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志總目録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製通志序

宋鄭樵氏以閎通之學思欲極古今之變會通於一仿歷代史例采正史及百家雜録為紀傳為譜為略所撰二十略者包羅天人錯綜政典該括名物上下數千年首尾相屬用功亦良勤矣觀其詆訶司馬遷班固之失高自稱許謂足以盡學者之能事豈不卓然雄視著作之林而後人復歷舉其踈漏如馬端臨通考之所議者

則亦不能為之諱也夫博物洽聞之士殫畢生之精力從容几研囊括貫串勒為成書宜其援据精而條理密顧紀事纂言尚不免於紕繆若此豈非所謂多而不能無失者歟而况設局分曹成於衆手動淹歲序舉後忘前亥豕魯魚觸目而是任掾觚者其可不知所懼也乎甚矣夫著述之難也好古者類稱三通既重刻通典通考工竣爰出內府通志善本校而付之剞劂以廣考索之助而序之如此

乾隆己巳冬十一月

奉

旨開列校刻通志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和親王臣弘晝

武英殿總裁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德齡

大理寺少卿臣王會汾

國子監祭酒臣陸宗楷

提調

翰林院編修臣林蒲封

原任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今加七品銜臣陳浩

校對

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程景伊

翰林院侍講臣羅源漢

翰林院編修臣王檢

翰林院編修臣楊述曾

翰林院編修臣李清時

翰林院編修臣鄭虎文

翰林院編修臣史貽謨

翰林院編修臣李友棠

翰林院檢討臣張馨

掌貴州道監察御史臣儲麟趾

翰林院庶吉士臣劉星煒

翰林院庶吉士臣陳淦

職名

校錄

貢生臣潘煇

貢生臣謝霖

貢生臣劉岱

貢生臣李泓

貢生臣盧殿人

貢生臣申居鄖

貢生臣楊志梁

貢　生臣王　埰

貢　生臣李蘊芳

貢　生臣路　談

貢　生臣鄭思綏

武英殿監造

內務府錢糧衙門郎中兼佐領加六級紀錄十六次臣永　保

內務府錢糧衙門員外郎兼佐領加一級紀錄八次臣永　忠

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永　泰

内務府廣儲司司庫加一級紀録五次臣三格

監造加一級臣李保

監造加二級臣姚文彬

庫掌臣虎什泰

庫掌臣高永仁

庫掌臣吉蘭泰

庫掌臣保慶

通志總序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百川異趨必會于海然後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沒百家諸子興焉各效論

語以空言著書論語門徒集仲尼語至於歷代實蹟無所紀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馬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黄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紀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歷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

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遺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凡著書者雖採前人之書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盡楚人之辭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閒以俚語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墮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

插雜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書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旨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

知之儻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固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儻臣鄰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材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其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

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慚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恥況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手修書道傍築室掠人之文竊鐘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淺深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

遷書自孝武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賛耳皆於本紀之外别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閫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間有及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善惡足為鑒戒何必於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安可施於著述殆非

遷彪之意況謂為贊豈有貶辭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詮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司馬談有其書而司馬遷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業而班固不能讀父之書固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傳其業又不能教其子為人如此安在乎言為天下法范曄陳壽之徒繼踵率皆輕薄無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筆削而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

固以斷代為史無復相因之義雖有仲尼之聖亦莫知其損益會通之道自此失矣語其同也則紀而復紀一帝而有數紀傳而復傳一人而有數傳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範五行者一家之書而世世序五行傳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語其異也則前王不列於後王後事不接於前事郡縣各為區域而昧遷革之源禮樂自為更張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類豈勝斷綆曹魏指吳蜀為寇北朝指東晉為僭南謂北為索虜

北謂南為島夷齊史稱梁軍為義軍謀人之國可以為義乎隋書稱唐兵為義兵伐人之君可以為義乎房𤣥齡董史册故房彥謙擅美名虞世南預修書故虞荔虞寄有嘉傳甚者桀犬吠堯吠非其主晉史黨晉而不有魏凡忠於魏者目為叛臣王淩諸葛誕毋丘儉之徒抱屈黃壤齊史黨齊而不有宋凡忠於宋者目為逆黨袁粲劉秉沈攸之之徒含寃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類歷世有之傷風敗義莫大乎此遷法既失固

弊日深自東都至江左無一人能覺其非惟梁武帝為此慨然乃命呉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書未成而均卒隋楊素又奏令陸從典續史記訖于隋書未成而免官豈天之靳斯文而不傳與抑非其人而不祐之與自唐之後又莫覺其非凡秉史筆者皆準春秋專事褒貶夫春秋以約文見義若無傳釋則善惡難明史冊以詳文該事善惡已彰無待美刺讀蕭曹之行事豈不知其忠良見莽卓之所為豈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國之

大典也而當職之人不知留意於憲章徒相尚於言語正猶當家之婦不事饔飧專鼓唇舌縱然得勝豈能肥家此臣之所深恥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不比紀傳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儒學之士皆能為之惟有志難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曄陳壽之徒能為紀傳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於爾雅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録何法盛曰說餘史

並承班固謂之志皆詳於浮言略於事實不足以盡爾雅之義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生民之本在於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區分男子稱氏所以別貴賤女子稱姓所以別婚姻不相紊濫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為一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學倡於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又

以字以謚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茲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左氏不得而聞故作氏族略

書契之本見於文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文有子母主類為母從類為子凡為字書者皆不識子母文字之本出於六書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者文與字也原此一家之學亦倡於左氏然止戈為武不識諧聲反正為乏又昧象形左氏既不別其源後人何能別其流是致小學一家皆成鹵莽經旨不明穿鑿蠭

起畫由於此臣於是驅天下文字盡歸六書軍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書略天籟之本自成經緯縱有四聲以成經横有七音以成緯皇頡制字深達此機江左四聲反没其旨凡為韻書者皆有經無緯字書眼學韻書耳學眼學以母為主耳學以子為主母主形子主聲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擴六合之情然後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面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於圖象民事必本於時時序必本

於天為天文志者有義無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成象靈臺所用可以仰觀不取甘石本經惑人以妖妄速人於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於封圻而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貢之圖至今可別班固地理主於郡國無所底止雖有其書不如無也後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國併遷方隅顛錯皆因司馬遷無地理書班固為之創始致此一家

俱成謬舉臣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源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都邑之本金湯之業史氏不書黃圖難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勢遠探四夷八蠻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舊都為痛定之戒南陽者疑若可為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謚法一家國之大典史氏無其書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諱事神謚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堯舜禹湯至于桀紂皆名也周公制禮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後乃追謚太

王王季文王此謚法所由立也本無其書後世僞作周公謚法欲以生前之善惡為死後之勸懲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稱其名豈忍稱其惡如是則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厲桓靈之字本無凶義謚法欲名其惡則引辭以遷就其意何為皇頡制字使字與義合而周公作法使字與義離臣今所纂並以一字見義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謚略

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於禮圖徒務說

義不思適用形制既乖豈便歆享夫祭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諸雲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諸雞鳳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諸雀其制皆象其形鑿項及背以出內酒惟劉杳能知此義故引魯郡地中所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及齊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為證其義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仲尼編詩為正樂也以

風雅頌之歌為燕享祭祀之樂工歌鹿鳴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閒魚麗之三笙閒崇卯之三此大合樂之道也古者絲竹有譜無辭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詩之人不知此理謂之有其義而亡其辭良由漢立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日微至後漢之末詩三百僅能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之聲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于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不傳後世不復聞詩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興

哀而存亡繼風雅之作者樂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棄樂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為志臣舊作系聲樂府以集漢魏之辭正為此也今取篇目以為次曰樂府正聲者所以明風雅曰祀享正聲者所以明頌又以琴操明絲竹以遺聲準逸詩語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樂甚希而文武二舞猶傳於後世良由有節而無辭不為義說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聲八音十二

律者樂之制也故作樂略學術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之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易雖一書而有十六種學有傳學有注學有章句學有圖學有數學有讖緯學安得總言易類乎詩雖一書而有十二種學有詁訓學有傳學有注學有圖學有譜學有名物學安得總言詩類乎道家則有道書有道經有科儀有符籙有吐納內丹有爐火外丹凡二十五種皆道家而渾為一家可乎醫方則有脉經有灸經有本草有方書有炮炙有病源有

婦人有小兒凡二十六種皆醫家而渾為一家可乎故作藝文略冊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讎之司未聞其法欲三館無素餐之人四庫無蠹魚之簡千章萬卷日見流通故作校讎略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圖譜之學由此而興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文書籍之學由此而出圖成經書成緯一經一緯錯綜而成文古之學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劉氏作七略收書不收圖班固即其書為藝文志自此以還圖譜日亡書籍日冗所以困後學

而隳良材者皆由於此何哉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舍易從難成功者少臣乃立為二記一曰記有記今之所有者不可不聚二曰記無記今之所無者不可不求故作圖譜略方册者古人之言語款識者古人之面貌方册所載經數千萬傳款識所勒猶存其舊蓋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以茲稽古庶不失真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臣於是採三皇五帝之泉幣三王之鼎彝秦人石鼓漢魏豐碑上自蒼頡石室之文下逮唐人之書各列

其人而名其地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歷代史官皆本之以作五行志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董仲舒以陰陽之學倡為此說本於春秋牽合附會歷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俛首以受籠罩而欺天下臣故削去五行而作災祥略語

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狀難識農圃之人識田野之物而不達詩書之旨儒生達詩書之旨而不識田野之物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彙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所以敘五禮職官略所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材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古者記事

之史謂之志書大傳曰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是以宋鄭之史皆謂之志太史公更志為記今謂之志本其舊也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古者紀年別繫之書謂之譜太史公改而為表今復表為譜率從舊也然西周經幽王之亂紀載無傳故春秋編年以東周為始自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及年歷上極三皇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學者疑之而以太史公編年為正故其年始於共和然

共和之名巳不可據况其年乎仲尼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於魯隱以西周之年無所考也今之所譜自春秋之前稱世謂之世譜春秋之後稱年謂之年譜太史公紀年以六甲後之紀年者以六十甲或不用六十甲而用歲陽歲陰之名今之所譜即太史公法既簡且明循環無滯禮言臨文不諱謂私諱不可施之於公也若廟諱則無所不避自漢至唐史官皆避諱惟新唐書無所避臣今所修準舊史例間有不得而避者如謚法之

類改易本字則其義不行故亦準唐舊漢景帝名啓改啓為開安帝名慶改慶為賀唐太祖名虎改虎為武高祖名淵改淵為水若章懐太子注後漢書則濯龍淵不得而諱杜佑作通典則虎賁不得而諱　夫學術超詣本乎心識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舊史之文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蹟自有成規不為智而增不為愚而減故於紀傳即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制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寘之别録則見類例唐書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議故紀傳訖

隋若禮樂政刑務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嗚呼酒醴之末自然澆漓學術之末自然淺近九流設教至末皆弊然他教之弊微有典刑惟儒家一家去本太遠此理何由班固有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禄利之路然也且百年之間其患至此千載之後弊將若何況禄利之路必由科目科目之設必由乎文辭三百篇之詩盡

在聲歌自置詩博士以來學者不聞一篇之詩六十四卦之易該於象數自置易博士以來學者不見一卦之易皇頡制字盡由六書漢立小學凡文字之家不明一字之宗伶倫制律盡本七音江左置聲韻凡音律之家不達一音之旨經既苟且史又荒唐如此流離何時返本道之汙隆存乎時時之通塞存乎數儒學之弊至此而極寒極則暑至否極則泰來此自然之道也臣蒲柳之質無復餘齡葵藿之心惟期盛世謹序

通志總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通志篇目

紀凡一十八卷

卷一至卷十八

后妃傳凡二卷

卷十九至卷二十

年譜凡四卷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四

氏族略凡六卷
卷二十五至卷三十
六書略凡五卷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五
七音略凡二卷
卷三十六至卷三十七
天文略凡二卷
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

地理略凡一卷
卷四十
部邑略凡一卷
卷四十一
禮略凡四卷
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五
謚略凡一卷
卷四十六

器服略凡二卷
卷四十七至卷四十八
樂略凡二卷
卷四十九至卷五十
職官略凡七卷
卷五十一至卷五十七
選舉略凡二卷
卷五十八至卷五十九

刑法略凡一卷
卷六十
食貨略凡二卷
卷六十一至卷六十二
藝文略凡八卷
卷六十三至卷七十
校讎略凡一卷
卷七十一

圖譜略凡一卷

卷七十二

金石略凡一卷

卷七十三

災祥略凡一卷

卷七十四

昆蟲草木略凡二卷

卷七十五至卷七十六

周同姓世家凡一卷

卷七十七

宗室傳凡八卷

卷七十八至卷八十五

周異姓世家凡二卷

卷八十六至卷八十七

列傳凡七十七卷

卷八十八至卷一百六十四

外戚傳凡一卷
卷一百六十五
忠義傳凡一卷
卷一百六十六
孝友傳凡一卷
卷一百六十七
獨行傳凡一卷
卷一百六十八

循吏傳凡二卷

卷一百六十九至卷一百七十

酷吏傳凡一卷

卷一百七十一

儒林傳凡三卷

卷一百七十二至卷一百七十四

文苑傳凡二卷

卷一百七十五至卷一百七十六

隱逸傳凡二卷
卷一百七十七至卷一百七十八
宦者傳凡一卷
卷一百七十九
游俠傳凡一卷
卷一百八十
藝術傳凡三卷
卷一百八十一至卷一百八十三

佞幸傳凡一卷
卷一百八十四
列女傳凡一卷
卷一百八十五
載紀凡八卷
卷一百八十六至卷一百九十三
四夷傳凡七卷
卷一百九十四至卷二百

臣等謹案通志二百卷宋鄭樵撰樵字漁仲莆田人居夾漈山學者稱為夾漈先生用薦召對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是書自太古迄隋仿遷固為紀傳而易表為譜志為畧其所自矜許者則二十畧也氏族

六書七音等畧詳明精到誠非諸儒所有天文地理器服則失之太簡而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畧天寶以前盡襲通典舊文天寶以後無復續纘如馬端臨所譏亦復不免第端臨止見二十畧而未見全書元時始有足本刊行卷帙浩博流布為難明時閩板又止刊二十畧雖云録要終嫌遺缺今

内府刊本卷帙既完校讐復審信為盡善云乾

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九十三 史部

通志總目錄上

卷一　三皇紀

太昊　炎帝　黄帝

卷二　五帝紀

帝少昊　帝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卷三上　三王紀

夏　商

卷三下
周
卷四　秦紀
秦
卷五上　前漢紀
高祖　惠帝　高后呂氏
卷五下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卷六上　後漢紀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卷六下
順帝　沖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卷七　魏紀
武帝　文帝　明帝　齊王　高貴鄉公　陳
留王

卷八　蜀紀

先主　後主

卷九　吳紀

孫堅　策　大帝　會稽王　景帝　歸命侯

卷十上　晉紀

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卷十下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卷十一 宋紀
武帝 少帝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
帝 後廢帝 順帝
卷十二 南齊紀
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
昏侯 和帝

卷十三　梁紀
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卷十四　陳紀
武帝　文帝　廢帝　宣帝　後主
卷十五上　後魏紀
聖武帝　神元帝　思帝　昭帝　桓帝 穆帝　平文帝
惠帝　煬帝　烈帝　昭成帝　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文成帝　獻文帝

卷十五下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節閔帝　安定王　孝武帝　西魏文帝　廢帝　恭帝　東魏孝靜帝
卷十六
北齊紀
神武帝　文襄帝　文宣帝　濟南王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附幼主
卷十七
後周紀

文帝 孝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卷十八 隋紀
文帝 煬帝 恭帝
卷十九 后妃傳
前漢
高祖呂皇后 戚夫人 孝惠張皇后 高祖薄姬
孝文竇皇后 后兄長君 弟少君 孝景薄皇后 孝景王
皇后 孝武陳皇后 孝武衛皇后 孝武尹

倢伃邢夫人　孝武鉤弋趙倢伃　孝武李夫人

孝昭上官皇后桀安　衛太子史良娣　史皇孫王夫人　孝宣許皇后　孝宣霍皇后　孝宣王皇后　孝元王皇后　孝成許皇后　孝成班倢伃　孝成趙皇后　孝元傅昭儀　定陶丁姬　孝哀傅皇后　孝元馮昭儀　中山衛姬

孝平王皇后

後漢公主附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賈貴人
章德竇皇后梁貴人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安思閻皇后　順烈梁皇后虞美人陳夫人　孝崇匽皇后
桓懿獻梁皇后　桓鄧皇后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靈帝宋皇后　靈思何皇后王美人弘農王姬
獻帝伏皇后　獻穆曹皇后

魏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蜀

先主甘皇后　先主穆皇后　後主敬哀皇后

後主張皇后

吴

孫破虜吴夫人 吴景　吴主權謝夫人 謝承　吴主權徐夫人 徐琨　吴主權步夫人　吴主權王夫人　吴主權王夫人　吴主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卷二十

晉

宣穆張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獻羊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左貴嬪胡貴嬪諸葛夫人　惠賈皇后　惠羊皇后謝夫人　懷

王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敬虞皇后荀豫章君

明穆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周太妃　康獻褚皇后

穆章何皇后　哀靖王皇后　廢帝孝庾皇
后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順王皇后　孝武
文李太后　孝武定王皇后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宋

孝穆趙皇后　孝懿蕭皇后　武敬臧皇后
武張夫人　文章胡太后　少帝司馬皇后
文元袁皇后潘淑妃　孝武昭路太后　明宣沈太

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宣貴妃　前廢帝何皇后

明恭王皇后　後廢帝陳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　順陳太妃　順謝皇后

齊

宣孝陳皇后　高昭劉皇后　武穆裴皇后蘭英

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敬劉皇后　東昏褚皇后　和王皇后

梁

文獻張皇后　武德郗皇后　武丁貴嬪　武

阮太后　簡文王皇后　元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陳

武宣章皇后　文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宣

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張貴妃

後魏

神元竇皇后　文帝封皇后　桓惟皇后　平

文王皇后　昭成慕容皇后　獻明賀皇后
道武慕容皇后　道武宣穆劉皇后　明元昭
哀姚皇后　明元密杜皇后　太武赫連皇后
太武敬哀賀皇后　景穆恭郁久閭皇后
文成文明馮皇后　文成元李皇后　獻文思
李皇后　孝文貞林皇后　孝文廢馮皇后
孝文幽馮皇后　孝文昭高皇后　宣武順于
皇后　宣武高皇后　宣武靈胡皇后　孝明

胡皇后　孝武高皇后　文帝文乙弗皇后

文帝悼郁久閭皇后　廢帝宇文皇后　恭帝

若干皇后　孝靜高皇后

北齊

神武明婁皇后　蠕蠕公主郁久閭氏　彭城

爾朱太妃　小爾朱氏　上黨韓太妃　馮翊鄭太妃

高陽游太妃　馮娘李娘　文襄敬元皇后　琅邪公主　文宣李

皇后　段昭儀嬪　薛嬪　王　孝昭元皇后　武成胡皇后

弘德李夫人　後主斛律皇后　後主胡皇后　後主穆皇后　馮淑妃

後周

文元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　孝閔元皇后　明敬獨孤皇后　武成阿史那皇后　武李皇后　宣楊皇后　宣朱皇后　宣陳皇后　宣元皇后　宣尉遲皇后　靜司馬皇后

隋

文獻獨孤皇后　宣華陳夫人　容華蔡夫人

煬愍蕭皇后

卷二十一　年譜

年譜序　三皇　五帝　夏　商　周　秦以上

載稱世譜春秋以後始稱年譜

卷二十二

七國　秦末六國　漢興諸王　前漢　後漢

卷二十三

三國 晉 前凉 成 漢 代 東晉 前
趙 後趙 前燕 蜀漢 魏 前秦 後燕
後秦 西秦 北魏 後凉 南凉 北凉
南燕 西凉 北燕 夏
卷二十四
宋 齊 梁 北魏 西魏 東魏 北齊
後梁 後周 陳 隋
卷二十五 氏族略

氏族序 氏族目録 總論十三篇

卷二十六

以國為氏 郡國附

周異姓國 古帝王氏 周同姓國 夏商以前國 夷狄之國 周不得姓之國 漢郡國

卷二十七

以邑為氏 周邑 魯邑 晉邑 衛邑 鄭邑 齊邑 楚邑 宋邑 韓邑 魏邑 趙邑 秦邑 諸國邑 漢魏邑

以鄉為氏 以亭為氏 以地為氏 所居附 以姓為氏 氏附 以字為氏 周人字 魯人字

晉人字 衛人字 鄭人字 宋人字 齊人字 邾人字 諸國人字 陳人字 楚人字 秦人字附

卷二十八

以名為氏 古天子名 帝王名 古人名 周人名 魯人名 晉人名 鄭人名 吳人名 衛人名 齊人名 楚人名 夏人名 宋人名 諸國人名 名字未辨

以次為氏 親附 以族為氏 夷狄大姓 以官為氏 以爵為氏 以凶德為氏 以吉德為氏

以技為氏 以事為氏 以謚為氏

卷二十九

以爵系為氏　以國系為氏　以族系為氏

以名氏為氏國邑鄉附　以國爵為氏邑爵附　以邑系為氏邑官附　以官名為氏官氏附　以邑謚為氏　以謚氏為氏　以爵謚為氏　代北複姓　關西複姓　諸方複姓　代北三字姓　代北四字姓

平聲　上聲　去聲　入聲　複姓

卷三十

同名異實第一　改氏第二　改惡氏第三
漢魏受氏第四　變夷第五　變於夷第六
別族第七　避諱第八　音訛第九　省文第十　省言十一　避仇十二　生而有文十三

卷三十一　六書略

六書圖　六書序
象形　象貌　象數　象位　象气　象聲　象屬　形兼聲　形兼意
指事　事兼聲　事兼形　事兼意

卷三十二

會意　三體
會意

轉注　建類主義轉注　建類主聲轉注　互體
別聲轉注　互體別義轉注
轉注音義　建類主義轉注音義　建類主聲
轉注音義　互體別聲轉注音義　互體別義
轉注
音義

卷三十三

諧聲　子母同聲　母主聲　主聲不主義　子
母互為聲　聲兼意　三體諧聲　四體

附

卷三十四

假借　同音借義　借同音不借義　協音借義　借協音不借義　因義借音　因借而借　語辭之借　五音之借　三詩之借　十日之借　十二辰之借　方言之借　雙音並義不為假借

卷三十五

起一成文圖　因文成象圖　古今殊文圖

一代殊文圖　諸國殊文圖　殊文總論　諧聲變體論　急慢聲諧　高下聲諧音讀附　諧聲

之惑　象形之惑　一二之所生　子母　子
母所自　省文　篆隸　創意　變更　遷革
便從　華梵

卷三十六　七音略

七音序　諧聲制字六圖　正聲協聲同諧圖
第一　聲音俱諧圖第二　音諧聲不諧圖第
三　一聲諧二音圖第四　一音諧二聲圖第
五　一音諧三聲圖第六　內轉一之二十

卷三十七
外轉二十一之四十三
卷三十八　天文略
總序　東方七宿　北方七宿　西方七宿
南方七宿
卷三十九
太微宫　紫微宫　天市垣　天漢起沒　十
二次度數　州郡躔次　七曜

卷四十　地理略
序　四瀆　歷代封畛　開元十道圖
卷四十一　都邑略
都邑序　三皇　五帝　夏　商　夏商之制
諸侯　周　周諸侯　周夷狄　秦　兩漢
三國　兩晉　十六國　宋齊梁陳　後魏
隋　四夷
卷四十二　禮略

吉禮上

郊天 大雩 明堂 朝日夕月 大䄍臘 靈星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方丘神州后土附 社稷 山川 籍田 先蠶

卷四十三

吉禮下

宗廟 時享薦新附 祫禘 功臣配享 天子七祀諸侯附 上陵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釋奠 祀先代帝王名臣

附老君祠先賢附　孔子祠先儒附　太公廟　巡狩
封禪　歷代所尚　享司寒藏冰開冰附　禜　葦茭
桃梗禳祠　高禖　祓禊　諸雜祠

卷四十四

嘉禮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皇子皇孫附　諸侯大夫士冠　天子納妃后冊后附　天子冊妃嬪夫人　皇太子納妃　皇子諸王婚公主嫁附　公侯大夫士婚禮　元

正冬至受朝賀　讀時令　冊拜諸王侯
老五更　鄉飲酒
賓禮
三恪二王後
軍禮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
軷祭　田獵　講武　命將出征　宣露布
大射鄉射　合朔伐鼓　祭馬祖　時儺

卷四十五

凶禮

大喪及山陵制　喪期　天子弔大臣服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　諸侯及公卿大夫為天子服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已下為天子服杖　挽歌　秀孝為舉將服　郡縣吏為守令服　師弟子相為服　朋友相為服

卷四十六　謚略

謚上　序論五篇
謚中　謚法三篇
謚下　後論四篇
卷四十七　器服略
尊彝爵觶之制　君臣冠冕巾幘制度　歷代冕弁　緇布冠進賢冠附　牟追冠章甫委貌附　通天冠平天冠附　長冠齊冠劉氏冠竹葉冠附　遠遊冠具服遠遊冠公服遠遊冠附　高山冠側注冠附　法冠柱後惠文冠獬豸冠附　建華冠鷸冠附　趙惠

文冠 武冠武弁大冠鵔鸃冠鶡冠繁冠建冠籠冠附 方山冠 巧士冠

却非冠 樊噲冠 術氏冠 却敵冠 翼善冠幞頭附 皇收哻爵弁廣冕附 皮弁 韋弁 幘納言幘赤幘童子幘紺幘青幘緗幘素幘黑幘空頂幘平巾幘介幘綠幘附 幍白幍附 帽皮帽白帽黑帽高屋白紗帽高頂帽烏紗帽突騎帽 葛巾附 角巾 幅巾縑巾黃巾頭巾附 巾子 君臣服章制度 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 天子諸侯王佩紱綬璽印

卷四十八
車輅之制　天子車輅　五輅（玉 金 象 革 木）　副車（安車 立車 五時車）　戎車（獸車）　獵車（闟猪車 闟虎車）　指南車（司南車）　記里鼓車　白鷺車　鸞旗車　辟惡車　皮軒車　耕根車（芝車 三蓋車）　安車　四望車　遊車　羊車　畫輪車　鼓吹車　象車　黄鉞車（金鉞車）　金鉦車　豹尾車　建華車　皇太后皇后車輅　皇太子皇子車輅　公侯大夫等車輅　王妃

命婦等車 輦輿 旌旗 鹵簿屬車附

卷四十九 樂略

樂府總序 正聲序論 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 漢鞞舞歌五曲 拂舞歌五曲魏武帝分碣石為四曲共八曲 鼓角横吹十五曲 胡角十曲 相和歌三十曲 相和歌吟嘆四曲 相和歌四絃一曲 相和歌平調七曲 相和歌清調六曲三婦豔詩一曲附 相和歌瑟調三十八

曲　相和歌楚調十曲　大曲十五曲　白紵
歌一曲古辭　梁武改為子夜吳聲四時歌四曲共
五曲　清商曲七曲附五十曲并夷樂四十一曲除内七曲同實計八十
四曲　琴操五十七曲九引十二操三十六雜曲　遺聲序論
古調二十四曲　征戍十五曲將帥城塞校獵　遊俠
二十一曲　行樂十八曲　佳麗四十七曲女功
才慧貞節　別離十九曲迎客　怨思二十五曲　歌舞
二十一曲技能　絲竹十一曲　觴酌七曲　宮苑

十九曲樓臺門闕都邑三十四曲　道路六曲　時
景二十五曲　人生四曲　人物九曲　神仙
二十二曲隱逸漁父梵竺四曲　蕃胡四曲　山水
二十四曲登臨泛渡草木二十一曲採種花果車馬六曲
龍魚六曲蟲豸鳥獸二十一曲　雜體六曲隱語
祀饗正聲序論　漢武郊祀歌十九章　班固
東都五詩　梁武雅歌十二曲　唐雅樂十二
和曲　祀饗別聲序論　漢三侯之章　漢房

中祠樂十七章　隋房內曲二首　梁武帝述
佛法十曲　陳後主四曲　北齊後主二曲
唐七朝五十五曲　立部伎八曲　坐部伎六
曲　文武舞序論　文武舞二十曲　三大舞

卷五十

十二律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十二律還相
為宮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歷代製造　權
量　八音八音之外又有桃一貝二葉三

卷五十一　職官略
官制總序　歷代官制要略　官數　官品
設官沿革　封爵　三公　宰相　祿秩
卷五十二
三公第一
三公總序四輔二大附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太司馬　大將軍見武官類
總叙三公以下官屬

宰相第二
宰相總序官屬附
門下省第三
侍中 門下侍郎 給事中 散騎常侍 諫議大夫 起居 補闕拾遺 典儀 城門郎 符寶郎 弘文館
中書省第四
中書令 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 通事舍人

集賢殿書院　史館

卷五十三

尚書省第五上尚書升總論

録尚書　尚書令　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附　尚書

總序八座附　郎官總序　都事主事令史總序

行臺省總序

尚書省第五下

吏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司封郎中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員外郎 戶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度支郎中員外郎金
部郎中員外郎倉部郎中員外郎 禮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祠部
郎中員外郎膳部郎中員外郎主客郎中員外郎 兵部尚書侍郎郎
中員外郎職方郎中員外郎駕部郎中員外郎庫部郎中員外郎 刑部
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都官郎中員外郎比部郎中員外郎司門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屯田郎中員外郎虞部郎中
員外郎水部郎中員外郎

卷五十四

御史臺第六
御史大夫 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主簿
諸卿第七上
總論諸卿附少卿 太常卿丞主簿博士太祝奉禮郎協律郎兩京郊社令太樂令鼓吹令太醫令太卜令廩犧令汾祠太公廟 光
祿卿丞主簿太官令丞珍羞令丞良醞令丞掌醢令丞 衛尉卿丞主簿武庫令丞武器令丞守宮令公車司馬令左右都候 宗正卿丞

主簿　崇元署　太僕卿　丞　主簿　乘黄令　車
諸陵　太廟令　典廄令　典牧監
府令　大理卿　正　丞　主簿　獄丞
諸牧監　司直　評事　監

諸卿第七中

鴻臚卿　丞　主簿　司農卿　丞　主簿　上林
典客　司儀　署　太倉署　鈎
盾署　導官署　苑總監　諸倉監　司竹監
溫泉湯監令　諸屯監　駛粟都尉　均輸
令　斡官長　籍田令　典農中郎將　太府卿
典農都尉　典農校尉　勸農謁者
丞　主簿　諸市署　平準　祕書監　丞　祕書
署　左右藏署　常平署　郎　祕書
校書郎　祕書正字　著　殿中監　丞　尚食局
作郎　太史局令　丞　奉御　尚藥

局奉御　尚衣局奉御　尚舍局奉
御　尚乘局奉御　尚輦局奉御

諸卿第七下

内侍省

内侍　内常侍　内給事　内謁者
内侍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内僕局
内府局

少府監

丞　主簿　中尚署　左尚
右尚　織染署　掌冶署
暴室丞
海丞　果丞

将作監

丞　主簿　左右校署
左校署　右校署　甄官
署　中校署
東園主章令

國子監

國子祭酒　國子司業
丞　主簿　國子博士
助教　太學博士　助教　廣文館博士　四
門博士　助教　直講　大成　律學博士
書學博士
算學博士

軍器監

丞　主簿　甲坊署
令丞　弩坊署令丞

都水監

都水使者 丞 主簿
舟楫署 河渠署

卷五十五

武官第八上

将軍總序 左右衛 翊衛 長史 録事參軍 倉曹參軍 兵曹參軍 騎曹參軍 胄曹參軍 左右親衛中郎将府 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千牛衛 左右羽林軍
左右龍虎軍 左右神虎軍附

武官第八下

大將軍（屬官并）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四征將軍 四鎮將軍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雜號將軍 監軍（軍師祭酒 理曹掾屬附） 三署郎官序 中郎將五官左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東西南北四中郎將 雜中郎將

折衝序（果毅別將附） 奉車駙馬騎三都尉奉朝請

東宮官第九

東宮官序 太子六傅 三太 三少 太子賓客 太子
詹事 丞 主簿 司直 太子庶子 中允 司議郎
中舍人 舍人 通事舍人 左右諭德 左
右贊善大夫 崇文館學士 洗馬 文學
校書 正字 典膳郎 藥藏郎 內直郎
典設郎 宮門郎 太子家令 太子率更令
太子僕 左右衛率府 左右司禦率府
左右清道率府 左右監門率府 左右內率

府　旅賁中郎將　太孫官屬

卷五十六

王侯第十

歷代王侯封爵公主幷官屬附

州郡第十一上

司隷校尉　州牧刺史　總論州佐　別駕從事史　治中從事史　主簿　功曹書佐　部郡國從事史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史　中

正 都督總管節度團練都統等使附 都護

州郡第十一下

京尹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河南尹留守附 郡太守 總論郡佐

郡丞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司功參

軍 司倉參軍 司戶參軍 司兵參軍 司

法參軍 司士參軍 參軍事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通守 五官掾 督郵 郡

尉 縣令 總論縣佐 丞 主簿 尉五百附

鄉官

卷五十七

文武散官第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光禄大夫以下

驃騎將軍 輔國將軍 鎮軍將軍以下 諸

校尉

勳官第十三

命婦第十四

禄秩第十五

禄秩幹力 白直 仗身 庶僕 親事 帳内 執衣 防閤 邑士 士力 門夫

等附 致仕官禄 職田 公廨田

官品第十六

漢官秩差次

卷五十八 選舉略

歷代制 考績

卷五十九

雜議論上 舉人條例 選人條例

雜議論下 選舉雜議七條

請改革選舉事件

內外文武百官五品以上 應非選司注擬者 吏部尚書侍郎 兵部尚書侍郎 禮部每年貢舉人 兵部舉選

京官六品以下 應合選注擬者 州府佐官 別駕少尹五府司馬

赤令不在此例 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官等 州縣六品以下官資歷 諸堪充內官及宿衛

可為統帥　禁約雜條　學校
卷六十　刑法略
歷代刑制　肉刑議　赦宥放生附
卷六十一　食貨略
田制　陂渠　屯田　賦税　歷代戶口　丁
中
卷六十二
錢幣　漕運　鹽鐵茶　鬻爵　榷酤　算緡

雜稅 平準 均輸 平糴 常平義倉

卷六十三 藝文略

經類

易 書 詩 春秋 國語 孝經 論語

爾雅 經解

卷六十四

禮類

周官 儀禮 喪服 禮記 月令 會禮

儀注

樂類

小學類

卷六十五

史類

正史
史記 漢 後漢 三國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通史

編年
古魏史 兩漢 魏 吳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唐 五

代 運歴 紀録

霸史上 霸史下

雜史 古雜史 兩漢 魏 晉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

起居注 起居注 實録 會要

故事

職官上 職官下

刑法 律 令 格 式 勅 總類 古制 專條 貢舉 斷獄 法守

傳記 耆舊 高隱 孝友 忠烈 名士 交遊 列傳 家傳 列女 科第 名號

冥異 祥異

卷六十六

地理 地理 都城 宮苑 郡邑 圖經 方物 川瀆 名山 洞府 朝聘 行役 蠻夷

譜系 帝系 皇族 總譜 韻譜 郡譜 家譜

食貨 貨寶 器用 豢養 種藝 茶 酒

目録 總目 家藏總目 文章目 經史目

諸子類

儒術

卷六十七

道家

老子 莊子 諸子 陰符經 黄庭經 参同契 目録 傳 記 論 書 經 科儀

符録 吐納 胎息 内視 道引 辟穀

内丹 外丹 金石藥 服餌 房中 修養

釋家

傳記 塔寺 論議 詮述 章鈔 儀律

目録 音義 頌賛 語録

卷六十八

法家

名家

墨家

縱横家

雜家

農家

小説

兵家

兵書　軍律　營陣　兵陰陽　邊策

天文類

天文　天象　天文總占　竺國天文　五星占　雜星占　日月占　風雲氣候占　寶氣

歷數 正歷 歷術 七曜歷 雜星歷 漏刻

算術 竺國算法

五行類

易占　軌革　筮占　龜卜　射覆　占夢

雜占　風角　鳥情　逆刺　遯甲　太一

九宮　六壬　式經　陰陽　元辰　三命

行年　相法　相笏　相印　相字　堪餘

易圖　婚嫁　產乳　登壇　宅經　葬書

卷六十九

藝術類

藝術　射　騎　畫録　畫圖　投壺　奕棊

博塞　象經　摴蒱　彈棊　打馬　雙陸

打毬　彩選　葉子格　雜戲格

醫方類

脉經　明堂鍼灸　本草　本草音　本草圖

本草用藥　採藥　炮炙　方書　單方

胡方 寒食散 病源 五藏 傷寒 脚氣

嶺南方 雜病 瘡腫 眼藥 口齒 婦人 小兒 食經 香熏 粉澤

類書類

類書上 類書下

文類

楚辭

別集一 楚 漢 後漢 魏 蜀 吳 別集二 晉 別集三 宋 齊

梁

卷七十

別集四　後魏　北齊　後周　陳　隋　唐　別集五　五代　僞朝　宋　別集

詩總集　詩總集　賦　贊頌　箴銘　碑碣

制誥　表章　啓事　四六　軍書　案判

刀筆　俳諧　奏議　論　策　書　文史

詩評

卷七十一　校讎略

秦不絶儒學論二篇　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

編次必記亡書論三篇　書有名亡實不亡論一篇　編次失書論五篇　見名不見書論二篇　收書之多論一篇　闕書備於後世論一篇　亡書出於後世論一篇　亡書出於民間論一篇　求書遣使校書久任論一篇　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篇　編次之訛論十五篇

崇文明於兩類論一篇　泛釋無義論一篇

書有不應釋論三篇　書有應釋論一篇　不
類書而類人論三篇　編書不明分類論三篇
編次有叙論二篇　編次不明論七篇

卷七十二　圖譜略

索象　原學　明用　記有　記無

卷七十三　金石略

上代文字　錢譜　三代款識　秦　兩漢
三國　晉　兩朝　隋　唐　唐六帝　唐名

家
卷七十四　災祥略
序　天　日　月　星　地附山水　旱　火
風
卷七十五　昆蟲草木略
序　草類　蔬類　稻粱類
卷七十六
朮類　果類　蟲魚類　禽類　獸類

卷七十七　周同姓世家
吳　魯　燕　管蔡　曹　衛　晉　鄭　魏
韓
卷七十八　宗室傳
前漢
荊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楚元王交 戊 辟彊
德　向　歆
高六王

齊悼惠王肥城陽王章濟北王興居魏勃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淮南厲
王長淮南王安衡山王賜濟北王勃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共王買平王襄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閼 臨江閔王榮
魯共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

敬肅王彭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泗水思王商
武五子
戾太子據　齊懷王閎　燕刺王旦　廣陵厲
王胥　昌邑哀王髆　賀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囂　東平思王宇　中

山哀王竟　定陶恭王康　中山孝王興

卷七十九

後漢

四王三侯

齊武王縯　北海靜王興　敬王睦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

祉　泗水王歙　安成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陽懷侯嘉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思王荆　臨淮懐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明帝八王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羡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章和八子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　蠡吾侯翼　解瀆亭侯淑　城陽懐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懐王勝

魏

曹仁　弟純　曹洪　曹休　曹真　真子爽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氏

武帝二十五子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豐愍
王昂　相殤王鑠　鄧哀王沖　彭城王據
燕王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袞　濟陽懷
王玹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公子上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乘　郿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均　廣宗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文皇帝九子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王鑒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懷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蜀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吳

孫靜 子瑜　瑜弟皎　皎弟奐　奐
子壹　靜曾孫峻　峻從弟綝

孫賁 子鄰
弟輔

孫玥姪 孫秀 孫韶伯父河 河子桓 韶子楷 桓姪孫丞

吳主五子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卷八十

晉

安平獻王孚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隨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楙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彭城穆王權

子元王植 植子康王釋 釋子紘 紘子俊 高密文獻王泰子孝王略 略

凡 新蔡武哀王騰 騰子莊王確 略弟南陽王模 模子保 范陽康王綏子虓

濟南惠王遂曾孫勳 譙剛王遜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

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韓延之 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弟順 斌

宣五王

平原王幹 琅邪武王伷伷子武陵莊王澹 澹弟東安王繇 繇

弟淮陵王漼 清惠亭侯京 扶風武王駿子暢 暢弟新野莊

王歆　梁孝王肜

文六王

齊獻王攸子蕤　贊　實　城陽哀王兆　遼東悼惠王定國　廣漢殤王廣德　樂安平王鑒　樂平王延祚　惠帝愍懷太子遹子虨　臧　尚

八王

汝南文成王亮子粹　矩　羕　宗　熙　楚隱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　長沙厲王乂　成都王穎　河

閶王顒　東海孝獻王越

武十三王

毗陵悼王軌　秦獻王柬　城陽懐王景　東海沖王祗　始平哀王裕　淮南忠壯王允

代哀王演　新都王該　清河康王遐　汝陰哀王謨　吳敬王晏　渤海殤王恢

元四王

琅邪孝王裒　東海哀王沖　武陵威王晞子遵

遵琅邪悼王煥

簡文三王

會稽思世子道生　臨川獻王郁　會稽文孝王道子子元顯

卷八十一

宋

長沙景王道憐孫韞述　秉　臨川烈武王道規子義慶

鮑昭　營浦侯遵考從父弟子季連

武帝七男

廬陵孝獻王義真　彭城王義康　江夏文獻王義恭　南郡王義宣　衡陽文王義季

文帝十九子

元凶劭　始興王濬　南平穆王鑠　竟陵王誕　建平宣簡王宏子景素　廬陵王褘　晉熙王昶孫暉　武昌王渾　始安王休仁　晉平剌王休祐　海陵王休茂　鄱陽哀王休業　臨慶冲王休倩

新野懷王夷父　桂陽王休範　巴陵哀王休若

孝武十四王

豫章王子尚　晉安王子勛　松滋侯子房

臨海王子頊　始平孝敬王子鸞　永嘉王子仁　始安王子真　邵陵王子元　齊敬王子羽　淮南王子孟　晉陵孝王子雲　南海哀王子師　淮陽思王子霄　東平王子嗣　武

陵王贊明帝子

明帝四王

邵陵殤王友　隨陽王翽　新興王嵩　始建

王愔

卷八十二

南齊

衡陽元王道度鈞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遥

光　曲江公遥欣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

先　南豐伯赤斧子頴胄 頴達 衡陽公諶　臨汝侯

坦之

高帝諸子

豫章文獻王嶷子子廉 子子恪 子子操 子子範 子範子乾 子範弟子顯

子雲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曄

安成恭王暠　鄱陽王鏘・桂陽王鑠　始

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

鏗　晉熙王銶　河東王鉉

武帝諸子

文惠皇太子 竟陵文宣王子良 子昭胄 孫賁 廬陵王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敬 晉安王子懋 董僧慧 陸超之 隨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真

西陽王子明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邵陵王子貞 臨賀王子岳 西陽王子文

衡陽王子峻 南康王子琳 湘東王子建

南郡王子夏

文惠諸子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昭粲

明帝諸子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元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夤　邵陵王寶脩　晉熙王寶嵩

桂陽王寶貞

卷八十三

梁

吳平侯景 子勵 勸 勔 勃 弟昌 昂 昱

文帝十男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猷 猷子韶 駿 猷弟朗 淵

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 象 子慥 臨川靜惠王宏 宏子正仁 正義 正德 正德子見理

正德弟正則 正則弟正立 正立 正立子賁 正立弟正表 正信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 推 推弟檇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恪弟 恭 恭子靜

恭弟 祇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範子嗣 範弟 諮 諮弟脩 脩弟泰

泰弟退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子亮映 亮弟映弟𤦺

武帝八男

昭明太子統 子歡子棟 歡譽 豫章王綜 南康簡王

績 子會理 理 義理 義理 通 廬陵威王續 子應 邵陵攜王綸 子堅

確 武陵王紀 子圓照 正 圓 圓肅

簡文諸子

哀太子大器 尋陽王大心 臨川王大款

南海王大臨 南郡王大連 安陸王大春

桂陽王大成　汝南王大封　瀏陽王大雅

新興王大莊　西陽王大鈞　武寧王大威

皇子大訓　建平王大球　義安王大昕　綏

建王大摯　樂良王大圜

元帝諸子

忠烈世子方等　貞惠世子方諸　愍懷太子

方矩　始安王方略

陳

永脩侯擬　遂興王詳　宜黄侯慧紀　衡陽獻王昌子伯信　南康愍王曇朗子方泰　方慶　鄭萬頃

文帝諸子

始興王伯茂　鄱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固

晉安王伯恭　廬陵王伯仁　江夏王伯義

武陵王伯禮　永陽王伯智　桂陽王伯謀

宣帝諸子

始興王叔陵　豫章王叔英　長沙王叔堅

建安王叔卿　宜都王叔明　河東王叔獻

新蔡王叔齊　晉熙王叔文　淮南王叔彪

始興王叔重　尋陽王叔儼　岳陽王叔慎

義陽王叔達　巴山王叔雄　武昌王叔虞

湘東王叔平　臨賀王叔敖　陽山王叔宣

西陽王叔穆　南安王叔儉　南郡王叔澄

沅陵王叔興　岳山王叔韶　新興王叔純

巴東王叔謨　臨海王叔顯　新會王叔坦

新寧王叔隆　新昌王叔榮　太原王叔匡

後主諸子

太子深　吳興王允　南平王嶷　永嘉王彦

南海王虔　信義王祗　邵陵王兢　會稽

王莊　東陽王恮　吳郡王藩　錢唐王恬

卷八十四上下

後魏

上谷公紇羅弟建　子題　題子悉

建德公嬰文　真定侯陸　武陵侯

因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頹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
目辰　六脩　吉陽男比干　江夏王呂　高涼王孤　子斤　斤子真
樂真　樂子禮　禮子那　那子紇　紇子大曹　大曹從兄子洪威　禮弟陵　陵子壞
壞子鷙　鷙子大器　孤孫度　度子乙斤　乙斤子平　平子萇　萇子子華　子華弟子
思　萇弟珍　平弟長生　長生子天穆　天穆子儼　西河公敦　司徒石
武衛將軍謂　子烏真　烏真子興都　興都子丕　淮陵侯大頭
河間公齊　子陵　陵弟蘭　蘭子志　扶風公處真　文安
公泥　子屈　屈子磨渾

昭成九子

寔君 秦王翰 子衛王儀 儀子纂 纂弟良

良弟幹 幹子禎 禎子瑞

儀弟烈 烈子道子 道子子

洛 洛子乞 乞子宴 烈弟觚 壽鳩子常山

王遵 遵子素 素子陵 陵弟陪斤 陪斤子

昭 昭子元 昭弟紹 陪斤弟忠 忠

子盛 盛子懋 懋子陟 陟弟順 順子偉

盛弟秉 秉子最 秉從子毗 忠弟德

德子悝 悝子嶷 悝弟暉 暉子弼 弼弟

子士將 德弟贊 贊弟淑 淑子季海 季

海子 紇根子陳留王虔子悅 悅弟崇 崇子

亨 建 建子琛 琛子翌

翌子暉 暉子肅 肅弟仁器 地干子毗陵

建弟子祚 虔兄顗 顗子崘

王順　力真子遠西公意烈　子拔干　拔干曾　孫洪超　意烈弟
勃、勃子粟　粟　弟渾　渾子庫汗　窟咄

道武七王

清河王紹　陽平王熙　熙子佗　佗曾孫世遵　佗孫法壽　法壽子
慶智　法壽弟法僧　法僧子景仲　景隆　河南王曜　子提　提子　平原　平原
子和　和弟鑒　河間王脩　長樂王處文　廣平王連
繼子渾　渾子霄　京兆王黎　子吐根　吐根子繼　繼子　乂　乂子舒　舒子善生
乂弟羅　羅弟爽　爽弟　蠻　蠻弟爪　繼弟羅侯

明元六王

樂平戾王丕 子拔 安定殤王彌 樂安王範 子良 永昌王健 子仁 建寧王崇 子麗 新興王俊

太武五王

晉王伏羅 東平王翰 子道符 臨淮宣王譚 子提 提子昌 昌子彧 彧弟孝友 昌弟孚 孚子端 廣陽簡王建 子嘉 嘉子深 深子湛 湛弟謹 湛子法輪 南安隱王余

景穆十二王

陽平幽王新成 子頤 頤弟衍 衍子暢 暢
子敏 暢弟融 衍弟欽 欽

子 子 京兆康王子推 子太興 太興 興孫悰 太
孝 興子仲景 仲景弟退

退子沖 大興 濟陰惠王小新成 子鬱 鬱子
弟遥 遥弟恒 弼 弼子暉

業 暉業 暉業弟昭業 鬱弟偃 偃子
誕 誕子撫 偃弟麗 麗子顯 和 汝陰靈王

天賜 子逞 逞子慶和 逞弟汎 汎弟修義
修義子均 均子則 則子文都 則

弟矩 矩弟 樂良厲王萬壽 子樂平 樂平子
雅 雅弟褒 長命 長命子忠

廣平殤王洛侯 繼子 任城康王雲 子澄 澄子
匡 彝 彝庶凡

順 順子朗 順弟紀 南安惠王楨 子英 英
澄弟嵩 嵩子世儁 子熙 熙

弟略　英弟怡　怡子肅　肅弟長廣王賍爾朱氏所立者也　城陽康王長壽子鸞　鸞子暉　章武敬王太洛繼子彬　彬子融　融子朗是為後廢帝　樂陵康王胡兒子思譽　思譽子景略　思安定靖王休子燮　燮子超　超弟琰　琰子景山　景山子成壽　燮弟願平

文成五王

安樂厲王長樂子詮　詮孫鑒　鑒弒之　廣川莊王略子諧　齊郡順王簡子祐　河間孝王若繼子珍　安豐匡王猛子延明

獻文六王

咸陽王禧子通翼昌曄樹坦　趙郡靈王幹子謐謐兄諶

諶弟譚譚弟獻　廣陵惠王羽子恭是為節閔帝恭兄欣　高陽文

穆王雍子泰泰子斌　彭城武宣王勰子劭劭弟攸是為孝莊帝

劭子韶　北海王詳子顥顥弟頊

孝文六王

廢太子庶人恂　京兆王愉子寶月寶月弟寶炬是為文帝

清河文獻王懌子亶亶子善見是為孝靜帝　廣平文穆王懷

子誨第三子修是為孝武帝　汝南文宣王悅子頍　皇子恌

23
馆

卷八十五

北齊

趙郡王琛 子叡 子整信 叡 清河王岳 子勱 廣平公盛 子

琛 陽州公永樂 繼子孝緒 永樂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

洛王思宗 子元海 宗弟思好 思 平秦王歸彦 武興王

普 長樂太守靈山 子懿 護 伏 繼子伏護 孫乂

神武諸子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子德 彭城景思

017396
浙大图书

王浟子寶德　上黨剛肅王渙子寶嚴　襄城景王淯繼子
亮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
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文襄諸子
河南康獻王孝瑜子弘節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
孝琬子正禮　蘭陵武王長恭　安德王延宗　漁
陽王紹信
文宣諸子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諸子

樂陵王百年　汝南王彥理弟彥德　彥基　彥康　彥忠

武成諸子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弟仁機　仁邑　仁儉　仁雅　仁直　仁謙

後主諸子

東平王恪 善德 買 德 質錢

後周

邵惠公顥 顥子什肥 什肥子冑 什肥弟導 導子廣 廣子洽 廣弟翼 翼
弟衆 導弟護 叱羅協 馮遷 杞簡公連 子元寶 元寶繼 子亮 亮弟椿 莒
莊公洛生 子菩薩 菩薩繼 子至 賓、貢 虞國公仲 子興 興子洛
廣川公測 弟深 深 子孝伯 東平公神舉 父顯和 神 舉子同 神
舉弟慶 慶子靜亂 靜亂子協 協弟晶

文帝十王

宋獻公震繼子實 衛剌王直 齊煬王憲子貴 趙僭

王招 譙孝王儉 陳惑王純 越野王盛

代㬥王達 冀康公通 滕聞王逌

孝閔一王

紀厲王康

明帝三王

畢剌王賢 酆王貞

孝武六王

漢王贊餘五王與贊同為隋文所誅

宣帝二王

萊王衍與郢王術同為隋文所誅

隋

蔡景王整子智積 滕穆王瓚子綸 道宣王嵩 衛昭王爽子集 河間王弘子慶 義城公處綱弟處樂 離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房陵王勇子儼　秦孝王俊子浩湛　庶人秀　庶人諒

煬帝三子

元德太子昭子侑是為恭帝次燕王倓次越王侗　齊王暕　趙

王杲

卷八十六

周異姓世家

齊　陳杞　宋　楚

卷八十七

越　趙　田氏

卷八十八　列傳

孔子　孔子弟子　老子　列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司馬穰苴　孫武孫臏　吳起　孟子鄒忌鄒衍　淳于髡　慎到　鄒奭　荀卿

卷八十九

春秋

周

富辰 王孫滿 劉康公 單襄公 太子晉

單穆公

魯

衆仲 申繻 公子彄 臧孫達 臧孫辰

臧孫許 臧孫紇 公子遂 公子季友 季

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意如 季孫斯 季

孫肥 叔孫得臣 叔孫豹 叔孫婼 叔孫

州仇 仲孫穀難 仲孫蔑 仲孫速 仲孫羯

仲孫貜　仲孫何忌　子服椒　子服何

曹劌　展喜　子家羈　陽虎

卷九十

晉

師服　士蔿　荀息　里克平鄭慶鄭　呂飴甥

胥臣　狐突　狐偃子射姑先軫　介推　陽

處父　郤芮　郤缺　郤克　郤至　士會

士燮　范匄　范鞅　趙衰　趙盾　趙武

趙鞅 趙無恤 荀林父 荀罃 荀偃 荀
吳 荀寅 伯宗 羊舌肸 司馬女齊 祈
奚 解揚 欒書子鍼 魏絳父犨 魏舒 士彌牟
韓厥 韓起 苗賁皇 屈巫

卷九十一

鄭

祭足 公子騑 公孫舍之 罕虎 公孫僑
游吉 燭之武

衛

石蜡　石祁子　孔達　孔悝　孫良夫　甯
速　北宮佗　蘧瑗　甯俞　史鰌　孫林父
甯喜

宋

公子目夷　向戌　樂喜　華元　華費遂

秦

百里孟明視

卷九十二

齊

管仲 晏嬰 逄丑父 崔杼 慶封

楚

鬬伯比 鬬子文 公子側 蔿賈 蔿艾獵

申叔時 伯州犂 沈尹戌 公孫歸生

伍舉 薳啓彊 申無宇 然丹 公子貞

薳子馮 屈建 囊瓦 沈諸梁 公子申

吳

季札 伍員

越

范蠡

卷九十三

戰國

田單 魯仲連 蘇秦蘇代蘇厲 張儀陳軫犀首 商鞅

樗里疾 甘茂甘羅 向壽 魏冉 白起 王翦 范

雎　蔡澤

卷九十四

孟嘗君　平原君　虞卿　樂毅　廉頗　藺

相如　趙奢　李牧　信陵君　春申君　屈

原

秦

呂不韋　李斯　蒙恬

卷九十五

前漢

陳勝吳廣　項籍梁　張耳　陳餘　魏豹咎　田儋榮橫
韓王信　韓信　彭越　黥布　盧綰　吳芮
季布季心丁公　欒布　田叔仁

卷九十六

蕭何　曹參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子亞夫　樊噲　酈商子寄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緤　張蒼　周昌從兄苛趙堯　任敖　申屠

嘉 酈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卷九十七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賈誼 袁盎 鼂

錯 張釋之 馮唐 魏尚 汲黯 鄭當時 賈山

鄒陽 枚乘 子皋 路溫舒

卷九十八上下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李廣 孫陵 蘇建

子武 衛青 霍去病 李息等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張湯 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 杜
周 子延年 延年子緩 緩弟欽

卷九十九

張騫 李廣利 司馬遷 嚴助 朱買臣
吾邱壽王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東方朔 公孫賀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 弟惲 蔡義 陳萬年 子咸

鄭弘 楊王孫

卷一百

霍光禹 金日磾賞欽敞 趙充國 辛慶忌 傅
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
宗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雋不疑
踈廣受 于定國于公 薛廣德 平當晏 彭宣 王
吉駿 貢禹 兩龔 鮑宣

卷一百一

韋賢子元成　魏相　丙吉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蓋寬饒　諸
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並
眭弘息隨反　夏侯始昌　夏侯勝勝從父子建　京
房　翼奉　李尋

卷一百二上下

蕭望之子育咸由　馮奉世子野王立參逡　匡衡　張
禹　孔光　馬宮　王商　史丹　傅喜　薛

宣 朱博 翟方進子義 谷永 杜鄴 何武

王嘉 師丹 揚雄

卷一百三

王莽

卷一百四

後漢

劉聖公 劉盆子 王昌 劉永龐萌 張步王閎 李憲陳衆 彭寵 盧芳 隗囂王遵 公孫述

卷一百五

李通　王常　鄧晨　來歙曾孫歷　鄧禹禹孫康禹子訓訓子騭騭兄弘朱寵　寇恂曾孫榮　馮異　岑彭玄孫熙　賈復子宗　吳漢　蓋延　陳俊　臧宮

卷一百六

耿弇弟國弟夔國子秉國弟子恭秉　銚期　王霸　祭遵從弟彤　任光子隗　李忠　萬修　邳彤　劉植　耿純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

隆　傅俊　堅鐔　馬武　竇融弟子固曾孫憲玄孫

章　馬援子廖子防兄子嚴族孫稜

卷一百七十上下

卓茂　魯恭弟丕　魏霸　劉寬　伏湛子隆　侯霸韓歆

宋弘則　蔡茂郭賀　馮勤　趙憙　牟融　韋彪族子

義兄豹義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范遷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典兄子謙謙弟溫

桓譚　馮衍子豹　申屠剛　鮑永昱　郅惲子壽　蘇竟

楊厚 郎顗崇 襄楷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族孫不韋 羊續 賈

琮 陸康

卷一百八

樊宏子儵曾孫準族 陰識弟興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弘 周章 梁統子竦曾孫商元孫冀 張純子奮 曹褒

鄭玄 鄭興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

子楷陵 楷子陵弟元 桓榮子郁子瞄 孫馬玄孫典 曾孫鸞玄孫彬 鸞

丁鴻

卷一百九上下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抗徐張磐 楊琁

班彪子固 第五倫曾孫種 鍾離意藥崧 宋均族子意 寒朗 朱暉孫穆 樂恢 何敞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敏 胡廣 袁安子敞玄孫閎 張酺 韓稜

周榮孫景 郭躬弟子鎮 陳寵子忠 班超子勇 梁慬 何熙

卷一百十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子劭 霍諝 爰延
徐璆 王允 王符 仲長統 李恂 陳禪
龎參 陳龜 橋元 崔駰子瑗孫寔 周燮馮良 黃
憲 徐穉 姜肱 申屠蟠 楊震子秉孫賜曾孫
彪玄孫脩 張皓子綱 王龔子暢 种暠子岱拂拂子劭 陳球 李咸
卷一百十一上下
杜根成翊世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尹勲 謝弼
虞詡 傅燮 蓋勲 臧洪陳容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　周舉子勰黃瓊孫琬荀淑子爽孫悅韓
韶　鍾皓　陳寔子紀

通志總目録上

通志總目錄下

卷一百十二

李固子燮 杜喬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陳蕃朱震 王允

王宏 士孫瑞 趙戩

黨錮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張儉 岑晊 陳翔 孔昱 范康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顒

卷一百十三上下

郭太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宋果 賈淑 史叔賓 黃允 謝甄 邊讓 王柔
符融 許劭 竇武 胡騰 何進 鄭太 孔融
皇甫嵩 朱儁 董卓 李傕 郭汜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袁紹 子譚 熙 尚 劉表 劉焉 子璋 袁術

呂布 張邈 陳宮 高順 陳登

卷一百十四

魏

張楊 張燕 公孫度 子康 康子晃 康兄恭 晃弟淵 張繡

張魯 夏侯惇 韓浩 史渙 夏侯淵 子霸 稱 榮 夏侯尚

子元 許允 李豐 王經 荀彧 荀攸 賈詡 袁渙 張

範 弟承 涼茂 國淵 王脩

卷一百十五上下

崔琰 許攸 婁圭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父信

司馬芝 子岐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子陶 蔣濟 時苗 劉放 孫資 劉馥 子靖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任峻 蘇則 杜畿 子恕 鄭渾 倉慈 顏斐

令狐邵 孔乂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朱靈

卷一百十六

李典 李通 臧霸孫觀 文聘桓禺 呂虔 許褚

衛覬潘勗 劉廙 劉劭繆襲 蘇林 韋誕 夏侯惠 孫該 杜摯 傅

嘏 桓階 陳羣子泰 陳矯子本 徐宣 衛臻父茲 盧

毓 和洽 常林 楊俊王象 杜襲 趙儼 裴

潛

卷一百十七

韓曁韓宣 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徐邈 胡質 王昶 王基 王淩 毌丘
儉 文欽 諸葛誕 唐咨 鄧艾 州泰 鍾會 王弼

卷一百十八上下

蜀

諸葛亮 子瞻 樊建 董厥 徐庶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
忠 趙雲 龐統 德公 法正 許靖 麋竺 孫
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音密 董和 子允 陳祇 董恢 劉
巴 馬良 弟謖 楊顒 陳震 呂乂 劉封 彭

兼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霍

峻子弋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楊洪何祇 費詩

杜微 杜瓊 許慈胡潛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蔣琬子斌劉敏 費禕 姜維

鄧芝 張翼 宗預廖化 楊戲 衛繼

卷一百十九

吳

劉繇子基 太史慈 士燮燮弟壹 鮹 武子廞 壹子匡 張昭子承 休弟子奮 顧雍子邵 邵子譚 譚弟承 雍族人悌 諸葛瑾子融

步騭闡 張紘孫尚 嚴畯 程秉 闞澤 薛綜子瑩

周瑜子允 魯肅 呂蒙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脩 表 董襲 甘寧 淩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卷一百二十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虞翻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陸遜子抗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潘濬
陸凱弟允子禕 是儀 胡綜徐詳 諸葛恪 滕允
濮陽興 王蕃 樓元 賀卲 韋昭晉避諱改曜
華覈 李衡 孟宗 鄭泉 紀陟

卷一百二十一上下

晉

王祥弟覽 鄭沖 何曾子劭遵 石苞子崇建孫鑠 歐陽羊

祜　杜預子錫　陳騫子輿　裴秀子頠 秀從弟楷 楷子憲　衛瓘子恒 孫璪 玠　張華子禕 韙 劉卞　王沈子浚　荀顗　荀勗子藩 藩弟組 藩子邃 組子奕　馮紞　賈充孫謐 充弟混 族子模 郭彰　楊駿弟珧 濟

卷一百二十二

魏舒　李憙　劉寔弟智　高光　王渾子濟　王濬

唐彬

山濤子簡 簡子遐　王戎從弟衍 衍弟澄 郭舒　樂廣

鄭袤子默 默子球　李允　盧欽子浮 弟埏 子志 志子諶 埏　華

表子廙恒 廙子恒弟嶠 石鑒 溫羨

卷一百二十三

劉毅子暾程衛 和嶠 武陔 任愷 崔洪 郭奕

侯史光 何攀 劉頌 李重 傅玄子咸咸從弟祇 向雄 段灼 閻纘 阮籍兄子咸咸子瞻瞻弟孚從弟放從子脩族弟裕族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母輔之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曼弟聃 光逸

庾峻子珉珉弟敳 郭象 庾純子旉 秦秀

卷一百二十四上下
皇甫謐子方回　摯虞　束晳　王接　郤詵　阮种　華譚袁甫　陸機孫拯弟耽　弟雲雲從父兄喜　夏侯湛弟淳淳子承　潘岳從子尼　張載弟協　江統子虨惇　孫楚子衆洵纂纂子統統弟綽　羅憲兄子尚　滕脩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周處子玘玘子勰玘弟札札兄子莚　周訪子撫撫子楚楚子瓊瓊子旭撫弟光光子仲孫
卷一百二十五

解系 弟結 結弟育 孫旂 孟觀 牽秀 繆播 從弟允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張方 閻鼎 索靖 子綝

賈疋 周浚 子嵩 謨 從父弟馥 成公簡 茍晞 華軼

劉喬 孫耽 耽子柳 劉琨 子羣 琨兄輿 輿子演 祖逖 兄訥 邵續

李矩 段匹磾 魏浚 族子該 郭默 王導

子悅 恬 洽 洽子珣 珉

卷一百二十六

劉弘 陶侃 兄子臻 臻弟輿 溫嶠 郗鑒 子愔 愔子超 愔弟曇

曇子恢 鑒叔父隆 顧榮 紀瞻 賀循 楊方 薛兼 劉隗

孫波 隗伯父訥 訥子疇 刁協 子彝 彝子逵 戴若思 弟邈 周顗 子閔

應詹 甘卓 鄧騫 卞壼 從父兄敦 劉超 鍾雅

卷一百二十七

孫惠 熊遠 王鑒 陳頵 高崧 郭璞

葛洪 庾亮 子彬 義 龢 亮弟懌 懌弟冰 冰弟條 條弟翼 桓彝

子雲 雲弟豁 豁子石虔 石虔子振 石 虔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豁

弟祕 祕弟沖 沖子嗣 嗣子 允 允弟謙 謙弟脩 徐寧 王湛 子承 承子述

述 子坦之 禕之 坦之子愷 愉 國寶
忱 愉子綏 承族子嶠 袁悅之 祖台
之 荀崧 子羨 范汪 子甯 汪叔堅 劉惔 張憑 韓伯

卷一百二十八

王舒 子允之 王廙 弟彬 彬子彪之 彬從弟稜 虞潭 孫嘯父 潭兄子駿
顧衆 張闓 陸曄 曄弟玩 玩子納 何充 褚翜 蔡
謨 諸葛恢 殷浩 顧悅之 蔡裔 孔愉 子汪 弟祇 安國 從
子坦 嚴從 弟羣 羣子沈 丁潭 張茂 陶回 謝尚 謝安 安子
琰 琰子混 安兄奕 奕子元 安弟
万 万弟石 石兄子朗 朗弟子邈

卷一百二十九上下

王羲之子元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徽之弟操之　獻之　許邁　王
遜　蔡豹　羊鑒　劉胤　桓宣族子伊　朱伺
毛寶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劉遐　鄧嶽子遐　朱序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司馬彪　王隱　虞
預　孫盛　干寶　鄧粲　謝沈　習鑿齒
顧和　袁瓌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　瓌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江
逌從弟灌　灌子績　車允　殷覬　王雅　王恭　庾楷

劉牢之 殷仲堪 楊佺期 劉毅兄邁 諸葛長民 何無忌 檀憑之 魏詠之

卷一百三十

王敦沈充 桓溫孟嘉 桓元卞範之殷仲文 王彌 張昌 陳敏 王如 杜曾 杜弢 王機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徐道覆 譙縱

卷一百三十一

宋

劉穆之 穆之孫子邕 穆之中子式之 式之子瑀 穆之從父兄子秀之 徐羨之 凡子佩之 佩之弟遠之 遠之弟湛之 湯休 傅亮 凡迪 族凡隆 檀道濟 凡韶 韶孫 珪 韶弟祗 王鎮惡 朱齡石 父綽 弟超石 毛脩之 沈田子 弟林子 林子子璞 傅弘之 朱脩之 王元謨 從弟 元象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敬子 真道 懷敬弟懷慎 懷慎子德願 德願子榮祖 劉粹 弟道濟 族弟 損 宗人伯龍 孫處

蒯恩 向靖 子柳 劉鍾 虞邱進 孟懷玉 弟龍 符

胡藩 劉康祖 父虔之 伯父簡之 簡之子道產 道產子延孫

卷一百三十二

趙倫之 子伯符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臧燾 孫凝之 燾弟熹 熹子質 謝晦 晦凡瞻 弟皭 從叔澹 謝裕 孫孺子 裕弟純 純弟述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何長瑜 孟顗 謝弘微 子莊 王弘 子錫 錫弟僧達 王微 王曇首 子僧綽

卷一百三十三

王誕 凡子偃 偃子藻 王華 父廞 孔甯子 王惠 從父弟球 王彧 子絢 凡子蘊 王裕之 王鎮之 弟弘之 弘之子曇生 阮萬齡 王韶之

王悅之 王准之族子素 王懿凡孫文和 到彥之

垣護之 張興世 袁湛弟豹豹孫顗 孔靖子靈符靈符子深之 孔琳之孫顗 殷景仁從弟淳淳子孚孚子臻淳弟沖沖弟淡

卷一百三十四

褚裕之凡秀之淡之秀之子湛之 蔡廓子興宗 何尚之父叔度子偃 張裕子永 張邵子敷凡子暢暢弟悅暢子浩淹 范泰子曄孔熙先 荀伯子族弟昶昶子萬秋 徐廣郗紹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卷一百三十五

顏延之 子竣 竣弟測 竣族兄師伯 沈懷文 弟懷遠 父兄曇慶 從周朗 劉湛 庾悅 庾登之 子仲遠 弟炳之 顧琛 顧覬之 羊欣 羊元保 子戎 兄子希 沈演之 江夷 子湛 弟 子智深 江秉之

卷一百三十六

沈慶之 慶之弟 子文秀 沈攸之 臧寅 邕之 邊榮 宗儼之 程 宗慤

柳元景　殷孝祖族子琰　劉勔　魯爽弟秀　薛安都　鄧琬劉胡　宗越譚金童太一　吳喜　黃回王宜興高道慶

卷一百三十七

齊

褚淵長子賁賁弟蓁淵弟澄淵從父弟炤炤弟炫　王儉儉弟遜儉叔父僧虔僧虔子慈僧虔從子僧祐僧祐從子融　柳世隆　王晏晏子德元晏弟詡晏從父弟思遠　徐孝嗣　王琨　張敬兒　王敬則　陳顯達庾弘遠　崔慧景宗人恭祖東陽女子婁逞　李

安人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虎 呂

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子奉叔 王廣之 垣崇

祖夏侯恭叔 崇祖從父兄榮祖 榮祖從父閎 閎子惜伯 閎弟子曇深 曇深妻鄭

氏 丘景賓 沈文季兄子昭略 昭略弟昭光 昭光兄子曇亮 劉懷珍

子靈哲 從子懷慰 族弟善明 善明從弟僧副 薛深 張欣泰 王

奐從父兄績 績弟約

卷一百三十八

劉悛弟繪 繪弟瑱 崔祖思叔父景真 景真子元祖 祖思宗人文仲 荀

伯玉　蘇侃　虞悰　胡諧之　范百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祏　劉喧　蕭惠基　弟惠休　惠朗　張岱　兄子緒　江謐

謝超宗　謝朓　謝顥　弟瀹　到撝　沈憲　沈

沖　張融　融弟寶稱　王秀之　從父弟延之　延之子綸之　阮韜　綸之子

昕之　秀子峻　王瞻　從叔元載　弟元邈　元載房叔安　袁彖　宗人廓之　劉祥

陸澄　王諶　從叔摛　憲　孔逿　何　劉瓛　蔡仲熊　幼瑜　妻　瓛弟

璡　陸慧曉　兄子閑　絳弟厥　閑子絳　王試　孔稚珪　父靈産　周顒

庾杲之　江斅　何戢　從叔昌寓　蔡約　裴昭明

顧憲之 孔琇之 王逡之

卷一百三十九

梁

王茂 曹景宗 王珍國 張齊 席闡文 夏侯詳 子亶 夔 魚弘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弘策 子緬 纘 綰 庾域 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 子法才 法藏 法藏 子子雲

卷一百四十

沈約 子旋　范雲 孫伯翳雲從父兄縝　韋叡 叡兄纂叡子放正稜黯

裴邃 子之禮兄子之高之高弟之悌之悌弟之之橫　江淹　任昉

柳惔 惔弟惲惲子偃惲弟憕憕弟忱忱從叔慶遠慶遠子津津子仲禮敬禮

王志 兄子泰弟子筠筠子祥志弟彬彬弟寂志從子騫騫子規騫弟暕暕子承承弟訓志從父兄瞻瞻從子籍　王瑩 子實瑩從父弟亮

王進之 子清　王份 子琳琳子銓銓弟錫錫弟僉份從孫克

卷一百四十一

孔休源　裴子野　劉孝綽子諒　孝綽弟潛　潛弟孝勝　孝
勝弟孝威　孝威弟孝先　孝綽從弟孺　孺弟覽　覽弟遵　遵從弟苞　劉峻兄孝
慶　劉沼　峻從孫劉杳　何遜　劉顯從弟穀　劉之遴子三達　弟之
亨從叔坦　明山賓弟少遐　張充從叔瓌　瓌子率　率弟盾　瓌弟稷　褚
翔族父球　宗夬　袁昂馬仙琕　昂子君正　庾蓽子喬　喬子曼　庾
於陵弟肩吾　蔡撙　江蒨弟曇　曇弟祿　周捨　王僧孺
謝朏子諼　諼弟譓　譓子哲　朏弟子謝覽　覽弟舉　舉子嘏　舉兄子僑　謝
幾卿　謝微　陸倕從子襄　兄子雲公　襄　到沆從弟溉　溉子

鏡 鏡子盡 溉弟洽 蕭琛 陸杲子罩 庚仲容 蕭眎素

從弟洽 洽弟介 臧嚴 從叔未甄 子盾 盾弟厥 未甄 徐君蒨

卷一百四十二

徐勉 何敬容 范岫 傅昭 弟映 傅岐 江革

弟觀 子德藻 革 許懋 殷鈞 父叡 宗人芸 陳伯之 陳慶

之 慶之子 陳昕 蘭欽 賀瑒 瑒子賀革 弟子賀琛 司馬褧 朱

异 顧協 徐摛 鮑泉 鮑行卿 卿弟子正 行 王神念

楊華 僧辯 神念子 徐嗣徽 羊侃 子 鵾 羊鴉仁 胡僧祐 杜

蒯父懐寳 蒯凡 嶷岸 弟幼安 徐文盛 陰子春 王琳

張彪

卷一百四十三

侯景王偉

卷一百四十四

陳

杜僧明 周文育子寳安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頠子紇 黄法氍 淳于量 章昭達 呉明徹

胡穎　徐度子敬成　杜稜　周鐵虎　程靈洗子文季

沈恪　陸子隆子之武弟子才　錢道戢　駱牙　孫瑒

徐世譜　周敷　荀朗　周炅　魯悉達

蕭摩訶子世廉陳智深　任忠　樊毅弟猛　裴忌父之平　韓子高

華皎　孔奐　王沖子瑒瑜　王通弟勱質固

王猛　到仲舉　庾持　許亨　褚玠

卷一百四十五

袁樞弟憲叔敬泌　蔡凝　沈衆　蕭允弟引　韋載弟鼒

趙知禮　蔡景歷子徵　宗元饒　劉師知　謝岐

毛喜　沈君理弟君高君公　陸山才　沈炯　虞荔弟寄　傅縡章華沈客卿施文慶　顧野王蕭濟　姚察　江總

徐陵子儉份儀陵弟孝克　周弘正弟弘讓弘直　陸繕從祖孫瓊瓊子從典瓊從父弟琰琰弟瑜瑜從父凡玠瑜從父弟琛　張種

陰鏗　陳暄　杜龕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卷一百四十六

後魏

衛操 莫含孫題雲 劉庫仁弟頭眷 庫仁子顯頭眷子羅辰 羅

辰玄孫仁之 仁之伯父乞歸 乞歸子嵩 尉古真弟諾 諾子眷眷子多侯

多侯弟子慶賓 眷弟地干 古真族玄孫聿 穆崇崇玄孫泰 崇子觀 觀子壽 壽

孫羆 羆弟亮 亮子紹崇曾孫弼 崇子顗 奚斤 叔孫建子俊 安

同子屈 屈弟原 原弟頡 庾業延 王建 羅結羅結子羅斤

婁伏連伏連子大拔大拔孫寶 閭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燕鳳 許謙

崔宏宏子浩寬子衡宏弟嶶衡子敞崔寬敞弟鍾張袞孫白澤

白澤子倫鄧淵子潁長孫嵩從子道生觀子承業道生孫觀承業子子彥

長孫肥子翰于栗磾子洛拔洛拔子烈烈子忠忠弟景烈弟勁勁

子暉崔逞子顒從子懸逞玄孫休逞宗人模休王憲子嶷嶷子雲封

懿子元之孫磨奴磨奴繼子回回族叔軌軌子偉伯

卷一百四十七

古弼　張黎　劉潔　邱推　娥清　伊馛

乙瓌子乾歸　周幾　豆代田　車伊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干　宿石

萬安國　秺根周觀　尉撥　陸真　呂洛拔

薛彪子　尉元　慕容白曜子真安曜弟子契白和其

奴　苟頹　宇文福子延　宋隱從子惜弁子雄惜孫弁紀

紀子欽道頡族弟鴻貴　弁族弟頡弁族弟翻　許彥子宗之　刁雝曾孫沖

孫整族弟雙　雝　辛紹先子鳳達鳳達弟穆　孫祥穆子子馥祥弟少雍

韋閬孫儁子崇　儁子子粲閬族弟珍　閬從叔道福珍子纘　閬從纘弟彧

彧子朏　杜銓　屈遵子恒恒孫拔　張蒲　谷渾　公孫

表子軌軌子廞軌弟質質子邃張濟　李先曾孫預先子皎皎孫

義徽義徽子蘭義徽曾孫昭徽賈彝子秀竇瑾　李訢　袁式

唐和　寇讚子臻臻子祖禮酈範子道慎道約範弟子惲

韓秀子務堯暄孫雄柳崇　陸俟子馛馛子琇琇弟凱凱子暐

暐弟恭之馛弟麗麗子定國定國子昕之昕之子子璋定國弟叡麗從孫操

源賀孫懷懷子子邕子邕弟子恭劉尼　薛提　司馬楚

之孫悅楚之子躍

卷一百四十八

盧元子度世子懷仁度世子淵道將弟道虔淵子道將淵弟子義僖道將
淵弟昶族孫同昶子元明同兄子景裕元從祖玄孫文偉景裕從弟勇元元族
子誕父叔仁誕高允孫綽模允弟推允從祖弟祐推弟寔祐孫諒劉
諒從祖弟翼崔鑒子康崔辯子逸倫逸子巨逸弟楷崔挺子孝芬
孝芬子勉孝政挺弟振孝芬弟孝偉挺族子纂孝演纂族子游孝直李靈
李璨李順子敷式子憲敷弟式式弟冏李孝伯父曾兄
祥世子瑒祥子安世瑒弟郁安李奝族煥父李義深弟同軌游
雅從祖弟明根明根子肇高閭趙逸胡方回胡叟

張湛　段承根父暉　宗欽　闞駰　劉昞　趙

柔　索敞　陰世隆　宋繇　江式

卷一百四十九

王慧龍子寶興寶興子瓊瓊子遵業　鄭羲子懿懿弟道昭道昭子嚴

祖嚴祖子仲禮羲凡孫伯猷義凡曾孫先護　薛辯父彊辯子謹謹子初古拔

拔子允拔弟子麒驎駒麒驎駒子虔之拔弟湖湖子聰聰子孝通　韓茂子均

皮豹子子懷喜　封勑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

益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裴駿 駿子脩 脩子詢 脩弟宣 宣子莊伯 駿從弟安祖 裴
延儁 從叔子夙 從祖弟良 良從父兄子虔 孫 延儁從祖弟仲規 仲規弟子景融
薛真度 子懷吉 劉休賓 子文曅 房法壽 族子景伯 景伯弟景先
景遠 伯子文烈 景 畢衆敬 子元賓 羊深 弟侃 深子肅 深叔父靈引
韓騏驎 孫子熙 子顯宗 程駿 李彪 子志 高道悅 甄
琛 子侶 侶弟楷 琛從父弟密 張纂 高聰

卷一百五十上下

揚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昱弟椿 弟津 津子逸 王肅 姪誦 衍 翊 劉芳

子憚　憚弟厥　厥　子隲　芳從子懋　常爽孫景　郭祚子景尚　張彝子始
均　仲瑀　邢巒子遜　巒弟晏　巒叔祖　祐　祐子產　祐從子蚪　李崇子世哲
神軌　崇從弟平　平子　獎　獎子構　獎弟諧　崔光光子勵　光弟　敬友　敬友弟
子　鴻　崔亮從弟光韶　光韶弟　光伯　從祖道固　裴叔業兄子植　植弟颺
颺弟瑜　瑜弟　粲　粲弟衍　夏侯道遷子夬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伯父靈虔　靈根　父靈越　子敬紹
敬　仲　張烈弟僧皓　李叔彪子述　述子象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蘇亮弟湛 魏子建
魏釗子彥 魏季景

卷一百五十一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
悆 張燿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袁翻
陽尼從孫固 固從兄藻 賈思伯弟思同 祖瑩 爾朱榮
子菩提 乂羅 文殊 文暢 文畧 榮從
子兆 榮從弟彥伯 彥伯弟仲遠 仲遠弟
世隆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祖兄子天光 朱瑞 叱列延慶 斛

斯椿 賈顯度(弟智)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弟鴻賓)

(鴻顯)乙弗朗 辛雄(從父兄纂 從族祖琛 琛子悠 俊)楊機

高恭(父崇 兄謙之)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卷一百五十二

北齊

万俟普(子洛)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

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子冑　莫多婁貸文子敬顯　厙狄迴洛　厙狄盛
張保洛　賀拔仁子相貴　麴珍相顯　段琛康德　尉摽韓建業　摽
封輔相　范舍樂　牒舍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
舉子孝卿　張瓊子欣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
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　厙狄伏連　高
乾弟慎　李希光　慎弟昂　劉叔宗　昂弟季式　劉孟和　東方老　盧曹　潘樂
竇泰　尉景子粲　婁昭子定遠　昭兄子叡　厙狄干　韓

軌子晉明段榮子韶韶弟孝言斛律金子光邢祖信光弟羨彭

樂綦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獨

孤永業鮮于世榮傅伏吒干苟生田敬宣雷顯和紇

奚永安高寶寧

卷一百五十三

封隆之子子繪子繡弟子孝琬孝琬弟孝琰隆之族父述李元忠子搔

搔從姊法行元忠從祖弟渾渾弟繪繪弟緯崔暹子達拏崔㥄子瞻

㥄弟仲文仲文弟子侃子侃弟子約孫騰高隆之司馬

子如兄子膺之 薛琡 楊愔燕子獻鄭頤 陽休之從祖弟斐斐
從叔昭 李稚廉李翥 王昕弟晞皓 崔昂 崔季舒 高
德正 尉瑾

卷一百五十四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房謨廉景孫 張纂 張
亮趙起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子長瑜 平
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遙子行恭 趙彥深子仲將
祖珽從弟孝隱隱從父弟茂 孝 赫連子悅 馮子悰 辛

衎 裴讓之 弟諏之 讞之 謀之 訥之 謁之 皇甫和 和弟亮 崔

劼 崔肇師 盧潛 盧詢祖 崔子樞 弟子端 子博 子發 叔父叔瓚

卷一百五十五

邢邵 魏收 魏長賢 魏蘭根 族子愷 刁柔

王松年 陸乂 叔父杳 張晏之 羊烈 鄭述祖

兄子元禮 族子雛 袁聿修 盧叔彪 源彪 許惇

宋世軌 李庶 弟蔚 若 李公緒 弟槩 裴澤

卷一百五十六

後周

賀拔勝弟岳 寇洛 趙貴從祖兄善 李賢弟遠遠子植植弟基
梁禦 李弼子暉弟檦 于謹子寔翼寔子顗寔弟翼翼子璽翼弟義
宇文貴 侯莫陳崇兄順 王雄子謙 王盟子勱勱弟懋 獨
孤信 竇熾兄子毅 賀蘭祥 叱列伏龜 閻慶
史寧子雄 權景宣 王羆孫述 王思政 尉遲迥
弟綱綱子運 王軌 樂運

卷一百五十七

陸騰 周惠達 馮景 蘇綽弟椿 盧辯弟光 韋孝寬子總兄夐 韋瑱 柳虯虯弟子帶韋弟慶慶子弘 虯 寇儁 長孫儉 長孫紹遠弟澄 盧柔 裴俠 裴寬寬弟漢 裴果 裴文舉 崔猷 崔士謙弟說 李昶 鄭道邕 鄭偉 司馬裔 司馬消難 薛端弟裕 薛善弟慎 薛寘 薛憕

卷一百五十八

達奚武 子震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德 赫
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庫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 子仁恭 王傑 王勇 宇
文虯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婁穆 達奚
寔 劉雄 侯植 李延孫 父長壽 韋祐 陳欣
韓雄 魏元 泉企 子元禮 仲遵 李遷哲 楊乾運 扶
猛 陽雄 席固 任果 崔彥穆 楊纂
段永 令狐整 弟休 唐永 子瑾 柳敏 王士良 郭

賢 楊寬

卷一百五十九

豆盧寧 楊紹 王雅 韓雄 賀若敦 申徽 陸通父政弟逞 庫狄峙 楊荐 王慶 趙剛 趙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摽 韓褒 趙肅 張軌 李彥 郭彥 梁昕 皇甫璠 辛慶之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呂思禮 徐招 檀翥 孟信 宗懍 劉璠子祥 柳遐

子靖 斛斯徵

卷一百六十

隋

高熲 牛弘 李德林 楊素 父敷 子元感 趙元淑 劉元進 素弟約 素從叔异 蘇威 子夔 韓禽虎 弟僧壽 僧壽弟洪 賀若弼 叔父誼 李穆 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梁睿 長孫覽 從子熾 熾弟晟

卷一百六十一

于仲文從弟宣道宣敏　宇文忻弟愷　豆盧勣子毓　楊文思弟紀　楊雄子綝弟達　史祥　王世積　李徹　侯莫陳穎　李子雄　爾朱敞　慕容三藏　竇榮定

梁士彥　元諧　虞慶則　元冑　達奚長儒　賀婁子幹　史萬歲　劉方馮昱王撝楊武通

陳永貴房兆　杜彥　周搖　獨孤楷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壽子世師骨儀　楊義臣　皇甫誕陶世

模敬釗　裴矩　裴仁基　斛斯政

卷一百六十二

劉昉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藴　袁充　王劭　李雄　趙煛

趙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弢　伊婁謙

李圓通陳茂　郭榮　龎晃　李安弟哲　楊尚希　張

煛父羡　蘇孝慈兄子沙羅　元壽　韋世康兄洸　洸弟藝　藝弟沖

韋師　柳機子述　弟肅　機弟旦　旦機從子謇之　陸彦師　魏

澹

卷一百六十三

段文振 弟文操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睺 周法尚 衛元 劉權 李景 薛世雄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陸知命 杜整 梁毗 柳彧 趙綽 榮毗 兄建緒 劉行本 閻毗

郎茂 柳莊 李孝貞 杜臺卿 崔賾

陸爽 侯白 崔仲方 崔彭 辛德源 杜正元 弟正藏 柳昂 張乾威 弟乾雄 李騊駼 弟政藻

卷一百六十四

盧賁 薛道衡族父孺 房彥謙 盧思道從兄昌衡 盧愷 王誼 長孫平 源師從叔雄 薛胄 令狐熙 裴肅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子孟才 沈光

權武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斛斯萬善 陳稜 趙才 宇文述雲定興趙行樞述子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 李密 王世充 段達

卷一百六十五 外戚傳

晉

羊琇 王恂 弟愷 虞 楊文宗 羊元之 虞豫 子允

庾琛 杜乂 褚裒 何準 子澄 王蒙 子脩 王遐

王蘊 褚爽

後魏

賀訥 姚黄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子誕 李惠 高肇 胡國珍 從曾孫長粲 楊騰 乙弗

繪

北齊

趙猛 胡長仁

隋

高祖外家呂氏 獨孤羅弟善陁

卷一百六十六 忠義傳

魏

典韋 龎悳 龎淯母娥 閻温 張恭恭子就

晉

嵇紹從子含 王豹 劉沉 麴允焦嵩 賈渾 王育

韋忠 辛勉族弟賓 劉敏元 周該叔父級 桓雄

韓階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

勁 吉挹祖朗 王諒 宋矩 車濟 丁穆 辛

恭靖 羅企生 張禕

宋

袁淑 袁粲子最莫嗣祖 龔穎 張進之 卜天與

子伯宗弟天生

朱道欽 陳滿

齊

丘冠先 張沖 房僧寄

梁

張嵊 江子一 沈峻 韋粲

陳

曾廣達 楊孝辯

後魏

于簡 段進 汲固 王元威 婁提 劉渇

侯　朱長生　于提　鼂清　劉侯仁　王榮世　鄧元興

胡小彪　孫道登　宗靈恩　宗女　郭琰　沓龍超　乙

速孤佛保

後周

李棠　柳檜

隋

劉弘　游元　馮慈明　張須陁　楊善會

獨孤盛　盧楚　元文都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

意 張季珣 季珣弟仲琰 仲琰弟幼琮 杜松贇

卷一百六十七 孝友傳 附宋義行 後魏義行 齊義行 隋義行

後漢

毛義 薛包 劉平 王望 王扶 趙孝 王琳 兒萌 魏譚 車成 淳

于恭 江革 劉般 劉般子劉愷 劉愷子劉茂 周磐 蔡順 趙

咨

晉

李密 盛彥 夏方 王裒 許孜 子生 庾衮

孫晷 顏含 劉殷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吳逵

宋

劉瑜 董陽 賈恩 郭世道 子原平 潘綜 陳遺 秦綿 張楚

丘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孫法宗 許

昭先 余齊人 孫棘 徐元妻許 錢延慶 何子平 崔

懷順 嚴世期 吳慶之 徐耕 嚴成 王道盖 范叔

孫 吳國夫

齊

王虛之顧昌衍江柔之江軻 蕭叡明鮮于文宗文宗姊文英 蕭矯

妻羊羊緝之女佩任吳康之妻趙氏蔣儁之妻黃氏吳翼母丁氏丁長子婦王

氏陳氏三女王氏女屠氏女乘公濟妻姚氏范法恂妻褚氏 公孫僧遠

吳欣之童超之 孫淡 華寶華天生劉懷允懷允弟懷則

解叔謙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寓 韓靈敏 劉

渢弟溓柳叔夜 吳達之蔡曇智何伯璵 王文殊 樂頤弟預沈

昇之 江泌 杜栖劉縣小兒 庾道愍 韓係伯聞人貟 封

延伯 陳元子 范安祖 邰榮興 李聖伯 文獻叔 范道根 徐生之 譚弘寶 何弘 王續祖 陽黑頭 郝道福

梁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庾黔婁 劉霽 劉曇淨 何炯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翂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脩 張景仁 宛陵女子 王整之妹 劉景昕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藺 庾沙彌 江紑

陳

殷不害（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暠（子延義）　張昭（弟乾 王知元）

後魏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令狐仕 皇甫 奴 董吐渾）　吳悉達（崔承宗）

王續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

文恭　石文德（趙令安 孟蘭強）　馬八龍　門文愛　石

祖興　邵洪哲　李几　王閭

北齊

陸卬

後周

杜叔毗　荆可　秦族榮先　皇甫遐　張元

隋

田德懋　薛濬　王頒　田翼　楊慶　紐因子士雄　劉仕儁　翟普林　李德饒　華秋　徐孝肅　郎方貴　郭世儁

卷一百六十八　獨行傳

後漢

譙元 費貽 元子瑛　李業 王皓 任永　王嘉 馮信　劉茂 嚴授 衛福 徐咸 所輔
溫序　彭脩　索盧放　周嘉 高祖父燕 從弟暢
范式 張邵等　李善　王忳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肜　陳重　雷義　范冉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魏

田疇 邴原 管寧

卷一百六十九 循吏傳

史記

孫叔敖 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前漢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後漢

衛颯 茨充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 鐔顯 任峻 許荆

祖父武 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弟子岱孫 仇覽 童恢弟胡

卷一百七十

晉

曾芝 胡威 杜軫 竇允 王宏 曹攄

潘京 范晷子廣 丁紹 喬智明 鄧攸 吳隱之

宋

吉翰　杜驥兄坦　申恬族兄坦　杜慧度父瑗子弘文　檀和之

阮長之子師門　甄法崇孫彬

南齊

傅琰王沈周洽　沈瓚之琰子翽　虞愿　王洪軌李珪之

梁

沈瑀　范述曾邱師施　孫謙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後魏

張恂孫長年　張膺　宋世景　路邕　閻慶允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北齊

張華原　宋世良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隋

梁彥光子文謙文讓　樊叔略　趙軌　房恭懿　公

孫景茂　辛公義　柳儉郭絢敬肅劉曠　王伽

魏德深

卷一百七十一　酷吏傳

前漢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温
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後漢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黄昌　陽球
王吉

後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神 高遵 張赦提 趙霸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北齊

邸珍 宋游道子士素 盧斐 畢義雲

隋

庫狄士文 田式 燕榮 趙仲卿 崔弘度弟弘昇

元弘嗣 王文同

卷一百七十二　儒林傳

前漢

丁寛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申公　王式　轅

固生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魯徐生

孫延襄　孟卿　胡母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

丘江公　房鳳

後漢

劉昆　洼丹觟陽鴻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
敏　周防　孔僖子季彥　楊倫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曅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孫堪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元
李育　何休　服虔　潁容　謝該　許慎

蔡元

魏

董遇 賈洪 薛夏 隗禧 樂詳

卷一百七十三

晉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氾毓

徐苗 崔遊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韋謏 范弘之 王

歎

梁

伏曼容 子暅 暅子挺 挺子知命 何佟之 劉澄 嚴植之 司

馬筠 卞華 崔靈恩 虞僧誕 孔僉 盧廣 沈

峻 舅太史叔明 孔子袪 皇侃

陳

沈文阿 沈洙 戚衮 鄭灼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

緩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卷一百七十四

後魏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李業興 子崇祖

北齊

李鉉 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從弟長暄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奉禮　張彫虎
後周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宗道暉　樂遜　黎景熙　冀儁　趙文深
隋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卷一百七十五　文苑傳
後漢

杜篤 王隆 史岑 夏恭子牙 傅毅 黄香 劉毅
李尤李勝 蘇順 曹衆曹朔 劉珍 葛龔 王逸子延壽 崔琦 邊韶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魏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荀緯 應璩 桓威 吳質

晉

應貞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郗堪　棗據
褚陶　王沈　蔡洪　張翰　庾闡　曹毗　李充
袁宏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郭澄之

卷一百七十六

南齊

邱靈鞠　檀超　熊襄　超叔父道鸞　吳邁遠　卞彬　諸葛最　袁嘏　高爽　孫抱　邱巨源　孔廣　司馬憲　孔逭　袁仲明　虞通之　孫詵　虞龢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子暅之　暅之子皓　來嶷　賈淵

梁

袁峻 劉昭子緩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遲從子仲孚 劉勰 何思澄子雲 朗 費昶 王子任孝恭

顧協 范懷約 謝紀少瑜善勛 韋仲

陳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後魏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弟仲宣 封肅 邢臧 裴

伯茂 邢昕 温子昇 荀濟

北齊

祖鴻勲 李廣 樊遜 茹瞻 劉逖 荀士遜

後周

王褒 庾信 顔之推 弟之儀

隋

虞世基 子熙 柳䛒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崔儦 王頍 諸葛頴 王貞 孫

萬壽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祖君彥 孔德紹 劉斌

卷一百七十七 隱逸傳

殷

伯夷 叔齊

前漢

四皓 嚴君平 鄭子真 通志

後漢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濵老父　陳留老父

龎公

魏

張臶　胡昭　焦先　扈累　寒貧

晉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粲子喬 魯勝
董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魯褒 氾騰
任旭 郭文 龔壯 孟陋 韓績 譙秀
翟湯子莊 郭翻 辛謐 劉驎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 公孫永 張忠 石垣 宋纖
郭荷 郭瑀 祁嘉 瞿硎先生 謝敷 戴
逵 龔元之 陶淡 陶潛

卷一百七十八

宋

宗炳 從父弟彧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 辛普明 樓惠明 漁父 孫緬

齊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 祐 道徽父 道徽兄子總 明僧紹 兄僧允 次弟僧昺 僧 臧榮緒 宗測 吳苞 趙僧巖 蔡薈 孔嗣之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庾易 劉虬

沈顗

梁

何點 凡求弟允 阮孝緒 劉歊 王歊敬允族弟訏 鄧郁 陶

弘景 諸葛璩 劉慧斐 范元琰 庾詵 子曼

倩

張孝秀 庾承先

陳

馬樞

後魏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脩

隋

李士謙　崔廓　徐則　張文詡　鄭翶

卷一百七十九　宦者傳

秦

趙高

前漢

李延年　石顯弘恭

後漢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 徐璜 具瑗 左綰 唐衡 侯覽 曹節 呂彊 張讓 趙忠

後魏

宗愛 仇洛齊 孫小 趙黙 王琚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溫 孟欒 平季 封津 劉思逸 張景嵩 毛暢

北齊諸宦者

卷一百八十　游俠傳附刺客滑稽貨殖

游俠前漢

朱家　劇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刺客史記

豫讓　聶政　荆軻

滑稽史記

淳于髠 優孟 優旃 郭舍人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貨殖前漢

范蠡 子贛 白圭 猗頓 烏氏鸁 巴寡

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孔氏 丙氏 刁間

師史 任氏

卷一百八十一 藝術傳

春秋國語

周

伯陽父 史伯 內史過 內史叔興 內史

叔服 伶州鳩 萇弘

魯

梓慎

晉

史蘇 梁卜招父 卜偃 辛廖 董因 師曠 士文伯 史

趙

史墨

秦

卜徒父　醫和緩

鄭

裨竈

史記

司馬季主　扁鵲　倉公

後漢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

吾郭鳳 楊由 李南南女 李郃馮胄弟子歷郃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吳普虞 樊阿魯女生 冷壽光徐登 唐趙炳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張貂編盲意 薊聖卿壽光侯 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 王真
郝孟節 王和平

卷一百八十二

魏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杜夔 馬鈞

蜀

周羣 父舒 張裕

吳

吳範 劉惇 趙達

晉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杜不

愆　嚴卿　隗炤　卜珝　鮑靚　吳猛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黄泓　索紞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黁　鳩摩羅什

沙門曇霍　臺產

宋

徐文伯 曾祖熙　祖秋夫　父道度　叔父叔嚮　從弟嗣伯　子雄　薛伯宗

梁

釋寶誌

卷一百八十三

後魏

鼂崇弟懿　張淵徐路 高崇祖 孫僧化　殷紹　王早　耿元

劉靈助沙門靈遠　李順興檀特師　顏惡頭　周澹

李脩父亮　徐謇從孫之才　王顯　崔彧子景哲景哲子冏　蔣少游

北齊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魏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王 解法選 魏寧 綦母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馬嗣明

後周

蔣昇 强練 姚僧垣 褚該

隋

庾季才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醜 臨孝恭 劉祐 張胄元 許智藏 萬寶常 何稠

卷一百八十四　佞幸傳

前漢

鄧通　趙談　韓嫣　淳于長　張放　董賢　王閎

宋

戴法興　戴明寶　董元嗣　奚顯度　徐爰　阮佃夫　于天寶　壽寂之　姜產之　王道隆　楊運長

南齊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度　綦毋珍之　杜文謙　徐

龍駒 曹道剛 呂文顯 茹法珍 梅蟲兒 徐世摽

梁

周石珍 陸驗 徐驎

陳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後魏

王叡 子襲 椿 王仲興 趙脩 茹皓 常季賢 陳掃靜 徐義恭 趙邕 侯剛 徐紇 鄭儼 郭秀

北齊

和士開 安吐根 穆提婆 母陸令萱 高阿那肱 韓鳳

卷一百八十五 列女傳

後漢

渤海鮑宣妻 太原王霸妻 廣漢姜詩妻

沛國周郁妻 扶風曹世叔妻 河南樂羊子

妻 漢中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吳許升妻

汝南袁隗妻 酒泉龐淯母 沛劉長卿妻

安定皇甫規妻　南陽陰瑜妻　揵為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陳留董祀妻

晋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鄭袤妻曹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　鄭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　許延妻杜氏　虞潭母孫氏　周顗母李氏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

灌　王凝之妻謝氏　劉臻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孟昶妻周氏　何無忌母劉氏　劉聰妻劉氏　王廣女　陜婦人　靳康女　韋逞母宋氏　張天錫二妾閻氏薛氏　苻堅妾張氏　竇滔妻蘇氏　苻登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後魏

李嵩妻尹氏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
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
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高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苟金龍
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
妻魯氏　西魏孫道溫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

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
王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王舜 韓覲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
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
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卷一百八十六 載記

前凉

張軌 寔 茂 駿 重華 耀靈 祚 元

靚天錫

前趙

劉淵 和 聰 粲 曜 劉宣 陳元達

卷一百八十七

後趙

石勒 弘 虎 世 遵 鑒 張賓

魏

冉閔

卷一百八十八

前燕

慕容廆 皝 儁 暐 裴嶷 高瞻 慕容翰 陽裕 韓恒 李產 子績 慕容恪 陽騖

皇甫真

卷一百八十九

苻洪 健 生 堅 丕 登 苻雄 王墮

王猛 苻融 苻朗 索泮 徐嵩

卷一百九十

後秦

姚弋仲 襄 萇 興 泓 尹緯

後蜀

李特 流 庠 雄 班 期 壽 勢

後涼

呂光 纂 隆

卷一百九十一

後燕

慕容垂　寶　盛　熙　高雲

西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磐　慕末

北燕

馮跋　弘　馮素弗

卷一百九十二

南涼

禿髮烏孤　利鹿孤　傉檀

南燕

慕容德　超　慕容鍾　封孚

北涼

沮渠蒙遜　牧犍

卷一百九十三

西涼

李暠　歆

夏

赫連勃勃　昌　定

後梁

蕭詧　巋　琮　巋　巖　岌　岑　瓛　蔡

大寶　王操　魏益德　尹正　甄元成　岑

善方　宗如周　袁敞

卷一百九十四　四夷傳

東夷

東夷序略　朝鮮　濊（音穢）　馬韓　辰韓　弁韓
弁辰　百濟（耽牟羅國附）　新羅　倭（於戈反）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北沃沮附　沮七余反）　挹婁　勿吉（又曰靺鞨）
扶桑（女國附）　文身（大漢附）　流求　閩粵

卷一百九十五

西戎上

西羌序略　羌無弋　湟中月氏胡　氐　葱
此羌　吐谷渾　乙弗敵（契翰　可蘭　女王國附）　宕昌

鄧至　党項　白蘭　吐蕃

卷一百九十六

西戎下

西域序略　婼羌婼而遮反　鄯善　且末　小宛

精絶　戎盧　扜彌　渠勒　于闐　皮山

烏秅上一加反下直加反　西夜　蒲犂　依耐　無雷

難兜　罽賓　烏弋山離　條支　安息　大

月氏大夏附　小月氏　康居　米國　史國　曹

國　何國　烏那遏　穆國　大宛　桃槐
休循　天竺　莎車　疏勒　尉頭　烏孫
姑墨　温宿　龜兹　烏壘渠黎附　尉犂　危須　焉
耆　烏貪訾離　卑陸　卑陸後國　郁立師
單桓　蒲類　蒲類後國　移支　西且彌
東且彌　劫國　狐胡　山國　車師　滑
國　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白題附　車離　高附　大秦　奄蔡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驢分　堅昆

呼得　丁令　短人　師子　嚈噠　波斯

伏盧尼　悅般　朱俱波　渴槃陁　鉢和

波知　賒彌　烏萇　乾陁　阿鉤羌　副

貨　疊伏羅　拔豆　者至拔　迷密　悉萬

斤　忸密　石國　女國　撥汗　吐火羅

劫國　陁羅伊羅　越底延　大食

卷一百九十七

南蠻上

南蠻序略　巴郡南郡蠻　板楯蠻　獠　南平獠　東謝蠻　西趙蠻　牂柯蠻　充州蠻　西爨蠻　昆彌蠻　尾濮　木綿濮　文面濮　折腰濮赤口濮附　黑僰濮　松外諸蠻　西南夷序略　夜郎　滇音顛　邛都　莋都莋才各反　冉駹　哀牢撣國僬僥附　附國

卷一百九十八

南蠻下

嶺南序略　南粵　海南序略　黃支　哥羅
林邑　扶南　頓遜　毗騫　干陁利　狼
牙脩　婆利　槃槃　赤土　真臘　羅刹
投和　丹丹　邊斗　杜薄　薄刺　敎焚
火山　無論

卷一百九十九

北國上

北國序略　匈奴 南匈奴附

卷二百

北國下

烏桓　鮮卑　軻比能　宇文莫槐　徒河段（務勿塵附）　蠕蠕　高車　稽胡　突厥　西突厥

鐵勒　庫莫奚　契丹　室韋　地豆干　烏洛侯　驅度寐　霫　拔悉彌

通志卷一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三皇紀第一

太昊　炎帝　黄帝

臣謹按三皇伏羲但稱氏神農始稱帝堯舜始稱國自上古至夏商皆稱名至周始稱謚而稱氏者三皇以來未嘗廢也年代則稱紀自開闢至獲麟凡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

厥初生民穴居野處聖人教之結巣以避蟲豸之害而食草木之實故號有巣氏亦曰大巣氏亦謂之始君言君臣之道於是乎始也有天下百餘代民知巣居未知熟食燧人氏出焉觀星辰而察五木知空有火麗木則明故鑽木取火教民以烹飪之利號燧人氏以夫燧者火之所生也時無文字未有甲厯紀年始作結繩之政而立傳教之臺始為日中之市而興交易之道亦謂之遂皇或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

以施政教此亦欽若昊天以授民時之義也三皇者天皇地皇人皇是也其說不經無所取證當取伏羲為天皇神農為人皇黄帝為地皇之說為正其說出三皇太古書然太昊以明天事故曰太昊炎帝以明民事故曰神農黄帝以明地事故曰黄帝此理甚明伏羲作連山神農作歸藏黄帝作坤乾易之始自伏羲三易之本自三皇夏人因連山而作連山商人因歸藏而作歸藏周人因坤乾而作周易八卦具而六十四卦成世言伏羲畫卦文王重之皆沿襲之言也傳

曰法始乎伏羲言圖象書契於此乎始三皇五帝三王之事盖已久矣臣之所志在於傳信其有傳疑者則降而書之以備記載云

太昊伏羲氏亦曰庖犧氏亦曰皇雄氏亦曰天皇伏亦作虙犧亦作戲亦作義或言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伏制犧牛故曰伏犧因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庖犧然去古已遠古人名號難以今義求也伏犧者燧人氏之子母曰華胥履大人之迹於雷澤而孕因風而生故為風

姓伏羲生於成紀作都于陳故陳為太昊之墟欒曰立基或云扶來繼天而王為百王先人生之始也與禽獸無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有愛而不知有禮卧則呿呿起則盱盱飢則求食飽則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革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中則觀萬物之宜始作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始畫八卦卦有二爻重而為六十四名曰連山象法乾坤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始作罔

罟以佃以漁以贍民用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二十五
絃之瑟服牛乘馬治金成器本陽氣之始而為律法本
五材之用而定五行因龍馬負圖而出于河之瑞故官
以龍紀而為龍師乃命子襄為飛龍氏造六書一曰象
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轉注五曰諧聲六曰假借
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由六書命子英為
潛龍氏造甲歷起於甲寅日月歲時自此而生又命五
官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

中官為黄龍乃升傳教之臺而以甲歷示民命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毋怠於時命混沌為降龍氏驅除民害民安則安民危則危毋怠於民命大庭氏主屋廬為民居處命陰康氏主水土為民田里於是共工為上相柏皇為下相朱襄昊英常居左右朱襄即子襄昊英即子英也栗陸居北赫胥居南昆連居西葛天居東陰康居下分九州之牧而天下化洽在位百十六年左氏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昊與有濟之

祀四國伏羲之後歷夏商至周不泯所謂盛德必百世祀者

臣謹按言伏羲氏者為以木德王天下帝出乎震之義伏羲氏没女媧氏作是為女皇春秋世譜云華胥生男子為伏羲女子為女媧故世言女媧伏羲之妹風姓人首蛇身乘伏羲制度作笙簧張雲幕枚占神明能變化萬物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精

民鷙鳥攫老弱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蒼天神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精民生女媧之後有大庭氏有栢皇氏有中央氏有栗陸氏有驪連氏有赫胥氏有尊盧氏有混沌氏有昊英氏有朱襄氏有葛天氏有陰康氏有無懷氏據女媧氏天子也自大庭之後十三氏皆臣於伏羲諸家以為天子臣每

疑此在伏羲時為諸侯如夏商周在唐虞之世是也不然當伏羲之世分九牧而理天下各君一方以効其治後世之訛以為相繼為天子也或言朱襄之時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解散果實不實士達作五絃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葛天之時民俗熙熙其作樂也三人摻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謹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或言自伏羲至無懷千

二百六十年自女媧至無懷凡十五君襲庖羲之號千一百五十年或云自伏羲至無懷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年自女媧至無懷一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年

臣又按太史公作五帝紀擇其雅言而書臣今紀採諸家之言而以雅馴者為經其不典之言則列於篇後以備記載非傳信也其誕而野如盤古者則亦不書

炎帝神農氏起於烈山亦曰烈山氏亦曰連山氏亦曰

伊耆氏亦曰大庭氏亦曰魁隗氏亦曰人皇少典之元子其母曰女登有嶠氏之女也女登有神龍之感而生神農焉長於姜水故為姜姓以火德王天下故為炎帝民不粒食未知耕稼於是因天時相地宜始作耒耜教民蓺五穀故謂之神農民有疾病未知藥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溫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義皆口嘗而身試之一日之間而遇七十毒或云神農嘗百藥之時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應周天之數後世承

傳為書謂之神農本草又作方書以救時疾復演八卦而為六十四卦名之曰歸藏作都于陳後徙魯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樂曰下謀或曰扶持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無制令而民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煩列廛於國日中為市始作五絃削桐為琴糾絲為絃以通天地之德以合神人之和郊特牲曰伊耆氏始作蜡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夙沙氏為諸侯

不用命箕文諫而殺之神農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南交阯北幽都東暘谷西三危是其封域也在位百二十年或云百四十年

臣謹按炎帝之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無雄偶海燕而生今東海畔有衛誓水以精衛溺於此川故誓不飲此水一名鳥誓一名冤禽一名志鳥俗呼帝女雀又按神農人身牛首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談生臨魁嗣神農曰帝臨魁在位八

十年或云六十年帝承嗣位六十年或云六年一本承在臨魁前帝明嗣位四十九年帝直嗣位四十五年帝釐嗣位四十八年帝哀嗣位四十三年帝榆罔嗣位五十五年諸侯相侵帝不能正黄帝征之天下尊為天子炎帝遂絶自神農至榆罔五百年自臨魁至榆罔凡七帝襲神農之號三百八十年吕氏春秋曰神農有天下七世宋均曰女媧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曰伏羲次有三姓至女媧女媧五十姓至神農神農相承八代共五百二十年

黄帝軒轅氏亦曰地皇亦曰有熊氏亦曰帝鴻氏亦曰

歸藏氏或言有土德之瑞故曰黄帝有軒冕之服故曰軒轅作都于有熊故曰有熊少典娶于有蟜氏孕二十四月而生帝于壽丘本姓公孫以長于姬水故改姓姬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年逾十五聰明無不徇通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暴帝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於是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蚩尤為亂獨伯天下莫與之爭衡帝乃徵師諸侯以

中黄直為將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蚩尤戮於中兾名其地曰絶轡之野或云榆罔之時有庶人曰蚩尤逐榆罔榆罔與軒轅殺蚩尤于中兾軒轅復與榆罔五戰于阪泉為軒轅所滅諸侯咸尊之代神農氏為天子是為黄帝始制法度正名百物萬世不能易也為營陣之法設五旗五麾有不率化者從而征之凡五十二戰而天下服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于海登凡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

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受命之日有景雲之瑞故官以雲紀師以雲命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黄雲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迎日推策終而復始演八卦為六十四卦名之曰坤乾常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察五運六氣乃著岐伯之問是為内經或言内經後人所作而本於

黄帝舉風后力牧泰山稽常先大鴻以治民封鉅鬼臾區皆臣佐也或云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風后明乎天道故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為禀者奢龍辨乎東方故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為理官又造書契調鍾律紀歷數命蒼頡為史官制文字大撓為帝師作甲子容成造歷隷首作數伶倫制十二律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其竅厚鈞者斷兩節閒而吹

之長三寸九分以為黄鍾之宫制十二筒聽鳯凰之鳴而别十二律其雄鳴六雌鳴亦六叶黄鍾之宫是生六律六吕候氣之應以正五聲實歷數權衡度量所由生也又命榮猨與伶倫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仲春之月辰在乙卯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亦曰大咸始制衣服作冕旒充纊𤣥衣黄裳析翬翟之華濆草木之英變為五色文章而著於器服以表貴賤服牛乘馬作舟車以通道上棟下宇作宫室以居安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作

杵臼以利用作弧矢以振威旁行海内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星次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均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同井而飲存亡更守男女交姻有無相貸疾病相扶風俗可同生產可一性情可親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分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民不習偽官不懷私城郭不閑見利不爭風雨時若五穀豐登人無夭枉物無疵厲

鷙鳥不妄搏猛獸不妄噬裔夷之人囙不來享有草木于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鳳凰巢于阿閣麒麟游于苑囿帝二十五子為二十五宗其四母之子得姓者十四人别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葴任荀僖姞儇依二人為姬二子為已帝娶西陵之女曰嫘祖亦曰女節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為帝少昊二曰昌意降居若水為諸侯昌意娶蜀山女曰昌僕亦曰女樞生高陽為帝顓頊黄帝崩在橋山在位

百年年百十歲或云在位百十年年三百歲子孫相承共一千五百二十年皇覽曰橋山在上郡今綏州也

臣謹按晉語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二人為姬二人為己自神農至榆罔凡七世襲炎帝之號皆神農之裔也黄帝在位百年五帝三王皆黄帝之裔也據晉語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然炎帝至榆罔更八世五百年何由有同父兄弟故知國語

之言不可盡信先儒本之今不遽易也臣又按方士之言曰黄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之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帝上騎羣臣後宫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升天餘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黄帝之弓百姓仰號乃抱其弓與胡髯而號故後世名其地曰鼎湖弓曰烏號又曰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於天又按外紀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

尤為大霧軍士昏迷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山海大荒北經曰蚩尤伐黃帝帝命應龍攻於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作大風雨黃帝下天女曰魃止雨河圖曰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食沙石作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度天授軒轅神符伏蚩尤蚩尤沒後亂未定軒轅畫蚩尤象以威海內管仲曰葛盧山交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任昉述異記蚩尤兄弟七十二人

銅頭鐵額食鐵石能作雲霧軒轅誅之於涿鹿今冀州也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骨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説蚩尤者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三三兩兩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制也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壽張闞鄉高七尺居民常以十月祠之有赤氣如匹絳而出鄉人呼為蚩尤旗又按

崔實月令曰祖者道祭也黄帝之子好遠遊死為道路神故後人出行有祖餞之事述異記蒼頡墓在北海俗呼為藏書室有碑文周時莫識遂藏故府逮秦時李斯始識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又云南海中有軒轅丘鸞自歌鳯自舞古云天帝樂也

臣又按伏羲有河圖之應矣而黄帝復受河圖伏羲命子襄作六書矣而黄帝復命蒼頡制文字伏羲已

造律歷矣而黄帝復有律歷之作伏羲作易矣而神農黄帝復作易學者不能無疑於古帝王受命之符皆有其應所以伏羲黄帝各受河圖者也古者書契未一用字亦希故隨時而作務在應用所以周有史籕秦有李斯皆一時制字之人也乃若律歷之所更易象之所作亦在適時所以三代之前律歷不同而易亦異

右天皇自伏羲至無懷十五世千二百六十年

人皇自神農至揄罔八世五百年地皇黄帝一世百年三皇凡二十四世共千八百六十年

通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九十六 史部

通志卷二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五帝紀第二

帝少昊 帝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帝少昊青陽氏即玄囂也亦謂之摯或言名摯以金德王天下亦謂之金天氏邑於窮桑帝初為巳姓之祖後改為嬴作都於曲阜樂曰九淵用度量制樂器有鳯鳥

之瑞故以鳥紀官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官修其方而天下理帝有四子重該修熙重為木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収修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有金天氏之裔子曰昧為玄冥師有共工氏之子為土正曰句龍有高陽氏之孫黎

為高辛氏之火正曰祝融是為五官皆在高陽高辛之世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年百歲或云在位百年命歷序曰少昊傳八世五百年或云十世四百年葬雲陽

臣謹按昊亦作皞以能修太昊之法故曰少昊或言明象日月故曰少昊然昊者天之昭著也太昊少昊皆明於天事者諸家記載並存少昊惟司馬遷史紀謂黄帝崩高陽立且有君如少昊詎可不書況與高陽高辛堯舜之帝是為五

帝顓頊高陽氏黄帝之孫昌意之子生十歲而佐少昊十二而冠二十即帝位受學於緑圖静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樂曰五莖或云六莖作都于衛是為帝丘後徙高陽故稱高陽氏尚赤薦玉以赤繒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帝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

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作歴以孟春為元是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營室冰始泮蟄始出雞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皆以和應故顓帝聖人為歴宗也命飛龍氏作樂效八風之音名曰承雲以祭上帝北至於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東至于蟠木東海有山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有子四人曰窮蟬伯鯀臯陶老童顓帝崩葬濮陽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歳或云九十一歳命歴序曰顓帝傳九

世三百五十年或云
八世五百四十八年

臣謹按高陽氏以水德王天下又按容成造歷雖起於黄帝而三統歷始自伏羲然歷法以顓帝為宗上古之時民淳俗熙為君者惟以奉天事神為務故其治略於人而詳於天其行事見於方册者載在歷家及緯書為多唐虞之後以民事為急故其治詳於人而略於天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故著書斷自唐虞又按顓帝之法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刜之四達之衢

命鱓先為樂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此

皆誕言也

帝嚳高辛氏亦曰俈黄帝之曾孫也黄帝生𤣥囂是為少昊𤣥囂生蟜極蟜極不得位而生嚳姬姓嚳問道於栢招年十五佐高陽三十登帝位以其居於高辛故曰高辛氏樂曰六英或曰五英作都于亳尚黑薦玉以黑繒命咸黑為聲歌九韶六列六英命倕作鼙鼓鐘磬吹笭管壎篪鳳鳥天翟來舞以光帝德命重黎為火正曰祝融

或言顓帝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為嚳火正焞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生柔嘉材故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命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以庚寅日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遂平共工氏帝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愛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治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謹事之帝執中而偏天下日月所照

風雨所至莫不服從帝有六子陳鋒氏女曰慶都孕十四月生堯於丹陵娵訾氏女曰常儀生摯有邰氏女曰姜原生棄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契又有閼伯封商丘主辰實沈封大夏主參未知其母之為誰也嚳在位七十五年年百五歲或云六十三年年百歲又云九十八歲九十二歲葬濮陽命歷序曰嚳傳十世四百年摯嗣立荒淫無度諸侯廢之推堯為天子摯在位九年非帝之限不當五運自黃帝至摯三百四十一年少昊至摯四世二百四十一年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千五百二十

年或云十八代

臣謹按高辛氏以木德王天下又按共工氏在伏羲之後專任知刑以水德居木火之間霸而不王亦以水紀官周語曰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佑是以滅亡賈逵曰共工諸侯也炎帝之後姜姓高陽氏衰共工與高辛爭而王歸藏啓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淮南子曰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傾東南與高辛爭而帝遂潛於淵

又曰舜時有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文子曰共工水害巔帝誅之荀卿曰禹伐共工據此所言皆不足信然共工氏當始於伏羲之後子孫承傳以至堯舜之世皆謂之共工氏

帝堯陶唐氏曰放勲嚳之子姓伊祁身長十尺年十五佐兄摯封唐侯二十一即帝位或言摯禪于堯高氏云摯崩而帝放勲立堯始封于唐今中山唐邑後遷于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樂曰大章帝聰明文思允恭克讓其仁

如天共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以尹壽為師以許由為友内則親睦九族外則辨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黄收純衣彤車乘白馬尚白薦玉以白繒茅茨不翦土階三尺樸桷不斵素題不枅太羹不和粢食不鑿大路無文越席不純飯土簋歠土鉶夏葛衣冬鹿裘棄金玉捐文綺不視異物不寶玩器衣履不盡敝不更為禁滛偽輕傜賦不奪民時不爭民利置諫鼓達窮民立謗木使人書之樂聞過也巡

狩告成周流五嶽存鰥寡賑荒札一民飢則曰我飢之一民寒則曰我寒之一民罹辜則曰我陷之故民戴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不賞而勸不罰而治三苗復九黎之亂堯克之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不忘重黎之舊使其後復典之是為羲氏和氏乃命以順天之道歴象日月星辰分為四序以授民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春中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秋中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四時之氣

既正日星之躔無爽故人民之作息鳥獸之孳乳皆可得而理乃正閏餘以成歲功下逮商周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是時龍門未開吕梁未發河出孟門江淮通流無有平原高阜故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堯憂民之憂而求治水者羣臣四嶽皆舉高陽氏之子伯鯀堯封鯀為崇伯使之治水鯀乃興徒役而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堯有子十人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應嗣堯以年老欲巽位而丹朱嚚訟不可授乃以天下授

許由許由不受乃訪諸四嶽嶽曰有鰥民曰虞舜瞽瞍
之子父頑母嚚弟傲舜以孝道諧其家使不至於惡堯
曰我其試哉乃妻以二女封之有虞而為諸侯歴試三
年知舜之德以為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
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
利一人卒授舜陶唐氏之世俗熙民泰有老人擊壤而
歌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故仲尼稱之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堯生以甲申即位以甲辰召舜以甲午召舜之年堯七十一矣舜以甲寅攝政堯九十一矣以辛巳崩是避位二十八年在位九十八年凡百十八歲葬于穀林實濟陰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舜畢三年之喪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臣謹按陶唐氏以火德王天下又按陶唐之世越裳
國獻神龜蓋千歲方三尺餘背有科斗文記開闢以
來堯命録之謂之龜歷又堯之庭有草生焉曰蓂莢
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餘則一
葉厭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故又名歷草景星見
甘露降醴泉溢朱草生神禾敷鳳巢阿閣龍見宮沼
玉藕生沼中蔿花為禾鳥化為白宮中一日而十瑞
又按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之中其九

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或言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於是山川險夷道里遠近可得而理也又按任昉述異記堯誅鯀於羽山化為黃能入於羽淵今會稽人祭禹廟不用熊白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昉按今江淮中獸名能能蛇

之精冬化為雉春復為蛇今吳中不食雉毒故也

臣謹按能乃來切所以古人借為耐字其音與熊自是相遠惟文相近所以致訛實非熊也又按如淳曰誹謗之木即橋梁交午柱頭也應邵曰誹謗木橋梁邊版也所以書政之愆至秦去之

帝舜有虞氏曰重華亦曰大舜亦曰都君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自窮蟬至舜皆微為庶人舜重瞳龍顏大口黑

色長六尺生於姚墟故姓以姚舜之母曰握登死而瞽瞍以繼室生象瞽瞍惑於繼室而昵象象復隂相父母有殺舜之心舜無所恨而事父母與弟不敢怠遑年雖五十猶作嬰兒慕親堯聞其賢聘之於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知其道廣大不窮妻以二女以觀其内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遷于嬀汭二女從之率舜之教不敢以貴易其親戚盡婦道焉九男相與益篤舜冀州人也耕于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于雷澤雷澤之人皆

讓居陶於河濱河濱之器不苦窳作什器於壽丘就時
於負夏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
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不能舉
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
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
渾敦少昊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
子天下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謂之饕餮渾

敦窮竒檮杌饕餮皆惡獸也能為人害故天下之人目為四凶堯不能去舜乃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舜有大功二十四方莫不仰戴堯知舜之足授天下也使攝行天子事舜辭不獲乃以正月朔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之祖廟以明天下之重不敢以已授也舜用璿璣玉衡以齊日月五星之政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集五瑞五瑞者五等諸侯所執之玉也覲四嶽羣牧然後班瑞修巡狩之禮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覲東方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瑞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各於方嶽其禮如初歸格于祖廟用特牛禮五載一巡狩諸侯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其山望濬其川瀆法有常典惟刑之恤伯鯀治水九載而功用不成三苗為亂於江淮驩兠舉共工試以工師滛荒怠事舜因巡狩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

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舜攝位二十八年堯崩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三年喪畢而避丹朱天下不歸丹朱而歸舜然後踐天子位即位之明年正月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嶽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四方之情無所壅蔽命十二牧所重民食敬授民時遠至邇懷蠻夷率服舜本處虞之嬀汭號曰有虞氏作都于蒲阪尚赤其社用土封丹朱于丹淵為

諸侯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謂之虞賓示弗臣也舜載天子之旗往朝瞽瞍彌奉子道封象於有庳象雖為諸侯不得為政天子使吏治其民而納其貢賦舜廣視聽求賢以自輔作五明扇立誹謗木恭已無為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當堯之時禹皐陶稷契伯夷夔龍垂益彭祖皆以舉用未有分職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為

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禹為司空平水土誅父用子而舜無疑心戮力勤王而禹無仇色又命棄為后稷播百穀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臯陶為士明五刑命垂作工理百工命益作虞治山澤命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命夔典樂教胄子命龍作納言出納帝命舜於是總命之曰各恭厥職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乃封契於商賜姓子封棄於邰賜姓姬封禹於夏賜姓姒禹曰非予能成大賁是輔舜

嘉大費之功錫以玄玉妻以姚姓之女封之土田賜姓
嬴祚四嶽之國命以侯伯賜姓姜封於申呂即伯夷也
垂益夔龍之後不知所封夔放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以
麋鞈置缶而鼓之擊石拊石象上帝石磬之音以致舞
獸拌五絃之瑟為十五絃命曰大章以祭上帝或曰重
黎舉夔舜以為樂正乃命益八絃為二十三絃之瑟夔
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
重黎欲益求人舜曰一夔足矣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

違惟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復舊制而定九州土田貢賦各効其職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天下明德自虞帝始其樂曰大韶故仲尼稱之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君臣悅懌相和而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相戒勑而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于時日月光華卿雲叢聚又相和而歌卿雲帝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于一人帝乃再歌

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
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
華已竭褰裳去之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大山在其南
殿山在其北負固不服禹欲伐之舜曰吾德不厚而行
武可乎乃大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初舜
娶堯二女曰娥皇女英女英生商均亦不肖舜子九人
在位三十三載命禹攝行天子事禹推與皋陶不獲乃
以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帥百官若帝之初舜生三十

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是為天子五十年年百十歲司馬遷曰舜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或言舜葬于紀市壥不變其肆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召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崩葢本史紀之言也或云舜一百五歲或云百十二歲舜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之喪畢禹亦避舜之子諸侯歸之然後踐天子位丹朱商均皆有土世為唐虞之國以奉先祀服其服

禮樂亦如之以客禮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幕能帥顓頊者也故報焉熊安生解禮云周以黄帝堯舜之後為三恪

臣謹按有虞氏以土德王天下又按司馬遷本孟子之言而表裏之曰堯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與牛羊瞽瞍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

土石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瞍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乃取舜妻二女與琴而以牛羊倉廩與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哉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又按韋昭曰三苗炎帝之後諸侯也堯舜之時誅討有罪廢絶其世不滅其國立其近親紹其先祀所以有苗國歷代常存屢不從化隨巢子汲冢紀年曰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

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又按韓子曰瞽瞍為父而舜放之象為弟而舜殺之觀此所言則六經不得夫子所謂聖人者其難為聖人矣韋昭三苗之說有理哉又按任昉述異記湘水去岸三十里有相思宮望帝臺昔舜南廵而殁葬於蒼梧娥皇女英追之不及相與慟哭淚霑竹竹文悉為之斑斑然又云會稽山下有虞舜廵狩臺臺下有望陵祠舜南廵葬於九疑民思之故作是祠又云舜都郭門古宮存焉

宫前有堯臺舜館銘記文古不復識者按皇覽曰舜
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號九疑傳曰
舜葬蒼梧象為之耕山海經曰蒼梧山舜葬于陽丹
朱葬于陰皇甫謐曰二妃葬衡山

右五帝自少昊至舜凡五世共三百八十五年

通志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九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三上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三王紀第三上

夏

禹夏后氏曰文命亦曰大禹元年戊戌姒姓顓帝生鯀鯀生禹禹之母有莘氏女曰修已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長九尺二寸聲為律身為度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

親其言可信亹亹穆穆為綱為紀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聞善言則拜不貴尺壁而重寸陰當堯之時洪水滔天用鯀治之九年不成舜攝堯之政巡狩而行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舜乃舉禹使續父業天下皆以舜之舉為公堯崩舜欲廣堯之績而求總百揆之人僉曰伯禹作司空舜曰嗟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念前日之非度傷先人之無成一朝受命不敢迨遑勞身焦思面目黧黑

步不相過居外十三年過家聞其子呱呱而泣門不入也菲飲食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致美乎黼冕卑宫室盡力乎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體幹枯蝕高高下下疏壅導滯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封九山决九川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品處庶類禹常言人無食則不能使也不利於人則不能勸也民勞而無怨苦者利之也民有鬻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與之

價命益予衆庶稻可種甲濕命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
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初舜分十二州禹乃復舊制為九
州行水自冀州始堯都冀州以天子之京邑故不言所底
之山川餘八州皆以山川疆其所底為萬世不易之法以
州國有變遷而山川無變遷故也次兖州底濟河次青州
底海岱次徐州底海岱及淮次揚州底淮海次荆州底荆
衡次豫州底荆河次梁州底華陽黑水次雍州底黑水西
河州皆先治其山川然後定其土田賦入然後正其貢篚然

後道一州之水使有所歸故民得安居粒食為萬世之
利使冀兖徐荊豫梁雍七州之水各歸于河使青州之
水歸于濟使揚州之水歸于淮泗九州既理然後總理
天下凡山川皆起於極西而盡於極東水徇山而行故
禹之導山川皆自西始導九山各有所至岍岐嶓冢至
於荊山壺口雷首至於太岳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
常山至於碣石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
栢至於陪尾内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九江

之南至於敷淺原導九川各有所歸弱水歸于合黎黑水歸於南海河自積石東歸于海九河從之漢自嶓冢南歸于江三澨從之江自岷而東由中歸于海澧水彭澤從之濟自滎而北由東歸于海菏汶從之淮自桐栢東歸于海沂泗從之渭自鳥鼠同穴東歸于河涇漆沮從之洛自熊耳東北歸于河瀍澗伊水從之自是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刋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各循三品成賦中邦

錫之封土賜以姓氏各戴君德無或違命然後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里五百里甸服郊畿之服也効其賦入甸而侯侯而綏綏而要要而荒各五百里遵其法守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天乃錫禹玄圭為瑞以告成功洪水漏中州乾百川順流蛇龍潛處民得去高險處平土者禹也故曰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沉氣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天下皆宗禹為山川鬼神

主舜即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命禹總其衆攝行天子事禹固辭不獲乃受命十七年舜南廵狩而崩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於是即天子位號夏后氏元年作都于韓或言安邑即韓地尚黑社用松牲用黑以黑為徽號収冠玄衣十寸為尺封丹朱於唐商均於虞為諸侯作樂曰大夏改正朔以建寅為正月命皐陶為夏籥九成昭其功也以五音聽治揭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簨簴曰導以

道者撾鼓喻以義者鼓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嘗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恐其留吾門也一饋十起一沐三捉髮以勞于下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道何痛之為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朕為君朕之人各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既服九州乃收天下之銅鑄九鼎以象九州之物初黄帝作車少昊加牛奚仲加馬禹命奚仲為車正建旗旐以辨等級古有醴酪禹始命儀狄作

酒禹飲而美乃疏儀狄遂絶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禹舉皐陶而薦之且授政焉皐陶卒封其後於英六或在許舉其子伯益任以政禹在位十年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山今在鍾離）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人恐禹仰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生寄也死歸也予何憂於龍哉視龍猶蝘蜓龍俛首而逝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防風者汪芒氏之君也漆姓守封嵎之山禹崩以天下授益葬于會稽之山陰在位十年

年百歲或云在位十五年三年喪畢益避禹之子啓居於箕山之陰啓賢天下屬意焉益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臣謹按夏后氏以金德王天下又按禹平水土萬邦作乂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内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又按禹時天雨金三日亦嘗雨稻又按述異記今吳越間防風廟刻木作形龍首牛耳連眉一目禹會塗山防風後至誅之其長二丈骨專車今南中民有姓防風者即其後也皆長大俗云祭防風奏防風古樂截竹長三尺吹之如狗嘷三人被髮而舞今湖州武康防風故國也又按越傳曰禹至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遂更苗山曰會稽言會計也因病死葬葦槨桐棺穿壙深七

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畝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衾三領桐棺三寸地里志云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下有羣鳥耘田

臣又按劉恕曰大江之南古之要服舜禹南巡崩不返葬禹非不尊其君啓非不孝其父時享在乎廟貌魂氣無所不之秦漢以下崇尚墓祭違經棄禮遠事尸柩難以語乎理矣

帝啓元年丁未皇甫謐曰甲辰其母塗山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啓

伐之召六卿誓師大戰于甘之野遂滅有扈氏笠享神於太陵之上是為鈞臺之享又笠於晉之墟作璿臺於晉水之陽在位九年崩皇甫謐曰十年子太康立

臣謹按夏為扈商為崇秦改鄠縣縣北二十里有故扈城城周四里亦有甘亭又按世本有扈氏夏同姓或云啓庶兄以堯舜傳賢禹獨與子故伐啓淮南子曰有扈氏為義而亡又按淮南子啓之母塗山氏禹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

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

至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啓生

帝太康元年丙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距之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徯于洛之汭述大禹之戒而作五子之歌羿之祖世為射官天子賜之弓矢使司射夏之衰也自鉏遷于窮石號有窮氏太康不得入國羿遂廢之立其弟仲康太康在位二十九年失國而崩

臣謹按許慎曰羿帝嚳射官也又按淮南子堯時十日羿射九烏又曰羿除天下之害死為宗布楚辭天問曰羿焉彃日烏焉解羽博物志曰羿與鑿齒戰于疇華之野羿持弓鑿齒持矛羿殺之或曰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舊云帝嚳堯時各有羿羿乃善射之號也臣按其字從羽從廾廾即拱字拱羽為羿與伊尹之伊相類伊從人從尹以其人能尹正天下伊與羿皆是指其人之名而

制字也竊觀今之庸俗以般輸善掄才凡古屋壯麗者皆曰魯般造殊不知般為何代之人羿必太康時人以射得名堯嚳之時亦有善射之人世之訛者以為羿也

仲康元年乙酉仲康初即位羲和失職沉湎于酒昏迷天象日月無紀仲康命胤侯為大司馬總六師以征之仲康之世微弱政出於羿在位十三年崩子相立

帝相亦曰相安元年戊戌相徙都商丘征畎夷黃夷其後于夷來

賔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相與有扈戰于甘澤不勝六卿請復之相曰不可德之不厚教之不修也於是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陳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朞年而有扈氏服然相之世政出於羿終為羿所殺或言為羿所逐失國居商丘依夏同姓諸侯斟灌斟鄩在位二十八年

有窮氏亦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元年丙寅國號有窮樂正后夔之子伯封貪惏無厭忿纇無期謂之封豕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善射好田獵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其賢臣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者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羿以為相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死于窮門羿篡夏自立凡八年或云二年寒浞復殺羿而篡之元年戊戌寒國今濰州東二十三里寒亭是也浞因羿室

不改有窮之號生澆及豷澆既長矣浞使之用師滅斟灌及斟鄩而殺夏后相乃封澆于過封豷于戈浞在位三十二年或云十年為夏之遺臣靡所滅而立少康

帝少康元年丙午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母曰后緡當寒浞用澆滅相之時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既長為仍牧正澆使其臣椒求之逃奔有虞為虞庖正虞君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布德行惠夏衆歸心寒浞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夏之遺

臣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滅寒浞而立少康少康使
女艾滅澆于過使季杼大呂反滅豷于戈有窮遂亡少康
還舊都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諸侯效職方夷
來賓在位二十一年崩或云四十九年是促羿寒浞之年歸此子杼立
臣謹按羿簒夏后相而立八年寒浞殺之因其室而
生澆至澆能用師滅相相死乃生少康及少康生杼
至杼能用師滅豷計太康失邦至少康復夏蓋百年
之間夏之亂甚矣少康之功高矣司馬遷之紀不志

其事可謂疏矣

帝杼亦曰季杼一作予省文也元年丁卯杼在位十七年崩子槐立杼能帥禹者也戡定寒氏之亂佐父中興故夏后氏報焉

帝槐帝王世紀作芬或作祖武亦作魁元年甲申槐之世九夷來御在位二十六年崩子芒立

帝芒元年庚戌在位十八年或云十三年崩子泄立

帝泄或作世或作宗元年戊辰泄之世畎夷之屬六夷來王始加爵命在位十六年崩子不降立

帝不降或作江戍元年甲申不降在位五十九年崩弟扃立

帝扃或作喬元年癸未扃在位二十一年崩子廑立

帝廑或作廣或作廑元年甲辰廑在位二十年崩不降子孔甲立

帝孔甲元年甲子孔甲好事鬼神復為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在位三十一年崩子皐立

臣謹按孔甲之世天降乘龍河漢各二龍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之而未獲豢龍氏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事孔甲能飲食之賜氏曰御龍

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
美既而復求之累懼遷于魯陽今汝州魯山也
帝臯元年乙未臯在位十一年崩子發立
帝發元年丙午發之世諸夷賓于王門獻其樂舞在位十三
年或云十一年或云十年崩子履癸立是為桀
帝桀元年己未夏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桀復不道武傷其
民民不堪命桀有力能申鈎索鐵伐有施有施人女以
末嬉一作妹喜末嬉嬖言無不從桀為之作象廊玉牀傾宫

瑶臺瓊室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樂之諫者以為妖言殺之伊尹因説湯以伐夏救民湯以為賢而薦於桀桀不能用而飲之酒羣臣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檝敗兮我王廢兮盍歸乎盍歸乎亳亦大矣伊尹退而更曰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覺兮較兮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從善吾何不樂兮伊尹既醌有夏復歸于亳告湯曰桀惑末嬉上下離心皆曰

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桀有暴臣干辛淩轢諸侯諛臣左師曹觸龍讒賊忠良關龍逢引黃圖以諫曰古之人君愛民節用享國之日長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亡無日矣立而不去桀曰子又妖言矣吾之有民猶天有日日有亡乎日亡吾乃亡於是焚黃圖殺龍逢衆莫敢視桀愈自賢湯使人哭之桀召湯而囚於夏臺已而釋之桀欲肆其侈心為有仍之會有緡叛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

有敗桀殺之朞年瞿山崩為大澤水深九尺山覆於谷下反在上桀見籙書云亡夏者桀於是大誅豪桀大費之裔曰費昌見二日出東焰西沉問於馮夷夷曰西夏東商費昌乃歸湯湯欲伐桀伊尹請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而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湯復修貢職如初太史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桀不聽終古奔湯湯告諸侯曰夏為無道暴戾其民窮其父兄棄其忠良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湯又之貢職桀起九

夷之師不至伊尹曰可矣明年相湯伐桀桀奔南巢因
放之於南巢在位五十一年湯封夏後至周為杞國舊
云禹之後分封以國為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
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
臣謹按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發號
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樹社槁而堋裂容
臺振而掩覆犬羣嘷而入淵豕銜蓐而席隩美人挐
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内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

臘不聽其樂西老折勝黄神嘯吟飛鳥鎩翼走獸廢
脚山無峻幹澤無注水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
廉壁襲無理百川沸伊洛竭泰山走山石泣宫中女
子化為龍俄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蛟妾告
吉凶鸛鳴於國十日夕不止天雨血雨木冰六月霜
降桀為夜宫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三旬不出聽政
一夕大風揚沙填宫合之然桀時雖多災異亦安得
有如此所謂兩日闘五星錯行鬼哭於國枉矢流地

出黄霧嶢山崩庡山亡地震雷霆殺人之異容有之

右夏之世起禹元年戊戌終桀五十一年巳酉

十七君十五世通后羿寒浞四百三十二年

商

契古作禼帝嚳之子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也簡狄因浴而行有三人焉見玄鳥隕卵簡狄取而呑之乃孕生契

契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之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寛封於商今上洛也賜姓子禮緯曰以玄鳥

生子故也契與益稷臯陶見用於堯舜禹之時功業顯著卒子昭明立卒子相土立相土居商丘宋地也故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圉立卒子冥立冥為夏司空主水勤其官事死於水中商人郊之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

臣謹按商人及周人繼繼者傳父子及者傳兄弟報丁報乙報丙與主壬主癸皆弟兄之名疑前史指為

父子過矣

湯亦曰成湯亦曰履亦曰天乙以其用武得天下故號曰武王為商家創業之祖故廟曰烈祖契之封商本上洛後世遷于亳故京兆杜縣亳亭是也司馬遷云禹興西羌湯起亳俱在西也及湯有天下始居于商丘復命以亳梁之穀熟是也本帝嚳之都故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自契至成湯凡八遷亳都有㵀水在焉故亦謂之殷後世遷于囂遷于相遷于耿遷于朝歌而殷商之名

末始偏廢以開國受命之祖所以命也湯為夏方伯得專征諸侯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問之答以犧牲粢盛不給湯使遺之牛羊復使亳衆往為之耕其不祀自若有餉者葛伯殺之而奪其食湯始征之故曰湯征自葛始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皆曰奚獨後予后來其蘇民之戴商久矣夷狄且懷之況中國乎伊尹處士也名摯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五反然後往見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或言伊尹為有莘氏之媵

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湯舉伊尹任以國政伊尹乃進君國子民之人皆在王官湯以伊尹為賢而薦於桀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之篇以言其志也湯出見網於野者張其四面而祝之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面而更其祝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一時歸商者三十六國或言四十國有

白狼銜鈎及黄金黒玉之瑞夏末昆吾氏伯而為亂湯為景亳之會以徵兵於諸侯湯親秉鉞伐韋顧及昆吾韋顧昆吾之與國也復黨於桀昔高辛火正祝融氏曰黎其後有八姓昆吾蘇顧温已姓也䀌夷豢龍董姓也彭祖豕韋也稽彭姓也舟人秃姓也鄅鄶路偪陽妘姓也鄒莒曹姓也又有芊姓斟姓惟斟無後或云帝嚳之祝融曰吳回生陸終陸終有子六人坼剖而生長昆吾次參胡次彭祖次會人次安斟次季連湯既克三國伊尹遂相湯伐桀湯以費昌為御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夏師敗績桀走保三朡今定陶也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而放桀焉伊尹報于諸侯諸侯大會湯

再拜而從諸侯之位曰天命無常惟歸有道三辭諸侯莫敢當乃踐天子位湯歸自夏至于大垧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予為口實葢以臣伐君以干戈取天下自湯始所以慚也故仲虺作誥以釋之湯為天子反桀之事遂其賢良以寛治民除其邪虐徇民所欲順天革命改正朔以建丑為正月或言湯作歴不以正月朔旦為節更用十一月冬至為元首至周從之服色尚白朝會以晝社用柏或云社用石葬植松牲用白以白為徽號

朝燕服哻冠而縞衣十二寸為尺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湯謂伊尹曰每勤諸侯遠獻方物吾欲因其地之所有易得不貴乃命伊尹為獻令初作囿取禽獸以奉宗廟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民無食者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賑之自伐桀之後七年大旱洛坼川竭煎沙爛石太史氏曰當以人禱湯曰請雨為民也若以人禱吾自當之乃齊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嬰以白茅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社持

三足鼎祝諸山川曰勿以予一人之不敏俾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仍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宫室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訖雨大作方數千里命伊尹作樂曰大頀修九韶六列聞宫聲使人温良而寛大聞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羽聲使人恭謹而好禮湯令未命之士不得朱軒及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旌有德湯三十七征而天下

服在位十三年元年庚戌年百歲葬濟陰有莘氏生太丁外丙仲壬太丁為太子早卒而立其弟外丙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上甲微皇甫謐曰微字上甲能帥契者故報焉

臣謹按劉向别録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其形象又按湯以水德王天下又按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外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至湯冢劉向曰

湯無葬處皇甫謐曰湯即諸侯位十七年為天子十三年百歲而崩又按湯聞伊尹賢使人請於有莘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娶於有莘氏乃以伊尹為媵送女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照之以爝釁以犧豭明日設朝而見之伊尹請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為之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因說湯以伐夏救民

帝外丙元年癸亥外丙在位二年崩立其弟仲壬

帝仲壬仲一作中元年乙丑仲壬在位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實成湯之適長孫也

帝太甲亦曰祖甲元年己巳太甲嗣位伊尹為之作伊訓肆命徂后明言烈祖成湯之德以訓于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而攝政當國以朝諸侯太甲居桐宫三年悔過遷善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迺作太甲三篇而申訓之伊尹既復政告老將歸又作咸有一德太甲在位三十三年廟曰太宗商家祖有功而宗有

德故後世以祖宗稱之太甲崩子沃丁立

臣謹按伊訓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孔傳曰太丁未立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孟軻司馬遷云湯崩外丙仲壬皆即位乃及太甲與書不同劉歆皇甫謐皆從之此雖畔經亦無害若乃汲冢紀年曰商仲壬即位居亳崩其卿士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此害經之甚者也

帝沃丁元年壬寅沃丁八年伊尹卒伊尹於太甲之時告老而歸于其邑至是沃丁乃葬之于亳在湯冢之西從先王也後世尊之曰先正保衡咎單相沃丁遂訓伊尹事而作沃丁之篇沃丁在位二十九年崩弟太庚立

臣謹按孔氏傳曰沃丁以三公禮葬伊尹皇甫謐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焉又按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已氏平利鄉近於亳

帝太庚（元年辛未）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崩子小甲立（徐廣曰世表云小甲太丁弟）

帝小甲（元年丙申）小甲在位三十六年（帝王本紀云五十七年）崩弟雍已立

帝雍已（元年壬申）雍已之時商道始衰諸侯或不至在位十三年崩弟太戊立

帝太戊（元年乙酉）太戊命伊尹之子陟為相亳有祥桑穀合生于朝一暮大拱或云七日大拱太戊患焉伊陟曰

妖不勝德君之政無乃有闕與太戊占之曰野木生於朝國必亡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之人重譯而至者十六國是時太戊相伊陟巫咸而用臣扈伊陟贊于巫咸或言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四篇太戊復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也作伊陟之篇伊陟辭焉作原命之篇臣主皆賢商道復興在位七十五年崩廟曰中宗子仲丁立

帝仲丁元年庚子仲丁自亳遷于囂囂亦作敖今河南敖倉是也藍夷為冦仲丁征之在位十一年崩弟外壬立

帝外壬元年辛亥外壬在位十五年崩弟河亶甲立

帝河亶甲元年丙寅亶甲遷于相今鄴都也商復衰在位九年崩子祖乙立

帝祖乙元年乙亥祖乙遷于耿河中龍門縣南十二里故耿城是也為水所圮遷于邢今邢州治也或云遷于奄巫賢任職商道復興在位十九年崩子祖辛立

帝祖辛（元年甲午）祖辛在位十六年崩弟沃甲立

帝沃甲（一作開甲元年庚戌）沃甲在位二十年崩祖辛之子祖丁立

帝祖丁（元年庚午）祖丁在位三十三年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帝南庚（元年壬寅）南庚在位二十九年崩祖丁之子陽甲立

帝陽甲（元年辛未）陽甲之世商道衰微自仲丁以來廢適而立諸弟弟子爭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在位七年崩（帝王本紀云十七年）弟盤庚立

帝盤庚元年戊寅盤庚之前作都在河北水泉汚溺蕩析民居盤庚將涉河以民遷商自成湯以來凡五遷都邑臣民重遷而相咨怨盤庚為是諭諸侯大臣言其先祖佐我高后成湯法則可修之事以曉衆志乃渡河治亳修湯之德行湯之政諸侯來朝在位二十八年崩弟小辛立

臣謹按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為鄰亳即梁國穀熟縣也實湯之所都是為南亳又湯有景亳之

命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實湯所受命朝諸侯處是為北亳盤庚所治亳在河南偃師是為西亳三地皆名亳立政所謂三亳也然亳之名本在西商人初作邑于商實上洛也後遷于亳故京兆杜縣有亳亭是也三亳之名皆自此亳始

帝小辛元年丙午小辛不能紹盤庚之業商家微矣百姓思盤庚之治作盤庚三篇在位二十一年崩弟小乙立

帝小乙元年丁卯小乙在位二十年崩子武丁立

帝武丁元年戊午武丁為太子時學于甘盤遯于荒野盡知民之疾苦能聳其德至于神明居憂亮陰三年不言政事決於冢宰既免喪猶不言羣臣咸諫曰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作書以誥曰以予正于四方予恐德弗類茲故不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所夢之象使圖其形以求於天下而得說焉說築室於傅巖之野惟肖厥象武丁見之與語而知其賢爰立作相而命之氏蓋因所

居也故曰傅說惟說總百官朝夕納誨于王又與同僚協心佐治以成商家中興之業武丁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為君臣上下之節武丁祀成湯之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患其不祥其賢臣祖巳作訓于王言天之所監在民王能愛民無非天祚武丁又責躬思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服章多用翟羽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修德而報之疾也茍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德焉鬼方恃固而擾諸夏武丁伐之三年

乃克自是内外無患在位五十九年崩祖巳嘉武丁之祥雉為立廟為高宗子祖庚立

臣謹按書大傳曰湯之後武丁之前王道不振桑穀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問諸祖巳祖巳曰桑穀野草而生于朝朝必亡武丁懼側身憂行思先王之道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後重譯而朝者六國又按劉向曰高宗承商敝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安定而怠於政乃有桑穀之

異又劉向著說苑以太戊武丁時俱有桑穀異又按呂氏春秋湯時穀生於廷比旦而大拱

臣謹按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其道說賢而代胥靡之築以售食焉又按皇甫謐曰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說也天下當有相我而說民者哉明日審夢以示百官皆非也

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説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説然謚既曰姓傅名説又曰得之傅巖謂之傅説何也又按墨子曰傅説居北海之州圜土之上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之城臣按築者築室也依巖築室其隱者與懷才抱道應時而起非役徒也以士君子之身何自苦而衣胥靡之衣為刑人之事乎

帝祖庚元年丁亥祖庚在位七年崩弟辛甲立

帝辛甲亦曰祖甲元年甲午無逸言祖甲者太甲也在位十六年崩子廩辛立

臣謹按鄭康成曰祖甲之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為不義逃於民間周語曰帝甲而亂七世而隕

帝廩辛亦曰馮辛元年庚戌廩辛在位六年崩弟庚丁立

帝庚丁元年丙辰庚丁在位六年帝王本紀曰十一年崩子武乙立

帝武乙元年壬戌武乙復去亳都河北中國微弱東夷盛彊

分遷淮岱漸居中土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令人為行與之博天神不勝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於河渭之閒震死在位四年竹書紀年曰武乙三十五年周俘狄子太丁立

帝太丁元年丙寅太丁在位三年紀年曰十一年崩子乙立

帝乙亦曰辛乙元年己巳乙之子三人長曰微子啟次曰仲衍季曰紂啟母賤而立紂焉適故也或言三人同母母本妾也以為后生紂紂尚幼乙及后謂啟賢欲以為太子太

史據法而爭之曰廢適立庶不可乙在位三十七年商家日微崩少子紂立

紂亦曰辛亦曰受亦曰受德元年丙午紂資辯捷疾見聞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已之下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玉杯象箸必不盛土簋而羹菽藿必不衣裋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將錦衣九重高臺廣榭稱此以求之天下不足其求矣致遠方珍怪之物侈輿馬宮室

之漸自此始箕子者紂之諸父也或言紂之庶兄名胥餘紂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紂紂惑之言無不聽所好者貴所惡者誅使師延延一作涓作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而為瓊室玉門臺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其臺今在朝歌城中厚賦斂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収狗馬竒玩充牣宫室以人食獸廣沙丘苑臺多取鳥獸之異者寘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糟為丘縣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大宫百里

宮中九市與崇侯費中戲於離宮以百二十日為一夜謂之長夜飲車行酒騎行炙以繩羈人頭引就酒池醉而溺死紂醉而忘其日辰甲子問左右皆不知問箕子箕子曰一國失日天下其危乎國人不知吾獨知之吾其危乎亦以醉不知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妲己以為威不立耳乃說紂重刑辟初為熨斗而然之使人舉熨更用銅柱而膏之焚於其下俾因辟緣柱以資妲己之笑名曰炮烙之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

亦謂鬼侯今鄴縣有九侯城是也鄂徐廣謂一名邘野王縣有邘城今懷州治然晉地亦有名鄂者九侯之女美納之於紂其女賢而不淫紂惡而殺之醢九侯鄂侯爭之脯鄂侯又剖孕婦而視其胎斮朝涉之脛而視其髓西伯聞而竊嘆崇侯虎以告且曰昌仁而有謀太子發勇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冠雖弊禮加頭履雖鮮位在足彼將易置焉請及其未成形圖之紂於是囚西伯於羑里今河內湯陰周之臣散宜生南宮适閎夭患之而問於呂尚三子舊學於尚尚知其賢相與

見西伯羑里乃求有莘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西海濱之白狐林陵怪獸江淮大貝因嬖臣費中而獻之散宜生趨而進曰西藩之臣昌命其行人敢効其寶以免其辜紂大說曰一物足以釋其辜況多乎西伯歸而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仍賜弓矢斧鉞得專征典治南國江漢汝潁之諸侯率循西伯之令於是陽為玉門築靈臺列侍女撞鐘鼓為樂紂聞之曰西伯改行吾無憂矣西伯陰修德行

善諸侯多畔紂而歸周紂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且嗜利又用蜚廉惡來革蜚廉善走惡來革者蜚廉之子也有力手裂虎兕善讒讟商容賢者棄而不用自此諸侯日益疏惟黎國為近於郊畿之間附紂周人伐黎商之賢臣祖伊恐奔告于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於是作西伯戡黎西伯九年卒太子發立是為武王紂之淫虐滋甚微子數諫不從欲死與亡未能決問於太師疵少師彊對曰死而能安社稷利國家不恨為死死不能安

社稷利國家不如亡箕子又諫不聽人曰可以去矣對曰知不用而言之不智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為人臣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為奴隸鼓琴以見志傳之者為箕子操紂囚之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曰為大臣者不諫非忠也不死非勇也諫三日不去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乃剖比干之心而視之或言刳剔孕婦即比干之妻也微子曰父子有骨肉之恩而臣主以義屬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君

有過臣三諫不聽義可以去矣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謂太公曰仁者賢者亡矣商可伐乎對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夏條可結冬冰可折時難得而易失初武王使人候商報曰讒勝良王曰未也又往報曰賢者出走王曰尚未也又往報曰民不敢誹怨矣王曰嘻遽告太公對曰刑勝故也其亂至矣往年武王東伐至孟津觀兵於商郊而還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二月甲子至商

郊與紂戰於牧野紂兵敗乃走入宣室登鹿臺衣其寶玉就焚武王持大白之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揖之諸侯從入商國至紂死所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劒擊之以黄鉞斬紂之首而揭之大白之旗親射惡來之口紂之嬖寵如妲已者二人皆自殺王又射三發擊以劒斬以元鉞而揭其首於小白之旗武王命周公訪商之遺老而知民之所欲乃修盤庚之政親商如周視仇如戚裂鼓折枹弛弓絶栝去宿舍露解劒帶笏

商人忘亡紂在位三十三年身滅國亡太史公云成湯之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然目夷公子魚之字也安得為國空桐氏稚氏並非國號

臣謹按高氏云周武王為天子始貶帝號稱王今考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司馬遷本紀夏商皆稱帝周始稱王又按紂在位以來夷羊在牧梓化為松有燕口爪俱句天雨肉雨血于亳大旱大水河竭山

鳴兩日見天火焚宮宮中鬼夜哭女化為男龜生毛兎生角紂嘗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獸諫者曰長育之時不可逆天道絶地德君踐一日之苗民失百日之食紂殺之後數月大風飄牛馬發屋拔木飛揚數十里有雀生鸇占曰以小生大國家王而名昌紂聞是占而益怯又按武王平商有二虜問之曰是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天雨血雨灰雨石大如甕六月雨雪一虜曰商有大妖此不與也子不聽父弟不從

凡信者為欺欺者為忠婦人為政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急令暴取以人餧虎田獵畢弋走狗試馬不避風雨好治池臺宫室百里之宫七十三所坐起以金鼓無長幼貴賤無禮義忠信無斗尺權衡此妖之大者也武王貴其言再拜

右商之世起湯元年庚戌終紂三十三年戊寅三十君十七世六百二十九年商歴曰起丙戌終癸亥四百五十八年汲冢紀年曰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

通志卷三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八百九十八 史部

通志卷三下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三王紀第三下

周

棄曰后稷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因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説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於隘巷牛羊

過者皆避不踐或腓字之徙置之平林會伐林木者收而生之又遷而寘於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取養長之初欲棄之故名曰棄棄為兒時忔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蓺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效之堯聞而舉為農師民得其利舜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封於邰今武功縣斄城是也號曰后稷别為姬姓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與契益伯夷佐禹平水土各

有功稷勤於百穀而山死子不窋襲位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奔戎狄之間卒子鞠立鞠亦曰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遷邑于豳今邠州三水西南三十里有古豳城邠即豳也乃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積百姓懷之多徙歸焉周道自此而興詩人樂其德而歌之卒子慶節立或言慶節國于豳卒子皇僕立卒子差弗立卒子毁隃立卒子公非立公非亦曰辟方卒子高圉立高圉能率后稷

者也故周以報焉卒子亞圉立（亞圉亦曰雲都）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亦曰太公叔類亦曰組紺諸盩）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當殷武乙之時王綱不振能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薰粥來攻古公事之以皮幣犬馬珠玉菽粟貨財皆不得免焉復欲其土地與民古公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亡民也耆老曰君不為宗廟乎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也夫有民立君將以利之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

人之父居而殺其子以其所養害其所養吾不忍也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杖策而去率其私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今鳳翔府岐山是也）始改國號曰周（或言后稷始封于邰即號曰周）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舉國扶老攜幼從之者二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鄰國聞其仁而多歸之古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居作五官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民歌樂之頌其德古公娶有邰氏女曰太姜美而

賢生太伯仲雍季歷或言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摯國之女曰太任亦賢生昌有聖瑞昌在母不憂在傅不勤處師不煩事父不慍友于二虢（二虢者昌之二弟虢仲虢叔）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荆蠻文身斷髮太伯自號句吴荆蠻義而歸者千餘家古公卒（或言百二十歳）武王王天下追號古公為太王太王能率稷者也故周人報焉季歷（亦曰公季）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商益衰公季以功多受圭瓚秬

鬯之賜九命作伯號西伯得專征乃伐西落鬼戎俘其主以歸公季卒年百歲子昌立武王王天下追號公季為王季

臣謹按王肅曰太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天命之有在去而適吳太王没而不反或言古公將卒謂季歷曰我死汝即推兩兄彼即辭汝有義而安矣古公卒季歷之吳召二兄相從而歸羣臣欲立之太伯仲雍以先君之命不可復如荆蠻

文王昌襲公季為西伯及武王王天下追謚文王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優老慈少禮賢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兄弟辭國而歸文王曰吾聞西伯善養老盡歸乎來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歸之鬻子名熊時年九十西伯曰子老矣鬻子曰捕虎逐麋臣已老矣坐而籌策臣尚少也封於楚辛甲故商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不聽而去至周召公與語賢之以告文王文

王自迎之封於長子文王之爲政也詢于八虞八虞者周之八士皆爲虞官咨于二虢以爲卿士度於閎夭謀於南宫諏於蔡原訪於辛甲重以周召畢榮是以能治紂用崇侯虎之譲因文王于羑里於是究明易道或言始作彖象文王被因七年諸侯皆從之因紂懼而歸之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文王之行信於諸侯諸侯皆來決平虞芮之君爭田既乆俱如用質焉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負入其朝士

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虞芮之君皆有慚色曰吾所爭周人所恥吾曹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俱讓而去以其田為閒田天下聞之一時歸周者三十餘國或言四十餘國諸侯皆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文王自是更稱元年是時商道不宏諸侯多事文王文王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黎黎亦謂之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為受命之年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雖所伐有差而同為七年崩然書明言九年大統未集安得為七年崩也

自虞芮之訟決諸侯皆取質於西伯西伯為是東征西伐以討不平伯者之事也安得為受命乎初文王伐邘問太公曰孰可伐太公曰密須可管叔曰其君彊明伐之不可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遂自阮徂共而及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文王伐崇宣言曰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訟不矜分財不均民力盡不得衣食予將征之乃伐崇令無殺人無壞室無塞井無伐木無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三旬而崇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文王行於

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即其主也以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或言文王為沼而得枯骨葬之文王問太公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者之國富民伯者之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遂發倉府賑窮獨文王之業既光大乃遷于豐豐今在永興鄠縣東南有豐水焉去岐山三百餘里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

之采邑天下三分有其二猶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時五星聚於房赤雀銜書止于屋又有黃龍元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之應文王九年實紂之三十年也文王寢疾五日謂太子發曰見善而弗怠時至而勿疑去非而勿憚三者道之所止也太子再拜受之文王在位五十年崩（呂氏春秋曰四十一年韓嬰曰五十一年）年九十七葬于畢（今長安縣西畢陌是也）文王娶有莘氏之女曰大姒號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文王之業賴文母之助為多焉大姒十子長伯邑

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季曰聃季載皇甫謐曰文王生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蔡叔次郕叔次霍叔次周公次曹叔次康叔次聃季名同國同而次異發旦尤賢左右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又有滕毛郜雍畢原豐郇八國皆文王子也文王身長十尺十二而冠十三而生伯邑考焉

臣謹按諸侯即位而再改元者或有焉史記秦惠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改

元稱一年何必受命而後改元也又按泰誓之序曰十有一年武王伐商其書曰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洪範亦曰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伐商在十三年由泰誓序之訛以三為一致後之說者紛紛也又按文王即位之八年六月寢疾五日而地震東西南北不出郊圻有司曰地震為人主也羣臣皆恐欲跡其城以移之文王曰天之見妖以罰有罪我若有罪若何逃罰率德改行其可免乎於是謹其禮

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級田疇以賞有功未幾疾愈又按文王因於羑里戹憤而歌曰商道溷溷寖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幽之穽穽由其言兮遇我四國憂勤勤兮又按文王與呂尚語而大說曰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無乃子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然此臆說也名號之義不如是且周之先公無號太公者又何望

馬又按文王以伯邑考質於商為紂御紂曰吾聞聖人不食其子乃烹伯邑考以羹遺文王文王得而食之紂曰孰謂昌為聖人此皆誕語也

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為左右修文王之業文王之十一年（或言九年）東觀兵至于孟津為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武王稱太子發奉先君東伐示不敢專也乃告司馬司徒司空遂興師太公左杖黃鉞右秉白旄誓衆渡河曰總爾行伍與爾舟楫後至者

誅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而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武王出見暍人蔭之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天下聞之莫不懐其德紂之淫虐滋甚武王徧告諸侯曰今商如是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將行卜戰龜焦不兆蓍立而折筮又不吉風雨暴至折蓋太公因其形而制曲蓋今猶存遺制焉

羣臣盡懼太公曰枯骨朽草不踰人矣乃焚龜棄蓍帥衆先進武王從之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逆太歲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至汜而泛將涉河陽侯之波逆流而擊舟風雨晝瞑相視不見武王瞋目而撝之風霽而波靡十有三年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前歌後舞次于河朔諸侯以兵車會者四千乘武王乃作泰誓以告于衆曰今商王受弗恭于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

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明曰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曰今商王受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

以悅婦人上帝弗順於是降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軍至河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膠鬲見武王而問曰西伯將馬之王曰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甲子膠鬲去而雨大作皆曰不可行王曰吾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遂行王韈係解五人御於前莫肯為王結之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為結韈也王乃釋旄鉞俛而自結二月甲子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嗟我友邦冢君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
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惟多罪逋逃之人是
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
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
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勗哉夫子爾所不勗其于爾
躬有戮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十萬以距之武王命師

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無鬬心惟欲武王亟入武王馳之紂兵皆叛倒戈以開周師紂走而自燔武王持大白之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乃揖諸侯諸侯從王入商國商之百姓咸待于郊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商民曰是吾新君也商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商容曰非也其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

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商容曰其人忻忻休休志
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不惡而
嚴是以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商容曰然聖
人為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
之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荅拜武王乃出復軍皇皇
若天下之未定問太公曰奈商之士衆何對曰愛其人
者兼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盡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
有餘王曰不可問於召公對曰有罪者戮無辜者宥王

曰不可問於周公對曰使各居其居田其田無變新舊惟仁是親王曰善哉明日除道及紂宫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秉大鉞畢公秉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劒以衛既入立于社南毛叔鄭奉明水康叔封奉布兹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奉筴祝柴于上帝祈于社朝于湯廟乃出設奠於牧室追至三代以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謚其父曰文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改文王之十三年巳卯為

元年以建子為正月至於授民時巡狩祭享兼用夏正建寅馬色尚赤社用栗葬用栢牲用騂以赤為徽號朝燕服冕而玄衣八寸為尺其樂曰大武武王踐阼三日師尚父道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昌怠勝敬者亡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其世必傾王聞其言書之於席几鑑盥盤楹杖帶觴豆户牖屨劒弓矛皆為銘焉微子持祭器造於軍門面

縛銜璧輿櫬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
而命之使復其位乃三分商之畿内封紂子武庚禄父
為諸侯以續商祀治商之餘民恐其變也命管叔尹鄘
蔡叔尹衛相禄父居邶是為三監乃命召公釋箕子之
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商容賢者也紂棄
而不用隱於太行武王以為三公固辭不受命命南宫
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賑貧窮起幽側放傾宫之
女命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

祀于軍商民大恱曰王於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肯復藉乎王於色也在者猶歸之肯復求乎武王已平商亂罷兵西歸四月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薦俘馘于太廟封諸侯班宗彛分商之器物武王追思先聖乃襃封神農之後於焦今陝州有焦城黄帝之後於祝今淄州淄川帝堯之後於薊今幽州薊縣帝舜之後於陳今陳州宛丘大禹之後於杞今開封雍丘於是封功臣謀士以師

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今齊州臨淄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今兖州仙源召公奭於燕今幽州叔鮮於管今鄭州管城叔度於蔡今蔡州上蔡叔振鐸於曹今廣濟定陶叔武於郕今濮州雷澤叔處於霍今晉州霍邑康叔封聃季載皆少未封其餘各以次受封立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得為諸侯惟周公留佐周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王至于周自夜不寤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惟天不饗商自發

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饗商乃今有成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越視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偃干戈振兵釋旅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已克商虛已而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乃問以天道箕子陳洪範武王封之於朝鮮而不臣也箕子嘗朝周過故商虛感宮室生禾黍而作麥秀之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

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商民聞之皆流涕後二年武王有疾天下未集羣臣懼而卜之周公乃祓齋自為質告太王王季文王欲身代武王占之曰吉周公納冊于金縢之匱中明日有瘳武王自豐遷于鎬鎬在今永興鄠縣東南豐文王都也自岐遷焉豐在豐水之南鎬在豐水之東豐鎬相去二十里在位七年崩年九十三葬于畢封禪書云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定而崩皇甫謐曰武王元年乙酉六年庚寅崩皇覽曰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長安鎬聚東社中也太子誦立是為成王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二廟蓋百世不遷云

臣謹按周以木德王天下又按皇甫謐曰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于周廟將帥之士皆封諸侯者四百人

成王即位元年丙戌周公位冢宰以天下初定王年少恐諸侯畔周公攝政當國南面黼扆以朝諸侯成王冠周公命史雍曰辭達而已勿多也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周公曰善成王朝于祖廟以見諸侯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攝政恐不利於

成王奄君告武庚祿父曰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管蔡挾武庚率奄淮夷叛周公奉王命興師東伐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誅武庚管叔放蔡叔與之車七乘徒七十人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諸侯復宗周分殷之餘民為二以其一封微子啓代殷後國於宋又以其一封康叔於衛又封季載於聃實周公之季弟也又封武王之四子於晉邢應韓晉國得嘉禾異畝合穎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公于兵所周公

受禾東土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周公遣使察民之有飢寒者獄訟之有寃者賢才之有幽滯者歸而以告周公周公於其君來朝也揖而問之百姓聞之曰何居之深而見之明也六年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治交趾之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獻白雉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饗其贄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國之黃耇曰天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中國有聖人於是來朝周公致薦於宗廟使者

迷其歸途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者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故指南車常為先導示服遠人以正四方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北面就羣臣之位成王欲紹承武王之志乃使召公先相宅于洛邑周公復申視而卒營築謂之王城今河南縣也是為東都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故亦謂之郟鄏遷商之九鼎而居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乃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方千

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鄙以東都為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周公又營成周今洛陽縣遷商之頑民初周公避管蔡流言之難居東思公劉太王居豳之事以比序已志及成王迎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公劉太王太師因述其志主於豳公之事故為豳風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肅慎之命虞夏商之幣金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刀布或龜貝周制以商通貨以貿易物太公立九府圜法周官有太府玉

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幣職金皆掌貨幣之官故曰九府黃金方寸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曰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畢公為太傅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不宜留在王朝復列臣職其意不說周公陳已意作君奭以告之衛康叔聃季載皆有馴行周公言於王舉康叔為司寇賜寶玉祭器以彰有德季載為司空各效其能餘五叔無官但有爵土而已以非材能者不可任以官也初降霍叔

為庶人後三年復其舊封成王之時咸陽雨金末年四月甲子王疾大漸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而立之或言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率百官相太子而立之彤姒姓餘姬姓乙丑王崩在位三十年通周公攝政為三十三年鄭玄曰成王二十八年或云四十七年召公畢公以太子見于先王廟申告以文武為王業之不易務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命

臣謹按鄭玄曰周公避居之初是武王崩後三年成

王生十三年矣居東二年成王年十四矣迎周公返

而居攝成王年十五矣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一矣

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

王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為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

年有疾瘳後二年崩崩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

後三年出五年秋復返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召

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王

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即政時年二十二然則

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又按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武庚殺管叔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

政七年而致政成王年二十也明年即政年二十一也又按尚書大傳叙周公居攝曰一年救亂二年克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于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又按左傳曰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汲冢紀年曰西周二百五十七年通東周徧合七百之數三統歷西周三百五十二年并東周八百餘年

康王元年癸亥即位徧告諸侯宣告文武之業以申之乃朝

諸侯於酆宮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年五十七子昭王瑕立

昭王之時（元年己丑）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時王道衰諸侯擅相征伐荊楚不朝王南征濟漢水漢濱之人以膠船進王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沒焉其崩不赴告諱之也在位五十一年（皇甫謐曰在位二年年三十五）子穆王滿立

穆王即位（元年庚辰）春秋已五十矣王室衰微穆王閔文武

之道缺乃命伯冏申戒太僕作冏命王寵盛伯之女盛姬為之築重壁之臺怠於政治徐夷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患其熾也乃分東之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嬴姓處潢池之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皐陶之裔曰造父以善御幸於穆王王得八駿日行千里使造父御之欲車轍馬跡周於四荒八極西與王母宴于瑤池作白雲黄竹之歌

樂而忘歸聞徐偃王僭竊復御八駿長驅而還使造父告楚令伐徐王孫厲謂楚子曰徐王好行仁義其志大矣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若有道不可伐對曰大伐小彊伐弱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也楚子於是伐徐偃王不忍鬬故敗乃北走彭城東山下民從之者以萬計因名其山曰徐山徐子將死曰吾為不忍以至於此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武王致戎于商牧非

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自其君大畢伯士之終也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今天子曰予必不享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獲四白狼四白鹿以歸遷戎于太原自是荒服不至王享國百年耄荒諸侯有不睦者甫侯為相言於王修刑辟命之曰甫刑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會諸侯於塗山在位五十五年崩年百五歲子共王繄扈立共亦作恭

共王元年乙亥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其母

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衆女三為粲夫粲物之美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共王能庇昭穆之闕在位十年崩（皇甫謐曰在位二十五年年八十四或云在位十二年）子懿王囏立

懿王（元年乙酉）之時王室遂微詩人作刺紀侯譖齊哀公于王王烹之王嘗居大丘其地與鎬京相近有離宮在焉

懿王在位二十五年崩（皇甫謐曰在位二十年年五十）共王弟辟方立

是為孝王

孝王元年庚戌之時大雨雹牛馬死江漢氷召秦非子使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在位十五年崩年六十五

懿王子燮立是為夷王

夷王元年乙丑始下堂而見諸侯荒服不至命虢公帥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俞泉獲馬千疋在位十五年崩或云六十年年六十子胡立是為厲王

厲王元年庚辰暴虐楚熊渠畏其伐去三子王號淮夷入寇

王命虢仲征之不克王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之召穆公虎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

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瞍無眸子矇有眸子而無見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

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今晉州霍邑漢為彘縣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召公與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厲王在位四十年流于彘幷共和十四年通五十四年崩于彘或云在位三十七年通共和為五十一年太子靜長於召公之家二相乃立之是為宣王

臣謹按共和者周召二公共行政而無相違戾者也

汲冢紀年及魯連子曰共國之伯名和行天子政

宣王元年周召二相輔王法文武成康之遺風王命召公虎平淮夷命皇父整六師程伯休父為司馬征徐戎命召伯定南邦封申伯以褒其功命蹶父撫北土封韓侯為諸侯長命仲山甫出使喻王之德意于四方乃城東方以定齊邑海内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尹吉甫作詩以美之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故

稷為大官今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可乎王不聽大旱自二年不雨至于六年十二年春魯武公與子括戲來朝王愛戲命魯舍括而立戲仲山甫諫不聽卒立戲是為魯懿公二十二年王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言於王曰使王好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自臣妾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之過也自是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業二十一年魯括之子伯御殺懿公而自立三十年有馬化為人有兔舞于鎬京三十二年王伐

魯殺伯御立懿公之弟稱是為孝公諸侯自是不睦王
欲得國子之能訓導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神明
詢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於故實王曰然則
能訓治其民矣乃命孝公於夷宮三十二年有馬化為
狐三十四年王征獫狁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
敗績三十九年與姜氏之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績王御
奄父曰公仲脫王奄父者趙造父六世孫王既喪南國
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

多少且無故料民天之所惡也王卒料之周道復衰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四十六年崩初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杜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不許王曰汝别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後宣王畋于圃田見杜伯執弓矢射王王竟崩于田所子幽王宮涅立

臣謹按史記自共和之後始書年紀甲共和之前則無年也皇甫謐之徒及歷家自羲皇以來各有年代閒或異同臣今亦從之而注甲歷及異同於其下聊備觀採然皆不足取信也共和始於庚申終於癸酉盡十四年宣王元年始於甲戌自此以後年數具在甲歷可推然仲尼紀年始於魯隱蓋本東周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者涇渭洛皆泰地之水非東周之三川也伯陽甫曰周將亡矣伯陽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

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必塞原塞國必亡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三川竭岐山崩初王伐褒褒人獻褒姒王惑之褒姒年十四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及太子宜臼大夫尹氏及祭公復導王為非六年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

王師敗績伯士死之是時四夷交侵戎圍犬丘秦世父擊之為戎所虜歲餘復歸之八年王以鄭伯友為司徒和集其民周人便之是為鄭桓公九年王廢申后及宜臼以褒姒為后立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太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王説之萬方不能得周制有寇至則舉烽燧大鼓諸侯悉至王乃大舉烽燧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王為是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褒姒好聞裂繒之聲王發繒裂之

以適其意虢石父佞而好利王以為卿士朝多亂政諸侯不享王室騷然於是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十一年王欲殺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攻王王舉烽燧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戲水虜褒姒并殺鄭桓公盡取周賂而去諸侯即申共立宜臼是為平王以奉周祀是時秦襄公衛武公將兵救周平戎鄭人立桓公子掘突是為武公幽王末年日暈再重內赤外青有一墨畫上下通在日中牛化

為虎羊化為狼幽王在位十一年
臣謹按自武王元年己卯至厲王四十年己未二百八十一年自共和元年庚申至幽王十一年庚午七十一年共三百五十二年為西周又按幽王既死鄭武公晉文侯輔平王東遷虢公立伯服是為攜王故左傳曰攜王奸命杜預曰攜王伯服也古文作伯盤攜王之立國人不順未經年而廢之又按汲冢紀年曰幽王死申侯魯侯許文公立平王於申虢公翰立

王子余二王並立余為晉文侯所殺

臣又按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予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漦龍所吐沫也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其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其器于商商亡傳其器于周比三代莫敢發厲王末年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躶而譟之漦化為黑黿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

既亂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檿弧檿木為弓箕木名服矢房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見鄉者後宮所棄乃女子也夫婦哀其夜號而收之遂奔褒國褒人有罪請入是女以贖以其出於褒故謂之褒姒姒褒姓也

平王即位當幽王之亡豐鎬蕩然犬戎侵逼近郊於是晉文侯鄭武公秦襄公夾輔平王于申而遷于王城即

成王所營之東都也王勞晉鄭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命晉文侯為侯伯賜秬鬯圭瓚封秦襄公為諸侯賜岐以西之地秦始通于上國命鄭武公為司徒鄭於是取鄶虢十邑之地而遷焉是為新鄭自是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天子微弱戎狄交居乎諸夏自隴以東及乎伊洛與戎雜居故渭首有狄原封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揚拒泉臯之戎頫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實賴秦人為

西堡障故秦文公伐戎收周之餘民而得岐内之地自岐以東獻之周周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五十一年崩太子洩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平王之孫也三年鄭莊公來朝王不禮焉莊公者桓公之孫武公之子也桓公死於幽王之難武公輔平王東遷莊公欲修祖禰之好而王不禮之鄭始怨周五年鄭與魯易許田許田者天子有事于泰山鄭人來相事之田也今易於魯示忘於周也十三年王奪鄭伯政

鄭伯不朝王伐鄭鄭人禦之矢中王肩二十三年桓王崩子佗立是為莊王

莊王二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四年周公黑肩欲殺王而立王子克王子克者莊王之弟子儀也周大夫辛伯告王王殺黑肩克奔燕莊王在位十五年崩子胡齊立是為僖王

僖王僖亦作釐三年春諸侯會于鄄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五年崩子閬立是為惠王閬一作諒

惠王二年秋周大夫蒍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奉莊王之寵子子頹以伐王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為王設饗禮作樂徧及六代之舞三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遂以王居于櫟四年虢公鄭伯同伐王城殺子頹及五大夫而納王十年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為侯伯二十四年冬王崩太子鄭畏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于齊二十五年春諸侯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春秋書十二月丁未從告

也是歲周有白兎舞于市

臣謹按惠王十五年七月有神降于莘王問内史過曰何神也對曰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實照臨周之子孫今在虢土虢君無道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祝史奉牲以獻焉而勿祈也虢公使祝史請土焉過聞之曰虢亡必矣

襄王即位襄王之母早死陳嬀繼之實惠后生叔帶有

寵於惠王王欲立之襄王三年王使召武公及內史過
賜晉惠公命惠公執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不亡必無
後夏叔帶召戎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伐戎以救
周是歲雨金于晉四年秋叔帶奔齊是歲星晝隕于秦
有聲十二年宋襄公霸十四年王以富辰之言召叔帶
自齊歸于京師五年為戎難齊帥諸侯戍周初平王東
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髪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
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十六年秦

穆公霸秋狄人奉叔帶攻王王出適鄭居于氾子帶自立為王居于溫十七年晉文公用狐偃之言納襄王殺叔帶王賜晉文公南陽之田二十年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五月王命晉侯為侯伯於是晉文公始霸冬王狩於河陽以勞晉師二十九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王使召公過錫穆公以金鼓三十三年崩子壬臣立是為頃王

頃王在位六年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于諸

侯是歲有星孛入于北斗

匡王元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三年秋甘歜敗戎于邥垂六年崩子瑜立是為定王史記云弟瑜立

定王元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曰在德不在鼎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五年河徙六年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十四年成周宣榭火

十七年劉康公伐茅戎敗績二十一年崩子夷立是為

簡王

簡王八年春魯成公朝周王使劉康公成肅公會晉厲

公伐秦十二年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十三年春

晉人弑厲公逆襄公之曽孫周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

公十四年崩子泄心立是為靈王

靈王生而有髭鬅甚神聖東遷之後王室衰微至靈王

始振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二十七年王崩次

子貴立是為景王

臣謹按皇覽曰靈王冢在河南城西南相亭西周山上葢以靈王生而有髭又神聖故謚靈王其冢民祀之不絶又按馬總亦曰靈王生而有髭十六年太子晉登仙

景王八年春魯舍中軍卑公室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仲叔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二十五年崩景王太子早卒王子朝以庶長景王愛而欲立之未及而崩王子

丐之黨爭立國人立王子猛是為悼王

臣謹按皇覽曰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萬户故大其城并圍景王冢

悼王立未及一年王子朝攻殺之晉人攻子朝而立匄是為敬王敬王者悼王之母弟也

敬王元年晉人立王王子朝自立王不得入居于澤四年晉率諸侯納王于周尹氏召伯毛伯以子朝奔楚十年王以子朝之亂王城隳壞欲遷于成周八月王使富

辛石張請城于晉冬晉魏舒合諸侯之師城成周十四年春王人晉侯會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十五年王人殺子朝于楚十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作亂伐周六邑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十七年尹氏復黨儋翩為亂夏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冬單子劉子逆王十一月王入于王城十八年春單子劉子討儋之黨以定王室三十九年春魯人西狩獲麟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四十三年王崩子仁立是為元王史記

四十三年敬王崩皇甫謐云四十四年崩

元王在位八年崩子介立是為貞定王

貞定王亦曰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二十八年王崩太子去疾立是為哀王

哀王在位三月弟叔襲殺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

思王在位五月少弟嵬攻殺思王而自立是為考王嵬一作隗此三王皆定王之子也

考王即位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職號

西周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惠公卒子武公立武公生共太子早死立公子咎為太子初惠公有二子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十五年王崩子午立是為威烈王

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或作二十一年）王命晉大夫韓趙魏為諸侯二十四年王崩子驕立是為安王（驕一作龍）

安王十六年初命齊太公田和為諸侯二十三年齊康公薨田氏遂篡齊而絶其祀二十六年韓哀侯滅鄭韓

趙魏共廢晉靖公為家人三分其地晉是以不祀王崩子喜立是為烈王

烈王亦曰夷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周孝王封秦仲為附庸是與周別自秦仲至孝公五百年孝公彊大周顯王入秦致伯是復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秦武王昭襄王皆霸至始皇而王天下十七年王崩弟扁立是為顯王

顯王亦曰顯聖王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錫以黼黻九年致文武胙于秦孝公十六年齊威王

最彊始稱王以號令天下二十五年秦孝公會諸侯朝
周二十六年天子致伯于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
即位魏惠王卑禮厚幣招賢鄒衍淳于髡孟軻之徒皆
至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蘇秦說燕與趙合從
以拒秦三十六年蘇秦說趙肅侯請六國合從以拒秦
蘇秦相六國為從約長張儀入秦秦惠文王以為客卿
三十七年秦使犀首期齊魏共伐趙趙以責蘇秦蘇秦
去趙而從約皆解四十一年張儀說魏王盡以上郡十

五縣入于秦秦以張儀為相四十四年秦惠文王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是為慎靚王

慎靚王（亦曰順靜王）三年趙楚韓魏燕共伐秦攻函谷關不勝皆敗走四年張儀復相秦敗韓趙兵于修魚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六年王崩子延立是為赧王

赧王之時東西周分治赧王復居王城號西周周桓公之孫惠公居洛陽為東周或言趙成侯八年成侯與韓

分周以為兩赧王雖居天子之位為諸侯所侵與家人無異多負於人無以歸之乃止臺逃避周人名其臺曰逃債臺八年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盡矣史記於此下闕文後楚圍雍氏韓徵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使韓毋徵甲粟又能為君得高都韓邑也周君曰子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楚圍雍

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粟於周是告楚病也相國曰善使者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相國大怒曰吾不賦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邪代曰與周高都是周折而入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敝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三十四年蘇厲謂周居曰秦破韓魏扑師武扑一作仆武韓將名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將兵出塞攻梁梁破則周

危矣何不令人說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楊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劒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吾非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今破韓魏扑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而毋出五十九年秦取

韓陽城負黍西周恐乃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宋忠曰謚西周武公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𢀖狐𢀖即憚字𢀖狐聚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後七年秦莊襄王滅東西周兩周皆入于秦周是以不祀秦以其地為三川郡漢興九十有餘載天子將封泰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

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比列侯以奉其先祀實武帝元鼎四年也

右周之世起武王元年己卯或曰戊寅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三十一世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而亡

臣謹按八百六十七年之間三百五十二年為西周五百十五年為東周也又按四百年在春秋前二百四十二年在春秋內二百二十五年在春秋後合八

百六十七年

通志卷三下

通志卷四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秦紀第四

秦

臣謹按秦起於臯陶臯陶生伯益父子俱佐舜有功分土賜姓然後子孫蕃庶或於許或於英或於六至春秋而國祀猶存者德之所逮也由伯益至非子始

號秦邑由非子至襄公始建國為諸侯司馬遷曰秦之先高陽氏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而吞之生大業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有功舜賜以阜游曰爾後必大乃妻以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然玄鳥隕卵之言恐因生商之事而訛也按地理志秦之先伯益助禹治水為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栢翳即伯益音訛字異耳况少

典在黄帝之前至大業六世猶娶其女乎遷之此言未可信也大費生二子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若木之玄孫費昌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之玄孫曰孟戲仲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妻之自太戊以下仲衍之後遂世有佐商之功嬴姓多顯其玄孫曰仲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革惡來有力手裂虎兕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殺惡來是

時蜚廉為紂作石棺於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商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今晉州霍邑有此冢常祠之蜚廉之季子曰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驥温驪驊騮騄耳之駟穆王八駿皆因其毛物以命此記不全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造父由此為趙氏自

蜚廉生季勝以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

惡來之子曰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太几太几生大駱

大駱生非子

秦非子始以造父之寵蒙趙城姓趙氏居犬丘（今槐里也）好

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

蕃息孝王欲以非子為大駱適嗣大駱娶申侯之女生

成為適申侯言於孝王曰昔我先驪山之女為戎胥軒

妻生仲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睦令我復與大

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室也王其圖之孝王曰昔栢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天水隴西縣舊有秦亭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大駱之適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

秦仲三年周厲王無道西戎叛王室滅大駱之族于犬丘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討西戎為戎人所殺秦

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難

莊公者秦仲之長子也秦仲有子五人宣王俱召之而授以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復其先大駱地宣王以莊公為西垂大夫居故犬丘生三子長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不敢入邑讓其弟襄公為太子自將兵擊西戎莊公立四十四年卒

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

世父七年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襄公

救周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
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為不道侵我
岐豐秦能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建
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騂駒黄牛羝羊各三祠
上帝西畤（年表云西畤祠白帝）十二年伐戎至岐卒葬西垂子文
公立

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
邑我先秦嬴於此卒為諸侯乃卜居之吉即營而邑之

十年初為鄜畤鄜屬馮翊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十六年公伐戎戎敗走於是取周餘民畧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十九年得陳寶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樹本有牛從樹中出後見於豐水之中四十八年太子卒謚竫公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西山在今隴西之西縣竫公子立是為寧公

寧公二年徙居平陽徐廣曰郿之平陽亭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亳蕩舊都以戎人居之為亳王故其邑名蕩社也四年

魯公子翬弑其君隱公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或作憲公
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有子三人長武公為太
子次德公德公母弟出子公之卒也大庶長弗忌威壘
參父等共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
出子六年參父等復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
六年遇害參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
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于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
三庶長夷三族以其殺出子故也十年伐邽冀戎初縣

之(邽屬隴西冀屬天水)十一年初縣杜鄭(京兆有杜縣鄭縣)滅小虢(虢在雍州)十三年齊管至父連稱等弑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桓公十九年晉曲沃伯始為晉侯齊桓公會于鄄始伯諸侯二十年卒葬雍平陽或曰葬宣陽聚東南初以人從死盖六十有六人焉子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雍今鳳翔治)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來朝二年初伏

周時無伏至此乃有以狗禦蠱謂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葬咸陽三子長宣公次成公季穆公

宣公居陽宮初志閏月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頹三年鄭虢殺子頹入惠王四年作密畤十二年卒有子九人莫適立立其弟成公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四年卒葬陽有子七人莫適立立其弟穆公

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逆婦于晉晉太

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召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與之時百里奚年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之賢

世莫之知臣嘗游困於齊乞食餁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或言禽息薦百里奚不見納穆公出禽息當車以頭擊闑腦乃播出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秋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晉驪姬

作亂太子申生死焉公子重耳夷吾出奔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晉獻公卒荀息立驪姬之子奚齊里克殺之又立卓子又殺之夷吾請於秦以求入晉穆公許之使百里奚將兵送之夷吾曰誠得立請割河西八城與秦及已立乃背約十二年晉饑請糴于秦秦以百里奚公孫支之言與之粟十四年秦饑請糴于晉以虢射之言遂閉之糴十五年晉惠公夷吾因秦饑伐之戰於韓穆公為晉君所圍於是岐下食馬者三百人馳冒晉

軍晉圍解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飲之酒而赦之故三百人報食馬之德穆公既獲晉君將以祠上帝穆公夫人夷吾姊也衰絰跣行而請乃赦之既而歸晉君晉乃獻河西之地而使太子圉為質於秦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晉太子圉逃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是

為懷公秦怨子圉亡去乃迎公子重耳於楚入之晉二十四年重耳立是為文公文公殺子圉二十五年秦晉合兵入周襄王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穆公助晉圍鄭鄭使人言於穆公曰亡鄭厚晉於秦何利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未聞可也穆公曰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之子孟明視蹇叔之子西乞術及

白乙丙將兵行明年春秦兵遂東鄭有備遂滅滑滑晉邊邑也是時晉文公未葬襄公遂墨衰經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晉文公夫人秦穆公之女也為秦三囚將請乃得歸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皆復其位三十四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穆公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還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能

晉言聞穆公賢故使之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

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奈何廖曰戎王居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其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

聽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
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十六年穆公益厚孟明等三將
復使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以報殽之
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
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予
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
叔百里奚之言故作此誓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
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三十七

年秦用由余之謀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穆公卒葬雍

皇覽曰秦穆公冢在橐泉宫祈年觀下

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之子三人曰奄息仲行鍼虎與焉秦人哀之為賦黄鳥穆公之子四十人太子罃立是為康公

康公居雍高寢十二年卒葬竘社子共公立

共公居雍高寢三年楚彊大莊王圵兵至洛問周鼎輕重五年卒葬康公南子桓公立

桓公居雍太寢七年楚莊王服鄭敗晉師于河上是時
楚霸會諸侯而盟二十七年卒葬義里丘北子景公立
景公居雍高寢是時晉悼公為盟主三十九年楚靈王
為盟主會諸侯于申四十年卒葬丘里南子哀公立
哀公（或作畢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是為平王十
一年平王為太子建娶秦女女好遂自娶之十五年楚
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
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

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於秦庭哀公發兵五百乘救楚敗吳師楚昭王乃復入郢哀公三十六年卒楚車里北太子夷公早死立夷公之子是為惠公

惠公元年魯侯會齊侯于夾谷孔子行相事齊人歸魯鄆讙龜陰之田十年惠公卒楚車里東其子悼公立

悼公二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齊人弒悼公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會盟于黃池爭長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

姓我為伯乃先晉人吳彊陵中國六月越入吳十年齊田恒弒簡公立其弟平公是歲魯西狩獲麟十二年孔子卒十四年悼公卒葬信公西城雍子厲共公立或作刺龔公

厲共公二年蜀人來納賂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臨晉有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陽在馮翊晉取武成二十四年晉韓趙魏共殺智伯分其地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三十四年厲共公卒葬入里子躁公立

躁公居受寢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
四年躁公卒並悼公南立其弟懷公
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公公自殺並櫟圍氏太子
昭子早死立昭子之子靈公或作肅靈公
靈公居涇陽十三年城籍姑或曰靈公享國十年卒並
悼公西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
簡公昭公之弟而懷公子也從晉來六年令吏初帶劒
壍洛城重泉十六年公卒或云享國十五年並僖公西

子惠公立

惠公十三年伐蜀取南鄭卒葬陵園子出子立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

獻公元年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徙都之（今萬年縣）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金櫟

陽二十一年與晉戰于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二十三年與晉魏戰于少梁虜其將公孫座二十四年獻公卒楚罷圉子孝公立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濵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德惠賑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

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

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内務耕稼外嚴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咈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戸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戸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

初為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朝天子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孝公卒或曰孝公十三年始都咸陽享國二十四年卒葬弟圉子惠文君立初鞅為秦行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行自貴戚始君欲必行法莫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無敢犯者秦人以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四年天子致文武胙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年張儀相秦魏納上郡十五縣十一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十二年初臘十三年四月戊午始稱王魏韓皆為王十四年更為元年三年韓魏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七年樂池相秦韓趙魏燕齊帥

匈奴共攻秦使庶長疾與戰于修魚虜其將申差斬首八萬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十年韓太子來質伐取韓石章伐敗趙將泥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公子通封於蜀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晋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丐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十四年伐楚取名陵丹犂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惠

王卒或曰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卒葬公陽子武王立
武王元年與魏惠王會臨晉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
出之魏伐義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為
左右丞相張儀死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樗里
疾相韓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
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伐宜陽四年拔之斬首六
萬涉河城武遂魏太子來朝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
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絶臏八月武王死族

孟說鼎者龍文赤鼎也或曰武王享國四年𦵏永陵武

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瑕為昭襄王

昭襄王母曰宣太后楚芈氏也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

於燕燕人送歸得立宣太后弟魏冉自惠文王時用事

力能立王元年王以冉為將軍衛咸陽嚴君疾為相甘

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公子謀為亂

魏冉誅之王年少太后臨朝冉任政封穰侯三年王冠

與楚王會黄棘與楚上庸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魏

王來朝應亭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煇反司馬錯定蜀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樗里疾卒魏冉為相八年使將軍芉戎攻楚取新市九年孟嘗君薛文來相秦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不用昭雎言而會秦王至咸陽朝章華臺如蕃臣禮因留之薛文以受金免樓緩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楚至鹽氏而還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楚懷王亡歸秦遮楚道乃之趙趙不敢納欲走

魏秦追及之以歸懷王發病死楚人憐之諸侯不直秦
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冄為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年
向壽伐韓取武始左更白起攻新城任鄙為漢中守十
四年左更白起將兵大破韓魏之師于伊闕斬首二十
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白起為大良造將兵攻
魏取垣復予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冄
免封冄陶為諸侯十七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韓入武
遂地二百里東周君來朝十八年客卿錯伐魏至軹取

城大小六十一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二十一年司馬錯攻魏魏獻安邑及河内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二十二年蒙武伐齊取列城九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二十三年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鄢又會穰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白起攻趙取代光狼

城司馬錯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
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
楚王走王與楚王會襄陵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
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
兩城楚人反我江南三十二年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
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
攻魏卷蔡陽長社取之擊芒卯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
魏入南陽以和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三十七年客卿

竈攻齊取剛壽滅義渠以范雎為客卿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能取四十一年夏攻魏取邢丘懷廢宣太后逐穰侯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宣太后薨葬芷陽酈山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四十七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君白起大破趙於長平殺趙括阬趙降卒四十餘萬人四十

八年十月韓獻垣雍秦分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又使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以王齕代陵將五十年武安君白起有罪誅齕圍邯鄲不拔走還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趙取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闕攻秦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秦受其獻而歸其君於周五十二年取周九鼎寶器以入于秦周初亡應侯

免以蔡澤相五十三年天下來賔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郊見上帝於雍丘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葬芷陽子安國君柱立是為孝文王

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八子者妾媵之號而合葬於先王初華陽夫人無子呂不韋說令立夏姬之子子楚為嗣以自託華陽夫人從之及孝文王即位子楚為太子

孝文王除喪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或云享國一

年卒楚壽陵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
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澤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以呂不韋為相國封文信侯食河南十萬户
初呂不韋為賈人問其父曰商賈之利幾倍父曰十倍田蠶之利幾倍父曰百倍販國賣君幾倍父曰無倍數後不韋賈邯鄲見子楚為質於趙曰此奇貨也可居時子楚居處困不得志不韋乃進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為西說華陽夫人故得為嗣不韋有愛姬子楚慕

之妾謂不韋曰妾始有孕而人未知公若以妾獻子楚幸而生男即公之子為秦王也不韋從而獻之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始皇於邯鄲子楚後歸秦及孝文王薨遂即位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先祀陽人今汝南之梁縣也使蒙驁伐韓韓獻成皐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

齕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將無忌率五國兵攻秦秦卻於河外蒙驁敗解而去莊襄王卒或云享國三年葬芷陽太子政立是為始皇帝

臣謹按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黄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然徐郯莒江黄秦趙以國為氏者終黎菟裘以邑為氏者蜚廉以名為氏者司馬遷不

通姓氏學皆謂以國為姓况此皆氏也不可以言姓

姓則嬴也

始皇帝名政虎口日角大目長八尺六寸年十三即位

王年尚少國事皆決於大臣呂不韋為相李斯為舍人

蒙驁王齮麃公等為將軍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

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

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招賓客致游士

欲以并天下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

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蒙驁攻魏四年拔二城十月庚寅蝗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民内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初置東郡冬雷六年諸侯患秦攻伐不已韓魏趙衛楚五國共伐秦春申君為從長至函谷秦出兵擊之五國皆敗走秦遂伐魏取朝歌拔衛濮陽衛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山以保魏之河内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夏太后死八年呂不韋舍人嫪毐有寵太后封以太原為長信侯與

山陽地令毐居之宮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毐事無大小皆取決焉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帶劒時年二十二嫪毐事覺作亂矯王御璽太后璽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攻蘄年宮宮在雍王知之令相國呂平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毐敗走捕得毐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也律曰鬼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遷太后于雍四月寒有凍死者楊端

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相桓齮爲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説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王乃迎太后於雍入咸陽復居甘泉宮立茅焦爲傅爵之上卿太后大悦曰安秦社稷使妾母子相見者茅君之力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乃止斯因説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乃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尉繚來説秦王曰以

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
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
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
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為
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
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
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
秦王覺固止之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

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陽取鄴安陽十二年呂不韋奪爵徙蜀飲鴆而死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其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月彗星見東方十四年桓齮攻趙取宜安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地動十六年韓獻南陽地初令男子書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内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為潁川郡地動

華陽太后卒十八年大興兵攻趙十九年王翦羌廆盡定趙地得趙王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仇怨者皆阬之王歸母太后崩趙公子嘉率其宗族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二十年燕太子丹患秦兵且至乃使荆軻刺秦王不中體解軻以徇王翦辛勝攻燕破燕軍易水之西二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燕王走保遼東斬太子丹之首以獻王賁伐楚取十餘城欲

遂滅之王翦曰楚地廣民衆非六十萬人不可王以為怯翦謝病老歸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灌大梁城壊魏王假降殺之而盡取其地二十三年復召王翦彊起之使將六十萬人擊楚取陳以南至平輿楚悉兵以逆王翦閉壘不戰楚引兵而東乃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項燕翦乘勝略定楚地虜楚王負芻二十五年使王賁伐遼東虜燕王喜還擊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楚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酺音蒲文頴曰周禮

族師掌春秋祭酺為人物災害之神蘇林曰陳留俗三月上巳日水上飲食為酺焉二十六年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入臨淄王建降遂滅齊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効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楚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

得其王遂定楚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絶秦使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内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

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下有司曰制天子荅之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已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

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乘六馬六尺為步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剛戾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楚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令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侯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者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古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内史是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守掌治郡尉佐守典武禁暴監御史掌監郡更名民曰黔首黔亦黎黑也

大酺收天下兵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為鐘鐻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南至北嚮户開北户以向日北據河為塞並音旁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户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宫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在長安西北漢武帝别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皷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

回中作信宮渭南已而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築垣墻如街巷自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濵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廵遠

方黎民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
功德治道運行諸産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
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
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
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施於
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並渤海以
東過黄腄立石頌秦德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
乃徙黔首三萬户琅邪臺下復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

頌秦德明德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溥天之下摶心壹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

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
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
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産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
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内
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户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
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
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
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

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方丈蓬萊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堯之女舜之妻而葬此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之樹赭其山乃自南郡由武關歸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

所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燀旁達（燀克善反）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

東觀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
登之罘昭臨朝陽觀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
初興清理疆内外誅暴彊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
王闡并天下菑害絶息永偃戎兵皇帝明德經理宇内
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各
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絶尤常職
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祗誦聖烈請刻之
罘旋遂之琅邪道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徐廣曰此

年使黔首自實其田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真人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於華山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先是邑中謠歌云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謠歌問其故父老具對云此仙人之謠也因勸始皇求長生之術始皇欣然志於尋神仙遂改臘為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皇為微行咸陽若微賤之行故云微行也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古仙人也高誓刻碣石門墮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

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隳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産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又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謂胡亥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略

取河南地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徙民五十萬戍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適實之長城之役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十餘年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戍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者以督課之僕主也進頌曰他時

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大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恒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相反也

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
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
習法令辟禁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
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
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
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

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雲陽九原縣隸五原郡道九原通甘泉塹山堙

谷千八百里直通之於是始皇帝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吾聞文王都酆武王都鎬酆鎬之間帝王都也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

作麗山發北山石槨乃寫蜀荊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淡願止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

自謂眞人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内宫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皷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宫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羣臣受决事悉於咸陽宫侯生韓客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已及專任獄吏

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者輒死然候星氣者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日夜有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文學欲以興太

平方士欲以練求竒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待之甚厚今乃誹謗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

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隕于東郡至地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歌絃之秋使者鄭客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素車白馬持璧遮使者曰吾華山君願以此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祖人之先龍君之象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

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卜之卦得游徙吉三十七年十月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在餘抗也因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徐市等入海求仙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

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鮫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為候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齎捕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琅邪北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

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崩於沙丘平臺在位三十七年年五十或云五十一沙丘去長安二千餘里趙有此沙丘宮在鉅鹿武靈王之死處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轀涼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嘗教胡亥書及律令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

更為書賜扶蘇蒙恬罪數以罪賜死行從井陘抵九原會天大暑轀凉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其臭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酈山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銅作錮錮鑄塞)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人魚似鮎魚四脚)度不滅者久之後

宮非有子者皆令從死死者甚衆或言工匠爲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羡下外羡門盡閉工匠藏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

臣謹按皇覽曰始皇墳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餘又按太原真人茅盈内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謡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

平始皇聞謡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謡勸帝求長生之術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思因改臘曰嘉平

又按始皇名爲政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又按司馬遷云始皇姓趙氏此不達姓氏之言也凡諸侯無氏以國爵爲氏其支庶無國爵則稱公子公子之子則稱公孫公孫之子無所稱焉然後以王父字爲氏或分邑者則以邑爲氏或言官者

則以官為氏凡為氏者不一今秦氏自非子得邑則以秦邑為氏及襄公封國則以秦國為氏相傳至於始皇亦如商周相傳至湯武豈有子湯姬發之稱乎若趙氏者自造父獲封趙城為趙氏其後微弱而邑於晉則以趙邑為氏及三分晉國則以趙國為氏豈有秦國之君而以趙國為氏乎漢魏以來與此道異遷漢人但知漢事而已

二世皇帝始皇第十八子也元年詔議增始皇寢廟犠

牲及山川百祀之禮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内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無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親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宜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時趙高為郎中令獨用事二世與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彊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遂東行郡縣李斯

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以章先帝成功盛德遂至遼東而還二世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柰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宜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去上生平所不可者願陛下無疑然後收舉餘

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
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
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子將閭昆弟三
人囚於内宫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將
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
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
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
大呼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皆拔劒自殺宗室振恐

四月二世還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宫為室堂未就而崩令釋弗就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宫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戍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年少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之相立為侯王合從西嚮名為伐秦不可勝數謁

者使東方來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八月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儋為齊王九月劉季起沛為沛公項梁舉兵會稽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水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而授之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兵破周章軍殺章于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

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之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羣臣短也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事公卿希得朝見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作者減省

四邊戍轉二世曰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
四夷以安邊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
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
帝之所為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刧吏案責他罪去疾刧
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邯等圍鉅鹿
楚上將軍項羽救之冬趙高為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
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責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
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見邯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

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降八月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羣臣皆畏高枉矢西行趙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是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抵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衆西嚮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誅已乃謝病不朝二世夢白虎

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郎中趙成謀廢二世更立公子嬰乃令樂將吏卒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斬之成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内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

樂即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死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户侯弗許又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二世在位三年年二十三趙高立子嬰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秦王子嬰者始皇之孫公子扶蘇之子也扶蘇嬰父子皆有賢德百姓愛之二世三年九月趙高既

殺二世懼禍及遂立子嬰以從人望高乃悉召大臣公子告之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始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二子謀曰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令佯以義立我我聞高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令使我齋見廟此欲廟中圖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

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霸水上也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軹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三月火不滅虜其子女收其貨寶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分其地為三雍王塞王翟王號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臣謹按通歷曰趙高既殺二世乃引璽自佩之百官莫從將上殿殿欲壞者三趙高知天命不與羣臣不義而乃立子嬰

右秦之世起襄公元年甲子至二世三年甲寅凡二十七世三十三君五百七十一年而亡史記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

通志卷四

通志卷五上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前漢紀第五上

高祖　惠帝　高后呂氏

臣謹按劉者東周畿内之地名杜預云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是也緱氏熙寧中省為鎮入偃師隷河南劉氏者成王封王季之季子食采于劉是為劉康公劉

氏受氏實由此始自康公之後有劉定公劉獻公劉宣公劉文公世為周卿士故劉氏為著族漢儒之言劉氏乃用晉史蔡墨之言謂陶唐氏之後有劉累者學擾龍事孔甲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其適晉者為范氏范武子奔秦復歸于晉秦人歸其孥留于秦者為劉氏戰國之際秦師伐魏劉氏從征為魏所獲魏遷大梁徙都于豐故劉氏亦居豐然劉氏本于康公地著世系兩皆明信不知劉

累者因何氏劉曾無本末且劉也范也以邑命氏者豕韋也唐也杜也以國命氏者御龍也豢龍也以技命氏者此古者命氏之義也若如此論則御龍以來數更氏矣舍劉而用御龍舍御龍而用豕韋舍豕韋而用唐杜舍唐杜而用范且范氏既又為士氏隨氏今武子處秦之裔既不以范以士以隨又不以杜以唐以豕韋以御龍而獨以劉何也高帝起于微賤不知族世且親莫如母不知其姓但謚昭靈后而已近

莫如大父不知其名但以居豐呼為豐公如此則漢家祖禰可謂荒唐矣高祖即位之後採諸儒之言汎祀其先所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其義為范氏仕晉故用晉巫以祠仕晉者武子之後留秦故用秦巫以祠留秦者隨魏遷梁故用梁巫以祠遷梁者後居于豐故用荆巫以祠居豐者豐荆地也然天子之祀必世世代代歴歴遠近有差昭穆有别或壇或墠有毁有遷猶恐其濫今漢家之祀

其先也如此良由不知所祖求之多方庶幾或中漢儒又從而推之以陶唐為火德漢承堯運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運得天統者何哉

高祖劉氏名邦字季泗水郡沛縣豐邑中陽里人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幽州謂老婦為媪烏老切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娠遂産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顔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寛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

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庭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常從王媼武負貰酒老母為負貰音世賒也時飲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讎當讀為售師古於此無音宣紀所從買家輒大讎顏曰讎當為售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如字或讀為債徵財也廣韻亦作音責負財也高祖常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單音善父音斧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與賮同才忍反令諸大

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紿徒在切欺也謁者書刺自言爵里姓名并列賀錢數）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自愛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公曰公始常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

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吏休假曰告）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餔食之也必胡切）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

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

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游以猒當之猒一涉切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間碭音唐又音蕩芒碭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高祖又喜沛中子

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秋七月陳涉起蘄音機至陳自立為楚王號
張楚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
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
蕭何曹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
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
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
高祖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

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竝起今屠沛沛令共誅令擇可立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令開城門迎高祖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竝起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高祖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奇怪當

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讓衆莫肯爲高祖乃立爲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釁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横起齊自立爲齊王韓廣自立爲燕王魏咎自立爲魏王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秦將章邯距破之邯音酣

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方與音房預秦泗川

監平將兵圍豐二日出與戰敗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史記沛公左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則得非名也沛公還軍亢父至方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豐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沛公攻豐不能取還之沛怨

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東陽甯君秦嘉立楚將景駒為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别將司馬𡰱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五大夫秦第九爵沛公

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居薛六月沛公如薛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章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七月大霖雨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追北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秦軍復振守濮陽環水音官決水以自環守為固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

至雍丘與秦軍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大破之殺項梁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陳留聞梁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王咎之弟豹復收魏衆自立為魏王後九月即閏九月也秦之歷法歲終置閏蓋取歸餘於終之義也漢至孝文猶用之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

郡長封武安侯將碭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章邯已破項梁則以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初懷王約諸將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至是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殺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悍慓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噍祚笑反無復

有活而噍食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至陽城與杠里攻秦軍壁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救趙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

自立為上將軍諸將黥布之徒皆屬焉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從項羽救趙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邑未拔沛公西過高陽酈（音歷）食（音異）其（音箕）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

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沛公以為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曲丘羽切遇音顒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從轘轅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與南陽守齮音蟻戰犨昌尤反東破之略南陽郡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

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令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夜引兵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齮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令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粟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令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

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而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别將梅鋗番音婆鋗呼消切與偕攻析酈持益反二縣皆降所過無得鹵掠秦民喜還魏人甯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不許

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音堯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也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而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蕢音蒯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漢元年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

車白馬繫頸以組奉皇帝璽符節降于軹道旁諸將或
言誅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
殺之不祥乃以秦王屬吏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
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
秦丞相府圖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
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
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

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今聞章邯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關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

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也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

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令
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告乃入具告沛公沛公驚曰
為之奈何良曰誰為沛公為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
關無内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君安與項伯有故
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沛公曰孰與少長
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良出
要項伯俱入見沛公奉巵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
秋毫無所敢取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

備他盜也日夜望將軍到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戒沛公曰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而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令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羽因留沛公飲項伯東

嚮坐范增南嚮坐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增出召項
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劒舞因
擊沛公於坐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即入為壽壽畢
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劒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
翼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
譙讓羽語在噲傳有頃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
曰未辭柰何噲曰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乃令
張良留謝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獻范增鴻門去

霸上四十里沛公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閒行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度我至軍中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獻璧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去已至軍羽受璧置坐上又獻玉斗范增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沛公歸立誅曹毋傷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宫

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陽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二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

陽為河南王都洛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當陽
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都江
陵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
王徙魏王豹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
都為齊王都臨菑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
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漢王怨羽背約欲攻之
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稱天漢

其稱美甚夫能屈于一人之下則能申于萬人之上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撫民招賢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乃之國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楚與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亦示項羽無東意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韓信為治粟都尉亦亡去蕭何追還之三日乃至因薦於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

者乃戒漢王設壇場齋七日設九賓之禮拜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背約王君王於南鄭是遷也人無有不恨者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因陳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漢王大說自以為得信晚也五月與信俱東留蕭何守漢中收巴蜀租給軍糧食漢王用信計從故道還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

戰好畤又大敗走廢丘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八月臧荼殺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

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越越敗之時張良徇韓地遺羽書曰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從南陽迎太公呂后於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既怨

常山王張耳又怨項羽之不王已也從田榮藉助兵以
擊常山張耳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
趙歇立餘為代王張良自韓閒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
侯漢王如陜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
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一月更立韓太尉
信為韓王漢王還歸櫟陽使諸將略拔隴西地以萬人
若一郡降者封萬户繕治河上塞故秦苑囿園池令民
得田之春正月羽擊田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

之齊皆降楚羽焚其城郭齊人復畔楚降漢諸將拔北地虜雍王弟章平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施恩德賜民爵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内虜殷王卬置河内郡至修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

之使之參乘以為護軍中尉監護諸將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于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
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夏四月田榮弟横立榮子廣為齊王止城陽項羽雖聞
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刼五諸
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襲楚到外黄彭越將三萬人歸
漢漢王拜越為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悉收
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自以精兵
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璧東

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石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閒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復與楚而背漢塞王欣翟王翳皆亡歸楚殷王卬死是時呂后兄周呂侯澤為漢將兵居下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

軍碭漢王西過梁地至虞謂羣臣曰誰能為我説九江王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謁者隨何請使何至九江說布背楚歸漢會楚使亦至布猶豫未決何刼布殺楚使而起兵項羽使龍且擊布而身攻下邑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諸敗兵皆會韓信亦至漢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索音求索之索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

則絶河津反為楚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立太子大赦
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置河
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
以時祠之興關中卒乘邊塞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
食荀氏曰米十五千令民就食蜀漢秋八月漢王如滎陽謂酈
食其曰緩頰往說魏王豹能下之以魏地萬户封生食
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

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徒河切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韓信使人請兵三萬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等破代擒夏說進伐趙獲趙王歇斬陳餘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

有食之隨何既説黥布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伐之布敗走十二月與隨何閒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臯項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謀橈楚權請立六國後可以樹黨漢王曰善趣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又問陳平乃從其計陳平謀以黄金數萬斤閒踈楚君臣乃與平四萬斤縱其所使由是楚之君臣自相疑閒夏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

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范增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
乃用陳平計因項王使者以離間范增項王果疑之范
增大怒乞骸骨歸卒伍事具陳平傳中五月將軍紀信
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則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
子滎陽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
黄屋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
觀以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走成皋項王燒殺
紀信漢王之出也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

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自成皐西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曰楚漢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音奏嚮也後同）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軍出宛葉間（葉式涉切）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兵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

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聞漢復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謂曰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苛瞋目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

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師於燕郭西下睢陽外黄十七城九月羽謂大司馬曹咎長史欣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但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

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汜水汜舊音凡令音祀半濟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曹咎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餉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

數羽曰始吾與公俱受命懷王曰先入關中者王之公
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懷王之命殺卿子冠軍而自
尊罪二公當以救趙還報而擅刼諸侯兵入關罪三懷
王約入秦無暴掠公乃燒秦宫室掘始皇冢收私其財
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
十萬王其將罪六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
爭叛逆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王地并王梁楚
多自與罪八使人隂賊義帝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殺

其主殺其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之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齊田横求救於楚十一月楚使龍且救齊韓信與灌嬰距之擊破楚軍斬龍且虜齊王廣齊相田横自立為齊王奔彭越漢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瘉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

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横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絶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來言曰齊邊楚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賴張良陳平之謀乃遣張良操印立信為齊王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乃遣陸賈説羽歸太公羽

不從漢復遣侯公往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羽至陽夏南夏古雅切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

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入楚

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遂與羽決勝垓下齊王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漢王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齊王先合不利郤孔費二將軍縱擊齊王復乘之羽兵大敗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盡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羽與數百騎夜潰圍南走平明漢軍乃覺令灌嬰追之斬羽東城楚地悉定

獨魯不下漢王欲屠之為其守節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以懷王始封羽於魯故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項氏支屬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劉賈盧綰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下令曰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卹楚衆以定其主齊王信習楚風俗更立為

楚王王淮北都下邳魏相國建成侯彭越勤勞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於是諸侯上疏曰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秦為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定關中於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絶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

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儗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三讓不獲而後受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謹擇良日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以十月為正從火德色尚赤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詔曰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粤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奪其地

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芮為長沙王都臨湘又粵王亡諸世奉粵祀秦奪其地使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食之一歲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里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
大夫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
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又曰七大夫公
乘以上皆高爵也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
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
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為決甚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
夫已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
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

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帝置酒雒陽南宫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之所以取天下者也項氏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初田横歸彭越項羽已滅横懼誅與賔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者赦横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横懼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

戍卒婁敬求見説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羣臣羣臣多山東人皆不欲惟張良勸從敬説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治櫟陽宫拜婁敬為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上自征之九月虜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使丞相噲平代地利幾反上自撃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潁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名之利幾恐故反後九月

徙諸侯子關中治長樂宮丞相張蒼從擊臧荼有功封北平侯蒼明習天下圖書善用算術故命以列侯居相府主郡國上計也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十一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皆曰擊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

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黄金五百斤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分其地為二國詔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長庶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能齊言者皆屬齊上兄弟四人長兄伯次兄仲弟交伯

早卒封其子信為頡羮侯仲喜為代王乃論功與列侯剖符行封徙韓王信於太原都晉陽封蕭何為酇侯父母兄弟封侯食邑者十餘人以蕭何舉宗從征伐故也曹參封平陽侯張良留侯陳平戶牖侯後從曲逆侯周勃絳侯樊噲舞陽侯酈商武城侯食其子疥以父故封高梁侯夏侯嬰汝陰侯灌嬰潁陽侯周昌汾陰侯大功臣封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而知其相與謀反乃用

張良計先封雍齒爲什邡侯羣臣乃安於是趣丞相急
定功行封封王陵爲定國侯陵始爲縣豪上兄事之以
其從上晚故後行封凡百四十三人是時人民散亡戶
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
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爲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又申以丹書之誓重以白馬之盟乃作十八侯
之位次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

也柰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篲迎門卻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柰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心善家令言賜黄金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尊太公曰太上皇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趙後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乗勝逐北至樓煩會

天寒士卒墮指者十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圍上於白登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秘不傳師古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當然耳非記傳所說也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郃陽侯辛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耐亦作耏音而罪不至髡完其耏鬢耏頰旁毛民產子復勿事二歲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

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自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夏四月行如雒陽

八年冬上東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音衛小棺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長吏視葬祠以少牢十二月行自東垣至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

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秋八月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

九年冬十月未央宫成大朝諸侯羣臣置酒未央前殿上奉玉巵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從婁敬之言從郡國大族

十餘萬人以實關中楚昭氏屈氏景氏懷氏齊田氏皆與利田宅十二月行如雒陽趙相貫高謀逆發覺初上自平城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相貫高等恥之及還自東垣又過趙貫高等伏兵柏人亭爲逆上欲宿心動問縣何名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于人也去弗宿至是始覺逮捕貫高等并捕趙王敖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三族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爲王家奴從王就獄王實不與謀春正月廢趙王敖以尚魯元公主故封爲宣平

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赦殊死巳下二月至自雒陽賢田叔孟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亡能出其右者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綰荆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來朝長樂宮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赦櫟陽囚死罪以下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更命酈邑曰新豐九月代相國陳豨反豨少時常

慕魏公子無忌之養賢及為相守邊接下賓客從車千餘乘初豨適代時辭淮陰侯韓信信既廢怨望乃與豨謀曰趙代精兵處也公反於外上必自出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至是豨與王黄等刼掠代地上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黄來歸者舍之上自東擊豨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亡能為也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

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各封千戸侯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戸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之後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十一年冬十月上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

黄將千餘騎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豨將趙利守東垣上自攻之不下月餘卒罵上上怒城降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與陳豨為内應吕后以蕭何謀執信斬之夷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洛陽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

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羣臣皆曰子恒賢知温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詔曰古之王伯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患在人主不交士士奚由進賢士大夫

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三月梁王彭越謀反廢遷蜀道逢呂后泣訴無罪呂后與俱還誅之夷三族立子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頴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

中縣之民於南方三郡桂林象郡南海使與百粤雜處會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徒何切姓趙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粤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今立佗為南粤王使陸賈即授璽綬佗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之封薛公千戶羣臣請立子長為淮南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

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賈刼其兵渡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與布遇于蘄西會甀（會音儈甀杖瑞切蘄縣鄉名）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戰大破布軍布走江南令别將追擊之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

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忼慷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上欲去沛父兄固請留上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上復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惟陛下哀憐之上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特

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

上至長安立新豐縣初上以太上皇思土欲歸豐故作

是縣徙豐民以實之遷豐之榆枌城寺市里不易其舊

縱雞犬亦知歸止凡豐人從關中者皆復終身漢別將

擊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周勃定代斬

陳豨於當城詔立郃陽侯仲之子沛侯濞為吳王十一

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詔曰秦始

皇帝楚隱王陳勝魏安釐王釐音僖昭王之子齊愍王宣王之子趙悼

襄王孝成王之子皆絶亡後其予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十家趙及魏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他事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綰稱疾食其歸具言綰反有端春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

一級羣臣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三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斂女子公主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亡負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誅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吕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治否醫曰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黄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吕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竹巷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又問其次上曰過此後亦非

乃所知也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年六十二瓚曰帝年四十二即位即位十二年年五十三盧綰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户民北面為臣心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人或聞以語將軍酈商商往見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

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凡二十三日而葬長陵在長安四十里已下皇太子羣臣皆反至太上皇廟羣臣皆曰帝起細微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是為惠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之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高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闕輒補之漢史曰高祖不修文學而

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

高帝即位十二年

孝惠皇帝名盈之字曰滿高祖八子孝惠其次也實嫡故漢王二年年五歲立為太子高祖十二年四月崩崩

二十有三日太子乃即皇帝位實五月丙寅也尊高后曰皇太后賜吏民爵各有差其給喪事將軍以下至佐史長吏賜金錢各有差六百石以上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之頌繫者處曹吏舍不入拴牢頌音容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音仍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第二爵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舂米皆四歲刑鬼薪者取薪給宗廟白粲者擇米使正白皆三歲刑民年七十以上十歲以下有罪當刑皆完之吏六百石以上及故二千石家惟給軍賦他無有所與令郡諸侯王

立高廟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罪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令贖罪入縑三十疋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尊魯元公主為太后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三日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摇為東海王六月發諸侯王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厩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張敖之女帝姊魯元公主所生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長樂宫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宫凌室災丙子織室災

五年冬十月靁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

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酇侯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戶一級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賣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夏六月舞陽侯噲薨起長安西市修敖倉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秋八月戊

寅帝崩于未央宮九月辛丑葬安陵謚孝惠皇帝漢家自孝惠後加謚之上皆以孝字

孝惠帝即位七年

臣謹按漢呂唐武之后立紀議者紛紜不已殊不知紀者編年之書也若呂后之紀不立則八年正朔所系何朝武后之紀不立則二十年行事所著何君不察實義徒事虛言史家之大患也

高皇后呂氏名雉字娥姁計于切高祖微時娶之生孝惠

帝魯元公主及高祖為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
王如意孝惠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雖已為太子常欲
廢之而立如意曰如意類我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太
子得毋廢呂后為人剛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
后力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父臨泗侯長兄澤周呂
侯次兄釋之建成侯澤死事封其二子台為酈侯產為
交侯惠帝立尊為太后太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乃徵
趙王而鴆之又殘戚夫人以為人彘孝惠見之而大哭

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不堪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皇后張氏無子呂后取後宮美人子殺其母立為太子孝惠崩立太子為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初惠帝之崩太后哭而不泣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亡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祿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

此則太后必安君等幸脫禍矣平從其計太后哭乃哀於是立兄子吕台産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吕六人為列侯吕氏之權由此起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令除之二月賜民爵戶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一人夏五月丙申趙王宫叢臺災立孝惠後宫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弘為襄成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萬民大安莫不受休德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令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藏於高廟世世勿絶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謹與絳侯臣勃曲周侯臣商頴陰侯臣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臣請藏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

山王不疑薨以其弟襄成侯為恒山王更名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既長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詔羣臣議更立五月丙辰立恒山王義為皇帝更名弘

五年春南越王尉佗自稱南武帝秋八月淮南王彊薨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六月城長陵匈奴寇狄道攻河陽行五分錢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食之既以梁王吕産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夏五月辛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皇后六

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内侯食邑春三月太后祓還軹道見物如蒼狗據音戟后掖忽弗復見卜云趙王如意為祟太后遂病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太后病甚誡産祿曰高帝已定天下與大臣約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

衛宫慎毋送喪毋為人所制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宫遺詔以吕産為相國諸吕用事自知背髙祖約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時齊悼恵王子朱虚侯章及其弟東牟侯興居皆在京師朱虚侯婦吕禄女也隂知其謀潛令人告其兄齊王令發兵西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内應以誅諸吕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産禄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吕氏變而共誅之是時趙

王祿梁王産各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軍中主兵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使人刼商令寄紿説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既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

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之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未有所决祿信寄與俱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八月庚申旦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窋曹參子也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乃趣產入宫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勃欲入北軍不能得襄平

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内勃北軍勃復令寄與典客劉揭説禄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禄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吕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雖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朱虚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内相國産殿門産不知禄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宫欲為亂殿門弗内徘徊往來平陽侯馳告太尉勃勃尚恐不勝諸吕未敢

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
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
風大起以故從官亂莫敢鬬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
中章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不肯
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
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
矣遂遣人分部悉捕呂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
斬呂祿而笞殺呂須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

遣朱虛侯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兵亦罷榮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令皆不可立齊悼惠王之適子為齊王高帝之長孫也然呂氏以外家惡幾危家廟今齊王母家駟鈞駟鈞惡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淮南王少而母家又惡惟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共

陰使人名代王代王使人辭謝再反然后乘六乘傳後
九月晦日己酉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
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羣臣固請然後聽東
牟侯興居曰誅呂氏吾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
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麾
左右執戟者掊音仆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
澤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名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
我將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迎

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呂后合葬長陵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必同陵也諸陵皆然

高后稱制八年

通志卷五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一 史部

通志卷五下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前漢紀第五下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孝文皇帝名恒之字常高祖第四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定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即王位

十七年高后崩諸呂謀為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大頰反履涉也血京師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絶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

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揺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況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幸勿疑也代王

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横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啟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

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閏月己酉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御史大夫臣蒼宗正臣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高帝兄伯妻頃王后兄仲妻也與琅邪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皇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

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願請楚王計宜者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遂即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乃使太僕嬰與東牟侯興居先清宫奉天子法駕迎於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

令行殿中還坐前殿於是夜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危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酺五日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率百戶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髙廟右丞相徙為左丞相太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為太尉壬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

為上將軍擅矯遣灌將軍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産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呂産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産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戸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戸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戸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

歸之詔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早建太子詔曰朕既不德今縱不能博求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

臣多賢及有德義者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歲有天下者莫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絶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内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子啟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

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封將軍薄昭為軹侯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上為立后故詔鰥寡孤獨窮困之民議振貸之又曰令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其令縣道（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

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惟中尉宋昌勸朕朕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者六人官皆至九卿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天下治亂在予一人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之不德上累三光之明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勅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

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朕將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三月詔立趙王遂弟辟彊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除誹謗妖言之律又民或祝詛者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

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詔勸民務
農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蝕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
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
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
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
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為
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毋使害

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衆居河南降地陵轢邊吏入盜甚敖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灌嬰擊之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

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詿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如淳曰身存而立廟也自是皆有其廟景曰德陽武曰龍淵昭曰徘徊宣曰樂游元曰長壽成曰陽池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有司言淮南王長出入擬於天子廢先帝法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危宗廟社稷羣臣議曰當棄市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廢勿王羣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帝許之道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追尊淮南王謚厲王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

石無得擅徵捕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宫東闕罘罳災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四子為列侯有長星出於東方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

二千戸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宫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無用傳詔曰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詔書數下而歲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其賜農民今年租税之半又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又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戸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皇后親桑以為祭服其具禮儀夏除祕祝以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故也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徙繫長安其少女緹縈自傷泣隨其父至長安上書願没入為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憐之為除肉刑六月詔除田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卬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

親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羣臣諫皆不聽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内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詔有司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福於朕

十五年春黄龍見成紀乃詔議郊祀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家得土地宜改正朔服色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因說上設五廟于渭陽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

下修名山大川常祀而絶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月詔
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
納以言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月立齊悼惠王
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九月得王杯刻曰人
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三族春正月孝惠
皇后張氏薨詔曰閒者歲比不登水旱頻仍丞相列侯

吏二千石博士議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六月代王參匽匈奴和親詔布告天下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蝕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

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

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男女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已下服大紅音功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

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各有數乙巳葬霸陵羣臣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班氏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輙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

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為帝上召尉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約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守備不發兵深入恐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羣臣如袁盎等諫說雖切嘗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上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烏乎仁哉

孝文帝元年十六年後元年七年即位二十三年

孝景皇帝名啟之字開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己亥文帝崩九日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元年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

收䘏孤獨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曰功莫大於髙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髙皇帝廟宜為帝

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𣪠畜民欲徙寛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五月令田半租令羣臣無朝賀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廷尉信謹

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受臧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傅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

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
侯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襄平侯嘉子恢説不孝謀反欲以殺嘉
大逆無道詔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論
恢説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吴王濞膠
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
雄渠皆舉兵反發兵西鄉天子為斬御史大夫鼂錯以
謝七國大赦天下遣袁盎諭告不止遂西圍梁上乃遣

太尉周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兵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六王皆自殺夏六月詔諸吏民為吳王濞等所詿誤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又楚元王子埶等與濞等為逆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

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閼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立皇后王氏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為列侯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誄策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王薨遣光祿大夫弔䙡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

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内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春正月皇太后崩夏旱禁酤酒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髙五尺九

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闕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宫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九月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輙讞之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更官名命廷尉為大理將作少監為將作大匠主爵中尉為都尉長信詹事為長信少府將作為大長秋大行為行人奉常為太

常典客為大行治粟内史為大農以大内為二千石置左右内官屬大内定鑄錢偽黄金棄市律春三月雨雪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為五國封孝王子五人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又詔酷

吏奉憲失中令有司減笞法定箠令六月匈奴入鴈門
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冬更命中大夫為衛尉春正月詔獄疑者讞有
司有司有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
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
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五月
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省徹侯之國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

發車騎材官屯以歲不登令内史郡不得食馬粟徒隸衣七緵布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

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又詔八歲已下八十已上及孕子未乳當鞫繫者並頌（音容）繫之

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年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二月癸酉葬陽陵（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荀悅曰自漢初務本勸農累世承業至是始天下富庶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億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實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官為姓號人人自愛而不犯法仁義

興焉

景帝初元七年中元六年後元三年即位十六年

臣謹按張晏曰自景帝至平帝本紀皆王莽時劉歆揚雄馮衍史岑等所記惟武帝紀遷沒其書殘缺褚少孫補之所謂褚先生是也

孝武皇帝名徹之字通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美人年四歲立為膠東王孝景七年廢太子榮為臨江王以膠東王為太子王美人為皇后後三年春正月景帝崩太子

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竇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三月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太后同母弟田蚡勝皆為列侯

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蘓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夏四月己巳詔民年九十

以上已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五月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赦吴楚七國帑輸在官者秋七月詔省衛士卒萬人罷苑馬以賜貧民議立明堂遣使者安車蒲輪徵魯申公

二年冬十月御史大夫趙綰坐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及郎中令王臧皆下獄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

三年春河水溢于平原大飢人相食賜徙茂陵者戶錢

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置五經博士夏四月平原君薨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清河王乘皆薨

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

火上素服五日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髙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夏四月赦天下賜民長子爵一級復七國宗室前絶屬者五月詔舉賢良天子親策問之而覽其對

於是董仲舒公孫弘之徒出馬秋七月癸未日有蝕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詔問公卿欲攻單于之
要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
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
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
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
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
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從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夏五月封高祖
功臣五人後為列侯河水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
救決河起龍淵宮
四年冬魏其侯竇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
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
治鴈門阻險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捕為
巫蠱者皆梟首八月螟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

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

六年冬初筭商車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詔書切責敖廣等而赦其軍士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

行厥有我師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令詔書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二月江都王非薨春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詔赦天下與民更始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薉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魯王餘長沙王發皆薨

二年冬賜淮南王菑川王几杖毋朝春正月詔令諸侯王得以邑士分子弟於是梁王城陽王願以邑分弟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三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又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已上于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

三年春罷蒼海郡三月詔赦天下夏匈奴入代殺太守

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南夷
城朔方令民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千餘人
五年春大旱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
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六月詔興禮樂丞相弘請
為弟子置博士員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
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絶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軍士比多克獲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
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
十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丁卯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民為父後者一級詔赦天下遣

謁者廵行天下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寃失職使者以聞縣鄉即賜毋贅聚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三月丞相弘薨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斬首八千餘級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

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畧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江都王建有罪自殺膠東王寄薨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夏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為六安王封故相國蕭何曾孫慶為列侯秋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初算緡錢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青至

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迺還兩軍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罷半兩錢行五銖錢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六年冬十月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百金千石以下

至乘從者帛蠻夷錦各有差雨水亡冰夏四月乙巳廟

立皇子閎為齊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六月

詔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廢疾無以

自振業者貸與之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舉獨行之君

子徵詣行在所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得鼎汾水上濟東

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

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

青瞿下獄死春起栢梁臺三月大雨雪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飢民免其戹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十一月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十餘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子敎嗣立有罪廢徙房陵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行自夏陽東幸汾陰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求周後得孽子嘉封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夏封方士欒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

河而還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詔以是月望見泰一修天文禮乃辛卯夜若景光十有二明丁酉拜况于郊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殺漢使者及其王王太后赦天下丁丑晦日有蝕之秋鼃蝦蟇鬬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楊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灕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别將巴蜀罪人發夜

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九月列侯坐獻黄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行東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吕嘉首以為獲嘉縣馳義侯遺兵未及下

上便令征西南夷平之遂定越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餘善反攻殺漢將吏遣横海將軍韓說中尉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

頗未輯睦朕將廵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焉單于怒因吉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黄帝於橋山乃歸甘泉東越殺王餘善降詔以東越險阻反覆為後世患遷其民於江淮間

遂虛其地春正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獲駮麃見夏后啟母石翌日親登崇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三百户為之奉邑名曰崇高獨給祠復亡所與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與士夫更始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音移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毋出

今年租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戸牛酒行自泰山復東廵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五月歸于甘泉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齊王閎薨

臣謹按劉氏按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改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其所謂後三年者葢晝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縁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始

有詔書
臣又按劉氏以元封改元始有詔書前此之元皆無也然元鼎元年五月得鼎汾水上所以改元為得此鼎非為四年所得之鼎也誠哉改元之號在後而追號前年以足武帝之始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赦所過徙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作瓠子之歌

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朝鮮王攻殺遼東都尉
廼募天下死罪擊朝鮮六月詔以甘泉宮内中産芝九
莖連葉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秋作
明堂于泰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
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
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里内皆來觀
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元菟真番

郡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人左將軍荀彘坐爭功棄市秋七月膠西王端薨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靈壇一夜三燭幸中都宮殿上見光詔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賜三縣及楊氏皆無出今年租賦夏大旱民多暍死秋以匈奴弱可遂臣服乃遣使說之單于

使來死京師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行南廵狩至于盛唐望祀虞帝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夏四月詔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還幸甘泉郊泰畤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初置刺史部十三

州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絶國者

六年冬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宫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赦汾陰殊死以下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夏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
上帝于明堂乙酉栢梁臺災十二月禪高里祠后土東
臨勃海望祠蓬萊春還受計于甘泉二月起建章宮夏
五月正歴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色上黄數用五定官
名協音律遣因杅（匈奴地名因所征以名將軍也杅羽俱切）將軍公孫敖築
塞外受降城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
天下謫民西征大宛蝗從東方飛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丞相慶薨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

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門户比臘夏四月詔曰朕用事介山祭后土皆有光應其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浚稽将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冬十二月御史大夫兒寛卒

三年春正月行東廵海上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禄勲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游擊将軍韓説将兵屯之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秋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行壞光禄諸亭障又入張掖

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秋起明光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夏五月赦天下秋閉城門大搜發謫戍屯五原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三萬騎

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渠黎六國遣使來獻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殺初榷酒酤三月

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夏四月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宫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連日敖與左

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髆音博爲昌邑王秋
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敖有罪要斬徙郡國吏民
豪桀于茂陵雲陵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三月詔改名黄金爲麟趾褭蹏
以協瑞焉因以班賜諸侯王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
五十萬減死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

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稱萬歳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鰥寡孤獨帛人一匹

四年春三月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宮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夏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秋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邑與邑中蛇羣鬬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

寅晦日有蝕之十二月行幸雍祠五時西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還幸建章宫三月趙王彭祖薨冬十
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
解巫蠱起
二月春正月丞相賀下獄死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
月諸邑公主諸邑琅邪縣也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夏行幸甘
泉秋七月按道侯韓說使者江充掘蠱太子宫壬午太
子與皇后謀斬充以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大戰長安

死者數萬人庚寅太子亡皇后自殺初置城門屯兵更
節加黄旄御史大夫暴勝之司直田仁坐失縱勝之自
殺仁要斬八月辛亥太子自殺于湖癸亥地震九月立
趙敬肅王子偃為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
两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五萬人出五原御史
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
泉成至浚稽山與虜戰多斬首通至天山虜引去因降

車師皆引兵還廣利敗降匈奴夏五月赦天下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秋蝗九月反者公孫勇胡倩發覺皆伏辜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隕石于雍二聲聞四百里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秋八月辛酉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

髆薨二月詔以郊見上帝薦于泰畤光景並見其赦天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騎都尉上官桀討之秋七月地震往往涌泉出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上疾篤乙丑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丁卯帝崩于五柞宮入殯于未央宮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年七十一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

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内舉其茂俊與之立功興大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歴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孝武帝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各六年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各四年後元二年即位五十四

年

孝昭皇帝名弗陵之字不武帝少子也母曰趙倢伃居鉤弋宫號鉤弋夫人孕十四月而生帝時武帝年七十矣欲立之為太子患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故倢伃以微譴死武帝末戾太子敗燕王旦廣陵王胥行驕嫚後元二年二月武帝疾病遂立昭帝為太子年八歲以侍中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丁卯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長公

主共養省中大將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
磾左將軍上官桀副馬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
於北方濟北王寛有罪自殺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
有差追尊趙婕妤為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
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鵠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壽
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已亥上耕于鉤盾弄
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戸夏為

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音伴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户牛酒大雨渭橋絶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九月丙子車騎將軍日磾薨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寃失職者冬無氷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為博陸侯桀為安陽侯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材劉辟彊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

冬十月鳳皇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

有蝕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户十萬秋七月詔以比歲不登徙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放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為順成侯夏陽男子張延

年一作成方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夏罷天下亭毋馬及馬弩關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為桑樂侯詔曰朕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賜中二千石以下至吏民爵各有差罷儋耳真番郡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餘人

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

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移中監蘓武前使匈奴留單于庭十九年乃還奉使全節以武為典屬國賜錢百萬夏旱大雩不得舉火秋七月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以邊塞闊遠取天水隴西張掖郡各二縣置金城郡鉤町侯毋波助漢擊反者有功詔立毋波為鉤町王大鴻臚廣明將率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

元鳳元年春長公主共養勞苦復以藍田益長公主湯

沐邑泗水戴王前薨以毋嗣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許遠反

相内史不奏言上聞而憐之立煖為泗水王相内史皆下獄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悌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姓馬適名建

龍頟侯頟音洛韓增大鴻臚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八

月改始元為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與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初桀安父子與大將軍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為燕王旦上書言光罪時上年十四覺其詐後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國家忠臣先帝所屬敢有譖毀者坐之光由是得盡忠語在燕王霍光傳冬十月詔曰左將軍安陽侯桀驃騎將軍桑樂侯安御史大夫弘羊皆數以邪枉干輔政大將軍不聽而懷怨望與燕王通謀燕王

遣壽西長孫縱之壽西姓長名孫姓縱之名賂遺長公主丁外人謁者杜延年大將軍長史公孫遺等交通私書共謀令長公主置酒伏兵殺大將軍光徵立燕王為天子大逆毋道故稻田使者燕倉先發覺以告大司農敞敞告諫大夫延年延年以聞丞相徵事任宮手捕斬桀丞相少史王壽誘將安入府門皆已伏誅吏民得以安封延年倉宮壽皆為列侯又曰燕王迷惑失道前與齊王子劉澤等為逆抑而不揚望王反道自新今乃與長公主及左

將軍桀等謀危宗廟王及公主皆自伏辜其赦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者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

六月赦天下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

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得以叔粟當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罷中牟苑賦貧民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頓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今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夏四月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冬遼東烏桓反以中郎將范明友為度遼將軍將北邊七郡郡二千騎擊之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見于高廟賜諸侯王丞相大將軍列侯宗室下至吏民金帛牛酒各有差賜中二千石以下及天下民爵毋以四年五年口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令天下酺五日甲戌丞相千秋薨夏四月詔度遼將軍明友前擊益州反虜後擊武都反氐及今破烏桓皆有功封為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縣北闕封義陽侯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上及郡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

校作治六日成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會赦
太常轑陽侯德免為庶人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益國萬一千戶賜錢二千萬
黃金二百斤劍二安車一乘馬二駟夏大旱六月癸三
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秋罷象郡分
屬鬱林牂柯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戌丞相訢薨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夏赦天下詔曰
夫穀賤傷農今三輔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右

將軍張安世宿衛忠勤封富平侯烏桓復犯塞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六月壬申葬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年二十二

班固曰孝昭以幼年即位而知燕蓋上官逆黨之詐不疑霍光委任以政當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内虛耗戸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輕繇薄賦與民休息至始

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孝昭帝始元元鳳各六年元平元年即位十三年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元康二年更名詢之字謀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惟餘曾孫一人曾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於郡邸憐曾孫之

無辜使女徒復作淮陽趙徵卿渭城胡組更乳養私給衣食視遇甚有恩巫蠱事連歲不決至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繫者輕重皆殺之内謁者令郭穰夜至郡邸獄吉拒閉使者曰皇曾孫在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曾孫乎使者自夕至明不得入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然也乃赦天下吉乃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掖庭令

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曾孫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音馥中翁高材好學亦喜游俠鬭雞走馬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音輦灼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卧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輙大讎音售亦以是自怪元平元年四月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請

皇后徵昌邑王賀六月丙寅賀受皇帝璽綬尊皇后曰
皇太后賀淫亂不君即位凡二十七日光白皇太后廢
之秋七月光奏議曰禮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
大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
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
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子萬姓奏可
遣宗正德至曾孫尚冠里舍洗沐賜御府衣太僕以軨
獵車奉迎就齊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

陽武侯已而羣臣奉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八月己巳丞相敞薨九月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賜諸侯王以下金錢至吏民鰥寡孤獨各有差初羣臣方議所立后上乃求微時故劒羣臣知其意乃奏立許倢伃為皇后后父廣漢封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太后歸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大將軍

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政焉論定策功益封大將軍光
萬七千户車騎將軍光祿勲富平侯安世萬户詔曰故
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與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安
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益封敞嗣子
忠及丞相陽平侯義度遼將軍平陵侯明友前將軍龍
雒侯增太僕建平侯延年太常蒲侯昌諫大夫宜春侯
譚當塗侯平杜侯屠耆堂長信少府關内侯勝邑户各
有差封御史大夫廣明為昌水侯後將軍充國為營平

侯大司農延年為陽城侯少府樂成為爰氏侯光祿大夫遷為平丘侯賜右扶風德典屬國武廷尉光宗正德大鴻臚賢詹事畸光祿大夫吉京輔都尉廣漢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夏四月庚午地震詔內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五月鳯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

議謚置園邑秋七月詔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陽王立
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
二年春以水衡錢為平陵徙民起第宅大司農陽城侯
田延年有罪自殺夏五月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
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
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
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
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

加尊號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世世獻武帝廵守所幸之郡國皆立廟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匈奴數侵邊又西代烏孫昆彌及公主上書言願發國精兵以擊匈奴唯天子哀憐出兵以救公主秋大興發調關東輕車鋭卒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五將軍兵十五萬

騎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咸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戊辰五將軍師發長安
夏五月軍罷祁連將軍廣明虎牙將軍順有罪下有司
皆自殺校尉常惠將烏孫兵入匈奴右地大克獲封列
侯大旱郡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稅三輔民就賤者且
毋收事盡四年六月己丑丞相義薨
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
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

歸就農業丞相吕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三月乙卯立皇后霍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吏從官金錢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北海琅邪地震壞祖宗廟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内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上

以宗廟墮素服避正殿五日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秋廣川王吉有罪廢遷上庸自殺

地節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未盡而已罪絶若有賢材改行勸善其復屬使得自新冬十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馬大將軍光薨詔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

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諸侯九卿大夫定萬世策以安宗廟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毋有所與功如蕭相國夏四月鳳皇集魯郡羣鳥從之大赦天下五月光禄大夫平丘侯王遷有罪下獄死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乃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

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三年春三月詔膠東相成治有異等其秩成二千石賜爵關内侯又詔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二千石嚴敎吏謹視遇毋令失職令内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夏四月戊申立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御史大夫爵關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賜廣陵王黄金千斤諸侯王十五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國者

八十七人黃金各二十斤九月壬申地震冬十月詔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又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及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十一月詔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十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百石省文山郡幷蜀

四年春二月封外祖母為博平君故酇侯蕭何曾孫建

世為侯詔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歛送終盡其子道夏五月詔自令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殊死以下皆上請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霍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度遼

將軍范明友長信少府鄧廣漢中郎將任勝騎都尉趙平長安男子馮殷等謀為大逆顯前又使女侍醫淳于衍進藥殺共哀皇后謀毒太子欲危宗廟逆亂不道咸伏其辜諸為霍氏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九月詔遣使者循行郡國問民所疾苦減天下鹽賈又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十二月清河王年有罪廢遷房陵

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於杜陵三月詔以鳯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徒賜勤事吏中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佐史以上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所振貸勿收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家子孫令奉祭祀其毋嗣者復其次秋八月詔曰朕不明

六蓺鬱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聖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吕下至郎從官錢帛各有差三月以鳳皇甘露降集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戸牛酒鰥寡孤獨髙年帛夏五月詔曰比者獄吏用法持巧析律貳端增辭飾非奏不如實二千石各察官屬勿

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朕所不取今年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命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要斬

三年春以神爵數集泰山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二千石金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又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邴吉中郎將史曾史元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禄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吉曾元舜延壽皆為列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皆受官禄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夏六月詔

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具為令立皇子欽為淮陽王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已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他皆勿坐遣大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

謀反誅之三月詔以神爵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
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賜天下吏爵二級民
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匹鰥
寡孤獨各一匹秋八月賜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
以奉其祭祀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十斤丙寅大司
馬衛將軍安世薨比年豐穀石五錢
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祠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
土詔曰廼者元康四年嘉穀元稷降于郡國神爵仍集

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朕飭躬齋精祈為百姓東濟大河神魚出舞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賜天下勤事吏爵二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振貸物勿收行所過毋出田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

彊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為破羌將軍與兩將軍竝進詔曰軍旅暴露轉輸煩勞其令諸侯王列侯蠻夷王侯君長當朝二年者皆毋朝秋賜故大司農朱邑子黄金百斤以奉祭祀是歲趙充國言屯田便宜十二事語在充國傳

二年春二月詔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夏五月羌虜降服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酋非首罝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撣音田將人衆萬餘來降使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皆封列侯九月司隷校尉蓋寛饒有罪下有司自殺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親

三年春起樂遊苑三月丙午丞相相薨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太一五帝后土之祠祈為百姓蒙祉福鸞鳳萬舉

蜚覽翺翔集止于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帝嘉嚮（嚮讀曰饗）海内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四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黃金百斤及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貞婦順女帛令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呼留若王號也勝之其名）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十一

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十二月鳳皇集上林
五鳳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皇太子冠皇太后
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
夫人六十匹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
爵一級夏赦徒作杜陵者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
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
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己丑大司馬車騎
將軍增薨秋八月詔百姓嫁娶得具酒食相賀召郡國

二千石毋有所禁冬十一月匈奴呼遬累單遬古速字累力追反于帥衆來降封為列侯十二月平通侯楊惲於吻反坐前為光祿勲有罪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吉薨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往者匈奴數為邊寇百姓被其害朕承至尊未能綏安匈奴虛閭權渠單于請求和親病死右賢王屠耆堂代立骨肉大臣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為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王竝自立分為五單于更相攻擊死者以

萬數畜産大耗什八九人民飢餓相燔燒以求食因大乖亂單于閼氏上音焉下音支子孫昆弟及呼遬累單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當户以下伊秩訾且渠當户皆匈奴官號也訾音子移反且音子余反將衆五萬人來降歸義單于稱臣使弟奉珍朝賀正月北邊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朕飭躬齋戒郊上帝祠后土神光竝見或興于谷燭燿齋宫十有餘刻甘露降神爵集已詔有司告祠上帝宗廟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宫東闕中樹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

竝覩朕之不敏晝䝉嘉瑞懼不能任其減天下口錢赦殊死以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五日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上音鹿下音犁王入侍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賜爵關内侯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蝕之詔遣使者問民所疾苦復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獄察擅爲苛

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祠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銖音殊婁力于反　二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冬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為定陶王詔曰迺者鳳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

祥其赦天下減民算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夏四月遣護軍都尉祿將兵擊珠崖秋九月立皇子宇為東平王冬十二月行幸萯音倍陽宮屬之欲反玉觀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咸曰單于非正朔所加王者外客也禮儀宜如諸侯王稱臣昧死再拜位次諸侯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

臣朕德不能弘覆其以客禮待之位在諸侯王上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古反侯珊彫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黄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先行就邸長安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宫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羣皆列觀蠻夷君長王侯迎者數萬人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嵗單于就邸置酒建章宫饗賜單于觀以珍寶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髙

昌侯忠車騎都尉昌騎都尉虎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皇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鄉鳳皇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賜民爵二級毋出今年租三月己丑丞相霸甍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冬烏孫公主來歸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火

黄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令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自今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

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真偽無相亂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宫夏四月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禄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宫年四十三班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

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侔德殷宗周宣矣

孝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各四年黄

龍元年即位二十五年

孝元皇帝名奭之字盛宣帝太子也母曰共哀許皇后

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即位八歲立為皇太子

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

臣楊惲蓋寛饒等坐刺譏辭語見誅嘗侍燕從容言陛

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

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欲立之曰淮南王明察好法宜為吾子而王母張倢伃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故終不背焉黄龍元年十二月癸巳宣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陵在長安南五十里賜

諸侯王公主列侯黄金吏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大
赦天下三月封皇太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為安平侯
丙午立皇后王氏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
振業貧民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封外祖父平恩戴
侯同産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奉戴侯後夏四月
詔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
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因覽風俗之
化又詔關東今年穀不登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

租賦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賜宗
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五匹弟者力
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戸牛酒六月以民疾
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秋八月上
郡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
水飢或人相食轉旁郡穀以相救詔令諸宮館希幸御
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祠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

百戶牛酒立弟竟為清河王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霸為王詔罷黄門乗輿狗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詔曰朕德不逮災異並臻乃二月戊午地震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壊敗貆音桓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其令郡國被地動災甚者毋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百姓者條奏毋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夏

四月丁巳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内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二十萬五大夫十萬六月關東飢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曰歳比災害一年中地再動北海水溢流殺人民其咎安在公卿其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冬詔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内侯邑八百户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譖望之令自殺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待詔

賈捐之請棄之乃罷珠崖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天降災異有司莫言朕過百姓仍遭凶阨毋以相振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封故海昏侯賀子代宗為侯六月詔以陰陽錯謬風雨不時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見用人人自以為得上意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赦汾陰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行
所過毋出租賦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三
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有星孛于參詔以皇天降異
咎流萬民其令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
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
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賜
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三老孝者帛人五匹

弟者力田三匹鰥寡孤獨二匹吏民五十户牛酒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産之令令從官給事宫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冬十二月丁未御史大夫貢禹卒衛司馬谷吉使匈奴不還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赦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高年帛行所過毋出租賦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禄歲以此科第

郎從官三月詔赦天下令厲精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二級為父後者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是月雨雪隕霜傷麥稼秋罷當言罷某官某事此下疑有爛脫
二年春二月詔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中二千石以下至中都官長吏各有差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各二級三月壬戌朔日有蝕

之詔以天見大異以戒朕躬其令內郡國舉茂材異等賢良直諫之士各一人夏六月詔以連年不登四方饑饉朕甚傷焉其赦天下秋七月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八月以太常任千秋為奮威將軍別將五校並進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夏四月癸未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薨冬十一月詔曰乃者己丑地動中冬雨水大霧盜賊並起吏何以不時禁各悉意

對冬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毋以給中外繇役

四年春二月詔以百姓婁遭凶咎加以邊竟不安其赦天下所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公卿勉思天戒慎身脩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毋有所諱九月戊子罷衛思后園及戾園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詔曰安土

重遷黎民之性頃者有司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棄墳墓别親戚非人情所願今所為初陵者勿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亡有動揺之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又罷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歸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帝孝惠皇帝寢廟園

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畤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戶十二萬為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樹折屋壞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

要斬房棄市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元成薨秋使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撟與矯同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

四年春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夏四月詔遣諫大夫博士賞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乏困失職之人舉茂材特立之士六月甲申

中山王竟薨藍田地沙石雍霸水安陵岸崩雍涇水水
逆流
五年春三月詔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三
老孝弟力田帛又詔方春農桑興百姓戮力之時而不
良之吏覆案小罪徵召證案興不急之事以妨百姓公
卿其明察申勅之夏六月庚申復戾園壬申晦日有蝕
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
昭哀后衛思后園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以單于保塞邊垂無事其改元為竟寧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為閼氏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二月御史大夫延壽卒三月癸未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夏封騎都尉甘延壽為列侯賜副校尉陳湯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秋七月丙戌葬

渭陵在長安北五十六里班彪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制度窮極幼眇上音要下音妙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孝元帝初元永光建昭各五年竟寧元年即位十

六年

孝成皇帝名驁（五到反）之字俊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帝于甲觀畫堂為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三歳而宣帝崩元帝即位帝為太子壯好經書寛博謹慎初居桂宫甞被急召出龍樓門不敢絶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絶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悦乃著令令太子得絶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樂讀如本字或音五教反下樂音來各反）上不以為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甞有

意欲以恭王為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輔助有力上
亦以先帝尤愛太子故得毋廢竟寧元年五月元帝崩
六月乙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
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
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己未有司言乘輿車牛馬禽獸
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秋七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立故河間王
弟上郡庫令良為王有星孛于營室罷上林詔獄二月

右將軍長史姚尹等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發燒殺尹等七人賜諸侯王丞相將軍列侯王太后公主王主吏二千石黄金宗室諸官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及宗室子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千户牛酒詔以火災星變故赦天下與士大夫自新封舅諸吏光禄大夫關内侯王崇為安成侯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内侯夏四月黄霧四塞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宫

殿中朝者坐秋罷上林宮館希御幸者二十五所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九月戊子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貫紫宮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韋韋與圍同以上郡國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詔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減天下賦錢算四十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二月詔三輔内郡舉

賢良方正各一人三月北宮井水溢出辛丑上始祠后土於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罷六廄技巧官夏大旱東平王宇有罪削樊亢父縣秋罷太子博望苑以賜宗室朝請音才性反者減乘輿廄馬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秋關內大水七月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横城門闌入尚方掖門至未央宮鉤盾中吏民驚上城虒音斯虒上地名在渭水邊陳姓持弓名無符籍妄入宮曰闌掖門正門之傍小門如人

臂掖也橫音光長安北面西頭第一門也九月詔遣諫大夫林等循行天下

冬十二月戊申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宫殿中詔以災異婁發令公卿各思朕過失明白陳之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越巂山崩

四年春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夏四月雨雪五月中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秋桃李實

大水河決東郡金隄冬十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

憂職自殺

河平元年春三月詔曰河決東郡流漂二州校尉王延世隄塞輙平其改元為河平賜天下吏民爵各有差夏四月己亥晦日有蝕之既詔公卿大夫百寮各脩其職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并大鴻臚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冶鐵飛夏六月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為列侯

三年春二月丙戌犍為地震山崩雍江水水逆流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賜孝弟力田爵二級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二月單于罷歸國三月癸丑朔日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水所毀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振貸其為水所流壓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槥櫝葬埋槥音衛櫝音讀小棺也已

葬者與人錢二千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冗如勇反散也毋令失職舉敦厚有行能直言之士壬申長陵臨涇岸崩雍涇水夏六月庚戌楚王嚣薨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三月赦天下徒冬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二年春寒詔令公卿大夫政事務順四時月令三月大赦天下夏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秋關東大水流

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阸阸其遠反關者勿苛留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八月甲申定陶王薨九月詔奉使者不稱令丞相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是歲御史大夫張忠卒
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

四年春正月詔令二千石勉勸農桑二月赦天下秋九月壬申東平王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

鴻嘉元年春二月詔遣諫大夫理等舉三輔三河弘農冤獄令公卿大夫部刺史明申敕守相以稱朕意其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未入者勿收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賜百戶牛酒上始為微行出冬黃龍見真定

二年春行幸雲陽三月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復集諸府又集承明殿詔舉敦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賜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大旱秋八月乙卯孝景廟闕災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

山君

四年春正月詔以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内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秋勃海清河河溢被災者振貸之冬廣漢鄭躬等黨與寖廣犯歴四縣衆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為

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戊午戾后園闕火
夏四月封倢伃趙氏父臨為成陽侯五月封舅曼子侍
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為新都侯六月丙寅立皇后
趙氏大赦天下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
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
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
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

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立城陽孝王子俚為王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

二年春正月己丑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乙酉晦日有蝕之詔曰乃者龍見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顯朕郵朕甚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安百姓者條奏所振貸貧民勿收又曰關東比歳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穀物助縣官振贍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為吏補

三百石其吏也遷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
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毋出租賦三歲萬錢以上
一年冬十一月行幸雍祠五時十二月詔曰前將作大
匠萬年知昌陵卑下妄請營作積土增高多興繇役百
姓罷極天下匱竭常侍閎前為大司農中丞數奏昌陵
不可成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閎前賜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今賜長關內侯食邑千戶閎五百
戶萬年邪佞不忠毒流衆庶雖蒙赦不宜居京師其徙

萬年焞煌郡是歲御史大夫王駿卒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天災仍重朕甚懼
焉惟民之失職臨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耆
老民所疾苦其與部刺史舉惇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
人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
雍五時陳倉陳寶祠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
謀反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
共格殺並等皆封為列侯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

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賜黄金百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户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吏民如雲陽行所過毋出田租夏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宫東司馬門皆災六月

甲午霸陵園門闕災出杜陵諸未甞御者歸家詔曰乃者地震京師火災婁降朕甚懼之有司其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又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彰有德令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奢侈踰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隷校尉察不變者秋七月辛未晦日有蝕之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晦日有蝕之三月行幸雍祠五

時夏四月丁酉無雲有雷聲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詔公卿博士議郎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毋有所諱與內郡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封蕭相國後喜為酇侯冬十二月辛亥大司馬大將軍王商薨是歲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

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官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定陵侯三月行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二月癸丑詔曰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内百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繫心觀于往古

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户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又曰蓋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而祭祀廢絶考求其後莫正孔吉其封吉為殷紹嘉侯三月進爵為公及周承休侯皆為公地各百里行幸雍祠五時夏四月以大司馬

車騎將軍根為大司馬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為司空封為列侯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大逆不道下獄死廷尉孔光使持節賜貴人許氏藥飲藥死十二月罷部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壬子丞相翟方進薨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年四十六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四月己卯葬延陵在扶

風去長安六十二里班彪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倢伃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立正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内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孝成帝建始河平陽朔鴻嘉永始元延各四年綏

和二年即位二十六年

孝哀皇帝名欣之字喜元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母曰丁姬年三歲嗣立為王長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來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韈繫解成帝由此以為

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時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
朝私賂遺上所幸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曲陽侯王
根昭儀及根見上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
定陶王勸帝以為嗣成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
之時年十七矣明年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
定陶王立為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王
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陛下聖德寛仁敬承祖宗
奉順神祇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臣願且得留國邸

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後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祀所以奬厲太子專為後之誼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賜宗室王子有屬者馬各一駟吏民爵百户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太皇太后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

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追謚滿父忠為平周懷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成侯六月詔曰鄭聲淫而亂樂聖王所放其罷樂府曲陽侯根前以大司馬建社稷策益封二千户太僕安陽侯舜輔導有舊恩益封五百户及丞相孔光大司空汜鄉侯何武益封各千户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户又曰諸侯

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為吏犯者以律論諸民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宮

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國無得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察吏殘賊酷虐者以時退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曲陽侯根成都侯況皆有罪根就國況免為庶人歸故郡詔以間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郡國比比地動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朕甚懼焉已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令水所傷縣邑及他國郡災害什四

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毋出今年租賦

建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侍中騎都尉新城侯趙欽成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為庶人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二月詔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悌敦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三月賜諸侯王公主列侯丞相將軍中二千石中都官郎吏金錢帛各有差冬中山孝王太后媛弟宜鄉侯馮參有罪皆自殺

二年春正月罷大司空復御史大夫夏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尊恭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立恭皇廟于京師赦天下徙罷州牧復刺史六月庚申帝太后丁氏崩詔起陵于恭皇之園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詔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

以百二十為度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郡國民使得自安八月詔以夏賀良等言皆違經背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下有司皆伏辜丞相博御史大夫元孔鄉侯晏有罪博自殺元減死二等晏削户四分之一語在博傳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三月己酉丞相當薨有星孛于

河鼓夏六月立魯頃王子郚（郚音魚又音吾）鄉侯閔為王冬十一月壬子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東平王雲雲后謁安成恭侯夫人放皆有罪雲自殺謁放棄市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二月封帝太太后從弟侍中傅商為汝昌侯太后同母弟子侍中鄭業為陽信侯三月侍中駙馬都尉董賢光祿大夫息夫躬南陽太守孫寵皆以告東平王

封列侯夏四月賜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及天下男子爵六月尊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秋八月恭皇園北門災冬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詔公卿大夫陳朕過失無有所諱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三月丞相嘉有罪下獄死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免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門鋪首作龜蛇之形所以銜環也鋪普胡反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二月歸國單于不說夏四月壬辰晦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正司直司隷造司寇職事未定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年二十六秋九月壬寅葬義陵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班氏曰孝哀自為藩王及充太子之宮文辭博敏幼有令聞睹孝成世祿去王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婁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雅

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即位痿痺末年寖劇饗國不永哀哉

孝哀皇帝建平四年元壽二年即位六年

孝平皇帝初名箕子元始二年更名衎之字樂元帝庶孫中山孝王子也母曰衛姬年三歲嗣立為王元壽二年六月哀帝崩太皇太后詔曰大司馬董賢年少不合衆心其上印綬罷賢即日自殺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遣車騎將軍王舜大鴻臚左咸使持

節迎中山王辛卯貶皇太后趙氏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帝皇后傅氏退居桂宮孔鄉侯傅晏少府董恭等皆免官爵徙合浦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謁高廟大赦天下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詔赦天下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羣臣奏言大司馬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及太師孔光等皆益封賜天下民爵一級吏在

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前議定陶傅太后尊號守經法不阿指從邪右將軍孫建爪牙大臣大鴻臚咸前正議不阿後奉節使迎中山王及宗正劉不惡執金吾任岑中郎將孔永尚書令姚恂沛郡太守石詡皆以前與建策東迎即位奉事周密勤勞賜爵關內侯食邑各有差賜帝徵即位前所過縣邑吏二

千石以下至佐史爵各有差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子同産子者皆得以為嗣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其為吏舉廉佐史補四百石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遣諫大夫行三輔舉籍吏民以元壽二年倉卒時横賦歛者償其直義陵民冢不妨殿中者勿發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儲偫二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班教化

禁淫祀放鄭聲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丙申旦衣在牀上寢令以急變聞用太牢祠夏五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大赦天下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六月使少府左將軍豐賜帝母中山孝王姬璽書拜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元爵關內侯賜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户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罷明光宮及三輔馳道天下女徒已論

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復貞婦鄉一人置少府海丞果丞各一人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太皇太后省所食湯沭邑十縣屬大司農常別計其租入以贍貧民秋九月赦天下徒以中山苦陘縣為中山孝王后湯沐邑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詔曰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使太師光奉太牢告祠高廟夏四月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

為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封故大司馬博陸侯霍光從父昆弟曾孫陽宣平侯張敖玄孫慶忌絳侯周勃玄孫共舞陽侯樊噲玄孫之子章皆為列侯復爵賜故曲周侯酈商等後玄孫酈明友等百一十三人爵關内侯食邑各有差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斗受錢天下民貲不滿二萬及被災之郡不滿十

萬勿租稅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罷安定呼沲苑以為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犂牛種食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九月戊申晦日有蝕之赦天下徒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執金吾候陳茂假以鉦鼓募汝南南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

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重從雲陽賜公
田宅冬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三年春詔有司為皇帝納采安漢公莽女語在莽傳又
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
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夏安漢公奏車服制
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及
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
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陽陵任橫等自稱將

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安漢公世子宇與帝外家衛氏有謀宇下獄死誅衛氏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百寮自令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定著令二月丁未立皇后王氏大赦天下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覽觀風俗賜九卿以下至六百石宗室

有屬籍者爵自五大夫以上各有差賜天下民爵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夏皇后見于高廟加安漢公曰宰衡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封公子安臨皆為列侯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冬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梁王立有罪自殺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

瓦且盡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户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詔曰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吴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為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

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
賜宗師帛各十四匹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廱令
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
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徵天下通知逸
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
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
至者數千人閏月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為王帝益
壯以衛后故怨不悅冬十二月丙午莽因臘日上椒酒

置毒酒中帝崩于未央宫大赦天下有司議曰禮臣不殤君皇帝年十有四歲宜以禮斂加元服奏可葬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詔曰皇帝仁惠無不顧哀每疾一發氣輒上逆害於言語故不及有遺詔其出媵妾皆歸家得嫁如孝文時故事班氏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襃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于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莽立宣帝之玄孫廣戚侯之子嬰為帝年三歲號曰孺子遂

引周公居攝故事明年改元居攝後二年篡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改元初始初始一年始建國五年天鳳六年地皇四年

孝平帝元始五年

右漢自高祖至孺子十三帝通王莽合二百二十九年漢二百十四年僞新十五年

通志卷六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後漢紀第六上

光武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

武光武年九歳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凖日角性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蜂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

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十
一月有星孛於張光武遂將賓客還舂陵時伯升已會
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
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
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
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
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
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

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
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
水西大破之斬阜賜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
宗將軍陳茂於淯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為
天子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
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四
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
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

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初光武為舂陵侯家訟逋
租於尤尤見而奇之及是時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
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邪何為乃如
是初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
為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有長
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
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光武
將數千兵徼之於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

陽皆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

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珤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

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為地道衝輣橦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六月巳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

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將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偽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鋭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

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光武難交私語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庚戌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

以光武行司隷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隷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郡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故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

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光武不荅去之真定林於是乃詐以卜者王郎為武帝子子輿十二月立郎為天子都邯鄲遂遣使者降下郡國

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户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内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

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遥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水合得過未畢數騎而陷進至下博城西遑惑不知所

之有白衣老父在道傍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

栢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為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䜌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

甲辰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毁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令悉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别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搶尤來

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將擊之先遣吳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淸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絶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降者尤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勑

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赤眉别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吳漢岑彭襲殺謝躬於鄴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光武北擊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没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

勝而素懾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賊入漁陽乃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於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温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於是諸將議上尊號馬武先進曰天下無主如有聖人承敝而起雖仲尼為相孫子為將猶恐無能有益反水不收後悔無及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且還薊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

之乎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武曰諸將盡然
光武使出曉之乃引軍還至薊夏四月公孫述自稱天
子光武從薊還過范陽命收葬吏士至中山諸將復上
奏曰漢遭王莽宗廟廢絶豪傑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
升首舉義兵更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
敗亂綱紀盗賊日多羣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
潰後拔邯鄲北州弭定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
帶甲百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

聞帝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計萬姓為心光武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

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
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
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
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
上無天子海內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答天神以
塞羣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
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於六宗望於羣神
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

人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於再至於三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於是建元為建武大赦天下改鄗為高邑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甲子前將軍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大破之斬其將劉均秋七月辛未拜前將軍鄧

禹為大司徒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壬午以大將軍吳漢為大司馬偏將軍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大將軍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偏將軍葢延為虎牙大將軍偏將軍朱祐為建義大將軍中堅將軍杜茂為大將軍時宗室劉茂自號厭新將軍率衆降封為中山王己亥幸懷遣耿弇率彊弩將軍陳俊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朱祐及廷尉岑彭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

高祖太宗世宗於懷宫進幸河陽更始廪丘王田立降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辛未詔曰更始破敗棄城逃走妻子裸袒流冗道路朕甚愍之今封更始為淮陽王吏人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甲申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辛卯朱鮪舉城降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遣岑彭擊荆州羣賊十一月甲午幸懷劉永自稱天子十二月丙戌至自懷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盧芳起安定破虜大将軍叔壽擊

五校賊於曲梁戰殁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庚辰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詔以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令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壬午更始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降皆復爵位

壬子起高廟建社稷於洛陽立郊兆於城南始正火德
色尚赤是月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寇掠關中大
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椽奉十一帝神主納於高廟真
定王楊臨邑侯讓謀反遣前將軍耿純誅之二月已酉
幸修武大司空王梁免壬子以太中大夫宋弘為大司
空遣驃騎大將軍景丹率征虜將軍祭遵等二將軍擊
弘農賊破之因遣祭遵圍蠻中賊張滿漁陽太守彭寵
反攻幽州牧朱浮於薊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辛卯

至自修武三月乙未大赦天下詔項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遣執金吾賈復率二將軍擊更始郾王尹遵破降之驍騎將軍劉植擊密賊戰歿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率四將軍伐劉永夏四月圍永於睢陽更始將蘇茂殺淮陽太守潘蹇而附劉永甲午封叔父良為廣陽王兄子章為太原王章弟興為魯王舂陵侯嫡子祉為城陽王五月庚辰封更始元氏王歙為泗水王故真定王楊子德

為真定王周後姬常為周承休公癸未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聽之敢拘執論如律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大赦天下增郎謁者從官秩各一等丙午封宗子劉終為淄川王秋八月帝自將征五校丙辰幸內黃大破五校於羛陽降之遣游擊將軍鄧隆救朱浮與彭寵戰於潞隆軍敗績蓋延拔睢陽劉永奔譙破虜將軍鄧奉據淯陽反九月壬戌至自內黃驃騎大將軍景丹薨延岑大破赤眉於杜陵關

中飢民相食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為征南大將軍率八將軍討鄧奉於堵鄉銅馬青犢尤來餘賊共立孫登為天子於上郡登將樂元殺登以其衆五萬餘人降遣偏將軍馮異代鄧禹伐赤眉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安輯青徐二州招張步降之十二月戊午詔曰惟宗室列侯為王莽所廢先靈無所依歸朕甚愍之其並復故國若侯身已歿屬所上其子孫見名尚書封拜是歲蓋延等大破劉永於沛西初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觔易

粟一斛至是野穀旅生麻尗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焉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偏將軍馮異為征西大將軍杜茂為驃騎大將軍大司徒鄧禹及馮異與赤眉戰於回溪禹異敗績征虜將軍祭遵破蠻中斬張滿辛巳立皇考南頓君已上四廟壬午大赦天下閏月乙巳大司徒鄧禹免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己亥幸宜陽甲辰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

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詔以屬城門校尉戊申至自宜陽己酉詔曰羣盜縱横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殺光

祿大夫伏隆反帝幸懷遣吳漢率二將軍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三月壬寅以大司徒司直伏湛為大司徒彭寵陷薊城寵自立為燕王帝自將征鄧奉幸堵陽夏四月大破鄧奉於小長安斬之馮異與延岑戰於上林破之吳漢率七將軍與劉永將蘇茂戰於廣樂大破之虎牙大將軍蓋延圍劉永於睢陽五月己酉車駕還宮乙卯晦日有蝕之六月壬戌大赦天下耿弇與延岑戰於穰大破之秋七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伐秦

豐戰於黎丘大破之獲其將蔡宏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女徒雇山歸家蓋延拔睢陽獲劉永而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為梁王冬十月壬申幸舂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十一月乙未至自舂陵涿郡太守張豐反是歲李憲自稱天子西州大將軍隗囂奉奏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與延岑戰於東陽斬其

將張戍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二月壬子幸懷壬申至白
懷遣右將軍鄧禹率二將軍與延岑戰於武當破之夏
四月丁巳幸鄴巳巳進幸臨平遣大司馬吳漢擊五校
賊於箕山大破之五月進幸元氏辛巳進幸盧奴遣征
虜將軍祭遵率四將軍討張豐於涿郡斬豐六月辛亥
車駕還宫七月丁亥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
霸圍劉紆於垂恵董憲將賁休以蘭陵城降憲圍之虎

牙大將軍蓋延率平狄將軍龐萌救貢休不克蘭陵為
憲所陷秋八月戊午進幸壽春太中大夫徐惲擅殺臨
淮太守劉度惲坐誅遣揚武將軍馬成率三將軍伐李
憲九月圍憲於舒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太傅卓茂薨
十一月丙申幸宛遣建義大將軍朱祐率二將軍圍秦
豐於黎丘十二月丙寅進幸黎丘是歲征西大將軍馮
異與公孫述將程馬戰於陳倉破之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二月丙午大赦天下捕虜

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拔垂惠乙丑幸魏郡壬申封殷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彭寵為其蒼頭所殺漁陽平大司馬吳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降之復遣耿弇率二將軍討張步三月癸未徙廣陽王良為趙王始就國平狄將軍龎萌反殺楚郡太守孫萌而東附董憲遣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二將軍伐田戎於津鄉大破之夏四月旱蝗河西大將軍竇融始遣使貢獻五月丙子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下朕甚憂之將

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天氣乎其令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見徒免為庶人務進柔良退貪酷各正厥事焉六月建義大將軍朱祐拔黎丘獲秦豐丙寵萌蘇茂圍桃城帝時幸蒙因自將征之先理兵任城乃進救桃城大破萌等秋七月丁丑幸沛祠高原廟詔修復西京園陵進幸湖陵征董憲又幸蕃遂攻董憲於昌慮大破之八月己酉進幸郯留吳漢攻劉紆董憲等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

獲劉紆漢進圍董憲龎萌於朐冬十月還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帝幸臨淄進幸劇張步斬蘇茂以降齊地平初起太學車駕還宫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一月壬寅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為大司徒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於九原西州大將軍隗囂遣子恂入侍交阯牧鄧讓率七郡太守遣使奉貢詔復濟陽二年徭役是歲野穀漸少田畝益廣焉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無有所與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為災穀價騰踊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揚武將軍馬成等拔舒獲李憲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三月公孫述遣將任滿寇南郡夏四月丙子幸長安始謁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遣虎牙大將軍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公孫述五月
已未至自長安隗囂反蓋延等因與囂戰於隴阺諸將
敗績辛丑詔曰惟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吏人為隗囂所
詿誤者又三輔遭難赤眉有犯法不道者自殊死以下
皆赦除之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
百姓遭難户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隷
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
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

減損十置其一代郡太守劉興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歿初樂浪人王調據郡不服秋遣樂浪太守王遵擊之郡吏殺調降遣前將軍李通率二將軍與公孫述將戰於西城破之夏蝗秋九月庚子赦樂浪謀反大逆殊死以下丙寅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内疚於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十一

月丁卯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隗囂遣將行巡寇扶風征西大將軍馮異拒破之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始遣列侯就國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為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

除之又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於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二月辛巳罷護曹都尉官三月丁酉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譴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修

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夏四月壬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隷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焉五月戊戌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甲寅詔吏人遭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略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是夏連雨水漢忠將軍王常為橫野大將軍八月丁亥封前河間王邵為河間王隗囂寇安定征西

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擊郄之冬盧芳所置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是歲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八年春正月中郎將來歙襲略陽殺隗囂守將而據其城夏四月司隸校尉傅亢下獄死隗囂攻來歙不能下閏月帝自征囂河西太守竇融率五郡太守與車駕會高平隴右潰隗囂奔西城遣大司馬吳漢征南大將軍岑彭圍之進幸上邽不降命虎牙大將軍蓋延建威大

將軍耿弇攻之潁川盜賊寇没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
京師騷動秋大水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九月乙卯
車駕還宫庚申帝自征潁川盜賊皆降安丘侯張步叛
歸琅邪太守陳俊討獲之戊寅至自潁川冬十月丙午
幸懷十一月乙丑至自懷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吴漢蓋
延等還軍長安天水隴西復反歸囂十二月高句麗王
遣使奉貢是歲大水
九年春正月隗囂病死其將王元周宗復立囂子純為

王徙鴈門吏人於太原三月辛亥初置青巾左校尉官公孫述遣將田戎任滿據荆門夏六月丙戌幸緱氏登轘轅遣大司馬吳漢率四將軍擊盧芳將賈覽於高柳戰不利秋八月遣中郎將來歙監征西大將軍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驃騎大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繁時茂軍敗績是歲省關都尉復置護羌校尉官

十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率捕虜將軍王霸等五將軍擊賈覽於高柳匈奴遣騎救覽諸將與戰却之修理長

安髙廟夏征西大將軍馮異破公孫述將趙匡於天水斬之征西大將軍馮異薨秋八月巳亥幸長安祠髙廟遂有事十一陵戊戌進幸汧隗囂將髙峻降冬十月中郎將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其將王元奔蜀純與周宗降隴右平先零羌寇金城隴西來歙率諸將擊羌於五谿大破之庚寅車駕還宫是歳省定襄郡徙其民於西河泗水王歙薨淄川王終薨

十一年春二月巳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

不得減罪巳酉幸南陽還幸章陵祠園陵城陽王祉冢庚午車駕還宮閏月征南大將軍岑彭率三將軍與公孫述將田戎任滿戰於荆門大破之獲任滿威虜將軍馮駿圍田戎於江州岑彭遂率舟師伐公孫述平巴郡夏四月丁卯省大司徒司直官先零羌寇臨洮六月中郎將來歙率揚武將軍馬成破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下辯安遣閒人刺殺中郎將來歙帝自將攻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八月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黄石輔威

將軍臧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大破之王元降
至自長安癸亥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
為庶民冬十月壬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公孫述
遣閒人刺殺征南大將軍岑彭馬成平武都因隴西太
守馬援擊破先零羌徙致天水隴西扶風十二月大司
馬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初斷
州牧自還奏事
十二年春正月大司馬吳漢與公孫述將史興戰於武

陽斬之三月癸酉詔隴蜀民被略為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為庶民夏甘露降南行唐六月黄龍見東阿秋七月威虜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九月吴漢大破公孫述將謝豐於廣都斬之輔威將軍臧宫拔涪城斬公孫恢大司空李通罷冬十一月戊寅吴漢臧宫與公孫述戰於成都大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吴漢屠成都夷述宗族及延岑等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是歲九真徼外蠻夷張遊率種人内屬封

爲歸漢里君省金城郡屬隴西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橫野大將軍王常薨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郡施刑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二月遣捕虜

將軍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盧芳自五原亡入匈奴丙辰詔曰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襲爵為王不應經義其以興為臨湘侯得為真定侯邵為樂成侯茂為單父侯其宗室及絶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丁巳降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為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為衛公省并西京十三國廣平屬鉅鹿真定屬常山河間屬信都城陽屬琅邪泗水屬廣陵淄川屬高密

膠東屬北海陸安屬廬江廣陽屬上谷三月辛未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丙子行大司空馬成罷夏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罷左右將軍官建威大將軍耿弇罷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馬甲寅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五月匈奴寇河東秋七月廣漢

徼外白馬羌豪率種人內屬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兎冬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為奴婢者皆一切免為庶民或依託為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復置金城郡

十四年春正月起南宮前殿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報命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志為褒成侯越嶲人任貴自稱太守遣使奉計秋九月平城人賈丹殺盧芳將尹

由來降是歲會稽大疫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二月癸卯詔益梁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切免為庶民賣者無還直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自殺丁未有星孛于昴汝南太守歐陽歙為大司徒建義大將軍朱祐罷丁未有星孛於營室二月徙鴈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關居庸關以東初巴蜀既平大司馬吳漢上書請封皇子不許重奏連歲三月乃詔羣臣議大司空融固始

侯通膠東侯復高密侯禹太常登等奏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以藩屏京師周封八百同姓諸姬並為建國夾輔王室尊事天子享國永長為後世法故詩云大啓爾宇為周室輔高祖聖德先有天下亦務親親封立兄弟諸子不違舊章陛下德横天地興復宗統褒德賞勲親睦九族功臣宗室咸蒙封爵多受廣地或連屬縣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陛下恭謙克讓抑而不議羣臣百姓莫不失望宜因盛夏吉時定號位以廣藩輔明親親尊

宗廟重社稷應古合舊猒塞衆心臣請大司空融上輿地圖太常擇日具禮儀制曰可夏四月戊申以大牢告祠宗廟丁巳使大司空融告廟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癸丑追謚兄伯升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六月庚午復置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為越騎校尉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户口年紀又考實

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歐陽
歙下獄死十二月庚午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盧芳自
匈奴入居高栁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免虎牙大將軍
蓋延薨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反略有城邑三月辛丑
晦日有食之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
度田不實皆下獄死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
攻刼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

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摘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盧芳遣使乞降十二月甲辰封芳為代王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是歲始行五銖錢

十七年春正月趙公良薨二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四月乙卯南巡狩皇太子及右翊公輔楚公英東海公陽濟南公康東平公蒼從幸潁川進幸葉章陵五月乙卯車駕還宮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妖巫李廣等羣起據皖城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等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為中山太后立貴人陰氏為皇后進右翊公輔為中山王食常山郡其餘九國公皆即舊封進爵為王甲申幸章陵

修園廟祀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欵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乃悉為舂陵宗室起祠堂有五鳳凰見於潁川之郟縣十二月至自章陵是歲莎車國遣使貢獻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叛遣大司馬吳漢率二將軍討之圍成都甲寅西巡狩幸長安三月壬午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歷馮翊界進幸蒲坂祠后土夏四月

甲戌車駕還宮癸酉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遣伏波將軍馬援率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交阯賊徵側等戊申幸河内戊子至自河内五月旱盧芳復亡入匈奴秋七月吳漢拔成都斬史歆等壬戌赦益州所部殊死以下冬十月庚辰幸宜城還祠章陵十二月乙丑車駕還宮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

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四世於章陵妖巫單臣傅鎮等反據原武太中大夫臧宮圍之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伏波將軍馬援破交阯斬徵側等因擊破九真賊都陽等降之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國公爵為王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

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西南夷寇益州郡遣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越嶲太守任貴謀叛十二月劉尚襲貴誅之是歲復置函谷關都尉修西京宮室

二十年春正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

涉下獄死大司空竇融免五月辛亥大司馬吳漢薨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六月庚寅廣漢太守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壬辰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乙未徙中山王輔為沛王秋東夷韓國人率衆詣樂浪内附冬十月東巡狩甲午幸魯進幸東海楚沛國十二月匈奴寇天水壬寅車駕還宫是歳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東復濟陽縣傜役六歳

二十一年春正月武威將軍劉尚破益州夷平之夏四

月安定屬國胡叛屯聚青山遣將兵長史陳訢討平之
秋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祭彤大破之冬十月遣伏波
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不剋匈奴寇上谷中山其冬鄯
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
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幸長安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
二月己巳至自長安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
司隷校尉蘇鄴下獄死九月戊辰地震裂制詔曰日若

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静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稾遣謁者按行其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絮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毁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為尋求之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癸丑光祿勲杜林為大司空是歲齊

王韋甍青州蝗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於江夏夏五月丁夘大司徒蔡茂薨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九月辛未陳留太守玉况為大司徒冬十月丙申太僕張純為大司空高句麗率種人詣樂浪内屬十二月武陵蠻叛寇掠郡縣遣劉尚討之戰

於沅水尚軍敗沒是歲匈奴薁鞬日逐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内附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匈奴薁鞬日逐王比遣使欵五原塞求扞禦北虜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蠻不尅於是伏波將軍馬援率四將軍討之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藩王法冬十二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遼東太守祭肜招降之烏桓大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藩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三月南單于遣子入侍戊申晦日有食之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冬十月叛蠻悉降夫餘王遣使奉獻是歲烏桓大人率衆內屬詣闕朝貢

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將作大匠

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遣中郎將段郴授南單于璽綬令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遣謁者分將施刑補理城郭發遣

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况薨五月丁丑詔曰
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
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
太僕趙憙為太尉大司農馮勤為司徒益州郡徼外蠻
夷卒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乞和親冬魯王興
齊王石始就國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國益

東海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鐘虡之樂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詔郡縣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秋八月戊寅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冬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宫北匈奴遣使貢獻乞和親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舉寃獄出繫囚庚申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

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各有差
三十年春正月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二月東巡狩甲子幸魯進幸濟南閏月癸丑車駕還宮有星孛於紫宮夏四月戊子徙左翊王焉為中山王五月大水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秋七月丁酉幸魯國復濟陽縣是年傜役冬十一月丁酉至自魯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

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六斛癸酉晦日有食
之是夏蝗秋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
室其女子宮是歲陳留雨穀形如稗實北匈奴遣使貢
獻
中元元年春正月東海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
淮陽王延趙王盱皆來朝丁卯東廵狩二月巳卯幸魯
進幸太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於東嶽辛卯柴望岱宗
登封太山甲午禪於梁父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夏四

月癸酉車駕還宫己卯大赦天下復嬴博梁父奉高勿

出今年田租芻槀改年為中元行幸長安戊子祠長陵

五月乙丑至自長安六月辛卯太僕馮魴為司空乙未

司徒馮勤薨是歲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痼疾皆愈惟

眇蹇者不瘳又有赤草生於水崖郡國頻上嘉瑞帝常

自謙無德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秋郡國三蝗冬

十月辛未司隷校尉東萊李訢為司徒甲申使司空告

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吕太后賊害

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産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是歲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圖讖於天下復濟陽南頓是年傜役參狼羌寇武都敗郡兵隴西太守劉盱遣軍救之及武都郡兵討叛羌皆破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立北郊祀后土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初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儆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

丞閎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初皇考南頓君欽為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光武曰秀明年方

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為太初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及王莽簒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為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及始起兵還舂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其後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亦云劉秀當為天子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不然何以能乘時龍而御天哉范氏賛曰炎正中微

大盜移國九縣飆回三精霧塞人厭淫詐神思反德光武誕命靈貺自甄沈幾先物深略緯文尋邑百萬貔虎為羣長轂雷野高鋒彗雲英武既振新都自焚虔劉庸代紛紜梁趙三河未澄四關重擾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靈慶既啓人謀咸贊明明廟謨赳赳雄斷於赫有命系隆我漢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三十一年中元二年即位三十三年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皇后帝生而豐下十歲能通春秋光武奇之建武十五年封東海公十七年進爵為王十九年立為皇太子師事博士桓榮學通尚書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年三十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有司奏上尊廟曰世祖夏四月丙辰詔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粟

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巳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為内郡人妻在巳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黄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以高密侯禹為太傅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封太尉憙為節鄉侯司徒訢為安鄉侯司空魴為楊邑侯秋九月燒當羌寇隴西敗郡兵於允街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勿收今年租調又所發天水三千人亦復是歲更賦遣謁者張鴻討叛羌於允吾

鴻軍大敗戰歿冬十一月遣中郎將竇固監捕虜將軍
馬武等二將軍討燒當羌十二月甲寅詔以方春戒節
其勑有司務順時氣天下亡命誅死以下聽得贖論死
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
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令選
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
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及郡縣每因徵發輕為
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均平無令枉刻

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巳下朝於元陵如元會儀夏五月太傅鄧禹薨戊寅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升龍旄頭鸞輅龍旗六月乙卯葬東海恭王秋七月捕虜將軍馬武等與燒當羌戰大破之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八月戊子徙山陽王荆為廣陵王遣就國是歲遼東太守祭肜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越嶲姑復夷叛州郡討平之

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帝及公卿列

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約屨以行事禮畢登靈臺使尚
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宣布詔旨令天下自殊死
巳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
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秋
九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東海王政來
朝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以三老李躬年
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宜有酬報其賜榮爵關內
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

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觔有司其存耆耋恤幼
孤惠鰥寡稱朕意焉中山王馬始就國甲子西巡狩幸
長安祠高廟遂有事於十一陵歴覽館邑會郡縣吏勞
賜作樂十一月甲申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帝謁
陵園過式其墓進幸河東所過賜二千石令長以下至
於掾吏各有差癸卯車駕還宮十二月護羌校尉竇林
下獄死是歲始迎氣於五郊少府隂就子豐殺其妻酈
邑公主就坐自殺

三年春正月癸巳詔有司勉順時氣督勸農桑詳刑慎罰明察單辭以稱朕意二月甲寅太尉趙憙司徒李訢免丙辰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巳未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辛酉立皇子建為千乘王羨為廣平王六月丁卯有星孛於天船北秋八月戊辰改太樂為大予樂壬

中晦日有食之詔言事者靡有所諱冬十月烝祭光武
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甲子車駕從皇太后幸章
陵觀舊廬十二月戊辰至自章陵是歲起北宮及諸官
府京師及郡國七大水
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而比再得
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
罰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冬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
空馮魴免丙辰河南尹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

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

五年春二月庚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罷歸藩琅邪王京就國冬十月行幸鄴與趙王栩會鄴常山三老言於帝曰上生於元氏願蒙優復詔復元氏縣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闌走卒至自鄴十一月北匈奴寇五原十二月寇雲中南單于擊却之是歲發遣邊人在内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六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東平王蒼淮陽王延琅邪

王京東海王政趙王盱北海王興齊王石來朝二月王
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子詔太常以礿
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
千石半之又詔先帝詔書禁人上事言聖而閒者章奏
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
不為諂子蚩也冬十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陵會沛王輔
楚王英淮南王康東平王蒼淮南王延琅邪王京東海
王政十二月還幸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壬午車駕還宮

東平王蒼琅邪王京從駕來朝皇太后
七年春正月癸卯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皇
后秋八月戊辰北海王興薨是歲北匈奴遣使乞和親
八年春正月己卯司徒范遷薨三月辛卯太尉虞延為
司徒衛尉趙憙行太尉事遣越騎司馬鄭衆報使匈奴
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秋郡國十四雨水冬十月
北宮成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禮畢詔三公募郡國
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

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産欲相代者恣聽之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北匈奴寇河西諸郡

九年春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

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産一人復終身
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夏
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令司隷校尉
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
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是歲大有年為
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國除夏四月戊子詔
曰昔歲五穀登衍今兹蠶麥善收其大赦天下閏月甲

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冬十月徵淮陽王延會平輿徵沛王輔會睢陽十二月甲午車駕還宮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東平王蒼淮陽王延中山王焉琅邪王京東海王政來朝秋七月司隷校尉郭霸下獄死是歲漅湖出黄金廬江太守以獻時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十二年春正月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內屬於是置永昌郡罷益州西部都尉夏四月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自滎陽至於千乘海口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詔天下厚葬及車服侈美者令有司申明科禁宣下郡國秋七月乙亥司空伏恭罷乙未大司農牟融為司空冬十月司隸校尉王康下獄死是歲天下安平人無徭

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十三年春二月帝耕於籍田禮畢賜觀者食三月河南尹薛昭下獄死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廵行河渠乙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兖豫之人多被水患今既築隄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其濵渠下田悉賦予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因遂度河登太行進幸上黨壬寅車駕還宫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

災異屢見咎在朕躬其令刺史太守詳刑理寃存恤鰥寡勉思厥職庶幾和穆隂陽消伏災譴焉十一月楚王英謀反廢國除遷於涇縣所連及死徙者數千人是歲齊王石薨

十四年春三月甲戌司徒虞延免自殺夏四月丁巳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為司徒前楚王英自殺夏五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元壽為廣陵侯初作壽陵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東廵狩辛丑幸偃師詔亡命自殊

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徵沛王輔會睢陽進幸彭城癸亥帝耕于下邳三月徵琅邪王京會良成徵東平王蒼會陽都又徵廣陵侯及其三弟會魯祠東海恭王陵還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又幸東平辛卯進幸大梁至定陶祠定陶恭王陵夏四月庚子車駕還宮改信都為樂成國臨淮為下邳國封皇子恭為

鉅鹿王黨為樂成王衍為下邳王暢為汝南王昞為常
山王長為濟陰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郎從官二十
歲巳上帛百匹十歲巳上二十匹十歲巳下十匹官府
吏五匹書佐小史三匹令天下大酺五日乙巳大赦天
下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冬車騎校獵
上林苑十二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屯涼
州
十六年春二月遣太僕祭彤出高闕奉車都尉竇固出

酒泉駙馬都尉耿秉出居延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留兵屯伊吾盧城耿秉來苗祭肜並無功而還夏五月淮陽王延謀反發覺癸丑司徒邢穆駙馬都尉韓光坐事下獄死所連及誅死者甚衆戊午晦日有食之六月丙寅大司農西河王敏為司徒秋七月淮陽王延徙封阜陵王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為

人妻勿與俱謀反大逆無道不用此書是歲北匈奴寇
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擊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北海王睦薨二月乙巳
司徒王敏薨三月癸丑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是歲甘
露仍降樹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
南夷哀牢儋耳焦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
獻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
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奉觴上壽制書追美髙

祖光武聖德命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人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郎從官視事十歲以上者帛十匹中二千石二千石下至黄綬貶秩奉贖在去年以来皆還贖秋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及張掖屬國繋囚右趾以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冬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破白山虜

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初置西域都護戊已校尉是歲

改天水為漢陽郡

十八年春三月丁亥詔令天下亡命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作五匹吏人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夏四月已未詔曰自春以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政失厥中憂懼而已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及流民無名數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

粟人三斛理冤獄錄輕繫二千石分禱五嶽四瀆郡界有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者長吏各潔齋禱請冀蒙嘉澍六月己未有星孛於太微馬者龜兹攻西域都護陳睦悉没其衆北匈奴及車師後王圍戊己校尉耿恭秋八月壬子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寝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初作壽陵制令流水而已石椁廣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萬年之後埽地而祭杅水脯糒而已過百日唯四時設奠置吏卒

數人供給灑埽勿開修道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帝遵奉建武制度無敢違者後宫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户口滋殖焉

范氏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内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鍾離

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明帝永平十八年即位十八年

肅宗孝章皇帝諱炟顯宗第五子也母賈貴人永平三年立為皇太子少寛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年十九尊皇后曰皇太后壬戌葬孝明皇帝於顯節陵冬十月丁未大赦天下賜民爵人二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三級脱無名數及流人欲占者人一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子鰥寡孤獨篤

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二斛詔書申勑百僚以行太尉事節鄉侯憙為太傅司空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十一月戊戌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詔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遣酒泉太守段彭救戊已校尉耿恭討車師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十二月癸巳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劬勞日昃身御浣衣食無兼珍澤臻四表遠人慕化焦僥儋耳欵塞自至克伐鬼方開道西域威靈廣被無思

不服以烝庶為憂不以天下為樂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作登歌正雅樂博貫六藝不舍晝夜聰明淵塞著在圖讖至德所感通於神明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自稱不德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天下聞之莫不悽愴陛下至孝烝烝奉順聖德臣愚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别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

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是歲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兖豫徐州田租芻稾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疫疾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

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寃獄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酒泉太守段彭討擊車師大破之罷戊巳校尉官二月武陵澧中蠻叛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巳巳詔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夏五月辛酉初舉孝廉郎中寛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秋七月辛亥詔以上林

池籞田賦與貧人八月庚寅有星孛於天市九月永昌哀牢夷叛冬十月武陵郡兵討叛蠻破降之十一月阜陵王延謀反貶為阜陵侯

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朕深惟先帝詔書每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僭侈自若有司廢典莫肯舉察自今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甲辰罷伊吾盧屯兵永昌越嶲益州三郡民夷

討良牢破平之夏四月戊子詔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令歸本郡癸巳詔齊相省冰紈方空縠吹綸絮六月燒當羌叛金城太守郝崇討之敗績羌遂寇漢陽秋八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討平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於紫宫

三年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三月癸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

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巳巳罷常山呼沱石臼河漕行車騎將軍馬防破燒當羌於臨洮閏月西域假司馬班超擊姑墨大破之冬十二月丁酉以馬防為車騎將軍武陵漊中蠻叛是歲零陵獻芝草

四年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為皇太子賜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流人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

存者粟人五斛己丑徙鉅鹿王恭為江陵王汝南王暢為梁王常山王昞為淮陽王辛卯封皇子伉為千乘王全為平春王五月丙辰車騎將軍馬防罷甲戌司徒鮑昱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為司徒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冬牛大疫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

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蓺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

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是歲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親覽而問焉其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甲申詔以去秋雨澤不適今時復旱如炎如焚其令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禱五嶽四瀆及名山能興雲致雨者務加肅敬冀蒙嘉應三月甲寅詔以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

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有司其議糾舉之荆豫諸郡兵討破武陵漊中叛蠻夏五月辛亥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戊辰太傅趙憙薨冬始行月令迎氣樂是歲零陵獻芝草有八黄龍見於泉陵西域假司馬班超擊疏勒破之六年春二月辛卯琅邪王京薨夏五月辛酉趙王盱薨

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
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濟南王康東平王蒼中山王焉東
海王政琅邪王宇來朝夏六月甲寅廢皇太子慶為清
河王立皇子肇為皇太子己未徙廣平王羨為西平王
秋七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
追念祖考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九月甲戌幸偃師東涉卷津至河內詔不得輒修橋道

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剌探起居以為煩擾所過欲令貧弱有利無違詔書遂覽淇園已酉進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於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勞賜常山趙國吏人復元氏租賦三歲辛卯車駕還宮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毋同産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及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

髡鉗城旦舂十四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冬十月癸丑西巡狩幸長安丙辰祠高廟遂有事十一陵遣使者祠太上皇於萬年以中牢祠蕭何霍光進幸槐里岐山得銅器形似酒罇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民之無良相怨一方斯器亦曷為來哉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造舟於涇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十一月詔勞賜河東守令掾以下十二月丁亥車

駕還宮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三月辛卯葬東平憲王
賜鑾輅龍旂夏六月北匈奴大人率衆款塞降冬十二
月甲午東巡狩幸陳留梁國睢陽潁陽戊申車駕還宮
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
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
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
廣異義焉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來朝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閏月辛丑濟陰王長薨二月甲戌詔曰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項自牛疫以來穀食連少剌史二千石不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夏四月己卯分東平國封憲王蒼子尚為任城王六月辛酉沛王輔薨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

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八月甲子太尉鄧彪罷大司農鄭弘為太尉癸酉詔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各有差丁酉南巡狩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

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其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九月乙未東平王忠薨辛丑幸章陵祠舊宅園廟見宗室故人賞賜各有差冬十月乙未廵幸江陵詔廬江太守祠南嶽又詔長沙零陵太守祠長沙定王舂陵節侯鬱林府君還幸宛十一月已丑車駕還宮賜從者各有差十二月壬子詔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並得叙用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令云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方字伯況平原人）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

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二月甲寅始用四分歷詔曰今山川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增修羣祀以祈豐年丙辰東巡狩己未鳳凰集肥城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農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辛未幸太山柴告岱宗有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

北過於宮屋翺翔升降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癸酉告祠二祖四宗大會內外羣臣丙子詔大赦天下諸犯罪不當得赦者皆除之復博奉高嬴無出今年田租芻槀戊寅進幸濟南三月已丑進幸魯祠東海恭王陵庚寅祠孔子於闕里及七十二弟子賜襃成侯及諸孔男女帛壬辰進幸東平祠憲王陵甲午遣使者祠定陶太后恭王陵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巳客星入紫宮乙卯車駕還宮庚申假

於祖禰告祠高廟五月戊申詔曰乃者鳳凰黄龍鸞鳥比集七郡或一郡再見及白烏神雀甘露屢臻祖宗舊時或班恩施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加賜河南女子百户牛酒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已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人當酺者布户一匹城外三户共一匹賜博士員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改廬江為六安國江陵復為南

郡徙江陵王恭為六安王秋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為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九月壬辰詔鳳凰黄龍所見亭部無出二年租賦加賜男子爵人二級先見者帛二十匹近者三匹太守三十匹令長十五匹丞尉半之他如賜爵故事丙申徵濟南王康中山王焉會烝祭

冬十一月壬辰日南至初閉關梁

三年春正月乙酉詔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丙申北巡狩濟南王康中山王焉西平王羨六安王恭樂成王黨淮陽王昞任城王尚沛王定皆從辛丑帝耕於懷二月壬寅告常山魏郡清河鉅鹿平原東平郡太守相曰朕前祠園陵遂望祠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今將禮常山遂徂北土歷魏郡經平原升踐隄防詢訪耆老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

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夫之勞乙丑勑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戊辰進幸中山遣使者祠北嶽出長城癸酉還幸元氏祠光武顯宗於縣舍正堂明日又祠顯宗於始生堂皆奏樂三月丙子詔高邑令祠

光武即位壇復元氏七年徭役己卯進幸趙庚辰祠房山於靈壽辛卯車駕還宮賜從行者各有差夏四月丙寅太尉鄭弘免大司農宋由為太尉五月丙子司空第五倫罷太僕袁安為司空秋八月乙丑幸安邑觀鹽池九月至自安邑冬十月北海王基薨燒當羌叛寇隴西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斬疏勒王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追擊叛羌戰歿夏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六月

戊辰司徒桓虞免癸卯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祿勳任隗為司空秋七月癸卯齊王晃有罪貶為蕪湖侯壬子淮陽王昞薨鮮卑擊破北單于斬之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劉盱討之斬其渠帥壬戌詔曰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類歲月不絶朕夙夜祗畏上天無以彰於先功今改元和四年為章和元年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死

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丙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八月癸酉南廵狩壬午遣使者祠昭靈后於小黄園小黄縣屬陳留郡昭靈后高祖母起兵時死小黄北後為作園廟於小黄栅甲申徵任城王尚會睢陽戊子幸梁己丑遣使祠沛高原廟豐枌榆社枌榆社高祖里社在豐縣東北乙未幸沛祠獻王陵徵會東海王政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庚子幸彭城東海王政沛王定任城王尚皆從辛亥幸壽春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

子宮繫囚鬼薪白粲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死罪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復封阜陵侯延為阜陵王已未幸汝陰冬十月丙子車駕還宮北匈奴屋蘭儲等率衆降是歲西域長史班超擊莎車大破之月氏國遣使獻扶拔師子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阜陵王延中山王焉來朝壬辰帝崩於章德前殿年三十三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

法制范氏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明帝苛切事從寛厚感陳寵之義除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人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藩輔克諧羣后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嗚呼懋哉

章帝建初八年元和三年章和二年即位十三年

孝和皇帝諱肇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
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為巳子建初七年立為皇太子章
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年十歲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三月丁酉改淮陽為陳國楚郡為彭城國西
平并汝南郡六安復為廬江郡遺詔徙西平王羡為陳
王六安王恭為彭城王癸卯葬孝章皇帝於敬陵庚戌
皇太后詔曰皇帝幼年煢煢在疚朕且佐助聽政然守
文之際必有内輔以參聽斷故太尉鄧彪聰明康彊老

成黄耇其以彪為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朕庶幾得専心內位羣公其勉率百僚各修厥職以稱朕意焉辛酉有司上奏孝章皇帝崇弘鴻業德化普洽垂意黎民留念稼穡文加殊俗武暢方表戒惟人面無思不服巍巍蕩蕩莫與比隆周頌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請上尊廟曰肅宗共進武德之舞制曰可癸亥陳王羨彭城王恭樂成王黨下邳王衍梁王暢始就國夏四月丙子謁高廟丁丑謁世祖廟戊寅詔曰先帝

採觀孝武皇帝舊典復收鹽鐵之利以備不虞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弘德化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京師旱詔長樂少府桓郁侍講禁中冬十月乙亥以侍中竇憲為車騎將軍伐北匈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扶拔永元元年春三月甲辰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為真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

鄧鴻出稒陽塞南單于出滿夷谷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和渠北鞮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北單于遣弟右温禺鞮王奉奏貢獻秋七月乙未會稽山崩閏月丙子詔以北虜破碎令有司案舊典告類薦功以韋休烈九月庚申以車騎將軍竇憲為大將軍以中郎將劉尚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庚子阜陵王延薨是歲郡國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二月壬午日有食之巳亥復置西河上郡屬國都尉官夏五月庚戌分太山為濟北國分樂成涿郡勃海為河間國丙辰封皇弟壽為濟北王開為河間王淑為城陽王紹封故淮南王昞子側為常山王賜公卿巳下至佐史錢布各有差巳未遣副校尉閻礱討北匈奴取伊吾盧地丁卯紹封故齊王晃子無忌為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為北海王車師前後王並遣子入侍月氏國遣兵攻西域長史班超超擊降

之六月辛卯中山王馬薨秋七月乙卯大將軍竇憲出
屯涼州九月北匈奴遣使稱臣冬十月遣行中郎將班
固報命南單于遣左谷蠡王師子出雞鹿塞擊北匈奴
於河雲北大破之
三年春二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
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黃金將大
夫郎吏從官帛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大酺五日郡國
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庚辰賜

京師民酺布兩户共一匹二月大將軍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夏六月辛卯尊皇太后母比陽公主為長公主辛丑阜陵王种薨冬十月癸未行幸長安詔曰北狄破滅名王仍降西域諸國納質内附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歟寤寐歎息想望舊京其賜所過二千石長吏已下及三老官屬錢帛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十一月癸卯祠髙廟遂有事十一陵詔曰

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絶之義曹相國後容城
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壠循其遠節每有感
焉忠義獲寵古今所同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
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十二月復置西
域都護騎都尉戊已校尉官庚辰至自長安減弛刑徒
從駕者刑五月

四年春正月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款
塞乞降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三月癸丑司徒

袁安薨閏月丁丑太常丁鴻為司徒夏四月丙辰大將軍竇憲還至京師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丙辰郡國十三地震竇憲潛圖弑逆庚申幸北宮詔收捕憲黨射聲校尉郭璜璜子侍中舉衛尉鄧疊疊弟步兵校尉磊皆下獄死使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遣憲及弟篤景就國到皆自殺是夏旱蝗秋七月己丑太尉宋由坐黨憲自殺八月辛亥司空任隗薨癸丑大司農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丁巳賜公卿已下至佐史錢穀各有差冬

十月己亥宗正劉方為司空十二月壬辰詔今年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實除之武陵零陵澧中蠻叛燒當羌寇金城

五年春正月乙亥宗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戊子千乘王伉薨辛卯封皇弟萬歲為廣宗王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内外廄及梁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丁未詔曰去年秋麥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貧

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貧民以衣食釜鬵為訾而豪右得其饒利詔書實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徵名會聚令失農作愁擾百姓若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甲寅太傅鄧彪薨戊午隴西地震三月戊子詔郡國二千石不以選舉為憂司隸校尉不以糾察為負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稟三十餘郡夏四月壬子封阜陵王种凡魴為阜陵王六

月丁酉郡國三雨雹秋九月辛酉廣宗王萬歳薨無子國除匈奴單于於除鞬叛遣中郎將任尚討滅之壬午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歳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乙丑太僕張酺為太尉是歳武陵郡兵破叛蠻降之護羌校尉貫友討燒當羌羌乃遁去南單于安國叛骨都侯喜斬之

六年春正月永昌徼外夷遣使譯獻犀牛大象巳卯司

徒丁鴻薨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兖兾青州貧民許侯馬光自殺丁未司空劉方為司徒大常張奮為司空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税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歳田租更賦丙寅詔以隂陽不和水旱違度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夏四月蜀郡徼外羌率種人遣使内附五月城

陽王淑薨無子國除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秋七月京師旱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已下皆免遣丁已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收洛陽令下獄抵罪司隷校尉河南尹皆左降未及還宮而澍雨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犂斬其王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南單于安國從弟子逢侯率叛胡亡出塞九月癸丑以光祿勲鄧鴻行車騎將軍事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使匈奴中郎將杜崇討之冬十一

月護烏桓校尉任尚率烏桓鮮卑大破逢侯馮柱遣兵追擊獲之詔以渤海郡屬冀州武陵澧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行車騎將軍鄧鴻度遼將軍朱徽中郎將杜崇皆下獄死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帝引見公卿問得失令將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廷中各言封事詔有司詳選郎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長相五月辛卯改千乘國為

樂安國六月丙寅沛王定薨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八年春二月己丑立貴人隂氏為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癸亥樂成王黨薨甲子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五月河内陳留蝗南匈奴右温禺犢王叛為寇秋七月行度遼將軍龐奮越騎校尉馮柱追討之斬右温禺犢王車師

後王叛擊其前王八月辛酉飲酎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敦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宮自死罪以下至司寇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百僚師尹勉修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寃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庚子復置廣陽郡冬十月乙丑北海王威有罪自殺十二月辛亥陳王羨薨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九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蠻夷及撣國重譯奉貢三月庚

辰隴西地震癸巳濟南王康薨西域長史王林擊車師後王斬之夏四月丁卯封樂成王黨子廵為樂成王六月蝗旱戊辰詔今年秋稼為蝗蟲所傷皆勿收租更芻槀若有所損失以實除之餘當收租者亦半入其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秋七月蝗蟲飛過京師八月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下獄死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丙申葬章德皇后燒當羌寇隴西殺長吏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世等討破之九

月庚申司徒劉方策免自殺甲子追尊皇妣梁貴人為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懐梁皇后於西陵十一月癸卯光禄勲河南吕蓋為司徒十二月丙寅司空張奮罷壬申太僕韓稜為司空己丑復置若盧獄官

十年春三月壬戌詔刺史二千石隨宜疏導溝渠毋得因縁妄發以為煩擾夏五月京師大水秋七月己巳司空韓稜薨八月丙子太常太山巢堪為司空九月庚戌復置廪犧官冬十月五州雨水十二月燒當羌豪迷唐

等率種人詣闕貢獻戊寅梁王暢薨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郡國禀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采山林池澤不收假稅丙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夏四月丙寅大赦天下巳巳復置右校尉官秋七月辛卯詔以吏民踰僭厚死傷生有司不舉怠放日甚又商賈小民或忘法禁奇巧靡貨流積公行其在位犯者當先舉正市道小民但且申明憲綱勿因科令加虐

羸弱
十二年春二月旄牛徼外白狼獾薄夷率種人內屬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采以助蔬食三月丙申詔書切責三公不能承天安人有司競為苛暴侵愁小民將何以救咎罰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民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

布人三匹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反郡兵討破之閏月賑貸敦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戊辰秭歸山崩六月舞陽大水賜被水災尤貧者穀人三斛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九月戊午太尉張酺免丙寅大司農張禹為太尉冬十一月西域蒙竒兜勒二國遣使内附賜其王金印紫綬是歲燒當羌復叛

十三年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蓺之士以充其官二月任城王尚薨丙午賑貸張掖居

延朔南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秋八月詔
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稟賜下貧穀食己亥北
宫盛饌門閣火䕶羌校尉周鮪擊燒當羌破之荆州雨
水九月壬子詔曰荆州比歲不節今兹淫水為害餘雖
頗登而多不均浹深惟四民農食之本慘然懷矜其令
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槀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貧民
假種食皆勿收責冬十一月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
枝大爵丙辰詔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邊役衆劇束脩

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鮮卑寇右北平遂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戊辰司徒吕蓋罷十二月丁丑光祿勲魯恭為司徒辛卯巫蠻叛寇南郡

十四年春二月乙卯東海王政薨繕修故海西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夏四月遣使者督荆州兵討巫蠻破降之庚辰賑貸張

掖居延敦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穀各有差五月丁未初置象林將兵長史官六月辛卯廢皇后陰氏后父特進綱自殺秋七月甲寅詔復象林縣更賦田租芻稾二歲壬子常山王側薨是秋三州雨水冬十月甲申詔兖豫荆州今年雨水淫過多傷農功其令被害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稾其不滿者以實除之辛丑立貴人鄧氏為皇后丁酉司空巢堪罷十一月癸卯大司農徐防為司空是歲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

十五年春閏月乙未詔流民欲歸還本而無糧食者過所實稟之疾病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彊二月詔稟貸頴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敦煌貧民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五月戊寅南陽大風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采陂池勿收假稅二歲秋七月丙寅濟南王錯薨復置涿郡故鹽鐵官九月壬午南廵狩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並從賜所過二千石長吏以下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各有差是秋四州雨水冬十一月戊

申幸章陵祠舊宅癸丑祠園廟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
樂戊午進幸雲夢臨漢水而還十一月甲申車駕還宮
賜從臣及留者公卿已下錢布各有差十二月庚子琅
邪王宇薨有司奏以為夏至則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
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北至案薄刑
十六年春正月己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
農者貸種糧二月己未詔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
稼禁酤酒夏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

為雇犂牛直五月壬午趙王商薨秋七月旱戊午詔曰今秋稼方穗而旱雲雨不霑疑吏行慘刻不宣恩澤妄拘無罪幽閉良善所致其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方察煩苛之吏顯明其罰辛酉司徒魯恭免庚午光祿勲張酺為司徒辛巳詔令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稾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貧民受貸種糧及田租芻稾皆勿收責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冬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十一月己丑行幸

緱氏登百岯山賜百官從臣布各有差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十二月復置遼東西部都尉官

元興元年春正月戊午引三署郎召見禁中選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高句驪寇郡界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改元元興宗室以罪絶者悉復屬籍五月癸酉雍地裂秋九月遼東太守耿夔擊貊人破之冬十二月辛未帝崩於章德前殿年二十七立皇子隆為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民無名數及

流民欲占著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自竇憲誅後帝躬親萬機每有災異輒延問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每稱德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茘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汝南唐羌縣接南海乃上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

和帝永元十六年元興元年即位十七年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少子也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夜

帝即皇帝位時誕育百餘日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

朝北匈奴遣使稱臣詣敦煌奉獻

延平元年春正月辛卯太尉張禹為太傅司徒徐防為

太尉參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封皇兄勝為平原王

癸卯光祿勲梁鮪為司徒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於慎

陵尊廟曰穆宗丙戌清河王慶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常

山王章始就國夏四月庚申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若鮮

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追擊戰歿丙寅以虎賁中郎將鄧騭為車騎將軍司空陳寵薨五月辛卯皇太后詔曰皇帝幼冲承統鴻業朕且佐助聽政嘉與吏民更始其大赦天下自建武以來諸犯禁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為平民壬辰河東垣山崩六月丁未太常尹勤為司空郡國三十七雨水己未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内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丁卯詔司徒大司農長樂少府曰朕深惟治道先内後外自建武

之初以至於今八十餘年宮人歲增房御彌廣又宗室坐事沒入者猶託名公族甚可愍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宮人皆為庶民以紓幽隔鬱滯之情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㽺羸老皆上其名務令實悉秋七月庚寅勑司隸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災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災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災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

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二千石長吏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芻藳八月辛亥帝崩癸丑殯於崇德前殿年二歲

殤帝延平一年

恭宗孝安皇帝諱祜肅宗孫也父清河孝王慶母左姬帝自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年十歲好讀史書和帝稱之數見禁中延平元年慶始

就國鄧太后特詔留帝清河邸八月殤帝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鄧騭定策禁中其夜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於殿中皇太后御崇德殿百官皆吉服羣臣陪位引拜帝為長安侯皇太后詔曰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奉皇帝夙夜瞻仰日月冀望成就豈意卒然顚沛天年不遂悲痛斷心朕深惟平原王素被痼疾念宗廟之重思繼嗣之統唯長安侯祜質性忠孝小心翼翼能通詩論篤學樂古仁惠愛下年已十三有成人之志

親德係後莫宜於祐禮昆弟之子猶已子春秋之義為
人後者為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其以祐為孝和皇
帝嗣奉承祖宗案禮儀奏又作策命曰惟延平元年秋
八月癸丑皇太后曰咨長安侯祐孝和皇帝懿德巍巍
光于四海大行皇帝不永天命朕惟侯孝章帝世嫡皇
孫謙恭慈順在孺而勤宜奉郊廟承統大業今以侯嗣
孝和皇帝後其審君漢國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頼
之皇帝其勉之哉讀策畢太尉奉上璽綬即皇帝位年

十三太后猶臨朝九月庚子謁高廟辛丑謁光武廟六州大水己未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絶丙寅葬孝殤皇帝於康陵乙亥隕石於陳留西域諸國叛攻都護任尚遣副校尉梁慬救尚擊破之冬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十二月甲子清河王薨使司空持節弔祭車騎將軍鄧騭護喪事乙酉罷魚龍曼延百戲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朔大赦天下蜀郡徼外羌内屬

戊寅分犍為南部為屬國都尉禀司隷兖豫徐兾幷州貧民三月丙午以廣戎游獵地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丁卯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保為廣川王庚午司徒梁鮪薨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内外衆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己卯永昌徼外僬僥種夷貢獻内屬甲申葬清河孝王贈龍旂虎賁夏五月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為司徒丁丑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九

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内屬六月戊申爵皇太后母陰
氏為新野君丁巳河東地陷壬戌罷西域都護先零種
羌叛斷隴道大為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隲征西校尉任
尚討之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秋九月庚
午詔三公明申舊令禁奢侈無作浮巧之物殫財厚葬
是日太尉徐防免辛未司空尹勤免癸酉調揚州五郡
租米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丁丑詔曰自
今長吏被考竟未報自非父母喪無故輒去職者劇縣

十歲平縣五歲以上乃得次用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黄門鼔吹以補羽林士廐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諸所造作非供宗廟園陵之用皆且止丙戌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冬十月倭國遣使奉獻辛酉新城山泉水大出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密謀廢立策免自殺戊子勑司隸校尉兾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勑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

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彊十二月乙卯頼川太守張敏為司空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或山水暴至二十八大風雨雹

二年春正月禀河南下邳東萊河内貧民車騎大将軍鄧騭為種羌所敗於冀西二月乙丑遣光祿大夫樊準吕倉分行冀兖二州禀貸流民夏四月甲寅漢陽城中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録囚徒賜河内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

有差即日降雨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秋七月戊辰詔百僚及郡國吏民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琁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兾獲嘉謀以承天誡閏月辛丑廣川王常保薨無子國除癸未蜀郡徼外羌舉土内屬九月庚子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冬十

月庚寅稟濟陰山陽元菟貧民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於平襄尚軍敗績十一月辛酉拜鄧騭為大將軍徵還京師留任尚屯隴右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十二月辛卯稟東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廣漢塞外參狼羌降分廣漢北部為屬國都尉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王主貴人

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男子為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人二級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遣騎都尉任仁討先零羌不利遂破没臨洮高句驪遣使貢獻三月京師大饑民相食壬辰公卿詣闕謝詔曰朕以幼冲奉承鴻業不能宣流風化而感逆陰陽至令百姓饑荒更相噉食永懷悼歎若墜淵水咎在朕躬非羣司之責而過自貶引重朝廷之不德其務思變復以助不逮癸巳詔以鴻池假與貧民壬寅司徒魯恭免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

夏勤為司徒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為
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
己巳詔上林廣城苑可墾闢者賦與貧民甲申清河王
虎威薨五月丙申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丁酉
沛王正薨癸丑京師大風六月烏桓寇代郡上谷涿郡
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畧緣海九郡遣侍御史龐雄
督州郡兵討破之庚子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粟麥
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九月鴈門烏桓及鮮卑

叛敗五原郡兵於髙渠谷冬十月南單于叛圍中郎將耿仲於美稷十一月遣行車騎將軍何熙討之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乙亥有星孛於天紀是歲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雹并涼二州大饑人相食

四年春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辛卯詔以三輔比遭寇亂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過更口算芻藳稟上郡貧民各有差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

刺史法雄討破之度遼將軍梁慬遼東太守耿夔討破南單于於屬國故城丙午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二月丁巳稟九江貧民南匈奴寇常山乙丑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乙亥詔自建初以來諸妖言他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官為奴婢者免為度人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三月南單于降先零羌寇襃中漢中太守鄭勤戰歿徙金城郡都襄武戊子杜陵園火

癸巳郡國九地震夏四月六州蝗丁丑大赦天下秋七月乙酉三郡大水巳卯騎都尉任仁下獄死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冬十月甲戌新野君隂氏薨使司空持節護喪事大將軍鄧騭罷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丙戌郡國十地震巳丑太尉張禹免甲申光禄勲李修為太尉二月丁卯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内三月詔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夫

餘夷犯塞殺傷吏人閏月丁酉赦涼州河西四郡戊戌詔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將親覽以毗闕政馬六月甲辰樂成王巡薨秋七月己巳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九月漢陽人杜琦王信叛與先零諸種羌攻陷上邽城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刺殺杜琦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

六年春正月庚申詔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三月十州蝗夏四月乙丑司空張敏罷己卯太常劉愷為司空五月旱丙寅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黄綬一切復秩還贖賜爵各有差戊辰皇太后幸雒陽寺錄囚徒理冤獄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辛巳大赦天下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冬十一月辛丑護烏桓校尉吳祉下獄死是歲先零羌滇零死子零昌復襲偽號

七年春正月庚戌皇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乙未平原王勝薨丙申晦日有食之五月庚子京師大雩秋護羌校尉侯霸騎都尉馬賢破先零羌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洛陽詔賜民爵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者以實除之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又調濱水縣穀輸敖倉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改元元初賜民爵人二級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同産子民脫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一匹二月己卯日南地坼三月癸酉日有食之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京師及郡國五旱蝗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敦厚質直者各一人五月先零羌寇雍城六月丁巳河東地陷秋七月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九月己丑太尉

李脩罷先零羌寇武都漢中絶隴道辛未大司農山陽
司馬苞為太尉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先零羌敗涼
州刺史皮陽於狄道乙卯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
算十一月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春正月詔稟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人蜀郡青
衣道夷奉獻内屬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
民田二月戊戌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
槨朽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

五千辛酉詔三輔河內河東上黨趙國太原各修理舊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疇三月癸亥京師大風先零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夏四月丙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甲戌詔切責三司不能消救災青以時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六月丙戌太尉司馬苞薨洛陽新城地裂秋七月辛巳太僕太山馬英為太尉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縣九月又攻夫犂營殺縣令壬午晦日有食之冬十月遣中

郎將任尚屯三輔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辠以下贖各有差其吏民聚為盜賊有悔者除其罪乙未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並沒左馮翊司馬鈞下獄自殺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己酉司徒夏勤罷庚戌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祿勳袁敞為司空

三年春正月甲戌修理太原舊溝渠灌溉官私田東平陸上言木連理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逴督州郡兵討之郡國十地震三月辛亥日有食之丙辰赦蒼梧鬱林合浦南海吏民為賊所迫者夏四月京師旱五月武陵蠻叛州郡討破之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匈奴擊先零羌於靈州破之越嶲徼外夷舉種内屬六月中郎將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七月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緱氏地坼九月辛巳

趙王宏薨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丙戌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癸卯郡國九地震十二月丁巳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北地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災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己巳鮮卑寇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五月丁丑太常李郃為司空六月戊辰三郡雨雹秋七月辛丑陳王鈞薨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凡吏有苛虐為百姓所患

若耆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肯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九月護羌校尉任尚使客刺殺叛羌零昌冬十一月己卯彭城王恭薨十二月越嶲夷寇遂久殺縣令甲子任尚及騎都尉馬賢與先零羌戰於富平上河大破之虔人羌率衆降隴右平是歲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春正月越巂夷叛二月壬戌中山憲王薨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詔稟遭旱貧人夏六月高句驪與濊貊寇元菟秋七月越巂蠻夷及旄牛豪叛殺長吏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今小人不務崇節約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鮮卑寇代郡殺長吏冬十月鮮卑寇上谷

十二月丁巳中郎將任尚有辠棄市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壬子詔三府選掾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各五人光祿勲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寛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補令長丞尉乙卯詔賜京師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甄表門閭旌顯厥行三月庚辰始立六宗祀於洛城西北夏四月會稽大疫遣

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行疾病賜棺木除田租口賦沛國
勃海大風雨雹五月京師旱六月丁丑樂成王賔薨丙
戌平原王得薨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度遼將軍鄧遵率
南單于擊破之九月癸巳陳王竦薨十二月戊午朔日
有食之既郡國八地震是歲永昌益州蜀郡夷叛與越
巂夷殺長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張喬討破降之
永寧元年春正月甲辰任城王安薨三月丁酉濟北王
壽薨車師後王叛殺部司馬沈氐羌寇張掖夏四月丙

寅立皇子保為皇太子改元永寧大赦天下賜王主三公列侯下至郎吏從官金帛又賜民爵及布粟各有差己巳詔封陳王羨子崇為陳王濟北王子萇為樂成王河間王子翼為平原王壬午琅邪王壽薨六月沈氏種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討沈氏羌破之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癸酉衛尉廬江陳褒為司空自三月至是月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風雨水十二月永昌徼外撣國遣使貢獻戊辰司徒劉

愷罷遼西鮮卑降癸酉太常楊震爲司徒是歲郡國二

十三地震夫餘王遣子詣闕貢獻燒當羌叛

建光元年春正月幽州刺史馮煥率二郡太守討高句

驪濊貊不尅二月癸亥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公

卿以下錢布各有差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爲郎

舍人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丙午葬和熹皇后丁未

樂安王寵薨戊申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

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夏四月濊

貊復與鮮卑寇遼東遼東太守蔡諷追擊戰歿丙辰以
廣川幷清河國丁巳尊孝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
人甲子樂成王萇有罪廢為臨湖侯己巳令公卿特進
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賜
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甲戌遼東屬國都
尉龐奮承偽璽書殺元菟太守姚光五月特進鄧騭及
度遼將軍鄧遵並以譖自殺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鄉
侯秋七月己卯改元建光大赦天下壬寅太尉馬英薨

八月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甲子前司徒劉愷為太尉鮮卑寇居庸關九月雲中太守成嚴擊之戰殁鮮卑圍烏桓校尉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救之戊子幸衛尉馮石府是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詔三公已下各上封事陳得失遣光祿大夫案行賜死者錢人二千除今年田租其被災甚者勿收口賦鮮卑寇元菟庚子復斷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癸卯詔三公特進侯卿

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各五人丙午詔京師及郡國被水雨傷稼者隨頃畝減田租甲子初置漁陽營兵冬十二月高句驪馬韓濊貊圍元菟城夫餘王遣子與州郡并力討破之

延光元年春二月夫餘王遣子將兵救元菟擊高句驪馬韓濊貊破之遂遣使貢獻三月丙午改元延光大赦天下還徙者復戶邑屬籍賜民爵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加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

婦帛人二匹夏四月癸未京師郡國二十一雨雹癸巳司空陳褒免五月庚戌宗正彭城劉授為司空巳巳改樂成國為安平封河間王開子得為安平王六月郡國蝗秋七月癸卯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高句驪降麦人羌叛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八月戊子陽陵園寢火辛卯九真言黄龍見無功巳亥詔三公中二千石舉刺史二千石令長相視事一歲巳上至十歲清白愛利能勅身率下防姦理煩有益於人者無拘官簿刺

史舉所部郡國太守相舉墨綬隱親悉心勿取浮華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定襄十一月鮮卑寇太原燒當羌豪降十二月九真徼外蠻夷貢獻内屬是歲京師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詔賜壓溺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二千其壞敗廬舍失亡穀食粟人三斛又田被淹蕩者一切勿收田租若一家皆被災害而弱小存者郡縣為收斂之虔人羌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討破之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叛寇靈關殺縣令益州刺史蜀郡西部都尉討之詔選三署郎及吏民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丙辰河東潁川大風夏六月壬午郡國十一大風九真言嘉禾生丙申北海王普薨秋七月丹陽山崩八月庚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九月郡國五雨水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憙為司徒十一月甲辰校獵於上林苑鮮卑敗南匈

奴於曼栢是歲分蜀郡西部爲屬國都尉京師及郡國

三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巡狩丁丑告陳留太守祠南頓君

光武皇帝於濟陽復濟陽今年田租芻稾庚寅遣使者

祠唐堯於成陽戊子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丞霍收舍

樹上賜臺長帛五十匹丞三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

鳳凰所過亭郡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辛卯

幸太山柴告岱宗齊王無忌北海王普樂安王延來朝

壬辰宗祀五帝於汶上明堂癸巳告祀二祖六宗勞賜郡縣作樂三月甲午陳王崇薨戊戌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内壬戌車駕還京師幸太學是日太尉楊震免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假于祖禰壬戌沛國言甘露降豐縣戊辰光祿勲馮石為太尉五月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將馬翼討破之日南徼外蠻夷内屬六月鮮

畢寇元菟庚午閬中山崩辛未扶風言白鹿見雍辛巳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錄盜賊秋七月丁酉初復右校令左校丞官日南徼外蠻豪帥詣闕貢獻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頴川上言木連理白鹿麒麟見陽翟鮮畢寇髙栁梁王堅薨八月辛巳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戊子頴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辠繫囚減罪一等詣敦煌隴西及度遼營其右趾以下及亡命

者贖各有差辛亥濟南上言黄龍見歴城庚申晦日有
食之冬十月行幸長安壬午新豐上言鳳凰集西界亭
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作樂閏月乙未祠高廟
遂有事十一陵歴觀上林昆明池遣使者祠太上皇於
萬年以中牢祠蕭何曹參霍光十一月乙丑至自長安
十二月乙未琅邪言黄龍見諸縣是歲京師及諸郡國
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風雨雹
四年春正月壬午東郡言黄龍二麒麟一見濮陽二月

乙亥下邳王衍薨甲辰南廵狩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幸宛帝不豫辛酉令大將軍耿寳行太尉事祠章陵園廟告長沙零陵太守祠定王節侯鬰林府君乙丑自宛還丁卯幸葉帝崩於乘輿年三十二祕不敢宣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庚午還宫辛未夕乃發喪尊皇后曰太后太后臨朝以后兄大鴻臚閻顯為車騎將軍定策禁中立章帝孫濟北惠王壽子北鄉侯懿甲戌濟南王香薨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

為太傅司徒劉憙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辛卯大將軍耿寶中常侍樊豐侍中謝惲周廣乳母野王君王聖坐相阿黨豐惲廣下獄死寶自殺聖徙鴈門己酉葬孝安皇帝於恭陵廟曰恭宗六月乙巳大赦天下詔先帝巡狩所幸皆半入今年田租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擊車師後王斬之丙午東海王肅薨冬十月丙午越巂山崩辛亥少帝薨是冬京師大疫范氏論曰孝安雖稱尊享御而權歸鄧氏至乃損徹膳服克念

政道然令自房帷威不逮遠始失根統歸成陵敝遂復

計金授官移民逃寇推咎台衡以荅天眚既云哲婦亦

惟家之索矣

安帝永初七年元初六年永寧元年建光元年延

光四年即位十九年

通志卷六上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三 史部

通志卷六下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後漢紀第六下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之子也母李氏為閻皇后所害永寧元年立為皇太子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譖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殺之太

子數為歎息王聖等懼有後禍遂與豐京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為濟陰王明年三月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内外羣僚莫不哀之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諸國王子乃閉宫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於德陽殿西鐘下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書

以下從輦到南宮登雲臺召百官尚書令劉光等奏言
孝安皇帝聖德明茂早棄天下陛下正統當奉宗廟而
姦臣交搆遂令陛下龍潛蕃國羣僚遠近莫不失望天
命有常北鄉不永漢德盛明福祚孔章近臣建策左右
扶翼內外同心稽合神明陛下踐阼奉遵鴻緒為郊廟
主承續祖宗無窮之烈上當天心下厭民望而即位倉
卒典章多缺請條案禮儀分別具奏制曰可乃召公卿
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兄弟聞帝立

率兵入北宫尚書郭鎮與交鋒刃遂斬顯弟衛尉景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已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隷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寛貸壬申謁高廟癸酉謁光武廟乙亥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通褒斜路已卯葬少帝以諸王禮司空劉授免賜公卿以下錢穀各有差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為司空其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

者一切得舉孝廉吏癸卯尚書奏請下有司收還延光
三年九月丁酉以皇太子為濟陰王詔可京師大疫辛
亥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
一人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者皆增秩賜布各有差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詔大赦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
為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流民欲自占者一級鰥
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
坐法當徙勿徙亡徙當傳勿傳宗室以罪絶皆復屬籍

其與閻顯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免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九江朱倀為司徒賜百官隨輩宿衛及拜除者布各有差隴西鍾羌叛護羌校尉馬賢討破之夏五月丁丑詔幽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黄綬年老劣弱不任軍事者上名嚴勑障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簡習戎馬六月已亥封濟南王錯子顯

為濟南王秋七月庚午衛尉來歷為車騎將軍八月鮮
卑寇代郡代郡太守李超戰歿九月辛亥初令三公尚
書入奏事冬十月辛巳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
各有差丁亥司空陶敦免鮮卑犯邊庚寅遣黎陽營兵
出屯中山北界吉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
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壬寅廷尉
張晧為司空甲辰詔以疫癘水潦令人勿輸今年田租
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十二月辛巳

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布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申樂安王鴻來朝丁卯常山王章薨二
月鮮卑寇遼東元菟甲辰詔稟貸荆豫兖冀四州流冗
貧人所在安業之疾病致醫藥護烏桓校尉耿曄率南
單于擊鮮卑破之三月旱遣使者録囚徒疏勒國遣使
奉獻夏六月乙酉追尊諡皇妣李氏為恭愍皇后葬於
恭北陵西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犂危
須三國破之並遣子貢獻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壬

午太尉朱寵司徒朱倀罷庚子太常劉光為太尉録尚
書事光禄勲許敬為司徒辛丑下邳王成薨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漢陽地陥裂甲午詔賔䘏
傷害者賜年七歳以上錢人二千一家被害郡縣為收
斂乙未詔勿收漢陽今年田租口賦夏四月癸夘遣光
禄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内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
月旱遣使者録囚徒理輕繫甲寅濟南王顯薨秋七月
丁酉茂陵園寢災帝縞素避正殿辛亥使太常王龔持

節告祠茂陵九月鮮卑寇漁陽冬十二月已亥太傅桓焉免是歲車騎將軍來歷罷

四年春正月丙寅詔赦天下從甲寅赦令已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已來還贖其閻顯江京等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務崇寬和敬順時令遵典去苛以稱朕意丙子帝加元服賜王主貴人公卿以下金帛各有差賜男子爵及流民欲占者人一級為父後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帛一匹二月戊戌詔以

民入山鑿石發洩藏氣勑有司檢察所當禁絶如建武永平故事夏五月壬辰詔還桂陽太守文礱力公反所獻大珠仍切責之五州雨水秋八月庚子遣使實覈死亡收斂稟賜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九月復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癸酉大鴻臚龎參為太尉録尚書事太常王龔為司空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鮮卑寇朔方十二月乙卯宗正劉崎為司徒是歲分會稽為吴郡拘彌國遣使貢獻

五年春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及大宛莎車王皆奉使貢獻夏四月京師旱辛巳詔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令年過更京師及郡國十二蝗冬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乙亥定遠侯班始坐殺其妻陰城公主腰斬同產皆棄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王開薨三月辛亥復伊吾屯田復置伊吾司馬一人秋九月辛巳繕起大學護烏桓校尉耿曄遣兵擊鮮卑破之丁酉于闐王遣侍子貢獻冬

十一月辛亥詔以連年災潦冀部尤甚其令本部勿收
今年田租芻稾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撣國遣使
貢獻壬申客星出牽牛于闐王遣侍子詣闕貢獻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皇后梁氏賜爵人二級三老
孝悌力田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民
無名數及流民欲占著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
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二月海賊曾旌等寇會稽殺句章
鄞鄮三縣長攻會稽東部都尉詔緣海縣各屯兵戍丁

已皇后謁高廟光武廟詔稟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
京師旱庚申勑郡國二千石各禱名山嶽瀆遣大夫謁
者詣嵩高首陽山并祠河洛請雨戊辰雩以冀部比年
水潦民食不贍詔案行稟貸勸農功賑乏絶甲戌詔以
冬鮮宿雪春無澍雨遣侍中王輔等持節分詣岱山東
海滎陽河洛盡心祈焉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
四十九縣殺傷長吏庚寅帝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改
元陽嘉詔宗室絶屬籍者一切復籍稟冀州尤貧民勿

收今年更租口賦夏五月戊寅阜陵王恢薨秋七月史官始作候風地動銅儀丙辰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皆減死一等亡命者贖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冬十一月甲申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詔賜狼所殺者錢人三千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十二月

丁未東平王敞薨庚戌復置元菟郡屯田六郡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郎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戊子客星出天苑辛卯詔曰間者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精覈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庚子恭陵百丈廡災是歲起西苑修飾宫殿

二年春二月甲申詔以吳郡會稽饑荒貸人種糧三月

使匈奴中郎將王稠率左骨都侯等擊鮮卑破之辛酉
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
國郎夏四月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己亥京師地震五
月庚子詔羣公卿士其各悉心直言震動之咎靡有所
諱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太常魯國孔扶為司空
疏勒國獻師子封牛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秋七月己
未太尉龎參免八月己巳大鴻臚沛國施延為太尉鮮
卑寇代郡冬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黄鍾作

樂器隨月律

三年春二月己丑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須得澍雨三月庚戌益州盜賊刼質令長殺列侯夏四月丙寅車師後部司馬率後部王加特奴等掩擊匈奴大破之獲其季母五月戊戌制詔罪己嘉與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秋七月庚

戊鍾羌寇隴西漢陽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擊破之十一月壬寅司徒劉﨑司空孔扶免乙巳大司農南郡黄尚為司徒光禄勲河東王卓為司空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驅略人畜

四年春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自去冬旱至於是月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戊寅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前太尉龎參為太尉六月己未梁王匡薨秋七月己亥濟北王

登甍閏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十一月圍度遼將軍耿曄於蘭池發諸郡兵救之烏桓退走十二月甲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夫餘王來朝乙卯詔以典籍所忌震食爲重今日變方遠地摇京師咎徵不虚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已巳宗祀明堂登雲臺改元永和大赦天下秋七月偃師蝗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帝避御雲臺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

十二月象林蠻夷叛乙巳以前司空王龔為太尉
二年春正月武陵蠻叛圍充縣又寇夷道二月廣漢屬
國都尉擊破白馬羌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之二月
辛亥北海王翼薨乙卯司空王卓薨乙丑光禄勲馮翊
郭虔為司空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五月日南叛蠻攻
郡府秋七月九真交阯二郡兵反八月庚子熒惑犯南
斗江夏盜賊殺邾長冬十月甲申行幸長安所過鰥寡
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粟人五斛庚子幸未央宫會三

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十一月丙午祠高廟丁未遂有事十一陵丁卯京師地震十二月乙亥至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岸崩地陷戊子太白犯熒惑夏四月九江賊蔡伯流寇郡界及廣陵殺江都長戊戌遣光祿大夫案行金城隴西賜壓死者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為收斂之除今年田租尤甚者勿收口賦閏月蔡伯流等率眾詣

徐州刺史應志降己酉京師地震五月吳郡丞羊珍反
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斬之六月辛丑琅邪王遵薨九真
太守祝良交阯刺史張喬慰誘日南叛蠻降之嶺外平
秋七月丙戌濟北王多薨八月己未司徒黄尚免九月
己酉光禄勳長沙劉壽為司徒丙戌令大將軍三公各
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
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冬十
月燒當羌寇金城護羌校尉馬賢擊破之羌遂相招而

叛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正月庚辰中常侍張逵蘧政楊定等有罪誅連及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下獄死三月乙亥京師地震夏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燒當羌大破之戊午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為濟北王秋八月太原郡旱民庶流冗癸丑遣光禄大夫案行稟貸除更賦冬十月戊午校獵上林苑歷函谷關而還十一月丙寅幸廣成苑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庚子中山王弘薨
南匈奴左部句龍大人吾斯車紐等叛圍美稷五月度
遼將軍馬續討吾斯車紐破之使匈奴中郎將陳龜廹
殺南單于巳丑晦日有食之且凍羌寇三輔殺令長丁
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九月令扶風漢陽築
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辛未太尉王龔罷且凍羌寇武
都燒隴關壬午太常桓焉為太尉丁亥徙西河郡居離
石上郡居夏陽朔方居五原句龍吾斯等東引烏桓西

收羌胡寇上郡立車紐為單于冬十一月辛巳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擊破之車紐降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賢軍敗沒安定太守郭璜下獄死詔貸王侯國租一歲閏月罕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二月丁巳有星孛於營室三月武都太守趙冲討罕唐羌破之庚子司空郭虔免丁巳河間王政薨丙午太僕趙戒為司空夏五月庚子齊王無忌薨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大破烏桓羌胡

於天山羣唐羌寇北地秋七月甲午詔假民有貲者戶錢一千八月丙辰大將軍梁商薨壬戌河南尹梁冀為大將軍九月諸種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食之冬十月癸丑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屯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宗祀明堂大赦天下改元漢安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秋七月始置承華廐八月南匈奴左部大人句

龍吾斯與萬鞬臺耆等反叛丁卯遣侍中杜喬光禄大夫周舉守光禄大夫郭遵馮羡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九月廣陵盜賊張嬰等寇郡縣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免甲戌行車騎將軍張喬罷十一月壬午司隷校尉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癸卯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有效驗任為將校者各一人是歲廣陵賊張嬰等詣太守張綱降

二年春二月丙辰鄯善國遣使貢獻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䜌破之六月乙丑熒惑犯鎮星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儲為南單于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甲辰減百官奉丙午禁酤酒又貸王侯國租一歲閏月趙冲擊燒當羌於河陽破之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十二月揚徐盜賊攻燒城寺殺略

吏民是歲涼州地百八十震

建康元年春正月辛丑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賦役重數内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三月庚子沛王廣薨領護羌校尉衛琚追討叛羌破之南郡江夏盜賊寇掠城邑州郡討平之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

降辛巳立皇子炳為皇太子改元建康大赦天下賜人爵各有差秋七月丙午清河王延平薨八月揚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遣御史中丞馮赦督州郡兵討之庚午帝崩於玉堂前殿時年三十遺詔無起寢廟斂以故服珠玉玩好皆不得下

順帝永建六年陽嘉四年永和六年漢安二年建康一年即位十九年

孝冲皇帝諱炳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建康元年立

為皇太子其年八月庚午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
皇太后太后臨朝丁丑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
固為太尉參録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於憲陵
廟曰敬宗是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
庚戌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修道之
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己未九江太守丘騰有罪下
獄死揚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賊范容等於歴
陽軍敗耀顯為賊所殁冬十月日南蠻夷攻燒城邑交

阯刺史夏方招誘降之壬申常山王儀甍己夘零陵太守劉康坐殺無辜下獄死十二月九江盜賊徐鳳馬勉等稱無上将軍攻燒城邑己酉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十二月九江賊黄虎等攻合肥是歲羣盜發憲陵護羌校尉趙冲追擊叛羌於鸇陰河戰死

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於玉堂前殿年三歲清河王蒜徵至京師

冲帝永嘉一年

孝質皇帝諱纘肅宗玄孫曽祖父千乘貞王伉祖父樂安夷王寵父渤海孝王鴻母陳夫人冲帝不豫大將軍梁冀徵帝到洛陽都亭及冲帝崩皇太后與冀定策禁中丙辰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宫丁巳封為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已未葬孝冲皇帝於懐陵廣陵賊張嬰等復反攻殺堂邑江都長九江賊徐鳯等攻殺曲陽東城長甲申謁髙廟乙酉謁光武廟二月

豫章太守虞續坐贓下獄死乙酉大赦天下賜人爵及粟帛各有差還王侯所削户邑彭城王道甍叛羌詣左馮翊梁並降三月九江賊馬勉稱皇帝九江都尉滕撫討馬勉范容周生大破斬之夏四月壬申雩庚辰濟北王安甍丹陽賊陸宫等圍城燒亭寺丹陽太守江漢擊破之五月甲午皇太后詔以自春涉夏大旱炎赫比日陰雲還復開霽將由二千石令長不崇寛和而為苛刻所致其令中都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

以須立秋郡國有名山大澤能興雲雨者二千石長吏各潔齋請禱竭誠盡禮又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支骸不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令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是月下邳人謝安應募擊徐鳳等斬之丙辰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祖宗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

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六月鮮卑
寇代郡秋七月庚寅阜陵王代費盧江盜賊攻尋陽又
攻盱台滕撫遣司馬王章擊破之九月戊戌太傅趙峻
薨冬十一月己丑南陽太守韓昭坐贓下獄死丙午中
郎將滕撫擊廣陵賊張嬰破之丁未中郎將趙序坐事
棄市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撫
率諸將擊孟等大破斬之
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詔以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勑

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寛壬子廣陵太守王喜坐討賊逗留下獄死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尤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其調比郡見穀出禀窮弱收葬枯骸務加理卹以稱朕意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

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五月庚寅徙樂安王為渤海王海水溢戊申使謁者案行收葬樂安北海人為水所漂没死者又禀給貧羸庚戌太白犯熒惑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民爵及粟帛各有差閏月甲申大將軍梁冀潛行鴆弑帝崩於玉堂前殿年九歳丁亥太尉李固免戊子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梁冀參録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

質帝本初一年

孝桓皇帝諱志肅宗曾孫也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匽氏翼卒帝襲爵爲侯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閏月庚寅使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帝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秋七月乙卯葬孝質皇帝於靜陵齊王喜薨辛巳謁高廟光武廟丙戌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今選舉乖錯害及元元深惟蠲滌貪穢

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
參選贓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
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以觀厥後九月戊戌追
尊皇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皇后皇
考蠡吾侯曰孝崇皇冬十月甲午尊皇母匽氏為孝崇
博園貴人
建和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三公九卿校尉
各言得失戊午大赦天下賜吏更勞一歲男子爵人二

級為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人二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貞婦帛人三匹災害所傷什四以上勿收田租其不滿者以實除之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沛國言黄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又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壬辰詔州郡不得

迫脅驅逐長吏長吏贓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為罪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棄市論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又詔曰比起陵塋彌歷時歳力役既廣徒隷尤勤頃雨澤不降密雲復散儻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各六月是月立阜陵王代兄勃遒亭侯便為阜陵王郡國六地裂水涌井溢芝草生中黄藏府六月太尉胡廣罷大司農杜喬為大尉秋七月勃海王鴻薨立弟蠡

吾侯悝為渤海王乙未立皇后梁氏九月丁卯京師地震太尉杜喬免冬十月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前太尉胡廣為司空十一月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於已氏戊午減天下死罪一等戍邊清河劉文反殺國相謝暠欲立清河王蒜為天子事覺伏誅蒜坐貶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前太尉李固杜喬皆下獄死陳留盜賊李堅自稱皇帝伏誅

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子大赦天下賜河間

渤海二王黄金各百斤彭城諸國王各五十斤公主大將軍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將大夫郎吏從官四姓及梁鄧小侯諸夫人以下帛各有差年八十以上賜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綿三斤三月戊辰帝從皇太后幸大將軍梁冀府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顧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馬氏為孝崇園貴人嘉禾生大司農帑藏五月癸丑北宮掖廷中德陽殿

及左掖門火車駕移幸南宮六月改清河為甘陵立安平王得子經侯理為甘陵王秋七月京師大水河東生木連理冬十月長平陳景自號皇帝子署置官屬又南頓管伯亦稱真人並圖舉兵悉伏誅

三年春三月甲申彭城王定薨夏四月丁卯晦日有蝕之五月乙亥詔以日食之故自永建元年迄於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雖沒入者不從此令六月庚子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

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乙卯震憲陵寢屋秋七月庚申廉縣雨肉八月乙丑有星孛於天市京師大火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詔死罪以下及亡者贖各有差郡國五山崩冬十月太尉趙戒免司徒袁湯為太尉大司農河内張歆為司徒十一月甲申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今京師厮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胔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疋若無親屬可於官

壖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又徒在作部疾病致醫藥死亡厚埋藏民有不能自振及流移者禀穀如科州郡檢察務崇恩施以康我民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大赦天下改元和平己亥太后詔復政於皇帝二月扶風妖賊裴優自稱皇帝伏誅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車駕徙幸北宫甲午葬順烈皇后夏五月庚辰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皇后秋七月梓潼山崩冬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師疾疫使光禄大夫將醫藥案行癸酉大赦天下改元元嘉二月九江廬江大疫甲午河間王建薨夏四月巳丑安平王得薨京師旱任城梁國飢民相食司徒張歆罷光禄勲吴雄為司徒秋七月武陵蠻叛冬十月司空胡廣罷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閏月庚午任城王崇薨太常黄瓊為司空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為于闐國所殺丙辰京師地震夏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匽氏崩庚午常山王豹薨

五月辛卯葬孝崇皇后於愽陵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八月濟陰言黄龍見句陽金城言黄龍見允街冬十月

乙亥京師地震十一月司空黄瓊免十二月特進趙戒

為司空右北平太守和旻坐贓下獄死

永興元年春二月張掖言白鹿見三月丁亥幸鴻池夏

五月丙申大赦天下改元永興丁酉濟南王廣薨無子

國除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飢窮流宂道

路至有數十萬戸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絶安慰居

業冬十月太尉袁湯免太常胡廣為太尉司徒吳雄罷
司空趙戒免以太僕黄瓊為司徒光禄勲房植為司空
十一月丁丑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是歲武陵太
守應奉招誘叛蠻降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辛丑初聽刺史二千
石行三年喪服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
正能極言直諫者各一人詔以災異比見自令輿服制
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

如永平故事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曰蝗災為害水變仍至五穀不登人無宿儲其令所傷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京師蝗東海朐山崩九月丁夘朔日有食之詔曰朝政失中雲漢作旱郡縣當為飢餧者儲天下一家穀不糜爛則為國寳其禁郡國不得賣酒祠祀裁足太尉胡廣免司徒黄瓊為太尉閏月光禄勲尹頌為司徒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蜀郡李伯詐稱宗室當立為太初皇帝伏誅冬十月甲辰校獵

上林苑遂至函谷關賜所過道傍年九十以上錢各有差泰山琅邪賊公孫舉等反叛殺長吏

永壽元年春正月戊申大赦天下改元永壽二月司隸冀州飢人相食勑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禀貸其百姓吏民者以其見錢雇直王侯須新租乃償夏四月白烏見齊國六月洛水溢壞鴻德苑南陽大水司空房植免太常韓縯為司空詔泰山琅邪遇賊者勿收租賦復更筭三年又詔

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壞敗廬舍亡失穀食尤貧者稟人二斛巴郡益州郡山崩秋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除之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服二月甲申東海王臻薨三月蜀郡屬國夷叛秋七月鮮卑寇雲中泰山賊公孫舉等寇青兖徐三州遣中郎將段熲討破斬之冬

十一月置太官右監丞官十二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己未大赦天下夏四月九真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真都尉魏朗擊破之復屯據日南

閏月庚辰晦日有食之六月初以小黃門為守宮令置冗從右僕射官京師蝗秋七月河東地裂冬十一月司徒尹頌薨長沙蠻叛寇益陽司空韓縯為司徒太常北海孫朗為司空

延熹元年春三月乙酉初置鴻德苑令夏五月己酉大

會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師蝗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丙戌分中山置博陵郡以奉孝崇皇園陵大雩秋七月己巳雲陽地裂甲子太尉黄瓊免太常胡廣為太尉冬十月校獵廣成遂幸上林苑十二月鮮卑寇邊使匈奴中郎將張奂率南單于擊破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己亥阜陵王便薨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三月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夏京師

雨水六月鮮卑寇遼東秋七月初造顯陽苑置丞丙午
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獻皇后於懿陵大將軍梁冀謀
為亂八月丁丑帝御前殿詔司隸校尉張彪將兵圍冀
第收大將軍印綬冀與妻皆自殺衛尉梁淑河南尹梁
允屯騎校尉梁讓越騎校尉梁忠長水校尉梁戟等及
中外宗親數十人皆伏誅太尉胡廣坐免司徒韓縯司
空孫朗下獄壬午立皇后鄧氏追廢懿陵為貴人冢詔
曰梁冀姦暴濁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早茂冀心懷忌

畀私行殺毒永樂太后親尊莫二冀又遏絶禁還京師使朕離母子之愛隔顧復之恩禍害深大罪釁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勲等激憤建策内外協同漏刻之間桀逆梟夷斯誠社稷之佑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勲其封超等五人為縣侯勲等七人為亭侯於是舊故恩私多受封爵大司農黄瓊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為司徒大鴻臚梁國盛允為司空初置祕書監官冬十月壬申行幸

長安乙酉幸未央宮甲午祠高廟十一月庚子遂有事十一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爲車騎將軍十二月己巳至自長安賜長安民粟人十斛園陵人五斛行所過縣三斛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天竺國來獻

三年春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月燒當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白馬令李雲坐直諫下獄死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

五月甲戌漢中山崩六月辛丑司徒祝恬薨秋七月司空盛允為司徒太常虞放為司空長沙蠻寇郡界九月泰山琅邪賊勞丙等復叛寇掠百姓遣御史中丞趙某持節督州郡討之丁亥詔無事之官權絶奉豐年如故冬十一月日南蠻賊率衆詣郡降勒姐羌圍允街段熲擊破之泰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將宋資討破之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之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尚討長沙蠻平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大疫二月壬辰武庫火司徒盛允免大司農种暠爲司徒三月省冗從右僕射官太尉黃瓊免夏四月太常劉矩爲太尉甲寅封河間王開子博爲任城王五月辛酉有星孛於心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已卯京師雨雹六月京兆扶風及涼州地震庚子岱山及博尤來山並頹裂已酉大赦天下司空虞放免前太尉黃瓊爲司空犍爲屬國夷寇鈔百姓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零吾羌與先零諸種

並叛寇三輔秋七月京師雩減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
租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九月司空黃瓊免大鴻臚劉寵為司空冬十月天竺國
來獻南陽黃武與襄城惠得昆陽樂季訞言相署皆伏
誅先零沈氐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十一月中郎將
皇甫規擊破之十二月夫餘王遣使來獻
五年春正月省太官右監丞壬午南宮丙署火三月沈
氐羌寇張掖酒泉壬午濟北王次薨夏四月長沙賊起

寇桂陽蒼梧驚馬逸象突入宮殿乙丑恭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己巳太學西門自壞五月康陵園寢火長沙零陵賊起攻桂陽蒼梧南海交阯遣御史中丞盛脩督州郡討之不克乙亥京師地震詔公卿各上封事甲申中藏府丞祿署火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火烏吾羌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八月庚子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奉勿與冬衣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艾縣賊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令又零

陵蠻亦叛寇長沙己卯罷琅邪都尉官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為車騎將軍討之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京兆虎牙都尉宗謙坐贓下獄死滇那羌寇武威張掖酒泉太尉劉矩免太常楊秉為太尉

六年春二月戊午司徒种暠薨三月戊戌大赦天下衛尉頴川許栩為司徒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五月鮮

畢寇遼東屬國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桂陽盜賊李研等寇郡界武陵蠻復叛太守陳奉與戰大破降之隴西太守孫羌討滇那羌破之八月車騎將軍馮緄免冬十月丙辰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十一月司空劉寵免南海賊寇郡界十二月衛尉周景為司空

七年春正月庚寅沛王榮薨三月癸亥隕石於鄠夏四月丙寅梁王成薨五月己丑京師雨雹秋七月辛卯趙王乾薨野王山上有死龍荊州刺史度尚擊零陵桂陽

盜賊及蠻夷大破平之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於園廟賜守令以下各有差戊辰幸雲夢臨漢水還幸新野祠湖陽新野公主魯哀王壽張敬侯廟護羌校尉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二月辛丑車駕還宮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渤海王悝謀反降為癭陶王丙申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太僕

左稱有辠自殺癸亥皇后鄧氏廢河南尹鄧萬世虎賁中郎將鄧會下獄死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之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丁巳壞郡國諸房祀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五月壬申罷泰山都尉官丙戌太尉楊秉薨丙辰緱氏地裂桂陽胡蘭朱盖等復反攻沒郡縣轉寇零陵零陵太守陳球拒之遣中郎將度尚長沙太守杭徐等擊蘭盖大破斬之蒼梧太守張叙為賊所執又桂陽太守任允背敵畏懦皆棄市

閏月甲午南宫長秋和歡殿後鉤楯掖庭朔平署火六月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破之秋七月太中大夫陳蕃為太尉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畆斂税錢九月丁未京師地震冬十月司空周景免太常劉茂為司空辛巳立貴人竇氏為皇后渤海妖賊蓋登等稱太上皇帝有玉印珪璧鐵劵相署置皆伏誅十一月壬子德陽殿西閤黄門北寺火延及廣義神虎門燒殺人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

九年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沛國戴異得黄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已酉詔曰比歲不登人多飢窮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盜賊徵發南州尤甚其令大司農絶今歲調度徵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復收責其災旱盜賊之郡勿收租餘郡悉半入三月癸巳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司隷豫州飢死者什四五至有滅戶者遣三府掾賑稟之陳留太守韋毅坐贓自殺夏

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司徒許栩免五月太常胡廣為司徒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寇縁邊九郡秋七月沈氐羌寇武威張掖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卿校尉各一人太尉陳蕃免庚午祠黃老於濯龍宫遣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南匈奴烏桓鮮卑九月光禄勲周景為太尉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並以譖棄市司空劉茂免大秦國王遣使奉獻冬十二月洛城傍竹柏枯傷光禄勲汝南宣酆為司空南匈奴烏桓率衆詣

張奐降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並坐
下獄書名王府
永康元年春正月先零羌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討平之
當煎羌寇武威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鸞鳥大破之西
羌悉平夫餘王寇玄菟太守公孫域與戰破之夏四月
先零羌寇三輔五月丙申京師及上黨地裂廬江賊起
寇郡界壬子晦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六
月庚申大赦天下悉除黨錮改元永康丙寅阜陵王統

甍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黄龍見六州大水渤海海溢詔州郡溺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為收斂其亡失穀食稟人三斛冬十月先零羌寇三輔使匈奴中郎將張奐擊破之十一月西河言白兎見十二月壬申復癭陶王悝為渤海王丁丑帝崩於徳陽前殿年三十六戊寅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是歲復慱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桓帝建和三年和平一年元嘉二年永興二年永

壽三年延熹九年永康一年即位二十一年
孝靈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曾祖河間孝王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帝襲侯爵母董夫人桓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禁中使守光禄大夫劉儵持節將左右羽林至河間奉迎
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已亥帝到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盖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年十二改元建寧以前太尉陳蕃為太傅與

賨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二月辛酉葬孝桓皇帝於宣陵廟曰威宗庚午謁高廟辛未謁世祖廟大赦天下賜民爵及帛各有差段熲大破先零羌於逢義山閏月甲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夏氏為孝元皇后考為孝仁皇夫人董氏為慎園貴人夏四月戊辰太尉周景薨司空宣酆免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及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又故刺史二

千石清髙有遺惠爲衆所歸者皆詣公車太中大夫劉矩爲太尉六月京師雨水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涇陽八月司空王暢免宗正劉寵爲司空九月丁亥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及尚書令尹勲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皇太后遷於南宫司徒胡廣爲太傅録尚書事司空劉寵爲司徒大鴻臚許栩爲司空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十一月太尉劉矩免

太僕沛國聞人襲為太尉十二月鮮卑及濊貊寇幽并
二州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三月乙巳尊慎園董貴人
為孝仁皇后夏四月癸巳大風雨雹詔公卿以下各上
封事五月太尉聞人襲罷司空許栩免六月司徒劉寵
為太尉太常許訓為司徒太僕長沙劉囂為司空秋七
月破羌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外谷東羌悉
平九月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丹陽山越賊圍太守陳

寅寅擊破之冬十月丁亥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㝢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内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等皆為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庚子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劉寵免太僕郭禧為太尉鮮卑寇并州是歲長樂太僕曹節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

三年春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夏四月太尉郭禧罷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秋七月司空劉囂罷八月大鴻臚橋元為司空九月執金吾董寵下獄死冬濟南賊起攻東平陵鬱林烏滸民相率內屬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以下各有差唯黨人不赦二月癸卯地震海水溢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太尉聞人襲免太僕李咸為太尉詔

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大疫使中謁者巡行致醫藥

司徒許訓免司空橋元為司徒夏四月太常來豔為司

空五月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秋七月司空來豔免

癸丑立貴人宋氏為皇后司徒橋元免太常宗俱為司

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冬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夏五月己巳大赦

天下改元熹平長樂太僕侯覽有罪自殺六月京師雨

水癸巳皇太后竇氏崩秋七月甲寅葬桓思皇后宦官

諷司隷校尉段熲捕繫太學諸生千餘人冬十月渤海王悝被誣謀反丁亥悝及妻子皆自殺十一月會稽人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遣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夤討破之十二月司徒許栩罷大鴻臚袁隗為司徒鮮卑寇并州是歲甘陵王恢薨

二年春正月大疫使使者廵行致醫藥丁丑司空宗俱薨二月壬午大赦天下以光禄勲楊賜為司空三月太尉李咸免夏五月以司隷校尉段熲為太尉沛相師遷

坐誣罔國王下獄死六月北海地震東萊北海海水溢
秋七月司空楊賜免太常潁川唐珍為司空冬十二月
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太尉段熲罷鮮卑寇幽并二州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夫餘國遣使貢獻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
常陳耽為太尉三月中山王暢薨無子國除夏六月封
河間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秋洛水溢冬十
月癸丑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十一月揚州刺史

臧旻率丹陽太守陳夤大破許生於會稽斬之任城王博薨十二月鮮卑寇北地北地太守夏育追擊破之鮮卑又寇并州司徒唐珍罷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

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封河間王建孫佗為任城王夏四月郡國七大水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災遣使者持節告祠延陵鮮卑寇幽州六月弘農三輔螟遣守宫令之鹽穿渠為民興利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害什四以上勿收

責冬十月丁巳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拜冲帝母虞美人為憲園貴人質帝母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妃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令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為丞令

五年夏四月癸亥大赦天下益州郡夷叛太守李顒討平之復崇高山名為嵩高山大雩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寃枉原輕繫休囚徒五月太尉陳耽罷司空許訓為太尉閏月潁川太守曹鸞坐訟黨人棄市詔黨人門

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錮六月壬戌太常南陽劉逸為司空秋七月許訓罷光祿勲劉寬為太尉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竪司徒袁隗罷十一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為司徒十二月甘陵王定薨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是歲鮮卑寇幽州沛國言黄龍見譙

六年春正月辛巳大赦天下二月南宫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自壞夏四月大旱七州蝗鮮卑寇三邊市賈民

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秋七月司空劉逸免衛尉陳球為司空八月遣破鮮卑中郎將田晏出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鴈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髙柳並伐鮮卑晏等大敗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寛免帝臨辟雍辛丑京師地震辛亥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十一月司空陳球免十二月甲寅太常河南孟郁為太尉庚辰司徒楊賜免太常陳耽為司空鮮卑寇遼西永安太僕王旻下獄死

光和元年春正月合浦交阯烏滸蠻叛招引九真日南民攻没郡縣太尉孟彧罷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癸丑光禄勲陳國袁滂為司徒己未地震始置鴻都門學生三月辛丑大赦天下改元光和太常常山張顥為太尉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雞化為雄司空陳耽免太常來豔為司空五月壬午有白衣人入徳陽殿門亡去不獲六月丁丑有黒氣墮所御温徳殿庭中秋七月壬子青虹見御坐玉堂後殿庭中八月有星孛於天市九

月太尉張顥罷太常陳球為太尉司空來豔薨冬十月
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皇后宋氏廢后父執金吾豐下
獄死丙子晦日有食之十一月太尉陳球免十二月丁
巳光祿大夫橋元為太尉是歲鮮卑寇酒泉京師馬生
人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
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二年春大疫使常侍中謁者廵行致醫藥三月司徒袁
滂免大鴻臚劉郃為司徒乙丑太尉橋元罷太中大夫

段熲為太尉京師地震司空袁逢罷太常張濟為司空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辛巳中常侍王甫及太尉段熲並下獄死丁酉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東平王端薨五月衛尉劉寛為太尉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將張脩有罪下獄死冬十月甲申司徒劉郃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步兵校尉劉納謀誅宦者事泄皆下獄死巴郡板楯蠻叛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刺史討之不克十二月光禄勲楊賜為司徒鮮卑寇幽并

二州是歲河間王利甍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四臂

三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三月梁王元甍夏四月江夏蠻叛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秋表是地震涌水出八月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冬閏月有星孛於狼弧鮮卑寇幽并二州十二月己巳立貴人何氏為皇后是歲作罼圭靈昆苑

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搉

馬一匹至二百萬二月郡國上芝英草夏四月庚子大
赦天下交阯刺史朱雋討交阯合浦烏滸蠻破之六月
庚辰雨雹秋七月河南言鳳凰見新城羣鳥隨之賜新
城令及三老力田帛各有差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太
尉劉寛免衛尉許馘為太尉閏月辛酉北宫東掖庭永
巷署災司徒楊賜罷冬十月太常陳耽為司徒鮮卑寇
幽并二州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宫使諸采女販賣更相
盜竊爭鬬帝著商估服飲宴為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

賢冠帶綬又駕四驢帝躬自操轡驅馳周旋京師轉相

放效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司徒陳耽

免夏四月旱太常袁隗為司徒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

秋七月有星孛於太微巴郡板楯蠻詣太守曹謙降癸

酉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八月起四百尺觀於阿亭道

冬十月太尉許馘罷太常楊賜為太尉校獵上林苑歷

函谷關遂巡狩於廣成苑十二月還幸太學

六年春正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二月復長陵縣比豐沛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大旱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始置圃囿署以宦者為令冬東海東萊琅邪井中氷厚尺餘大有年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黄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着黄巾同日反叛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以應之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將兵屯都亭置八關都尉官壬子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

不赦詔公卿出馬弩舉列將子弟及吏民有明戰陣之
略者詣公車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
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黄巾庚子南陽黄巾張曼成
攻殺郡守褚貢夏四月太尉楊賜免太僕弘農鄧盛為
太尉司空張濟罷大司農張温為司空朱儁為黄巾波
才所敗侍中向栩張鈞坐言宦者下獄死汝南黄巾敗
太守趙謙於邵陵廣陽黄巾殺幽州刺史郭勲及太守
劉衛五月皇甫嵩朱儁復與波才等戰於長社大破之

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張曼成斬之交阯屯兵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遣交阯刺史賈琮討平之皇甫嵩朱儁大破汝南黃巾於西華詔嵩討東郡朱儁討南陽盧植破黃巾圍張角於廣宗宦官誣奏植抵罪遣中郎將董卓攻張角不克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秋七月巴郡妖巫張脩反寇郡縣河南尹徐灌下獄死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倉亭獲其帥乙巳詔皇甫嵩北討張角九月安平王續有罪誅國除冬十月皇

甫嵩與黄巾賊戰於廣宗獲張角弟梁角先死乃戮其
屍以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十一月皇甫嵩又破黄巾
於下曲陽斬張角弟寶湟中義從胡北宫伯玉與先零
羌叛以金城人邊章韓遂爲軍帥攻殺護羌都尉伶徵
金城太守陳懿癸巳朱儁拔宛城斬黄巾别帥孫夏詔
減太官珍羞御食一肉廐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十
二月己巳大赦天下改元中平是歲下邳王意薨無子
國除郡國生異草備龍虵鳥獸之形

二年春正月大疫琅邪王據薨二月己酉南宮大災火半月乃滅己亥廣陽門外屋自壞稅天下田畝十錢黒山賊張牛角等十餘輩並起所在寇鈔司徒袁隗免三月廷尉崔烈為司徒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克夏四月庚戌大風雨雹五月太尉鄧盛罷太僕河南張延為太尉秋七月三輔螟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以司空張温為車騎將軍討北宮伯玉九月特進楊賜為司空冬十月庚寅司空楊賜薨

光禄大夫許相為司空前司徒陳耽諫議大夫劉陶坐直言下獄死十一月張温破北宫伯玉於美陽因遣盪寇將軍周慎追擊之圍榆中又遣中郎將董卓討先零羌慎卓並不克鮮卑寇幽并二州是歳造萬金堂於西園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

三年春二月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庚戌大赦天下太尉張延罷車騎將軍張温為太尉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復脩玉堂殿鑄銅人四黄鍾四及天禄

蝦螟又鑄四出文錢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六月荆州刺史王敏討趙慈斬之車騎將軍趙忠罷秋八月懷陵上有雀萬數悲鳴因鬬相殺冬十月武陵蠻叛寇郡界郡兵討破之前太尉張延為宦人所譖下獄死十二月鮮卑寇幽并二州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賊殺中牟令己亥南宮内殿罘罳自壞三月河南尹何苗討滎陽賊破之拜苗為車騎將軍夏四月涼州刺史耿鄙討金城賊

韓遂鄙兵大敗遂寇漢陽漢陽太守傅爕戰没扶風人
馬騰漢陽人王國並叛寇三輔太尉張温免司徒崔烈
為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為司徒光禄勲沛國丁宫為司
空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漁陽人張純與同郡張
舉舉兵叛攻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護烏
桓校尉公綦稠等舉兵自稱天子寇幽兾二州秋九月
丁酉令天下繫囚罪未决入縑贖冬十月零陵人觀鵠
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破之十一月

太尉崔烈罷大司農曹嵩為太尉十二月休屠各胡叛

是歲賣關内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殺郡守邢紀丁酉大赦天下二月有星孛於紫宮黄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三月休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夏四月汝南葛陂黄巾攻没郡縣太尉曹嵩罷五月永樂少府樊陵為太尉六月丙寅大風太尉樊陵罷益州黄巾馬相攻殺刺

史郗儉自稱天子又寇巴郡殺郡守趙部益州從事賈龍擊相斬之郡國七大水秋七月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司徒許相罷司空丁宮為司徒光禄勳南陽劉弘為司空衛尉董重為驃騎將軍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遣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冬十月壬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豎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甲子帝自稱無上將軍耀兵於平樂十一月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右將軍

皇甫嵩救之遣下軍校尉鮑鴻討葛陂黃巾巴郡板楯蠻叛遣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大破之是歲改刺史新置牧

六年春二月左將軍皇甫嵩大破王國於陳倉三月幽州牧劉虞購斬漁陽賊張純下軍校尉鮑鴻下獄死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太尉馬日磾免幽州牧劉虞為太尉丙辰帝崩於南宮嘉德殿年三十四戊辰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大赦天

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録尚書事上軍校尉蹇碩下獄五月辛巳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六月辛亥孝仁皇后董氏崩辛酉葬孝靈皇帝於文陵雨水秋七月甘陵王忠薨庚子孝仁皇后歸葬河間慎陵徙渤海王協為陳留王司徒丁宮罷八月戊辰中常侍張讓段珪等殺大將軍何進於是虎賁中郎將袁術燒東西宮攻宦者庚午張讓段珪等刼少帝及陳留王幸北宮德陽殿何進部

曲將吴匡與車騎將軍何苗戰於朱雀闕下苗敗斬之辛未司隷校尉袁紹勒兵收偽司隷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及諸閹人無少長皆斬之讓珪等復刼少帝陳留王走小平津尚書盧植追讓珪等斬數人其餘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協夜步逐熒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辛未還宫大赦天下改光熹為昭寧并州牧董卓殺執金吾丁原司空劉弘免董卓自為司空九月甲戌董卓廢帝為弘農王六月雨至於是月

靈帝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和六年中平六年即
位二十二年
孝獻皇帝諱協靈帝中子也母王美人為何皇后所害
中平六年四月少帝即位封帝為渤海王徙封陳留王
九月甲戌即皇帝位年九歲遷皇太后於永安宮大赦
天下改昭寧為永漢丙子董卓殺皇太后何氏初令侍
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賜公卿以下至黃門侍郎
家一人為郎以補宦官所領諸署侍於殿上乙酉以太

尉劉虞為大司馬董卓自為太尉加鈇鉞虎賁丙戌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甲午豫州牧黄琬為司徒遣使弔祠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等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十一月癸酉董卓為相國十二月戊戌司徒黄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禄勲荀爽為司空省扶風都尉置漢安都護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還復中平六年

初平元年春正月山東州郡起兵以討董卓辛亥大赦

天下癸酉董卓殺弘農王白波賊寇東郡二月乙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免庚辰董卓殺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珌以光祿勲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丁亥遷都長安董卓驅徙京師百姓悉西入關自留屯畢圭苑壬辰白虹貫日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幸未央宮己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戊午董卓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夷其族夏五月司空荀爽薨六月辛丑光祿大夫种拂為司空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

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後將軍袁術河内太守王匡各執而殺之唯韓融獲免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冬十一月庚戌鎮星熒惑太白合於尾是歲有司奏和安順桓四帝無功德不宜稱宗又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並非正嫡不合稱后皆請除尊號制曰可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又殺南陽太守張咨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丁丑董卓自為太師袁術遣將孫堅與董卓將胡軫戰於陽人軫軍大敗董

卓遂發掘洛陽諸帝陵夏四月董卓入長安六月丙戌
地震秋七月司空种拂免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爲司
空太尉趙謙罷太常馬日磾爲太尉九月蚩尤旗見于
角亢冬十月壬戌董卓殺衛尉張温十一月青州黄巾
寇泰山泰山守應劭擊破之黄巾轉寇渤海公孫瓚與
戰於東光復大破之是歲長沙有人死經月復活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袁術遣將孫堅攻劉表於
襄陽堅戰歿袁紹及公孫瓚戰於界橋瓚軍大敗夏四

月辛巳誅董卓夷三族司徒王允録尚書事總朝政遣使者張种撫慰山東青州黄巾擊殺兖州刺史劉岱於東平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黄巾於壽張降之五月丁酉大赦天下丁未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將軍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攻京師六月戊午陷長安城太常种拂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奂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並戰殁吏民死者萬餘人李傕等並自為將軍己未大赦天下李傕殺司隷校尉黄琬甲子殺

司徒王允皆滅其族丙子前将軍趙謙為司徒秋七月
庚子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録尚書事八月遣日磾及太
僕趙岐持節慰撫天下車騎将軍皇甫嵩為太尉司徒
趙謙罷九月李傕自為車騎将軍郭汜後将軍樊稠右
将軍張濟鎮東将軍濟出屯弘農甲申司空淳于嘉為
司徒光禄大夫楊彪為司空並録尚書事冬十二月太
尉皇甫嵩免光禄大夫周忠為太尉參録尚書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大赦天下三月袁

術殺揚州刺史陳温據淮南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壞
夏四月癸酉無雲而雷六月扶風大雨雹華山崩裂太
尉周忠免太僕朱儁為太尉録尚書事下邳賊闕宣自
稱天子雨水遣侍御史裴茂訊詔獄原輕繫八月辛丑
天狗西北行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
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
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
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絶榮望朕

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冬十月太學行禮
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辛丑
京師地震有星孛於天市司空楊彪免太常趙溫為司
空公孫瓚殺大司馬劉虞十二月辛丑地震司空趙溫
免乙巳衛尉張喜為司空是歲琅邪王容薨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改元興平甲子帝加
元服二月壬午追尊謚皇妣王氏為靈懷皇后甲申改
葬於文昭陵丁亥帝耕於籍田三月韓遂馬騰與郭汜

樊稠戰於長平觀遂騰敗績左中郎將劉範前益州刺史种邵戰殁夏六月丙子分涼州河西四郡為廱州丁丑地震戊寅又震乙巳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月大蝗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免戊午太常楊彪為太尉録尚書事三輔大旱自四月至於是月帝避正殿請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輕繫是歲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

賊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
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侯
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
全濟八月馮翊寇屬縣郭汜樊稠擊破之九月桑復生
椹人得以食司徒淳于嘉罷冬十月長安市門自壞以
衛尉趙溫為司徒録尚書事十二月分安定扶風為新
平郡是歲揚州刺史劉繇與袁術將孫策戰於曲阿繇
軍敗績孫策遂據山東太傅馬日磾薨於壽春

二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二月乙亥李傕殺樊稠而與郭汜相攻三月丙寅李傕脅帝幸其營焚宮室夏四月甲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丁酉郭汜攻李傕矢及御前是日李傕移帝幸北塢大旱五月壬午李傕自為大司馬六月庚午張濟自陝來和傕汜秋七月甲子車駕東歸郭汜自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興義將軍董承為安集將軍並侍送乘輿張濟為驃騎將軍還屯陝八月甲辰幸新豐冬十月戊戌郭汜使其將伍

習夜燒所幸學舍逼脅乘輿楊定楊奉與郭汜戰破之壬寅幸華陰露次道南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張濟復反與李傕郭汜合十一月庚午李傕郭汜等追乘輿戰於東澗王師敗績殺光祿勲鄧泉衛尉士孫瑞廷尉宣播大長秋苗祀步兵校尉魏桀侍中朱展射聲校尉沮儁壬申幸曹陽露次田中楊奉董承引白波帥胡才李樂韓暹及匈奴左賢王土單率師奉迎與李傕等戰破之十二月庚辰車駕乃進李傕等復來追戰王師大敗殺

略宫人少府田芬大司農張義等皆戰歿進幸陜夜度河乙亥幸安邑是歲袁紹遣將麴義與公孫瓚戰於鮑丘瓚軍大敗

建安元年春正月癸酉郊祀上帝於安邑大赦天下改元建安二月韓暹攻衛將軍董承夏六月乙未幸聞喜秋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郊祀上帝大赦天下己卯謁髙廟八月辛丑幸南宫楊安殿癸卯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韓暹為大將軍楊奉

為車騎將軍是時宫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而委輸不至羣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或饑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辛亥鎮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曹操殺侍中臺崇尚書馮碩等封衛將軍董承為輔國將軍伏完等十三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太守庚申遷都許己巳幸曹操營九月太尉楊彪司空張喜罷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聽

二年春袁術自稱天子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夏五月蝗秋九月漢水溢是歲饑江淮間民相食袁術殺陳王寵孫策遣使奉貢

三年夏四月遣謁者裴茂率中郎將段煨討李傕夷三族吕布叛冬十一月盗殺大司馬張楊十二月癸酉曹操擊吕布於徐州斬之

四年春三月袁紹攻公孫瓚於易京獲之衛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夏六月袁術死是歲初置尚書左右僕射

武陵女子死十四日復活
五年春正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越騎校尉种
輯受密詔誅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殺董承等夷三族秋
七月立皇子馮為南陽王壬午南陽王馮薨九月庚午
朔日有食之詔三公舉至孝一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
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有所諱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
敗走冬十月辛亥有星孛於大梁東海王祇薨是歲孫
策死弟權襲其餘業

欽定四庫全書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薨于閴國獻馴象是歳越嶲男

子化為女子

八年冬十月己巳公卿初迎冬於北郊總章始復備八

佾舞初置司直官督中都官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領冀州牧

冬十月有星孛於東井十二月賜三公已下金帛各有

差自是三年一賜以為常制

十年春正月曹操破袁譚於青州斬之夏四月黑山賊
張燕率衆降秋九月賜百官尤貧者金帛各有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於北斗三月曹操破高幹於并
州獲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雝州刺史邯鄲商是
歲立故琅邪王容子熙為琅邪王濟北北海阜陵下邳
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十二年秋八月曹操大破烏桓於柳城斬其蹋頓冬十
月辛卯有星孛於鶉尾已巳黃巾賊殺濟南王贇十一

月遼東太守公孫康殺袁尚袁熈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温免夏六月罷三公官置丞相
御史大夫癸巳曹操自為丞相秋七月曹操南征劉表
八月丁未光禄勲郗慮為御史大夫壬子曹操殺太中
大夫孔融夷其族是歲劉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荆州降
操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師伐孫權權將
周瑜敗之於烏林赤壁
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秋九月庚戌曹操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遂等
大敗關西平是歲趙王赦薨
十七年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夷三族六月庚寅晦
日有食之秋七月洧水潁水溢螟八月馬超破涼州殺
刺史韋康九月庚戌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
邈為濟北王敦為東海王冬十二月星孛於五諸侯
十八年春正月庚寅復禹貢九州夏五月丙申曹操自

立為魏公加九錫大雨水徙趙王珪為博陵王是歲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彭城王和薨
十九年夏四月旱五月雨水劉備破劉璋據益州冬十月曹操遣將夏侯淵討宋建於枹罕獲之十一月丁卯曹操殺皇后伏氏滅其族及二皇子
二十年正月甲子立貴人曹氏為皇后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孝悌力田二級賜諸王侯公卿以下穀各有差
秋七月曹操破漢中張魯降

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進號魏王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匈奴南單于來朝是歲曹操殺琅邪王熙國除

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冬有星孛於東北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曹操不克夷三族三月有星孛於東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夏五月劉備取漢

中秋七月庚子劉備自稱漢王八月漢水溢冬十一月
孫權取荆州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子丕襲位二月丁
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元延康冬十月乙卯皇帝遜位魏
王丕稱天子奉帝為山陽公邑一萬户位在諸侯王上
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祖
臘皆如漢制都山陽之濁鹿城四皇子封王者皆降為
列侯明年劉備稱帝於蜀孫權亦自王於吳於是天下

遜三分矣魏青龍二年三月庚寅山陽公薨自遜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謚孝獻皇帝八月壬申以漢天子禮儀葬於禪陵置園邑令丞太子早卒孫康立五十一年晉太康六年薨子瑾立四年太康十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為胡賊所殺國除

獻帝初平四年興平二年建安二十五年即位三十一年

右東漢自光武至獻帝十二帝通更始二年合

一百九十七年又按前後漢起高祖盡獻帝通

王莽合四百二十六年

通志卷六下

通志卷七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魏紀第七

武帝 文帝 明帝 齊王 高貴鄉公 陳留王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

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唯梁國橋元南陽何顒異焉元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徵拜議郎光和末黄巾起拜騎都尉討頴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籍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國肅然久之徵還為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

里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傑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餘萬天下騷動徵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

縣邑中或竊識之為請得解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為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

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屯酸棗術屯南陽伷屯
潁川馥在鄴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
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
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
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刼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
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
將據成皋邈遣將衛兹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
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

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内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

邈等不能用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温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内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為帝虞終不敢當夏四月卓還長安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

等十餘萬衆畧魏郡東郡王肱不能禦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於夫羅於内黄皆大破之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青州黄巾衆百萬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

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後選精鋭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兖州牧遂進兵擊黄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鬬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黄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

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鄄城荆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

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畧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餘城謙守城不敢出是歳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畧地至東海還過郯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郯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會張邈與陳宫叛迎

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鄄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
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
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
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
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陣亂馳突火出墜馬
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
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為
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餓布

糧食亦盡各引去秋九月太祖還鄄城布到乘氏為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於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是歲穀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餘人來

戰時太祖兵少設伏縱竒兵擊大破之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兖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為其衆所殺兖州平遂東畧陳地是歳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

將兵西迎衞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洪不得進
汝南潁川黄巾何儀劉辟黄卲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
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卲等儀及
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
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别屯梁
太祖遂至洛陽衞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録尚
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
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

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太祖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於是以袁紹爲太尉紹耻班在太祖下不肯受太祖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太祖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太祖曰觀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太祖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繡

領其衆
二年春正月太祖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太祖與
戰軍敗爲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太祖乃引
兵還舞陰繡將騎來鈔太祖擊破之繡奔穰與劉表合
太祖謂諸將曰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于此
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已後不復敗矣遂還許袁
術欲稱帝於淮南使人告呂布布收其使上其書術怒
攻布爲布所破秋九月術侵陳太祖東征之術聞太祖

自來棄軍走留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太祖到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太祖還許太祖之自舞陰還也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爲繡太祖遣曹洪擊之不利還屯葉數爲繡表所侵冬十一月太祖自南征至宛表將鄧濟據湖陽攻拔之生禽濟湖陽降攻舞陰下之

三年春正月太祖還許初置軍師祭酒三月太祖圍張繡於穰夏五月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太祖將引還繡兵來太祖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太祖與荀彧書曰賊

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策之到安衆破繡必矣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太祖軍前後受敵太祖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太祖為遁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秋七月太祖還許荀彧問太祖前所以策賊必破何也太祖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戰吾是以知勝矣呂布復為袁術使高順攻劉備太祖遣夏侯惇救之不利備為順所敗九月太祖東征布冬十月屠彭城獲其相侯諧進至下邳布自將

騎逆擊大破之獲其驍將成廉追至城下布恐欲降陳宮等沮其計求救於術勸布出戰戰又敗乃還固守攻之不下時太祖連戰士卒罷欲還用荀攸郭嘉計遂決泗沂水以灌城月餘布將宋憲魏續等執陳宮舉城降生禽布宮皆殺之太山臧霸孫觀吳敦尹禮昌豨各率衆布之破劉備也霸等悉從布布敗獲霸等太祖厚納待遂割青徐二州附于海以委焉分琅邪東海北海為城陽利城昌慮郡初太祖為兖州以東平畢諶為别駕

張邈之叛也邈劫諶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太祖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布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太祖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四年春二月太祖還至昌邑張楊將張醜殺楊眭固又殺醜以其衆屬袁紹屯射犬夏四月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固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北迎紹求救與渙仁相遇犬城交戰大破之

斬固太祖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衆降封爲列侯還軍
敖倉以魏种爲河内太守屬以河北事初太祖舉种孝
廉兖州叛太祖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太祖
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旣下射犬生禽种
太祖曰唯其才也釋其縛而用之是時袁紹旣幷公孫
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軍攻許諸將以爲不可
敵太祖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
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

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秋八月太祖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破齊北海東安留于禁屯河上九月太祖還許分兵守官渡冬十一月張繡率衆降封列侯十二月太祖軍官渡袁術自敗於陳稍困袁譚自青州遣迎之術欲從下邳北過太祖遣劉備朱靈要之會術病死程昱郭嘉聞太祖遣備言於公曰劉備不可縱太祖悔追之不及備之未東也陰與董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車冑舉兵屯沛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

廬江太守劉勲率衆降封爲列侯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謀泄皆伏誅太祖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太祖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太祖遂東擊備破之生禽其將夏侯博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昌豨叛爲備又攻破之太祖還官渡紹卒不出二月紹遣郭圖淳于瓊顔良攻

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夏四月
太祖北救延荀攸說太祖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
太祖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
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顔良可禽也太祖從之紹聞兵渡
即分兵西應之太祖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
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
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太祖軍至延津南
太祖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

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太祖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太祖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太祖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良醜皆紹名將也再戰而禽紹軍大震太祖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關羽亡歸劉備八月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

里太祖亦分營與相當合戰不利時太祖兵不滿萬傷者十二三紹復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太祖亦於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楯衆大懼時太祖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彧以為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何向而不濟太祖從之孫策聞太祖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為刺客所殺

汝南降賊劉辟等叛應紹畧許下紹使劉備助辟太祖使曹仁擊破之備走遂破辟屯袁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太祖用荀攸計遣徐晃史渙邀擊大破之盡燒其車太祖與紹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太祖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冬十月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宿紹營北四十里紹謀臣許攸貪財紹不能足來奔因說太祖擊瓊等左右疑之荀攸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曹

洪守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會明至瓊等望見太祖兵少出陣門外太祖急擊之瓊退保營遂攻之紹遣騎救瓊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太祖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大破瓊等皆斬之紹初聞太祖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彼攻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紹衆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太祖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

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者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紹天下莫敵矣

六年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歸復收散卒攻定諸叛郡縣九月太祖還許紹之未破也使劉備畧汝南賊共都等應之遣蔡揚擊都不利為都所破太祖南征備備聞太祖自行走奔劉表都等皆散

七年春正月太祖軍譙令曰吾起義兵爲天下誅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絶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爲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魂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遂至浚儀治睢陽渠遣使以太牢祀橋元進軍官渡紹自軍破後發病嘔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譚自號車騎將軍屯黎陽秋九月太祖征之連戰譚尚數敗退固守

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戰擊大破之譚尚夜遁夏四月進軍鄴五月還許留賈信屯黎陽己酉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故趙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將者軍破於外而家受罪於内也自命將征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征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秋七月令曰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後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户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王之道不廢而有

益於天下八月太祖征劉表軍西平太祖之去鄴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保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將皆疑荀攸勸太祖許之乃引軍還冬十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婚尚聞太祖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呂詳叛尚屯陽平率其衆降封爲列侯

九年春正月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二月尚復攻譚留蘇由審配守鄴太祖進軍到洹水由降既至攻

鄴爲土山地道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糧道夏四月留曹洪攻鄴太祖自將擊楷破之而還尚將沮鵠守邯鄲又擊拔之易陽令韓範涉長梁岐舉縣降賜爵關内侯五月毀土山地道作圍塹決漳水灌城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太祖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尚果從西山來臨滏水爲營夜遣兵犯圍太祖逆擊破走之遂圍其營未合尚懼故豫州刺史陰

夔及陳琳乞降太祖不許爲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
擊之其將馬延張顗等臨陣降衆大潰尚走中山盡獲
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八
月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城東門内兵配逆戰敗生禽
配斬之鄴定太祖臨祀紹墓哭之流涕慰勞紹妻還其
家人寶物賜雜繒絮廩食之初紹與太祖共起兵紹問
太祖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太祖曰足下意以
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

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太祖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彊兼并之法百姓喜悦天子以太祖領冀州牧太祖讓還兖州太祖之圍鄴也譚畧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尚敗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其衆太祖遺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絶婚女還然後進軍譚懼拔平原走保南皮十二月太祖入平原畧定諸縣

十年春正月攻譚破之斬譚誅其妻子冀州平下令曰

其與袁氏同惡者與之更始令民不得復私讎禁厚葬皆一之於法是月袁熙大將焦觸張南等叛攻熙尚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降封為列侯初討譚時民亡椎冰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首者太祖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無為吏所獲民垂泣而去後竟捕得夏四月黑山賊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為列侯故安趙犢霍奴等殺幽州刺史涿郡太守三郡烏丸攻鮮于輔於獷平秋八月太祖征之斬犢等乃渡

潞河救獷平烏九奔走出塞九月令曰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人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議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冬十月太祖還鄴初袁紹以甥高幹領幷州牧太祖之拔鄴幹降以爲刺史聞太祖討烏桓以州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關口遣樂進李典擊之幹還守壺關

十一年春正月太祖征幹幹聞之乃留其别將守城走入匈奴求救於單于單于不受太祖圍壺關三月拔之幹遂走荆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秋八月太祖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割東海之襄賁郯戚以益琅邪省昌慮郡三郡烏丸承天下亂破幽州畧有漢民合十餘萬户袁紹皆立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太祖將征之鑿渠

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

十二年春正月太祖自淳于還鄴丁酉令曰吾起義兵誅暴亂於今十九年所征必克豈吾功哉乃賢士大夫之力也天下雖未悉定吾當要與賢士大夫共定之而專饗其勞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於是大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爲列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及復死事之孤輕重各有差將北征三郡烏丸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

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惟郭嘉策表必不能任備勸太祖行夏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導太祖從之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絶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太祖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

右皆懼太祖登髙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為先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丸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衆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太祖破烏丸或說太祖遂征之尚兄弟可禽也太祖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太祖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或問太祖還而康斬送尚熙何也太祖曰彼素畏尚等吾

急之則并力綏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十一月至易水代郡烏九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九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

十三年春正月太祖還鄴作元武池以肄舟師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太祖為丞相秋七月太祖南征劉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九月太祖到新野琮遂降備走夏口太祖進軍江陵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

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韓嵩鄧義等益州牧劉璋始受徵役遣兵給軍十二月孫權爲備攻合肥太祖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太祖至赤壁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備遂有荆州江南諸郡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秋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辛未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

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絶廩長吏存卹撫循以稱吾意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

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冬作銅爵臺

十六年春正月天子命太祖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張魯據漢中三月遣鍾繇討之太祖使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堪成宜等叛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太祖

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辟勿與戰秋七月太祖西征與超等夾關而軍太祖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太祖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校尉丁斐因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太祖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太祖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太祖不許九月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

送任子太祖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太祖相見太
祖與遂父同歲孝廉又與遂同時儕輩於是交馬語移
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
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太祖又與遂書
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太祖乃與克日會
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
宜李堪等遂超等走涼州楊秋奔安定關中平諸將或
問太祖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闕不從河東擊馮翊而

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太祖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虚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而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

也始賊每一部到太祖輙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太祖荅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冬十月太祖自長安北征楊秋圍安定秋降復其爵位使留撫其民人十二月自安定還留夏侯淵屯長安

十七年春正月太祖還鄴天子命太祖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如蕭何故事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

使夏侯淵擊平之割河内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之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曲周南和廣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冬十月太祖征孫權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詔書并二十四州復爲九州夏四月至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太祖爲魏公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

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能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令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于本朝也後及黄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

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廻戈東征吕布就戮乘轅將返張揚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内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筞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洪河拓定四州袁

譚髙幹咸梟其首海盜奔逆黒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縣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内宣美風俗旁施勤敎恤慎刑

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繼絶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衞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使召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爲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大啓

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是賴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淵氷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兾州之河東河内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錫君元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士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内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

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君經緯禮律爲
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
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
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
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
朱户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
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

莫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闗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聘太祖三女

爲貴人少者待年於國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冬十月分魏郡爲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馬超在漢陽復因羌胡爲害氐王千萬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梟其妻子超奔漢中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與諸將攻興國屠之省安東永陽郡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

太祖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太祖曰吾豫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秋七月太祖征孫權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遣夏侯淵自興國討之冬十月屠枹罕斬建涼州平

太祖自合肥還十一月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董承被誅怨恨太祖辭甚醜惡發聞皇后廢黜死兄弟皆伏法十二月太祖至孟津天子命太祖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又曰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

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
刑於是置理曹掾屬
二十年春正月天子立太祖中女爲皇后省雲中定襄
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爲新興郡三月太
祖西征張魯至陳倉將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張
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太祖自陳倉以出散關至河
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恃險不服五月太祖攻屠之西
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秋七月太祖

至陽平張魯使弟衛與將楊昂等據陽平關横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解散太祖乃密遣解㯓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斬其將楊任進攻衛衛等夜遁魯奔巴中太祖軍入南鄭盡得魯府庫珍寶巴漢皆降復漢寧郡爲漢中分漢中之安陽西城爲西城郡置太守分錫上庸郡置都尉八月孫權圍合肥張遼李典擊破之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来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爲巴東

太守䕶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太祖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内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十一月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劉備襲劉璋取益州遂據巴中遣張郃擊之十二月太祖自南鄭還留夏侯淵屯漢中二十一年春二月太祖還鄴三月壬寅太祖親耕籍田夏五月天子進太祖爵為魏王代郡烏桓行單于普富盧與其侯王來朝天子命太祖女為公主食湯沐邑秋

七月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遂留魏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八月以大理鍾繇為相國

冬十月治兵遂征孫權十一月至譙

二十二年春正月太祖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太祖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屯居巢夏四月天子命太祖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五月作泮宮六月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冬十月天子命太祖冕十有二旒乘

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爲魏太子劉備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漢太醫令吉本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等反攻許燒丞相長史王必營必與潁川典農中郎將嚴匡討斬之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等三月張飛馬超走漢中陰平氐彊端斬吳蘭傳其首夏四月代郡上谷烏丸無臣氐等叛遣鄢陵侯彰討破之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爲壽

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秋七月治兵遂西征劉備九月至長安冬十月宛守將侯音等反執南陽太守刼略吏民保宛初曹仁討關羽屯樊城是月使仁圍宛

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斬音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太祖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

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夏五月引軍還長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爲王后遣于禁助曹仁擊關羽八月漢水溢灌禁軍軍沒羽獲禁遂圍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冬十月軍還洛陽孫權遣使上書以討關羽自效太祖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太祖軍摩陂

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陽權擊斬羽傳其首庚子太祖崩于洛陽年六十六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

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謚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

文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也中平四年冬生于譙建安十六年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二十二年立爲魏太子太祖崩嗣位爲丞相魏王尊王后曰王太后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元年二月壬戌以大中大夫賈詡爲太尉御史大夫華歆爲相國大理王朗爲御史

大夫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其官人爲官者不得過
諸署令爲金策著令藏之石室初漢熹平五年黄龍見
譙光禄大夫橋元問太史令單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
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恒象此其
應也内黄殷登黙而記之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黄
龍見譙登聞之曰單颺之言其驗兹乎己卯以前將軍
夏侯惇爲大將軍濊貊扶餘單于焉耆于闐王皆各遣
使奉獻夏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庚午大將軍夏

侯惇薨五月戊寅天子命帝追尊皇祖太尉曰太王夫人丁氏曰太王后封王子叡爲武德侯是月馮翊山賊鄭甘王照率衆降皆封列侯酒泉黄華張掖張進等各執太守以叛金城太守蘇則討進斬之華降六月辛亥治兵于東郊庚午遂南征秋七月庚辰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搢紳考六蓺吾將兼覽焉孫權遣使奉獻蜀將孟

達率衆降武都氐王楊僕率種人內附居漢陽郡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八月石邑縣言鳳皇集冬十一月癸卯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櫘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爲設祭丙午行至曲蠡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凌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

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乃為壇於繁陽庚午帝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視燎成禮而反改延康為黃初大

赦

黄初元年十一月癸酉以河内之山陽邑萬户奉漢帝為山陽公行漢正朔以天子之禮郊祭上書不稱臣京都有事于太廟致胙封公之四子為列侯追尊皇祖太王曰太皇帝考武王曰武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賜男子爵人一級為父後及孝悌力田人二級以漢諸侯王為崇德侯列侯為關中侯以頼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封爵增位各有差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

奉常爲太常郎中令爲光祿勲大理爲廷尉大農爲大司農郡國縣邑多所改易更封匈奴南單于呼厨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乗輿寶劒玉玦十二月初營洛陽宫戊午幸洛陽是歲長水校尉戴陵諫不宜數行弋獵帝大怒陵減死罪一等

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明堂甲戌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乙亥朝日于東郊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户口辛巳分三公

户邑封子弟各一人爲列侯壬午復潁川郡一年田租改許縣爲許昌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郡西部爲廣平郡詔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户奉孔子祀令魯郡脩起舊廟置百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室屋以居學者春三月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爲車騎將軍初復五銖錢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五月鄭甘復叛遣曹仁討斬之六月庚子初祀五嶽四瀆咸秩羣祀丁卯夫人甄氏卒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

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已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之眚勿復劾三公秋八月孫權遣使奉章并遣于禁等還丁巳使太常邢貞持節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冬十月授楊彪光禄大夫以穀貴罷五銖錢己卯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十二月行東廵是歲築淩雲臺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庚午行幸許昌宫詔令郡國選士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

司糾故不以實者二月鄯善龜兹于闐王各遣使奉獻
詔曰西戎即叙氐羌來王詩書美之頃者西域外夷並
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撫勞之是後西域遂通置戊己校
尉三月乙丑立齊公叡為平原王帝弟鄢陵公彰等十
一人皆為王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
亭侯公之庶子為亭伯甲戌立皇子霖為河東王甲午
行幸襄邑夏四月戊申立鄄城侯植為鄄城王癸亥行
還許昌宫五月以荆揚江表八郡為荆州孫權領牧故

也荆州江北諸郡爲郢州閏月孫權破劉備於夷陵初
帝聞備兵東下與權交戰樹栅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
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
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
七日破備書到秋七月蕒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
節開倉廩以振之八月蜀大將黄權率衆降九月甲午
詔曰夫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
太后后族之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

爵以此詔傳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庚子立皇后
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一級鰥寡篤癃及貧不能自存
者賜穀冬十月甲子表首陽山東為壽陵作終制曰禮
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禹葬
會稽農不易畝故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封樹之制非
上古也吾無取焉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
造園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骨無
痛痒之知冢非棲神之宅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

爲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匣諸愚俗所爲也季孫以璵璠斂孔子歷級而救之譬之暴骸中原宋公厚葬君子謂華元樂莒不臣以爲棄君於惡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

親也忠臣孝子宜思仲尼丘明釋之之言鑒華元樂莒
明帝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
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
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匣金
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禍由乎厚葬
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其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
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以表其處矣蓋舜葬
蒼梧二妃不從延陵葬子遠在嬴博魂而有靈無不之

也一澗之間不足為遠若違令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
為戮尸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
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
在尚書祕書三府是月孫權復叛復郢州為荆州帝自
許昌南征諸軍兵並進權臨江拒守十一月辛丑行幸
宛庚申晦日有食之是歲穿靈芝池
四年春正月詔曰喪亂以來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
殘殺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復讎者皆族之築南巡臺于

宛三月丙申行自宛還洛陽宫癸卯月犯心中央大星丁未大司馬曹仁薨是月大疫夏五月有鵜鶘烏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汚澤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乎否則斯烏何為而至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六月甲戌任城王彰薨于京都甲申大尉賈詡薨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宅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辛未校獵于滎陽遂東廵論征孫

權功諸將已下進爵增户各有差九月甲辰行幸許昌
宫
五年春正月初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
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三月行自許昌還洛陽宫夏四
月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五月有
司以公卿朝朔望日因奏疑事聽斷大政論辨得失秋
七月行東巡幸許昌宫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
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死民犯五歲刑已下皆原除

之九月遂至廣陵赦青徐二州改易諸將守冬十月乙卯太白晝見行還許昌宫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廪振之戊申晦日有食之十二月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典是歲穿天淵池

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許昌以東盡沛郡問民所疾
苦貧者振貸之三月行幸召陵通討虜渠乙巳還許昌
宮并州刺史梁習討鮮卑軻比能大破之辛卯帝爲舟
師東征五月戊申幸譙壬戌熒惑入太微六月利成郡
兵蔡方等以郡反殺太守徐質遣屯騎校尉任福步兵
校尉段昭與青州刺史討平之其見脅畧及亡命者皆
赦其罪秋七月立皇子鑒爲東武陽王八月帝遂以舟
師自譙循渦入淮從陸道幸徐九月築東巡臺冬十月

行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是歲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還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十二月行自譙過梁遣使以太牢祀故漢太尉橋元

七年春正月將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壬子行還洛陽宫三月築九華臺夏五月丙辰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嗣主遣

後宮淑媛昭儀已下歸其家丁巳帝崩于嘉福殿時年四十六月戊寅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制從事初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陳壽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彊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之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文帝黃初七年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年十五封武德侯黄初二年爲齊公三年爲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爲嗣七年夏五月帝病篤乃立爲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癸未追謚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蕤爲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持夫攻

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
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
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吴將諸葛瑾張霸
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懿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
軍曹休又破其别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
清河王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
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眞為大將軍司徒華歆
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為司空撫

軍大將軍司馬懿爲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
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
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
辛未帝耕于籍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于鄴丁亥朝
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營宗廟秋八
月夕月于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于東郊焉耆王遣子
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

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十二月封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驃騎將軍司馬懿討之

二年春正月懿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蜀大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幸長安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宫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

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敎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申勑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秋七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爲繁陽王庚子大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眞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刼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
追尊大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
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
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
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
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以比長信叙昭穆於前殿並
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
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

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爲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爲皇謂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曁持節迎高皇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鄴十

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于廟癸卯大月氏王波調遣使
奉獻以調爲親魏大月氏王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
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戊
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于廟門之外癸巳
以大將軍曹眞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司馬懿爲大將
軍遼東太守公孫淵爲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
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

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馬曹眞大將軍司馬懿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廵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詔眞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于朝陽陵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籍田三月大司馬曹眞薨諸葛亮寇天水詔大將軍司馬懿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

雨辛巳大雩夏四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乙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明著于

令冬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戌晦日有食之十
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三月癸酉行
東廵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帛乙亥月犯軒轅
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于廟五
月皇子殷薨追封謚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
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
殄夷將軍田豫帥衆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

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
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
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中二月丁
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陂賜男子爵人
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
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
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戊寅北海
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

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保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敕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

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懿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宴首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熒惑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

三月庚寅山陽公薨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護喪事己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祠文帝廟追謚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葬以漢禮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懿率諸軍拒之詔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畧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滿

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縣據畧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輙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破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走議郜等亦退羣臣以爲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足以制之吾

無憂矣遂進軍辛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
未大耀兵饗六軍遣使者持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
巳行還許昌宫司馬懿與亮相持連圍積日亮數挑戰
懿堅壘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月犯鎮星
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
隱有聲摇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删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爲太尉己亥復置
朔方郡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

三月庚寅葬文德郭后營陵于首陽陵澗西如終制焉

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百姓失農

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

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改名九龍殿

冬十月己酉中山王袞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酉

行幸許昌宮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

太微而出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朕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今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有數百何邪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

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羣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爲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朝會建太白之旂改大和歷爲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

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宫己丑大赦六月戊申京師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爲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爲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爲魏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毁其餘四廟親盡迭毁如周

后稷文武廟祧之制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内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為淵所脅畧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

自儉還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兖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産者所在開倉振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崩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悼毛后于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圜丘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旍陽邔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己未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鄀葉縣屬義陽郡

二年春正月詔大尉司馬懿帥衆討遼東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曁爲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曁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蘄銍龍亢山桑洨虹十縣爲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爲沛王國庚戌大赦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致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斬注詣首

癸丑有慧星見張宿丙寅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大尉懿以下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懿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懿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羣臣或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懿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

爲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不豫辛巳立皇后郭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爲大將軍甲申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初青龍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爲天神所下命爲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宫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三年春正月丁亥大尉懿還至河内帝驛馬召到引入

臥內執其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恨懿頓首流涕即日帝崩于嘉福殿時年三十六癸丑葬高平陵帝天姿秀出望之儼然立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貿務絶浮華譖毀之端行師動衆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畧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含

垢藏疾容受直言吏民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封雖文辭陋鄙亦覽省無厭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顔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衛悲夫

明帝太和六年青龍四年景初三年即位十三年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青龍三年立爲齊王景初三年正

月丁亥朔帝病甚乃立爲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將軍曹爽太尉司馬懿輔政詔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爲良人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大尉臨試以示百寮丁丑詔以太尉司馬懿爲太傅持節統兵都督諸軍事如故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爲太尉夏六月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以故縱城爲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卿奏事八月大

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黄權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詔復用夏正其以建寅之月爲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爲後十二月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爲左右光禄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安臨甾昌國縣界爲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寃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夏

四月車騎將軍黄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奚以為今出黄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夏五月呉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懿率衆拒之六月辛丑退己卯以征東將軍王淩

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
申南安郡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
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
皇后甄氏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
司馬曹眞曹休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
羣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

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軍李典立義將軍龎悳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倭國女王卑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衆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祠孔子於辟雍以顔淵配賜太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王詢薨九月鮮卑内附

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己酉復秦國爲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夏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爲司空癸巳以左光禄大夫劉放爲驃騎將軍右光禄大夫孫資爲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

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羣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癃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縣振給之己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

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撾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以後明申敕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爲平陽郡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古之爲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

而弗近請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後園皆以大臣侍從因從容戲晏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晏又奏乞絕後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是時帝好逸豫及褻狎羣小故晏又因闕而進規焉

九年春二月衞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衞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

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爲司空冬十月大風發
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太傅司馬懿奏
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
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
其辭爽與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
軌荆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
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司馬懿爲丞相固讓

乃止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以司空王淩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吴破之三年春正月荆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吴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

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太尉王淩謀廢帝立楚
王彪太傅司馬懿東征淩五月甲寅淩自殺六月彪賜
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爲太
尉戊寅太傅司馬懿薨以衛將軍司馬師爲撫軍大將
軍録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
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廟者更以
官爲次太傅司馬懿功高爵尊最在上十二月以光禄
勳鄭冲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師為大將軍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于武庫屋上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孚拒之秋七月恪退還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脩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維寇鈔脩郡

爲所執畧往歳僞大將軍費禕驅率羣衆陰圖闚閫道經漢壽請會衆賔脩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禕勇過聶政功逾介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及後嗣所以奬勸將來其追封脩爲長樂鄉侯食邑千戸謚曰威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餅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世焉自帝即位至于是歳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

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苟求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科頭面縛將繞城表敕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

士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光禄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元爲大將軍事覺諸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爲廣明鄉侯光禄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爲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師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師弟安東將軍昭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

平樂觀以臨軍過中領軍許允及左右小臣與帝謀因昭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師軍已書詔於前昭入帝懼不敢發既而謀泄昭因引兵入城與師謀廢帝九月師召羣臣莫敢違乃奏永寧宫請收帝璽綬歸藩于齊遣太鴻臚郭芝入白皇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夫復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

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乃折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甚喜甲戌太后詔曰皇帝芳春秋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司徒臣柔奉策以一元大武告于宗廟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師於是遣使者授帝齊王璽綬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泣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羣臣

送者數十人太傅司馬孚悲不自勝餘多流涕帝時年二十三師復遣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内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帝之出宮也師使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絶嗣乎吾以為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更召羣臣議乃定迎高貴鄉公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

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齊王正始九年嘉平六年即位十五年

高貴鄉公諱髦字彦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郯縣高貴鄉公少好學夙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元武館羣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將答拜儐者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

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
極東堂見于太后初羣臣之奉迎也太常請璽綬以往
太后曰我識高貴鄉公少時欲手授之是日太后親授
公璽綬遂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寮陪位者欣欣焉
詔大赦改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
技巧靡麗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
勞士民察寃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入

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甲辰命有司論廢立定策之功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師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爲儉欽所詿誤者以鎮南將軍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司馬師薨于

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衆號十萬至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衛將軍鎮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

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

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親授者司空鄭冲侍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洮西戰士被虜者令所在郡典農及安西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門户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沈溺洮

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夏四月庚戌賜大將軍司馬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與博士淳于俊等論難周易尚書及三皇五帝之事諸儒悅服五月鄴及上谷並言甘露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

七月己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於上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午命大將軍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爲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爲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冲爲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爲司空

二年春正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

月癸卯詔曰元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熈爲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熈喪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爲忠義都尉以旌殊行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爲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羣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仄其原逌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後羣臣皆當玩習古義脩明經典稱朕意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

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吏士民為誕所詿誤者丁丑詔以諸葛誕稱亂揚州朕宜奉皇太后暫共臨戎以寧東夏己卯詔以平寇將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路蕃不從諸葛誕逆亂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烈宜有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吳使持節都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舉衆歸國乙巳詔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名儀同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衮冕赤舄事從豐厚甲

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秀給事黄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以諸葛誕主簿宣隆部曲督秦絜皆以諫誕爲誕所殺宜録其後以殊忠義其以隆絜子爲騎都尉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衆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昭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以大將軍所營據之地丘頭改爲武丘以旌武功夏

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昭爲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刼質故太守東里衮功曹應余獨身捍衮遂免於難余顛沛隕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辛卯大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爲司空丙寅詔以關内侯王祥爲三老關内侯鄭小同爲五更朕將親率羣司行禮乞言焉是歲青龍黄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

中

四年春正月黄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夏六月司空王

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

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

進大將軍司馬昭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帝見威權

日去不勝其忿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常侍

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

今日當與卿共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宫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詔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亦何恨况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昭為之備帝乃拔劒升輦帥殿中宿衛及蒼頭數百鼓譟出雲龍門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

左右呵之伷衆奔走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劒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為今日今日之事若司馬家事敗汝等豈復有種乎濟顧曰當殺也執也充曰殺之及兵交成濟抽戈前刺帝刃出於背倒車而崩時年二十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司馬孚奔往枕帝而哭哀甚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

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泰泰曰世之論者以舅方泰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廹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元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卿可更思其次泰曰泰言唯有此耳不知其次昭乃不更復言昭白太后下令罪狀帝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司馬昭太尉柔司徒冲奏太后請以王禮葬帝太后從之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壘將軍司馬炎北迎

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羣公奏太后自今下令書
宜稱制詔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昭固請讓相國晉
公九錫之寵太后詔聽所執以章謙美戊申大將軍昭
上言騎督成倅弟濟横入兵陣廹近輦輿遂致大變按
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産皆斬臣輒敕侍御史收濟
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詔從之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
君之爲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
朝臣博議改易列奏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甘露五年即位七年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三年封安次縣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于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昭位爲相國封晉公增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羣從子弟其未有侯者皆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昭固

讓乃止己未故漢獻帝夫人節薨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謚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服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冬十月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稱臣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況所繼者重邪若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撫臨萬國紹大宗

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於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爲燕王表章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凖之義類則宴覲之禮也可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於制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於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

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羣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黄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来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昭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固辭乃

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於侯和維遁走是歳詔祀故軍師祭酒郭嘉於

太祖廟庭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固

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蕞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衆曽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蹴討若禽維便當東西並進埽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衆伐蜀所至

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
司徒鄭沖爲太保壬子分益州爲梁州癸丑特赦益州
士民復除租賦之半乙卯詔襃平蜀功以征西將軍鄧
艾爲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爲司徒是月皇太后郭氏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
使使者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於蜀爲衆所討鄧
艾亦見殺二月辛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
皇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爲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爲

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爲司空己卯進晉公昭爵爲王封十郡并前二十丁亥封劉禪爲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國晉王昭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元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懿爲晉宣王舞陽忠武侯師爲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獲璧玉印各一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初自平蜀之後吴寇屯逼永安遣荆豫諸軍犄角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以

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逆臣鍾會構造反亂逼脅將
士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使在成都中
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節
不撓臨危不顧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凶暴欲盡殺
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衆西行討會欲以稱張形
勢感激衆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
厲宜加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撫爵關
內侯起宣傳輔言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為部曲

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以吴將吕興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安定縣侯初孫休時遣使鄧句敕交趾太守鎖送其民發以為兵興因民心憤怒殺句據郡九眞日南皆響應之至是因南中都督護軍霍弋上表歸順故有是命策命未至興為下人所殺冬十月丁亥詔遣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都亭侯徐紹給事黄門侍郎關内侯孫彧還南告諭吴人順

附紹本吳南陵督彧孫氏支屬並於壽春被獲紹仕中國爲相國參軍彧水曹掾特超遷使宣揚國命也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長勸募蜀人能内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䏰縣獲靈龜以獻歸之于相國府庚戌以虎賁張脩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

以至沒身賜脩弟倚爵關内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月詔以孫皓諸所獻致其皆還送歸于晉王昭固辭乃止又命晉王昭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昭薨壬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

人見三丈餘迹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黄單衣黄巾拄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以司徒何曾爲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爲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爲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乙亥葬晉王昭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以顯懷萬國致遠人之勲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羣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于晉嗣王炎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

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晉受命奉
帝爲陳留王太安元年薨自遜位至薨三十有八年年
五十八晉人葬之謚曰魏元皇帝

陳留王景元四年咸熈二年即位六年

右魏自文帝受禪至陳留王禪晉合四十六年

通志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　史部

通志卷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蜀紀第八

先主　後主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

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深與先主相

友瓚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
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
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
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
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
黄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黄
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
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棄官亡命頃

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别部司馬使為青州刺史田楷以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耻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

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

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袁術来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虗襲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楊奉韓暹寇

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

就衣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
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辭受帝衣帶中密
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
下英雄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
匕箸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
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先主據下邳靈等
還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
沛東海昌霸反郡縣多叛曹公為先主衆數萬人遣孫

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来集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黄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主將兵與辟等略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

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荆州牧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麋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賔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夏侯惇于禁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為伏兵所敗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曹公

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

主㨿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

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元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為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乗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

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别駕從事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遥聞曹公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内懷恐懼别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来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

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先主留諸葛亮關羽等據荆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龎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隷校尉先主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幷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

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吴吴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逮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構矣璋勅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

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乃使黃忠卓膺勒兵向璋先
主徑至關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膺等進到
涪據其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拒先主於涪皆
破敗退保緜竹璋復遣李嚴督緜竹諸軍嚴率衆降先
主先主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
等將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荆州先主
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雒城破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蜀中殷盛

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黄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荆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荆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

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荆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黄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郡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

等入武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部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黄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雖来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

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爲漢中王
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
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
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
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黄忠鎮
遠將軍臣賴恭楊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
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
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吕竊命孝昭幼冲而上

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
舜周公朱虗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
下誕資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
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剥
亂天下殘毁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虗邑人神
無主遏絶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
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
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

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
長惡殘泯海内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
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
二代封建同姓書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
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吕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
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
於漢中海内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
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絶昔河

西太守梁統等値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
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
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内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
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
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埽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
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
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
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

御王冠于先主先主於是列羣臣之言因驛上還所假
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
鎮漢中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禁於樊俄而孫權
襲殺羽取荆州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黄初或傳聞漢帝見
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
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
軍張裔黄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别駕從事趙莋治中

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曰臣等謹按河圖洛書五經讖緯衆說並有大王名字又參諸星氣之論法當有聖人起於此州以致中興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内於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禄勲黄權少府王謀等復上言曹丕簒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

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閒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燿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昔周有鳥魚之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
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
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冑本枝百
世乾祇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
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啟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
昭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
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
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

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歴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

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

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亭駐營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

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黄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黄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曶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

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敕戒不敢有違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

陵陳壽評曰先主之弘毅寛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挫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先主章武三年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

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簒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祗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是歲魏黄初四年也

建興元年夏牂柯太守朱褒擁郡反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吴據郡不賓越嶲夷王高定

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柯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五年春丞相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絶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

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黄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

于渭濵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
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
將軍吴壹爲車騎將軍假節都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
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
琬位爲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
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户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熈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爲太子子瑶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歳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元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

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

琬卒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来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

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綿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撍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

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

宦人黄皓始專政吴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

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

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黄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禄大夫譙周策使侍中張紹駙馬都尉鄧良及周奉降書于艾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紹良與艾相遇於

雒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勅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既死蜀中軍衆鈔略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魏策命後主為安樂縣公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

張紹光禄大夫譙周秘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後主以太始七年薨於洛陽陳壽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昬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沒後兹制漸虧優劣著

矣

後主建興十五年延熙二十年景耀六年即位四

十一年

右蜀二主四十三年為魏所滅

通志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六　史部

通志卷九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　撰

吳紀第九

孫堅　孫策　大帝　會稽王　景帝　歸命侯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葢孫武之後也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

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郡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名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中平元年黄巾賊帥張角起於魏郡

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長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餘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汝頴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别部司馬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

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温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温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温以詔書召卓卓良乆乃詣温温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温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

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温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當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温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略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

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録前後功封堅烏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横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

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詣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

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

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憚堅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雒九十里卓尋徙都長安燒雒邑堅前入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訖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荆州擊劉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

為祖軍士所射殺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堅薨還葬曲阿乃渡江居江都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吴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吕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興平元年從袁術術甚竒之以堅部曲還策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懐義

校尉術大將喬甤張勳皆傾心敬馬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内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

用其故吏劉勲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吴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賁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賁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糜陳横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拒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賁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賔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

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歴陽策又徙母阜陵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策為人美姿顔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羣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冶乃攻破虎等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

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時袁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曹公表策為討逆將軍封為吳侯後術死長史楊弘大將張勲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勲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勲好盟勲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勲攻取之勲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勲衆盡降勲獨與麾下數百人自

歸曹公是時袁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
欲撫之乃以女弟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
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
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
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
殺貢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
傷策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
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

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時卒時年二十六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子奉嗣孫皓時訛言奉當立誅死

大皇帝諱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脩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

各才秀明達然皆禄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勲勲破討黄祖於沙羡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法時不得行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會稽吴郡丹陽豫章廬陵

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吴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吕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

七年權母吴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

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黟音伊　歙音攝）分歙為始新新定犂陽休陽縣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惟瑜肅執拒之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

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曹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為仁黨所圍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十四年瑜仁相守嵗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

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

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

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来侵作濡須塢

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初曹公恐江濵郡縣為權所畧徵令内

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户十餘萬皆東渡

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

參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

州令諸葛瑾從求荆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

州定乃盡以荆州與吴耳權曰此假而不反徒欲以虛

辭引歲月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

吕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

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荆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

軍還兵皆就路權與淩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庱音攄陵反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内憚羽外欲以為已功牋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鬬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别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

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荆州是歲大疫盡除荆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荆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酇筑陽

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十一月魏策命封權為吳王授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州牧事仍加九錫令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是歲劉備率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導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

縣及五谿民皆反爲蜀權以陸遜爲督督朱然潘璋等
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吴王何等主也咨
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
凡品是其聰也抜吕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
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
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欲封權
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
獻方物立登爲王太子

黄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黄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初權外託事魏而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徴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吕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

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
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
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
報曰省君上事欵誠深至良用慨然已即詔勑諸軍不
得妄進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權
知魏必責任子遂改年臨江拒守冬十一月大風範等
兵溺死者數千餘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
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千人將軍全琮

徐盛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然猶與魏文帝相往来至後年乃絶是歲改夷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改四分用乾象歴三月曹仁遣將軍常彫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君臣勸即尊號不許劉備薨于白帝五月曲阿言甘露

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衆叛如魏魏以爲蘄春太守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劉邵等襲蘄春邵等生虜宗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温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馬未可圖也乃還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六月以太常顧雍爲丞相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

縣衆數萬人是歲地連震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乆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孤甚愍之今北虜縮竄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寛息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畆權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秋七月權聞魏文帝崩征江夏圍石陽不克而還蒼梧言鳳凰見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以全琮為太守平討山越冬十月陸遜陳便

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納之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

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
昌並言黃龍鳳皇見丙申莅南郊即皇帝位是日大赦
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吴氏為武烈
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吴王太子登為皇太
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吴中童謡曰黄金車班
蘭耳闓昌門出天子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
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因與蜀盟作為誓書遥
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吴兖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

以函谷關為界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
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
子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
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
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
歷世相承有數萬家其土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
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絶遠卒不

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温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俟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

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閬中令孫綜稱藩于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

二年春正月詔以公孫淵為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大赦天下與淵更始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令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

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沒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

三年春正月詔曰兵久不輟民困於役歲或不登其寛諸逋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

兵助司馬懿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
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
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
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
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
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
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三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軍唐咨獲羅厲等十月不雨至于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六年春正月詔中外羣寮議長吏遭喪去官詳為科禁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

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明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

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因此遂絶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吕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

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隲朱然吕岱等悉令盡言直諫以匡不逮

二年春三月遣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冬十月將軍蔣秘南討夷賊秘所領都督廖式殺

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揺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歳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以民多征役歳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或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饉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振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太半夏四月遣衛將軍全綜略淮南決芍陂焼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懿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

者或未録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黄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懿率軍入舒諸葛

恪自皖遷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秋宛陵言嘉禾
生是歲步隲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
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
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
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權揆其不然曰吾待蜀不
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又司馬懿前来入舒
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

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寧可復以此有疑耶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獲今此間治軍寧復欲以禦蜀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蜀竟自無謀如權所籌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宫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

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黄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見詔公卿百司勉脩所職匡朕不逮以答休貺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

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荆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

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

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歴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高陵松栢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

王居武昌子休為瑯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陳壽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允嗣廢斃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

大皇帝黄武七年黄龍三年嘉禾六年赤烏十三

年太元元年神鳳元年即位三十一年

會稽王諱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

尤留意姊全公主常譖太子和母子心不自安因倚權

意欲豫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

廢權遂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

氏立為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

會稽太守滕允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甍

太子即尊號大赦改元建興是歲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太傅允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宂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軍遏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

作端門又災內殿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還
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
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太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
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
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
月有星茀于斗牛

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毌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于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于槖皐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壽春峻引軍還二月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交戰珍敗績留贊為誕别將蔣班所敗於菰陂贊及將軍孫楞蔣脩等皆遇害三月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不克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怡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

伏辜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拜將軍吳穰為廣陵太守留略為東海太守是歲大旱十二月作太廟以馮朝為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事民饑軍士怨畔

太平元年春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綝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

綝代峻大怒已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允為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允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允兵敗夷滅己酉大赦改年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迫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

刁元告亂于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以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

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冑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己巳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

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師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師克壽春誕及
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為章安
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綝
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
取尚遣弟恩攻殺丞于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
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會稽王建興五鳳各二年太平三年即位七年

景皇帝諱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冲受學太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濵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已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干休叩頭曰

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顒陛下速行休善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己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稽首休升便殿讓不即御坐止東廂戸曹尚書前即階下讚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休下車答拜即

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以大將軍綝為丞相荆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已丑封孫皓為烏程侯皓弟德錢唐侯謙永安

侯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前日與大將軍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為役聽

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綝即日伏誅己巳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詔置學官立五經博士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學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令諸卿尚書悉心谘度以稱朕意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宫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禄大夫周奕

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吴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𩅦為太子大赦休為四男作名字欲令難犯而易避皆鈔舊文會合作之太子名𩅦𩅦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莔莔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𩃎𩃎音如兕觥之觥字𩅫𩅫音如元𩑶首之𩑶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𠅋𠅋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㷉㷉音如有所擁持之擁冬

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禄勲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政事布典宫省興闗軍國休鋭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又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冲講論道藝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隂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責布曰此特君等恐曜冲輩道臣下姦變之事故耳布懼叩頭陳謝休雖心不能恱然恐布以此疑

懼竟如布意廢其講業不復使沖等入是歲使察戰到

交阯調孔爵大豬

六年夏四月泉陵言黄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吕興等反

殺太守孫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

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

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

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

留平别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

中皆救蜀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諝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

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召丞相興入令子𩅦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𩅦以託之頃之而薨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

景帝永安七年

歸命侯諱皓字元宗權子和之子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

皓陰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内震懼貪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儔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説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吴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是歲魏咸熙元年也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

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𩅦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晧既得志麤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晧十一月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是歲魏置交阯太守之郡司馬昭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孫彧銜命齎書陳事

勢利害以申喻皓

甘露元年三月皓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用依依今遣光禄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

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吴小城尋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陟璆至洛陽遇司馬昭卒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忠說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

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来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彊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資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来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覘其勢皓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絶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劫

皓庶弟永安侯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比至建康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等敗走獲譙譙自殺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丹陽為吳興郡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出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宫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

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脩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荆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

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
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
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
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奔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東
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
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
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愼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

司空孟仁卒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

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何定姦穢發聞伏誅皓以其惡似張布追改定名為布

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

王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

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鬱林為桂林郡

天冊元年吴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吴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

筭緡就在所斬之狗首諸郡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
鄱陽言歴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
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又吳興陽羨山有
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
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年大赦
以協石文焉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
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

是歲姦情發聞伏誅

二年秋七月立成紀宣威等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脩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别皓時又科實廣州戸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吴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

梧族攻始興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買菜生工人吴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廣尺八寸下莖廣

五寸兩邊生葉緑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
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
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
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
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
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
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
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黄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

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輙以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輙殺流之或剥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岑昬險諛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葢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

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晧殺岑昏晧惶憒從之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受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晧用光禄勲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還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以請命於伷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晧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伷以晧致印綬

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五年皓死于洛陽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初陸抗之克步闡也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廣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

有窺上國之意是歲也實在庚子云

歸命侯元興元年甘露元年寶鼎三年建衡三年

鳳皇二年天冊元年天璽元年天紀四年即位十

六年

右吴四主合五十九年為晉所滅

通志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七 史部

通志卷十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晉紀第十上

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内温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

序其職及商以夏官為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間司馬卬為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内漢以其地為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字叔平鈞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潁川太守雋字元異雋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同郡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為非

常之器尚書清河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勑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黄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

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為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遣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魏武帝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謙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

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為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為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於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帝又言荆州刺史胡修粗暴南鄉太守傅方驕奢並不可居邊魏武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魏武以為近賊欲徙河北帝諫曰禁等為水所沒非戰守之所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

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内踈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遂為蒙所獲魏武以荆州遺黎及屯田在頴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徙之帝曰荆楚輕鋭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今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亡者悉復業及魏武薨於洛陽朝野危懼帝綱紀喪事内外肅然乃奉梓宮還鄴魏文帝

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帝曰孫權新破關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不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漢禪以帝為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黄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尚書右僕射五年天子南巡觀兵吴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

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録尚書事帝固辭天子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六年天子復大興舟師征吳復命帝居守内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為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天子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天子疾篤帝與曹真陳

羣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並受顧命輔政詔太子曰有
間此三公者慎勿疑之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及孫權
圍江夏遣其將諸葛瑾張霸并攻襄陽帝督諸軍討權
走之進擊敗瑾斬霸并首級千餘遷驃騎將軍
太和元年六月天子詔帝屯於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
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達言行傾
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
達於是連吴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

慮其為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埸之任佐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與不决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

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帝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来諸將来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

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傳首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於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埸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帝新克捷奉禮来賀皆聽之帝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於京師又徙孟達餘衆七千餘家於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屬七千餘人来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隱實屬帝朝于京師天子訪之於帝帝對曰賊以密網束下故下

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虜宜討何者為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椿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為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為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墮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帝屯于宛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開道水陸並進泝沔而上至于朐䏰上音蠢下如允反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冦天水

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天子曰西方有事非君莫可
付者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
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淩雍州刺史郭淮
等討亮張郃勸帝分軍住雍郿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
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
三軍所以為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
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帝曰亮慮多決少必
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

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帝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
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帝
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
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為重圍帝攻拔其圍
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
時軍師杜襲督軍薛悌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為寇隴右
無穀宜及冬豫運帝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衂而
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

亮每以糧少為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能動矣於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

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諸將欲住渭北以待之帝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此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為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

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
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
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
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
戰亮不得進還于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營帝知其
必敗遣奇兵掎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
六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
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

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後亮復来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来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帝弟孚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

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以窮寇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帝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為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死審問時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

達帝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
帝問曰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問
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既而告人曰諸葛孔
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亮部將楊儀魏延爭權儀斬延
并其衆帝欲乘隙而進有詔不許
三年遷太尉累增封邑蜀將馬岱入寇帝遣將軍牛金
擊走之斬千餘級武都氐王苻雙彊端帥其屬六千餘
人來降關東飢帝運長安粟五百萬斛輸于京師

四年獲白鹿獻之天子歸美於帝及遼東太守公孫淵反詔徵帝詣京師天子曰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煩耳君度其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拒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天子曰其計將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天子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是時百姓饑弊天子

將大修宮室帝將即戎諫請息役天子納焉
景初二年帥牛金胡遵等步騎四萬發自京師車駕送
出西明門詔弟孚子師送過温賜以穀帛牛酒敕郡守
典農已下皆往會焉見父老故舊讌飲累日遂進師經
孤竹越碣石次軍于遼水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
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
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
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曰不攻

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固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軍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亦出兵遥為之聲援因遺淵書曰

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

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

北墜于梁水城中俱震慴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以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為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耄必傳言失旨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剋日送任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

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淵乃攻南圍突出帝縱兵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標以别新舊馬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為京觀偽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收户四萬口三十餘萬初淵篡其叔父恭位而囚之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淵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為淵所詿誤者皆悉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恣聽之時有兵

士寒凍乞襦帝弗之與或曰幸多故襦可以賜之帝曰
襦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奏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
遣千餘人將吏從軍死亡者致喪還家遂班師天子遣
使者勞軍于薊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初帝至襄平夢
天子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
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書五
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大遽
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

入嘉福殿下內升御床帝流涕問疾天子執帝手以齊
王託帝命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
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與爽各統
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乗輿入殿爽欲使尚書
奏事先由己乃言於天子徙帝為大司馬朝議以為前
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帝為太傅入殿不趨賛拜不
名劒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嫁娶喪葬取給於官以世
子師為散騎常侍子弟三人為列侯四人為騎都尉帝

固讓子弟官不受

魏正始元年春正月東倭重譯入貢焉耆危須諸國弱水以南鮮卑名王皆遣使來獻天子歸美宰輔又增帝封邑初魏明帝好修宮室制度靡麗百姓苦之帝自遼東還役者猶萬餘人雕玩之物動以萬計至是皆奏罷之節用務農天下欣賴焉

二年夏五月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隲掠柤中帝請自討之議者咸言賊遠来圍樊不

可卒拔挫於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帝曰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埸騷動衆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六月乃督諸軍南征車駕送出津陽門帝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於是休戰士簡精鋭募先登申號令示必攻之勢吳軍夜遁走追至三州口斬獲萬餘人取其舟船軍資而還天子遣侍中常侍勞軍于宛秋七月增封食郾臨潁幷前四縣邑萬戶子弟十一人皆為列侯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

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之每拜恒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之所忌四時猶有推移吾何德以堪之損之又損之庶可以免乎

三年春天子追封謚皇考京兆尹為舞陽成侯三月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帝欲自擊恪議者多以賊據堅城積穀欲引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帝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城以觀

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為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

四年秋九月帝督諸軍擊諸葛恪車駕送出津陽門軍次于舒恪焚燒積聚棄城而遁帝以滅賊之要在於積穀乃大興屯守廣開淮陽百尺二渠又修諸陂於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五年春正月帝至自淮南天子使持節勞軍尚書鄧颺

李勝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勸使伐蜀帝止之不可爽果無功而還

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壘中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帝以先帝舊制禁之不可冬十二月天子詔帝朝會乘輿升殿

七年春正月吴寇柤中夷夏萬餘家避寇北渡沔帝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帝曰不然凡物致

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賊以二萬人斷沔水三萬人與沔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柤中將何以救之爽不從卒令還南賊果襲破柤中所失萬計

八年夏四月夫人張氏薨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宫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為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九年春三月黄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為伎人爽晏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當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為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荆州来候帝帝僞稱疾亟示以羸形言語錯繆勝不能覺謂為信然歸以告爽爽等不復設備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天子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為

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曹爽營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帝親率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暴爽罪惡以皇太后勑罷爽及羲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爽得奏不通留駕宿伊水城南帝之舉事也大司農桓範出赴爽範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帝遣人諭爽以事止免官仍指洛水為誓爽信之遂罷兵而通帝奏語具曹爽傳中既而有司劾

黄門張當以所擇才人與爽并發爽與何晏等反事收爽兄弟及其黨何晏丁謐鄧颺李勝畢軌桓範等誅之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亦斬關赴爽及爽之將歸罪也芝綜泣諫以為不可至是有司奏收芝綜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天子以帝為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鄢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户奏事不名固讓丞相冬十二月加九錫之禮朝會不拜固讓九錫

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廟于洛陽置左右長史增掾

屬舍人滿十人歲舉掾屬任御史秀才各一人增官騎百人鼓吹十四人封子彤平樂亭侯倫安樂亭侯帝以久疾不任朝政每有大事天子親幸第以諮訪焉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貳於帝謀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凌詐言吴人塞涂事請發兵以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凌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

故耳即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而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録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天子遣侍中韋誕持節勞軍于五池帝至自甘城天子又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為相國封安平郡公孫及兄子各一人為列侯前後食邑五萬戸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為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崩于京師時

年七十三天子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追
贈相國郡公弟孚表陳先志辭郡公及轀輬車九月庚
申葬于河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先是預作終制於
首陽山為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三篇斂以時服不設
明器後終者不得合葬一如遺命晉國初建追尊曰宣
王武帝受禪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内
忌而外寛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
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

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淵後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

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雅有風彩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𤣥何晏齊名晏常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為選用之法舉不越功吏無私焉宣穆皇后崩居喪以至孝聞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内外置

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衛將軍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天子命帝以輔軍大將軍輔政

魏嘉平四年春正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命百官舉賢才明少長卹窮獨理廢滯於是諸葛誕毌丘儉王昶陳泰胡遵都督四方王基州泰鄧艾石苞典州郡盧毓李豐掌選舉傅嘏虞松參計

謀鍾會夏侯玄王肅陳本孟康趙酆張緝預朝議四海傾注朝野肅然或有請改易制度者帝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人之美也三祖典制所宜遵奉自非軍事不得妄有改革

五年夏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朝議慮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帝曰諸葛恪新得政於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為青徐患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

合肥卒如所度帝於是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待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帝乃勑欽督銳卒趣合榆要其歸路儉帥諸將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禄大夫張緝黄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寶賢等

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羡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逮捕元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天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姦臣李豐等靖譖庸回陰構凶慝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誅辟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帝讓不受天子以元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諷魏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太后下

令以皇帝耽淫女寵褻近倡優隳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將危社稷不可以奉宗廟帝名羣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惟命是從帝曰諸君見望者重安敢避之乃與羣公卿士共奏太后曰臣聞天子者所以濟育羣生永安萬國皇帝春秋已長未親萬機日使小優郭懷袁信等裸袒淫戲又於廣望觀下作遼

東妖婦道路行人莫不掩目清商令令狐景諫帝帝燒
鐵炙之太后遭合陽君喪帝嬉樂自若清商丞龐熙諫
帝帝弗聽太后還北宮殺張美人帝甚恚望熙諫帝怒
復以彈彈熙每文書入帝不省視太后令帝在式乾殿
講學帝又不從不可以承天序臣請依霍光故事收皇
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
王就乘輿副車羣臣從至西掖門帝泣曰先臣受歷世
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

羣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内之重門誅郭懷袁信等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帝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羣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於昭穆之序爲不次則歷祖之世永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帝固爭不獲乃從太后

令遣使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惰舉趾高帝聞而憂之及將大會帝訓於天子曰夫聖王重始正本敬初古人所慎也明當大會萬衆瞻穆穆之容公卿聽玉振之音詩云示民不佻是則是效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雖禮儀周備猶宜加之以祗恪以副四海顒顒式仰癸巳天子詔帝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户進號大都督假黄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劒履上殿賜錢五十萬帛五千匹以彰元

勲帝固辭相國又上書訓於天子謂宜留心道藝以養成聖質時天子頗修華飾帝復諫以為當崇樸素並敬納焉十一月有白氣經天

二年春正月有彗星見於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於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遣諸將擊之惟王肅及尚書傅嘏中書侍郎

鍾會勸帝自行戊午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陳許之郊甲申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荆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以逼儉帝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其城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且儉欽欲蹈縱横之迹習儀秦之說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内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剋

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尅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絶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兖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鴦三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帝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鋭軍

以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奮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奮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奮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犯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使將軍樂綝等督步兵繼其後比至沙陽頻陷欽陣弩矢雨下欽蒙楯而馳大破其軍衆皆投戈而降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

傳首京師欽遂奔吴淮南平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齧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時年四十八二月帝之喪至自許昌天子素服臨弔詔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軍大將軍增邑五萬戸諡曰武公文帝表讓曰臣亡父不敢受丞相相國九命之禮亡兄不敢受相國之位誠以太祖常所階歷也今諡與二祖同必所祗懼昔蕭何張良霍

光咸有匡佐之功何謚文終艮謚文成光謚宣成必以
文武為謚請依何等就加謚許之謚曰忠武晉國既建
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
稱世宗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之母弟也魏景初三年封新
城鄉侯正始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值魏明奢侈之後
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大將軍
曹爽之伐蜀也以帝為征蜀將軍副夏侯元出駱谷次

于興勢蜀將王林夜襲帝營帝堅臥不動林退帝謂元曰費禕以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為後圖爽等引旋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遂還拜議郎及誅曹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户蜀將姜維之冦隴右也征西將軍郭淮自長安距之進帝位安西將軍持節屯關中為諸軍節度淮攻維別將句安於麴久而不決帝乃進據長城南趣駱谷以疑之維懼退保南鄭安軍絶援帥衆来降轉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

及大軍討王淩帝督淮北諸軍事帥師會于項增食邑三百戶假金印紫綬尋進號都督統征東將軍胡遵鎮東將軍諸葛誕伐吳戰于東關二軍敗績坐失侯蜀將姜維又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以帝行征西將軍次長安雍州刺史陳泰欲先賊據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為後年之資耳若實向狄道安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也維果燒營而去會新平羌胡叛帝擊

破之遂糴兵靈州北虜震讋叛者悉降以功復封新城鄉侯高貴鄉公之立也以參定策進封高都侯增封二千戶毋邱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師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天子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六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輔政劒履上殿帝固辭不受

甘露元年春正月加大都督奏事不名夏六月進封高

都公地方七百里加之九錫假斧鉞進號大都督劒履
上殿又固辭不受秋八月庚申加假黄鉞增封三縣
二年夏五月辛未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
綝以淮南作亂遣子靚為質於吴以請救議者請速伐
之帝曰誕以毋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吴冦此為變
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率諸軍五十
萬討誕表請天子臨戎秋七月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
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

廷尉何楨節使淮南宣慰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帝進軍邱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進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並斬之以狥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竒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

適足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兾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稟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帝愈為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寛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並請攻之帝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備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

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冦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
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將使同戮吾當以
長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来軍糧必少吾以
游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外賊破欽等必
成擒矣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於吴全端兄子禕及儀
奉其母来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
譎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来降城中大駭
三年春正月壬寅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

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挺刃殺欽欽子鴦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抜之斬誕夷三族吳將唐咨孫曼孫彌徐韶等帥其屬皆降表加爵位廩其餧疾或言吳兵必不為用請坑之帝曰就令亡還適見中國之弘耳於是徙之三河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命改邱頭曰武邱以旌武功五月天子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

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帝為晉
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馬九讓乃止於是增
邑萬户食三縣諸子之無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録
先世名臣元功大勲之子随才叙用
四年夏六月分荆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泰鎮襄
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宋
鈞監青州諸軍事
景元元年夏四月天子復命帝爵秩如前又讓不受天

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中黄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誅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太子舍人成濟以戈刺天子天子崩車中帝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曰唯有斬賈充微有以謝天下帝不聽獨歸

罪於成濟而斬之語具高貴鄉公紀中於是太后令曰昔漢昌邑王廢爲庶人此兒亦宜以庶人之禮葬之使外内咸知其所行也殺尚書王經貳於我也庚寅帝奏曰故高貴鄉公帥從駕人兵拔刃鳴鼓向臣所臣懼兵刃相接即勑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者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入兵陣傷公至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貳事上之義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謀乃欲上危

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元輔義在安國即絡繹申勑不得迫近輿輦而濟妄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内摧裂濟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收濟家屬付廷尉太后從之夷濟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宇之子常道鄉公璜為帝六月改元丙辰天子進帝為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冬十一月吳吉陽督蕭慎以書詣鎮東將軍石苞偽降求迎帝知其詐也使苞外示迎之而内

為之備

二年秋八月甲寅天子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冲致晉公茅土九錫帝固辭

三年夏四月肅愼来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歸於大將軍府

四年春二月丁丑天子復命帝如前又固讓三月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夏帝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已来息役六年治兵繕甲

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濕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絶舉大衆以屠城散銳卒以略野劒閣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闇而邊

城外破士女内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為未有釁屢陳異議帝患之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絶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𫎇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頎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趨

甘松鍾會分為二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含於樂城又使部將易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頎追敗維於彊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劍閣鍾會攻之冬十月天子以諸將獻捷交至乃重申相國晉公九錫之命令公卿將校皆詣府喻旨帝猶以禮辭讓於是司空鄭冲率羣官勸進帝乃受之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絶險至江油破蜀將諸葛瞻於緜竹斬瞻傳首進軍雒縣劉禪降天

子命晉公以相國摠百揆於是上節傳去侍中大都督録尚書之號焉表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

咸熈元年春正月檻車徵艾乙丑帝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於鄴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攻會斬之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

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為也卒如所量丙辰帝至自長安三月己卯進帝爵為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夏五月癸未天子追加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秋七月帝奏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冲總而裁焉始建五等爵冬十月丁亥奏遣吳人相國參軍徐劭散騎常侍水曹屬孫彧使吳

喻孫皓以平蜀之事致馬錦等物以示威懷丙午天子
命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為晉世子
二年春二月甲辰朐腮縣獻靈龜歸於相府夏四月孫
皓使紀陟来聘且獻方物五月天子命帝冕十有二旒
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
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
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
之儀諸禁綱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帝皆奏除之晉

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帝崩于露寢時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謚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寛惠仁厚沉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歴給事中奉車都尉中壘將軍加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昌鄉侯及晉國建立為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

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曽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咸熙二年五月立為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晉王位下令寛刑宥罪撫衆息役國内行服三日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

平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曽為丞相鎮南將軍王沉為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為衛將軍議郎裴秀為尚書令光禄大夫皆開府十一月初置四護軍以統城外諸軍乙未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淹滯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復六曰學以為已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天子知歴數有在乃使太保鄭沖奉皇帝璽綬册禪位于帝帝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曽王沉等固請乃從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設壇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帝登壇受禪禮畢即洛陽宫幸太極前殿下詔大赦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丁卯遣太僕劉原告于太廟封魏帝為陳留王邑萬户居于鄴宫魏氏諸王皆為縣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宣王

妃張氏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宫曰崇化封皇叔祖父孚為安平王皇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伷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肜為梁王倫為琅邪王皇弟攸為齊王鑒為樂安王幾為燕王皇從伯父望為義陽王皇從叔父輔為渤海王晃為下邳王瓌為太原王珪為高陽王衡為常山王子沛為沛王泰為隴西王權為彭城王綏為范陽王遂為濟南王遜為譙王睦為中山王淩為北海王斌為陳王皇從父兄洪為河間王

皇從父弟楙為東平王以驃騎將軍石苞為大司馬封
樂陵公車騎將軍陳騫為高平公衛將軍賈充為車騎
將軍魯公尚書令裴秀為鉅鹿公侍中荀勗為濟北公
太保鄭沖為太傅壽光公太尉王祥為太保睢陵公丞
相何曾為太尉朗陵公御史大夫王沉為驃騎將軍博
陵公司空荀顗為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為菑陽公
其餘增封進爵各有差文武並增位二等改景初歷為
泰始歷臘以酉社以丑戊辰下詔大弘儉約出御府珠

王玩好之物須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已已詔陳留王載天子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賜山陽公劉康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為駙馬都尉乙亥以安平王孚為太宰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曰昔王淩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鄧艾雖矜功失節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還使立後興滅繼絶約法省刑除魏氏宗室禁錮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

百姓復其傜役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任省郡國御調
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
置諫官以掌之是月鳳凰六青龍三白龍二麒麟各一
見于郡國
二年春正月丙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循省
風俗除禳祝之不在祀典者丁亥有司請建七廟帝重
其役不許庚寅罷雞鳴歌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
景皇后宫曰弘訓丙午立皇后楊氏二月除漢宗室禁

錮已未常山王衡薨詔曰五等之封皆録舊勲本為縣侯者傳封次子為亭侯為鄉侯為關内侯亭侯為關中侯皆食本戸十分之一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庚午詔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獨以諫諍為職令之侍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選三月戊戌吴人来弔祭有司奏為答詔帝曰昔漢文光武懷撫尉佗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未賓也皓遣使之始

未知國慶但以書答之夏五月戊辰詔曰陳留王操尚謙沖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喻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沉卒六月壬申濟南王遂薨秋七月辛巳營太廟致荆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十二塗以黄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戊戌譙王遜薨丙午晦日有食之八月丙辰省右將軍官初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戊辰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

復吉及太后之喪亦如之九月乙未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領諫官上書諫諍有司奏請寢之詔曰凡關言人主人臣所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戊戌有司奏大晉繼三皇之蹤蹈舜禹之迹應天順時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奏可冬十月丙午朔日有蝕之丁未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畞禹葬成紀市不改肆上惟

祖考清簡之旨所徙陵十里内居人動為騷擾一切停
之十一月己卯倭人来獻方物並圜丘方澤於南北郊
二至之祀合於二郊罷山陽公國督軍除其禁制己丑
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辛卯遷祖禰神主
于太廟十二月罷農官為郡縣是歲鳳凰六青龍十黄
龍九麒麟各一見於郡國
三年春正月癸丑白龍二見於弘農澠池丁卯立皇子
衷為皇太子詔以近世建立太子每施寛宥朕所不取

其布告天下咸使知聞三月戊寅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丁未晝昏罷武衛將軍官以李憙為太子太傅太山石崩夏四月戊午張掖太守焦勝上言氐池縣大柳谷口有元石一所白畫成文實大晉之休祥圖之以獻詔以制幣告于太廟藏之天府秋八月罷都護將軍以其五署還光禄勲九月甲申詔增吏俸及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以太尉何曾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司空荀顗為司徒冬十月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

得奔赴十二月徙宗聖侯孔震為奉聖亭侯山陽公劉康來朝禁星氣讖緯之學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尚書令裴秀為司空丙戌律令成封爵賜帛各有差有星孛于軫丁亥帝耕于籍田戊子詔大赦天下長吏郡丞長史各賜馬一匹二月庚子增置山陽公國相郎中令陵令雜工宰人鼓吹車馬各有差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官甲寅以東海劉儉有至行拜為郎以中軍將軍羊祜為尚書左僕射東莞王伷

為尚書右僕射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崩夏四月戊戌
太保雎陵公王祥薨己亥祔葬文明皇后王氏於崇陽
陵罷振威揚威護軍官置左右積弩將軍六月甲申朔
詔郡國守相廵行屬縣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
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録囚徒理寃枉察政刑得失敦喻
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
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悌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
進之有不孝不悌不率禮法糾而罪之若長吏廉直不

飾名譽者及貪穢諂黷公節不立者並謹察之秋七月泰山石崩衆星西流戊午遣使者侯史光循行天下已卯謁崇陽陵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於河開倉以振之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冬十月吴將施績入江夏萬郁寇襄陽遣太尉義陽王望屯龍陂荆州刺史胡烈擊敗郁吴將顧容寇鬱林太守毛炅大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將軍修則十一月吴將丁奉等出芍陂安東將軍汝陰王

駿與義陽王望擊走之己未詔王公卿尹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庚寅帝臨聽訟觀録廷尉洛陽獄囚親平決焉扶南林邑各遣使來獻

五年春正月癸巳申戒郡國計吏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游食商販丙申帝臨聽訟觀録囚徒多所原遣青龍二見於滎陽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城梁

州之陽平置秦州辛巳白龍二見於趙國青徐兖三州水遣使振恤之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東莞王伷鎮東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丁亥詔曰古者歲書羣吏之能否三年而誅賞之諸令史前後但簡遣疎劣而無有勸進非黜陟之謂也其條勤能有稱尤異者歲以為常吾將議其功勞己未詔蜀相諸葛亮孫京隨才署吏

夏四月地震五月辛卯朔鳳凰見于趙國曲赦交阯九

眞日南五歳刑六月鄞奚官督郭廙上疏陳五事以諫言甚切直擢為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捨而不問罷鎮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官秋七月延羣公詢讜言九月有星孛于紫宮冬十月丙子以汲郡太守王宏有政績賜穀千斛十一月追封謚皇弟兆為城陽哀王以皇子景度嗣

十二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六年春正月丁亥朔帝臨軒不設樂吳將丁奉入渦口

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三月赦五歲刑已下夏四月白
龍二見於東莞五月立壽安亭侯承為南宫王六月戊
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虜於萬斛堆力戰死之詔遣尚
書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奮威護軍田
章討之秋七月丁酉復隴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賦不能
自存者廩貸之乙巳城陽王景度薨詔曰自泰始以来
大事皆撰録秘書寫副後有其事輒宜綴集以為常丁
未以汝陰王駿為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

九月大宛獻汗血馬馬耆来貢方物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學生帛牛酒各有差立皇子東為汝南王十二月吴夏口督前將軍孫秀帥衆來奔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戊辰復置鎮軍官

七年春正月丙午皇太子冠賜王公帛各有差匈奴帥劉猛叛出塞二月孫皓帥衆趨壽陽遣大司馬望屯淮北以距之三月丙戌司空鉅鹿公裴秀薨癸巳以中護

軍王業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珪為尚書右僕射孫秀部將何崇帥衆五千人來降夏四月九眞太守董元為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羣虜内叛圍弘於青山弘軍敗死之五月立皇子憲為城陽王雍梁秦三州饑赦其境内殊死以下閏月大雩太官減膳詔交趾三郡南中諸郡無出今年戸調六月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辛丑大司馬義陽王望薨大雨霖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

人有詔振貸給棺秋七月癸酉以車騎將軍賈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吳將陶璜等圍交趾太守楊稷與鬱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於吳八月丙戌以征東大將軍衛瓘為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丙申城陽王憲薨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寧州曲赦四郡殊死以下冬十月丁丑日有蝕之十一月丁巳衛公姬署薨十二月大雪罷中領軍并北軍中侯以光禄大夫鄭袤為司空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匈奴劉猛累破之左部帥李
恪殺猛而降癸亥帝耕于籍田二月乙亥禁雕文綺組
非法之物壬辰太宰安平王孚薨詔内外羣官舉任邊
郡者各三人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
騎常侍鄭徽表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
主常以阿媚為患豈以爭臣為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
之意遂免徽官夏四月置後將軍以備四軍六月益州
牙門張弘誣其刺史皇甫晏反殺之傳首京師弘坐伏

誅夷三族壬辰大赦丙申詔復隴右四郡遇寇害者田租秋七月以車騎將軍賈充為司空九月吳西陵督步闡來降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宜都公吳將陸抗攻闡遣車騎將軍羊祜率衆出江陵荆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巴東監軍徐胤擊建平以救闡冬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十二月肇攻抗不尅而還闡城陷為抗所禽

九年春正月辛酉司空密陵侯鄭袤薨二月癸巳司徒

樂陵公石苞薨立安平亭侯隆為安平王三月立皇子
祇為東海王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五月旱以太保
何曾領司徒六月乙未東海王祇薨秋七月丁酉朔日
有食之吳將魯淑圍弋陽征虜將軍王渾擊敗之罷五
官左右中郎將弘訓太僕衛尉大長秋等官鮮卑冦廣
寗殺略五千人詔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擇未
畢權禁斷婚姻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
使長吏配之十一月丁酉臨宣武觀大閱諸軍甲辰乃

罷
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于籍田閏月癸酉太傅壽光公鄭沖薨己卯高陽王珪薨庚辰太原王瓌薨丁亥詔曰嫡庶之别所以辨上下明貴賤而近世以来多皆内寵登妃后之職亂尊畀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為嫡正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三月癸亥日有蝕之夏四月己未太尉臨淮公荀顗薨六月癸巳臨聽訟觀録囚徒多所原遣是夏大蝗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

崩壬午吴平虜將軍孟泰偏將軍王嗣等帥衆降八月
涼州虜冦金城諸郡鎮西將軍汝陰王駿討之斬其帥
乞文泥等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九月癸亥以大將
軍陳騫為太尉攻拔吴枳里城獲吴立信校尉莊祐吴
將孫遵李承帥衆冦江夏太守嵇喜擊破之立河橋于
富平津冬十一月立城東七里澗石橋庚午帝臨宣武
觀大閲諸軍十二月有星孛于軫置籍田令立太原王
子緝為高陽王吴威北將軍嚴聰楊威將軍嚴整偏將

軍朱買来降是歲鑿陜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二月以將士應已娶者多家有五女者給復辛酉以故鄴令夏謖有清稱賜穀百斛以奉禄薄賜公卿以下帛有差叛虜樹機能送質請降夏五月下邳廣陵大風拔木壞廬舍六月鮮卑力微遣子来獻吴人寇江夏西域戊己校尉馬循討叛鮮卑破之斬其渠帥戊申置太子詹事官秋七月甲申晦日有蝕之郡國螟八月壬寅沛王子文薨以故太

傅鄭冲太尉荀顗司徒石苞司空裴秀驃騎將軍王沉安平獻王孚等及太保何曾司空賈充太尉陳騫中書監荀勗平南將軍羊祜齊王攸等皆列於銘饗九月甲子青州螟徐州大水冬十月乙酉常山王殷薨癸巳彭城王權薨十一月癸亥大閱於宣武觀至於己巳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封裴頠為鉅鹿公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賜諸散吏至於士卒絲各有

差二月丙戌河間王洪䓻甲午赦五歲刑以下東夷八國歸化并州虜犯塞監并州諸軍事胡奮擊破之初敦煌太守尹璩卒州以敦煌令梁澄領太守事議郎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豐死弟宏代之至是涼州刺史楊欣斬宏傳首洛陽先是帝不豫及瘳羣臣上壽詔曰每念頃遇疫氣死亡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絶之夏五月鎮西大將軍汝陰王駿討北胡斬其渠帥吐敦立國子學庚午大雩六月癸丑

薦荔支於太廟甲戌有星孛於氐自春旱至於是月始雨吴京下督孫楷帥衆来降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白龍二見於新興井中秋七月有星孛於大角吴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癸丑安平王隆薨東夷十七國内附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詔給棺鮮卑阿羅多等寇邊西域戊已校尉馬循討之斬首四千餘級獲生九千餘人於是来降八月庚辰河東平陽地震已亥以太保何曽

為太傅太尉陳騫為大司馬司空賈充為太尉鎮東大將軍齊王攸為司空有星孛於太微九月又孛于翼丁未起太倉於城東常平倉於東西市閏月荆州五郡水流四千餘家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平南將軍羊祜為征南大將軍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賜王公以下及於鰥寡各有差十一月白龍二見於梁國十二月徵處士安定皇甫謐為太子中庶子封后父鎮軍將軍楊駿為臨晉侯是月以平州刺史傅詢前廣平太

守孟桓清白有聞詢賜帛二百匹桓百匹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蝕立皇子裕為始平王安平
穆王隆弟敦為安平王詔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
師凡宗室戚屬所當施行皆諮之庚寅始平王裕薨有
星孛于西方使征北大將軍衛瓘討鮮卑力微三月平
虜護軍文淑討叛虜樹機能等並破之有星孛于胃乙
未帝將射雉慮損麥苗而止夏五月戊子吳將邵凱夏
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六月益梁八郡水殺三百餘人

沒邸閣別倉秋七月以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為都督揚州諸軍事中山王睦以罪廢為丹水侯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東莞王伷為琅邪王汝陰王駿為扶風王琅邪王倫為趙王渤海王輔為太原王太原王顒為河間王北海王陵為任城王陳王斌為西河王汝南王東為南陽王濟南王耽為中山王河間王威為章武王立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遐為清河王鉅平侯羊祜為南城侯以汝南王亮為鎮南

大將軍大風拔樹暴寒且冰郡國五隕霜傷穀九月戊子以左將軍胡奮為都督江北諸軍事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傷秋稼詔振給之立齊王子𣆀為遼東王贊為廣漢王冬十一月丙戌帝臨宣武觀大閲至于壬辰十二月吳將孫慎入江夏汝南畧千餘家而去是歲西北雜虜及鮮卑匈奴五溪蠻夷東夷三國前後千餘輩各帥種人部落内附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三月甲申尚書左僕射

盧欽卒辛酉以尚書右僕射山濤為尚書左僕射東夷六國來獻夏四月蚩尤旗見於東井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弘訓皇后羊氏崩秋七月己丑祔葬景獻皇后羊氏于峻平陵庚寅高陽王緝薨癸巳范陽王綏薨荆楊郡國二十皆大水九月以太傅何曾為太宰辛巳以尚書令李胤為司徒冬十月以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斬首五千級

焚穀米百八十萬斛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于殿前甲申勑内外敢有犯者罪之吴昭武將軍劉翻厲武將軍祖始來降辛卯以尚書杜預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祜卒十二月乙未西河王斌薨丁未太宰朗陵公何曾薨是歲東夷九國内附

五年春正月虜帥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二月甲午白麟見于平原三月匈

奴都督拔奕虛帥部落歸化乙亥以百姓饑饉減御膳之半有星孛于柳夏四月又孛于女御大赦降除部曲督以下質任丁亥郡國八雨雹傷秋稼壞百姓廬舍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九月甲午麟見于河南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汲郡人不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西將軍胡奮出

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為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為副總統衆軍十二月馬隆擊叛虜樹機能大破斬之涼州平肅愼來獻楛矢石砮

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癸丑王渾尅吴尋陽賴鄉諸城獲吴武威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尅丹陽城庚申又尅西陵殺西陵都督鎮軍將軍

留憲征南將軍成璩西陵監鄭廣壬戌濬又尅夷道樂

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甲戌杜預尅江陵

斬吳江陵督王延平南將軍胡奮尅江安於是諸軍並

進樂鄉荆門諸戍相次來降乙亥以濬為都督益梁二

州諸軍事復下詔曰濬彬東下掃除巴邱與胡奮王戎

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

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荆州南境固當

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

以七千人給濬武昌既了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屯項總督諸方濬進破夏口武昌遂泛舟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傳首洛陽孫皓窮蹙請降送璽綬於琅邪王伷三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櫬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櫬送于京都收其圖籍尅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

萬其牧守以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恤孤老困窮夏四月河東高平雨雹傷秋稼遣兼侍中張側黃門侍郎朱震分使揚越慰其初附白麟見于頓邱三河魏郡弘農雨雹傷宿麥五月辛亥封孫皓為歸命侯拜其太子為中郎諸子為郎中吳之舊望隨才擢叙孫氏大將戰亡之家徙於壽陽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百工復二十年丙寅帝臨軒大會引皓升殿羣臣咸稱萬歲丁卯薦酃淥酒

于太廟郡國六雹傷秋稼庚午詔諸士卒年六十以上罷歸于家庚辰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襄陽侯杜預當陽侯王戎安豐侯唐彬上庸侯賈充琅邪王伷以下增封於是論功行封賜公卿以下帛各有差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封丹水侯睦為高陽王甲申東夷十國歸化秋七月虜軻成泥寇西平浩亹殺督將以下三百餘人東夷二十國朝獻庚寅以尚書魏舒為尚書右僕射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己未封皇弟延祚為樂平

王白龍二見于永昌九月羣臣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謙讓弗許冬十月丁巳除五女復十二月戊辰廣漢王贊薨

二年春二月淮南丹陽地震三月丙申安平王敦薨賜王公以下吳生口各有差詔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東夷五國朝獻夏六月東夷五國内附郡國十六雨雹大風抜樹壞百姓廬舍江夏泰山水流居人三百餘家秋七月上黨又暴風雨雹傷秋稼八月有星孛于張冬

十月鮮卑慕容廆寇昌黎十一月壬寅大司馬陳騫薨
有星孛于軒轅鮮卑寇遼西平州刺史鮮于嬰討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罷秦州并雍州甲午以尚書張華都
督幽州諸軍事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鮮卑慕容廆於
昌黎殺傷數萬人夏四月庚午太尉魯公賈充薨閏月
丙子司徒廣睦侯李胤薨癸丑白龍二見于濟南秋八
月罷平州寧州刺史三年一入奏事九月東夷二十九
國歸化獻其方物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

令遂圍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冬十二月甲申以司空齊王攸為大司馬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琅邪王伷為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為太尉光禄大夫山濤為司徒尚書令衛瓘為司空丙申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四年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為尚書左僕射下邳王晃為尚書右僕射戊午司徒山濤薨二月己丑立長樂亭侯寔為北海王三月辛丑朔日有蝕之癸丑

大司馬齊王攸薨夏四月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大將軍琅邪王伷薨徙遼東王蕤為東萊王六月增九卿禮秩牂牁獠二千餘落内屬秋七月壬子以尚書右僕射下邳王晃為都督青州諸軍事丙寅兖州大水復其田租八月鄯善國遣子入侍假其歸義侯以隴西王泰為尚書右僕射冬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該薨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為司徒十二月庚午大閲于宣武觀是歲河南及荊州楊州大水

五年春正月己亥青龍二見于武庫井中二月丙寅立
南宮王子玷為長樂王壬辰地震夏四月任城魯國池
水赤如血五月丙午宣帝廟梁折六月初置黄沙獄秋
七月戊申皇子恢薨任城梁國中山雨雹傷秋稼減天
下戶課三分之一九月南安大風折木郡國五大水隕
霜傷秋稼冬十一月甲辰太原王輔薨十二月庚午大
赦林邑大秦國各遣使来獻閏月鎮南大將軍當陽侯
杜預卒

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歲不登免租貸宿負戊辰以
征南大將軍王渾為尚書左僕射尚書褚䂮都督揚州
諸軍事楊濟都督荆州諸軍事三月郡國六隕霜傷桑
麥夏四月扶南等十國来獻參離四千餘落内附郡國
四旱十大水壞百姓廬舍秋七月巴西地震八月丙戌
朔日有蝕之減百姓綿絹三分之一白龍見于京兆以
鎮東大將軍王濬為撫軍大將軍九月丙子山陽公劉
康薨冬十月南安山崩水出南陽郡獲兩足獸䶂茲馬

者國遣子入侍十二月甲申大閱于宣武觀旬日而罷

庚子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卒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乙卯詔以災異屢發令

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有所諱夏五月郡國

十三旱鮮卑慕容廆寇遼東秋七月朱提山崩犍為地

震八月東夷十一國內附京兆地震九月戊寅驃騎將

軍扶風王駿薨郡國八大水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

泰都督關中諸軍事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諸郡出

後宮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歸于家始制大臣聽終喪三年己亥河陰雨赤雪二頃是歲扶南等二十一國馬韓等十一國遣使來獻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太廟殿陷三月乙丑臨商觀震夏四月齊國大水隕霜傷麥六月魯國大風抜樹木壞百姓廬舍郡國八大水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八月東夷二國內附九月改營太廟冬十月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聚衆攻郡縣自號將軍十一

月海安令蕭輔聚衆反十二月吴興人蔣迪聚黨反圍陽羨縣州郡捕討皆伏誅南夷扶南西域康居各遣使来獻是歲郡國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詔刺史二千石糾濁揚清又令内外郡官舉清能拔寒素江東四郡地震二月尚書右僕射陽夏侯胡奮卒以尚書朱整為尚書右僕射三月丁丑皇后親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壬辰初并二社為一夏四月江南郡國八地震隴西隕霜傷宿麥

五月義陽王奇有罪黜為三縱亭侯詔内外郡官舉守令之才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徙章武王威為義陽王郡國三十二大旱傷麥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詔郡國五歳刑以下決遣無留庶獄九月東夷七國詣校尉内附郡國二十四螟冬十二月癸卯立河間平王洪子英為章武王戊申青龍黄龍各一見于魯國

十年夏四月以京兆太守劉霄陽平太守梁柳有政績各賜穀千斛郡國八隕霜太廟成乙巳遷神主于新廟

帝迎于道左遂祫祭大赦文武增位一等作廟者二等

丁未尚書右僕射廣興侯朱整卒癸丑崇賢殿災五月

鮮卑慕容廆來降東夷十一國內附六月庚子山陽公

劉瑾薨復置二社冬十月壬子徙南宮王承為武邑王

十一月丙辰守尚書令左光禄大夫荀勗卒帝疾瘳賜

王公以下帛有差含章殿鞠室火甲申以汝南王亮為

大司馬大都督假黄鉞改封南陽王柬為秦王始平王

瑋為楚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並假節之國各統方州

軍事立皇子乂為長沙王潁為成都王晏為吳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遹為廣陵王立濮陽王子迪為漢王始平王子儀為毗陵王汝南王次子羕為西陽公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琅邪王覲弟澹為東武公繇為東安公漼為廣陵公卷為東莞公改諸王國相為内史十二月庚寅太廟梁折是歲東夷絶遠三十餘國西南夷二十餘國来獻虜壬戌奚軻男女十萬口来降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已巳以尚書左僕射王
渾為司徒司空衛瓘為太保二月辛丑東夷七國朝貢
琅邪王覲薨三月甲子以右光禄大夫石鑒為司空夏
四月辛丑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為太尉都督中外諸
軍事録尚書事已酉帝崩于含章殿時年五十五葬峻
陽陵廟號世祖帝宇量弘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
未曾失色於人明達善謀能斷大事故得撫寧萬國綏
靜四方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姓思古之遺風乃厲

以恭儉敦以寡欲有司嘗奏御牛青絲靷斷詔以青麻代之臨朝寛裕法度有恒高陽許允既為文帝所殺允子奇為太常丞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乂安遂怠於政術耽於游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舊臣不得專任彜章紊廢請謁行矣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

敢遂與腹心共圖後事說者紛然久而不定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彊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為北軍中候以典禁兵旣而寢疾彌留至于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歿羣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尋至迷亂楊后輒為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

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斯矣

武帝泰始十年咸寧五年太康十年太熙元年即

位二十六年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泰始三年立為皇太子時年九歲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為永熙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夏五月辛未葬武皇帝於峻陽陵丙子增天下位一等預喪事者二等復租調一年二千

石已上皆封關中侯以太尉楊駿爲太傅輔政秋八月

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

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子太傅衛將軍楊濟爲太子太

保遣南中郎將石崇射聲校尉胡奕長水校尉趙俊揚

烈將軍趙歡將屯兵四出冬十月辛酉以司空石鑒爲

太尉前鎮西將軍隴西王泰爲司空

永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臨朝不設樂詔改永熙二年

爲永平元年又詔子弟及群官並不得謁陵丙午皇太

子冠丁未見于太廟二月甲寅賜王公已下帛各有差癸酉鎮南將軍楚王瑋鎮東將軍淮南王允来朝戊寅復置秘書監官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瑤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叚廣楊邈左將軍劉預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為庶人徙于金墉城告于天地宗廟誅太后母龐氏壬寅徵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衛瓘輔政以秦王東

為大將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鎮南將軍楚王瑋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射進封東安王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庚戌免東安王繇及東平王楙繇徙帶方夏四月癸亥以征東將軍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西諸軍事太子少傅阮坦為平東將軍監青徐二州諸軍事己巳以太子太傅王戎為尚書右僕射五月甲戌毗陵王軌薨壬午除天下戶調綿絹賜孝悌高年鰥寡力田者帛人

三匹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陽公衛瓘乙丑以瑋擅害亮瓘殺之曲赦洛陽以廣陵王師劉寔為太子太保司空隴西王泰録尚書事秋七月分揚州荆州十郡為江州八月庚申以趙王倫為征東將軍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河間王顒為北中郎將鎮鄴太子太師何劭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徙長沙王乂為常山王己巳進西陽公羕爵為王辛未立隴西世子越為東海王九月甲午大將軍秦王柬薨辛

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為衛將軍録尚書事以趙王倫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冬十二月辛酉京師地震是歲東夷十七國南夷二十四部並詣校尉内附

二年春二月己酉賈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秋八月壬子大赦九月乙酉中山王耽薨冬十一月大疫是歲沛國雨雹傷麥

三年夏四月滎陽雨雹六月弘農郡雨雹深三尺冬十

月太原王泓薨
四年春三月丁酉朔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鑒薨夏五月
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及百姓
廬舍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六月壽春地大震死
者二十餘家上庸郡山崩殺二十餘人秋八月郝散帥
衆降馮翊都尉殺之上谷居庸上庸並地陷裂水泉涌
出人有死者大饑九月丙辰赦諸州之遭地災者甲午
枉矢東北竟天是歲京師及郡國八地震

五年夏四月彗星見于西方孛于奎至軒轅六月金城地震東海雨雹深五寸秋七月下邳暴風壞廬舍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大風傷禾稼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丹陽雨雹有石生于京師宜年里是歲荆揚兖豫青徐等六州大水詔遣御史廵行振貸

六年春正月大赦司空下邳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為司空太尉隴西王泰為尚書令衛將軍梁王肜為太子

太保丁丑地震三月東海隕霜傷桑麥彭城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夏四月大風五月荆揚二州大水匈奴郝散弟度元帥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戰敗績徵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為車騎將軍以太子太保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鎮關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為度元所破秦雍氐羌悉叛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陽冬十月乙未曲赦雍涼二州十一

月丙子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萬年
梁王肜屯好時關中饑大疫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
處死之夏五月魯國雨雹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隕霜
殺秋稼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賣者不禁丁丑司
徒京陵公王渾薨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太
子太師何劭為尚書左僕射
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詔發倉廪振雍州饑人三月壬

戌大赦夏五月郊禖石破為二秋九月荆豫揚徐冀等
五州大水雍州有年
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于中亭大破之
獲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録尚書事以北中郎
將河間王顒為鎮西將軍鎮關中成都王穎為鎮北大
將軍鎮鄴夏四月鄴人張承基等妖言署置聚黨數千
郡縣逮捕皆伏誅六月戊戌太尉隴西王泰薨秋八月
以尚書裴頠為尚書僕射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京師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為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己卯日有蝕之丙子皇孫霦卒二月丁酉大風飛沙拔木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于南方癸未賈后矯詔害庶人遹于許昌夏四月辛卯日有食之癸巳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午倫矯詔大赦自為相國都督中

外諸軍事如宣文輔魏故事追復故皇太子位丁酉以梁王肜為太宰左光禄大夫何劭為司徒右光禄大夫劉寔為司空淮南王允為驃騎將軍己亥趙王倫矯詔害賈庶人于金墉城五月己巳立皇孫臧為皇太孫尚為襄陽王六月壬寅葬愍懷太子于顯平陵撫軍將軍清河王遐薨癸卯震崇陽陵標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趙王倫不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漢王迪皆遇害曲赦洛陽平東將軍彭城王植薨改封吳王晏為賔徒縣

王以齊王冏為平東將軍鎮許昌光禄大夫陳準為太尉録尚書事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肜為之冬十月黄霧四塞十一月戊午大風飛砂石六日乃止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十二月彗星見于東方益州刺史趙廞與畧陽流人李庠害成都内史耿勝犍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西夷校尉陳總據成都反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篡帝位丙寅遷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宫廢皇太孫臧為濮

陽王五緯經天縱橫無常癸酉倫害濮陽王臧畧陽流人李特殺趙廞傳首京師三月平東將軍齊王冏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征北大將軍成都王頴征西大將軍河間王顒常山王乂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南中郎將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倫遣其將閭和出伊闕張泓孫輔出堮坂以距冏孫會士猗許超出黄橋以距頴及頴將趙驤石超戰於溴水會等大敗棄軍走閏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歲星晝

見冏將何勗盧播擊泓於陽翟大破之斬孫輔等辛酉
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淮陵王漼勒兵入宮禽倫黨孫
秀孫會許超士猗駱休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
反正羣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癸亥詔大赦
改元孤寡賜穀五斛大酺五日誅趙王倫義陽王威九
門侯質等及倫之黨與五月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六
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復封賓徒王晏為吳王庚午
東萊王蕤左衛將軍王輿謀廢齊王冏事泄蕤廢為庶

人輿伏誅夷三族甲戌以齊王冏為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成都王頴為大將軍録尚書事河間王顒為太尉罷丞相復置司徒官己卯以梁王彤為太宰領司徒封齊王冏功臣葛旟牟平公路季小黄公衛毅平隂公劉眞安鄉公韓泰封丘公秋七月甲午立吴王晏子國為漢王復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八月大赦戊辰原徙邊者益州刺史羅尚討羌破之己巳徙南平王祥為宜都王下邳王韡薨以東平王楙為平東將軍都督徐州

諸軍事九月追東安王繇復其爵丁丑封楚王瑋子範為襄陽王冬十月流人李特反於蜀十二月司空何劭薨封齊王冏子氷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南王是歳郡國十二旱六蝗

太安元年春正月庚子安東將軍譙王隨薨三月癸卯赦司冀兖豫四州皇太孫尚薨夏四月彗星晝見五月乙酉侍中太宰領司徒梁王肜薨以右光禄大夫劉寔為太傅太尉河間王顒遣將衙博擊李特於蜀為特所

敗特遂陷梓潼巴西害廣漢太守張微自號大將軍癸
卯以清河王遐子覃為皇太子賜孤寡帛大酺五日以
齊王冏為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秋七月兖豫徐冀等
四州大水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間王顒表齊王
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
王虓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止
車門攻冏殺之幽其諸子于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
大赦改元以長沙王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

萊王鞬子炤為齊王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赦五歳刑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荆州刺史宋岱擊特斬之傳首京師夏四月特子雄復據益州五月義陽蠻張昌舉兵反以山都人丘沉為主改姓劉氏偽號漢建元神鳳攻破郡縣南陽太守劉彬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並遇害六月遣荆州刺史劉弘等討張昌于方城王師敗績秋七月中書令卞粹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等貳於長沙王乂乂疑

而害之張昌陷江南諸郡武陵太守賈隆零陵太守孔紘豫章太守閻濟武昌太守劉根皆遇害昌别帥石氷寇揚州刺史陳徽與戰大敗諸郡盡没臨淮人封雲舉兵應之自阜陵寇徐州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頴舉兵討長沙王乂帝以乂為大都督帥軍禦之庚申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斬之顒遣其將張方頴遣其將陸機牽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於宜陽己巳帝旋軍于宣武塲庚午舍于石樓

天中裂無雲而雷九月丁丑帝次于河橋壬午皇甫商為張方所破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癸巳尚書右僕射興晉侯羊元之卒帝旋于城東丙申進軍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冬十月壬寅帝旋于宮石超焚緱氏服御無遺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十

一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王師攻方壘不利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為四部司馬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丙辰地震癸亥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於金墉城尋為張方所害甲子大赦丙寅揚州秀才周玘前南平内史王矩前吳興内史顧秘起義軍以討石氷氷退自臨淮趨壽陽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

度支陳敏擊冰李雄自郫城攻益州刺史羅尚尚委城

而遁雄盡有成都之地封鮮卑段匀塵為遼西公

永興元年春正月丙午尚書令樂廣卒成都王穎自鄴

諷于帝乃大赦改元為永安帝逼於河間王顒密詔雍

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以討之沈舉兵攻長安

為顒所敗張方大掠洛中還長安於是軍中大餒人相

食以成都王穎為丞相穎遣從事中郎盛虁等以兵五

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以三部兵代

宿衛二月乙酉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黜皇太子覃
為清河王三月陳敏攻石氷斬之揚徐二州平河間王
顒表請立成都王頴為太弟戊申詔曰朕以不德纂承
鴻緒于兹十有五載禍亂滔天姦逆仍起至於幽廢重
宮宗廟圮絶成都王頴温仁惠和剋平暴亂其以頴為
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賜鰥寡高年
帛三匹大酺五日丙辰盜竊太廟服器以太尉顒為太
宰太傅劉寔為太尉六月新作三城門秋七月丙申朔

右衛將軍陳眕以詔召百寮入殿中因勒兵討成都王
穎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己亥司徒王戎
東海王越高密王簡平昌公模吳王晏豫章王熾襄陽
王範右僕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十餘萬穎遣
其將石超距戰己未六軍敗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寮
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幸超
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穎帥
羣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軍穎府有九

錫之儀陳留王送貂蟬衣鶡尾明日乃備法駕幸于鄴唯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庚申大赦改元為建武八月戊辰頴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洛陽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匈奴左賢王劉淵反畔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安北將軍王浚遣烏丸騎攻成都王頴于鄴大敗之頴與帝單車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黄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宫人止食於道中客舍宫人有持升餘秔米飯及燥蒜鹽豉

以進帝帝噉之御中黄門布被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盂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温將謁陵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陽燧青蓋奉迎方拜謁帝躬止之辛巳大赦賞從者各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請帝謁廟因刼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黄門鼓吹十二人步從惟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宫人寶物軍人因虜

畧後宮分爭府藏魏晉以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為宮惟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馬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李雄僣號成都王劉淵僣號漢王十二月丁亥詔曰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都王頴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

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問
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為皇太弟以隆我晉邦以司空越
為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朕躬司徒王戎參録朝政光禄
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安南將軍虒安北將軍濬平
北將軍騰各守本鎮高密王簡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
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鎮于
鄴鎮南大將軍劉弘領荊州以鎮南土周馥繆胤各還
本部百官皆復職齊王冏前應還第長沙王乂輕陷重

刑封其子紹為樂平縣王以奉其嗣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戸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以河間王顒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四月詔封樂平王紹為齊王丙子張方廢皇后羊氏六月甲子侍中司徒安豐侯王戎薨隴西太守韓稚攻秦州刺史張輔殺之李雄僭即帝位國號蜀秋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燒崇禮

闓東海王越嚴兵徐方將西迎大駕成都王穎部將公師藩等聚衆攻陷郡縣害陽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張延等轉攻鄴平昌公模遣將軍趙驤擊破之八月辛丑大赦驃騎將軍范陽王虓逐兾州刺史李義揚州刺史曹武殺丹陽太守朱建李雄遣其將李驤寇漢安車騎大將軍劉弘逐平南將軍彭城王釋于宛九月庚寅朔公師藩又害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守馮熊庚子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敗之壬子以成都王穎

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河間王顒遣將軍呂朗屯洛陽冬十月丙子詔曰得豫州刺史劉喬檄稱頼川太守劉輿迫脅驃騎將軍虓距逆詔令造構凶逆擅劫郡縣合聚兵衆擅用苟晞為兖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荆州刺史劉弘平南將軍彭城王釋等其各勒所統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建武將軍呂朗廣武將軍騫𤡾建威將軍刁默等為軍前鋒共會許昌除輿兄弟丁丑使前車

騎將軍石超北中郎將王闡討輿等赤氣見于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將軍宋冑等屯河橋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皇后羊氏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皇后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張方劉元等並按兵不能禦范陽王虓濟自官渡拔滎陽斬石超襲許昌破劉喬於蕭喬奔南陽右將軍陳敏舉兵反自號楚公矯稱被中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

守王曠遣弟恢南畧江州刺史應邈奔弋陽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帝在長安河間王
顒聞劉喬破大懼遂殺張方請和於東海王越越不聽
宋胄等破顒將樓裒進逼洛陽顒奔長安甲子越遣其
將祁弘宋胄司馬纂等迎帝三月東萊惤令劉柏根反
自稱惤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王浚遣將討柏根
斬之夏四月己巳東海王越屯于温顒遣弘農太守彭
隨北地太守刁默距祁弘等於湖五月枉矢西南流范

陽國地燃可以爨壬辰祁弘等與刁默戰默大敗顒頡
走南山奔于宛弘等所部鮮卑大掠長安殺二萬餘人
是日日光四散赤如血甲午又如之己亥弘等奉帝還
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戊申驃騎范陽王
虓殺司隸校尉邢喬己酉盜取太廟金匱及策文各四
六月丙辰朔至自長安升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
皇后羊氏辛未大赦改元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太
廟吏賈苞盜太廟靈衣及劒伏誅八月以太傅東海王

越録尚書驃騎將軍范陽王虓為司空九月頓邱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之于鄴進東嬴公騰爵為東燕王平昌公模為南陽王冬十月司空范陽王虓薨虓長史劉輿害成都王穎十一月庚午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四十八葬太陽陵帝之為太子也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宫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决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

具草令帝書之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馬高平王沉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壬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又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餅中毒而崩或曰司馬越之鴆云

惠帝永平九年元康元年太安二年永興二年光熙元年即位十六年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構禍帝冲素自守門絶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於時初拜散騎常侍及趙王倫簒見收倫敗為射聲校尉累遷車騎大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未之鎮永興元年改授鎮北大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十二月丁亥立為皇太弟帝以清河

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廬陵脩肅曰二相經
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
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衆心是以既升東宫復贊藩國
今乗輿播越二宫又曠常恐氐羌飲馬於涇川螘衆控
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宫下
允黔首顒顒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弟為
嫂不得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閤侍中華焜

等急名太弟癸酉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羊氏為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為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己亥封彭城王植子融為樂城縣王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於雍谷辛丑以中書監温羨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為司空己酉葬孝惠皇帝于太陽陵李雄别帥李離寇凉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刑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殺御史中丞諸葛玫二月辛巳東萊人

王彌起兵反寇青徐二州長廣太守宋羆東牟太守龎
伉並遇害二月己未朔平東將軍周馥斬送陳敏首丁
卯改葬武悼楊皇后庚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辛未
大赦庚辰東海王越出鎮許昌以征東將軍高密王簡
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改封安北將
軍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鎮鄴以
征南將軍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四
州諸軍事鎮長安并州諸郡為劉淵所陷刺史劉琨獨

保晉陽夏五月馬牧帥汲桑聚衆反敗魏郡太守馮嵩
遂陷鄴城害新蔡王騰燒鄴宮火旬日不滅又殺前幽
州刺史石尟於樂陵入掠平原山陽公劉秋遇害洛陽
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建寧郡
夷攻陷寧州死者三千餘人秋七月己酉朔東海王越
進屯官渡以討汲桑己未以平東將軍瑯邪王睿為安
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鄴八月己卯
朔撫軍將軍苟晞敗汲桑於鄴甲辰曲赦幽并司冀兖

豫等六州分荆州江州八郡為湘州九月戊申茍晞又破汲桑陷其九壘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於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始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鎮鄴十二月戊寅并州人田蘭薄盛等斬汲桑于樂陵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庚子以光禄大夫延陵公高光為尚書令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覃于金墉城癸卯越自為丞相以撫軍將軍茍晞

為征東大將軍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丁未大赦二月辛卯清河王覃為東海王越所害庚子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討破之三月東海王越鎮鄄城劉淵侵汲郡畧有頓邱河内之地王彌寇青徐兖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許昌諸郡守將皆奔走五月甲子彌遂寇洛陽司徒王衍帥衆禦之彌退走秋七月甲辰劉淵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河東太守路述力戰死之八月丁亥東海王

越自鄄城遷屯于濮陽九月石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鄴奔于衛國冬十月甲戌劉淵僭帝號於平陽仍稱漢十一月乙巳尚書令高光卒丁未以太子少傅荀藩為尚書令己酉石勒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戰敗死之十二月辛未朔大赦立長沙王乂子碩為長沙王𠝹為臨淮王

三年春正月甲午彭城王釋薨三月戊申征南大將軍高密王簡薨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為征南將軍都督荆

湘交廣等四州諸軍事司隷校尉劉暾為尚書左僕射丁巳東海王越歸京師乙丑勒兵入宫於帝側收近臣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並害之丙寅曲赦河南郡丁卯太尉劉寔請老以司徒王衍為太尉東海王越領司徒劉淵寇黎陽遣車騎將軍王堪擊之王師敗績于延津死者三萬餘人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夏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于劉淵石勒攻陷冀州郡縣百餘壁秋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三

百餘步辛未平陽人劉芒蕩自稱漢後誑誘羌戎僭帝號於馬蘭山支胡五斗叟郝索聚衆數千為亂屯新豐與芒蕩合黨劉淵遣子聰及王彌寇上黨圍壺關并州刺史劉琨使兵救之為聰所敗淮南内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及聰戰又敗超融死之上黨太守龎淳以郡降賊九月丙寅劉聰圍浚儀遣平北將軍曹虎討之丁丑王師敗績東海王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禦之戰於宣陽門外大破之石勒寇常山安北將軍王浚使鮮

甲騎救之大破勒於飛龍山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使其將淳于定破劉芒蕩五斗叟並斬之使車騎將軍王堪平北將軍曹虎討劉聰王師敗績堪奔還京師李雄別帥羅羨以梓潼歸順劉聰攻洛陽西明門不尅宜都夷道山崩荊湘二州地震冬十一月石勒陷長樂安北將軍王斌遇害因屠黎陽乞活帥李惲薄盛等帥衆救京師聰退走惲等又破王彌于新汲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氣如帶自地升天南北各二丈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二月石勒襲鄄城兖州刺史
袁孚戰敗為其部下所害勒又襲白馬車騎將軍王堪
死之李雄將文碩殺雄大將軍李國以巴西歸順戊午
吴興人錢璯反自稱平西將軍三月丞相倉曹屬周玘
帥鄉人討璯斬之夏四月大水將軍祁弘破劉淵將劉
靈猳于廣宗李雄陷梓潼兖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
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建鄴大風折
木地震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

盡六月劉淵死其子和嗣僞位和弟聰弑和而自立秋七月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之為曜所敗抽死之九月河内人樂仰執太守裴整叛降于石勒徐州監軍王隆自下邳棄軍奔于周馥雍州人王如舉兵反於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龐寔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脱等各起兵應之征南將軍山簡荆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蕤並遣兵援京師及如戰於宛諸軍皆大敗王澄獨

以衆進至汴口衆潰而歸冬十月辛卯晝昏至于庚子
大星西南墜有聲壬寅石勒圍倉垣陳留内史王讚擊
敗之勒走河北壬子以驃騎將軍王浚為司空平北將
軍劉琨為平北大將軍京師饑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
兵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
逮矣時莫有至者石勒陷襄陽太守崔曠遇害遂至宛
王浚遣鮮卑文鴦帥騎救之勒退浚又遣别將王申始
討勒於汶石津大破之十一月甲戌東海王越帥衆出

許昌以行臺自隨宫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内死人交横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絶越軍次項自領豫州牧以太尉王衍為軍司丁丑流氐隗伯符襲宜都太守嵇晞奔建鄴壬申申始攻劉曜王彌於瓶壘破之鎮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越使裴碩討馥為馥所敗走保東城請救於琅邪王睿襄陽大疫死者三千餘人加涼州刺史張軌安西將軍十二月征東大將軍茍晞攻王彌别帥曹嶷破之乙酉平

陽人李洪帥流人入定陵作亂
五年春正月帝密詔苟晞討東海王越壬申晞為曹嶷所破乙未越遣從事中郎將楊瑁徐州刺史裴盾共擊晞癸酉勒入江夏太守楊珉奔于武昌乙亥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遇害湘州流人杜弢據長沙反戊寅安東將軍琅邪王睿使將軍甘卓攻鎮東將軍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庚辰太保平原王幹薨二月石勒寇汝南汝南王祐奔建鄴三月戊午詔下東海王越罪狀告

方鎮討之以征東大將軍苟晞為大將軍丙子東海王越薨四月戊子石勒追東海王越喪及於東郡將軍錢端戰死軍潰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尚書鄭豫武陵王澹等皆遇害王公已下死者十餘萬人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沒于石勒賊王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桑遂濟淮至于歷陽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於湘州虜刺史苟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安城太守郭察邵陵太守

鄭融衡陽内史滕育並遇害進司空王浚為大司馬征西大將軍南陽王模為太尉太子太傅傅祗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安東將軍琅邪王睿為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苟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且宮中及黄門戀資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會議將行而警衛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司徒傅祗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為水

行之備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為
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
川王師頻為賊所敗死者甚衆庚寅司空荀藩光禄大
夫荀組奔轘轅太子左率温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
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
幸長安為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吳
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僕射和郁右僕射曹馥尚書閭
邱冲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

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荀藩移檄州鎮以琅邪王為盟主豫章王端東奔苟晞晞立為皇太子自領尚書令具置官屬保梁國之蒙縣百姓饑儉米斛萬餘價秋七月大司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置百官署征鎮石勒寇穀陽沛王滋戰敗遇害八月劉聰使子粲攻陷長安太尉征西將軍南陽王模遇害長安遺人四千餘家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陽夏至于蒙縣大將軍苟晞豫章王端並沒于賊冬十月勒寇豫州

諸郡至江而還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平北將軍劉琨不能制徙五縣百姓於新興以其地居之

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劉聰寇太原故鎮南府牙門將胡亢聚衆寇荆土自號楚公二月壬子日有蝕之癸丑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石勒大司馬王浚移檄天下稱被中詔承制以荀藩為太尉汝陰王熈為石勒所害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山簡卒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于斗牛石勒寇兾州劉粲寇晉陽

平北將軍劉琨遣部將郝詵帥衆禦粲詵敗績死之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粲八月庚戌劉琨奔于常山己亥隂平都尉董冲逐太守王鑒以郡叛降于李雄辛亥劉琨乞師于猗盧表盧為代公九月己卯猗盧使子利孫赴琨不得進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乃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鄴為皇太子於長安冬十月猗盧自將六萬騎次于盆城十一月甲午劉粲遁走劉琨收其遺衆保于陽

曲是歲大疫

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弑崩于平陽時年三十帝初誕有嘉禾生於豫章之南昌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王為皇太弟在東宫恂恂謙損接引朝士講論書籍及即位始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又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黄門侍郎傅寅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

荀崧又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

懷帝永嘉七年

孝愍皇帝諱鄴字彦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後伯父秦獻王柬襲封秦王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與舅荀藩荀組相遇自密南趨許頴豫州刺史閻鼎與前撫軍長史王

毗司徒長史劉疇中書郎李昕及藩組等同謀奉帝歸于長安而疇等中塗復叛鼎追殺之藩組僅而獲免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趨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次于藍田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遽遣州兵迎衛達于長安又使輔軍將軍梁綜助守之時有玉鼉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焉六年九月辛巳奉秦王為皇太子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加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賈疋討賊張連遇害衆推始平太守麴允

領雍州刺史為盟主承制選置
建興元年夏四月丙午奉懷帝崩問舉哀成禮壬申即
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為司徒雍州刺史麴
允為使持節領軍將軍録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為尚
書右僕射石勒攻龍驤將軍李惲於上白惲敗死之五
月壬辰以鎮東大將軍琅邪王睿為侍中左丞相大都
督陝東諸軍事大司馬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陝
西諸軍事詔二王尅期大舉六月石勒害兗州刺史田

徼是時山東郡國相繼陷于勒湫八月癸亥詔命始達于揚州改建鄴為建康改鄴為臨漳杜弢寇武昌燒焚城邑弢別將王眞襲沔揚荆州刺史周顗奔于建康九月司空荀藩薨于滎陽劉聰寇河南河南尹張髦死之冬十月荆州刺史陶侃討杜弢黨杜曽於石城為曽所敗己巳大雨雹庚午大雪十一月流人楊武攻陷梁州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辛

未辰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丁丑大赦楊武大畧漢中遂奔李雄二月壬寅以司空王浚為大司馬衛將軍荀組為司空涼州刺史張軌為太尉封西平郡公并州刺史劉琨為大將軍三月癸酉石勒陷幽州殺侍中大司馬幽州牧博陵公王浚焚燒城邑害萬餘人杜弢別帥王眞襲荆州刺史陶侃於林鄣侃奔灄中夏四月甲辰地震五月壬辰太尉領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張軌薨六月劉曜趙冉寇新豐諸

縣安東將軍索綝討破之秋七月曜冉等又逼京師領軍將軍麴允討破之冉中流矢而死九月北中郎將劉寅尅頓邱斬石勒所署太守邵攀丙戌麟見襄平單于代公猗盧遣使獻馬蒲子馬生人

三年春正月盜殺晉昌太守趙珮吴興人徐馥害太守袁琇以侍中宋哲為平東將軍屯華陰二月丙子進左丞相琅邪王睿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保為相國司空荀組為太尉大將軍劉琨為司空進

封代公猗盧爲代王荆州刺史陶侃破王眞於巴陵杜弢别將杜弘張彦與臨川内史謝摛戰于海昏摛敗績死之三月豫章内史周訪擊杜弘走之斬張彦於陳夏四月大赦五月劉聰寇并州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勑收其餘以實内府丁卯地震辛巳大赦勑雍州掩骼埋胔修復陵墓有犯者誅及三族秋七月石勒陷濮陽害太守韓弘劉聰寇上黨劉琨遣將

救之八月癸亥戰于襄垣王師敗績荆州刺史陶侃攻杜弢弢敗走道死湘州平九月劉曜寇北地命領軍將軍麴允討之冬十月允進攻青白城以豫州牧征東將軍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宫城諸軍事劉聰陷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十二月涼州刺史張寔送皇帝行璽一紐盜殺安定太守趙班

四年春三月代王猗盧薨其衆歸于劉琨夏四月丁丑劉曜寇上郡太守藉韋率其屬奔于南鄭涼州刺史張

寔遣步騎五千来赴京都石勒陷廩邱北中郎將劉寅出奔五月平夷太守雷照害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三千餘家叛降于李雄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蝗秋七月劉曜攻北地麴允帥步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北地太守麴昌奔于京師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皆死之八月劉曜偪京師内外斷絶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國難麴允與公卿守長安

小城以自固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東屯霸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屯遮馬橋並不敢進冬十月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𪌉麴允屑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然念將士暴離斯酷今欲聞城未陷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

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謡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於平陽麴允及羣官並從劉聰假帝光禄大夫懷安侯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尚書辛賓梁允侍中梁濬散騎常侍嚴敦左丞相臧振黄門侍郎任播張偉杜曼及諸郡守並為曜所害華輯奔

南山石勒圍樂平司空劉琨遣兵援之為勒所敗樂平太守韓據出奔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叛降于勒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未劉琨奔薊依段匹磾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霓彌天三日並照平東將軍宋哲奔江左李雄使其將李恭羅寅寇巴東二月劉聰又使其將劉暢攻滎陽太守李距擊破之三月瑯邪王睿承制改元稱晉王於建康夏五月丙子日有食之秋七月大旱司冀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競取百

姓禾時人謂之胡蝗八月劉聰使趙固襲衛將軍華薈
於定頴遂害之冬十一月丙子日有食之劉聰出獵令
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或
歔欷流涕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
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多失聲而泣尚書郎辛
賓抱帝慟哭為聰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弑崩于平陽
時年十八帝之繼皇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
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

惟桑版署號而已衆惟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

愍帝建興五年

右自武帝受禪至愍帝合五十二年是為西晉

元帝興江東為東晉

通志卷十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　史部

通志卷十下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晉紀第十下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藳如始

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凖龍顔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于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人未之識焉惟侍中嵇紹異之謂人曰琅邪王毛骨非常殆非人臣之相也元康二年拜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左將軍從討成都王頴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爲頴所害帝懼禍及將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無由得去甚窘迫有頃雲霧晦㝠雷雨暴至

儌者皆弛因得潛出賴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國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輔國將軍尋加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榮為軍司馬賀循為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為腹心股肱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

焉屬太妃薨於國自表奔喪葬畢還鎮增封宣城郡二萬戶加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受越命討征東將軍周馥走之及懷帝蒙塵於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內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湘州承制赦荆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尅日進

討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

建武元年春正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逆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崩潰卿往詣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修復陵廟以雪大恥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羣僚參佐州征牧守等上尊

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
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
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
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
大赦改元其殺祖父母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諸
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
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時四方競
上符瑞帝曰孤負四海之責未能思愆何徵祥之有丙

辰立世子紹爲晉王太子以撫軍大將軍西陽王羕爲太保征南大將軍漢安侯王敦爲大將軍右將軍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將軍左長史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封王子宣成公裒爲琅邪王六月丙寅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劉琨幽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段匹磾領護烏丸校尉鎮北將軍劉翰單于廣甯公段辰遼西公段眷冀州刺史祝阿子邵續青州刺史廣饒侯曹嶷兗州刺史定襄侯劉演東夷校尉崔毖鮮卑大都督慕容廆

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帝優令答之石勒將石虎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巳巳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游䰟縱逸復遣凶黨石虎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軍鋭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度有能梟虎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戸又賊黨能梟送虎首封賞亦同之七月散騎侍郎朱嵩尚書郎顧球卒帝

痛之將爲舉哀有司奏舊尚書郎不在舉哀之例帝曰
衰亂之弊特相痛悼於是遂舉哀哭之甚慟丁未梁王
悝薨以太尉荀組爲司徒弛山澤之禁八月甲午封梁
王世子翹爲梁王荆州刺史第五猗爲賊帥杜曽所推
遂與曽同反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
守朱軌陵江將軍黄峻討猗爲其將杜曽所敗誘等皆
死之石勒害京兆太守華輯梁州刺史周訪討杜曽大
破之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十一月甲子封汝南王子

彌爲新蔡王丁卯以司空劉琨爲太尉置史官立太學

是歲揚州大旱

太興元年春正月戊申朔臨朝懸而不樂三月癸丑愍

帝崩問至帝斬縗居廬丙辰百寮上尊號令曰孤以不

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

也今宗廟廢絶億兆無繫羣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

何敢辭輒敬從所請是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增

位二等庚午立王太子紹爲皇太子壬申詔在事之人

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者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行
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名聞又詔遠近禮贄一切斷
之夏四月丁丑朔日有蝕之加大將軍王敦江州牧進
驃騎將軍王導開府儀同三司戊寅初禁招魂葬乙酉
西平地震五月癸丑使持節侍中都督太尉并州刺史
廣武侯劉琨爲段匹磾所害六月旱帝親雩改丹陽内
史爲丹陽尹甲申以尚書左僕射刁協爲尚書令平南
將軍曲陵公荀崧爲尚書左僕射庚寅以滎陽太守李

矩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戊戌封皇子晞為武陵王初置諫鼓謗木秋七月戊申詔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彊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劉聰死其子粲嗣偽位八月冀徐青三州蝗靳準弒劉粲自號漢王冬十月癸未加廣州刺史

陶侃平南將軍劉曜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十一月乙卯
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新野王歆薨加大將軍王
敦荆州牧庚申詔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災異所
由興無有所諱新作聽訟觀故歸命侯孫皓子璠謀反
伏誅十二月劉聰故將王騰馬忠等誅靳凖送傳國璽
於劉曜武昌地震丁丑封顯義亭侯渙爲琅邪王巳卯
琅邪王渙薨癸巳詔求吴之髙德名賢或未旌錄者具
條列以聞江東三郡饑遣使振給之彭城内史周撫殺

沛國内史周默以反
二年春正月丁卯崇陽陵毁帝素服哭三日使冠軍將軍梁堪守太常馬龜等修復山陵迎梓宫于平陽不尅而還二月太山太守徐龕斬周撫傳首京師夏四月龍驤將軍陳川以浚儀叛降於石勒太山太守徐龕以郡叛自號兖州刺史冦濟岱秦州刺史陳安叛降于劉曜五月癸丑太陽陵毁帝素服哭三日徐揚及江西諸郡蝗吴郡大饑平北將軍祖逖及石勒將石虎戰于浚儀

王師敗績壬戌詔以百姓凋弊國用並匱自今非軍事所須者皆省之甲子梁州刺史周訪及杜曾戰於武當斬之禽第五猗六月丙子加周訪安南將軍罷御府及諸郡丞置博士員五人己亥加太常賀循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乙丑太常賀循卒八月肅慎獻楛矢石砮徐龕寇東莞遣太子左衛率羊鑒行征虜將軍統徐州刺史蔡豹討之冬十月平北將軍祖逖使督護陳超襲石勒將桃豹超敗没於陣十一月戊寅石勒僭即王位國

號趙十二月乙亥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并省衆役鮮
卑慕容廆襲遼東東夷校尉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驪
是歲南陽王保稱晉王於祁山三吳大饑
三年春正月丁酉朔晉王保爲劉曜所逼遷于桑城二
月辛未石勒將石虎寇猒次平北將軍冀州刺史邵續
擊之續敗没於陣三月慕容廆奉送玉璽三紐閏月以
尚書周顗爲尚書僕射夏四月壬辰枉矢流于翼軫五
月丙寅孝懷帝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帝三日哭庚寅地

震是月晉王保爲其將張春所害劉曜使陳安攻春滅之安因叛曜石勒將徐龕率衆來降六月大水丁酉盜殺西中郎將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張寔寔弟茂嗣領平西將軍涼州刺史秋七月丁亥詔以琅邪國人在江表者近有千戶今立爲懷德縣統丹陽郡可依漢高祖沛光武南頓故事復其縣人祖逖部將衛策大破石勒別軍於汴水加逖爲鎮西將軍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爲敬皇后辛酉遷神主于太廟辛未梁州刺史

安南將軍周訪卒皇太子釋奠于太學以湘州刺史甘卓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九月徐龕又叛降于石勒冬十月丙辰徐州刺史蔡豹以畏懦伏誅王敦殺武陵内史向碩

四年春二月徐龕又帥衆來降鮮卑末波奉送皇帝信璽庚戌告于太廟乃受之癸亥日鬭三月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癸酉以平東將軍曹嶷為安東將軍夏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石勒攻猒次陷之撫軍將軍幽州刺

史段匹磾沒于勒五月旱庚申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覆敗諸為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秋七月大水甲戌以尚書戴若思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司空八月常山崩九月壬寅鎮西將軍豫州刺史祖逖卒冬十月壬

午以遜弟侍中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十二月以慕容廆爲持節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平州牧封遼東郡公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大將軍王敦舉兵於武昌以誅劉隗爲名龍驤將軍沈充帥衆應之三月徵征西將軍戴若思鎮北將軍劉隗還衛京都以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以戴若思爲驃騎將軍丹陽諸郡皆加軍號加僕射周顗尚書左僕射領軍王邃尚書

右僕射以太子右衛率周莚行冠軍將軍統兵三千討沈充甲子封皇子昱爲琅邪王劉隗軍于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狥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荆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四月敦前鋒攻石頭周札開城門應之奮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戴若思劉隗帥衆攻之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六軍敗績尚書令刁協奔于江乘爲賊所害鎮北將軍劉隗奔於石勒遣使謂敦曰公若不

志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
歸於琅邪以避賢路辛未大赦敦乃自爲丞相都督中
外諸軍録尚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户丙子驃騎將軍
秣陵侯戴若思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武城侯周顗爲
敦所害敦將沈充陷吳國魏乂陷湘州吳國内史張茂
湘州刺史譙王承並遇害五月壬申敦以太保西陽王
羕爲太宰加司空王導尚書令乙亥鎮南大將軍甘卓
爲襄陽太守周慮所害蜀賊張龍寇巴東建平太守柳

純擊走之石勒遣騎寇河南六月旱秋七月王敦自加
兖州刺史郗鑒爲安北將軍石勒將石虎攻陷太山執
守將徐龕兖州刺史郗鑒自鄒山退守合肥八月敦以
其兄含爲衛將軍自領寧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孫默
叛降于石勒冬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巳丑都督荆梁
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荆州刺史武陵侯王廙卒辛卯
以下邳内史王邃爲征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
軍事鎮淮陰新昌太守梁碩起兵反京師大霧黑氣蔽

天日月無光石勒攻陷襄城城父遂圍譙破祖約別軍
約退據壽春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己酉太尉荀
組薨罷司徒并丞相閏月己丑帝崩于内殿時年四十
七葬建平陵廟號中宗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虚己
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色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
引觴覆之於此遂絶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
曰漢文集上書皂囊爲帷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帷
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

人衣無文絲從母弟王廙爲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贊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畧區區僅全吳楚終於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游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真人之應在於此矣

咸寧初風吹太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爲東莞有天子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邪即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實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欵遠歸璽於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謡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爲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

爲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元帝建武元年太興四年永昌元年即位六年

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皇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間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

安由是益竒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爲晉王立爲王太子及帝即尊號立爲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畧欽賢愛客雅好文辭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温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嘗論聖人眞假之意導等不能屈又習武藝善撫將士于時東朝濟濟逺近屬心焉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温嶠固諫抽劒斬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明畧朝野之所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温嶠

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稱為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永昌元年閏月己丑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為建安郡君

太寧元年春正月癸巳黄霧四塞京師火李雄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玫死之越巂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以郡叛降于驤二月葬元帝于建平陵帝徒跣至于陵所以特進華恒為驃騎將軍都督石頭水

陸軍事乙丑黄霧四塞丙寅隕霜壬申又隕霜殺穀三月戊寅朔改元臨軒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丙戌隕霜殺草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史卞敦退保盱眙王敦獻皇帝信璽一紐敦將謀簒逆諷朝廷徵己帝乃手詔徵之夏四月敦下屯于湖轉司空王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巴東監軍柳純爲敦所害以尚書陳眕爲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幽州刺史五月京師大水李驤等寇寧州刺

史王遜遣將姚岳距戰於堂狼大破之梁碩攻陷交州刺史王諒死之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平南將軍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傳首京師進侃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丙子朔震太極殿柱是月劉曜攻陳安於隴城滅之八月以安北將軍郗鑒為尚書令石勒將石虎攻陷青州刺史曹嶷遇害冬十一月王敦以其兄征南大將軍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以軍國饑乏調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丁丑帝臨朝停饗宴之禮懸而不樂庚辰赦五歲刑以下術人李脫造妖書惑衆斬于建康市石勒將石虎寇兖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保泗口三月劉曜將康平寇魏興及南陽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子應爲武衛將軍兄含爲驃騎大將軍帝所親信常從督公乘雄冉曾並爲敦所害六月敦將舉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黄

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丁卯加司徒王導大都督假節領揚州刺史以丹陽尹温嶠為中壘將軍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以光禄勲應詹為護軍將軍假節督朱雀橋南

諸軍事以尚書令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以中書監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徵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邃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祖約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劉遐奮武將軍臨淮太守蘇峻奮威將軍廣陵太守陶瞻等還衛京師帝次于中堂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至于南岸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

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前宗正虞潭起義師於會稽沈充帥萬餘人來會含等庚辰築壘于陵口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以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義興人周蹇殺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于壽春乙未賊衆濟水護軍將軍應詹帥建威將軍趙允等距戰不利賊至宣陽門北中郎將劉遐蘇峻等自

南塘横擊大破之劉遐又破沈充于青溪丙申賊燒營宵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於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封司徒王導爲始興郡公邑三千戸賜絹九千匹丹陽尹温嶠建寧縣公尚書卞壼建興縣公中書監庾亮永昌縣公北中郎將劉遐泉陵縣公奮武將軍蘇峻邵陵縣公邑各一千八百戸絹各五千四百疋尚書令郗鑒高平縣侯護軍將軍應詹觀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戸絹各四千八百匹建威將軍趙允湘南縣

侯右將軍卞敦益陽縣侯邑各千六百戸絹各三千二百匹其餘封賞各有差冬十月以司徒王導爲太保領司徒太宰西陽王羕領太尉護軍將軍應詹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劉遐爲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庾亮爲護軍將軍詔王敦羣從一無所問是時石勒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陽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從大祥之禮梁水太守爨亮益州太守李遏以興古叛降于李雄沈充故將顧颺反於武

康攻焼城邑州縣討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辰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三月幽州刺史段末波卒以弟牙嗣戊辰立皇子衍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爲博士夏四月詔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令羣臣直言毋有所隱已亥雨雹石勒將石良寇兖州刺史檀con力戰死之將軍李矩等並衆潰而歸石勒盡

陷司兖豫三州之地五月以征南大將軍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王舒爲安南將軍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六月石勒將石虎攻劉曜將劉岳於新安陷之以廣州刺史王舒爲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顗爲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爲車騎將軍都督青兖二州諸軍事假節鎮廣陵領軍將軍卞壼爲尚書令

詔求三恪及國初宗室哲王佐命功臣有禋祀廢絶者主者其詳議諸應立後者以聞又詔曰郊祀天地帝王之重事自中興以來惟南郊未曾北郊四時五郊之禮都不復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載在祀典應望秩者悉廢而未舉主者其依舊詳處八月詔求吴時將相名賢之胄有能纂修家訓又忠孝仁義靜已守貞不聞於時者州郡中正亟以名聞勿有所遺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崧為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鄧攸為尚書左僕射

壬午帝不悆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温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戊子帝崩于東堂年二十七葬武平陵廟號肅宗帝聰明有機斷尤精物理于時兵凶歲饑死疫過半虛弊既甚事極艱虞屬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彊潛謀獨斷廓清大祲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彊本弱枝雖饗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明帝太寧三年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太寧三年三月戊辰立爲皇太子閏月戊子明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爲皇太后秋九月癸卯皇太后臨朝稱制司徒王導録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以撫軍將軍南頓王宗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汝南王祐爲衛將軍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廣陵相曹

渾有罪下獄死

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大酺五日賜鰥寡孤老米人二斛京師百里内復一年夏四月石勒遣其將石生寇汝南汝南人執内史祖濟以叛甲子尚書左僕射鄧攸卒五月大水六月癸亥使持節散騎常侍監淮北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泉陵公劉遐卒癸酉以車騎將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爲北中郎將假節監淮北諸軍劉遐部曲將李龍史迭奉遐子肇

代遐位以距默臨淮太守劉矯擊破之斬龍傳首京師秋七月癸丑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平南將軍觀陽伯應詹卒八月以給事中前將軍丹陽尹温嶠爲平南將軍假節都督江州刺史九月旱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執太守謝俊冬十月封魏武帝元孫曹勱爲陳留王以紹魏丙寅衛將軍汝南王祐薨己巳封皇弟岳爲吳王車騎將軍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其族爲馬氏免太宰西陽王羕降爲弋陽縣王庚辰赦百里内五

歲以下刑是月劉曜將黄秀帛成寇酇平北將軍魏該
帥衆奔襄陽十一月壬子大閲於南郊改定王侯國秩
九分食一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克遂侵逡遒阜陵加
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黄鉞都督中外征討諸軍事以禦
之歷陽太守蘇峻遣其將韓晃討石聰走之時大旱自
六月不雨至于是月十二月濟㟜太守劉闓殺下邳内
史夏侯嘉叛降石勒梁王翹薨
二年春正月寧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

謙等雄遣其將羅恒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禆將姚岳朱提太守楊術援遣戰于臺登岳等敗績術死之三月益州地震夏四月旱己未豫章地震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加豫州内史祖約爲鎮西將軍戊子京師大水冬十月劉曜使其子胤侵枹罕遂畧河南地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歴陽太守蘇峻等反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入姑孰屠于湖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庚申京師戒嚴假護軍將軍庾亮節爲征

討都督以右衛將軍趙胤爲冠軍將軍歷陽太守使與左將軍司馬流帥師距峻戰于慈湖流敗死之假驃騎將軍鍾雅節帥舟軍與趙胤爲前鋒以距峻丙寅徙封琅邪王昱爲會稽王吴王岳爲琅邪王辛未宣城内史桓彞及峻戰于蕪湖彞軍敗績車騎將軍郗鑒遣廣陵相劉矩帥師赴京師

三年春正月平南將軍温嶠帥師赴京師次于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太守紀睦爲前鋒征

西大將軍陶侃遣督護龔登受嶠節度鍾雅趙胤等次慈湖王愆期鄧嶽等次直瀆丁未峻濟自横江登牛渚二月庚戌峻至于蔣山假領軍將軍卞壼節帥六軍及峻戰于西陵王師敗績丙辰峻攻青溪柵因風縱火王師又大敗尚書令領軍將軍卞壼丹陽尹羊曼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遇害死者數千人庾亮又敗于宣陽門内遂攜其諸弟與郭默趙胤奔尋陽於是司徒王導右光禄大夫陸曄荀崧等衛帝於太極殿太常

孔愉守宗廟賊乘勝麾戈接於帝座突入太后後宫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都邑丁巳峻矯詔大赦又以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自爲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吳郡太守庾冰奔于會稽三月丙子皇太后庾氏崩夏四月石勒攻宛南陽太守王國叛降于勒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五月乙未峻逼遷天子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宫中慟哭峻以倉屋爲宫遣管商張瑾弘徽寇晉陵韓晃寇

義興吴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於三吴丙午征西大將軍陶侃平南將軍温嶠護軍將軍庾亮平北將軍魏該舟軍四萬次于蔡洲六月韓晃攻宣城内史桓彛力戰死之壬辰平北將軍雍州刺史魏該卒于師廬江太守毛寶攻賊合肥戍拔之秋七月祖約爲石勒將石聰所攻衆潰奔于歴陽石勒將石虎攻劉曜於蒲坂八月曜及石虎戰于高侯虎敗績曜遂圍石生於洛陽九月戊申司徒王導奔于白石庚午陶侃使督護

楊謙攻峻于石頭溫嶠庾亮陣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陽距賊南偏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遂大潰賊黨復立峻弟逸為帥前交州刺史張璉據始興反進攻廣州鎮南司馬曽勰等擊破之冬十月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太守趙弼没於賊十二月乙未石勒敗劉曜於洛陽獲之是歲石勒將石虎攻氐帥蒲洪於隴山降之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百官赴焉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謀奉帝出為賊所害戊辰

冠軍將軍趙胤遣將甘苗討祖約于歷陽敗之約奔于石勒其將牽騰帥衆降峻子碩攻臺城又焚太極東堂秘閣皆盡城中大飢米斗萬錢二月大雨霖丙戌諸軍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於柤浦陽軍敗建威內史滕含以銳卒擊之逸等大敗含奉帝御于温嶠舟羣臣頓首號泣請罪弋陽王羕有罪伏誅丁亥大赦時兵火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甲午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興乙未將軍王允之及逸戰于溧陽獲之壬

寅以湘州并荆州劉曜太子毗與其大司馬劉肩帥百官奔于上邽關中大亂三月壬子以征西大將軍陶侃爲太尉封長沙郡公車騎將軍郗鑒爲司空封南昌縣公平南將軍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安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庚午以右光祿大夫陸曄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封高密王紘爲彭城王以護軍將軍庾亮爲平西將軍都督揚州之宣城江西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鎮蕪湖夏四月乙未驃騎將軍始安

公温嶠卒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會稽吳興宣城丹陽大水詔復遭賊郡縣租稅三年八月劉曜將劉胤等帥衆侵石生次于雍九月石勒將石虎擊胤斬之進屠上邽盡滅劉氏坑其黨三千餘人冬十月廬山崩十二月壬辰右將軍郭默害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劉胤太尉陶侃帥師討默是歲天裂西北

五年春正月己亥大赦癸亥詔除諸將任子二月以尚書陸玩爲尚書左僕射孔愉爲右僕射夏五月旱且飢

疫乙卯太尉陶侃擒郭默于尋陽斬之石勒將劉徵寇南沙都尉許儒遇害進入海虞六月癸巳初稅田畝三升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使其將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退歸武昌中州流人悉降于勒郭敬遂寇襄陽屯于樊城九月造新宮始繕苑城甲辰徙樂成王欽為河間王封彭城王紘子浚為高密王冬十月丁丑幸司徒王導第置酒大會李雄將李壽寇巴東建平監軍毋丘奥太守陽謙退歸宜都十二月張駿稱臣於石勒

六年春正月癸巳劉徽復寇婁縣遂掠武進乙未進司空郗鑒都督吳國諸軍事戊午以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二月己丑以幽州刺史大單于段遼爲驃騎將軍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癸未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夏四月旱六月丙申復故河間王顒爵位封彭城王植子融爲樂成王章武王混子珍爲章武王秋七月李雄將李壽侵陰平武都氐帥楊難敵降之八月庚子以左僕射陸玩爲尚書令

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郎將趙胤司徒中郎匡術攻石勒馬頭塢尅之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夏四月勒將郭敬陷襄陽五月大水秋七月丙辰詔諸養獸之屬損費者多一切除之太尉陶侃遣子平西參軍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石勒將郭敬破之尅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因而戍之冬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陶侃爲大將軍詔舉賢良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詔以新宫成其赦五歲刑以下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觔以上者丙寅李雄將李壽陷寧州刺史尹奉及建寧太守霍彪並降之癸酉以張駿為鎮西大將軍丙子石勒遣使致賂詔焚之夏四月詔封故新蔡王弼弟邈為新蔡王以朿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五月有星隕于肥鄉麒麟騶虞見于遼東乙未車騎將軍遼東公慕容廆卒子皝嗣位六月甲辰撫軍將軍王舒卒秋七月戊辰石勒死子弘嗣偽位

其將石聰以譙來降冬十月石弘將石生起兵於關中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石弘將石虎攻石朗於洛陽因進擊石生俱滅之十二月石生故部將郭權遣使請降九年春正月隕石于涼州二以郭權爲鎮西將軍雍州刺史二月丁卯加鎮西大將軍張駿爲大將軍三月丁酉會稽地震夏四月石弘將石虎使石斌攻郭權於郿陷之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僞位乙卯太尉長沙公陶侃薨大旱詔太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貶費節用辛未

加平西將軍庾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秋八月大雩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九月戊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江陵公陸曄卒冬十月李雄子期殺李班而自立班弟玗與其將焦會羅凱等並來降十一月石虎弒石弘自立爲天王十二月丁卯以東海王冲爲車騎將軍琅邪王岳爲驃騎將軍蘭陵人朱縱斬石虎將郭祥以彭城來降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大赦改元增文武

位一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二月甲子帝親釋奠揚州諸郡饑遣使振給三月乙酉幸司徒府夏四月癸卯石虎寇歷陽加司徒王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以禦之癸丑帝觀兵于廣莫門分命諸將遣將軍劉仕救歷陽平西將軍趙胤屯慈湖龍驤將軍路永戍牛渚建武將軍王允之屯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帥衆衛京師賊退向襄陽戊午解嚴石虎將石遇寇中廬南中郎將王國退保襄陽

秋八月長沙武陵大水束帛徵處士翟湯郭翻冬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歲大旱會稽餘姚尤甚米斗五百價人相賣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以吳國內史虞潭爲衛將軍二月筭軍用稅米空懸五十餘萬石尚書謝褒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增文武位一等庚申高句驪遣使貢方物三月旱詔太官減膳免所旱郡縣繇役戊寅大雩夏四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雨雹秋七月

揚州會稽饑開倉振給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嶽遣督護
王隨擊夜郎新昌太守陶協擊興古並尅之詔求衞公
山陽公近屬以紹周漢之祀新作朱雀浮桁十一月遣
建威將軍司馬勲安集漢中爲李期將李壽所敗
三年春正月辛卯立太學夏六月旱冬十月丁卯慕容
皝自立爲燕王
四年春二月石虎帥衆七萬擊段遼于遼西遼奔于平
崗夏四月李壽弑李期僭即僞位國號漢石虎爲慕容

銑所敗癸丑加銑征北大將軍五月乙未以司徒王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郗鑒為太尉征西將軍庾亮為司空六月改司徒為丞相以太傅王導為之秋八月丙午分寧州置安州

五年春正月辛丑大赦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嶽伐蜀建寧人孟彥執李壽將霍彪以降夏四月辛未征西將軍庾亮遣參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石虎將李閎黄桓等秋七月庚申使持節侍中丞相領揚州刺史始興公

王導薨辛酉以護軍將軍何充錄尚書事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爲司徒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鑒薨九月石虎將夔安李農陷沔南張貉陷邾城因寇江夏義陽征虜將軍毛寶西陽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並死之夔安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距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略漢東擁七千餘家遷于幽冀冬十二月丙戌以驃騎將軍琅邪王岳爲司徒李壽將李奕寇巴東守將勞揚戰敗死之

六年春正月庚子使持節都督江豫益梁雍交廣七州諸軍事司空都亭侯庾亮薨辛亥以左光禄大夫陸玩爲司空二月慕容皝及石虎將石成戰于遼西敗之獻捷于京師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丁卯大赦以車騎將軍東海王冲爲驃騎將軍李壽陷丹川守將孟彦劉齊李秋皆死之秋七月乙卯初依中興故事朔望聽政於東堂冬十月林邑獻馴象十一月癸卯復琅邪比漢豐沛

七年春二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巳卯慕容皝遣使求假

燕王章璽許之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夏四月丁卯葬恭

皇后于興平陵實編戶王公巳下皆正土斷白籍秋八

月辛酉驃騎將軍東海王冲薨九月罷太僕官冬十二

月癸酉司空興平伯陸玩薨除樂府雜伎罷安州

八年春正月巳未朔日有食之乙丑大赦三月初以武

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夏六月庚寅帝不悆詔曰朕承

洪緒于兹十有八年今遘疾不興是用震悼于厥躬千

齡眇眇未堪多難司徒琅邪王岳親則母弟體則仁長
君人之風允塞時望肆爾王公卿士其輔之以祇奉祖
宗明祀毋墜我祖宗之顯命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
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
癸巳帝崩于西堂時年二十二葬興平陵廟號顯宗帝
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
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曰以謀反伏
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

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然少爲舅氏所制不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常欲於後園作射堂計用四十金以勞費乃止雄武之度雖有媿於前王恭儉之德足追蹤於往烈矣

成帝咸和九年咸康八年即位十七年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

年徙封琅邪王九年拜散騎常侍加驃騎將軍咸康五年遷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悆詔以琅邪王爲嗣癸巳成帝崩甲午即皇帝位大赦諸屯戍文武及二千石官長不得輒離所局而來奔赴己亥封成帝子丕爲琅邪王奕爲東海王時帝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皇帝于興平陵帝親奉奠於西階既發引徒行至閶闔門升素輿至於陵所己未以中書令何充爲驃騎將軍八月辛丑彭城王紘薨以江州

刺史王允之爲衞將軍九月詔琅邪國及府吏進位各有差冬十月甲午衞將軍王允之卒十二月增文武位二等壬子立皇后褚氏

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振恤鰥寡孤獨三月以中書監庾冰爲車騎將軍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李壽敗其將李恒于江陽五月旱六月壬午又以束帛徵處士南陽翟湯會稽虞喜有司奏成帝崩一周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壬寅詔不許石虎帥衆伐慕容

鮏鮏大敗之秋七月石虎將戴開帥衆來降丁巳詔曰慕容鮏摧殄羯寇乃云死没八萬餘人將是其天亡之始也中原之事宜加籌量且戴開已帥部黨歸順宜見慰勞其遣使詣安西驃騎諮謀諸軍事以輔國將軍琅邪内史桓温爲前鋒都督假節帥衆入臨淮安西將軍庾翼爲征討大都督遷鎮襄陽庚申晉陵吴郡災八月李壽死子勢嗣僞位石虎使其將劉寧攻陷狄道冬十月辛巳以車騎將軍庾冰都督荆江司雍益梁六州諸

軍事江州刺史以驃騎將軍何充爲中書監都督揚豫
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内史桓
溫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裒爲衛將軍
領中書令十一月巳巳大赦十二月石虎侵張駿駿使
其將軍謝艾拒之大戰于河西虎敗績十二月高句驪
遣使朝獻
二年春正月張駿遣其將和驎謝艾討南羌于闐和大
破之二月慕容皝及鮮卑帥宇文歸戰于昌黎歸衆大

敗奔于漠北四月張駿將張瓘敗石虎將王擢于三交城秋八月丙子進安西將軍庾翼爲征西將軍庚辰持節都督司雍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平北將軍竟陵公桓宣卒丁巳以衛將軍褚裒爲特進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兖州刺史鎮金城九月巴東太守楊謙擊李勢將申陽陽敗走獲其將樂高丙申立皇子聃爲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時年二十三葬崇平陵初成帝有疾中書令庾冰自以舅氏當朝權侔人主恐異世之後

戚屬將跡乃言國有彊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爲嗣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嘆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康帝建元二年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爲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歲大赦尊皇后爲皇太后壬寅皇太后臨朝攝政冬十月

乙丑葬康皇帝于崇平陵十一月庚辰車騎將軍庾冰卒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甲申進鎮軍將軍武陵王晞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鎮軍將軍顧衆爲尚書右僕射

夏四月壬戌詔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五月戊寅大雩尚書令金紫光禄大夫建安伯諸葛恢卒六月癸亥地震秋七月庚午持節都督江荆司梁雍益寧七州諸

軍事江州刺史征西將軍都亭侯庾翼卒翼部將于瓚戴羲等殺冠軍將軍曹據舉兵反安西司馬朱燾討平之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于石虎庚辰以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石虎將路永屯于壽春九月丙申皇太后詔曰今百姓勞弊其共思詳所以振卹之宜及歲常調非軍國要急者並宜停之冬十二月李勢將爨頠來奔涼州牧張駿伐焉耆降之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己卯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録尚書事都鄉侯何充卒二月癸丑以左光禄大夫蔡謨領尚書録尚書六條事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及謨並輔政三月丙子以前司徒左長史殷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夏四月己酉朔日有蝕之五月丙戌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嗣六月石虎將王擢襲武街執張重華護軍胡宣又使麻秋孫伏都伐金城太守張冲降之重華將謝艾擊秋敗之秋七月

以兖州刺史褚裒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地震十一月辛未安西將軍桓温帥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輒行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温攻成都剋之丁亥李勢降益州平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以尸祭天夏四月地震蜀人鄧定隗文舉兵反桓温又擊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

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五月戊申進慕容皝為安北將軍石虎又使其將石寧麻秋等伐涼州次于曲柳張重華使將軍牛旋禦之退守枹罕六月辛酉大赦秋七月范文復陷日南害督護劉雄隗文立范賁為帝八月戊午張重華將謝艾進擊麻秋大敗之九月地震冬十月乙丑假涼州刺史張重華大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大將軍武都氐王楊初為征南將軍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並假節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

害征虜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遂取巴西通于漢中

四年夏四月范文寇九德多所殺害五月大水秋八月進安西將軍桓温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西中郎將謝尚爲安西將軍九月丙申慕容皝死子儁嗣僞位冬十月己未地震石虎使其將苻健寇竟陵十二月豫章人黄韜自號孝神皇帝聚衆數千寇臨川太守庾條討平之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地震石虎僭即皇帝位

於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將王龕北伐獲石虎將支重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壽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周撫爲建城公假慕容儁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大單于燕王征西大將軍桓温遣督護滕畯討范文爲文所敗石虎死子世嗣僞位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六月桓温屯安陸遣諸將討河北石遵揚州刺史王浹以壽陽來降秋七月褚裒進次彭城遣部將王龕李邁及石遵將李農戰于代陂王師敗績王龕爲農所

執李邁死之八月褚裒退屯廣陵西中郎將陳逵焚壽
春而遁梁州刺史司馬勲攻石遵長城戍仇池公楊初
襲西城皆破之冬十月石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執南陽
太守郭啓司馬勲進次懸鉤石虎故將麻秋拒之勲退
還梁州十一月丙辰石鑒弑石遵而自立十二月己酉
使持節都督徐兖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都鄉侯褚裒卒以建武將軍吳國内史
荀羨爲使持節監徐兖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州刺

六年春正月帝臨朝以褚裒喪故懸而不樂閏月冉閔弒石鑒僭稱天王國號魏鑒弟祗僭帝號于襄國丁丑彗星見于亢己丑加中軍將軍殷浩督揚豫徐兖青五州諸軍事假節氐帥苻洪遣使來降以爲氐王封廣川郡公假洪子健節監河北諸軍事右將軍封襄國縣公三月石虎故將麻秋鴆殺苻洪于枋頭夏五月大水盧江太守袁眞攻合肥剋之六月石祗遣其弟琨攻冉閔

將王泰於邯鄲琨師敗績秋八月輔國將軍譙王無忌薨苻健帥衆入關冬十一月冉閔圍襄國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爲庶人是歲大疫

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蝕之辛丑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苻健僭稱王國號秦二月戊寅以段龕爲鎮北將軍封齊公石祇大敗冉閔于襄國夏四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出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與苻健戰于五丈原王師敗績加尚書令顧和開府儀同三司劉顯弑石祇五

月祗兖州刺史劉啓自鄄城來奔秋七月尚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顧和卒甲辰濤水入石頭溺死者數百人八月冉閔豫州刺史張遇以許昌來降拜鎮西將軍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甲辰帝素服臨於太極殿三日遣兼太常趙拔修復山陵冬十月雷雨震電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冉閔將魏脱各遣使來降以弋仲爲車騎將軍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弋仲子襄爲平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平鄉縣公脱爲安北將

軍監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十二月辛未征西大將軍
桓温帥衆北伐次于武昌而止時石虎故將周成屯廩
邱高昌屯野王樂立屯許昌李歷屯衛國皆相次來降
八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劉顯僭帝號於襄國冉閔
擊破殺之苻健僭帝號於長安二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戊辰帝臨三日遣殿中都尉王惠如洛陽以衛五陵鎮
西將軍張遇反於許昌使其黨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
督護戴施於倉垣三月使北中郎將荀羨鎮淮陰苻健

別帥侵順陽太守薛珍擊破之夏四月冉閔爲慕容儁所滅儁僭帝號於中山稱燕安西將軍謝尚帥姚襄與張遇戰於許昌之誡橋王師敗績苻健使其弟雄襲遇虜之秋七月大雩石虎故將王擢遣使請降拜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丁酉以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晞爲太宰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爲司徒征西大將軍桓温爲太尉八月平西將軍周撫討蕭敬文於涪城斬之冉閔子智以鄴降督護戴施獲其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

帝壽昌百僚畢賀九月冉智爲其將馬願所執降于慕容恪中軍將軍殷浩帥衆北伐次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遂戍倉垣冬十月秦州刺史王擢爲苻健所逼奔于涼州

九年春正月乙卯朔大赦張重華使王擢與苻健將苻雄戰擢師敗績丙寅皇太后與帝同拜建平陵三月旱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范佛於日南破其五十餘壘夏四月以安西將軍謝尚爲尚書僕射五月大疫張重華

復使王擢襲秦州取之仇池公楊初爲苻雄所敗秋七月丁酉地震有聲如雷八月遣兼太尉河間王欽修復五陵冬十月中軍將軍殷浩進次山桑使平北將軍姚襄爲前鋒襄叛反擊浩浩棄輜重退保譙城丁未涼州牧張重華卒子耀靈嗣是月張祚弑耀靈而自稱涼州牧十一月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討姚襄復爲襄所敗襄遂進據芍陂十二月加尚書僕射謝尚爲都督豫揚江西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鎮歷陽

十年春正月己酉朔帝臨朝以五陵未復懸而不樂涼州牧張祚僭帝位冉閔降將周成舉兵反自宛陵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丁卯地震有聲如雷二月己丑太尉征西將軍桓溫帥師伐關中廢揚州刺史殷浩爲庶人以前會稽内史王述爲揚州刺史夏四月己亥溫及苻健子萇戰于藍田大敗之五月江西乞活郭敞等執陳留内史劉仕而叛京師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屯于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

衛京師六月苻健將苻雄悉衆及桓温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秋九月辛酉桓温糧盡引還

十一年春正月甲辰侍中汝南王統薨平羌校尉仇池公楊初為其部將梁式所害初子國嗣位因拜鎮北將軍秦州刺史齊公段龕襲慕容儁將榮國於郎山敗之夏四月壬申隕霜乙酉地震姚襄率衆冦外黄冠軍將軍高季大破之五月丁未地又震六月苻健死其子生嗣僞位秋七月宋混張瓘弑張祚而自立耀靈弟元靚

爲大將軍涼州牧遣使來降以吏部尚書周閔爲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王彪之爲尚書右僕射冬十月進豫州刺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鎮馬頭十一月慕容恪帥衆寇廣固壬戌上黨人馮鴦自稱太守背苻生遣使來降

十二年春正月丁卯帝臨朝以皇太后母喪懸而不樂鎮北將軍段龕及慕容恪戰於廣固大敗之恪退據安平二月辛丑帝講孝經三月姚襄入于許昌以太尉桓

温爲征討大都督以討之秋八月己亥桓温及姚襄戰
于伊水大敗之襄走平陽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
之間執周成而歸使揚武將軍毛穆之督護陳午輔國
將軍河南太守戴施鎮洛陽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慕容恪攻段龕於廣固使北中郎將荀羨帥師次于琅
邪以救之十一月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龍驤將軍
袁眞等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以有事于五
陵告于太廟帝及羣臣皆服緦於太極殿臨三日是歲

仇池公楊國爲其從父俊所殺俊自立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于太廟始親萬機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后居崇德宫丁丑隕石於槐里一是月鎮北將軍齊公段龕爲慕容恪所陷遇害扶南天竺旃檀獻馴象詔曰昔先帝以殊方異獸或爲人患禁之今及其未至可令還本土三月帝講孝經壬申親釋奠于中堂夏五月庚午鎮西將軍謝尚卒苻生將苻眉苻堅擊姚襄戰于三原斬之六月苻堅殺

苻生而自立以軍司謝奕爲使持節都督安西將軍豫州刺史秋七月苻堅將張平以并州降遂以爲并州刺史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大赦賜孝悌鰥寡米人五斛逋租宿債皆勿收大酺三日冬十月皇后見于太廟十一月雷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爲尚書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稽首歸政帝不許二月慕容雋陷冀州諸郡詔安西將軍謝奕北中郎將荀羡北伐三月做飛督王饒獻鴆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

史焚其鳥於四達之衢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
月并州刺史張平爲苻堅所逼帥衆三千奔于平陽堅
追敗之慕容恪進據上黨冠軍將軍馮鴦以衆叛歸慕
容雋雋盡陷河北之地秋八月安西將軍謝奕卒壬申
以吳興太守謝萬爲西中郎將持節監司豫冀并四州
諸軍事豫州刺史以散騎常侍郗曇爲北中郎將持節
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
冬十月乙丑陳留王曹勱薨十一月庚子雷辛酉地震

十二月北中郎將荀羨及慕容儁戰于山茌王師敗績
三年春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王公已下
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運秋七月平北將軍高昌爲慕
容儁所逼自白馬奔于滎陽冬十月慕容儁寇東阿遣
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郗曇次高平以擊之
王師敗績十一月戊子進揚州刺史王述爲衛將軍十
二月又以中軍將軍琅邪王丕爲驃騎將軍東海王奕
爲車騎將軍封武陵王晞子𨗳爲梁王交州刺史温放

之帥兵討林邑參黎耽潦並降之
四年春正月仇池公楊俊卒子世嗣丙戌慕容儁死子
暐嗣僞位二月鳳皇將九雛見于豐城秋七月以軍役
繁興省用徹膳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天狗
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桓溫爲南郡公溫弟沖爲豐
城縣公子濟爲臨賀郡公鳳皇復見豐城衆鳥隨之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米
五斛北中郎將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兖二

州刺史郗曇卒二月以鎮軍將軍范汪爲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平南將軍廣州刺史陽夏侯滕含卒夏四月大水太尉桓溫鎮宛使其弟豁將兵取許昌鳳皇見于沔北五月丁巳帝崩于顯陽殿時年十九葬永平陵廟號孝宗

穆帝永和十二年升平五年即位十七年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封爲琅邪王永和元年拜散騎常侍十二年加中軍將軍升平三

年除驃騎將軍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冲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王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詔以東海王奕爲琅邪王奉承本統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慕容恪攻陷野王守將呂護退保滎陽八月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九月戊申立皇后王氏穆帝皇

后何氏居永安宮呂護叛奔于慕容暐冬十月安北將軍范汪有罪廢爲庶人十二月加涼州刺史張玄靚爲大都督隴右諸軍事護羌校尉西平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減田稅畝收二升是月慕容暐將呂護傅末波攻陷小壘以逼洛陽二月辛未以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庾希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下邳前鋒監軍龍驤將軍袁眞爲西中郎將監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

節丙子尊所生周氏爲皇太妃三月甲寅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旱詔出輕繫振困乏丁丑梁州地震浩疊山崩呂護復寇洛陽乙酉輔國將軍河南太守戴施奔于宛五月丁巳遣北中郎將庾希竟陵太守鄧遐以舟師救洛陽秋七月呂護等退守小平津進琅邪王奕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鄧遐進屯新城庾希部將何謙及慕容暐將劉則戰于檀丘破之八月西中郎將袁眞進次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冬十月賜貧乏者米人五

斛章武王珍薨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詔捜揚隱逸蠲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要庚希自下邳退鎮山陽袁眞自汝南退鎮壽陽

興寧元年春正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奔喪詔司徒會稽王昱總内外衆務夏四月慕容暐冦滎陽太守劉遠奔魯陽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温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假黄鉞復以西中郎將袁眞都

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癸卯慕容暐陷密城滎陽太守劉遠奔于江陵秋七月張天錫殺涼州刺史西平公張玄靚自稱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丁酉葬章皇太妃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温帥衆北伐癸亥以皇子生大赦冬十月甲申立陳留王世子恢為王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毘焚武昌畧府藏以叛江州刺史桓冲討斬之是歲慕容暐將慕容

壓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汝南太守朱斌承虚襲許昌尅之

二年春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慕容暐將慕容評襲許昌潁川太守李福死之評遂侵汝南太守朱斌遁于壽陽又進圍陳郡太守朱輔嬰城固守桓温遣江夏相劉岵擊退之改左軍將軍爲游擊將軍罷右軍前軍後軍將軍五校三將官癸卯帝親耕籍田三月庚戌朔大閲戶人嚴法禁稱爲庚戌制辛未帝不悆帝雅好黄老斷穀

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毒不親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夏四月甲申慕容暐遣其將李洪侵許昌王師敗績于懸瓠朱斌奔于淮南朱輔退保彭城桓溫遣西中郎將袁真江夏相劉岵等鑿陽儀道以通運溫帥舟師次于合肥慕容塵復屯許昌五月遷陳人于陸以避之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爲尚書令衛將軍以桓溫爲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遣使喻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而居之苻堅别

師侵河南慕容暐冦洛陽九月冠軍將軍陳祐留長史沈勁守洛陽帥衆奔新城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二月乙未以右將軍桓豁監荆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桓冲監江州荆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頴川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並假節丙申帝崩于西堂時年二十五葬安平陵

哀帝隆安元年興寧三年即位四年

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爲東海王永和八年拜散騎常侍尋加鎭軍將軍升平四年拜車騎將軍五年改封琅邪王隆和初轉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興寧三年二月丙申哀帝崩無嗣丁酉皇太后詔曰琅邪王奕明德茂親屬當儲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統便速正大禮以寧人神於是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三月壬申葬哀皇帝于安

平陵癸酉散騎常侍河間王欽薨丙子慕容暐將慕容恪陷洛陽寧朔將軍竺瑶奔于襄陽冠軍長史揚武將軍沈勁死之夏六月戊子使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撫卒秋七月匈奴左賢王衛辰右賢王曹穀帥衆二萬侵苻堅杏城己酉改封會稽王昱爲琅邪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封琅邪王昱子昌明爲會稽王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勲反自稱成都王十一月帥衆入劒閣攻涪西夷校尉毋丘暐棄城

而遁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救之十二月戊戌以會稽内史王彪之爲尚書僕射太和元年春二月巳丑以涼州刺史張天錫爲大將軍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西平郡公丙申以宣城内史桓祕爲持節監梁益二州征討諸軍事三月辛亥新蔡王邈薨荆州刺史桓豁遣督護桓羆攻南鄭魏興人畢欽舉兵以應羆夏四月旱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朱序攻司馬勲於成都衆潰執勲斬之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

于敬平陵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冬十月辛丑苻堅將王猛楊安攻南鄉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師次新野而猛安退以會稽王昱爲丞相十二月南陽人趙弘趙憶等據宛城反太守桓澹走保新野慕容暐將慕容厲陷魯郡高平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有罪走入于海夏四月慕容暐將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苻堅將王猛寇涼州張天錫拒之猛師敗績五月右將軍桓豁擊趙

憶走之進獲慕容暐將趙槃送于京師秋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爲都督徐兗青幽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冬十月乙巳彭城王玄薨

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蝕之癸亥大赦夏四月癸巳雨雹大風折木秋八月壬寅尚書令衛將軍藍田侯王述卒

四年夏四月庚戌大司馬桓溫帥衆伐慕容暐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帥衆拒溫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桓溫

裨將鄧遐朱序遇暐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破之戊子温至枋頭丙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丑慕容垂追敗温後軍於襄邑冬十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己巳温收散卒屯于山陽豫州刺史袁真以壽陽叛十一月辛丑桓温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將謀後舉十二月遂城廣陵而居之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子雙之愛之害梁國内史朱憲汝南内史朱斌二月癸酉袁真死陳郡太守朱輔立真

子瑾嗣事求救於慕容暐夏四月辛未桓温部將竺瑤破瑾於武丘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八月癸丑桓温𨑳袁瑾於壽陽敗之九月苻堅將王猛伐慕容暐陷其上黨廣漢妖賊李弘與益州妖賊李金根聚衆反弘自稱聖王衆萬餘人梓潼太守周虓討平之冬十月王猛大破慕容暐將慕容評於潞川十一月猛尅鄴獲慕容暐盡有其地

六年春正月苻堅遣將王鑒來援袁瑾將軍桓伊逆𨑳

大破之丁亥桓温尅壽陽斬袁瑾三月壬辰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楚卒夏四月戊午大赦賜窮獨米人五斛苻堅將苻雅伐仇池公楊纂降之六月京都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秋八月以前寧州刺史周仲孫爲假節監益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冬十月壬子高密王俊薨十一月癸卯桓温自廣陵屯于白石丁未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參侍内寢而二美

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温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已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曰王室艱難穆哀短祚國嗣不育儲宫靡立琅邪王奕親則母弟故以入纂大位不圖德之不建乃至於斯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莫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廟且昏孽並大便欲建樹儲藩誣罔祖宗傾移皇基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供衛之儀皆如漢朝昌邑故事但

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没心焉如割社稷大計義不獲已臨紙悲塞如何可言於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即日桓温使散騎常侍劉享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羣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秘牀笫易誣乃誣帝為閹遂行廢辱初帝平生每以為慮

嘗名術人扈謙筮之卦成荅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咸安二年正月降封帝爲海西縣公四月徙居吳縣勑吳國内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乃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寛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

命不可再深慮横禍乃杜塞聰明無思無慮終日酣暢耽于内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為作歌焉朝廷以帝安於屈辱不復為虞太元十一年十月甲申薨于吳時年四十五

廢帝太和六年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幼而岐嶷為元帝所愛郭璞見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及長清虚寡欲尤善玄言永昌元年元帝詔封帝為琅邪王奉

恭王祀食會稽宣城如舊咸和元年所生鄭夫人薨帝
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故徙封
會稽王拜散騎常侍九年遷右將軍加侍中咸康六年
進撫軍將軍領秘書監建元元年夏五月癸丑康帝詔
帝兼領太常本官如故永和元年崇德太后臨朝進位
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何充卒康帝崩
崇德太后詔帝專總萬機八年進位司徒固讓不拜穆
帝始冠帝稽首歸政不許廢帝即位以琅邪王絕嗣復

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爲會稽王帝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録尚書事入朝不趨讃拜不名劒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劒六十人又固讓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丞相録尚書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阿衡三世人望攸歸可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温率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奉迎帝於會稽邸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桓温出次中堂分兵屯衛乙卯温奏廢太宰武陵王晞及子總詔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内改元咸安庚戌使兼太尉周頤告于太廟辛亥桓温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與太宰武陵王晞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温皆收付廷尉癸丑殺東海王二子及其母初帝以冲虚簡貴歷宰三世温素所敬憚及初即位温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對之悲泣温懼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

陵王晞帝不許温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曰若晉祚
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天運去矣請避賢路温覽
之流汗變色不復敢言乙卯廢晞及其三子徙于新安
丙辰放新蔡王晃于衡陽戊午詔大赦天下大酺五日
增文武位二等孝順忠貞鰥寡孤獨米人五斛己未賜
温軍三萬人布一匹米一斛庚申加大司馬桓温爲丞
相不受辛酉温旋自白石因鎮姑孰以冠軍將軍毛武
生都督荆州之沔中揚州之義城諸軍事十二月戊子

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權停一年之運庚寅廢東海王
奕爲海西公食邑四千戸辛卯初薦酃淥酒於太廟
二年春正月辛丑百濟林邑王各遣使貢方物二月苻
堅伐慕容桓於遼東滅之三月丁酉詔内外百官各勤
所司以副朕意癸丑詔遣大使詣大司馬幷問方伯逮
于邊戍宣詔大饗求其所安且籌量賜給悉令周普乙
卯又詔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充羣僚常俸並皆寡約蓋
隨時之義可籌量增給騶虞見豫章夏四月徙海西公

於吳縣西柴里追貶庾后曰夫人六月遣使拜百濟王餘句爲鎮軍將軍領樂浪太守戊子前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自海陵入京口晉陵太守卞眈奔于曲阿秋七月壬辰桓温遣東海内史周少孫討希擒之斬于建康市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爲皇太子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内史是日帝崩于東堂時年五十三葬高平陵廟號太宗遺詔以桓温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

如也嘗與桓温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温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温由此憚服温既仗文武之任屢建大功加以廢立威振内外帝雖處尊位拱默守道而已常恐廢黜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及帝立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温方内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

急省其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爲赧獻之輩云

簡文帝咸安三年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興寧三年七

月甲申初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爲皇太子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詔大赦天下與民更始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皇后冬十月丁卯葬簡文皇帝于高平陵十一月甲午妖賊盧悚晨入殿庭遊擊將軍毛安之等討擒之是歲三吳大旱人多餓死詔所在振給苻堅陷仇池執秦州刺史楊世

寧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二月大司馬桓温來朝三月癸丑詔除丹陽竹格等四桁税夏五月旱秋七月

已亥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大司馬揚州牧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薨庚戌進右將軍桓豁爲征西將軍以江州刺史桓冲爲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鎮姑孰八月壬子崇德太后臨朝攝政九月苻堅將楊安寇成都丙申以尚書僕射王彪之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安爲尚書僕射吳國内史刁彝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廣陵復置光禄勲大司農少府官冬十月西平公張

天錫貢方物十一月苻堅將楊安陷梓潼及梁益二州刺史周仲孫帥騎五千南遁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追封謚故會稽世子郁爲臨川獻王巳酉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刁彝卒二月癸丑以丹陽尹王坦之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丁巳有星孛于女虚三月丙戌彗星見於氐夏四月壬戌皇太后詔以水旱併臻百姓失業其三吴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尤甚者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受

振貸者即以賜之五月蜀人張育自號蜀王帥衆圍成都遣使稱藩秋七月涼州地震山崩苻堅將鄧羌攻張育滅之八月以長秋將建權停婚姻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冬十一月己酉天門蛋賊攻郡太守王匪死之征西將軍桓豁遣師討平之長城人錢步射錢弘等作亂吴興太守朱序討平之癸酉威遠將軍桓石虔破苻堅將姚萇於墊江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丙午北中郎將徐兖二

州刺史藍田侯王坦之卒甲寅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桓冲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鎮丹徒尚書僕射謝安領揚州刺史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九月帝講孝經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十二月甲申神虎門災癸未皇太后詔以日蝕告變水旱不適其賜百姓窮者米人五斛癸巳帝釋奠于中堂祠孔子以顔回配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帝加元服見于太廟皇太后歸

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以征西將軍桓豁爲征西大將軍領軍將軍郗愔爲鎮軍大將軍中軍將軍桓冲爲車騎將軍加尚書僕射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甲子謁建平等四陵夏四月癸丑地震甲寅詔大赦與民更始其文武位各增一等六月封河間王欽子範之爲章武王秋九月苻堅將茍萇陷涼州虜刺史張天錫盡有其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冬十月移淮北流人於淮南十一月己

巳朔日有蝕之詔太官徹膳十二月苻堅使其將苻洛攻代執代王什翼犍

二年春正月繼絶世紹功臣三月以兖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梁州刺史監沔中諸軍鎮襄陽閏月壬午地震甲申暴風折木發屋夏四月巳酉雨雹五月丁丑地震六月巳巳暴風揚沙石林邑貢方物秋七月巳卯老人星見八月壬辰車騎將軍桓冲來朝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爲司徒丙辰使持節都督荆梁寧益交廣六州

諸軍事荆州刺史征西大將軍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車騎將軍桓冲都督荆江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尚書王藴爲徐州刺史督江南晉陵諸軍征西司馬謝玄爲兖州刺史廣陵相監江北諸軍壬寅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尚書令王彪之卒十二月庚寅以尚書王劭爲尚書僕射

三年春二月乙巳作新宫帝移居會稽王邸三月乙丑雷雨暴風發屋折木夏五月庚午陳留王曹恢薨六月

大水秋七月辛巳帝入新宫乙酉老人星見南方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丙子謁

建平等七陵二月戊午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南

中郎將朱序又陷順陽三月大疫壬戌詔以疆埸多虞

事兼平日又年穀不登百姓匱乏其詔御所供事從儉

約九親供給衆官廪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

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癸未使右將軍毛武生帥衆

伐蜀夏四月苻堅將韋鍾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五月

苻堅將句難彭超陷盱眙高密内史毛璪之爲賊所執

六月大旱戊子征虜將軍謝玄及超難戰于君川大破

之秋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藴爲尚書僕射乙未暴風

揚砂石九月盜殺建安太守傅湛冬十二月己酉朔日

有食之

五年春正月乙巳謁崇平陵夏四月大旱癸酉大赦五

歲刑以下五月大水以司徒謝安爲衞將軍儀同三司

六月甲寅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内侍二人甲子以比歲

荒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其鰥寡窮獨孤老不能自存者人賜米五斛丁卯以驃騎將軍琅邪王道子爲司徒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冬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州反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于隆平陵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内引諸沙門以居之丁酉以尚書謝石爲尚書僕射初置督運御史官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揚荆江三州大水己巳改制

度減煩費損吏士員七百人秋七月丙子大赦五歲刑已下甲午交阯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大饑冬十一月己亥以鎮軍大將軍郗愔爲司空會稽人檀元之反自號安東將軍鎮軍參軍謝藹之討平之十二月甲辰苻堅遣其襄陽太守閻震冦竟陵襄陽太守桓石虔討擒之

七年春三月林邑范熊遣使貢方物秋八月癸卯大赦九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苻堅將都貴焚燒沔北

舊穀畧襄陽百姓而去冬十月丙子雷
八年春二月癸未黃霧四塞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
平地五丈丁巳大赦夏五月輔國將軍楊亮伐蜀拔五
城擒苻堅將魏光秋七月鷹揚將軍郭洽及苻堅將張
崇戰于武當大敗之八月苻堅帥衆渡淮遣征討都督
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
距之九月詔司徒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冬十月
苻堅弟融陷壽春乙亥諸將及苻堅戰於肥水大破之

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十一月庚申詔衛將軍謝安勞旋師于金城壬子立陳留王世子靈誕爲陳留王十二月庚午以寇難初平大赦以中軍將軍謝石爲尚書令開酒禁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前句町王翟遼背苻堅舉兵於河南慕容垂自鄴與遼合遂攻堅子暉於洛陽仇池公楊世奔還隴右遣使稱藩

九年春正月庚子封武陵王孫寶爲臨川王戊午立新寧王晞子遵爲新寧王辛亥謁建平等四陵龍驤將軍

劉牢之克譙城車騎將軍桓冲部將郭寶伐新城魏興上庸三郡降之二月辛巳使持節都督荆江梁寧益交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州刺史桓冲卒慕容垂自洛陽與翟遼攻苻堅子丕於鄴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爲太保苻堅北地長史慕容泓平陽太守慕容超並起兵背堅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學生百人封張天錫爲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苻堅將姚萇背堅起兵於北地自立爲王國號秦六月癸丑朔崇德皇太后

褚氏崩慕容泓爲其叔父冲所殺冲自稱皇太弟秋七月戊戌遣兼司空高密王純之修謁洛陽五陵己酉葬康獻皇后于崇平陵百濟遣使來貢方物苻堅及慕容冲戰于鄭西堅師敗績八月戊寅司空郗愔薨九月辛卯前鋒都督謝玄攻苻堅將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克之甲午加太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荆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丁巳河間王曇之薨乙丑以玄象乖度大赦庚午立前

新蔡王晃弟崇爲新蔡王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率衆來
降十二月苻堅將呂光稱制于河右自號酒泉公慕容
冲僭即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正月甲午謁諸陵二月立國學蜀郡太守任權
斬苻堅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三月滎陽人鄭燮以郡
來降苻堅國亂使使奉表請迎龍驤將軍劉牢之及慕
容垂戰于黎陽王師敗績夏四月丙辰劉牢之與沛郡
太守周次及垂戰于五橋澤王師又敗績壬戌太保謝

安帥衆救苻堅五月大水苻堅留太子宏守長安奔于五將山六月宏來奔慕容冲入長安秋七月苻丕自枋頭西走龍驤將軍檀玄追之爲丕所敗旱饑丁巳老人星見八月甲午大赦丁酉使持節侍中中書監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衞將軍太保謝安薨庚子以琅邪王道子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月姚萇殺苻堅而僣即皇帝位九月吕光據姑臧自稱凉州刺史苻丕僣即皇帝位于晉陽冬十月丁亥論淮肥之功追封謝安廬陵郡公

封謝石南康公謝玄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桓伊永修公自餘封拜各有差是歲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秦河二州牧

十一年春正月辛未慕容垂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壬午翟遼襲黎陽執太守滕恬之乙酉謁諸陵慕容沖將許木末殺慕容沖於長安三月大赦太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于翟遼夏四月以百濟王世子餘暉爲使持節都督鎮東將軍百濟王代王拓拔珪始改稱魏癸巳以尚

書僕射陸納爲尚書左僕射譙王恬爲尚書右僕射六月己卯地震庚寅以前輔國將軍楊亮爲西戎校尉雍州刺史鎮衛山陵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爲奉聖亭侯奉宣尼祀丁亥安平王遂之薨翟遼寇譙龍驤將軍朱序擊走之冬十月慕容垂破苻丕于河東丕走東垣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傳首京都甲申海西公奕薨十一月苻丕將苻登僭即皇帝位於隴東

十二年春正月乙巳以豫州刺史朱序爲青兖二州刺

史鎮淮陰丁未大赦壬子暴風發屋折木戊午慕容垂寇河東濟北太守温詳奔彭城翟遼遣子釗寇陳頴朱序擊走之夏四月戊辰尊夫人李氏爲皇太妃己丑雨雹髙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于翟遼六月癸卯束帛聘處士戴逵龔𤣥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五日賜百官布帛各有差九月戊午復新寧王遵爲武陵王立梁王𤦺子龢爲梁王冬十一月松滋太守王遐之討翟遼于洛口

敗之

十三年夏四月戊午以青兖二州刺史朱序爲持節都督雍梁沔中九郡諸軍事雍州刺史譙王恬之爲鎮北將軍青兖二州刺史夏六月旱乙伏國仁死弟乾歸嗣僞位僭號河南王秋九月翟遼將翟發寇洛陽河南太守郭給距破之冬十二月戊子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殺人乙未大風晝晦延賢堂災丙申螽斯百堂客館驃騎庫皆災己亥加尚書令謝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

子尚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謝石薨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遣散男女自相匹配賜百日廩其没爲軍賞者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彭城妖賊劉黎僭稱皇帝於皇丘龍驤將軍劉牢之討平之二月扶南獻方物呂光僭號三河王夏四月甲辰彭城王弘之薨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六月壬寅使持節都督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桓石虔卒秋七月甲寅

宣陽門四柱災八月姚萇襲破苻登獲其僞后毛氏丁亥汝南王羲薨九月庚午以尚書左僕射陸納爲尚書令冬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鎮北將軍譙王恬之薨龍驤將軍劉牢之及翟遼張願戰于太山王師敗績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爲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諸軍事前將軍青兖二州刺史三月己酉朔地震戊辰大赦秋七月丁巳有星孛于北河八

月永嘉人李耽舉兵反太守劉懷之討平之巳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北斗犯紫微氿中諸郡及兗州大水龍驤將軍朱序攻翟遼于滑臺大敗之張願來降九月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爲尚書僕射冬十二月巳未地震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夏六月慕容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巳未章武王範之薨秋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爲尚書左僕射以太子詹事謝琰爲尚書右僕射新廟成冬十一月姚萇敗苻登于安定

十七年春正月已巳朔大赦除逋租宿債夏四月齊國
内史蔣喆殺樂安太守辟閭濬據青州反北平原太守
辟閭渾討平之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六月癸卯京師
地震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桁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
四縣人多死者乙卯大風折木戊午梁王龢薨慕容垂
襲翟釗于黎陽敗之釗奔于慕容永秋七月丁丑太白
晝見八月新作東宮冬十月丁酉太白晝見辛亥都督
荆益寧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王忱卒十一月癸酉以

黄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荆益梁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庚寅徙封瑯邪王道子爲會稽王封皇子德文爲瑯邪
王十二月己未地震是歳自秋不雨至于冬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二月乙未地又震三月翟
釗寇河南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盧陵大水深五丈秋
七月旱閏月妖賊司馬徽聚黨於馬頭山劉牢之遣部
將討平之九月丙戌龍驤將軍楊佺期擊氐帥楊佛嵩
于潼谷敗之冬十月姚萇死子興嗣僞位

十九年夏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爲簡文宣太后秋七月荆徐二州大水傷秋稼遣使振卹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宫曰崇訓慕容垂擊慕容永於長子斬之冬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廪邱東平太守韋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是歲苻登爲姚興所殺登太子崇奔于湟中僣稱皇帝

二十年春正月作宣太后廟甲寅散騎常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陸納卒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

夏六月荆徐二州大水十一月魏王拓拔珪擊慕容垂
子寶于參谷敗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造清暑殿三月慕容垂攻平城拔之
夏四月新作永安宮丁卯雨雹慕容垂死子寶嗣僞位
五月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爲尚書左僕射大水六月呂
光僭即天王位秋九月庚申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十
五葬隆平陵帝幼稱聰悟簡文之崩也時年十歲至晡
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

爲精理不減先帝既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既而溺於酒色始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醒日既少而傍無正人竟不能改焉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時道子昏惑元顯專權竟不推其罪人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

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有識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孝武帝寧康三年太元二十一年即位二十四年安皇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太元十二年八月辛巳立爲皇太子二十一年九月庚申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皇帝于隆平陵大雪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文武位一等太傅會稽王道子稽首歸政以尚書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爲尚書左僕射二月呂光將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單于國號南涼擊光將竇苟于金昌大破之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三月呂光子纂爲乞伏乾歸所敗光建康太守段業自號涼州牧慕容寶敗魏師于薊夏四月甲戌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尚書左僕

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爲名甲申殺國寶及緒以悅于恭恭乃罷兵戊子大赦五月前司徒長史王廞以吳郡反王恭討平之慕容寶將慕容詳僭即皇帝位于中山寶奔黄龍秋八月呂光爲其僕射楊軌散騎常侍郭麐所攻光子纂擊走之九月慕容寶將慕容麟斬慕容詳于中山因僭即皇帝位冬十月慕容麟爲魏師所敗

二年春三月龍舟二災夏五月蘭汗弑慕容寶而自稱大將軍昌黎王秋七月慕容寶子盛斬蘭汗僭稱長樂

王攝天子位兖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荆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楊佺期等舉兵反八月江州刺史王瑜奔于臨川丙子寧朔將軍鄧啟及慕容德將慕容法戰于管城王師敗績丙子慕容盛僭即皇帝位於黄龍桓玄大敗王師于白石九月辛卯加太傅會稽王道子黄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桓玄等己亥破庾楷于牛渚丙午會稽王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前將軍王

珣守北郊右將軍謝琰備宣陽門輔國將軍劉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於是太常殷茂喻仲堪及桓玄等走于尋陽冬十月新野言騶虞見丙子大赦壬午仲堪等盟于尋陽推桓玄為盟主十一月以瑯邪王德文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王雅為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僭即尊位年號天興京兆人韋禮帥襄陽流人叛降于姚興己酉前新安太守杜炯反于京口會稽王

世子元顯討斬之禿髮烏孤自稱武威王

三年春正月辛酉封宗室藴為淮陵王二月甲辰河間王國鎮蕘林邑范達陷日南九眞遂寇交阯太守杜瑗討破之段業自稱涼王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獻方物三月己卯追尊所生陳夫人為德皇太后夏四月乙未加尚書令王珣衛將軍以會稽王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六月戊子以瑯邪王德文為司徒慕容德陷青州害龍驤將軍辟閭渾遂僭即皇帝位于廣固秋八月禿髮

烏孤死其弟利鹿孤嗣僞位冬十月姚興陷洛陽執河南太守辛恭靖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内史王凝之死之吴國内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棄官而遁吴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遣衛將軍謝琰輔國將軍劉牢之逆擊走之十二月桓玄襲江陵荆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並遇害吕光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是日光死吕纂弑紹而自立是歲荆州大水平地三丈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婁進至紫微三月彗星見于太微夏四月地震孫恩寇浹口五月丙寅散騎常侍衛將軍東亭侯王珣卒己卯會稽內史謝琰爲孫恩所敗死之恩轉寇臨海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旱輔國司馬劉裕破恩于南山恩將盧循陷廣陵死者三千餘人以瑯琊王師何澄爲尚書左僕射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丁卯大赦是月姚興伐乞伏乾歸降之八月丁亥尚書右僕射王雅卒壬寅葬文

太后于修平陵九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雅之及孫恩戰於餘姚王師敗績以揚州刺史元顯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兖青幽冀幷荆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前將軍劉牢之爲鎮北將軍封元顯子彦璋爲東海王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市是歲北涼叚業敦煌太守李暠自爲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子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復寇浹口呂超弑呂纂以其兄

隆僭即僞位三月甲寅衆星西流歴太微夏五月孫恩寇吳國内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殺叚業自號大都督北涼州牧六月甲戌孫恩至丹徒乙亥内外戒嚴百官入居于省冠軍將軍高素右衛將軍張崇之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栅斷淮右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輔國將軍司馬允之游擊將軍毛邃備白石左衛將軍王嘏領軍將軍孔安國屯中皇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寧朔將軍高雅之擊孫恩於廣

陵之郁洲爲賊所執秋七月段興弑慕容盛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因僭稱尊號九月呂隆之降于姚興冬十月姚興帥師侵魏大敗而旋是嵗饑禁酒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將軍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元顯前鋒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以討桓玄二月丙午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丁巳遣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譙王尚之齊

王柔之並死之以右將軍吳隱之爲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三月己巳劉牢之叛降于桓玄辛未王師敗績于新亭驃騎大將軍會稽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彦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邃並遇害壬申桓玄自爲侍中丞相録尚書事以桓謙爲尚書僕射遷太傅會稽王道子于安城玄俄又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以瑯琊王德文爲太宰臨海太守辛景擊孫恩斬之是月禿髮利鹿孤死弟傉檀嗣僞位秋七月乙亥新蔡王

崇爲其奴所害八月庚子尚書下舍災冬十月冀州刺史劉軌叛奔于慕容德十二月庚申會稽王道子爲桓玄所害曲赦廣陵彭城大逆以下

二年春二月辛丑建威將軍劉裕破徐道覆于東陽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丁巳冀州刺史孫無終爲桓玄所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秋八月玄又自號相國楚王九月南陽太守庚仄起義兵爲玄所敗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宮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瑯琊國十二

月壬辰𤣥篡位以帝爲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

三年春二月帝在尋陽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漂殺人戶

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

兵丙辰斬桓𤣥所署徐州刺史桓修于京口青州刺史

桓弘于廣陵丁巳義兵濟江三月戊午劉裕斬𤣥將吴

甫之于江乘斬皇甫敷於羅落己未𤣥衆潰而逃庚申

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壬戌桓𤣥司徒王謐推劉裕鎮軍

將軍徐州刺史都督揚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

假節劉裕以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辛酉劉裕誅尚
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荆州刺史綏司州刺史温詳辛未
桓玄逼帝西上丙戌密詔以幽逼於玄萬機虚曠令武
陵王遵依舊典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餘如故并大
赦謀反大逆已下惟桓玄一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己丑
大將軍武陵王遵稱制總萬機庚寅帝至江陵庚戌輔
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及桓玄將庚稚何澹
之戰于湓口大破之玄復逼帝東下五月癸酉冠軍將

軍劉毅及桓玄戰于崢嶸洲又破之己卯帝復幸江陵
辛巳荆州别駕王康産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
郡壬午督護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
甲申詔曰姦凶簒逆自古有之朕不能式遏杜漸以致
播越賴鎮軍將軍裕英畧奮發忠勇絶世冠軍將軍毅
等誠心宿著協同嘉謀義聲既振士庶效節社稷載安
四海齊慶其大赦天下凡諸畏逼事屈逆命者一無所
問戊寅奉神主入于太廟閏月己丑桓玄故將揚武將

軍桓振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賊營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討僞梁州刺史桓希斬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八月癸酉祔葬穆帝章皇后于永平陵九月前給事中刁騁秘書丞王邁之謀反伏誅冬十月盧循冦廣州刺史吳隱之爲循所敗執始興相阮腆之而還慕容德死兄子超嗣僞位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辛

卯宗之破振將温楷于柞溪進次紀南爲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瑯琊王幸道規舟戊戌詔大赦改元唯元振一祖及同黨不在原例賜百姓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人五斛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於江陵弘農太守戴寧之建威主簿徐惠子等謀反伏誅平西參軍譙縱害平西將軍益州刺史毛璩以蜀叛三月桓振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于襄陽建威將軍劉懷肅討振斬之

帝至自江陵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曰此非諸卿之過其還率職戊戌舉章皇后哀三日臨于西堂劉裕及何無忌等抗表遜位不許庚子以瑯琊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鎮軍將軍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甲辰詔常所供奉可籌量減省夏四月劉裕旋鎮京口戊辰餞于東堂夏五月癸未禁絹扇及樗蒱游擊將軍章武王秀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桓玄故將桓亮苻宏刀預寇湘州守將擊走之秋

八月甲子封臨川王子修之爲會稽王冬十一月乞伏乾歸伐仇池仇池公楊盛大破之是嵗西涼李暠遣使奉表稱藩

二年春正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縱將譙子明于白帝破之夏五月封高密王子法蓮爲高陽王秋七月梁州刺史楊孜敬有罪伏誅冬十月論匡復之功封車騎將軍劉裕爲豫章郡公撫軍將軍劉毅南平郡公右將軍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各有差乙亥以左將

軍孔安國爲尚書左僕射十二月盜殺零陵太守阮野
三年春二月己酉車騎將軍劉裕來朝誅東陽太守殷
仲文南蠻校尉殷叔文晉陵太守殷道叔永嘉太守駱
球己丑大赦除酒禁夏五月大水六月姚興將赫連勃
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秋七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汝南王遵之有罪伏誅八月遣冠軍將軍劉敬宣持節
監征蜀諸軍事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禿髮傉檀傉
檀奔于南山是歲高雲馮跋殺慕容熙雲僭即帝位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瑯琊王德文領司徒車騎將軍劉裕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庚申侍中太保武陵王遵薨夏四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卒甲午加吏部尚書孟昶尚書左僕射冬十一月癸丑雷梁州刺史楊思平有罪棄市辛卯大風拔樹是月禿髮傉檀僭即涼王位十二月陳留王曹靈誕薨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庚戌以撫軍將軍劉毅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輔國將軍何無忌鎮南將軍戊戌

尋陽地震二月慕容超將慕容興宗冦宿豫陽平太守
劉千載南陽太守趙元並爲賊所執三月乙亥大雪平
地數尺車騎將軍劉裕帥師伐慕容超夏六月丙寅震
于太廟劉裕大破慕容超于臨朐秋七月姚興將乞伏
乾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辰離班弑高雲雲將
馮跋攻班殺之跋僭即王位仍號燕冬十月魏清河王
紹弑其主珪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尅之齊地悉平是月

廣州刺史盧循反寇江州三月禿髮傉檀及沮渠蒙遜戰于窮泉傉檀敗績壬申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及循戰于豫章王師敗績無忌死之夏四月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並入衛京師五月丙子大風拔木戊子衛將軍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王師敗績尚書左僕射孟昶懼自殺己未大赦乙丑循至淮口内外戒嚴大司馬瑯琊王德文都督宫城諸軍事次中皇堂太尉劉裕次石頭梁王珍之屯南

掖門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南岸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懷默屯建陽門淮口築柤浦藥園廷尉三壘以距之丙寅震太廟鴟尾秋七月庚申盧循遁走甲子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内史蒯恩等帥衆追之是月盧循冦荆州刺史劉道規雍州刺史魯宗之等敗之又破徐道覆于華容賊復走尋陽八月姚興將桓謙冦江陵劉道規敗之冬十一月蜀賊譙縱陷巴東守將温祚時延祖

死之十二月壬辰劉裕破盧循于豫章
七年春二月壬午右將軍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傳首
京師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秋七月丁
卯以荆州刺史劉道規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沮渠蒙遜伐西凉李暠暠與戰敗之
八年春二月丙子以吴興太守孔靖爲尚書右僕射三
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夏五月乙伏公府弑
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盤誅公府僭即僞位六月以平北

將軍魯宗之爲鎭北將軍秋七月甲午武陵王季度薨
庚子征西大將軍劉道規卒八月皇后王氏崩辛亥高
密王純之薨九月癸酉葬僖皇后于休平陵己卯太尉
劉裕害右將軍兖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庚辰
裕矯詔以克殄凶黨大赦天下唯劉毅不在其例普增
文武位一等其有孝順忠義隱滯遺逸必令聞達己丑
劉裕帥師討毅裕參軍王鎭惡陷江陵城毅自殺冬十
一月沮渠蒙遜僭號西河王十二月以西陵太守朱齡

石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帥師伐蜀分荆州十郡置湘州是歲廬陵南康地四震

九年春三月丙寅劉裕害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輔國大將軍黎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三月戊寅加劉裕鎮西將軍豫州刺史林邑范胡達寇九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夏四月壬戌罷臨沂湖孰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賜貧人弛湖池之禁封鎮北將軍魯宗之爲南陽郡公秋七月朱齡石克成都斬譙縱益州平九月封劉

裕次子義眞爲桂陽公冬十二月安平王球之薨是歲高句麗倭國及西南夷銅頭大帥並獻方物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熾盤帥師伐禿髮傉檀滅之秋七月淮北大風壞廬舍九月丁巳朔日有蝕之林邑遣使獻方物是歲城東府

十一年春正月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並舉兵貳於劉裕裕帥師討之庚午大赦丁丑以吏部尚書謝裕爲尚書左僕射二月丁未姚興死子泓嗣僞

位三月辛巳淮陵王藴薨壬午劉裕及休之戰於江津休之敗奔襄陽夏四月乙卯青兾二州刺史劉敬宣爲其參軍司馬道賜所害五月甲申彗星二見甲午休之宗之出奔于姚泓論平蜀功封劉裕子義隆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巳酉霍山崩出銅鐘六枚秋七月丙戌京師大水壞太廟辛亥晦日有蝕之八月丁未尚書左僕射謝裕卒以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尚書左僕射九月巳亥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姚泓使其將魯軌寇襄陽雍州刺史趙倫之擊走之二月加劉裕中外大都督夏六月赫連勃勃攻姚泓秦州陷之巳酉新除尚書令都鄉亭侯劉柳卒秋八月劉裕及琅琊王德文帥衆伐姚泓丙午大赦冬十月丙寅姚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巳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二月李暠死其子歆嗣僞位爲涼州牧涼公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大破姚

泓將姚紹于潼關夏劉裕敗魏將鵝青于河曲斬青裨將阿薄于是月李歆大敗沮渠蒙遜于鮮支澗夏五月劉裕克潼關丁亥會稽王修之薨六月癸亥林邑獻馴象白鸚鵡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泓收其彞器歸諸京師南海賊徐道期陷廣州始興相劉謙之討平之冬十二月辛未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龍驤將軍王鎮惡于長安夏六月劉裕為相國進封宋公冬十

月以李歆爲鎮西將軍封酒泉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宫殿奔于潼關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于東堂時年三十七葬休平陵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巳出故桓玄之簒因此獲全初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禪代故密使王韶之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安帝隆安五年元興三年義熙十四年即位二十

二年

恭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歷中軍將軍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元興初遷車騎大將軍桓玄執政進位太宰加衮冕之服綠綟綬玄簒位以帝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

致拜振平復爲琅邪王又領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五年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十二年詔帝與太尉裕並得辟召掾屬時太尉裕都督中外諸軍事詔曰大司馬地隆任重親賢莫二雖府受節度可身無致敬劉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請帥所莅啟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從之乃與裕俱發及有司以即戎不得奉辭陵廟帝復上疏乞展情埏隧許之及姚泓滅歸于京都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

崩劉裕矯稱遺詔以帝入纂大統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元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立
皇后褚氏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
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帝受朝懸而不樂以驃騎將
軍劉道憐爲司空秋八月劉裕移鎮壽陽以劉懷慎爲
前將軍北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劉裕自解揚州冬十
月乙酉裕以其子桂陽公義真爲揚州刺史十一月丁
亥朔日有蝕之十二月辛卯裕加殊禮已卯太史奏黑

龍四見于東方

二年夏六月壬戌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褚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

而入弑帝于内房時年三十六謚恭皇帝葬冲平陵帝幼時性頗忍急及在藩國曽令善射者射馬爲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其後復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安帝既不慧帝每侍左右消息温涼寢食之節以恭謹聞時人稱焉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是歲年在庚申爲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

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爲二百也

恭帝元熙二年

右自元帝中興至恭帝遜位于宋凡十一帝一百四年是爲東晉通西晉共十八帝合一百五十六年而禪于宋

通志卷十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九 史部

通志卷十一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宋紀第十一

武帝 少帝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苗

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皇祖靖晉東安太守皇考翹字顯宗郡功曹帝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在癸亥三月壬寅夜生神光照室盡明是夕甘露降於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上有五色龍見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言皇考墓在丹徒之候山其地秦史所謂曲阿丹徒間有天子氣者也時有孔恭者妙善相墓

帝嘗與經墓歎之曰此墓何如孔恭曰非常地也帝由是益自負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樵漁山澤同侶或亦覩焉及貴龍形更大帝素貧時人莫能知唯琅邪王謐獨深敬焉帝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逵執謐密以己錢代償由是得釋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

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經客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創積年不愈沙門有一黄藥因留與帝既而忽亡帝以黄散傅之其創一傅而愈寶其餘及所得童子藥每遇金創傅之並驗初為冠軍孫無終司馬

隆安三年十一月祅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帝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覘賊遇賊衆賊數千帝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

帝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帝為賊所困乃
輕騎尋之既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
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謝琰十一月牢之復東征使
帝戍句章句章城小人少帝每戰陷陣賊乃退還浹口
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百姓皆苦之惟帝獨無所犯
五年春恩頻攻句章帝屢破之恩復入海三月恩北出
海鹽帝築城於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内兵少帝乃選
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帝深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

旗示以羸弱觀其懈乃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進向滬瀆帝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為前驅帝以吳兵不習戰命之在後不從是夜帝多設伏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帝且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衣以示暇賊疑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帝兼行與俱至奔擊大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晉帝以帝為下邳太守帝又追恩至鬱洲

及海鹽頻破之恩自是饑饉奔臨海
元興元年荆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
顯遣牢之拒之帝又參其軍事玄至帝請擊之牢之不
許乃遣子敬宣詣玄請和帝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
從玄克建鄴以牢之為會稽内史牢之懼招帝於廣陵
舉兵帝曰人情去矣廣陵亦豈可得之牢之竟縊於新
洲何無忌謂帝曰我將何之帝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
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修以撫軍

將軍鎮丹徒以帝為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於臨海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復遣帝東征

二年循奔永嘉帝追破之六月加帝彭城内史十二月桓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桓修入朝帝從至建鄴玄見帝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也每游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

人下宜早為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修尋還京口帝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計及弟道規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同義謀時桓修弟弘為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為弘中兵參軍昶為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長民為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元德厚之謀於建鄴攻玄克

期齊發

三年二月乙卯帝託游獵與無忌詠之憑之毅從弟藩憑之從子韶祗隆道濟昶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候城門開無忌等義徒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呌吏士驚散即斬修以徇帝哭之甚慟厚加歛卹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啜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克京師司馬刁弘率

文武佐吏來赴帝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於
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
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退𣪍既至帝命
誅弘等毅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帝遣同謀周安
穆報之使為内應邁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
為竟陵太守邁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
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
白之玄驚封邁為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

德扈興厚之等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將軍皇甫敷等距義軍玄自聞義軍起便憂懼無復為計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有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帝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總後事檀憑之為司馬百姓願從事者千餘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暴玄罪惡三月戊午遇吳甫之於江乘帝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

檀憑之戰敗死之衆退帝進戰彌厲又斬數首初帝建大謀有工相者相帝與無忌等近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帝知其事必捷玄聞數等没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己未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帔冠諸樹布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一不當百呼聲動天地因風縱火烟燗張天謙等大敗玄始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别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逸庚申帝鎮石頭城立留臺總

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議推帝領揚州帝固辭乃以謐為録尚書事領揚州刺史帝為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將軍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用為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

佐於是用馬時諸葛長民失期為刁逵執送未至而玄敗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為具乘輿法物初荆州刺史王綏以江左冠族又桓氏之甥素甚陵帝至是及其父尚書左僕射愉有自疑志並及誅四月戊子奉武陵王遵為大將軍承制大赦惟桓氏一祖後不免桓玄之篡王謐佐命手解安帝璽紱及義旗建衆謂謐宜誅惟帝素德謐保持之劉毅甞因朝會問謐璽紱所在謐益懼及王愉父子誅謐從弟諶謂謐曰王駒無罪而誅

此是翦除勝己凡既桓氏黨附求免得乎騶愉小字也
謚懼奔曲阿帝牋白大將軍迎還復其位玄挾天子走
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於崢嶸
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建鄴玄復
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太守王騰之荆州別駕王康
產奉天子入南郡府初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祐之與
參軍費恬送弟喪下州璩弟子修之時為玄屯騎校尉
誘玄入蜀至枚回洲恬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

斬玄傳首建鄴玄從子振逃於華容之涌中招集逆黨襲江陵城騰之康產皆被殺桓謙先匿沮川亦聚衆應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謙率衆官奉璽綬於安帝劉毅何無忌進及桓振戰敗績於靈谿十月帝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

義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三月甲子晉帝至自江陵庚子詔進帝侍中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帝固讓旋鎮丹徒九月乙巳加帝

領兖州刺史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吳隱之即以循為廣州刺史以其黨徐道覆為始興相

二年三月進帝督交廣二州十月論匡復勲封帝豫章郡公邑萬戸賜絹三萬匹其餘封賞各有差

三年十二月司徒録尚書揚州刺史王謐薨

四年正月徵帝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徐兖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初帝遣冠軍劉敬宣伐蜀賊譙縦無功而還九月帝以敬

宣挫退遜位不許十月乃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
五年二月偽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討
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
邳留船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孫五樓
請斷大峴堅壁清野以待超不從初謀是役議者以為
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
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
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

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六月超留嬴老守廣固使其廣甯王賀賴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為龍驤將軍孟龍符所保五樓乃退大軍分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行車張幰御者執稍以騎為游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昃戰猶酣帝用參軍胡藩策襲克臨朐賊乃大奔超

廼還廣固獲其玉璽豹尾輦等送於都丙子克廣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設長圍以守之館穀於青土停江淮轉輸七月超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反泰山太守申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城內莫不失色超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乃求稱藩割大峴為界獻馬千疋不聽時姚興遣使聲言將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我定青州將過函谷虜能自送今其時矣録

事參軍劉穆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至公何以待之帝乃笑曰此兵機也非子所及羌若能救不有先聲是自彊也十月張綱修攻具成設飛樓懸梯木幔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劉毅遣上黨太守趙恢以千餘人來援帝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進每晉使將到輒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追獲之斬于建康市殺其王公已下納生口萬餘馬二千疋初帝之北也徐

道覆勸盧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帝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於豫章內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帝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千人造江上徵問知賊尚未至四月癸未帝至都劉毅自表南征帝以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偕進使劉藩止之毅不從五月壬午盧循敗

毅於桑落洲及審帝凱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之旬日乃從於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長民懼欲擁天子過江帝曰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初帝征慕容超惟孟昶勸行丙辰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

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帝移鎮石頭乙丑賊大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禽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軍潰帝登石頭以望見之大悦庚辰賊設伏於南岸疑兵向白石帝率劉毅諸葛長民北拒馬留參軍徐赤特戍查浦戒令勿戰帝既北賊焚查浦而至張侯橋赤特與戰大敗賊進屯丹陽郡帝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陣於南塘七月庚申循

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帝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入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十月帝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荆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盆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克其城盧循父嘏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艦而下帝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於中流

慼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沈於水衆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師旋晉帝遣侍中黄門勞師於行所

七年正月己未振旅而歸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劒二十人本官如故帝固辭凡南北征伐戰亡者並列上賻贈屍喪未反者遣主帥迎接致還本土二月盧循至

番禺為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懷玉斬徐道覆於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彊肅然遠近禁止至是會稽餘姚虞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帝誅亮免會稽内史司馬休之晉帝又申前詔帝固辭於是改授太尉中書監乃受命奉送黄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帝乃表申明舊例策試

之荆州刺史劉道規疾患求歸

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帝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並深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蠻校尉帝知毅終為異端心密圖之毅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為副貳帝偽許焉九月藩入朝帝命收藩及

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黃鉞率諸軍西征以前鎮
軍將軍司馬休之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兖州刺史道
憐鎮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太傅
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配以實力壬午發建鄴
遣將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克之毅及黨
與皆伏誅十一月帝至江陵分荆州十郡為湘州帝仍
進督馬以西陵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使伐蜀晉帝
進帝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

九年二月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帝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帝剋期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帝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閑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悅帝已密命左右丁旿自幔後出於坐拉馬死於牀側輿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旿驍勇有力時人語曰勿跋扈付丁旿先是山湖

川澤皆為豪彊所奪百姓薪採漁釣皆責税直至是禁

斷之時人居未一帝上表定制於是依界土斷惟徐兖

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所併省以

帝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帝固讓太傅揚州牧及班劒

奉還黄鉞七月朱齡石平蜀斬譙縱傳首建鄴九月晉

帝以帝平齊定盧循功封帝次子義真為桂陽縣公并

重申前命授帝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

將遣百僚敦勸乃受羽葆鼓吹班劒餘固辭

十年息人簡役築東府城起府舍帝以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思在都招聚輕俠帝執送休之令自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帝書陳謝

十一年正月帝收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率衆西討復加黄鉞領荆州刺史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帝遂起兵三月帝軍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魯宗之負力好亂且慮不為帝容常為譏

曰魚登日輔帝室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於江陵帝濟江休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南蠻遇四廢日佐史鄭鮮之等白遷日不許下書開寛大之恩四月進軍襄陽休之等奔姚興晉帝復申前令授太傅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封第三子義隆為北彭城縣公八月甲子帝至自江陵奉還黄鉞固辭太傅揚州牧前部羽葆鼓吹

其餘受命

十二年正月晉帝詔帝依舊辟士加領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增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帝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別置於是罷平北府以併大府二月加帝中外大都督初帝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遇盧循侵逼故寢及荆雍平乃謀外略會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四月乙丑帝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為徐兗二州刺史帝以義聲懷遠奉

琅邪王北伐五月廬江霍山崩獲六鐘獻之天子癸巳加領北雍州刺史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四十人八月乙巳率大衆進發以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尚書左僕射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内外九月帝至彭城加領北徐州刺史十月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十二月壬申晉帝加帝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廣陵兖州之高平魯泰

山十郡封帝為宋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緑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策書褒美功德遣大使奉迎枹罕虜乞伏熾盤遣使謁帝求效力討姚泓拜為平西將軍河南公

十三年正月帝以舟師進討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陳留城經張良廟下令以時修飾棟宇致薦馬晉帝追贈帝祖為太常父為特進左光禄大夫讓不受三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月庚辰帝率大軍入

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陜龍驤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克長安禽姚泓始義熈九年歲鎮熒惑太白聚東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帝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積帝先收其彛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奉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遷姚宗於江南送泓斬於建康市謁漢長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十月晉帝詔進宋公爵為王加十郡益宋國

并前為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帝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鎮長安留腹心將佐以輔之

十四年正月壬戌帝至彭城解嚴息甲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帝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因讓進爵時漢中成固縣漢水崖際有異

聲如雷俄頃岸崩有銅鐘十二出自潛壤鞏縣人宗曜於其田所獲嘉禾九穗同莖帝以獻晉帝晉帝以歸於我帝冲讓乃止六月丁亥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詔崇豫章太夫人為宋公太妃世子為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詔宋國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長史王修關中亂十月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

義真還為赫連勃勃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十二月晉安帝崩大司馬琅邪王即帝位

元熙元年二月晉帝詔徵帝入輔又申前命進公爵為王以徐州之海陵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兖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宋國七月乃受命赦國内五歲刑以下遷都壽陽九月解揚州十二月晉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

設鐘虡宮縣進王太妃為太后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
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一如舊儀
二年正月帝表讓殊禮貢陵郡江濱自開出古銅禮器
十餘枚帝獻之天子天子讓不受於是歸諸瑞物藏於
相府四月詔遣敦勸兼徵帝入輔六月壬戌帝至都甲
寅晉帝禪位於宋有司草詔既成請書之天子即便操
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
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遣使奉策於帝又遣使

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謝澹兼太尉尚書劉
宣範奉璽書歸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
事帝奉表陳讓晉帝已遜於琅邪王第表不獲通於是
陳留王虔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臺羣臣並上表勸進
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案晉義熙元年至
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主
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於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
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於東井十三年鎮

星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冬黑龍四登於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受命冀州道人釋法稱告其弟子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十世之數也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黄初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三代揖讓咸窮於六又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廼應之而興及晉季年

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若此者有數十條羣臣又固請

乃從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

天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民

爵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

勿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一皆蕩滌長徙之身特

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準封晉帝為零陵

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

天地禮樂制度皆用晉典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宮於故秣陵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妣為穆皇后尊王太后為皇太后詔曰夫微禹之感歎深後昆愛人懷樹猶或勿翦雖在異代義無廢絶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為縣公廬陵公為柴桑縣公始安公為茘浦縣侯長沙公為醴陵縣侯康樂公即降為縣侯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温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者一仍本秩無即減降庚午

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立南郡公義慶為臨川王僕射徐羨之加鎮軍將軍左衛將軍謝晦為中領軍宋國領軍檀道濟為護軍將軍中領軍劉義欣為青州刺史又詔論戰亡追贈及酬賞除復之科乙亥封皇子義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丁丑使使巡行四方旌賢舉善問人疾苦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誘俗未允人聽者皆具以聞戊寅詔增百官俸己卯改晉泰始歷為永初歷社以子臘以

辰秋七月丁亥原放刼賊餘口沒在臺府者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又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從征闕洛殞身不及殯者贍賜其家己丑陳留王曹虔嗣薨辛卯復置五校三將官增殿中將軍員二十人餘在員外戊戌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盛進號車騎大將軍甲辰鎮西將軍李歆進號征西大將軍平西將軍乞伏熾盤進號安西大將軍征東將軍高句驪王高璉進號征東大將軍征東將軍百濟王扶餘腆進號鎮東大將軍置

東宮冗從僕射虎賁中郎將官戊申遷神主於太廟車駕親奉壬子詔改權制率從寬簡八月辛酉詔舊郡縣以北為名者悉除之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為號戊辰詔曰彭城桑梓敦本斯隆宜同豐沛其沛郡下邳各復租布三十年辛未追謚妃臧氏為敬皇后陵曰永寧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乙亥赦見罪人閏月壬午置晉帝諸陵守衛其名賢先哲詳加灑埽丁酉林邑國遣使朝貢九月壬子置東宮殿中將軍十人員外二十人

壬申置都官尚書是歲魏明元皇帝太恒五年西涼亡
二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丙寅斷金銀塗以揚州
刺史盧陵王義真為司徒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
令揚州刺史己卯禁喪事用銅釘罷會稽郡府二月己
丑策試州郡孝秀於延賢堂倭國遣使朝貢三月乙丑
初限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
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兵士不在此限
夏四月己卯初禁淫祀除諸房廟其先賢以勳德立祠

者不在此例戊辰聽訟於華林園五月己酉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官秋七月己巳地震九月己丑零陵王殂宋志也車駕率百僚臨於朝堂三日如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使兼太尉持節護喪事葬以晉禮冬十月己亥以涼州胡帥大沮渠蒙遜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十一月辛亥葬晉恭皇帝於沖平陵車駕率百官臨送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刑罪無輕重悉原之癸丑以尚

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為司空録尚書事刺史如故進江州刺史王弘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太子詹事傅亮為尚書僕射中領軍謝晦為領軍二月丙戌有星孛於虚危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惟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廟而已丁未以廬陵王義真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己未上疾瘳大赦夏四月乙亥

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郡王五月上疾甚召太子戒之
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
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屢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
異必此人也小郤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為手詔朝廷
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
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
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
一委任宰相母后不煩臨朝仗既不許入臺殿門要重

人可詳給班劒癸亥上崩於西殿時年六十七月己酉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悦命碎分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

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牀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牀釘用鐵廣州嘗獻入筒細布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為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況石邪即令毀之制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三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常著連齒木屐好出神虎門內左右

逍遙從者不過十餘人時徐羨之任西州嘗思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繹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閤脱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焉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覩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

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先帝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然則高祖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盛矣哉

武帝永初三年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母曰張夫人晉義熙二年生帝於京口時武帝年踰不惑尚未有男及帝生甚悅年一歲拜豫章公世子帝膂力絶人善騎射解音律武帝北征關中進號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宋

臺建拜宋世子即本號副貳相國元熙元年進爲宋太子武帝受禪立爲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制服三年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憐薨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冬十一月戊午有星孛於營室十二月庚戌魏軍克滑臺

景平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辛丑祀西郊魏軍克金墉城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有星孛於東壁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鎮軍大將軍大沮渠蒙遜河南鮮卑吐谷渾阿豺並遣使朝貢庚辰進蒙遜驃騎大將軍封河西王以阿豺為安西將軍沙州刺史封澆河公三月壬辰孝懿皇后祔葬於興寧陵是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夏閏四月己未魏軍克虎牢秋七月癸酉尊所生母張夫人為皇太后丁丑赦五歲刑以下冬

十月己未有星孛於氐是歲魏明元皇帝崩

二年春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乙巳大風天有雲五色占者以為有兵執政使使者誅皇弟義真於新安高麗國遣使朝貢時帝居處所為多乖失夏五月己酉皇太后令暴帝過惡廢為榮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始徐羨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檀道濟求赴國許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

泰潘盛為内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樂夕游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閤就收璽紱羣臣拜辭送於東宫遂幽於吴郡是日赦死罪以下太后令奉還璽紱檀道濟入守朝堂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昌亭帝有

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闔踣之致殞時年十九

少帝景平二年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訟仍遣上訊建康獄囚辯斷稱旨武帝甚悅景平初有黑龍見

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為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傳亮等以禎符所集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尚書令傳亮奉表進璽紱州府佐吏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上皆不許教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内見刑是時司空徐羨之等新有弒害及鑾駕西迎人懷疑懼惟長史王曇首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到彥之共期朝臣未有異志帝曰諸君受遺不容背貳且勞臣舊將

內外充滿令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甲戌乃發江陵命王華知州府留鎮陝西令到彥之監襄陽車駕在道有黑龍躍負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羣臣迎拜於新亭先謁初寧陵還次中堂百官奉璽紱冲讓未受勸請數四乃從之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於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戊戌拜太廟詔

追復廬陵王先封奉迎靈柩辛丑謁臨川烈武王陵癸卯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尚書令傅亮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謝晦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檀道濟征北將軍甲辰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封皇弟義恭為江夏王義宣為竟陵王義季為衡陽王己酉減荆湘二州今年租布之半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為皇后是歲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

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
上始親覽萬機辛未祀南郊大赦秋八月乙酉驃騎將
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改
授司空王弘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一月庚
午以武都王楊元為北秦州刺史襲封武都王是歲赫
連屈丐死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羡之尚書令傅亮有罪伏誅
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荆州刺史謝晦

上親率六師西征大赦丁夘以江州刺史王弘為司徒錄尚書事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敬弘為尚書左僕射豫章太守鄭鮮之為右僕射戊辰到彥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丙子車駕自蕪湖反旆己夘禽晦於延頭送都伏誅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乙己驃騎大將軍涼州牧大沮渠蒙遜改為車騎大將軍詔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丙午臨延賢堂聽訟自是

每歲三訊秋旱且蝗冬十二月前吳郡太守徐佩之謀反伏誅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曲赦建鄴百里內辛巳祀南郊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陵三月丙子宴丹徒宮帝鄉父老咸與馬蠲丹徒今年租布原五歲刑以下丁亥車駕還宮戊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卒壬寅採富陽令諸葛闡議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夏五月都下疾疫遣使者存問給醫藥死無家屬者賜以棺器六月癸卯朔

日有食之
五年春正月乙亥詔以陰陽愆序求讜言甲申臨玄武館閱武戊子都下大火遣使巡慰振恤夏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下大水乙卯遣使檢行振贍十二月天竺國遣使朝貢是歲魏元嘉元年太武皇帝伐赫連昌滅之乞伏熾盤死
六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癸丑以荆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録尚書事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皇太子戊

午大赦賜文武位一等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
敬弘為尚書令丹陽尹臨川王義慶為尚書左僕射吏
部尚書江夷為右僕射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秋七月
百濟王遣使朝貢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星晝見
十二月西河河南國並遣使朝貢
七年春二月壬戌雪且雷三月戊子遣左將軍到彥之
侵魏夏六月己卯封氐楊難當為武都王冬十月戊午
立錢署鑄四銖錢戊寅魏克金墉城十一月癸未又克

虎牢壬辰遣征西大將軍檀道濟拒魏右將軍到彥之自滑臺奔退十二月都下火延燒於太社北牆是歲馮跋死倭百濟呵羅單林邑呵羅他師子等國並遣使朝貢吳興晉陵義興大水遣使廵行振恤

八年春二月辛酉魏克滑臺癸酉檀道濟引軍還自是河南復亡三月大雩夏六月乙丑大赦旱故又大雩閏六月乙巳遣使省行獄訟簡息傜役

九年春二月辛卯詔曰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

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衞將軍華容公弘征南大將軍永修公道濟故左將軍龍陽侯鎮惡或履道廣深執德沖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準弘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弘帝載武功以隆景業而太常未銘從祀闕享寤寐屬慮永言興懷便宜配祭廟庭勒功天府三月庚戌進衞將軍王弘為太保丁已加江州刺史檀道濟為司空夏五月壬申新除太保王弘薨六月癸未置積弩彊弩將軍官乙未以征西將軍汾州刺史

吐谷渾慕璝為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壬寅以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南兖州刺史秋七月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為
尚書僕射冬十月庚寅立皇子紹為廬陵王奉孝獻王
祀江夏王義恭子朗為南豐王奉滎陽王祀是歲魏延
和元年
十年春正月甲寅改封竟陵王義宣為南譙王己未大
赦夏林邑闍婆婆州訶羅單國並遣使朝貢秋七月戊

戌曲赦益梁秦三州冬十一月氐楊難當據有梁州是月沮渠蒙遜死

十一年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蕭思話破氐梁州平五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劒閣以北戊寅以大沮渠茂䖍為征西大將軍梁州刺史封西河王是歲林邑扶南訶羅單國並遣使朝貢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辛未祀南郊癸酉封馮弘為燕王夏四月丙辰詔內外舉士都下地震六月禁酒師

子國遣使朝貢丹陽淮南吳吳興義興大水都下乘船
己酉以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數百萬斛賜
五郡遭水人秋七月辛酉闍婆娑達扶南國並遣使朝
貢八月乙亥原除遭水郡諸逋負九月蜀將張尋為寇
是歲魏太延元年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三月己未誅司
空江州刺史檀道濟庚申大赦夏六月高麗武都等國
並遣使朝貢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殂追崇為章皇

后葬以晉禮九月癸丑立皇子濬為始興王駿為武陵王是歲馮弘奔高麗

十四年春正月辛夘祀南郊大赦戊戌鳳皇二見於都下衆鳥隨之改其地曰鳳皇里夏四月蜀將張尋趙廣降遷之建鄴冬十二月辛酉初停賀雪河南西河訶羅單國並遣使朝貢

十五年春正月以平東將軍吐谷渾慕延為鎮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封隴西王秋七月辛未地震新作東宫

是歲武都河南高麗倭扶南林邑等國並遣使朝貢立儒學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閱武於北郊庚寅進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領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夏王義恭為司空夏六月癸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延為河南王秋八月庚子立皇子鑠為南平王九月魏滅沮渠茂虔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是歲武都河南林邑高麗等國並遣使朝貢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

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壬子皇后袁氏崩八月徐兖青兾四州大水遣使振恤九月壬子葬元皇后於長寧陵冬十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伏誅大赦文武賜爵一級以大將軍領司徒録尚書事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大將軍如故甲戌以司徒江夏

王義恭為司徒録尚書事十一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禄大夫王球為尚書僕射戊辰武都河南百濟等國並遣使朝貢是歲魏太平真君元年

十八年春二月庚子雨雹戊申置尚書删定郎官夏五月壬午衛將軍南兖州刺史臨川王義慶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並開府儀同三司甲申河水汎溢害居人六月戊辰遣使廵行振贍冬十一月戊子尚

書僕射王球卒己亥以丹陽尹孟顗為尚書僕射氐楊難當冦漢川十二月晉寧太守爨松子舉兵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是歳河南肅慎高麗蘇摩黎林邑等國並遣使來朝貢

十九年夏四月甲戌上以久疾愈始奉初祠大赦五月庚寅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龍驤將軍裴方明破楊難當仇池平閏月都下水遣使廵行振恤六月以大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封西河王秋七月甲戌

晦日有食之九月丙辰有客星在北斗因為彗入文昌貫五車埽畢拂天節經天苑季冬乃滅冬十二月丙申詔奉聖之胄速議承襲及令修廟四時饗祀并命蠲近墓五家供灑埽栽松柏六百株是歲蠕蠕河南扶南婆皇國並遣使朝貢西涼武昭王孫李寶始歸於魏二十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二月甲申閱武於白下魏軍克仇池夏四月甲戌立皇子誕為廣陵王秋七月癸丑以楊文德為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冬十

月雷十一月壬午置籍田是歲河西高麗百濟倭國並遣使朝貢自去歲至是諸州郡水旱傷稼人大飢遣使開倉振恤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兖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並禁酒辛酉親耕籍田大赦二月己丑司徒録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秋八月戊辰以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九月甲辰以大沮渠

安周為征西將軍涼州刺史封河西王冬十月己亥命刺史郡守修東耕丙子雷且電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夘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歷二月甲戌立皇子褘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為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九月己未開酒禁癸酉宴於武帳堂上將行勑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飢色上誡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令使爾識有飢苦知

以節儉期物冬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丁酉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庶人絶屬籍是冬浚淮起湖熟廢田千餘頃

二十三年夏四月丁未大赦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克之是歲大有年築北堤立玄武湖於樂游苑北興景陽山於華林園役重人怨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賜文武位一等夏四月河濟俱清六月都下疫癘使巡省給醫藥以貨貴制大錢

一當兩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薨冬十一月甲寅立皇子渾為汝陽王是歲徐兗青冀四州大水二十五年春閏二月己酉大蒐於宣武場三月庚辰校獵夏四月乙巳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門曰津陽五月乙卯罷當兩大錢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馬元瑜薨丙寅加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位司空八月甲子立皇子彧為淮陽王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尚書左僕射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地中

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二月己亥幸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宴於丹徒宮大赦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過蠲田租之半癸亥使祭晉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墓壬午至自丹徒丙戌婆皇國壬辰婆達國並遣使朝貢冬十月庚子改封廣陵王誕為隨郡王癸卯彗星見於太微甲辰以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為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兖二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卯百濟國遣使朝貢二月魏軍攻縣瓠以軍興減百官奉禄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奉禄同内百官於是諸州郡縣丞尉並悉同減戊寅罷國子學秋七月庚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拒魏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軍冬十一月丁未大赦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聲欲度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壬午内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至是帝登

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令日士庶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甲申使饋百牢於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歸俘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兖六州殺略不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二月甲戌降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午幸瓜步是日解嚴三月乙酉車駕還宮丙申拜初寧陵大旱夏四月癸

國遣使朝貢己卯彗星見於昴是月都下疾疫使巡省給醫藥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丁已婆皇國戊戌河南國並遣使朝貢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為左僕射護軍將軍壬子彗星見太微中對帝坐秋七月甲辰進安東將軍倭王綏濟為安東大將軍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是秋猛虎入郭内為災冬十月癸亥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寅曲赦二兖徐豫青冀六

州徙彭城流人於瓜步淮西流人於姑熟合萬許家是
歲魏正平元年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經寇六州仍逢災澇可量加
救贍二月乙卯雷且雪戊午立皇子休仁為建安王三
月壬午大風拔木都下火夏四月戊午訶羅單國遣使
朝貢秋七月壬辰改封汝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彧
為湘東王丁酉省大司農太子太僕廷尉監官九月丁
亥以平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為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

史封河南王冬十一月壬寅揚州刺史廬陵王紹薨十二月戊辰黄霧四塞辛未以南兖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録尚書如故是歳魏中常侍宗愛構逆太武皇帝崩乃奉南安王余為帝改元為承平後又賊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陸麗奉皇孫是為文成皇帝改元曰興安

三十年春正月乙亥朔會羣臣於太極前殿有青黑氣從東南來覆映宫上戊寅以司空荆州刺史南譙王義

宣為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壬午以南徐州刺史始
興王濬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戊子使江
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衆軍伐西陽蠻二月甲子元凶劭
構逆帝崩於合殿時年四十七謚景皇帝廟號中宗三
月癸巳葬長寧陵孝武帝踐阼追改謚曰文帝廟號太
祖帝聰明仁厚雅重文儒克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
位日久惟簡靖為心於時政平訟理朝野悅睦自江左
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

箋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箋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此云

文帝元嘉三十年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英武長於騎射十二年立為武陵王二十二年累遷雍州刺史自晉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文帝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及

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帝鎮彭城魏使尚書李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覘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常士也二十八年為都督江州刺史時緣江蠻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伐之使上總統衆軍三十年正月出次西陽五洲會元凶弑逆上率衆入討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三月乙未建牙於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

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
陰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
二蔭於牙上四月辛酉上次溧洲丙寅次江寧丁卯大
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戊辰上至新亭己
巳即皇帝位大赦改文帝號謚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
為太尉南徐州刺史庚午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
中書監丞相揚州刺史並録尚書六條事以安東將軍
隨王誕為衛將軍荆州刺史加雍州刺史臧質車騎將

軍並開府儀同三司以江州刺史撫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征虜將軍王僧達為右僕射改新亭為中興亭夏四月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申克建鄴二凶及同逆並伏誅庚辰詔分遣大使巡省方俗是日解嚴辛巳幸東府城甲申尊所生路淑媛為皇太后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壬辰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為太傅領大司馬甲午謁初寧陵曲赦建鄴二百里内並蠲今年租税戊戌以撫軍將軍南平王鑠為司空

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六月丙午車駕還宮初置殿門及上閤門屯兵庚午以丹陽尹褚湛之為尚書右僕射庚申詔有司論功班賞各有差辛酉安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未改封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閏月丙子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庚申加太傅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以荆州刺史竟陵王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甲

申蠲尋陽西陽郡租布三年是月置衛尉官秋七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辛酉詔崇儉約禁淫侈己已司空南平王鑠薨以侍中南郡王世子恢為尚書右僕射冬十月癸未聽訟於閱武堂十一月丙辰停臺省衆官朔望問訊丙寅高麗王遣使朝貢十二月甲戌省都水使者官置水衡令官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祀南郊大赦改元壬戌更鑄
四銖錢丙寅立皇子子業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
爵一級是月起正光殿二月庚子豫州刺史魯爽車騎
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兗州
刺史徐道寶舉兵反壬午曲赦豫州三月癸亥内外戒
嚴夏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梁山左衛將軍王玄謨大破
之己未解嚴癸亥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為尚書右僕射
六月戊辰臧質走至武昌為民所斬傳首建鄴甲戌撫

軍將軍柳元景進號撫軍大將軍及鎮北將軍沈慶之並開府儀同三司癸未罷南蠻校尉官戊子省録尚書官庚寅義宣於江陵賜死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既丙辰大赦賜文武爵一級冬十月戊寅詔開建仲尼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十一月癸卯復置都水使者官始課南徐州僑人租是歲魏興光元年

二年春二月己丑婆皇國遣使朝貢丙寅以南兖州刺史沈慶之為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夏四月壬申

河南王遣使朝貢五月乙未熒惑入南斗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六月甲子以國哀除釋大赦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為山陽王休茂為海陵王休業為鄱陽王己酉槃槃國遣使朝貢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渾有罪廢為庶人自殺辛酉斤陀利國遣使朝貢三吳饑詔所在振貸九月丁亥閱武於宣武場冬十月壬午以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司空南徐州刺史以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為尚書令十一月辛亥高

麗國遣使朝貢是歲魏太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為順陽郡王休若為巴
陵郡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為西陽郡王辛丑祀南郊以
驃騎將軍建昌忠公到彦之衞將軍左光禄大夫新建
文宣侯王華豫章文侯王曇首配饗文帝廟庭壬子皇
太子納妃甲寅大赦羣臣上禮二月丁丑制朔望臨西
堂接羣下受奏事閏三月癸酉鄱陽王休業薨夏四月
甲子初禁人車及酒肆器用銅五月辛酉制荆徐兖豫

雍青冀七州統內家有馬一匹者蠲復一丁秋九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為尚書左僕射冬十月丙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庚午都下雨水辛未遣使檢行賜以樵米三月壬戌制大臣加班劒者不得入宮城門夏四月都下疾疫丙申遣使巡賜給醫藥死而無收斂者官為斂埋五月吳興義興大水人饑乙卯遣使開倉振恤癸酉聽訟於華林園自是非巡狩軍

役則車駕歳三臨訊丙寅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橋連理景陽樓上層西南梁栱間有紫氣清景殿西甍鴟尾中央生嘉禾一株五莖改景陽樓為慶雲樓清景殿為嘉禾殿芳香琴堂為連理堂乙亥以輔國將軍梁瑾悤為河州刺史封宕昌王秋七月辛未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九月建康秣陵二縣各置都官從事一人司水火刼盜冬十月甲辰以百濟王餘慶為鎮東大將軍十二月丁亥改封順陽王休範為桂陽王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丙辰復郡縣田秩并九親禄奉壬戌拜初寧陵二月丙戌衛將軍尚書令建平王宏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丹陽尹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三月丁未尚書令建平王宏薨乙卯以田農要月命太官停殺牛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陸王辛丑地震六月戊寅增置吏部尚書一人省五兵尚書官丁亥加左光禄大夫何尚之開府儀同三司秋八月丙戌中書令王僧達下獄死九月壬戌襄陽大水遣使巡行

振恤庚午置武衛將軍武騎常侍官冬十二月己亥制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斷是歲河南高麗林邑等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己丑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尚書令二月乙卯以揚州所統六郡為王畿以東揚州為揚州甲子復置廷尉監官夏四月乙卯司空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貶爵誕不受命據廣陵反以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討誕秋八月己巳克

廣陵城斬誕悉誅城内男丁以女口為軍賞是日解嚴
辛未大赦丙子以丹陽尹劉秀之為尚書右僕射丙戌
加南兗州刺史沈慶之位司空九月壬辰於元武湖上
立上林苑甲午移南郊壇於牛頭山以正陽位冬十一
月甲子立皇后蠶宫於西郊十二月辛酉置謁者僕射
官是歲婆皇河西高麗肅慎等國各遣使朝貢西域獻
儛馬
四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甲戌宕昌國遣使朝貢乙亥

親耕籍田大赦庚寅立皇子子勛為晉安王子房為尋陽王子頊為歷陽王子鸞為襄陽王三月甲申皇后親桑於西郊夏四月丙午詔四時供限詳減太半辛亥太宰江夏王義恭等表請封岱宗詔不從辛酉詔以都下疾疫遣使存問并給醫藥其亡者隨宜振恤五月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秋七月甲戌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薨八月雍州大水甲寅遣使振恤九月丁亥改封襄陽王子鸞為新安王冬十月庚寅遣新除

司空沈慶之討緣江蠻十一月戊辰改細作署令為左右御府令丙戌復置大司農官十二月辛丑幸廷尉寺宥繫囚魏遣使通和丁未幸建康縣原放獄囚倭國遣使朝貢是歲魏和平元年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華雪降散為六出上悅以為瑞二月癸巳閱武軍幢以下普加班賜多所原宥三月甲戌行幸江乘遣祭故太保王弘光禄大夫王曇首墓夏四月癸巳改封西陽王子尚為豫章王丙申加尚書令柳

元景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參軍尹元慶起義斬之傳首建鄴五月起明堂於國學南丙巳之地癸亥制帝室朞親官非禄官者月給錢十萬六月丁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庚午曲赦雍州八月戊子立皇子子仁為永嘉王子真為始安王己丑詔以來歲修葺庠序旌延國冑庚寅制方鎮所假白版郡縣年限依臺除食禄三分之一不給送故衛將軍東海王禕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甲寅日有食之丁卯行幸琅邪郡原遣囚繫庚午河濟清閏月丙申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於元武湖壬寅改封歷陽王子頊為臨海王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甲戌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匹

六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是日又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大赦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官二

月乙卯復百官禄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為邵陵王壬
寅以倭世子興為安東將軍倭國王夏四月庚申新作
大航門五月丙戌置凌室於覆舟山修藏氷之禮六月
辛酉尚書左僕射劉延孫卒秋七月甲申地震有聲如
雷兖州尤甚於是會郡山揺者二乙未立皇子子雲為
晉陵王八月乙丑置清臺令官九月制沙門致敬人主
乙未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為左僕射以丹陽尹王僧
朗為右僕射冬十月丁卯詔上林苑内士庶丘墓欲還

合葬者勿禁十一月己夘陳留王曹虔秀薨

七年春正月癸未詔𣇄日於元武湖大閲水師并廵江右講武校獵丁亥以右衛將軍顔師伯為尚書左僕射二月甲寅車駕廵南豫南兖二州丁已校獵烏江已未登烏江縣六合山壬戌大赦行幸所經無出今年租布賜人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郡守邑宰及人夫從蒐者普加霑賚又詔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廵慰問民疾苦癸亥行幸尉氏觀温泉壬申車駕至郡拜二廟乃還

宮夏四月甲子詔自今非臨軍戰陣一不得專殺其罪人重辟者皆依舊先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罪論五月丙子詔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卒者不從此例六月戊申蠕蠕高麗等國並遣使朝貢秋七月乙亥進高麗王高璉位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為淮南王子產為臨賀王車駕幸建康秣陵縣訊獄囚九月庚寅以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

為兼司徒乙未幸廷尉訊獄囚丙申立皇子子嗣為東平王冬十月壬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戊申車駕巡南豫州奉太后以行癸丑行幸江寧縣訊獄囚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開府儀同三司東海王禕為司空加中軍將軍義陽王昶開府儀同三司己巳校獵於姑熟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經詳減今歲田租乙酉詔祭晉大司馬桓温征西將軍毛璩墓上於行所訊

溧陽永世丹陽縣因癸巳祠梁山大閱水師於中江有白雀二集華蓋有司奏改元為神雀詔不許乙未原放行獄徒繫浙江東諸郡大旱十二月壬寅遣使開倉振恤聽受雜物當租丙午行幸歷陽甲寅大赦賜歷陽郡女子百戸牛酒蠲郡租十年己未加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於博望梁山立雙闕癸未至自歷陽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是日還宗祀文帝於明堂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貸遠近販鬻米粟者可

停道中雜税其以仗自防悉勿禁夏閏五月壬寅以太
宰江夏王義恭領太尉庚申帝崩於玉燭殿時年三十
五七月丙午葬於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帝末年為
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漱畢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
惛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
内服其神明莫敢弛惰

孝武帝孝建三年大明八年即位十一年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元嘉二十六

年正月甲申生孝武鎮尋陽帝留都下三年孝武入伐元凶囚帝於侍中下省將加害者數矣卒得無恙及孝武帝踐阼立為皇太子始末之東宮中庶子二率並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東宮七年加元服八年閏五月庚申孝武崩其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令甲子置録尚書官以太宰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庚戌婆皇國遣使朝貢崇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

曰皇太后乙卯罷南北二馳道改孝建以來所變制度還依元嘉丙辰追崇獻妃為獻皇后八月乙丑皇太后崩九月乙卯文穆皇后祔葬景寧陵冬十二月乙酉以尚書右僕射顏師伯為尚書左僕射壬辰以王畿諸郡為揚州以揚州為東揚州癸巳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位司徒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斗數百都下亦至百餘餓死者十六七孝建以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錢轉偽小商貨不行

景和元年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為永光乙巳省諸州臺傳二月乙丑減州郡縣田禄之半庚寅鑄二銖錢夏五月魏文成皇帝崩秋八月庚午以尚書僕射顔師伯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癸酉帝自率宿衛兵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左僕射顔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元為景和甲戌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乙亥帝釋素服御錦衣以始興公沈慶之為太尉庚辰以石頭城為長樂宫東府城為

未央宮甲申以北邸為建章宮南第為長楊宮己卯復立南北二馳道九月癸己幸湖熟奏鼓吹戊戌還宮帝自以為昔在東宮不為孝武所愛及即位將掘景寧陵太史言於帝不利而止乃縱糞於陵肆罵孝武帝為齇奴又遣發殷貴嬪墓忿其為孝武所寵初貴嬪薨武帝為造新安寺乃遣壞之又欲誅諸遠近僧尼辛丑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為庶人賜死丁未加衛將軍湘東王彧開府儀同三司己酉車駕討徐州刺史義陽王

昶內外戒嚴昶奔魏戊午解嚴開百姓鑄錢冬十月癸亥曲赦徐州丁夘東陽太守王藻下獄死以文帝第十女新蔡公主為貴嬪夫人改姓謝氏加虎賁鼓戟鑾輅龍旗出警入蹕矯言公主薨空設喪事焉乙酉以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為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一月壬辰寧朔將軍何邁下獄死癸巳殺新除太尉沈慶之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廂奏樂曲赦揚南徐二州丁未皇子生少府劉朦之子也大赦贓汚淫盜悉皆原蕩賜

為父後者爵一級壬子以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並賜死時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外內百司不保首領先是訛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廵荆湘以厭之期旦誅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彧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先是帝好遊華林園竹林使婦人倮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經少時夜夢遊後堂

有一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於宫
中求得似所夢者一人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
枉殺我已訴上帝至是巫覡云此堂有鬼帝乃與山陰
公主及六宫綵女數百人隨羣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
自射之事畢將奏靡靡之聲壽寂之懷刀直入姜產之
為副諸姬迸逸遁帝亦走追及之大呼寂寂如此者三
手不能舉乃崩於華光殿時年十七太皇太后令奉湘
東王彧纂承皇統於是葬帝於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

帝鑫目鳥喙長頸鋭下㓜而狷急在東宫每為孝武所責孝武西廵帝啓参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比素業都懈狷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初踐阼受璽紱慠然無哀容蔡興宗退而歎曰昔魯昭不戚叔孫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帝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既殺諸大臣莫不震懾於是又誅羣公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内外危懼殿省騷然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

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帝聚諸叔都下慮在外為患山陰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後宮數百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湯沐邑二千戶給鼓

吹一部加班劒二十人帝每出公主與朝臣常共陪輦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粗有文才自造孝武帝誄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以魏武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領之其餘事迹分見諸列傳

前廢帝景和元年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生二十五年封淮陽王二十九年改

封湘東王孝武踐阼累遷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是歲入朝時廢帝疑畏諸父以上付廷尉明日將加禍害上乃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謀時廢帝左右直閤將軍宋越譚金童太一等是夜並外宿佃夫道兒因結壽寂之等十一月十九日弑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事出倉卒上失履跣猶著烏紗帽休仁呼主衣以白紗代之未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己未司徒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並賜死宋越譚金童

太一伏誅十二月庚申朔令書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
太尉以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
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乙丑改封安
陸王子綏為江夏王
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冬十二月丙寅
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辛未改封臨賀王子
產為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為廬陵王壬申以王景文為
尚書僕射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戊寅改

太皇太后為崇憲太后立皇后王氏罷二銖錢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鎮軍長史袁顗赴之鄧琬為其謀主壬午謁太廟甲申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舉兵同逆

二年春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僭即偽位於尋陽年號義嘉壬辰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兵反甲午内外戒嚴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諸軍南討丙戌徐州刺史申令孫司州刺史龎孟虯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

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益州刺
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並同逆丙午車駕親御六
軍頓中興堂辛亥南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為豫州
刺史西討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
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山陽太守程天祚並舉兵反鎮
東將軍巴陵王休若統軍東討壬子崇憲太皇太后崩
二月乙丑以蔡興宗為尚書右僕射壬申吳興太守張
永右將軍蕭道成東討平晉陵丁亥建武將軍吳喜公

率諸軍破賊於吳興會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誅輔國將軍蕭道成前鋒北討輔國將軍劉勔前鋒西討劉胡衆四萬據赭圻三月庚寅撫軍將軍殷孝祖攻赭圻死之以輔國將軍沈攸之代為南討前鋒賊衆稍盛袁顗頓鵲尾連營至濃湖衆十餘萬丙申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總統北討諸軍事戊戌貶尋陽王子房為松滋縣侯癸卯令人入米七百石除郡減此各有差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夏五月甲寅葬崇憲皇太后於修寧陵

秋七月丁酉以仇池太守楊僧嗣為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衆軍大敗賊斬偽尚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荆湘雍五州平之晉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賀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同黨皆伏誅諸將帥封賞各有差九月癸巳六軍解嚴戊戌以王玄謨為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冬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松滋侯子房並賜死丁卯以沈

攸之為中領軍與張永俱北討戊寅立皇子子昱為皇
太子十一月壬辰立建平王景素子延年為新安王十
二月薛安都要引魏軍張永沈攸之大敗於是遂失淮
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是歲魏天安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農役將興詔太官停宰牛癸卯曲
赦豫南豫二州閏正月庚午都下大雨雪遣使巡行振
貸各有差二月甲申為戰亡將士舉哀丙申曲赦青兾
二州夏四月丙戌詔以故丞相江夏文獻王義恭故太

尉巴東忠烈公柳元景故司空始興襄公沈慶之故征西將軍洮陽肅侯宗慤陪祭孝武廟庭庚子立桂陽王休範第三子德嗣為廬陵王立侍中劉韞第三子銑為南豐王以奉廬江昭王南豐哀王祀五月丙辰詔宣太后崇寧陵禁内墳瘞遷徙者給葬直蠲復其家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為尚書僕射秋八月壬寅以中領軍沈攸之行南兖州刺史率衆北伐九月戊午以皇后六宮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賜北伐將士冬十月壬午改

封新安王延年為始平王辛丑以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為征西大將軍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為江夏王是歲魏皇興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辰朔雨草於宮乙亥零陵王司馬勗薨二月乙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薨三月交州人李長仁據州叛袄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將軍陳伯紹討平之夏四月丙申改封東海王褘為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為晉平王秋九月戊辰詔定黥刖之

制有司奏自今凡刼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為刼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刼字斷去兩脚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刼字斷去兩脚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黥面依舊補治亡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讁及上崩其例乃寢庚午上備法駕幸東宫冬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發諸州兵北伐

五年春正月癸亥親耕籍田乙丑魏克青州執刺史沈

文秀以歸二月丙申以盧江王禕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夏六月辛未立晉平王休祐子宜曜為南平王秋七月壬戌改輔國將軍為輔師將軍九月甲寅立長沙王纂子起之為始平王冬十月丁夘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丁未魏人來聘十二月庚申分荆益州五郡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夏四月癸亥立皇子燮為晉熙王六月癸夘以王

景文為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以袁粲為右僕射己未改臨賀郡為臨慶郡秋七月丙戌臨慶王智井薨九月戊寅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冬十月辛卯立皇子贊為武陵王十二月癸已以邊難未息制父母隔在異域者悉使婚宦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騎奏舉郎二月癸丑征西將軍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大將軍及征南大將

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並開府儀同三司甲寅南徐州刺史晉平王休祐薨三月辛酉魏人來聘夏五月戊午鵂司徒建安王休仁庚午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右僕射丙戌追免晉平王休祐為庶人秋七月丁巳罷散騎奏舉郎乙丑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賜死八月戊子以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庚寅帝疾間戊戌立皇子準為安成王是歲魏孝文帝延興元年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未痊故改元丁巳巨

人跡見西池氷上夏四月己亥上疾大漸加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司空以劉缅為尚書右僕射蔡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袁粲褚淵劉缅蔡興宗沈攸之入閤被顧命是日上崩於景福殿時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臨沂縣幕府山高寧陵帝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嘗自續衛瓘所註論語二卷及即大位舊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

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犯即加戮改騧馬字為馬邊瓜以騧字似禍故也甞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盡更請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甞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路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上幸宮見之怒免中庶子官坐死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移牀修壁先祭土神使文士為祝策如大祭饗阮佃夫楊運長王道隆皆擅威權言為詔勑郡守令長一缺十除內外混然官以賄命王阮

家富於公室中書舍人胡母顥專權奏無不可時人語曰禾絹閉眼諾胡母大張橐禾絹謂上也及泰始泰豫之際左右失吉往往有刳斮斷截禁中懍懍若踐刀劒夜夢豫章太守劉愔反遣就郡殺之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内外百官並斷禄奉在朝造官者皆市井傭販之子而又令小黄門於殿内埋錢以為私藏以蜜漬鱁鮧一食數升噉䐗肉常至二百臠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三十須一物輙造九十枚天下騷

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明帝泰始七年泰豫元年即位八年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衛尉府帝母陳氏李道兒妾明帝納之故人呼帝為李氏子帝亦自稱李將軍明帝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卦為小字故帝小字慧震泰始二年立為皇太子六年出東宫制太子元正朝賀服衮冕九章衣明帝崩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尚書令袁粲護軍

將軍褚淵共輔朝政班劒依舊入殿六月乙巳尊皇后
曰皇太后立皇后江氏秋七月戊辰拜帝所生陳貴妃
為皇太妃八月戊午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蔡興宗薨冬十一月己亥新除郢州刺史劉秉為尚
書左僕射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自元年以前徙放
者並聽還本魏人来聘夏六月乙卯壽陽大水秋七月
長水校尉何琞之表上所撰諫林上自虞舜下至晉武

凡十二卷秘書丞王儉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八月都下旱庚午陳留王曹銑薨九月丁亥立衡陽王嶷子伯玉為南平王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乙巳進桂陽王休範位太尉癸亥立前建安王世子伯融為始安縣王

二年夏五月壬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庚寅内外戒嚴中領軍劉勔右衛將軍蕭道成前鋒南討出屯新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懐明

戍石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壬辰賊奄至攻新亭壘道成拒擊大破之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休範賊黨杜黑蠡丁文豪分軍向朱雀航劉勔拒賊敗績死之右將軍王道隆奔走遇害張永潰於白下沈懷明自石頭奔散甲午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賊入屯中堂羽林監陳顯達擊大破之丙申張苟兒等又破賊進平東府城梟禽羣賊丁酉大赦解嚴荆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

州刺史張興世並舉義兵赴建鄴六月癸卯晉熙王燮
遣軍克尋陽江州平壬戌改輔師將軍還為輔國秋七
月庚辰立皇弟友為邵陵王乙酉徐州刺史建平王景
素進號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丁酉以袁粲為
中書監領司徒加護軍將軍褚淵為尚書令冬十二月
丙戌帝加元服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躋為江夏王贊為
武陵王
三年春三月己巳都下大水夏六月魏人來聘秋七月

庚戌以袁粲為尚書令九月丙辰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號車騎征西大將軍

四年夏六月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秋七月戊子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己丑内外纂嚴遣驍騎將軍任農夫冠軍將軍黄回北討蕭道成總統衆軍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並賜死乙未克京城斬景素同逆皆伏誅八月丁夘立皇弟凱為南陽王嵩為新興王禧為始建王九月戊子驍騎將軍高道慶有罪賜死己丑車騎

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準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辛酉以王僧虔為尚書右僕射

五年夏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謀廢立皆伏誅五月地震六月甲戌誅司徒左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幼文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七月戊子夜帝遇弒於仁壽殿時年十五己丑皇太后令貶帝為蒼梧郡王葬丹陽秣陵縣郊壇西初帝之生夕明帝夢人乘馬馬無頭及後足有人曰太子

也及在東宮五六歲能緣滌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卒食漸長喜怒失節左右失旨者手加撲打徒跣蹲踞及嗣位内畏太后外憚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三年好出入單將左右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遇慢罵則悦而受馬四年無日不出與左右解僧智張五兒恒夜出開承明門夕去晨返旦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晝日不開門道無行人常著小袴不服衣冠有白棓數十各有名號鉗

鑿鎚鋸不離左右為擊腦槌陰剖心之誅日有數十常見卧屍流血然後為樂左右人見有嚬眉者帝令其正立以矛刺洞之曜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與右衞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游持數千錢為酒肉之費出逢婚姻葬送輙與挽車小兒羣聚飲酒以為歡適阮佃夫腹心人張羊為佃夫委信佃夫敗叛走復捕得自於承明門以車轢殺之殺杜延載杜幼文躬運矛鋋手自臠割察孫超有蒜氣剖腹視之執楯馳

馬自往刺杜叔文於元武北湖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吳興沈勃多寶貨往刼之揮刀獨前左右未至勃時居喪在廬帝望見之便投鋋不中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見害帝自鑿割制露車一乘施篷乘以出入從數十人羽儀追之恒不相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但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絶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一日無事

輙慘慘不樂内外憂惶夕不及旦領軍將軍蕭道成與直閤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戊子帝微行出北湖單馬先走羽儀不及左右張五兒馬墜湖帝怒自馳騎刺馬屠割之與左右作羌胡伎為樂又於蠻岡賭跳因乘露車無復鹵簿往青園尼寺新安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煑之飲酒楊玉夫常得意忽然見憎遇輙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七夕令玉夫伺織女度報已因與内人穿針訖大醉卧於仁壽殿東阿氊幄中帝出入無

禁王敬則先結玉夫陳奉伯楊萬年等合二十五人其夕玉夫候帝眠熟至乙夜與萬年同入氈幄内取千牛刀殺之

後廢帝元徽五年

順皇帝諱凖字仲謀小字知觀明帝第三子也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成王帝姿貌端華眉目如畫見者以為神人廢帝即位加揚州刺史元徽二年加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及廢帝

殂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入居朝堂

昇明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徽五年為

昇明元年甲午蕭道成出鎮東城輔政荊州刺史沈攸

之進號車騎大將軍蕭道成司空録尚書事以袁粲為

中書監司徒以褚淵為衛將軍劉秉為尚書令加中軍

將軍辛丑以王僧虔為尚書僕射癸卯車駕謁太廟八

月癸亥司徒袁粲鎮石頭戊辰崇拜帝所生陳昭華為

皇太妃庚午以蕭道成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録尚書如故九月己酉廬陵王暠薨十二月丁已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不從執政丁夘蕭道成入守朝堂侍中蕭嶷鎮東府戊辰中外纂嚴壬申司徒袁粲據石頭謀誅道成不果旋見覆滅乙亥以王僧虔為左僕射王延之為右僕射吳郡太守劉遐據郡不從執政令張瓌攻斬之閏月辛已屯騎校尉王宜興貳於執政見誅癸已沈攸之攻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固守己亥中外戒嚴假蕭道成黄鉞乙已道成出頓新亭是歲魏太和元

年

二年春正月丁卯沈攸之敗己巳華容縣人斬攸之首送之辛未雍州刺史張敬兒克江陵荆州平丙子解嚴以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旋鎮東府二月辛丑以王僧虔為尚書令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蕭道成加授太尉以褚淵為中書監司空丙戌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燮進號中軍將軍三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南兗州刺史黄回貳於執政賜死五月戊午以倭

國王武為安東大將軍六月己酉以輔國將軍楊文弘為北秦刺史封武都王秋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丙午加太尉蕭道成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賜殊禮以揚州刺史晉熙王爕為司徒冬十月壬寅立皇后謝氏十一月立故武昌太守劉混息頒為南豐縣王癸亥誅臨澧侯劉晃甲子改封南陽王翽為隨郡王十二月丙戌皇后見於太廟

三年春正月辛亥領軍將軍蕭賾加尚書右僕射進號

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月丙子南豫州刺史邵
陵王友甍丙申地震建陽門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甲
辰加蕭道成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之禮
庚戌誅臨川王綽夏四月壬申進齊公蕭道成爵為王
壬午安西將軍武陵王贊甍辛卯帝禪位於齊壬辰遜
於東邸是日王敬則以兵陳於殿庭帝猶居內聞之逃
於佛蓋下太后懼自帥閹豎索扶幸板輿黄門或促之
帝怒抽刀投之中項而殞帝既出宫人行哭俱遷備羽

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封帝為汝陰王居丹徒齊兵衛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聞外有馳馬者懼亂作監門殺王而以疾赴齊人德之賞之以邑六月乙酉葬於遂寧陵謚曰順帝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矣

順帝昇明三年

右宋自武帝至順帝八主凡六十年為齊所滅

通志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十　史部

通志卷十二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南齊紀第十二

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

侯　和帝

太祖髙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小字闘将姓蕭氏其先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恵帝分東

海郡為邵陵故復為蘭陵郡人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也皇曽祖雋字子武位即丘令皇祖樂子字閏子位輔國參軍宋昇明中贈太常皇考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仕宋為漢中太守梁州之平以功加龍驤將軍後為南太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遷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年殂梁土思之於峩公山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常

侍金紫光禄大夫高帝以宋元嘉四年丁卯歳生姿表英異龍顙鐘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舊宅在武進縣宅南有一桑樹擢本三丈横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歳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為汝生也儒生雷次宗立學於雞籠山帝年十三就受禮及左氏春秋元嘉十七年宋大将軍彭城王義康被黜徙豫章皇考領兵防守帝受詔南行

十九年竟陵蠻動宋文帝遣帝領偏軍討沔北蠻

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啓帝自隨初為左軍中兵參軍

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破其武興蘭皋二壘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助帝攻㧞談提城魏救兵至帝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後襲爵晉興縣五等男為建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即

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及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歸魏遣從子索兒攻淮陰又徵帝討破之索兒走鍾離帝追至黯黮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遷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鎮會稽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内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明帝遣帝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帝軍容寡闕乃編椶皮為馬具裝折竹為

寄生皮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張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帝為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鎮淮陰遷南兖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如故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服出門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

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弟
為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當
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
戮力耳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明帝崩遺詔為右
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褚淵
領軍劉勔共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
元徽二年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
廷惶駭帝與褚淵等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帝曰昔

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因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帝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加帝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築新亭城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帝方解衣高卧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

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
臺軍及賊衆俱不知其别率杜黑蠡急攻東壘帝挺身
上馬帥數百人出戰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
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
馬夜驚城内亂走帝執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是者數
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航王
道隆劉勔并戰没初勔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為東山
頗忽時務帝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艱難之日而

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動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将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内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帝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宮闕時休範既死典籤許公輿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是帝隨得輒焼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死戮

屍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焚除勿懼也臺分遣衆軍擊平賊帝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帝與袁粲褚淵劉秉皆引咎解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兖州刺史鎮軍將軍進爵為公與袁粲褚淵劉秉等各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四年加尚書左僕射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帝嘗率數十人直入領軍府時暑熱帝晝卧裸袒蒼

梧立帝於室內畫腹為射的自引滿將射之帝神色不變斂板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而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雹箭射之乃取雹箭一發即中帝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時建平王景素舉兵帝出屯元武湖事平乃還帝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為帝形畫腹為射堋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時帝在領軍府蒼梧自來繞之冀帝出因作難帝堅卧不動蒼梧益懷怨

恚所見之物呼之為帝加以手自磨鋋曰明日當以刃
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於國今害之誰
為汝盡力故止高帝謀與袁褚廢立皆不見從
五年七月戊子楊玉夫等與直閤將軍王敬則通謀弑
蒼梧王齎首使左右陳奉伯藏衣袖中依常行法稱敕
開承明門出囊貯之以與敬則敬則馳至領軍府叩門
大言報帝帝門猶不開敬則自門竇中以首見帝帝猶
不信乃於牆上投進其首帝索水洗視敬則乃踰垣入

帝跣出敬則叫曰事平矣帝乃戎服乘常所騎赤馬夜
入殿中殿中驚怖及知蒼梧死咸稱萬歲至帝踐阼號
此馬為龍驤赤明旦召袁粲褚淵劉秉等入會西鍾槐
樹下計議帝以事讓劉秉秉未及答帝鬚髯盡張眼光
如電次讓袁粲又不答敬則乃拔刀在牀側躍麾衆曰
天下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
呼虎賁劔戟羽儀手自取白紗帽加帝首令帝即位曰
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帝正色呵之曰卿都不自解

粲欲有言敬則又叱之乃止帝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
迎立順帝於是長刀遮粲劉秉等失色而去甲午帝移
鎮東府與袁粲褚淵劉秉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
加侍中司空録尚書事驃騎大将軍封竟陵郡公給油
幢車班劔三十人帝固辭上台即授以驃騎大将軍開
府儀同三司十二月荆州刺史沈攸之反稱太后詔已
下都乙卯帝入居朝堂命諸将西討平西将軍黄回為
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藴遭母喪罷

任還至巴陵停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武帝時為郢州長史藴伺武帝出弔因作亂據郢城武帝知之不出藴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高帝帝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見帝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藴及黄回等相結舉事殿内主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反問初至帝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尅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秉從弟領軍藴及直閤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為内應帝命王敬

則於宮内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藴將數百精手帶甲赴桀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桀秉走頟擔湖藴逃鬬場并禽斬之桀典籤莫嗣祖同桀謀藴嬖人張承伯藏匿藴帝於是并赦而用之時黄回頓新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帝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别

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宋帝進帝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帝表送黄鉞三月巳酉增班劒四十人甲仗百

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及帝輔政奏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人間華偽雜物凡十七條其中宫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制九月丙午加帝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賛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固辭詔遣敦勸乃受黄鉞辭殊禮甲寅給三望車

三年正月乙丑帝表蠲百姓逋責丙寅加前部羽葆鼓

吹丁巳命大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帝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三月甲辰宋帝詔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瑯琊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帝為齊公備九錫之禮加遠游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綟綬甲寅使以備物典禮進策於帝帝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之丁巳下令赦國内殊死以下宋帝詔齊公十郡之外隨宜除用

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五千匹以太尉
左長史王儉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四月癸酉宋帝又
詔進齊公為王以徐州之南梁陳潁川陳留南兖州之
盱台山陽泰山廣陵海陵南沛增王封為二十郡使司
空褚淵奉策授璽紱改立王社餘如故丙戌命齊王冕
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
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王世子
為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辛卯宋帝以歷數在

齊乃下詔禪位是日遜於東邸壬辰奉策齊宮并命璽書遣兼太保司空褚淵兼太尉守尚書令王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魏晉故事帝固辭宋朝王公以下陳留王粲等詣門陳請帝猶未許齊世子卿士以下固請兼太史令將作大匠文建陳説符瑞因言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黄初至咸熙二年四十三年而禪晉晉自泰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

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昔揆今若此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見伏願順天時膺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尅日受禪帝乃許焉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南郊柴燎告類升壇受禪禮畢備大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民爵二級文武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租宿責勿收犯鄉論清議贓汚淫盜者一皆蕩

滌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殺繫者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封宋帝為汝陰王築宮於丹陽故縣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晉宋故事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宋諸王皆降為公郡公主為縣君縣公主為鄉君詔降宋南康郡公為縣公華容公為侯萍鄉侯為伯減戶有差以奉劉穆之王弘何無忌之祀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宣后陵曰永安妃曰昭皇后陵曰泰安詔刼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原赦諸負釁流徒

者皆聽還本土戊戌以荆州刺史嶷為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斷四方上慶禮已亥詔二宫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乃停太官池塞税庚子詔宋帝后藩王諸陵量置守衛五月丙午以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為驃騎大將軍詔宋氏第秩量所廢置有司奏留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二人除廣興郡公沈曇亮等一百二十二人改元嘉歷為建元歷社以正月卯臘以十二月未丁未詔曰設募取將縣賞購士蓋出權宜

自今可斷衆募乙卯河南國遣使朝貢丙辰詔遣兼散
騎常侍十二人廵行四方己未汝陰王殂齊志也追謚
為宋順帝辛酉誅隂安公劉燮等六月乙亥詔宋末以
來枯骸毀櫬宜下埋藏庚辰備法駕奉七廟主於太廟
甲申立齊太子賾為皇太子斷諸州郡禮慶降死罪以
下刑幷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嶷為豫章王映為臨川
王晃為長沙王曅為武陵王暠為安成王鏘為鄱陽王
鑠為桂陽王鑑為廣興王皇孫長懋為南郡王乙酉葬

宋順帝於遂寧陵秋七月丁未曲赦交州部内丁巳詔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給復十年八月癸巳省陳留國丁巳立皇子鈞為衡陽王九月辛丑詔以二吴義興三郡遭水减今年田租乙巳復置南蠻校尉官丙午加司空褚淵尚書令冬十月丙子立彭城王劉徹為汝陰王奉宋後已未享太廟辛巳汝陰王太妃王氏薨追贈宋恭皇后已丑荆州天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以司空褚淵為司徒以尚書右僕射王儉為左僕射辛丑祀南郊二月丁卯魏軍攻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人尤貧遘難者三月百濟國遣使朝貢以其王牟都為鎮東大將軍夏四月丙寅進高麗王樂浪公高璉號驃騎大將軍五月立六門都牆秋九月甲午朔日有蝕之丙子蠕蠕國遣使朝貢冬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為司徒壬子以驃騎豫章王嶷為司空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詔王公卿士薦讜言丙子立皇子鋒為江夏王二月癸丑罷南蠻校尉官夏四月辛亥始制東宮臣僚用下官禮敬聞喜公子良等六月壬子大赦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九月辛未蠕蠕國王遣使欲俱攻魏獻師子皮袴褶烏程令吴郡顧昌元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死亡屍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丙戌置會稽山陰縣獄丞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度陽侯為西秦河

二州刺史河南王十二月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命散
騎常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諸州郡觀省風俗
四年春二月乙未上不豫庚戌詔原都下囚繫有差免
元年以前逋責三月庚申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受
顧託壬戌皇帝崩於臨光殿年五十六羣臣上謚曰高
皇帝廟號太祖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四月丙午葬
於武進泰安陵於龍舟卒哭内外反吉上少有大量喜
怒不形於色深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

草隷書奕碁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及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毁棄後宫器物欄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内殿施黄紗帳宫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黄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下移風易俗性寛營與直閤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共棋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

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始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不絶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答曰不過出方伯耳密白太祖曰貴不可言明帝意猶不已遣人踐藉以左道厭之上後於所樹華表柱忽有龍鳴震響山谷明帝寢疾爲身後之慮多翦功臣上亦見疑每云蕭道成有

不臣相時鎮淮陰每懷憂懼忽見神人謂上曰無所憂子孫當昌盛泰始三年宋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舊與帝款是行也帝與奉伯同室卧奉伯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及覺敘夢因謂曰兖州當大庇生靈而弟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又參軍崔靈建夢天謂已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使授其天子位考自三皇五帝以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及為領軍望氣者陳安寶見上身上恒

有紫黃氣安寶謂王洪範曰此人貴不可言所居武進

縣有一道相傳云天子路或謂秦皇所游或云孫氏舊

迹時訛言東城天子出其後建安王休仁鎮東府宋明

帝懼殺休仁而常閉東府不居明帝又屢幸改代作伐

以厭王氣又使子安陳王代之及蒼梧王敗安成王代

立時咸言為驗術數者推之上舊居武進東城村東城

之言其在此也昇明二年冬延陵縣季子廟沸井之北

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尺得沸井奔涌若浪其地

又響即復鑿之復得一井涌沸亦然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廣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詣闕起居簡文堅白字色乃黄瑞應圖云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静則仙人主之會稽剡縣有山名刻石父老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字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苔視之其大石文曰此齊者黄石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蕭字道成得賢師天下太平小石文曰

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風也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将将帝小字也河洛讖曰歷年七十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鱗舉又曰肅肅草成道德盡備案宋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齊受命七十年又讖曰蕭為二士天下樂案二士主字也郭文舉金雄記曰當復有作肅入草易曰聖人作萬物覩當復有作言聖人作也壬子年歌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中精細者稻也即道也熟

猶成也又歌曰金刀利刃齊刈之金刀劉字刈猶翦也孔子河洛讖曰竭河梁塞龍泉消除水災泄山川水即宋也宋氏為災害故曰水災梁亦水也竭河梁則行路成矣路猶道也消除水災除宋水氏之災害也河圖讖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為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戢翼朔旦鳴南斗吳分野草屋者居上蕭字象也先是益州有山古老相傳曰齊后山昇明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有沙門元暢者於此山立精舍其日上登

尊位其月二十四日滎陽郡人尹千於嵩山東南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玉璽在其中璽方三寸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掃平河洛清魏都又曰皇帝運興千奉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以獻案宋武帝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帝之符應也若是今備之云

高帝建元四年

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也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巳未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宮將產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為龍兒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雀羽衣裳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住堂內得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為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劔馬仕宋為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縶上郡獄

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上遂率部曲百
餘人起義避難揭陽山有白雀來集聞山中有清聲傳
漏響又於山累石為佛圖其側忽生一樹狀若花蓋青
翠扶疎有殊羣木上將討戴凱之大饗士卒是日大熱
上各令折荊枝自蔽言未終而有雲垂蔭正當會所會
罷乃散及為廣興相嶺南積旱遭水阻涸商旅不通上
部伍既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元徽四年累遷
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晉熙

王燮為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即據盆城口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於盆城掘塹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於時城內乏水欲引水入城始鑿城內遇伏泉涌出如此者九處用之不竭上表求西討不許乃遣偏軍援郢平西將軍黃回等皆受上節度昇明二年事平遷江州刺史聞喜縣侯其年徵拜侍中領軍將軍尋加督京畿諸軍事三年又加尚書僕射

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給班劒二十人
齊國建為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
羽葆鼓吹增班劒為三十人以石頭為世子宮官置二
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東宮進為王太子高帝即位為
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
帝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營部各行喪三日不得
擅離任都邑城中防備幢隊一不得還乙丑稱先帝遺
詔以司徒褚淵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為尚書令

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從爾約内官可三日一還臨外軍間日一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丁卯以前將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庚午以司徒豫章王嶷為太尉癸酉詔免逋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自是令僕已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悅焉夏四月辛

卯追尊穆妃為皇后五月庚申以高皇帝配南郊高昭皇后配北郊六月甲申朔立河南王長懋為皇太子詔申壬戌赦恩百日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進爵聞喜公子良為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為廬陵王應城公子慶為安陸王江陵公子懋為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為隨王皇子子真為建安王皇孫昭業為河南郡王戊戌以水潦為患星緯乖序赴日訊都下囚諸遠縣委刺史以時察判建康秣陵二縣貧人加振賜必令周悉吳興義興遭

水縣蠲除租調以司徒褚淵為司空秋八月癸卯司空褚淵甍九月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乙未以中書令王延之為尚書左僕射十二月己丑詔曰緣淮戍將久處邊勞三元行始宜霑恩慶可遣中書舍人宣旨臨會後每歲如之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詔內外羣僚各進讜言王公卿士各舉所知又詔守宰祿奉蓋

有恒準往以邊虜告警故沿時損益今區宇寧晏宜加優奬郡縣丞尉可還本秩壬戌立皇弟鋭為南平王鏗為宜都王皇子子明為武昌王子罕為南海王望氣者云新林婁湖東府西有天子氣甲子築青溪舊宫作新婁湖苑以厭之二月庚寅以征虜將軍楊炅為沙州刺史封陰平王三月庚辰詔以星緯失序陰陽愆度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朔訖為始戊寅詔四方見囚罪無輕重及刼賊餘口長徒收繫悉皆原赦夏五月丁酉車騎

將軍張敬兒有罪伏誅秋八月壬申魏人來聘冬十月丙寅使驃騎將軍劉纘聘於魏十一月己卯雷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護軍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以南兖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壬寅以新除尚書右僕射柳世隆為左僕射以丹陽尹李安人為右僕射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為巴陵王八月丙午幸舊宮申都下獄及三署見徒量所降宥戊申幸

元武湖講武壬子扶南國遣使朝貢并獻頌章云甲子
詔都下二縣墳墓毁發隨宜掩埋遺骸未櫬者并加斂
瘞疾困不能存者詳加霑賚冬十二月庚申魏人來聘
三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赦三百里内罪應入重者降
一等餘依赦制三月甲寅使輔國將軍劉纘聘於魏夏
五月省總明觀秋七月甲戌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王僧虔薨辛卯於益州置平蠻校尉官八月乙未幸
中堂聽訟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為河涼二州刺史

封隴西公宕昌王冬十月丙辰魏人來聘十二月以江州刺史王奐為尚書右僕射改封武昌王子明為西陽王

四年春閏正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為邵陵王丁未以武都王楊集始為北秦州刺史辛亥耕籍田詔宥殊死巳下甲寅幸閱武堂勞酒小會賜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戊午幸宣武堂講武二月丙寅大風吴郡偏甚樹葉皆赤巳未立皇弟銶為晉熙王鉉為河東王壬午使通

直郎裴昭明聘於魏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為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右僕射王奂為尚書左僕射辛卯賜孤寡老疾各有差夏四月庚午殷祀太廟降諸囚徒先是立商飈館於孫陵岡世呼為九日臺秋九月辛卯車駕幸焉冬十月初起新林苑

六年春三月甲申詔皇太子於東宮元圃園宣猷堂臨訊及三署徒隸己亥封皇子嚮為巴東王夏五月庚辰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表陳射雉書奏賜死又頴川荀丕亦以諫諍託他事及誅六月辛未詔省州郡縣送故輸錢者秋七月齊興太守劉元寶於郡城塹得錢三十七萬皆輪厚徑一寸半以獻上以為瑞班賜公卿九月壬寅於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十一月丙戌土霧竟天如煙入人眼臭

二日乃止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鎮南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以豫州刺史西昌侯鸞為右僕射辛亥祀南郊大赦申明不舉子之科若有産子者復其父壬戌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臨川王映薨戊辰詔以諸大夫年秩隆重增俸給見役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為臨賀王子峻為廣漢王子琳為宣城王子珉為義安王夏五月乙巳尚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薨甲子以新除尚書

左僕射柳世隆為尚書令秋九月壬寅魏人來聘冬十一月戊申詔平南參軍顔幼明聘於魏

八年春正月庚子以領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丁巳以行百濟王泰為鎮東大將軍百濟王二月辛卯零陵王司馬藥師薨夏四月戊辰朔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六月巳巳魏人來聘庚午長沙王晃薨丙申大雷雨有黃光竟天照地狀如金乙酉都下大風發屋秋七月癸卯詔以陰陽舛和緯象愆度儲肩嬰患淹歷旬晷可大赦

八月壬辰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反遣丹陽太守蕭順之討之子響伏誅乙酉以河南王世子休留代為西秦河二州刺史封河南王冬十一月戊寅詔量增尚書丞郎賜禄巳卯改封宣城王子琳為南康王立皇子子建為湘東王

九年春正月甲午省平蠻府辛丑祀南郊降都下見囚戊午詔射聲校尉裴昭明聘於魏二月癸巳明堂災夏五月丙申林邑國獻金簟丁未魏人來聘安成王暠薨

已未樂游正陽堂災秋八月己亥使司徒參軍蕭琛聘於魏吳興義興大水乙卯蜀二郡租九月戊辰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冬十月甲寅魏人來聘
十年春正月戊午以司徒廣陵王子良領尚書令以尚書右僕射西昌侯鸞為左僕射詔增內外有務衆官禄奉丙戌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驃騎大將軍王敬則鎮軍大將軍陳顯達故鎮東將軍李安人配饗太祖廟庭二月乙巳使司徒參軍蕭琛聘於

魏

十一年春正月戊午以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敬則為司空乙亥皇太子長懋薨二月雍州刺史王奐有罪伏誅二月丙寅以金紫光禄大夫王晏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癸未魏人來聘甲午立皇孫昭業為皇太孫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五月戊辰以旱故都下二縣朱方姑熟權斷酒秋七月丁巳曲赦南兖兖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三調衆逋宿責并同

原除其緣淮及青冀新附僑人復除已訖更申五年先
是魏地謠言赤火南流喪南國至是有沙門從北齎此
火而至色赤於常火而微云以療疾貴賤爭取之多得
其驗二十餘日都下大盛咸云聖火詔禁之不止火灸
至七炷而疾愈吳興丘國賓竊以還鄉邑人楊道慶虛
疾二十年依法灸即差是月上不豫從御延昌殿始登
階而殿屋鳴吒上惡之魏軍將至上慮朝野憂惶力疾
召樂府奏正聲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

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正道内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尚書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畧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元邈沈文季張瓌薛深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又詔貝身後服御陵廟等事悉有條理是日上崩於延昌殿年五十四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九月丙寅葬景安陵上剛毅有斷政事總

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游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
頓遣臨崩又詔凡諸游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
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纊斂人已甚
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絶

武帝永明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
也高帝為相王鎮東府時年五歲牀前戲高帝方令左
右拔白髮問之曰兒言我誰邪答曰太翁高帝笑謂左

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者乎即擲鏡鑷其後
問訊高帝指示賓客曰由我基於此四世矣及武帝即
位封為南郡王時年十歲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
東宮崇正殿其日小會賜王公已下帛各有差給南郡
王扶二人十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
文學禮絕羣王十一年給皁輪三望車文惠太子薨立
南郡王為皇太孫居東宮其年七月戊寅武帝崩皇太
孫即帝位大赦八月壬午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

王瑩為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並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晏為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為右僕射癸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增班劔三十人蠲除三調及衆逋在今年七月三十日以前者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舍減關市征税先是每有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是時西昌侯鸞任知朝政天下咸望風來蘇至此恩信兩行海内莫不欣然九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為世

宗文皇帝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為皇太后立皇
后何氏十一月庚戌魏人來聘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為
新安王曲江公昭秀為臨海王皇弟昭粲為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加太傅竟陵王子良
殊禮鎮軍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為大將軍給鼓吹一
部親兵五百人以領軍鄱陽王鏘為尚書右僕射詔百
僚極陳得失又詔王公已下各舉所知辛亥祀南郊宥
隆昌元年以來流人戊午拜崇安陵甲戌使司徒參軍

劉斅聘於魏二月辛卯祀明堂夏四月辛巳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曅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丁酉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為衛將軍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驃騎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閏月丁卯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五月甲戌朔日有蝕之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廢帝為鬱林王帝少美容止好隷書武帝特所鍾愛敕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對音吐甚有令譽生而為竟陵文宣王所

攝養常在袁妃間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隨往焉性甚
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欵曲周至矯情飾詐陰懷
鄙慝與左右無賴羣小二十許人共衣食同卧起妃何
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就富市人求錢無敢不
與及竟陵王移西邸帝獨住西州每夜輒開後堂閤與
諸不逞小人至諸營署中淫宴凡諸小人并逆加爵位
皆疏官名號於黄紙使各囊盛以帶之許南面之日即
便施行又别作籥鉤兼善效人書每私出還輒扃籥封

題如故故人無知者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聞之相與謀曰若言之二宮則其事未易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打及犬物所傷豈真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餘生寧足吝邪數日中二人相繫自殺二宮不知也武帝以既陽縣寒人給事中綦毋珍之代仁祖剡縣寒人馬澄代天翼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帝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繫不如市邊屠酤

富兒百倍文惠太子自疾及薨帝侍疾及居喪哀容號毁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為皇太孫問訊太妃截壁為閤於太妃房内往何氏間每入輒彌時不出武帝往東宫帝迎拜號慟絶而復蘇武帝自下輿抱持之寵愛日隆又在西州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来人間有楊婆兒歌蓋此徵也武帝有病又令楊氏日夜禱祈令宫車早晏駕時何妃

在西州武帝未崩數日疾稍危與何氏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武帝疾憂容慘慼言發淚下武帝每言及存亡帝輒哽咽不自勝武帝以此謂為必能負荷大業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厝意五年以後勿復委人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崩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如此者再而崩大斂始畢乃悉呼武帝諸伎備奏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素好狗馬即位未逾旬便毀武帝所起招婉殿

以材賜閹人徐龍駒於其處爲馬埒馳騎墜馬面頷並傷稱疾不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粱肉奉之及武帝梓宫下渚帝於端門内奉辭轀輬車未出端門便稱疾還内裁入閤即於内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内外時司空王敬則問新除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如此不當怱怱邪坦之曰此政是内人哭響徹耳自山陵之後便於閤内乘内人車問訊往皇后所生母宋氏閤因微服游走市里又多往文帝崇安陵隧中與羣小共作諸鄙

褻擲塗賭跳放鷹走狗雜狡獪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侯鸞鸞爲有諫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末武帝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期歲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其在内常裸袒著紅紫錦繡新衣錦帽紅縠褌雜采衵服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毀武帝御物甘草杖

宮人寸斷用之徐龍駒為後宮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帝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改姓徐氏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為尼以餘人代之皇后亦淫亂齋閤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别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並為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既而尼媪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常隨后呼胤為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

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諮鸞慮變先使蕭諶坦
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
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
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
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閤令閹人登興光樓
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鐘樓下須
臾蕭諶領兵先入宮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劔自刺不
入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衛

執弓楯欲戰諶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𦍑遇弑年二十一舁尸出徐龍駒宅殯葬以王禮霍氏及廣昌君宋並賜死餘黨亦見誅先是文惠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太子屢游幸之東田反語為顛童也武帝又於青溪立宮號曰舊宮反語云窮廐也果以輕狷而至於窮又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武帝曰皇太子非名之謂於是移黜於外易名為犬子處士何點曰太子者天

地之所縣三才之所繫今化而為犬不得立矣既而文惠太子薨鬱林海陵相繼廢黜此其驗也永明中百姓忽著破後帽始自建業流於四遠貴賤翕然服之此服祅也帽自蕭諶之家其流遂遠天意若曰武穆文顯皆當絕而諶亦誅死之效焉

鬱林王隆昌元年

廢帝海陵恭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汝王及鬱林廢

西昌侯鸞奉帝纂統

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賜文武位一等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都督揚州刺史加班劒三十人封宣城郡公出鎮東城以尚書左僕射王晏為尚書令以丹陽尹徐孝嗣為左僕射以衛軍將軍沈文季為右僕射以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以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鏘為司徒命宣城公鸞甲仗百人入殿陳顯達王晏徐

孝嗣蕭諶各三十人入殿八月壬辰魏人來聘甲午以
前司空王敬則為太尉辛丑復置南蠻校尉官甲辰詔
使者觀省風俗九月癸未誅新除司徒鄱陽王鏘中軍
大將軍隨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兖州刺史
安陸王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
軍王元邈討誅之乙酉又誅湘州刺史南平王鋭郢州
刺史晉熈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丁亥以衛將軍
廬陵王子卿為司徒以撫軍將軍桂陽王鑠為中軍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丁酉加宣城公鸞黄鉞進授
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殊禮進
爵為王戊戌誅新除中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
陽王鈞侍中秘書監江夏王鋒鎮軍將軍建安王子真
左將軍巴陵王子倫是時宣城王子鸞輔政帝起居皆
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録公命竟不與辛
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使宣城王入纂皇統建武
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彊故事給虎賁旄頭畫輪

車設鍾簴宮縣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殯之給温明祕器斂以衮冕之服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輼輬車九旒大輅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彊故事謚曰恭先是武帝立禪靈寺於都下當世以為壯觀天意若曰禪者禪也靈者神明之目言武帝晏駕而鼎業傾移也永明世市里小兒以鐵相擊於地曰鬬鑿鑿之為言族也至是宗室族滅矣又武帝時以燕支為朱衣朝士皆服之及明帝以宗子入篡

此又奪朱之效也時又多以生紗為帽半其裊而折之號曰倚勸先是人間語好云擾攘至是朝士勸進實為忽遽倚勸擾攘之言於是驗矣

海陵王延興元年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小字元度少孤高帝撫育過諸子宋泰豫元年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昇明中累遷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進號輔國將軍高帝踐阼封西昌侯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為侍

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十年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右衛將軍武帝遺詔為侍中尚書令尋加鎮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隆昌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尋加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海陵王立為驃騎大將軍録尚書事揚州刺史加都督增班劍為三十人封宣城郡公鎮東府城給兵五千人錢二百萬布千匹九江事難假黄鉞事寧表送之尋加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為

四十人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末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王入纂高帝為第三子羣臣三請乃受命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皇帝即位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以大尉王敬則為大司馬以司空陳顯達為太尉乙丑詔斷遠近上禮丁卯詔自今雕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藩牧守宰或有薦獻嚴加禁止十一月壬申

日有蝕之帝宿沐浴不御内其日潔齋蔬食斷朝務屏人單衣怗危坐以至事畢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妃江氏為懿后别立寢廟號曰脩安封桂陽王鑠等諸王子皆為列侯凡諸王侯得罪者諸子皆復屬籍又詔遣大使觀省四方癸酉革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太子以師禮敬少傅甲戌進大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爵邑各有差省新林苑先是百姓地者悉以還主廢南蠻校尉官己卯追崇妃劉氏為敬皇后號陵曰興安庚辰

立皇子寶義為晉安王寶玄為江夏王寶源為廬陵王寶夤為建安王寶融為隨郡王寶攸為南平王甲申斷官長貢獻及私餉遺以安陸昭王緬第二子寶晊襲封安陸王丁亥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戊子立皇子寶卷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巳丑詔東宮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深表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并窮困私門庚子詔自搢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

以前銓叙之科十二月庚戌宣德太僕劉朗之游擊將軍劉璩之子坐不贍給兄子致使隨母他嫁免官禁錮終身付之鄉論是歲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二年春正月辛未降都下繫囚殊死以下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内外羣僚各進忠言無有所諱魏攻豫司徐梁四州壬申遣鎮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以拒魏巳卯詔都下二縣有毀發墳壠隨宜修理乙未魏軍攻鍾離徐州

刺史蕭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北道諸軍事丁酉内外纂嚴三月己未司州刺史蕭誕與衆軍攻敗魏軍詔雍豫司南兖徐五州遭遇兵戎之家悉停今年租調丙寅停青州麥租魏軍自壽春退甲申解嚴夏四月己亥朔親録三百里内獄訟自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原遣有差魏軍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拒退之五月甲午寢廟成詔監作長帥賜位一等六月壬戌誅領軍蕭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

子貞秋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寶攸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為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為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為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為桂陽王冬十月癸卯詔罷東田毀光興樓并詔水衡量省御乘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以下班賜各有差斷四方上禮十二月丁酉詔晉帝諸陵悉加脩理并增守衛吳晉陵失稔之鄉蠲三調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酉以隂平王楊炅子崇祖為沙州刺史

封陰平王二月已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事竟不行

乙酉詔以去歲魏攻緣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病死者并送還本土三月壬午詔車府乘輿有金銀飾者皆別除之夏四月魏軍攻司州櫟城戍主魏僧明擊破之冬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斷遠近上禮

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庚辰詔人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壬辰誅尚書

令王晏二月以尚書左僕射徐孝嗣為尚書令秋八月

甲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為恭太后魏軍攻沔北冬十

月又逼司雍二州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

禦之十一月丙辰以氐楊靈珍為北秦州刺史封仇池

公武都王十二月丁丑遣度支尚書崔慧景率衆救雍

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中軍大將軍徐孝嗣即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沔北諸郡為魏所攻相繼亡敗新

野太守劉忌隨宜應接食盡煑土為粥而救兵不至城被尅死之乙巳遣太尉陳顯達持節救雍州丁未誅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二月癸丑遣左衛將軍蕭惠休假節援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敗魏軍於淮北三月丙午蠲雍州遇魏軍之縣租布戊申詔增仲尼祭秩上以疾患不瘳望氣者云宜改元夏四月甲寅大赦改元文武

賜位二等已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坦為衡陽王丁丑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五月壬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東討乙酉斬敬則傳首建鄴曲赦浙東吳晉陵等七郡秋七月已酉帝崩於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徐孝嗣可重申前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尚書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卿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

暄參懷心腹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羣臣上謚曰明皇帝廟號高宗葬興安陵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繖大存儉約罷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惠太子所起東田斥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嘗用皂莢訖授餘濼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裹蒸帝十字畫之曰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武帝掖庭中宫殿服御一無所改其

儉約如此性猜忌亟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将南則詭言之西将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羣臣莫知及疾篤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為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宫内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啟太官無此水則不立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事寢

明帝建武四年永泰元年即位五年

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明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八月庚申鎮北將軍晉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己未詔刪省律科癸亥詔蕭坦之江祏更直殿省總監宿衛辛未詔劉暄江祏更直延明殿省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庚寅尚書令徐孝嗣議王侯貴人昏連卺以真銀盃事出近俗又牢燭侈績亦虧曩制令除金銀連鎖

自餘新器悉用埏陶牢燭華侈亦宜停之奏可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辛卯祀南郊丁酉改封隨王寶融為南康王安陸王寶晊為湘東王竟陵王昭胄為巴陵王二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夏四月丙午朔魏孝文帝崩己巳立皇子誦為皇太子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遥光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丙戌殺尚書右僕射江祏侍

中江祀地震自此至來歳晝夜不止小屋多壞丁亥都
下大水死者甚衆賜死者材器並加振恤八月乙巳蠲
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租調又詔為馬圈戰亡將士舉
哀丙辰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反詔曲赦都下
中外戒嚴遣領軍將軍蕭坦之致討戊午斬遥光傳首
己巳以尚書令徐孝嗣為司空以領軍蕭坦之為尚書
左僕射閏月丙子以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九月甲辰
殺尚書左僕射蕭坦之右衛將軍曹武戊午殺領軍將

軍劉暄壬戌以頻殺大臣大赦冬十月乙未誅尚書令
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鎮軍將軍沈文季庚子
以吳興太守蕭惠休為尚書右僕射辛丑以侍中王亮
為左僕射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反
於尋陽乙丑加護軍將軍崔慧景平南將軍督衆軍南
討十二月甲申陳顯達至都宮城嚴警乙酉斬顯達傳
其首餘黨悉平
二年春正月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己丑叔

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魏三月乙卯命平西將軍崔慧景攻壽春夏四月丙午尚書右僕射蕭惠休卒丁未崔慧景於廣陵反舉兵內向壬子命右衛將軍左興盛督都下水步衆軍禦之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元以京城納慧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建鄴臺城內閉門拒守豫州刺史蕭懿興兵入援已已以懿為尚書右僕射癸酉慧景棄衆走斬之詔曲赦都下及南徐南兗二州乙

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為尚書令丙子以中領軍王瑩為尚書右僕射五月己酉江夏王寶元伏誅壬子赦巳丑曲赦都下及徐兖二州六月庚寅車駕於樂游苑内會如三元都下放女人觀秋七月甲申夜宫内火唯東閣内明帝舊殿數區及太極以南得存餘皆蕩盡冬十月巳亥殺尚書令蕭懿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長史蕭頴冑起兵於荆州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是歲魏宣武帝景明元年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帝與宫人於閲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閹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以驃騎大將軍晉安王寶義為司徒以新除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巳長星見竟天辛亥祀南郊大赦詔百官陳讜言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壬午詔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始内横吹五部於殿内晝夜奏之壬戌蚩尤旗見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六月蕭

頴胄弟頴孚起兵廬陵戊子赦江州安成廬陵二郡秋

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太

守王靈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夤向臺至杜姥宅

門閉乃散走丙辰龍闘於建康淮激水五里八月辛卯

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甲

辰蕭衍至南豫州輔國將軍監南豫州事甲冑軍二萬

人於姑熟奔歸丙辰李居士與衍軍戰於新亭見敗冬

十月甲戌王珍國又戰敗於朱雀航戊寅寧朔將軍徐

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衛屯東宮尋亦降衍於是閉宮城門自守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弑帝時年十九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明帝亦不以為非但勗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在宮嘗夜捕鼠達旦以為笑樂明帝臨崩屬後事以隆昌為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訥澀少言不與朝士接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

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宦者王寶孫曰此謂禿秋啼來乎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於後宫戲馬鼓譟為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叫雜以胡羌横吹諸伎常以五更就卧至晡乃起王侯以下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暗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閹豎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黄案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

裁竟便還西序寢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會怱遽而罷太子所生母黄貴嬪早亡令潘妃母養之拜潘氏為貴妃乘卧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矟又有金銀校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著絳衫以為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為雨所溼織雜采珠為覆蒙備諸雕巧選黄門五六十人為騎客

又選營署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鷹犬左右數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畧不暇息置射雉埸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障皆袷以緑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每出輒與鷹犬隊主徐令孫媒翳隊主俞靈韻馳馬而走左右争逐之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幢初試擔幢每傾倒在幢杪者必至踠傷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上擔之折齒不倦擔幢諸校具服飾皆自製之綴以金華玉鏡衆寶舍人主書及至左右主帥

並皆侍側逞諸變態曾無愧顏始欲騎馬未習其事俞靈韻為作木馬人在其中行動進退隨意所適其後遂為善騎陳顯達卒漸出游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是時率一日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東行驅西南行驅北應旦出夜便驅逐吏司奔騄叫呼盈路打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臨時驅迫衣不暇披乃至徒跣走出犯禁者應手格殺百姓無復作業終日路隅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郊外數

十里皆空家盡室巷陌縣慢為鬲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鬲障之内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横吹夜反火光照天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横路百姓喧走士庶莫辨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繞宛轉周徧都下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疾患困篤者悉挒移之無人挒者扶匐道側吏司又加捶打絶命者相繫從騎及左右因之入富家取物無不蕩盡工商莫不廢業樵蘇由之路斷至於乳婦昏

姻之家移産寄室或輿病棄屍不得殯葬有棄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為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史便死遂失骸骨前魏興太守王敬賔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如此非一又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當産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曰臨産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又長秋卿王儇病篤不聽停家死於路邊丹陽尹王志被驅急狼狽步走惟將二門生自隨藏朱雀航南酒壚中夜方得羽儀而歸帝

既喜游獵不避危險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藏於草間為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麞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故貴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為避園之舍每還宫常至三更百姓然後得反禁斷又不即通處處屯咽或泥塗灌注或氷凍嚴結老幼啼號不可聞見時人以其所園處號為長園及建康城見園亦名長園識者以為讖焉三年殿内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還宫内諸房閤已閉内

人不得出外人又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衆救火太極殿得全内外叫喚聲動天地帝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宫慮有亂不敢便入參覘審無異乃歸其後出游火又燒璿儀曜靈等十餘殿及栢寢北至華林西至祕閣三千餘間皆盡左右趙鬼能讀西京賦云栢梁既災建章是營於是大起諸殿芳樂芳德仙華大興含德清曜安壽等殿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殿皆匝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

綺窻間盡畫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鏤金銀為
書字靈獸神禽風雲華炬為之玩飾椽桷之末悉垂鈴
佩江左舊物有古玉律數枚悉裁為鈿笛莊嚴寺有玉
九子鈴外國寺佛面有光相禪靈寺塔諸寶珥皆剝取
以施潘妃殿飾性急暴所作便欲速成造殿未施梁桷
便於地畫之唯須宏麗不加精密亦不別畫但取絢曜
而已故諸匠賴此得不用情又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
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塗壁皆以麝香錦幔

珠簾窮極綺麗縶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世人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琉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人間金銀寶物價皆數倍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皆有隱獘又須求雄雉頭鶴氅白鷺縗百品千

條無復窮已親倖小人因縁為姦科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率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懼威口不得道須物之處已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少府太官凡諸市賣事皆急速催求相繫吏司奔馳遇便虜奪市廛離散商旅靡依又以閱武堂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牆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花取玩俄頃剗取細草來植階

庭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紛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至是以金為泥不足用令富室賣金不問多少限以賤價又不還直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夫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今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答曰非不悅子之道顧言不用耳潘妃放恣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為罪田宅貲財莫不啟乞或云寄

隱附藏復加妝没計一家見陷禍及親隣又慮後患男口必殺明帝之崩竟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亡制斬縗絰杖衣悉麤布羣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閹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為天子解菜又於苑中立店肆模大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宫人閹豎共為裨販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録事將鬬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敕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荊子

閤内不得進實中荻雖畏潘氏而竊與諸姊妹淫通每游走潘氏乘小輿宮人皆露褌著緑絲屩帝自戎服騎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於時百姓歌云閲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又偏信蔣侯神迎來入宮晝夜祈禱左右朱光尚詐云見神動輒諮啟并云降福始安之平遂加位相國既而又號為靈帝車服羽儀一依王者又曲信小祠日有十數師巫魔媪迎送紛紜光尚輒託云神意范雲謂光尚曰君

是天子要人當思自全計先尚曰至尊不可諫正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東入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拔刀與光尚等尋覔既不見處乃縛菰為明帝形北向斬之縣首苑門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揚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為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為附隷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在

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並是復蔭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銜命之人皆給貨賂隨意縱捨又橫調徵求皆出百姓羣小以陳顯達下數日便敗崔慧景圍城正得十日及蕭衍兵至亦謂為然裹糧食樵芻凡所須物為百日備帝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及至近郊乃聚兵為固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坐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充紙鎧使冠軍將軍

王珍國領二萬人據大桁莫有鬬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為王倀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也既斃衆軍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水死者無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内軍事委王珍國兖州刺史張稷入衛以稷為副實甲猶七萬人帝著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城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刃出東掖門稱將王出盪又受刀敕等敎著五音兒衣登城望戰還與御刀左右及六宫於華

光殿立軍壘以金玉爲鎧仗親自臨陣詐被創勢以板
捆將去以此厭勝又於閱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
帝於殿内騎馬從鳳莊門入㣲明門馬被銀蓮葉貝裝
鎧雜羽孔翠寄生逐馬左右衛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
外鼓吹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望弩幾中之衆皆怠
怨不為致力募兵出戰至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慮
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内皆盡城中閤
道西掖門内相聚為市販死牛馬肉蕭衍長圍既立塹

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猶惜金錢不肯賞賜茹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啟為城防帝云擬作殿竟不與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法珍虫兒又說帝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衍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彊彊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宮御刀豐勇之

為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卧未熟聞
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閤已閉閹人禁防黃泰
平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
宣德太后令依漢海昬侯故事追封東昬侯
東昬侯永元三年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
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出為西中郎將荆州刺史督
九州軍事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王舉兵其

日太白及辰星俱見西方乙卯敎纂嚴丙辰以雍州刺史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戊午衍表勸進十二月乙亥羣僚勸進並不許壬辰驃騎將軍夏侯亶自建鄴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可且封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置僚屬三年五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例是日長星見竟天甲寅建牙於城南二月己巳羣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永元三年為中興文武賜位二等是歳彗星竟天以相國左長史蕭穎胄為尚書令加雍州刺史蕭衍尚書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以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為零陵侯詔不許又奏為涪陵王詔可夏四月戊辰詔凡東討衆軍及諸向義之衆普復除五年秋七月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八月丙子平西

將軍陳伯之降九月己未詔假黄鉞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冬十一月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冑卒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宣德皇太后令以征東大將軍蕭衍為大司馬録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夤為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乙酉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皇太后臨朝入居内殿壬寅大

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為守尚書令甲寅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二月壬戌誅湘東王寶晊丙戌進梁公蕭衍爵為王三月辛丑鄱陽王寶夤奔魏誅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貞庚戌車駕東歸至姑熟丙辰遜位於梁丁巳廬陵王寶源薨四月辛酉禪詔至皇太后遜居外宮梁受命奉帝為巴陵王宮於姑熟戊辰巴陵王殂時年十五追尊為齊和帝葬恭安陵初梁武帝欲以南海郡為

巴陵國邑而遷帝焉以問范雲雲俛首未對沈約曰今古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武帝頷之於是遣鄭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搚焉先是文惠太子與才人共賦七言詩句後輒云愁和帝至是其言方驗又永明中望氣者云新林婁湖青溪並有天子氣於其處大起樓苑宮觀武帝屢游幸以厭之又起舊宮於青溪以弭其氣而明帝舊居東府城西延興末明帝龍飛至是梁武帝

衆軍城於新林而武帝舊宅亦在征虜營是時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祅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為猥賤乎東昏又令左右作逐鹿帽形甚窄狹後果有逐鹿之事東昏宮裏又作散叛髮反髻根向後百姓爭學之及東昏狂惑天下散叛矣東昏又與羣小別立帽褰其口而舒兩翅名曰鳳度三橋裙向後總而結之名曰反縛黄麗東

昏與刀敕之徒親自著之皆用金寶鏤以璧璫又作著調帽鏤以金玉間以孔翠此皆天意梁武帝舊宅在三橋而鳳度之名鳳翔之驗也黄麗者皇離為日而反縛之東昏戮死之應也謂者梁武帝至都而風俗和調先是百姓及朝士皆以方帛填胷名曰假兩此又服祅假非正名也儲兩而假之明不明不得真也東昏誅其子廢為庶人假兩之意也

和帝中興二年

右齊七主二十四年為梁所滅

通志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十一　史部

通志卷十三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梁紀第十三

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整生皇高祖鎋位濟陰太守鎋生皇曾祖副子位州治中從事副子生皇祖道賜

位南臺治書侍御史道賜生皇考諱順之字文緯於齊
高帝為始族弟皇考外甚清和而内懷英氣與齊高帝
少而款狎嘗共登金牛山路側有枯骨縱横齊高帝謂
皇考曰周文王以來幾年當復有掩此枯骨者乎言之
懔然動色皇考由此知齊高帝有大志常相隨逐齊高
帝每外討皇考常為軍副及北討薛索兒夜遣人入營
提刀徑至齊高帝卧榻皇考手刃之頻為齊高帝鎮軍
司馬長史時宋帝昏虐齊高帝謀出外皇考以為一旦

奔亡則危幾不測不如因人之欲行伊霍之事齊髙帝深然之歷黄門郎安西長史吳郡內史所歷皆著名吳郡張緒常稱文武兼資有德有行吾敬蕭順之袁粲之據石頭黄回與之通謀皇考聞難作率家兵據朱雀橋回覘人還告曰朱雀橋南一長者英威毅然坐胡牀南向回曰蕭順之也遂不敢出時微皇考石頭幾不據矣及齊髙帝創造皇業推鋒決勝莫不垂拱仰成焉齊建元末齊髙帝從容謂皇考曰當令阿玉解揚州相授玉

豫章王嶷小名也齊武帝在東宫皇考嘗問訊及退齊武帝指皇考謂嶷曰非此翁吾徒無以致今日及即位深相忌憚故不署台輔以參豫佐命封臨湘縣侯歴位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鎮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謚曰懿帝以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初皇妣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産帝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顔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頂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兩髀駢骨頂上隆起有文

在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材略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輙肅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户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内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脁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濆

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貴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尋以皇考艱去職歸建業及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帝及兄懿王融劉繪王思遠顧暠之范雲等為帳内軍主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帝曰夫立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帝曰憂國欲為周召欲為豎刁邪懿曰直哉史魚何其木彊也初皇考之薨不得志事見齊魚復侯傳至是鬱林失德

齊明帝作輔將為廢立計帝欲助齊明帝傾齊武帝之嗣以雪心恥齊明帝亦知之每與帝謀時齊明帝將追隨王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會稽恐為變以問帝帝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爪牙惟仗司馬垣歴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並唯利是與若啗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宜選美女以娛其心齊明帝曰亦吾意也即徵歴生為太子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並至續名隨王至都

賜自盡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齊武帝舊臣不自安齊明帝憂之乃起帝鎮壽陽外云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瀨慧景懼罪白服來迎帝撫而宥之將軍房伯玉徐元慶並曰慧景反跡既彰實是見賊我曹武將譬如韝上鷹將軍一言見命便即制之帝笑曰此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於是曲意和釋之慧景遂安

隆昌元年拜中書侍郎遷黄門侍郎

建武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

帝遣左衛將軍王廣之赴救帝為偏帥隷廣之行次尉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帝既屢有徵祥心益自負時去誕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雉脚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元慶進據賢首山魏絶其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帝獨奮請先進於是廣之益帝精甲銜枚夜行失道望

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脅帝堅壁不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退劉昶有疑心帝因與書閒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肅乃傾壁十萬陣于水北帝揚麾鼓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昶單馬走斬獲千計流血絳野

得肅昶巾箱中魏帝勑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禽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惲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帝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餉馬帝不受餉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帝出見馬答書殷勤縛之馬首令人驅出城外馬遂自還帝還都為太子中庶子領四廂直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車齊明每稱帝清儉勗勵朝臣

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沔守樊城武舊齊武帝腹心齊明帝忌之欲使后弟劉暄為雍州暄不願出外因江祏得留齊明帝擬帝雍州受密旨出頓聲為軍事發遣又命五兵尚書崔慧景征南將軍陳顯達相續援襄陽慧景與帝進次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帝止之不從於是大敗帝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以帝為輔國將軍監雍州事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謠言更甚及齊明帝

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内省分日帖勅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茹法珍梅蟲兒豐勇之等八人號為八要及舍人王咺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國憲帝謂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唯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上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

計於懿語在懿傳言既不從引策還帝乃名弟偉及憺
是歲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為舟
裝之備時帝所住齋常有氣五色回轉狀若蟠龍季秋
出九日臺忽暴風起烟塵四合帝所居獨白日清朗其
上紫雲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尋而大臣相次
屠戮
永元二年冬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
僧珍别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

月乙巳召僚佐集於聽事告以舉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願從者得鐵馬五千匹甲士三萬人初南康王寶融為荆州刺史長史蕭頴胄行府州事至是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頴胄兵襲襄陽帝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龎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天虎既發帝謂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虎坐收天下矣荆州得天虎至必回遑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

湘州便全有上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橄江南風之靡草不足比也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人加脣亡齒寒必不孤立寧得不闇見同邪挾荆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筭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帝復令天虎齎書與顥冑兄弟去後帝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二天虎口具

彼問人問天虎而無所說必謂行事與天虎具隱其情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内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遲疑不上穎冑大懼參軍席闡文柳忱謂穎冑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必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既不信我如斬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蔑不濟矣穎冑從之詰旦乃謂天虎曰天下之事縣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詐

山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荆軻於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閾縣門發折其車輮投車而走中兵參軍陳秀拔戟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帝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帝荅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帝迎南康王都襄陽時正尊號

帝不從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於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功業克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哉乃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

中興元年二月南康王為相國以帝為征東將軍戊申帝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霽士卒咸悅帝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

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建業闡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為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景宗帥衆濟岸進頓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沖逆戰茂等大破之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會大軍於夏口帝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遊遏中江絶郢魯二城信使時張沖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及沖長史程茂為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遥廢東昬為涪

陵王以帝為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黄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頴達領兵來會四月帝出沔命王茂蕭頴達等逼郢城五月己酉帝移屯漢南是日有紫雲如蓋蔭于壘幕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吴子陽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七月帝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子衿喜其夜流星墜其城四更中無雨而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大潰子陽

等竄走衆盡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曾二城相視奪氣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為子陽等聲援帝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讋服陳虎牙即伯之之子狼狽奔歸彼間人情理當兇懼我謂九江可傳檄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因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戊午曾山城主孫樂祖降己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黄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城主程茂薛元嗣遣參

軍朱曉求降帝謂曰城中自可不識天命何意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犬何嘗不吠堯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帝並加隱卹其死者命給棺櫘東昬聞郢城沒乃為城守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尚書令王亮苦諫不從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帝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即日沿流而下八月天子遣

兼黄門郎蘇回勞軍帝登舟命諸軍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及帝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帝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前軍之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姑熟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帝所乘艦恒有兩龍導引左右莫不見者緣道奉迎百姓皆如挾纊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

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為游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陣大軍次新林建康士庶傾都而至道欵者或以血為書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皂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諸軍迫之因復散走退保朱雀航馮淮自固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人來降東昏又

遣征虜將軍王珍國率軍主胡虎牙等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甲利器尚十餘萬人閹人王倀子持白虎幡督諸軍又開航背水以絶歸路王茂曹景宗等犄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退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壬午帝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門內驅逼營署官府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紿東昏出戰因降先是俗語謂密相欺變者為和欺於是蟲兒法珍等

曰今日敗於桓和可謂和欺矣帝命諸軍築長圍初衆
軍既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
叔猷屯瓜步及申胄自姑熟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為東
北聲援至是帝遣曉喻並降帝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
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墩從弟寧武將軍景鎮廣陵吳
郡太守蔡寅棄郡赴降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稷北徐
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黄油裹首送軍帝命吕
僧珍張彌勒兵封府庫及圖籍帝乃入收東昏嬖妾潘

妃誅之及兇黨王晅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賚將士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昬侯授帝中書監大司馬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户給班劍四十人黄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己卯帝入屯閲武堂下令大赦丙戌入鎮殿内是日鳳皇集建業又下令凡昬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

丁亥遣豫州刺史李元履以兵五千慰勞東方十二郡

二年正月辛卯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辯依事議奏其義師臨陣致命疾病死亡者並加葬斂收恤遺孤甲午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黄門侍郎樂法才慰勞都下追贈皇祖散騎常侍左光禄大夫皇考侍中丞相乙未下令朱雀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為埋掩建康城内不達天命自取

淪滅亦同此科又下令減損浮費自非奉粢盛修紱冕
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
宜罷省命外詳為條格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内殿
拜帝大司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丁亥詔進帝都督
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
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并
依舊辟士餘並如故甲寅齊帝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
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

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帝為梁公備九錫之禮加

遠游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梁國置丞相以下策書

襃贊功德帝固辭府僚勸進不已於是始受相國梁公

之命命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齊帝追贈

梁公夫人為梁國妃乙丑南豫州隊主陳文興於宣武

城内鑿井得玉鏤騏驎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又鳳凰

見建康縣桐下里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丙

寅詔梁國依舊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帝上表以前

代選官皆立選簿請自今選曹精加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豈所以弘奬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蠹尤宜刊革詔依表施行丙戌詔進梁公爵為王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并前為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如故帝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瑩

等率百僚敦請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下令赦國内殊死以下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統亦同蠲蕩丙午齊帝命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宫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一依舊儀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即安姑熟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末亡人便歸于别宫壬戌策書禪位于梁遣

兼太保中書監兼尚書令王亮兼太尉中書令王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帝抗表陳讓表不獲通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范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進帝讓不受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並明著羣臣重表固請乃從之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禮畢備法駕還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民

爵二級文武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責勿復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汚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封齊帝為巴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齊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以齊宣德皇后為齊文帝妃齊帝后王氏為巴陵王妃齊代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効著艱難者別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刼賊餘口没在臺府者悉皆蠲放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以兼尚書令王亮

為尚書令兼尚書右僕射沈約為尚書僕射封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右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荆州刺史憺為始興王自郡王以下列爵為縣六等皇弟皇子封郡王二千户王之庶子為縣侯五百户謂之諸侯功臣爵邑無定科鳳凰集南蘭陵丁卯詔凡後宫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被幽逼者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存者官給廪食戊辰遣巴陵王錢二百萬絹布各千疋綿二千觔車

騎將軍高麗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太進號征東大將軍鎮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將軍己巳巴陵王殂于姑熟追謚為齊和帝終禮一依故事庚午詔分遣內侍巡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狥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藴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各依名騰奏罔或遺隱又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葉永言叔季偷薄成風嬰愆入罪厥

塗匪一死者不可復生刑者無因自反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為條格以時聞奏辛未詔以謝沭公蕭寶義為巴陵王以奉齊祀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徵新除相國軍諮祭酒謝朏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南東海為蘭陵郡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癸酉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簡策屈兒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

妙擯壓莫通懷傅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甲戌詔斷遠近上慶禮閏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彌邕為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詔以憲綱日弛漸以為俗令端右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有司奏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張氏為獻皇后陵曰建陵郗氏為德皇后陵曰修陵五月乙亥夜盜入南北掖燒神虎門總章觀害

衛尉卿張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領軍將軍王茂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衆討之六月庚戌封北秦州刺史楊紹為武都王是月陳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秋七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癸卯鸞鳥見樂游苑乙巳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象舒彭進號安西將軍封鄧至王丁未命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詔尚書郎依昔奏事交州獻能歌鸚鵡詔不納林邑干陁利國各遣

使朝貢冬十一月巳未立小廟甲子立皇子綂爲皇太
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十二月大雪深三尺是歲
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爲左僕射吏部尚
書范雲爲右僕射辛酉祀南郊降死罪以下囚庚辰以
仇池公楊靈珍爲北梁州刺史封仇池王夏四月癸卯
尚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
卷五月尚書右僕射范雲卒乙巳益州刺史鄧元起尅

成都曲赦益州六月丁亥以新除左光祿大夫謝朏為司徒尚書令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為尚書右僕射是夏多癘疫秋七月扶南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朝貢冬十月皇子綱生降都下死罪以下囚十一月乙卯雷電大雨晦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為右僕射二月魏尅梁州三月隕霜殺草夏五月丁巳以扶南王憍陳如闍耶跋摩為安南將軍六

月丙子詔分遣使廵察州部視民寃酷癸未大赦秋七
月甲子立皇子綜為豫章王八月魏尅司州九月壬子
以河南王世子伏連籌為鎮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
封河南王北天竺國遣使朝貢冬十一月甲子詔除贖
罪科是歲魏正始元年
四年春正月癸卯詔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
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顔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
一人有司奏呉令唐傭鑄盤龍火爐翔鳳硯蓋詔禁錮

終身丙午省鳳凰銜書伎戊申詔往代多命宮人侍宮
觀禋郊之禮非所以仰虔蒼昊自合停止辛亥祀南郊
大赦二月初置胄子律博士壬午遣衛尉卿楊公則率
衛宿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予據州反長史李畟
討平之曲赦交州是月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里夏四
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為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
史正封宕昌王六月庚戌立孔子廟冬十月使中軍將
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侵魏以興師

費用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是歲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乙亥起前司徒謝朏為中書監司徒甲申立皇子綱為晉安王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夏四月甲寅初立詔獄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廷尉三官分掌獄事號建康為南獄廷尉為北獄五月置集雅館以招遠學秋七月乙丑鄧至國遣使朝貢八月辛酉

作東宮九月臨川王宏軍至洛口大潰所亡萬計宏單騎而歸冬十一月甲子都下地震生白毛乙丑以師出淹時大赦魏人乘勝攻鍾離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朏薨六年春三月庚申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鄴夏四月壬辰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官癸巳曹景宗韋叡等破魏師於邵陽洲斬獲萬計已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為尚書右僕射丁巳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右光祿大夫沈約為尚書左

僕射五月乙巳罝中衞中權將軍改驍騎為雲騎游擊為游騎秋八月戊子赦戊戌都下大水九月乙亥改閱武堂為德陽堂聽訟堂為儀賢堂冬閏十月乙丑以開府臨川王宏為司徒以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為尚書令以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為兼尚書右僕射甲申以左光祿大夫夏侯詳為左僕射十二月丙辰左僕射夏侯詳卒

七年春正月戊子以元樹為恒朔二州都督封魏郡王

戊戌詔作神龍仁虎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二月乙卯新作國門于越城南乙丑增置鎮衛將軍以下為十品以法日數凡二十四班以法氣序不登十品別有八班以象八風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合一百九號庚午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乙亥以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為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四月乙卯以皇太子納妃放赦大罪以下頒賜朝臣及近侍各有差五月都下大水戊子詔蘭陵縣

修建二陵周回五里內居人賜復終身己亥詔復置宗
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大舟仍先為十二卿及置
朱衣直閤將軍官十月辛酉改陵監為令秋八月丁巳
皇子繹生赦大辟以下未結正者九月壬辰置童子奉
車郎癸巳立皇子續為南康王冬十月丙寅以吳興太
守張稷為尚書左僕射丙子詔大舉北侵丁丑魏縣瓠
鎮主白皂生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是歲魏永平元
年

八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壬辰魏鎮東參軍成景儁以宿豫城内屬夏四月戊申以司徒臨川王宏為司空揚州刺史以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薨冬十一月壬寅立皇子續為廬陵王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左光禄大夫王瑩為尚書令庚寅新作緣淮塘三月己丑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賜祭酒以下各有差乙未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皆

入學夏四月丁巳選尚書五都令史革用士流六月癸丑盜殺宣城太守朱僧勇閏六月己丑宣城盜轉寇吳興太守蔡撙討平之冬十二月癸未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是歲于闐林邑國並遣使朝貢

十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大赦戊子荆州言騶虞見三月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晣以朐山引魏徐州刺史盧昶夏六月以國子祭酒張充為尚書右僕射冬十二月山車見臨城縣振遠將軍馬仙琕大破魏軍斬馘

十餘萬復朐山城是歲初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
宕昌國遣使朝貢婆利國貢金席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
年有老少可停將送加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
開府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太尉以
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二月戊辰新昌濟陽二郡野蠶
成繭三月丁巳為旱故曲赦揚徐二州庚申高麗國遣
使朝貢夏四月百濟扶南林邑等國各遣使朝貢秋九

月宕昌國遣使朝貢冬十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為兼尚書右僕射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癸丑齊宣德太妃王氏薨是歲魏延昌元年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赦大辟罪以下辛酉兼尚書右僕射袁昂即正丙寅詔明下遠近若委骸不葬或衣衾莫致量給棺具收斂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為十三間以從閏數閏三月乙丑特進中軍將軍沈約卒夏四

月都下大水六月癸巳新作太廟增基九尺秋九月加揚州刺史臨川王宏位司空以司空王茂為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位江州刺史冬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居卑濕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十三年春二月庚辰朔震于西南天如裂丁亥耕籍田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夏六月都下訛言有棖棖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為邵陵王繹為湘東王紀為武陵王是歲

林邑扶南于闐國各遣使朝貢作浮山堰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大赦賜為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班賚各有差停遠近上慶禮辛亥祀南郊詔班下遠近博採英異又前以墨刑用代重辟者除其條丙寅汝陰王劉允薨丁巳魏宣武帝殂夏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王茂薨冬十月浮山堰壞是歲蠕蠕狼牙修國各遣使來朝貢
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既夏四月高麗國遣

使朝貢六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為右僕射八月蠕蠕河南國各遣使朝貢九月辛巳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瑩薨壬辰大赦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畟斬反者阮宗孝傳首建鄴曲赦交州是歲魏孝明帝熙平元年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詔凡貧家勿收今年三調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及優蠲産子之家恤理冤獄

并振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二月辛亥耕籍田赦罪人三月丙子勑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公家織官紋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翦有乖仁恕於是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則為不復血食雖公卿異議朝野諠嚻竟不從冬十月宗廟薦羞始用蔬果是歲河南扶南婆利等國各遣使朝貢

十七年春二月癸巳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

三月丙申改封建安王偉為南平王夏六月乙酉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宏以本號行司徒秋八月壬寅詔兵騶奴婢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免為編戶閏八月于陁利國遣使朝貢冬十月乙亥以行司徒臨川王宏即正十一月辛亥以南平王偉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是歲魏神龜元年

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鎮軍將軍鄱陽王恢為征西將軍荊州刺史以荊州刺史始興王憺為中撫軍將軍並

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書令以右僕
射王暕為左僕射以太子詹事徐勉為右僕射辛卯祀
南郊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夏四月丁巳帝於無碍殿受
佛戒赦罪人秋七月于闐扶南國各遣使朝貢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大赦改元丙子日有蝕之巳
卯以司徒臨川王宏為太尉揚州刺史以金紫光禄大
夫王份為尚書左僕射庚子扶南高麗等國並遣使朝
貢三月癸丑以高麗王嗣子安為寧東將軍高麗王三

月滑國遣使朝貢夏四月河南國遣使朝貢秋七月己
卯江淮海並溢九月乙亥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是
歲魏正光元年
二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詔置孤獨園以恤孤幼戊子
大赦二月辛巳祀明堂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夏四
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詔曰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
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具兹千畝於是徙籍田於
東郊外十五里五月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宮屋三千

閏閏月丁巳詔自今可停賀瑞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
僧明以州歸魏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衆軍
侵魏甲寅魏荆州刺史桓叔興帥衆降八月丁亥始平
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冬十
一月百濟新羅國各遣使朝貢十二月戊辰以鎮東大
將軍百濟王餘隆為寧東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吳郡太守王暕為尚書左僕射庚
戌都下地震三月乙卯巴陵王蕭屛薨夏四月丁卯汝

陰王劉端薨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癸巳大赦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秋八月甲子婆利白題國各遣使朝貢冬十一月甲申開府儀同三司始興王憺薨

四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辛亥祀明堂二月丁亥耕籍田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尅日勞酒冬十月庚午以中衛將軍袁昂為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

卒十二月戊午用給事中王子雲議始鑄鐵錢狼牙修
國遣使朝貢
五年夏六月乙酉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
所經樹木倒折開數十丈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
為平北將軍北青兖二州刺史率衆侵魏
六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大赦庚申魏徐州刺史元法
僧以彭城來降自去歲以來北侵諸軍所在剋獲甲戌
以元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王二月辛巳改封法僧為

宋王三月丙午賜新附人長復除詿誤罪失一無所問夏五月乙酉修宿豫堰又修曹公堰於濟陰壬子遣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侵魏六月庚辰豫章王綜奔魏魏復據彭城秋七月壬戌大赦冬十二月壬辰都下地震是歲魏孝昌元年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赦死罪以下夏四月乙酉太尉臨川王宏薨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奉秩詔在位羣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薦聞秋九月己酉荆州刺史鄱

陽王恢薨冬十一月庚辰丁貴嬪薨大赦是歲河南高
麗林邑滑國並遣使朝貢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右僕射徐勉為尚書左
僕射詔百官奉祿自今可長給見錢辛未祀南郊詔流
亡者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家勿收今年三調孝悌
力田賜爵一級是月司州刺史夏侯夔進軍三關所至
皆剋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大通門以對寺之南門取
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三月辛未幸

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夏五月丙寅成景儁尅魏臨潼竹邑冬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甲寅曲赦東豫州十一月丁卯以中護軍蕭藻為都督侵魏鎮于渦陽是歲林邑師子髙麗等國各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乙酉蠕蠕國遣使朝貢二月築寒山堰癸丑魏孝明皇帝崩夏四月戊戌魏爾朱榮推奉孝莊帝庚子榮殺幼主及太后胡氏辛丑魏郢州刺史元顯達

以義陽降封顯達為樂平王是時魏大亂其北海王顥臨淮王彧汝南王悅並來奔北青州刺史元儁南荆州刺史李志皆以地降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顥主魏遣東宫直閤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降是歲魏武泰元年尋改為建義又改曰永安中大通元年春正月辛酉祀南郊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辛巳祀明堂夏四月癸巳陳慶之攻拔魏梁城進屠考城禽魏濟陰王暉業五月癸酉進剋虎牢魏孝莊

帝出居河北乙亥元顥入京師僭號建武六月壬午以永興公主疾篤故大赦公主志也是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為百姓設救苦齋以身為禱閏月護軍將軍南康王績薨己卯魏將爾朱榮攻殺元顥京師反正秋九月辛巳朱雀航華表災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牀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甲午升講堂法坐為四部大衆開涅槃經題癸卯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

僧衆默許乙巳百辟詣寺東門奏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三答書前後並稱頓首冬十月己酉又設四部無遮大會道俗三萬餘人會畢帝御金輅還宫御太極殿大赦改元十一月戊子魏巴州刺史嚴始忻以城降

是歲盤盤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夏四月癸丑幸同泰寺設平等會庚申大雨雹六月丁巳遣魏汝南王悦還北主魏庚申以魏尚書左僕射元遵為司州牧隨悦北侵是月林邑扶南國遣使朝

貢秋八月庚戌幸德陽堂祖魏主元恱山賊冠會稽郡縣九月壬午假超武將軍湛海珍節以討之是歲魏莊帝殺其權臣爾朱榮其黨奉魏長廣王曄為主而殺孝莊帝年號建明

三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丙申以魏尚書僕射鄭元護為征北大將軍二月辛丑祀明堂夏四月巳巳皇太子統薨六月癸丑立昭明太子子華容公歡為豫章郡王枝江公譽為河東郡王曲江公詧為岳陽郡王是

月丹丹國遣使朝貢秋七月乙亥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大赦賜為父後者及出處忠孝文武清勤並爵一級庚寅詔宗室有服屬者並賜湯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為差次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為尚書右僕射九月狼牙修國遣使朝貢是秋吳興生野稻飢者賴焉冬十月己酉上幸同泰寺升法坐為四部衆說涅槃經迄于乙卯前樂山縣侯蕭正則有罪流徙至是招誘亡命欲寇廣州在所討平之十一月乙未上幸同泰寺升法

坐為四部衆説般若經迄于十二月辛丑是歲魏爾朱兆又廢其主曄而奉節閔皇帝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又魏勃海王高歡舉兵信都别奉勃海太守朗為主改普泰元年為中興

四年春正月丙寅以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為大司馬以司空宋王元法僧為太尉尚書令以開府儀同三司袁昂為司空立臨川靖惠王宏子正德為臨賀郡王庚午立嫡皇孫大器為宣城郡王位列諸侯上癸未魏

南兖州刺史劉世明以城降二月壬寅以太尉元法僧還北主魏以侍中元景隆為徐州刺史封彭城郡王通直常侍元景宗為青州刺史封平昌郡王隨法僧北侵庚戌新除揚州刺史邵陵王綸有罪免為庶人三月庚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子顯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通帝所釋孝經義夏四月盤盤國遣使朝貢秋七月甲辰星隕如雨九月乙巳加司空袁昂為尚書令冬十一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二月丙子魏彭城王

爾朱仲遠來奔以為定洛將軍封河南王北侵隨所剋土使自封建庚辰以太尉元法僧為郢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是歲魏相勃海王高歡平爾朱氏廢節閔皇帝及自所奉勃海故王朗而奉平陽王修是為孝武皇帝改中興二年為太昌尋又改為永熙元年

五年春正月辛卯祀南郊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先是一日丙夜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異香

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滅戊申都下地震己酉長星見辛亥祀明堂二月癸未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升法坐發金字般若經題訖于己丑三月丙辰大司馬南平王偉薨夏五月戊子都下大水御道通船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保殺東徐州刺史崔祥以下邳降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敬容為左僕射以吏部尚書謝舉為右僕射是歲河南波斯盤盤等國並遣使朝貢

六年春二月癸亥耕籍田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三月已亥以行河南王可沓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正封河南王甲辰百濟國遣使朝貢夏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秋七月甲辰林邑國遣使朝貢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封魏王率衆北侵閏十二月丙午西南有雷聲二是歲魏孝武帝迫于其相高歡出居闗中歡又別奉清河王世子善見為主是為孝靜帝改永熙三年為天平元年魏於是始分為兩孝武既至

闕中又與丞相宇文泰不平未幾遇鴆而崩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二月辛巳祀明堂
丁亥耕藉田辛丑高麗丹丹國並遣使朝貢三月丙寅
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辛未滑國遣使朝貢夏四月庚
子波斯國遣使朝貢壬戌幸同泰寺鑄十方銀像并設
無碍會秋七月辛卯扶南國遣使朝貢冬十月雨黃塵
如雪十一月壬戌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魏梁州刺
史元羅降癸亥復梁州是歲西魏文皇帝大統元年

二年春二月乙亥耕籍田三月庚申詔求讜言及令文武在位舉士戊寅帝幸同泰寺設平等法會夏四月乙未以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為太尉五月癸卯以魏梁州刺史元羅為青兾二州刺史封東郡王六月丁亥詔郊明堂陵廟等令改視散騎侍郎秋九月辛亥幸同泰寺設四部無碍法會冬十月乙亥詔大舉北侵壬午幸同泰寺設無碍大會十一月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己亥詔北侵衆軍班師辛亥都下地震生白毛長二尺

十二月壬申與東魏通和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大赦賜孝悌力田爵一級是夜朱雀門災壬寅雨灰黄色二月丁亥耕籍田癸巳以護軍將軍蕭藻為尚書左僕射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警為武昌郡王譽為義陽郡王夏五月癸未幸同泰寺鑄十方金銅像設無礙法會六月青州朐山隕霜秋七月青州雪害苗稼癸卯東魏人來聘己酉義陽王譽薨八月辛卯幸阿育王寺設無礙法喜食大赦九月使

兼散騎常侍張皐聘于東魏閏九月甲子侍中太尉元法僧薨冬十月丙辰都下地震是歲飢

四年春二月己亥耕籍田三月河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夏五月甲戌東魏人來聘六月辛丑日有蝕之秋七月癸亥詔以東冶徒李齊家降象牙如來真形大赦戊辰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聘于東魏八月甲辰詔南兖等十二州既經饑饉曲赦逋租宿責勿收今年三調九月閲武于樂游苑

五年春三月乙卯以護軍將軍廬陵王續爲驃騎將軍

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蕭藻爲中衛將軍並開府儀同

三司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以本號爲尚書令吏部

尚書張纘爲尚書左僕射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

琛奏今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路三

郊請用素輦籍田往還乘常輦皆以侍中陪侍停大將

軍及太僕詔付尚書博議施行改素輦名大同輦郊祀

宗廟乘佩輦辛未祀南郊詔孝悌力田及州閭鄉黨稱

為善人者各賜爵一級秋八月乙酉扶南國獻生犀冬十一月乙亥東魏人來聘十二月使兼散騎常侍柳豹聘于東魏是歲都下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餉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杖數月乃止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曲赦司豫徐兖四州二月巳亥耕籍田夏四月癸未詔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勤加守護五月乙卯河南王遣使朝獻馬及方物求釋迦像并經論十四條勑付像并制旨涅槃般若金光明講疏

一百三卷秋七月丁亥東魏人來聘遣散騎常侍陸晏子報聘八月戊午大赦辛未盤盤國遣使朝貢九月戊戌司空袁昂薨冬十一月己卯曲赦都下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歡薨

七年春正月辛巳祀南郊大赦辛丑祀明堂二月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泰為平西將軍河梁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辛亥耕籍田乙卯都下地震夏四月戊申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報聘冬十一月丙子詔

停所在使役女丁十二月壬寅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袁狎報聘丙辰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是歲宕昌蠕蠕高麗百濟滑國各遣使朝貢百濟求涅槃等經疏及醫工畫師毛詩博士並許之交州人李賁攻刺史蕭諮

八年春正月安成郡人劉敬躬挾左道以反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郢討禽之送于都斬之建康市三月於江州新蔡高塘立頌平屯墾作蠻田

九年春閏正月丙申地震生毛三月以太子詹事謝舉
為尚書僕射夏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攻李賁賁將范修
又破林邑王於九德敗走之冬十一月益州刺史武陵
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十年春正月李賁竊號於交趾年號天德三月甲午幸
蘭陵庚子謁建陵有紫雲蔭陵上食頃乃散帝望陵流
涕所霑草皆變色陵傍有枯泉至是而流水香潔辛丑
哭于脩陵壬寅於皇基寺設法會詔賜蘭陵老少位一

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租賦因賦還舊鄉詩
癸卯詔園陵職司恭事勤勞並賜位一階并加賜賚巳
酉幸京口城北固樓因改名北顧庚申幸回賓亭宴帝
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
千夏四月乙卯至自蘭陵詔鰥寡孤獨尤貧者贍恤各
有差五月廣州人盧子略反刺史新渝侯暎討平之詔
曲赦廣州秋九月巳丑赦冬十一月大雪平地三尺
十一年春正月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帝自貶拜謝

上天累刻乃止夏四月東魏人來聘冬十月已未詔復
開贖罪典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
舞有大蛇鬭隧中其一被傷奔走青蟲食陵樹葉略盡
癸酉交州刺史楊瞟剋交阯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
交州平三月乙巳大赦庚戌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
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贖仍於同泰寺解
設法會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六月辛巳竟天有聲

如風水相薄秋七月甲子詔自今有犯罪者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丙寅詔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閭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自今可通用足陌錢八月丁丑東揚州刺史武昌王渾薨甲午渴槃陁國遣使獻方物冬十一月癸酉汝陰王劉哲薨

太清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壬寅荆州刺史廬

陸王續薨辛酉祀南郊大赦甲子祀明堂是日東魏相
勃海王高歡薨二月巳卯白虹貫日庚辰東魏司徒侯
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内屬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
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丁亥耕籍田三月庚子幸
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
曰羯磨以五明殿為房設素木牀葛帳土瓦器乘小輿
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除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
仁率青冀二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侯

景兵未至而東魏遣兵攻景景又割地求救於西魏方
解圍乙巳帝陞光嚴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
身夏四月庚寅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
默許戊寅百辟詣鳳莊門奉表三請三答頓首並如中
大通元年故事丁亥服袞冕御輦還宫幸太極殿如即
位禮大赦改元是月神馬出皇太子獻寶馬頌六月戊
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
討諸軍事秋七月庚申羊鵶仁入縣瓠城八月乙丑諸

軍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蕭淵明為大都督赦緣邊初附
諸州戊子以大將軍侯景録行臺尚書事九月癸卯王
遊苑成輿駕幸苑冬十一月東魏將慕容紹宗大敗蕭
淵明于寒山淵明被俘執紹宗進圍潼州十二月戊辰
命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為東魏主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鉤見于西方戊戌詔
在位各舉所知己亥東魏克渦陽辛丑以尚書僕射謝
舉為尚書令以守吏部尚書王克為尚書僕射甲辰東

魏剋殷豫二州三月甲辰撫軍將軍高麗王高延卒以其子成為寧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己未屈獠洞斬李貢傳首建鄴夏四月丙子詔在朝及州郡各舉士五月辛丑以新除中書令邵陵王綸為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亥曲赦交愛德三州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濶二丈光出如電其聲如雷秋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班聘于東魏結和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甲辰使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曲赦南豫州九月

戊辰地震江左尤甚壞屋殺人地生白毛長二尺益州
市有飛螽萬羣螫人死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
陽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諸軍屯丹陽
郡己酉景自横江濟採石辛亥至建鄴臨賀王正德率
衆附賊十一月戊午朔設壇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
前己未景立蕭正德為天子於南闕前辛酉賊攻陷東
府城庚辰邵陵王綸帥武州刺史蕭弄璋前譙州刺史
趙伯起等入援乙酉進軍湖頭與賊戰賊敗績丙戌安

北將軍都陽王範遣世子嗣雄信將軍裴之高等率衆入援次張公洲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尚書令謝舉卒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髙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鵶仁等率軍入援

三年春正月丁巳大都督柳仲禮率衆軍分據南岸賊濟軍於青塘襲破韋粲營粲拒戰而死庚申白虹貫日三重邵陵王綸臨城公大連等率兵集南岸戊辰有流星長三十丈墮武庫李遷仕及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

青溪東為賊所破文皎死之壬午熒惑守心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固請帝乃許之盟于西華門下景既運東城米歸于石頭亦不解圍啓求遣諸軍退乃解丁未皇太子又命南兖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率江北之衆頓于蘭亭苑甲子以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為司空以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司州刺史柳仲禮為侍中尚書僕射時景姦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

兵向闕三月城内以景違盟設壇告天地神祇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軍東府北與賊戰大敗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皆莫有鬬志自相抄奪而已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巳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録尚書事辛未援軍各退散丙子熒惑守心夏四月己丑都下地震丙申又震己酉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是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

刺史王奉伯各舉州附于東魏五月丙辰帝崩于淨居殿時年八十六辛亥遷大行皇帝梓宫于太極前殿十二月乙卯葬于修陵追尊為武皇帝廟號高祖帝生知純孝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有過成人內外親黨咸加歎異及丁文皇帝憂時為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荆鎮髣髴奉問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帝形容本壯及至都銷毀骨立親表士友不復識焉望宅奉諱氣絶久之每哭輒歐

血數升服内不服常米惟資大麥日止二溢拜埽山陵

涕淚所灑松草皆為變色及居帝位即於鍾山造大愛

敬寺青溪邊造智度寺又於臺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

廟堂月中再過設淨饌每至展拜涕泗滂沱哀動左右

少而篤學能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繼

明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

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

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

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帝皆為解釋修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賓軍嘉五禮凡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焉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互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趍學嚮風雲集於京師矣帝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誄箴頌

餞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精妙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繁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臨覽餘閑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身衣布衣木綿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

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
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即勑把燭看事執筆觸寒
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所愛愆犯多有縱捨故
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性方正
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而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内
豎小臣亦如遇大賔也歴觀古昔帝王仁聖恭儉矜莊
藝能博學罕有及焉初齊高帝夢屐而登殿顧見武明
二帝後一人手張天地圖而不識問之答曰順子及崔

慧景之逼臺城宣武王入援至越城夢乘馬飛半天而墜帝所馭馬化為赤龍騰虛獨上時臺內有宿衞士為覡常見太極殿有六龍各守一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為益州覡乃往蜀奉事及宣武在郢此覡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推此而言蓋天命也雖在幽逼齋戒不廢及疾不能進膳盥漱如初皇太子日中再朝每問安否涕泗交面賊

臣侍者莫不掩泣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
賊祕之太子問起居不得見慟于閤下始天監中沙門
釋寳誌為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
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
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為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剋
建鄴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
火火起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
之名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巛履曰無害其繇云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云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帝曰
斯魔鬼也酉應見卯金來尅木卯為隂賊鬼而帶賊非
魔何也孰為致之酉為口舌當乎說位說言乎兊故知
善言之口宜前為法事於是人人讚善莫不從風或刺
血灑地或刺血書經穿心然燈坐禪不食及太清元年
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
謂之祥瑞識者以非動而動在洪範為祆以比石虎之
敗殿壁畫人頸皆縮入頭之類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

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㡓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其下故以為名覩其圖狀則鸞鳥也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自割身肉以飼飢鳥血流徧體而顔色不變又沙門智泉者用鐵鉤挂體以燃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之日有三足鳥集于殿之東户又自户適於西南縣楣三飛三集又有白雀一見于重雲閣前連理樹復有五色雲浮於

華林園昆明池上其為徵應不一而足帝既酷事浮屠末年流溺滋甚境内化之因以成俗遂至於喪亡而不可救云

臣謹按侯景陷城之夕武帝不知永安侯蕭確排闥入啓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否對曰人心崩潰不可復戰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不果後人亦復何恨自古未有身取天下而身失之也又按姚思廉云武帝御歷握圖功成治定征賦所及之州文

軌旁通之地南亘萬里西拒五千三四十年之間統內殷富禮興樂作斯為盛矣晉宋以降或未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羣倖朱异之徒作福作威挾朋植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綱混雜黜陟無章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此之謂也

武帝天監十八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十一年中大同元年太清三年即位四十

八年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
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五年
封晉安王八年為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量置佐史
普通四年累遷都督雍州刺史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
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道
我以班劒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
月丙申立晉安王為皇太子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于時
以修繕東宫令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還東宫太清三

年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了無懼容
五月丙辰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癸未追尊穆
貴嬪為皇太后追尊妃王氏為簡皇后六月丙戌以南
康王會理為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壬辰
立當陽公大心為尋陽郡王石城公大款為江夏郡王
寧國公大臨為南海郡王臨城公大連為南郡王西豐
公大春為安陸郡王新淦公大成為山陽郡王臨湘公
大封為宜都郡王高唐公大莊為新興郡王秋七月甲

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庚午以司空南康王會理為兼尚書令是月九江大饑人相食者十四五八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藻薨丙午侯景矯詔儀同三司位比王公自今悉不加將軍以為定準冬十月丁未地震是月百濟國遣使朝貢見城寺荒蕪哭于闕下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丁巳天雨黄沙己

未西魏剋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丙寅

月晝見于東方癸酉前江都令祖皓起義兵于廣陵二

月癸未侯景攻下廣陵皓見害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

為左僕射丙午侯景逼帝幸西州夏五月丙辰東魏靜

帝遜位于齊庚午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範薨自春迄

夏大旱人相食都下尤甚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

仁自尚書省出奔江陵秋七月戊辰賊行臺任約寇江

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八月甲午湘東王繹遣

領軍將軍王僧辯逼郢州邵陵王綸棄郢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冬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立皇子大鈞為西陽郡王大威為武寧郡王大球為建安郡王大昕為義安郡王大贄為綏建郡王大圜為樂梁郡王壬寅侯景害司空南康王會理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兵寇齊昌執衡陽王獻送都下害之湘東王繹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拒約南郡王前中兵參軍

張彪起義於會稽若邪山攻破淛東諸縣

二年春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為魏所攻見殺

三月庚戌魏文帝崩夏閏四月侯景圍巴陵六月乙巳

解圍宵遁秋七月景還至建鄴八月戊午景遣偽衛尉

卿彭儁廂公王僧貴入殿廢帝為晉安王害皇太子大

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陽王大威建安王大球

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餘人矯為帝詔以為

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于豫章王棟使呂季略送詔

令帝寫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為掩泣乃幽帝于永福省棟即位改元天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熟安陸王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莊於京口冬十月壬寅帝崩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九賊偽謚曰明皇帝廟稱高宗明年三月己丑王僧辯平侯景率百官奉梓宮陞朝堂元帝追崇為簡文皇帝廟號太宗四月乙丑葬莊陵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

弗之信於前面試帝攬筆立成文武帝歎曰常以東阿
為虛今則信矣及長器宇寬宏未嘗見喜慍色尊嚴若
神方頤豐下須鬢如畫垂髮委地雙眉翠色項毛左旋
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辨眄睞則目光燭人讀
書十行俱下辭藻豔發博綜羣言善談元理自十一便
能親庶務歷試蕃政所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憂哀
毀骨立所坐席霑濕盡爛在襄陽拜表侵魏遣長史柳
建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

進軍剋南陽新野等郡拓地千餘里及居監撫多所引
宥文案簿領纖豪必察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
元圃述武帝所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
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
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
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謝客文涇渭
三卷玉簡五十卷光明符十二卷易林十七卷竈經二
卷沐浴經三卷馬槊譜一卷棊品五卷彈棊譜一卷新

增白澤圖五卷如意方十卷文集一百卷並行於世初即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彊臣取周易內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為大寶雖在蒙塵尚引諸儒論道說義披尋墳史未嘗暫釋及見南康王會理誅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死此下又曰吾昨夢吞土試思之不害曰晉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帝曰儻幽明有徵冀斯言不妄初景納帝女溧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妨於政事王偉每

以為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譏乃謀廢帝而後間主因勸行殺以絶衆心帝既廢偉乃與彭儁王修纂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不盡此乎於是儁等并齎酒餚曲項琵琶與帝極飲帝知將見殺乃盡醋謂曰不圖為樂一至於斯既醉而寢偉乃出儁進土囊王修纂坐上乃崩竟協於夢偉撤户扉為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縶之後賊乃撤内外侍衛使突騎

圍守牆垣悉有枳棘無復紙乃書壁及版鄣爲文自序云有梁貞士蘭陵蕭世讚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風雨若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况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刮去有隨偉入者誦其連珠三首詩四篇絶句五篇文並悽愴云

簡文帝大寶二年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

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鑪稱託生王宫既而帝母在采女次侍始褰户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天監十年八月丁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為修容十三年封湘東王太清元年累遷為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不守帝命柵江陵城周回七十里鎮西長史王沖等拜牋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

曰吾於天下不賤寧侯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議者可斬投筆流涕沖等重請不從又請為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鎮西府辟天下士是月帝徵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譽拒命尋上甲侯韶自建鄴至宣三月十五日密詔授帝位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焉七月遣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又遣鎮兵將軍鮑泉討譽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兵寇江陵其將

杜崱兄弟來降詧遁走鮑泉攻湘州未剋又遣左衞將軍王僧辯代將及簡文帝即位改元為大寶元年帝以簡文制于賊臣卒不遵用正月使少子方畧質于魏魏不受質而結為兄弟四月剋湘州斬譽湘州平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自稱梁王稱藩于魏魏遣兵助伐襄陽先是邵陵王綸書已言凶事祕之以待湘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瑩報武帝崩問帝哭于正寢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來奔九月辛酉以

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為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大款為臨川郡王大成為桂陽郡王大封為汝南郡王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等奉牋進位相國總百揆帝不從二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方諸庚戌領軍王僧辯屯師巴陵五月癸未帝遣將胡僧祐陸法和援巴陵六月僧祐等擊破景將任約軍禽約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帥衆追景所至

皆捷進圍郢州獲賊將朱子仙等九月盤盤國獻馴象

十月辛丑朔紫雲如蓋臨江陵城是月簡文帝崩開府

儀同三司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奉諱大臨三日百官

縞素答表不許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領軍將軍胡僧

祐率羣僚江州別駕張佚率吏人並奉牋勸進帝固讓

十一月乙亥僧辯又奉表勸進又不從時巨寇尚存帝

未欲即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斷表

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賜

獲景及逆者封萬户開國公絹布五萬匹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太社已丑僧辯等又表勸進帝尚未從辛卯宣武將軍朱買臣奉帝密旨害豫章王棟及其二弟橋樛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黄鉞太尉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年號天正帝遣司空蕭泰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塋陵修復社廟丁巳下令觧嚴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帝猶固讓甲申以開府儀同三

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為司徒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少府卿周石珍舍人嚴亶於江陵市乃下令赦境内齊將潘樂辛術等攻秦郡王僧辯遣將杜崱帥衆拒之以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人賀平侯景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護軍將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薨十月乙未前梁州刺史蕭循自魏至江陵以為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申執湘州刺史王琳於

殿內庚戌琳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攻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進表三上乃許之冬十一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逋租宿責並許弘宥孝子順孫悉皆賜爵長徒鎖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時有兩日俱見己卯立王子方矩為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為晉安郡王方略為始安郡王追所生阮修容為文宣太后改謚忠壯世子為武烈

世子封其子莊為永嘉王是月陸納遣將軍潘烏累等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道貴走零陵十二月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走之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而死星隕吳郡淮南有野象數百壞人室廬宣城郡猛虎暴食人是歲魏廢帝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尚書王褒為尚書僕射己卯江夏宮南門鴟尾飛三月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夏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兵

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迴已丑武陵王紀軍至西陵六月乙卯王僧辯平湘州秋七月武陵王紀衆大潰見殺八月戊戌尉遲迥平蜀九月齊遣郭元建及將邢杲遠步亦汗薩東方老帥衆頓合肥冬十一月辛酉僧辯留鎮姑熟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徵吳興太守裴之横帥衆繼之戊戌以尚書僕射王褒為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為右僕射十二月宿豫土人東方光據城歸北齊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魏帝為相安定公所廢而立齊王廓是為恭帝元年十二月主衣庫見黒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髙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宫人幸元洲苑復見大蛇盤屈於前羣小蛇遶之並黒色帝惡之宫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勑所司即日取數千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振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墜落帝帽上忽然便大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縈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

走去逐之不及城濠中龍騰出煥爛五色竦躍入雲六七小龍相隨飛去羣魚騰躍墜死於陸道龍騰處為窟若數百斛圌舊大城上常有紫氣至是稍復消歇甲辰以司徒王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戊申以護軍將軍郢州刺史陸法和為司徒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為司空六月癸未有黒氣如龍見于殿內秋九月辛卯帝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

安定公愾焉乙巳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詧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城柵大風拔木丙子續講百寮戎服以聽詔徵王僧辯十一月甲申幸津陽門講武置南北兩城主帝親觀閱風雨總集部分未交旗幟飄亂帝趣駕而回無復次序風雨隨息衆竊驚焉乙酉以領軍胡僧祐為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為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為副丁亥魏軍

至柵下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援丁酉大風城内火燒居人數千家以為失在婦人斬首尸之是日帝猶賦詩無廢以胡僧祐為開府儀同三司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是夜有流星墜城中帝援蓍筮之卦成取龜式驗之因抵于地曰吾若死此下豈非命乎因裂帛為書催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矢薨軍敗

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執如梁王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譎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内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相辱狀謂儉曰向聊相譎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辛未魏人戕帝明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為元皇帝廟號世祖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論音響若鐘年五六歲武帝嘗問所讀書對曰能誦曲禮武帝使誦之即誦

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孁彌加愍愛及長好學博極羣書武帝問曰孫策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武帝曰正是汝年帝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為荆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絶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為布衣交常自比諸葛亮桓温惟纘許焉性好矯飾多

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已者必加毀害帝姑義興
昭長公主子王銓兄弟八九人有盛名帝妬害其美遂
改寵姬王氏兄王珩名琳以同其父名忌劉之遴學使
人鴆之如此者甚衆雖骨肉亦徧被其禍始居文宣太
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祕喪踰年乃發凶問方
刻檀為像置于百福殿內事之甚謹朝夕進蔬食動静
必啓聞迹其虛矯如此性愛書籍既患目多不自執卷
置讀書左右番次上直晝夜為常略無休已雖睡卷猶

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恒致達曉常眠熟大鼾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帝必驚覺更令追讀加以檟楚雖戎略殷湊機務繁多軍書羽檄文章詔誥點毫便就殆不停手常曰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始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不可言初武帝勑賀革為帝府諮議使講三禮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江革告之曰吾嘗夢主上徧見諸子至湘東王脫帽授之此人

後必當壁卿其行乎革領之及太清之禍遂膺歸運自侯景之難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率以長江為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南復為蕭勃所據文軌所同千里而近人户著籍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於是矣武陵之平議者欲因其舟艦遷都建鄴宗懔黄羅漢皆楚人不願移帝及胡僧祐亦俱未欲動僕射王褒左户尚書周弘正驟言即楚非便宗懔及御史大夫劉懿以為建鄴王氣已盡且渚宮洲已滿百於

是乃留尋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帝覩之慨然而謂朝臣文武曰吾覩玄象將恐有賊但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及魏軍逼閤人朱買臣按劒進曰惟有斬宗懔黄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黄何罪及魏軍燒柵買臣謝答仁勸帝乘暗潰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裒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勲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答仁又請守子城

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内大都督以帝鼓吹給之配以公主既而又名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嘔血而去遂使皇太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頃黄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徵兵四方未至而城見尅帝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絶其一曰南風且莫唱西陵最可悲今日還蒿里終非封禪時其二曰人世逢百六天道異貞恒何言異螻蟻一旦損鵾鵬其三曰松

風侵晚哀霜霿當夜來寂寥千載後誰畏軒轅臺其四曰夜長無歲月安知秋與春原陵五樹杏空得動耕人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行刑帝謂之曰卿辛為我宣行準捧詩流淚不能禁進土囊而殞之梁王詧使以布把纏屍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徐世譜任約自馬頭走巴陵約後降于齊將軍裴畿畿弟機並被害謝荅仁三人相抱俱見屠汝南王大封尚書左僕射王褒

以下並為俘以歸長安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為奴婢小弱者皆殺之帝於伎術無所不該嘗不得南信筮之遇剝之艮曰南信已至今當遣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說賔客咸驚其妙凡所占決皆然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茍有期會禳之何益及是四十七年特多禁忌牆壁崩倒屋宇傾頹年月不便終不脩改庭草蕪沒令鞭去之其慎護如此著孝德傳忠臣傳各三十卷丹陽尹傳

十卷注漢書一百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内典傳要百卷連山三十卷詞林三卷玉韜金樓子補闕子各十卷老子講疏四卷懷舊傳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録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初承聖三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父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淮西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遺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满百

當出天子桓元之為荆州刺史内懐簒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簒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没大清末枝江楊子閤浦復生一洲羣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元帝承聖三年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貞元帝第九子也大清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郡王二年出為江州

刺史三年十一月魏尅江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為梁王太宰承制四年二月癸丑於江州奉迎至建鄴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劒二十人以湘州刺史蕭循為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為司徒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横拒之與戰敗績死之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齊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之七月

辛丑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採石濟江甲辰入建鄴

丙午即偽位年號天成以帝為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

殺王僧辯出淵明而奉帝焉

紹泰元年秋九月丙午皇帝即位冬十月己巳大赦改

元以貞陽侯蕭淵明為司徒封建安郡公壬子加司空

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杜龕舉兵

攻信武將軍陳蒨於長城義興太守韋載應之癸丑以

太尉蕭循為太保以司徒蕭淵明為太傅司徒蕭勃為

太尉以鎮南將軍王琳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妃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辛未司空陳霸先東討韋載降之丙子南豫州刺史任約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舉兵據石頭反十一月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柳達摩率衆赴任約入石頭十二月庚戌任約徐嗣徽等至採石迎齊援丙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於江寧邀擊敗之約嗣徽等奔江西庚申翟子崇等降並放還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追贈謚簡文帝諸子封故永安侯確子後為邵陵王奉攜王後癸未震州刺史杜龕降詔賜死赦吳興郡己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巖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會稽討彪彪敗走以中衛將軍臨川王大款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辰若邪村人斬張彪傳首建鄴赦東揚州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之亂遣大使巡省是月齊人來聘使侍中王廓報聘

二月壬午班下逺近並雜用今古錢戊戌齊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大敗之夏四月壬申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蕭淵明薨庚寅齊軍水步入丹陽縣内外纂嚴六月壬子齊軍至元武湖西北乙卯陳霸先大破齊軍戊午大赦辛酉解嚴秋七月丙子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丁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薨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録

尚書事改封義興郡公加中權將軍王沖開府儀同三司以吏部尚書王通為尚書右僕射冬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甍十一月起雲龍神武門十二月壬申進太尉蕭勃為太保甲午封前壽昌令劉叡為汝陰王前鎮西法曹行參軍蕭沇為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庚子魏恭帝遜位于周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求曾郡孔氏族為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又詔諸州各置中正舊放舉選不得輒承

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其選中正每求耆
德該悉以他官領之以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為司空以
尚書右僕射王通為左僕射二月庚午遣領軍將軍徐
度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詔平西將軍周
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
船艦三千艘癸巳周文育軍於巴山獲蕭勃偽帥歐陽
頠三月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述於始
興攻殺蕭勃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內為

賊所拘逼者已卯鑄四柱錢一當二十齊遣使通和壬
辰改四柱錢一當十丙申復用細錢五月乙巳平西將
軍周文育進號鎮南將軍平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鎮北
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求
降秋八月加丞相陳霸先殊禮九月周冢宰宇文護弑
閔帝丞相陳霸先改授相國封陳國公冬十月戊辰進
陳國公爵為王辛未帝遜位于陳陳受命奉帝為江陰
王薨于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敬帝紹泰元年太平元年即位二年

右梁四主五十六年為陳所滅

通志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十二 史部

通志卷十四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陳紀第十四

武帝　文帝　廢帝　宣帝　後主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實之後也實玄孫晉太尉準準生匡匡生達永嘉中南遷為丞相掾太

子洗馬出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為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為長城人康生盱台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倜儻有大志長於謀畧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

明達果斷為當時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游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內猶熱帝心獨喜初仕鄉為里司後至建鄴為油庫吏徙為新喻侯蕭映傳教勤於其事為映所賞及映為吳興太守甚重帝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為廣州帝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映令帝招集士馬先是武林侯蕭諮為交州刺史以嚴刻失和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臺遣

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賁冏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畧與冏子姪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顗進冦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帝率精兵救之賊衆大潰天合死僧明降梁武帝深歎異焉授直閤將軍封新枋縣子仍遣圖帝貌而觀之其年冬蕭暎卒明年帝送喪還至大庾嶺會有詔以帝為交州司馬與刺史楊瞟南討帝益招勇敢器械精利瞟委帝經畧時蕭勃為定州刺史於西江

相會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嘌嘌集諸將問計帝曰交州叛渙罪由宗室節下奉辭伐罪故當死生以之於是鼓行而進軍次交州嘌推帝為前鋒所向摧陷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建鄴是歲太清元年也賁兄天寶遁入九眞與刼帥李紹隆收餘兵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帝討平之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

二年冬侯景寇逼帝將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將圖

帝帝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縊於閤下帝迎蕭勃鎮廣州時臨賀内史歐陽頠監衡州蘭裕蘭京禮扇誘始興等十郡共攻頠頠請援於勃勃令帝救之悉禽裕等仍監始興郡事帝遣杜僧明胡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張偲等率衆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悦説停帝帝泣謂休悦曰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僕行計決矣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勃遣腹心譚世遠爲曲江

令與路養相結同遏義軍
大寶元年正月帝發始興次大庾嶺大破路養軍進頓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帝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伯於是修理崎頭古城徙居之劉惠騫等望見恒有紫氣冒城上遠近驚異故惠騫等深自結於帝尋改封長城縣侯南江州刺史時寧都人劉藹等資高州刺史李遷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帝遣杜僧明等據白石禦之

二年僧明禽遷仕送南康斬之承制授帝江州刺史帝發南康灨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以為難帝之發也水暴起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水濱高五丈五采鮮曜軍人觀者數萬人帝又嘗獨坐胡牀於閤下忽有神光滿閤廊廡之間並得相見趙知禮侍側怪而問帝帝笑不答時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次盆城帝率杜僧明等合三萬兵會焉時西軍乏食帝先計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

三十萬石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立豫章嗣王棟帝遣兼長史沈炎奉表於江陵勸進承制授帝平東將軍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三年帝帥師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時僧辯已發盆城會帝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稱下征侯景須臾便還云已殺景竟三月帝與諸軍進剋姑熟仍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悦曰一把子人何足可

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舣艕貯石沈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遣杜崱問計於帝帝以諸將不敢當鋒請先往立柵即於石頭西横壠築柵衆軍次連八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帝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救首救尾困而無暇今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力以弱制彊乃命諸將分處置兵帝與王琳杜龕等悉力乘之景衆大潰僧辯啓

命帝鎮京口五月齊遣將辛術圍嚴超達於秦郡帝命
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帝
乃自率萬人解其圍振旅南歸承制授帝征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進封長城縣公及王僧辯
征陸納於湘州承制命帝代鎮揚州
承聖二年湘州平帝旋鎮京口
三年三月進帝位司空及魏平江陵帝與王僧辯等進
啓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

居朝堂給帝班劒二十人

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淵明即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初齊之納貞陽也帝固爭之以為不可僧辯不從帝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辜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以為賞賜之資九月壬寅帝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仍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帝至石頭前遣

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閒外白有兵遽走帝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縊之及其子顗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即位

紹泰元年壬子詔授帝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節司空班劒鼓吹並如故仍詔甲仗百人出入殿省霍州刺史杜龕據吳興與義興太守韋載舉兵逆命辛未帝表自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秦州刺

史徐嗣徽據城入齊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舉兵應龕齊人資其兵食嗣徽乘虛奄至闕下侯安都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丁丑載及龕從弟北叟來降帝撫而釋之仍以載兄鼎知郡事帝以嗣徽冠逼卷甲還都命周文育進討杜龕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渡江據姑熟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於湖墅度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帝乃遣侯安都領水軍夜襲湖墅燒齊船周鐵虎率舟師

斷齊運輸帝領鐵騎自西明門襲之齊人大潰嗣徽留達摩等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齊援先是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見十二月乙卯出于東方丙辰帝盡命衆軍分部甲卒對治城立航度兵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度淮置陣帝督兵疾戰縱火燒柵煙塵漲天齊人大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帝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丁巳拔石頭南岸柵移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堙

塞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貿米一升一升米貿絹五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頃在北童謡云石頭擣兩襠擣青復擣黄侯景服青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黄豈謡言驗邪庚申達摩遣侯子欽劉士榮等請和帝許之乃於城外盟約其將士恣其南北辛酉帝出石頭南門陳兵送齊人歸北者及至齊人殺之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九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黄門侍郎曹朗據姑熟不從帝命侯安都徐度等討

平之聚其首為京觀是月杜龕以城降

二年正月癸未誅龕其弟翕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

賜死三月戊戌齊遣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

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洛州刺史

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王僧愔等衆十萬出柵口向梁

山帳内盪主黄叢逆擊破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

蕪湖五月丙申齊兵至秣陵故城己亥帝率宗室王侯

及朝臣於大司馬門外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

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士卒觀者益奮辛丑齊軍於秣陵故城跨淮立橋柵引度兵馬癸卯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都下震駭帝潛以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其舟粟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莫府山帝遣錢明領水軍出江乘要擊齊人糧道盡獲之齊軍大餒殺馬驢而食之壬子齊軍至元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電暴風拔

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縣鬲以爨足指皆爛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甲寅少霽是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為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困會文帝遣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帝即炊米煮鴨誓申一戰士及防身計糧數臠人人裹飯混以鴨肉帝命衆軍蓐食攻之齊軍大潰執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王僧智等將帥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

縛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屍至京口者彌岸惟任約王僧愔獲免先是童謡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緯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為虜是時以賞傳貿酒者一人裁得一醉丁巳衆軍出南州燒賊舟己未斬劉歸義徐嗣產傅野猪于建康市是日解嚴庚申誅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

太平元年九月壬寅帝進位丞相録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進封義興郡公庚申追贈皇考侍中光禄大

夫封義興郡公謚曰恭十月甲戌梁帝勅丞相自今問
訊可施別榻以近扆坐
二年正月壬寅詔加帝班劒十人幷前爲三十丁未詔
贈皇兄道談南兖州刺史長城縣公謚曰昭烈皇弟休
光侍中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謚曰忠壯甲寅遣兼侍
中謁者僕射陸繕策拜長城縣夫人章氏爲義興國夫
人丁卯詔贈皇祖侍中太常卿謚曰孝追封皇祖妣許
氏吳郡嘉興縣君謚曰敬皇祖妣張氏義興國太夫人

謚曰宣二月庚午蕭勃舉兵自廣州度嶺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頠傅泰及其子孜為前軍至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帝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八月甲午帝進位太尉加黄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丙申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是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九月辛丑梁帝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

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帝為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

遠遊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陳國置丞相以下一遵

舊式十月戊辰梁帝又進帝爵為王以揚州之會稽臨

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晉陵信安江州之尋陽豫章安

成廬陵并前為二十郡益封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鎮衛

大將軍並如故又命陳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

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

儛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

官一依舊典辛未梁帝策書禪位于陳遣兼太保尚書左僕射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是日梁帝遜于别宫帝謙讓再三羣臣固請乃許之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即位于南郊升壇柴燎告類上帝先是氛霧雨雪晝夜晦冥至是日景氣清晏禮畢輿駕還宫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賜百姓爵二級文武位三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責

皆勿復收有犯鄉論清議贓污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其長徒勑繫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又詔以江陰郡奉梁主為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前準梁皇太后為江陰國太妃皇后為江陰國妃又詔百司各依位攝職丙子幸鍾山祭蔣帝廟戊寅幸華林園覽辭訟臨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

皇后前夫人錢氏為昭皇后世子克為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為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立删定郎刊定律令戊子遷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是月西討都督周文育侯安都於郢州敗績没于王琳十一月丙申封皇兄子長城縣侯蒨為臨川郡王頊襲封始興郡王皇弟子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庚申都下火十二月庚辰皇后謁太廟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冢宰宇文護廢閔帝而奉明帝又為明

帝元年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辛丑祀南郊大赦甲寅遣中書舍人韋鼎策吳興楚王神為帝戊午祀明堂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齊辛卯詔司空侯瑱總督水陸衆軍以禦齊三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以奉梁後即位于郢州夏四月甲子祀太廟乙丑江陰王殂陳志也追謚梁敬帝詔太宰弔祭司空監護喪事以梁武林侯蕭諮子季卿嗣為江

陰王戊辰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煙屬天五月乙未都下地震壬寅立梁邵陵攜王廟室祭以太牢辛酉帝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羣臣表請還宮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討王琳初侯景之平也太極殿被焚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秋七月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搆太極殿八月周文育侯安都等於王琳所逃歸自劾廷尉即日引見宥之並復本官丁

亥加江州刺史周迪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庚午遣鎮南將軍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余孝勱乙亥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丁酉加高州刺史黃法氍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甲子幸大莊嚴寺設無碍大會捨乘輿法物羣臣備法駕奉迎即日還宮丙戌加北江州刺史熊曇朗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年春正月丁酉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歐陽頠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

子廣州言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二月辛酉加平西將軍桂州刺史淳于量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閏四月甲午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兼取伎術士是時久不雨丙午幸鍾山祭蔣帝廟是日降雨迄于月晦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有司奏舊儀帝御前殿服朱紗袍通天冠詔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陽宜備衮冕之服自今永可為準丙子扶南國遣使朝貢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舉兵反王

琳遣其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余孝勱六月戊子儀同侯安都敗衆愛等於左里獲琳從弟襲主帥羊暕等四十餘人衆愛遁走庚寅廬山人斬之傳首建鄴甲午衆軍凱歸丁酉帝不豫遣兼太宰尚書右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太社南北郊辛丑帝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帝素服哭于朝堂哀甚癸卯上臨訊獄訟是夜熒惑在天尊上疾甚丙午帝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追臨川王蒨入纘

大業甲寅殯于太極殿西階八月甲午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丙申葬萬安陵帝雄武多英畧性甚仁愛及居阿衡恒崇寛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蜯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為虛費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閏房者衣不重采餙無金翠聲樂不列於前踐阼之後彌厲恭儉故能隆功茂德光于江左云

武帝永定三年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之長子也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梁太清初帝夢兩日鬭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帝三分取一懷之侯景之亂避難臨安縣郭文舉舊宅及武帝舉兵南下景遣吳興太守信都遵收帝及衡陽獻王出都帝乃密袖小刀候見景欲圖之及至以付郎中王翻幽守故其事不遂武帝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乃得出起家吳興太守武帝

之討王僧辯也先召帝與謀時僧辯壻杜龕據吳興兵衆甚盛武帝密令帝還長城立栅備之龕遣將杜泰乘虛掩至將士相視失色帝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及武帝遣周文育討龕帝遣將軍劉騰蔣元舉攻下龕拜會稽太守武帝受禪立為臨川王夢梁武帝以寶刀授已周文育侯安都之敗於沌口武帝詔帝入總軍政尋命率兵城南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帝入纂皇統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

省皇后令帝嗣膺寶籙帝辭讓至於再三公卿固請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詔州郡悉停奔赴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為皇太后辛酉以司空侯瑱為太尉以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為司空以南徐州刺史徐度為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乙丑重雲殿災八月庚戌立皇子伯茂為始興王奉昭烈王後徙封始興嗣王項為安成王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為皇太子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乙亥立妃沈氏為皇后冬十月甲子齊

文宣帝殂十一月乙卯王琳冦大雷詔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儀同徐度禦之是歲周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元年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詔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孝悌力田殊行異等加爵一級甲寅分遣使者宣勞四方辛酉祀南郊詔賜民爵一級二月丙申太尉侯瑱敗王琳于梁山敗齊兵于博望禽齊將劉伯球王琳及其主蕭莊奔齊庚子分遣使者齎璽書

宣勞四方乙巳遣太尉侯瑱鎮盆城庚戌立武帝第六子昌為衡陽王三月丙辰蕭莊所署郢州刺史孫瑒舉州內附丁巳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斬賊帥熊曇朗傳首建鄴戊午齊軍棄魯山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丙子衡陽王昌沈于江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為衡陽王奉獻王後辛丑周明帝崩六月辛巳改謚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壬辰詔改葬梁元帝於江寧舊塋車旗禮章悉同梁典仍依魏葬漢獻帝故事甲

午追策故始興昭烈王妃曰孝妃辛丑國哀周忌上臨于太極前殿百僚陪哭赦建鄴殊死以下秋七月丙辰立皇子伯山爲鄱陽王八月壬午齊孝昭帝廢其主殷而自立戊子詔非兵器及國家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丁酉幸正陽堂閱武九月癸丑彗星見乙卯周將獨孤盛領水軍趣巴湘與賀若敦水陸俱進太尉侯瑱自尋陽禦之冬十月癸巳侯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盛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率衆會

侯瑱南拒周軍十二月已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庚
子獨孤盛潛遁走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
平二月庚寅曲赦湘州諸郡三月乙卯太尉湘州刺史
侯瑱薨夏六月已亥齊人通好秋七月丙午周將賀若
敦遁歸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九月甲
寅詔以故太尉侯瑱故司空周文育故開府儀同三司
杜僧明故中護軍胡穎故領軍陳擬配食武帝廟庭冬

十月癸丑霍州西山蠻率部内屬乙卯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一月甲辰齊孝昭帝殂十二月甲申立始興國廟于都下用王者禮以國用不足立煑海鹽傳及榷酤科

先是縉州刺史留異應王琳丙戌詔司空侯安都討之

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宫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亥祀南郊詔賜民爵一級孝悌力田加一等二月梁宣帝殂閏月己酉以百濟王餘明為撫東大將軍高麗王

高陽為寧東將軍江州刺史周迪舉兵應留異甲子改
鑄五銖錢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自周丁丑以安右將
軍吳明徹為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督衆軍南討甲申大
赦庚寅司空侯安都破留異於桃枝嶺異奔晉安東陽
郡平夏四月癸卯曲赦東陽郡乙巳齊人來聘秋七月
己丑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
田為父後者賜爵二級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
到仲舉為尚書右僕射丁酉周迪請降

四年春正月丙子于陁利國遣使朝貢甲申周迪走投閩州刺史陳寶應納之夏四月辛丑設無碍大會捨身於太極前殿乙卯加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頊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癸巳司空侯安都賜死秋九月壬戌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薨癸亥曲赦都下辛未周迪復冦臨川詔護軍將軍章昭達討平之冬十月丙申大赦詔昭達進軍建安討陳寶應

五年春三月壬午詔以護軍將軍周鐵虎配食武帝廟

庭夏五月周齊並遣使來聘秋七月丁丑曲赦都下九月城西城冬十一月己丑章昭達禽陳寶應留異送建鄴晉安郡平甲辰以護軍將軍章昭達為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晉安二郡討陳寶應將士死王事者並給棺槥送還本鄉并復其家癸未齊人來聘

六年春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穀人五斛夏四月甲寅以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為司空五月齊武成帝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六月辛酉彗星見于上台北周人來聘秋七月癸未有大風自西南至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丙戌臨川太守駱牙斬周迪傳首建鄴梟於朱雀航八月己卯立皇子伯固為新安王伯恭為晉安王伯仁為廬陵王伯義為江夏王九月新作大航冬十月辛亥齊人來聘十二月乙卯立皇子伯禮

為武陵王癸亥曲赦都下

天康元年春二月丙子大赦改元三月己卯以司空安成王頊為尚書令夏四月乙卯皇孫至澤生賜在位文武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癸酉皇帝崩于有覺殿遺詔皇太子可即君臨萬國山陵務在儉速大斂竟羣臣三日一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六月甲子羣臣上謚曰文皇帝廟號世祖丙寅葬永寧陵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存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姦

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輒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籤於殿中者令投籤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自彊若此云

文帝天嘉六年天康一年卽位七年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文帝嫡長子也梁承聖三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拜臨川王世子三年文帝嗣位八月庚戌立為皇太子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燼太子居于永福省天康元年四月癸酉文帝崩

是日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詔内外文武各復其職遠方悉停奔赴五月巳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庚寅以司空揚州刺史新除尚書令安成王頊為司徒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為司空以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吏部尚書袁樞為尚書左僕射以吳興太守沈欽為右僕射秋七月丁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冬十月庚申享太

廟十一月乙亥周人來弔十二月甲子高麗國遣使朝
貢是歲周天和元年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尚書左僕射袁樞卒乙亥大赦
改元賜孝悌力田爵一級辛卯祀南郊二月辛亥南豫
州刺史余孝頃謀反伏誅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
欽為侍中尚書僕射夏五月乙未湘州刺史華皎不從
執政丙申以中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為征南大將軍總
舟師討之六月壬寅以中軍大將軍司空徐度為車騎

將軍總督都下衆軍自步道襲湘州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賚帛各有差九月丙辰百濟國遣使朝貢是月周將拓拔定入郢州與華皎水陸俱進都督淳于量吳明徹等大破之皎單舸奔江陵禽定送建鄴冬十月辛巳曲赦湘巴二州為皎所詿誤者十一月甲子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沖薨十二月庚寅以儀同三司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為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司徒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以新除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為中軍大將軍及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吳明徹即本號並開府儀同三司庚子詔討華皎軍人死王事者並給棺槥送還本鄉仍復其家甲子司空徐度薨夏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頊獻玉璽一六月丁亥彗星見秋七月戊申新羅國遣使朝貢壬戌立皇弟伯智為永陽王伯謀為桂陽王九月林邑狼牙修國並遣使朝貢冬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下

令暴帝過失廢為臨海王送還藩邸令乘輿迎太傅安成王入即位是日帝出居别第太建二年四月乙卯薨時年十九帝性仁弱無君人之器及即尊位刑政皆歸冢宰故皇太后稱文帝遺志而廢焉

廢帝光大二年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室少寬容多智畧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

力善騎射武帝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武帝子姪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累官為中書侍郎時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游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身是大龍便驚走他室魏平江陵遷于長安帝貌若不慧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永定元年遥襲封始興郡王文帝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吏歷位司空尚書令廢帝即位拜司徒錄尚書

都督中外諸軍事光大二年正月進位太傅領司徒加
殊禮劒履上殿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黜廢帝為臨海
王以帝入纂皇統是月齊武成帝殂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
元文武賜位一階孝悌力田及為父後者賜爵一級鰥
寡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
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皇太子封皇子江州
刺史康樂侯叔陵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謁太廟

丁酉分命大使觀省四方風俗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為右僕射辛丑祀南郊壬寅封皇子建安侯叔英為豫章王豊城侯叔堅為長沙王二月乙亥耕籍田夏五月甲午齊人來聘丁巳以吏部尚書徐陵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冬十月新除左衛將軍歐陽紇據廣州反辛未遣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討之

二年春二月癸未章昭達禽歐陽紇送都斬于建康市

廣州平三月丙申皇太后崩丙午曲赦廣衡二州丁未大赦又詔自討周迪華皎以來兵所有死亡者並令收歛并給棺櫘送還本鄉夏四月乙卯臨海王伯宗薨戊寅皇太后祔葬于萬安陵五月壬午齊人來弔六月戊子新羅國遣使朝貢辛卯大雨雹乙巳分遣大使巡州郡省寃屈冬十一月辛酉高麗國遣使朝貢十二月癸巳雷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爲尚書僕射辛

酉祀南郊二月辛巳祀明堂丁酉耕籍田三月丁丑大
赦夏四月壬辰齊人來聘五月辛亥高麗新羅丹丹天
竺盤盤等國並遣使朝貢六月丁亥江陰王蕭季卿以
罪免甲辰封東中郎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彛為江陰
王冬十月乙酉周人來聘十二月壬辰司空章昭達薨
四年春正月丙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中書監
王勱為右僕射二月乙酉立皇子叔卿為建安王三月
乙丑扶南林邑國並遣使朝貢夏五月癸卯尚書右僕

射王勱卒是月周人誅冢宰宇文護秋八月辛未周人來聘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辛未大赦丙寅以故太尉徐度儀同三司杜稜程靈洗配食武帝廟庭故司空章昭達配食文帝廟庭冬十一月己亥地震是歲周建德元年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辛巳祀南郊二月辛丑祀明堂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三月壬午以開府儀同三司

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畧地北邊丙戌西衡州獻馬
生角己丑皇孫允生內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
賜爵一級夏六月癸卯周人來聘秋九月癸未尚書右
僕射沈君理卒壬辰晦夜明冬十月己亥以特進周弘
正爲尚書右僕射乙巳吳明徹剋壽陽城斬王琳傳首
建鄴梟于朱雀航十二月壬辰詔熊曇朗留異陳寶應
周迪鄧緒等及王琳首並還親屬以弘廣宥乙巳立皇
子叔明爲宜都王叔獻爲河東王是歲諸軍畧地所在

尅捷

六年春正月壬戌赦江右淮北諸州甲申周人來聘高麗國遣使朝貢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辛亥耕籍田夏四月庚子彗星見六月壬辰尚書右僕射周弘正卒冬十一月乙亥詔北邊行軍之所並給復十年十二月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為尚書右僕射

七年春正月辛未祀南郊三月辛未詔豫二兖譙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諸郡置雲旗

義士駐大軍及諸鎮備防夏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
庚寅監豫州陳桃根獻青牛詔以還百姓乙未桃根又
上織成羅紋錦被表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壬子郢
州獻瑞鍾六六月丙戌詔為北行將士死王事者剋日
舉哀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為尚書僕射乙酉改作
雲龍神虎門秋八月癸卯周人來聘閏九月壬辰都督
吳明徹大破齊軍於呂梁是月甘露頻降樂游苑丁未
輿駕幸苑採甘露宴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冬

十月巳巳立皇子叔齊為新蔡王叔文為晉熙王十二月壬戌以尚書僕射王瑒為左僕射太子詹事陸繕為右僕射甲子南康郡獻瑞鍾一

八年春二月壬申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司空夏五月庚寅尚書左僕射王瑒卒六月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為左僕射新除晉陽太守王克為右僕射秋九月戊戌立皇子叔彪為淮南王

九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自號太上皇

是月周滅齊二月壬子耕籍田秋七月已卯百濟國遣使朝貢庚辰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已丑震慧日寺刹及瓦官寺重門一女子震死冬十月戊午司徒吴明徹破周將梁士彦於吕梁十二月戊申東宫成皇太子移于新宫

十年春二月甲子周軍救梁士彦大敗司空吴明徹於吕梁及將卒皆見囚俘不反三月辛未震武庫丙子分命衆軍以備周乙酉大赦夏四月庚戌詔絓在軍者並

賜爵二級又詔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軍器之外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奉卹者並各量減庚申大雨雹六月丁酉周武帝殂閏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刹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及鴻臚府門秋七月戊戌新羅國遣使朝貢八月戊寅隕霜殺稻菽九月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甲寅幸婁湖臨誓衆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以上下相警誓冬十月戊

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為尚書僕射十二月乙亥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冦樅陽刺史魯廣達討平之是歲周

宣政元年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南兖州言龍見二月癸亥耕籍田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八月丁卯幸大壯觀閲武冬十月甲戌以尚書僕射陸繕為尚書左僕射以祠部尚書晉安王伯恭為右僕射十一月辛卯大赦戊戌周將梁士彦圍壽陽剋之辛亥又剋霍州癸丑以揚州

刺史始興王叔陵為大都督總督水步衆軍十二月乙丑南北兖晉三州及盱台山陽陽平馬頭秦歴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向建鄴周又剋譙北徐二州自是淮南之地盡歸于周矣已巳詔非軍國所須多所減損歸于儉約是歳周宣帝大象元年

十二年夏四月癸亥尚書左僕射陸繕卒已卯大雩壬午雨五月癸巳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尚書僕射已酉周宣帝崩六月壬戌大風吹壞皐門中閘秋八

月己未周鄭州總管司馬消難以所統九州八鎮之地來降詔因以消難為大都督加司空封隨郡公庚申詔鎮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遣南豫州刺史任忠率衆趨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趨南兖州戊辰以司空司馬消難為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剋臨江郡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剋郭默城甲戌大雨霖丙子淳于陵剋祏州城九月癸未周臨江太守劉顯光率衆來降是夜天東南有聲如

風水相激三夜乃止丁亥周將王延貴率衆拔歷陽任忠擊破之禽延貴等己酉周廣陵義軍主曹藥率衆來降冬十月癸丑大雨震雹十二月庚辰南徐州刺史河東王叔獻薨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中權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伯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為右僕射二月乙亥耕籍田秋九月癸未夜大風從西北來發屋拔樹大雨雹冬十月

壬寅丹丹國遣使朝貢十二月辛巳彗星見西南是歲
周静帝大定元年遜位于隋文帝改元開皇元年
十四年春正月乙酉上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
十三遺詔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以入壙明
器皆用瓦以日易月及公除之制悉依舊準在位百司
三日一臨四方州鎮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二
月辛卯羣臣上謚曰孝宣皇帝廟號高宗癸巳葬顯寧
陵帝之在田本有恢宏之度及居尊位實允天人之屬

于時國步初彌創痍未復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惟彊弱之形縣絶故深自懲艾恐犯不韙及夫周兵滅齊乘勝畧地還至江際帝自此懼矣既而修飾都城為扞禦之備獲銘云二百年後當有癡人修破吾城者時莫測所從云

孝宣帝太建十四年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魏平江陵宣帝遷于

長安留後主於穰城天嘉三年歸建鄴立為安成王世子光大二年累遷侍中大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乙卯始興王叔陵搆逆伏誅丁巳太子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大赦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為父後者並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丹楊尹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丁卯立皇弟叔敦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已

巳立妃沈氏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為尋陽王叔慎
為岳陽王叔達為義陽王叔熊為巴山王叔虞為武昌
王甲戌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三月癸亥詔内外衆
官九品以上各薦一人又詔求忠讜無所隱諱巳巳以
新除翊左將軍永陽王伯智為尚書僕射夏四月丙申
立皇子永康公允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
王公以下賚帛各有差庚子詔鏤刻金銀一切華綵之
屬及布帛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

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人間淫祀祅書諸珍怪事詳為條制並皆禁絶秋七月辛未大赦是月自建鄴至荆州江水色赤如血八月癸未天有聲如風水相激乙酉夜又如之九月丙午設無碍大會於太極前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丙寅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為司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大赦改元以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司空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為江州刺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卯立皇子深為始安王秋八月丁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為司空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平為湘東王叔敖為臨賀王叔宣為山陽王叔穆為西陽王叔儉為南安王叔澄為南郡王叔興為沅陵王叔韶為樂山王叔純為新興

王十二月丙辰頭和國遣使朝貢司空長沙王叔堅有罪免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雜色隆隆若雷聲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風俗癸巳大赦夏五月戊子以吏部尚書江總為尚書僕射秋七月壬午皇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癃老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冬十一月丙寅大赦是月盤盤百濟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午鎮左將軍長沙王叔堅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三月辛酉前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夏四月庚戌豐州義軍主陳景詳斬大寶傳首建鄴冬十月己丑丹丹國遣使朝貢十一月己未詔修復仲尼廟辛巳幸長干寺大赦十二月癸卯高麗國遣使朝貢是歲梁明帝殂

四年春正月甲寅詔王公以下各薦所知無隔輿皁二月丙申立皇弟叔謨為巴東王叔顯為臨江王叔坦為

新會王叔隆為新寧王夏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為會稽王秋九月甲午幸元武湖肄艫艦閱武丁未百濟國遣使朝貢冬十月癸亥以尚書僕射江總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為尚書僕射十一月巳卯大赦

禎明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乙未地震秋九月庚寅梁太傅安平王蕭巖荊州刺史蕭瓛遣其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荊州刺史陳紀請降辛卯巖等帥其文武官男女濟江甲午大赦冬十二月丙子以蕭巖為平東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丁亥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為兼司徒十二月丙辰以前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為鎮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為東陽王恬為錢唐王㝠四月戊申有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淮至于青塘兩岸數日自死隨流出江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有

聲隆隆如雷鐵飛出牆外燒人家六月戊戌扶南國遣使朝貢庚子廢皇太子允為吳興王立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為皇太子辛丑以太子詹事袁憲為尚書僕射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没舟乘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藩為吳王己酉幸莫府山大校獵十一月丁卯詔剋日於大政殿訊獄丙子立皇弟叔榮為新昌王叔匡為太原王初隋文帝受周禪甚敦鄰好宣帝尚不禁侵掠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

師遣使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末云想彼統内如此宜宇宙清泰隋文帝不說以示朝臣清河公楊素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弼並奮求致討後主使袁彥聘隋竊圖隋文帝狀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

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襞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夕達旦以此為常而盛修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覆舟山及蔣山栢林冬月常多采醴後主以為甘露之瑞前後災異甚多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釂之經三四年乃去船下有聲云明年亂視之得嬰兒長三尺而無頭蔣山衆鳥鼓兩翼以拊膺曰奈何帝奈

何帝又建鄴城無故自壞青龍出建陽門井涌霧赤地生黑白毛大風拔朱雀門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後主又夢黄衣圍城乃盡去繞城橘樹又見大蛇中分首尾各走夜中索飲忽變為血有血霑階至於坐牀頭而火起有狐入其牀下捕之不見以為祅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禳之於郭内大皇佛寺起七層塔未畢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衆又采木湘州擬造正寢柂至牛渚磯盡没水中既而漁人見柂浮於海上又起齊雲

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始北齊末諸省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舉朝亦有此稱識者以為省主主將見省之兆隋文帝謂僕射高熲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柹于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梁蕭巘蕭巖隋文帝愈憤以晉王廣為元帥總十八總管致討乃送璽書暴後主二十惡又散遣詔書書三十萬紙徧喻江外諸軍既下江濱鎮

戍相繼奏聞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並抑而不言初蕭巖蕭瓛之至也德教學士沈君道夢殿前長人朱衣虎冠頭出欄上攘臂怒曰那忽受叛蕭誤人事後主聞之忌二蕭故遠散其衆以巖為東揚州刺史瓛為吳州刺史使領軍任忠出守吳興郡以襟帶二州使南平王嶷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期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以示威勢由是江中無一鬭船上流諸州兵皆阻

楊素軍不得至都下甲士尚十餘萬人及聞隋軍臨江後主曰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孔範亦言無度江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昏睡至晡時乃罷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韓擒虎趨橫江濟分兵晨襲采石取之進拔姑熟次於新林時弼攻下京口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

阿之衝而入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至告變戊辰乃下
詔曰犬羊陵縱侵竊郊畿遙蠆有毒宜時埽定朕當親
御六師廓清八表内外並可戒嚴於是以蕭摩訶為皇
畿大都督樊猛為上流大都督樊毅為下流大都督司
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重立賞格分兵鎮守要害
僧尼道士盡皆執役庚午賀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
擒虎又陷南豫州隋軍南北道並進辛巳賀若弼進軍
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衆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城燒

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後閤舍人夏侯公韻侍側憲勸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易可當吾自有計乃逃於井二人若諫不從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戎士叩閤而入深安坐勞之曰戎旅在途不至勞也既而軍人窺井

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隋文帝聞之大驚開府鮑宏曰東井上於天文為秦今帝都所在投井其天意邪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辭云桃葉復桃葉度江不用檝但度無所苦我自接迎汝及晉王廣軍於六合鎮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度丙戌晉王廣入據臺城送後主于東宮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權分京城人宅以俟

內外修整遣使迎勞之陳人謳詠忘其亡焉使還奏言自後主以下大小在路五百里纍纍不絶隋文帝嗟嘆曰一至於此及至京師列陳之輿服器物於庭引後主於前及前後二太子諸父諸弟衆子之為王者凡二十八人司空司馬消難尚書令江總僕射袁憲驃騎蕭摩訶護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鎮軍將軍任忠吏部尚書姚察侍中中書令蔡徵左衛將軍樊猛自尚書郎以上二百餘人文帝使納言宣詔勞之次使內史令宣詔讓

後主後主伏地屏息不能對乃見宥隋文帝詔陳武文
宣三帝陵總給五百戶分守之初武帝始即位其夜奉
朝請史普直宿省夢有人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
殿前北面執玉策金字曰陳氏五帝三十二年及後主
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主有鳥一足集其殿
庭以觜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為灰欲知我
家處朱門當水開解者以為獨足蓋指後主獨行無衆
盛草言荒穢隋承火運草得火而灰及至京師與其家

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當水也其言皆驗或言後主名叔寶反語為少福亦敗亡之徵云既見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心為不奏吳音後監守者奏言叔寶云既無秩位每預朝集願得一官號隋文帝曰叔寶全無心肝監者又言叔寶常沉醉罕有醒時隋文帝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未幾帝又問監者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隋文帝大驚及從

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幷表請封禪隋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常侍宴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寳爲飲酒遂不省之高熲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昔苻氏所征得國皆榮貴其主苟欲求名不知違天命與之官乃違天也隋文帝以陳氏子弟既多恐京下爲過皆分置

諸州縣每歲賜以衣服以安全之後主以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謚曰煬葬河南洛陽之芒山

後主至德四年(禎明二年)即位六年

右陳五主凡三十三年為隋所滅

[seal]

通志卷十五上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後魏紀第十五上

聖武帝 神元帝 思帝 昭帝 桓帝 穆帝 平文帝

惠帝 煬帝 烈帝 昭成帝 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文成帝 獻文帝

魏之先出自黄帝軒轅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

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録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頼其勲舜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

九十九威振北方成帝崩節皇帝貸立節帝崩莊皇帝
觀立莊帝崩明皇帝樓立明帝崩安皇帝越立安帝崩
宣皇帝推寅立宣帝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
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景皇帝利立景帝崩元皇帝俟
立元帝崩和皇帝肆立和帝崩定皇帝機立定帝崩僖
皇帝蓋立僖帝崩威皇帝儈立威帝崩獻皇帝鄰立時
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
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

神獸似馬其聲類牛導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
遷徙策畧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
鑽研之義
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既
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
復會于此言終而别及朞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
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
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

帝無舅家帝帝崩神元皇帝立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回部大人竇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求馬主帝隱而不言賓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乃從帝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衆諸部

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徵而戮之遠近肅然帝乃告諸大人為與魏和親計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是歲魏景元二年也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後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晉其冬還國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文帝雄異恐為後患請留不遣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五十八

年方遣帝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大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竒術絶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曰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惑及聞諸大人請因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馳詣塞南矯害帝其年神元不豫烏丸王庫賢親近任勢先受衛瓘之貨欲沮動諸部因於庭中礪鉞謂諸大人曰上恨汝

曹讒殺太子欲盡收諸大人長子殺之大人皆信各各
散走神元尋崩凡饗國五十八年年一百四歲道武即
位尊為始祖子章皇帝悉鹿立時諸部離散帝九年而
崩弟平皇帝綽立七年而崩文帝少子思皇帝立
思皇帝諱弗政崇寬簡百姓懷服一年而崩
昭皇帝諱禄官神元帝之子也帝立九年分國為三部
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
參合陂北使文帝長子桓帝諱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

盛樂故城使桓帝弟穆帝猗㐌統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烏丸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二年葬文帝及皇后封氏初思帝欲改葬未果而崩至是述成前意焉三年桓帝度漠北廵因西畧諸國凡積五歲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乗安車駕大牛牛角容一石帝曾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叅合陂土無榆故時人

異之十年匈奴别種劉淵反晋於離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與帝大舉以助之大破淵衆於西河上黨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乃使輔相衛雄段繁於參合陂西累石為亭樹碑以紀行焉十一年晋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帝崩桓帝統部凡十一年後定襄侯衛操樹碑於大邗城以頌功德子普根代立十三年昭帝崩穆帝總攝三部為一統帝天姿英峙勇畧過人元年劉淵僭帝號自稱大漢三年晋并州

刺史劉琨遣子導為質乞師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助琨破白部大人次攻鐵弗劉虎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縣遠從琨求句注陘北地琨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時崞五縣人於陘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六年城盛樂以為北都修故平城以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子六修鎮之統領

南部八年晉懸帝進帝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先是國俗寛簡至是明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得罪凡後期者皆舉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悉赴死所人問何之曰當就誅其威嚴若此九年帝召六修不至怒討之失利遂崩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攻六修滅之普根立月餘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又薨思帝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皇帝諱鬱律姿質雄壯甚有威畧元年歲在丁丑

二年劉虎據朔方來侵西部帝大破之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士馬將百萬是歲晉元帝即位於江南劉曜僭帝位帝聞晉愍帝為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三年石勒自稱趙王遣使乞和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五年晉元帝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帝絕之講武有平南夏志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巳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數十人天興初追尊曰太祖

惠皇帝諱賀傉桓帝中子也以五年為元年帝未親政事太后臨朝遣使與石勒通和時人謂之女國使四年帝始臨朝以諸部人情未悉欵順乃築城於東木根山徙都之五年帝崩

煬皇帝諱紇那惠帝之弟也以五年為元年三年石勒遣石虎寇邉部帝禦之不利遷於大寗時平文帝長子烈帝居於舅賀蘭部帝遣使求之賀蘭部帥藹頭擁護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力擊藹頭宇文衆敗帝還大寗

五年帝出居於宇文部賀蘭及諸部大人共立烈帝
烈皇帝諱翳槐以五年為元年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
昭成帝如襄國從者五千餘家七年藹頭不修臣職召
而戮之國人復貳於是煬帝自宇文部還入諸部大人
復奉之煬帝以烈帝七年為後元年時烈帝出居於鄴
三年石虎納烈帝於大寗國人六千餘家部落叛煬帝
出居於慕容部烈帝復立以煬帝三年為後元年城盛
樂城在故城東南十里一年而崩弟昭成皇帝立

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烈帝臨崩顧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故帝弟孤自詣鄴奉迎與帝俱還十一月即位於繁畤北始稱建國元年時年十九

二年春始置百官分掌衆職東自濊貊西及破落那莫不款附五月朝諸大人於參合陂議定都㶟源川連日不決乃從太后計而止聘慕容皝妹為皇后

三年春移都雲中之盛樂宮

四年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皇后慕容氏崩十月劉虎寇西境帝遣軍大破之虎死子務桓立始來歸順帝以女妻之

五年五月幸參合陂七月七日諸部畢集設壇埒講武騎射因以為常八月還雲中

七年二月遣大人長孫秩迎后慕容氏於和龍皝送女於境七月慕容皝遣使來聘求交婚帝許之以烈帝女

妻焉
十四年帝以中州紛梗將親率六軍乘石氏之亂廓定
中原諸大人諫乃止
十八年太后王氏崩
十九年正月劉務桓死其弟閼頭立潛謀反
二十一年閼頭部人多叛懼而東走度河半濟而冰陷
後衆盡歸其兄子悉勿祈初閼頭之叛悉勿祈兄弟十
二人在帝左右盡遣之歸欲其自相猜離至是悉勿祈

奪其衆閼頭窮而歸命帝待之如初

二十二年春帝東巡桑乾川四月悉勿祈死弟衛辰立

二十三年六月皇后慕容氏崩七月衛辰來會葬因求婚許之

二十五年帝南巡君子津

二十八年正月衛辰謀反度河東帝討之衛辰懼遁走

三十年十月帝征衛辰時河冰未成帝乃以葦絙約澌俄然冰合乃散葦於上冰草相結若浮橋然衆軍利涉

衛辰與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還

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也拔刃向御坐

太子寔格之傷脇五月薨後追謚焉是為獻明皇帝七

月皇孫珪生大赦

三十九年秦王苻堅遣其大司馬苻洛帥衆二十萬及

其將朱彤張蚝鄧羌等諸道來寇王師不利帝時不豫

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四面寇鈔不

得芻牧復度漠南堅軍稍退乃還十二月至雲中旬有

二日皇子賔君作亂帝暴崩時年五十七道武即位尊曰高祖帝性寛厚時國少繒帛代人許謙盜絹二疋守者以告帝匿之謂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卿勿洩之謙或慙而自殺為財辱士非也帝嘗擊西部叛賊流矢中目賊破後諸大臣見執射者各持鈚刀欲屠割之帝曰各為其主何罪也釋之其仁恕若此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后因遷徙游於雲澤寢夢日出室

内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帝於参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于祖宗保母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怪明年有榆生於藏胞之坎後遂成林帝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顙大耳六歲而昭成崩苻堅遣將内侮將遷帝長安賴燕鳳乃免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南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人衆南依庫仁帝於是轉在獨孤部

元年葬昭成皇帝於金陵營梓宮木柹盡生成林帝雖
沖幼而嶷然不羣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
志必興復洪業
七年十月晉敗苻堅于淮南慕容文等殺劉庫仁弟眷
代攝國部
八年燕慕容暐弟沖僭立苻堅將姚萇自稱大單于萬
年秦王慕容垂僭稱燕王
九年劉庫仁子顯殺眷而代之乃將謀逆商人王霸知

之屐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是時故大人梁盆子六眷為顯謀主盡知其計密使部人穆崇馳告帝乃隂結舊臣長孫犍元他等因幸賀蘭部其日顯果使人殺帝不及語在獻明太后傳是歲乞伏國仁私署秦河二州牧大單于姚萇殺苻堅堅子丕僣即皇帝位於晉陽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會於牛川復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以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是月慕容垂僣即皇帝位于中山國號燕二月幸定

襄之盛樂息衆課農慕容沖為其部下所殺夏四月改
稱魏王五月姚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國號大秦秋八
月劉顯遣弟亢泥迎皇叔父窟咄于慕容永以兵隨之
來逼南境帝左右于桓等與諸部大人謀應之事洩誅
造謀者五人餘悉不問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
部阻山為固遣行人安同長孫賀徵師于慕容垂垂令
其子賀驎率師隨同等軍未至而寇逼於是北部大人
叔孫普洛等十三人及諸烏丸亡奔衛辰帝自弩山幸

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會賀驎於高柳大破寔咄悉收其衆冬十月苻丕為晉將馮該所殺慕容永僭即皇帝位於長子十一月苻登僭即皇帝位於隴東十二月慕容垂遣使奉帝西單于印綬封上谷王帝不納

二年夏五月遣行人安同徵兵於慕容垂垂遣子賀驎率衆來會六月帝親征劉顯顯奔慕容永盡收其部落

冬十二月巡松漠還幸牛川

三年夏五月癸亥北征庫莫奚大破之六月乞伏國仁

死其弟乾歸立私署河南王秋七月庫莫奚部帥鳩集遺散夜犯行宫縱騎撲討盡滅之八月使九原公儀於慕容垂冬十月垂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甲寅襲高車諸部落二月癸巳遂至女水討叱突隣部並大破之是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夏五月使陳留公虔於慕容垂冬十月垂遣使朝貢

五年春三月甲申西征次鹿渾海襲高車袁紇部大破之慕容垂遣子賀驎來會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與

賀驎討賀蘭紇奚諸部落大破之秋八月還幸牛川使秦王觚於慕容垂九月壬申討叱奴部囊曲水破之冬十月討高車豆陳部於狼山破之十二月帝還次白漠六年春正月幸紐垤川三月遣九原公儀陳留公虔等西討黙弗部大破之夏四月祭天秋七月壬申講武于牛川慕容垂止秦王觚而求名馬帝絶之乃遣使於慕容永永使其大鴻臚慕容鈞奉表勸進尊號九月帝襲五原屠之收其積穀還紐垤川於棝陽塞北樹碑紀功

冬十月戊戌北征蠕蠕追破之於大磧南商山下十一月戊辰還幸紐埏川戊寅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壬午帝大破之於鐵岐山南衛辰父子奔遁十二月滅之衛辰少子屈丏亡奔薛干部自河以南諸部悉平收衛辰子弟宗黨無少長五千餘人盡殺之是歲起河南宮

七年春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羣臣北之美水三月還幸河南宮秋七月行幸漠南仍築巡臺冬十二月慕容永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南廵二月幸羖羊原赴白樓夏六月北廵

秋七月臨幸新壇先是衛辰子屈丐奔薛干部徵之不

送八月帝南征薛干部屠其城九月還幸河南宫

九年春三月北廵使東平公儀屯田於河北五原至於

棝陽塞外夏五月田於河東秋七月還幸河南宫冬十

月蠕蠕杜崘等率部落西走是歲姚萇子興僣位殺苻

登慕容垂滅永

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寳來寇五原八月帝親兵

於河南冬十月辛未寳燒船夜遁乙巳邠帝進軍濟河乙酉夕至參合陂丙戌大破之禽其王公以下文武將吏數千人於俘虜中擢其才識者賈彝賈閏鼂崇等參謀議憲章故實十二月還幸雲中之盛樂

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因東幸善無北陂三月慕容垂寇桑乾川陳留公虔死之垂遂至平城西北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死於上谷子寳秘喪還至中山乃僭立夏六月丁亥皇太后賀氏崩是月葬獻

明太后呂光僭稱天王國號涼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八月已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絡繹二千餘里鼔行而前人屋皆震别詔將軍封真等從東道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午次陽曲乗西山臨觀晉陽寶并州牧遼西王農棄城遁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子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

無少長皆引入人得盡言苟有微能咸蒙叙用己未詔輔國將軍奚牧畧地晉川獲慕容寶丹陽王買得等於平陶城九月晉孝武帝殂冬十一月庚子朔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捐城奔竄或稽顙軍門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别詔東平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等攻信都詔軍行不得傷桑棗戊午進軍中山己未圍之帝曰朕量寳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卒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還取

中山諸將稱善丁卯車駕幸魯口城

二年春正月壬戌帝引騎圍信都其夜寶冀州刺史宜都王慕容鳳踰城奔中山癸亥寶輔國將軍張驤護軍將軍徐超舉城降是月鮮卑禿髪烏孤私署大單于西平王二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柏肆塢臨滹沱水其夜寶悉衆犯營燎及行宫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

實尚書閔亮秘書監崔逞等降者相屬賜拜職爵各有差三月己酉車駕次盧奴寶求和請送秦王觚割常山以西奉魏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辛亥車駕次中山命將圍之是夜寶弟賀驎將妻子走西山寶恐賀驎先據和龍壬子夜北遁城内共立慕容普隣為王夏四月帝以軍糧不繼詔東平公儀罷鄴圍徙屯鉅鹿五月庚子帝以中山城内為普隣所脅乃招喻之甲辰曜兵揚威以示城内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甲

寅以東平公儀為左丞相封衛王進襄城公題爵為王秋七月普隣遣烏九張驤率五千餘人出城求食寇靈壽賀驎自丁零中入驤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殺普隣而自立八月丙寅朔帝進軍九門時大疫人馬牛死者十五六中山猶拒守羣下咸思北還帝知之謂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人羣臣乃不敢言九月賀驎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鼂崇奏曰不吉

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帝進軍新市賀驎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賀驎單馬走鄴慕容德殺之甲申賀驎所署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其將張驤李沈慕容文等先來降尋皆亡還是日復獲之皆赦而不問獲所傳皇帝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中山平乙酉襄城王題薨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衛王儀尅鄴庚子

行幸真定駕還幸鄴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詔郡縣振䘏之帝至鄴廵登臺榭徧覽宮城將有定都之志乃置行臺遂還中山所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貲租一年除山東人租賦之半車駕將北還發卒萬人通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餘里帝慮還後山東有變乃於中山置行臺詔衛王儀鎮之使畧陽公遵鎮勃海之合口右軍將軍尹國先督租于冀州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送斬之辛

西車駕發中山至于望都堯山徙山東六州人吏及徒河高麗新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充京師車駕次于恒山之陽博陵勃海章武諸郡羣盜並起略陽公遵等討之是月慕容德自稱燕王據廣固二月車駕至自中山幸繁畤宫更選屯衛詔給内徙新戶耕牛計口受田三月徵左丞相衛王儀還京師詔畧陽公遵代鎮中山夏四月壬戌以歷陽公穆崇爲太尉鉅鹿公長孫嵩爲司徒進封畧陽公遵爲常山王南安公順爲

毗陵王祭天於西郊旗幟有加焉廣平太守遼西公意列謀反與郡人韓奇矯假讖圖將襲鄴城詔反者就郡賜死是月蘭汗殺慕容寶而自立為大單于昌黎王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即承為號令國家啟基雲代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為魏秋七月還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

社稷慕容寶子盛殺蘭汗而自立為長樂王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擲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覽察黜陟之冬十月起天文殿十一月辛亥尚書吏部郎中鄧彦海典官制正爵品定律吕協音樂儀曹郎中董謐撰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鼂崇造渾儀考天象吏部尚書崔宏總裁之閏月左丞相衛王儀及王公卿士詣闕上書曰臣等聞宸極居

中則列宿齊其晷帝王順天則羣后仰其度伏惟陛下
德協二儀道隆三五仁風被于四海盛化塞于天區澤
及昆蟲恩霑行葦謳歌所屬八表歸心而躬履謙虛退
身後已宸儀未彰衮服未御非所以上允皇天之意下
副樂推之心臣等謹昧死以聞帝三讓乃許之十二月
己丑帝臨天文殿太尉司徒進璽綬百官咸稱萬歲大
赦改元追尊成帝以下及后號謚樂用皇始之舞詔百
司議定行次尚書崔宏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黄數用五

祖以未臘以辰㒹牲用白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人
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吏人二千家
于代都
二年春正月甲子初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
配降壇視燎成禮而反乙丑赦京師始制三駕之法庚
子北巡分命諸將大襲高車常山王遵三軍從東道出
長川高原王樂真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車駕親勒六
軍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出二月丁亥朔諸軍同會破

高車雜種三十餘部衛王儀督三將別從西北絶漠千餘里破其遺迸七部還次牛川及薄山並刻石紀功以所獲高車衆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鑿渠引武川水注之苑中疏爲三溝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鴻鴈池三月已未車駕至自北伐甲子初令五經羣書各置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是月氐人李辯叛慕容德求援於鄴行臺尚書和跋以輕騎應之尅滑臺收德宫人府藏秋七月起天華

殿辛酉大閲于鹿苑八月增啟京城十二門作西武庫
除州郡人租賦之半辛亥詔禮官備撰衆儀著于新令
范陽人盧溥聚衆海濵稱幽州刺史攻掠郡縣殺幽州
刺史封沓于是月秃髪烏孤死其弟利鹿孤立遣使朝
貢冬十月太廟成遷神元平文昭成獻明皇帝神主于
太廟十二月天華殿成吕光立其子紹為天王自稱太
上皇及死庶子纂殺紹而僭立
三年春正月戊午材官將軍和突破盧溥於遼西獲之

及其子煥傳送京師轘之癸亥祀北郊分命諸官循行州郡觀風俗察舉不法二月丁亥詔有司祀日于東郊始耕籍田壬寅皇子聰薨三月戊午立皇后慕容氏是月穿城南渠通於城內作東西魚池夏四月姚興遣使朝貢五月戊辰詔謁者僕射張濟使於姚興已巳東巡遂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祀帝堯帝舜廟西幸馬邑觀灅源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秋七月乞伏乾歸大為姚興所破壬子車駕還宮起中天殿及雲母堂金華室時

太史屢奏天文錯亂帝親覽經占多云宜改王易政於是數革官號欲以防塞凶狡消弭災變已而慮臣下疑惑冬十二月丙申下詔述成敗之理鑒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以喻臣下是歲河右諸郡奉李暠為秦涼二州牧涼公

四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儛釋菜于先聖先師丁酉分命使者廵行州郡聽察辭訟糾劾不法是月呂光弟子隆弑呂纂而自立三月帝親漁薦于寢廟夏四

月辛卯罷鄴行臺詔有司明揚隱逸五月起紫極殿元武樓涼風觀石池鹿苑臺六月盧水胡沮渠蒙遜私署涼州牧張掖公秋七月詔兖州刺史長孫肥南徇許昌彭城詔賜天下鎮戍將士布帛各有差八月段興殺慕容盛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僭即皇帝位冬十二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是歲涼李暠沮渠蒙遜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帝聞姚興將寇邊庚寅大簡輿徒詔并州

諸軍積穀于平陽乾壁三月禿髮利鹿孤死夏五月姚興遣其弟義陽王平來侵平陽攻陷乾壁秋七月戊辰朔車駕西討八月乙巳至乾壁平固守進軍圍之姚興悉舉其衆來救甲子帝度蒙坑逆擊興軍大破之冬十月平赴水而死俘其餘衆三萬餘人獲興尚書左僕射狄伯支以下四品將軍以上四十餘人獲前亡臣王次多靳勒並斬以徇興頻使請和帝不許羣臣請進平蒲坂帝慮蠕蠕為難戊申班師十一月車駕次晉陽徵相

州刺史庚岳為司空十二月辛亥至自西征越勒莫弗率其部萬餘家内屬

六年春正月辛未朔方尉遲部别帥率萬家内屬入居雲中夏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五月大簡輿徒將畧江淮秋七月鎮西大將軍司隸校尉毗陵王順有罪以王還第戊子北廵築離宫于豺山縱士校獵東北踰罽嶺出參合代谷九月行幸南平城規度灅南夏屋山背黄瓜堆將建新邑辛未車駕還宫冬十月起西昭陽殿乙

卯立皇子嗣為齊王加車騎大將軍位相國紹為清河
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為陽平王曜為河南王封故秦愍
王子夔為豫章王陳留桓王子悅為朱提王丁巳晉人
來聘十一月庚子將軍伊謂大破高車十二月晉桓元
廢其主司馬德宗為平固王而自立僭號楚
天賜元年春二月晉劉裕起兵誅桓元三月初限縣戶
不滿百罷之夏五月置山東諸治發州郡徒謫造兵甲
秋九月帝臨昭陽殿分置衆職引朝臣文武親自簡擢

量能叙用制爵四等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追録舊臣加封爵各有差是秋江南大亂流人襁負奔淮北者行道相尋冬十月辛巳大赦改元築西宫十一月幸西宫大選臣寮令各辯宗黨保舉才行諸部子孫失業賜爵者二千餘人

二年春正月晉主司馬德宗復位夏四月祀西郊車旗盡黒冬十月慕容德死

三年春正月甲申北巡幸豺山宫校獵還至屋孤山二

月乙亥幸代園山建五石亭三月庚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申復幸豺山宮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孤虛立成圖三百六十時遂登定襄角史山又幸馬城甲戌車駕還宮六月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灅南宮門闕高十餘丈引溝穿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途洞達三十日罷秋七月太尉穆崇薨八月甲辰行幸豺山宮遂至青牛山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九月甲戌朔幸漠南鹽池壬

午至漠中觀天鹽池庚漠北之吐鹽池癸巳南還長川丙申臨觀長陂冬十月庚申車駕還宮

四年春二月封皇子修為河間王處文為長樂王連為廣平王黎為京兆王夏五月北巡自參合陂東過蟠羊山大雨暴水流輜重數百乘殺百餘人遂東北踰石漠至長川幸濡源常山王遵有罪賜死六月赫連屈丐自稱大單于大夏天王秋七月丙辛參合陂築北宮垣三旬而罷乃還宮慕容寶養子高雲殺慕容熙而自立僭

號天王八月誅司空庾岳

五年春正月行幸豺山宫遂如參合陂觀漁于延水至甯川三月姚興遣使朝貢秋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冬十月禿髪傉檀僭即涼王位

六年夏帝不豫初帝服寒食散自太醫令陰羗死後藥數動發至此愈甚而災變屢見憂懣不安或數日不食或不寢達旦歸咎羣下喜怒乖常謂百寮左右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敗得失終

日竟夜獨語不止若傍有鬼物對揚者朝臣至前追其舊惡便見殺害其餘或以顔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以為懐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懐危懼有司廢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為稀少帝亦聞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幸過災年當更清整之耳秋七月慕容氏支屬百餘家謀欲外奔發覺伏誅死者三百餘人八月衛王儀謀叛賜死十月

戊辰清河王紹作亂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永興二年九月甲寅上謚曰宣武皇帝葬於盛樂金陵廟號太祖泰恒五年改謚曰道武帝

道武九年始稱年號登國十年皇始二年天興六年天賜六年即位三十二年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母曰劉貴人登國七年生於雲中宮道武晚有男聞而大悅乃大赦帝明叡寬毅非禮不動天興六年封齊王拜相國初帝

母既賜死道武召帝告曰昔漢武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與國政汝當繼統故吾遠同漢武帝素純孝哀不自勝道武怒帝還宮哀不自止道武知而又召帝帝欲入左右諫請待和解而進帝從之及元紹之逆帝還而誅之

永興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追尊皇妣為宣穆皇后公卿大臣先罷歸第者悉復登用之詔南平公長孫嵩北新侯安同對理人訟簡賢任能是月馮

跋殺其主高雲僭號天王國號北燕閏十月丁亥朱提
王悅謀反賜死詔都兵將軍山陽侯奚斤巡諸州問人
疾苦十二月戊戌封衛王儀子良為南陽王進陰平公
烈爵為王改封高涼王樂真為平陽王己亥帝始居西
宮御天文殿蠕蠕犯塞是歲乞伏乾歸自稱秦王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詔南平公長孫嵩等北征蠕蠕因
留屯漠南夏五月嵩等自大漠還蠕蠕追圍之於牛川
壬申帝北伐蠕蠕蠕蠕聞而遁走車駕還幸參合陂六

月晉將劉裕滅慕容超秋七月丁巳立射臺於陂西仍講武乙丑至自北伐

三年春二月戊戌詔簡宮人非御及使巧者悉以賜鰥人巳亥詔北新侯安同等持節廵行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問其疾苦察舉守宰不法者辛丑簡宮人工使之不急者出賜人不能自存者三月巳未詔侍臣常佩劍夏五月丙寅復出宮人賜鰥人辛卯車駕謁金陵於盛樂巳巳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伏誅六月姚興

遣使朝貢秋七月戊申賜衛士酺三日冬十一月丁未
大閱于東郊
四年春二月癸未登虎圈射猛虎夏四月乙未宴羣臣
於西宮使各獻直言勿有所諱六月乞伏乾歸為刄子
公府所弒閏月丙辰大閱于東郊秋七月己巳朔東巡
置四廂大將又放十二時置十二小將以山陽侯奚斤
元城公屈行左右丞相己卯大獮于石會山戊子臨去
畿陂觀漁庚寅至于濡源西巡辛北部諸落八月壬子

辛酉宮臨板殿大饗羣臣命百姓大酺三日乙卯賜王公以下至宿衛將士布帛有差冬十一月己丑賜宗室近屬南陽王良以下至於緦麻親布帛各有差是月沮渠蒙遜僭稱西河王十二月丁巳北廵至長城而旋

五年春正月己巳大閲畿內男年十二以上悉集己卯幸西宮頻拔大渠帥四十餘人詣闕奉貢賜以繒帛錦罽各有差乙酉詔諸州六十户出戎馬一疋庚寅大閲于東郊署將師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衆三萬陽平王

熙等十二將各一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二月庚戌幸高柳川癸丑穿魚池於北苑庚午姚興遣使朝貢己卯詔使者巡行天下招延儁彥捜揚隱逸夏四月乙卯西巡五月乙亥行幸雲中舊宮之大室丙子大赦六月西幸五原校獵于骨羅山獲獸十萬秋七月己巳還幸薄山帝登觀宣武游幸刻石頌德之處乃於其旁起石壇而薦饗焉賜從者大酺於山下前軍奚斤等破越勒倍泥部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而旋丙戌車駕自大

室西南廵諸部落遂南次定襄大洛城東踰七嶺山田于善無川八月癸卯車駕還宫癸丑奚斤等班師甲寅帝臨白登山觀降人數軍實置新人於大寗給農器計口受田冬十一月癸酉大饗于西宫姚興遣使朝貢請進女帝許之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禎瑞頻集大赦改元辛巳行幸繁時賜王公以下至于士卒百工布帛各有差二月戊戌車駕還宫乙卯起豐宫於平城東北夏六月乞伏

熾磐滅禿髮傉檀秋七月晉將朱齡石滅蜀八月戊子
詔馬邑侯元陋孫使於姚興姚興遣使朝貢九月丁巳
朔日有蝕之冬十一月壬午詔使者廵行諸州校閱守
宰資財非自家所齎悉簿為贓守宰不如法聽百姓詣
闕告之十二月丙戌朔蠕蠕犯塞丙申車駕北伐
二年春正月丙辰車駕至自北伐二月丁亥大饗于西
宮甲辰立宣武廟于白登西三月丁丑詔以刺史守宰
率多逋惰今年貲調縣違者謫出家財以充不聽徵發

於人夏四月晋人來聘己卯北巡五月丁亥次於參合
東幸大甯丁未田于四岬山六月戊午臨去畿陂觀漁
辛酉次于濡源立蜂臺遂射白熊於頹牛山獲之丁卯
幸赤城親見長老問民疾苦復租一年南次石亭幸上
谷問百年訪賢雋復田租之半壬申幸涿鹿登嶠山觀
温泉使以大牢祠黄帝唐堯廟癸酉幸廣甯事如上谷
乙卯登廣甯之歷山以太牢祠舜廟帝親加禮焉庚辰
幸代秋七月癸未車駕還宮復所過田租之半八月庚

辰晦日有蝕之九月京師人飢聽就食山東冬十月壬
子姚興使奉其西平公主至帝以后禮納之辛酉行幸
沮洳城癸亥車駕還宫丙寅詔以頻遇霜旱年穀不登
命出布帛倉穀以振貧窮
泰常元年春二月丁未姚興死三月已丑長樂王處文
薨夏四月壬子大赦改元庚申河間王修薨五月甲申
彗星二見六月丁巳北廵秋七月甲申大獵于牛川發
釡山臨殷繁水南觀于九十九泉戊戌車駕還宫辛亥

晦日有蝕之九月晉劉裕泝河伐姚泓遣部將王仲德從陸道至梁城兗州刺史尉建畏懦棄守北渡仲德遂入滑臺詔將軍叔孫建等度河耀威斬尉建於城下冬十一月戊寅起蓬臺于北苑十二月南陽王良薨

二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二月丙午詔使者巡行天下觀風俗問其所苦是月西涼李暠死五月西巡至雲中遂濟河田于大漠秋七月乙亥車駕還宮乙酉起白臺於城南高二十丈是月晉劉裕滅姚泓冬十月癸

丑豫章王䕫薨十一月己酉詔河東河内購泓子弟擒越人間者

三年春三月晉人來聘庚戌幸西宫以渤海范陽郡去年大水復其租税夏四月己巳徙冀定幽三州徒河於京師五月壬子東廵至濡源及甘松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師師襲馮跋遂至龍城徙其居人萬餘家而還秋七月戊午車駕至京師八月鴈門河内大雨水復其租税冬十月戊辰築宫於西苑十一月赫連屈丐死長安

十二月晉安帝殂

四年春正月壬辰朔車駕臨河大蒐于犢渚癸夘還宮二月赫連屈丐僭即皇帝位癸丑築宮於蓬臺北夏四月庚辰享東廟遠蕃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幸鴈門賜所過無出今年租賦五月庚寅朔觀漁于㶟水己亥車駕還宮秋八月辛未東巡遣使祠恒岳甲申車駕還宮賜所過無出今年田租九月甲寅築宮於白登山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十二月癸亥西巡至雲中踰

白道北獵野馬於辱孤山至於黄河從君子津西度大狩於薛林山

五年春正月丙戌朔自薛林東還至屋竇城饗勞將士大酺二日班禽以賜之巳亥車駕還宫三月丙戌南陽王意文薨夏四月丙寅起灅南宫五月乙酉詔曰宣武皇帝體得一之元遠應自然之冲妙大行大名未盡盛美今啟緯圖始覲尊號其更上尊謚曰道武皇帝以章靈命之先啟聖德之元同庚戌淮南侯司馬國璠池陽

侯司馬道賜等謀反伏誅六月丙寅幸翳犢山是月晉
恭帝禪位于宋秋七月丁酉西至五原丁未幸雲中大
室賜從者大酺八月癸亥車駕還宮閏月甲午陰平王
烈薨是歲西涼亡
六年春二月己亥詔天下户二十輸戎馬一匹大牛一
頭三月甲子陽平王熙薨乙亥制六部人羊滿百口者
調戎馬一匹發京師六千餘人築苑起自舊苑東苞白
登周回四十餘里夏六月乙酉北巡至於蟠羊山秋七

月乙卯車駕還宫癸酉西廵獮于祚山親射猛獸獲之
遂至于河八月庚子大獮于犢渚九月庚戌車駕還宫
壬申宋人來聘冬十月巳亥行幸代十二月丙申西廵
于雲中
七年春正月甲辰朔自雲中西幸屋竇城賜從者大酺
三日二月丙戌車駕還宫三月乙丑河南王曜薨夏四
月甲戌封皇子燾為太平王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為樂
平王加車騎大將軍彌為安定王加衛大將軍範為樂

安王加中軍大將軍健為永昌王加撫軍大將軍崇為
建寧王加輔國大將軍俊為新興王加鎮軍大將軍獻
懷長公主子稽敬為長樂王拜大司馬大將軍初帝服
寒食散頻年發動不堪萬機五月立太平王燾為皇太
子臨朝聽政是月宋武帝殂秋九月詔司空奚斤等帥
師伐宋乙巳幸灅南宮遂如廣寗己酉詔皇太子率百
國以法駕田于東苑車乘服物皆以乘輿之副辛亥築
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辛酉幸嶠山遣使者祠黄帝

唐堯廟因東幸幽州見耆年問其所若賜以爵號分遣使者廵行州郡觀察風俗冬十月甲戌車駕還宫復所過田租之半奚斤等濟河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不許議親南征為其聲援壬辰南廵出自天門關踰恒嶺四方蕃附大人各帥所部從者五萬餘人十一月皇太子親統六軍鎮塞上安定王彌與北新公安同居守丙午曲赦司州殊死以下丙辰次於中山問民疾苦十二月丙戌行幸冀州存問民俗遣壽光侯叔孫建等率衆

自平原東度猶下青兖諸郡

八年春正月丙辰行幸鄴存問風俗司空奚斤既平兖豫還圍虎牢宋守將毛德祖距守不下蠕蠕犯塞二月戊辰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三月乙卯濟自靈昌夏四月丁卯幸成臯觀虎牢而城内乏水縣綆汲河帝令連艦上施轒轀絶其汲路又穿地道以奪其井丁丑幸洛陽觀石經閏月丁未還幸河内北登太行幸高都巳未虎牢潰士

衆大疫死者十二三辛酉幸晉陽班賜王公以下至於厮役五月丙寅還次鴈門皇太子率留臺王公迎于句注之北庚寅車駕至自南巡六月已亥太尉宜都公穆觀薨丙辰北巡至參合陂秋七月辛三會屋侯泉詔皇太子率百官以從八月幸馬邑觀于㶟源九月乙亥車駕還宮冬十月癸卯廣西宮起外牆周回二十里是歲飢詔所在開倉振給十一月已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二遺詔以司空奚斤所獲軍實賜大臣自司徒長孫

嵩以下至於士卒各有差十二月庚子上謚曰明元皇帝葬于雲中金陵廟稱太宗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該洽古義云

明元帝永興五年神瑞二年泰恒八年即位十五年

世祖太武皇帝諱燾明元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杜貴嬪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道武奇之曰成吾業者

必此兒也泰常七年四月封太平王五月立為皇太子及明元帝疾命帝總攝百揆帝聦明大度意豁如也八年十一月己巳明元帝崩壬申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十二月追尊皇妣為密皇太后進司徒長孫嵩爵為北平王司空奚斤為宜城王藍田公長孫翰為平陽王其餘普增爵位各有差於是除禁錮釋嫌疑開倉庫振窮乏河南流人相率内屬者甚衆

始光元年春正月丙寅安定王彌薨夏四月甲辰東廵

幸大寧六月宋徐羨之弒其主義符秋七月車駕還宮
八月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畧人吏攻陷盛樂帝帥輕
騎討之虜乃退走九月大簡輿徒於東郊將北討冬十
二月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車騎次祚山蠕蠕北
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巳卯車駕至自北伐三月丙辰尊保母竇
氏曰保太后丁巳以北平王長孫嵩為太尉平陽王長
孫翰為司徒宜城王奚斤為司空庚申營故東宮為萬

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臨望觀九華堂初造新字千餘
夏四月詔龍驤將軍步堆使宋五月詔天下十家發大
牛一頭運粟塞上秋八月赫連屈丐死九月永安安樂
二殿成丁夘大饗以落之冬十月癸夘車駕北伐東西
五道並出平陽王長孫翰等絶漠追寇蠕蠕北走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乞伏熾磐遣使朝貢
請討赫連昌二月起大學於城東祀孔子以顔回配夏
五月辛夘進中山公纂爵為王復南安公素先爵常山

王六月幸雲中舊宫謁陵廟西至五原田於陰山東至
和兜山秋七月築馬射臺于長川帝親登臺走馬王公
諸國君長馳射中者賜金錦繒絮各有差八月車駕還
宫栗人來聘帝以赫連屈丐死諸子相攻冬十月丁巳
車駕西伐幸雲中臨君子津會天暴寒數日氷合十一
月戊寅率輕騎襲赫連昌壬午徙萬餘家而還至祚山
班虜獲以賜將士各有差十二月詔奚斤西據長安秦
隴氐羌皆叛昌詣斤降武都王楊元及沮渠蒙遜等使

使內附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賜留臺文武各有差從人在道多死到者裁十六七己亥行幸幽州赫連昌遣其弟定向長安帝聞之遣就陰山伐木造攻具二月車駕還宮三月丙午詔執金吾桓貸造橋於君子津丁丑廣平王連䖍夏四月丁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步堆使於宋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次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三萬先行戊戌至黑水帝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

誓衆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甲辰大破赫連昌昌奔上邽乙巳車駕入城虜昌羣弟及其母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辛酉班師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桓貸鎮統萬秋七月巳卯築壇於祚嶺戲馬馳射賜中者金帛繒絮各有差蠕蠕寇雲中聞破赫連昌懼而逃八月壬子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勳告宗廟班軍實以賜留臺百寮各有差冬十一月以氐王楊元為假征南大將軍都督梁州刺史南秦王十二月行幸中

山守宰貪汚免者十數人癸夘車駕還宫復所過田租之半

神麛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辛未京兆王黎薨二月改元司空奚斤進軍安定監軍侍御史安頡出戰禽昌其餘衆立昌弟定為主走還平涼三月辛巳侍中古弼送赫連昌至于京師司空奚斤追赫連定於平涼馬髦嶺為定所禽將軍卯堆先在安定聞斤敗東走長安帝大怒詔頡令斬之夏四月赫

連定遣使朝貢壬子西巡戊午田于河西大赦南秦王楊元遣使朝貢五月乞伏熾磐死秋八月東幸廣甯臨觀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尭舜廟九月車駕還宫冬十一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是月行幸河西大校獵十二月甲申車駕還宫

二年夏四月宋人來聘庚寅車駕北伐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輜重輕騎兼𧾷馬至栗水蠕蠕震怖焚廬舍遁跡西走冬十月振旅凱旋于京師告于宗廟列置新人

于漢南東至濡源西曁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十一月西巡田于河西至祚山而還
三年春正月庚子車駕還宫壬寅大赦癸卯行幸廣寜臨温泉作温泉歌二月丁卯司徒平陽王長孫翰薨戊辰車駕還宫三月壬寅進會稽公赫連昌爲秦王夏四月甲子行幸雲中敕勒萬餘家叛走詔尚書封鐵追滅之五月戊午詔諸討敕勒功大明賞罰秋七月巳亥詔諸征鎮將軍王公仗節邊遠者聽開府辟召其次增設吏

員庚子詔大鴻臚卿杜超假節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
事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為諸軍節度八
月宋將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丙寅彦之遣將
度河攻蒲坂冠軍將軍安頡督諸軍擊破之九月癸夘
立密皇太后廟于鄴甲辰行幸統萬遂征平涼是月馮
跋死冬十月乙夘冠軍將軍安頡濟河攻洛陽甲子拔
之辛巳安頡平虎牢十一月乙酉車駕至平涼巳亥行
幸安定庚子帝自安定還臨平涼遂掘塹圍守之行幸

紐城安慰初附赦秦隴之人賜復十年辛酉安頡帥諸軍攻滑臺沮渠蒙遜遣使朝貢壬寅封壽光侯叔孫建為丹陽王十二月丁夘赫連定弟杜于度洛孤面縛出降平凉收其珍寶定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遁走關中平壬申車駕還東留巴東公延普等鎮安定

四年春正月壬午車駕次木根山大饗羣臣丙申宋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丹陽王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道濟等不敢進是月赫連定滅乞伏慕

末二月辛酉安頡司馬楚之尅滑臺癸酉車駕還宮飲
至策勲告于宗廟賜留臺百官各有差青土賜復十年
定州人饑詔開倉以振之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三
月庚戌冠軍將軍安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夏六
月赫連定北襲沮渠蒙遜為吐谷渾慕璝所執閏月乙
未蠕蠕國遣使朝貢詔散騎侍郎周紹使于宋秋七月
已酉行幸河西起承華宫八月乙酉沮渠蒙遜遣子安
周入侍吐谷渾慕璝遣使奉表請送赫連定已丑以慕

Ⅰ

隤為大將軍封西秦王九月癸丑車駕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癸亥詔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西河王沮渠蒙遜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行征西大將軍太傅涼州牧涼王壬申詔曰范陽盧元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頴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州邦有羽儀之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如元之比隱跡

衡門不曜名譽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元等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皆差次敘用冬十月戊寅詔司徒崔浩改定律令行幸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率其部數萬騎驅鹿獸數百萬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賜從者勒石漠南以紀功德宜城王奚斤坐事降爵為公十二月車駕還宮

延和元年春正月丙午尊保太后為皇太后立皇后赫連氏以皇子晃為皇太子謁于太廟大赦改元三月丁

未追贈夫人賀氏為皇后壬申西秦王吐谷渾慕璝送赫連定於京師夏五月宋人來聘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備蠕蠕辛卯詔兼散騎常侍鄧穎使於宋秋七月己巳車駕至和龍穿塹以守之是月築東宮九月乙卯車駕西還徙營邱成周遼東樂浪帶方元菟六郡人三萬家于幽州開倉以振之冬十月吐谷渾慕璝遣使朝貢十一月己巳車駕至自和龍十二月己丑馮弘子長樂公崇及其母弟朗

朗弟邈以遼西內屬先是辟召賢良而州郡多逼遣之詔以禮申喻任其進退

二年春二月庚午詔兼鴻臚卿李繼持節假馮崇車騎大將軍遼西王承制聽置尚書已下壬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宋夏四月沮渠蒙遜死以其子牧犍為車騎將軍改封西河王六月遣永昌王健尚書左僕射安原督諸軍討和龍辛巳詔樂安王範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城內秋八月遼西王馮崇上表求說降其

父帝不聽九月宋人來聘并獻馴象一戊午詔兼大鴻臚卿崔頎持節拜征虜將軍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南秦王冬十二月巳巳大赦天下辛未幸陰山北詔兼散騎常侍盧元使於宋

三年春正月乙未車駕次于女水大饗羣臣戊戌馮弘遣使求和帝不許丙辰南秦王楊難當尅漢中送雍州流人七千家于長安二月戊寅詔以頻年屢征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令郡縣括貧富以為三級富者

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窮者復三年辛卯車駕還宮三月甲寅行幸河西閏月甲戌秦王赫連昌叛走丙子河西侯將格殺之驗其謀反羣弟皆伏誅己卯車駕還宮進彭城公栗爵為王秋七月辛巳東宮成備置屯衛三分西宮之一壬午行幸美稷遂至隰城命諸軍討山胡白龍于河西九月戊子尅之斬白龍及其將帥屠其城冬十一月車駕還宮十二月甲辰行幸雲中

太延元年春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壬午降死罪刑已

下各一等癸未出道武明元宫人令得嫁甲申大赦改元二月庚子蠕蠕焉耆車師各遣使朝貢詔長安及平涼人徙在京師其孤老不能自存者聽還鄉里丁未車駕還宫夏五月庚申進宜都公穆壽為宜都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為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為恒農王廣陵公妻伏連為廣陵王遣使者二十輩使西域甲戌行幸雲中六月甲午詔曰去春小旱東作不茂憂勤尅已祈請靈祇豈朕精誠有感何報應之速雲雨震灑流澤霑渥有

鄗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為龍鳥之形要妙奇巧不涉人迹文曰旱疫平推尋其理蓋神靈之報應也比者以來禎瑞仍臻甘露流液降於殿内嘉瓜合蔕生于中山野木連理殖於魏郡在先后載誕之鄉白鸞集于盛樂舊都元鳥隨之蓋有千數嘉禾頻歲合秀於恒農白兎並見於勃海白雉三隻又集於平陽太祖之廟天降嘉貺將何徳以酬之其令天下大酺五日禮報百神守宰祭界内名山

大川上答天意丙午高麗鄯善國並遣使朝貢秋七月田於椢陽己卯樂平王丕等五將東伐至和龍徙男女六千口而還八月丙戌行幸河西粟特國遣使朝貢九月車駕還宫冬十月癸卯尚書左僕射安原謀反伏誅甲辰行幸定州次于新城宫十一月己巳校獵于廣川丙子行幸鄴祀密太后廟諸所過親問高年褒禮賢俊十二月癸夘遣使者以太牢祀北嶽

二年春正月甲寅車駕還宫二月戊子馮弘遣使朝貢

來送侍子帝不許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高麗東夷諸國詔諭之三月丙辰宋人來聘辛未遣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討馮弘弘求救於高麗高麗遣其大將葛蔓盧迎之夏四月甲寅皇子小兒苗兒並薨五月乙卯馮弘奔高麗戊午詔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徵送馮弘丁卯行幸河西赫連定之西也楊難當竊據上邽秋七月庚戌命樂平王丕等討之詔散騎常侍游雅使於宋八月丁亥遣使六輩使西域帝校獵于河西詔廣平

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渉泉道甲辰高車
國遣使朝貢九月庚戌樂平王丕等至略陽公楊難當
奉詔攝上邽守高麗不送馮弘帝將伐之納樂平王丕
計而止冬十一月己酉幸棝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
苑閏月壬午車駕還宫乙丑改封潁川王提為武昌王
河西王沮渠牧犍遣使朝貢是歲吐谷渾慕璝死
三年春正月癸未中山王纂薨戊子太尉北平王長孫
嵩薨乙巳丹陽王叔孫建薨二月乙卯行幸幽州存恤

孤老問民疾苦還幸上谷遂至代所過復田租之半三月己夘車駕還宮丁酉宋人來聘夏五月己丑詔天下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丙申行幸雲中秋七月戊子使永昌王健上黨王長孫道生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八月甲辰行幸河西九月甲申車駕還宮丁丑遣使者拜西秦王慕璝弟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冬十月癸夘行幸雲中十一月壬申車駕還宮是歲河西王沮渠牧犍世子封壇來朝高

麗契丹龜茲悦般馬耆車師粟特疏勒烏孫渴盤陁鄯善破落者舌等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春三月庚辰鄯善王弟素延耆來朝癸未罷沙門年五十已下江陽王根薨是月高麗殺馮弘夏五月戊寅大赦秋七月壬申車駕北伐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十二月車駕至自北伐上洛巴泉葦等相帥内附詔兼散騎常侍高雅使于宋

五年春正月庚寅行幸定州三月辛未車駕還宫庚寅

以故南秦王世子楊保宗爲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夏五月癸未遮逸國獻汗血馬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穆等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大將軍長樂王嵇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秋七月己巳車駕至上都屬國城大饗羣臣講武馬射壬午留輜重分部諸軍八月丙申車駕至姑臧牧犍凡子祖踰城來降乃分軍圍之九月丙戌牧犍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縛軍門帝解其縛待以

藩臣之禮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寳不可勝計進張掖公禿髮保周爵為王與龍驤將軍穆羆安遠將軍源賀分略諸郡牧犍弟張掖太守宜得西奔酒泉太守無諱後奔晉昌樂都太守安周南奔吐谷渾戊子蠕蠕犯塞遂至七介山京都大駭皇太子命上黨王長孫道生等拒之冬十月辛酉車駕還宮徙涼州人三萬餘家于京師留樂平王丕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癸亥遣張掖王禿髮保周喻諸部鮮卑保周因率諸部叛

於張掖十一月乙巳宋人來聘并獻馴象一十二月壬午車駕至自西伐飲至策勲告于宗廟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勿頭討走之是歲鄯善龜兹疎勒焉耆高麗粟特渴盤陁𨚗悉半居等國並遣使朝貢
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圍酒泉辛亥分遣侍臣巡行州郡觀察風俗問民疾苦三月己巳詔假通直常侍邢穎使於宋發長安人五千浚昆明池三月酒泉陷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辰沮渠無諱寇張

掖禿髮保周屯删丹六月丁丑皇孫濬生大赦改元秋七月行幸陰山己丑永昌王健大破禿髮保周走之丙申保太后竇氏崩于行宮癸丑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八月甲申沮渠無諱降九月壬寅車駕還宫是歲州鎮十五饑詔開倉振恤之以河南王曜子羯兒為河間王後改封略陽王

二年春正月癸卯拜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三月辛卯葬惠太后於崞山庚戌新興王俊略

陽王羯兒有罪黜為公辛亥封蠕蠕郁久閭乞歸為朔方王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夏四月丁巳宋人來聘秋八月辛亥詔散騎侍郎張偉使于宋九月戊戌永昌王健薨冬十一月庚子鎮南大將軍奚眷平酒泉十二月丙子宋人來聘

三年春正月甲申帝至道壇親受符籙備法駕旗幟盡青三月壬寅北平王長孫頹有罪削爵為侯夏四月酒泉王沮渠無諱走渡流沙據鄯善西涼李嵩孫李寶據

敦煌遣使內附五月行幸陰山北六月丙戌楊難當朝於行宮先是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難當至因曰廣德焉秋八月甲戌晦日有蝕之冬十月己卯封皇子伏羅為晉王翰為秦王譚為燕王建為楚王余為吳王十二月辛巳太保襄城公盧魯元薨丁酉車駕還宮李寶遣使朝貢以寶為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

四年春正月庚午行幸中山二月丙子次于恒山之陽

詔有司刊石勒銘是月尅仇池三月庚申車駕還宮夏四月武都王楊保宗謀反諸將禽送京師氏羌復推保宗弟文德為主圍仇池六月庚寅詔復民貲賦三年其田租歲輸如常牧守不得妄有徵發癸巳大閱于西郊九月辛丑行幸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蠕蠕分軍為四道冬十一月甲子車駕還至朔方詔曰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謝授子任賢葢古今不易之令典也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

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明為科制以稱朕心十二月辛卯車駕至自北伐

五年春正月壬寅皇太子始總百揆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司徒東郡公崔浩侍中廣平公張黎侍中建興公古弼輔太子以決庶政諸上書者皆稱臣上疏儀與表同戊申詔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私養沙門師巫及金銀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詣官曹限今年二月二

十五日過期不出巫沙門身死主人門誅庚戌詔自王公已下至於卿士其子息皆詣太學其百工伎巧騶卒子息當習其父兄所業不聽私立學校違者師身死主人門誅二月辛未中山王辰等八人以北伐後期斬于都南癸酉樂平王丕薨庚辰行幸廬三月戊辰大會于郍南遣使者四輩使西域甲辰車駕還宮夏四月乙亥太宰陽平王杜超爲帳下所殺五月丁酉行幸陰山北六月西平王吐谷渾慕利延殺其兄子緯代立緯弟叱

力延等來奔乞師以叱力延為歸義王秋八月乙丑田于河西壬午詔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使於宋九月帝自河西至于馬邑觀于崞川乙亥車駕還宮丁未行幸漠南冬十月癸未晉王伏羅大破慕利延慕利延走奔白蘭其部一萬三千内附十一月宋人來聘十二月丙戌車駕還宮

六年春正月辛亥行幸定州引見長老存問之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愔使于宋二月遂西幸上黨觀連理樹

於元氏至吐京討徙叛胡出配郡縣三月庚申車駕還宫詔諸有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夏六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壬辰北廵秋八月壬辰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以輕騎至鄯善執其王真達與詣京師帝大悦厚待之車駕幸陰山北次于廣德宫詔發天下兵三取一各當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邉令人北徙畜牧至廣漠以餌蠕蠕壬寅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討吐谷渾慕利延軍到曼頭城慕利延驅其部

落西度流沙那急追故西秦王慕璝世子被囊逆軍拒戰那擊破之中山公杜豐追度三危至雪山禽被囊及慕利延元子什歸熾盤子成龍送于京師慕利延遂西入于闐國九月盧水胡葢吳聚衆反於杏城冬十一月高涼王那振旅還京師庚申遼東王竇漏頭薨河東蜀薛永宗聚黨入汾曲西通葢吳受其位號葢吳自號天台王署百官辛未車駕還宫選六州兵勇猛者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領為二道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

人以實河北癸未西巡
七年春正月戊辰車駕次東雍禽薛永宗斬之其男女無少長皆赴水死辛未南辛汾陰蓋吳退走北地二月丙戌辛長安存問父老丁亥幸昆明池遂田于岐山之陽所過誅與蓋吳通謀反害守將者三月詔諸州坑沙門毀諸佛像徙長安城內工巧三千家於京師夏四月甲申車駕至自長安戊子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

曰魏所受漢傳國璽五月蓋吳復聚杏城自號秦地王

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

至于河廣袤皆千里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秋八月蓋

吳為其下人所殺傳首京師復略陽公羯兒王爵

八年春正月癸未行幸中山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謀

反伏誅夏五月車駕還宫六月西征諸將扶風公處真

等八將坐盜没軍資所在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秋

八月樂安王範薨冬十一月侍中中書監宜都王穆壽

薨十二月晋王伏羅薨

九年春正月宋人來聘二月癸卯行幸定州山東人饑詔開倉振之罷塞圍作遂西幸上黨詔於壺關東北大王山累石為三封又塹其鳳皇山南足以斷之三月車駕還宫夏五月甲戌以交阯公韓拔為假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鎮鄯善賦役其人比之郡縣六月辛酉行幸廣德宫丁卯悦般國遣使求與王師俱討蠕蠕帝許之秋八月詔中外諸軍戒嚴九月乙酉練兵于

西郊丙戌幸陰山是月成周公萬度歸千里驛上大破
焉耆國其王鳩尸卑那奔龜茲冬十月辛丑恒農王奚
斤薨癸卯以婚姻奢靡喪葬過度詔有司更為科限癸
亥大赦十二月詔成周公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皇
太子朝于行宮遂從北討至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
城內留守而還北平王長孫敦坐事降爵為公
十年春正月戊辰朔帝在漠南大饗百寮甲戌蠕蠕吐
賀真懼遠遁三月蒐于河西庚寅車駕還宮夏四月丙

申朔日有蝕之九月閲武於磧上遂北伐冬十月庚子皇太子及羣官奉迎於行宫十二月戊申車駕至自北伐己酉以平昌公託真為中山王

十一年春正月乙丑行幸洛陽所過郡國皆親對高年存恤孤寡二月甲午大蒐於梁川皇子真薨是月大修宫室皇太子居于北宫車駕遂征懸瓠夏四月癸卯車駕還宫賜從者及留臺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六月己亥誅司徒崔浩辛丑北巡陰山秋七月宋將王元謨攻

滑臺八月辛亥田于河西癸未練兵於西郊九月辛卯
車駕南伐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吳王余留守京
都庚子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冬十月乙丑車駕
濟河元謨棄軍而走乃命諸將分道並進車駕自中道
十一月辛卯至鄒山使使者以太牢祀孔子是月頓盾
國獻師子一十二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刈雚葦作筏數
萬而濟淮南皆降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諸
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

可勝數甲申宋文帝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
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
侍郎夏侯野報之帝詔皇孫為書致馬通問焉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會羣臣於江上文武受爵
者二百餘人丁亥車駕北旋二月癸未次于魯口皇太
子朝于行宮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勲告於
宗廟以降人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賜留臺文武所獲軍
資生口各有差夏五月壬寅大赦六月壬戌改元車師

國王遣子入侍詔以刑網太密犯者更衆命有司具案律令務求厥中自餘有不便於民者依比增損詔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略陽王羯兒高涼王郍有罪賜死戊辰皇太子薨壬申葬景穆太子於金陵秋七月丁亥行幸陰山省諸曹吏員三分之一九月癸巳車駕還宮冬十月庚申行幸陰山宋人來聘詔殿中將軍郎法祐使於宋己巳司空上黨王長孫道生薨十二月丁丑車駕還宮封皇孫濬為高陽王尋以

皇孫世嫡不宜在藩乃止改封秦王翰為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

二年春正月庚辰朔南來降人五千餘家於中山謀叛州軍討平之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與降人通謀賜死三月甲寅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四十五祕不發喪愛又矯皇后令殺東平王翰迎南安王余立大赦改元為承平尊謚帝曰太武皇帝葬於雲中金陵廟號世祖帝生不逮密太后及有所識言則悲

慟哀感傍人明元聞而嘉歎及明元不豫衣不釋帶性清儉率素服御飲膳取給而已不好珍麗食不二味所幸昭儀衣無兼綵羣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費至於賞賜皆是勲績之家親戚爱寵未曾横有所及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

左右死傷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効命所向無前命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違爽者率多敗失性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法無所寬假雅長聽察瞬息之閒下無以措其姦隱然果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死後帝北伐時宣城公李孝伯疾篤傳者以為卒帝聞而悼之

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貶稚意皆此類也

太武帝始光神䴥各四年延和三年太延五年太平真君十一年正平二年即位二十九年

臣謹按景穆太子未嘗即位後追謚為皇帝既無年號不當立紀太子諱晃太武之長子也母曰賀夫人延和元年正月丙午立為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彊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

及西征涼州皇太子監國初太武之伐河西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太子謂宮臣曰為人臣不實若此豈為忠乎吾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也太平真君四年從征蠕蠕至鹿渾谷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

中書令劉潔固諫以為虜盛賊多須軍大集太子曰
此虜之盛當由賊驚故也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
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懼
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
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萬機及監國命有
司使百姓有牛家以人牛相貿又禁飲酒雜戲棄本
酤販者於是墾田大增正平元年六月戊辰薨於東
宮時年二十四庚午命特節兼太尉張黎兼司空竇

瑾奉策即柩謚曰景穆太子文成即位追尊為景穆

皇帝廟號恭宗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母曰閭氏太平真君元年六月生於東宫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太武北廵帝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將加罰帝謂曰奴今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天子自處意竒之及長風格異常每參決大政可否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愛弑

逆立南安王余十月丙午朔又賊殺余於是殿中尚書
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奉迎世嫡皇孫
興安元年冬十月戊申皇帝即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
正平二年為興安元年以驃騎大將軍元壽樂為太宰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尚書長孫渴侯為尚書令
儀同三司十一月丙子二人爭權並賜死癸未廣陽王
建臨淮王譚薨甲申皇妣閭氏薨進平南將軍宋子侯
周忸爵為樂陵王南部尚書常安子陸麗為平原王文

武各加位一等壬寅追尊皇考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妣閭氏為恭皇后尊保母常氏為保太后十二月戊申祔葬恭皇后於金陵乙卯初復佛法丁巳以樂陵王周忸為太尉平原王陸麗為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保達沙獵等國各遣使朝貢戊寅進建業公陸俟爵為東平王進廣平公杜遺爵為王癸亥詔以營州蝗開倉振恤甲子太尉樂陵王周忸有罪賜死進濮陽公閭若文爵為王

二年春正月辛巳進司空杜元寶爵為京兆王廣平王杜遺甍進尚書僕射東安公劉尼爵為王封建寧王崇子麗為濟南王癸未詔與百姓雜調十五丙戌進尚書西平公源賀爵為王二月己未司空京兆王杜元寶謀反伏誅建寧王崇崇子濟南王麗為元寶所引各賜死乙丑發京師五千人穿天泉池是月宋太子劭弑文帝三月尊保太后為皇太后進安豐公閭虎皮爵為河間王夏五月宋孝武帝殺太子劭而自立閏月乙亥太皇

太后赫連氏崩秋七月辛亥行幸陰山濮陽王閭若文永昌王仁謀反乙夘仁賜死若文伏誅已巳車駕還宫是月築馬射臺於南郊八月戊戌詔曰朕即位已來風雨順序邉方無事衆瑞兼呈又於苑内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羣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實由天地祖宗降祐之所致也思與兆庶共兹嘉慶其令百姓大酺三日降殊死已下囚九月壬子閲武於南郊冬十一月辛酉行幸信都中山觀察風俗十二月

甲午車駕還宮復北平公長孫敦王爵是歲踈勒渴盤陁庫莫奚契丹罽賓等國各遣使朝貢

興光元年春正月乙丑以侍中河南公伊敵為司空二月甲午帝至道壇登受圖籙禮畢曲赦京師夏六月行幸陰山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蝕之庚子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八月甲戌趙王深薨乙亥車駕還宮乙丑皇叔虎頭龍頭薨九月庫莫奚國獻名馬有一角狀如麟閉都門大索三日獲姦人亡命數百人冬十一月戊戌

行幸中山遂幸信都十二月丙子還幸靈邱至温泉宫
庚辰車駕還宫𡸁于叱萬單等國各遣使朝貢
太安元年春正月辛酉奉太武景穆神主于太廟樂平
王拔有罪賜死二月癸未武昌王提薨三月己亥以太
武景穆神主入太廟改元曲赦京師死囚已下夏六月
壬戌詔名皇子弘曲赦癸酉詔尚書穆真等二十人廵
行州郡觀察風俗大明賞罰冬十月庚午以遼西公常
英為太宰進爵為王是歲遮逸波斯疎勒等國各遣使

朝貢

二年春正月乙卯立皇后馮氏二月丁巳立皇子弘為皇太子大赦夏六月羽林中郎于判元提等謀逆誅秋八月田於河西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北擊伊吾尅其城大獲而還九月辛巳進河東公閭毗零陵公閭紇爵並為王冬十月甲申車駕還宫甲午曲赦京師十一月改封西平王源賀隴西王嚈噠普嵐等國各遣使朝貢三年春正月徵漁陽公尉眷拜太尉進爵為王録尚書

事夏五月封皇弟新成為陽平王六月癸夘行幸陰山秋八月田於陰山之北巳亥還宮冬十月將東廵詔大窣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十二月州鎮五蝗百姓饑使開倉振給之是歲粟特于闐等五十餘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丙午朔初設酒禁乙夘行幸廣寗溫泉宮遂東廵庚午至遼西黃山宮遊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羣臣於山上班

賞進爵各有差改碣石山為樂遊山築壇記行於海濱
戊寅南幸信都田於廣川三月丁未觀馬射於中山所
過郡國賜復一年丙辰車駕還宮起太華殿乙丑東平
王陸俟薨夏五月壬戌詔曰比年以來雜調減省而所
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慉失所貪穢過度誰
使之然自今常調不充人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
六月丙申田於松山秋七月庚午行幸河西九月丁巳
還宮辛亥太華殿成丙寅饗羣臣大赦冬十月甲戌北

廵至陰山有故冢毀廢詔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歸仁自今有穿墳壠者斬之辛夘次于車輪山累石紀行十一月車駕度漠蠕蠕絶迹遠遁十二月中山王託真薨五年春二月己酉司空河南公伊馛薨三月庚寅曲赦京師死罪已下夏四月乙巳封皇弟子推為京兆王五月常居國遣使朝貢六月戊申行幸陰山秋八月庚戌遂幸雲中壬戌還宫九月戊辰儀同三司敦煌公李寶薨冬十二月戊申詔以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徧遇

災旱年穀不收開倉廩振之有徙流者喻還桑梓

和平元年春正月甲子朔大赦改元庚午詔散騎侍郎馮闡使於宋夏四月戊戌皇太后常氏崩於壽安宮五月癸酉葬昭太后於廣寧鳴鷄山六月甲午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討吐谷渾什寅崔浩之誅也史官遂廢至是復置秋七月西征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庚申朔日有蝕之是月諸軍濟河追什寅遇瘴氣多病疫乃引還庚午車駕還宮冬十月居常王獻馴

象三十一月詔散騎侍郎盧度世使於宋

二年春正月乙酉詔曰刺史牧民為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人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上下通同分以潤屋為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絶犯者十疋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禁二月行幸中山遂幸信都三月宋人來聘車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疾苦詔年八十一子不從役靈邱南有山高四百餘丈乃詔羣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

二十步遂刋石勒銘是月發并肆州五千餘人修河西
獵道辛巳車駕還宫夏四月乙未河東王閭毗薨五月
癸未詔南部尚書黄盧頭李敷業考課諸州秋七月戊
寅封皇弟小新成為濟陰王天賜為汝陰王萬壽為樂
良王洛侯為廣平王八月波斯國遣使朝貢冬十月詔
假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使于宋廣平王洛侯薨
三年春正月壬午以東郡公乙渾為太原王癸未樂良
王萬壽薨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癸酉田於崞山遂觀

漁于旋馬池三月甲申宋人來聘高麗蒞王契嚙思厭於師疏勒石那悉居半渴盤陁等國並遣使朝貢夏六月庚申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寅幸河西九月壬辰常山王素薨冬十月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使于宋十一月壬寅車駕還宮十二月乙卯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虵魚麗之變以示威武戊午零陵王閭拔薨

四年春三月乙未賜京師人年七十以上太官厨食以

終其年皇子胡仁薨追封樂陵王夏四月癸亥上幸西苑親射猛虎三頭五月壬辰侍中漁陽王尉眷薨壬寅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午詔曰朕每歲閑月命羣臣講武所幸之處必立宮壇糜費之功勞損非一宜仍舊貫何必改作也八月丙寅遂田于河西九月辛巳車駕還宮冬十月以定相二州實霜傷稼免其田租詔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使於宋十二月辛丑詔以喪葬嫁娶大禮未備命有司為之條格使貴賤有章上下咸序著之于

令壬寅詔曰婚姻者人道之始比者以來貴族之門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賂或因緣私好在於苟合無所擇選塵穢清化虧損人倫將何以宣示典謨垂之來裔今制皇族肺腑王公侯伯及士庶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為婚犯者加罪

五年春正月丁亥封皇弟雲為任城王二月詔以州鎮十四去歲蟲水開倉振恤夏四月癸卯進封頓邱公李峻為王閏月戊子帝以旱故減膳責身是夜澍雨大降

五月宋孝武帝殂六月丁亥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寅行幸河西九月辛丑車駕還宫冬十月琅邪侯司馬楚之薨十二月南秦王楊難當薨吐呼羅國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丙申大赦二月丁丑行幸樓煩宫高麗蓰王對曼等國各遣使朝貢三月戊戌相州刺史西平郡王吐谷渾權薨乙巳車駕還宫夏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劔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六月丙寅奉尊謚曰文成皇帝廟號高宗八月葬

雲中之金陵

文成帝興安二年興光元年太安五年和平六年

即位十四年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李貴人興光元年七月生於陰山之北大安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月甲辰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戊申司徒公平原王陸麗

自湯泉入廟又殺之已酉以渾為太尉公以錄尚書事
東安王劉尼為司徒公以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為司空
公六月封繁陽侯李嶷為丹陽王征東大將軍馮熙為
昌黎王秋七月癸巳以太尉乙渾為丞相位居諸王上
事無大小皆決焉九月庚子曲赦京師丙午詔曰先朝
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頼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
選吏以待後人然牧司舉非其人僁于典度今制刺史
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人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論前政

共相平置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是月宋義陽王劉昶自彭城來奔冬十月徵陽平王新成京兆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汝陰王天賜任城王雲入朝十一月宋湘東王彧弒其主子業而自立

天安元年春正月己丑朔大赦改元二月庚申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乙亥以侍中元孔雀為濮陽王侍中陸定國為東郡王三月庚子以隴西王源賀為太尉公辛丑高宗文成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辛亥帝幸道壇

親受符籙曲赦京師秋九月已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
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冬十二月皇弟安平王懿
是歲州鎮十一旱民饑開倉振恤
皇興元年春正月癸巳鎮南大將軍尉元大破宋將張
永沈攸之於吕梁東宋人來聘庚子東平王道符謀反
於長安其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道符兄弟皆伏
誅閏月以頓卯王李峻爲太宰二月濟陰王小新成薨
宋東平太守申纂戍無鹽遏絶王使詔征南大將軍慕

容白曜督諸軍往討三月甲寅尅之秋八月丁酉幸武州山石窟寺戊申皇子宏生大赦改元九月巳巳進馮翊公李白為梁郡王冬十月巳亥朔日有蝕之癸夘田於鄃男池濮陽王孔雀坐怠慢降為公

二年春二月癸未田于西山親射虎豹三月慕容白曜進圍東陽戊午宋人來聘夏四月丙午朔日有蝕之辛丑進南郡公李惠爵為王五月乙夘田于崞山遂幸繁時辛酉車駕還宫六月庚辰以河南闢地曲赦京師殊

死以下以昌黎王馮熙為太傅秋九月辛亥封皇叔禎為南安王長壽為城陽王太洛為章武王休為安定王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辛丑田于冷泉十一月州鎮二十七水旱詔開倉振恤十二月甲午詔曰頃張永敗洰王威暴骨原隰天下之人一也其永軍殘廢之士聽還江南露骸草莽者勑州縣收瘞之

三年春正月乙丑東陽潰虜沈文秀戊辰司空平昌公和其奴薨三月己卯進上黨公慕容白曜爵為濟南王

夏四月壬辰宋人來聘丙申名皇子宏大赦丁酉田于崞山五月徙青齊人於京師六月辛未立皇子宏為皇太子冬十月丁卯朔日有蝕之是月太宰頓丘王李峻薨十一月進襄城公韓頹爵為王

四年春正月州鎮大饑詔開倉振恤二月以東郡王陸定國為司空公詔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吐谷渾什寅廣陽王石侯薨三月丙戌詔天下人病者所在官司遣醫就家診視所須藥任醫所量給之夏四月辛

丑大赦戊申長孫觀軍至曼頭山大破什寅五月封皇弟長樂為建昌王六月宋人來聘秋八月蠕蠕犯塞九月丙寅車駕北伐諸將俱會于女水大破虜軍司徒東安公劉尼坐事免壬申車駕至自北伐飲至策勳告于宗廟冬十月誅濟南王慕容白曜高平公李敷十一月詔弛山澤禁十二月甲辰幸鹿野苑石窟寺陽平王新成薨

五年春二月乙亥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于宋夏

四月北平王長孫敦薨六月丁未行幸河西秋七月丙寅遂至隂山八月丁亥車駕還宮帝幼而神武聦睿機悟有濟人之規仁孝純至禮敬師友及即位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請帝乃止丙午使太保建安王陸馛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冊命皇太子升帝位於是羣公奏上尊號太上皇帝乃從之己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光宮彩椽不斵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於

帝帝崩於永安殿時年二十三上尊諡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葬雲中金陵

獻文帝天安元年皇興五年即位六年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十五上

通志卷十五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後魏紀第十五下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節閔帝

安定王 孝武帝 西魏文帝 廢帝 恭帝

東魏孝靜帝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

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氛氲和氣充塞帝潔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文尤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為

皇太子五年受禪

延興元年秋八月丙午皇帝即位太華前殿改皇興五年為延興丁未宋人來聘九月壬戌詔在位及民庶進直言壬午青州高陽人封辯聚黨自號齊王州軍討平之冬十月丁亥沃野統萬二鎮勅勒叛詔太尉隴西王

源賀追擊至枹罕滅之徙其遺迸於冀定相三州為營
户十二月乙酉封駙馬都尉穆亮為趙郡王壬辰詔求
舜後獲東萊人嬀苟之復其家畢世以彰盛德之不朽
復前濮陽王孔雀本封辛丑徙趙郡王穆亮為長樂王
癸卯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大陽蠻酋桓誕率户内屬拜征南將軍封
襄陽王曲赦京師及河西南至秦涇西至枹罕北至涼
州及諸鎮詔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使於宋二月丁巳

詔曰頃者淮徐未賔尼父廟隔非所致令祠典寢頓禮章殄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餔而已不聽婦女雜合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自如常禮蠕蠕犯塞太上皇帝次於北郊詔諸將討之虜遁走北部勅勒叛奔蠕蠕太上皇帝追至石磧不及而還三月戊辰以散騎常侍駙馬都尉萬安國為大司馬大將軍討安城王庚午親耕籍田連川勅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兖四州為營户夏四月庚子詔

工商雜伎盡聽赴農諸州郡課民益種菜果辛亥宋人來聘癸酉詔沙門不得去寺行者以公文是月宋明帝殂五月丁巳詔軍警給璽印傳符次給馬印六月安州遭水雹詔丐租振恤丙申詔令年貢舉尤為猥濫自今所遣皆可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閭之選戊午行幸陰山秋七月壬寅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八月百濟遣使請兵伐高麗九月辛巳車駕還宮戊申統萬鎮將河間王閭虎皮坐貪殘賜

死巳酉詔以州鎮十一水旱丐其田租開倉振恤又詔流迸之人皆令還本違者徙邊冬十月蠕蠕犯塞及五原十一月太上皇帝親討之將度漠蠕蠕聞之北走數千里丁亥封皇叔畧為廣川王壬辰分遣使者巡省風俗問民疾苦帝每月一朝崇光宮十二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温良仁儉克巳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

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
罰著之令以為彝準詔以代郡事同豐沛代人先配邊
戍者免是歲高麗地豆干庫莫奚高昌等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辰詔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使於宋丁亥
改崇光宮為寧光宮二月戊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飲
至策勲告於宗廟甲戌詔縣令能靜一縣刼盜者兼理
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三縣者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
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三月壬午詔

諸倉屯穀麥充積者出賜貧人夏四月戊申詔假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等討吐谷渾拾寅壬子詔以孔子二十八世孫魯郡孔乘為崇聖大夫給十戸以供灑埽六月甲子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守宰善惡而賞者未幾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諸為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代之秋七月詔河南六州人戸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乙亥行幸陰山八月庚申帝從太上皇帝幸河西拾寅謝罪請降許之九月辛巳車駕還宮乙

亥宋人來聘巳亥詔曰今京師及天下囚未判在獄致死無近親者給衣衾棺櫝葬之不得暴露辛丑詔遣十使循行州郡檢括戶口冬十月太上皇帝親將南討詔州郡之人十丁取一充行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十一月戊寅詔以河南州郡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百姓莫能上達遣使者觀風察獄黜陟幽明搜揚振恤癸巳太上皇帝南巡至懷州所過問民疾苦賜高年孝悌力田布帛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庚戌詔關外苑囿聽民樵

採是歲高麗契丹庫莫奚悉萬斤等國並遣使朝貢州鎮十一水旱丐民田租開倉振恤相州民餓死者二千八百四十五人袄人劉舉自稱天子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捕斬之

四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丁丑太尉隴西王源賀以病辭位二月甲辰太上皇帝至自南巡辛未禁寒食三月丁亥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夏六月乙卯詔自今非謀反大逆干紀外奔罪止其身而已秋七

月己卯曲赦仇池八月戊申大閲於北郊九月以宋亂故詔將軍元蘭等伐蜀漢冬十月庚子宋人來聘十一月分遣侍臣循河南七州觀察風俗撫慰初附是歲粟特勑勒吐谷渾高麗曹利闍悉契丹庫莫奚地豆干等國並遣使朝貢州鎮十三大饑丐民田租開倉振之
五年春二月癸丑詔定考課明黜陟夏四月詔禁畜鷹鷂開相告之制五月丙午詔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丁未幸武州山辛酉幸車輪山六月庚午禁殺牛

馬壬申曲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秋九月癸卯洛州人賈伯奴稱恒農王豫州人田智度稱上洛王郡討平之冬十月太上皇帝大閱於北郊十二月丙寅改封建昌王長樂為安樂王己丑城陽王長壽薨庚寅宋人來聘是歲高麗吐谷渾蠕蠕契丹庫莫奚地豆干蠕蠕等國並遣使朝貢

承明元年春二月司空東郡王陸定國坐事免官爵為兵夏五月冀州人宋伏龍聚衆自稱南平王郡縣捕斬

之六月甲子詔中外戒嚴分京師見兵為三等第一軍出遣第一兵二等亦如之辛未太上皇帝崩壬申大赦改元大司馬大將軍安城王萬安國坐法賜死戊寅以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為太尉尚書左僕射南平公目辰為司徒進封宜都王以南部尚書李訢為司空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臨朝稱制秋七月甲辰追尊皇妣李貴人為思皇后濮陽王孔雀有罪賜死八月甲子詔羣公卿士有便民益國者具狀以聞甲戌以長安二蠶

多死丐民歲賦之半九月丁亥曲赦京師冬十月丁巳起七寶永安行殿乙丑進假東陽王丕爵為王已未詔羣官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益政利民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辛未幸建明佛寺大宥罪人進濟南公羅拔為王是歲蠕蠕高麗庫莫奚波斯契丹宕昌悉萬斤等國並遣使朝貢

太和元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辛亥起太和安昌二殿已酉秦州畧陽人王元壽聚衆自號衝天王雲中饑開倉

振恤二月辛未秦益二州刺史武都公尉洛侯討破王
元壽三月庚子以雍州刺史東陽王丕為司徒丙午詔
曰去年牛疫死傷大半今東作既興人須肆業其勑在
所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
一夫制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民有餘力地有遺
利夏四月樂安王良薨詔復前東郡王陸定國官爵五
月車駕祈雨於武州山俄而澍雨大洽秋七月壬辰京
兆王子推薨庚子定三等死刑已酉起朱明思賢門是

月宋人弑其主昱八月壬子大赦丙子詔曰工商皂隷各有厥分而有司縱濫或染清流自今户内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已下準次而授若階籍元勲以勞定國者不從此制戊寅宋人來聘九月乙酉詔羣臣定律令於太華殿庚子起永樂遊觀殿於北苑穿神淵池冬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以上於太華殿賜以衣服詔七十以上一子不從役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襲陷仇池十一月丁亥懷州人伊祈茍

自稱兗後應王聚衆於重山洛州刺史馮熙討平之閏

月庚午詔員外散騎常侍李長仁使於宋十二月壬寅

征西將軍皮懽喜攻陷葭蘆斬楊文度傳首京師丁未州

郡八水旱蝗民饑詔開倉振恤是歲高麗契丹庫莫奚

蠕蠕車多羅西天竺舍衛疊伏羅粟楊婆員閣等國並

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巳封昌黎王馮熙第二子始興為北平

王二月丁亥行幸代之湯泉所過問民疾苦以宮女賜

貧民無妻者癸卯車駕還宮乙酉晦日有蝕之三月丙子以河南公梁彌機為宕昌王夏四月己丑宋人來聘京師旱甲辰祈天災於北苑親自禮馬減膳避正殿丙午澍雨大洽曲赦京師五月詔曰迺者人漸奢尚婚葬越軌又皇族貴戚及士庶之家不惟氏族高下與非類婚偶先帝親發明詔為之科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朕念憲章舊典永為定準犯者以違制論六月庚子皇叔若薨秋八月分遣使者考察守宰問民疾苦丙戌詔

罷諸州禽獸之貢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丙辰曲赦京師冬十月壬辰詔員外散騎常侍鄭羲使於宋十二月癸巳誅南郡王李惠是歲竈茲國獻名駞龍馬珍寶甚衆吐谷渾蠕蠕勿吉等國並遣使朝貢州鎮二十餘水旱民饑詔開倉振恤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德六合殿成庚申詔罷行察官二月辛巳帝太皇太后幸代郡湯泉問民疾苦鰥寡貧者妻以宮女巳亥還宮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甲辰曲赦

京師夏四月壬申宋人來聘癸未樂良王樂平薨甲午宋順帝禪位于齊庚子進淮陽公尉元爵為王宜都王目辰有罪賜死五月丁巳帝祈雨於北苑開陽門是日澍雨大洽六月辛未以雍州民饑開倉振恤起文石室靈泉殿於方山秋七月壬寅詔免宮人年老及病者八月壬申詔羣臣進直言乙亥幸方山起思遠佛寺丁丑還宮九月壬子以司徒東陽王丕為太尉趙郡公陳建為司徒進爵魏郡王河南公苟頹為司空進爵河東王

進太原公王叡中山王隴東公張祐新平王已未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有罪賜死庚申隴西王源賀薨冬十月已巳朔大赦十一月癸卯賜京師貧窮高年疾患不能自存衣服布帛各有差癸丑進假梁郡公元嘉爵為假王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元琛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三將出廣固至壽春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地豆干契丹庫莫奚龜兹粟特州逸河龔異疊伏羅負闊悉萬斤等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癸卯乾象六合殿成乙卯廣川王畧薨丁
巳罷畜鷹鷂之所以其地為報德佛寺戊午襄城王韓
頹有罪削爵徙邊二月癸巳以旱故詔天下祀山川羣
神及能興雲雨者修飾祠堂薦以牲璧民有疾苦所在
存問夏四月乙卯幸廷尉籍坊二獄引見諸囚詔隨輕
重決遣以赴耕耘甲申賜天下貧民一户之内無雜財
穀帛者稟一年六月丁卯以澍雨大洽曲赦京師秋七
月辛亥行幸火山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

米蜜麪復家人不傜役閏月丁亥幸虎圈親錄囚徒輕者皆免之壬辰頓丘王李鍾葵有罪賜死八月乙卯詔諸州置冰室九月乙亥思義殿成壬午東明觀成戊子詔曰隆寒雪降可遣侍臣詣廷尉獄及囚所察饑寒者給以衣食桎梏者代以輕鎖是歲郡鎮十八水旱民饑詔開倉振恤蠕蠕悉萬斤等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己卯南巡丁亥至中山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二月辛卯朔大赦賜孝悌力田孤貧不能自存者穀

帛各有差免宫人之老者還其親丁酉至信都存問如
中山己酉講武于唐水之陽庚戌車駕還宫沙門法秀
謀反伏誅假梁郡王嘉大破齊俘獲三萬餘口送京師
三月辛酉朔幸肆州癸亥講武于雲水之陽所經考察
守宰黜陟之己巳車駕還宫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説
符瑞蘭臺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為大逆
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不忍其五
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夏四月己亥行

幸方山建永固石室於山立碑焉銘太皇太后終制于
金冊又起鑒玄殿甲寅以旱故詔所在掩骸骨祈禱神
祇任城王雲薨五月庚申以農時要月詔天下勿使有
留獄六月甲辰中山王叡薨戊午封皇叔簡為齊郡王
猛為安豐王秋七月庚申朔日有蝕之甲子齊人來聘
九月庚午閱武於南郊大饗羣臣齊使車僧朗以班在
宋使殷靈誕後辭不就席宋降人解奉君刃僧朗於會
中詔誅奉君等乙亥封昌黎王馮熙世子誕為南平王

冬十二月癸巳州鎮十二饑詔開倉振恤是歲鄧至蠕蠕等國並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甲戌大赦二月辛卯詔以靈丘郡土旣褊塉又諸州路衝復其民租十五年癸巳白蘭王吐谷渾翼世以誣罔伏誅乙未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之民既有征運之勞深乖輕傜之義其復常調三年癸丑賜王公已下清勤著稱者穀帛有差三月庚辰幸虎圈詔曰虎狼猛暴食肉殘生從今勿復捕貢辛巳幸

武州山石窟寺賜貧老衣服是月齊高帝殂夏四月甲辰賜畿内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帛各有差秋七月發州郡丁萬人修靈丘道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遭水之處丐其租賦貧儉不自存者賜以粟帛庚子罷山澤禁九月辛酉以氐楊後起為武都王是歲地豆干吐谷渾等國並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每思知百姓疾苦以增修寛政故具問守宰苛虐之狀於州郡使者今秀孝計掾對

多不實甚乖朕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布天下使知後犯無恕丁卯詔青齊兖東徐四州户運倉粟二十萬石送瑕邱琅邪復租算一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饑詔郡國為粥於路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夏四月庚子幸崞山賜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衣服粟帛壬寅車駕還宮閏月癸丑皇子生大赦六月定州上言為粥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秋七月甲申詔假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改

封濟南王羅拔為趙郡王九月壬寅詔求讜言冀州上言為粥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百餘口冬十月戊午皇信堂成十一月辛丑齊人來聘十二月乙巳朔日有蝕之癸丑詔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絶同姓之娶斯皆教隨時設政因事改者也皇運初基日不暇給古風遺樸未遑釐改自今悉禁絶之有犯者以不道論庚午開林慮山禁與民共之州鎮十三饑詔開倉振恤八年春正月詔隴西公琛尚書陸叡為東西二道大使

褒善罰惡夏五月己夘詔振賜河南七州戍兵甲申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六月丁夘詔曰置官班禄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兹制中絶先朝因循未遑釐改朕顧憲章舊典始班俸禄罷諸商人以簡民事户增調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禄均豫調為二匹之賦即兼商用雖有一時之煩終克永逸之益禄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更始其大赦天下與之惟新戊辰武州水壞民居秋八月甲辰詔以班制俸禄更

興刑書寛猛未允人或異議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
上便宜勿有所隱九月甲午齊人來聘戊戌詔俸制十
月為首每季一請於是内外百官受祿有差冬十一月
乙未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十二月州鎮十五
水旱民饑詔使者開倉振恤是歲蠕蠕高麗等國各遣
使朝貢
九年春正月戊寅詔禁圖讖祕緯及名孔子閉房記留
者以大辟論又諸巫覡假稱神鬼妄説吉凶及委巷諸

非墳典所載者嚴加禁斷癸未大饗羣臣於太華殿班
賜皇誥二月已亥制皇子封王者皇孫皇曾孫紹封者
皇女封者歲祿各有差封廣陽王建第二子嘉為廣陽
王乙巳詔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
三月丙申封皇弟禧為咸陽王幹為河南王羽為廣陵
王雍為頴川王勰為始平王詳為北海王夏五月齊人
來聘秋七月丙寅朔新作諸門癸未遣使拜宕昌王梁
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八月庚申詔曰數州災水饑

饉荐臻致有賣鬻男女者天譴在予一人百姓橫罹艱毒今自太和六年已來買定冀幽相四州饑民良口者盡還所親雖聘為妻妾遇之非理情不樂者亦離之冬十月丁未詔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為斷勸課農桑興富民之本辛酉司徒魏郡王陳建薨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十二月乙卯以侍中淮南王他為司徒是歲京師及州鎮十三水旱傷稼宕昌高麗吐谷渾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年春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衮冕朝饗萬國二月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户籍三月庚戌齊人來聘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帝初法服御輦祀西郊六月己卯名皇子曰恂大赦秋八月乙亥給尚書五等品爵已上朱衣玉珮大小組綬九月辛卯詔起明堂辟雍冬十月癸酉有司議依故事配始祖於南郊十一月議定州郡縣官依口給俸十二月乙酉汝南潁川饑詔丐民田租開倉振恤是歲蠕蠕高麗吐谷渾勿吉等國

並遣使朝貢
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二月甲子肆州之鴈門及代郡民饑詔開倉振恤夏五月癸巳南平王渾薨甲午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服已上賦役無所與六月辛巳秦州民饑詔開倉振恤秋七月已丑詔今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振恤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庚辰大議北伐辛巳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冬

十月辛未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宫人不執機杼者甲戌詔曰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孟冬十月人閑歳隙宜於此時導以德義可下諸州黨里之内推賢而長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教者具以名聞十一月丁未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百姓欲造任之無禁其御府衣服金銀珠玉綾紬錦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内庫弓矢出其大半班賚百官及京師民庶下至工商皂隷逮於六鎮戍士各有差戊申詔今

寒氣勁切杖箠難任自今月至來年孟夏不聽拷問罪人又歲饑輕囚宜速決了無令薄罪久留獄犴十二月詔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國記依紀傳體是歲大饑詔所在開倉振恤吐谷渾高麗悉萬斤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二年春正月辛巳朔初建五牛旌旗乙未詔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無成人子孫旁無朞親者具狀以聞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三月丁亥中散梁衆

保等謀反伏誅夏四月甲子大赦巳巳齊將陳顯達攻陷澧陽長樂王穆亮率騎討之五月丁酉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内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壬寅增置彛器於太廟秋九月甲午詔曰日蝕修德月蝕修刑迺者癸巳夜月蝕盡公卿已下宜慎刑罰以答天意丁酉起宣文堂經武殿癸卯淮南王他薨冬閏十月甲子帝觀築圜丘于南郊十一月雍豫二州民饑詔開倉振恤梁州刺史臨淮王提坐貪縱配北鎮是歲高麗宕昌吐谷渾勿

吉武興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三年春正月辛亥祀圜丘初備大駕乙丑兗州人王伯恭聚衆勞山自稱齊王東萊鎭將孔伯孫討斬之戊辰齊人寇邊淮南太守王僧儁擊走之二月庚子引羣臣訪政道得失損益之宜三月夏州刺史章武王彬以貪財削封夏四月丁丑詔曰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毀傷今可斷之以本所費之物賜窮老貧獨者州鎭十五大饑詔所在開倉振恤五月庚戌祀

方澤六月汝陰王天賜南安王楨並坐贓賄免為庶人秋七月立孔子廟於京師八月乙亥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使於齊九月出宫人賜北鎮人貧鰥寡者冬十月己未安豐王猛薨十二月丙子司空河東王苟頹薨甲午齊人來聘己亥以尚書令尉元為司徒左僕射穆亮為司空是歲高麗吐谷渾陰平中赤武興宕昌等國各遣使朝貢

十四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蝕之二月戊寅初制定起居

注制詔遣侍臣巡行州郡問民疾苦夏四月地豆干頻犯
塞甲戌征西大將軍陽平王熙擊走之甲午詔兼員外
散騎常侍邢產使於齊五月己酉厙莫奚犯塞安州都
將樓龍兒擊走之沙門司馬御惠自言聖王謀破平原
郡禽獲伏誅秋七月甲辰詔罷都牧雜制八月詔議國
之行次九月癸丑太后馮氏崩詔聽藩鎮曾經內侍者
前後奔赴冬十月戊辰詔將親侍龍輿奉訣陵隧諸常
從之具悉可停之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癸酉葬文明

太皇太后於永固陵甲戌車駕謁永固陵羣臣固請公除帝不許巳卯車駕謁永固陵庚辰帝居廬引見羣寮於太和殿太尉東陽王丕等據權制固請帝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京兆王太興有罪免官削爵詔曰公卿屢依金册遺旨中代權制或請過葬即吉朕思遵遠古終三年之制依禮既虞卒哭此月二十一日授服以葛易麻既以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服變從練禮巳下復為節降斟酌古今以制厥衷且取遺

旨速除之一端粗申臣子罔極之巨痛癸未詔曰朕遠
遵古式欲終三年之禮百辟羣臣據金冊顧命將奪朕
心從先朝之制朕仰惟金冊俯自推省取諸二東不許
衆議以衰服過期終四節之慕又奉遵聖訓聿修誥旨
不敢暗默自居以躬機政庶不傲遺令之意差展哀慕
之情並下州鎮長至三元絶告慶之禮甲申車駕謁永
固陵十一月甲寅詔內外職人先朝班次及諸方雜客
冬至之日盡聽入臨三品已上衰服者至夕復臨其餘

唯旦臨而已其拜哭之節一依別儀丁巳齊人來聘十二月壬午詔依準卭井之式遣使與州郡宣行條制隱口漏丁即聽附實若朋附豪勢陵抑孤獨罪有常刑是歲吐谷渾宕昌武興陰平高麗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五年春正月丁巳帝始聽政於皇信東室初分置左右史官癸亥晦日有蝕之二月巳丑齊人來聘三月甲辰車駕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帝始進蔬食乙丑謁永固陵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奏祈百神詔曰何宜

四氣未周便行禮事唯當考躬責已以待天譴甲戌詔員外散騎常侍李彪使於齊已卯經始明堂改營太廟五月巳亥議改律令於東明觀折疑獄乙卯枹罕鎮將長孫百年攻吐谷渾所置洮陽泥和二戍尅之俘獲三萬餘人詔悉免歸丙辰詔造五輅六月丁未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秋七月乙丑謁永固陵規建壽陵巳卯詔議祖宗以道武皇帝為太祖乙酉車駕巡省京邑聽訟而還八月壬辰議養老又議肆類上帝禋于六宗禮帝

親臨決詔郡國有時物可以薦宗廟者貢之戊戌移道
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己亥詔諸州舉秀才先盡
才學乙巳親定禘祫禮丁巳議律令事仍省雜祀九月
辛巳齊人來聘冬十月庚寅車駕謁永固陵是月明堂
太廟成十一月丁卯遷七廟神主於新廟乙亥大定官
品戊寅考諸牧守詔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聘於齊丙
戌初罷小歲賀丁亥詔二千石考上上者假四品將軍
賜乘黃馬一匹上中者五品將軍上下者衣一襲十二

月壬辰遷社於内城之西癸巳班賜刺史已下衣冠以
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帝為高麗王璉舉
哀於城東行宫已酉車駕迎春於東郊辛亥詔簡選樂
官是歲吐谷渾悉萬斤高麗鄧至宕昌等國並遣使朝
貢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朔朝饗羣臣於太華殿帝始為王
公興縣而不樂已未宗祀顯祖獻文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遂升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每朔依

以為常辛酉始以太祖配南郊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甲子詔罷袒裸乙丑制諸遠屬非太祖子孫及異姓為王者皆降為公公為侯侯為伯子男仍舊皆除將軍之號戊辰帝臨思義殿策問秀孝丙子始以孟月祭廟二月戊子帝移御永樂宮庚寅壞太華殿經始太極殿辛卯罷寒食享壬辰幸北部曹歷觀諸省巡省京邑聽理寃訟甲午車駕初朝日于東郊遂以為常丁酉詔祀唐堯於平陽虞舜於廣甯夏禹於安邑周文於洛陽丁

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告謚孔廟三月丁夘巡省京邑癸酉省西郊郊天雜事乙亥車駕初迎氣於南郊自此為常辛巳以高麗王璉孫雲為其國王齊人來聘夏四月丁亥朔頒新律令大赦甲寅幸皇宗學親問博士經義五月癸未詔羣臣於皇信堂更定律條流徒限制帝親臨決之秋七月壬戌詔曰自今選舉每以季月本曹與吏部銓簡甲戌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弁使於齊八月庚寅車駕初祀夕月於西郊遂以為常乙未詔陽

平王賾左僕射陸叡督十二將北討蠕蠕丙午宕昌王梁彌承來朝司馬尉元以老遜位己酉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又養國老庶老將行大射之禮雨不克成癸丑詔曰國家雖宗文以懷九服修武以寧八荒然於習武之方猶為未盡將於馬射之前先行講武之式可勅有司豫修場埒其列陣之儀五戎之數别俟後勅九月甲寅朔大序昭穆於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於玄堂辛未帝以文明太皇太后再周忌日哭於陵左絶膳

三日哭不輟聲辛巳武興王楊集始來朝冬十月己亥以太傅安定王休為大司馬特進馮誕為司徒甲辰詔以功臣配饗太廟庚戌太極殿成饗羣臣十一月乙夘依古六寢權制三室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為中寢四下為外寢十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齊人來聘是歲高麗鄧至契丹及吐谷渾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七年春正月壬子朔饗百寮於太極殿乙丑詔大賜諸蕃君長車旗衣馬錦綵繒纊多者一千少者三百各

以命數為差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巒使於齊丙子以吐谷渾伏連籌為其國王庚辰蠲大司馬安定王休太保齊郡王簡朔望之朝二月乙酉詔賜議律令之官各有差已酉車駕始籍田於都南三月戊辰改作後宫夏四月戊戌立皇后馮氏是月齊直閤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落内屬五月壬戌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帝親與之齒行家人禮甲子帝臨朝堂引見公卿以下決疑政録囚徒丁丑以旱徹膳襄陽蠻酋雷婆思等率其部内

徙居於太和川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丙戌帝將南伐詔造河橋乙未講武乙巳詔曰比百秩雖陳事典未叙自八元樹位躬加省覽作職員令二十一卷事迫戎期未善周悉須待軍迴更論所闕權可付外施行立皇子恂為皇太子秋七月癸丑以皇太子立詔賜人為父後者爵一級為公士曾為吏屬者爵二級為上造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戊午中外戒嚴是月齊武帝殂八月乙酉三老山陽郡公尉元薨丙戌車駕類於上

帝遂臨尉元喪丁亥帝辭永固陵己丑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太尉丕奏請以宮人從詔以臨戎不語內事不許壬寅車駕至肆州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級路見眇跛停駕親問賜衣食復終身戊申幸并州親見高年問民疾苦九月壬子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高聰聘於齊丁巳詔車駕所經傷人秋稼者畝給穀五斛戊辰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四州賜高年爵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又詔厮養户不得與

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積勞應進者同庶族例聽之庚午
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跡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荒毀
至此遂詠黍離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
經丙子六軍發軫丁丑帝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
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議遷都計冬十月戊寅
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
爵經始洛京己卯幸河南城乙酉幸豫州癸巳次於石
濟乙未解嚴設壇於滑臺宮詔京師及諸州從戎者賜

爵一級應募者加二級主將加三級癸卯幸鄴城乙巳
詔安定王休率從官迎家口於代車駕送於漳水上初
帝之南伐起宮殿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宮成徙御焉十
二月戊寅巡省六軍乙未詔隱恤軍士死亡疾病務令
優給是歲勿吉吐谷渾宕昌陰平契丹庫莫奚高麗鄧
至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八年春正月丁未朔朝羣臣於鄴宮澄鸞殿癸亥南
巡詔相兗豫三州賜高年爵恤鰥寡孤老各有差孝悌

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戊辰經殷比干墓祭以太
牢乙亥幸洛陽西宮二月己丑行幸河陰規建方澤之
所丙申徙封河南王幹為趙郡王潁川王雍為高陽王
壬寅北巡癸卯齊人來聘甲辰詔諭天下以遷都意閏
月癸亥次勾注陘南皇太子朝于蒲池壬申至平城宮
癸酉臨朝堂部分遷留甲戌謁永固陵三月庚辰罷西
郊祭天壬辰帝臨太極殿諭在代羣臣遷移之略夏五
月甲戌朔日有蝕之乙亥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

六月巳巳詔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使於齊秋七月乙亥以宋王劉昶為大將軍壬辰北巡戊戌謁金陵辛丑幸朔州是月齊蕭鸞弒其主昭業八月癸亥皇太子朝於行宮甲辰行幸陰山觀雲川丁未幸閱武臺臨觀講武因幸懷朔武川撫冥柔玄等四鎮乙丑南還所過皆親見高年問民疾苦貧窘孤老者賜以粟帛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老孤貧廢疾者賜粟宥罪各有差戊辰車駕次旋鴻池庚午謁永固陵辛未還平城宮九月

壬申朔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朕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壅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壬午帝臨朝堂親加黜陟壬辰陰平王楊炅來朝冬十月甲辰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戊申親告太廟奉迎神主辛亥車駕發平城宮壬戌次於中山之唐湖乙丑分遣侍臣巡問疾苦

巳巳辛信都庚午詔曰比聞緣邊之蠻多有竊掠致有父子乖離室家分絶可詔荆郢東荆三州勒諸蠻人勿有侵暴是月齊蕭鸞弒其主昭文而自立十一月辛未朔詔冀定二州賜高年爵恤鰥寡孤老各有差孝義廉貞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丁丑幸鄴甲申經比干墓親為弔文樹碑刋之巳丑車駕至洛陽十二月辛丑朔分命諸將南征壬寅革衣服之制癸夘詔中外戒嚴戊申復代遷户租賦三歲巳酉詔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

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
辛亥車駕南伐丁卯詔郢豫二州賜高年爵恤孤寡鰥
老各有差緣路之丁復田租一歲孝悌廉貞文武應求
者具以名聞戊辰車駕至懸瓠已巳詔壽陽鍾離馬頭
之師所獲男女口皆放還南是歲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九年春正月辛未朔朝饗羣臣於懸瓠癸酉詔禁淮
北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壬午講武於汝水西大
賚六軍平南將軍王肅左將軍元麗並大破齊軍已亥

車駕濟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隱恤之戊申車駕巡淮南東人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幸鍾離戊午軍士禽齊人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人何罪於是免歸辛酉發鍾離將臨江水司徒馮誕薨壬戌詔班師丁卯遣使臨江數齊主罪惡三月戊子太師馮熙薨夏四月丁未曲赦徐豫二州其轉運之士復租三年辛亥詔賜高年爵恤孤寡老疾各有差德著邱園者具以名聞齊人降者給復十五年癸丑幸小

沛使以太牢祭漢高祖廟巳未幸瑕邱使以太牢祠岱嶽詔宿衞武官增位一級庚申幸魯城親祠孔子廟辛酉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為官詔兗州刺史舉部内士人堪軍國及守宰政績者具以名聞詔賜兗州人爵及粟帛如徐州又詔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祀命兗州為孔子起園栢修飾墳壠更建碑銘褒揚聖德戊辰行幸碻磝太和廟成五月巳巳城陽王鸞赭陽失利降為定襄縣王廣川王諧薨庚午

遷文成皇后馮氏神主於太和廟甲戌行幸滑臺丙子次於石濟庚辰皇太子朝於平桃城癸未車駕至自南伐甲申減閑官禄以裨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禮班賜各有差甲午皇太子冠於廟六月巳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辛丑詔復軍士從駕渡淮者租賦三年癸卯詔皇太子赴平城宫壬子詔濟州東郡滎陽及河南諸縣車駕所經者賜高年爵恤孤寡老疾各有差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具以名聞癸丑求

天下遺書祕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厚賞乙卯曲赦梁州復民田租三歲丙辰詔遷洛人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南遷者悉為河南洛陽人戊午詔改長尺大斗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秋八月辛酉宮路見壞塚露棺駐輦埋之乙巳詔選天下勇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丁巳詔諸從兵從征被傷者皆聽還本金墉宮成甲子引羣臣歷宴殿堂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丙戌行幸鄴丁亥詔諸墓舊銘記見存昭然為

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從公者去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黄門五校十步各不聽墾殖遣黄門郎以太牢祭比干墓乙未車駕還宫冬十月甲辰曲赦相州賜高年爵恤孤老痼疾各有差丙辰車駕至自鄴辛酉詔州郡舉士壬戌詔諸州牧考屬官為三等之科以聞將加親覽以定升降詔徐兖光南青荆洛六州嚴纂戎備應須赴集十一月行幸委粟山議定圜丘甲申祀圜丘丙戌大赦十二月乙未朔引見羣臣光極堂宣下品

令為大選之始辛酉以咸陽王禧為長兼太尉復前安南王楨本爵甲子引見羣臣光極堂班賜冠服是歲高麗鄧至吐谷渾等國各遣使朝貢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元氏壬辰封始平王勰為彭城王復封定襄王鸞為城陽王二月辛丑幸華林聽訟於都亭壬寅詔自非金革皆聽終三年喪丙午詔畿内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禮庚戌幸華林聽訟於都亭癸丑詔介山之邑聽為寒食自餘禁斷三月

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黄耉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耋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丁丑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鄉人望年五十已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夏五月丙子詔敦勸農功令畿内嚴加課督惰業者申以楚撻力田者具以名聞丙戌初營方澤於河陰遣使以太牢祭漢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詔漢魏晉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蘇踐藉丁亥祀方澤秋七月廢皇后馮氏戊寅帝以

久旱咸秩羣神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是夜澍雨大洽八月壬辰朔幸華林園親錄囚徒減降本罪二等決遣之丁巳南安王楨薨幸華林園聽訟九月戊辰車駕閱武于小平津癸酉還宮丁亥將通洛水入穀帝親臨觀庚寅晦日有蝕之冬十月戊戌以代遷之士皆為羽林虎賁司州之人十二夫調一吏為四年更卒歲開番假以供公私力役已酉曲赦京師十一月乙酉復封前汝陰王天賜孫景和為汝陰王前京兆王太興為西河王

十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儉遣侍臣巡察開倉振恤

乙丑開鹽池禁丙寅廢皇太子恂為庶人戊辰置常平

倉樂陵王思譽知恒州刺史穆泰謀反不告削爵為庶

人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立皇子恪為皇太子賜天下為

父後者爵一級己亥遣侍臣巡方省察問民疾苦黜陟

守宰乙巳北巡二月壬戌次於太原親見高年問所不

便乙丑詔并州士人年六十已上假以郡守先是定州

人王金鉤訛言自稱應王丙寅州郡捕斬之癸酉車駕
至平城甲戌謁永固陵乙未南巡甲寅詔汾州賜高年
爵各有差丙辰次平陽使以太牢祭唐堯夏四月庚申
幸龍門使以太牢祭夏禹癸亥幸蒲坂使以太牢祭虞
舜修堯舜夏禹廟辛未幸長安壬申武興王楊集始來
朝乙亥親見高年問所疾苦丙子遣侍臣分省縣邑振
賜穀帛戊寅幸未央殿阿房宮遂幸昆明池癸未宋王
劉昶薨丙戌使以太牢祀漢帝諸陵五月丁亥朔衛太

國遣使朝貢己丑車駕東旋汎渭入河庚寅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令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已上賜爵三級其營船夫賜爵一級孤寡鰥貧各賜穀帛其孝友德義文武才幹悉仰貢舉壬辰使以太牢祭周文王於酆祭周武王於鎬癸卯遣使祭華岳六月庚申車駕至自長安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士二十萬將以南討癸亥司空穆亮遜位秋七月甲午立昭儀

馮氏為皇后甲寅帝親為羣臣講喪服於清徽堂八月
丙辰詔中外戒嚴壬戌立皇子愉為京兆王懌為清河
王懷為廣平王戊辰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車駕南討九
月丙申詔司州洛陽人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
無朞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
之疾無大功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别坊遣醫救護
給大醫師四人豫請藥物療之辛丑帝留諸將攻赭陽
引師南討丁未車駕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前將軍

元英攻之己酉車駕至新野冬十月丁巳四面進攻不尅詔左右軍築長圍以守之乙亥追廢貞皇后林氏為庶人十一月丁酉大破齊軍於沔北於是人皆復業九十以上假以郡守六十五以上假以縣令十二月丁卯詔流徒之囚皆勿決遣登城之際令其先鋒自効庚午車駕臨沔遂東還戊寅還新野己卯親行營壘恤六軍以齊郡王子琛紹河間王若後高昌國遣使朝貢

二十二年春正月癸未朔饗羣臣於新野行宫丁亥拔

新野斬其太守劉忌於宛庚午至自新野辛未詔以穰
人首歸大順始終若一者給復三十年摽其所居曰歸
義鄉次降者給復十五年三月壬午朔大破齊將崔慧
景蕭衍軍於鄧城庚寅行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
曲赦二荆魯陽辛亥行幸懸瓠夏四月趙郡王幹薨秋
七月壬午詔后之私府損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恒恤
恒供亦宜令減半在戎之親三分省一以供賞是月齊
明帝殂八月辛亥皇太子自京師來朝壬戌高麗遣使

朝貢九月己亥帝以禮不伐喪詔反斾丙午車駕發懸瓠冬十月己酉朔曲赦二豫州殊死已下復民田租一歲十一月辛巳幸鄴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寅朔朝饗羣臣於鄴先是帝不豫至是有瘳庚辰羣臣上壽大饗於澄鸞殿壬午幸西門豹祠遂歷漳水而還戊戌車駕至自鄴癸卯行飲至策勳之禮甲辰大赦太保齊郡王簡薨二月辛亥以長兼太尉咸陽王禧為太尉癸亥以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

為司徒復樂陵王思譽本封癸酉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戍三月庚辰車駕南伐癸未次梁城丙戌帝不豫丁酉車駕至馬圈戍戊頻戰破之己亥收其戎資億計諸將追奔漢水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庚子帝疾甚車駕北次穀塘原甲辰詔賜皇后馮氏死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以北海王詳為司空王肅為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尚書宋弁為吏部尚書與太尉咸陽王禧右僕射任城王澄等六人輔政夏四月丙午朔帝

崩于穀塘原之行宫時年三十三祕諱至魯陽發喪還
京師上謚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五月丙申葬長陵帝
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吮膿五歲受禪
悲泣不自勝獻文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内切於心獻
文甚歎異之文明太后以帝聰聖後或不利馮氏將謀
廢帝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絶食三朝召咸陽王禧將立
之元丕穆泰李沖固諫乃止帝初不有憾唯深德丕等
撫念諸弟始終曾無纖介惇睦九族禮敬俱深雖於大

臣持法不縱然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物並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爲倦尚書奏案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爲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

君威福自已史復不書將何所懼南北征巡有司奏請
修道帝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
凡所修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重損民力巡
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
人苗稼無所傷踐諸有禁忌禳厭之方非典籍所載者
一皆除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
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
釋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

筆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

冊皆帝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饑渴

待納朝賢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

世務嬰心又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髆

骨射禽獸莫不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

射獵之事悉止性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

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孝文帝延興五年承明元年太和二十三年即位

二十九年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母曰高夫人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日化為龍繞已數匝寤而驚悸遂有娠太和七年閏四月生帝於平城宮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為皇太子二十三年四月丙午孝文帝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諒闇委政宰輔五月高麗國遣使朝貢六月乙卯分遣侍臣巡行州郡問民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褒禮名賢戊辰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秋

八月戊申遵遺詔孝文皇帝三夫人已下悉免歸家癸
丑增宮臣位一級冬十月癸未鄧至國王象舒彭來朝
丙戌謁長陵丁酉享太廟十一月幽州人王惠定聚衆
反自稱明法皇帝刺史李肅捕斬之是歲州鎮十八水
民饑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景明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壬寅謁長陵乙巳
大赦改元丁未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二月
戊戌復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齊將胡松李居士軍屯宛

陳伯之水軍逼壽春夏四月丙申司徒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大破之己亥皇弟怵薨五月甲寅北鎮饑遣兼侍中楊播廵撫振恤六月丙子以司徒彭城王勰為大司馬秋七月己亥朔日有蝕之齊將陳伯之寇淮南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九月齊州人柳世明聚衆反冬十月丁夘朔謁長陵庚寅齊兗二州討世明平之丁亥改授彭城王勰司徒録尚書事十一月丁巳陽平王頤薨是歲州鎮十七大饑分遣使者開倉振

卹高麗吐谷渾等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謁長陵庚戌帝始親政遵遺詔聽司徒彭城王勰以老歸第進太尉咸陽王禧位太保以司空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録尚書事丁巳引見羣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覽政之意壬戌以太保咸陽王禧領太尉以大將軍廣陵王羽為司空分遣大使黜陟幽明二月庚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甲戌大赦三月乙卯朔詔以比年連有軍旅正調之外皆蠲罷壬戌青齊徐兗四

州大饑人死者萬餘口是月齊雍州刺史蕭衍奉其南
康王寶融為主東赴建鄴夏五月壬子廣陵王羽薨壬
戌太保咸陽王禧謀反賜死六月丁亥考諸州刺史加
以黜陟秋七月癸巳朔日有蝕之乙巳蠕蠕犯塞辛酉
大赦九月丁酉發畿內夫五萬五千人築京師三百二
十坊四旬罷己亥立皇后于氏乙夘免壽春營戶並隷
揚州冬十一月丙申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為司空丁酉
以大將軍北海王詳為太傅領司徒壬寅改築圜丘於

伊水之陽乙夘仍有事焉十二月齊直後張齊殺其主
蕭寶卷以降蕭衍是歲高麗吐谷渾等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旱故詔州郡掩骸骨三月齊建安
王寶夤來奔夏四月詔撫軍將軍李崇討魯陽反蠻齊
主蕭寶融遜位於梁閏四月丁巳司空穆亮薨秋七月
丁巳朔日有蝕之八月乙夘以前太傅平陽公元丕為
三老九月丁巳行幸鄴丁夘詔使者弔比干墓戊寅閱
武於鄴南冬十月庚子帝躬御弧矢射遠及一里五十

步羣臣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十二月壬寅以太極前殿初成饗羣臣賜布帛有差是歲河州大饑死者二千餘口西域二十七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三月己巳皇后先蠶於北郊四月癸未朔以蕭寶夤為東揚州刺史封丹陽郡公齊王庚寅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戊戌為旱故命鞫宂獄己亥減膳徹懸辛丑澍雨大洽五月甲戌行梁州事楊椿大破反氐六月壬午朔封皇弟悅為汝南王秋七

月乙卯三老平陽公元丕薨庚午詔復收鹽池利辛未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八月勿吉國貢楛矢冬十一月己未封武興國世子楊紹先為武興王

正始元年春正月丙寅大赦改元夏五月丁未朔太傅北海王詳以罪廢為庶人六月以旱故徹樂減膳癸巳詔有司循案舊典祗行六事甲午帝以旱故親薦享於太廟戊戌詔立周旦夷齊廟於首陽山庚子以旱故公卿以下引咎責躬又録京師見囚殊死以下皆減一等

鞭杖之坐悉原之秋七月丙子假鎮南將軍李崇大破諸蠻八月丙子假鎮南將軍元英破梁將馬仙琕於義陽詔洛陽令有大事聽面敷奏乙酉元英攻拔義陽辛卯英又大破梁軍仍清三關丁酉封英為中山王九月詔諸州蠲停徭役不得横有徵發蠕蠕犯塞詔左僕射源懷討之冬十月乙未詔斷羣臣白衣募吏十一月戊午詔有司依漢魏舊章營繕國學十二月丙子以苑牧公田分賜代遷户己卯詔羣臣議定律令閏月癸卯朔

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乙丑以高陽王雍為司空是歲高麗遣使來朝貢

二年春正月丙子封宕昌世子梁彌博為宕昌王二月梁州氐蜀反絶漢中運路州刺史邢巒頻大破之夏四月己未城陽王鸞薨乙丑詔曰中正所銓但為門第吏部彜倫仍不才舉八坐可審議往代擢賢之體必令才學並申資望兼致邢巒遣統軍王足西伐頻破梁諸軍遂入劍閣秋七月戊子王足擊破梁軍因逼涪城八月

壬寅詔中山王英南討襄沔冬十一月戊辰朔武興王楊紹先叔父集起謀反詔光禄大夫楊椿討之王足圍涪城益州諸郡戍降者十二三送編籍者五萬餘户既而足引軍退是歲鄧至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丁卯朔皇子昌生大赦壬申梁秦二州刺史邢巒連破氐賊尅武興秦州人王智等聚衆自號王公尋推秦州主簿呂苟兒為主年號建明己卯楊集起兄弟相率降二月丙辰詔求讜言戊午詔右衛將軍元

麗等討呂苟兒三月己巳以戎旅興詔停諸作己卯樂良王長命坐殺人賜死庚寅平南將軍曲江縣公陳伯之自梁城南奔夏四月乙未詔罷鹽池禁五月丙寅詔以時澤未降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餒疾無人贍救因以致死暴露溝塹者令洛陽部尉依法棺埋秋七月庚辰元麗大破秦賊降呂苟兒及其王公三十餘人秦涇二州平戊子中山王英大破梁徐州刺史王伯敖於陰陵己丑詔發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卒十萬以濟南軍八月

壬寅安東將軍邢巒破梁將桓和於孤山諸將所在尅捷兖州平壬戌曲赦涇秦岐凉河五州九月癸酉邢巒大破梁軍於淮南遂攻鍾離冬十一月甲子帝為京兆王愉清河王懌廣平王懐汝南王悦講孝經於式乾殿是歲高麗蠕蠕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夏四月戊戌鍾離大水中山王英敗績而還六月己丑朔詔有司凖前式置國子立太學樹小學於四門

秋八月己亥中山王英齊王蕭寶夤坐鍾離敗除名辛

丑敦煌大饑詔開倉振恤九月巳未詔以徙正宮極庸
績未酬以司空高陽王雍為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為
司空百官悉進位一級庚申夏州長史曹明謀反伏誅
甲子開斛谷舊道丙戌司州民饑詔開倉振恤閏月甲
午禁大司馬門不得車馬出入冬十月丁卯皇后于氏
崩自碣石至於劍閣東西七千里置二十二都尉是歲
西域東夷四十餘國並遣使朝貢
永平元年春三月戊子皇子昌薨丙午以去年旱儉遣

使者所在振恤夏五月辛卯帝以旱故減膳徹懸六月壬申詔依洛陽舊圖修聽訟觀秋七月甲午立夫人高氏為皇后八月壬子朔日有蝕之癸亥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丁卯大赦改元九月丙戌復前中山王英本封戊戌殺太師彭城王勰癸卯假鎮北將軍李平討信都冀州平冬十月豫州彭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十二月己未尚書邢巒討懸瓠斬早生禽梁將齊苟兒等是歲北狄東夷西域十八國並遣使朝

貢高昌國王麴嘉表求内徙
二年春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聚衆反詔華州刺史奚
康生討之夏四月己酉武川鎮饑詔開倉振恤甲子詔
緣邊州鎮自今一不聽寇盜境外犯者罪同境内五月
辛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懸禁斷屠殺甲辰幸華林都亭
録囚徒死罪以下降一等六月辛亥詔曰江海方同車
書宜一諸州軌轍南北不等今可申勅四方遠近無二
秋八月丙午朔日有蝕之戊申以鄧至國世子像覽蹄

為其國王九月辛巳封故北海王子顥為北海王壬午
詔定諸門闈名冬十月癸丑以司空廣陽王嘉為司徒
庚午郢州獻七寶牀詔不納十一月甲申詔禁屠殺含
孕以為永制巳丑帝於式乾殿為諸僧朝臣講維摩詰
經十二月詔五等諸侯其同姓者出身公正六下侯從
六上伯從六下子正七上男正七下異族出身公從七
上侯從七下伯正八上子正八下男從八上清修出身
公從八下侯正九上伯正九下子從九上男從九下是

歲西域東夷二十四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壬子秦州沙門劉光秀謀反州郡捕斬之癸亥秦州隴西羌殺鎮將趙雋反州軍討平之三月丙戌皇子詡生大赦夏四月平陽郡之禽昌襄陵二縣大疫自正月至此月死者二千七百三十人五月丁亥冀定二州旱儉詔開倉振恤六月甲寅詔重求遺書於天下冬十月辛卯中山王英薨丙申詔太常立館使京畿內外疾病之徒咸令居處嚴敕醫署分師救療考其能

否而行賞罰又令有司集諸醫工惟簡精要取三十卷以班九服十二月辛巳江陽王繼坐事除名甲申詔於青州立孝文皇帝廟殿中侍御史王敞謀反伏誅是歲西域東夷北狄十六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丁巳汾州劉龍駒聚衆反詔諫議大夫薛和討之二月壬午青齊徐兖四州民饑甚遣使振恤三月壬戌司徒廣陽王嘉薨夏四月梁遣其鎮北將軍張稷及馬仙琕寇朐山詔徐州刺史盧昶率衆赴之五月

已亥遷代京銅龍置天淵池西丙辰詔禁天文學冬十一月朐山城陷盧昶大敗而還十二月壬戌朔日有蝕之是歲西域東夷北狄二十九國並遣使朝貢

延昌元年春正月乙巳以頻年水旱百姓饑斃分遣使者開倉振恤丙辰以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三月甲午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振恤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振恤貧者己未安樂王詮薨夏四月詔以旱故斷食粟之畜丁卯詔曰遷京嵩縣年將

二紀博士端然虛祿靖言念之有兼愧慨可嚴勅有司
國子學孟冬使成太學四門明年暮春令就戊辰以旱
故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辛未詔饑民就穀六鎮丁
丑帝以旱故減膳徹懸癸未詔曰肆州地震陷裂死傷
甚多亡者不可復追生病宜加療救可遣太醫折傷者
并給所須藥就療乙酉大赦改元詔立理訴殿申訟車
以盡寃窮之理五月丙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之外
悉貸饑民自二月不雨至於是月己未晦日有蝕之六

月壬申澍雨大洽戊寅通河南牝馬之禁庚辰詔出外
倉粟五十萬石以振京師及州郡饑民冬十月乙亥立
皇子詡爲皇太子十一月丙申詔以東宫建賜天下爲
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廉夫節婦旌表門閭量給粟
帛十二月己巳詔守宰爲御史彈赦免者及考在中第
皆代之是歲西域東夷十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戊戌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二月丙辰朔
振恤京師貧人甲戌以六鎮大饑開倉拯贍己卯進太

尉高陽王雍位太保閏月辛丑以苑牧地賜代遷人無田者是春民饑死者數萬口夏四月庚子以絹十五萬疋振河南郡人五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是月壽春大水遣平東將軍奚康生等步騎數千赴之六月乙酉青州民饑詔使者開倉振恤甲午曲赦揚州辛亥帝御申訟車親理寃訟是夏十三郡大水秋八月辛卯詔以水旱饑儉百姓多陷罪辜降死以下刑九月丙辰以貴族豪門崇習奢侈詔尚書嚴立限級節其流宕冬十月詔以

恒肆地震民多死傷重丏一年租賦十二月丙戌　洛陽河隂二縣租賦乙巳詔以恒肆地震民多離災其有課丁没盡老幼單立家無受復者各賜廪粟以接歲稔是歲東夷西域十餘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乙未詔曰肆州秀容郡敷城縣鴈門郡原平縣並自去年四月以來山鳴地震于今不已告譴彰咎朕甚懼焉可恤瘼寬刑以荅災譴夏四月青州民饑辛巳開倉振恤乙巳上御申訟車親理寃訟秋八月甲

申帝臨朝堂考百司而加黜陟冬十一月辛亥詔司徒
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步騎十五萬西伐益州丁
巳幽州沙門劉僧紹聚衆反自號淨居國明法王州郡
捕斬之十二月庚寅詔立明堂是歲東夷西域八國並
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甲寅帝不豫丁巳崩于式乾殿時年三十
三二月甲戌朔上尊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甲午葬
景陵帝幼有大度喜怒不形於色雅性儉素初孝文欲

觀諸子志尚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皆競取珍玩帝唯取骨如意而已孝文大奇之及庶人恂失德孝文謂彭城王勰曰吾固疑此兒有非常志相今果然矣乃見立為儲貳雅愛經史尤長釋氏之義每至講論連夜忘疲善風儀美容貌臨朝淵默端嚴若神有人君之量矣

宣武帝景明正始永平延昌各四年即位凡一十六年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母曰胡充華永平三年三月丙戌生於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於庭中延昌元年十月乙亥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即皇帝位戊午大赦己未徵西討東防諸軍庚申詔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百官總已以聽二王二月庚辰尊皇后高氏為皇太后辛巳司徒高肇至京師以罪賜死癸未進太保高陽王雍位太傅領太尉以司空清

河王懌為司徒以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為司空乙亥
尊胡充華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皇太后出俗為尼徙
御金墉城丙辰詔進宮臣位一級乙丑進文武羣官位
一級夏六月沙門法慶聚衆反於冀州殺阜城令自稱
大乘秋八月乙亥領軍于忠矯詔殺左僕射郭祚尚書
裴植免太傅高陽王雍官以王還第丙子尊皇太妃為
皇太后戊子帝朝太后於宣光殿大赦己丑進司徒清
河王懌為太傅領太尉以司空廣平王懷為太保領司

徒任城王澄為司空庚寅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崔光為車騎大將軍並儀同三司壬辰復江陽王繼本國復濟南王彧先封為臨淮王羣臣奏請皇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巳皇太后親覽萬機甲寅征西大將軍元遥破斬法慶傳首京師安定王燮薨冬十二月辛丑以高陽王雍為太師已酉鎮南將軍崔亮破梁將趙祖悅軍遂圍硤石丁卯帝皇太后謁景陵是歲東夷西域北狄十八國並遣使朝貢

熙平元年春正月戊辰朔大赦改元荆沔都督元志大破梁軍以吏部尚書李平為行臺節度討硤石諸軍二月乙巳鎮東將軍蕭寶夤大破梁將於淮北癸亥初聽秀才對策第中上已上叙之乙丑鎮南崔亮鎮軍李平等剋硤石斬趙祖悦傳首京師盡俘其衆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夏四月戊戌以瀛洲民饑開倉振恤五月丁卯朔以炎旱命釐察獄訟權停作役庚午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秋七月庚午重申殺牛禁八月丙午詔古帝

諸陵四面各五十步勿聽耕稼九月丁丑淮堰破梁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是歲吐谷渾宕昌鄧至高昌陰平等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大乘餘賊復相聚攻瀛洲刺史宇文福討平之甲戌大赦庚寅詔遣大使巡行四方問疾苦恤孤寡黜陟幽明二月丁未封御史中尉元匡為東平王三月丁亥太保領司徒廣平王懷薨夏四月丁酉詔京尹所統年高者版賜郡縣各有差戊申以開府儀同三司

胡國珍為司徒乙夘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即日還宮
改封安定王超為北平王五月庚辰重申天文禁犯者
以大辟論秋七月乙亥儀同三司汝南王悦坐殺人免
官以王還第已巳享太廟八月戊戌宴道武以來宗室
年十五以上於顯陽殿申家人禮巳亥詔庶族子弟年
未十五不聽入仕庚子詔咸陽京兆二王子女皆附屬
籍丁未詔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參決尚書奏事冬
十月以幽冀滄瀛光五州饑遣使廵撫開倉振恤是歳

東夷西域氐羌等十一國並遣使朝貢
神龜元年春正月甲子詔以氐酋楊定為陰平王壬申
詔給京畿及諸州老人版郡縣各有差及賜鰥寡孤獨
粟帛庚辰詔以雜役户或冐入清流所在職人皆令五
人相保無人任保者奪官還役乙酉秦州羌反幽州大
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人詔刺史開倉振恤二月己酉
詔以神龜表瑞大赦改元東益州氐反三月南秦州氐
反夏四月丁酉司徒胡國珍薨甲辰改封江陽王繼為

京兆王六月自正月不雨是月辛卯澍雨乃降秋七月
河州人郤鐵忽聚衆反自稱水池王閏月甲辰開恒州
銀山禁八月癸丑朔詔京師見囚殊死以下悉減一等
甲子郤鐵忽詣行臺源子恭降九月戊申皇太后高氏
崩于瑤光寺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高太后於芒山十
二月辛未詔曰人生有終下歸兆域京邑隱振口盈億
萬貴賤攸憑未有定所今制乾脯山以西擬為九原是
歲東夷西域北狄十一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蝕之丁亥詔曰皇太后撝挹
自居稱號弗備宜遵舊典稱詔宇内以副黎烝元元之
望是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二月乙丑齊郡王祐薨
庚午羽林千餘人焚征西將軍張彛第毆傷彛燒殺其
子均乙亥大赦丁丑詔求直言壬寅詔以旱故命依舊
雩祈察理寃獄掩骼埋胔振窮恤寡三月甲辰澍雨大
洽夏五月戊戌以司空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
司空秋八月乙未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坐事削除官爵

九月庚寅皇太后幸嵩高山癸巳還宮冬十二月癸丑
司徒任城王澄薨庚申大赦詔除淫祀焚諸雜神是歲
吐谷渾宕昌嚈噠等國並遣使朝貢
正光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夏四月丙辰詔尚
書長孫承業廵撫北蕃觀察風俗五月辛巳以炎旱故
詔八坐鞫見囚申枉濫秋七月丙子侍中元乂中常侍
劉騰奉帝幸前殿矯皇太后詔歸政遜位乃幽皇太后
北宮殺太傅清河王懌總勒禁旅決事殿中辛卯帝加

元服大赦改元內外百官進位一等八月甲寅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舉兵欲誅騰不果見殺九月壬辰蠕蠕王阿那瓌來奔戊戌以太師高陽王雍為丞相冬十月乙卯以儀同三司汝南王悅為太尉十一月巳亥封阿那瓌為朔方郡公蠕蠕王十二月壬子詔送蠕蠕王阿那瓌歸北辛酉以司空京兆王繼為司徒

二年春正月南秦州氐反二月車駕幸國子學祠孔子以顏回配甲午右衛將軍奚康生於禁中將殺元乂不

果為乂所害以儀同三司劉騰為司空夏四月庚子進
司徒京兆王繼位太保壬寅以儀同三司崔光為司徒
五月丁酉朔日有蝕之秋七月己丑以旱故詔有司脩
案舊典祇行六事八月己巳蠕蠕後主郁久閭俟匿伐
來奔懷朔鎮十二月甲戌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
議定服章庚辰以東益南秦州氐反詔河間王琛討之
失利是歲焉耆居密波斯高昌勿吉伏羅高車等國並
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辛亥耕籍田夏四月庚辰以高車國主覆羅伊匐為鎮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國王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六月己巳以旱故詔分遣有司馳祈岳瀆及諸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命理寃獄止土功減膳徹懸禁止屠殺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蝕之乙巳祀圜丘丙午詔班歷大赦十二月乙酉以太保京兆王繼為太傅司徒崔光為太保是歲波斯不溪𪓟茲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二月壬申追封故咸陽王禧為敷城王京兆王愉為臨洮王清河王懌為范陽王以禮加葬丁丑河間王琛章武王融並以貪汙削爵除名已夘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為北道行臺持節喻之蠕蠕後主郁久閭俟匿伐來朝司空劉騰薨夏四月阿那瓌執元孚北遁秋八月癸未追復故范陽王懌為河間王九月丁酉詔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冬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丙

申趙郡王謐薨十二月以太尉汝南王悅為太保徐州刺史北海王顥坐貪汙削爵除官是歲宕昌厙莫奚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三月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聚衆殺鎮將號眞王元年夏四月高平酋長胡琛反自稱高平王攻鎮以應拔陵別將盧祖遷擊破之五月都督北征諸軍事臨淮王彧攻討敗於五原削除官爵壬申詔尚書令李崇為大都督率廣陽王琛等北討六

月秦州城人莫折大提據城反自稱秦王殺刺史李彦
大提尋死子念生代立僭稱天子年號天建置立百官
丁酉大赦秋七月戊午復河間王琛臨淮王彧本封是
月涼州幢帥于菩提呼延雄執刺史宋穎據州反念生
遣其兄高陽王天生下隴東寇八月甲午雍州刺史元
志西討大敗於隴東退守岐州丙申詔諸州鎮軍元非
犯配者悉免為編户改鎮為州依舊名稱九月壬申詔
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夤為西道行臺大都督復撫軍

北海王顥官爵為都督並率諸將西討乙亥帝幸明堂餞寶夤等吐谷渾主伏連籌遣兵討涼州于菩提走追斬之城人趙天安復推宋穎為刺史冬十月營州城人劉安定就德興據城反執刺史李仲遵城人王惡兒斬安定以降德興東走自號燕王十二月詔太傅京兆王繼為太師大將軍率諸將西討汾州正平平陽胡叛逆詔復征東將軍章武王融封爵為大都督率衆討之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城人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是

歲嚈噠契丹地豆干庫莫奚等國並遣使朝貢
孝昌元年春正月庚申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自稱
宋王年號天啟遣其子景仲歸梁梁遣其將豫章王綜
入守彭城法僧擁其僚屬南入詔臨淮王彧尚書李憲
為都督安豐王延明為東道行臺俱討徐州癸亥蕭寶
夤及征西將軍崔延伯大破賊於黑水天生退走入隴西
涇岐及隴東悉平以太師大將軍京兆王繼為太尉二月
詔追復故樂良王長命爵以其子忠紹之戊戌大赦三

月甲戌詔五品以上各薦所知夏四月辛卯皇太后復
臨朝攝政引羣臣面陳得失壬辰征西將軍都督崔延
伯大敗於涇川戰殁六月癸未大赦改元蠕蠕主阿那
瓌大破拔陵是月諸將逼彭城蕭綜夜潛出降梁諸將
奔退衆軍追躡免者十一二秋八月癸酉詔斷遠近貢
獻珍麗違者免官悉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年號真
王九月乙卯詔減天下諸調之半壬戌詔五品以上各
舉所知辛未曲赦南北秦州冬十月蠕蠕遣使朝貢十

一月辛亥詔父母年八十以上者皆聽居官時四方多
事諸蠻復反十二月山胡劉蠡升反自稱天子
二年春正月庚戌封廣平王懷長子誨為范陽王壬子
以太保汝南王悅領太尉是月五原鮮于脩禮反於定
州年號魯興二月庚申帝及皇太后臨大夏門親覽寃
訟三月庚子追復中山王熙本爵以其子叔仁紹之夏
四月大赦戊申北討都督河間王琛長孫承業失利還
詔並免官爵五月丁未車駕將北討內外戒嚴前給事

黄門侍郎元略自梁還朝封義陽王以丞相高陽王雍為大司馬六月己巳曲赦齊州絳蜀陳雙熾聚衆反自號始建王曲赦平陽建興正平三郡詔假鎮西將軍都督長孫承業討雙熾平之丙子改封義陽王略為東平王戊寅詔復京兆王繼本封江陽王戊子詔曰自運屬艱棘歴載於兹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略無以及遠何以茍安黄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飡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二

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别引見共論得失秋八月丙子進封廣川縣公元卲為常山王戊子進武城縣公子攸為長樂王癸巳賊帥元洪業斬鮮于脩禮請降為賊黨葛榮所殺九月辛亥葛榮敗都督廣陽王琛章武王融於博野白牛邏融歿於陳榮自稱天子國號齊年稱廣安冬十一月戊戌杜洛周攻陷幽州執刺史王延年及行臺常景丙午稅京師田租畝五升借貸公田者畝一斗閏月稅市人出入者各一錢店舍為五等梁將元

樹逼壽春揚州刺史李憲力屈而降初留州縣及長史司馬戍主副質子於京師詔頃舊京淪覆中原喪亂宗室子女屬籍在七廟内為雜户濫門拘辱者悉聽離絶是歲疊伏羅厙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甲戌以司空皇甫度為司徒儀同三司蕭寶夤為司空辛巳葛榮陷殷州刺史崔楷固節死之甲申詔峻鑄錢之制蕭寶夤大敗于涇州北海王顥尋亦敗走曲赦關西及正平平陽建興戊子以司徒皇甫度

為太尉己丑以四方未平詔内外戒嚴將親征二月丁

酉詔開輸賞格輸粟入瀛定岐雍四州者官斗二百斛

賞一階入二華州者五百石賞一階不限多少粟畢授

官虜賊據潼關三月甲子詔將西討中外戒嚴虜賊走

復潼關秋七月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己丑大赦

八月都督源子邕李神軌裴衍攻鄴丁未斬鑒相州平

九月己未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城南叛秦州城人杜

粲殺莫折念生自行州事冬十月戊申曲赦恒農巴西

河北正平平陽邵郡及關西諸州軍甲寅雍州刺史蕭
寳夤據州反自號齊年稱隆緒十一月己丑葛榮攻陷
冀州執刺史元孚逐出居人凍死者十六七十二月戊
申都督源子邕裴衍與榮戰敗於陽平東北並殁是月
杜粲為駱超所殺超遣使歸罪是歳蠕蠕遣使朝貢
武泰元年春正月乙丑生皇女祕言皇子丙寅大赦改
元丁丑雍州人侯終德相率攻蕭寳夤寳夤度渭走雍
州平二月癸丑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

位大赦皇太后詔曰皇家握歷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
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繼世大行
在御重以寛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實望穹靈降祐麟
趾衆繁自藩充華有孕椒宮冀誕儲貳而熊羆無兆唯
虺遂彰于時直以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底定物情係
仰宸極何圖一旦弓劒莫追皇曾孫故臨洮王寶暉世
子釗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若
子事符當壁允膺大寶即日踐祚可班宣遠邇咸使知

之乙卯幼主即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尒朱榮抗表請入
奔赴勒兵而南是月杜洛周為葛榮所并三月甲申上
尊諡曰孝明皇帝乙酉葬於定陵廟號肅宗四月戊戌
尒朱榮濟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孝明帝熙平神龜各二年正光五年孝昌三年武
泰元年即位十三年

敬宗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母曰李
妃明帝初以勰有魯陽翼衛之勳封帝武城縣公幼侍

明帝書於禁中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雅為明帝親
待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歷位侍中中軍將軍以
兄彭城王劭事轉為衞將軍左光禄大夫中書監寔見
出也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尒朱榮謀廢立以
帝家有忠勲且兼人望陰與帝通率衆來赴帝與兄弟
夜北度河會榮於河陽

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南濟河即皇帝位以皇兄彭
城王劭為無上王皇弟霸城公子正為始平王以尒朱

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已亥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綬備法駕奉迎於河梁西至陶渚榮以兵權在已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又害丞相高陽王雍已下王公卿士二千人列騎衞帝遷於便幕榮尋悔稽顙謝罪辛丑車駕入宮御太極殿大赦改武泰為建義元年壬寅榮表請追謚無上王為皇帝餘死河陰者諸王刺史贈三司三品者令僕五品者

刺史七品已下及庶人郡鎮諸死者子孫聽立後授封
爵詔從之癸卯以前太尉江陽王繼為太師以司州牧
相州刺史北海王顥為太傅開府仍刺史封光禄大夫
清淵縣侯李延實為陽平王位太保遷太傅以并州刺
史元天穆為太尉封上黨王以儀同三司楊椿為司徒
以儀同三司頓邱郡公穆紹為司空領尚書令進爵為
王以雍州刺史長孫承業為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馮翊
王以殿中尚書元諶為尚書右僕射封魏郡王以給事

黄門侍郎元瑱為東海王甲辰以敷城王坦為咸陽王
以諫議大夫元貴平為東萊王以直閤將軍元肅為魯
郡王以祕書郎中元曄為長廣王以馮翊郡公源紹景
復先爵隴西王扶風郡公馮冏東郡公陸子彰北平公
長孫悅並復先王爵以北平王超還復為安定王丁未
詔中外解嚴庚戌封大將軍尒朱榮次子义羅為梁郡
王詔蠕蠕王阿那瓌讃拜不名上書不稱臣是月汝南
王悅北海王顥臨淮王彧前後奔梁五月丁巳朔以右

僕射元羅為東道大使光祿勲元欣副之㴑方黜陟先行後聞辛酉大將軍尒朱榮還晉陽帝餞於邙陰六月癸夘以高昌王世子光為平西將軍瓜州刺史襲爵泰臨縣伯高昌王帝以寇難未夷避正殿責躬徹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有直言正諫之士者集華林園面論時事幽州平北府主簿河間邢杲率河北流移人萬餘户反於北海自署漢王年號天統秋七月乙丑加大將軍尒朱榮柱國大將軍録尚書事壬子光州人劉舉聚衆

反於濮陽自稱皇武大將是月高平鎮人万俟醜奴僭稱大位臨淮王彧自江南還朝八月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甲辰詔大都督宗正珍孫討劉舉平之九月己巳以齊州刺史元欣為沛郡王壬申柱國大將軍尒朱榮率騎七千討葛榮於滏口破禽之冀定滄瀛殷五州平乙亥以葛榮平大赦改元為永安辛巳以尒朱榮為大丞相進榮子平昌郡公文殊昌樂郡公文暢爵並為王以司徒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冬十月丁亥尒

朱榮檻送葛榮於京師帝臨閶闔門榮稽顙謝罪斬於都市戊戌江陽王繼薨癸丑復膠東縣侯李侃希祖爵南郡王是月大都督費穆大破梁軍禽其將曹義宗檻送京師梁以北海王顥為魏主年號孝基入據南兗之銍城十一月戊午以無上王世子韶為彭城王陳留王子寬為陳留王寬弟剛為浮陽王剛弟質為林慮王癸亥行臺于暉等大破羊侃於瑕丘侃奔梁戊寅封前軍元凝為東安王是歲葛榮餘黨韓樓復據幽州反

二年春二月甲午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皇妣為文穆皇后夏四月癸未遷文穆皇帝及文穆皇后神主於太廟降畿內死罪已下刑辛丑上黨王天穆大破邢杲於濟南杲降送於京師斬於都市五月壬子朔元顥剋梁國乙丑內外戒嚴癸酉元顥陷滎陽甲戌夜車駕北巡乙亥幸河內丙子元顥入洛丁丑進封城陽縣公元祉為平原王安昌縣公元鷙為華山王戊寅太原王尒朱榮會車駕於長子即日反旆上黨王天穆北

度會車駕於河內秋七月戊辰都督尒朱兆賀拔勝從硤石夜濟破顥子冠受及安豐王延明軍元顥敗走庚午車駕入居華林園升大夏門大赦壬申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尒朱榮為天柱大將軍癸酉臨潁縣卒江豐斬元顥傳首京師甲戌以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為太宰以司徒城陽王徽為大司馬太尉己卯以南青州刺史元旭為襄城王南兖州刺史元暹為汝陽王閏月辛巳帝始居宮內辛卯以兼吏部尚書楊津為司空八月己

未以太傅李延實為司徒丁卯封瓜州刺史元太宗為東陽王九月大都督侯淵破韓樓於薊斬之幽州平冬十月乙酉朔日有蝕之丁丑以前司空丹陽王蕭贊為司徒十一月己卯就德興自營州遣使請降丙午以大司馬太尉城陽王徽為太保以司徒丹陽王蕭贊為太尉以雍州刺史長孫承業為司徒

三年夏四月丁卯雍州刺史尒朱天光討万俟醜奴蕭寶夤於安定破禽之囚送京師甲戌以關中平大赦斬

醜奴於都市賜寶夤死六月戊午嚈噠國獻師子一是月白馬龍涸胡王慶雲僭稱帝號於永洛城秋七月丙子尒朱天光平永洛城禽慶雲九月辛夘天柱大將軍尒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戊戌帝殺榮天穆於明光殿及榮子菩提乃升閶闔門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淵率衆鎮北中是夜左僕射尒朱世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已亥攻河橋禽毅等屠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冬十

月癸卯朔封大鴻臚卿竇炬為南陽王汝南縣公脩為
平陽王新陽伯誕為昌樂王琅邪公昶為太原王甲辰
徙封魏郡王諶為趙郡王諶弟子趙郡王宣為平昌王
戊申皇子生大赦乙卯通直散騎常侍李苗以火船焚
河橋尒朱世隆退走壬申世隆停建興之高都尒朱兆
自晉陽來會之共推長廣王曄為主大赦所部年號建
明徐州刺史尒朱仲遠反率衆向京師十一月乙亥以
司徒長孫承業為太尉以臨淮王彧為司徒丙子進雍

州刺史廣宗郡公尒朱天光爵為王十二月甲辰尒朱兆尒朱度律自富平津上率騎涉度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寺殺皇子亂兵殺司徒臨淮王彧左僕射范陽王誨戊申尒朱度律自鎮京師甲寅尒朱兆遷帝於晉陽甲子帝遇弒於城內三級佛寺時年二十四并害陳留王寬中興二年廢帝奉謚為武懐皇帝及孝武立又以廟諱故改謚孝莊皇帝廟號敬宗葬靜陵

孝莊帝永安三年

節閔皇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王羽之子也母曰王氏帝少有志度事祖母嫡母以孝聞正始中襲爵位給事黄門侍郎帝以元乂擅權託稱瘖病絶言垂一紀居於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莊帝言帝不語將有異圖民間游聲又云常有天子氣帝懼禍遂逃匿上洛尋見追躡送京師拘禁多日以無狀獲免及莊帝崩尒朱世隆等以元曄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

量將謀廢立恐實不語乃令帝所親申意兼迫脅帝帝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悅及元曄至邙南世隆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太尉尒朱度律奉路車進璽綬服袞冕百官侍衛入自建春雲龍門

普泰元年春二月己巳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羣臣拜賀禮畢遂登閶闔門大赦以魏為大魏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罷稅市及稅鹽之官庚午詔曰自秦之末競為皇帝忘負乘之深殃垂貪鄙於萬葉予今稱帝已為

褒矣可普告令知是月鎮遠將軍清河崔祖螭聚青州七郡之衆圍東陽幽州刺史劉靈助起兵於薊河北大使高乾及其弟昂夜襲冀州執刺史元嶷共推前河内太守封隆之行州事三月癸酉封長廣王曄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沛郡王欣為太傅司州牧改封淮陽王以徐州刺史彭城王尒朱仲遠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並為大將軍以柱國大將軍并州刺史潁川王尒朱兆為天柱大將軍封晉州刺史平陽

郡公高歡為勃海王以特進清河王亶為太傅以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為太保以趙郡王諶為司空丙申定州刺史侯淵破劉靈助於安國城斬之傳首京師夏四月壬子享太廟癸亥隴西王尒朱天光破宿勒明達禽送京師斬之丙寅以侍中尒朱彦伯為司徒詔有司不得復稱偽梁罷細作之條無禁隣國還住五月丙子尒朱仲遠使其都督魏僧勗等討崔祖螭於東陽斬之六月己亥朔日有蝕之庚申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以

誅尒朱氏為名秋七月壬申尒朱世隆等害前太保楊
愔前司空楊津丙戌司徒尒朱彦伯以旱遜位九月以
彭城王尒朱仲遠為太宰庚辰以隴西王尒朱天光為
大司馬癸巳追尊皇考為先帝皇妣王氏為先太妃封
皇弟永業為高密王皇子子恕為勃海王冬十月壬寅
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位於信都
二年春閏三月高歡敗尒朱天光等於韓陵夏四月辛
巳高歡與廢帝至邙山使魏蘭根慰喻洛邑且觀帝之

為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毁謗竟從崔㥄議廢帝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是為孝武帝帝既失位乃賦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脩真觀五月丙申帝遇弑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三十五孝武帝詔百司赴會葬用王禮加九旒鑾輅黄屋左纛班劒百二十人後西魏追謚節閔皇帝

節閔帝普泰二年

廢帝安定王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母曰程氏帝少稱明悟元曄建明二年正月戊子為勃海太守普泰元年十月勃海王高歡奉帝以主號令中興元年冬十月壬寅皇帝即位於信都西大赦改普泰元年為中興以勃海王高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以河北大使高乾為司空辛亥高歡大破尒朱兆於廣阿十一月梁將元樹入據譙城

二年春二月甲子以勃海王高歡為大丞相柱國大將

軍太師及歡敗尒朱氏於韓陵四月辛巳帝於河陽遜位於別邸五月孝武封帝為安定郡王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永熙二年葬於鄴西南野馬崗

安定王中興二年

孝武皇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母曰李氏帝性沈厚學涉好武事遍體有鱗文年十八封汝陽縣公夢人有從諱謂已曰汝當大貴得二十五年永安三年封平陽王普泰中為侍中尚書左僕射中興

二年高歡既敗尒朱氏廢帝自以疎遠請遜大位歡乃與百寮議以孝文不可無後時召汝南王悅於梁至將立之宿昔而止又諸王皆逃匿帝在田舍先是嵩山道士潘彌望見洛陽城西有天子氣候之乃帝也於是造第密言之居五旬而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椿從帝所親王思政見帝帝變色曰非賣我邪椿遂以白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氈帳陳誠泣下霑襟讓以寡德歡再拜帝亦拜歡出備服御進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

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帝令思政取表曰視此便不得不稱朕矣於是假廢帝安定王詔策而禪位焉即位于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氊蒙七人歡居其一帝於氊上西向拜天訖自東陽雲龍門入

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御太極前殿羣臣朝賀禮畢升閶闔門大赦改中興二年為太昌元年壬辰高歡還鄴五月丙申節閔帝殂以太傅淮陽王欣為太師改

封沛郡王以司徒趙郡王諶為太保以司空南陽王寶炬為太尉以太保長孫承業為太傅辛丑復前司空高乾位己酉以儀同三司清河王亶為司徒乙卯内外解嚴六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納訟丁卯南陽王寶炬坐事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以王歸第己卯臨顯陽殿納訟丙戌詔曰間者凶權誕恣法令變常遂立夷貊輕賦兾收天下之意隨以箕斂之重終納十倍之征掩目捕雀何能過此今歲租調且兩收一丐明年復舊秋七月

庚子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乙卯帝臨顯陽殿親理冤
獄是月東南道大行臺樊子鵠大破梁軍於譙城禽其
將元樹八月丁卯封西中郎將元寧為高平王九月癸
卯進燕郡公賀拔允爵為王癸丑改封沛郡王欣為廣
陵王節閔帝子勃海王子恕為沛郡王冬十月辛酉朔
日有蝕之十一月丁酉祀圜丘甲辰殺安定王朗及東
海王曄己酉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開府葬太后
胡氏十二月丁亥殺大司馬汝南王悅大赦改元為永

興以同明元時年號尋改為永熙是歲蠕蠕嚈噠高麗契丹庫莫奚高昌等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庚寅朔朝饗羣臣于太極前殿丁酉勃海王高歡大敗尒朱氏山東平罷諸行臺丁巳追尊皇考為武穆皇帝太妃馮氏為武穆皇后皇妣李氏曰皇太妃二月以咸陽王坦為司空三月甲午太師魯郡王肅薨丁巳以太保趙郡王諶為太尉以太尉南陽王寶炬為尚書令太保開府是月阿至羅十萬户内附詔復以

勃海王高歡為大行臺隨機裁處夏四月巳未朔日有
蝕之秋七月壬辰以太師廣陵王欣為大司馬以太尉
趙郡王諶為太師並開府庚戌以前司徒燕郡王賀拔
允為太尉冬十月癸未以衛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
高昌王趙子堅為儀同三司進爵郡公十二月丁巳狩
於嵩陽士卒寒苦巳巳遂幸溫湯丁丑還宮
三年春二月壬戌大赦壬午封左衛將軍元斌之為潁
川王夏四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辛未高平王寧坐事降

爵為公五月丙戌置勲府庶子箱別六百人騎官箱別二百人閤内部曲數千人帝内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思政等統之以為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河南闗西諸刺史辛夘下詔戒嚴揚聲伐梁實謀北討是夏契丹高麗吐谷渾並遣使朝貢秋七月己丑親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度丙午帝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騎宿瀍西廣陽王别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

牛力以從有牛百頭盡殺以食軍士衆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清河廣陽二王亦逃歸畧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李賢和各領數百騎赴難駱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崤中已酉高歡入洛遣婁昭及河南尹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迴駕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帝鞭馬長騖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村人以麥飯壺漿獻帝帝甘之復一村十年是歲二月熒惑入南斗衆星北流羣鼠浮河向鄴梁武帝跣而下殿以禳星變及聞帝

之西魏曰虜亦應天象乎帝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洪賓迎獻食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貴梁禦甲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公廨為宮大赦甲寅高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為大司馬承制總萬機居尚書省歡追車駕至潼關九月己酉歡東還洛陽帝親督衆攻潼關斬其行臺華長瑜又尅華州

其冬十月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是為東魏魏於此始分為二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産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王懌女也三曰蒺藜亦封公主帝内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昭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蒺藜自縊宇文泰使元氏諸王取明月殺之帝不悦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平閏十二月癸巳潘彌奏言今日當甚有急兵其夜帝在

逍遙園宴阿至羅顧侍臣曰此處彷彿華林園使人聊增悽惋命取所乘波斯騮馬使南陽王躍之將攀鞍蹶而死帝惡之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鞭打入謂潘彌曰今日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酖而崩時年二十五謚曰孝武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雲陵始宣武孝明間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齧斷索識者以為索謂魏本索髮焦梨狗子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

孝武帝永熙三年

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母曰楊氏帝正始初坐父愉罪兄弟皆幽宗正寺及宣武崩乃得雪正光中拜直閤將軍時胡太后多嬖寵帝與明帝謀誅之事泄免官武泰中封邵縣侯永安三年進封南陽王孝武即位拜太尉加侍中永熙二年進位太保開府尚書令三年孝武與高歡構難以帝為中軍四面大都督及從入關拜太宰録尚書事孝武崩丞相略陽

公宇文泰率羣公卿士奉表勸進三讓乃許焉

大統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追尊皇考為文景皇帝皇妣楊氏為皇后己酉進丞相略陽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廣平王贊為司徒乙卯立妃乙氏為皇后立皇子欽為皇太子甲子以廣陵王欣為太傅以儀同三司万俟壽樂干為司空東魏將侯景攻陷荆州二月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兖州刺

史樊子鵠以州降東魏夏五月降罪人加安定公宇文泰位柱國秋七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念賢為太尉以司空万俟壽樂干為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越勒肱為司空梁州刺史元羅以州降梁九月有司請煎御香澤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冬十月太師上黨王長孫承業薨十二月以太尉念賢為太傅以河州刺史梁景叡為太尉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南郊改以神元皇帝配東魏攻陷

夏州二月儀同三司段敬討叛羌梁仚定平之三月以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司徒以司徒万俟壽樂干為太宰夏五月司空越勒肱甍秦州刺史建中王万俟普撥及其子太宰壽樂干率所部奔東魏秋九月以扶風王孚為司空以太保斛斯椿為太傅冬十一月追改始祖神元皇帝為太祖道武皇帝為烈祖是歲關中大飢人相食死者十七八

三年春二月槐里獲神璽大赦夏四月太傅斛斯椿甍

五月以廣陵王欣為太宰賀拔勝為太師六月以司空扶風王孚為太保以太尉梁景叡為太傅以司徒廣平王贊為太尉以開府儀同三司王盟為司空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拜泰柱國大將軍十二月司徒李叔仁自梁州通使於東魏建昌太守賀蘭植攻斬之

四年春正月辛酉拜天於清暉室終帝世遂為常二月東魏攻陷南汾潁豫廣四州廢皇后乙氏三月立蠕蠕

女郁久閭氏為皇后大赦以司空王盟為司徒秋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帝與安定公宇文泰東伐九月車駕至自東伐以撫軍將軍梁𠅘定為南洮州刺史安西蕃

五年春二月赦京城內夏五月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為司空免妓樂雜役之徒皆從編戶秋七月詔自今恒以朔望親閱京師見禁囚徒以司空扶風王孚為太尉冬十月於陽武門外縣鼓置紙筆以求得失

六年春正月庚戌朝羣臣自西遷至此禮樂始備太尉扶風王孚薨二月鑄五銖錢降罪人冬十一月太師念賢薨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順陽王仲景以罪賜死三月夏州刺史劉平謀反大都督于謹討禽之秋九月詔班政事之法六條冬十一月叛羌梁企定徒黨屯於赤水城秦州刺史獨孤信擊平之尚書奏班十二條制十二月御憑雲觀引見諸王敘家人之禮手詔為宗誡十條以

賜之
八年春三月初置六軍夏四月鄱善王兄鄯朱郁率衆
内附秋八月以太尉王盟為太保冬十月詔皇太子鎮
河東十二月行幸華州起萬壽殿於沙苑北
九年春正月降罪人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為婚閏
月車駕至自華州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虎
牢内附以仲密為侍中司徒封勃海郡公秋七月大赦
以太保王盟為太傅以太尉廣平王贊為司空冬十二

月以司空李弼為太尉
十年春正月甲子詔公卿已下每月上封事三條極言得失刺史二千石銅墨已上有讜言嘉謀勿有所諱夏五月太師賀拔勝薨秋七月更權衡度量
十一年夏五月太傅王盟薨詔諸鞫大辟獄皆命三公覆審然後加刑冬始築圜丘於城南封皇子儉
十二年春二月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秦州刺史獨孤信討平之三月鑄五銖錢夏五月詔女年不滿十三以

上勿得以嫁秋九月東魏勃海王高歡攻玉壁晉州刺
史韋孝寛力戰禦之冬十二月歡燒營而退
十三年春正月開白渠以溉田二月詔自今應宫刑者
直没官勿刑亡奴婢應黥者止科亡罪以開府儀同三
司若干惠為司空東魏勃海王高歡薨其司徒侯景據
頴川率河南六州内附授景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郡
公三月大赦夏五月以太傅侯景為大將軍以開府儀
同三司獨孤信為大司馬晉王謹薨秋七月司空若干

惠甍大將軍侯景據豫州叛封皇子寧為趙王

十四年春正月赦潁豫廣北洛東荆襄等七州以開府儀同三司趙貴為司空皇孫生大赦夏五月以安定公宇文泰為太師廣陵王欣為太傅太尉李弼為大宗伯前太尉趙貴為大司寇以司空于謹為大司空

十五年己巳五月侯景弑梁武帝初詔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並令復舊六月東魏勃海王高澄攻陷潁川秋八月盜殺東魏勃海王高澄冬十二月封梁雍州刺史

岳陽王蕭詧為梁王
十六年夏四月封皇子儒為燕王公為吳王五月東魏靜帝遜位于齊秋七月安定公宇文泰東伐至恒農齊師不出乃還九月大赦
十七年春三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時年四十五夏四月庚辰葬於永陵上謚曰文皇帝帝性彊果始為太尉時侍中高隆之侍勃海王高歡之黨驕狎公卿因公會帝勸酒不飲怒而歐之罵曰鎮兵何敢爾也孝武以歡

故免帝太尉歸第命羽林守衛月餘復位及歡將改葬其父朝廷追贈太師百寮會弔者盡拜帝獨不屈曰安有生三公而拜贈太師耶及躋大位權歸周室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機也既而大運未終竟保天祿云

西魏文帝大統十七年

廢帝諱欽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乙皇后大統元年正

月乙夘立為皇太子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是月梁邵
陵王蕭綸侵安陸大將軍楊忠討禽之
元年冬十一月梁湘東王蕭繹討侯景禽之遣其舍人
魏彦來告仍嗣位於江陵
二年秋八月大將軍尉遲迥尅成都劒南平冬十一月
安定公宇文泰殺尚書元烈
三年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元
烈之誅有怨言淮安王育廣平王贊等並垂泣諫帝不

聽故及於辱

廢帝三年無年號

恭皇帝諱廓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為齊王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

元年夏四月蠕蠕乙旃達官寇廣武五月柱國李弼追擊之斬首數千級收輜重而還冬十一月遣師滅梁戕梁元帝梁太尉王僧辯奉元帝子方智為王承制居建業

二年秋七月梁太尉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於齊奉以為主梁王方智為太子九月梁司空陳霸先殺僧辯廢蕭淵明復奉方智為帝是歲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大將軍豆盧寧帥師討之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為太師冢宰以柱國李弼為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以尚書令獨孤信為大司馬以于謹為大司寇以侯莫陳崇為大司空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

月庚子帝遜位於周周閔帝元年正月封帝為宋公尋
殂
恭帝三年無年號
右後魏自道武帝至恭帝凡十五帝一百六十
一年而禪于周自孝武帝入關不還高歡乃立
孝文帝曾孫清河王子善見為帝稱天平元年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母曰
胡妃永熙三年八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孝武帝既入關

勃海王高歡乃與百寮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

天平元年冬十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城東北大赦改元庚午以太師趙郡王諶為大司馬以司空咸陽王坦為太尉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為司空壬申享太廟丙子車駕北遷于鄴詔勃海王高歡留後部分改司州為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為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洛陽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南

青州刺史大野拔據瑕邱反庚寅車駕至鄴居北城相
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為司州牧魏郡太守為魏尹徙鄴
舊人西徑百里以居新遷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
慮廣平陽邱汲郡黎陽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為皇畿
十二月丁夘燕郡王賀拔允薨庚午詔内外解嚴百司
悉依舊章從容雅服不得以矛鈠從事丙子進侍中封
隆之等五人為大使巡喻天下丁丑赦畿内閏月梁以
元慶和為魏王入據平瀨鄉孝武崩于長安初置四中

郎將於礓石橋置東中蒲泉置西中濟北置南中洛水置北中

二年春正月乙亥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元晏討元慶和破走之二月壬午以太尉咸陽王坦為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悰為太尉己丑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斬樊子鵠以降兖州平戊戌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寇豫州刺史堯雄擊走之三月辛酉以司徒高盛為太尉以司空高昂為司徒濟陰王暉業為司空勃海王高歡討

平山胡劉蠡升辛未以旱故詔京邑及諸州郡縣收瘞骸骨是春高麗契丹並遣使朝貢夏四月前青州刺史侯渁反攻掠青齊癸未濟州刺史蔡雋討平之壬辰降京師見囚夏五月大旱勒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得雨乃止六月元慶和寇南頓豫州刺史堯雄大破之秋七月甲戌封汝南王悅孫綽為琅邪王八月辛卯司空濟陰王暉業坐事免甲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九月丁巳以開府儀同三司襄

城王旭為司空冬十月丁未梁柳仲禮寇荆州刺史王
元擊破之癸丑祀圜丘甲寅閶闔門災龍見并州人家
井中十二月壬午車駕狩于鄴東甲午文武百官量事
各給禄是歲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朔饗羣臣於前殿戊申詔百官舉士
舉不稱才者兩免之二月丁未梁光州刺史郝樹以州
内附丁酉加勃海王世子澄為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
三月甲寅以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鷙為大司馬丁卯

陽夏太守盧公纂據郡南叛大都督元整破之夏四月丁酉昌樂王誕薨五月癸卯賜鰥寡孤獨貧賤者衣物各有差丙辰以録尚書事西河王悰為司州牧戊辰太尉高盛薨六月辛巳趙郡王諶薨秋七月庚子大赦梁夏州刺史田獨鞞潁川防城都督劉鸞慶並以州内附八月并肆汾建四州霜賈大饑九月壬寅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節度諸軍南討丙辰平陽人路季札聚衆反辛酉御史中尉竇泰討平之冬十

一月戊申詔遣使巡檢河北流移饑人侯景攻剋梁楚州獲刺史桓和十二月以并州刺史尉景為太保辛未遣使者版假老人官百歲已下各有差壬申大司馬清河王亶薨癸未以太傅咸陽王坦為太師是歲高麗勿吉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以汝陽王暹為録尚書事夏四月辛未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一階先是滎陽人張儉等聚衆反於大騩山通西魏壬辰武衛將軍高

元咸討破之六月己巳幸華林園理訟辛未詔尚書掩骼埋胔推録囚徒壬午閶闔門災秋七月甲辰遣兼散騎常侍李楷聘于梁八月西魏剋陜州刺史李徽伯死之九月侍中元子思與其弟子華謀西入並賜死閏月乙丑衛將軍右光禄大夫蔣天樂謀反伏誅禁京師酤酒冬十月以咸陽王坦為録尚書事壬辰勃海王高歡西討敗于沙苑己酉西魏行臺宫景壽都督楊白駒寇洛州大都督韓賢大破之西魏又遣其大行臺元季海

大都督獨孤信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闕李海
信遂據金墉十一月丙子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
俟普為太尉十二月甲寅梁人來聘河間人邢磨納范
陽人盧仲禮等各聚衆反是歲高麗蠕蠕並遣使朝貢
元象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蝕之有巨象自至碭郡
陂中南兖州獲送于鄴丁卯大赦改元二月丙辰遣兼
散騎常侍鄭伯猷聘于梁夏四月庚寅曲赦畿内開酒
禁六月壬辰帝幸華林都堂聽訟秋七月乙亥高麗遣

使朝貢是夏山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秋八月辛夘大敗西魏于河陰九月大都督賀拔仁擊邢磨納盧仲禮等破平之冬十月梁人來聘十二月庚寅遣陸操聘于梁

興和元年春正月辛酉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三月甲寅朔封常山郡王劭第二子曜為陳郡王五月甲戌立皇后高氏乙亥大赦是月高麗遣使朝貢六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山東黜陟大使尋為東北道

行臺差選勇士庚寅前潁州刺史奚思業為河南大使簡發勇士丁酉梁人來聘戊申開府儀同三司汝陽王暹薨秋八月壬辰遣兼散騎常侍王元景聘于梁九月甲子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辛未曲赦畿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冬十一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改元八十已上賜綾帽及杖七十旁無朞親及有疾廢者各賜粟帛築城之夫給復一年

二年春正月壬申以太保尉景為太傅以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爲太保丁丑徙御新宮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一階營構主將别優一階三月乙卯梁人來聘夏五月巳酉西魏行臺宫延和陜州刺史宫元慶率户内屬置之河北馬場振稟各有差壬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象聘于梁閏月丁丑朔日有蝕之巳丑封皇兄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威爲清河王謙爲潁川王六月壬子大司馬華山王鷙薨冬十月丁未梁人來聘十一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崔長謙聘於梁是歲高麗蠕蠕勿

吉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二月甲辰阿至羅出吐拔郍渾大率部來降三
月乙酉梁州人公孫貴賔聚衆反自號天王陽夏鎮將
討禽之夏四月戊申阿至羅國主副伏羅越君子去賔
來降封為高車王六月乙丑梁人來聘秋七月己夘宜
陽王景植薨八月甲子遣兼散騎常侍李騫聘於梁先
是詔羣官於麟趾閣議定新制冬十月甲寅班於天下
己巳發夫五萬人築漳濵堰三十五日罷癸亥車駕狩

于西山十一月戊寅還宫丙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彭城
王韶為太尉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是歲蠕蠕高
麗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丙辰梁人來聘夏四月丙寅遣兼散騎常
侍李繪聘于梁乙酉以侍中廣陽王湛為太尉以尚書
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以太尉彭城王韶為録尚書事
丁亥太傅尉景坐事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辛卯以太保厙狄干為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為大司

馬封祖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丙申復前侍中樂良王忠爵丁酉復陳留王景皓常山王紹宗高密王永業爵秋八月庚戌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侯景為兼尚書僕射河南行臺隨機討防冬十月甲寅梁人來聘十一月壬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西河王悰薨十二月辛亥使兼散騎常侍楊斐使于梁是歲蠕蠕高麗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大赦改元已巳車駕蒐于邯

鄴之西山癸酉還宮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
虎牢西叛三月丙午帝親納訟戊申勃海王高歡大敗
西魏師于邙山追奔至恒農而還豫洛二州平夏四月
封彭城王韶弟龔為武安王五月壬辰以剋復虎牢降
天下死罪已下囚乙未以吏部尚書侯景為司空六月
乙亥梁人來聘戊寅封前員外散騎侍郎元長春為南
郡王八月乙丑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為大司馬壬午遣
兼散騎常侍李渾聘于梁冬十一月甲午車駕狩于西

山乙巳還宮是歲吐谷渾高麗蠕蠕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二月丁卯徐州人劉烏黑聚衆反遣行臺慕容
紹宗討平之三月梁人來聘以旱故宥死罪已下囚丙
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太保壬子以勃海王世子
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為録尚書事以尚書左
僕射司馬子如為尚書令以太原公高洋為左僕射夏
五月甲午遣散騎常侍魏季景聘于梁丁酉太尉廣陽
王湛薨秋八月癸酉尚書令司馬子如坐事免九月甲

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濟陰王暉業為太尉太師咸陽王坦坐事免以王還第冬十月丁巳太保孫騰大司馬高隆之各為括户大使凡獲逃户六十餘萬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甲申以司徒高隆之為尚書令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庚子祀圜丘辛丑梁人來聘是歲吐谷渾地豆干室韋高麗蠕蠕勿吉等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丙申遣兼散騎常侍李獎聘于梁二月庚申吐谷渾國奉其從妹以備後庭納為容華嬪夏五月

甲辰大赦秋七月庚子梁人來聘冬十月遣中書舍人
尉瑾聘于梁十二月以司空侯景為司徒以中書令韓
軌為司空戊子以太保孫騰為録尚書事是歲高麗吐
谷渾蠕蠕並遣使朝貢
四年夏五月壬寅梁人來聘六月庚子以司徒侯景為
河南大行臺應機討防秋七月壬寅遣兼散騎常侍元
廓聘于梁八月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是歲室韋勿吉
地豆干高麗蠕蠕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蝕之丙午勃海王高歡薨辛亥司徒侯景降于西魏以求救西魏遣其將李弼王思政赴之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乙丑梁人來聘二月侯景復背西魏歸梁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高澄來朝甲午遣兼散騎常侍李緯聘于梁五月丁酉朔大赦戊戌以尚書右僕射襄城王旭為太尉甲辰以太原公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以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為太師以録尚書事孫騰

為太傅以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以司空韓軌為司徒以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司空以司徒高隆之録尚書事以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為右僕射戊午大司馬尉景薨六月乙酉帝為勃海王舉哀於東堂服緦衰秋九月辛丑梁貞陽侯蕭淵明寇徐州堰泗水於寒山灌彭城以應侯景冬十一月乙酉以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大都督高岳潘相樂大破禽之及其二子瑀道十二月乙亥蕭

淵明至帝御閶闔門讓而宥之岳等迴師討侯景是歲
高麗勿吉並遣使朝貢
六年春正月己亥大都督高岳等於渦陽大破侯景俘
斬五萬餘人其餘溺死於渦水水為不流景走淮南二
月己卯梁遣使求和許之三月癸巳以太尉襄城王旭
為大司馬以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為太尉辛亥以冬春
亢旱赦罪人各有差夏四月甲子吏部令史張永和青
州人崔闊等偽假人官事覺糺檢首者六萬餘人甲戌

太尉高岳司徒韓軌大都督劉豐等討王思政於潁川引洧水灌其城九月乙酉梁人來聘冬十月戊申侯景濟江推梁臨賀王正德為主以攻建業是歲高麗室韋蠕蠕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七年春正月戊辰梁北徐州刺史中山侯蕭正表以鎮內附封蘭陵郡公吳郡王三月丁卯侯景尅建業夏五月丙辰侯景殺梁武帝戊寅勃海王高澄帥師赴潁川六月尅之獲西魏大將軍王思政等秋八月辛卯立皇

子長仁為太子盜殺勃海王高澄癸巳大赦內外百官
並進二級甲午太原公高洋如晉陽冬十月癸未以開
府儀同三司咸陽王坦為太傅甲午以開府儀同三司
潘相樂為司空十二月甲辰吳郡王蕭正表薨己酉以
并州刺史彭樂為司徒是歲蠕蠕地豆干室韋高麗吐
谷渾並遣使朝貢
八年春正月辛酉帝為勃海王高澄舉哀於東堂戊辰
詔太原王高洋嗣事徙封齊郡王甲戌地豆干契丹並

遣使朝貢二月庚寅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三月庚申進齊郡王高洋爵為齊王夏四月乙巳蠕蠕遣使朝貢五月甲寅詔齊王為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以齊國太妃為王太后王妃為王后丙辰帝遜位於齊齊天保元年巳未封帝為中山王邑一萬户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為縣公邑各一千户奉絹一萬疋錢一萬貫粟二萬石奴婢三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於中山國立魏

宗廟二年十二月己酉中山王殂時年二十八三年二月奉謚曰孝靜皇帝葬於鄴西漳北其後發之陵崩死者六十人帝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踰墻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勃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為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帝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帝曰天子莫

走馬大將軍怒澄嘗侍帝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帝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澄使季舒毆帝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帝帝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啟澄澄使取一段帝束百疋以與之曰亦一段爾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宮中偽為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

下響動以告澄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邪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邪及將殺諸妃嬪帝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澄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於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見烹於市及將禪位於文宣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郎趙彥深等求入奏事帝在昭陽殿見之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王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帝便斂容

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即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為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别有館宇還備法駕依常仗衛而去帝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虞賓所司奏請發帝曰古人念遺簪敝履欲與六宫别可乎高隆之曰今日天下猶是陛下之天下况在後宫乃與妃嬪以下訣莫不欷歔掩涕貴嬪趙國

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閤帝上車德超上車持帝帝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尚不下及出雲龍門王公百寮衣冠拜辭帝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泣灑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文宣行幸常以帝自隨帝后封太原公主常為帝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酖而崩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天象元年興和四年武定八年即位十七年

右東魏一帝十七年而禪位于齊按後魏正史自孝武帝後便列孝靜帝紀乃云宇文氏害孝武以南陽王寶炬為僭稱尊號

通志卷十五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十五　史部

通志卷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北齊紀第十六

神武帝　文襄帝　文宣帝　濟南王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幼主附

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蓨人也齊大夫高氏之後漢永平中有高洪為勃海太守因家焉

六世祖隱晉元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衆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治書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産姊壻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

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為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笞神武

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彞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雋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

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語顯智云君後當至卿佐要不以善終語子如劉貴云並至台相次及神武曰諸君榮貴皆由此人食畢而去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元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

逃為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
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
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於
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
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廄
廄有惡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
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
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為羣將

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用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遥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為異密覘之惟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

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為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為第號為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為宮既而榮以神武為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内向榮以神武為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勲封銅鞮伯及爾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别

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杲還第三鎮人酋長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此子穿鼻乃以神武為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爾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

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内兆不納弑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為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敝之神武乃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

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
有逆謀乃密勑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遂兵勢
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日難
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兆深德神武誓為兄弟時世
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
東郡各擁兵為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
餘萬為契丹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
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

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為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楊曲川陳部分有欵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搤殺人者乃署為

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懐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為不利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榮

妻兆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疋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今猶掌握中物也兆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但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浮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

此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
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
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
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
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
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
武偽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以殺之其從者盡散於是
士衆咸悅俱願附從初魏太平真君中勿學者奏言上

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太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為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

魏晉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

待遂據冀州是月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為渤海王徵使入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龎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為行臺郎尋以為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為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愁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别人號慟

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為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為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為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神武陽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爾朱兆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

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爾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爾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為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繫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為皇帝年號中興是為廢帝時度律仲遠

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

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

爾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爾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

報之有今日義絶矣乃合戰大敗之爾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至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

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嚚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勑紹為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可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爾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帝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

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爾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爾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

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
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
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烏突城降神武以
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
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
之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
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

奏神武受勑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勑長樂太守龎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矟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勑書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

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愼聞難将奔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勃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欵附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賚其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

池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勃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

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撾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儁拒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

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脱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忽怱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内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帝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荆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闗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厙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

達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
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荆州遣冀州刺
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
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
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
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
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
使幽枉之情無所自明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

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絶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
倿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録在京文武議意
以答神武使舍人温子昇草勑子昇逡廵未敢作帝據
胡牀拔劒作色子昇乃為勑曰前持心血逺以示王深
兾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
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
懐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
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

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為亂賀拔勝應之故篡嚴欲與王俱為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為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為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為辭東南不賓為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戸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

御令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為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脱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

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
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
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
符契不圖今日分疏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
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
膺不覺歔欷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為洛陽久經喪亂
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
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

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禁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勑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絶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廪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

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先告曰孤遇爾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為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

立小者正為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頼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虎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彦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畧鎮陜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元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

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紿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已酉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躭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

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克潼關執毛洪賔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温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為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

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
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沙門耆老議所推立以
為自孝昌喪亂國統中絶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
孝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
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
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
分為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陜洛陽復在河外接
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

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

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

以神武為相國假黃鉞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

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蠕蠕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

襲之其北部王斬蠕蠕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

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

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

月神武請給遷人禀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

官多乖法請出使問民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厙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

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擒其刺史貫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户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宇文泰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遂拔其遺户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

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壽命于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

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克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泰陜九州霜旱人飢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宇文泰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槖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

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宇文泰并來赴救大都督厙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宇文泰留其都督長孫子彦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彦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

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下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于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内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虎牢西叛三月壬辰宇文泰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

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馬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鬬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

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殪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徇地至恒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宇文泰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於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

亢旱請蠲縣責賑窮之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丙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令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殺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懐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

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

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
躬自臨履莫不嚴固己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
人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殷中將
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為客
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
兵鄴下每先有黄黑蝗陣鬬占者以為黄者東魏戎衣
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黄蝗盡死

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寛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寛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並鳴士皆讋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樹

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
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
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
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
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
世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有微點乃
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
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

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顧我能養豈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厙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今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戅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邪死亦何恨丙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秘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緦縗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

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
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
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
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敎
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
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厮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
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
儉素刀劒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

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

魏中興元年立為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

詢甚歎服

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

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

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震肅

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擕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

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

枉路絶乃牓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

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

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川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

潁川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
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
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
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
月戊辰文襄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
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
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
壬辰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濟長秋卿劉思逸

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嶷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九月己亥文襄請舊勲灼然未蒙齒録者悉求旌賞朝士名行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廕子孫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宇車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來將帥有殊功異効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身其兵士從征身須陣埸者蠲其家租課若有藏器避

世者以禮招致隨才擢叙罷營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曠廢者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叙不拘常式辛丑文襄還晉陽

六年正月己未文襄朝于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而不答書侯景之叛也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詿誤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處極刑文襄並請減降於是斬長宣其餘並從寛宥三月戊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

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並任舉之隨才進擢辛亥文襄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朝士以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

思政於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

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綟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户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大行臺並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讓魏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六月丙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事釋而待之七

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將受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謀于北城東栢堂太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死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下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

曰將殺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因見弑時年
二十九祕不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於太極東
堂詔贈物八萬段凶事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
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紱
轀輬車黄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備九錫禮
謚曰文襄王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
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笑
談謔之際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

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甞於宮西造宅牆院高廣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干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

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歘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兑下鱗身重踝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知時人不測呼為阿秃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一事

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神武以為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偽攻之文襄等怖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稱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琡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常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封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祕凶事衆情疑

駭帝雖内嬰巨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倉卒内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羣賊而漆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内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大赦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内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将皆輕帝於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八年正月辛酉魏帝為文襄舉哀於

東堂戊辰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户三月庚申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户帝自居晉陽寢室每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拜賀曰王上加點為主當進也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獲九尾狐以獻甲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奉冊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冀州之勃海長樂安

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
十郡邑二十萬户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丙辰魏帝遜
位別宫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册禪
位致璽書於帝并奉皇帝璽授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
魏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於是尚書令高隆之率百
寮勸進
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即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
天是日鄴下獲赤雀獻于郊所事畢還宫御太極前殿

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自魏
孝莊已後百官絶祿至是復給焉己未詔封魏帝為中
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穆皇帝皇祖妣為文穆皇
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
命有司議祖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為皇太后乙酉降
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西來
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北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
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

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為恭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并下魯郡以時修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制度各有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嶽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又詔冀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郡勃海可并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

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叚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並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殂或隕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太尉高岳為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為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高歸彦為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為上洛王營州刺史高長弼為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為武興王兼武衛將

軍高子瑗為平昌王兼北中郎将高顯國為襄樂王前
太子庶子高叡為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為脩
城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厙狄干為章武王大司馬斛律
金為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為安定王殷州刺史韓
軌為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司徒公
彭樂為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為河東王癸未詔封諸
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為平陽王定
州刺史淑為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王冀州刺史

渙為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為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為長廣王湝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為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厙狄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宫曰靖德又封文襄子孝琬為河

閭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封隆之為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攺御史中尉還為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竒雜綵常所不給人者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宇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之命牧人之官廣勸農桑庚寅詔曰朕以虛薄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

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三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羣官可更論討新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

王庚午幸晉陽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

已卯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内殿辛巳曲

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乙酉以特進

元紹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叚韶為右僕射壬辰罷

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機密十一月宇

文泰帥師至陜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

繹遣使朝貢丙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宇文泰見軍容嚴

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月辛丑車駕至自晉

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厙莫奚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祀圜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乙丑享太廟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三月丙午襄城王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王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內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

為太尉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還為昭陽殿辛卯改殷州為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棟為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即偽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是歲蠕蠕室韋高麗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口配山東為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為突厥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刑登注子庫提並擁衆來奔蠕蠕餘衆立注次子鐵伐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為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為尚書右僕射六月己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

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黄櫨嶺仍從長城北至
社于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
即位於江陵是為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
宮戊午幸晉陽是歳西魏廢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戍帝親討之未至而逃
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旋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
用永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己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
銖二月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

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道趣長塹甲辰帝步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

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蠕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已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絶險自魏代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刳其五藏使九人分食

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宇文泰廢西魏帝而立齊王廓是為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為庶人使負炭輸晉陽宮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為殿夜宿黄瓜堆蠕蠕别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

萬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

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愼遣使朝

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庚午以司州牧淸

河王岳爲太保以安德王勳爲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

渾道元爲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爲司徒以太子少師侯

莫陳相爲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爲録尚書事以常

山王演爲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爲尚書右僕射丁丑行

幸晉陽辛巳録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

段韶為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在建業推其晉安王蕭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速嶺親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克夏首梁司徒郢州

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主遣尚
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為
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
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克東關斬梁將裴之横丙申車駕
至自晉陽封文襄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為安德王
戊戌帝臨昭陽殿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
夏五月蕭淵明入于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潘相樂薨
壬申帝親討蠕蠕甲戌諸軍大會祁連池乙亥出塞至

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壬午及之懷朔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九月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廢蕭淵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并以州内附壬辰大都督蕭軌帥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柳達摩為

霸先攻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並遣使朝貢詔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為白水郡王車駕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案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衆渡江夏四月乙丑儀同三司婁叡討智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華殿五月漢

陽王洽薨帝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並没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秋七月乙亥魏相宇文泰薨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郡一百五十三縣三百八十九鎮三戍二十六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遜位於周是歲庫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臺宮殿先是自西

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蜆蛤之類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以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以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

遲為左僕射以上黨王渙為録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勑京師士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人劉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人司禄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辛巳制榷酤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三州畿内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甲辰

詔今年遭蝗處免租冬十月乙亥梁主蕭方智遜位於
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歲周閔帝元年周冢宰宇
文護弒閔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焉初於長城內築重城
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燎野限以仲冬不得
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
月辛巳大赦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
大旱帝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

尚書令長廣王湛為錄尚書事以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彦為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廵巳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夏山東大蝗差人夫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内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稅八月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人營

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虎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甲午車駕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以新宫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官並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以司徒尉粲為太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以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司徒起大莊嚴寺是歲殺

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辛丑太尉長樂郡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達並進爵爲王甲寅行幸遼陽甘露寺二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高德正爲尚書右僕射丙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夏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爲兼司空以侍中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

城王湝為兼太尉攝司空事封皇子紹廉為長樂王五
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
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尋並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
殺三千人並投漳水六月陳武帝殂秋八月戊戌封皇
子紹義為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左僕
射癸卯詔諸軍人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
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是月殺
左僕射高德正九月己巳行幸晉陽冬十月甲午帝暴

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
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
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
還鄴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
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高祖帝沈敏有遠量
外若不逮內鑒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
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
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為不及文襄嗣業帝

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豫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為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恡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輙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為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祕不發喪其後漸露魏

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比俎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劒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衞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主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又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即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從一郡而郡人張思

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
悦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攊飛上天
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羖攊為水邊羊指帝名也於
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
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為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
如其不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挂天盟津水
也羊飲水王名也角挂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
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

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卜之遇大畜曰大吉漢文帝之卦也帝乃鑄象以卜之一冩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朝深言不可以鎧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后前太后謂諸貴曰我兒獰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之耳帝意决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喻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帝於遼陽固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李集曰此行事非小而

言還帝偽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疋四月夜禾生於魏帝銅硏旦長數寸有穗五月帝復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帝至鄴城南召入并齋版策旦高隆之進謁曰用此何為帝作色曰我自作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是乃作圜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

權貴或有違犯不容勲戚内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
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有人君大畧又以三方鼎峙繕
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
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克捷嘗追及蠕
蠕令都督髙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有
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
大破之虜主踰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
並無武藝先稱怯弱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游

宴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收於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軍西行是歲宇文泰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躭湎肆行淫暴或躶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游行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游

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為馬紐草為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劒挂手或張弓傅矢或執持牟槊游行市鄽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諠譁方以為

喜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慙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歸彥執杖口自責疏脫背就罰勑歸彥杖不出血當即斬汝太后涕泣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笞腳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自是躭湎轉劇遂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

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儛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為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沈酗既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橛貫其下竅入腸雖以楊愔為宰輔使進厠籌以其體肥呼為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剺其

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
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輀車幾下釘者數四曾至彭城王
浟宅謂其母爾朱曰憶汝辱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手
自刃殺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
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
之棄頭牆外嘗在晉陽以矟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
死在三臺大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
有都督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魏樂安王元昂

后之姊壻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為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百餘下凝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脱衣助䙀兼錢綵號為信物一日所得將踰巨萬后啼不食乞讓位於姊太后又為言帝意乃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憶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柈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為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

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至有閭巷庸猥人無識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為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為戲凡所屠害動多支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漳流兼以外築長城內營臺殿賞費過度天下騷然內外憯憯各懷怨毒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為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向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

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逄比干非是後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初帝登阼改年為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為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謡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虎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泰山道士曰吾得幾年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

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

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

終位時以為知命曾幸晉陽夜宿扛門嶺嶺有數株栢

樹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

嶺瞋駡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

謂之神靈雖為猖獗不專云昬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

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

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遂以斂焉初祖珽以險

薄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為老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
說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
文宣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說天統
初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彥深執政又奏
復帝本謚廟號顯祖云

文宣帝天保十年

廢帝濟南王諱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之長子也母
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

學反語於跡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邪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温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

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

昏擾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
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
十已上授以版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
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銀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
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為左丞相以錄
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為太尉以
司空段韶為司徒以平陽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尚

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民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為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為太師録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録

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彦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官内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録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為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為大尉以司

空平秦王歸彦為司徒彭城王澈為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為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笇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為廣陵王第三子長恭為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南青九州往因氾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

后令廢帝為濟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别宫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内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並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彦亦豫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彦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彦馳驅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

昭不豫見文宣為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太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廢帝濟南王乾明元年

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

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衄同軌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游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柔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

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内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録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録尚書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

貴賤唯常山王至内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
王晞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間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
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隂為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
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
有失輙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
以刀環擬胸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
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宫人醒
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

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為先是禁帝友王晞至是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事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勑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内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并

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既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嶶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刀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

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為領軍素為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効廢帝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為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云被逼而已高歸彥勅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内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

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尊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曰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絶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

聞當量爲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詔褰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案罪不得僻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往代兩漢魏晉無違兹典
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
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
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宫屬依舊置生員講習經
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
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丙申詔九州勲人有重封
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
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皇太

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
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
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
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
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干故
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
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
刺史王懐十三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

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
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
紹宗十一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
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高祖廟庭是
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
牛馬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丙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圜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
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

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内各舉一人冬十月丙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溵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己酉野雉栖於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逺令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兹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

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
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
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靜陵帝聰敏
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
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
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刻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内無私
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昃臨朝務知人
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

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

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勇有謀于時國富兵彊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

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内熱頻進渴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宫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

馬帝墜而絶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
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
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
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孝昭帝皇建二年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
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
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

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為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為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既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録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至晉陽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表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即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為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彦為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為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為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為太師録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為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為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為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為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

政善惡問民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
午享太廟丙戌立妃胡氏為皇后子緯為皇太子戊子
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
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為尚書左僕射詔普斷屠殺
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為青州刺史太
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為太宰兾
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湝為司徒詔散騎常

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
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為
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
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為尚書令秋七月太宰
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彦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
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彦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
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以司空婁叡為司徒以
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為司空以太

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丙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傅魏收為兼尚書右僕射己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己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

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丙戌以兼尚
書右僕射趙彦深為左僕射夏四月并汾晉東雍南汾
五州蟲旱傷稼遣使振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
以城南雙堂之苑廻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上言
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
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八月辛丑詔以三臺
宮為大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將楊忠
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為三

道殺掠吏民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浟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以侍中武

興王晉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空
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
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録尚書事以
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
太尉任城王湝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
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
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媪于周秋九
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閤媪

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
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
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㯿入軹關
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
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
關禽楊㯿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
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
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

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内死罪已下囚已
巳以太師段韶為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為太尉并州刺
史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申帝至虎牢經滑臺次於
黎陽所經減降罪人丙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
鞨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
粟振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湝為大司馬辛未
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為使持節東

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巳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勃海遭水澇之處貧下户粟各有差家得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絶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将軍東安王

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
有易王丙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
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為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
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尊
號為太上皇帝軍國重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
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
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
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

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于永平陵

武成帝大寧元年河清四年即位五年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丙戌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丙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

清四年為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為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為司徒録尚書事趙郡王叡為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為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

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圜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

各有差丙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為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為尚書令已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王仁弘為齊安王仁固為北平王仁英為高平王仁元為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為

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為太保太尉婁叡為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為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遣使朝貢於周為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二品已上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

尚書都檢校御史主事及門下録事各舉一人鄴宮九
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
人各進四級内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
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
帝詔以領軍大将軍東平王儼為尚書令乙未大風晝
晦發屋拔樹六月已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為西
河王仁約為樂浪王仁儉為潁川王仁雅為安樂王統
為丹陽王仁謙為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

甍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録尚書事以尚
書左僕射趙彦深為尚書令并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
為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秋八月辛未
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為太師太尉馮翊王潤
為大司馬太宰段韶為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為右丞相
太傅侯莫陳相為太宰大司馬婁叡為太傅大將軍斛
律光為太保司徒韓祖念為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為
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為司徒九月已酉太上皇帝詔

諸寺署所綰雜保户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放權假
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户任屬郡縣一準平民丁巳
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冬十
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
月丙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
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癸未太上皇帝幸晉陽十
二月已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
武廟庭

四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瑶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為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

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丙
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畧報聘于周
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事左僕
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
唐邕為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
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
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丙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
內外百官並加兩級戊寅上太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

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癃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

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為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乂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晉祠為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為

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已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為録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

王湝為太師丙子降死罪已下囚閏月戊戌録尚書事
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
為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甲
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内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
普進四級已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
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彦基為城陽王彦康為
定陵王彦忠為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為
録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癸亥蝚蠕遣使朝

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右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偈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

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為太尉并省録尚書事趙彦深為司空尚書令和士開為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為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克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録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厙狄伏連治書侍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

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為太宰
馮翊王潤為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
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
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
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丙寅以
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
廣寧王孝珩為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為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親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為

楚帝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為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
書高元海為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為尚書
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是月勑撰元洲苑御覽復改名
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
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
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
為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大司

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将軍安德王延宗為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為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勑付史閣復改為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為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為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為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髙阿那肱爲錄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丙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爲大將

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為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彦深為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壝蕝之内忽有車軌之轍案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為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聘五月丙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畧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畧戰歿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

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
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高阿那
肱為司徒丙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秋九月校獵于
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
張彫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
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為右丞相
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使來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

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思好投火死焚其尸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為録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為其形以獻庚申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勱為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

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陽休之為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絶閏月巳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彦深為司徒斛律阿列羅為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税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者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丙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澇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座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丙辰帝大狩於祁

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
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棲原與周齊王
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
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
圍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我
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
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
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

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即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為左廣廣寧王孝珩為右廣延宗入見帝帝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

平七年為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為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廻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彦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即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為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為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宫人及珍寶班

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為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既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咍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大司馬三師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以上入朱華門賜酒食及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畧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

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為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即皇帝位時年八歲改元為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帝為太上皇帝后為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為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

又自鄴東走巳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
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度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
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
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為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為無
上皇幼主為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
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擕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顒等數
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即為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
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巳令人

燒斷橋道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
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
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
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
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
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大象末陽休之陳
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於長安北原洪
瀆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

焉而言語澁吶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懊不耐人視有即忿責遇其怒時雖三公令錄奏事莫敢仰視皆畧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冦盜水旱亦不自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為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入告者誤云厙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為無愁之曲帝自彈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

百數人閒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厲盡殺之或殺人剝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顒何洪珍參豫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十連判文書各作花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

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為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為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瑇瑁殿丹青雕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毁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為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為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為穆皇后大寶林寺

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籍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粱肉馬及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遥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駮龍逍遥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鬬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為丐食兒又為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嘗築西鄙諸城使人

衣黑衣為羌兵鼓譟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寶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鶩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既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建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勑用州主簿勑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為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

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
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
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内蝟膏以絶之識者以
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之徵也又婦人皆翦剔以著
假髻而危邪之狀有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
自宫内為之後乃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
當走西也又為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
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

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後主武平七年周師至則以七年為隆化元年而

國人立安德王延宗改元德昌後主復傳位於幼

主改元承光後主即位七年

右北齊自文宣帝至後主五帝凡二十八年為

周所滅

通志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十六 史部

通志卷十七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後周紀第十七

文帝　孝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周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子孫遁居朔野其後有葛烏兔者雄武多筭略鮮卑奉以為主遂總十二部

落世為大人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氏普回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是曰獻侯為魏舅甥之國自莫那九世至侯歸豆為慕容晃所滅其子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元菟公及慕容寶敗歸魏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魏遷豪傑於代都陵隨例徙居武川即為其郡縣人焉陵生系系生韜韜生皇考肱並以武略稱肱任俠有氣幹正光

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其偽署王衛可瓌最盛
肱乃糾合鄉里斬瓌其衆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為定州
軍所破戰没於陣武成初追謚曰德皇帝帝德皇帝之
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
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帝
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額廣顙
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
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

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隨德皇帝在鮮于修禮軍及葛榮殺修禮帝時年十八榮任以將帥帝察其無成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因隨爾朱榮遷晉陽榮忌帝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帝第三兄洛生帝以家寃自理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從榮征討後以别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万俟醜奴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帝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

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帝嘗從數騎於野忽聞簫鼓之
音以問從者皆莫之聞意獨異之普泰二年爾朱天光
東拒齊神武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
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帝謂
岳曰今天光尚近悅未必貳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
懼然悅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
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
岳大喜即令帝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帝輕騎

為前鋒追至華陰擒顯壽及岳為關西大行臺以帝為
左丞領岳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决焉齊神武既除爾
朱氏遂專朝政帝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以帝非常人
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帝詭陳忠欵具託左右苦求
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神武乃悔發上驛千里追帝
至關不及而反帝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未發
者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本實庸材亦不為歡忌但為
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

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
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
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
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
安匡扶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帝詣闕請事
密陳其狀魏帝納之加帝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
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鄰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
衆皆舉帝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沉吟累

日乃從衆議表帝為夏州刺史帝至州伊利望風欵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齊神武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帝謀帝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為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為悅所害衆散還平涼惟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推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請避位於是趙貴言於衆稱帝英姿雄略若告喪

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
達馳至夏州告帝士吏咸泣請留以觀其變帝曰難得
而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
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應悅密圖帝事發斬之帝乃率
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
帝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
文泰尚存卿何為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者
也景於此還帝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悲且喜曰宇文

公至無所憂矣齊神武又使景與常侍張華原義寧太守王基勞帝帝不受命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並不屈乃遣之時斛斯椿在帝所曰景人傑也何故放之帝亦悔驛追之不及基亦逃歸言帝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神武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神武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圖神武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凉會諸將已推帝侯莫陳悅亦被敕追還悅既附神

武不肯應召帝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毗還帝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帝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未集假為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河曲軍吏獨行忽見一翁謂曰賀拔雖據此衆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至是方驗魏帝因詔帝為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帝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

岳罷又喻令歸朝悅乃詐為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為已援普撥疑之封以呈帝帝表奏之魏帝因問帝安秦隴計帝請召悅授以內官及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三月帝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為都督鎮原州帝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大雪平地二尺帝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左右不自安衆遂離貳聞大

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帝至圍之城降帝即輕騎數百趣略陽以臨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為內應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帝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帝乃命原州都督導追悅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帝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帝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齊神武聞隴剋

捷遣使於帝深相倚結帝拒而不納封神武書以聞時
神武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仗於帝仍令帝稍引軍而東
帝乃令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為圖
河東計魏帝進帝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
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時魏帝方
圖齊神武又遣徵兵帝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
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魏帝進授帝兼尚書左僕射關西
大行臺餘官如故帝乃傳檄方鎮暴神武罪惡興兵東

討既而謂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
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
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
如其入洛寇洛即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
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為上策衆咸
稱善七月帝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齊神武
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
斛斯椿鎮虎牢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

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為别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帝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決於帝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别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

尚書僕射餘如故初魏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帝未及結納而魏帝西遷至是詔帝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齊神武襲陷潼關侵華陰帝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神武留其將薛瑾守關而退帝乃進軍斬瑾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李弼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明年泥降遷其豪帥于咸陽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帝與羣公定冊尊立魏南陽王寶炬為嗣是為文帝

大統元年正月己酉魏帝進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帝固讓王及錄尚書魏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東魏將司馬子如寇潼關帝軍霸上子如乃還軍自蒲津寇華州刺史王羆擊走之三月帝命有司為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

二年五月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率所部入東魏帝輕騎追之至河北千餘里不及而還

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

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昂圍洛州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犄吾三面又造橋示欲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且歡起兵以來泰每先驅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尅尅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擊遠若蹉跌悔何及也帝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謂吾但自守耳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尅賊雖造橋未能徑度比五日中吾取泰必矣庚戌帝還長安聲言欲向隴右

辛亥謁魏帝而潛軍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陳未成帝擊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昂聞之焚輜重而走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帝乃還六月帝請罷行臺魏帝復申前命授帝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八月丁丑帝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遣于謹先徇地至盤豆拔之獲東魏將高叔禮送於長安戊子至弘農攻之城潰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虜其戰士八千守

將高千走渡河命賀拔勝追禽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

邵郡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應東魏者皆降齊神武懼

率衆走蒲坂將自后土濟遣其將高昂以三萬人出河

南是歲關中飢帝館穀於弘農五十餘日時軍士不滿

萬人聞神武將度乃還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

嚴守乃涉洛軍於許原西帝至渭南徵諸州兵未會諸

將以衆寡不敵請且待歡更西以觀之帝曰歡若至咸

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

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軍六十餘里神武引軍來會癸巳候騎告齊軍至帝召諸將謀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至渭背水東西為陣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日晡齊師至望見軍少競萃於左軍亂不成列兵將交帝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絶其軍為二遂大破之

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尅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兵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李穆曰高歡胆破矣逐之可獲帝不聽乃還軍渭南時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人種樹一株栽柳七千根以旌武功魏帝進帝柱國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以左僕射馮翊王元李海為行臺與開府獨孤信帥步騎二萬向洛陽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蒲坂鎮

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帝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初帝自弘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昂圍弘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昂復走度河遂入洛陽自梁陳已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帝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大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任祥率河南兵與堯雄合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寛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那椿

以州來降
四年三月帝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將侯景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齊神武繼之帝奉魏帝至轂城臨陣斬東魏將莫多婁貸文悉虜其衆送弘農遂進軍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帝率輕騎追至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芒山為陣與諸軍戰帝馬中流矢驚逸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帝軍復振於是大捷斬其將高昂李猛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人赴河死者萬

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帝及帝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虎念賢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百姓間乃謀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

太尉王明僕射周惠達輔魏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
恐百姓相剽刼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人于
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
容思度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城人皆相率拒青雀
每日接戰魏帝留止閿鄉令帝討之長安父老見帝且
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
宇文導襲入咸陽斬思度禽伏德南度渭與帝會攻破青
雀太傅梁景叡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

誅關中乃定魏帝還長安帝復屯華州十二月是云寶襲洛陽東魏將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自襄廣以西城鎮復西屬

五年冬大閱於華陰

六年春東齊將侯景出三鵶將侵荆州帝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出武關景乃還夏蠕蠕度河至夏州帝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

七年十一月帝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

下令申明之
八年十月齊神武侵汾絳圍玉壁帝出軍蒲坂神武退
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魏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帝
帥諸將朝於行在所
九年二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慎舉州來附帝帥師迎
之三月齊神武據芒山為陣不進者數日帝留輜重於
瀍曲軍士銜枚夜登芒山未明擊之神武單騎為賀拔
勝所逐僅免帝率右軍若干惠大破神武軍悉虜其步

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右戰不利神武復合戰帝又不利夜引還入關屯渭上神武進至陝開府達奚武等禦之乃退帝以芒山諸將失律上表自貶魏帝不許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十年五月帝朝京師七月魏帝以帝前後所上二十四條及十二條新制定為中興永式命尚書蘇綽更損益之總為五卷班於天下於是搜簡賢才為牧守令習新制而遣焉數年間百姓便之十月大閱於白水

十一年十月大閱於白水遂西狩岐陽

十二年春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反瓜州人張保害刺史成慶以應之帝遣開府獨孤信討之東魏將侯景侵襄州帝遣開府若干惠禦之至穰景遁去五月獨孤信平涼州禽仲和遷其百姓六千餘家於長安瓜州都督令孤延起義誅張保瓜州平七月帝大會諸軍於咸陽

十三年正月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舉河南六州來附

景被圍於潁川六月帝遣開府李弼援之東魏將韓軌等遁去景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七月侯景密圖附梁帝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冬帝奉魏帝西狩咸陽

十四年春魏帝詔封帝長子覺為寧都郡公初帝以平元顥納孝莊帝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以為郡以封覺用彰勤王之始也五月魏帝進帝位太師帝奉魏太子巡撫西境登隴刻石紀事遂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東

趣五原至蒲州聞魏帝不豫而還及至魏帝疾已愈乃
還華州是歲東魏將高岳圍王思政於潁川
十五年春帝遣大將軍趙貴帥師援王思政高岳堰洧
水以灌城潁川以北皆為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
陷初侯景圍建鄴梁司州刺史柳仲禮赴臺城梁竟陵
郡守孫暠以郡内附帝使大都督苻貴鎮之及建鄴陷
仲禮還司州來寇暠以郡叛帝大怒十一月遣開府楊
忠攻尅隨州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

十六年正月仲禮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㴩頭大破之禽仲禮馬岫以城降三月魏帝封帝第二子震為武邑公七月帝東伐拜章武公導為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屯涇北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弘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齊

十七年三月魏文帝崩皇太子嗣位帝以冢宰總百揆

十月帝遣大將軍王雄出子午伐上津魏興大將軍達

奚武出散關伐南鄭
廢帝元年春王雄平上津魏興以其地置東梁州四月
達奚武圍南鄭月餘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以州降武
八月東梁州百姓圍州城帝復遣王雄討之
二年正月魏帝詔帝為左丞相大行臺都督中外諸軍
事二月東梁州平遷其豪帥於雍州三月帝遣大將軍
魏安公尉遲迥帥師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帝勅
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

獻其方物七月帝至自姑臧八月尉遲迴尅成都劍南平十一月尚書元烈謀亂伏誅

三年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為九命第九品為一命改流外品為九秩亦以九為上又改置州郡縣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三改郡一百六改縣三百三十魏帝有怨言於是帝與公卿議廢帝立齊王廓是為恭帝

恭帝元年四月帝大饗羣臣魏太史柳虬執簡書告於

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帝乃令太常盧辯作誥諭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弗變厥心庸暨乎廢墜我文皇帝之意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

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為口實乙亥魏帝詔封帝子邕為輔城公憲為安城公七月西狩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於齊言辭悖慢帝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與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鋭騎先屯其城下丙申于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尅其城戕梁元帝虜其百官士庶以歸没為奴婢者十餘萬免者

二百餘家立蕭詧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庸魏氏之初
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絶滅至是以諸將功高
者為三十六國後次者為九十九姓後所統軍人亦改
從其姓
二年梁廣州刺史王琳寇邊十月帝遣大將軍豆盧寧
帥師討之
三年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魏帝進帝位太師大
冢宰帝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令蘇綽盧辯

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為撰次未成衆務
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四月帝北廵七月度北
河魏帝封帝子直為秦郡公招為正平公九月帝不豫
還至雲陽命中山公護受遺輔嗣子十月乙亥帝崩於
雲陽宫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十二月甲申葬於成陵
謚文公及孝閔帝受禪追尊為文王廟曰太祖武成元
年追尊為文皇帝帝知人善任使從諫如順流崇尚儒
術明達政事恩信被物能駕馭英豪一見之者咸思用

命沙苑所獲囚俘釋而用之及河橋之役以充戰士皆得其死力諸將出征授以方略無不制勝性好朴素不尚虛飾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為心云

孝閔皇帝諱覺字陁羅尼文帝第三子也母曰元皇后大統八年生於同州七歲封略陽郡公時善相者史元華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相但恨不壽耳魏恭帝三年三月命為安定公世子四月拜大將軍十月乙亥文帝崩丙子世子嗣位為太師大冡宰十二月丁

亥魏帝詔以岐陽地封帝為周公庚子詔禪位於帝遣民部中大夫濟北公元迪致皇帝璽紱帝固辭公卿百辟勸進太史陳祥瑞乃從之是日魏帝遜位於大司馬府

元年春正月天王即位柴燎告天朝百官於露門追尊皇考文公為文王皇妣為文后大赦封魏帝為宋公是日槐里獻赤雀百官奏議曰帝王之興罔弗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人視聽也逮於尼父稽諸陰陽云行夏之

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歷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實當
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元氣之祥有黑水
之讖服色宜尚焉制曰可以大司徒趙郡王李弼為太
師以大宗伯南陽公趙貴為太傅大冢宰以大司馬河
内公獨孤信為太保以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以
大將軍寧都公毓高陽公達奚武武陽公豆盧寧小司
寇楊平公李遠小司馬愽陵公賀蘭祥小宗伯魏安公
尉遲迥等並為柱國壬寅祀圓丘詔曰予本自神農其

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遼海配南北郊文考
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祀於明堂以配上帝癸卯祀方丘
甲辰遂祭太社初除市門稅乙巳享太廟丁未會於乾
安殿班賞各有差戊申詔有司分命使者廵察風俗求
人得失禮饟高年恤於鰥寡辛亥祀南郊壬子立王后
元氏辛酉享太廟癸亥親耕籍田二月癸酉朔朝日於
東郊戊寅祭太社丁亥柱國楚國公趙貴謀反伏誅太
保獨孤信有罪免甲午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為

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為大冢宰柱國博陵公賀蘭祥為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為大司寇大將軍化政公宇文貴為柱國三月己酉衞國公獨孤信賜死癸亥省六府士員三分之一夏四月壬申降死罪以下囚壬午謁成陵丁亥享太廟五月己酉帝將觀漁於昆明池博士姜頃諫乃止秋七月壬寅帝聽訟於右寢多所哀宥辛亥享太廟八月戊辰祭太社辛未降死罪以下囚甲午詔二十四軍舉賢良九月庚申改太守為郡守帝性剛

果忌晉公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以先朝佐命入侍左右亦疾護權重乃與宫伯乙鳳賀拔提等潛請帝誅護帝許之又引宫伯張先洛先洛以白護護乃出植為梁州刺史恒為潼州刺史鳳等更奏帝將召羣臣入因此誅護先洛又白之時小司馬尉綱總統宿衛兵護乃召綱入殿中詐呼鳳等論事以次執送護第並誅之綱仍罷禁兵帝無左右獨在内殿令宫人執兵自守護遣大司馬賀蘭祥逼帝遜位貶為畧陽公遂幽於舊

邸月餘日以弑崩時年十六植恒等亦遇害及武帝誅護後乃詔曰故略陽公至德純粹天姿秀傑屬魏祚告終寶命將改謳歌允集歷數攸歸上協蒼靈之慶下昭后祇之錫而禍生肘腋釁起蕭牆白虎噬騶蒼鷹集殿幽辱神器弑酷乘輿冤結生靈毒流寓縣今河海澄清氛沴消蕩追尊之禮宜崇徽號遣太師蜀國公迥於南郊上謚曰孝閔皇帝陵曰靜陵

孝閔帝元年無年號

世宗明皇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皇帝之長子也母曰
姚夫人永熙三年文帝臨夏州生於統萬城因以名焉
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魏恭帝三年累遷大將軍鎮
隴右孝閔踐阼進位柱國轉岐州刺史有美政及孝閔
廢晉公護遣迎帝於岐州九月癸亥至京師止於舊邸
羣臣上表勸進備法駕奉迎帝固讓羣臣固請乃許之
元年秋九月天王即位大赦乙丑朝羣臣於延壽殿冬
十月癸酉太師趙國公李弼薨己卯以大將軍昌平公

尉綱為柱國乙酉祀圜丘丙戌祀方丘甲午祭太社陽平公李遠賜死辛未梁敬帝遜位於陳十一月庚子享太廟丁未祀圜丘十二月庚午謁成陵庚辰以大將軍輔城公邕為柱國戊子赦長安見囚甲午詔元氏子女自坐趙貴等事以來所有没入為官口者悉免之

二年春正月乙未以大冢宰晉公護為太師辛亥親耕籍田癸丑立王后獨孤氏丁巳於雍州置十二郡三月甲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舉州來附改雍州刺史為

牧京兆郡守為尹庚申詔三十六國九十九姓自魏南徙皆稱河南人今周室既都關中宜改稱京兆人夏四月巳巳以太師晉公護為雍州牧辛未降死罪囚一等五歲刑以下皆原之甲戌天王后獨孤氏崩甲申葬敬后五月乙未以大司空梁國公侯莫陳崇為大宗伯六月癸亥嚈噠國遣使朝貢巳巳板授高年刺史守令恤鰥寡孤獨各有差分長安為萬年縣並居京城壬申遣使分行州郡理囚徒察風俗掩骸埋胔秋七月順陽獻

三足烏八月甲子羣臣上表稱慶於是大赦文武普進級九月辛卯以大將軍楊忠王雄並為柱國甲辰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魏後丁未行幸同州故宅賦詩冬十月辛酉突厥遣使朝貢癸亥太廟成乙亥以功臣瑯琊貞獻公賀拔勝等十三人配享文帝廟庭壬午大赦

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軍旅猶總於護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三月

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冑迎太白於西方吐谷渾寇邊庚戌遣大司馬愽陵公賀蘭祥率衆討之夏五月戊子詔有司造周歷己亥聽訟於正武殿辛亥以大宗伯梁國公侯莫陳崇為大司徒大司寇高陽公達奚武為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為大司寇柱國輔城公邕為大司空乙卯詔曰比屢有糾發官司赦前事者有司自今勿推究惟庫廐倉廩與海內所共漢帝有云朕為天下守財耳若有侵盜公家財畜錢粟者魏朝之事年月既遠

一不須問自周有天下以來雖經赦宥事跡可知者有
司宜即推窮得實之日免其罪徵備如法賀蘭祥攻拔
洮陽洪和二城吐谷渾逋走閏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
戊子大雨霖詔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令各上
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其遭水者有司可時巡檢條
列以聞庚子詔曰頴川從我是曰元勲無忘父城實起
王業皇考文王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流亡匡茲
頹運頼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賛大功克隆帝業而被

堅執銳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若功成名遂建
國剖符予唯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
之凡從先王向夏州發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並量
賜錢帛稱朕意焉是月陳武帝殂秋八月巳亥改天王
稱皇帝追尊文王為文皇帝大赦改元癸丑增御正四
人位上大夫冬十月齊文宣帝殂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三
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臣公侯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

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糖䊗遇毒庚子大漸詔曰人生天地之間稟五常之氣天地有窮已五常有推移人安得長在是以有生有死者物理之必然處必然之理修短之間何足多恨朕雖不德性好典墳披覽聖賢餘論未嘗不以此自曉今乃命也夫復何言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軍中大小督將軍人等並立勲効積有年載輔翼太祖成我周家令朕纉承大業處萬乘之上此上不負太祖下不負朕躬朕得啟手啟足

從先帝於地下實無恨於心矣所可恨者朕享大位可謂四年矣不能使政化修理黎庶豊足九州未一二方猶梗顧此恨恨目用不瞑唯冀仁兄冢宰洎朕先正先父公卿大夫等恊和為心勉力相勸勿忘太祖遺志提挈後人朕雖没九泉形骸不朽今大位虚曠社稷無主朕兒幼少未堪當國魯國公邕朕之介弟寛仁大度海内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夫人貴有始終公等事太祖輔朕躬可謂有始矣若克念政道顧其艱難輔邕

以主天下者可謂有終矣哀死事生人臣大節公等可思念此言令萬代稱歎朕稟生儉素非能力行菲薄每寢大布之被服大帛之衣凡是器用皆無雕刻身終之日豈容違棄此好喪事所須務從儉約斂以時服勿使有金玉之飾若以禮不可闕皆令用瓦小斂訖七日哭文武百官各權辟麻苴以素服從事葬日選擇不毛之地因勢為墳勿封勿樹且厚葬傷生聖人所誡既服膺聖人之教安敢違之凡百官司勿異朕意四方州鎮使

到各令三日哭哭訖權辟凶服還以素服從事待大例
除非有呼召各按部自守不得輙奔赴闕庭禮有通塞
隨時之義葬訖內外悉除服從吉三年之內勿禁婚娶
一令如平常也時事殷猥病困心亂止能及此如事有
不盡凖此以類爲斷死而可忍古人有之朕今忍死盡
此懷抱其詔即帝口授也辛丑帝崩於延壽殿時年二
十七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五月辛未葬於昭陵帝寬
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人之量幼而好學博覽羣書善

屬文詞彩温麗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學者八十餘人於麟趾殿刊校經史又捃採衆書自羲農巳來訖于魏末叙為世譜凡百卷所著文章十卷

明帝初即位二年不稱年號後改武成盡二年即位四年

高祖武皇帝諱邕字禰羅突文帝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魏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帝㓜而孝敬聰敏有器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年十二封

輔城郡公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明帝即位遷柱國授蒲州刺史入為大司空行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見親愛參議朝廷大事性沉深有遠識非因問終無所言帝每歎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武成二年四月帝崩遺詔傳位於帝帝固讓百官勸進乃從之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冬十二月改作露門是歲齊孝昭帝廢其主殷而自立

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改元文武百官各增四級以大

冢宰晉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庚
戌祀圓丘壬子祀方丘甲寅祀感生帝於南郊乙卯祭
太社巳巳享太廟班文帝所述六官於廟庭甲戌板授
高年官各有差乙亥親耕籍田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
百官各有差二月巳卯遣大使巡察天下風俗甲午朝
日於東郊丙午省輦輿去百戲三月丙寅改八丁兵爲
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夏四月丙子朔日有蝕之庚寅
以少傅吳公尉綱爲大司空丁酉白蘭遣使獻犀甲鐵

鎧五月丙午封孝閔皇帝子康為紀國公皇子贇為魯國公晉公護獲玉斗以獻六月乙酉遣御正殷不害使於陳秋七月戊申以旱故詔所在降死罪以下囚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九月甲辰南寧州使獻滇馬及蜀鎧冬十月甲戌朔日有蝕之十一月乙巳陳人來聘丁巳狩於岐陽是月齊孝昭帝殂十二月車駕至自岐陽是歲突厥吐谷渾高昌宕昌龜兹等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壬寅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溉灌丁未以陳主弟頊為柱國送還江南閏月己亥大司馬涼公賀蘭祥薨二月癸丑以久不雨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内禁酒梁主蕭詧薨夏四月甲辰以旱故禁屠宰癸亥詔曰諸柱國等勲德隆重宜有優崇各準別制邑戶聽寄食他縣五月庚午以南山衆瑞並集免今年役及租賦之半壬辰以柱國隋公楊忠為大司空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公尉遲迥為大司馬分山南荆川安

州襄州江陵為四總管秋九月戊辰朔日有蝕之陳人
來聘冬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戊午講武於少陵
原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衛公直趙公招並為柱國
三年春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為遷州乙酉太保梁公侯
莫陳崇賜死二月庚子初頒新律辛酉詔自今舉大事
行大政非軍機急速皆依月令以順天心三月乙丑朔
日有蝕之丙子宕昌國獻生猛虎二詔放之南山夏四
月乙未以柱國鄭公達奚武為太保大將軍韓果為柱

國巳亥帝御正武殿錄囚徒癸卯大雩癸丑有牛足生於背戊午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為三老而問道焉初禁天下報讎犯者以殺人論壬戌詔百官及庶人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午朔以旱故避正寢不受朝甲戌雨秋七月戊辰行幸原州庚午陳人來聘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金帛又賜高年板職名有差降死罪囚一等八月丁未改作露寢九月甲子自原州登隴山丙戌幸同州戊子詔柱國楊忠率騎一萬與突厥伐齊巳

丑初令世襲州郡縣者悉改為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冬十月庚戌陳人來聘十二月辛卯車駕至自同州遣太保達奚武率騎三萬出平陽以應楊忠是月有人生子男而陰在背後如尾兩足指如虎爪有犬生子腰以後分為二身兩尾六足

四年春正月庚申楊忠破齊長城至晉陽而還二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三月庚辰初令百官執笏夏四月癸卯以柱國鄧公竇熾為大宗伯五月壬戌封明帝長子賢

為畢公癸酉以大將軍安武公李穆為柱國丁亥改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六月庚寅改御伯為納言秋七月焉耆國遣使獻名馬八月丁亥朔日有蝕之詔柱國楊忠帥師與突厥東伐至北河而還戊子以柱國齊公憲為雍州牧以許公宇文貴為大司徒九月丁巳以柱國衛公直為大司空陳人來聘是月以皇世母閻氏自齊至大赦閏月巳亥以大將軍韋孝寬長孫儉並為柱國冬十月癸亥以大將軍陸通宇文

盛蔡公廣並為柱國甲子詔大冢宰晉公護伐齊齋於
太廟庭授以斧鉞於是護總大軍出潼關大將軍權景
宣帥山南諸軍出豫州少師楊檦出軹關丁卯帝幸沙
苑勞師癸酉還宫十一月甲午柱國尉遲迥圍洛陽柱
國齊公憲營芒山晉公護次陜州十二月丙辰齊豫州
刺史王士良以州降壬戌齊師度河晨至洛陽諸軍驚
散尉遲迥帥麾下數十騎扞敵得却至夜引還柱國王
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檦於軹關戰没權景宣亦棄豫

州而還是歲突厥栗特等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甲申朔以柱國王雄死王事故廢朝乙巳以雄世子謙為柱國二月辛丑詔陳公純等逆皇后于突厥丙寅以柱國李穆為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為大司寇壬申行幸岐州戊子柱國豆盧寧薨夏四月齊武成帝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五月己亥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犯上將經紫宮入苑漸長丈餘百餘日乃滅辛未詔江陵

人年六十已上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
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為庶人秋七月辛巳朔日
有蝕之庚寅行幸秦州降死罪已下刑辛丑遣大使巡
察天下八月丙子車駕至自秦州冬十月辛亥改函谷
關城為通洛防十一月丁未陳人來聘是歲吐谷渾遣
使朝貢
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有蝕之辛巳考露寢命羣
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

元百官普加四級巳亥親耕籍田丁未於宕昌國置宕

州遣小載師杜果使於陳二月戊辰詔三公已下各舉

所知庚午日闘光遂微日中見烏三月丙午祀南郊夏

四月辛亥雩是月陳文帝殂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

羣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

為扶州甲午詔自今甲子乙卯日依古禮停樂六月庚

午以大將軍辛威為柱國秋七月戊寅築武功郿斜谷

武都留谷津阬諸城以置軍人壬午詔諸胄子入學但

東修於師不勞釋奠釋奠者學成之祭自今即為恒式八月己未詔諸有三年之喪或負土成墳或寢苫骨立一志二行可稱揚者本部官司隨事上言當加弔勉以勵薄俗九月乙亥信州蠻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冬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儛以備六代樂十一月丙戌行幸武功等城十二月庚申還宫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蝕之己亥親耕籍田三月癸酉改武遊園為道會苑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夏四

月乙巳省併東南諸州以大將軍陳公純為柱國六月辛亥尊所生叱奴氏為皇太后閏月庚午地震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帥衆來附壬辰以大將軍譙公儉為柱國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集楓樹羣鳥列侍以萬數甲辰立露門學置生員七十二人壬子以太傅燕公于謹為雍州牧九月衞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戰于沌口王師敗績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江南冬十一月戊戌朔日有蝕之癸丑太保許國公宇文貴

薨是歲突厥吐谷渾安息等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
自突厥甲辰大赦丁未大會百僚及賓客於露寢戊午
太傅燕公于謹薨夏四月辛巳以太保達奚武為太尉
大司馬尉遲迥為太保柱國齊公憲為大司馬五月庚
戌享太廟六月甲戌有星孛於東井秋七月壬寅柱國
隋公楊忠薨八月乙丑韓公元羅薨齊人來聘請和親
詔軍司馬陸逞報聘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僚及沙門

道士等親講禮記冬十月癸亥享太廟丁亥上親帥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十一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壬子遣開府崔彥穆使於齊甲寅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辛未齊武成帝殂

四年春正月辛卯朔以齊武成殂故廢朝遣司會李綸等會葬於齊二月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夏四月己巳齊人來聘五月己丑帝製象

經成集百寮講説封魏廣平公于元謙為韓國公以紹魏後丁巳柱國呉公尉綱薨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秋七月突厥遣使獻馬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

五年春三月甲辰初令宿衛官住關外者將家累入京不樂者解宿衛夏四月甲寅以柱國宇文盛為大宗伯省帥都督官丙寅遣大使巡察天下六月丙子以皇女生故降宥罪人并免逋租懸調冬十月辛巳朔日有蝕之丁酉太傅鄭公達奚武薨十一月丁卯柱國豳公廣

薨十二月癸巳大將軍鄭恪帥師平越巂置西寧州是月齊將斛律光侵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龍門
六年春正月巳酉朔以露門未成故廢朝丁卯以大將軍王傑譚公會鴈門公田弘魏公李暉等並為柱國三月巳酉齊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夏四月戊寅朔日有蝕之辛卯信州蠻反遣大將軍趙誾帥師討平之庚子以大將軍司馬消難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神武公竇毅南陽公叱羅協平

高公侯伏侯龍恩並為柱國五月癸亥遣納言鄭譯使
於陳丙寅以大將軍李虎中山公訓杞公亮上庸公陸
騰安義公宇文丘北平公寇紹許公宇文善犍為公高
琳鄭公達奚震隴東公楊纂常山公于翼並為柱國六
月乙未以大將軍太原公王秉為柱國是月齊將段孝
先攻陷汾州秋七月乙丑以大將軍越公盛為柱國八
月癸酉省掖庭四夷樂後宮羅綺工五百餘人冬十月
壬午冀公通薨乙未遣右武伯谷會琨使於齊壬寅上

親帥六軍講武於城南十一月壬子以大将軍梁公侯
莫陳芮大将軍李意並為柱國丙辰齊人來聘丁巳行
幸散關十二月己丑還宮是冬牛疫死者十六七
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帝幸元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
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降死罪及流罪一等其五歲刑
已下並宥之二月癸酉遣大将軍昌城公深使於突厥
司宗李際使於齊乙酉柱國安義公宇文丘薨三月癸
卯朔日有蝕之齊人來聘丙辰誅大冢宰晉公護及其

子柱國譚公會并柱國侯伏侯龍恩及其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等大赦改元罷中外府癸亥以太傅尉遲迥為太師柱國竇熾為太傅大司空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趙公招為大司空柱國辛威為大司寇綏德公陸通為大司馬詔曰人勞不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夏四月甲戌以代公達滕公

迺並為柱國己卯詔公卿巳下各舉所知遣工部代公達使於齊丙戌詔百官軍人上封事極言得失丁亥詔斷四方非常貢獻庚寅追尊略陽公為孝閔皇帝癸巳立魯公贇為皇太子大赦百官各加封級五月壬戌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之曰亢陽不雨豈朕德薄刑賞乖中歟將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歟宜盡直言無有所隱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六月庚子改置宿衛官員秋七月辛丑陳人來聘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庚申扶風

掘地得玉盃以獻冬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為百姓辛未遣小匠師楊緄使於陳大司馬綏德公陸通薨十一月丙午上親御六軍講武於城南庚戌行幸羌橋集京城東諸軍都督以上頒賜各有差乙卯還宮壬戌以大司空趙公招為大司馬十二月壬申行幸斜谷集京城以西諸軍都督以上頒賜有差丙戌還宮己丑帝御正武殿親錄囚徒至夜而罷庚寅幸道會苑以上善殿壯麗遂焚之

二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乙巳以柱國田弘為大司空大將軍若干鳳為柱國庚戌復置帥都督官乙卯享太廟閏月巳巳陳人來聘二月甲寅詔皇太子贇巡撫西土壬戌遣司會侯莫陳凱使於齊省雍州内八部併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三月巳卯皇太子於岐州獲白鹿二以獻詔答曰在德不在瑞癸巳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為官之長上士貳之夏四月巳亥享太廟丙辰增改東宫官員五月丁丑以

柱國侯莫陳瓊為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司寇上庸公陸騰為大司空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為丞壬子皇孫衍生文武官普加一級大階大選諸軍將帥丙辰帝御露寢集諸軍將勗以戎事庚申詔諸軍旗旌皆畫以猛虎鷙鳥之象秋七月巳巳享太廟自春末不雨至於是月壬申集百僚於大德殿帝責躬罪巳問以時政得失戊子雨八月丙午改三夫人為三妃關中大蝗九月乙丑陳人來聘戊寅詔曰頃者婚嫁競為

奢靡有司宜加宣勑使遵禮制冬十月癸卯齊人來聘

甲辰奏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觀之十一月辛

巳帝親師六軍講武於城東癸未集諸軍都督以上五

十人於道會苑大射帝親臨射堂大備軍容十二月癸

巳集羣官及沙門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釋三教先後以

儒教為先道教次之佛教為後以大將軍赫連達為柱

國詔軍民之間年多耆壽可頒授老職使榮沾邑里戊

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三年春正月壬戌朝羣臣於露門冊柱國齊公憲衛公直趙公招譙公儉陳公純越公盛代公達滕公逌並進爵為王己巳享太廟庚午突厥遣使獻馬癸酉詔自今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爰及鰥寡所在以時嫁娶務從節儉乙亥親耕籍田丙子初服短衣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詔以往歲年穀不登令公私道俗凡有貯積粟麥者皆準口聽留巳外盡糶二月壬辰朔日有蝕之丁酉紀公康畢公賢酆公貞宋

公實漢公贊秦公贇曹公允並進爵為王丙午令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士癸丑柱國許公宇文善有罪免丙辰大赦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贇總庶政夏四月乙卯齊人來弔賵會葬丁巳有星孛於東井五月庚申葬文宣后於永固陵帝袒跣至陵所辛酉詔曰齊斬之情經籍彞訓近代沿革遂亡斯禮伏奉遺令既葬便除攀慕几筵情實未忍三年之喪達於天子古今無易

之道王者之所常行但時有未諧不得全制軍國務重庶有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以下宜遵遺令公卿上表固請俯就權制過葬即吉帝不許引古誼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初置太子諫議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子皇弟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戊辰詔故晉公護及諸子並追復先封改葬加謚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毁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并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

盡除之六月丁未集諸軍將教以戰陣之法壬子更鑄
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錢並行戊午詔立通道
觀凡金科玉篆秘賾元文並令弘闡秋七月庚申行幸
雲陽宫乙酉衞王直在京反欲突入肅章門司武尉遲
運等拒守直敗遁走戊子車駕至自雲陽宫八月辛卯
禽直於荆州免為庶人冬十月丙申詔御正楊尚希使
於陳庚子詔蒲州人遭飢乏絶者令向鄜城以西及荆
州管内就食甲寅行幸蒲州乙卯曲赦蒲州見囚大辟

以下丙辰行幸同州十一月戊午于闐遣使獻名馬已巳大閲於同州城東甲戌車駕至自同州十二月戊子大會衛官及軍人以上賜錢帛各有差丙申改諸軍軍人並名侍官癸卯集諸軍講武於臨臯澤涼州比年地震壞城郭地裂湧泉出

四年春正月戊辰初置營軍器監壬申布寛大之詔多所蠲免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辛卯改置宿衛官員已酉柱國廣德公李意有罪免三月丙辰遣小司寇元衛

使於齊郡縣各省主簿一人甲戌以柱國趙王招為雍州牧夏四月甲午柱國燕公于寔有罪免丁酉初令上書者並為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啓秋七月巳未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甲戌陳人來聘丙子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徳殿帝親諭以伐齊之旨言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覽萬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練兵數年以來戰備稍足而偽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其時羣臣咸稱善丁丑下詔

暴齊氏過惡以柱國陳王純為前一軍總管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前二軍總管鄭公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越王盛為後一軍總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為後二軍總管趙王招為後三軍總管齊王憲帥衆二萬趣黎陽隋公楊堅廣寧公侯莫陳迴帥舟師三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公侯莫陳芮帥衆一萬守太行道申國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帥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齊境禁伐樹殘

苗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帥諸軍攻拔河陰大城攻子城未尅上有疾九月辛酉夜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于翼李穆等所在尅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至自東伐冬十月戊子初置上柱國上大將軍官改開府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又置上開府上儀同官閏月以柱國齊王憲蜀公尉遲迥為上柱國詔諸畿郡各舉賢良十一月己亥改置司内官

員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丙子陳人來聘是歲岐寧二州人飢開倉振恤

五年春正月辛卯行幸河東涑川集關河東諸軍校獵甲午還同州丁酉詔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謡問民䘏隱廢布泉錢戊申初令鑄錢者至絞從者遠配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贇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三月壬寅車駕至自同州文宣皇太后服再朞戊申祥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辛亥享太廟丙辰利州總管紀王康有

罪賜死秋七月乙未京師旱八月戊申皇太子入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乙丑陳人來聘九月丁丑大醮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冬十月帝復諭羣臣伐齊以去歲屬有疹疾遂不得剋平逋寇於時出軍河外直為撫背未扼其喉然晉州本高歡所起統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嚴軍以待擊之必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者事之微不可失矣沮軍事者以軍法裁之己酉帝總戎東伐以越王盛

為右一軍總管杞公亮為右二軍總管隋公楊堅為右三軍總管譙王儉為左一軍總管大將軍竇泰為左二軍總管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總管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帥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兵五千守齊子嶺烏氏公尹升步兵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汾州諸城柱國宇文

盛步兵一萬守汾水關遣内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宫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督戰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申齊晉州刺史崔嵩夜密使送欵上開府王軌應之未明登城遂尅晉州甲戌以上開府梁士彦為晉州刺史以鎮之十一月巳卯齊主自并州帥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齊主遂圍晉州齊王憲屯諸軍於涑

水為晉州聲援河東地震癸巳至自東伐獻俘於太廟
丙申放齊諸城鎮降民還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
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晉州庚戌帝帥諸軍八萬置陣
東西二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
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
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塹北列陣
申後齊人塡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
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

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齊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丙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業舉城降以為上柱國封郇國公丁巳大軍次并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齊王公以下示以逆順之道於是齊將帥降者相繼戊午高延宗僭即偽位改年曰德昌己卯軍次并州帝帥諸軍

合戰齊人退帝逐北入城東門諸軍遶城置陣至夜延宗帥其衆排車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為延宗所敗齊人欲閉門以閫下積尸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至明帥諸軍更戰大破之禽延宗并州平壬戌詔大赦天下其高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許自新諸亡入偽朝亦從寛宥官資次序依例無失齊制偽令即宜削除鄒魯搢紳幽并騎士一介可稱並宜銓録丙寅出齊宫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宫女二

千人班賜將士以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紀公亮梁公侯莫陳芮庸公王謙北平公寇紹鄭公達奚震並為上柱國封齊王憲子安城郡公質為河間王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癸酉帝帥六軍趣鄴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年曰承光自號太上皇壬辰帝至鄴癸巳帥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齊齊主先送其母及妻子於青州及城陷帥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追之是

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顯帝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從并州走鄴棄母攜妻妾是不孝外為偽主戮力內實通啓於朕是不忠送欵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斬之是日西方有聲如雷甲子帝入鄴城詔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已亥詔曰晉州大陣至鄴身殞戰場者其子即授父本官尉遲勤禽齊主及其太子恒於青州庚子詔曰偽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淫刑動挂羅網偽右丞相咸陽王故斛

律明月偽侍中特進開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翦除凶暴表閭封墓事切下車宜追贈謚并加窆厝其見在子孫各隨蔭敘録家口田宅没官者並還之辛丑詔偽齊東山南園及三臺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百姓山園之田各還本主二月丙午論定諸軍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有差丁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見以賓主禮齊任城王湝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國齊王憲與柱

國隋公楊堅討平之齊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乃於河陽及幽青南兖豫徐北朔定州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宫及六府官癸丑詔自偽武平三年以來河南諸州人偽齊破掠為奴婢者不問公私並放免之其住在淮南者亦即聽還顧住淮北者可隨便安置癃疾孤老不能自存者所在矜恤乙卯車

駕發自鄴三月壬午詔山東諸州各舉士夏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王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輿旌旗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為温國公庚戌大會羣臣及諸蕃客於露寢乙卯廢蒲陜涇寧四州總管己巳享太廟詔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風省俗五月丁丑以柱國譙王儉為大冢宰庚辰以上柱國杞公亮為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為大宗伯梁公侯莫陳芮為大司馬柱

國應公獨孤永業為大司寇鄖公韋孝寛為大司空辛巳大醮於正武殿以報功己丑祀方丘詔曰往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别寢事窮壯麗非直雕牆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人未見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斵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物務從卑朴戊戌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

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甍宇雜物分賜窮人三農之隙别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庚子陳人來聘是月青城門無故自崩六月辛亥御正武殿録囚徒甲子東巡丁卯詔曰自今不得娶母同姓以為妻妾秋七月丙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共論政事得失八月壬寅議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之詔曰以刑止刑以輕代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

代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户悉放為百姓配雜之科因之永削甲子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序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録乃令焚之九月壬申以柱國鄧公竇熾申公李穆為上柱國戊寅初令庶人以上非朝祭之服唯得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壬辰詔東土諸州儒生明一經以上並舉送州郡以禮發遣冬十月戊申行幸鄴宫戊午

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緦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

是月誅溫公高緯十一月壬申封皇子充為道王兌為

蔡王癸酉陳將吳明徹侵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與戰

不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將軍郯公王軌討之是月稽胡

反遣齊王憲討平之詔自永熙三年七月以來十月以

前東土人被鈔在化内為奴婢者及平江陵日良人没

為奴婢者並免同人伍詔曰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

相革損益不同五帝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宫之數劉

曹已降等列彌繁選擇偏於生靈命秩方於庶職椒房
丹地有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
澆季思復古始弘贊後庭事從簡約可置妃二人世婦
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宜悉減除巳亥晦日有蝕之
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羣彊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彊盜
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小盜及詐請官
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戸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
上皆至死刑書所不載者自依律科十二月北營州刺

史高寶寧據州反庚申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是歲吐谷渾百濟並遣使朝貢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渾偽趙王他婁屯來降壬午行幸鄴宮辛卯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二月甲辰柱國大冢宰譙王儉薨丁巳車駕至自東巡乙丑以上柱國越王盛為大冢宰陳王純為雍州牧三月戊辰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壬申突厥遣

使朝貢甲戌初服常冠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纓導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禽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丁亥詔柱國豆盧寧征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士庶為人奴婢者悉依江陵放免壬辰改元夏四月壬子初令遭父母喪者聽終制庚申突厥入寇幽州五月己丑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宇文神舉等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馬驢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於雲陽宮丙申詔停諸軍

六月丁酉帝疾甚還宫其夜崩於乘輿時年三十六遺詔王公以下爰及庶寮輔導太子及喪事資用須使儉而合禮隨吉即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無子者悉放還家羣臣上尊謚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已未葬於孝陵帝沈毅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尅已厲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屬意於政羣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惠凡布懐立行皆

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無金寳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為土階數尺不施櫨栱其雕文刻鏤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彊不息以海内未康鋭情教習至於校兵閲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躬在行陣性又果决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彊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

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間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

武帝保定五年天和六年建德六年宣政元年即

位十八年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

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丙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

四月癸巳武帝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為皇太子二年詔

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后崩武帝諒闇詔太子總朝政

五旬而罷武帝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

又詔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武
帝崩戊戌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甲子誅上
柱國齊王憲閏月乙亥詔山東流人新復業及突厥侵
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濟者給復一年立妃楊氏為皇后
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為太師陳王純為太傅柱國代
王達滕王逌盧公尉遲運薛公長孫覽並為上柱國是
月幽州盧昌期據范陽反詔柱國東平公宇文神舉討
平之秋七月乙巳享太廟丙午祀圓丘戊申祀方澤庚

戌以小宗伯岐公斛斯徵為大宗伯壬戌以南兖州總管隋公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癸亥尊所生李氏為帝太后八月丙寅夕月於西郊長安萬年二縣人居京城者給復三年壬申幸同州遣大使廵察諸州制九條宣下州郡其母族絶服外者聽婚以上柱國薛公長孫覽為大司徒柱國楊公王誼為大司空丙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為大司寇九月丁酉以柱國宇文盛張掖公王傑枹罕公辛威鄖國公韋孝寛並為上柱國庚戌封皇弟

元為荆王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戊子百濟遣使朝貢十一月巳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擐甲冑是月突厥犯邊圍酒泉殺掠吏士十二月甲子以柱國畢王賢為大司空巳丑以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逌為行軍元帥伐陳免京師見徒並令從軍大象元年春正月巳丑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羣臣皆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為大成初置四輔官以大冡宰越王盛為大前疑蜀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

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隋公楊堅為大後丞癸卯封
皇子衍為魯王甲辰東巡丙午以柱國常山公于翼為
大司徒辛亥以柱國許公宇文善為大宗伯戊午行幸
洛陽立魯王衍為皇太子二月癸亥詔曰河洛之地書
稱朝市自魏氏失馭城闕為墟我太祖受命酆鎬有懷
光宅高祖往巡東夏布政此宮朕以眇身祗承寶運雖
庶幾聿修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駐蹕金墉備嘗遊
覽百王制度基址尚存今若因修為功易立宜命邦事

修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內咫尺非遥前詔經營今宜停罷於是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為四十五日役起洛陽宫常役四萬人以迄晏駕并移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柱國徐州總管郯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嫁於突厥乙亥行幸鄴丙子初令總管刺史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辛巳詔傳位於皇太子衍大赦改元大成為大象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

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内史御正皆置上大夫皇帝衎稱正陽宫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癸未日出将入時其中並有烏色大如雞卵經四日乃滅戊子以大前疑越王盛為太傅大右弼蜀公尉遲迥為大前疑代王達為大右弼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洛陽又詔洛陽凡是元遷户並聽還洛州此外欲住者聽之河陽幽相豫亳青徐七總管受東京六府處分三月庚申車駕至自東巡大陳

軍伍親擐甲冑入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百官迎於青門外是時驟雨儀衛失容辛酉封趙王招第二子貫為永康縣王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蝕不視事過時不蝕乃臨軒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癸亥以柱國畢王賢為上柱國己巳享太廟壬午大醮於正武殿五月辛亥以洺州襄國郡為趙國齊州濟南郡為陳國豐州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潞州上黨郡為代國荆州新野郡為滕國邑各一萬户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

達滕王逌並之國是月遣使簡視京城及諸州士庶女充選後宮突厥寇并州六月咸陽有池水變為血徵山東諸州人修長城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畢王賢為雍州牧大後丞隋公楊堅為大前疑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後丞丙申納大後丞司馬消難女為正陽宮皇后己酉尊帝太后李氏為天皇太后壬子改天元帝后朱氏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妃陳氏為天左皇后八月庚申幸同州壬申還宮甲戌以天左皇后父

大將軍陳山提天右皇后父開府元晟並為上柱國初
武帝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恐物情未附除
之至是為刑經聖制其法深刻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
行焉壬午以上柱國雍州牧畢王賢為太師上柱國郇
公韓建業為大左輔是月所在螘羣鬬各四五尺死者
十八九九月己卯以酆王貞為大冢宰上柱國鄖公韋
孝寬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杞公亮郕公梁士彥伐
陳遣御正杜果使於陳冬十月壬戌幸道會苑大醮以

高祖武皇帝配醮初復佛象及天尊象帝與二象俱南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庶縱觀是月相州人段德舉謀反伏誅十一月乙未夜行幸同州壬寅還宮乙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是月韋孝寛拔壽陽杞國公亮拔黄城梁士彦拔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十二月戊午以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下詔罪已將避正寢減膳撤懸於是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許之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

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以為戲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驛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巳卯還宮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於道會苑癸巳享太廟乙巳造二扆畫日月象以置左右戊申雨雪雪上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乙卯詔江右諸州新附人給復二十年初

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戊午突厥遣使獻方物且逆千金公主乙丑改制詔為天制勑為天勑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聖皇太后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為天元太皇后天皇后朱氏為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為天右太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為天左太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是月洛陽有禿鶖鳥集新太極殿前滎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鬬於汴水側黑龍死三月丁亥賜百

官及百姓大酺詔進封孔子為鄒國公邑數凖舊并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戊子行軍總管杞公亮舉兵反行軍元帥韋孝寬獲而殺之辛卯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驅式道為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鈒馬上稱警蹕以至同州乙未改同州宮為天成宮庚子車駕至自同州詔天臺侍衛皆着五色及紅紫緑衣以雜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

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甲辰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為天中大皇后立妃尉遲氏為天左大皇后夏四月已巳享太廟己卯以旱故降見囚死罪已下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宫雨降甲申還宫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樂以迎候五月甲午帝備法駕幸天興宫乙未帝不愈還宫詔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入侍疾丁未追趙越陳代滕五王入朝已酉大漸御正下大夫劉昉與内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隋公楊堅受遺

輔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謚宣皇帝七月丙申葬定陵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嗜酒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輙加捶扑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録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懼威嚴矯情修飾以是惡不外聞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戚容即通亂先帝宮人纔踰年便恣聲樂采擇

天下子女以充後宮好自矜夸飾非拒諫禪位之後彌
復驕奢躭酗於後宮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請事者皆
附閹官奏之所居宮殿帷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光華炫
燿極麗窮奢及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摹壯麗踰於
漢魏遠矣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
宮位號莫能詳録每對臣下自稱為天以五色土塗所
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
禮器罇彝珪瓚之屬以次食焉又令羣臣朝天臺者致

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又不聽人有高者大者之稱諸姓高者改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曾為次長祖官稱名位凡謂上及大者改為長有天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車皆渾成為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唯宮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温杞公亮之子即帝從祖兄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

入朝帝遂飲以酒逼而殺之亮聞之懼謀反纔誅温即
追尉遲氏入宫初為妃尋立為皇后每左右侍臣論議
唯欲興造革易未甞言及政事其後遊戲無常出入不
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宫或遊道會苑陪侍
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前好
令京城少年為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宫觀之以為
喜樂擯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吝於財略無賜與恐羣臣
規諫不得行已之志常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為莫

不抄録小有乖違輒加其罪自公卿以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黜免者不可勝言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亦多被杖背於是內外恐懼民不自安皆求茍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矣

宣帝大象二年即大成元年改大象

靜皇帝諱衍後改名闡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於東宮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魯王戊

午立為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居正
陽宮
二年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露門學己酉宣帝
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上天
元上皇太后尊號為太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為
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為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為帝
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
后尉遲氏並出俗為尼以柱國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

丞相上柱國揚州總管隋公楊堅為假黄鉞左大丞相柱國秦王贄為上柱國帝居諒闇百官總巳以聽於左大丞相壬子以上柱國鄖公韋孝寛為相州總管罷入市稅錢六月戊午以柱國許公宇文善神武公竇毅修武公侯莫陳瓊大安公閻慶並為上柱國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滕王逌來朝庚申復佛道二教辛酉以柱國杞公贇燕公于實鄐公賀拔伏恩並為上柱國甲子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受代詔發關中兵即以

韋孝寛為行軍元帥討之柱國畢王賢以謀執政被誅以上柱國秦王贄為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巳巳詔南定北光衡巴四州人為宇文亮抑為奴婢者並免之甲戌有赤氣起西方漸東行徧天庚辰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以柱國蔣公梁睿為益州總管秋七月甲申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史李惠起兵庚子詔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滎州刺史邵公宇文冑舉兵遣大將軍楊素討之青

州總管尉遲綱舉兵丁未隋公楊堅都督内外諸軍事
巳酉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公王誼為行
軍元帥討之壬子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癸丑
封皇弟衎為萊王術為郢王是月豫州襄州諸蠻各帥
種落反八月庚申益州總管王謙舉兵不受代即以梁
睿為行軍元帥討之庚午韋孝寬破尉遲迥於鄴迥自
殺相州平移相州於安陽其鄴城及邑毀廢之丙子以
漢王贊為太師以上柱國并州總管申公李穆為太傅

以宋王實為大前疑以秦王贄為大右弼以燕公于實為大左輔已卯以尉遲迥平大赦庚辰司馬消難擁衆以魯山甑山二鎮奔陳遣大將軍元景山追擊之郢州平沙州氏帥開府楊永安聚衆反應王謙遣大將軍達奚儒討之楊素破宇文冑於榮陽斬之以上柱國神武公竇毅為大司馬以齊公于智為大司空廢相青荆金晉梁州六總管九月丙戌廢河陽總管為鎮隷洛州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慧為大宗伯壬辰廢皇后司馬氏為

庶人戊戌以柱國楊公王誼為上柱國庚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並為上柱國壬子丞相去左右號隋公楊堅為大丞相冬十月甲寅日有蝕之壬戌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隋公楊堅加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戊寅梁睿破王謙斬之傳首京師益州平十一月甲辰達奚儒破楊永安沙州平丁未上柱國鄖公韋孝寬薨十二月壬子以柱國蔣公梁睿為上柱國丁巳以柱國邦公楊雄普安公賀蘭謩郕公梁士彥上

大將軍新寧公叱列長乂武鄉公崔弘度大將軍中山公宇文恩濮陽公宇文述渭原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漁陽公楊鋭上開府廣宗公李崇隴西公李詢並為上柱國庚申以柱國楚公豆盧勣為上柱國癸亥詔曰太祖受命龍德猶潛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元文武羣官賜姓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而共烝嘗不愛其親嗟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徵革姓本為歷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而弗獲故君

臨區宇累世於茲可不仍遵謙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宜復舊甲子大丞相隋公楊堅進爵為王以郡為隋國己巳以柱國沛公鄭譯為上柱國辛未代王達滕王逌並以謀執政被誅壬申以大將軍長寧公楊勇為上柱國大司馬以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為大司寇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改元丙戌詔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官刺史以上各舉賢良二月甲子

帝遜位於隋居於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邑萬戸車服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答表不稱詔有其文事竟不行隋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

謚曰靜皇帝葬恭陵

靜帝大定元年

右後周五主二十五年禪於隋

通志卷十七

通志卷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隋紀第十八

文帝 煬帝 恭帝

高祖文皇帝姓楊氏諱堅小名那羅延本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十四世孫也震八世孫燕北平太守鉉鉉子元壽魏初為武川鎮司馬因家于神武樹頹焉元壽

生太原太守惠嘏惠嘏生平原太守烈烈生寧遠將軍
禎禎生皇考忠初禎屬魏末喪亂避地中山結義徒以
討鮮于修禮遂死之周保定中皇考著勲追贈柱國大
將軍少保興城郡公皇考美須髯身長七尺八寸狀貌
瓌偉武藝絶倫識量深重有將帥之畧年十八客游泰
山會梁兵陷郡國没江南及北海王元顥入洛乃與俱
歸顥敗爾朱度律召為帳下統軍後從獨孤信屢有軍
功又與信從魏孝武西遷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

皇考從信討之與都督康洛兒元長生乘城而入彎弓大呼斬纂以徇城中懾服居半歲以東魏之逼與信俱歸周文帝召居帳下嘗從周文狩於龍門皇考獨當一猛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周文壯之北臺謂猛虎為擒于因以字之從禽竇泰破沙苑陣封襄武縣公河橋之役皇考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不敢進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并與怡峯解玉壁圍以功歷雲洛二州刺史芒山之戰先登陷陣除大都督及侯景度江梁氏喪

敗周文將經畧乃授皇考都督荆州等十五州諸軍事鎮襄城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曰稱藩而尚懷貳心皇考自樊城觀兵漢濵易旗遞進實二千騎詧登樓望之以為三萬懼而服焉又攻梁隨郡尅之獲其守桓和所過城戍望風請服進圍安陸梁司州刺史栁仲禮恐安陸不守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皇考曰仲禮已在近路吾以奇兵襲之一舉必尅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於是選騎二千

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溠頭禽之悉俘其衆安陸竟陵並
降梁元帝大懼送子方略為質幷送載書請魏以石城
為限梁以安陸為界皇考乃旋師進爵陳留郡公位大
將軍十七年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綸綸送質於齊欲
來寇梁元帝密報周文遣皇考討之禽綸數其罪殺之
初皇考禽柳仲禮遇之甚厚仲禮至京反譖皇考言在
軍大取金寶周文以皇考功重不問然皇考悔不殺仲
禮故至此殺綸皇考間歲再舉盡定漢東地甚得新附

心魏恭帝賜姓普六茹氏行同州事及于謹伐江陵皇考為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皇考射之二象反走江陵平周文立蕭詧為梁主令皇考鎮穰城周孝閔踐阼入為小宗伯及司馬消難請降皇考與柱國達奚武援之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皆不反命及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皇考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三千據東陴舉

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消難先歸皇
考以三千騎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於洛
北皇考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城賊必不敢度水食
畢齊兵陽若度水皇考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
而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言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進位
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隋國公邑萬戸别食竟陵
縣一千戸收其租賦保定二年為大司空時朝議與突
厥伐齊公卿以齊兵彊國富斛律明月不易可當兵非

十萬衆不可皇考獨曰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為
三年乃以皇考為元帥大將軍楊纂李穆王傑爾朱敏
及開府元壽田弘慕容近等皆隷焉又令達奚武帥步
騎三萬自南道進期會晉陽皇考乃留敏據什賁游兵
河上皇考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卷二十餘
城齊人守陘嶺之隘皇考縱奇兵大破之留楊纂屯靈
邱為後拒突厥木杆可汗控地頭可汗步離可汗等以
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朔攻晉陽時大雪風寒齊人乃

悉其精銳鼓譟而出突厥引上西山不肯戰衆失色皇考乃率七百人步戰死者十四五以武後期乃班師齊人亦不敢逼突厥乃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周武帝拜皇考為太傅晉公護以其不附已以為涇州總管是歲大軍又東伐晉公護出洛陽令皇考出沃野以應接突厥時軍糧少諸將憂之皇考曰當權以濟事耳乃招誘稽胡首領咸令在坐使王傑盛軍容鳴鼓而出皇考陽怪問之傑曰大冢宰已至洛陽

天子聞銀夏間胡擾動故使傑就攻除之又令突厥使者馳告曰可汗更入并留兵馬十萬在長城下故令問公若有稽胡不服欲來共破之坐者皆懼皇考慰喻遣之於是歸命饋輸填積屬晉公護先退皇考亦罷兵而還鎮又以政績稱詔賜錢三千萬布五百疋穀二千斛以疾還京周武帝及晉公護屢臨視焉薨贈太保都督同朔等十二州軍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謚曰桓公開皇元年追尊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帝武元皇帝之長

子也皇妣曰呂氏以周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帝於馮翊波若寺有紫氣充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乃將帝舍於别館躬自撫養皇妣抱帝忽見頭上出角徧體起鱗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龍頷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沈深嚴重初入大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年十四京兆尹薛善辟為功曹十五以皇考勲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封成紀縣公十六遷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周文帝見而歎曰此兒風骨非世間人明帝即位授右小宗伯進封大興郡公明帝常遣善相者來和視帝和詭對曰不過柱國既而私謂帝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周武帝即位遷小宗伯出為隨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後徵還遇皇妣寢疾三年晝夜不離左右以純孝稱宇文護執政尤忌帝屢將害焉賴大將軍侯伏侯壽等救護以免後襲爵隋國公周武既為皇太子聘

帝長女為妃益加禮重齊王憲言於周武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見之不覺自失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武曰此止可為將耳內史王軌驟諫曰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堅有反相周武不悅曰必有天命將若之何帝甚懼深自晦匿後從周武平齊進柱國又與齊王憲破齊任城王湝於冀州除定州總管先是州城門久閉不行齊人自文宣時或請開之文宣不許曰當有聖人啓之及帝至而開之莫不驚異遷亳州總管周宣帝即

位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
大象元年遷大後丞右司武俄轉大前疑周宣帝每巡
幸恒委以居守時宣帝為刑經聖制其法深刻帝以法
令滋章非興化之道切諫不納帝位望益隆宣帝頗以
為忌時宣帝有四幸姬並為皇后爭寵相毀宣帝每謂
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帝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帝
容色自若遂免
二年五月以帝為揚州總管將發暴足疾而止乙未宣

帝不悆時靜帝幼冲前內史上大夫鄭譯御正大夫劉
昉以帝皇后之父衆望所集遂矯詔引帝入侍疾因受
遺輔政都督內外諸軍事帝恐周武諸王在藩生變稱
趙王招將嫁女於突厥為詞以徵之已酉宣帝崩庚戌
靜帝詔帝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已而聽焉以正陽
宮為丞相府以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具置寮佐周
宣時刑政峻酷者悉更以寬大之制天下歸心矣六月
趙王招陳王純越王逹代王盛滕王逌並至長安相州

總管尉遲迥自以宿將至是不能平遂舉兵趙魏之士
響應旬日間衆至十餘萬宇文胄以滎州石懸以建州
席毗以沛郡毗弟乂羅以兖州皆應迥遣子質於陳以
求援帝命上柱國鄖公韋孝寛討之雍州牧畢王賢及
趙陳等五王謀作亂帝執賢斬之而掩趙王等罪因詔
五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以安之時五王隂謀滋甚帝
以酒肴造趙王觀其指趙王伏甲於卧内帝頼元胄以
免於是誅趙越二王八月庚午韋孝寛破尉遲迥斬之

傳首闕下餘黨悉平初迴之亂鄖州總管司馬消難據州應迴淮南州縣多從之襄州總管王誼討之消難奔陳荆郢羣蠻乘釁而起命亳州總管賀若誼討平之先是上柱國王謙為益州總管亦擁衆巴蜀以匡復為辭帝以東夏山南為事未遑致討謙遂出劒口陷始州至是乃命上柱國梁睿討平之傳首闕下隳劒閣之險以絶姦亂之萌焉九月壬子周帝進帝大丞相十月周帝詔追贈皇曾祖烈為柱國太保都督徐兖等十州諸軍

事徐州刺史隋國公謚曰康皇祖禎為柱國太傅都督陜蒲等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隋國公謚曰獻皇考忠為上柱國太師大冢宰都督冀定等十三州諸軍事雍州牧壬戌誅陳王純周帝進帝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十一月辛未誅代王達滕王逌十二月甲子周帝授帝相國總百揆去都督内外諸軍事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隋州之崇業鄖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平靖上明順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

安昌申州之義陽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
臨頴廣寧初安蔡州之蔡陽郢州之漢東二十郡為隋
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備九錫之禮加璽紱
逺游冠相國印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隋國置丞相以
下一依舊式帝再讓乃授王爵十郡而已周帝詔進皇
祖皇考爵並為王夫人為王妃
大定元年二月壬子下令曰以前賜姓皆復其舊甲寅
帝受九錫之禮丙辰周帝又詔帝冕十有二旒建天子

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簴宮縣王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前後三讓乃受俄而下詔依唐虞漢魏故事帝三讓不許乃遣太傅上柱國杞國公椿奉冊大宗伯大將軍金城公趙煚奉皇帝璽紱于隋宮百官勸進帝乃受焉開皇元年春二月甲子自相府常服入宮備禮即皇帝位於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兼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廟大赦改元京師慶雲見改周官依

漢魏之舊制以柱國司馬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兼納言相國司録虞慶則為內史監兼吏部尚書相國內郎李德林為內史令上開府韋世康為禮部尚書上開府元暉為都官尚書開府戶部尚書元巖為兵部尚書上儀同司宗長孫毗為工部尚書上儀同司會楊尚希為度支尚書雍州牧楊惠為左衛大將軍乙丑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為元明皇后改周氏左社右廟制為右社左廟遣八使廵省風俗丙寅修廟社

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王太子勇為皇太子丁卯以大將軍趙煚為尚書右僕射以上開府伊婁彥恭為右武侯大將軍已巳以五千户封周帝介國公為隋室賔旌旗車服禮樂一如其舊上書不為表答表不稱詔周氏諸王盡降為公辛未以皇弟同安郡公爽為雍州牧乙亥封皇弟邵國公慧為滕王同安公爽為衛王皇子鴈門公廣為晉王俊為秦王秀為越王諒為漢王并州總管李穆為太師上柱國竇熾為太傅幽州總管于翼為

太尉觀國公田仁恭為太子太師武德郡公柳敏為太
子太保丁丑以晉王廣為并州總管封陳留郡公智積
為蔡王興城郡公静為道王戊寅改東京府為尚書省
發官牛五千頭分賜貧人三月宣仁門槐樹連理衆枝
内附壬午白狼國獻方物丁亥詔犬馬器翫口味不得
獻上戊子弛山澤禁己丑移盩厔連理樹植于宫庭戊
戌以太子少保蘇威兼納言吏部尚書庚子詔前代品
爵悉依舊定丁未梁蕭巋使其太宰蕭巖來賀夏四月

辛巳大赦戊戌太常散樂並免為編户禁雜樂百戲辛丑陳人來聘于周至而上已受禪致之介國是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五月戊午封邗國公楊雄為廣平王永康郡公楊弘為河間王辛未介公薨上舉哀於朝堂謚曰周靜帝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命赤雀降祥推五德相生為火色其郊及社廟依服冕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盡尚赤戎服尚黄秋七月乙卯上始服黄百寮畢賀八月壬午廢東京官甲午遣樂安公元諧擊

吐谷渾於青海破而降之九月戊申遣使振給戰亡者家庚午陳將周羅睺攻陷胡墅蕭摩訶寇江北辛未以越王秀為益州總管改封蜀王壬申以薛公長孫覽宋安公元景山並為行軍元帥伐陳仍令尚書左僕射高熲節度諸軍是月行五銖錢冬十月乙酉百濟王扶餘昌遣使來賀授昌上開府儀同三司帶方郡公戊子行新律壬辰行幸岐州十一月乙卯以永富郡公竇榮定為右武侯大將軍遣兼散騎侍郎鄭撝使於陳巳巳有

流星聲如隤墻光照于地十二月甲申以禮部尚書韋世康為吏部尚書庚子至自岐州壬寅高麗王高陽遣使朝貢授陽大將軍遼東郡公太子太保栁敏卒是歲靺鞨突厥阿波可汗沙鉢略可汗並遣使朝貢

二年春正月庚申陳宣帝殂辛酉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并州以晉王廣為尚書令置河南道行臺尚書省於洛州以秦王俊為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尚書省於益州以蜀王秀為尚書令戊辰陳人遣使請和求歸胡

豎甲戌詔舉賢良二月己丑詔以陳有喪命高熲等班師庚寅加晉王廣左武衛大將軍秦王俊右武衛大將軍庚子京師雨土三月初命入宫殿門通籍戊申開渠引杜陽水於三畤原四月丁丑以寧州刺史竇榮定為左武侯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五月戊申以上開府長孫平為度支尚書己酉上以旱親省囚徒其日大雨己未高寶寧寇平州突厥入長城庚申以豫州刺史皇甫績為都官尚

書甲子改傳國璽曰受命璽丁卯制民年六十以上免課六月壬午以大府卿蘇孝慈為兵部尚書甲申使使弔陳乙酉上柱國李充破突厥于馬邑丙申詔遷都龍首山命左僕射高熲將作大匠劉龍鉅鹿郡公賀婁子幹太府少卿高龍义等創造新都秋七月癸巳詔新置都處墳墓令悉遷葬設祭仍給人功無主者命官為殯葬甲午行新令冬十月以撤毀故徙居東宮給內外宮人祿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虜庚寅上疾愈

享百寮於觀德殿賜錢帛皆任自取盡力以出辛卯以營新都副監賀婁子幹為工部尚書十一月丙午初命為方陣戰法及制軍營圖樣下諸軍府以擬征突厥十二月辛未上講武于後園甲戌上柱國竇毅卒丙子名新都曰大興城乙酉遣彭城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胡突厥寇周槃行軍總管達奚長儒為虜所敗丙戌賜國子生經明者束帛丁亥親録囚徒是歲高麗百濟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子將遷新都大赦禁大刀長矟始令人以二十一成丁歲役功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收庸廢遠近酒坊罷鹽井禁二月己巳朔日有蝕之癸酉陳人來聘突厥犯邊癸未以左武衛大將軍李禮成為右武衛大將軍三月丁未上柱國鮮虞縣公謝慶恩卒丙辰以雨故常服入新都京師承明里醴泉出丁巳詔購遺書於天下癸亥城榆關夏四月己巳衛王爽大破突厥於白道山停築原陽雲內紫河等鎮而還上柱國建平郡

公于義卒庚午吐谷渾寇臨洮洮州刺史皮子信死之壬申以尚書右僕射趙煚兼内史令丁丑以滕王瓚為雍州牧庚辰行軍總管陰壽大破高寶寧于黄龍甲申以旱故上親祀雨師丙戌詔天下勸學行禮己丑陳郢州城主張子譏遣使請降上以和好不納辛卯遣兼散騎常侍薛舒聘於陳癸巳上親雩五月癸卯太尉任城公于翼薨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於摩那渡口乙巳梁太子蕭琮來賀遷都辛酉親祀方澤壬戌行軍元帥竇

滎定破突厥及吐谷渾於涼州赦黄龍死罪以下六月
庚午封衛王爽子集為遂安郡王戊寅突厥遣使求和
庚辰行軍總管梁遠破吐谷渾於爾汗山斬其名王秋
七月壬戌詔往者山東河表經此妖亂孤城遠守多不
自全濟陰太守杜猷身陷賊徒命懸逆手郡省事范臺
玟傾産營護免其戮辱眷言誠節實有可嘉宜超爵賞
用明沮勸臺玟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丁卯日有蝕之
八月壬午遣尚書右僕射高熲出寧州道吏部尚書虞

慶則出原州道並爲行軍元帥以擊胡戊子親祀太社九月壬子幸城東觀穀稼癸丑大赦冬十月甲戌癈河南道行臺省十一月發使巡省風俗庚辰陳人來聘陳主知帝貌異世人使副使袁彥圖像而去甲午罷天下諸郡十二月乙卯遣兼散騎常侍唐令則使於陳戊午以刑部尚書蘇威爲戶部尚書是歲高麗突厥靺鞨並遣使朝貢

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祀太廟辛未祀南郊壬

申梁主蕭歸來朝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壬午齊州水辛卯渝州獲獸似麞一角同蹄壬辰班新歷二月乙巳上餞梁主于霸上庚戌行幸隴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厥率其屬來降夏四月己亥敕總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以上不得將之官庚子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為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楊尚希為兵部尚書毛州刺史劉仁恩為刑部尚書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六月庚子降囚徒壬子開通濟渠自渭

達河以通運漕甲寅制官人非戰功不授上柱國以下戎官以雍同華岐宜五州旱命無出今年租調戊午秦王俊來朝秋七月丙寅陳人來聘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戊戌衛王爽來朝壬寅上柱國太傅鄧公竇熾薨乙卯陳將夏侯苗請降上以通和不納九月己巳上親錄囚徒庚午契丹內附甲戌以關中饑行幸洛陽冬十一月壬戌遣兼散騎常侍薛道衡使於陳甲戌改周十二月為臘蜡是歲靺鞨及女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戊辰詔行新禮壬申詔罷江陵總管其後梁主請依舊許之三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高熲為左領軍大將軍以上柱國宇文忻為右領軍大將軍夏四月甲午契丹遣使朝貢壬寅上柱國王誼謀反誅乙卯詔徵山東大儒馬榮伯等戊申車駕至自洛陽五月甲申初置義倉梁主蕭巋殂遣上大將軍元契使于突厥阿波可汗秋七月庚申陳人來聘壬午突厥沙鉢略可汗上表稱臣八月甲辰河南諸州水遣户部尚書蘇威

振給之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九月乙丑改鮑陂曰杜陂霸水曰滋水丙子遣兼散騎常侍李若使於陳冬十一月丁卯晉王廣來朝十二月丁未降囚徒六年春正月甲子党項羌内附庚子班歷於突厥壬申使戶部尚書蘇威廵省山東二月乙酉山南荆淅七州水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振恤之丙戌制刺史上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丁亥發丁男十一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庚子大赦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帝

為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學近代帝王事不師古傳位於子自求逸樂哉癸亥突厥沙鉢略可汗遣使朝貢夏四月己亥陳人來聘秋七月辛亥河南諸州水乙丑京師雨毛如馬騣尾長者二尺餘短者有六七寸八月辛卯關内七州旱蠲其賦稅遣散騎常侍裴世豪使于陳戊申上柱國太師申公李穆薨閏月丁卯皇太子鎮洛陽辛未晉王廣秦王俊並來朝丙子上柱國郕公梁士彦上柱

國杞公宇文忻柱國舒公劉昉謀反伏誅上柱國許公宇文善有罪除名九月辛已帝素服御射殿詔百寮射賜梁士彦三家資物丙戌上柱國宋安公元景山卒辛丑詔振恤大象以來死事之家冬十月已酉以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并州總管晉王廣為雍州牧餘官如故以兵部尚書楊尚希為禮部尚書癸丑置山南道行臺尚書省於襄州以秦王俊為尚書令

七年春正月癸已祀太廟乙未制諸州歳貢三人二月

丁巳祀朝日於東郊己巳陳人來聘壬申幸醴泉宮是月發丁男十萬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夏四月庚戌於揚州開山陽瀆以通運漕突厥沙鉢略可汗卒癸亥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白虎南方以朱雀北方以元武甲戌遣兼散騎常侍楊周使于陳以戶部尚書蘇威為吏部尚書五月乙亥朔日有蝕之己卯隕石於武安滏陽間十餘里秋七月己丑衛王爽薨八月庚申梁王蕭琮來朝九月乙酉梁安平王蕭巖掠於其國以

奔陳辛卯廢梁國曲赦江陵以梁王蕭琮為柱國封莒
國公冬十月庚申行幸同州以先帝所居故曲赦囚徒
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上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
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十一月甲午
幸馮翊祠故社父老對詔失旨上大怒免其縣官而去
戊戌車駕至自馮翊
八年春正月乙亥陳人來聘二月辛酉陳人冦陜州三
月辛未上柱國隴西公李詢卒甲戌遣兼散騎常侍程

尚賢使于陳戊寅詔大舉伐陳秋八月丁未河北諸州饑遣吏部尚書蘇威振恤之九月癸巳嘉州言龍見冬十月己未置淮南行臺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辛酉陳人來聘拘留不遣甲子有星孛于牽牛享太廟授律令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並為行軍元帥以伐陳於是晉王出六合秦王出襄陽清河公楊素出信州荆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宜陽公王世積出蘄春新義公韓擒虎出廬江襄邑公賀若弼出吳州洛藂公燕

榮出東海合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旃舟檝横亘數千里仍曲赦陳國十一月丁卯車駕餞師詔購陳叔寳位上柱國萬户公乙亥行幸定城陳師誓衆丙子幸河東十二月車駕至自河東

九年春正月癸酉以尚書左僕射虞慶則為右衛大將軍丙子賀若弼敗陳師於蔣山獲其將蕭摩訶韓擒虎進師入建鄴獲陳主叔寳陳國平得州四十郡一百縣

四百戶五十萬口二百萬癸巳遣使持節廵撫之二月乙未廢淮南尚書省丙申制五百家為鄉正一人百家為里長一人夏四月己亥辛驪山親勞旋師乙巳三軍凱入獻俘於太廟以晉王廣為太尉庚戌帝御廣陽門宴將士頒賜各有差辛亥大赦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觀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投之邊裔陳人普給復十年軍人畢世免傜役擢陳之文武衆才而用之官奴數千可歸者歸之其餘

盡以分賜將士及王公貴臣其資物皆於五槊賜王公以下大射毁所得秦漢三大鍾越二大鼓又設亡陳女樂謂公卿等曰此聲似啼朕聞之甚不喜故與公等一聽亡國之音俱為永鍳焉辛酉以吏部侍郎宇文弼為刑部尚書宗正卿楊异為工部尚書壬戌詔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餘鎮守四方之外戎旅軍器皆宜停罷武力之子俱可學文民間甲仗悉皆除毁閏月丁丑頒

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巳卯以吏部尚書蘇威為尚書右僕射六月乙丑以荆州總管楊素為納言丁卯以吏部侍郎盧愷為禮部尚書時羣臣咸請封禪詔不許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耶八月壬戌以廣平王雄為司空冬十一月壬辰定州刺史豆盧通等上表請封禪上不許庚子以右衛軍大將軍虞慶則為右武侯大將軍右領軍將軍李安為右領軍大將軍甲寅降囚徒十二月甲子

詔太常卿牛弘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祕書丞姚察通
直郎虞世基等議定樂
十年春正月乙未以皇孫昭爲河南王楷爲華陽王二
月庚申幸并州夏五月乙未詔以魏末喪亂兵士軍人
權置坊府居處無定自今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
一同編戶軍府統領宜依舊式罷山東河南及北方緣
邊之地新置軍府六月辛酉制人年五十免役折庸秋
七月癸卯以納言楊素爲內史令庚戌上親錄囚徒辛

亥高麗遼東郡公高陽卒八月壬申遣柱國韋洸上開府王景並持節廵撫嶺南百越皆服九月丁酉至自并州冬十月甲子頒木魚符於京官五品以上十一月辛卯辛國學頒賜各有差辛丑祀南郊是月婺州人汪文進會稽人高智慧蘇州人沈元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樂安蔡道人饒州吳代華永嘉沈孝徹泉州王國慶餘杭楊寶英交阯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詔内史令楊素討平之是歲吐谷渾契丹並遣使來朝貢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為妖變悉命毀之丙午皇太子妃元氏薨上舉哀於東宮文思殿二月戊午以大將軍蘇孝慈為工部尚書丙子以臨潁令劉曠政績尤異擢為莒州刺史辛巳晦日有蝕之夏五月乙巳以右衛將軍元旻為左衛大將軍秋八月壬申滕王瓚薨乙亥上柱國沛國公鄭譯卒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突厥獻七寶盌

十二年春正月巳巳以蜀王秀為內史令兼右領軍大

將軍以漢王諒為雍州牧右衛大將軍秋七月乙巳尚書右僕射邳公蘇威禮部尚書容城侯盧愷並坐事除名壬申晦日有蝕之八月甲戌制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之癸巳制宿衛者不得輙離所守丁酉上柱國楚公豆盧勣卒戊戌上親錄囚徒冬十月丁丑以遂安王集為衛王壬午祀太廟至太祖神主前帝流涕嗚咽不自勝十一月辛亥祀南郊己未上柱國新義公韓擒虎卒甲子百寮大射於武德殿十二月乙酉

以內史令楊素為尚書右僕射是歲突厥吐谷渾靺鞨
並遣使朝貢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上柱國郇公韓建業卒壬子祀感
生帝己未以信州總管韋世康為吏部尚書壬戌行幸
岐州二月丙子詔營仁壽宮丁亥至自岐州己卯立皇
孫暕為豫章王戊子晉州刺史南陽郡公賈悉達隰州
總管撫寧郡公韓延等以賄伏誅己丑制坐事去官者
配防一年丁酉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夏五月癸

亥詔禁人間撰集國史臧否人物秋七月戊辰晦日有蝕之九月丙辰降囚徒庚申封邵公楊綸為滕王冬十一月乙卯上柱國華陰公梁彦光卒是歲契丹霫室韋靺鞨並遣使朝貢

十四年夏四月乙丑詔曰比命有司總令研究正樂雅聲詳定已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流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五月辛酉京師地震關內諸州旱六月丁卯詔

省府州縣皆給廨田不得興生與人爭利秋七月乙未以邳公蘇威為納言八月辛未關中大旱人飢行幸洛陽并命百姓山東就食冬閏十月甲寅詔曰梁齊陳往皆創業一方綿歷年代既宗祀廢絶祭奠無主興言矜念良以愴然莒國公蕭琮及高仁英陳叔寶等宜令以時世修祭祀所須器物有司給之乙卯制外官九品以上父母及子年十五不得從之官十一月壬戌制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癸未有星孛于角亢十二月

乙未東廵狩

十五年春正月壬戌車駕次齊州親問疾苦丙寅旅王符山庚午以歲旱祀太山以謝愆咎大赦二月丙辰禁私家畜兵器關中緣邊不在其例禁河以東無得乘馬

丁巳上柱國蔣公梁睿卒三月乙未車駕至自東廵望祭五嶽海瀆丁亥幸仁壽宮夏四月巳丑朔大赦甲辰以趙州刺史楊達為工部尚書五月丁亥制京官五品以上佩銅魚符六月戊子詔鑿砥柱庚寅相州刺史豆

盧通貢綾文布命焚之于朝堂辛丑詔名山未在祀典者悉命祀之秋七月甲戌遣邳公蘇威巡省江南戊寅至自仁壽宮辛巳制九品以上官以理去官者並聽執笏冬十二月戊子敕盜邊糧一升以上皆斬籍沒其家己丑詔文武官以四考更代是歲吐谷渾林邑等國並遣使朝貢

十六年春二月丁亥封皇孫裕為平原王筠為安成王嶷為安平王恪為襄城王該為高陽王韶為建安王煚

為頳川王夏六月甲午制工商不得進仕并州大蝗辛丑詔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秋八月庚戌詔決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冬十月巳丑幸長春宮十一月壬子至自長春宮

十七年春二月癸未太平公史萬歳伐西寧䖍之庚寅行幸仁壽宮庚子上柱國王世積討桂州賊李光仕平之三月丙辰詔諸司屬官有犯聽於律令外斟酌決杖辛酉上親録囚徒癸亥上柱國彭城公劉昶以罪伏誅

庚午遣御史柳彧皇甫誕廵省河南北夏四月戊寅頒新歷五月庚申宴百寮於玉女泉班賜各有差巳巳蜀王秀來朝閏月己卯羣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内秋七月丁丑桂州人李世賢反遣右武侯大將軍虞慶則討平之丁亥并州總管秦王俊坐事免以王就第九月甲申車駕至自仁壽宫庚寅上謂侍臣曰禮庭設樂本以迎神齋祭之日觸目多感當此之際何可為心在路奏樂禮為未允公卿宜更詳之冬十月丁未頒銅虎符於

驃騎車騎府戊申道王静薨庚午詔自今享廟日不須
備鼓吹殿庭勿設樂縣辛未京下大索十二月壬子上
柱國右武侯大將軍魯公虞慶則以罪伏誅是歲高麗
突厥並遣使朝貢
十八年春正月辛丑詔曰吴越之人往承獘俗所在之
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江南諸州人間有船
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二月甲辰幸仁壽宫丁巳以漢
王諒為行軍元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夏五月辛亥詔

畜猫鬼蠱毒厭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六月丙寅詔黜高麗王高元官爵秋八月丙子詔京官五品以上總管刺史舉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之士九月己丑漢王諒師遇疾疫而旋死者十二三庚寅敕舍客無公驗者坐及刺史縣令辛夘車駕至自仁壽宮冬十一月甲戌帝親録囚徒癸未祀南郊十二月庚子上柱國夏州總管東萊公王景以罪伏誅是嵗自京師至仁壽宮置行宮十所杞宋陳亳曹戴頳等州水詔並免庸調

十九年春正月癸酉大赦戊寅大射于武德殿二月己
亥晉王廣來朝甲寅幸仁壽宫夏四月丁酉突厥利可
汗内附達頭可汗犯塞行軍總管史萬歲擊破之六月
丁酉以豫章王暕為内史令秋八月癸卯上柱國尚書
左僕射齊公高熲坐事免辛亥上柱國皖城公張威卒
甲寅上柱國城陽公李徹卒九月乙丑以太常卿牛弘
為吏部尚書冬十月甲午以突厥利可汗為啓民可汗
築大利城處其部落十一月有司言元年已來日漸長

十二月乙未突厥都藍可汗為部下所殺國大亂星隕於勃海

二十年春正月辛酉朔突厥高麗契丹並遣使朝貢二月丁丑無雲而雷三月辛卯熙州人李英林反遣行軍總管張衡討之夏四月壬戌突厥犯塞以晉王廣為行軍元帥擊破之乙亥天有聲如寫水自南而北六月丁丑秦王俊薨秋九月丁未車駕至自仁壽宮冬十月乙丑廢皇太子勇及其諸子並為庶人殺柱國太平公史

萬歲已巳殺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十一月戊子以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京城大風雪十二月戊午詔東宮官屬於皇太子不得稱臣辛巳詔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嶽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像以惡逆論

仁壽元年春正月乙酉朔大赦改元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為左僕射以納言蘇威為右僕射丁酉徙河南王昭為晉王突厥寇恒安遣柱國韓洪擊之敗焉以晉王昭

為内史令辛丑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止墳塋獨在其外自今戰亡之徒宜入墓域二月乙卯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巳丑突厥男女九萬餘口來降壬辰驟雨震雷大風拔木宜君湫水移於始平六月乙卯遣十六使巡省風俗乙丑廢太學及州縣學唯留國子一學取正三品以上子七十二人充生員傾舍利於諸州秋七月

戊戌改國子為太學十一月己丑祀南郊十二月楊素擊突厥大破之

二年春三月己亥幸仁壽宮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秋七月丙戌詔内外官各舉所知八月己巳皇后獨孤氏崩九月丙戌車駕至自仁壽宮壬辰河北諸州大水遣工部尚書楊達振恤之乙未上柱國襄州總管金水公周摇卒隴西地震冬十月壬子曲赦益州管内癸丑以工部尚書楊達為納言閏月甲申詔尚書左僕射

楊素與諸術者刊定陰陽舛謬己丑詔左僕射越公楊素右僕射邳公蘇威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書丞許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等修定五禮壬寅葬獻皇后於太陵十二月癸巳益州總管蜀王秀有罪廢為庶人交州人李佛子舉兵反遣行軍總管劉方討平之

三年春二月戊子以大將軍蔡陽郡公姚辯為左武侯大將軍夏五月癸卯詔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其日

令海内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六月甲午詔三年之喪依禮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用合聖人之意秋七月丁卯詔州縣搜揚賢哲皆取明知古今通識安危究政教之本達禮樂之原不限多少不得不舉徵名將送必須以禮八月壬申上柱國檢校幽州總管落蘩公燕榮以罪伏誅九月壬戌置常平官甲子以營州總管韋冲為户部尚書十二月癸酉河南諸州水遣納言楊達振恤之

四年春正月丙辰大赦甲子幸仁壽宫夏四月乙夘上不豫六月庚午大赦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長人見於鴈門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甲辰帝疾甚卧於仁壽宫與百寮辭訣上握手歔欷丁未崩于大寳殿時年六十四遺詔公卿大臣内外羣官勠力王室與皇太子廣共安天下朕雖瞑目何所復恨國家大事不可限以常制其凶禮所須纔令周事務從節儉既葬公除悉遵舊典諸州總管刺史以下冝率其職不須奔赴乙

卯發喪河間楊柳四株無故黃落既而花葉復生八月丁卯梓宮至自仁壽宮丙子殯於大興前殿十月乙卯葬於太陵同墳而異穴士庶赴葬者皆聽入視陵內帝性嚴重有威容外質木而內明敏有大略初得政之始羣情不附諸子幼弱內有六王之謀外致三方之亂握彊兵居重鎮者皆周之舊臣上推以赤心各盡其用不踰期月尅定三邊未及十年平一四海薄賦歛輕刑罰內修制度外撫戎夷每旦聽朝日昃忘倦居處服翫每

事儉素令行禁止上下化之開皇仁壽之間丈夫不衣綾綺而無金玉之飾常服率多布帛裝帶不過以銅鐵骨角而已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亦無所愛惜每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者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采聽風俗吏政得失民間疾苦無不留意嘗遇關中飢遣左右視百姓所食有得豆屑雜糠而奏之者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損膳而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期及東拜太山關中戶口就食洛陽者道路相屬帝敕斥候

不得輙有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逢扶老攜幼者輙引馬避之慰勉而去至艱嶮之處見負擔者遽令左右扶助之其有將士戰歿必加優賞仍令使者就家勞問自彊不息朝夕孜孜民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致臻於至道亦足稱近代之良主然雅性沈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言神燭聖杖堪能療病又信王劭觧石文以為巳瑞不達大體故忠臣義士莫得盡心竭辭其草創元勲及有功諸將誅夷獲罪罕有存者又不悅詩書

楊素由之希旨遂奏除學校唯婦言是用廢黜諸子逮于暮年持法尤峻喜怒失常果於殺戮嘗令左右送西域朝貢使出關其人所經之處受牧宰小物饋鸚鵡麖皮馬鞭之屬聞而大怒又詣武庫見署中蕪穢不治於是執武庫令及諸受遺者出開遠門外親自臨決死者數十人又往往潛令賂遺令史府史受者必死無所寛貸議者以此少之

高祖開皇二十年仁壽四年即位二十四年

煬皇帝諱廣一名英小字阿麽高祖第二子也母曰文獻獨孤皇后上美姿儀少敏慧高祖及后於諸子中特所鍾愛在周以高祖勲封鴈門郡公開皇元年立為晉王拜柱國并州總管時年十三尋授武衛大將軍進上柱國河北道行臺尚書令大將軍如故高祖令項城公歆安道公才李徹輔導之上好學善屬文沈深嚴重朝野屬望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徧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既而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

絃多斷絶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為不好聲伎之翫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為仁孝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六年轉淮南道行臺尚書令其年徵拜雍州牧内史令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為行軍元帥及陳平執陳湘州刺史施文慶散騎常侍沈客卿市令湯慧朗刑法監徐析尚書都令史暨慧以其邪佞有害於民斬之石闕下以謝三吳於是封府庫資財無所取天下稱賢進位太尉賜路車乘馬

袞冕之服元珪白璧各一雙復拜并州總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為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高祖之祠太山也領武候大將軍明年歸藩後數載突厥寇邊復為行軍元帥出靈武無虜而旋及太子勇廢立上為皇太子是月當受冊高祖曰吾以太興公成帝業令上出舍太興其夜烈風大雪地震山崩民舍多壞壓死者百餘口仁壽初奉詔巡撫東南是後高祖每避暑仁壽宮恒令上監國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位於

仁壽宮八月奉梓宮還京師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九月乙巳以備身將軍崔彭為左領軍大將軍十一月乙未幸洛陽丙申發丁男十數萬掘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度河至浚儀襄城達于上洛以置關防癸丑詔營建東京於雒陽十二月乙丑右武衛將軍來護兒為右驍衛大將軍戊辰以柱國李景為右武衛大將軍以右衛率周羅睺為右武侯大將軍

大業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大赦改元立妃蕭氏為皇后改豫州為溱州洛州為豫州廢諸州總管府丙申立晉王昭為皇太子丁酉以上柱國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上柱國郭衍為左武衛大將軍延壽公于仲文為右衛大將軍己亥以豫章王暕為豫州牧戊申發八使廵省風俗詔令薦拔淹滯申達幽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濟義夫節婦旌表門閭高年之老加其板授篤疾之徒給以侍丁其有名行顯著

操履修潔及學業才能一藝可取咸宜訪採將身入朝所在州縣以禮發遣其蠹政害民不便於時者使還之日具録奏聞己酉以吳州總管宇文弼為刑部尚書二月己卯以尚書左僕射楊素為尚書令三月丁未詔尚書令楊素納言楊達將作大匠宇文愷營建東京徙豫州郭下居民以實之戊申詔民下有知州縣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於民者聽詣朝堂封奏又於皂澗營顯仁宮採海內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以實

園苑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辛亥發河南諸郡男女七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門侍郎王弘上儀同于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艒黄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夏四月癸亥大將軍劉仲方擊林邑破之五月庚戌户部尚書義豐侯韋沖卒甲子熒惑入太微秋七月丁酉制戰亡之家給復十年丙午滕王綸衛王集並奪爵徙邊閏七月甲子以尚書令楊素為太子太師安德王雄

為太子太傅河間王弘為太子太保丙子詔諸孝秀在家及見入學者若有篤志好古耽典悅禮學行優敏堪膺時務所在採訪具以名聞即當隨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經術未願進仕可依其藝業深淺門䕃高卑雖未升朝並量準給祿其國子等學亦宜申明舊制教習生徒具為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八月壬寅上御龍舟幸江都以左武衛大將軍郭衍為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昞為後軍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

黄篾舳艫相接二百餘里冬十月己丑赦江淮已南揚州給復五年舊總管内給復三年十一月己未以大將軍崔仲方為禮部尚書

二年春正月辛酉東京成賜監督者有差以大理卿梁毗為刑部尚書丁夘遣十使併省州縣二月丙戌詔尚書令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大將軍宇文愷内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制定輿服始備輦輅及五時副車上常服皮弁十有二琪文官弁服佩玉五品已上給

犢車通幰三公親王加油絡武官平巾幘袴褶三品以上給瓟槊下至胥吏服色各有差非庶人不得戎服戊戌置都尉官三月庚午車駕發江都先是太府少卿何稠太府丞雲定興盛修儀仗於是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至是而成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於東京辛亥上御端門大赦天下免今年租賦癸丑以冀州刺史楊文思為民部尚書五月甲寅金紫光祿

大夫兵部尚書李通坐事免乙卯詔自古以來賢人君子有功德於民者並宜營立祠宇以時致祭墳壟之處不得侵踐有司量為條式以聞六月壬子以尚書令太子太師楊素為司徒進封豫章王暕為齊王秋七月癸丑以衛尉卿衛元為工部尚書庚申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壬戌擢藩邸舊臣鮮于羅等二十七人官爵有差甲戌皇太子昭薨乙亥上柱國司徒楚國公楊素薨八月辛卯封皇孫倓為

燕王侗為越王侑為代王九月乙丑立秦王俊子浩為秦王冬十月戊子以靈州刺史段文振為兵部尚書十二月庚寅詔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給隨近十户蠲其雜役以供守視

三年春正月癸亥敕并州逆人已流配而逃亡者所獲之處即宜斬決丙子長星竟天出於東壁二旬而止是月武陽郡上言河水清二月己丑彗星見於東井文昌歷太陵五車北河入太微掃帝座前後百餘日而止三

月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以大將軍姚辯為左衛將軍癸丑遣羽騎朱寬使於流求國乙卯河間王弘甍夏四月庚辰詔曰古者帝王觀風俗皆所以憂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親撫山東經亂復加存恤今欲安輯河北巡省趙魏所司依式甲申頒律令大赦天下關内給復三年壬辰改州為郡改度量衡並依古式改上柱國以下官為大夫甲午詔以孝悌德行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彊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美秀及

才堪將畧力有驍壯者為十科令文武有職事者五品已上依令十科舉人有一於此不必求備朕當待以不次隨才升用其見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舉送之限丙申車駕北廵狩丁酉以刑部尚書宇文弼為禮部尚書戊戌敕百司不得踐暴禾稼其有須開為路者有司計地所收即以近倉酬賜務從優厚己亥至赤岸澤以太牢祭故太師李穆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子拓特勤来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自太行山達于并州

以通馳道丙寅啓民可汗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勤來朝辛酉啓民可汗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癸酉有星孛于文昌上將星常皆動揺六月辛巳獵於連谷丁亥詔為高祖文皇帝别建廟宇以彰盛德戊子次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來朝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貢方物甲辰上御北樓觀漁于河以宴百寮秋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詔啓民贊拜不名位諸侯王上甲寅上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

宴啟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啟民及其部落各有差丙子殺光祿大夫賀若弼禮部尚書宇文弢太常卿高熲尚書左僕射蘇威坐事免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罷死者十五六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啟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上謂高麗使者曰歸語爾王當早來朝見不然者吾與啓民巡彼土矣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己丑啟民可汗歸蕃癸巳入樓

煩闕壬寅次太原詔營晉陽宫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己巳至于東都壬申以齊王暕為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癸酉以户部尚書楊文思為納言

四年春正月乙巳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庚戌百寮大射於允武殿丁卯賜城内居民米各十石壬申以太府卿元壽為内史令鴻臚卿楊元慼為禮部尚書癸酉以工部尚書

衛元為右武侯大將軍大理卿長孫熾為戶部尚書二月己卯遣司朝謁者崔毅使突厥處羅致汗血馬三月辛酉以將作大匠宇文愷為工部尚書壬戌百濟倭赤土迦羅舍國並遣使貢方物乙丑車駕幸五原因出塞廵長城丙寅遣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致羅罽夏四月丙午以離石之汾源臨泉鴈門之秀容為樓煩郡起汾陽宮癸丑以河内太守張定和為左屯衛大將軍乙卯詔於萬壽戍為突厥意利珍豆啓民可汗置城造屋其

帷帳牀褥以上隨宜量給務從優厚五月壬申蜀郡獲三足烏張掖獲元狐各一秋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東乙未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破吐谷渾於曼頭赤水八月辛酉親祠恒岳河北道郡守畢集大赦天下車駕所經郡縣免一年租調九月辛未徵天下鷹師悉集東京至者萬餘人戊寅彗星出五車埽文昌至房而滅辛巳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冬十月丙午詔立孔子後為紹聖侯令有司求其苗裔錄

以申上辛亥詔求周漢魏晉之冑緒並立後以存繼絶之義乙夘頒新式於天下

五年春正月丙子改東京為東都癸未詔天下均田戊子上自東都還京師巳丑制民間鐵叉搭鉤䂎刃之類皆禁絶之太守每歲密上屬官景迹二月戊戌次于閿鄉詔祭古帝王陵及開皇功臣墓庚子制魏周官不得為廕辛丑赤土國遣使貢方物戊申車駕至京師丙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徳殿頒賜各有差巳未上御崇徳殿

之西院愀然不悅顧謂左右曰此先帝所居寔用增感情所未安於此院之西別營一殿壬戌制父母聽隨子之官三月己巳車駕西廵河右庚午有司言武功男子史永遵與從父昆弟同居上嘉之賜物一百段米二百石表其門閭乙亥幸扶風舊宅夏四月己亥大獵於隴西壬寅高麗吐谷渾伊吾並遣使來朝乙巳次狄道党項羌来貢方物癸亥出臨津關度黃河至西平陳兵講武五月乙亥上大獵於延山長圍周亘二千里庚辰入

長寧谷壬午度星嶺甲申宴羣臣於金山之上丙戌梁浩亹御馬度而橋壞斬朝散大夫黄亘及督役者九人吐谷渾王率衆保覆袁川帝分命内史元壽南屯金山兵部尚書段文振北屯雪山太僕卿楊義臣東屯琵琶峽將軍張壽西屯泥嶺四面圍之吐谷渾王伏允以數十騎遁出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真山壬辰詔右屯衛大將軍張定和往捕之定和挺身挑戰為賊所殺亞將柳武建擊破之斬首數百級甲午其仙頭王窮蹙

率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六月丁酉遣左光禄大夫梁默右翊衛將軍李瓊等追吐谷渾王皆遇賊死之癸卯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霰晦暝與後宫相失士卒凍死者太半丙午次張掖辛亥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膂力驍壯超絶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彊禦四科舉人壬子高昌王麴伯雅來朝伊吾吐屯設等獻西域數千里之地上大悦癸丑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四郡丙辰上御觀風行殿盛陳文

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設於殿上以
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戊午大赦天下開皇
已來流配悉放還鄉晉陽逆黨不在此例隴右諸郡給
復三年秋七月丁卯置馬牧於青海渚中以求龍種無
効而止九月癸未車駕入長安冬十月癸亥詔今歲耆
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已上疾患沉滯不堪
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給廪
以終厥身十一月丙子車駕幸東都

六年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盜數十人皆素冠練衣焚香持華自稱彌勒佛入自建國門監門者皆稽首既而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於是都下大索與相連坐者千餘家丁丑角觝大戲於端門街天下奇伎異藝畢集終月而罷帝數微服往觀之己丑倭國遣使貢方物二月乙巳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求破之獻俘萬七千口頒賜百官乙卯詔以國初草創妄假茅土名實相乖自今已後唯有功勲乃得賜封仍

令子孫承襲丙辰改封安德王雄為觀王河間王子慶
為郇王庚申徵魏齊周陳樂人悉配太常三月癸亥幸
江都宮甲子以鴻臚卿史祥為左驍衛大將軍夏四月
丁未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差六月辛卯室韋赤
土並遣使貢方物壬辰鴈門賊帥尉文通聚衆三千保
於莫壁谷遣鷹揚楊伯泉擊破之甲寅制江都太守秩
同京尹冬十月壬申刑部尚書梁毗卒壬子戸部尚書
銀青光祿大夫長孫熾卒十二月己未左光祿大夫史

部尚書牛弘卒辛酉朱崖人王萬昌舉兵作亂遣隴西太守韓洪討平之

七年春正月壬寅左武衛大將軍光禄大夫真定侯郭衍卒二月巳未上升釣臺臨揚子津大宴百寮頒賜各有差庚申百濟遣使朝貢乙亥上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壬午詔以高麗失禮將欲問罪遼左仍事省方入往涿郡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東年九十已上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三月丁亥右

光禄大夫左屯衛大將軍姚辯卒夏四月庚午幸涿郡之臨朔宫五月戊子以武威太守樊子蓋為民部尚書秋大水山東河南漂没三十餘郡民相賣為奴婢冬十月乙卯底柱山崩堰水逆流數十里戊午以東平太守吐万緒為左屯衛大將軍十二月巳酉突厥處羅多利可汗來朝帝大悦接以殊禮于時遼東戰士及餽運者填咽於道晝夜不絶苦役者始為羣盜甲子敕都尉鷹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决之

八年春正月辛巳大軍集于涿郡以兵部尚書段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壬午下詔東伐高麗分命諸軍其左第一軍出鏤方道第二軍長岑道第三軍海冥道第四軍蓋馬道第五軍建安道第六軍南蘇道第七軍遼東道第八軍元菟道第九軍扶餘道第十軍朝鮮道第十一軍沃沮道第十二軍樂浪道右第一軍黏蟬道第二軍含資道第三軍渾彌道第四軍臨屯道第五軍候城道第六軍提奚道第七軍蹹頓道第八軍肅慎道第九

軍碣石道第十軍東𨊹道第十一軍帶方道第十二軍襄平道凡二十四軍總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癸未第一軍發終四十日引師乃盡旌旗亘千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乙未以右候衛大將軍衛元為刑部尚書甲辰内史令元壽卒二月甲寅詔征遼從行從一品以下佽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有糧食乏少皆賑給之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壬戌司空京兆尹

光禄大夫觀王雄薨三月辛卯兵部尚書左候衛大將軍叚文振卒癸巳上御師甲子臨戎于遼水橋戊戌大軍為賊所拒不果濟右屯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麥鐵杖虎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等皆死之甲午車駕度遼大戰于東岸擊賊破之進圍遼東乙未大頓見二大鳥高丈餘皜身朱足游泳自若上異之命工圖寫并立銘頌五月戊午納言楊達卒于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越機既而高麗各固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巳未幸遼東責怒

諸將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午宇文述等敗績于薩水右屯衛將軍辥世雄死之九軍並陷師奔還至者千餘騎癸卯班師九月庚辰上至東都己丑詔諸武臣授勳官者不得回授文階以其不習政事故也冬十月戊寅工部尚書宇文愷卒十一月己卯以宗女華容公主嫁于高昌王辛巳光祿大夫韓壽卒甲申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除名為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是歲大旱疫民多死山東尤甚密詔江淮南諸郡閲

視民間童女姿質端麗者每歲貢之
九年春正月丁丑徵天下兵募民為驍果集于涿郡壬午賊帥杜彦永王潤等陷平原郡大掠而去辛卯置折衝果毅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領驍果乙未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劫掠山東靈武白榆妄稱奴賊劫掠牧馬北連突厥隴右多被其患遣將軍范貴討之連年不能尅戊戌大赦己亥遣代王侑刑部尚書衛元鎮京師辛丑以右驍衛將軍李渾為右驍衛大將軍二

月己未濟北人韓進洛聚衆數萬為羣盜壬午復宇文
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三月丙子濟北人孟海公起
兵為盜衆至數萬丁丑發丁男十萬城大興戊寅幸遼
東以越王侗工部尚書樊子蓋鎮東都庚子北海人郭
方預聚徒為賊自號盧公衆至三萬攻陷郡城大掠而
去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趣平
壤城五月丁丑熒惑入南斗己卯濟北人甄寶車聚衆
萬餘寇掠城邑六月乙巳禮部尚書楊元感反於黎陽

丙辰元感逼東都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反為賊所敗
戊辰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麗庚午上班師高麗𣏌
後軍敕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後拒遣左翊衛大將軍
宇文述左候衛將軍屈突通等馳傳發兵以討元感秋
七月己卯令所在發人城縣府驛癸未餘杭人劉元進
舉兵反衆至數萬八月壬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等
破楊元感於閿鄉斬之餘黨悉平癸卯吳人朱燮晉陵
人管崇擁衆十萬餘自稱將軍冦江左甲辰制驍果之

家蠲免賦役丁未詔郡縣城去道過五里巳上者徙就之戊申制盜賊籍没其家乙卯賊帥陳瑱等三萬攻陷信安郡辛酉司農卿光禄大夫葛國公趙元淑以罪伏誅九月巳卯濟陰人吳海流東海人彭孝才並舉兵為盜衆至數萬庚辰賊帥梁慧尚聚衆四萬陷蒼梧郡甲午車駕次上谷以供費不給上大怒免太守虞荷等官丁酉東陽人李三兒向但子舉兵作亂衆至萬餘閏月巳巳幸博陵冬十月丁丑賊帥吕明星率衆數千圍東

郡虎賁郎將費青奴擊斬之乙酉詔以博陵為高祖歷試之地可改為高陽郡赦境内死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名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壬辰以納言蘇威為開府儀同三司朱燮管崇推劉元進為天子遣將軍吐万緒魚俱羅討之連年不能尅齊人孟讓王薄等衆十餘萬據長白山攻剽諸郡清河賊張金稱衆各數萬勃海賊帥格謙自號燕王孫宣雅自號齊王衆各十萬山東苦之丁亥以右候衛將軍郭榮為右候衛大將軍十一

月己酉右候衛將軍馮孝慈討張金稱於清河反爲所敗孝慈死之十二月甲辰車裂楊元感弟朝請大夫積善及黨與十餘人仍焚而揚之丁亥扶風人向海明舉兵作亂稱皇帝建元白烏遣太僕卿楊義臣擊破之

十年春正月甲寅以宗女爲信義公主嫁於突厥曷娑那可汗二月辛未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往歲征遼東陣亡者衆不及埋藏可遣使分道收瘞設祭辛卯詔親征高麗分命六師百道俱進丁酉扶

風人唐弼舉兵反衆十萬推李弘為天子自稱唐王三月壬子行幸涿郡癸亥次臨榆宫親御戎服禡祭黄帝斬叛軍者以釁鼓夏四月辛未彭城賊張大彪聚衆數萬保縣薄山為盜遣榆林太守董純擊破斬之甲午車駕次北平五月庚子詔舉郡孝悌廉潔各十人壬寅賊帥宋世謨陷琅邪庚申延安人劉迦論舉兵反自稱皇王建元大世六月辛未賊帥鄭文雅林寶護等衆三萬陷建安郡太守楊景祥死之秋七月癸丑車駕次懷遠

鎮乙卯曹國遣使貢方物甲子高麗遣使請降因送斛斯政上大悅八月己巳班師右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鄭榮卒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京師十一月丙申支解斛斯政於金光門外乙巳有事於南郊己酉賊帥司馬長安破長平郡乙卯離石胡劉苗王舉兵反自稱天子以其弟六兒為永安王衆至數萬將軍潘長文討之不能尅是月賊帥王德仁擁衆數萬保林慮山為盜十二月壬申上如東都其日大赦天下戊子入東都

庚寅賊帥孟讓衆十餘萬據都梁宫遣江都丞王世充擊破之盡虜其衆

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宴百寮突厥新羅靺鞨畢大辭訶咄傳越烏那曷波臘吐火羅倶慮建忽論靺鞨訶多沛汗龜兹疏勒于闐安國曹國何國穆國畢衣密失範延伽折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戊戌虎賁郎將高建毗破賊帥顔宣政於齊郡虜男女數千口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二月戊辰賊帥楊仲緒

率衆萬餘攻北平滑公李景破斬之庚午詔百姓悉城
居丙子王須拔反自稱漫天王國號燕賊帥魏刀兒自
稱歷山飛衆各十餘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三月丁酉
殺右驍衛大將軍光祿大夫郕公李渾將作監光祿大
夫李敏並族滅其家癸卯賊帥司馬長安破西河已酉
幸太原避暑汾陽宮秋七月已亥淮南人張起緒舉兵
為盜衆至三萬辛丑光祿大夫右禦衛大將軍張壽卒
八月乙卯巡北塞戊辰突厥始畢可汗率騎數十萬謀

襲乘輿義成公主遣使告變壬申車駕馳幸鴈門癸酉突厥圍城官軍頻戰不利上大懼欲率精騎潰圍而出民部尚書樊子蓋固諫乃止齊王暕以後軍保于崞縣甲申詔天下諸郡募兵於是守令各來赴難九月甲辰突厥解圍而去丁未曲赦太原鴈門死罪已下冬十月壬戌上至于東都丁夘彭城人魏騏驎聚衆萬餘為盜冦魯郡壬申賊帥盧明月聚衆十餘萬冦陳汝間東海賊李子通擁衆度淮自號楚王建元明政寇江都十一

月乙卯賊帥王須拔破高陽郡十二月戊寅有大流星如斛墜明月營破其衝車庚辰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討絳郡賊敬盤陁柴保昌等經年不能尅譙郡人朱粲擁衆數十萬寇荊襄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漢南諸郡多為所陷焉

十二年春正月甲午鴈門人翟松柏起兵於靈邱衆至數萬轉攻傍縣二月已未真臘遣使貢方物甲子夜有二大鳥似鵰飛入大業殿止于御幄至明而去癸亥東

海賊盧公暹率衆萬餘保于蒼山夏四月丁巳顯陽門
灾癸亥魏刁兒所部將甄翟兒號歴山飛衆十萬轉寇
太原將軍潘長文討之反為所敗長文死之五月丙戌
朔日有蝕之既癸巳有大流星隕於吳郡為石壬午上
於景華宫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徧巖谷
秋七月壬戌民部尚書光禄大夫濟北公樊子蓋卒甲
子幸江都宫以越王侗光禄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
檢校民部尚書韋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

楚等總留守事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表諫不宜巡幸上大怒先解其頤乃斬之戊辰馮翊人孫華自號總管舉兵爲盜高涼通守洗珤徹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己巳熒惑守羽林月餘乃退車駕次汜水奉信郎王愛仁以盜賊日盛諫上請還西京上怒斬之而行八月乙巳賊帥趙萬海衆數十萬自恒山寇高陽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壞牆癸丑有大流星如甕出羽林九月丁酉東海人杜揚州沈覓

敵等作亂衆至數萬右禦衛將軍陳稜擊破之戊午有
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虵形注於南斗壬戌安定人茘
非世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自號將軍冬十月已丑開
府儀同三司左翊衛大將軍光禄大夫許公宇文述薨
十二月癸未鄱陽賊操天成舉兵反自號元興王建元
始興攻陷豫章郡乙酉以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為開
府儀同三司行左翊衛大將軍壬辰鄱陽人林士弘自
稱皇帝國號楚建元太平攻陷九江廬陵郡唐公李淵

破甄翟兒於西河虜男女千口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齊郡賊杜伏威率衆度淮攻陷歷陽郡丙辰勃海賊竇建德設壇於河間之樂壽自稱長樂王建元丁丑辛巳賊帥徐圓朗率衆數千破東平郡弘化人劉企成聚衆萬餘人為盜傍郡苦之二月壬午朔方人梁師都殺郡丞唐世宗據郡反自稱大丞相遣銀青光禄大夫張世隆擊之反為所敗戊子賊率王子英破上谷郡己丑馬邑校尉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

兵作亂北連突厥自稱定楊可汗庚寅賊帥李密翟讓等陷興洛倉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崱擊之反為所敗死者十五六庚子李密自號魏公稱元年開倉以賑羣盜衆至數十萬河南諸郡相繼皆陷焉壬寅劉武周破虎賁郎將王智辯於桑乾鎮智辯死之三月戊午廬江人張子路舉兵反遣右禦衛將軍陳稜討平之丁丑賊帥李通德衆十萬寇廬江左屯衛將軍張鎮州擊破之夏四月癸未金城校尉薛舉率衆反

自稱西秦霸王建元秦興攻陷隴右諸郡己丑賊帥孟讓夜入東都外郭燒豐都市而去癸巳李密陷廻洛東倉丁酉賊帥房憲伯陷汝陰郡是月光禄大夫虎賁郎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等並以衆叛歸李密五月辛卯夜有流星如甕墜於江都甲子唐公李淵起兵太原丙寅突厥數千騎寇太原淵擊破之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屍丙辰武威人李軌舉兵反攻陷河西諸郡自稱涼王建元安樂八月辛巳唐公李淵破虎牙郎將宋老

生於霍邑斬之九月己丑帝括江都子女寡婦以配從兵是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叛歸李密與賊帥李文相攻陷黎陽倉彗星見於營室冬十月丁亥太原楊世洛聚衆萬餘人冦掠城邑丙申羅令蕭銑以縣反鄱陽人董景珍以郡反迎銑於羅縣號為梁王攻陷傍郡戊戌虎賁郎將高毗敗濟北郡賊甄寶車於嚂山十一月丙辰唐公李淵入京師辛酉遥尊帝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改元義寧上起宫丹陽將遜于江左有烏鵲來

巢幄帳驅不能止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揚子日光四散如流血上甚惡之義寧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虎賁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監門直閣裴虔通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武勇郎將趙行樞鷹揚郎將孟景內史舍人元敏符璽郎李覆牛方裕千牛左右李本弟孝質直長許弘仁薛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于温室時年五十蕭后令宮人撤牀簀為棺以埋之化及發後右禦衛將軍

陳稜奉梓宮於成象殿葬吳公臺下發斂之始容貌若生衆咸異之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初上自以蕃王次不當立每矯情飾行以釣虛名陰有奪宗之計時高祖雅重文獻皇后而后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愛帝後庭有子皆不育之示無私寵取媚於后大臣用事者傾心與交中使至第無貴賤皆曲承顔色申以厚禮婢僕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謀於文獻皇后楊素等因機構扇遂成廢立自高祖

大漸暨諒闇之中蒸淫無度山陵始就即事廵游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乃盛治宫室窮極侈靡名募行人分使絶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栁城之外課天下富室分道市戎馬疋直十餘萬富室坐是凍餒者十家而九性多詭譎所幸之處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輙數道置頓四海珍羞殊味水陸必備焉求市者無遠不至郡縣競為獻食豐厚者進擢踈儉者獲罪姦吏侵漁

內外虛竭頭會箕斂民不聊生于時軍國多務日不暇給帝方驕怠惡聞政事寃屈不理奏請罕决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構其罪而族滅之高頻賀若弼先皇心膂參謀帷幄張衡李金才藩邸故舊績著經綸惡其直道忌其正言求其無形之罪加以丹頸之戮其餘事君盡禮謇謇匪躬無罪無辜横受夷戮者不可勝紀政刑弛紊賄貨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六軍不息百役繁興行者不歸居者失業人饑相食邑

落爲墟上弗之恤也東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費不給逆收數年之賦所至唯與後宮流連耽湎惟日不足招迎姥媪朝夕共肆醜言又引少年令與宮人穢亂不軌不遜以爲娛樂區宇之内盜賊蜂起刼掠從官屠陷城邑近臣互相掩蔽皆隱賊數不以實對或有言賊多者輒大被詰責各求苟免上下相蒙每出師徒敗亡相繼戰士盡力不加賞賜百姓無辜咸受屠戮蒸庶積怨天下土崩至於就禽而猶未之寤也

煬帝大業十三年其年唐立恭帝改義寧明年而

煬帝遇弒即位十四年

恭皇帝諱侑元徳太子之子也母曰韋妃帝性聰敏有氣度大業三年立為陳王後數載徙為代王及煬帝親征遼東令於京師總留事十一年從幸晉陽拜太原太守尋鎮京師唐公李淵入長安尊煬帝為太上皇奉帝纂業以十一月壬戌即皇帝位於大興殿大赦天下詔改大業十三年為義寧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

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甲子以光禄大夫大將軍太尉唐公李淵為假黄鉞使持節大都督内外諸軍事尚書令大丞相進封唐王丙寅詔軍國機務事無大小文武設官位無貴賤憲章賞罰咸歸相府已巳以唐王李淵子隴西公建成為唐國世子敦煌公世民為京兆尹攺封秦公元吉為齊公太原置鎮北府乙亥張掖康老和舉兵反十二月癸未薛舉自稱天子冦扶風秦公世民為元帥擊破之丁亥桂陽人

曹武徹舉兵反建元通聖丁酉唐兵禽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於閿鄉乙巳賊帥張善安陷廬江郡

二年春正月丁未詔唐王李淵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羽葆鼓吹壬戌將軍王世充為李密所敗河内通守孟善誼虎賁郎將王辯楊威劉長恭梁德董智通皆死之庚戌河陽郡尉獨孤武都降於李密三月丙辰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弑太上皇於江都宫右禦衛將軍獨孤盛死之齊王暕趙王杲燕王倓右翊衛

大將軍宇文恊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緼給事郎許善心皆遇害化及立秦王浩為帝自稱大丞相朝士文武皆受其官爵光祿大夫宿公麥才折衝郎將朝請大夫沈同謀討賊夜襲化及營反為所害戊辰詔唐王李淵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唐國置丞相已下一依舊式五月乙巳朔詔唐王李淵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金根車駕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車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后王

子王女爵命之號一遵舊典戊午詔遜位于唐如漢魏故事仍敕有司凡有表奏辭讓皆不得以聞唐受命以帝為酅國公武徳二年夏五月崩年十五

[stamp]

恭帝義寧二年

右隋三帝凡三十八年為唐所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十八 史部

通志卷十九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后妃傳第一

前漢

高祖呂皇后 戚夫人　孝惠張皇后　高祖薄姬　孝文竇皇后 兄長君 弟少君　孝景薄皇后　孝景王皇后

孝武陳皇后　孝武衛皇后　孝武尹倢伃 邢夫人

孝武鉤弋趙倢伃　孝武李夫人　孝昭上官皇后安禁　衛太子史良娣　史皇孫王夫人　孝宣許皇后　孝宣霍皇后　孝宣王皇后　孝元王皇后　孝成許皇后　孝成班倢伃　孝成趙皇后　孝元傅昭儀　定陶丁姬　孝哀傅皇后　孝元馮昭儀　中山衛姬　孝平王皇后

後漢公主附

光武郭皇后　光烈陰皇后　明德馬皇后　賈貴人

章德竇皇后 梁貴人 和帝陰皇后 和熹鄧皇后

安思閻皇后 順烈梁皇后 虞美人 陳夫人 孝崇匽皇后

桓懿獻梁皇后 桓鄧皇后 桓思竇皇后

孝仁董皇后 靈帝宋皇后 靈思何皇后 王美人

弘農王唐姬 獻帝伏皇后 獻穆曹皇后

魏

武宣卞皇后 文昭甄皇后 文德郭皇后 明

悼毛皇后 明元郭皇后

蜀

先主甘皇后　先主穆皇后　後主敬哀皇后

後主張皇后

吴

孫破虜吴夫人吴景　吴主權謝夫人謝承　吴主權徐夫人徐琨　吴主權步夫人　吴主權王夫人　吴主權

王夫人　吴主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

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前漢

班固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内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㜪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大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末

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盖難言之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

中二千石比關內侯傛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馬門外

高祖吕皇后父吕公單父人也好相人高祖微時吕公

見而異之乃以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公為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為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太子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言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益疎如意且立為趙王留長安幾代太子者數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留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為列將從征伐長兄

澤為周呂侯次兄釋之為建城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

高祖四年臨泗侯呂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

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

歌曰子為王母為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為伍相離三

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

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

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来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

迎趙王霸上入宫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

不能早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𤋱耳飲瘖藥使居鞠域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陳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

后畏君等令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甚哀呂氏權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共王恢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台子通為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為列侯追尊父呂公為呂宣王兄周呂侯為悼武王太后八年春祓還道見物如犬據其

捥卜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捥傷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令王吕氏大臣不平我即崩恐其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吕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敖尚帝姊魯元公主生后惠帝即位吕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為皇后欲

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為有身取後宫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以呂禄女為皇后欲連根固本牢甚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太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山淮南濟川王皆以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

廢處北宮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家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姬父死山隂因葬焉及諸侯叛秦魏豹立為魏王而魏媼内其女於魏宫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内後宫歳餘不得幸始

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王坐河南宮成臯靈臺此二美人侍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暮夜夢蒼龍據妾胸上曰此貴徵也吾為汝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其後希見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太后其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

皇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立代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薄昭為軹侯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乃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早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乃召復魏氏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葬南陵因呂后不合葬長陵故特自起陵近孝文

霸陵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趙之清河觀津人呂后時以良家子選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泣涕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嫖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為帝後王

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立數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嫖為館陶長公主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是為梁孝王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詔追封竇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畧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

脱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以何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匄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竇后持之而涕泣交横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金錢田宅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

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用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所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封廣國為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俠喜士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凡三人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而尊其術太后後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建

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宫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至孝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以為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為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槐里人母曰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

嫁長陵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為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倚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為太子而王夫人男為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為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

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

夫人為皇后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生四男兒姁早卒四子皆為王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宫公主次隆慮公主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仲為共侯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共侯法初皇

太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帝曰何為不早言乃車駕自往迎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横於京師太后凡立二十五年

後景帝十五歲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爲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即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

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后廼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即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餘人飾置家帝祓霸上還過平陽主主見所侍美人帝不說既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帝起更衣子

夫侍尚衣軒中得幸還坐歡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宫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彊飯勉之即貴顧無相忘入宫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宫人不中用者斥出之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驃騎將

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皆早卒後有尹倢伃鉤弋夫人更幸衛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敗太子亡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黄門蘇文姚定漢輿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柏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謚曰思后置園邑三百

家長丞周衛奉守焉

孝武尹夫人號倢伃邢夫人號娙娥俱為武帝所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於帝曰願見邢夫人帝許之即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来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来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矣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褚先生曰浴不必江

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孝武鉤弋夫人趙倢伃昭帝母也河間人武帝廵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為中黃門死長安葬雍門拳夫人進為倢伃居鉤弋宮大有寵本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

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及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早薨鉤弋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常言類我又感其生與衆異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欲立少子也後數日上幸甘泉以微過譴責鉤弋倢伃倢伃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倢伃還顧帝曰趣

行汝不得活使仔死雲陽宮時暴風揚塵百姓傷感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者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未幾帝疾病乃立鉤弋子為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輔少主以所畫周公負成王像賜之既而帝崩昭帝

即位追尊鉤弋倢伃為皇太后發卒二萬人起雲陵邑三千戸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得封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律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

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善
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
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
少而早卒上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及衛思后廢
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
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
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毁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
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

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媠見帝上曰夫人但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與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欷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皆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攣力

全反又讀作戀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毁壞顏色非故必且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之其後上以夫人兄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為協律郎都尉上思念夫人不已有方士齊人李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遥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姍先安反令樂府諸音家絃歌

之上又自作賦以悼之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宫

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桀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為羽林期

門郎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

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廐令

上甞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曰以我不復

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

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

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軍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公主居禁中共養帝蓋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欲因光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得入為皇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

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倢伃安為騎都尉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自欲燒物安醉則裸行内與後母及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其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守謂求請也大將軍光為丁外人求侯及桀欲妄官祿外人光執正皆不聽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

月且盡蓋主為充國入馬二十疋贖罪廼得減死論由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臣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問光光執不許又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寖恚遂結黨與謀殺

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桀安宗族皆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復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冢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絝多其

帶故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即位尊為皇太后光與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凡恭以元鼎四年入為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

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為宣帝而貞君及恭已死恭三子皆以舊恩封長子髙為樂陵侯曾為將陵侯元為平臺侯及髙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史氏侯者凡四人髙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大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

孫皇孫妻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宣帝即位追尊母王夫人謚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陵長丞奉守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媪媪男無故無故弟武皆隨使者詣闕時乘黄牛車故百姓謂之黄牛媪初上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既得王媪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知識者皆曰王媪媪言名妄

人家本涿郡蠡吾平鄉年十四嫁為同鄉王吏得妻吏得死嫁為廣望王廼始婦産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廼始曰予我翁須自養長之媪為翁須作縑單衣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来歸取冬夏衣居四五歲翁須来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子之媪即與翁須逃走之平鄉仲卿載廼始共求媪媪惶急將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柰何欲予他人仲卿詐曰不

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當之柳宿媪與迺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欲為女自言翁須曰毋置之何家不可以居自言無益也媪與迺始還求錢用隨逐至中山盧奴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媪與翁須共宿明日迺始留視翁須媪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媪糶買未具迺始来歸曰翁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絶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師遂辭往二十歳太子舍人侯明起從長安来求歌舞

者請翁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宣奏王媪悼后母明白上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以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廼始以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廼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冢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

曰昭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援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若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後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

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敗賀坐下刑以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以女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賀廼止時許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

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迺置酒請之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霍光夫人顯欲貴其

小女道無從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稱衍字曰少夫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大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

曰藥雜治當先甞安可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宫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黙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許后

立三年而崩謚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為杜陵南園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謚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以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亦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奉戴侯後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既使

淳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為成君衣被治入宮具勸光內
之果立為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
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以婦
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
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輿駕侍從甚盛賞賜官
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顓房燕立三
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為太子昌成君者為平
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

有子反為王邪復敎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既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廢處昭臺宮霍后立五年廢後十二年徙雲林館乃自殺葬昆吾亭東初霍光及凡驃騎將軍去病皆自以功伐封侯居位宣帝以光故封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為列侯侯者前後四人

孝宣王皇后其先髙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

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好鬬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輙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即位召入後宫稍進爲倢伃是時館陶主母華倢伃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衛倢伃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早失母幾爲霍氏所害於是乃選後宫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倢伃爲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爲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爲卭成侯立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爲皇太后封太

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年奉光薨謚曰共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内侯食邑千戸王氏列侯二人關内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卭成太后卭成太后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奉光孫勲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詔封共侯曾孫堅固為卭成侯至王莽乃絶

孝元王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黄帝之後其自本曰黄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嬀汭以嬀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奔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文景間安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生賀字翁孺為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堅盧等黨與及吏畏懦逗遛當坐者翁孺皆

縱不誅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為怨迺徙魏郡元城委粟里為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王翁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虚即沙鹿

也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云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次譚子元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雉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與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後以妬去更嫁為河內苟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嘗許嫁未行所許

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又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乃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太子憐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恚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虞侍太子者五

人政君與在其中及太子朝皇后廼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得已於皇后彊應曰此中一人可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長御即以為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濁賢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者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畫堂為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

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元皇帝立太孫為皇太子以母
王妃為倢伃封父禁為陽平侯後三日倢伃立為皇后
禁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謚曰頃
侯長子鳳嗣侯為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見
太子壯大寛博恭慎其後幸酒樂燕樂元帝不以為能
而傅昭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藝上甚愛之
常有意欲廢太子而立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
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

素謹慎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成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也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為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言事者多以為然鳳懼

上書乞骸骨辭職上詔報勉令就位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謚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后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侯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産唯曼早卒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苟氏妻生一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

執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遜無所顓左右常
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
詩賦甚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
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
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廼止其見憚如此上即
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
先帝意遇之甚厚賞賜十倍於他王不以往事為纖介
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

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不復相見爾長留侍我矣其後
天子疾益有瘳共王於是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見親
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蝕鳳因言日蝕
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
留侍京師詭正非常故天見戒宜遣歸國上不得已於
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訣京兆尹王章
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乃奏封事言
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蝕之

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茍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權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無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自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王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甞適人於禮不宜配至尊託以為

宜子内之後宫茍以私其妻弟閻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他所不見者鳳不可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悟納之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瑯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知謀有餘宜

恣朝政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欲倚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因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為之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鳳弗忍廢迺報鳳令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

上夷狄欲絶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又以侍中太僕音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西象白虎其奢僭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

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鳳輔政凡十一年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勑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奉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為衛

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谷永説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詔封音為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戸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長安城引内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輯濯越歌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内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於是上怒

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謝太后上聞之
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
穿帝城決引灃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瑣紅陽
侯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賓客為羣盜司隸京兆皆阿
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省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
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
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
今將一施之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

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藉藳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久之平阿侯譚薨謚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早死獨不得封寡婦渠供養東宮曼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常以為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為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十人上悔廢平阿侯譚不輔政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

幕府得舉吏如將軍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為修整數諫
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弔贈如大將軍謚曰敬侯子舜
嗣侯為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為大司馬衛將
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病乞骸
骨天子閔之更以為大將軍益封二千戶商薨弔贈如
大將軍故事謚曰景成侯子況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
政有罪過上乃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為大司馬
驃騎將軍歲餘益封千七百戶髙平侯逢時無材能名

稱是歲薨謚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即位二
十餘年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為王王祖母
傅太后重賂遺根為王求漢嗣根為言上亦欲立之遂
徵定陶王為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乃益封
根五千户賜安車駟馬黄金五百斤罷就第先是定陵
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為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
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侯立相連長下獄死立
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亦以為莽有

忠直節上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為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乃下詔益封根二千戸舜五百戸莽三百五十戸以莽為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喜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隷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

殿上赤墀戶青瑣游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
為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之推親
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壞亂制度先帝棄
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
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及根兄子
成都侯况亦聘故掖庭貴人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
不道於是天子遣根就國免况為庶人歸故郡根及况
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後二歲傅太后帝母丁姬皆

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儀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書言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勑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甚非先帝託陛下奉承東宮之意帝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為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為大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

哀帝後是為平帝平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顓威福紅陽侯立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内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謚曰荒侯子柱嗣仁謚曰剌侯子術嗣是歲元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為皇后又奏尊莽為宰衡莽既外壹羣臣令稱己功德又内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

君俠為廣恩君君力為廣惠君君弟為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莾莾又知太后婦人猒居深宮中莾欲虞樂以市其權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春幸繭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水而祓除夏遊篽宿鄠杜之間秋歷東館望昆明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殿名校獵上蘭登長平館臨涇水而覽焉篽宿苑在長安城南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上蘭觀名在上林中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從容言曰我始入太

子家時見於丙殿至今五六十歲尚頗識之莽遂導太后幸太子宮甚說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為最吉乃風公卿奏請立嬰為孺子令宰衡安漢公莽踐阼居攝如周公傅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

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
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
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
皇璽及高祖誅項籍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
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及莽即位請
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勑太后
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為莽求璽怒罵之曰而屬
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

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以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廼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

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迺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於是莽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罪當誅時冠軍張永遂獻符命銅壁有新室文母太皇太后之文迺上言太皇太后宜更命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遂下詔以壁文視羣公親率王侯卿士奉上皇太后

璽綬太后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初莽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及是改號故絶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好出游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撤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迺

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得久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簒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者無所不為然愈不説莽更漢家黑貂著黄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年二月癸丑崩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其協於元城沙鹿太陰精者謂夢月也王氏當成帝

之世十侯五大司馬外戚之盛自漢以来莫及焉太后
崩後十年為地皇三年漢兵起明年三輔豪桀誅莽初
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少子丹為中山太
守世祖初起時丹降為將軍戰死世祖閔之封丹子泓
為武桓侯傳爵於後司徒掾班彪曰自三代以来春秋
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
吕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
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

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皇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禍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迎者侍送還白太子懽悅狀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又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之敬之無失其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近世之事語在長老耳中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絫賜黃金二百斤以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謚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即位常寵於上後

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灾異劉向谷永皆陳其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皇后素驕貴意不能平乃上疏言頃者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發宮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竟寧元帝時也妾自念入椒房以来凡車輿服御及遺賜外家未甞有所踰越每輒決上可覆問也自餘宮中小有發取於誼未害而家吏動相約制繩以詔書使妾不得揺手柰何妾薄

命端遇竟寧前書奏上於是探劉向谷永所言以報大要誡其謙約焉而后終以為恨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為鳳所不佑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為媚道祝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后坐廢處昭臺宮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后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

歲餘還徙長定宮後九年上憐許氏詔還平恩侯旦及
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孊寡居與
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因為之小妻長紿之曰我能白東
宮復立許皇后為左皇后廢后因孊私賂遺長數通書
記相報謝長書有誖謾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
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倢伃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
為倢伃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游於後

庭嘗欲與倢伃同輦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倢伃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為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踰越禮制寖盛於前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

鴻嘉三年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后坐廢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假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而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妬倢伃恐久見危遂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倢伃退處東宮作賦以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

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

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重曰潛元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横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

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帝崩倢伃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宮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舉二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過陽阿主家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倢伃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

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太后指上立封趙倢伃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倢伃為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為定陵侯皇后既立寵少衰而弟絶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髤許求反一再漆也切皆銅沓冒黄金塗切千結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他合反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黄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飾之壁帶壁之横木露出如帶壁帶之中以金為釭若車釭之形釭中著珠璧翠羽釭音工自後宮未嘗有馬姊弟專寵十年餘卒皆無子末年定陶王來朝王

祖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遂立定陶王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帳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韈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曰皇帝暴崩羣衆讙譁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逼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為

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氏侯者二人後數月司隷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産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黄門王舜吴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

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黄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柰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

令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内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

兒安在危殺之矣柰何令長信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
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寧自殺邪若外家
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
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
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三召留數月
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懷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乳
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
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

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户柱
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
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
下自知是不食為何陛下常自言不負女今美人有子
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
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
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
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

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坐須臾開戶嘑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為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

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臣謹案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當伏族誅令同

産親屬尚在尊貴之位逼近帷幄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及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不宜暴露先帝私燕流傳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内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先是哀帝為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窮竟其事傅太后德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焉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及哀帝崩王莽乃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弟昭儀

俱侍帷幄姊弟專寵殘滅繼嗣以危宗廟悖天犯祖無為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後月餘復有詔廢為庶人令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謡曰燕燕尾涏涏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来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鍰也

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内温人蚤卒母更嫁為

魏郡鄭翁妻生男惲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即位立為倢伃甚有寵為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產一男一女女為平都公主男為定陶恭王王有才藝尤愛於上元帝既重傅昭儀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

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中山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驃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為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為太子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詔傅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頃之成帝母王太后以太子小

而傅太后抱養之令十日一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成帝崩哀帝即位王太后詔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廼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傅太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為崇祖侯恭皇后父為褒德侯後歲餘

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
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太后丁后為帝
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為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
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
后為皇太后並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
為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
於前殿傅太后父同産弟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
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

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為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為陽信侯追尊惲為陽信節侯鄭氏傅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餘人傅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家在山陽

瑕丘父至盧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為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為姬王后張氏無子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為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早卒封其子滿為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為左將軍憲為太僕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建平二年丁太后崩哀帝詔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驃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

陶貴震山東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恭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恭王母丁姬前懐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不應禮請發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恭王母歸定陶葬恭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

丁姬椁户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椁中器物莽復奏言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及有珠玉之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奏可既開傅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恭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丁傅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傅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為定陶王時傅太后欲重親取以配王王入為漢太子傅氏女為妃哀帝即位成帝大行尚在前殿而傅太后封傅妃父晏為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為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長久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為皇后傅氏既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

號終没至廼酖食於左坐誖逆無道令令孝哀皇后退處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為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即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為執金吾昭儀始為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倢伃時父奉世為右將軍光祿勲奉世長男野王為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為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倢伃内寵與傅昭儀等建昭

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則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元帝嗟歎以此倍加禮重傅昭儀等皆慙明年夏馮倢伃男立為信都王尊倢伃為昭儀元帝崩為信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少弟也是歲

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眚病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傅昭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凡馮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傅太后指幾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

及寡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醫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醫修氏刺治武帝得二千萬耳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曰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殺我也乃飲藥自殺先未死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為庶人徙雲陽宫既死有司復奏太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

侯參君之習夫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弁為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免為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内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為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為庶人徙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為宣帝倢伃生楚孝王長女又為元帝倢伃生

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
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平帝年二歲孝王薨
代為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王莽迎中山王立為
帝莽欲顓國權懲丁傅行事以帝為成帝後母衛姬及
外家不當得至京師乃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為中
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即拜
為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為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
弟元爵關內侯賜帝三妹皆為封君食邑各二千户莽

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
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幾得至京師莽白
太皇太后下詔褒稱之復以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
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增傅相以下秩
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宇復教令上書求
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為中
山王后免后徙合浦唯衛太后在王莽簒國廢為家人
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即位年九歲成帝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太后不得已而許之詔遣納采用太牢祠宗廟明年春遣三公以下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諸迎皇后及行禮者皆增秩賜金帛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

諸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
新侯臨為賞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元孫嬰
為孺子莽攝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
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公太后時年十八為人
婉瘱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
嫁之乃更號為黄皇室主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
子豫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
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燒燔未央宫后曰何

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後漢

范曄曰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内職焉后正位宫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賔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

陰化修成内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晉獻升戎女為元妃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爰逮戰國風憲逾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帷薄不修孝文衽席無辯然而選納尚簡飾翫少華自武元之後

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妖幸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宫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宫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宫教頗修登建嬪后

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絶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質桓靈臨朝者六后章帝竇太后和熹鄧太后安思閻太后順烈梁太后桓思

竇太后靈思何太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縲絏於圄犴之下湮滅連踵傾輈繼路而赴蹈不息爊爛為期終陵夷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歎畧同一揆故考列行跡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私恩追尊非當時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纘西京外戚云爾

光武郭皇后諱聖通真定槀人也為郡著姓父昌讓田宅財産數百萬與異母弟國人義之仕郡功曹娶真定恭王女號郭主生后及子況昌早卒郭主雖王家女好禮節儉有母儀之德更始二年春光武擊王郎至真定因納后有寵及即位以為貴人建武元年生皇子彊帝善況小心謹慎況年始十六拜黄門侍郎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彊為皇太子封況緜蠻侯況雖以后弟貴重而謙恭下士頗有聲譽十四年遷城門校尉其後后以寵

稍衰數懷怨懟十七年廢為中山王太后進后中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徙封沉大國為陽安侯后從兄竟以騎都尉從征伐有功封為新郪侯官至東海相竟弟匡為發干侯官至太中大夫后叔父梁早終無子其壻南陽陳茂以恩澤封南𦂳侯二十年中山王輔復徙封沛王后為沛太后況遷大鴻臚帝數幸其第會公卿諸侯親家飲燕賞賜金錢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二十六年后母郭主薨帝臨喪送葬遣使迎昌喪柩

與主合葬追贈昌陽安侯謚曰思二十八年后薨葬北
芒帝憐郭氏詔況子璜尚淯陽公主除璜為郎顯宗即
位況與帝舅陰識陰就並為特進俱被恩寵永平二年
況卒帝親自臨喪謚曰節侯子璜嗣元和三年肅宗北
巡過真定會諸郭以太牢上郭主冢賞賜甚多永元初
璜為長樂少府子舉為侍中兼射聲校尉及大將軍憲
被誅舉以憲子壻謀逆故父子俱下獄死家屬徙合浦
宗族為郎吏者悉免官新郪侯竟初為騎將從征伐有

功拜東海相永平中卒子嵩嗣嵩卒追坐染楚王英事
國廢建初二年章帝紹封嵩子勤為伊亭侯勤無子國
除發干侯匡官至太中大夫建武三十年卒子勲嗣勲
卒子駿嗣永平十三年亦坐楚王英事失國建初三年
復封駿為觀都侯卒無子國除郭氏侯者凡三人皆絶
國
光烈陰皇后諱麗華南陽新野人初光武適新野聞后
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歎曰仕宦當

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更始元年六月遂納后於宛當成里時年十九及光武為司隸校尉方西之洛陽令后歸新野及鄧奉起兵后兄識為之將后隨家屬徙淯陽止於奉舍光武即位令侍中傅俊迎后與湖陽寧平主諸宮人俱到洛陽以后為貴人帝以后雅性寬仁欲崇以尊位后固辭以郭氏有子終不肯當故遂立郭氏為后建武四年從征彭寵生顯宗於元氏九年有盜刧殺后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詔追爵謚貴人父陸

為宣愍哀侯弟訢為宣義恭侯以弟就嗣哀侯後十七年廢皇后郭氏而立貴人為皇后后在位恭儉少嗜玩不喜笑諠性仁孝多矜慈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曾不流涕帝見嘗歎息顯宗即位尊后為皇太后永平三年帝從太后幸章陵置酒舊宅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七年崩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合葬原陵明帝性孝追慕無已十七年正月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懽既寤悲不能寐即按歷明旦日吉遂

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採取以薦會畢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

明德馬皇后諱某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少喪父母凡容卿敏惠早夭母藺夫人悲傷發疾恍惚后時年十歲幹治家事勑制僮僕内外諮稟事同成人諸家異之后常久疾太夫人令筮之筮者曰此女雖有患狀而當大貴兆不可言也後又呼相者使占諸女相者見后大驚

曰我必為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力乃
當踰於所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虎賁中郎將梁松
黃門侍郎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為權貴
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絶竇氏婚求進
女掖庭乃上書曰臣叔父援孤恩不報而妻子特獲恩
全人情既得不死便欲求福竊聞太子諸王妃匹未備
援有三女大者十五次者十四小者十三儀狀髮膚上
中以下皆孝順小心婉靜有禮願下相工簡其可否如

有萬一援不朽於黃泉矣又援姑姊妹並爲成帝倢伃
冀因緣先姑當充後宮由是選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奉
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常居
後堂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
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
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撫育盡悴過於所生肅
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
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

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後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仲舒書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疎麤反以為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輙以風邪霧露為戒辭意款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濯龍

園名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
樂雖来無歡是以游娛之事希常從焉十五年帝案地
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於制
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
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
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為思所納卒
多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
后輙分解理趣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輙言及政事

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欲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
帝崩肅宗即位尊為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
感析别之懐各加厚賜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
醫藥事帝請之曰黄門舅旦夕共養且一年既無褒異
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
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
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
此上奏宜因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

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黄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横恣終至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任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熏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侍御

者不及逺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而已兾以黙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吾豈可上負先帝之㫖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柰何令臣獨不加恩於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

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帝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温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匈中氣不可不順也若

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為已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太后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太后常見外戚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温言賞以財位具有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時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娱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

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為列侯並辭讓願就闗内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而復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後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位歸第焉太后其年寢疾不信巫祝卜醫數勑絶禱祠至六月崩在

位二十三年年四十餘合葬顯節陵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宫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為貴人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宫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黄金千斤錢二千萬

章德竇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大司徒融之曾孫也祖穆父勲坐事死事在竇融傳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

公主后其長女也家既廢壞數呼相工問息耗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年六歲能書親家皆奇之建初二年后與女弟俱以選例入見長樂宮進止有序風容甚盛肅宗先聞后有才色數以訊諸姬傅及見雅以為美馬太后亦異焉因入掖庭見於北宮章德殿后性敏給傾心承接稱譽日聞明年遂立為皇后妹為貴人七年追爵謚父勲為安成思侯后寵幸特殊專固後宮初宋貴人生皇太子慶梁貴人生和帝后既無子並

忌疾之數間於帝漸致疎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殺廢慶為清河王語在慶傳梁貴人者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為伯母舞陰長公主所養年十六建初二年亦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為貴人四年生和帝后養以為已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死自是宫房慴息后愛日隆及帝崩和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皇太后臨朝尊母沘陽公主為長公主兄憲弟篤景皆貴顯擅威權後遂密謀不軌

永元四年發覺被誅九年太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亦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案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於是合葬敬陵在位十八年帝以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梁貴人於承光宮謚曰恭懷皇后

追服喪制百官縞素與姊大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

敬園安帝祖母宋貴人之園也

和帝陰皇后諱某光烈皇后兄執金吾識之曾孫也后少聰慧善書藝永元四年選入掖庭以先后近屬故得為貴人有殊寵八年遂立為皇后自和熹鄧后入宮愛寵稍衰數有恚恨后外祖母鄧朱出入宮掖十四年夏有言后與朱共挾巫蠱道事發覺帝遂使中常侍張慎與尚書陳褎於掖庭獄雜考案之朱及二子奉毅與后

弟軼輔敞辭語相連及以為祠祭祝詛大逆無道奉毅輔考死獄中帝使司徒魯恭持節賜后策上璽綬遷于桐宮以憂死立七年葬臨平亭部父特進綱自殺軼敞及朱家屬徙日南比景縣宗親外内昆弟皆免官還田里永初四年鄧太后詔赦陰氏徙者歸故郡還其貲財五百餘萬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后年五歲太傅夫人愛之自為

翦髮夫人年高目冥誤傷后額忍痛不言左右見者怪而問之后曰非不痛也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六歲能史書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每讀經傳輙下意問難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母常非之曰汝不習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務學寧當舉博士邪后重違母言晝修婦業暮誦經典家人號為諸生父訓異之事無大小輙與詳議永元四年當以選入會訓卒后晝夜號泣終三年不食鹽菜憔悴毀容后嘗夢捫天蕩蕩正青若有鍾乳狀乃

仰漱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之斯皆聖王之前占吉不可言又相者見后驚曰此成湯之法也家人竊喜而不敢宣后叔父陔言常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凡訓為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初太傅禹嘗歎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七年后復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后長七尺二寸姿顏姝麗絶異於衆左右皆驚八年冬入掖庭時年十六遂為貴人恭肅小心事陰

后盡禮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后嘗有疾帝令后母兄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為榮貴人反以為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采袿裳鮮明而后獨著素裝服無飾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

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廵後對不敢先隂后言帝知后勞心曲體歎曰修德之勞廼如是乎後隂后漸疎每常御見輙辭以疾時帝數失皇子后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愽帝意隂后見后德稱日盛不知所為遂造祝詛欲以為害帝嘗寢病危甚隂后密言我得意不令鄧氏復有遺類后聞乃對左右涕泣曰我竭誠盡心以事皇后竟不為所祐而當獲罪於天婦人雖無從死之義然周公身請武王之命越姬心誓必死之分上以報

帝之恩中以解宗族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宮人趙玉者固禁之因詐言屬有使來上疾已愈后信以為然乃止明日帝果瘳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發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后愈稱疾篤深自閉絕會有司奏建長秋宮詔立后焉后辭讓者三然後即位手書表謝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輙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

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殁前後十數後生者輙隱祕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和帝既葬宮人並令歸園太后贈賜甚厚是時新遭大憂法禁未設宮中亡大珠一篋太后念欲考問必有不辜乃親閱宮人觀察顏色即時首服又和帝幸人吉成為御者誣告以巫蠱事下掖庭考訊辭證明白太后疑之呼見實覈果御者所為莫不歎服以為聖明太后以淫祀無福詔罷諸祠官不合典禮

者又詔赦除建武以来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為平人減太官導官尚方内者服御珍羞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梁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太官湯官歳用二萬萬自是裁數千萬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悉斥賣上林鷹犬其蜀漢釦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止畫工三十九種又御府尚方織室錦繡冰紈綺縠金銀珠玉犀象瑇瑁雕鏤玩弄之物皆絶不作離宫别館儲峙米糒薪炭悉令省之又自御北

宮增喜觀閱問諸園貴人聽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禁中立安帝后猶臨朝聽政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殤帝康陵方中祕藏及諸工作事事減約十分居一詔告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令明加檢察外家親屬其有犯罪無得假貸永初元年爵號太夫人為新野君萬户供湯沐邑二年夏京師大旱親幸洛陽寺錄寃獄有囚實不殺人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

即呼還問狀具得枉實即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
宮澍雨大降三年秋太后體不安左右𧦅請祝辭願得
代命太后聞之即加譴怒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儺
逐疫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
減逐疫侲子之半悉罷象槖駝之屬豐年復故太后自
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
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
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

御班賜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及新野君薨太后憂哀毀損贈送甚厚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謚曰敬君太后諒闇既終七年正月初入太廟齋七日庚戌謁宗廟率命婦群妾相禮儀與皇帝交獻親薦成禮而退因下詔自今凡供薦新味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凡所省二十三種自太后臨朝水旱十歲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人饑或達旦不寐而躬自減徹以救災阨故天下復

平歲還豐穣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太后多德政欲
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述太后之美宜令史官著長樂
宫注聖德頌帝從之六年太后詔徵和帝弟濟北河閒
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
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時太后從兄
越騎校尉康以后久臨朝政内懐憂懼託病不朝太后
使宫婢問之宫婢失禮於康康訢之婢還言康詐疾而
語不遜太后遂免康官遣歸國絶屬籍永寧二年二月

太后寢疾漸篤乃乘輦於前殿見侍中尚書因北至太子新所繕宮還大赦天下賜諸園貴人王主群僚錢布各有差詔曰朕以無德託母天下而薄祐不天早離大憂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元戹運危於累卵勤勤苦心不敢以萬乘為樂上欲不欺天愧先帝下不違人負宿心誠在濟度百姓以安劉氏自謂感徹天地當蒙福祚而喪禍內外傷痛不絕頃以廢病沉滯久不侍祠自力上原陵加咳逆唾血遂至不解存亡大分無可柰何公

卿百官其勉盡忠恪以輔朝廷三月崩在位二十年年四十一合葬順陵

安思閻皇后諱姬河南滎陽人也祖父章永平中為尚書以二妹為貴人章有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以重職顯宗為後宮親屬竟不用出為步兵校尉章生暢暢生后后有才色元初元年以選入掖庭甚見寵愛為貴人二年立為皇后后專房妬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鴆殺李氏三年以后父侍中暢為長水校尉封北宜

春侯四年暢卒謚曰文侯子顯嗣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帝始親政三年以顯及弟景耀晏並爲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顯長社縣侯追尊后母宗爲滎陽君顯景諸子弟年皆童齓並爲黄門侍郎后寵既盛而兄弟頗預朝權后遂與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共譖皇太子保廢爲濟陰王四年春后從帝幸章陵帝道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内邂逅公卿立之還爲大害乃僞云帝疾甚徙御

卧車行四日驅馳還宮明日詐遣司徒劉喜請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后皇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立為皇帝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惲惲弟侍中篤篤弟大將軍長史宓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聖女永永婿黃門侍郎樊嚴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

禁省更為唱和皆大不道豐惲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宓嚴減死髡鉗貶寶為則亭侯遣就國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景為衛尉耀城門校尉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少帝立二百餘日而疾篤顯兄弟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顯屏語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時有定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又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黄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

濟陰王是為順帝顯景晏及黨與皆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比景明年太后崩在位十二年合葬恭陵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以聞及太后崩左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上尊謚曰恭愍皇后葬恭北陵為策書金匱藏于世祖廟

順烈梁皇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孫也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畧舉常以列女圖畫置於左右以自監戒父

商深異之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雖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慶流子孫者儻與此女乎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嘗見也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

馬陽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宫帝遂立貴人為皇后
后既少聰慧深覽前世得失雖以徳進不敢有驕専之
心每日月見謫輙降服求愆建康元年帝崩后無子美
人虞氏子炳立是為沖帝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沖
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
羌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斂煩數官民困竭太
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
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分兵討伐群寇消夷故

海內肅然宗廟以寧而凡大將軍冀鴆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以邪說疑誤太后遂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於宦官多所封寵以此天下失望和平元年春歸政於帝太后寢疾遂篤乃御輦幸宣德殿見宮省官屬及諸梁兄弟各勉以盡忠於國後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憲陵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又生女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沖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

政忌惡他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以聲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亦以梁氏故榮寵不及焉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議郎卑整以為言帝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以三牲告憲陵懷陵靜陵焉

孝崇匽皇后諱明為蠡吾侯翼媵妾生桓帝桓帝即位明年追尊翼為孝崇皇陵曰博陵以后為博園貴人和

平元年梁太后崩乃就博陵追尊后為孝崇皇后遣司徒持節奉策授璽綬齎乘輿器服備法物宫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以下皆如長樂宫故事又置虎賁羽林衛士起宫室分鉅鹿九縣為后湯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斂以東園畫梓壽器玉匣飯含之具禮儀制度比恭懷皇后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弔祠賻錢四千萬布四萬匹中謁者僕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駕鹵薄詔安平王豹河間王建渤海王悝

長社益陽二長公主與諸國侯在三百里内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長相皆會葬將作大匠復土繕廟合葬博陵

桓帝懿獻梁皇后諱女瑩順烈皇后之女弟也帝初為蠡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婚未及嘉禮會質帝崩因以立帝明年太后詔納后故事一依舊典時建和六年六月始入掖庭八月立為皇后時太后秉政而梁兾專朝故后獨得寵幸自下莫得進見后藉姊兄廕埶恣極

奢侈服御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逼畏梁冀不敢譴怒然見御轉稀至延熹三年后以憂恚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為貴人冢焉

桓帝鄧皇后諱猛女和熹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女也母宣初適香生后改嫁梁紀紀者大將軍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少孤隨母為居因姓梁氏冀妻見后貌美永興中進入掖庭為采女絕幸明年封兄鄧演為南頓侯位

特進演卒子康嗣及懿獻后崩梁冀誅立后為皇后帝惡梁氏改姓為薄封后母宣為長安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不宜改易他姓於是復為鄧氏追封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更封宣康大縣宣為昆陽君康為沘陽侯賞賜巨萬計宣卒賵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以康弟統襲封昆陽侯位侍中統從兄會襲安陽侯為虎賁中郎將又封統弟秉為淯陽侯宗族皆列校郎將帝多內幸博採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

兼倍於此而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

八年詔廢后送暴室以憂死立七年葬在北邙從父河南尹萬世及會皆下獄死統等亦繫暴室免官爵歸本郡財物沒入縣官

桓思竇皇后諱妙華章德皇后從祖弟之孫女也延熹八年鄧皇后廢后以選入掖庭為貴人其冬立為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寢疾遂以聖等九女皆為貴人及崩無嗣后為皇太后太

后臨朝定策立解犢侯宏是為靈帝太后素忌忍積怒田聖等桓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又欲盡誅諸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竇氏雖誅帝猶以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寧四年十月朔率群臣朝於南宮親饋上壽黄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中常侍曹節王甫疾萌附助太后誣以謗訕永樂宮萌

坐下獄死熹平元年太后母卒於比景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于宣陵

孝仁董皇后諱某河間人為解犢侯萇夫人生靈帝建寧元年帝即位追尊萇為孝仁皇陵曰慎陵以后為慎園貴人及竇氏誅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貴人并徵貴人兄寵到京師上尊號曰孝仁皇后居南宮嘉德殿宮稱永樂拜寵執金吾後坐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死及竇太后崩始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自納金錢盈滿堂室

中平五年以后兄子衛尉脩侯重為驃騎將軍領兵千餘人初后自養皇子協數勸帝立為太子而何皇后恨議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臨朝重與太后兄大將軍進權埶相害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輙相禁塞后忿恚詈言曰汝今輈張怙汝兄邪當勑驃騎斷何進頭來何太后聞以告進進與三公及弟車騎將軍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永樂太僕封諝等交通州郡辜較在所珍寶貨賂悉入西省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輿服

有章膳羞有品請永樂后還宮本國奏可何進遂舉兵圍驃騎府收重免官自殺后憂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年民閒歸咎何氏喪還河閒合葬慎陵

靈帝宋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也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建寧三年選入掖庭為貴人明年立為皇后父酆執金吾封不其鄉侯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衆共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枉誅渤海王悝及妃宋氏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構言皇后

挾左道祝詛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省闥者皆憐宋氏無辜共合錢物收葬廢后及酆父子歸宋氏舊塋皐門亭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有何罪而聽用邪孼使絕其命渤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赦夢殊明察帝既覺而恐以事問於羽林左監許永曰此何祥其可禳乎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廟母臨萬國

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被讒誣身嬰極誅
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為痛怨渤海王悝桓帝母弟也
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侯
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天道明察鬼神難誣宜並改
葬以安冤魂反宋后之徙家復渤海之先封以消厥咎
帝不能用尋亦崩焉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以選入掖庭長
七尺一寸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拜后為

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後宮莫不震懾光和三年立為

皇后明年追號后父真為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因封

后母興為舞陽君時王美人任娠畏后乃服藥欲除之

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酖

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

協號曰董侯王美人趙國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將美

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以良家子應法相選

入掖庭帝愍協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中

平六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后凡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舞陽君亦為亂兵所殺幷州牧董卓被徵將兵入洛陽陵虐朝廷遂廢少帝為弘農王而立協是為獻帝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群臣含悲莫敢言卓又議太后踧逼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於永安宮因進鴆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舉哀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也合葬文昭陵初太后新立當謁二祖廟欲齋輙有變

故如此者數竟不克時有識之士心獨怪之後遂因何
氏傾没漢祚焉明年山東義兵大起討董卓卓乃置弘
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鴆曰服此藥可以辟惡王
曰我無疾是殺我耳不肯飲彊飲之不得已乃與妻唐
姬及宫人飲宴為别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艱
棄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逼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
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
身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柰我煢獨兮心

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埶
不復為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
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誓
不許及李傕音覺破長安遣兵鈔闗東略得姬傕因欲妻
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尚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
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
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
謚曰懷王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

宅田業拜奉車都尉興平元年追尊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使光祿大夫持節行司空事奉璽綬斌與河南尹駱業復土斌還遷執金吾封都亭侯食邑五百户病卒贈前將軍印綬長子端襲爵

獻帝伏皇后諱壽琅邪東武人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為侍中初平元年從駕入長安后時選入掖庭為貴人興平二年立為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

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帝潛夜度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弊唯以棗栗為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以政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典嗣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内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

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
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
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時將軍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
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為請不能得后自是
懐懼遂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
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洩操追仇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為
策文令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廢后又以尚書令華歆
為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之閉户藏夾壁中歆就

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謂
帝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
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
皇子皆鴆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
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
獻穆曹皇后諱節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
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
年於國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節

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延康元年魏文帝代漢以后為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為魏景初元年是歲后薨合葬於獻帝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范曄論曰西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於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

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及藩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
為其號如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
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
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
侯肅宗惟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為縣公主
其後安帝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其皇女封公
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

則不傳襲其職僚品秩各有等差以不足別載故附于
后紀末

世祖五女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武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大
僕梁松松坐誹謗誅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湼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
肅宗尊爲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光光坐

與淮陽王延謀反誅

皇女禮劉十七年封淯陽公主適陽安侯長樂少府郭璜璜坐與竇憲謀反伏誅

皇女綬二十一年封酈邑公主適新陽侯世子陰豐豐害主誅死

顯宗十一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獲嘉長公主適陽邑侯將作大匠馮柱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適大鴻臚馮順

皇女迎三年封隆慮公主適牟平侯耿襲

皇女次二年封平氏公主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適高密侯鄧乾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臯公主適昌安侯侍中鄧蕃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軮侯黄門侍郎王度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適征羌侯世子黄門侍郎

来棱安帝尊為長公主

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魯陽公主

皇女小迎元年封樂平公主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

肅宗三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長公主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適黄門侍郎馮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隂安公主

和帝四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脩武長公主

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適即墨侯侍中賈建

皇女興元年封閵喜公主

順帝三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陽長公主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軍長公主

皇女廣永和六年封汝陽長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長公主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

皇女堅七年封潁陰長公主

皇女脩九年封陽翟長公主

靈帝一女

皇女某光和三年封萬年公主

右皇女三十人雖無可書之事史家存之亦足

以見一代之制云

魏

陳壽曰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嬀虞道克隆任姒配姬周室用熈廢興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

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内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倢伃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

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倢伃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后初生於齊郡白亭有黄氣滿室移日其父怪之以問卜者王旦旦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譙納之為妾後隨至洛太祖微服東避董卓亂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

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懽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長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以告太祖太祖說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明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

皇太后稱永壽宮后性儉約又以國用不足減省御食諸金銀器物皆去之東阿王植太后少子最愛之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子奉車都尉蘭持公卿議白太后太后曰不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不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裴松之案文帝夢磨錢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宣宣荅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此書所言也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

制在禮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謚太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都鄉侯為昭烈將軍秉薨子蘭嗣少有才學為奉車都尉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蘭薨子暉嗣又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皇

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邯後也世吏二千石父逸上蔡令后生三歲失父后以漢光和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后自少至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

問之后曰此豈女人之所觀邪年九歲喜書視字輙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曰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懐璧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振給親族隣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納之熙

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鄴城破紹妻劉及后共坐皇堂

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怖以頭伏姑膝上紹妻

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新婦舉頭姑

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又說文帝初入

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帝問之劉荅是熈妻顧覽髮髻以袖拭面其貌絶倫遂見納焉

姑謂

后曰不憂死矣文帝遂迎納之甚有寵生明帝及東鄉

公主延康元年正月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黄

初元年十月帝踐阼之後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

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
月遣使賜死葬于鄴及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於是
上尊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以太牢告
祠于陵又別立寢廟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
城鄉千户追封逸謚曰敬侯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
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
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
親踈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為虎賁中郎

將是月后母薨帝制緦服臨喪四年十二月帝以后陵
庳下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改葬朝陽陵像
還遷散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成鄉穆
侯夏吳人寇揚州以像為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
還復為射聲校尉三年薨追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謚
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温韡豔皆為列侯四年改逸
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謚因故封儼世婦劉為東鄉君又
追封逸世婦張為安喜君景初元年有司議定七廟以

文昭皇后特廟宜與祖廟同著不毁之典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為射聲校尉加散騎常侍名暢所居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暢薨贈車騎將軍謚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黄與合葬追封黄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為平原侯襲主爵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人皆為列侯毅官至越騎校尉嘉平中復封暢

子二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歿封
后母為廣樂郡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祖世長吏父永官至南郡太
守后少而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為字
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没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公時得
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
焉文帝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黄初三年將
登后位文帝欲立郭后中郎棧潛上疏言因愛登后使

賤人暴貴不可為後世法文帝不從遂立為皇后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遊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

者豈魚乎后性節儉常慕漢明德馬后之為人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宫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又進爵鄉侯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其年帝追謚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譖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口文帝遂立郭后使養明帝甄后臨没以帝屬李夫人帝立李夫人密啓甄后見譖之禍不

獲大斂被髮之事帝哀恨流涕心常懐忿數問甄后死
狀於郭后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為人子可
追讎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勑殯
者使如甄后故事葬首陽陵西其後帝復進表爵為觀
津侯增其邑户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
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謚后凡浮為梁里亭戴
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
祠以太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

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黄初中以選入東宫明帝時爲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爲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爲王始納河内虞氏爲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爲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茍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

虞氏遂黜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曽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禄大夫曽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輙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後又加嘉位特進曽遷散騎侍郎青龍三年嘉薨追贈光禄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并前千戸謚曰節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

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謚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黄初中本郡反叛遂没入宫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宫追封謚太后父滿為西

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郃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悳出養甄氏悳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主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於太后而後施行毋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

蜀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

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荆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逼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與太常臣賴恭等議上尊謚曰昭烈皇后與先主合葬惠陵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懿少孤懿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

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群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為夫人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九年立為皇后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懿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熈元年春立為皇后咸熈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

吳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塘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慚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

姙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
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生四男一女景
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守討
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衆共
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景為劉繇所逼復北依術
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
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
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

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陽太守漢遣議郎王誧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軍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初策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

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遂釋騰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
此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八
年景卒官子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子安嗣安坐黨
魯王霸死奮弟祺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允女
也允被誅并遇害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煚漢尚書郎徐令權
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欲令
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

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
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
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
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
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来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
邪宜伐蘆葦以為泭佐船渡軍琨具啓策策即行之衆
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尅定策表琨領丹

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陽守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黄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凡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為皇后葬蔣陵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贈夫人曰太懿皇后封三弟皆為列侯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

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伺其昬卧共縊殺之託言中惡後事泄

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位以夫人姊
壻譚紹為散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輙
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
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
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允為太常衛將軍進封
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
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

將諸葛誕以壽春来附而全懌全端全煒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追見殺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琅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

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群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遊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而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媢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城

侯洪辛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

皓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横放百姓患之故民譌言皓

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孫皓滕夫人故太常允之族女也允夷滅夫人父牧以

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皓

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

侯拜衛將軍録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諍

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悦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

於運歷后不可易晧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譎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宮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晧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綬者多矣天紀四年隨晧遷于洛陽

通志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十九 史部

通志卷二十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后妃傳第二

宣穆張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　景獻羊皇后

文明王皇后　武元楊皇后　武悼楊皇后　左貴嬪胡

貴嬪諸葛夫人　惠賈皇后　惠羊皇后　謝夫人　懷王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　元敬虞皇后荀豫章君　明穆庾皇后
成恭杜皇后周太妃　康獻褚皇后　穆章何皇后
哀靖王皇后　廢帝孝庾皇后　簡文宣鄭太
后　簡文順王皇后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定
王皇后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
皇后

宋

孝穆趙皇后　孝懿蕭皇后　武敬臧皇后　武

帝張夫人　文章胡太后　少帝司馬皇后　文

元袁皇后　潘淑妃　孝武昭路太后　明宣沈太后

孝武文穆王皇后　宣貴妃　前廢帝何皇后　明恭王

皇后　後廢帝陳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　順陳

太妃　順謝皇后

齊

宣孝陳皇后　高昭劉皇后　武穆裴皇后　韓蘭英

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

敬劉皇后 東昏褚皇后 和王皇后

梁

文獻張皇后 武德郗皇后 武丁貴嬪 文宣阮太后 簡文王皇后 元帝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陳

武宣章皇后 文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宣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後魏

神元竇皇后　文帝封皇后　桓惟皇后　平文王皇后　昭成慕容皇后　獻明賀皇后　道武慕容皇后　道武宣穆劉皇后　明元昭哀姚皇后　明元密杜皇后　太武赫連皇后　太武敬哀賀皇后　景穆恭郁久閭皇后　文成文明馮皇后　文成元李皇后　獻文思李皇后　孝文貞林皇后　孝文廢馮皇后　孝文幽馮皇后

孝文昭高皇后　宣武順于皇后　宣武高皇后
宣武靈胡皇后　孝明胡皇后　孝武高皇后
文帝文乙弗皇后　文帝悼郁久閭皇后　廢
帝宇文皇后　恭帝若干皇后　孝靜高皇后

北齊

神武明婁皇后　蠕蠕公主郁久閭氏　彭城爾
朱太妃小爾朱氏　上黨韓太妃　馮翊鄭太妃　高陽
游太妃馮娘李娘　文襄敬元皇后琅邪公主　文宣李皇后段昭

儀王嬪 薛嬪　孝昭元皇后　武成胡皇后　弘德李夫人　後主斛律皇后　後主胡皇后　後主穆皇后　馮淑妃

後周

文元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　孝閔元皇后　明敬獨孤皇后　武成阿史那皇后　武李皇后

宣楊皇后　宣朱皇后　宣陳皇后　宣元皇后

宣尉遲皇后　靜司馬皇后

隋

文獻獨孤皇后　宣華陳夫人　容華蔡夫人

煬愍蕭皇后

晉

六宮位號沿革尚矣惟帝祖母號太皇太后帝母號皇太后嫡妃號皇后秦以降不能易焉自夫人以下其稱謂之名與夫增損之數歷二漢及曹氏莫之或一晉武帝受禪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

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倢伃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南遷而後庶事倥偬百司庶府率從減省後宮內職未必皆仍其舊焉宋武代晉省二才人其餘悉用晉制案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倢伃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及孝武孝建三年省夫人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

華以代脩華脩儀脩容又置中才人充衣以為散位案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孝武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及明帝泰始二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脩華脩儀脩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為九嬪倢伃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亞九嬪美人才人良人三職為散役其後帝留心後房擬百官備置內職焉及齊高帝建元元年有司

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淑
媛淑儀倢伃容華充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
職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
侯才人比駙馬都尉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
加金章紫綬佩于闐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溫恭之
稱妃爲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
蕃國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焉梁
武撥亂反正深鑒奢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定令制貴

妃貴嬪貴姬為三夫人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
脩華脩儀脩容為九嬪倢伃容華充華承徽列榮為五
職美人才人良人為三職東宮置良娣保林為二職及
簡文元帝出自儲蕃或迫在拘縶或逼於冦亂且妃並
先殂不建椒闈陳武光膺天歷以樸素自居故後宮員
位其數多闕文帝天嘉之後詔宮職備員其所制立無
改梁舊編之令文以為後法然帝性恭儉嬪嬙不備宣
帝後主無所改作焉今總綴緝起晉訖陳立此篇云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内平皐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内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不能動止常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恐事泄致禍遂手殺此婢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大敬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帝嘗卧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見后不食亦皆不食帝驚而致

謝后乃止帝退謂人曰老物不足惜誠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時年五十九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贈為皇后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為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青龍二年遂以鴆崩時年二十四葬峻平陵武帝登阼

初未及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為言泰始二年始加號謚

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諱徽瑜泰山南城人父衜上黨太守后母

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之女也后聰敏有才行景懷

皇后崩景帝更娶鎮北將軍濮陽吳質女見黜復納后

無子武帝受禪居弘訓宮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

蔡氏濟陽縣君謚曰穆咸寧四年太后崩時年六十五

祔葬峻平陵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領軍蘭陵侯后性聰慧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年九歲遇母疾扶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每盡其理祖司徒朗甚愛異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年十二朗薨后哀慼哭泣發於自然其父益加敬異既笄歸於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事宣

帝及穆后曲盡婦道謙冲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於文帝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其後會果反后之明見類如此武帝受禪尊為皇太后宫曰崇化初置宫卿重選其職以太常諸葛緒為衛尉太僕劉原為太僕宗正曹楷為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氏未

崇號謚泰始三年下詔褒稱德美使使持節謁者何融
追謚為平陽靖君四年后崩時年五十二合葬崇陽陵
將遷祔帝手疏太后德行命史官為哀策以叙述焉其
後帝追慕不已復下詔曰外曾祖故司徒王朗夫人楊
氏舅氏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遺
旨渭陽之感永懐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為鄉君邑
各五百戸太康七年復追贈繼祖母夏侯氏為滎陽縣
君

武元楊皇后諱豔字瓊芝弘農華陰人父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隨後母段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為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即位立為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帝以非古典不許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

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氏使賂后求以女為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帝欲娶衛瓘女然后盛言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顗進言上乃聽之后追懷舅氏之恩故顯官趙俊而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宫為夫人泰始中帝博採良家以充後宫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中官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簡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欲納之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

族其女不宜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允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冲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兖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愛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允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宫因悲泣帝流涕許之后泰始十年崩于明光殿絶于帝膝時年三十七詔賜謚后母趙氏為縣君以繼母

叚氏為鄉君命史臣作后哀冊以叙其懷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允元后從妹父駿别
有傳咸寧二年立為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映椒房甚有
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内外夫人
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
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勲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
妃親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
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謂后構之於

帝忿怨彌深及帝崩尊為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
執權遂誣駿為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内
外隔塞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
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既死詔使將軍荀悝送后於永寧
宮特全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后居止賈后諷羣
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奸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
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絶於天魯侯絶文姜春秋所許陛
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勅王公於朝堂

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駿藉外戚之資陰圖凶逆而皇太后内為脣齒恊同其謀禍釁既彰背捍詔命阻兵負衆血刃宮省上背祖宗之靈下絶億兆之望昔文姜與亂春秋所貶吕宗叛戾高后降配宜廢皇太后為峻陽庶人中書監張華等以為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宫以全貴終之恩尚書令下邳王晃等議以皇太后與駿謀危社稷不可復奉承

宗廟配合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
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庶人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
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龎氏以慰太后之
心令太后廢爲庶人請以龎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龎與
庶人相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龎臨刑太后抱
持嗥呌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
初太后尚有侍御十人賈后奪之絶膳而崩時年三十
四在位十五年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寃先帝乃

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永嘉元年追復尊號謚曰悼后別立廟神主不配武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軍虞潭議以為悼后既已復位則應配食世祖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此於國典有虧於是王公卿士等咸從潭議太后始得配食武帝左貴嬪名芬臨淄人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以進後策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

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輙迴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莫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芬獻誄於帝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坐受詔作頌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詔芬作誄其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為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答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胡貴嬪名芳臨涇人父奮別有傳泰始中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

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遂冊拜為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對進退方雅時帝多内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宫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宫人乃取竹葉插户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帝甞與之摴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芳生武安公主諸葛夫人名婉琅邪陽都人父冲字茂長廷尉卿婉以泰始九年春入宮拜為夫人兄銓字德林散騎常侍銓弟玫字仁林侍中御史中丞玫婦弟周穆清河王覃之舅也永嘉初穆與玫勸東海王越廢懷帝立覃越不許重言之越怒遂斬玫及穆臨刑玫謂穆曰我語卿何道穆曰今日復何所説時人方知謀出於穆非玫之意

惠賈皇后諱南風平陽人小名峕父充別有傳初武帝

欲為太子取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説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黒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稱充女之美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風年十五大太子二歲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為太子妃妬忌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和嶠等多以為言故欲試之盡召東宮大小官屬

為設讌會而密封疑事使太子決之停信待反妃大懼倩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語泓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泓素有小才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先示太子少傅衛瓘瓘大踧踖衆人乃知瓘先有毀言殿上皆稱萬歲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

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人之情耳長自當差願陛下察之楊珧亦為之言曰陛下忘賈公閭郛荀勗復深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即位立為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侍中賈模后之族兄右衛郭彰后之從舅並以才望居位與楚王瑋東安公繇分掌朝政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干預國事權侔人主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衛瓘等表繇徙帶方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

誅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已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於內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厮役忽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踈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説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必有重報於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何處云是天上即以

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留數夕共寢歡讌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解意時他人入者多死唯此小吏以后愛之得全而出初后詐有身内藁物為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不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謡曰南風烈烈吹黄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后母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懐每勸厲后使加慈愛

賈謐侍貴驕縱不能推崇太子廣城君恒切責之廣城
後改封宜城宜城病篤后出侍疾太子常往宜城第將
醫出入恂恂盡禮宜城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
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
憶吾言后不能遵之遂專制天下威服内外更與粲午
專為奸謀誣害太子衆惡彰著初誅楊駿及汝南王亮
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臨幾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
猛武帝時為寺人監侍東宫得親信於后預誅楊駿封

武安侯猛三兄皆為亭侯天下咸怨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怒謀欲廢后后數遣宫婢微服於人間視聽其謀頗洩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絶衆望趙王倫乃率兵入宫使翊軍校尉齊王冏入殿廢后后與冏母有隙故倫使之后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至宫西見謐尸再舉聲

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
后死后在位十一年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
海公主先封清河洛陽之亂為人所畧傳賣吳興錢温
温以送女女遇主甚酷元帝鎮建業主詣縣自言元帝
誅温及女改封臨海宗正曹統尚之
惠羊皇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元之並見外戚
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后外祖孫旂與秀合族又諸
子自結於秀故以太安元年立為皇后將入宮衣中有

火成都王潁伐長沙王乂以討元之爲名乂敗潁奏廢
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眕等唱伐成都王大赦復后位
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逼遷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
興初張方又廢后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
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司隸校尉劉暾
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不奉詔馳上奏申救之
顒見表大怒乃遣陳顔吕朗東收暾暾奔青州后遂得
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廢后及張方首

至其日復后位會帝崩后慮太弟立為嫂叔不得稱太后偒前太子清河王覃入將立之不果懷帝即位尊后為惠帝皇后居宏訓宮洛陽敗沒于劉曜曜僭位以為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寵愛之生曜

二子而死偽謚獻文皇后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為業玖清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為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在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為太子拜玖為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遇酷玖亦被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

綏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諱媛姬不知所出初入武帝宮拜中才人早卒懷王即位追尊曰皇太后

元夏侯太妃名光姬沛國譙人也祖威兖州刺史父莊字仲容淮南太守清明亭侯妃生自華宗幼而明慧琅邪武王為世子覲納焉生元帝及恭王薨元帝嗣立稱王太妃永嘉元年薨于江左葬琅邪國初有讖云銅馬入海建業期太妃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於江左焉

元敬虞皇后諱孟母濟陽外黄人也父豫見外戚傳帝為琅邪王納后為妃無子永嘉六年薨時年三十五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太興三年帝踐阼遣使持節兼太尉萬勝奉冊追贈皇后璽綬祀以太牢祔于太廟葬建平陵太寧中明帝追懷母養之恩贈豫妻王氏為邛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為平陽縣君豫章君荀氏元帝宫人也初有寵生明帝及琅邪王裒由是為虞后所忌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為帝所譴漸見疎薄及

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帝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成帝立尊重同於太后咸寧元年薨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師

臣謹按豫章君生明帝明帝為天子而處之別宅閱兩朝但為封君不正太后之號當時朝臣無有非議之者有以知晉朝之不綱也然史氏載之亦無譏論何邪

明穆庾皇后諱文君頴川鄢陵人也父琛見外戚傳后

性仁惠美姿儀元帝聘為太子妃以德行見重明帝即位立為皇后及成帝立尊后曰皇太后羣臣奏天子幼冲宜依漢和熹皇后故事后辭讓數四不得已而臨朝攝萬幾后兄中書令亮管詔命公卿奏事稱皇太后陛下有司奏贈后父琛及夫人母丘氏后固不聽及蘇峻作逆京都傾覆后見逼辱遂以憂崩年三十二后即位凡六年其後帝孝思罔極贈琛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母丘氏安陵縣君從母荀氏永寧縣君何氏建安縣君

亮表陳先志讓而不受

成恭杜皇后諱陵陽京兆人鎮南將軍預之曾孫也父乂見外戚傳成帝以后奕世名德咸康二年備禮拜為皇后即日入宮帝御太極前殿羣臣畢賀晝漏盡懸籥百官乃罷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改宣城陵陽縣為廣陽縣七年三月后崩年二十一外官五日一臨內官旦一入葬訖止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簮白

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帝下詔山陵之事一從節儉陵中唯潔埽而已不得施塗車芻靈有司奏造凶門栢歷及調挽郎皆不許又禁遠近遣使明年元會有司奏廢樂詔廢管絃奏金石如故孝武帝寧康二年以后母裴氏爲廣徳縣君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傅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於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所謂杜姥宅云章太妃

周氏以選入成帝宮有寵生哀帝及海西公始拜爲貴
人哀帝即位詔崇爲皇太妃儀服與太后同興寧元年
薨帝欲服重尚書僕射江虨啓應服緦麻三月謂猒屈
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父裒見外戚傳后聰
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及康帝即位立爲
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穆帝即位尊后曰皇太后
時帝幼冲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引漢和熹順

烈及近世明穆故事請太后親攝萬幾太后於是臨朝稱制朝臣皆致敬於哀後帝既冠加元服太后乃歸事反政一依舊典退於崇德宫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冲從羣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沈憂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壞實公是憑帝既備兹冠禮而四海未一五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窮顧諸君子勠力一心輔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永歸别宫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以一言託

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朝稱制桓温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内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乃出尚倚戸前視奏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答奏云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温始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顔色及詔出温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為崇德太后及帝崩孝武帝幼冲桓温又薨羣臣又啓太后攝政太后於是復臨朝至帝冠婚禮備復歸政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于顯陽

殿年六十一在位凡四十年太后於帝為從嫂朝議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其夫屬父道者妻則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以齊母之義也魯譏逆祀以明尊卑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齊衰朞從之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父準見外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八月下璽書曰皇帝咨爾前太尉參

軍何琦混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
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
之宗正綜以禮納采琦答曰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
臣何琦稽首頓首再拜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採擇
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如
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又使兼太保武陵王晞兼太尉
中領軍洽持節奉策立為皇后后無子哀帝即位稱穆
皇后居永安宮及桓玄簒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

后停輿慟哭哀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氏女子事邪乃降后為零陵縣君與安帝俱西至巴陵會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后以遠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冦難未平奏停永興二年崩年六十六在位凡四十八年

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太原晉陽人也司徒左長史濛之女后初為琅邪王妃哀帝即位立為皇后追贈母爰氏為安國鄉君后在位三年無子興寧二年崩

廢帝孝庾皇后諱道憐穎川鄢陵人也父冰自有傳初為東海王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太和六年崩葬于敬平陵帝廢為海西公追貶后曰海西公夫人太元九年海西公薨于吳又以后合葬于吳陵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為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為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為夫人后及

吳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嫠賢於
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為琅邪王夫人甚有寵后雖貴
幸而恒有憂色帝問其故對曰妾有妹中者已適長沙
王褒餘二妹未有所適恐姊為人妾無復求者帝因從
容謂劉隗曰鄭氏二妹卿可為求佳對使不失舊隗舉
其從子傭娶第三者以小者適漢中李氏皆得舊門帝
召王褒為尚書郎以悅后意后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
陽公主帝稱尊號后雖為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

皆毋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薨簡文帝時為琅邪王後自琅邪徙封會稽追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臨崩封皇子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述遵先志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立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

簡文順王皇后諱簡姬太原晉陽人也父遐見外戚傳后以冠族初為會稽王妃生子道生為世子永和四年母子並失帝意俱被幽廢后遂以憂薨咸安二年孝武

帝即位追尊曰順皇后合葬高平陵追贈后父遐特進
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
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絶孕將
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
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
帝常冀其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
望多稱其得道帝嘗從容問焉答曰邁是好山水人本

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陛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代之緒當從扈讌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為宫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黒宫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以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懐意以為吉祥向儕類説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為淑妃太元三年

進為貴人九年又進為夫人十二年加為皇太妃十九
年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為皇太后稱崇
訓宮安帝立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於含章殿帝
及太后百官皆服齊衰期葬修平陵神主祔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諱法慧哀靖皇后之姪也父藴見外戚
傳初帝將納后訪于公卿時藴子恭以弱冠見僕射謝
安安深重之既而謂人曰昔毛嘉見耻魏朝楊駿幾傾
晉室若帝納后有父者唯藴望如王藴乃可既而訪藴

女容德淑令乃舉以應選寧康三年中軍將軍桓沖等
奏稱藴女天性柔順四業允備且盛德之冑美善先積
臣等參議可以配德乾元恭承宗廟徽音六宮母儀天
下於是帝始納焉封藴妻劉氏為樂平鄉君后嗜酒驕
妬帝患之乃召藴於東堂具說后過令加訓誡藴免冠
謝焉后乃少自改飭太元五年崩年二十一葬隆平陵
安德陳太后諱歸女松滋潯陽人也父廣以倡進仕至
平昌太守后以美色能歌彈入宮為淑媛生安恭二帝

太元十五年薨贈夫人追崇曰皇太后神主祔于宣太后廟陵曰熙平

安僖王皇后諱神愛琅邪臨沂人也父獻之見列傳母新安愍公主后以太元末納為太子妃安帝立册為皇后無子義熙八年崩於徽音殿時年二十九葬休平陵

恭思褚皇后諱靈媛河南陽翟人義興太守爽之女也后初為琅邪王妃元熙元年立為皇后生海鹽富陽公主及帝禪位于宋降為零陵王妃宋元嘉十三年崩年

五十三祔葬沖平陵

宋

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父裔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于孝皇帝以產武帝殂于丹徒官舍葬晉陵丹徒縣東鄉諫壁里雩山宋受禪追崇號謚陵曰興寧永初三年有司奏追贈裔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氏封豫章郡建昌縣君其年又追封裔臨賀縣侯裔子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人也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后為孝皇帝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武帝為宋公宋王又加太妃太后之號帝踐阼尊曰皇太后居宣訓宫上以恭孝為行奉太后素謹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年八十一遺令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為一壙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合墳初武

帝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帝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后遺令云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祖汪尚書郎父儁郡功曹后配武帝生會稽宣長公主興弟武帝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及武帝興復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為親屬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子殂於東城年四

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武帝臨崩遺詔留葬建業於是備法駕迎梓宫祔葬初寧陵宋初追贈雋金紫光禄大夫妻高密叔孫氏封永陵平鄉君雋子熹熹子質並自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許人也生少帝及義興泰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為皇太后宫曰永樂少帝廢太后還璽綬隨居吴縣文帝元嘉元年拜營陽國太妃二年薨

文章胡太后諱道女淮南人也義熙初武帝所納文帝生五年被譴賜死葬丹徒武帝踐阼追贈倢伃文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建業

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馬宋初拜太子妃少帝即位為皇后元嘉元年降為營陽王妃又為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

文元袁皇后諱齊嬀陳郡陽夏人光禄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年五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拜宜都王

妃生子邵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恚恨稱疾不復見上遂恚恨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言后視之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年三十六上甚悼痛之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

感今懷昔八字以致意焉有司奏謚宣皇后上特詔謚曰元初后生劭自詳視之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文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 明帝所生也常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窗戶應聲豁然開職掌者遽白文帝帝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

大明五年孝武乃詔追后之所生外祖親王夫人爲豫章郡新淦平樂鄉君又詔趙蕭臧家及光禄袁敬公平樂鄉君墓先未給塋戸各給蠻戸三以供灑埽后父湛之自有傳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文帝好乘羊車經諸房淑妃每莊飾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戸羊輙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爲汝徘徊况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宫

孝武昭路太后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

宫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及年長無寵常隨孝武出蕃孝
武即位有司奏奉尊號曰太后宫曰崇憲太后居顯陽
殿上於閨門之内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
内故人間咸有醜聲宫掖事秘亦莫能辨也孝建二年
追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餘杭縣廣昌鄉君
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自陳有司承
旨奏贈瓊之父道慶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居
顯職太后頗與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皆累千金居處

器服與帝子相侔大明五年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並從廢帝立號太皇太后明帝踐阼號崇德太后初明帝失所生為太后所攝養撫愛甚篤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宜別居外宮詔欲親奉晨昏盡懽閨禁不如所奏及聞義嘉難作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巵上壽是日太后崩祕之喪事如禮遷殯東宮題曰崇憲宮又詔述太后恩慈特齊衰三月以申追遠謚曰昭皇太后葬孝武

陵東號曰修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平巫者謂宜開
昭太后陵毀去梓宫以厭勝修復倉卒不得如禮上性
忌處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昭太后修
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歳遭諸蕃之難禮從權
宜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可式遵舊典以禮
改創奏請修寧陵元宫補葺毀壊權施油殿𨍏出梓宫
事畢即定詔可廢帝景和中又追贈興之侍中金紫光
禄大夫謚曰孝侯道慶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

敬侯道慶女為皇后以休之為侍中
明宣沈太后諱容姬不知何許人也為文帝美人生明
帝拜倢伃元嘉三十年卒葬建康之莫府山孝武即位
追贈湘東國太妃明帝即位有司奏上尊號為皇太后
謚曰宣陵號崇寧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琅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年
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楚玉臨淮
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修明孝武在蕃后

甚寵異及即位為皇后馬大明四年后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妃主以下並加班錫廢帝即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殿祔葬景寧陵父偃别有傳殷淑儀者南郡王義宣女也麗色巧笑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寵冠後宮假姓殷氏左右宣泄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輙引替覩屍如此積日形色不異追贈貴妃謚曰宣及葬給轀輬車虎賁班劒鑾輅九旒黄屋左纛前後部羽葆

鼓吹上自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上痛愛不已精神罔罔頗廢政事每寢先於靈牀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不能自反又諷有司奏曰據春秋仲子非魯惠公元嫡尚得考别宫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廟乃立别廟於都下時有巫者能見鬼說帝言貴妃可致帝大喜令召之有少頃果於帷中見形如平生帝欲與之言默然不對將執手奄然便歇帝尤哽恨於是擬李夫人賦以寄意焉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臥

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云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納為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謚曰獻妃廢帝即位追崇曰獻皇后明帝踐阼遷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字幼玉晉尚書左僕射澄曽孫也瑀尚武帝少女豫康長公主諱次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

智數文帝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
海何勗等並以輿馬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踈
戚莫不霑被恩禮瑀位右衛將軍主薨瑀墓開孝武追
贈金紫光祿大夫子邁尚文帝第十六女新蔡公主諱
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官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士位
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宮僞言薨殯殺一婢送
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
因行廢立事覺見誅明帝即位追封建寧縣侯瑀兄子

衍性躁動位黄門郎拜竟求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月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罵賜死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臨沂人也初拜淮陽王妃明帝改封又為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明帝即位立為皇后上甞宫内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作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

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令后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綽曰后在家為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宫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猶見順後狂慝稍甚太后嘗賜帝玉柄毛扇帝嫌毛扇不華因此欲加酖害令太醫煑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高帝執權宗室

劉晃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遷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于丹陽更立第都下建元元年薨于第追加謚葬以宋禮后父僧朗別有傳

後廢帝陳太妃諱妙登丹陽建康屠家女也孝武嘗使尉司采訪人間子女有姿色太妃家在建康縣居有草屋兩三間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邪得此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行唯太妃在

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美即以白孝武於是迎入宮在
路太后房内經二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
明帝始有寵一年衰歇以賜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
先是人間言明帝不男故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後
每微行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明帝即位拜貴妃秩
同皇太妃廢帝踐阼有司奏上尊號曰皇太妃與服一
如晉孝武李太妃故事宮曰弘化置家令一人改諸國
太妃曰太姬昇明初降為蒼梧王太妃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也太始五年明帝訪太子妃而雅信卜數名家女多不合江氏雖為華族而后父祖並已亡弟又弱小以卜筮吉故為太子納之六年拜皇太子妃諷朝士州郡皆令獻物多者將值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子即帝位立為皇后帝既廢降后為蒼梧王妃祖智深自有傳

順陳太妃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明帝素肥晚年痿疾

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陳昭華為母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為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存太妃之號

順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之孫也父颺車騎功曹昇明二年立為皇后順帝禪位降為汝陰王妃祖莊自有傳

南齊

宣孝陳皇后諱道止臨淮東陽人魏司徒矯之後也后
家貧少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
帝宣帝庶生子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高
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
驚因此豐足宣帝從任在外后常留家有相者謂后曰
夫人有貴子而不之見后歎曰我三子誰當應之呼高
帝小字曰政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執勤婢使有過
皆恕而不問高帝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為建康令時明

帝等冬月猶無纊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𤋎肉曰於
我過足矣殂于縣舍昇明二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
齊國建為齊國太妃並密印書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
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禄大夫謚敬侯
后母胡氏為永昌縣靖君永明九年詔太廟四時祭宣
皇帝薦起麪餅鴨腌孝皇后薦笋鴨卵脯醬炙白肉高
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薦茗粣炙魚並平生所嗜也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元之父壽之並員外

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寢卧見有羽盖蔭其上家人試察之常見其上掩藹如似雲氣年十七裴方明為子求昏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肯去次有迎至龍旗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于上嚴毅有軌度造次必依禮法生太子及豫章王嶷太子初在孕后嘗歸寧遇家奉祠爾日陰晦失曉舉家狼狽共營

祭食后助炒胡麻始復内薪未及索火火便自然宋泰豫元年殂歸葬宣帝墓側則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揷有白兎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兎還栖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齊建元元年尊謚昭皇后二年贈后父壽之金紫光禄大夫母桓氏上虞都鄉君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封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娣姒庾氏勤

女工奉事高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為舅姑所重武帝亦薄馬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每加訓罰昇明三年為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為皇太子妃二年后薨謚穆妃葬休安陵時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石誌素族無銘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恒例既有哀策不煩石誌從之武帝即位追尊皇后贈父璣之金紫光禄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

舊顯陽昭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鐘磬兩箱皆宴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從車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莊飾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故呼為雞鳴埭婦人吳郡韓蘭英有文辭宋孝武時獻

中興賦被賞入宫宋明帝時用為宫中職僚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宫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為韓公云

文安王皇后諱寳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宋世高帝為文惠太子納后建元元年為南郡王妃四年為皇太子妃無寵太子宫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故古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為皇太妃太孫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宫置男左右三十人前代所未有也贈后父曄之金紫

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明帝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以第為宣德宮永元三年梁武帝定建業迎入宮后稱制至禪位遜居外宮梁天監十一年薨葬崇安陵謚曰安后祖韶之自有傳

鬱林王何妃諱婧英廬江灊人撫軍將軍戢女也初將納為南郡王妃文惠太子嫌戢無男門孤不欲與昏王儉以南郡王妃便為將來外戚唯須高胄不須彊門今何氏蔭華族弱實允外戚之義永明三年乃成婚妃禀

性淫亂南郡王所與無頼人遊妃擇其美者皆與交歡南郡王侍書人馬澄年少色美甚為后悦常與鬬腕較力南郡王以為歡笑澄者本剡縣寒人甞於南岸逼略人家女為秣陵縣所録南郡王語縣散遣之澄又逼求姨女為妾姨不與澄詣建康令沈徽孚訟之徽孚曰姨女可為婦不可為妾澄曰僕父為給事中門戸既成姨家猶是寒賤政可為妾耳徽孚訶而遣之十一年為皇太孫妃又有女巫子楊珉之亦有美貌妃尤愛悦之與

同寢處如伉儷及太孫即帝位為皇后封后嫡母劉為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為餘杭廣昌鄉君后將拜鏡在牀無因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楊珉之為帝所幸常居中侍明帝為輔與王晏徐孝嗣王廣之並面請不聽又令蕭諶坦之固請皇后與帝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過何可枉殺坦之耳語於帝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聞帝謂皇后為阿奴曰阿奴蹔去坦之乃曰外間並云楊珉之與皇后有異

情彰聞遐邇帝不得已乃為敕坦之馳報明帝即令建康行刑既而果有敕原之而珉之已死后既淫亂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又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武帝曜靈殿處后家屬帝廢后貶為王妃父戢自有傳

海陵王王妃諱韶明琅邪臨沂人太常慈之女也永明八年納為臨沂公夫人鬱林王即位為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為皇后其年降為海陵王妃妃父慈自有傳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禄大夫道弘孫也高帝為明帝納之建元三年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明帝即位追尊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為金紫光禄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明帝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諱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之女也建武二年納為皇太子妃而無寵帝謂左右曰若得如山陰主無恨矣山陰主明帝長女也後遂與之為亂明年妃

謁敬后廟東昏即位為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而卒東昏廢后及誦並為庶人后父澄自有傳

和王皇后諱蕣華琅邪臨沂人太尉儉之孫也初為隨王妃中興元年為皇后帝禪位后降為妃妃祖儉自有傳

梁

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

始而生后后以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武帝方孕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侍者皆云不見后曰甞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産之夕后見庭内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后以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同夏里舍葬晉陵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后謚曰文獻穆之字思静晉司空華六世孫也少方雅有識鑒初

為員外散騎侍郎深被始興王濬引納穆之鑒其禍萌求為交阯太守政有異績宋文帝將以為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為鎮西參軍卒於官梁武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贈弘籍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子纘嗣別有傳

武德郗皇后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宋國祭酒領東海王師父曄太子舍人早卒后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甚明家

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將有所妨乃於水濵祓除之后幼明慧善隷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為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齊建元末嬪于武帝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環及武帝為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武帝為梁公齊帝贈后為梁公妃及武帝踐阼追崇為皇后謚曰德陵曰修陵后父曄贈金紫光

祿大夫后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宫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輙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

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於劉惠明廡下貴嬪生於樊城初産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不之覺也鄉人魏

益德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甞登樓以望見漢濵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瘵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祇敬甞於供養經案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武帝起兵之日昭明太子始誕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為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奏為

貴嬪位在三夫人之上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於是以皇太子之禮禮貴嬪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武帝大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絶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移殯於東宮臨雲殿時年四十二詔吏部

郎張纘為哀冊文有司奏諡曰穆葬寧陵祔于小廟簡文即位追崇曰太后貴嬪父道遷天監初為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賭狗子世人以為笑後位兖州刺史宣城太守

文宣阮太后諱令嬴會稽餘姚人也本姓石初齊始安王遥光納焉遥光敗入東昬宫建康城平為武帝采女在孕夢龍罩其牀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宫是日大赦尋拜為修容賜姓阮氏常隨元帝出蕃大同六年

六月薨于江州正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元帝即位有司奏追崇為文宣太后還祔小廟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石靈寶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簡文王皇后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禄大夫南昌安侯后幼而柔明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

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碧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簡文即位追崇為皇后謚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

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齊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妃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

半面粧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湛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荆州後堂瑶光寺智逺道人私通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即手加刀刃帝左右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歎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溧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為詩相贈答既而貞惠太子方諸母王氏寵愛未幾而終元帝歸咎於妃及方等死愈見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殺

妃知不免乃投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葬金陵瓦官寺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碎帝以為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敬夏太后會稽人也普通中納于湘東王宮生敬帝承聖元年冬拜晉安王國太妃紹泰元年尊為太后明年冬降為江陰國太妃

敬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承聖元年十一月拜晉安王妃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為江陰王妃父儉自有傳

陳

武宣章皇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姓焉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巳光彩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功之服

則一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
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武帝為長城縣公后拜夫人
帝自廣州南征交阯命后與衡陽王隨文帝由海道歸
于長城侯景之亂為景所囚及景平武帝踐阼立為皇
后追贈后父梁散騎侍郎景明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加
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
葬吳興明年追封后父為廣德縣侯謚曰溫武帝崩后
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祕不發喪時衡陽王昌未至

乃召文帝及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宫曰慈訓廢帝即位后為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命宣帝嗣立大建元年復為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五其年四月羣臣上謚曰宣祔葬萬安陵后親屬無在朝者唯本族兄鈕洽官至中散大夫文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南中録事參軍后年十歳餘以梁大同中歸于文帝武帝之討侯景文帝時在武興及后並被收景平乃獲免武帝踐

祚后為臨川王妃文帝即位為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建城縣侯謚曰恭追贈后母高為綏安縣君謚曰定廢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安德時宣帝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與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而宣帝為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忌宣帝權重矯勑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喜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如曹爽願作富家公不可得也宣帝乃稱疾召

師知留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等為非朕意也喜出報宣帝帝因囚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政歸宣帝后憂悶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冀因此圖帝安國事發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逮黨與並殺之宣帝即位以后為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

自長安歸于江南頃之卒后兄欽襲爵建城侯位尚書左僕射欽素無伎能奉己而已卒謚曰成子觀嗣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琅邪臨沂人天嘉元年為皇太子妃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廢帝為臨海王后廢為妃至德中薨后生臨海嗣王至澤至澤光大元年為皇太子大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陳亡入長安后父固自有傳

宣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也曾祖世隆祖惲父偃

并有傳后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
盼在江陵依梁元帝帝以長城公主故待遇甚厚以配
宣帝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及魏尅江陵宣帝遷
于關右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
為安城王妃宣帝即位立為皇后后美姿容身長七尺
二寸手垂過膝初宣帝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及即位
拜為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物其上者
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次焉宣帝崩始與王叔陵為亂

後主賴后與吳媼救而獲免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弘範是時新失淮南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患創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後主之敕實皆決之于后後主創愈乃歸政焉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為請雖衣食亦無所分遺陳亡入長安隋大業十二年薨于東都年八十三葬于洛陽之芒山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吳興武康人儀同三司蔡侯君理

之女也君理自有傳母即武帝女會稽穆公主早亡后
尚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歲時常獨坐涕泣哀動左
右內外敬異焉太建三年拜為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
為皇后后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慾聰敏彊記涉獵經史
工書翰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居憂處別殿哀毀
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有寵總後宮之政后澹
然未嘗有所忌怨而居處儉約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
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為事嘗遇歲旱自暴而

誦佛經應時雨降無子養孫姬子允爲巳子數上書諫爭後主將𢖍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乃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甍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巡幸常令從駕及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或言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初卒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家貧父兄以織席爲業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宫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主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

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甚被寵遇後主與賔客游宴貴妃薦諸宫女預焉後宫咸德之競言其善由是愛傾後宫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宫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後主後主由此益重之故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報政亦從風而靡及隋軍克臺城妃與後主俱入于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妃於青溪中橋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云後主初即

位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卧于承香閤下時諸姬並不得進唯張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柏梁殿即皇后之正殿也沈皇后素無寵不得侍疾别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牕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並以沈檀香木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内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

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倢伃江脩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枝朝朝新大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黒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雅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遥望飄若神仙又才辯彊記善候人主顔色是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度進請後主倚隱囊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為疏條無所遺脱由是益加寵異後庭之家不遵法

度有絓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為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權薰灼四方閹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

後魏

自典午氏南遷下逮宋齊梁陳六宫制度前史言之審矣魏氏王業之兆雖基於神元而其時朝章國典百不一具故自昭成以前未有及内職之事章平思昭穆惠

煬烈傳禪八君妃后無聞馬及道武建國始追尊祖妣
皆從帝謚為皇后爰立中宮以配宸極中宮而下或稱
夫人其員數多寡悉無準限然粗有品秩可以銓次太
武統寓國家殷盛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椒房等自是
後庭漸已充實矣又魏世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
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又太武文成保母劬勞
之恩並極尊崇之義雖事乖典禮而覲過知仁孝文改
定內宮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

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太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信宮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宮女奴視五品及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所聘茹茹女稱為茹茹公主文襄既尚魏朝公主故無别號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文宣後庭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員

數孝昭內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復是貴家襄城王母桑氏有德行並蒙恩禮其餘無所述河清新令內命婦依古制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又凖漢制置昭儀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德正德崇德為三夫人比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為上嬪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凝華光訓為下嬪比六卿正華令則修訓曜儀明淑芳華敬婉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猷茂光明信靜訓曜德廣訓暉範敬訓芳猷婉華明

範豔儀暉則敬信為二十七世婦比從三品穆光茂德
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内範穆閨婉德明婉豔婉妙
範德暉章敬茂靜肅章穆華慎儀妙儀明懿崇明麗則
婉儀彰修閑修靜弘明慎豔光猗容徽淑秀儀芳婉貞
慎明豔穆容修範肅容茂儀英淑弘豔正信凝婉英範
懷順修媛良則瑶章訓成潤儀寧訓淑懿柔則穆儀修
禮昭慎貞媛肅閨敬順柔華昭順敬寧明訓弘儀崇敬
修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良媛淑猗茂

範良信豔華徽娥肅儀妙則為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武成好內並具其員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為散號後主既立二后昭儀以下皆倍其數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儀比二大夫尋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文帝創基修衽席以儉約武皇嗣歷節情欲於嬙枉宮闈有貫魚之美戚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君人之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采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厮皁榮之所及無隔險

詖於是升蘭殿以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緣恩幸而擁玉帛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慼曾未足比其髣髴也人厭苛政弊事實多文帝之祀忽諸特由於此隋文思革前弊大矯其違唯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内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絲枲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

六典遞相統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稟賜管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三人掌琮璽器玩二曰尚儀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罇彝器皿五曰尚寢掌帷帳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埽典執三人掌扇傘燈燭六曰尚

工掌營造百役管司製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三人掌
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
流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闈
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
下置六十員加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
置貴人三員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
員貴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隷焉煬帝時
后妃嬪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遊而已帝又

參詳典故自製嘉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是為三夫人品正第一順儀順容順華修儀修容修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倢伃一十二員品正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敘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以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宫局管司

言掌宣傳奏啟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
闈掌門閤管籥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
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賛掌禮儀賛相導引
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
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
掌膳羞司醞掌酒醴醯醢司藥掌醫巫藥劑司饎掌廩
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埽司
輿掌輿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果

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司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史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以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神元皇后竇氏沒鹿回部大人賓之女也賓臨終誡其

二子速侯回題令善事帝及賓卒速侯等欲因帝會喪為變語泄帝聞之晨起以佩刀殺后馳使告速侯等言后暴崩速侯等來赴因執殺之

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文成初穿天泉池獲一石銘稱桓帝葬母氏遠近赴會二十餘萬有司以聞命藏之太廟次妃蘭氏是生思帝

桓皇后惟氏生三子長曰普根次惠帝次煬帝平文崩后攝國事時人謂之曰女國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

為也

平文皇后王氏廣寗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宮得幸於平文生昭成帝平文崩昭成在繦褓時國有内難將害帝子后匿帝於袴中咒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昭成初欲定都於灅源川築城郭起宮室議不決后聞之曰國自上世遷徙為業今事難之後基業未固若郭而居一旦寇來難卒遷動乃止烈帝之崩國祚殆危興復大業后之力也崩葬雲中金陵道武

即位配饗太廟
昭成皇后慕容氏慕容覢之女也初帝納覢妹為妃未幾而崩覢復請繼好遣大人長孫秩逆后覢送于境上后至有寵生獻明帝及秦明王后性聰敏多智專夕理內每事多從初昭成遣衛辰兄悉勿祈還部落也后誡之曰汝還必深防衛辰辰姦猾終當滅汝悉勿祈死其子果為衛辰所殺卒如后言建國二十三年崩道武即位配饗太廟

獻明皇后賀氏東部大人野干女也少以容儀選入東宫生道武苻洛之内侮也后與道武及故臣吏避難北徙俄而高車來抄掠后乘車避賊而南中路失道乃仰天曰國家允胄豈正爾絶滅也惟神靈扶助遂馳輪正不傾行百餘里至七个山南而免難後劉顯使人將害帝帝姑為顯弟亢涅妻知之密以告后梁眷亦來告難后乃令帝去之后夜飲顯醉向晨故驚廐中羣馬使起視馬后泣謂曰吾諸子始皆在此今盡亡矣汝等誰殺

之故顯使不急追道武得至賀蘭部羣情未甚歸附后從弟外朝大人悦舉部隨從供奉盡禮顯怒將害后后奔亢埿家匿神車三日亢埿舉室請救乃得免會劉顯部亂始得亡歸後后弟染干忌道武之得人心舉兵圍逼行宮后出謂染干曰汝等今安所置我而欲殺吾子也染干慙而去後后少子秦王觚使于燕慕容垂止之后以觚不反憂念寢疾皇始元年崩祔葬于盛樂金陵後追加尊謚配饗焉

道武皇后慕容氏寶之季女也中山平入充掖庭得幸
左丞相衛王儀等奏請立皇后帝從儀令后鑄金人成
乃立之封后母孟為溧陽君後崩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劉眷女也登國初納為夫人生華
陰公主後生明元后專理内事寵待有加以鑄金人不
成故不登后位魏故事後宫産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
死道武末年后以舊法薨明元即位追尊謚位配饗太
廟自此後宫人為帝母皆正配饗焉

明元昭哀皇后姚氏姚興女西平長公主也明元以后納之後為夫人后以鑄金人不成未升尊位然帝寵禮如后是後猶欲正位后謙不當泰恒五年薨帝追恨之贈皇后璽綬而加謚焉葬雲中金陵

明元密皇后杜氏魏郡鄴人陽平王超之妹也初以良家子選入太子宮有寵生太武及明元即位拜貴嬪泰恒五年薨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太武即位追尊號謚配饗太廟又立廟于鄴刺史四時薦祀以魏郡太后所生

之邑復其調役後甘露降于廟庭文成時相州刺史髙閭表修后廟詔曰婦人外成理無獨祀隂必配陽以成天地未聞有莘之國立太姒之饗此乃先皇所立一時之至感非經世之逺制便可罷祀先是太武保母竇氏初以夫家坐事誅與二女俱入宫操行純備進退以禮明元命為太武保母性仁慈帝感其恩訓奉養不異所生及即位尊為皇太后封其弟漏頭為遼東王太后訓釐内外甚有聲稱性恬素寡欲喜怒不形於色好揚人

之善隱人之過帝征涼州蠕蠕入寇太后命諸將擊走之太平真君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太保盧魯元監護喪事謚曰惠葬崞山從后意也初后嘗登崞山顧謂左右曰吾母養帝躬敬神而愛人若死而不滅必不為賤鬼然於先朝本無位次不可違禮以從園陵此山之上可以終託吾葬焉别立后寢廟於崞山建碑頌德

太武皇后赫連氏屈丐女也太武平統萬納后及二妹俱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文成初崩祔葬金陵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代人也初為夫人生景穆皇帝神䴥元年薨追贈貴嬪葬雲中金陵後追號尊謚配饗太廟

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河東王毗妹也少以才選入東宫有寵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即位追尊號謚葬雲中金陵配饗太廟又文成乳母本遼西人因事入宫乳帝有劬勞保護之功文成即位尊為保太后尋為皇太后告於郊廟和平元年崩詔天下大臨三日謚曰昭葬於

廣寗磨笄山俗謂之雞鳴山太后遺志也依惠太后故事別立寢廟置守陵二百家樹碑頌德

臣謹按以乳母而為皇太后行郊廟禮神其聽之乎稱崩而使天下臨之人其哀之乎

文成文明馮皇后長樂信都人也父朗秦雍二州刺史西城郡公母樂浪王氏后生於長安有神光之異朗坐事誅后遂入宮太武左昭儀后之姑也雅有母德撫養教訓年十四文成踐極以選為貴人後立為皇后文成

崩故事國有大喪三日之後御服器物一以燒焚百官及中宮皆號泣而臨之后悲叫自投火中左右救之良久乃蘇獻文即位尊為皇太后丞相乙渾謀逆獻文年十三居于諒闇太后密定大計誅渾遂臨朝聽政及孝文生太后躬親撫養是後罷令不聽政事太后行不正內寵李奕獻文因事誅之太后不得意獻文暴崩時言太后為之也承明元年尊曰太皇太后復臨朝聽政后性聰達自入宮掖粗學書計及登尊極省決萬機孝文

詔諸鷙鳥傷生之類宜放之山林乃罷鷹師曹以其地
為太后立報德佛寺太后與孝文遊於方山顧瞻川阜
有終焉之志因謂羣臣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豈必遠
祔山陵然後為貴哉吾百歲之後神其安此孝文乃詔
有司營建壽陵於方山又起永固石室將為清廟焉太
和五年起作八年而成刊石立碑頌太后功德太后以
帝富於春秋乃作勸戒歌三百餘章又作皇誥十八篇
太后性儉素不好華飾躬御縵繒而已宰人上膳案裁

徑尺羞餚滋味十分減八太后甞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宰人昏而進粥有蝘蜓在焉后舉匕得之帝時侍側將加殛罰太后笑而釋之自太后臨朝專政帝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於太后太后多智猜忌能行大事生殺賞罰決於俄頃多有不關帝者是以威福兼作震動内外故杞道德王遇張祐苻承祖等拔自微閹歲中而至王公王叡出入卧内數年之間便為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之詔李沖以器能受

任亦由見寵帷幄密加賞賚不可勝數太后性嚴明假有寵侍亦無所縱左右纎介之愆動加捶楚然性不宿憾尋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貴是以人人懷於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太后嘗與孝文幸靈泉池宴羣臣及蕃國使人諸方渠帥各令為其方舞帝上壽太后忻然作歌帝亦和歌遂命羣臣各言其志於是和歌者凡九十人太后外禮人望元丕游明根等頒賜金帛輿馬每至褒美叡等皆引丕參之以示無私又自以過失懼人

議已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孝文不知所生至如李訢李惠之徒猜嫌覆滅者十餘家死者數百人率多枉濫天下寃之十四年崩於太和殿時年四十九其日有雄雉集于太華殿帝勺飲不入口五日謚曰文明太皇太后葬於永固陵帝毁瘠絶酒肉不內御者三年乃於永固陵東北里餘營壽宮遂有終焉瞻望之志及遷洛邑乃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所而方山虛宮號曰萬年堂云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母頓丘王峻之妹也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恒言此女當大貴及長資質美麗太武南征命永昌王仁出壽春軍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鎮長安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美之乃下臺后得幸於齊庫中遂有娠常太后後問后知之時守庫者亦私書於壁記之別加驗問皆符同及生獻文拜貴人太安二年太后令依故事令后具條記在南兄弟及引所結宗兄洪之悉以付託臨決

每一稱兄弟拊膺慟哭遂薨後謚曰元皇后葬金陵配
饗太廟
獻文思皇后李氏中山安喜人南郡王惠之女也姿德
婉淑年十八以選入東宫獻文即位為夫人生孝文帝
皇興三年薨葬金陵承明元年追崇號謚配饗太廟
孝文貞皇后林氏平涼人也父勝位平涼太守叔父金
閭起自閹官獻文初為定州刺史為乙弗渾所誅及勝
兄弟皆死勝無子有二女入掖庭后容色美麗得幸於

孝文生皇子恂以恂將為儲貳太和七年后依舊制薨
帝仁恕不欲襲前事而禀文明太后意故不果行謚曰
貞皇后葬金陵及恂以罪賜死有司奏追廢后為庶人
孝文廢皇后馮氏太師熙之女也太和十七年孝文既
終喪太尉元丕等表以長秋未建六宮無主請正內位
孝文從之立后為皇后恩遇甚厚孝文後重引后姊昭
儀至洛稍有寵后禮愛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前入宮
掖素見待念輕后而不率妾禮后雖性不妬忌時有愧

恨之色眙儀規為內主譖構百端尋廢后為庶人后貞謹有德操遂為練行尼後終於瑤光佛寺

孝文幽皇后亦馮熙女母曰常氏本微賤得幸於熙熙元妃公主薨後遂主家事生后與北平公夙文明太皇太后欲家世貴寵乃簡熙二女俱入掖庭時年十四其一早卒后有姿媚偏見愛幸未幾疾病太后乃遣還家為尼帝猶留意焉歲餘而太后崩帝服終頗存訪之又聞后素疹痊除遣閹宦雙三念璽書勞問之遂迎赴洛

陽宮及至寵愛過本初當夕宮人稀復進見拜爲左昭儀後立爲皇后帝頻歲南征后遂與中官高菩薩私亂及帝在汝南不豫后便公然醜恣中常侍雙蒙等爲其心腹是時彭城公主宋王劉昶子婦也年少嫠居北平公馮夙后之同母弟也后求婚於孝文孝文許之公主志不願后欲彊之婚有日矣公主密與侍婢及僮從十餘人乘輕車冐霖雨赴懸瓠奉謁孝文自陳本意因言后與菩薩亂狀帝聞因駭愕未之信而祕匿之此後后

漸憂懼與母常氏求託女巫禱厭孝文疾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命者賞報不貲又取三牲宫中祆祠假言祈福專為左道母常或自詣宫中或遣侍婢與相報答帝至洛執問菩薩雙蒙等具得情狀帝以疾卧含温室夜引后并列菩薩等於戶外后臨入令搜衣中稱有寸刃便斬后頓首泣謝乃賜坐東楹去御筵二丈餘孝文令菩薩等陳狀又讓后曰汝有祆術可具言之后乞屏左右有所密狀孝文勑中常侍悉出唯令長

秋卿白整在側取衛直刀拄之后猶不言孝文乃以綿堅塞整耳自小語再三呼整無所應乃令后言事隱人莫知之孝文乃喚彭城北海二王令入坐言昔是汝嫂令便他人但入勿避又曰此老嫗欲白刃插我肋上可窮問本末勿有所難又云馮家女不能復相廢逐且使在宮中空坐有心乃能自死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帝素至孝猶以文明太后故未行廢二王出乃賜后辭死訣再拜稽首涕泣及入宮後帝命中官有問於后后罵

曰我天子婦當面對豈令汝傳也帝怒勑后母常入示與后狀常撻之百餘乃止帝尋南伐后留京師雖以罪失寵而夫人嬪妾奉之如法唯令太子在東宮無朝謁之事帝疾甚謂彭城王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自絕於天吾死後可賜自盡別宮葬以后禮庶掩馮門之大過帝崩梓宮達魯陽乃行遺詔命北海王詳奉宣遺旨長秋卿白整等入授后藥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也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等執持彊之乃含椒而盡梓宮

次洛南咸陽王禧等知審死相視曰若無遺詔我兄弟亦當作計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謚曰幽皇后葬長陵塋内

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司徒公肇之妹也父颺母蓋氏凡四男三女皆生於東裔孝文初乃舉室西歸近龍城鎮鎮表后德色婉艶及至文明太后親幸北部曹見后奇之入掖庭時年十三初后幼曽夢在堂内立而日光自窻中照之灼灼而熱后東西避之光猶斜照不已如是

數夕怪之以白其父颺颺以問遼東人閔宗宗曰此奇徵也昔有夢日入懷猶生天子况日照之徵此女將被帝命誕育人君之象也後生宣武及廣平王懷樂安公主馮昭儀寵盛密有母養帝心后自代如洛陽暴薨於汲郡之共縣或云昭儀所賊也宣武之為皇太子二日一朝幽后后拊念慈愛有加孝文出征宣武入朝必久留后宫親視櫛沐母道隆備其後有司請加尊謚曰文昭貴人孝文從之宣武踐阼追尊配饗后先葬在長陵

東南陵制卑狹乃改營山陵號終寧陵置邑戶五百家
明帝時更上尊號太后以同漢晉之典正姑婦之禮廟
號如舊文昭遷靈櫬於長陵兆内西北六十步初開終
寧陵數丈於梓宮上獲大蛇長丈餘黑色頭有王字蟄
而不動靈櫬既遷還置蛇舊處
宣武順皇后于氏太尉烈弟勁之女也宣武始親政事
烈時為領軍總心膂之任以嬪御未備左右諷諭稱后
有容德帝乃迎入為貴人時年十四甚見寵愛立為皇

后后靜默寬容性不妒忌生皇子三歲夭沒其後暴崩
宮禁事祕莫能知悉者世議歸咎于高夫人葬永泰陵
謚曰順皇后
宣武皇后高氏文昭皇后弟偃之女也宣武納為貴嬪
生皇子早夭又生建德公主後拜為皇后甚見禮重性
妒忌宮人希得進御及明帝即位上尊號曰皇太后尋
為尼居瑤光寺非大節慶不入宮中建德公主始五六
歲靈太后出覲母武邑君時天文有變靈太后欲以當

禍是夜暴崩天下寃之喪還瑶光佛寺殯皆以尼禮初
孝文幽后之寵也欲專其愛後宫接御多見阻遏孝文
時言于近臣稱婦人妬防雖王者亦不能免況士庶乎
宣武高后悍忌嬪御有至帝崩不蒙待接者由是在洛
二十餘年皇子全者唯明帝而已
宣武靈皇后胡氏安定臨涇人司徒國珍女也母皇甫
氏産后之日赤光四照京兆山北縣有趙胡者善於卜
相國珍問之胡云賢女有大貴之表當爲天下母生勿

過三人知也后姑為尼頗能講道宣武初入講禁中諷
左右言后有姿行帝聞之乃召入掖庭為充華世婦而
椒庭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
生太子唯后獨曰豈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
也及明帝在孕同列猶以故事相恐勸為他計后故意
確然幽夜獨誓云但使所生是男次第當長子子生身
死所不辭也既誕明帝進為充華嬪先是宣武頻喪皇
子自以春秋長矣深加慎謹為擇乳保皆取良家宜子

者養於別宮皇后及充華皆不得撫視焉及明帝踐阼尊為皇太妃尋尊為太后臨朝聽政猶曰殿下下令施事後改令稱詔羣臣上書曰陛下自稱曰朕太后以明帝沖幼未堪親祭欲依周禮夫人與君交獻之義代行祭祀禮官博議以為不可而太后欲以幃幔自鄣觀三公行事重問侍中崔光光便據漢和熹鄧太后薦祭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初祀太后性聰悟多才藝略通佛經大義親覽萬機手筆斷決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

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大悅賜左右布帛有差先是太后勅造申訟車時御馬出自雲龍大司馬門從宫西北入自千秋門以納寃訟又親策孝秀州郡計吏於朝堂太后與明帝幸華林園宴羣臣於都亭曲水令王公以下賦四言詩太后詩曰化光造物含氣貞明帝詩曰恭己無為上頼慈英王公以下賜帛有差太后父薨百寮表請公除太后不許尋幸永寧寺覲建刹於九級之基僧尼士女赴者數萬人及改葬文昭高后太

后不欲令明帝主事乃自爲喪主出至終寧陵親奠遣事還哭於太極殿至於訖事皆自主馬後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陳留公李崇章武王融並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語在李崇傳又幸嵩高山夫人九嬪公主以下從者數百人升于頂中廢諸淫祀特敬天神不在其例尋幸闕口温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中之勑示文武時太后得志逼幸清河王懌淫亂肆情爲天下所惡領軍元乂長秋卿

劉騰等奉明帝於顯陽殿幽太后於北宫於禁中殺懌其後太后從子都統僧敬與備身左右張車渠等數十人謀殺乂復奉太后臨朝事不克僧敬坐徙邊車渠等死胡氏多免黜後明帝朝太后於西林園宴文武侍臣飲至日夕乂乃起至太后前自陳外云太后欲害已及騰太后答云無此語遂至于極昏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言母子不相聚久今暮欲共一宿羣臣不可左衛將軍奚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可也太后自起援

帝下堂去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千
牛刀斫之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康生乘酒勢將出處
分殺乂為乂所執光祿勲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
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適下殿粲即扶帝出東序前御
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乂遂殺康生後劉騰死乂
又寛怠太后與明帝及高陽王雍為計觧乂領軍太后
復臨朝大赦改元自是朝政疏緩威恩不立天下牧守
所在貪惏鄭儼汙亂宫掖勢傾海内李神軌徐紀等並

見親侍一二年中位總禁要手握王爵輕重在心宣淫于朝為天下所穢文武解體所在亂逆土崩魚爛由於此矣太后自以失徳懼為宗室所嫌僧敬又因聚集宗族遂泣涕諫曰陛下母儀海内豈宜輕脫如此太后大怒自是不召僧敬内為朋黨防蔽耳目明帝所親幸者太后多以事害焉有密多道人能胡語帝置於左右太后慮其傳致消息三月三日於城南大巷中殺之方懸賞募賊又於禁中殺領左右鴻臚少卿谷會紹達並帝

所親也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因潘充華生女太后乃詐以為男便大赦為武泰元年復陰行鴆毒其年二月明帝暴崩乃奉潘嬪女言太子即位經數日見人心已安始言潘嬪本實生女今宜更擇嗣君遂立臨洮王子釗為帝年始二三歲於是朝野憤歎及爾朱榮稱兵渡河太后盡召明帝六宮皆令入道太后亦自落髮榮遣騎拘送太后及幼主於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太后及幼主並沈於河太

后妹馮翊君收瘞於雙靈寺孝武時始葬以后禮而追

謚曰靈

孝明皇后胡氏靈太后從兄冀州刺史盛之女靈太后

欲榮重門族故立為皇后明帝頗狂酒德專嬖充華潘

氏后及嬪御並無過寵太后為帝選納抑屈人流時博

陵崔孝芬范陽盧道約隴西李瓚等女俱為世婦人有

訴訟咸見忿責武泰初后既入道遂居於瑤光寺

孝武皇后高氏齊神武之長女也帝見立乃納為后及

帝西幸關中降為彭城王韶妃

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洛陽人也其先世為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涼州平后之高祖莫瓌擁部落入附拜定州刺史封西平公自莫瓌後三世尚公主女乃多為王妃父瑗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母淮陽長公主孝文之第四女也后美容儀少言笑年十六文帝納為妃及帝即位以大統元年冊為皇后后性好節儉蔬食故衣珠玉羅綺絶於服玩又仁恕不為嫉妬之心帝益重之

生男女十二人多夭折唯太子及武都王戊存焉時新都闕中務欲東討蠕蠕寇邊未遑北伐故帝結婚以撫之於是更納悼后命后遜居别宫出家為尼悼后猶懐猜忌復徙后居秦州依子秦州刺史武都王帝雖限大計恩好不忘後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然事祕禁外無知者六年春蠕蠕舉國度河頗有言虜為悼后之故興此役帝曰豈有百萬之衆為一女子舉也雖然致此物論朕亦何顔以見將帥邪乃遣中常侍曹寵賫手勅令

后自盡后奉勅揮淚謂寵曰願至尊享千萬歲天下康寧死無恨也因命武都王前與之決遺語皇太子辭皆悽愴因慟哭久之侍御莫能仰視召僧設供令侍婢數十人出家手為落髮事畢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鑿麥積崖為龕而葬神柩將入有二叢雲先入龕中頃之一滅一出後號寂陵及文帝山陵畢手書云萬歲後欲令后配饗公卿乃議追謚曰文皇后祔於太廟廢帝時合葬於永陵

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蠕蠕主阿那瓌之長女也容貌
嚴夙有神智大統初蠕蠕屢犯北邊文帝乃與約通好
結婚扶風王孚受使奉迎蠕蠕俗以東為貴后之來營
幕户席一皆東向車七百乘馬萬匹駞千頭到黒鹽池
魏朝鹵薄文物始至孚奏請正南面后曰我未見魏主
故蠕蠕女也魏仗向南我自東面孚無以辭四年正月
至京師立為皇后時年十四六年后懷孕將産居於瑤
華殿聞上有狗吠聲心甚惡之又見婦人盛飾來至后

所后謂左右此爲何人醫巫傍侍悉無見者時以爲文后之靈𡩋訖而崩年十六葬於少陵原十七年合葬永陵當會横橋北后梓宫先至鹿苑帝輼輬後來將就次所軸折不進

廢帝皇后宇文氏周文帝女也后初産之日有雲氣滿室芬氲久之幼有風神好陳列女圖置之左右周文曰每見此女良慰人意廢帝之爲太子納爲妃及即位立爲皇后志操明秀帝深重之專寵後宫不置嬪御帝既

殂崩后亦以忠於魏室罹禍

恭帝皇后若干氏司空長樂正公惠之女也有容色恭帝納之為妃及即位立為皇后後出家為尼在佛寺薨竟無謚

孝靜皇后高氏齊神武之第二女也天平四年詔聘以為皇后神武前後固辭帝不許興和初詔司徒孫騰司空襄城王昶等奉詔致禮以后駕迎於晉陽之丞相第五月立為皇后大赦齊受禪降為中山王妃後降于尚

書左僕射楊遵彦

北齊

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内干之女也少明悟彊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己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産以結英豪密謀祕策后嘗參預之及拜勃海王妃閫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徃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寛厚不妬

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孿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黑獺神武悅以告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獺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蠕蠕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蠕蠕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

不異己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為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進為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責之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云何一朝欲輙行舜禹之事彼是何人汝欲擬之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為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尚書楊愔等受遺詔輔政踈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

昭即位復為皇太后孝昭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媪言改姓石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宫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蠕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謡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緋袍如故未

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宮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撾之帝於昆季次實九盖其徵驗也

蠕蠕公主者蠕蠕主郁久閭阿那瓌女也蠕蠕彊盛與西魏通和欲連兵東伐神武病之令杜弼使蠕蠕為世子求婚阿那瓌曰高王自娶則可神武猶豫尉景與武明皇后及文襄並勸請乃從之武定三年使慕容儼往聘之號曰蠕蠕公主八月神武迎於下館阿那瓌使其弟秃突佳來送女且報聘仍戒曰待見外孫然後返國

公主性嚴毅一生不肯華言神武嘗有病不得往公主所尧突佳怨恚神武自射堂輿疾就公主其見將護如此神武崩文襄從蠕蠕國法蒸公主產一女焉

彭城太妃爾朱氏榮之女魏孝莊后也神武納為別室敬重逾於婁妃見必束帶自稱下官神武迎蠕蠕公主還爾朱氏迎於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魚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後為尼神

武為起佛寺天保初為太妃及文宣狂酒將無禮於太妃太妃不從遂遇禍小爾朱氏兆之女也初為建明皇后神武納之生任城王未幾與趙郡公琛私通徙於靈州後適范陽盧景卒

上黨太妃韓氏軌之妹也神武微時欲聘之軌母不許及神武貴韓氏夫已死乃納之

馮翊太妃鄭氏名大車嚴祖妹也初為魏廣平王妃遷鄴後神武納之寵冠後庭生馮翊王潤神武之征劉蠡

升也文襄蒸馮神武還一婢告之二婢為證神武杖文
襄一百而幽之武明后亦見隔絶時彭城爾朱太妃有
寵生王子㴶神武將有廢立意文襄求救於司馬子如
子如來朝偽為不知者請武明后神武告其故子如曰
消難亦姦子如妾如此事正可覆盖妃是王結髮婦常
以父母家財奉王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膚妃晝夜供
給視瘡後避葛榮同走并州貧困然馬屎自作靴恩義
何可忘夫婦相宜女配至尊男承大業又婁領軍勲何

宜搖動一女子如草芥況婢言可必信乎神武因使子
如鞠之子如見文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威自誣因教
二婢反辭脅告者自縊乃啓神武曰果虛言神武大悅
召后及文襄武明后遥見神武一步一叩頭文襄且拜
且進父子夫妻相泣乃如初神武乃置酒曰全我父子
者司馬子如賜之黄金百三十斤文襄贈良馬五十疋
高陽太妃游氏父京之為相州刺史神武尅鄴欲納之
京之不許遂牽曳取之京之尋死游氏於諸太妃中最

有德訓諸王公主婚嫁常令主之馮娘者子昂妹也初為魏任城王妃適爾朱世隆神武納之生浮陽公主李娘者延實從妹也初為魏城陽王妃又王娘生永安王浚穆娘生陽平王淹並早卒不為太妃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於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為世子三日而孝靜幸世子第贈錦繡及布帛萬匹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

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為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於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疏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為絙令魏安德主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羣下武平中后崩祔葬義平陵琅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初不見齒為孫騰妓騰又放棄文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季舒曰

爾由來為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絶異者崔暹必當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文襄不假以顔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為暹悚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悦把暹臂入見焉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體佞乃體過於吾玉儀同産姊静儀先適黄門郎崔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由是超授賞賜甚厚焉

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

為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宫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請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勲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撻嬪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為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宫號昭信皇后武成踐阼逼后淫亂曰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下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邪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

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横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撾撻之后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以犢車載送妙勝尼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為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為俗弄女壻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韶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昭儀才色兼美禮遇殆同正嫡後主時改適錄尚書唐邕王

嬪者琅邪人也嬪姊先適崔修文宣並幸之數數降其夫家超用修為尚書郎薛嬪者本倡家女也年十四五時為清河王岳所好其父求内宫中大被寵嬖其姊亦俱進御文宣後知先與岳通又為其父乞司徒公帝大怒先鋸殺其姊嬪時有娠過產亦從戮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為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六孤孝昭即位立為皇后帝崩從梓宫之鄴始度汾橋武成聞后有竒藥追索之不得使閹人就車頓

辱降居順成宫武成既殺樂陵王元后被閟隔不得與家相知宫闈内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宫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廷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蘆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選為長廣王妃産後主日有鴞鳴於産帳上武成崩尊為皇太后陸媼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叡出婁定

遠高文遥為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褻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寺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掛寶裝胡床於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内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為昭元統僧徒遥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為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悦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

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

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蕭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即時

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彎弓纏弰馳入南城令

鄧長顒幽太后北宫仍有勑内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

相見久之帝迎復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

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

敘鄭莊公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為愧齊

亡入周恣行姦穢開皇中殂

弘德夫人李氏趙郡李叔讓女也初為魏靜帝嬪武成納焉生南陽王仁盛為太妃姊為南安王思好妃坐夫反以燒死太妃聞之發狂而薨文宣五嬪及中人盧勒乂妹武成並以為嬪武成崩後胡后令二嬪自殺二嬪悲哭後主為之惻愴私遺衣物令出外避焉盧生淮南王後為太妃又有馬嬪亦得幸為后所妬自縊死彭藥任祥並有女因坐父兄事皆入宫為文宣所幸武成以彭為夫人生齊安王任生丹陽王並為太妃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為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為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别宫後令為尼齊滅嫁為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為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東宫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為弘德夫人進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媪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

為皇后陸媼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後忽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侄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其言為何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見之每致詩以通意後與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後亦改嫁云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

族或云后即欽道女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妬以輕胥面黥爲宋字欽道伏誅黃花因沒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内稱爲舍利大監女侍中陸大姬知其寵養以爲女薦爲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於時後主未有儲嗣陸隂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懐恨先令母養之立爲皇太子陸以國姓之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爲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

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天皇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為穆氏之瑞焉武成為胡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被火所燒後主既立穆皇后復為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詔侍中薛孤康買等為弔使又遣商胡齎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往欲市真珠為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童謡曰黄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黄花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駱提婆詔改

姓為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為母提婆為家不復顧念輕霄輕霄後自療面欲求見為大姬陸媪使禁掌之竟不得見

馮淑妃名小憐大穆后從婢也穆后愛衰以五月五日進之號曰續命性慧黠能彈琵琶工歌舞後主惑之坐則同席出則並馬願得死生一處命淑妃處隆基堂淑妃惡曹昭儀所嘗居也悉令反換其地周師之取平陽帝獵於三堆晉州亟告急帝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帝

從其言識者以為後主名緯殺圍言非吉徵及帝至晉州城巳欲没矣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勑且止召淑妃共觀之淑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帝恐弩矢及橋故抽攻城木造遠橋監作舍人以不速成受罰帝與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稱妃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即令使馳取褘翟等皇后服御仍與之並騎觀戰東偏少却淑妃怖曰軍敗矣帝

遂以淑妃奔還至洪洞戍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內參自晉陽以皇后衣至帝為按轡命妃著之然後去帝奔鄴太后後至帝不出迎淑妃將至鑿城北門出十里迎之復以淑妃奔青州後主至長安請周武帝乞淑妃帝曰朕視天下如脫屣一老嫗豈與公惜也仍以賜之及帝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甚嬖之淑妃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達妃為淑妃所譖幾置於死

達薨隋文帝將賜達妃兄李詢令著布裙配舂詢母逼令自殺後主以李祖欽女為左昭儀進為左娥英裴氏為右娥英娥英兼取舜妃娥皇女英為名陽休之所制樂人曹僧奴進二女大者嘗忤旨剝面皮少者以善彈琵琶為昭儀以僧奴為日南王僧奴死又貴其兄弟妙達等數人同日皆為郡王為昭儀別起隆基堂極為綺麗陸媼誣以左道遂殺之又有董昭儀毛夫人彭夫人王夫人小王夫人二李夫人皆嬖寵之毛能彈箏本和

士開薦入帝所幸彭夫人亦以音伎進死於晉陽造佛寺與總持相將大李本隷戸女以五弦進小李即李貞之女也小王嘗生一男毛兄思安驟升武衛董父賢義由軍主超登開府自餘姻屬多至大官

後周

文皇后元氏魏孝武之妹也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孝武殺歡改封后爲馮翊公主以配文帝生孝閔帝魏大統十七年薨恭帝三年十二

月合葬成陵孝閔踐阼追尊為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為

皇后

文宣皇后叱奴氏代人也文帝為丞相納為姬生武帝

天和二年六月尊為皇太后建德三年三月崩五月葬

永固陵

孝閔皇后元氏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也初封晉陽公

主帝之為略陽公也尚焉及踐阼立為皇后帝被廢后

出俗為尼建德初武帝誅晉公護上帝尊號以后為孝

閔皇后居崇義宮周滅后出居里第隋大業十二年殂

明敬皇后獨孤氏太保衛公信之長女也帝之在藩納為夫人二年正月立為皇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為皇后明帝崩與后合葬焉

武成皇后阿史那氏突厥木扞可汗俟斤之女也突厥既滅蠕蠕盡有塞表之地志陵中夏文帝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武帝即位前後累遣使馬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公純許公宇文貴

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符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一百二十人至俟斤牙所迎后俟斤忽改圖將以后許齊純等累請不得反命會雷風大起飄壞其穹廬俟斤大懼以為天譴乃禮送后純等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至武帝接以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禮焉宣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孝陵

武皇后李氏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文帝以后賜武帝後得親幸生宣帝宣政元年七月尊為帝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為天皇太后二年二月尊為天元聖皇太后宣帝崩靜帝尊為大帝太后隋開皇初出俗為尼名常悲八年殂以尼禮葬于京城南

宣皇后楊氏名麗華隋文帝之長女也帝在東宮武帝為帝納后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

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
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二年二月詔以后取象四星
於是后及三皇后並加大焉冊授后為天元大皇后又
立天中大皇后與后為五皇后焉后性柔婉不妬忌四
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
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賜后
死逼令引決后母獨孤氏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
免帝崩靜帝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

隋文帝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隋文帝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己聞昉譯已行此詔心甚悅後知隋文有異圖意頗不平及行禪代憤惋愈甚隋文内甚愧之開皇初封后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詔還京所司備禮祔葬后于定陵

宣帝后朱氏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没入東宫宣帝

之為太子后被選掌衣服帝召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四月立為天元帝后七月改為天皇后二年二月又改為天大皇后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疎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於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尊后為帝太后隋開皇初出俗為尼名法靜六年殂以尼禮葬于京城西

宣帝后陳氏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之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拜為德妃月餘立為天

左皇后二年二月改為天左大皇后頃之又詔以坤儀比德土數惟五四大皇后外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於是以后為天中大皇后帝崩出俗為尼名華光永徽初終山提本爾朱兆之隸仕齊位特進開府東兖州刺史謝陽王武帝平齊拜大將軍封淅陽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鄖國公除大宗伯

宣帝皇后元氏名樂尚河南洛陽人開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被選入宫拜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為天右

皇后二年二月改為天右大皇后帝崩出俗為尼名華
勝初后與陳皇后同時被選入宫俱拜貴妃及升后又
同日受冊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
及為尼後李朱及尉遲后並相繼殞没而二后貞觀中
尚存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初以后父進位上
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皇后尉遲氏名繁熾蜀公迥之孫女也有美色初
適杞公亮子西陽公温以宗婦例入朝帝逼幸之及亮

謀逆帝誅温追后入宫拜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為天右大皇后帝崩出俗為尼名華道隋開皇十五年殂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也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為帝納后為皇后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奔陳廢為庶人後嫁為隋司州刺史李丹妻貞觀初猶存

隋

文獻皇后獨孤氏諱伽羅河南洛陽人周大司馬衛公

信之女也信見文帝有竒表故以后妻焉時年十四帝
與后相得誓無異生之子后姊為周明帝后長女為周
宣帝后貴戚之盛莫與為比而后每謙卑自守及周宣
帝崩隋文居禁中總百揆后使李圓通謂文帝曰騎虎
之勢必不得下勉之及帝受禪立為皇后突厥嘗與中
國交市有明珠一篋價值八百萬幽州總管陰壽白后
市之后曰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
賞有功者百寮聞之畢賀文帝甚寵憚之帝每臨朝后

輒與上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宫官伺帝政有所失隨時匡諫多所弘益候帝退朝而同反宴寢相顧欣然后早失二親常懷感慕見公卿有父母者每為致禮焉有司奏曰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憲章具在請依古制后曰以婦人與政或從此漸不可開其源也不許后每謂諸公主曰周家公主類無婦德失禮於舅姑離薄人骨肉此不順事爾等當誡之后姑子都督崔長仁犯法當斬文帝以后故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

竟坐死異母弟陁以猫鬼巫蠱祝詛於后坐當死后三日不食為之請命曰陁若蠹政害民者不敢言今坐為妾身請其命陁於是減一等后雅性儉約帝常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宮内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賜柱國劉嵩妻織成衣領宮中亦無上以后不好華麗有齊時七寶車及鏡臺絶巧麗帝使毀車而以鏡臺賜后后雅好讀書識達今古凡言事皆與上意合宮中稱為二聖嘗夢周阿史那后言受罪辛苦求營功德明日言之上為

立寺追福馬后兄女夫死於并州后嫂以女有娠請不赴葬后曰婦人事夫何容不往其姑在宜自諂之姑不許女遂行后頗仁愛每聞大理決囚未嘗不流涕然性尤妬忌後宫莫敢進御尉遲迥女孫有美色先在宫中帝於仁壽宫見而悅之因得幸后伺帝聽朝陰殺之上大怒單騎從苑中出不由徑路入山谷間三十餘里高熲楊素等追及扣馬諫帝太息曰吾貴為天子不得自由高熲曰陛下豈以一婦人而輕天下帝意少解駐馬

良久夜方還宫后候上於閤内及帝至流涕拜謝頻素
等和解之上置酒極歡后自此意頗折初后以高頻是
父之家客甚見親禮至是聞頻謂己爲一婦人銜之又
以頻夫人死其妾生男益不喜之漸加譖毁帝亦每事
唯后言是用后見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勸帝斥之
時皇太子多内寵妃元氏暴薨后意太子愛妾雲氏害
之由是諷帝黜高頻竟廢太子立晉王廣皆后之謀也
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日暈四重己巳太白犯軒轅其夜

后崩於永安宫時年五十九葬於太陵其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及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云

宣華夫人陳氏陳武帝女也性聰慧姿貌絶好及陳滅配掖庭後選入宫為嬪時獨孤皇后性妬忌後宫罕得進御唯陳氏有寵煬帝之在藩也陰有奪宗之計規為内助每致禮焉進金蛇金駞等物以取媚於陳氏皇太子廢立之際頗有力焉及文獻皇后崩進位為貴人專

房擅寵主斷内事六宮莫與為比及帝大漸遺詔拜為宣華夫人初帝寢疾於仁壽宮夫人與皇太子同侍疾平旦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距之得免歸於上所上怪其神色有異問之夫人泣以實對帝恚曰畜生何堪付大事獨孤誠誤我意謂獻皇后也因呼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曰呼我兒述等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閤為勑書訖示左僕射楊素素以白太子太子遣張衡入寢遂令夫人及後宫同侍疾者並就别室俄而上

崩夫人與諸後宫相顧曰事變矣皆色動股慄晡後太子遣使者齎金合帖紙於際親署封字以賜夫人夫人見惶懼以為鴆毒不敢發使者促之乃發見合中有同心結數枚諸宫人相謂曰得免死矣陳氏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宫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蒸焉煬帝即位出居仙都宫尋召入歲餘而終時年二十九帝深悼之為製神傷賦

容華夫人蔡氏丹陽人也陳滅以選入宫為世婦容儀

婉嫕帝甚悦之以文獻后故希得進幸后崩漸見寵遇拜爲貴人參斷宮掖亞於陳氏帝寢疾加號容華夫人帝崩後亦爲煬帝所烝

煬帝愍皇后蕭氏後梁明帝巋之女也荆揚閒以二月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養之未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張軻家軻甚貧窶后躬親勞苦煬帝爲晉王文帝選妃於梁卜諸女皆不吉巋乃迎后於舅氏令使者占之曰吉遂冊爲妃后性婉順有智識好學

解屬文頗知占候文帝大善之煬帝甚寵敬焉及帝嗣位立為皇后帝每遊幸未嘗不隨從時后見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措言因為述志賦以自寄其意及帝幸江都臣下離貳有宫人白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宫人言於帝帝大怒曰非汝宜言乃斬之宫人復白后曰宿衛者往往耦語謀反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大勢已然無可救者何用言徒令帝憂煩耳自是無復言者及宇文化及之亂隨軍至聊城化及敗没於竇建

德建德妻曹氏妬悍煬帝妃嬪美人並使出家并后置
於武彊縣是時突厥處羅可汗方盛其可賀敦即隋義
城公主也遣使迎后建德不敢留遂攜其孫正道及諸
女入於虜庭唐貞觀四年破突厥皆以禮致之歸於京
師賜宅於興道里二十一年殂詔以皇后禮於揚州合
葬於煬帝陵謚曰愍

通志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二十　史部

通志卷二十一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年譜第一

年譜序

為天下者不可以無書為書者不可以無圖譜圖載象譜載系為圖所以周知遠近為譜所以洞察古今故古者記年謂之譜桓君山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

並效周譜則知成周紀年之籍謂之譜也太史公改譜為表何法盛改表為注皆遠於義不若遵周典也臣謹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以及年歷上極三皇下逮漢魏其所以編次為甚詳譙周陶弘景之徒皆有其書而歷數之家所傳尤謹然不可以訓惟太史公紀年以甲始於共和後學之所共承也然為共和之說者已不可信況其年乎既曰周召二公共行政又曰共國之伯名和行天子政何也仲尼周人也著書斷自唐虞而紀年始

於魯隱者為幽王遭西戎之禍典籍湮淪西周之年無所考據故本東周遷則漢人而欲貫年於西周可乎凡記年者自東周以遷可信東周以前不可信也今之所譜者自春秋以來始稱年春秋之前皆稱世周末與秦闕於上代故亦足以世云夫紀者襲編年之遺風傳者記一身之行事修史之家莫易於紀傳莫難於表志太史公括囊一書盡在十表班固不達其旨後史因失其傳史十表遂為荒唐之學表者一書之要也不可記繁

文表者一書之本也不可記末節自班氏以來末節多矣復不識統理甚者如新唐書專記人家譜諜豈可以私家冒榮之書而為信史乎其書雖與唐書並帙而為廢典太史公之表紀年不過六甲而省其五十四紀事不過十餘言而為事之目所謂綱舉而目張也近代之為表者小字旁行盡載所述且蕃書旁行華書縱行華人故不便於旁行又豈能衡目而泛觀小字乎史記於六十甲子之統而提其六近代作編年者盡用六十巳

為繁矣而復有甚焉乃用嵗陽嵗陰之名甲曰閼逢乙曰旃蒙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此皆陰陽之命而不可以紀甲亦猶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者祭享之命而不可以名畜今以甲寅為閼逢攝提格無以異於名牛為一元大武以乙卯為旃蒙單閼無以異於名羊為柔毛夫隱語者胥井逃難之言豈可施諸簡編嗚呼著書者貴乎意明而語約以六甲視六十甲則衍八百言以六甲視六十嵗名則衍二百五十二言以古較今其繁

簡如此今之所譜但記六甲

世譜年譜秦以上世譜春秋以下年譜

三皇　五帝　夏　商　周　秦　春秋　七國

秦末六國　漢興諸王　兩漢　三國　晉　前凉

成　漢　代　東晉　前趙　後趙　前燕　蜀

漢　魏　前秦　後燕　後秦　西秦　北魏　後

凉　南凉　北凉　南燕　西凉　北燕　夏　宋

齊　梁　三魏　北齊　後梁　後周　陳　隋

世譜

三皇世譜

有巢氏（謂之始君教民巢居） 燧人氏（有巢之子鑽木取火教民熟食） 天皇伏羲氏（少昊燧人之子母曰華胥） 女媧氏（伏羲妹繼伏羲氏為天子） 大庭氏 柏皇氏 中央氏 栗陸氏 驪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混沌氏（一曰啟統） 昊英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無懷氏

臣謹按大庭氏繼女媧為天子其後皆相繼為之末

知族系自伏羲至無懷凡十五世共一千二百六十年

少典　人皇神農氏炎帝少典之子母曰女登帝臨魁神農之子母曰聽詙帝承一本承在臨魁之前帝明　帝直　帝釐　帝哀　帝榆罔

臣謹按自神農至榆罔凡八世共五百年

地皇軒轅氏黄帝少典子母有蟜氏女或曰母名附寶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元囂少昊青陽氏黄帝之子其母曰螺祖昌意黄帝之子母曰螺祖顓頊高陽氏昌意子姬氏　酉氏　祁氏　已氏　滕氏　箴氏　任氏　荀氏

僖氏　姞氏　偎氏　依氏

臣謹按天皇自伏羲至無懷十五世千二百六十年人皇自神農至榆罔八世五百年地皇黄帝一世百年三皇凡二十四世共千八百六十年

五帝世譜

黄帝　少昊元囂青陽氏黄帝子母曰螺祖繼黄帝為天子　重木正勾芒少昊子重後為羲仲

羲叔羲仲　羲叔　該金正蓐收少昊之子　修水正元冥少昊之子　熙水正元冥

少昊之子蟜極少昊子帝嚳父　昌意黄帝之子　顓頊高陽氏昌意子母昌僕繼少昊為帝

窮蟬顓頊之子　敬康窮蟬之子　勾芒敬康之子　蟜牛勾芒之子　瞽瞍蟜牛之子舜父　伯鯀姒氏顓頊之子　禹鯀司空鯀子　皋陶顓頊之子　伯益皋陶之子　大業伯益子母女修　柏翳大費後為秦趙二國　老童顓頊之子　黎火正祝融老童子黎後為和仲和叔　和仲　和叔　吳回老童子黎弟代黎為火正祝融號回祿或言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陸終吳回子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脅而出三人又開其右脅而出三人凡六子昆吾以下是也　昆吾己姓夏時為諸侯伯成湯滅之　參胡董姓周時為胡國楚滅之　彭祖彭姓至商為侯伯今彭城是也　會人妘姓周時為鄶國鄭滅之居溱洧間　安斟曹姓周為邾國　季連芊姓周為楚國　蟜極少昊之子　帝嚳高辛氏繼顓頊為帝　閼伯帝嚳

子封商丘主辰摯嚳子母曰常儀繼嚳即位荒淫無度諸侯廢之立堯帝堯嚳子母曰慶都摯不道諸侯尊立之丹朱堯子劉累堯後契嚳子母曰簡狄子姓封商其後至成湯有天下棄后稷嚳子母曰姜源姬姓至武王有天下實沈嚳子封于大夏主參瞽瞍舜父顓頊六世至于瞽瞍帝舜有虞氏瞽瞍子堯以丹朱不肖禪於舜舜以商均不肖禪位於禹堯之後為唐國舜之後為虞國至周為陳國商均舜子

臣謹按五帝自少昊至帝舜凡五世共三百八十五年

夏世譜

黃帝二子元囂黃帝之子昌意黃帝之子顓頊昌意之子顓頊四子窮蟬顓頊之子

舜六世祖伯鯀顓頊之子皐陶顓頊之子老童顓頊之子禹鯀子啓禹子太康

啓子兄弟五人仲康太康弟也相仲康弟也后羿有窮國君篡相寒浞羿臣篡羿之位

澆浞子豷浞子少康相子復夏中興季杼少康之子槐季杼之子芒槐子泄芒子

不降泄子扃不降之子廑扃子孔甲不降之子皐孔甲之子發皐子桀發子湯滅

臣按夏之世起禹元年戊戌終桀五十一年己酉十七君十五世通后羿寒浞四百三十二年

商世譜

黃帝（二子）玄囂（黃帝之子）昌意（黃帝之子）蟜極（玄囂之子）帝嚳（蟜極子生六子）閼伯（嚳之子封商丘主辰）摯（嚳子繼嚳）堯（嚳子繼摯）契（嚳子子姓封商侯至成湯遂有天下）棄（嚳子姬姓曰后稷後世至武王遂有天下）實沈（嚳之子封大夏主參）昭明（契子）相土（昭明之子）昭若（相土之子）曹圉（昌若之子）宜（曹圉之子為夏司空主水）振（宜子）微（振子或曰上甲）報丁（微子）報乙（報丁之子）報丙（報乙之子）主壬（報丙之子）主癸（主壬之子）

成湯（主癸子曰履亦曰天乙伐桀有天下三子）太丁（湯子早卒不得立生太甲）外丙（湯子）仲壬（湯子）太甲（嗣仲壬位）沃丁（太甲之子）太庚（沃丁之子）小甲（太庚之子）雍己（小甲之弟）太戊（雍己弟號中宗）仲丁（太戊之子）外壬（仲丁之子）河亶甲（外壬

之子祖乙河亶甲子祖辛祖乙之子沃甲祖辛之弟祖丁沃甲之子南庚祖丁之子陽甲南庚子自仲丁以來廢嫡立弟弟子爭立比九世亂至于盤庚始振盤庚陽甲之弟小辛盤庚之弟小乙小辛之弟武丁小乙子號高宗祖庚武丁之子辛乙太丁子生三子微子啓辛乙庶子仲衍啓弟紂周武王伐之其國亡祿父紂子武庚紂子

臣謹按商之世起湯元年庚戌終紂三十三年戊寅三十君十七世六百二十九年商歷曰起丙戌終甲申四百五十八年汲冢紀年曰二十九王四百九十六年

周世譜

黃帝二子　玄囂黃帝之子　昌意黃帝之子　蟜極玄囂之子　帝嚳六子　閼伯嚳子封于商丘主辰　摯嚳子繼嚳　堯嚳子繼摯　契嚳子子姓封商至成湯有天子　棄嚳子姬姓曰后稷後至武王有天下　實沈嚳子封于大夏主參　不窋棄子　鞠不窋之子　公劉鞠子遷豳

慶節公劉之子　皇僕慶節之子　差弗皇僕之子　毀渝差弗之子　公非毀渝之子

高圉公非之子　亞圉高圉之子　公叔祖類亞圉之子　古公亶父追號太王避薰鬻之難去豳居岐山之下

太伯太王長子　仲雍太王中子　季歷追號王季太王季子　文王昌王季子　伯邑考文王長子　武王發文王子　管叔鮮文王之子　周公旦

文王之子蔡叔度文王之子曹叔鐸文王之子郕叔武文王之子霍叔處文王之子康叔封文王之子聃季載文王之子滕文王之子毛文王之子郜文王之子雍文王之子畢文王之子原文王之子酆文王之子郇文王之子成王誦武王子唐叔虞武王之子韓武王之子應武王之子邗武王之子康王釗成王子昭王瑕康王子穆王滿昭王子共王繄扈穆王之子懿王囏共王子孝王辟方穆王之子夷王燮懿王子厲王胡夷王子宣王靜厲王子厲王流于彘周公召公共行國政號共和宣王長於召公之家二相立之鄭桓公友厲王子幽王宮涅宣王子惑褒姒死于西戎之難平王宜臼幽王之子以西戎之難遷都于王城號東周為春秋之始攜王伯服幽王之次子也

褒姒所生號人立之國人不順未踰年而廢之 太子洩父 平王之子早卒 王子狐 平王

之子 王子林 平王之子 桓王 林平王之孫也 莊王 佗桓王子 王子克 桓王之子

僖王 胡齊莊王之子 王子頹 莊王寵子 惠王 閬僖王子 襄王 鄭惠王子 王子

帶 太叔帶甘昭公惠王寵子也帶立為王晉文公殺之 頃王 壬臣襄王之子 王子虎 襄王

之子 王季子 襄王之子 匡王 班頃王之子也 定王 瑜匡王子 簡王 夷定王子 靈

王 泄心簡王之子 太子晉 靈王之子 景王 貴靈王子 王子佞夫 靈王之子 王

子朝 景王之庶長子 悼王 猛景王子 敬王 匄景王子 元王 仁敬王子 貞定王

介元王子 哀王 去疾貞定王子在位三月弟叔殺之 思王 叔貞定王子殺哀王自立其少弟嵬

殺之考王嵬貞定王子既殺思王遂自立周桓公貞定王子也考王封之于河南威烈王午考王子安王驕威烈王之子烈王喜安王子顯王扁安王子慎靚王定顯王子赧王延慎靚王之子為秦所滅周桓公考王初封于河南為西周後赧王遷河南為西周而桓公之孫復遷居于洛陽是為東周威公桓公之子惠公威公二子又分東西周威公長子是為西周武公其少子封於鞏以奉王號為東周惠公西周武公惠公長子東周惠公惠公之少子俱為秦所滅共太子武公之長子也公子咎武公之子

臣謹按周之世起武王元年己卯或曰戊寅至赧王五十九年乙巳三十一世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而七

臣又按八百六十七年之間三百五十二年為西周五百十五年為東周其四百年在春秋前二百四十二年在春秋内二百二十五年在春秋後合八百六十七年

秦世譜

黄帝二子玄囂黄帝之子昌意黄帝之子高陽昌意之子窮蟬高陽之子伯鯀高陽子禹之父老童高陽之子臯陶高陽之子伯益臯陶之子亦曰大費亦曰伯翳大

廉大費之子　孟戲大廉元孫　仲衍大廉元孫為大戊御　若木大費子為費氏　費昌
若木元孫　仲滈仲衍元孫　蜚廉仲滈之子　惡來蜚廉之子　季勝蜚廉之子　造父
季勝元孫為周穆王御封趙城為趙氏祖　女防惡來之子　旁皋女防之子　大凡旁皋之子
大駱大凡之子　非子大駱之子為周孝王息馬分土為附庸邑之秦秦為秦嬴遂為秦氏祖　秦
侯非子之子　公伯秦侯之子　秦仲公伯之子　莊公秦仲五子莊公為長　世父莊公
長子讓與其弟不立　襄公莊公子世父弟幽王西戎之難襄公救周平王始封之為諸侯　文公
襄公之子　太子竫公早卒不得立謚竫公　寧公竫公之子　出子寧公季子繼寧公立
武公寧公次子繼出子立　白武公子不得立　德公寧公太子繼武公立　宣公德公長子

成公德公次子宣公子九人莫立立其弟穆公德公少子成公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為諸侯伯康公穆公太子共公康公之子威公共公之子景公威公之子哀公景公之子太子夷公早卒不得立謚夷公惠公夷公之子悼公惠公之子厲共公悼公之子躁公厲共公子懷公躁公之弟昭公懷公太子早死不立靈公昭公之子簡公悼子懷公孫也惠公簡公之子獻公靈公子庶長殺出子而立獻公孝公獻公之子惠文王孝公太子武王惠文王子昭襄王武王無子立異母弟孝文王昭襄王子莊襄王孝文王子始皇莊襄王子二世始皇少子太子扶蘇始皇長子李斯矯詔殺之而立二世公子將閭始皇之子子嬰扶蘇之子立四十六日敗

臣謹按秦之世起襄公元年甲子至二世三世甲午凡二十七世三十二君五百七十一年而亡史記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年

年譜

春秋年譜

	己未	
周	四十九	平王以元年辛未東遷於洛邑是為東周
魯	元年	魯隱公息姑惠公之子徐廣曰隱公元年歲在己未
齊	九	齊釐公禄父
晉	二	晉以魯惠公二十四年始亂晉與曲沃分為二曲沃莊伯弒孝侯晉人立孝侯子郄為鄂侯此鄂侯二
秦	四十四	秦文公
楚	十九	楚熊通始僭號為武王
宋	七	穆公和
衛	十三	桓公完
陳	二十三	桓公鮑
蔡	二十八	宣侯考父
曹	三十五	桓公終生
鄭	二十二	莊公寤生
燕	七	穆侯
吳		

年

五十	二	十	三	四十五	二十	八	十四	二十四	二十九	三十六	二十三 公悔思毋不見穿地相見	八
五十一 平王崩二月己巳日食孫林立爲桓王	三	十一	四	四十六	二十一	九 穆公倨孔父立殤公殤公子馮出奔于鄭	十五	二十五	三十	三十七	二十四 使周取禾	九
桓王元年	四	十二	五	四十七	二十二	元年 宋殤公與夷	十六 衛州吁弒桓公自立	二十六 衛石碏來告故執州吁	三十一	三十八	二十五	十

	甲子	
二 使虢公伐晉之曲沃	三	四
五 公觀魚于棠君子譏之	六 鄭人來渝平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六 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王立鄂侯之子光於翼是爲哀侯	哀侯元年 晉人逆翼侯于隨而納諸鄂謂之鄂侯	二 莊伯卒子稱立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 鄭伐我我伐鄭	三	四
元年 衛宣公晉桓公弟國人立之殺州吁	二	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二十六	二十七 始朝王王不禮	二十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五	六	七	八
八 易許田君子譏之	九 三月大震電	十	十一 大夫翬請殺桓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 是爲武公	四	五	六
元年 秦寧公	二	三	四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五	六	七 諸侯敗我我與衛人伐鄭	八
四	五	六	七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五 宣侯卒子桓侯立	元年 蔡桓侯封人	二	三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二十九 與魯璧易許田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九 公求為相公不聽即弑公	十
元年 魯桓公允母宋武公女生手文為魯夫人	二 宋賂以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
二十	二十一
七	八
五	六
三十	三十一
九	宋莊公馮元年 華督見孔父妻好悦之殺孔父及殤公立穆公
八	九
三十四	三十五
四	五
四十六	四十七
三十三 以璧如魯易許田	三十四
十八	元年 燕宣侯

		甲戌
十一	十二	十三 伐鄭
三 翬迎女齊侯送女君子譏之秋七月壬辰朔日食既	四	五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小子侯元年 曲沃武公伐翼獲哀侯晉人立其子為小子侯	二	三
七	八	九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二	三	四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桓公卒陳佗殺公太子免自立國亂再
六	七	八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伐周傷王
二	三	四

十四	六 子同生	二十五 山戎伐我	四	十	三十五	五	十三	元年 蔡人殺陳佗陳厲公躍即位 赴	九	五十一	三十八	五
十五	七	二十六	五 曲沃武公殺小子侯	十一	三十六	六	十四	二 生敬仲完周史卜完後有齊國	十	五十二	三十九	六
十六	八	二十七	元年 曲沃滅翼周立哀侯之弟緡為晉侯	十二	三十七 伐隨弗拔但盟罷兵	七	十五	三	十一	五十三	四十	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	三	四	五
元年 秦出子寧公季子	二	三	四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八	九	十 執祭仲	十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太子伋弟壽爭死	十九 宣公卒
四	五	六	七 厲公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十四	五十五 桓公卒子莊公立	元年 曹莊公射姑	二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莊公卒子忽立為昭公弟突入忽出奔衛	元年 鄭厲公
八	九	十	十一

			甲申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桓王崩
	十三 夏大水	十四	十五 天王求車非禮
	三十二 釐公令公子毋知秩服如太子	三十三 釐公卒	元年 齊襄公諸兒釐公子毋知秩服毋知
	六	七	八
	五	六 三父殺出子立其兄武公	元年 秦武公寧公次子伐彭至華山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子[illegible]立	元年 衛惠公朔	二	三
蔡蔡人殺之	元年 陳莊公林桓公子	二	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四	五
突	二	三 諸侯伐我報宋故	四 夏厲公出奔蔡昭公入立秋厲公居于
	十二	十三	元年 燕桓公

元年 莊王佗桓王子生子頹	二	三 周公欲弒王而立王子克王誅周公克
十六 公會曹謀伐鄭	十七 冬十月朔日食不書日官失之	十八 公與夫人如齊齊侯通焉使彭生殺公
二	三	四 殺魯桓公誅彭生
九	十	十一
二	三	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 衛人立公子黔牟十一月惠公奔齊	元年 衛黔牟	二
四	五	六
十九	二十 桓侯卒弟哀侯立	元年 蔡哀侯獻舞
六	七	八
元年 鄭昭公忽忽母鄧女祭仲取之	二 高渠彌弒昭公而立其弟子亹	元年 鄭子亹秋齊侯來代殺子亹祭仲立昭
二	三	四

奔燕	四	五	六	七
子車上	元年 魯莊公同桓公之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伐紀紀去其都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	六	七	八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王伐隨卒于軍
	十八	十九 莊公卒子滑公立	元年 宋湣公捷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莊公卒	元年 陳宣公杵臼莊公弟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公子儀為君	元年 鄭子儀史記作子嬰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元年 燕莊公

		甲午
八	九	十
五 與齊伐衛納惠公	六	七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
九 邑	十	十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	十	十一
元年 楚文王熊貲始都郢	二 伐申過鄧鄧人曰楚可取鄧侯不許	三
三	四	五
七	八 齊納惠公黔牟奔周	九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	六	七
二	三	四

十一	十二	十三
八 (齊公子糾與管仲來奔俱避無知難)	九 (魯欲先入子糾後小白齊距魯使生致管仲)	十 (齊伐我為子糾故)
十二 (公子無知弒襄公自立)	元年 (齊桓公小白春齊人殺無知)	二 (齊師滅譚)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四	五 (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焉惡之於楚)	六 (伐蔡獲哀侯以歸)
六	七	八
十四年 (惠公朔復入)	十五	十六
七	八	九
九	十	十一 (楚虜我侯)
十六	十七	十八
八	九	十
五	六	七

十四	十五 莊王崩子僖王胡齊立	元年 釐王
十一 秋宋大水臧文仲弔宋水	十二	十三 與齊盟于柯曹劌劫盟反所亡地
三	四	五 春始會諸侯于北杏為衣裳之會一冬與魯人會于柯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	八	九
九 宋大水公自罪魯使臧文仲弔	十 宋萬弒湣公國人立湣公弟為桓公	元年 宋桓公御說莊公子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八	九	十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六 會諸侯于鄄衣裳之會二	七 始霸會諸侯于鄄衣裳之會三	八 會諸侯于幽衣
二十五	二十六 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周天子命武公為晉侯	二十七 晉武公稱不改
十八	十九	二十 武公卒葬雍初之
十	十一	十二 伐鄭滅
二	三	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四 傅瑕殺子儀納厲公厲公亡至是十八年乃得復入	元年 鄭厲公突	二 諸侯伐我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辰		
	五 僖王崩子惠王閬立	元年 惠王	二 燕衛伐王王奔溫立子頹
	十七	十八 三月日蝕	十九
衆之會四	九	十	十一
元因晉舊年	二十八 武公卒子詭諸立是為獻公	元年 晉獻公	二
以人從死	元年 秦德公武公弟	二 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 德公卒	元年 秦宣公德公長子
	十三	十四	十五 文王卒子堵敖熊艱立
	五	六	七 取衛女文公弟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伐王立子頹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九	二十 哀侯卒子楚子穆侯立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	四	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伐王立子頹

三 王居子椺	四 虢鄭入王殺子頹王惠太子母早死惠后生叔帶	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二 大灾	十三	十四 陳完自陳來奔田恒自此始也
三	四	五 伐驪戎得驪姬
二	三	四 作密畤
元年 堵敖囏 徐廣曰囏一作勤	二	三 弟熊惲弒堵敖自立
八	九	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厲公子完奔齊
元年 蔡穆侯肸	二	三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六	七 與虢納王殺子頹厲公卒	元年 鄭文公捷厲公子
十七 鄭執我仲父	十八	十九

				甲寅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三 公如齊觀社	二十四 大水	二十五 六月辛未朔日食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六	七	八 盡殺故晉侯羣公子	九 始城絳都之	十
五	六	七	八	九
元年 楚成王熊惲	二	三	四	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惠公卒子懿公立	元年 衛懿公赤	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四	五	六	七	八
三十一 莊公卒子僖公立	元年 曹僖公夷	二	三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賜齊侯命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九月庚午朔日食
會諸侯于幽衣裳之會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一 太子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以驪姬故	十二	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宣公卒
	六	七	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四	五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九	十	十一
	五	六	七
	七	八	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三十二		三十二	莊公卒太子般立慶父使人賊殺子般季友奔陳莊公庶子立是為湣公	元年	魯湣公啟方立年八歲
三十三	伐山戎為燕也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伐魏取霍始封趙夙耿
元年	秦成公德公次子	二		三	
九		十		十一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六		七		八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八		九	僖公卒子昭公班立	元年	曹昭公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八		三十九		三十	

十七	
二	慶父使人賊殺湣公季友立湣公兄為僖公
二十六	
十七	申生將軍君子知其將廢　畢萬魏
四	成公卒
十二	
二十二	
九	狄滅衛公死國人怨惠公滅其後更立黚牟弟甲為戴公戴公立遂卒弟文公燬立
三十三	
十五	
二	
十三	
三十一	

十八	
元年	魯僖公申哀姜喪自齊至
二十七	殺女弟魯莊公夫人以淫故會諸侯于檉衣裳
十八	
元年	秦穆公任好德公少子
十三	
二十三	
元年	衛文公燬
三十四	
十六	
三	
十四	
三十二	

		甲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	三	四
之會六	二十八 為衛築楚丘救衛伐狄	二十九 與蔡姬共舟蕩公公怒歸蔡姬	三十 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責包茅不貢
	十九 荀息以幣假道于虞以伐虢滅下陽	二十	二十一 太子申生以驪姬譖自殺重耳奔蒲夷
	二	三	四 迎婦於晉
	十四	十五	十六 齊伐我至陘使屈完盟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 齊桓公率諸侯為我城楚丘	三	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十七	十八 齊以女故伐我	十九
	四	五	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十三	元年 燕襄公	二

			吾奔屈									
二十二	五 九月戊申朔日食	三十一 會諸侯子首止衣裳之會七	二十二 滅虞虢重耳奔狄	五	十七 滅弦	二十七	五	三十八	二十	七	十八	三
二十三	六	三十二 率諸侯伐鄭	二十三 夷吾奔梁	六	十八 伐許許公肉袒謝楚從之	二十八	六	三十九	二十一	八	十九	四
二十四	七	三十三 會諸侯于甯母衣裳之會八	二十四	七	十九	二十九	七	四十	二十二	九 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二十	五

二十五 惠王崩子襄王立畏叔帶不發喪徐廣曰皇甫謐云惠王二十四年崩	元年 襄王鄭諸侯立王
八	九 齊率我伐晉亂至高梁還
三十四 會諸侯于洮兵車之會一	三十五 夏會諸侯于葵丘衣裳之會九天子使宰孔賜胙命無下拜
二十五 伐翟以重耳故	二十六 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立夷吾
八	九 夷吾使郤芮賂求入
二十	二十一
三十 公疾太子慈父讓國與兄目夷賢公不聽	三十一 公薨未葬襄公會盟葵丘
八	九
四十一	四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元年 曹共公	二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七

二	三 戎伐我太叔帶召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	四
十	十一	十二 三月庚午日食
三十六 使隰朋立晉惠公	三十七	三十八 使管仲平戎于周王以上卿之禮待仲仲辭受
元年 晉惠公夷吾誅里克倍秦約	二 為周與戎講和	三
十 晉丕鄭子豹來奔	十一 救王伐戎戎去	十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伐黃	二十四 滅黃
元年 宋襄公慈父目夷相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宣公卒子穆公立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	四	五
二十三	二十四 有妾夢天與之蘭生穆公蘭	二十五
八	九	十

	甲戌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月日有食之不書史
下卿之禮而還	三十九 使仲孫湫請王言叔帶王怒會諸侯于鹹兵車之會二	四十	四十一 會諸侯于壯丘兵車之
	四 饑請粟秦與我	五 秦饑請粟晉不與	六 秦虜惠公復納之
	十三 丕豹欲無與公不聽輸晉粟起雍至絳	十四	十五 以盜食善馬不問得志
	二十五	二十六 滅六英	二十七
	四	五	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元年 陳穆公款	二	三
	二十八	二十九 穆侯卒子莊公立	元年 蔡莊公甲午
	六	七	八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十一	十二	十三

	八	九	十
宮失之會三	十六 季友卒由是季氏世爲正卿	十七	十八
	四十二 王以戎難來告名諸侯戍周會諸侯于淮兵東之會四	四十三 桓公卒公子無虧立	元年 齊孝公昭桓公子齊人殺無虧
	七 重耳聞管仲死去翟之齊	八	九
故破晉	十六 征河東置官司	十七	十八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七 正月隕五石六鷁退飛過我都	八	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一	十九	二 宋人立羣公	十	十九 滅梁梁好築城不居民罷相驚故亡	三十一	十	十九	七	五	十二	三十二	十七
十二	二十	三	十一	二十	三十二	十一	二十	八	六	十三	三十三	十八
十三	二十一	四	十二	二十一	三十三 執宋襄仔楚盟公復歸之	十二	二十一	九	七	十四	三十四	十九
十四 叔帶復歸於周	二十二	五 歸王叔太子圉帶質秦亡	十三	二十二	三十四	十三 泓之戰楚敗之	二十二	十	八	十五	三十五 君如楚宋伐我	二十

注	甲申	注		注
	十五		十六	叔帶以狄師伐王王出奔氾氾
	二十三		二十四	
	六	伐宋以其不同盟	七	
歸	十四	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	元年	晉文公重耳誅懷公于高梁
	二十三	迎重耳於楚厚禮之妻之女重耳求歸	二十四	
	三十五	重耳過我禮之	三十六	
索隱曰穀梁傳戰於泓水之上系家云十二年宋師大敗公傷股	十四	公疾死泓戰傷	元年	宋成公王臣襄公子
	二十三	重耳從薛過公不禮焉	二十四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六	重耳過無禮僖負羈私善之	十七	
	三十六	重耳過無禮叔詹諫	三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鄭地也		
十七 晉納王	十八	十九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八	九	十 孝公卒弟潘因衛子開方殺孝公子立
二 咎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晉侯以納王趙衰為原大夫	三 宋服	四 救宋報曹衛恥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八 滅夔	三十九 使子玉伐宋
二	三 倍楚親衛成公 晉 鄭	四 楚伐我我告急于晉
二十五 滅邢文公卒子成公立	元年	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	王狩河陽	二十一
二十八	公如踐土會朝	二十九
元年	潘 齊昭公潘會晉敗楚朝周王	二
五	侵曹伐衛取五鹿執曹伯諸侯敗楚作王宮于踐土率諸侯朝王王命賜公土地	六
二十八	會晉伐楚朝周	二十九
四十	晉敗子玉于城濮	四十一
五	晉救我楚兵去	六
三	晉伐我取五鹿公出奔使元咺奉叔武立會晉朝周晉復歸公公殺叔武元咺訟公于晉晉執公于京師元咺歸衛立公子瑕為君	四
十六	會晉伐楚朝周穆公卒子共公	元年
十四	會晉伐楚朝周王	十五
二十一	晉伐我執公復歸之	二十二
四十一		四十二
二十六		二十七

			甲午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僖公薨
三	四	五	六 狄侵我
七 請周歸衛成公與秦圍晉	八	九 文公薨子襄公立	元年 晉襄公
三十 圍鄭有奇言即去	三十一	三十二 將襲鄭蹇叔知其必敗公弗納	三十三 襲鄭晉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七	八	九	十
五 晉以衛與宋	六 周命成公復國公入殺元咺及公子瑕	七	八
二 陳共公朔	三	四	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四十三 秦晉圍我以晉故	四十四	四十五 文公薨子穆公立	元年 鄭穆公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十六		二十七	
子文公立	元年	魯文公興二月癸亥日食	二	
	七		八	
騅破秦師于殽	二	我伐衛衛伐我	三	秦報我殽敗于彭衙
敗我于殽	三十四	敗殽三將歸公復其官	三十五	伐晉報殽敗于彭衙
	四十六	王欲殺太子立職太子恐與傅潘崇弒王王請食熊蹯死不聽太子自立爲王	元年	楚穆王商臣以其太子宅賜崇以爲相
	十一		十二	
	九	晉伐我我伐晉	十	
	六		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七		二十八	
閒秦衆我弦高詐之	二		三	
	三十二		三十三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 公如晉	四	五
九	十	十一
四 秦伐我取王官及郊我不出	五 伐秦圍邧新城	六 趙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索隱曰成子名衰貞子名枝霍伯先且居也封
三十六 以盂明等伐晉晉不出	三十七 晉伐我圍邧新	三十八
二	三 滅江	四 滅六蓼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公如晉	十三
八	九	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四	五	六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一	三十二
	六	七
	十二	十三
之於霍曰季賢臣也四大夫皆卒	七 公卒趙盾爲太子少欲更立君恐誅遂立太子是爲靈公	元年 晉靈公夷皋趙盾專政大破秦師于令
	三十九 繆公卒葬殉以人從死者百七十人	元年 秦康公罃繆公子
	五	六
	十六	十七 公孫固弒成公
	十四	十五
	十一	十二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二	三十三
	七	八
	三十七	三十八

		甲辰
三十三 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元年 頃王	二
八	九 王使毛伯衛來求金以葬非禮九月地震	十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率諸侯救鄭	四 伐秦拔少梁秦
二 秦伐我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三	四 晉伐我拔少梁
七	八 伐鄭以其服晉	九
元年 宋昭公杵臼襄公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	二	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四	三十五 襄公卒子文公立	元年 曹文公壽
九	十 楚伐我	十一
三十九	四十 襄公卒桓公立	元年 燕桓公

三	四	五
十一 敗長狄于鹹而歸得長狄僑如	十二	十三
十七	十八	十九
五 取我北徵	六 秦取我羈馬與秦戰河曲秦師遁	七 得隨會於秦
五 我伐晉取北徵	六 伐晉取羈馬晉與我大戰河曲	七 晉詐得隨會
十	十一	十二 穆王卒子莊王立
四 敗長翟于長立	五	六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共公卒子靈公立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三	四

六 頃王崩子匡王班立公卿爭政故不赴	元年 匡王	二
十四 有星孛于北斗周史曰不出七年宋齊晉君皆將死亂	十五 六月辛丑朔日食齊伐我	十六
二十 昭公卒弟商人殺太子舍自立是為懿公	元年 齊懿公商人	二 不得民心
八 趙盾以車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遂平王室	九 我入蔡	十
八	九	十
元年 楚莊王旅	二	三 滅庸
七	八	九 襄夫人使師甸弒昭公公子鮑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元年 陳靈公平國	二	三
三十三	三十四 莊公卒文公立	元年 蔡文公莊公子
五	六 齊入我郛	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五	六	七

三	四	五
十七 齊伐我	十八 文公薨襄仲殺適立庶子是爲宣公	元年 魯宣公倭魯立宣公不
三 伐魯	四 公刖邴歜父而奪閻職妻二人共弒懿公立悼公子是爲惠公	元年 齊惠公元取魯濟西之
十一 率諸侯平宋	十二	十三 趙盾救陳宋伐鄭
十一	十二 康公卒子共公立	元年 秦共公稻
四	五	六 伐宋陳以倍我服晉故
元年 宋文公鮑昭公弟晉率諸侯平我	二	三 楚鄭伐我以我倍楚故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八	九	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與楚侵陳遂侵宋晉使
八	九	十

	甲寅	
	六 匡王崩子定王瑜立	元年 定王
正公室田乃畢	二	三
	二 王子成父敗長翟	三
	十四 趙穿弒靈公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之趙氏賜公族	元年 晉成公
	二	三
	七	八 伐戎軍
也	四 鄭伐我華元禦之將戰元殺羊食士羊羹不及其御羊斟斟怒及戰與入鄭師鄭獲華元我賂鄭元逃歸	五 圍曹
	二十八	二十九
	七	八
	五	六
	十一	十二 宋圍我
趙盾伐我以倍晉故	二十一 與宋師戰獲華元	二十二 穆公卒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黑臀伐鄭 二	中行桓子荀林父救鄭伐陳 三	與衛侵陳 四
四 共公卒子桓公立	元年 秦桓公	二
至雒問鼎輕重 九 若敖氏爲亂滅之伐鄭	十	十一
六	七	八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與晉侵陳
九	十 楚伐鄭與我平晉中行桓子距楚救鄭伐我	十一 晉衛侵我
七	八	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元年 鄭靈公夷公子歸生以食黿弑靈公	元年 鄭襄公堅靈公庶弟楚伐我晉來救	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七月甲子日食既	九	十 四月丙辰日食
七	八	九	十 惠公薨崔杼有
五	六 與魯伐秦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	七 使桓子伐楚以諸侯師伐陳救鄭成公卒	元年 景公據與宋伐
三	四 晉伐我殺我諜	五	六
十二	十三 伐陳滅紓蓼	十四 伐鄭晉郤缺救鄭敗我	十五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成公薨子穆公立	元年 衛穆公速奇崔
十二	十三 楚伐我	十四	十五 夏徵舒以其母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	四	五 楚伐我晉來救敗楚師	六 晉宋楚伐我
十六	元年 燕宣公	二	三

	甲子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寵高國鄭逐之奔衛 元年 蔡項公無野惠公子	二	三	四
二	三 救鄭與楚戰于郊我師敗績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十六 率諸侯誅陳夏徵舒立陳靈公子午	十七 圍鄭鄭伯肉袒謝釋之滅蕭	十八	十九
十三	十四 伐陳	十五	十六
氏來奔厚武靈公 二	三 救陳	四	五
元年 陳成公午靈公太子	二 宋來伐衛救我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七	八 楚圍我我卑辭以解	九	十
四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夏宣榭火	十五
	十五 初稅畝	十六	十七 六月癸卯日食
	五	六	七 晉使郤克使于齊婦人笑之克怒而歸
伐鄭	六 救宋楚執解揚以能守節舍之秦伐我	七 隨會滅赤狄	八 郤克如齊徵會齊君帷婦人觀之婦人
	十一 伐晉	十三	十三
圍宋為殺使者	二十 圍宋五月華元告子反以誠楚罷	二十一	二十二
殺楚使著楚圍我	十七 華元告楚楚去	十八	十九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文侯卒子景侯立
文公卒子宣公立	元年 曹宣公廬	二	三
晉伐我	十一 佐楚伐宋執解揚	十二	十三
	八	九	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八 宣公薨子成公立	元年 魯成公黑肱春齊取我隆	二 與晉伐齊齊歸我汶陽田竊與楚盟
	八 晉伐敗我	九	十 晉郤克敗公于鞌虜逄丑父
笑於房克怒歸請伐齊	九 伐齊質子彊兵罷	十	十一 與魯衛敗齊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十三 莊王卒共王立	元年 楚共王審	二 申公巫臣竊夏姬奔晉晉以為邢大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文公卒子共公立
	九	十	十一 與諸侯敗齊反所侵地楚伐我穆公卒
	八	九	十
	元年 蔡景侯固	二	三
	四	五	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一	十二	十三

	甲戌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定王崩子簡王夷立
三 會晉宋衛曹伐楚鄭	四 公如晉晉不禮公公欲倍晉合於楚	五 秋大水
十一 頃公如晉欲王晉晉不敢受	十二	十三
十二 始置六卿率諸侯伐鄭	十三 魯公來我不敬	十四 梁山崩伯宗隱其人而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 冬伐魯衛以救齊	四 子反救鄭	五 伐鄭倍我故也鄭悼公
元年 宋共公固會晉伐鄭	二	三
子定公立 元年 衛定公臧會晉伐鄭	二	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四	五	六
七 佐晉伐鄭	八	九
十七 晉率諸侯伐我	十八 晉欒書取我氾祭襄公卒	元年 鄭悼公立公如楚訟
十四	十五	元年 燕昭公

用其言

來訟

元年 簡王	二	三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五 使欒書救鄭遂侵蔡	十六 率諸侯救鄭以申公巫臣始通吳而謀楚	十七 復趙武田邑侵蔡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伐鄭	七 伐鄭	八
四 晉侵我	五	六
四	五	六
十四	十五	十六
七 晉侵我	八	九 晉來伐我
十	十一	十二
二 悼公卒楚伐我晉使欒書來救	元年 鄭成公睔悼公弟楚伐我	二
二	三	四
元年 吳壽夢	二 巫臣來謀伐楚	三

四	五	六
九	十 公如晉送葬	十一
十七 頃公卒子靈公立	元年 齊靈公環	二
十八 執鄭成公伐鄭秦伐我	十九 景公疾病立太子州蒲為君以伐鄭是年景公卒	元年 晉厲公州蒲
二十三 伐晉	二十四	二十五 與晉侯夾河盟歸倍盟
九 救鄭冬與鄭成	十	十一
七	八	九
七	八	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與楚盟公如晉晉執公伐我	四 晉率諸侯伐我	五
五	六	七
四	五	六

		甲申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曾晉伐秦	十四	十五 始與吳會鍾離
三	四 曾晉伐秦	五	六
二	三 伐秦至涇敗之獲其將成差	四	五 三郤讒伯宗殺之伯宗好直諫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桓公卒子景公立	元年 秦景公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許長鄭請徙葉
十	十一 晉率我伐秦	十二	十三 華元奔晉復還共公卒子平公立
十	十一 晉率我伐秦	十二 定公卒子獻公立	元年 衛獻公衎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晉率我伐秦宣公卒子成公立	元年 曹成公負芻	二 晉執我公歸于京師
六	七 晉率我伐秦	八	九
八	九	十	十一
七	八	九	十 與吳會鍾離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六 宣伯告晉欲殺季文子季文子得以義脫六月丙寅朔日食	十七 十二月丁巳朔日食	十八 成公薨子襄公立
七	八	九
六 敗楚于鄢陵	七	八 欒書中行偃弒厲公立襄公孫為悼公
二	三	四
十六 救鄭不利子反醉軍敗殺子反歸	十七	十八 為魚石伐宋彭城
元年 宋平公成	二	三 楚伐彭城封魚石
二	三	四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	四	五
十 倍晉盟晉伐我楚來救	十一	十二 與楚伐宋
十二	十三 昭公卒	元年 燕武公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元年 靈王生有髭	二
元年 魯襄公午會晉周宋彭城	二 會晉城虎牢	三
十 我不會彭城晉來討使太子光質於晉	十一 會晉城虎牢	十二
元年 晉悼公周率諸侯圍宋彭城遂伐鄭	二 率諸侯伐鄭城虎牢	三 魏絳戮楊干
五	六	七
十九 侵宋救鄭	二十	二十一 使子重伐吳至衡山使何忌侵陳
四 楚侵我取犬丘晉誅魚石歸我彭城	五 會晉城虎牢	六
五 會晉圍宋彭城	六 會晉城虎牢	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倍楚盟楚侵宋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六	七 會晉城虎牢	八
十三 晉伐我入我郛敗我兵於洧上楚來救	十四 晉率諸侯伐我成公卒子僖公立	元年 鄭僖公髡頑
二	三	四
十四	十五	十六 楚伐我

		甲午	
三	四	五	六
四 公如晉	五 季文子卒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滅萊	十六
四 魏絳和戎狄 狄朝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二 伐陳	二十三 伐陳	二十四	二十五 圍陳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十一
三十 楚伐我 成公卒 子哀公立	元年 陳哀公 溺	二	三 楚圍我為公亡歸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二	三	四	五 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詐以病卒赴諸侯
五	六	七	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七	八	九 王叔奔晉
八 公如晉	九 與晉伐鄭會河間公年十一冠於衛	十 楚鄭侵我西鄙
十七	十八 與晉伐鄭	十九 令太子光高厚會諸侯鍾離
八	九 率齊曹宋衛魯伐鄭秦伐我	十 率諸侯伐鄭荀罃伐秦
十二	十三 伐晉楚爲我援	十四 晉伐我
二十六 伐鄭	二十七 伐鄭師于武城以爲秦援	二十八 使子囊救鄭
十一	十二 晉率我伐鄭	十三 鄭伐我衛來救
十二	十三 晉率我伐鄭師曹鞭公幸妾	十四 救宋
四	五	六
二十七 鄭侵我	二十八 晉率我伐鄭	二十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元年 鄭簡公喜僖公子	二 誅子駟晉率諸侯伐我與盟楚怒伐我	三 晉率諸侯伐我楚來救五族作亂子產攻之
九	十	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三家分為三軍各征其軍	十二 公如晉	十三	十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一。率諸侯伐鄭秦敗我櫟公曰吾用魏絳九合諸侯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我使庶長鮑伐晉救鄭敗之于櫟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九 鄭晉伐我	三十	三十一 吳伐我敗之共王卒	元年
十四 楚伐我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七	八	九	十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 與楚伐宋晉率諸侯伐我秦來救	五	六	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四	二十五 壽夢卒子諸樊立	元年 吳諸樊楚敗我	二

		甲辰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月乙未朔日食	十五 八月丁巳日食 齊伐我	十六 齊伐我地震齊復伐我北鄙	十七 齊伐我
衛獻公來奔	二十四 伐魯	二十五 伐魯	二十六 伐晉
率諸侯大夫伐秦敗棫林	十五 悼公卒子平公立	元年 晉平公彪伐楚敗于湛坂	二
晉率諸侯大夫伐我敗棫林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楚康王昭共王太子	二	三 晉敗我于湛坂	四
	十八	十九	二十 伐陳
孫文子攻公公出奔齊立定公弟剽為君是為殤公	元年 衛殤公剽	二	三 伐曹
	十一	十二	十三 宋伐我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伐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八	九	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季子讓位楚伐我	三	四	五

十七		十八	
十八	北鄙　與晉伐齊	十九	
二十七	晉率諸侯圍臨淄大破齊師	二十八	靈公廢太子光立子牙為太子公薨光與崔杼殺子牙而自立是為莊公是歲晉衛伐我
三	率魯宋衛鄭圍齊大破之	四	與衛伐齊
二十二		二十三	
五	伐鄭	六	
二十一	晉率我伐齊	二十二	
四		五	晉率我伐齊
十四		十五	
三十七		三十八	
二十三	成公卒子武公立	元年	曹武公滕
十一	晉率我伐齊楚伐我	十二	子產為卿
十九	武公卒	元年	燕文公
六		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 冬十月丙辰日食	二十一 公如晉 七月庚戌朔日食 十月庚辰朔日再食	二十二 孔子生	二十三
元年 齊莊公光	二	三 晉欒盈來奔晏嬰曰不如歸之	四
五	六 魯襄公來殺羊舌虎	七 欒盈奔齊	八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七	八 晉欒盈來奔	九	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六	七	八	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二	三	四	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二	三	四	五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二月癸酉朔日食	二十四	侵齊七月甲子朔日食既八月癸巳朔日再食	二十五	齊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
欒盈入曲沃伐晉取朝歌	五	畏晉通楚晏子謀	六	晉伐我報朝歌崔杼以莊公通其妻弒之立其弟是為景公
	九		十	伐齊至高唐報太行之役
	二十八		二十九	秦晉盟不結
	十一	與齊通率陳蔡伐鄭救齊	十二	吳伐我以報舟師之役射殺其王
	二十七		二十八	
齊伐我	十		十一	晉使迎獻公于齊入居夷儀夷儀衛邑也
	二十	楚率我伐鄭	二十一	夏鄭伐我入我都公降之乃還其冬鄭再來伐
	四十三	楚率我伐鄭	四十四	
	六		七	
	十七	子產曰范宣子為政我請伐陳	十八	夏入陳冬再伐陳
	六		元年	燕懿公
	十二		十三	諸樊伐楚門巢門偽射以卒

甲寅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元年 齊景公杵臼如晉請歸衛獻公	二 崔杼之子成彊殺其家相杼告慶封封攻崔氏
十一 執衛獻公齊鄭來請復歸之	十二 與楚合主夏盟
三十	三十一
十三 率陳晉伐鄭	十四 與晉合主諸侯
二十九	三十
十二 甯喜弒殤公獻公反國孫林父以戚叛入于晉衛討戚殺晉戍公如晉晉人執之齊鄭為請乃得歸	後元年 衛獻公衎殺甯喜公子鱄奔晉
二十二 楚率我伐鄭	二十三
四十五 楚率我伐鄭	四十六
八	九
十九 楚率陳蔡伐我公如晉請復衛獻公	二十
二	三
元年 吳餘祭	二

	二十七	靈王崩子景王貴立	元年	景王
	二十八	公如楚葬康王	二十九	吳季札來觀周樂盡知樂所為
盡滅其家杼亦自殺	三	欒高陳鮑四氏誅慶封以兵攻慶封慶封奔吳	四	吳季札來使與晏嬰歡
	十三		十四	吳季札來曰晉政卒歸韓趙魏
	三十二		三十三	
	十五	康王卒	元年	楚熊郟敖麇
	三十一		三十二	
	二		三	獻公卒子襄公立
	二十四		二十五	
	四十七		四十八	
	十		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吳季札謂子產曰政將歸子子以禮幸脫於戹矣
	四	懿公卒	元年	燕惠公歸齊高止來奔
	三	齊慶封來奔	四	守門閽殺餘祭季札使諸侯

二	三	四
三十	三十一 襄公薨子野立三月卒子裯立年十九猶有童心	元年 魯昭公裯
五	六	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后子來奔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公弟后子奔晉車千乘
二	三 王季父圍為令尹	四 令尹圍弒郟敖自立為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元年 衛襄公惡	二 公如楚朝	三
二十六 宋災焚伯姬	二十七	二十八
四十九 為太子般取楚女公通焉太子弒景侯自立	元年 蔡靈侯般	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三 子皙以駟氏之甲攻滅伯有是歲子產為政	二十四 子產相公如晉	二十五 子南子皙爭婦子南用
二	三	四
元年 吳夷眛	二 使屈狐庸聘晉狐庸巫臣之子也	三

靈王

五
二　公如晉至河晉謝還之
八　田無宇送女于晉
十八　韓須如齊逆少姜是歲少姜卒
三十七
元年　楚靈王圍共王子
三十六
四
二十九
三
十五
二十六　戈擊子晳子産逐子南子晳將作亂子産殺之
五
四

六
三
九　晏嬰使晉見叔向日齊政歸田氏叔向日晉公室卑
十九
三十八
二
三十七
五
三十
四
十六
二十七　夏如晉冬如楚
六　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
五

七
四
十
二十
三十九
三
三十八
六
三十一
五
十七
二十八
七
六

稱病不
夏合諸
稱病不
稱病不
子産曰
楚誅慶

	甲子		
	八	九	十
會楚	五 公如晉	六	七 四月甲
	十一	十二 公如晉請伐燕入其君	十三 入燕君
	二十一 秦后子歸秦	二十二 齊景公來請伐燕入其君	二十三 入燕君
	四十 景公卒哀公立后子自晉歸	元年 秦哀公	二
侯于申秋伐吳朱方誅慶父冬吳報我侵晉	四 率諸侯伐吳	五 伐吳次乾谿	六 執芋尹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會楚	七	八	九 夫人姜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六	七	八
會楚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國不會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八	九 齊伐我惠公卒	元年 燕悼公
封	七 楚率諸侯伐我	八 楚伐我次乾谿	九

	十一	十二
辰朔日蝕季武子卒	八 公如楚楚召之賀章華臺	九
	十四	十五
	二十四	二十五
	三	四
亡人入章華臺	七 就章華臺內亡人實之滅陳	八 弟棄疾將兵定陳
	四十二	四十三
氏無子襄公卒嬖人之子元是為靈公	衛靈公元年	二
	三十五 哀公弟招殺公太子公懼自殺是歲楚因我亂滅我國為縣	
	九	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二	三十三
	二	三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 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十一	十二 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六	十七	十八 公如晉
二十六 七月平公卒子昭公立	元年 晉昭公夷	二
五	六	七
九	十 誘殺蔡侯使弟弃疾滅蔡為縣命弃疾居蔡為蔡公	十一 王伐徐以恐吳次乾谿民罷於役怨王
四十四 平公卒子元公立	元年 宋元公佐	二
三	四	五 公如晉朝嗣君
十一	十二 楚靈王台靈侯享之于內醉而殺之遂用兵滅我國為縣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公如晉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甲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三 公如晉至河晉謝之歸	十四	十五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	四	五
八	九	十
十二 靈王在乾谿公子比作亂殺王太子靈王自殺比自立為王棄疾殺比代立是為平王生是年復封陳蔡	元年 楚平王居共王之子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元年 楚平王復陳立惠公吳哀公孫也	二	三
元年 楚平王復我國立景侯子廬為平公徐廣曰一本作景侯子盧	二	三
二十六	二十七 武公卒子平公立	元年
元年 鄭定公寧	二	三
七 悼公卒	元年 燕共公	二
十五 滅楚州來	十六	十七

王太子壽卒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六月丁巳朔日食冬公如晉	十六	公至晉晉留之葬公恥之	十七	六月甲戌朔日食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十八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六	昭公卒子頃公立六卿彊公室卑	元年	晉頃公棄疾	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王爲太子取秦女好自取之	三		四	與吳戰大敗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四		五		六	
	四		五		六	
曹平公須	二		三		四	
	四		五	裨竈請子產禳火子產曰不如修德	六	
	三		四		五	
夷眛卒	元年	[illegible]僚	二	與楚戰大敗楚師	三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九 地震	二十 齊景公與晏子狩入魯問禮
	二十五	二十六 獵魯界因入魯
	三	四
	十四	十五
	六 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	七 王信費無極讒將殺太子建建奔宋遂殺太子之師伍奢及其子尚尚弟員奔吳楚自
火	九	十 元公無信惡華氏向氏華亥向寧華定誅殺羣公子取太子及公母弟為質公亦取亥
火	十二	十三 齊豹作亂公奔死鳥北宮喜之宰攻滅豹公得反國
火	七	八
	七	八 平公卒太子朱立
平公卒子悼公立	元年 曹悼公午	二
火	七 大水龍鬬于洧淵	八 楚太子建見宋亂自宋來奔子產卒
共公卒	元年 燕平公	二
	四	五 伍員來奔

	二十四		二十五	景王崩王子猛立為悼王王子朝作亂悼王出奔晉納王是冬
	二十一	公如晉至河鼓晉人叛晉有軍事謝公乃歸	二十二	十二月癸酉朔日蝕
	二十七		二十八	
	五		六	籍談荀躒率九州之戎及焦瑕温原之師納悼王于王城
	十六		十七	
是疲於寗定之奔命矣子為質	八	蔡侯來奔	九	
	十一	華氏向氏入南里以叛君臣交戰諸侯大夫救宋楚救華向氏	十二	華亥向寗華定自南里出奔楚
	十四		十五	
	九		十	
	元年	蔡悼侯東國平公弟國人出子朱而立之	二	
	三		四	
	九		十	
	三		四	
	六		七	

悼王卒母弟匄立爲敬王　敬王元年　尹氏立王子朝居王城曰西王王居狄泉曰東王	二
二十三　地震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四　五月乙未朔日食
二十九	三十
七　圍周郊邑封王子朝	八
十八	十九
十　吳伐敗我雞父城郢	十一　吳卑梁人爭桑伐我取鍾離
十三	十四
十六	十七
十一　吳敗我	十二
三　悼侯東國卒于楚	元年　蔡昭侯申悼侯弟
五	六
十一　楚建作亂殺之	十二
五	六
八　公子光與楚戰獲胡沈二君及陳大夫敗許蔡陳之師	九　公如晉城巢及請納王鍾離

甲申	
三	四 十月晉人納王於王城王子朝奔楚
二十五 鸜鵒來巢公伐季氏孟氏叔孫氏救季氏攻公公奔齊冬齊取鄆以居公	二十六 公至自齊居于鄆
三十一	三十二 彗星見晏子曰田氏有德於齊可畏
九 會諸侯于黃父謀平王室	十 知躒趙鞅納王於王城
二十	二十一
十二	十三 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平王庶長子西子西不從乃立太子為昭王
十五 元公如晉請納魯君卒于曲沃景公立	元年 宋景公頭曼
十八	十九
十三	十四
二	三
七	八
十三	十四
七	八
十	十一

五	六	七
二十七 公如齊齊卑公	二十八 公如晉求入晉弗聽處之乾侯	二十九 公自乾侯如鄆齊侯謂公主君公恥之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十一	十二 六卿誅公族分為邑各使其子為大夫	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元年 楚昭王軫令尹子常殺費無極以說于國	二	三
二	三	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	五	六
九 悼公卒哀公立	元年 曹襄公野徐廣曰一作聲	二
十五	十六 定公卒	元年 鄭獻公蠆立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公子光使專諸弑僚自立	元年 吳光亦曰闔廬	二

八	九	十 晉率諸侯為我築城
三十 復之乾侯	三十一 十二月辛亥朔日食	三十二 公卒于乾侯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四 頃公卒子定公立	元年 晉定公午	二 率諸侯為周築城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四 吳二公子來奔大封以扞吳吳滅徐徐子來奔	五 吳伐我夷六潛	六
五	六	七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八	十九	二十
七	八	九
三	四	五 平公弟通弑襄公自立
二	三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 二公子奔楚	四 伐楚取六潛始用伍子胥謀	五

		甲午
十一	十二	十三
元年 魯定公宋昭公之弟昭公之喪自乾侯至	二	三 公如晉至河乃歸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三	四	五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七 蔡侯來朝子常欲得蔡侯裘佩弗與留之	八 子常伐吳吳敗之于豫章吳敗我居巢	九 蔡昭侯留三歲子常得裘佩乃遣歸
八	九	十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 公朝楚不與子常裘佩為楚所留	十一	十二 獻子常裘佩得歸遂如晉請伐楚
元年 曹隱公	二	三
五	六	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六	七 楚伐我逆擊敗之取楚居巢	八

十四 與晉率諸侯侵楚	十五 王人殺王子朝於楚	十六 王子朝之徒作亂王出居姑蕕
四	五 陽虎執季桓子與盟釋之三月辛亥朔日食	六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六 周與我率諸侯侵楚	七	八
三十一 楚申包胥乞師救其國	三十二 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救楚大敗吳師	三十三
十 吳蔡伐我入郢昭王亡伍子胥鞭平王墓	十一 秦救至吳去昭王復入	十二 吳敗我叙我二師及七大夫楚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九 與蔡爭長	三十	三十一
二十四 惠公卒子懷公立	元年 陳懷公柳	二
十三 與衛爭長衛侵我滅沈與吳伐楚入郢	十四	十五
四 襄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	元年 曹靖公露	二
八	九	十 魯侵我我滅許
十八	十九	元年 燕簡公
九 與蔡伐楚入郢	十 於越入吳	十一 伐楚大敗楚師

	十七 單子劉子逆王晉藉秦送王入王城	十八	十九
	七 齊伐我	八 陽虎叛伐三桓三桓攻陽虎虎奔陽關	九 伐陽虎虎奔齊
	四十五 侵衛伐魯	四十六 魯伐我我伐魯	四十七 因陽虎虎奔晉
	九 入周敬王	十 伐衛	十一 陽虎來奔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哀公卒孫惠公
國懼滅遷郢於鄀	十三	十四 子西為民泣民亦泣蔡昭侯恐	十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陽虎來奔
	三十二	三十三 晉侵我	三十四
	三	四 懷公如吳吳留之因死于吳子湣公立	元年 陳湣公越
	十六	十七	十八
	三	四 靖公卒子伯陽立	元年 曹伯陽
	十一 與齊盟	十二 晉侵我	十三 獻公卒子聲公
	二	三	四
	十二 陳懷公來留之死於吳	十三	十四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	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歸我地	十一		十二	齊來歸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遺魯女
十二	趙鞅率師圍衛	十三		十四	
元年	秦惠公立 彗星見	二	生躁公懷公簡公	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伐曹
二		三		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		三	國人有夢衆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	四	衛伐我
元年	鄭聲公勝立 鄭益弱	二		三	
五		六		七	
十五		十六		十七	

甲辰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三	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	十四	
五十二	樂	五十三	
十五	范氏中行氏伐趙氏趙鞅奔晉陽范氏中行氏伐公不克奔朝歌赦趙鞅	十六	
四		五	
十九		二十	滅頃
二十		二十一	
三十八	孔子來祿之如魯	三十九	太子蒯聵出奔宋
五		六	孔子來
二十二		二十三	
五		六	公孫彊好弋獻鵬君使爲司城
四		五	
八		九	
十八		十九	越敗我于檇李闔廬傷指死子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五 八月庚辰朔日食定公薨	元年 魯哀公蔣定公子	二
	五十三	五十四 與衛伐晉	五十五 輸范氏中行氏粟
	十七	十八 趙鞅圍范中行朝歌齊伐我	十九 趙鞅圍范中行氏部來
	六	七	八
	二十一 滅胡以吳入郢時胡乘亂俘我近邑故	二十二 率諸侯圍蔡	二十三
	二十二 鄭伐我	二十三	二十四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靈公卒蒯聵子輒立晉
	七	八 吳伐我	九
	二十四	二十五 楚伐我以吳怨故	二十六 請遷吳國于州來從范
夢者之子適他國	七	八	九
	六 伐宋	七	八 救范氏中行氏與趙鞅
	十	十一	十二
夫差立	元年 吳王夫差	二 伐越入其國都越保于會稽	三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 地震桓僖宮災	四	五
	五十六 與衛圍戚	五十七 陳乞弦施救范中行氏遂伐晉取八邑	五十八 景公卒嬖姬子
救敗之	二十 趙鞅圍朝歌范中行氏奔邯鄲	二十一 趙鞅攻邯鄲范中行奔中山齊納之于柏人	二十二 趙鞅圍柏人范
	九 惠公卒子悼公立	元年 秦悼公	二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五 孔子過宋桓魋惡之	二十六	二十七
納太子蒯聵于戚	元年 衛出公輒與齊圍父於戚	二	三 晉伐我以范氏
	十	十一	十二
故也	二十七	二十八 大夫畏昭侯徙遷共殺昭侯子成侯立	元年 蔡成侯朔
	十 宋伐我	十一	十二
戰于鐵我師敗	九	十	十一
	元年 燕獻公	二	三
	四	五	六

	三十一		三十二	
	六		七	公會吳王於鄫徵百牢
孺子荼立	元年	齊孺子荼陳乞密召景公子陽生於齊詐盟諸大夫立之殺孺子荼	元年	齊悼公陽生
中行奔齊趙鞅遂伐衛圍中牟以衛助范氏故	二十三		二十四	侵衛
	三		四	
	二十七	昭王救陳卒于城父國人立其子為惠王	元年	楚惠王章
	二十八	伐曹	二十九	侵鄭衛曹
故	四		五	晉侵我
	十三	吳伐我楚來救	十四	
	二		三	
	十三	宋伐我	十四	宋圍我鄭救我
	十二		十三	
	四		五	
	七	伐陳	八	魯會我于鄫

甲寅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季康子使子貢辭 八 吳為邾伐我至城下盟而去齊取我二邑	九	十 與吳伐齊
二 伐曹取三邑	三	四 吳魯伐我鮑子弒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使趙鞅伐齊
五	六	七
二 子西召建子勝於吳為白公	三 伐陳陳與吳故	四 伐陳
三十 曹倍我我滅之	三十一 鄭伐我雍丘我圍其師大敗之	三十二 伐陳
六	七	八 孔子自陳來
十五	十六 倍楚與吳成楚來伐我	十七
四	五	六
十五 宋滅曹虜伯陽		
十四	十五 圍宋雍丘宋圍我師大敗我	十六
六	七	八
九 伐陳	十	十一 與魯伐齊冬季

	三十六		三十七	
	十一	齊伐我冉有言故迎孔子孔子歸	十二	與吳會橐皋用田賦
弒悼公以說吳國人立其子壬爲簡公	元年	齊簡公魯與吳敗我	二	
	二十八		二十九	
	八		九	
	五		六	白公勝數請子西伐鄭以父怨故
	三十三		三十四	
	九	孔子歸魯	十	公與吳會于鄫吳人執公子貢請太宰
	十八		十九	
	七		八	
	十七		十八	宋伐我
	九		十	
札救陳	十二	與魯伐齊越王句朝子胥恐越滅吳諫王王弗聽殺子胥	十三	與魯會橐皋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十三 與吳會黃池冬十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十四 西狩獲麟五月庚申朔日食	十五 子服景伯使齊
三	四 田恒殺簡公立其弟為平公恒相之專國權	元年 齊平公驁景公
三十 與吳會黃池爭長	三十一 趙鞅代衛	三十二 伐衛代鄭
十	十一	十二
七 伐陳	八	九
三十五 鄭敗我師	三十六	三十七 熒惑守心子韋
十一 舍乃舍之	十二	十三 太子蒯聵自戚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九 敗宋師	二十	二十一 伐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與晉會黃池越入我國獲我太子	十五	十六

	四十一	四十二
子貢為子也齊介脅歸自是稱我侵地田氏衛出公來奔	十六 夏四月孔丘卒	十七
	二	三 國觀陳瓘救衛
	三十三	三十四 趙鞅圍衛齊人救之師還冬復
	十三	十四
	十 白公勝殺令尹子西攻惠王葉公諸梁攻白公白公自殺惠在他國	十一 使公孫朝帥師滅陳
曰善	三十八	三十九
入國是為莊公出公輒奔魯	元年 衛莊公蒯聵	二 晉趙鞅來伐入我邦國人逐莊
	二十三	二十四 楚來伐滅我國
	十二	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七	十八 越敗我

甲子		
四十三	敬王崩子元王仁立	
十八	二十七卒	
四	二十五卒	
三十五	三十七卒	伐衛衛出莊公與我平我立衛公子般師而歸
十五	秦悼公卒子厲共公立	
十二	巴圍我敗之五十七卒	
四十	六十四卒	
元年	公子起負石圃逐公子起起奔出公輒自齊反國	公以說晉晉立襄公孫般師爲君莊公奔戎州己氏爲己氏所殺十二月齊來伐我立子起爲若
十四	十九卒	
二十四	三十八卒	
十六	二十八卒	
十九	二十二卒索隱曰二十二年滅	

通志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二十一 史部

通志卷二十二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年譜第二

七國年譜

周	
秦	
魏獻子	衛為魏藩滅於秦
韓宣子	鄭為韓滅
趙簡子	索隱曰系家簡子名鞅文子武之孫景叔成之子
楚	越滅吳楚并越魯蔡杞俱滅於楚
燕	
齊	宋為齊所滅

乙丑	
元王元年 徐廣曰乙丑皇甫謐曰元年癸酉二十八年庚子崩 索隱曰元王名仁系本名赤	二
厲共公元年 索隱曰悼公子三十四年卒子蹶公立	二 蜀人來賂
衛出公輒後元年 索隱曰二十一年季父黔逐出公自立為悼公	晉定公卒
四十二	四十三 索隱曰簡子頃公九年在位頃公十四年卒定公立定公三十七年卒是簡子在位四十三年
楚惠王章十三 吳伐我徐廣曰亦魯哀公十九年索隱曰惠王五十七年卒	十四 越圍吳吳怨
燕獻公十七 索隱曰二十八年卒	十八
齊平公鰲五 索隱曰二十九年卒	六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楚人來賂
	元年 晉出公錯 索隱曰系本名鑿		
又至出公十七年是在位六十年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十五	十六 越滅吳	十七 蔡景侯卒 索隱曰景字誤合作成字係廣亦云合作成按景侯即成侯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七 越人始來	八	九 晉知伯瑶來伐我

	六	七	八 元王崩子定王介立
	六 義渠來賂繇諸乞援 音義曰一作爰	七 彗星見	八
	四十七	四十八 衛莊公飲大夫褚師比不解戟公怒欲殺比比即攻公公出奔	四十九
高祖	十八 蔡聲侯元年索隱曰名產成侯之子	十九 王子英奔秦	二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	十一	十二

	甲戌	
定王元年 徐廣曰癸酉左傳盡此皇甫謐曰貞定王元年癸亥十年壬申崩	二	三
九	十 庶長將兵拔魏城彗星見	十一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魯哀公卒	二十三 魯悼公寧元年三桓勝魯如小侯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	五	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晉人楚人來賂
	知伯伐鄭駟桓子如齊以求救	鄭聲公卒 索隱曰聲公名勝獻公子三十七年卒子哀公易立八年鄭殺哀公立弟丑為共公
五十三	五十四 知伯謂簡子欲廢太子襄子襄子怨知伯	五十五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八	燕孝公元年	二
十六	十七 救鄭晉師去中行文子謂田恒乃今知以亡	十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塹河旁伐大荔補龐戲城	十七	十八	十九	
鄭哀公元年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簡子卒子襄子毋恤立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甲申	十二	二十 公將師與緜諸戰			趙襄子元年 未除服登夏屋誘代王以金斗殺之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	三十二 蔡聲侯卒	八	二十四
	十三	二十一	元年 晉哀公忌		二	三十三 蔡元侯元年	九	二十五
	十四	二十二	元年 衛悼公黔		三	三十四	十	宣公就匜元年
	十五	二十三			四 與知伯分	三十五	十一	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四	二十五 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二十六 左庶長城南鄭
	魏桓子敗知伯于晉陽		
	韓康子敗知伯于晉陽		
范中行地	五 襄子敗知伯于晉陽與魏韓共分其地	六	七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	四	五 宋景公卒徐廣曰按左傳景公死至此九十九年索隱曰徐說誤景公立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七	二十八 越人來迎女	二十九 晉大夫知伯宽率其邑人來奔
	衛敬公元年		
	八	九	十
	三十九 蔡侯齊元年	四十	四十一
	十五	燕成公元年	二
四十六年公子特殺太子自立號昭公與前昭公杵臼相去略九十年知係誤	六 宋昭公元年	七	八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伐義渠虜其王	三十四 日蝕晝晦星見	秦躁公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四十二 楚滅蔡	四十三	四十四 滅杞杞夏之後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八 貞定王崩太子去疾立為哀王二月弟叔殺之自立曰思王五月弟嵬殺之代立是為考王	考王元年 徐廣曰辛丑	二
元年	二 南鄭反	三	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九	十	十一
	十五	十六	十七

	甲辰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六月雨雪 日月蝕	九	十
	晉幽公柳元年 服於韓魏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燕湣公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一	十二	十三（義渠伐秦侵至渭陽）	十四	秦懔公元年（生靈公）
		衛昭公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五十七	楚簡王仲元年（滅莒）	二	三（魯悼公卒）	四（魯元公元年）
元年	二	三	四	五	六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甲寅			
十四	十五 考王崩子威烈王午立	威烈王元年 徐廣曰丙辰	二
二	三	四 庶長鼂弒懷公太子早死大臣立太子之子為靈公	秦靈公元年 生獻公
		衛懷公亹元年	魏文侯斯元年 索隱曰生武侯擊
			韓武子元年 索隱曰生景侯虔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襄子卒	趙桓子元年 名嘉襄子弟元年卒襄子子獻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九	十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作上下時	五
	二	三	四	五 魏誅晉幽公立其弟止
	二 鄭幽公元年韓殺之	三 鄭立幽公子為繻公元年	四	五
侯立	趙獻侯元年 索隱曰名晚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甲子
七	八	九
六	七 與魏戰少梁	八 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宮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今猶為河
六 晉烈公止元年魏城少梁	七	八 復城少梁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伯娶婦也	九	十 補龐城城籍姑靈公卒立其季父悼子是為簡公	秦簡公元年	二 與晉戰敗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八	九	十 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周定王孫西周桓公之子	十一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伐晉敗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鄭下	三	四	五 日蝕	六 初令吏帶劍
	十三 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人	十四	十五	十六 伐秦築臨晉元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二	十三 城平邑	十四	十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城圍陽狐	四十四 伐魯莒及安陽	四十五 伐魯取都 徐廣曰世家云取一城	四十六	四十七

十八	甲戌 十九	二十
七 塹洛城重泉初租禾	八	九
十七 擊宋中山伐秦至鄭還築洛陽徐廣曰一云擊宋中山置合陽世家云攻秦至鄭還築合陽洛陽	十八 文侯受經子夏過段干木之閭常式	十九
韓景侯虔元年 伐鄭取雍丘鄭城京	二 鄭敗韓于負黍	三
趙烈侯籍元年 魏使太子伐中山	二	三
二十四 簡王卒	楚聲王當元年 魯穆公元年	二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四十八 取魯郕	四十九 與鄭伯會于西城伐衛取毋丘	五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九鼎震	二十四 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 卜相李克翟璜爭	二十一	二十二 初為侯	二十三
四	五	六 初為侯	七
四	五	六 初為侯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牛畜辛侍以仁義乃止	七 丨
三	四	五 韓趙魏始列為諸侯	六 盜殺聲王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燕釐公元年
五十一 田會以廩丘反	齊康公貸元年	二 宋悼公元年	三

安王元年 徐廣曰庚辰	二	三 王子奔晉	四
十四 伐魏至陽狐	十五	秦惠公元年 索隱曰簡公子史無名	二
二十四 伐秦至陽狐	二十五 太子罃生	二十六 虢山崩壅河	二十七
八	九 鄭圍陽翟	韓列侯元年 索隱曰名取系本作武侯	二 鄭殺其相駟子陽
八	九	趙武侯元年	二
楚悼王類元年	二 三晉伐我至乘丘	三 歸榆關于鄭	四 敗鄭師圍鄭鄭殺子陽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甲申

	五	六	七	八
	三 日蝕	四	五 伐鄶諸	六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 鄭人殺君三月盜殺韓相俠累徐廣曰一作法其	四 鄭伯子陽之徒殺其君繻公	五 鄭康公元年	六 救魯鄭負
	三	四	五	六
陽	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九
	八	九	十 宋休公元年	十一 伐魯取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	八	九 伐韓宜陽取六邑	十 與晉戰武城縣陝	十一
	三十二 伐鄭城酸棗	三十三 晉孝公頎元年	三十四	三十五 齊伐我取襄陵	三十六
桼反	七	八	九 秦伐我宜陽取六邑	十	十一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九 伐韓取負黍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魯取我平陸	十六

		甲午	
	十四	十五	十六
太子生	十二	十三 伐蜀取南鄭	秦出公元年 索隱曰惠公子
秦侵晉	三十七	三十八	魏武侯元年 擊般邯鄲敗焉
	十二	十三	韓文侯元年
	十二	十三	趙敬侯章元年 武公子朝作亂奔魏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田和與魏楚衛會濁澤求為諸侯	十七	十八	十九 田恒曾孫田和始列為諸侯遷康公于海上食一城和亦曰太公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 庶長改迎靈公太子立為獻公誅出公	秦獻公元年 索隱曰名師隰靈公太子	二 城櫟陽	三
二 城安邑王垣	三	四	五
二 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	三	四	五
二	三	四 魏敗我兎臺 索隱曰兎音土故反亦作菟	五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 伐魯破之田和卒	二十一 田和子桓公午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四 孝公生	五	六 初縣蒲藍田善明氏	七
六	七 伐齊至桑丘	八	九 翟敗我澮伐齊至靈丘
六	七 伐齊至桑丘鄭敗晉	八	九 伐齊至靈丘
六	七 伐齊至桑丘	八	九 伐齊至靈丘
二十一	楚肅王臧元年	二	三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四	二十五 伐燕取桑丘	二十六 康公卒田氏遂并齊有之太公望之祀絕	齊威王因齊元年 自田恒至威王始以齊彊天下

甲辰 二十五	二十六 安王崩子烈王喜立	烈王元年 徐廣曰丙午	二
八	九	十 日蝕	十一 縣櫟陽
十 晉靜公俱酒元年	十一 魏韓趙滅晉絕無後	十二	十三
十	韓哀侯元年 分晉國	二 韓滅鄭自陽翟徙居之鄭康公二十年無後	三
十	十一 分晉國	十二	趙成侯種元年
四 蜀伐我茲方	五	六 魯共公元年	七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	三 三晉滅其君	四	五

三	四	五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五 衛聲公元年敗趙北蔺	十六 伐楚取魯
四	五	六 韓嚴遂弒
二	三 伐衛取都鄙七十三魏敗我于北蔺	四
八	九	十 魏取我魯
三十 敗齊師于林營	燕桓公元年	二
六 魯伐入陽關晉伐到鱄陵索隱曰鱄居沇反又音專	七 宋辟公元年索隱公曰辟音壁辟公名辟兵生則成宋後微弱未必有諡辟兵其名也猶則成然也	八

	六 徐廣曰齊威王朝周	七 烈王崩子顯王扁立	顯王元年 徐廣曰癸丑
	十五	十六 民大疫日蝕	十七 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
陽	魏惠王瑩元年	二 敗韓馬陵	三 齊伐我觀津
其君	韓莊侯元年 索隱曰系家作莊懿侯系本無名	二 魏敗我馬陵	三
	五	六 敗魏涿澤圍惠王	七 侵齊至長城
陽	十一	元年 楚宣王良夫	二
	三	四	五
	九 趙伐我甄	十 宋剔成元年	十一 伐魏取觀津趙取我長城

甲寅 二	三	四	五 賀秦
十八	十九 敗韓魏洛陽	二十	二十一 章蟜徐廣曰一云平騎與晉戰石門天子賀徐廣曰一作阿斬首六萬
四	五 與韓會宅陽城武都	六 伐宋取儀臺	七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六	七	八	九 致胙于秦 徐廣曰紀年東周惠公傑薨
二十二	二十三 與魏戰少梁虜其太子	秦孝公元年 彗星見西方	二 天子致胙
八	九 與秦戰少梁虜我太子	十 衛成侯元年取趙皮牢	十一
八	九 魏敗我于澮大雨三月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魏敗我于澮	十四	十五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燕文公元年	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甲子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 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四 敗韓師于西山	五	六
十二 星晝墮有聲	十三	十四 與趙會鄗	十五 魯衛宋鄭侯來徐廣曰紀年一
十二	韓昭侯元年 秦敗我西山	二 宋取我黃池魏取我朱	三
十六	十七	十八 趙孟如齊	十九 與燕會河與齊宋會平陸
十一	十二	十三 令君里迎女秦	十四
三	四	五	六
二十	二十一 鄒忌以鼓琴見威王	二十二 封鄒忌為成侯	二十三 與趙會平陸

	十四	十五	十六
	七 與魏王會杜平	八 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	九
曰魯共侯來朝邯鄲成侯會燕成侯于安邑	十六 徐廣曰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取黃池宋復取之	十七 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	十八 邯鄲降齊敗我桂陵
	四	五	六 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二十	二十一 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 魏拔我邯鄲
	十五	十六	十七
	七	八	九
	二十四 與魏會田於郊	二十五	二十六 敗魏桂陵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 衛公孫鞅為大良造伐安邑降之	十一 城商塞衛鞅圍固陽降之	十二 徙都咸陽初并小鄉為三十一縣令為田開阡陌	十三 初為縣有
十九 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	二十 歸趙邯鄲	二十一 與秦會彤	二十二
七	八 申不害相	九	十 韓姬弑其
二十三	二十四 魏歸邯鄲與魏盟漳水上	二十五	趙肅侯
十八 魯康公元年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甲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秩史	十四 初為賦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君悼公	十一 昭侯如秦	十二	十三	十四
元年 索隱曰名語	二	三 公子范襲邯鄲不勝死	四	五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殺其大夫牟辛	三十四

二十五 諸侯會	二十六 致伯秦	二十七	二十八
十八	十九 天子致伯	二十 諸侯畢賀會諸侯于澤朝天子徐廣曰紀年作逢澤	二十一 馬生人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中山君為相	三十 齊虜我太子申殺將軍龐涓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六	七	八	九
二十六	二十七 [illegible]景公偃元年	二十八	二十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三十五 田忌襲齊不勝	三十六	元年 齊宣王辟彊	二 敗魏馬陵田忌田嬰田盼為將孫子為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二十二 封大良造商鞅爲商君	二十三 與三晉戰岸門	二十四
	三十一 秦商鞅伐我虜公子卬我入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	三十二 公子赫爲太子	三十三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	元年 楚威王熊商	二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徐廣曰楚世家云田朌者齊將而齊世家不說田朌或者亦時三人皆出征	三 與趙會伐魏	四	五

	甲申		
	三十二	三十三 賀秦	三十四
秦大荔圍合陽孝公薨商君反死彤地	秦惠文王元年 楚韓趙蜀人來	二 天子賀行錢宋太丘社亡	三 王冠拔韓宜陽
衛鞅亡歸我恐弗納	三十四	三十五 孟子來王問利國對曰君不可言利	三十六
	二十二 申不害卒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拔我宜陽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四	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六	七 與魏會平阿南	八 與魏會於甄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四 天子致文武胙魏夫人來	五 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	六 魏以陰晉為和命曰寧秦徐廣曰即今之華陰	七 義渠內亂
元年 魏襄王與齊會徐州以相王	二 秦敗我軍禽將龍賈取雕陰	三 衛平侯元年 伐趙	四
二十五 命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	二十六 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高門	韓宣惠王元年	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齊魏伐我我決河水浸之	十九
六 滅越	七 圍齊於徐州	八	九
二十八 蘇秦說燕	二十九	燕易王元年	二
九 與魏會徐州以相王	十 楚圍我徐州	十一 與魏伐趙	十二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庶長操將兵定之	八 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九 度河取汾陰皮氏圍焦降之與魏會應	十 張儀相公子桑圍蒲陽降之魏納上郡
	五 與秦河西少梁地秦圍我焦曲沃	六 與秦會應秦取汾陰皮氏	七 入上郡于秦
	三	四	五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十	十一 魏敗我陘山	元年 楚懷王槐
	三	四	五
	十三	十四	十五 宋君偃元年

甲午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十一 義渠君為臣歸魏焦曲沃	十二 初臘會龍門	十三 四月戊午魏君為王	初更元年 相張儀將兵取陝
八 秦歸我焦曲沃	九	十	十一 衛嗣君元年
六	七	八 魏敗我韓舉	九
二十三	二十四	趙武靈王元年 魏敗我趙護	二 城鄗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顯王崩子慎靚王立	慎靚王元年 徐廣曰辛丑
二 相張儀與齊楚會齧桑	三 張儀免相魏	四	五 王北游戎池至河上
十二	十三 秦伐我取曲沃平周女化為丈夫	十四	十五
十 君為王	十一	十二	十三
三	四 與韓會于區鼠	五 取韓女為夫人	六
六 敗魏襄陵	七	八	九
十 君為王	十一	十二	燕王噲元年
元年 齊湣王地	二	三 封田嬰於薛	四 迎婦于秦

		甲辰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國共擊秦不勝而還	八 與韓趙戰斬首八萬張儀復相	九 擊蜀滅之取趙中都西陽安邑
十六	魏哀王元年 擊秦不勝	二 齊敗我觀津	三
十四 秦來擊我取鄢	十五 擊秦不勝	十六 秦敗我修魚得我將軍申差	十七
七	八 擊秦不勝	九 與韓魏擊秦齊敗我觀津	十 秦取我中都西陽安邑
十 城廣陵	十一 擊秦不勝	十二	十三
二	三 擊秦不勝	四	五 君讓其臣子之國顧為臣
五	六 宋自立為王	七 敗魏趙觀津	八

六 慎靚王崩子赧王延立	赧王元年 徐廣曰丁未索隱曰宋表曰赧謚也皇甫謐曰名誕	二
十	十一 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十二 樗里子擊藺陽虜趙將公子繇通封蜀
四	五 秦拔曲沃歸其人走犀首岸門	六 秦來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王會臨晉
十八	十九 秦敗我拔岸門質太子以和	二十
十一 秦敗我將軍英	十二	十三 秦拔我藺虜將趙莊
十四	十五 魯平公元年	十六 張儀來相
六	七 君噲及相子之皆死	八
九	十	十一

三	四	五	六
十三 庶長章擊楚斬首八萬	十四 蜀相殺蜀侯	秦武王元年 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死于魏	二 初置丞相
七 擊齊虜聲子於濮與秦擊燕	八 圍衛	九 與秦會臨晋	十 張儀死
二十一 齊助我攻楚圍景座	韓襄王倉元年	二	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吳廣入女生子阿立為惠王后	十七
十七 秦取我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韓魏亦來伐	十八	十九	二十
九 燕人共立公子平	燕昭王元年	二	三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甲寅

	七	八	九	十
樗里子甘茂為丞相	三	四 拔宜陽城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	秦昭襄王元年	二 彗星見朶
	十一 與秦會應徐廣曰在潁川大城	十二 太子往朝秦	十三 秦擊皮氏未拔而解	十四 秦武王后
	四 與秦會臨晉秦擊我宜陽	五 秦拔我宜陽斬首八萬	六 秦復與我武遂	七
	十八	十九 初胡服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秦來迎婦
	四	五	六	七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君為亂誅	三	四 彗星見	五 魏王來朝	六
來歸	十五	十六 秦拔我蒲坂晉陽封陵	十七 與秦會臨晉復我蒲坂	十八
	八	九 秦取我武遂	十 太子嬰與秦王會臨晉因至咸陽而歸	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五 與秦王會黄棘秦復歸我上庸	二十六 齊韓魏伐我使太子横質於秦秦救之	二十七 太子横殺秦大夫亡歸	二十八
	八	九	十	十一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蜀反司馬錯誅蜀守煇定蜀日食晝晦伐楚	七 樗里疾卒擊楚斬首三萬魏冉為相	八 楚王來因留之	九 齊韓魏來伐割河東三城以和
與秦擊楚	十九	二十 與齊王會於韓	二十一 與齊韓共擊秦於函谷河渭絶
秦取我穰 與秦擊楚	十二	十三 齊魏王來立咎為太子	十四 與齊魏共擊秦
趙攻中山 惠后卒	二十六	二十七	趙惠文王元年 以公子勝
秦韓魏齊敗我將唐眛取重丘	二十九 秦取我襄城殺景缺	三十 王入秦秦取我八城	楚頃襄王元年 秦取我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與秦擊楚公子將大有功	二十四 秦使涇陽君來為質	二十五 涇陽君復歸秦薛文入相秦	二十六 與韓魏共擊秦孟嘗君歸相齊

	甲子十八	十九	二十
三國乃退	十 楚懷王亡之趙趙弗納	十一 彗星見復與魏封陵	十二 樓緩免穰侯魏冉為丞相
一日	二十二	二十三	魏昭王元年 秦尉錯來擊我襄城
	十五	十六 與齊魏擊秦秦與我武遂和	韓釐王咎元年
為相封平原君	二 楚懷王亡來弗納	三	四 主父以燕齊之師滅中山太子章作亂殺主父
六城	二	三 懷王卒於秦來歸葬	四 魯文公元年徐廣曰一作湣
	十五	十六	十七 佐趙滅中山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佐趙滅中山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三 任鄙為漢中守	十四 白起敗韓魏兵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	十五 魏冉免相	十六 伐韓拔宛	十七
二 與秦戰解不利	三 佐韓擊秦秦敗我兵伊闕	四	五	六
二	三 秦敗我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	四	五 秦拔我宛城	六
五	六	七	八	九
五	六	七 迎婦于秦	八	九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三十 田甲刼王相薛文走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甲戌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魏入河東地四百里	十八 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十九 十月為帝十二月復為王任鄙卒	二十
芒卯以詐見重	七 秦擊我取城大小六十一	八	九 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
與秦武遂地方二百里	七	八	九
	十	十一 秦拔我杜陽徐廣曰一作梗	十二
	十	十一	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三十五	三十六 為東帝二月復為王	三十七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一 魏納安邑及河内	二十二 蒙武擊齊	二十三 尉斯離與韓魏燕趙共擊齊破之	二十四
十 宋王死我温	十一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三 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十 秦敗我師夏山	十一	十二 與秦擊齊濟西與秦王會西周	十三
十三	十四 與秦會中陽	十五 取齊昔陽	十六 與秦王會穰
十三	十四 與秦會宛	十五 取齊淮北	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與秦三晉擊齊燕獨入至臨菑取其寶器	二十九
三十八 齊滅宋	三十九 秦拔我列城九	四十 五國共擊我湣王走莒	元年 齊襄王法章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二十五	二十六 魏冉復爲丞相	二十七 擊趙斬首三萬地震壞城	二十八 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十四 衛懷君元年大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四 與秦會兩周間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七 秦拔我兩城	十八 秦拔我石城	十九 秦敗我軍取代光狼城	二十 與秦會澠池藺相如從
十七	十八	十九 秦擊我拔黔中我獻漢北上庸地於秦	二十 秦伐我取鄢鄧西陵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二	三	四	五 殺燕騎劫

	甲申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九 白起攻楚拔郢更東至竟陵以爲南郡	三十 白起封爲武安君	三十一 白起伐魏拔兩城	三十二 伐魏韓救之大敗魏
十八	十九	元年 魏安釐王封弟公子毋忌爲信陵君	二 秦來伐納八城於秦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暴鳶救魏爲秦所敗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一 秦拔我郢燒夷陵王亡走陳都之	二十二 秦拔我巫黔中	二十三 復取秦所拔江南十五邑	二十四
燕惠王元年	二	三	四
六	七	八	九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納八城復伐魏圍大梁納溫	三十三 伐魏取四城	三十四 白起擊魏華陽軍芒卯走得三晉將斬首十五萬	三十五 楚太子來質置南陽郡
再圍大梁割溫以和	三 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	四 與秦南陽以和	五 擊燕
走開封	二十二	二十三	韓桓惠王元年 擊燕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魯頃公元年
	五	六	七
	十	十一	十二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三十六	三十七 滅義渠	三十八	三十九
六	七	八	九 秦拔我懷城
二	三	四	五
二十八 藺相如攻齊至平邑	二十九 秦伐我閼與趙奢將擊秦大敗之賜號馬服君	三十 秦擊我閼與城不拔	三十一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燕武成王元年	二	三	四
十三 趙伐我	十四 秦擊我取冋壽	十五	十六

甲午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四十 太子質於魏者死歸葬芷陽	四十一 以范雎為丞相封應侯	四十二 宣太后薨安國君為太子	四十三
十	十一 秦拔我廩丘徐廣曰或作邢丘	十二	十三
六	七	八	九
三十二	三十三	趙孝成王丹元年	二 秦拔我二城平原君相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五	六	七 齊田單拔中陽	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齊王建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白起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四十四 秦攻韓取南陽徐廣曰一作郡	四十五 秦攻韓取十城	四十六 王之南鄭
	十四	十五	十六
秦拔我城汾旁	十 秦擊我太行	十一 秦拔我野王	十二
	三	四 韓上黨降我	五 使廉頗距秦於長平
	三十六	楚考烈王完元年 秦取我州黃歇為相	二
	九	十	十一
元年	二	三	四

辰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四十七 白起攻趙長平殺卒四十五萬	四十八 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	四十九	五十 王齕鄭安平圍邯鄲不拔齕還軍拔新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公子毋忌救邯鄲秦兵解去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六 使趙括代廉頗將白起破括兵四十五萬	七 割地和秦	八	九 秦圍我邯鄲楚魏來救
三	四	五	六 春申君救趙
十二	十三	十四	燕孝王元年
五	六	七	八

五十九 秦來攻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徐廣曰乙巳赧王卒 五十一 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攻周	秦昭襄王五十二 取西周王徐廣曰丙午王稽棄市	五十三 伐魏取吳城	五十四 郊雍
二十一 韓魏楚救趙新中秦兵罷	二十二	二十三 秦伐取吳城自是舉國聽令於秦	二十四
十七 秦伐我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 秦來伐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	十一	十二	十三
七	八 取魯封魯君於莒	九	十 徙於鉅陽
二	三	燕王喜元年	二
九	十	十一	十二

五十五	五十六	秦孝文王柱元年 即位三日薨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	秦莊襄王楚元年 蒙驁取成皐滎陽初
二十五 衛元君元年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秦拔我成皐滎陽
十四	十五 平原君卒	十六	十七
十一	十二 柱國景伯死	十三	十四 楚滅魯遷頃公于下邑為家人
三	四 伐趙趙破我軍殺栗腹	五 燕攻齊聊城拔之齊復攻取之	六
十三	十四	十五 燕拔我聊城田單復取之	十六

		甲寅		
置三川郡呂不韋相取二周	二 蒙驁擊趙榆次新城狼孟得三十七城 日蝕	三 王齮擊上黨初置太原郡魏公子毋忌率五國卻我軍河外蒙驁解還	始皇元年 徐廣曰乙卯擊取晉陽作鄭國渠	二
	二十九	三十 毋忌率五國兵敗秦兵于河外	三十一	三十二
	二十五	二十六 秦拔我上黨	二十七	二十八
	十八 秦伐我取三十七城	十九	二十 秦取我晉陽	二十一
絕祀	十五 春申君徙封於吳	十六	十七	十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三 蒙驁擊韓取十二城 王齮死	四 七月蝗蔽天下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五 蒙驁取魏酸棗二十城 初置東郡	六 五國共擊秦
三十三	三十四 信陵君死	景湣王增元年 秦拔我二十城	二 秦拔我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
二十九 秦拔我十二城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趙悼襄王偃元年	二 太子從質秦歸	三 趙相魏相會柯盟	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王東徙壽春命之曰郢
十一 趙拔我武遂方城	十二	十三 劇辛死於趙	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七 彗星見北方西方夏太后薨 蒙驁死	八 嫪毐封長信侯	九 彗星見竟天嫪毐反遷其舍人于蜀彗星復見	甲子 十 相國呂不韋免齊趙來置酒太后入咸陽大索
野王	三 秦拔我汲	四	五 秦拔我垣衍蒲陽	六
	三十三	三十四	韓王安元年	二
	五	六	七	八 入秦置酒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李園殺春申君	楚幽王悼元年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入秦置酒

十一 呂不韋之河南王翦擊鄴閼與取九城	十二 發四郡兵助魏擊楚呂不韋卒復嫪毐舍人遷蜀者	十三 桓齮擊平陽殺趙扈輒斬首十萬因東擊趙王河南彗星見	十四 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韓使非來我殺非韓王請為臣
七	八 秦助我擊楚	九	十
三	四	五	六
九 秦拔我閼與鄴九城	趙王遷元年 徐廣曰幽愍元年	二 秦拔我平陽殺將扈輒斬首十萬	三 秦伐我取宜安平陽武城
二	三 秦魏擊我	四	五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十五 興兵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番吾	十六 置驪邑發卒受韓南陽地	十七 內史勝擊韓得韓王安盡取其地置潁川郡華陽太后薨	十八 王翦伐趙下井陘	十九 王翦拔趙虜王遷于邯鄲帝太后薨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衛君角元年	十五
七	八 獻城于秦秦來受地	九 秦虜王安滅韓		
四 秦拔我狼孟番吾軍鄴	五 地大動	六	七 受秦間殺將軍李牧	八 秦王翦虜王遷滅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六	七	八	九	十 幽王卒弟權立為哀王王負芻殺哀王
二十三 太子丹質於秦亡來歸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甲戌 二十 燕太子使荆軻刺王王覺之王翦將擊燕	魏王假元年		代王嘉元年	楚王負芻元年 哀王庶兄	二十八 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秦伐我	三十八
二十一 王賁擊楚	二		二	二 秦大破我取十城	二十九 秦伐我薊得太子丹徙王遼東	三十九
二十二 王賁擊魏得其王假盡取其地	三 秦虜王假是歲魏滅		三	三	三十	四十
二十三 王翦蒙武擊破楚軍殺其將項燕			四	四 秦破我軍殺我將項燕	三十一	四十一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王翦蒙武破楚虜其王負芻	王賁擊燕得其王喜還擊代虜其王嘉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	王賁襲齊王建降是歲六國盡滅初并天下更號皇帝定為水德以十月為歲首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銷兵器為金人十二命民曰黔首朱天下書	巡隴西北地作信宮及甘泉前殿治馳道於天下	東巡上鄒嶧山封泰山禪梁父遂登琅邪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入為太極廟賜戶三十爵一級
五	六 是歲秦虜王嘉滅趙			
五 秦虜王負芻是歲楚滅				
三十二	三十三 秦虜王喜拔遼東燕滅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秦虜王建是歲齊滅		

二十九　東游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琅邪道上黨入

甲申　三十

三十一　更命臘日為嘉平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以嘉平大索二十日

三十二　帝之碣石道上郡入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入北伐匈奴

三十三　發諸嘗逋亡及贅壻賈人為兵畧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人五十萬戍五嶺取匈奴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有餘里

三十四　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覆獄故失是歲燒詩書及百家語

三十五　除直道塹山堙谷千八百里數年不就　營朝宮作前殿阿房是歲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於咸陽

三十六 徙民於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石畫下東郡有文言地分

三十七 冬十月東巡至雲夢祀虞舜上會稽祭大禹秋七月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廢太子扶蘇立少子胡亥為帝還至咸陽胡亥襲位秋九月始皇葬驪山

二世元年	冬十月戊寅大赦罪人十一月為兔園十二月就阿房宮其九月郡縣皆反楚兵至
楚王陳勝元年	勝陽城人與陽夏人吳廣為閭左戍卒屯長當戍漁陽失期當斬勝廣因共殺尉收
趙王武臣元年	武臣陳人楚王使與張耳陳餘狗地河北武臣至趙以是歲秋八月自立為趙王都
齊王田儋元年	儋狄人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乃以是歲秋九月擊殺狄令自
燕王韓廣元年	廣故上谷卒吏也趙王武臣遣廣將兵北狗燕地燕豪傑共說廣王燕廣乃以是歲
魏王魏咎元年	咎故魏公子甯陵君也楚將周市既定魏地乃以是歲秋九月迎咎於陳立為魏王

戲章邯擊卻之出衛君角為庶人	二年 將軍章邯長史司馬欣都尉董翳追楚兵至河誅丞相斯去疾將軍馮劫
兵入據陳以是歲秋七月勝自立為楚王	楚王陳勝二年 冬十二月秦將章邯等擊敗楚軍勝御者莊賈弒勝降秦勝死楚將東陽人秦嘉立故楚族景駒為楚王
邯鄲以耳餘為將相	趙王武臣二年 冬十一月武臣為其將李良所弒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二人以故免於難 趙王歇
立為齊王略定齊地	齊王田儋二年 夏六月王儋救魏軍敗為秦將章邯所殺齊人聞儋死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榮收儋餘兵東歸齊
秋九月自立為燕王	燕王韓廣二年
都臨濟市自為魏相	魏王魏咎二年 夏六月秦將章邯既破陳進擊魏於臨濟齊楚救至復敗咎約降約定自燒殺 魏王豹
	韓王成元年 成故韓公子封橫陽君是歲夏六月楚將項梁立之為韓王略定韓地秦輒取之成為游兵往來於潁川

楚義帝心元年	心故楚懷王孫也廣陵人召平為楚王勝狥廣陵未下聞楚王敗乃渡江矯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梁引兵攻秦
元年	歇故趙王後也武臣死張耳陳餘收散兵擊李良良敗走求得歇立以為趙王
擊逐王假立儋子市為王 齊王田市元年	榮既立市為王而自為相以弟橫為將軍平定齊地
元年	豹咎之弟也咎敗時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略定魏地數十城是歲秋九月懷王立豹為魏王

嘉景駒亦走死

甲午

三年

秋八月趙高反二世自殺高立二世兄子嬰為王子嬰立刺殺高夷三族

二

冬十一月項籍救趙大破秦軍于鉅鹿虜其將王離

二

二

三

二

二

乙未		
秦王	子嬰元年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子嬰奉其璽符節以降已而項籍至殺之秦自始皇并六國稱帝至子嬰
楚義	帝心三年	春正月項籍陽尊之為義帝從國於江南都郴
西楚	霸王項籍元年	籍以是歲冬入秦春二月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九郡都彭城愃封諸將為諸侯
漢太	祖高皇帝元年	高祖諱邦字季劉氏沛豐邑人秦二世元年起兵自立為沛公屬楚懷王與諸將約
韓王	韓成三年	秋七月項王廢王成而殺之復立其所善故吳令鄭昌為韓王
雍王	章邯元年	邯秦將降籍籍立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秋八月漢王還定三秦邯迎戰敗走廢丘國滅
塞王	司馬欣元	欣秦將降籍籍立為塞王王咸陽以東都櫟陽秋八月漢祖定三秦欣降國滅
翟王	董翳元年	翳秦將降籍籍立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秋八月漢祖還擊三秦翳降漢國滅
西魏	王豹元年	豹本都臨濟籍自欲取梁地故徙豹王河東都平陽瑕邱號西魏豹更稱元年
殷王	司馬卬元	卬本趙將也籍以卬定河內數有功立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
河南	王申陽元	申陽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籍立之為河南王都雒陽
代王	趙歇元年	歇本王趙都邯鄲籍徙為代王都代更稱元年
常山	王張耳元	耳素以賢聞又從籍入關籍故立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
九江	王英布元	布本楚將也常冠軍故籍立之為九江王都六
衡山	王吳芮元	芮本鄱令率百越佐諸侯又從籍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
臨江	王共敖元	敖義帝柱國也籍以將兵擊南郡功多故立為臨江王都江陵
遼東	王韓廣元	廣本王燕都薊籍徙於遼東都無終為遼東王是歲廣為燕王臧荼所殺國滅
燕王	臧荼元年	荼本燕將從籍救趙因從入關故立為燕王都薊荼擊殺遼東王廣而幷其地
膠東	王田市元	市本齊王都臨淄籍徙膠東都即墨夏四月田榮殺市幷其國
齊王	田都元年	都從籍救趙入關故籍立為齊王都臨淄夏五月田榮擊走之榮自立為齊王
濟北	王田安元	安故齊王建孫籍立之為濟北王都博陽秋七月田榮使彭越擊殺之幷其國

三世一十六年

王夏四月諸侯各歸就國

先入關者王秦高祖先入秦項籍故背約封高祖為漢王都漢中秋八月高祖還定三秦

韓王鄭昌元年

齊王田榮元年

楚義帝心四年	冬十月義帝徙都郴項籍使吳芮英布共殺弒
西楚霸王二年	夏四月漢祖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王還
漢高皇帝二年	冬十月如陝鎮撫關外父老十一月還都櫟陽
韓王鄭昌二年	冬十月昌降漢
西魏王豹二年	春三月王豹降漢既而復叛是歲漢祖遣韓信
殷王司馬卬二年	春三月漢擊殷虜其王卬國滅
河南王申陽二年	冬十月王陽以其地降漢國滅
常山王張耳二年	冬十月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常山滅
趙王歇後元年	陳餘既擊走常山王張耳故代王歇復立為趙
代王陳餘元年	餘既立為代王自留傅代王而使夏說守代地
九江王英布二年	夏四月漢祖遣其臣隨何來伏
衡山王吳芮二年	
臨江王共敖二年	
燕王臧荼二年	
齊王田榮二年	春正月楚擊齊王榮走死楚復立田假為齊王

之於江中國滅

破漢軍殺漢太公及呂后以歸

韓王韓信元年 信故韓王之孫也昌既降漢漢因立信為韓王

擊之虜豹國滅

王稱後元年歇立陳餘為代王

齊王田廣元年 夏四月田榮弟橫立榮子廣為王擊王假走之

楚三		楚四 冬十月與漢皆軍廣武秋八月與漢約
漢三	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是歲滅趙滅代九江王來歸	漢四 冬十月與楚皆軍廣武十一月滅齊五
韓三		韓四
趙二	冬十月漢遣韓信來伐大破之禽王歇遂滅趙	
代二	冬十月韓信破趙斬王餘滅代	
九江	三 冬十二月漢使隨何以王布歸於漢九江國除	
衡山	三	衡山 四
臨江	三	臨江 四
燕三		燕四
齊二	秋八月漢遣酈食其來說遂與漢平罷其守備	齊三 冬十月韓信襲敗我烹酈食其王廣走

中分天下九月歸太公呂后與漢解而東歸	楚五	冬十二月漢圍項王垓下楚兵大敗王馳走渡淮陷大澤中為漢追騎所及自
張耳為趙王春二月立韓信為齊王秋七月更立黥布為淮南王	漢五	冬十月漢追項籍至固陵十二月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平遣劉賈擊滅
	韓五	臣屬漢
	衡山五	臣屬漢
	臨江五	共敖前死其子尉嗣立為王不肯降漢冬十二月漢遣將軍劉
	燕五	秋七月王荼舉兵反攻下代地帝自將征之九月虜荼即立太尉盧綰為燕王
高密楚來救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虜王廣田橫自立為王其敗走韓信遂定齊地		

刎死項王自起兵至是凡八年而亡

臨江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二月諸侯王請尊漢王為皇帝甲午即位于汜水之陽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立故衡山王芮為長沙王故粵王無諸

賈太尉盧綰擊虜尉滅其國

為閩粤王帝東都洛陽　夏五月西都關中　六月赦　秋七月燕王荼反帝自將擊荼虜之立盧綰為燕王

前漢年譜

太祖高皇帝六年

冬十一月帝會諸侯于陳執楚王信以歸赦為淮陰侯大赦　更以太原郡為韓國

徙韓王信王之　夏五月尊太公為太上皇　韓王信

七年　叛帝自將討韓王信冬十月匈奴圍上於平城七日乃解
春二月定都於長安

八年

九年　春正月廢趙王張敖為侯　夏六月乙未晦日食既

十年　夏五月太上皇崩　秋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

十一年　冬十月破豨定代地　春正月淮陰侯信謀反伏誅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二月梁王越廢徙蜀誅之　夏五月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為南粵王　秋九月淮南王英布反帝自將擊之

十二年　冬十月上破布軍布走江南追斬布于番陽　太尉周勃斬陳豨于當城　燕王盧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

擊之　夏四月帝崩于長樂宮即位十二年時年六十二　燕王盧綰亡入匈奴

孝惠皇帝元年　帝諱盈之字滿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高祖十二年夏五月即位是歲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　春正月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　隴西地震　夏旱　秋七月相國何卒以曹參代為相國

三年　春城長安　夏五月立閩粵君搖為東海王　六月城長安　秋七月龍厩災

四年　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　春正月皇帝冠　除挾書律　長樂宮鴻臺災　宜陽雨血　秋七月未央宮凌室災織室災

五年　冬十月雷　桃李華　棗實　春正月城長安　夏大旱　秋八月相國參卒

六年　冬十月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夏留侯張良卒　以周勃為太尉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丁卯先晦一日日食幾盡　秋八月帝崩于未央宮即位七年年二十四

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后諱雉初惠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太子立為帝年幼太后稱制立諸呂為王冬十一月以王陵為帝太傅陳平為右丞相審食其為左丞相任敖為御史大夫　秋桃李華

二年春正月地震武都山崩　夏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三年夏江漢水溢流　秋星晝見　伊洛汝水溢流

四年夏四月廢少帝幽殺之五月立恒山王義為帝更名弘太后仍稱制弘亦太后所名孝惠帝子也　以曹窋為御史大夫

五年南粵王佗反自稱為南粵武帝

六年　春星晝見

七年　春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

八年　夏江漢水溢　秋七月太后崩于未央宮朱虛侯劉章太尉周勃丞相陳平共誅諸呂迎立代王後九月代王至即位是為孝文帝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大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　帝諱恒之字常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始立為代王代王之十七年高后崩帝入即尊位是歲冬十月以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　春正月立子啓為皇太子三月立皇后竇氏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秋八月右丞相勃免　南粵王尉佗稱臣奉貢

二年　冬十月丞相陳平卒以周勃為丞相灌嬰為太尉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甲子

三年 冬十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丞相勃免就國以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 濟北王興居反兵敗自殺

四年 冬十二月丞相嬰卒以張蒼為丞相申屠嘉為御史大夫

五年 春二月地震

六年 冬十月桃李華 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匈奴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

七年 夏四月大赦 六月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八年 夏長星出西方

九年 春大旱

甲戌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 馬生角

十三年 除肉刑法

十四年

十五年 春黃龍見于成紀 夏赦

十六年 趙人新垣平言日再中詔更以明年為後元年

後元年 新垣平詐伏誅

二年 秋八月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為丞相

三年 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嗣立

四年 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五月赦

五年 齊有狗生角

六年 夏大旱

甲申

七年 夏六月帝崩于未央宮在位二十三年時年四十六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孝景皇帝元年 帝諱啓之字開文帝之太子也母曰竇皇后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即位 春正月減笞法

二年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夏四月太皇太后崩 六月丞相嘉卒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彗星

出東北　衡山雨雹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
歳星逆行于天庭之中

三年春正月赦　長星出西方　洛陽東宮災　呉王濞膠
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
王遂舉兵反以誅鼂錯為名天子為斬錯以謝大赦天
下七國兵不止帝遣太尉周亞夫大將軍竇嬰擊之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諸將破七國兵追騎至於丹
徒六王皆自殺

四年夏四月立皇子榮為皇太子　赦　冬十月戊戌晦日
有食之

五年

六年冬十二月雷大霖雨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七年冬十一月廢太子榮為臨江王是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春丞相青免以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　夏四月

畢

立夫人王氏為皇后膠東王徹為皇太子

中元年 夏四月赦 地震 衡山原都雨雹

二年 春三月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三年 夏四月地震 旱 秋九月蝗 有星孛于西北是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丞相亞夫免以劉舍為丞相

四年 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五年 夏六月赦 大水 秋八月未央東闕災

六年 冬十月更諸官名 春二月雨雪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後元年 春三月赦 夏地震凡二十二日 丞相舍免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以衛綰為丞相直不疑為御史

大夫

二年　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秋大旱

三年　冬十月日月皆赤凡五日　十二月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庭中　帝崩于未央宮在位一十六年時年四十八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　帝諱徹之字通景帝中子也母曰王皇后以景帝後三年正月即位

是歲始稱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本無年號年號之起蓋由于此　夏六月丞相綰免以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

二年　冬十月御史大夫綰坐事下獄自殺　丞相嬰太尉蚡免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三月以許昌為丞相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三年春河水溢平原　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五年夏五月大蝗

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　夏四月高園便殿火　五月太皇太后崩　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遣大行王恢擊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降

元光元年夏四月赦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二年

三年 春河徙于頓丘夏決濮陽

四年 冬十二月殺魏其侯竇嬰　春三月丞相蚡卒　夏四月隕霜殺草　五月以薛澤為丞相　地震　赦

五年 秋七月大風拔木　皇后陳氏廢　八月螟

六年 夏大旱蝗

元朔元年 冬皇子據生　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為皇后赦

甲寅二年 春奪取匈奴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　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三年 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弟伊稚斜單于立　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　春赦　夏六月皇太后崩

四年

五年冬十一月丞相澤免以公孫弘代爲丞相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擊匈奴　赦　夏四月衛青將六將軍絶漠大克獲

元狩元年夏四月赦　立子據爲皇太子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二年春三月丞相弘卒以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秋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夏赦　秋山東大水

四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夏長星出西北

五年春三月丞相蔡有罪自殺夏四月以莊青翟爲丞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秋九月大司馬驃騎將軍霍去病卒

元鼎元年　夏五月赦

二年　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獄死以趙周為丞相　春三月大雨雪　夏大水人餓死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三年　春正月陽陵園火　夏雨雹　關東饑　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四年

五年　冬十一月南越相呂嘉殺其王興更立建德為王　發兵反　夏四月赦是月丁丑晦日有食之　秋遣將軍路博德擊南越　九月丞相周坐酎金下獄自殺以石慶為丞相　西羌反

六年　冬討西羌平之　路博德討平南越獲建德呂嘉以其地置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

軍楊僕擊之　置張掖敦煌郡

元封元年冬十月帝自出長城登單于臺勒兵而還　東越殺王餘善　登封泰山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二年夏朝鮮襲殺遼東都尉　旱秋遣將軍楊僕等擊朝鮮遣將軍郭昌擊滇滇王降以其地置益州郡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　遣將軍趙破奴擊樓蘭虜其王姑師遂擊車師破之　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以降　以其地置樂浪臨屯元菟真番郡

四年夏大旱

五年夏四月赦　大司馬大將軍衛青卒　初置十三部刺史

六年秋大旱蝗　匈奴烏維單于死子兒單于烏師廬立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柏梁臺災於是作建章宫　造太初歴以正月為歳首　秋遣將軍李廣利伐宛　關東蝗大起飛西至敦煌

二年春正月丞相慶卒公孫賀為丞相　秋蝗

三年春匈奴兒單于死季父呴犂湖單于立　李廣利圖宛殺其王母寡取得善馬

四年冬匈奴呴犂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春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單于幽武等徙北海牧羝　夏大旱　五月赦發謫戍屯五原　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濟南府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

二年春幸東海回中　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擊匈奴
李陵兵敗降匈奴　作沈命法　以匈奴降者介和王
成娩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

三年夏大旱　赦

四年

太始元年夏赦　匈奴且鞮侯單于死子狐鹿姑單于立

二年秋大旱

三年春皇子弗陵生

四年夏五月赦　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征和元年夏大旱

二年春正月丞相賀有罪下獄死以劉屈氂為左丞相　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木　帝幸甘泉體不安巫言祟在巫蠱以江充為治巫蠱使充入太子宫掘地求蠱云得木人尤多太子據懼以秋七月斬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據皆自殺　八月地震

三年夏赦　六月丞相屈氂棄市　秋蝗

四年春正月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鷖　夏六月以田千秋為丞相封為富民侯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後元元年春赦　秋七月地震

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于五柞宮在位五十四年時年七十二　夏赦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　追尊帝母鉤弋夫人趙氏為皇太后

孝昭皇帝始元元年帝諱弗陵一曰諱弗之字不武帝少子以後元二年春即位年八歲秋七月赦大雨至于十月　九月車騎大將軍金日磾卒　冬無冰

二年匈奴狐鹿姑單于死子壺衍鞮單于嗣立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冬十月鳳凰集于東海　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立皇后上官氏赦

五年　罷儋耳真番郡

六年　夏旱

元鳳元年　武都氐反遣兵擊之　夏赦　秋七月乙亥晦日
食既　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
車騎將軍安謀反皆伏誅

二年　夏六月赦

三年　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震

四年　春正月帝冠　丞相千秋卒以王訢為丞相　夏五月
孝文帝廟正殿火　赦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而殺之

五年　夏大旱　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丞相訢卒

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

元平元年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　夏四月帝崩于未央宫年二十一帝無子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武帝孫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賀入即位賀淫亂不君立為帝凡二十七日光白皇太后廢之秋七月光復以皇太后令迎武帝曾孫病已入繼大宗是為孝宣帝　八月丞相楊敞卒以蔡義為丞相　九月大赦　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

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帝初名病已元康二年更名詢字謀武帝戾太子之孫也母曰王夫人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舉家遇害曾孫在襁褓繫郡邸獄賴丙吉得全後有詔掖庭養視屬籍宗正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帝入襲尊位是歲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夏四月地震　追謚戾太子戾夫人為悼考悼

后

二年　遣五将軍将兵十五萬擊匈奴

三年　皇后許氏遇毒崩　夏大旱　丞相義卒以韋賢為丞相魏相為御史大夫

四年　春三月立皇后霍氏赦　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山崩北海琅邪地震壞祖宗廟　赦　五月鳳凰集于北海

地節元年　春有星孛于西方　冬十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二年　春三月大司馬大将軍光卒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将軍領尚書事　鳳凰集魯　大赦　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虛閭權渠單于立

三年　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　六月丞相賢致仕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　大雨雹　秋九月地震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

四年　夏五月山陽濟陰雨雹殺人　秋七月霍氏謀反霍顯及禹山雲皆伏誅皇后霍氏坐廢

元康元年　春三月赦　夏五月追尊悼考為皇考

二年　春正月赦　二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

三年

四年　有神爵五采萬數集于長樂未央北宮高廟泰畤殿中及上林苑　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卒

神爵元年　先零羌叛遣後將軍趙充國擊之充國留屯田湟中　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二年 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 置金城屬郡以處降羌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握衍朐鞮單于立日逐王先賢撣來降

三年 春三月丞相魏相卒以丙吉為丞相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四年 春二月赦 冬十月鳳凰集于杜陵十二月集山林

甲子五鳳元年 秋匈奴國亂五單于爭立 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二年 秋匈奴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單于呼屠吾斯自立為郅支單于

三年 春正月丞相丙吉卒以黄霸為丞相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 春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弟谷蠡王入侍 夏四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

都單于庭

甘露元年春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　夏四月黃龍見
太上皇太宗廟火

二年春正月赦　匈奴款塞願請朝來年

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鳳凰集于新蔡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　皇孫驁生

四年冬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火　匈奴兩單于俱遣使來朝
獻

黃龍元年春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郅支單于徙居堅昆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宮　帝寢疾以史
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
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　冬十二月帝崩于未央
宮在位二十四年時年四十二

孝元皇帝初元元年帝諱奭之字盛宣帝太子也母曰許皇后以黃龍元年冬十二月襲尊位　春三月立倢伃王氏為皇后　秋九月關東大水

甲戌

二年春二月隴西地震　夏四月立子驁為皇太子　關東饑　秋七月地復震　冬十月前將軍蕭望之自殺

三年春罷珠崖郡　夏赦　旱

四年

五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參　郅支單于殺漢使西奔康居

永光元年春三月赦　雨雪隕霜殺桑又殺稼　秋饑　丞相定國免　匈奴呼韓邪單于北歸庭

二年春三月赦　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赦　秋七月隴西羌反右將軍馮奉世擊破之

畢

三年　冬十一月地震雨水

四年　夏六月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之

五年　秋潁川大水

建昭元年　春正月隕石于梁　秋八月有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于枳道

二年　秋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十二月齊楚地震大雨雪

三年　夏六月丞相元成卒以匡衡為丞相　冬十月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四年　夏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逆流

五年春三月詔赦　夏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夏五月帝崩于未央宮在位一十六年時年四十三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帝諱驁之字俊元帝太子也母曰王皇后元帝崩帝襲尊位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是歲春正月悼考廟災　有星孛于營室　夏四月黃霧四塞　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于未央宮殿中朝者坐　秋八月有兩日相承晨見東方　九月流星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如蛇形貫紫宮　冬十月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圍

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　夏大旱匈奴呼韓邪單于死子復株累若鞮單于立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　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夜地震于未央宮殿中　越

嶲山崩　丞相匡衡有罪免為庶人

四年春三月隕石于梟四于肥累二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以王商為丞相　夏四月雨雪　秋桃李華　河決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　赦

甲午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冶鐵飛　夏楚國雨雹

三年春二月揵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秋八月乙卯晦

日有食之　河決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夏

四月詔收丞相商印綬商以憂卒以張禹為丞相　山

陽有火生石中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 秋關東水

三年春三月隕石于東郡八 秋八月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九月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四年夏四月大雨雪

鴻嘉元年春正月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三月丞相禹罷薛宣為丞相 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捜諧若鞮單于立

二年春三月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夏五月隕石于杜郵三

三年夏四月赦 大旱 秋八月孝景廟闕災 冬十二月廢皇后許氏

四年秋河水溢

晨

永始元年夏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成都侯　六月立倢伃趙氏為皇后　秋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九月黑龍見東萊是月丁巳晦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　二月星隕如雨是月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為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四年春正月赦　夏四月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　六月霸陵園門闕災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匈奴搜諧單于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

二年

三年 春正月蜀郡岷山崩壅江凡三日江水竭

四年 春隕石于關東二 甘露降于京師

綏和元年 春正月大赦 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 夏
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軍之號改御史大夫何
武為大司空 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烏珠留若鞮單
于立 冬十月大司馬根病免 皇后許氏廢自殺以
新都侯莽為大司馬

甲寅

二年 春正月熒惑守心 二月丞相翟方進卒 三月帝崩
于未央宮年四十六 以孔光為丞相 追尊定陶共
王為定陶共皇 夏五月立皇后傅氏 尊定陶太后
傅氏為共皇太后帝母丁姬為共皇后 秋七月罷大

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　九月地震　冬十月
策免大司空武以師丹為大司空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

春正月赦　隕石北地十六　以傅喜
為大司馬　秋九月隕石于虞二　策
免大司空丹以朱博為大司空

二年

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　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
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夏策免
丞相光以朱博為丞相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尊共皇
太后傅氏為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為帝太后　夏六
月帝太后丁氏崩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
帝　八月詔罷改元易號事　丞相傅有罪自殺御史
大夫趙元減死論　冬十一月以平當為丞相

三年

春三月丞相當卒　有星孛于河鼓　夏四月以王嘉
為丞相　冬十一月無鹽危山土起　瓠山石立

四年春正月旱　關東民訛言行籌　夏六月尊帝太太后傅氏皇太太后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尋罷晏就第　皇太太后傅氏崩　三月丞相嘉有罪下獄死以孔光為丞相　秋九月策免大司馬驃騎將軍明　冬十二月以幸臣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五月正三公官分職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　六月帝崩于未央宮時年二十六　董賢以罪罷自殺　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太皇太后詔中山王箕子為嗣　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八月廢孝哀孝成皇后就其園皆自

殺　策免大司空宣以王崇為大司空　九月中山王即位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

帝諱箕子後更名衎之字樂元帝庶孫中山孝王興之子也母曰衛姬即位時年九歲是歲春二月以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王莽為太傅號安漢公　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　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

二年

春越嶲郡黃龍游江中　大司空崇免以甄豐為大司空　夏四月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　隕石鉅鹿二

秋九月戊午晦日有食之

三年

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甲子四年　春二月立皇后王氏大赦　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

五年　夏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　五月加安漢公莽九錫　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弒帝帝在位六年　以平晏為大司徒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元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阼

孺子嬰居攝元年　春二月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年　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帝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新室初始元年　春地震大赦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　十二月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獻莽　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畏

始建國元年　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冬靁桐華　真定常山大雨雹

二年　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　冬莽罷漢廟更號定安太后為黃皇室主　十二月雷　莽將軍甄豐自殺莽遂殺劉棻甄尋丁隆等數百人

三年　莽太師王舜死　瀕河郡蝗生　河決于魏郡

四年　春二月赦　夏有赤氣出東南竟天

五年　春二月文母皇太后崩　冬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烏累若鞮單于咸立

天鳳元年　春正月赦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莽策免大司馬逯為侯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黃霧

四塞　秋七月大風雨雹

二年春民訛言黄龍死　邯鄲以北大雨水出

三年春二月地震大雨雪長平岸崩壅涇水　秋七月霸城門災戊子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絶聲

四年秋臨淮及荆州緑林兵起

五年春北軍南門災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反　烏累單于死弟呼都而尸道臯若鞮單于輿立

六年關東饑旱

地皇元年春二月壬申日正黒　秋七月大風毁王路堂　九月莽起九廟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

適求等謀誅莽不克而死

二年 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秋隕霜殺菽 關東大饑蝗 莽毀漢高帝廟 南郡秦豐兵起

三年 春二月關東人相食 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 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莽遣將軍嚴尤陳茂擊之 蝗飛蔽天 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 赤眉破廉丹誅之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 舂陵新市平林兵皆附下江兵與莽荊州牧戰大破之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 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兵合

淮陽王元更始	朔寧王	成帝公	淮南王	梁王劉
元年	隗囂	孫述	李憲元	永元年
元字聖公光武皇帝族兄也初為平林渠帥安	囂天水成紀人囂季	述扶風茂陵人莽世	憲潁川許昌人王莽	永梁孝王八世孫孝

集𦙶是歲春正月漢兵攻甄阜梁丘賜誅之又破嚴尤陳茂於淯陽進圍宛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元為皇帝大赦改元更始　三月劉秀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　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夏五月圍昆陽　莽棘陽長岑彭以宛降漢元入都之　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殺王尋　元殺大司徒劉縯以劉秀為破虜將軍　秋成紀隗囂起兵應漢公孫述起兵成都　劉望稱帝於汝南以嚴尤陳茂為將相　元遣兵擊之誅尤茂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開關迎

父崔閎漢兵起聚衆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崔廣推囂為上將軍囂遂擊殺雍州牧陳慶復虜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為導江卒正居臨邛　莽末南陽人宗成等起兵殺莽虜部牧述遣使迎成成等至成都暴亂述自稱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擊成等成將垣副殺成降述遂有蜀土

時為廬江屬令依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李憲據郡自守是歲稱淮南王

王傳國至永父立為王莽所誅更始立永先詣洛更始封為梁王都于睢陽

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眾兵誅莽傳首詣宛 王匡拔洛陽 李憲據郡稱淮南王 元封劉永為梁王以劉秀行大司馬遣徇河北 劉賜為丞相 冬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徇下幽薊

第二年

春二月更始遷都長安徵隗囂為右將軍 夏四月大司馬秀遣將擊斬王郎更始立秀為蕭王 公孫述自稱為蜀王 冬赤眉西攻長安 更始以隗囂為御史大夫 梁王永據國起兵 秦豐據黎丘自號楚黎王

朔寧隗囂 是歲更始以囂為右將軍

成公孫述 是歲秋述自稱蜀王

淮南王李憲

梁王劉永二年 是歲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有八城

齊王張步 步瑯邪不其人漢兵起步亦聚眾據郡梁王永承制拜步為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步略下泰山東萊

東漢年譜

乙酉 世祖光武皇帝 建武元年

光武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出自景帝子長沙定王發光武蓋發之五世孫也王莽地皇三年起兵四年而成帝業春正月平陵人方望以前定安公嬰稱帝於臨涇更始遣兵擊斬之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六月帝以蕭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長安亂更始奔新豐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朔寧隗囂

冬十二月囂據天水自稱為西州上將軍

成帝公孫述龍興元

夏四月述僭位改元

淮南王李憲三

梁王劉永三年

冬十一月永僭稱帝

齊王張步

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

漢帝盧芳元年

芳安定三水人王莽之亂天下思漢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為上將軍西平王遣使與匈奴和親匈奴立之為漢帝據安定

秋七月以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大將軍吳漢為大司馬 帝使吳漢等圍洛陽 八月更始復入長安更始奔高陵 九月赤眉入長安 帝封更始為淮陽王 以前高密令卓茂為太傅 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淮陽王降赤眉 十一月梁王永僭號 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 隗囂據天水 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 盧芳據安定 匈奴立以為漢帝

二年

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二月大司空王梁免以太中大夫宋弘為大司空 漁陽太守彭

朔寧隗囂

二

是歲延岑反漢據漢中述擊敗岑取其地

四

四

是歲漢遣將軍蓋延來伐克睢陽永奔譙

齊張步

二

是歲齒劉永敗遣

寵反　三月赦　夏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　皇子彊為皇太子　大赦

三年

春正月赦　赤眉君臣面縛降得傳國璽　三月以大司徒司直伏湛為大司徒　漁陽太守彭寵反陷薊城自立為燕王　夏五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赦　蓋延克睢陽殺劉永　冬十一月李憲稱帝

朔寧隗囂

是歲漢遣太中大夫來歙來使

三

五

延又大破永於沛西

五

夏四月睢陽人反城迎永漢益延引兵圍之　秋七月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共立子紆為梁王

使詣洛陽請降漢乃拜步以為東萊太守

齊王張步三

春二月梁王永立步為齊王步殺漢使者伏隆

燕王彭寵元年

寵南陽宛人吏始初為偏將軍漁陽太守光武滅王郎寵功居多後光武至薊接之不甚厚又與幽州牧朱浮有隙遂舉攻浮於薊拔之以是歲自立為燕王

四年	五年	六年
四年 春正月赦　秋九月以侯霸為尚書令　冬十月太傅卓茂卒	五年 春二月赦　彭寵為其蒼頭所殺燕地平　夏四月旱蝗　秋八月梁人殺劉紆以降梁地悉平　冬十月張步降齊地平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尚書令侯霸為大司徒　十二月盧芳僭稱帝於太原	六年 春正月揚武將軍馬成拔舒淮南七　夏五月隗囂反遣兵據隴坻諸將與戰大敗　秋九月
朔寧隗囂	朔寧隗囂 是歲遣子入侍	朔寧隗囂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是歲漢拔舒憲軍士意斬憲以降淮南滅
梁王劉紆元年	二 秋七月紆為其下所殺以降於漢梁國滅	
齊王張步	齊王張步 冬十月步降漢國滅	
四	五 冬十二月芳入塞據五郡	六
二	三 春二月寵蒼頭斬寵降燕國滅	

丙寅晦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大司空兑免
隗囂遣兵下隴遣兵擊破之囂降蜀

七年
春三月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是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夏五月以李通為大司空

八年
是歲大水

九年
春正月隗囂死子純代立

朔寧隗囂元年
春囂受成封爵為朔寧王

二

朔寧隗純
春囂卒囂將王元周宗立囂小

七
春公孫述封囂為朔寧王

八

九

七
是歲朔方雲中郡降于漢

八

九

軍十年

冬十月中郎將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王元奔蜀純與周宗降隴右平

十一年

十二年

夏甘露降南行唐　六月黄龍見于東門　冬十一月大司馬吳漢等大破公孫述於成都述被創夜死吳漢屠成都夷述宗族蜀地平　十二月以揚武將軍馬成行大司空事

子純為王

朔寧隗　十

純元

是歲純降國滅

十一

十二

是歲述戰死成國滅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年
春正月大司徒霸卒三月以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行大司空馬成罷夏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

十四年

十五年
春正月大司徒歆免歆自殺　有星孛于昴　以汝南太守歐陽歙為大司徒　有星孛于營室　冬十二月大司徒歙有罪下獄死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

十六年
春三月辛丑晦日有食

十三
是歲盧芳奔于匈奴

十四

十五
是歲芳復自匈奴入居于高柳

十六
是歲芳降

之　冬盧芳降立以為代王

十七年　春二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十八年

十九年　夏六月廢皇太子彊為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晨

二十年　夏四月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　五月大司馬漢卒　六月以蔡茂為大司徒朱浮為大司空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地震　冬大司空浮免以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青州蝗
匈奴單于輿死子蒲奴立

二十三年夏五月大司徒茂卒　秋八月大司空林卒王況為大司徒　冬十月以太僕張純為大司空

二十四年春正月大赦　冬十一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於是分為南北匈奴

二十五年春三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

二十七年夏四月大司徒況卒改司馬曰太尉以太僕趙意為太尉大司農馮勤為司徒

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甲寅三十年春閏三月有星孛于紫宫　夏大水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癸酉晦日有食之蝗

建武中元元年春二月帝東封泰山　三月司空純卒　夏四月大赦改元　六月以太僕馮魴為司空　司徒勤卒　京師醴泉出赤草生郡國頻言甘露降　秋蝗　冬十月以司隸校尉李訢為司徒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南單于比死弟莫立

二年春二月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

顯宗孝明皇帝帝諱莊字嚴光武第四子母曰陰皇后光武崩帝嗣立　夏四月以高密侯鄧禹為太傅

永平元年夏五月太傅鄧禹卒

二年

三年春二月太尉憙司徒訢免以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　立貴人馬氏為皇后子炟為皇太子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北　秋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大水

四年冬十月司徒丹司空魴免以河南尹范遷為司徒太僕伏恭為司空

五年

六年春二月有寶鼎出王雒山

閏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

八年春正月司徒遷卒以太尉虞延為司徒　秋大水　冬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

九年是歲大有年

十年

十一年是歲漅湖出黃金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皆出焉

十二年秋七月司空恭罷以大司農牟融為司空

十三年冬十月晦日有食之

十四年春三月司徒延有罪自殺以鉅鹿太守邢穆為司徒

十五年夏四月大赦

十六年夏五月司徒穆有罪下獄死是月戊午晦日有食之以大司農王敏為司徒

畏

十七年春正月甘露降於甘陵　二月司農敏卒以汝南太守鮑昱為司徒　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

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

十八年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　秋八月帝崩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

肅宗孝章皇帝帝諱炟字著顯宗第五子也母曰賈貴人顯宗崩帝襲尊位　冬十月大赦以行太尉事意為太傅司空融為太尉並録尚書事　十一月以蜀郡太守第五倫為司空是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大旱

建初元年春三月山陽東平地震　秋八月有星孛天市

二年夏大旱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三年春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四年春二月太尉牟融卒　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月皇太后馬氏崩　是歲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是歲零陵獻芝草有八黃龍見于永陵　夏五月太傅憙卒

六年夏六月太尉鮑昱卒是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大司農鄧彪為太尉

七年夏六月廢皇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是歲京師及郡國螟

八年

帝

元和元年秋八月太尉鄧彪罷以大司農鄭弘為太尉是月詔改元

二年夏四月客星入紫宮

三年夏四月太尉鄭弘免尋卒大司農宋由為太尉　五月司空倫罷太僕袁安為司空

章和元年夏六月司徒虞免以司空袁安為司徒光祿勳任隗為司空　秋八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二年春二月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

孝和皇帝帝諱肇字始肅宗第四子母梁貴人顯宗崩帝襲尊位時年十歳皇太后臨朝以故太尉鄧彪為太傅録尚書事 夏旱

永元元年秋七月會稽山崩 九月以車騎將軍竇憲為大將軍是歳郡國九大水

二年春正月赦 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帝冠

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三月司徒安卒以太常丁鴻為司徒 夏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郡國十三地震 旱蝗 大將軍竇憲謀逆伏誅 秋七月太尉宋由坐黨憲自殺 八月司空隗卒 以大司農尹

睦為太尉錄尚書事　冬十月以宗正劉方為司空

五年　春正月赦　太傅鄧彪卒　隴西地震　夏六月郡國三雨雹　北單于叛遣兵追斬之　冬十月太尉睦卒以太僕張酺為太尉　南匈奴單于屯屠河死單于宣弟安國立

甲午　六年　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殺安國立左賢王師子為單于　司徒丁鴻卒以司空方為司徒太常張奮為司空　秋旱

七年　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易陽地震九月京師地震

八年　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夏四月河內陳留蝗秋九月京師蝗　冬十二月南宮宣室殿火

九年　春二月隴西地震　夏六月蝗旱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　九月司徒劉方免自殺　冬十一月以光祿

勲呂蓋為司徒　十二月司空奮罷以太僕韓稜為司空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秋七月司空韓稜卒以太常巢堪為司空　冬十月五州雨水　是歲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

十一年夏四月赦

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山崩　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九月太尉酺免以大司農張禹為太尉

十三年秋八月荆州雨水　冬十一月司徒呂蓋罷以光禄勲魯恭為司徒

十四年春三月赦　夏六月皇后陰氏廢死　秋三州雨水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司空堪罷以大司農徐防為司空

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五月南陽大風　是秋
四州雨水

甲辰

十六年秋七月旱　司徒恭免以光祿勳張酺為司徒酺尋
卒　冬十月以司空防為司徒大鴻臚陳寵為司空

元興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元　冬十二月帝崩于温德殿
時年二十七立皇子隆為皇太子

孝殤皇帝帝諱隆和帝少子也和帝崩帝襲尊位時誕育百
餘日皇太后臨朝

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太尉禹為太傅司徒防為太尉參録尚
書事　以光祿勳梁鮪為司徒　夏四月司空寵
卒　五月河東垣山崩　六月以太常尹勤為司空郡
國凡三十七雨水　秋八月帝崩時年二歲

孝安皇帝帝諱祜字福肅宗孫清河孝王慶之子母左姬殤帝
崩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隲定策迎之入襲尊位時
年十三太后猶臨朝　六州大水　隕石于陳留　冬
十月四州大水雨雹

永初元年春正月赦　二月司徒鮪卒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夏五月　以長樂衛尉魯恭為司徒　河東地陷　秋九月太尉防司空勤免太傅禹為太尉太常周章為司空　冬十月新城山泉水大出　十一月司空章免自殺　十二月以潁川太守張敏為司空　是歲郡國凡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二十八大風雨雹

二年夏四月漢陽城火　五月旱　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大風雨雹　是歲郡國十二地震

三年春正月帝冠　京師大饑人相食　司徒恭罷以大鴻臚夏勤為司徒　夏五月京師大風　冬十二月郡國九地震　乙亥有星孛于天紀　是歲京師及郡國凡四十一雨水雹并涼大饑人相食

四年春三月杜陵園火　夏四月六州蝗大赦　秋七月三郡大水　郡國九地震　九月益州郡地震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郡國十地震　太尉禹免以光祿勳李脩為太尉　是歲九州蝗郡國八雨水

六年 春三月十州蝗 夏四月司空敏罷以太常劉愷為司空 五月旱 六月豫章員谿原山崩 赦

七年 春二月郡國凡十八地震 夏四月丙申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蝗

甲寅

元初元年 春正月 改元 二月 日南地坼 三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赦 京師及郡國五月旱蝗 六月河東地陷 秋九月太尉脩罷以大司農司馬苞為太尉 冬十月戊子朔日再食 是歲郡國凡十五地震

二年 春三月京師大風 夏四月立貴人閻氏為皇后 五月京師旱河南及郡國十九蝗 六月太尉苞卒 洛陽新城地裂 秋七月以太僕馬英為太尉 九月壬午晦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郡國十地震 十二月司徒勤罷司空劉愷為司徒光祿勳袁敞為司空

三年春二月郡國十地震 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夏四月京師旱 冬十一月郡國九地震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大赦 武庫災 夏四月司空敞免自殺以太常李郃為司空 六月三郡雨雹 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 是歲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春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 秋八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二月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 夏四月會稽大疫勃海大風雨雹 五月京師旱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夏四月立皇子保為皇太子改元大赦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司空郃免以衛尉陳褒為司空自三月至于是月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風雨水 十二月司徒愷罷以太常楊震為司徒 是歲

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春二月赦 三月皇太后鄧氏崩 追尊清河孝王為孝德皇 皇妣曰孝德后 秋七月改元大赦 太尉馬英卒以前司徒劉愷為太尉 是秋京師及郡國二十九雨水 冬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

延光元年春三月改元大赦 夏四月京師郡國四十一雨雹 司空褒免以宗正劉授為司空 夏六月郡國蝗 秋七月京師及郡國十三地震 八月陽陵園寢火 九真言黃龍見無功 九月郡國二十七地震 是歲京府及郡國二十七雨水大風殺人

二年春正月河東潁川大風 夏六月郡國十一大風 九真言嘉禾生 秋七月丹陽山崩 九月郡國五雨水

冬十月太尉愷罷以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劉憙為司徒 是歲京師及郡國凡三地震

甲子三年

春二月濟南上言鳳凰集臺縣 三月太尉震免震自殺以光祿勳馮石為太尉 夏六月閬中山崩扶風言白鹿見雍 秋七月馮翊言甘露降頻陽衙頴川上言木連理白鹿麒麟見陽翟 八月頴川上言麒麟一白虎二見陽翟 九月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 濟南上言黃龍見歷城 是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新豐上言鳳凰集西界亭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十六雨水疾風雨雹

四年

春正月東郡言黃龍二麒麟一見濮陽 二月帝南巡狩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帝幸宛不豫乙丑自宛還幸葉崩于乘輿年三十二 三月閻太后立北鄉侯懿為帝 夏四月太尉石為太傅司徒憙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 北鄉侯立二百七日薨

孝順皇帝

帝諱保字曰守安帝子也永寧初立為皇太子延光三年以讒廢為濟陰王安帝崩北鄉侯既立而薨冬十一月中黃門孫程等一十九人迎帝即位於德陽殿西鍾下時年十一　司空授免少府陶敦為司空

永建元年春正月赦　皇太后閻氏崩太傅石太尉憙司徒郃免以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臚朱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以長樂少府朱倀為司徒冬十月司空敦免廷尉張皓為司空

二年夏六月　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太尉寵司徒倀罷以太常劉光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許敬為司徒

三年春正月京師地震漢陽地陷裂　夏六月旱　秋七月茂陵園寢災　冬十二月太傅桓焉免

四年春正月赦　帝冠　夏五月五州雨水　太尉光司空皓免　秋九月以大鴻臚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太常

王龔為司空　冬十一月司徒敬免以宗正劉崎為司
徒

五年夏四月京師旱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六年冬十二月壬申客星出于牽牛

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三月大赦改元
冬十一月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　十二
月客星出天苑

二年夏四月京師地震　司空龔免　六月以太常孔扶為
司空　洛陽地陷是月旱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以大鴻
臚施延為太尉

三年夏五月旱　冬十一月司徒崎司空扶免大司農黃尚
為司徒光祿勳王卓為司空

四年春二月自去冬不雨至是月　夏四月太尉延免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前太尉龐參為太尉　秋閏七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改元大赦　秋七月偃師蝗　冬十月承福殿火　十一月太尉龐參免以前司空王龔為太尉

二年春二月司空卓卒以光祿勲郭虔為司空　夏四月京師地震　秋八月熒惑犯南斗　冬十一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　二郡山崩地陷　太白犯熒惑　夏閏四月京師地震　秋八月司徒尚免以光祿勲劉壽為司徒　冬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赦　秋八月太原郡旱

五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夏五月己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太尉龔免以太常桓焉為太尉

六年春二月有星孛于營室　三月司空虔免以太尉趙戒為司空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以商子河南尹兾為大將軍　九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漢安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　冬十月太尉焉司徒壽免以司隸校尉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

二年夏六月熒惑犯鎮星　是歲涼州地百八十震

甲申建康元年夏四月立皇子炳為皇太子改元大赦　秋八月帝崩于玉堂前殿時年三十

孝沖皇帝帝諱炳字曰明順帝之子也母曰虞貴人順帝崩帝襲尊位年二歲皇太后臨朝稱制以太尉趙峻為太傅大司農李固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是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

永嘉元年　春正月帝崩于玉堂前殿時年三歲

孝質皇帝　帝諱纘肅宗元孫父勃海孝王鴻　母陳夫人沖帝崩大將軍冀徵帝入立時年八歲　二月大赦

秋九月太傅峻卒

本初元年　夏五月海水溢　太白犯熒惑　六月大赦　閏月大將軍冀潛行鴆毒弒帝于玉堂前殿年九歲

太尉固免以司徒胡廣為太尉司空趙戒為司徒與大將軍冀參錄尚書事太僕袁湯為司空

孝桓皇帝　帝諱志字意肅宗曾孫祖父河間孝王開父蠡吾侯翼母匽氏質帝崩梁太后與大將軍冀立之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母匽氏為博園貴人

建和元年　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大赦　二月荊揚饑沛國言黃龍見譙　夏四月京師地震郡國六地

裂水涌井溢　芝草生中黃藏府　六月太尉廣罷以大司農杜喬為太尉　立皇后梁氏　秋九月京師地震太尉喬免以司徒趙戒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太尉胡廣為司空　冬十一月濟陰言有五色大鳥見于已氏　前太尉李固杜喬皆下獄死

二年春正月帝冠大赦　夏四月嘉禾生大司農帑藏　五月北宮掖廷中德陽殿及左掖門火　秋七月京師大水　河東言木連理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六月震憲陵寢屋　秋七月廉縣雨肉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京師大水　九月地震後十二日又震郡國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戒免司徒袁湯為太尉大司農張歆為司徒

和平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皇太后復政於帝　二月皇太后梁氏崩　夏五月尊博園貴人曰孝崇皇后

秋七月梓潼郡山崩

元嘉元年春正月京師疫 大赦改元 夏四月京師旱任城梁國饑人相食 司徒歆罷以光祿勳吳雄為司徒 冬十月司空廣罷以太常黃瓊為司空 十一月京師地震

二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夏四月孝崇皇后匽氏崩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八月濟陰言黃龍見句陽金城言黃龍見允街 冬十月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瓊免特進趙戒為司空

永興元年春二月張掖言白鹿見 夏五月大赦改元 秋七月郡國二十二蝗河溢民饑 冬十月太尉湯免太常胡廣為太尉司徒雄罷司空戒免以太僕黃瓊為司徒光祿勳房植為司空

二年春正月大赦 京師地震 夏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京師蝗東海朐山崩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太尉廣免司徒瓊為大尉光祿勲尹頌為司徒

永壽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司隷冀州饑人相食
夏四月白烏見齊國　六月洛水溢南陽大水
司空植免以太常韓縯為司空　益州郡山崩

二年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三年

春正月大赦　夏閏四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
河東地裂　冬十一月司徒頌免以司空縯為司徒太
常孫朗為司空

延熹元年

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京師蝗　六月大赦改
元　秋七月雲陽地裂　太尉瓊免太常胡廣為
太尉

二年夏京師雨水　秋七月皇后梁氏崩　八月大將軍冀有罪伏誅大尉廣司徒續司空朗皆以罪免為庶人
立皇后鄧氏追廢梁后為貴人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　以大司農黃瓊為太尉　光祿大夫祝恬為司徒大鴻臚盛允為司空

三年春正月大赦　夏四月上郡言甘露降　五月漢中山崩　六月司徒恬卒　秋七月司空允為司徒太常虞放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　大疫　二月武庫火司徒允免大司農种暠為司徒太尉瓊免　以太常劉矩為太尉
夏五月有星孛于心京師雨雹　六月　京兆扶風涼州地震岱山及博尤來山並頹裂　大赦　司空放免
前大尉黃瓊為司空　秋九月司空瓊免大鴻臚劉寵為司空

五年春正月南宮丙署火　夏四月恭陵東闕火虎賁掖門火　五月康陵園寢火　京師地震　中藏府丞祿署火　秋七月南宮承善闥火　冬太尉矩免太常楊秉為太尉

六年春二月司徒暠卒衛尉許栩為司徒　夏四月康陵東署火　秋七月平陵園寢火　冬十一月司空寵免衛尉周景為司空

七年春三月隕石于鄠　夏五月京師大雨雹

八年春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　南宮嘉德署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三月赦　夏四月安陵園寢火　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五月太尉秉卒　緱氏地裂　閏月南宮諸殿火　秋七月太中大夫陳蕃為太尉　九月京師地震　冬十月司空景免以太常劉茂為司空　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冬十一

月德陽殿及黃門北寺火

九年 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　司隸豫州饑　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司徒栩免太常胡廣為司徒　秋七月太尉蕃免光祿勲周景為太尉　九月司空茂免光祿勲宣酆為司空

永康元年 夏五月京師及上黨地裂壬子晦日有食之　六月大赦改元　秋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黃龍見六州大水渤海海溢　冬十一月西河言有白兔見　十二月帝崩于德陽前殿時年三十有六

孝靈皇帝 帝諱宏字曰大肅宗元孫也曾祖河間孝王開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母董夫人桓帝崩無子皇太后與父城門校尉竇武定策立帝為桓帝嗣明年正月即尊位時年一十三

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傅及司徒胡廣參録尚書事大赦　閏二月追尊皇祖為孝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　夏四月太尉景卒司空酆免長樂衛尉王暢為司空　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以太中大夫劉矩為太尉　六月京師雨水　秋八月司空暢免宗正劉寵為司空　九月中常侍曹節矯詔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遷皇太后于南宮司徒廣為太傅録尚書事司空寵為司徒大鴻臚許栩為司空　冬十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矩免太僕聞人襲為太尉

二年春正月赦　三月尊慎園貴人為孝仁皇后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雹　五月太尉襲罷司空栩免　六月司徒寵為太尉太常許訓為司徒太僕劉囂為司空　冬十月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是月庚子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河内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三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太尉郭禧罷以太中大夫聞人襲為太尉　秋七月司空鄃罷　八月大鴻臚橋元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帝冠　二月地震海水溢河清　三月朔日食大疫太尉聞人襲免太僕李咸為太尉司徒訓免司空元為司徒太常來豔為司空　夏五月河東地裂雨雹山水暴出　秋十月司空豔免　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司徒元免大常宗俱為司空前司空許栩為司徒

熹平元年春三月太傅胡廣卒　夏五月大赦改元　六月京師大水　皇太后竇氏崩　冬十二月司徒栩罷以大鴻臚袁隗為司徒

二年春正月大疫　司空俱卒　二月赦以光禄勲楊賜為司空　三月太尉咸免　夏五月以司隷校尉段熲為

太尉　六月北海地震東萊北海海水溢　秋七月司空賜免太常唐珍為司空　冬十二月太尉頴罷　癸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二月赦以太常陳耽為太尉　秋洛水溢　冬十二月司空珍罷永樂少府許訓為司空

四年夏四月郡國七大水　五月赦　延陵園災　六月弘農三輔螟

五年夏四月赦　五月太尉耽罷司空訓為太尉　更考黨人禁錮五屬　六月太常劉逸為司空　秋七月太尉訓罷光禄勲劉寛為太尉　冬十月御殿後槐樹自拔倒竪司徒隗罷光禄大夫楊賜為司徒　沛國言黄龍見于譙

六年春正月赦　二月南宮平城門及武庫東垣屋自壞　夏四月旱七州蝗　秋七月司空逸免衛尉陳球為司

空　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太尉劉寬免　京師地震　十一月司空球免太常孟戫為太尉司徒賜免太常陳耽為司空

光和元年

春正月太尉戫罷　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光祿勳袁滂為司徒　地震　三月赦改元　太常張顥為太尉　夏四月地震侍中寺雌鷄化為雄　司空耽免以太常來豔為司空　有白衣人入德陽殿門亡去不獲　有黑氣墮所御温德殿東庭中　秋七月青虹見御座玉堂後殿庭中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九月太尉顥罷以太常陳球為太尉司空豔卒屯騎校尉袁逢為司空　冬十月皇后宋氏廢幽殺之是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太尉球免以光祿大夫橋元為太尉　初開西邸賣官

二年

春大疫　三月司徒滂免大鴻臚劉郃為司徒　太尉元罷太中大夫段熲為太尉　京師地震司空逢罷太常

張濟為太尉　夏四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中常侍王甫
太尉段熲下獄死　五月衛尉劉寛為太尉　冬十月
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陽球　十二月
光禄勲楊賜為司徒　洛陽女子生兒

三年

春正月赦　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　秋表是地震涌
水冬閏月有星孛于狼弧　十二月立貴人何氏為皇
后

四年

春二月郡國上芝英草　夏四月赦　六月雨雹　秋
七月河南言鳳凰見新城　九月庚辰朔日食　太尉
寛免衛尉許馘為太尉　閏月北宫東掖庭永巷署災
司徒賜罷大常耽為司徒

五年

春正月赦　二月疫　三月司徒耽免　夏四月旱太
常袁隗為司空　五月永樂宫署災　秋七月有星孛
于太微　冬十月太尉馘罷太常楊賜為太尉

六年春三月赦　夏大旱　秋金城河水溢五原山岸崩

孚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皆着黃巾同日反叛　夏四月太尉賜免太僕鄧盛為太尉司空濟罷以大司農張溫為司空　六月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　十二月大赦改元　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之形

二年春正月大疫　二月南宮大災廣陽門外屋自壞　司徒隗免廷尉崔烈為司徒　夏四月大風雨雹　五月太尉盛罷太僕張延為太尉　秋七月三輔螟　九月特進楊賜為司空賜尋卒光祿大夫許相為司空是歲洛陽人生兒兩頭四臂

三年春二月赦　太尉延罷以車騎將軍張溫為太尉　夏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懷陵上有雀萬數悲

鳴因鬬相殺

四年

春正月赦　二月南宫内殿罘罳自壞　夏四月太尉
温免司徒烈為太尉　五月司空相為司徒以光禄勲
丁宫為司空　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　冬十一
月太尉烈罷大司農曹嵩為太尉

五年

春正月赦　二月有星孛于紫宫　三月南匈奴右部
反殺其單于羌渠　夏四月太尉嵩罷以永樂少府樊
陵為太尉　六月大風太尉陵罷郡國七大水　秋七
月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　八月司徒相罷司空宫
為司徒光禄勲劉弘為司空　冬十月御殿後槐樹自
拔倒竪

六年

夏四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太尉日磾免幽州牧劉虞為
太尉五月帝崩于南宫嘉徳殿時年三十四皇子辯即
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光熹　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
大將軍何進參録尚書事　六月孝仁皇后董氏崩

秋七月大將軍進名幷州牧董卓將兵詣京師圖殺宦者　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及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　司空弘免董卓自為司空　九月卓廢帝為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即位

孝獻皇帝

帝諱協靈帝中子也母王美人董卓既廢少帝奉帝即皇帝位時年九歲遂遷皇太后於永樂宮大赦天下董卓弑皇太后何氏以太尉劉虞為大司馬董卓自為太尉以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豫州牧黃琬為司徒　冬十一月董卓自為相國　十二月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勲荀爽為司空

初平元年

春正月山東兵大起討董卓　大赦　董卓弑弘農王　二月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免以光祿勲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　董卓逼帝遷都長安三月車駕入長安董卓焚洛陽宮廟及人家殺太傅袁

隗太僕袁基　夏五月司空荀爽卒　六月光禄大夫种拂為司空　冬十一月鎮星熒惑太白合於尾

二年

春正月赦　二月董卓自為太師　董卓發掘諸帝陵豫州刺史孫堅討卓卓敗走堅入洛陽　董卓修塞諸陵而還　夏四月卓入長安　六月地震勃海太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秋七月司空拂免光禄大夫淳于嘉為司空太尉謙罷太常馬日磾為太尉　九月蚩尤旗見　冬十月騎都尉公孫瓚表劉備為平原相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是歲長沙郡有人死經月復活

三年

春正月大赦　夏四月董卓伏誅夷三族以司空王允録尚書事東郡太守曹操大破青州黄巾　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樊稠張濟等反陷長安傕等並自為將軍　李傕殺司隷校尉王琬司徒王允以前將軍趙謙為司徒　秋七月太尉馬日磾為太傅參録尚書事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司徒謙罷　九月李傕自為車騎

將軍郭汜後將軍樊稠右將軍張濟鎮東將軍以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並録尚書事 冬十二月太尉嵩免以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參録尚書事

四年春正月甲寅日有食之大赦 三月後將軍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温據淮南 長安宣平城門外屋自壊 夏四月無雲而雷 六月扶風大雨雹 華山崩裂太尉周忠免太僕朱儁為太尉録尚書事 天狗西北行 冬十月地震有星孛于天市 司空彪免太常趙温為司空公孫瓚殺幽州牧大司馬劉虞 十二月地震司空温免衛尉張喜為司空

甲戌

興平元年春正月 帝冠 二月追尊母王夫人為靈懐皇后 赦 徐州牧陶謙表劉備為豫州刺史 夏五月將軍郭汜樊稠並開府如三公 地再震 乙巳晦日有食之 大蝗 秋七月太尉朱儁免太常楊彪為

太尉録尚書事　三輔大旱　九月司徒嘉罷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冬十月長安市門自壞衛尉趙温為司徒録尚書事　太尉馬日磾卒　袁術表孫堅子策為懷義校尉策遂據有江東

二年 春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　夏四月立貴人伏氏為皇后　郭汜攻李傕傕遷帝於北塢　李傕自為大司馬　六月張濟自陝來和傕汜　秋七月車駕東歸郭汜自為車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興義將軍董承為安集將軍並侍送乘輿張濟為驃騎將軍還屯陝　冬十月郭汜遣兵逼脅乘輿楊定楊奉與郭汜戰破之　是夜有赤氣貫于紫宮張濟復反與李傕郭汜合兵追乘輿王師敗績楊奉董承引白波帥李樂韓暹等迎乘輿與李傕等戰破之　十二月李傕等復追乘輿王師又敗帝進幸陝遂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 春正月於安邑大赦改元　夏六月幸聞喜　秋七月車駕至洛陽大赦　八月安國將軍張楊為

大司徒韓暹為大將軍楊奉為車騎將軍　鎮東將軍曹操入朝自為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遂遷帝都許自為大將軍封武平侯　九月太尉彪司空喜罷　冬十一月曹操自為司空行車騎將軍百官總己以聽　是歲孫策取會稽

二年　春袁術自稱天子　三月袁紹自為大將軍　夏五月蝗　秋九月漢水溢　曹操擊袁術敗走之　劉備誘楊奉殺之　是歲旱

三年　夏四月中郎將段煨等誅李傕夷三族　秋以劉備為左將軍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冬十一月攻殺大司馬張楊

四年　春袁紹攻公孫瓚于易京獲之　以衛將軍董承為車騎將軍　夏六月袁術走死　是歲初置尚書左右僕

尉官　武陵郡女子死十四日復活

五年春正月曹操殺車騎將軍董承　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曹操與袁紹戰于官度紹敗走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梁是歲孫策死弟權襲其餘業以權為討虜將軍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五月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　是歲越巂男子化為女子

八年

軍

九年秋八月曹操大破袁尚軍平冀州自領冀州牧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十年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北斗

十二年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分

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趙温免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秋七月曹操征荆州　八月光祿勳郗慮為御史大夫荆州牧劉表卒少子琮立琮以荆州降操　劉備奔江陵操追之備走夏口　冬十月癸未日有食之　曹操以舟師代孫權權將周瑜敗之於赤壁　十二月劉備徇荆州江南諸郡降之

十四年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二月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秋關西將馬超韓遂反曹操擊平之　冬益州牧劉璋遣

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

十七年　春正月曹操還鄴詔操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洧水潁水溢　螟　孫權徙治建業　冬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

十八年　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大雨水　劉璋遣將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　秋七月魏始建社稷宗廟　魏公操納三女為貴人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是歲歲鎮熒惑俱入太微

甲午十九年　春三月魏公操進位於諸侯王之上　夏四月旱　五月雨水　劉備破劉璋據益州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冬十一月魏公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二十年　春正月立貴人魏公女曹氏為皇后　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

二十一年夏四月魏公操自進爵為王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　八月魏以鍾繇為相國

二十二年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稱警蹕　六月魏以其丞相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　冬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　有星孛于東北　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操夷其族　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二十四年春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夏五月益州牧劉備取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冬十二月孫權取荊州　是歲漢水溢

通志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二十二 史部

通志卷二十三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年譜第三

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王操卒太子丕自為丞相冀州牧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三月改元延康　冬十月帝遜位于魏魏奉帝為山陽公

三國年譜

魏	蜀	吳

庚子

魏世祖文皇帝黄初元年帝諱丕字子桓魏王操之太子也母卞氏以受禪之月改元黄初追尊考武王為武皇帝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　十二月帝營洛陽宫室自許徙都之明年劉備稱帝於蜀孫權稱王於吳天下三分

二年 夏四月以車騎將軍曹仁進為大將軍　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以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

三年 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戊戌晦日再食

四年 春三月月犯中大星大司馬曹仁卒　是月大疫　夏六月太尉賈詡卒太白晝見是月大雨伊洛溢流殺居

蜀先主章武元年 先主諱備劉氏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是歲以漢中王即帝位於成都建國號漢改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

二年 夏六月先主率諸將進軍與吳軍相距夷陵吳陸遜大破蜀軍於猇亭先主僅以身免

三年 夏四月先主疾篤託孤於丞相亮殂於永安宮年六十三

後主建興元年 後主諱禪

吳大帝 大帝諱權孫堅之子策之弟也策平定江表為仇人奴客所射而卒以後事屬權於張昭周瑜程普呂範等輔之是歲自公安徙都鄂遣使於魏魏封權吳王

黃武元年 魏遣將軍曹休等來伐　冬十二月大帝改元黃武臨江拒守

二年 冬十一月蜀使鄧芝來聘自是為常

甲辰

人 秋八月以廷尉鍾繇為太尉

五年 冬十月太白晝見 戊申晦日有食之

六年 夏五月熒惑入太微 冬十月帝幸廣陵臨江而還

七年 春正月許昌城門無故自崩 夏五月帝疾篤召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羣征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

先主太子五月襲位於成都改元建興大赦境内立皇后張氏

二年

三年 秋七月丞相亮渡瀘擊牂柯益州越嶲永安四郡皆平

四年

三年 秋八月魏文帝出廣陵大帝臨江拒守魏師還

四年 六月以顧雍為丞相

五年

遺詔立皇子叡為皇太子是月帝崩于嘉福殿年四十六

烈祖明皇帝 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母甄氏文帝崩帝襲位追尊母甄氏為文昭皇后

冬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羣為司空撫軍將軍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 是歲立后毛氏

五年 春丞相亮率諸軍北駐于漢中

六年

二年 夏五月大旱 冬十一月司徒王朗卒 十二月蜀諸葛亮圍陳倉

三年

四年 春二月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懿為大將軍 夏四月太傅鍾繇卒 六月太皇太后卞氏崩 秋九月大雨伊

六年 春亮出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皆應亮馬謖違亮節度為魏將張郃所破亮誅謖而還 冬復出圍陳倉又以糧盡還魏將王雙追亮亮與雙戰斬之

七年 夏六月與吳人約盟共分天下

八年

七年 大司馬呂範卒

黄龍元年 夏四月權即皇帝位 大赦改元 秋九月遷都于建業

二年

洛河漢水皆溢　冬十一月太白犯歲星

五年　春正月大司馬曹真卒自去冬十月不雨至于是月　冬十一月月犯軒轅戊戌晦日有食之　十二月月犯鎮星　太尉華歆卒

六年　春三月月犯軒轅　秋七月以大星董昭為司徒　冬十一月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

青龍元年　夏閏五月庚寅朔日

九年　亮圍祁山以木牛運糧魏司馬懿張郃拒之亮糧盡退軍郃追至于木門與亮交戰亮射殺郃

十年

十一年

三年

嘉禾元年

二年

甲寅

有食之　冬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吳使首以淵為大司馬樂浪公

二年春正月太白犯熒惑大赦　三月山陽公薨　冬十月月犯鎮及軒轅復犯太白　十一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太后郭氏崩　秋七月崇華殿災　八月立皇子芳為齊王　冬十月太白晝見	四年春二月太白晝見　月犯太白又犯軒
十二年春二月亮出斜谷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壘渭南　秋八月亮卒于軍以蔣琬為尚書令	十三年夏四月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為尚書令	十四年徙成都氐王符健於廣都
三年	四年魏人遣使以馬來易珠璣許之	五年春三月婁侯張昭卒

轅 夏五月司徒董昭卒 秋七月太白犯軒轅大星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東方 十一月慧星見犯宦者天紀 十二月司徒陳羣卒

景初元年

春正月茌縣言黃龍見以春三月為夏四月大赦 夏六月地震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衛臻為司空 秋七月司徒陳矯卒太白晝見公孫淵自立為燕王 九月冀兗徐豫水 皇后毛氏賜死

十五年

皇后張氏殂

六年

冬十月月犯熒惑

二年 春正月詔太尉司馬懿率師討遼東　三月以太中大夫韓暨為司徒　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大星　夏四月大赦　五月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大星　秋八月彗星見于張　司馬懿破公孫淵於遼東斬之　冬十一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校尉崔林為司空　閏月月犯心大星　十二月帝疾立夫人郭氏為皇后以武衛將軍曹爽為大將軍

延熙元年 正月立皇后張氏立子璿為皇太子

赤烏元年 秋八月以赤烏集殿前詔改元

三年春正月帝疾篤命太尉司馬懿大將軍曹爽受遺輔少子帝崩于嘉福殿時年三十六 齊王帝諱芳明帝無子養王為子明帝崩襲位年八歲 以太尉司馬懿為太傅 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 秋八月大赦 冬十二月復以建寅之月為正	正始元年	二年冬十二月南安郡地震
二年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	四年
二年	三年冬饑	四年夏四月太子登卒 遣全琮略淮南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諸

			甲子	
	三年秋七月南安郡地震　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　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　夏四月立皇后甄氏大赦　夏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既	五年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司空崔林卒	六年春二月南安郡地震以驃騎將軍趙
	五年	六年冬十一月以費禕為大將軍録尚書事	七年	八年秋八月太后殂
樊諸葛瑾取柤中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	六年	七年春正月以大將軍陸遜為丞相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

儼為司空儼尋卒　秋八月以太常高柔為司空

七年

八年　春二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九年　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　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為司空　冬十月大風發屋

嘉平元年　車駕謁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太傅司馬懿

九年　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以姜維為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尚書

十年

十一年

十二年

九年　秋九月以步騭為丞相

十年　夏五月丞相步騭卒

十一年

十二年　春三月大司馬朱然卒

發兵閉門奏爽兄弟罪惡帝遣懿收爽及其黨丁謐鄧颺何晏李勝桓範等悉誅之大赦以太傅司馬懿為丞相懿固讓不受乃止　夏四月改元太尉蔣濟卒　冬十二月以司空王淩為太尉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二年　冬十一月司空孫禮卒

三年　春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夏四月大赦太尉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以討司馬懿事覺懿東征淩自殺彪賜死　秋七月皇

十三年

十四年

十三年

太元元年　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元

甲戌

后甄氏崩以司馬孚為太尉司馬懿卒懿子衛將軍師自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冬十二月以光祿勳鄭沖為司空

四年　春正月以撫軍大將軍司馬師為大將軍　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　夏五月有魚二見于武庫屋上

五年　夏四月赦

六年　春二月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張緝

十五年

十六年　春正月盜殺大將軍費禕

十七年　春正月赦

神鳳元年　春二月改元　夏四月大帝殂年七十一

會稽王建興元年　王諱亮大帝少子襲立改元以諸葛恪為太傅

二年　冬十月誅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為丞相

五鳳元年

謀殺司馬師事覺皆族誅　三月廢皇后張氏立皇后王氏大赦　秋九月司馬師廢帝爲齊王歸藩于齊國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 帝諱髦字士彥文帝孫東海定皇帝之子司馬師既廢帝冬十月以太后令立之假大將軍司馬師黄鉞　黄龍見鄴井中

二年 春正月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討司馬師師破欽于樂嘉欽奔吳儉走死師卒于許昌師弟

十八年

二年

衛將軍昭自為大將軍録尚書事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

甘露元年 春正月青龍見軹縣井中　夏六月丙午改元青龍見元城界井中　秋八月加司馬昭大都督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　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　冬十月以司空鄭沖為司徒尚書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 春正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三月司空盧毓卒以征東大將

十九年

二十年

太平元年 秋九月丞相孫峻卒以從弟綝為侍中輔政大司馬呂岱卒

二年

軍諸葛誕為司空誕不受徵聚兵反司馬昭奉太后及帝東討

三年 春二月諸軍陷壽春城斬諸葛誕 夏五月大將軍司馬昭自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 秋八月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 是歲有青龍黃龍仍見於頓邱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 春二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夏六月司空王昶卒

五年 春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帝自將宿衛討大將軍

景耀元年 是歲史官言景星見大赦改元宦人黃皓預政

二年 秋八月以董厥為尚書令諸葛瞻為僕射

三年

二年 九月侍中孫綝黜亮為會稽王

景帝永安元年 帝諱休權第六子也封琅邪王綝廢亮立之改元永安以綝為丞相 冬十二月綝伏誅

二年

三年 夏六月會稽王亮自殺

司馬昭兵敗昭黨太子舍人成濟弒帝于車中時年二十

陳留王景元元年 帝諱奐武帝孫燕王宇之子司馬昭弒帝是月以太后令立之　夏六月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　冬十月司空王觀卒　黃龍見華陰縣井中　以司隷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 夏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是歲拓跋力微遣其子入侍

四年 冬以董厥諸葛瞻為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為尚書令

四年

三年 春二月青龍見軹縣井中

五年

五年 秋八月立子霊為皇太子 冬十月濮陽興為丞相

四年 夏五月詔大舉伐蜀 秋九月太尉高柔卒 冬十月立皇后卞氏大將軍司馬昭始稱晉國公加九錫 十一月赦自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鄧艾降巴蜀皆平 十二月以司徒鄭沖為太保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 太后崩

炎興元年 秋魏將軍鍾會拔漢中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又破姜維於涪川冬十一月後主奉書降艾舉家東遷至洛陽國滅

六年

咸熙元年 春正月鎮西將軍鍾會反成都衆討殺之鄧艾見殺 三月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荀顗

七年 秋七月景帝殂時年三十

乙酉

為司空晉公昭自進爵為王　封故蜀主劉禪為安樂公　秋八月晉王昭以其子中撫軍炎副貳相國事尋立為晉王世子　九月晉王昭以司徒何曾為晉丞相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

二年 秋八月相國晉王司馬昭卒太子炎嗣　冬十二月帝遜位于晉晉奉帝為陳留王即宮于鄴

晉年譜　吳　涼　成　漢　代

晉世祖武皇帝泰始元年 帝諱炎字安世晉王長子母王太妃帝受禪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尊太妃為皇太后以驃騎將軍石苞為大司馬太保鄭沖為太傅太尉王祥為太保丞相何曾為太尉安平王

烏程侯元興元年 侯諱皓故太子和之子封烏程侯時蜀初亡國中震懼大臣謀立長君迎皓立之即其年改元　冬十一月殺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

甘露元年 秋七月殺景帝后朱氏并其四子於吳小城又追殺其大者二人　冬還都於武昌

孚為太宰有鳳皇六青龍三白龍二麒麟各一見郡國

二年 秋七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是歲鳳皇六青龍十黄龍九麒麟各一見于郡國

三年 春正月白龍二見弘農 立皇子東為皇太子 三月丁未晝昏 秋九月以太尉何曾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司空荀顗為司徒

四年 春正月以尚書令裴秀為司空 有星孛于軫 三月皇太后王氏崩 夏四月太保王祥卒 秋七月泰山石崩衆星西流 九月青徐兖豫四州皆大水伊洛溢合於河 冬十一月以義陽王望為大司馬荀顗為太尉石苞為司徒

五年 春正月青龍二見滎陽白龍二見趙國 青徐兖三州水 夏四月地震 五月鳳皇見

寶鼎元年 秋八月以陸凱為左相萬彧為右相 冬十二月還都于建業

二年 起昭明宮

三年

建衡元年 冬十月左丞相陸凱

趙國　秋九月有星孛紫宮

六年　夏四月白龍二見于東莞

七年　春正月皇太子冠　三月司空裴秀卒　夏六月大司馬義陽王望卒　大雨霖伊洛河水溢　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故蜀主劉禪卒　十二月以光禄大夫鄭袤為司空

八年　春二月太子衷納妃賈氏太宰安平王孚卒　秋七月以車騎將軍賈充為司空　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九年　春正月司空鄭袤卒二月司徒石苞卒　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五月以太尉何曾領司徒　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甲午

十年　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太傅鄭沖卒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夏四月太尉荀顗卒　大

卒

二年

三年

鳳凰元年　殺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樓元

二年

三年　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

蝗 秋七月皇后楊氏崩 九月以大將軍陳騫為太尉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軫是歲故魏主齊王芳卒

咸寧元年 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夏五月下邳廣陵大風拔木壞廬舍 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郡國螟 九月青州螟徐州大水 冬十二月大疫

二年 夏六月有星孛于氐自春旱至于是月始雨白龍二見新興井中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河南魏郡暴水 八月河東平陽地震 以太保何曾為太傅太尉陳騫為大司馬司空賈充為太尉鎮軍大將軍齊王攸為司空 有星孛于太微又孛于翼 閏月荊州五郡大水 立皇后楊氏大赦 冬十二月白龍二見梁國

天冊元年

天璽元年 臨平湖開

三年 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有星孛于西方 二月有星孛于胃 夏六月梁益八郡水 秋八月大風拔木暴寒且冰郡國五隕霜傷穀 九月兗豫徐青荆益梁七州大水 是歲鮮卑拓跋力微死力微在位五十八年年百四歲魏道武立追尊為始祖神元帝

四年 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蚩尤旗見東井 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秋七月荆揚郡國二十大水 九月以太傅何曾為太宰尚書令李允為司徒 冬十二月太宰何曾卒

五年 春二月白麟見平原 三月有星孛于柳 夏四月有星孛于女御大赦 郡國八大雹傷稼壞廬舍 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九月麟見河南 冬十一月大舉伐吳

天紀元年

二年

三年 秋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 是冬晉軍數道來伐

甲辰

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伐吳諸軍並進所至皆平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三月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王皓面縛輿櫬出降　夏四月河東高平雨雹傷稼　白麟見于頓邱　三河魏郡弘農雨雹　五月賜孫皓爵歸命侯封拜平吳功臣　郡國六雹傷稼　秋八月白龍三見永昌

二年春二月淮南丹陽地震　夏六月郡國十六雨雹大風拔樹壞廬舍江夏泰山水　秋七月上黨暴風雨雹傷稼　八月有星孛于張　冬十一月大司馬陳騫卒　有星孛于軒轅

三年夏四月太尉賈充卒　閏月司徒李允卒　白龍二見濟南　冬十二月以司空齊王攸為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尉光祿大夫山濤為司徒尚書令衛瓘為司空

四年春正月司徒山濤卒　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大司馬齊王攸卒秋七月兖州水　八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為司徒　是歲河南及荊揚大水　歸命侯孫皓卒

五年春正月青龍二見于武庫井中　二月地震　夏四月任城及魯國池水赤如血　秋七月任城梁國中山雨雹傷稼　九月南安大風折木郡國五大水隕霜傷稼　冬十二月大赦

六年春三月郡國六隕霜傷桑麥　夏四月郡國四旱十大水　秋七月巴西地震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白龍見京兆　冬十月南安山崩水出　南陽郡獲兩足獸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郡國十三旱　秋七月朱提山崩犍為地震　八月京兆地震　九月郡國八大水　冬十二月河陰雨赤血二頃　是歲司徒魏舒免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太廟殿陷　夏四月齊國大水隕霜傷麥　六月魯國大風拔樹郡國八大水　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　是歲郡國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食　江東四郡地震　夏四月淮南郡國八地震隴西隕霜傷麥　六月庚子朔日食　郡國三十二旱　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　九月郡國二十四螟　冬十二月青龍黃龍各一見魯國

十年夏四月郡國八隕霜　崇賢殿災　鮮卑慕容廆降以為鮮卑都督冬十二月含章殿鞠室火　是歲以匈奴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改元　以尚書左僕射王渾爲司徒司空衛瓘爲太保　三月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爲司空　夏四月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是月帝崩于含章殿在位二十六年年五十五

孝惠皇帝永熙元年帝諱衷武帝第三子也母曰楊皇后武帝崩帝襲位即其年改元永熙尊皇后楊氏爲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以楊駿爲太傅輔政　秋八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　冬十月以司空石鑒爲太尉以隴西王泰爲司空　以劉淵爲匈奴五部大都督

元康元年春正月乙酉朔詔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　皇太子冠　三月辛卯賈后誅太傅楊駿及其親黨　壬辰大赦改元爲元康元年　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于金墉城徵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輔政　夏六月賈后矯詔使楚王瑋殺太宰亮太保瓘又以瑋專擅害亮瓘殺之　以賈模張華裴頠爲侍中並管機要　冬十二月辛酉京師地震

二年春二月賈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　秋八月赦　冬十一月大疫　是歲沛國雨雹傷麥

三年夏四月滎陽雨雹　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甲寅

四年春正月太尉盤卒　夏五月蜀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　六月壽春地震上庸山崩　秋八月上谷居庸上庸地陷泉湧　九月枉矢出東北竟天　是歲京師及郡國八地震

五年夏四月彗星見西方孛于奎至軒轅　六月金城地震東海雨雹深五寸　秋七月下邳暴風壞廬舍　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大風傷禾稼　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　十二月丹陽雨雹有石生于京師宜年里　是歲荆揚兖豫青徐等六州皆大水

六年春大赦　以中書監張華為司空太尉隴西王泰為尚書令　地震　三月東海隕霜傷桑麥彭城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　夏四月大風　五月荆揚二州大水　秋八月秦雍氐羌齊萬年反僭號稱帝　關中饑疫

七年夏五月魯國雨雹　秋七月雍梁二州疫大旱隕霜殺稼關中饑　司徒王渾卒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

八年 春正月地震 三月大赦 秋九月荆豫揚徐冀等五州大水

九年 春正月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 夏六月太尉隴西王泰卒 秋八月侍中賈模卒尚書裴頠為尚書僕射 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京師大風 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為庶人

永康元年 春正月癸亥朔大赦改元辛卯晦日有食之幽故太子遹於許昌 二月大風飛沙拔木 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賈后矯詔害庶人遹於許昌 夏四月辛卯日有食之梁王肜趙王倫矯詔廢賈后為庶人司空僕射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賈氏親黨皆伏誅趙王倫自為相國以梁王肜為太宰左光祿大夫何劭為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為司空趙王倫矯詔害賈庶人于金墉 五月立皇孫臧為皇太孫 秋八月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以光祿大夫陳準為太尉錄尚書事 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肜為之 冬十月黃霧四塞 十一月大風飛沙石六日乃止 甲子立皇后羊氏 十二月彗星見于東方 益州刺史趙廞據郡反

永寧元年 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張軌為涼州刺史 趙王

涼武穆公張軌 軌安定烏氏人以是歲為護羌

倫自稱皇帝還帝金墉城殺太孫臧
略陽人李特殺趙廞　三月齊王
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
倫遣兵拒之　閏月丙戌朔日有食
之　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
縱横無常　夏四月歲星晝見　成
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
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五月
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　六月以齊
王冏為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為大
將軍河間王顒為太尉各還鎮　罷
丞相復置司徒以梁王肜為太宰領
司徒　秋八月赦　冬十月李特據
廣漢進攻成都　十二月司空何劭
卒是歲郡國十二旱六蝗

太安元年
春三月皇太孫尚薨
夏四月彗星晝見　五
月侍中太宰領司徒梁王肜卒以右

校尉涼州刺史自是天下幅裂軌盡
有涼州土

太安元

光祿大夫劉寔為太傅　立清河王遐子覃為皇太子以齊王冏為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秋七月兖豫徐冀四州大水　冬十月地震　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大赦改元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　是歲故魏主陳留王卒

二年

春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荊州刺史宗岱擊斬之　夏四月特子雄復據益州　夏五月李雄攻陷郫城　秋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是月天中裂無雲而雷　九月帝自將討穎顒將張方入城大掠冬十月長沙王乂奉帝及穎兵戰于建春州大破之　十一月辛巳星晝隕聲如雷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　地震　長沙王乂奉帝討張方

二

不克穎進兵逼京師東海王越執乂幽於金墉城乂尋為張方所害　閏十二月李雄自郫城進攻益州刺史羅尚尚委城而遁雄盡有成都之地

甲子

永興元年 春正月尚書令樂廣卒　成都王穎入京師自為丞相尋還鄴　二月穎廢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　河間王顒表請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弟自為太宰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帝征穎復皇后太子穎遣兵拒戰于蕩陰六軍敗績穎以帝入鄴越走歸國　八月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匈奴劉淵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　幽州都督王俊攻穎于鄴破之穎挾帝走洛陽冬十月李雄稱成都王　劉淵稱漢

涼武穆公張軌永興元

成太宗李雄建興元 雄巴西宕渠人雄父特於元康中隨流人入漢川益州刺史趙廞反特擊

漢高祖劉淵元熙元 淵匈奴冒頓之後初漢以公主妻冒頓故其子孫冒其母姓為劉氏淵父豹魏武以為匈奴左部帥豹卒淵代太康末領北部都尉成都王穎表監五部諸軍事惠帝失馭天下兵起淵以是歲

王　冬十一月張方還帝於長安留臺僕射荀藩復皇后羊氏　十二月太宰顒廢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

殺之遂據廣漢進攻成都太安二年兵敗見殺雄代領其衆攻逐益州刺史羅尚遂有蜀土是歲冬十月自稱為成都王建其年曰建興

秋七月即大單于位於離石冬十月還于左國城建國稱漢建元元熙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　張方復廢皇后羊氏　夏六月侍中司徒王戎卒　冬十月有赤氣見于北方東西竟天有星孛于北斗　十一月將軍周權矯詔立皇后羊氏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皇后　十二月成都王穎據洛陽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帝在長安　太宰顒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夏四月東海王越遣兵入長安奉帝東還　五月枉矢西南流范陽地燃可以爨　日光四散赤如黑後三日又如之　六月帝至自長安復羊后大赦改元　李雄稱帝　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八月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錄

二

二

二

光熙太武元三

元年夏六月雄僭即皇帝位改元曰太武國號大成

尚書事范陽王虓為司空鎮鄴 九月頓邱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 冬十月司空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害成都王穎 十一月帝中毒崩于顯陽殿時年四十八

孝懷皇帝

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永興元年立為皇太弟惠帝崩帝襲位大赦追尊所生太妃王氏為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 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 以中書監溫羨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為司空

永嘉元年

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三月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 東海王越鎮許昌 夏洛陽步廣里地陷出二鵝色蒼者沖天白者不能飛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

永嘉元 是歲 軌遣 其督

二

四

都督揚州鎮建業　八月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　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以司空王衍為司徒　十二月以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光祿大夫高光為尚書令　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覃尋害之越自為丞相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將北宮純入衛

二　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赦　冬十月劉淵稱帝　十一月尚書令高光卒以太子少傅荀藩為尚書令

二

三

永鳳元年　秋九月徙都于蒲子　冬十月僭即帝位改元

三　春正月朔熒惑犯紫微　三月太尉劉寔請老以司徒王衍為太尉東海王越領司徒　夏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　秋七月當陽地裂三所各廣三丈長百餘步　秋八月漢

三

四

河瑞元年　春正月徙都平陽改元

寇洛陽宜都夷道山崩荊湘二州地震　冬十月漢復寇洛陽　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氣如縢自地升天南北各二丈許

四

春正月赦　夏四月大水兗州地震　五月大風折木地震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　六月漢主劉淵死其子聰代立　氐酋蒲洪自稱為略陽公　冬十月漢來寇洛陽　辛卯晝昏至于庚子凡十日有大星墜于西南有聲　以鮮卑拓跋猗盧為大單于封為代公　天下兵入援　十一月太傅東海王越率兵向許昌次于項城

四

五

二年

春正月淵立其子和為皇太子　秋七月淵卒淵在位六年和立七日為其弟聰所害

烈宗劉聰光興元年

代王拓跋猗盧

三年

猗盧鮮卑拓跋力微之孫也居于定襄之

聰淵第四子兄和立大臣構難聰弑和代之即其年改元光興

盛樂以兵助幷州刺史劉琨擊白部鮮卑有功琨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

五　春三月太傅越卒于項　夏四月漢將石勒追敗越軍執王衍等殺之王公以下死者十餘萬人　五月以太子太傅傅祗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　六月漢人陷洛陽殺皇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　司空荀藩奉秦王業趣許昌　秋七月漢將劉聰陷長安據之　冬十月馮翊太守索綝等敗漢兵長安十二月迎秦王鄴入雍城

六　春正月帝在平陽二月壬子日有食之　漢封帝會稽公　夏漢石勒引兵據襄國　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　九月雍州刺史賈疋奉秦王鄴為皇太子建行臺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是歲大疫

五	六
玉衡元年	二
嘉平元年　夏六月遣兵陷洛陽以晉帝歸	二
四	五

七十　春正月漢人弒帝於平陽時年三十

孝愍皇帝建興元年

帝諱鄴字彥旗武帝子吳孝王晏之子永嘉六年衆奉為皇太子是歲夏四月即位於長安以僕射索綝領太尉　石勒將石虎陷鄴據之　五月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　秋九月司空荀藩卒　冬十月雨雹

甲戌

二　春正月己巳朔黑霧着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辛未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　二月以衛將軍荀組為司空　三月石勒陷幽州殺大司馬幽州牧王浚　夏四月地震　秋九月麟見襄平　蒲子馬生人

建興元　元

元公張寔　春二月軌受命為太尉西平公

三　四

三　四　春正月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既而聰后

六　七

三 春二月以左丞相琅邪王睿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司空荀組為太尉大將軍劉琨為司空進代公猗盧爵為代王 夏四月赦 五月地震

四 春代王猗盧遇弒 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蝗 冬十一月漢

夏五月卒子寔嗣立朝命如故遵用建興年號

三

四

五

六

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

建元元年

麟嘉元

八 猗盧初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

九 春三月猗

劉曜陷長安帝出降曜以帝歸于平陽封為懷安侯　十二月甲申日有食之

五 春正月帝在平陽　庚子虹霓彌天三日並照　冬十二月漢劉聰害帝于平陽帝在位四年時年十八

東晉年譜

前涼　成　前
趙　代　後趙
前燕　魏　前秦　後燕
北燕　後秦　西秦　北魏
後涼　南涼　北涼　南
燕　西涼　夏

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 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王覲之子也母夏侯太妃是歲春三月愍帝密詔令

年

五

七

二 秋七月聰立其子粲為皇太子

盧為其子六脩所弒猗盧弟弗子鬱律立

代鬱律元

帝攝萬機帝遂即晉王位改元為建武　夏五月丙子日有食之　秋大旱司冀青雍等州螽蝗　河汾溢冬十一月丙子日有食之

太興元年　春正月帝即皇帝位立子紹為皇太子以慕容廆為龍驤將軍大單于　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加驃騎將軍王導開府儀同三司　西平地震　五月太尉并州刺史劉琨為段匹磾所害六月旱　以刁協為尚書令秋七月劉聰死子粲代立八月靳準弒粲冬十月劉曜僭稱帝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一　加王敦為荊州牧　十二月武昌地震

六

八

三　秋七月聰卒

三

隱帝劉粲漢昌元年　粲聰太子也聰卒嗣立　秋八月大司空靳準弒粲準亦尋滅

前趙劉曜光

初元年 曜劉淵族子也為雍州牧秦王靳準之亂曜以兵入赴 冬十月僭即帝位于赤壁

二 夏五月徐楊及江西諸郡蝗吳郡大饑 冬十一月石勒僭稱趙王 十二月慕容廆取遼東

七

九

二

三

後趙高祖石勒元 勒上黨武鄉羯人劉聰以為大都督大將軍東單于靳準亂勒

三 春三月以慕容廆為平州刺史 夏四月壬辰有枉矢流于翼軫 五月庚寅地震 六月大水 涼州人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代立

八 茂寔弟也寔以是歲夏六月為左右所害茂立

十

三

四

二

自立為趙王稱元年

燕高祖

慕容廆

太興三

廆昌黎棘城鮮卑人是歲為平州刺史盡有遼東地用晉正朔

四 春二月癸亥日鬭三月日中有黑子 夏五月旱長安終南山崩 秋七月大水 以驃騎將軍王導為司空錄尚書事 八月常山崩 以慕容廆為平州牧遼東公

張茂 建興九年

十二

四

五 是歲鬱律為猗㐌妻惟氏所弒 代拓跋賀傉元 賀傉猗㐌中子也母惟氏弒鬱律而立之

三

太興四 冬十二月晉以廆為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平州牧遼東公大單于廆立其子皝為世子

永昌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大將軍王敦舉兵反 三月以司空王導為前鋒大都督拒之敦入據石頭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殺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僕射周顗 夏四月敦還武昌 五月敦以太保西陽王羕為太宰加司空王導尚書令 六月旱 冬十月京師大霧黑氣蔽天日月無光 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為太尉組尋卒 閏月帝崩于內殿時年四十七在位六年

十 十二 五 二 四 春三月石勒立其子弘為世子 永昌元

肅宗明皇帝太寧元年 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母曰豫章君荀氏永昌元年冬元帝崩帝襲尊位是歲春正月癸巳黃霧四塞京師火 二月乙丑黃霧四塞隕霜殺穀 夏四

十一 秋八月茂受趙主劉 十三 六 三 五 太寧元

甲申

月王敦移屯於姑熟自領揚州牧以尚書令王導為司徒　六月立皇后庾氏

二　夏五月張茂卒子駿代立　六月敦復反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以討敦　秋七月至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　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太宰西陽王羕領太尉

曜命為太師封涼王

十二　夏五月茂卒子駿嗣立劉曜又遣使拜駿為涼州牧涼王然駿

十四　是歲雄立其兄蕩子班為太子

七

四　是歲賀傉徙居東木根山

六

二

三 春二月立子衍為皇太子 夏六月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 秋七月帝崩于東堂帝在位四年時年二十七

顯宗成皇帝 帝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母庾皇后明帝崩帝襲尊位時年五歲皇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司徒導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但稱建興之號

張駿 十五 八

建興

十三

代 拓 七 三

跋紇

那元

紇那賀傉之弟也是歲賀傉卒紇那代立

咸和元年 春二月大赦改元 夏五月大水大旱自六月不雨至十一月

二 春三月益州地震 夏四月豫章地震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京師大水 冬十一月豫州刺史祖約歷陽太守蘇峻等反

三 春正月平南將軍溫嶠率師赴難至尋陽 二月尚書令卞壼討峻戰敗死之 中書令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 夏五月溫嶠以征西大將軍陶侃入討峻 峻遷帝于石頭 秋九月司徒王導奔白石 陶侃溫嶠討峻於石

咸和元年	十四	十六	九	二	八	前燕 咸和元
二	十五	十七	十	三	九	二
三	十六	十八	十一 冬十二月曜與石勒戰于洛陽	四	趙石勒太和元 勒擒劉曜	三

頭斬峻峻弟逸代領其衆　十二月石勒敗劉曜於洛陽獲之

四

春正月帝在石頭　冠軍將軍趙允攻拔歷陽祖約奔于後趙　二月諸軍討蘇逸斬之　三月以陶侃為太尉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尋卒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會稽吳興宣城丹陽四郡大水是歲天裂西北　後趙取長安攻拔上郡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而滅趙代王紇那出奔翳槐立

兵敗為勒所執殺之

十七

十九

十二　是歲石勒將石虎殺前趙太子熙趙遂滅

代拓跋翳槐元　翳槐鬱律之長子也是歲賀蘭諸部共立翳槐為代王紇那出

二　是歲滅趙

四

五

春正月赦　二月以尚書陸玩為尚書左僕射孔愉為右僕射　趙王勒稱趙天王　秋九月勒僭稱帝

十八

駿稱臣於石勒

二十

代翳槐二

弁翳槐即以紇那五年為元年

趙建平元

春二月勒稱大趙天王秋九月僭即皇帝位改元曰建平立其子弘為皇太子

五

甲午

六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大旱　秋八月以左僕射陸玩為尚書令	七春正月赦　夏五月大水	八夏五月有星隕于肥鄉　麒麟騶虞見于遼東　遼東公慕容廆卒子皝立　秋七月趙王石勒死子弘嗣立	九春正月隕石于涼州二　三月丁酉會稽地震　夏六月李雄死兄子班立　太尉侃卒　大旱　秋八月大雩自五月不雨至于是月　冬
十九	二十駿立其子重華為世子	二十一駿遣使上表於江東	二十二是歲駿受晉命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夏六月雄卒戾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秋七月勒卒子弘立石虎自為丞相魏王	趙延熙元
六	七	八夏五月廆卒子皝嗣立	九秋八月皝受晉爵為平州

十月李雄子期殺班自立　十一月

石虎殺石弘自立

爲大將軍然不奉正朔只稱建興之號

太子班嗣立

冬十月雄子越弒班而立其弟期期僭即僞位

冬十一月魏王虎廢弘爲海陽王而自立尋弘殺之

刺史大單于遼東公

趙太祖石虎

虎勒之從子也勒死十有三州而成基業大抵

咸康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大赦改元　夏四月加司徒導大司馬假黃鉞　秋七月長沙武陵大水　冬十月乙未朔日月食之是歲旱

二十三

王　元年

恒代紀　那後　元年　是歲紀那自宇文部復入騎槐奔鄴

皆虎之力虎既弑弘遂僭即居攝天王位立其子邃為太子

趙建　武元　年　秋九月虎遷都于鄴

咸康　元　秋七月立其子儁為世子

二 春正月彗星見奎 二月立皇后杜氏大赦 三月旱 夏四月雨雹 秋揚州會稽饑	三 夏六月旱 冬慕容皝稱燕王	四 夏四月成李壽弑李期自立改國號曰漢 五月以司徒王導為太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	三	蜀漢
二	代翼犍槐後元年 是歲趙納翼犍紇那出奔于燕翳槐城盛樂而都之	代什
二	三 秋七月虎太子邃謀逆虎廢殺之更立其弟宣為太子	四
二	三 冬十月皝僭即燕王位	四 是歲皝受

傳司空郗鑒爲太尉征西將軍庾亮爲司空　六月改司徒爲丞相

中宗翼揵

李壽建國

漢興元年

元壽雄弟驤之子也李期立封爲漢王領梁州刺史是歲自梁州舉兵入成都廢秩

什翼犍縣梶之弟也是歲冬十月縣梶卒什翼犍代立爲王即其年改元建國

晉命爲幽州牧領平州刺史

	五 春正月赦　秋七月丞相導卒以護軍將軍何充庾冰為中書監參錄尚書事　八月復改丞相為司徒太尉郗鑒卒	六 春正月司空亮卒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為司空　二月有星孛于太微	七 春二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封慕容皝為燕王　三月皇后杜氏崩　冬十月司空玩卒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李期僭即帝位改國號漢立其子勢為太子	二	三	四
	二	三 是歲代遷都於雲中	四
	五	六	七
	五	六	七 是歲皝受晋命為燕王

		甲辰
八 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乙丑大赦 夏六月帝崩于西堂即位十七年時年二十二 康皇帝 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成帝崩帝襲尊位 冬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建元元年 春正月改元 夏五月旱 秋七月晉陵吳郡災 八月李壽死子勢立 冬十月以驃騎將軍何充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二 春熒惑守房心 秋九月立皇子聃為皇太子 是月帝崩于式乾殿時年二十四 孝宗穆皇帝 帝諱聃康帝子也即位時年二歲皇太后臨朝稱制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五	六 是歲壽卒其子勢嗣偽位	漢歸義侯李勢太和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是歲皝還都于龍城	燕建元元	二

永和元年 春正月甲戌朔改元 夏四月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 六月地震

二 春正月大赦錄尚書事何充卒 二月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尚書錄尚書事 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月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立 冬十月地震 十一月安西將軍桓溫伐蜀 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

元年

二十三 冬十二月駿自稱涼王

二

八

十一 是歲以姚弋仲為冠軍大將軍

十二 是歲有黑白二龍見龍山燕王皝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

涼敬烈公張重

嘉寧元年

九

十二

十三

西北其長半天

三

春三月桓溫攻成都克之李勢出降益州平　夏四月地震　六月大赦　秋九月地震

華建興三十四

夏五月駿卒子重華代立稱假涼王

三十五

是歲冬重華受晉爵命為大將

二

春二月晉安西將軍桓溫來伐克成都勢

十

十三

十四

四 夏五月大水 秋九月慕容皝死子儁嗣 冬十月地震

五 春正月赦 地震 趙石虎僭稱帝 夏四月假慕容儁大單于燕王 石虎死其子世嗣立 五月石遵廢世自立 冬十一月趙將冉閔弒遵而立其弟鑒

軍涼州刺史西平公

三十六

三十七

面縛出降其國遂滅

十一

十二

十四 秋八月虎太子宣殺其弟泰公韜伏誅虎更立其子世為太子

太寧元年 春正月辛巳朔虎僭即帝位改元夏四月卒子

十五 秋九月皝卒子儁嗣立依列國故事稱明年為元年

元年 夏四月晉封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冀并幽平四州牧

世立

譙王石世 世虎之季子也世立三十三日庶兄遵廢之而自立

彭城王遵 遵立百八十三日冉閔殺之而立遵弟鑒

義陽王

大將軍大單于燕王

六 閏正月趙冉閔弑其主石鑒僭稱天王國號魏鑒弟祇僭號于襄國 有彗星見于亢 氐帥苻洪遣使來降以洪為廣川郡公洪子健襄國縣公 三月苻洪為其下麻秋所鴆 夏五月大水 秋八月苻健帥衆入關 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為庶人

三十八

十三

鑒 鑒以是冬十一月丙辰即偽位

義陽王二

鑒青龍元年 閏正月冉閔廢鑒弑之而自立

新興王祇永寧元年 祇虎

春二月儁擊趙拔薊城徙都之

魏悼武天王冉閔永興元 閔石虎之養子也本姓冉石遵之立閔有力焉遵欲圖閔不克閔

七

春正月丁酉日有食之　苻健僭稱秦王　秋七月尚書令顧和卒

三十九

十四

二

諸子也出鎮襄國祇聞鑒遇害遂以其月僭即帝位于襄國改元為永寧

三

二

秦高祖苻

廢遵弑之而立鑒鑒欲復圖閔亦不克又為閔所廢弑閔遂盡滅石氏宗族自僭即帝位於鄴建國號魏改元為永興

濤水入石頭　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　冬十月雷雨震電　趙將姚弋仲遣使來降以弋仲為大單于高陵郡公弋仲子襄為平鄉縣公

夏四月祇將劉顯弑祇傳首于鄴趙遂亡

健皇始元年

健略陽臨渭氐人也父洪為石虎將有功封西平郡公虎卒降晉晉以為廣川郡公石氏滅洪自稱大單于三秦王頃之為其將所害健率衆入關陷長安據之以是歲春正月僭即天王位國號大秦建元皇始

八　春正月辛卯日有食之苻健僭稱帝　二月峻陽崇陽二陵崩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國率衆來歸　夏四月冉閔為慕容儁所滅　秋以武陵王晞為太宰會稽王昱為司徒征西大將軍桓温為太尉　冬十一月慕容儁僭稱帝

九　春正月赦　三月旱　夏五月大疫　秋七月地震　冬十月姚襄叛　涼州牧張重華卒子曜靈嗣是月張祚廢曜靈自立

四十五

元璽元年　夏四月滅魏

三　春正月劉顯僭號於襄國閔擊殺之夏四月燕將慕容恪來伐閔兵敗恪執閔歸龍城殺之諡悼武天王

二　春正月健僭即皇帝位

四十一　夏五月晉進重華涼州牧　冬十月重華卒子曜靈立曜靈立數日伯父祚廢之

涼王張祚

十六

二

三

甲寅

十

春正月涼州牧張祚稱涼王 地震 二月桓溫伐秦 姚襄降燕 夏四月桓溫大敗秦兵三輔皆降 六月溫軍不利引還

十一

夏四月隕霜地震 三月地又震 六月秦苻健卒子生嗣偽位 秋閏九月涼州人弒其君祚而立張元靚為涼王 以吏部尚書周

祚重華庶兄以重華母馬氏令廢曜靈自立為涼公

張祚和平

元

春正月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

二

閏九月河州刺史張瓘起兵欲復立

十七

十八

三

四

四

五

夏四月健立其子生為太

閔為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王彪之為尚書右僕射

曜靈祚殺姑臧諸將共誅殺祚

敬悼公張元靚建興四十三年

元靚曜靈庶弟祚遇害將軍宋混等立元靚為凉王仍稱建興之號時年七歲

子六月健遂卒

越厲王生壽光元年

生健第三子健卒嗣立即其年改元壽光

十二 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升平元年 春正月帝冠皇太后歸政 隕石於槐里一 二月太白入東井 夏四月秦遣兵擊姚襄斬之襄弟萇降秦 六月秦苻堅弑其君生自立為天王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 冬十一月雷 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為尚書左僕射

四十四 是歲元靚稱藩于秦

四十五

十九

二十

五 是歲慕容恪平廣固悉定齊地

光壽元年 春二月僞立其子暐為太子

二

三 夏六月東海王堅廢生為越王自立遂弑生謚曰厲

世祖堅永興元 堅健弟東

二

三

四 春正月慕容儁卒其子暐嗣僞位 二月鳳皇將九子見于豐城 秋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有天狗流于西南 鳳皇復見于豐城衆鳥隨之

五 夏四月大水 鳳皇見于西北 五月帝崩于顯陽殿年十九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涼升平五

二十一 冬十月自薊徙都鄴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 大旱 海王雄之子生暴虐堅廢而代之去帝號稱天王即其年改元

三 甘露元年

燕幽帝暐 二

建熙元年 春正月儁卒暐嗣立時年十一

二

三

哀皇帝 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穆帝崩以皇太后令襲尊位大赦 秋八月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 九月立皇后王氏 十二月加涼州刺史張元靚為大都督隴右諸軍事護羌校尉西平公

是歲元靚始受晉爵命遂奉江東正朔乃改建興四十九年為升平五年

隆和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拜母貴人周氏為皇太妃 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旱 梁州地震浩亹山崩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隆和元 二十五 三 四

興寧元年 春二月大赦改元 三月皇太妃薨 夏四月揚州地震湖瀆溢 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秋七月涼州張天錫弑其

興寧元 秋八月大將軍天錫弑元靚而自立 二十六 四 五

甲子

刺史元靚而自立 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 九月皇太子生大赦

二 春二月江陵地震 三月帝寢疾 皇太后臨朝攝政 夏五月以王述為尚書令加大司馬温揚州牧詔温入相温不從 秋七月復徵温温至赭圻有詔止温温遂城赭圻而居之

三 春正月皇后王氏崩 大司馬温移鎮姑熟 三月帝崩于西堂時

悼公天錫 天錫駿少子也於元靚為叔父天錫既弑元靚遂自立為涼州牧西平公

元年 天錫依列國稱元年是歲稱藩於秦

二

二十七

二十八

五

六

六

建元

年三十五

元年

廢帝 帝諱奕字延齡哀帝母弟哀帝無嗣皇太后詔帝襲尊位大赦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　冬十二月以王彪之為尚書左僕射

太和元年 春二月以涼州張天錫為大將軍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西平公　夏四月旱　五月皇后庾氏崩　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録尚書事

三

二十九

七

二

二

四

三十

八 是歲太宰慕容恪卒

三

三 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　夏四月雨雹大風折木　秋八月尚書令王述卒

五

三十一

九

四

四 冬十月大星西流有聲如雷 十二月大司馬溫徙鎮于廣陵	五 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秦王猛克鄴獲慕容暐盡有其地
六	七
三十二	三十三
十 慕容垂出奔秦	十一 秋九月王猛入晉陽 冬十月及慕容評戰于潞州敗之遂圍鄴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王暐以歸遂滅燕
五 王猛伐燕取其洛陽	六 是歲滅燕

六　夏四月大赦　六月京師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　冬十二月大司馬温自廣陵屯于白石遂詣闕廢帝為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帝在位七年見廢

簡文帝咸安元年　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

大司馬温廢廢帝以皇太后詔迎帝襲尊位即其年改元咸安大赦　以大司馬温為丞相温不受旋自白石鎮姑熟　十二月廢東海王為海西縣公

二　春三月騶虞見豫章　夏四月還海西公於吳縣　秋七月帝崩于東堂年五十二

孝武皇帝　帝諱曜字昌明簡文第三子簡文大漸立為皇太子帝崩襲即尊位大赦年十歲

八

九

三十四

三十五

七

八　以王猛為丞相

追尊皇妣會稽王妃為順皇后　是歲三吳大旱饑

甲戌

寧康元年　春正月己丑朔改元　二月大司馬溫來朝　夏五月旱　秋七月大司馬溫卒以溫弟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州軍事揚州刺史鎮姑孰　八月崇德太后臨朝攝政　九月以尚書僕射王彪之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安為尚書僕射　彗星見

二　春正月大赦　二月以丹陽尹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　有星孛于女虛　二月彗星見于氐　秋七月涼州地震及山崩　九月有星孛于天市

三　春正月赦　夏五月徐兗都督王坦之卒以桓沖為徐州刺史尚書

十

十一

十二

三十六　九

三十七　十

三十八　十一　秋七月丞

僕射謝安領揚州刺史　秋八月立皇后王氏赦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神虎門災

太元元年　春正月壬寅朔帝冠皇太后歸政大赦改元加尚書僕射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夏四月地震　秋七月涼州降秦涼亡　冬十一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秦滅代

二　春閏三月地震暴風折木　夏四月雨雹　五月地震　六月暴風揚沙石　秋七月老人星見　八月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都督揚豫兖等州軍事　冬十月以車騎將軍桓沖都督江荊等

十三　秋八月秦將苟萇伐涼入姑臧天錫兵敗面縛出降其國遂滅

三十九　冬十二月什翼犍為庶子寔君所弒秦來伐誅寔君分代為二使劉庫仁劉衛辰掌之代中絕

相王猛卒

十二　是歲秋滅涼冬滅代

十三

州軍事征西司馬謝元為兗州刺史監江北軍事
尚書令王彪之卒

三　春三月大雷雨暴風發屋折木　夏六月大水　秋七月老人星見

四　春正月赦　三月大疫　夏六月大旱　秋八月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　暴風揚沙石　冬十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　夏四月大旱　五月大水　以司徒謝安為衛將軍與都督桓沖並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震含章殿四柱并殺内侍二人　以琅邪王道子為司徒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六　春正月以尚書謝石為尚書僕射　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揚荆江三州大水　冬十一月以鎮軍大將軍郗愔為司空　是歲江東饑

七　夏五月幽州蝗　秋八月赦　冬十月雷

八　春二月黄霧四塞　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　大赦　秋九月詔司徒琅邪王道子録尚書

十四

十五

十六　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

十七　是歲東夷西域六十二國朝貢

十八　秋九月堅遣將軍吕光擊西域

十九　是歲堅伐晉大敗於淮南堅歸長安

事　冬十月苻堅入寇諸將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元等大敗堅兵於肥水殺其大將苻融堅走還長安　以中軍將軍謝石為尚書令進謝元號前將軍讓不受　秦將軍乞伏國仁叛據隴右丁零翟斌起兵叛秦攻洛陽堅使將軍慕容垂討之垂叛與斌合

諸方皆叛其國大亂

甲申

九　春正月慕容垂稱燕王　二月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桓沖卒　慕容垂翟斌攻苻堅子丕於鄴　三月以衛將軍謝安為太保　秦北地長史慕容泓平陽太守慕容超起兵叛苻堅將姚萇起兵北地自立為秦王　夏六月皇太后褚氏崩　慕容泓為其叔父沖所殺沖稱皇太弟　秋七月慕容垂敗丁零翟斌　八月司空郗愔卒　都督謝元伐秦取河南加太保謝安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赦

二十　是歲慕容垂稱燕姚萇稱秦堅國自是分

後燕世祖慕容垂元　垂慕容皝第五子也儁僭號封為吳王暐世太傅慕容評忌之垂懼過奔于秦苻堅

後秦世祖姚萇白雀元年　萇南安赤亭羌人父弋仲石虎封襄平公石氏滅降晉晉封高陵公弋仲卒萇與兄襄歸晉既

加謝元都督七州事 十二月苻堅將呂光伐西域歸稱制河右 慕容沖稱帝阿房為西燕泰殺故燕王慕容暐

十

夏五月大水 慕容沖攻長安苻堅出奔五將山 六月慕容沖入長安 秋七月旱饑井竭 姚萇圍五將山執苻堅以歸尋弑之 苻堅太子宏來奔處之江州 秋八月太保謝安卒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九月呂光擊涼州殺刺史梁熙而

二十一

夏五月堅奔于五將山秋七月後秦王萇執之以歸八月弑之

以為冠軍將軍堅敗淮南垂叛稱燕王元年立其子寶為太子

二十

冬十月定都于中山

二

而復叛帥衆入關秦擊殺襄萇降苻堅累遷龍驤將軍堅敗淮南萇叛以是歲夏四月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據北地改元白雀

西秦烈祖

乞伏國仁

建義元年

國仁隴西鮮卑人父司繁

代之　乞伏國仁稱單于

哀平帝苻丕大安元

丕堅庶長子出鎮鄴長安亂鄴受攻國幽州刺史王永等迎丕入晉陽聞堅凶問遂僭嗣偽位改元大安

降秦苻堅以為南單于鎮勇士川司繁卒國仁代鎮苻堅南伐徵國仁從軍以國仁叔父步頹鎮勇士堅敗歸步頹叛堅使國仁討之國仁與步頹合據隴右以是歲秋九月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

十一 春正月拓跋珪復立為代王燕王垂稱帝 二月西燕弑其主沖立沖將段隨為燕王 三月西燕殺段隨而東立慕容忠復稱帝大赦 夏四月代改稱魏 以尚書陸納為尚書左僕射譙王恬為尚書右僕射 六月地震 西燕弑其主忠立慕容永為河東王 冬十月西燕擊秦秦主丕奔東垣將軍馮該擊殺之 西秦慕容永稱帝於長子海西公奕薨於吳 十一月秦南安王苻登稱帝於南安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

二 冬十月慕容永與丕戰于襄陵丕兵大敗奔于東垣晉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丕殺之

建興元 春二月垂僭即帝位改元建興

建初元 夏四月萇取長安僭稱帝改元建初國號秦立其子興為太子

二

北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 珪代王什翼犍之嫡

後涼太祖呂光太安元 光略陽氏人也父婆樓為秦苻堅太尉光

太宗苻登太初元年

登堅之族孫苻丕以為南安王登聞丕遇害以

孫太子寔之子泰滅代珪隨其母賀氏依劉庫仁於獨孤部庫仁子顯欲害珪珪奔賀蘭

眾遣驃騎將軍出討西域歸至高昌聞堅國亂進擊涼州殺刺史梁熙而代之是歲冬十

是歲冬十一月僭嗣僞位改元太初

部是歲春正月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立珪為代王改元登國徙都盛樂夏四月改國

二月聞堅凶問乃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

稱號
建元
太安

十二春正月赦暴風發屋折木　夏
四月尊帝母李氏為皇太妃
雨雹　秋八月立皇子德宗為皇太
子　是歲涼州饑人相食

十三夏六月旱　西秦乞伏國仁死
弟乾歸立　冬十二月濤水入
石頭殺人大風晝晦　延賢堂螽斯
則百堂騾騎庫皆災　加尚書令謝
石衛將軍開府尋卒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三春三月秦主登以國仁為大單于苑川王

四夏六月國仁卒

高祖

二　三
二　三

乞伏乾歸太初元 乾歸國仁弟國

十四 春二月呂光稱三河王 秋七月宣陽門四柱災 九月以左僕射陸納為尚書令 冬十二月雨大水

四

四

四

仁子公府幼衆推乾歸為大單于河南王改元太初還都金城

二 春正月泰主登命乾歸為

四

麟嘉元

十五 春二月以中書令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三月地震赦 秋七月有星孛于北河 八月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北斗犯紫微 泗中諸郡及兗州大水 九月以吳郡太守王珣為尚書僕射 冬十二月地震

十六 秋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尚書左僕射以太子詹事謝琰為尚書右僕射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大單于河南王	三	四
	五	六
春二月光僭稱三河王改元置百官立子紹為世子	二	三

十七 春正月赦 夏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京師地震濤水入石頭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大風折木 秋七月太白晝見 冬十月太白晝見 十二月地震是歲自秋不雨至于今

十八 春正月癸卯朔地震 二月地又震 夏六月始興南康廬陵三郡大水深五丈 秋七月旱 冬十月姚萇死子興嗣僞位

	十七	十八
	七	八
	七	八
高祖 二月萇卒	七	八 冬十
姚興 興萇之長子也 萇卒	五	六
	七	八
	四	五

甲午

十九 夏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為簡文宣太后 秋七月荆徐二州大水 後秦王興擊殺秦主登登太子崇立 八月尊太妃李氏為皇太后 燕主垂擊殺慕容永於長子 冬秦主崇攻西秦兵敗死秦國滅

九 秋七月後秦王興擊殺登

秦主

崇延

九 是歲討滅西燕

皇初元 夏五月興以己破苻登乃發喪

興祕不發喪自稱為大將軍率衆伐苻登

七

九

六

初元

崇登太子也登敗沒崇奔涅中嗣偽位冬十月崇伐西秦乞伏乾歸救之國滅

僭即皇帝位于槐里改元皇初

二十 春正月尚書令陸納卒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荆江二州皆大水

二十一 夏四月雨雹 慕容垂死子寶嗣偽位 五月以右僕射謝琰為左僕射 大水 六月呂光僭即天王位 秋九月帝崩于清暑殿時年三十五

安皇帝 帝諱德宗字德宗孝武長子 孝武崩帝襲位大赦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為太傅攝政

十

十一 夏四月垂卒

烈宗

慕容

寶永

康元

寶華

太子

二 是歲姚氏只稱曰秦

三

八

九

十

皇始

元

七

龍飛

元 夏六月光僭天王位國號大涼立子紹為太子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冠以王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僕射　二月呂光將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　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三月呂光建康太守段業自號涼州牧夏四月兗州刺史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

二

垂卒嗣立改元永康

春三月魏來伐寶奔龍城慕容詳稱帝於中山　秋九月慕容

四十

二

二

南涼

烈祖禿髮烏孤太初元年

烏孤河西鮮卑

北涼

王段業神璽元年

段業呂光建康太守光將軍沮渠男成與

麴拒評復僭稱帝

人與後從弟紹魏同出遊起兵為呂光叛光進將光衆攻建康拜為征遣使說西大將業奉以軍益州為主業牧左賢許之男王以是成等遂歲春二推業為月叛光大都督自稱大龍驤大都督大將軍涼將軍大州牧建單于西康公改平王改元神璽元太初攻呂光

金城取之

二 春正月慕容德稱燕王 夏五月燕尚書蘭汗弒其主寶 秋七月寶子盛誅汗嗣偽位 兖州刺史王恭廣州刺史桓元等舉兵反 九月恭司馬劉牢之執恭降斬之以桓元為江州刺史 冬十月新野言騶虞見 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為衛將軍開府領軍將軍王雅為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魏王珪稱帝

三 春正月燕容麟伏誅 二月衛卒段速骨亂寶出奔 夏五月尚書蘭汗弒寶稱昌黎王

中宗 慕容

五十一

天興元年 秋七月遷都平城 冬

三

二 秋九月烏孤取涼嶺南五郡更稱武

二

南燕

世宗 慕容 德元年 德前燕王皝之少子而垂之弟也封范陽王鎮鄴城中山

盛建平元年

盛寶庶長子蘭汗既篡弒秋七月盛誅汗自稱長樂王于龍城冬十月盛稱帝改元

十二月僭稱帝改元

威王

失守德自鄴南徙于滑臺以是歲春二月僭稱燕王于滑臺稱元年

三　春二月段業自稱涼王　三月追尊帝母為德皇太后　夏四月加尚書令王珣衛將軍以會稽世子元顯為揚州刺史　六月以琅邪王德文為司徒　慕容德陷青州僭稱帝　秋八月禿髮烏孤死弟利鹿孤嗣　冬妖賊孫恩陷會稽　以會稽世子元顯録尚書事　十二月桓元襲江陵殺荊州刺史殷仲堪南蠻校尉楊佺期　呂光卒太子紹立紹庶兄纂殺而代之　是歲荊州大水

長樂元

弘始元　姚興降號稱王

十二

二

四　冬十二月光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為太上皇其日光卒紹祕不發喪光庶長子纂以是夜帥壯士入宮攻紹殺之而自立

三　春正月烏孤徙治樂都八月卒　涼康王利鹿

天璽元年　春正月業自稱涼王改

二　春二月魏取滑臺　秋八月德陷廣固遂

四

春正月赦 二月有星孛奎婁進至紫微 三月彗星見太微 詔桓元都督荆江八州軍事 夏四月

二

二

三十

三

三

二

涼靈帝呂纂咸寧元年 纂既殺紹僭即偽位即其年改元爲咸寧

孤 利鹿孤烏孤之弟也烏孤卒衆推利鹿孤僭嗣偽位徙居西平

元天璽

都之

建二 和

建 平

西涼 太祖

地震　孫恩冠浹口　五月尚書令
王珣卒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輔國司馬劉裕破孫恩　以琅邪王
師何澄為尚書右僕射　秋七月太
皇太后李氏崩　九月地震　冬十
一月北涼敦煌太守李暠稱涼公
十二月有星孛天市　南燕王德僭
稱帝

是歲取西秦

春正月乾歸還都于苑川夏六月秦遣其將姚碩德來伐乾歸兵敗降秦西秦中絕

元

元　是歲德僭稱帝改元

李暠　庚子　元　暠隴西成紀人段業沙州刺史孟敏署暠敦煌令敏卒州治中索仙等推暠為寧朔將軍敦

五 春二月孫恩寇句章　秦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　涼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隆　三月衆星西流歷太微　夏五月孫恩寇吳國　北涼

三 秋八月前將軍

三

四

三 二月纂為番禾

二

三 夏五月段業為

二 煌太守請於業許之是歲十一月晉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暠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

二

沮渠蒙遜弑其君業自立為涼州牧
六月孫恩至丹徒　秋八月下邳
太守劉裕討孫恩大破之　燕段璣
弑慕容盛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僭即
偽位　九月涼呂隆降秦

段璣作亂盛出拒戰被傷而卒

昭文帝慕容熙光始元　熙垂之少子也盛卒

太守呂超所弑

建康公呂隆神鼎元

西安太守沮渠蒙遜所殺

北涼太祖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蒙遜臨松

熙以丁太后令僭即偽位

年隆呂光兄寶之子隆兄超弒纂讓位於隆隆遂僭位秋九月秦追其將姚碩德來伐圍姑臧隆降涼遂亡

盧水胡人也隆安初起兵立段業為涼王業忌蒙遜出為西安太守是歲蒙遜入弒業稱大都督大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大赦改元以後將軍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與諸將討桓元元遂舉兵反二月元敗王師於姑孰　三月鎮北將軍劉牢之叛附於元元顯軍潰元入建康自為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之恩赴海死元以恩黨盧循為永嘉太守　禿髮利鹿孤死弟傉檀嗣立　夏四月元出屯姑孰　三吳大饑　五月盧循寇東陽郡　冬十二月元殺會稽王道子

二

四　二月興立其子泓為太子

五

三　三月利鹿孤卒

景王禿髮傉

二　將軍涼州牧張掖公

三

三

二 春三月盧循遣兵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破之 桓元自稱大將軍

三

五

六

二 檀弘昌元 傉檀利鹿孤弟利鹿孤卒傉檀僭稱涼王

三

四

四

甲辰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元自為相國楚王　冬十一月元還帝永安宮移太廟神主於琅邪國　十一月元篡位稱楚改元建始以帝為平固王還于尋陽

三　春二月帝在尋陽建武將軍劉裕幸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起義討元　三月元走留臺推裕為鎮軍將軍毅為冠軍將軍無忌為輔國將軍元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追之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　夏四月元挾帝入江陵何無忌等破元於桑落州元挾帝東下　五月劉毅等破元於峥嶸洲元挾帝旋江陵寧州督護馮遷擊斬元乘輿反正　閏六月元將桓振陷江陵帝幸賊營　秋七

四

六

天賜元

南涼是歲傉檀畏秦之彊去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

四

五

五　暠立其子歆為世子

月永安何皇后崩　冬十月盧循陷番禺執其將徐道覆陷始興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劉毅軍次于馬頭桓振以帝屯于江津振武將軍劉道規擊元將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邪王德文幸道規舟大赦改元　三月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於江陵　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肅擊斬之帝至自江陵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加鎮軍將軍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　夏四月劉裕出鎮京口　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元餘黨荊州江豫皆平　秋九月南燕慕容德卒其兄子超僭襲偽位

五

七

二

南涼

五

六　夏四月德封兄子超為北海王九月德卒

北海王超　太上元年

建初元春正月暠自稱為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改元為建初是歲暠遷都于酒泉

二
夏六月秦以禿髮傉檀為涼州刺史守姑臧　冬十月論匡復功封車騎將軍劉裕為豫章郡公撫軍將軍劉毅為南平郡公右將軍何無忌為安成郡公以左將軍孔安國為尚

六

八

三

南涼　傉檀都于姑臧

六

二

二

超德兄北海王納之子也德無子以超為太子德卒超襲偽位即其年改元為太上

書左僕射

三 春二月赦　夏五月大水　六月姚興將赫連勃勃僭稱大夏天王　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是歲燕馮跋弑其主慕容熙立高雲為天王

建始元 秋七月中

衛將軍馮跋作亂逐熙立夕陽公高雲為主熙遇弑

惠懿帝高雲正

九

四

南涼

七

三

三

夏世祖赫連勃勃龍昇元

勃勃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衛辰之子為姚興

四　春正月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加車騎將軍劉裕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太保武陵王遵卒　夏四月尚書左僕射安國卒加吏部尚書孟昶左

二

十

五

嘉平元　是歲

七

四

四

二

始元年　雲熙之養子也熙被逐雲僭立改元正始復姓高氏以跋爲相

將鎮朔方是歲夏六月叛典稱天王國號大夏建元龍昇

僕射 冬十一月雷大風 禿髮傉檀復稱王

五 春正月赦以撫軍將軍劉毅為衛將軍開府加輔國將軍何無忌鎮南將軍 尋陽地震 二月乞伏乾歸自秦逃歸 三月恒山崩 大雪 車騎將軍劉裕伐南燕 夏六月震太廟 裕大破慕容超兵於臨朐 遂圍廣固 秋九月乞伏乾歸復稱秦王 冬十月燕弒其君雲馮跋僭稱天王 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殺紹襲立 十二月太白犯虛危

三 冬十月雲寵臣離班桃仁弒雲

北燕 太祖 馮跋

十一

西秦 高祖 乞伏乾歸 更始元年 是歲春乾

傉檀復稱涼王改元嘉平

六 冬十月清河王紹弒珪天安殿

太宗 明

二

八

五

五

三

太平元

跋長樂信都人世寶為中衛將軍建始初遂熙立雲至是雲遇弒跋討賊自稱

歸子熾磐起兵叛秦乾歸聞之自秦逃歸命熾磐鎮苑川自率衆徙都度堅山秋九月乾歸復

元皇帝拓跋嗣

永興元

六 春二月劉裕拔廣固獲慕容超齊地平 盧循寇長沙南康廬陵豫

二 天王國仍號燕年稱太平

十

二

二 稱為泰王改元更始

二

三

三 春 嗣道武長子道武賜嗣母死嗣哀甚為道武所譴出逃絡弑逆嗣入討賊襲位改元

九

六

六

四

章陷之劉裕引軍還　三月江荆都督何無忌討盧循兵敗死之　夏五月豫州都督劉毅討盧循大敗循進逼建康　六月劉裕自為太尉中書監加黄鉞復辭　秋七月盧循退尋陽劉裕遣兵追之　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徐道覆冠荆州刺史劉道規破之　十二月劉裕大破盧循于豫章循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追之

秋八月乾歸復都苑川自是攻秦略陽南安隴

月傉檀為北涼沮渠蒙遜所逼遷都樂都姑臧尋入北涼

春二月晉拔廣固超被執國亡

	七 春二月劉藩斬徐道覆于始興 三月劉裕受太尉中書監命 夏四月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斬之	八 春二月以吳興太守孔靖為右僕射 二月山陰地陷有聲如雷 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荊寧秦雍軍事 六月乞伏乾歸遇弒世子熾磐立 秋七月征西將軍劉道規卒 八月皇后王氏崩 九月太尉裕帥師襲江陵殺都督劉毅 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稱西河王 太尉裕自為
	二	四
西諸鄧皆克之	十三	十四
	三 是歲稱藩于秦	四 春徙都譚郊 六月乾歸為凡子公府
	三	四
	四	五
	十	元 始元 冬十
	七	八
	五	六

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是歲廣陵南
康地震四

所弑

太祖乞伏熾磐永康元

月蒙遜還于姑臧稱河西王改元置百官

九

秋九月益州刺史朱齡石平蜀

五

十五

二

熾磐乾歸長子乾歸遇害熾磐襲位稱河南王改元

五

六

二

九

鳳翔元 是歲

甲寅

十　春三月地震　夏六月西秦擊滅南涼　秋七月淮北大風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六

十六

三　夏五月熾磐滅南涼　冬十月復

神瑞元

七　夏五月傉檀出討他郡西秦乞伏熾槃襲樂都樂都潰殺其太子虎

三

十

二　築統萬城

十一

春太尉裕帥師擊荆州都督司馬休之　以吏部尚書謝裕為尚書左僕射　三月太尉裕及司馬休之戰休之敗走遂奔秦　夏五月彗星見　霍山崩出銅鐘六枚　詔太尉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七月京師大水壞太廟辛亥晦日有食之　八月左僕射謝裕卒以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左僕射　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

七

十七

四　稱為秦王

二

四　傉檀歸降于熾磐尋遇害南涼亡

十一　是歲　內附建康

三

十二　春正月太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姚興卒子泓立　三月太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　冬十月將軍檀道濟克洛陽　十二月太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王備九錫復辭不受

八

十八　春正月姚興卒　秦王泓永熙元　泓興

五

泰恒元

五

十二

四

十三

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李暠死子歆立　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攻破潼關　夏四月太尉裕擊魏兵河上敗之太尉裕入洛陽　秋七月太尉裕至潼關遣王鎮惡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安姚泓出降　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　冬十月太尉裕自

九

之太子也興卒泓襲偽位即其年改元為永熙

二

秋七月晉將軍王鎮惡兵克長安泓

六

二

六

十三

春二月李暠卒

五

西涼

公李

進爵為王復辭不受　十二月左僕射劉穆之卒　十二月太尉裕東還留其子義真守長安　赫連勃勃遣兵向長安

出降九月晉太尉劉裕入城執送泓於晉國亡

歆嘉興元年

歆暠世子暠卒歆立稱涼公領涼州牧即其年改元

十四 春正月大赦 青州刺史沈田子殺龍驤將軍王鎮惡安西長史王脩討田子斬之 夏六月太尉裕始受宋公九錫之命 冬十月以李歆為鎮西將軍酒泉公 劉義真殺其長史王脩關中大亂 十一月赫連勃勃陷長安義真自長安逃歸勃勃稱皇帝 彗星見 十二月宋公裕弑帝于東堂時年三十七

恭皇帝 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安帝遇弑宋公裕矯稱遺詔以帝襲尊位

元熙元年 春正月壬辰朔改元 立妃褚氏為皇后 徵宋公裕還京師 有星孛于太微西藩 以驃騎將軍劉道憐為司空 夏四月西涼地震星隕 秋七月宋

十	十一
七	八
三	四
七 是歲稱藩於晉	八
二 是歲受晉封爵	三
昌武元 十一月勃勃即皇帝位改元	真興元

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鎮于壽陽　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以其子桂陽公義真為揚州刺史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宋王裕加殊禮　太史奏有黑龍二見于東方

二夏四月長星出竟天　六月宋王裕還建康僭皇帝位廢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以兵守之明年遇弑時年三十六

宋年譜　北燕　西秦　魏　北涼　夏

宋高祖武皇帝永初元年

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後是歲夏六月受晉禪即皇帝位建國號宋即都建業改元永初追尊皇考為

十二

建弘元　春立子暮末為太子

五

九　是歲擊滅西涼

四　秋七月沮渠蒙遜來伐歆與之戰兵敗為蒙遜所殺而滅

二

孝穆皇帝妣為穆皇后尊王太后為皇太后　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僕射徐羨之加鎮軍將軍左將軍謝晦為中領軍　秋北涼滅西涼　八月立皇子義符為皇太子

二　春正月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司徒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　秋七月地震　九月零陵王殂於秣陵　冬十月授北涼爵命

三　春正月以尚書令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進江州刺史王弘衛將軍開府以太子詹事傅亮為尚書僕射中領軍謝晦為領軍　二月有星孛于虛危　三月帝不豫　夏五月帝崩于西殿時年六十七

少帝　帝諱義符小字車兵高祖之長子也母曰張夫人高祖崩帝襲

十三	十四
二	三
六	七　夏五月立子燾為皇太子監國
十　是歲稱藩于晉	十一
三	四

其國

尊位年十七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羡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　太尉長沙王道憐卒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營室

景平元年元　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　有星孛于東壁　二月太皇太后崩　秋七月尊所生母張氏為皇太后　冬十月有星孛于氐

十五

四

八　十一月嗣　卒于西宮

世祖

太武

帝燾

燾明元太子也明元

十二　是歲受宋爵命

五

甲子

二

春二月巳卯朔日有食之執政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廬陵王義真為庶人　夏五月執政徐羨之等廢帝為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弒之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真　以謝晦行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太祖文皇帝元嘉元年

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母曰章太后徐羨之等以少帝無道廢而弒之迎帝於江陵　秋八月帝至自江陵遂即皇帝位改元為元嘉進司空徐羨之位司徒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尚書令傅亮左光祿大夫開府荆州刺史謝晦鎮北將軍南兖州刺

十六

五

始光元

十三

六

殂燾嗣位

史檀道濟征北將軍　追尊所生胡倢伃為章皇太后

二

春正月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上表歸政大赦　秋八月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本號開府改授司空王弘車騎大將軍開府　赫連勃勃死子昌立

十七

是歲有女化為男子

六

二

十四

七

秋八月勃勃卒

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

昌勃勃世子勃勃卒昌立

三	四	五
春正月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有罪伏誅以開府王弘為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荆州刺史謝晦舉兵反帝自將討之 二月以光祿大夫王敬弘為左僕射豫章太守鄭詳之為右僕射 謝晦兵敗被執伏誅 秋旱	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春正月都下大水 二月魏伐赫連昌禽之夏五月乞伏熾磐卒子暮末立 六月司徒王弘降為衛將軍開府 都下大水 冬十一月乙
十八	十九	二十
七	八	九 夏五月熾磐卒
三	四	神䴥元 春二 元
十五	十六	承元 元
二	三 魏主來伐昌奔上邽魏取統萬	四 春二月昌為魏將尉

未日有食之

秦王暮末永弘元年

暮末熾磐第二子熾磐卒暮末襲位改元

月俘夏赫連昌

眷所禽俘之于平城

夏王赫連定勝光元年

定勃勃第五子偽封平原王昌

六　春正月以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　三月立皇子劭為皇太子　夏四月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為尚書令丹陽尹臨川王義慶為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江夷為右僕射　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星晝見河北地闇泰地震野草皆反

二十一

二

二

二

二　被魏禽定收餘衆奔還平涼僭立改元取長安

七

秋九月馮跋死其弟弘立　冬十月泰還保南安　是歲吳興晉陵義興大水

二十二

秋九月跋病中山公弘作亂跋驚遽而卒

昭成帝弘

弘跋之弟也跋卒弘

三

冬十月慕末為北涼所逼東徙上邽為夏人所拒留保于南安

三

三

三

八 春正月夏滅秦 夏六月赦 赫連定為吐谷渾所滅

殺跋太子翼而自立

太興元

四 春正月夏將韋伐攻南安以慕容末歸殺之國亡

四

義和元 是歲受魏命為涼王

四 六月定為吐谷渾王慕璝所執表送於魏 夏亡

九 春正月進衛將軍王弘為太保加江州刺史檀道濟為司空 夏五

二

延和元

二

			甲戌	
月太保王弘卒　六月加司徒義康領揚州刺史　秋七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為尚書左僕射	十　春正月赦　夏四月沮渠蒙遜卒　其子牧犍立		十一　是歲沮渠牧犍內附冊命為河西王	十二　春正月乙未朔日食赦　封馮弘為燕王　夏四月都下地震　六月丹陽淮南安興義興皆大水
	三		四	五
春正月立子晃為皇太子	二		三	太延元
	三　夏四月蒙遜卒	涼哀王牧犍元　牧犍蒙遜諸子也蒙遜卒牧犍代立改元	二　是歲稱藩于宋	三

十三 春三月殺司空檀道濟　夏五月魏伐燕馮弘失國	六 五月魏人來伐弘奔高麗國滅	二 是歲滅燕 四	
十四 春正月赦鳳皇二見都下	三	五	
十五 秋七月地大震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四	六	
十六 春正月進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領司徒以開府江夏王義恭為司空　夏六月魏滅涼　冬十二月皇太子冠赦	五 是歲滅涼	七 秋八月魏主圍姑臧牧犍出降涼亡	

通志卷二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二十四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年譜第四

南北朝年譜

庚辰　宋太祖文皇帝元嘉十七年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皇后袁氏崩　八月徐兖青冀西州大水　冬十月敕以大將軍領司徒録尚書事彭城王義康為江州

魏世祖太武皇帝太平真君元年

甲申

刺史以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　十一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卒光祿大夫王球為尚書僕射

十八　春二月雨雹　夏五月河水泛溢殺居人　冬十一月尚書僕射王球卒以丹陽尹孟顗為尚書僕射

十九　閏五月都下大水　秋七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九月有客星在北斗因為彗入文昌貫五車掃畢拂天節經天苑季冬乃滅

二十　冬十月雷

二十一　春二月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進位為太尉領司徒　冬十月雷雹

二

三　冬十二月太保盧魯元卒

四

五　春正月皇太子總百揆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侍中古弼輔太子決政　夏四月太宰杜超為其下所害　柔然敕連可汗死

子處羅可汗吐賀真立

二十二	夏六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以尚書僕射孟顗為左僕射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　冬十二月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庶人絶其屬籍徙安成郡	六	
二十三	夏四月赦　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七	
二十四	春正月赦　夏四月河濟俱清是歲徐兗青冀四州大水	八	冬十一月侍中中書監穆壽卒
二十五	秋九月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尚書左僕射	九	冬十月赦
二十六	春二月赦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彗星見太微	十	

二十七　冬十一月赦　十二月魏太武來伐至于瓜步

二十八　春正月殺彭城王義康　二月降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　夏五月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為左僕射　彗星見太微中對帝座

二十九　春三月大風拔木都下大火　冬十二月黃霧四塞

十一　夏六月殺司徒崔浩

正平元年　夏五月大赦改元　六月皇太子晃薨　冬十月司空長孫道主卒

二　春二月中常侍宗愛弒帝于永安宮立南安王余改元承制　冬十月朔余復為宗愛所弒

高宗文成皇帝興安元年

帝諱濬太武嫡孫余遇弒大臣迎帝即位以驃騎將軍元壽樂為太宰錄尚書事長孫渴侯為尚書令尋賜死　追尊皇考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妣閭氏為恭皇后尊保母常氏為保

三十 春正月朔有黑氣東南來覆太極前殿 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司徒 二月元凶劭弑帝于合殿年四十七

世祖孝武皇帝 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三子為都督江州刺史元凶弑逆帝入討賊至新亭即皇帝位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尉南徐州刺史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揚州刺史並録尚書事以江州刺史撫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征虜將軍王僧達為右僕射 夏四月元凶劭始興王濬及同逆並伏誅尊所生母路倢伃為皇太后立妃

太后以樂陵王周忸為太尉平原王陸麗為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忸尋賜死

二 春二月杜元寶謀反伏誅 三月尊保太后為皇太后 閏五月太皇太后赫連氏崩

王氏為皇后　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為太傅領大司馬以撫軍將軍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　六月以丹陽尹褚湛之為尚書右僕射加太傅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以荆州刺史竟陵王誕為侍中驃騎將軍開府揚州刺史　秋七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司空南平王鑠卒以侍中南郡王世子恢為尚書右僕射

甲午

孝建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立皇子子業為皇太子　二月豫州刺史魯爽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兖州刺史徐遺寶舉兵反遣兵討之　夏五月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為尚書右僕射　六月臧質兵敗走武昌為民所斬　省録尚書官　義宣兵

興光元年 春正月以侍中伊馛為司空　秋七月大赦改元為興光

收還江陵伏誅　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既

二　夏五月熒惑入于南斗　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　秋八月三吳大饑　冬十月以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為尚書令

三　春正月皇太子納妃赦　秋九月以丹陽尹劉遵考為尚書左僕射　冬十月太傅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大明元年　春正月朔大赦改元　夏五月吳興義興大水人饑　香琴堂有雙橘連理景陽樓有紫氣清景殿鴟尾中生嘉禾一株五莖

太安元年　冬十月以遼西公常英為太宰

二　春正月立貴人馮氏為皇后　二月立皇子弘為皇太子大赦

三　春正月以漁陽公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　冬十二月州鎮五蝗百姓饑

二 春二月衛將軍尚書令建平王宏以本號開府以丹陽尹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 三月尚書令建平王宏卒 夏四月地震 秋八月中書令王僧達下獄死 九月襄陽郡大水

三 春正月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尚書令 夏四月司空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反廣陵以鎮北將軍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南兗州刺史討誕 秋八月慶之克廣陵斬誕以丹陽尹劉秀之為尚書右僕射加沈慶之位司空

四 夏五月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 秋七月光祿大夫開府何尚之卒 八月雍州大水 秋九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 春正月以中書侍郎高允為中書令

五 春二月司空伊馛卒

和平元年 春正月朔大赦改元 夏四月皇太后常氏崩

五 夏四月加尚書令柳元景左光祿大夫開府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於襄陽為其下所殺 秋九月甲寅日有食之 河濟清 司空沈慶之罷就第 冬十月以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 十二月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

六 春正月赦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左僕射劉延孫卒 秋七月地震有聲如雷兖州尤甚於是魯郡山搖者二 八月以右僕射劉遵考為左僕射以丹陽尹王僧朗為右僕射

七 春正月以右衛將軍顏師伯為尚書左僕射 秋九月以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為兼司徒 冬十月皇太子冠加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

二

三

四

甲辰

開府以開府東海王禕為司空　江東諸郡大旱　十二月加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

八　夏閏月以太宰江夏王義恭領太尉　是月帝崩于玉燭殿時年三十五

前廢帝　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孝武崩帝襲位大赦天下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令　置錄尚書官以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加驃騎大將軍柳元景開府　秋八月皇太后王氏崩　冬十二月以尚書右僕射顏師伯為左僕射加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位司徒是歲大饑

景和元年　春正月乙未朔大赦改元永光　秋八月以尚

五　是歲柔然處羅可汗死其子受羅部真可汗予成立

六　夏五月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

書右僕射顏師伯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　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左僕射顏師伯改元景和　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始興公沈慶之為太尉　冬十一月殺太尉沈慶之立皇后路氏　是月將誅湘東王彧彧使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弒帝于華光殿年十七

太宗明皇帝泰始元年

帝諱彧字休景文帝第十一子廢帝遇弒建安王休仁奉帝稱令書監國　十二月令書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　丙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追尊所生沈倢伃曰宣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

顯祖獻文皇帝

帝諱弘文成長子也母李貴人

文成崩帝襲位大赦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司徒陸麗以渾為太尉以錄尚書事劉尼為司徒尚書左僕射和其奴為司空　秋七月以太尉乙渾為丞相

兵反鎮軍長史袁顗赴之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舉兵反

二　春正月司徒建安王休仁討江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　吳郡吳興義興晉陵山陽並舉兵同逆太后路氏崩　二月臺軍克義興晉陵吳興吳郡會稽　秋八月臺軍克江州殺子勛　江郢荊湘雍五州皆平　冬十月誅安陸王子綏等一十三人　徐州刺史薛安都叛降于魏　立子昱為皇太子　豫州益州皆平

三　春正月魏取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青冀州平　夏五月以太子詹事袁粲為尚書右僕射　秋八

天安元年　春正月朔大赦改元　二月丞相乙渾謀反伏誅　三月以隴西王源賀為太尉是歲州鎮十一旱人饑

皇興元年　春閏正月以頓邱王李峻為太宰　秋八月以皇子宏生大赦改元

月將軍蕭道成鎮淮陰　冬十月巳亥朔日有食之

四　春正月丙辰朔雨草于宮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　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　夏六月殺太尉廬江王禕　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六　夏六月以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袁粲為右僕射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還鎮

七　春正月殺晉平王休祐　夏五月殺司徒建安王休仁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右僕射　秋七月殺巴陵王休若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二　夏六月以昌黎王馮熙為太傅是歲州鎮二十七水旱

三　春正月司空和其奴卒　冬十月太宰李峻卒

四　春二月以東郡王陸定國為司空　夏四月大赦　秋九月司徒劉尼免

五　秋八月帝傳位於皇太子宏自稱為太上皇帝

孝文皇帝延興元年　帝諱宏獻文帝之太子受內禪改元延興

泰豫元年　春二月殺揚州刺史王景文　夏四月加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位司空以劉勔為尚書右僕射是月帝不豫尋崩于景福殿年三十四

後廢帝　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母陳氏明帝崩帝襲位大赦尚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淵輔政　六月立皇后江氏　秋七月尊母陳氏為皇太妃　秋八月中書監蔡興宗卒　冬十一月以郢州刺史劉秉為尚書左僕射

元徽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夏六月壽陽大水　秋八月都下大旱　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進桂陽王休範位太尉

二　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

甲

二　是歲州鎮十一水旱

三　是歲州鎮十一水旱

四　春正月太尉源賀以病免是歲州鎮十三大饑

寅

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尋斬之　六月以蕭道成為中領軍　荆州刺史沈攸之攻江州克之　秋九月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劉秉為丹陽尹　冬十一月帝冠

三

春三月都下大水　秋七月以袁粲為尚書令

四

夏六月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以劉秉為中書令　秋七月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　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準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　冬十月以王僧虔為尚書右僕射

五

夏五月地震　秋七月中領軍蕭道成使帝左右楊玉夫陳萬年等

五

承明元年

春二月司空陸定國坐事免　夏六月皇太后馮氏弒太上皇帝大赦改元承明大司馬萬安國坐法賜死以征西大將軍長樂為太尉尚書左僕射目辰為司徒南部尚書李訢為司空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臨朝稱制　秋七月追尊帝母李貴人為思皇后

太和元年

春正月改元　秋八月赦　冬十二月州郡八

弑帝於仁壽殿時年十五

水旱

順皇帝昇明元年

帝諱準字仲謀明帝第三子廢帝遇弑蕭道成奉太后令立帝改元道成自為司空録尚書事以袁粲為中書監司徒褚淵為衛將軍劉秉為尚書令王僧虔為尚書僕射尊帝母陳氏為皇太妃蕭道成自為驃騎大將軍開府録尚書事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討蕭道成　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道成不克死　以王僧虔為左僕射王延之為右僕射

二

以高允為中書監是歲州鎮二十餘水旱

二

春正月沈攸之軍潰攸之走死臺軍克江陵荊州平以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　二月以王僧虔為尚書令王延之左僕射蕭道成自為太尉

庚申

都督十六州諸軍事以褚淵為中書監司空　三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己巳朔日再食　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冬十月立皇后謝氏

三　春正月領軍將軍蕭賾加尚書右僕射開府　地震建陽門　三月癸卯日有食之　蕭道成自為相國齊公備九錫　齊以王儉為僕射　夏四月齊公道成進爵為王帝禪位於齊齊以帝為汝陰王徙居丹徒尋弒之

齊年譜

齊太祖高皇帝建元元年

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東海蘭陵人受禪建國號齊改年建元追尊考

三　秋九月以司徒東陽王丕為太尉趙郡公陳建為司徒河南公苟頹為司空隴西王源賀卒

右軍將軍承之為宣皇帝妣孝皇后
立太子賾為皇太子以褚淵為司空
秋九月加司空褚淵尚書令

二
春正月大赦以尚書右僕射王儉為左僕射　秋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以司空褚淵為司徒驃騎將軍豫章王嶷為司空

三
夏六月赦　秋七月巳未朔日有食之

四
春三月帝崩于臨光殿時年五十六

世祖武皇帝
帝諱賾字宣遠高帝之長子也高帝崩帝襲尊位大赦以司徒褚淵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為尚書令立皇子長懋為皇太子　夏六月以司徒褚淵為司空　秋八月司空褚淵

四
是歲郡鎮十八水旱

五
夏六月尚書令王叡卒是歲州鎮十二饑

六

甲子

辛　冬十月以中書令王延之為尚書左僕射

永明元年　冬十二月熒惑逆行入于太微　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二　春正月以南兗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為司徒尚書右僕射柳世隆為左僕射丹陽尹李安人為右僕射

三　秋七月左光祿大夫開府王僧虔卒　冬十二月以江州刺史王奐為尚書左僕射

四

五　春正月以太尉豫章王嶷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為司徒尚書右僕射王奐左僕射

七　是歲州鎮凡十三饑

八　是歲州鎮十五水旱

九　冬十二月以侍中淮南王佗為司徒是歲京師及州鎮十三水旱　柔然部真可汗死子伏名敦可汗豆崘立

十　春正月帝始服袞冕　夏六月大赦

十一　是歲春饑　高車伏至羅自立為王

六　春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大霧竟天如煙入人眼鼻二日止　吳興饑

七　春正月以鎮南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豫州刺史西昌侯鸞為右僕射　夏五月尚書令王儉卒以左僕射柳世隆為尚書令

八　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以領軍王奐為尚書左僕射　夏六月大雷雨有黄光竟天照地狀如金都下大風發屋　赦　八月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反遣兵討之子響伏誅

九　春正月癸亥晦日食　二月明堂災樂游正陽堂災

十二　夏四月赦　秋九月司徒淮南王佗卒

十三　夏四月州鎮十五大饑　冬十二月司空苟頹以尚書令尉元為司徒左僕射穆亮為司空

十四　秋九月太皇太后馮氏崩

十五　自春正月不雨至于夏四月　冬十二月以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　柔然殺伏名敦可汗

十 春正月以司徒竟陵王子良為尚書令尚書右僕射西昌侯鸞為左僕射

十一 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敬則為司空　皇太子長懋薨　二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晏為右僕射　夏四月立皇孫昭業為皇太孫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帝崩于延昌殿時年五十四

廢帝鬱林王 帝諱昭業字元尚武帝子文惠太子長子也武帝崩帝襲位大赦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晏為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為右僕射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　尊文惠皇太子為世宗文皇帝尊太妃為皇太后妃何氏為皇后

十六 冬十月以太傅安定王休為大司馬以特進馮誕為司徒

十七 夏四月立皇后馮氏　六月立皇子恂為皇太子　秋八月山陽公尉元卒　冬十月詔營新都於洛陽

甲戌

隆昌元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以鎮軍將軍西昌侯鸞為大將軍　二月太傅竟陵王子良卒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為衛將軍尚書右僕射　夏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鸞弑帝於壽昌殿遂以皇太后令黜帝為鬱林王

廢帝海陵王延興元年帝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西昌侯鸞弑鬱林以皇太后令奉帝纂立改元延興鸞自為驃騎大將軍開府録尚書事封宣城公以尚書左僕射王晏為尚書令以丹陽尹徐孝嗣為左僕射衛將軍沈文季為右僕射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鏘為司徒　八月以前

十八冬十月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　十二月帝自將伐齊

司空王敬則為太尉　以衛將軍盧陵王子卿為司徒　冬十月宣城公鸞自為太傅揚州牧進爵為王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而自立

高宗明皇帝建武元年 帝諱鸞字景栖高帝兄始安王道生之子也帝廢海陵而自立改元建武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　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追尊始安王為景帝妃江氏為懿后追崇妃劉氏為敬皇后立皇子寶卷為皇太子

二

三 秋九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冬閏十二月皇太子冠

十九 春三月太師馮熙卒　秋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于洛陽

二十 春正月詔改姓元氏　秋七月廢皇后馮氏　旱　八月廢皇太子恂為庶人

四　春正月赦　誅尚書令王晏以尚書左僕射徐孝嗣為尚書令

永泰元年　春正月赦　誅河東王鉉等十人　夏四月大赦改元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反兵敗死　秋七月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

廢帝東昏侯　帝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明帝崩帝襲位　冬十一月立皇后褚氏

永元元年　春正月朔大赦改元　夏四月立皇子誦為皇太子赦　秋七月淮水變赤如血　殺尚書右僕射江祏　地震自此至來歲不止都下大水　八月始安王

二十一　春正月立皇子恪為皇太子　三月殺故太子恂　夏六月司空穆亮免　秋七月立昭儀馮氏為皇后

二十二

二十三　春正月太保齊郡王簡卒以長樂太尉咸陽王禧為太尉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為司徒　三月帝南伐不豫次于穀塘原詔賜皇后馮氏死詔司徒勰徵太子於魯陽踐阼

遥光起兵東城領軍蕭坦之討平之以尚書令徐孝嗣為司空領軍蕭坦之為尚書左僕射尋伏誅　冬十月誅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以吳興太守蕭恵休為尚書右僕射侍中王亮為左僕射　十二月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

二　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陽叛降魏　夏四月尚書右僕射蕭恵休卒　將軍崔慧景奉江夏王寳元逼建康兵敗皆死　以豫州刺史蕭懿為尚書右僕射還尚書令以中領軍王瑩為右僕射　秋七月己亥朔日再食　宫中大火　冬十月殺尚書令蕭懿　十二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荊州行事蕭穎冑以南康王寳融起兵

以北海王詳為司空王肅為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夏四月帝崩于穀塘原年三十三

世宗宣武皇帝

帝諱恪孝文第二子母高夫人孝文崩帝襲位追尊皇妣曰文昭皇后是歲州鎮十八水人饑

景明元年春二月復以彭城王勰為司徒　夏四月加司徒勰為大司馬　冬十月改授彭城王勰司徒録尚書事是歲州鎮十七大饑

江陵

三　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以驃騎大將軍晉安王寶義為司徒　長星竟天　二月蚩尤旗見　三月南康王寶融即位於江陵遥廢帝為涪陵王

和帝中興元年　帝諱寶融明帝第八子東昏淫虐不君宣德太后令帝即位於江陵改元中興以相國長史蕭頴冑為尚書令加雍州刺史蕭衍尚書左僕射都督征討諸軍事　秋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蕭衍克加湖魯山郢城降　八月蕭衍克尋陽　九月蕭衍引兵東下　冬十月蕭衍圍建康　十一月尚書令蕭頴冑卒　十二月冠軍將軍王珍國及其副張稷弑涪陵王蕭衍入建康以宣德太后令廢

二　春正月司徒彭城王勰以老歸第進太尉咸陽王禧位太保以司空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録尚書事　以太保咸陽王禧領太尉以大將軍廣陵王羽為司空　三月青齊徐兖等四州大饑　夏五月廣陵王羽卒太保咸陽王禧謀反賜死　立皇后于氏　冬十一月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為司空大將軍北海王詳為太傅領司徒

涪陵王為東昬侯自為大司馬承制行事

二 春正月宣德太后稱制以大司馬長史王亮守尚書令　二月衍自為相國梁公加九錫　梁以沈約為僕射范雲為侍中梁公自進爵為王　三月帝禪位於梁梁封帝為巴陵王尋弒之年十七

三 夏閏四月司空穆亮卒

梁年譜　魏　東魏　西魏

梁高祖武皇帝天監元年

帝諱衍字叔達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皇考鎮軍將軍順之於齊高帝為始族弟妣張氏夏四月受齊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兼尚書令王亮為尚書令右僕射沈約為尚書僕射追尊皇考為文皇帝皇妣為獻皇后

甲申

秋七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立皇子統為皇太子是歲大旱

二　春正月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為右僕射　尚書令王亮廢為庶人　夏五月尚書右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將軍周捨同參決國政　六月以中書監王瑩為尚書右僕射謝朏為司徒

三　春正月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以太子詹事柳惔為右僕射　三月隕霜殺草　夏六月大赦

四　春正月赦是歲大有年

五　春正月起前司徒謝朏為中書監司徒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四　七月以彭城王勰為太傅

正始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夏五月太傅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六月旱　冬十二月以高陽王雍為司空

二

三　是歲柔然庫者可汗死其子佗汗可汗伏圖立

冬十一月都下地震生白毛　十二月司徒謝朏卒

六　夏四月以江州刺史王茂為尚書右僕射右光祿大夫沈約為左僕射　秋八月赦都下大水　冬閏十月以開府臨川王宏為司徒以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為尚書令以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為兼尚書右僕射左光祿大夫夏侯詳為左僕射　十二月左僕射夏侯詳卒

七　夏五月都下大水　秋八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八　夏四月以司徒臨川王宏為司空揚州刺史　秋八月丙午朔日有

四　秋八月敦煌大饑　九月以司空高陽王雍為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司空

永平元年　秋七月立夫人高氏為皇后　九月殺太師彭城王勰　是歲高車敗柔然于蒲類海殺佗汗可汗其子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醜奴立

二　冬十月司空廣陽王嘉為司徒

食之

九 春正月左光祿大夫王瑩為尚書令

十 春正月赦荆州言有騶虞見 夏六月以國子祭酒張充為尚書右僕射 冬十二月山車見臨城縣 冬十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十一 春正月司空臨川王宏進位太尉以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 夏五月己未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以吳郡太守袁昂為兼尚書右僕射 降太尉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

十二 夏四月都下水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加揚州刺史臨川王宏位司空司空王茂為驃騎將軍江州刺史

三 春三月皇子詡生赦

四 春二月青齊徐兗四州饑 三月司徒廣陽王嘉卒

延昌元年 春正月以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 二月州郡凡十一大水 夏旱 冬十月立皇子詡為皇太子

二 春二月六鎮饑 進高陽王雍位太保 夏五月壽春大水 青州饑是夏十三郡大水 冬十月雨肆地震

甲午

十三　春二月震于西南天如裂　夏六月都下訛言有棖棖取人肝肺及血以飼天狗百姓大懼二旬而止

十四　春正月朔皇太子冠赦　夏四月驃騎將軍王茂卒

三

四　春正月帝崩于式乾殿年三十三

肅宗孝明皇帝

帝諱詡宣武之第二子也母曰胡充華宣武崩帝襲位赦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　二月司徒高肇以罪賜死進太保高陽王雍位太傅領太尉以司空清河王懌為司徒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為司空尊胡充華為皇太妃　秋八月領軍于忠矯詔殺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傅高陽王雍官尊皇太妃為皇太后進司徒清河王懌為太傅領太尉司空廣平王懷為太保領司徒任城王澄

十五　春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以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為右僕射　秋九月左光祿大夫王瑩卒　大赦

十六

十七　夏六月以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宏為行司徒　冬十月行司徒臨川王宏即正

十八　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書令右僕射王暕為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

為司空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是月皇太后臨朝稱制

熙平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是歲柔然大破高車殺其王彌俄突

二　春三月司徒廣平王懷卒以太后父胡國珍為司徒

神龜元年　夏四月司徒胡國珍卒　秋九月太后胡氏弑其故太后高氏

二　夏五月以司空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　冬十二月司徒任城王澄卒

為右僕射

普通元年 春正月朔大赦改元丙子日有食之以司徒臨川王宏為太尉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為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江淮海並溢 九月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

二 春二月赦 夏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琬琰殿火 秋八月始平郡石鼓村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正光元年 秋七月侍中元义中常侍劉騰奉帝章前殿矯皇太后詔歸政幽皇太后於北宮殺太傅清河王懌 是月帝加元服大赦改元 八月以太師高陽王雍為丞相 冬十月以儀同三司汝南王悅為太尉 十一月以司空京兆王繼為司徒 是歲柔然殺伏跋可汗其弟阿那瓌立尋來奔國人立婆羅門為可汗

二 春三月以儀同三司劉騰為司空 夏四月進司徒京兆王繼位太保以儀同三司崔光為司徒 秋旱 高車擊柔然柔然可汗婆羅門來降分柔然為二以處阿那瓌婆羅門

甲辰

三 春正月以吳郡太守王暕為尚書左僕射 都下地震 夏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再食

四 春正月赦 冬十月以中衛將軍袁昂為尚書令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尚書僕射王暕卒

五 夏六月有龍鬬于曲阿王陂 是歲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

六 春正月赦 秋七月赦 冬十二月都下地震

三 冬十二月以太保京兆王繼為太傅以司徒崔光為太保 是歲高車王弟越居殺其王伊匐而自立

四 春三月司空劉騰卒冬十一月太保崔光卒以太尉汝南王悅為太保 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

五 夏四月高平敕勒胡琛反 秦州人莫折大提反尋死子念生代領其衆 冬十月營州人就德興反叛

孝昌元年 春正月以太師京兆王繼為太尉 三月柔然阿那瓌自稱敕連頭真可汗 夏四月皇太后復臨朝稱制誅尚書令元乂 秋八月柔元鎮民杜洛周反 冬十二月山胡劉蠡升反

七 夏四月太尉臨川王宏卒 冬十一月赦

大通元年 春正月以尚書右僕射徐勉為尚書左僕射 三月大赦改元大通

二 是歲以魏北海王顥為魏主使將軍陳慶之送之北還

二 春正月以太保汝南王悅領太尉 是月五原降户鮮于脩禮反 夏四月赦 五月以丞相高陽王雍為大司馬 秋八月賊帥元洪業殺鮮于脩禮其黨葛榮殺洪業自立

三 春正月以司空皇甫度為司徒齊王蕭寶夤為司空加司徒皇甫度位太尉 夏四月以蕭寶夤為西討大都督 秋九月秦州人殺莫折念生 冬十月蕭寶夤反於關中

四 春正月行臺長孫稚討蕭寶夤敗之寶夤奔万俟醜奴 葛榮殺杜洛周并其衆 二月太后胡氏進毒弒帝於顯陽殿時年十九太后詔立臨洮王世子釗 三月大都督爾朱榮舉兵於晉陽 夏四月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為帝沈太后及幼主于河殺丞相高陽王雍等以下二千人

敬宗孝莊皇帝永安元年

帝諱子攸彭城王勰第三子也母曰李妃爾朱榮入洛奉帝即位于河陽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尚書令太原王改元建義以前太尉江陽王繼為太師司州牧北海王顥為太傅清泉侯李延實為太保遷太傅并州刺史元天穆為太傅開府楊椿為司徒頓邱公穆紹領尚書令殿中尚書元諶為右僕射　立皇后爾朱氏　夏五月爾朱榮還晉陽以元天穆為侍中錄尚書事　秋七月爾朱榮自為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高平鎮民万俟醜奴僭號　八月爾朱榮禽葛榮冀定滄瀛殷皆平改元永安爾朱榮自為大丞相司徒楊椿為太保城陽王徽為司徒冬十月太

中大通元年 春正月赦 冬十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大赦改元

二 夏四月大雨雹 秋九月有長星見

師江陽王繼卒

二 春正月追尊皇考為文穆皇帝妣李氏為皇后 夏五月元顥陷滎陽帝北巡元顥入洛 秋七月爾朱榮破元顥顥走死榮自為天柱大將軍元天穆為太宰以司徒王徽為大司馬太尉 閏月以吏部尚書楊津為司空 九月以前司空蕭贊為司徒 冬十月以大司馬太尉城陽王徽為太保司徒蕭贊為太尉雍州刺史長孫承業為司徒

三 夏四月雍州刺史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蕭寶夤禽之 秋七月以宇文泰為征西將軍行原州事 九月天柱大將軍爾朱榮至洛陽與太宰元天穆皆伏誅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於

三

春正月赦　夏四月皇太子統薨　六月已亥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大赦　以尚書何敬容為尚書右僕射

長子正號建明　冬十一月以司徒長孫承業為太尉臨淮王彧為司徒　十二月爾朱兆及度律襲京師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幸永寧寺殺皇子亂兵殺司徒臨淮王彧左僕射范陽王誨爾朱度律自鎮京師爾朱兆遷帝於晉陽尋弒之時年二十四　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

節閔帝普泰元年

帝諱恭字脩業廣陵王羽之子母王氏爾朱氏以長廣王曄無人望廢之而立帝以是歲春二月即位改元普泰封長樂王曄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王肅為太師淮陽王欣為太傅爾朱仲遠天光並為大將軍柱國大將軍爾朱兆為天柱大將軍晉州刺史高歡為勃海王特進

四

春正月以開府南平王偉為大司馬司空元法僧為太尉尚書令開府袁昂為司空　二月以太尉元法僧還北主魏　秋七月星隕如雨　九月加司空袁昂為尚書令　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清河王亶為太傅尚書令爾朱世隆為太保趙郡王諶為司空　夏四月以侍中爾朱彥伯為司徒　六月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討爾朱氏　秋七月爾朱世隆等殺前太保楊椿前司空楊津　九月以爾朱仲遠為太宰爾朱天光為大司馬　追尊皇考為先帝妣為先太妃　冬十月勃海王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朗即位於信都改元中興自為丞相敗爾朱兆等軍於廣阿

二

春三月中興主朗入鄴高歡自為太師　閏月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高歡擊破之　夏四月將軍斛斯椿執爾朱天光度律送鄴世隆伏誅仲遠奔梁　高歡廢帝及中興主立平陽王脩

五　春正月赦　都下地震　長星見　三月大司馬南平王偉卒　夏四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五月都下大水　冬十月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

孝武帝永熙元年　帝諱脩字孝則廣平王懷第三子母李氏高歡廢二主假節閔帝詔冊禪位于帝改元太昌高歡自為丞相　五月封中興主為安定王　節閔帝遇弒以太傅淮陽王欣為太師司徒趙郡王諶為太保司空南陽王寶炬為太尉太保長孫承業為太傅開府清河王亶司徒　冬十一月殺安定王朗及東海王曄以汝南王悅為侍中大司馬開府尋誅之　十二月赦改元永興尋改永熙立皇后高氏

二　春正月勃海王高歡討滅爾朱兆　追尊皇考為武穆皇帝太妃馮氏武穆皇后妣李氏為皇太妃　二月以咸陽王坦為司空　三月太師

甲寅

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為右僕射

六

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熒惑入南斗是歲魏分為二

魯郡王肅卒以太保趙郡王諶為太尉太尉南陽王寶炬為尚書令太保秋七月太師廣陵王欣為大司馬太尉趙郡王諶為太師前司徒賀拔允為太尉

三

春正月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行臺賀拔岳　夏四月夏州刺史宇文泰討殺悅以泰為大都督　六月勃海王高歡反　秋七月帝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承制　帝至長安以宇文泰為大將軍尚書令進

東魏孝靜皇帝

帝諱善見清河王亶世子母胡妃孝武入關勃海王高歡以是歲冬十月推帝即位大赦改元天平以太師趙郡王諶為大司馬司空南陽王坦為太尉

大同元年 春正月赦改元 冬十月雨黃霧如雲 十一月侍中徐勉卒

大丞相 冬十月高歡立清河王世子善見尋遷鄴是為東魏 閏十二月丞相泰鴆帝年二十五

文皇帝大統元年 帝諱寶炬孝文帝孫京兆王愉之子母楊氏從孝武入關拜太宰錄尚書事孝武遇弒宇文泰奉帝以春正月即尊位大赦改元追尊皇考為

開府高盛為司徒開府高昂為司空 車駕北遷於鄴以尚書令元弼為洛陽刺史鎮洛陽 十二月燕郡王賀拔允卒

天平二年 春二月以太尉咸陽王坦為太傅司州牧西河王悰為太尉 三月以司徒高盛為太尉司空高昂為司徒濟陰王暉業為司空

文景皇帝妣楊氏為皇后丞相畧陽公宇文泰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改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為太保廣平王贇為司徒立妃乙氏為皇后立皇子欽為皇太子以廣陵王欣為太傅儀同三司万俟壽樂于為司空　夏五月安定公宇文泰自加柱國　秋七月以開府念賢為太尉司空万俟壽樂于為司徒開府越

秋八月司空濟陰王暉業坐事免　冬十月閶闔門災龍見于并州人家井中

二　夏四月以開府元法僧為太尉　冬十一月雨黃塵如雪京師地震又生白毛

勒肱為司空　冬十月太師上黨王長孫承業卒　十二月以太尉念賢為太傅荊州刺史梁景叡為太尉

二　春三月以涼州刺史李叔仁為司徒司徒万俟壽樂于為太宰　夏五月司空越勒肱卒　秋九月以扶風王孚為司空太保斛斯椿為太傅　是歲關中大饑

三　春正月勃海王世子澄為尚書令大行臺大都督　三月以開府華山王鷙為大司馬　夏四月太尉高盛卒　六月趙郡王諶卒　秋七月赦　八月并肆汾建四州

三 春正月朱雀門災 雨灰黃色
二月以護軍蕭藻為尚書左僕射
秋七月青州雨雪害稼 九月侍
中太尉元法僧卒 冬十月都下地
震 是歲大饑

三 春二月大赦
夏四月太傅斛
斯椿卒 五月以
廣陵王欣為太宰
以賀拔勝為太師
六月以司空扶
風王孚為太保太
尉梁景叡為太傅
司徒廣平王贊為
太尉開府儀同三
司王盟為司空
冬十月安定公宇

霣霜大饑 冬
十二月以并州
刺史尉景為太
保大司馬清河
王亶卒太傅咸
陽王坦為太師

四 春正月以汝陽
王暹為錄尚書
事 夏四月赦
冬十月以咸
陽王坦為錄尚
書事 十一月
以驃騎大將軍
万俟普為太尉

文泰大破東魏軍於沙苑泰自為柱國大將軍

四 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辛丑日再食 秋七月赦

四 春二月廢皇后乙氏 三月立蠕蠕女郁久閭氏為皇后大赦以司空王盟為司徒

元象元年 春正月赦改元 夏山東大水

五 春三月以丹陽尹何敬容為尚書令以吏部尚書張纘為尚書左僕射

五 夏五月開府李弼為司空 秋七月以司空扶風王孚為太尉

興和元年 春正月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 夏五月立皇后高氏大赦 汝陽王暹卒 冬十一月大赦改元興和

六 夏閏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赦 九月司空袁昂卒	七 春正月赦 二月都下地大震	八 冬十二月盧子略作亂於廣州參軍陳霸先討擊平之
六 春正月太尉扶風王孚卒 冬十一月太師念賢卒	七	八 秋八月太尉王盟為太保
二 春正月以太保尉景為太傅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庫狄干為太保 大赦 夏六月大司馬華山王鷙卒	三 冬十一月以開府彭城王韶為太尉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 是歲大稔	四 夏四月以侍中廣陽王湛為太尉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太尉彭城

九 春閏正月地震復生毛 三月以
太子詹事謝舉為尚書僕射

九 春二月東魏北
豫州刺史高仲
密內附以仲密為

武定元年 春正
月朔大赦改元

王韶為錄尚書
事太傅尉景坐
事免以太保庫
狄干為太傅領
軍將軍婁昭為
大司馬封祖裔
為尚書右僕射
秋八月以開
府吏部尚書侯
景為兼尚書僕
射河南行臺
冬十一月驃騎
大將軍西河王
悰卒

甲子

	十 夏四月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 秋九月大赦
侍中司徒 秋七月赦 以太保王盟為太傅以太尉廣平王贊為司空 冬十二月以司空李弼為太尉	十 夏五月太師賀拔勝卒
二月勃海王高歡敗西魏師於邙山 夏五月以兼僕射侯景為司徒 秋八月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為大司馬	二 春三月以開府孫騰為太保勃海王世子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為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尚書令太原公高洋為左僕射 夏五

十一　春正月震華林園光嚴殿重雲閣	
十一　夏五月太傅王盟卒	
三　夏五月大赦　冬十二月以司空侯景為司徒以中書令韓軌為司空太	月太尉廣陽王諶卒　秋八月尚書令司馬子如坐事免　九月以開府濟陰王暉業為太尉太師咸陽王坦免　冬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以司徒高隆之為尚書令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

保孫騰為錄尚書事

中大同元年 春正月曲阿縣建陵隧口石辟邪起舞有大虵鬬隧中其一被傷走青蟲食陵樹葉略盡 三月赦 夏四月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災 六月竟天有聲如風水相薄

十二 秋九月東魏勃海王高歡攻玉壁不克歡有疾十二月燒營而歸

四

太清元年 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大赦 十二月白虹貫日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 三月大赦改元 秋八月以大將軍侯景錄行臺尚書事

十三 春二月以開府若干惠為司空東魏司徒侯景據潁川以河南六州內附授景太傅河南大行臺 夏五月以太傅侯景為大將軍以開府獨孤信為大司

五 春正月勃海王高歡卒司徒侯景叛降西魏 二月侯景復背西魏降梁 夏五月赦以尚書僕射襄城王旭為太尉太原公高洋為尚

馬　秋七月司空若干惠卒　大將軍侯景據豫州叛

書令領中書監青州刺史尉景為大司馬開府庫狄干為太師錄尚書事孫騰為太傅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司空韓軌為司徒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司空司徒高隆之錄尚書事徐州刺史慕容紹宗為尚書左僕射高陽王斌為右僕射　大司馬尉景卒　秋七月大將軍高

二　春正月朔兩月相承如鉤見西方以尚書僕射謝舉為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為僕射　夏六月天裂西北　秋八月侯景舉兵反　九月地震生白毛益州市有飛蟲萬羣螫人死　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遂自橫江濟采石直至建業臨賀王正德率衆附賊　十一月景

十四　春正月以開府趙貴為司空　夏五月安定公宇文泰自為太師　以廣陵王欣為太傅以李弼為大宗伯趙貴為大司寇司空于謹為

澄還晉陽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勃海王　大將軍澄幽帝宮中殺侍讀荀濟等　九月梁貞陽侯淵明寇徐州應侯景左僕射慕容紹宗大破禽之

六　春三月以太尉襄城王旭為大司馬以開府高岳為太尉

立正德為帝　十二月天西北裂
尚書令謝舉卒

大司空

三 春正月白虹貫日流星墮武庫熒惑守心　侯景圍城不解以景為丞相　三月景陷臺城廢正德　夏五月帝崩于淨居殿年八十六

太宗簡文皇帝 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母丁貴嬪武帝崩帝立追尊貴嬪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　以南康王會理為司空俄還尚書令　立皇子大器為皇太子　秋七月九江饑　八月侯景自為儀同三司　冬十月地震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十五 冬十二月封梁雍州刺史蕭詧梁王

七 秋八月立皇子長仁為皇太子　盜殺勃海王高澄　大赦　冬十月以開府咸陽王坦為太傅以開府潘相樂為司空　十一月以并州刺史彭樂為司徒

大寶元年 春正月朔大赦改元　天雨黃沙　月晝見於

十六 秋九月大赦

八 春正月高洋自為丞相都

東方　以尚書僕射王克為左僕射

大旱人相食　秋九月侯景自進

位相國漢王尋宇宙大將軍都督六

合諸軍事

督封齊王　二

月尚書令高隆

之為太保　夏

五月帝遜位于

齊齊奉帝為中

山王

齊顯和文宣帝天保元年

帝諱洋字子進

勃海王第二子

母婁氏受禪改

元追尊皇考獻

武皇帝尊母婁

氏皇太后立皇

后李氏皇子殷

為皇太子以太

師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司馬子如為司空 秋七月以尚書令封隆之録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

二 秋八月侯景廢帝為晉安王害皇太子大器及皇子二十餘人矯帝詔立豫章王棟為帝幽帝永福省棟即位改元天正 冬十月侯景弑帝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 侯景廢豫章王棟自立為漢帝改元太始

世祖孝元皇帝 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母

十七 春三月帝崩於乾安殿時年四十五

廢帝 帝諱欽文帝長子也母乙皇后文帝崩帝襲位 立妃宇文氏為皇后

二 春二月太尉彭樂謀反誅 三月司空司馬子如免 夏六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 冬十二月弑中山王

阮脩容位荊州刺史簡文遇害帝以大難未平未即尊位

承聖元年 春三月鎮軍將軍王僧辯江州刺史陳霸先討殺侯景 夏四月武陵王紀僭位於成都 五月以王僧辯為司徒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 冬十一月帝即尊位於江陵改元承聖時有兩日並見立皇子方矩為皇太子追尊所生阮脩容為文宣太后 十二月星隕吳郡淮南有象數百壞人屋舍	二 春正月以尚書王褒為尚書僕射 江夏宮南門鶬壯飛 三月有兩龍見湘州 秋七月武陵王紀伏誅蜀入於魏
西魏元年 其年號只稱元年	二 秋八月大將軍尉遲迥克蜀 安定公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
三	四 冬十一月突厥攻柔然帝擊破之遷柔然於馬邑川突厥請降

甲戌

三 春二月主衣庫妖蛇見 三月以王僧辯為太尉 夏四月以陳霸先為司空 六月有黑氣如龍見内殿 冬十月魏柱國于謹來伐十一月入江陵帝被執尋殺之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推晉安王為梁王承制 故昭明太子之子詧以魏命稱帝於江陵

三 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更立恭帝

恭皇帝元年

帝諱廓文帝第四子宇文泰黜廢帝復國姓為拓跋氏仍稱元年是歲平江陵

五 秋八月以清河王岳為太保安德王軌為大司馬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大將軍司空尉粲為司徒太子少師侯莫陳相為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録尚書常山王演為尚書令上黨王渙為右僕射 録尚書事高隆之卒

四 春二月晉安王至建業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録尚書事驃騎大

二

六 春納梁貞陽侯

後梁中

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二十人　以湘州刺史蕭循為太尉廣州刺史蕭勃為司徒　三月齊人送貞陽侯淵明來主梁　秋七月王僧辯納淵明即位年號天成以梁王為皇太子　九月陳霸先襲殺僧辯黜淵明立王為帝

敬皇帝紹泰元年

帝諱方智字慧相元帝第九子也母夏氏陳霸先既黜貞陽侯以帝即尊位大赦改元為紹泰以貞陽王淵明為司徒建安郡公陳霸先自為尚書令　以太尉循為太保司徒淵明為太傅尊所生夏氏為皇太后立妃王氏為皇后

蕭淵明為梁主　冬十一月誅太保清河王岳　是歲突厥滅柔然

宗宣帝

太定元

帝諱詧梁昭明太子統之子也以魏命即位江陵是歲改元大定是為後梁以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王操為五兵尚書賞刑制度並同王者惟上

疏于魏則稱臣奉其正朔立妃王氏為皇后子歸為皇太子

太平元年

夏五月建安公淵明卒　秋七月陳霸先自為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　以開府侯瑱為司空　八月太保鄱陽王循卒　九月大赦改元　陳霸先自為丞相錄尚書事改封義興公以吏部尚書王通為右僕射　冬十二月進太尉蕭勃為太保

三

春正月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為太師冢宰柱國李弼為大司徒趙貴為太保大宗伯尚書令獨孤信為大司馬　以于謹為大司寇侯莫

七

二

陳崇為大司空　冬十月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立　十二月帝詔禪位于周周奉帝為宋公明年弒之

周閔帝

帝諱覺安定公泰世子母元氏泰卒兄子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正位以魏主詔冊禪位於周

丁丑

二　春二月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兵敗為其下所殺　秋九月丞相陳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冬十月陳公霸先自進爵為王是月帝遜位于陳陳奉帝為江陰王尋害之時年十六

陳年譜　梁　北齊　後周　後

陳高祖武皇帝永定元年

帝諱霸先字興國吳興長城下若里人姓陳氏受梁禪改元永定即都建業追尊皇考為景皇帝妣董氏為安皇后立夫人章氏為皇后　冬十一月都下火

元年　春正月追尊皇考文公為文王妣為文后立妃元氏為王后以大司徒李弼為太師大宗伯趙貴為太傅大冢宰大司馬獨孤信為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為大司馬　二月以大司空侯莫陳崇為太保大司馬晉國公護為大

八　夏四月以太師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左僕射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左僕射上黨王渙錄

三

冢宰柱國賀蘭祥為大司馬高陽公達奚武為大司寇　三月賜衛國公獨孤信死　秋九月晉公護廢帝尋弒之

世宗明皇帝元年

帝諱毓小名統萬突文帝長子母姚夫人孝閔踐阼以帝為岐州刺史

尚書事　是歲大蝗

二 春正月以開府侯瑱為司空 大赦 三月郢州刺史王琳立梁永嘉王莊為帝於郢州 夏四月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煙屬天 五月都下地震	
二 春正月大冢宰晉公護自為太師 夏四月天王后獨孤氏崩 秋七月順陽獻三足烏大赦	晉公護既廢孝閔迎帝於岐州入繼大統仍稱元年 立妃獨孤氏為后 冬十月太師李弼卒
九 夏四月大旱 五月以尚書令長廣王湛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右僕射前左僕射楊愔為尚	
四	

三

夏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六月帝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

世祖文皇帝

帝諱蒨字子華高祖兄昭烈王之長子也

武成元年

春正月晉公護歸政於帝

十

春正月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三月以侍

書令　冬十一月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尉粲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以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司徒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王渙

五

高祖子昌頊以江陵之陷没於長安及高祖崩內無嫡嗣大位遂以皇后令稱遺詔立帝尊皇后為皇太后以司空侯瑱為太尉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為司空　秋九月立皇子伯宗為皇太子立妃沈氏為皇后

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為總管　夏五月以大宗伯侯莫陳崇為大司徒大司寇達奚武為大宗伯武陽公豆盧寧為大司寇柱國輔城公以邕為大司空　六月大雨霖　秋八月改天王稱皇帝追尊文王為文皇帝大赦改元

中高德正為右僕射　夏閏四月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為兼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為左僕射兼司空彭城王浟為兼太尉攝諸軍事　秋八月殺左僕射高德正　冬十月帝暴崩晉陽宮德陽堂年三十一

廢帝 帝諱殷字

正道文宣長子母李皇后文宣崩帝立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以右丞相斛律金為左丞相録尚書常山王演為太傅司徒長廣王湛為太尉司空段韶為司徒平陽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

天嘉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太尉侯瑱擊破王琳 琳及其主蕭莊奔齊 秋九月彗星見

二 夏四月冢宰晋公護進毒弒帝於延壽殿年二十七

高祖武皇帝 帝諱邕字彌俄突文帝第四子也母叱奴太后明帝遇毒晋公護用遺詔迎帝襲位

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

乾明元年六 春正月朔改元 高陽王湜卒以太傅常山王演為太師録尚書事太尉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録尚書事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左僕射 太師常

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演自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為太傅司徒段韶為大將軍前司徒平陽王淹為太尉司空平秦王歸

彦為司徒彭城王浟為尚書令　夏五月以開府劉洪徽為右僕射　秋八月常山王演以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而自立明年弒之

肅宗孝昭皇帝皇建元帝諱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文宣

二

春正月大赦　三月太尉湘州刺史侯瑱卒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周武帝保

二

冬十月以尚書令彭

母弟也即位改元皇建復尊太皇太后為皇太后以太傅長廣王湛為右丞相太尉平陽王淹為太傅尚書令彭城王湝為大司馬　冬十一月立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皇太子

七

冬十月甲戌朔日再食

定元年春正月改元赦大冢宰晉公護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以少傅尉遲綱為大司空

城王湝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十一月帝崩于晉陽宮年二十七

世祖武成皇帝太寧元年帝諱湛神武第九子孝昭之母弟也孝昭崩帝襲位改元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為太傅右僕射趙郡

三

秋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以侍中到仲舉為右僕射

二

夏五月以柱國隋公楊忠為大司

河清元年

春正月立妃

王叡為尚書令太尉尉粲為太保尚書令段韶為大司馬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太保彭城王浟為太師錄尚書事博陵王濟為太尉中書監任城王湝為左僕射

八

春正月中宗殂

空　六月柱國蜀公尉遲迥為大司馬

胡氏為皇后立子緯為皇太子大赦以馮翊王潤為左僕射　二月以太宰平陽王淹為太傅領司徒領軍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太宰任城王湝為司徒　夏四月皇太后婁氏崩　改元河清　以右僕射斛律金為尚書令　秋七月

世宗天保元年

世宗諱緯中宗太子也襲位即其年改元

四
春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加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侯瑱開府　六月司空侯安都賜死　冬

三
春三月太保侯莫陳崇賜死　夏

二
春正月以太子太傅魏收兼右僕

二

太宰平秦王歸彥反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禽之以段韶為太傅婁叡為司徒太傅平陽王淹為太宰尚書令斛律光為司空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為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為左僕射

	甲申
十月大赦	五 春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丁未朔日再食
四月以柱國達奚武為太保 有牛足生於背 冬十二月有人生男陰在背後兩足指如獸爪有人生子腰後分為二身	四 夏四月以柱國竇熾為大宗伯 五月以大將軍李穆為柱國改禮部為司宗大司禮
射尋除公 三月兼右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 夏四月并分晉東雍南治蟲 五月齊州八龍見 冬十二月太原雨血	三 春二月赦 盜殺太師彭城王浟 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 侍中武興王普為左僕射尚
	三

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　六月改御伯為納言　秋八月以柱國齊公憲為雍州牧許公宇文貴為大司徒　是歲初詔令百官執笏

書令馮翊王潤為司空　夏四月趙郡王叡為録尚書前司空婁叡為太尉太傅叚韶為太師太尉任城王湝為大將軍　六月雨水　冬十二月太宰平陽王淹卒太師叚韶為太宰司徒斛律光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

六 春正月皇太子冠 夏四月以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為司空 六月彗星見上台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有大風自西南至激壞靈臺候樓 儀賢堂無故自壞

五 春二月以柱國李穆為大司空綏德公陸通為大司寇

四 春正月以任成王湝為大司馬 三月有物隕殿廷如赤漆鼓殿上石自起有神見後園 夏四月大將軍婁叡免 帝禪位皇太子稱太上皇帝

四

後主天統元年

帝諱緯字仁綱武成長子母胡皇后受禪改元天統立妃斛律氏為皇后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為太保司空馮

天康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大赦改元 二月日鬭光微日中見烏 三月以司空安成王頊為尚書令 夏四月帝崩於有覺殿

廢帝 帝諱伯宗字奉業文帝長子文帝崩嗣立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司空

天和元年春正月大赦

朔王潤為司徒錄尚書趙郡王叡為司空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為太尉右僕射趙彥深左僕射

二 冬十月以太保侯莫陳相為太傅以大司馬任城王湝為太保太尉婁叡為大司馬徒馮翊王潤為太保開府韓祖念為司徒

五

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為司徒録尚書事以開府徐度為司空吏部尚書袁樞為左僕射長興太守沈欽為右僕射　秋七月立妃王氏為皇后

光大元年

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尚書左僕射袁樞卒大赦改元　二月安成王頊殺僕射到仲舉　三月以右僕射沈欽為侍中尚書僕射　秋七月立皇子至澤為皇太子　冬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二

夏六月尊所生叱奴氏為皇太后　閏月地震　秋七月梁州言鳳皇集　以太傅燕公于謹為

三

春正月帝冠赦　夏五月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為尚書令　大風晝晦　閏六月左丞相斛律金卒以尚書令東平王儼録尚書事以左僕射趙彦深為尚書令并省右僕射婁定遠為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永右僕射　秋八月以

六

二 春正月安成王頊自為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夏六月彗星見東井 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安成王頊廢帝為臨海王而自立	
三 春三月立皇后阿史那氏	雍州牧 冬十二月太保許國公宇文貴卒
四 春三月以司徒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開府廣寧王	任城王湝為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為大司馬太宰段韶為左丞相太師賀拔仁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為太宰大司馬婁叡為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為太保司徒韓祖念為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為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為司徒是歲山東大饑
七	

高宗宣皇帝帝諱頊字紹世始興昭烈王第二子

既廢帝猶未即尊位

太尉燕公于謹卒 夏四月以太保達奚武為太傅大司馬尉遲迥為太保柱國齊公憲為大司馬 秋八月柱國隨公楊忠卒

孝珩為尚書令 夏四月鄴宮昭陽等殿並災 五月以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為右僕射 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 六月大風發屋拔木 冬十月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 十二月太上皇帝崩于鄴宮乾壽堂時年三

大建元年 春正月帝即位太極前殿大赦改元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為皇后世子叔寶為皇太子以尚書僕射沈欽為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右僕射

四 夏五月柱國尉遲綱卒 秋七月柱國長孫儉卒

五 春二月改封東平王儼為琅邪王 誅太尉趙郡王叡 三月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司空 夏四月武衛將軍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都督韓長鸞為領軍宫婢陸令萱為女侍中令萱養子穆提婆為侍中海州刺史祖珽為中書監 冬十一月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 十一

八

大司馬馮翊王潤為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為大司馬　十二月以開府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中書監魏收為右僕射

二　春二月皇太后崩　大赦夏六月大雨雹　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雷

五　夏四月以柱國宇文盛為大宗伯　冬十月太傅鄭公達奚武卒

武平元年　春正月朔改元　太師東安王婁叡卒　二月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安定王賀拔仁為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為太師　閏月

九

三 春正月以尚書右僕射徐陵為尚書左僕射 三月大赦 夏四月

六

二 春二月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

安定王賀拔仁卒 三月以開府徐之才為左僕射 夏六月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開府唐邕為右僕射 秋七月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華山王凝為太傅 九月立子恒為皇太子 冬十月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司徒上洛王思宗為司空

十

戊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司空章昭達卒

恭為太尉并省録尚書事趙彥深為司空尚書令和士開為録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為左僕射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

夏四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為太保

秋七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録尚書和士開　九月以太師任城王湝為太宰馮翊王潤為太師　左丞相段韶卒　誅太保琅邪王儼　冬

四 春正月以尚書僕射徐陵為左僕射中書監王勱為右僕射 三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庚子朔日再食 赦 冬十一月地震

建德元年 春三月誅大冢宰宇文護 大赦改元 以太傅尉遲迥為

十月幽太后胡氏於北宮 十二月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事尋遷司徒 以右丞相斛律光為丞相

三 春二月以衛菩薩為太尉并省吏部尚書高元德為右僕射左僕射唐邕為尚書令侍中祖珽為左僕射 秋七月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 八月廢皇后斛律氏以太宰任城

十一

太師柱國賁熾為太傅太司空李穆為太保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趙公招為大司空柱國辛威為大司寇綏德公陸通為大司

王湝為左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為司徒拜右昭儀胡氏為皇后以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為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　冬十月拜弘德夫人和氏為右皇后　十二月廢皇后胡氏　是歲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鉢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

五 春正月以吏部尚書沈君理為尚書右僕射 二月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入紫宫 三月	
二 春正月以柱國田	馬 夏四月立皇子魯公贇為皇太子 冬十月大司馬綏德公陸通卒於位 十一月大司空趙公招為大司馬
四 春正月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録尚書事	汗
十二	

西衡州獻馬生角　秋九月右僕射沈君理卒　壬辰晦夜明　冬十月以特進周弘正為右僕射

弘為大司空　二月皇太子贇北巡於岐山獲二白鹿以獻帝　夏五月以柱國侯莫陳瓊為大宗伯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司寇上庸公陸

鄴都并州有妖狐截人髮　二月拜右皇后穆氏為皇后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録尚書事　夏四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為太保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為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為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宜陽王趙彥深為司空　五月以領軍穆提婆為左僕射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

	甲午	
	六 春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彗星見於東井 六月右僕射周弘正卒 冬十一月以吏部尚書王瑒為尚書右僕射	七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有星孛大角 六月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為尚書左僕射 冬十二
騰為大司空	三 春二月大赦 三月皇太后叱奴氏崩 秋七月衛王直反伏誅 涼州比年地震	四 秋七月詔大舉伐
誅太保蘭陵王長恭	五 春二月南安王思好反敗死以尚書令唐邕録尚書事 夏五月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 秋八月以高勱為右僕射 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 夏四月以中書監陽休之為右僕射 秋八月冀
	十三	十四

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以太子詹事陸繕為右僕射　是歳甘露頻降郢州南康郡皆獻瑞鍾

齊

定趙幽滄瀛七州大水　閏月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斛律阿列羅為司空

八　春二月以開府吳明徹為司空　夏五月左僕射王瑒卒　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為左僕射新除晉安太守王克為右僕射

五　秋七月京師大旱　冬十月帝總戎伐齊取平陽　十二月復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

隆化元年　春二月大風發屋　秋七月大雨霖　冬十月周師入晉陽周武還長安十二月周武復來伐敗我軍帝業至晉陽還奔鄴改元隆化留安德王延宗守晉陽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為帝改元德昌周武拔晉陽執

十五

九 春正月周滅齊 冬十一月己亥晦日有食之

六 春正月帝圍鄴陷之執齊主緯及其幼主以歸遂平齊

延宗 延宗立凡三日敗

幼主承光元年 幼主名恒後主長子周拔晉陽後主傳位幼主以是歲春正月朔即位年八歲改元承光後主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周武圍鄴後主出走武帝入鄴丞相阿那肱引周師追後主及幼主獲之以歸尋殺之齊國遂滅

十六

十 春三月震武庫大赦 夏四月大雨雹 六月周武帝崩 閏六月

宣政元年 春二月柱國大冢宰譙王儉卒

十七

大雨震重陽閤等處　秋八月隕霜殺稻菽　冬十月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為尚書僕射

以上柱國越王盛為大冢宰　夏五月帝北伐六月殂于乘輿

宣皇帝　帝諱贇字乾伯武帝長子母李氏武帝崩帝襲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誅上柱國齊王憲　立妃楊氏為皇后以上柱國趙王招為太師陳王純為太傅　秋七月以小宗伯岐公斛斯徵為大宗伯南兗州總管隋公楊堅為上柱國大司馬尊所生李氏為帝太后　八月以上柱國薛公長孫覽為大司徒柱國楊公王誼為大司空柱國永昌公椿為大司寇　冬十二月柱國畢王賢為大司空

十一　春正月南兗州言龍見　冬十月以尚書僕射陸繕為尚書左僕射祠部尚書晉安王伯恭為右僕射　十一月大赦　是歲淮南地盡歸于周

大成元年　春正月大赦　改元初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蜀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公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隋公楊堅為大後丞　以柱國常山公于翼為大司徒柱國許公宇文善為大宗伯立皇子魯王衍為皇太子　二月詔傳位於皇太子衍帝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

靜帝大象元年　帝諱衍後改名闡宣帝長子母朱氏受禪改元大象是月日入時中有烏色大如雞子以大前疑越王盛為太傅大右弼蜀公尉遲迥為大前疑代王達為

十八

大右弼天元尊皇太后為天元皇太后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　夏六月咸陽池水變為血　秋七月以大司空畢王賢為雍州牧大後丞隋公楊堅為大前疑柱國滎陽公司馬消難為大後丞納消難女為正陽宮皇后尊帝太后為天皇太后改天元帝后為天皇后立妃元氏為天右皇后陳氏為天左皇后　八月以雍州牧畢王賢為太師郇公韓建業為大左輔以酆王貞為大冢宰　是歲取陳江北地

十二

夏四月尚書左僕射陸繕卒　五月以尚書右僕射晉安王伯

二

春正月雨雪雪上雨細黃土　二月天元制詔尊天

十九

恭為尚書僕射　六月大風壞皐門中間　秋八月周鄭州總管司馬消難以所統九州降詔以消難為大都督司空封隋郡公　九月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激三夜乃止　冬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聖皇太后立天元皇后楊氏為天太皇后天皇后朱氏為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為天右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為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　是月有黑龍與赤龍鬭汴水黑龍死　三月初置天中大皇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為天中大皇后　立妃尉遲氏為天左大皇后　夏五月天元不豫下大夫劉昉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揚州總管隋公楊堅受遺輔政天元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靜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尊天元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為天帝太后天元大皇后為皇太后天太皇后為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並出俗為尼以柱國漢王贊為上柱國右大丞相隋公楊堅為左大丞相假黃鉞百官總已以聽於左大丞相　六月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討丞相堅遣鄖公韋孝寬擊之丞相堅殺柱國畢王賢以上柱國秦王贄為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　秋七月青州總管尉遲綱起兵應相州丞相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應相州遣柱國楊公王誼討之

丞相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八月益州總管王謙舉兵討丞相堅遣行軍元帥梁睿擊之　是歲韋孝寬擊滅尉遲迥相州平以漢王贊為太師申公李穆為太尉宋王實為大前凝秦王贄為大右弼燕公于實為大左輔　司馬消難降于陳鄖州平以上柱國神武公竇毅為大司馬齊公于智為大司空　冬十月丞相堅殺陳王純堅自加大冢宰梁睿討殺王謙益州平　十一月鄖公韋孝寬卒　十二月丞相隋公堅自為相國進爵隋王加九錫隋王堅殺代王達滕王逌以長寧公楊勇為上柱國大司馬小冢宰

十三 春正月以尚書僕射晉安王伯恭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袁憲為右僕射 秋九月大風發屋拔樹大雨雹 冬十二月彗星見西南

始平公元孝矩為大司寇

大定元年 春二月帝下詔遜位於隋隋奉帝為介國公尋弒之

二十

隋年譜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

元年 帝諱堅小字那羅延姓楊氏本弘農華陰人後家于神武樹頹皇考忠事周為上柱國積功封隋公帝襲封母呂氏帝廢周帝自立改元為開皇即都長安追尊皇考為武元皇帝妣為皇后立王后獨孤氏為皇后王太子勇為皇太子初改官名以相

國司馬高熲為尚書左僕射大將軍趙煚為右僕射并州總管李穆為太師上柱國竇熾為太傅幽州總管于翼為太尉　夏四月大赦　冬十一月有流星如墜牆光照于地是歲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十四

春正月帝崩於宣福殿時年五十三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宣帝長子宣帝崩後主即位　立妃沈氏為皇后　春三月以永陽王伯智為尚書僕射　夏四月立皇子允為皇太子秋七月大赦自建鄴至荊州江水色如血　八月天有聲如風水相激　九月天夜東北有聲如蟲飛揚

二

春正月以晉王廣為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為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為河南行臺尚書令　夏六月詔作新都于龍首山　冬十二月上柱國竇毅卒

二十一

是歲隋罷江陵總管梁王始得專制

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為司空

甲辰

至德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九月天東南有聲如蟲飛 冬十二月司空長沙王叔堅有罪免 是月天夜開自西北至于東南其門有青黃雜色隆隆然若雷聲

二 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赦 夏五月以吏部尚書江總為尚書僕射 冬十一月赦

三 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赦是歲後梁明帝殂

其國

二 春三月遷于新都 冬十一月罷郡為州

四 夏四月以吏部尚書虞慶則為尚書右僕射 秋八月太傅鄧公竇熾卒 是歲突厥達頭可汗降

五 春正月復置江陵總管 秋八月突厥可汗遣子入朝 河南諸州大水 有流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五月

四
冬十月以尚書僕射江總為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為尚書僕射
十一月赦

六
春二月山南荊浙七州水京師雨毛 秋七月河南諸州水 八月關內七州旱蝗太師申公李穆卒上柱國

星數百四散而下

明帝殂子琮立

莒公琮
莒公諱琮字溫文明帝長子明帝崩襲立

廣運元

禎明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地震　夏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梁安平王蕭巖荊州刺史蕭瓛遣使來請降　冬十二月以驃騎大將軍開府豫章王叔英為兼司徒

二　夏四月有羣鼠無數自蔡洲入淮至青塘數日死隨水出郢州南浦水黑如墨　五月東冶有物赤色大如數升自天墜飛出外燒人家　六月廢皇太子胤立皇子始安王深為皇太子以太子詹事袁憲為尚書僕射　是歲隋人大舉來伐

郕公梁士彥上柱國相公宇文忻柱國舒公劉昉謀反誅　上柱國宇文善除名

七　秋七月衛王爽卒　九月廢梁國以其王蕭琮為莒公　突厥沙鉢略可汗死其弟莫何可汗處羅侯立

二　是歲隋徵琮入朝國滅

八　春三月上柱國隴西公李詢卒　詔大舉伐陳　冬十月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諸將出數道伐陳　是歲突厥莫何可汗死兄子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立

甲寅

三 春正月隋將賀若弼韓擒虎南北道並濟進陷建鄴後主與張孔二貴嬪逃於井隋兵士獲之 夏四月晉王廣俘後主于長安陳國滅

九 春正月滅陳 夏四月以晉王廣為太尉大赦

開皇十年 秋七月以清河公楊素為內史令 冬十一月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臺總管討平之

十一 春二月辛巳晦日有食之

十二 秋七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新義公韓擒虎卒 十二月以內史令楊素為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十三 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十四 夏五月京師地震 秋七月以邳公蘇威為納言 關中旱人饑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角亢

十五 春正月帝東巡祀泰山 夏六月詔鑿砥柱 秋七月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

十六

十七　冬十二月上柱國魯公虞慶則有罪伏誅

十八

十九　春正月赦　夏四月突厥可汗內附　秋八月上柱國左僕射齊公高熲免　冬十月以突厥突利為啓民可汗　十二月突厥都藍可汗為部下所殺其國大亂　星隕於勃海

二十　夏四月天有聲如寫水　六月秦王俊卒國除　冬十月廢太子勇為庶人　殺柱國太平公史萬歲　十一月立晉王廣為皇太子是日天下地皆震京城大風雪

仁壽元年　春正月改元　以尚書右僕射楊素為左僕射納言蘇威為右僕射　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二　夏四月岐雍二州地震　秋八月皇后獨孤氏崩　九月河南北諸州皆大水隴西地震　以工部尚書王達為納言　冬十二月廢蜀王秀

甲子

三 秋八月上柱國燕榮以罪伏誅　冬十二月河南諸州水

四 春正月大赦　夏四月上不豫　六月赦有星入月中　長人見於鴈門　秋七月日青無光　太子廣弑帝于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帝年六十四

煬帝 帝諱廣小字阿摩高祖第二子母獨孤皇后　八月并州總管漢王諒舉兵反詔尚書左僕射楊素討平之　是歲陳後主卒

大業元年 春正月大赦改元　立妃蕭氏為皇后皇子晉王昭為皇太子　廢諸州總管府　以上柱國宇文述為左衛大將軍　二月以左僕射楊素為尚書令　二月開通濟渠以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宮大造龍舟　秋八月帝如江都　是歲鐵勒叛西突厥立為可汗

二 夏六月以尚書令楊素為司徒　皇太子昭薨尚書令楊素卒

三 春正月長星竟天出於東壁　武陽郡上言河水清　二月彗星見東井文昌歷太陵五車北河入太微埽帝座百餘日滅　秋七月殺太常卿高熲尚書宇文弢光祿大夫賀若弼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

四 春正月開永濟渠

五 夏四月置西海等郡 是歲突厥啟民可汗死其子咄吉始畢可汗立

六 春正月盜入建國門內 遣兵攻流求殺其王虜其衆以歸 二月帝如江都

七 春正月帝自將擊高麗徵天下兵集於涿郡 山東河南大水 冬十月砥柱崩 是歲征高麗苦役者王薄張金稱髙士達竇建德等悉為羣盜攻陷郡縣

八 春正月大軍集涿郡分軍為十六道伐高麗 分西突厥為三部 三月諸軍度遼水擊敗高麗兵圍遼東 夏五月納言楊達卒 六月帝至遼東攻城不克將軍來護兒攻平壤敗績 秋七月將軍宇文述等九軍敗於薩水而還 九月帝還東都 山東旱

九 春三月帝復自將擊高麗 夏五月熒惑入南斗 六月楚公楊元感起兵黎陽圍東都帝引軍還遣兵討之 秋七月元感敗死 餘杭劉元進兵起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

甲戌

十春二月徵天下兵伐高麗　三月帝如涿郡　秋七月高麗降　冬十一月離石胡劉苗王兵起汲郡王德仁兵起

十一春二月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夏四月以唐公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秋八月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入寇帝入鴈門始畢圍之九月乃解　冬十月詔江都更造龍舟　東海李子通兵起城父朱粲兵起

十二春正月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夏四月大業殿火　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既　大流星隕於吳郡為石　除納言蘇威名　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　熒惑守羽林　八月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壞牆又有流星如甕出羽林　九月有二枉矢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　冬十月許公宇文述卒　翟讓李密兵起　十二月鄱陽林士弘兵起稱楚帝　以唐公李淵為太原留守是歲諸郡兵起不可勝數

十三春正月竇建德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二月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兵起　李密稱魏公　三月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梁師都自稱梁帝　夏四月金城校尉薛舉兵起自稱西秦霸王　五月唐公李淵起兵太原遣使求援於突厥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秋七月熒惑守積屍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薛舉稱秦帝徙據天水　九月彗星見於營室　冬十月唐公李淵圍長安　羅州令蕭銑起兵於巴陵稱梁王　十一月唐公淵克長安立代王侑為皇帝遥尊帝為太上皇帝是月熒惑犯太微有石自江浮入于揚子日光四散如血

恭皇帝義寧元年

帝諱侑元德太子昭之子也唐公淵立之改元為義寧淵自為大丞相封唐王以其子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　十二月唐王淵追謚其大父為景王考為元王夫人竇氏為穆妃

二春正月唐王淵自加殊禮　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弑太上皇帝於江都　唐王淵自為相國加九錫　吳興太守沈法興兵起　夏四月梁王銑稱帝　五月帝禪位于唐唐奉帝為酅國公武德二年唐人害之時年十五

唐高祖武德元年

通志卷二十四

通志卷二十五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氏族略第一

臣謹按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録何法盛曰說諸史通謂之志然志者古史之名今改曰略略者舉其大綱云

氏族序

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為考定詳實藏於祕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此近古之制以繩天下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故其書散佚而其學不傳三代

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
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古
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
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
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
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
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於
文女生為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

始姬嫪之類是也所以為婦人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並稱姓也奈何司馬子長劉知幾謂周公為姬旦文王為姬伯乎三代之時無此語也良由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雖子長知幾二良史猶昧於此姓氏之學最盛於唐而國姓無定論林寶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篇又有潁川太守聊氏萬姓譜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故晉

散騎常侍賈弼太保王弘齊衛將軍王儉梁北中郎諮議參軍知撰譜事王僧孺之徒各有百家譜徐勉又有百官譜宋何承天撰姓苑與後魏河南官氏志此二書尤為姓氏家所宗唐太宗命諸儒撰氏族志一百卷柳冲撰大唐姓系録二百卷路淳有衣冠譜韋述有開元譜柳芳有永泰譜柳璨有韻畧張九齡有韻譜林寶有姓纂邵思有姓解其書雖多大槩有三種一種論地望一種論聲一種論字論字者則以偏旁為主論聲者則

以四聲為主論地望者則以貴賤為主然貴賤升沈何
常之有安得專主地望以偏旁為主者可以為字書以
四聲為主者可以為韻書此皆無與於姓氏凡言姓氏
者皆本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皆本左傳然左氏所明
者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謚以官以邑五者而
已今則不然論得姓受氏者有三十二類左氏之言隘
矣一曰以國為氏二曰以邑為氏天子諸侯建國故以
國為氏虞夏商周魯衛齊宋之類是也卿大夫立邑故

以邑爲氏崔盧鮑晏臧費柳楊之類是也三曰以鄉爲氏四曰以亭爲氏封建有五等之爵降公而爲侯降侯而爲伯降伯而爲子降子而爲男亦有五等之封降國侯而爲邑侯降邑侯而爲關内侯降關内侯而爲鄉侯降鄉侯而爲亭侯學者但知五等之爵而不究五等之封關内邑者温原蘇毛甘樊祭尹之類是也但附邑類更不別著裴陸龐閻之類封於鄉者故以鄉氏㢍采歐陽之類封於亭者故以亭氏五曰以地爲氏有封土者

以封土命氏無封土者以地居命氏蓋不得受氏之人或有善惡顯著族類繁盛故因其所居之所而呼之則為命氏焉居傅巖者為傅氏徙嵇山者為嵇氏主東蒙之祀則為蒙氏守橋山之冢則為橋氏彤氏因彤班食於彤門潁氏因考叔為潁谷封人東門襄仲為東門氏桐門右師為桐門氏皆此道也隱逸之人高傲林藪居於祿里者呼之為祿里氏居於綺里者呼之為綺里氏所以為美也優倡之人取媚酒食居於社南者呼之為

社南氏居於社北者呼之為社北氏所以為賤也又如介之推燭之武未必亡氏由國人所取信也故特標其地以異於衆凡以地命氏者不一而足六曰以姓為氏姓之為氏與地之為氏其初一也皆因所居而命得賜者為姓不得賜者為地居於姚墟者賜以姚居於嬀汭者賜以嬀姬之得賜居於姬水故也姜之得賜居於姜水故也故曰因生以賜姓七曰以字為氏八曰以名為氏九曰以次為氏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之子不可復言公孫則以王父字為氏如鄭穆
公之子曰公子騑字子駟其子曰公孫夏其孫則曰駟
帶駟乞宋桓公之子曰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子曰公孫
友其孫則曰魚莒魚石此之謂以王父字為氏無字者
則以名魯孝公之子曰公子展其子曰公孫夷伯其孫
則曰展無駭展禽鄭穆公之子曰公子豐其子曰公孫
段其孫則曰豐卷豐施此諸侯之子也天子之子亦然
王子狐之後為狐氏王子朝之後為朝氏是也無字者

以名然亦有不以字而以名者如樊皮字仲文其後以
皮為氏伍員字子胥其後以員為氏皆由以名行故也
亦有不以王父字為氏而以父字為氏者如公子遂之
子曰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是也又如公孫
枝字子桑其後為子桑氏者亦是也亦有不以王父名
為氏而以父名為氏者如公子牙之子曰公孫茲字戴
伯其後為茲氏是也又如季公鉏字子彌其後為公鉏
氏者亦是也以名字為氏者不一而足左氏但記王父

字而已以次為氏者長幼之次也伯仲叔季之類是也次亦為字人生其始也皆以長幼呼及乎往來既多交親稍衆則長幼有不勝呼然後命字焉長幼之次可行於家里而已此次與字之别也所以魯國三家皆以次命氏而亦謂之字焉良由三家同出其始也一家之人焉故以長幼稱十曰以族為氏按左傳云為謚因以為族又按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昭氏景氏則以謚為族者也屈氏者因王子瑕食邑于屈初不因謚則知

為族之道多矣不可專言諡也族近於次族者氏之别也以親别疏以小别大以異别同以此别彼孟氏仲氏以兄弟别也伯氏叔氏以長少别也丁氏癸氏以先後别也祖氏禰氏以上下别也第五氏第八氏同居之别也南公氏南伯氏同稱之别也孔氏子孔氏旗氏子旗氏字之别也軒氏軒轅氏熊氏熊相氏名之别也季氏之有季孫氏仲氏之有仲孫氏叔氏之有叔孫氏適庶之别也韓氏之有韓餘氏傅氏之有傅餘氏梁氏之有

梁餘氏餘子之别也遂人之族分而為四商人之族分而為七此枝分之别也齊有五王合而為一謂之五王氏楚有列宗合而為一謂之列宗氏此同條之别也公孫歸父字子家襄仲之子也歸父有二子一以王父字襄仲為仲氏一以父字子家為子家氏公子郢字子南其後為子南氏而復有子郢氏伏羲之後有伏虙二氏同音異文共叔段之後有共氏又有叔氏又有段氏凡此類無非辨族十一曰以官為氏十二曰以爵為氏有

官者以官無官者以爵如周公之兄弟也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是皆有才能可任以官者也五叔無官是皆無才能不可任以官者也然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兄弟雖曰無官而未甞無爵土如此之類乃氏以爵焉以官為氏者太史太師司馬司空之類是也雲氏庾氏籍氏錢氏之類亦是也以爵為氏者皇王公侯是也公乘公士不更庶長亦是也十三曰以凶德為氏十四曰以吉德為氏此不論官爵惟以善惡顯著

者為之以吉德為氏者如趙良人愛之如冬日其後為冬日氏古有賢人為人所尊尚號為老成子其後為老成氏以凶德為氏者如英布被黥為黥氏楊元感梟首為梟氏齊武惡巴東王蕭子響為同姓故蕭為蛸後魏惡安樂王元鑒為同姓故改元為兀十五曰以技為氏此不論行而論能巫者之後為巫氏屠者之後為屠氏卜人之後為卜氏匠人之後為匠氏以至豢龍為氏御龍為氏干將為氏烏浴為氏者亦莫不然十六曰以事

為氏此又不論行能但因其事而命之耳夏后氏遭有窮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竇為氏漢武帝時田千秋為丞相以年老詔乘小車出入省中時號車丞相其後因以車為氏微子乘白馬朝周茲白馬氏之所始也魏初平中有隱者常乘青牛號青牛先生茲青牛氏之所始也十七曰以諡為氏周人以諱事神諡法所由立生有爵死有諡貴者之事也氏乃貴稱故諡亦可以為氏莊氏出於楚莊王僖氏出於魯僖公

康氏者衛康公之後也宣氏者魯宣伯之後也文氏武氏哀氏繆氏之類皆氏於謚者也凡複姓者所以明族也一字足以明此不足以明彼故益一字然後見分族之義言王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王叔氏王孫氏言公氏則濫矣本其所系而言則有公子氏公孫氏故十八曰以爵系為氏唐氏雖出於堯而唐孫氏又為堯之别族滕氏雖出於叔繡而滕叔氏又為叔繡之别族故十九曰以國系為氏季友之後傳家則稱季孫不

傳家則去孫稱季叔牙之後傳家則稱叔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叔故二十曰以族系為氏士季者字也有士氏又别出為士季氏伍參者名也有伍氏又别出為伍參氏此以名氏為氏者也又有如韓嬰者本出韓國加國以名為韓嬰氏如臧會者本出臧邑加邑以名為臧會氏如屠住者本出住鄉加鄉以名為屠住氏故二十一曰以名氏為氏而國邑鄉附焉禹之後為夏氏杞他奔魯受爵為侯又有夏侯氏出焉嬀姓之國為息氏公子

邊受爵為大夫又有息夫氏出焉此以國爵為氏者也白氏舊國也楚人取而邑之以其後為白侯氏故二十二曰以國爵為氏而邑爵附焉原氏以周邑而得氏申氏以楚邑而得氏及乎原加伯為原伯氏以别於原氏申加叔為申叔氏以别於申氏是之謂以邑系為氏魯有沂邑因沂大夫相魯而以沂相為氏周有甘邑因甘平公為王卿士而以甘士為氏故二十三曰以邑系為氏而邑官附焉師氏者太師氏也史氏者太史氏也師

延之後為師延氏史晁之後為史晁氏此以名隸官是之謂以官名為氏呂不韋為秦相子孫為呂相氏鄅食其之後為食其氏曽孫武為侍中改為侍其氏此以官氏為氏者也故二十四曰以官名為氏而官氏附焉以謚為氏所以别族也邑而加謚如若成子之後為若成氏臧文仲之後為臧文氏氏而加謚者如楚鬬子之後為鬬子氏鄭共叔之後為共叔氏爵而加謚者如衛成公之後為成公氏楚成王之後為成王氏故二十五曰

以邑謚為氏二十六曰以謚氏為氏二十七曰以爵謚為氏也按古人著複姓之書多矣未有能明其義者也有中國之複姓有夷狄之複姓中國之複姓所以明族有重複之義二字具二義也以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一義夷狄有複姓者侈辭也一言不能具一義必假數言而後一義具焉其於氏也則有二字氏有三字氏有四字氏其於音也則有二合音有三合音有四合音觀譯經潤文之義則知侈辭之道

焉臣昔論中國亦有二合之音如者焉二合為旃者與之與二合為諸之類是也惟無三合四合之音今論中國亦有二字之氏惟無三字四字之氏此亦形聲之道自然相應者也二十八曰代北複姓二十九曰關西複姓三十曰諸方複姓此皆夷狄二字姓也三十一曰代北三字姓侯莫陳之類是也三十二曰代北四字姓自死獨膊之類是也此外則有四聲又有複姓四聲者以氏族不得其所系之本乃分為四聲以統之複姓者以

諸有複姓而不得其所系之本者則附四聲之後氏族之道終焉五帝之前無帝號有國者不稱國惟以名為氏所謂無懷氏葛天氏伏羲氏燧人氏者也至神農氏軒轅氏雖曰炎帝黄帝而猶以名為氏然不稱國至二帝而後國號唐虞也夏商因之雖有國號而天子世世稱名至周而後諱名用謚由是氏族之道生焉最明著者春秋之時也春秋之時諸侯稱國未嘗稱氏惟楚國之君世稱熊氏荊蠻之道也支庶稱氏未嘗稱國或適

他國則稱國如宋公子朝在衛則稱宋朝衛公孫鞅在秦則稱衛鞅是也秦滅六國子孫皆為民庶或以國為氏或以姓為氏或以氏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故楚之子孫可稱楚亦可稱芈周之子孫可稱周子南君亦可稱姬嘉又如姚恢改姓為嬀嬀晧改姓為姚茲姓與氏渾而為一者也自漢至唐世有典籍討論茲事然皆出於一時之意不知澄本正源每一書成怨望紛起臣今此書則不然帝王列國世系之次本之史記實建國之

始也諸家世系之次本之春秋世譜實受氏之宗也先天子而後諸侯先諸侯而後卿大夫士先卿大夫士而後百工技藝先爵而後謚先諸夏而後夷狄先有紀而後無紀繩繩秩秩各歸其宗使千餘年湮源斷緒之典燦然在目如雲歸于山水歸于淵日月星辰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者也臣舊為氏族志五十七卷又有氏族源氏族韻等書幾七十卷今不能備姑載其畧云

氏族目録

以國為氏

唐 虞 夏 商 殷 北殷 周

西周 周生 秦 漢 魯 晉 衛

蔡 曹 滕騰 燕 鄭 吳 魏

韓 何 虢 郭 管 焦 滑

霍 聃 郜 浩 雍 畢 酆

郇 郕戌 盛 于邘 應 凡 蔣

邢 茅 胙 作 賈 芮 隨

胡　巴　杷(爬)　遂　頡　道　邠(豳)

耿　岑　彤　肜　齊　楚　宋

荆　陳　趙　田　許　莒　邾

朱　婁(僂)　郳　兒　倪　杞　樓(東樓)

越　紀　息(鄎)　鄧　梁　薛　蕭

沈　曾(鄫繒)　徐　邧(妘鄖云)　鄅　宿　羅

夔　淳于(州公)　夷　穀(國)　舒(舒鳩)　舒蓼　舒鮑

須句(須)　郯　談　黎(犁)　申　章　向

葛　諸葛　蓼　黄　權　江　顓臾

鄶　英　六　莘　辛　謝　射

偪陽　封　呂　仇吾　祝　萊　賴

譚　覃　弦　戴　載　項　暴

陽　冀　牟　郪　鬲　巢　栢

軫　絞　貳　程　崇　扈　房

杜　箕　密須　寒　過　庸　戈

邶　鄘　鑄　邳　觀　寢　緡

岐 仍 奄 雙 武羅 吾 昆

昆吾 梅 癸北 雷 元 寘 斟 斟尋

鄘 用 摯 允 灌 斟灌 廖 飂 竹

郅 習 西陵 安陵 甲父 有窮 有扈

蒲姑 西王 孤竹 封父 終利 夙沙 秣

末 栢成 顧 阮 共 恭 龔 洪

苑 宛 逢 彭 韋 狄 白狄 翟

代 路 潞 戎 支 驪 甲 盧

郍 甌歐 安 瞞 蠻 羌 鼓
米 滿 竺 落 洛 淮夷 皐落
義渠 西申
以郡國為氏
紅 蘄 番 郴 鄮 東陽 東陵
櫟陽 周陽 信都 冠軍 武彊 廣武
以邑為氏
祭 尹 蘇 毛 樊 尋鄩 單

甘 繸 榮 郗 鞏 汜汎 謝丘

管 劉 原 召邵 臧 郈后 費

郎 柳 匡 管 鄆 落姑 鄒

卞 瑕丘 矍相 莵裘 欒 郄 苦

祁 荀 智 輔 續 戲陽 函輿

邯鄲 羊舌 羊 絳 步 蒯蕢 堯

曲 范士隨 苗 邴丙 吾丘虞丘 令狐 温

楊 盂 壺 鞮銅鞮 適 綿 解

州 鄔 莢 俠 鄂 翼 甯

元 儀 常 裘 承 濮 戚

汲 聶 棗(棘) 商丘 五鹿 馮 京

閭丘 閭 隰 崔 盧 鮑 棠

穰 晏 晝 檀 來(郲) 菑 盆

即墨 即 葵丘 梁丘 籍丘 余丘 安平

高堂 鬭 遂(蔿) 屈 陰 鍾 鍾離

春 上官 詹 蔓 白 葉 商密

軒 三閭 鄧陵 諸梁 棠谿 留 合

坎 華 平 横 鄭 信 馬

雎 藺 鹿 武成 鄔 衙 武安

華陽 涇陽 高陵 通 譙 鄜 鄭

縣 酈 取慮 蒯 鮮于 鮮 毋

母 三烏 渠 漁陽 堂邑 泉全 揭陽

以鄉為氏

裴 陸 耨 龐 閻 郝 尸

肥　資　郟　胡毋　大陸

以亭為氏

麋　采　俞豆　歐陽

以地為氏 所居附

傅　蒙　陵陽　少室　城　池　涂

嵇　鮭　橋　喬　勞　東關　闞

頼　狐丘　丘　壺丘　桑丘　龍丘　虵丘

陶丘　於丘　苞丘　水丘　曹丘　楚丘　麇丘

曼丘　咸丘　浮丘　安丘　淄丘　稷丘　雍丘

何丘　麥丘　北丘　獻丘　崎丘　羌丘　逢丘

厚丘一作原　羨　綺　濟　巷　艾　柘

燭　耳　闕　辟閭　申屠　申徒　東門

西門　西　南門　北門　陽門　桐門　夷門

闞門　木門　逢門　胥門　弋門　雍門　彤門

門　東宮　西宮　南宮　北宮　東郭　西郭

南郭　北郭　東閭　西閭　屋廬　市南　社南

社北　三　三州　延陵　於陵　平陵　梁垣
蒲圃　東方　西方　九方　東里　百里　東鄉
西鄉　南鄉　北鄉　東野　西野　南野　北野
北唐　北海　成陽　濮陽　鮮陽　鮭陽　梗陽
洛下　瓜田　甪　禄里　綺里　夏里　樗里
桐里　空同　延州　郯州　阪上　鉛陵
以姓為氏氏附
姚　嬀　姜　歸　任　風　姬

嬴　姓　是　子　芈　姒似　隗

允　偃有偃匽　禿　姞吉　酉　妘　漆

弋　侯罔　伊祁　伊　己　嫪

以字為氏

林　家　忌　謀　顯　旅　方

責　槐　吉　施　奇　為　貢

衆　騫　顓孫　公父　公之　公石　公索

公伯　公慎　公輸　公西　公罔　公冶　公祖

公羊　公良　公齊　公山　公儀　公沙　公玉

少施　夏父　子服　子家　子桑　子陽　子叔

子士　子言　子楊　子孟　子我　子有　子仲

子羽　張　矯　嘉　胥　先　利孫

丕丕　叔帶　叔向　叔魚　孫　彌　析

石　南　子南　子玉　子伯　子齊　公南

公叔　公孟　公明　公文　公析　游　國

駟　印　良　伯有　羽　罕　子師

子國 子罕 子孔 子游 子駟 子晳 子豐
子人 孔 牛 樂 皇甫 靈 邊
正政 禄 乙 魚 事父 子革 子儀
慶 賀 尚 旗 子旗 子乾 子工
子泉 子襄 子雅 子尾 顔 董 明
子臧 子華 子州 公賓 袁 轅 爰
占 子獻 子占 子鞅 子芒 子尚 子禽
子輿 子寤 子沮 子宋 子夏 子枋 成

包　潘　乘　椒　囊　叔敖　無鈞

若敖　伯比　子庚　子季　子西　子重　子期

子囊　桑　逢孫

以名為氏

大庭　大　懷　鬷　戲　伏　宓

有　神　軒轅　軒　鴻　金　青陽

青　媧　盤　昊皡　少　高陽　顓玉

堯　禹　啟　湯　甲　沃　槐

力牧　玉(音宿)　三苗　夷鼓　疇　堪

頡　倉頡　僑　蟜　童　僮　老

廣　放(上聲)　奮　蓐　栗　尊盧　鬷夷

勾龍　熙　修　白冥　根水　奔水　列(烈)

夙　訾　蚩　融　勾　尊　沌渾

乇　汪　稽　泠　冷　倫　伶倫

臺　回　敳　龐　龍　容　重

幕　莫　和　義　殳　禺　狸

纍 實 達 格 雄 終 季連

善 嚚 皐 敖 陸終 丹 臨

參蕿 徵 咸 飛廉 昌 豹 倉

蒼 服 鞠 麴 稷 篇 皮

輿 晁鼂朝 狐 昔 太 季騧 季隨

閼 牙 展 弓 賜 兹 意如

遺 述 牢 犨 麗 招 居

曠 萬娩 盈 虢射 季嬰 季夙 樓季

弗忌　甥　大狐　大戊　嬰　夷吾　梁其

瞫　段　司　豐　蘭　然　子然

去疾　壽　要　既　常壽　慶忌　輒

魚　强梁　子郢　高　柴　白季　激

刁　刕　連　法　光　駱　望

將具　將鉅　熊　能　鬻　班　員

建　渦　冉　染　枚　到　鈞

倚相　辛廖　接輿　棄疾　射入聲　拳　僚

大心 楚季 無庸 季融 翠 子建 子午

圍龜 越椒 嬰齊 黑肱 巫臣 鮮虞 羿

悦說 奚 衍 微 微生 幾 仇

求 獲 季老 子蕩 蕩鐸遏 督 目夷

祝其 耦 泥 庶其 茅夷 噲 搖

由由佘 余 孫陽 偃師 卿 無婁 苴

離 綸 鱗 渾 裨 開 狼

名 顛 麻 柯 瑕 儋 舟

攸 祁 干 禽 琴 萇 黥

易 苦 弘 臼 冶 苟 梓

倚 尾 汝 伍 禮 免 蹇

散 繞 肆 具 闞 洩 捷

賓 恩 肩吾 徐吾 鍾吾 由吾 叔山

叔先 叔達 叔夜 叔服 方叔 陶叔 甲鮮

申章 子師 富父 仲熊 仲顏 原仲 慶父

安國 仲長 仲行 榮叔 墨台 墨 台怡

立如 邴意 舒堅

以次為氏（親附）

孟 仲（仲孫） 种 叔（叔孫 叔仲） 季 伯 丁

癸 祖 舅 咎 古 禰 雅

次（佽） 孺 太叔 太伯 叔仲 中叔 仲叔

第五 第二 第八 太士 主父 主 南伯

南公 大季

以族為氏

因　領　飢　錡　條　昭　繁

嗣　左　景　賞　索　陘　黨

掌　長勺　尾勺　趙陽　魯陽　終葵　工婁

傳餘　餘　韓餘　褐餘　梁餘　須遂　列宗

運奄　修魚　五王　小王　屈南　續祁　羌憲

會庌　樂利　斡獻　伊秩

夷狄大姓

党　朴　釋　赫　塞　宜　傍平聲

單平聲　雕　口　欽　異　騶　紙

緩　幾　論　副　沓　蔞　郤

徐盧　源　茹　也

以官為氏

雲　五鳩　爽鳩　桑扈　烏　史　南史

内史　青史　太史　王史　侯史　祝史　左史

右史　終古　監　士　籍　席　師

帥　中英　樂正　太祝　庾　褚師　褚

錢 山 司馬 司寇 寇 司徒 司空

司城 司功 司鴻 司褐 司工 公正 宗正

宗宗伯 符 軍 偏 調 衛 阿

環 箴 凌 酒 委骫 桂 豎

宰 宰氏 保 度 庫 御 訓

憲 諫 校 候 漏 節 畜

鄗 僕 粟 謁 閣 職 嗇

太師 大羅 牧師 馬師 少師 少正 宰父

行人　王人　徒人　左人　厨人　雍人　封人

寺人　太傅　中行　中壘　王官　并官　左尹

右尹　門尹　箴尹　工尹　䖍尹　連尹　沈尹

陵尹　季尹　芋尹　藍尹　樂尹　監尹　清尹

占尹　將匠　正令　趣馬　尚方　將軍　下軍

右行　右宰　右師　亞飯　三飯　四飯　理

里　相里　李

以爵為氏

皇　王　公　霸　侯　公乘　公士

不更　庶長

以凶德為氏

蛸　莽　閭人　閭　臯　兀　勃

杌　黥　蝮唐武后賜有罪人以虺氏

以吉德為氏

冬日　老成　考成

以技為氏

巫 屠 甄 陶 傀 卜 匠

豢龍 御龍 擾龍 屠羊 烏浴 路洛 干將

以事為氏

竇 所 痛 兒 車 鴟夷 冠

褐冠 新垣 白馬 乘馬 青牛 白象 白鹿

蒲 苻 匈 銳 空桑 白石 章仇

以謚為氏

莊 嚴 敬支恭 康 武 桓 穆繆

僖釐 文 哀 幽 宣 昭 襄

聲 寧 威 隱 閔 簡耿 靖

懿 惠 厲 獻 孝 繆謬務 肅

以爵系為氏

王叔 王子 王孫 公子 公孫 士孫

以國系為氏

唐孫 室孫 廖叔 滕叔 蔡仲 齊季

以族系為氏

仲孫　叔孫　季孫　臧孫　魚孫　楊孫　賈孫

古孫　福子　卷子

以名氏為氏國邑鄉附

士丐　士季　士吉　士蔿　士貞　士思　伍參

胡非　鬭者　伯宗　祁夜　鬭班　鬭彊　䰠彊

巫咸　匠麗　祝圉　臧會　韓嬰　韓言　韓厥

韓籍　韓褐　孟獲　史葉　封具　精縱　屠住

邵皓　干己　先穀　彭祖　熊率　熊相

以國爵為氏 邑爵附

夏侯 柏侯 韓侯 屈侯 羅侯 白侯 莒子

戎子 舒子 滑伯 葛伯 息夫

以邑系為氏 邑官附

原伯 溫伯 名伯 申叔 沂相 甘士

以官名為氏 官氏附

師宜 師延 師祁 尹午 呂相 史晁 侍其

以邑謚為氏

苦成 古成 庫成 臧文 丁若

以諡氏爲氏

釐子 共叔 惠叔 顏成 士成 尹文 鬬文

武仲

以爵諡爲氏

成公 成王

代北複姓

長孫 万俟 宇文 慕容 慕輿 慕利 豆盧

獨孤 達奚 賀蘭 賀若 爾朱 赫連 賀拔
尉遲 屈突 斛律 斛斯 賀婁 伊婁 庫狄
若干 呼延 柘王 乙弗 薩孤 紇骨 邱敦
綦連 是連 可達 叱利 拔也 叱干 乙干
屋引 賀遂 拓跋 沮渠 禿髮 乞伏 折婁
谷渾 素和 吐萬 車焜 車非 紇干 乙旃
可頻 仇尼 賀悅 徒何 谷會 大野 拔畧
俟利 俟元 俟纖 俟力 俟奴 賀魯 賀葛

賀賴 賀兒 是婁 是賁 是云 是奴 叱利

叱門 叱呂 叱李 叱盧 宥連 費連 叱羅

叱奴 出連 費羽 黜弗 莫盧 莫輿 莫者

莫侯 蓋婁 疋婁 悅力 勅力 倍利 多蘭

賀術 吐奚 越勒 爾綿 溫孤 解毗 牒云

護諾 鐵伐 胡掖 木易 者舌 尸逐 何奈

先賢 唯徐 呼毒 渠復 植黎 奇斤 茹茹

吐賀 吐突 紇單 悉居 麗飛 吐門 吐難

渴單　阿單　渴侯　統萬　統嵇　悉雲　安遲
輾遲　烏蘭　副呂　柯拔　温盆　馝邪　如羅
邱林　如稽　鐵弗　薄奚　紇奚　達奚　口引
須卜　烏丸　可地　沓盧　茂眷　去斤　菟賴
素黎　庫門　可沓　醜門　庫汗　婆衍　若久
宿勤　地倫　武都　普屯　折掘　沓盧　達步
斯引　叱靈　郁朱　鮑俎　鶻也　渠金　軍車
叱雷　駱雷　吐粟　都車　生耳　薄野　鶻奚

九盧 荷訾 李蘭 默容 三種 吐火 吐和

屋南 鶻野已上二十一姓見複姓録並不詳所出 契苾 阿跌 僕固

高車 哥舒 執失 舍利 沙叱 沙陁 蘇農

似和 跌跌 大拔 啜剌已上十四姓並唐朝歸化

關西複姓

鉗耳 莫折 荔菲 彌姐 夫蒙 擕蒙已上西羌人不詳所出

昨和 屈男 罕井 魯步 同蹄 彡且 不蒙

吔咥

諸方複姓

夫餘 黑齒 皃臾 似先 朝臣 瞿曇 鳩摩

佛圖 迦葉 鄯善 烏氏 焉耆 且末 昭武

波斯

代北三字姓

俟莫陳 破六韓 乙速孤 可朱渾

步大汗 郁久閭 步六孤 邱穆陵

紇豆陵 沒鹿回 莫多婁 莫那婁

莫胡盧　莫且婁　莫侯盧　阿史那

阿史德　阿伏干　乙那婁　斛瑟羅

步鹿孤　普陋茹　可地延　拔列蘭

阿鹿桓　宿六斤　烏落蘭　破多羅

庫若干　白楊提　吐谷渾　叱伏列

庫傉官　勿忸于　普六茹　樹若干

厍地干　俟伏斤　地駱拔　郁原甄

若口引　費也頭　破落那　沒路真

辟歷辰　温石蘭　烏石蘭　紇突隣
骨咄禄　俟吕陵　大莫干　大利稽
俟力代　大洛稽　俟伏斤　壹斗眷
步鹿根　獨孤渾　末那樓　奚什盧
可足渾　渴燭渾　越質詰　阿逸多
突黎人　赤小豆
代北四字姓
自死獨膊　井彊六斤

平聲

東桐宮躬叢中芃
蟲同充翁儂冬佟
琮從松邦涳危馳
綦慈虀斯移脂之
其亓時遲茨治蔡
騅衣斐希賁扶塗
都區瞿俞俱衢模

呼雩梧軤辜軲萸

如絇儲紓蘧璩沮

於洙渠踈束平聲初鉏

虛屖陡洼毒嵐淮

梧枚新真頻欣仁

閭勤筋芬言垣溱

薰鐏敦僤乾端讙

官莞但籛難姍瞯

間駢堅全肩賢蜎
涓便牽延虔吞纏
銚鐃韶遼聊貂超
朝麃膠蒿桃蛾備
荼沙佘蛇諸查花
琅相疆將芳涼彊
卬荒鄉當喪鄜杭
征訇經零庚更星

瓶稱登繒恒傰憂

尤修郵秋不巷猷

投摎侵鐔欽諶鹽

潛鍼函藍

上聲

奉重隴闒起俟被

弭紫履鬼舞宇萬

府鬴栩序舉處巨

件堵浦圃姥補禮
邸洗亥改海忖菌
本雋棧琯曼蹇圈
卷兖典庳紹表考
稻寶我假仉仰養
强鞅象驃汻井永
幸杏秉省猛鈄鈕
守糗醜聚厚後部

審品枕檢儉湛啖

昝覽湳減咸撖範

去聲

統鳳祕利義騎匱

類貴尉暣意謂露

固故喻諭布樹遇附

務瓠錯據住鑢庶

絮桂吞計棣隸制

毳 帝蔕 税 藝 裔 弊 世
炔 帶 藹 沛 貝 兑 佴
進 遴 慎 蕲 貫 寇 爨
贊 炭 戰 戀 戝 練 變
見 薦 燃 淖 漕 好 耗
播 操 舍 庫 化 晉 斥
暢 伉 抗 亢 曠 相 諒
亮 盎 況 浪 聖 性 豆

鏤勾富繡救廐灸
胄舊就禁念

入聲

漉木沐谷睦潚鵠
穀郁束鎐鄭逯卓
偓濁濯朔學術暨
悉帙肸欝尉蔚茀恤
郝厥骨髮笪察脫

糴折渫桀櫱齧别

鐵恪佫洛薄錯矍

鐸愽畧藥約直食

勑墨勒植特錫壁

㑊夕室赤辟笮適

麥帛益革澤給集

襲蓋屋蚕納涉接

複姓以茲複姓不知其本故附四聲之後

綦毋 西乞 西都 西鉏 南榮 北人 九百
叚干 青萍 長盧 索盧 蒲盧 盧蒲 茲毋
巨毋 毋將 毋終 毋車 宣于 鬬于 多于
梁由 梁石 梁可 仲梁 穀梁 將梁 容成
廣成 務成 析成 陽成 上成 盆成 將閭
林閭 庚桑 有男 澹臺 浩星 墨夷 養由
安期 沐蘭 端木 姑布 黔婁 中梁 中野
室中 路中 步叔 石作 古野 壤駟 合博

漆彫 空相 京相 馬矢 馬適 巫馬 闗龍

青烏 羊角 苑羊 羺羊 浩羊 長魚 昭沙

樂王 泠州 老萊 列禦 瞻葛 瑕呂 不弟

鉤弋 呂管 陵終 邑裘 懸潘 屠岸 函治

洞沐 甫爽 安是 遬僕 補祿 游棣

總論十三篇

同名異實第一 改氏第二 改惡氏第三

漢魏受氏第四 變夷第五 變於夷第六

别族第七　避諱第八　音訛第九

省文第十　省言第十一　避仇第十二

生而有文第十三

通志卷二十五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二十五　史部

通志卷二十六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氏族略第二

以國為氏

古帝王氏

唐氏　祁姓亦曰伊祁出陶唐氏之後堯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縣是也舜封堯之子丹朱為唐侯至夏時丹朱裔孫劉累遷于魯縣累孫猶守故地至商更號豕韋氏周復改為唐公成王滅唐以封弟叔虞號曰唐叔

乃遷唐公於杜降爵爲伯今長安杜城是也周之季世又封劉累裔孫在魯縣者爲唐侯以奉堯嗣其地今唐州方城是也傳曰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故子孫爲唐氏此晉之唐也宣十二年傳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爲左拒其地在今隨州唐城縣此楚之唐也定公五年楚滅唐子孫亦以唐爲氏在晉者仕晉在秦楚者仕秦楚晉有唐雎爲魏大夫西說秦不敢加兵於魏楚有唐狡唐勒勒與宋玉景差俱師屈原事楚襄王文章齊名秦有唐厲爲漢中尉擊黥布有功封斥丘侯

臣搢按釋例唐姬姓又公子譜一曰成王封叔虞於唐號曰唐叔侯其子燮父之後春秋時國小微弱遂

屬爲楚邑據此當云其子樊父之後別封于唐近于楚微弱遂爲楚屬邑又按堯之後分爲六唐氏杜氏范氏劉氏韋氏祁氏皆爲著姓豈堯澤之不泯歟

虞氏 姚姓舜之建國也舜以天下授禹禹封舜之子商均於虞城爲諸侯後世國絶以國爲氏又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是爲虞仲嗣太伯之後於句吳武王克商封舜之後胡公滿於陳封虞仲之庶孫於虞城以爲虞仲後虞仲國於吳其支庶封于此故亦謂之西吳此姬姓之虞也今陝州平陸縣東北六十里有故虞城在僖五年晉滅之子孫亦以國氏

夏氏 亦曰夏后氏姒姓顓帝之後也當堯之時有洪水之患使鯀治之九載不成功乃殛鯀于羽山用其子禹爲司空治水有大功舜以天下授之是爲夏后氏今陝州夏縣禹之

所都也禹之受舜禪至桀凡十七君十四世四百七十一年爲湯所伐放於南巢武王克商封其後於杞其非爲後不得封者以夏爲氏焉又陳宣公之子少西字子夏其孫夏舒以王父爲氏是爲陳夏氏也後漢有夏馥夏年

商氏

子姓商本上雒今之商州也及成湯有天下始遷于亳而命以殷然商之號亦未始廢焉商始祖契其母曰簡狄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隕卵取而吞之孕而生契契舜命契爲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放桀又三十世至紂周武王滅之子孫以國爲氏魯有商瞿仲尼弟子又秦有衛鞅本衛公子也封爲商君子孫亦以商氏焉宋朝登科有商庭又有商言詩登州人

殷氏

契始封於商後世遷于亳故京兆杜縣有亳亭是也杜城今在長安南故司馬遷云禹興西羌湯起亳亳也及有天下始居宋地復命以亳今南京穀熟是也蓋有溵水出陽城東至西華汝陽入于潁水合流古人并謂潁爲溵故命以殷舊有溵水縣宋建隆改商水

隷陳州然遷于囂遷于相遷于耿遷于朝歌皆謂之殷以成湯建國之所命也或謂之商以契始封之所命也自湯至雍已而商道始衰諸侯或不至雍已弟太戊立任伊尹之子伊陟爲相桑穀共生于朝一夕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無乃有闕太戊修德祥桑枯死商道復興故稱中宗太戊崩子仲丁立遷于囂至河亶甲遷于相商復衰子祖乙立遷于耿任巫賢而商道復興至于陽甲王業益不振良由自仲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或爭相代而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不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時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凡五遷復居湯之故都治亳行湯之政諸侯始朝其弟少辛立商復衰百姓思盤庚之治乃作盤庚三篇至武丁即位因夢而求得傅說爲相爲中興主廟號高宗至武乙復去亳徙河北好射獵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曰射天暴雷震死至紂爲周武王所滅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其子孫不得封者以國爲氏

北殷氏

成湯之後有北之

殷氏

周氏

姬姓黄帝之苗裔后稷棄之後有邰氏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出見巨人跡踐之而孕期月生稷初以爲不祥而棄之故名曰棄好種藝堯聞之舉爲農師舜封於邰號曰后稷邰今武功縣斄城是也邰之總名曰周故國號周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太康失國稷官遂廢不窋失職乃奔戎狄之間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詩人歌之遷于豳今邠州三水有古豳城是也至古公亶父有薰鬻之難去豳居岐豳人扶老攜幼盡歸之隣國亦歸之今鳳翔岐山是也至文王始伯諸侯武王光有天下追封古公季歷文王爲王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在永興鄠縣東南鎬在豐之東二十里昭王之時王綱不振乃南巡狩卒於江上穆王得八駿西巡於崑崙之丘以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厲王無道國人畔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立厲王之太子靖是爲宣王周室中興其子幽王爲褒姒蠱惑欲立其子伯服而廢申后太

子宜咎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今西京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縣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敬王四十一年春秋終元王以下十有二世二百二十一年赧王爲秦所滅黜爲庶人百姓號曰周家因爲氏焉又平王之子别封汝南者亦爲周氏見志猶詳又有周公黑肩之後世爲周卿士又商有太史周任豈其食采於周與又秦相有周恢又有姬氏唐先天中避明皇嫌名改爲周氏又上元中暨佐時凖制改爲周氏又代北複姓有賀魯氏改爲周氏又後魏獻帝次况普氏改爲周氏又後周改爲周氏爲車非氏

西周氏

赧王爲西周武公其後爲西周氏

周生氏

見姓苑今人呼人亦曰某生不必外生也晉中經簿云魏侍中周生烈本姓唐外養周氏

秦氏

嬴姓少皞之後也以皐陶爲始祖十世曰蜚廉生二子一曰惡

來其後爲秦二曰季勝其後爲趙惡來之後五世曰非子初封於秦谷爲秦秦氏秦谷故隴西秦亭是也隴西并入汧原今隷隴州有故秦城在後徙封平陽復遷于岐豊之間又遷于犬丘又遷于雍又遷于櫟陽又遷于咸陽皆本於秦谷故號秦焉非子好馬及畜周孝王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佐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續嬴氏祀號曰秦嬴或曰伯益佐舜賜姓嬴氏秦嬴四世曰秦仲爲周宣王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以討西戎死之莊公立長子世父曰戎殺我大父我非殺戎王不敢入邑讓與其弟襄公周幽王有犬戎之難襄公救周以兵送平王都雒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至穆公用百里奚蹇叔爲大夫納公子重耳爲晉君不殺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報晉人殽之役禮亡臣由余以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至孝公用衛鞅之術以富國彊兵自此以還六國

不能與之爭衡凡三十五世自子嬰降漢秦之子孫以國爲氏焉魯又有秦氏居於秦邑今濮州范縣北舊秦亭是其地又楚有秦商魯有秦非秦有秦祖秦冉者皆爲仲尼弟子漢有潁川太守秦彭晉有秦起

太史公曰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郯氏莒氏鍾離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黄氏江氏脩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

趙城爲趙氏

臣謹按嬴姓也秦氏也何謂以國爲姓乎徐郯莒黄江國也以國爲氏者鍾離楚邑菟裘魯邑也以邑爲

氏者蜚廉人名也以名為氏者何謂以國為姓乎凡此十三氏并趙為十四氏其為氏不同而姓則同嬴也由司馬氏作紀世家為譜系之始而昧於此義致後世之言姓氏者無别焉言秦者又有三秦國之後以國為氏其有出於魯者以邑為氏葢魯有秦邑故也出於楚者未知以邑以字與然此三秦者所出既殊皆非同姓彼十四氏雖不同秦而同嬴是為同姓此三秦者雖同秦而不同嬴是不為同姓古者婚姻

之制別姓不別氏三秦可以通婚姻十四氏不可以通婚姻此道湮蕪已久譜諜之家初無識別

漢氏 姓苑云東莞有此姓云漢高帝之後初項羽封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今興元府漢中郡也自高帝至光武終於獻帝通王莽十八年劉聖公二年計四百二十五年傳漢祚漢亡子孫或以國為氏

臣謹按三代之時天子諸侯傳國支庶傳氏其傳國者國亡則以國為氏三代之後雖有國號無問適庶皆以氏傳而謂之姓如漢家雖亡亦稱劉氏或有稱漢者雖存古道而存為希姓

周同姓國

臣謹按以國為氏者有二諸侯之子在其國稱公子在他國則稱國國亡無爵者亦稱國

魯氏武王克商封其弟周公旦於曲阜本少昊之墟又大庭氏居之魯於其上作庫故謂大庭氏之庫其地本名魯因以命國乃作都于曲阜宋祥符中改曲阜為仙源今隸兖州周公留相成王而使元子伯禽就封於魯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官司典策四代之樂郊上帝與周同制伯禽之國周公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汝之魯慎無以國驕人伯禽之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

何速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周公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宣公之後三家盛公室微弱昭公見逐卒于乾侯自隱公至哀公凡十二世見春秋自悼公至頃公為楚考烈王所滅頃公亡遷于卞邑為家人子孫以國為氏

臣謹按魯自莊公之時齊桓公始伯爾後齊為盟主魯共命之不暇則報政之言周公不虛也況魯自襄仲殺適立庶宣公之後公室微弱政在三家昭公不反國哀公卒于有山氏可哀也哉魯起周公至頃公三十四世豈周公之澤流芳浸遠而微弱之漸亦由

伯禽立政之所始也

晉氏 晉大夏之墟也堯之所都平陽其國曰唐及叔虞封於唐其子燮父嗣封改為晉以其地有晉水故也今為晉州其地正名翼亦名絳而平陽者是其總名至景公遷于新田謂新田為絳今絳州也而謂平陽為故絳叔虞者武王第二子初邑姜方娠武王夢天謂之曰余命而子虞與之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命曰虞字子于成王立唐有亂周公滅之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於唐在河汾之東地方百里至昭侯封其叔成師於曲沃號桓叔曲沃大於翼是謂末大於本桓叔之孫武公滅翼以其寶器獻于周僖王王命武公為晉君獻公始彊大文公伯諸侯文公之後世為盟主至景公遷于新田晉始作六卿自此政在私門韓趙魏盛彊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命三

家皆為諸侯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子孫為晉氏凡三十三代魏將有晉鄙蓋其後也漢有晉賓為樂安相

臣謹按晉魯大國而其子孫希少者皆由彊臣剝喪公室枝葉凋落其來已久及夫亡國之日公族無幾矣齊亦如是

衛氏

文王第九子康叔封之國也武王克商之後以商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先祀武王又命其弟管叔蔡叔相之以和其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周公挾武庚祿父作亂周公以王命伐之而以商之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之間故商墟周公與康叔至相睦故以其地封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命之

國而行魯國之政故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其地曰朝歌漢晉為縣隷汲郡隋始改為衛縣遂為衛州衛縣朝歌故城在縣西二十二里衛縣宋熈寧中省為鎮入黎陽及懿公為狄所滅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而立文公楚丘今單州成武是也魯僖公三十一年衛成公始遷于帝丘今澶州濮陽是也桓公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輙十二年獲麟之歲也凡傳世四十餘至衛君角之九年秦并天下子孫以國為氏至漢有丞相建陵侯衛綰

蔡氏 文王第五子蔡叔度之國也或言第十四子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周公輔之武王平天下封功臣兄弟乃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禄父治商餘民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以王命伐之殺管叔而放蔡叔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商餘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啓於宋以續商祀其二封康叔為衛君蔡君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改德

率行周公聞之舉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言於成王復封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其地今蔡州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是也至平侯徙居新蔡今蔡州新蔡是也至昭侯衰微服役於楚遂徙于州來謂之九江下蔡是也下蔡今為縣隸壽州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自昭侯以下春秋後相承二十六世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又後周改賜姓為大利稽隋復舊晉有蔡墨秦相蔡澤或以邑或以地未知其得氏之由漢功臣表肥如侯蔡演演玄孫丞相義義玄孫勲為長安邸長累召不至勲曾孫擕

曹氏

叔振鐸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克商封之於陶丘今廣濟軍定陶是也振鐸後十四世桓公二十五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至二十四世伯陽立為宋景公所滅時魯哀公八年也初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夢者求之曹無此人而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

曹無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說之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十四年公孫彊說曹伯背晉奸宋十五年為宋景公所滅子孫以國為氏

滕氏

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封之於滕舊云滕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按晉志公丘屬魯國今兖州龔丘是隱十一年滕薛來朝爭長自叔繡及宣公十七世始見春秋國小弱不能朝王每朝于魯名不赴故不書隱公以下春秋後至公丘二十一世為秦所滅釋例云春秋後七世為齊所滅又有滕氏即滕也因避難改為騰後漢有北海相騰撫梁孝行傳有騰曇恭今開封有此姓

燕氏

北燕也舊幽州薊縣是也南燕今滑州胙城是也召康公奭周之支族食邑於召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成王以為三公與周公分陝而治決獄於甘棠之下後世思之不忍伐焉然其國僻小不能通諸夏盟會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始見載

籍又惠侯九世莊公之時齊桓公始伯北伐山戎為燕開路燕君送齊君出境齊君割燕君所至地以予燕使職貢于天子修召公之政於是乎莊公始稱公自莊公十三世簡公始見春秋簡公卒獻公立始有年次自獻公至易王八世始稱王易王卒燕噲立讓國與其相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國人不悅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子之亡燕昭王即位欲雪齊恥乃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築宮以尊郭隗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士爭趣燕乃與秦楚三晉合謀而伐齊齊兵大敗湣王亡自易王至王喜七世稱王為秦所滅自獻公之子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太史公謂燕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南燕姞姓伯爵黃帝之後實故國猶存於周者南燕北燕皆為燕氏此異姓而同氏者望在范陽漢有功臣宜城侯燕倉後漢中郎將燕瑗

北齊有右僕射燕子獻唐有補闕燕欽融宋朝有龍圖閣學士燕肅望出上谷范陽

鄭氏

周厲王之少子宣王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桓公初受封於鄭在周之畿内今華州鄭縣是也封三十三歲為周大司徒當幽王時桓公問於太史伯曰王室多故吾安逃死乎對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地近虢鄶其君貪而好利今君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君之民也桓公從之後幽王有犬戎之禍桓公死難其子武公從平王東遷卒有虢鄶之地號為新鄭今之鄭州也武公生莊公莊公之二十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公三世至幽公韓武子伐鄭殺幽公子孫播遷陳宋之間以國為氏自幽公二世鄭君乙之二十一年復為韓所并幽公生公子魯魯六世孫榮號鄭君生當時漢大司農居滎陽開封唐志云魯七代孫鄭君生當時

吳氏

今蘇州城是也太伯與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故太伯仲雍相攜而奔荆蠻太伯號句吾舊曰句吾地名然吳有句吾越曰句踐皆是名號非謂地名勾者吳越之語辭也荆蠻之人義太伯從而歸之千餘家立以為君長太伯卒無子仲雍立至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仲雍之曾孫周章已君吳矣從而封之為吳子追封太伯為吳伯又别封周章之弟虞仲於虞皆為諸侯自太伯五世而得封十二世而晉滅虞虞滅而吳始大至壽夢而稱王其子季札來聘始見春秋自壽夢以上可知世數而不可紀年壽夢之元年魯成公之六年也夫差十五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魯哀公之二十二年也是年勾踐滅吳子孫以國為氏季札避國子孫居齊魯之間

魏氏 始祖畢公高封於畢為畢氏杜預曰畢在長安西北今長安縣西有杜山又曰畢陌至畢萬事晉封於魏杜預曰魏在河東河北縣河北今為平陸縣陝州治有魏城後雖遷徙不常自封魏之後皆號魏惟從梁

之後亦謂之梁按畢公高周文王第十五子蓋庶子也故云姬姓之別族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其後絶封為庶人其苗裔曰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此公侯之卦獻公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耿霍魏三國而滅之以魏封畢萬為大夫生魏犨從晉公子重耳出奔及重耳立以犨襲魏氏後治於魏武子之後世為晉卿生悼子徙治霍今晉州霍邑是也生魏絳晉悼公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間九合諸侯和戎翟絳之力也賜之樂是為莊子徙治安邑今為縣隸解州自莊子七世文侯始稱侯莊子經於子夏過段干木之閭未嘗不式也其子武侯之十年與韓趙滅晉而分其地武侯之子稱王徙治大梁今開封治也是為梁惠王自文侯而下二侯七王秦將王賁灌大梁城滅王假以其地為郡縣子孫以國為氏安釐王封其弟公子無忌為信陵君其後蕃盛漢有高梁侯魏無知者信陵君之孫也又有寗陵君魏咎陳勝立為魏王其弟魏豹項羽立為

魏王後乃魏之諸公子也

韓氏 姬姓之別族出晉穆侯之少子曲沃成師是為桓叔生萬是為武子食采韓原一云成王封叔虞於唐賜畢萬韓原之地其地今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故城是武子生厥是為獻子晉景公之時晉作六卿獻子在一卿之位從其始封遂為韓氏世為晉卿厥生起是為宣子起聘于周天子嘉其有禮曰韓氏其昌阜於晉宣子徙居州今懷州武德是也生貞子徙居平陽今晉州也貞子五世景侯與趙魏俱得為列侯景侯四世哀侯與趙魏分晉國滅鄭而徙都焉哀侯四世宣惠王始稱王至王安五年秦攻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自景侯至王安六侯五王百七十九年

何氏 姬姓唐叔虞裔孫韓王安為秦所滅子孫分散江淮音訛以韓為何氏漢有何武為膠東相孫比干為丹陽都尉

虢氏 有二皆王季之子虢仲之國在今虢州謂之西虢僖五年晉滅之虢叔之國在鳳翔虢縣

公子譜云在滎陽謂之東虢虢叔之國爲鄭所并以建鄭國虢仲之國僖五年晉滅之子孫以國爲氏左傳晉大夫虢射漢有虢廣爲春秋博士

郭氏

春秋有郭公遂以爲氏公羊曰虢謂之郭聲之轉也或言郭爲晉所滅公子郉奔周遂爲郭氏今虢氏無聞惟著郭氏左傳齊有郭最燕有郭隗後漢郭丹又有郭泰字林宗舉有道

管氏

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鮮之國其地今鄭州管城是也子孫以國爲氏焉又齊有管夷吾出自周穆王至夷吾始顯於齊夷吾裔孫修仕楚齊又有管至父漢有燕令管少卿未知其自齊往與此皆以邑爲氏者

焦氏

史記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今陜州東北百步焦城是也左傳曰虞虢焦滑皆姬姓也爲晉所滅子孫以國爲氏漢有外黃令焦貢後漢有焦儉魏志有河東焦先吳志有會稽焦征羌

滑氏

周同姓舊云河南緱氏縣是緱氏今廢爲鎮隸偃師其國爲晉所滅子孫以國爲氏左傳鄭大夫滑羅漢有詹

事滑與望出京兆安陸宋朝登科滑君俞滑州人滑延年邢州人

霍氏

周文王第八子霍叔處之國今晉州霍邑是其地閔元年晉滅之子孫以國為氏

聃氏

風俗通周文王第十子聃季載之後按世系譜聃季載文王第十七子周有聃啓

郜氏

周文王之子封於郜或又言第十一子聃季之弟子爵今單州成武有二郜城是其地也晉有郜

浩氏

音告漢青州刺史浩賓吳都尉浩舟高昌長郜玫望出安定京兆唐隱州刺史浩聿狀云本郜氏因避難改為浩氏聿生虛舟

雍氏

去聲舊云河內山陽縣按山陽在懷州脩武范曄云山陽有雍城文王第十三子雍伯受封之國其後裔為雍氏又宋有雍氏姞姓也鄭有雍糾齊有雍廩雍巫楚有雍子望出京兆平原宋政政和登科雍舟卿雍源並閬州人大觀雍觀復利州人政和雍垣鄭州人紹興雍朝瑛普州人

畢氏

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始封於此其子萬事晉乃封於魏居於畢者以

畢為氏今長安縣西有杜山人曰畢陌是其地也漢有驃侯畢取本南越將軍生奉義宋朝宰相畢士安狀頭畢漸又有出連氏改為畢氏虜姓也

鄷氏

周文王之子鄷侯之後或言第十七子此文王之舊都也故城在今永興鄠縣北三十里其後以國為氏又有鄷舒宋朝登科鄷仲之嚴州人

郇氏

周文王之子封郇侯或言第十七子郇國故城在郇州三水東其後以國為氏郇音荀一音環今有環音之氏而未聞荀者

臣謹按譜文王十七子然原郇二侯不在其列此譜系之家失於記載原郇為文王之昭左氏見之甚明

郕氏

亦作成伯爵文王第五子郕叔武之所封或言武王封季載於此其地在今濮州雷澤北三十里郕國故城是也其後以國為氏或去邑為成氏與周之成肅公楚之成得臣同為一成宋朝登科成唐晉州人成

淵應天人成斯立蜀人今三衛大尉成成閔

盛氏 周之同姓國也後為齊所滅穆天子傳云盛姬之國公羊云成降于齊師成者盛也以諱滅同姓故言成也又有奭氏召公奭之後也蓋以名為氏後避漢元帝諱故改奭氏為盛氏焉漢有司徒盛吉後漢有北海太守盛苞

于氏 即邘氏周武王之子邘叔所封之國京相璠云野王縣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及邘臺野王隋改曰河內今懷州治子孫以國為氏其後去邑但為于氏亦有不去邑者後魏官氏志有萬紐氏改為于氏始有自東海隨拓跋隣徙代改為萬紐于氏後魏孝文時復為于氏又淳于氏唐元和初避憲宗嫌名改為于氏

應氏 侯爵武王第四子今汝州葉縣故應城是也漢初有隱者應曜居淮陽山與四皓俱被名時人語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玄孫順後漢將作大匠望出汝南潁川

凡氏 周公第二子凡伯之後為周畿內諸侯袁菘云凡在共縣西南今衛州城西南二十里

有凡城皇甫謐謂凡氏避秦亂添水為汎氏

臣謹按凡者周公之後為凡國汎者周大夫采邑也自是兩家因知姓氏家有避地改姓之言多無足取

蔣氏周公之第三子伯齡所封之國也杜預云弋陽期思縣是按期思宋改為樂安今光州仙居縣是也漢有隱者蔣詡又有蔣期劉宋時有蔣恭靈異後封為蔣神

邢氏侯爵周公之第四子受封於邢今邢州治龍岡是其故地也僖二十五年衛滅之子孫以國為氏

茅氏周公之後也今濟州金鄉是其地子孫以國為氏又有茅戎即戎之别裔又邾大夫有茅地茅夷鴻秦有博士茅焦上書說始皇神仙傳有茅盈又有茅氏兄弟三人隱句曲山成仙去未知其為茅國之裔或别有茅邑也

胙氏周公之後也今滑州胙城

是其國為南燕所并子孫以國為氏

作氏

風俗通周公之子胙侯子孫因避地改為作氏漢有涿郡太守作顯

賈氏

伯爵康王封唐叔虞少子公明於此同州有賈城即其地或言河東臨汾有賈鄉是也為晉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又晉既并賈遂以為邑故晉之公族狐偃之子射姑食邑於賈謂之賈季其後則以邑為氏

芮氏

伯爵周同姓之國司徒芮伯之後也其後有芮伯萬其地即陝州芮城為晉所滅齊景公妾曰芮姬

隨氏

侯爵今隨州是其地楚滅之子孫以國為氏又杜伯之丘孫為晉大夫食采於隨子曰隨會子孫以邑為氏至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走作隋搜神記隨侯行野見蛇傷乃傅之藥蛇報以明珠所謂隨侯之珠是也未知隨侯為何代人

胡氏

子爵其地在今頴州汝陰西二里胡城是也定十五年楚滅之其後以國為氏或云胡公滿封於陳其後亦為胡氏又樂陵之胡賜姓李又河南之胡改紇骨氏為胡也

巴氏

子爵

世本云巴子國子孫以國為氏其地杜預云巴郡江州縣按江州隋改江津今隸渝州漢有太常巴茂後漢黨錮傳有巴肅又有揚州刺史巴祗以清貧著名

杷氏 杷闞牙切字亦作肥本巴氏東樓公之後後漢靈帝時巴康避董卓難改為杷氏

遂氏 子爵莊十三年齊滅之其地在濟州鉅野或言燧人氏之後非也

頓氏 子爵頓子牂之國也今陳州南頓即其地定十四年楚滅之子孫以國為氏魏志華佗傳有督郵頓子獻漢有頓肅為郡陽長望出魏郡宋世登科有頓起頓雖皆蔡州人

道氏 姬姓之國今蔡州確山西南有故道城疑為楚所并子孫以國為氏楚有大夫道朔宋世有登科道大亨常州人

邠氏 亦作豳姓苑云周太王居邠因氏焉

臣謹按太王去邠去岐其族屬留于邠者為邠氏

耿氏 姬姓商時侯國閔元年為晉所滅今河中龍門縣南十二里故耿城是尚書祖乙圮于耿是此地也

岑氏 呂氏春秋云周文王封異母弟耀之子渠為岑子其地梁國岑亭是也子孫以國為氏宋有岑平岑子頔登科元祐有岑穰濟州人

彤氏 出於彤伯周同姓之國為成王宗伯

彤氏 本彤氏避仇改為彤

周異姓國

齊氏 姜姓四嶽之苗裔也與申呂許皆姜姓四嶽佐禹有功或封於申或封於呂故太公謂之呂望文王得於渭濱以為太師股肱周室相武王克商封於營丘即今臨淄縣是也或云營丘故城在濰州昌樂其地本顓帝之墟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於此季萴因之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

無棣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凡二十九世為彊臣田氏所簒子孫以國為氏又衛大夫齊子以字為氏戰國時有齊明周人也漢有光祿大夫齊晉功臣表平恭侯齊受傳封四代晉有齊恭注漢書前涼將軍齊肅後涼僕射齊難

楚氏

芈姓始居於丹陽今江陵枝江是也後遷于郢今江陵縣北有舊郢城本國號荆遷郢始改楚又遷于鄀今襄陽宜城西南有鄀亭山後遷于壽春今之壽春府也楚之先出顓帝高陽氏曰重黎為帝嚳火正使代共工氏不克事帝誅之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季連季連之苗裔曰鬻熊為文王師及成王舉文王之勞臣封其曾孫熊繹居丹陽國號荆今江陵枝江是其故地熊繹與周公之子伯禽康叔之子牟晉侯之子燮太公之子呂伋俱事成王然世以名稱皆無爵號至熊達始盛彊十九年則魯隱公之元年也三十五年伐隨使隨人為請於周以尊爵號王室不

聽三十七年熊達怒曰吾先君鬻熊文王師也不幸早世成王舉我先君錫以子男之田令居楚蠻夷卒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始開濮地而有之武王卒子文王立始都郢改號楚今江陵縣北舊郢城是也文王卒子成王立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錫之胙曰鎮爾南服使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開地千里三十九年滅夔以不祀祝融與鬻熊故也靈王之七年築章華臺內亡人實之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而決之陰與巴姬謀而埋璧於室內名五子齊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四子皆無後惟平王續楚祀昭王十年冬伍子胥復父兄之仇相吳王闔閭以伐楚入郢焚平王之墓十二年吳復伐楚楚去郢北徙都鄀今襄陽宜城西南有鄀亭山是其地懷王三十年秦昭王詐遺懷王書欲親結盟于武關既至伏兵刼懷王而西

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人立太子橫為頃襄王二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楚人哀之考烈王二十二年秦王政立楚與諸侯共伐秦不利東徙壽春命曰郢王負芻五年秦將王翦蒙武破楚虜王負芻滅之為楚郡凡四十五世其後以國為氏魯有楚丘又有林楚是楚丘者必林楚之後以名為氏者又趙襄子之家臣有楚隆者又古有賢者楚老宋有驍衛上將軍楚公輔望出江陵祥符登科有楚咸

臣謹按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於衛墟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墟周時為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籛彭姓封於韓大

彭之墟即彭城也四曰會人妘姓封於鄭墟五曰安
曹姓封於邾之墟六曰季連芈姓其後爲楚昆吾氏
爲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氏爲商伯商之末世始亡
按干寶之論曰先儒多疑此事譙周作古史考以爲
妄記廢而不論然六子之世子孫有國數千年間迭
爲伯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若夫前志所傳修已背
坼而生禹簡狄胷坼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
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胳下水腹

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
臣按浮屠氏稱釋迦生於摩邪夫人之右脇亦此理也其徒信之而不疑何學者之疑陸終氏之事近蕭田尉舍之左有市人之妻生男從股髀間出亦能創合母子無他此又足以明屈雍之事不誣
臣又按以王父字為氏者古之道也然亦有以名為氏者楚以鬻熊之故世稱熊氏女子則稱芊焉楚國亡於秦漢之世是時姓氏之道泯矣故楚以熊著而

楚族無間

宋氏

子姓商之裔也武王克商封紂子武庚以紹商武庚與管蔡作亂成王誅之立紂庶兄微子啓為宋公以備三恪都商丘杜預云梁國睢陽是也按睢陽隋改為宋城今南京治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以其主火故又為大辰之墟杞宋二國皆公爵於周為客得用其先王禮樂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至穆公十二世穆公之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穆公以宣公舍其子而立已不敢忘宣公而立其子殤公與夷自殤公至景公十二世獲麟之歲也凡三十一世至宋君偃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掲而射之曰射天於是諸侯目之為桀宋齊湣王與魏楚滅之而三分其地

荆氏

芊姓楚國舊號荆此末號楚之前受氏也燕有荆軻望出廣陵宋朝太平興國登科有荆伯珍

陳氏

媯姓

初封虞城今應天府之縣也後封於遂今濟州鉅野後封于陳今陳州治宛丘縣是也本太昊伏羲氏之墟舜傳天下於禹禹封舜之子商均於虞城周武王克商乃求舜後以備三恪得胡公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或曰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子滿而封於陳以奉舜祀滿號胡公往往以領胡之故而得此號成公元年楚王為夏徵舒弑靈公以遂率諸侯伐陳謂陳人曰無恐吾誅徵舒而已已而縣陳羣臣皆賀申叔時不賀王問其故曰鄙語有之牽牛以蹊人之田田主奪之牛蹊則有罪矣而奪之牛不亦甚乎今君徵兵諸侯以討不義已而取之以利其地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矣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哀公三十四年司徒招作亂楚靈王使公子棄疾帥師圍陳滅之使棄疾為陳公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帝之族

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盖商之興也存舜之後而封於遂世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以舜居嬀汭故姓之曰嬀而祀虞帝且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五歳棄疾弒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欲和諸侯乃求陳悼太子偃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滔公二十二年獲麟之歳也二十四年楚惠王使子西之子公孫朝伐陳而滅之子孫以國為氏又廣陵之陳實劉氏魯相無子以外孫劉嶠嗣河南官氏志云侯莫陳之後亦改為陳氏又白永貴隋初改為陳氏是為萬年之陳也

臣謹按陳嬀姓也然伍員曰夏少康為有仍牧正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是則又為姚姓也盖嬀姓始於周姚姓自夏有之然則堯妻舜以二女而賜之

姓者賜以姚也謂為媯誤矣自夏之前為虞國至商為遂國未知虞之存於商否然至周則遂虞皆為姬姓國矣而封胡公於陳自是陳稱媯不復言姚矣

趙氏

嬴姓與秦同祖少皡之後皆祖皋陶皋陶十世曰蜚廉蜚廉二子一曰惡來惡來之後為秦二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得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為周穆王御穆王賜以趙城為趙氏趙城今晋州縣造父六世曰奄父為周宣王御奄父生叔帶幽王無道去周如晋為晋文侯御始建趙氏于晋叔帶五世曰夙晋獻公賜之耿夙生共孟共孟生衰事文公為原大夫衰生盾為晋正卿盾生朔景公三年晋人攻滅趙氏朔有子曰武韓厥言於公更立之後亦相晋是為文子文子之孫曰簡子鞅簡子卒子襄子毋恤立

毋恤傳位於其兄伯魯之孫浣為獻侯獻侯居中牟其地在漯水之北獻侯卒子烈侯籍立周命籍與韓魏並為諸侯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卒烈侯太子章立為敬侯敬侯始都邯鄲邯鄲今磁州縣十一年晉亡韓趙魏三分其地敬侯生成侯種成侯生肅侯肅侯生武靈王武靈王傳國於子何為惠文王惠文王卒太子丹立為孝成王孝成王生悼襄王偃悼襄王生幽繆王遷秦併六國滅邯鄲遷兄嘉立為代王秦復滅之自襄子已下六侯四王凡十一世秦併代使嘉子公輔主西戎世居天水其趙宗散處者皆以國為氏居涿郡者後有天下

田氏即陳氏陳厲公子完字敬仲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敬仲懼禍奔齊遂匿其氏為田陳田聲近故也應劭云始食采地然齊無田邑至田和篡齊為諸侯九世至王建為秦所滅建弟假及田儋儋子市儋從兄榮榮弟橫弟子廣項羽時並裂地稱王旋皆破滅漢興諸田並徙陽陵後又徙北平又田都田角田間亦田氏之

族也漢興徙關中春秋時晉有田蕪宋有田景齊有田巴漢有魯相田叔太尉田蚡丞相田千秋大鴻臚田廣明大司農田延年魏議郎田疇皆敬仲之苗裔也後周田弘為大司空鴈門郡公賜姓紇干氏宋世有田況為樞密

許氏 姜姓與齊同祖炎帝之後堯四嶽伯夷之子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於許以為太嶽後今許州是也靈公遷于葉悼公遷于城父又遷于白羽許男斯遷于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至戰國時為楚所滅昭十九年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哀元年楚子許男圍蔡杜預注曰此蓋楚之封也哀十三年許男成卒秋葬許元公晉有許偃楚有許伯鄭有許瑕皆以失國不能庇其本枝故適他國

莒氏 嬴姓少昊之後也周武王封茲輿其於莒今密州莒縣是也世本曰自紀公已下為己姓鄭語曰曹姓鄒莒以為陸終第五子曰安之後未知孰是

十一世兹丕公始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矣四世楚滅之按史記當楚惠王時越滅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而滅莒矣子孫以國為氏楚有大夫莒伯漢有緱氏令莒誦

邾氏 顓帝玄孫陸終第五子曰安賜姓為曹其子孫亦以姓為氏周武王時封安之苗裔曰邾挾為附庸居於邾今兖州仙源東南四十里古邾城是也挾以下至儀父名字始見春秋齊桓公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十四代孫文公徙于繹今兖州鄒縣北嶧山是也邾自桓公革以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又小邾國亦出邾挾之後姓曹其子孫亦以姓為氏挾七世孫夷父顔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為小邾子晉志云蕃縣古小邾國按蕃縣隋改曰滕今隸沂州縣之東南郳城是樂史云郳城在承縣自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

朱氏 本邾也姓曹其世系見於邾邾既失國子孫去邑以

朱為氏其後盛大者有沛國丹陽永城吳郡錢塘義陽丹陽太康河南之九族顯於漢唐間又有渴燭渾可朱渾並改為朱氏虜姓也則為河南之族

婁氏

亦作僂風俗通云邾婁之國子孫或以婁為氏或以邾婁為氏陸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賜姓為曹邾即安之後挾安之裔曰邾挾周初受封為附庸挾之後不得其名字十二世至儀父始通于大國魯隱公之元年與隱公盟于姑蔑其後為楚所滅齊大夫婁裡其後也又有疋婁氏改為婁虜姓也宋朝登科婁瑄婁昞婁汝勵並臨江軍人察院婁寅亮溫州人

郳氏

曹姓即小邾也邾挾七世孫夷父顏有功於周次子友父別封附庸為小邾國以居郳故又稱郳國今沂州滕縣東南郳城是也樂史云郳城在承縣或云邾武公封次子于郳是為小邾後失國子孫為郳氏

兒氏

即郳氏也或省文作兒兒良六國時人見呂氏春秋漢有御史大夫兒寬受業於孔安國家貧賃作帶經而鉏寬千乘人

又賀兒氏虜姓也

倪氏 即郳氏也避仇改為倪漢有揚州刺史倪諺唐有刑部郎中倪若水中山藁城人

杞氏 姒姓夏禹之後成湯放桀其後稍絕武王克紂求禹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東京雍丘縣即杞故城九世及成公遷于緣陵今濰州營丘是也文公居淳于今密州高密有故淳于城是也成公始見春秋黜為伯桓公用夷禮黜為子僖公子緡公六年獲麟之歲也緡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之凡二十世子孫以國為氏又杞康漢末時避董卓難改姓抱北史有抱嶷抱老壽

樓氏 亦為東樓氏姒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支孫以樓為氏城陽諸縣有婁鄉是其地秦有相樓緩漢有大尚書樓瑝又杞大夫有東樓羽

越氏 姒姓賈逵注國語曰夔越皆芈姓實夏后氏之苗裔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以奉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自號於越於越者夷言發聲也其地今越州城是也濱在

南海不與中國通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魯定公五年始伐吳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越王元年魯定公十四年也哀公二十二年句踐滅吳霸中國自句踐七世下至王無彊為楚所破殺無彊盡取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潰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又河南官氏志有越彊氏改為越氏又後秦錄有北梁州刺史越質詰歸三字虜姓也亦改為越氏

紀氏 炎帝之後侯爵姜姓莊四年齊滅之杜預云東莞劇縣按紀訛為劇在青丘臨朐縣東壽光縣西故魯連曰朐劇之人辨漢有紀信弟成生通封襄平侯宋朝登科有紀瑛紀元規

息氏 亦作鄎侯爵媯姓今蔡州新息縣是莊十四年楚滅之子孫以國為氏

鄧氏 曼姓商之侯國其地今襄陽鄧城是也春秋時鄧侯吾離朝魯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子孫以國為氏又鄭有鄧析復為一氏

梁氏嬴姓伯爵伯益之後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山夏陽今為同州縣猶有新里城新里梁伯所城者樂史云新里在澄城僖十九年秦取之子孫以國為氏晉有梁益梁弘梁由靡以晉有解梁城高梁曲梁之地此則以邑命氏者又有拔列蘭氏改為梁氏虜姓也

薛氏任姓黄帝之孫顓帝少子陽封於任故以為姓十二世孫奚仲為夏車正禹封為薛侯奚仲遷于邳十二世孫仲虺為湯左相復居薛舊云魯國薛縣今徐州有薛城在滕縣東南五十里是也臣扈祖已皆仲虺之冑也祖已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更號摯國女大任生周文王至武王克商復封為薛侯隱十一年滕薛爭長齊桓之霸也薛侯不從黜為伯獻公始與諸侯盟杜預云小國無紀世次不盡知也然唐世系表自盻至慇侯弘為楚所滅凡二十一世父子相傳其語無所經見只本人家譜籍無足信也今但從杜氏所紀而不得其世次者也自仲虺為諸侯歷三代凡六十

四世至愍侯弘為齊所滅公子登仕楚懷王賜沛邑為大夫遂以國為氏或言登隱於博徒號薛公者曾孫倪為楚令尹生翁翁生鑒漢初獻策滅黥而封千戶侯玄孫廣德御史大夫生饒長沙太守生愿淮陽太守因徙居馮愿孫漢為後漢千乘太守漢生彪司徒祭酒彪生侍御史安期六代孫蘭為曹操所害生永遂依蜀先主官至蜀郡太守生齊為巴蜀郡太守歸晉為光祿大夫河東太守子孫因家汾陰世號蜀薛二子懿始又河南官氏志云叱干氏改為薛此虜姓也又遼西薛氏本東北蕃又姓苑云東莞蘖氏本姓薛氏避仇改為蘖氏

臣謹按薛氏血脉譜文王曹夫人姜氏見赤龍交而孕十二月生子手把薛字因氏為薛乃知譜牒家言多無足取者

蕭氏子姓杜預曰古之蕭國也其地即徐州蕭縣是也後為宋所并微子之支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於蕭以為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子孫因以為氏世居豐沛之間裔孫不疑為楚相春申君客漢有丞相酇文終侯何六代孫望之御史大夫又齊武帝以巴東王子響叛改姓為蛸氏

沈氏姒姓子爵春秋有沈子逞沈子嘉定四年蔡滅之其地杜預云汝南平輿縣沈亭按平輿故城在蔡州汝陽縣東北沈國也子孫以國為氏又楚有沈邑楚莊王之子公子貞封於沈鹿故為沈氏其地在今潁州沈丘襄五年楚子囊為令尹昭二十三年子囊孫瓦為令尹定四年吳楚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囊瓦奔鄭宣十二年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襄二十四年舒鳩人叛楚楚使沈尹壽讓之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五年沈尹射待命于巢哀十七年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

臣謹按唐表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成八年為晉所滅沈子生逞字脩之奔楚遂為沈氏生嘉字惟良二子尹丙尹戌尹戌字仲達奔楚隱於零山為楚左司馬生諸梁據春秋釋例沈國令言食采則邑耳又釋例所記沈子揖沈子嘉沈子逞皆本春秋令唐表言聃季字子揖何所本也逞字脩之嘉字惟良此皆野書之言無足取也

曾氏 亦作鄫亦作繒姒姓子爵今沂州承縣東八十里故鄫城是也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滅之鄫太子巫仕魯去邑為曾氏見世本巫生阜阜生晳晳生參字子輿父子並仲尼弟子參生元申裔孫倅後漢尚書令望出魯國

徐氏 子爵嬴姓皐陶之後也皐陶生伯益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在今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城并入臨淮今泗州臨淮有徐城自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為周所滅復封其子宗為徐子宗十一世孫章羽昭三十年為吳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又一族出於嬴氏十四姓之一也

䢵氏 亦作妘亦作鄖又去邑作云嬴姓子爵祝融之後封於羅號妘子見國語其地在今安州雲夢縣猶有鄖公廟馬漢有云敞為諫議大夫與梅福同傳又吳有鄖邑今泰州海陵是又有牒云氏改為云

鄅氏 子爵風姓一云䢵姓杜氏謂琅邪開陽縣即其地按開陽城在臨沂北十五里又夏禹之後為禹氏故此鄅氏者往往去邑作

禹

宿氏風姓伏羲之後武王封之使主太昊與濟水之祀宋人遷之不復見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杜預云宿國在東平無鹽縣無鹽故城在鄆州須城東三十六里子孫以國為氏後漢有宿仲談又有宿六斤氏改為宿氏宋朝有宿干之舉進士

羅氏子爵熊姓一曰祝融之後妘姓初封宜城徙枝江為楚所滅周末居長沙漢有梁相羅懷襄陽記有羅象又郯公德雋賜姓李氏又吒羅氏改為羅氏五代有羅紹威望出豫章長沙

夔氏子爵芈姓楚君熊摯之後今歸州東二十里故夔子城是僖二十六年楚滅之子孫以國為氏又天竺亦有夔氏

臣謹按傳言夔之先楚鬻熊之嫡嗣有疾不得代而别封於夔為楚附庸其後為夔子然據夔氏譜則鬻

熊十世而後有夔子未知孰是

亦曰州公姜姓風俗通曰春秋時之小國也桓五年不復其國子孫以國為氏唐元和初避憲宗嫌名改為于氏其地本在密州高密為杞所并遷江南杜預云南郡華容縣是也華容今荊南府監利縣宋皇祐登科淳于復登州人又淳于興宗南劍人

淳于氏

（前段注文）

夷氏

邳姓春秋夷詭諸之裔杜預云在城陽莊武縣所治夷安縣是其地子孫以國為氏又逸民夷逸齊大夫夷仲年之後邾大夫夷射姑皆以字為氏

轂氏

嬴姓伯爵春秋轂伯綏之裔也今襄陽轂城縣西北五里故轂城是也子孫以國為氏漢有轂思為魯相

舒氏

亦曰舒鳩氏子爵偃姓臯陶之後也舒子平僖三年為徐所滅其後復立襄二十一年舒鳩子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今廬州舒城本舊名也其地在楚徐之間故為二國所滅或言舒之種類多舒子平與舒鳩子自是

二國故舒城西有龍舒或曰舒有五名一曰舒二曰羣舒三曰舒蓼四曰舒庸五曰舒鳩望出鉅鹿

舒蓼氏 世本舒蓼偃姓皐陶之後後楚東之境小國也舒蓼與蓼國自異

舒鮑氏 世本舒鮑偃姓國也晉悼公大夫有舒鮑無終

須句氏 子爵風姓太昊之後也鄆州壽張縣西須朐城是其國子孫即以國為氏或省句為須氏或省須為句氏又有須國姞姓又商有密須國其後亦為須氏今涇州靈臺是其國也

鄣氏 祁姓子爵或言嬴姓少昊之後春秋時鄣子朝魯能言古官仲尼師之今下邳東北百五十里有古鄣城

談氏 即鄣也亦作談六國時有談生蜀錄有征東將軍談巴後趙錄有晉將軍談元望出梁國廣平宋太平登科談堯叟紹興有談誼廣德人

黎氏 字亦作犁子姓侯爵商時諸侯風俗通云九黎之後尚書西伯戡黎亦見毛詩今潞州黎城縣有黎侯故城是其地又齊有大夫黎彌黎且者即齊之黎邑也此以邑命氏者

又有素秪氏改為黎虜姓也宋朝黎威為安南節度嘉祐登科黎上行益州人黎仲吉州人今嶺南多此姓

申氏 伯爵姜姓炎帝四嶽之後封於申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今信陽軍乃唐申州即其國也子孫以國為氏後為楚之邑申公居之又為申氏是以邑為氏也魯有申豐鄭有申侯齊有申蒯韓有申不害著書漢有申巡石趙有申鍾為司徒宋慶歷登科申頔信州人政和申好問鄆州人

章氏 即鄣國之後也姜姓齊太公支孫封於鄣為紀附庸之國今密州有古鄣城為齊所滅子孫去邑為章氏齊威王將有章子秦將有章邯宇少榮收趙滅韓有功封雍王望出豫章

向氏 祁姓附庸之國今沂州古向城是也子孫以國為氏又宋桓公之後公子肸字向父其後以字為氏哀十四年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適齊卒于魯郭門之外

臣謹按公子肸字向父其義音響與晉叔向名字同

音今以為氏而音餉疑古人讀肸向之向有響餉二音也

葛氏 伯爵嬴姓夏時諸侯今許州鄢城北三十里有葛伯城即其地也子孫以國為氏又風俗通云葛天氏之裔又賀葛氏改為葛氏虜姓也漢有潁川太守葛興後漢有汾陰令葛龔有文集七卷

諸葛氏 本葛氏夏商諸侯葛伯之後英賢傳云舊居琅邪諸縣後從陽都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焉風俗通云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非罪而誅漢文追封其孫為諸侯因以為氏世本云有熊氏之後為詹葛氏齊人語訛以詹葛為諸葛

蓼氏 偃姓皋陶之後文五年楚滅之今壽州霍丘即其地也子孫以國為氏

黃氏 嬴姓陸終之後受封於黃今光州定城西十二里有黃國故城在楚與國也僖十二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亦

嬴姓十四氏之一也楚有春申君黃歇也

權氏 羋姓顓帝之後唐表云子姓商武丁之裔杜預云南郡當陽東南有權城當陽隷荊門軍今其地名權口楚武王滅權子孫為權氏或云楚武王使闘緡尹權因以為氏秦滅楚遷大姓於隴西因居天水

江氏 舊云汝南安陽縣江亭按此在信陽縣之東南新息縣之西安陽故城是也嬴姓之國顓帝玄孫伯益之後也文四年楚滅之子孫以國為氏

顓臾氏 風姓伏羲氏之後魯附庸國主東蒙及濟水之祀任宿須句顓臾四國近濟水故祀濟舊有顓臾縣隋省入費縣今顓沂州故顓臾城在費西北八十里子孫以國為氏或去顓為臾氏晉大夫臾駢是其族或去臾為顓氏及顓帝支孫亦為顓氏陳大夫顓孫仲尼弟子有顓孫師字子張神仙傳有太元女顓和顓或作敳

鄶氏 房姓即鄶仲之國本祝融之墟在溱洧之間為鄭武公所并遂為新鄭今新鄭縣東北三十五里有古鄶城是也子孫以國為

氏宋朝有鄶士隆登進士第又有鄶唐越州人或去邑為會氏又風俗通云陸終之子會乙之後邧姓有武陽令會炳

英氏　偃姓皐陶之後以國為氏漢有英布為九江王望出晉陵宋朝登科英秉臣洪州人

六氏　偃姓皐陶之後文五年楚滅之今廬江故六城是也子孫以國為氏

莘氏　姒姓夏后啓封支子于莘亦曰有莘氏後世以國為氏宋朝莘融舉進士錢塘人望出天水

辛氏　即莘氏也莘辛聲相近遂為辛氏周太史辛甲文王封之於長子有辛俞美為昭王友秦有將軍辛騰家中山苦陘曾孫蒲漢初以豪族從隴西狄道又有項亶賜姓辛氏又計然本辛氏改為計氏宋朝有辛仲甫為太子少傅

謝氏　姜姓炎帝之裔申伯以周宣王舅受封於謝今兖州龔丘縣謝城是也後失爵以國為氏焉魯有謝息漢有謝弘謝弼謝該

射氏　三輔決錄云後漢末鴻臚謝服天子以為將軍出征姓謝名服不祥改姓射名咸咸子登援登蜀郡

太守援中郎將又吳有射慈

偪陽氏

妘姓祝融之孫陸終第四子求言之後為晉所滅今沂州承縣有偪陽城

封氏

姜姓炎帝裔孫鉅為黃帝師胙土命氏至夏后氏之世封父列為諸侯今開封府封丘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之地至周失國子孫為齊大夫遂居渤海脩縣裔孫岌後漢侍中涼州刺史又有賁氏改為封氏虜姓也望出武陵宋元符登科有封虜大觀登科有封祥懷州人

呂氏

姜姓侯爵炎帝之後也虞夏之際受封為諸侯或言伯夷佐禹有功封於呂今蔡州新蔡即其地也歷夏商不墜至周穆王呂侯入為司寇或言宣王時改呂為甫然呂甫聲相近未必改也故人有甫氏出焉呂望相武王呂姜為衛莊公妃其時呂國猶存故也呂望封齊之後本國微弱為宋所并故宋有呂封人樂懼呂封人華豹又晉有呂氏出於魏氏未知其以字以邑與漢有單父呂公女為高帝后封臨泗侯又後魏有比丘氏改為呂氏虜姓也

仇吾氏

韓子云仇吾國為智伯所滅因氏焉或作仇繇

祝氏 巳姓黃帝之後周武王封黃帝之裔于祝祝阿祝丘是其地祝因氏焉鄭有祝聃衛有祝鮀祝鼉或云祝史之後以官為氏又有叱盧氏改為祝氏

周不得姓之國

萊氏 子爵其俗夷故亦謂之萊夷今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故黃城是萊子國襄六年齊滅之子孫以國為氏晉有大夫萊駒漢有萊章

賴氏 子爵今蔡州褒信有賴亭即其地也昭四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漢有交阯太守賴先蜀有零陵太守賴文唐有光祿大夫賴文雅宋初有畫工賴祚又有賴克紹登進士第望出南康潁川河南

譚氏 子爵莊十年齊滅之今齊州歷城有古譚城子孫以國為氏急就章漢有譚平定巴南六姓有譚氏盤瓠之後也

覃氏 本譚或去言為覃梁有東南寧州刺史覃無克又音尋今

嶺南多此姓馬宋登科單日嚴開州人

弦氏 江黃道栢之姻杜預云在弋陽軑縣東南按古軑城今在光州仙居北四十里僖五年楚滅之子孫以國為氏又鄭有高人弦高齊有大夫弦多弦施漢有博士弦許

戴氏 開封封丘縣戴城是其國隱十年鄭人伐取之或云舊考城縣是為宋人所滅改名穀城子孫以國為氏又宋戴公之後亦為戴氏是以謚為氏者漢有信都太傅戴德九江太守戴聖子父修禮記後漢有司徒戴涉戴良戴憑戴就晉有戴逵南史有戴顒戴法興戴僧靜宋世有戴興為定武軍節度使望出廣陵清河

載氏 疑即戴之後也漢有載戴宋太平登科有載永

項氏 或言姬姓之國故城在陳州項城縣東北一里為齊所滅子孫以國為氏項橐八歲孔子師之又漢賜姓劉氏周賜姓辛氏望出遼西

暴氏 一音瀑暴公周卿士見毛詩風俗通暴辛公周諸侯也秦有將軍暴鳶漢御史大夫暴勝之字公子河東人後魏有

暴顯魏郡人也

陽氏其國近齊閔二年齊人遷之子孫以國為氏或言周景王封少子於陽樊而以為陽國誤矣陽樊周畿內之邑晉有陽處父魯有陽氏楚有陽氏芊姓

冀氏左傳冀國今晉州冀氏縣也子孫以國為氏晉滅冀為郤氏食邑冀芮之子孫以邑為氏宋朝冀膺登進士第并州人望出渤海

年氏風俗通云年子國祝融之後望出鉅鹿宋登科年景先陳州人年冲陵井監人年企吉州人年莘起梓州人又蜀有年氏善畫雞

鄟氏魯附庸國成六年魯取之子孫以國為氏去邑作專又作鱄刺客專諸亦作鱄諸即其裔也

鬲氏即有鬲之國今德州平原有故鬲城在子孫以國為氏又商有賢人曰膠鬲子孫以名為氏

巢氏有巢氏之後堯時有巢父夏商有巢國其地在廬江子孫以國為氏左傳吳有巢牛臣後漢有司空巢堪又巢元方著病源望出彭城宋朝登科有巢安上眉州人

柏氏子爵風俗通柏皇氏之裔

又柏亮父顓帝師柏招帝嚳師柏景為周太僕柏國在今蔡州西平縣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漢有柏英為大鴻臚魏大將軍柏直晉宣帝柏夫人生趙王倫

軫氏 左傳軫國在楚之東楚屈瑕將盟貳軫注云二國

絞氏 左傳絞國在隨唐之南漢光武時山陽盖也

貳氏 長俠强俠即絞也後人以為氏故更从人或言姬姓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並小國也貳國在隨州南

夏商以前國

程氏 伯爵風姓重黎之後也重為火正裔孫封於程洛陽上有程聚即其地也至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失其官守以諸侯入為王司馬又晉有程鄭程嬰漢有程不識魏有程昱吳有程普宋朝自開國之始年有程浩然登科自是程氏世有人焉

崇氏 商時侯國也其地在今永興鄠縣東崇侯虎不道周文王滅之子孫

以國為氏唐開元登科有崇顥宋朝登進士第崇大年吳郡人

扈氏

姒姓夏時諸侯也夏為扈商為崇扈秦改為鄠今永興鄠縣北二十里有故扈城國亡子孫以國為氏漢有將軍扈輒又上郡太守扈育廣漢太守扈商又有扈地于氏改為扈此虜姓也宋朝有扈蒙為尚書元豐登科扈垣大名人政和扈瑜河南人宣和有扈拱

房氏

祁姓舜封堯子丹朱於房今蔡州遂平故吳房縣是也以楚後封吳王夫槩於此故謂之吳房丹朱生陵後世國絕子孫以國為氏陵三十五世孫鍾周昭王時食采於靈壽生沈十二世孫漢常山太守雅從清河繹幕又屋引氏改為房虜姓也

杜氏

亦曰唐杜氏祁姓帝堯之後建國于劉為陶唐氏裔孫劉累以能擾龍事孔甲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而封叔虞乃遷唐氏於杜是為杜伯今永興長安縣南十里有下杜猶有杜伯冢在至宣王滅其國以為大夫杜伯無罪被殺子孫分適諸

侯居杜城者為杜氏在魯有杜洩避季平子之難奔於楚生大夫綽又後魏有獨孤渾氏改為杜氏實虜姓之杜也

箕氏 子姓箕子之國商畿內諸侯杜預云太原陽邑縣南有箕陽邑隋改曰大谷今隸太原武王克商改封箕子於朝鮮其地後為晉邑漢有西華令箕堪臧荼相箕肆

密須氏 世本商時姞姓之國今涇州靈臺有密康公墓或云涇州保定有陰密城是也子孫以國為氏或去密為須氏魏有須賈漢有須無或去須為密氏仲尼弟子密不齊

寒氏 夏時諸侯寒浞之後或言周武王子寒侯之後且寒浞為夏諸侯矣周無寒國今濰州東二十三里寒亭是也其後以國為氏望出尋陽

過氏 夏時諸侯澆之國也亦曰有過氏少康滅之今萊州掖縣北有過鄉子孫以國為氏漢有兗州刺史過急急就章有過說宋朝有尚書郎過勉登科有過詡急建昌人又過勸望出高平

庸氏 商時侯國周武王時來助伐紂今房州西二百五十里故

上庸城是文十六年楚滅之子孫以國為氏漢有庸光又有膠東庸生

戈氏 夏時諸侯豷之國也少康滅之其地在宋鄭之間子孫以國為氏

邶氏 亦作鄁亦作背即商都也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自紂城而東謂之邶鄘邶地也封紂子武庚於此以霍叔尹之及三監叛周公伐之而并其地為衛邶國往往自此亡矣子孫以國為氏

鄘氏 即商都之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自紂城而南謂之鄘楚丘鄘地也管叔尹之及三監叛周公伐之而并其地為衛鄘國往往自此絕矣子孫以國為氏

鑄氏 風俗通鑄國堯後公子譜云姬姓杜預云濟北蛇丘縣按蛇丘後為乘丘唐省入鉅野今濟州治左傳臧宣叔娶於鑄氏

邳氏 符悲切風俗通云奚仲為夏車正自薛封邳今泗州故下邳郡即其地也公子譜云邳國商諸侯按奚仲本封薛既遷于邳則以邳為薛而舊名不廢故子孫亦以為氏後漢二十八將有衛尉信都邳彤

觀氏 去聲

又平聲姒姓侯爵左傳云夏有觀扈皆同姓之國至商失國子孫以國爲氏今澶州有觀城是其地也楚有觀氏

褒氏 姒姓之國禹之後也今興元府褒城是其地周幽王后褒姒河南官氏志達勃氏改爲褒氏

緡氏 夏時諸侯子孫以國爲氏今濟州金鄉有古緡城姓苑有緡氏

岐氏 周故都也今鳳翔岐山是也太王居之至文王始遷于豐其支庶留岐故爲岐氏又古有岐伯爲黃帝師望出安化趙郡宋端拱登科有岐貢

仍氏 即有仍氏夏之諸侯后相娶有仍氏生少康以國爲氏

奄氏 風俗通云奄國號即商奄也魯地衛祝佗曰因商奄之民以命伯禽今兗州有奄城尚書成王既踐奄左傳秦大夫奄息其後也望出內黃

雙氏 顓帝之後封於雙蒙城其後因以命氏馬宋朝有尚書郎雙漸無爲軍人

武羅氏 夏時侯國之後

吾氏 已姓夏之諸侯昆吾氏之後也昆吾爲夏伯其地即濮陽縣唐武德四年析置昆吾縣是

其地也八年復省入漢陽漢有廣陵令吾扈晋有交州刺史吾彥吳人也吳有吾粲

昆氏 己姓夏之諸侯昆吾氏之後也齊有昆辨見戰國策

昆吾氏 世本古己姓之國夏時諸侯伯祝融氏之後

梅氏 商紂時有梅伯以國為氏宋朝有梅詢龍圖閣學士族子堯臣有詩名宣城人

癸北氏 國名女為舜妃

雷氏 方雷氏之後女為黃帝妃生元枵蓋古諸侯之國後漢有雷義又有雷次宗蜀有將軍雷同吳陸抗傳有宜都太守雷譚

元氏 風俗通云元都古諸侯國也子孫以國為氏

寘氏 史記云姒姓之國子孫以國為氏漢有寘都為丞相史治公羊春秋疏廣弟子

斟氏 曹姓亦作斟尋氏亦作斟灌氏亦作斟戈氏亦作介斟氏並夏諸侯以國為氏皆祝融之裔國語注曰曹姓之別也姓纂云斟尋斟灌並姒姓斟戈為後亦姒姓介斟杜預云夏同姓

鄘氏 普肯切穆天子傳鄘伯綮之後國在虞芮之間

用氏 風俗通古

有用國漢有高唐令用虬名士錄有高士用羽

摯氏風俗通摯疇古諸侯國也見毛詩周有摯荒或言帝嚳子摯之後漢貨殖傳有茂陵摯綱

允氏風俗通云夏時侯國子孫氏焉

灌氏亦作斟灌氏風俗通斟灌氏夏諸侯也子孫氏焉又有張氏冒灌氏

廖氏亦作飂並力救切今呼為料風俗通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飂蓋其後也漢有廖顥為鉅鹿太守今衡山南劒多廖氏或言周文王子伯廖之後

竹氏姜姓孤竹君成湯封之遼西至伯夷叔齊有謙國之賢子孫以竹為氏後漢竹曾為下邳伯又擬陽侯竹晏並東莞人宋朝有竹滋登進士第開州人也

郅氏音質風俗通郅商時侯國也見毛詩漢有濟南太守郅都入酷吏傳宋朝登科郅之邵延安人

習氏風俗通云習國名漢有習響為襄相晉衡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五十四卷襄陽人

西陵氏古侯國也黃帝娶西陵氏女為妃名纍祖春秋時有西陵高為大夫

安陵

氏戰國策安陵小國侯也其後氏之安陵纏楚王妃甲父氏古諸侯以國為氏今單州有甲父城
漢有侍御史甲父沮有窮氏古諸侯國也至后羿篡夏后相有扈氏夏諸侯國夏為扈商為崇
其地在今永興鄠縣北二十里姒氏英賢傳曰有扈氏今為弘農人蒲姑氏商諸侯居齊地西王
氏新序子夏曰禹學于西王國孤竹氏商之諸侯也夷齊讓國其後遂以國氏封父氏
夏商國名鄭有封父真為大夫終利氏嬴姓與秦同姓夙沙氏英賢傳曰炎帝時侯國左傳官
者夙沙衛秣氏秣陽國也以國為氏末氏本秣氏避難去禾今秣陵是其後也栢成氏風俗
通栢成子高堯時諸侯也顧氏己姓伯爵夏商之諸侯今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是其地也
子孫以國為氏又顧氏譜云越王勾踐七代孫閩君搖
漢封東甌搖別封其子為顧余侯漢初居會稽亦為顧

氏漢有荆州刺史顧容晉有顧悅之愷之**阮氏**商之諸侯國在岐渭之間周文王侵阮徂共見於詩子孫以國為氏後漢有巴吾令阮敦阮氏惟盛於晉宋**共氏**亦作恭商末侯國今河內共城即其地也文王侵阮徂共其子孫以國為氏晉有左行共華或言共氏共叔段之後也又晉太子申生謚恭君其後以為氏此皆以謚為氏者**龔氏**左傳晉大夫龔監漢渤海太守龔遂後漢巴郡蠻酋有龔氏

臣謹按項羽傳義帝柱國共敖顔師古云共讀曰龔龔即共也籀文從龍又按後漢巴郡蠻酋羅朴督鄂度夕龔凡七姓是巴蠻亦有龔氏

洪氏本共氏因避仇改為洪豫章有弘氏因避宋朝諱亦改為洪**苑氏**亦作宛狀云商武丁子先

受封於苑因以為氏或音怨非也左傳齊有苑何忌衛有苑春鄭有苑射犬漢有太山太守苑康下邳相苑暹吳興太守苑方望出范陽南唐有苑文宋朝有登科苑鈞苑湛並潁昌府人

逄氏

音龎商諸侯封於齊土至商周之間有蒲姑氏代之至武王伐商而後封太公焉其地在今臨淄古有逄蒙善射齊大夫有逄丑父後漢處士逄萌宋朝有尚書郎逄沖齊人望出北海譙國又密州逄序開州逄汝舟並登科

彭氏

即大彭之國在商時為諸侯伯古祝融氏之後有陸終氏六子第三子彭祖建國于彭子孫以國為氏又彭亦為姓國語云祝融之後八姓已董彭秃妘斟曹芈周滅之楚有大夫彭仲爽彭名漢有梁王彭越大司馬彭宣後漢有彭寵望出宜春

韋氏

亦曰豕韋氏風姓杜預云彭商之伯國今滑州韋城即其地能豢龍故韋城古城內有豢龍井尚存按唐表云顓帝孫大彭為夏諸侯少康之世封其别孫元哲于豕韋大彭豕韋迭為商伯

周赧王時始失國徙居彭城以國為氏然元哲之名無所經見春秋時自無韋國何得至赧王也韋伯遐二十四世孫孟為漢楚王傅去位徙居魯國鄒縣

夷狄之國

狄氏 周文王封少子於狄城因氏焉或言成王封母弟孝伯於狄城其地在今慈州魯大夫有狄虎彌古賢人有狄儀仲尼弟子有狄黑衛人也裔孫漢博士狄山

白狄氏 狄之別種杜預云故河西郡有白狄部

翟氏 亦作狄音宅又音狄祁姓黃帝之後世居翟地國語云翟國為晉所滅子孫以國為氏秦有翟僂新魏有翟黃漢丈景時廷尉翟公下邽人望出南陽

代氏 古代君翟國也在常山北今代州是也稱王為趙襄子所滅其遺族以代為氏史記趙有代舉漢有京兆尹代武宋朝有代淵登進士第

路氏 路舊

作潞國語潞洛泉余滿赤狄別種隗姓子爵其地在今上黨潞縣宣十五年晉滅之子孫以國為氏姓纂云炎帝之後黃帝封其支子於潞春秋時潞子嬰兒是也唐表正姬姓帝摯子元元堯封於中路歷虞夏稱侯又有没路真氏改為路

戎氏 隱公會戎于潛之戎也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漢功臣有栁丘侯戎賜宣帝婕妤戎氏生中山哀王望出江陵扶風

支氏 石趙司空支雄傳云其先月支胡人也實西域之國晉有高僧支遁字道林天竺人後趙有司空支雄唐有武寧節度使支祥宋朝有支允文太平興國登科又支詠華州人

驪氏 左傳驪戎國之後在昭應縣按昭應縣古新豐縣唐改昭應宋大中祥符改臨潼縣東二十四里有驪戎故城

畀氏 畀耳國之後或云鮮畀種類漢有右北平太守畀躬

盧氏 亦作盧音通盧子戩黎之後此南蠻也今襄州有中盧即其地

郍氏 風俗通朝郍東夷也其後單姓郍氏後燕錄遼西太

守鄃頡西魏有揚州刺史鄃椿望出丹陽天水

甌氏 亦作歐東甌王之後也甌冶子吳人善鑄劔

安氏 安息王子入侍遂為漢人故其族出涼州風俗通漢有安成廬山記吳有安高唐賜抱玉為李氏其餘即安氏也望出姑臧河內

瞞氏 風俗通云荊蠻之後本姓蠻音訛遂為瞞氏左傳有司徒瞞成

蠻氏 芈姓荊之後因氏焉

羌氏 晉石氏將羌迪

鼓氏 鼓子鳶鞮之後也白狄別種今祁州鼓城縣是其地也

米氏 西域米國胡人也唐有供奉歌者米嘉榮五代米至誠望出隴西高平

滿氏 國語潞洛泉余滿皆赤狄隗姓風俗通荊蠻有瞞氏音舛為滿氏漢有滿昌宋朝登科滿中正滿中行開封人滿執中滿周揚州人

竺氏 本天竺胡人後漢歸中國而稱竺氏竺固為後漢侍中西平侯或言後漢竺晏本姓竹避仇加二此謬論也宋朝竺眖舉進士

落氏 風俗通云皐落氏翟國也此亦翟別種其地在今絳州垣縣漢

有落下閎巴郡人撰太初歷**洛氏**即落氏落下閎亦去草後魏書宦者洛齊又有洛子淵為虎賁**淮夷氏**姓纂云淮夷小國入周因氏焉其地今淮甸**皐落氏**姬姓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今絳州垣縣西北六十里有皐落城**義渠氏**風俗通義渠狄國為秦所滅因氏焉漢書光祿大夫義渠安國**西申氏**瑞應圖周成王時西申國獻鳳留中國因氏焉

以郡國為氏

漢郡國

紅氏楚元王交子劉富初封休侯後更封紅侯曾孫無子國絕支庶或以國為氏**蘄氏**姓苑云蘄春秋之後也漢有弘農太守蘄良**番氏**番音婆見姓苑吳芮封番君支孫氏焉**郴氏**芊姓楚懷

王孫心號義帝都郴子孫氏焉晉陶侃別傳有江夏郴寶

鄮氏 姓纂云趙人以郡為姓今明州鄮縣是也

東陽氏 見姓苑此出於東陽郡也

東陵氏 風俗通東陵侯邵平子孫氏焉又齊景公時有隱居東陵因以為氏又東陵聖母廣陵人適杜氏

櫟陽氏 風俗通後漢景丹封櫟陽侯曾孫分避亂隴西因封為氏焉

周陽氏 漢書淮南王舅趙兼受封周陽侯子由為河東尉因父封為周陽氏由入酷吏傳郭頒世語云魏文帝時有周陽成能占異

信都氏 風俗通云張敖尚漢魯元公主封於信都因氏焉一云本申屠氏古者信申音同故為信都北齊有信都芳

冠軍氏 漢霍去病封冠軍侯其後氏焉晉有太傅東海王參軍冠軍夷見太傅佐史傳

武彊氏 漢二十八將王梁封武彊侯因氏焉

廣武氏 漢廣武君李左車因封氏焉

通志卷二十六

通志卷二十七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氏族略第三

以邑為氏

周邑

祭氏 姬姓周公第七子所封其地今鄭州管城東北祭城是也周畿内之邑故祭氏世為周卿士子孫以邑為氏又鄭有祭仲足以其地近於鄭故亦為鄭所并

尹氏 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以為氏子孫世為

周卿士食采於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其地也古今人表尹壽為堯師漢有尹咸尹賞尹齊尹翁歸後漢有尹敏晉有尹奉

蘇氏

己姓顓帝裔孫吳回為重黎生陸終陸終生昆吾封於蘇其地鄴西蘇城是也至周武王用忿生為司寇邑於蘇子孫因以為氏世居河內又有拔略氏改為蘇氏虜姓也

毛氏

周文王之子毛伯明之所封世為周卿士食采於毛子孫因以為氏趙有毛遂漢有毛公治詩趙人也為河間王博士毛萇亦治詩人古川又有代北之族世為酋長

樊氏

姬姓周太王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為周宣王卿士食采於樊曰大侯因邑命氏其地一名陽樊今河南濟源東南三十八里皮城是也以樊皮居之故名皮城又商人七族有樊氏仲尼弟子有樊遲魯人蓋其後也

尋氏

亦作鄩曹姓古斟鄩之後或言與夏同姓今濰州東五十里尚有鄩亭京相播云斟鄩去鄩亭七里周有鄩肸

單氏

周室卿大夫成王封蔑於單邑故為

單氏魯成公元年始見春秋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襄十年傳曰王叔氏與伯與爭政坐獄於庭王叔不能舉其要辭故奔晉於是單靖公為政於王室代王叔也二十餘代為周卿士漢有功臣中牟侯單左車傳封六代昌武侯單究傳封七代也

甘氏 夏時侯國酈道元云甘水東十里洛陽南有故甘城世謂之鑒城一云周武王封同姓於畿內因氏焉甘昭公者周惠王之子也王子帶魯僖元年又封之於甘僖二十四年傳曰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欲立之昭十二年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將去成景之族丙申殺甘悼公而立成公之孫鰌子孫以邑為氏秦有甘茂生甘羅楚有甘公撰星占漢義陽侯甘延壽吳將軍甘寧

緱氏 周卿士食采之邑也又濄侯氏改為緱氏

榮氏 周大夫榮夷公其先食邑於榮杜預云鞏縣西有榮錡澗周畿內地也又魯亦有榮氏漢有榮廣宋朝有榮諲為光祿卿望出樂安上谷太平登科有榮見素榮真

素榮輯今知臨安有榮疑

郗氏 音絺已姓青陽氏之後蘇忿生支子封郗邑因氏焉趙有郗疵今望出濟南

鞏氏 今鞏縣也周卿士鞏簡公甸內侯也晉有鞏朔漢有侍中鞏攸宋朝鞏申為光祿卿望出山陽

氾氏 音凡本亦作汎周大夫食采於汎因以為氏漢有汎勝之為黃門侍郎撰農書十二篇

謝邱氏 風俗通周宣王支子食采謝邱漢書古今人表魯有謝邱章

營氏 風俗通周成王卿士營伯之後也後漢有京兆尹營郃望出成陽宋朝有營道學究出身

劉氏 祁姓帝堯陶唐氏之後受封於劉其地今定州唐縣也裔孫劉氏以能擾龍事夏后孔甲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亦為杜伯以成王滅唐而遷之於杜也今永興長安縣南十里下杜城是也至宣王滅其國杜伯之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故為士氏孫士會適秦後歸晉其處於秦者為劉氏此祁姓之劉也以國為氏又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邑因以為氏杜

預云緱氏西北舊有劉亭按緱氏熙寧中省入河南偃師此姬姓之劉也以邑為氏姬姓之劉世為周卿士康公獻公其後也祁姓之劉即士會之後周末家于魏又徙豐此班固之說也劉端字執嘉生四子伯仲季交季即漢高祖也名邦漢自高祖至光武光武至獻帝享國四百二十五年又有東郡河南雕陰三族俱出匈奴之族漢高祖以宗女妻冒頓其俗貴者皆從母姓因改為劉氏又漢賜項氏姓為劉氏

原氏

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封於河內今澤州沁水是其地也周有原莊公世為周卿士故以邑為氏魯有原壤陳有原仲晉有原軫往往其族散在他國而以本國為氏者

召氏

或作邵姬姓召公食邑也杜預云扶風雍縣東南有召亭雍今鳳翔天興此舊地也東仙之後其地在今王屋又周公封魯召公封燕雖各之國也祇其後有留佐周室者世為周卿士也周厲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而作常棣之詩召簡公之後

不見春秋召與邵一氏而後世分為二齊有召忽漢功臣有召歐又南陽太守召信臣生馴孫林此單召者也秦有邵不疑及汝南安陽之族皆從邑

魯邑

臧氏 姬姓魯孝公之子公子彄食邑于臧因以為氏隱十年臧僖伯諫觀魚桓二年臧哀伯諫納郜鼎襄二十四年臧紇為季氏廢長立庶被孟氏所譖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乃立臧為致防而奔齊漢有燕王臧荼城陽王太傅臧琫後漢二十八將城門校尉臧宮望出東海

郈氏 亦作后魯孝公八世孫成叔為郈大夫因以為氏郈邑今鄆州須城東三十六里郈鄉亭是孔子弟子后處之邑今漢有少府后倉古今人表作厚

費氏 亦音秘姬姓懿公之孫費伯之邑也今沂州費縣西北二十里故費城是紂幸臣費仲夏禹之後也

楚有賁無極又賁連氏改為賁氏虜姓也

郎氏 姬姓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以居之子孫遂以為氏今單州魚臺縣舊有郁郎亭是其地漢有郎含後漢中郎郎顗北海人石趙司空郎闓宋朝郎簡為侍郎錢塘人皇祐登科郎淑蘇州人又有郎誼湖州人

柳氏 魯孝公之後孝公生子展展孫無駭生展禽字季為魯士師謚曰惠食采於柳下故謂之柳下惠子孫以邑為氏楚滅魯仕楚秦并天下柳氏遷於河東

匡氏 魯匡邑宰匡句須之後開封長垣縣西南十里匡邑故城亦屬衛又疑魯別有匡邑廬山記楚威王時有匡俗先生

管氏 魯大夫食采於管因氏焉

郰氏 魯大夫食采於郰子孫氏焉郰亦作運

落姑氏 魯大夫食采於落姑因氏焉漢博士落姑仲異

鄒氏 子姓宋湣公之後正考父食邑於鄒生叔梁紇遂為鄒氏其地今兗州鄒縣是也齊有鄒衍鄒忌望出范陽

卞氏 魯邑也今兗州泗水有卞城姓纂云曹叔振鐸

之後有支庶食采於卞因以氏焉按卞非曹邑之地魯有卞莊子楚有卞和南史儒林卞華宋朝卞袞為鹽鐵副使

瑕邱氏 姬姓風俗通魯桓公庶子食采瑕邱漢有瑕邱申陽

矍相氏 魯大夫食采矍相因氏姓苑云沛人

菟裘氏 史記秦嬴姓之後也其地魯邑今在兖州奉符

晉邑

欒氏 姬姓晉靖侯孫欒賓食邑趙州平棘西北十六里古欒城是其地以邑為氏欒氏世為晉卿又齊有欒氏姜姓齊惠公之後惠公子堅字子欒是以字為氏者漢有欒布又有尚書欒巴望出西河魏郡宋朝登科有欒副

郤氏 姬姓晉之公族也晉大夫郤文子食邑於郤世為晉卿以邑為氏望出山陽宋朝登科郤濟川真定人又景祐登科郤晉卿

苦氏 即郤氏郤犨亦號苦成子苦為別封之邑潛夫論苦成城在鹽

池東北越大夫苦成漢有苦灼為會稽太守音庫

祁氏

姬姓晉獻侯四世孫奚為晉大夫食邑于祁遂以為氏其地即今大原祁縣是也猶有祁奚墓或云隰叔之後與士氏同族又祁亦姓也出黃帝後所謂伊祁是也亦作者望出太原樂陵宋朝登科祁高開封人又有祁融

荀氏

晉之公族也隰叔之後僖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軍故曰中行氏荀邑在絳州正平西十五里宣十二年荀林父與楚子戰于邲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食邑於智號曰智莊子襄十四年知朔生盈而死故荀氏同見又為田氏程氏輔氏荀本侯國姬姓晉滅之以為邑荀侯之裔亦以國為氏

智氏

姬姓即荀氏荀首別食智邑又為智氏至荀瑶為趙魏所滅故智氏亦謂荀氏望出河東天水陳留

輔氏

姬姓晉之公族也本荀氏又食邑於智故又為智氏智果以智伯剛愎必亡其宗別為輔氏又晉大夫有輔躒漢有輔狼為尚書令今河東有此姓望出扶風宋朝登科

輔章無為軍人

續氏

姬姓晉大夫狐鞫居食采於續故謂之續簡伯又為續氏一云舜七友續牙之後漢功臣表續相如封承父侯晉有續武咸撰異物志石趙有太子少保續咸上黨河東襄陽並有此姓望出鴈門宋元祐登科續渙若汝州人建炎續商賢兗州人近續臧為吏部郎

戲陽氏

晉邑也舊屬衛今相州安陽縣永和鎮東二十五里戲陽城衛大夫戲陽速晉有戲陽扶為卿

函輿氏

晉大夫范皐夷食采函輿因氏焉

邯鄲氏

嬴姓晉趙盾從父昆弟子曰趙穿食邑邯鄲因以為氏其地今為邑隸磁州漢有衛尉邯鄲義

羊舌氏

姬姓晉之公族也靖侯之後食采於此故為羊舌大夫有四族皆彊家羊舌晉邑名未詳其所或言羊舌氏姓季名果有人盜殺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事發詞連季氏乃掘而示之以明已不食惟舌存而得免此不根之論也

羊氏

即羊舌氏之後春秋末始單為羊氏泰亂徙居泰山

戰國有羊千著書漢隴西功曹羊嘉宋朝登科羊奭濰州人

絳氏 晉絳縣老人之後其地在今絳州

步氏 姬姓晉公族郤氏之後步陽食采於步遂以為氏仲尼弟子有步叔乘齊人又步鹿氏改為步氏望出潯陽宋朝登科步覺民河南府人

蒯氏 風俗通晉大夫蒯得之後又衛有蒯瞶見左傳前漢有蒯徹又有賁氏同音宋初登科有蒯諤

毚氏 左傳士會支子士魴別食采於毚邑在平陽北號恭子

曲氏 姬姓晉穆侯封少子成師于曲沃支孫氏焉今絳州曲沃即其地漢有代郡太守曲謙貨殖傳有曲叔後漢太常卿曲仲尼唐貞元中陳許節度使曲環陝州人望出陝郡鴈門宋朝登科曲全昌和州人

范氏 陶唐之裔歷虞夏商周成王遷之杜為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故為士氏其子孫處隨及范故經傳見三族焉范晉邑也其地濮州范縣是也范氏帝堯裔孫劉累之後伊祁姓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夏為御龍氏

商為豕韋氏周為唐杜氏周衰奔晉為范氏按隰叔生士與士與生士蔿而釋例云士蔿杜伯之孫隰叔之子也士蔿字子與因疑此而為士與也越有范蠡著書曰計然魏有范座項羽有范增居巢人

苗氏

芈姓楚大夫伯棼之後伯棼以罪誅其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因以為氏河內軹縣南苗亭即其地也漢有長水校尉苗浦王莽時有苗訢東晉有苗願望出東陽

邴氏

亦作丙晉大夫邴豫食邑于邴因以為氏齊亦有邴邑而亦有邴氏漢有博士邴丹丞相丙吉出魯國功臣表有高苑侯丙倩傳封八代又漢都尉李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於丙殿賜氏曰丙唐應公邴粲其後也與高祖有舊以其姓犯廟諱賜姓李

吾邱氏

吾音魚即虞邱氏也晉大夫虞邱子著書楚莊王相虞邱子薦孫叔敖自代者

令狐氏

姬姓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有畢萬仕晉其子犨封於魏犨之子顆以獲秦將杜回功別封於令狐故為令狐顆其地在今猗

氏縣西十五里漢有令狐邁避王莽亂居敦煌生稱宋慶歷登科有令狐詠河中人元符有令狐相如鄂州人大觀有令狐睥如汝州人

温氏

姬姓唐叔虞之後晉郤至為温大夫號温季因以為氏按姓纂唐表皆言唐叔虞之後以公族封於河內此即郤至之封言郤至食采于温亦號温季一事分而為二誤矣温今河內温縣是也漢功臣表温疥封栒侯疥孫何始居太原又有温忩氏改為温氏

揚氏

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幽王時封為揚侯為晉所滅其後為氏馬或曰周景王之後一云唐叔虞之後至晉武公孫于齊生伯僑歸周天子封揚侯洪傳言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之國為晉所滅晉以為羊舌氏之邑此其明也揚雄自叙云伯僑不知周何別也又云晉武公子伯僑生文文生突羊舌大夫也又云晉之公族食邑於羊舌凡三縣一曰銅鞮二曰揚氏三曰平陽突生職職生五子赤肸鮒虎季夙赤字伯華為銅鞮大夫生子容肸字叔向亦曰叔譽鮒

字叔魚虎字叔羆號羊舌四族叔向晉太傅食采揚氏其地平陽揚氏縣是也叔向生伯石字食我以邑為氏曰揚石黨於祁盈盈得罪於晉幷滅羊舌氏叔向子孫逃于華山仙谷遂居華陰又有揚突後周賜姓獨孤氏隋復本姓又有莫胡盧氏改為揚氏又煬帝誅揚元感改姓為梟氏

孟氏 晉大夫食采孟邑因氏焉其地今為太原盂縣晉有孟丙衛有孟黶

壺氏 晉大夫邑也因以為氏其地今潞州黎城東壺口關是也衛有壺黷漢有諫議大夫壺遂列仙傳有壺公

鞮氏 亦為銅鞮氏風俗通云晉有銅鞮伯華之後晉之別邑也今屬威勝軍有故城及銅鞮宮遺址

逯氏 音帝今同州澄城多此姓本銅鞮氏避事改焉

縣氏 晉大夫食采縣上因氏焉今大通監縣上縣是其地晉張方腹心有縣思又河南官氏志爾縣氏改為縣望出河南梓潼

解氏 晉大夫解揚解狐之後其先食采於解今解州即其地漢有御史大夫解延年司隸校尉解光

又解毗氏改為解宋熙寧登科解潞開封人又有解九皋

州氏 風俗通云晉有州綽州賓其先食采于州因以為氏其地今懷州武陟縣是也衛有公子州吁漢有州輔魏有州泰又淳于氏謂之州公其後亦為州氏姜姓春秋時小國也

鄔氏 晉大夫鄔臧之後也食邑于鄔杜預云太原鄔縣宋登科鄔執權撫州人鄔大昕惠州人

英氏 風俗通英成僖子晉大夫也見世本王僧孺百家志云荀永之娶平陽英氏又漢藝文志有央氏春秋音英

俠氏 即英氏音英韓俠累之後急就章有俠郄敵

鄂氏 姬姓晉鄂侯之後以居於鄂邑故支庶以為氏焉漢初功臣安平侯鄂千秋沛人又巴郡蠻七姓鄂其一也望出武昌焉

翼氏 姬姓晉翼侯居翼城因氏焉漢諫議大夫翼奉東海下邳人

衛邑

寗氏 姬姓衛武公生季亹食采於寗因以爲氏杜云汲郡修武縣按修武今屬懷州武陟獲嘉有寗城周有寗越晉有寗嬴

元氏 左傳衛大夫元咺之後也咺食邑於元今大名府元城是其地子孫以邑爲氏又拓跋氏云黃帝子昌意之後昌意少子封居北土世爲鮮卑君長宋書云李陵之後自昌意三十九世至昭成皇帝什翼犍始號代王都雲中至道武皇帝始改號魏至孝文帝更爲元氏都洛陽又有紇骨氏改爲元氏又有是云氏改爲元氏又有景氏改爲元氏

儀氏 衛大夫儀封人之後徐大夫儀楚陳大夫儀行父望出晉陽

常氏 姬姓衛康叔支孫食邑於常因以爲氏或言黃帝臣常先之後左傳越大夫常壽過漢有右將軍長羅侯常惠宋朝登科有常九思又有常珙成都人又有恒氏避宋諱亦改爲常

裘氏 衛大夫食采於裘因氏焉或云本求氏改爲裘望出渤海號略

承氏 衛大夫承成之後見世本望出千乘

濮氏

衛大夫食采於濮因而氏焉其地在澶州濮陽今新定有此姓望出魯國濮陽宋朝登科濮俊民開封人濮溫其邵武人

戚氏 衛大夫食采於戚因氏焉其地在衛州頓邱昔賢有戚子著書漢高祖戚夫人生趙王如意功臣表有臨轅侯戚鰓傳封七世望出齊郡宋建隆登科有戚維

汲氏 風俗通衛宣公太子伋之後居汲因以為氏秝汲衛邑也其大夫所治之邑又何必子伋為哉其地今衛州衛縣宋尚書郎汲熙載望出清河

聶氏 衛大夫食采於聶因氏焉史記軹人聶政殺韓相俠累漢有太守聶良護羌校尉聶尚又有聶壹吳志有將軍聶支石趙録冉閔有中書令聶熊望出河東又新安

棗氏 本棘氏衛大夫棘子成之後避地改為棗後漢有棗祇

商邱氏 衛大夫食邑於此漢有御史大夫秺侯商邱成又有商邱子胥高邑人見列仙傳

五鹿氏 姬姓風俗通衛邑也晉公子重耳封舅犯於五鹿支孫氏焉漢有少府五鹿充宗代

郡成陽縣有五鹿氏

鄭邑

馮氏

世本云歸姓鄭大夫馮簡子之後姓纂云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支孫食采於馮城因氏馬漢書云秦末馮亭為上黨太守入趙其宗族或留路或在趙秦丞相去疾御史大夫刼漢博成侯毋擇並亭之後也至馮唐徙安陵為楚相弟寮自上黨徙杜陵孫奉世左將軍生譚逡野王立參野王左馮翊上郡太守參宜鄉侯漢功臣又有閼氏侯馮解散穀陵侯馮谿傳封六代後漢司馬馮勤魏郡人馮衍杜陵人生豹為尚書司空馮紡南陽人廷尉馮緄巴郡人

京氏

鄭武公少子段封於京謂之京城太叔因氏馬舊滎陽京縣是其地後齊廢入滎陽其故城在縣東南二十里又李氏改為京氏望出譙國

齊邑

閭邱氏 志籍不言所出然邾國有閭邱杜預云高平南陽縣北有顯閭亭本邾地為齊所幷往往閭邱氏食邑於此故以命氏釋例公子譜皆略惟世本詳焉蓋春秋閭邱嬰之後也迫齊宣王時有閭邱卬閭邱光漢有廷尉閭邱勳後漢太常閭邱遵魏有閭邱決著書十二篇晉有太常閭邱冲南陽太守閭邱羨

閭氏 齊大夫閭邱嬰之後或單言閭氏從省文也又改為盧氏

隰氏 姜姓齊莊公子廖事桓公封於隰陰為大夫故以為氏杜預云濟南有隰陰縣

崔氏 姜姓出齊丁公嫡子季子讓國於叔乙食采于崔遂為崔氏杜預云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是也季子生穆伯穆伯生沃沃生野八世孫夭僖二十八年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次于城濮夭生杼宣十九年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書曰崔氏

出奔衛非其罪也成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襄二十三年崔杼弑莊公崔杼生成及彊後妻生明嫡厥爭立二十七年慶封使盧蒲嫳殺成及彊杼及其妻縊崔明奔魯生良十五世孫意如為秦大夫封東萊侯二子伯基仲牟伯基居清河東武城仲牟居博陵安平並為著姓

盧氏

姜姓齊太公之後也齊文公之子高高之孫傒食采於盧今齊州盧城是也因邑為氏秦有博士盧敖子孫家于涿水之上遂為范陽涿人漢有燕王盧綰其裔也又有盧蒲氏出自桓公亦為盧氏皆齊之盧也按河南後魏官氏志有莫盧氏代姓也後改為蘆復去艸又有范陽雷氏以盧雷聲近故亦改為盧焉又有三原閭氏准制改為盧氏又章仇大翼善天文隋煬帝賜姓盧氏

鮑氏

姒姓不知所出或云夏禹之後有鮑叔仕齊食采於鮑因以為氏鮑叔字叔牙進管仲於齊桓公遂霸諸侯其後有鮑牽曰鮑莊子為夫人譖孟子所譖靈公刖其足傳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

猶能衛其足齊人召鮑國而立之定九年陽虎奔齊請伐魯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世為齊卿又侯力氏改為鮑代姓也望出上黨東海

棠氏

姜姓齊桓公之後邑于棠曰棠公其後為棠氏又楚亦有棠邑大夫伍尚之所封號曰棠君其後亦為棠氏

穰氏

風俗通田穰苴諸田之族穰所食之邑因以氏焉穰苴為齊大司馬

晏氏

或云齊公族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故晏子因陳桓子納政與邑以免欒高之難漢有司隸校尉晏稱南燕有晏漢宋朝有宰相晏殊應神童舉臨川人望出齊國

晝氏

風俗通齊大夫食采晝邑因氏焉

檀氏

姓纂云姜姓齊公族有食瑕邱檀城因以為氏然瑕邱魯地也或齊之公族奔于魯者受邑乎檀也禮記魯有檀弓是其裔也又周卿士檀伯達六國時齊有檀子望出清河平盧高平

來氏

本作郲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郲因以為氏其後避

難去邑齊有來章泰末徙義陽之新野風俗通楚有來英漢功臣表軑侯來蒼軑音待宋朝登科來章磁州人

菑氏 齊邑也見姓苑孔融集菑莊青州人為北海望族

盆氏 齊邑也盆成子之後漢盆謚為中郎將望出齊郡

即墨氏 齊將田單守即墨支孫氏焉漢書儒林傳城陽相即墨成

即氏 風俗通漢單父令即費其先食釆即墨因以命氏

葵邱氏 齊邑也英賢傳古有葵邱頎又石虎時有龍驤將軍葵邱直

梁邱氏 齊大夫食釆梁邱景公時有梁邱據漢少府梁邱賀諸縣人王莽時有梁邱賜

籍邱氏 齊大夫籍邱子鉏

余邱氏 齊公族食釆余邱漢有侍御史余邱炳又隱士余邱靈居曲河

安平氏 齊將田單封安平君因氏焉

高堂氏 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釆於高堂因氏焉其地在博州高唐

楚邑

鬬氏 羋姓若敖之後按若敖名熊儀其先無字鬬者必邑也其地未詳若敖娶於邧邧生鬬伯比淫於邧子之女生子文馬棄諸夢中虎乳之邧子見而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之曰鬬穀於菟子文楚之良也世為令尹秉楚政

薳氏 亦作蔿羋姓楚蚡冒之後薳章食邑于薳故以命氏按楚有地名蔿又有薳澨則知薳為楚邑矣又晉士蔿之後亦為蔿氏此以王父字為氏者

屈氏 羋姓楚之公族也莫敖屈瑕食邑於屈因以為氏三閭大夫屈平字原其後也漢有屈然又屈突氏改為屈氏望出河南宋朝登科屈符屈啓臣又同州屈理耀州屈長吉屈大方廬州人屈中美並登科

陰氏 姬姓管夷吾七代孫修適楚為陰大夫因以為氏風俗通又云陰康氏之後周有陰不佞陰里人又後周賜姓邱月陰氏隨復舊姓宋朝登科

陰信臣陰昭又有陰暐鳳翔人

鍾氏

晉伯宗之後伯宗晉之賢者也為郤氏所譖被殺子伯州犁奔楚邑于鍾離今濠州也子孫以邑為氏或言鍾或言鍾離楚有鍾儀鍾建鍾子期與伯牙為友項羽將鍾離眛眛有二子長曰發居九江仍故姓次曰接居潁川長社為鍾氏南唐有鍾傳

鍾離氏

姬姓即鍾氏以伯州犁居鍾離故曰鍾離氏亦省言鍾氏州犁與晉同祖而世本云與秦同祖嬴姓何也戰國策齊賢人鍾離于眛楚人鍾離岫撰會稽後賢傳後漢鍾離意會稽山陰人曾孫緒樓船都尉生駰

春氏

風俗通云楚相黄歇春申君

上官氏

楚王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因以為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漢有右將軍安陽侯上官桀生安桑樂侯女為昭帝皇后拜車騎將軍後以反伏誅裔孫勝

詹氏

楚詹尹之後有詹何善釣周有詹父又有詹喜楚辭有太卜詹尹宋朝為著姓望出渤海河間

蔓氏

楚有鬬成然食采於蔓曰蔓成

然其後以邑為氏

白氏 芊姓楚白公勝之後也楚有白邑其地在蔡州褒信秦大夫白乙丙武安君白起史記有白圭周富人也漢書白生魯人為楚元王博士晉有白褒苻秦大鴻臚白景望出南陽太原

葉氏 舊音攝後世與木葉同音風俗通楚沈尹戌生諸梁食采於葉因氏焉吳志有部尉葉雄唐有葉法善宋朝為著姓望出下邳南陽

商密氏 楚大夫食采之邑其地在今鄧州穰縣

軒邱氏 芊姓楚文王庶子食采軒邱因氏漢有梁相軒邱豹

三閭氏 芊姓楚屈原為三閭大夫因氏焉

鄧陵氏 芊姓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鄧陵氏著書見韓子

諸梁氏 楚莊王之後食邑諸梁因氏焉

棠谿氏 姬姓吳王闔閭弟夫槩王奔楚為棠谿氏其地在今蔡州遂平漢有棠谿惠又五官中郎將棠谿典

宋邑

留氏 按姓纂衛大夫留封人之後然無據宋有留邑此則宋之留邑大夫因以邑為氏其地在今徐州泗水東南二十五里留城是也漢功臣彊圉侯留肸傳封四代吳有將軍留贊又有劉誕誅逆貶姓為留五代留從効為泉州節度使望出會稽宋朝登科留溶漳州人留毅衛州人

合氏 子姓宋向戍食采於合為宋左師故謂之合左師望出馮翊

坎氏 英賢傳云宋附庸有坎氏

華氏 子姓宋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世為宋卿漢功臣表終陵侯華無害傳封四代宋朝有華相華泰登科

韓邑

平氏 姬姓韓哀侯少子婼食采平邑因以為氏秦滅韓徙下邑漢有丞相平當生晏司徒北齊有平鑒望出河内燕郡宋朝登科平天倪大名府人

横氏 風俗通云韓公子成號横陽君子孫氏焉

魏邑

鄴氏魏邑名今為相州治縣風俗通漢有梁令鄴鳳

信氏風俗通魏公子信陵君之後

趙邑

馬氏即馬服氏嬴姓伯益之後趙奢封馬服君因以為氏或去服為馬秦滅趙奢孫興徙咸陽

雎氏息為切趙大夫食采於雎邑因以命氏

藺氏姬姓韓厥元孫曰康仕趙食采於藺因氏焉康裔孫相如為趙上卿子孫仕秦隨司馬錯伐蜀因家成都望出中山華陰宋朝登科藺中謹開封人藺中行永靜人

鹿氏趙大夫食采五鹿因氏焉漢有巴郡太守鹿旟子孫因家焉又阿鹿元氏改為鹿氏後魏黄門侍郎鹿悆宋朝鹿稹登進士第又有鹿元規單州人鹿敏求陳州人

武成氏嬴姓風俗通趙平原君勝封武成君

因氏焉

鄗氏 若遥切趙大夫食采深澤鄗邑因氏焉孔子弟子鄗單字子家望出太原鉅鹿

秦邑

衛氏 嬴姓秦穆公子食采於衛因氏焉其地即彭衙也同州白水東北六十里有彭衙城漢有長平令衛諶御七世同居蜀志晉有督護衛傳望出江夏

武安氏 芊姓秦將白起封武安君因氏焉漢有千乘侯武安桼

華陽氏 秦宣太后弟封華陽君子孫氏焉漢有諫議大夫華陽通

涇陽氏 秦宣太后弟封涇陽君因氏焉漢有駙馬都尉涇陽犨

高陵氏 嬴姓秦昭王弟封高陵君因氏焉漢有諫大夫高陵顯

諸國邑

通氏 巴大夫食采於通川因氏焉

譙氏 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漢譙隆為上林令以忠諫拜侍中望出巴西譙國宋朝登科譙南薰

鄾氏 鄧大夫食采鄾邑子孫因氏焉杜預云地在鄧縣南沔水之北

酇氏 音鑽海西先賢傳酇授字仲華漁陽人

縣氏 或為平聲其先有為縣大夫者望出扶風風俗通縣成父孔子門人漢有甘陵相縣芝吳中書令縣默

酈氏 黃帝之後支孫食采於酈因氏焉漢有廣野君酈食其沛人弟商右相曲周景侯生寄一名況食其子疥封高梁侯傳封三代後魏酈道元字善長注水經官至御史中丞望出新蔡宋朝登科酈因江陵人

取慮氏 徐偃王子食邑取慮因氏焉姓纂云今臨淮有此姓

薊氏 邑名在燕地神仙傳有薊子訓望出內黃

鮮于氏 子姓鮮音仙商後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子孫以鮮于為氏宋慶歷登科有鮮于綽鄭州人政和有鮮于陶宣和有鮮于先

知並閬州人

鮮氏 音仙鮮于氏之後亦為鮮氏蜀李壽司空鮮思明望出南安宋朝登科有鮮洪範開封人熙寧有鮮符戎州人

毋邱氏 其先食采毋邱因氏焉宋朝登科有毋邱會政和有毋邱假毋邱斌並閬州人

毋氏 毋邱氏或為毋氏唐開元補闕毋景洛陽人一云吳人宋朝毋湜直龍圖閣又毋隨登科望出平昌鉅鹿

三烏氏 風俗通凡氏於職三烏五鹿有三烏大夫因氏焉漢有三烏羣為上郡計

渠邱氏 亦作著邱邱氏嬴姓莒國之君居於渠邱故謂之渠邱公今密州莒縣有渠邱城英賢傳彭城有渠邱氏

漁陽氏 燕大夫受封漁陽因以為氏漢有少府漁陽鴻北平人

堂邑氏 漢張騫使西域從百餘人堂邑氏二人得還

漢魏邑

泉氏狀云本姓全氏全琮之後琮孫暉魏封南陽侯食封白水遂改為泉氏然國語潞洛泉余滿皆赤翟隗姓是則舊有泉氏矣後魏洛州刺史上洛侯泉企

揭陽氏漢功臣安道侯揭陽定為南海揭陽令因氏焉

以鄉為氏

臣謹按封土之制降國而為邑降邑而為關內邑降關內邑而為鄉降鄉而為亭後世但知傳國邑之封而失鄉亭之旨今自國至亭列五等

裴氏嬴姓伯益之後秦非子支孫封𨛬鄉因以為氏今聞喜𨛬城是也按聞喜隸解州六代孫陵當周僖

王之時封為解邑君乃去邑從衣為裴裴衣長貌一云晉平公封顓帝之孫鍼於周川之裴中號裴君又唐開元右驍衛大將軍疎勒王裴夷健之後為西域裴又後趙録有壘氏本姓裴改為壘自魏晉至周隋裴氏七代有傳

陸氏

嬀姓田敬仲之後也十一世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即陸終氏之故地因以為氏通謚元侯生恭侯發為齊上大夫生二子萬鼻鼻孫賈為漢大中大夫萬生烈為吳令遷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于胥屏亭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十世孫閎潁川太守生三子卬温威號潁川枝威生續揚州別駕生三子稠逵襃號荊州枝稠為荊州刺史二子肅謙肅為丹徒令號丹徒枝又代北有部落大人號步陸孤氏後魏孝文遷洛陽改為陸氏虜姓也

耨氏

廣信都多此姓本姓陸避事改耨女玉切

麗氏

姬姓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其支庶封於麗因以為氏魏有麗涓趙有麗煖望出譙國

閭氏

姬姓武王封太

伯曾孫仲奕於閭鄉因以為氏又云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閭康王封於閭城又云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於閭晉滅之子孫散處河洛按太伯無後武王克商求仲雍之孫叔達之子周章封於吳為太伯後周章之弟曰虞仲封於虞為仲雍後未聞仲奕者也有文在手之言多為迂誕晉有閭沒齊有閭職又有雲中族後周賜姓大野氏隋復舊望出樂安

郝氏

出於赫胥氏太昊氏之佐也殷帝乙時有子期封太原郝鄉因氏馬漢有上谷太守郝賢後漢有郝蘭宋朝郝太冲雍熙二年及第郝居中景德元年登第

尸氏

漢書尸佼晉人為商君師著尸子風俗通云其先封尸鄉因以為氏齊相有尸臣

肥氏

恐其先有封於肥鄉者戰國策趙賢人肥義之後風俗通云漢有肥詔英布將肥赫又仁恕掾肥親

資氏

黃帝之後食采益州資中因以為氏風俗通資成陳留人望出南陽會稽

郟氏

左傳鄭大夫郟張其先封郟鄉因氏馬宋

鄭良子修輔並登進士第吳興人望出滎陽武
陵嘉祐有鄭亶開封人紹興有鄭升卿平江人

胡母氏
嬀姓齊宣王封母弟於母鄉其鄉本
胡國因曰胡母氏漢有太史胡母恭

大陸氏
姜姓齊太
公之後食
邑陸鄉因號大陸氏齊
簡公時有大陸子方

以亭為氏

麋氏
楚大夫受封於南郡麋亭因以為氏或言
工尹麋之後以名為氏望出東海南陽

釆氏
黃
帝
封其子於右北
平釆亭因氏焉

俞豆氏
羋姓楚公子食釆於
南陽俞豆亭因氏焉

歐陽氏
姒
姓
越王勾踐之後支孫封烏程歐陽亭因氏焉烏程隸湖
州漢有歐陽和伯授尚書曾孫高博士孫地餘少府子
政

以地為氏所居附

傅氏商相傅說之後築於傅巖因以為氏唐傅游藝賜姓武武氏　蒙氏風俗通東蒙主以蒙山為氏秦有將軍蒙驁生武武生恬皆仕秦望出安定宋蒙傳祥符元年登科又有蒙汲台州人蒙著封州人

臣謹按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又有東蒙在費西北七十五里在蒙山之東主其山之祀者子孫因山為氏

陵陽氏搜神記陵陽子明止陵陽山得仙其後因山為氏　少室氏國語少室周為趙簡子戎右　城氏風俗通凡氏於事者城郭園池皆姓也　池氏以所居為氏也漢有中牟令池瑗魏有城

門侯池仲魚望出西平今為福州大姓有池鍔登科

涂氏 洪州人因水為氏宋朝登科涂天明涂正勝涂壎並撫州人

嵇氏 姒姓夏少康封子季杼於會稽遂為會稽氏漢初徙譙嵇山改為嵇氏又統嵇氏改為嵇氏宋翰林學士嵇頴

鮭氏 音圭以居鮭陽改為鮭氏後漢有鮭陽鴻為少府傅孟氏易

橋氏 黃帝葬橋山子孫守冢因為橋氏漢有橋庇仁

喬氏 即橋氏也後周文帝作相命橋氏去木義取髙遠一云匈奴貴姓世為輔相宋朝有喬惟岳給事中

勞氏 其先居東海勞山因氏焉望出松陽

東關氏 晉有東關嬖五漢有將軍北亭侯東關義

關氏 風俗通云關令尹喜之後也一云夏大夫關龍逢之後漢有長水校尉關陽蜀有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望出隴西東海

頴氏 鄭大夫頴考叔為頴谷封人故以為氏今許州長社有頴谷即其地也後漢頴容字子嚴著春秋釋例望出陳留

狐邱氏 晉大夫狐邱林

之後見世本英賢傳曰出自狐邱邱封人之裔

邱氏 姜姓太公封於齊而都營邱其支庶居於營邱者遂以邱為氏其地在今齊州臨淄或云濰州昌樂有營邱故城左傳有邾大夫邱弱邱氏世居扶風又有邱林氏邱敦氏並改為邱氏虜姓也

壺邱氏 列子師壺邱子林鄭人

桑邱氏 漢書桑邱公著書五篇姓纂云今下邱有此姓

龍邱氏 見風俗通漢有高士龍邱萇吳郡人

蛇邱氏 見英賢傳後漢河內太守蛇邱或生重濟北太守女適羊續重濟北人

陶邱氏 帝堯子丹朱居陶邱因氏焉齊大夫陶邱德漢侍御陶邱仁

於邱氏 其先家於邱因氏焉漢有宛朐令於邱略

芑邱氏 楚芑邱先生荀卿弟子

水邱氏 漢司隸校尉水邱崇

曹邱氏 漢書楚有曹邱生見季布傳

楚邱氏 新序楚邱先生孟嘗君時人

廩邱氏 齊大夫廩邱子之後見世本英賢傳有廩邱充齊隱者

曼邱氏 齊士曼邱不擇漢韓信將曼邱臣
咸邱氏 齊有隱士咸邱蒙
浮邱氏 列仙傳周太子晉時道士浮邱伯控鶴上嵩山漢書楚元王與申公學詩浮邱伯荀卿門人
安邱氏 漢有長陵三老安邱望之注老子行於世京兆人
淄邱氏 英賢傳齊勇士淄邱訢
稷邱氏 漢稷邱子得仙道
雍邱氏 晉郭默將軍雍邱洛
何邱氏 楚有何邱子後魏殿中將軍何邱勍列威將軍何邱寄
麥邱氏 英賢傳齊桓公時賢人麥邱老
北邱氏
獻邱氏
崎邱氏
羌邱氏
逄邱氏
厚邱氏 並見姓苑
羑氏 地名羑里即文王所囚之地也居於此地者以羑為氏或言羑里獄官
綺氏 漢初四皓隱商山號綺里季其後為綺氏以季居於綺里也

臣謹按四皓非顯達之人其初不得受氏之祖故以所居為氏此三代之事也如介之推燭之武冀芮賴考叔之類是矣

濟氏 以所居近濟水故以為氏襄陽有此姓見姓苑

巷氏 毛詩寺人巷伯之後

艾氏 晏子春秋大夫艾孔之後即左傳裔款也艾亦謂之艾陵齊魯境上山風俗通龐儉母艾氏南燕有牙門艾江又東平太守艾銓唐有侍郎御史艾敬直北平人宋朝艾穎為御史元豊登科艾早真州人元祐艾與言沂州人望出隴西河南天水又河南官氏志艾斤氏改為艾氏

柘氏 楚大夫以地為氏急就章漢有柘溫舒望出武陵

燭氏 鄭人燭之武不得氏以其居於燭地故言燭之者猶言介之推佚之狐也

乍氏 所嫁切風俗通

云新鄭人楊耸村在縣西二十五里

闕氏 風俗通闕黨童子之後漢有荆州刺史闕翊漢書藝文志闕子著書後漢末闕宣下邳人王僧孺百家譜云蕭遠娶下邳闕氏之女

辟閭氏 姬姓衛文公支孫居楚邱營辟閭里因為辟閭氏焉漢書儒林傳太子少傅辟閭曾孫其為昌邑王太傅

申屠氏 姜姓周幽王申后申侯之後支子居安定屠原因以為氏一說申徒狄夏賢人後音轉改為申屠氏又有作勝屠者或云申屠楚官號

申徒氏 風俗通云本申徒氏隨音改為申屠氏申徒狄夏賢人也湯以天下授之恥不以義聞已自投於河莊子申徒元者鄭人也漢有西屏將軍申徒建

東門氏 姬姓魯莊公子公子遂字襄仲居東門號東門襄仲因氏焉漢有荆州刺史東門雲又有東門京善相馬

西門氏 鄭大夫居西門因氏焉列子有西門子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漢王莽時有西門息神仙傳有西門惠宋祥符登科西門治大觀

有西門解濱州人

西氏 姓苑云西門豹之後改為西

南門氏 見姓苑

北門氏 左傳有北門駟尸子有北門子莊子有北門成

陽門氏 禮記陽門介夫之後

桐門氏 子姓左傳宋樂大心為右師食釆桐門因氏焉

夷門氏 史記魏隱士侯嬴為夷門門者因氏焉

闕門氏 漢書儒林傳膠東內史闕門慶忌鄒人申公弟子也

木門氏 宋公子食釆木門因氏焉說苑衛大夫有木門子高

逢門氏 漢書古今人表有逢門子豹藝文志逢門子著兵法

胥門氏 左傳吳大夫胥門巢之後也

弋門氏 姓苑云漢陽人

雍門氏 齊頃公之子公子勝居雍門故為雍門氏戰國策雍門周以鼓琴干孟嘗君說苑齊有雍門子秋

耏氏 宋有耏班以其守耏門故以為氏漢功臣表芒侯耏跖生昭昭生申尚景帝女南宮公主

門氏 周禮公卿之子入王端門教以六藝謂之門子其後為氏後魏

有門文愛今望出河南又廬江河南官氏志有叱門氏改為門氏又有吐門氏改為門氏又有庫門氏改為門氏

東宮氏 東宮得臣齊大夫也其後東宮得疾隱嵩山年三百歲

西宮氏 見姓苑

南宮氏 姬姓孟僖子之後也或言文王四友南宮子之後宋有南宮長萬南宮牛仲尼弟子南宮縚字子容魯人宋天聖登科南宮誠慶歷有南宮覲洪州人紹興有南宮瑞

北宮氏 姬姓衛之公族也左傳有北宮奢漢書有北宮伯子晉有西河太守北宮協前涼有護軍北宮萌

東郭氏 姜姓齊公族桓公之後也齊大夫東郭書見左傳又大陸子方號東郭賈齊人莊子有東郭子魏文侯時有東郭子方東郭惠見說苑

西郭氏 姓氏英賢傳云齊有賢者居西郭因氏焉漢有謁者僕射西郭嵩晉有祕書西郭陽北海人何承天云西朝名士也

南郭氏 莊子有南郭子綦左傳有南郭偃南郭且于

北郭氏 左傳

齊大夫北郭子車之後也子車名佐生北郭啟說苑齊人有北郭騷與晏子為友

東閭氏 東閭子嘗富貴後乞食於道曰吾為相六年未嘗薦一士見說苑

西閭氏 說苑有西閭過

屋廬氏 晋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

市南氏 左傳楚人有市南宜僚亦見莊子

社南氏 其先齊倡見風俗通又姓苑云扶風安陵有社南氏

社北氏 風俗通與社南皆齊倡也漢有髙煬娶扶風社北氏

臣謹按優倡依社而居則其志可知也

三邱氏 蜀志有三邱務

三州氏 孝子傳有三州昏

延陵氏 姬姓吳季札居延陵因氏焉亦為延州來氏呂氏春秋延陵玉趙襄子謀臣

於陵氏 姜姓風俗通陳仲子齊世家辭爵灌園於於陵子孫氏焉

平陵氏 史記平陵老之後

梁垣氏 陳留風俗傳周畢公後有梁垣演居大梁

之墟子孫因氏焉漢光武時侍御史梁垣列字惠伯又武陵太守梁垣成

蒲圃氏 魯地以所居為氏

東方氏 風俗通伏羲之後帝出於震位主東方子孫因氏焉宋嘉祐登科有東方顥叔梓州人熙寧有東方畢開封人

西方氏 姓苑云少昊金天氏位主西方金因氏焉宋朝登科西方琥淄州人

九方氏 列子秦穆公時九方皐一名歅善相馬

東里氏 姬姓鄭大夫子產居東里因氏焉曹瞞有南陽太守東里昆秦始先賢狀有東里晃魏志有東里袞

百里氏 風俗通秦大夫百里奚之後其先虞人家于百里因氏焉後漢徐州刺史吉陽亭侯百里嵩陳留人

東鄉氏 宋大夫東鄉為人之後見世本漢有并州護軍東鄉子琴高窋人見英賢傳

西鄉氏 風俗通宋大夫西鄉錯之後見世本尸子有隱者西鄉曹

南鄉氏 晉高士居隱南鄉因氏焉後漢有羽林左監南鄉棍

北鄉氏 見姓苑

東

野氏家語有東野畢弋東野稷見莊子 西野氏 南野氏 北野氏並見姓苑 北唐氏英賢傳曰晉有高人越者隱伏於北唐因氏焉漢有北唐子真治京氏易 北海氏英賢傳曰古有劉河者處於北海其後以為氏吳大夫有北海子高 成陽氏見姓苑漢有安陽護軍成陽㑊生謁者僕射昇河東人 濮陽氏其地在今濮州後漢外黃令牛述以濮陽潛為主簿 鮮陽氏漢有揚州刺史鮮陽戩孫滔武騎常侍 鮭陽氏音桂漢有少府鮭陽鴻治孟氏易 梗陽氏晉有梗陽巫皐漢有侍御史謁者梗陽真 落下氏漢武帝時落下閎善天文地理歷數巴郡閬中人神仙傳有落下公 瓜田氏王莽時臨淮瓜田儀為盜賊 用氏亦作用里氏漢初商山四皓有用里先生以其所居在用里後漢有用若叔者其後也 禄里氏即用里也以用音禄故亦作禄神仙

傳有祿里先生

綺里氏 漢商山四皓綺里季之後

夏里氏 四皓夏里黃公河內人

樗里氏 亦作樗氏嬴姓秦丞相樗里子之後也名疾秦惠文王弟

桐里氏 見英賢傳後漢御史中謁者桐里斥生儒議郎晉博昌令桐里夫莊河東人

空同氏 世本云子姓盖因空同山也

延州氏 姬姓吳季札居延州來因氏延州

郄州氏 世本晉郄豹孫步楊生郄州因氏焉

阪上氏 上黨屯留人其先居阪上因氏焉晉惠帝時有殿中將軍阪上罯

鉛陵氏 呂氏春秋有鉛陵卓子

以姓為氏 氏附

姚氏 虞之姓也虞舜生於姚墟故因生以為姓後世亦有以為氏者左傳鄭大夫姚句耳是也漢有諫議大夫姚平舜後胡公封陳至敬仲仕齊又為田氏至田豐王莽封為代睦侯奉舜後子恢避莽亂居吳郡改姓

嬀氏五代孫敫又為姚氏

臣謹按虞有二姓曰嬀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嬀水之居而姓嬀故姚恢改姓為嬀而嬀皓又改姓為姚知姚與嬀二姓可通

嬀氏 帝舜之後也舜居嬀汭因以為姓或言舜生嬀汭此姓也世亦以為氏後漢有嬀皓改為姚氏文士傳有嬀覽

姜氏 姓也炎帝生於姜水因生以為姓其後太公封於齊世與周魯為婚姻歷二十九世為田氏所滅子孫分散或以國為氏或以姓為氏又桓庭昌唐上元中准制改為姜氏

歸氏 姓也未詳得姓之始左傳胡子國姓歸為楚所滅子孫或以國為氏或以姓為氏以姓為氏者世居吳郡

任氏 姓也未詳

因生之始然姓娘女子之事也姓女子之稱也姓古作壬又作任或云黃帝二十五子十二人以德為姓一為任氏六代至奚仲封薛又云黃帝之孫顓帝少子陽封於任故以為任氏又任為風姓之國實太昊之後主濟祀今濟州任城即其地也任姓之任與任國之任子孫皆以任為氏魏有任鄙漢有御史大夫廣阿侯任敖武帝時有任安

風氏 姓也伏羲氏之姓任宿須句顓臾四國皆風姓風作凡即古文風字世亦有此姓此雖姓也古之時亦有以為氏者黃帝之臣風后是也

姬氏 姓也帝嚳生姬水因以為姓裔孫周文王三十餘代至赧王子孫號姬氏漢有周子南君姬嘉唐水部郎中姬處遜世居長安開元初明皇以嫌名改為周氏望出南陽

嬴氏 伯益之後伯益作朕虞有功賜姓嬴氏漢有嬴公治公羊望出河東太原

臣謹按嬴地名也杜預云泰山嬴縣唐并入兗州博

城博城今爲奉符以所居於嬴故因生以姓或言河間有嬴水故為瀛州即嬴姓所居之地

姓氏 齊人有此姓見漢書貨殖傳臨菑姓偉貲五千萬注云姓姓名偉

是氏 本氏氏齊大夫之後也吳志北海氏儀本姓氏孔融嘲之曰氏者民無上可改為是遂改焉仕吳官至侍中都亭侯唐天寶秘書少監是光又改姓齊又是云氏改為是氏亦有氏氏五代梁將氏叔琮氏延賞

子氏 帝嚳之子契受封於商賜姓子湯有天下微子基宋世為子姓或以為氏又楚有屈建字子木公子申字子西皆為子氏左傳魯叔孫之車士有子商鉏家語注姓子名商鉏鄭大夫子人九子熙子丁子上又宋有子韋明天文宋朝皇祐九年子元瑜登科開封人

羋氏 楚姓也陸終之子季連之後也陸終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左脇出

三人焉又開右脇出三人焉第六子曰季連是為芈姓周文王時季連苗裔鬻熊為文王師事成王成王舉文王勞臣封其裔子于丹陽是為楚國漢初楚懷王孫芊心項羽封為楚懷王後為義帝

臣謹按三代之時男子未嘗稱姓支庶未嘗稱國秦滅六國諸侯子孫皆為民庶故或以國或以姓為氏所以楚之子孫可稱楚亦可稱芈

姒氏伯鯀之姓鯀為堯崇伯賜姓姒氏其子禹受舜禪為夏家至桀而絕杞國為姒姓之後王莽時封夏後遼西姒豈為章功侯按官氏志姒亦改為似後魏渦侯氏改為似氏

隗氏姓也赤狄姓隗潞子嬰兒是也廧咎如東山皐落氏皆其別種而亦姓隗

允氏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其後以為氏或言允格之後

偃氏皐陶生於曲阜是為偃姓六蓼皆偃姓之國祀皐陶文公五年楚滅之又國語舒庸舒鳩並偃姓吳有偃州員王莽時有偃參又有偃氏即偃之別族也公羊傳有偃子皐為晉士官又有匽氏後漢匽皇后

禿氏國語云祝融後八姓已董彭禿妘斟曹芊周皆滅之賈逵云禿彭姓別族也

姞氏史記姞氏為后稷元妃南燕密須皆姞姓之國後改為吉氏宋朝登科吉臨澤州人

酉氏黃帝十四子之一姓也見國語或作羡魏有陳留人酉收今望出太原

妚氏方几切見纂要又據此當是姓

漆氏長狄僑如本鄋瞞之國姓漆又為氏一云柰室女之後古有漆沈為魯相或云即漆雕開亦單為泰氏宋有郎中令漆凱之望出南昌

弋氏姓也姓纂云今蒲州有弋氏望出河東宋朝弋子元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

侯岡氏地記蒼頡姓侯岡氏居馮翊衙縣

伊祈氏堯之姓亦作伊祁

伊氏即伊祁氏之後也裔

孫伊尹名摯相湯生陟奮風俗通漢有議郎伊推又伊嘉為鴈門都尉石顯黨又伊婁氏改為伊氏宋朝登科有伊尚

巳氏 音自巳之巳昆吾之姓也漢有太常卿巳茂

嫪氏 郎到切按從女者姓也秦有嫪毒

以字為氏

周人字

林氏 姬姓周平王庶子林開之後因以為氏開生林英英生林茂林慶世系甚明而譜家謂王子比干為紂所戮其子堅逃長林之山遂為氏按古人受氏之義無此義也魯有林放仲尼弟子齊有林阮見說苑林類見列子林回見莊子林雍林不狃林楚世仕季氏故曰林氏之先皆季氏之良也然桓王之孫又有林茂林英

者王子克之子也恐有差訛不應一族而同名氏者兩人又有邱林氏改為林林虜姓也

臣謹按林氏在唐末為昌宗而特詳著豈林寶作元和姓纂故爾然林氏出比干之子堅之説由寶傳之也著書之家不得有偏徇而私生好惡所當平心直道於我何厚於人何薄哉

家氏姬姓周大夫家父之後以字為氏又魯有子家氏亦為家氏魯之公族宋朝家靜登進士第蜀人也又有家彬家仲並眉州人望出南安京兆

忌氏風俗通周公忌父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諆氏風俗通云周卿士祭公謀父之後以字為氏

顯氏周大夫顯父之後

旅氏風俗通周大夫子旅之後

漢高功臣昌平侯旅卿傳封六代望出南安又共侯旅罷師傳封四代

方氏 周大夫方叔之後以字為氏風俗通云方雷氏之後漢有方賀唐有詩人方干嚴州人宋朝方氏為著姓閩中為多望出河南

貢氏 縣貢父之後風俗通魯有貢浦貢音斧又音肥漢功臣表貢赫

槐氏 左傳富父槐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槐晉回

吉氏 尹吉甫之後也或云黃帝之裔伯儵之後封於南燕賜姓佶氏後改為吉漢有漢中太守吉恪魏有吉茂晉有魏興太守吉挹劉宋有將軍吉翰宋熙寧登科有吉甫絳州人紹聖有吉觀國康國並通利軍人建炎吉與忠兖州人

魯人字

施氏 姬姓魯惠公之子公子尾字施父其子因以為氏齊有施常仲尼弟子漢有博士施讐

奇氏

伯奇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又後魏河南官氏志奇斤氏改為奇氏望出河南今開封有此姓宋朝登科奇軾代州人

為氏 姬姓魯昭公子公為之後以字為氏後漢南郡太守為昆

貢氏 仲尼弟子端木賜字子貢其後以字為氏漢有御史大夫貢禹望出廣陵琅邪

衆氏 姬姓魯公子益師字衆仲亦曰衆父以字為氏衆一音終

騫氏 風俗通云仲尼弟子閔子騫之後以王父字為氏閔損字子騫

顓孫氏 媯姓陳公子顓孫仕晉子孫氏焉顓孫師字子張仲尼弟子顓孫子莫見說苑

公父氏 姬姓魯季悼子之子靖字公父之後也

公之氏 姬姓季悼子之子鞅字公之之後是也

公石氏 姬姓悼公子堅字公石之後也

公索氏 魯有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見家語

公伯氏 魯有公伯寮仲尼之弟子

公慎氏 魯有公慎氏

公輸氏 魯公輸般之後也

公西氏 見姓苑魯有公西赤子華公西

蒧子上並仲尼弟子 公罔氏仲尼時魯有公罔氏 公冶氏公冶長齊人仲尼弟子 公祖氏仲尼弟子公祖句兹魯人見纂要 公羊氏魯有公羊高子夏弟子注春秋 公良氏仲尼時魯人公良孺 公齊氏仲尼弟子公晳定 公山氏魯有公山不狃為季氏宰 公儀氏公儀仲子魯人見禮記史記公儀休為魯相 公沙氏後漢遼東屬國都尉公沙穆北海膠東人 公玉氏玉音肅黄帝時公玉帶造明堂 少施氏姬姓世本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夏父氏魯大夫夏父弗忌宋大夫夏父微 子服氏姬姓魯桓公之子公子慶父元孫孟懿伯字子服其後以為氏 子家氏姬姓魯莊公之孫公孫歸父字子家其後為子家氏 子桑氏魯大夫子桑伯子之後也秦公孫枝字子桑其後亦氏焉莊子有子桑雽 子陽氏姬姓魯公族有子陽者其後以王父字為氏

子叔氏姬姓魯文公之子公子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之後為子叔氏亦為叔氏

子士氏姬姓魯桓公之後叔孫氏之裔也叔孫成子為子士氏亦為叔孫氏

子言氏姬姓魯季平子生昭伯字子言其後也本季氏

子楊氏姬姓世本季桓子生穆叔其後為子楊氏

子孟氏姬姓魯公子子孟之後見英賢傳又齊簡王時有子孟卿為大夫

子我氏姬姓魯叔孫成子生申字子我因氏焉又衛大夫有子我封人

子有氏魯有子有有善祥見禮記宋有若是也又宋有子有蔡叔亦為有氏

子仲氏姬姓風俗通魯宣公子仲之後見毛詩

子羽氏姬姓晉公族子羽之後為楚隨邑大夫衛有行人子羽

晉人字

張氏 世仕晉晉分為三又世仕韓此即晉之公族以字為氏者譜家謂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賜姓張氏此非命姓氏之義也按晉有解張字張侯自此晉國世有張氏則因張侯之字以命氏可無疑也趙有張談韓有張開地趙韓分晉皆張侯之裔也漢有張耳張釋之後周改賜叱羅氏隋復舊

矯氏 晉大夫矯父之後漢有將軍矯望後魏有矯慎扶風人郭頒世語北海有髙士矯應

嘉氏 晉大夫嘉父之後欒氏黨也

胥氏 晉大夫胥臣之後以字為氏或言出赫胥氏之後宋有胥偃為翰林學士慶歷登科有胥世臣撫州人熙寧有胥彥回潭州人

先氏 晉大夫先軫之後世為晉卿漢有先虞宋有盧州人先詔登科

利孫氏 晉大夫公子利孫其後氏焉漢東萊太守任東駁利孫氏

丕氏 丕亦作丕晉大夫丕鄭之後也

臣謹按平鄭亦曰平鄭父名字通稱也父者男子之美稱則知自稱為平鄭人稱之曰平鄭父

叔帶氏 嬴姓趙夙字叔帶以字為氏齊大夫有叔帶子莊父為宰御見說苑

叔向氏 晉羊舌大夫之後羊舌肸肸字叔向以字為氏

叔魚氏 晉羊舌大夫之後也羊舌鮒字叔魚

衛人字

孫氏 姬姓衛武公之後也武公和生公子惠孫惠孫生耳為衛上卿食邑於戚生武仲亦曰孫仲以王父字為氏孫仲生炎曰孫昭子自昭子六世至孫嘉世居汲郡晉有孫登即其裔也又有孫氏芊姓楚令尹孫叔敖之後也又有孫氏媯姓齊陳敬仲四世孫孫桓子無宇之後也或言桓子之子書戍莒有功齊景公賜姓孫

氏非也以字為氏何用賜為此當是桓子祖父字也桓子曾孫武以齊之田鮑四族謀為亂奔吳為將武之子明食邑於冨春自是世為富春人

彌氏 姬姓史記衛公孫彌牟彌牟孫子瑕以王父字為氏

臣謹按王父字為氏者皆公子也諸侯支庶之子為所始之宗故以其字為氏今彌牟者公子郢之子靈公之孫也以此則知亦有以公孫之字為氏者

析氏 衛公族大夫析朱鉏之後也朱鉏公子黑背之孫以王父字為氏齊有大夫析歸父後漢析像通京氏易像者豐林太守析國之子也廣漢雒縣人像入後漢方術傳望出廣漢西河也

臣謹按鄭公孫黑字子晳楚公子黑肱亦字子晳今

析朱鉏乃公子黑之子疑析即黑之字耳晳亦作析

石氏 姬姓靖伯之孫石碏有大功於衛世為衛大夫齊有石之紛如楚有石奢石乞鄭有石申父石癸石楚石制石首石奠周有石速石張石尚漢有石奮生建慶號萬石君五代石氏建國號晉又烏石蘭氏改為石氏

臣謹按晉揚食我字伯石鄭公孫段字子石則知此之為石者必其字也

南氏 姬姓衛靈公之子公子郢字子南以字為氏或言周宣王南仲之後又魯亦有南氏又楚有子南氏亦為南氏是皆以字為氏者或言晉高士居隱於南鄉因以為氏此以鄉為氏者姓源韻譜云盤庚妃姜氏夢

龍入懷因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荊州因號南赤龍此里巷之言也六國時有南公子著書言五行陰陽之事漢有南蝎為北平太守又有南季善算王莽時有南觀觀一作歡後漢有南韜為雍州刺史南褰為平昌太守唐有南霽雲忠義之士宋朝南楚南肅登進士第望出汝南宣和有南得臣燕人望出汝南又姓源韻譜云亦改為宇文氏

子南氏 衛靈公之子公子郢之後為子南氏鄭穆公之孫公孫楚之後為子南氏姬姓也楚莊王之子公子追舒之後為子南氏芊姓也

子玉氏 姬姓衛大夫子玉胥之後秦穆公時大夫有子玉房

子伯氏 姬姓衛大夫子伯季之後魏有子伯先子夏門人居西河

子齊氏 姬姓衛公族也

公南氏 姬姓衛獻公之子楚字公南生子牟為公南氏

公叔氏 姬姓衛獻公之公子當字公叔之後

公孟氏 姬姓衛公孟縶之後也

公明氏 衛大夫公明賈

公文氏 衛大

夫公文要

公析氏 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

鄭人字

游氏 姬姓鄭穆公之子公子偃字子游其後以王父字為氏鄭大夫游吉裔孫尋漢御史中丞後漢有游因前趙有游子遠前燕有游宗皆為股肱之任

國氏 姬姓鄭穆公之子公子發字子國其後以王父字為氏齊有國氏姜姓其先共伯齊之公族也高氏國氏世為齊上卿蓋天子所以命相齊者故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宋朝登科國鼎臣海州人國經衡州人又有國宗望出下邳樂安

駟氏 姬姓鄭穆公子子駟之後也公子騑字子駟其孫駟帶駟乞以王父字為氏漢恩澤侯表鄔侯駟鈞齊哀王舅

印氏 姬姓鄭穆公子子印之後也公子睔字子印其孫印段以王父字為氏望出馮翊南唐印粲登第宋朝有印況舉進士江寧人

良氏 姬姓鄭穆公子子良之後漢有河間相良就又有良賀

伯有氏 姬姓鄭穆公元孫良霄字伯有之後也伯有為良氏後為伯有氏所以別其族

羽氏 姬姓鄭子羽之後也漢有佚士羽公後魏官氏志弗羽氏改為羽氏望出河南

罕氏 姬姓鄭穆公之子公子喜字子罕其孫罕虎罕魋遂為罕氏

子師氏 姬姓鄭大夫子師僕之後也漢有北平太守子師將

子國氏 姬姓鄭公子發字子國之後也亦為國氏

子罕氏 姬姓鄭公子喜字子罕之後也或作子軒氏亦為罕氏

子孔氏 鄭公子嘉字子孔之後也姬姓又有公子志謂之士子孔並穆公之子亦為孔氏

子游氏 姬姓鄭公子偃字子游之後也亦為游氏

子駟氏 姬姓鄭公子騑字子駟之後也亦為駟氏

子皙氏 姬姓鄭公孫黑字子皙之後也

子豐氏 姬姓鄭公子去疾字子豐之後也亦為豐氏

子人氏 鄭子人九之後

也亦為子氏

宋人字

孔氏 子姓出宋閔公之後閔公生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三世生正考父傳所謂三命滋益恭者考父生孔父嘉為大司馬魯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孔父而屬殤公焉桓三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殺嘉而取其妻其子奔魯嘉字孔父後世以字為孔氏又為孔父氏自孔父六世而生仲尼三歲喪父十九而娶娶一年而生鯉以哀公十六年四月已丑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泗上自漢以來孔氏襲奉百世不絕又衛有孔氏不知所出為衛世卿魯文公元年孔達始見傳昭七年衛襄公夫人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狗相之故孔氏之孫世為衛大夫又鄭有孔氏穆公蘭

之後也穆公之子十三人其二皆為孔氏宋子生子曰公子喜字子孔遂為孔氏圭嬀生子曰公子志字士子孔亦為孔氏後無聞

牛氏

子姓宋微子之後司寇牛父之子孫以王父字為氏趙有武靈王將軍牛翦秦大儒有牛缺漢護羌校尉牛邯前秦有大夫牛夷北涼有郎中牛溫後秦有牛犨淮南子有牛哀又有牛金之後逃難改姓牢氏又改為紊氏後復牛氏

樂氏

子姓宋微子之後戴公生公子衎字樂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魯孫樂莒莒孫喜字子罕燕有樂毅毅孫臣叔漢高祖封為華成君裔孫恢宋朝樂史作寰宇記又有樂良樂沁登科樂希孟樂瑨並邛州人

皇甫氏

子姓宋戴公之子充石字皇父其後以王父字為氏漢興改父為甫後漢安定都尉皇甫儁生稜始居安定稜子彪有八子號八祖皇甫氏為著姓

靈氏

子姓宋大夫子靈之後也又公之子公子圍龜字子靈以字為氏或曰齊靈公之後以字為氏者左傳有靈輒

邊氏

子姓宋公子城之後城字子邊或言宋平公子御戎字子邊以王父字為氏孫卬為司徒又周大夫有邊伯

正氏 亦作政子姓宋正考父之後魏志永昌太守正帛宋登科正尹

祿氏 子姓風俗通云紂子武庚字祿父其後以字為氏涇陽有此祿姓亦出扶風又吐蕃酋長有祿東贊

乙氏 子姓商湯字天乙支孫因以王父字為氏前燕有護軍乙逸今襄陽有乙氏又燕有鴻臚乙歸揚威將軍乙雯皆北狄種類又河南官氏志乙弗氏改為乙氏或云望出平原

魚氏 子姓風俗通云宋桓公子公子目夷字子魚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漢有長安冨人魚翁叔唐有魚朝恩宋朝有御史中丞魚周詢開封人

事父氏 子姓宋人

子革氏 世本宋司城子革之後又曰季平子支孫亦為子革氏

子儀氏 左傳宋桓司馬之臣子儀克

齊人字

慶氏姜姓齊桓公之子公子無虧之後也無虧生慶克亦謂之慶父名字通用是亦以字為氏者望出廣陵

臣謹按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今無虧之子慶父其後為慶氏此又以父字為氏而不以王父字為氏也不可一槩言

賀氏即慶氏也姜姓齊桓公之支庶也自齊慶父之後皆以慶為氏至後漢汝陰令慶儀即慶普之裔也儀之孫酺酺子侍中質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又後魏賀蘭氏賀賴氏並改為賀氏虜姓也望出廣平宋賀恂青州人慶歷登科賀理蔡州人熙寧登科賀旂元祐賀衛政和賀紱並齊人也賀容賀天覺並容州人宣和登

科

尚氏 姜姓齊太公之後也太公號太師尚父支孫因氏焉後漢高士尚長字子平望出汲郡清河上黨

旗氏 風俗通齊卿公孫竈之孫欒施字子旗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後漢有九江太守旗況

子旗氏 姜姓齊惠公曾孫欒施字子旗之後也本欒氏

子乾氏 姜姓世本齊公子子都字子乾之後也

工氏 姜姓世本齊頃公之子公子共之後也

子泉氏 姜姓世本齊頃公之子子公子湫字子泉之後也又子泉捷齊大夫見新序

子襄氏 姜姓齊惠公之子公子子襄之後也

子雅氏 姜姓齊惠公之孫公孫竈字子雅之後也

子尾氏 姜姓齊惠公之孫公孫蠆字子尾之後也亦為高氏

邾人字

顔氏 曹姓顓帝元孫陸終第五子曰安安裔孫挾周武王時封之於邾為魯附庸邾挾之後至於夷父字

顏公并謂之顏公子孫因以為氏據圖稱陳留風俗傳及葛洪要字皆如此云但謂顏為武公祇邾自顏六世至丈公遂除始有爵謚武公之號未必然也王儉譜云顏氏出自魯侯伯禽支庶食采顏邑因氏焉真卿尚書譜云未知儉何所憑故當依圖葛二家及舊譜為定仲尼弟子達者顏氏八人四科之首稱顏淵然惟齊魯多顏氏豈其近於邾故顏公之子孫散在二國與漢有大司農顏異濟南人顏駟江都人後漢顏良為袁紹將臨沂人

諸國人字

董氏 己姓或言姬姓黃帝之裔孫有飂叔安生董父其後遂為董氏又有陸終之子參故姓董周時為故國其後亦為董氏晉有董狐董安于漢有江都相董仲舒清河廣川人後漢有董宣董鈞宣陳留人鈞犍為人

晉有董京董養又有范陽董泰大歷賜姓李氏

明氏 姬姓虞仲之後也有百里奚者為虞之公族大夫晉獻公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自此遂為秦大夫奚生孟明視視名也明字也以字為氏宋朝有明鎬參知政事熙寧登科明靚吉州人紹興撫諭使明橐潭州人

子臧氏 姬姓曹公子欣時字子臧之後也

子華氏 韓有子華子因以為氏焉

子州氏 莊子堯以天下與子州支父舜以天下與子州支伯

公賓氏 王莽校尉公賓就斬莽首傳於宛就北海人

陳人字

袁氏 亦作轅亦作爰媯姓舜後陳胡公之裔胡公生申公申公生靖伯十八世孫莊伯生諸字伯爰孫濤塗以王父字為氏世為陳上卿

轅氏 陳轅濤塗之後其詳見袁氏譜史記儒林有轅固漢書有轅豊後漢

功臣槃兒侯轅終古

爰氏　即袁氏也陳胡公裔九代孫爰伯諸之後漢有爰盎楚人後漢侍中爰延陳留人魏郎中令爰節

占氏　陳子占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子獻氏　嬀姓世本陳桓公孫子獻之後風俗通云齊大夫子獻之後也楚文王之時子獻遷為大夫

子占氏　世本陳桓子生書字子占之後也

子鞅氏　嬀姓陳僖公生簡子齒為子鞅氏

子芒氏　嬀姓陳僖公生盈字子芒之後也

子尚氏　嬀姓世本陳僖公生慶邱子尚意茲因氏焉國語鄭大夫子尚伯父

子禽氏　嬀姓陳僖公生惠子子得為子禽氏

子輿氏　嬀姓陳桓公生子石難為子輿氏

子寤氏　嬀姓陳僖公生宣子其後為子寤氏

子沮氏　嬀姓陳桓公生子輿為子沮氏

子宋氏　嬀姓陳宣公生子楚其後為子宋氏

子夏氏　嬀姓陳公子少西字子夏之後也

子枋氏

楚人字 秦人字附

成氏 楚若敖之後以字為氏僖二十六年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冬令尹子玉司馬子西伐宋圍緡二十八年晉及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子玉及連穀而死文五年成大心率師滅六十二年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昭十二年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又有郕國之後亦去邑為成又周成肅公成成桓公未知其以字以邑與後漢成瑨魏有成濟成倅

包氏 出自申氏楚大夫申包胥之後以字為氏宋朝包拯為樞密副使廬州人

潘氏 羋姓楚之公族以字為氏潘崇之先未詳其始或言畢公高之子季孫食采於潘謬矣潘岳家風詩自可見晉亦有潘父恐自楚往也漢有潘瑾後漢有潘勉又有破多羅氏改姓潘氏虜姓也宋朝潘美為太師

乘氏 風俗通楚大夫子乘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又乘

雎古賢人見世本漢有煮棗侯乘昌乘平聲或音賸又有乘和治易為博士

椒氏　楚伍參之後也或為伍氏或為椒氏

囊氏　羋姓楚莊王子子囊之後也公子貞字子囊以字為氏孫囊瓦為令尹齊大夫囊帶

叔敖氏　羋姓楚蚡冒之後也蔿艾獵為令尹字叔敖以字為氏

無鉤氏　羋姓潛夫論云楚蚡冒生遠章為王子無鉤氏焉

若敖氏　羋姓楚君若敖之後也

臣謹按若敖者楚君熊義字也或言楚國尊者稱敖如霄敖郟敖之類是也

伯比氏　羋姓楚若敖之後也懷王時有大夫伯比仲華則知伯比雖以鬬氏傳家而復以伯比為氏亦所以別族

子庚氏　羋姓楚公子午字子庚其後以王父字為氏

子季氏　羋姓楚之公族也

子西氏 芊姓楚公子申字子西之後也

子重氏 芊姓楚公子嬰齊字子重之後

子期氏 芊姓楚公子結字子期之後也

子囊氏 芊姓楚公子貞字子囊之後也

桑氏 嬴姓秦大夫子桑之後也公孫枝字子桑以字為氏漢有御史大夫桑弘羊成帝時有桑欽撰水經三卷五代尚書令桑維翰望出宋城黎陽宋朝登科桑景舒高郵人

臣謹按以王父字為氏者公子之為王父者也今公孫枝之後亦用公孫字為氏

逢孫氏 英賢傳秦大夫逢孫之後漢有隴西都尉逢孫依

通志卷二十七

通志卷二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氏族略第四

以名爲氏

臣謹按謚法起於周自堯舜禹湯之前雖天子亦以名呼故其後之人亦以名氏焉

古天子名

大庭氏 英賢傳曰古天子號一云炎帝時諸侯 大氏 風俗通大庭氏之後又大塡大山稽並黄帝師大款為顓帝師禮記大連東夷之子 懷氏 無懷氏之後吳志顧雍傳有尚書懷叙望出河内宋政和二年懷芑登科陳州人 鬷氏 古鬷夷氏之後左傳鄭有鬷蔑晉有鬷戾 戲氏 伏羲氏之後也音羲亦去聲魏志有戲志才潁川人 伏氏 風姓伏羲氏之後遂以為氏與任宿須句顓臾同祖又侯伏氏改為伏氏望出高陽 宓氏 即伏羲氏之後也伏亦作宓仲尼弟子宓不齊字子賤魯人後轉為密

臣謹按伏宓同出伏羲氏異文者其後之人以別族也

有氏 風俗通有巢氏之後仲尼弟子有若魯人漢有有祿 神氏 風俗通神農氏之後漢有騎都尉神

睢姓苑云琅邪有神氏

軒轅氏 亦為帝鴻氏風俗通軒轅即黃帝也姓公孫或言姓姬宋祥符登科軒轅損

軒氏 即軒轅氏也亦省作軒氏漢有諫議大夫軒和宋登科軒彥績

鴻氏 大鴻氏之後也大鴻即黃帝亦謂帝鴻氏左傳衛有鴻聊魋齊有直閭將軍鴻選

金氏 金天氏之後也黃帝之子元枵亦為少昊氏曰少昊摯亦為青陽氏已姓後為嬴姓鳥官漢功臣表有金安上望出渤海

青陽氏 風俗通青陽黃帝子也始得姓焉見國語漢有東海太守青陽愔又東海王國中尉青陽精宋咸平登科有青陽相元符有青陽田陵井監人

青氏 即青陽氏之後亦為青氏宋登科青傑應天府人

媧氏 女媧氏之後

盤氏 盤瓠氏之後與冉元巴李田為巴南六姓

昊氏 又作皞風俗通云昊英氏之後也一云少昊之後

少氏 少昊氏之後一云少典之後禮記少連善居喪東夷之子

高陽氏 高陽氏之後呂

氏春秋古辯士高陽魋

顓玉氏帝高陽氏也黄帝之孫

帝王名

臣謹按中古之前一代質於一代中古之後一代文於一代觀堯舜禹湯猶且名焉則二帝之前良可知伏羲又曰太昊帝嚳又曰高辛皆二命也堯曰放勛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湯曰天乙從可知也

堯氏帝堯之後也支孫以為氏望出河間上黨

臣謹按謚義起於周後人不知而作謚法以堯舜禹

湯為謚誤矣此皆名也

禹氏姓姒夏禹之後也王僧孺百家譜云蘭陵蕭道遊娶禹氏女南唐將禹萬誠望出隴西

啓氏姓姒夏后啓之後也後燕有啓崙

湯氏子姓夏商之前未有謚法堯舜禹湯皆名也南史道人湯休唐貞元道人湯靈徹宋州刺史湯粲並吳人宋湯氏為著姓望出中山范陽

甲氏子姓風俗通太甲之後一云鄭大夫石甲之後

臣謹按商人之道以實不以文故命名無義死亦無謚自太甲至帝乙紂辛幾四十世惟以十日命生之與死皆以是已之所稱人之所呼亦以是逮周生有

名死有謚生以義名死以義謚生曰昌曰發死曰文曰武微子啓微仲衍箕子比干皆周人也故去其甲乙丙丁之類始尚文焉

沃氏子姓風俗通商王沃丁之後神仙傳沃焦吳人 傀氏音懷夏王帝傀之後也其音田者富父傀之後與此同文異音宋朝有尚書郎傀京

古人名

力氏黄帝臣力牧之後漢有魯相力題漢末有力子都為盜今臨安多有此姓 牧氏黄帝臣力牧之後漢有越嶲太守牧良 玊氏音宿黄帝時公玊帶造合宮明堂見尸子後為玊氏後漢司徒玊況字文

伯

三苗氏 姜姓炎帝之後為侯國因氏焉

夷鼓氏 英賢傳黃帝之子夷鼓之後國語泰大夫有夷鼓德宜

疇氏 風俗通云摯疇之後或作儔

堪氏 姓苑古八元仲堪之後

頡氏 姓苑蒼頡之後風俗通云頡衛古之賢人

倉頡氏 黃帝史官子孫氏焉馮翊縣人

僑氏 風俗通黃帝孫僑極之後僑亦作蟜

蟜氏 音嬌高陽氏之元孫蟜牛之後舜之祖也禮記有蟜固漢有逸人蟜慎望出扶風

童氏 顓帝生老童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今建昌有此姓望出渤海

臣謹按以王父字為氏惟見於周未知五帝之時有此義否

僮氏 即童也或從人以別其族漢有交趾刺史僮尹吳志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旨為郡太守

老

氏風俗通顓帝子老童之後左傳宋有老佐論語老彭即彭祖也或云老氏老聃老萊子之後並無聞焉以其老也故以老稱之遂為氏

廣氏風俗通云廣成子之後也

放氏上音堯臣放齊之後也

奮氏高辛氏才子八元伯奮之後楚有奮揚

蓐氏風俗通云蓐收之後

栗氏栗陸氏之後也漢有栗融字容卿又有富人栗氏長安人漢景帝時栗夫人生臨江王榮

尊盧氏古太昊時諸侯

酸夷氏左傳祝融董父之後為酸夷氏

勾龍氏共工氏之後勾龍為土正今社神也紹興御史中丞勾龍如淵

熙氏英賢傳曰帝嚳使元冥為水正熙氏佐之因以為氏

脩氏元冥之佐有脩氏因以為氏焉

白冥氏史記秦嬴姓有白冥氏

根水氏世本老童娶根水氏

奔水氏神農納奔水氏為妃

列氏亦作烈神農之世有烈山氏焉子孫為列氏鄭有隱者列禦寇著書八篇號列子晉有協律郎

列和善吹笙

夙氏古夙沙氏之後衛有夙沙衛閹寺之屬

訾氏音紫風俗通帝嚳妃訾娵氏女姓苑云今齊人漢功臣表有樓虛侯訾順望出渤海姓苑云本姓祭以為不祥改為訾

蚩氏蚩尤氏之後也

融氏祝融氏之後也

勾氏勾芒氏之後史記有勾彊宋登科勾希言又有勾士良益州人

尊氏古尊盧氏之後也

渾沌氏太昊佐渾沌氏也

屯氏姓苑云渾沌氏之後去水為屯漢有太山太守屯莫巴都有後蜀法部尚書屯度望出巴郡

汪氏汪芒氏之裔禮記有汪踦魯人也宋朝為著姓

稽氏黃帝臣太山稽之後風俗通云稽黃泰賢人也漢貨殖有稽發

泠氏風俗通云黃帝時典樂泠倫之後左傳秦大夫泠至周有泠州鳩漢功臣下相侯泠耳元帝功臣駟望侯泠廣又有泠褒泠豐宋登科有泠洙開封府人

冷氏即泠氏又有作上音者前趙徐州刺史冷道江都人唐貞元兼監察御史冷朝

陽吳人望出新蔡臨安

倫氏 風俗通云黃帝樂人泠倫氏之後今密州多此姓唐監察御史倫慶京兆人

泠倫氏 黃帝樂官二名分為四氏所以別族

臺氏 臺駘之後漢有侍中臺崇後漢高士臺佟晉有術氏臺臺彥前趙録特進臺彥髙五代有臺濛

田氏 祝融子吳回之後

斆氏 八凱隤斆之後

以王父字為氏

康氏 顓帝曾孫大康之後以王父字為氏趙有康頎漢有康丹康范宋康布登科楚州人康操毅昌州人

臣謹按古者帝王猶以名行況臣下乎此以名為氏然以名字為氏者起於商周之世今此康氏未有所徵且從大康之號焉

龍氏 舜臣也龍為納言子孫以名為氏又董父已姓以能畜龍故賜氏為豢龍氏龍且楚人為項羽將漢有將軍龍伯高急就章龍未央亦楚人也今望出天水武陵宋朝登進士科龍起之後有龍滑夔州人龍瑜汾州人龍溥吉州人

容氏 帝王紀黃帝臣曰容成造歷舜八愷有仲容何承天姓苑云禮記容居吳人也望出敦煌

重氏 風俗通云顓帝重黎之後少昊時重為南正司天之事黎為北正司地之事

幕氏 風俗通舜祖幕之後也幕見左傳

莫氏 即幕氏省文漢有富人莫氏見游俠傳唐大歷比部員外郎莫藏用又河南官氏志邢莫氏改為莫氏望出江陵

和氏 羲和堯時掌天地之官和仲和叔因以為氏晉有和組父漢有和武又後魏有素和氏改為和氏五代有侍中和凝宋太平登科有和蒙咸平有和郁

臣謹按堯舜二典所命之官如皐夔益稷之類皆以

名稱和以名為氏仲叔又其長幼之稱也

羲氏羲和堯掌天地之官子孫氏焉夋氏尚書夋戕舜臣南史有夋嘉與又有夋真得道經訣望出
武功禺氏音愚禺彊之後出姓苑貍氏舜八元季貍之後也纍氏風俗通纍祖之後左傳晉
七輿大夫纍虎實氏實沈之後達氏八凱叔達之後也格氏允格之後後漢有御史格班裔
孫顓後魏青州刺史雄氏舜七友雄陶之後以名為氏終氏陸終之後以名為氏望出濟南南陽
宋有終慎思季連氏羋姓鬼方氏陸終第六子季連因氏焉善氏善卷之後善卷堯時高士
見呂氏春秋囂氏亦作枵世本云元囂之後皐氏皐陶之後左傳越大夫皐如風俗通漢有司徒
長史皐誨敖氏顓帝師太敖之後宋敖穎士登進士第又有敖知言臨江軍人望出譙國陸終氏

祝融子陸終之後也

丹氏 堯子丹朱之後漢有丹王君長安富人

臨氏 八凱大臨之後也石趙泰州刺史臨深東海人隋日者儀同臨孝恭知天文京兆人望出西河

參氏 董姓陸終第二子參胡後見世本唐開元登科有參開文作蓡氏即古文參字

徵氏 杜云理徵之後吳有率更令徵宗河南人

咸氏 姓苑有咸氏云巫咸之後唐開元中有殿中侍御史咸廙業世居東海臨朐

飛廉氏 史記秦嬴姓有飛廉氏

昌氏 風俗通云黃帝子昌意之後今嶺南多昌族望出汝南東海

豹氏 八元叔豹之後也

倉氏 黃帝史官倉頡之後或言古有世掌倉庾者各以為氏春秋時周有倉葛魏有敦煌太守倉慈望出武陵

蒼氏 風俗通云八凱蒼舒之後漢有江夏太守蒼英子孫遂為江夏人望出武陵

周人名

服氏 周内史叔服之後漢有江夏太守服徽又後漢九江太守服虔注漢書河南人望出西平

鞠氏 姬姓后稷之孫生而有文在手曰鞠因以名之裔孫鞠武為燕太子丹傅風俗通漢尚書令鞠譚或為鞠氏音之訛也宋鞠詠為天章閣待制又有鞠先鞠整鞠仲謀登科

麴氏 即鞠氏也漢尚書令鞠譚生閟避難湟中因居西平改姓麴氏宋開寶登科有麴拱今歷陽多此姓望出吳興

稷氏 姬姓后稷之子孫氏馬見之姓苑漢稷嗣君叔孫通支孫亦為稷氏今兖州有此姓

篇氏 周大夫史篇之後

皮氏 風俗通周卿士樊仲皮之後漢有皮尚後漢有諫議大夫皮究北齊有皮汞和唐末有皮日休宋皮仲容登進士第

臣謹按世譜樊皮字仲文此則以名為氏不以字為氏也

輿氏云周大夫伯輿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又莫輿氏改為輿

臣謹按伯輿名也

鼂氏亦作朝亦作鼂姬姓周景王子王子朝之後朝亦作晁一云衛大夫史鼂之後漢有御史大夫鼂錯宋翰林學士鼂迥子宗慤參知政事望出潁川京兆

狐氏姬姓周平王之子王子狐之後以名為氏或言晉唐叔之後世為晉卿蜀有狐篤

臣謹按左傳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姬姓也狐氏也戎國也言戎國狐氏姬姓之女凡姓別婚姻氏別貴賤此言狐姬者明此姬出於王子狐

之後貴族之女故兼氏言之蓋戎國不足貴矣所貴者狐氏則知王子狐之後有居於戎者也

昔氏風俗通周大夫封昔因氏焉漢有昔登為烏傷令唐開元有昔安仁生豐大禮評事汝州人　太氏文王四友太顛之後咸陽有此姓　季騧氏周八士季騧之後晉有祁邑大夫季騧息　季隨氏世本周八士季隨之後宋有季隨逵　閎氏周文王四友閎夭之後漢有廣陵相閎孺　牙氏風俗通云周穆王司徒君牙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臣謹按穆王所以命君牙無因不以名命也

魯人名

展氏 姬姓魯孝公之子公子展之後以名為氏又有輾遲氏改為展氏大姓也梁有畫工展子虔望出河東

臣謹按隱八年無駭卒無駭者展之孫也傳言羽父請氏公命以字為展氏然孝公之子四人惠公公子益師字衆父其後為衆氏公子彄食臧邑其後為臧氏公子展名也古人尚質有名無字者多矣益師有字則以字氏彄有邑則以邑氏展無字邑則以名為氏何必專守王父字之說乎

弓氏魯大夫叔弓之後漢有光祿勲弓祉　賜氏仲尼弟子端木賜之後以王父名為氏　兹氏姬姓魯桓公之孫公孫兹之後今望出會稽

臣謹按公孫兹曰戴伯戴謚也伯長也皆不以為氏而以名為氏則知古人以名行者初不以為惡也以此亦知不以公子字而以公孫名者亦可為氏也

意如氏姬姓魯季孫意如之後　遺氏魯賞宰南遺之後急就章有遺餘人　述氏魯大夫仲述之後見世本　牢氏仲尼弟子琴牢之後以王父名為氏漢中書僕射牢梁石顯前漢儒林傳有牢邱後漢有牢慎

晉人名

鞸氏 姬姓晉大夫郤鞸之後 麗氏 晉匠麗之後 招氏 晉步招之後漢有大鴻臚招猛 居氏 晉大夫先且居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來城侯居般今錢塘多此姓望出勃海信都

臣謹按先且居字霍伯此以名為氏者

曠氏 風俗通師曠之後 萬氏 亦作娩姬姓畢萬之後一云芮伯萬之後孟軻門人萬章漢有萬攀又有吐萬氏改萬氏 盈氏 姬姓晉欒盈之後 虢射氏 晉大夫虢射之後漢桓帝時羽林右監虢射鄧 季嬰氏 世本晉樓季嬰之後 季夙氏 世本潛夫論晉靖侯孫季夙之後 樓季氏 姬姓潛夫論晉穆侯庶子樓季之後 弗忌氏 姬姓晉大夫欒弗忌之後也弗忌者靖侯之元孫也 甥

氏 亦作生晉呂甥之後也即瑕呂飴生亦作陰飴生故又為生氏

大狐氏 姬姓世本晉大夫大狐伯生突生鐃為大狐氏其後大狐容為晉大夫

大戊氏 姬姓晉公子大戊之後也世木大戊教昭為原大夫

嬰氏 嬴姓風俗通云晉大夫趙嬰齊之後

夷吾氏 姬姓晉惠公名夷吾懷公繼之不享其位其後支庶以名為氏也

梁其氏 姬姓晉大夫梁其踁之後英賢傳云魯伯禽庶子梁其之後

瞫氏 狼瞫之後漢書武落鍾離山黑穴有楚氏瞫氏鄭氏相氏

鄭人名

段氏 姬姓鄭武公子共叔段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戰國韓相段規三輔決錄云段氏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去干字漢文帝時段卬為北地都尉成帝時段會為西域都護後漢桓帝世段熲為太尉皆其裔也

臣謹按共叔段者共謚叔字段名也此以名為氏者春秋鄭伯克段于鄢段名也封於京故謂京城太叔亦謂之太叔氏

司氏鄭司臣之後宋朝有司超為防禦使望出頓山

豐氏左傳鄭穆公子豐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望出松陽宋豐稷登進士第元豐登第有豐安常明州人

臣謹按穆公之子皆以王父字為氏公子去疾字子良其後為良氏良霄良止是也公子喜字子罕其後為罕氏罕虎罕魋是也公子騑字子駟其後為駟氏

駟四帶駟四乞是也公子偃字子游其後為游氏游吉游眅是也以至子孔子國子印子然皆然惟公子豐無字其後為豐施豐卷並以名為氏

蘭氏 姬姓鄭穆公裔也穆公名蘭其支庶以王父名為氏漢有太守蘭廣後漢書南匈奴四姓有蘭氏又河南官氏志烏蘭氏改為蘭唐太和登第有蘭承

然氏 姬姓鄭穆公子然之後也然丹仕楚為右尹姓苑云今蒼梧人望出山陽

子然氏 姬姓鄭公子然之後也又為然氏

去疾氏 姬姓世本鄭穆公子去疾之後去疾字子良又有良氏所以別族

吳人名

壽氏 姬姓風俗通吳王壽夢之後吳大夫壽越又有壽於姚漢末兗州牧壽良晉有太僕壽沖南涼有尚書壽悅南史將軍壽寂之望出漢京兆博陵宋登科壽明漢州人

要氏 吳人要離之後漢有河南令要競唐建中朔方大將軍要珍望出魯國

既氏 姬姓風俗通云吳王夫槩之後因避仇改為既氏漢有南安長既良

常壽氏 姬姓吳仲雍之後左傳越大夫常壽過

慶忌氏 姬姓吳公子慶忌之後

衛人名

輒氏 姬姓風俗通衛出公輒之後漢有輒終古

兼氏 風俗通衛公子兼之後也

彊梁氏 世本衛將軍文子生慎子會生彊梁因氏馬秦有左庶子長水校尉彊梁皋

子郢氏 姬姓衛公子郢之後也

臣謹按公子郢字子南已有子南氏復有子郢氏此後之人所以别族也

齊人名

高氏 姜姓齊太公六代孫文公之子公子高之孫傒以王父名為氏裔孫洪後漢渤海太守因居之又有惠公之子公子祁字子高之後亦為高氏鄭有高克高渠彌不得氏又高麗羽真氏改為高氏又是婁氏改為高氏又高獲自高麗歸魏周賜姓獨孤氏

柴氏 姜姓齊文公子高之後高孫傒以王父名為氏十代孫高柴仲尼弟子孫舉又以王父名為柴氏漢有棘蒲侯柴武裔孫守禮五代周太祖無後以守禮子榮為嗣是為世宗

臼季氏 姜姓齊公子臼季之後魯有臼季宣孟

激氏 齊太史激之後漢書淮南王傳有激

章

刁氏 音凋風俗通齊大夫童刁之後戰國時有刁勃漢有刁間齊人以富聞子孫居勃海後漢有侍中刁榮宋有刁湛刁約刁猷可登科

弜氏 音黎蜀有刁逵避難改馬又百濟八姓其三曰弜氏

連氏 左傳齊大夫連稱之後又是連氏改為連望出上黨

法氏 姜姓田氏之裔也齊襄王名法章支孫以名為氏

光氏 狀云田光之後秦末子孫避地以光為氏宋有光垂裕登進士第又有光利賓絳州人

駱氏 姜姓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名為氏吳有駱統東陽人後居會稽曾孫勋又地駱拔氏改為駱氏望出河南會稽宋駱偃駱與京登進士第宣和駱武仲京兆人

望氏 姜姓風俗通齊太公望之後姓苑云今魏興人景祐登科記有望儼

將具氏 姜姓英賢傳齊太公子將具之後見國語

將鉅氏 即將具氏之訛也漢藝文志六國時將具子彰著書五篇漢章帝時中謁者將具彌

楚人名

熊氏　楚鬻熊之後以名為氏望出南昌江陵

臣謹按古之諸侯傳國者為諸侯則稱國支庶非諸侯乃稱氏今楚有國稱王而其君世稱熊氏蠻夷之道也

能氏　姓苑云長廣人狀云楚熊摯之後避難改為能氏能音耐宋醫官能日宣又有能廸登科建州人能將撫州人

鬻氏　芈姓祝融之後周文王師鬻熊受封於楚著鬻熊子鬻拳之後也姓苑云建平有此姓氏

班氏　芈姓楚若敖生鬬伯比伯比生令尹子文為虎所乳謂虎有班文因以為氏秦有班壹避地樓煩生

孺孺生長長生况况生穉穉生彪班固之父也宋雍熙登第有班絢

臣謹按鬭穀於菟因為虎所乳故名穀於菟而字之曰子文其子曰鬭般與班同音不應父曰班而子亦以般名者此以名為氏者

員氏音運亦作鄖芊姓楚伍員之後也伍子胥名員以父伍奢被執而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又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是為王孫氏吳王闔之賜子胥屬鏤以死伍氏以其祖伍參食邑於椒故其後為椒氏又子胥以名員其後亦以名為氏前涼有安夷人員半千金城人員敞大夏人員景唐吏部郎員嘉靜宋登科員安輿員子思並陵井監人員安宇開封人員逢辰華州人

建氏芊姓風俗通楚太子建之後漢元后傳有建居

趙幽王臣建德

渦氏　楚大夫封渦因氏焉三輔決録扶風太守渦尚

冉氏　楚大夫叔山冉之後以名為氏一云高辛之後宗冉宗閔冉夔登進士第望出武陵

染氏　即冉氏石虎將染閔魏郡内黃人篡石趙號魏三年為燕慕容儁所滅

枝氏　楚大夫枝如子躬之後或姓枝如

臣謹按此必晉欒枝或秦大夫公孫枝之後也以名為氏者若枝如子躬其後自為枝如氏矣

到氏　楚屈到之後以名為氏

鈎氏　風俗通楚大夫元鈎之後漢有御史鈎喜

倚相氏　楚左史倚相之後威王時有倚相季文為士官

辛廖氏　楚大夫辛廖之後漢有河間相辛廖通

接輿氏　楚隱者其後因為氏

棄疾氏　楚平王名棄疾後人為氏悼王時棄疾休為左宰卿

射氏　晉大

夫號射之後漢有大鴻臚射咸吳有中書郎射慈善治喪服射食亦切又如字

拳氏 羋姓楚鬻拳之後衛有大夫拳彌

僚氏 姓苑宜僚之後晉大夫僚安魯寺人僚祖

大心氏 羋姓英賢傳楚有大心令尹得臣之子因氏焉楚懷王時大心子成為黃邑大夫

楚季氏 羋姓世本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陳大夫有楚季融

無庸氏 羋姓姓氏英賢傳楚熊渠生無庸因氏焉又無庸先生學仙道

季融氏 羋姓世本楚闕康生季融子孫氏焉

翠氏 羋姓急就章有翠鶩其先楚景翠之後因避難以祖名為氏

子建氏 羋姓楚太子建之後也頃襄王時有子建叔子為大夫

子午氏 羋姓楚公子午之後也齊有大夫子午明

圍龜氏 羋姓楚闕圍龜之後

越椒氏 羋姓楚大夫闕越椒之後也

嬰齊氏 羋姓楚穆王之子公子嬰齊之後也嬰齊字子重為令尹

黑肱氏 羋姓楚共王之子公子黑

肱之後也黑肱字子晳　巫臣氏羋姓楚屈蕩之子屈申也亦曰申公巫臣奔晉　鮮虞氏楚申鮮虞之後也本齊人

㚖人名

羿氏有窮后羿簒㚖后相之位羿本國在濮州衛南東十五里故鉏城是也後遷窮石　悅氏亦作說傅說之後以名為氏後燕録左僕射悅綰生壽南燕尚書綰昌黎人又有鮮卑人清泉侯悅真亦其族也望出昌黎　奚氏㚖車正奚仲之後漢功臣表魯侯奚涓成陽侯奚意傳封三代又譚奚氏改為奚氏望出譙國宋登科奚熙知常徽州人

臣謹按奚仲封於薛薛任姓也

宋人名

衍氏子姓宋微仲衍之後見風俗通**微氏**子姓宋微仲之後左傳魯大夫微虎**微生氏**猶今人曰某生也微生畝魯武城人又微生高或云即尾生也**幾氏**風俗通宋大夫仲幾之後以王父字為氏

臣謹按幾氏子姓仲幾字子然此以名為氏者

仇氏宋大夫仇牧之後王莽時有仇延唐宦者仇士良宋朝仇靄登進士第又有仇著仇伯玉並開封人又有仇悆待制望出南陽**求氏**姓苑云本仇氏避難改焉後漢有求仲宋朝登科求利忠越州人**獲氏**風俗通宋大夫猛獲之後**季老氏**子姓宋華氏有華季老子孫氏焉見世本**子蕩氏**亦作蕩氏子姓宋桓公之子公子蕩之後也**鐸遏氏**宋襄公下大夫鐸遏章左傳晉上軍尉鐸遏寇**督**

氏子姓宋大夫華父督之後晉有督戎欒盈之臣漢有督瓚見風俗通又五原太守督瓊隋有督君謨善射又後漢書巴郡蠻酋有督氏與羅朴鄂度夕龔為七姓望出巴郡

目夷氏子姓宋公子目夷之後也目夷字子魚又有魚氏魚孫氏皆所以別族

祝其氏子姓風俗通宋戴公之子公子祝其為大司寇因氏馬漢有清河郡尉祝其承先

耦氏子姓風俗通云宋鄉華耦之後漢有侍中耦嘉又姓苑云今廣平有耦氏

泥氏世本云宋大夫甲泥之後

諸國人名

庶其氏邾大夫庶其之後

茅夷氏邾大夫茅夷鴻之後

噲氏音快姬姓燕王噲之後孝子傳有噲參鶴銜珠與之又有璯氏同音漢有璯錢

搖氏姒姓越王句踐裔孫東越王搖之後以王父名

為氏漢功臣表有海陽侯搖毋餘舊為會稽望族今居餘杭

由氏 亦為由余氏西戎由余相秦子孫氏馬楚王孫由于亦為由氏急就章有由廣國風俗通漢長沙太守由彰

余氏 風俗通云由余之後世居歙州為新安大族望出下邳吳興

臣謹按余氏隗姓國語潞洛泉余滿皆赤翟隗姓

孫陽氏 嬴姓英賢傳曰秦穆公子有孫陽伯樂善相馬漢有侍御史孫陽放

偃師氏 媯姓陳太于偃師之後

卿氏 風俗通虞卿之後戰國有卿秦為魏將或云項羽將卿子冠軍宋義之後宋朝卿尚學究出身望出渤海

無婁氏 嬴姓莒公子無婁之後無亦作務又無婁先生著書姓纂云今琅邪有此姓

苴氏 子餘功司馬穰苴之後望出平陵漢書貨殖傳有平陵苴氏

離氏 風俗通離婁孟子門

人漢有中庶子離常之後燕有離班

名字未辨

綸氏 魏志云公孫敖大臣有綸直綸魚 **鱗氏** 左傳宋大夫鱗矔鱗朱 **渾氏** 左傳鄭大夫渾罕衛渾良夫又官氏志吐谷渾氏改為渾又唐表渾氏出自匈奴渾邪王隨拓跋氏徙河南因以為氏自迴貴至瑊世襲皐蘭州都督府 **禆氏** 鄭大夫禆諶禆竈姓苑云今宣州有禆氏 **開氏** 姬姓衛公子開方之後漢有開章望出隴西 **狼氏** 左傳晉大夫狼瞫齊有狼蘧疏又河南官氏志叱奴氏改為狼 **名氏** 楚大夫彭名之後也 **顛氏** 晉大夫顛頡之後或言周亂臣太顛之後也 **麻氏** 風俗通齊大夫麻嬰之後漢有麻光為御史大夫又有麻達注論語唐麻嗣宗賜姓李望出上谷宋祥符登科有麻温其元豐有麻

中孚懷州人皇祐有麻元伯開封人

柯氏 姓苑云吳公子柯盧之後望出錢唐及齊郡宋沈季文傳有錢唐富人柯隆齊書南兖州典籤柯益孫齊郡人唐朝尚書郎柯穎又河南官氏志柯拔氏改為柯氏

瑕氏 周大夫瑕禽晉有瑕嘉漢有廷尉瑕更又有瑕蒼

儋氏 周大夫儋翩之後吳志有九真太守儋萌或云儋耳國人

舟氏 晉大夫舟之僑之後宋端拱登科有舟宗閔

攸氏 北燕有尚書攸邁

祁氏 周司馬祁父之後左傳祁瞞干命晉有祁嘉聞窓外人招隱者

干氏 宋大夫干犨之後陳有干徵師漢有蜀郡尉干猷吳有軍師干吉晉有將軍干瓚望出滎陽潁川

禽氏 魯大夫禽鄭者管于奚之子也墨翟弟子有禽滑釐高士傳有禽慶孝子傳有禽賢望出魯國

琴氏 家語仲尼弟子琴牢字子開一名張衛人列仙傳琴高趙人得水仙嘗於漢上乘赤鯉望出天水

萇氏 左傳周大夫萇弘之後唐大歷有奉天尉

萇總望出魏郡東平

黔氏　禮記齊有黔敖又有黔婁先生隱者

易氏　齊大夫易牙之後魏有雍州刺史易愷魏郡人晉陵令易雄長沙人前京有將軍易揵望出太原濟陽今江東多此姓宋易準易林易東登科

苢氏　魯大夫苢夷之後也

弘氏　風俗通衛大夫弘演之後漢有宦者弘恭為中書令吳孫權姊夫弘咨

臼氏　左傳華氏家臣臼任

冶氏　衛有冶廑魯有冶區夫

苟氏　國語云黃帝之後有苟賓苟參武言以河内多苟杞因以為氏又若干氏改為苟氏宋朝登科有苟郎顏苟鐸並滁州人又有苟敍易州人苟全夔州人

梓氏　魯大夫梓慎之後也

倚氏　楚左史倚相之後也

尾氏　魯有尾生或云即微生高

汝氏　尚書有汝鳩汝方左傳晉大夫汝寬汝齊漢有長水校尉汝隨後漢孝子傳有汝郁潁州人宋朝汝孝恭登進士第又有汝孝除汝日休並普州人望出渤海

伍氏　芊姓楚大夫伍參之後也伍子胥奔

吳其子又為王孫氏適齊漢有伍被楚人望出安定武陵又有五氏本伍氏避仇改為五蜀有五梁晉有始興太守五裔

禮氏 衛大夫禮孔禮至漢有新市長禮賢後漢禮震受尚書於歐陽歙平原人也

免氏 音勉一音問姬姓左傳衛有免餘衛公孫也漢有免乙為上郡太守

蹇氏 秦有蹇叔或云西乞術白乙丙皆蹇叔子風俗通漢有蹇蘭為交趾刺史後漢小黃門蹇石望出山陽襄陽宋朝登科蹇序臣蹇逢辰成都人蹇士堯彭州人蹇綬懷安軍人

散氏 文王四友有散宜生今江都有此姓

繞氏 秦大夫繞朝之後也

肆氏 風俗通宋大夫肆臣之後姓苑有漁陽太守肆敏

具氏 晉大夫具丙之後漢有中山太守具瑗後漢宦者中常侍具瑗

闞氏 齊卿闞止之後也宋尚書郎闞洞開封人又有闞洙登第興國軍人望出會稽天水

洩氏 亦作泄左傳鄭大夫洩駕陳大夫洩冶

捷氏 曹姓風俗通云邾公子捷菑之後漢

藝文志有捷子二篇六國時人

賔氏 左傳齊大夫賔須無周賔起為王子朝傅望出梁國

恩氏 風俗通云陳大夫成仲不恩之後前燕錄有東庠祭酒恩茂

肩吾氏 莊子肩吾古賢者晉袁宏集有東海太守肩吾氏

徐吾氏 左傳鄭大夫徐吾犯之後

鍾吾氏 左傳鍾吾子之後漢尉氏令鍾吾蒼

由吾氏 姓纂云由余之後仕吳子孫入越因號由吾氏北齊有諫議大夫由吾道榮琅邪人

叔山氏 左傳叔山冉之後莊子魯有叔山無趾

叔先氏 後漢書犍為叔先雄

叔達氏 八凱叔達之後公羊有叔達段為景王大夫

叔夜氏 周八士叔夜之後也楚康王時有叔夜子莊見國語

叔服氏 周內史叔服之後也晉武公大夫有叔服子要

方叔氏 鼓方叔之後也見世本漢功臣新壽侯方叔無咎

陶叔氏 姓纂云周司徒陶叔之後也晉有陶叔真為原大夫文公時陶叔狐漢有陶叔

巻為青州刺史今平原有此姓申鮮氏齊有申鮮虞漢有申霸者申鮮洫申章氏漢有長沙王太傅申章昌子師氏左傳鄭有子師僕漢有北平太守子師盈富父氏魯富父終生之後魯又有大夫富父槐仲熊氏芊姓潛夫論云楚公族有仲熊氏仲顔氏左傳魯有仲顔莊叔齊臨淄大夫仲顔據原仲氏陳大夫原仲之後楚悼王時原仲蔑慶父氏世本楚大夫慶父之後又慶父籍為楚王工正安國氏漢武帝使安國少季使南越見姓氏英賢傳仲長氏見纂要文仲行氏左傳秦三良仲行之後世本宋有仲行寅晉大夫有仲行氏榮叔氏周大夫榮叔之後韓有大夫榮叔遥墨台氏子姓宋成公子墨台之後漢書有墨台愔墨氏姓纂云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為墨氏望出梁郡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台氏亦作怡本墨台氏避事改

馬後魏遼西郡守寬元孫峯後周樂陵公峯子昂長沙公昂弟光安平侯

立如氏 魯賢人立如子著書見風俗通

郈意氏 齊大夫郈意玆之後

舒堅氏 潛夫論楚公族有舒堅丈叔為大夫

以次為氏 親附

孟氏 姬姓魯桓公子慶父之後也慶父曰共仲本仲氏亦曰仲孫氏為閔公之故諱弑君之罪更為孟氏亦曰孟孫氏又衛有公孟縶之後亦曰孟氏齊有孟軻字子車秦有孟說齊有仲孫湫韓子有仲孫章

仲氏 高辛氏才子八元仲堪仲熊之後又仲虺為湯左相其後並為仲氏又魯公子慶父曰共仲亦為仲氏亦為仲孫氏慶父有弑君之罪更為孟氏又公子譜云宋莊公子仲之後亦稱仲氏衛人仲由為孔子弟子漢有廷尉仲定少府監仲景唐司門員外郎仲子陵仲都人宋朝登科仲伯達曹州人仲楫隨州人紹興仲安常為

郡守

种氏 本仲氏或言仲山甫之後因避難改為种宋种放自處士召拜司諫長安人望出河南

叔氏 姬姓魯桓公之子叔牙之後叔牙與慶父同母慶父弒閔公叔牙有罪飲酖而死遂立公孫茲為叔氏亦曰叔孫氏亦曰叔仲氏又魯文公之子叔肸後世亦為叔氏或言八凱叔達之後及晉叔向之後亦為叔氏東觀漢記光武時壯武將軍叔壽

季氏 姬姓魯桓公季子友之後也亦曰季孫氏一曰陸終氏之子季連之後漢功臣表戚圉侯季必傳封四代望出壽昌魯國

臣謹按世譜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以王父字為氏行父是季友之孫故為季氏又為季孫氏也然季氏自行父至季孫彊並稱季孫氏

以傳家故也如季公烏季公亥之類凡支庶並稱季氏以别

伯氏晉大夫荀林父之後林父為中行伯孫伯黶以王父字為氏伯黶為正卿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又為籍氏孔子弟子伯虔字子析或言嬴姓伯益之後漢有并州刺史伯柳又有伯至

丁氏姜姓齊太公生丁公伋支孫以丁為氏漢有丁固功臣表陽都侯丁復宣曲侯丁義並傳封四代樂成侯丁禮傳封七代

臣謹按謚法雖始有周周自文王以後世世稱謚是時諸侯猶未能徧及晉魯大國也魯再世伯禽稱魯公晉再世燮父稱晉侯曹蔡皆四世未稱謚齊再世

伋稱丁公三世得稱乙公四世慈母稱癸公五世哀公不辰而後稱謚則知所謂丁公者長第之次也

癸氏 姜姓齊癸公之後見姓苑

祖氏 子姓商王祖甲祖乙祖丁支庶因氏焉商有祖伊漢有祖沂始家涿郡今建州有此姓祖秀實屢作監司祖日新宋宣和登科

臣謹按祖者子孫所稱其先也支庶以是為氏不獨祖乙也祖辛祖丁祖庚祖甲之子孫往往皆稱祖氏

舅氏 晉大夫舅犯之後也姫姓狐氏晉惠公文公皆狐氏甥故以犯為舅因以為氏

咎氏 即舅氏舅犯左傳亦作咎犯成湯司空又有咎單氏

古氏 風俗通云古公亶父之後因氏焉言古公者猶言先公也

晉平公時有舟人古乘漢有孝子古初蜀志廣漢功曹古牧後魏尚書令古弼今望出新平河内又吐奚氏改為古氏宋端拱登科古成之有古葦梅川人古亶懷安軍人

禰氏 後父廟為禰此從父而別氏也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人

稚氏 子姓商後見史記

次氏 姓纂云次非荆之勇者見呂氏春秋亦作佽漢功臣表有睟侯次公

孺氏 魯有孺悲欲見孔子

太叔氏 姬姓衞文公之子太叔虞之後也漢有尚書太叔雄

太伯氏 姬姓周古公之長子讓國季歷為周之太伯故以為氏

叔仲氏 魯姬姓公子牙之後也公孫玆生得臣彭生得臣為叔孫氏彭生為叔仲氏史記叔仲會魯人仲尼弟子

中叔氏 中叔圍之後晉有中叔無忌漢光武時侍御史中叔倏

仲叔氏 左傳仲叔于奚衞大夫其後有仲叔圍

第五氏 媯姓齊諸田之後田氏大族漢初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

第二氏 其先齊諸

田漢武帝徙之諸陵以門秩次第田廣之孫田登為第二氏

第八氏 出陳留風俗通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田英為第八門因氏焉王莽時有講學大夫第八矯

太士氏 漢建安太守太士靈秀永嘉松楊有太士氏

主父氏 嬴姓趙武靈王號主父支孫因以為氏漢齊相主父偃齊郡臨淄人宋登科主父詰開封人

主氏 嬴姓即主父氏也或單言主氏姓纂云今同州有此姓

南伯氏 莊子有南伯子綦南伯子綦並古之賢人也

南公氏 戰國時有南公子著書三十一篇言五行陰陽事蓋衛南公子之後

大季氏 姬姓鄭穆公之子有二子孔此大子孔謂之大季氏即公子志之後也

以族為氏

因氏 遂人之四族也

頒氏 音邠遂人之族也

飢氏 商人之七族也

錡氏 商人之七族漢

書洛陽錡華後有荆州刺史錡嵩

條氏　左傳商人七族有條氏冉閔司空條攸姓苑云安定人姓纂云今宛句有此姓宛句曹州也

昭氏　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戰國時楚有昭奚卹為上柱國

繁氏　音婆左傳商人七族有繁氏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望出潁川上黨

嗣氏　風俗通云衛嗣君之後

左氏　姜姓齊公族有左右公子因以為氏楚有左史倚相左史老者以為左史官故亦為左氏望出濟陽

景氏　芈姓楚公族也漢初徙山東豪族於關中今好時華陽諸景是也楚有景差漢有景風宋景大方景泰登進士科望出晉陽又有景淵徽州人景光京兆人並登科

臣謹按所著春秋傳即倚相之後世為楚左史官非左邱明明居左邱為左邱氏非左氏也又按景謚也

楚未之閒疑齊景公之後盛繁此為姜姓之族與

賞氏 職尚反姓苑云賞氏吳中八族也晉有賞慶

索氏 桑國切商人七族索氏之後唐索元禮宋索湘索周臣索遂並登科望出敦煌汝南

陘氏 魯公孫有陘氏之後也

黨氏 公族見釋例周世族譜

掌氏 魯大夫黨氏之後以音掌故從音文揚雄與劉向歆書云林閭妻蜀郡掌氏晉有掌同前梁有遂興侯掌據宋有直秘閣掌禹錫又有掌奏掌天鈞密州人掌世衛許州人並登科望出琅邪敦煌

長勺氏 左傳商人六族有長勺氏

尾勺氏 左傳商人六族有尾勺氏

趙陽氏 姬姓潛夫論衛公侯有趙陽氏

曾陽氏 潛夫論羋姓楚公族有曾陽氏

終葵氏 左傳商人七族有終葵氏

工婁氏 左傳遂國有工婁氏齊大夫有工婁濟

傅餘氏 姓氏英賢傳云傅說為相子孫留傳巖者號傅

餘氏晉傳餘頎撰複姓録

臣謹按餘者餘子之族也世本於韓餘已言之矣

餘氏　晉餘頎著複姓録自云本出傅氏前燕録有餘元餘和餘嚴崇舊云鮮卑種類戭既出傅氏無因出鮮卑

韓餘子　世本韓宣子餘子之後因氏焉

褐餘氏　潛夫論曲沃桓叔之後也

臣疑褐冠子之後也桓叔之後何以言褐

梁餘氏　晉下軍御梁餘子養之後本衛人

須遂氏　遂國有須遂氏

列宗氏　潛夫論楚公族列宗氏芈姓

運奄氏　史記秦嬴有運奄氏

脩魚氏　史記秦嬴有脩魚氏

五王氏　嬀姓風俗通齊自威宣湣襄至王建五王因以為氏

小王氏　衛大夫小王桃甲之後也

屈南氏

芊姓楚屈全之後裔孫仕後魏時重複姓以自南來乃加南或作男

續祁氏 姬姓晉陽叔之後與士氏同族祈奚舉子祁午自代父子相續為政因氏焉

羌憲氏 姬姓衛公族羌子孫憲為羌憲氏

會庌氏 音雅姓纂云衛靈公子虺生寵為會庌氏

樂利氏 姓纂云齊胡公支子為樂利氏

幹獻氏 世本宋司徒華定為幹獻氏

伊秩氏 伊尹之孫又為伊秩氏

夷屬大姓

党氏 党去聲今人呼為上聲本出西羌姚秦有將軍党耐虎自云夏后氏之後世為羌豪又有吳平男党娥子孫居同州宋党進節度使党祺淳化登第慶歷登科有党御經延州人

朴氏 亦作樸普木切後漢書巴郡蠻酋七姓羅朴督鄂度夕龔

釋氏 悉達太子成道姓釋

赫氏 風俗通云赫胥氏之後也

塞

氏 入聲天竺國人之姓即釋種也 宜氏 隨西南夷有宜繒宜林左傳陳大夫宜咎 傍氏 平聲西羌姓也唐初有傍企本北地羌豪為薛舉將來降後叛伏誅 單氏 音丹本可丹氏改為單氏又阿單氏改為單氏又渴單氏亦改為單氏 雕氏 漢功臣有臧馬侯雕延年匈奴降王 口氏 羌姓也今同州有此姓 欽氏 姚秦録有將軍欽憲欽方欽岐並南安人皆羌族也 異氏 姓纂云今温州白水蠻有此姓 騶氏 閩越王無諸之後 紙氏 官氏志云渴侯氏改為紙氏 緩氏 官氏志和稽氏改為緩氏 識氏 後魏官氏志侯識氏改為識氏 論氏 去聲吐蕃大姓禄東贊生論欽陵欽陵生贊婆生弓仁唐左衛大將軍生倄偺任惟真惟明惟賢惟明檢校工部尚書鄜坊節度惟賢右羽林大將軍宋論九齡登科華州人 副氏 河南官氏志副呂氏改為副氏 沓氏 官氏志沓盧氏改為沓氏 蔞氏 音蘆官氏志云

那蔞氏改為蔞氏

郃氏 官氏志大莫于氏改為郃氏

徐盧氏 漢景帝匈奴徐盧庸來降

源氏 出自代北後魏聖武皇帝詰汾長子疋孤七世孫禿髮傉檀據南涼生賀降後魏太武見之曰與卿同源可改為源氏位太尉隴西王生懷侍中馮翊公生子邕子恭宋建隆登第有源獲景祐有源永勵

茹氏 音如官氏志蠕蠕入中國為茹氏又普陋茹氏改為茹氏望出河內宋尚書郎茹孝標慶歷登科茹約越州人元豐茹平仲汝州人

乜氏 彌也切蕃姓也今秦隴多此姓望出晉昌趙郡

以官為氏

雲氏 縉雲氏之後也黃帝時官名以雲紀者為縉雲氏又連宥氏改為雲氏代姓也望出琅邪河南宋大觀中雲景祥登第太原人

五鳩氏 少昊氏官名因氏焉趙有將軍五鳩盧

爽鳩氏 左傳少昊

氏官名國于齊土因氏馬

桑扈氏金天氏以鳥名官故有九扈之官桑扈者九扈之一也

烏氏姬姓黃帝之後少昊氏以鳥鳥名官以世功命氏齊有烏餘烏枝鳴莒有烏存秦有烏獲唐表言烏餘之裔世居北方號烏洛侯後徙張掖又烏石蘭改為烏氏

史氏周太史史佚之後以官為氏漢有史恭其女弟為戾太子良娣生史皇孫進進生宣帝恭三子高曾元高侍中大司馬車騎將軍樂陵安侯生術丹術樂陵嚴侯生崇假丹左將軍武陽頃侯生邯邯武陽煬侯生獲高曾孫岑嗣樂陵侯曾侍中中郎將將陵哀侯元侍中中郎將平臺康侯生恁平臺戴侯生習又有阿史那氏改為史氏

臣謹按史之為氏者非獨佚也周有史佚史興晉有史蘇史黯史趙史鼂史墨楚有史狎史皇衞有史鰌

史狗史朝齊有史嚚凡此之類並以史為氏而未得世系者又有太史氏內史氏左史氏右史氏皆主於史不容無別

南史氏 齊有南史氏其後子孫氏焉

內史氏 風俗通周內史叔興之後也周又有內史過

青史氏 英賢傳晉太史董狐之子受封青史之田因氏焉漢書藝文志青史子著書

太史氏 齊太史子餘之後

王史氏 風俗通周先王太史虢王史氏英賢傳周共王生圉圉曾孫滿生簡簡生業業生宰世傳史職因氏焉漢清河太守王史豢生音音生新豐令藝文志有王史氏後漢侍中王史元庠晉亦有王史氏

侯史氏 風俗通董狐為晉侯史官因氏焉

祝史氏 衛有祝史揮因氏焉姓纂云今

下邳有此姓

左史氏 古者左史記言楚有左史倚相左史老其後也

右史氏 古者右史記事周有右史武見宋衰世本

終古氏 風俗通終古桀內史也因氏焉

監氏 音鑑風俗通衛康叔為連屬之監其後以為氏宋朝監由舉進士

士氏 陶唐之苗裔歷虞夏商周至成王遷之杜為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故為士氏其子孫居隨及范故又為隨氏范氏有三族馬伊祁姓隰叔生士蔿字子輿故亦謂之士輿此為士氏又有士季氏亦為士氏後漢末有交趾太守士燮宋朝有尚書郎士建中

籍氏 出於伯氏晉大夫荀林父為中行伯孫伯黶以王父字為伯氏司晉之典籍故亦謂之籍氏以官為氏也昭二十五年傳曰王曰叔氏而忘之乎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或言晉文侯仇弟陽叔伯黶晉為三家所滅籍氏播遷于宋漢有偉臣籍孺又諫議大夫籍裡石趙有侍中籍羆唐太常博士籍知

魏亦其後也今望出廣平

席氏 本籍氏晉大夫籍談之後談十三世孫避項羽諱改為席氏漢初徙關東豪傑席氏於安定臨涇宋紹興參政席益河南人也

師氏 風俗通師樂人瞽者之稱晉有師曠魯有師乙鄭有師悝師觸師蠲師成也宋師顏為翰林學士建隆登科有師庾師先並眉州也師晞孟汝州人望出琅邪平原太原

帥氏 音率亦作率狀云本姓師氏避晉景帝諱改為帥氏宋有率汀

中英氏 虞舜有五英樂有掌中英者因以為氏

樂正氏 周禮樂正因官氏焉孟子魯有樂正子春曾子弟子

太祝氏 見姓苑

庾氏 堯時掌庾大夫以官命氏至春秋時周有大夫庾皮皮子過邑于緱氏衛有庾公差望出潁川新野千乘齊郡

褚師氏 宋共公子子石為褚師因氏焉又有褚師子服衛有大夫褚師圃亦為褚氏

褚氏 即褚師氏漢梁相褚大元成間有褚先生少孫並以儒學稱焉

臣謹按褚氏即褚師氏後世略去師遂為褚氏然衛亦有褚師氏不獨宋也

錢氏 顓帝曾孫陸終生彭祖裔孫孚周錢府上士因官命氏馬戰國時有隱士錢丹秦有御史大夫錢産子孫居下邳漢哀平間錢遜為廣陵太守避王莽亂徙居烏程遜子殷東晉有青州刺史錢端歷陽太守錢鳳宋有太史令錢樂之五代時有錢鏐據吳越宋贈武穆王望出彭城吳興

山氏 周山師掌山林之官以官為氏風俗通云烈山氏之後左傳晉大夫山祈漢有武都太守山昱又吐難氏後魏改為山氏宋朝登科山說

司馬氏 重黎之後唐虞夏商代掌天地周宣王時裔孫程伯休父為司馬克平徐方錫以官族為司馬氏其後世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劍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論伐蜀

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靳孫昌為秦鐵官昌生漢市長無澤無澤生五大夫喜喜生太史公談談生中書令遷

臣謹按晉有司馬郤司馬彌牟司馬寅齊有司馬竈楚有司馬子魚司馬督宋有司馬彊陳有司馬桓子是皆以司馬為氏不獨程伯休父也

司寇氏世本云衛靈公之子公子郢之後也郢之子孫為衛司寇以官為氏司寇亥即其裔也風俗通云蘇忿生為周武王司寇其後氏馬禮記司寇惠子魯大夫

寇氏周有蘇忿生為司寇子孫以官氏馬一云衛康叔為周司寇支孫以官為氏秦滅衛君角家于上谷寇恂其八世孫也又後魏改口引氏為寇氏

臣謹按司寇氏或略去司然蘇忿生之後為蘇氏此

以司寇氏者未必忿生之裔

司徒氏　帝王世紀曰舜為堯司徒支孫氏焉衛有司徒瞞成宋有司徒邊卬陳有司徒公子招其後皆為司徒氏漢有安平相司徒肅中謁者司徒癸宋元祐登科有司徒公緯恩州人

司空氏　禹為堯司空支孫氏焉堯後有隰叔孫士蔿為晉司空亦因氏焉晉大夫胥臣號司空季子又有司空靖司空督惟晉官備司空餘國無之言司空氏者系出於晉宋太平登科有司空舜賓紹聖有司空宗韓洛州人

司城氏　宋以武公名司空故改為司城公子蕩為司城其後曰蕩氏世為司城因氏焉又陳亦有司城氏哀公之子公子勝為之也

司功氏　世本云晉大夫司功景子士丐弟他因官氏焉

臣謹按世本世系多與經典異同如春秋世系有士

丐而無景子亦無弟他

司鴻氏風俗通古有司鴻荀著書漢中大夫司鴻儀司褐氏古今人表有司褐拘又有司褐扶楚靈王大夫見韓子司工氏周宣王時司工錡因官氏焉公正氏周官正其後氏焉宋建中朝邑令公正範吳人宗正氏狀稱本劉氏楚元王交之孫劉德為宗正支孫氏焉裔孫宗正珍孫唐有殿中少監宗正辯齊陰人宗氏又為宗伯氏周大夫宗伯之後以官命氏齊有宗樓衛有宗魯又宗伯氏漢平帝時有少府宗伯鳳唐表云宗氏子姓宋襄公母弟敖仕晉孫伯宗為三郤所殺子州犂奔楚少子連家於南陽以王父字為氏

臣謹按宗伯掌禮之官然伯夷秩宗其來久矣則宗

氏不必因周宗伯而後命氏

符氏 姬姓魯頃公為楚所滅頃公之孫公雅為秦符節令因以為氏後漢有符融宋符彥卿以戚里封魏王望出琅邪

軍氏 冠軍侯之後因以為氏

偏氏 古偏將軍之後急就章漢有偏呂張

調氏 周禮調人之後因官為氏

衡氏 風俗通伊尹為湯阿衡子孫以衡為氏一云魯公子衡之後以王父字為氏漢有衡咸衡驃卿又袁氏改為衡氏

阿氏 風俗通伊尹為阿衡支孫以官為氏又河南官氏志阿伏氏及阿賀氏並改為阿

環氏 楚有環列之尹子孫因氏焉楚有環泉漢有河東太守環餘隗囂將環安晉有環濟撰要略宋有環中環申登科並淮陽人

箴氏 姓苑楚大夫箴尹克黃之後也主箴規之官子孫以官為氏又有箴尹宜咎本陳人

淩氏 姬姓衛康叔支子為周淩人子孫以官為氏吳志有淩統晉有

凌嵩望出渤海

酒氏 周官酒正因官命氏

委氏 周禮有委人掌委積其後氏焉漢太原太守委進

柱氏 柱下史官之後古有柱厲叔

豎氏 閽寺之官賤者為之晉有豎頭須齊有豎刁鄭有豎拊

宰氏 姬姓周卿士宰周公之後又有宰孔者皆周太宰以官為氏仲尼弟子宰予漢有司空掾宰直今望出西河宋登科宰需揚州人

宰氏 范蠡傳云范蠡師計然姓宰氏字文子葵邱濮上人

保氏 周禮保章氏因官為氏呂氏春秋楚有保申

度氏 古掌度之官因以命氏西京雜記漢成帝時侍郎度安世居山陽胡陸後漢荊州刺史古鄉侯度尚撰曹娥碑子禮

庫氏 漢文時有倉氏庫氏為吏之久故子孫以為氏後漢竇融傳有輔義侯庫鈞又河南官氏志庫傉官氏改為庫氏望出河南魯國

御氏 周禮有御人之職其後為氏左傳有御叔漢書有御長倩者丞相公孫弘故人也

訓氏 周禮有訓方氏以官

為氏

憲氏 姓纂云周之憲官司冠之屬也急就章有憲義渠

諫氏 周禮有司諫氏因以為氏漢有持書御史諫忠見風俗通望出歙郡

校氏 周官校人之後唐天寶有校傑河南士曹

候氏 周禮候人氏子孫因氏焉

漏氏 古掌漏之官因以為氏今吳興有此姓

節氏 姓纂周禮掌節上士子孫以官為氏

畜氏 嬴姓自云秦非子之後也非子為周孝王主馬畜牧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邑之秦號秦嬴支庶以畜為氏姓苑云今天水有畜氏

鄐氏 即畜氏漢東海太守鄐熙因官居焉

僕氏 周禮僕人之後漢時匈奴降者僕朋封煇渠侯生電雷屬國都尉又河南官氏志僕蘭氏改為僕氏今吳興有此姓望出河南

粟氏 漢有治粟都尉因以為氏魏志表紹魏郡太守粟舉今嶺南多此姓宋登科粟彭年定州人

謁氏 風俗通云古有謁者官因以為氏漢有汝南太守謁瑣又張湯小吏謁居

閽氏 姓纂云周之閽人守

王宮者所以止扇謂之閽因以為氏急就章有閽并許漢有閽并孺者太守田延年使部汾北後至廣陵相有治名唐有潭州橋口鎮副閭輔奴自云其望出河北

職氏 周禮職方氏之後也

畱氏 風俗通云古畱夫子孫因氏焉

太師氏 商有太師摯周有太師疵

大羅氏 周禮羅氏掌羅烏獸秦有將軍大羅弘

牧師氏 漢依周禮置牧師令主養馬因氏焉

馬師氏 姬姓鄭穆公之孫公孫鉏為馬師氏因以為氏子羽之孫羽頡為馬師亦氏焉列仙傳有馬師皇

少師氏 英賢傳魯有少師彊又有少師慶

少正氏 韓詩內傳魯大夫有少正卯仲尼誅之

宰父氏 仲尼弟子有宰夫黑

行人氏 周禮大行人也又有行氏即行人氏左傳陳行人之儀衛有行人燭過

王人氏 風俗通王人子突之後因氏焉漢有安平太守王人宰公

徒人氏 左傳齊有徒人費國語齊有徒人回

左人氏

仲尼弟子左人郢見史記

廚人氏 周禮廚人因官為氏宋有廚人濮見釋例

雍人氏 周禮雍人以官為氏魯雍人高雍人檀並見左傳

封人氏 守封畿之官其後為氏左傳晉有蕭封人漢有司空掾封人嬰

寺人氏 掌府寺之官宋寺人惠牆之後

太傅氏 漢太子太傅疎廣曾孫彥則避王莽亂於太原因氏焉

中行氏 晉公族隰叔之後也荀林父將中行故曰中行氏漢文時有宦者中行說

中壘氏 風俗通劉向為中壘校尉支孫氏焉

王官氏 晉有王官無地楚有王官子羽為沄邑大夫

并官氏 白襃魯先賢傳孔子娶宋之并官氏

左尹氏 楚左尹郤宛之後宛字子惡穀梁有左尹子息

右尹氏 楚公子辛為右尹子孫氏焉

門尹氏 宋門尹般之後宋又有門尹沮渠

箴尹氏 芊姓楚箴尹克黃之後也楚又有箴尹宜咎本陳人

工尹氏 楚工尹壽之後也楚又有

工尹齊工尹餘工尹赤工尹麇並見左傳禮記又有楚工尹商陽則工尹氏盛於楚矣由其世官故也

廄尹氏 芊姓姓纂云楚大夫廄尹肰之後

臣謹按廄尹即宮廄尹也鬬氏世為之

連尹氏 芊姓楚屈氏之後也連尹襄老

沈尹氏 沈邑之尹官也沈姓沈尹之後世為之

陵尹氏 楚大夫陵尹喜陵尹招之後

季尹氏 楚有季尹肰齊有季尹明

芊尹氏 楚有大夫芊尹申無宇之後

監尹氏 楚大夫監尹亹之後也

樂尹氏 楚昭王以鍾建為樂尹

監尹氏 楚監尹大心之後也

清尹氏 楚大夫清尹弗忌之後也又楚有大夫清尹午子叔

占尹氏 齊有占尹德又有占尹應堅

將匠氏 風俗通漢官有將匠少府因官為氏吳中散大夫將匠或

曲陽令將匠熙晉侍御史將匠進梁太末令將匠道李

正令氏周禮太僕掌貳車正令因氏焉

趣馬氏英賢傳曰周趣馬蹶之後也後漢南陽功曹趣馬恩

尚方氏傳餘頗複姓錄有尚方氏

將軍氏世本衛靈公子昭生子郢生文子才芳為將軍氏

臣謹按世譜子郢者靈公之子未聞有子昭

下軍氏左傳晉欒黶為下軍大夫支孫因氏焉

右行氏晉屠擊將右行因氏焉晉右行賈華右行辛為司空漢有御史中丞右行綽

右宰氏左傳衛大夫右宰穀

右師氏世本宋莊公至公子申世為右師氏漢有中郎將右師譚後漢有博士右師細君

亞飯氏商末賢人亞飯干之後也

三飯氏三飯繚之後也

四飯氏四飯缺之後也

理氏咎繇為堯理官子孫遂為理氏商末

有理徵改姓李望出河西

里氏

本理氏春秋改馬晉有里克魯有里革鄭有里析後居相城者又為相里氏

相里氏

咎繇之後為理氏商末理徵孫仲師遭難去王為里至晉大夫里克為惠公所戮克妻司城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因為相里氏季連元孫勤見莊子韓子云相里子古賢人也著書七篇漢有河隄謁者相里平又持書御史相里虎濟陰太守相里祉始居西河前趙錄偏將軍相里覽梁有相里係孫本曾仕為東平王侍郎大通二年歸化

李氏

嬴姓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字庭堅為堯大理因官命族為理氏夏商之季有理徵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利貞十一代孫老君名耳字伯陽以其聃耳故又號為老聃居苦縣賴鄉曲仁里或言聃六世祖碩宗周康王賜采邑於苦縣聃曾孫曇生崇璣崇子孫居隴西璣子孫居趙郡崇五代孫

仲翔生伯考伯考生尚尚生廣又徐氏邴氏安氏杜氏胡氏弘氏郭氏麻氏鮮于氏張氏阿布氏阿跌氏舍利氏董氏羅氏朱邪氏並以立功從唐國姓為李氏

臣謹按李氏凉武昭王有國二十年高祖有天下三百年支庶既蕃子孫必衆然譜牒之議紛紛不知何始以理官為氏以食木子又為李氏此何理也以官為氏者容有此理以食木子為氏而取理同音者無是理也今不得其始姑從理說寘在官列臣又按唐家有天下必欲世系詳明然自成紀令之後信以傳

信自成紀令之前疑以傳疑蓋譜牒之家信疑相半尚為成紀令因居之其後遂為隴西成紀人故言李者稱隴西

臣又按自明皇以後凡十四代諸王不出閤不分房子孫闕而不見唐之初也自高祖至睿宗子孫皆使之治官臨民然後立功立事故有可著者而其後亦盛大且以天族龍種之慧而使之出人間親世事知稼穡之艱難是故功臣文士輩出雖經武后中宗之

變而唐祚不衰自明皇之後皇子王孫皆因納於富貴嗜欲之閫遂令文章事業之姿變為奇技淫巧之行枝葉披離則本根無所芘所以唐室自明皇之後一日不振於一日以此觀之則周家享國長久也宜哉

以爵為氏

皇氏　風俗通云三皇之後因氏焉左傳鄭大夫皇頡皇辰宋有皇氏世為上卿本皇甫充石之後以字為氏者漢有琅邪相皇運吳有青州刺史皇象工書宋元豐登科皇漢傑常州人元祐有皇淳安州人

王氏

天子之裔也所出不一有姬姓之王有媯姓之王有子姓之王有代姓之王若琅邪太原之王則曰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其子宗恭為司徒時人號曰王家若京兆河間之王則曰周文王第十五子畢公高之後畢萬封魏後分晉為諸侯至王假為秦所滅子孫分散時人號曰王家或言魏至昭王彤生無忌封信陵君信陵生間憂間憂生畢子秦滅魏畢子逃于泰山漢高帝召為中涓封蘭陵侯時人以其王族也謂之王家此皆姬姓之王也出於北海陳留者則曰舜之後也其先齊諸田為秦所滅齊人號為王家此媯姓之王也出於汲郡者則曰王子比干之後此子姓之王也出於河南者則為可頻氏出於馮翊者則為鉗耳族出於營州者本高麗出於安東者本阿布思此皆代姓之王也以其所出既多故王氏之族最為蕃盛云

公氏 姬姓

左傳魯昭公子公衍公為之後漢有主爵都尉公儉

臣謹按公衍公為即公子衍公子為去子而言公則公為爵矣昭公失國故其子孫以爵為氏

霸氏　益部耆舊傳有霸栩

侯氏　姬姓晉侯緡之後也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而滅之緡之子孫適他國稱侯氏以爵為氏也或云夏后氏之裔封於侯無義未聞有國號侯者也鄭有侯宣多侯羽魯有侯叔夏侯犯齊有侯朝魏有侯嬴又後魏有侯植從孝武西遷賜姓侯伏氏又賜姓賀屯氏其後復舊又古引氏改為侯氏代姓也宋侯益為太師

公乘氏　古爵也久居是爵者子孫氏焉宋嘉祐登科有公乘良弼相州人建炎有公乘博文東平人也

公士氏　古爵也久居是爵者子孫氏焉漢功臣汲侯公士不害傳封四代

不更氏　更音郎秦大夫爵也英賢傳云公子不更之後秦簡公時不更苗為執法

庶長

氏 秦爵也左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庶長無地

以凶德為氏

蛸氏 子姓即蕭氏也齊武帝以巴東王子響叛逆改為蛸氏也

莽氏 莫補切漢書馬何羅逆誅後漢馬后之先也后惡其先有反者改為莽氏

聞人氏 風俗通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為氏然聞達之人皆謂聞人何必少正卯以惡聞也漢有太子舍人聞人通沛人治后氏禮宋大觀登科聞人宏政和聞人頴立秀州人

聞氏 即聞人也宋登科有聞見昌聞舜舉

梟氏 隋煬帝誅楊元感改為梟氏

兀氏 後魏改安樂王元鑒曰兀氏

勃氏 梁武帝改豫章王綜為勃氏又風俗通宋左師勃之後也晉有寺人勃鞮

杌氏 左傳楚檮杌之後檮杌惡獸也故以為號

黥氏 偃姓皋陶之後淮南王英布少時以

罪被黥遂為黥氏

蝮氏　唐史補乾封元年改武惟良為蝮氏

以吉德為氏

冬日氏　晉趙衰之於人如冬日可愛故因氏焉

老成氏　古賢人老成子之裔孫也老成方為宋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

考成子　古有考成子著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考成子幼學於尹先生

以技為氏

巫氏　風俗通凡氏於事巫卜匠陶也商有巫咸巫賢漢有冀州刺史巫捷又有巫都著養性經望出平陽　宋紹興簽書樞密巫伋建康人

臣謹按此以技術傳家因以為氏曾有巫尫又有鍼

巫氏晉有巫皐

屠氏左傳晉大夫屠蒯禮記作杜蕢又屠羊說楚人晉有屠岸賈鄭有屠擊風俗通漢末有屠景先河東人望出陳留

臣謹按屠蒯者晉之膳宰也屠氏之職以割牲為事

甄氏音真虞舜陶甄河濱因以為氏或音堅漢末太保甄邯生豐為司徒著望中山宋甄履甄昪登進士第開封人又有甄好古瀛州人甄撤陳州人

陶氏陶唐氏之後因氏焉虞思為周陶正亦為陶氏左傳商人七族有陶氏此皆以陶冶為業者也陶叔為周司徒漢功臣開封侯陶舍生青為丞相後漢徐州牧陶謙

優氏史記優孟楚樂人也子孫氏焉滑稽傳有優旃

卜氏周禮卜人氏也魯有卜楚邱晉有卜偃楚

有卜徒父皆以卜命之其後遂以為氏如仲尼弟子卜商之徒是也又須卜氏改為卜氏代姓也宋有尚書郎卜仲會稽人望出西河武陵河南也

匠氏 風俗通氏於事者巫卜陶匠是也古有匠石

豢龍氏 古飂叔安裔子曰董父好龍龍多歸之帝舜嘉之賜氏曰豢龍氏

御龍氏 風俗通陶唐氏之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夏孔甲賜氏曰御龍氏

擾龍氏 劉累之後漢有侍御史擾龍羣

屠羊氏 韓詩內傳楚有屠羊說

烏浴氏 伯益佐堯有養鳥獸之功賜氏烏浴

路洛氏 伯益支孫又以路洛為氏者此烏浴之訛也

干將氏 善鑄劍故劍以干將得名

以事為氏

竇氏 姒姓少康之後帝相遭有窮氏之難后緡方娠逃出自竇而生少康支孫以竇為氏至周世為大夫

竇犨為晉大夫仕趙簡子裔孫漢丞相嬰又有鮮卑賜姓紇豆陵氏後魏孝文改為竇氏

所氏 所者伐木聲本虞衡主伐木之官聞聲以為氏風俗通宋大夫所華之後也漢有諫議大夫所忠武帝時人望出平原後漢有平原所輔

痛氏 周穆王盛姬早卒改其族曰痛氏急就章宋有痛無忌

兒氏 吳郡有語兒生而能語子孫氏馬又河南官氏志賀兒氏改為兒氏

車氏 尺遮切嬀姓漢武帝時丞相田千秋以年老詔乘小車出入省中時號車丞相子孫因氏馬又後魏疎屬曰車焜氏改為車氏

鳩夷氏 潛夫論子姓宋微子之後說兆鳩夷子皮齊人風俗通云本范蠡也

冠氏 風俗通鶡冠子之後

褐冠氏 風俗通賓人以褐冠為姓褐冠子著書

新垣氏 風俗通魏將新垣衍畢公高之後漢書文帝時新垣平善望氣

白馬氏 風俗通微子乘白馬朝周因氏馬一云漢公孫瓚在幽幷常乘白馬因氏馬

臣謹按周時無白馬氏此當為公孫瓚事也

乘馬氏 漢書溝洫志有諫議大夫乘馬延年又張掖有乘馬敦

青牛氏 魏畧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山東人也

白象氏 風俗通白象先生古隱者

白鹿氏 風俗通白鹿先生古賢人著書

蒲氏 姒姓有扈氏之後為啓所滅世為西羌酋長晉書苻洪傳因其家池水生昌蒲長五丈五節形如竹時人遂以為蒲家後改為苻風俗通有詹事蒲昌又有蒲遵今蜀中多此姓望出河東

苻氏 本蒲氏苻洪以其孫堅背上有艸付臣又土之文遂改為苻氏

芻氏 牛哀食芻後姓芻氏見姓苑

銳氏 主兵銳者齊有銳司徒女嫁為辟司徒妻晉昇平中有鮮卑御史大夫銳管有作銑管者非

空桑氏 姓氏英賢傳云伊尹生於空桑支孫氏焉

白石氏 神仙傳白石生中黄大夫弟子常煑白石為糧

章仇氏

姜姓本章氏齊公族漢有章弁因避仇遂加仇字唐長安元年右史知貢舉張說下進士章仇嘉勉又隋賜姓盧氏

以謚為氏

莊氏 羋姓楚莊王之後以謚為氏楚有大儒曰莊周六國時嘗為蒙漆園吏著書號莊子齊有莊賈周有莊辛

嚴氏 羋姓即楚莊王之後以謚為氏因避後漢明帝諱遂改為嚴氏魏晉之際有復本氏者故有莊嚴二氏行於世前漢有會稽嚴助後漢光武友嚴光始居南陽或新野後居新安江側有釣臺祠貌存又蜀郡嚴遵字君平善易注老子又河南尹嚴延年母有五子位各二千石號為萬石嚴嫗華陽國志嚴遵為揚州刺史每值還官吏民塞路攀轅

敬氏 媯姓陳厲公子敬仲之後以謚為氏姓苑云黃帝孫敬康之後秦有

敬王子教為平陽太守

臣謹按姓氏之别起於商周如姓苑所引黄帝之事多不經之語又敬氏至宋朝以諱改為文今潞公家是其氏也亦改為恭氏而晉太子申生謚恭君其後以為氏亦作共漢代郡太守共友

康氏 姬姓衛康叔支孫以謚為氏前趙有黄門侍郎康安前燕有康遷宋有康說梁有康約望出會稽東平京兆宋朝登科有康戩康丕之為盛族

武氏 子姓宋武公之後也姓纂云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此繆論也漢武臣為趙王又有武涉功臣表梁鄒侯武彪傳六代後居沛國漢又有祭酒武忠

望出太原

桓氏 姜姓齊桓公之後以諡為氏又宋桓公之後向魋亦號桓氏後漢有太子少傅桓榮又司徒桓虞又桓庭昌唐上元中准制改姜氏又烏丸氏改桓氏代姓也

穆氏 或作繆音同又繆或有紕繆之音子姓宋穆公之後也其支孫以諡為氏左傳有穆伯漢有穆生為楚元王師友又有邱穆陵氏改為穆氏宋登科穆守危穆說穆修穆琪嘉祐穆演河中人紹興登科有繆若虛溫州人繆濯越州人

僖氏 姬姓僖或作釐姓苑云魯僖公之後今彭城人左傳僖負羈今望出彭城

文氏 姬姓風俗通云周文王支孫以諡為氏越大夫文種宋路公家本敬氏避國諱改為文氏

哀氏 諡也未詳何王公之諡與漢有哀章事王莽金陵有哀仲種述異記宋有哀道訓望出南康東陽今建州多哀族

幽氏 未詳何代諡紕死非其道者則諡之以幽隱不欲彰之也幽氏見姓苑

宣氏 姬姓魯大夫叔孫僑如之後也僑如諡宣伯以諡為氏又

風俗通云宋宣公之後也子姓後漢有司空宣酆又漢年表有南安侯宣虎今望出汝南

昭氏 芈姓楚辭云昭屈景楚之三族也鬻熊之後戰國時楚有大夫昭奚卹

襄氏 姬姓魯莊公子公子遂謚襄故曰襄仲子孫以謚為氏

聲氏 姬姓蔡大夫聲子之後也公孫歸生字子朝故為朝氏謚聲子故又為聲氏

寧氏 秦寧公之後也漢有都尉寧昆又濟南都尉寧城

威氏 嬀姓風俗通云齊威王之後以為田氏始王故其後以為氏今望出南安

隱氏 姬姓吳志有廷尉左監隱蕃云魯隱公之後以謚為氏考古之命謚凡人君遭弒虐而不明者不謂之幽則謂之隱隱蕃北海人又河間中尉隱袁或作河間太守隱翁

閔氏 謚也夭折而死於不道者則謚之閔仲尼弟子有閔損字子騫魯人望出太原又魯國宋登科有閔昌言閔敦閔從周又開封有閔叔獻

簡氏 姬姓晉大夫狐鞫居之後也狐鞫居號續簡伯續邑也簡謚也漢有

蕳郗蜀志簡雍善滑稽傳云幽州人本姓耿幽人以耿為簡音訛

靖氏 風俗通單靖公之後以謚為氏一云齊田氏之族靖郭君之後

懿氏 姜姓風俗通本齊懿公之後姚秦有吏部郎懿橫

惠氏 姬姓周惠王支孫以謚為氏戰國有惠施為梁伯漢有交阯太守惠乘太僕惠根宋惠演舉進士第望出扶風琅邪又有惠數惠柔時常州人惠厚下耀州人

厲氏 或作鄺姜姓風俗通齊厲公之後漢有魏郡太守義陽侯厲溫見功臣表吳志孫皓以孫秀奔魏改姓厲氏唐有厲歸真善畫又光啓登科有厲自南今東陽多厲氏望出范陽宋登科有厲申開封人又有加邑者勵靜嘉祐登科湖州人

獻氏 姬姓晉獻公之後也見風俗通戰國時有秦大夫獻則

孝氏 姜姓齊孝公支孫之後也

繆氏 音謬亦作繆亦作穆嬴姓秦繆公之後亦作穆漢書楚有穆生為楚元王師亦作謬後漢獨行有謬肜宋登科有謬潛懷州人繆彥常州人

肅

氏舊云周文王之子郕叔之後以謚為氏

臣謹按郕叔武未聞有謚此則周卿士成肅公之後也一云肅慎氏歸中國改為肅氏梁有吳郡太守西豐侯肅正一

通志卷二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氏族略第五

臣謹按複姓者為有重複之義兩字具二義也有王氏而又有叔有子所以别王氏之族有公氏而又有子有孫所以别公氏之義或以爵系别或以國系别或以族系别或以名氏别或以邑氏别皆本乎兩字

之義所以別族是之謂複也後世虜姓多兩字而無兩字之義名雖同而實異耳

以爵系爲氏

王叔氏姬姓周襄王之子王叔虎之後也

王子氏姬姓周大夫王子狐有王子中王子城父之後也漢同治尚書

王孫氏姬姓周大夫王孫滿之後滿頃王孫也衞有王孫賈楚有王孫由于漢書貨殖有王孫大卿陳留耆舊傳有王孫滑治三禮爲博士

公子氏春秋時列國公子之後

公孫氏春秋時諸侯之孫亦以爲氏者曰公孫氏皆貴者之稱或言黃帝姓公孫因亦以爲氏元祐登科有公孫尚漢

士孫氏漢書平陵士孫張爲博士揚州牧明梁丘易生仲徹長安令裔孫瞪後漢弘農太守州人

生瑞尚書令

以國系爲氏

唐孫氏 祁姓堯之裔唐侯子孫仕晉號唐孫氏 **室孫氏** 王室之孫也古有室孫子著書姓纂云今棣州有室孫氏 **廖叔氏** 古飂叔安之後秦惠公有大夫廖叔 **滕叔氏** 滕叔繡之後楚考烈時有滕叔辛 **蔡仲氏** 姬姓蔡仲胡之後趙將有蔡仲其 **齊季氏** 姜姓齊襄公子季弃楚因氏焉世本魯有大夫齊季竀

以族系爲氏

仲孫氏 魯公子慶父之後慶父曰共仲故以爲仲氏亦曰仲孫氏爲閔公之故諱弑君之罪更爲孟氏

亦曰孟孫氏

叔孫氏魯公子叔牙之後叔牙與慶父同母慶父弒閔公故牙有罪飲鴆而死遂立公孫茲爲叔孫氏亦曰叔仲氏即叔氏也又後魏乙旃氏改爲叔孫氏

臣謹按叔氏桓公子叔牙之後叔牙飲酖而卒季友爲之立後故以叔爲氏至於得臣則叔牙之孫也故爲叔孫氏

季孫氏魯公子季友之後也亦曰季氏　臧孫氏姬姓魯公子彄食邑于臧其後謂之臧孫　魚孫氏子姓宋公子目夷字子魚其後以魚孫爲氏　楊孫氏楊晉邑也其先有食於楊者猶臧孫然秦有下大夫楊孫氏始皇時楊孫皓　賈孫氏衛大夫王孫賈之後以去王室賈爲始祖後漢侍中

賈孫騷北海人**古孫氏**姬姓王孫賈之後亦隨音改爲古孫氏見姓纂**福子氏**齊大夫福子丹見國語**卷子氏**姬姓衞文公之後也

以名氏爲氏 國邑鄉附

士丐氏姬姓晉士氏之子士丐之後也**士季氏**姬姓晉士氏之子士季生渥濁爲士季氏見姓氏英賢傳**士蔿氏**姬姓晉隰叔爲士氏之祖士蔿其子也爲晉士官故以爲氏**士吉氏**姬姓晉士蔿生吉爲士吉氏**士貞氏**穀梁晉康公支子士貞之後**士思氏**古今人表晉有士思癸鄭有士思卜秦有將軍士思穆**伍參氏**世本楚伍參之後支孫以爲氏國語楚昭王時有伍參蹇

胡非氏嬀姓陳胡公後有公子非其後子孫爲胡非氏戰國有胡非子著書**鬭耆氏**芈姓英賢

傳云闞伯比之孫闞耆仕晉因氏焉

伯宗氏世本晉孫伯起生伯宗因氏焉

祁夜氏英賢傳祁大夫之後後漢龍驍將軍祁夜豐

闞彊氏芈姓世本若敖生闞彊因氏焉

闞班氏芈姓世本闞彊生班因氏焉

臣謹按世本世系及名氏多與春秋公子譜不同譜中自無闞彊雖有闞般又闞穀於菟之子若敖之曾孫也

魏彊氏姬姓魏武子支孫莊子快生彊爲魏彊氏

巫咸氏商卿也其後氏焉

匠麗氏姬姓左傳晉有匠麗氏漢功臣祝其侯匠麗舒

祝圉氏衛祝圉之後漢侍御史祝圉遂

臧會氏姬姓

魯大夫臧會之後

韓嬰氏 姬姓姓纂云晉韓宣子玄孫也為韓嬰氏

臣謹按世譜韓宣子玄孫無名嬰者惟韓襄王太子嬰

韓言氏 姬姓世本晉韓厥生無忌無忌生襄襄生子魚為韓言氏

韓厥氏 姬姓韓獻子厥支孫氏焉

韓籍氏 姬姓晉韓起之子籍字叔侖為韓籍氏

韓褐氏 姬姓英賢傳云晉韓厥之後韓子云趙肅侯大夫韓褐胥居

孟獲氏 呂氏春秋齊力人孟獲之後一云即宋猛獲也

史葉氏 姬姓釋例云衛頃侯之後公子史食采於葉因氏焉左傳作史華

封具氏 姬姓鄭公子具食采開封因氏焉鄭城父大夫封具狐人

精縱氏 姬姓周平王子精別封縱邑因氏精縱

屠住氏 芈姓

英賢傳楚公子屠食采於住鄉因氏焉

邵皓氏 晉有平陽從事邵皓宣邪

干已氏 陳大夫干徵師食采於已因氏焉漢京兆尹干已衍

先穀氏 晉國士氏之別族也隰叔初封于先故以為氏

彭祖氏 彭姓也陸終氏之子支孫氏焉

熊率氏 芈姓左傳楚大夫熊率且比之後

熊相氏 芈姓英賢傳楚熊相宜僚之後懷王時將軍熊相祁

以國爵為氏 邑爵附

夏侯氏 姒姓夏禹之後至東樓公封為杞侯至簡公為楚惠王所滅弟他奔魯悼公以他夏後受爵為侯因氏焉後去魯之沛分沛立譙遂為郡人漢有太僕夏侯嬰又有夏侯始昌生勝宋朝建隆初夏侯晃登科後又有夏侯嶠夏侯嘉貞

柏侯氏 柏成子高堯時諸侯也因氏焉漢有尚書令柏侯奮管寧從柏侯子

安受春秋子安南陽人

韓侯氏 周宣王時韓侯支孫氏焉

屈侯氏 屈舊國也屈俗通魏賢人屈侯鮒史記漢有郎中令屈侯豫

羅侯氏 羅君之後也支孫氏焉其國在宜城山中後遷枝江晉中山王司馬服妃蜀郡羅侯氏

白侯氏 白楚邑也白舊侯國楚人取而邑之後漢尚書郎白侯攜吳志白侯子張

莒子氏 嬴姓春秋時楚滅之子孫以莒子爲氏

戎子氏 戎子駒支之後此允姓之戎也而姓纂爲姜姓

舒子氏 偃姓僖公三年徐滅之子孫氏焉

滑伯氏 姬姓舊河南緱氏縣即其地今廢爲鎭隸偃師

葛伯氏 嬴姓夏時諸侯爲商所滅子孫因以爲氏許州鄢城北三十里有葛伯城

息夫氏 嬀姓風俗通息公子邊爲大夫因氏焉漢有光祿大夫息夫躬世居河內河陽

以邑系爲氏 邑官附

原伯氏左傳周原伯絞之後因氏焉今澤州沁水有原城晉孝公時有原伯蓋見英賢傳溫伯氏周邑也其地在河陽縣溫西南召伯氏周邑也召公食采之地姓纂云左傳召伯奐之後申叔氏楚大夫申叔侯食邑于申此申叔時之後也沂相氏英賢傳云魯沂大夫爲相因氏焉漢侍御史沂相封甘士氏周甘平公爲王卿士因氏焉

以官名爲氏官氏附

師宜氏後漢有師宜官南陽人善隷書師延氏宋有大夫師延宜其先掌樂職師祁氏左傳楚有師祁黎漢有郎中師祁番尹午氏楚大夫敖尹午之後又楚有大夫尹午子叔呂相氏秦相呂不韋本陽翟賈人子孫以貴氏焉史晁氏世本衞史晁之後侍其氏漢廣野君

酈食其曾孫賜以食其爲氏玄孫武平帝時爲侍中改爲侍其焉宋朝雍熙登科有侍其穎皇祐登科有侍其瑋嘉祐登科侍其端並開封人

以邑謚爲氏

苦成氏 姬姓郤犨別封於苦爲苦成子潛夫論苦成城名在鹽池東北然此城因苦成子之封而得苦成城之名　其實成謚也

古成氏 風俗通苦城之後後隨音改焉有廣漢都尉古成雲姚興給事中黃門侍郎古成詵又將軍古成和晉袁宏集有南海太守古成彪唐開元雲陽尉古成夔

庫成氏 風俗通云本苦成方言音變爲庫成敦煌實錄石趙奉車都尉庫成述生濟大夏令又郎中庫成仢廣平太守庫成防從孫馗

臧文氏 姬姓魯大夫臧文仲之後

丁若氏 姜姓風俗通齊丁公子懿伯食采於若因

氏焉晉遂興今丁若堅高密人

以謚氏爲氏

鳌子氏 出楚鳌子觀起之後芈姓楚有大夫鳌子班鳌即偖字

共叔氏 姬姓鄭武公之子共叔段之後

惠叔氏 姬姓魯大夫孟惠叔之後漢有尚書惠叔儉

顔成氏 曹姓邾婁顔之後有謚成者其後以爲氏莊子有顔成子游

士成氏 莊子有士成綺

尹文氏 世本齊有尹文子著書五篇

鬬文氏 姓纂云楚若敖生鬬文子因氏焉

武仲氏 姬姓臧武仲之後也

以爵謚爲氏

成公氏 姬姓衛成公之後以謚爲氏

成王氏 芈姓楚成王之後漢中郎成王弼

代北複姓

長孫氏 出自拓跋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仲翼犍即後魏道武皇帝祖也後魏獻帝拓跋與隣七分國人以兄弟分統之沙莫雄爲南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爲拓跋氏至孝文帝以拓跋爲皇枝之長改爲長孫氏以與隣長兄爲紇骨氏次兄普氏改爲周氏帝拓跋氏改爲元氏次兄爲達奚氏次兄爲伊婁氏改爲婁氏次兄敦丘氏改爲丘氏次兄俟氏改爲万俟氏又叔父之後乙旃氏改爲叔孫氏疎屬車焜氏改爲車氏是爲十姓

臣謹按北朝之制雖文采不足而古道猶存觀武王得天下封同姓五十國而兄弟之國十有六今獻帝

十姓而七分兄弟其國豈非成周之道乎元魏之起甚微其後盛彊奄有中原垂百六十載豈無所自而然

万俟氏 後魏獻帝季弟之後獻帝七分國人與兄弟統領之是為十姓官氏志云万俟氏中間失譜太平興國登科有万俟湘政和二年登科乃右丞相万俟禼望出開封

宇文氏 本出遼東南單于之後有葛烏兔為鮮卑君長世襲大人至普廻因獵得玉璽自以為天所授鮮卑謂天子為宇文因號宇文氏或云神農氏為黄帝所滅子孫遁居北方以神農有嘗草之功北俗呼草為俟汾音訛為宇文普廻子莫那自陰山徙居遼西至後周追謚獻侯獻侯生可地汗號莫何單于闢地西出玉門東踰遼水六世孫失豆歸自稱大單于

為慕容皝所滅生拔拔壞陵後周所承也西魏遷豪傑於代都故陵徙居代州武川壞即安化化政清河南安四公子所承也

慕容氏高辛少子居東北夷後徙遼西號鮮卑國于昌黎棘城至涉歸爲鮮卑單于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或云冠步搖音訛爲慕容初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後魏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免者皆以興爲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多於他族元豐登科有慕容彥達

慕輿氏即鮮卑慕容氏音訛又爲慕輿前燕錄有將軍慕輿虎領軍慕輿根御史中丞慕輿干司徒慕輿拔虎生常侍中零陵公居昌黎

慕利氏後魏有吐谷渾主慕利延與慕容氏同祖

豆盧氏本姓慕容燕主廆弟西平王慕容運孫北地王精之後入後魏北人謂歸義爲豆盧道武因賜姓豆盧氏天禧登科有豆盧若

獨孤氏本姓劉氏北蕃右賢王之後其先尚公主因從母姓劉氏後漢度遼

將軍劉進伯擊匈奴兵敗被執因之孤山下生尸利單于以爲谷蠡王號獨孤部尸利六世孫羅辰從後魏孝文從洛陽爲河南人初以其部爲氏姓纂云後魏代北有三十六部有伏留屯爲部大人居於雲中和平中以貴人子弟鎮武川因家焉伏留屯之後有俟尼生庫者後魏司空生信又高護自高麗歸賜姓獨孤氏又獨孤楷本姓李氏也

達奚氏

後魏獻帝第五弟之後爲十姓遠祖長寧公革生司空斤亦單姓奚氏與于婁賀劉尉爲北人八族斤玄孫武後周太保大冢宰鄭國公

賀蘭氏

有紇伏者與後魏俱起爲賀蘭莫何弗因以爲氏其後鎮武川因家之後生庫者

賀若氏

代居元朔隨魏南遷北俗謂忠正爲賀若因以命氏孝文時代人咸改單姓惟賀若氏不改遠祖達羅安樂王

爾朱氏

其先契胡部落大人世爲酋帥居爾朱川因以爲氏後魏有爾朱羽健從駕平晉陽定中山有功割秀容三百里封之以爲世業

赫連

氏劉去卑之後也去卑獨孤氏之祖也勃勃僭帝號稱夏都朔方自云赫赫連天因以為氏二主共二十五年

賀拔氏與後魏同出陰山世為酋長北人謂地為拔言總有其地而人相賀因以為氏

尉遲氏與後魏同起號尉遲部如中華之諸侯國孝文改為尉遲氏崇寧登科有尉遲繹濰州人

屈突氏本居元朔後徙昌黎孝文改為屈氏至西魏復本姓

斛律氏代人世為部落統帥號斛律部因為氏焉

斛斯氏其先居廣牧世襲莫弗大人號斛斯部因氏焉

賀婁氏代人本居漠北以國為氏孝文改為婁氏

伊婁氏後魏獻帝與隣第六弟為伊婁氏為十姓見官氏志

庫狄氏鮮卑段疋磾之後避難改姓庫狄居代後遷中夏

若干氏出自代北以國為氏

呼延氏匈奴四族有呼衍氏入中國改為呼延氏又有呼衍氏見匈奴傳宋太平登科有呼延遇大觀有呼延次升壽春人呼延範卯州人

柘王氏　狀云本姓王樂浪人遠祖羆後魏伏波將軍鎮武川賜姓柘王氏

乙弗氏　前燕有高麗王乙弗利後魏書云代人世統部落太武時乙弗足知隨魏南遷遂為河南人孝文改為乙氏又有乙弗根周有乙弗鳳

薩孤氏　代人隨魏南徙

紇骨氏　後魏獻帝兄紇骨氏為十姓見官氏志居代北

丘敦氏　後魏獻帝弟為丘敦為十姓孝文改為丘氏

綦連氏　代人號綦連部即以為氏史家謂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

是連氏　自代北隨魏南徙

可達氏　代北武川人隨魏南徙

叱利氏　一云叱列西部大人世為酋帥後魏初各依舊號為叱利氏後周改為利氏

拔也氏　與斛律同祖為拔也部因氏焉

叱干氏　代人後魏獻帝定姓為叱干氏居武川

乙干氏　代人隨魏南徙

屋引氏　本居元朔隨魏南遷孝文改為屋氏

唐洪仁府統軍屋引豐生封渭原縣公貫盩厔

賀遂氏

晉州稽胡晉初賜姓呼延居西州後魏正始中呼延勤為定州刺史於定陽鎮賜姓賀遂氏因住南汾州仵城縣音訛者又為賀悅

拓拔氏

後魏書云黃帝子昌意之後受封北土黃帝土德王北人以土為拓后受為跋號拓后跋氏後從省為拓跋孝文帝遷都洛陽改為元氏唐開元後有右監門大將軍西平公靜邊州都督拓跋守寂亦此蕃也孫乾暉銀州刺史姪澄峴任銀州刺史

沮渠氏

本臨松盧水胡人其先為匈奴官號沮渠因氏焉吳有沮渠萬年為張掖王晉末沮渠蒙遜僭稱西河王號北涼都張掖二主三十九年為後魏所滅也

禿髮氏

西河鮮卑也與後魏同出聖武帝詰汾長子疋孤神元時率其部衆從河西六代孫樹機能據有涼州其族孫思復鞬生烏孤僭號西平王稱南涼都廣武弟利鹿孤傉檀三主十八年為乞伏熾磐所滅傉檀之子賀歸魏太武賜姓源氏

乞

伏氏乞伏國仁本鮮卑乞伏部酋帥也晉孝武時僭號西秦王大單于弟乾歸生熾磐熾磐生慕末四主四十七年赫連勃勃滅之見載記宋端拱登科有乞伏矩

折婁氏本鮮卑隨魏南徙

谷渾氏吐谷渾歸化因氏焉

素和氏鮮卑檀石槐之支裔後魏有尚書素和跋弟毗又將軍素和突後魏書云以本白部故號素和孝文改為和氏

吐萬氏代人世為部落酋帥也

車焜氏後魏獻帝命疎屬為車焜氏繫十姓之列孝文改為車氏

車非氏後魏獻帝次兄為普氏孝文改為周氏至金水公搖周閔帝賜姓車非氏

紇干氏代人孝文改為干氏

乙旃氏後魏官氏志獻帝命叔父之裔為乙旃氏是為十姓見長孫氏譜孝文改為叔孫氏

可頻氏周書王雄傳云太原人唐貞觀志云代人雄涇州總管庸國公西魏賜姓可頻氏生謙周益州總管阻兵為隋文帝所滅宋朝建中中藍田尉可頻瑜其後也

仇尼氏後燕錄有榮州刺史洛陽公仇尼倪 賀悅氏即賀遂氏之訛也姓纂云今關西有此姓

徒何氏周書柱國太尉李弼賜姓徒何氏 谷會氏官氏志改為谷會氏後有谷會琨 大野氏後魏末南青州刺史大野拔都督大野況周書閭慶賜姓大野氏後魏龍驤將軍謝懿賜姓大野氏孫孝政孫偃有詞賦並行於世 拔略氏後魏官氏志拔略改為蘇氏賀拔勝傳有都督拔略昶 俟利氏後魏疋孤之後猶中國方伯也 俟元氏改為元氏 俟幾氏改為幾氏 俟力氏改為鮑氏 俟奴氏改為俟氏 賀魯氏改為周氏 賀葛氏改為葛氏 賀賴氏南燕有徐州刺史賀賴盧 賀兒氏改為兒氏 是婁氏改為高氏 是賁氏改為封氏 是云氏改為是氏西魏有是氏開府是云寶 是奴氏改為是氏 叱利氏改為利氏 叱門氏改為

門氏

叱呂氏改為呂氏　叱李氏改為李氏　叱盧氏改為祝氏　宥連氏改為雲氏

費連氏改為費氏　叱羅氏改為羅氏西魏有柱國叱羅協　叱奴氏改為狄氏西魏開府叱奴興周文帝叱奴后生武帝又光祿大夫叱奴祐　出連氏改為畢氏西秦錄乞伏國仁之先如弗與出連斯引叱靈二部自漠北出陰山有丞相出連乞都尉雍州刺史出連本右僕射出連虔右輔將軍出連高明

費羽氏改為羽氏　黜弗氏改為弗氏　莫盧氏改為盧氏　莫輿氏改為輿氏

莫者氏西秦錄有右衛將軍莫者羖羝西安太守莫者幼春尚書郎莫者阿胡　莫侯氏西秦錄有南涼州刺史莫侯弟眷

蓋婁氏改為婁氏　疋婁氏改為婁氏後魏疋婁內干女為齊神武皇帝高歡后生文宣等三帝詳見婁氏　悅力氏後魏有謁者悅力延　勅力氏後魏高車別帥

勑力捷

倍利氏斛律部別帥倍利奔後魏封孟都公

多蘭氏後魏初多蘭部大人因氏焉

賀術氏後魏初賀術部居賀術山因氏焉

吐奚氏後魏吐古弼大人本姓吐奚名華後魏司徒賜姓古名弼

越勒氏後魏有越勒部因氏焉

尒綿氏改爲綿氏後魏蠕蠕渠帥尒綿他拔來降

溫孤氏代人改爲溫垂拱中有溫孤元軌

解眦氏改爲解後魏高車別帥解眦莫弗幡豆建

牒云氏北齊營州刺史漢中公牒云樂

護諾氏後魏西河胡護諾于內附

鐵伐氏赫連勃勃以其本宗支庶非正統者並爲鐵伐氏

胡掖氏禿髮思復鞬娶胡掖氏生烏孤

木易氏後魏有木易于爲多蘭部帥

者舌氏本康居國人朝後魏因留中國

尸逐氏姓氏英賢傳云南匈奴尸逐鞬裔孫降漢因氏焉

何柰氏匈奴單于之裔歸漢爲何柰氏晉幽州牧王浚有將

軍何奈㲉先賢氏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先賢撣漢元時降漢封歸德侯生冨昌傳封三代唯徐氏按史記景帝時有容成侯唯徐盧呼毒氏漢武帝時匈奴王呼毒尼降封下摩侯傳封三代渠復氏漢武帝時屬國㑹渠復累封昆侯傳子絶植黎氏後魏有蠕蠕別帥植黎勿地來降奇斤氏蠕蠕別帥歸中國後改為奇氏茹茹氏其先蠕蠕種類為突厥所破歸中國後魏蔚州刺史高平公茹茹敦生愼周寧州刺史洋公生師寶海寶師寶隋車騎大將軍安次公生盛壽海寶唐右屯衛大將軍吐賀氏後魏有吐賀眞吐突氏唐有中官右監門大將軍吐突承璀紇單氏改為單唐有日者紇單珽悉居氏古西拔國人也麗飛氏與荔菲同承吐門氏改為門氏吐難氏改為山氏渴單氏改為單氏阿單氏改為單氏渴侯氏改為紙氏

統萬氏改為萬氏統稽氏改為稽氏悉雲氏改為雲氏安遲氏改為遲氏輾展遲氏改為展氏烏蘭氏改為烏氏副呂氏改為呂氏柯拔氏改為柯氏溫盆氏改為溫氏馝邦氏改為邦氏如羅氏改為羅氏丘林氏改為丘氏如稽氏改為綏氏鐵弗氏改為弗氏薄奚氏改為奚氏紇奚氏改為紇氏達奚氏改為褰氏口引氏改為冠氏須卜氏改為卜氏烏丸氏改為桓氏可地氏改為延氏沓盧氏改為沓氏茙眷氏改為眷氏去斤氏改為艾氏菟賴氏改為就氏素黎氏改為黎氏庫門氏改為門氏可沓氏梁日南王可沓振醜門氏西魏將軍醜門弟子庫汗氏唐貞元范陽判官殿中御史庫汗勳婆衍氏見複姓錄若久氏後燕

步兵校尉若久和宿勤氏後魏賊帥宿勤明達地倫氏見複姓録武都氏西秦録有
武都氏普屯氏周書辛威賜姓普屯氏折掘氏南涼録禿髮傉檀立折掘氏爲皇后昝
盧氏改爲昝氏達步氏周文帝妃達步氏生齊王憲茹茹人斯引氏西秦録乞伏氏與斯
引氏自漢北出陰山叱靈氏乞伏與斯引出連叱靈三部至隴西
郁朱氏　鮑俎氏　鶻也氏　渠金氏　軍車氏　叱
雷氏　駱雷氏　吐粟氏　都車氏　生耳氏　薄野
氏　鶻奚氏　九盧氏　荷訾氏　李蘭氏　黙容氏
三種氏　吐火氏　吐和氏　屋南氏　鶻野氏

已上二十一姓見複姓録並不詳所出

契苾氏 九姓廻鶻勿奴苗裔後魏謂之高車亦曰勅勒周隋又曰鐵勒居金山之陰獨洛河北其一曰契苾部號榆溪州唐右驍衛大將軍凉國公契苾何力改號賀蘭都督生明光貞觀中賀蘭都督司膳少卿曾孫演貞元中檢校郎中河中元帥判官

阿趺氏 九姓阿趺部爲雞田州都督唐單于都護振武節度使兼御史大夫阿趺光進元和二年詔賜姓李名光顔陳許節度使

僕固氏 九姓僕固部爲金州都督或號僕固廣德中中書令朔方節度大寧郡王僕固懷恩叛逆與子瑒並誅死

高車氏 即九姓廻鶻種類也入中國者號高車氏後魏有高車或如

哥舒氏 突騎施本號西突厥首領有哥舒部因氏焉唐左清道率哥舒沮世居安西生道元安西副都護生翰天寶左僕射平章事西平王東討先鋒兵馬副元帥生

曜晃皓瞪曜檢校工部尚書東都汝州節度使生峘大理主簿皓試太常卿兼御史中丞慶州刺史御史大夫

執失氏 北番酋帥有屈密支頡利發姓執失氏生思力唐左驍衛將軍定襄州都督駙馬尚高祖女九江公主生紹德紹宗歸仁歸眞

舍利氏 北番酋帥舍利部大人因氏焉龍朔中左威衛大將軍舍利阿博曾孫葛旃兼御史大夫賜姓李

沙吒氏 北番酋帥也神氏名奉國從父弟澄左神武大將軍龍左驍衛大將軍郇國公沙吒義

沙陁氏 西北番突騎施首領也神龍右驍衛大將軍蒲州都督張掖公沙陁金山開元左羽林大將軍永壽郡王沙陁輔國左金吾大將軍同正酒泉公沙陁盡忠

蘇農氏 貞觀左屯衛將軍穀州刺史蘇農泥孰亦北番歸化

似和氏 開元左威衛大將軍赤水軍副使武威公似和舒

趹跌氏 北番首領

大拔氏 突騎施首領開元左武衛大將軍燕山王大拔石失

畢生歸仁襲燕山王

啜剌氏突厥首領長壽中司僕卿同正楡林伯啜剌眞生元崇左威衛將軍同正樓煩男生瓌尚永壽奉御

已上十四姓並唐朝歸附

關西複姓

鉗耳氏西羌人狀云周王季之後爲虔仁氏音訛爲鉗耳姓氏英賢傳曰本胡姓梁天監初有鉗耳期陵自河南歸化父同祖光並仕虜爲三品

莫折氏本西羌世居渭州襄武縣

茘非氏西羌種類也隋有茘非雄涇州人伏誅唐彭州刺史茘非某生寶應節度茘非元禮寧州人

彌姐氏後秦冠軍大將軍彌姐婆觸遼東侯彌姐要地立節將軍彌姐威後魏末都督彌姐元進夏州酋望也唐右領軍延州刺

史彌姐長通　夫蒙氏西羌人後秦建威將軍夫蒙羌命姓纂云今同蒲二州多此姓或改姓爲憑

擕蒙氏

已上西羌人不詳所出

昨和氏　屈男氏　罕井氏　魯步氏　同蹄氏乡

且氏乡音陜且音子且反今合二字爲𠀇音陜唐上元中有左金吾大將軍關西節度𠀇復弟震貴不

蒙氏音夢西羌人後魏書不夢蛾使内脩　吔啞氏上音野下音經

諸方複姓

夫餘氏風俗通吳太子夫槩王奔楚餘子在吳以夫餘爲氏百濟國王夫餘寛生璋號帶方郡王生義

兹唐拜帶方郡王金紫光禄大夫生隆熊州都督帶方郡王生文宣司膳卿左衛大將軍樂浪郡公

黑齒氏 百濟西部人也唐左武衛大將軍燕國公黑齒常之

皃臾氏 百濟之夫餘音轉爲皃臾氏

似先氏 本高麗餘種也唐武德中右驍衛大將軍似先英問

朝臣氏 日本國使人朝臣眞人唐長安中拜司膳卿同正副使朝臣大父拜率更令同正

瞿曇氏 西域天竺國人唐司天監瞿曇誤子晏爲冬官正

鳩摩氏 晉西域天竺人鳩摩炎世爲國相生羅什爲僧入中國

佛圖氏 晉書佛圖澄天竺高僧也本姓白氏永嘉中至洛

迦葉氏 西域天竺人唐貞觀涇原大將試太常卿迦葉濟

鄯善氏 西域人以國爲氏

烏氏氏 音之西域人

焉耆氏 西域人

且末氏 西域人

昭武氏 康居人

波斯氏 西域人

代北三字姓

侯莫陳氏其先後魏別部居庫斛眞水周書云武川人世爲渠帥隨魏南遷號侯莫陳氏

破六韓氏其先代人隨魏南遷

乙速孤氏代人隨魏南遷

可朱渾氏自出代北又居懷朔隨魏南遷

步大汗氏出自塞北遷中土

郁久閭氏後魏神元時掠騎獲木骨閭北方言青首禿也自云匈奴之甥車鹿會有部衆聲訛爲郁久閭氏魏帝號之爲茹茹或爲蠕蠕

步六孤氏代北人後魏有步六孤眞爲長安鎮將孝文改爲陸氏

丘穆陵氏代人孝文改爲穆氏

紇豆陵氏代人孝文改爲竇氏

沒鹿回氏紇豆陵氏本沒鹿回部大人或爲沒鹿氏孝文改爲竇氏

莫多婁氏代人隨後魏遷洛陽

莫那婁氏代人後魏中山太守高邑公莫那婁題後無聞

莫胡盧氏代人孝文改爲陽氏莫且婁氏代人莫侯盧氏代人阿史那氏夏氏之裔居挩牟山北人呼爲突厥窟歷魏晉十代爲君長後屬蠕蠕阿史那最爲首領後周末遂滅蠕蠕霸彊北土蓋百餘年至處羅蘇尼失等歸化號阿史那唐開元更爲史氏並已見史官氏長安右衛大將軍賓國公阿史那忠節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大節貞元神策將軍兼御史大夫阿史那思暕並其支族貞觀內屬有阿史那社爾乃突厥可汗之次子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生道眞左屯衛大將軍又有阿史那忠乃蘇尼失之子也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毫過失人比金日磾阿史德氏突厥始善可汗之裔別號阿史德氏通天司賓卿瀚海侯阿史德元珍右武衛大將軍阿史德覽並其後也阿伏干氏改爲阿氏乙那婁氏改爲婁氏斛瑟羅氏改爲羅氏步鹿孤氏改爲

鹿氏普陋茹氏改爲茹氏可地延氏改爲延氏拔列蘭氏改爲梁氏阿鹿桓氏改爲桓氏宿六斤氏改爲宿氏烏落蘭氏改爲蘭氏破多羅氏改爲羅氏庫若干氏改爲干氏白揚提氏後魏有白揚提度汗吐谷渾別帥率戶附魏吐谷渾氏魏晉之際鮮卑慕容廆兄吐谷渾率部落止青海之西國號吐谷渾或有歸中國因氏焉叱伏列氏周書云代郡西部人其先爲第一領人酋長周侍中常州刺史長樂公叱伏列龜生椿幽州刺史庫傉官氏改爲庫氏前燕録有岷山公庫傉官泥生津後燕太師安定王又有西河公庫傉官驥大司農庫傉官乾勿忸于氏官氏志云改爲于氏疑與万紐于同普六茹氏周書楊忠賜姓普六茹疑與普陋茹同茹或作如樹若干氏改爲樹氏扈地干氏改爲干氏俟

伏斤氏改爲斤氏地駱拔氏改爲駱氏郁原甄氏改爲甄氏若口引氏改爲寇氏費也頭氏與費野頭同破落那氏大究之後改爲那氏沒路眞氏改爲路氏譬歷辰氏代人改爲辰氏溫石蘭氏改爲石氏烏石蘭氏改爲石氏紇突隣氏改爲隣氏骨咄祿氏改爲祿氏俟呂陵氏改爲呂氏周賜韓裒姓俟呂陵大莫干氏周末尉迥將大莫干元章生後大利稽氏官氏志改爲郤氏周賜蔡祐姓大利稽俟力代氏改爲俟氏大洛稽氏改爲稽氏俟伏斤氏改爲伏氏疑與俟伏斤同壹斗眷氏改爲明氏步鹿根氏改爲步氏獨孤渾氏改爲杜氏末那樓氏後燕錄有襄城公末那樓富奚什盧氏官氏志改爲索盧氏可足渾氏

前燕慕容儁皇后可足渾氏又有散騎常侍可足渾常後燕有新汲侯可足渾健生譚平公渴燭渾氏改爲朱氏渴燭渾可足渾疑與可朱渾同而音轉矣越質詰氏後秦録有北梁州刺史平襄公越質詰歸阿逸多氏西域人突黎人氏西域人赤小豆氏改爲豆氏

代北四字姓

自死獨膊氏代人井疆六斤氏代人

平聲

臣謹按舊氏族家皆以聲類或以字別今之所修盡本所系故以國以邑以地以人以官以爵以姓以謚

爲主其有不得所系者則莫爲之主遂從舊書從聲

分韻云耳

東氏舜七友東不訾之後望出平原桐氏神仙傳桐君爲廬著蘂録白日升仙宫氏虞大夫宫之奇後魏有宫延和唐有殿中侍御史宫志惲宋有宫詠登進士科第齊州人又有宫聲海州人躬氏何承天姓苑云人姓叢氏見姓苑南唐叢鐇許昌人望出許昌中氏何承天纂要云漢少府中京

茙氏見姓苑春秋茙律又河南官氏志茙蕃氏改爲茙氏蟲氏漢功臣曲成侯蟲達同氏前涼録有同善充氏急就章漢有充申仙人充尚之後見洞仙傳望出贊皇翁氏漢有翁伯販脂而傾縣邑唐有比部郎中翁義洛陽人一本作義恪富陽人五代有諫議大夫翁承讚莆田人儂氏音農邕州

賊儂智高元豐登第有儂爽青州人 冬氏 前燕錄慕容皝左司馬冬壽 佟氏 北燕有遼東佟萬以文章知名 琮氏 宋登科琮師古開封人 從氏 七松切又如字漢將軍從成公望出東莞 松氏 見姓苑隋有松贇名士也望出東莞 邦氏 見姓苑 涳氏 去江切見何承天纂要 危氏 南唐將危全諷宋太常博士危佑姓苑云臨川多此姓今邵武最多累有登科者 馳氏 見姓苑 綦氏 姓苑云義興人後漢將軍綦儁望出河南又河南官氏志綦連氏改爲綦氏 慈氏 急就章有慈仁姓纂云高陽氏才子之後美其宣慈惠和因以爲氏以臣覰之無是理也 釐氏 後秦錄有釐鹽 斯氏 姓苑云吳人吳志剡縣史斯從望出東陽與勃海南齊書東陽郡有斯氏 移氏 漢有弘農太守移良 脂氏 見姓苑魏志中散大夫脂習哭孔融者京兆人 之氏 見姓苑 其氏 漢功臣表有陽阿侯其石傅封

六代又有亓氏**亓氏**古其字音其唐有亓志宋又有諸司使亓贇**時氏**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有時農**遲氏**商賢人遲任望出太原東晉有湘東太守遲超**苂氏**後漢有桂陽太守苂先**治氏**平聲見何承天纂要**蓺氏**姓苑云淮南有此姓**騅氏**晉七輿大夫騅歂鄭有騅甥**衣氏**見姓苑**斐氏**音非左傳有斐豹漢有斐禹**希氏**三輔決録有希海字子江**賁氏**音肥嬴姓風俗通秦非子之後漢功臣表賁赫告黥布反封期思侯**扶氏**漢有廷尉扶嘉河南官氏志乞扶氏改爲扶氏望出京兆河南**塗氏**風俗通漢有諫議大夫塗惲又塗子眞治尚書宋登進士第有塗會**都氏**吳興人姓苑云都稽臨淄人又望出黎陽宋登科有都公琬又有都肥潭州人都隨饒州人**區氏**音驅風俗通云歐冶子之後轉爲區氏又音歐王莽時有郎中區博吳有區景長沙人官至蒼梧太守今江嶺

南多此姓宋誅宜州蠻酋區希範又廣州區傑登進士第望出渤海

瞿氏晉東海王越參軍瞿莊博陵人又王僧孺譜云河東裴桃兒娶蒼梧瞿寶女風俗通漢南太守瞿茂梁鎮北將軍瞿延唐絳州刺史瞿豶望出高平松陽今平江府與溫州平陽有瞿氏宋登科瞿均

俞氏平聲又吐溜切古有俞跗善醫漢司徒掾俞連前趙劉聰中常侍俞容唐天后時有俞文俊江陵人也今爲平聲之氏甚多望出漢東河間

俱氏南涼有鎮北將軍俱起延唐宦者俱文珍開元國學博士俱康辟望出潁川

衢氏江陵人見姓苑

模氏宋登科有模道成沅州人

呼氏列仙傳有呼子先

雩氏音呼姓苑云沛人

梧氏見姓苑

軤氏音呼纂要云人姓

辜氏姓纂云今泉州晉安有此姓不詳所出按今泉州有此姓宋嘉祐登科有辜甫泉州人又紹興登科有辜氏其後也

軲氏音枯見字統

蓇氏音骨又音滑見姓苑

望出吳郡如氏桓譚新論有道人如子禮漢書長安富人如氏又有如羅氏改爲如氏約氏宋登科約紡開封人儲氏後漢儲大伯又富人儲老王莽亂以五百人據大庾嶺唐開元汜水尉儲光羲潤川人裔孫隱檢校郎中宋儲卿材登進士第望出河東今泉州有儲氏也紆氏後漢有肥鄉侯始平紆邈遽氏衛大夫遽瑗字伯玉之後漢有大行令遽正望出黎陽璩氏唐神功登科有璩抱朴望出豫章宋登科璩東璩重並岳州人沮氏音葅黃帝史臣沮誦之後後漢射聲校尉沮雋於氏出姓苑唐初字文化及將於澄以魏州降今餘杭有之望出廣陵京兆洙氏宋登科有洙頎渠氏周大夫渠伯之後衛有渠孔漢有渠參封贊侯踈氏望出東海漢太子太傅踈廣廣兄子受世本有踈蹢束氏晉書踈廣之後曾孫孟達避王莽亂自東海徙鹿山因去足爲束氏望出南陽初氏見姓苑宋初房舉賢

良方正熙寧登科初燮密州人元豐初西美鄆州人初汝爲登州人

鉏氏 左傳晉有力士鉏麑

虛氏 見姓苑

犀氏 史記秦有犀首

陁氏 即古陁字見姓苑

洼氏 音珪望出南陽後漢大鴻臚洼丹

毒氏 下珪反見纂要云人姓

嶲氏 下珪反有嶲閼梁

淮氏 見姓苑

棓氏 音裴漢書爰盎從棓塑問占文穎曰秦末之賢士也

枚氏 六國時賢人枚被漢弘農太守枚乘望出淮陰

新氏 晉大夫新穆稚子之後見國語

眞氏 風俗通云漢有大尉長史眞祐西京雜記眞元莬善筭又百濟八姓其一曰眞望出上谷

頻氏 風俗通云漢有酒泉太守頻陽

欣氏 望出西河五代貞明登科有欣彪渤海人今臨海有此姓

仁氏 見姓苑出彭城

誾氏 姓苑廣平人

勤氏 風俗通魯有大夫勤成唐勤曾爲館陶尉

筋氏 見姓苑

芬氏 風俗通晉大夫芬賢見戰國策

言氏 孔子弟子言偃

字子游望出汝南垣氏漢西河太守垣恭之南齊司馬垣歷生溒氏音袁出何氏纂要薰氏見姓苑鐏氏見纂要敦氏陳留風俗傳敦氏姑姓之後急就章有敦倚僤氏牛坤切見纂要文乾氏居寒切見姓苑端氏譙氏官氏並見姓苑莞氏姓苑云吳人但氏平聲漢有西域都護但欽又濟陰太守但巴籛氏音牋姓苑云彭祖姓籛名鏗難氏見姓苑姍氏古刪字姓纂云人姓瞯氏音閑濟南瞯氏豪族爲郅都所滅又前漢有宗氏瞯氏長安大豪也閒氏見姓苑馯氏丘奸切前漢馯臂字子弓吳人治易堅氏見姓苑全氏祥符登科有全安石肩氏賢氏並見姓苑蜎氏如字又狂兖切漢書藝文志有蜎子十三篇楚人也老子弟子名淵涓氏列仙傳涓子齊人便氏平聲漢有少府便樂成望出魯

國**牽氏**見姓苑**延氏**見姓苑後漢有延岑又有延篤南陽人爲京兆尹殺梁冀使者又河南宮氏志可地延氏改爲延氏**虔氏**風俗通云陳留虔氏黃帝之後又莊子有虔天根**呑氏**音天漢有呑景雲望出晉陽或作天者非**纆氏**藝文志纆子著書**銚氏**音姚**鐃氏**見姓苑**韶氏**出姓苑今開封有此姓望出太原**遼氏**何氏姓苑有遼氏**聊氏**望出潁川風俗通漢侍中聊蒼著書號聊子又有潁川太守聊某著萬姓譜**貂氏**見姓苑**超氏**漢有太僕超喜**朝氏**音雕左傳蔡大夫朝吾**麃氏**秦始皇將軍麃公漢有太守麃宣**膠氏**商末賢人膠鬲之後漢有膠倉**蒿氏**見姓苑**桃氏**見姓苑**蛾氏**見姓苑左傳晉大夫蛾析之後後魏平東將軍蛾青蛾又音螘**倗氏**音多又音朋漢南山盜帥倗宗**荼氏**徒加切蘇林云音琅邪之邪漢書江都易王傅有男

于茶悟

沙氏 見姓苑望出東莞姓纂云今東莞有沙氏風俗通晉有沙廣又百濟八族其一曰沙族又五代貞明登科沙承贊渤海人今吳興亦有此姓望出汝南

佘氏 音蛇從示唐開元有太學博士佘欽南昌人唐又有右司郎中佘珩祖文集隋考功主事洛陽人宋登科佘贇洪州人佘剛衢州人佘赫嶶州人

蛇氏 見姓苑姚萇蛇后南安人兄越滂爲南安太守又有建武將軍蛇元望出鴈門

諸氏 音遮後漢洛陽令諸施吳郡人今吳郡有此氏

查氏 側加切望出齊郡宋登科雍熙有查盛待制查道新安人也

花氏 出姓苑唐有倉部員外郎花季睦宋有尚書郎花尹今望出東平

琅氏 姓苑云齊有琅過

相氏 音湘見姓苑

疆氏 晉大夫疆鉏後漢疆華又漢陽太守疆釋之並見風俗通

將氏 平聲石趙堂山太守將容見姓苑又有將先生出道語

芳氏 風俗通漢有幽州刺史芳垂敎

涼氏 魏志

有太子太傅涼茂望出山陽

彊氏 望出丹陽與扶風姓苑云丹陽有彊氏前秦有將軍彊求北齊有彊諫後漢光武同舍生彊華注云又作强其兩切宋登科有彊弼

卬氏 漢公卿表御史大夫卬祗

苀氏

鄉氏

當氏

喪氏 並見姓苑無定望

鄺氏 音苀一音廣姓苑云今臨淮有此姓望出廬江

杭氏 宋登科杭開饒州人

征氏 姓苑今淮南有此姓宋征復登科

訇氏 許橫切蜀錄闕中流人訇琦訇廣

經氏 見姓苑晉太元中有經曠出還寃記望出苑陽

零氏 見姓苑

庚氏 唐太常博士庚季良

更氏 國語魏有更盈能虛弓落鴈

星氏 見姓苑南陽太守羊續娶濟北星重女見羊氏家傳

瓶氏 見姓苑風俗通有太子太傅瓶守

稱氏 漢元帝功臣有新山侯稱忠

登氏 後漢有左馮翊登道又將作大匠登豹蜀錄有闕中流人始平登定望出始平南陽

繒氏

漢功臣表有繒賀

恒氏 風俗通楚大夫恒思公之後見世本漢有東安長恒裴子孫因居之望出東海

憂氏 見姓苑

尤氏 見姓苑宋尤鶴登進士第又有尤絢尤昱南劒人望出吳興

脩氏 漢有左騎校尉脩炳不詳所出吳有合浦太守脩允臨川人又王太后外孫脩脩成子仲或爲脩氏

郵氏 古今人表有郵無恤西京雜記公孫弘故人郵長倩望出臨菑

秋氏 姓苑古有秋胡子宋中書舍人秋富望出天水

不氏 甫鳩切晉時有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冢得竹書科斗文者又姚興安遠將軍不蒙世

巷氏 音浮見纂要

猷氏 風俗通衞有猷康望出遼西

投氏 漢有光祿投調或言其先周郇伯因桓王伐鄭投先驅以策其後氏焉無是理也

摎氏 居求切一音留史記南越王趙嬰齊在長安時娶邯鄲摎氏女魏有河內太守摎尚漢功臣表有龍侯摎廣德

侵氏 望出扶風三輔決錄有扶風太守侵恭因

居焉

鐔氏 音尋又音淫漢有廷尉鐔政後漢有鐔顯蜀志又有太常鐔丞望出廣漢今蜀中有此姓乃呼爲蟾蜀音之訛也

欽氏 見姓苑

諶氏 姓苑陶侃母諶氏今南昌多此姓望出豫章

鹽氏 見姓苑望出北海魯國先賢傳漢北海相鹽津因居之

潛氏 望出臨川姓苑臨川有此姓宋潛布成登進士第開封人又有潛時舉江陵人也

鍼氏 左傳魯大夫鍼巫鍼季

函氏 見姓苑漢南昌太守函熙

藍氏 望出中山戰國策中山大夫藍諸宋有尚書郎藍丞端拱登科藍成務天聖藍晝今望出東莞汝南也

上聲

奉氏 重氏 隴氏 並見姓苑

闞氏 音蔿國語闞大夫之後也

起氏 見姓

俟氏 風俗通俟子著書六國時人又後魏獻帝次弟爲俟亥氏後爲俟氏又俟奴氏改爲俟氏

被氏 呂氏春秋鄭有大夫被瞻風俗通漢有牂牁太守被條

弭氏 三輔決錄云王莽時有弭彊漢末新豐人弭仲叔亦見決錄望出新豐

紫氏

履氏 並見姓苑

鬼氏 古今人表鬼臾區

舞氏

宇氏 並見姓苑

萬氏 音矩前漢游俠傳有萬章急就章萬改卿又作楀詩謂楀維師氏

府氏 風俗通漢有府悝爲司徒掾

鬴氏 即釜字見姓苑望出襄陽

栩氏 陳留先賢傳有栩氏又董賢傳有栩丹

序氏 禮有序點侍孔子點揚觶後漢有序淵

舉氏 見姓苑

處氏 漢書藝文志趙有辯士處子著書風俗通有處興爲北海太守望出潁川晉有處桂又陳留相處就並潁川人後魏有處德又望出沛國

巨氏 漢有荊州刺史巨武望出平昌

仵氏 望出襄陽急就章仵終古今莆田多此姓

宣和六年仵良翰登科大名府人

堵氏 又音者左傳有堵寇堵師叔堵俞彌鄭有堵狗堵汝父魏志張燕本姓堵

浦氏 晉起居注有尚方丞浦選宋有員外郎浦延熙望出京兆

圃氏

姥氏 七古切

補氏

禮氏 見姓苑衛大夫禮孔後漢禮震受尚書於歐陽歙望出平原

郎氏 風俗通漢有上郡太守郎社北齊有行臺僕射郎珍中山曲陽人孫懷道唐右司郎中又居洛陽望出中山

洗氏 又音線晉忠義傳有洗勁南海人

亥氏 戰國策晉有隱者亥唐河南官氏志侯亥氏改為亥氏望出河南

改氏 秦有大夫改產

海氏 見姓苑

忖氏 齊有忖乙管仲誅之

菌氏 見姓苑

本氏 見姓苑

雋氏 才兗切漢有京兆尹雋不疑渤海人望出渤海平陽

棧氏 見姓苑魏志有棧潛望出任城

琯氏 見纂要

晏氏 音綫晉有西中郎將晏清又寧州刺史晏靜望出荆州今江陵

多此姓**寋氏**其偃切宋寋綎登進士第蜀人**圈氏**音倦芊姓風俗通楚鬻熊之後望出陳留漢有圈稱撰陳留風俗傳又有圈宣明郭林宗傳有陳留人圈文宣**卷氏**音捲望出琅邪陳留風俗傳陳留太守琅邪卷基本圈氏因避仇去圈又有琅邪卷焉**宂氏**宋登科宂公序**典氏**風俗通魏志有校尉典韋多力者生滿望出陳留**庫氏**即肇字戰國策趙有大夫庫賈**紹氏**見姓苑**表氏**見姓苑**考氏**見姓苑今開封有此姓**稻氏**見姓苑今爲晉陵人**寶氏**見姓苑**我氏**六國時有我子著書**假氏**漢有假倉治尚書陳留人望出陳留**仉氏**音掌梁州有仉啟**仰氏**出姓苑今新安吳興並有此姓宋紹興登科仰文蔚溫州人望出汝南錢唐**養氏**楚有養由基孝子傳有養奮梁有養彭舒望出山陽**强氏**苻秦錄有强永强帛姚秦有强起强斌西陽侯强京並畧陽氐人唐兵部

郎中强寶質孫修御史中丞其先畧陽氏人徙扶風望出扶風宋强至强浚明登進士第餘杭人又有强相如强公諶肖登第常州人望出天水

臣謹按彊强一字耳舊以爲氏分二族兩音彊平聲强上聲後世無復上聲只作强字用平聲

鞅氏見姓苑　象氏見姓苑潁川望族今南昌多此姓　䣝氏畧養反見姓苑　汻氏呼廣反今涇州有此姓　井氏穆天子傳云周有大夫井利又左傳虞大夫井伯漢有司徒掾井宗後漢有井丹望出扶風南陽宋有尚書郎井淵又井亮功井宗元嘉祐六年登科澶州人又有井公南崇寧登科蔡州人　永氏見姓苑列仙傳有永石公　幸氏望出南昌晉書術士幸靈唐幸南容並洪州人宋有幸白幸佑

幸之武登進士第望出鴈門 杏氏 見姓苑 秉氏 漢有秉寛 省氏 宋有大夫省臧 猛氏 宋有猛獲望出城陽 鈄氏 天口切今臨海有此姓五代漢鈄滔爲處州刺史 鈕氏 音紐又有紐氏東晉有鈕滔吳興人隋有鈕回以孝行稱宋登科鈕昌言永興軍人 守氏 見姓苑 糗氏 風俗通漢有糗宗爲嬴長 醜氏 後漢袁紹傳有醜長 棸氏 側紂反又音鄒晉有棸籌今襄陽江南並有此姓 厚氏 見姓苑 後氏 五代有後贊爲飛龍使今開封有此姓望出東海 部氏 見姓苑 審氏 漢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沛人後漢末袁紹將審配望出魏郡 品氏 見姓苑 枕氏 姓苑云下邳人 檢氏 漢末勾章尉檢某見姓苑 儉氏 見姓苑 湛氏 後漢有大司農湛重晉荆州刺史陶侃母湛氏新淦人又有湛方宋有湛茂梁有司州刺史湛僧智唐有湛賁袁州人宋有尚書郎湛俞閩人

望出新淦及豫章也**啖氏**亦作啾前秦有將軍啖鐵又啖助治春秋大歷水部郎中啖彥珍會昌進士啖鱗避武宗諱改爲澹望出東河**昝氏**子感切何氏姓苑有昝氏蜀人也晉書桓温將昝堅唐昝愼盈宋昝居潤爲宣徽使望出太原彭城元祐登科有昝昌**覽氏**望出彭城**湳氏**乃感切見纂要**減氏**亦作咸漢有減宣爲司隷校尉急就章有減罷軍或云巫咸咸氏之後望出汝南魯國今東海有此姓**橄氏**胡減切懷州人橄氏望出河内**範氏**宋登科範昱饒州人

去聲

統氏見姓苑**鳳氏**神仙傳有鳳綱望出平陽郃陽**祕氏**漢功臣表戴侯祕彭祖傳封七代西秦録有僕射祕宣五代有祕瓊望出天水宋登科祕景儉眞定人**利氏**或言楚公子食采於利後以爲

氏利今之葭萌也漢有利幾又仙人利貞源漢漢陽人風俗通漢有利乾爲中相又河南官氏志叱利氏改爲利氏宋利涀舉進士又有利璨登科英州人望出河南

義氏 漢有酷吏南陽太守義縱世居河東封岸頭侯蜀錄有上庸都尉義歆宋義積登進士第近有義道人年百五十歲泰州人望出河東及平原

騎氏 去聲史記有燕將騎劫

匱氏 見姓苑望出廬江今廬州有此氏

類氏 出姓苑近爲福州寧德尉類演宋登科類從道密州人

貴氏 風俗通云陸終之後漢有廬江太守貴遷晉武帝才人常山貴氏生東海王越又有司空中郎將貴霸

尉氏 鄭大夫尉翩之後又音鬱

⿰目氣氏 古氣字見纂要

意氏 見姓苑

謂氏 唐以前無聞宋太平興國登科有謂準

露氏 風俗通漢有上黨都尉露平

固氏 晉平公時有舟人固來

故氏 見姓苑

喩氏 又音樹望出南昌姓苑云南昌有喩氏東晉有喩歸

撰西河記三卷又有諭氏今喻氏多作諭氏

布氏風俗通趙有布子善相馬望出江夏晉陶侃別傳有江夏人布興

樹氏姓苑云今河東有樹氏宋有諸司使樹滋近改作壹望出河南及河東又河南官氏志樹洛于氏改爲樹氏

遇氏風俗通漢有東安太守遇沖宋登進士第遇昌朝望出東莞

附氏後漢段熲將附都魏志有附傳唐監察御史附得意上元登科有附不疑望出新平

務氏堯時有務成子見易傳列仙傳務光夏時人

瓠氏淮南子古有瓠巴善鼓琴

錯氏音措宋有太宰錯居

據氏

住氏並見姓苑

鑢氏音慮又音盧楚大夫有鑢金

庶氏子思之出母庶氏急就章有庶霸遂

絜氏女據切又女居切漢書張敞傳有京兆捕賊掾絜舜謂敞爲五日京兆敞殺之姓纂有去聲非是

桂氏見風俗通望出燕郡天水漢有揚州刺史桂褒燕人唐永寧令桂仲武吳人宋桂軻登進士第

臣謹按後漢太守陳球碑陰有城陽炅橫被誅四子一守墳姓炅一避難徐州姓香一居幽州姓桂一居華陽姓炔四字並音桂字各九畫以避難也

香氏一本作炅有香道元著與天公論今臨海有此姓及弘農號畧漢有衛尉香橫又有上計掾香景雲魏志呂虔傳有炅母

計氏國語有計然爲越大夫范蠡之師本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漢有司空掾計訓後漢有計子勳望出齊郡京兆宋有尚書郎計用章又有計良輔計有功登科並邛州人

棣氏王莽時有司馬棣立

隸氏古有隸首善筭

制氏漢初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

毳氏見姓苑

蔕氏亦作蔕王莽傳有中常侍蔕惲張細切又徒蓋切

稅氏盛弘之荆州記

云建平信陵縣有税氏昔蜀王欒君王巴蜀王見廩君兵彊結好飲晏以税氏五千人遺巴蜀廩君望出河間宋税挺登進士第

藝氏

裔氏並見姓苑古今人表有裔欵

弊氏左傳有弊無存

世氏戰國時有秦大夫世鈞漢有九江尉世寵又世顧著子書

炔氏漢書齊人炔欽治尚書

帶氏六國時有帶他見姓苑

藹氏去聲齊南海太守藹煥

沛氏望出呉興

貝氏宋貝寶登科常州人

兊氏見姓苑

佴氏如代切晉山公集有佴湛

進氏後漢有進延爲小黄令見華嶠後漢書延或作儉

遴氏古文吝字見纂要

愼氏風俗通愼到爲韓大夫著愼子三十篇晉有東陽太守愼修望出天水宋有給事中愼鏞又有愼錡祥符登科

靳氏楚大夫靳尚漢有靳歙又汾陽侯靳彊後漢末范陽令靳先後燕錄有太史令鴈門靳安唐金紫光祿大夫靳孝謨武功人吏部郎中靳常館陶人又居

汝南今望出西河宋乾德登科有靳頳又有靳裁之頳昌人靳守中齊州人

貫氏戰國策齊有貫珠漢初趙相貫高後漢西羌校尉貫友又博士貫長卿望出西河

冠氏列仙傳有冠王

爨氏望出晉昌後漢河南尹爨肅見謝承後漢書蜀志交趾刺史爨琛建寧大姓也又有寧州刺史爨頠華陽國志爨習官至領軍昌寧大姓也

贊氏出姓苑今開封有之

炭氏西京雜記長安有炭虯

戰氏後漢初戰兢為諫議大夫五代有戰貽慶登進士第

戀氏漢有戀祕為南郡太守

賤氏風俗通漢有右北平太守賤瓊又有賤虞

練氏出姓苑今建安多此姓嘉祐登科記有練定

燮氏

見氏並見姓苑

薦氏

燃氏女見切見纂要同州有此姓

淖氏音鬧魯恭王有淖姬姓纂楚將淖齒

漕氏漢書任俠漕仲叔西河人少子游亦以俠聞

好氏火報切見纂要

秏氏見姓苑

播

氏風俗通播軼武商末賢人操氏隋大業末鄱陽賊操天成自號元興王建元始興舍氏見姓苑厙氏音舍姓苑云人姓今天台括蒼有此姓化氏見姓苑晉氏音亞見纂要斤氏音拓蔡州有此姓暢氏陳留風俗傳有暢氏不詳所出齊有暢惠明撰論語義十卷宋暢适暢彥雄登科並河中人暢鈞河南人伉氏漢有中大夫伉喜晉有漢中太守伉嘉抗氏望出丹陽後漢泰山都尉抗徐世居丹陽亢氏出姓苑唐登科有亢溯京兆人又有五官正亢軫曠氏宋登科有曠湜潭州人相氏去聲亦作平聲漢書武洛山出四姓其二曰相氏姚秦有相雲作獵德賦世居馮翊望出西河諒氏後漢有洛陽令諒輔廣漢人亮氏盎氏並見姓苑況氏姓苑云廬江有此姓浪氏晉書永嘉中張平保青州爲其下浪逢所殺聖氏性氏並見姓苑豆

氏後魏將軍豆大田 鏤氏姓苑云今遼東有此姓 勾氏舊去聲今作平聲蜀志左將軍宕渠侯勾扶巴西人今蜀川多此姓 富氏周大夫富辰之後又魯大夫富父終生鄭有富子 繡氏漢書游俠傳有繡君賓馬嶺人 救氏風俗通漢有諫議大夫救又又或作仁 庛氏 灸氏 胄氏 舊氏並見姓苑 就氏見姓苑河南官氏志就賴氏改爲就氏望出河南 禁氏姓苑吳興 念氏望出河南西魏太傅安定公念賢代人也生華合州刺史

入聲

漷氏望出東海漷仲翁爲漢宣帝師 木氏端木賜之後因避仇改爲木氏晉文章志有木華作海賦爲太傅楊駿主簿又有木槃著戰國策春秋二十卷見七錄又百濟八姓其五曰木氏宋熙寧登科木炎開封

人崇寧末輅溫州人沐氏漢有沐寵爲東平太守狀云端木賜之後避難改爲沐氏谷氏有聞於漢

宋登科谷大向大方並曹州人谷大忠興仁人谷椿衢州人睦氏宋登科睦緯大名府人潚氏

漢有鴈門太守潚何鶡氏望出東海蔌氏望出晉陵郁氏望出魯國國語云魯相郁貢子孫因

居之今吳中有此姓又望出黎陽宋郁藻郁澄登科皆浙人束氏附平聲踈氏宋登科東向揚州人束

長孺博州人東贊卿鄆州人鏃氏子木切望出彭城鄭氏於六切出姓苑逯氏音綠風俗

通漢大司馬逯並後漢有逯明廣平人唐夏官郎中逯仁傑河陽人望出廣平及河内又爲綠氏綠圖顓帝師

今或讀作祿宇宋景祐登科逯昂逯湛元祐有逯勉大名府人卓氏史記蜀郡卓氏本趙人以鐵冶致富

徙臨邛後漢太傅卓茂南陽宛人望出南陽西河偓氏列仙傳有偓佺濁氏漢書貨殖傳有濁氏

賁脯

濯氏見風俗通　朔氏望出南陽　學氏　術氏並見姓苑　暨氏音訖呉有尚書暨豔唐天寶有暨晃弟昱望出餘杭渤海又有暨善應廬陵人又暨佐時上元中准制改爲周氏宋登科暨唐裔建州人暨商俊南雄人　悉氏古今人表悉清爲神農師　帙氏見纂要　肮氏古聿字見纂要

鬱氏見姓苑　尉氏音鬱亦作尉鄭有尉止尉翩古賢有尉繚著書號尉繚子又河南官氏志尉遲氏魏孝文改爲尉氏近有朝請大夫尉大廉未知何許人宋初有尉昭敏爲節度使又有尉春登科永靜人

茀氏音粥左傳有茀翰胡論語佛肸以中牟叛古今人表作茀肸　恤氏恤由之後也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弔之孔子學士喪禮　⿰弗阝氏音弗漢有九江太守⿰弗阝修　厥氏漢文帝賜衡山王宮人厥氏姓苑云今京兆人　骨氏望出河南隋京兆郡丞骨儀官氏志紇骨氏改爲骨氏南唐有歙州刺史骨言望出

郃陽

髮氏漢有髮福東海人治詩

笡氏音妲今建州多此姓宋笡深舉進士建平人又有笡掞登科廣濟人

察氏

脫氏並見姓苑

糴氏又音兆晉大夫糴茂

折氏常列切望出西河宋爲大姓世守麟州猶古諸侯今端明殿學士折彥質

渫氏古有渫子賢人也見韓子

桀氏古隱者桀溺漢襄城侯桀龍

蘖氏望出東莞姓苑云東莞蘖本姓薛避仇改焉

齧氏莊子齧缺堯時賢人學於王倪

别氏姓苑云京兆人宋有别全望出天水京兆

鐵氏隋有將軍鐵士雄宋有進士鐵南仲淮甸人

恪氏晉有郎中令恪啟望出陳留

佫氏音各

洛氏並見姓苑

薄氏風俗通衛賢人薄疑漢高帝薄夫人生文帝夫人弟昭封軹侯官至車騎將軍子戎奴嗣唐天寶中大理評事薄芬櫟陽人望出鴈門譙國宋太平登科薄貢皇祐薄洙并州人

錯氏姓纂云今溫州有此姓

矍氏唐有

黄州刺史瞿璋又四門博士瞿參

鐸氏

晉大夫鐸遏寇楚將有鐸椒漢藝文志春秋鐸氏微旨三篇風俗通漢有廷尉鐸政望出絳郡姓苑云今絳州有鐸氏

博氏

風俗通漢有博子勞善相馬望出淮南廣平

畧氏

姜姓吴志有畧統望出武陵

藥氏

望出河内後漢南陽太守藥崧又有太尉掾藥稷蜀錄晉有牙門藥冲唐大歷有閑廐使兼御史大夫藥子昂生峯崙望出河内宋藥丕顯藥咸寧藥太元並登科

約氏

韓子古賢人約續馬融妾約氏

直氏

漢御史大夫直不疑封塞侯姓苑云楚人直躬之後

食氏

望出河南風俗通漢有博士食子通河南人

敕氏

音棘望出遼東後燕合浦公敕勃東夷人

墨氏

孤竹君之後有墨台墨翟望出梁郡

勒氏

晉鎮南將軍王歆騎督勒滿討張昌於隨郡

植氏

姓纂云南越有此姓

特氏

左傳晉大夫特宫望出平昌

錫氏

錫壽之後也漢末有交趾太守錫光

後梁有錫休為益州刺史望出樂安**壁氏**齊有壁司徒**氼氏**古溺字見纂要**夕氏**後漢巴中渠帥有夕氏巴郡七姓一曰夕蜀志尚書令夕斌**室氏**見姓苑唐朝虜相室昉歸明為諸衛將軍**赤氏**風俗通帝嚳師赤松子之後見神仙傳**辟氏**左傳有辟司徒漢書富人辟子方**笮氏**側伯切亦作筰吳志漢中有笮融丹陽人風俗通楚有笮倫今吳郡有此姓**適氏**見姓苑**麥氏**姓苑云高要始興有此姓隋有麥鐵杖始興人官至萊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今望出汝南宋登科麥致遠廣州人**帛氏**姓苑云吳郡人漢五威將軍帛敞後漢有帛宣神仙傳有帛和晉有高僧帛道佺**益氏**今望出城陽馮翊**革氏**漢初功臣有煑棗侯革朱望出清河**澤氏**見姓苑**給氏**見姓苑**集氏**風俗通漢有外黃令集一**龔氏**晉有隱士龔元之南史有龔蔿**蓋氏**古盍切漢有蓋公又司隸

校尉蓋寬饒後漢二十八將有蓋延又官氏志蓋樓氏改爲蓋氏宋有蓋源蓋沂蓋寓登科並大名人蓋傳兗州人

居氏古閩字見纂要

奞氏才盍切見纂要

納氏見姓苑

涉氏晉大夫涉他神仙傳涉正宋太平登科有涉緯

接氏三輔決錄有接子名昕著書十篇

複姓

凡複姓有不知其詳本者則附四聲之後

綦母氏左傳晉有綦母張風俗通漢有廷尉綦母參戰國策綦母子與公孫龍爭辨大觀登科有綦母賁南平人

西乞氏秦將西乞術之後

西都氏見王符潛夫論

西鉏氏左傳宋大夫西鉏吾漢有侍御史西鉏虛見英賢傳

南榮氏南榮疇見古今人表

北人氏莊子舜友北人無擇

晏子云古有北人無擇清身絜巳疾世人濁自投清泠之淵

九百氏　姓苑云代縣有九百里爲小吏

段干氏　見姓苑段干木之後也西河人

青萍氏　見姓苑

長盧氏　列子楚賢者長盧氏著書

索盧氏　呂氏春秋禽滑釐門人索盧參後漢淮陽令索盧放

蒲盧氏　姜姓齊人蒲盧胥善弋射

盧蒲氏　姜姓齊桓公之後左傳齊有盧蒲就魁盧蒲癸盧蒲嫳

茲毋氏　毋音無下同左傳齊大夫茲毋還漢有侍御史茲毋常

巨毋氏　王莽時有長人巨毋霸

毋將氏

毋終氏　左傳毋終子嘉父翟國君也

毋車氏　見風俗通漢下邳相毋車伯奇望出樂安

宣于氏　前趙錄有劉淵太史令宣于修之

闞于氏

多于氏　並見姓苑

梁由氏　晉有梁由靡漢有將軍梁由是先安帝時人

梁石氏　漢隱者梁石君曹參所禮者也

梁可氏　後魏

上谷梁可頭又代郡太守梁可浪

仲梁氏 魯大夫仲梁懷見左傳又春秋後語仲梁閔

穀梁氏 魯有穀梁赤傳春秋尸子云穀梁淑字元始魯人亦傳春秋十五篇望出下邳姓纂今下邳有穀梁氏

將梁氏 史記秦為嬴姓有將梁氏

容成氏 古容成子造歷神仙傳有容成公

廣成氏 神仙傳廣成子居崆峒山

務成氏 呂氏春秋務成子堯師也新序子夏曰舜學于務成跗

析成氏 左傳齊有析成鉏

陽成氏 風俗通陽成胥梁晉隱士也漢有諫議大夫陽成公衡功臣表梧齊侯陽成延傳封六代成或作城王莽時陽成修獻符命

上成氏 後漢書密縣上成公白日昇天

盆成氏 孟子有盆成括仕齊

將閭氏 漢書藝文志將閭子名菟著書

林閭氏 嬴姓漢蜀郡林閭翁孺博學能文見文字志

庚桑氏 莊子庚桑楚之後

有男氏 姒姓史記禹後有有男氏

澹臺氏 風俗通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漢有博士澹臺恭 **浩星氏** 漢有浩星公治穀梁又有浩星賜趙充國所善也 **墨夷氏** 風俗通宋大夫有墨夷須墨夷皐 **養由氏** 楚大夫養由基之後 **安期氏** 英賢傳安期生古仙人漢有安期生蒯通友人 **沭蘭氏** 望出任城 **端木氏** 端木賜仲尼弟子 **姑布氏** 趙簡子時姑布子卿善相見史記又漢有姑布子望出東平 **黔婁氏** 列女傳黔婁先生古賢士 **中梁氏** 姓氏英賢傳古隱者中梁之後 **中野氏** 子姓潛夫論宋微子之後楚文王御史中野彪 **室中氏** 漢書藝文志有室中周著書十篇王莽時室中公避地漢中漢功臣表清簡侯室中同傳封四代 **路中氏** 漢書路中大夫之後 **步叔氏** 家語步叔乘齊人仲尼弟子 **石作氏** 姓氏英賢傳石作蜀仲尼弟子見史記 **古野氏** 晏子春秋齊景公勇士也

一作古冶

壤駟氏 家語壤駟赤秦人仲尼弟子

合博氏 漢功臣昔侯合博胡害曾孫興昭帝時將軍

漆雕氏 史記漆雕徒父漆雕開漆雕哆並仲尼弟子

空相氏 史記商後有空相氏晉惠時有空相機

京相氏 見英賢傳望出濟南晉京相璠作春秋土地名三卷

馬矢氏 漢有大司徒馬宮本馬矢氏

馬適氏 英賢傳漢有畢梁侯馬適育漢功臣馬適求聚黨討王莽見害

巫馬氏 史記巫馬施字子期仲尼弟子

關龍氏 夏桀時忠臣關龍逢之後

青烏氏 漢青烏子善術數神仙傳有青烏公

羊角氏 列女傳有羊角氏

苑羊氏 左傳莒大夫苑羊牧之後

羺羊氏 右傳衛石碏宰羺羊肩

浩羊氏 風俗通齊大夫浩羊嘉

長魚氏 左傳晉有長魚矯

昭沙氏 一作昭沙史記功臣表平州侯昭沙掉尾

樂王氏 晉大夫樂王鮒之後也漢有郎

中樂王茂

汵州氏左傳周汵州鳩之後

老萊氏老萊子楚賢人著書

列禦氏鄭穆公時列禦寇著書

瞻葛氏英賢傳有熊氏之後世本宋景公時有瞻葛祁為大夫

瑕呂氏左傳晉有瑕呂飴甥

不第氏子姓潛夫論宋不第氏

鈎弋氏英賢傳漢昭帝母鈎弋夫人又為鈎弋氏神仙傳有鈎弋君

呂管氏英賢傳漢鉅鹿都尉呂管次祖中山人

陵終氏王莽曾祖翁孺與東平陵終氏有怨

邑裘氏衛大夫邑裘氏之後

縣潘氏衛大夫柳莊卒君贈邑裘縣潘二氏書納諸棺見禮記

屠岸氏晉屠岸賈見史記

函冶氏英賢傳後漢黃門侍郎函冶子覺

洞沐氏漢有洞沐孟陽善易

甫爽氏世本宋大夫甫爽之後

安是氏英賢傳晉厲公大夫安是叔施

遫僕氏漢校尉遫僕多見霍去病傳

補祿氏英賢傳晉惠帝時殿中中

郎補禄彪

游律氏英賢傳游律子著書一篇言法家事

通志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二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三十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氏族畧第六

同名異實第一

唐氏有二堯之後爲唐周以封晉此晉之唐也伊祁姓

燮父之後封于唐爲楚所幷此楚之唐也姬姓

虞氏有二姚姓之虞舜後也姬姓之虞仲雍之後也

夏氏有二夏后之後以國為氏陳宣公之子子夏之後以字為氏

商氏有二成湯之後為商衛鞅封商君其後亦為商

周氏有五后稷之後為周氏又姬氏唐先天中避諱改為周氏又暨氏上元中准制改為周氏又代北賀魯氏普氏後魏並改為周氏

秦氏有三秦國為秦氏魯有秦邑亦為秦氏秦非是也楚又有秦商

燕氏有二有姬姓之燕有姞姓之燕

管氏有二叔鮮之後以國為氏出自文王又齊管仲出

自穆王

畢氏有二畢公高之後為畢後魏出連氏改為畢

于氏有三周武王之子邘叔之後或去邑為于氏後魏

萬紐于氏改為于又淳于氏避唐諱改為于

胡氏有二周之胡國為胡氏後魏紇骨氏亦為胡氏

齊氏有二太公之後以國為氏衛大夫齊子之後以字

為氏

楚氏有二鬻熊之後以國為氏魯林楚之後以名為氏

陳氏有四舜之後以國為氏也又白氏隋初改為陳此萬年之陳也又魯相無子以外孫劉矯嗣此廣陵之陳也又侯莫陳之後亦改為陳氏

朱氏有三邾子之後去邑為朱又渴燭渾氏可朱渾氏並改為朱

婁氏有二邾婁之後也又疋婁氏改為婁氏

兒氏有二郳氏去邑爲兒又賀兒氏亦改爲兒

越氏有三句踐之後以國爲氏又有越彊氏改爲越氏

又有越質詰氏改爲越氏

薛氏有三奚仲之後以國爲氏又叱干氏改爲薛又有

遼西薛氏

沈氏有二沈子逞之後以國爲氏又楚莊王之子公子

正封於沈鹿其後以邑爲氏

徐氏有二若木之後以國爲氏又一族出於黄帝十四

姓

云氏有二鄖國之後去邑為云又後魏牒云氏改為云

禹氏有二鄅國去邑為禹又夏禹之後以名為氏

宿氏有二風姓之後以國為氏又有宿六斤氏改為宿

羅氏有二妘姓之後以國為氏又有叱羅氏改為羅

夔氏有二熊摯之後以國為氏又天竺亦有夔氏

夷氏有四夷詭諸之後為夷氏又逸民夷逸齊大夫夷仲年邾大夫夷射姑之後皆以名字為氏

須氏有二密須之後為須須句之後亦為須

黎氏有三子姓之後以國為氏又齊大夫黎彌黎且以邑為氏又後魏素黎氏改為黎氏

申氏有二姜姓之後以國為氏又楚之申邑申公居之以邑為氏

向氏有二祁姓之後以國為氏又宋公子肹字向以字為氏

葛氏有三嬴姓之後以國為氏又葛天氏之後亦為葛

氏後魏賀葛氏改為葛

會氏有二鄶國去邑為氏又會乙之後亦為會氏

辛氏有三莘氏訛為辛又計然本姓辛又周有項亶賜姓辛氏

呂氏有五姜姓之後以國為氏又晉有呂氏出於魏氏又有叱丘氏副呂氏叱呂氏並改為呂

譚氏有二子爵以國為氏又巴南六姓有譚氏

冀氏有二冀國之後以國為氏晉滅冀以為邑郤氏食

之為蒷芮子孫以邑為氏

鬲氏有二有鬲之國以國為氏又商人膠鬲以名為氏

𩔖氏有二𩔖國夏商諸侯也又句踐之後别封傾余以邑為氏

共氏有三共者商之侯國也其後以國為氏鄭公子段曰共叔晉太子申生曰共君並以謚為氏

龔氏有三恭國籀書作龔又晉大夫龔堅之後也又漢巴郡蠻酋有龔氏

洪氏有二共氏改為洪氏又豫章弘氏避唐孝敬皇帝諱改為洪

彭氏有二大彭之國為彭氏祝融之後八姓亦有彭氏者

祭氏有二周公之後以國為氏又鄭有祭邑祭仲足其後也

毛氏有二毛伯聃之後以國為氏又有北代之族世為酋長

劉氏有五堯之後有劉累為劉氏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邑亦為劉漢賜項氏婁氏並為劉氏又匈奴之族從母姓劉

欒氏有二晉欒賓之後姬姓也以邑為氏齊子欒之後姜姓也以字為氏

荀氏有二荀本侯國也又晉荀林父以邑為氏

丙氏有二邴豫之後或去邑作丙又李陵降匈奴裔孫歸魏見丙殿因賜氏焉

蒍氏有二薳章之後亦作蒍以邑爲氏晉士蒍之後以字爲氏

裴氏有二秦非子支孫封裴鄉以鄉爲氏又西域有裴氏

孫氏有三衛公子惠孫之後以字爲氏又楚有芉姓之孫齊有嬀姓之孫皆以字爲氏

南氏有三衛公子郢字子南其後爲南氏又楚有子南氏亦爲南氏並以字爲氏者晉有南氏以鄉爲氏

國氏有二鄭子國之後以字為氏姬姓也齊有國氏姜姓也

孔氏有三宋孔父嘉之後也又衛有孔氏為世卿鄭亦有孔氏皆以字為氏者

董氏有二董父之後以字為氏又有陸終之子參胡姓董以姓為氏

成氏有二楚若敖之後以字為氏又周有成氏

孟氏有二魯慶父之後為孟氏又衛公孟縶之後亦為

孟氏

仲氏有二魯慶父曰共仲之後為仲氏又宋莊公之子

子仲之後亦為仲氏

叔氏有四魯叔牙之後魯文公之子叔肸之後八凱叔

達之後晉叔向之後並以叔為氏

季氏有二魯公子季友之後也又陸終之子季連亦為

季氏

伯氏有二晉中行伯之後也或言伯益之後亦為伯氏

士氏有二隰叔為晉士師以官為氏又有士季氏之後
以字為氏
山氏有二烈山氏以山為氏而周有山師之官以官為
氏
王氏有四有姬姓之王有嬀姓之王有子姓之王有厲
姓之王姬姓之王有二族嬀姓之王有一族子姓之
王有一族厲姓之王有四族
任氏有三黃帝二十五子得姓為任者其後以姓為氏

又顓帝少子陽封於任其後以國為氏又任為風姓之國太昊之後也亦以國為氏

偃氏有二有偃氏之國後為偃氏又臯陶之後姓偃亦以姓為氏

宣氏有二魯叔孫僑如謚宣伯與宋宣公之後並以謚為氏

稷氏有二后稷之後有稷氏漢稷嗣君叔孫通支孫亦為稷氏

改氏第二

婁氏項氏漢並賜劉氏

酈食其曾孫漢賜以食其為氏玄孫武平帝時為侍中
復改侍其

晉州稽胡晉初賜呼延氏

項氏後周賜辛氏

獨孤乇本姓李從齊神武沙苑戰敗為柱國獨孤信所
擒配為士伍賜獨孤氏

章仇禿髮氏歸後魏太武賜源氏

章仇大翼隋煬帝賜盧氏

唐傅遊藝賜武氏

唐徐氏以勣邴氏以元紘安氏以抱玉杜氏以伏威胡氏以大恩弘氏以播郭氏以子和麻氏以延昌鮮于氏以叔明安氏以元諒張氏以寶臣阿布布氏以懷邏阿跌氏以光進舍利氏以奉國董氏以忠臣羅氏以德儁以藝朱邪氏以國昌並由立功賜李氏從國

氏也

桓庭昌唐上元准制改為姜

曁佐時唐上元准制改為周

嬀氏改為姚氏

衷氏改為衡氏

裴氏改為壘氏

羊舌氏改為吉氏

姞氏改為羊氏

閭氏改為盧氏

辛氏改為計氏

鐵伐氏赫連勃勃以其本宗支庶非正統並為鐵伐氏

氏氏孔融謝氏儀以氏字民無上遂改為是氏

梁鴻氏改為運期氏

馬夭氏改為馬官氏

渾沌氏改為屯氏去水

屈全之裔孫仕後魏以自南方乃改南或作男

謝服為鴻臚卿後漢末出征嫌其名姓不祥乃改為射

咸

京房本姓李吹律定姓改為京氏

改惡氏第三

蕭氏齊武帝以巴東王子響叛逆改為蛸氏

馬氏以何羅逆誅馬后惡之改為莽氏

梟氏隋煬帝誅楊玄感改為梟氏

勃氏梁武帝改豫章王綜為勃氏

黥氏淮南王英布少時以罪被黥遂為黥氏

蝮氏唐乾封元年改武惟良為蝮氏

劉誕謀逆貶為留氏

漢魏受氏第四

臣謹按成周以國命氏漢則稱郡國者亦有之

楚元王交之子劉富初封休侯更封紅侯其後遂為紅氏

楚懷王孫心都郴其後遂為郴氏番音婆氏因吳芮封番

君支孫氏焉櫟陽氏後漢景丹封櫟陽侯曾孫分避
亂隴西因封為氏周陽氏漢淮南王舅趙兼封周陽
侯子由為河東尉因封為氏東陵氏因邵平之封子
孫遂以為氏廣武氏因李左車之封子孫遂以為氏
冠軍氏者因霍去病之封也信都氏者因張敖之封
也武彊氏者因後漢王梁之封也蘄氏者姓苑云蘄
春侯之後鄮氏者姓纂云越人以郡為姓今明州鄮
縣是也如此之類是為以郡命氏者也

春秋之時冀芮居冀地頡考叔居頡谷介之推燭之武
並以地命氏者漢四皓亦然如綺里季居於綺里也
其後有綺氏亦有綺里氏甪里先生居於甪里也其
後有甪氏亦有甪里氏少康之後漢初徙居嵇山遂
為嵇氏後漢鮭陽鴻為少府居鮭陽遂為鮭氏鮭音
圭如此之類漢亦多矣是為以地命氏者也
成周以邑命氏漢魏亦有之揭陽氏者因漢功臣安道
侯揭陽定為揭縣令因氏焉泉氏因全琮之孫暉魏

封南陽侯食封白水遂改為泉氏如此之類是為以
邑命氏者也

三代之時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按漢郊祀志汾陰
人無錦粤人勇之是亦有名無氏者葢錦為工技之
賤勇之為蠻夷之賤也

臣謹按亡氏之賤漢猶有之受氏之道漢魏猶傳略
載一二以備考古漢魏之後無所聞惟用古姓氏耳

變夷第五

賀魯之為周　賀葛之為葛　是婁之為高
叱盧之為祝　口引之為冠　如稽之為緩
去斤之為艾　是賁之為封　叱奴之為狼
吐難之為山　古引之為侯　出連之為畢
乞扶之為扶　那婁之為婁　是連之為連
俟纖之為俟　可單之為單　紇骨之為骨
沓盧之為沓　莫干之為郃　屈突之為屈
俟亥之為亥　俟畿之為畿　賀兒之為兒

叱利之為利　叱李之為李　柯柭之為柯
叱羅之為羅　那莫之為莫　莫輿之為輿
費連之為費　費羽之為羽　黜弗之為弗
莫盧之為盧　爾綿之為綿　斛毗之為斛
奇斤之為奇　統萬之為萬　統稽之為稽
安遲之為安　輾遲之為展　秘邗之為邗
如羅之為如　薄奚之為古　若干之為苟
昝盧之為昝　奴先之為奴　渴侯之為紙

拔畧之為蘇　紇干之為干　乙弗之為乙
步鹿之為步　屋引之為房　車焜之為車
普周之為周　高護之為李
莪眷之為莪又為眷　莫蘆之為蘆或為盧
丘林之為林又為丘丘敦亦為丘
副呂之為副又為呂叱呂亦為呂
就賴之為就莵賴亦為就
温狐之為温温盆亦為温

阿伏之為阿阿賀亦為阿
紇單之為紇紇奚亦為紇
羽真之為高楚婁亦為髙
是云之為是是奴亦為是
葢婁之為婁疋婁亦為婁
俟力之為鮑俟力代亦為鮑
烏丸之為桓阿鹿桓亦為桓
可地之為延可地延亦為延

俟奴之為俟俟伏斤亦為俟

費羽之為羽拂羽亦為羽

黜弗之為弗燕弗亦為弗鐵弗亦為弗

吐門之為門叱門亦為門庫門亦為門

拓跋之為元紇骨亦為元是云亦為元景氏亦為元

阿單之為單渴單亦為單

悉雲之為雲宥連亦為雲

賀蘭之為賀賀賴氏亦為賀

右二字變夷

吐谷渾之為渾　俟呂隣之為呂

沒鹿回之為竇紇豆陵亦為竇

萬紐于之為于勿忸于亦為于

斛瑟羅之為羅破多羅亦為羅

温石蘭之為石烏石蘭亦為石又為烏

步六孤之為陸　丘穆陵之為穆

阿伏干之為阿　普陋茹之為茹

拔烈蘭之為梁　烏落蘭之為蘭
宿六斤之為宿　庫若干之為干
厍地干之為厍　俟伏斤之為斤
地駱拔之為駱　郁原甄之為甄
若口引之為冠　破多羅之為潘
破落那之為那　步鹿如之為鹿
阿史那之為史　沒路真之為路
譬歷辰之為辰　紇突隣之為隣

骨咄祿之為祿　大利稽之為郤
俟力代之為俟　大洛稽之為稽
俟伏斤之為伏　壹斗眷之為明
步鹿斤之為步　獨孤渾之為杜
庫傉官之為庫　奚什盧之為盧
渴燭渾之為朱　莫胡盧之為陽

右三字變夷

臣謹按代北之人隨後魏遷河南者後魏獻帝為之

定姓為複姓或為三字姓或為四字姓其音多似西域梵書有二合三合四合者皆指一字之音故孝文用夏變夷革以華俗皆改為單字之姓又孝文詔南遷者死不得還即葬洛陽故虜姓皆在河南又按其書曰河南官氏志者葢優代北之人隨後魏南遷因作其書而為之志又按孝文之時咸改單姓惟賀若氏不改及乙㫋氏改為叔孫拔拔氏改為長孫

變於夷第六

閭慶之為大野氏　辛威之為普屯氏
韓褒之為侯呂隣氏　李弼之為徒何氏
田弘之為紇干氏　王雄之為可頻氏
王熊之為柘王氏　蔡氏之為大利稽氏
陰氏之為丘目陵氏　張氏之為叱羅氏
周氏之為車非氏　南氏之為宇文氏

臣謹按後周宇文氏以其起於夷虜故欲變夏為夷以夷為貴也然官制一遵三代而姓氏用夷虜何相

反之如是

別族第七

魯季氏自季孫行父以至季孫彊大宗也故稱季孫如季公鳥季子差季寤之類但稱季者所以別支庶

叔氏之大宗亦稱叔孫其支庶稱叔仲氏又曰仲壬孟丙亦是也

仲氏之大宗亦稱仲孫氏其支庶則稱南宫氏南氏子服氏

臧氏之大宗稱臧氏至於臧會氏臧文氏皆支庶之別

系其所自出之祖

傅餘氏者傅氏餘子之族也

韓餘氏者韓氏餘子之族也

褐餘氏褐冠氏餘子之族也

成湯之後為殷氏又有北殷氏

后稷之後為周氏又有西周氏又有周生氏

舒氏之族見於當時者一曰舒二曰羣舒三曰舒蓼四

曰舒庸五曰舒鳩六曰舒鮑

斟氏之族見於當時者一曰斟二曰斟鄩三曰斟灌四曰斟弋五曰介斟

荀氏之族見於後世者有田氏有程氏有輔氏有智氏

田氏之族見於後世者有第二有第五有第八

顓臾之族三有顓臾有去臾為顓有去顓為臾

密須之族三有密須有去須為密有去密為須

葛氏居於諸邑者為諸葛

里氏居於相城者為相里

避諱第八

宋以武公名司空改為司城氏

晉以僖侯名司徒改為中軍氏

籍氏避項羽諱改為席氏

奭氏避漢元帝諱改為盛氏

莊氏避漢明帝諱改為嚴氏

慶氏避漢安帝父諱改為賀氏

師氏避晉景帝諱改為帥氏

姬氏避唐明皇諱改為周氏

弘氏避唐孝敬皇帝諱改為洪氏

淳于氏避唐憲宗諱改為于氏

啖氏避唐武宗諱改為澹氏

敬氏避宋諱改為文氏又為恭氏

恒氏避宋諱改為常氏

音訛第九

陳氏為田氏　韓氏為何氏　莘氏為辛氏

黨氏為掌氏　歐氏為區氏　戴氏為載氏

蠻氏為瞞氏　虢氏為郭氏　呂氏為甫氏

郯氏為談氏　姒氏為似氏　苦氏為庫氏

雷氏為盧氏　恭氏為共氏　共氏為洪氏

王孫賈之後亦為古孫氏者賈近於古故也

苦成子以成子食苦邑故以為氏後訛為古成又為庫成

慕容氏為慕輿氏　賀遂氏為賀悅氏
夫餘氏為凫臾氏　吾丘氏為虞丘氏
毋丘氏為曼丘氏　申徒氏為申屠氏
鄫氏為繒氏　穆氏為繆氏
簡雍本姓耿幽州人以耿為簡遂為簡氏

省文第十

鄣之為章　邴之為丙　郲之為來　鄟之為專
鄩之為尋　邵之為召　郈之為后　鄶之為會

郰之為禹　邧之為云　鄫之為曽　郳之為兒
邾之為朱　郕之為成　郇之為旬去邑
橋之為喬去木　理之為里去王
譚之為覃去言　熊之為能去火

省言第十一

盧蒲之為盧　閭丘之為閭　即墨之為即
鍾離之為鍾　馬服之為馬　褚師之為褚
毋丘之為毋　司寇之為寇　宗伯之為宗

禍冠之為冠　主父之為主

避仇第十二

端木賜之後改為木氏又為沐氏

墨台之後改為墨氏又改為怡氏

刁氏之後改為刅　伍氏之後改為五

巴氏之後改為杷　蒯氏之後改為𪉼

譚氏之後改為覃　仇氏之後改為求

銅鞮氏之後改為遆　䣅邗氏之後改為邗

滕氏之後改為騰　秣氏之後改為末
陸氏之後改為褥　郜氏之後改為浩
胙氏之後改為作　杞氏之後改為抱
樓氏之後改為蓋　薛氏之後改為蘖
棘氏之後改為棗　凡氏之後改為汎
鮮卑氏之後改為庫狄　圈氏去口為卷氏
章氏避仇為章仇氏
踈氏避王莽之難去足為束又云踈廣之曾孫彦避王

牛金之子逃難改為牢又改㸺後又為牛氏

莽于太原改為太傅

臣謹按避仇之說多非或省文或訛音何必為避仇也據皇甫謐云凡氏遭秦亂避地添水為汎氏此何所憑哉凡氏者凡伯之後以國為氏汎者周之邑也其大夫食采於此其後之人以邑為氏自是兩家源流應知避地改姓之說多附會然踈廣之後為束為太傅牛金之後為牢為㸺此又為避地之事明矣

生而有文第十三

武氏唐元和姓纂云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

南氏姓源韻譜云盤庚妃姜氏夢龍入懷孕十二月而生手把南字長封荆州號南赤龍

鮮于氏鮮于血脉譜云子仲之子曰文生而有文在手左曰魚右曰羊及長封漁陽為燕附庸

閻氏唐表云昭王少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閻康王封

於閻城

臣謹按左氏謂季友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因以命之每疑其誕也後人由此復廣其道焉且武氏者以謚為氏南氏者以字為氏鮮于者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故有鮮于氏閻氏者武王封太伯曾孫仲奕於閻鄉故有閻氏安得無稽之言流於後世大抵氏族之家言多誕博雅君子不可不審

通志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三十 史部

通志卷三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六書略第一

六書圖

象形

- 正生
  - 天物之形八
  - 山川之形三十
  - 井邑之形十四
  - 屮木之形四十五
  - 人物之形百二十三

鳥獸之形七十五
蟲魚之形二十三
鬼物之形二
器用之形八十七
服飾之形十五

側生

象貌四十四
象數十四
象位十一
象气十五
象聲十三
象屬二

兼生

形兼聲三十七
形兼意五十

凡象形類計六百八

指事

正生歸本 七十八

兼生

- 事兼聲 六
- 事兼形 十一
- 事兼意 十二

凡指事類計百七

會意

正生歸本

上四百五十二

下二百四十六

續生

三體會意四十二

凡會意類七百四十

轉注

並生

凡轉注類三百七十二

建類主義轉注 五十

建類主聲轉注 二十

互體別聲轉注 二百五十四

互體別義轉注 四十八

諧聲

- 正生歸本 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 變生
  - 子母同聲 三十七
  - 母主聲 二十一
  - 主聲不主義 四
  - 子母互為聲 四
  - 聲兼意 三百七十三
  - 三體諧聲 三十

凡諧聲類計二萬一千八百十

假借

- 正不生
- 託生
  - 同音借義 三十五
  - 借同音不借義 四十五
  - 協音借義 二百八
  - 借協音不借義 百三十三
  - 因義借音 二十五
  - 因借而借 四十三
  - 語辭之借 四十
  - 五音之借 五

三詩之借 三

十日之借 十

十二辰之借 十二

方言之借 九

反生

雙音並義不為假借 三十

凡假借類計五百九十八

右六書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

六書序

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經之有六書猶奕之有二棋博之有五木奕之變無窮不離二色博之應無方不離五物茍二棋之無別則白猶黑也黑猶白也何以明勝負茍五木之不分則梟猶盧也盧猶梟也何以決雌雄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子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

之有間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六書也者象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生焉一曰象形而象形之別有十種有天物之形有山川之形有井邑之形有艸木之形有人物之形有鳥獸之形有蟲魚之形有鬼物之形有器用之形有服飾

之形是象形也推象形之類則有象貌象數象位象氣象聲象屬是六象也與象形並生而統以象形又有象形而兼諧聲者則曰形兼聲有象形而兼會意者則曰形兼意十形猶子姓也六象猶適庶也兼聲兼意猶姻婭也二曰指事指事之别有兼諧聲者則曰事兼聲有兼象形者則曰事兼形而兼會意者則曰事兼意三曰會意二母之合有義無聲四曰轉注别聲與義故有建類主義亦有建類主聲有互體别聲亦有互體别義五

曰諧聲母主形子主聲者諧聲之義也然有子母同聲者有母主聲者有主聲不主義者有子母互為聲者有三體主聲者有諧聲而兼會意者則曰聲兼意六曰假借不離音義有同音借義有借同音不借義有協音借義有借協音不借義有因義借音有因借而借有語辭之借有五音之借有三詩之借有十日之借有十二辰之借有方言之借六書之道備於此矣臣舊有象類之書極深研幾盡制作之妙義奈何小學不傳已久見者

不無疑駭令取象類之義約而歸於六書使天下文字無所逃而有目者可以盡曉嗚呼古者有尉律所以勑小學也學童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為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為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夫古文變而為籀書籀書變而為篆隷秦漢之人習篆隷必試以籀書者恐失其原也後之學者六書不明篆籀罔措而欲通經難矣哉且尉律者廷尉治獄之律也古人於獄訟之書猶不敢苟簡若是而

況聖人之經乎

象形第一

序曰書與畫同出畫取形書取象畫取多書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畫也不可畫則無其書矣然書窮能變故畫雖取多而得算常少書雖取少而得算常多六書也者皆象形之變也今推象形有十種而旁出有六象

天物之形

日 太陽之精正圓不虧其中象日烏之形

○ 古文星小則為星大則為槩

月 太陰之精多虧少盈

故其形缺

天 一大為天象天垂示之形

旦 日初出於地上

云 古雲字象其形後人加雨故以云為云回之云

回 古雷字後人加雨作靁又作靁省作雷回象靁形借為回旋之回古尊罍器多作云回

雨 古作闕又作甬甬即甬而成文雨即甬而備體

右八

山川之形

丘 象山丘在地一地也

嵒 魚銜切岸也

[illegible] 於口切山名在陽羨

广 音儼說文因广為屋象對刺高屋之形

厂 呼旱切山石之厓巖人可居

碞 魚咸切磛碞也

水 坎之體也從則為水

川 水會為川

巜 即畎字小水為巜

巜 即澮字廣尺深尺曰巜廣二尋深二仞曰巜書曰濬巜巜距川

泉

本錢字象錢貨之形自九府圜法行然後外圓内方此實錢也借為泉水之泉所以生字皆取借義

𠂢 蒲糜切水邪流

㞙 匹卦切從反永徐鍇曰永長流也反即分辰也

永 象水巠理之長詩曰江之永矣

土 象物在土中拆土而出之形

由 即塊字从土一屈象形

㘸 即坐字象人據土而坐之形

𠂤 都回切說文小𠂤也

𠂤 即阜字說文大陸山無石者

𨺅 亦作𨺅音阜兩阜之間也

鹵 郎古切說文西方鹹地从西省象鹽形

屾 所臻切二山也

磊 魯猥切衆石也

垚 音堯說文土高也

凹 於交切窊也

凸 陁没切出貌又徒結切

冋 眠洽切凹冋物低垂貌

岳 說文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室王者所以巡狩所至嶽古作岳象高形

右三十

井邑之形

井 即井字說文八家一井象井幹之形其中點者罋之象也 丹 說文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其中之點象丹形 田 象田有所畫疆畛之形 高 亦作高象臺觀高之形从冂口與倉舍同意口即圍字 京 說文人所為絕高丘也从高省丨象高形 冂 即坰字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 𩫏 即郭字說文民所度居也从回象城𩫏之重兩亭相對也 㐭 即廩字方曰倉圜曰㐭上象其蓋 壼 苦本切今作壼說文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引詩室家之壼 宀 音綿說文交覆深屋也 穴 胡決切象穿土為室之形 畕 居良切比田也 畾 魯水切田間謂之畾又盧回切雷也 𤳳 音砲仲相闕畾湯左本義

右十四

艸木之形

屮 隷作之令作芝象芝出於地

丕 从不不音跗象華之不蕚敷披於地上之形

帝 象華蔕之形

才 說文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貫一將生枝葉下一地也

屮 丑列切又采早切象艸木初生有二葉附芽而出

乇 株倫切象艸木初自地出從屮貫一一象地也

丵 仕角切叢生艸

丰 音介說文艸蔡也象艸生之散亂也

未 木之滋也於木有加焉一曰木生未遂也

木 上象枝幹下象根荄

不 牙葛切又牛代切木屈頭不出也

桑 木之類惟桑葉茂故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从叒象葉盛也

出 華英也華皆五出故象五出之形

𠂹 音垂象艸木華葉垂敷之形

马 乎感切象艸木之華未發马然之形

卤 田聊切象

艸木之實垂鹵鹵然朿亡賜切木芒也麥從來象其實也從夊象其根也來說文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麰象芒朿之形詩曰貽我來麰禾象根葉及垂穗之形秀茂盛也象根莖盛而禾高茂米象禾實之形朩匹仞切枲莖皮也从屮從八象枲之皮莖尗音叔豆也象豆生之形韭象韭芽初生於地上之形瓜象葉茈其實也耑音端說文物初生之題也上象生形下象其根禾音稽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桼今作漆說文木汁可以髹物象形桼如水滴而下不音跗象華蕚蔕之形詩曰常棣之華蕚不韡韡火象火形又魚燕借為尾象个竹枚也乇陟格切艸葉也从垂穗上貫一下有根一地也桀說文磔也从舛在木上一曰高木也枼弋涉切木葉也果木實也朵說文木之垂朵朵也芔翊鬼切隸作卉艸之總名茻音莽蕨類繁蓄而叢生一曰衆艸艸象艸並出之形芻說文刈艸也象

包束艸之形𢎘胡先切艸木乃盛也秝郎擊切稀踈適也一曰歷也季从禾歷从二禾皆以禾為節歷

亦作麻𣏟匹卦切說文葩之總名㼌勇主切說文本不勝末微弱也

右四十五

人物之形

人象人立也匕令作化說文變也从到人臣按道家謂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人死則歸于土道則離人故能變化而上升𠂊古文殄字从反匕身人身從禽畜身衞此象人之身儿古文奇字人也人象立人儿象行人立有所負行有所戴兒說文孺子也象小兒頭囟未合兂令作簪說文从人匕象簪形

皃說文頌儀也从白象人面之形覍令作弁象戴弁之形𠑹公戶切說文廱蔽从人象左右皆蔽之形

兜當侯切兜鍪胄也象人戴胄形秃象人之髮秃少如禾之芒爾𦣝與之切頤也面說文顏前也从百象人面𦣻隷作首从百从巛巛象髮謂之鬊鬊即巛也鬊舒閏切百書九切頭也県古堯切斬首到縣故从到𦣻長展兩切在人上者故古文从上从人後之為字者因古文而成體其上則象髮號施令其下則象垂衣裳之形从匕所以化下也其實本古文之兂耳兀人頭也从二从儿二古文上字象人頭儿象其身大說文大象人形又曰大人也亦說文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亦之形令別作腋夫說文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夭於兆切說文屈也从大象形又古老切不長也夨阻力切又力結切傾頭也亢古郎切又寒剛切說文人頸也从大省象頸脉形交交脛也尣烏光切說文尣曲頸也从大象偏曲之形夲土刀切說文進趣也臣按夲與

交允同意交以脛之交允以脛之偏伞以脛之進**六**他達切象人形亦作大**立**象人立地之上从大

人也地也一**夏**今作夏說文中國之人也从夊从百从臼臼兩手夂兩足**囟**息進切說文頭會𡿺蓋

心耳耴陟涉切耳垂也**手女**象婦人斂容儀之形**母**從女象褱子之形又曰象乳子**毋**武扶

切說文止之也从女有奸之者**也**說文女陰也**民**氓也象俯首力作之形**而**說文頰毛也**力**

筋也力由筋以生故象筋之形**甲**象人被甲之形故古文甲从人頭**𠫓**他骨切說文不順出厺到

子**了**盧鳥切脛之椎骨**𠃊**丁了切男子陰**孑**居桀切說文無右臂**孓**居月切說文無左臂**厶**

息夷切陰謂之厶與𠃊同體**口買**牛刀切諠也**噩**魚各切驚動也**走**从夭从止止足也夭象人

之仰首張足而奔之形**止**象足趾**𣥂**他達切說文蹈也从反止**步**行也象二趾相前後**𣥠**蒲末

切足相戾而蹪也**辵**丑略切从彳从止彳行也止足也象足而行也隸作之**彳**丑亦切小步也象人脛三屬相連也**亍**丑玉切說文步止也从反彳**廴**余忍切說文長行也从彳引之**行**从彳左步也从亍右步也左右步俱舉而後為行者**牙**說文牡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足**象股脛下屬於趾之形**疋**所菹切說文足也上象腓腸下从止**舌**象吐舌之形**谷**極虐切口上阿也从口上象其理**㐁**他感切吐舌皃**㐁**他點切舌皃**壬**如林切象懷妊之形與巫同意**廾**居竦切竦手也**𠬞**普班切引也从反廾**臼**居玉切叉手也**要**伊消切說文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申**以書告上也从象書从臼捧書也**曳**余制切委地而行**爪**側絞切說文丮也覆手曰爪**𠂂**止兩切丮也與爪相向**𠂂**居六切挶也覆手挶也**丮**紀劇切持也象手有所丮據也**𠃨**居玉切持也从反丮**鬥**都豆切从丮从𠃨象

對敵之形又說文手也三指者手之列多略不過三也ナ音左左手也𠃊音肱臂上也丑械其手也彗旋芮切說文埽竹也从又持甡夬古邁切說文分決也从又中象決形徐鍇曰工物也丨所以決之又古穴切目說文人眼重童子也[illegible]恭于切从大大人也象人具兩目之形[illegible]古倦切目圍也如鼻間兩目之形眉旻悲切說文目上毛也从目象眉之形上象頟理也自疾二切鼻也象鼻形又始生之子亦為自幺於堯切說文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呂脊骨也予余呂切說文推予也象相予之形骨說文肉之覈也从冎有肉冎古瓦切剔人肉置其骨也肉外象鬱中象肉理巫說文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象人兩褏舞形與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舛昌兖切說文對卧也从反㐄相背𡕥美忝切說文囟蓋也象布包覆腦下有兩臂而夊在下或作[illegible]莫坎切夊楚危切說文行遲曳

及夊象人兩脛有所躧也**夂**陟侈切說文从後至也象人兩脛後有致之者**夊**說文从後灸之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引周禮夊諸牆以覩其桄**疒**音疾說文人有疾病象倚着之形**苜**徒結切目不正也或作苗象目生花之形**尸**主所祭之神而託於人故象人之形**包**說文象人褱妊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乖**古懷切背呂也象脅肋之形**吅**音喧驚呼也象並口呼之象**㗊**側立切衆口也**䀠**九遇切左右視也**从**相聽也**比**毗志切相聽為从反从為比**北**蒲昧切乖也从二人相背**㐺**魚音切衆立也**㚘**薄旱切並行也**竝**隸作並併也**孖**津之切一産二子也**頭**須究切選具也闕本義

右百二十三

鳥獸之形

卝工瓦切羊角也丫於加切物之岐頭者釆蒲莧切獸之迹也象指爪之分羊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莧胡官切羊細角牛說文象角頭三封尾之形奥音牢象圈養之狀牽象牽牛之狀角

虍荒胡切說文虎文也按此象虎而剝其肉象其皮之文虎象虎踞而回顧之形毛說文眉髮之屬及獸毛也尾象毛在後體之形豖勅六切豕絆足行豙魚記切豕怒毛起彑居例切豕之頭𢑚何加切从彑下象其足彖通貫切豕走也㣇羊至切說文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

豸池爾切說文獸長脊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殺形又丈蠏切蟲無足𤉡徐姊切如野牛而青古作兕易羊益切說文蜥蜴蝘蜓守宮象形祕書說日月為易象陰陽也禺牛具切母猴象說文象長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象耳牙四足之形古作爲馬馬何開切又胡關切說文馬一歲也从馬一

絆其足亦作傌

馵 朱戌切馬後左足白

馽 陟立切絆馬也

鹿廌 宅買切獬廌獸似山牛一角古者決獄令觸不直

㲋 丑略切似兔青色而大

兔

犬 說文狗之有垂蹏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

尨 莫江切犬之多毛者

犮 蒲撥切說文走犬皃從犬而丿之曳其足則剌犮也

鼠

能 奴來切獸也又為三足鼈

熊 羽弓切說文獸似豕山居冬蟄

巤 良涉切說文毛巤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巤巤之形

离 音離又音摛說文山神獸也歐陽喬說离猛獸也

禹 說文蟲也或曰獸類

𥜿 符朱切如人被髮一名梟羊

萬 無販切說文蟲也

禼 私列切說文蟲也

嘼 許救切說文犍也象耳頭足厹地之形

血 象薦血之形

革 象獸之皮凡取皮者必張之頭角尾足皆具焉

皮 象以手剝取其皮之形

夔 渠追切說文神魖也如龍一足象有角足人面之形

夒 奴刀切說文貪獸也一曰母猴又奴冬切

烏

烏

焉

鳶也朋音鳳說文神鳥也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舃七約切即鵲也萑胡官切說文鴟屬从隹从廾有毛角隹說文鳥之短尾總名也羽鳥長毛也彡所銜切說文毛飾畫文也

㐱之忍切說文新生羽而飛也几音殳說文鳥之短羽飛几几也弱亦作弱說文橈也上象橈曲彡象毛氂橈弱也弱物并故从二㢶

歰色入切說文不滑也从四止臣按獸畜少滑者有四止也西古作卤鳥在巢上象形巢說文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飛說文鳥翥也朐權俱切脯挺也朐猶芻也芻象束艸朐象束脯雔所江切雙鳥雥徂合切羣鳥虤五閑切虎怒也賏音鸎鸚飾也豩悲巾切二豕也㹜語巾切犬相齧也毳充芮切說文獸細毛也

右七十五

蟲魚之形

魚其中以父象鱗其下似火象尾燕說文玄鳥也籥口布翄枝尾乙魚腸也又魚鰓骨虫許偉切說文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細或行或毛或蠃或介或鱗以虫為象蜀說文葵中蠶也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它湯何切說文虫也从虫而長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或作蛇又時遮切龜說文頭與它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類以它為雄象足甲尾之形也黽莫杏切說文鼃黽也从它象形鼀渠幽切龍子有角者卵盧管切說文凡物無乳者卵生臣按此象蟲之卵附著於木枝之形如雀甕螵蛸之類是也丱公渾切鯤無子白魚胞也巴說文蟲也或曰食象蛇丁蠆尾也又為著物之丁卜灼剝龜也象炙龜之形兆灼龜坼也丙魚尾也貝

說文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至秦廢貝行錢 孖時丑切堪孖魚名 贔平祕切贔屭鼇也一曰雌鼇為贔 䲆語居切二魚也 䖵音昆䖵之總名 蟲說文有足曰蟲無足曰豸

右二十三

鬼物之形

鬼象鬼魅之形 甶敷物切鬼頭也

右二

器用之形

弋橜也象折木衺銳著形从乀象物挂之也 戈說文平頭戟也 亅音橜逆鉤也 𠄌居月切說文鉤

識也从反亅又株衛切鉤戟皃𠃌古本切鈎逆鋭也乚於謹切說文象迟曲隱蔽形匚甫良切說

文受物之器也甾今作甾東楚名缶曰甾瓦象燒瓦之形弓弓徒案切說文行丸也几亦作

巳踞几也周禮有五几冏俱永切象窻牖漏明且子余切說文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臣按

此即組豆之俎且淺野切薦也斤斧屬象曲柄之形斗說文十升也象形有柄升說文十龠

也从斗亦象形斝古雅切玉爵也象形與爵同意一曰斝受六升又居迓切虊尊矛說文酋矛也建於兵

車長二丈軎于歲切車軸耑也酉即卣也卣即尊也冊以韋編竹為書玉象貫玉之形

珡即琴字主之庾切說文云知庾切象鐙鐙中火主也鐙中主火錟之形丳楚限切燔肉器干

象干戟之形屰魚戟切於古為戟字庚鬲之類故亦有三足率捕鳥畢也鬲鼎屬說文實五觳斗

二升曰觳象腹交文三足 **珏** 說岳切二玉相合為一珏 **斛** 古禾切說文秦名土釜曰斛亦作鬲 **丸** 胡官

切說文圜傾側而轉者从反仄 **𡴀** 他刀切戎鼓大首謂之𡴀从又象手執之也 **叉** 初如切象叉物之形

爾 尼輒切籋也象竹箴交錯成物之狀 **盾** 食閏切說文瞂也所以扞身蔽目 **𠦒** 北潘切說文箕屬所

以推棄之器也又壁吉切 **畢** 說文田罔也從𠦒象畢形微也 **冓** 古侯切說文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 **壴**

中句切說文陳樂立而上見也 **皿** 說文飯食之用器也 **豈** 可亥切樂器與壴同體 **豆** 說文食肉器也

豊 音禮行禮之器 **豐** 說文豆之滿者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自是器名 **登** 禮器也象肉在豆中之形

缶 說文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 **矢** 說文从入象鏑栝羽之形古者夷牟初作矢 **矦** 即矦

字射矦也 **𢎥** 即射字象張弓發矢之形 **臼** 說文舂也古者掘地為臼其後穿木石 **兩** 古作㒳二十四

銖為兩象秤形 **冃** 莫報切說文小兒蠻夷頭衣也 **舟** 古作亟隸作月 **方** 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 **[illegible]**

逆及切象人持舟之形 **尺** 昌石切說文十寸也人手卻十分動脉為寸口十寸為尺周制寸尺咫尋常仞

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 **卩** 今作節符信也象相合之形 **𠂎** 則候切左卩也合符有二與者執左取者

執右 **勺** 之若切說文杷取凹象形中有實與包同意 **壺** 說文昆吾圜器也臣按禮經古有壺何必取於

昆吾 **疊** 新室改為疊從晶從宜宜盛社肉之器象肉多之形與豐登同意 **正** 諸盈切射的也詩曰終日

射侯不出正兮 **乏** 扶法切从反正藏矢之具 **丏** 彌兗切避箭短牆 **刀** **刃** 象刀有刃之形 **匕** 必履

切小刀也 **刅** 楚良切 **片** 說文判木也 **爿** 音牆殳也亦判木也 **鼎** 說文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

也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 **門** **户** 闔為門偏為户 **傘** 亦作繖顡旱切蓋也 **宁** 直呂切當

屏間也**業**說文大版也所以飾鐘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从丵从木木象版詩巨業維樅**樂**逆角切說文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虡也**乘**食陵切說文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曰乘

匸音徯說文衺徯有所俠藏也**區**踦區藏匿也從品在匸中品衆也**曲**今作曲象器曲受物也

右八十七

服飾之形

衣象人披衣之形**㐆**即衣字从向身**衰**蘇禾切說文艸雨衣**巾**佩巾也從冂丨象糸也**市**分物切說文鞸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帶**說文紳也男子鞶帶婦人鞶絲象繫佩之形**㡀**毗祭切敗衣也**网**今作網說文庖犧氏始結繩以漁**示**音祈象旗斿之形**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斿

㫃於阮切旌旗之斿也左象人執旗杠右象旗斿⿰方亍丑許切旌旗杠皃系胡計切繫也从系而有所著焉糸莫狄切說文細絲也象束絲之形圖象圖畫之形

右十五

象貌

八象分別之皃入說文象从上俱下也爻象交加通疏皃㸚力几切象希明之皃丨音袞上下通皃爽通疏而明皃⿱艹爽空媧切物不齊也一曰⿱艹爽邪離絕皃冂莫狄切覆物之皃冃莫保切重覆皃𠕁苦江切幬帳之象从冂覆也从之飾也襾呼訝切說文覆也从冂上下覆之𡈼他鼎切說文象物出地挺生也㞷于況切象物出地而盛也生象艸木出土上丰敷容切艸盛丰丰也束縛也

又舂遇切約也

丌　居之切象薦物之皃

畀　必至切說文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

亓　渠之切象播物之皃

耇　常句切說文老人行才相逮从老省易省行象

文　說文錯畫也象交文

勹　音包說文裹也象人曲形有所包裹

凶　說文惡也象地穿交陷其中

乜　居月切也夕動皃

夕　居謁切也夕動皃

卂　息進切說文疾飛也似飛而羽不見

非　違也从飛下翅取其相背

氏　與民同體象民俯首力作之皃

丩　居虯切說文相糾繚也一曰瓜瓠結丩起

冄　而談切說文毛冄冄也

叕　陟劣切象聯綴之皃

乂　魚廢切芟艸也从丿从乀相交也又牛蓋切創乂懲也

毌　古患切象穿物之皃

串　古患切穿也

口　音韋象環繞之狀

至　象鳥飛而至地之皃

小　象水之微也

㕣　音兖說文山間泥地从口从水敗皃

录　音祿說文刻木录录也

亝　音齊象禾麥吐穗上平也

厽　力軌切象累土石為牆壁皃

臣　象人臣事君屈

服之皃翏力弔切高飛皃从彡彡者羽之裀也燹敷文切又蘇典切野火皃

右四十四

象數

一二三亖乂音五五七九十千廿日執切二十并也卅蘇沓切三十并也亦作卉世三十年卌息入切四十并也一二三三象正數餘並合數

右十四

象位

上下中旁亦作旁象位取聲亼音集象三方合丿房密切又於兆切又匹蔑切右戾也乀

分物切左戾也**丿**余制切說文抴也徐鍇曰象丿而不舉首**乀**弋支切說文流也从反丿又以制切曳足也又力結切左戾也**ナ**今作尤**七**今作右

右十一

象气

气亦作氣象气上升之狀**只**語已之辭象言訖而气散**䰜**郎激切歷也象孰飪五味气上出也**白**疾二切說文此亦自字也省自者詞言之气從鼻出與口相助也**曰**音作留音忽說文出气詞也从曰象气出形**丂**音考說文气欲舒出勹上礙於一也**𠀀**虎何切詞也从反丂**兮**說文語所稽也从丂从八象气越丂**乎**語之餘也一曰疑辭**乃**說文曳詞之難也象气之出難**亏**說文於也象气之舒亏**平**說文

語平舒从于从八八分也㕣舊作兊說也徐鍇曰从口从八象气之分散欠說文張口气悟也象气從人上出之形旡隸作旡音既說文飲食气逆不得息曰旡从反欠

右十五

象聲

牟說文牛鳴也从牛象其聲气從口出臣按此象其開口出气蓋聲無形不可象羋綿婢切說文羊鳴也象聲气上出與牟同意囂虛嬌切說文聲也气出頭上吳說文大言也从夨口徐鍇曰大言故夨口以出聲轟呼宏切說文羣車聲也喿先到切鳥在木上羣鳴也曰王伐切象口气出也口气出聲乃發号胡到切說文痛聲也从口在丂上㗊郎丁切象衆聲嵒尼輒切多言之聲彭蒲庚切鼓

聲也从彡象擊聲　砳力摘切石聲也二石相擊而成聲　𧇊魚巾切說文雨虎爭聲从曰象口气出也

右十三

象屬

巳亥十日十二辰皆假借惟巳亥為正書者以其日辰不可名象惟取同音而借巳亥無同音之本故無所借巳不可為也象蛇之形而為巳亥不可為也象豕之形而為亥

右二

形兼聲

齒从止聲　聿余律切筆也从聿一聿尼輒切　殳長丈二尺軍中士所持司馬法曰執羽从杸亦音殊

箕今作箕說文簸也从竹甘象形下其丌也甘亦為箕字丌亦音箕 竺即互字說文可以收繩也从竹象形亙象人手所推握也 曐今作星晶象星之散明生象其發渙也 禽說文走獸總名从厹象形今聲禽离兕頭相似 厹人九切說文獸足蹂地也象形九聲按九亦象足蹂 戉王伐切斧也从戈乚乚音厥象斧刃 金說文象金在上中形今聲 屵五葛切說文岸高也從山厂厂亦聲 龍說文从肉飛之形童省聲

韋說文相背也从舛口聲獸皮之韋可以束枉戾 𪘲巨九切說文老人齒如臼也 鬻摰針切以水沃竈中火也 厷姑宏切臂上也从厶厶音肱 疈今作疈判也 辦今作辦判也從力从辡辡平免切別也 辯說文治也从言在辡之間 辧匹見切斷也言韋中絕也 或畝今作畝說文六尺為步步百為畝或作畞从田十久徐氏曰十四方也久聲 虡舅許切今作虡說文鐘鼓之柎也飾為猛獸從虍異象其

下足也

舝 胡戛切說文車軸耑鍵也兩穿相背从舛禼省聲禼古偰字

舜 隸作舜說文艸也楚謂之葍秦謂之藑藑地連華象形從舛舛亦聲

雩 況于切說文艸木華也臣按从丂雖聲亦象蒂蕚

疒 當經切病創一曰倚也人有疾病象倚著之形又尼厄切

表 亦作裘說文皮衣也从衣求聲一曰象形與衰同意

彘 說文豕也後蹏廢謂之彘从彑矢聲从二匕彘足與鹿足同

⿱𤰇大 乙獻切說文大皃从大𤰇聲按𤰇雖聲亦象人之面目

淵 亦作𣶒說文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皃臣按水復加𣶒是為形兼聲

滷 籠五切西方鹹地也鹵象鹽形今以為聲

靁 今省作雷古作畾

𢇇 音關說文从絲貫杼也廾古礦字

⿰田𠷎 今作疇从𠷎時流切象耕屈之形

斦 魚斤切二斤也

頪 音耒說文頭不正也从頁从耒耒頭傾也

頩 音幷冠傾也

右三十七

形兼意

龠 說文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聲臣按从冊象編竹从亼从吅集衆聲也亼音集吅音吟

寸 說文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衇謂之寸口从又从一又曰寸人手也又曰法度也

耒 說文手耕曲木也从木推丰古者垂作耒耜以振民也臣按丰亦音耒象形

彤 說文丹飾也从彡彡其畫也

皀 皮及切說文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或說皀一粒也

鬯 說文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也

鬱 紆勿切說文芳艸也十葉為貫百廾貫築以煑之為鬱從臼冖缶鬯彡其飾也臣按鬱之上體與爨同意象煑鬱之形从彡所以飾鬯也

爵 篆作爵說文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

之也舂說文擣粟也从廾持杵臨臼上午杵省也臿楚洽切說文舂去麥皮也從臼干所以臿之臿容也舀以沼切說文抒臼也從爪臼引詩或簸或曰夷周切臽乎韽切說文小阱也从人在臼上頁胡結切頭也从頁从儿异居容切竦手也𢍜渠龜切說文持弩拊也从廾肉兵說文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兒弄玩也謂寶玉可玩弃捐也具說文共置也从廾从具省古以貝為貨戒警也从廾持戈以戒不虞奐呼貫切說文取奐也共同也古作𦬇𠧞直紹切灼龜坼也肩經天切髆也俗作肩胃今作胃說文穀府也从𡇒从肉象形脊篆作膂說文背呂也从𠦬从肉彪必幽切虎文也盧勑合切和五味以烹也盥古玩切說文澡手也从臼水臨皿𦋺居宜切馬絡頭也從网從馽馽馬絆也須說文面毛也从頁从彡肜篆作肜船中也鬼說文从人象鬼頭鬼陰气賊害从厶鬽明祕

切說文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粦良刃切說文兵死及牛馬之血為粦徐鍇曰舛者人足也言光行著人夾失冉切說文盜竊褱物也从亦有所持俗謂蔽人俾夾是也从二入今陝郡之字从此㡭今作絕說文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古作㡭象不連體絕二絲素篆作[⿱𠂹糸]說文白緻繒也从糸𠂹取其澤也蠆說文毒蟲也蠤上同畺今作疆說文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金𠁁]音斗說文酒器也从金𠁁象器形𠁁亦音斗𨺅今作[阝阜]音阜說文兩𠂤之間也酋說文繹酒也從酉水半見於上禮有大酋酋掌酒官也[虍人]今省作虐說文殘也从虍虎足反爪人也[舌舌]户快切合會善言也㠭知衍切極工者也說文从四工又象疊物之形炎火光上也焱以冉切火華也又以瞻切焱焱火盛皃

右五十

凡象形類計六百八

指事第二

序曰指事類乎象形指事事也象形形也指事類乎會意指事文也會意字也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形可象者曰象形非形不可象者指其事曰指事此指事之義也

尹 說文治也从又丿握事者也　史 篆作叓記事者說文从又持中中正也　外 說文遠也卜尚平旦今夕卜於事外矣　与 賜予也說文一勺為与　丈 說文十尺也从又持十篆作支　羊 忍甚切說文撥也从干入一為干入二為羊言稍甚也　疐 陟利切說文礙不行也从叀引而止之也叀者如叀馬之鼻从

此与牽同意叀音專**事**職也与吏同意也**聿**尼輒切說文手之疌巧也从又持巾**隶**徒耐切說文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尾者从後及之也尾令作尾**玄**說文黑而有赤色者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叀**令作專說文小謹也从幺省屮財見也**爭**象二手而競一物之狀**𤔌**倚謹切說文所依據也**𤔔**令作亂說文治也幺子相亂受治之也**亯**令作享說文獻也从高省曰象進熟物形**夅**乎江切說文服也从夊中相承不敢並也**柬**賈限切說文分別簡之从束八八分別也**帚**止酉切說文糞也从又持巾埽冂内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弔**多嘯切問終也古之葬者厚衣以薪故弔者必持弓貫矢警鳥鳶也**冘**余箴切說文冘冘行皃从人出冂冂即坰也**兀**說文高而上平也从一在人上**古**說文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又音故古作䛈**𤰈**令作畏說文惡也从由虎省鬼頭而虎爪可畏也**𠂎**五委切說文仰

也从人在厂上仄説文側傾也从人在厂下直説文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徐鍇曰乚隱也今十目所見是直也亡篆作亾説文逃也从入从乚乚音隱䇂去虔切辠愆也从干二二古文上字干上則為辠矣或曰干亦為䇂字在䇂獄之上則辠愆之人也辛辛辠也辛被辠者也故辛視䇂而有加焉臾羊朱切説文束縛捽抴為臾从申从乙臣按从臼从人則有捽抴之義百篆作𦣻从自自一至十十為百𠯑牙葛切説文語相訶歫也从口歫辛辛惡聲也章説文樂終為一章从音从十十數之終也竟説文樂曲盡為竟从音从人𠬢音沒説文入水有所取也从又在回下回古文回回淵水也及逮也从又从人徐鍇曰及前人也古文作㇋秦刻石作㇋善篆作譱古作譱説文吉也从誩从羊此与義美意同美説文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肎今作肯説文骨間肉肎肎著者也又可亥切奇説文異也

从大从可昷篆作昷烏昆切說文仁也从皿从囚食囚也官溥說全純玉也从入从王古作仝內入也
从冂自外而入也夃攻乎切說文秦以市買多得為夃引詩我夃酌彼金罍从夕从乃乃益至也又果五
切言从二从古二古文上字自舌上而出者言也音說文聲也从言含一晝說文日之出入與夜
為界从畫省从日再說文一舉而二也爯處陵切說文并舉也从爪冓省甘說文美也从口含一
一道也臣按此象甘物含而不去之狀叵普火切不可也从反可央說文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內大
人也央㫄同意隺胡沃切說文高至也从隹上欲出門㫗今作厚厚也从到亯謂上之所以亯下可謂厚
下矣𡭴起戟切說文際見之白也从白上下小見巛祖財切說文害也从一雝川引春秋傳曰川雝為澤
凶𢎘今作弗兩已相背公說文平分也臣按从八从厶所以別厶也乖今作乖戾也从仌仌仌彼列

切 介 畫也說文从八从人人各有介 分 別也从刀分別物也 谷 象谷形从口能應聲之義 夕 說文莫也从月半見 昆 於交切深目皃从目反也 負 亦作負房九切說文恃也从人守貝有所恃也一曰受貸不償 𧴪 蘇果切說文貝聲也从小貝 員 今作員于權切數也徐鍇曰古以貝為貨故數之 𠦒 博抱切說文相次也从匕从十鴇从此 艮 篆作皀說文狠也从目匕匕目猶目相比不相下易曰皀其限目匕為皀匕目為真 㐱 之忍切說文稠髮也从彡从人引詩曰㐱髮如雲 令 篆作令力政切說文發號也从亼卪徐鍇曰集而為之節制也 赤 說文南方赤色也从大从火 夰 古老切說文放也从大而八分也又下老切 㚔 尼輒切說文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為㚔 羌 墟羊切說文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

右七十八

事兼聲

用說文可施行也从卜从中庸說文用也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甫說文男子美稱从用父菐蒲沃切煩瀆也从廾从丵又方六切今說文是時也从亼从乛乛古文及字𡘜逋還切說文賦事也从八八亦聲

右六

事兼形

支說文去竹之枝也从手持半竹吏說文治人者也徐鍇曰吏之治人心主於一故从一臣疑吏史之字

象人形叓从一象簪與夫之一同按說文夫从一象簪也

父 說文矩也家長率教者臣按人道尊又故父於又有加焉父向左子向右是尊卑相向之義也

公 令作幻相詐惑也从到予

爭 象二手而競一物之狀

戊 亡撫切从戈前垂象盾執戈揚盾所以為武戊即武也

引 說文開弓也从弓丨

申 有所上也从曰從丨丨象東書臼而上之也

克 篆作亨說文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臣按今匠者治材刻之以承上木則曰肩

亘 令作宣上下象天地中即雷字雷所以發宣天地之气

畫 胡麥切說文界也象田四界聿所以畫之

右十一

事兼意

歬今作前人在舟上不行而進故說文不行而進謂之歬

爨七亂切說文齊謂之炊爨臼象持甑冂為竈口廾推林內火臣按此說頗迂爨上象竈以安甑下象廾而焚也

𠬪平小切受也从爪从又象爪取而手受之也

𣦼財干切說文殘穿也从歺从又臣按歺殘骨也又取之也然凡从𣦼者皆有深意

曹篆作𣍘說文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从日

寒說文凍也从人在宀下从艸薦覆之下有仌

侵說文漸進也从人又持帚若埽之進又手也

義說文己之威儀也从羊与善美同意也

后說文繼體君也象人之形从口施令以告四方也

司說文謂臣司事於外者是矣謂从反后非也司向后者也

邑說文國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卪

𨙵怨阮切向邑成文即花苑之苑

右十二

凡指事類計百七

通志卷三十一

通志卷三十二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六書畧第二

會意第三上

序曰象形指事文也會意字也文合而成字文有子母母主義子主聲一子一母為諧聲諧聲者一體主義一體主聲二母合為會意會意者二體俱主義合而成字

也其別有二有同母之合有異母之合其主意則一也

社說文地主也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為社神一曰周禮二十五家為社各植其土所宜之木祟雖遂切神之變也又說律切祝職救切詛也又之六切告神之語瑞說文以玉為信也从玉耑徐鍇曰耑諦也班分瑞玉也故从刀斑駁文也𨏔房六切說文車軡間皮篋古者使奉玉以藏之又筆力切又蒲蒙切毒徒沃切厚也害人之草从草從毒熏篆作熏說文火煙上出也从草从黑草黑熏象也又吁運切灼也蒐草名說文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芟除草也春篆作萅說文推也从草从日草春時生屯聲苗稼生曰苗又說文草生於田者若說文擇菜也从草右右手也尖壯咸切銳也火形銳尟思淺切說文是少也又宣遇切或作尠㝅乃后切乳子也尖思嗟切少也番符袁

切又補過切獸足謂之番从釆从田象足履於田也

宷式荏切說文悉也宷宷諦也徐鍇曰宀覆也釆別也包覆而深別之篆文作審

悉息七切詳盡也古作息

单樞玉切牴也古作牪

犇逋昆切牛犇走也

牢郎刀切閑養牛馬圈也此象圈養之狀說文謂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之說謬矣或从穴

告牛觸人角著橫木也

吹吹氣也

吽於金切牛鳴

咶火夬切又呼刮切息也又胡化切言也

喜許已切又許記切悅也或作憘歖

名說文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見故以口自名臣按此說非也大凡義理但見其說不徑直即不為實義名从口見義从夕見聲

启遣禮切說文開也

咸說文皆也从口从戌戌悉也

各說文異辭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繼也臣按在上為夂陟紀切在下為夂音綏則有行義

吉善也从士从口士君子之口無非善言

咠即入切咠咠語也或作咠又七入切又入切詩咠咠幡

播又一入切喆今作哲智也古亦作嚞買牛刀切諠也或作嚻又虛嬌切喪息郎切从罒亡隸作
喪又四浪切企遣爾切舉踵也整齊也从敕从正連說文負連也一曰連屬又力展切難也易往蹇
來連又連彥切及也道說文所行道也一達謂之道又大到切逐追也又亭歷切速也易其欲逐逐又
直祐切奔也山海經夸父與日逐一曰北牡合𢓊今作遠御說文使馬也徐鍇曰卸解車馬也或彳或
卸皆御者之職古作御又魚駕切相迎也衜杜皓切所行道也又大到切導引也𧗳楚絹切說文行且賣
也或从元齔楚引切博雅毀齒謂之齔又初堇切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从齒
从匕或作齓蹯符轅切說文獸足謂之蹯[illegible]蒲孟切跽[illegible]蹋地聲从鼓聲也扁補典切說文署也从
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一曰不圓為扁甜徒兼切美也䑜託盍切歠也或从習又託協切犬小

䛿郤乞約切說文節欲也一曰退也或作却協胡頰切說文衆之和同也从劦从十徐鍇曰十衆也

古作叶或作叶𢆉子元切事之制也話說文合會善言也傳曰告之話言或作話設式別切說文施

陳也从言从𠬛𠬛使人也𠶷乙力切說文快也說信信無所立惟馮人言誓時制切說文約束也蓋誓

之以言䚻餘招切說文徒歌或作謠䚻又夷周切或書作脂計說文會也又吉屑切畫也討从言

从寸言責也寸法度也責以法度訥奴骨切言不出諕虛訝切誑也又乎刀切號也諰想止切又

所隹切思意一曰語失誩渠慶切言之爭也古作䛐篆作䜌隸作競譶直立切謵言不止也又達合切

說文直言也叢徂聰切聚也从聚省又徂外切从最省叢木灌木也异以諸切並舉也又苟許切興

虛陵切說文起也从舁从同同力也與演女切說文黨與也或作𢌿舁又羊茹切及也閧渠容切說文所

以支鬲者从爨省从鬲省又古勇切又苟許切䨣匹各切說文雨濡革也⿰鬲耎人移切有骨醢也⿰鬲瓦

狼狄切鼎屬實五觳斗二升象腹交文三足⿱羔鬲居行切五味香鬻也从羙省孚芳無切說文卵孚也

从爪从子說者鳥伏子常以爪反覆其卵古作⿱爫示又方遇切育也方言雞伏卵而未孚⿵門戊胡畎切試力士

錘也⿵門甫擾也或作閙取說文捕取也周禮獲者取左耳故从又从耳司馬法載獻聝聝耳也秉說文

禾束也从又持禾或曰秉十六斛曰秉友說文同志為友从二又相交友也篆作㕛叒日灼切二又為

友三又為叒所助者多故為順也肅說文持事振敬也從聿在𣶒上戰戰兢兢也𦘒將鄰切筆飾也

俗以書好為𦘒从彡有文也臤苦閑切又丘寒切說文堅也即古文賢字从臣从又臣能致力也臥

吾貨切說文休也从人臣取其伏也或作卧𣪘居又切揉屈也从殳从皀皀古文叀字祋丁外切說

文殳也或說城郭市里高掛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故从示殳引詩何戈與祋

役 說文戍邊也

𡬶 古文道字

𡬼 方欽切說文傾覆也从寸从巢省寸人手也或曰即貶損之貶

㝵 牛代切止也出浮屠書又有得音从旦从寸

攸 說文行水也又以九切从支从人水省徐鍇曰支入水所杖也

敗 毀也古作敱𤗲

寇 說文暴也从支从完

敬 說文肅也

牧 養牛人也

𤰈 平祕切說文具也从用苟省徐鍇曰苟急敕也隸作莆

𥄎 火劣切舉目使人也又莫結切又七役切目小動又忽域切

夐 況晚切說文大視也从大旻

𥃩 委遠切从目也又鄔管切

𥆞 烏括切說文捾目也从目叉

聑 眤格切耳目不相信也

相 思將切說文省視也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詩曰相鼠有皮又息亮切

明 眉兵切視瞭也

盲 目亡眸子

眔 達合切說文目相及也从目从隶省

眣 式荏切視也又舒閏切開闔目數搖

也窅伊鳥切又音於交切深目也䁳音域鞹切說文光也隸作瞄昰瞲古穴切又一決切說文目深皃睯女利切又烏括切說文深目皃一曰塞也瞐黑角切美目一曰目深眒舒仁切引目眒眏迥切大目也矎許尤切目多汁省息井切目翳也與眚同又視也又所景切簡也說文从眉省䁘扶發切盾也䫶眦志切犬初生子一曰首子臭尺救切說文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或作臰臰腐氣也皆居諧切說文俱詞也从比从自或省歙迄洽切齁歙鼻息或从夾从合鼽鮯也羿研計切說文羽之羿風亦古諸侯一曰射師臣按从幵音堅堅也射所以破堅也从羽箭必以羽有窮國君翟直格切矩名又直角切鳥名𦐇託盍切說文飛盛皃从曰曰即昌也瞢木空切說文目不明也从首从旬旬目數搖也又眉耕切無眸子也蔑莫結切說文勞目無精也从苜人勞則蔑羴尸連切羊臭也又羊閑切

⿰羊臭 牛閑切 羊臭

羌 說文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南方蠻閩从虫北方狄从犬東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種也西南僰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於海有以也古作羌

羹 五味盉鬻也

⿰羊豕 寵戀切 羊長尾一曰羊棧也

羼 初限切 羊相厠也一曰相出前也又初莧切一曰傍入一曰羼从屋省

羸 力為切 羊瘦者也

靃 呼郭切 說文飛聲也雨而雙飛者其聲靃然

雙 隹二枚也从又持之也

雧 秦入切 說文羣鳥在木上也或省

鳴 鳥聲也又眉病切相呼也

⿰耳鳥 當侯切⿰耳鳥⿰耳鳥鳥名人面鳥喙有翼不能飛又丁聊切目熟視也

舄 即約切 說文鵻鷽別名

𢆶 於虯切說文微从丝二幺又津之切黑也兹古作丝

兹 說文黑也引春秋傳何故使吾水兹

幾 說文微也殆也从丝从戍戍兵守也丝而兵守者危也古作⿱𢆶儿

幽 說文隱也

⿱𢆶又

舉起切問數也幾古作凭

玈　龍都切黒弓也

⿰歹少　于達切小意

⿰歹羸　魯果切說文畜産疫病也

⿰歹肉　昨閒切禽獸所食餘也

⿰歹卜　側八切字林夭死也或作乣又子列切

死　从歺从人人之殘也或曰从匕聲

别　皮列切分解也

肥　說文多肉也徐鍇曰肉不可過多故从卪

脃　此芮切說文小耎易斷也从肉从絶省或作膬

⿰歹月　財于切禽獸食餘也

肰　如延切說文犬肉也

俎　說文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

肘　說文臂節也

刕　憐題切裂也

初　說文裁衣之始

利　說文銛也从刀和然後利从和省引易利者義之和臣按从刀从禾二母相合以刀取禾也古作秎

則　說文等畫物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貨也按今人稱金之劑曰則一曰法也古作劚劚籀从鼎

刪　師姦切說文剟也从刀从冊以刀削書也

罰　說文辠之小者从刀从詈未以刀有所賊但持刀罵詈則應罰

釗　之遙切說文刓也周康王名又弩機

魝　古屑切楚人謂治魚人

刓吾官切說文剸也或作刓

划胡瓜切舟進竿謂之划又古火切割也又古卦切鐮也

觧思營切說文用角低昂便也引詩觧觧角弓或少省

解舉蟹切說文判也从刀判牛角

觕今作觸說文牴也亦作觕

等得肯切說文齊簡也从竹从寺寺官曹之等平也

筮時制切說文易卦用蓍也从竹从𢀩𢀩古巫字

簋矩鮪切說文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良

筭蘇貫切說文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从弄常弄乃不誤也

筋說文肉之力也臣按从竹从肋惟竹肋多筋絲所以為筋之主故說文曰竹物之多筋者

典說文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莊都說典大冊古作䈞

奠堂練切說文置祭也從酋酋酒也下其丌也禮有奠祭者

覡胡狄切說文能齋肅事神也男曰覡女曰巫从見見音睍

甚食荏切說文尤安樂也从甘匹匹耦也古作邑箅

沓達合切語多沓沓也遼東有沓縣一曰合也从水者衆多言之人口出涎沫

普

今作替說文竝一偏下也按从竝一上兩一下也从曰告也
尌上主切說文立也从壴从寸持之也
鼓說文从壴支象其手擊之也臣按从屮土刀切說文於弓弢則曰从支支垂飾與鼓同意
𡔷補蒙切鼓舞
鼕徒東切鼓聲从角者鼓作而角鳴也
鼞虛冬切鼓聲从金者鼓作金止
䵽託合切鼓鼙聲从缶擊鼓擊缶聲為同類
𢍚隸作登說文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篆作豋从𣥠象肉在豆中之形
豑直質切說文爵之次第也故从弟書平豑東作𢦏从失
虍說文虎行貌按此从文當有虎文之義
虣薄報切彊侵也周官有司虣
覤乞逆切覤覤驚懼皃
贙胡犬切說文分別也从虤對爭貌也一曰獸名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也又熒絹切
盈說文滿器也从夃夃音姑古者以買物多得為夃
益說文饒也从水皿皿益之意也
衄女六切說文阜出血也
盩張流切說文引擊也从㚔支見血也
盇轄臘切說

文霞也一曰何不也隸作盍[illegible]他官切黃色靗癡貞切從穴中正見也青光者隙穴之明也窺或作靗靘千定切靘青黑色[illegible]阱疾正切陷也或作栞食說文一米也從皀亼聲或說從皀也飢居夷切餓也

飤祥吏切說文糧也從人食湌七安切說文吞也又蘇昆切水沃飯也飱蘇昆切說文餔也謂餔時食或作飱餐又千安切說文吞也餽求位切說文餉也饋古作餽飫牛據切餞也蝕實職切敗食也

侖龍春切說文思也從亼從冊籀作侖糸僉說文皆也從亼從吅從从引虞書僉曰伯夷按此吅從無義但亼人口之多耳[illegible]方合切古文灋字從亼從正合曷閤切說文合口也[illegible]巨險切約也好合人也故未成僉

會合也從亼從曾省曾益也倉說文穀藏也從食省從口奇字作仺仚相然切山居長往也又虛然切輕舉也[illegible]祖箴切說文入山之深也䍃餘招切廣雅瓶也又夷周切說

文瓦器也按从肉藏肉器罡去冀切皿也器或作罡从器省是時也从日从正日辰也正其辰也篆作昰
又田黎切醯呼雞切說文酸也作醯以鬻以酒从鬻酒並省䠶說文弓弩發於身而中於遠也篆作射从
寸寸法度也食亦切又寅謝切矣昨木切矢鋒也或作矣亮虛交切灌也⿰高幷輕皎切高也⿱亯自
余封切从亯从自自鼻也知臭香所食也按此與𦎫同體即烹飪調庸之義或作庸从庚庚乃烹飪器亯以烹
為主借為庸用之庸後人不知但識借義而已𦎫常侍切說文熟也从亯从羊按从亯普庚切一曰鬻也篆
文作𦎫覃徒南切說文長味也引詩實覃實訏从𠧪从鹹省或不省古作⿱𠧪巴⿱𠧪旱⿱𠧪旱厚隸作厚說文丘
陵之厚也从𣆪从厂嗇隸作嗇說文愛濇也从來麥也从㐭受麥之府也故田夫謂之嗇夫古作嗇啚
補美切說文嗇也从口㐭㐭受也夌閭承切說文越也从夊从兴兴高也竷苦感切說文繇也舞也樂

有章从章从夅从夂引詩竷竷舞我

夊 烏代切夂行也心之行也

畟 初力切說文治稼畟畟進也引詩畟畟良耜按此从夂从界省說文从田从人夂誤矣又節力切

𣗥 臧曹切月出門也从二東曹字从此

梟 堅堯切說文不孝鳥也日至捕梟磔之从鳥首在木上

休 息止也从人依木

臬 五結切射準的也从木从劓省又九芮切

采 取也

析 破木也

床 說文安身之坐者

杏 說文果也从木可省聲按从可亦不得聲从口木實之可食者

林 从二木木多為林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

森 說文木多貌从林从木

彬 悲巾切說文文質備也又逋還切采明也

梵 房九切木得風也疑从風省

埜 以者切郊外也古作埜

𣡕 虛檢切𣡕𣡕蔭也

森 盧感切悲愁皃一說林木君子所感故宋玉曰入林悲心或从心

敖 牛刀切說文出游也从出从放篆作敖

賣 莫懈切說文出物貨也从出从買隸作賣

𡴘 戈灼切岸上出

見兒 巿 傅蓋切行兒詩赤芾在股今二芾相從自為行也 索 昔各切說文草有莖葉可作繩从朩糸

孛 蒲妹切說文𣎵也从𣎵人色也从子引論語色孛如也又薄沒切色惡也 甡 踈臻切說文衆生竝立之

兒引詩甡甡其鹿 眚 古文姓字 華 戶瓜切說文榮也从草从𠌶隸作華 剌 郎達切說文戾也从束从

刀刀者剌之也 囚 徐由切說文繫也从人在口中 囷 區倫切說文廩之圜者圜謂之囷方謂之京 ⿴囗乳

女蟹切博雅母也 圂 胡困切說文廁也从口象豕在口中也 困 苦悶切說文故廬也从木在口中

㘝 昵立切㘝㘝私取物又昵洽切說文下取物縮藏之 囝 九件切閩人呼兒曰囝又魚厥切閩也太陰之

精 圉 魚舉切說文囹圄所以拘罪人从㚔从口 買 母蟹切說文市也从网貝引孟子登龍斷而网市利

賵 撫鳳切贈死之物 贄 脂利切說文至也引周書大命不摯亦作贄 員 于權切物數也徐鍇曰古

以貝為貨故數之隷作貟籒作鼎郵說文境上行書舍从邑垂垂邊也𨛜从邑相向說文鄰道也隷

作卿胡降切鄉胡降切說文里中道也篆省作䢼隷省作巷昍許元切明也昆公渾切說文同

也昏呼昆切說文日冥从氏省昌尺良切說文美言也从日从曰一曰日光也引詩東方昌矣籒作昌

曇徒南切雲布謂之曇暔那含切國名唐天寶中封其王為懷寧王暹思廉切日光升也普滂古

切說文日無光徐鍇曰無光則遠近皆同故從並昶丑兩切通也又丑亮切達也昢普罪切日未明

皃又普沒切㬎呼典切說文衆微杪也从日中視絲一曰頭明飾也又五合切𣅜伊鳥切說文望遠合

也从日匕匕合也早子皓切說文晨也从日在甲上隷作早炅畎迥切見也或作香又音涓惠切

曜弋笑切光也或从光晉即刃切易明出地上晉說文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隷作晉暴薄報

切說文晞也从日从出从収從米或作暴 昰 夏古作昰言曰於是乎正也 否 莫筆切說文不見也 昝

隷作昔說文乾肉也从殘肉日以晞之 旋 旬宣切說文周旋旌旗之指麾也从㫃从疋疋足也 斿 亦作

游旌旗之旓 旅 說文軍之五百人為旅从㫃从从从俱也古作长 族 說文矢鋒也束之族族也从㫃

从矢一曰聚也 晶 說文精光也从三日古作品子盈切又為古文日字 朏 普乃切又芳尾切說文月未盛

之明从月引周書丙午朏 朙 照也朙古作明 奣 苦礦切明也又古猛切 夗 於阮切說文轉卧也从夕

從卪卧有卪也 夙 今作夙說文早敬也从丮持事 多 說文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繹也故為多 𠧪 隷作

粟說文嘉穀實也 㮚 力質切說文木也其實下垂故从卤 兼 隷作兼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

禾 㡿 忙皮切㡿穰地名在今秦州 秦 說文伯益之後所封國地宜禾从禾舂省一曰秦禾名籀作𥞇

科說文程也从禾从斗斗者量也穮母罪切禾傷雨采徐醉切說文禾成秀也人所以收从爪禾稭

訖黠切禾稾去其皮祭天香說文芳也从黍从甘春秋傳黍稷馨香隸省作香臼巨九切說文舂糗也

𪎭郎達切傅雅擘也㪍蘇旰切說文分離也从攴林林分散之意古作救又額旱切麻分也麻說文

與林同人所治也从广在屋下宗說文尊祖廟也容說文盛也从宀谷徐鉉曰屋與谷皆所以盛受也

安說文靜也从女在宀下家說文居也从宀豭省臣按說文从豭省疑非也家與牢同意家豕居後人

用為室家之家牢牛屋後人用為牢獄之牢寍奴丁切說文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

宂乳勇切說文散也从宀人在屋下無田事引周書宮中之宂食寡說文少也从宀从頒頒分賦也故為

少宰子亥切說文辠人在屋下執事者从宀从辛辛辠也守始九切說文寺宮也从宀从寸寸寺府之事

者从寸寸法度也
宦 胡慣切說文仕也一曰閹人
宎 虛訝切𡋯也亦作㙈
向 說文北出牖也从宀从口引詩塞向墐戶徐鍇曰牖所以通人氣故从口
定 說文安也从宀从正古作正
實 說文富也从宀从貫貫貨貝也
宋 說文居也一曰木者所以成室以居人也故从宀从木
竄 七丸切穴兒又取亂切匿也
穿 說文通也从牙在穴中或从身
窔 一叫切深也
突 陁沒切說文犬從穴中暫出也从犬在穴中方言江湘卒相見曰突一曰出兒
穻 烏入切穿也
𤺌 餘招切痤𤺌疰名
疢 丑刃切熱病
𤺄 訖洽切創也一曰獸足病謂之疺又乞洽切按此从足从疺省
冃 祖外切說文犯而取也从日从取
冃 隷作冒說文蒙而前也从冃从目
同 說文合會也从冃从口徐鍇曰同爵名也引周書太保受同嚌故从口
冡 莫紅切說文覆也从冃豕
羅 說文以絲罟鳥也从网从維古者芒氏初作羅
罪 說文捕魚竹网

从网非秦以罪為辠字以**詈**說文罵也从网从言网辠人**帘**鋤臻切幕也又離鹽切酒家幟又一叫切

𢄍脂利切博雅鞶𢄍巾也又輸芮切**皕**吉了切白也又薄陌切**皛**烏烏切說文顯也从三白**㒼**

陟几切說文箴縷所紩衣从黹省徐鍇曰丵眾多也言箴縷之工不一**伊**說文商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

儗魚其切感也又偶起切說文僭也一日相疑**伖**農都切奴婢皆古之罪人古文奴从人或作伮**信**

思晉切說文誠也**仁**从人从二徐鍇曰仁者兼愛故从二古作忎**眞**說文僊人變形臣按从七人从具

變化之具也**屳**馨煙切說文人在山上又虛延切輕舉也又虔為切危也**件**說文分也牛大物故可分

咎其九切說文災也从人从各者相違也**企**去智切說文舉踵也或从足**位**于累切說文列中庭

之左右謂之位**付**方遇切說文與也从寸持物對人**債**側賣切逋財也**㐰**思晉切說文誠也信古作

仰偘墟肝切剭直也伏房六切伺也儥徒谷切又余六切說文賣也又他督切買也佩蒲妹切說文大帶佩也从人从凡从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便毗連切說文安也人不便更之卬五剛切說文望欲有庶及也从匕从卪詩曰高山卬止今作仰頃去營切說文頭不正也臣按从頁从匕飯匕之匕其形不正卓篆作𠦝說文高也早匕為卓匕口為卬皆同義衆說文多也从乑目衆意𨈖癡鄰切走皃殷說文作樂之盛稱从㐆从殳易曰殷薦之上帝孝說文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耊徒結切說文年八十曰耊从老省从至筆逋密切所以書說文秦謂之筆或作笔[illegible]俱為切甬也屍升脂切說文終主从尸从死一曰在牀曰屍㞋人善切說文柔皮也按此从皮省从又又者以手柔之也[illegible]莫白切履也青絲頭履从履省从糸屋說文居也从尸尸所主也一曰尸象屋形从至至所至止

屋室皆从至籀作屋屋或作臺
尿今作尿人小便也从尾从水奴弔切
般逋潘切說文辟也象舟之旋从
舟从殳殳所以旋也
俞容朱切說文空中木為舟也从亼从巜从水也
⿰舟刂五忽切說文船行不安也从舟
从則省
兄呼榮切說文長也从口从儿臣謂从口所以訓子弟也又許放切古況作兄也
先蘇前切說
文前進也从儿从之
見說文視也从儿从目
⿵冂見莫逢切說文突前也徐鍇曰冂重覆也犯冂而見是突前
也又莫報切[illegible]也
⿱見寸的則切說文取也从見从寸寸度之亦手也隸作㝵
⿱雨見虛器切見雨止息也
規居隨切說文有法度也从夫从見
覞弋笑切說文竝視也从二見古作覞
款說文意有所欲也从欠窾
省徐鍇曰窾塞也意有所欲而猶塞款款然
歖許其切說文卒喜也从欠从喜
次徐連切說文慕欲口
液也从欠从水
盜大到切說文私利物也从次次欲皿也
顨須袞切選具也又蘇困切
煩符袁切說

文熱頭痛也
頫　匪矩切說文低頭也从頁逃省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徐鍇曰頫首逃亡之皃
⿰月頁　由而切說文面和也
顥　下老切說文白皃从頁从景引楚詞天白顥顥商山四顥白首人徐鍇曰景日月之光明白也
頪　盧時切說文難曉也从頁米一曰鮮白皃从粉省
⿱大面　普伴切面大
⿰面頁　呼內切面多肉
䭫　康禮切下首也說文謂从晉旨非也从詣省
⿰月首　耳由切面和也从肉从百
縣　胡涓切繫也从系持県
⿰斷首　大凡切說文截也从首从斷又旨沇切
⿰卷彡　彼眷切更也从彡彡古作⿰卷彡
髟　說文長髮猋猋也从長从彡彡師銜切
⿱髟有　陟賄切假髻
卮　說文圜器也一名觛所以節飲食象人卪在其下也引易君子節飲食
印　說文執政所持信也从爪从卪
𢑏　乙力切與印相向成文說文按也隸作抑
艷　麗而豐也
危　說文在高而懼也从厃自卪止之
勻　說文少也从勹一
旬　說文徧也十日為旬从勹日
勽　薄皓

切說文覆也从勹覆人**匊**說文在手曰匊从勹米俗作掬**昜**興章切从旦从勿謂太陽自朝而升勿勿然而渙散**嵩**思融切中岳嵩高山古作崇**㕞**所劣切說文拭也从又持巾在尸下**畫**篆作畫胡麥切說文界也象田四界聿所畫之**虐**今省作虐說文殘也从虎足反爪人也**殸**籀文磬字从殳擊之乃有聲馬**矗**初六切直皃**幵**古賢切說文平也象二干相對上平也**冤**於袁切說文屈也从兔从冂兔在冂下不得走益屈折也**戾**說文曲也从犬出戶下戾者身曲戾也**糞**今作糞說文棄除也从廾推華棄采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華北潘切**叏**龍輟切說文撮也从又从巳徐鉉曰巳者物也又爪撮取之**𠕀**陟刃切登也从下从門下其門所以為登也**𦣝**音誑說文乖也从二臣相違**看**丘閑切說文睎也从手下目臣按今人視遠物多以手掌於目上蔽日曜

右四百五十二

會意第三下

庫說文兵車藏也从車在广下　廛說文一畝半一家之居臣按此从广从里从圭省說文从广里八土謬矣　庶之奢切篆作庹廚也過也从广从炗炗即光字謂光為广所蔽也又傷注切說文屋下衆也　厘澄延切一畝半一家之居　砅隣知切履石渡水也又力制切詩深則砅　磬蒲孟切砰磬石聲或从彭　砦子末切水激石兒　豦求於切說文鬬相丮不解也从豕虍豕虍之鬬不相捨引司馬相如說豦封豕之屬一曰虎兩足舉又居御切獸名爾雅豦迅頭大如狗似獮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　豗呼回切豕發土也　[illegible]丁候切又竹角切龍尾星東方星也从龍省　[illegible]株玉切豕絆足行兒又丑玉切　豚小豕也

𢑚 今作肆說文𢑚屬引虞書𢑚類于上帝

彖 豕走也从彑从豕省

驫 悲幽切說文衆馬也又卑遥切衆走又仕戢切

騳 丑郢切今作騁說文直馳也古作騁

⿰牛馬 莫後切畜父也

闖 丑甚切馬出門皃又丑禁切

馭 使馬也

麤 倉胡切說文行超遠也从三鹿又作麁

⿸鹿皮 盧谷切獸皮有文皃

薦 作甸切說文獸之所食草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或从豕

灋 方乏切說文刑也平之如水从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省文作法

𪋻 池鄰切說文鹿行揚土也或省作塵

毚 士咸切說文狡兔也兔之駿者从㲋兔

⿱兔⿰兔兔 芳遇切說文疾也从三兔又匹陌切

娩 芳萬切說文兔子也娩疾也从女兔

逸 夷質切說文失也从辵兔

猋 卑遥切說文犬走皃

獿 居六切說文獿玃也从犬夒

狧 甚爾切以舌取物又託合切說文犬食也

獄 說文确也从㹜从言二犬所以守也古作圄

狺 魚巾

切犬吠聲楚辭猛犬狺狺猇虛交切虎聲又乎包切犬聲吠房廢切犬鳴也尞隣蕭切又力照切說
文祡祭天也从火从昚昚古慎字祭天所以慎灰呼回切說文死火餘隶从火从又又手也火既滅可以執
持㷉紆胃切又音紆勿切說文從上案下也从𡰥又持火以尉申繒隸作尉⿱龜灬兹消切說文灼龜不
兆也引春秋傳龜⿱龜灬不兆或書作⿰火龜票卑遙切說文火飛也篆作㶾从𡿺與䙴同意⿰火多敞尒切說文盛
火也⿱中火達員切入火皃蟲㶾卑遙切輕脆也从火爨省烕翾劣切說文烕从火戌火死於戌陽氣至
戌而盡引詩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臣按从火从戌戌聲也未必有義杰巨列切⿱雨免杰梁四公子名⿱䀠火火迥
切火光焚符分切火灼物也或作燓符袁切說文燒田也⿱目大扃闃切說文視皃一曰大視光說文
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古作炗燅徐鹽切於湯中瀹肉从炎从熱省又徐心切黑說文火所熏之

色也从炎上出四四古窻字篆作黑炙說文炮肉也从肉在火上之石切燅徐廉切湯中瀹肉从熱省

赫說文火赤皃奄說文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从大从申展也又於贍切精氣閉藏也夷說文平也从大从弓東方之人也夻口瓠切大也套土皓切長大也又叨號切奓今作奢張也籀从多奓又敞爾切

契說文木約也引易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報篆作報說文當罪人从夲艮艮服罪𡴘下耿切說文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𡴘隸作幸壺今作縕說文壹壺也从凶从壺不得泄凶也引易曰天地絪縕

奏說文奏進也从夲从廾从中中上進之義皋古老切說文大白澤也从大从白古文以為澤字奰平秘切說文壯大也从三大三目二目為䀠三目為奰益大也一曰迫也詩曰不醉而怒謂之奰惢才規切又才累切又損果切說文心疑也从三心又將支切善也慶說文行賀人也

从心从夊吉禮以鹿皮為贄故从鹿省 ⿱冊心 師姦切人思廣切說文嫉利口也从心冊引商書相時⿱冊心民徐鍇曰冊言眾也 意 說文从心从音察言而知意也 懣 母本切煩也 ⿱尤心 于求切異也尤古作⿱尤心 ⿱林心 盧感切悲愁皃一說林木君子所感故宋玉曰入林悲心 忍 魚記切說文怒也 息 說文喘也按此从心从自自即鼻也 ⿰忄頁 殊閏切說文理也順古作愼 ⿰水𥝢 子宋切水激石皃 涉 徒行厲水也 𣴎 水行也从水㐬㐬音突忽也篆文从水 ⿱刃土 色入切不滑也或作澀澁 ⿰亻水 眠角切沒也莊子大浸稽天而不溺溺或作⿰亻水又乃歷切 溶 須閏切从水谷通川也 湏 呼內切說文洒面也或作頮 溼 失入切說文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 邕 於容切說文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籀作⿱巛吕又巨勇切楀塞也 灥 詳遵切又從緣切又取絹切雨而泉出 衇 莫獲切說文血理分衺行體者籀作衇亦作脈 覛 莫狄

籀切說文衺視也籀作䁂或作覔𥥛私閏切深通川也从谷从卢卢殘地阬坎意也虞書曰𥥛畎澮距川又達員切冰筆陵切水堅也冬都宗切說文四時盡也从仌从夂夂古文終字古作各屚郎豆切說文屋穿水下也从雨从屋省霍忽郭切飛聲也一曰揮霍猝遽也䨣匹各切說文雨濡革也霅直甲切說文霅霅震雷皃一曰衆言也霼虛器切見雨而止息𩺰語居切二魚也又訛胡切魚之大者鱻逆怯切魚盛皃魝語計切又吉削切說文楚人謂治魚人鱻相然切說文新魚精也从三魚不變魚按今人以小魚為鱻从魚之多也魰牛居切捕魚也龖徒合切飛龍也从二龍乖疾盍切惡也孔說文通也从乙从子乙請子之候鳥也乙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字子孔乳而主切說文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从孚从乙乙者玄鳥也明堂月令玄鳥至之日祠于高禖以請子故乳从乙請子必以乙至

之日者玄鳥春分來秋分去開生之候鳥帝少昊分司之官也又儒遇切育生者也亂澄之切理也臸人質切到也从二至𡐖丑利切忿戾也从至至而復遜遜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𡐖古作𡐖又質利切肁治小切說文始開也从戶从聿徐鍇曰聿者始也扇說文扉也从戶从翄省一曰竹曰扇又尸連切

搖也𡝩開隸作開說文張也篆从幵閒居閑切說文隟也从門从月徐鍇曰門夜閉閉而見月光是有閒也隟閃失冉切說文闚頭門中也从人在門中閉說文闔門也从門才所以拒門闑魚列切說文門梱也閦初六切衆在門中聯陵延切說文連也从耳耳連於頰也从絲絲連不絕之貌也耿古幸切說文耳著頰也从耳烓省杜林說耿光也从光聖省耷德盍切大耳曰耷䎶仍吏切聽音也聅刺列切說文軍法以矢貫耳也引司馬法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聶昵輒切說文附耳私語也耼

的協切說文安也又陟脇切耳堅皃

拜 布怪切說文首至地也楊容說拜从兩手下

摯 脂利切說文握持也

承 辰陵切說文奉也受也从手从卩从收

折 之列切又食列切說文斷也

奻 居還切說文訟也从二女又音女患切諠詒也

姦 私也

威 說文姑也从女从戌引漢律文曰婦告威姑一曰有威可畏也

如 說文曰隨也按从女从口女子之口惟从命

奴 說文奴婢皆古之辠人也引周禮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

妿 於何切說文女師也杜林說加教於女

婁 郎侯切說文空也从毋中女空之意也一曰婁務也臣按此與孟子摟則得妻之摟同妻是本文挑婦人也

好 許皓切說文美也从女子通作毋

婦 說文服也从女持帚灑掃也

媿 齒九切說文可惡也古作器媿又基位切說文慙也

委 說文委隨也从女从禾

妻 說文婦與夫齊者也从女从卜从又又持事妻職也

嫋 乃了切說文娟也又回灼

切弱也　毐過在切人無行也从土从毋賈侍中說秦太后與嫪毐淫坐誅故世罵淫曰嫪毐又鋪枚切又於開切　戔昨干切說文賊也从二戈周書曰戔戔巧言又楚限切擣傷也　𢦦今作戎說文兵也　找胡瓜切舟進竿謂之划或从手　戉房越切盾也　戛訖黠切說文戟也从戈从百　戟訖逆切說文有枝兵也引周禮戟長丈六尺从戈从榦省或作戟　我五可切說文施身自謂也或說我頃頓也从戈从手手或說古垂字一曰古殺字臣按許氏如此之說不知我之於六書為何義乎我也戍戚也戍也皆从戈有殺伐之意說文不知會同取義而其說枝離況我既从殺古文成又从刀此為殺之義何疑又借為吾我之我許氏惑於借義　盲眉耕切目無眸子或作朚又莫更切盲倀失道貌　匃古代切說文氣也逯安說亡人為匃或作丐匃又居謁切求也　匠說文木工也从匚从斤斤所以作器也　瓦吾化切施瓦於屋也　弢

他刀切說文弓衣也

弜 其兩切說文彊也从二弓又翹移切

⿰弓丸 徒案切說文行丸也彈或作⿰弓丸从弓持丸或作弓

医 於計切盛弓弩矢器也國語曰兵不解医

盭 郎計切弼戾也从絃省从盩又力結切

緜 說文聯微也从系从帛

孫 說文子之子曰孫从系从子系續也

繭 說文蠶衣也从系从虫从芇省古作絸俗作蠒

綏 宣隹切說文車中把也从系从妥徐鍇曰禮升車必正立執綏所以安也當从爪从女省說文無妥字

甸 說文天子五百里地从田包省又石證切六十四井為甸

畕 覩敢切畕畕蔭也

畜 勑六切說文田畜也引淮南子曰元田為畜又曰魯郊禮畜或作蓄从茲茲益也

里 說文居也从田从土臣按埋煙之字並从里則知里字復有霾音又按⿺走里悝之字並从里則知里字又有恢音也

⿰黃殳 胡光切又美辨切卵中之黃也

嬲 乃了切戲相擾也

⿰男男 數省切一乳兩子也又乃了切戲相擾也

鈲 攻乎切鐵鈲

銜 說文馬勒口中从金从行銜行馬者也 尻 九魚切說文處也从尸从几尸得几而止引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閒居如此故或作凥 凭 皮冰切說文依几也引周書凭玉几或从馮又部孕切 処 昌與切止也得几而止或从虍 耏 乃代切說文罪不至髡曰耏字或从寸諸法度字皆从寸也亦作耐耏又人之切 疊 許慎切殺牲釁其血而後薦其肉故从且从釁省 斷 凡有三音音覩暖切者絕也音都玩切者決也音徒玩切者說文截也 斬 說文截也从車从斤古者斬人以車裂之也 斲 竹角切斫也从斤从㽞㽞音斗或从畫 料 洛蕭切說文量也从斗从米米在斗中春秋傳臣料虞君又力弔切 殺 刑狄切矛屬長殺謂之勃盧 軍 說文圜圍也四千人為軍从車从包省軍兵車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輦 說文輓車也从車从扶在車前引之者 䜌 盧官切亂也理也又龍眷切言不絕 絲 說文蠶所吐也从二糸 㬎 渠飲

切絮中小繭師說文二千五百人為師从帀从𠂤𠂤四帀眾意也官今作官說文吏事君也从宀从𠂤𠂤猶眾也𠳋去演切說文云𠳋小塊也从臾从𠂤臾古貴字隸省作𠳋陟說文登也隉倪結切說文危也从𠂤从毀省徐巡以為隉凶也賈侍中說隉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引周書邦之杌隉獸說文守備者也辤說文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辤辭說文訟也从𤔔𤔔猶理辜也𤔔理也燮悉協切火熟也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也辟皁益切法也从辛辠也从命省出令以治人辠也說文謂从卩从口誤矣辟必益切君也辟君之辟或从官也孨只兗切說文謹也从三子又眠立切眾兒孱士連切說文迮也一曰呻吟也从孨在尸下徐鍇曰尸屋也孴魚記切說文盛兒从孨从日籒作㚢或作孖孴又為奇字醯說文酸也作醯以鬻以酒从鬻酒並省從皿皿器也俗作醯非是醢許亥切酒器醉說文醉卒

也各卒其度量不至於亂也

尊　祖昆切說文酒器也从酋廾以奉之引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或从寸古作𢍜

厵　愚原切說文水泉本也从灥出厂下篆作原今作源

戍　春遇切說文守邊也从人持戈

伐　說文擊也从人持戈

埶　倪祭切說文種也从坴丮持而種之引詩我埶黍稷

斲　竹角切說文斫也斲或从丮書

卟　堅奚切說文卜以問疑也書稽疑舊作卟亦作乩唐開元改用稽無義

占　說文視兆問也

希　疏巾也从爻从巾

棥　附袁切藩也从爻从林象林薄交加有藩籬之狀

隼　聳尹切說文祝鳩也隹从十象射隼之形

雋　徂兗切說文肥肉从弓所以射隹

罩　陟教切覆鳥之具

隻　之石切鳥一枚也

雀　即約切說文依人小鳥也

奞　息遺切說文鳥張毛羽自奮也从大从隹

奮　說文翬也从隹在田上一曰振也

奪　說文手持隹失之也臣今按从寸者攘人不顧法度如奞

攫然

蒦乙虢切說文規蒦商也从又持萑一曰視遽皃

叡俞芮切說文深明也通也臣按此从目从叡省叡言从谷省非古作睿

㕡黑各切深溝也或从土

飍必幽切風也

颰許勿切疾風也

圭說文瑞玉也上圜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皆五寸以封諸侯以重土楚爵有執圭

埽蘇老切說文棄也又先到切

圣苦骨切說文汝穎之閒謂致力於地曰圣

堯說文高也從垚在兀上高遠也臣按堯當从垚从兀因帝堯以垚爲名故又加兀焉古文作㚧亦从二兀可知也

堇巨斤切說文黏土也从土从黄省

埾從遇切說文土積也或作堅

封方容切說文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徐鍇曰各之其土也

加說文語相增加也从力从口

勞說文劇也从力熒省熒火燒門用力者勞臣按从力从營省言用力經營也又郎到切

劦胡頰切說文同力也从三力引山海經惟號之山其風若劦 恊說文同心之和从劦从心 勰胡頰切說文同思之和从劦从思 劣說文弱也 [illegible]鄰劣切捘也 勖許六切勉也臣按从力从冒會意說文謂聲誤矣

右二百四十六

三體會意

序曰二母之合為會意二母者二體也有三體之合者非常道也故別之

復今作退字从彳从日从夊 後遲也从彳幺夊者後也徐鍇曰幺猶緩躓之也 [illegible]託合切歠也从舌从

水从口龠音藥从亼从㗊冊樂之竹管三孔以和衆樂聲丞翊也从廾从卩从山山高奉承之義㕞

从又持巾在尸下尸屋也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徐鍇曰攴入水所杖也秦刻石作攸糞音糞棄除

也從廾推華棄采也官溥說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棄今作棄从廾推華棄之从去去逆子也觲息營

切用角低昂便也从羊牛角詩觲觲角弓解佳買切判也从刀判牛角簋黍稷方器从竹从皿从皀箕

亦作箕从竹其象形下其丌也或越逼切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廛从广从里从坴省即陸而

居帚止酉切糞也从又持巾埽門內灋刑也从水平準也从廌廌觸不直者去之尉以上案下也从

𡰥又持火以尉申繒也𡭴音隙際見之白也从白上下小見春从廾持杵臨臼上午杵省[illegible]象爵

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鬱迂勿切上體與爨同意象煑鬱之形从彡所以飾鬯也僉皆也从亼从吅

从从鬯从凵凵器也象米匕所以扱之盥澡手也从臼水臨皿豋都騰切禮器也从廾持肉在豆上

䖑亦省作虘从虎足反爪人竷音坎蹤也舞也樂也樂有章从章从夅从夊詩竷竷舞我盩張流切引

擊也从幸攴見皿醯呼雞切作醯以𦳢以酒從鬻酒並省從皿皿器也㠭知衍切極巧而視之也从

四工祭从示从又手持肉祝从示从人口醬从肉从酒省酒以和醬望音妄月滿與日相望

从朝君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直从乚从十从目燮从又持炎辛辛者物熟味㥸盧感切君子所感也

宋玉曰林悲心入寒從人在宀下以茻薦覆之下有仌封爵諸侯之土也从之从土从寸守其制度

也斝舉下切玉爵也从吅从冂从斗冠弁冕之總名从从冂从元冠有法制从从寸

右四十二

凡會意類計七百四十

轉注第四

序曰諧聲轉注一也役宅為諧聲役巳為轉注轉注也者正其大而轉其小正其正而轉其偏者也

建類主義轉注

序曰立類為母從類為子母主義子主聲主義者是以母為主而轉其子主聲者是以子為主而轉其母

耂 耆考耇耈 孝老耋

履 屆屐屧屛屣屨 屐屜屩屐屜屧

寢 寱寢寣寤寐 寎寢寣寤

寢 寤寐 寎寣

寐寤 寢寤 曹 曹曹 曹 曹 八 四 六

右并注五十

建類主聲轉注

弍 弍弍 鳳 凰 羅 罹 囿 囿 僊 僊僊 弦 紗緺 鹽 頏 頏 虎 扁

右并注二十

互體別聲轉注

序曰諧聲轉注皆以聲別聲異而義異者曰互體別聲義異而聲不異者曰互體別義

呆東杳本末朱易明尖尒犄单告吽吴吠古叶卟占听后啼

啻唯售吓否呅吝含吟嗼暮啁啁叨召躘躘躛躗譼請

諅諆謯謯𧭈譼眇省晰晳眡昏盳盲相相𥄎晟鵻雎鶘

鶘鸛鸛鸞鸞鶄鶄鸔鸔骴胔胡胡槩概欇欇棸棷朶朷

楪楪根根柅柅某柑栞枅架枷森森暑暏秄季糜䵑襱

襲袲袳袍袌衾衿裹裸袔袔褻褻𧝿𧝿沯砅猛屈烕烕

豀谿擘擗摲摲𢵧㩖奻奻娶娵媿媿娎娎媨媨壀壁亜

垢垢垕鏨鏩巷巽䤌醔恭供忔忥悲悱惎惎怤㤔愈愉

忘忙怏惓⿱亘心愃愔意怗⿱占心怘怙憿⿱敫心怡怠⿱㒼心慲悍⿱旱心悺

悹⿸廣心懭忉忍忠忡忩忪⿱弗心怫怓怒忦⿱介心⿱眞心慎忍忉惋惌

⿰忄咸感⿱血心恤惵⿱枼心惐惑⿱合心恰愀愁感⿰忄咸悆悇⿱朁山嶜岑岒⿱山非

⿰山罪嵬⿰山鬼汬汫澼⿱辟水沸⿱弗水⿱卑虫蜱⿱延虫蜒蜃蜄蠆蠇蜇蜥

右并注二百五十四

互體別義轉注 聲同義異

欒⿰木䜌旻旼朞期猶猷⿱敫火燩⿱龍心⿰忄龍愚⿰忄禺⿰忄原愿懰⿱劉心⿰忄對懟挈

掣忘忙⿱辟糸繴蜊⿱利虫⿱原虫螈⿱父虫蚥坒⿰土比⿱強金⿰金强嚨⿱龍口⿱彥口喭攏⿱龍手

憚𢡟櫳龔㯕𣟂

右幷注四十八

凡轉注類計三百七十二

轉注音義

建類主義轉注音義

老說文七十曰老从匕毛匕音化言須髮變白也老去其下體而成字耆渠脂切說文老也考說文

老也耇古厚切說文老人面凍黎若垢𦒱常句切說文老人行才相逮从老省易省行象孝說文善事

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𦒺丁念切說文老人面如點也耋徒結切說文年八十曰耋屃从尸

聲也从舟象其形也从彳从夊行而曳者其惟履乎屩舉履切赤舄𡳐祖回切粗履也𡳏呼肥切鞮屬𡲼徐呂切履屬屣所寄切履不躡跟也屨履也一曰鞮也𡲻遲據切履也屜他計切履中薦屩居酌切屐也屐屩也𡳪音歷履下也屧施協切履中薦

㝱音夢說文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疒夢聲引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㝱之吉凶或作瞢𥧾緜批切㝱驚又毋禮切寐而未厭𥧾披尤切寐聲𥨏呼舍切寢不褫衣𥨊人余切假寐𥨎七稔切說文病臥也或作寑𥨊其季切說文熟寐也𥨒依據切楚人謂寐曰𥨒𥨌母亘切𥨌眠寤也𥨈思鄧切𥨈眠寤也𥧶謨郎切寐言也亦是从㝱省𥨐吾含切寐聲寎皮命切說文臥驚病也𥨑七稔切視皃寐密二切說文臥也寤五故切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一曰晝見而夜夢也寱倪祭切說文瞑言也寣呼八切說

文卧驚也一曰小兒號寣寣一曰河内相評也瞢木空切說文目不明也从首从旬旬目數搖也又眉耕切⿱𦭝登徒登切瞢⿱𦭝登目暗⿱𦭝夌郎鄧切瞢⿱𦭝夌卧初起兒⿱𦭝侵謨郎切勉也又彌登切⿱𦭝⿱冖目莫鳳切寐無眸子也而有覺也蔑莫葛切食馬穀也⿱𦭝眠謨中切寐言从眠从瞢省八數也四脉八之數未能上徹六與四同體而有加焉

建類主聲轉注音義

弌从一數也从弋聲也弍弎弍弎从弋無聲以弌為類之聲故可以轉二三而為注鳳从鳥義也从凡聲也凰从凡無聲以鳳為建類糴从糶聲也从入義也糶从糴無聲以糴為建類函胡南切舌也象形从弓舌體弓又戶感切口上曰臄下曰函圅昌合切从函省亦聲也徯都黎切又田黎切

切說文傂不能行為人所引

⿰允是 音提从允从提省以傂為建類之聲故又从奚省以傂為

⿰允巂 音攜說文⿰允是⿰允巂也从允从攜省以傂為建類之聲故又从奚省

弦 說文弓弦也从弓象絲軫之形凡字母主義子主聲未有省母而主子者惟弦省母以子主類故為建類主聲之注也

紗 於霄切急戾也从絃省少聲

盭 音戾弼戾也从弦省盩

𢏚 於罽切不成遂急戾也从弦省曷聲

⿰喬亢 丘召切⿰喬亢⿰虛亢

⿰虛亢 牛召切⿰喬亢⿰虛亢不安也⿰喬亢从亢義也从喬聲也⿰虛亢从亢無聲以⿰喬亢為建類之聲

虒 相支切說文委虒虎之有角者从虎義也从厂聲也厂音移人大耳切

扁 補典切扁虒薄皃扁从厂無聲以虒為建義之聲

互體別聲轉注音義

杲 古老切明也从日在木上

東 从日在木中

杳 冥也从日在木下木若木也日之所升降

本 說文

木下曰本本朱末同意一在下為本在中為朱在上為末一無義也但記其別耳末木上曰末朱說文赤心木松柏屬一曰丹也易羊益切祕書說曰月為易象陰陽也明日月並明尖子廉切銳也尒以冉切本廣末狹觕坐五切牛角直皃觸樞玉切抵也古作牪告牛觸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吽於金切牛鳴吴胡化切口大皃呔音大嘗也古說文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叶音協衆口同也卟堅奚切說文卜以明疑也占之廉切說文視兆問卜也听魚其切听嗞口開皃𠮨陟列切博雅塞也啼說文號也啻說文語時不啻也唯夷隹切專辭又愈水切諾也售承呪切賣去手也吥普溝切吸也否不可也呅武粉切說文口邊也吝說文恨惜也含嗛也吟說文呻也又宜禁切長詠也嗼末各切說文㖼嗼也一曰定也暮蒙晡切謀議也啁陟交切說文啁嘐也

啚時流切磨也叨貪也名呼也⿱龍足盧東切⿱龍足蹈行皃躘盧鍾切躘踵行皃⿱衛足于歲切過

也蹶姑衛切僵也一曰跳也⿱隋言翾規切說文相毀也一曰諉也⿰言隋土禾切方言慧也楚謂之⿰言隋或

省⿱甚言居之切忌也又渠記切說文忘也引周書上不⿱甚言于凶德諆丘其切說文欺也⿱差言咨邪切咨

也⿰言差楚懈切異言⿱殹言壹計切博雅譍也又戶禮切誠言也譩於其切恨聲眇說文一目小也

省察也⿰目析之列切目明也⿱折目征例切目美也眡章移切視也又時利切⿱氏目呼昆切目暗也盳

蒲光切盳洋仰視皃盲眉耕切說文目無眸子相思將切說文省視也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詩

曰相鼠有皮眛莫目切目不明也眓翾劣切說文視高皃⿱目乂休必切目深皃⿰亻鳥於諫切鴳屬

鵻朱惟切鳥名小鳩也一名鳺鴀鶘洪孤切鵜鶘好羣飛沈水食魚⿱胡鳥洪孤切雞⿱胡鳥似鳩青身白頭

鸛古玩切說文小雀也詩鸛鳴于垤今按鸛水鳥之大者 鸛呼官切爾雅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 鸞鳥名說文亦神靈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成王時氏羌獻之也 鸞謨還切山海經有鳥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鸞鸞或省 鶄洛盈切鵁鶄也 鶄倉經切鶄鶴鳥名畜之以厭火 鸔蒲木切鳥名鸔說文鳥鸔也 鸔薄報切又北角切水鳥似鶂而短頸 骴才枝切又疾智切說文鳥獸殘骨骴骴可惡引明堂月令掩骼埋骴 胔蔣氏切鳥骨一曰骨有肉也 胡牛頷垂也 胋空胡切博雅胋膈膘也 槩許既切平斗木又居代切 槪古外切杖也又巨列切杙也 欇質涉切說文木葉搖白也 欇失涉切博雅枝也 棸菑尤切木名 棷將侯切戲謂之棷又菑尤切說文木薪也 朶都果切說文木垂朶朶也 杒人枝切木名又如證切一曰止車木 枻以制切楫謂之枻 枼弋涉

切說文楄也从世聲徐鍇謂从世非聲改而為卉卉蘇合切臣按此即木葉象形非聲也根說文木株也

杲下簡切闑也柅女夷切絡杙又女履切說文木也實如梨一曰止車木又乃禮切杘丑貳切籆

柄也某謨杯切果名說文枏也又莫後切酸果也柑果名似橘又其淹切以木銜馬口也春秋傳柑馬而

秣之栞丘寒切又稽延切入山刊木以識道也枅經天切屋櫨也架居迓切代也所以舉物或作嫁

枷居牙切說文柫也淮南謂之柍森木多皃禁居蔭切承樽案暑熱也睹董五切說文旦明也

秄祖似切說文壅禾本季說文少稱也䵛忙皮切說文穄也䵉謨加切廣雅稃也襱盧東

切方言齊魯謂之襱關西謂之袴一曰裙也又柱勇切說文袴踦也襲說文左衽袍也从衣龖省聲籀作襲

袲乃可切裒袲衣皃移敞舍切說文衣張也袍說文襺也引論語衣敝緼袍又薄報切衣前襟袌

薄皓切說文褻也 衾袪音切說文大被也 衿居吟切衣系也又具淹切 裹包束也 祼袒也 袲倚可切袲衣皃 袔口箇切夾衣又何佐切博雅裿補也 褻說文私服引詩是褻袢也 褹倪祭切方言複襦謂之筩褹 褾彼小切說文上衣也从衣从毛古者衣裘以毛為表篆作表 褒薄報切衣前襟一曰裹也 沯子末切水激石皃 砅鄰知切履石渡水也又力智切詩深則砅 猛九勿切結猛西域獸名食香無毛但自鼻有毛廣寸至尾燒刺不能傷 屈渠勿切埤倉短尾犬也 烕翾劣切說文滅也从火戌火死於戌陽氣至戌而盡引詩赫赫宗周褒姒烕之臣按从火从戌戌聲也未必有義又莫列切 烕休必切狂也齊人語 谿說文山瀆無所通者 谿弦雞切反戾也莊子曰婦姑勃谿 擘博厄切說文撝也一曰大指 擗毗亦切撫也 摲師咸切芟也禮有摲而播 𢷺在敢切擊也 𢸥昨木切劍也

揆仕㕑切刺也妏居還切說文訟也妄古巧切好也娶逡遇切說文取婦也娵遵須切星名爾雅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又菑尤切嬔芳遇切免子又孚袁切嬎孚萬切說文生子齊均也娎許列切說文娎婡也又顯計切喜也妡之列切女字媨在九切博雅好也又以九切醜也𨡕七六切說文醜也一曰老女壀普米切壀堄陴也壁必歷切說文垣也垩祖果切篆作垩說文止也从土从丣古作坐並象人據坐之形又並祖卧切垇於九切邑名垢說文濁也一曰塵也或作均垕狠口切說文山陵之厚也鏨財甘切鑿也又在敢切鏩鋤咸切鏩鏩銳進貌又疾染切𢀩居之切疾志也巺堅已切長跽也𨢈初尤切漉取酒也酋字秋切說文繹酒也从酉水半見其上恭居容切肅也㤨胡公切戰慄也忔聲夷切喜皃忥許既切癡皃悲逋眉切說文痛也悱

憒也⿰忄其渠之切心有所繫也惎渠記切說文毒也怤芳無切說文思也一曰悅也⿰忄付扶遇切心

附也愈勝也瘳也愉容朱切說文薄也引論語私覿愉愉一曰樂也和也忘武方切說文不識也又無

放切棄忘也忙謨郎切心迫也怢吐內切緩也忘也⿱龹心于求切異也尤古作⿱龹心㥑於求切說

文愁也⿰忄頁古文順字愔伊淫切愔愔安和也意說文从心从音察言而知意怗多忝切靜也一

曰服也又託協切惉癡廉切惉懘樂音不和怘音固專也怙後五切說文恃也憞他昆切憞

惃心不明也憝杜罪切恨也怡悅也怠慢也⿱㒼心母本切煩也慲謨官切忘也悍性急

也⿱旱心音奸偽也悺鄔版切人名漢有左悺悹古九切又古緩切悹悹無依也懬口黨切大意又

苦謗切懭苦晃切懭恨意不得也又古猛切忉都勞切忉忉憂勞也忍魚既切說文怒也忠

說文欽也忡說文憂也患音弼輔也怫芳未切忿皃怓尼交切亂也怒恚也忦若怪切恨

也又牛戒切說文憂也忿許介切說文忽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忿悳音嗔怒也慎時刃切說

文謹也忍說文能也忉而振切心能於事也惋烏貫切驚歎也惌於袁切儺也恚也慽含歷

切憂也慼子六切慙也忽呼弦切急也恤雪律切憂也惵託協切靜也𢡇私列切不

安皃惐乙六切痛心也惑說文亂也念迄及切合也太元應而念之又乞洽切恰乞洽切說文用

心也愀千遙切色變也莊子愀然變容又七小切愁鋤尤切說文憂也又財勞切揚雄有畔牢愁恪

居尤切驟也㤹巨九切說文怨仇也感不忘於心也㦓丘廣切㦓倚意不安皃悆羊茹切說

文忘也嘾也引周書有疾不悆悆喜也悇同都切苦憂也嶜容林切山高大皃嶜鉏簪切嶜岑高

銳兒崖說文高邊也崕魚羈切崎崕石危兒岑鉏簪切說文山小而高岭其淹切山名崔祖回切說文大高也嶵祖猥切山兒嵬五灰切說文高不平也嵔鄔毀切山兒⿱艹隶疾郢切陷也洴棄挺切洴涏小水兒澼匹辟切腸閒水也⿱辟水匹智切水中洲也沸方未切涫也隶敷勿切灑也⿱罒虫紕格切螵蛸也或作螵蜱賓彌切又部迴切蜃屬蜑蕩旱切蠻屬蜒夷然切蟲名方言燕北謂析易曰祝蜒蜃是忍切蛤也說文雉入海化為蜃蜄之刃切動也又時刃切挍屬蠆丑邁切說文毒蟲也蠇力制切說文蚌屬似蠊微大出海中民食之一曰雕百歲化為蠇或作蠣蜇陟列切蜇也蚚似絕切魿⿰魚斤魚名似蝤蛑生海中

互體別義轉注音義

橤乳捶切垂也𣘗木名旻眉貧切說文秋天也旼旼旼和也朞居之切說文復其時也期說文會也猶說文玃屬一曰隴西謂犬子為猶一曰似麂居山中聞人聲豫登木無人乃下世謂不決曰猶豫猷道也獒牛刀切說文犬知人心可使者引春秋傳公嗾夫獒獓山海經三危之山有獸馬牛身四角豪如被蓑名曰獓𢥞盧東切𢥞忩遽皃㦕㦕悷多惡皃愚元俱切說文戇也从心从禺禺猴屬獸之愚者偶說文惟也琅邪朱虛有偶亭𢣮愚袁切測量也愿愨慎也周禮上愿糾暴劉昌宗讀懰力求切懰慓憂皃一曰怨也或从留𢠳定意𢟦下介切忖度也𢤠傾心也忥許訖切癡皃忔喜也揧郎達切博雅擘也揦撥揦手披也繴博尼切說文繴謂之罿罿謂之罬罬謂之罦捕鳥覆車也𦅻織緣帶也蜊良脂切蛤蜊海蚌也蛪螏蛪蟲名似蝗大腹長角食蛇腦𧌒愚蝀

切重為蠠蠽 螈說文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即蜥蜴也 蚥匪父切蟲名食爪者 蚥王蚥蟲名蟾諸也爾雅不蜩王父 坒毗至切說文地相次坒也 𣬉配合也太元陰陽𣬉參 鏹巨兩切鉛屬 鏹以繦貫錢 嚨盧東切喉也 䶬大聲也 喭魚戰切傳言 喭吊失國曰喭 攏盧東切理也 攏擊也 憚徒案切說文忌難也 憚憚狐邑名在洛南百五十里秦遷周赧王於此 櫳盧東切檻也一曰養獸圈 櫳房室之疏也又盧鍾切 㯕相支切博雅木下枝謂之椑㯕 㯕木薪

通志卷三十二

通志卷三十三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六書略第三

諧聲第五

序曰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天下有有窮之義而有無窮之聲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者義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聲也作

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五書作者也諧聲述者也諧聲
者觸聲成字不可勝舉今畧但引類以記其目
一五　二四　示百十二　玉二百八十　玨四　气
四　士三　屮三　艸千一百四十六　茻一　八二
釆四　牛三十一　口五百七十二　吅九　品二
㗊五　走百七十六　止二十四　是二　辵二百
十六　彳二百二十八　廴三　行十六　齒九十六
牙三　足三百五十二　龠十　冊一　舌十　谷

二　句三　言五百二十一　音二十七　廾十九
舁一　臼一　爨一　革百九十二　鬲二十　䰜十
六　爪六　丮六　鬥十一　又四　支五　聿二
臣五　殳三十四　寸七　皮五十一　攴百七十三
卜五　用一　爻三　𥄎二　目三百四十七　䀠
一　眉二　盾二　自九　白四　鼻二十六　羽九
十二　隹九十三　苜四　羊六十四　雔一　鳥四
百三十六　幺五　𠬪四　𣦼二　歺百二十九　骨

十二　肉四百五十四　刀百八十七　刃四　耒五
十六　角八十一　竹五百七十　丌四　工四　巫二
三　甘八　曰四　丂八　壴十五　鼓十七　豈二
豆二十六　虍十　虎十八　皿五十二　去七
血二十五　丹六　皀三　鬯三　食二十　亼二
入二　缶四十二　矢二十七　高十　𩫏九　亯三
㐭一　麥八十　夊七　舛二　韋五十七　夂二
木九百十七　林十　桑八　出七　𣎵三　生四

乑六　朮五　桼二　束八　櫜七　口三十七
貝百二十三　邑九十　䢽二　倝三　㫃二十八
晶一　月二十五　夕四　多二十六　弓二　朿二
片五十三　爿六　鼎五　禾二百八十九　黍二
十六　香二十五　米百六十八　臼十四　求十六
祙十一　韭五　瓜三十三　宀九十六　穴百十
七　疒三百五十六　冂五　冃十六　网八十二
襾四　巾八十八　帛十　白四十八　黹九　人五

百八十六　匕二　从五　𡈼十一　身三十二　衣二百五十五　毛九十　尸二十九　尾二　舟百十九　儿七　見九十一　欠百五十三　頁二百三十　面四十　𦣻六　須六　彡十九　文九　髟百四十七　卩三十一　勹二十一　鬼四十六　山三百四十五　屵八　广四十一　厂四十九　石三百五十一　長十七　豕七十一　㠯三　豸六十九　馬二百六十四　鹿四十五　㲋四　兔三　犬二百

九十二 鼠五 能二 火三百十三 炎七 黑百
五 炙 赤十九 大三十 夨四 尣六 亢三
十四 壺三 夰三 六六 立四十四 囟六 心
七百二 水千五十七 川二十七 泉一 𠂢一
谷二十八 仌五十七 雨百四十五 雲六 魚三
百二十六 龍二 飛四 乙七 至七 鹵二十五
戶十六 門百十二 耳八十五 手七百二十五
女五百五十 丿一 氏五 戈三十八 匸五

匸三十五　鬥二　甾十一　瓦二百二十二　弓六

十七　弦三　系三　糸四百九十　素八　虫五百

五十四　蚰五十六　蟲五　風百九　龜五　黽二

十五　卵四　土三百七十四　田六十八　黄十四

男二　力百二　金三百九十一　几七　且一

斤二十　斗十八　矛三十三　車七十六　𠂤五

𨸏七十六　𨺅五　叕一　厽二　甲五　巴一　辛

十一　子二十三　申二　酉六十二　船六

右諧聲字多不能紀今取二百七十六部之中而得二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字並見六書證譌

子母同聲

嚳枯沃切急告之甚也　𨑘丑忍切走也　卙即入切說文卙卙盛也汝南名蠶盛曰卙　𠦬籍入切說文詞之𠦬矣　鋙五故切逆也　䪩魚音切呻也　韽於金切小聲又鄔感切鐘病聲周禮微聲韽　攲丘奇切持去也　敺丘奇切攲嶇也　𢻐株垂切𢻐𢻐不齊　𢻻攀糜切方言南楚之間器破而未離謂之𢻻　隸郎計切說文附著也一曰賤稱　隸徒柰切及也引詩隸天之未陰雨从隶枲聲枲亦音怠　肄羊至切習也又以制切勞也　䵵莊持切手足膚黑　𧯼當侯切小穿也　𪏰郎才切至也勤也

斄 洛哀切說文強曲毛可以著起衣

棽 癡休切說文木枝條棽儷也

⿰粦乙 良刃切獸名似鼠身黃尾

白

煢 渠營切說文回疾也

⿱非己 非尾切說文別也

⿰阝⿱非土 邊兮切說文牢也所以拘非也从非陛省聲

𣞤 今作無說文亡也从亡無聲奇字作无通於无者王育說天屈西北為無

釐 里之切說文家福也

⿰翏斗 居料切說文相糾繚也一曰爪瓠結斗起象形或作斗

朻 祛尤切戾也

朹 渠尤切讐也

⿰令丁 郎丁切撞也

鄧 中莖切張也

⿰𠀔丁 湯丁切評議也从𠀔古文平字

⿱此子 七支切子腸也

孳 子之切說文汲汲生也从子茲聲

孷 陵之切方言陳楚之間凡人嘼乳而雙產謂之孷

疑 語其切惑也說文从子止上矢聲

⿰豈幾 渠希切說文訖事之樂也

⿰牛斗 音鵤料大牝也

右三十七

母主聲

瞿九遇切說文鷹隼之視也一曰心驚皃 ⿱䀠夰俱遇切舉目驚⿱䀠夰然 ⿰爿角仕角切說文角長皃 筑張六
切說文以竹曲五絃之樂也从竹从巩巩持之也 ⿰多冉囊何切廣雅⿰多冉⿰多并多也 ⿱尚多陟加切說文厚脣皃
从尚多徐鍇曰多即厚也又抽加切 牆慈良切垣蔽也 𨋕羊進切說文擊小鼓引樂聲也从申柬聲又以
忍切 ⿰甘干沽三切南方山有⿰甘干⿰甘燕林東方朔說 禁居蔭切承樽桉 ⿰耳申仍吏切神聽告響謂之⿰耳申 ⿸尸孤洪孤
切履也 ⿰黃殳胡光切卵中黃 黌胡盲切學舍 枓當口切勺也 㢟抽前切說文安步㢟㢟也 延
長行也 ⿰𠂤坐都回切坐皃 郵覩猥切匯郵木垂皃 綴株衛切合著也 ⿰叕舀側律切雞子出殼聲

右二十一

主聲不主義

屍 眷里切說文從後近之 屋 徐鍇曰尼也 匏 瓠也 魏 名闕

右四

子母互為聲

靡 忙皮切分也易曰吾與爾靡之又文披切說文披靡也又眉陂切散也又謨加切收靡縣名又靡詖切偃也 曳 丞真切說文日月合也 辟 子兩切大也 蜼 徒冬切 罾 宿為罾又黃外切 又坐五切 山海經松果山有鳥名蜼梁狀如山雞黑身赤足可以已瀑又魯水切獸似猴卬鼻長尾

右四

聲兼意

禮 古作禮事神人之文也从示从豊豊祭器 祰 苦浩切說文告祭也 祏 常隻切石藏宗廟主 祫 總祭其先無間遠近曰祫周禮三歲一祫 禘 周禮五歲一禘大祭也一曰配帝 禜 于平切又為命切說文設緜蕝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疫癘从示榮省聲臣按此从營省為營以祀日月星辰山川也 禬 古外切說文會福祭也引周禮禬之祝號 琥 火五切說文發兵瑞玉為虎文一曰禮西方之玉 瓏 盧鍾切說文禱旱玉龍 瑁 莫報切說文諸侯執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犂冠周禮天子執瑁四寸 珥 忍止切耳瑠又仍吏切瑱也 珩 何庚切佩上玉也 琀 胡南切送死口中玉又胡紺切 芬 撫文切說文艸初生其香分布亦作芬 芝 真而切菌類說文神草也 菑 莊持切始治田也一歲曰菑二歲曰畬或省艸或从禾又

將來切苷沽三切甘艸也莽謨黨切即茻也南昌謂犬善逐兔艸中為莽故从犬从茻莫莫故切日
且冥也从日在茻中葬則浪切說文藏也从死在茻中少尺沼切說文不多也从小丿聲尐子列切說
文少也从小乀聲八兵列切說文分也从重八引孝經說云上下有別兆字亦類此叅以諸切二余也
𠕁補過切布也从采从冂冂音播堅輕甸切牛不從羈謂之堅牭息利切說文四歲牛𡂠呼形切聲
也唬虛交切說文虎鳴也吠徒蓋切嘗也絫力鬼切增也絫十黍之重也垒力軌切垒擊也
返孚袁切回行也又甫遠切遯都困切逃也遻五各切說文相遇驚也从辵从咢咢亦聲𢔀刀九
切說文復也復吐内切卻也从彳从夊夊即退也後下豆切詩傳相導前後曰先後从彳从夊夊即
後也齃下八切齧骨聲趗測角切行也蹂而由切踐也詩或簸或蹂又忍九切獸足蹂地也踄

蒱故切說文蹈也又白各切
⿰足企 去智切舉踵也或省
𧿹 足也
踅 丑例切跳也又去例切跛也
⿱埶疋 逵協切說文⿱埶疋足也一曰小步
龥 弋灼切呼也
⿰舌西 他念切舌皃
扐 歷德切說文材十人也
𦥯 隸作晨說文早昧爽也从臼从辰辰時也丮夕為夙臼辰為晨皆同意
弆 口舉切徹也
爨 麤尊切鼎欲沸皃
釁 許慎切說文血祭也象祭竈也从爨省从酉酉所以祭也从分分亦聲
⿱齊鬲 莊皆切說文戒潔也齋或作⿱齊鬲
𩱛 居行切說文五味盉𩱛也从羹省从䰜
緊 頸忍切說文纏絲急也
虒 天黎切臥也一曰虎臥息微又田黎切
毄 吉歷切相擊中也如車相擊故从殳从軎
⿰耳取 仍則切取也
專 說文六寸簿也从寸叀聲一曰專紡專
政 說文正也又諸盈切賦也周禮聽政役以比居
敆 葛合切合會也
𢿢 盧玩切煩也
攻 說文擊也一曰治也
畋 亭年切說文平田也引周書畋爾田
敕 測革切說文擊

馬也或作策。眅披班切說文多白眼也引春秋傳鄭游眅字子明又普版切又普患切轉目視。睍胡典切說文出目也一曰好視又形甸切目小也。⿺廴目延面切相顧視而行也或作䀽。瞑忙經切翕目也又毋迥切瞑眭目不明。眇說文一目小也。⿰目旁民堅切說文目旁薄緻⿰目旁⿰目旁也。[illegible]營隻切視也。瞁呼役切驚視皃。⿰目墨密北切⿰目墨塞視無所見。齅許救切說文以鼻就臭也。⿱艹⿱目大莫結切說文火不明也周書曰布重莫席織蒻席也。𣦼疾正切深坑也。殯必仞切說文死在棺將遷葬柩賓遇之夏后氏殯於阼階商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賓階。薧呼高切說文死人里也从死从蒿省。薨說文公侯⿰歹卒也。⿱強死巨兩切僵仆也。⿰歹次資四切說文戰見血曰傷亂或為惛死而復生為⿰歹次。獘斃毗祭切說文頓仆也引春秋傳與犬犬獘或从死。⿰骨𠂤都回切骨起。骿蒲眠切說文并脅也晉文公骿脅。骹丘交切說文脛也。骭

匹見切半體也

刂刀 丁聊切博雅斷也

刌 取本切說文切也博雅斷也

判 說文分也

剝 說文裂也从刀从录录刻割也

劃 胡麥切裂也又忽麥切說文錐刀曰劃

劑 才詣切說文齊也

刵 仍吏切說文斷耳也

劓 魚器切說文刖鼻也

刺 說文君殺大夫曰刺刺直傷也

刎 紕民切分也

耕 說文犁也一曰古者井田故从井

衡 何庚切說文牛觸横大木著其角从角从大行聲引詩設其福衡

簺 先代切說文行棊相塞謂之簺

筑 張六切說文以竹曲五絃之樂也从竹从巩巩持之也

箕 說文簸也从竹闕象形下其丌也古作囗

畀 說文分也从丌从畀畀予也

弃 居虩切即古文詒字

𠂇 則箇切今作佐說文𠂇手相佐助也

甜 徒兼切美也

磨 徒南切說文和也从麻麻調也又沾三切

猒 於鹽切說文飽也从甘从肰

吁 吹也又雲俱切歎也

号 說文痛聲也从口在丂上

可 說文肯也从口丂丂亦聲

哥

說文聲也从二可古文以爲訶字 哿 賈我切說文可也引詩哿矣富人 呿 虎何切開口聲 愷 說文

康也亦作凱 罍 盧回切龜目酒尊 醓 他感切說文血醢也禮有醓醢以牛脯粱麴鹽酒也 鬯 許

切說文黑黍一稃二米以釀也 饜 於鹽切飽也又於豔切 餂 徒兼切美也从食从甛省 飦 沽三切餌

也 餽 吳人謂祭曰餽 [食臭] 去久切食物爛也 曟 丞真切說文日月合宿爲曟又黃外切 羅 徒歷

切說文市穀也从入从糴省 罍 盧回切說文龜日酒尊刻目作雲雷象施不窮也 罄 說文器中空也

引詩缾之罄矣 知 說文詞也或曰覺也臣按从矢發也發口而後人知之 矣 羽已切說文語已辭也

矤 亦作矧說文況也詞也从矢从引从矢取詞之所之如矢也 𡖄 黑各切大也 喬 巨嬌切說文高

而曲也从天从高省 𩫖夬 傾雪切說文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𩫖从𩫖缺省 稟 筆錦切說文賜穀也

㤅今作愛說文行皃从夊㤅聲致陟利切說文詣送也罤今作昆周人謂兄為罤从弟从眔徐鉉曰

眔目相及也或省作罤朲而鄰切字林屋間木人柵測革切說文編木也櫑盧回切龜目酒尊刻

木作雲雷象枰蒲兵切枰仲木名一曰博局又皮命切博雅平也栮忍止切木䓴杽敕九切說

文械也𣐺胡感切木垂華實从木从𢎘葻符風切風行木上曰葻又方馮切厚葉弱枝善搖貧

說文財分少也賢財干切害物貪財也𧶜尸羊切說文行賈也賀說文以禮相奉慶也貹所慶切富

也貫說文錢貝之貫从毌貝暒今作晴雨止而星見也昇日之升也曹彌登切瞢日無光

㫜儻旱切明也又徒案切㬉乃管切溫也晛呼典切日見也又形甸切說文見也引詩見晛日消

晄戶廣切說文明也晻鄔感切說文不明也倝古案切說文日始出光倝倝也从旦㫃聲明照也

古作明 辯 匹見切草巾絕也 䅘 又郎才切說文齊謂麥曰䅘 毇 虎委切說文米一斛舂為八斗

也从杲殳杲糳也殳治米之器 宔 腫庾切說文宗廟宔祏 窅 所禁切禁省 窣 蘇骨切說文穴中卒

也 ⿱穴夬 一決切說文深抉也 ⿸疒衰 初危切說文減也 ⿸疒羸 倫為切病瘦也 ⿸疒眉 眉丩切目無眸子 ⿸疒段

嗑寡切歐聲也 疚 居又切久病 ⿸疒水 式類切腫病 ⿸疒禿 他谷切首瘍 ⿱冖見 莫報切觸也 ⿱罒睘 古泫

切挂也 ⿰衤巾 居銀切佩巾也 ⿸户巾 輕甸切幡係於棨者从棨省 佃 亭年切治土也古者一夫一婦佃田

百畝一曰古卿車又堂練切說文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轅車 倇 胡昆切又胡困切說文全也引逸周

書朕實不明以倇伯父 佼 居肴切又下巧切說文交也 僜 都騰切上車也 仕 上史切說文學也

使 爽士切說文伶也又疏史切將符者 仟 千人之長曰仟 伍 五人之長也說文相參伍 什 說文相什

保也伯說文長也俔輕甸切說文譬喻也一曰間見引詩俔天之妹化說文教行也古作佀仲說文

中也係說文絜束也倌沽丸切主駕人也又古患切說文小臣也詩命彼倌人宦胡慣切仕也一

曰闒人或省𡿺奴皓切說文頭髓也从匕匕相匕著也巛象髮囟象𡿺形𨑢兹用切說文隨行也隸作

從𣰆甫微切說文細毛紛紛也或省𣯍謨袍切毛或作𣯍又莫報切輕毛𩂣莫卜切鳥澤羽𡰪

普刀切毛起貌屎馨夷切呻也矧視切糞也𡰳又牀史切待也从俟省𡰯虛器切臥息也从自自即

鼻又許介切兢居陵切說文競也从二兄二兄競意从手聲一曰兢謹也隸省作兢兓子林切說文朁

朁銳意也又則旰切二人屈己以贊也兟所臻切說文進也从二先贊從此𣢡丘既切气也歊切

虛嬌切說文歊歊氣出皃从欠高高亦聲𣢑以九切說文言意也从欠从卣卣亦聲或省欥弋質切說

文詮詞也从欠从日日亦聲詩欥求厥寧**次**說文不前不精也**𥨍**烏瓦切色敗**艴**蒲沒切說文色艴如也或作䒳又敷勿切孟子艴然不悅**胞**匹交切說文兒生裹也**傀**古委切怪異也**𩲡**所介切鬼名或省作䰥**㟂**蒲奔切山形似瓮**庥**虛尤切說文息止也从人依木或从广**廟**說文尊先祖皃也古作庙**座**坐具**磬**說文樂石也又棄挺切擊石聲**硻**丘耕切說文餘堅也**砫**腫庾切宗廟宝祏从石从主**豣**經天切說文三歲豕肩相及者引詩並驅從兩豣兮**𧱓**莫後切豕名**驂**說文駕三馬也**駟**說文一乘也**𩡧**音八說文馬八歲**騛**匪微切說文馬逸足也**駇**無分切說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曰駮古皇之乘周文王時犬戎獻之引春秋傳文馬百駟畫馬也西伯獻紂以全其身或書作䲰**馺**悉合切說文馬行相及也或曰馳也**駂**謨袍切馬長尾**𩣺**蒲故切習馬也**𤞞**慈良切妄强犬也又

在黨切 ⿰犭音 於咸切說文竇中犬聲 ⿰犭毚 鋤咸切狡兔也 ⿰犭豸 丈蟹切獬⿰犭豸獸也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

令觸不直 爆 北角切落也一曰火聲 煣 忍九切屈伸木也又如又切 燎 憐蕭切火在地上曰燎又

郎鳥切說文放火也又力照切柴祭天也 墨 密北切說文書墨也 ⿱大弗 房密切說文从大弗聲大也讀若予

違汝弼又分物切 ⿰亢夋 胡黨切說文直項莽⿰亢夋皃从亢从夋夋倨也亢亦聲 絞 說文縊也 ⿸广鬲 倫為切膝

病也又魯果切 䇐 力至切說文臨也从立从隶隶及也 竦 息拱切說文謹也从立从束束自申束也 竩

宜寄切人所宜也 兇 虛容切又許拱切說文擾恐也从人在凶下春秋傳曰曹人兇懼 悳 今作德說

文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 憼 居慶切說文肅也或从心 ⿸广⿱黨心 口黨切大意又苦謗切說文闊也 ⿱弦心 胡千

切說文急也河南密縣有⿱弦心亭 愚 說文戇也从心从禺禺猴屬獸之愚者 懝 牛代切說文騃也一曰惶

也或書作慹忘說文不識也又無放切棄忘也⿱廷心古況切說文誤也愾許既切說文太息也引詩

愾我寤歎又丘蓋切患說文憂也从心工貫卭卭亦聲態說文意也从心从能徐鍇曰心能其事然後有

態度也臣按能音耐此即諧聲字沝之壘切閩人謂水曰沝从二水注羽兩切去也揚雄弔屈原作此

以其去水中故从水⿱共氺疾郢切陷也⿱雨回盧回切說文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籀文靁間有回回雷聲

也雲說文山川氣也从雨云象雲回轉之形臣按古雲作云雷作回皆象其形尊罍器見之矣後人借云

為云曰之云回為回旋之回故於雲雷復加雨以别漁語居切捕魚也又牛據切說文瀲滓濁泥龗郎丁

切說文龍也从龍霝聲靠若到切相違也或書作⿱非告亂說文治也从𤔔从乙乙治之也一曰紊也李斯

从寸⿺乚折似絕切拈也閨說文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狀⿱宀⿰爿夢說文寐而有覺也从宀疒夢聲闇

說文常以昏閉門隸也闉澄延切市門聲說文音也古作殸聉五滑切說文吳楚之外凡無耳
者謂之聉言若斷耳為盟一曰聾也插測洽切刺肉也又七接切㨝也挻尸連切說文長也方言楚部謂
取物而逆曰挻授說文予也投說文擿也一曰合也拱說文斂手也抓莊交切博雅搔也又側絞
切又止雨切抵擊也姓息正切說文人所生也古之神聖母感天而生子故稱天子引春秋傳天子因生以
賜姓娶說文取婦也婚說文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姻說文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妊如林
切孕也娣說文，女弟也婢說文女子卑者也媄毋鄙切說文色好也媛于眷切美女詩曰邦
之媛兮奸說文犯淫也嬃霜夷切女巫或書作[illegible]𠥓矩鮪切黍稷方器也古作匭蟘敵德
切說文蟲食苗葉者吏乞蟘則生引詩去其螟蟘蝕實職切說文敗創也从虫从食食亦聲或省蠅

說文營營青蠅虫之大腹者螙都故切說文木中蟲蠱造蠱之法以百蟲寘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為

蠱故从蟲皿也孵芳無切孵化也陸續曰自孵而轂又俞戍切育也坤說文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位在

申坪蒲兵切地平也或書作垩又皮命切均說文平偏也亦書作坓城說文以盛民也墾苦本

切耕也墲蒙晡切規度墓地也方言凡葬無墳謂之墓所以墓謂之墲又罔甫切黃說文地之色从

田从炗炗亦聲炗古文光也功說文以勞定國也㔣刺列切說文發也勥渠良切說文迫也古

文从彊[illegible]舉兩切勥力拒也[illegible]晡橫切大力也[illegible]口蟹切[illegible]疲也[illegible]部買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賀切手

相佐助鑾說文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聲和則肅也从鑾省鉎師庚切鐵衣也又桑經切

鍒而由切說文鐵之耎也鉄矧視切箭鏃又作木切利也釦去厚切說文金飾器口鏨財甘

切鑿也入在敢切鐫謂之鏨又疾冉切又昨濫切鈴節丁切說文令丁也鏊脂利切說文羊箠耑有鐵
一曰田器又私列切又質入切一說東夷謂鍪為鏊又的協切巹居隱切謹身所承也又苟起切㝵汝甘
切須也料博慢切量物分半也軓府遠切說文車耳反出也軵乳勇切說文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一
曰輕車或从茸从冗又符遇切車廂立木承重較之材轚吉詣切舟車序行也又吉歷切說文車轄相轚
引周禮舟輿轚互者輯辛於切相和集也頃窺營切又犬頡切反也陷說文高下也一曰陊也或
从土陸方竹切說文高平地籀作𨻓亦姓阢五忽切危也又語韋切石山戴土隙乞逆切說文壁
際孔也𡬶展呂切所以載盛米从宁从畄畄缶也𡪰展呂切積也馗渠追切說文九達道也似
龜背故謂之馗馗高也从九从首𨐋苦故切擣茱萸為之味辛而苦辬悲巾切駁也字說文乳也

从子在宀下子亦聲一曰文也又津之切養也鄭康成曰小國貢輕字之也⿱孤日古乎切說文無父也季

說文少稱也从子从稚省㝃芳萬切說文生子免身也孰說文食飪也⿺辶尋徐侵切長也馬融曰踔⿺辶尋

枝頤與之切說文顄也象形篆从頁籀从𦣝又曳來切順說文理也顖思晉切頭會腦蓋也顦

慈消切說文面焦枯小也詵疏臻切說文致言也引詩螽斯羽詵詵兮諟士紙切理也審也誡居拜

切敕也誋渠記切誡也詔告也証諸盈切又之盛切諫也警舉影切言戒譣千廉切議

也誼宜寄切言之當也誇枯瓜切說文譀也古作夸⿰訁口去厚切說文扣也如求婦先⿰訁口叕之繼

說文續也从糸㡭一曰反㡭為繼⿰糹式質力切說文作布帛之總名也樂浪絜令織从糸从式徐鍇曰絜令

蓋律令之書也⿰糹集疾葉切合也又即入切一曰蠻夷貨⿰糹米母禮切說文繡文如聚細米也緉里養切說

文履兩板也一曰緉綊絞也[工彡]沽紅切巧飾也影物之陰影也舊作景葛洪始加彡或書作澋彣無分切說文戫也髦說文髮也鬜丘顏切寡髮也髯如占切說文頰須也

右三百七十三

三體諧聲四體附

序曰一子一母為諧聲諧聲是合二體者也有三體之合者非常道也故別之

[艹氵毒]徒沃切从艸从水毒聲蕅五厚切从艸从水禺聲歸女嫁也从止婦省𠂤聲奉承也从手从廾丰聲衛从行从帀韋聲行帀列衛也釁象祭竈也从爨省从酉酉所以祭从分分亦聲春从艸

从日屯聲鬻音煮从鬻从水从煮省聲䬣作代切說文設飪也从丮从食才聲𠩺音釐坼也从支从厂
蓋厂之性坼果孰有味亦坼故謂之𠩺从未聲徐鍇曰厂厓也矍从明从隹隹欲逸走从又持之矍矍也
𤸰今作鷹从隹疒省聲或从人人亦聲徐鉉曰鷹隨人指蹤故从人雁今作鴈从隹从人厂聲徐鉉曰
大夫以為贄昏禮用之故从人衡戶庚切牛觸橫大木着其角从角从大行聲簠黍稷圜皿也从竹甫
聲𡨄悉則切从宀屋也从廾捧也珏象疊物之形捧而塞於屋中盬公戶切器也从皿从缶古聲
虜獲也从毌从力虍聲槱余救切从木从火酉聲㝱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疒夢聲彘直例切豕
也从彐从矢聲从北象足陧之笑切耕以臿浚出下壚土也从𠂤从土召聲冥幽也从日从六一聲梁
水橋也从木从水刅聲刅初良切履足所依也从彳从夊舟象形从尸聲疑惑也从子止七矢聲盡

傷痛也从皿聿皕聲 虒音斯虎臥息从臥从虎从厂聲 寶珍也从宀从貝珤聲 害从宀从口言从家起也丰聲丰音介

右三十

凡諧聲類計二萬一千八百十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三十三 史部

通志卷三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六書略四

假借第六

序曰六書之難明者為假借之難明也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二書以成書牽於會意復為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守焉學者之患在於識

有義之義而不識無義之義假借者無義之義也假借者本非已有因他所授故於已為無義然就假借而言之有有義之假借有無義之假借不可不别也曰同音借義曰協音借義曰因義借音曰因借而借此為有義之假借曰借同音不借義曰借協音不借義曰語辭之借曰五音之借曰三詩之借曰十日之借曰十二辰之借曰方言之借此為無義之假借先儒所以顛沛淪於經籍之中如汎一葦於溟渤靡所底止皆為假借之所

魅也嗚呼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

同音借義

初裁衣之始而爲凡物之始基築土之本而爲凡物之本始女子之初而爲凡物之初本木之基而爲凡物之基小水之微也凡微者皆言小永水之長也凡長者皆言永牛爲牝牡而牝牡通於畜獸隹爲雌雄而雌雄通於鳥雀狀本犬之形而爲凡物之壯物本牛之事而爲

凡事之物馬言駕凡驅乘皆曰駕牛言牧凡豢養皆曰
牧木曰落而爲墮落之落雨曰零而爲飄零之零英本
英華之英而爲飾物之英苦本苦良之苦而爲滋味之
苦蔓本藤蔓之蔓而爲蔓衍之蔓爻乃交疏之爻而爲
爻象之爻希乃踈巾之希而爲希少之希柞本柞木之
柞而爲芟柞之柞鑿本金鑿之鑿而爲疏鑿之鑿旋反
旆也而爲回旋之旋戲兵交也而爲嬉戲之戲平气之
平也而爲均平之平封爵土之封也而爲封殖之封戚

斧也而為親戚之戚塵土也而為塵積之塵賢多財也而為賢良之賢妃嘉偶也而為后妃之妃純絲也而為純全之純茸草也而為尨茸之茸珣夷玉也而玉器亦謂之珣蘆葦也而薺根亦謂之蘆饒食之餘也而為饒衍之饒約絲之束也而為儉約之約凡此之類並同音借義者也

右三十五

借同音不借義

汝水也而為爾汝之汝爾花盛也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而為汝爾之爾示旗也而為神示之示業大版也而為事業之業牢牛圈也而為牢固之牢畜田畜也而為畜聚之畜它蛇屬也而為它人之它蚤虱類也而為蚤夜之蚤為母猴也而為作為之為率鳥畢也而為率循之率來麥也而為來往之來易蟲屬也而為變易之易能熊類也而為賢能之能黽鼃也而為黽勉之黽翁毛也而為翁老之翁題頟也而為題命之題薄本林薄之薄而為凉

薄之薄茀本茀茂之茀而為茀禄之茀登豆也而為升登之登干盾也而為干犯之干革皮也而為更革之革鞠革囊也而為鞠養之鞠難禽也而為難易之難雍禽也而為雍和之雍溱水也而為室家溱溱之溱棣移也而為威儀棣棣之棣丁當也而為椓之丁丁之丁甍卒也而為度之甍甍之甍胥蟹醢也而為相胥之胥方並舟也而為方所之方節竹目也而為節操之節管竹箭也而為主管之管韋相違也而為皮革之韋貿相易也

而為睆曚之貧禮貧貧而來休憩也而為休美之休財貨也而為財成之財易財成天地之道齋財之齋而為齋咨之齋易齋咨涕洟時辰之時而為時是之時晉先明也而為晉國之晉夢寐也而為雲夢之夢風虫之風而為吹噓之風字養之字而為文字之字勿州里之旗也而為勿不之勿出花英也而為出入之出久距也而為久遠之久凡此之類並同音不借義者也

右四十五

協音借義

旁之為旁(去聲) 中之為中(去聲) 上之為上(時掌切) 下之為下(胡嫁切) 分之為分(去聲) 少之為少(去聲) 歸之為歸(音饋) 遺之為遺(惟季切也) 與御之為御(音迓) 為御(音禦) 行之為行(下孟切) 為行(戶浪切 子路行行) 數(色主切)之為數(尸故切) 為數(色角切) 趨之為趨(七六切) 為趨(側九切春秋傳賓將趨鄭康成讀) 咽之為咽(音燕) 為咽(以結切 梗咽) 蕃(音藩 樊也)之為蕃(音煩 草之蕃蕪) 蕪之為蕪(亡甫切 蕪茂) 徹(通也)之為徹(直列切) 斂之為斂(去聲) 蔓(藤也)之為蔓(草干切 蔓菁) 吹之為吹(去聲) 呼之為呼(去聲)

為呼呼賀切春秋傳呼役夫噍才笑切嚼也之為噍音焦禮志微噍殺之音為噍子流切禮燕雀啁噍之頃否之為否音鄙臧否為否部鄙切否泰喧之為喧上聲詩赫兮喧兮趣之為趣平聲為趣七口切周官有趣馬幾之為幾音冀春秋傳庸可幾乎為幾渠希切近也樂之為樂五教切為樂音洛華今作花之為華音諱榮也為華去聲聚也鄼作管切聚也之為鄼音贊南陽縣名為鄼在河切沛縣名空之為空音孔窾也為空苦貢切詩不宜空我師從之為從才用切為從七容切從容閑暇也比毗至切之為比音皮和也為比上聲方也為比蒲必切次也為比音芘朋也放之為放上聲敖音遨之為敖音傲背脊也之為背音佩

違也衡橫木之為衡音橫筍之為筍私閏切筍輿也塞之為塞去聲塞垣奇
之為奇居宜切奇偶嘉之為嘉力嫁切春秋傳公賦嘉樂枝之為枝音岐栽
之為栽音在築也回古文雷字之為回亦作迴繞也暴步卜切灼也之為暴
虐也粢稷屬之為粢才細切禮粢醍在堂盬之為盬去聲定丁佞切詩
定之方中仰之為仰去聲伏之為伏去聲禮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并之為并
去聲裨補支切之為裨婢支切副也辟必益切君也之為辟蒲益切法也厭
之為厭去聲覺之為覺古孝切夢覺也騶之為騶仕救切麗之為麗
力之切詩魚麗于罶靡之為靡平聲間之為間去聲援之為援平聲引也折

之列切之為折士列切女之為女尼句切妻之為妻去聲姓之為姓音生春秋傳蔡公孫歸姓孫之為孫音遜純之為純之尹切緣也總之為總子公切詩素絲五總織之為織隻吏切徽也詩織文鳥章累之為累力偽切土之為土音杜詩徹彼桑土壞之為壞音怪錢之為錢上聲詩庤乃錢鎛鍼音針之為鍼其兼切親之為親去聲婚姻相謂也賓之為賓去聲容以禮會曰賓衣之為衣去聲冠之為冠去聲枕之為枕去聲飲之為飲去聲食之為食時吏切膏之為膏古到切詩羔裘如膏熏之為熏去聲陰之為陰去聲輕之為輕去聲春秋傳戎輕而不整兩之為兩去聲詩葛屨五兩三

之為三去聲論語三思而後行左上聲之為左音佐右上聲之為右音佑先之為先去聲後之為後去聲遠之為遠去聲近之為近去聲復之為復扶又切重之為重去聲離之為離去聲沈之為沈去聲量之為量去聲度之為度徒洛切長之為長去聲廣之為廣去聲染之為染去聲縫之為縫去聲別彼列切之為別皮列切斷都管切之為斷徒管切盡即忍切之為盡慈忍切解之為解胡買切通也相之為相息亮切走之為走去聲書矧咸奔走奔之為奔逋悶切散之為散去聲和之為和去聲凝之為凝去聲冰之為冰彼凭切彊之為彊其亮

切箸之為箸陟略切為箸直略切施之為施式豉切為施以豉切冥之為冥去聲煎之為煎去聲炙之為炙之夜切收之為收式救切當之為當去聲悔之為悔去聲應之為應平聲應對之應帥之為帥所類切監之為監去聲使之為使去聲守之為守去聲任之為任平聲勝之為勝平聲爭之為爭去聲迎之為迎去聲選之為選去聲聽之為聽平聲論之為論平聲知之為知音智思之為思去聲便之為便平聲好之為好去聲令之為令平聲敎之為敎平聲語之為語去聲怨之為怨平聲衆之為衆平聲雨之為雨去聲種之

為種去聲緣之為緣去聲張之為張去聲藏之為藏去聲處之為處去聲乘之為乘去聲卷之為卷上聲祝之為祝之又切傳之為傳去聲聞之為聞去聲稱之為稱平聲譽之為譽平聲勞之為勞去聲興之為興去聲與之為與去聲繫之為繫古詣切遲之為遲去聲屬之為屬章玉切含之為含去聲遣之為遣去聲禮有遣奠引以忍切之為引余忍切臨之為臨去聲假之為假古訝切春秋傳不以禮假人借之為借入聲貸之為貸入聲敗之為敗音拜見之為見胡甸切告之為告古祿切禮出必告養之為養去聲共之為共音恭去之為

去上聲喪之為喪去聲忘之為忘去聲恐之為恐丘用切射之為射食亦切取之為取七句切禮聞取於人大之為大音太焉之為焉於乾切會之為會音檜披之為披上聲降之為降戶江切覆之為覆甫六切朝之為朝直遙切刺之為刺入聲奉之為奉音捧父扶雨切之為父音甫子之為子將吏切禮子庶民也凡此之類並協音而借義者也

右二百八

借協音不借義

荷之為荷胡可切負也茄茄蘆茅蒐也之為茄去聲度也鮮之為鮮上聲
燕之為燕平聲薄之為薄必各切迫也菑側其切田也之為菑音災苴
七余切麻也之為苴子餘切包苴竟之為竟音境旁之為旁補彭切詩駟介
旁旁屯之為屯徒門切聚也莫音暮之為莫模各切為莫音陌春秋傳德正應
和曰个之為个音介副也禮明堂有左右个為个音幹禮梓之為侯上兩个與其身三
番附袁切獸足也之為番音翻次也為番音波番番勇也台音怡我也之為台音胎
星名為台音臺春秋傳季孫宿救台范甯讀句之為句古侯切為句古侯切詩敦弓
既句調之為調徒杳切品調為調陟留切詩惄如調飢召之為召音邵咽之

為咽音淵詩伐鼓咽咽登之為登音得春秋傳登來正音征射侯之正也之為
正去聲邪琅邪地名之為邪邪正之邪追之為追丁回切追琢也徼古堯切之
為徼古弔切邊徼訏之為訏音詡詩川澤訏訏說之為說音悅識之為
識音志信之為信音伸樊之為樊音盤樊纓革之為革紀力切急也殺
之為殺去聲降殺占之為占去聲甫之為甫音圃圃田省昔井切之為
省所景切雅今作鴉之為雅上聲瞿九遇切驚也之為瞿平聲戟類鳥之
為鳥音島脩脯也之為脩音卣中尊肺之為肺音沛詩其葉肺肺脫之為
脫音退詩舒而脫脫兮創音瘡傷也之為創去聲削之為削音肖刀室箾音簫之

為箾音朔象箾以舞簿蠶曲之為簿簿書平之為平辨年切盛音成之為
盛索之為索生革切稽之為稽音啓稽首鄉之為鄉音嚮昭之為
昭音韶游之為游音流旗游旋之為旋音選鍾縣盟之為盟音孟盟津貫
之為貫古患切習也栗之為栗堅也齊之為齊音咨齊衰冒之為冒
莫北切貪也俾之為俾普計切俾倪北之為北音佩違也入聲方也屏之為
屏上聲兄之為兄音況詩倉兄填兮弁之為弁蒲官切詩小弁縣平聲之為
縣騎之為騎許喬切詩載獫歇驕薦之為薦音荐詩天方薦瘥麇麏也之為
麇丘隕切衆也扃之為扃上聲春秋我心扃扃間之為間音耿上迥切閒光也

之為耿古幸切耿耿憂也拒之為拒音矩招拒白帝振之為振平聲詩振振公
子揖之為揖子入切詩螽斯羽揖揖兮蟄之為蟄尺十切詩宜爾子孫蟄蟄兮紀
之為紀音起詩有紀有堂縱之為縱平聲絜之為絜勑慮切禮毋絜羹繆
之為繆音穆謚也絀音屈之為絀音詘軒之為軒音憲禮野豕為軒斤之
為斤紀覲切斤斤明也險之為險音儉春秋傳險而易行隊之為隊音墜舍
之為舍音捨王于況切之為王宿之為宿思宥切星也要之為要
去聲風之為風音諷夏胡賈切中夏也之為夏胡嫁切冬夏也予之為予音與
委之為委於偽切委積女之為女音汝卷之為卷音袞禮三公一命卷為

卷音拳禮執女手之卷然爲卷起權切冠武也鞠毬也之爲鞠音麴爲鞠音芎鞠藭

鬻亦作粥之爲鬻音育賣也爲鬻居六切詩鬻子之閔斯殿音奠擊聲之爲殿

丁見切爲殿音店詩民之方殿屎將之爲將去聲爲將七羊切詩將仲子兮敦之

爲敦都隊切王敦爲敦都回切詩敦彼獨宿爲敦徒本切渾敦肉之爲肉而救

切禮寬裕肉好之音爲肉而注切禮豐肉而短膴凶武切大臠也之爲膴亡古切詩則無膴仕

爲膴音模詩民雖靡膴從之爲從則庸切從衡爲從七容切從容爲從音縱

爲從音總禮爾無從從爾衰衰之爲衰楚危切等衰爲衰衰微耆之爲耆

音嗜爲耆音底辟必益切君也之爲辟音避爲辟音弭止也爲辟音裨禮素帶終

辟為辟音僻翩辟咡禮冐厭於鹽切之為厭於葉切浥行露厭為厭音壓禮死而不弔曰厭為厭於驗切服也貉之為貉音陌狄也為貉音禡率捕鳥之具為率將帥之帥亦作率為率音律約也凡此之類並協音不借義者也

右百三十三

因義借音

琢本琢玉之琢而為大圭不琢之琢音篆輅本車輅之輅而為狂狡輅鄭人之輅音迓以有惡入聲也故可惡烏路切以

其內也故可內音納佚夷質切縱也而爲佚宕之佚音迭伯長也而爲伯王之伯音霸幬音疇帳也而爲覆幬之幬音燾春秋傳如天之無幬不幕帷也而爲幕覆之幕音覓蓼本葒蓼之蓼而爲蓼彼蕭斯之蓼力竹切錞本金錞之錞音淳而爲厹矛沃錞之錞徒對切術邑中道也以其所行故爲鄉術之術音遂嬴秦姓也以其所居故爲嬴水之嬴音為嘯呼之嘯而爲指嘯之嘯音叱跛彼我切而爲跛倚之跛彼義切禮立無跛副普逼切剖也而爲副貳之副承奉也而爲賻承之承音贈禮賵賻承

含甄吉然切本甄陶之甄而爲聲甄之甄音震禮薄聲甄封本封土之封而爲封棺之封音窆禮棺而封縣齊本齊一之齊而爲齊莊之齊俱皆切巡本巡行之巡而爲相巡之巡音緣禮始終相巡推本推與之推而爲推挽之推土回切摶本摶攝之摶而爲摶束之摶除轉切禮百羽爲摶獻本獻享之獻而爲獻尊之獻素何切衰本雨衣之衰素何切而爲衰經之衰音崔禮毳本音毳以其義通於橋故又音橋凡此之類並因義借音

右二十五

因借而借

難鳥也因音借爲艱難之難因艱難之難借爲險難之難(去聲)爲母猴也因音借爲作爲之爲因作爲之爲借爲相爲之爲(去聲)射本射御之射因義借爲發射之射(食亦切)因發射之音借爲無射之射(音亦律名)斁本厭斁之斁(羊亦切)因義借爲斁敗之斁(答路切書彝倫攸斁)因斁敗之音借爲斁塈之斁(音徒書惟其斁塈茨)亨(音享)本饗也因義借爲亨飪之亨(普庚切)因亨飪之音借爲亨嘉之亨來本麥也因音借爲往來

之來因往來之義借為勞來之來音賚矜本矛柄也因音借為矜憐之矜因矜憐之義借為矜寡之矜音鰥適往也因音借為適責之適音讁詩勿予禍適因適責之音借為適匹之適音敵禮大夫訃於同國適者參七南切間厠也因義借為參差之參楚金切因參差之音借為參伐之參所金切邪本琅邪之邪因音借為語辭之邪因語辭之義借為虛邪之邪音徐詩其虛其邪食本啖食之食因義借為飲食之食音伺因飲食之音借為食其之食音異費本費用之費因音借為費邑

之費因費邑之義借為費氏之費扶未切崔本南山崔崔之崔子推切因義借為崔嵬之崔慈回切因崔嵬之音借為崔氏之崔音崔不本鄂不韡韡之不音趺因音借為可不之不音否因可不之義借為不可之不音弗塡本塡塞之塡因義借為塡壓之塡音鎮因塡壓之音借為塡久之塡音塵詩倉兄塡兮罷本罷置之罷因義借為罷困之罷音疲因罷困之音借為罷辜之罷鋪逼切禮以罷辜祭四方質本質幣之質音贄因義借為交質之質音至因交質之音借為形質之質畜本田

畜之畜勅六切借為畜養之畜因畜養之義借為六畜之畜許又切又治平聲水也因音借為治理之治因治理之義借為平治之治去聲乞氣也因音借為與人之乞音氣因與人之義借為求人之乞入聲能奴來切獸也因義借為能鼈之能三足鼈因能鼈之音借為能事之能音耐又為三能之能音台凡此之類並因借而借

右四十三

語辭之借

序曰書者象也凡有形有象者則可以爲象故有其書無形無象者則不可爲象故無其書語辭是也語辭之用雖多而主義不立並從假借之菌也者陰也於烏也云雲也焉鳶也邪琅邪之地每原田之皃（每本音梅借爲上聲）惟思也唯應也（本上聲乃唯諾之唯借平聲）而面毛也須髭也夫（本音扶）丈夫也害本災害也（本去聲借音曷詩害澣害否）斯析也然燎也蓋艸覆也其箕也豈鎧也以薏苡實也矣箭鏃也員物數也（音云詩聊樂我員）已几也既小食也盡覆也且（子余切）薦几也

為母猴也居蹲也諸辨也詩日居月諸與授也為語辭平聲爾華

繁也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耳人耳也哉言之間也乎气也兮气

也于气也只气也乃气也思慮也旃旃也詩舍旃舍旃承奉

也音懲楚人語辭凡語辭惟哉乎兮于只乃有義他並假借以

語辭之類虛言難象故因音而借焉

右四十

五音之借

宮本宮室之宮商本商度之商角本頭角之角徵本徵

召之徵羽本羽毛之羽

右五

三詩之借

風本風蟲之風雅本烏鵶之鵶頌本顔容之容三詩五

音皆聲也聲不可象並因音而借焉

右三

十日之借

甲本戈甲乙本魚腸丙本魚尾丁本蠆尾戊本武也已

本几也庚鬲也辛被罪也壬懐妊也癸艸木實也

右十

十二辰之借

子人之子也丑手之械也寅臏也卯牖也辰未詳本義巳蛇屬也午未詳本義未木之滋也申持簡也酉卣也戌與戊戚同意亥豕屬也十日十二辰惟巳亥有義他並假借以日辰之類皆虛意難象故因音而借焉

右十二

方言之借

鮦之為鮦音冑鮦陽縣名歜之為歜上音觸下徂感切昌歜卽昌蒲也覃之為覃上如字下音剡詩以我覃耜羮之為羮上更字下音郎楚地名咎之為咎上如字下音皋皋陶字亦如此觳之為觳奴走切楚人謂乳觳枹之為枹上必茅切下音桴鼓枹也敦之為敦音燾禮每敦一几為敦音凋敦弓此皆非由音義而借蓋因方言之異故不易其字

右九

雙音並義不為假借

陶也陶冶之陶陶也皐陶之陶鵰也都聊切隼類鵰也陟交切鶻鵰鵃鴿駣也徒刀切馬四歲曰駣駣也他彫切馬三歲曰駣鷂也以照切鷂也音遙雉也杷也補訝切枋也杷也白加切收麥器榮也永兵切桐也榮也音營屋榮枸也音苟枳枸枸也音矩枳枸椹也知林切禮射甲革椹質椹也徐甚切桑實校也古孝切木囚也校也戶教切木闌也幅也布帛之劑幅也音逼行縢也幓也所衘切旂幅幓也七消切頭括髮襢也音但袒裼也襢也張彥切后六服有襢衣被也部委切寢衣也被也普義切春秋傳翠被豹舃衿也居吟切領也衿也其鴆切結也褏也音袖袂也褏也由救切盛服也

凡此之類並雙音並義不為假借者也

右三十

凡假借類計五百九十八

六書總計

象形類計六百八

指事類計百七

會意類計七百四十

轉注類計三百七十二

諧聲類計二萬一千八百十

假借類計五百九十八

凡六書總計二萬四千二百三十五

通志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三十四　史部

通志卷三十五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六書略第五

起一成文圖

衡為一從為丨(音衮)邪丨為丿(房必切)反丿為乀(分勿切)至乀而窮折一為乛(音及)反乛為厂(呼旱切)轉厂為乚(音隱)反乚為亅(居月切了从此見了部)至亅而窮折一為乛者側也有側有正

正折為∧即乀字也又音帝又音入轉∧為∨側加切側∨為＜音畎反＜為＞音泉至＞而窮一再折為冂五犯切轉冂為凵口犯切側凵為匚音方反匚為コ音播至コ而窮引一而繞合之方則為口音圍圓則為○音星至○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丶音拄與一偶一能生丶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丨然丶與一偶一能生而丶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

因文成象圖

有到取到上上為丅下到亯饗為㫗厚到子子為𠫓他骨

切到𦣻首為県県到了了為乚烏有反取反叀惠為叀

反儿人為匕化反匕化為乚珍反見為覓呼懇切反止止

為屮㨗反旡欠為旡既无音反𠂆余制切為乀弋支反反丂可

為叵普可反有向取向乂父為子子向后后為司司向卮

左為ナ右向丮几劇反為𦥑居玉反向爪為爪掌向彳丑亦反

為亍丑玉反向刀刀為匕匕向身身為㐆衣向㔾居祭反為

𠃜居月切向片為爿戕向永永為𠂢派辰音向回雲為回雷

有相向取□戶相向為□門□阜相向為□音阜□邑相

向為□鄉又音巷□相向為□鬭有相背取□相背為□蒲撥

反臣相背為□誑□已相背為□弗□楚危反相背為□

外有相背向取向為□音拱背為□音攀向為□為背為□

北向為□門背為□牖向為□姐背為□嫁有近取取

□天於三乾體取巛地亦為坤字於三坤體取巛水於三坎體取□

火於三離體取□六於□四取□九於□七取十於□五

取□升於□斗取□耳於□鼻取□於□目取□烏於

䍜鳥取䍜於隹佳有遠取取山於☶艮體取雷於☳震體取風於☴巽體取澤於☱兌體取四五六七八九十於一二三取千於百取萬於千取毛於髮取男於女有加取一加一為二二加一為三二加二為三百加百為皕必力反文加文為㸚陟几反山加山為屾所臻反水加水為沝之壘反有減取減二十為廿音入減三十為卅縣沓切減四十為卌悉入反減三十年為丗世又有減川川為巜澮減巜為乚畎亦是減法有徵加減取加丿為延減丿為㢟丑連反加一

為肀聿減一為肀尼輒反加丿為囪楚江反減丿為囟息進反

加一為王于況切減一為土有上取上向左為木禾向右

為朩音稽向左為乇毛向右為屮手有下取下向右為乚

少向左為乚子結反向右為丂訶向左為丂音考有中取中

貫為毌毋不貫為毋毋中交為文交不交為大有方圓

取圓囗圍為○音星又音槃方○為囗有曲直取曲丨音衮為

乚乙直乚為丨有離合取離人入為儿合儿為人有從

衡取衡丨為一從一為丨有邪正取正乂為十邪十為

又有順逆取順理為从从逆理為比比有內外中間取

○相內為回音雷又音回相外為〇〇鄰相間為〇〇環

古今殊文圖

黃帝貨貨作𠂆帝嚳貨貨作𠆢高陽貨貨作斤商貨貨

作折又作爪又作州子貨金貨作𠂆周之圜法貨作貨

京王大錢貨作貨齊公貨貨作化齊刀別種貨作北莒

貨貨作北公貨刀貨作化黃帝貨帝作人帝昊金帝作

○古文帝作二此古文常用者未悉起自何代師遣敦帝作帝古幣金

作全黄帝貨金作全帝昊金金作仝帝嚳金金作全商鍾金作金周鉦金作全晉鼎金作金堯泉泉作屮又作禾商泉莊布泉作彡巨泉泉作丿古尺斗柄泉作爪商貨布作𣏟又作所齊公布布作大齊布布作久商鍾惟作古周敦惟作孟商鍾子作匕周敦子作子

古今殊文多矣以此六條亦足見焉

一代殊文圖

太昊金昊作旲復作昍高陽金高作吕復作仛復作宋

復作宊復作宊復作宊復作平尭泉尭作上復作㚒又古文尭作垚又作㚚開元文字尭作土頁貨夏作宊復作𡗗復作𡗗古文書禹作宊雲臺碑禹作㐱商貨商作宊復作宊復作宊復作宊復作宊復作宊復作用商壺辛作𠚤商卣辛作𠚤祖辛爵辛作辛祖戊匜辛作壬齊刀齊作品復作𢆶復作㐺邢敦又有作𤔔

一代殊文多矣以此八條亦足見焉

諸國殊文圖

晉姜鼎通作㑴虢姜鼎通作𨒌宋公鼎公作兮魯公鼎公作ㄅ晉姜鼎文作𠕋周公鼎文作𠆢周敦文作𠃧屈生敦君作𠘧姬寏簠君作𠘧宋君鼎君作𠙶周敦在作巾尹彝在作廾父癸鼎在作𣲖父乙彝在作◆周公鼎作作𠀀晉姜鼎作作𠂟孔父鼎作作𠤎楚王彝作作𠧢

諸國殊文多矣以此六條亦足見焉

殊文總論

觀古今殊文與一代殊文則知先儒以義理說文字者

徒勞用心一貨可説也二貨何説乎二貨可説也三貨四貨至于十三貨何説乎既有十三文豈亦有十三義乎一高可説也二高何説乎二高可説也三高四高五高六高何説乎既有六文豈亦有六義乎況此文盡出聖人之手豈聖人之書無義而秦人史隸之書反有義乎大抵書以紀命為本豈在文義以義取文者書之失也後人之書附義成文古人之書舍義成文文而無義者皆古聖人之書也附義成文者皆是依緣意想而取

象舌依緣則其意無所繫著此後人之用心也觀諸國殊文知三代之時諸國之書有同有異各隨所習而安不可彊之使同秦人無知欲使天下好惡趨避盡狥於我易天下之心而同吾之心易天下之面而同吾之面

諧聲變體論

急慢聲諧　高下聲諧

論急慢聲諧

急慢聲諧者慢聲為二急聲為一也梵書謂二合聲是矣梵人尚音故有合二而成聲合三合四而成聲華人

尚文惟存二合此於梵書中論之矣詩序曰聲成文謂之音知聲有急慢則發而為文抑揚合度鏗鏘中節箋釋之家全不及此至於語辭渾而無别但取言中之義不問句中之節故柳宗元極論語辭之義良由不知急慢之節所以辭與句不相當慢聲為者焉急聲為旃為者焉之應慢聲為者與急聲為諸諸為者與之應又如慢聲為而已急聲為耳慢聲為之矣急聲為只慢聲為者也急聲為者慢聲為也者急聲為也慢聲為嗚呼

急聲為嗚慢聲為噫嘻急聲為噫皆是相應之辭也此並載籍中常語先儒不知考究又如語言之中慢聲為激搏急聲為郭慢聲為中央急聲為張者亦是也古艷歌曰蘭草自然香生於大道傍十月鈎鐮起并在束薪中此中央之為張也張平子西京賦云翔鶤仰而弗逮滉青鳥與黃雀伏檽檻而俯聽聞雷霆之指激此則激搏之為郭也可以觸類而長

論高下聲諧 音讀附

董正之董亦為督察之督者東董涷督故也改更之更亦為變革之革者更梗更(去聲)革故也伊之為巳(大誥曰巳予惟小子)巳之為億(易曰億喪貝又曰億無喪有事)伊巳意億故也非之為匪匪之為弗非匪沸弗故也眅即盼者攀眅盼故也儆類敬者京儆敬故也翻之為反庸之為用邪之為也之之為只者並此道也而之為爾爾之為汝汝之為若于之為於於之為與與之為與(音譽)亦此道也是皆一義之所起而發聲有輕重耳乃若父雖甫音讀若輔道雖杜老

切讀若導禮記大昕昕音忻讀若希説文䲹字音儒讀若襦㝢字特一切讀若亭此爲音讀之别無非聲之諧也

論諧聲之惑

左氏曰止戈爲武武非从止凡沚芷齒耻之類从止武从戈从亾从戈以見義从亾以見聲古文歌舞之舞作㲸振撫之撫作𢹛作㱡廓廡之廡作庑於古並从亾於今並从無而無於篆文亦从亾則武之从亾又何疑焉若曰

武欲見止戈則古之武有作戊者又有作戩者戊之前
垂象執戈揚盾之義戩之从習有習用干戈之義及戊
為戊巳之戊戩為龔敵之龔龔敵之字古作戩今用衣龔字則戎事之
武專用武也若曰武有止戈之義又何必曰偃武乎亾
之與壯易得相紊左氏所見止之訛也武於六書為諧
聲武戈類也武之从亾亦猶戰之从單音善戮之从翏音六
戢之从咠音緝殘之从歺皆聲之諧也禮記曰祖者且也
祖非从且凡罝姐之類从且徂祖之類从且音徂祖無且

義又曰刑者侀也若刑之从井而有侀之義則邢也阱也耕也亦可曰刑乎又曰富也者福也若富之从畐（芳伏切）而有福之義則輻也幅也副也亦可曰福乎若曰角觸也商章也秋之為揫春之為蠢皆此類也凡此類是皆不識諧聲

論象形之惑

左氏曰反正為乏正無義也正乃射侯之正（音征）象其形焉正（音征）以受矢乏以藏矢是相反也反正為乏其義在

此或曰反正為丏(音沔)丏蔽矢短墻也正以受矢丏以蔽矢是相反也此亦反正為乏之義邪正之正無所象故正用佞正之正邪用琅琊之邪並協音而借是為假借之書也韓子曰自營為厶(音私)厶非自營之義也厶於篆文作ㄥ象男子之勢故又音鳥ㄥ與ㄋ(即了字)敵了者交脛之端也故厶勢下垂了狀上縋並是象形之文若乃自營之厶與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為假借之書疊古作疊祭肉之積在器也从宜祭器也从晶(音精)象積肉

之形疊與豐同意豐亦俎豆之衍也揚雄以疊為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故从三日从宜此亦為不識象形者也何用識竒字之多乎能象熊之形許氏謂能熊屬則可矣又曰賢能之能何也出象花英之形許氏謂象草木益滋上出亦可矣又曰出進何也是皆惑象形於假借者也三代之前有左氏韓子三代之後有揚雄許慎猶不達六書之義况他人乎

論一二之所生

臣六書證篇實本說文而作凡許氏是者從之非者違之其同乎許氏者因畫成文文必有說因文成字字必有解其異乎許氏者每篇總文字之成而證以六書之義故曰六書證篇然許氏多虛言證篇惟實義許氏所說多滯於死證篇所說獨得其生蓋許氏之義著於簡書而不能離簡書故謂之死證篇之義舍簡書之陳迹能飛行走動不滯一隅故謂之生今舉一二之義為說文之首篇者可以見矣說文於一則曰惟初太始道立

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故於一之類則生元生天生丕生吏然元从上丕从地吏从又皆非一也惟天从一證篇於一則曰一數也又象地之形又象貫物之狀在上為一故生天生百在中為貫故生毋音貫生𠁩古文車在下為地故生旦生丕為貫為地者無音以無所麗則復為一矣是以無音說文於丄音上則曰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故於丄之類則生帝生旁生丅然帝本象形旁則形兼聲下非从上而與上偶證篇於丄則曰二音貳

又音上殺上者為上殺下者為下在物之中者象編連之形在物之上下者象覆載之位故於二則生竺生亝於上則生元生帝於下則生冋音鎮生䦨良仍切於中則生冊生再於上下則生亟生亘在中在上下者無音以自不能成體必有所麗是以無音此臣所作證篇之旨也

論子母

立類為母從類為子母主形子主聲說文眼學眼見之則成類耳聽之則不成類廣韻耳學耳聽之則成類眼

見之則不成類故説文主母而役子廣韻主子而率母説文形也禮也廣韻聲也樂也説文以母統子廣韻以子該母臣舊作象類書總三百三十母為形之主八百七十子為聲之主合千二百文而成無窮之字許氏作説文定五百四十類為字之母然母能生而子不能生今説文誤以子為母者二百十類且如説文有句類生拘生鉤有𠧪類生㮚生粟有半類生胖生叛有菐類生僕生蹼據拘當入手類鉤當入金類則句為虚設㮚當

入木類梟當入米類則卤為虛設胖當入肉類叛當入反類則半為虛設僕當入人類蹼當入臣類則菐為虛設蓋句也卤也半也菐也皆子也子不能生是為虛設此臣所以去其二百十而取其三百三十也

論子母所自

或曰作文之始其實一也何以成母何以成子曰顯成母隱成子近成母遠成子約成母滋成子同成母獨成子用成母不用成子得勢成母不得勢成子來與麥同

物麥顯而來隱牙與齒同物齒顯而牙隱故麥為母而來為子齒為母而牙為子龍與魚同物魚近而龍遠㲋丑略切與兔同物兔近而㲋遠故魚為母而龍為子兔為母而㲋為子康胡感切與丂音同上同象丂約而康滋豆與登同象豆約而登滋故丂為母而康為子豆為母而登為子烏與舄同體舄同而烏獨易與豸同體豸同而易獨故烏為母而舄為子豸為母而易為子着與目相比目用而着不用疋音疏與足相比足用而疋不用故目為

母而眉為子足為母而疋為子𠂇左與又右敵體又得勢而𠂇不得勢𠬞音拳與廾音拱敵體廾得勢而𠬞不得勢故又為母而𠂇為子廾為母而𠬞為子舉此六條可以觸類而長

論省文

凡省文有聲闕於義者有義闕於聲者甜之从舌者義也舌之所嗜者甘恬之从舌者非舌也謂之从甜省是之謂聲闕於義營之从炏音熒者聲也以呂為主以炏為

聲勞之从熒者非聲也謂之从營省是之謂義闕於聲伊从人从尹謂伊尹能尹正天下如蛜蝛之蛜从伊省亦謂之聲闕於義和謂調和之和如銛利之利从刀从和省易曰利者義之和此亦謂之義闕於聲凡省文之類可以準此

論篆隷

篆通而隷僻故有左無右有𠂤今作阝音阜無𨸏音阜於篆則左向右為左右向左為右獨向為𠂤相向為𨸏篆明而

隸晦故有王無玉有未無朱於篆則中一近上為王中一居中為玉中一直為朱中一不直為未篆巧而隸拙故有冖（音覓）無冂（音坰）有丶（音柱）無丨（音袞）於篆則上冐為冂不冐為冖上加丶為主加丨為卜篆縱而隸拘故有刀無匕有禾無禾（音稽）於篆體向左為刀向右為匕首向左為禾向右為禾然則篆之於隸猶筮之於龜

論創意

炅　昚　炔

右三字並音桂乃秦博士桂真之後避地別居各撰其姓之文而不殊本者

⿱雨單(音彎)鹵(音迮)⿱雨臾(音舥)⿱覀廾(音礩)⿰壴巨(音莽)⿱罒田(音舉)⿺辶⿱宀鬼(音瘥)⿱秂夊(音擁)

右八字孫亮命子據桂氏命姓孫氏命子制十一字惟炔猶得桂聲而又無義餘十字聲義兩途俱不通文而非文字而非字者也

論變更

⿸厂勿(音沽)罪

右二字秦人以市買多得爲𡚁罪舊作辠始皇以其似皇字改而爲罪

𠘨代天　埊代地　〇代日　㘐代月又作囸　〇代星

𢘑代臣　𤯔代載　𠧢代初　𠦚代年　𠙺代正又作𤯔

𠀑　𤣻代照　𢘊代證　𨻵代聖　𥠢代授　𡔈代戴

圀代國

右武后更造十八字代舊十六字史臣儒生皆謂其草創無義以臣觀之天作𠘨日作〇並篆文也年作

乖正作歪並古文行於世者授古文亦有作穐秖者

國亦有作囯者地籒文或有作坔者星崔希裕纂古

而作孰謂其草創而無所本與

對舊作對漢文以言多非誠故去口而作對隋舊作隨

文帝以周齊不遑寧處故去辵而作隋疊舊作疊新室

以三日太盛改為三田䮝舊作騧宋明以咼音喎類禍改

而為瓜形影之影舊作景葛稚川加彡於右軍陣之陣

舊作陳王逸少去東用車屋丘之山三倉合而為𠀌音丘

章貢之水後人合而為贛(音紺)荒昏二義元次山謚隋煬帝合而為䯉(音荒)鄗(火各切)本一名分而為高邑者漢光武也鄭嫃近鄭更而為莫鄭嫵近幽更而為邠此並唐明皇所更也

論遷革

雅本烏鴉之鴉借為雅頌之雅復有鴉矣故雅遂為雅頌之雅後人不知雅本為鴉雇本九鳸之鳸借為雇賃之雇復有鳸矣故雇遂為雇賃之雇後人不知雇本為

肩頌本顏容之容故从公从頁借為歌頌之頌今人見頌知歌頌之頌而已安知頌本為容泉本貨錢之錢故於篆象古刀文借為泉水之泉今人見泉知泉水之泉而已安知泉本為錢

論便從

人與蟲魚禽獸同物同物者同為動物也天地之間一經一緯一從一衡從而不動者成經衡而往來者成緯草木成經為植物人與蟲魚禽獸成緯為動物然人為

萬物之靈所以異於蟲魚禽獸者蟲魚禽獸動而俯人動而仰獸有四肢而衡行人有四肢而從行植物理從動物理衡從理向上衡理向下人動物也從而向上是以動物而得植物之體向上者得天向下者得地人生乎地而得天之道本乎動物而得植物之理此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兼之也人之體理從故文字便從不便衡坎離坤衡卦也以之為字則必從故☵必從而後能成巛☲必從而後能成火☷必從而後能成川川毋

以衡濟車以衡運舟車衡器也作舟者必楹航而後能成舟作車者必弋軸而後能成車隹以衡飛魚以衡走隹魚衡物也作隹者必作縣隹之勢而後能成隹作魚者必作貫魚之勢而後能成魚臯從竅目衡竅作臭者必為從目作目者亦為從目此可知其務從也蓋人理從從則起起則生衡則臥臥則尸

論華梵上

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

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纏成體華則一音該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華有象形之文梵亦有之尾作[illegible]有尾垂之形縛作[illegible]有纏縛之象華有省文之字梵亦有之地本作[illegible]亦省作[illegible]縛本作[illegible]亦省作[illegible]馱本作[illegible]亦省作[illegible]華有同聲而借之字梵亦有之野作[illegible]而也亦作[illegible]馱作[illegible]而陁亦作[illegible]華有協

聲而借之字梵亦有之微用□而尾亦用□薩用□而散亦用□華書有重二之義如舊漢書元元休息下元字只作二石鼓文嶧山碑重字皆作二梵書凡疊句重言則小作B但華書每字之重皆作二梵書一字疊一言重者作一B三字四字疊三言四言重者亦只作B華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畧華之讀别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别音故即音而借如史瑟同用□者師史使瑟商音之和也帝彈同用

[illegible]者低底帝彈亦商音之和也娑薩同用[illegible]亦商音之和誐孽同用[illegible]是為角音之和

論華梵中

觀今七音韻鑑出自西域應琴七絃天籟所作故從衡正倒展轉成圖無非自然之文極是精微不比韻書但平上去入而已七音之學學者不可不究華有二合之音無二合之字梵有二合三合四合之音亦有其字華書惟琴譜有之蓋琴尚音一音難可一字該必合數字之

體以取數音之文二合者取二體也如娑作□縛作□
二合娑縛則取縛之下體以合於娑而為□字如囉作
□䭾作□曩作□三合囉䭾曩則上取囉中取䭾下
取曩而為□字如悉作□底作□哩作□野亦作□
四合悉底哩野則取悉之上體以合於野之下體而包底
哩為錯文不必具底哩故其字作□然二合者是雙音
合為單音也如雙為者焉單為旃雙為者與單為諸然
則雙為娑縛單為索雙為娑羅單為薩何不即一索足

矣安用合婆縛一薩足矣安用合娑鞞哉曰華音論讀必以一音為一讀故雖者焉可以獨言𤨏雖者與可以獨言諸也梵音論諷雖一音而一音之中亦有抑揚高下故娑縛不可以言索娑鞞不可以言薩實有微引勾帶之狀焉凡言二合者謂此音非一亦非二也言三合者謂此音非一非二亦非三也言四合者謂此音非一非二非三亦非四也但言二合者其音獨易言三合四合者其音轉難大抵華人不善音今梵僧咒雨則雨應

咒龍則龍見頃刻之閒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論華梵下

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只是數个屈曲耳差别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窮之音焉華人苦不别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

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邃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悳少耳根功悳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愚庸

通志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三十五 史部

通志卷三十六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七音畧第一

七音序

天地之大其用在坎離人之為靈其用在耳目人與禽獸視聽一也聖人制律所以導耳之聰制字所以擴目之明耳目根於心聰明發於外上智下愚自此分矣雖

曰皇頡制字伶倫制律歷代相承未聞其書漢人課籒

隸始為字書以通文字之學江左競風騷始為韻書以

通聲音之學然漢儒識文字而不識子母則失制字之

旨江左之儒識四聲而不識七音則失立韻之源獨體

為文合體為字漢儒知以說文解字而不知文有子母

生字為母從母為子子母不分所以失制字之旨四聲

為經七音為緯江左之儒知縱有平上去入為四聲而

不知衡有宫商角徵羽半徵半商為七音縱成經衡成

緯經緯不交所以失立韻之源七音之韻起自西域流入諸夏梵僧欲以其教傳之天下故為此書雖重百譯之遠一字不通之處而音義可傳華僧從而定之以三十六為之母重輕清濁不失其倫天地萬物之音備於此矣雖鶴唳風聲雞鳴狗吠雷霆驚天蚊䖟過耳皆可譯也況於人言乎所以日月照處甘傳梵書者為有七音之圖以通百譯之義也今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

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閡耳此後學之罪也舟車可通則文義可及今舟車所通而文義所不及者何哉臣今取七音編而為志庶使學者盡傳其學然後能周宣宣尼之書以及人面之域所謂用夏變夷當自此始

臣謹按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時有柱國沛公鄭譯獨得其義而為議曰考尋樂府鍾石律吕皆有宫商角徵羽變宫變徵之名七聲之内三聲乖應每

加詢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之時有龜兹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問之則曰父在西域號為知音世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校之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宫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吕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

宮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譯之旦即均也譯遂因琵琶更立七均合成十二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鍾律乖戾不可勝數譯為是著書二十餘篇太子洗馬蘇夔駁之以五音所從來久矣不言有變宮變徵七調之作實所未聞譯又引古以為據周有七音之律漢有七始之志時何妥以舊學牛弘以巨

儒不能精通同加沮抑遂使隋人之耳不聞七調之音

臣又按唐楊收與安涚論琴五絃之外復益二絃因言七聲之義西京諸儒惑圜鍾函鍾之説故其郊廟樂惟用黄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宫夫旋宫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宫商角徵羽爲五聲加少宫少徵爲七聲始得相旋爲宫之意琴者樂之宗也韻者聲之本也皆主於七名之曰韻者盖取均聲也臣初得七音韻鑑一唱而三歎胡僧有

此妙義而儒者未之聞及乎研究制字考證諧聲然後知皇頡史籀之書已具七音之作先儒不得其傳耳今作諧聲圖所以明古人制字通七音之妙又述内外轉圖所以明胡僧立韻得經緯之全釋氏以參禪為大悟通音為小悟雖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此其麤淺者耳至於紐躡杳冥盤旋寥廓非心樂洞融天籟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閫字書主於母必母權子而行然後能別形中之聲韻書主於子必子權母而行然後能

別聲中之形所以臣更作字書以母為主亦更作韻書以子為主今兹内外轉圖用以別音聲而非所以主子母也

諧聲制字六圖

諧聲者六書之一書也凡諧聲之道有同聲者則取同聲而諧無同聲者則取協聲而諧無協聲者則取正音而諧無正音者則取旁音而諧所謂聲者四聲也音者七音也制字之本或取聲以成字或取音以成字不可

備舉今取其要以證所諧茲所不載觸類而長

正聲協聲同諧圖第一

空
倥 同聲
控 協聲

同
銅 同聲
洞 協聲

夭
妖 同聲
笑 協聲

隹
雖 同聲
惟 協聲

聲音俱諧圖第二

必
賓牝擯
畀俾臂
宓駜
閟泌

日
而耳餌
仍耳 仍拯反
仍 去聲
珥
耿

音諧聲不諧圖第三

蚩齒熾

尺

齝

因引印

壹

懿 壹音

稱齒 稱拯反

秤

齓

伊以饐

懿

真軫震

質

懫 郅音

之止至

懫 至音

膺郢應
盈郢孕
翼

噫矣意
飴以異
億

慵纏纏去聲
繩乘上聲剩

酬壽售
時是上聲豉
璹
寔

一聲諧二音圖第四

簫亦作箾

簫小肖肅
箾小肖削

暱亦作眤

紉女鄰切紉上聲紉去聲暱
尼柅膩眤

一音諧二聲圖第五

忉檮到卓
凋鳥釣著

刀 音忉 音凋

叨
召

濤檮壽鐸
遙天曜藥

匋 音濤 音遙

陶 陶治之陶
陶 臯陶之陶

一音諧三聲圖第六

魚語御獄
衙雅迓嶽
梧五悟矼
且（千耶切）且且（去聲）鏃
徂祖胙族
疽咀沮足

吾

且

音吾我之吾又音魚國語暇豫之吾吾是也又音牙漢金城允吾縣是也

千也切又音徂又音疽

語圄
衙逜
梧浯
罝姐
徂祖
疽咀

內轉第一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羣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浲	蓬	蒙	東	通	同		公	空		峴
	風	豐	馮	瞢	中	忡	蟲		弓	穹	窮	
上	琫		菶	蠓	董	桶	動	𧳪		孔		湡
去			槰	幪	凍	痛	洞	齈	貢	控		
	諷	賵	鳳	夢	中	矗	仲			焪		
入	卜	扑	瀑	木	豰	秃	獨		穀	哭		
	福	蝮	伏	目	竹	蓄	逐	肭	菊	趜	驧	砡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半商		
㚇	悤	叢	檧		翁	烘	洪		籠		東
	雛	崇									
終	充				硝	㱿	雄		隆	戎	
			嵩					融			
總		㧾	敵		蓊	嗊	澒		曨		董
糉	謥	敠	送		瓮	烘	哄		弄		送
		剬									
衆	銃										
	趙										
鏃	瘯	族	速		屋	嗀			禄		屋
縬	珿	簇	縮								
粥	俶	孰	叔		郁	蓄		囿	六	肉	
蹙	鼀	蹴	肅								

重中重

内轉第二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封	峯	逢			蹱	重	醲	恭	銎	蛩	顒
上				[illegible]	湩	統		襛				
	覂	捧	奉		冢	寵	重		拱	恐	梁	
去				霿	𧳓	統		癑				
	葑		俸	艨	湩		重	械	供	恐	共	
入	襆	葍	僕	瑁	篤	儥	毒	褥	梏	酷		
				媢	瘃	棟	躅	溽	輂	曲	局	玉

輕中輕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	半商	
宗	聰	賨	鬆				颸		嶐		冬
鍾	衝		舂	鱅	邕	匈			龍	茸	鍾
縱	樅	從	淞	松				容			
											腫
腫	𨾴			[illegible]	擁	洶			隴		
樅	㕬		悚					悀			
綜			宋				硞		隆		宋
種	橦				雍				贚	[illegible]	用
縱		從		頌				用			
傶		宗	洬		沃	熇	鵠		濼		沃
	娕	鷟	數								燭
燭	觸	贖	束	蜀		旭			録	辱	
足	促		粟	續				欲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平	邦	胮	龐	尨	椿	惷	幢	膿	江	腔		㞾
上	綁	耩	棒	𢗏					講			
去		胖			戇	惷	撞	鬞	絳			
入	剝	璞	雹	邈	斲	逴	濁	搦	覺	㱿		嶽

重中重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商	商	商	商	宮	宮	宮	宮	半徵半商	半徵半商
江		牕	淙	雙		胦	肛	降		瀧	
講						𢙐	傋	項			
		稯	漴	淙			戇	巷			
覺	捉	娖	浞	朔		渥	吒	學		犖	

內轉第四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見	溪	羣	疑
平												
	陂	鈹	皮	糜	知	摛	馳		羈	攲	奇	宜
	卑	坡	陴	彌							祇	
上												
	彼	破	被	靡	㩶	褫	豸	狔	掎	綺	技	螘
	比	諀	婢	弭					枳	企		
去												
	賁	帔	髲	魅	智				寄	檹	芰	議
	臂	譬	避						馶	企		
入												

重中輕 重内

韻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半商	
支											
	齜	差	齹	釃							
	支	眵		施	匙	漪	犧			離	兒
	貲	雌	疵	斯			詑		移		
紙											
	扺			躧							
	紙	侈	舐	弛	是	倚	禕			邐	爾
	紫	此		徙					酏		
寘											
	𧚕			屣							
	寘	郊		翅	豉	倚	戲			詈	
	積	刺	漬	賜		縊			易		

內轉第五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平												
					腄		鬌		嬀	虧		危
上												
	萎				㾽				詭	跪	跪	硊
										跬		
去												
							縋		䞈	𡯁		偽
									諉	瞡		
入												

	精 照	清 穿	從 床	心 審	邪 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半商	
支											
				衰							
	[illegible]	吹		[illegible]	垂	逶	麾		為	羸	痿
	劑			眭	隨		隳		隋		
紙											
		揣									
	捶				菙	委	毀		蔿	累	蘂
	觜		惢	髓	[illegible]						
寘											
	惴	吹			睡	餧	毀		為	累	枘
				[illegible]		恚	孈		瓗		

輕中輕

內轉第六

疑	羣	溪	見	泥 孃	定 澄	透 徹	端 知	明	並	滂	幫	
角				徵				羽				
												平
示	耆		飢	尼	墀	絺	胝	眉	邳	丕	悲	
									毗	紕		
												上
	跽		几	柅	雉	[illegible]	黹	美	否	[illegible]	鄙	
									牝		匕	
												去
劓	臮	器	冀	膩	緻	屎	致	郿	備	濞	祕	
		弃	[illegible]		地			寐	鼻	屁	痺	
												入

重中重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禪	心審	從床	清穿	精照
	半徵半商		宮				商				
脂											
		梨						師			
								只		鴟	脂
			夷		咦	伊		私	茨	郪	咨
旨											
											秭
		履			唏	歖	視	矢			旨
							兕	死			姊
至											
	二	利			齂	懿	嗜	屍	示	痓	至
			肄		呬			四	自	次	恣

內轉第七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追		槌		龜	巋	逵	
											葵	
上												
									軌	巋	郈	
									癸		揆	
去												
								墜	媿	喟	匱	
						轛			季		悸	
入												

半徵半商		宮				商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	心	從	清	精
						禪	審	床	穿	照

韻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禪	心審	從床	清穿	精照
脂											
								衰			
	甤	纍	帷				誰			推	佳
			惟		倠			綏	嫢		嗺
旨											
	蘂	壘	隋					水			
			唯						⿱巛非	趡	濢
至											
								帥		欳	
		類	位		⿰犭壹			⿸疒朮		出	
			遺		侐		遂	邃	萃	翠	醉

輕中重 輕內

內轉第八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癡	治		姬	欺	其	疑
上					徵	恥	峙	你	紀	起		擬
去					置	眙	值		記	亟	忌	魕
入												

精清從心邪影曉匣喻來日

照穿床審禪

商　宮　半商徵

重中重　重內

之

菑輜茬　漦

之蚩　詩時醫僖　飴釐而

茲　慈思詞

止

滓剩士史俟

止齒　始市譩憙　矣里耳

子　　枲似

志

胾廁事駛

志熾　試侍噫憙　吏餌

子載字笥寺　異

内轉第九

聲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平												
									機		祈	沂
上												
									蟣	豈		顗
去												
									既	氣	䤒	毅
入												刈

	商					宮				半徵半商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微											
						衣	希				
尾											
						扆	豨				
未											
						衣	稀				
[illegible]											

重中重 內輕

內轉第十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非	霏	肥	微					歸	蘬		巍
上												
	匪	斐	膹	尾					鬼			
去												
	沸	費	厞	未					貴	槩		魏
入												

	商					宮				半徵半商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微											
						威	暉		韋		
尾											
						磈	虺		韙		
未											
						尉	諱		胃		
廢											

輕中輕

輕內

內轉第十一

聲調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猪	攄	除	袽	居	墟	渠	魚
上												
					貯	褚	佇	女	舉	去	拒	語
去												
					著	絮	箸	女	據	去	遽	御
入												

重中重

精照	清穿	從牀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商		
											魚
葅	初	鋤	蔬								
諸			書	蜍	於	虛			臚	如	
苴	狙		胥	徐				余			
											語
阻	楚	齟	所								
鬻	杵	紓	暑	墅	棜	許			呂	汝	
苴	[illegible]	咀	諝	敘				與			
											御
詛	楚	助	疏								
翥	處		恕	署	飫	嘘			慮	洳	
怚	覷		絮	[illegible]				豫			

內轉第十二

	幫	滂	並	明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逋	鋪	蒲	模	都	瑹	徒	奴	孤	枯		吾
	膚	敷	扶	無	株	貙	廚		拘	區	劬	虞
上	補	普	簿	姥	覩	土	杜	努	古	苦		五
	甫	撫	父	武	拄		柱		矩	齲	窶	俁
去	布	怖	捕	暮	妒	菟	渡	笯	顧	袴		誤
	付	赴	附	務	駐	閏	住		屨	驅	懼	遇
入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商徵		
租	麁	徂	蘇		烏	呼	胡		盧		模
㑳	芻	雛	毹								虞
朱	樞		輸	殊	紆	訏		于	慺	儒	
諏	趨		須					俞			
祖	蔖	粗				虎	户	塢	魯		姥
											麌
主		𤜭	數	豎	詡			羽	縷		
	取	聚	繻								
作	厝	祚	訴			謼	護		路		暮
趨	菆		楝								遇
注	豉		戍	樹	嫗	煦		芋	屢	獳	
緅	娶	堅	髟					裕			

輕中輕

内轉第十三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羣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𡛷	䏽		𪒠	胎	臺	能	該	開		皚
	頚	㾦	排	埋	𪐴	搋		搱	皆	揩		
	篦	磇	鼙	迷	氐	梯	題	泥	雞	谿		倪
上		啡	倍	穤	等	嚎	駘	乃	改	愷		
										楷		騃
	𨋂	頩	陛	米	邸	體	弟	禰		啟		
去				穤	戴	貸	代	耐	漑	溉		礙
								褹	誡	烗		䐚
									猘	憩		劓
	閉	媲	薜	謎	帝	替	弟	泥	計	契		詣
入												
						蠆	駼		犗			

重中重

商					宮				半徵商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哉	猜	裁	鰓		哀	咍	孩		來	耑	咍
齋	差	豺	崽		挨		諧		唻		皆
	犄										
齎	妻	齊	西	移	鷖	醯	兮		黎	鴯	齊
宰	采	在	諰		欸	海	亥	佁	釓	疓	海
	茝				挨	駭			獺		駭
挸											薺
濟	泚	薺	洗		[illegible]	傒			禮		
載	菜	在	賽		愛	儗	瀣		賚		代
瘵	瘥	慫	鎩		噫	譮	械				怪
制	掣		世	逝	餲	慧			例		祭
霽	砌	嚌	細		翳	昚	奚		麗		霽
	碎	寨	[illegible]		喝	譪	[illegible]				夬

外轉第十四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平	杯	肧	裴	枚	磓	蓷	穨	懮	傀	恢		鮠
							尵		乖	匯		
									圭	睽		
上			琲	浼	腲	骽	鐓	餒	顝	[illegible]		頠
去	背	配	佩	妹	對	退	隊	內	憒	塊		磑
	拜	湃	憊	昒	顡				恠	蒯		
					綴		鏑		劌	[illegible]		瞶
									桂	揆		
入	敗		敗	邁					夬	快		

輕中重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禪	心審	從床	清穿	精照
	半商徵		宮				商				
灰		雷		回	灰	隈			摧	崔	嗺
皆		[illegible]		懷	虺	崴			膗		
齊				攜	睢	[illegible]					
賄		磥	侑	瘣	賄	猥			罪	皠	猚
隊		類		潰	誨	[illegible]		碎	啐	倅	晬
怪				壞	狧			鎩		竁	
祭	芮		衛				啜	稅			贅
霽				慧	嘒					毳	
夬				話	咶	[illegible]				嘬	

外轉第十五

	幫	滂	並	明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牌	䁹		杈		[illegible]	佳			崖
上												
	擺		罷	買			廌	妳	解	楷	箉	騃
去	貝	霈	斾	昧	帶	太	太	柰	蓋	礚		艾
	辟			賣	媞				懈	嫛		睚
	蔽	潎	獘	袂								
入												

重中輕

韻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半商		
佳											
		釵	柴	崽		娃	瞖	睽			
一											
蟹											
				灑		矮		蟹			
泰		蔡				譪	餀	害		賴	
卦	債	差	瘵	曬		隘	誒	邂			
祭	祭								曳		
廢											

外轉第十六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媧	喎		
上												
							拏		丫	芎		
去					祋	娧	兌		儈	穭		
	派	底	粺		膪				卦			
入												
	癈	肺	呹								衛	

輕中輕

	精 照	清 穿	從 床	心 審	邪 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商	
佳											
						蛙	𧒭	鼃			
蟹											
							扮	夥			
泰	最	襊	蕞	䃗		懀	譮	會		酹	
卦				啐		諣		畫			
祭	脃			歲	篲				銳		
廢											
						穢	喙				

外轉第十七

幫滂並明端透定泥見溪羣疑

知徹澄孃

羽 徵 角

平

呑 根 垠

份砏貧珉珍獼陳紉巾墐銀

趁

頣䝞

上

愍駗䫖紖𠊺 齗

臏砏扎泯

緊螼

㫰硍䓿

去

鎮疢陣 僅憖

儐砏遺愍

入

筆 弼密室秩秩暱暨 姞耴

必匹邲密蛭 䏐吉詰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重中重
照	穿	床	審	禪							
	羽				宮				半商徵		
					恩	痕					痕
臻		榛	莘								臻
真	瞋	神	申	辰	[illegible]			囩	鄰	人	真
津	親	秦	辛		因		礥	[illegible]	苓		
							振				很
[illegible]	齓										隱
軫			矧	腎		脪		愪	嶙	忍	軫
[illegible]	笉	盡			引						
					[illegible]		恨				恨
	襯		阠								焮
震			胂	慎	隱	衅		酳	遴	刄	震
晉	親		信	賮	印						
							麧				沒
櫛	刹	齜	瑟								櫛
質	叱	實	失		乙	肸		[illegible]	栗	日	質
堲	七	疾	悉		一	欯		逸			

外轉第十八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羣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奔	歕	盆	門	敦	暾	屯	麐	昆	坤		僤
					迍	椿	酏		麏	囷		
									鈞			
上	本	栩	獖	懑		畽	囤	炳	鯀	閫		
						偆	蜳		窘	稇		
去	奔	噴	坌	悶	頓		鈍	嫩	睔	困		顐
									昀			
入		誖	教	沒	咄		突	訥	骨	窟		
					怢	黜	述					
					崛	茁			橘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商		
尊	村	存	孫		温	昏	魂		論		魂
竣	循										諄
諄	春	唇	媋	純	賰			筠	倫	犉	
遵	逡	唇	荀	旬				匀			
撙	忖	鱒	損		穩	總	混		怨		混
											準
準	蠢	盾	賰					隕	輪		
	蹲		筍					尹			
焌	寸	鐏	巽		揾	惛	慁		論		慁
											稕
稕			舜	順						閏	
俊			峻	徇	徇						
卒	猝	捽	窣		頞	忽			䡮		沒
趉	齣		率								術
	出	術				㺦		颶	律	膟	
卒	焌	崒	恤			獝		驈			

輕中輕

外轉第十九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斤		勤	[illegible]
上												
									謹	赾	近	听
去												
									靳		近	垽
入												
									訖	乞	趷	疙

重中輕

商 精 照	商 清 穿	商 從 床	商 心 審	商 邪 禪	宮 影	宮 曉	宮 匣	宮 喻	半商半徵 來	半商半徵 日	
											欣
					殷	欣					
											隱
					隱	⿰虫憲					
											焮
					⿰亻㥯	焮					
											迄
						迄					

外轉第二十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分	芬	汾	文					君		羣	
上												
	粉	忿	憤	吻					攈	趣		齳
去												
	糞	湓	分	問					攈		郡	
入												
	弗	拂	佛	物					亥	屈	倔	崛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	心	從	清	精
							禪	審	床	穿	照
	半徵半商		宮					商			
文											
			雲		熏	煴					
吻											
			抎			惲					
問											
			運		訓	醞					
物											
			颵		𩗗	鬱					

輕中輕

通志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三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三十七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七音畧第二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平												
	煸				儃		䋎	嘫	間	掔		訮
									揀	攑	𩨍	言
	鞭	篇	便	緜					甄			
上												
	版	眅		[illegible]					簡	齦		眼
				冕		䁪			揵	言	寋	言
	褊	扁	楩	緬						遣		
去												
	扮	盼	辦	蔄			袒		澗			犴
									建	[illegible]	健	甗
	徧	騗	便	面						譴		
入												
	捌								鴰	[illegible]		
									訐		楬	钀
	鷩	瞥	嫳	滅					孑			

重中重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商		
											山
	貚	虥	山		黰	羴	閑		斕		
					蔫	軒					元
煎	遷	錢	仙	涎				延			仙
醆	剗	棧	産				限				産
					偃	幰					阮
剪	淺	踐	獮	繕				演			獮
	羼		帴				莧				襉
					堰	獻					願
箭		賤	線	羨				衍			線
		鑳									
	剎	鐗	殺		轄						鎋
											月
蠽	詧		薛					抴			薛

外轉二十二

	羽				徵				角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見	溪	羣	疑
平												
							宅		鱞		權	頑
	藩	飜	煩	樠								元
					𨗴							
上												
	反		飯	晚					孌	捲	卷	阮
									琄		蜎	
去												
									鱞			
	販	娩	飯	萬					孌	券	圈	願
									絹			
入												
					鵽	頌		妠	刮			刖
	髮	怖	伐	韈					厥	闕	鱖	月
										缺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商半徵		輕中輕
悛			栓		嬽		湲		爐		山
					鶩	暄		袁			元
鐫	詮	全	宣	旋	娟	翾		沿			仙
					婉	晅		遠			阮
臇	選	雋	選	[illegible]		蠉		兖			獮
孨			篹				幻				襉
	戩				怨	楦		遠			願
	縓	泉	選	旋				掾			線
茁	纂		刷				頢				鎋
					嫛	颰		越			月
蕝	膬	絕	雪	捘	妜			悅			辥

外轉二十三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單	灘	壇	難	干	看		豻
									姦	馯		顏
					邅	脠	纏			愆	乾	
	邊		蹁	眠	顛	天	田	年	堅	牽		妍
上					亶	坦	但	灘	笴	侃		[illegible]
								赧				[illegible]
	辡	鴘	辮	免	展	搌	邅	趁	蹇	繾	件	齴
			辮	丏	典	腆		撚	繭	窒		齞
去					旦	炭	憚	難	旰	侃		岸
					娨	㬥			諫			鴈
			卞		驏		邅	輾			偐	彥
		片	辨	麪	殿	瑱	電	晛	見	俔		硯
入					怛	闥	達	捺	葛	渴		嶭
				䃸	哳	呾	噠	痆	戞	扴		
	䇷		別		哲	徹	轍		揭	朅	傑	孽
	弻	嫳	蹩	篾	窒	鐵	姪	涅	結	猰		齧

重中重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	半商
寒		餐	戔	珊		安	頇	寒		闌	
刪			潺	刪							
仙	饘	燀		羶	鋋	焉	嘕		漹	連	然
先	牋	千	前	先		煙	祆	賢		蓮	
旱	鬢		瓚	散		侒	罕	旱		爛	
潸		殘	[齒戔]	潸				僩			
獮	[目善]	闡		[亻然]	善			扒		輦	蹨
銑				銑		蝘	顯	現			
翰	贊	粲	[女贊]	繖		按	漢	翰		爛	
諫		鏟	棧	訕		晏		骭			
線	戰	硟		扇	繕	躽				[疒連]	
霰	薦	倩	荐	霰		宴	韅	現		練	
曷	囋	攃	巀	躠		遏	[曷頁]	曷		刺	
黠	札	察		榝		軋		黠			
薛	浙	掣	舌	設	折	焆	娎			列	熱
屑	節	切	截	屑		噎	奆	纈			

外轉二十四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黏	潘	盤	瞞	耑	湍	團	渜	官	寬		岏
	班	攀	肦	蠻				奻	關			瘰
				㦟		鐉	椽		勬	弮	權	
									涓			
上	叛	坢	伴	滿	短	疃	斷	餪	管	款		輐
	板	眅	阪	矕								
					轉	睩	篆	腝	卷		圈	
									畎	犬		
去	半	判	畔	謾	鍛	彖	段	偄	貫	鏉		玩
	𧝑	襻		慢				奻	慣		趯	薍
	變				囀	猭	傳		眷	䊡	倦	
							綻		睊	䮰		
入	撥	鏺	跋	末	掇	侻	奪		括	闊		枂
	八	汃	拔	傄	窡			豽	劀	勂		聉
					輟	敓		吶	蹶			
									玦	闋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半商		輕中重
鑽	狻	攢	酸		剜	歡	桓		鸞		桓
跧		礿	擐		彎		還				刪
專	穿	船		遄	嬽			員	攣	堧	仙
					淵	鋗	元				先
纂	毳	鄹	算		椀		緩		卵		緩
蟤	[illegible]	撰	[illegible]		綰		皖				潸
剸	舛			膞	宛				臠	臑	獮
			旋		蜎		泫				銑
攢	竄	攢	筭		惋	喚	換		亂		換
恮	篡	饌	孿		綰		患				諫
剸	釧	揰	緟					瑗	戀	[illegible]	線
					䭵	絢	縣				霰
繓	撮	柮	刷		斡	䂔	活		捋		末
茁	[illegible]	齚			婠	傄	滑				黠
拙	歠		說	啜	噦	旻			劣	爇	薛
					抉	血	穴				屑

欽定四庫全書

外轉二十五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平	襃	槖	袍	毛	刀	饕	陶	猱	高	尻		敖
	包	胞	庖	茅	凋	颵	祧	鐃	交	敲		聱
	鑣	[illegible]		苗	朝	超	晁		驕	趫	喬	
					貂	挑	迢	嬈	驍	鄡		堯
上	寶	臕	抱	蓩	倒	討	道	腦	暠	考		[illegible]
	飽		鮑	卯	獠	抓		[illegible]	絞	巧		齩
	表	麃	藨			[illegible]	趙		矯	[illegible]	驕	鱎
					鳥	朓	窕	嬲	皎	[illegible]		磽
去	報	[illegible]	暴	帽	到	韜	道	臑	誥	鎬		傲
	豹	奅	靤	皃	罩	趠	棹	橈	教	敲		樂
	俵	剽	膘	廟		朓	召		驕	趬	嶠	
					弔	糶	藋	尿	叫	竅		顤
入	博	[illegible]	泊	莫	沰	託	鐸	諾	各	恪		愕
	[illegible]	[illegible]	縛		芍	[illegible]	著	逽	脚	却	噱	虐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牀	審	禪							
		商				宮			半徵半商		
糟	操	曹	騷		爊	蒿	豪		勞		豪
⿰月巢	⿰言巢	巢	梢		⿰齒頁	虓	肴		顟		肴
昭	怊		燒	韶	妖	囂		鴞	遼	饒	霄
			蕭		幺	膮			聊		蕭
早	草	皁	嫂		襖	好	皓		老		皓
爪	謅	⿺鬼巢	數		拗		澩				巧
沼	麨		少	紹	夭				繚	擾	小
湫	悄		篠		杳	曉	皛		了		篠
竈	操	漕	喿		奧	耗	号		嫪		号
抓	抄	巢	稍		靿	孝	効				效
照	覞		少	邵		⿺鬼小			尞	饒	笑
醮	峭	噍	嘯		窔	歊			顟		嘯
作	錯	昨	索		惡	矐	涸		落		鐸
斮		戳									藥
灼	綽		鑠		約	謔			畧	弱	
爵	鵲	嚼	削								

重中重

外轉二十六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平												
	猋	漂	瓢	蚩							蹻	翹
上												
	褾	縹	摽	眇								狤
去												
	裱	剽	驃	妙						堯		
入												

重中重

	商					宮				半徵商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宵											
	焦	鍫	樵	霄		邀			遙		
小											
	勦	悄		小		闄			溔		
笑											
	醮	陗	噍	笑		要			耀		

內轉二十七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羣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多	他	駞	那	歌	珂		莪
上					嚲	柁	爹	橠	哿	何		我
去					跢	柂	馱	奈	箇	坷		餓
入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	半商	
磋	蹉	醝	娑		阿	呵	何		羅		歌
左	瑳	鬌	縒		閜	歌	荷		樶		哿
佐	磋		些		侉	呵	賀		邏		箇

重中重

內轉二十八

	疑	羣	溪	見	孃 泥	澄 定	徹 透	知 端	明	並	滂	幫
	角				徵				羽			
平	吪		科	戈	挼	牠	詑	除	摩	婆	頗	波
			[骨+也]									
上	扼		顆	果	𡛫	惰	妥	朶	麼	爸	叵	跛
去	臥		課	過	懦	墮	唾	剁	磨	縛	破	播
入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 半商		
侳	莝	矬	蓑		倭	吙	和		鸁		戈
									臠		
硰	脞	坐	鏁		腂	火	禍		躶		果
挫	剉	坐	臊		涴	貨	和		鸁		過

輕中輕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平												
	巴	葩	爬	麻	奓	侘	茶	拏	嘉	齣		牙
上												
	把		跁	馬	觰	奼	跥	絮	檟	跒		雅
去												
	霸	怕	杷	禡	吒	詫	蛇	䏧	駕	髂		迓
入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禪	心審	從床	清穿	精照
	半徵商		宮				商				
麻											
				遐	呀	鵶		砂	楂	叉	樝
	若	儸					闍	奢	虵	車	遮
			耶				邪	些	查	磋	嗟
馬											
		藞		下	閜	啞		灑	槎	笅	鮓
	若						社	捨		奲	者
			野				灺	寫	担	且	姐
禡											
				暇	嚇	亞		嗄	乍	扠	詐
								舍	射	赿	柘
			夜				謝	蝑	褯	笡	唶

重中重

外轉三十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檛				瓜	誇		[illegible]
上												
						[illegible]			寡	髁		瓦
去												
									坬	跨		瓦
入												

	精 照	清 穿	從 床	心 審	邪 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商	
麻	眭					窊	華	譁			
馬	爼	磋		葰		搲		踝			
禡				詨		窊	化	摦			

輕中輕（重一作）

外轉三十一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耽	貪	覃	南	弇	龕		讝
					詀			諵	緘	鵮		嵒
	砭				霑	覘		黏		㺂	箝	黬
					髻	添	甜	鮎	兼	謙		
上					黕	襑	禫	腩	感	坎		顉
						䦧	湛		䶣	㦰		顩
	貶			㚲		諂			檢	㺬	儉	
					點	忝	簟	淰	孂	歉		顩
去					馾	僋	醰	妠	紺	勘		儑
					䶨		賺	諵	䫡	歁		顑
	窆					覘						驗
					店	㮇	磹	念	趝	傔		
入					答	錔	沓	納	閤	榼		䁁
					劄	䵵		囨	夾	恰		㾜
					輒	鍤	牒	聶	𦄭	㾊	笈	
					聑	怗		捻	頰	愜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商半徵		
簪	參	蠶	毿		諳	崡	含		婪		覃
		讒	攕		偣	歛	咸				咸
詹	韂		苫	蟾	淹		嫌	炎	廉	髯	鹽
						馦			鬑		添
昝	慘	歜	糂		唵	喊	頷		壈		感
斬	醶	巉	摻		黶		豏		臉		豏
颭			陝	剡	奄	險			斂		琰
	憯						鼸		稴		忝
篸	謲		俕		暗	顑	憾		顲		勘
蘸		儳			韽		陷				陷
占	[illegible]		閃	贍	[illegible]				殮	染	豔
僭		[illegible]	[illegible]		酓				稴		㮇
匝	[illegible]	雜	趿		姶	欱	合		拉		合
眨	插	[illegible]	歃		[illegible]	韐	洽				洽
讋	謵		攝	涉	敆			曄	獵	讘	葉
浹		雜	燮			㛍	協		[illegible]		帖

重中重

外轉三十二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姏	擔	蚺	談		甘	坩		
			覂						監	嵌		巖
												嚴
											鍼	
上				媣	膽	菼	噉			厰		
										顩		
										欦		儼
										脥		
去					擔	賧	憺		䶠	闞		
			埿						鑑			
										钦		釅
入					皶	榻	蹋	納	頜	榼		瞸
							霅		甲			
									劫	怯		業

重中重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半商	
談			慙	三			蚶	酣		藍	
銜		攙	巉	衫				銜			
嚴						醃	歛				
鹽	鏨	僉	潛	銛	燖	懕			鹽		
敢		黲	饏			埯	喊			覽	
檻		醶	嵁	摲		黶	㺑	檻			
儼						埯					
琰	饏	槧	漸	憸		黬			琰		
闞			暫	三			⿰貝甘	憨		濫	
鑑	⿱斬見	懺	鑱	釤		黬	⿰亻敢	覽			
釅											
豔	⿰口韱	壍	潛	⿰亻奄		厭			豔		
盍		囃	蚕	翣		鰪	⿰盍頁	盍		臘	
狎		囃	渫			鴨	呷	狎			
業	譫					腌	脅				
葉	接	妾	捷			魘			葉		

外轉三十三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芝	凡									
上												
	腇	釩	范	鋄		僴			抍	斗		
去												
		汎	梵	菱					劍	欠		
入												
	法	㚷	乏			[illegible]		扳		猲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商徵

凡

范

梵

俺

乏

輕中輕

內轉三十四

	幫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幫	滂	旁	茫	當	湯	棠	囊	岡	穅		昂
	方	芳	房	亡	張	倀	長	孃	薑	羌	彊	
上	榜	髈		莽	黨	曭	蕩	曩	䰢	慷		駠
	昉	髣		罔	長	昶	丈	攘	繈	硗	强	仰
			騆									
去	螃	眆	傍	漭	讜	儻	宕	儾	鋼	抗		枊
	放	訪	防	妄	帳	悵	仗	釀	彊	唴	弶	䡇
入	博	頮	泊	莫	沰	託	鐸	諾	各	恪		
	轉	霶	縛		芍	辵	着	逽	腳	却	噱	虐

重中重

精	清	從	心	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照	穿	床	審	禪							
			商			宮			半徵半商		
臧	倉	藏	桑		鴦	蚢	航		郎		唐
莊	創	牀	霜								陽
章	昌		商	常	央	香			良	穰	
蔣	鏘	牆	襄	詳				陽			
駔	蒼	奘	顙		坱	汻	沆		朗		蕩
	磢		爽								養
掌	敞		賞	上	鞅	響			兩	壤	
蔣	搶		想	象				養			
奘	槍	藏	喪		盎		吭		浪		宕
壯	剏	狀	灀								漾
障	唱		餉	尚	怏	向			亮	讓	
醬	蹡	匠	相					漾			
作	錯	昨	索		惡	臛	涸		落		鐸
斮		戠									藥
灼	綽	杓	鑠	妁	約	謔			畧	弱	
爵	鵲	嚼	削					藥			

内轉三十五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羣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光	骩		
									恇	匡	狂	
上									廣	懭		
									臩	忻	俇	
去									桄	曠		
									誑	盺	狂	
入									郭	廓		瓁
									攫	躩	戄	

輕中輕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商徵		
					汪	𣶄	黄				唐
											陽
						㚾		王			
					𣳟	慌	幌				蕩
											養
					枉	怳		往			
					汪	荒	攩				宕
											漾
						况		迋			
𡁻											
					臒	霍	穫		硦		鐸
											藥
					嬳	矆		籰			

外轉三十六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鬃	榜	彭	盲	趟	瞠	棖	鬡	庚	坑		
	兵		平	明					京	卿	擎	迎
	幷	娉		名						輕		
上												
	浜		鮩	猛	打	盯	瑒	檸	梗	沆		
	丙			皿					警			
	餅			眳			徎		頸			痙
去												
	榜		膨	命	倀	牚	鋥		更			
	柄		病	孟					敬	慶	競	迎
	摒	聘	偋	詺					勁	輕		
入												
	伯	柏	白	陌	磔	坼	宅	蹃	格	客		額
			欂						戟	隙	劇	逆
	辟	僻	擗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	心	從	清	精
							禪	審	床	穿	照
	半徵商		宮				商				
庚											
				行	亨			生	傖	鎗	
清		冷	盈			嬰	餳		情	清	精
梗											
		冷		杏				省			
		令				影					
靜		領				癭		省	靜	請	井
敬											
				行	譁	瀴				瀞	
						映					
勁						纓		性	淨	倩	精
陌											
	礐			垎	赫	啞		索	齚	栅	迮
昔			繹			益	席	昔	籍	皵	積

重中重

內轉三十七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孃	見	溪	羣	疑
平												
									觵	夻		
										傾	瓊	
上									礦	罥		
									璟			
										頃	痙	
去												
入												
									虢	蝍		
									鵙	䟸		

輕中輕

	半徵半商		宮				商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禪	心審	從床	清穿	精照
庚											
				橫	湟						
			榮		兄	嵤					
清			營		眴	縈					
梗											
			永	丗		憎					
靜			穎		苀						
敬											
				蝗		宖					
			詠								
勁					敻						
陌											
			嘕	嚄	砉	韄					
昔			役		瞁						

外轉三十八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平	浜	怦	棚	甍	打		橙	獰	耕	鏗		娙
					楨	檉	呈					
		姘	瓶	冥	丁	聽	庭	寧	經			
上	迸	䴵	併	黽					耿			
					[illegible]	逞	裎					
	鞞	頩	並	茗	頂	挺		顈	頸	剄	謦	脛
去	迸	軿	倂	䁅			[illegible]					
						遉	鄭	[illegible]				
	跰	[illegible]	屏	䈂	叮	聽	定	甯	徑	罄		
入	蘗	[illegible]	擗	麥	摘	蹢	[illegible]		隔			
	碧	[illegible]	欂		[illegible]							
	壁	劈	甓	覓	的	逖	擲	惄	激	喫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半商		
争	琤	峥			甖		莖		磷		耕
征			聲	成							清
菁	青		星		晴	馨	形		靈		青
					嚶	鸚	幸				耿
整									領		靜
		汫	醒				婞		苓		迥
諍							嫈				諍
政			聖	盛					令		勁
	艶		腥				脛		零		徑
責	策	賾	棟		戹	擭	覈		礭		麥
隻	尺	麝	釋	石					劇		昔
績	戚	寂	錫			赥	檄		歷		錫

重中重

外轉三十九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羣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繃											
									扃			
上												
									熲	駮		
去												
入												
									馘	蟈	趞	
									狊	闃		

輕中輕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商	
耕											
						泓	訇	宏			
青											
								熒			
迴											
						濴	詗	迴			
諍											
							轟				
徑						鎣					
麥											
	摢		趚	摵			劃	獲			
錫							𤞑				

內轉四十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裒	呣	兜	偷	頭	羺	鉤	彄		齵
	不	颩	浮	謀	輈	抽	儔		鳩	丘	求	牛
	彪		滮	繆					樛	惏	虯	
上	棓	剖	部	母	斗	姓	蘛	穀	茍	口		藕
	缶	秠	婦		肘	丑	紂	狃	久	糗	臼	
											螑	
去		仆	䏬	茂	鬭	透	豆	耨	構	寇		偶
	富	副	復	苺	晝	畜	胄	糅	救	鼽	舊	鼿
				謬						𪖐	跙	
入												

精 照	清 穿	從 床	心 審	邪 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半商		
緅	諏	劉	涑		謳	齁	侯		婁		侯
鄒	搊	愁	搜								
周	犨		收	讐	優	休		尤	畱	柔	尤
稵	秋	酋	脩	囚	幽	飍		由	鏐		幽
走	趣	鯫	藪		歐	吼	厚		塿		厚
掫	[革取]	[禾聚]	溲					有			有
帚	醜			受	[風幼]	朽		酉	柳	蹂	
酒		湫	滫		黝						黝
奏	輳	劉	瘷		漚	詬	候			漏	候
僽	簉	驟	瘦								宥
呪	臭		狩	授		齅		宥	溜	輮	
僦	趥	就	秀	岫	幼			狖			幼

重中重

內轉四十一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羽				徵				角			
平												
					碪	琛	沉	䛘	今	欽	琴	吟
上												
	稟	品			戡	踸	朕	栣	錦	坅	噤	僸
去												
	稟				揕	闖	鴆	賃	禁		紟	吟
入												
	鵖			[illegible]	縶	湁	蟄	孨	急	泣	及	岌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徵商		
											侵
簪	參	岑	森								
斟	覘		深	諶	音	歆			林	壬	
祲	侵	灊	心	尋	愔			淫			
	磣	顩	瘁								寑
枕	瀋	葚	沈	甚	飲	欽			凜	荏	
醑	寑	蕈	罧					潭			
譖	讖		滲								沁
枕			深	甚	蔭			類	臨	妊	
浸	沁										
戢	届	霵	澀								緝
執	卙		濕	十	邑	吸		煜	立	入	
喋	緝	集	鞁	習	揖			熠			

重中重

內轉四十二

	幫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見	溪	羣	疑
					知	徹	澄	孃				
	羽				徵				角			
平	崩	漰	朋	瞢	登	鼟	騰	能	揯			
	氷	砯	凭	僼	徵	僜	澄		兢	硱	殑	凝
上		倗			等			能		肯		
						庱					殑	
去	崩		倗	懵	嶝	磴	鄧		亘			
			凭			覴	瞪				殑	
入	北	覆	菔	墨	德	忒	特	螚	裓	刻		
	逼	愊	愎	窨	陟	敕	直	匿	殛	䩯	極	嶷
					𠟩							

重中重

精照	清穿	從床	心審	邪禪	影	曉	匣	喻	來	日	
商					宮				半徵半商		
增	鬙	層	僧			恒	峘		楞		登
		磳	殑								蒸
蒸	稱	繩	昇	承	膺	興	蠅		夌	仍	
驓	[illegible]	繒	線								
											等
			殑								
拯											拯
增	蹭	贈	[illegible]						倰		嶝
證	稱	乘	勝	丞	應	興			䬟	認	證
甑								孕			
則	墄	賊	塞		餩	黑	劾		勒		德
稷	測	崱	色								職
職	瀷	食	識	寔	憶	赩			力	日	
即		堲	息					弋			

内轉四十三

	羽				徵				角			
	幫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徹	定 澄	泥 孃	見	溪	羣	疑
平									肱	鞃		
上												
去												
入									國			

韻	日	來	喻	匣	曉	影	邪禪	心審	從牀	清穿	精照
	半徵	半商	宮				商				
登				弘	薨						
蒸											
等											
拯											
嶝											
證											
德				或	[illegible]						
職			域		洫						

輕中輕

通志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三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三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天文畧第一

總序 東方七宿 北方七宿 西方七宿 南方七宿

天文序

堯命羲和揭星鳥星火星虚星昴之象以示人使人知

二至二分以行四時不幸而占候之説起持吉凶以惑人紛紛然務為妖妄是以刑網禁之臣謹按占候之學起於春秋戰國其時所謂精於其道者梓慎裨竈之徒耳後世之言天者不能及也魯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斚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四國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復弗與子太叔咎之曰寳以保民子何愛也子産曰

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卒弗與亦不復火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是秋大旱如昭子之言夫災旱易推之數也慎竈至精之術也而或中或否後世之愚瞽若之何而談吉凶知昭子之言則知陰陽消長之道可以理推不可以象求也知子產之言則知言而中者亦不可聽況於不中者乎臣之所作天文書正欲學者識垂象以授民時之意而杜絶其

妖妄之源焉聊舉二條以為證臣舊作圖譜志謂天下之大學術者十有六皆在圖譜無圖有書不可用者天文是其一也而歷世天文志徒有其書無載象之義故學者但識星名不可以仰觀雖有其書不如無也隋有丹元子者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見者可以觀象焉王希明纂漢晉志以釋之唐書誤以為王希明也天文籍圖不籍書然書經百傳不復訛謬縱有訛謬易為考正圖一再傳便成顛錯一錯愈錯不復稽尋所以信圖難得故學者

不復識星臣向嘗盡求其書不得其象又盡求其圖不得其信一日得步天歌而誦之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長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胷中矣此本只傳靈臺不傳人間術家秘之名曰鬼料竅世有數本不勝其訛今則取之仰觀以從稽定然步天歌之言不過漢晉諸志之言也漢晉志不可以得天文者謂所載者名數災祥叢雜難舉故也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約或豐無餘無失又不言休祥是深知天者

今之所作以是為本舊於歌前亦有星形然流傳易訛所當削去惟於歌之後採諸家之書以備其書云

東方

角兩星南北正直著中有平道上天田總是黒星兩相連別有一烏名進賢平道右畔獨淵然最上三星周鼎形角下天門左平星雙雙横於庫樓上庫樓十星屈曲明樓中五柱十五星三三相著如鼎形其中四星別名衡南門樓外兩星横

角二星十二度為主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謂之天闕其間天門也其內天庭也故黄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其星明則太平芒動則國不寧日食右角國不寧月食左角天下道斷金火犯有戰敵金守之大將持政左角為天田為理主刑其南為太陽道五星犯之為旱右角為將主兵其北為太陰道五星犯之為水蝨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左右角間二星曰平道為天子八達之衢明正則吉動揺則法駕有虞

天田主天子畿内封疆金守之主兵火守之主旱水守之主潦平道西一星曰進賢在太微宮東明則賢者在位暗則在野又曰主卿相舉逸才周鼎三星在攝提西國之神器也不見或移徙則運祚不寧天門二黑星在平星北角之南主天之門為朝聘待客之所明則四方歸化不見則兵革起邪佞生平星二星在庫樓北平天下之法獄事廷尉之象也庫樓十星其六大星為庫南四星為樓在角南一曰天庫兵車

之府也旁十五星三三而聚者柱也中央四小星衡
也主陳兵其占曰庫中星不見兵四合無星則下臣
謀上明而動揺則兵出四方盡不見則國無君南門
二星在庫樓南天之外門也主守兵明則遠方入貢
暗則夷狄畔客星守之主兵至
亢四星恰如彎弓狀大角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
横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似如鼎形折威下左頓頑
星兩箇斜安黄色精頑西二星號陽門色若頓頑直下

存

亢四星九度日月之中道主天子内朝天下之禮法也又曰總攝天下奏事聽訟理獄録功者也一曰䟽廟主疾疫其星明大四海歸王輔臣納忠人無疾疫移動多病不見則天下鼎沸而旱澇作矣大角一星在攝提間天王坐也又為天子梁棟金守之則兵起日月食主凶亢南七黑星曰折威主斬殺金火守之夷狄犯邊將有棄市者攝提六星直斗杓之南主建

時節伺機祥攝提爲盾以夾擁帝坐也主九卿明大三公恣橫客星入之聖人受制一曰大臣之象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情狀察詐僞也陽門二星在庫樓東北主邊塞險阻之地客星出陽門夷狄犯邊

氐四星似斗側量米天乳氐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無名一箇招搖梗河上梗河橫列三星狀帝席三黑河之西亢池六星近攝提氐下衆星騎官出騎官之衆二十

七三三相連十欠一陣車氐下騎官次騎官下三車騎

位天輻兩星立陣傍將軍陣裏振威霜

氐四星十六度下二尺為五星日月中道為天子之路

寢明則大臣妃后奉君不失節如不見或移動則臣將

謀内禍亂生矣日月食主内亂木犯之立后妃火犯

臣僭上金犯拜將水犯百官憂客星犯婚禮不整彗

孛犯暴兵起月暈人不安一曰氐為后妃之府休解

之房前二星適也後二星妾也將有徭役之事氐先

動星明大則民無勞天乳在氐北主甘露明則潤澤
甘露降招搖一星在梗河北次北斗柄端主胡兵芒
角變色搖動則兵革大起梗河二星在大角北天子
以備不虞其色變動有兵喪帝席三星在大角西北
天子宴樂獻壽之所其星不見大人失位亢池六黑
星為汎舟楫主迎送移徙則凶騎官二十七星在氐
南天子騎士之象星衆則安不見兵起車騎三黑星
在氐南騎官之下車騎之將也金火犯為災動搖車

騎行天輻兩黄星在房西主鑾駕客星来守之則輦轂有憂也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主騎將也摇動則騎將出

房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黄斜向上鈎鈐兩箇近其傍罰有三星植鍵上兩咸夾罰似房狀房下一星號為日從官兩箇日下出

房四星六度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

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之大道亦謂之天闕黃道之所經也南間曰陽環亦曰陽道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間亦曰陰道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由陽道則主旱喪由陰道則主水兵房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又主開閉為蓄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則人流日月食主昏亂權臣横彗孛犯之兵起

下二星為陰五星犯之為水上二星為陽五星犯之為旱房北二小星曰鈎鈐房之鈐鍵天之管籥主閉藏鍵天心也王者孝則鈎鈐明近房天下同心遠則天下不和王者絶後房鈎鈐間有星及疎坼則地動河清東咸西咸各四星在房心北日月五星之道也為房之户所以防淫佚也明則吉暗則凶日月五星犯守之有陰謀火守之兵起罰三星在東咸正西南北而列主受金贖罪正而直列則法令大平曲而斜

列則刑罰不中日一星在房中道前太陽之精主明德金火犯守之有憂從官二星在積卒西北

心三星中央色最深下有積卒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

心三星六度一名大火天王位也中星曰明堂為大辰天子之正位也前星為太子不明則太子不得位後星為庶子明則庶子繼心上四尺為日月五星之中道中心明則化成道昌直則地動移徙不見國亡

又曰心變黑色大人有憂直則主失勢動則國有憂

離則民流金火犯血光不止土木犯吉日月食吉月

暈兵起火來守之國無主客星及孛犯天下兵荒積

卒十二星在房心西南五營軍士也微而小則吉明

大動揺兵大起一星亡兵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

兵出盡他星守之兵大起近臣誅

尾九星如鉤蒼龍尾下頭五㸃號龜星尾上天江四横

是尾東一星名傅說傅說東畔一魚子尾西一室是神

宮所以列在后妃中

尾九星十九度后妃之府後宮之長也北之一丈為天之中道上第一星后也次三星夫人次則嬪妾第三星傍一星名曰神宮解衣之內室尾亦為九子星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后妃無妬忌後宮有叙多子孫星微細暗后有憂疾疎遠則后失勢動移則君臣不和天下亂就聚則大水水木犯之及月暈則后妃死火犯宮中內亂土犯吉水犯宮中有事容星犯大臣

誅日月食主飢一曰金火守之後宮兵起龜五星在尾南漢中主占定吉凶明則君臣和不明為乖戾亡則赤地千里火守之兵起在外守之兵罷天江四星在尾之北主太陰不欲明明而動水暴出參差則馬貴其星不具則津河關道不通熒惑守之有立主客星入河津絶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主後宮女巫祝祀神靈祈禱子孕故曰主王后之内祭祀以求子孫也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即此之象也其星明大

王者多子孫小而暗後宮少子動搖則後宮不安星搖則天子無嗣魚一星在尾後河中主陰事知雲雨之期也大明則陰陽和風雨時暗則魚多亡動搖則大水暴出出漢中則大魚多死火守在南則旱在北則水起

臣謹按傅說一星惟主後宮女巫禱祠求子之事謂之傅說者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喜之也今之婦人求子皆祀婆神此傅說之義也偶商之

傳說與此同音諸子百家更不詳審其義則曰傳說騎箕尾而出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宫之事故有傳說之佐焉

箕四星形狀如簸箕天舌二星箕口是箕下三星木杵隨箕前一黑是糠粃明則歲豐暗為饑

箕四星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宫妃后之位上六尺為天之中道箕一曰天箕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貊故蠻夷將

動先表箕焉星大明直則五穀熟君無譴間踈暗則
無君世亂五穀貴蠻夷不伏内外有差就聚細微天
下憂動則蠻夷有使來離徙則人流若移入河國災
人相食月暈金火犯之兵起流星犯大臣叛日宿其
野風起杵三星在箕南主杵舂之用也縱為豐横為
飢移徙人失業不見人相食客星入杵白天下有急
變糠一星在箕口前杵白西北明則為豐暗則為饑
不見人相食

北方

斗六星其狀似北斗魁上建星三相對天弁建上三三九斗下圓安十四星雖然名鼈貫索形天雞建下雙黑星天籥柄前八黄精狗國四方雞下生天淵十星鼈東邊更有兩狗斗魁前農家丈人狗下眠天淵十黄狗色玄

斗六星二十五度天廟也亦曰天機五星貫中日月正道為丞相太宰之位酌量政事之宜褒進賢良禀

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杓天府庭也亦為壽命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星盛明君臣一心天下和平爵祿行芒角動摇天子愁兵起移徙其臣逐日月五星逆入斗天下流蕩孛犯之兵起星小暗則廢宰相及死鼈十四星在南斗南鼈為水蟲為太陰有星守之白衣會主有大水火守之旱建六星在斗背亦曰天旗臨於黄道天之都關也建斗之間七曜之道建為謀事為天

鼓為天馬南二星天庫也中央二星市也鈇鑕也上二星旗跗也建動摇則人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食五星犯守大臣相譖臣謀主亦為關梁不通有大水天弁九星在建星北入河中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闤闠若市籍之事以知市珍也星明則吉彗星犯守之糴貴兵起天雞二星在狗國北主候時也金火守入兵大起天籥八星在斗南斗杓西主鑰籥關閉明吉暗凶狗國四星在建東北主鮮卑烏丸沃沮明

則邊寇作金火犯守外夷有變太白逆守之其國亂客星守犯之有大盜其王且来天淵十星在鼈東南一曰天海主溉灌火守之大旱水守之大水一曰主海中魚鼈狗二黑星在斗魁前主吠守禦奸回也不居常處為大災農丈人一星在南斗西南老農主稼穡也其占與糠畧同

牛六星近在河岸頭頭上雖然有兩角腹下從来欠一脚牛下九黑是天田田下三三九坎連牛上直建三河

鼓鼓上三星號織女左旗右旗各九星河鼓兩畔右邊
明更有四黄名天桴河鼓直下如連珠羅堰三烏牛東
居漸臺四星似口形輦道東足連五丁輦道漸臺在何
許欲得見時近織女
牛六星七度天之關梁日月五星之中道主犧牲其
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
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甘氏曰上二星主道路
次二星主關梁次二星主南夷中一星主牛移動則

牛多殃明大則王道昌其星曲則糴貴又曰星明大

則關梁通牛貴怒則馬貴不明失常穀不登細則牛

賤中星移上下牛多死小星亡則牛多疫月暈損犢

金火犯之兵災水土犯之吉天田九星牽牛南太微

東主天子畿内之田其占與角之天田同九坎九星

在天田東主溝渠所以導達泉源疏瀉盈溢明盛則

有水災夷狄侵邊不明則吉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天

鼓也主軍鼓及鈇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將軍中央

大星爲大將軍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左星
南星也所以備關梁設險阻而拒難也明大光潤將
軍吉動摇差度亂兵起直則將有功曲則將失律左
旗右旗各九星在河鼓左右皆天之旗鼓也旗星明
潤將軍吉動揺兵起怒則馬貴旗端四星南北列曰
天桴鼓桴也星不明漏刻失時動摇軍鼓用桴鼓相
直亦然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
絲綿珍寶也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

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貴又曰三星俱明女功善暗
而微天下女功廢不見兵起東足四星曰漸臺臨水
之臺也主刻漏律吕之事西足五星曰輦道天子嬉
遊之道金火守之御路兵起羅堰三星在牽牛東主
隄塘壅蓄水潦灌漑田苗大而明大水泛溢
臣謹按張衡云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見者即此也
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又歌曰東飛百勞西飛燕黄
姑織女時相見黄姑即河鼓也音訛耳

女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諸國在下陳先從趙國向東論東西兩周次二秦雍州南下雙鴈門代國向西一晉伸韓魏各一晉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南畔獨燕軍燕西一郡是齊隣齊北兩邑平原君欲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黄星細區分五箇離珠女上星敗瓜珠上匏瓜生兩箇各五瓠瓜明天津九箇彈弓形兩星入牛河中横四箇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筐星

女四星十一度下九尺為日月中道天之少府也謂

之須女者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主婦女之位其星如婦功之式主布帛裁製嫁娶星明天下豐女功昌小暗則國藏虛移動則婦女受殃産死者多后妃廢日月食國憂木犯立后火犯女喪金犯災土孛犯損蠶月暈婦人災又曰水守之萬物不成火守之布帛貴人多死土守之有女喪金守之兵起十二國有十六星齊一星在九坎之東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

列二星曰秦秦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曰魏魏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其星有變各以其國離珠五星在須女北須女之藏府也為女子之星非其故後宮亂客星犯之後宮凶匏瓜五星在離珠北主陰謀主後宮主果食明則歲熟微則后失勢瓜果不登客星守之魚鹽貴旁五星曰敗瓜主種植與匏瓜畧同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横漢中津梁所度明而動則兵起如流沙死人如亂

麻參差不齊馬貴一星不備關梁不通三星不備覆
陷天下星亡水災河溢水賊稱王奚仲四星在天津
北古車正也金火守之兵車必起扶筐七星在槍棓
東主蠶事見吉不見則凶
臣謹按天之所覆者廣而華夏所占者牛女下十二
國耳牛女在東南故釋氏謂華夏爲南贍部洲其二
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國之分野隨其所隸耳
虚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虚上星虚危之下哭泣

星哭泣雙雙下壘城天壘團圓十三星敗臼四星城下
横臼西三箇離瑜明

虛二星九度少彊冢宰之官也主邑居廟堂祭祀之事又主風雲死喪下九尺為天之中道明靜則天下安動搖則有死喪哭泣日月食兵起流星犯賊亂宗廟五星犯有災虛北二星曰司命主舉過行罰滅不祥又北二星曰司祿主爵祿增年延德故在六宗之祠司危二星在司祿之北主矯枉失司非二星在司

危之北主寀慝過凡此四司皆黑星明大為災居常

則平虛南二星曰哭主號哭也哭東二星曰泣主死

明則國多哭泣金火守之亦然泣南十三星曰天壘

城如貫索形主北夷丁零匈奴敗臼四星在虛危南

知凶災他星守之饑兵起秦代東三星南北列曰離

瑜離袿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也星微則後宮儉

約明大則婦人奢

危三星不直曲為之危上五黑號人星人畔三四杵臼

形人上七烏號車府府上天鈎九黄晶鈎下五鴉守造
父危下四星號墳墓墓下四星斜虚梁十箇天錢梁下
黄墓傍兩星名蓋屋身着皂衣危下宿
危三星十六度主天府曰天市主架屋甘氏云為天
市廟堂下九尺為天之中道主架屋受藏風雨墓墳
祠祀如動則天下大動土功張衡云虚危等為死喪
哭泣之事亦為邑居廟堂祠祀之事冢宰之官動則
死喪哭泣火守則天子將兵金守則饑饉兵起虚危

動則有土功火守則兵起水守則下謀上一云危動而不明土功兵草起月暈日月五星犯即有災車府東南五黑星曰人星有如人象主靜衆庶柔遠能邇一曰卧星主防淫不見則人有詐行詔書明則人安暗凶内杵三星在人星旁主軍糧正直下臼吉不相當糧絶不直民饑凶臼四星在人星東南主舂臼覆則大饑仰則大豐隋志云客星入杵臼兵起天下聚米天津東南七星曰車府東近河邊抵司非主官車

之府金火守之兵車大動天鈎九星如鈎狀在造父西河中主乘輦服飾法式直則地將動明則服飾正也傳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馬或曰伯樂星亡馬大貴明則吉墳墓四星在危下如墓形主喪葬之事明則多死亡虛梁四星在蓋屋南主園陵寢廟非人所處故曰虛梁金火守入犯兵災大起天錢十星在北落西北主錢帛所聚星明則府藏盈不爾虛耗金火守之兵盜起蓋屋二星在危南主天

子所居室亦為宮室之官金守之國兵起晢孛尤甚
也
室兩星上有離宮出逩室三雙有六星下頭六箇雷電
形壘壁陣次十二星十二兩頭大似升陣下分布羽林
軍四十五卒三為羣東西兩下多難論子細歷歷看區
分三粒黃金名鈇鉞一顆真珠北落門門東八魁九箇
子門西一宿天綱是電傍兩黑土功吏螣蛇室上二十
二

室二星十七度亦謂之營室甘氏云為太廟天子之宮也石氏謂之元宮一曰清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國多疾疫動則有土功兵出野離宮六星兩兩居之分布室壁之間天子之別宮也主隱藏休息之所金火守入則兵起室南六星曰雷電主興雷動蟄明或動則震雷作壁陣十二星在羽林北横列營室之南羽林之垣壘也星衆而明則安寧希而動則兵草起不見天下亂

五星入天軍皆為兵起金火水尤甚羽林四十五星三三而聚散在營室之南天軍也主軍騎又主翼王也星衆而明則安寧希而動則兵革起不見天下亂金火水守入兵起斧鉞三星亦曰斧鑕在八魁西北主誅夷不明則斧鑕不用移動則兵起有星入之皆為大臣誅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天之蕃落也亦曰天軍蕃之候門長安北門曰北落門以象此也主非常以候兵明大則軍安微弱則兵起金火守之

有兵災一曰有星守之虜入塞北落東南九黑星曰八魁主張捕禽獸之官也客星入之多盜賊兵起金火入亦然北落西南一星曰天綱主武帳天子游獵之所會金火守兵起室西南二星曰土功吏主土功之官也動搖則有脩築之事隋志土功吏主司過度

騰蛇二十二星在營室北若盤蛇之狀居於河濱謂之天蛇星主水蟲微則國安明則不寧移南大旱移北大水客星守之水雨為災水物不收

壁兩星下頭是霹靂霹靂五星横著行雲雨次之口四方壁上天廐十圓黄鈇鑕五星羽林傍土公兩黒壁下藏

壁二星九度下九尺為天之中道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也亦主土功明則圖書集道術行小人退君子進星失色大小不同天子重武臣賤文士圖書隱親黨回邪用星動則有土功離徙就聚為田宅事日月食損賢臣五星孛犯兵起土公西南五星曰霹靂

主興雷奮擊明而動用事不明凶霹靂南四星曰雲雨明則多雨水火守之大旱天廐十星在東壁北蒼天馬之廐今之驛亭也不見則天下道斷鈇鑕五星在天倉西南刈具也主斬芻飼牛馬明則牛馬肥徹暗則牛馬饑餓并死喪也

西方

奎腰細頭尖似破鞋一十六星遶鞋生外屏七烏奎下横屏下七星天溷成司空右畔土之精奎上一宿軍南

門河中六箇閣道形附路一星道傍明五箇吐花王良星艮星近上一策名

奎十六星十六度天之武庫也石氏謂之天豕亦曰封豕主兵九尺下為天之中道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則天下安動則兵亂客星守入兵起金火守有水災隋志云若帝淫泆政不平則奎有角角動則有兵不出年中或有溝瀆之事又曰奎中星明水大出日月食五星犯皆有凶奎南七

星曰外屏以蔽天溷也占與天囷同天溷七星在外屏南天之厠也不見則人不安移徙亦然天溷南一星曰土司空主水土之事大而黄明天下安若客星入之多土功天下大疫軍南門一星在天將軍西南主誰何出入動揺則軍行不見則兵亂閣道六星在王良前飛道也從紫宫至河神所乘也一曰主道里張衡云天子遊别宫之道一曰王良旗一曰紫宫旗亦所以爲旌表而不欲其動揺一星不具則輦道不

通動搖則宮掖之內兵起附路一星在閣道南旁別道也備閣道之敗傷而乘之也一曰太僕主禦風雨亦遊從之義也一曰占與閣道同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車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其星動為策馬故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亦曰王梁梁為天橋主禦風雨水道故或占津梁其星移主有兵亦曰馬病客星守之橋不通金火守之皆為兵憂前一星曰策王良之御策也主天子

僕御在王良旁若移在馬後是為策馬
婁三星不勻近一頭左更右更烏夾婁天倉六箇婁下
頭天庾四星倉東脚婁上十一將軍侯
婁三星十二度下九尺為日月中道亦為天獄主苑
牧犧牲供給郊祀亦為興兵聚衆動揺則聚衆星直
則有執主之命者就聚國不安金火守之則宫苑之
内兵起日月食宫内亂金木火土犯凶水犯吉孛犯
起兵月暈兩軍各退左更五星在婁東山虞也主知

山澤林藪之事亦主仁智右更五星在婁西牧師也主官養牧牛馬亦主禮義金火守之山澤有兵其占兩更同兩更者秦爵名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也星黄而大歲熟東南四星曰天庾積廚粟之所也天將軍十一星在婁北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外小星吏士也大將星揺兵起大將出小星不具兵起

胃三星昴足河之次天廪胃下斜四星天囷十三如乙

形河中八星名太陵陵北九箇天船名陵中積尸一箇

星積水船中一黑精

胃三星十五度天之儲藏五穀之倉也又名大梁明

則四時和平天下晏然倉廩實不明則上下失位星

小則少穀輸運又云動則有輸運事就聚則穀貴人

流略則凶荒五星犯日月食守侵並有災天㐭四星

在昴南一曰天㢙張衡云主積畜黍稷以供享祀春

秋所謂御廩也天囷十三星在胃南倉廩之屬主給

御糧也明而黄則歳豐徵變常色則不吉金火守之即災起太陵八星在胃北主陵墓明而大或中星多則天下多死喪或兵起天船九星在太陵之北居河中一曰舟星主渡亦主水旱不在河中津河不通水泛溢中四星欲其均明即天下安不則兵若喪移徙亦然客彗出入為大水有兵太陵中一星曰積尸明則死人如山張衡云一名積廩積尸明而大或其傍星多則天下多死喪或兵起若不見而暗皆吉火守

則天下大哭泣天船中一星曰積水主候水災

昴七星一聚實不少阿西月東各一星月下五黄天陰

名陰下六烏芻藁營營南十六天苑形河裏六星名卷

舌舌中黑點天讒星礪石舌傍斜四丁

昴七星十一度下為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主西方

主獄事又為旄頭胡星也又主喪甘氏云主口舌奏

對若明大則君無佞臣天下安和暗小則佞者被誅

搖動君信讒殺忠良張衡云昴明則獄訟平暗則刑

罰濫六星與大星等大水有白衣會七星黃兵大起動搖有大臣下獄大而盡動若跳躍者胡兵大起一星不見皆發兵之象也天阿一星在胃東月一星在昴東皆黑星並主女人災福又曰天阿主察出林妖變天陰五星在畢柄西主從天子弋獵之臣預陰謀也不明則禁言漏泄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如環狀天子之苑囿養禽獸之所也主馬牛羊明則牛馬羊盈希則死芻藁六星在苑西以供牛馬之食也一曰

天積天子之藏府也星盛則歲豐穰希則貨財散張衡云不見則牛暴死火守之則火災起卷舌六星在昴北天讒之外主口語以知讒佞張衡云主樞機曲而靜則賢人用直而動則讒人得志卷舌移出漢則天下多妄言旁星繁則死人如丘山天讒一星在卷舌中主醫巫占與從官同礪石四星在五車北主磨礪鋒刃明則兵起如常則吉金火及客星守之兵動

畢恰似爪又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天街兩星畢背

傍天節耳下八烏幢畢上横列六諸王王下四皁天高
星節下囿囿九州城畢口斜對五車口東西三柱任縱
横車中五箇天潢精潢畔咸池三黑星天關一星車脚
邊參旗九箇參車間旗下直建九斿連斿下十三烏天
園九斿天園參脚邊

畢八星十七度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
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
色則邊兵亂一星亡為兵喪動搖邊城兵起有讒臣

離徙天下獄亂就聚法令酷甘氏云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故明而移動則霖潦及街巷壅塞明而定則天下安張衡云畢為天馬一曰日月食邊兵凶將衰木犯有軍功昴畢間二星曰天街三光之道也主伺候關梁張衡云主國界也街南為華夏街北為夷狄金火守之胡夷兵起明王道正暗兵起附耳一星在畢下天高東南隅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星盛則中國微有盜賊邊候警外國反鬬兵連年合移

動則佞讒行兵大起邊尤甚入畢兵起天節八星在畢南主使臣之所持也宣威德於四方明吉闇凶諸王六星在五車南天漢之中主宗社蕃屏王室也明則諸侯奉上天下安不見宗社傾危四方兵起天高四星在叅旗西北近畢此臺榭之高主遠望氣象不見則官失其守陰陽不和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共十四星在畢東北五車主天子五兵張衡云天子兵車舍也西北曰天庫主太白秦也次東北星曰天獄主

辰星燕趙也次東南星曰天倉主歲星衛魯也中央星曰司空主鎮星楚也次西南星曰卿主熒惑魏也五星有變各以其所主而占之三柱一曰三泉（即天淵）一曰休（即天休）一曰旗（即天旗）五星均明柱皆具即人倉廩實不具其國絕食兵且起五車三柱有變各以其國占之三柱出外兵出柱入兵入柱出一月米貴三倍期三年柱出不與天倉相近米穀運出千里柱倒立尤甚火入守天下旱金入守兵起水入月暈不雨

則有赦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主河梁津渡之處也不見則河梁不通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囿也金火犯之則有大災隋志云月五星入天潢兵起道不通天下亂易政咸池明有龍墮死虎狼害人兵起天闗一星在五車南畢西北亦曰天門日月五星所行之道也主邊塞事主闗閉芒角有兵五星守之貴人多死移徙若與五車合大將軍披甲參旗九星在參西五車之間天旗也明而希則邊寇不動不

然反是隋志參旗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弩之
張候變禦難玉井西南九星曰九斿天子之旗也主
邊軍進退金火守之兵亂起天苑之南十三星曰天
園植果菜之所也曲而鉤則果菜熟不然則否
觜三星相近作參蘂觜上座旗直指天尊卑之位九相
連司恠曲立座旗邊四鷄大近井鉞前
觜三星一度在參之右角如鳥足形主天之關明大
則天下安五穀熟移動則君臣失位天下旱隋志云

觜觿為三軍之候行軍之藏府主葆旅收斂萬
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動而明盜賊羣行葆旅起動
移將有逐者張衡云葆旅野生之可食者金火來守
國易政兵起災生日食臣不忠月食君害臣五星犯
災生孛客星犯兵起座旗九星在司怪西北主別君
臣尊卑之位明則國有禮暗則反是司怪四星在井
鉞前候天地日月星辰禽獸蟲蛇草木之變與天高
占同

參總有十星觜相侵兩肩覆足三為心伐有三星足裏深玉井四星右足陰屏星兩扇井南襟軍井四星屏上吟左足下四天厠臨厠下一物天屎沉

參十星十度上為日月五星中道甘氏曰參為忠良孝謹之子明大則臣忠子孝安吉移動殺忠臣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為天獄主殺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又主邊城為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横列三將也

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又曰七將皆明天下兵精也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星明與參等大臣謀亂兵起參星失色軍散敗參芒角動搖邊候有急天下兵起又曰有斬伐之事參左足入玉井中兵大起秦地大水若有喪山石為怪參足若突出玉井則虎狼暴害人差戾王

臣貳金火來守則國易政兵起災生日月食則田荒
米貴五星犯災甚玉井四星在參西右足下水象也
屏二星在玉井南屏為屏風客星入之四足蟲大疾
人亦多死不見則國內寢疾玉井東南四星曰軍井
行軍之井也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名取此也又曰主
軍營之事天廁四星在屏東溷也主天下疾病黃吉
青赤白皆凶不見與屏同天屎一星在廁南色黃則
吉他色皆凶

南方

井八星横列河中淨一星名鉞井邊安兩河各三南北正天樽三星井上頭樽上横列五諸侯侯上北河西積水欲覔積薪東畔是鉞下四星名水府水位東邊四星序四瀆横列南河裏南河下頭是軍市軍市團圓十三星中有一箇野雞精孫子丈人市下列各立兩星從東説闕丘二箇南河東丘下一狼光蒙茸左畔九箇彎弧弓一矢擬射頑狼胷有箇老人南極中春秋出入壽無

窮

井八星三十四度甘氏云井八星在河中主泉水日月五星貫之為中道石氏謂之東井亦曰天井主諸侯帝戚三公之位故明大則封侯建國搖動失色則誅侯戚廢戮三公帝師受殃矣張衡云天之南門也黄道所經為天之亭侯主水衡事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井明而端列鉞一星附井之前主伺淫而斬之故不欲其明大與井齊或搖動則天子用

鉞於大臣月宿井有風雨之應又曰井爲天子府暗芒井日月食五星逆犯大臣謀亂兵起中有六星不欲大明明即水災南北兩河各三星分夾東井一曰天高天之闕門主關梁南河曰南戍一曰南宮一曰陽門一曰越門一曰權星主火北河曰北戍一曰北宮一曰陰門一曰胡門一曰衡星主水兩戍之間三光之常道也河戍動摇中國兵起張衡云河南星不具則南道不通北亦如之動摇及火守中國兵起天

樽三星在五諸侯南主盛饘粥以給酒食之正也張衡云以給貧餒明則豐暗則荒或言暗吉五諸侯五星在東井東北近北河主刺舉戒不虞又曰治陰陽察得失亦曰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又曰五曰大夫此五者常為帝定疑議星明大潤澤則天下大治芒角則禍在中張衡又曰五諸侯治陰陽察得失明而潤大小齊等則國之福又曰赤則豐暗則荒積水一星在北河北所

以供酒用也不見為災又曰主候水災積薪一星在積水東以備庖厨之用明則人主康火守之大旱水府四星在東井西南水官也占與水位同水位四星在東井東主水衡又主瀉溢流也故巫咸氏賛曰水位四星瀉溢流移動近北河則國没為江河若水火及客星守犯之百川盈溢四瀆四星在東井南軒轅東以江河淮濟之積精也明大則水泛溢軍市十三星如錢狀在叅東南天軍貨易之市客星及金火守

之軍大飢野雞一星在軍市中主變怪也以芒角動搖為兵災移出則諸侯兵起軍市西南二星曰丈人丈人東二星曰子子東二星曰孫丈人主壽考之臣不見人臣不得通子與孫皆侍丈人之側相扶而居不見為災守常無咎闕丘二星在南河東主象魏天子之雙闕諸侯之兩觀也金火守之兵戰闕下狼一星在天市東南為野將主殺掠色有常不欲變動角而變色動搖盜賊作胡兵起人相食躁則人主不靜

不居其宮馳騁天下張衡云居非其處則人相食色黄白而明吉黒凶赤芒角兵起金火守之亦然弧矢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以備盜賊常向狼弧矢動揺不如常者多盜賊明則兵大起狼弧張害及胡天下乖亂又曰天弓張天下盡兵主與臣相謀張衡云引満則天下兵起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没于丁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明大則人主有壽天下安寧不見則人主憂

鬼四星冊方似木櫃中央白者積尸氣鬼上四星是爟位天狗七星鬼下是外廚六間柳星次天社六箇弧東倚社東一星名天紀

輿鬼四星二度為日月五星之中道主死亡疾病張衡云主祠祀天目也又主視明察奸謀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隨其變占之中央一星名積尸亦曰積尸氣者但見氣而已主死喪祠祀一曰鈇鑕主誅斬鬼星明大

則穀成不明人散動而光上賦斂重徭役多星徙人
愁政令急鬼質欲其忽忽不明則安明則兵起大臣
謀主下流亡甘氏云積尸揺動失色則疾病鬼哭人
荒軒轅西四星曰爟亦曰烽爟主烽火備警急占以
不明安靜明大甚則邊亭警急揺動芒角亦然又曰
明吉暗凶天狗七星在鬼西南狼之北横河中以守
賊也移徙則兵起金火犯之人相食外厨六星在柳
南天子之外厨也占與天厨同弧南六星為天社在

老人東南似柳直明則吉隋志云共工之子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配社其精為星外廚之南一星曰天紀主知禽獸齒歲金火守之禽獸多死

柳八星曲頭垂似柳近上三星號為酒亭宴大酺五星守

柳八星十四度上為天之中道甘氏云主飲食倉庫酒醋之位明大則人豐酒食搖動則大人酒死失色則天下不安饑饉流於道路不過三年必應張衡云

柳為朱雀之嗉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隋志云又主雷雨一曰天相一曰天庫一曰注又主木功星明大臣重慎國安廚食具注舉首王命興輔佐出星直天下謀伐其主就聚兵鬬國門酒旗三星在軒轅右角之南酒官之旗也主享宴飲食五星守酒旗天下大酺有酒肉財物之賜及爵宗室

星七星如鉤柳下生星上十七軒轅形軒轅東頭四內平平下三箇名天相相下稷星横五靈

七星七度甘氏云主后妃御女之位亦為賢士若失色芒動則后妃死賢士誅明大則道化成國盛張衡云七星為朱鳥之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隋志云主急兵守盜賊故欲明明則王道昌暗則賢良不處天下空天子疾動則兵起離則易政日食兵饑婦人災木犯人安火犯旱金土水犯俱災月暈守犯兵起軒轅十七星在七星北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士女職也一曰東陵一曰權星主雷雨之神南大星

女主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次妃之屬也女主南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民少后宗也右一星大民太后宗也欲其色黃小而明也張衡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交合盛為雷激為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霜散為露聚為雲立為虹蜺離為背璚分為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其星欲小而黃明則吉移徙則國人流迸東西角張而振后敗

水火金守之女主惡也漢志曰軒轅為權太微為衡月五星守犯者如衡占内平四星在中台南爟之北平罪之官也明則刑罰平暗則否酒旗南三星曰天相丞相之象也其占與相星畧同稷五星在七星之南主農正也取乎百穀之長以為其號明大則歲大豐不明則儉不見則人相食

張六星似軫在星旁下頭惟有天廟廊十四之星冊四方長垣少微雖向上數星倚在太微傍太尊一星直上

黄

張六星十七度甘氏云主天廟明堂御史之位上爲天之中道若明大則國盛彊失色宗廟不安明堂宫廢隋志云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又主天厨飲食賞賚之事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動則賞賚離徙天下有逆人就聚有兵金火守之有兵起或云主貢物色細無光王者少子孫日食虧修禮也月食大滂魚行人道火孛犯兵起水土犯國不寧張南十

四星曰天廟天子祖廟也客星守之祠官有憂其占與虛梁同長垣四星在少微南主界域及胡夷火守之胡人入中國太白入之九卿謀反少微四星在太微西南北列士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亦天子副主或曰博士官一曰主衛掖門南第一星為處士第二星為議士第三星為博士第四星為大夫明大而黃則賢士舉月五星犯守之處士女主憂宰相易

翼二十二星大難識上五下五横著行中心六箇恰如

張更有六星在何許三三相連東西附必若不能分處
所更請向前看野取五箇黒星翼下頭欲知名字是東
甌
翼二十二星十九度甘氏云主太微三公化道文籍
失色則民流日月交食五星並逆芒動則化道不行
文籍壞滅動移則三公廢明大則化成隋志云翼為
天之樂府主俳倡戲樂又主夷狄遠客負海之濵明
大則禮樂興四夷來賓動則蠻夷使來離徙則天子

舉兵或云明則禮樂興暗則政教失日食臣僭月食
婦人憂五星孛流客犯大凶東甌五星在翼之南蠻
夷星也張衡云王東越穿胷南越三夷金火守之其
地有兵芒角動移兵内叛
軫四星似張翼相近中央一箇長沙子左轄右轄附兩
星軍門兩黄近翼是門下四箇土司空門東七烏青丘
子青丘子下名器府器府之星三十二以上便是太微
宫黄道向上看取是

軫四星十二度甘氏云軫七星主將軍樂府歌謳之事五星犯之失位亡國女子主政人失業賊黨掠人禍生於百日内若明大則天下昌萬民康四海歸王張衡云軫為冢宰輔臣也主軍騎明大則軍騎用一云明大則車騎動隋志云主載任有軍出入皆占於軫又主死喪明則車駕備動則車騎用離徙天子憂就聚兵大起轄兩星附軫兩傍主王侯左轄為王者同姓右轄為異姓星明兵大起遠軫凶軫轄舉南蠻

侯張衡云轄不見國有大憂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
壽命也長沙明則人壽長子孫盛軍門二黄星在青
丘西天子六軍之門也主營候豹尾威旗占以移其
處爲道不通土司空四黄星在軍門南主土功巫咸
氏云金火犯之天下男不得耕女不得織隋志云一
曰司徒主界域青丘七黑星在軫東南主東方三韓
之國占與東甌同軫南三十二星曰器府主樂器之
府也明則樂器調理暗則有咎

通志卷三十八

通志卷三十九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天文略第二

太微宮 紫微宮 天市垣 天漢起没 十二次度數 州郡躔次 七曜

太微宮

上元太微宮昭昭列象布蒼穹端門只是門之中左右

執法門西東門左皂衣一謁者以次即是烏三公三黒九卿公背傍五黒諸侯卿後行四箇門西主軒屛五帝内坐於中正幸臣太子并從官烏列帝後從東定郎將虎賁居左右常陳郎位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郎位陳東一十五兩面宫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宫外明堂布政宫三箇靈臺候雲雨少微四星西南隅長垣雙雙微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對無兵災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云天子之宫庭五帝之

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軒轅為權太
微為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為天庭理法平辭監升
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一星
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
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姦者也左執法之
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
一星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
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

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揺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成刑謁者一星在太微内左執法東北主賛賔客也不見外國不賔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内坐朝會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

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坐南近右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大明潤則君臣有禮黄帝內坐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地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坐明以光黄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奪勢又曰太微五帝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

内坐四星夾黄帝坐東方星蒼帝靈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星白帝白招矩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五帝同明而光則天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伺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為天子所誅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貳之星明而潤則太子賢不然則否金火守入太子不廢則為簒逆之事

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爲武備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怒不可當也虎賁一星在太微西藩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靜室旄頭之騎官也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星如畢狀在郎位北天子宿衞虎賁之士以設彊毅也星揺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用微則武兵弱郎位十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

郎位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張衡又云令之尚書郎也欲其大小相均光潤有常吉隋志郎位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宫也明吉暗凶明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占與司怪同少微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

招搖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台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星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

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和法令平不齊為乖度
金火守入兵起彗孛尤甚也

北極紫微宮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坐第二珠
第三之星庶子居第一號曰為太子四為后宮五天樞一云第三明者帝之居第四名曰四庶子最小第五天之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一
太一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上宰
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丞後門

東邊大贊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却向前門數陰德
門裏兩黃聚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
四星五天柱大理兩星陰德邊勾陳尾指北極顛勾陳
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裏五帝内坐後門是華蓋
幷杠十六星杠作柄象蓋傘形盖上連連九箇星名曰
傳舍如連丁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内階左天廚階前
八星名八穀廚下五箇天棓宿天牀六星左樞在内廚
兩星右樞對文昌斗上半月形希踈分明六箇星文昌

之下曰三公太尊只向三公明天牢六星太尊邊太陽之守四勢前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元戈一星圓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着開陽淡一本云文昌之下三師名天牢六星四勢前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太陽一星圓天理四星斗裏暗輔星近着開陽淡

北斗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帝名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星第四名權第五衡闓陽搖光六七名

北極五星在紫微宮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

其所而衆星拱之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為太一之坐謂最赤明者也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北極五星最為尊也中星不明主不用事右星不明太子憂也其第四星為后宮第五星為天樞張衡云二星並為後宮北極五星明大則吉變動則憂抱極樞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張衡云抱極之細星也為輔臣之位主贊萬機小而明吉大明及芒角臣逼君暗則官不理天一一

星在紫宫門右星之南天帝之神也主戰鬬知人吉凶者也太一一星在天一南相近亦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飢饉疾疫災害所生之國也張衡云天一遍闔閭外其占明而有光則隂陽和合萬物成人主吉不然反是太一占與天一略同紫宫垣十五星其西藩七東藩八在北斗之北一曰紫微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一曰長垣一曰天營一曰旗星爲藩衞備藩臣也宫闕兵起

旗星直天子出自將宮中兵張衡云紫微垣十五星東藩八西藩七其東藩近閶闔門第一星為左樞第二星為上宰第三星為少宰第四星為上輔第五星為少輔第六星為上衛第七星為少衛第八星為少丞其西藩近閶闔門第一星為右樞第二星為少尉第三星為上輔第四星為少輔第五星為上衛第六星為少衛第七星為上丞皆以明大有常則吉若盛明則內輔盛也宮垣直而明天子將兵開則兵起西

藩正南開如門象名閶闔門有流星自門而出四野者當有中使銜命視其所適分野而論之也陰德二星在紫微宮内尚書之西主施德者其占以不明為宜明則新君踐極隋志曰尚書西二星曰陰德陽德主周急振撫又分為二坐星矣門内東南維五星曰尚書主納言夙夜咨謀龍作納言比之象也張衡曰八坐大臣之象其占與四輔不殊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左右記君之過星明則史直辭不明反是柱史

北一星曰女史婦人之微者主傳漏故漢有侍史張衡云婦官也主記宮內之事其占與柱史同御女下四星在紫微宮內勾陳之北八十一御妻之象也其占明則多內寵不明則否晉志謂之女御宮天柱五星在紫微宮門內華盖杠左傍近東垣北隅法五行主晦朔晝夜之職明正則吉人安陰陽調不然則司歷過隋志云建政教立圖法之府也常以朔望日垂禁令於天柱以示百司周禮以正歲之月示法象魏

此之謂也大理二星在紫微門内次近陰德決獄之官星明則刑憲平不明則寃酷深勾陳六星在紫微宫華蓋之下隋志云後宫也大帝之正妃也大帝之常居也張衡云大帝所居之宫也亦將軍之象也星明則吉暗則人主惡之勾陳口一星曰天皇亦曰大帝其神曰曜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其星隱而不見見則為災六甲六星在紫微宫内華蓋杠左傍分掌陰陽紀時節明則陰陽和不明則寒暑易節

五帝内坐五星在華蓋下勾陳上斧扆之象所以備扆居者明正則吉變動則災凶隋志云客星犯紫宫中坐大臣犯主華蓋七星其杠九星合十六星在勾陳上正當大帝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明正則吉傾動則凶傳舍九星在華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胡人入中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胡兵起内階六星在文昌北天皇之陛也明吉傾動凶紫微東垣北維外六星曰天厨天子百官之厨也見吉不見凶八穀八

星在紫微西藩之外五車之北其八星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四主小麥五主大豆六主小豆七主粟八主麻子明則八穀皆成暗則不熟一星不見則一穀不登八星不見則國人饑口天棓五星在女牀東北天子先驅所以禦難也不明則國兵起一曰主爭訟明大凶小吉天牀六星當閶闔門外主天子寢舍解息燕休之處星正大吉君有慶傾則人主不安一云在宮門外聽政之象也為寢舍也暗凶內廚兩星

在紫垣外西南角主六宫之内飲食府也一云主后夫人與太子宴飲居常無咎有犯守凶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爵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内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張衡云其占黄潤光明萬人安大小均天瑞降青黑細微多所

害搖動移徙大臣憂金火守入兵興孛彗犯國亂一曰文昌動則三公受誅后崩災福與三公同三公三星在北斗柄東又三公星在北斗魁西並為太尉司空司徒之象主燮理陰陽弼君機務其星移徙不吉居常安金火守之三公有凶隋志曰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徳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太尊一星在中台之北貴戚也巫咸云聖公之象居常為定不見則凶金犯守為災貴賤將敗者也天牢六

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也主愆過禁暴淫與貫索同占太陽守一星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主戒不虞設武備也非其常兵起明吉暗凶移徙大臣誅勢四星在太陽守西北刑餘人而用事者也不明吉明即閹官擅權相一星在北斗南隋志曰相者總領百官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也明吉元戈一星在招摇北亦曰天戈也芒角大而動則四夷兵起其占與梗河相類北斗魁中四黑星爲貴人之牢

曰天理明及搖動與有星者為貴人下獄北斗七星輔一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曰斗為人君之象號令之主又為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開陽為律搖光為星石氏云第一

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也三曰令星主禍害也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主木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輔星附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也又曰主危正矯不平又曰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則國昌不明國殃斗旁

欲多星則安斗中少星則人怨上天下多訟德者無星二十日有輔星明而斗不明臣彊主弱斗明輔不明主彊臣弱也杓南三星及魁第一星皆曰三公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張衡云若天子不恭宗廟不敬鬼神則魁第一星不明或變色若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第二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愛百姓驟興征役則第三星不明或變色若發號施令不順四時不明天道則第四星不明或變色若廢正樂務淫聲

則第五星不明或變色若不勸農桑不務稼穡峻法濫刑退賢傷政則第六星不明或變色若不撫四方不安吏夏則第七星不明或變色凡日月暈連環及斗月暈及搖動兵起其傍及中小星多則天下不安人多怨一云小星多則天下安不然則國人散五曜及客星守入皆凶孛彗尤甚也

天市垣

下元一宮名天市兩扇垣墻二十二當門六角黑市樓

門左兩星是車肆兩箇宗正四宗人宗星一雙亦依次
帛度兩星屠肆前候星還在帝坐邊帝坐一星常光明
四箇微茫宦者星以次兩星名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
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箇貫索星索口横著七公成
天紀恰似七公形數着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牀
此坐還依織女傍三元之象無相侵二十八宿隨其陰
水火木土并與金以次別有五行分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主權衡主聚衆一曰

天旗庭主斬戮之事也市中星衆潤澤則歲實星稀則歲虛熒惑守之戮不忠之臣又曰若怒角守之者臣殺主彗星出為徙市易都客星入之兵大起出之有貴喪張衡曰天市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忽忽暗則反是市樓六星在市中臨箕星之上主司闤闠明則吉暗則市吏不理也隋志市樓者市府也主市價律度其陽為金錢其陰為珠玉變見各以所主占之車肆二星在天市垣南門之內主車駕不明則國車

盡行隋志主衆賈之區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宗大夫也彗星守之若失色宗正有事客星守動則天子親屬有變又曰客星守之貴人死又曰宗正明則宗室有秩暗則國家凶宗人四星在宗正東主錄親疎享祀如綺文而明正族人有序宗星二星在宗人東北候星之東宗室之象帝輔血脉之臣也客星守之宗人不和帛度二星在宗星東北主度量明則尺量平商人不欺暗則否屠肆三星在帛度東北主烹宰

明大則肆中多宰殺候一星在帝坐東北主伺陰陽也明大輔臣彊四夷開候細微則國安亡則主失位移則主不安居常則吉帝坐一星在天市中候星西天庭也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微小凶大人當之或云暗則大人不正張衡云帝坐者帝王之坐帝坐有五一坐在紫微宮一坐在大角一坐在心中一坐在天市垣一坐在太微宮咸云帝坐一曰神農所居不見則大人當其咎宦者四星在帝坐西南帝傍之

閹人也星微則吉明則凶非其常宦者有憂其占與
勢星同列肆二星在斛西北主寶玉之貨移徙則列
肆不安火守入兵大起斗五星在宦者西南主平量
覆則歲熟仰則大飢明暗與帛度同斛四星在市樓
北亦曰天斛主量者也占與斗同貫索九星在七公
前一曰連索一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彊也
牢口一星為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星
見小赦五星見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漢志

云十五星張衡云貫索開有赦不見即刑獄簡若閉
口及星入牢中有繫死者常以午子夜候之一星不
見則有小喜二星不見賜禄三星不見人主徳令行
且赦若客出視其小大大有大赦小有小赦或云貫
索爲賤人之牢一星芒有喜事二星芒賜爵禄三星
芒有赦門閉牢中多死水犯災火犯米貴七公七星
在招揺東天之相也三公之象張衡云七公横列貫
索之口主執法列善惡之官也星齊正則國法平差

戾則獄多冤酷或云星入河米貴火犯之兵起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為九河主萬事之紀理冤訟也明則天下多辭訟亡則政理壞國紀亂散絶則地震山崩女牀三星在天紀之北為後宫御女主女事明則宫人恣意常則無咎

魏石申以赤點紀星共一百三十八座計八百十星商巫咸以黄點紀星共四十四座計二百四十四星齊甘德以黒點紀星共一百一十八座計五

百十一星三家都紀三百座計一千四百六十五

星此舊書所紀傳寫之訛數目參差無所考正

天漢起沒

臣謹按天漢舊有圖無歌故爲之補

天河亦一名天漢起自東方箕尾間遂乃分爲南北道

南經傅説入魚淵開籥戴弁鳴河鼓北經龜宿貫箕邊

次絡斗魁冒左旗又合南道天津湄二道相合西南行

分夾瓠瓜絡人星杵畔造父騰蛇精王良附路閣道平

登此大陵泛天船直到卷舌又南征五車駕向北河南
東井水位入吾驂水位過了東南游經次南河向闕丘
天狗天紀與天稷七星南畔天河没

天漢起東方經箕尾之間謂之天河亦謂之漢津乃
分為二道其南經傅説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
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
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
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

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没張衡云津漢者金之氣也其占曰水漢中星多則水少則旱

十二次度數

十二次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説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魏太史令陳卓更言郡國所入宿度今附而次之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

兗州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八度

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費直起氐十一度蔡邕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元枵於辰在子齊之分野

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

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

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

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

州費直起奎二度蔡邕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

冀州費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

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

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

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屬三河費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荆州費直起張十三度蔡邕起張十二度

州郡躔次

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

角亢氐鄭兖州

東郡入角一度　東平任城山陽入角六度　濟北陳留入亢五度　濟陰入氐一度　東平入氐七度　泰山入角十二度

房心宋豫州

頴川入房一度　汝南入房二度　沛郡入房四度　梁國入房五度　淮陽入心一度　魯國入

心三度　楚國入心四度

尾箕燕幽州

涼州入箕中十度　上谷入尾一度　漁陽入尾三度　右北平入尾七度　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　涿郡入尾十六度　渤海入箕一度　樂浪入箕三度　元菟入箕六度　廣陽入箕九度

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

九江入斗一度　廬江入斗六度　豫章入斗十度　丹陽入斗十六度　會稽入牛一度　臨淮入牛四度　廣陵入牛八度　泗水入女一度　六安入女六度

虛危齊青州

齊國入虛六度　北海入虛九度　濟南入危一度　樂安入危四度　東萊入危九度　平原入危十一度　菑川入危十四度

營室東壁衛并州

安定入營室一度　天水入營室八度　隴西入營室四度　酒泉入營室十一度　張掖入營室十二度　武都入東壁一度　金城入東壁四度　武威入東壁六度　敦煌入東壁八度

奎婁胃魯徐州

東海入奎一度　琅琊入奎六度　高密入婁一度　城陽入婁九度　膠東入胃一度

昴畢趙冀州

魏郡入昴一度　鉅鹿入昴三度　常山入昴五度　廣平入昴七度　中山入昴八度　清河入昴九度　信都入畢三度　趙郡入畢八度　安平入畢四度　河間入畢十度　真定入畢十三度

觜參魏益州

廣漢入觜一度　越嶲入觜三度　蜀郡入參一

度　犍爲入參三度　牂牁入參五度　巴蜀入參八度　漢中入參九度　益州入參七度

東井輿鬼秦雍州

雲中入東井一度　定襄入東井八度　鴈門入東井十六度　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　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　上黨入輿鬼二度

柳七星張周三輔

弘農入柳一度　河南入七星三度　河東入張

一度　河内入張九度

翼軫楚荆州

南陽入翼六度　南郡入翼十度　江夏入翼十

二度　零陵入軫十一度　桂陽入軫六度　武

陵入軫十度　長沙入軫十六度

七曜

日循黄道東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竒

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陸謂之秋

行北陸謂之冬行以成陰陽寒暑之節是故傳云日為太陽之精主生養恩德人君之象也人君有瑕必露其慝以告示焉故日月行有道之國則光明人君吉昌百姓安寧日變色有暈軍破無暈喪侯王其君無德其臣亂國則日赤無光日失色所臨之國不昌日晝昬行人無影到暮不止上刑急下人不聊生不出一年有大水日晝昬烏鳥羣鳴國失政日中烏見主不明為政亂國有白衣會將軍出旌旗舉日中有黑子有黑氣黑雲乍

三乍五臣廢其主日食陰侵陽臣掩君之象有亡國有死君有大水日食見星有殺君天下分裂王者修德以禳之

月者太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其行有遲疾其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彊極疾則日行十四

度半彊遲則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日半彊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黄道十三日有竒在黄道表又十三日有竒在黄道裏表裏極遠者去黄道六度二十七日有竒陰陽一終張衡云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闇虚闇虚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歷家月望行黄道則值闇虚矣值闇虚有表裏深淺故食有南北多少月為太陰之精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徳刑罰之義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故君明則月

行依度臣執權則月行失道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行乍南乍北女主外戚擅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將有殃月晝明姦邪並作君臣爭明女主失行陰國兵彊中國飢天下謀僭數月重見國以亂亡

臣謹按丹元子二十八宿及三元之歌所以為美者以其句中有圖言下見象而不談災祥至五行有五篇吟則反是且五星為緯而行無定體可以算數推難以圖象求今五行吟既無圖象之理而極論災祥

未必丹元子之作也其言濫誣在所不取

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則罰見歲星歲星盈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其對為衝歲乃有殃歲星安靜中度吉盈縮失次其國有變不可舉事用兵又曰人主出象也色欲明光潤澤德合同又曰進退如度姦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又主福主大司農主齊吳主司天下諸侯人君之過主歲五穀赤而角其國

曷赤黃而沉其野大穰張衡云歲星者東方之精蒼帝之子一名攝提一名重華一名應星一名紀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熒惑法使行無常出則有兵入則兵散各以其舍命國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飢為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鈎已芒角動摇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

甚其南丈夫北女子喪周旋止息乃為死喪寇亂其野亡地其失行而速兵聚其下順之戰勝又曰熒惑主大鴻臚主死喪主司空又為司馬主楚吳越以南又司天下羣臣之過司驕奢亡亂妖孽主歲成敗又曰熒惑不動兵不戰有誅將其出色赤怒逆行成鉤已戰凶有圍軍鉤已有芒角如鋒刃人主無出宮下有伏兵芒大則人民怒君子遑遑小人浪浪不有亂臣則有大喪人欺吏吏欺王又為理外則理兵內則理政為天子之理也

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房心主命惡之張衡云熒惑為執法之星其精為風伯之師或童兒歌謡嬉戲晉灼曰熒惑常以十月則入朝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也二歳而周天

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政故四星皆失填乃為之動動而盈侯王不寜縮有軍不復所居之宿國吉得地及女子有

福不可伐去之失地若有女憂居宿久國福厚易則薄失次而上二三宿曰盈有主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而下曰縮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一曰填爲黃帝之德女主之象主德厚安危存亡之機司天下女主之過又曰天子之星也天子失信則填星大動張衡云填星者黃帝之子女主之象也一名地候晉灼曰常以甲辰之始建斗之歲填行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

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

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人更王是謂亂紀人民流亡晝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張衡云太白者白帝之子一名火政一名官星一名明堂一名文表一名太皞一名終星一名天相一名天浩一名序星一名梁星一名威星一名大囂一名大爽晉灼曰

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一歲而周天

辰星曰北方冬水智也聽也智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辰星見則主刑主廷尉主燕趙又為燕趙代以北宰相之象亦為殺伐之氣戰鬬之象又曰軍於野辰星為偏將軍之象無軍為刑事和陰陽應効不効其時不和出失其時寒暑失其節邦當大饑當出不出是

謂擊卒兵大起在於房心間地動亦曰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又曰蠻夷之星也亦主刑法之得失色黄而小地大動光明與月相逮其國大水張衡云辰星一名勾星一名爨星一名伺星晉灼曰常以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二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歲而周天

通志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八千九百三十九 史部

通志卷四十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地理略第一

序 四瀆 歷代封畛 開元十道圖

地理序

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不能移

使梁州可遷而華陽黒水之梁不能遷是故禹貢為萬
世不易之書後之史家主於州縣州縣移易其書遂廢
今之地理以水為主水者地之脉絡也郡縣棊布州道
瓜分皆由水以別焉中國之水則江河淮濟為四瀆諸
水所歸茍明乎此則天下可運於掌

四瀆

淌

若

淹

涪

羌

巴

白

潛水禹貢沱潛既道者此也舊云出巴郡宕渠縣南

入于江今宕渠省入蓬州伏虞

渝

巫溪

沮水亦作睢出房州房陵縣景山景山在荆山西百餘里即荆山首也一名發阿山故杜云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東南至當陽漳水入焉又東南至枝江入江枝江近并入松滋隷江陵此水在郢都之西故

楚昭王西走涉沮

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臨沮今襄陽南漳縣東南至當陽縣右入于沮當陽今隷荆門軍

褒

文

旬

淯

淮

敖

白水杜云江夏景陵縣西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

漢按景陵今復州景陵

溠水舊云出義陽厥縣西北黃山厥縣後為厥西隨廢入隨縣其水南入于溳

溳水舊云出蔡陽縣大洪山蔡陽今隨州唐城其水東南至隨縣有溠水入焉又南過安陸入于夏水

漢水名雖多而實一水說者紛然其原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故地曰沔陽又東至南鄭為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興元故漢中郡也又東左與文水會又東過西城旬水

739625
大图书馆

入焉又東過鄖鄉縣南又屈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清水自虢州盧氏縣北來入焉又東過中廬别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南漳荆山而為滄浪之水或云在襄陽即為滄浪之水又東南過宜城有鄢水入焉又東過鄀敖水入焉又東南臼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為夏水有涢水入焉雲杜後并入安州安陸舊屬江夏郡又東至漢陽觸大别山南入于江漢陽故夏口之地班云行二千七百

六十里

鄖水本夷水亦謂之蠻水出房陵今房州治也東南至宜城縣羅川城謂之鄖水又東至蠻城謂之湛水又東入漢蠻城在宜城東三十里靈王治夏將入鄖

杜云順漢水南至鄖

彭水杜云出新城昌魏

邗溝水一名韓江一名邗溟溝吳將伐齊霸中國故於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東北通射陽湖

西北至末口入淮通江於淮以便糧道邗城今在揚
州江都末口在楚州山陽而射陽湖亦在楚州然此
乃舊通江淮之道後來以湖道多風晉永和中陳敏
更由津湖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沿東
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北口即末口自後行者不復
由湖然自末口入淮又自彼泝淮達盱眙然後入汴
猶有淮患宋朝復穿令徑達盱眙入汴
江水出岷山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

縣發源不一亦甚微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東南百餘
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天彭門兩山相對
水徑其間其山屬今彭州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
南過江陽有湔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隋并入隆山
唐改為彭山今屬眉州又南過嘉州犍為又南過戎
州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又東南至巴郡
江州縣有羌水涪水巴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
故庾仲雍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巴

内水是也江州縣今渝州江津縣是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雲安故朐䏰縣後周改名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奉節也逕永安宮及諸葛亮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城又東過巫峽巫溪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又東過夷陵又東過宜都又東過禹斷江又東過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又東過華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從西來入焉次有沅水從西南來入焉次有湘

水從南來入焉共而東出由武昌出與漢水合而為大江東過九江有九江水合而為彭蠡陂從南來入焉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邗溝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班云行二千六百六十里謬矣

丹陽

桐水出廣德軍西南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

彭蠡

湘

沅

澧

涌水在華容縣入江欒史云涌水在江陵府監利縣界

沱水禹貢文謂岷山導江東別為沱班固謂從郫縣分而東流至枝江入江今詳之不然疑禹貢之文有衍闕

汝水出汝州魯山縣大盂山其地與弘農盧氏接界故許慎誤謂出盧氏也其水東南過故定陵縣潕水及昆水入焉又有㶏水湛水入焉定陵今許州舞陽又東南過上蔡至褒信縣汝口南入于淮班云行千三百四十里

湛水舊云出犨縣魚齒山東至定陵入汝㨗犨後來并入葉而定陵乃舞陽

㶏水舊云出魯陽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魯陽今汝州

魯山定陵今許州舞陽

滍水出汝州魯山縣堯山東過犨縣故城北魚齒山下㲼犨縣後來并入葉縣東過定陵縣西不羮亭又東入汝定陵今許州舞陽

溱水一名潧水一名洧水出滎陽潧城西北鷄絡塢下東南入洧

黄水宛陵縣西有黄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黄崖者是其水之側

洧水出滎陽密縣西馬嶺山密今隷河南其水東南有溱水入焉又過新鄭有黄水入焉又東南至長平入潁長平今陳州西華縣班云行五百里

潁水舊云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今陽城縣省入河南登封矣東南至長平縣洧水入焉長平隋改曰西華今陳州又東南過南頓縣㶏水入焉又東南至下蔡入淮下蔡今壽州治班云行千五百里

決

肥水出合肥縣鷄鳴山北流二十里許分為二其一東流經合肥縣南又東南入巢湖其一西北流二百里出壽春西投于淮爾雅出同歸異曰肥今謂之合肥者以其雖二流而合於一源也應劭闞駰皆謂夏水出城父東南與此肥合故曰合肥謬矣此唐人盧潘云

豪

旃然水杜云出滎陽成皐縣東入汴又按酈道元云

與索水合

汴水一名鴻溝一名官度水一名通濟渠一名蒗蕩渠或云蒗蕩渠別汴首受河水自汜水縣東南過滎陽陳留睢陵符離至泗州入淮

洙水杜云出魯城北下合泗桑欽云出泰山蓋縣臨樂山西南至卞入泗許慎又云北入泗當以杜為確

小沂

沂水舊云出蓋縣艾山今其地在泗水奉符間南流

有小沂水從東北來入焉又南過臨沂至下邳入泗

班云行六百里

泗水舊云出卞縣故城東南桃虛西北卞縣今兖州

泗水縣是説文云泗水受濟水桑欽亦云濟水至濟

陰乘氏縣分為二一水東北流為北濟一水南流為

南濟按今此水與濟已不通矣其源出泗水縣西南

流有洙水入焉又西南至方與縣菏水入焉其水出

乘氏班固亦謂之泗水方與今單州魚臺又云有灣

水至高平湖陸入泗水又南至彭城名曰沛水有睢
水入焉又西南至下邳沂水入焉又南至楚州山陽
入淮此水今人謂之清河或云泗水出鄆州梁山泊
睢水杜云首受汴水班云首受蒗蕩水疑蒗蕩即汴
也自浚儀縣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水浚儀
近改為祥符班云行千三百六十里
漷水杜云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
入泗按合鄉當在鄒縣東南湖陸當在滕縣薛城之

西然樂史云漷出沂州費縣連青山下

菏水首受濟東南入泗

淮水出唐州桐柏縣大復山東過義陽今信陽也又東過褒信汝水自西北來入焉又東過安豐決水自南來入焉又東北有窮水從北來入焉又東過下蔡頳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過壽春有肥水從東南來入焉又東北豪水入焉又北汴水入焉酈道元云汴即蒗蕩渠也又東過鍾離又東過盱眙有汴水從北

來入焉又東至山陽通邗溝又東泗水自東北來入焉又東至海州東海入海班云行三千二百四十里

濮水自酸棗縣傍河東北過濮陽又東至濟陰鉅野入濟或云首受河

馬頰水

濟水從滎陽縣北又東過敖山北又東合滎瀆滎瀆今無水又東索水入焉又東過陽武縣北又東過封丘縣又東過酸棗縣之烏巢澤北又東過乘氏縣南

分為菏水又東北過鉅野濮水入焉又東北過壽張
汶水從東北來入焉又北過須城漁山之東左合馬
頰水又北過臨邑又東北過故盧城北又東北漯水
入焉又東北過華不注山華水入焉又東北過蒲臺
縣北又東北過鄒平時水入焉又東北過樂安故城
南又東北過利縣西地里志曰利縣在濟城北五十
里又東北過甲下邑河分一枝入焉又東北入于海
聞今濟水多涸竭

澠水杜云出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入時水其流急故諺云瘦馬不渡澠水

時水一名耏春秋襄三年齊晉盟于耏是也一名如水一名澅水其上源岐淺多涸竭故又名乾時從臨淄縣西北至博昌澠水入焉博昌今青州博興又西北過高苑至梁鄒縣入濟高苑舊宣化軍今隸淄州

梁鄒疑淄州鄒平是

濼水出齊州歷城縣西北入于濟謂之濼口

華水出歷城縣華不住山北入于濟

淄水杜云出泰山梁父縣西入汶按梁父今隸兖州奉符班云出萊蕪縣原山東至北昌入濟按博昌今青州博興桑欽云出萊蕪原山東北入海按三說異同考其形勢當以杜言為正

汶水出萊蕪縣西南經濟北至東平壽張縣入濟萊蕪今隸兖州在州東北一云出奉符原山西北

黃水出京縣故亦謂之京水東北流入于濟

索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後齊省京入滎陽京故城在縣東南二十里東逕大索城又北逕滎陽城東入于濟

離水出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

湟水出臨羌北東至允吾入河

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晉陽宋朝改為平晉熙寧中省入陽曲晉水過其縣南又東入汾

文

澮水出絳州翼城澮高山又西南過絳與絳水合又西過虒祁宮南又西入汾

絳水出絳縣西南入澮

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汾陽今太原治陽曲也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入焉又南與文水合又西南過高梁高梁今屬洪洞遂西行過臨汾又西過絳縣西四十里虒祁宮北又西過王澤有澮水從東來入焉又西至汾陰縣北西入于河汾陰

今河中滎河縣也班云汾水西南行千三百四十里

冀州寖也

涑水一名洮水出解州聞喜縣黍葭谷俗謂之華谷

西南流至蒲阪縣入河蒲阪今河中治河東縣桑欽

云涑水南過解縣東又西注于張陽池

湛水出河内軹縣西北山軹縣唐省入河陽濟源縣

南行至絳州垣曲縣南入河

沮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軹唐省入濟源縣

隷河陽軹故城在懐州河内縣西北二十七里

沇水出河東垣縣界王屋山垣今為垣曲隷絳州其

水東至温縣為濟水又東南至鞏成臯閒南入河

沁水一名少水出上黨故穀遠縣羊頭山南過沁水

縣北又東過河内縣又東過武徳縣又東南至滎陽

北東入河

洹水杜云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清

水按林慮今隷相州長樂今大名洹水是也桑欽謂

洹水出上黨泫氏縣酈道元謂出長子謬矣按此水今名安陽河淸水即淇水也

淇水一名淸水鄭玄云即降水也出衞州共城縣北山或云出林慮東至湯陰又東至黎陽入河

屯氏河

鳴犢河

濁漳水出潞州長子縣鹿谷山一云發鳩山東過壺關又東至武安縣東合于淸漳

清漳水班云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過磁州武安
與濁漳合而横流故名曰衡漳又東北過洺州曲周
平恩縣又東北過冀州武邑又東北過弓高縣弓高
今為鎮隷永静東光又東北過成平成平今為景城
鎮隷瀛州樂壽又東北過故平舒縣東入海入海者
桑欽説也班云至邑成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
易水出北新城東至文安入滱新城今隷涿州
濡水杜云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按高

陽順安軍治鄚莫州治正義謂高陽今無此水平地

趙燕之界無泉出者未知杜言何據然臣聞水泉古

有處今涸竭者何限杜子之言豈妄哉

滱水出靈丘縣高氏山靈丘今隸蔚州班云東至文

安入大河過郡五行九百四十里按文安今隸霸州

滹沱水班云出代郡鹵城東至文安入海過郡六行

千三百七十里按鹵城今代州繁畤縣其水東經定

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謂之危度口又

東過瀛州束城平舒開元中盧暉於此引滹沱東入淇道溉漕文安今隸霸州若是入海當在滄州界

河水自西域來其大原有三正原出崑崙山東北陬而東行一原出天竺葱嶺一原出于闐南山北行與葱嶺河合而東入于崑崙河或云張騫窮河源至葱嶺河爾故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而没其正原也三河合而東過蒲昌或云入蒲昌海而復東出於理不然乃東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

冒以西南流是為中國河積石山屬鄯州禹之所道自此始故其詳得聞焉遂過西平即鄯州又東南過枹罕河州也有洮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臨洮洮州也有離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金城允吾縣湟水從西來入焉金城蘭州也遂轉而北過武威涼州也又北至朔方故夏州也遂轉而東南又南過上郡白土縣圁水從西來入焉上郡綏州也又南過隰州太寧縣壺口山又南過北屈今慈州吉鄉也而為採桑津

又南過龍門有汾水從東來入焉龍門縣今隷河中
又南過夏陽梁山之東又南過汾陰縣西郃陽縣東
又南過蒲阪縣雷首山西蒲阪今河東也有涑水從
東北來入焉又南過華陰縣潼關渭水從西來入焉
遂轉而東過河北縣今陜州平陸也又東過陜縣底
柱山山在河中水分流包山而過湍急多覆溺舟船
又東崤水從右入焉是謂崤津亦謂之茅津又東左
過絳州垣曲縣湛水從北來入焉又東而為孟津又

東過河陽縣南洛陽縣北又東過温縣沮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右過鞏縣洛水從西南來入焉左過成皐縣北氿水從北來入焉成皐今孟州氾水又東過大伾山下又東氾水從南來入焉又東過滎陽縣西北而為棘津又東過滎陽縣鴻溝出焉鴻溝一名官度水一名蒗蕩渠今謂之汴河大禹塞滎澤開之以引河水東南通淮泗蒗蕩渠據桑欽所說即此也而班固又云蒗蕩渠受濟水至陳入潁未詳其實又東

北過懷州武陟沁水入焉又東過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或云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發卒塞之其水遂絶又東北而為延津又東北左過黎陽大伾山黎陽今通利軍治也有淇水從西來入焉淇水即降水也又東北過濮陽縣別出而為瓠子河漢武帝時河決瓠子水注鉅野通于淮泗發卒塞之又東北過東武陽今大名朝城也而為漯河又東北過大名館陶縣別出而為屯氏河又東北過清河靈縣別出

而為鳴犢河靈縣隋省入博平今隸博州鳴犢至瀛州蓨縣與屯氏河通三河今皆絶矣又北過德州平原又東北過棣州厭次又東北過濵州渤海又東北過青州千乘又東北過甲下邑別出一枝入濟又東北入于海舊説禹道河至頓丘分為二渠一曰漯川出武陽至千乘入渤海一曰北瀆出貝丘至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舊云大陸在鉅鹿北乃故大陸縣唐改為昭慶宋開寶改為隆平近省為鎮

入趙州臨城然禹貢大陸當只是汲郡吳澤非趙州大陸縣也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里是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在城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又知其餘六河以次推之曰大史曰馬頰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潔曰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今按圖志瀛州有成平故城又有

徒駭河永靜軍有東光縣東連滄州有胡蘇亭蓋因河命名而滄州復有鬲津鉤盤大史河之名鬲縣故城在德州與滄比境鄭氏云九河齊桓公塞之而北瀆至王莽時亦絶故世謂王莽河今在永靜軍然臣每疑禹之所道無二河按禹貢文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又按武帝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是為朝城之漯河然則今河之入海者入渤

海爾禹貢所謂入于海者由碣石之海碣石今在平州北瀆者乃禹所道之河其後河冉漯川入于渤海故瀆遂絶九河不復通蓋故瀆在北漯川在東河決而東勢則然也恐非齊桓公所塞自河決漯川之後北瀆遂微九河皆絶但王莽河上承北瀆下入逆河為一河微通奈北勢高故後亦絶但由漯川爾大抵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陜洛夾山而行故少有決徙之患自河陽以下東至海千里平田虛壤故多奔決

無定流

瓠子河

東汜水鄭地水此則僖三十年秦軍汜南也謂之東汜杜云在中牟按此水西分濟漯東北逕濟隂入于河

南汜水鄭地水此則僖二十四年王處于汜是也謂之南汜出汝州襄城縣浮城山北流至孟州汜水縣入河汜舊音凡今音與辰巳之巳同蓋因傳寫之訛

後人音爲文易

瀍水舊云出穀城縣潛亭北今穀城并爲河南地東

過洛陽至偃師縣又東入洛

澗水出河南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瀍

穀水出澠池縣陽穀谷東南至河南入洛

洛水出商州上洛縣冢嶺山桑欽云出讙舉山恐是

上洛舊名讙舉東過熊耳山又東北過盧氏縣又東

過河南縣穀水從西來入焉又東過洛陽南伊水從

西來入焉又東過偃師瀍水從西來入焉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班云行千七十里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過陸渾伊闕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班云行四百五十里

汧水出隴州吳山西北至汧源入渭

涇水出鎮戎軍笄頭山一名都盧山一名崆峒山一名幵頭山鎮戎古安定朝那縣也東南流至永興高陵縣入渭班云行千六十里

漆水出鳳翔普閏縣東或云出岐山經華原縣與沮水合南至富平縣入于渭
沮水出邠州界經華原縣北入于漆
洛水出同州蒲城縣洛水谷谷在荊山書云荊岐既旅是也其水東南流至耀州富平入渭
渭水舊云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鳥鼠山首陽唐省入渭源隸渭州今隸熙州在州之東其水東過隴州汧源汧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過鳳翔郿縣斜水

從南來入焉又東過槐里縣南澇水入焉槐里今永興興平縣又東北過咸陽縣灃水入焉又東北過高陵涇水入焉又東北過富平縣漆水入焉又東洛水入焉又東過臨潼縣灞水入焉又東至船司空縣入河船司空後省入華陰今隸華州班云渭水行千八百七十里

灞水出永興藍田縣終南山金谷東經臨潼縣北流入渭然長安志云灞水從上洛界入漢

滻水出永興藍田谷北入于灞

灃水出永興鄠縣終南山豊谷北至咸陽入渭

鎬水出鄠縣界至長安入清渠

斜

洮水出臨洮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

歷代封畛

臣謹按杜佑之序曰昔黄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易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及少皥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矣

若顓帝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雍荊豫梁冀青徐兖揚至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如舊制也舜攝帝位分為十二州雍荊豫梁冀幽并青營徐兖揚故虞書云肇十有二州是也夏氏革命又為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商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冀荊豫雍揚兖徐幽營營則禹貢青州也載祀六百及乎周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

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畿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藩服也（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即九畿也各相去五百里為限）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其後諸侯相并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于獲麟之末二百四十有二年諸侯擅兵征伐更相吞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爾（百三十九國知土地所在其三十一國不知其處也）其蠻夷戎狄復不在其數逮乎下分地里上配天象而所定躔次總標為一十二焉及周之末唯

有七國秦昭王時西周盡獻其地邑三十六口三萬受獻而歸其人至莊襄王滅東西周國七城而已

秦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興以秦地太大更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改雍曰涼梁曰益又置徐州復禹舊號置交初為交趾後為交州北有朔方初為朔方後為并州凡為十三州部刺史司隷并荆兖豫揚冀幽青徐益交涼而不常所治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

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併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為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河南府豫治譙今酇縣兗治昌邑今魯郡金鄉縣徐治郯郯音談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縣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許各反今趙郡高邑縣幽治薊今范陽縣揚治歷陽今郡縣益治雒今永昌郡荊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桓帝永興初有鄉三千六百八十十二亭萬二千四百二十東

樂浪郡西敦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荊豫兖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分涼州置秦州治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荊治襄陽今郡兖治武威今郡餘並因前代有郡國六十八東自廣陵文帝黃初六年親征幸廣陵故城及旋師留張遼屯江都齊王嘉平後屬吳即今郡壽春毋丘儉諸葛誕皆鎮之合肥明帝青龍元年滿寵於合肥西北三十里築新城吳軍頻攻不拔即今廬江郡故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祈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是也沔口建安十五年文聘為江夏太守鎮焉其後吳軍頻攻不拔青龍後屬吳即今漢陽郡西陽黃初中滿寵令將守之今齊安郡襄

陽建安二十四年徐晃守之蜀將關羽攻不下重兵以備吳是時江淮間除鎮兵之處更無人居明帝青龍中吳孫權遣數千家佃於江北為滿寵破之西自隴西今郡是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齊王嘉平五年蜀將姜維來伐攻隴西南安皆不剋祁山明帝太和二年蜀將諸葛亮攻祁山城不拔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漢陽明帝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來伐遣兵備此即今天水郡陳倉建安二十四年蜀將破夏侯妙才於漢中遂令張郃守陳倉太和二年諸葛亮以大衆攻之將軍郝昭以千人守亮攻二旬餘不拔故城今在縣東二十里亮攻郿又不尅郿故城在今縣東北十五里並今扶風郡縣重兵以備蜀蜀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建安末破夏侯妙才遂有漢中以魏延鎮此後蔣琬姜維繼守

即今郡地

興勢 後主延熙七年將軍王平守之魏大將軍曹爽攻不尅今洋州郡興道縣

白帝 先主章武元年乇之遂為重鎮後主建興十五年吳將全琮來攻不尅即今雲安郡

並為重鎮吳主北據江南盡海置交 治龍編今安南府

廣 孫權置治番禺今南海郡

荆 治南郡今江陵郡

郢 治江夏即今郡

揚 治建業今丹陽郡江寧縣

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

建平 自孫權黃武初破蜀先主後得之孫晧天紀四年晉軍沿流來伐守將吾彥請增兵晧不從今巴東郡

西陵 建安二十四年蜀將關羽北討魏將于禁等于襄陽陸遜為宜都守鎮此黃武初蜀先主來伐遜大破之後步闡陸抗並鎮焉即今夷陵郡

樂鄉 吳孫晧建衡三年陸抗并築樂鄉城後朱然修之戍為晉王濬攻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杜洪以城降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

南郡 自建安末尅關

羽後蜀將糜芳來降遂得之孫皓鳳皇元年督將伍延守此晉軍平吳當陽侯杜元凱赴之斬伍延即今江陵郡也**巴丘**建安十九年魯肅赴之孫皓寶鼎元年萬彧並鎮守即今巴陵郡**夏口**建安十三年孫權征黃祖赴之後遂置兵鎮孫皓天紀元年孫慎守之及晉平吳將軍胡奮赴於此即今江夏郡**武昌**孫權甘露元年城武昌陸遜諸葛恪鎮守及晉平吳將軍王戎赴於此即今江夏郡是**皖城**建安十九年孫權尅之赤烏四年諸葛恪屯此今同安郡皖音患**牛渚圻**孫皓天紀末何植鎮守晉平吳大將王濬赴於此即今宣城郡當塗縣採石也**濡須塢**建安十七年築後曹公頻來攻不尅在今歷陽縣西南百八十里**並為重鎮其後得沔口**孫權嘉禾後陸遜諸葛瑾屯守**邾城**赤烏四年陸遜常以三萬兵戍之今齊安郡東西界臨江與江夏郡武昌相對**廣陵**孫亮建興三年衞尉馮朝

城廣陵自三國鼎立更相侵伐互有勝負疆境之守彼此不常纔得遽失則不暇存也今畧紀其久經屯鎮及要害之地焉其守將亦畧紀其知名者餘不可偏舉他亦類此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分為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今河南府兖治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是豫治項今淮陽郡項城是冀治房子今趙郡縣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荊初治襄陽後治江陵今郡揚初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為雍治京兆今府分隴山之西為秦治上邽今天水郡縣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為梁

治南鄭今漢中郡縣分雲南為寧治雲南今郡幽治涿今范陽郡范陽縣分遼東為平治昌黎今安東府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分合浦之北為廣治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五十有六縣千一百有九以為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三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建武初逖北伐便屯雍丘今陳留郡縣逖死北境漸蹙大興四年逖死於是荆豫自淮北今汝南汝陰南陽等郡以北青兗四州今東萊東牟高密北海淄川濟南等郡之地及徐州之半今彭城琅邪等郡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戴若思鎮守之

淮陰劉隗鎮守即今山陽郡縣壽陽祖約鎮守後又陷於石勒石虎死後復之即今壽春郡地泗口劉遐鎮守即今臨淮郡宿遷縣界角城安帝義熙中置亦在宿遷縣界爲重鎮成帝時鄴守將退屯襄陽咸和初魏該屯鄴爲劉曜將黄秀所逼而退守襄陽後亦陷石勒尋復之庾翼朱序皆鎮於此又爲苻堅將苻丕所陷尋又復之即今郡穆帝時平蜀漢永和三年桓温西討擒李勢復梁益之地梁州則漢川益則蜀川是又遣軍西入關至灞上十年桓温討苻健於今京兆府萬年縣白鹿原戰敗再北伐一至洛陽永和十二年桓温討燕慕容儁大破其將姚襄於伊水時襄已降一至枋頭廢帝太和三年桓温又討慕容暐敗還今汲郡衛縣界枋音方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苻堅東平慕容

暐太和五年西南陷蜀漢西北阸姑臧孝武太和五年平張天錫今武威郡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為堅有及堅敗太和八年再復梁九年將郭寶平梁州益蜀郡太守任權斬苻堅益州刺史李平益州平青徐兖豫司之地其後青兖陷於慕容德安帝隆安三年德據之殺幽州刺史辟閭渾時鎮廣固即今北海郡也豫司陷於姚興隆安三年以彭城為北境藩扞朱序鎮守後益梁陷於譙縱義熙初陷每因劉石苻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今江陵郡松滋縣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其刺史所治皆置州兵雖有不經攻圍互

是重鎮他皆類此義熙以後又復青兖司豫梁益之地而政移於宋矣武帝北平廣固時晉安帝義熙六年平慕容超得青州之地廣固即今北海西定梁益九年朱齡石平譙縱又剋長安十三年親征平姚泓盡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為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滎陽王景平中武牢以西復陷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為正凡二十有二州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今丹陽郡丹徒縣徐治彭城南兖治廣陵兖治瑕今魯郡縣南豫治歷陽荆治汝南今汝南郡汝陽縣江治尋陽今郡縣青治臨淄初治歷城今濟南郡縣後治廣固後又移治臨淄即今縣

是冀治歷城司治義陽荊治南郡郢治江夏（今郡）湘治臨湘（今長沙郡）雍治襄陽（今郡）梁治南鄭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今蜀郡）寧治建寧（今雲南郡）廣治南海交治龍編越治臨鄣（今合浦郡自東晉成帝時中原流民多南渡遂以江漢淮之間僑立州郡以撫其民中間併省廢置離合非一不能詳制焉今紀其所治經久者他皆類此）郡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初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剋魏碻磝滑臺虎牢洛陽四城（碻磝即今濟陽郡城滑臺今靈昌郡城虎牢今汜水縣洛陽今故洛陽城碻音口交反磝音敖）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軍剋弘農開方

二城（並今弘農郡）以東攻滑臺不尅而平碻磝守之尋皆敗退（元嘉二十七年王元謨於滑臺敗歸時柳元景拔弘農開方及元謨敗亦棄而遁）於是後魏主太武總師經彭城臨江屯於瓜步（今廣陵郡六合縣東）退攻盱眙不拔而旋（臧質守之魏師攻圍三旬不拔今淮陽郡縣）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西境悉陷沒（泰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引魏軍自是沈文秀東陽城崔道固歷城並為魏將慕容白曜所陷安都以彭城常珍奇以懸瓠並降魏懸瓠今汝南郡城）則長淮為北境僑徐兗於淮南（淮陰立兗州鍾離立徐州）立青冀二州寄治贑榆（今東海郡東海縣贑古湊反）其後十年餘而

宋亡然初疆盛也南鄭襄陽懸瓠元嘉二十六年後魏主太武率兵攻圍汝南太守陳憲等距四十餘日魏人積屍與城齊不拔而退彭城歷城東陽榮陽王景平初竺夔鎮守後魏攻圍數旬不尅即今北海郡治東城皆為宋氏藩扞齊氏淮北之地所以全少青州治朐山今東海郡朐音衢兾治渦口今臨淮郡漣水縣北兖治豫治壽春北豫州自東晉以後或治淮南或治淮北不常其所今舉其要害之地淮陰北徐治鍾離又置巴東治巴今雲南郡其餘州郡悉因宋代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有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其後頻為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郡相繼

敗沒今南陽郡地又遣軍北伐敗於馬圈退屯盆城魏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時陳顯達攻圍四十餘日不拔魏援師至敗還在今丹陽郡界又失壽春永元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城叛入魏後三年齊亡齊氏七主凡二十四年內難繁興不遑外略及東昏暴虐北境彌蹙始全盛也南鄭明帝建武二年後魏大將元英來伐梁州刺史蕭懿守拒攻圍百餘日不下樊城今襄陽郡安養縣建武中後魏主孝文率兵十萬數自攻圍將曹虎拒守不下襄陽義陽壽春高帝遣垣崇祖鎮之謂曰兵衝要地宜備魏師俄而魏將王肅以大軍來攻敗而歸淮陽角城明帝初後魏南侵以李安仁戍之漣口朐山為重鎮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

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自侯景逆亂建康傾陷墳籍散逸不可得而詳焉初武帝受禪數年即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天監三年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本部叛降後魏自劒閣以北並陷沒又魏將元英破將軍馬仙琕於義陽失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於淮南淮北互有勝負自天監四年以後將張惠紹赴魏宿遷城韋叡赴合肥裴邃赴翟丘城朐山城尋皆敗唯合肥獨存雖得懸瓠彭城俄而又失天監六年魏軍主白早生豫州刺史胡遜以懸瓠普通六年徐州刺史元法興以彭城並內屬無何悉復於魏又尅壽春普通七年將夏侯亶元植等赴之獲魏揚州刺史李憲自齊東昏永元二年陷後魏

至是凡二十七年南朝始復大通初大舉北伐城鎮相次尅平直至洛陽蹔為梁有大通元年魏將爾朱榮害胡太后及少主魏朝大亂遣將陳慶之率軍送元顥為魏主入河陽六旬五日渡河守北中府城數日爾朱榮來攻數日顥敗慶之亦奔退所得之地尋亦失之中府地即今河陽北城是其後又復漢中大同中將蘭欽尅之自天監二年失漢川凡經四十三年却復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為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舉兵反圍建康陷之及景平後元帝承聖初齊將辛術南伐盡取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反于齊三年西魏將達奚武陷漢川尉遲迥陷蜀川其漢川經九年

復失大抵雍州今襄州下溠音槎戍漢東郡棗陽縣東南夏口白苟堆大同中東魏靜帝遣將堯雄為南境守將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請備之在今汝南郡真陽縣硤石城今汝陰郡下蔡縣合州即合肥鍾離將康絢鎮守之淮陰朐山為重鎮天監三年角城戍主柴慶宗以角城十一年東莞太守劉晰以朐山並降入魏陳氏比於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為境文帝天嘉初湘川之地為周軍所陷二年侯瑱討平之湘川今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郡之地也有州四十有二地轉狹而州益多暨後州郡又數倍多於前代故不可詳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有八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將吳

明徹於壽春城斬高齊將王琳更經畧淮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屬高齊國亡又總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自大建五年北伐七年破齊軍九年又破周將梁士彥悉得梁淮北地以兵鎮下邳朐山旋為周軍所敗悉虜其衆時梁士彥守彭城明徹來攻末下十年周將王軌來伐明徹退師全軍沒於清口自是江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為界十二年周大將司馬消難以淮西地來降又遣將周羅㬋攻尅新野尋並失之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後主禎明三年戚昕守之今夷陵郡宜都縣界荆門將仲肅據之亦宜都界安蜀城將顧覺鎮之亦夷陵郡公安將陳紀鎮之今江陵郡縣巴陵已下並風靡退散信州

道大總管清河公楊素自峽中舟師東下東方守將相繼而破信州即今雲安郡也隋軍自採石隋將韓擒虎襲陷之京口賀若弼襲陷之渡江而平之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今北陵郡唐昌縣遂有河北之地於是遷都平城今雲中郡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畧地至于滑臺許昌今潁川郡彭城明元帝太恒中始於滑臺許昌置兵鎮守道武天興中長孫肥等尅滑臺許昌尋不能守至是始有之太武帝時又得蒲阪今河東郡長安統萬始光中遣軍伐赫連昌尅蒲阪及長安又尅統萬遂滅赫連氏統萬即赫連所都今朔方郡是神䴥中宋師來伐碻磝今濟陽郡城滑臺

虎牢今河南府汜水縣是戍將皆不守尋並復之神𪊺三年宋將到彦之王仲德等陷滑臺虎牢洛陽遣安頡叔孫建等擊敗走之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臧三年東伐馮氏五年西伐沮渠並滅之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懸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太平真君十二年因宋將王元謨來侵圍碻磝城戍將濟州刺史王買得棄城而走宋師至滑臺敗帝乘勝至江上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為魏有時因宋晉安王子勛之亂遣將慕容白曜畧地破宋將沈文秀畢衆敬薛安都崔道固常珍等遂有其地孝文遷都洛陽太和十九

（年徙部）頻歲親征皆渡淮泗（二十年屯八公山三十一年屯新野及樊城）宣武初又得壽春（景明初齊將裴叔業以壽春來降後至明帝孝昌二年又陷入梁）續收漢川至于劒閣兼得淮西之地（正始初梁將夏侯道遷以漢中降又元英破梁將馬仙琕於義陽遂有其地）莊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永安初因爾朱榮害胡太后少帝之亂梁將陳慶之送元顥為魏主）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三四年後分為東西魏矣皆權臣擅命（詳周齊事中）自永安末年爾朱世隆稱兵入洛圖籍散亡不可詳紀今按舊史云管州百十有一郡五百十有九縣千三百五十有二（按魏收史）

所載州郡見東魏靜帝武定中其時洛陽以西及關中梁益之地悉屬西魏収猶總而編之自太武以後漸更強盛東征西伐尅定中原屬宋明以後及於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靜帝天平四年三道伐西魏齊神武自總大衆至蒲津竇泰自風陵濟河至潼關高敖曹入武關陷上洛以泰軍敗沒並旋師風陵在潼關北岸相對西魏乘勝攻陷陝州周文帝率李弼等東征下陝州禽刺史李祥伯即今陝郡神武西至沙苑其年冬大敗而歸今馮翊郡界西軍又乘勝襲陷洛陽西魏將獨孤如

顧拔金墉明年西師又至於河陰今洛陽縣北時拒守河陽城潘相樂守北城即舊城高永樂守南城即今城後周文帝親征不尅西師敗歸大象元年周文帝親征敗還如顧亦東今墉通走神武遂毀其城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不尅興元四年西魏將王思政守之今絳郡稷山縣西師來伐至於邙山武定初周文帝親征神武禦之敗紩周將王雄後神武又圍玉壁不尅武定四年西魏將韋孝寬守之文襄遣將圍潁川拔之自武定五年冬攻圍至明年六月城陷於是河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之西今平陽郡悉入西魏文宣之世命將畧地南際于江矣天保二年爾侯景亂梁遣辛術南討遂得傳國璽又過江得梁夏口後二

國通和旋師矣武成河清中築戍於軹關河清二年遣斛律光築之今河南府濟源
界其年周軍至洛陽敗還晉公護統軍將楊檦等至軹關敗走後主武平
中陳軍來侵盡失淮南之地武平五年以後陳將吳明徹頻歲來侵淮南城鎮皆
不守諸將累敗周師攻拔河陰大城周武親征有疾班師後主隆化末西
師攻拔晉州今平陽郡因之國滅齊都於鄴即今郡縣自東魏之後天
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有州九
十有七郡百六十縣三百六十有五文宣天保七年已併省州三郡百五
十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二戍二十六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

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畧舉齊神武周文帝統師親征諸將攻戰則不復紀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今文城郡西城姚襄所築西臨黃河控帶龍門之險周齊交爭之地後主武平二年大將斛律光破周兵於此遂立鎮焉洪洞今平陽郡縣北故城控據要險崇化末周師既尅晉州其城主張元靜以城降周晉州武平關三關並今絳都正平縣界栢崖城侯景所築今河清縣西軹關河陽南則虎牢陸子章增築城守洛陽北荊門今陸渾縣東北故城是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汝南郡今臨汝郡梁縣南魯城今汝南郡魯山縣東北置兵以防周寇自洛陽之南襄城汝陰汝南以北皆齊有及陳師侵軼數歲

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也周文帝西魏大統中東魏師至蒲津文帝大統二年齊神武親征至蒲津以竇泰死退軍文帝東征尅陜州兼得宜陽郡郃郡郃郡今絳郡常縣宜陽郡今福昌郡東師又至沙苑其年冬齊神武親征大敗走後文帝東征至河陰先勝後敗大統四年殺魏將高敖曹也築城於玉壁大統八年將王思政築之齊神武攻圍不尅至十二年韋孝寬守之齊神武又攻圍六旬不尅文帝又至邙山先勝後敗大統九年得梁雍州十六年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州内附廢帝初尅平漢中自梁侯景逆亂遣將達奚武尅之又遣軍平蜀將尉遲迥尅之文帝西征至姑臧後又平江陵齊王

（廓後元初于謹平之殺梁元帝）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矣（明帝武成二年將賀若敦赴陳湘州之地三年失之今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地是）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東征破齊師於晉州城下（建德五年攻拔晉州使梁士彥守之齊後主來攻三旬餘不拔六年又破齊後主軍）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於呂梁（將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悉虜其衆也）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通計州二百十有一郡五百八縣千二十有四當全盛戰爭之際則玉壁（初王思政守後韋孝寬守東軍攻不拔遂置勳

州邵郡齊子嶺今王屋縣東二十里周齊分界處通洛防故函關城武帝保定中改名今在新安縣東黄櫨三城今永寧縣西北宜陽郡陜州土劉今長水郡西北二十五里三荆將獨孤信畧定北荆州今即伊陽縣東荆州後改曰淮州今淮安郡荆州今南陽郡三鵶鎮今汝州魯山縣西南名平高城置兵以備東軍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大興城即今城遂廢諸郡以州治民自三代以前為九州兩漢加置十三州晉宋之後分析漸多至于魏齊後周雖割據鼎立天下分裂其於州郡乃倍兩漢之地隋氏以官繁民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民名則因循職事同於郡守無復刺舉之任自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大業初移洛陽城即今城

又征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三年改州為郡乃置司隷刺史分部巡察本史不分別所置諸郡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部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隋氏西境唯得今燉煌郡以東且子余反北至五原即今九原郡按隋氏北境唯至于河隋氏之盛蓋極於此矣及唐高祖武德初又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其邊鎮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戎至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

多前代貞觀初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内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東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隴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西道九曰劒南道十曰嶺南道既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高宗平高麗百濟得海東數千餘里旋為新羅靺鞨所侵失之又開四鎮即西境拓數千里至于闐疎勒龜茲焉耆諸國矣景雲二年又分置二十四都督府分統諸州時議以權重

不便尋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京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郡）關內（多以京官遥領）河南（治陳留郡）河東（治河東郡）河北（治魏郡）隴右（治西平郡）山南東（治襄陽郡）山南西（治漢中郡）劍南（治蜀郡）淮南（治廣陵郡）江南東（治吳郡）江南西（治豫章郡）黔中（治黔中郡）嶺南（治南海郡）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匹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倉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十萬（開元天寶每歲邊用不過二百萬）其地東至安東都護

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漢之東境有樂浪郡西境有燉煌郡今東極安東府則漢遼東郡也其漢之元菟樂浪二郡並在遼東郡之東今悉為東夷之地矣今西極安西府其伊吾交河北庭安西則漢代戎胡所據皆未得而詳九州之區域在昔顓帝及于陶唐分而為九其制最大顓帝置九州堯時洪水使禹治水還為九州舜分為十二州夏商並為九州按周之本制起於顓帝辨其疆界始於禹貢今分別地里故以為首

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黑水今張掖郡西河則龍門之河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汧陽新平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五原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九原榆林安北天水隴西金城會寧

安鄉臨洮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等郡也

豫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荊山在今襄陽郡南其北境至于河今河南府陝郡之南境弘農臨汝滎陽陳留睢陽濟陰譙郡潁川淮陽汝陰汝南淮安襄陽武當漢東等郡地

冀州唐虞之都以餘州所至則是其境西境雍州南境豫州東境兖州皆以河為界河自今文城絳郡西龍門南流至華陰東過今汲郡黎陽縣東大伾山又東入于海今河內汲郡鄴郡廣平鉅鹿信都趙郡常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嬀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河東絳郡陝郡之北境平陽高平上黨樂平陽城大寧文城西河太原昌化樓煩鴈門安塞安邊馬邑雲中單于等郡地

兖州舊為濟河之間孔安國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今靈昌濮陽濟陽東郡清河魏郡博平東平平原樂安景城等郡地是也

青州東北據

海西距岱岱泰山也今在魯郡界自泰山之東至于海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安東等郡是也徐州東據海北至岱南及淮自泰山之南淮之北海之西也今彭城臨淮魯郡東海琅邪等郡地是也梁州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華山之陽今華陰之西南黑水出張掖郡南流北海即巴蜀之地皆是也今上洛漢中洋川安康房陵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雲安犍為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河池武都同谷順政懷道同昌陰平江油交川合川益昌普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通化越巂雲南洪源等郡地揚州北據淮東南距海北自淮之南東南距于海閩中以北地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蘄春弋陽宣城丹陽晉陵吳郡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

永嘉東陽信安鄱陽尋陽之東境豫章臨川廬陵宜春南康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潮陽郡地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荆州豈有捨荆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然則嶺南之地非九州之境

荆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荆山在今襄陽郡界南至今衡陽郡桂嶺之北皆是也今江陵夷陵巴東景陵富水安陸齊安漢陽江夏義陽尋陽之西境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武陵澧陽黔中寧夷涪川盧溪盧陽靈溪潭陽清江播川義泉夜郎龍溪等郡地

其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荆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並非九州封域之內也凡郡之土宇秦氏分制罷

侯置守列為四十其境可知內史雍州之域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汧陽新平及梁州之域上雒郡地皆是北地雍州之域今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五原寧朔等郡地隴西雍州之域今天水隴西會寧安鄉和政及梁州之域河池郡地皆是上郡雍州之域今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等郡皆是九原雍州之域今九原安北皆是三川周河之域今河南府陝郡之河南地弘農臨汝滎陽陳留及冀州之域河內汲郡地是也碭郡豫州之域今睢陽譙郡濟陰及兖州之域東平郡地是也潁川豫州之域今潁川淮陽汝南等郡地是也南陽豫州之域今南陽淮安漢東武當及荊州之域義陽郡地是也邯鄲冀州之域今廣平鄴信都之西南境鉅鹿之南境上谷冀州之域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媯川順義歸化歸德博陵之東境饒陽之北境及定州之域景城之北

境皆是也鉅鹿冀州之域今常山趙郡之東北境博陵之西境鉅鹿之北境饒陽之南境兼兖州之域今清河景城之南境是漁陽冀州之域今漁陽密雲郡地皆是也右北平冀州之域今北平郡之西境遼西冀州之域今柳城及北平郡之東境皆是也遼東青州之域今安東府是也河東冀州之域今河東絳郡陜郡之北境平陽大寧文城等郡是也上黨冀州之域今上黨高平樂平陽城等郡地太原冀州之域今太原西河昌化定襄鴈門之南境樓煩等郡是也代郡冀州之域今安邊馬邑之北境是也鴈門冀州之域今為鴈門郡之北境馬邑之南境是也雲中冀州之域今雲中單于府及雍州之域榆林郡是也東郡兖州之域今靈昌濮陽濟陽魏郡博平及冀州之域汲郡之東南境是也齊郡兖州之域今平原樂安及青州之域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郡是薛郡徐州之域今魯郡東

海郡是也琅邪青州之域今高密及徐州之域琅邪郡地皆是泗水徐州之域今彭城臨淮郡是也
漢中梁州之域今漢中洋川安康房陵郡地皆是也巴郡梁州之域今通川隣山南平涪陵南川瀘
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盛山雲安及安岳郡之東境皆是蜀郡梁州之域今巴
西普安梓潼遂寧益昌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郡地是會稽揚州之域今晉陵吳郡餘杭會稽餘
姚東陽信安縉雲臨海永嘉及丹陽之東境兼吳興郡之東境地是閩中揚州之域今建安長樂清源漳
浦臨汀郡地皆是也南郡荊州之域今江陵清江巴東景陵富水安陸齊安漢陽江夏及荊州之域襄陽
郡地皆是長沙荊州之域今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郡地是黔中荊州之域今武
陵澧陽黔中寧夷盧陽靈溪潭陽郡地皆是也南海南越之域今南海始興義寧海豐恩平南陵臨賀高

要感義晉康臨封開陽高涼連城新興銅陵懷德揚州之域今潮陽郡皆是也桂林南越之域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蒼梧潯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桂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懷澤寧仁合浦橫山循德龍池永定郡地皆是也象郡南越之域今招義南潘普寧陵水南昌定川寧越安南武義龍水忻城九真福祿文陽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樂海康溫水湯泉郡皆是其餘郡府自漢已後歷代開拓四夷之地今隴右道武威張掖西平寧塞酒泉晉昌敦煌伊吾交河北庭安西武都臨洮懷道合川山南西道順政劍南道犍為陽安安岳之西境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同昌陰平油江文川通化臨翼江源歸城靜川蓬山恭化雞川雲山越巂雲南洪源黔中道涪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嶺南道臨潭扶南正平樂古朱崖昌化延德瓊山萬安郡地皆是爰自漢代至于有隋或郡國參置或

年代短促州郡無常增省而離合不一疆理難詳

開元十道圖

臣謹按唐開元十道圖其山川之所分貢賦之所出得禹貢別州任土之制遠不畔古近不違今載之六典為可書也

一曰關內道古雍州之境今京兆華同岐邠隴涇寧坊鄜丹延慶鹽原會靈夏豐勝綏銀凡二十有二州焉其原慶靈夏延又管諸蕃落降者為羈縻州東拒河西抵隴坂南據終南之山

北邊沙漠河歷銀綏延丹同華六州之界隴坂在隴州之西終南山在京兆之南沙漠在豐勝二州之北其名山有太白九嵕吳山岐山梁山泰華之嶽在焉太白在京兆武功縣九嵕在奉天縣吳山在隴州岐山在岐州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華岳在華州其大川有涇渭灞滻涇水出涇州至京兆入渭渭水出渭州歷秦隴岐京兆同華六州入于河灞滻並出京兆入渭厥賦絹綿布麻京兆同華岐四州調綿絹餘州布麻開元二十五年勅關輔既寡蠶桑每年庸調並宜折納粟造米支用其河南河北不通水運州宜折租造絹以替關中厥貢岱赭鹽山角弓龍鬚席蓯蓉野馬皮麝香京兆絫草席地骨白皮酸棗仁華州茯苓茯神細辛同州皺文吉莫皮岐隴涇寧鄜坊丹等州龍鬚席原夏等州白氈夏州角弓鹽州鹽山會

州駞褐靈州鹿角膠岱楮花蓯蓉鵰翎靈州豐州野馬皮勝銀等州女稽布邠州火筯翦刀草豆渠豆丹延慶等州麝香遠夷則控北蕃突厥之朝貢焉二曰河南道古豫兗青徐四州之境今河南府陝汝鄭汴蔡許豫潁陳亳宋曹滑濮鄆濟齊淄徐兗泗沂青萊登密海凡二十有八州焉東盡于海西距函谷南瀕于淮北薄于河海水在青萊登密海泗六州之境函谷在虢州淮水出唐州歷豫潁亳泗四州之南境黃河歷虢陝河南汴鄭滑濮濟淄青十州之北境名山則有三崤少室砥柱蒙山嶧山嵩岱二嶽在焉三崤在河南永寧縣界少室在登封縣砥柱在陝州河北縣蒙山在沂州費縣嶧山在兗州鄒縣中

嶽嵩山在河南告成縣東嶽泰山一名岱山在兖州乾封縣皆是

大川有伊洛汝潁沂泗之水淮濟之瀆伊出河南伊陽縣北流入洛洛出商州上洛縣經虢州河南入河汝水在汝州潁水在潁州沂泗二水並出兖州淮水源在唐州桐栢縣濟水源在河南濟陽縣

厥賦絹絁綿布陝許汝潁州調以絁綿唐州麻布餘州並以絹及綿

厥貢紬絁文綾絲葛水葱蔗心席瓷石之器鄭汴許陳亳宋曹濮鄆徐等州絹汝州曲絁陝潁徐三州紬絁偃滑二州方紋綾豫州鸂鶒綾雙絲綾著草碁子潁州綿兖州鏡花綾齊州絲葛潁兖齊等州防風青州仙紋綾鄭州麻黄許州蔗心蓆登州水葱蓆陝州括蔞根栢子仁曹州蛇牀子濟州阿膠泗水賁布沂兖等州紫石英萊登密等州牛黄登州文石器海密等州布海州楚布萊州石器河南府瓷器

遠夷則控海東

新羅日本之貢獻焉三曰河東道古冀州之境今太原潞澤晉絳蒲虢汾慈隰石沁儀嵐忻代朔蔚雲虢州或屬河南凡十有九州焉東距恒山西據河南抵首陽太行北邊匈奴恒山太原之東河水經嵐石隰慈絳蒲六州之西境首陽在蒲州南太行在澤州南其名山則有雷首介山霍山崞山雷首在蒲州介山在汾州霍山在晉州崞山在代州一名五臺山其大川有汾晉及丹沁之水汾水出忻州歷太原汾晉絳蒲五州入河晉水出太原晉陽入汾丹水出澤州沁水出沁州歷晉絳澤三州至懷南入河厥賦布繭蒲州調以繭餘州並用麻布厥貢蓆扇龍鬚席墨蠟石英麝香漆人參太原

龍骨甘草礬石鋼鐵潞州墨人參花瓷兔絲子澤州白石英野鷄禹餘糧晉州蠟燭絳州防風蒲州龍骨竹扇虢州硯瓦地骨白皮汾州石膏慈州蠟隰石二州胡女布晉汾二州龍鬚席儀澤潞等州人參嵐虢忻等州麝香忻州豹尾代州熟青熟綠朔代二州白鵰翎蔚州松子雲州鵰翎四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今懷衛相洺邢趙恒定易幽莫瀛深冀貝魏博德滄棣嬀檀營平安東凡二十有五州焉其幽營安東又管羈縻州東並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關薊門海在棣滄幽平營五州之東河水經懷衛相魏博德棣七州之南境太行在懷州北恒山在定州西渝關在平州東薊門在幽州北其名山有林慮白鹿封龍井陘碣石之山恒

嶽在焉林慮在相州西白鹿在衛州北封龍在趙州西井陘在恒州西碣石在營州東恒山北嶽在定州恒陽縣其大川有漳淇呼沲之水漳水出潞州歷相洛邢冀滄入海淇水出衛州與清水合歷魏貝德滄四州與漳水合呼沲在定滄二州界亦與漳水合厥賦絹綿及絲相州調兼以絲餘州皆以絹綿厥貢羅綾平紬絲布綿紬鳳翮葦席墨相州貢春羅孔雀等羅定州兩窠紬綾懐州牛膝洺博魏等州平紬邢州瓷器魏州綿紬衛趙莫冀等州綿瀛深冀德棣等州絹相州紗鳳翮席胡粉邢州絲布恒州羅定州紬綾幽州范陽綾貝州白氊滄州葦席柳箱嬀營歸順等州麝香檀州安東府人參平州蔓荊子薊州鹿角膠易州墨燕州墨豹尾安東單于野馬皮遠夷則控契丹奚靺鞨室韋之貢獻焉五曰山南道古荊梁

二州之境今荆襄鄧商復郢隨唐峽歸均房金夔萬忠巳上十六州為山南道梁洋集通開壁巴蓬渠涪渝合鳳興利閬果巳上西道凡三十有三州焉東接荆楚西抵隴蜀南控大江北據商華之山江水自蜀歷渝涪忠萬夔歸峽荆八州界其名山有嶓冢熊耳巫峽銅梁荆山峴山嶓冢在梁州金牛縣熊耳在商州上洛縣巫峽在夔州巫山縣銅梁在合州石鑑縣荆山在商州荆山縣峴山在襄州襄陽縣大川則有巴漢沮淯之水巴水在合州界入江漢水源出梁州金牛縣初名漾水一名沔水歷洋金均襄郢荆復七州至沔州入于江沮水源出房州永清縣至荆州界入江淯水出鄧州南入漢厥賦絹布綿紬梁利隨均

荆襄雜用綿絹合州調以綿紬餘州並調以麻布

厥貢金漆蜜蠟燭鋼鐵芒消利州貢金鋼鐵荆州交梭榖子麝香布交梭白榖細紵綾葛綵綸蘭干方榖紋綾襄州漆隱起庫路真鄧利果等州絲布襄均房商等州麝香復郢開等州白紵隨州綾唐州絹峽州芒消歸州紵麻布金州麩金萬州金忠州蘜薰席梁州燕支紅花洋州白交梭壁巴蓬通忠渠等州綿紬集通合等州白藥子通州絳香渠州買子木并子漳州連頭獠布渝峽隨等州葛合州牡丹皮閬州重蓮綾襄州白榖鳳州蠟燭巴州蘭干布房州紵襄州烏漆碎石文漆器白綸巾興鳳集夔等州蜜蠟

六曰隴右道古雍梁二州之境今秦渭成武洮岷疊宕河蘭鄯廓已上隴西涼甘肅瓜沙伊西北庭安西已上河西凡二十有一州

焉其秦梁鄯洮北庭安西甘岷又管羈縻州東接秦州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朔漠流沙在沙州已北連延數千里其名山有秦嶺隴坻西傾朱圉積石合黎崆峒三危鳥鼠同穴秦嶺在秦州上邽縣隴坻在清水縣西傾在洮州之西南朱圉在秦州伏羌縣積石在河州枹罕縣合黎在甘州張掖崆峒在肅州福祿三危在沙州燉煌鳥鼠同穴在渭州渭源其大川則有洮水弱水羌水洮水出西羌中歷岷蘭二州界入河弱水在甘州刪丹縣羌水歷宕武文三州之界河瀆及休屠之澤在焉河水歷廓河鄯蘭等州界休屠澤在梁州界厥賦布麻厥貢麩金礪石碁石蜜蠟蠟燭毛毼麝香白氎及鳥獸之角羽毛皮革廓宕

二州貢麩金宕州散麝香沙州碁子肅州蠣石成州武州蠟燭洮州毛毼涼州毼布甘肅涼瓜等州野馬皮西州白氎瓜州吉莫皮伊州陰牙角胡桐律鄯州牸羊角野馬皮岷秦二州龍鬚席犛牛尾鶻翎秦州芎藭肅州肉蓯蓉柏脉根瓜州草豉子北庭州速霍角陰牙角阿魏截根安西緋氈硇砂陰牙角貍毛甘沙渭河蘭疊等州麝香遠夷則控西域胡戎之貢獻焉七曰淮南道古揚州之境今揚楚和滁濠壽盧舒蘄黃沔安申光凡一十有四州焉東臨海西抵漢南據江北距淮海在揚楚二州東漢在沔州淮水經申光壽濠楚五州北境入海江水經沔黃蘄舒和揚六州南境入海其名山有八公灊大別霍山羅山塗山八公山在壽州壽陽縣大別山在壽州霍山縣霍山一名大柱

在舒州懷寧縣自漢以來為南嶽隋文帝開皇九年以南衡山為南嶽廢霍山為名山羅山在申州塗山在濠州鍾離縣其大川有滁肥之水巢湖在焉滁水源出廬州合肥縣巢湖在合肥巢二縣界厥賦絁絹綿布淮南道庸調雜有紵貲火麻等布壽州以絁布綿麻安光二州麻貲絁絹申州綿絹厥貢交梭紵絺孔雀熟絲布青銅鏡揚州進青銅鏡莞席細紵廬州交梭申光二州貢絺紵葛楚州貢孔雀布和州紵練滁泗二州麻貲布蘄舒二州白紵布黄州紵貲布烏蛇安州青紵布壽廬光等州生石斛壽州葛布廬州貢熟絲布八曰江南道古揚州之南境今潤常蘇湖杭歙睦衢越婺台溫明括建福泉汀已上東道宣饒撫虔洪吉郴袁江鄂岳潭衡永道邵澧朗

辰錦施南溪叙思黔費業巫夷播溱珍凡五十有一州焉黔中又管羈縻州東臨海西抵蜀南極嶺北帶江海水在蘇杭越台溫括泉福八州之東江水經岳鄂江宣潤常蘇七州之北入海其名山有茅山蔣山天目會稽四明天台括蒼縉雲金華大庾武夷廬山而衡嶽在焉茅山在潤州丹陽句容二縣界蔣山一名鍾山在潤州江寧縣天目在杭州於潛縣會稽在越州山陰縣四明在餘姚縣天台在台州始豐縣括蒼縉雲皆在括州金華在婺州大庾在虔州南康縣武夷在建州崇安縣廬山在江州尋陽縣衡山在衡州湘潭縣其大川有浙江湘贛沅澧之水洞庭彭蠡太湖之澤浙江水有三源一出歙州一出衢州一出婺州歷睦杭越

三州界入海湘水出桂州湘源縣北流歷永衡潭岳四州界入洞庭贛水經虔吉洪三州界入彭蠡沅水歷平辰朗岳四州界入洞庭澧水源出澧州石門縣至岳州界入洞庭湖洞庭在岳州巴陵縣界彭蠡湖一名宮亭湖在江州尋陽縣界太湖在蘇常湖宣四州縣界

厥賦麻紵潤州調火麻餘州並以紵布厥貢紗編綾綸蕉葛練麩金犀角鮫魚藤紙朱砂水銀零陵香潤州方碁水波綾常州紫綸布兔褐蘇州紅綸布杭越二州白編睦越二州交梭衢婺二州藤紙綿越州吳綾建州蕉花練福州蕉海蛤泉括二州綿饒衢巫等州麩金犀角洪撫江潭永等州葛蘇州吳石脂吳蛇牀子台州金漆乾薑甲香江州生石斛鄂江二州銀永州石燕道州零陵香澧州龜子綾五入簟朗州紵練辰綿二州光明砂水銀溪錦二州朱砂常湖歙宣虔吉袁岳道等州白紵布施宣二州黃連宣州綺南州班布

思黔費業溱珍等州蠟夷州蠟燭溫台二州鮫魚皮遠夷則控五溪之蠻九曰劍南道古梁州之境今益蜀彭漢綿劍梓遂普資簡陵邛眉雅嘉榮瀘戎黎茂龍扶文當松靜柘翼悉維巂姚凡三十有三州焉其黎戎瀘茂松巂姚又管羈縻州靜柘翼悉維五州並管羌夷東連牂牁西界吐蕃南接羣蠻北通劍閣劍閣在劍州普安縣界今謂之劍門其名山有峨眉青城鶴鳴岷山峨眉山在嘉州青城在蜀州鶴鳴在蜀州晉源縣岷山在岷州劍南道之西界北其大川有涪雒及西漢之水江瀆在焉涪水歷松龍綿梓遂合六州界入江雒水出漢州什邡縣經益簡資瀘四州界入江西漢水歷利閬果合四州

界入江大江水自松州甘松嶺經翼茂彭蜀益陵眉嘉戎瀘十州之界入山南道厥賦絹綿葛紵瀘州調以葛紵等布餘州皆用綿絹及紵布厥貢麩金羅綾綿紬交梭彌牟布絲葛麝香羚羊犛牛角尾益蜀二州單絲羅益州高杼衫段彭州交梭簡州綿紬漢州紵布彌牟布綿州雙紃梓州遂州樗蒲綾戎普瀘等州葛邛劒巂等州絲布龍雅眉嘉資等州麩金姚茂扶靜文悉松維當柘翼等州麝香劒州蘇薰席普州天門冬煎榮州班布黎州蜀椒龍州羚羊角當靜柘等州當歸羌活松州狐尾悉州當歸犛牛尾維州犛牛尾姚州金遠夷則控西洱河羣蠻之貢獻焉十日嶺南道古揚州南境今廣循潮漳韶連端康岡恩高春封辯瀧新潘雷羅儋崖瓊振已上廣府管內

桂昭富梧賀龔象柳宜融古嚴已上桂府管內容藤義竇禺白廉繡黨牢巖鬱林平琴已上容府管內鬱林平琴二州複名邕賓貴横欽潯瀼籠田武瓌澄已上邕府管內安南驩愛陸峯湯長福禄龐已上安南管內福禄一州複名凡七十州焉其五府又管羈縻州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北據五嶺其名山有黄嶺及鬱水之靈洲焉黄嶺在廣州寶安縣靈洲在廣州南海縣鬱水之中其大川有桂水鬱水桂水出桂州臨源縣歷昭富梧三州界入鬱水鬱水一名浪水歷藤梧封康端廣六州界入海厥賦蕉紵落麻等廣州調以紵布端州調蕉布康封二州調以落麻布厥貢金銀沈香甲香水馬翡翠

孔雀象牙犀角龜殼鼉鼊綵藤竹布融象二州貢金桂邕昭柳等五十餘州貢銀桂州銅盤連州細布鍾乳崖欽二州高良薑廣州竺席生沉香水馬甲香鼉鼊皮藤簟廣州安南並貢龜殼循振二州五色藤盤振州班布食單安南及潮州蕉安南檳榔鮫魚皮翠毛愛驩等州孔雀尾驩州象牙藥犀角金薄黃屑沈香漳潮等州鮫魚皮甲香韶州竹子布岡州甲香詹糖香廣潮高循峯邵等州及安南蚺蛇膽春韶瀧廣等州石斛雷州絲電富州班布白石英蒙州麩金古州蠟容州朱砂銀欽州翡翠毛陸州玳瑁鼊皮翠毛甲香峯州荳蔲福祿部二州白蠟福祿驩二州紫餅朮昆州桂心其遠夷則控百越及林邑扶南之貢獻焉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羈縻之州蓋八百焉京兆河南太原為三都潞揚

益荊幽為大都督府單于安西安北為大都護府安南安東北庭為上都護府涼秦靈延代兗梁安越洪潭桂廣戎福為中都督府夏原慶豐勝營松洮鄯西雅瀘茂巂姚夔黔辰容邕為下都督府同華岐蒲為四輔州蒲新升入陝懷鄭汴魏絳為六雄州絳新升入虢汝汾晉宋許滑衛相洺為十望州汾新升入安東平營檀嬀蔚朔忻安北單于代嵐雲勝豐鹽靈會涼肅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蘭鄯廓疊洮岷扶柘維靜悉翼松當戎茂巂姚播黔驩容

為邊州四萬户巳上為上州陝汝虢僊澤邠隴涇寧鄜坊户雖不足亦為上州二萬户巳上為中州不滿為下州凡三都之縣在城内曰京縣奉先同京城城外曰畿縣又望縣有八十五焉同州馮翊朝邑澄城白水郃陽華州鄭縣華陰下邽岐州雍縣扶風陳倉陝州陝縣桃林硤石河北芮城虢州閿鄉湖城鄭州管城縣陽武新鄭滎澤汴州浚儀開封尉氏雍丘宋州宋城滑州酸棗兖州金鄉許州扶溝汝州梁縣徐州襄城蒲州河東桑泉安邑虞鄉汾陰猗氏解縣絳州正平龍門夏縣聞喜翼城晉州臨汾洪洞汾州隰城平遥介休潞州上黨懷州河内武德武陟獲嘉魏州貴鄉魏縣昌樂頓丘元城相州滏陽洺州永年冀州信都南宮瀛州河間深州饒陽益州成都蜀縣郫縣新繁彭州九隴導江蜀州晉原青城漢州雒縣潤州曲阿江寧常

州晉陵蘇州吳縣杭州餘杭越州會稽婺州金華荊州江陵襄州襄陽揚州江都揚子其餘則六千户已上為上縣二千户已上為中縣一千户已上為中下縣不滿一千户皆為下縣凡天下之户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十口四千六百二十八萬五千一百六十一開元二十二年數百户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内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里正兼課植農桑催調賦役四家為隣五隣為保有長以相禁約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

每一歲一造計帳三年一造户籍縣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户部總而領焉

通志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四十 史部

通志卷四十一

宋 右迪功郎 鄭樵 漁仲 撰

都邑畧第一

都邑序

建邦設都皆馮險阻山川者天之險阻也城池者人之險阻也城池必依山川以為固大河自天地之西而極天地之東大江自中國之西而極中國之東天地所以

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黄帝之都堯舜禹之都於今皆爲河北在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所以幽薊之邦冀都之壤皆爲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後河道堙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頓丘入渤海今濱滄閒也自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洛陽或遶河而居鄴者非

長久計也自漢晉以來江南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惟此三都是定議都之臣亦惟此三都是議此三都者雖曰金湯之業屢為車轂之場或歷數百載或禪數十君高城深池塹山堙谷斸土既多地絶其脉積汚復久水化其味此隋人所謂不甚宜人者也而況衝車所攻矢石所集積骸灑血莽為荆榛斷垣壞壁鬼燐滅没由兹鳩集能必其蕃育乎唐之末年博士朱朴獻遷都之議曰

古之帝王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周隋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京闕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與鳳林為之闗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聨絡誠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今南陽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

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固水深土厚而人心彊愎狼戾未即可服襄鄧既為内地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為侵軼之限此建都之極選也疏奏在廷無有是其説者豈以其人無足取故并廢其言與然其論去已衰之衰就未王而王則前此或未有之及矣臣竊觀自昔帝王之都未有建宸極於汴者雖晉之十六國偏處中州亦未聞有據𤰞門者何哉盖其地當四戰之衝無設險之山則國失依馮

無流惡之水則民多疾癘七國之魏本都安邑為秦侵蝕不得已東徙大梁秦人卒決河流以灌其城王假就虜一國為魚焉自是曠千三四年無有居者朱全忠藉宣武資力以篡唐因而居汴耒為都也不及五六年梟鏡殞命昏庸繼位或獻遷都之謀君臣皆謂夷門國家根本不可遽易遂為京室唐兵之來梁室之禍甚於王假晉遵覆轍耶律長驅取少帝如拾芥視朱氏又酷烈焉宋祖開基大臣無周公宅洛之謀小臣無婁敬入關

之請因循前人不易其故遠至九朝遂有靖康之難豈其德之不建哉由地埶然爾六飛南巡駐蹕吳越朝曰行闕陵曰攢寢此豈絕念於卜宅哉咸陽郟鄏我陵我阿湯湯泰淮一葦可至而臣鄰未聞以定鼎之謀啟陳者毋亦以殘都廢邑土脉絕水泉鹵不足復興而夷門之痛況未定也嗚呼江沱不足宴安也毋己則採唐人之議取南陽為中原新宅且以繫人望云

三皇都

伏犧都陳宛丘城是也今陳州治周武王封舜之後於此神農都魯或云始都陳魯今兗州曲阜縣故又云神農營曲阜黃帝都有熊又遷涿鹿有熊今鄭州新鄭涿鹿即涿州

五帝都

少昊都窮桑即魯曲阜也故曰封伯禽於少昊之墟顓帝都高陽濮州濮陽縣以顓帝居之故謂之帝丘其城中有顓帝冢存焉帝嚳都亳亦謂之高辛即偃師縣今西京帝嚳為高辛氏故都亦謂高辛堯始封于唐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唐今定州唐縣猶有唐城存焉或云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里及徙晉陽則以晉陽為唐今平定軍有古

晉陽城是其地及為天子都平陽則又以平陽為唐平陽今晉州也舜始封于虞即帝位都蒲坂虞即南京虞城縣蒲坂隋改為河南縣今隸河中府

夏都

禹封於夏受禪之後都平陽又徙安邑夏今陝州夏縣安邑今隸蒲州平陽即堯都也禹在陽城者避商均之地而非都也按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堯舜及禹皆在冀州界少康中興復還舊都故左傳曰復禹之迹不失舊物

商都

契封於商後世遷于亳即西亳也成湯受命始遷于南

亳故命以殷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于相祖乙居于耿及盤庚五遷復都南亳至紂居朝歌商即上雒今為商州亳故京兆杜縣有亳亭是也杜城今在長安南故司馬遷云禹興西羌湯起亳也及湯有天下始居宋地復命以亳今南京穀熟是也或云河南偃師是蓋有激水出陽城東至西華汝陽入于潁與潁水合流古人并謂潁為激故命以激焉此謂之南亳囂亦作敖即河南之敖倉也相今為相州耿河中府龍門縣南十二里故耿城是朝歌隋改為衛縣衛州朝歌故城有縣西二十二里衛縣熙寧中省為鎮入黎陽

夏商之際諸侯都

昆吾夏之伯國杜預云東都濮陽縣按唐武德四年析濮州濮陽置昆吾縣復舊名也八年復省入濮陽

大彭商之伯國今徐州彭城是也豕韋亦商之伯國或謂之韋杜預云東郡白馬縣東南有韋城按今滑州韋城是也有豢龍井在韋城古城之內唐杜唐杜一國名商末豕韋國於唐周成王滅唐而遷之於杜為杜伯唐今定州唐縣杜在永興軍長安縣南十五里曰下杜城猶有杜伯冢在焉顧夏之諸侯國濮州范縣東南二十八里有故顧城六廬州舒城東南六十里有故六城虞夏之際封皋陶於此蓼壽州霍丘縣六蓼皆虞夏所以封皋陶扈夏為扈商為崇秦改扈為鄠今鄠縣北二十里有故扈城城周四里亦有甘亭即啟與有扈戰處鉏故鉏城在澶州衛南縣東十五里此羿本國羿後遷于窮石寒寒浞之國今濰州東二十三里寒亭是也斟灌夏同姓國杜預云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按壽光今隸青州斟尋夏同姓國按漢北海郡有斟縣其地在今濰州東南五十里尚有斟亭京相璠云斟尋去斟亭

七里過澆之國一名有過萊州掖縣北有過鄉戈豷之國在宋鄭之間崇永興鄠縣東在夏為扈在商為崇姺商時國邳商時國今淮陽治下邳是密須按今涇州靈臺有密康公墓或云涇州保定有陰密城甲父單州有甲父城飂飂叔安之國亦作廖唐州湖陽是褒褒姒之國疑蔡州褒信是防風氏湖州武康縣是厥古厥國鄆州中都有厥陽亭葛南京寧陵縣有故寧城是北去亳城百里亳即湯始居或云許州鄢城北三十里有葛伯城然皆指其處也

周都

周本扶風郡之地名后稷始封於此其所居之地謂之邰公劉遷于豳豳亦作邠大王避狄去豳居岐及文王

德業光大作邑于豐而典治南國武王有天下乃居鎬京豐在豐水之西鎬在豐水之東周地西迫戎俗自岐之豐自豐之鎬是西遠戎而東即華也武王克商乃遷九鼎于郟鄏至成王始定鼎于此而城之以為東都謂之王城及三監導紂子武庚叛成王乃命周公營洛邑遷商之頑民於此謂之成周自武王十一世至幽王為犬戎所滅太子宜臼徙居王城謂之東周是為平王東徙之後則以王城為周而以鎬京為宗周自平王十三

世至敬王有王子朝之難王城隳廢又遷成周成周在東河南在西又以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公羊曰王城者西周也由春秋後至赧王時周分爲二而赧王復居王城爲西周考王弟桓公之孫惠公居成周爲東周

周邰今武功縣斄城是也豳班固云栒邑有豳鄉按栒邑故城在今邠州三水縣東北或云三水西南三十里有古豳城是也岐今鳳翔岐山是也豐鎬皆水名豐在今永興鄠縣東南鎬去豐二十里王城今河南縣成周今洛陽縣

周諸侯都

魯都曲阜魯本少昊摯居之謂之少昊之墟又大庭氏居之魯於其上作庫故謂大庭氏之庫至周成王以周公之功而封伯禽於此其地本名魯乃作都于曲阜宋祥符中改曲阜為仙源今隸兗州齊都薄姑遷于營丘齊本顓帝之墟營丘今臨淄縣薄姑亦謂之蒲姑在其西北或云營丘故城在濰州昌樂而青州博興有蒲姑故城宋都商丘杜預云梁國睢陽縣按睢陽隋改為宋城今南京治本陶唐氏之火正小伯之墟以其主火故為大辰之墟相土因之武王伐紂封紂子武庚於邶武庚叛成王殺之更封紂兄子微子啟於宋以為商後故謂之商丘衛都朝歌及懿公為狄所滅宋桓公迎衛之餘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曹後齊桓公城楚丘而居文公焉至成公又遷于帝丘朝歌故城在衛縣西二十

二里衛縣宋熙寧省為鎮入黎陽本紂都故謂之商墟曹亦作漕今滑州白馬是也楚丘今單州成武帝丘本顓帝之墟故曰帝丘夏王之世昆吾氏居之故亦謂之昆吾之墟今澶州濮陽縣鄭都本西周畿内之地周宣王以封母弟桓公友及幽王有犬戎之變鄭武公遂遷于濟洛河潁之間謂之新鄭鄭之始都謂之故鄭今華州鄭縣是也有鄭故城在縣北新鄭今之滎陽晉都唐謂之夏墟大名也本堯所都謂之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此初謂之唐其子燮立始改為晉以有晉水出焉其地正名翼亦名絳而平陽者是其總名及昭侯立封叔父桓叔于曲沃後

曲沃武彊桓叔之孫武公滅翼遂有晉都至景公遷于新田又謂新田為絳而謂平陽為故絳唐今定州唐縣猶有唐城或云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里平陽今為絳州縣翼晉之舊都今絳州翼城是也尚有故城在縣東南曲沃今為絳州縣晉先君祖廟並在此新田一名絳今絳州絳縣是也或云絳故城在曲沃南一里景公以後並都是楚都丹陽周成王封熊繹以子男之田蓋居於此至熊達始武彊僭稱王是為楚武王遷都于郢昭王為吳所滅又遷于鄀楚本名荊至成王頵始改號楚丹陽今江陵枝江縣郢江陵縣北十餘里有汜南城城東有小城名郢在江之南非今郢州鄀本鄀國楚并之在襄陽宜城縣東按今襄

州南二百二十里廢樂鄉縣是其地今有鄀鄉在鄀水濱又云宜城西南有鄀亭山至考烈王徙都壽春復命曰郢今楚州者懷王孫心所都

秦周孝王封非子居於秦谷至襄公赴幽王之難以兵助送平王故平王與之以岐豐之地列為諸侯莊公居犬丘文公居汧渭德公遷于雍自德公以下十八世居雍獻公遷櫟陽孝公乃遷咸陽秦谷故隴西縣秦亭是也隴西唐末爲寨宋熙寧廢爲鎮入汧原今隸隴州故秦城尚在犬丘漢槐里縣今永興軍興平縣雍故扶風雍縣唐改曰天興今鳳翔治櫟陽咸陽今皆爲縣隸永興軍

吳都吳今蘇州城是

虞都虞杜預云河東大陽縣按今陝州夏縣有大陽故關西平陸縣東北六十里見有故虞城仲雍國於吳其支

子別封于此故亦謂之西吳其虞舜之後居于虞城今為縣隸南京非此虞也號都上陽上陽今虢州虢畧此虢仲之封也謂之西虢而虢叔之封在鳳翔虢縣謂之南虢復有一虢居於滎縣謂之東虢以其在虢仲國之東南東南二虢皆主於上陽曹都曹今廣濟軍治定陶是許都許後遷于葉又遷于城父又遷于白羽又遷于容城許今許州白羽一名析鄧州淅川是或云內鄉是容城華容縣是邾都邾今兗州曲阜東南四十里古邾城是或云濟州任城南二十里復有邾婁城皆即其所也曲阜今為仙源縣莒都莒後遷鹽官故謂之南莒莒今為密州縣紀都紀遷于劇紀本在東海故贛榆縣紀城是劇在青丘臨朐縣東壽光縣西亦名紀音訛為劇滕都小邾遷于公丘小邾即蕃縣及遷于公丘則故地為

小邾國隋以其爲滕舊都故改蕃爲滕縣今隸徐州公丘今兖州龔丘薛仲虺之都本在魯地奚仲遷于邳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即薛舊都也及遷于邳又以邳爲薛今徐州滕縣東南五十里薛城是州都淳于後遷華容淳于今爲密州高密華容今荆南府監利蔡本畿内之地以爲蔡叔之采邑及蔡叔逆命國除至蔡仲始改封于汝南故以汝南爲蔡及遷州來則以州來爲下蔡汝南爲上蔡今蔡州上蔡縣西南十里故蔡城即蔡國也州來即下蔡縣今壽州治徐都臨淮今泗州臨淮有徐城又有偃王廟徐君墓葛都寧南京寧陵縣故寧城是越都會稽今會稽城亦謂之勾踐城越州城也陳都宛丘宛丘今陳州治本太昊之

墟南燕都胙東郡舊有燕縣隋改曰胙胙城本胙國也爲燕所并胙城唐爲縣隸滑州故燕城在胙城東北遂都乘丘乘丘舊爲蛇丘唐省入鉅野今齊州治譚都譚齊州歷城縣有古譚城管都管鄭州管城是鄶都鄶今鄭州新鄭東北三十五里有古鄶城戴都戴今開封封丘縣有戴城任都任城今濟州任城宿都無鹽無鹽故城在鄆州須城東三十六里須句都須朐遷于須昌鄆州壽張縣西北有須朐城須昌今鄆州舒城也顓史都費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有故顓史城鄫都鄫今沂州承縣東八十里故鄫城向都向今沂州有古向城鄅都開陽故開陽城在臨沂縣北十五里蕭都蕭徐州蕭縣項都南項今陳州南項縣息都新息今蔡州新息縣沈都平輿平輿故城在蔡

州汝陽縣東項都項城陳州項城縣東北有故項城隨都隨今隨州鄧都鄧襄陽鄧城縣界也夔都夔今歸州東二十里有故夔子城北燕都薊幽州治邢都襄國襄國隋改曰龍岡今邢州治梁都新里同州夏陽有新里城或云新里城在澄州韓都韓城故城在今同州韓城縣南十八里魏都魏城遷于大梁今陝州平陸有魏城大梁即開封趙都趙城遷于平棘趙城今隸晉州縣平棘隸趙州郕都郕武王封季載於此今濮州雷澤北三十里有故郕城郜都郜郜有南北今單州成武有二郜城應都葉汝州葉縣有故應城蔣都期思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西北七十里申都申今信陽軍呂都呂蔡州城蔡古呂國焦都焦陝州東北百步有焦城耿都耿河中府龍

門縣南十二里故耿城是霍都霍今晉州有霍邑揚都揚晉州洪洞縣東南十八里有故揚城
冀都冀今河中府有冀亭芮都芮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按臨晉故城在今同州朝邑西南二里賈都賈同州蒲城縣有賈城荀都荀荀城在絳州正平西十五里黎都黎今潞州黎城縣有黎侯故城邘都邘京相璠云野王縣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野王隋改曰河內今懷州治

周夷狄都

戎都戎城杜預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又有戎州是其別邑夷都夷安杜預云在城陽莊武縣所治夷安縣是也介都黔陬介東邑國今密州諸城縣東北一百一十里有黔陬故城

根牟都安丘今密州安丘萊都黃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有故黃城即萊子國

右東夷

百濮都濮今江陵建寧縣是舒都舒今廬州舒城羣舒都龍舒今廬江西有龍舒允姓之戎本居瓜州秦晉誘而致之伊川瓜州今在極西瓜沙之地伊川故陸渾縣其地在河南伊陽縣南伊拒泉皐伊洛之戎杜預云伊闕縣北有泉亭蠻氏都麻解杜預云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氏城俗以爲麻解城蠻麻聲近按麻解縣亦謂之蠻王城今在汝州西南近伊闕庸都上庸房州竹山縣西二百五十里有上庸城盧戎都盧今襄州中盧巴都江州江州故縣名隋改爲江津隸渝州

右南蠻

狄都狄亦謂之翟其別都有箕狄在慈州箕城在遼州榆社東南三十里白狄都西河白狄與秦同州今坊鄜延綏間皆古白狄之地鮮虞都鮮虞白狄之別種今定州安喜舊鮮虞縣肥都昔陽肥即白狄遷于昔陽故城在今平定軍樂平縣東五十里鼓都鼓城白狄別種今祁州鼓城縣驪戎都臨潼今永興臨潼縣東二十四里有驪戎故城

右西戎

赤狄都潞今潞州之地潞都潞今潞州是東山皐落氏都皐落今絳州垣縣西北六十里有皐落城服虔云世謂之哥亳城蓋聲相近山戎都薊北狄也號無終子今

薊州治漁陽所以蔽北燕之路廧咎如甲氏留吁鐸辰皆赤狄別種散居河北鄋瞞在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皆長狄國也

右北狄

秦都

秦都已見本卷周諸侯都中

兩漢都

前漢都長安謂之西都後漢都洛陽謂之東都光武又以南陽為別都謂之南都至建安元年曹操挾獻帝遷

許長安宋為永興軍治南陽鄧州許潁昌府

三國都

魏畧云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洛陽其京室也吳志云吳都鄂後遷建業故改鄂為武昌改秣陵為建業後避晉愍帝諱故又改為建康蜀志云蜀都成都譙今亳州許昌今潁昌府鄴相州鄂即鄂州建業今建康府成都益州也

兩晉都

晉都洛陽仍魏舊也東晉都建業本吳都也

十六國都後魏雖共起其後奄有中原故不在十六國之數

張軌都敦煌謂之前涼沙州

吕光都姑臧謂之後涼涼州

李暠都酒泉謂之西涼肅州

秃髮烏孤都張掖謂之南涼蘭州與乞伏國仁分據定樂在其東

沮渠蒙遜都張掖謂之北涼甘州

慕容皝初都和龍後徙薊又徙鄴謂之前燕和龍唐柳城宋時大遼黃龍府薊幽州鄴相州

慕容垂都中山謂之後燕今中山府

慕容德都廣固謂之南燕青州

馮跋都和龍謂之北燕

劉淵都平陽謂之前趙晉州

苻堅都長安謂之前秦

姚萇都長安謂之後秦

乞伏國仁都定樂後遷金城謂之西秦定樂蘭州東境金城河州

赫連勃勃都統萬謂之夏朔方

宋齊梁陳都

宋因晉舊都建業齊因宋梁因齊改號不改都梁有太清之禍建康殘毁元帝興復即位于江陵魏人滅之陳復都建業江陵今荆南府

後魏都

魏拓跋氏甚微至道武帝諱珪始盛彊晉太元間作都于代六世孝文帝改姓元氏遷于洛陽後世微弱孝武帝為高歡所逼出居長安依宇文泰是為西魏高歡立

孝靜帝遷都于鄴是為東魏高氏繼東魏居鄴謂之北齊宇文氏繼西魏居長安謂之後周

隋都

文帝繼周即都長安開皇二年帝以長安故城漢來舊邑年代既久凋弊實多又制度狹小不稱皇居乃作新都於龍首山在漢城東南屬杜縣本後周之京兆郡萬年縣界也南直終南山子午谷北據渭水東臨灞滻西枕龍首謂之大興城文帝初封大興公故登極以後其命城縣門殿池及寺皆以大興焉

四夷都

朝鮮都王險漢樂浪郡

濊都濊在高句麗之北漢滄海郡

三韓皆都帶方郡之東大海中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北與樂浪方可四千里有三種曰馬韓辰韓弁韓復有一種曰弁辰其後馬韓悉王三韓之地都目支國

百濟都居拔城亦曰固麻城晉時據遼東晉平二郡在柳城北平之間

新羅都新羅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句麗東南

兼有漢時樂浪郡之地

倭初都帶方東南大海中後都邪馬臺邪馬臺去遼東二千里在百濟新羅東南

夫餘都夫餘城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

高句麗初都紇升骨城後世遷於丸都山下自東晉以後移都於平壤城又有別都曰國內城曰漢城號為三京 平壤即漢樂浪郡王險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在遼東南千餘里城內惟積倉儲

器械賊至方入固守王别宅於其側

東沃沮都高句麗西北在盖馬大山之東（盖馬縣名屬元菟郡）東濵大海北與挹婁扶餘南與濊貊接又有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亦與挹婁接

挹婁即古肅慎國都不咸山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濵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

勿吉（亦曰靺鞨）亦古肅慎氏國其都在高句麗之北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

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大兵冨水又東北行十八日至其都

扶桑都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

丈身都倭國東北千餘里

流求都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

閩越初都東冶即長樂郡也後都東甌即永嘉郡也云或

建州建州今有甌寧縣

右東夷

廩君都夷城其後世散處巴郡南郡謂之南郡巴郡蠻板楯蠻始居巴中其後世僭侯稱王屯據三峽為後周所滅

獠始出漢中達于邛莋其後侵暴梁益

南平獠居南平其地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接涪州

東謝蠻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獠西連夷子地方

千里

西趙蠻居東謝之南其地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

牂柯蠻世為本土牧守唐以其地為牂州

充州蠻與牂牁蠻接唐以其地為充州牂牁充州皆黔中屬州也

西爨蠻晉時據南寧郡其地延袤二千餘里隋以其地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復叛唐兵擊之開置青蛉弄棟

爲縣

昆彌蠻在西爨之西以西洱河爲境

尾濮居興古郡西南千五百里徼外（興古今雲南郡地）又有木

綿濮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皆在永昌西南與尾濮接

松外諸蠻散處夜郎滇池以西凡數十姓

右南蠻

夜郎在蜀徼外近牂牁其江水趍番禺城下

滇在夜郎之西即漢益州郡也蜀改益州郡爲建寧分

建寧永昌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為興古郡滇即今之雲南也

邛都即漢越嶲郡之地

筰都即漢沈黎郡之地

冉駹即漢汶山郡之地

哀牢即永昌郡之地

附國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

右西南夷

南粤都南海今廣州也

右嶺南夷

黄支在合浦日南之南三萬里

哥羅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國

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在交趾南海行三千里

扶南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去海五百里

頓遜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其所都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羈屬扶南

毗騫居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

于陁利在南海洲上史不言道里方向獨稱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當是與扶南林邑近也

狼牙修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

婆利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國乃至其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

槃槃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

赤土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直崖州之南水行百餘日達其國

真臘都伊奢那城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

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

羅刹在婆利之南

投和在真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

丹丹在羅摩羅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與珠崖同島上

邊斗都昆拘利比嵩自扶南渡金隣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

杜薄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至其國

薄剌在拘利南海灣中

勃焚在南海洲中
火山在杜薄東五千里
無論在扶南西二千餘里
右海南夷
羌散處三河之間
月氏胡居湟中
氐散處廣漢之西其後保仇池竊據秦梁之地
葱茈羌自婼羌西至葱嶺數千里皆其地也

吐谷渾在益州西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

乙弗敵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海周迴四千餘里乙弗敵之西有契翰國又有可蘭國可蘭西南一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國

宕昌羌居今宕州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𤅊水以南南北八百里

鄧至羌世居白水自亭街以東武平以西汶嶺以北宕

昌以南皆其地也

党項羌居古析支之地其地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俛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南北數千里

白蘭羌居白蘭其地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摸徒南界郍鄂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其先居跋布川或居邏娑川後徙都牂牁西疋播城唐初大盛其地東與松茂嶲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萬里

右西羌

婼羌治婼羌城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西與且末接

鄯善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

且末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北接尉犂丁零東與白提西與波斯精絶接南至小宛可三日行

小宛王治扜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東與婼羌接

精絶王治精絶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南至戎盧四日行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

戎盧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

扜彌王治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兹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

渠勒王治鞬都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

于闐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婼羌接
北與姑墨接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西南至烏秅千三
百四十里南與天竺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
當罽賓烏弋山離西北通莎車
烏秅王治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北與子合
蒲犂西與難兜接
西夜亦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東

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

蒲犂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

依耐王治依耐城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東北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

無雷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南至蒲犂五

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接

難兜王治難兜城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賔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罽賔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東至烏秅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

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東與罽賔北與撲挑

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到

條支去陽關二萬一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居山上

周回四十餘里

安息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

大宛之西可數千里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

支接

大月氏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西至安息

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

小月氏王治富樓城在波路西南去代萬六千六百里
康居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
里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一百四
十里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西北去蘇對那國五百
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北去康國二百四
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北去

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之地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地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

烏那遏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東北去安北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

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鄰

大宛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

挑槐國去長安萬一千八百里

休循王治飛鳥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東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

天竺即捐毒也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

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
莎車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至疏勒
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
疏勒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南至莎車
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
尉頭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南與疏勒
接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
烏孫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西至康居

蕃内地五千里

姑墨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

温宿王治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城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絶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扜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

尉犂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焉耆百里

焉耆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南去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

烏貪訾離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二百三十里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卑陸王治天山東接乾當谷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

卑陸後國王治畨渠類谷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王治内咄谷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

蒲類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

蒲類後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

移支王居蒲類地

西且彌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東且彌王治天山東兊虚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

狐胡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西至焉耆七

百七十里

山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

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

鄯善且末接

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車師後王治務塗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北與匈奴接又有車師後城長國

滑國與車師鄰接車師之別種也滑旁有小國曰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又有白題國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

車離居沙奇城在天竺東三千餘里

高附居大月氏西南

大秦居大海之西亦云海西國

奄蔡去陽關八千餘里西與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

後魏時所為粟特國國人云其國見在葱嶺之西故奄蔡地也一名温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北距安息五千里

小人居大秦之南

軒渠居三童東北

三童居軒渠西南

澤散治北海中北至驢分水行半歳與安息城郭相近

驢分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

堅昆居康居西

呼得居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丁令在康居北巳上三國堅昆居中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所八千里

短人在康居西北

師子居天竺旁在西海中

嚈噠居于闐西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
百里王都號拔底延蓋王舍城也

波斯居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
十八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至拂
菻四千五百里即條支之故地

伏盧尼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
二十里

悦般在烏孫西北

朱俱波居于闐西千餘里西至渴槃陁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疏勒九百里南至葱嶺二百里

渴槃陁治葱嶺東在朱俱波西西至護密國南至縣度山北至疏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

鉢和在渴槃陁西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趣烏萇

波知在鉢和西南

賒彌在波知之南山

烏萇在賒彌南北至葱嶺南至天竺波羅門
乾陀在烏萇西
阿鉤羌居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
副貨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伏且國西至没誰國
中間相去一千里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
疊伏羅去代三萬一千里
拔豆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那國中
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迦國北至弗那伏且國

中間相去九百里

者至拔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

迷密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

悉萬斤都悉萬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

忸密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

波臘國界西南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南去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

女國在葱嶺南

撥汗都葱嶺西五百餘里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里

吐火羅治薄提城去代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中間相去二千里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

劫國居葱嶺中西南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
長安萬二千里
陁羅伊羅居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
越底延治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至賒彌
國千餘里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
大食居波斯之西
右西域
匈奴都單于庭直代雲中後分而為二北單于居單于

庭南單于居西河美稷漢建安末魏武始分其衆為五部魏立五部都尉以統之其左部都尉居太原故慈氏縣右部都尉居祈南部都尉居蒲子北部都尉居新興中部都尉居太陵至于晉初塞外匈奴盡向化由是與晉人雜處居平陽西河太原新興樂平諸郡靡不有焉

烏桓都烏桓山漢武帝徙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

鮮𤰈都鮮𤰈山在柳城郡界

軻比能小種鮮卑也居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

宇文莫槐居遼東塞外

徒河叚居遼西

蠕蠕都弱落水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

高車都鹿渾海西北百餘里

稽胡散居離石以西安定以東

突厥世居金山後分為二其一曰沙鉢畧可汗居都斤山又南徙于白道川

西突厥居烏孫之故地南至突厥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長安西北七千里

鐵勒種類最多居西海之東依山據谷

庫莫奚亦謂之奚都饒樂水即鮮卑故地

契丹居松漠之間後徙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亦鮮卑故地其後都于和龍即唐之柳城也紇臣水一作紇臨水

室韋居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

地豆于居室韋西千餘里

烏洛侯在地豆于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

驅度寐在室韋北

霫與蘇羯鄰治黃水北亦鮮卑故地

拔悉彌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敦煌九千餘里

右北狄

通志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四十　史部

通志卷四十二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禮畧第一

吉禮上

郊天　大雩　明堂　朝日夕月　大禘臘　靈星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方丘神州后土附　社稷

山川　籍田　先蠶

郊天

有虞氏禘黃帝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虞氏冬至大祭天於圜丘以黃帝配坐而郊嚳夏正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以嚳配焉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商人禘嚳而郊冥周制大司樂云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昊天上帝禮神之玉以蒼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一丈八尺鄭康成注云曾子問云制幣長丈八鄭約巡狩禮文也餘用幣長短皆准此王服大裘其冕無旒尸服亦然乘玉輅錫繁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

祀罇及葅醢之器以瓦爵以匏藉神之席以槀秸及蒲翦而不納（槀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配以帝嚳其樂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康成據春秋緯說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黄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上帝也）因以祈穀其壇名泰壇

在國南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珪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青幣配以稷其配帝牲亦用騂犢其樂大司樂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日用辛按禮記及春秋魯郊於建子月用辛又王者必五時迎氣者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月令云立春之日天子親率公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氣於東郊餘四氣皆然若以祖之所自出即禘祭靈威仰於南郊一神而已若迎王氣之神即五神同祀之其配祭以五人帝春以太皥夏

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帝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内曰近郊為兆位於中築方壇亦曰太壇而祭之禮神之玉按大宗伯云青珪禮東方赤璋禮南方黄琮禮地則中央也白琥禮西方元璜禮北方牲用犢及幣各隨玉色樂與感帝同秦始皇既即位以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用十月為歲首色尚黑音尚大呂東游海上禮祀八神二世尊雍四時上帝名其祭處曰時也春歲祠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祠五

月嘗駒及四仲之月祠每時用駒四疋木寓龍一駟木寓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黄犢與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舉火拜於咸陽之旁而衣尚白其用如常漢高帝立二年冬敗項籍還入關問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黄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黒帝祠名北畤有司進祠帝不親往悉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皆如其故儀後四年詔御史令九天巫祠九天皆

以歲時祠宮中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時路車各一
乘駕被具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以水德則漢當土
德其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尚黃明年黃龍見成
紀拜公孫臣為博士申明土德改歷服色事有司曰古
者天子夏親祠上帝於郊故曰郊夏四月詔郊祀上帝
始幸雍郊見五時祠衣皆尚赤趙人新垣平上言長安
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冕焉宜祠上帝於是作渭
陽五帝廟明年四月帝親郊見五帝廟爟火舉若光屬

天於是貴平至上大夫文帝出長門亭名若見五人於道北因其直立五帝壇人有告平詐僞遂誅平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武帝即位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於東南郊日一太牢凡七祭爲壇開八通鬼道於是令太祝立太一之祠於長安城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未幾又祠天一自此方士之言興而迂怪之祠紛然起矣或以祀天

爲名其實非郊天之事也宣帝神爵元年正月始幸甘泉郊見泰畤修武帝故事三年幸雍祠五畤明年春幸河東祠后土然未有定制元帝即位始定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或賜爵赦罪人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等奏言先王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居甘泉宫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宫

南令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
少陽未合承天之意於是徙甘泉泰畤置於長安又言
今雍鄜密上下畤本秦氏各以其意所立非禮所載不
宜復修遂廢雍鄜密上下畤九天太一天一八神之屬
并餘淫祀陳寶等祠所不應禮者四百七十五所皆罷
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宫折拔時中
木十圍以上者百餘天子問劉向向曰家人尚不欲絶
種祠況於國乎且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

感應然後營之誠未易動帝意恨之後以無繼嗣遂復
甘泉泰畤及雍五畤如故天子親郊禮如前又復長安
雍祠明著者半後成帝崩皇太后詔復南北郊長安如
故以順帝意哀帝立寢疾博召方士復甘泉泰畤祀如
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平帝立王莽奏宜如建始所
行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祀如故莽又頗改其
祭禮後漢建武元年光武即位為壇營於鄗之陽祭告
天地采用前漢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從祀未以

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二年正月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鄗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面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黄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為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宫有四通道以為門日月在中營内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别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十八醊五帝陛郭帝七十二醊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

皆背營內壝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
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
其與羣臣議時御史杜林等上疏以為漢起不縁堯與
商周異宜從舊制以高帝配從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
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天地高皇帝黄
帝犢各一四方帝共用犢二日月北斗共牛一四營羣
神共牛四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
營四門門用席十八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皆莞簟

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醊既送神燎俎實于壇南巳地明帝即位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日迎春東郊祭青帝勾芒立夏日迎夏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立秋日迎秋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日迎冬北郊祭黑帝玄冥車旗服飾各從方色魏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為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紱降壇視燎成禮未

有祖配明帝即位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
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至景初元年十月乙卯
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圓丘詔曰曹氏世系出自有虞
令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郊所祭
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十一月壬子冬至始祀
皇皇帝天於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代
不復郊祀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用玄牡後自以居非土中不修設末年南郊追上父
堅尊號為吳始祖以配天後三嗣主終吳代不郊祀劉
備章武元年即位設壇於成都武擔山南用玄牡二年

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于成都府晉武帝南郊燎告未有祖配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時羣臣議五帝即天也隨時王氣而設號耳名雖有五其實一神南郊宜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從之二月丁丑郊以宣皇帝配十一月有司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祀圓丘於南郊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子悉侍祠十年十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於禮不正詩
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
創業既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可乎遂復南郊五帝位
東晉元帝即位於建康議立南郊於巳地太常賀循定
制度多依漢及晉初之儀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如泰
始故事成帝咸和八年正月郊天則五帝之佐日月五
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
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

從祀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帝親奉焉祝文稱嗣天子臣某安帝元興四年應郊帝蒙塵于江陵朝議宜依周禮宗伯攝事尚書右丞王納之曰郊天極尊非天子不祀無使皇輿不得親奉時從納之議郊廟牲幣璧玉之色雖有成文秦世多以騂駒漢則但云犢江左南北郊用玄牲明堂廟社用赤牲宋永初二年正月上辛帝親郊祀三年九月司空羡之等奏高祖武皇宜配天郊詔可孝武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

至時或雨遂遷日有司行事有司奏按魏代郊天值雨更用後辛晉代顧和亦云更擇吉日南郊自魏已來多使三公行事大明三年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在宮之午地徐爰曰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迎日於南郊就陽位也晉代過江郊悉在北或南出道狹多於巳地宋因而弗改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也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郊祭用三牛孝武崩廢帝以郊舊地為吉祥移置本處齊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而無配犧牲之色因晉宋故事建元四年武帝繼位明年正月祀南郊自茲以後間歲而祀永明元年立春

前郊祀郊壇圓兆外内起瓦屋形制宏壯梁武帝即位南郊為圓壇在國之南壇高二丈七尺上徑十一丈下徑十八丈其外再壝四門常與北郊間歲正月皇帝致齋於萬壽殿上辛行事吳操之云啟蟄而郊郊在立春後何佟之云今之郊祀是報昔歲之功而祈今年之福故取歲首上辛不拘立春前後周之冬至圓丘大報天也夏正又郊以祈農事故有啟蟄之說帝曰圓丘自是祭天先農即是祈穀祭昊天宜在冬至祈穀則必須啟蟄用特牛一祀天皇大帝於壇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從祀禮以蒼璧制幣除巹裸佟之啓按巹者盛以六彝覆以畫冪備其文飾施之宗廟今郊祀有裸恐乖尚質宜革之帝依此行香用沉器

以陶匏素俎席用藁秸皇帝一獻再拜受福帝以一獻為質三獻為文自是天地之祭皆一獻為皇帝受福明上靈降祚臣下不敢同太尉設燎壇於丙地禮畢器席有司燒埋之五年迎五帝以始祖配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神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南郊可除五帝祀加十二辰與二十八宿各於其方為壇陳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壇高二丈二尺五寸廣一十丈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

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間歲而祀文帝天嘉中改以高祖配復三獻之禮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後魏道武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壇通四陛壝埒三重天位在上南面神元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席用藁秸玉以四珪幣用束帛牲用黝犢後冬至祭上帝於圜丘牲幣並同天賜二年四月復祀天于西郊為方壇東為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門各依方

色為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内近南西面朝臣及夫人咸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宮從黑門入列於青門内近北並西面廪犠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陛東西面選帝七族子弟七人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陛壇搖鼓帝拜后肅拜内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七執酒七人西向以酒灑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反自後歲一祭孝文帝太和十二年親築圓丘於南郊北

齊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
高祖神武帝配五精帝天文等從祀禮以蒼璧束帛蒼
牲九皇帝初獻太尉亞獻光祿卿終獻司徒獻五帝司
空獻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常丞以下薦衆星後諸儒
定禮圓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則歲一祀以正月上辛
為壇於國南祀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用
四珪幣如方色其上帝及配帝各用騂特牲一燎同圓
丘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又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始祖獻侯莫那配用牲各以方色皇帝乘蒼輅戴玄冕備大駕而行從祭者皆蒼服隋文帝受命再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天文並從祀其牲上帝配帝用蒼犢各一五帝日月用方色犢各一五星以下羊豕各九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熛怒於南郊亦以太祖武元帝配其禮四珪有邸牲用騂犢二燔帝大

業元年孟春祀感帝改以高祖文帝配餘並仍舊十年
冬至祀圓丘帝不齋于次詰朝備法駕至便行禮是日
大風帝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
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皆從祀上帝及配
帝用蒼犢各一五方帝及日月用方色犢各一內官以
下加羊豕各九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以元帝
配牲用蒼犢二武德貞觀之制大享之外每歲立春立

夏季夏立秋立冬郊祀並依周禮其配食及星辰從祀亦然貞觀中奉高祖配圜丘元皇帝配感帝餘依武德制

大雩

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左氏傳曰龍見而雩角亢見時周之六月陽氣盛常旱故雩為百穀以祈膏雨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傍配以五人帝太昊配青帝炎帝配赤帝軒帝配黄帝少昊配白帝顓帝配黑帝命樂正習盛樂月令云仲夏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而俱作故曰盛樂也舞

皇舞折白羽為之形如帗也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旱暵之事月令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卿士謂古之上公以下若勾龍社稷之類也何休注春秋公羊傳曰旱則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政不善歟使人失職與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男童女各八人而呼雩也按月令本出於管子即周時人也至秦呂不韋編為呂氏春秋漢戴聖又集成禮記原其根本並周制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若旱暵則女巫舞雩漢承秦滅學雩禮廢旱太常禱天地宗廟雜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武帝元封六年旱女子及巫丈夫不入市成帝五年六月始命

諸官止雨朱繩反縈社擊鼓攻之是後水旱常不和干寶曰朱絲縈社社太陰也朱火色也絲屬離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責也此昔人厭勝之術後漢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郡縣各埽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閉諸陽衣皁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反拘朱索社伐朱鼓禱賽以少牢如禮晉武帝咸

寧二年春旱因後漢舊典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祈雨于社稷山川東晉穆帝永和中有議制雩壇於國南郊之旁依郊壇近遠阮諶云壇在巳地按得衛宏漢儀稱魯人為雩壇在城東南諸儒所說皆云壇而今作墠又論語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衛宏所說魯城東南舊跡猶在祈上帝百辟旱則祈雨大雩社稷山林川澤舞僮八佾凡六十四人皆皁服持羽翳而歌雲漢之詩齊明帝建武二年旱雩以武帝配饗於雩壇梁武帝天監元年有事雩壇壇於南郊之左高及廣輪四丈周十二丈四陛帝以為雨既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謬已

甚東方既非盛陽而為生養之始則雩壇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遂移於東郊十年帝又以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於理為乖於是停用柴燎從坎瘞典時議曹郎朱异議曰按周宣雲漢之詩毛注有瘞埋之文不見燎柴之説若以五帝必柴則明堂又無其事大同五年又築雩壇於籍田兆内四月後旱則祈雨行七事一理寃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會男女恤怨曠七徹膳羞弛樂天子降法服七日乃祈社稷七日乃祈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七日乃祈羣廟之主于太廟七日乃祈古來百辟卿

士有益於人者七日乃大雩上帝徧祈前祈所有事者大雩禮於壇用黄牯牛一祈五天帝及五人帝各依其方以太祖配位於青帝之南五官配食於下七日乃去樂又徧祈社稷山林川澤就故地處大雩國南除地為墠舞僮六十四人皆衣皁服為八列各執羽翳每列歌雲漢詩一章而畢旱而祈雨則報以太牢皆有司行事唯雩則不報也若郡國縣旱請雨則五事同時並行（五事則謂黜退貪邪）以上如前議守令皆齋潔三日乃祈社稷七日不雨更齋祈

如初三變仍不雨復齋祈其界山林川澤常興雲雨者祈而澍亦各有報陳因梁故事武帝時以德皇帝配文帝時以武帝配廢帝時以文帝配牲用黄牛而以清酒四升洗其首其壇墠配饗歌舞皆如梁禮天子不親奉則太宰太常光禄行三獻禮其法皆採齊建武二年舊典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旱詔州郡於其界内神無大小悉洒埽薦以酒脯年登之後各隨本秩祭以牲牢北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以五精帝於夏郊之

東為圓壇廣四十五尺高九尺四面各一陛為三壝外營相去深淺并燎壇一如南郊若建午未申之月不雨則使三公祈五帝於雩壇禮用玉帛有燎不設樂選伎工端絜善謳詠者使歌雲漢之詩於壇南其儀如郊禮

隋制雩壇國南十三里啟夏門外道左高一丈周二十丈孟夏龍見則雩五方上帝配以五人帝於上以太祖配饗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各依方色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如梁之七事七日祈嶽鎮海瀆及諸山

川能興雲雨者又七日祈社稷及古來百辟卿士有益於人者又七日乃祈宗廟及古帝王有神祠者又七日乃修雩祈神州又七日仍不雨復從嶽瀆以下祈禮如初秋分以後不雩但禱而已皆用酒脯初請後二旬不雨者即徙市禁屠皇帝御素服避正殿減膳撤樂或露坐聽政百官斷傘扇令家人造土龍雨則命有司報州縣祈則理冤獄存鰥寡孤獨掩骼埋胔絜齋祈于社稷七日乃祈界内山川能興雲雨者徙市斷屠雨亦有報

唐武徳初定令每歲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景皇帝配牲用蒼犢二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並從祀用方色犢十貞觀雩祀於南郊顯慶禮於圓丘開元十一年孟夏後旱則祈雨審理寃獄賑恤窮乏掩骼埋胔先祈嶽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皆於北郊遙祭而告之又祈社稷又祈宗廟每月七日皆一祈不雨還從嶽瀆如初旱甚則大雩秋分後不雩初祈後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扇造大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

報准常祀皆有司行事

明堂

黄帝拜祀上帝于明堂或謂之合宮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葢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唐虞祀五帝於五府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黄曰神計白曰明紀黑曰元矩夏后氏曰世室商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其制度詳於禮經漢武帝元封五年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

帝對之牲以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玉帶所上黄帝時圖也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上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洛陽明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

堂各一太牢安帝延光三年祀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
初建武營明堂其制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九室十二座
三十六户七十二牖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
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祝稱天子臣某晉武帝泰始二
年正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
宜除五帝之座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十年十
月詔復明堂五帝位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
辛祀明堂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宋

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
祭皇天上帝鼎俎彝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屋
十二間以應一周之數其餘煩雜一皆除之六年正月
帝親奉明堂祭五時帝以太祖配齊高帝建元元年七
月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從
王儉之議也明帝永泰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梁祀五
帝於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特牛餚
膳準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猶宜以薦郊所無者

並從省行禮自東郊而升從青帝始止一獻清酒無黍肉之禮請停灌及授俎十二年毁宋太極殿以其材為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黄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五人帝在阼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

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黄帝居坤維而配饗坐依梁法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乂執政遂營九室值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為五室後周採漢三輔黄圖為九室並終不立隋文帝開皇中議立明堂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異之然以衆議不定故不成終隋代祀五

方上帝於明堂常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于青帝及太祖自餘皆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唐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迄于貞觀之末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圜丘行事永徽三年又奉太宗配祠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

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明堂内出九室之樣顯慶元年禮官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等議以高祖躬受天命奄有神州為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道格上元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乾封初復議立明堂或云九室或云五室以議不定又止武后垂拱四年二月毁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造明堂因下詔曰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為嚴配之所

下室爲布政之居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其月明堂成號爲萬象神宫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妣配百神從祠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造爲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寳鳳俄以火珠代之

明堂之下圜遶施鐵渠以為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為通天宫四月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為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宫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制遂拆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圓丘行事其大享儀具開元禮

朝日夕月

周制以柴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牲幣俱赤樂與祭五帝同禮神之玉以珪璧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王服玄冕所以尚質自朝至暮行祭之禮先以牲幣於柴上而燔之升煙於天以同五帝之義凡祭日月歲有四焉迎氣之時祭日於東郊祭月於西郊一也二分祭日月二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三也月令十月祭天宗合祭日月四也覲禮禮日於南門之外禮月於北門之外漢武帝

立二十八年始郊太一朝日夕月改周法不俟二分於
東西郊常以郊泰時質明出行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
向揖月魏文帝議其煩褻似家人之事乃以黄初二年
正月乙亥朝日於東門之外前史又以正月非二分之
義秘書監薛靖論云按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
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背實遠矣朝日宜用
仲春之朔夕月宜用仲秋之朏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
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

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拜宮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為疑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始為得禮晉因之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朝日寒温未適不可親出詔曰頃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已息此禮為大遂親朝日後周以春分朝日於東門外為壇如其郊用特牲青幣青圭有邸皇帝乘青輅及祀官俱青冕執事者青弁司徒

亞獻宗伯終獻燔燎如圓丘秋分夕月於國西門外為
壇於坎中方四丈深四尺燔燎禮如朝日隋因之開皇
中於國東春明門外為壇如其郊每以春分朝日又以
國西開遠門外為坎深三尺廣四丈為壇於坎中高一
尺廣四尺每以秋分夕月牲幣與周同唐二分朝日夕
月於國城東西各用方色犢

大禘腊

禘者索也自伊耆之代而有其禮古之君子使之必報

之是報田之祭也其神神農初為田事故以報之夏氏
曰嘉平商曰清祀周因之後名大䄍以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享之其樂則歙豳頌擊土鼓其服則皮弁素
服又云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故既䄍君子不興功
秦初因曰臘後復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迴歲
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魏因之高堂隆議臘用日云
王者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
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

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今魏土德而王宜以戌祖辰臘博士秦静議曰坤為土土位西南黄精之君盛德在未故魏以未祖易曰坤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丑者土之終故以丑臘終而復始乃終有慶宜如前以未祖丑臘奏可之宋氏以水德王故祖以子臘以

辰後周常以十月䄍隋初因周亦以孟冬下亥䄍百神
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䄍可
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䄍考之前代於義有違
其十月行䄍者停可以十二月為臘始革前制唐貞觀
十一年房玄齡等議曰按月令䄍法唯祭天宗近代䄍
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季冬寅日
䄍祭百神於南郊大明用犢二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
一神農及伊耆氏各用少牢一籩豆等與大明同后稷

及五方十二次五官五方田畯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以下方別各用少牢一其日祭井泉於川澤之下用羊一夘日祭社稷於社宮二十八宿五方之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鱗羽蠃毛介水墉坊郵表畷貓虎及龍麟朱鳥白虎玄武方別各用少牢一每座籩豆各二簋簠㽅俎各一䄍祭凡百八十七座當方年穀不登則闕其祀䄍之明日又祭社稷于社宮如春秋二仲之禮開元中制儀季冬臘日䄍百神於南郊之壇若其方不登則闕

之其儀具開元禮

靈星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於國之東南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於是高帝命郡國縣邑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為天田主穀乃於壬辰位祠之壬為水辰為龍就其類也縣邑令長侍祠舞者童男十六人舞象教田初為芟除次耕種

次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成功也東晉靈星配饗南郊不特置祀唐開元禮立秋之後祀靈星於國城東南天寶四載勑升為中祠

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祠

周制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立冬後亥日祠司中司命司民司祿於國城西北後漢以

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己丑日祀雨師於丑地牲用羊豕又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立心星廟于城南常以季秋祀之晉以仲春月祀于國都遠郊老人星廟季秋祀心星于南郊壇心星廟東晉以來配饗南郊不復特立隋令太史局常以二月八日於署廷中以太牢祠老人星兼祀天皇大帝天一太一日月五星勾陳北極北斗三台二十八宿文人星孫星都四十六座凡應合祀享官亦太醫給除穢氣散藥先齋一

日服之以自潔唐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勅所司特置壽星壇常以千秋節日修其祠典又勅壽星壇宜祭老人星及角亢七宿著之常式其儀具開元禮天寶四載勅風伯雨師並宜升入中祠仍令諸郡各置一壇因春秋祭社之日同申享祀至九月勅諸郡風伯壇置在壇之東雨師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壇其祭官准祭社例取太守下充

方丘神州后土附

夏以五月祭地祇商以六月周制大司樂云夏日至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其丘在國之北禮神之玉以黄琮牲用黄犢幣用黄繒王及尸同服大裘配以后稷其樂則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宫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其神州地祇謂王者所卜居吉土五千里之内地名也玉用兩珪五寸有邸牲用黝犢幣用黑繒壇於北

郊築土爲壇名曰泰折配亦以后稷其樂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備五齊七獻王每獻酒皆作樂一終漢高帝定天下百度草創詔御史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山巫主祠天地武帝即位曰朕親郊上帝而后土無配則禮不荅也有司與太史令談祠官寛舒議之於是東幸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遂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澤中爲五壇壇一黄犢以高帝配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祀者衣尚黄始用樂舞帝親望拜如

上帝禮至宣帝修武帝故事間歲正月一日至河東祠后土成帝建始初徙河東后土於長安北郊後以帝無繼嗣復汾陰后土如故帝崩皇太后詔復北郊長安平帝立地與天合祭於南郊壇後漢光武中元元年營北郊祀地祇在雒陽城北四里為方壇四陛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后以配地祇正月辛未別祀地祇於南郊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羣神從食皆在壇下中嶽食在未四嶽各在其方

海東河西濟北淮東江南山川各在其方高后用犢各
一五嶽共牛一四海四瀆共牛一羣神共牛二樂如南
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明帝永平二年正月上丁祀
南郊畢次郊魏明帝景初元年詔祀方丘所祭曰皇皇
后地以舜妃伊耆氏配北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
皇后配晉武帝受禪後泰始二年定郊祀北郊以先后
配是年有司奏古者丘郊不異遂并圓方二丘於南郊
更修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十一月庚寅帝親祠

於南郊自後方澤不別立東晉元帝太興二年北郊未立地祇共在天郊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成帝咸和八年於覆舟山南立北郊從祀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凡四十四神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是月辛未祀北郊以宣穆張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康帝建元元年正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

皆親奉宋武帝永初二年親南北郊孝武帝大明三年移北郊於鍾山北原與南郊相對後還舊處齊高帝受禪建元二年正月次辛北郊犧牲之色因舊不改而無配武帝永明三年議用次辛車服之儀率遵漢制梁武帝制北郊為方壇於國之北常與南郊間歲正月上辛以一特牛祀后土於壇上以德后配禮以黄琮五官先農五嶽及國内山川皆從祀其南郊明堂用沈香取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

天監十六年有事北郊八座奏省除四望松江浙江五
湖等座其鍾山白石山既土地所在並留之如故帝行
一獻之禮陳武帝亦以間歲正月上辛用特牛一祀於
北郊以皇妣昭后配及文帝天嘉中南郊改以高祖配
北郊以德皇帝配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後
魏道武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壇兆制同南郊
五嶽名山在中壝内四瀆大川在外壝内后土神元后
共用黑牲一玉用兩珪有邸幣用束帛五嶽等共牛一

祭畢瘞牲體於壇北亥地北齊制圓丘方澤並三年一
祭謂之禘祀以夏至之日禘崑崙皇地祇於方澤以武
德皇后配其神社稷岱嶽沂鎮會稽鎮云云山亭亭山
蒙山羽山嶧山嵩嶽霍嶽衡鎮荊山内方山大別山敷
淺原山桐栢山陪尾山華嶽大嶽鎮積石山龍門山江
山岐山荊山嶓冡山壺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
屋山西傾朱圉山鳥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
梁山岷山武功山太白山恒嶽醫無閭山鎮陰山白登

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宣務山閼山方山
苟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濰水江水南海
漢水穀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澇水渭
水涇水酆水濟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沲水
衞水洹水延水並從祀其神州位青陛之北寅地社位
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自餘並内壝之内
内向各如其方合用牲十二儀同圜丘後周祭后土地
祇於國北郊六里為壇以神農配后土之祇神州壇在

其右以獻俟莫那配焉隋因周制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宫城北郊十四里方壇之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兾州戎州拾州柱州宫州咸州揚州其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等牲用黄犢二神州以下用方色犢一九州山海墳衍等加羊豕各九孟冬祭神州於北郊亦以太祖武元皇帝配牲用犢二凡大祀養牲在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昊天五帝日月星辰地祇神州宗廟社稷為大祀星辰五祀四望為中

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諸星山川為小祀其牲方色難
備者聽以純色代煬帝大業元年孟冬祀神州改以高
祖文帝配唐制夏日至祭皇地祇于宫城之北郊十四
里為方丘壇因隋制以景帝配神州五方嶽鎮海瀆山
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地祇及配帝牲用黄犢
二神州用黝犢一嶽鎮以下加羊豕各五孟冬祭神州
於北郊景帝配牲用黝犢二貞觀中奉高祖配地郊永
徽中許敬宗等奏祭地之外别有神州謂之北郊殊無

典據遂廢神州之祀乾封初又詔依舊祀神州二年詔以高祖太武皇帝崇配方丘等祀太極元年正月初將有事于南郊有司議唯祭昊天上帝續議設皇地祇位開元二十一年夏日至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時房玄齡議以神州者國之所託餘八州則義不相及今請除八州惟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開元十一年上自東都將還西京便幸并州至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祀后土于汾陰脽上

太史奏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祥風繞壇日揚其光二十年車駕欲幸太原中書令蕭嵩上言去十一年親祠后土為蒼生祈穀自是神明昭祐累年豐登有祈必報禮之大者且漢武親祠脽上前後數四伏請准舊年事至后土行報賽之禮從之

社稷

顓帝祀共工氏子勾龍為社烈山氏子柱為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商湯為旱遷柱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勾

龍無可繼者故止周制天子立三社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於庫門内之西立之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於籍田立之亡國之社曰亳社廟門之外立之諸侯立三社祭法云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於臯門之西立之自為立社曰侯社亦於籍田中立之而亦立亳社大夫以下立一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今之里社也但立名雖異其神則同皆以勾龍配之稷周棄配之社者五土之神稷者於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

祇援神契曰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也社壇在東稷壇在西俱北面壇築墻開四面門天子之社則以五色土各依方色為壇廣五丈諸侯則但用當方之色為壇皆植木以表其處又別為主以象其神大夫以下但各以其地所宜之木而立之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為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平帝時王莽奏建立社稷自高祖除秦社

稷立漢社稷時已有官社以夏禹配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徐州牧歳貢五色土一斗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無屋有墻有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歳三祀皆太牢具使有司祠郡縣皆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魏自漢後但太社有稷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晉武帝太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

社之祀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宋仍晉舊無所改作梁社稷在太廟西依晉元帝所創有太社帝社太稷凡三壇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爲五壇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敦稻以牟黄粱以簠白粱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於宗廟之右爲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日日用戊皆以太牢勾龍配社周棄配稷並有司侍祠北齊立太社帝社太稷三壇於國右每仲

春仲秋元辰及臘各以一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終獻後周立社稷於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太牢祭牲色用黑孟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為社唐社稷亦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太社太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配武太后天授三年九月為社至長安四年三月制社依舊

用八月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爲帝社壇於太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太社太稷其壇不備方色異於太社又其年五月詔於東都建置太社天寶三載二月詔社稷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升爲大祀

山川

黄帝祭山川爲多虞氏秩于山川徧于羣神周制四坎壇祭四方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林川澤一歲凡四祭一者謂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大

禘時皆因以祭之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於是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山曰太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淮濟春以脯酒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塞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圭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山鴻冢瀆山蜀之岷山也名川四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塞如東方山川而牲亦牛犢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其河加有嘗

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騂駒四灞
滻灃澇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山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
山川祠而無車乘騂駒之加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
詔增修山川羣祀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
悉以木偶馬代行過親祠者乃用駒後漢章帝元和二
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魏文帝黄初三年禮五岳四
瀆咸秩羣祀瘞沈圭璋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
奏奠祭霍山殿中郎丘景先議宜使太常持節牲以太

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器用陶匏藉用茅席梁令郡國有五嶽者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若海應祀者皆以孟春仲冬祀之後魏明元帝立五嶽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餘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徧祠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内而祈謁王畿内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太武帝南征造恒山祀以太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宗祀以太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後周大將出征

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知洒埽並令多植松栢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祭於萊州東瀆大淮祭於唐州南嶽衡山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廣州南

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山於洛州西嶽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及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嶽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太牢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嶽神為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嶽神為中天王南嶽神為司天王北嶽神為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為靈源公濟瀆封為清源公江瀆封為廣源公淮瀆封為長源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嶽

山為成德公霍山為應聖公醫無閭山為廣寧公八載

閏六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其九州鎮山除入諸嶽外

並宜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

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分命御監諳嶽瀆及山

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其祭儀具開元禮

籍田

周制天子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置之車右帥

公卿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畝於南郊冕而朱紘躬秉

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粢盛於是乎取之漢文帝制曰農天下之本遂開籍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粢盛漢舊儀云春始東耕於籍田官祠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賜三輔二百里内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粢盛景帝詔曰朕親耕為天下先昭帝幼即位耕於鉤盾弄田後漢明帝永平中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中正月北巡耕於懐縣其籍田

儀正月始耕常以乙日祠先農及耕於乙地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推數如周法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是月命郡國守皆勸民始耕魏氏雖天子親耕籍田而藩鎮闕諸侯百畝之禮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于東郊詔曰近代以來籍田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

稼穡之艱難以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惠帝之後其禮遂廢東晉元年將修耕籍事終不行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將親耕先立春九日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官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畒中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設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穜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祀先農如帝社儀孟春上辛後吉亥御乘耕

根三蓋車駕蒼駟建青旂著通天冠青幘青袞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章服駕出如郊廟儀至籍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贊曰皇帝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及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令率其屬耕終畝灑種即耰禮畢乃班下州縣悉具其禮焉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用丁亥使御史乘馬車載耒耜從五輅後梁初依宋

齊禮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天監十二年武帝以啟蟄而耕改用二月乃與百官御事並齋三日沐浴祼饗侍中奉耒耜載於象輅以隨木輅之後普通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别有望耕臺在壇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後魏太武帝天興二年春始躬耕籍田祭先農用羊一北齊籍田於帝城東南千畝内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大麥小麥色别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

南阡西廣輪三十六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為大營於外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啟夏門外置地千畝為壇行籍田之禮播植九穀納于神倉以擬粢盛穰藁以餉犧牲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籍于千畝之甸武后改籍田壇為先農壇神龍初復改先農壇為帝社壇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祠神農于東郊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籍于千

畝之旬時有司進儀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明皇欲重勸耕籍遂進耕五十餘步盡壠乃止耕畢輦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賜帛其儀備開元禮

先蠶

周制仲春天官内宰詔后帥外内命婦治蠶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漢皇后蠶于東郊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祠先蠶禮以少牢魏文帝黄初七年皇后蠶于北郊依周典也晉武帝太康六年

蠶於西郊與籍田對其方也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盖十丈在蠶室西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為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揺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騑音贵馬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鈎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揺衣青各載筐鈎從蠶先桑二日蠶宫生蠶著

簿上躬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太牢告祠謁者
一人監祠祠畢撤饌頒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皇后至
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
諸妃公主各採五條鄉縣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
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座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宴
賜絹各有差江左至宋孝武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
石里為蠶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蠶觀北齊為蠶坊於
京城北之西去皇宮十八里外有蠶宮方九十步墻高

一丈五尺其中起蠶室二十七口别殿一區置蠶宮令
丞宦者爲之每歳季春穀雨後吉日使公卿以一太牢
祠先蠶黄帝於蠶壇上無配如祀先農禮訖皇后因親
桑於壇備法駕服鞠衣乗重翟帥六宫升桑壇東陛即
御座女尚書執筐女尚衣執鉤立壇下皇后降自東陛
執筐者處右執鉤者居左蠶母在後乃躬桑三條訖升
壇即御座内命婦以次就桑服鞠衣者採五條展衣七
條褖衣九條以授蠶母還蠶室切之授世婦灑一薄凡

應桑者並復本位后乃降壇還便殿改服設勞酒頒賚而還後周制皇后乘翠輅率六宮三妃三㚤（音弋婦官名）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蠶所以一少牢親祭進奠先蠶西陵氏神禮畢降壇令二嬪為亞獻終獻因以躬桑隋制先蠶壇於宮北三里為壇高四尺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内外命婦以一太牢制幣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之禮祭訖就桑位於壇東面尚功進金鈎典制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鈎命婦各

依班採五條九條世婦於蠶母受切桑灑訖皇后乃還
唐顯慶元年三月辛巳皇后武氏先天三年三月辛卯
皇后王氏乾元二年三月己巳皇后張氏並有事於先
蠶其儀備開元禮

通志卷四十二

[seal]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四十三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禮略第二

吉禮下

宗廟　時享薦新附　祫禘　功臣配享　天子七祀諸侯附　上陵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釋奠　祀先代帝王名臣附　老君祠先賢附　孔子祠先儒附　太公廟　巡狩　封禪

歷代所尚　享司寒藏氷開氷附　禜　葦茭桃梗禳祠　髙禖　祓禊　諸雜祠

宗廟

唐虞立五廟其祭尚氣先迎牲殺於庭取血告於室以降神然後奏樂尸入王祼以鬱鬯夏氏因之商制七廟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宗廟在左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

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漢高帝令諸侯都皆立上皇廟高帝崩孝惠即位令奉常叔孫通定宗廟儀法帝東朝太后長樂宫及間往以數蹕煩民乃作複道武庫南通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帝乃立原廟又尊

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所常幸郡國令各立太祖廟至宣帝太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凡所廵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於陵旁立廟並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元帝時丞相韋元成等言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元帝罷郡國廟以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

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與孝宣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
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帝為
穆主遷於太廟寢園皆罷修後漢光武皇帝建武二年
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
帝為世宗如舊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
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平祀儀未設至十九年中郎
將張純等議禮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故孝宣帝以孫
後祖為父立廟於奉明曰皇考廟於是議立平哀成元

帝廟代令親廟兄弟以下使有司祠冝為南頓君立皇考廟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詔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髙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髙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徳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髙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髙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皇考南頓君以上至節

侯皆就園廟所在郡縣侍祠明帝以光武中興更為起廟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毁也後遂為常明帝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孝章初不敢違以更衣有小别上尊號曰顯宗廟間祠於更衣四時合祭於世祖廟章帝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初不敢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遵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别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髙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

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獻帝初平中董卓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考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明帝太和三年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

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為四室而已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為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為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

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晉武帝即位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權立一廟後用魏廟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頴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帝景帝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代與景帝為七廟六年因廟陷當改脩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為叙亦隨時宜也東晉元帝上繼武

帝於禮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時西京神主陷於虜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懐帝之主又遷潁川府君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以兄弟為世數故也於時百度草創毀主權居别室太興三年将祭愍帝之主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及元帝崩則豫章復遷至明帝崩而潁川又遷猶十室也於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准遠廟成帝咸康五年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廟配饗世祖成帝崩而康

帝承統以兄弟一代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穆帝立京兆遷入西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還昭穆之位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行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宋武帝即尊位祠七

代為七廟永初初追尊皇考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始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母為昭皇后七廟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特進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

祖之廟不毀與六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後魏之先居於漠北鑿石為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北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又親行貙劉之禮孝文太

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令述尊先志宜制祖宗之號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代不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業之勲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校似為未允朕今奉尊道武為太祖而立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時奉寧可尅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

一准出代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四時並臘凡五祭禘祫如梁制後周之制思復古之道乃右宗廟而左社稷閔帝受禪追尊皇祖為德皇帝父

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昭二穆為五馬明帝崩廟號世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等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之禮追尊桓王為武元皇帝皇妣為元明皇后奉迎神主歸於京師攺周制左宗廟而右社稷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

廟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至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而三餘並分室而祭唐武德元年追尊號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法駕迎神主祔於太廟始享四室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增脩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辯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

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憙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爲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若使違羣經之正説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遵舊

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開元十年加置九廟移中宗神主就正廟仍創立九室其後制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太廟九室也

時享薦新附

有虞氏四時之制春曰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爓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夏氏

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商人禴禘嘗烝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聲郊特牲云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也其祭貴肝周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其祭貴肺行九獻之禮其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而後食二月獻羔開氷四月以彘嘗麥七月

登穀八月嘗麻九月嘗稻十二月嘗魚漢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宗廟諸果之獻由此興後漢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不祀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古不墓祭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説者以為古宗廟

前廟後寢以象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而弗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建武以来關西諸陵以傳久遠但四時特牲祀天子每幸長安謁諸陵乃太牢祠自雒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祀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宮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

具魏初高堂隆云按舊典天子諸侯月有祭祀其孟則四時之祭也三牲黍稷時物咸備其仲月季月皆薦新之祭也大夫以上將之以羔或加以犬不備三牲也士以豚庶人則唯其時宜魚鴈可也皆有黍稷禮器曰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太牢而祭不必有餘羔豚則薦新之禮也太牢則時祭之禮也詩云四月其蚤獻羔祭韭周之四月則夏之二月也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氷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仲夏之月天子乃以雛嘗黍

咸薦之寢廟此則仲季月薦新之禮也宋四時祭祀將
祭必先夕牲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掌事者亦
如之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袍黑介幘通天
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上水一刻皇
帝著平冕龍袞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治禮謁者各引
太樂令太常光禄勲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
脫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
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

者又引光禄勲終獻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禄勲終獻齊永明元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皇帝麪起餅鴨臛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羮昭皇后炙魚皆所嗜也梁武帝宗廟四時及臘一歲五享天監十六年詔曰夫神無常饗饗於克誠所以西鄰禴祭實受其福宗廟祭祀猶有牲牢無益至誠有累冥道自今四時烝嘗外可量代八座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八座又奏既停宰殺無復

省牲之事請立省饌儀具衆官陪列並同省牲帝從之又詔令雖無復用腥猶有脯脩之類即之幽明義為未盡更可詳定悉薦時蔬左丞司馬筠等參議大餅代脯餘悉用蔬菜從之於是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座月中再設淨饌自是訖於臺城破諸廟遂不血食陳制一歲五祠謂春夏秋冬臘也每祭共以一太牢始祖以三牲首餘唯骨體而已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六年十一月將親祀七廟有司依禮具儀於是羣官議曰昔有虞親虔

祖考来格商宗躬謁介福攸降大魏七廟之祭依先廟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發中思親執祀稽今古義禮之常典臣等謹按舊章并採漢魏故事撰祭服冠屨牲牢之具罍洗簠簋爼豆之器百官助祭位次樂官節奏之引升降進退之法别集為親拜之儀制可於是帝乃親祭其後四時常祀皆親之北齊制春祀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凡四祭每祭室一太牢武成帝始以皇后亞獻河清中定令四時祭廟及元日廟庭並設庭燎

二所後周之制其四時祭各於其廟亦以皇后亞獻其儀與北齊同所異者皇后亞獻訖后又薦加豆之籩其實菱芡芹葅兎醢冢宰終獻訖皇后親徹豆降還版位然後太祝徹焉隋四時之祭各以太牢四時薦新於太廟有司行事而不出神主祔祭之禮並准時享唐四時各以其孟月享太廟室各用一太牢若品物時新堪進御者有司先送太常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太常卿及少卿一人奉薦太廟有司行事不出神主

禘祫

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懽死亦備合食之禮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祫嘗冬祫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世商人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周

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
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禘以夏祫以秋
祫祭之禮大宗伯出髙祖以下木主守祧出先王先公
祧主皆入太祖后稷廟中於室中之奥西壁下東面布
太祖后稷位尸在東北面太祖之子於席前之北南面
為昭次昭之子在南方北面相對為穆以次而東孫與
王父並列直至禰其尸各居木主之左凡七尸用九獻
禘祭之禮一如祫祭所異者但祭毁廟以上不及親廟

其神主按鄭康成禘祫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奥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奥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位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

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行幾年純奏舊制三年一祫毁廟之主合食髙廟存廟主未甞合元始五年始行禘禮父為昭南向子為穆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隂氣在下故以正尊卑祫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骨肉合飲食令祖宗廟未定且合祭髙廟遂以為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毁廟主而已謂之殷祭太祖東而惠文

武元四帝為昭景宣二帝為穆惠景昭三帝非殷祭時不祭也魏明帝太和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令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按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縗經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令當計始除服日數當如禮須至禫月乃禘東晉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祭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年太和元年

五月皇后庾氏崩十月殷祭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祭其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殷祭元興三年夏應殷祭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安帝義熙三年當殷祭御史中丞范泰議以章后喪未一周不應殷祠時從太常劉瑾議小君之喪不以廢大禮往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祀進用十月若計常限令當用冬若更起端則應四月時尚書奏從領司徒王謐議反初四月為殷祠之始徐邈議祫三時皆可者

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
曰特礿非殷祀常也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文帝元嘉
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祀十三年禮孝武大明七年
二月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用孟秋詔從之
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
以夏祫以冬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曰鄭康成云
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祫則毁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

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

而禘圜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

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

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

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故稱五

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然以祫為一祭王

義為長以圜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鄭義亦為當今

互取鄭王二義禘祫並為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

之名上下同用從鄭永為定式北齊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孝明即位三月時議來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太常卿崔亮上言曰令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祫祭宜存古典按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按杜元凱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從之唐前上元三年有司祫享于太祖廟時議者以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兩

義互文莫能斷太學愽士史元璨議曰按禮記正義列鄭康成禘祫志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祫也是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當祫明年春禘于羣廟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又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為平邱之會冬公如齊至十四年祫十五年禘傳云有事

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于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後隔三年祫以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自此禘祫之祭依璨議

臣謹按杜佑議曰聖人制禮合諸天道使不數不怠故有四時之制焉而又設殷祭者因天道之成以申孝順之心用盡事終之理禘祫二禮俱是大祭先賢所釋義各有殊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康成注

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宣通經訓鄭義為長誠以禮經及春秋所書皆祫大於禘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于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毁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于莊公禘于禧公既不於太祖則小於祫也又逸禮記禘于太廟之禮云毁廟之主皆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内傳云禘取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禘

小於祫也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毁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毁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毁主自在二祧之廟而祭禘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曽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虚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備五齊三酒禘唯四齊三酒祫則備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

功臣配享

盤庚云兹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制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燕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例魏高堂隆議曰按先典祭祀之禮皆依生前尊卑之序以為位次功臣配食於先王像生時侍讌燕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唯君備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使功臣配食於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勲以勸嗣臣也議

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位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令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謂之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堂而配食此則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燕則脫屨升堂不在庭也晉散騎常侍任茂議按魏功臣配食禮叙六功之勲祭陳五祀之品或祀之於一代或傳之於百代蓋社稷五祀所謂傳之於百代者古之王臣有明

德大功若勾龍之能平水土柱之能樹百穀則祀社稷
異代不廢也昔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乃遷稷周棄
德可代柱而勾龍莫廢也若四叙之屬分主五方則祀
為貴神傳之異代載之春秋非此之類則雖明如咎繇
勲如伊尹功如吕尚各於當代祀之不祭於異代也然
則伊尹於商雖有王功之茂不配食於周之清廟以今
之功臣論其勲績比咎繇伊尹吕尚猶或未及凡云配
食各配食於主也今主遷廟臣宜從饗大司馬石苞等

議魏代功臣宜歸之陳留國使脩常祀允合事理唐貞觀十六年有司言禮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依令禘祫之日功臣並得配享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議曰古者臣有大功享禄其後子孫率禮潔粢豐盛礿祠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享焉所以昭明其勲尊崇其徳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臣皆不應享故周禮六功之官皆配大烝而已先儒皆以大烝為祫祭梁初誤禘功臣左丞何佟之駮議武帝允

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禮祢無配功臣理不可易從之其儀具開元禮

天子七祀諸侯附

商制天子祭五祀戶一竈二中霤三門四行五也歲徧凡祭五祀於廟門戶主出入竈主飲食中霤主堂室居處行主道路諸侯大夫與天子同

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嫡

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霤竈或立戶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一祀春祭竈二祀夏祭門三祀秋祭井四祀冬祭中霤五祀六月祭歲一徧有司行事禮頗輕於社稷祭祀天子諸侯以牛因四時祭物也祀戶以牛竈以雞中霤以牛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不得用牛者用豕井用魚也後漢建武初有五祀之祭門戶井竈中霤也有司掌之其祀簡於社稷矣人家祀山神門戶山即厲也鬼有歸所乃不為厲魏武王始定天下興復舊祀而造祭五祀門戶井竈中霤也晉傅元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正宮亦祭一

門正室祭一戶井竈及中霤各擇其正者祭之以後諸祀無閒唯司命配享于南郊壇隋制其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廟日中霤則以季夏祀黃郊日各命有司祭於廟西門道南牲以少牢唐初廢七祀唯季夏祀祭中霤開元中制禮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其儀具開元禮

上陵拜掃及諸節上食附

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故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後漢都雒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謁其雒陽陵每正月上丁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袁宏漢紀曰明帝永平元年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琮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共九等也）鍾鳴謁者引客羣

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于階拜神座退後公卿羣臣謁神座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舞文始五行之舞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之舞也禮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告其郡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敬愛之心也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珮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靈帝以晦朔二十四氣伏臘及四時祠廟日於陵所上飯宮人隨鼓漏理被枕

盥水陳嚴具魏文帝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先帝高平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遂革上陵之禮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園邑寢殿遂絶及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景帝陵一謁峻平陵文帝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宣帝陵至惠帝復止也東晉元帝崩後

諸公始有謁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拜陵議者以為非禮遂止以為定制穆帝幼冲褚太后臨朝又拜陵至孝武崩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展情陵所以一周為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煩瀆無准非禮也及安帝元興元年左僕射桓謙奏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為近法尋武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及義熙初又復江左之舊宋文帝每歲正月

謁初寧陵（武帝陵）孝武明帝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文武陵）後魏太和十六年九月辛未孝文帝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聲素幕越（音活）席為次侍臣侍哭壬申孝文又哭如昨帝二日不御食癸酉朝中夕三時哭拜於陵前夜宿鑒元殿甲戌帝拜哭辭陵還永樂宮唐貞觀十三年太宗朝于獻陵先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僚蕃夷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屨哭入闕門西再拜慟絕不能興禮

畢改服入于寢躬親執饌閲視高祖先后服御之物悲慟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禮畢太宗出自寢宫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上入寢哭踊絶於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績越王貞趙王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將軍程知節並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閲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宫高宗永徽二年有司言謹按獻陵三年之後每朔及月半上食

其冬夏至伏臘清明社等節日亦上食其昭陵請依獻陵故事上從之六年正月謁于昭陵有司先設儀衛於陵寢質明七廟子孫二王後百僚州鎮蕃牧四夷君長等並陪列于位皇帝降輦入次易服出次行哭就位再拜擗踊慟絶禮畢又改服奉謁寢宮其妃嬪公主先於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帝入寢門即哭瞻視幄座踴絶于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哭乃進牢饌珍羞引三公諸王並入執爵進俎帝至神座前再拜哭自奠饌閲先

帝先后衣服更增感絶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中宗景龍中每日奠祭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謹按三禮無諸陵日祭之事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祖考皆每月朔加薦新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時祭無日祭之文又鄭氏注儀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即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来始分月朔月半及諸節日祭於陵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

寢致祭並附於古禮至江左亦不崇園寢及齊梁陳其祭無聞今參詳以為三禮者不刋之書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其諸陵請准禮停日祭不從詔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日一進以為常式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自安宅兆禮不祭墓當謂送形而往山陵為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為享薦之室但以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

為常事起者以起動為稱居者以居止為名敢辭命使勞煩但恐不安靈域又降誕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為名時人多有進奉今聖靈日遠仙駕難攀進止起居恐乖先典請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式二時巡陵庶合禮經不從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掃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為定式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橋恭六陵

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天寶二年七月勅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于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

臣謹按上陵之禮謝承漢書曰靈帝建寧五年正月
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上行到陵見其儀慨然謂同座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為

可損今見其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帝至孝惻隱不
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
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
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率公卿百僚就園陵
而創焉尚書階西設神座天子事亡如事存之意也
苟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
各向神座而言庶幾先帝神魂聞之以明帝聖孝之
心親服三年久在園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

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不知先帝之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又按飲酎之禮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又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二長九寸以上若玳瑁甲一鬱林用象牙

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准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於八月酎車駕夕視牲以鑑燧取水於月取火於日為明水火左袒以水沃牛右肩手執鸞刀以切牛毛薦之而即更衣侍中上熟乃祀

釋奠

周制凡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官謂禮樂詩書之官也周禮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謂先師之類不言夏從春可知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

下之事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祭菜示敬道也鄭康成曰禮先聖先師也菜芹藻之屬也天子視學大昕鼓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天子乃命將出征受命於祖告祖也受成於學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詩云在頖獻馘魏齊王正始中有講經徧輙使太常釋奠於辟雍以太牢祠孔子以顔回配晉武帝泰始七年惠帝元康三年二釋奠皆於太學泰始六年元康五

年二行鄉事皆於辟雍鄉事鄉飲酒禮也惠帝愍懷之為太子皆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東晉明帝之為太子亦行釋奠禮成穆孝武三帝皆親釋奠唯成帝在辟雍自是一時制也孝武以太學在水南懸遠有司議依穆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而無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牲牢器用悉依上公祭畢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在齊武帝

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唯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子著絳紗襮（音博衣領也）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吏部郎中徐勉議鄭元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室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

及宴會太子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輿駕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賔容依舊西階大同七年皇太子表其子寧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議疑之臣纉等以為參點回路並事宣父鄒魯稱盛洙汶無譏制可北齊將講於天子先定經於孔子廟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顔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歳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

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子揖顔回日出行事其郡學則於坊内立孔顔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於先聖先師年别一行鄉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唐武徳二年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貞觀二十一年制左邱明以下二十二人同享初以儒官自為祭主直云博士姓名昭告於先聖又州縣釋奠亦博士為主許敬宗奏曰秦漢釋奠無文魏氏則太常行事自晉宋以降時有

親行而學官為主全無典實在於臣下理不合專令請
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為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
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其州學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
獻博士為終獻縣學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
為終獻循附禮令以為永制景龍二年七月皇太子將
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太
子左庶子劉知幾進議曰古者自大夫以上皆乘車而
以馬為騑服魏晉以降迄于隋氏朝士又駕牛車至如

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征據鞍顧盻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顔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驗也褒衣博帶方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佩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内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

右遺屨不收清道之傍絓縢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廢改皇太子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為常式開元十一年詔春秋釋奠用牲牢其屬縣用酒脯而已二十七年八月因釋奠文宣王始用宮懸之樂二十八年二月勅文宣王廟春秋釋奠宜令攝三公行禮著之常式國子祭酒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等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著之常式制可其儀具開元禮

祀先代帝王 名臣附

漢武帝時有人言古者天子以春解祠祠黄帝用一梟破鏡方士云以歲始祓除凶災令神仙之帝食惡逆之物使天下為逆者破滅梟名食母破鏡名食父如貙而虎眼黄帝欲絶其類使百吏祠皆用焉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解祠者解罪求福也後漢章帝元和春東廵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尭於濟陰魏武帝少時漢太尉橋元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東晉孝武帝寧康三年七月故事祀皋陶於廷尉寺新禮移祀於律署以同祭先聖於太學舊

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應秋政後魏文成帝東巡歷橋山祀黄帝孝文太和十六年詔曰法施於人祀有明典立功埀惠祭有常式其孟春應祀者頃以事殷遂及今日可令以仲月而饗祀焉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堯樹則天之功興巍巍之治可祀於平陽舜播太平之風致無為之化可祀於廣寧禹禦洪水之災建天下之利可祀於安邑周文公制禮作樂埀範萬葉可祀於洛陽其宣尼廟已於中省别勅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當

界牧守各隨所近攝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曲禮曰脯曰尹祭

隋制使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豐渭之郊周公名公配漢帝於長陵蕭何配各以一太牢而無樂配者享於廟庭唐前脩禮令無祭先代帝王之文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人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始皇無道所以棄之漢祖典

章法垂於後自隋以上亦在祠列今請聿遵故實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天寶六載正月制三皇置一廟五帝置一廟有司以時祭享至七載五月詔三皇以前帝王宜於京城内共置一廟仍與三皇五帝廟相近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樂請准三皇五帝廟以春秋二時享祭歴代帝王肇跡之處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廟享祭仍取當時將相德業可稱者二人配享

老君祠 先賢附

後漢延熹八年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中文罽爲壇飾純金釦器設華盖座用郊天樂唐乾封元年追號老君為太上元元皇帝文明元年九月冊老君妻為先天太后立尊像於老君廟所開元二年三月親祠元元皇帝廟追尊元元皇帝父周上御史大夫敬為先天太皇仍於譙郡置廟歲餘一祀以上准先天太后廟例二十九年兩京及諸州各置廟

一所并置崇元館天寶元年親祠元元廟又於古今人表升元元皇帝為上聖時同制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元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靈真人又以其所著之書並為經其年九月改兩京元元廟為太上元元皇帝宮二載西京改為太清宮東京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為紫極宮祝版改為清詞於紙上十三載正月令有司每至孟月則脩薦獻上香之禮仍為常式七載五月詔修漢張天師冊贈太師梁貞白陶先生冊贈太保貞元元年正月勅薦享太清宮亞獻太常卿充終獻光禄卿充仍永為常式

孔子祠先儒附

漢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城宣尼公追封孔均為褒城侯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均子志為褒城侯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因幸魯祠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祀禮畢命儒者論難也和帝永元四年徙封為褒尊侯相傳至獻帝初國絶魏文帝黄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議郎羨為宗

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祠令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守
衛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震
為奉聖亭侯又詔大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祀孔子祭宜如泰
始故事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
又授孔隱之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
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以
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莽詡俱反嗣有罪失爵後魏封孔

子二十七葉孫乘為崇聖大夫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為崇聖侯文成帝詔其宣尼之廟當別勅有司行薦饗之禮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為恭聖侯後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為紹聖侯唐貞觀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為褒聖侯二十一年制曰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總二十

二人並為先師永徽中制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夫子為先師顔回左邱明從祀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准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邱明等二十二人與顔子俱配宣父於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改周公為先聖黜孔子為先師顔回左邱明並為從祀按禮記凡學官春釋奠于先師鄭康成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又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注曰若周公孔子也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顔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更為先聖求其節文互有得失所以貞觀之制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而今新令輙事刋改但周公攝政制禮作樂功比王者祀之儒館實賅具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獘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宏聖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載故孟軻稱生

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以降奕葉繼侯崇奉其聖迄于今日胡可降茲先哲俯入先師且又卯明之徒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先其周公仍依舊禮配享武王也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東巡次兗州鄒縣頓祭宣父廟贈太師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詣學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

神龍初詔以鄒魯百戶封崇道公宣尼采邑用供薦享又授裔孫褒聖侯崇階朝散大夫仍許子孫以相傳襲

開元八年勅改顏子等十哲為坐像悉應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圖畫七十子及

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顔子亞聖親為之贊以書於后閔損以下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時國子司業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顔子配坐今具像立侍配享合坐十指弟子雖復列像廟堂不應享祀謹檢祠令何休范甯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具十指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請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請准二十二賢應饗二十七年八月制夫子追贈謚為文宣王宜令三公持節冊命並撰儀注昔緣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別坐豈仍舊宜補其墜典永作常式自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十

哲等東西列侍顔淵既云亞聖須優其秩

顔子淵贈兖國公　閔子騫贈費侯

冉伯牛贈鄆侯　冉仲弓贈薛侯

宰子我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冉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吳侯　卜子夏贈魏侯

又夫子格言參也稱魯雖居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

頃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从稽先旨俾修舊位庶

乎禮得其序入焉式瞻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太尉持節就國子廟冊冊畢所司奠祭亦如釋奠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又勅兩京及兖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衮冕其諸郡及縣廟宇既小但移南面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參贈郕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宓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莒伯

南宮子容贈郯伯　公晳哀贈郳伯

曾點贈宿伯　顏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卞伯　公西赤贈郜伯

巫馬期贈鄫伯　梁鱣贈梁伯

顏柳贈蕭伯　冉孺贈紀伯
曹䘏贈曹伯　伯虔贈鄃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秦子南贈少梁伯　漆雕子斂贈武城伯
顏子驕贈瑯邪伯　漆雕徒父贈須句伯
壤駟赤贈北徵伯　商澤贈睢陽伯
石作蜀贈石邑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首贈亢父伯　公良孺贈東牟伯

后處贈營丘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奚容蒧贈下邳伯　公肩定贈新田伯
顏襄贈臨沂伯　鄡單贈銅鞮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乘丘伯
秦商贈上洛伯　申黨贈邵陵伯
公祖子之贈期思伯　榮子祺贈雩婁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郢贈臨淄伯
燕伋贈漁陽伯　鄭子徒贈滎陽伯

顔之僕贈東武伯　原亢籍贈萊蕪伯

樂欬贈昌平伯　廉絜贈莒父伯

顔何贈開陽伯　叔仲會贈瑕邱伯

狄黑贈臨濟伯　邽巽贈平陸伯

公西輿如贈重邱伯　公西蒧贈祝阿伯

孔忠贈汶陽伯　蘧瑗贈衛伯

施恒贈乘氏伯　林放贈清河伯

秦非贈汧陽伯　陳亢贈潁伯

申棖贈魯伯　琴牢贈南陵伯

顏噲贈朱虛伯　琴張贈南陵伯今考琴牢即琴張疑重出

步叔乘贈淳于伯

太公廟

唐開元十九年四月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張良配享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每出師命將就廟引辭仍簡取自古名將功成業著宏濟生人者十人准十哲例霑享至乾元元年九月十二日太常少卿于

休烈奏臣昨因秋享漢髙祖廟見旁無侍臣享太公廟有張良在側良實漢佐命請移配享於漢祖廟從之上元元年追封太公望為武成王依文宣王置廟仍擇古今名將准文宣王置亞聖及十哲等享祭之奠一同文宣王

巡狩

唐虞五載一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羣后四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

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五月南廵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廵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北廵狩至于北嶽皆如岱宗之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夏后氏因之周制十二年一廵狩天子將廵狩類於上帝宜乎社造乎禰乘金輅建大旂歳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柴望祀于山川而覲諸侯其方之諸侯先於境首待之所過山川則使祀宗先以三等璋瓚皆以黄金為勺酌鬱鬯以禮神次乃校人殺黄駒以祭之既至方嶽先問百年就見之若八十

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不天子乃令太師採民之歌謡以樂播而陳之以觀風俗以審善惡令典市之官陳百物之貴賤以觀民之好惡又命典禮之官考校四時節氣月之晦朔甲乙等日及候氣之律吕所用禮樂宫室車旗等制度君臣上下之衣服皆以王者所頒制度考校之諸侯封内有名山大川不舉而祭之者為不敬削其地有祭宗廟不順昭穆者為不孝絀其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其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其君

討有功徳於民者加地進律其諸侯待王之牢禮以一
犢既黜陟諸侯乃與之相見方嶽之下築壇與覲禮壇
制同其壇外為土埒方三百步謂之宫開四門壇方九
丈六尺髙四尺上為堂下為三等謂之三成成每等髙
一尺其堂上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諸侯之上介各
以其君之旂置於宫内以表立位之處詔王升壇訖諸
侯皆就其旂而立其位鄭氏按明堂位云諸公中階之
前北面東上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

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西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乃於壇上揖之以定其位諸侯乃進升壇奠玉公於上等奠桓圭侯伯於中等奠信圭躬圭子男於下等奠穀璧蒲璧諸侯各奠玉訖降拜又升成拜訖擯者乃延諸侯升堂授王玉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諸侯既朝見王訖乃退而自相與盟王宮之伯臨之其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

至于北嶽如西巡狩之禮巡狩訖郄歸每廟用一牛以告至謂之歸格于祖禰用特秦始皇三年東巡狩郡縣祠鄒嶧山頌功業其年復遊海上三年遊碣石從上郡歸五年始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到沙丘崩此求神仙奇藥之術無復觀民風問百年也並步浪反下同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彰始皇之功德漢武帝元狩四年始巡郡縣簿尋於泰山元封初復至海上又北至碣石又自遼西歷北邉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萬八千里武帝亦如秦始皇之事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三月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至河沈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灞涇洛他名水如此者沈圭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他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璧珪不滿百里者不沈過泰山祭泰山及梁父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廵狩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至泰山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配卒事遂覲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王孔子七十二弟子四月還京師庚申告至祠高祖光武廟

各一特牛安帝延光三年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中故事魏明帝凡三東巡狩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中巡洛陽縣賜高年力田各有等差晉初新禮巡狩方嶽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儐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旂摯虞以覲禮諸侯各建其旂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旂如舊禮詔可其議然終晉代其禮不行武帝泰始四年詔使使持節侍中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理刑禁逆順為一書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為一書札喪荒凶厄貧為

一書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
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

宋文帝元嘉四年二月東巡狩至于丹徒告覲園陵三月饗會父老勲舊于行宫加賜衣裳幣帛蠲租原刑戰亡之家及單孤隨宜隱卹二十六年二月東巡幸至京城并謁二陵會舊京故老萬餘人饗勞賫發赦蠲徭役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正月東巡狩歴橋山祀黄帝遵西遂祀醫無閭山遂緣海幸冀州北至中山過恒嶽禮其神而返明年南巡過石門遣使者用玉璧牲牢禮恒嶽隋煬帝自文帝山陵纔

畢即事巡遊乃慕始皇漢武之事西征東幸無時暫息六宮與文武吏士常十餘萬人然非省方展義之行也

唐皇帝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于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駕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如開元禮

高宗調露元年九月幸并州令度支郎中狄仁傑為知頓使并州長使李知元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衣服過者必致風雷之變遂發數萬人别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遽令罷之上聞之歎曰真大丈夫也

封禪

古者帝王之興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禮云因名山升中于天封禪必於泰山者萬物交代之處封增其高順其類也升上也中成也刻石紀號著功績封訖而禪梁父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道也封土於山而禪祭於地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厚梁父之階以報地梁父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禪梁父亦以告太平也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管仲對齊桓公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韓詩外傳曰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來准正論曰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按成王封禪而文武皆不在七十二君而無一言見于經傳學者疑焉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北

東下有云云亭伏羲神農並因之黃帝禪亭亭晉灼曰漢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顓帝帝嚳堯舜復禪云云禹禪會稽湯依禪云云其所封皆於泰山也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社首山晉灼曰在鉅平十二里其儀不存襄王時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邱而欲封禪謂管仲曰寡人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於是管仲覩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說之以事曰古之封禪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名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秦始皇平天下二年東巡郡縣祠鄒嶧山紀秦功業

於是名齊魯儒生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祭席用葅稭音戞禾藁也去其皮以為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黜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内莫不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民庶蕃息天禄永得刻石改號文出晉太康郡國志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從陰道下禪梁父其禮頗采泰祝之祀雍上帝所用封

藏而皆祕之固不得而記之封禪之後十一歳秦亡諸生疾秦焚詩書戮文學皆僞曰始皇上太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漢武帝立二十八年元鼎中汾得寳鼎遂議封禪而羣儒不能知其儀又牽拘於詩書古文於是帝盡罷諸儒用方士言以三月東上泰山立石泰山之巔石高三丈一尺方博皆三尺壇及墠皆廣長十二丈增高三尺帝因東至海上四月還至奉高晉太康郡國志曰奉高戶千五百六戶此為奉高者以祀東嶽帝王禪代之處是以殊之也故有明堂在縣西南四里又有奉高宮又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

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霍去病子也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晉太康郡國志曰漢武封泰山禪梁父叅諸家所說宜肅然為定也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籍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

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改元為元封(時作明堂汶上太史公曰其封禪之禮則有司存而漢史不得其制)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三月帝幸魯祭泰山及梁父三十二年詔梁松按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輙拒絶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求元封時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

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璽二其一方一寸二分其一方三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之丙地

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禪故詔梁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書歲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柴祭山曰燔柴積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猶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音促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令印工刻玉牒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帝至奉高

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祀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帝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

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為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各如其方色也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父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祀如元始中北郊故事項威曰除地曰墠後改墠曰禪神之也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槀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

特牲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為壇至秦始皇漢武帝始用石檢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請封禪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高堂隆卒不行晉武帝平吳太康元年九月衛瓘議封禪帝曰此盛德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至于再三詔報絶之宋文帝在位長久有意封禪詔學士山謙之草其儀注屬後魏師南逼其意乃息孝武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

夏王義恭表三請帝以文軌未一不從北齊有巡狩之禮并登封之儀終不行隋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文帝命牛弘等創定其禮帝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巡因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兖州遂次岱嶽為壇如南郊又壝外為柴壇飾神廟展宫懸之樂於庭為埋埳二於南門外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衮冕乘金輅備法駕而行禮畢遂詣青帝壇而祭焉唐貞觀十一年左僕射房元齡等議封禪儀注至高宗

麟徳三年正月戊辰朔有事于泰山皇帝親祀昊天上帝於封祀之壇已巳登于泰山行封禪之禮庚午降禪于社首山壬申大赦天下改元為乾封武后天冊萬歲二年臘月甲申登封于嵩山大赦天下改元為萬歲登封丁亥禪于少室山明皇開元十三年十月封祀于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十里丁亥服袞冕於行宫致齋於供帳前殿已丑大備法駕至山下乃御馬而登侍臣從帝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乃名禮官學士賀

知章等入講儀注以三獻悉於山上而在一處行其事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儀注之祥具開元禮

歷代所尚

高陽氏尚赤以十一月為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尚黑以十月為正薦玉以黑繒陶唐氏尚白以十二月為正薦玉以白繒有虞氏尚赤以十一月為正並出尚書中候夏后氏尚黑以建寅月為正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馬黑色曰驪牲用元以黑為徽號徽謂旌旗旐也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宮室之制屋十寸為尺商人尚白以建丑月為正

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白馬也牲用白以白為徽號朝

燕服哻冠而縞衣宮室之制屋十二寸為尺周人用赤

為徽號朝燕服冕冠而元衣宮室之制屋八寸為尺秦

以建子月為正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音元馬腹赤牲用騂以赤

水德漢書律歷志秦自以水德故十月為歲首漢火德

初亦以十月為歲首及文帝立公孫臣言漢當土德其

應黄龍見丞相張蒼以為漢乃水德河決金堤是其符

也年始冬十月以外黑内赤十月陰氣在外故黑陽氣尚伏在内故赤明年

黄龍果見於成紀帝於是令博士諸生申明土徳草改歴服色事至武帝元封七年用倪寛等議改用夏正以建寅月為歲首劉向以為赤帝斬蛇之符為火德後漢並同前漢魏土徳文帝以建寅月為正服尚黄臘以丑牲以白節毛當赤節幡當黄郊祀朝會四時之服如漢制宗廟所服如周禮明帝青龍五年三月用博士秦静等議改為景初元年以建丑月為正三年正月帝崩齊王立以明帝建丑月崩若以其月正朝會設樂不合於

禮於是改以建寅之月為歲首（來准正論曰自非繼亂不宜改正也）晉金德武帝泰始二年散騎常侍傅元上議帝王受命應歷禪代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無改正之文唐虞正朔皆同明矣至商周革命乃改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至於服色皆從其本唯節幡用黃大晉以金德王天下順五行三統之序矣詔從之由是正朔服色並依前代東晉並同西晉宋水德亦如魏晉故事齊木德餘一依前代梁火德餘一依前代陳

木德餘一依前代後魏初為土德言繼黄帝之後也故數用五服尚黄犧牲用白至孝文太和十四年用祕書丞李彪等議承晉後改為水德祖辰臘申北齊木德正朔服色皆如後魏後周承西魏用水德以文帝誕有元氣之祥又有黒水讖故也建寅月為正服色尚黒隋火德以赤雀降祥之故衣服旗幟犧牲尚赤戎服以黄七月帝始服黄唐土德建寅月為歲首武太后永昌元年十一月一日依周制以建子之月為正改元為載初元年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來年正月為一月十月建亥為年終

載初元年九月九日改元天授稱周改皇帝為皇嗣二年正月旗幟尚赤色天寶九年制應緣隊仗所用緋色幡等並改為赤黃色天下皆然納崔昌議以土德承漢火德

享司寒藏冰開冰附

周制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也凌冰室也三其凌三倍其冰備消釋也春始治鑑鑑如甑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開冰鑑胡暫反甑音直偽反祭祀供冰鑑賓客供冰大喪供夷槃冰尸之槃曰夷槃夏頒冰掌事暑氣盛王以冰頒賜

則為之主秋刷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謂立春藏冰至春分方温故獻羔以祭司寒而後開冰先薦寢廟而後食之左傳魯大夫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虫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婁在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用黒牡秬黍以享司寒於是取而藏之也周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於是以風出而用之順春風而散用之朝之禄位賔客喪祭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冰皆與焉宋孝武帝大明六年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

冬之月氷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隷取氷於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洩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于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啓氷室先薦寢廟凌室在樂遊苑内置長一人吏一人保舉吏二人隋以季冬藏氷仲春開氷並因用黑牡秬黍於氷室祭司寒神開氷依以桃弧棘矢唐制先立春三日因用黑牡秬黍祭司寒之神於氷室祭訖鑿氷千段方三尺厚尺五寸而藏之仲

春開氷祭如藏禮依以桃弧棘矢設於氷室戶内之右

禮畢遂留之餘具開元禮

禜

周制春官大祝掌六祈其四曰禜祭法云幽禜祭星也

雩禜祭水旱也漢制謂禜為請晴服赤幘朱衣晉武帝

咸寧及太康中時雨多則禜祭赤幘朱衣閉諸陰朱絲

禜社伐朱鼓馬梁制霖雨祈晴亦如雩禮隋制霖雨則

禜京城諸門三禜不止則祈山川嶽鎮海瀆社稷又不

止則祈宗廟神州報以太牢州郡縣苦雨亦各禜其城門不止則祈界山川社稷報用羊豕唐因之（禜門不止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並用酒脯國城門用少牢）

葦茭桃梗（禳祠）

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言氣所交也（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祓之於廟薰以雈葦茭者交易陰陽代興之義也）商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師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灾兼用三代

之儀以葦茭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儺止惡氣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隂氣萌作恐物不楙其禮以朱索連葷菜彌年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魏明帝大儺禳禮故何晏禳祭儀雞特牲供禳釁之事磔雞起於魏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晉依魏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泰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宋皆省其

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高禖

周制月令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高辛氏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生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祠）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禮謂酌飲於高禖之庭帶以弓韣求男之祥）漢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始立為高禖之祠於城南祭以特牲（晉博士束晳云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禖之祠立石為主祀以太牢也）後漢因之祀于仲春之月晉

以仲春之月高禖祀于城南祀以特牲惠帝元康六年高禖壇上石中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既已毁破可無改造束晳議以為石在壇上蓋主道也禮制器獘則埋而置新今宜埋而更造不宜遂廢後得高堂隆故事詔更鐫石令如舊置高禖壇上埋破石入地一丈按江東太廟北門内道西有石文如竹葉小屋覆之宋文帝元嘉中脩廟所得石陸澄以為晉孝武時郊禖石然則江左亦有此禮矣或曰百姓祀其旁或謂之落星也北齊制高禖壇於南郊旁廣輪二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壝每歲

元鳥至之日皇帝親帥六宫祀青帝於壇以太昊配而祀高禖之神以祈子其儀青帝北方南向配帝東方西向禖神壇下東陛之南西向禮用青珪束帛牲共以一太牢祀日皇帝衮冕乘玉輅皇后禕衣乘重翟皇帝初獻降自東陛皇后亞獻降自西陛並詣便座夫人終獻上嬪獻于禖神訖帝及后並詣攢位乃送神皇帝皇后及羣臣皆拜乃撤就燎禮畢而還隋亦以元鳥至日祀高禖於南郊壇牲用一太牢唐月令亦以仲春元鳥至

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月令經文及注不言有壇廟也

祓禊

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漢高后八月祓於灞上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魏氏以来但用三月三日不用上巳也晉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跨水流杯

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曰令三月上巳祓於水濵蓋出此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於水側以祈豐年也一說郭虞三月上辰日上巳日二日産三女並不育俗以為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人旬内夫其三女何足警彼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曁于富商用事伊洛帷幔

元黄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諸雜祠

周立壽星祠於下杜亳徐廣云京兆杜縣有亳亭也時奉焉又立杜主祠因宣王殺右將軍杜伯不以罪後宣王田於圃田

見杜伯執弓矢射王王伏弓而死故周人尊其鬼而以歲時奉祠秦立陳寶祠因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如肝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来其来常以夜光輝若流星色赤黄長五丈從東方来集于祠城若雄野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應之祠以一牢名曰陳寶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来時天為之雷鳴二世時若陳寶節来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駵徳公立卜居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

此乃有之師古曰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始皇東游海上祠八神求仙人其祀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三曰卯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藍鄉齊之西境也四月陰主祠三山三山即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在東萊六曰月主祠萊山山在東萊長廣皆在齊北並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北蓋歲之所始也皆用一牢具祀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漢高帝天下已定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又置祠祀官女巫其梁巫祀天地

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師古曰東君日也雲中君謂雲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杜主即周之杜伯也巫保族纍二神名纍音力追反）荊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堂下在堂之下巫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九天巫祀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四方四維也）皆以歲時祠宮中武帝即位厚禮置祠神君於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神君者長陵女子産乳而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於其室人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尊崇按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先後妯娌也宛若字也）又帝師少君求

仙始親祠竈少翁言於帝曰祠竈皆可致物物鬼也致物物而丹沙可化爲金又立粤祠雞卜自此用持雞而卜如鼠卜也是時既滅兩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師古曰勇之言其俗尚鬼神之事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廼命粤巫立粤祠祝文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牙爪帝爲立祠又方士言隋侯劔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又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西河鴻門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中出也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三山八神於曲成東萊縣也蓬山石社石

鼓於臨朐又有月祠蚩尤勞谷五牀山五帝仙人玉女金馬碧雞等神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焉後魏道武帝初有兩彗星見劉后使日者占曰祈之則掃定天下后從之故立其祠又立歲神十二歲一祭以十月用牛一雞三又立土神四歲二祭常八月十月用羊又立獻明以上天神四十所歲祭其神尊以馬次以牛小以羊使女巫行事

通志卷四十三

通志卷四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禮略第三

嘉禮

天子加元服　皇太子冠皇子皇孫附　諸侯大夫士冠

天子納妃后冊后附　天子冊妃嬪夫人　皇太子

納妃皇子諸王婚公主嫁附　公侯大夫士婚禮　元正冬至

受朝賀　讀時令　册拜諸王侯　三老五更

鄉飲酒

賓禮

三恪二王後

軍禮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并祭所過山川　軷

祭　田獵　講武　命將出征　宣露布　大射

鄉射　合朔伐鼓　祭馬祖　時儺

嘉禮

天子加元服

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曰冠而生子禮也成王十五而冠譙周五經然否論云古文尚書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將冠筮曰筮賓行之於廟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冠義曰冠於阼以著代也或曰三加彌尊士禮也大戴禮公冠篇曰公冠四加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加袞冕裸享樂于廟左傳曰晉

侯問魯大夫季武子襄公年曰君可冠矣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

周公冠成王命史雍頌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祿賢使能漢改皇帝冠為加元服惠帝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後漢遵前制皆以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冠訖皆於高祖廟如禮謁見和帝冠以正月甲子乘金根車駕六元虬至廟成禮乃迴軫反宮朝服以饗宴撞太蔟之鐘咸

獻壽焉順帝以初月丙子加元服於高廟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元纁駟馬賜貴人王公卿司隸校尉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黄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魏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古之士禮服必三加彌尊所以喻其志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大者將以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喻勉為義禮冠於廟自魏不復在廟矣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冕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先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太尉讀

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兹景福加冕訖侍中繫元紞脱帝絳紗服加衮服冠事畢太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成帝用三元吉日既加元服拜于太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事又廟見臺符問倚服未畢吉凶不相干為可加元服與不太常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終便失應冠之年故也今便准

喪冠闕饗樂而行事不須脩服畢按晉故事及兩漢亦不必三元當任時事之宜耳後魏正光元年秋孝明帝年十一加元服訖拜太廟大赦改元北齊制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圜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脱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元紞脱絳紗袍加衮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温室移御座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禮酒

十二鍾米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圜丘方澤謁
廟唐制具開元儀

皇太子冠皇子皇孫附

周制天子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家語冠頌曰天子之元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四加漢宣帝冠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加孫毓以為一加再加皆非禮也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晉惠帝之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

華廙贊冠泰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
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義又
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革
使命咸寧二年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惠帝以正月
丙午冠太子訖乃廟見懷帝亦以正月冠皇太子宋冠
皇太子及藩王以一加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
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
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宮以上詣公

東門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剋日謁廟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本加南郡王冠筮日戒賔肇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崇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刑永永眉壽於穆斯寧明帝冠太子用正月梁武帝天監十三年正月冠太子於太極殿脩前代之儀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詔曰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緇布

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夫子之言與正經何異諸儒惑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朕以爲有賔諸儒皆以爲無賔孔氏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矣北齊制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太子受詔訖入室盥櫛出南面使者進揖詣冠席西面坐光禄卿盥訖詣太子前跪櫛使者又盥奉

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就冠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冠再加遠遊冠太子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坐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羣官拜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隋制皇太子將冠前一日帝齋於大興殿太子與賓贊及預從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

阼帝衮冕即御座賔揖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賛冠者坐
櫛設纚賔盥訖初加緇布冠賛進設頍丘癸切纓賔揖太
子適東序衣元衣素裳以出賛者又坐櫛賔進加遠遊
冠改服訖賔又授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賔揖太子
南面立賔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之又切太子拜受觶賔
復位東面荅拜賛者奉饌於筵前太子祭奠禮畢降筵
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賛者引
太子降自西階賔少進字之賛者引太子進立於庭東

面諸親拜訖贊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賔贊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令有司致禮賔贊又拜帝復降阼階下拜太子以下皆拜帝出更衣還宫太子從至閤因入見皇后而還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

與吉㑹且吉凶在人豈假隂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准東宮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後魏方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道羣臣斂錢獻食君上厚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賜賚上臺東宮兩處宴㑹非不優厚其上禮宜停其儀具開元禮

諸侯大夫士冠

夏小正記二月冠子之時也周制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冠禮筮日筮賓冠於阼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已冠而字之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晉王堪冠禮儀云永平元年（惠帝時）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孫立于步廣里舍之阼階設一席于東廂引冠者以長幼次于席南東上賓宗人立于西廂東面南上堪立于東軒西南面西上陳元服于席上宗人執儀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誡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

咸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克慎威儀惟民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髙跪而冠各自著布興再拜從立于賔南上酌四杯酒各拜醮而飲事訖上堂向御史府君再拜訖冠者皆東面坐如常燕禮時賔宗人東平王隆叔祚王循道安王業建始此皆古禮也但以意斟酌從其簡者耳唐制具開元禮

天子納妃后 冊后附

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夏氏親迎於庭殷迎於堂

周制限男女之歳定婚姻之時媒氏云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婚姻之時即仲春之月親迎於戸六禮之儀始備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惟納徵用束帛他皆用鴈天子聘女納徵加穀珪漢惠帝納后納采鴈璧乘馬束帛聘黄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呂氏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平帝立王莽納女為后以固權及莽所聘杜陵氏女皆侈大其事不足為法後漢桓帝立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皇后于紀在塗則稱后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幣

於是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聘黃金二百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靈帝冊宋貴人為皇后天子御章德殿軒百官陪位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紱皇后北面帝南面太尉立階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冊畢皇后拜稱臣妾就位太尉授璽紱中常侍長秋太僕高鄉侯覽長跪受璽紱奏於殿前女史以次受之至于昭儀受而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畢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魏制

天子冊后以皮馬庭實加穀珪齊王正始四年立后甄
氏其儀不存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
皇后楊氏因大赦賜王公已下各有差百僚上禮納悼后
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穀珪馬二
駟羊鴈酒米如故尚書朱整議按魏婚故事天子以皮馬為庭實加以穀珪東晉成
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諸葛恢兼太
尉護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
極殿羣臣畢賀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者

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
御物而儀注至尊衮冕升殿旄頭不設又按昔迎成恭
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五
牛旂旗旄頭畢罕並出即用舊置今闕詔曰今所以正
法服升太極者以謹其始故備禮也今云何闕所重而
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不宜
建五牛旗既不設五旗則旄頭畢罕之物易具也又詔
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法服儀飾粗舉其兼副雜器

停之穆帝永和十年臺符問六禮版文舊稱皇帝今太后臨朝當何稱博士曹耽云公羊傳婚禮不稱主人母命諸父為主太常王彪之云三傳異義不可全據今皇后臨朝稱制文告所達國之大典皆仰稟成命非無外事也豈婚聘獨不通乎六禮版文應稱皇太后詔符又問今太后還政不復臨朝當何稱彪之云當稱皇帝詔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彪之正禮曰王者之於四海無不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

綱之始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遠尊古禮於義不通按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考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當時華恒所上合於舊也謂今納后儀制一依咸寧故事從之華恒定六禮宜依舊唯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群臣賀為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其告廟六禮版文等皆彪之所定博士荀納云凡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四時厚八分以象八節皆真書后家答

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鴈白羊各一酒米（鮫脚書之）各十二斛唯納徵用白羊一元纁帛三疋絳二疋絹二百疋獸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酒米各十二斛馬六匹鄭康成所謂五鴈六禮也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家稱糞土臣某頓首稽首再拜以答其策皇后之文曰惟升平元年八月皇帝使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太宰武陵王晞册命故散騎侍郎女何氏爲皇后咨爾易本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實由内輔是故皇英嬪虞帝

道以光妊姒母周允嗣克崇皇后其祗勗厥德以肅承
宗廟虔恭中饋盡其婦道道帥導六宮作軌儀于四海皇
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北齊皇帝納后之禮納采
問名納徵訖告圜丘方澤及廟是日皇帝臨軒命太尉
為使司徒副之持節詣后行宮東向奉璽綬冊以授中
常侍皇后受冊於行殿使者與公卿以下皆拜有司備
迎禮太尉太保受詔而行主人公服迎拜於門使者入
升自賓階東面主人升自阼階西面禮物陳於庭設席

於兩楹間童子以璽書版升主人跪受送使者拜于大門外有司先於昭陽殿兩楹間供帳為同牢之具皇后服大嚴繡衣帶綬珮加幜音景女長御引出升畫輪四望車女侍中負璽陪乘鹵簿如大駕皇帝服袞冕出升御座皇后入門大鹵簿住門外小鹵簿入到東上閤施步障降車席道以入昭陽殿前至席位姆去幜皇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升自西階詣同牢座與皇后俱坐各三飲訖又各酳二爵一巹奏禮畢后興南向立皇帝

御太極殿王公以下拜表謝又明日以榛栗棗脩見皇太后於昭陽殿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謁廟皇帝使太尉先以太牢告而後遍見羣廟唐皇帝納后卜日告天地臨軒命太尉為使宗正卿為副並如開元禮

天子冊妃嬪夫人

周制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聽天下之內治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曹操進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以束帛元纁五萬疋小者待年

於國二十年並拜貴人晉武帝泰始十年將聘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三夫人兼御史中丞拜九嬪

皇太子納妃　皇子諸王婚公主嫁附

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　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

晉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元纁束帛加璧羊馬二駟東晉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漢魏之禮

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為不可其後乃革魏公主嫁用絹百九十疋晉故事用絹三百疋太元中公主納徵以獸豹皮一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太妃喪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用璧一獸皮二未詳合用獐豹皮及熊羆皮與不若

應用者為各用一為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康成曰束帛以致命兩皮庭實皮鹿皮晉納妃以虎皮二虎豹雖文禮所不用熊羆吉祥婚典不及珪璋之美為用各異今儲皇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為聘幣之典損益惟我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龢議按儀禮直云元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虛作也虎豹皮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議詵龢二議不異今加珪璋

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稣議為允詔可齊武帝永明中以婚禮奢貴勑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上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嫁則上遺舅姑北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禮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為使如納采親迎以太尉為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昭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拜閤皇太子及

王聘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羔一鴈一酒黍稷米麪各一斛納徵用元三疋纁二疋束帛十疋大璋一虎皮二錦綵六十疋絹二百疋羔一羊四犢二酒黍稷米麪各十斛從車百乘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候於廟門使者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入升自西階立於兩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又擇

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
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
既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
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答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
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
奠鴈俛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
施衿結悅及門內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
幜皇太子乃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

羽儀還宫妃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笄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笄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戶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唐皇太子納妃禮臨軒命使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告廟臨軒醮戒親迎同牢朝見並如開元禮開元十九年四月勑於京城置禮會院屬司農寺其什物各令所司供院在崇仁坊南街建中元年十一月禮儀使顔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於禮會院過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執笄之禮其觀華燭非宜並請停障車下

壻却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思至於聲樂尤須禁斷初貞觀中侍中王珪之子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請于帝乞存舅姑之義於是夫妻西向坐公主親行盥饋之禮自是公主有舅姑者皆備婦禮其後此禮陵遲故眞卿建明之

公侯大夫士婚禮

周制婚禮其詳見於禮經漢平帝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迎

立軺併馬立乘小車也併馬儷駕也新定此制也併音步幸切後漢鄭衆百官六禮辭大畧因於周制而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魏制諸侯娶妃以皮馬為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妃公主嫁用絹百九十疋晉大康八年有司奏王侯婚禮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元纁束帛加羊奏曰古者以皮馬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元纁如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疋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為具足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

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黄金二萬斤馬十二匹聘夫人金五千斤馬四匹魏志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一百九十疋晉故事用絹三百疋北齊聘禮第一品以下至三品用元三疋纁二疋束帛十疋璧一四品以下皆無璧豹皮二六品以下至從九品用鹿皮錦綵四十疋二品三十疋三品二十疋四品雜綵十六疋五品十疋六品七品五疋絹百四十疋二品百二十疋三品百疋六品以下至九品遞降二十疋羔一羊二犢二酒黍稷稻米麪各四斛四品五品犢一酒黍以下各一斛六品以下無犢酒黍以下各一斛唐顯慶四年十月詔天子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疋

四品五品不得過二百疋六品七品不得過一百疋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疋皆充所嫁女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李義府奏太極元年十一月左司郎中唐紹上表曰士庶親迎之禮備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舅姑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留滯淹時邀致財物動踰萬計遂使障車禮貺過於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既虧

名教又蠹風猷請一切禁斷從之

臣謹按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者以元纁羊鴈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凰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腸燧鑽凡二十八物又有丹為五色之榮青為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書臣又按杜佑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元衣纁裳猶用皮為韠所以制婚禮

納徵用元纁儷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乃不合更以元纁及皮為禮物也又有用虎皮豹皮者王彪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臆說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得禮之變也或曰近代所以尚循元纁儷皮之制男女配合教化大倫亦存古儀務重其禮安可捨棄有類去羊答曰元纁及皮當時之要詳觀三代制度或沿或革皆貴適時並無虛事

豈今百王之末畢循往古之儀如三代制天子諸侯至庶人祭則立尸秦漢廢之又天下列國唯事征伐志存於射建侯擇士皆主於斯秦漢以降改制郡縣戰爭既息射藝自輕唯祀與戎國之大事今並豈要復舊制乎其朝宗覲遇行朝享禮畢諸侯皆右肉袒於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今豈須行此禮乎實禮甚重兩楹間有反爵之坫築土為之今會容豈須置坫乎又並安能復古道邪畧舉數事其可

知也易曰隨時之義其大矣哉先聖之言不可誣也

元正冬至受朝賀

漢高帝十月定秦遂爲歲首七年長樂宫成叔孫通制諸侯羣臣朝賀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庭中陳車騎設兵張旗幟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下陳西方東向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於是皇帝輦出房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者皆伏抑首尊卑以次起上壽壽觴九行

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羣臣莫不振肅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決疑要注云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俱依其制正朝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象德璧以稱事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

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百官各陪位朝賀百蠻朝貢畢屬郡計吏皆覲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賜酒食西入東出御史四人執法陛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倡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位東南羽林虎賁將位東北五官將位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障日畢化為黃龍長八丈出水遨遊炫耀日光又以絲繩係兩柱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斗中鐘磬倡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鼓吹三通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徹行出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其德陽殿周旋容萬餘人陛高一文文石作壇畫屋朱梁玉陛金柱刻鏤

魏文帝受禪後修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

青帷以為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為常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云先正旦一日有司各宿設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百官及受贄郎官巳下至計吏皆入立其次其陛衞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太常

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掌禮郎贊皇帝延王登大鴻臚跪贊藩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掌禮郎贊皇帝延太尉等於是公特進匈奴南單于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公

等登掌禮郎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下殿還故位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贊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諸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樂以次作乘黃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坐御入後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謁者引王公二千石上殿千石六百

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罇酌壽酒跪授侍中侍中跪置
御座前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藩王臣某等奉觴
再拜上千萬歲壽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
者引王等還本位陛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
令尚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又行御酒
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
官酒太樂令跪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具御飯
到階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羮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

農尚食持案並授持節持節跪進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按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樂樂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妓乃召諸郡計吏前受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然則夜漏未盡七刻謂之晨賀晝漏上十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謂之晝會别置女樂三十人於黄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開殿門晝

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虎樽乃杜舉之遺式也宋因晉制升皇太子在三恪上齊因之梁元會之禮雖有更革亦損益晉制也皇帝服通天冠王公上壽上食既畢之後二品以上尚書騶騎引計吏郡國各一人皆跪受詔侍中讀五條詔計吏更應諾訖令陳便宜者聽詣白虎樽皇太子朝則遠遊冠乘金輅鹵簿

以行輿會則劒履升座天監六年詔曰頃代以來元日朝畢次會羣臣則移就西壁下東向坐求之古義王者讌萬國唯應南面何更居東面於是御座南向以西方為上皇太子以下在北壁坐者悉西邊東向尚書令以下在南方坐者悉東邊西向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各設部伍而朝宮人皆於東堂隔綺疏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是日上事人

發白虎樽自餘亦多依梁禮云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殿拜賀訖還宫皇太子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劒升賀降階帶劒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臣在位者又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訖上下俱拜皇帝舉酒上下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與會則設座於御東南西向羣臣上壽畢入位解劒以升會

訖先興唐開元八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冬至
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
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圜丘皆令攝
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修
新格將畢其日祀圜丘還改用小冬日受朝伏請改正
從之因勑自今以後冬至日受朝永為常式至天寶三
載十一月五日甲子冬至勑伏以昊天上帝義在尊嚴
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圜丘更受朝賀實

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仍永為常式

讀時令

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巵魏明帝景初元年通事奏曰前後但見讀四時令至於服黄之時獨闕太史令高堂隆以為黄屬土也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

火用事之末服黄三季則不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
為令也是以服黄無令斯則魏代不讀大暑令也東晉成帝咸和五
年有司奏讀秋令時侍中荀奕上議云武皇帝時光禄
大夫華恒議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則不廢
也夫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時服
尊嚴之所重今比熱炎赫服章多闕請如恒議詔可六
年有司奏立夏日正服漸備祇迓天和宜讀夏令奏可
宋文帝元嘉六年讀時令三公郎中毎讀皇帝臨軒百

僚備位多震懾失常儀唯孝武帝時劉勰明帝時謝綜善於其事人主公卿並屬目稱歎北齊制立春日皇帝服通天冠青介幘青紗袍佩蒼玉青帶青袴青韈舄而受朝於太極殿西廂東向尚書令等坐定三公郎中詣席跪讀時令訖典御酌卮酒置郎中前郎中拜還席伏飲禮成而出至立夏立秋則施御座於中楹南向立冬如春東向各以其時之色服儀並如春禮唐貞觀十一年復修四時讀令武太后聖歷元年臘月制每月一日

於明堂行告朔之禮開元十六年命太常少卿韋縚每月進月令一篇是後孟月朔日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西置案令韋縚坐而讀之諸司長官亦升殿列坐聽焉歲除罷之餘並具開元禮

冊拜諸王侯

後漢制拜諸王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為某 按丁孚儀安帝策頁勳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太

鴻臚勸為司徒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于位為漢輔往率舊職慎敷五教在寛允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秉國之鈞方祇厥序時亮天工可不慎歟勸其戒之此其例也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為公興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齎名版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軺車既入至席尚書讀策訖以授王

又授章綬事畢出乘軺車入鹵簿乘高車詣閤闔門伏
闕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則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冊
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軺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
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冊博士讀版王俛伏
興進受策章綬茅土俛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
州鎮則使者授節冊乘軺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儀
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
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

寸文出集書書旨篆字哀册贈册亦同諸王五等開國
及鄉男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壇方面土苞以白茅
内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為社隋臨軒
册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不百司定列内史
令讀册訖受册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册者如上儀若册
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册訖授茅土
焉唐之制如開元禮

三老五更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商人縞衣而
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袒
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三公設几九卿正履祝鯁在
前祝饐在後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
其明日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太尊故也後漢明帝以
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安帝以魯丕李充為三老靈
帝又以袁逢為三老賜以玉杖魏高貴鄉公即位幸太
學命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几杖以師道

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
訓之閒者莫不砥礪後魏孝文養老於明堂以尉元為
三老游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肅拜五更鄭衆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拜是也揖音於志反即今之揖也給三老上公之祿五更元卿之祿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謹于謹為三老賜
延年杖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
閒三老答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
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

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治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用安惟陛下念之云云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禮成而出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其儀具開元禮

臣謹按五更蔡邕云五叟是也叟字或作更今人於
嫂字之叟亦或作更而為㛐其實一也

鄉飲酒

臣謹按鄉飲酒者王道之始也尚齒尊賢莫尚乎此
自漢歷唐未嘗廢也惟宋家以淳化中講究未備遂
爾因循近日緣明州舉行其事朝廷遂下明州曾例
而頒之天下未幾而廢以明州之士不識禮意不可
以行也何哉鄉飲禮者惟儀禮詳明所以唐太宗但

錄其一卷而頒之明州之行不知本儀禮但取禮記鄉飲義不本全經何以行事臣爲是作鄉飲禮三種書蓋本儀禮於古而參開元禮於今復取於歷代而損益之今此篇但記前代所行云

後漢永平二年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先聖先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晉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及惠帝元

康九年復行其禮唐貞觀六年詔曰比年豐稔閭里無
事乃有墮業之人不顧家產朋遊無度酣宴是躭危身
敗德咸由於此自非澄源正本何以革茲弊俗可先錄
鄉飲酒禮一卷頒示天下每年令州縣長官親率長幼
依禮行之庶乎時識廉恥人知禮節開元十八年宣州
刺史裴耀卿上疏曰州牧縣宰所主者宣揚禮樂典校
經籍所教者返古還淳上奉君親下安鄉族外州遠郡
俗習未知徒聞禮樂之名不知禮樂之實竊見以鄉飲

酒禮頒於天下比來唯貢舉之日畧用其儀閭里之間
未通其事臣在州之日率當州所管一一與父老百姓
勸遵行禮奏樂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由庚等章言孝子
養親及物遂性之義或有泣者則人心有感不可盡誣
但以州縣久絶雅聲不識古樂伏計太常具有樂器太
常久備和聲請令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人於太
常調習雅聲仍付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比州轉
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稍加勸獎以示風俗

其儀具開元禮

賔禮

三恪二王後

虞舜以堯子丹朱為賔曰虞賔而不臣之夏禹封丹朱於唐舜子商均於虞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車服用其禮樂加之以客禮不臣也周武王克商而封夏後於杞殷後於宋皆公爵封舜後於陳侯爵以備三恪周得天下封夏商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恪恭也義取王之所恭禮

司几筵延國賔于牖前

左形凡王者立三恪二王之後者欲通師法之義以其前代之後使之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正朔服色以此得通三正也魏文帝封後漢帝協為山陽縣公邑萬户位在諸王侯上奏事不稱臣受詔不拜以天子車服郊祀天地宗廟臘如漢制都山陽濁鹿城青龍二年薨謚曰孝獻皇帝以漢天子禮儀葬于禪陵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遣太僕劉原告太廟封魏帝奐為陳留王詔曰明德昭融遠鑒天命欽象歷數用

禪厥位敢咨詢故訓恭授青土于東國永為晉賓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如魏舊以承王顯祖之禋祀又詔王上書不稱臣答報不為詔一如賓禮二年詔陳留王操尚謙冲每事輒表非所以優崇之也主者諭意非大事皆使王官表上之三年博士祭酒劉喜等議漢魏為二王後衛公署於前代為二王後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祭祀制度宜與五等公侯同有司奏陳留王山陽公為二代之後

衛公備三恪之禮易稱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此則以三
為斷不及五代也東晉明帝太寧二年詔曰三恪二王
世之所重興滅繼絶政之所先禋祀不傳甚用傷悼主
者詳議立後以聞時曹勱為嗣陳留王以主魏祀升平
元年陳留王勱表稱廢疾積年不可以奉祭祀求放罷
大學博士曹耽議勱為祭主而無執祭之期宜與穆子
孟縶事同太常王彪之云二王之後不宜輕廢立記傳
未見有已為君而以疾罷者孟縶穆子是方應為君非

陳留之比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博士庾弘之等議陳留王前代之後遇以上賓之禮皇太子雖國之儲副在人臣之位今班次宜在王下宋武帝永初元年封晉恭帝為零陵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文帝元嘉五年散騎常侍荀伯子上疏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按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王上陳留王宜降爵為公十一年升在三恪隋封後周靜帝為

介國公唐武德元年五月詔曰革命創制禮樂變於三正脩廢繼絶德澤崇於二代其以莒之酅邑奉隋帝為酅公行隋正朔車旗服色一依舊章

軍禮

天子諸侯將出征類宜造禡並祭所過山川

周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肆師為帝位（帝位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也）受命於祖以遷廟主載于齋車以行無遷主以幣帛皮珪告于

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齋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受成於學過大山川則用事焉(令祝用祭事告之凡出必用牲幣反亦如之)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諸侯將出征宜社造禰及無遷主以主命並如天子之制梁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請征討之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反亦如之北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

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祏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嶽鎮海瀆川源等乃爲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於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于坎又歃血歃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壝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

使有司致祭將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為壝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又用太牢賞用命于祖引功臣入旌門即神庭而授版焉又罰不用命于社即神庭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日行飲至之禮文物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飲至策勲之美用述其功不替賞典焉隋制天子行幸有司祭所

過嶽瀆以太牢山川以少牢若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造社廟還禮亦如之唐制車駕行幸及親征有司類宜造禡如開元禮

軷祭

周制天子將出師太馭掌馭王輅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後周迎太白出國門而軷祭隋制皇帝行幸親巡狩則軷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為

山象設埋埳有司刲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加羊饌埋於埳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軏乃飲授爵遂轢軷上而行唐車駕親征如開元禮

田獵

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漢晉以來有閱兵之制而史闕田獵之儀宋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大蒐于宣武場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

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搥一鼓為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黄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宫梁陳因之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乗木輅詣行宫將親禽服戎服鈒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

相望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外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擇取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

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韜刃而還夏苗秋獮冬狩禮皆同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軍中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之節田之日於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

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禡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於狩地為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遂苗田仲秋練兵遂獮田仲冬大閱遂狩田其致禽祠祀享烝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民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唐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幸涇陽之華池校獵

請羣臣曰今日敢樂乎諫議大夫蘊世長進曰陛下遊
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
狂態發邪世長曰為臣私計即狂為陛下國計即忠貞
觀十六年十二月狩于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絶上
乘高遥見之欲捨其罰恐虧軍令乃迴轡入谷以避之
永徽元年冬出獵在路遇雨因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
油衣若為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為之必不漏矣上大悦
因此不復出獵先天元年十一月獵於驪山之下開元

三年十月大蒐于岐州鳳泉場屬夜雪天寒其圍兵並放散各賜布一端綿一屯蒐狩之制具開元禮

講武

漢興設南北軍之備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彊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課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如有寇警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孝文納鼂錯之策以為軍之

勝負定於內有事則可以應於外頗祖周司馬法齊寓政之制（管子寓軍令）徙人於邊以起軍伍元帝用貢禹議始罷角觝戲後漢初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陣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

公卿親識顔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唯此時施行漢代以為常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黄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於平樂觀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凡八校尉皆統於碩起大壇上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兵士數萬人結營為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何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還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制三時

不講唯十月都試金革今兵戈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其年秋閱兵于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執金鼓之節魏明帝太和二年十月閱兵於東郊晉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大閱衆軍然不自令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東晉太興元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

習儀作鴈羽仗成帝咸平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其地因名閱場晉志作鬬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講武堂後魏明元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之交親行貙劉之禮文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為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為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

此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威觀自後以為常北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芟萊野為場作二軍進止之節輿駕停觀遂命將教衆為戰場之法凡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戰士持槊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

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卧則跪次教士耳使習聽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次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次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次教士足使習跪起及行列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為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建五綵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擐甲三通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

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馬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為客主先舉為客後舉為主從五行相勝法為陣以應之唐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於滍水之南行三驅之禮上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時許州長史封道弘奏言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於此因以為名今請改為講武臺從之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羣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左右威領武候等六衛

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圓鋭之陣右為方鋭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許敬宗奏曰延師整而堅建方敵而鋭皆良將也上曰講閲者安不忘危之道也梁朝衣冠甚盛人物亦多侯景以數千人渡江一朝瓦解武不可黷人不可棄此之謂也武太后聖歷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時王方慶上疏曰孟春之月不可講兵者兵金也金性剋木春盛德在木孟春

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請至明年孟
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開元元年十月十二日講武於
驪山之下調兵二十萬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
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明皇親擐戎服持大
鎗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于纛下
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説跪于馬前諫曰元振翊戴上
皇有大功於國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伏願寬宥乃捨之
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辟

訥為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名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命將出征

漢高帝初為漢王都漢中將還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署諸將東出陳倉收秦地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而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廟灼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

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柯曰從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授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假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閫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後周制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戎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討之告於太祖之

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甲兵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將軍出師則以假肫一釁鼓皆告社廟授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開皇八年晉王廣將代陳内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于太廟禮畢又命有司宜于社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又北伐突厥次河上禡祭軒轅黄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唐之制如開元禮

宣露布

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自此始也其後相因施行隋文帝開皇中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服朝衣各依其列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蹈舞者三又拜而罷唐每平蕩寇賊宣露布其日守宮量設羣臣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仍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中書令宣布具如開元禮

大射鄉射

周制天子之大射天官司裘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夏官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鄉射之禮地官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退

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其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漢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黄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何也韋元成曰鄉射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故不云合樂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洋洋然有洙泗之風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承

以為舊準北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座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驊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皇帝射訖還御座射懸侯又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三十發一發調馬十發射下十發射上三發射麞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三品二十五發一發調馬五發射下十發射上三發射麞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四品二十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八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五品十五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一發射獸頭侍官御仗以上十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五發射上季秋大射皇帝

御七寶鞾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五發射上三發射麞三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二品三品四十五發一發調馬十五發射下二十二發射上二發射麞餘與三品以下同也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四十二發一發調馬十二發射下二十二發射上二發射麞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四品三十七發一發調馬十一發射下十八發射上一發射麞二發射帖三發射獸頭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七發射上一發射麞二發射帖二發射獸頭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一發調馬八發射下十六發射上一發射麞一發射帖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一發調馬六發射下十二發射上餘與六品同也八品第

六埒十六發（一發調馬四發射下九發射上餘同七品）九品第七埒十發（一發調馬三發射下四發射上餘與八品同也）大將（太尉公為之）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懸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將士等員以司其事唐之制皇帝射于射宮則張熊侯觀于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射則不陳樂懸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百僚射（自貞觀至麟德七年

行三月之射行九月之射其禮遂至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上表請行射禮直至先天元年二年開元八年九月賜百官九日射給事中許景先駮奏曰近三九之辰頻賜宴射以著格令猶降綸言但古制雖在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相仍繼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民且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蘋采蘩之樂天子則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皆審志固

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宫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令一箭偶中是費一丁租調用之既無惻隠獲之固無慙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勅下大射展禮先王創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

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元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安福樓下自此以後其禮

又息

其射侯儀具開元禮

臣謹按貞觀元年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淺得為治之意固未及

乎弓弓猶失之何况于治自是遂延耆老問以政術

合朔代鼓

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制日有蝕之天子不舉樂素服置五麾陳五鼓五兵及救日之弓矢又以朱絲縈社而伐鼓責之漢制天子救日蝕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縈社内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伐鼓祝史陳辭以責之聞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劒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

持劒立其戶前衛尉驅馳繞宫伺察守備日復常皆罷
後漢建安中將元會而太史上言正朝當日蝕朝臣議
應會不共咨尚書令荀彧時博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
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
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
變異預廢朝禮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時尚書令
荀彧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
著名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朝合朔却元會東

晉元帝大興元年四月合朔有司奏議按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日有變便擊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勑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不庾冰輔政寫劉卲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卲論災消異伏又以黿慎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先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

王者之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警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禮記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先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郤引此文失其義旨於是衆議從之穆帝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郤議不即會王彪之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又從彪之議宋因晋

制齊武帝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祠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祠無疑不尚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及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尚矣而簠簋初陳問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乃值薄蝕則不廢祭按漢初平中博士孫瑞議以日蝕廢冠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北齊制日蝕則太

極殿西廂東向東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晝漏上水一刻内外皆嚴三門者閉中門單門者掩之蝕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即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劒升殿侍諸司各於其所赤幘持劒出戸向日立有司各率官屬並行宫内諸門掖門屯衛太社鄣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太祝令陳辭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尚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清

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乃止奏解嚴唐合朔伐鼓具開元禮

祭馬祖

周制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皆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唐馬祭因隋之制其儀如開元禮

時儺

周制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時儺以索室敺疫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氣後漢季冬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顓帝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為虎一居若水為罔兩蜮鬼一居人宫室區隅漚庾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作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黄門子弟年十歳以上十二

以下百二十人為侲子皆赤幘皁裳執大鼗侲音振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彊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

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

東京賦曰捎魑魅斮獝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魖與罔象殪野仲而殲遊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獝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魖與罔象木石之怪野仲遊光兄弟八人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劉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山𤢖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腫脾蒼曰獝狂無頭鬼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讙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

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煌如星馳逐驚走赤疫鬼惡者也侲子台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

門

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雒水中凡三輩逐一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絶其橋梁使不復渡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儺人師訖設桃梗鬱壘葦茭畢執事陛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也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敺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壘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進

丑旦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北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為侲子如漢法合二百四十人百二十人赤幘皂衣執鞭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執戈揚盾又作窮奇祖明等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戊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戊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以下六品以上陪列觀儺者鼓譟入殿西

門徧於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舞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旁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侲子如北齊法令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褠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人其一人方相氏如周禮一人為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人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為次未明呼鼓譟以入方相

氏執戈揚盾周呼鼓譟而出合趣明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與副牲匈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禮並如開元禮

通志卷四十四

通志卷四十五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禮略第四

凶禮

大喪及山陵制并為期以下親哭及不親事附　喪期　天子弔大臣服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　諸侯及公卿大夫為天子服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已下

為天子服杖　挽歌　秀孝為舉將服　郡縣吏為守令服　師弟子相為服　朋友相為服

大喪及山陵制并為期以下親哭及不親事附

周制始崩太僕戒鼓傳達于四方内宗掌序哭者外宗敘外内朝暮哭者世婦掌汜外内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呵罰之小宗伯縣縗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太僕掌縣喪首服之法于宫門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

服諸侯之大夫也宮正掌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牖中望外内張緜絮以鄣外以皓本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纒以皓皮四方置牖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説易稱四海為家雖都二京巡有方嶽又曰行在所由以行為辭

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
子已即位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
行皇帝宮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
殯則為晏駕其喪葬儀無聞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
令到出臨三日皆釋除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
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
兵器無發民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

將屯將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窴土為墳故云復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三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即張武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帛各有差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栢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閑劍戶戶設夜龍

莫耶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後漢制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黄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黄門持兵虎賁羽林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黄門令

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緜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唅以珠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廣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藏之崩皆以斂飯唅珠玉如禮天子飯以珠唅以玉盤冰如禮大盤廣八尺長一丈三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

舊漢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秘器表裏洞赤虡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壁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

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
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
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
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宫内珪璋諸物近臣佐
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注曰衽小要太常上太宰奠太官食監中黄門
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
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

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冊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劒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僚罷入成喪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

無禁嫁娶祠祀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絰帶無過三寸臨
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
葬喪期依前漢制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
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
臣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裏以
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轓疏布惡輪走卒皆
布褠幘太僕四輪輴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黄門虎賁
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

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廣腸
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
玄衣朱裳執戈揚盾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長三仞十
有二斿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
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
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
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
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

刻大鴻臚設九賔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黄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

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上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
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
參繆音糾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
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
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侯司馬丞為行首皆銜
枚羽林孤兒巴渝櫂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
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
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

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羡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羡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黄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筲八盛容三升黍一稷一麥一

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桁所以庋甒筲甕甒也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衞彤矢四骨短衞既夕曰猴矢一乘骨鏃短衞鄭注云猴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衞亦示不用生時猴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彤弓八卮八牟八豆八籩八彤方酒壺八盤匜一具鄭注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鐘十六無虡鏄四無虡磬十六無虡壎一簫四笙一篪一柷一敔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

侯一干戈各一笮一甲一胄一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注禮祀曰芻靈束茆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罇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

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元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途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嶮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䮠苦耕切騎皆從容車王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

獻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
皆去麄服服大紅還宫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
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宫
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
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服纖醳纖服留黄
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黄冠百官衣皂每
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
禄勲備三爵如禮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

謚于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太長秋長樂宮太后所居在西京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宮或是當時便循舊名為太后耳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受杖升車還宮以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宮殿後閤室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通鳴鐘鼓天子舉哀

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鑾輅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凰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魏武帝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黃初三年文帝又作終制曰禮國君即

位爲榇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
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
稱大行議者謂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
者不反之謂也未葬未有謚而言大行者爲嫌與嗣天
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
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
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稱大行晉尚書問今大行
崩含章殿安梓宫宜在何殿博士卞摧楊雍議曰臣子

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宮宜在
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
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摧
雍議按禮天子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
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
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
為當在太極殿不諸王廬復應何所摧琳議按尚書顧
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在

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就位哭臨
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
内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
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
栢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説以二瓦器盛死之祭繫
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象
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
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

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絜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已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廣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疎布輔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以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

策奉謚梓宮將登轀輬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於陛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别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稱某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策既在廷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元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在崇

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
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
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適所
以為親之累也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
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
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
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
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

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得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可謂達於事矣今為丘壠如此其内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

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

大郡五十萬戸即目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導遺詔務從節儉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喪期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賈公彦曰此黄帝時也是其心喪終身也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按唐虞雖行心喪更三年為限三王乃制喪服商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

冢宰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漢文帝遺制革三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而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自後遵之不改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既葬三十六

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彰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是則喪制三年能行者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已上皆服喪三年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令子新都侯宗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莽返自服三年顛倒姦謬若此後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光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元永平故事絕刺史

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絶之魏武帝遺令葬畢便除服文帝崩國内服三日蜀劉備臣下發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復如禮此則魏蜀又異於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按文帝以魏公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崩九月癸酉葬

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受魏禪改元泰始猶深衣素冠服降席撤膳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文帝之崩也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興寧元年章皇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虨啓先王制禮應在緦麻服詔降周虨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禮其夫

屬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於是帝制周服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帝服齊縗三年百僚疑所制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合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宜從正故成風著夫人之號僖公服之三年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嫡文不明則宜從重應同為祖母後齊縗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

哀百官亦一周詔可於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宫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解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宜下以為永制

詔可後魏自道武及諸帝悉依漢魏既葬公除後周武帝毋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陵所行三年之制五服内並依禮隋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三日本服五服内親百官正二品已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本服小功緦麻親百官三品已上舉哀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為本服五服内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服内親及東宮

三師三少宮臣三品已上一舉哀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錦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勑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十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皇帝本服周者凡三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

天子弔大臣服

周制司服職掌王之吉凶衣服王為三公六卿錫縗為諸侯緦縗為大夫士疑縗其首服皆弁絰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㑹故鎮軍朱鑠喪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之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為弔去冠其違禮意下博士杜布議以為論語曰羔裘𤣥冠

不以弔故周人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以布巾亦王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及古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按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于士臨殯斂之士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是以漢中興臨喪之事與禮合自是之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為使者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

示不純吉服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

詔從布議蜀謝慈喪服圖天子弔三公弁絰錫縗弔大夫士皆弁絰疑縗弔畿內諸侯弁絰緦縗服

晉摯虞云凡使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皆不變唐之制如開元禮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

後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大司馬曹眞薨王肅為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逮漢多

闕不修曁光武頗尊其禮于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
升上疏稱揚以為美可依舊禮臣位而哭之敦睦宗族
於是帝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晉
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
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注云國
家為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為異姓公侯都督發
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
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

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二日小會臣以為
廣昌君喪未殯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
可廢而況餘事冬至唯可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
表示賀循循答云按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
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線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晋大
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譏之咸寧詔書宜為定
制唐之制如開元儀

諸侯及公卿大夫為天子服

周制喪服斬縗章諸侯為天子天子至尊也漢戴德喪服變除云臣為君笄纚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其餘與子為父同鄭玄變除云臣為君不笄纚不徒跣張祖高問士服天王云何要記唯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耳不說士恐有脫誤鄭云士服君亦斬縗無明文而雜記云士居堊室此則士制周制士下吏服士恐亦應同謝沈答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斬縗禮之明文也邑宰外任之士居堊室周制要記非脫誤是簡略耳晉尚書問

天子崩于今臺書令史以上為皆服斬縗之服不博士
卞推應琳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臺書令史列職天朝
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今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尊從
應易服制不卞推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又近
臣服斬尊從出入皆應從服又問服隨君輕重今司隷
服斬下吏服齊為合禮意不推答凡臣從君皆降一等
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
不從今司隷為君輕縗義服也下吏為從不每降一等

當為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云何推答禮庶人為國君齊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士有職司於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縗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從指謂近臣魏晉故事云又問諸二千石長吏見在京城皆應制服不博士下推楊雍應琳等上云禮臣為君斬縗自士以上見在官者皆應制服唐元陵遺詔天下人吏勑到後三日釋服伏以公卿百僚不同人吏準禮臣為君服斬縗三年按

高宗實錄昭陵臣下喪服皆準漢文帝故事三十六日
又按高宗崩服紀輕重亦依太宗故事中宗睿宗時臣
下喪制並所遵守據禮及故事令百官並合準遺詔二
十七日釋服其小祥内百官並無假日每日平明詣延
英門進名起居不入正衙至臨時赴西内哭訖各歸至
小祥日去首絰著巾冠其日早集於西内哭望日及大
祥又赴西内哭大祥日除縗冠杖等服慘公服至山陵
時却服本縗服事畢除之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已下為天子服杖

魏晉故事問皇太后三夫人已下皆服斬諸長公主及諸居崇陽園循容服制之宜卞摧等議按禮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依禮則公主宜服斬而不杖禮君夫人為長子三年妾為君之嫡子與夫人同則崇陽園循容宜三年又問太后及公主應杖不卞摧應琳議禮為夫杖自天子達皇太后應杖明矣婦為舅姑禮無杖文皇后不應杖也君之喪夫人世婦在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

之如禮三夫人已下皆杖東晉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宋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至唐天寶七載五月宗正卿褒信王璆奏皇妹及女凖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今並降為第二等臣以為執禮故親有虧常典伏請一切依服屬等第為定不在降服限乃請永為常式奉勑依

挽歌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

虞殯孔頴達曰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謂之挽歌　漢高帝時齊王田横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叙哀而後代相承以為挽歌蓋因於古也晉成帝咸康七年有司聞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摯虞云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悽愴非經典所制不宜以歌為名按挽歌傳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

舊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唐元陵之制屬三繆練紼於輼輬車為挽凡六紼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袴褶白布介幘分為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為列執翣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褠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襹布襹音屬謂襦長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輼輬

車之前後其百官制鴻臚寺司儀署令掌挽歌三品以上六行三十人六品以上四行十六人皆白練褠衣皆執紼帢

秀孝為舉將服

魏景元元年傅元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諮時賢光禄鄭小同云宜凖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司徒鄭公云昔王司徒為諫議大夫遭舉將喪雖有不反服今不同古便制齊縗三月漢代名臣皆然宋

庾蔚之謂白衣舉秀孝既未為吏故不宜有舊君之服尊卑不同則無正服弔服加麻可也今人為守相刺史又無服但身蒙舉達恩深於常謂宜如鄭小同弔服加麻為允今已違適為異與舊君不同議論不奔弔故郡將喪

郡縣吏為守令服

魏令曰官長卒官者吏皆齊縗葬訖而除之蜀譙周云大夫受職內采邑有家臣雖又別典鄉遂之事其下屬皆上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無服采邑之家臣郡縣吏權假斬縗

代至則除晉喪葬令曰長吏卒官吏皆齊縗以喪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武昌太守徐彦與征西桓温牋云蔡徐州薨主簿服斬王征北薨於京都王丞相時在喪庭徐州主簿以服事諮公公謂輕重可依蔡侯時北中郎劉公薨於淮陰州主簿相承持重至郗太宰薨州主簿改服齊縗中興以來江南皆從之公卿以下至邑宰吏服其君齊縗吏服其君齊縗則無從服之文而由來多有從服者陶大司馬遭兄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卞光禄

經過自說為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令也郗太宰遭姊喪吏服惟疑郗問譙秀言不應從服諸主簿仍便從服既服君旁親則服君便應重矣及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齊縗宋庾蔚之謂晉令云代至而除施之州郡縣員吏宜用齊周之制禮代殊事異理有大斷今州府之君既不久居其位蹔來之吏不得以為純臣則齊周之制不為輕也君齊矣豈有從乎母妻其猶不從本無義於傍親卞光祿所行是也二公使吏從

服姪姊可謂疎罔其年遠矣

師弟子相為服

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凡弔服加麻者三月除之晉賀循謂如朋友之禮異者雖出行猶經所以尊師也按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顔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廬於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注曰

為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新禮弟子為師齊縗三月摯虞駁曰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淺教之師暨學之徒不可皆為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邪徐邈答曰蓋殷周禮異也宋庾蔚之謂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惟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粗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朋友相為服

周制檀弓云曽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又曰朋友吾哭寢門之外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魏劉徳議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為虞祔不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當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

停柩於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
迎之也於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晉曹
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攜養積年為之制服當無疑
邪徐邈答曰禮緣情耳同爨緦又朋友麻

通志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四十五 史部

通志卷四十六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謚略第一

謚上

序論五篇

謚中

謚法三篇

諡下

後論四篇

諡上

臣謹按字有不可避諱者諡法是也故此三篇並從本字

序論第一

古無諡諡起於周人羲皇之前名是氏亦是號亦是至神農氏則有炎帝之號軒轅氏則有黄帝之號二帝之

號雖殊名氏則一焉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禹曰夏后湯曰殷商則氏已異於名堯曰放勳舜曰重華禹曰文命湯曰武王則號已異於氏然是時有名號之別者不過開基之祖耳夏自啟商自太甲皆一名而生死通稱若其曰祖曰宗為中為高則又不可常也以諱事神者周道也周人卒哭而諱將葬而謚有諱則有謚無諱則謚不立蓋名不可名已則後王之語前王後代之及前代所以為昭穆之次者將何以別哉生有名死有謚名乃

生者之辨謚乃死者之辨初不為善惡也以謚易名名尚不敢稱况可加之以惡乎非臣子之所安也嗚呼春秋紀實事而褒貶之說行謚法别昭穆而美刺之說行當其時已紛紜矣後之人何獨不然臣恐褒貶之說不已則春秋或幾乎息矣於是作春秋考春秋傳又恐美刺之說不已則周公之意其亡矣夫於是作謚法使百代之下為人臣為人子者知尊君嚴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輕重之意行乎其間以傷名教者也

序論第二

天下有難行之道雖曰古有是道而後世終不可行者非古有是道也後之人設是道以實之耳豈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之道乎若曰臣子可以議君父之得失使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此眞不可行之道也自非伐無道誅有罪收其鯨鯢以爲京觀則安得有惡謚之稱乎臣以爲立謚之意本爲昭穆命謚之義取於尊隆且生

有惡死無惡者人之情也生可簡死不可簡者禮之事也生雖侯伯死必稱公生不踰等死必加等先王之通制也豈有稱生之號有隆而命死之名有虧乎謚亦有惡惡謚非所以加君父也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没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若是不當於人心子議父臣議君秦人之所厭而削之也今先儒之所為謚者正秦人之論耳不合乎古道

序論第三

按謚法惡謚莫如桀紂其次莫如桓靈其次莫如幽厲此古今之所聞也以臣所見皆不然桀紂是名耳非謚也名者生之所命而非死之所加也當夏之季當殷之興則未有謚桀非謚也當殷之季當周之興雖有謚法然得謚爲榮不得謚爲辱名之以紂辱莫大焉桀之所名者取於木猶高柴公孫枝之所取云耳豈有賤人多殺之名而可以爲名乎紂之所名者取於絲猶臧紇南宮縚之所取云耳豈有殘義損善之名而可以爲名乎

是名也非巳之所更即父兄之所命也安得有是義乎桓於經典並無惡義如公執桓圭桓乃珪璋之首稱如桓桓武王桓乃果毅之盛德齊之桓公用能霸業周之桓王元無累行安得桓為惡名乎靈者神聖之異名周之東也王綱不振四方解體迨乎靈王周道始昌諸侯服從故傳曰惟有髭王甚神聖以其生有神聖之德死則謚之以靈是為名實允當其曰請為靈若厲者荆蠻不根之論也安得靈為惡名乎幽者隱之並名也周幽

王喪於犬戎之禍魯隱公卒於羽父之難皆臣子所不忍言故以幽隱命之痛惻之甚也豈有擁遏不通之義乎語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厲與安並德故於厲言而猛則異於是故於猛言不厲非惡也豈有暴虐無親之義乎厲王過矣使厲王而有暴虐無親之名則宣王不得為孝子幽王過矣使幽王而受擁遏不通之責則晉文侯鄭武公不得為良臣成周之法初無惡謚謚之有惡者後人之所立也由有美刺之說行然後人

立惡謚

序論第四

謚之有善惡者即文而見不即說而見且曰戾曰刺豈不見其有凶德何必以不悔前過然後爲戾暴慢無親然後爲刺乎一戾不足其說又益之以戾一刺不足其說又益之以刺非古之道也曰蕩曰荒豈不見其有淫行何必好内遠禮然後爲蕩縱樂無度然後爲荒乎一蕩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蕩一荒不足其說又益之以荒

非古之道也謚之善惡可即一文以見義一文不得而盡者即複文以見義複文不足以盡者又從而加之如衛之公孫枝是為惠貞文子亦古之道何必為之說以釋之乎釋之之言既多又非載籍之常義學者而盡欲以善惡之義通之其有名實相違而義不可通者則必迂其說曲而通之也桀紂初非惡名桓靈亦非惡謚由其君而衆惡所集使名與謚不能主也人聞其名見其謚則翕然以為惡矣且愛人愛其人之烏惡人惡其人

之狗烏狗何與於善惡但隨人好惡所生矣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故名之曰幽厲

序論第五

法之為謚者取一文耳非有説也謚法行而其説紛紛成書見於世者有周公謚法有春秋謚法有廣謚有今文尚書有大戴記有世本有獨斷有劉熙之書有來奥之書有沈約之書有賀琛之書有王彥威之書有蘇晃之書有扈蒙之書有蘇洵之書其實皆由漢魏以來儒

生取古人之謚而釋以已說集而為法也故蘇氏曰周公之法反取賀琛之新法而截之書是知世之謚法其名尤古者益非古法也今考周公之書所用後人之語甚多是皆為謚法者展轉相因言文雜揉無足取也惟沈約之書博採古今詮次有紀然亦無所建明至蘇氏承詔編定六家謚法乃取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之書斷然有所去取其善惡有一成之論實前人所不及也皇也帝也王也公也侯也君也師也長也胥也

實尊畀之號上下之稱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若帝王可以為謚則天子亦可以為謚矣若公侯可以為謚則卿大夫亦可以為謚矣若師長可以為謚則父兄亦可以為謚矣無義之談莫此為甚經幾百年間而後蘇子闢之堯取累土以命名舜取濃華以命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繹繇是非已之所更必父兄之所命也且生有爵死有謚以是為謚未之敢聞也蘇氏未暇及臣不敢後焉謹條其可用者

二百十謚分為三類只以一文見義無事乎文之廣無事乎說之繁庶乎表裏蘇氏之學是亦典禮之大者

謚中

上謚法

神聖賢文武成康獻懿

元章釐景宣明昭正敬

恭莊肅穆戴翼襄烈桓

威勇毅克壯圉或作禦魏安

定簡貞節白匡質靖真

順思考暠顯和元高光

大英睿博憲堅孝忠惠

德仁智慎禮義周敏信

達寬理凱清直欽益良

度類基慈齊深温讓密

厚純勤謙友祁廣淑儉

靈榮厲比絜舒賁逸退

訥偲述懋宜哲察通儀

經庇協端休恱綽容確

恒熙洽紹世果

右百三十一謚用之君親焉用之君子焉

中謚法

懐悼愍亦作閔哀隱幽沖夷

懼息攜鄙愿傚

右十四謚用之閔傷焉用之無後者焉

下謚法

野夸躁伐荒煬戾剌虚

蕩墨僭亢千徧專輕苛

介暴虐愎悖凶慢忍毒

惡殘嚚攘頑昏驕酗湎

僥狃侈惑靡溺偽妄讟

諂誣詐譎訩詭姦邪慝

蠱危把懦撓覆敗斁疵

饕餮

右六十五謚用之蠻夷焉用之小人焉

凡上中下謚共二百十言以備典禮之用

謚下

後論第一

凡蘇氏所取一百六十八謚三百十一條臣今只即一文以見義即文可以見文不必曰施而中理曰文經緯天地曰文即武可以見武不必曰克定禍亂曰武保大

定功曰武即孝可以見孝不必曰慈惠愛親曰孝能養能恭曰孝即忠可以見忠不必曰盛衰純固曰忠臨患不忘曰忠且即文以見義則文簡而義顯舍文而從說則說多而義惑蘇氏所削為多矣臣今復削去三百十一條之說只從百六十八謚而增損焉實得二百十謚分而為三上謚百三十用於君親用於君子下謚六十五用於殲夷用於非君子中謚十四用於閔傷用於無後者其有堯舜禹湯桀紂六文乃人名非謚法所宜去

也陳胡公滿者言其老也有胡耇之稱焉胡非謚義𧼈
有丁公名也漢有丁公姓也丁非謚義故去胡去丁曰
商曰使曰軍曰趣曰鼎曰莫曰敵曰震曰攝曰草曰易
曰素曰頃凡十三文雖有其謚於辭義未安所宜去也
曰原曰愛曰聲曰閒曰要曰强曰平凡七文文雖可用
於義不專亦宜去蘇氏所取者百六十八謚今去其二
十八凡蘇氏所去者百九十八今取其七十二謚披沙
得金甄金去土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後論第二

蘇氏去其歷代所以為尊卑之號者九皇帝王公侯君師長胥是也子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蘇氏去其義之不安者八今取其貪取其逸請以待丘園也蘇氏去其子孫不忍稱者九十四今取其暴取其虐取其愎取其凶取其悖取其慢取其忍取其毒取其惡取其嬰取其攘取其頑所以待暴戾取其昏取其驕取其酗取其湎取其撓取其狃取其侈取其惑取其靡取其溺所以

待淫侈取其諂取其偽取其讇取其妄取其誣取其詐取其譎取其訕取其詭取其姦取其邪取其慝取其蠱所以待姦回取其危取其圮取其撓取其覆取其敗取其斁所以待覆亡取其懦取其疵取其饕所以待貪鄙蘇氏去其名之不能舉其人之要者八今取其退取其訥所以待恬退之士取其修取其訓所以待禮法之人蘇氏去其鄙陋不足以訓者十有一今取其偲取其逑為請專者備也蘇氏去其泛濫不可指明善惡之狀者

七今取其懋為黽勉者備也取其宜為中庸者備也蘇氏去其重複而無益於用者五十七今取其哲有異於智也取其察有異於明也取其通有異於敏也取其儀有異於穆也取其經有異於憲也取其庇有異於禮也取其協有異於順也取其端有異於直也取其賚有異於夸也取其休取其悅有異於凱也取其綽取其容有異於寬也取其確取其恒有異於介也取其熙取其洽有異於和也

後論第三

蘇氏於百六十八謚之外有七去三百十一條之中有六類七去者削其文六類者易其義臣今此書只以文顯不用義說故於六類亦無所用但第四類中比儉二義於文未安不得不為之說儉乃恭儉之儉比乃協比之比儉也比也古之美謚也蘓氏引儉則固之義而更之曰菲薄廢禮曰儉引君子周而不比之義而更之曰事君有黨曰比以比儉二謚內於惡德此臣之所不取

也儉若為惡德則夫子溫良恭儉之儉其將何處比若為惡德則協比其鄰婚姻孔云之比其將何為若之何以不中禮之儉為儉朋比之比為比乎臣今易置從古道也

後論第四

語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然則文子之謚初無謚法仲尼則因問而即其人之行事以釋之奈何先立其法必使人之曲

中也規矩本為方圓設而非豫為小大劑量使制器者範圍於此況所作之法只採經傳之言其間有大不通理處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而云敏而好學曰文可也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而云陳善閉邪曰敬可也易之益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云遷善改過曰益可也左氏曰共用之謂勇而云率義共用曰勇可也柰何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曰哿可乎書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而云闢于四門曰穆可乎傳

曰季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遂命之而云有文在手曰友何義也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而云乃聖乃神曰武何義也詩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而云持盈守滿曰成何義也至於終始如一者則謂之終為人所渴望者則謂之渴於義安乎取並后匹嫡之義而為並取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義而為索是可用乎千百年間學者見之禮官博士行之而斷無以為非者

通志卷四十六

通志卷四十七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器服略第一

尊彝爵觶之制

臣舊嘗觀釋奠之儀而見祭器焉可以觀翫可以說義而不可以適用也夫祭器者古人適用之器若内圓而外方内方而外圓若之何飲食若臺而安器若

器而安臺或盛多而受少或質輕而任重若之何持執以此事神其不得於古之道明矣原其制作蓋本於禮圖禮圖者初不見形器但聚先儒之說而為之是器也姑可以說義云耳由是疑焉因疑而思思而得古人不徒為器也而皆有所取象故曰制器尚象器之大者莫如罍物之大者莫如山故象山以制罍或為大器而刻雲雷之象焉其次莫如尊又其次莫如彝最小莫如爵故受升為爵受二斗為彝受五斗

為尊受一石為罍按獸之大者莫如牛象其次莫如虎蜼禽之大者則有雞鳳小則有雀故制爵象雀制彝象雞鳳差大則象虎蜼制尊象牛極大則象象尊罍以盛酒醴彝以盛明水鬱鬯爵以為飲器皆量其器所盛之多寡而象禽獸賦形之大小焉臣謹按沈約與劉杳論宗廟犧尊約云鄭康成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内

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又晉永嘉中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塚得二尊形亦為牛象此古之尊彝為可據也又按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其說益可據也又按陸佃禮象所記章惇家有古銅象尊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也此又見象尊之制出於近代矣又按爵與觶皆飲器觶大而爵小陸佃禮象云令秘閣及文彥博李公麟家皆有古銅爵有首

有尾有柱有足有柄祭統曰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先儒謂柄爲尾葢不見此制焉然古銅爵今之士大夫家亦多有之臣見者屢矣謂其口似雀之狀如今之荷葉杯葵花盞皆取其口之象而非謂通體爲雀也今祭器之爵徒設雀形而妨於飲者按禮器云卑者舉角注云四升曰角角角之類則有觚有觶有散有觥觶與爵同爲飲器而爵爲小角與觚觶散觥同爲一類而觥爲大故觥則取兕角而以爲罰器

兕之為獸獸之大者也按舊圖匏爵用匏片為之則
知角爵刳角為之所謂觚謂觶謂散謂觥者名號不
同大小異制耳

君臣冠冕巾幘等制度

歷代冕弁

黄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唐虞
以上冠布無緌夏后以牟追以收商制章甫或以冔形
制並無文周制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綖紐五

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為之秦滅禮學郊社服用皆以袀元漢興草創仍秦之舊蔡邕獨斷云袀紺繒也班固東都賦注云袀皂也袀音鈞及光武踐阼郊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前後邃綖孝明帝永平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夏侯氏說公卿以下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為組纓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服是也其旒珠用真白玉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珠

卿大夫五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色綬爲組纓
旁垂黈纊助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則冠之魏因漢故事
明帝好婦人之飾冕旒改用珊瑚珠晉因之東晉元帝
初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
奏舊禮冕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難得可用白璇珠從之
後帝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及元會臨軒改服黑介幘通
天冠平冕皂表朱緑裏廣七寸長一尺二寸加於通天
冠上前圓後方垂白玉珠十二旒以朱組爲纓無緌王

公卿助祭郊廟冠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組為纓色如綬也宋因之更名曰平天冕天子郊祀及宗廟服之王公並用舊法齊因之梁因之其制前垂四寸後垂三寸旒長齊肩以組為纓色如其綬旁垂黈纊充耳珠以玉瑱乘輿郊祀天地明堂享宗廟元會臨軒則服之五等諸侯助祭平冕九旒青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纓旁垂黈纊陳因之以為冕旒皇太子朝冠遠遊冠侍祭則平冕九旒五等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

青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纓旁垂黈纊北齊採陳之制旒玉用五采以組為纓色如其綬其四時郊祀封禪大事皆服衮冕皇太子平冕黑介幘白珠九旒飾以三采玉以組為纓色如其綬未加元服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冕祀昊天則蒼冕五帝各隨方色朝日同青冕夕月同素冕地祇同黄冕神州社稷同元冕享先皇加元服等以象冕享先帝食三老耕藉等以衮冕視朔大射等以

山冕視朝臨法門適宴等以鷩冕皆十有二旒諸公之冕九一曰方冕二曰衮冕三曰山冕四曰鷩冕五曰火冕六曰毳冕皆九旒七曰韋冕八曰皮弁九曰玄冠諸侯八無衮冕諸伯七又無山冕諸子六又無鷩冕諸男五又無火冕冕五旒三公之冕九一曰祀冕二曰火冕三曰毳冕四曰藻冕五曰絺冕六曰爵弁七曰韋弁八曰皮弁九曰玄冠三孤自祀冕而下八無火冕公卿七又無毳冕上大夫六又無藻冕中大夫五又無皮弁下

大夫四又無爵弁士之服三一曰祀弁二曰爵弁三曰玄冠庶士玄冠而已隋採北齊之法衮冕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太子庶子裴正奏色並用玄旒齊於膊廣齊於耳唯應著幘者依漢晉法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笄國公冕青珠九旒初受冊命執贄入朝祭祀親迎三公助祭並服之侯伯則鷩冕子男則毳冕五品以上絺冕九品以上爵弁唐依周禮制天子之六冕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

冕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一尺六寸玄表纁裏以下廣狹准此金飾玉簪導簪亦謂之笄所以拘冠使不墜也導以掠髮使入巾幘之中以組為纓色如其綬祀天地神祇服之衮冕加金飾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諸祭祀及享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加元服元日受朝等服之鷩冕有事遠主服之按周禮遠主謂先公毳冕祭海嶽服之絺冕祭社稷帝社服之玄冕蜡百神朝日夕月服之自衮冕而下旒數並依周禮皇太子衮冕白珠九旒諸臣衮冕青珠九旒青

纊充耳簪導鷩冕七旒第二品服之毳冕五旒第三品服之絺冕四旒第四品服之玄冕三旒第五品服之龍朔以後改更不同

緇布冠一曰進賢冠周制士冠禮云緇布冠以為始冠之冠冠而敝之可也注云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加皮弁後而棄之後漢制進賢冠為儒者之服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蔡邕云千石以下一梁晉因之天子元服始加則冠五梁進賢冠三公及封郡公縣侯鄉亭侯則三梁卿大夫下至千石則兩梁中書門下至門郎小吏並一梁宋因之為儒冠齊因之為開國公侯下至小吏之服其以梁數為降殺則依晉制梁因之以為乘輿宴會之服則五梁進賢冠陳

因之為文散內外百官所服以梁數為高卑天子所服則五梁北齊進賢五梁冠不通于下隋因陳制內外文官通服之降殺一如舊法唐因之若親王則加金附蟬為飾後依古制緇布冠為始冠之冠進賢緇布二制存焉

牟追冠

夏后氏牟追冠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鋭商因之制章甫冠高四寸半後廣四寸前櫛首周因之制委貌冠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漢制委貌以皂繒為之形如委穀之貌上小下大長七寸高四寸前高廣後卑鋭無笄有纓行大射禮於辟雍諸公卿大夫行禮者冠之宋依漢制

通天冠

通天冠本秦制其狀不傳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却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

為述甯駮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依漢制前加金博山述注云述即鷸也鷸知天雨故冠像焉前有展甯宋因之又加黑介幘舊有冠無幘齊因之東昏侯改用玉簪導梁因之復加冕於其上為平天冕陳因之北齊依之乘輿釋奠所服隋因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朔日元會冬朝會諸祭還則服之唐因之其纓改以翠緌

長冠　漢高帝採楚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為裏亦名齊冠後以竹皮為之高七寸廣二寸以高帝所制曰劉氏冠故為享廟之服恭之至也鄙人或謂之鶡尾冠晉依之去竹用漆纚救日蝕諸祀則冠之梁天監中祠部郎中沈宏議竹葉冠是漢祖微時所服不可為祭服宜改用爵弁司馬褧云若必遵三王則所廢非一遂不改

遠遊冠　有具服遠遊冠有公服遠遊冠按遠遊冠秦採楚制楚莊王通梁組纓似通天冠而無山述有

展筩横之于前漢天子五梁太子三梁諸侯王通服之
晉皇太子及諸王後常冠馬以翠羽為緌綴以白珠帝
之兄弟之子封郡王者通服之則青絲為緌梁為皇太
子朝服加金博山翠緌陳因之其藻飾服用依晉故事
也北齊依之制五梁冠乘輿所服不通于下隋制三梁
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翠緌犀簪導皇太子元
朔入朝釋奠則服之唐因
之其制具開元禮序例

高山冠 秦滅齊獲其君冠以賜近臣因而制之形如通
天冠頂不斜却直植鐵為卷梁高九寸無山展
筩故亦名側注冠其體側立而曲注故也中外謁者僕
射行人使者等所服漢舊儀云乘輿冠高山冠飛月之
纓一云飛翮之纓通天子之服也魏明帝以其制似通
天遠遊故改令卑下除去卷筩如介幘幘上加物以象
山行人使者服之晉宋齊梁陳歷代因之隋因魏制參
用之形如進賢於冠加三峯謁者大夫以下服之梁數

依其品降殺唐因之內侍省內謁者監及親王司閤等服之

法冠 秦滅楚獲其君冠賜御史以纚為展筩鐵為柱梁一名柱後惠文冠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注云獬豸神羊一角能別曲直楚王獲之以為冠漢晉至陳歷代相因襲不易隋開皇中於進賢冠上加二真珠為獬豸角形大業中改制一角注云獬豸神獸蓋一角今二角者非也執法者服之唐用一角為獬豸之形御史臺監察以上服之

建華冠 漢制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形似縷鹿薛綜曰下輪大上輪小也記曰知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絇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建華是也祠天地五郊明堂舞人服之晉及陳代相因不易餘並無聞

趙惠文冠 一名武冠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胡廣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

貴賤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皮溫額後代效之亦曰惠文惠者蟪也其冠文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曰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大冠乘小車好疾馳因象其冠漢因之曰武弁一名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飾插以貂尾黃金為竿侍中插左常侍插右貂用赤黑色又名鵕鸃冠倉頡解詁曰鵕鸃鷩即翟山雞之屬尾彩鮮明是將飾冠以代貂馬幸臣閎孺為侍中皆服大冠天子元服亦為先加又加雙鶡尾植左右名鶡冠鶡鷙鳥之暴者每所攫撮應爪摧碎天子武騎故冠之徐廣曰鶡似黑野雞出上黨晉因之名繁冠一名建冠一名龍冠即惠文冠也宋因之不易齊因之侍臣加貂蟬餘軍校武職黃門散騎等皆冠之唯武騎虎賁插鶡尾於武冠上梁因制遠遊平上幘武冠陳因之不易後為鶡冠武者所服北齊依之曰武弁季秋講武出征告廟則服之隋亦名武弁武職及侍臣通服之侍臣加金璫附蟬以貂為飾侍左者左珥侍

右者右珥天子則金博山三公以上玉枝四品以上金枝文官七品以上毦白筆八品以上及武官皆不毦筆唐因之乘輿加金附蟬平巾幘侍中中書令則加貂蟬侍左右珥諸武官府衛領軍九品以上等亦准此

方山冠 漢制似進賢冠以五采縠為之祠宗廟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方之色而舞焉晉因之

巧士冠 漢制高七寸要後相通直植似高山冠不常服唯郊天黄門從官者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云晉因之自後無聞

却非冠 漢制似長冠皆縮垂五寸有纓緌宮殿門吏僕射等冠之梁北郊圖執事者縮纓緌隋依之門者禁防伺非服也唐因之亭長門僕服之

樊噲冠 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其制似平冕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各四寸殿門司馬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傍視項羽晉宋齊陳不易其制餘並無聞

術氏冠 漢制前圓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以施用或曰楚莊王獬冠是也晉因之宋以後無聞

却敵冠 晉制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似進賢冠凡當殿門衛士服之陳因之餘並廢

翼善冠 唐貞觀中制月一日十五日視朝常服之又與平巾幘通用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於周武帝蓋取便於軍容耳今四海無虞此冠頗採古法兼類幞頭乃宜便服開元十七

年廢不用

皇 有虞氏皇而祭其制無文盖爵弁之類夏后氏因之曰收純黑前小後大商因之曰冔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因制爵弁爵弁冕之次也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小後大三代以來皆廣八寸長尺二寸如冕無旒皆三十升布為之士冠禮三加成人服之漢依周制或云中古以下其制用絲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樂舞服之晉依漢制更名廣冕有收持笄服用如舊隋依之以角為簪導士助君祭服之唐因之以繒代布用元纓簪導九品以上冠親迎助祭私家祭祀服之

皮弁 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司服云視朝則皮弁服士冠禮曰三王共皮弁以鹿皮為之晉依舊制以鹿淺毛黄白色者為之其服用等級並准周官後周田獵則服之以鹿子皮為之隋因之

大業中所造通用烏漆紗前後二傍如蓮葉四間空處又安拳花頂上當縫安金梁梁上加璂天子十二真珠為之皇太子及一品九璂二品八璂下六品各殺其一璂以玉為之皆犀簪導六品以下無璂皆象簪導唯天子乃用金稜後制鹿皮者以賜近臣唐因之以鹿皮為之玉簪導十二璂朔日受朝服之

韋弁 周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晉以韋為之頂上少尖宋因之或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後周巡兵即戎則服之自此以來無復其制

幘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袙音陌漢因續其顏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至孝文乃高其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稱其冠也尚書幘收三寸名曰納

言亦以忠正明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未入學小童幘句卷屋者示尚幼小未遠冒也喪幘却摞反本禮也制紺幘以齋青幘以耕緗幘以獵晉因之東晉哀帝從博士曹洪等議立秋御讀月令改用素幘宋因之以黑幘騎吏鼓吹武官服之其救日蝕文武官皆冕冠著赤幘齊因之以黑幘拜陵所服梁因之以黑介幘為朝服元正朝賀畢還儲更出所服未加元服則空頂幘陳因之諸軍司馬服平巾幘長吏介幘黃鉞郎朝服赤介幘簪筆隋依之天子田獵御戎文官出遊田里武官自一品以下至九品並流外吏等上下通服黑介幘平巾黑幘又制綠幘庖人服之其平巾黑幘之制玉枝金花飾犀簪導紫羅褶其御五輅人隨其車色唐因制乘輿空頂介黑幘雙玉導加寶飾祭還及冬至朔日受朝會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黑介幘拜陵則服之平巾幘金寶飾導簪冠支皆以玉乘馬則服之皇太子

平巾幘乘馬則服之空頂介幘雙王導加寶飾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冠幘五品以上陪祭服之

臣謹按蔡邕獨斷曰幘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王莽頂禿幘上施屋壯髮謂當額前侵下而生者是

幍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幍幍苦洽反幍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或云本末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木枝成岐因之為名遂不改因通以慶弔幍與帢同音因

之咸和中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侍官乘車白帢齊依以素為之舉哀臨喪則服之梁因之以代古疑縗為弔服羣臣舉哀臨喪則服之陳因之而初婚冠送餞則服之隋依梁不易唐因之

帽

帽野人之服也董巴云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帽皮以此而言不施衣冠明矣周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如馬曰古之人上有帽而勾領魏管寧在家常著帛帽晉因魏制宋制黑帽綴紫標標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帽齊因之梁因之制頗同至於高下翅之卷小異耳皆以白紗為之陳因之天子及士人通冠之白紗者名高頂帽皇太子在上省則烏紗帽在永福省則白紗又有皂繒雜紗為之高屋下裙蓋無定準後周之時咸著突騎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帶蓋索髮之遺像也又文帝項上瘤疾不欲人見每常著焉相魏之時著而謁帝故後周一代以為雅服小朝公宴咸許戴之隋開皇初文帝常著烏紗帽自朝貴已下至于冗吏

通著入朝後復制白紗高屋帽其服練裙襦烏皮履宴
接賓客則服之大業中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以烏
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唐因之制白紗
帽又制為紗帽視朝聽訟宴見賓客服之

臣謹按元中記云句始作帽晉志云帽名猶冠也義
取於蒙覆其首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
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纚為帽自乘輿宴居下
至庶人無爵者皆得服之又按吳書云陸遜破曹休
於石亭還當反西陵朝臣燕賜終日上脫裙帽以賜
遜時同羣臣朝謁而服之又按後漢郭林宗行遇雨

霑巾角折後周武帝建德中因制折上巾

葛巾東晉制以葛為之形如帢而橫著之為尊卑共服太元中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冠角巾齊依之陳依之北齊依之自後無聞

臣謹按角巾之制宋不存至齊立學王儉議更存焉

幅巾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是以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皆著縑巾時有妖賊以黃為巾時號黃巾賊後周武帝因裁幅巾為四脚唐因之

臣謹按方言云巾趙魏之間通謂之承露郭林宗折巾謂此也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按此則庶人及軍旅

皆服之用全幅帛而向後襆髮謂之頭巾俗人謂之

襆頭

巾子唐武德初始用之初尚平頭小樣者天授二年武太后內宴賜羣臣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景龍四年三月中宗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其樣高而踏皇帝在藩時所冠人號為英王踏樣

君臣服章制度袍附

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備十二章衣元裳黃上六章在衣下六章在裳上畫下繡夏商之世皆相襲而無變周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

服大裘以祀天大裘黑羔裘示質也袞冕之服享先王升日月於旌旗服備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鷩冕之服享先公鷩畫雉謂華蟲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冕之服祀四望山川毳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絺冕之服祭社稷五祀絺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元冕之服祭羣小祀其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凡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者是也眡朝則皮弁服視內外朝之事其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凡甸冠弁服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

以為裳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唯孤爾其餘皆元冠與士同元冠自祭其廟者其服朝服元端

秦制水德服尚袀黑袀音均

後漢光武踐阼始修郊祀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三

公九卿特進朝侯侍祠侯從夏侯氏説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皆元上纁下一服而已明帝永平中議乗輿備文日月十二章刺繡文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履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祇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元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襪示其赤心奉神也其五郊迎氣衣幘袴襪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者各服長冠袀元以從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

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元端素裳鄭玄曰端取其正也鄭衆曰衣有襦裳者為端執事者冠布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若冠通天冠服衣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曰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孔子衣縫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夫小吏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為朝服云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據晉志云魏明帝以公卿袞黼之服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服刺繡公卿織成未詳孰是晉因不改大祭祀衣皁上絳下裳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日月星辰凡十有二章

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領赤皮為韍絳袴韈赤舄未加元服則皂紗袍絳緣中衣絳袴韈黑舄又朝服通天冠絳紗袍皂緣中衣拜陵則箋單衣雜服有青赤黄白黑五色紗袍其武弁素服單衣公卿助祭郊廟王公山龍以下九章卿華蟲以下七章其緇布冠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皂緣領袖袴褶之制未詳所起其後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無定色冠黑帽綴黑褾以繒為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

官紫褾外官絳褾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褾行留文武悉同宋因之制平天冕服不易舊法更名皷曰蔽膝其未加元服釋奠先聖視朝拜陵等服及雜色紗裙武冠素服並沿舊不改王公助祭郊廟章服降殺亦如之袴褶因晉不易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褾外官絳褾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褾行留文武悉同其田獵巡幸惟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帝元嘉中巡幸蒐狩救廟水火皆如之明帝太始四年詔曰近改定今脩成六服朕以

大冕純玉璪元衣黄裳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元衣絳裳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又以飾冕紫衣紅裳小會宴饗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繡冕朱衣裳征伐講武校獵又以紘冕青衣裳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泰始六年正月有司奏被勑議皇太子正冬服衮冕九章以朝賀詔可齊因制平天冠服不易舊法郊廟臨朝所服也舊衮服用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太重乃采畫爲之加金飾銀薄時亦謂為天衣通

天冠服絳紗袍皂緣中衣乘輿臨朝所服臣下皆同拜
陵則黑介幘服無定色舉哀臨喪白帢單衣亦謂之素
服王公助祭平冕服山龍以下九章卿七章皆畫皂絳
繒為之袴褶相因不改梁因制平天冠服衣畫而裳繡
十二章素帶朱裏以朱緣裨飾其側更名赤韍為韠餘
因舊法又有通天冠服絳紗袍皂緣中衣黑舄是為朝
服元正賀畢還儲更衣出所服也釋奠先聖則皂紗袍
絳緣中衣絳袴韈黑舄拜陵則箋布單衣又有白帢單

衣以代古之疑繚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祭服裏有中衣即今中單也後漢從夏侯氏説祭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韈示其赤心奉神也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七年周捨議按禮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云皇是畫鳳羽也今衮衣宜畫鳳以示差降帝曰古文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今衮衣畫龍則

宜畫鳳又五經博士陸瑋等議王者祀昊天服大裘鄭玄注司服云大裘黒羔裘也既無所出未為可據按六冕之服皆元上纁下今宜以繒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詔可九年司馬筠等議云按玉藻諸侯元冕以祭裨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既從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白衣絳襈中單竹葉冠陳因之永定元年武帝

即位徐陵曰乘輿御服皆採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至文帝天嘉初悉改易之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未能皆得舊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實正定前繆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懌黃門侍郎韋延詳等奏定五時朝服准漢故事五郊衣幘各如方色焉北齊因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為定制云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

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五方上帝各隨方色朝日用青衣青冕祭皇地祇用黄衣黄冕夕月用素衣素冕神州社稷用元衣元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用十二章之服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用龍以下九章之服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饗羣臣等則用山冕八章之服羣祀視朝臨太學入道法門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則用鷩冕七章之服其九章以下衣重衮山鷩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為領

禮巡兵即戎則韎韋以為衣裳田獵則皮弁謂以鹿子皮為弁白布衣而素裳也諸公之服九章服之章數皆隨冕而降其一其八章以下衣重藻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山為領褾諸侯服八章而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為領褾諸伯服七章而下俱七等皆以火為領褾諸子服六章俱六等皆以宗彝為領褾諸男服五章皆以藻為領褾三公之服有九章有六衣重宗彝與藻裳重黼黻俱為九等皆以宗彝為領褾三孤之服有八章有五衣重

藻與粉米裳重黼黻俱為八等公卿之服有七章有四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七等皆以藻火為領褾上大夫之服有六章有三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為六等中大夫之服有五章有三衣重粉米為五等下大夫之服有四章有三衣重粉米為四等士之服三則祀弁爵弁元冠服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雜裳謂前元後黃庶士元冠服其在官府吏之屬服緇衣裳隋文帝即位將改後周制度乃下詔曰宣尼制法損益可知朕受天

命赤雀來儀五德相生宜為火色其郊丘廟社可依衮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周有大帛之旗黄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馬今之戎服皆可尚黄在外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後魏以來法度咸闕天興草創多參胡制周氏因襲不可以訓今採東齊之法乘輿衮冕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為十二等衣

褾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黻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鈎
牒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韍隨裳色龍
火山三章鹿盧玉具劒火珠鏢首白玉雙珮元組雙大
綬六采元黄赤白縹綠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
一尺小雙綬長二丈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
玉環朱韈赤舄舄加金飾祀圓丘方澤五帝明堂五郊
雩䄍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遣上將征還飲至
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

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制白紗内單皂領褾襈裾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劒珮綬舄與上同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襦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皇太子衮冕元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黼黻粉米四章織成為之白紗内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緑韍隨裳色火山

二章玉具劒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采赤
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
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韈赤
舄舄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
之遠遊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犀簪導
絳紗袍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
蔽膝韈舄其革帶劒珮綬與上同謁廟還宮元日朔日
入朝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䚢

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縷
鞶囊韈履五日常朝則服之衮冕服九章同皇太子王
國公開國公初受册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三公
助祭者亦服之鷩冕服七章衣華蟲火宗彝三章裳藻
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册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
之毳冕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子男初
受册執贄入朝祭祀親迎則服之絺冕服三章正三品
以下從五品以上助祭則服之自王公以下服章皆繡

為之祭服冕皆簪導青纊充耳元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絺冕以下內單青領青褾襈裾革帶鈎䚢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以下從五品以上素帶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鈎皆用青組朱韍凡韍皆隨裳色袞冕毳火山二章絺山一章劒佩綬韈赤舄爵弁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元衣纁裳無章白絹內單青領褾襈裾革帶大帶武弁平巾幘諸武職及侍臣通服之侍臣加金璫附蟬以貂為飾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委貌冠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皆深衣青領烏皮履國子

太學四門生服之朝服亦名具服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皂領袖皂襈革帶鉤艓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韈舄綬劒珮從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從七品以上去劒珮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唐制天子衣服有大裘衮冕鷩冕毳冕絺冕元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帢凡十二等貞觀四年制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七品以上綠八品九品以上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

黄

后妃命婦首飾制度

周制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内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賔客鄭元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摇編編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也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垂瑱笄卷髮者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翦氂蔮簪珥珥耳璫垂珠也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皇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黄金

鑷左右一横簪之以安蔮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馬皇后謁廟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者也南山豐大特按史記秦文公二十七年代南山大梓豐大特徐廣注云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圖大牛上生木本有牛從木中出後見於豐水中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貴人助蠶大手髻黑瑇瑁又加簪珥長公主加步搖公主大手髻皆有簪珥公卿

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黄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䰱制貴人夫人以下助蠶皆大手髻七鏌音莫蔽髻黒瑇瑁又加簪珥九嬪以下五鏌世婦三鏌諸王妃長公主大手髻七鏌蔽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揺皆有簪珥公特進列侯卿校世婦以下夫人紺繒幗黄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晉依前代皇后首飾則髻步揺簪珥步揺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

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宋依漢制太后入廟祭祀首飾翦氂蔮皇后親蠶首飾假髻步揺八雀九華加以翡翠復依晉法皇后十二鏌步揺大手髻公主會見三夫人大手髻七鏌蔽髻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 其長公主得有步揺公特進列侯夫人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蔮齊因之公主會見大手髻不易舊法陳依前制皇后謁廟首飾假髻步揺簪珥步揺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枝相繆八爵九

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
翡翠為華開國公侯太夫人夫人大手髻七鈿蔽髻九
嬪及公夫人五鈿世婦三鈿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特
進列侯卿校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黄金龍首銜白珠
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
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法北齊依前制
皇后首飾假髻步搖十二鈿八爵九華内命婦以上蔽
髻唯以鈿數花釵多少為品秩二品以上金玉飾三品

以下金飾内命婦左右昭儀三夫人視一品假髻九鏌三品五鏌蔽髻四品三鏌五品一鏌又有宫人女官第二品七鏌蔽髻三品五鏌四品三鏌五品一鏌七品大手髻八品偏髾髻皇太子妃假髻步揺九鏌郡長公主七鏌蔽髻太子良娣視九嬪女侍中五鏌内外命婦宫人女官從蠶則各依品次還著蔽髻後周制皇后首飾花釵十有二樹諸侯之夫人亦皆以命數為之節三妃三公夫人以下又各依其命一命再命者又俱以三為

節隋因之皇后首飾花十二樹皇太子妃公主王妃三師三公夫人一品命婦並九樹侯夫人二品命婦並八樹伯夫人三品命婦並七樹子夫人世婦及皇太子昭訓四品以上命婦並六樹男夫人五品命婦並五樹女御及皇太子良娣三樹自皇后以下小花並如大花之形唐武德中制令皇后褘衣首飾花釵十二樹餘各有差開元中又定品令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

周制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揺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袿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展當為襢襢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其色白褖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其色黑六服備於此矣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翟赤揄翟青褘衣元此鄭據五行相生為說也素沙者今之白縛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縛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縠者名出於此其翟多少各依命數揄音揺縛音絹

辨内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紗内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

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並闕翟以下至侯伯之夫人揄翟子男之夫人亦闕翟唯二王後褘衣也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服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即單衣也縹音足繞反隱領袖緣以絛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長公主見會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鐍飾以白珠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入廟佐祭者服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則服錦綺

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上五采青絳黃紅綠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黃紅綠賈人緗縹而已緗赤黃色魏之服制不依古法多以文繡晉依前漢制皇后謁廟服皂上縹下隱領袖緣元康六年詔以純青服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九嬪銀印青綬佩采瓄玉助蠶之服純縹為上下皇太子妃金璽龜鈕纁朱綬佩瑜玉諸王太妃諸長公主金印紫綬佩

山玄玉自公主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郡縣公侯夫人銀印青綬水蒼玉公特進列卿世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皂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宋制太后皇后入廟服袿襡上圭下屬大衣謂之褘衣公主會見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為緄帶各如綬色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入廟佐祭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

婦皆以蠶衣為朝服按漢劉向曰古者天子至於士王后至於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皇后至命婦所佩玉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齊因之袿襹用繡為衣裳黃綬貴嬪夫人貴人王太妃長公主封君皆紫綬六宮郡公侯夫人青綬陳依前制皇后謁廟袿襹大衣皂上皂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隱領袖緣貴妃嬪金章龜鈕紫綬佩于闐玉獸頭鞶九嬪以下章綬佩帶各有差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為緄帶各以其綬色金辟邪首為帶玦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北齊

皇后助祭朝會以褘衣祠郊禖以揄翟小宴以闕翟親
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褖衣六服俱有蔽
膝織成緄帶内外命婦從五品以上金章紫綬服揄翟
雙佩山玄玉九嬪視三品銀章青綬鞠衣佩水蒼玉其
餘各有差餘與女侍中同外命婦皆如其夫若夫假章
印綬佩妻則不假一品二品服闕翟三品服鞠衣四品
展衣五品褖衣内外命婦宫人從蠶則各依品次皆服
青紗公服其外命婦綬帶鞶囊皆准其夫公服之例百

官之母詔加太夫人者朝服公服各與其命婦服同後周制皇后之服十有二等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褕衣祭羣小祀受獻繭則服鷩衣採桑則服鳪衣（黄色音卜）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鵗衣（白色音翚）食命婦歸寧則服翃衣（元色音秩）俱十有二等以翬翟為領褾各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燕命婦則蒼衣春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採桑齋及祭還則黄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

齋及祭還則元衣自青而下其褾領以相生之色諸公夫人自揄衣以下鷩鳪鶅翙朱黄素元等衣而九諸侯夫人自鷩衣而下八諸伯夫人自鳪衣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鶅衣而下六諸男夫人自翙衣而下五其翟衣翟皆依其等數而領褾各有差三妃三公夫人之服九鳪衣鶅衣翙衣青衣朱衣黄衣素衣元衣綃衣其翟亦九等以鳪翟為領褾各九三孤之内子自鶅衣而下八翟皆八等以鶅翟為領褾各八九嬪六卿之内子自翙衣

而下七翟皆七等以翙翟為領褾各七上媛上大夫之孺人自青衣而下六中媛中大夫之孺人自黄衣而下四御婉士之婦自素衣而下三中宫六尚緅子侯反衣諸命秩之服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衣隋制皇后褘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褘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翬翟五采重行十二等素紗内單黼領羅縠褾襈色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緅為緣用翟三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緣之革帶青韈舄舄以金飾白玉佩元組綬章采尺寸同

於乘輿祭及朝會大事服之鞠衣黃羅為質織成領袖蔽膝革帶及舄隨衣色餘准褘衣親蠶服也青衣去大帶及珮綬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朱服如青服有金璽盤螭鈕文曰皇后之璽冬至大朝則并璜琮各以筥貯進於座隅皇太后同於后服而貴妃以下並亦給印三妃服揄翟金章龜鈕文從其職紫綬金縷獸頭鞶囊佩于闐玉九嬪服闕翟金章龜鈕文從其職佩采璸玉婕妤銀縷織成他如嬪服美人才人鞠衣銀印珪鈕獸

爪鞶囊佩水蒼玉寶林服展衣艾綬鞶囊珮玉同婕妤承衣刀人采女皆褖衣無印綬皇太子妃服褕翟衣九章金璽龜鈕素紗内單黼領羅縹𧚍色皆用朱蔽膝二章大帶同褘衣青緣革帶朱韈青舄舄加金飾佩瑜玉纁朱綬獸頭鞶囊凡大禮見皆服之唯侍親桑則用鞠衣珮綬與褕衣同良娣鞠衣銀印青綬獸爪鞶囊餘同世婦寶林八子展衣銅印佩水蒼玉艾綬諸王太妃妃長公主三公夫人一品命婦揄翟繡為九章佩山玄玉

獸頭鞶囊綬同夫色公夫人縣主二品命婦亦揄翟繡八章從親桑同鞠衣自此以下佩皆水蒼玉侯伯夫人三品命婦亦服揄翟繡爲七章子夫人四品命婦服闕翟刻赤繒爲翟綴衣上爲六章男夫人五品命婦闕翟五章若從親蠶皆同鞠衣唐武德令皇后服有褘衣鞠衣鈿釵禮衣三等皇太子妃揄翟鞠衣自皇后至内外命婦衣服制度並具開元禮

天子諸侯玉佩劒綬璽印

周制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綬者所以貫佩玉綦文雜色緼赤黄色）王鎮圭長尺有二寸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杼上杼殺也）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也）凡玉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龍瓚將皆雜名）自五霸迭興戰兵不

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綬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韍珮遂廢又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所好也秦始制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又始皇得藍田白玉為璽螭虎鈕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韍珮既廢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高帝入關得秦始皇白玉璽佩之曰傳國璽與斬蛇劒俱為乘輿之寶韍承秦制用

而弗改加之以雙印佩刀後漢孝明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珩下有雙璜琚瑀以雜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纂要曰琚瑀所以納珠在玉之間今白珠也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晃旒為祭服云佩刀乘輿黃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黃室五色罽隱華室諸侯王黃金錯環挾半鮫黑室公卿百官皆淳黑不半鮫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為鏢口之飾刀鋒曰鏢匹燒反乘輿者加翡翠山紆

嬰其側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王以下綔口故反赤絲蕤縢綔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龍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決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前漢注云以正月卯日作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

淳黃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凡綬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采純為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漢官儀曰璽皆白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凡六璽皇帝行璽封常行詔勑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之璽賜外國書信璽發外國兵及事天地鬼神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布裏兩端無縫尺一版中約署皇帝帶綬黃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前民皆佩綬以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千里為程

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其綬皆與乘輿同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

侯王同綬者加特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前漢書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高帝相國綠綬徐廣曰金印綠緱音戾草名以染似綠又云似紫紫綬名緺音瓜其色青紫公加殊禮皆得服之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前漢書曰太尉金印紫綬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成帝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將軍亦金印漢官儀曰馬防為車騎將軍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和帝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始加金紫次司空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一號青緺綬

自青綬以上縌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

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通俗文曰鈌環曰鐍漢官儀曰其斷獄者印為章也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漢官儀曰尚書僕射銅印青綬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綬淳黄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墨綬以下縌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晉制盛服則雜寳為佩金銀校飾綬黄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黄縹紺相國綠綟

綬三采緑紫紺郡公朱侯伯青朱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内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内史青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祕書監皆墨丞皆黄諸府丞亦然其佩刀者以木代真刀也宋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四采赤黄縹紺佩瑜玉諸王金璽龜鈕纁朱綬四采赤黄縹紺佩山玄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佩山玄玉相國則緑綟綬三采緑紫紺自相國而下或銅印銀章或青綬或墨綬以至别部司馬

以下假墨綬者凡六十等各有差凡此前衆職江左多不備又多闕朝服諸應給朝服佩玉而在京師者給朝服非諸烏丸羌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己校尉皆不給佩玉其未朝會權時假給會罷輸還凡應朝服者而官不給聽自具之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位假綬者不得佩綬革古制也按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云傍囊或云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

齊乘輿制六璽以金為之並依秦漢之制皇太子諸王金璽皆龜鈕公侯五等金章其公將軍金章光祿大夫卿尹太子傅諸領護將軍中郎將校尉郡國太守內史四品五品將軍皆銀章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祕書

監丞太子二率諸府長史卿尹丞尉都水使者諸州刺史皆銅印其綬乘輿黃赤縹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縹紺色亦同相國綠綟綬三采綠紫紺羣公朱侯伯青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嗣子紫侯嗣子青鄉亭侯關中關內侯紫綬皆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尚書僕射中書監令祕書監皆墨丞皆黃諸府丞亦然梁制乘輿印璽並如齊制皇太子金璽龜鈕朱綬三百首佩瑜玉帶鹿盧劒火珠首素革帶玉劒獸頭鞶囊諸王金璽龜鈕

纁朱綬百六十首佩山玄玉垂組大帶獸頭鞶腰劒若
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開國公金章龜鈕元朱綬百
四十首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劒自開國公而下或金章
或金印或銀章或銀印或銅印或青綬或紫綬或墨綬
或黃綬或艾綬或佩水蒼玉或佩五采或無佩而鞶肇
者或獸頭鞶或獸爪鞶或腰劒或紫荷執笏或赤舃絇
履或䩮縠單衣介幘以至四品將兵以下所領不滿五
十人除版而不給章者凡七十等各有差陳永定元年

武帝所定乘輿服御皆採梁舊制以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珠玉之飾任用蚌也至天嘉初悉改易之令一依梁天監舊事北齊制天子六璽並依舊式皇帝行璽之璽信璽並白玉為之方一寸三分天子行璽之璽信璽並黄金為之方一寸二分又有傳國璽白玉為之方四寸螭獸鈕上交蟠螭隱起鳥篆書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凡八字在六璽外唯封禪以封石函又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為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

七分腹下隱起篆文書為督攝萬機凡四字此印常在
内唯以印籍縫用則左户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
轉内皇太子璽黄金為之方一寸龜鈕文曰皇太子璽
宫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書坊印諸侯印綬二品
以上並金章紫綬三品銀章青綬四品得印者銀印青
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
銅印黄綬金銀章印及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東西南
北四藩諸國王之章上藩用中金中藩用下金下藩用

銀並方寸龜鈕佐官唯公府長史尚書二丞給印綬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唯當曹爲官長者給印餘自非長官雖位尊亦不給諸王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開國郡縣公散郡公元朱綬四采元赤縹紺朱質元文織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開國縣侯伯青朱綬四采青赤白縹朱質青文織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開國縣子男名號侯開國鄉男素朱綬三采青赤白朱質白文織長丈

四尺百二十首廣六寸一品二品紫綬三采紫黄赤純紫質長丈八尺百八十首廣八寸三品四品青綬三采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六尺百四十首廣七寸五品六品墨綬二采青紺純紺質長丈四尺一百首廣六寸七品八品九品黄綬二采黄白純黄質長丈二尺六十首廣五寸官品從第二以上小綬間得施玉環官有綬者則有紛皆長八尺廣三寸各隨綬色若服朝服則佩綬公服則佩紛官無綬者不給佩紛其鞶囊二品以上金縷

三品金銀縷四品銀縷五品六品絲縷七八九品絲縷

獸爪鞶官無印綬者並不給佩鞶囊及爪其佩及劒一

品玉具劒佩山玄玉二品金裝劒佩水蒼玉三品及開

國子男五等散品名號侯雖四品五品並銀裝劒佩水

蒼玉侍中以下通直郎以上陪位則象劒帶木劒也言其象真劒

劒者入宗廟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劒後周皇帝八璽

有神璽有傳國璽皆寶而不用神璽明受之於天傳國璽明受之於運皇

帝負扆則置神璽於筵前之右置傳國璽於筵前之左

其六璽並因舊制皆白玉為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獸鈕三公諸侯皆金印方一寸二分高八分龜鈕七命以上銀四命以上銅皆龜鈕三命以下銅印銅鼻其方皆寸其高六分文曰某公官之印凡組綬皇帝以蒼青朱黄白元纁紅紫緅碧綠十有二色諸公九色自黄以下諸侯八色自白以下諸伯七色自元以下諸子六色自纁以下諸男五色自紅以下三公之綬如諸公三孤之綬如諸侯六卿之綬如諸伯上大夫之綬如諸子中

大夫之綬自紫以下士之綬自緅以下其璽印綬亦如
之保定四年百官始執笏常服焉內外命婦皆執笏其
拜俛伏方興宇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為後制隋制神璽
寶而不用受命璽封禪則用之餘六璽行用並因舊制
其綬自王公侯伯子男為四等又以從正一品三品四
品五品亦為四等之差大抵遵北齊之制采純及首繖
有加減焉自王公以下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
大綬而首半之正從一品施二玉環以下不合有綬者

則有紛皆長六尺四寸廣二尺四分各隨綬色其鞶囊如北齊制其佩一品及五等諸侯並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唐貞觀十六年太宗刻受命元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永徽二年四月勅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上元元年八月勅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十二銙四品金魚帶十一銙五品金帶十銙六品七品並銀帶九銙八品九品服並鍮石帶八銙庶人服黄銅鐵帶六銙其一品以

下文官並帶手巾筭袋刀子礪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筭袋亦聽之　武太后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官所授魚爲龜至神龍元年二月京文武官五品以上依舊式佩魚袋垂拱二年正月赦文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長壽三年改玉璽爲符寶開元二年七月勅珠玉錦繡既令禁斷准式三品以上飾以玉四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禁斷天授二年八月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借紫衫金帶借紫自此始　八年二月勅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

袭永為常式天寶十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天子之寶八一曰神寶所以臣百王鎮萬國寶而不用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勲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召大臣則用之六曰天子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八曰天子信寶發蕃國兵則用之凡大朝會則奉寶以進于御座車駕行幸則奉寶以從于黄鉞車之内

臣謹按梁制左右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銀章青綬

者同其位但加金紫者謂之金紫光禄大夫但加銀
青者謂之銀青光禄大夫又按北齊之制三品以上
凡是五省官及中侍中省官皆為印不為章四品以
下凡是開國子男及五等散品名號侯皆為銀章不
為印

通志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四十七 史部

通志卷四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器服略第二

車輅之制

臣謹按考工記曰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上蓋如規象天二十八撩音老象列宿方輿象地三十幅象日月前則聽鸞和之響傍則睹四時之運等威有辨貴

賤有序者車之制也故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洎乎魏晉政教陵遲僭踰莫禁世有變改異制殊狀今略舉沿革云

天子車輅

五輅

古史考云黄帝作車至少昊始駕牛及陶唐氏制彤車乘白馬則馬駕之初也有虞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后氏因鸞車而制鉤車鉤之言不揉自曲也奚仲為車正建斿旐尊

卑上下各有等級商因鈎車而制大輅（禮緯曰山車乘鈎乃鈎車之象昔成湯用而郊祀有山車之瑞山車謂之桑金車似金根之色亦謂之大輅）周因商輅以制木輅約木以加飾為五輅一曰玉輅以祀二曰金輅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輅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輅以即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輅以田以封藩國其制度之詳在禮經秦平天下閱三代之禮或曰商瑞山車金根之色乃因金根車用金飾而為帝輚黑旗皂斿以從水德復法水數駕馬以六漢武帝天漢四年始定輿服之制郊

祀所乘謂之大駕車千乘騎萬疋其儀甚盛不必師古及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後漢光武平公孫述始獲葆車輿輦因舊制金根車擬周之玉輅最尊者也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轂外復有一轂抱轄其外乃復設轄抱銅置其中金薄繆龍為輿倚較徐廣曰繆交錯之形也較在箱上說文曰𣝗文畫藩箱也通俗文曰車箱為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𣝗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二左纛以

犛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為德車大駕則御鳳凰車以金根車為副其駕黑馬六因秦不改或云始自漢制許慎五經異義說天子駕六馬以經言時乘六龍以御天故所御皆六餘皆駕四從為副車魏武王受漢獻帝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至明帝景初中山在縣黃龍見以為魏得地統服色尚黃戎事乘黑首白馬齊王正始中詔出入必御輦乘輿晉武帝承魏陳留王命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及受禪設玉金象革木五輅並為法駕旗旂服用悉取周制文物華藻因

金根車更增其飾朱班漆輪加畫櫎文兩箱之後加玳瑁為鶡翅加以金銀雕飾時人亦謂為金鶡車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又加棨戟於車之右皆囊而施之棨戟韜以黼黼上繫大蛙蟆幡長丈餘於戟之杪轅皆曲向上取夏商山車垂鉤之義玉輅駕六馬以黑金象革木駕四馬以黃金為乂髦插以翟尾象鑣而鏤錫金鍐而方釳許乞反鞶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五輅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鉤膺玉瓖龍輈華轙朱幩音紛法駕行則五

輅各有所主復制金根車去漢之文物駕四馬不建旗幟上如畫輪車下猶金根之飾東晉元帝始建戎輅大輅各一以商人祀用大輅周人即戎用戎輅故也因金根車飾皆駕黑駟是為玄壯安帝義熙中平關洛得姚興偽車輦或時乘用馬宋孝武大明中尚書左丞荀萬秋改造五輅依晉金根車加赤漆櫝畫玉飾諸末建青旗十有二斿駕駟以黑復因漢之安車章施羽葆蓋以祀金根為金輅建青旂駕黑馬四羽葆蓋以賓象革木輅並擬玉輅漆櫝畫

羽葆蓋象輅視朝革輅即戎二輅並建赤旂駕黑馬四木輅建赤麾以田駕赤馬四大事法駕五輅俱出齊武帝永平初伏曼容議齊德尚青旗先青次赤次白次黑軍容戎事宜依漢道行運之色因宋金根車而修玉輅五輅江左相承駕駟左右騑為六初加玉輅為重蓋棲寶鳳皇綴金鑷珠璫玉蜯珮四角金龍銜五采毦又麒麟頭加以采畫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啓曰蓋圓象天軫方象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諸志録難為折衷

又假為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至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等金輅之飾如玉輅而減少象輅減金輅革輅如象輅而尤減木輅如革輅建大赤麾首施大騶幡金輅玉輅建碧旂象輅木輅建赤旂梁武帝初因齊制天監三年五輅旗麾同用赤而斿不異以從行運也七年帝據周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今祀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捨謂金輅為齋車本不關於祭祀於是改陵廟皆乘玉輅鑾以朱絲陳天嘉初令劉仲舉議造玉金

象革木等五輅及五色副車皆金薄文龍為輿倚較文䖘伏軾虬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檦文畫轓綠油蓋黃紋裏相思撩金華末斜注旂旗於車之左各依方色加棨戟於車之右韜以黼繡獸頭幡長丈四尺揭於戟杪玉輅正副同駕六馬餘皆駕駟並金叉髦插以翟尾玉為鏤鍚又以彩畫蛙蟆綴兩軸頭即漢之飛軨遺象也五輅兩箱後皆用玳瑁為鵾翅加以金銀雕飾兩箱之裏衣以紅錦金花帖釘上用紅紫錦為後檐青

紋純帶夏用花簟冬用綺繡褥此後漸修具依梁制後
魏天興初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至孝文太和
中儀曹令李韶更議改正唯備五輅各依方色其餘車
輦猶未能具明帝熙平中侍中崔光等議大造車服五
輅並駕五馬亦無經據北齊車服制度多因後魏天保
中所乘是太和中李韶所制五輅後周依周禮設六官
置司輅之職掌皇帝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以祀昊
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

上帝及朝日四曰黄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元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祭神州此六輅通漆之而無他飾即周木輅之遺象也馬皆疏面旓就以方色俱十有二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大卜食三老五更享諸侯及耕籍九曰金輅以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射饗十曰象輅以望秩羣祀視朝燕射巡省臨學幸道法門十一曰革輅以巡兵即戎十二曰木輅以田

獵行鄉畿此六輅又以六色漆畫之用玉碧金象革物
以飾諸末皆錫面金鉤就以五采俱十有二其輅之式
飾重較加茸馬隋開皇元年内史李德林奏後魏輿輦
乖制請皆廢之唯留太和時李韶所制五輅北齊所遵
者後著令玉輅青質以玉飾諸末重箱盤輿左龍右虎
金鳳翅畫櫨文鳥獸黄屋左纛金鳳一在軾前八鑾在
衡二鈴在軾龍輈之上前設障塵青蓋黄裏繡游帯金
博山綴以鑑子下垂八珮植四十旒羽輪皆朱班重牙

複輻左建太常十有二斿皆畫升龍日月其長曳地右載闟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旗首金龍頭銜鈴及綏垂以結綬駕蒼龍金鍐方釳插翟尾五隼鏤錫鞶纓十有二就皆五采繒罽為飾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左建旟畫飛隼右建闟戟盤輿鳳翅等並同玉輅駕赤騮臨朝會同饗射飲至則乘之象輅黄質以象飾諸末左建旌畫桴鱗右建闟戟駕黄騮祀后土則乘之革輅白質鞔之以革左建旗畫騶虞右建闟

戟駕白駱巡狩臨兵則乘之木輅黑質漆之左建旐畫元武右闟戟駕黑騮田獵則乘之其五輅並駕六馬飾同玉輅復制安車重輿曲壁紫油纁裳通幰朱絲絡網朱鞶纓駕赤騮臨幸所乘按隋氏五輅遠酌周禮旗斿藻飾近約漢制文質相半

唐因隋制玉金象革木是為天子五輅玉輅青質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櫨文鳥獸黃屋左纛金鳳一在軾前十二鑾在衡五輅鑾數皆準此制副輅及耕根車則八二鈴在軾龍輈前設障塵青蓋黃裏繡飾博山鏡子植羽輪皆朱班

重牙左建旂十有二斿斿畫升龍其長曳地右載闟戟長四尺廣三尺黻文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緌駕蒼龍金鍐方釳插翟尾五隼鏤錫鞶纓十有二就祭祀納后則供之金輅赤質餘同玉輅駕赤騮饗射祀還飲至則供之象輅黄質餘同金輅駕黄騮行道則供之革輅白質鞔以革餘同象輅駕白駱巡狩臨兵事則供之木輅黑質漆之餘同革輅駕黑騮田獵則供之旌旗鞶纓及蓋皆從輅色其蓋文裏俱用黄其鏤錫五輅並同其

飾武德初著令天子鑾輅玉金象革木五輅等屬車十乘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鑾旗車辟惡車皮軒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羊車貞觀元年十一月始加黃鉞車豹尾車通為十二乘以為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内若大陳設則行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高祖太宗大禮則乘輅高宗不喜乘輅每有大禮則御輦至武太后以為常明皇以輦不中禮廢而不用開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自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

内其五輅腰輿陳於肉簿而已

副車

秦平天下以諸侯所乘之車為副車漢制安車立車各五乘為乘輿副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樉文畫輈羽蓋華蚤建大旂十有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犛牛尾為之在左騑馬軛上大如

斗其馬各如方色白馬者朱其鬣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應劭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皇以金根為副魏因漢制五時副車置髦頭雲罕晉制五安車五立車合十乘名五時車俗謂五帝車駕旗十二斿各如車色立車則正植其旗安車則斜注駕馬仍漢制左右騑驂金鍐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之制行則從後東晉過江副車遺缺有事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制五色木車象五時車植旗於牛背行則使人輿之牛之為義蓋取負重

致遠而安穩旗常纏而不舒所謂德車結旌唯天子親戎五旗舒斾所謂武車綏旌宋因晉而無副車齊王儉議乘黃無副今衣書車十二乘古副車之象也亦曰五時副車青萌車是謂㩉他合反幰車梁依晉置五牛旗車左青赤右白黑黃居其中象古之五時副車一曰副車陳因舊制五時副車飾同五輅並駕六馬隋因陳制五時副車色及旗章一同正輅唯降二等駕用四馬唐之制副輅五乘大駕行幸皆次於五輅

戎車 周巾車氏革輅即戎車車僕掌戎輅之萃音倅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音牽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兵車所謂五戎也漢戎車不巾不蓋其飾如耕車蔽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轓胄甲弩之箙魏景初改正朔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旗太始中並建赤旗晉制輕車駕二馬古之戰車也前後二十乘分居左右與輪洞朱建矛戟麾幢置弩於軾上大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後宋依漢制戎車建矛麾斜注之戟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輕車之制因漢不易以武剛車為緞孫子兵法曰有巾有蓋謂之武剛車齊梁已下及後周與隋或并用之

獵車 周謂之奇車曲禮曰國君不乘奇車注云獵車也巾車氏木輅以田漢制其飾如安車重輞縵輪繆龍統之一曰闟猎車親校獵乘之魏因漢制改名闟虎車晉因魏制一名闟戟車宋因晉制自從無闟

指南車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將士皆迷四方黄帝於是作指南車以示方向故後常建焉出崔豹古今注周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為司南之制使載之南周年至國故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漢初置俞兒騎馬為先驅之乘左思曰俞兒騁路指南司方後廢其騎而存其車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紹作馬車上有木仙人舉手常指南車箱回轉所指微差晉亂復亡東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平長安始得此車復修之一名司南車駕駟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迴運而手常指南大駕出行為先啟之乘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迴曲頻驟猶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沖之有巧思常謂宜更造宋順帝昇明中齊高帝為相命沖之造焉車成使撫軍將軍丹陽尹王僧虔等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迴未嘗移變齊因宋制而加飾焉梁

復名司南車大駕出為先啓之乘後魏太武帝使工人郭善明造之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酖殺之唐修之備於大駕行則先導

記里鼓車 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滅後秦所獲未詳其所由來制如指南車駕駟中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則打一槌崔豹古今注云亦名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執槌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上一層擊鐲尚方故事存其作法然未詳宋因之不易大駕鹵簿次指南車後齊因宋制而加飾焉梁因齊制改駕以牛唐復修大駕鹵簿次指南車後

白鷺車 隋一名鼓吹車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鷺棲焉唐因之駕四馬大駕出在記里鼓車後

鸞旗車 漢制鸞旗車析羽毛而編之列繫幢傍胡廣曰以銅作鸞鳥於車衡上晉宋因之駕四馬先輅

所載也唐備於大駕
鹵簿次白鷺車後

辟惡車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祓不祥太卜令一人在車執弓箭出崔豹古今注唐之制駕四馬大駕出在鸞
旗車後

皮軒車 漢制皮軒車以虎皮為軒晉宋相因駕四馬皆大夫載自後無聞唐備之以大駕鹵簿次於辟惡車
後

耕根車 漢制耕根車如副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䡅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魏因之建赤旗晉因之駕駟天子親耕所乘置耒耜於軾上一名三蓋車宋因之隋以青為質三重蓋羽葆雕裝同玉輅駕六馬具軾平以青囊盛耒耜而加之藉田則乘之唐因隋其飾不易大駕行則備馬

安車 周制致仕之老及后乘之漢制乘輿金根車安車立車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建大旂十有二斿駕六馬餘皆駕四皇太子王公列侯皆乘之自漢以後亦為副車晉制因之天子所御則駕六餘皆駕四三公下至九卿各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宋因之齊制諸王三公國公列侯等行禮則乘之隋制金飾紫通幰朱裏駕四馬臨幸及賜予則供之唐之制以金飾駕四馬臨幸則乘之大駕出在耕根車後

四望車 齊四望車通幰油幢絡班漆輪轂亦曰皂輪車以加貴臣隋制同犢車黃金飾青油紫幢朱裏紫通幰紫絲網駕一牛拜陵臨弔則乘之唐之制以金飾駕四馬拜陵臨弔則乘之大駕出在安車後

遊車 漢制九遊車九乘大駕為先乘宋因之自後無聞

羊車　晉制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武帝時護軍羊琇乘羊車為司隸校尉劉毅糾劾梁因制羊車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貴賤通得乘之名牽子也隋大業始置馬制如軺車金寳飾紫錦幰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環髻服青衣年十四五者乘之謂之羊車小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羊唐因之小史十四人

畫輪車　晉制畫輪車駕牛以彩漆畫輪轂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青交絡其上形制如輦其下猶犢車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末諸侯寡弱貧者至乘牛車其後稍貴天子至士遂為常乘至尊出朝堂舉哀乘之大駕次羊車從宋齊梁相因為犖公所乘自後無聞

鼓吹車　梁制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銜旒蘇羽葆凡鼓吹陸則樓車水則樓船在殿庭則畫筍簴

為樓上有翔鷺棲馬
或為鶴形自後無聞

象車晉武帝太康中平吳後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載鼓吹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入庭大駕鹵簿行則試橋道自後不見

黄鉞車晉制黄鉞車駕一馬大駕行次於華蓋後御麾左右又有金鉞車金鉦車並駕三馬唐貞觀以後加之備於大駕鹵簿天寶元年改為金鉞車

豹尾車周制也古者軍正建之漢制大駕出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出屬車三十六乘最後一乘垂豹尾晉因之在鹵簿之末宋志徐廣按淮南子云軍正執豹皮以正其衆禮記曰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豹尾以其義類唐之制大駕出在黄鉞車後駕二馬武衛隊正一人在車執之

建華車晉制建華車二乘駕四馬大駕出分在左右行自後無聞

皇太后皇后車輅

周禮王后之五輅一曰重翟二曰厭翟三曰安車四曰翟車五曰輦車漢皇后駕輅青羽蓋駕四馬旂九斿後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皆御金根車重翟羽蓋加青交絡帷裳非其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𣙜文畫輈黄金塗五末五末轅一轂二箱二共五也蓋蚤施金花駕三馬左右騑晉制后乘重翟羽蓋金根車加青絡青帷裳雲𣙜畫

輅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騑其廟見小駕則乘紫罽軿車飾及駕馬如重翟非法駕則皇太后乘輿皇后畫車后先蠶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音貴油畫兩輅安車駕五騩馬為副又金博山騈紫絳罽車皆駕三騩馬宋因之法駕乘重翟齊因重翟車車加金塗飾後魏熙平中有司蘇紹議皇后之輅其從祭則御金根車親喪則御雲母車歸寧則御紫罽車遊行御安車弔問御紺罽車並駕四馬北齊因之後周皇后

之車十二等一曰重翟以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
太后二曰厭翟以祭陰社三曰翟輅以採桑四曰翠輅
以從皇帝見賓客五曰雕輅以歸寧六曰篆輅以臨諸
道法門六輅皆錫面朱總金鉤七曰蒼輅以適命婦八
曰青輅九曰朱輅十曰黃輅十一曰白輅十二曰元輅
五時常出則供之六輅皆疏面繢總隋開皇初李德林
奏用後魏熙平蘇紹議皇后之輅後著令制重翟青質
金飾諸末朱輪金根朱牙其箱飾以重翟羽青油幢朱

裏通幰繡紫帷朱絲絡網繡紫絡帶八鑾在衡鏤錫鞶

纓十二就金鍐方釳插翟尾朱總駕蒼龍受冊從祀郊

禖享廟則供之厭翟赤質金飾諸末輪畫朱牙其箱飾

以翟羽紫油幢朱裏通幰紅錦帷朱絲絡網紅錦絡帶

餘如重翟駕赤騮親桑則供之翟車黄質金飾諸末輪

畫朱牙其車側飾以翟羽黄油幢黄裏通幰白紅錦帷

朱絲絡網白紅錦絡帶餘如重翟駕黄騮歸寧則供之

諸鞶纓之色皆從車質安車赤質金飾紫通幰朱裏駕

四馬臨幸及弔則供之輦金飾同於蓬輦通幰班輪駕四馬宮苑近行則乘之屬車三十六乘唐因隋制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其飾不易又制四望車紫油朱質通幰畫絡帶拜陵臨弔則供之又制金根車朱質紫油通幰畫絡帶朱絲絡網常行則供之

皇太子皇子車輅

周制巾車氏掌王五輅金輅建大旂以封同姓同姓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若魯衛之屬漢皇太子皆安車朱班輪飛軨青蓋金

花爪倚虎較伏鹿軾橫文畫轓吉陽筩文輈金塗五末
旂九斿畫降龍皇太子為王賜以乘之皇孫綠車以從
皆左右騑三馬名皇孫車魏因之文帝問東平王有輅為是
特賜乎鄭稱對曰天子五輅金輅以封同姓諸侯得與
天子同乘金輅非特賜晉因魏安車而駕三馬非法駕
則乘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繩絡兩箱裏飾以
金錦黃金漆塗五末其副車三乘形制如所乘但不畫
輪耳王青蓋車皇孫綠蓋車並駕三左右騑東晉安帝

時乘後山安車制如金輅宋因之皇子為王亦錫以皇太子之安車皇孫緑車亦因舊法齊皇太子乘象輅校飾如御旂旗九斿降龍梁因齊象輅制鑾輅駕三左右騑朱班輪倚獸較伏鹿軾九斿降龍青蓋畫幡文輈金塗五末以畫輪車為副常乘畫輪則衣書車為副其畫輪車上開四望緑油幢朱縋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陳因梁制後魏乘金輅朱蓋赤質駕四馬北齊因之隋皇太子金輅赤質金飾諸末重較箱畫櫕文鳥獸黃伏鹿軾

龍輈金鳳一在軾前設障塵朱蓋黃裏輪畫朱牙左建旂九斿右載闟戟旂首金龍頭銜結綬及鈴綏駕赤騮駟八鑾在衡二鈴在軾金鍐方釳插翟尾五隼鏤錫鞶纓九就從祀享廟正冬大朝納妃則乘之輅車金飾諸末紫通幰朱裏駕一馬五日常朝饗宮官出入行道乘之四望車金飾諸末紫油幢通幰朱裏朱絲絡網駕一馬弔臨則乘之唐因隋制

公侯大夫等車輅

周制巾車掌王五輅象輅以封異姓革輅以封四衛木輅以封藩國又曰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漢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陽箭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皁布蓋千石以上皁繒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乘馬車除吏赤蓋杠其餘皆青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裳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璅弩十二

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
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裳從
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按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諸使
車皆朱班輪四幅赤衡軛公卿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
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公卿以下至縣三
百戶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察盜賊功曹皆帶劒
三車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後漢
制公侯乘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飛軨倚鹿較伏熊

軾皂繒蓋黑幡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幡千石六百石朱左幡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皂輪車駕四牛形如犢車皂漆輪轂上加青油幢朱絲繩絡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特加之位至公或四望三望夾望車油幢車形制如皂輪但不漆轂耳通幰車駕牛如犢車但舉其幰通覆車上也諸王三公並乘之諸公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皂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掾屬以下及令史皆皂軨特進

及車騎驃騎以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給安車黑耳駕二三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河南尹謁者僕射郊廟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他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告老賜安車駟馬郡縣公侯安車駕二右騑皆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黑轓皂繒蓋公旗旂八斿侯七斿卿五斿皆畫降龍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駕二中二千石以上右騑千石六百石朱左轓王公之元子攝命理國者安車駕三旗旂七斿其封侯之元子

五斿大使車立乘駕四赤帷裳騶騎導從舊公卿二千
石郊廟上陵從駕所乘小使車不立乘駕四輕車之流
也蘭輿皆朱轂赤屏泥白蓋赤帷裳又别有小使車赤
轂皂蓋追捕執取者所乘凡諸使車皆朱班輪赤衡軛
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追鋒者以迅速
為名施於戎陣之間是為傳乘軺車古之將軍車也一
馬曰軺車二馬曰軺傳按漢世貴輜軿而賤軺車魏晉
重軺車而賤輜軿三品將軍以上尚書令軺車黑耳有

後戸僕射但有後戸無耳並皂輪也宋因晉有追鋒車
雲母車四望車公及列侯所乘安車依漢舊制駕二馬
旂旗斿王公侯七卿五皆降龍公卿中二千石郊陵法
出皆大車立乘駕四他出去位致仕皆安車駟馬中二
千石皆皂蓋朱轓銅飾五末駕二右騑王公世子攝命
理國者安車駕三旂旗七斿侯世子五斿齊制黄屋車
建碧旂九斿九命上公所乘青蓋安車朱轓班輪駕一
左右騑通幰車為副諸王禮行所乘皂蓋安車朱轓漆

班輪駕一馬通幰朱車為副三公禮行所乘安車黑耳皂蓋朱轓駕一牛車為副國公列侯禮行所乘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軍五校從郊陵所乘餘同晉法梁制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伏兔箱青油幢朱絲絡網轂皆黑漆天監二年令三公開府尚書令則給鹿轓軺施耳後户皂輞尚書僕射左右光禄大夫侍中中書監令祕書監則給鳳轄軺後户皂輞領護國子祭酒太子詹事尚書侍中列卿等則給聊泥

軺無後戶漆輪車騎驃騎及諸王除刺史帯將軍則給龍雀軺以金根飾御史中丞給方蓋軺形小如傘諸王三公有勲德者皆特加皂輪車駕牛形如犢車但烏漆輪轂黄金雕裝上加青油幢朱絲絡通幰王公加禮者給油幢絡車駕牛朱輪華轂後魏三公及王車朱屋青蓋制同五輅名曰高車駕三馬庶姓王侯及尚書令僕以下列卿以上並給軺車駕一馬或乘四望通幰車駕一牛北齊因之庶姓王至儀同三司以下翟尾扇紫傘

皇宗及三品以上官青傘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不禁正從一品執事散官及儀同三司乗油色朱絡網車車牛飾得用金塗及純銀二品三品得乗卷通幰車車牛飾用金塗四品以下七品以上得乗偏幰車車牛飾以銅後周諸公之輅九方輅各象方之色碧輅金輅皆錫面盤纓九就金鉤象輅犀輅貝輅革輅篆輅木輅皆疏面盤纓九就凡就皆以朱白蒼三采諸侯自方輅而下八無碧輅諸伯自方輅而下七又無金輅諸子自方輅

而下六又無象輅諸男自方輅而下五又無犀輅凡就各如其命三公之輅車九祀輅犀輅貝輅篆輅木輅夏輅縵車墨車棧車自篆輅以上金塗諸末疏錫鞶纓金鉤木輅以下銅飾諸末疏面鞶纓皆九就三孤自祀輅而下八無犀輅六卿自祀輅而下七又無貝輅上大夫自祀輅而下六又無篆輅中大夫自祀輅而下五又無木輅下大夫自祀輅而下四又無夏輅士車三祀車墨車棧車凡就各如其命數自孤以下就以朱綠二采隋

制公及一品象輅黄質以象飾諸末建旟畫以鳥隼受册告廟升壇上任親迎及葬則乘之侯伯及二品三品革輅白質建旟畫熊虎受册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子男及四品木輅黑質以漆飾之建旐畫龜蛇受册告廟親迎及葬則乘之象輅以下斿及就數各依爵品犢車則魏武賜楊彪七香車也駕牛自王公以下至五品以上並給乘之三品以上青幰朱裏五品以上紺幰碧裏皆白銅裝唯有參謁及弔喪者則不張幰而乘鐵裝車

六品以下不給任自乘犢車弗許施幰初五品以上乘偏幰車其後嫌其美停不用以白幰代之三品以上通幰車則青壁一品軺車油幰朱網唯車輅一等聽勑始得乘之唐王公以下車輅親王及武職一品象輅自餘及二品三品革輅四品木輅五品軺車象輅朱班輪左建旂（旂畫龍一升一降）右載闟戟革輅以革飾左建旜（通帛為旜）餘同象輅木輅以漆飾之餘同革輅軺車曲壁青通幰諸輅質蓋旂旜皆朱一品九斿二品八斿三品七斿四品

六游其鞶纓就數皆准此

主妃命婦等車

漢制長公主乘赤罽軿車大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軿車大貴人加節畫輈皆右騑而已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親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絡帷裳皆皂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軿車銅飾五末晉制三夫人油軿車駕兩馬左騑其貴人加節畫輈三夫人助蠶乘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

車九嬪世婦乘軿車駕三長公主赤罽軿車駕兩馬公主王太妃王妃皆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公主油畫安車駕三青交絡以紫絳罽軿車駕三馬為副王太妃三夫人亦如之公主助蠶乘油畫安車駕三公主有先置者乘青交絡安車駕三諸王妃公太夫人夫人縣鄉郡公侯特進夫人助蠶乘皂交絡安車駕三諸侯監國世子之世婦侍中常侍尚書中書監令卿校世婦命婦助蠶乘皂交絡安車儷駕郡縣公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

會朝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皆右騑皂交絡皂帷裳自非公會則不得乘軺車王妃特進夫人封郡君安車駕三皂交絡封縣鄉君油軿車駕兩馬右騑宋齊依晉無大更革梁天監二年令上臺六宮長公主公主諸王太妃王妃皆得乘青油輿㨊幢通幰車以㨊幢涅幰為副采女皇女諸王嗣子侯夫人皆乘赤油㨊幢車以涅幰為副侍女直乘涅幰二乘後周制公夫人之輅車九㓹翟翟輅翠輅皆錫面朱總金鉤雕輅篆輅皆勒面_{刻白黑韋}

為當顳繢總朱輅黃輅白輅元輅皆雕面刻漆韋為當顳鷖總總黑色繪其著如朱總諸侯夫人自翟輅而下八諸伯夫人自翬輅而下七諸子夫人自雕輅而下六諸男夫人自篆輅而下五鞶纓就數各視其君三妃三公夫人之輅九篆輅朱輅黃輅白輅元輅皆勒面繢總夏篆夏縵墨車棧車皆雕面鷖總三𢦏由力反三孤內子自朱輅而下八六嬪六卿內子自黃輅而下七上媛婦中大夫孺人自元輅而下五下媛婦下大夫孺人自夏篆而下四御婉士婦

人自夏縵而下三其鞶纓就各以其等皆簟茀漆之君
以赤卿大夫士以黑君駕四馬三輈六鑾卿大夫士駕
二馬一輈四鑾隋制皇太子妃乘翟車以赤為質駕三
馬畫輈金飾犢車為副紫幰朱網絡良娣以下並乘犢
車青幰朱裏三公夫人公主王妃並犢車紫幰朱網絡
五品以上命婦並乘青幰與其夫同唐制内命婦夫人
乘厭翟車嬪乘犢車婕妤以下乘安車各駕二馬外命
婦公主王妃乘厭翟車駕二馬自餘一品乘白銅飾犢

車青通幰朱裏油幢朱絲網駕牛二品以下去油幢絡網四品青偏縵其王公以下車輅皆太僕官造貯掌之若受制行冊命及三時巡陵婚葬則給之

輦輿

輦人所輦也徐爰釋問云天子御輦侍中陪乘今輦制象軺車而不施輪通幰朱絡飾以金玉用人荷之或曰夏后氏末代制輦名曰余車商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即輦也王 妃輦車組輓有翣羽蓋秦為人君之乘漢因之

成帝遊後庭則乘輦魏晉小出則乘之亦多乘輿東晉過江亡其制度至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堅於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鉦輦宋因之齊亦因之而盛增其飾又制卧輦校飾如坐輦不堪服用復制小輿形如軺車小行幸則乘之輿說文云篗竹輿也周禮考工記曰周人上輿漢室制度以雕玉為之方徑六尺今輿制如輦而但小耳宮苑宴私則御之梁制小輿似軺車金裝漆畫施八横元

正大會乘出上殿西堂舉哀亦乘之行則從後一名羊車一名輦其上如軺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髻數人引之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梁貴賤通乘名曰牽子又制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優老者人輿升殿司徒謝朏以脚疾優之自天子至下賤得通乘步輿又制副輦加笨步本反　如犢車通幰朱絡謂之蓬輦後魏道武帝天興初始修軒冕制乾象輦羽葆圓蓋畫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街雲罕山林竒瑞遊麟飛鳳朱雀元武騶虞青

龍駕二十四馬又制大樓輦車龍輈加玉飾四轂六衡方輿圓蓋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制豙輦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鈴玉佩初駕二豙後以六駝代之復有遊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車等草創修制多違舊章隋制輦而不施輪通幰朱絡飾以金玉而人荷之又依梁制副輦復制輿如輦而小宮苑私宴御之小輿幰方形同幄帳自閤內升正殿御之唐制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芳輦三曰仙遊輦四曰小輕輦

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輦有三一曰五色輦二曰常平輦三曰腰輦大駕鹵簿先五輅而行

旌旗

黄帝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制陣法設五旗五麾夏氏奚仲為車正建旗斿旐以别尊卑等級商因之周制司常掌九旗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游車載旌大麾以田大帛以即戎翿旌龍旂秦水德旗斿皆尚黑其

制未詳漢制龍旂九斿七仞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五仞
以象鶉火熊旗六斿五仞以象參伐龜蛇旐四斿四仞
以象營室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此諸侯以下之所建也
後周太常畫三辰旂畫青龍旟畫朱鳥旌畫黄麟旗畫
白虎旐畫元武皆加雲氣其旜物在軍亦畫其事號加
以雲氣徽幟亦如之旌節又畫白虎而析羽於其上又
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蒼青朱
黄白黑六旗畫績之以充玉輅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

曰青龍之旗三曰朱鳥之旟四曰黄麟之旌五曰白虎之旂六曰元武之旐皆左建旗而右建闟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師帥三曰旌以供旅帥四曰旆以供卒長諸公方輅碧輅建旂金輅建旟篆輅建物木輅建旐諸侯自金輅而下如諸公之旗諸伯自象輅而下如諸侯之旗諸子自犀輅而下如諸伯之旗諸男自篆輅而下如諸子之旗三公犀輅貝輅篆輅建旜木輅建旐夏篆夏縵及棧車建物孤卿

以下各以其等建其旗旌杠皇帝六仞諸侯五大夫四士三斿皇帝曳地諸侯及軹大夫及轂士及軨凡注毛於杠首曰緌析羽曰旌全羽曰旞

鹵簿 屬車附

古者諸侯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制大駕屬車八十一薛綜曰屬者相連屬也皆在後貳行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皂蓋赤裏朱轓輜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垂豹尾以前為省中胡廣曰施之道路故須豹尾過後屯圍乃得解省中即今之仗内漢

制乘輿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屬車八十一乘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乘祀天於甘泉用之後漢明帝上原陵大喪並因前代為大駕用八十一乘祀天南郊則法駕用三十六乘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史侍中參乘前驅有九斿雲罕鳳皇車闟戟車皮軒車鸞旗車後有金鉦車黃鉞車黃門鼓車黃門令校駕祀天南郊以法駕祀地明堂省什三祀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

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法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韶制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鼓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皂車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掾中道河橋掾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次司隸

部河南從事中道部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
一次司隷校尉駕三戟吏六人次司隷主簿駕一中道
次司隷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
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次廷
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
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次太常
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禄引從
中道太常主記居左衛尉引從居右並駕一次太尉外

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倉户等曹屬並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内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一皆鹵簿

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内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黄門麾騎中道次黄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

楯次九尺楯次弓矢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虎賁郎將騎中道次九斿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闟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

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督攝前却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單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内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次椚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卿大將軍𠫵乘左

右又各增三行爲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細跡禽一行椎斧一行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都尉殿中校尉爲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車建青旂斿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持鑿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黄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黄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祕書監騎右

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大輦中道太官令丞在左太醫令丞在右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旒如車色立車正竪旗安車邪拖之次闟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旒熊渠督左佽飛督右次御軺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

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駕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蘭臺令史分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旒蘇馬六十匹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

後部鼓吹左右各十三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
次左大鴻臚外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一次大鴻臚
駕駟戟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大鴻臚主簿主記
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
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人朱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
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内鼓吹如護軍次後
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後
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在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

次領護騎遊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繖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持鞉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鞉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次大戟一隊

九尺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人黑袴褶將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幷領之其屬車因後漢制東晉屬車五乘而已其一車又是軺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元興中屬車唯九乘苻堅敗又得偽車輦增為十二乘宋孝建中尚書令王宏議屬車起秦八十一及三十六乘並不出經典自胡廣蔡邕傳說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常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為節今宜依禮十二乘為

制後魏道武皇帝天興二年命禮官採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遊㝢離宫則設之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煬帝大業初復備八十一乘並如犢車紫通幰朱絲絡網黄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後帝嫌多大駕減為三十六乘法駕用十二小駕除之唐大駕屬車十二乘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於鹵簿之内若陳設

則分左右施於衛内其鹵簿制具開元禮

通志卷四十八

通志卷四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樂略第一

樂府總序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

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説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説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説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為序訓而以説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没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主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

也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

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繫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

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

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臣今取而繫之千載之下庶無絶紐一曰短簫鐃歌二十二曲二曰鞞舞歌五曲三曰拂舞歌五曲四曰鼓角横吹十五曲五曰胡角十曲六曰相和歌三十曲七曰吟歎四曲八曰四絃一曲九曰平調七曲十曰瑟調三十八曲十一曰楚調十曲十二曰大曲十五曲十三曰白紵歌五曲十四曰清商八十四曲凡二百五十一曲繫之正聲即風雅之聲也一曰郊祀十九章二曰東都五詩三曰梁十二雅四曰唐十

二和凡四十八曲繫之正聲即頌聲也一曰漢三侯之詩一章二曰漢房中之樂十七章三曰隋房内二曲四曰梁十曲五曰陳四曲六曰北齊二曲七曰唐五十五曲凡九十一曲繫之别聲而非正樂之用也正聲之餘則有琴琴五十七曲别聲之餘則有舞舞二十三曲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辭所以六詩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漢儒不知謂爲六亡詩也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舞與歌相應歌

主聲舞主形自六代之舞至于漢魏並不著辭也舞之有辭自晉始今之所繫以詩繫於聲以聲繫於樂舉三達樂行三達禮庶不失乎古之道也古調二十四曲征戍十五曲遊俠二十一曲行樂十八曲佳麗四十七曲別離十八曲怨思二十五曲歌舞二十一曲絲竹十一曲觴酌七曲宮苑十九曲都邑三十四曲道路六曲時景二十五曲人生四曲人物十曲神仙二十二曲梵竺四曲蕃胡四曲山水二十四曲草木二十一曲車馬六

曲魚龍六曲鳥獸二十一曲雜體六曲總四百十九曲不得其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為二十五門曰遺聲遺聲者逸詩之流也庶幾來者復得其聲則不失其所繫矣然三代既没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為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為相和

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為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而享燕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黄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

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予於古為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之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

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正聲序論

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為聲也不為文也浩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尚嘯而又失其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詩者

樂章也或形之歌詠或散之律吕各隨所主而命主於人之聲者則有行有曲散歌謂之行入樂謂之曲主於絲竹之音者則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以主之攝其音謂之調總其調亦謂之曲凡歌行雖主人聲其中調者皆可以被之絲竹凡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以形之歌詠蓋主於人者有聲必有辭主於絲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辭其有辭者通可歌也近世論歌行者求名以義彊生分別正猶漢儒不識風雅頌之

聲而以義論詩也且古有長歌行短歌行者謂其聲歌之短長耳崔豹吳兢大儒也皆謂人壽命之短長當其時已有此說令之人何獨不然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為其辭義之美哉直為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為此也孔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别然後可以正樂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聞之者能令人感發而不失其度若誦其

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
謂之古拘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極物情工則工矣將
如樂何樂府在漢初雖有其官然采詩入樂自漢武始
武帝定郊祀廼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謳
莫不以聲為主是時去三代未遠猶有雅頌之遺風及
後人泥於名義是以失其傳故吳兢譏其不覩本章便
斷題取義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乃引烏生八
九子賦雉子班者但美繡頸錦臆歌天馬者惟敘驕馳

亂踢其間有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别將進酒乃敘烈女事用古題不用古義知此意者蓋鮮矣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也自永嘉之亂禮樂日微日替暨隋平陳得其一二則樂府之清商也文帝聽而善之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府博采舊章以為樂之所本在此自隋之後復無正聲至唐能合于管絃者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不幾於亡乎臣謹考摭古今編繫節奏庶

正聲不墜於地矣

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

亦曰鼓吹曲按漢晉謂之短簫鐃歌南北朝謂之鼓吹曲觀李白作鼓吹入朝曲亦曰鐃歌列騎次颯沓引公卿則知唐時猶有遺音但大樂氏失職耳

朱鷺 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為詩梁元帝放生碑云元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謂此也魏曰楚之平言魏平陵也吳曰炎精缺言漢衰而孫堅扶王室也晉曰靈之祥言宣帝佐魏而石瑞之祥也梁曰木紀謝言齊謝梁升也北齊曰水德謝言魏謝齊興也後周曰元精季言魏道陵遲太祖肇開王業也

思悲翁 魏曰戰榮陽言曹公也吳曰漢之季言孫堅閔漢也晉曰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也梁曰賢首山言武帝破魏軍於司州肇王迹也北齊曰出山東言神武戰廣阿破爾朱兆也後周曰征隴西言

太祖誅侯莫陳悅埽清隴右也

艾如張

温子昇辭云誰在閑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側結網𦊱籬邊若能飛自勉豈為繒所經黄雀儻為戒朱絲猶可延此艾如張之事也觀李賀詩有艾葉緑花誰翦刻中藏禍機不可測似翦艾葉為蔽張之具也魏曰獲呂布言曹公圍臨淮禽呂布也吴曰擒武師言孫權征伐也晉曰征遼東言宣帝討滅公孫氏也梁曰桐柏山言武帝牧司州興王業也北齊曰戰韓陵言神武滅四胡定京洛也後周曰迎魏帝言武帝西幸太祖奉迎宅關中也

上之回

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蓋誇時事也魏曰克官渡言曹公破袁紹於官渡也吴曰烏林言周瑜破魏武於烏林也晉曰宣輔政言宣帝之業也梁曰道亡言東昏失道義師起樊鄧也北齊曰殄關隴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關隴也後周曰平竇泰言太祖討平竇泰也

擁離

魏曰舊邦

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死亡士卒也吳曰秋風言悅以使民民忘其死也晉曰時運多難言宣帝討吳方有征而無戰也梁曰抗威言被加湖元勲也北齊曰滅山胡言神武屠蠡升高車而蠕蠕向化也後周曰復弘農言太祖收復陝城關東震懼也古辭云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

戰城南

古辭言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此言野死不得葬為烏烏所食願為忠臣義士朝出戰而暮不得歸後來作者皆體此意魏曰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也吳曰克皖城言孫權勝魏武於此城也晉曰景龍飛言景帝也梁曰漢東流言克魯山城也北齊曰立武定言神武立魏主遷都於鄴而定天下也後周曰克沙苑言太祖俘齊軍十萬於沙苑神武脫身遁也

巫山高

古辭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大略言江淮深無梁以渡臨水遠望思歸而已後之作者皆涉陽臺雲雨之說非舊意也魏曰屠柳城言曹公破三郡烏丸於

柳城也吳曰關背德言關羽背吳為孫權所擒也晉曰平玉衡言景帝調萬國也梁曰鶴樓峻言平郢城也北齊曰戰芒山言神武克周帥也後周曰戰河陰言太祖破神武於河上斬其三將也

上陵

漢章帝元和三年帝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姚皇二曰六麒麟三曰竭蕭雝四曰陟屺與鹿鳴承元氣二曲為宗廟食舉又以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為上陵食舉據此所言則上陵自是八曲之一名或作於章帝之前亦不可知蓋因上陵而為之也魏曰平南荊言曹公平荊州也吳曰通荊州言吳與蜀通好也晉曰文皇統百揆言文帝也梁曰昏主恣淫慝言東昏政亂武帝起義伐罪弔民也北齊曰禽蕭明言梁遣明來寇為清河王岳所禽也後周曰平漢東言太祖命將平隨郡安陸也

將進酒

魏曰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吳曰章洪德言孫權之德也晉曰因時運言時運之變聖策潛施也梁曰石首篇言平京城廢東昏也北齊曰破侯景言清河王

岳破侯景復河南也後周曰取巴蜀言太祖遣軍平定蜀地也

有所思亦曰嗟佳人

漢太樂食舉十三曲第七曰有所思漢人亦以此樂侑食魏曰應帝期言文帝以聖德受命應期運也吳曰順歷數言孫權建大號也晉曰惟庸蜀言文帝平蜀封建復五等之爵也梁曰期運集言武帝受禪也北齊曰嗣丕基言文宣帝也後周曰拔江陵言太祖命將禽蕭繹平南土也

芳樹

魏曰邕熙言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吳曰承天命言踐位也晉曰天序言用人盡其才也梁曰於穆言君臣和樂也北齊曰克淮南言文宣遣清河王岳禽梁司徒陸法和克壽春盡取江北之地也後周曰受魏禪言閔帝受魏禪作周也

上邪

魏曰太和言明帝繼統得大和平而改元也吳曰元化言以道化天下也晉曰大晉承運期言應籙受圖也梁曰惟大梁言梁德廣運也北齊曰平瀚海言文宣命將滅蠕蠕國也後周曰宣重光言明帝入承大統也

君馬黃

晉曰金靈運言晉乘金運也北齊曰定汝潁言文襄遣清河王岳禽周將王思政於長葛汝潁悉平也後周曰哲皇出言高祖之聖德也按古辭云君馬黄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終言美人歸以南以北駕車馳馬令我心傷但取第一句以命題其主意不在馬也李賀之作其得古道乎如張正見蔡知君之流只言馬而已按謝燮云或聽鐃歌曲惟吟君馬黄古人知音別曲見於賦詠者如此後世只於言語上計較此道無聞

雉子班

晉曰於穆我皇言武帝也北齊曰聖道洽言文宣之德無思不服也後周曰平東夏言高祖禽齊主於青州一舉定山東也按吳兢所引古辭云雉子高飛止黃鵠高飛已千里雄來飛從雌視以為始作之辭然樂府之題亦如古詩題所謂關雎葛覃之類只取篇中一二字以命詩初無義也後人即物即事而賦故於題有義據此古詞無雉子班之語往往雉子班之作復在此古辭之前吳兢未之見也如吳均可憐雉子班又後人所

作聖人出晉曰仲春振旅言大晉蒐田以時也北齊曰受魏禪言文宣受禪應天順人後周曰禽明徹言高祖遣將克陳將吳明徹而俘之也

臨高臺古辭云臨高臺臺下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雜以蘭黃鵠高飛離或翻開弓射鵠令我生萬年晉曰夏苗田言大晉蒐田為苗除害也北齊曰服江南言梁主蕭繹來附化也

遠如期亦曰遠期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來歸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故省之及晉荀勗傅元之流並為歌辭晉曰仲秋獮田言蒐狩以時雖有文德不廢武事也北齊曰刑罰中言孝昭舉直措枉獄訟無怨也

石留晉曰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也北齊曰遠夷至言至海外西夷諸國遣使朝貢也

務成晉曰唐堯言聖皇陟位化被四

表也北齊曰嘉瑞臻言聖主應期河清龍見符瑞總至也

元雲北齊曰成禮樂言功成化治制禮作樂也

黃爵行晉曰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

釣竿篇伯常子避仇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而為釣竿歌每至河側輒歌之後司馬相如作釣竿詩遂傳以為樂曲

漢鞞舞歌五曲

關中一作東

有賢女魏曰明明魏皇帝晉曰洪業篇

章和二年中漢章帝所造魏曰太和有聖帝晉曰天命篇

樂久長魏曰魏歷長晉曰景皇篇

四方皇魏曰天生烝民晉曰大晉篇

殿前生桂樹魏曰為君既不易晉曰明君篇

右鞞舞之歌五曲未詳所始漢代燕享則用之

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章和二年中則章帝所作舊辭並亡曹植鞞舞詩序云故西園鼓吹李堅者能鞞舞遭世亂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妓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晉泰始中又製其辭焉按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鬬好為歌舞帝觀之曰武王伐紂之歌使工

習之號曰巴渝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而得歌之本意故改為矛渝新福弩渝新福安臺新福行辭新福四歌以述魏德其舞故常六佾桓元將僭位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梁復號巴渝隋文帝以非正典罷之

拂舞歌五曲魏武帝分碣石為四曲共八曲

白鳩篇亦曰白鳧舞以其歌且舞也亦入清商曲濟濟篇獨禄篇李白作獨鹿

碣石篇晉樂奏魏武帝分為四篇一曰觀滄海二曰冬十月三曰上不同四曰龜雖壽淮南王篇舊說淮南王安求仙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而去莫知所在其家臣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是歌言安仙去也此則恢誕家為此說耳不然亦是後人附會也

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即鳧也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其本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為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

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三國之前所作惟白鳬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以白鳩焉

鼓角横吹十五曲

黄鵠（一作鶴）吟　隴頭吟亦曰隴頭水　望行人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豪俠行（亦曰俠客行）　梅花落（胡笳曲）　紫騮馬　驄馬（復有驄馬驅非横吹曲）　雨雪　劉生（不知何代人觀齊梁以來所為劉生之辭皆稱其任俠周遊三秦間或云抱劍專征為符節郎）　古劍行

洛陽公子行

右鼓角横吹曲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舊云用角其說謂蚩尤氏帥魑魅與黄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帝北征烏桓越涉沙漠軍士聞之悲思於是減為中鳴尤更悲矣按此有十五曲後之角工所傳者只得梅花耳今太常所試樂工第三等五十曲抽試十五曲及鳴角人習到大梅花小梅花可汗

曲是梅花又有小大之别也然角之制始於胡中國所用鼓角蓋習胡角而為也黄帝之説多是謬悠况鼓角與胡角聲類既同故其曲亦相參用而梅花之辭本於胡笳今人謂角鳴為邊聲初由邊徼所傳也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豪俠行梅花落紫騮馬驄馬八曲後代所加也

胡角十曲

黄鵠吟　隴角頭吟亦曰隴頭水　出關　入關　出

塞

入塞　折楊柳　黄覃子　赤之楊　望行人

右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故横吹有雙角即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惟得摩訶兜勒二曲是為胡曲之本摩訶兜勒皆胡語也協律校尉李延年因胡曲更新聲二十八解其法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但用十曲而已

鼓角之本出於胡角

相和歌三十曲

江南曲 梁簡文辭云陽春路時使佳人度枝中水上青併歸長楊樹拂地桃花飛清風吹人光照衣景將夕擲黃金留上客古辭古之詩即今之曲也由梁武之後皆能音律故創激越之辭發靡麗之音世所好尚至今曲與詩分為二矣簡文辭美則美矣其如失古意何

度關山亦曰度關曲 古辭曹魏樂奏

長歌行 古辭按長短歌行皆言其歌聲發越自有短長魏武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元艷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是也崔豹古今注言長歌乃續命之長吳兢亦如是說謬哉

薤露歌亦曰薤露行亦曰天地喪歌亦曰挽柩歌 田橫門人作辭云薤上朝露何易晞薤露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今乃不得少踟蹰

按左傳齊將與吳戰于艾陵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注云送葬歌也是古有喪歌矣使挽柩者歌之故謂喪歌亦謂挽柩歌此二章之作乃田横門人歌以葬横也但悲其亡耳亦無怨言足見古人之用心任所遇而已未嘗尤人焉本一詩也而有二章至漢武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當其時聲亦自有别所以為二曲後人通謂之挽歌者以其聲無異也故不復存其名薤露亦謂之泰山吟行者言人死則精爽歸于泰山

蒿里傳亦曰蒿里行亦曰泰山吟行 喪歌亦曰挽柩歌

鷄鳴亦曰鷄鳴高樹顛 蓋本古辭所謂鷄鳴高樹顛狗吠深巷中也

對酒行 古辭曹魏樂奏

烏生八九子 古辭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生子本在南山巖石間而來為秦氏所彈白鹿在苑中人得以為脯黄鵠摩天鯉魚在深淵人可得而煑之皆由有所欲也此言

為隱者戒耳今劉孝威之詩但言烏而已

平陵東　古辭云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取第一句以命篇此則漢翟義門人所作也義為東郡太守起兵誅王莽不克而死門人作是歌以哀之

陌上桑亦曰艷歌羅敷行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亦曰採桑曲曹魏改曰望雲曲　按古辭陌上桑有二此則為羅敷也羅敷者邯鄲秦氏女也嫁千乘王仁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置酒欲奪焉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以自明不從其辭稱羅敷採桑陌上為使君所邀羅敷甚誇其夫為侍中郎以拒之或言與舊說不同然侍中郎漢官也恐仁初為趙王家令後為漢侍中郎也呼趙王為使君者郎君之稱本於漢恐言使君者猶今言使長也其辭有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之句故亦曰日出東南隅行亦曰日出行別有秋胡行其事與此

不同以其亦名陌上桑致後人差互其說如王筠陌上桑云秋胡始停馬羅敷未滿箱蓋合為一事也

短歌行亦曰鰕䱉 晉樂奏

燕歌行 晉樂奏燕北地也是歌始於魏文帝其辭云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秋胡行亦曰陌上桑亦曰採桑亦曰在昔 魯有秋胡子納妻五日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於路傍見婦人採桑色美說之下車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耕不如見公卿吾有金願以與汝婦人曰婦人當採桑力作以養舅姑不願人之金秋胡歸奉金以遺母母使呼婦婦至乃向採桑者婦惡其行因東投河而死後人哀之而作秋胡行故亦曰陌上

桑亦曰採桑後人多與羅敷行無別

苦寒行亦曰吁嗟

晉樂奏古辭云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谿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絶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栖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氷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董逃行

古辭云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道路難言五嶽之上皆以黄金為宮闕多靈獸仙草以人君多欲壽考求長生不死之藥故令天神擁護疑此辭作於漢武之時蓋武帝有求仙之興董逃者古仙人也後漢游童競歌之有董卓之亂卒以逃亡此則謠讖之言因其所尚之歌故有是事實非起於後漢也梁簡文詠行幸甘泉云董逃拜金紫賢妻侍禁中又云不羡神仙侶排煙逺駕鴻所言仙事也然陸機謝靈運之作皆言節物易徂可及時行樂晉傳休奕

九秋十二篇有擬董逃行塘上行亦曰塘上辛苦行晉樂奏或云甄后所作或云魏文帝作按古歌曰蒲生我池中綠葉何離離然觀陸機二篇之作皆言婦人見棄於君之情也舊云甄后被讒見棄而作必是也但言夫婦離別各隨其意善哉行亦曰日苦短古辭云來日大難口燥脣乾言人命不可保當樂見親友求長生術與王喬八公游也東門行晉樂奏古辭云出東門不願歸言士有貧不安其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餔糜斯足不求富貴也西門行古辭煌煌京洛行晉樂奏豔歌何嘗行亦曰飛鵠行古辭云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言雌病雄不能負之而去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終傷生別離步出夏東門行亦曰隴西行古辭野田黃雀行晉樂奏滿歌行大曲古辭櫂

歌行晉樂奏魏明帝將用舟師平吳故作是歌以明王化所及後之作者多言方舟鼓櫂之興耳鴈門太守行按古辭是後漢孝和時洛陽令王渙也渙嘗為安定太守有安邊恤民之功百姓歌之然此則鴈門太守若非其事偶相合則是作詩者誤以安定為鴈門白頭吟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後人作白頭吟皆是以直道被讒見疎於君故古辭云淒淒重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頭白不相離氣出唱亦曰惟乾精列古辭東光

右漢舊歌也曰相和歌者並漢世街陌謳謠之辭絲竹更相和令執節者歌之按詩南陔之三笙以和鹿鳴之三雅由庚之三笙以和魚麗之

三雅者相和歌之道也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部更遞夜宿始十七曲魏晉之世朱生善琵琶宋識善擊節列和善吹笛等復為十三曲自短歌行以下晉荀勗採撰舊詩施用以代漢魏故其數廣焉

相和歌吟嘆四曲

大雅吟　王昭君　楚妃嘆　王子喬

右張永元嘉技錄四曲也古有八曲曰小雅吟

蜀琴頭楚王吟東武吟四曲闕

相和歌四絃一曲

蜀國四絃

右張永元嘉技錄有四絃一曲蜀國四絃是也居相和之末三調之首古有四曲其張女四絃李延年四絃嚴卯四絃三曲闕蜀國四絃節家舊有六解宋歌有五解今亦闕

相和歌平調七曲

長歌行　短歌行亦曰鰕䱇　猛虎行　君子行　燕歌行　從軍行　鞠歌行

右宋王僧虔大明三年宴樂技錄平調有七曲也

相和歌清調六曲 三婦豔詩一曲附

苦寒行　豫章行　董逃行　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亦曰相逢行　塘上行　秋胡行　三婦豔詩亦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

右王僧虔技錄清調六曲也其三婦豔詩技錄不載張氏云非管絃音聲所寄似是命笛理絃之餘

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

善哉行亦曰日苦短　步出夏門行亦曰隴西行　折楊柳　西門行　東門行　東西門行　却東西門行　順東西門行　飲馬長城窟行亦曰飲馬行　上留田行　新城安樂宮行　婦病行　孤子生行亦曰孤

兒行亦曰放歌行　大牆上蒿行　野田黃雀行　釣
竿行　臨高臺行　長安城西行　武舍之中行　鴈
門太守行　豔歌何嘗行亦曰飛鵠行　豔歌福鍾行
豔歌雙鴻行　煌煌京洛行　帝王所居行　門有
車馬客行　牆上難為趨行　日重光行　月重輪行
蜀道難　櫂歌行　有所思行　蒲坂行　採梨
橘行　白楊行　胡無人行　青龍行　公無渡河行
亦曰箜篌行

右王僧虔技錄

相和歌楚調十曲

白頭吟行　泰山吟行　梁甫吟行　東武吟亦曰東武琵琶吟行　怨詩行亦曰怨歌行亦曰明月照高樓長門怨亦曰阿嬌怨　班婕妤亦曰婕妤怨　蛾眉怨　玉階怨　雜怨

右王僧虔技錄五曲自長門怨以下五曲續附

大曲十五曲

東門東門行　西山折楊柳行　羅敷豔歌羅敷行　西門西門行　默默折楊柳行　園桃煌煌京洛行　白鵠豔歌何嘗行　碣石步出夏門行　何嘗豔歌何嘗行　置酒野田黃爵行　為樂滿歌行　夏門步出夏門行　王者布大化櫂歌行　洛陽令鴈門太守行　白頭吟

白紵歌一曲古辭　梁武改為子夜吳聲四時歌四曲

共五曲

白紵歌　白紵歌有白紵舞白鳧歌有白鳧舞並吳人之歌舞也吳地出紵又江鄉水國自多鳧鷖故興其所見以寓意焉始則田野之作後乃大樂氏用焉其音入清商調故清商七曲有子夜者即白紵也在吳歌

為白紵在雅歌為子夜梁武令沈約更制其辭焉古為
云白紵白質如輕雲色似銀制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
軀巾
拂塵

右白紵與子夜一曲也在吳為白紵在晉為子
夜故梁武本白紵而為子夜四時歌後之為此
歌者曰白紵則一曲曰子夜則四曲今取白紵
於白紵取四時歌於子夜其實一也

清商曲七曲 附五十曲并夷樂四十一曲除内七曲同實計八十四曲

子夜亦曰子夜吳聲四時歌亦曰子夜吳歌 晉有女子名子夜作

是歌其聲甚哀晉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家有鬼歌之子夜之音同於白紵皆清商調也故梁武本白紵而為子夜吳聲四時歌明此子夜亦有晉聲者其實不離清商

前溪晉車騎將軍沈玩所作舞曲也

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辭云籠窻窻不開烏夜啼夜夜望郎來蓋詠其妾也

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景陵質為景陵太守於城上見羣少年歌詠之樂因為此辭其辭曰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城中美少年出入相依投

莫愁樂出於石城之作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故石城之外復有莫愁古又有莫愁洛陽女非此古辭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來音釐

襄陽樂宋隋王誕始為襄陽郡元嘉末仍為雍州夜聞諸女

歌謠因為之辭焉宋劉道彥為雍州有惠化百姓歌之謂之襄陽樂非此也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王昭君亦曰王嬙亦曰王明君

名嬙字昭君避晉文諱改曰明君漢元帝時匈奴盛請婚於漢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元帝之時後宮掖庭員數多帝不及徧識令毛延壽畫圖延壽取金於後宮而昭君不與故陋其姿及昭君旣出宮帝為愕然殺延壽其時公主嫁烏孫為馬上彈琵琶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事多見載籍其辭云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旃帳也按漢書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烏孫焉此則是也若以為延壽畫圖之説則委巷之談流入風騷人口中故供其賦詠至今不絶

右按清商曲亦謂之清樂出於清商三調所謂

平調清調瑟調是也三調者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漢魏相繼至晉不絶永嘉之亂中朝舊曲散落江右而清商舊樂猶傳江左所謂梁宋新聲是也元魏孝文纂漢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即此等是也隋平陳因置清商府傳採舊曲若巴渝白紵等曲皆在焉自此漸廣雖經喪亂至唐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其傳者有焉

白雪楚曲也或云周曲唐顯慶三年十月太常寺奏按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黄帝使素女鼔五十絃瑟

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者臣令淮勑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敎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辭又樂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奏和雪詩十六首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乃付太常編於樂府

公莫舞 即巾舞也蓋取高祖鴻門會飲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為公莫害漢王也亦謂之公莫曲後之舞者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也本即舞後人因為辭焉

巴渝 本舞名即鞞舞也漢高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賓人以從為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鬬及定三秦封因為閬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舞高帝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為名故曰巴渝舞舞曲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讀魏使王粲改創其調晉及江左皆制其辭

明君

明之君 漢鞞舞曲梁武改其曲辭以歌君德

鐸舞 漢曲

白鳩

吳拂舞曲白紵吳舞子夜晉曲吳聲四時歌梁曲前溪晉曲阿子歌亦曰歡聞歌晉穆帝升平初童子輩或歌於道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又呼歡聞否以為送聲後人演其聲為二曲宋齊間用莎乙子之語稍訛異也團扇郎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其侍人謝芳歌之或云珉與嫂婢謝芳有情嫂鞭撻過苦婢善歌而作此曲其辭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懊憹憹亦作惱石崇侍人綠珠所作絲布澁難縫一曲而已東晉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齊高帝謂之中朝歌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作丁督護亦曰丁都護亦曰督護歌宋武帝女夫徐逵之為彭城内史為魯軌所殺武帝使內直督護丁旿收殯之逵之妻呼旿至閤下自問殯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其聲甚哀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其辭二首一曰督護

上征去儂亦悲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黄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轗軻戎旅間何由見歡子

讀曲

宋人為彭城王義康作其歌曰死罪劉領軍誤殺劉四弟古今樂錄曰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聲歌或因酒燕只竊聲讀曲細吟而已

烏夜啼

宋臨川王義慶作

估客樂

齊武帝所作也武帝為布衣時常游樊鄧踐阼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是歌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啓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勑歌者重為感憶之聲梁改為商旅行其辭二首一曰昔經樊鄧後假楫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二曰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鉼落井一去無消息

石城樂

宋臧質作

莫愁

出於石城

襄陽

亦曰襄陽樂宋隋王誕作

烏夜飛

亦曰椇烏夜飛宋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荊州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之曰白日落西山還去來

楊叛兒亦曰西曲楊

叛兒 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内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為叛也 **雅歌** 未詳所起 **驍壺** 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為驍壺今謂之驍壺是 **常林歡** 常林即長林也今之荆門長林縣是也樂人誤以長為常此則梁宋間曲也宋代以荆維為南方重鎮皆王子為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為樂土故宋隋王誕作襄陽樂齊武追憶樊鄧作估客樂是也梁簡文辭云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 **三洲** 商人之歌也商容數由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 **採桑度** 三洲曲所出也與羅敷秋胡行所謂採桑者異矣 **玉樹後庭花** 玉樹後庭花與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几四曲皆陳後主所作常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豔者以為此曲 **堂堂** 陳後主所作者唐高宗朝常歌之 **泛龍舟** 隋煬

帝幸江都宮所作又令太樂令白明達造新聲翔萬歲樂藏鈎樂七夕相逢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鬬雞子鬬百草還舊宮長樂花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絶

春江花月夜

隋煬帝所作也凡二首一曰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將月去潮水帶星來二曰夜露含花氣春潭漾月暉漢水逢游女湘川值兩妃

右三十三曲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凡三十八曲又有四曲上林鳳雛平折命嘯其聲與辭皆訛失又有三曲曰平調清調瑟調有聲無辭又蔡邕云清商曲其詩不足採有出郭

西門陸地行車俠鐘朱堂寢奉法五曲往往在漢時所謂清商者但尚其音爾晉宋間始尚辭觀吴兢所纂七曲皆晉宋間曲也故知梁宋新聲有自來矣因隋文帝篤好清樂以為華夏正聲故特盛於隋焉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涼龜兹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

西涼五曲

揚澤新聲　神白馬　永世樂　萬世豐解　于闐佛舞

龜兹

萬歲樂　藏鉤樂　七夕相逢樂　玉女行觴　神仙留容　擲磚續命　投壺樂　舞席同心髻　泛龍舟　鬪鷄子　鬪百草

善善 還舊宮 長樂花 十二時曲 摩尼
解 婆伽兒舞 小天舞 聖明樂 疏勒鹽
天竺二曲 沙石彊歌 天曲樂舞 康國四曲 戰殿農和正歌 末溪 波地舞曲 前拔地舞
曲 惠 地舞曲 疏勒三曲 兀利死遜歌 遠 服舞 監曲解 安國三曲 附薩單 時歌
居和祇解 末溪舞 高麗二曲 芝栖歌 芝栖舞 禮畢二曲 單交路行 散花舞

禮畢者九部樂終則陳之唐高祖即位仍隋制亦設九部樂曰燕樂伎曰清商伎曰西涼伎曰天竺伎曰高麗伎曰龜兹伎曰安國伎曰疏勒伎曰康國伎其實皆主於清商焉

琴操五十七曲　九引　十二操　三十六雜曲

思歸引亦曰離拘操　舊說衛賢女之所作也邵王聞其賢而聘之未至而王死太子留之不聽拘於深宮思歸不得援琴而歌曲終乃縊初但有聲至晉石崇始作辭但述其思歸河陽所居而已劉孝威胡地憑良馬亦只言思歸之狀

走馬引　樗里牧恭所造也為父報仇殺人而藏山谷中有天馬夜降鳴于其室閒而驚以為吏追已犇逃入川澤中援琴而彈之作天馬之聲命之曰走馬引又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走馬章臺街時人鄙笑之有歐君馬者路傍兒之語故張率詩曰吾畏路傍兒

霹靂引亦曰吟白虎亦曰舞元鶴　楚商梁所作商梁出游九皐之澤遇風雷霹靂懼而歸作此引又晉平公召師曠援琴而鼓清徵一奏有元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所謂

舞元鶴者蓋本於此往往其音不殊故合為一不然則本舞元鶴之聲而為霹靂引**烈女引**亦曰樊姬作也**伯妃引**魯伯妃作**琴引**秦時屠高門作**楚引**亦曰**龍丘引**楚龍丘子作也

貞女引魯女所作**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狂夫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援箜篌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終渡河公墮而死當奈公何聲音悽愴曲終亦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舊史稱漢武帝滅南粵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暉依琴造坎侯坎者聲也侯者工人姓也後語訛坎為空然以臣所見令大樂有箜篌器何得如此說

右九引

將歸操 世言孔子作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賢者也孔子知必不用已故將歸其辭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猗蘭操亦曰幽蘭操 世言孔子作孔子傷不逢時以蘭薺麥自喻且云我雖不用於我何傷言霜雪之時薺麥乃茂蘭者取其芬香也今此操只言猗蘭蓋省辭也

龜山操 世言孔子作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欲諫不得退而望魯之龜山而作此曲言位尊非其人嗟予莫之依也或言季氏若龜山之蔽魯

越裳操 世言周公作越裳國獻白雉周公作是歌

拘幽操 世言文王拘於羑里而作

岐山操 世言周公為太王作述古幽公之績患時蹟武也或云周人為文王所作

履霜操 世言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所譖見逐自傷而作也追帝舜之事明怨其身之不為父母

憐也言人之不得於父母者當益親也

雉朝飛操

世言齊宣王時處士犢牧子作也年七十無妻採薪於野見雉雌雄雙飛乃仰天而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不獲因援琴而歌其聲中絕魏武帝有宮人盧女者陰叔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為新聲能傳此曲至魏明帝崩出降為尹更生妻故得此聲不絕按揚雄琴清英曰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不見所往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曰雉朝飛據雄所記大概與思歸操之言相類恐是訛易

別鶴操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為之改娶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悲歌牧子感之為作此曲或云其時亦有雙鶴悲鳴故因以命操

殘形操

世言曾子夢一狸不見其首以為不祥而作此曲

水僊操 世言伯牙所作伯牙學鼓琴於成連先生三年而成至於精神寂寞情之專一尚未能也成連云吾師子春在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延望無人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吾將迎吾師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但聞海上水汩没澌澌之聲山林窅寞羣鳥悲號愴然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之曲終成連刺船而還伯牙遂妙絕天下

懷陵操 世言伯牙所作

右十二操韓愈取十操以為文王周公孔子曾子伯奇犢牧子所作則聖賢之事也故取之水僊懷陵二操皆伯牙所作則工技之為也故削之嗚呼尋聲徇迹不識其所由者如此九流之

學皆有義所述者無非聖賢之事然而君子不取焉者為多誣言飾事以實其意所貴乎儒者為能通今古審是非胷中了然異端邪説無得而惑也退之平日所以自待為如何所以作十操以貽訓後世者為如何臣有以知其為邪説異端所襲愚師瞽史所移也琴操所言者何嘗有是事琴之始也有聲無辭但善音之人欲寫其幽懷隱思而無所憑依故取古之人悲憂不

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無其事或有其事又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響又從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聲而已取其聲之義而非取其事之義君子之於世多不遇小人之於世多得志故君子之於琴瑟取其聲而寫所寓焉豈尚於事辭哉若以事辭為尚則自有六經聖人所說之言而何取於工伎所志之事哉琴工之為是說者亦不敢鑿空以厚誣於人但借

古人姓名而引其所寓耳何獨琴哉百家九流皆有如此惟儒家開大道紀實事為天下後世所取正也蓋百家九流之書皆載理無所繫著則取古之聖賢之名而以己意納之於其事之域也且以卜筮家論之最與此相近也如以文王拘羑里而得明夷文王拘羑里或有之何嘗有明夷乎又何嘗有箕子遇害之事乎孔子問伯牛而得益孔子問伯牛實有之何嘗有益乎

又何嘗有過其祖之語乎琴操之所紀者皆此類也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脣舌間而其事亦有記載虞舜之父杞梁之妻於經傳所言者數十言耳彼則演成萬千言東方朔三山之求諸葛亮九曲之勢於史籍無其事彼則肆為出入操之所紀者又此類也顧彼亦豈欲為此誣罔之事乎正為彼之意向如此不得不如此不說無以暢其胷中也又如兎園之學其來已久

其所言者無非周孔之事而不得為正學不為學者所取信者以意卑淺而言陋俗也今觀琴曲之言正免園之流也但其遺聲流雅不與他樂並肩故君子所尚焉或曰退之之意不為其事而作也為時事而作也曰如此所言則白樂天之諷諭是矣若懲古事以為言則隋堤柳可以戒亡國若指今事以為言則井底引銀瓶可以止淫奔何必取異端邪說街談巷語以寓其

意乎同是誕言同是飾說伯牙何誅焉臣今論此非好攻古人也正欲憑此開學者見識之門使是非不雜揉其間故所得則精所見則明無古無今無愚無智無是無非無彼無已無異無同槩之以正道爍爍乎如太陽正照妖氛邪氣不可干也

河間雜弄二十一章　蔡氏五弄　雙鳳　離鸞　歸風　送遠　幽蘭　白雪太常丞呂才以唐高宗雪詩為白雪歌被之以琴　長

清　短清　長側　短側　清調　大遊　小遊　明君　胡笳　白魚歎　廣陵散嵇康死後此曲遂絶往往後人本舊名而別出新聲也　楚妃歎　風入松　烏夜啼　楚明光　石上流泉　臨汝侯子安之　流澌洄　雙燕離　陽春弄　悅人弄　連珠弄　中揮清　暢志清　蟹行清　看客清　便僻清　婉轉清

右三十六雜曲

遺聲序論

遺聲者逸詩之流也今以義類相從分二十五正門二十附門總四百十八曲無非雅言幽思當採其目以俟可考今採其詩以入系聲樂府

古調二十四曲

古辭十九曲 無名氏 擬行行重行行 陸機 古意 李白 闕

淫思古意 顏峻 古樂府 權德輿

征戍十五曲 將帥 城塞 校獵

戍行曲 遠征人 南征曲 老將行 將軍行 霍

將軍行　司馬將軍歌　長城　築城　古築城曲

塞上曲　塞下曲　古塞曲　邊思　校獵曲

遊俠二十一

遊俠篇　俠客行　博陵王宮俠曲　臨江王節士歌

少年子　少年行　刺少年　邯鄲少年行　長安

少年行　羽林郎　輕薄篇　劒客　結客　結客少

年場曹植詩云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故取一句　沐浴子　結襪子　結援

子　壯士吟　公子行　燉煌子　扶風豪士歌

行樂十八曲

遊子移　遊子吟　嘉遊亦曰喜春遊　王孫遊　棗下何纂纂　攜手曲　樂未央　永明樂　令樂歌　吾生作宴樂　令日樂相樂　苦樂相倚曲 唐元稹作言人情不常恩寵反覆專引班姬趙飛燕事為言

合歡詩 晋楊方所作婦人也其詩言我情與君猶形影不相離願食共並根穗飲共連理盃衣同雙絲絹寢共無縫裯坐必接膝行必攜手如鳥同心如魚比目利斷金石密逾膠漆焉

定情篇 漢繁欽所作言婦人不能自相悦媚乃解衣服玩好致之用叙綢繆之志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勤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扣扣跳脫致契濶佩玉結恩情自以為至矣而期於山隅山陽山

西山北終而不答乃自傷悔　還臺樂　河曲遊　行幸甘泉宮　宮中行樂

佳麗四十七曲　女功　才慧　貞節

美女篇亦曰齊瑟行亦曰齊吟　美人　織女辭　錦石擣流黄　丹陽孟珠歌　錢塘蘇小小歌　孫綽情人碧玉歌　中山王孺子妾歌　孺子者幼小之稱漢書曰詔賜中山王嗆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詩四篇　吴王夫差女紫玉歌　董嬌饒　烏孫公主　漢武帝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嫁烏孫昆彌至其國别治宫室歲時一再會公主悲怨而作是詩

情人桃葉歌亦曰千金意 桃葉者王獻之妾名緣於篤愛所以作歌或云是童謡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憐兩樂事獨使我殷勤又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道無所苦我自楫迎汝

李夫人 漢武帝喪李夫人令寫真甘泉殿又令方士合靈藥曰反魂香以降夫人之魂髣髴其狀背燈隔帳不得語

楚妃吟 楚妃歎 楚明妃曲 杜秋娘 金陵女年十五為李錡妾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立命為皇子傅母皇子封章王鄭注事被罪放還故鄉其辭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女秋蘭 木蘭辭 木蘭女子也其父被調從征木蘭代父往防邊獲功而歸與人同伴十三年而人不知其為女子故其詩之卒章有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兩兎傍地走馬能知我是雄雌之句

昭君歎 劉勲妻

焦仲卿妻　杞梁妻歌杞殖妻之妹朝日所作也殖戰死妻泣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放聲長號杞城為之頹遂投水死其妹悲之為作是歌梁乃殖字　湘夫人亦曰湘君亦曰湘妃堯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為舜二妃舜南巡二妃追隨不及沒於湘渚今有其祠　未央才人歌　邯鄲才人嫁為厮卒婦　愛妾換馬　胡姬年十五　黃門倡　舞媚娘舞亦作武唐則天朝常歌此曲　五媚娘　妾薄命亦曰惟日月　妾安所居　皚如山上雪　燕美人　映水曲　蠶絲歌　貞女　孀婦吟　麗人行　上陽白髮人唐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人無復進

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繚綾　時世粧　王家

少婦　委舊命　秦女卷衣　靜女辭

別離十九曲迎客

生別離　離歌　長別離　河梁別　春別曲　自君之出矣　送歸曲　思歸篇　送遠曲　母別子　寄衣曲　迎客曲　送客曲　遠別離　久別離　古離別　怨別　離怨一作雜怨　井底引銀瓶

怨思二十五曲

傷歌行　怨辭　青樓怨　春女怨　秋閨怨　閨怨　寒夜怨　征婦怨　緑書怨　鳳樓怨　緑墀怨

四愁　七哀　長相思　憂且吟　獨處愁　思公子　思君去時行　洛陽夫七思詩　湘妃怨　娼樓怨　西宫秋怨　西宫春怨　遺所思　獨不見

歌舞二十一曲　技能

浩歌行　緩歌行　前緩聲歌　會吟行　同聲歌

勞歌　悲歌行　上聲歌　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辭所

謂哀思之音不合中和梁武因之改辭無復雅句

大垂手 舞而垂手也小垂手獨搖手亦然其辭云垂手忽迢迢飛燕掌中嬌羅衫恣風引輕薄任情搖詎似長沙地促舞不回腰

小垂手 其辭云舞女出西秦躡節舞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紅塵折腰膺兩笛頓足轉雙巾蛾眉與慢臉見此空愁人

鈞天曲

豔歌行 古辭有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言兄弟流宕他之或言魏武始作

童謠

入朝曲

清歌發

獨舞調嘯辭 急聲也今猶存至

正古樂

三臺辭 舞辭也今猶存

齊謳行

吳趨曲 齊謳者齊人之歌吳趨者吳人之舞故陸機所引牛山陸厥所言稷下皆齊地閭門乃吳門閶闔所行亦名破楚門千載而下欲為齊謳者必本齊音欲為吳趨者必本吳調

絲竹十一曲

挾琴歌 相如琴 薄暮動絃歌 鼔瑟有所思 趙瑟 秦箏 龍笛曲 短簫 鳳笙 華原磬唐天寶中始廢泗濵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濵磬石調之不能和得華原石考之乃和由是不改 五絃彈

觴酌七曲

羽觴飛上苑 前有一樽酒 城南偶燕 當置酒 當壚 獨酌謡 山人勸酒

宮苑十九曲 樓臺 門闕

魏宮辭 玉華宮 長信宮 連昌宮 楚宮行 雍臺 凌雲臺 新城長樂宮 登樓曲 青樓曲 建興苑 芳林篇 上林 閶闔篇 駕言出北闕 坐玉堂 內殿賦新詩 西園遊上才 春宮曲

都邑三十四曲

名都篇亦曰齊瑟行 京兆歌 左馮翊歌京兆京師也馮翊在左扶風在右謂之三輔京兆今永興馮翊今同州扶風今鳳翔 扶風歌 荊州樂 燉

煌樂涼州之地也　青陽樂今青州　潯陽樂今江州　壽陽樂南平穆王為荆
河州　涼州樂今屬西夏作也

按今之樂有伊州涼州甘州渭州之類皆西地也又按隋煬帝所定九部夷樂西涼龜兹天竺康居之類皆西夷也觀詩之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從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為主五方之樂惟西是承雖曰人為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

邯鄲歌今趙州　長平行秦白起所坑趙降兵處　故絳行晉雖遷新田以舊地為故絳　西長安行　臨碣石平州之地臨北海禹所導河從此入海故曰碣石送反潮　白銅鞮歌亦曰襄陽蹋銅鞮　南郡歌今南陽也　荊州歌今荊南府

陳歌　吳歌　鄴都引　蔡歌行　越城曲　越謠

孟門行　燕支行　汾陰行　新昌里　洛陽陌　大堤曲　出自薊北門行　江南行　江南思　長干行

道路六曲

陰山道　太行路　行路難　變行路難　沙路曲

沙隄行

時景二十五曲

陽春歌楚曲 青陽歌 春日行 秋風辭帝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羣臣宴上賦秋風 北風行 苦熱行 秋歌 朝歌 晨風歌 朝來曲 夜夜曲 夜坐吟 遥夜吟 春旦 有所思 元雲 朝雲 雷歌 驚雷歌 雪歌 胥臺露 白日歌 明月篇 明月子 日出行 日與月

人生四曲

百年歌陸機作十年為一章共十章言句泛濫無可采 人生 老年行 老詩

人物九曲

大禹 成連 湘東王 祖龍行 百里奚 項王亦曰蓋世 楚王曲 安定侯曲 李延年歌

神仙二十二曲隱逸 漁父

步虛辭 神仙篇 外仙篇 升仙歌 升天行 仙人篇 遊仙篇 仙人覽六著篇 海漫漫 挑源行

上雲樂亦曰洛濱曲　武陵深行一曰武溪深行　招隱本楚辭漢淮南王安小山所作言山中不可久留或言即安所作也後人改為五言若晉左思杖策招隱數篇是也晉王康琚又作反招隱舊說淮南書有小反招隱　四皓山亦有大山亦猶詩有小雅有大雅

蕭史曲　方諸曲　王喬歌　元丹丘歌　紫谿翁歌序云紫谿翁過用里先生舉酒相屬醉而歌　漁父　歸去來引

梵竺四曲

舍利弗　法壽樂　阿那瓌　摩多樓子

蕃胡四曲

于闐採花　高句麗　紀遼東隋煬帝為遼東之役而作是詩　出蕃曲

登臨　泛渡

山水二十四曲

桐栢山山在唐州桐栢縣淮水發源之處　華陰山在華州西嶽　巴東三峽歌

淫豫歌亦曰灩豫歌其辭云淫豫大如服瞿唐不可觸金沙浮轉多桂浦忌經過此舟人商客刺水行舟之歌亦非簡文所作也蜀江有瞿唐之患桂江有桂浦之難故過瞿唐者則凖灩豫涉桂浦者則凖金沙又有灩豫如馬瞿唐莫下灩豫如象瞿唐莫上之語是單言瞿唐也　河中之水歌

曲池之水歌　東海　小臨海歌　江上曲　江皐曲　方塘含白水歌　日暮望涇水　曲江登山曲

巫山　中流曲　濟黃河　渡易水曲　桂楫泛河中登名山行　昆明春水滿此唐貞元中作也自唐後不都長安昆明池遂為民田矣半路溪　泛水曲　幽澗泉

草木二十一曲採種　花菓

赤白桃李花亦曰桃李唐高祖時歌　秋蘭篇　芙蓉花　採蓮曲　採菱曲　採菊　茱萸篇　蒲生歌　城上麻夾樹　夾樹有綠竹　綠竹　樹中草　冉冉孤生竹取古詩第一句作題按何偃作此詩所言者婚姻之事　楊花曲　桃花曲　隋

堤柳　種葛　江蘺生幽渚　浮萍篇　桑條太史迦葉志忠上桑條歌十二篇言韋后當受命

車馬六曲

車遙遙篇　高軒過　白馬篇亦曰齊瑟行　驅車

天馬歌　八駿圖

龍魚六曲蟲豸

尺蠖　應龍篇　飛龍篇　飛龍引　枯魚　捕蝗

鳥獸二十一曲

白虎行　烏栖曲　東飛伯勞歌　擬東飛伯勞　雙燕　燕燕于飛　澤雉　滄海雀　空城雀　雀乳空井中　鬬鷄　晨鷄高樹鳴　鴛鴦　鳴鴈行　鴻鴈生北塞行　黄鸝飛上苑　飛來雙白鶴　雙翼　隻翼　鳳凰曲　秦吉了

雜體六曲隱語

雜曲　五雜組曲　寓言　雜體　藁砧亦曰藁砧今何在　兩頭纎纎

祀饗正聲序論

仲尼所以為樂者在詩而已漢儒不知聲歌之所在而以義理求詩别撰樂詩以合樂殊不知樂以詩為本詩以雅頌為正仲尼識雅頌之旨然後取三百篇以正樂樂為聲也不為義也漢儒謂雅樂之聲世在太樂樂工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以臣所見正不然有聲斯有義與其達義不達聲無寧達聲不達義若為樂工者不識鏗鏘鼓舞但能言其義可乎譚河安能止渴

畫餅豈可充饑無用之言聖人所不取或曰郊祀大事也神事也燕饗常事也人事也舊樂章莫不先郊祀而後燕饗今所采樂府反以郊祀為後何也曰積風而雅積雅而頌猶積小而大積卑而高也所積之序如此史家編次失古意矣安得不為之釐正乎

漢武帝郊祀之歌十九章

練時日一　帝臨二　青陽三　朱明四　西顥五

元冥六　惟泰元七建始初丞相匡衡奏罷鸞輅龍鱗更定惟泰元　天地八匡衡

奏罷歗繡周張更定天地　日出入九　天馬十元狩三年渥洼水生馬作太初四年伐大宛得宛馬作　天門十一　景星十二元鼎五年得鼎汾陰作　齊房十三元狩二年芝生甘泉齊房作　皇后十四　華爗爗十五　五神十六　朝隴首十七元狩元年行幸雍獲白麟作　象載瑜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　赤蛟十九

班固東都五詩

明堂　辟雍　靈臺　寶鼎　白雉

臣謹按古詩風雅皆無序惟頌有序者以風雅者所

采之詩也不得其始兼所用之時隨其事宜亦無定著或於一篇之中但取一二句以見意而已不必序也頌者係乎所作而獨用之廟樂不可用於郊天祡望不可用於講武所以蔡邕獨斷惟載頌序以為祀典而風雅本無序也自齊魯韓毛四家之說起各為風雅之序度其初意只欲放頌詩之序而為之其實不知風雅無用於序有序適足以惑頌聲也今觀漢武十九章郊祀歌即詩可見者則無序非憑詩可見

者必言所作之始可謂得古頌詩之意矣風雅之詩皆不得其始其間有得於甘棠之美召伯常棣之思周公豈無一二以用之不繫於其始不必序也樂府之詩亦皆不得其始其間有得於採桑之女子渡河之狂夫豈無一二亦以用之不繫於其始不必序焉觀頌詩與郊祀之詩皆言所作之始風雅詩與樂府所採之詩不言其始之作則可以知漢人之迹近於三代故詩章相襲自然相應如此後之人則遠矣按

郊祀十九章皆因一時之盛事為可歌也而作是詩各有其名然後隨其所用故其詩可采魏晉則不然但即事而歌如夕牲之時則有夕牲歌降神之時則有降神歌既無偉績之可陳又無題命之可紀故其詩不可得而採如隨廟立舞酌獻登歌各逐時代而匪流通亦不可得而援也惟梁武帝本周九夏之名以作十二雅庶可備編采之後

梁武帝雅歌十二曲

俊雅取禮記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也衆官出入奏俊雅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

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皇帝出入奏皇雅二郊太廟同用

允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祚允也皇太子出入奏之三朝用焉

寅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王公出入奏寅雅三朝用焉

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上壽酒奏介雅三朝用焉

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食舉奏需雅三朝用焉

雍雅取禮記大享客出以雍徹也徹饌奏雍雅三朝用焉

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牲出入奏滌雅北郊明堂太廟同用

牷雅取春秋左傳牲牷肥腯也薦毛血奏牷雅北郊明堂太廟同用

諴雅取尚書至諴感神也南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諴雅降神及迎送奏之

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令之飲福酒亦古獻爵之義也皇帝飲酒奏獻雅北郊明堂太廟同用

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也北郊明堂太廟之禮埋燎俱奏禋雅

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異制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無別按漢叔孫通始定廟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祼等曲武帝始定郊祀之

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始定黃門鼓吹之樂天子所以宴羣臣也嗚呼風雅頌三者不同聲天地宗廟君臣三者不同禮自漢之失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宗廟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此禮之所以亡也雖曰本周九夏而為十二雅然九夏自是樂奏亦如九淵九莖可以播之絲竹有譜無辭而非雅頌之流也

唐雅樂十二和曲

豫和以降天神冬至祀圜丘上辛祈穀孟夏雩季秋享明堂朝日夕月巡狩告于圜丘燔柴告至封祀泰山類于上帝皆以圜鍾為宫三奏黄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迎氣黄帝以黄鍾為宫赤帝以函鍾為徵白帝以太簇為商黑帝以南呂為羽青帝以姑洗為角皆文舞六成

順和以降地祇夏至祭方丘孟冬祭神州地祇春秋社巡狩告社宜于社禪社首山皆以函鍾為宫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于山川以蕤賓為宫三奏

永和以降人鬼時享禘祫有事而告謁于廟皆以黄鍾為宫三奏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奠皆以姑洗為宫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人以黄鍾奏豫和蕤

賓姑洗太蔟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
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

肅和 登高以奠玉帛于天神以大呂為宮于地祇以應鍾為宮于宗廟以圜鍾為宮祀先農釋奠以南呂為宮望于山川以函鍾為宮

雍和 凡祭祀以入俎天神之俎以黃鍾為宮地祇之俎以太蔟為宮人鬼之俎以無射為宮又以徹豆凡祭祀俎入之後接神之曲亦如之

壽和 凡以酌獻飲福以黃鍾為宮

太和 以為行節亦以黃鍾為宮凡祭祀天子入門而即位與其升降至于還次行則作止則止其在朝廷天子將自內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應乃奏之其禮畢興而入撞蕤賓之鍾左五鍾應乃奏之皆以黃鍾為宮

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羣后國老若皇后之妾御皇太子之宫臣出入門則奏之皆以太蔟為商

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

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皇太子亦以飯皆以其用之律均

正和皇后受冊以行

承和皇太子在其宫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黄鍾奏承和出太極門而奏采齊至于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

祖孝孫本梁十二雅以作十二和故可采也周太祖

迎魏帝入關平荆州大獲梁氏之樂乃更爲九夏之奏皇帝出入奏皇夏賓出入奏昭夏蕃國客出入奏納夏有功臣出入奏章夏皇后進羞奏齊夏宗室會聚奏族夏上酒宴樂奏陔夏諸侯相見奏驁夏雖曰本於成周賓揆之樂抑亦取於梁氏十二雅有其議而未能行後復變更大抵自兩朝以來祀饗食之章隨時改易任理不任音任情不任樂明樂之人不能主樂主樂之司未必明樂所行非所作所作非所行惟

梁武帝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擿前違裁成十二雅付之大樂自此始定雖制作非古而音聲有倫準十二律以法天之成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也

祀饗别聲序論

正聲者常祀饗之樂也别聲者非常祀饗之樂也出於一時之事為可歌也故備於正聲之後

漢三侯之章

大風歌亦曰風起之詩

右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飲極懽哀之情而作是詩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宫為原廟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得以四時歌舞於廟常以百二十人為之文景之間禮官亦肄業

漢房中祠樂十七章

房中樂本周樂秦改曰壽人漢惠改曰安世樂

右房中樂者婦人禱祠於房中也故宮中用之

漢房中祠樂乃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高祖好

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

侯寛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隋房内曲二首

地厚　天高

右高祖龍潛時頗好音樂常倚琵琶作歌二首

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婦之義因即取之為皇

后房内曲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

梁武帝述佛法十曲

善哉　大樂　大歡　天道　仙道　神王　龍王

滅過惡　除愛水　斷苦轉

陳後主四曲

黃鸝留　玉樹後庭花　金釵兩臂垂或言隋煬帝作　堂堂

北齊後主二曲

無愁　伴侶

舞曲夷樂並不在此

唐七朝五十五曲

傾盃曲長孫無忌作　樂社樂曲魏徵作　英雄樂曲虞世南作　黃驄疊曲太宗破竇建德也乘馬名黃驄驃及征高麗死於道頗哀之命樂工製黃驄疊曲

右四曲太宗因内宴詔無忌等作之皆宮調也

景雲河清歌亦名燕歌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義為此歌焉　慶善樂　破陣樂　承天樂　一戎大定樂將伐高麗宴洛陽城門觀屯營教舞按親征用武之勢　八紘同軌樂象高麗平天下大定　夷美賓曲遼東平李勣作是曲以獻

右七曲高宗朝所作也

立部伎八曲太常選坐部伎無性識者退入立部伎又選立部伎無性識者退入雅樂部則雅聲可知

一安舞　二太平樂安舞太平並周隋遺音　三破陣樂　四慶善樂　五大定樂　六上元樂　七聖壽樂　八光聖樂

坐部伎六曲

一燕樂　二長壽樂　三天授樂武后天授年作　四鳥歌萬歲樂武后時有鳥能人言萬歲　五龍池樂明皇為平王時賜第隆慶坊坊之南地忽變為池中宗泛以厭其祥明皇即位乃作龍池樂　六小破陣樂　夜半樂明皇自潞州還京師舉兵

夜半誅韋后故作夜半樂還京樂還京樂　文成曲明皇作霓裳羽衣曲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一說羅公遠與明皇遊月宮見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問其曲曰霓裳羽衣帝默記其音調而還故作是曲元真道曲道士司馬承禎奉詔作大羅天曲茅山道士李會元作紫清上聖道曲工部侍郎賀知章作景雲　九真　紫極　小長壽　承天樂　順天樂六曲並太清宮成太常卿韋縚作君臣相遇樂曲商調韋縚作荔枝香明皇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故名荔枝香梨園法曲法曲本隋樂其音清而近雅煬帝厭其聲淡明皇愛之選坐伎三百教於梨園宮女數百亦為梨園弟子涼州　伊州　甘州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之

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 千秋節明皇生日

右三十四曲並明皇朝所作也

寶應長寧樂代宗由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作以獻十八曲宮調 廣平太一樂大歷元年作

右二曲代宗朝所作也

定難曲河東節度馬燧獻 中和樂德宗生日自作 繼天誕聖樂德宗生日昭義節度王虔休所獻以宮為調 孫武順聖樂山南節度于頔所獻

右四曲德宗朝所作也

雲韶法曲　霓裳羽衣舞曲

右二曲文宗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作也

臣下功高者賜之樂又改法曲為仙韶曲

萬斯年曲

右一曲武宗朝李德裕命樂工作萬斯年以獻

播皇猷曲

右一曲宣宗每宴羣臣備百戲帝自製新曲故

有播皇猷之作

文武舞序論

古有六舞後世所用者韶武二舞而已後世之舞亦隨代皆有制作每室各有形容然究其所常用及其制作之宜不離是文武二舞也臣疑三代之前雖有六舞之名往往其事所用者亦無非是文武二舞故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不及其他誠以舞者聲音之形容也形容之所感發惟二端而已自古制治不同而治具亦不離文武之事也然雲門大咸大

韶大夏大濩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
庚由儀凡六笙之名當時皆無辭故簡籍不傳惟師工
以譜奏相授耳古之樂惟歌詩則有辭笙舞皆無辭故
大武之舞秦始皇改曰五行之舞大韶之舞漢高帝改
曰文始之舞魏文帝復文始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
舞並有譜無辭雖東平王蒼有武德舞之歌未必用之
大抵漢魏之世舞詩無聞至晉武帝泰始九年荀勗曾
典樂更文舞曰正德武舞曰大豫使郭夏宋識為其舞

節而張華為之樂章自此以來舞始有辭舞而有辭失古道矣

文武舞二十曲

晉文舞曰正德舞武舞曰大豫舞

宋文舞曰前舞武舞曰後舞

梁武舞曰大壯舞文舞曰大觀舞

隋文舞武舞

唐文舞曰治康舞武舞曰凱安舞

唐三大舞

七德舞 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及即位宴會必奏之乃制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後令魏徵褚亮虞世南李伯藥更制歌辭名曰七德舞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後又改為神功破陣樂

九功舞 本名功成慶善樂太宗生於慶善宮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歡甚賦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名曰功成慶善樂號九功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三年詔郊廟享宴奏文舞用功成慶善樂武舞用神功破陣樂

上元舞 高宗所作也大祠享皆用之

右三大舞唐之盛樂也然後世所行者亦惟二舞而已神功破陣樂有武事之象功成慶善樂有文事之象五代因之晉用九功舞改曰觀象舞用七德舞改曰講功舞周用觀象改爲崇德舞用講功改爲象成舞按唐人降神用文舞送神用武舞其餘即奏十二和之樂每室酌獻一曲則別立舞名至今不替焉然每室之舞蓋本於梁自梁以來紛然出於私意莫得而紀

通志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四十九史部

通志卷五十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樂略第二

十二律

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為樂聲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為黄鍾丑為大吕寅為太蔟卯為夾鍾辰為姑洗巳為中吕午為蕤賔未為林鍾申為夷則酉為南吕戌

為無射亥為應鍾陽管有六為律者謂黄鍾太蔟姑洗
㽔賔夷則無射此六者為陽月之管謂之爲律陰管有
六為呂者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鍾此六者為
陰月之管謂之為呂變陰陽之聲故為十二調調各文
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乃成為樂故有十二懸之樂焉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者一曰宫二曰商三曰角四曰徵五曰羽八音者
八卦之音卦各有風謂之八風其一曰乾之音石其風

不周二曰坎之音革其風廣莫三曰艮之音匏其風融四曰震之音竹其風明庶五曰巽之音木其風清明六曰離之音絲其風景七曰坤之音土其風涼八曰兌之音金其風閶闔月令云正月其音角四月其音徵中央土其音宮七月其音商十月其音羽樂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

伏犧氏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黄鍾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鍾為變宫蕤賔為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應鍾為變宫蕤賔為變徵自商已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已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其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宫而商徵以類從焉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者謂日有五故聲亦有五日謂甲已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宫是五行合為五日五音之聲生於日也律生於辰者十二律出於十二辰子為黄鍾之類是也餘已見上文五聲六律還相為宫其

用之之法先以本管為均使八音相生或上或下皆取五聲令足然後為十二律還相為宮若黃鍾之均以黃鍾為宮黃鍾下生林鍾為徵林鍾上生太蔟為商太蔟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角此黃鍾之調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

大呂之均以大呂為宮大呂下生夷則為徵夷則上生夾鍾為商夾鍾下生無射為羽無射上生中呂為角此大呂之調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

太蔟之均以太蔟為宮太蔟下生南呂為徵南呂上生姑洗為商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太蔟之調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

夾鍾之均以夾鍾為宮夾鍾下生無射為徵無射上生中呂為商中呂上生黃鍾為羽黃鍾正律之聲長非中呂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為羽也黃鍾下生林鍾為角林鍾子聲短非中

呂為商之次故還用林鍾正管之聲為角夾鍾之調有四正聲一子聲

姑洗之均

以姑洗為宮姑洗下生應鍾為徵應鍾上生蕤賓為商蕤賓上生大呂為羽大呂正聲長非蕤賓為商三分之次故用其子聲為羽是三分去一之次大呂下生夷則為角夷則子聲短非蕤賓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還用正聲為角此為姑洗之調亦正聲四子聲一也

中呂之均

以中呂為宮中呂上生黃鍾為徵黃鍾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徵是亦三分去一之次黃鍾下生林鍾為商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為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為商林鍾上生太蔟為羽太蔟正聲長非林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太蔟下生南呂為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三子聲一

蕤賓之均

以蕤賓為宮蕤賓上生大呂為徵大呂正聲長非蕤賓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徵大呂下生夷則為角夷則上生夾鍾為羽夾鍾正聲長

非夷則三分去一為羽之次故用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鍾下生無射為角無射子聲短非夷則為商之次還用正聲為角此蕤賓之調亦一子聲四正聲也

林鍾之均

以林鍾為宮林鍾上生太蔟為徵太蔟正聲長非林鍾為宮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太蔟下生南呂為商南呂上生姑洗為羽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為羽之次故用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鍾為角應鍾子聲短非南呂為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為角此林鍾之調亦子聲二正聲三也

夷則之均

以夷則為宮夷則上生夾鍾為徵夾鍾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鍾下生無射為商無射子聲短非夷則為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為商無射上生中呂為羽中呂正聲長非無射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鍾為角黃鍾正聲長非無射

三分去一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

南呂之均 以南呂為宫南呂上生姑洗為徵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鍾為商應鍾子聲短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為商應鍾上生蕤賓為羽蕤賓正聲長非應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蕤賓上生大呂為角大呂正聲長非應鍾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亦是三分去一之次此南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

無射之均 以無射為宫無射上生中呂為徵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鍾為商黃鍾正聲長非無射為宫之次故用子聲為商亦是其宫之次黃鍾下生林鍾為羽林鍾正聲長非黃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林鍾上生太蔟為角太蔟正聲長非黃鍾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無射之調正聲一子聲四

也應鍾之均以應鍾為宮應鍾上生蕤賓為徵蕤賓正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蕤賓上生大呂為商大呂正聲長非應鍾為宮之次故用子聲為商大呂下生夷則為羽夷則正聲長非蕤賓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夷則上生夾鍾為角夾鍾正聲長非大呂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應鍾之調亦正聲一子聲四也此謂迭為宮商角徵羽也若黃鍾之律自為其宮為夾鍾之羽為中呂之徵為夷則之角為無射之商此黃鍾之五聲也大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姑洗之羽為蕤賓之徵為南呂之角為應鍾之商此謂大呂之五聲也太蔟之律自為其宮為中呂之羽為林鍾之徵為無射之角為黃鍾之商此謂太蔟之五聲也夾鍾之律自為其宮為蕤賓之羽為夷則之徵為應鍾之角為大呂之商此夾鍾之五聲也姑

洗之律自爲其宮爲林鐘之羽爲南呂之徵爲黃鐘之角爲太蔟之商此姑洗之五聲也中呂之律自爲其宮爲夷則之羽爲無射之徵爲大呂之角爲夾鐘之商此謂中呂之五聲也蕤賓之律自爲其宮爲南呂之羽爲應鐘之徵爲太蔟之角爲姑洗之商此蕤賓之五聲也林鐘之律自爲其宮爲無射之羽爲黃鐘之徵爲夾鐘之角爲中呂之商此謂林鐘之五聲也夷則之律自爲其宮爲應鐘之羽爲大呂之徵爲姑洗之角爲蕤賓之商此謂夷則之五聲也南呂之律自爲其宮爲黃鐘之羽爲太蔟之徵爲中呂之角爲林鐘之商此謂南呂之五聲也無射之律自爲其宮爲大呂之羽爲夾鐘之徵爲蕤賓之角爲夷則之商此謂無射之五聲也應鐘之律自爲其宮爲太蔟之羽爲姑洗之徵爲林鐘之

角為南呂之商謂應鍾之五聲也此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者也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為法故用九自乘為管絃之數九九八十一數管數多者則下生其數少者則上生相生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又生取之數不出於八宮從黃鍾而起下生得八為林鍾上生太蔟亦復依八而取為商其增減之法以三為度

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宫生徵三分宫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以為徵故徵數五十四也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則分各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為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則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為羽故羽數四十八羽生角三分羽數四十八則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為角故角數六十四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為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為宫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聲本制唯以宫商角徵羽各得上下三分之次

為聲

其十二律相生之法皆以黃鍾為始黃鍾之管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仍得一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之管六寸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之管八寸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之管五寸三分寸之一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之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之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之管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之管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之管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為七寸分

寸之一千七十五　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之管長四寸六千五百十四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四　無射上生中呂中呂之管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於中呂之法又制十二鍾準為十二律之正聲也鳧氏為鍾以律計身倍半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律制為十二子聲比正聲為半則以正聲於子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聲自有二義一義云半以十二正律為十二子聲之鍾二義云從於中呂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

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半之以為子聲之鍾其為半正聲之法者以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為均子聲則四寸半黃鍾下生林鍾之子聲三分去一故林鍾子聲之律三寸林鍾上生太蔟之子聲三分益一太蔟子聲之律四寸太蔟下生南呂之子聲三分去一南呂子聲之管長三寸三分寸之二南呂上生姑洗之子聲三分益一姑洗子聲之律長三寸九分寸之五姑洗下生應鍾之子聲三分去一應鍾子聲之律長二寸二十七分寸之十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三分益一蕤賓子聲之律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三蕤賓上生大呂之子聲三分益一大呂子聲之律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

大呂下生夷則之子聲三分去一夷則子聲之律長二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五百九十

夷則上生夾鍾之子聲三分益一夾鍾子聲之律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

夾鍾下生無射之子聲三分去一無射子聲之律二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三千二百六十二

無射上生中呂之子聲三分益一中呂子聲之律三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還終於中呂

此半正聲法其半相生之法者以正中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中呂上生黃鍾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黃鍾

黃鍾下生林鍾三

分去一還以下生所得林鍾之管寸數半之以為林鍾子聲之管以次而為上下相生終於中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各以為子聲之律故有正聲十二子聲十二分大小有十二以為二十四鍾通於二神迭為五聲合有六十聲即為六十律其正管長者為均之時則自用正聲為五音正管短者為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為五音亦皆三分益一減一之次還以宮商角徵羽之聲得調也

歷代製造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武帝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蓋掌音律也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于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

六十四也又造準如瑟而十三絃隱閒九尺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史官傳之至後漢建武之後不能定其絃緩急矣王莽召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令劉歆領之造銅律其所制與京房不殊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人見知夔令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猒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魏武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謬也明帝青龍中鑄大鍾高堂隆諫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

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是以升平刑措和之至也新春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死存亡之機由此而作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久之晉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具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皆各用粃賓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三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

之則宮穴也因宮穴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穴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穴踈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朂為暗解初朂常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朂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朂自以為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已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夫耕於野得周玉尺朂以校已

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勗由是伏咸之妙復名咸歸梁武帝天監元年下詔博采古樂無所得帝既素善音律詳悉舊事遂自制立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施三絃一曰元英通應鍾絃用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黄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蔟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

姑洗絃用二百三十二絲長七尺一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百九十九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鍾絃用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二分大強無射絃用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一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蔟笛

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校古夾鍾玉律并周代古鍾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陳山陽太守毛爽傳習京房候氣術陳亡祖孝孫學之於爽周歲之日日異其律冬至之日以黄鍾爲宫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

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隨月與宮匝歲而復焉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至後漢嘉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愛琴又常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

器則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宫商相與徵濁若分數如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参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舊誌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黄鍾相得按房準九尺之内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為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準一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常準尺分之內相生之韻已自應合自上代以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愚思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謂之天授豈必經師傳而後得其要妙哉時尚書蕭寶夤亦以仲儒學不師授不可施用遂已之北齊霸府

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無少異隋開皇二年文帝詔定音樂沛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内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後得龜茲人蘇祇婆所奏琵琶其一均之中間有七調調有七種以

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因習而彈之得七聲之正於七調之中又有五旦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即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蔟林鍾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蔟為商應用應鍾為

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指趣焉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并立議正之時有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徧工八音帝召寶常問以鄭譯所定之樂可施用與否寶常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極陳樂聲哀怨淫放請更之乃用水尺為律以調樂器其損益傾多然不為時人所

取又太子洗馬蘇夔駮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宫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凖此而言每宫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宫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歴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黄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賔為夏南吕為秋應鍾為冬是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

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府黄鍾乃以林鍾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黄鍾宫以小吕為變徵乖越相生之道今請雅樂黄鍾宫以黄鍾為調首清樂去小吕還用㽔賔為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吕時以音律久不通變譯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問推為儒首帝素不悦學不知樂妥又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還相為

宮曰經文雖道還相為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惟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簨簴不繁可以享百神而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緩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究音律寶常又修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璧翣商

之崇牙懸八用七畫依周禮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為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説曰黄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黄鍾之調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心會妥因陳用黄鍾一宫不假餘律帝大悦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内以木為桉十有二具

每取律吕之管随十二辰置于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駮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異

也令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初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其亂乎開皇初復有盧賁蕭吉並撰著樂書又有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皆能造曲天機既不逮寶常復多鄭聲不歸於雅煬帝之將幸江都也有樂人王令言者號知音律聞其子彈琵琶作翻安公子調令言歔欷流涕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帝其不還乎竟如其言語具寶

常傅中唐高祖受禪後軍國多務未遑改刱樂府尚用
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正月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
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樂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
情設教以為樽節治之興替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
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此樂陳之將亡也為玉樹後庭花
齊之將亡也為伴侶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
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能
感人自然之道故歡者聞之即大悅憂者聞之即大悲
悲悅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必苦然
苦心所發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人悅者
悲乎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為公奏
之知公必不悲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樂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

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還相為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祭圜丘以黃鍾為宮郊朝方澤以林鍾為宮宗廟以太蔟為宮五郊朝賀饗宴則隨月用律為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惟扣七鍾餘五鍾虛設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扣鍾皆徧無復虛設矣周禮旋宮之義亡絕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常覺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為

十二律吹之備盡還宮之義太宗名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以定十二和之樂然後樂教大備焉

權量

杜佑曰漢書云推歴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度者分寸尺丈

引也本起黄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黄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黄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黄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權與物

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
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也魏初杜夔造斛即周
禮所謂嘉量也深尺方尺實一鬴音輔臀一寸實一豆耳
三寸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黄鍾晉氏播遷亡其彛量隋
制前代三升當今一升三兩當今一兩一尺二寸當今
一尺唐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升合咸得其數詔
以其副藏於樂府至武延秀為太常卿以為奇翫以律
與古玉尺玉升斗合獻焉開元十七年將考宗廟樂有

司請出之勑唯以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今正聲有銅律三百五十六唐志作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稱二銅甌十四唐志有稱尺一斛左右耳與臀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銘云大唐貞觀十年歲次玄枵月旅應鍾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兹嘉量與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協律郎張文收奉勑修定稱盤銘云大唐貞觀稱同律度量衡匣上有朱漆題稱尺二字尺亡其跡猶存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皆三之一一斛一稱是文收

總章年所作斛正圓而小與稱相符也

八音

金一 鍾 棧 鎛 錞于 鐃 鐲 鐸 方響 銅鈸 銅鼓

鍾世本云黄帝工人垂所造山海經云炎帝之孫鼓延始為鍾禮記云垂之和鍾鄭康成云垂堯時鍾工並未知孰是周禮冬官考工記鳧氏為鍾其制詳矣爾雅曰大鍾曰鏞中者曰剽音漂小者曰棧春秋左氏傳曰景王將鑄無射無射鍾名律中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言鍾聲之能感人也如是棧鍾東晉初得之則爾

雅所謂鍾小者棧也小而編次之亦曰編鍾鎛如鍾而大按前代有大鍾若周之無射非一皆謂之鍾也錞于古禮器也（錞音時旬反）圓如錐頭大上小下周禮以金錞和鼓宋史云今人間猶時有其器則宋非廟廷所用唐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始興王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音動）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錞于以手震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絶

後周平蜀得之斛斯徵觀之曰錞于也依干寶周禮注驗之如其言也鐃如編鍾而無舌有柄搖之以止鼓漢鼓吹曲有鐃歌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金鐲節鼓近代有如大銅疊垂而擊之以節鼓呼曰鉦鐸大鈴也周禮以金鐸通鼓三禮圖云以銅為之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方響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為之脩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鍾磬人間所用者纔三四

寸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圓數尺或謂齊穆王素所造銅鼓鑄銅為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夷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廣丈餘西戎有吹銅角長可二尺形如牛角

石二

磬　馨

磬世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句作磬古史考曰堯時人也禮記曰叔之離磬周禮冬官考工記磬氏為磬磬師掌教擊

磬教縵樂燕樂之鍾磬𩇫虛嬌反爾雅云𩇫形似犂管以玉為之書云泗濵浮磬泗濵石可為磬唐代用華原石故白樂天作華原磬以譏之

土三 塤 缶

塤世本云暴辛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乎爾雅曰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鋭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曰嘂音叫缶說文曰瓦器也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爾雅曰盎謂之缶注

云瓫也坎其擊缶史記趙王與秦王會于澠池秦王為趙王擊缶是也李斯上秦王逐客論云擊甕扣缶真秦之聲也

革四

鼓 齊鼓 擔鼓 羯鼓 都曇鼓 毛員鼓 答臘鼓 雞婁鼓 正鼓 節鼓

撫拍 雅

鼓世本云夷作鼓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摇之曰鼗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以鼓而辨其聲用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别其聲所用之事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

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鼛鼓長一丈二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鍾禮記云夏后之鼓足殷楹鼓周懸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以柱貫中上出也懸者設之簨虡應鼓在大鼓側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則鞀鞞即鞉類也帝王紀曰帝嚳命垂作鞞又有鼉鼓焉近代有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齊鼓狀如漆筩大頭設齊於鼓面如麝臍故曰齊鼓擔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

之羯鼓正如漆筩兩頭俱擊以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
之兩杖鼓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槌擊之毛員鼓似都
曇而稍大答臘鼓制廣羯鼓而短以指指之其聲甚震
俗謂之指鼓雞婁鼓正員而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
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節鼓狀如博局
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節不知誰所造傅
玄節賦云黃鑚唱歌九韶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
拊此則所從來亦遠矣鑚音横　撫拍以韋為之實之以糠

撫之以節樂也雅周禮春官笙師而掌教雅以教祴樂教教視蔡也鄭衆曰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三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之賈公彥云長疏而畫之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器築地為之行節明不失禮祴古來反

絲五

琴　瑟　筑　箏　琵琶　阮咸　箜篌　竪箜篌

琴世本云神農所造琴操曰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寬和而溫小絃為臣清廉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揚雄琴清英曰

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桓譚雜論曰五絃第一絃為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為少宮少商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矣爾雅曰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今無其器齊桓公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綠綺伯喈曰焦尾而傳玄琴賦則曰非伯喈也瑟世本云庖羲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爾雅曰大瑟謂之離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易通卦驗曰人君冬至日使八

能之士鼓黃鍾之瑟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槐取氣上也桑取氣下也筑不知誰所造也史籍惟云高漸離善擊筑漢高祖過沛所擊釋名曰筑似箏細項按今制身長四尺三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頭七寸五分上闊七寸五分下闊六寸五分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世以為蒙恬所造今覩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能關思哉今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彈箏則

用骨爪長寸
餘以代指
　琵琶傳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
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為馬上之樂今觀
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敘也柱十有
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俗語之曰琵琶取其
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為名釋名曰
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杜摯曰秦苦長城之役百姓
絃鼗而鼓之並未詳孰實其器不列四廂今清樂奏琵
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脩頸而小疑是絃鼗之遺制傳

玄曰體圓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兑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梁史稱侯景之害簡文也使太樂令彭儁齎曲項琵琶就帝飲則南朝似無曲項者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舊彈琵琶皆用木撥彈之唐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搊琵琶者是也風俗通所謂以手琵琶之乃知非用撥之義豈上代固有搊之者手彈法近代已廢自裴洛兒始為之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

十有三柱武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中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同因謂之阮咸咸世實以善琵琶知音律稱蒯朗初得銅者時莫有識之太常少卿元行沖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為之聲甚清雅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一或云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為箜篌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宋孝武大明中吳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懷遠亡其器亦絕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

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絃用撥彈之如琵琶也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豎抱於懷中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鳳首箜篌頸有軫

木六　柷　敔　舂牘　拍板

柷敔不知誰所造樂記曰聖人作為椌楬謂柷敔也椌苦江反楬苦八反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内手於中擊之以舉樂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舂牘周制

笙師掌以教祴樂虛中如筩無底鄭衆曰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手築地賓醉而出以節之髹許牛反舉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為下杵之節睢陽操用舂牘後代因之拍板長闊如手重十餘枚以韋連之擊以代抃抃擊其節也情發於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聲以節舞龜茲伎人彈指為歌舞之節亦抃之意也

匏七 笙 竽

笙世本云隨作笙未知其何代人也禮記曰女媧之笙

簧說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内施簧管端宫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宫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大笙謂之簧小笙謂之和詩傳曰吹笙則鼓簧矣蓋笙中之簧也周禮大司樂笙師掌教龡笙竽鄭衆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龡音吹爾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十三簧者曰和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耳竽亦匏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荆梁之

南尚仍古制南蠻笙則是匏其聲甚劣

竹八簫 管 篪 七星 籥 笛 篳篥 笳 角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爾雅曰編二十三管長一尺四寸者曰䇾音言十六管長尺三寸者曰筊音交凡簫一名籟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矣管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者曰簥音嬌中者

曰篞乃結反小者曰箹音妙古者以玉為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詩云嘒嘒管聲周禮孤竹之管於圓丘奏之孫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之管於宗廟奏之鄭氏云孤竹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也

篪世本云暴辛公所造舊志云一曰管非也雖不知暴辛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是已有此器辛公安得造篪乎爾雅

曰大篪謂之沂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器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詩云仲氏吹篪七星不知誰所作其長盈尋簫不知誰所造按禮記葦籥伊耆氏之樂也伊耆已有籥矣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籥是也蓋詩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産中者仲小者箹中音丁仲反箹音握笛馬融長笛賦

此器起近代出於羌中京房備其五音又稱丘仲工其事不言所造風俗通曰丘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武帝時人後更有羌笛二說不同未詳孰實今横笛去觜其加觜者謂之義觜笛按横笛小箎也出漢靈帝好胡笛宋書云有胡箎出於胡吹即謂此君梁胡吹歌云快馬不須鞭抝折楊柳枝下馬吹横笛愁殺路旁兒此歌元出於北國知横笛是此名也篳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笳為首竹為管笳杜摯有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晉先蠶注車駕住吹小菰發吹大菰菰即笳也又有胡笳漢舊箏

笛録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也角書記所不載或出羌胡以驚中國馬馬融又云出吳越

八音之外又有三

一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二月大蠡也容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三葉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或云卷蘆葉爲之形如笳首也

通志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　史部

通志卷五十一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職官略第一

官制總序

伏羲氏以龍紀故以龍名官共工以水紀故以水名官神農氏以火紀故以火名官黄帝氏以雲紀故以雲名官少昊摯之立也鳳凰至故爲鳥紀而以鳥名官鳳鳥

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也伯趙氏司至也青鳥氏司啓也丹鳥氏司閉也祝鳩氏司徒也鵙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聚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自顓帝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又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春官木正曰勾芒夏官火正曰祝融秋官金正曰蓐收冬官水正曰玄冥中宫土正曰后土唐堯之代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

以授人時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虞舜氏有天下以禹作司空使宅百揆棄作稷官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臯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虞育草木鳥獸伯夷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和神人龍作納言出納帝命蓋亦爲六官以主天地并四時也夏后之制亦置六卿其官名次猶承虞制商人制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千里之内爲王畿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左右伯周成王參改商官制爲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

名謂之六卿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敎春
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
官司空掌邦事各有徒屬用於百事歲終天子齊戒受
諫六卿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
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
爭各有變易秦始皇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
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
史大夫以貳於丞相漢初因循而不革隨時宜也其後

頗有所改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　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皆弗便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減億計後漢建武六年詔曰百姓遭難戸口耗少而官吏尚繁於是司隸州牧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于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但備員而已魏與吳蜀多依漢制晉氏繼及大抵畧同山公啓事曰晉制諸坐公事者皆三年乃得敘用其中多有好人令逍遥無事臣以為畧依左遷法隨資裁減之亦足懲戒又傅玄議曰諸官有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既差復用　太元六年改制減費損吏士職

員凡七百人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爰及宋齊亦無改作宋時制新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御史中丞鄭鮮之上議曰所以為其制者荏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請以申考績之實耳今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損義速疾理莫此為大詔從之於是父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為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親屬輒去以並不禁錮又劉祇為中書郎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解職也孝武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又詔曰方鎮所假禮白郡縣一年限依臺除食祿三分之一不給送官司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蓋兩漢舊名五省謂尚書中書門下祕書集書省也郡縣有三歲為滿之期宋州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梁武受終多遵齊舊然而定諸卿之位分配四

時置戎秩之官至百有餘號陳遵梁制不失舊物焉後魏昭成之即王位初置官司分掌衆職然而其制草創名稱乖踈皇始元年道武平并州始建臺省置百官封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等官悉用文人天興中太史言天文錯亂當改王易政故官號數革初道武制官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鳬鴨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候宮禁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視他皆此類至孝文太和中王肅來奔為制官品百司位號皆准南朝改次職令以為永制凡守令以六年為滿後經六年乃敘又作考格以之黜陟

太和十八年詔曰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朕今三載一考考便黜陟各令當司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與公卿親論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本位又宣武帝行考陟之法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孝明以後授受多濫齊高氏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多類江東以門下省掌獻納諫正中書省管司王言祕書省典司經籍集書省掌從容諷議中常侍省掌出入門閤御史臺察糾彈劾後主臨御爵祿犬馬宇文氏之初據關中猶依魏制及平江陵之後別立憲章酌周禮之文建六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秦漢及隋文帝踐

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其於庶僚頗有損益凡官以四考而代又制凡官以理去職聽並執笏至煬帝初存稽古多復舊章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如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擢之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五監十二衛十六府殿內尚書門下內史祕書五省也謁者司隸御史三臺也少府長秋國子將作都水五監也左右翊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屯左右禦左右候十二衛也左右備身左右監門等凡十六府也或是舊名或是新置諸省及左右衛武侯領軍監開府為內官自餘為外官于時天下繁富四方無虞衣冠文物為盛矣既而漸為不道百度方亂號令日改官名月易圖籍散逸不得

而詳備唐之職員多因隋制雖有小變革而大較不異貞觀六年大省內官凡文武定員六百四十有三而已顯慶元年初制拜三師三公親王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二少侍中中書令諸曹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軍輔國大將軍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冊又制文武官五品以上老及病不因罪解者並聽同致仕例龍朔二年又改官名咸亨元年復舊至于武太后再易庶官或從宜創號改尚書省為文昌臺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御史臺為肅政臺及諸寺衛等名又置控鶴府官員或參用古典改六尚書為天地四時之官天授二年凡舉人無賢不

肖咸加擢拜大置試官以處之試官蓋起於此也試者未為正命凡正官皆稱行守其階高而官卑者稱行階卑而官高者稱守階官同者並無行守字太后務收物情其年二月十道使舉人并州石艾縣令王山耀等六十一人並授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人並授侍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並授著作郎魏州內黃縣尉崔宣道等二十二人並授衛佐校書御史等故當時諺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椎侍御史脫腕校書郎試官自此始也于時擢人非次刑網太密雖驟歷榮貴而敗輪繼軌神功元年制曰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轉官不得過太史令解音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令解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解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神龍初官復舊號二年三月

又置員外官二千餘人舊有員外官至此大增加兼超授諸門宮為員外官者亦千餘人中書令李嶠初自地官尚書貶通州刺史至是召拜吏部侍郎嶠志欲曲行私惠求名悅衆冀得重居相位乃奏請大置員外官多引用勢家親識至是嶠又自覺銓衡失序外官員倍多府庫由是減耗也於是遂有員外員外官其初但云員外至永徽六年以蔣孝璋為尚藥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自是員外官或有同正員者其加同正員者唯不給職田耳其祿俸賜會與正官同單言員外者祿俸減正官之半檢校試攝判知之官攝者言勅攝非州府板署檢校者云檢校某官判官者云判某官事知者云知某官事皆是詔除而非正命逮乎景龍官紀大紊復有斜封無坐處之誚興焉景龍中有太平安樂長寧宜城等諸公主及皇后陸氏妹郕國夫人李氏妹崇國夫

入并昭容上官氏與其母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隴西夫人趙氏皆引用親識亦多猥濫或出自臧獲或由於屠販多因賂貨累居榮秩咸能別於側門降墨勑斜封以授焉故時人號為斜封官時既政出多門遷除甚衆自宰相至于內外員外官及左右臺御史多者則數踰十倍皆無廳事可以處之故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先天以來始懲其弊至開元二十五年刊定職次著為格令此格皆武德貞觀之舊制永徽初已詳定之至開元二十五年再刪定焉至二十八年又省文武六品以下官三百餘員及諸流外番官等蓋尚書省以統會衆務舉持綱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祕書省以監錄圖書殿中省

以供修服御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内侍凡六省御史臺以肅清僚庶九寺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為九寺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為五監以分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虎左右神武為六軍十六衛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為十六衛以嚴其禁禦一詹事府二春坊有左右春坊又有内坊掌閤内諸事三寺家令寺率更寺太僕寺十率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内侍凡十率府俾又儲官牧守督護分臨畿服京府置牧餘府州置都督都護太守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按察採訪等使以理州縣節度團練等使以督府軍事租庸轉運鹽

鐵青苗營田等使以䘏財貨其餘細務因事置使者不可悉數其轉運以下諸使無適所治廢置不常故不別列於篇

自六品以下率由選曹居官者以五歲為限於是百司具舉庶績咸理亦一代之制焉一歲為一考四考有替則為滿若無替則五考而罷六品以下吏部注擬謂之旨授五品以上則皆勅除自至德之後天下多難甄才錄効制勅特拜繁於吏部於是兼試員外郎倍多正員至廣德以來乃立制限州縣員外兼試等官各有定額並云額內溢於限者不得視職其有身帶京官冗職資名清美兼州縣職者云占闕焉即如正員之例官以三考而代無替四考而罷由是官有常序焉

官數 官品 設官沿革 封爵 三公 宰相

祿秩

官數

唐六十員虞六十員尚書云建官惟百鄭玄云虞官六十唐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并屬官而言則皆有百夏百二十員尚書云夏商官倍則當二百鄭玄曰百二十商二百四十員明堂位二百鄭玄曰百四十二周六萬二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一千六百四十二人外諸侯同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按禮記王制計之商制同漢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哀帝時數兼諸州府郡胥吏後漢七

千五百六十七員　晉六千八百三十六員　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員　齊二千一百三員　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員　北齊二千三百二十二員並內官　後周二千九百八十九員並內官　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外郡縣官九千九百九十五　唐一萬八千八百五員內官二千六百二十外郡縣官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

官品

周官九命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後漢自中

二千石至斗食凡十三等魏秩次多因漢制更置九品晉宋齊並因之梁因之更置十八班班多為貴陳並因之後魏置九品品各置從凡十八品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階凡三十階北齊並因之後周制九命每命分為二以正為上凡十八命隋置九命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凡三十階自太師始焉謂之流内流内自此始焉煬帝除上下階唯留正從各九品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令始焉謂之視流内視流

内自此始唐自流内以上並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以署薩寶及正祓謂之視流内又置勲品九品自諸衛録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謂之流外流外自此始勲品自齊梁即有之

設官沿革

畧舉宗著者其當部之官長雖品秩下者亦附出

黄帝六相堯有十六相為之輔相不必名官少昊司徒前漢當加大後漢又加大司馬項羽加大漢以後加大後周又加大司空前漢加大改御史大夫為之後周又加大司寇後周有大司寇卿後周又加大唐羲和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州

牧虞太師太保納言隋及唐嘗改侍中為之后稷秩宗士共工虞
夏九卿商太宰晉宋齊梁陳改太師為之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
司士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太子太師太子太
保太子太傅太子少傅方伯周太傅少師少保冢宰後周
加大宗伯後周加大內史秦置內史治京師如諸郡守後周有內史中丞大夫隋改中書為內史監
令唐亦嘗以中書為內史太僕正至漢為太僕梁為卿唐嘗為司馭卿又嘗為司僕卿大將軍
自戰國時楚置前後左右將軍周末置秦太尉左右丞相丞相後周
末加大相國侍中本丞相史隋改為納言又改為侍內唐嘗為納言或為左相或為黃門監黃

門侍郎後周納言大夫唐為鸞臺侍郎又改為門下侍郎散騎常侍魏加侍郎又加員外又加通直唐分為左右少府吏在殿中主發書謂之尚書四人漢置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分曹後漢為五曹至晉有六曹尚書令僕射漢置左右唐嘗改為左右匡政或為左右丞相武太后嘗為文昌左右相尚書丞漢置四人後漢減三人為左右丞唐嘗為左右肅機御史大夫唐嘗為大司憲武太后又嘗改為肅政又分為左右奉常漢改曰太常後曰奉常又改為太常後漢為奉常自後為太常梁謂之卿唐嘗為奉常卿又嘗為司禮卿郎中令漢為光祿勳後漢嘗為郎中令魏為光祿勳梁除勳字謂之卿唐嘗為司宰卿又嘗為司膳卿又為光祿卿衛尉漢嘗為中大夫令至梁謂之卿至唐嘗為司衛卿宗正漢嘗改為宗伯至唐嘗為司宗卿又嘗為司屬

卿

治粟内史 漢改曰大農令又改曰大司農後漢末為大農魏為司農至梁謂之卿後魏又加大唐嘗為司稼卿

主爵中尉 漢以右扶風代之

廷尉 二漢梁北齊為大理梁謂之卿後周曰廷尉唐嘗為詳刑卿又為大理卿

典客 漢改為大鴻臚又嘗曰大行至梁除大字謂之卿唐為同文卿又嘗為司賓卿又為鴻臚卿

典屬國少府 至梁謂之卿唐嘗為内府監亦嘗為尚方監又為少府監

將作少府 漢改為大匠梁為大匠卿隋為將作大監又改為大匠唐亦嘗為大匠又嘗為繕工監又嘗為營繕監又為將作監

中尉 漢武更名執金吾

中書謁者令僕射 至漢嘗以宦者為之魏為中書監令專掌機務隋為内史監令尋改為内史又改為尚書又為内史令唐復為中書令嘗為右相又為内史又為紫微令

詹事 唐嘗改為端尹又嘗改為宮尹少詹事並為少尹

中庶子 庶

子隋改庶子為左右罷中庶子唐嘗為左右中護太子家令唐嘗為宮府大夫率更令唐嘗為司更大夫僕唐嘗為馭僕大夫率內史理京師漢分為左右又置京兆尹左馮翊代之郡守漢改為太守後魏每部置三太守隋置通守魏之二守隋之通守並佐貳太中大夫唐並為文散漢領尚書事至後漢為錄尚書事三公曹尚書常侍郎尚書主客公卿事後漢改為吏曹主選奉又為選部魏為吏部宋嘗置為員唐嘗改為司列太常伯又為天官中書侍郎東晉嘗為通事郎隋為內史侍郎又為內書侍郎唐為內史侍郎又為中書侍郎又為紫微侍郎御史中丞後魏曰中尉唐改治書侍御史為之嘗為司憲大夫光祿大夫優寵者則加銀章青綬至魏晉則有加金章紫綬齊嘗置左右至隋為散官中散大夫王莽

置唐為文散太皇太后卿長信少府太后以下卿以至于陳自後魏無皇太后卿長信少府皇后卿大長秋隋有令唐改為內侍中常侍唐為內常侍都水使者至宋嘗為水衡令梁曰大舟卿隋嘗為都水監唐嘗為司津監又嘗為水衡都尉驃騎後漢加大夫唐為武散遊擊唐為武散衛車騎驍騎梁置左右伏波上騎材官輕車樓船橫海護軍唐為勳官渡遼貳師蒲類彊弩戈船奮威建威積射二十一將軍奉車騎駙馬三都尉至梁尚主者為之司隸校尉督察三輔隋有司隸大夫唐京畿採訪使亦其職刺史刺舉郡縣至隋治民都護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特進唐為文散諸加官

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侍中為之後漢賊曹尚書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初稱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遷大縣令魏有尚書郎晉又有郎中隋初置三十六侍郎後置員外郎一人後又六曹各置侍郎每曹有郎有員外郎唐改曹郎為郎中祕書監魏又置令唐嘗為蘭臺太史少監為侍郎又嘗為麟臺武衛至隋置左右唐為左右鷹揚衛輔國晉加大宋改為輔師唐為武散四征四鎮四安虎牙征虜捕虜橫野鷹揚討逆討虜破虜等將軍四中郎將都督至晉加大河南尹留守班同三司前漢文帝以宋昌為衛將軍亞三司未為官也儀同三司魏有開府儀同三司晉又有如開府儀同三司後魏有儀同三司北齊有開府儀同三司又有儀同三司後周有開府儀同又有上開府

儀同大將軍至隋為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一人八座魏五兵尚書至後魏有七兵尚書隋曰兵部唐嘗為司戎太常伯或為夏官或為武部又為兵部度支尚書吳有戶部晉巳後為度支至隋為民部唐嘗為度支又為戶部祠部曹尚書至後魏有儀曹尚書後周有禮部隋置禮部尚書唐嘗為司禮太常伯或為春官又為禮部殿中監秩甚卑隋曰殿內監唐嘗為中御府大監中衛晉分為左右衛將軍隋改為左右翊衛唐復為左右衛中領軍尋改曰領軍隋改為左右屯衛唐嘗為左右戎衛又嘗為左右玉鈐衛又為左右領軍鎮軍大冠軍游騎唐並為武散四平鎮北虎威撫軍淩江寧朔等將軍行臺晉三公尚書掌刑獄起部尚書有事即置事畢則省國子祭酒唯宋曰總明觀祭酒唐嘗

為大司成又為成均祭酒中軍龍驤寧遠唐為武散宋殿中將軍齊都官尚書至隋改為刑部唐嘗為司刑太常伯又嘗為秋官又改為憲部又為刑部梁大府卿唐嘗為外府卿又嘗為司府卿雲麾中武壯武明武定遠唐並為武散宇宙等大將軍始以太常等名卿分為四時凡十一卿後魏柱國唐為勳官天柱二大將軍諸少卿後周軍器隋左右武候府大將軍唐為金吾衛左右監門府將軍唐改府為衛大總管通守佐太守折衝府正議通議朝議朝請朝散等大夫左右驍衛府唐除府字唐太子賓客漢之四皓非官左右千牛衛左右屯

營後改為羽林軍嘗改為衛左右威衛嘗改左右豹韜衛左右龍虎將軍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軍國重事節度使採訪使宣威武散懷化歸德等將軍並武散以授歸義蕃官

封爵

黃帝方制萬里為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居攝改制大其封公五

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秦爵二十等最高徹侯乃得食縣其次關內侯食租稅於關內餘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則如吏職

漢國王國侯亭侯三等王皆裂地侯以戶數為差分民自此始漢初論功封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

後漢亦三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其列侯雖鄧冦元勳不過四縣

魏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關內侯為虛封自此始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公郡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等侯凡十五等王大國二萬戶三軍兵五千次國一萬戶二軍兵三千下國五千戶一軍兵千五百其公之制如五千戶國侯如不滿五千戶國並置一軍千人其伯子男以上各

有差不置軍宋皆因晉制惟大小國皆三軍至孝建中凡國官屬不得稱臣於其主稱下官改齊因之梁因前代定制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皆自稱曰寡人相已下表疏如臣而不得稱臣文書下羣官皆曰告陳有郡王嗣王藩王開國郡公開國縣公侯伯子男沐食侯鄉亭侯開國中關外侯凡十二等後魏有王開國郡公散公侯散侯伯散伯子散子男散男凡十一等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後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隋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

九等唐國王郡王國公郡公開國郡公縣開國侯伯子男凡九等並無其土加實封者乃給租庸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至大歷三年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

三公

夏商以前云天子無爵三公無官伊尹曰三公調陰陽周以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漢以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為三公後漢又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天地災變即皆冊免自太尉徐防始焉靈帝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自溫始也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以

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司徒為卿隋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唐因之

宰相

黄帝置六相堯有十六相商湯有左右相周成王有左右相秦悼武王始置左右丞相始皇又始置相國漢置丞相嘗置相國或左右丞相尋復舊成帝改御史大夫為司空與大司馬丞相是為三公皆宰相也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亦為宰相後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為宰相

獻帝復置丞相魏改丞相為司徒而文帝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亦宰相也又置大丞相及相國晉惠帝改丞相為司徒尋復舊俱為宰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亦是相也宋齊梁陳並相因習或為丞相或為相國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朝權或管朝政或為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然中書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為宰相其有侍中兼外官若宋王弘侍中兼内官若沈演之其例不少即非宰相並在當時委任而已）後魏北齊亦置丞相俱為宰相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亦宰

相也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隋有内史納言是眞宰相柳述為兵部尚書參軍機密又楊素為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唐侍中中書令為眞宰相中間嘗改為左右相他官參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知機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其同中書門下三品自貞觀中兵部尚書李勣始

祿秩

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食二千八百八

十人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倍上士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食九人庶人在官為未命為士者漢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二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比六百石六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十六斛後漢大將軍三公俸各三百五十斛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

二斛眞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臘及立春更班賜有差宋制州郡秩俸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悉入後人梁制一品秩萬石二品三品秩為中二千石四品五品秩為二千石後魏其祿每一季一請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

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從一品七百疋二品六百疋從二品五百疋三品四百疋從三品三百疋四品二百四十疋從四品二百疋五品一百六十疋從五品一百二十疋六品一百疋從六品八十疋七品六十疋從七品四十疋八品三十六疋從八品三十二疋九品二十八疋從九品二十四疋執事官一品以下給公田各有差後周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

至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為四十石隋京官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為九

等之差二佐及郡守縣令京官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唐

定給祿之制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從一品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從二品米四百六十石正三品米四百石錢六千一百從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錢四千二百從四品米二百六十石正五品米三百石錢三千六百從五品米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米一百石錢二千四百從六品米九十石正七品米八十石錢二千一百從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

十七石錢一千六百從八品米六十二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錢一千三百從九品米五十二石從品同外官各降一等其幹力及防閤庶僕並別給內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給職田京官諸司及郡縣又給公廨田並有差

職官目錄

三公第一

宰相第二

門下省第三

中書省第四
尚書省第五
御史臺第六
諸卿第七
武官第八
東宮官第九
王侯第十
州郡第十一

文武散官第十二
勲官第十三
命婦第十四
祿秩第十五
官品第十六

通志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一 史部

通志卷五十二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職官略第二

三公第一

三公總序 四輔二大附

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

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不必備唯其人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周成王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以弼天子則三太周之三公也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公八命也九命則分陜為二伯又以三少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舜之於堯伊尹之於湯周公召公之於周是其任也故周禮建外朝之法左

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三公壹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也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春秋九命則作伯尊公曰宰言於海內無不宰統焉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漢初唯有太傅太尉後加置太師太保大司徒大司空王莽居攝置四輔官後漢唯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及有太尉

司徒司空而無師保太尉公主天部太常衛尉光禄勲司徒公主人部太僕鴻臚廷尉司空公主地部宗正少府司農而分部九卿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風俗通云三公一歲共食萬石也蓋多以九卿為之若天地災變則皆冊免自太尉徐防始焉漢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使虎賁執刃扶之也魏武為司空破張繡入覲天子亦行此制汗流洽背自此不復朝覲也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輿為下凡拜公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卿贊拜御史授印綬公三讓然後受至安帝時三

府任薄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其災眚變咎則免公台靈
帝臨朝始遣使者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自
溫始也至獻帝建安十三年乃罷三公官魏初復置與
後漢同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然皆無事不與朝政初封司空崔
林為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黃初二年又分
三公户邑封子弟各一人為列侯末年增置太保晉武
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
太保義陽王子初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

芑為司馬陳騫為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時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遂以太傅太保為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蓋居者甚寡諸公品第一食俸日五斛太康二年又給絹春百疋秋二百疋綿二百斤元康元年給米田十頃騶十人立夏以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又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劒給朝車駕安車黑馬二其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為三公及晉迄于江左相承不改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廢而不行至晉拜石鑒為左光禄大夫開府領司徒始有詔令會

遂以為常宋皆有八公之官而不言為八公也齊時三公唯有太傅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從公開府者亦置官屬陳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為贈官三公之制開黄閤廳事置鴟尾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上公也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公北齊皆有三師二大三公之官並置府其府三門當中門黄閤設内屏三師二大置

佐吏則同太尉府後周置六卿之外又改三師官謂之三公兼置三孤以貳之而以司徒為地官大司馬為夏官司空為冬官如姬周之制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又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為大左輔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　隋置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俱與天子坐而論道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為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北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攝行事尋省府僚佐置公則坐於

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矣煬帝即位廢三師官唐復置三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置三公以經邦論道燮理陰陽祭祀則與隋制同並無其人則闕天寶以前凡三師公雖有其位而無其人

太師古官紂時箕子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為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綬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為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初置三公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秩增三司後魏北齊後周隋唐皆有之

臣謹按孔光為太師王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

太后詔令太師無朝賜靈壽杖省中坐置几賜食十七物

太傅古官周成王時畢公為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初用王陵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平帝以孔光為之後漢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無常職光武以卓茂為之薨省明帝又以鄧禹為之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則省桓帝踐阼初加元服不復置傅但令太尉胡廣司徒趙戒領尚書事至靈帝復以陳蕃為太傅與廣參錄尚書事魏初置太傅以鍾繇為之晉宋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佩山玄玉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唐皆有之

臣謹按鍾繇遷太傅有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病朝見

皆使乘輿入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太保 古官太甲時伊尹周成王時召公皆為之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為之光武中興省魏初不置末年始置以鄭沖為之位在三司上晉武初踐阼以王祥為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官之職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章綬佩服冠秩與太傅同梁後魏北齊後周隋及唐皆有之

臣謹按晉汝南王亮為太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又衛瓘為太保以公就第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也

太宰 於商為六太於周為六卿亦曰冢宰周武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秦漢魏並不置惟平帝加王

莽號曰宰衡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以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增掾屬十人蓋為太師之互名非周冢宰之任也宋大明中用江夏王義恭為之冠綬服秩悉與太傅同至齊以為贈梁初有之至陳又以為贈有事則權兼之後魏初無至孝莊時以太尉上黨王天穆為之增置佐史北齊無聞後周文帝又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一人掌邦治以建邦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國自隋而無

臣謹按晉何曾為太宰朝會乘輿入朝劒履上殿如蕭何田千秋鍾繇故事

太尉秦官漢因之金印紫綬掌武事漢文三年省景帝三年復置其尊與丞相等五年又省元狩四年更

名大司馬後漢建武二十七年復舊名爲太尉公每帝初即位多與太傅同録尚書事府門無闕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常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與三公通諫諍之靈帝末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自此則大司馬與太尉始並置矣魏亦有之晉太尉進賢三梁冠介幘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玄玉若郊廟冕服七旒玄衣纁裳七章宋制武冠山玄玉齊制九旒後魏初與大將軍不並置正光之後亦皆置焉歷七代唯後周無其餘皆有悉爲三公

臣謹按月令曰孟夏太尉贊俊傑自上安下曰尉故武官咸以爲號

司徒古官少皡時祝鳩氏爲之堯時舜爲之舜攝帝位命禼爲司徒禼元孫之子曰微亦爲夏司徒周時

司徒為地官掌邦教秦置丞相有司徒漢初因之至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後漢大司徒主徒衆教民以禮義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為司徒公建安末為相國魏黄初元年改為司徒晉司徒與丞相通職更置迭廢未嘗並立至永嘉元年王衍為司徒東海王越為丞相始兩置焉宋制司徒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掌治民事郊祀則省牲視滌濯大喪安梓宮凡四方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亦與丞相並置齊司徒之府領天下名數戶口簿籍梁罷丞相置司徒歷代皆有至後周以司徒為地官謂之大司徒卿掌邦教職如周禮隋唐復為三公

司空 古官少皥時鳴鳩氏為之舜攝帝位以禹為之禹元孫之子曰冥亦為夏司空湯以咎單為司空周禮司空為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復溝洫脩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

而行賞罰凡國有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秦無司空置御史大夫漢初因之至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司空初改為司空時議者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故復加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哀帝建武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後漢初為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為司空公獻帝建安十二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自郗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空冠綬及郊廟之服與太尉同宋制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掌治水土祠祀掌掃除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歷代皆有之至後周為冬官謂之大司空卿隋唐復爲三公

大司馬

古官也掌武事少皞時鴡鳩氏為之堯時棄為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為夏官掌邦政項羽以曹咎周殷為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武帝又令大將軍驃騎將軍皆有大司馬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以霍禹為之不冠將軍亦無印

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馬印綬官屬冠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官屬去將軍位在司徒上始置大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王莽居攝以漢乃無小司徒而定司馬司空之號並加大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故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至靈帝末始置司馬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則太尉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吳有左右大司馬晉定令亦在三司上武冠絳朝服金章紫綬佩山玄玉與大將軍同宋時唯元嘉中用彭城王義康為之冠玉與晉同至齊以為贈梁時置官屬陳以為贈後魏北齊與大將軍為二大位居三師之下三公之上後周以為夏官謂之大司馬卿自隋而無

臣謹按漢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俸錢月六萬

大將軍見武官類

總敘三師三公以下官屬

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歷代多有之一太商建官有六太其一曰太宰自周以後亦常有之餘五代則無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歷代有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歷代亦有之諸位從公諸將軍及光祿大夫開府者歷代亦時有之官屬等漢有三師而不見官屬以丞相為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為司徒則曰司徒司直長史其太尉後改為大司馬綏和初始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

為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後漢初唯置太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後晉太師董卓嘗居之蓋自為也而不見官屬

太尉屬官有長史一人主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分主二千石長史遷除民户祠祀農桑奏議詞訟郵驛轉運盜賊罪法兵貨幣鹽鐵倉穀等事黄閤主簿省録衆事掌閤下威儀記室令史掌上章奏報後漢末陳琳阮瑀皆為曹公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御屬掌為公御閤下威儀

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

十六人

司空屬官有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正曰掾副曰屬漢舊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其大司馬屬官並同前漢魏置太傅太保而不見官屬太尉司徒司空有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晉有太宰太傅太保唯楊駿為太傅增祭酒為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為左右也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司徒

司空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泰始三年又置太尉軍參軍六人騎司馬五人官騎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長史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屬循行詔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有所循行者增掾屬十人又溫嶠請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初王渾遷司徒仍加兵運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阜服論者美其謙而識禮司空府加置

導橋掾一人餘略同後漢咸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俸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

車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皆皁零辟朝服　其為其祭酒掾屬白蓋小車大軺車施耳後户皁輪犢

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為六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漢略同自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掾户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

則倉曹增置屬戶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
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僚異於餘府有左右長
史東西曹掾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即置無則省齊有
太宰大司馬並為贈官無僚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
公特進位從公諸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
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
曹有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賊
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

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為兼員其公府佐吏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户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人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亦置佐吏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防禁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梁武帝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

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褚球為司徒左長史加貂台佐加貂自球始也又增置左西掾屬一人自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陳三師二大並為贈官而無僚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曹屬主簿祭酒録事記室正參軍板正參軍後魏

三師無官屬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為之增置佐吏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戶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祭酒參軍事長兼行參軍都護其太尉司徒與二大屬官階同唯司空府官每降一階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録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東西閤祭酒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左右長史長史主吏司馬

主將舍人主閤內事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從事中郎漢末官也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在主簿上其掌秩與長史同掾屬主諸曹事主簿所主與舍人同祭酒所主亦同令史主諸曹文書此皆自漢官也御屬參軍自後漢也孫堅參驃騎將軍事是也參軍所主與掾屬同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屬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階其三師二大佐吏則同太尉府也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而不見僚屬隋三師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僚後省府及寮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

總歸於臺閣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

宰相第二

宰相總序 官屬附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虞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内平外成謂之十六相及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武丁得傅説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周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亦其任也

秦悼武王三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莊襄王又以呂不韋為丞相及始皇立尊不韋為相國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漢官儀云皆六國時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幾秦初有左右至二世復有中丞相二世已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緑綬以蕭何為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為相國何薨以曹參為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月俸錢六萬成帝綏和元年御史大夫何武建言古者民謹事約國

之輔佐必得聖賢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而今丞相猶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於是上拜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而何武自御史大夫改為大司空皆金印紫綬比丞相則三公俱為宰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事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薛宣韋賢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又蕭望之謂朱雲曰吾備位將相蕭嘗任御史大夫及前將軍　至哀帝復罷大司空大司空朱博奏曰帝

王之道不必相襲高祖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叙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寮師表帝從之元壽二年更名丞相為大司徒初漢制常以列侯為相唯公孫弘布衣數年登相位武帝乃封為平津侯其後為故事至丞相而封自弘始也到光武絕不復侯或自以際會援立見封漢儀注曰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李奇曰以冬月非封侯故且先賜爵關內侯白事教令稱曰君侯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言海內無不統

焉故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朝問起居百寮亦然後漢三公疾令中黄門問疾魏晉即黄門郎尤重者或侍中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禄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則丞相以疾聞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回至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還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奉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使者奉策書駕騅騩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凡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衆務則

三公復為宰相矣至於中年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官為機衡之任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魏黄初元年改為司徒而文帝復置中書監令並掌機密自是中書多為樞機之任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有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為之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為之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常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

多為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尋常人臣之職晉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並為之元帝渡江以王敦為丞相轉司徒荀組為大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以為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府復為司徒府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服佩山玄玉相國則綠盭綬也齊丞相不用人以為贈官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陳又置

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為贈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為贈官或則不置自為崇尊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為宰相者不必居此官魏文帝以劉放孫資為中書監令並掌機密晉武帝詔以荀勗為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張華為中書令侍中劉卞謂華曰公居阿衡之地是也然或掌機密或錄尚書或綜機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或給事中或受顧命皆為宰相也然侍中職任機務之司不必他名亦多為宰相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神瑞元年置八大人官總理萬機時

號八公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為樞密之任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右各置府僚然而為宰相秉持朝政者亦多為侍中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為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官隋有內史納言即中書令侍中是為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柳述為兵部尚書參掌機密又楊素為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唐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尚書左僕射亦嘗為宰相其間或改為納言內史左相右相黃門監紫薇令等名其本即侍中中書令也共有四員其僕射貞觀末始加平章事方為宰相具僕射篇其

餘以他官參掌者無定員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七年以兵部尚書李勣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也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政事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重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行丞相事之例也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後漢書曰周澤行司徒事如真自先天之前其員頗多景龍中至十餘人開元以來常以二人為限或多則三人武太后聖歷三年四月敕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賜會並同中書門下三品例開元十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宜共食實封三百户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祿天寶十五載之後天下多難勳賢並建故

備位者衆然其秉鈞持衡亦一二人而已舊制起居舍人及起居郎唯得對仗承旨仗下之後謀議不得聞武太后時文昌右丞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無紀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從而知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則宰相一人撰録每月封送史館謂之時政記自璹始也

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至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二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為中書門下之印至德二載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筆每一人知十日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筆

丞相司直漢武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位在司隸校尉上翟方進為司直旬歲間免兩司隸後漢罷丞相光武以武帝故事置司徒司直居司徒府助司徒督録諸州郡所舉上奏司直考察能否以別虛實建武十一年省獻帝建安八年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詔司直皆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也後無

臣謹按伏湛光武以其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

丞相長史漢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兩長史蓋衆史之長也職無不監介幘進賢一梁冠朱衣銅印黄綬劉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兩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得賢則拜右丞相後漢建武中省司直有長

史一人魏武為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丞相諸曹史掾屬三十御屬一魏武為丞相置徵事二人舊有東西曹自魏武大軍還鄴乃省西曹及咸熈中司馬昭為相國相國府置中衛驍騎二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舍人參軍東西曹及户賊金騎兵車鎧水集法奏倉士馬媒等曹掾屬凡四十二人晉元帝以鎮東大將軍為丞相府置從事中郎分掌諸曹有録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叅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江左初置軍諮祭酒有録事記室東曹西曹等十三曹其後又置七曹宋武帝為相合中兵直兵置一參軍曹則猶二也又有參軍督護東曹督護二督護江左置也

門下省第三

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改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黄門

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至齊亦呼侍中為門下領給事黃門侍郎公車太學太醫等令丞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驊騮廄散騎常侍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儐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左右局掌承華閤內諸事）尚食尚藥尚衣殿中（領殿中監掌駕前奏引行事制諸脩補東耕則進耜事隋改為殿內）凡

六局焉隋門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煬帝減二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員煬帝即位加給事員廢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内省隸門下省唐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咸亨初復舊至武太后臨朝光宅初改為鸞臺神龍初復舊開元元年改為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常侍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起居郎左

補闕左拾遺各二人城門郎四人符寶郎四人弘文館校書二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侍中 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常任以為左右即其任也秦為侍中本丞相吏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為加官漢儀注曰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郎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史令至郎中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則右貂此本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漢則因之故便繁左右與帝升降舊用儒者勲貴子弟樂其觀好至乃襁褓坐受寵位俱帶脂粉綺襦紈袴鵕鸃冠直侍左右

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
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二
人蓋秦漢以侍中功高者一人為僕射後光武改僕射
為祭酒或置或否而又屬少府掌贊導衆事顧問應對
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
騎在乘輿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贊法駕出則次直侍
中一人護駕正直一人負璽陪乘不帶劍餘皆騎從殿
內門下衆事皆掌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學識淵懿
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
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司隷校尉見侍中執版揖侍
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
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
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
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蔡質漢儀
曰員本八人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御登
樓與散騎常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

遺補闕及江左興寧四年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侍中漢代為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舊遷列曹尚書美遷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齊侍中高功者稱侍中祭酒其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事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嘗有梁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散騎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此頗為宰相矣陳侍中亦如梁制後魏置六人加官在其數宜都王穆壽廣平公張黎並以侍中輔政北齊侍中亦六人後周初有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御伯為納言斯侍中之職也宣帝末又別置侍中為加官隋又改侍中為納言置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納言為侍內隋氏諱忠故也唐初為納言武德四年改為侍中亦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左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又改為納言神龍元年復為侍中開

元元年又改為黃門監五年復為侍中天寶元年改為左相至德初復為侍中自隋至唐皆為宰相舊班正三品大歷二年升為從二品按令文掌侍從負寶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抄駁正違失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臣謹按晉武帝時彭權為侍中帝問侍臣髦頭之義何也權曰秦紀云秦國有怪獸觸山截波無不崩潰唯畏髦頭故使持之以衛至尊也

門下侍郎秦官有黃門侍郎漢因之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郊廟則一人執蓋臨軒朝會則一人執麾凡禁門黃闥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闥之内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揚雄嘗為

之後漢併為一官故有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無員屬少府日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獻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後改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初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並為侍衛之官員四人宋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為之齊亦管知詔令呼為小門下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儐相威儀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璽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崔光為之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賛大政北齊置六人所掌與侍中同後周天官府置御伯下大夫一人武帝改為納言下大夫隋六人屬門下省至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為東臺侍郎咸通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鸞臺侍郎神龍元年

復舊天寶元年改為門下侍郎員二人掌侍從署奏抄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券

給事中　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侍中黃門無員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也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省魏代復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員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集書省梁陳亦掌獻納省諸聞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集書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之屬有給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經及諸文語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無至開皇六年始於吏部置給事郎凡置八郎煬帝乃移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讀奏案唐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奏抄駁正違失分判

省事若侍中侍郎並闕則監封題給驛券前代雖有給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蓋因古之名用隋之職

散騎常侍

自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其散騎並乘輿車獻可替否騎而散從無常職也中常侍得入禁中漢因之並用士人無常員皆加官後漢省散騎而中常侍改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復用士人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為祭酒散騎常侍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從又有員外者因曰員外散騎常侍晉泰始中令員外散騎常侍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因曰通直散騎常侍亦武冠右貂金蟬絳朝服佩水蒼玉雖隷門下而別為一省自魏至晉共平尚書奏事東晉乃罷之而以中書職入散騎省故散騎亦掌表詔焉宋置四人屬集書省齊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並為集書省職

而散騎常侍為東省官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中雖革選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黄門郎然常侍終非華冑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與侍中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逋違陳因梁制後魏北齊皆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其資叙為第三清故明毫為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北齊常侍定限八員如金紫光禄大夫隋諸散騎官並屬門下省凡歷代散騎官有郎騎常侍郎騎常侍散騎常侍散騎侍郎員外郎散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通直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郎故史傳中謂員外散騎侍郎或單謂之員外郎謂通直散騎侍郎或單為通直郎其

非員外及通直者或謂之正員散騎侍郎或單謂之正員郎唐貞觀二年制諸散騎常侍皆為散官從三品後悉省之十七年復置為職事官始以劉洎為之顯慶二年還二員隸中書遂分為左右並金蟬珥貂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左散騎與侍中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改左右散騎常侍為左右侍極咸亨元年
復舊

臣謹按山公啓事曰郄詵才志器局為黃散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又曰散騎常侍闕當取素行者補之

諫議大夫 秦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多至數十人屬郎中令至漢武帝元狩五年始更置之及

後漢增諫大夫為諫議大夫亦無常員二漢並屬光禄勲後魏亦曰諫議大夫北齊有七人屬集書省後周地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隋亦曰諫議大夫置七人屬門下省煬帝廢之唐武德五年復置屬門下龍朔二年改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武后臨朝垂拱二年六月置匭四區共為一室列於朝堂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匭事後又置諫議大夫屬中書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以諫議大夫屬門下凡四人掌侍從規諫貞元四年分為左右各四員其右諫議大夫隸中書省

臣謹按至德元年九月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以後不須令宰相先知乾元二年四月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

起居

周官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蓋今起居之本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又王莽時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又起居之職自魏至晉起居注則著作掌之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録記也録其言行與其動作歴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録帝言及宴賓客訓答後又別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北齊有起居省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及動作之事以為國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録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叙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内乃於内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内史舍人下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

改郎為左史舍人為右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元年又為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下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冊命啓奏封拜褒免悉載之史館得之以撰述焉

補闕拾遺

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後漢伏湛出入禁闥拾遺補闕唐武后垂拱中因以置官補闕拾遺左右各二員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左右各增三員通前為十員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鳳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時頗以為濫故著於謠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脫校書郎自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一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門下右屬中書

典儀

二人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也齊職儀云東宮殿中將軍屬

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録事一人掌朝會之事梁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朱服武冠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唐初隸門下省初用人皆輕至貞觀末李義府為之是後常用士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節及殿廷版位之次

城門郎 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員一人秩二千石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氏品第四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禄卿等掌宮殿門户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蓋並在其任也

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隷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又隷門下省唐因之

符寶郎 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秦為符璽令漢因之置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幼沖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符璽郎取璽郎不肯授光奪之郎按劍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壯之增秩二等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屬焉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泰始元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宋因之齊置主璽令史於蘭臺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置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餘與後魏同後周天官府有主璽下士四人分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

帝改監為郎唐因之長慶三年改為符寶郎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為符寶郎其符節並納於宮中有行從則請之郎掌諸進符寶出納𤻙節也

弘文館唐武德初置脩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改為脩文尋又為昭文開元七年又詔為弘文焉儀鳳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詳正委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觀初褚亮檢校館務學館號為館主因為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生三十人

中書省第四

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焉梁陳時凡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之主書十人

書吏二百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後魏亦謂之西臺北齊中書省管司王言并司進御之樂及清商龜茲諸部伶官隋初改為內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人煬帝減侍郎二人舍人八人煬帝減去四人通事舍人十六人煬帝加起居舍人而改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唐武德三年復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為西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鳳閣神龍初復舊開元

元年改為紫薇省五年復舊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省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或通謂之兩省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二人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其餘小吏各有差

中書令 舜攝位命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周官内史掌王之八柄爵禄廢置生殺予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蓋今中書之任其初置中書之名因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令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不言謁者省文也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内外蕭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

更置士人自武帝用宦者非舊制也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為之皆屬少府後漢因之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此其任也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又置監以秘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並掌機密中書監令始於此也及明帝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晉因之置監令一人始皆同車及和嶠為令荀朂為監嶠素鄙朂以意氣加之專車而坐自此監令始異車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晉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東晉嘗併其職入散騎省尋復置之宋冠佩印綬與晉同梁中書監令清貴華重大臣多領之其令舊遷吏部尚書才地俱美者為之陳因梁制後魏亦有監令高允為中書令孝文重之不名呼為令公北齊因魏制後周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亦其任也隋初改中書為內史置監令各一人

尋廢監置令二人帝廢三公府寮令中書令與侍中知政事遂為宰相之職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内史為内書後復為内史令唐武德初為内史令三年改為中書令亦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右相咸亨元年復為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為紫薇令五年復為中書令天寶元年改為右相至德初復為中書令自隋至唐皆為宰相隋班正三品大歷二年升為從二品按令文掌侍從獻替制敕冊命敷奏文表授冊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中書侍郎

漢置中書領尚書事有丞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魏志曰掌詔草即漢尚書郎之位次於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入為帝省讀書可從改通事郎為中書侍郎晉置四員及江左初又改為通事郎尋復為中書侍郎其職副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宋中書侍郎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用散騎常侍為之齊梁皆四人梁以功高者一人主省内事陳因之後

魏北齊置四員隋初為内史侍郎亦四員煬帝減二員改為内書侍郎唐初為内史侍郎武德三年改為中書侍郎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侍郎之名不易舊制正四品至大歴二年升從三品員二人掌侍從獻替制敕冊命敷奏文表通判省事

中書舍人

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為一職魏明帝時有通事劉泰晉江左乃合之謂之通事舍人武冠絳朝服掌呈奏案章後省之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郎侍郎兼其職而掌其詔命宋初又置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閤内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則中書侍郎之任輕矣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户權傾天下與給事中為一流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兼呈奏之事魏晉以來詔誥並中書令及侍郎

掌之至是始專於舍人陳置五人後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員北齊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勞問領舍人十人後周有小史上士二人此其任也屬春官隋内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減四人後改為内書舍人唐初為内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為中書舍人置六員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侍從署敕宣旨勞問授納訴訟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彥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

臣謹按後漢章和以後尚書為機衡之任尚書郎含香握蘭直宿於建禮門太官供膳奏事明光殿下筆為詔誥出語為誥令曹公為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

奏事則祕書之職近密尚書之職疎遠魏文帝初改祕書為中書自後歷代相沿並管樞密而後漢尚書郎非今之尚書郎乃中書舍人也

通事舍人秦置謁者漢因之掌儐贊受命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選孝廉年未五十威容嚴恪能儐贊者為之燕太子使荆軻劫始皇變起兩楹之間其後謁者持匕首刺腋漢高帝偃武行文故易之以版有僕射秩比千石冠高山冠後漢有常侍謁者五人謁者三十五人以謁者僕射為謁者臺主銅印青綬天子出掌奉引謁者僕射見尚書令對揖無敬謁者見執版拜謁者初上官稱曰灌謁者滿歲稱給事胡廣云灌者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柏後遂假茲名焉雷義為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留者凡七十人

和帝時陳郡何熙為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然則又掌唱贊漢儀曰謁者缺選郎中美鬚眉大音者以補之功次當遷欲留增秩者許之二漢隸光祿勳魏置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晉武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宋武帝大明中復置僕射一人職與魏同亦領謁者十人掌小拜授及百官報章齊因之梁謁者臺僕射掌朝覲賓享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賓贊功高者一人為假史掌差次謁者陳亦有之後魏北齊謁者臺掌凡諸吉凶公事導相禮儀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隋煬帝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為三臺謁者臺有大夫一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策授及受寃枉而申奏之駕出對御史引駕領議郎以下官其屬官有丞主簿録事等尋詔門下內史御史司隸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為常式不復專任謁者矣隋初始置通事舍人十六員承旨宣傳開皇二年又增為二十四員及煬帝置謁

者臺乃改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謂之通事謁者置二十人又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唐廢謁者臺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辭令者為之隸四方館而

又屬中書省

集賢殿書院

唐開元中置漢魏以來祕書者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二本藏于宮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熹至隋唐皆祕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及太宗在藩邸有秦府學士十八人其後弘文崇文館皆有學士則天時亦有珠英學士皆其任也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祕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總其事於麗正殿安置為修書使至十三年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

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殿書院學士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每以宰相為學士者知院事初燕國公張說為中書令以為大學士知院事說累辭大字詔許之其後更置修撰校理官又有待制官名其來尚矣漢世朱買臣待詔公車東方朔等待詔金馬門是也又有侍講學士開元中褚無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為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為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為司直學士

史館 史官黃帝有之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向摯周則曰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其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置其職秦有太史令胡母敬至漢武始置太史以司馬談為之卒其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漢以前職在太史當王莽時改置柱下五史記疏言行自後漢以後至于有隋中間唯魏明太和中史職

隸中書其餘悉多隸祕書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祕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北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宮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開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遂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內藥院

通志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二 史部

通志卷五十三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職官略第三

尚書省第五上 并總論尚書

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為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為中書之職至成帝建

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通掌圖書祕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內外而已其任尤輕至後漢則為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事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斯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內外所折衷遠近所禀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令及左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及右

丞分掌廩假錢穀漢初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為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是始見曹名總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二漢皆屬少府魏置中書有監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於晉宋唯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宋曰尚書寺居建禮門内亦曰尚書省亦謂内臺每八座以下入寺門生隨入者各有

差不得雜以人士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遣出遣出
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其令及二僕射出行分道之
制與中丞同令僕各給威儀十八人自晉以後八座及
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閣陵替歷茲永
以郎寺備員無取職事糠粃文案貴尚虛閑空有趨墀
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
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啟聞舊尚書
官不以為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自

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疎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天賜元年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修勤二職分主省務武歸比郎中修勤比令史至神麚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北齊尚書省亦有錄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亦謂之北

省後濟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後周無尚書隋及唐皆有其制畧同凡尚書省事無不總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中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為都臺咸通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神龍初復為尚書省亦謂南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

天下之事盡矣左右僕射各一人總統省事左丞一人掌轄吏部戶部禮部十二司事右丞一人掌轄兵部刑部工部十二司事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各掌付左右丞所管諸司事尚書六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各一人侍郎九人吏部戶部兵部各二人餘各一人郎中二十八人吏部戶部兵部刑部各二人餘各一人并左右司則三十人員外郎二十九人吏戶兵刑四部及司勳各二人餘司各一人并左右司共三十一人都事六人

臣謹按蔡質漢儀曰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複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

史皆避車先相迴避衛士傳不得迕臺官臺官過乃得去至晉宋以來尚書官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

錄尚書　尚書令　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附　尚書總序八座附　郎官總序　都事主事令史總序　行臺省總序

錄尚書自漢武帝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太傅趙喜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

名蓋自喜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事之任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在三公上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焉輒罷之鄧彪錄尚書事後以老病上還樞機職入李固張而張防並錄尚書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為之職無不總晉宗室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並錄尚書事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晉康帝時何充辭錄表曰成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一條事晉江左有四錄則四人參錄也凡重號將軍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陳及加節宋孝武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省錄大明末復置此後或置或省齊世錄尚書令並總領尚書臺二十曹為內臺主行過諸王以下皆禁駐號為錄公齊明帝為宣成王錄尚書廢帝昭業思蒸魚太官以無錄公命不與高帝崩遺詔以諸彥回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為錄者有司擬立優策王儉議宜有策書乃從之北齊錄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

令同俱不糺察自隋而無

尚書令

商湯制官有冢宰君薨則百官總已以聽焉故伊尹以三公攝冢宰周之冢宰為天官掌邦之治六卿之職總屬焉於百官無所不主至秦置尚書令尚主也漢因之銅印青綬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去中書謁者令官更以士人為尚書令時弘恭石顯相繼為中書令專權邪僻前將軍蕭望之領尚書事建言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之人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後漢衆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隷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故公為令僕射者朝會不陛奏事天子封禪則尚書令奉玉牒檢兼藏封之禮魏晉印綬與漢同冠進賢兩梁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薨於朝堂

發哀太熙元年詔曰夫總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塞者端右之職也是以自漢代以來慎選其人議郎王戎可為尚書令自魏晉以下任總機衡事無大小咸歸令僕齊梁舊用左僕射美遷司空梁陳並有之後魏北齊掌彈糾見事與御史中丞更相廉察隋亦總領衆務唐尚書令朝服鷩冕八旒七章三梁冠武德初太宗為秦王嘗居之其後人臣莫敢當故自龍朔三年制廢尚書令至廣德中郭子儀勲業既盛乃特拜焉子儀以文皇帝故讓不敢受

臣謹按謝朏為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朝謁仍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既見乘小車就席

僕射 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之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有主射以督課僕主也軍

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為號也成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為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而鄭崇為尚書僕射亦數諫諍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後漢尚書僕射一人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印綬章服與令同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侍者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及於江左省置無常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尚書省主若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則尚書僕射祠部尚書不恒置矣宋尚書僕射勝右減左右居二者之間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執法又與尚書分領諸曹兼掌彈舉故王弘為僕射奏彈康樂縣侯謝靈運淫其孽女請免官削爵付大理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不敢拱默武帝令免官而已齊左右僕射行則分道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右僕射領祠部儀曹黃案左

僕射上署右僕射次署凡僕射掌朝覲尚書掌獻春都
丞任在彈違齊梁舊制右僕射遷左僕射左僕射美遷
令其僕射處於中陳亦然後魏二僕射左居上右居下
北齊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
糺彈而右不糺彈隋文帝開皇三年詔左右僕射從二
品左掌判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御史糺不當者兼糺
彈之右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三尚書又知用度餘並依
舊唐左右二僕射因前代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闕
二僕射則為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
射當洞開耳目訪求賢才是為宰相宏益之道令以決
辭聽訟不暇豈助朕求賢之意乃令尚書細務悉委於
而丞其究滯大故當奏聞者則關於僕射及貞觀末除
拜僕射必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參知機務等名方
為宰相不然則否然為僕射者亦無不加焉至開元以
來則罕有加者初龍朔二年改左右僕射為左右匡政
咸通元年復舊官品第四上元三年閏三月制尚書省

頒下諸州府宜用黃紙武太后改二僕射為文昌左右相進階為從三品尋復本階神龍初復為左右僕射二年八月勅門下及都省宜曰別錄制勅三月一進開元元年改為左右丞相從二品統理眾務舉持綱目總判省事御史糾不當者兼得彈之至天寶元年復舊

臣謹按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鼂錯是也臣又按後魏之制令僕射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郭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恭之宜乃奏請御在太極騶唱至公車門御在朝堂止司馬門騶唱不

入宮自此始也臣又按唐開元二年四月勅在京有訴寃者並於尚書省陳牒所司為理若稽延致有屈滯者委左右丞及御史臺訪察聞奏如未經尚書省不得輒於三司越訴

左右丞 秦置尚書丞一人屬少府漢因之至成帝建始四年置丞四人及後漢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佐令僕之事臺中紀綱無所不總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騶伯史右丞與僕射皆掌授廩假錢穀又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左右丞闕以次夕郎補之三歲為刺史漢御史中丞侍御史行複道中遇尚書及丞郎避車執版揖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車過遠乃去尚書言左右丞敢告知如詔書律令郎見左右丞對揖無敬

稱曰左右君丞郎見尚書執版揖稱曰明時郎見令僕執版拜朝賀對揖魏晉左右丞銅印青黑綬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左丞主臺內禁令寢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糾諸不法無所迴避兼糺彈之事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宋因之而右丞亦主錢穀皆銅印黃綬白紫則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黃紫則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諸立格制及詳讞大事郊廟朝廷儀禮亦左丞上署右丞次署梁皆銅印黃綬一梁冠陳因之後魏北齊左丞為上階右丞為下階北齊左丞掌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戶十七曹并糺彈見事入主管轄臺中違失並糺駁之右丞掌駕部虞曹屯田起部兵部比部水部膳部金部倉部庫部十一曹亦管轄臺中唯不糺彈餘悉與左同隋左右丞掌分尚書諸司糺駁唐因隋制龍朔二年改為左右肅機咸通元年復舊左丞掌管轄諸

司糺正省內幹吏部戶部禮部等十二司通判都省
事右丞掌管兵部刑部工部等十二司餘與左丞同
臣謹按晉傅咸答辛曠詩序曰尚書左丞彈八座以
下居萬機之會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又郗詵
為左丞奏推吏部尚書崔洪洪曰我舉郗丞而還奏
我此挽弓自射又按齊任遐為右丞奏御史中丞陸
澄不糺事請免澄官是右丞可以糺御史也又按隋
元壽為尚書左丞蕭摩訶妻患將死奏令其子向江
南收家產壽奏劾之曰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令

其子拾危惙之母為聚斂之行御史韓徹之等見而不彈請付大理臣黍居左轄無容寢默是左丞亦可以糺御史也

左右司郎中

隋煬帝三年於尚書都省初置左右司郎二人品同諸曹郎從五品掌都省之職唐貞觀二年改為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左成務咸通元年復舊令掌副左右丞所管諸司事省署抄目勘稽失知省內宿直判都省事若右司不在則左併行之左司不在右亦如之

員外郎

唐武后永昌元年置與郎中分掌曹務神龍元年省二年復置

尚書總序 八座附

秦尚書四人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尚書曹名自此而有常侍曹主公卿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後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為五曹後漢尚書五曹六人其三公曹尚書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州郡吏曹掌選舉齋祠後漢志謂之常侍曹亦謂之選部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法亦謂之賊曹民曹掌繕理工作鹽池苑囿客曹掌羌胡朝賀法駕出則護駕後漢光武分二千石曹及客曹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兩梁冠納言幘或說有六曹策從漢志云分客曹為二是為六曹張陵為尚書歲朝梁冀帶劍入省陵叱令奪劍劾冀詔以歲俸贖又鄭均為尚書洪

泊無為以病還第賜尚書祿號為白衣尚書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
凡五尚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無五兵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為六曹尚
書無駕部三公客曹及度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
書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皂輪執笏負荷加侍官者武官左貂金蟬
宋有吏部祠部度支左民左民尚書統左民及駕部二曹都官五兵六
尚書尚書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齊梁與宋同侯景改梁五兵為七兵尚書又職官
錄曰齊尚書品服悉與令同亦別有起部而不常置也梁何胤為左民尚書後辭

官隱於若耶山雲門寺勅給白衣尚書祿又到洽為御史中丞兄溉為左民尚書舊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史省詳決乃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

陳與梁同後魏初有殿中掌殿內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州郡北部掌北邊州郡五尚書其後亦有吏部初曰選部兵部都官度支七兵祠部民曹等尚書又有金部庫部虞曹儀曹右民宰官元禔為宰官尚書都牧元禎為都牧尚書牧曹右曹太倉太官祈曹神都儀同曹等尚書自金部以下但有尚書之名而不詳職事北齊有吏部殿中殿中統殿中曹主駕行百官留守名帳宮殿禁衛及儀曹三公駕部四曹祠

部五兵都官度支六尚書後周無尚書隋有吏禮兵刑戶工六部尚書唐尚書與隋同龍朔二年改尚書為太常伯咸通初復舊歷代吏部尚書及侍郎品秩悉高於諸曹

八座後漢以六曹尚書并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座宋齊八座與魏同晉梁陳不言八座之數隋以六尚書左右僕射及令為八座唐與隋同凡歷代尚書有五曹則以二僕射一令為八座有六曹則以左右僕射為一座兼令共為八座若有六曹而左右僕射並闕則以尚書僕射及令為八座若尚書唯有五曹又無左右僕射則不備矣

郎官總序

郎官謂之尚書郎漢置四人分掌尚書事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戸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後漢尚書侍郎三十六人後漢志曰尚書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一曹六人也主作文書草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牋奏選有吏能者為之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滿歲稱尚書郎三歲稱侍郎五歲遷大縣其遷為縣令縣令秩滿自占縣詣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祖錢餘官則否

吏部典劇多超遷者鄭弘為僕射奏以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請吏郎補二千石自此始也八座受成事決於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誥命後漢尚書陳忠上疏曰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之官臣等既愚闇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其入直宮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緤為之緤私列反緤繫也給帳帷茵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尚書郎侍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鑪香囊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省

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口含鷄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黄門侍郎對揖黄門侍郎稱已聞乃出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笏馮豹為尚書郎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下或從昏至明天子默使持被覆之不驚也曰魏蔡諧郎下豹每獨在後帝嘉之隃麋今沂陽縣出墨自黄初改祕書為中書置通事郎掌詔草郎今中書舍人之任而尚書郎有二十三人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別兵都兵考功定課非復漢時職任青龍二

年尚書令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給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魏韓宣為尚書郎當以職事當受罰已背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闇而解之晉尚書郎選極清美號為大臣之副武帝時有三十四曹加魏直事屯田起部左士右士共民曹中兵外兵分為左右主客又為左右南北無農部定課考功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為三十五曹置郎中二十三人更相統攝晉魏舒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郎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寮無清論者咸有愧色或為三十六曹當五王之難其都官中騎三曹郎晝出督戰夜還

理事東晉有十五曹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度支都官左民騎部倉部庫部中兵外兵自過江之後官資小減王坦之選曹將擬為尚書郎坦之閒曰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媚人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為中興膏腴之族唯作吏部不作餘曹郎辭不拜入宋江智淵改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此選意不悅固辭不拜梁王筠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忻然就職桓玄僭位改都官郎為賊曹宋高祖時有十九曹元嘉以後有二十曹郎三公比部主法制度支主算都官主軍事刑獄其餘曹所掌各如其名

宋武帝初加置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幷東晉舊十五曹合為十九曹元嘉十八年增刪定曹郎即魏世之定科郎也三十年又置功論郎後又省騎兵故為二十曹齊依元嘉之制其拜吏部郎亦有表讓之禮齊謝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常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梁加三曹為二十三曹殿中虞曹屯田其郎中舊用員外郎正主簿正佐有才地者為之遷通直郎天監三年復置侍郎視通直郎郎中遷為之梁到洽為尚書

殿中郎治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又殿中郎闕武帝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鴈行之首宜詳擇其人乃以張緬為之陳有二十一曹後魏三十六曹至西魏改為十二部北齊有二十八曹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祠部駕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倉部左民右民金部庫部其吏部三公各二人餘並一人凡三十郎中後魏北齊唯置郎中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吏部司勳主客膳部兵部職方都官司門度支戶部比部刑部等侍郎各二人主爵考功禮部祠部駕部庫部金部倉部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分司官曹務直禁省如漢之制至開皇三年

二十四司又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攝其曹事今尚書員外郎其置自此始以前歷代皆謂之尚書郎各以曹名為稱首或謂之侍郎皆無員外之號前代史傳及職官要錄或有言員外郎者蓋謂員外散騎侍郎耳非尚書之職前代所言郎官上應列宿蓋謂三署郎非謂今尚書郎中也煬帝郎位以六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或有曹加二人者夫侍郎之名舊矣漢凡諸郎皆掌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故武帝時東方朔為郎當時謂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是也歷代尚書亦有侍郎隋初尚書諸曹二十四司諸郎皆謂之侍郎通若今之郎官耳非今六部侍郎之任自漢以來尚書侍郎悉然改諸司侍郎但曰郎則今郎中之職

又改吏部為選部郎禮部為儀部郎兵部為兵曹郎刑部為憲曹郎工部為起曹郎以異六侍郎之名廢諸司員外郎而每司增置一曹郎各為二員都司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品同諸曹郎掌都省之職尋又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開皇員外郎之職唐改隋諸司郎為郎中每曹又復置員外郎武德六年廢六司侍郎貞觀二年復舊令尚書省有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分管尚書六曹事其諸曹諸司郎中總三十一人

通謂之郎官尤重其選其職任名數各列在六曹之後

凡郎中章服皆玄冕五旒衣無章裳刺黻一章兩梁冠

凡員外郎章服並爵弁玄纓簪導者衣纁裳一梁冠

都事主事令史總序

都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

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

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

局亦乃方軌二丞頃雖求才未臻妙簡可革用士流以

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時以太學博士劉訥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執兼左民部宜毀墨曹參軍王顯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歷茲選矣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為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置六人領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漢官漢有南北庭主事三署之事於諸郎茂才者為之後漢范滂自光祿四行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為光祿勲滂執公儀詣蕃蕃亦不止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泰聞之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隔之蕃乃謝之又胡伯蕃公沙穆並為之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

曰主事隨曹閑劇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唐並用流外

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為之漢官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為尚書郎後漢韋彪上疏曰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名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簿其職一也郎闕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恥焉故事尚書郎闕以令史久次補之光武始改用

孝廉為郎而孝廉丁邯稱病不就詔問實病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帝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也中詔遣出終不能為郎又郎中袁著詣闕上書訟梁冀驕暴冀陰殺之學生劉常當代名儒素善於著冀名常補令史以辱之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即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之蜀志董厥為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後遷至尚書令史平臺事西晉令史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又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尚書置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職與諸曹令史同姚萇園苻堅遣

僕射尹緯詣堅問事堅見其瓌傑問曰卿於朕世為何官緯答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王景畧之儔也而朕失之今日之亡不亦宜乎晉宋蘭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孔顗為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糺梁陳與晉宋同後魏令史亦朱衣執笏然謂之流外勲品北齊尚書郎判事正令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郎無拜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屑漸為卑宂不參官品開皇十五年詔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煬帝以四省三臺皆曰令史九寺五監諸府衛皆曰府史于時令史得官

者甚少年限亦賒隋牛弘嘗問於騎尉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最殿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若幸甚密萬里追徵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遠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十二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事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耳唐武德中天下初定京師穀糴貴遠人不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

不獲已而為之遂促年限優以敘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為官途總章中詔諸司令史考滿合選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謠頌時閻立本為右相姜恪為左相立本無他才識時以善畫稱之恪累為將軍立功塞外是歲京師饑旱弘文崇賢司成三館學生並放歸本貫當時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行臺省總序

行臺亦曰行臺省自魏晉有之昔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

行臺從至晉永嘉四年東海王越帥衆許昌以行臺自隨是也及後魏謂之尚書大行臺別置官屬後魏道武帝置中山行臺以秦王儀為尚書令以鎮之孝文永熙三年以宇文泰為大行臺以蘇綽為行臺度支尚書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焉武定八年辛術為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勑術曰江淮初附百姓難向京師留卿為行臺亦欲理邊民冤枉監治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則先啟聽報以下先治後表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隨時權制江左無行臺唯梁末以侯景為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隋謂之行臺省有尚書令僕射左右任置各一人

主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主爵司勳禮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職方駕部庫部刑部兼都官司門度支兼倉部金部工部屯田兼水部虞部侍郎各一人每行臺置食貨農圃武器百工監副各置丞食貨四人農圃一人武器二人百工四人錄事等員食貨農圃百工各二人武器一人蓋隨其所管之道置於外州以行尚書事唐初亦置行臺貞觀以後廢其後諸道各置採訪等使每使有判官二人兼判尚書六行事亦行臺之遺制

尚書省第五下

吏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吏部尚書

周禮天官太宰之職也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後漢改為吏曹主選舉祠祀後又有選部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事晉與魏同宋時吏部尚書領吏部删定三公比部四曹孝武不欲權威在下大明二年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而省五兵後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昇明元年又置五兵二尚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資位尤重梁陳亦然後魏北齊吏部統吏部考功主爵三曹後周有吏部中大夫一人小吏部下大夫一人領司勳上士等官屬大司馬隋吏部統吏部主爵司勳考功四曹唐龍朔二年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大常伯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吏部為天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

封司勲考功四曹事舊令班在侍中中書令上開元令移在侍中中書令下尚書六曹吏部兵部為前行户部刑部為中行禮工為後行其官屬自後行遷入二部者以為美自魏以來凡吏部官屬悉髙於諸曹其選舉皆尚書主之自隋置侍郎貳尚書之事則六品以下銓補多以歸之唐自貞觀以前尚書掌五品選事至景龍中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下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為尚書始通其選而分掌之因為常例開元以前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議政於朝堂午後理務於本司自開元以來宰相員少資地崇髙入以兵部尚書權位尤美而宰相多兼領之但從容銜軸不自銓綜其選試之任皆侍郎掌之尚書通署而已遂為故事或分領其事則列為三銓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為中銓其一為東銓

臣謹按魏延康元年陳羣為尚書始建九品官人之法拜吏部尚書及毛玠為之公卿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又按晉山濤為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啟然後公奏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終始如其言唯用陸亮尋以賄敗啟事曰臣欲以郗詵為溫令詔可尋又啟曰訪聞詵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詔曰君為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為清議與不便當裁處又按後魏

自洛陽遷鄴已後掌文選知名者數四北齊文襄帝少年高明其蔽也踈袁淑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辛術為尚書性尚貞明擢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前後銓衡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又按唐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文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

自信由此侍郎尚書皆知五品選事又按開元四年六月勅其員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直進名勅授自此不在吏部

侍郎二人隋煬帝置說在歷代郎中篇凡六司侍郎皆貳尚書之事吏部初置一員唐總章元年加一員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咸通元年復舊分掌選部流內六部以下官是為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仰屬焉當選集之際勢傾天下列曹之中資位尤重初隋世高孝基為吏部侍郎房玄齡杜如晦與選孝基特加賞異後以為知人唐鄧元挺為此官不稱職甚為時誚所鄙常患消渴選人因號為鄧渴坐此遷澧州刺史有能名武太后重拜為天官侍郎其弊愈甚又以許子儒為之子儒不以藻鑑為意其補官悉委令史時曰平配

郎中二人周禮太宰屬官有下大夫即其任也漢魏以来尚書屬或有侍郎或有郎中或曰尚書郎或曰其曹郎或則兩置或為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皆令郎中之任晉山公啟事曰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齊謝朓為吏部郎上表三讓説在郎官篇又王儉為吏部郎專斷曹事又陸慧曉為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来浴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以事諮問之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詣都令史為吏部郎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又王亮為吏部郎銓序著稱及後為吏部尚書拘資次而已當代謂為不能又職官録曰梁吏部郎舊視中丞遷侍中隋初諸曹郎皆謂之侍郎煬帝三年置六司侍郎後遂改諸曹侍郎但曰郎其吏部郎改為選部郎唐初復為選部郎中武德五年改為吏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咸通元年復舊掌選補流外官謂之小銓并掌文官名簿朝集祿賜假使及文官告身分判曹事

員外郎二人隋開皇六年置吏部員外郎一人煬帝三年改為選部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後加置一人一員判廢置一員判南曹起於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未置以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員轉廳至建中以後遂不轉廳貞元十一年閏八月侍郎杜黄裳奏依舊例轉廳初武太后載初元年又加一員聖歷二年八月省開元十二年四月勑兵吏各專定兩人判南曹尋却一人判貞元元年九月又兩人判至十二年八月又却一員判

司封郎中一人漢尚書有封爵之任而無其官故光武以馮勤為郎中給事郎中使典諸侯封事勤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豊薄不相踰越莫不厭伏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晋尚書有左右主客曹北齊河清中改為主爵置郎中一人屬吏部主封爵之事隋初為主爵侍郎煬帝改為主爵郎武德初為主爵郎

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封郎中掌封爵皇室枝族及諸親內外命婦告身及道士女冠等天寶八載十一月勑道士女冠籍每十載一造永為常式至德二年十一月勑道士女冠等宜依前屬

司封曹

員外郎一人隋文帝置煬帝改為主爵承務郎唐武德初改為主爵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也

司勳郎中一人周禮夏官有司勳上士掌六卿賞地之法凡有功者司勳詔之歷代無聞至後周吏部有司勳上士一人掌六勳之賞以等其功如古之主爵隋文帝置司勳侍郎煬帝改為司勳郎永徽五年十二月四夜司勳庫失火甲歷並盡龍朔二年改為司勳大夫咸通初復故掌校定勳績論官賞勳官告身等事

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煬帝改司勳承務郎唐武德初為司勳員外郎

考功郎中一人漢明帝時京房作考功課吏之法然無其職至光武改尚書三公曹主歲書考課課諸州郡魏尚書有考功定課二曹宋元嘉三年又置功論郎並其任也列在吏部郎中篇後魏考功郎掌考第考秀北齊考功郎中亦掌考第及考秀貢士隋文帝置考功侍郎煬帝改為考功郎唐武德初復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考功為司績咸通初復舊掌考察內外百官及功臣家傳碑頌誄謚等事

員外郎一人隋文帝置煬帝改考功承務郎唐武德初復為考功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武德舊令考功郎中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乃以員外郎專掌貢舉至開元二十四年移貢舉於禮部而考功員外郎分判事而已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

郎中　員外郎

戸部尚書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也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主財帛委輸至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寺專掌軍國支計吳有戸部孫休初即位戸部尚書階下讀奏晉有度支時杜預為度支尚書內以利民外以備邊張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決定廟算皆主算也宋齊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梁亦有之後魏度支亦掌支計崔亮為度支尚書經營費用歲減億計北齊度支統度支倉部左戸右戸金部庫部六曹後周置大司徒卿一人如周禮之制其屬有民部中大夫二人掌承司徒教以籍帳之法贊計人民之衆寡隋初有度支尚書則併後周民部之職開皇三年改度支為民部統度支民部金部倉部四曹唐修隋志謂之戸部蓋以太宗之諱故也唐實自永徽初始改民部為戸部以太宗在位詔官名及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相連

者並不諱至高宗始諱之顯慶元年改戸部為度支龍朔二年改度支尚書為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戸部尚書初戸部居禮部之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時之官以戸部為地官由是遂居禮部前神龍元年復改地官為戸部總判戸部
金部度支倉部事

臣謹按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悉經此曹理之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苑囿魏置左民尚書晉惠帝又加置右民尚書至于宋齊梁陳皆有左民尚書而後魏有左民右民等尚書多領工官非今戸部之例而梁陳兼掌戸籍此則略

同自周隋有民部始為今戸部之職

侍郎二人葢周官小司徒中大夫也後周依周官隋煬帝置民部侍郎唐因之後改曰戸部龍朔二年改為司元少常伯咸亨元年復為戸部侍郎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舊制一員長安四年加一員神龍元年減二年復加

郎中二人漢尚書郎一人主戸口墾田吳時張溫為尚書戸曹郎魏有民曹郎晉分為左右民曹宋齊以下或為左民或為左戸後魏有左戸曹郎北齊有左右民曹例在吏部郎中篇隋初為戸部侍郎煬帝除侍字隋末改為民部郎唐武德初為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郎中為大夫咸通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戸口籍帳賦役孝義優復蠲免婚姻繼嗣百官衆庶園宅口分永業等建中二年正月戸部侍郎判度支

杜佑奏天寶以前戶部民繁所以郎中員外各二人判書自兵興以後戶部事簡度支事繁唯郎中員外各一人請迴戰郎中員外各一人分判度支案待天下兵革息却歸本曹從之

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煬帝改承務郎唐武德三年復為員外郎

度支郎中一人漢初張蒼善算以列侯主計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謂之計相殆今度支之任魏有度支尚書晉宋齊梁陳後魏並有隋初為度支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初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度支為司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支使國用至德以後戎事費多二年十二月呂諲為兵部侍郎平章事充度支使寶應元年正月劉晏為戶部侍郎度支使二年二月韓滉以宰相加度支使五月二日竇參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度支使自後雖無亦有他官判或云權判亦云專判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户部員外郎同

金部郎中一人周官有職金掌金玉錫石丹青之令魏尚書有金部郎歴代多有之北齊金部主裁量尺度内外諸庫藏文帳隋祖孝徵薦盧昌衡為尚書金部郎每謂人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真無愧幽明矣隋初為金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徳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金部為司珍大夫咸亨初復舊掌庫藏金寶貨物權衡度量等事自開元二年置鑄錢使皆以他官為之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户部員外郎同

倉部郎中一人周官有倉人主藏九穀又有廪人主藏九穀之數賙賜稍食魏尚書有倉部郎從魏太倉尚書亦其任也故從魏書曰李訢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令千里之外户别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積延

停歲月大為困弊晉宋以來歷代多有倉部曹皆掌倉廩之事後周有地官屬司倉下大夫隋初為倉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倉部為司庾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為司儲至德初復舊掌諸倉廩之事開元十六年以後置出納使皆以他官為之

員外郎 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祠部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禮部尚書 唐虞之時秩宗典三禮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漢成帝置尚書五人其四曰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漢尚書吏部兼掌齋祀亦其職也魏尚書有祠部曹及晉江左有祠部尚

書掌廟祧之禮常與右僕射通職不常置以右僕射攝之歷代皆與右僕射通職宋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齊梁陳皆有祠部尚書後魏為儀曹尚書北齊祠部尚書統祠部主客虞部屯田起部五曹又有儀曹主吉凶禮制屬殿中尚書後周置春官卿又有禮部而不言職事後改禮部為宗伯又春官之屬有典命掌內外九旗之差及王帛衣服之令沙門道士之法後改典命為大司禮俄改大司禮復為禮部謂之禮部大夫至隋置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主客膳部四曹蓋因後周禮部之名兼前代祠部儀曹之職唐龍朔二年改禮部尚書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禮部為春官神龍元年復舊總判祠部禮部膳部主客事

侍郎一人周官春官小宗伯令侍郎則隋煬帝置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策試貢舉及齋郎弘崇國子生等事舊制考工員外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二年考

工員外郎李昂為進士李權所試朝議以考工位輕不
足以臨多士至二十四年遂以禮部侍郎掌焉開元天
寶之中昇平既久庶士務進天下髦彥由
其取捨故勢傾當時資與吏部侍郎等同

郎中一人周官春官肆師下大夫亦頗同今任總尚書
禮有儀曹郎掌吉凶禮制歷代多有例在吏部郎中
蒨宋齊儀曹屬祠部梁書曰武帝謂徐勉云今帝業初
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
源識見清通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略誦遂拜為儀
曹郎後周依周官隋初為禮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
為儀曹郎唐武德初改為禮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
禮大夫咸亨初復舊其後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禮
樂學校儀式制度衣冠符印表疏冊
命祥瑞鋪設喪葬贈賻及宮人等

員外郎一人周禮肆師上士後周依焉至隋文帝置禮
部員外郎煬帝改為儀曹承務郎唐武德三年

復舊其後曹
改而官不易

祠部郎中一人魏尚書有祠部郎歷代皆有主禮制後魏裴修為中大夫兼祠部曹祠部曹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撰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後周有典祠中大夫隋初為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禋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延載元年五月制天下僧尼隸祠部不須屬司賓開元十一年改祠部為職祠至德初復舊掌祠祀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祝醫藥等及僧尼簿籍自天寶六載及至德三年常置祠部使以他官為之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膳部郎中一人膳部於周官即膳夫凌人二職也晉尚書有左士右士曹後魏都官尚書管左士郎

北齊改左士為膳部郎掌侍官百司禮食肴饌屬都官尚書後周有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飲食屬大冢宰隋膳部屬祠部初置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膳至德初復舊掌飲膳藏氷及食料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主客郎中一人漢成帝初置五尚書有客曹主外國夷狄後漢光武分改為南主客北主客二曹魏亦有南主客晉氏分為左右南北四主客或單為客曹宋齊梁陳單有主客後魏吏部管南主客祠部管左主客北齊改左主客為主爵南主客為主客隋初為侍郎煬帝除侍字尋又改為司籍郎唐武德初改為主客郎中龍朔二年又改主客為司蕃咸亨元年復舊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兵部郎中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也魏置五兵尚書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别兵都兵也晉初無太康中乃有之而又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與舊五兵為七曹然尚書唯置五兵而已無七兵尚書之名後魏始有七兵尚書今諸家或謂晉太康中置七兵尚書誤矣宋五兵尚書唯領中兵外兵二曹餘則無矣齊梁陳皆有之後魏為七兵尚書北齊為五兵統五曹曰左中兵掌諸郡督告身諸宿衛官曰右中兵掌畿内丁帳事諸兵力士曰左外兵掌河南及潼關以東諸州丁帳及發名諸兵曰右外兵掌河北及潼關以西諸州所典與左外兵同曰都兵掌鼓吹大樂部小兵等事後周置大司馬其屬又有兵部中大夫小兵部下大夫其職並闕至

隋乃有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曹蓋因後周兵部之名兼前代五兵之職唐龍朔二年改兵部尚書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夏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為武部至德初復舊掌武官選舉總判兵部職方駕部庫部事其分領選舉亦為三銓制如吏部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為中銓其一為西銓各有印

侍郎 二人隋煬帝置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舊制一員總章元年加一員掌署武職武勲官三衛及兵士以上簿書朝集祿賜假使差發配親士帳内考罷及給武職告身

郎中 二人歴代兵部曹皆有郎見尚書中或單為郎或置郎中例在吏部郎中篇隋初為兵部侍郎煬帝

除侍字又改為兵曹郎唐武德三年改為兵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與侍郎同

員外郎 二人隋文帝置兵部員外郎煬帝改為兵曹承務郎唐武德三年復舊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職方郎中 一人周禮夏官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下九州之國歷代無聞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職方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路程遠近歸化酋渠

員外郎 一人周官夏官職方上士後周依周官隋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駕部郎中 一人周禮夏官之屬有輿司馬之職是其任也魏晉尚書有駕部郎宋時駕部屬左民尚書齊亦有之後魏與北齊並曰駕部郎中後周有駕部中大夫屬夏官隋初為駕部侍郎屬兵部辛公義為駕

部侍郎勾檢馬牧所獲千餘萬匹文帝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忠煬帝除侍守唐武德三年加中守龍朔二年改為司輿大夫咸亨初復舊天寶中改駕部為司駕至德初復舊掌輿輦車乘郵驛廐牧司牛馬驢騾闌遺之政開元十八年閏六月勅比來給傳使人為先傳馬事頗勞煩自今以後應乘傳者宜給紙券二十三年七月勅新除都督刺史并關三官州上佐並給驛發遣二十八年六月勅有陸驛處得置水驛自二十年以後常置館驛使以他官為之

員外郎 一人周官有輿上士後周有小駕上士蓋其任也至隋置與戶部同

庫部郎中 一人周官有司甲掌戈盾弓矢之長各辨其物以待軍事魏尚書有庫部郎晉因之宋庫部主兵仗文帝宴會有荒服外歸化人帝問尚書庫部郎顧琛曰庫中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人仗舊武

庫仗多秘不言帝既失問及琛詭對善之歷代或有或闕後魏北齊庫部屬度支尚書掌凡戎仗器用後周有武藏中大夫隋屬兵部初為庫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庫大夫咸亨初復舊後天寶十一載又改庫部為司庫至德初復舊掌軍器儀仗鹵簿法式及乘具等

員外郎一人周官有司兵中士後周有小武藏下大夫隋改置與戶部同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刑部尚書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官大司寇之任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人置三公曹主斷獄後漢光武改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政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辭

訟罪法亦謂之賊曹重於諸曹魏晉以來始重吏部魏青龍二年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復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宋三公比部皆主刑法又置都官尚書主軍事刑獄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齊梁陳並有都官尚書後魏亦有都官尚書北齊都官統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五曹又有三公曹掌諸曹囚帳斷罪赦日建金雞等事又掌五時讀時令屬殿中尚書後周有秋官大司寇卿掌刑邦國其屬官又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隋初有都官尚書開皇三年改都官為刑部尚書統都官刑部比部司門四曹亦因後周之名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刑部尚書為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太后改刑部為秋官神龍初復舊天寶中改為憲部至德初復舊領判刑部都官比部司門事

侍郎一人周官小司寇中大夫蓋今任也後周依周官至隋煬帝置刑部侍郎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

刑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號不易掌律令定刑名及諸州應奏之事

郎中二人周官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今任也漢尚書有三公曹後漢有二千石曹魏有都官曹皆掌刑法獄訟之事歷代沿革具尚書中或為侍郎或置郎中例在吏部郎中篇後周有小刑部下大夫屬秋官府隋初置刑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憲部郎唐武德三年改為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刑大夫咸亨元年復舊與侍郎同

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為憲部承務郎唐武德三年改為刑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都官郎中一人漢司隷校尉屬官有都官從事掌中都官不法事後漢又改尚書二千石曹掌中都

官水火盜賊魏青龍二年始置尚書都官郎佐督軍事晉宋尚書都官兼主刑獄歷代事具尚書中其官例在吏部郎中注後周則曰司厲隋初為都官侍郎掌簿錄配沒官私奴婢良賤訴競俘囚等事煬帝除侍字置員外二人唐武德二年加中字減一人龍朔二年改為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員外郎 一人周官曰司厲下士蓋並今任也後周依焉隋改置與戶部同

比部郎中 一人魏尚書有比部曹晉因之宋時比部主法制齊梁陳皆有比部曹後魏亦然北齊掌詔書律令勾檢等事後周曰計部中大夫蓋其任也隋初為比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改比部為司計至德初復舊掌內外諸司俸料公廨及公私債負徒役功程贓贖物帳及勾用度物

員外郎 一人改置與户部員外郎同

司門郎中 一人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啟閉歷代多闕至後周依周官隋初有司門侍郎煬帝除侍字唐武徳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門籍關橋及道路過所闌遺物事

員外郎 一人周官有司門上士後周依焉後改置與户部同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屯田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尚書 周禮冬官其屬有考功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

曹主凡吏民上書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鹽池園苑之事魏置左民尚書亦領其職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而不常置每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民二尚書北齊起部亦掌工造屬祠部尚書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材九範之法其屬有工部中大夫二人承司之事掌百工籍而理其禁令至隋乃有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職唐龍朔二年改工部尚書為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太后改工部為冬官神龍初復舊總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

侍郎 一人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司平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他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掌興造工匠諸公廨屋宇五行并紙筆墨等事

郎中 一人晉尚書有起部曹歷代皆有其尚書中隋初為工部侍郎煬帝除侍字又改為起部郎唐武德

二年改為工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平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其後曹名改而官不易所掌與侍郎同

員外郎一人隋文帝置工部員外郎煬帝改為起部承務郎唐武德三年復為工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屯田郎中一人漢成帝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人主戶口墾田蓋尚書屯田郎之始也至魏尚書有農部郎又其職也晉始有屯田郎中及太康中謂之田曹後復為屯田江左及宋齊則左民郎中兼知屯田事梁陳則曰侍郎後魏北齊並為屯田郎隋初為屯田侍郎兼掌儀式之事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田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屯田官田諸司公廨官人職分賜田及官園宅等

員外郎一人改置與戶部員外郎同

虞部郎中 一人虞部蓋古虞人之遺職至魏尚書有虞曹郎中晉因之梁陳曰侍郎後魏北齊虞曹掌地圖山川近遠園囿田獵雜味等並屬虞部尚書後周有虞部下大夫一人掌山澤草木鳥獸而蕃阜之人有小虞部並屬大司馬隋初為虞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十一載又加虞部為司虞至德初復舊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須田獵等事

員外郎 一人隋初置與戶部員外郎同唐龍朔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也

水部郎中 一人周禮夏官有司險掌設國之五溝五塗而達其道路蓋其職也魏尚書有水部郎歷代或置或否後魏北齊有水部屬都官尚書亦掌舟船津梁之事後周有司水大夫隋初為水部侍郎屬工部煬帝除侍字唐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天寶中改水部為司水至德初復

舊掌川瀆津濟船艫浮橋渠
堰漁捕運漕水碾磑等事

員外郎一人後周小司水上士隋改置與戸部員外
郎同唐龍朔二年以後曹名改而官不易

通志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三 史部

通志卷五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職官略第四

御史臺第六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葢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為糾察

之任秦以御史監郡漢初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而去是也所居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漢御史大夫寺在大司馬門內無塾其門署用梓版不雘色題曰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成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顏師古曰官曹通名為寺應劭官儀曰廷尉索責上御史臺又謝靈運晉書曰漢尚書為

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後漢蔡邕時以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遷三臺

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東魏時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後魏臨洮王舉哀兼上尚書左僕射元順不肯送名又不送簿中尉舉彈之順奏曰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隷中尉送名御史詔許之後元子思為御史中尉朔朝臺移尚書索應朝名帳尚書郎裴獻伯移生云按蔡氏漢儀御史中尉逢臺郎於複道中尉下避執版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子思奏曰臣按漢書御史中丞為獨坐又按魏書曰崔琰為中丞百寮震恐則中丞不揖省郎亦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按孝文帝職令朝會

失時則御史彈之若不送名到否何驗獻伯等亂常變紀請付法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以古事檢孝文帝舊格子思奏以聞尋從

後周曰司憲屬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闢主陰殺也按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唐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桂坊置司直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有兵部尚書李員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北門此說非也故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寮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舊例御史臺不受訴

訟有通辭狀者立於臺門候御史御史往門外收採如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唐永徽中崔義元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或訴訟之事其鞫案禁繫則委之大理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祐以囚自大理來往滋其姦偽又按事入法多為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有聞風彈舉之事多受辭訟推覆理盡然後彈之將有彈奏則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按宋書云二臺劾奏符光祿加禁止不得入殿省是其先例光祿主殿門武太后時改御史臺為肅政臺凡置左右

肅政二臺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尋罷之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左多寒畯其遷登南省者右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貴故也二臺迭相糺正而左加畏憚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延載以後奉勅乃巡不每年出使也睿宗即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為彈

糺百寮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隷左臺月餘右臺復請分綰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竇懷貞乃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隷焉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内供奉裏行者各如正員之半太宗朝始有裏行之名高宗時方置内供奉及裏行官皆非正官也開元初又置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監察裏使等官並無定員義與裏行同穆思泰元光謙呂太一翟章並為裏使尋省建中三年九月御史臺請置推官一人常與本臺御史同推覆奉勑依其臺憲故事官資輕重

則杜易簡韓琬注記詳焉杜易簡撰御史雜法四卷韓琬撰御史臺記十二卷

御史大夫

中丞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主簿

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漢因之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故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金印紫綬秩比丞相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帥帝從之遂復為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凡為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故史記謂鄭弘為大夫守之數年不得匡衡居之未滿歲而丞相死即代之後漢初廢御史大夫至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郗慮居焉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黄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末年復有大夫

而吳有左右焉晉書曰魏以司空何曾為晉國丞相以王沈為御史大夫吳孫休以丁密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是也晉初省之此皆為三公非今御史大夫也今御史大夫即漢以來御史中丞是也後代或置大夫皆中丞之互名非漢舊大夫之任唯劉聰僭號置御史大夫亞於三公頗似漢制也

臣謹按漢舊儀拜御史大夫為丞相左右前後將軍賛五官中郎將授印拜御史大夫二千石賛左右郎將授印

中丞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漢高帝詔徵賢良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中丞在殿中蘭臺有石室以藏祕書圖讖之屬

以其在殿中故曰中丞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率即隋唐御史大夫任也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注曰若今御史中丞初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時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丞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千石下至墨綬哀帝元壽二年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後漢光武復改為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為獨坐言其尊也凡中丞以下至侍御治書並文官屬少府魏初改中丞為宮正舉鮑勛為之百僚嚴憚後復為中丞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從傅咸之奏也中丞專糾行馬内司隸專糾行馬外雖制如是然亦更奏衆官實無其限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

白壁漢志執金吾每月一日繞行宮城疑是省金吾此事併中丞也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孝武帝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斷之餘内外衆官皆受停駐齊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内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江淹為中丞齊明帝謂曰今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僚也陳因梁制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彥然膏梁名士猶不樂王氏分枝居烏衣者為官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後魏為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遜避其餘百僚下馬弛車止路傍其違緩者以

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自東魏徙鄴無復此制北齊高道穆為御史中丞武成帝姊壽陽公主犯清路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主泣訴於帝帝不責道穆謂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辨國之五禁隋以國諱改中丞為大夫唐因隋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武太后改置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各一人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糾內外總判臺事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思謙除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勅申明隔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為大夫又坐受拜後復與抗禮至後不改御史中丞舊治書侍御史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溫舒尚德緩刑之言季秋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於此也後因別置冠法冠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後漢亦二人

銅印青綬選明法律者為之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者補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自桓帝之後無所平理苟充其位而已魏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晉置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黄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遂省黄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治書侍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治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齊梁並同皆統侍御史自宋齊以來此官不重自郎官轉治書者謂之南奔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魏掌糾禁内朝會失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所監之北齊亦有焉後周有司憲上士二人亦其任也隋又為治書侍御史臺中簿領悉以主之唐永徽初高宗即位以國諱故改治書侍御史為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中丞二人亦時有内供奉職

副大夫通判臺事開元二十一年三月
置京畿都採訪處置使以中丞為之

臣謹按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出為二千石又按宋文帝元嘉十三年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詔信與衆官應詔者得行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皇太子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

宜稽駐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為行馬之内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既非郡縣界則京尹建康令即不合依門外也又按後魏元志為洛陽令與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彪曰御史中尉辟乘華羽蓋駐論道劍鼓安有洛陽令與臣抗衡志曰臣神州縣主普天之下誰非編民豈有俯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遂令分路

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老聃嘗為之以其在殿柱之間故曰柱下史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又

云蒼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史籍一名柱後史冠曰法冠一名柱後惠文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也法冠者秦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亦名獬豸冠獬豸獸一角以觸邪故執法者冠之亦為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員其舉郡國孝廉第四科云有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惠帝三年相國奏遣御史以九條監三府不法事每三歲一更當十一月奏事三月還其後又置監御史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盜賊運漕軍糧武帝時侍御史又有繡衣直指者出討姦猾理大獄訟觀覽風俗專行誅賞而不常置沈約云繡衣御史光武省順帝復置魏罷之後漢亦有侍御史員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或故牧守議郎郎中為之唯德所在初上稱守滿歲拜真出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縣令見中丞執板揖順帝復絕他選專用宰士凡二漢侍御史所掌有五曹一

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祀四曰尉馬曹掌廏馬五曰乘曹掌車駕豹尾之内便為禁省魏置八人所掌凡八部有治書曹課第曹其餘則闕當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曹侍御史九人頗用郡守為之品同持書而所掌有十三曹曰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廏牧牛馬市租其後分庫曹置外左庫内左庫二曹宋代多并諸曹凡十人焉自漢以來皆朝服法冠齋亦置十人梁陳皆九人居曹糺察不法後魏御史八人其權甚重必以對策高第者補之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晝則外臺受事夜則番直内臺御史舊式不隨臺主簡代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為御史中尉始請草選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簡代御史北齊有八人亦重其選後周有司憲中士則其任也隋侍御史八人自開皇前猶踵後魏革選自開皇之後始自吏部選用不由臺

主仍依舊入直禁中大業中始罷御史直宿臺內文書皆持書主之侍御史但侍從糾察而已由是資格少減唐自貞觀初以法治天下尤重建言故御史復為雄要其將除拜皆吏部與臺長官審判議定然後依選例補奏其內詔別拜者不在其限麟德以來用人尤重選授之命不由銓管及李義府掌大選寵任既重始得補之自義府之後無出於吏部者舊御史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止焉乾封中王本立為侍御史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已自後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弛韁輕重無常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侍御史凡四員內供奉二員掌糾察內外受制出使分判臺事人分直朝堂與給事中中書舍人同受表理究訟迭知一日謂之三司受事其事有大者則詔下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寺同按之亦謂此為三司推事後漢光武中詔御史寒朗共三府按楚獄亦此三司之例也武太后時刑獄滋章凡二臺御史多苛刻無恩

以誅暴為事猜阻傾奪更相陵暴此其為弊也神龍以來稍革之其後名流慎選侔於貞觀永徽矣侍御史之職有四曰推掌推鞫曰彈掌彈舉曰公廨知公廨事曰雜事臺事悉判之凡殿中監察以下職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為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為雄劇食坐之南設横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癡牀言處其上者皆驕傲自得使人如癡故謂之癡牀

殿中侍御史

魏蘭臺遣侍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也晉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梁有四人掌殿內禁衛內事後魏北齊皆有之隋初改曰殿內侍御史置十二人至煬帝省唐置六員內供奉二員初掌駕出於鹵簿內糾察非違餘同侍御史唯不判事咸亨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自開元初以來權歸侍御史而遷轉猶同兼知庫藏出納及宮門內事凡兩京城內則分知左右巡各察知所巡之內有

不法事諸州諸衛兵禁隸馬彈舉違失號為副端閤門之外百寮班序有離立失列言譁而不肅者則糺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之豸乘馬加飾大夫中丞加金勒珂珮具服上殿供奉左右或闕則吏部以他官攝之其郊祀巡幸大備鹵簿出入由旌門者監其隊伍初武太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外殿中御史官或有起家為之而即真者神龍以來無監察則有裏行

監察侍御史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漢罷其名至晉孝武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為之掌行馬外事宋志云古司隸知行馬外事晉過江罷司隸官故置檢校御史專掌行馬外事宋齊以來無聞後魏太和末亦授此官宿直外臺不得入宿內省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後周司憲旅下士八人蓋亦其職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唐監察御史十員裏行

五員掌內外糾察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罪人當笞於朝者亦監之分爲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爲界每月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若蒐狩則監圍察斷絕失翕者量宜劾奏開元初革以殿中掌左右巡監察或權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司畏憚其選拜多自京畿縣尉又有監察御史裏行者太宗置自馬周始馬周以布衣有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遂以爲名後高宗時王立本自忻州定襄縣尉爲之凡裏行皆受俸於本官武太后時復有員外監察試監察或有起家爲之而即真者又有臺使八人俸亦於本官請餘並同監察時人呼爲六相史部式其試監察神龍以來無復員外及試但有裏行凡諸內供奉及裏行其員數各居正官之半唯俸祿有差職事與正同

臣謹按隋末亦遣御史監軍唐垂拱三年十一月鳳

閣侍郎韋方質奏言舊制有御史監軍武太后曰將出師君授之以斧鉞閫外之事皆使裁之比來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大小之事皆須承禀非所以委專征也又按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五罪長安四年三月監察御史蕭至忠彈宰相蘇味道贓汚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咨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

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憚其剛正又按景龍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趨出待罪朝堂今楚客等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為兄弟時人竊號為和事天子

主簿漢有御史主簿張忠為御史大夫以孫寶為主簿是也魏晉以來無聞至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

主簿二人兼置錄事二人唐置主簿一員掌印及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知官及黄卷其俸禄與殿中御史同唐武德末杜淹為大夫以吏部主事朴懷信為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為此官之後遂為其職

諸卿第七上

總論諸卿 少府附

夏制九卿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也亦有六卿商周皆然商亦九卿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周之九卿即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後漢九卿分屬

三司太常光祿勳衛尉三卿並太尉所部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多進為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隨事為員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尚書令陳忠常欲褒崇大臣故奏建此禮魏九卿名數與漢皆同晉以太常等九卿即漢九卿兼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太康四年增九卿禮秩元帝以賀循為太常而散騎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宋齊及梁初皆因舊宋卿尹皆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衛尉則武冠晉服制以九卿皆文冠乃進賢兩梁冠非舊也梁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加置

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禄勲為光禄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魏又以太常光禄衛尉謂之三卿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六卿各有少卿太和十五年初置少卿官掌同大卿北齊以太常光禄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

司農太府為九寺晉荀勗曰九寺可併於尚書後魏亦有三府九寺則九卿稱寺久矣然通其名不連官號其官寺連稱自北齊始也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隋九寺與北齊同自昔三代以上分置六卿比周百事至秦及漢雖事不師古猶制度未繁後漢有三公九卿而尚書之任又益重矣魏晉以降職制日增後周依周禮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習已久不能革其視聽故隋氏復廢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庶務煩滯加六尚書似周之六卿又更別立寺監則戶部與太府分地官司徒職事禮部與太常分春官宗伯職事刑部與大理分秋官司寇職事工部與將作分冬官司空煬職事自餘百司之任多類於斯欲求理要實在簡省帝降光祿以下八寺卿階品於太常而少卿各置二人

始開皇中諸司寺唯典掌受納至煬帝署令為判首取二卿同判丞唯知檢局令闕丞判唐九寺與北齊同卿各一人少卿各二人丞以下有差龍朔二年改九寺之名凡卿皆加正若太常卿為奉常正卿他皆如此後各復舊

太常卿　丞　主簿　博士　太祝　奉禮郎　協律郎　兩京郊社　太樂　鼓吹　太醫　太卜　廩犧　汾祠　太公廟

太常卿秦曰奉常漢初曰太常顏師古曰太常者王之旌也畫日月焉王者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後改為太尊大之義也惠帝更名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後漢秩與漢同每祭祀前奏其禮儀及行事賛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助祭則平冕七旒

漢舊制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侯也舊制陵縣悉屬歲舉孝廉後漢則否建安中為奉常魏黄初元年改為太常魏晉改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皆有之舊用列曹尚書多遷選曹尚書領護梁視金紫光祿大夫陳因之後魏為上卿兼置小卿官周禮有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即其任也北齊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廟羣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後周建六官置大宗伯卿一人是為春官隋曰太常與北齊同煬帝加置少卿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太常為奉常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太常為司禮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禮儀祭祀總判寺事少卿二人通判領丞一人主簿二人博士四人太祝三人奉禮郎協律郎各二人齋郎五百五十二人其餘小吏各有差郊社太公廟太樂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有令其郊社及

太公廟兩京皆有之

丞 秦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凡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舉廟中非法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歷代皆有梁舊用員外郎遷尚書郎天監七年改視尚書郎陳因之後魏北齊亦有之隋有二人唐因之分判寺事餘寺丞職並同

主簿 漢有之漢鹵簿之制太常駕四馬主簿前車八乘魏晉亦有焉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惟太常主簿視二衛主簿陳因之北齊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唐二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等事餘寺主等並同職

博士 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端委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詢度歷代皆有隋有四人唐因之甚為清選資位與補闕同掌撰五禮儀注導引乘輿賛相祭祀定謚謚

及守祧廟開閉埽
室及祥瑞之事

太祝 商官與太宰等官為六太周官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秦漢有太祝令丞後漢太祝令一人六百石丞二人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因之後周依周官至隋置太祝署太祝令丞煬帝罷署太祝八人唐初有七人後增為九人開元二十三年減置三人掌讀祝文出納神主

奉禮郎 漢大鴻臚有治禮郎四十七人晉博士有治禮郎四人屬大行令後魏有治禮郎四人北齊有奉禮郎三十人屬鴻臚寺之司儀署後周有治禮中士下士各一人隋有奉禮郎一十六人屬太常寺煬帝減置六人唐武德初有治禮郎四人掌設版位執儀行事至永徽二年以犯廟諱改為奉禮郎開元二十三年減二員

協律郎 漢曰協律都尉李延年為之武帝以延年善新聲故為此官後漢亦有之魏以杜夔為之魏武平荆州得夔以知音識舊樂故使為此官晉改為協律校尉後魏有協律郎又有協律中郎北齊及隋協律郎皆二人唐因之掌舉麾節樂調和律呂監試樂人典課

兩京郊社令 周官有典祀掌以時祭祀秦漢有太祝令丞屬奉常景帝改為祠祀武帝更曰廟祀後漢祠祀屬少府魏晉有太祝令丞宋曰明堂令丞掌祀五帝之事齊有太祝及明堂二令梁有明堂太社二令並屬太常北齊太廟令兼領郊祀崇虛二丞郊祀掌五郊崇虛掌五嶽四瀆後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中士下士隋太常寺置郊社令丞各一人唐因之掌郊社明堂祠祀祈禱及茅土衣冠等事

太樂令 周官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亦謂之樂尹以樂舞教國子左傳楚鍾建為樂尹即大司樂也秦

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及丞又少府屬官并有樂府令丞後漢永平三年改太樂為大予樂令掌伎樂人凡國祭饗掌諸奏樂魏復曰太樂令丞晉亦有之齊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梁陳因之後魏置太樂博士北齊曰太樂令丞後周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後改為樂部有上士中士隋有太樂令丞各一人唐因之掌習音樂樂人

簿籍

臣謹按盧植禮注云太樂令如古大胥漢太樂律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内侯到五大夫子取適子高五尺以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理者以為舞人

鼓吹令　周禮有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後漢有承華令典黄門鼓吹屬少府晉置鼓吹令丞屬太常元帝省太樂并鼓吹哀帝復省鼓吹而存太樂梁有鼓吹令丞又有清商署北齊鼓吹令丞及清商部並屬太常隋有鼓吹清商二令丞至煬帝罷清商署

唐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所掌頗與太樂同

太醫令　周官有醫師上士下士掌醫之政令秦兩漢有太醫令丞主醫藥屬少府後漢又有藥丞有醫工長魏因之晉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而屬宗正過江省宗正而屬門下省宋齊隸侍中梁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北齊又曰太醫令丞後周太醫下大夫隋有太醫署令二人唐因之主醫藥凡領醫針灸按摩呪禁各有博士

臣謹按唐武德中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遞相傳

染許允宗每療皆愈或謂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荅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有脉候幽微苦其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求之名手唯是別脉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單用一味直攻彼病立即可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意度多用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兾一兎偶然逢也如此療病不亦踈乎既不可言故無著述

太卜令商官太卜為六太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漢有太卜令後漢并于太史自後無聞後魏有卜

博士北齊有太卜局丞後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龜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唐因之

廪犧令周禮有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秦漢内史左馮翊廪犧令丞並掌犧牲鴈鶩後屬大司農後漢河南尹屬官有廪犧丞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皆有之唐令丞各一人掌犧牲粢盛之事

汾祠及齊太公廟並有令丞各一人唐開元中置掌享祀灑掃之事

光祿卿　丞　主簿　太官署　珍羞署　良醞署
掌醢署

光祿卿秦有郎中令以主郎内諸官故曰郎中令掌宫殿掖門戶漢因之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勲胡廣曰勲猶閽也主宫殿門故也王莽改光祿勲為司中後漢曰光祿勲所掌同典三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獻光祿勲居禁中有獄在殿門外謂之光祿外部兩漢自光祿太中

中散諫議等大夫及謁者僕射羽林郎郎中侍郎五官虎賁左右等中郎將奉車駙馬二都尉車戶騎三將並屬光祿勲逮安末復改光祿勲為郎中令魏黃初元年復為光祿勲東晉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勲併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自魏晉以後無復三署郎而光祿不復居禁中唯外官朝會則以名到焉二臺奏劾則符光祿加禁止亦如之謂禁入殿省也其宮殿門戶至宋文猶屬焉梁除勲字謂之光祿卿卿舊視列曹尚書天監中視中庶子職與漢同後魏人置少卿北齊曰光祿寺置卿少卿兼掌諸膳食帳幕隋文帝開皇三年廢光祿寺入司農十二年復置初有卿及少卿各一人煬帝加置二少卿唐龍朔二年改光祿寺為司宰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為司膳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祭獻行事少卿二人領太官珍羞良醞掌醢等四署署各有令丞

臣謹按漢東京三署郎有德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

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罷省光祿勳猶依舊舉四行衣冠子弟以充之又按張湛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嘗乘白馬上後見湛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又杜林為光祿勳內供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謹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士以此高而慕附又荀彧為光祿勳視事三日册拜司空

丞漢二人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一人魏晉因之銅印黃綬梁陳視員外郎後魏北齊並有之隋有三人

唐置
二人

主簿漢置晉宋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曰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唐因之

太官令丞於周官為膳夫庖人外饔中士下士蓋其任也秦為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桓帝延熹元年使太官令得補二千石魏亦屬少府晉屬光祿勲宋齊屬侍中梁門下省領太官陳因之後魏分太官為尚食中尚食知御膳隸門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饌屬光祿卿北齊因之後周有典庖中士內膳中士隋如北齊唐因之各一人

珍羞令丞於周官有籩人掌四籩之實後漢少府屬官有甘丞主膳具晉太官令有餳官果官自後無聞北齊餚藏令屬光祿寺後周有餚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齊唐因之長安中改為珍羞神龍初復舊開元初

又改之有令丞各一人

良醞令丞於周官有酒正中士下士掌酒之政令後漢湯官丞主酒及餅餌屬少府晉有酒丞一人齊食官局有酒吏梁曰酒庫丞北齊有清漳令丞主酒後周如古周之制隋曰良醞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掌醢令丞於周官有醢人掌四豆之實自後無聞至齊諸公府有膳食典庫二人後周有掌醢中士下士隋曰掌醢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衛尉卿丞　主簿　武庫署　武器署　守宮署　公車司馬　左右都候

衛尉卿秦官有衛尉掌門衛屯兵漢因之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區廬者若今之仗宿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其

職略同而不常置後漢有衛尉卿一人職與漢同晉銀章青綬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掌諸冶江左省衛尉宋孝武復置南齊掌宮城管鑰以警夜梁衛尉卿位視侍中職與漢同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法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為衛尉寺有卿及少卿各一人隋文帝開皇三年廢衛尉寺入太常及尚書省十三年復置掌軍器儀仗帳幕之事而以監門衛掌宮門屯兵唐因之龍朔二年改衛尉為司衛咸亨初復舊光宅二年又改為司衛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一人領武庫武器守宮三署署各有令

丞秦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一人魏晉並同宋孝武增置一人梁亦有之後魏北齊並有隋因之唐置二人

主簿一人漢衛尉駕四馬主簿前車以乘晉有衛尉主簿二人宋齊梁陳因之北齊隋亦有二人唐因之

武庫令丞於周官司甲司弓矢等下大夫司戈盾等中士下士蓋其任也兩漢曰武庫令屬執金吾後漢又有考工令丞屬太僕主造兵器成則付武庫令魏晉因之晉後屬衛尉宋齊武庫令丞屬尚書庫部梁陳屬衛尉卿北齊亦有後周如周官隋如北齊唐因之各一人掌藏天下之兵仗器械

武器令丞隋行臺尚書省有武器監令唐永徽中始置各一人掌祭祀及朝會巡幸及公卿拜命與具婚葬鹵簿之事

守宮令漢有守宮令丞掌御紙筆墨及諸財用并封泥之事屬少府晉及北齊屬光祿勲北齊守宮令掌張設之事梁陳屬大匠卿隋屬衛尉寺唐置令一人掌諸鋪設帳幕氊褥牀薦几席之事

臣謹按唐廣德二年二月敕文京兆府諸司諸使幕

士丁匠總八萬四千五百人數內宜月支二千九百四十四人仍令河東關內諸州府據戶口分配不得偏出京兆府餘八萬一千一百十四人並停

公車司馬令 秦屬衛尉漢因之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章四方貢獻及闕下凡所徵詣公車者皆總領之後漢有丞一人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晉江左以來直曰公車令宋以後屬侍中隋有公車署置令丞唐無

臣謹按漢張釋之為公車令時景帝為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遂劾其不敬文帝免冠

謝太后太后詔赦之然後得入

左右都候後漢各一人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屬衛尉後無

宗正卿　丞　主簿　崇元署　諸陵署　太廟署

宗正卿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其親疎秦置宗正掌親屬漢因之更以叙九族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五年又於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焉選有德義者為之有寃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上書宗伯請以聞常以正月賜宗伯帛十疋王莽併宗伯於秩宗後漢曰宗正卿一人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皇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皇族名籍若有犯法當髠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宗正又歲一理諸王世譜差叙秩第兩漢皆以皇族為之不以他族故楚元王子郢客劉辟疆劉德等迭為此

官又後漢劉軫梁孝王之裔皆宗正卒官遂世掌焉魏亦然晉兼以庶姓故山公啟事曰羊祜忠篤寬厚然不長理劇宗正卿缺不審可轉作否咸寧三年又置宗師以扶風王亮為之使皇室戚屬奉率忠義所有施行必令詰之東晉省屬太常宋齊不置宗正梁天監七年復置之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屬以皇族為之陳因之後魏有宗正卿少卿北齊亦然後周有宗師中大夫屬大冢宰隋如北齊之制唐龍朔二年改為司宗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屬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掌皇族外戚簿籍及邑司名帳領崇元署及諸陵太廟開元二十五年制宗正等寺官屬皆以皇族為之

丞 漢亦用皇族後漢一人歷代皆有之至隋有二人唐因之

主簿 梁置陳北齊隋皆有唐因之置一人

崇元署令一人後魏天典二年置仙人博士掌煮煉百藥北齊置昭元等寺掌諸佛教有大統一人都維那三人兼置功曹主簿等員以管諸州縣沙門之法後周置司寂上士中士掌法門之政又置司元中士下士掌道門之政隋初置崇元署令丞至煬帝改郡縣佛寺為道場置道場監一人改觀為元壇監一人唐復置崇元署初又每寺觀各置監一人屬鴻臚貞觀中省開元中以崇元署隸宗正寺掌觀及道士女冠簿籍齋醮之事

諸陵漢有諸陵園寢官屬太常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故史記曰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後漢每陵園令各一人掌按行埽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晉宋皆曰令而梁初則為監後亦改為令梁以下皆有之唐每陵令丞各一人初屬太常開元二十五年並屬宗正寺

臣謹按漢長陵令秩二千石爲高祖陵也故尊其秩

太廟令 漢有諸廟寢園令長丞宋志曰漢西京曰長東京曰令晉有太廟令宋太廟令領齋郎二十四人齊梁以下皆有舊屬太常唐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勑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太常少卿韋縚奏曰謹按經典兼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别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廟署請廢省本司專奉其事許之二十五年勑宗正設官實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割隸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已後諸廟署並隸宗正寺也

臣謹按後魏有太常齋郎漢書曰田千秋爲高廟寢郎

太僕卿

丞　主簿　乘黄署　典廄署　典牧署
車府署　諸牧署

太僕卿周官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如今太僕之職一云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為之掌輿馬秦因之在周官則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其事也漢初夏侯嬰常為之高祖為沛公時嬰為太僕至文帝時猶居其職領五監六廄皆有令王莽改太僕為太御後漢太僕與漢同亦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是時約省惟置一廄魏因之晉初有之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領典牧乘黄驊騮龍馬等廄令自元帝過江之後或置或省太僕既省故驊騮廄為門下之職晉宋以來不常置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則省齊亦然梁太僕卿位視黄門侍郎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内外廄陳因之後魏兼置少卿北齊太僕寺統驊騮左右龍廄左右駝牛羊司乘黄車府典牧牛羊等署卿及少卿各

一人後周如古周隋如北齊煬帝加置少卿一人唐龍朔二年改太僕為司馭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僕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馭五輅少卿本一員景雲元年加一員領乘黄典廄典牧車府等四署署各有令天下監牧置八使五十六監

臣謹按漢武帝承文景蓄積海内繁富廄馬有四十萬匹時匈奴數寇邊遣衛青霍去病發十萬騎并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窮追大破匈奴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又按後魏太武帝平統萬赫連昌定隴右羌沮渠等河西水

草善乃以為牧地六畜滋息馬三百餘萬匹駝駞將半之牛則無數孝文帝遷洛陽之後復以河陽為牧塲常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漸南欲其習水土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滋甚又按唐貞觀初僅有牧牝三千匹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張萬歲幹羣牧至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匹置八使領六監初置四十八監跨蘭渭秦原四州之地猶為隘狹更

增八監布於河曲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儀鳳三年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方稱使爾後或戎狄外侵牧園乖散洎乎垂拱潛耗大半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加至四十五萬匹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年亦五萬頭初有羊十一萬二千口是年亦二十萬六口盛於垂拱

丞秦漢有兩人後漢一人魏晉因之東晉或省或置梁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丞一人隋三人唐因之掌判寺事凡補獸醫業優長者進以為博士

主簿梁置一人北齊亦一人隋二人唐因之

乘黄令後漢太僕有未央廐令魏改為乘黄廏乘黄古之神馬因以為名晉以下因之宋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歷代皆有悉掌乘輿唐令丞各一人掌乘輿車輅

典廐令周官有牧人圉師趣馬掌十二閑之馬漢西京太僕有龍馬長東京有未央廏令掌乘輿及宫中之馬魏為驊騮廐晉有驊騮龍馬二廐自宋以後分驊騮廏屬門下梁太僕有龍廏及内外等廐陳因之北齊有驊騮左右龍等署後周有左右廏各上士一人隋如北齊唐改龍廏為典廏署令二人丞四人掌在廏繫飼馬牛及雜畜事

典牧監周官牧師下士四人掌牧馬而頒之秦漢邊郡置六牧師令魏晉以下因之隋有典牧牛羊等

監各置令丞唐有乘黃等四監令丞各四人掌外牧及造酥酪脯腊之事

車府令

秦以趙高為之歷代皆有漢魏屬太僕宋齊以後屬尚書駕部北齊以下又屬太僕唐置令丞各一人掌王公以下車輅

諸牧監

漢太僕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在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魏置牧官都尉晉因之自後無聞北齊有左右牝牡駝牛羊等署令後周曰典牝典牡上士中士又有典駝典羊典牛中士隋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唐初因之分曰牧監置監副監丞主簿

大理卿

正 丞 主簿 獄丞 司直 評事 監

大理卿

舜攝帝位皐繇作士正五刑孔安國曰士理也成周則秋官之任也韓詩外傳曰晉文公使李

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遂伏劍死君子曰忠與
仁故後世為之李官秦為廷尉漢因之掌刑辟景帝以
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
壽二年復為大理後漢廷尉卿凡郡國讞疑皆處當以
報多以世家為之而郭氏尤盛郭躬為廷尉家世掌法
務在寬平躬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
皆施行著于令建安中復為大理黃初元年改為廷尉
鍾繇為廷尉聽君父亡歿臣子得為理謗及士為侯其
妻不復改嫁繇所制也歷代皆為廷尉梁國初建曰大
理天監元年復改為廷尉舊用黃門後視秘書監有正
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玄衣朝
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一寸謂之執方
天監元年詔建康獄依廷尉三官置正監平革選士流
視給事中以尚書郎出為之冠服與廷尉三官同陳因
之後魏亦曰廷尉北齊曰大理寺置卿少卿各一人後
周有刑部中大夫掌五刑之法附萬民之罪屬大司寇

隋初與北齊同至煬帝加置少卿二人唐龍朔二年改大理為詳刑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刑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掌鞫獄定刑名決諸疑讞少卿二人正二人丞六人主簿二人錄事二人獄丞四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

臣謹按隋文帝時議置六卿將除大理盧思道奏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產而賤刑名也

正秦置廷尉正漢因之後漢一人魏謂正監平為廷尉三官晉廷尉三官通視南臺持書舊尚書郎下遷梁制服獬豸冠介幘皂衣銅印墨綬歷代皆有隋開皇三年增為四員煬帝增為六員唐二人通判寺事龍朔二

年改為詳刑大夫咸亨初復舊

臣謹按魏司馬芝為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理耳魏武從之

丞自晉武咸寧中曹志上表請廷尉置丞宋齊梁並因之後魏亦然北齊曰大理丞一人隋初二人至煬帝改為勾檢官增為十六人分判獄事唐又曰丞置六人

臣謹按唐杜正倫徐有功並為司刑丞與來俊臣侯

思止同制獄人稱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主簿 自魏晉宋齊梁陳皆有唐置二人

獄丞 晉有左右丞各一人宋齊因之梁陳置二人後魏北齊亦然隋有獄掾八人唐曰丞有四人

司直 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御史中尉高穆所請也視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北齊隋因之隋初置十人煬帝置十六人唐置六人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

評事 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平員四人宣帝詔曰今遣廷吏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正平員四人其務平之涿郡太守鄭昌上言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壹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法令不正其本而置廷平

以理其末世哀聽怠則廷平將揺權而為亂首也後漢光武省右平唯有左平一人掌平決詔獄冠法冠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謂之廷尉評後魏北齊及隋廷尉評各一人開皇三年罷至煬帝乃置評事四十八人掌與司直同其後官廢唐貞觀二十二年褚遂良議重法官復奏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二人為十二員

監秦置廷尉監漢有左右監邴吉為廷尉監光武省右監唯有左監一人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云廷尉監隋開皇三年罷大理監

諸卿第七中

鴻臚卿丞　主簿　典客署　司儀署

鴻臚卿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史記曰韓信亡楚歸漢為連敖

徐廣注云連敎典客漢改爲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贊導九賓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故曰鴻臚景帝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名之建中六年改大鴻臚爲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又更名其屬官行人爲大行令其屬官又有郡邸長丞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至後漢省但令郎治郡邸秦時又有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之成帝河平元年省之併大鴻臚後漢大鴻臚卿一人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餘職與漢同凡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使弔之及拜王嗣魏及晉初皆有之自東晉至于宋齊有事則權置兼官畢則省梁除大字但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常導護贊拜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有卿少卿各一人亦掌蕃客朝及吉凶弔祭後周司寇

有蕃部中大夫掌諸侯朝覲之叙有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鴻臚寺入太常十二年復置領典客司儀崇元三署至煬帝置少卿二人唐龍朔二年改鴻臚為同文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司賓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賓客凶儀之事及册諸蕃少卿本一員景雲二年加一員領典客司儀二署署各有令

丞秦曰典客丞漢為鴻臚丞魏晉亦然王敦為鴻臚卿謂阮脩曰卿常無食鴻臚差有禄能作否脩遂為丞梁陳後魏北齊皆有之後周曰賓部上士隋如北齊唐因之有二人

主簿一人

典客周官有掌客上士中士秦官有典客漢改為鴻臚鴻臚屬官有大行令丞本名行人武帝改為大行令丞魏改大行令為客館令晉改為典客宋分置南北客館令齊梁陳皆有客館令丞後魏初曰典客監太和

中置主客令北齊有典客署後周置東南西北四掌客上士下士隋初又曰典客署置令丞煬帝改為典藩署唐為典客署置令丞各一人掌二王後蕃客辭見宴接送迎及在國夷狄

司儀 周官有司儀上士中士漢大鴻臚有治禮郎自後無聞後魏置司儀官北齊置令丞後周置上士等員隋如北齊唐因之置令丞各一人掌凶事儀式及喪葬之事

司農卿

丞　主簿　上林署　太倉署　鉤盾署

導官署　苑總監　諸倉監　司竹監

溫泉湯監　諸屯監　駿粟都尉　均輸令

幹官長　籍田令　典農中郎將等官

司農卿 少皞氏以九鳸為九農正舜攝帝位命棄為后稷周則為太府下大夫秦為治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初更名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凡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皆

屬焉王莽改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後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給報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初郡國鹽官鐵官並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建安中為大農魏黃初元年又改為司農晉初因之渡江哀帝末省司農并都水孝武復置宋齊皆有之梁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陳因之後魏曰大司農北齊曰司農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掌倉市薪米園池果實後周有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隋初與北齊同煬帝置少卿二人潁川太守趙元淑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煬帝曰如卿意者幾時當了元淑曰不過十日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畢唐龍朔二年改司農為司稼咸亨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東耕供進耒耜及邦國倉儲之事領上林太倉鈎盾尊官四署署各有令丞

丞 秦曰治粟內史丞有二人漢為大司農丞二人或謂之中丞耿壽昌為大司農中丞奏訖設常平倉給北邊省轉漕又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諸計會事平帝又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後漢司農丞一人部丞一人部丞主帑藏魏晉因之銅印黃綬宋齊以來墨綬進賢一梁冠介幘皂衣後魏北齊皆有司農丞隋置五人唐六人

主簿 晉太康中置自後無聞梁陳又有北齊亦然唐因之

上林署 漢水衡都尉之職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魏晉因之江左無聞宋初復置隸尚書殿中曹齊因之梁陳屬司農北齊及隋亦然唐因之有令二人丞四人掌諸苑囿池沼種植蔬果藏氷之事

太倉署 周官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官有太倉令丞漢因之屬大司農後漢令主受郡國轉漕穀其榮

陽敖倉官中興皆屬河南尹歷代並有之北齊亦然後周曰司倉下大夫隋有令二人丞六人唐有令三人丞二人掌倉廩出納

鉤盾署 漢鉤盾令官者典諸近園苑游觀之事屬少府後漢亦有之晉大鴻臚屬官有鉤盾令自後無聞北齊如晉制隋如北齊令三人丞十二人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薪炭鵝鴨藪澤之物天寶五載九月侍御史楊釗充木炭使自後相循或以京尹或以戶部侍郎為之

導官署 導擇也周有舂人秦漢有令丞屬少府漢東京令丞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屬大司農歷代皆有唐置令二人丞四人掌舂碾米麵油燭之事

苑總監 自隋而置東西南北各有監及副監唐因之兼有丞主簿等官以掌苑內宮館園池之事

諸倉監

後漢河南尹屬官有滎陽敖倉長丞梁司農有左中右三部倉丞陳因之隋諸倉各有監官唐因之掌倉廩出納

司竹監

漢有司竹長丞魏晉河南淇園竹各置官守之後魏有司竹都尉隋曰司竹監唐因之有監副監丞掌植養園竹之事

温泉湯監令

唐置掌湯院宇修整器物以備供奉

諸屯監

隋置諸屯監及副監畿内者隷司農自外者隷諸州唐因之置監及丞掌營種屯田功課畜産等事

騪粟都尉

騪音搜索也漢武帝軍官不常置又有治粟都尉以桑弘羊為之

均輸令漢有之後漢省

斡官長漢有之如淳曰斡音管主均輸之事所謂斡鹽鐵而榷酒酤也晉灼曰此竹箭之官長均輸自有令顔師古曰如説近是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

籍田令掌耕國廟社稷之田於周為甸師漢文帝初立籍田置令漢東京及魏並不置晉武泰始十年復置江左省宋文帝元嘉中又置

典農中郎將

典農都尉

典農校尉並曹公置晉武帝泰始二年罷農官為郡縣後復有之隋煬帝罷典農官

勸農謁者梁武天監九年置視殿中御史自驥粟以下盡屬司農令並無

太府卿

丞　主簿　諸市署　平準署　左右藏署　常平署

太府卿周官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之貳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賄于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置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及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和中改少府為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財物庫藏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尚方司染甄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管尚方織染等而太府但管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等唐龍朔二年改太府為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二人少卿二人領兩京諸市平準左右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

丞周官為太府上士之任自後無聞梁太府丞一人陳因之後魏北齊各一人後周曰太府上士隋又曰府丞唐因之

有四人

主簿周官太府下士之任自後無聞梁置一人陳因之後魏亦然隋置四人唐因之減一人

諸市署周官有司市下大夫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長丞後漢則河南尹屬官有雒陽市長丞魏晉因之東晉則丹陽尹管之宋齊因之梁始隷太府陳因之後魏有京邑市令北齊則司州牧領東西市令丞後周司市下大夫隋初京市令丞屬司農煬帝改隷太府唐因之每市令一人丞二人

平準署周官有賈人中士下士主平定物價秦置平準令漢因之掌知物價及主練染作彩色趙廣漢州舉茂才為平準令後漢平準令丞隷大司農熹平四年改平準為中準使宦者為之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

以閹人為令丞魏少府屬官有平準令宋唯掌染順帝即位以帝諱準故曰染署齊又曰平準屬少府梁陳則曰平水令丞北齊平準屬司農後周曰平準中士下士隋初如北齊煬帝改隸太府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官市易

左右藏署

周官有職幣上士中士主貨幣之入又外府中士主泉藏之在外者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官而待邦用蓋今左藏之職也至秦漢則分在司農少府後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丞魏因之晉有左右藏令屬少府晉江東置御史掌庫曹後分庫曹曰外左庫内左庫至宋省外左庫而内左庫直曰左庫齊梁陳曰右藏北齊曰左右藏令屬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士隋如北齊唐因之置左藏令三人掌庫藏錢物布帛雜綵右藏令二人掌銅鐵毛角玩弄之物金玉珠寶香畫綵色諸方貢獻雜物

常平署 漢宣帝時耿壽昌請於邊郡皆築倉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常平之名起於此也後漢明帝置常滿倉晉又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而不糴糶陳因之後魏太和中雖不名曰常平亦各令官司糴貯儉則出糶隋曰常平唐武德中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價市肆騰踴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觸類長之常平令一人掌倉糧管鑰出納糶糴凡天下倉廩和糴者為常平倉正租為正倉也子為義倉

臣謹按唐天寶八載通計天下倉糧屯收并和糴等見數凡一億九千六百六萬三千二百二十石

祕書監 丞 祕書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太史令 丞

祕書監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延熹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以其掌圖書祕記故曰祕書後省魏武帝又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即中書令之任也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自王肅為監乃不屬焉其蘭臺亦藏書籍而御史掌之魏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晉武帝以祕書併入中書省其祕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別置祕書監并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是祕書之府始居於外其監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與晉同梁曰祕書省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後周祕書監亦領著作監掌國史隋祕書省領著作太史二曹煬帝增置少監一人後又改監少監並

為令唐武德初復改為監龍朔二年改祕書省為蘭臺改監為太史少監為侍郎咸亨初復舊天授初改祕書省為麟閣神龍初復舊掌經籍圖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太極元年増祕書少監為二員通判省事其後國史太史分為别曹而祕書省但主書寫校勘而已雖非要劇然好學君子亦求為之

臣謹按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祕書圖籍之事至魏晉其制猶存故歴代營都邑置府寺必以祕書省及御史臺為隣

丞魏武帝置祕書令及丞一人典尚書奏事後文帝黄初中欲以何禎為祕書丞而祕書先自有丞乃以禎為祕書右丞其後遂有左右二丞劉放為左丞孫資為右丞後省晉復置祕書丞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

服嵇紹司馬彪傅暢王謐等並為此官宋為黄綬餘與
晉同齊梁尤重齊王儉為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
略撰七志四十卷先獻之梁劉孝綽除祕書丞武帝曰
第一官當與第一人又張率吳郡人遷祕書丞武帝曰
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緒未有為者今以相處為卿
定名稱也陳隋印綬與齊同歷代皆有後周柳蚪為祕
書丞時祕書雖領著作不參史事因蚪為丞始令監掌
焉唐龍朔二年改為蘭臺大夫咸亨初復舊掌府事檢
稽省署
抄目

祕書郎 後漢馬融為祕書郎詣東觀典校書及魏武建
國又置祕書郎嘗以劉劭為之出乘鹿車王肅
表曰臣以為祕書職於三臺為近密中書郎在尚書丞
郎上祕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
祕書丞郎俱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為郡此陛
下崇儒術之盛也尚書郎侍御史皆乘犢車而祕書丞

郎獨乘鹿車不得朝服又恐非陛下轉臺郎為祕書丞郎之本意也晉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校閱脫誤進賢一梁冠絳朝服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祕書圖籍列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左太沖為三都賦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中鄭默為祕書郎刪省舊文除其浮穢中書令虞松曰而今而後朱紫別矣宋齊祕書郎皆四員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日便遷宋王敬弘子恢之召為祕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曰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無競之地文帝許之梁張纘為祕書郎固求不還欲徧觀閣內圖籍自齊梁之末多以貴游子弟為之無其才實當時諺曰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歷代皆有北齊又謂之郎中隋除中字亦四員唐亦四員分掌四部經籍圖書分判校寫功程事龍朔中改為蘭臺郎咸亨初復舊開元二十八年減一員

秘書校書郎

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初漢成帝時已命光祿大夫劉向於天祿閣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伎後於蘭臺置令史十八人秩百石屬御史中丞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後漢明帝以班固為蘭臺令史撰光武本紀及諸傳記又曰傅毅為蘭臺令史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楊終竇章皆以郎為之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蔡邕馬融皆以郎中為之當時重其職故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馬晉宋以下無聞至後魏秘書省始置校書郎北齊亦有校書郎後周有校書郎下士十二人屬春官之外史隋校書郎十二人煬帝初減二人尋更增為四十人唐置八人掌讎校典籍為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

並有校書之官皆為美職而祕書省為最

祕書正字 後漢桓帝初置祕書監掌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歷代無聞齊集書省有正書蓋正字之任也北齊祕書省有正字隋置四人唐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資輕重與校書郎同貞元八年割校書四員正字兩員屬集賢殿

著作郎 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焉蓋有著作之任而未為官員也蘭臺令史班固傅毅洛陽令陳崇長陵令尹敏司隸校尉孟冀及楊彪等並著作東觀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隸中書省專掌國史時衛覬以侍中尚書典著作晉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令祕書既典文籍宜改中書著作為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後別自置省謂之著作省而猶隸祕書

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李充為大著作于時典籍混亂充删除煩重分作四部祕閣以為永制又荀勗以中書監掾盛以祕書監並領著作掾緯以散騎常侍及陳壽並為大著作進賢兩梁冠介幘絳朝服王隱待詔著作單衣介幘月朔詣於著作省宋齊與晉同梁制一梁冠兩無印綬此並大著作也魏氏又置佐著作郎亦屬中書晉佐著作郎八人進賢一梁冠絳朝服祕書監自調補之鄒湛謂祕書監和嶠曰閻纂可佐著作嶠曰此職閑重勢貴多爭不暇求才按此則大著作亦監自調晉制佐著作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初以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其制遂廢矣宋齊以來遂遷佐於下謂之著作佐郎亦掌國史集注起居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其職冠制與大著作同陳氏為令僕子起家之選後魏有著作郎佐郎北齊著作郎佐郎各二人後周有著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掌綴國録屬春官之外史隋以祕書省為著作曹著作郎二人佐

郎八人煬帝加佐郎為十二人唐為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佐郎四人開元二十六年減佐郎二員亦屬祕書省自宋已後國史悉屬祕書龍朔二年改著作郎為司文郎中佐郎為司文郎咸亨初復舊初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製碑頌之屬分判局事佐郎貳之徒有撰史之名而實無其任其任盡在史館矣其屬官有校書郎二人後魏著作省置校書郎北齊著作亦置校書郎二人隋亦司掌校讎書籍若本局無書兼校本省典籍正字二人唐減一人

掌同校書

太史局令 昔少皡氏以鳥名官其鳳鳥氏為歷正至顓帝氏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羲氏和氏紹重黎之後世序天地夏有太史終古者當桀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而奔于商商太史高摯見紂之亂載其圖法出奔于周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魯昭公二年晉

韓宣子聘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有馮相氏視天文之次保章氏掌天文之變當周宣王時太史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有子頹叔帶之亂故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梁秦為太史令胡毋敬之為之漢武置太史以司馬談為之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卒其子遷嗣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文書而已後漢太史令掌天時星歷凡歲將終奏新年歷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國有瑞應災異則掌記之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併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三職自漢晉宋齊並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江左高營以侍郎陳卓以義熙守吳道欣以殿中侍御史皆兼領太史梁陳並同晉氏後魏北齊並如晉宋後周之制春官府置太史中大夫一人掌歷家之法隋曰太史曹令丞各置二人而屬祕書省煬帝又改曹為監有令唐初改監為

局置令龍朔二年又改太史局為祕書閣改令為郎中丞為祕書閣郎咸亨初復舊初屬祕書省久視元年改為渾天監不隸麟臺改令為監置一人其年又改為渾儀監長安二年復為太史局又隸麟臺其監復為太史局令置二人景龍二年復改局為監而令名不易不隸祕書開元二年復改令為監改一員為少監十四年復為太史局置令二人復隸祕書後又改局為監乾元元年又改其局為司天臺掌天文歷數風雲氣色有異則密封以奏其小吏有司歷保章正靈臺郎挈壺正等官各有差

丞二人司馬彪續漢志云太史有丞一人魏以下歷代皆同隋置二人煬帝減一人唐初不置丞久視初改為渾儀監始置丞二人煬帝減一人長安二年又省景龍二年復置凡天下測影之處分至表準其詳可載故參考星度稽驗晷影各有典常

臣謹按唐開元中測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三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衆星槩然其明大者甚衆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云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自古渾天家以為常没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

殿中監

丞 尚食 尚藥 尚衣 尚舍 尚乘
尚輦

殿中監魏始置爲晉宋並同齊有内殿中監外殿中監各八人梁陳因之其資品極下後魏亦有殿中監北齊有殿中局置監四人屬門下省掌駕前奉引隋改為殿内局置監二人大業三年分門下太僕二司取

殿内監名以為殿内省有少監監丞各一人掌諸供奉領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等六局每局各置奉御二人以總之置直長以貳之屬門下省唐改為殿中省加置少監二人丞亦二人其官屬職任一如隋制為一司不屬門下龍朔二年改殿中省為中御府改監為中御大監少監改丞為中御大夫咸亨初復舊

臣謹按漢儀注曰省中有五尚即尚食尚冠尚衣尚帳尚席或云秦置六尚謂尚冠尚衣尚席尚沐尚食尚書若今殿中之任也

丞 隋置一人 唐加一人

尚食局奉御 始秦置六尚有尚食焉如淳曰掌天子之物曰尚後漢以後并其職於太官湯官北

齊門下省又有尚食局置典御二人後周有內膳上士中士凡進食先嘗之隋分屬殿內改典御為奉御有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膳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六人唐因之減置五人

尚藥局奉御自梁陳以後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有典御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後改為奉御而屬殿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醫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四人唐因之

尚衣局奉御周官有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戰國有尚衣尚冠之職秦漢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而屬少府後漢又掌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魏因之晉屬光祿勳江東省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御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其後又置初宋氏用三品勳位明帝改用二品准南臺御史掌金銀綵帛凡諸造作以供奉及妃主六宮梁陳其職隸在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北齊門下省統主衣局

都統子統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二人中士二人隋分屬殿內省其後又改為尚衣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三年改為奉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減二人

尚舍局奉御　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幄帟之事漢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掌宮殿陳設魏殿中監掌帳設監護之事晉宋以下其職並在殿中監隋煬帝置殿中監改殿內局為尚舍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扆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而減二人

尚乘局奉御　自秦漢以來其職皆在太僕北齊太僕驊騮署有奉乘十人管十二閑馬隋煬帝取之置尚乘局奉御二人唐因之增置奉御四人龍朔二年改為奉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尚乘奉御掌六閑馬一曰飛黄閑二曰吉良閑三曰龍媒閑四曰騊駼閑五曰駃騠閑六曰天苑閑開元中減二人先是別置殿使

因隷焉猶屬殿中直長

隋置十四人唐減四人

尚輦局奉御 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畜車輦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漢魏晉並太僕屬官車府令掌之東晉省太僕遂隷尚書駕部宋齊梁陳車府乘黄令丞掌之後魏北齊則乘黄車府令兼掌之後周則司車輅主之隋又乘黄車府令丞掌之煬帝置殿内省尚輦局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四人隋置唐因之

臣謹按古謂人牽為輦春秋宋萬以乘車輦其母秦始皇乃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後漢有乘輿六輦魏晉小出則乘之及過江而亡孝武太元

年中謝安率意而作及破苻堅得之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嗟其黙識宋武破慕容超獲金鉦輦古之輦輿大率以六尺為度齊武帝造大小二輦輿雕飾甚工下𢛚輳軛悉金花銀獸梁大輦中方八尺左右開四望金鸞栖軛隋有六輦大禮皆乘之

諸卿第七下

內侍省

內侍　內常侍　內給事　內謁者監

內寺伯　掖庭局　宮闈局　奚官局

內僕局　內府局

内侍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内小臣閹人寺人詩有巷伯寺人春秋皆謂之寺人戰國時趙有宦者令繆賢秦少府屬官有中書謁者令丞又有將作衛尉少府各一人並皇后卿也又云詹事掌皇后太子家屬官有中長秋私府宦官皆屬焉漢景帝中元六年改將作為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為官號在正卿上無太后則闕又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年更名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也後漢常職掌奉中宮命凡給賜族親及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屬官有丞中宮僕謁者私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漢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賛導內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始

定員數中常侍四人漢舊儀曰秩千石得出入卧内舉法禁中小黄門十人自明帝以後員數稍增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悉用閹人不調他士自安迄桓權任尤重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桓帝既與宦官謀誅梁兾乃封宦者五人同日為侯皆食邑故世號五侯焉及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永巷掖庭復用士人閽閹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騶宰中外雜錯醜聲彰聞魏改漢制三卿在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有后則置無后則闕齊鬱林王立文安太后即尊號以宫名置宣德衛尉少府太僕梁有弘訓太后亦置屬官陳亦有太后三卿後魏大長秋掌顧問應對自文明馮后閹官用事大者令僕小者卿守時有宦者趙黑為選曹尚書北齊有中侍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出入門閣又有長秋寺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宫閹領掖庭等令並用宦者後周有司内上士

小司内中士巷伯中士等官隋曰内侍省領内侍内常侍等官内侍即舊長秋也内常侍即舊中常侍也煬帝改内侍省為長秋監令一人少一人丞二人並用士人餘用官者領掖廷宮闈奚官三署亦參用士人唐武德初改為内侍省皆用官者龍朔三年改為内侍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宮臺神龍元年復舊有内侍四人掌知宮内供奉中宮駕出夾引總判局事舊二人開元中加二人七年三月勅内侍五品以上許養一子仍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歳

內常侍六人通判局事屬官有内給事八人内謁者監六人内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領掖庭宮闈奚官内僕内府等五局

臣謹按後漢和帝幼沖竇憲以外家專政鈎盾令鄭

衆等專謀禁中收憲印綬竭忠盡瘁一心王室每策勲班賞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也又按唐神龍元年以後始以中使出監諸軍兵馬寳應元年五月勅諸道州所承上命須憑正勅可施行不得便信中使宣勅即遵行

內給事周禮內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後漢少府有給事黄門常侍左右止在內宫闗通中外及中宫已下衆事自魏晉至于梁陳無其職後魏有中給事中後改為中給事北齊中侍中省有中給事中四人煬帝改為內承直唐復為內給事置八人

內謁者 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宮謁者三人主報中章後魏北齊有中謁者僕射隋內侍省有內謁者監六人內謁者十二人唐因之

內寺伯 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隋內侍省有內寺伯二人唐因之

掖庭局 令秦置永巷漢武更名掖庭置令掌宮人簿帳公桑養蠶及女工等事後漢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又有永巷令典官婢皆宦者並屬少府唐置二人

宮闈局 令二人隋置令掌宮內門閤之禁及出納神主并內給使名帳糧廩事唐因之

奚官局 令二人周禮酒人漿人邊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女祝司服守祧並閹官所職皆有奚奴或曰奚官女也齊梁陳隋有奚官令掌宮人疾病醫藥罪罰喪葬等事唐置二人

內僕局令二人後漢有中宫僕令掌車輿雜畜及導等事唐置二人

內府局令二人漢少府屬官有内者局令隋曰内者唐為内府置令二人掌内庫出納帳設澡沐之事

少府監

丞　主　將　中尚　左尚　右尚　織染

掌治等五署　暴室等三丞

少府監少府秦官漢因之是為九卿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應劭曰山澤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故稱少府顔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後漢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之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朝賀則給璧凡中書謁者尚書令僕侍中常侍黄門御史中丞以下皆屬焉晉制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哀帝末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宋少府領左右尚方御府東治南治平準等令丞齊又加領左右銀鍛署梁少府為夏卿位視尚書左右丞陳因之後魏少府謂

之六卿蓋以少府宗正太僕廷尉司農鴻臚為六卿至孝文太和中易制官品遂改少府為太府北齊無少府其尚方等署皆隷太府至隋煬帝大業五年又分太府為少府監置監及少監復領尚方織染等署後又改監少監並為令唐武德初置軍器監廢少府監貞觀元年五月分太府中尚方織染坊掌冶坊置少府監龍朔二年改為內府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尚方監神龍元年復舊監一人總判少監二人通判領中尚右尚左尚織染掌冶等五署開元十年五月於北都置軍器監至二十六年五月又廢

臣謹按後漢東平王蒼為驃騎正月朔朝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貴傲不奉法漏將盡而求璧不得蒼掾朱暉遥見少府主簿持璧乃往紿

曰試請觀之既得而馳奉之就復以他璧朝

丞 漢有六人後漢省五而有一丞歷代皆一人山公啓事曰中郎衛昱往為少府丞甚有損益唐置四人

主簿 晉置二人歷代一人唐有二人

中尚署 周官為玉府秦置尚方令漢因之後漢掌上手工作御刀劍玩好器物及寶玉作器官者蔡倫為尚方令監作祕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代法兩漢又有考工令主作兵器其職稍同按考工令作兵器兵器成則付執金吾入武庫及主織絲諸雜工初屬少府中屬主爵光武時屬太僕漢末分尚方為中左右三尚方魏晉因之自過江唯置一尚方哀帝以隸丹陽尹宋武帝踐阼以相府作部配臺謂之左尚方而本署謂之右尚方並掌造軍器令丞各一人隸門下孝武大明中改右尚方曰御府御府二漢已有之典官婢作

褻衣服補浣之事魏晉猶置其職江左乃省焉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則漢之考工令如宋之尚方令尚方令如宋中署矣齊左右尚方令各一人梁有中左右尚方北齊亦三尚方隸太府隋煬帝分隸少府唐省方字有中左右三尚署令丞各一人中尚署供內營造雜作左尚掌車輦繖扇膠漆畫鏤等作右尚掌皮毛膠墨雜作席薦等事開元以後別置中尚使以監

織染署 令一人周禮天官典絲掌綬文織絲組焉染人掌染絲帛秦置平準令韋昭釋名曰平準令主染色染有常平之法故準而則之漢因之及主物價練染初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成帝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室北齊中尚方領涇州雍州絲局定州細綾局丞後周有司織下大夫隋有司織司染二署煬帝合織染為一令掌織絍組綬錦綾冠幘并染色等唐因之有令丞

掌治署秦漢郡國有鐵官諸郡國出鐵者則置鐵官長丞晉治令掌工徒鼓鑄隸衛尉東晉省衛尉始隸少府宋有東冶南冶各置令丞而屬少府齊因之江南諸郡縣有鐵者或置冶令或置冶丞多是吳所置梁陳有東西冶北齊諸冶屬太府後周有冶工鐵工中士隋有掌冶令丞唐於京師置冶署有令丞各一人掌造鑄金銀銅鐵塗飾琉璃玉作等事

暴室丞後漢暴室丞宦者也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之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屬少府其後無之

海丞漢平帝置少府海丞一人掌海稅後無

果丞與海丞同置掌諸果實後無

將作監

丞 主簿 左右校 左校 右校 甄官 中校 東園主章令

將作監少皡氏以五雉為五工正以利器用唐虞共工周官之冬官蓋其職也秦有將作大匠後漢少府掌治宮室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後漢位次河南尹中元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初以任隗為之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植桐梓之類列于道側李固遷大匠常推賢貢士孔融以將作大匠遷少府魏晉因之江左至宋齊皆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改為大匠卿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有將作寺其官曰大匠有功曹主簿長史司馬等官屬後周有匠師中大夫掌城郭宮室之制及諸器物度量又有司木中大夫掌木工之政令隋與北齊同至開皇二十年改寺為監大匠為大監初加置副監煬帝改大監少監為大匠少匠十三年又改為大令少令唐復皆為匠龍朔二年改將作為繕工監咸亨元年復舊

光宅元年改為營繕監神龍元年復舊大匠一人總判少匠二人通判天寶中改大匠為大監少匠為少監領左校右校甄官中校四署

丞漢有二人後漢一人魏晉因之東晉以後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又置一人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四人後周曰匠師中士隋二人唐四人

主簿晉置自後與丞同隋二人唐因之

左右校署秦及漢初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後漢唯置左右校令後漢因之掌左右工徒度尚自右校令擢拜荆州刺史魏併左校右校於材官晉左右校屬少府宋以後並有左校令丞北齊亦有之隋左右校令丞屬將作唐因之

左校署令丞二人掌營繕木作採材等事

右校署令丞二人掌營土作瓦泥並燒石灰厠溷等事

甄官署令丞二人後漢有前後中甄官令屬將作晉有甄官署掌塼瓦之事宋齊北齊隋悉有之唐因之掌營塼石瓷瓦

中校署秦漢有之後無唐置令丞各一人掌舟車雜兵仗廐牧

東園主章令漢有之武帝更名木工如淳曰章謂木材也後世無此官

國子監祭酒　司業　丞　主簿　國子　太學　廣文　四門　律學　書學　算學博士助教等

國子祭酒

孫卿在齊為三老稱祭酒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古者賔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故以祭酒為稱漢之侍中魏之散騎常侍功高者並為祭酒用其義也公府有祭酒亦因其名漢吳王濞年老不朝為劉氏祭酒則祭酒之名久矣王莽以安車駟馬迎夏侯勝為講學祭酒勝推而不受又漢置博士至東京凡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為祭酒謂之博士祭酒蓋本曰僕射中興轉為祭酒魏因之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永嘉中置儒林祭酒以杜夷為之國子者周之舊名周官有師氏之職即國子祭酒也晉介幘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舊視侍中列曹尚書劉毅嵇紹並為此官又袁瓌為國子祭酒時屬經喪亂禮教陵遲瓌上疏求立學徒故國學之興自瓌始也又裴頠為祭酒奏立太學起講堂築門刻石寫五經焉宋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不常置也明帝太始六年以國學

廢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元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高帝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准諸曹尚書博士准中書郎助教准南臺御史選經學為先若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選明經者以本位領其後國諱廢學永明三年立學尚書令王儉領祭酒學既建乃省總明觀八年國子博士何允單為祭酒疑所服陸澄等皆不能據遂以元服臨試月餘日博議定乃服朱衣齊梁號為國師梁王承為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並居此職三代為國師前代未有時以為榮暕音簡陳因之後魏亦曰國子祭酒其初定中原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北齊國子寺有祭酒一人隋開皇十三年國子寺罷隸太常凡國學諸官自漢以下並屬太常至隋始革之又改寺為學仁壽元年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學博士總知學事煬帝即位改國子學為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唐因之龍朔元年東都亦置龍朔二年改為司成館又改祭酒為大司成咸亨初復舊光

宅元年改國子監為成均監神龍元年復舊領國子學學生三百人太學學生五百人四門學學生五百人俊士八百人律學學生五十人書學學生三十人算學學生三十人置祭酒一人掌監學之政皇太子受業則執經講說皆以儒學重者為之天寶九載置廣文館領學生為進士業者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與太學同

臣謹按漢昭帝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後漢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頽弊鞠為
園蔬牧兒芻叟至於薪刈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
黌宇凡所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增甲乙之
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又按唐神龍
之後六學生徒二千二百一十人每學各置博士以
總學事及有助教等員天寶九載又於國子監置廣
文館領學生為進士業者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品秩
與太學同

國子司業 隋煬帝大業三年於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為名唐置二人副貳祭酒通判監事龍朔二年改為少司成咸亨初復舊凡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

丞 隋置三人唐一人

主簿 北齊置隋一人唐因之

國子博士 班固云按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又曰博士秦官漢因之漢博士多至四十人兩梁冠漢儀云文帝博士七十餘人為待詔博士朝服玄端章甫冠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稍增員十二人博士選有三科高第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于時孔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後漢博士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公羊嚴顏

各一博士初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爭之卒立左氏學各掌以五經教子弟國有疑事掌承問對舊時從議郎為博士其通敏異藝入平尚書出部刺史諸侯守相久次轉諫議大夫中興高第為侍中小郡若都尉博士限年五十安帝以博士多非其人詔命三公將軍中二千石舉博士各一人務得經明行高卓爾茂異是時羣僚承風凡所旌貢綽有餘裕後旋復故遂用陵遲初平帝元始四年改博士為博士師後漢兼而存之並擇儒者桓榮魯恭戴憑等並為博士魏及西晉朝博士置十九人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博士一人皆取履行精淳通明典義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試元帝時荀崧上疏曰昔咸寧太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黄門通洽古今行為世表者領國子博士宋齊諸博士皆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梁國學有博士二人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魏晉宋齊並

不置五經博士至北齊始置焉舊國子學生限以貴賤武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儁才不限人數陳因之後魏北齊並有之隋仁壽元年省國子博士大業三年復置一人唐增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司成宣業咸亨初復舊諸州州亦有經學博士一人

臣謹按後魏崔逸為國子博士每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也

助教 晉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江左及宋並十人宋制易尚書毛詩禮記周禮儀禮左傳公羊穀梁各為一經論語孝經為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宋齊並同梁國子助教舊視南臺御史品服與博士同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置十人隋置四人唐國子學助教三人諸府州縣各有助教員府州二人縣

一人學生各有差

太學博士晉江左增置國子博士十六人謂之太學博士品服同國子博士梁置太學博士八人陳因之後魏亦然北齊國子寺有太學博士十人後周置太學博士下大夫六人隋初置太學博士五人仁壽元年罷國子唯立太學置博士五人大業三年減置二人唐因之

助教後魏始置北齊亦有之置二十人後周曰太學助教上士隋又曰太學助教五人大業三年減三人唐因之

廣文館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並以文士為之唐天寶九載置

四門博士後魏書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曰天子設四學鄭玄注

同西郊之虞庠也今以其遼遠故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北齊二十人隋五人唐二人

助教北齊國子寺有二十人隋初則五人唐因之

直講四人唐初置無員數長安四年始定為四員

大成二十人唐置取貢舉及第人簡聰明者試書日誦一千言并日試策所習業等十條通七然後補充仍散官祿俸賜會同直官例給武太后長安中省而有直講定為四員

律學博士晉置屬廷尉梁曰胄子律博士屬廷尉陳亦有律博士後魏北齊並有之隋大理寺官屬有律博士八人唐因之而置一人移屬國學掌教文武八品以下及庶人之子為生者以律令為專業格式法例兼習之助教一人而從九品上

書學博士唐置三人掌教文武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兼習之又置典學二人

算學博士二人典學二人掌教文武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為生者二分其經以為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等及綴術緝古之術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

軍器監

丞　主簿　甲坊署　弩坊署

軍器監後周武帝四年初置軍器監唐武德初因之貞觀元年罷軍器大監置少監後省之以其地隸少府監為甲弩坊開元初復以其地置軍器使至三年以使為監更置少監一員丞二員主簿一員錄事一員及弩坊等署十一年悉罷之復隸少府為甲弩坊十六年移其名於北都置軍器監亦嘗以太原尹兼領天寶

六載復於舊所置軍器監

監一人領甲坊弩坊兩署

丞主簿各一人 唐置

甲坊署令丞 隋少府有甲鎧署唐改焉

弩坊署令丞 隋有弓弩署唐改焉

都水監 使者　丞　主簿　舟檝署　河渠署

都水使者 虞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官有林衡川衡二官掌林麓川澤之禁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其屬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揖櫂鍾官伎巧六廄辯銅九官令丞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及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屬焉蓋主上林離宮燕休之處後漢光武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

劉之曰輒暫罷水衡都尉貙劉將祭大獵也事訖省初
秦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自太常少
府及三輔等皆有其官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
使者以領之至漢哀帝省使者官至東京凡都水皆罷
之併置河隄謁者漢之水衡都尉本主上林苑魏世主
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臺有使者
一人掌舟航及運部而河隄為都水官屬元康中復有
水衡都尉時陳愼戴熊俱以都水使者領水衡都尉懷
帝永嘉六年胡賊入洛陽都水使者奚濬先出督運得
免江左省河隄宋都水使者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與
御史中丞同孝武帝初省都水臺罷都水使者置水衡
令孝建元年復置齊有都水臺使者一人梁初與齊同
天監七年改都水使者為大舟卿位視中書郎列卿之
最末者主舟航河隄陳因之後魏初皆有水衡都尉及
河隄謁者都水使者官至永平二年都水臺依舊置二
使者北齊亦置二使者隋開皇三年廢都水臺入司農

十三年復置仁壽元年改臺為監更名使者亦為監煬帝又改為使者尋又為監加置少監又改監及少監並為令領舟檝河渠二署唐武德八年置都水臺後復為都水監置令隷將作貞觀中復為都水監置使者龍朔二年改都水使者為司津監丞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都水監為水衡置都尉神龍元年復為都水監置使者二人分總其事不屬將作領舟檝河渠二監

丞 漢有水衡丞五人亦有都水丞後漢晉初都水使者有參軍二人蓋亦丞之職任宋因之梁大舟卿有丞陳因之後魏北齊又曰參軍隋曰都水丞唐二人

主簿 晉水衡都尉有之為左右前後中五水衡令悉皆有之梁大舟卿亦有之至隋又置唐因之

舟檝署 漢主爵中尉屬官有都船令丞水衡都尉有檝櫂令丞晉曰船曹吏齊曰官船典軍後周曰舟

中士隋為舟檝令丞
唐因之令丞各一人

河渠署隋煬帝置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通志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四 史部

通志卷五十五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職官略第五

武官第八上

將軍總叙　左右衛（併親衛官屬附）　左右驍衛　左右武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千牛衛　左右羽林軍　左

右龍虎軍左右神虎軍附

將軍總敘

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故夏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為稱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為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也晉獻公初作二軍公

將上軍末有其號魏獻子衛文子始有將軍稱左傳曰晉閻没女寬謂魏子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注曰獻子為將軍卒故謂之將軍又禮記曰將軍文子之喪自戰國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左右將軍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後漢志曰漢將軍比公者四謂大將軍驃騎車騎衛將軍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孝武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橫海度遼貳師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亦不

常設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四征興於漢代四安四平起於魏初後漢有三鎮之稱魏有鎮北之號晉武帝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及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頃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涕泣而去乃以東海國官領左右衛以國兵宿衛晉宋以來以領軍護軍左右二衛驍騎游擊將軍謂之六軍宋輿服志曰驃騎車騎衛

將軍及諸將軍加大者皆金章紫綬武冠佩水蒼玉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等將軍及四中郎將晉代茍羨王胡之並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為者齊以二衞四軍五校驍騎游擊積射彊弩殿中員外殿中武衞七將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賁之中郎將冗從僕射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而散騎為東省梁武帝以將軍之名高下舛雜命吏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衞驃騎車騎為二十四班四征四中為

二十三班八鎮為二十二班八安為二十一班四平四翊為二十班凡三十六號為重號將軍又有五德將軍忠勇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師宣惠果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是為五德將軍也以班多者為貴凡十品二十四班品取其盈數班法氣候之數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為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于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叙於百官之外凡一百二十五將軍後魏將軍之名多矣謂驃騎車騎衛為三將軍末年有

八柱國大將軍其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元贊元育元廓侯莫陳順宇文導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賀蘭祥楊忠王雄是也又各分統開府一人一開府領一軍兵是為二十四軍分掌禁旅當爪牙禦侮之寄自大統十六年以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禦後周武帝三年改諸軍軍士並為侍官隋煬帝以左右衛左右屯衛左右禦衛左右候衛凡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以總府事每衛各置長史錄事參軍司倉兵騎鎧等參軍員軍人總名衛士蓋魏周十二大將軍之

遺制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號不足以為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焉位在王公上及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七月高祖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丹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每軍將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揚恭仁劉弘基長孫順德等為其將督耕戰之

備自是士馬彊勁無敵於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冦掠復置十二軍後又省之其後定制有左右衛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六衛大將軍各一人（左右衛及左右金吾總謂之四衛其餘謂之雜衛）將軍總三十人（左右千牛衛將軍各一人餘衛各二人）左右羽林左右龍虎左右神虎六軍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三人皆有衛署其餘驃騎輔國鎮軍冠軍四大將軍雲麾勇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寧遠遊騎遊擊等九將軍並為五品以

上武散官先天二年正月十日詔往者衛士計戶取充使二十一入幕六十出軍既憚劬勞咸欲避匿今改取二十五以上充十五年即放出頻經征鎮者十年放出自今已後羽林飛騎先於衛士中簡擇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

從兵共三十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左丞蕭嵩與州刺史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

臣謹按宋志曰冗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代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職官要録曰本期門之職後漢桓帝時置冗從僕射掌諸散從其射事則主師之

左右衛并親衛官屬附

漢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南軍若唐諸衛北軍若唐羽林等軍周勃馳入北軍

是也初有衛將軍魏末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武帝受禪分中衛為左右衛將軍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並置佐吏皆掌宿衛營兵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暮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為九十人陳因之後魏永光初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北齊二人分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閤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又各統親衛煬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又加置親衛并領勲武二衛煬帝改三衛

為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其所領軍士名為驍騎唐復為左右衛

大將軍各一人掌宫掖禁禦督攝隊伍　將軍各二人貳大將軍事

長史左右衛各一人晉武帝置左右衛各有長史司馬東晉省長史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同至隋左衛各置長史一人唐因之

録事參軍左右衛各一人東晉元帝初為鎮東大將軍置録事參軍自後無梁皇子府有中録事參軍録事參軍各一人後魏二人公府及第一第二第三品將軍府及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府各有録事參軍官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録事參軍一人唐因之

倉曹參軍左右衛各二人東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有倉曹參軍宋武帝相府亦置後魏與録事參

軍同置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倉曹參軍一人唐因之置二人

兵曹參軍左右衛各二人歷代皆與倉曹同置

騎曹參軍左右衛各一人魏司馬景王為大將軍有騎兵宋武帝為相有騎兵參軍隋左右衛府有騎兵參軍唐初因之其後改為騎曹

冑曹參軍左右衛各一人東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有鎧曹參軍宋武帝為相亦有之齊有左右鎧曹各一人隋左右衛府有鎧曹行參軍事一人唐因之長安初改為冑曹神龍初復為鎧曹開元初復為冑曹凡自十六衛及東宮十率府録事及兵倉騎冑等曹參軍通謂之衛佐並為美職漢魏以來諸將軍有長史以下官屬及唐諸衛所置蓋亦因其舊號考其資位則全校徵矣其下諸衛官屬並同

左右親衛中郎將府

中郎將之名秦漢以來有之隋每衛各置開府一員以統之唐武德七年改開府為中郎將親衛為一府勲衛翊衛各為一府中郎將各一人掌領校尉以下宿衛總判府事唐武德七年改親衛驃騎將軍為之其勲翊二衛亦然左右郎將一人隋備身府置左右郎將唐因其名武德七年改親衛車騎將軍為之其勲翊二衛亦然掌貳中郎將之職録事參軍一人掌受府事兵曹參軍一人掌判府事校尉五人

左右驍衛

漢有驍衛將軍謂之雜號將軍武帝以李廣為之後省後漢初改屯衛為驍騎魏置為中軍晉領營兵兼統宿

衛梁以來其任愈重天監六年置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閤並給儀從北徐州刺史昌義之首為此職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則升殿夾侍改舊驍騎曰雲騎陳有左右驍騎及雲騎韋翽為驍騎將軍素有名稱每大事常令夾侍左右時人榮之後魏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驍騎率上士隋開皇十八年置備身府煬帝即位改左右備身府為左右驍衛府所領軍士名曰豹騎其備身府又別置焉唐因隋置左右驍衛府龍朔二年去府字光宅

元年改左右驍衛為左右武威神龍元年復舊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領官屬並隋置

唐因之同

左右衛

左右武衛

後漢末曹公為丞相有武衛營及魏文帝乃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晉宋齊梁陳隋又有建武奮武廣武等將軍至隋採諸武之名置左右武衛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以總府事煬帝改所領軍士名熊騎唐光宅元年改

為左右鷹揚衛神龍元年復為武衛其制與隋同所掌如左右衛領官屬並隋置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威衛

隋初有領軍府煬帝改為左右屯衛唐因之貞觀十二年左右屯衛始置飛騎出游幸即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韉而從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衛為左右威衛而別置左右屯營亦有大將軍等官尋改左右屯營為羽林光宅元年改威衛為豹韜衛神龍元年復舊所掌如左右

衛領官屬並隋置唐因之同左右衛龍朔三年左右威衛諸官之員外各置錄事參軍一人府三人史四人並隸左右羽林軍統本司事

左右領軍衛

初魏武為漢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為中領軍以史渙為之與護軍韓浩皆領禁兵文帝受漢禪始置領軍將軍以曹休為之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即領軍之任也祜遷罷復置北軍中

侯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復改曰北軍中侯尋復為領軍成帝時復以為中候而陶侃居之尋復為領軍魏晉領護皆金章紫綬中領中護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郗鑒庾亮紀瞻卞壼陸曄褚翼王彪之會稽王道子沈嘉武陵王遵孔安國謝鯤等並為領軍宋置領軍將軍一人掌內軍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齊有領軍及中領軍梁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謂之禁司與左右僕射為一流中領軍與吏部尚書為一流梁蕭景為領軍將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皆近倖多驕侈景在職

峻切官曹肅然其監局多事唯景及濊盾長於撥繁繼居此職並著聲稱陳因之後魏有領軍護軍二職若侍臣帶者加中又有領軍將軍護軍將軍二將軍與領護不並置北齊領軍府凡禁衛官皆主之以高歸彥為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隋有左右領軍府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辭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諸曹掾屬等官煬帝改領軍為左右屯衛即左右威衛唐復採舊名別置領軍衛分為左右龍朔二年改為左右戎衛咸通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左右玉鈐衛

神龍元年復舊各置大將軍一人掌宮掖禁備督攝隊伍與左右諸衛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長史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有長史司馬隋置録事以下諸曹唐因之同左右衛

左右金吾衛

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所謂游徼循禁備盜賊也顏師古曰徼謂遮繞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職主先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緹騎二百人緹騎無秩比史食俸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生滿路羣僚之中斯最壯矣光武微時歎曰仕宦當為

執金吾　隋掌京師盜賊考按疑事後漢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衛尉廵行宫中金吾徼廵宫外相為表裏以擒姦討猾　月三繞行宫外及主兵器自中興但專徼循不與他政魏武秉政復為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置武環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隋置左右武候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三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廵夜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宜廵狩師田則掌其營禁煬帝大業三年改為左右武候衛所領士名佽飛漢百官表曰漢有左弋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佽飛掌弋射屬少府光武

省之隋氏採舊名唐初又為左右武候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二人副其事領官屬並隋置唐因之

左右監門衛

隋初有左右監門府將軍各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各十人二漢有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非今任也煬帝改將軍為郎將各一人正四品署官屬並同備身府唐左右監門府

置大將軍中郎將等官龍朔二年改府為衛大將軍各一人所掌與隋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中郎將各四人分掌諸門以時巡檢領官屬並隋置唐因之

左右千牛衛

千牛刀名後魏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謝綽宋拾遺有千牛刀即人君防身刀也齊尚書楊玉夫取千牛刀殺蒼梧王是也其義蓋取莊子云庖丁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發於硎因以為備身刀名北齊千牛備身屬左右將軍隋有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

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
右十二人掌供御刀箭備身十六人掌宿衛侍從（左右置長史司馬録事及倉兵二曹參軍事鎧曹行參軍）煬帝改左右領左右府為左右
備身府置備身郎將等官唐貞觀中復為左右領左右
府顯慶五年始置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改左右千牛
府為左右奉宸衛後改為左右千牛衛神龍二年各置
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同總判衛事將軍各一人以副
之中郎將各一人通判衛事（領官屬即隋左右領左右府長史以下唐改之）左

右千牛備身各十二人掌執御刀宿衛侍從皆以門蔭子弟年少姿容美麗者補之為貴胄起家之良選備身左右十二人執御刀弓箭宿衛侍省備身各一百人掌宿衛侍從

左右羽林軍

漢武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象天文羽林星主車騎也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領郎百人謂之羽林郎選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便弓馬者以為之一名巖郎後漢志曰言從游獵還宿殿陛巖下

空中故號巖郎又置羽林左右監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主羽林左騎羽林右監一人主羽林右騎皆六百石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光武中興以所征伐士勞苦者為之其後復簡五營高手別為左右監羽林父死子繼與虎賁同所居之處謂之寺延熹六年減虎賁羽林郎任寺不任事者半俸二漢並屬光祿勳後漢竇固鄧彪並為羽林魏羽林左右監與漢同夏侯太初為右桓範為左晉罷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哀帝省宋武帝永初初復置江右領營兵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

及虎賁中郎將並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其在陛列則鶡尾冠鶡鳥毎鬭死不止絳紗縠單衣江左不復著鶡冠齊因之後魏有羽林監北齊置監十五人後周有左右羽林率屬大司馬隋煬帝改左右領軍為左右屯衛所領兵為羽林唐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又於飛騎中簡材力驍捷善射者號為百騎扈從游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韉龍朔二年改左右屯營為左右羽林軍武太后

臨朝永昌元年改百騎為千騎天授中改軍為衛中宗景龍元年改千騎為萬騎大將軍一人大足元年左右羽林衛各增置將軍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三人以副之領官屬並唐置

左右龍虎軍左右神虎軍附

唐之初有禁兵號為百騎屬羽林永昌元年改羽林百騎為千騎景龍元年改千騎為萬騎仍分為左右營開元二十六年析羽林軍為左右龍虎軍以左右萬騎營隸焉官屬並唐置至德中分置左右神虎軍各置官屬

如羽林之制

武官第八下

大將軍 并官屬

大將軍 戰國時官也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虜其大將軍屈丐是矣漢高帝以韓信為大將軍武帝又置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青為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引兵還帝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位在公上又加青大司馬位冠於大將軍上共為一官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二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後漢光武時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時以大將軍自為一官其大司馬不加於其上和帝時以竇憲為之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

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珤為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軍如三公漢末猶在三公上魏武為大將軍袁紹為太尉紹恥班在下魏武乃因以大將軍推紹魏黄初中又有上大將軍以曹真為之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自大將軍為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自漢東京大將軍不常置為之者皆擅朝權至晉景帝為大將軍亦受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為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後位次三司下後復舊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邪王伷遷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伷薨復如舊冠綬珮服與大司馬同宋唯彭城王義康為之章綬冠珮亦與晉同齊以為贈梁有之陳以為贈後魏北齊為二大與大司馬同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隋並以為武散官不治事上大將軍從二品大將軍正三品唐貞觀二年九月勅

六軍先已各置統軍一人令十六衛宜各置上將軍一人秩從二品漢不見官屬後漢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有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又賜官騎四十人及鼓吹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有軍司馬一人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魏以司馬景王為大將軍掾十人則無屬官其驃騎車騎府有長史司馬晉驃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領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俸賜亦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主簿記室督各一人官屬並與公同後周有大將軍長史司馬中郎掾屬諸曹參軍典籤等員隋以後無

車騎將軍 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為車騎將軍灌嬰周亞夫金日磾並為之後漢章帝時西羌反以

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還復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為車騎將軍征匈奴始賜金紫次司空安帝即位西羌寇亂以舅鄧騭為車騎將軍征之數年復罷靈帝數以拜嬖臣又以贈之魏車騎為都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為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則位次三司晉宋車騎衛不復為四征所督故羊祜為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後魏制與驃騎同隋車騎屬驃騎府唐省之

衛將軍

漢文帝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其官屬附見大將軍後凡驃騎車騎衛三將軍皆金印紫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以陸曄為衛將軍無儀同三司加千兵百騎東晉已後尤為要重後魏初加大則次儀同三司孝文太和中制加大則位在太子太師上歷代多有唐無之

前後左右將軍

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李廣為前將軍趙充國為後將軍辛慶忌王商為左將軍馮奉世為右將軍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置晉武初又置前軍左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齊亦號左右前後四軍陳並有之北齊左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唐無

四征將軍

皆漢魏以來置加大者始曰方面征東將軍漢獻帝初平三年以馬騰為之或云以張遼為之征西將軍光武建武中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征南將軍建武二年置以馮異為之亦以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征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為之魏黃初中位次三公後魏加大則次衛將軍唐無

四鎮將軍

鎮東將軍後漢末魏武帝為之鎮南將軍後漢末劉表為之魏張魯晉杜預並為之鎮西

將軍後漢劉表為之魏鍾會鄧艾並為之鎮北將軍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許允並為之宋時四鎮與中軍為雜號後魏加大次尚書令唐無

四安將軍

安東將軍後漢陶謙曹休並為之安南將軍光武元年始以岑彭為之安西將軍後漢末段煨魏鍾會石鑒並為之安北將軍晉以郗鑒為之後魏亦有唐無

四平將軍

平東將軍晉杜預王濬等為之平南將軍晉盧欽羊祜胡奮等為之平西將軍晉嵇紹為之平北將軍漢獻以張燕晉以阮坦為之並漢魏間置後魏亦有之唐無

雜號將軍

歷代雜號將軍凡數百不可具載今錄其著者上將軍漢以呂祿為之　驃騎將軍漢武帝以公孫敖及公孫賀為之　樓船將軍漢元封三年以荀彘為之　橫海將軍漢元鼎六年以韓說為之擊東

越有功　材官將軍漢李息為之掌治宮室　貳師將軍李廣利為之征貳師城取善馬故以為號　輕車將軍漢武以公孫賀為之　伏波將軍漢武帝征南越始置此號以路博德為之後漢馬援亦為之伏波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浪伏息　中軍將軍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　彊弩將軍漢武帝以李沮為之　戈船將軍環氏要略云建戈於船上浮渡沮水以討北狄　奮威將軍漢武帝以田千秋為之　度遼將軍漢武帝初以范明友為之後漢明帝永平八年又置屯五原銀印青綬　積射將軍漢有之晉武帝泰始四年省太康十五年立射營弩營置積射彊弩將軍主之　建威將軍漢元帝以韓安國王晏並為之　九虎將軍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九虎將軍　征虜將軍後漢建武中始以祭遵為之後張飛亦為之　虎牙將軍後漢光武以蓋延為之　横野將軍漢光武以王常為横野大將軍位與諸將絶席　捕虜將軍後漢永平中馬武為之

鷹揚將軍後漢建安中魏武以曹洪為之　破虜將軍後漢末以孫堅為之　討逆將軍後漢以孫策為之　討虜將軍後漢末以孫權為之　安漢將軍蜀糜竺為之班在軍師將軍之右　武威將軍魏武帝以于禁為之　撫軍將軍魏武帝置以司馬懿為之　凌江將軍後漢置初以羅猷為之　寧朔將軍魏以王渾為之　横江將軍吳魯肅為之　龍驤將軍晉武帝始以王濬為之　殿中將軍宋初置之　黑矟將軍後魏于栗磾好持黑矟以自衛劉裕書與之曰黑矟公麾下明帝因授黑矟將軍　牙門將軍冠服與將軍同魏文帝黄初中置明帝以胡烈為之又王隱晉書云陸機少襲父為牙門將吳人重武官也故晉惠帝特置四部牙門以汝南王祐為之　蜀以趙雲為之

監軍　齊景公使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賈不時至苴斬之是其

始也漢武帝置監軍使者光武以來歙監諸將後漢末劉焉以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劉璋亦為監軍使者魏晉世皆有之魏時司馬昭征壽春石苞為監軍鍾會伐蜀衞瓘為監軍晉孟康持節監石苞諸軍事初隱罷軍中嘗置軍師罷聘平陵人方望為之又袁紹請盧植為軍師至魏武帝又置師官四人以荀攸為軍師軍國選舉及刑獄法制皆使決焉又梁義為左軍師吳朱然為右軍師蜀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晉避景帝諱改為軍司凡諸軍皆置之以為常員所以節量諸軍亦監軍之職也而太尉軍司尤重故山公啓事曰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宜得宿有資重者也宋齊以來此官頗廢至梁大通四年元法僧北討復以羊侃為其太尉軍司後代多不置至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唐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也開元二十年後並以中官為之謂之監軍使

軍師祭酒後漢建安三年曹公還許初置此官

理曹掾屬後漢建安十九年魏武令曰軍中典獄者或非其

人而任以三軍死生吾甚懼之遂署北選明達法理者為之

三署郎官敘

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秦官無員多至千人（漢靈帝時三署郎吏二千餘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故卿校尉牧守待價於此公車特召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亦充茲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謂五官中郎將左右郎將）郎中有車戶騎三將

如淳曰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舊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郎主左右戶郎

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直中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勲執版拜見五官左右將執版不拜於三公諸卿無敬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時號曰山郎謂以貲財為郎山者財用所出故名貧者或至經歲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楊惲為中郎將罷山郎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有過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勵宮殿之内翕

然同聲其後遂以為常後漢和帝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詔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為真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祿勲光祿選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又上廉吏六人為長治劇隨缺多少萬户以上為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千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桓靈間三署見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按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為尚書郎故事且夫天有虎賁郎

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爲翊衛之象則三署郎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徵其失也蓋自梁陶藻職官要録以漢三署郎故事通爲尚書郎

舊有郎中將右騎光武中興悉省之晉議郎遷爲太守山公啓事曰議郎許允宜參廣漢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

中郎將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後漢郡國舉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後漢黃琬爲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爲光祿勲深相禮待每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爲茂才四行時權富者多以人事得舉而安貧守志者見遺京師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蕃琬同心顯用志士故皆爲權富郎所中傷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

有中郎侍郎郎中三郎並屬光祿勲魏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丹禁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又改為翊軍郎將尋復舊

虎賁中郎將

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蓋以微行出游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舊曰虎賁言如虎之奔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鶡尾鶡鷙鳥中之果勁者尾上黨所貢後漢崔鈞為虎賁中郎將武弁戴鶡尾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凡有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為者後漢馬援孔融並為虎賁中郎將魏桓階為虎賁中郎將還尚書

典選
唐無

東西南北四中郎將

東中郎將後漢靈帝以董卓為之南中郎將漢獻帝以臨淄侯曹植為之西中郎將晉以謝曼桓沖為之北中郎將後漢以盧植為之建安中以鄢陵侯曹彰為之按此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銀印青綬服同將軍後魏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弘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一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彊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初從之後復止唐至德後節度都團練使殆其遺職也

雜中郎將

匈奴中郎將後漢主護南單于以張奐為之後魏天興四年罷平越中郎將晉武帝置治廣州主護南越司金中郎將趙王倫為之武衛中郎將魏始以許褚為之

折衝府

隋初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領軍坊鄉團以統戎卒開皇中置驃騎將軍每府置驃騎車騎二將軍大業三年改驃騎府為鷹揚府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改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又以鷹揚副郎將為鷹擊郎將九年别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至唐初猶有驃騎府及驃騎車騎將軍之制武德七年乃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别將貞觀中復採隋折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别將為果毅都尉其府多因其地各自為名無鷹揚之號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及東宮率府各領兵滿一千二百人為上府千人為中府八百人為下府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别將一人長史一人兵曹一人校尉六人凡府在赤縣為赤府在畿縣為畿府衛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備每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于兵部以候調發天下衛士向六

十萬人初置以成丁而入六十出役其家不免王徭遞漸逃散年月漸久逃死者不補天寶八載五月停折衝府以無兵可校故也十一年八月改諸衛士為武士

奉車駙馬騎三都尉奉朝請

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置舊無員或以冠常侍或卿尹校尉左遷為之奉車掌御乘輿車駙馬掌駙馬駙副也非正駕車者騎都尉本監羽林騎奉朝請者漢律諸侯春曰朝秋曰請後漢並屬光祿勳奉朝請無員本不為官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謂但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為三都尉奉朝請元帝為晉王以參軍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若劉惔桓溫等皆為之宋武帝永初以來以朝請選雜其尚公主者唯拜駙馬都尉齊武帝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梁

三都尉並無員秩其奉車駙馬皆武冠絳朝服銀印青綬梁陳駙馬皆尚公主者為之後魏駙馬都尉亦為尚公主官雖位高卿尹而此職不去奉車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北齊駙馬與後魏同隋開皇三年罷奉朝請煬帝時奉車駙馬並廢唐駙馬都尉從五品皆尚主者為之開元三年勅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式仍備紫金魚袋天寶已前皆以美儀容者充選奉車都尉五員掌馭副車不常置若大備陳設則以餘官攝行屬左右衛

東宮官第九 東宮官序

太子六傅 三太 三少 賓客 詹事 丞 司直 主簿 司直 庶子 中允 司議郎 中舍人 舍人 通事舍人 諭德 贊善 崇文館學士 洗馬 文學 校書 正字 典膳郎 藥藏郎 內直郎 典設郎 宮門郎 家令 率更令 僕

左右衛率府副率以下官屬　左右司禦率府　左右清道率府　左右監門率府　旅賁中郎將　太孫官屬　左右內率府

東宮官序

凡三王教世子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則示之以父子君臣之道少傅則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謂其在學時也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也漢班彪上書曰昔成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入則太顛閎夭南宮适散宜生左右前後皆正之以禮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

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秦漢以下始加置詹事中庶子及諸府寺等官亦有以他官而監護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宮制度闕廢官司不具（吳孫權即位孫登為太子兼置四友等官以諸葛恪為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都尉陳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於是東宮號為多士）晉初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傳并攝衆事至咸寧元年始置詹事以領宮事宋武置東宮率更令等官其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後周加置太子諫議員四人至隋罷

詹事分東宮置門下坊典書坊北齊已有典書坊以分統諸局北門下内史二省門下坊有左庶子二人内舍人四人録事二人統司經宫門内直典膳藥藏齋師等六局典書坊有右庶子二人舍人通事舍人各八人領内坊唐置詹事府以統衆務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諸局左春坊置左庶子二人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録事二人左諭德一人左贊善大夫五人崇文館校書二人亦統六局右春坊置右庶子二人中舍人二人舍人四人録事二人右諭

德一人右贊善大夫五人通事舍人八人兼領內坊因隋制也

臣謹按漢孝宣帝欲令中郎將監護太子家疏廣以為示狹非所以廣太子也後漢順帝立太子居承光宮以侍御史种暠監護有中常侍卒乘衣車來載太子太子太傅高褒憂懼不能止開門將出而暠至手劔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常侍來無尺一何以得將太子去今日之事有死而已乃遣褒詣臺啓白得中

洪勑乃聽之

太子六傅

太子師傅商周已有逮乎列國秦亦有之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後亦有少傅後漢太傅禮如師不領官屬而少傅主太子官屬漢魏故事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曰令少傅稱臣而太傅不臣吳薛綜綜子瑩瑩子兼三代並為太子少傅晉泰始三年武帝始建東宮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少傅立草太傅書真以為儲訓並有功曹主簿五官秩與後漢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武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以給事黃門侍郎楊珧為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及楊珧為衛將軍領少傅復省詹事遂崇廣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

置吏屬後如舊二傅皆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其後太尉汝南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終武帝之世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及愍懷太子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焉晉二傅給采田六頃田騶五十人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給赤耳安車一乘又晉書曰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以備衆用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為太帥通省尚書事詹事文書關由六傅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三或四或六渡江之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宋有太傅少傅各兼丞一人其保傅並銀章青綬齊與宋同武帝時以王儉為少傅舊太子致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梁太傅位視尚書令少傅視左僕射陳因之自宋以下唯有傅而無師保後魏有太師太傅太保謂之東宮三師少師少傅少保謂之東宮三少北齊皆有之出則三師在前三少在後後周不置隋與北齊同唐六傅不必備唯其人太子出則乘輅備儀以為從

臣謹按後魏孝明在東宮宣武皇帝以崔光為太子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宮臣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謝而出乃授光太子少傅又按唐貞觀中太宗撰太子接三師之儀出殿門迎太子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三師坐與三師書前名皇恐後名皇恐再拜

太子賓客漢高帝時有四人年老以上慢侮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謂之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高帝不能致及將廢太子太子致禮而四人至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高帝異之太子由是不廢至

孝武帝又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晉元康元年愍懷太子始之東宮惠帝詔曰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畧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華廙息恒五人與太子往來以備賓客時雖非官而謂之東宮賓客其後無聞唐顯慶元年正月以太子太傅兼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左僕射兼太子少師于志寧並為皇太子賓客遂為官員定置四人掌調護侍從規諫凡太子有賓客之事則為上齒蓋取象於四皓焉背位閑重其流不雜天寶中賀知章自太子賓客度為道士還鄉舍宅為觀明皇賦詩贈別時議榮之

太子詹事

秦官漢因之掌皇后太子家漢時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皆屬二傅其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盾衛率等宮並屬詹事後漢省詹事而太子官悉屬少傅魏復置詹事領東宮衆務晉不置至

咸寧元年復置以掌宮事及永康中復不置自大安以來又置終孝懷之世晉職擬尚書令掌三令四率中庶子庶子洗馬舍人等官銀印青綬介幘進賢兩梁絳朝服佩水蒼玉宋與晉同齊置府領官屬梁陳任總宮朝後魏有太子左右詹事北齊東宮家事無大小皆統之領三寺二坊又左右衛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隋開皇初置詹事二年罷之唐復置詹事一人掌內外衆務糾彈非違總判府事置少詹事一人以貳之龍朔二年改詹事為端尹詹事府為端尹府少詹事為少尹咸通初復舊垂拱元年又改詹事為宮尹少詹事為少尹神龍初復舊

臣謹按漢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漢官儀曰詹事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官後漢志

曰初成帝鴻嘉三年省詹事職幷大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奉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此皆皇后詹事也

丞秦官漢因之後漢省魏晉皆隨詹事省置至晉永康中詹事特置丞一人掌文書關通六傅過江多用員外郎及博士為之遷尚書郎宋齊因之梁陳制一梁冠皁朝服銅印墨綬後魏北齊並有之隋初置一人唐置二人掌文武官簿帳朝集假使分判府事

臣謹按後魏楊昱為詹事丞孝明為太子尚在懷抱

其所出入唯乳母而已不令宮僚聞知昱諫曰太子動止宜令盡從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勑令臣下咸知乃詔曰自此已後非朕手勑勿令兒出宮宮臣在直從至萬歲門

主簿一人晉始置歷代皆有掌府事及三寺十率府文符之隱漏程限稽失者

司直二人唐龍朔三年置桂坊比御史臺置令一人比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掌彈劾宮府察其後廢桂坊以司直隸詹事府

太子庶子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周官謂之諸子職諸侯卿大夫之庶子掌其戒令與其教治有大

事則師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秦因之置中庶子庶子員漢因之有庶子員五人史丹王商歐陽地餘並為中庶子王莽改曰中尚翼子後漢員五人職如侍中而庶子無員職如三署中郎凡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版籍魏因之在吳為親近之官張溫言於孫權曰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選由是以顧譚為之晉中庶子庶子各四員職比散騎常侍及中書監令皆以後茂者為之或以郡守參選若釋褐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宋與晉同武冠平巾幘絳朝服元嘉初詔二率中庶子隨太子入直上宮十四年又詔還直東宮至齊其庶子用人畢雜梁天監七年詔革選其年以太子中舍人司徒從事中郎為之凡中庶子四人以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與功高通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冠服並同前代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中庶子庶子官北齊門

下坊中庶子四人領之典書坊庶子四人領之隋分為左右庶子各二人分統門下典書二坊事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坊事左擬侍中而右擬中書令中允司議郎司經洗馬文學校書正字典膳藥藏內直典設宮門等局郎丞崇文館屬右春坊中舍人舍人通事舍人並屬左春坊其諭德贊善亦左右分隸焉

中允 後漢太子官屬有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使僕及中允朝朝請問起居其後無聞宋齊有中舍人是其職也唐貞觀初改太子中舍人為中允置二員其後復置中舍人龍朔二年又改中允為左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為中允而左贊善仍置焉中允掌侍從禮儀駁正啓奏幷監藥及通判坊局事若庶子闕則監封題職擬黃門侍郎

司議郎 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置史職用司箴誡乃於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精選名士以

居之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職擬給事中

中舍人 晉咸寧初置四人以舍人才學之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在中庶子下洗馬上凡奏事文書皆綜典之監和嘗藥月檢奏直臣名更直五日典文疏如中書郎宋亦四人齊有一人梁時功高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陳因之後魏北齊共有之隋曰內舍人四員屬門下坊煬帝減二人唐中舍人二員掌侍從令書奏疏通判坊事擬中書侍郎或謂之太子中書舍人

舍人 秦官也漢因之比郎中選良家子為之後漢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魏因之晉有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侍郎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妃出次直從宋有四人齊有一人梁有十六人掌文記陳因梁制後魏亦有之北齊典書坊置二十人隋典書坊有八人煬帝改為管記舍人減四員唐復為太子舍人四人掌侍從

表啓宣行令旨分判坊事

通事舍人 齊中庶子下有門下通事守舍人四人又庶子下有内典書通事舍人二人掌宣傳令旨内外啓奏梁亦有之視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通事舍人八人至隋亦有之煬帝改為宣令舍人八員唐復為通事舍人亦有八員掌引導辭見承旨勞問

左右諭德 唐龍朔三年初置太子左右諭德各一員掌侍從贊諭職比右散騎常侍

左右贊善大夫 唐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允置右贊善大夫替中舍人咸亨元年中允舍人復舊而贊善大夫別自為官左右各五人皆掌侍從翊贊比諫議大夫

崇文館學士 魏文帝始置崇文館以王肅為祭酒其後無聞唐貞觀中置崇賢館有學士直學士

員掌經籍圖書教授諸王屬左春坊龍朔二年改司經局為桂坊管崇賢館而罷隷左春坊兼置文學四員司直二員司直正七品上職為東宮之憲司府門北向以象御史臺其後省桂坊而崇賢又屬左春坊後沛王賢為皇太子避其名改為崇文館其課試舉選與弘文館同

洗馬 秦官漢亦曰先馬如淳曰前驅也國語曰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或作洗後漢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也漢選郎中補之安帝時太子謁廟洗馬高山冠非乘從時著小冠魏因之晉有八人職如謁者准祕書郎集賢一梁冠黑介幘絳朝服宋與晉同齊置一人梁有典經局又置八人掌文翰尤為清選皆取甲族有才名者為之位視通直郎陳因之北齊典經坊洗馬二人隋曰司經局置洗馬四人煬帝減二人唐司經局洗馬二人龍朔二年改洗馬為司經大夫三年改司經局為桂坊一云析司經局置桂坊

司經大夫通判坊事罷隸左春坊咸亨初復舊掌侍奉及經史圖籍判局事

臣謹按梁庾於陵拜洗馬舍人舊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名者時於陵周捨並擢充斯職武帝曰官以人而清豈限於甲族時論美之

文學漢時郡及王國並有文學而東宮無聞魏武為丞相以司馬宣王為太子文學自後並無後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學十人後省唐龍朔三年置太子文學四員屬桂坊桂坊廢而屬司經開元中定制為三員掌侍奉分掌四部書判書功事

校書宋孝建中洗馬有校書吏四人自後無聞北齊有太子校書隋太子校書有六人唐四人掌讐校經籍無郎字初弘文崇文二館置讐校開元六年省讐校置校書弘文四員崇文二員

正字隋太子正字二員煬帝改為正書唐復為正字亦置二人掌刋正文字

典膳郎漢魏以來並有太子食官局至北齊門下坊始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唐典膳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進膳嘗食之事丞貳之

臣謹按唐乾封元年皇太子久在内不出典膳丞邢文偉減膳上啓曰竊見禮大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之義不

得不書過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撤膳不撤則死之近代以來未甚談議不接謁見常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遽申減膳其年右史闕宰臣進擬數人高宗曰邢文偉嫵我兒不讀書不肯與內喫此人甚直可用遂拜焉

藥藏郎北齊門下坊領藥藏局有監丞各二人侍藥四人隋如齊之制唐藥藏局有郎二人丞二人郎掌和劑醫藥之事丞貳之

內直郎齊有太子內直兵局內直兵史二人梁有齋內主璽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領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監四人隋如北齊制唐內直局有郎二人丞二人掌符璽繖扇几杖衣服之事丞貳之

典設郎南齊置齋居局齋居庫郎一人梁有齋內局各置有司以丞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齋局有太子齋內閤帥內閤帥各二人隋如北齊制唐典設局有郎四人掌凡大祭祀湯沐灑掃鋪陳之事

宮門郎秦有太子門大夫漢因之員二人職比郎將漢官儀曰門大夫選四府掾屬為之安帝時太子謁廟門大夫乘從冠兩梁冠魏因之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令掌通牋表及宮門禁防宋因之梁代視謁者僕射陳因之北齊謂之門大夫坊并統伶官隋煬帝改門大夫為宮門監唐初為宮門大夫後為宮門局有郎二

人丞二人即掌東宮殿門管鑰及啓閉之事丞貳之

太子家令 家令秦官屬詹事太子稱家故曰家令漢因之有丞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漢代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後漢則屬少傅主倉穀飲食魏因之晉又兼主刑獄職比廷尉司農少府其家令率更令及僕射為太子三卿太康八年進品與中庶子二率同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主内菑褥牀几諸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庫内鹽米車牛刑獄齊因之自宋齊以來清流者不為之至梁天監六年武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選家令視常侍率更僕視黄門陳因之後魏亦曰三卿北齊詹事領家令有丞功曹主簿領食官典倉司藏等三署及領内坊令丞隋掌刑法食膳倉庫奴婢等煬帝改為司府令唐復為家令寺置家令一人唯不主刑法餘與隋同丞二人主簿一人領食官署典倉署司藏

署署令各一人丞各二人

太子率更令率更令秦官顏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漢因之有丞主簿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勳而屬詹事後漢因之為太子少傅屬官魏因之晉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宋齊因之梁陳後魏並有北齊領中盾署掌周衛禁防漏刻鐘鼓亦屬詹事隋掌伎樂漏刻有令丞錄事各一人唐因之加掌皇族次序及刑法事丞主簿各一人

太子僕僕秦官漢因之又有長丞主車馬又有太子廄長一人亦主車馬後漢因之而屬少傅職如太僕太子五日一朝其非太子朝日即與中允入問起居魏因之晉主輿馬兼主親族如太僕宗正從駕乘安車次家令而屬詹事宋齊並有之梁視黃門郎陳因之後魏亦有北齊詹事領僕寺置令丞功曹主簿領廄牧署

令隋僕寺置僕一人掌皇族親疏車輿騎乘領廄牧署令丞唐因之加掌儀仗喪塟而不掌親族丞主簿各一人統廄牧署廄牧有令一人丞二人掌車馬閑廄畜牧之事

左右衛率府

衛率府秦官漢因之屬詹事後漢主門衛徼循衛士而屬少傅魏因之晉武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為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晉志曰凡太子出前衛率導在前黃麾左右二率從夾導輿車後衛率從在烏皮外並帶戟執刀成都王穎為太弟又置中衛率是為五率及江左省前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宋齊止置左右二率梁二率視御史中丞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左率領七營右率領四營陳有一率後魏曰左右衛率北齊謂之左右衛率坊後周東宮有司戎司武司衛等員隋曰左右率兼有副率二人煬帝改左右衛率為左右侍率兼置副率二人唐為左右衛率

府龍朔三年改其府為左右典戎衛咸亨元年復舊置
率各一人領兵宿衛督攝隊伍總判府事副率二人長
史錄事及倉兵胄曹參軍各一人
親府勲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

臣謹按晉劉卞為愍懐太子左率知賈后欲害太子
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雋乂如林四率
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
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兩黃門力耳華不從賈后
微聞還卞雍州刺史卞乃服藥卒又按隋以大臣領
其職蘇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左衛率尚書如故又按

唐以李靖為中書令行左衛率轉兵部尚書

左右司禦率府隋文帝置左右宗衛其官制如左右衛各掌以皇族侍衛煬帝後為左右武侍率唐後為左右宗衛率府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司禦衛後改衛為率府焉副率二人長史録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清道率府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唐開元初為清道率府各置率一人掌斥堠道路先驅後殿伺察姦非副率二人長史録事及倉兵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監門率府隋左右監門率各置一人掌諸門禁煬帝改為監門將軍唐復為左右監門率擬左右監門各置率一人掌門禁之籍副率二人長史録事參軍及兵胄二曹參軍各一人

左右内率府

隋置左右率副率各一人掌領備身以上禁内侍衛供奉兵仗唐為左右内率府各置率一人掌侍衛左右供奉兵仗副率長史録事參軍及兵冑曹各一人千牛各十六人掌執細刀弓箭宿衛侍從備身各二十八人掌宿衛侍從

旅賁中郎將

一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置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唐諸率府初有中郎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為翊軍後或改或省

太孫官屬

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為皇太孫將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進曰按周禮有嫡孫漢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便

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樂苟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皇孫繩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祚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及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録以下六曹從事等官各加王府一級後上頗以為疑竟不補授而止

通志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五　史部

通志卷五十六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職官略第六

王侯第十

歷代王侯封爵公主并官屬附

昔黄帝旁行天下分建萬國至于唐虞别為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則虞書所謂輯五瑞脩五玉是其制也夏與

唐虞同商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鄭玄云此乃商所因夏爵三等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

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周制封王者後凡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周之初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並因商制至周公居攝制禮作樂列爵分土皆五等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

凡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人以德爵人以功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所以避賢也諸侯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公國孤一人公之孤四命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左傳曰管仲受下卿之禮避天子之二守國高故也明國高是天子之命卿也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每國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至于周衰諸侯失制號令自己其名不一於是正卿當國謂之相而楚謂之令尹其他異同難悉數矣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二十徹侯後漢志曰徹侯金印紫綬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後避漢武帝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十九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也十八大庶

長劉昭曰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軍將也所將庶
人更卒故以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
左右偏裨也十七駟車庶長言乘駟馬之車而為眾庶之長十六大上造言皆
主上造之士十五少上造十四右更言主領更卒部其役事十三中更
十二左更十一右庶長言為眾列之長十左庶長九五大夫劉昭
曰自公士至五大夫皆軍吏也八公乘言得乘公家之車也劉昭曰自吏民爵不得過公乘過者得貫
與子孫若同產然則公乘皆軍吏之爵最尊七公大夫與下同六官大夫加官者示
稍尊也亦謂之國大夫五大夫列位從大夫四不更言不預更卒之事三簪褭
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主飾此馬二上造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一公士言有爵命異於

士卒劉昭曰步卒之有爵為士者也戰國之際秦項之間權設班寵有加賜邑君者蓋假其位號或空受其爵耳則田嬰為靖郭君白起為武安君魏冉弟為華陽君秦昭王弟為涇陽君及高陵君蔡澤為剛成君其後項梁為武信君陳餘為成安君李左車為廣武君之類是也至漢尤多蓋在封爵之外别加美號

漢興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王王子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而諸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有賜特進者其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侯有

功德天子命為諸侯者謂之朝侯其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其稱侍祠侯者但侍祠而無朝位其非朝侯侍祠侯而以下土小國或以肺腑宿親若公主子孫或奉先侯墳墓在京師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諸侯凡諸王侯皆金璽盭綬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金印黄金驝駝紐文刻曰某王之璽赤地綬列侯黄金印龜紐文曰某侯之印亦以紫綬掌治其國王常冠逺遊冠綬五采而多朱自稱曰寡人教曰令凡諸侯王官傅為太傅相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諸卿皆秩

二千石百官皆如漢朝漢朝唯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及七國作亂之後景帝懲之遂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漢內史中尉郎中令之名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王國如故職員皆不得自置又令諸王得推恩封子弟為列侯於是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又令諸侯十月獻酎金不如法者國除作左官之律附益之法自後諸侯王唯得

衣食税租至成帝綏和元年省内史更令相治民大司空何武奏罷内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參職是後中尉爭權與王相奏常不和太傅但曰傅漢初論功封列侯者凡百四十有三人蕭何為冠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凡列侯金印紫綬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民凡皇帝之女公主皆列侯尚之王國有傅初曰太傅後除太字相本統衆官後省内史而相理民如郡太守史記曰曹參相齊又曰石慶為齊相舉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而為立石相祀也内史治國民中尉掌武事郎中令秩千石墨綬僕本曰太僕改曰僕墨綬文學宋志云前漢王國已置文學大司

農衛士長太倉長列侯國亦有相餘畧與王國同公主有家令門尉亦有賜重封者顏師古曰重封謂加二號耳成帝鴻嘉三年詔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秦本制列侯乃得食邑七大夫即公大夫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户勿事是歲又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後漢爵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其列侯雖鄧寇元勳所食不過四縣為侯國舊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皆位次三公中興以來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五校尉賜位侍祠侯次

大夫其餘以肺腑及公主孫子或奉墳墓亦為猥諸侯

漢官儀曰皇后父兄弟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以次三公

明帝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諸王封者受茅土歸以立社罷侯歸國不得臣吏民至獻帝建安初封曹操為費亭侯之制自此始也二十年曹公始置名號侯置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内侯凡六等以賞軍功初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蕃王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儀

服同鄉亭侯漢諸王女亦謂之翁主漢書謂齊厲王姊為紀翁主以紀氏所生因以為號章帝唯特封東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為縣公主其後漢安帝姊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蔡邕獨斷曰漢帝子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也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于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永初元年鄧太后封清河孝王慶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分食邑奉

王國有傅如師不臣二千石相秩二千石刁䁥為魯相行縣三老執經學官處士皆乘馬隨後所頓亭鄉傳輟講經內史如郡丞中尉郎中令掌五大夫郎中宿衛如光祿勳僕主車馬治書奉使至京都謁者禮樂長衛士

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郎中其紹封削絀者中尉內史官屬亦以率減列侯國置相其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也但納租于侯以戶數為限其官隨國大小為增減食邑千戶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不滿千戶則不置家丞舊置行人洗馬門大夫等官又悉省諸公主各置家令一人魏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鄉侯公之庶子為亭侯其後定制凡國王公侯伯子男六等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又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

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關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自關內侯皆不食租虛封爵自魏始而有保傅相常侍侍郎郎中令中尉大農文學友謁者大夫諸雜署令丞公主有家令僕丞行夜督郵王太妃有家令僕丞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晉令曰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中關內外等侯之爵唯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

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戸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戸地方六十里次國伯邑一千戸地方五十里大國子邑八百戸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戸地方四十里男邑四百戸地方四十里武帝受禪之初泰始元年封建子弟為王二十餘人以郡為國邑二萬戸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戸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邑五千戸為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戸以上國為大

國五千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初雖有封國而王公皆在京師咸寧三年詔徙諸王公皆歸國時楊珧荀勗以齊王攸有時名懼惠帝有後難乃追故司空裴秀以立建之旨遂詔王公悉令歸國乃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其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其餘為小國既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凡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始平之竹園別都宮室園囿皆不為屬國其仕在天朝者與之國同皆自選其文武官諸入作卿士而其世子年已壯者皆

遣涖國其王公侯以下茅社符璽車旗命服一如泰始
故事凡王金印龜紐纁朱綬遠遊三梁冠絳紗朝服佩
山玄玉開國縣公郡公金章皁朱紱綬郡侯青朱綬同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開國縣侯伯子
男金章朱墨綬冠佩亦同初武帝踐阼封宣帝孫永為東莞郡王始
置三卿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大小無定制諸侯並三分
食一東晉元帝太興元年始置九分食一元帝以西陽王羕屬尊元
會特為設牀明帝以羕皇室元老特為之拜成帝詔羕依安平獻王孚故事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王
國有傅傅即師也以景帝諱師故曰傅友武帝初置一人蓋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典書令

丞堂國教令職官錄曰漢制本曰尚書改為治書國諱又改為典書至晉武置典書令是也文學一人郎中令中尉大農此為三卿左右常侍大國各二人次國各一人掌贊相獻替內史改太史為內史又晉書曰改國相為內史將軍大國上中下軍三將軍次國上下二軍將軍各一人小國用上軍而已典祠典衛學官令治書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等其後省相及僕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公侯以下國官屬遞減晉書曰詔以壽光公鄭沖及朗陵公何曾國皆置郎中令又曰元帝初渡江即晉王位諸參軍奉車都尉掾屬者百餘人時皆謂之曰百六掾宋氏一用晉制唯大小國皆有三軍凡王子為侯

者食邑皆千戶諸王世子皆金印紫綬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初江夏王義恭為孝武所忌憂懼故奏革諸侯聽事不得南向坐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障扇不得雉尾劒不得鹿盧形刀不得過銀銅為飾詔可王國有師（改傅為之）自內史相記室以下官多與晉同凡郡縣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武孝建中始革此制不得追敬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而已齊封爵史闕王國有師諮議文學等官公侯置郎中令卿一人餘

與晉宋同梁封爵亦如晉宋之制諸王皆假金獸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諸公侯皆假銅獸符竹使符第一至第五名山大澤不以封鹽鐵金銀銅錫及竹園别都宫室園囿皆不以屬國諸王言曰令境内稱之曰殿下公侯封郡縣者言曰教境内稱之曰第下自第下稱皆曰寡人諸王公侯國官皆稱臣上於天朝皆稱陪臣王國置傅相公以下則臺各為選置之皆掌知民事郎中令將軍常侍典書令典衛長伯子無典衛典祠等官若王加將

軍開府則置長史司馬及記室掾屬祭酒主簿錄事官
屬嗣王則唯置郎中令中尉常侍大農藩王則無常侍
制與後漢同陳置九等公王有家令之制郡有王嗣王
藩王開國郡縣公開國縣侯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
縣男沐食侯鄉亭侯關內侯關外侯鄱陽王之封也遣
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五嶽尚書王質
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凡親王起家則為侍中若將軍
方得有佐史無將軍則無府止有國官皇太子子冢嫡

者封王依諸王起家餘子並封公起家中書郎諸王子并諸侯代子起家給事王公子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令僕子起家祕書郎若員滿亦為版法曹次令僕子起家著作佐郎亦為版行參軍外有揚州主簿太學博士國常侍奉朝請嗣王行參軍並起家官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友掾屬記室等官其嗣王藩王府則遞減之王國置郎中令將軍常侍典祠令舍人等官其嗣王藩王則遞減其員後魏道武皇始元年始封五等至天賜元年減五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之號皇子及異姓

元功上勲者封王皇族及始藩王皆降為公諸公降為侯子於是封王者七十人公者二十二人侯者七十九人子者百有三人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其後復加伯男焉孝文太和八年詔凡王公侯伯子男開國食邑者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舊制諸鎮將刺史假五等爵及有所貢獻而得假爵者皆得世襲延興二年詔革此類不得世襲又舊制諸以勲賜官爵者子孫世襲并襲軍號後改

降五等始革之止襲爵而已凡公主皆嫁于賓附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彥不得尚焉後魏道武帝因見漢書婁敬說高帝欲以魯元公主妻匈奴良久故立此制矣諸王侯各亦有師友文學侍郎掾屬舍人等官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脩之門公主有家令丞高平公主薨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太常博士常景曰婦人無專國之理婦人為君男子為臣古禮初不載則家令不得為純臣公主不得為正君明矣乃寢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爵王位列大司馬上非親王則在三公下封內之調盡以入臺三分食一公以下四分食一王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

晉宋梁制不異公主則置家令丞等官後周制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皇弟皇子置友及學士等員外餘吏闕聞隋開皇中制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樊子蓋進爵封為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至煬帝唯留王公侯三等餘並廢之皇伯叔昆弟皇子是為親王及大長公主長公主皆置官屬親王置師友文學長史司馬諮議掾王簿錄事功曹記室戶倉兵騎法士等曹

參軍等東西閤祭酒參軍事典籖等員嗣王無師友煬
帝更名王府參軍為諸司書佐屬參軍則直以屬為名
改國令為家令餘以國為名者皆去之諸公主各置家
令丞主簿謁者舍人等員郡主唯無主簿唐高祖之初
以天下未定廣封宗室從弟及姪年始孩童數十人皆
封為郡王太宗即位問侍臣曰徧封宗子於天下便乎
右僕射封德彛對曰不便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日最多
兩漢以降唯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

功如周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濫叨名器所以别親疏也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為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也太宗然之於是率以屬踈降爵唯有功者數人得王餘並封縣公貞觀二年十二月太宗謂公卿欲使子孫長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右僕射蕭瑀對曰臣觀前代國祚所以長久者莫不建諸侯以為磐石之固秦併六國罷侯置守二代而亡漢有天下參建藩屏年踰四百魏晉廢之不能永久

封建之法實可遵行始議裂土之制禮部侍郎李百藥
上議曰自古皇王君臨寓內莫不受命上元飛名帝籙
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而迷著之家
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
三代之法也中書侍郎顏師古論曰臣愚以為當今之
要莫如量其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彊弱相濟畫野
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
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特

進魏徵又陳五不可之議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牋大畧如李百藥且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户邑必有材行隨器方授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爲諸州都督刺史咸令子孫代代承襲非有大故無或黜免其後並不願行迺止後定制皇兄弟皇子爲王皆封國之親王龍朔二年制諸王王子嫡者封郡王任職從四品下敘其衆子封郡公從五品上敘貞觀中王珪奏曰三品以下遇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准太宗曰卿皆自尊而卑吾子乎魏徵曰自古迄今親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者皆天子公卿及八座之長爲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詔從之親王府各

置官屬凡府官國官王未出閤則不置太子男封郡王其庶姓卿士功業特盛者亦封郡王自至德元年至大歴三年封異姓之人為王者凡百十二人其次封國公其次有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之號亦九等並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二年至大歴三年食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凡食四萬四千八百有六十戶十六年置王府官以四考為限嗣聖二年初置公府官員武太后天授二年又置皇孫官員皇姑為大長公主後亦謂之長公主姊為長公主女為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

太子女為郡王封郡視從一品親王女為縣主封縣正二品凡諸王及公主皆以親為尊皇之昆弟妹先拜於皇子上書稱啓神龍初下詔革之開元四年三月制下詔封諸國自始封至曾孫其封戶三分減一十年加永穆公主封千戶初永穆等各封五百戶左右云太薄上曰戰士出萬死不顧一生所賞賜纔不過一二十疋此輩何功於人頓食厚封約之使知儉嗇不亦可乎左右以長公主皆二千戶請與比上曰吾嘗讀後漢書見明帝曰朕子不敢望先帝子車服下之吾未嘗不廢卷歎息如何欲令此輩望長公主乎左右不敢復言至是公主等車服殆不給故加馬自後公主皆封千戶遂成其例凡諸王及公主以

下所食封邑皆以課戶充州縣與國官邑官共執文帳准其戶數收其租調均為三分其一入官其二入國公所食邑則全給焉二十年五月敕諸食邑實封並以三丁為限不須一分入官其物仍令封隨租調送入京親王府置傅一人師範輔導參議可否初置王師景雲二年改為傅諮議參軍一人弼政幕府諮謀庶事友一人陪隨左右拾遺補闕文學二人脩撰文章讐校經史東西閤祭酒各一人接引賓客長史司馬各一人通判掾一人通判公曹戶曹屬一人通判兵騎法士四曹主簿一人覆省教命記室參軍二

人掌表啓書疏宣行教命錄事參軍一人受事勾檢功曹倉曹戶曹兵曹騎曹法曹士曹等參軍各一人各有所主參軍二人行參軍四人掌出使及雜檢校典籤二人宣傳教命親事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二人掌守衛陪從執仗親事執弓刀衛仗執乘親事各十六人供進騎乘親事三百三十三人帳內府置典軍副典軍各三人掌儀衛陪從兼知鞍馬等司事帳內六百六十七人親王國國令一人大農二人通判國司尉二人分判丞一人監印勾稽小吏有差若府主薨則諸府佐視事帳內過葬追退雖無妻子亦准此其

國官聽終喪若有襲爵者聽其迴事 諸公主邑司有家令丞錄事各一人並隸宗正寺出降者不置

州郡第十一上

司隸校尉 司隸周官也掌五隸之法帥其民而捕盜賊漢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司隸校尉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晉志曰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為司隸又加節尋復去之司隸去節自豐始也成帝元延四年省綏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為司隸除校尉字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謂丞相御史也後漢復為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

内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始河南洛陽無所不糾唯不察三公廷議處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凡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都官從事史特為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魏晉司隸與二漢同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絶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絶席鍾會為司隸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畢綜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州儀而俗稱司州及晉魏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為司州牧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因執之事屬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察薛道衡為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内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唐無司隸校尉而有

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州牧刺史

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為九州牧商周八命曰牧秦置監察御史漢興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所察之事凡九條監者二歲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諸州復置監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職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詔六條察州凡十二州馬居部九歲舉為守相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後漢光武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外十二州各一人其一州屬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中興所治有定處舊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最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不復自詣京師雖父母之喪不得去職或謂州府為外臺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

五倫薦之曰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察聲實為九伯之冠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准置牧是時天下方亂豪傑名欲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領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史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按驗然後黜退光武即位以來不用舊典時用法明察不復委任三府故權歸舉刺之史魏晉為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皆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而領兵者武冠西晉罷司隷置司州江左則揚州刺史自魏以來庶姓為州而無將軍者謂之單車刺史凡單車刺史加督進一品都督進二品不論持節假節晉制刺史三年一入奏宋與魏同梁刺史受之明日辭宮廟而行皆持節後魏天錫二年又制諸州置三刺史皇室一人異姓二人比古之上中下三士也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自後魏北齊則司州曰牧而北齊制州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州至下下州凡九等後周則雍

州曰牧而制刺史初除奉辭之曰備列鹵簿凡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及蘇綽為六條之制初文帝秉魏政令百官誦習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靜帝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隋雍州置牧餘州並置刺史亦同北齊九等之制總管刺史加使持節至開皇三年置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刺史縣令三年一遷諸有兵處則刺史帶軍事以統之十四年改九等州縣為上中下凡三等煬帝大業初復罷州置郡為司隸臺大夫一人巡察畿內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亦有六條之制與漢六條不同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唐武德元年罷郡置州而雍州置牧至神龍二年二月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二十人以左右臺及外內官五品以下堅明清勁者為之兼按郡縣再朞而代至景雲二年改置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十年省十七年復置二十二年改置

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仍各置郎天寶九年三月敕本置採訪使令舉天下大綱若大小必由是一人兼理數郡自今已後採訪使考察善惡舉其大綱自餘郡縣所有奏請並委郡守不須干及至德之後改採訪使為觀察并領都團練使其僚屬隨事增置分天下為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各因其山川區域為制諸道增減不常員額自天寶以後因十五事再置措置使訪察河東西及京師以來運司採訪各以其職再建屯田使又使名沿革不一其職事攝置運使司又至開元敕錄令諸道置隨軍監察御史各守司隸政事又自建中元年定矣

臣謹按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

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緣牟利侵漁
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䘏疑獄風厲殺人怒
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所疾
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辟不平苟阿所
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
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
令又按後周六條之制其略曰其一先治心心不清
淨則思慮妄生見理不明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

而已其二敦教化其三盡地利其四擢賢良其五卹獄訟其六均賦役

總論州佐別駕 治中 主簿 功曹書佐 部郡國從事 典郡書佐 祭酒從事史 中正 都督 都護

州之佐吏漢有別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從事史主錢穀兵曹兵曹從事史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部郡國從事史典郡書佐等官又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主平法律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又後漢書或云秩六百石職與司隸官屬同唯無都官從事

漢魏之際復增祭酒文學從事員晉又有武猛從事員其州邊遠有山險寇賊者置弓馬從事五十人歷代職員互相因襲雖小有更易而大抵不異自魏晉已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則州與府各置僚屬州官理民別駕治中以下是府官理戎長吏司馬等官是後魏舊以州牧親民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通吏以待後人獻文帝革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擇以為選官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自孝明孝昌以後四方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僚佐頗為

煩擾高隆之乃表請自非實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北齊上上州刺史屬官佐吏合三百九十三人以下州遞減十人其州郡佐吏皆州府辟除及後主失政賜諸佞幸賣官分州郡下逮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後周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州吏並牧守自置至隋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吏變為郡官矣唐亦無州府之名而有採訪使及節度使節度使說見都督篇採訪使有判官二人分判尚書六行事及州縣簿書支使二人分節

吏出入職如節度使之隨車

推官一人推鞫獄訟皆使自辟召然後上聞未奉報者稱攝其節度防禦等使察佐辟奏之例亦如之今舉州之舊職以列于左舊職謂隋以前州職

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之別駕漢制也歷代皆有之隋唐並為郡佐

臣謹按庾亮答郭豫書云別駕與舊刺史別乘同流宣王化於萬里其任居刺史之半

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漢制也歷代皆有隋為郡官唐改為司馬

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漢制也歷代隋皆有之

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漢制也其司隷功曹從事史兼錄衆事晉以來改功曹為西曹書佐宋有别駕西曹主吏及選舉即漢之功曹書佐也

部郡國從事史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主督促文書舉非法

典郡書佐每郡國各一人漢制也各主一郡文書以郡吏補歲滿一更

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賊倉户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代之也

中正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兩漢無聞魏司空陳羣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照鑒者除為中正自拔人才銓定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大公平亦其任也晉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

中正其用人甚重齊梁亦重焉後魏有之北齊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隋有州都其任亦重唐以來無之

臣謹按晉劉毅年七十已告老後舉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致仕不宜勞以碎務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嚴詢與毅年齒相近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綂既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議者不以為劇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八為司徒毅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

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始

都督 總管節度團練都統使附

後漢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制督軍御史事後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而袁紹分沮授所統諸軍以授郭圖淳于瓊為三都督魏武征孫權還又使夏侯惇督二十六軍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司馬懿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司馬昭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受晉禪則都督諸軍為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為下使持節為上持節次之假節為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有軍事則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及伐吳之役以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統領六師兼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司馬長史左右中郎增參軍騎司馬

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宮騎各三十人及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也至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宋氏人臣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軍事者則為常職舊曰監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為都督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永安以後遠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總攝軍民立府置佐後周改都督諸軍為總管則總管為都督之任矣又有大都督帥都督都督至隋三都督並以為散官煬帝改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按此都督之名微矣隋文帝以并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為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悉罷之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號使持節刺史持節武德元年諸州總管亦加號使持節五年以洛荆并幽交等州為大總管府七年改隋上大都督為驍騎尉大都督為飛騎尉帥都督為雲騎

尉都督為武騎尉又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總管府為都督府舊沿州已置都督府武德四年廢府置大行臺復有行軍大總管者蓋有征伐則置於征伐所之道以督軍事自武德以來亦有元帥之號太宗為秦王加西討元帥中宗為周王為洮河道元帥睿宗為相王為并州道行軍元帥安祿山反後天寶十五載哥舒翰為諸道兵馬元帥其後李光弼郭子儀復為副元帥太極初并益荆揚為四大都督府開元十七年加潞州為五其餘都督並為上中下等上都督府五中都督府十三下都督府十六前後置制改易不常難可備叙凡大都督府置都督一人掌所管都督諸州城隍兵馬甲仗食糧鎮戍等親王為之多遙領其任亦多為贈官長史居府以總其事分天下州縣制為諸道每道置使治於所部即採訪防禦等使也其邊方有寇戎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景雲二年四月始以賀拔延嗣為凉州都督充西河節度使其後諸道因同此號得以軍

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植六纛外任之重莫比焉本皆兼
度支營田使開元九年十一月敕其河東河北不須別
置並令節度使兼充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申習
法令判官二人分判倉兵騎冑四曹事副使及行軍司
馬通署掌書記一人掌表奏書檄參謀無員或一人或
二人參預謀畫隨軍四人分使出入開元中凡八節度
使磧西河西隴右朔方河東幽州劍南嶺南是也後更
增加兼改名號蓋古之都督持節江右四中郎將近代
行軍總管之任凡將帥出行兵滿萬人以上則置長史
司馬倉兵等曹參軍若萬人以下員數遞減至德以來
天下多難諸道皆聚兵增節度使為二十道其非節度
使者謂之防禦使以採訪使并領之採訪理州縣防禦
理軍事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
之代宗為廣平王時充天下兵馬元帥親總軍旅克定
禍亂以大臣宿將郭子儀李光弼隨其方面以為副謂
之副元帥以督諸道事及德宗踐阼以雍王為之王升

諸宫而元帥閫乾元中又置都統使監總管諸道或領三道或領五道皆古方嶽牧伯之任也上元末省都督後又改防禦使為團練守捉使皆主兵事而無旌節僚屬省減有副使一人掌貳使事判官二人分判軍事自永泰以來都團練使守捉使皆主兵事稍有加置而任使則擇之

臣謹按宋武帝起義兵討桓元既平京口向建鄴以孟昶為長史總攝後事及討司馬休之伐荆州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皆留後之任也自後無代無之不復遍舉

都護漢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西域都護為加官也或以騎都尉諫議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

始以鄭吉為之後後廢至後漢永平十七年復置班超為西域都護大破焉耆尉犂斬其主自是西域降服納質者五十餘國晉宋以後有都護之官亦其任也齊書曰廣州西南有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事陳伯超為江西都護沈顗為江南都護唐永徽中始於邊方置安東安西安南安北四大都護府後又加單于北庭都護府府置都護一人掌所統諸蕃征討斥候安輯蕃人及諸賞罰總判府事副都護二人掌貳都護事長史司馬各一人錄事功曹倉曹戶曹兵曹法曹參軍各一人參軍事三人

州郡第十一下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留守附

京兆周官有內史秦因之掌治京師漢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泰初元年更名右內史為京兆尹絕高曰京十億曰兆兆大衆所聚故曰京兆更名左內史為左馮翊馮輔翊佐也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漢景

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扶
助風化也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治長安城中三
輔黄圖曰長安以東為京兆尹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
城以西為右扶風皆治在城中故趙廣漢歎曰亂吾治
者三輔也誠得兼之直差易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
絳朝服佩水蒼玉凡州所監都為京師置尹一人丞一
人漢初三輔治長安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以三輔陵
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漢左馮翊右
扶風屬司隸尋省魏晉為京兆太守後周都關中又為
京兆郡隋京兆郡置尹併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唐京
兆府本為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太宗為秦王中
宗為英王睿宗為相王時並居其任多以長史治民開
元元年改雍州為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導風俗肅清
所部或以親王居閤而遥領焉初雍州置别駕以貳牧
守事永徽中改别駕為長史開元中改雍州長史為京
兆府尹總理衆務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

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河南尹其地在周為王城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曰尹兹東郊蓋今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三川河洛伊也漢興更名三川為河南後增守為太守王莽改太守為大尹改河南大尹為保忠信卿光武中興徙都洛陽改太守為尹章綬秩與京兆尹同特奉朝請魏晉皆為河南尹後魏太和中遷都洛陽又置河南尹東魏置洛州刺史後周置洛州總管尋罷之隋初為洛州刺史後為河南內史大業初為荊河州刺史又為河南太守尋為河南尹與京兆同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為刺史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為長史而洛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為之中宗為周王時及衛王重俊並居其任多以長史治民至開元元年改洛州為河南府改長史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諸曹寮佐亦如之各有少尹二員通判府事按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為司馬煬帝又

改為贊治後又改為丞武德初復為治中永徽元年又以大皇帝諱改為司馬本一員太極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馬一員分為左右開元元年並改為少尹開元以後增置太原府為北京官屬制置悉同兩京初武太后長壽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為北都神龍初廢開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義之始復置太原府號曰北京初開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為河中府至六月而罷後上元元年復置陝州為鳳翔府又以益州為成都府留守周之君陳則其任也此後無聞後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至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又後魏孝文南伐之時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為留守京師加持節留守因此始也

郡太守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

吏名郡守為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并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簿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斯為盛稱中興焉成帝綏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為太守王莽改太守曰大尹後漢亦重其任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為郡守鍾離意黃香桓榮胡廣是也或自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為恥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為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為限北齊制郡為上中

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郡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之制至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時楊尚希上表曰當今郡縣倍多於古十羊九牧人少官多請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帝嘉之遂罷諸郡大業三年又改州為郡郡置太守唐武德元年改郡為州改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後加號為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加州為郡刺史為太守自是州郡史守更相為名其實則一太宗初理天下重親民之任疏督守之名于屏俯仰視焉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建貞觀之末升平既久羣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才力者先入為中郎郎將次補郡守其輕也如是武后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切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澄風俗安萬民臣請擇材於臺閣省事之中分典

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太后乃令書名採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中政績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鍾二人而已當時復有為員外刺史者不領州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都督及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同華岐蒲為四輔鄭陜汴絳懷魏為六雄宋亳滑許汝晉洛虢衛相十州為十望又有十緊州後入緊者甚多不復具列及有上中下之差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魚按武德令三萬戶以上為上州永徽令二萬戶以上為上州開元十八年三月勅太平時久戶口日殷宜以四萬戶以上為上州二萬五千戶為中州不滿二萬戶為下州亦有不滿戶口以別勅為上州者六千戶以上為上縣三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二千戶為下縣天寶中通計天下凡上州一百九州中州二十九州下州一百八十九州總三百二十七州是也自至德之後州縣凋弊刺

史之任大爲精選諸州始各有兵鎮者
刺史皆加團練使故其所責任重矣

臣謹按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至
隋開皇七年又别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
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元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總
管刺史雌一雄三至十年悉頒木魚於五品以上官
義寧二年罷竹使符頒銀莬符於諸郡唐武德元年
又改銀莬符爲銅魚符

總論郡佐郡丞　别駕　長史　司馬　録事參軍　司功　司倉　司户　司兵　司

法　司士　參軍事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通守　五官掾　督郵　郡尉

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員外以佐守尉典武職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晉宋以來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略如漢制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二百一十二人以下郡遞減之隋初以州為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職參為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錄事參軍功戶兵法等七曹開皇三年詔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十二年諸州司從事為名者並改為參軍又制

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煬帝置通守贊治東西曹掾主簿司功倉戶兵法士等書佐各因郡之大小而為增減改行參軍為行書佐唐州府佐吏與隋制同有別駕長史司馬一人大都督府有司馬左右二員凡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錄事參軍京府謂之司錄參軍置二人餘並各為錄事參軍大都督府亦有二人其餘郡止各一人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參軍景龍三年諸州加置司田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司戶置參軍一員位在司戶下諸府則曰田曹開元中省乾元之後又分置司戶馬以其廢置不常故田曹不列在府為曹在州為司府曰功曹倉曹州曰司功司倉大

與上府置三員州置一員自司功以下通謂之判司參軍事各有差京府參軍事有六員餘府州或四或三博士一員醫博士一員凡以州府大小而為增減

郡丞　別駕郡丞秦置之以佐守漢因而不改晉成帝咸康七年省諸郡郡丞唯丹陽丞不省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為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又置贊治者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為丞位在通守下及郡丞廢其職分為別駕長史司馬自隋為郡府之官去從事史唐永徽二年改為長史上元元年復置別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至開元初復置始通用庶姓天寶八年以明皇由潞州別駕入定內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官至德中復置諸州府各一人而大都督府不置通判其事以都

督刺史各兼之共職其事

長史 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今注曰有守相病丞長史司馬行事後罷邊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遂為軍府官至隋為郡官唐初無永徽二年有别駕刺史及長史之名其後二職並置州府各一人五府長史理府事餘通判而已

司馬 本主武之官自魏晉以後刺史多帶將軍開府者則置府寮司馬為軍府之官理軍事至宋司馬銅印墨綬絳朝服武冠至隋廢州府之任無復司馬而有治中馬治治中乃舊州之職也州廢遂為郡官開皇三年改治中為司馬煬帝又改司馬及長史併置賛治一人尋又改賛治為郡丞唐武德初復為治中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諸州治中並為司馬長安元年洛雍并荆揚益六州置左右司馬各一員四年復舊太極元

年又制大都督府各置左右司馬一員

錄事參軍 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總錄衆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官同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中改京兆尹屬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句稽省署抄目糾彈部內非違監印給紙筆之事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又置尹司凡縣令及判司與錄事及州郡別置司功曹參與禮尊其任也

司功參軍 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歷代皆同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隋亦然及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皆改曰司功煬帝罷州置郡又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州都督府並曰

功曹參軍兩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管園廟祭祀及學校禮樂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及喪葬之事也

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掌倉庫北齊以下並同功曹唐亦掌倉廪庖厨及財物等廛市之價一切之事

司戶參軍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北齊以下與功曹同唐掌戶口籍帳婚嫁田宅并雜徭道路一切之事

司兵參軍漢司隷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至北齊以後同功曹唐掌軍防烽火驛馬傳送門禁田獵及儀仗之雜事

司法參軍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謂法曹或謂墨曹隋以後與功曹

同唐掌律令定罪及緝盜賊之事

司士參軍 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及廨宇之事

參軍事 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晉時軍府乃置官員歷代皆有至隋罷州為郡又有郡官為之書佐唐改為參軍掌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前代又有行參軍者晉河間王顒以太宰輔政始置之掌使命歷代皆有唐唯王府有之餘則無矣

經學博士 漢郡國皆有文學掾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充郡文學歷代多闕隋潘徽為州博士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助教各有差

醫博士一人唐開元十一年七月置制每州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年九月御撰廣濟方五卷頒行天下貞元十二年二月御撰廣利方五卷頒天下自今後諸州府應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業優長堪效者即以具名申聞諸行已出身人及有前資官與正授未出身人且令權知四考後州司與正授吏部更不須選集

中正魏置晉諸中正率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各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唐並無此官每歲貢士於所在之處又符書所闕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

通守隋煬帝置郡各一人位次太守京兆府及河南皆謂之內史

五官掾後漢有之主功曹及諸曹主事後無

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各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

臣謹按漢尹翁歸為河東督郵時太守田延年分河東二十八縣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舉法皆得其罪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又有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用故吏侯文為東部督郵勅之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冬之誅

郡尉京輔屬國都尉附　秦官有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漢凡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

帝更名曰都尉武帝元鼎四年又置三輔都尉各二員譏出入邊境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又置屬國都尉主蠻夷降者中興建武七年省諸郡尉并諸太守每有劇賊郡臨時置都尉事訖罷又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宋志曰光武省郡尉後往往置東南西北四部都尉稍有分縣治民比郡安帝以西羌寇三輔有陵園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於雍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自後無聞至隋煬帝時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相知又京輔都尉立府於潼關主兵鎮唐無其制

縣令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又周書作雒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縣邑之長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謂之尹其職一也至于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

食縣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戸以上為令減萬戸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漢書曰凡縣大率方百里民稠則減稀則曠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秩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後漢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有工多者置工官主稅物有水池及魚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魚稅所在諸縣均差吏更給之補吏隨事不具縣員晉制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宋諸縣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國相皆如漢制後魏縣置三令長孝文初制縣令能靜一縣刼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職令其祿甚厚故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

郎崔亮並清貧欲以俸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令聿帶溫縣令時人榮之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等復於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雜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為之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閑劇及衝要之處以為等級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七等之差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凡六赤八十二畿七十八望百一十一緊四百四十六上二百九十六中五百五十四下一千五百七十三縣

總論縣佐

丞　主簿　尉　五百附

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後漢縣諸曹略如郡員又五官為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煬帝改尉為縣正尋改正為户曹法曹分司以承郡之六司其京四縣則加置功曹為三司司各二人唐縣有令而置七司一如郡制丞為副貳如州上佐主簿上轄加錄事參軍其曹謂之錄事并司功以下謂之六事七司尉分理諸曹如州判司錄事省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

臣謹按漢縣丞尉及諸曹掾多以本郡人為之三輔則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選盡用他郡人又按後漢外黄令牛述禮請爰延為廷掾范甯為功曹濮陽潜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

丞 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後漢令長國相名置丞一人主文書典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丞皆銅印黄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已後並無丞宋時唯建康府有獄丞及至隋唐則縣各有丞丞各一人兼通判縣事有赤縣各置丞二人

主簿 漢晉各有之他史多闕唐赤縣置二人他縣各一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監印及

給筆之用

臣謹按主簿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至隋始自上置又按後漢繆彤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又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劾以大逆虞詡駮之曰主

簿訴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

尉

漢諸縣皆有之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追捕盗賊按察姦宄署諸曹掾史邊縣有鄣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洛陽有四尉東南西北四部曹公為北部尉是也魏因之晉洛陽建康皆置六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銅印黄綬朝服武冠江右止單衣介幘北齊郡縣置三尉隋改為正後置尉又分為戸曹法曹唐初因隋制武德中復改為正七年三月復改為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上縣二員萬戸以上者又增一員中縣一員四千戸以上者又增置一員亦以上上縣中中縣下下縣中下縣一員佐史各有差別

五百

宋志曰謂官府州郡部各置五百又韋曜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今州縣官有雜職者掌行鞭撻每官出則

執楚導引呵闢行路殆其職也

鄉官

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矣（鄉大夫管萬二千五百家以上）次有州長（二千五百家為州）黨正（五百家為黨）族師（百家為族）閭胥（二十五家為閭）鄙師（五酇為鄙）酇長（四里為酇）里宰（五鄰為里）鄰長（五家為鄰皆不命之士為之）皆鄉里之官也大凡各掌其鄉黨州里之政治云秦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漢

鄉亭及官皆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特置孝悌力田官以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敦行務本後廢至文帝十二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置外史閭師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置秩百石鄉戶五千則置有秩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爰延為鄉嗇夫仁化大行民但聞嗇夫不知郡縣也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推財救患及

學士為民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又有鄉佐屬鄉主民以收稅賦亭有亭長十里一亭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亭吏舊名負弩後改為長或為亭負主禁盜賊先賢傳曰逢萌為縣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謁拜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至王莽時逢萌解冠掛於東都門而遁里有里魁民有什伍里魁主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監官晉縣五百戶以上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戶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里戶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

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上置校官
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宋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
伍為什什長主之什十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
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所職與秦漢同隋以周齊郡縣職自州都郡正縣正以
下皆州郡將縣令而自調用理時事至開皇初不知時
事直謂之鄉官官別置品皆吏部除受每歲考殿最開
皇十五年罷州縣鄉官唐凡百戶為一里里置正一人

五里爲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版授上州司馬綠衣執木笏天寶七載詔父老六十版授本縣丞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路則曰館驛各有將以州里富彊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後民貧不堪命遂以官司掌焉凡天下水陸驛一千五百八十七處

通志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六 史部

通志卷五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職官略第七

散官第十二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特進 光禄大夫以下

武散官 驃騎將軍 輔國將軍 鎮軍將軍以下 諸校尉附

開府儀同三司

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之名自此始也殤帝延平元年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自此始也魏黄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自此始也齊開府儀同三司如公梁開府儀同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禄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自晉以來又有加開府如儀同三司之名者自羊祜始焉江左多有之後魏普泰初特以爾朱

世隆為儀同三司位次上公北齊亦有儀同三司者後
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仍增置
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又改儀同三司為儀同大將軍仍
增置上儀同大將軍隋文帝並以為散官又諸衛各置
開府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儀同以下置員與開
府同初開府儀同三司為四品散實官至煬帝又改為
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三公唐武德七年改上開府
儀同三司為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為輕車都尉

儀同三司為驃騎都尉後又以開府儀同三司為文散官開元以前舊例開府特進雖不帶職事皆給俸禄得與朝會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罷劇就閒者居之天寶六載正月制内外文武以上五品官以上父祖資廕者其所用宜同子孫用廕之例

特進

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欽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後漢皇后父兄弟為特進侯朝會位次三

公隋志曰特進舊位從公光武以鄧禹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是特進引見之稱無定官之實也而實

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自二漢及魏晉以為

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

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

禄賜列其班位而已晉惠帝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

公在開府驃騎上冠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

水蒼玉食奉日四斛太康二年始賜春絹五十疋秋絹五十疋綿百五十斤元康元年給采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置主簿功曹吏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駁一人乘軺車

施耳後戶一乘無章綬齊時班位從公陳因之後魏北齊用人皆以舊德就閒居者居之隋文帝以為散官不理事煬帝即位廢特進官唐改為文散官

光禄大夫以下

秦時光禄勲屬官有中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大夫銀章青綬掌議論屬光禄勲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别之無常事唯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禄大夫三人凡諸國嗣王之喪則掌弔問多以為拜假賵

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無員轉優重不復以為使命之官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魏文帝以楊彪為光禄大夫賜几杖衣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及晉受命置左右光禄大夫假金章紫綬而光禄大夫如故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并禄賜班位吏卒皆與特進同復以為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其以為加官者唯假章綬禄賜班位而已不别給車服吏卒也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

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内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府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爲禮贈官其假銀章青綬者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晉宣帝子平原王幹拜光祿大夫加侍中以特進假金章紫綬章服班次三司其餘皆如舊制終於武惠孝懷三世秩食俸日三斛太康二年給春絹五十疋秋絹百疋綿百斤至惠帝元康元年始給采田六頃田騶六人又置主簿功曹門史亭長等及門下書佐各一人宋氏因之齊左右光祿大夫皆據舊

制位從公開府置佐吏如公年重加親信二十人魏晉
以來無有定員其左右光禄大夫光禄三大夫皆銀章
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禄大夫樂
安任遐為光禄卿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啟轉為金紫
是也猶屬光禄勲梁又有左右金紫光禄大夫視吏部
尚書左右光禄大夫視諸曹並養老病陳因之自晉以
後多為兼官後魏有光禄大夫金紫銀青光禄大夫北
齊皆以舊德就閒者居之與特進同後周有左右金紫

左右銀青四光祿大夫隋有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皆為散官不理事唐初猶有左右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祿大夫金紫光祿銀青光祿並為文散官按前代光祿大夫始加金章紫綬及銀章青綬並尊之合在光祿之上後魏定令遂因仍不改正

正議大夫通議大夫皆隋置散官蓋取秦大夫掌論議之義唐並因之

太中大夫秦官亦掌論議漢因之後漢置二十人後漢張堪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侯舍故人號為中東門君又隗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止之曰夫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胡廣云諫議光祿中大夫及中散大夫此四等者於古禮皆為天子之下

大夫列國之上卿也魏以來無員晉視中丞吏部絳朝服進賢一梁冠介幘泰始末詔除王覽為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梁北齊皆有唐亦有之中大夫秦官漢武改為光祿大夫自後無聞北齊有之唐又置之龍朔二年七月制諸王承嫡封郡王者出身從四品下敘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置三十人漢官儀曰光武中興置魏晉無員齊梁視黃門侍郎品服冠幘與太中同陳亦有之唐又置朝議大夫隋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議為名唐因之朝請大夫隋置散官取漢

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進奉朝請之義唐因之龍朔制諸王衆子封郡公者出身從五品上敘朝散大夫隋置散官唐因之自正議以下並為文散官朝議郎承議郎並隋置散官唐因之顯慶五年八月制郡公出身正六品下敘通議郎隋置散官隋文帝於吏部別置朝議通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八郎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八尉其品則正六品以下從九品以上上皆為郎下皆為尉散官番直常出使監檢至隋煬帝皆罷唐改通議為奉議郎顯慶制縣公出身從六品上敘通直郎隋置三十人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為宿直者

也因此為名唐因之朝請郎隋置散官蓋採晉宋齊梁陳並有奉朝請員為名唐因之顯慶制侯出身宣德郎正七品上敘朝散郎並隋置散官唐因之顯慶制伯出身正七品下敘子出身從七品上敘游騎尉隋置散官唐改為宣義郎蓋取梁宣義將軍之名顯慶制男出身從七品以下敘承奉郎隋置散官唐因之承務郎唐置蓋因隋尚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而設也儒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前史儒林傳之義唐因之登仕郎唐置文林郎隋置散官蓋取北齊文林館名徵文學之士

以光之義唐因之將仕郎隋置散官唐因之自朝議郎以下並為文散官其散官自五品依本品衣服而無俸禄不朝會自六品以下黄衣執笏於尚書省分番上下兩番以上即便隨番許練通時務者始得參選武德令職事高者解散官欠一階不至者為兼職事卑者不解散官貞觀十一年改令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其欠一階依舊為兼與當階者皆解散官官階相當無行無守其子孫用廕皆依其後散官類例紛錯難可悉舉乾封元年正月制內外官九品以下加一階七品以上加二階八品以下更加勲轉乾封以來未有泛階應入三品皆以恩舊特拜入五品多因進敘計階至朝散大夫以上奏取進止每年量多少進敘餘依本品授官若滿三計至郎一切聽入乾封以後始有由泛階入五品二品

驃騎將軍

漢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將軍祿秩與大將軍等光武中興以耿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三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為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蒼為驃騎輔政開東閤延英雄及蒼歸國有驃騎時吏丁牧周相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後帝又聞褒表之）數年復罷魏晉並有之梁雜號中亦有陳後主以蕭摩訶為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特開黃閤施行馬

聽事寢堂置鴟尾如三公制後魏初加大則在三司上太和中制加大則在都督中外諸軍之下後周亦有之隋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將軍車騎將軍各二人十七年頒銅獸符於驃騎車騎府煬帝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改車騎為鷹揚副郎將唐復改為車騎驃騎其制如開皇而復益微矣故武徳元年詔以軍頭為驃騎將軍軍副為車騎將軍又詔太子諸率府各置驃騎將軍五員車騎將軍十員後皆省之顯慶元年仍置復以驃騎將軍大將

軍為武散官

輔國將軍

後漢獻帝置輔國將軍以伏完為之晉王濬平吳後拜輔國大將軍有司奏輔國依比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大車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宋明帝太始四年改為輔師將軍後廢帝元徽二年復故梁後魏後周隋並有之唐輔國大將軍為武散官

鎮軍將軍以下

鎮軍大將軍魏置文帝以陳羣為之晉則楊駿胡奮並領鎮軍將軍齊後周隋亦有之唐因之冠軍將軍魏置以文欽為之此因史記楚義帝以宋義為卿子冠軍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三軍封冠軍侯之義也晉亦有之金章紫綬給五時服武冠佩水蒼玉歷代並有隋文帝置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為散號將軍以加汎授居曹有職務者為執事官無職務者為散官武官以上柱國以下為散實官將軍各為散號官至煬帝時定令罷之唐因之雲麾將軍梁置

雜號陳及唐並有之忠武將軍壯武將軍梁置雜號陳有之唐因之宣威將軍唐置明威將軍梁置雜號後魏亦有之唐因之定遠將軍梁置雜號唐因之寧遠將軍晉置唐因之遊騎將軍魏置陳有之唐因之遊擊將軍漢武帝置以蘇建韓說為之後漢鄧晨亦為之晉及陳並有之唐因之又置懷化大將軍歸德將軍等以授蕃官

諸校尉附

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等校尉為八校各有司馬後漢以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為五校皆掌宿衛兵蔡質漢儀曰五營司馬見校尉執版不拜並屬北軍中候時五校官顯職閒而府寺寛敞輿服光麗伎巧必給故多以皇族肺腑居之至靈帝又置西園八校尉其名上軍中軍下軍典軍助軍佐軍以及左右二校尉自魏晉以下五校之名與後漢同唯後魏五校各置二十人中壘校尉漢掌北軍營壘門內又外掌西域後漢省中壘但置北門中候掌監五營門屯騎校尉漢掌騎士後漢初改為驍騎建

武十五年如舊**步兵校尉**漢掌上林苑門屯兵晉阮籍聞步兵騎營人善醸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之又至隋時列屬鷹揚府**越騎校尉**漢掌越人內附以為騎也後漢初改為青巾右扶射至建武十五年復如舊制**長水校尉**漢掌長水宣曲胡騎宣曲觀名胡騎之屯宣曲者宋志引韋昭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廐近長安水亭之左故以為名又為宣曲之稱長水蓋闗中小水名也又主烏桓騎**胡騎校尉**漢掌池陽胡騎不常置胡騎之屯池陽後漢幷長水**射聲校尉**漢掌待詔射聲士工射者冥冥中闗聲射則中因以名也須待所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漢掌輕車至後漢幷射聲**城門校尉**漢掌京師城門屯兵凡八屯後漢以掌雒陽城門十二所若周禮司門晉干寶注曰如今校尉也**驃姚校尉**漢武以霍去病為之**護烏桓校尉**漢武帝時烏桓屬漢始於幽州部置

之擁節監領後漢亦謂之領烏桓校尉主領烏桓胡并領鮮卑李膺為此官也

戊巳校尉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唯戊巳寄治耳此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巳為名一説戊巳居中鎮覆四方漢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

護羌校尉 後漢在涼州部持節職主西羌元康元年改為涼州刺史

儒林校尉 蜀先主以周羣為之

南蠻校尉 晉武帝於襄陽置之元康中改為荊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齊書曰齊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唯齊豫章郡王嶷為南蠻校尉又改為荊襄二州刺史

南夷校尉 晉武帝於寧州置之江左改曰鎮蠻校尉

西戎校尉 晉武帝於長安置之元康中改為雍州刺史安帝義熙中又置治於漢中

寧蠻校尉 晉安帝置治襄陽以授魯宗之

護三巴校尉 宋置齊建元二年改為刺史

武騎尉

屯騎尉驍騎尉游騎尉飛騎尉旅騎尉雲騎尉羽騎尉

建節尉奮武尉宣惠尉綏德尉懷仁尉守義尉奉誠尉

立信尉都十六尉並隋置以為武散官昭武振威致果

翊衛宣節禦侮仁勇倍戎八校尉各有副尉並唐採前

代諸校尉以下舊名置自鎮軍將軍以下為武散官次

勲官第十三

上柱國柱國皆楚之寵官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

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

官為上柱國是也陳勝為王蔡賜為上柱國歷代無聞至後魏孝莊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為柱國大將軍位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佐吏及榮敗後天柱及柱國將軍官遂廢至大統中始以宇文泰為之其後功參佐命聲實居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宇文泰元欣隴西公緯李弼獨孤信趙貴于謹侯莫陳崇時宇文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軍事元欣以魏氏懿戚從容禁闥而已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當時榮盛莫與為比其

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其後功臣位至柱國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御也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隋置上柱國柱國以酬勲勞並爲散官實不理事唐改爲上柱國及柱國秦有護軍都尉漢因之高帝時以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爲中尉陳平爲護軍中尉人讒之曰平受諸將金多者得善處少者得惡處武帝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于時復爲都尉矣成帝綏和元年居大司馬府比司直也哀帝元壽元年更名曰司冦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

軍初韓安國以護軍將軍擊匈奴趙充國以大將軍都尉擊武都漢東京省班固為大將軍中護軍隸將軍幕府非漢朝列職魏武帝為丞相以韓浩為護軍史奐為領軍亦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為中領軍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矣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魏晉江右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置營總營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有別營也周顗庾亮王羲之謝安王彪之等並為中護軍宋護軍將

軍一人掌外軍領護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中護軍其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其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齊梁陳並有之北齊護軍府統四中郎將皆置佐史隋煬帝十二衛每衛置護軍四人以副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為虎賁郎將唐採前代舊名置上護軍護軍輕車將軍漢武帝置以公孫賀為之又有輕車校尉梁陳後魏北齊亦有輕車將軍唐採舊名置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騎都尉漢武帝置以李陵為之更始初

亦有故時謡云爛羊胃騎都尉晉以後歴代皆有之唐採舊名置上騎都尉騎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並隋置爲文散官唐採置之自上柱國以下並爲勲官

命婦第十四

凡皇帝嬪妃及太子良娣以下爲内命婦公主及王妃以下爲外命婦公主及縣主之制已附見后妃傳今所載者王公以下之妻耳凡三代之制諸侯之婦曰夫人

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邦君之妻君自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凡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命之齒爵為夫命也夫為大夫則以妻為命婦至秦漢婦人始有封君之號公主有邑司之制唐外命婦之制諸王母妻及妃文武官一品及國公其非始封者帶三品以上

亦同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若勲官二品有封亦同四品五品母妻為縣君若勲官三品有封者亦同散官同職事若勲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其母邑號皆加太字視夫子之品若夫子兩有官及爵或一人有官及爵者皆從高蔭其不因夫子別有邑號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縣君鄉君准此諸庶子有五品以上官封者若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為太妃以下無者聽之其承重者不合中宗時韋皇后表請諸婦人不因夫子而加邑號許同見任職事聽子孫

用蔭門施棨戟制從之武太后時契丹冦平州刺史鄒保英妻奚氏率城內女子助守賊遂退封為成節夫人開元八年五月勅准令王妻為妃文武官及國公妻為夫人母加太字一人有官及爵者聽從高叙但王者名器殊恩或頒異姓妻合從夫授秩甲令更無別條率循舊章須依往例自今已後郡嗣及異姓王母妻並宜准令為妃貞元六年太常卿崔縱奏諸國王母未有封號請遵典故為某國太妃吏部郎中抑晃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伏請降於王母

一等命為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云上從之

臣謹按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則不得稱之晉亦有之羊祜卒二歲而平吳武帝流涕曰羊太傅之功因以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泰始詔太傅壽光公鄭沖太保朗陵公何曾皆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皆如郡公侯比又王導妻卒贈金章紫綬又虞潭

母亦拜爲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
家王導以下皆就拜謁
臣又按宋鄱陽侯孟懷玉上母檀拜國夫人有奏許
之御史中丞袁豹以爲婦人從夫之爵懷玉父導見
任大司農其妻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抑左
丞徐羨之郎何劭之官詔並贖論又按後周宣帝令
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廟及天臺皆俛伏
禄秩第十五

祿秩幹力　白直　仗身　庶僕　親事　帳內　執衣　防閤　邑士　士力　門夫等附

致仕官祿　職田　公廨田

周班爵祿之制孟子言其略而王制亦言之矣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之在官者各有差焉漢制祿秩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各有等差宣帝又益天下吏百石以下俸十五至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綏和二年又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凡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祿一以與之終其身其時亦有俸錢之差

但本史不具文耳故元帝時貢禹上書曰臣為諫議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俸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室日益富矣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月俸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十六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顏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俸一十斛佐史月俸八斛也一說云斗食者一歲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日一斗二升故謂之斗食也是為小吏本史王莽詔曰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斛緵布二疋帛一疋予每念之今俸祿一歲六十斛稍以差增上至

四輔而為萬斛孟康曰緵八十縷也舊禄及穀粟及布帛又至巳上增為三分之一舊令再從月俸增之後漢大將軍三公俸月三百五十斛風俗通曰漢制三公一歲共食萬石按此則有出盖舉大數也至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本史永初四年又減百官及州縣俸各有差凡諸受俸皆取半錢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錢二千米一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一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

凡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眞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者丞尉皆四百石其六百石者丞尉皆三百石長相四百石及三百石者丞尉皆二百石諸侯公主家丞秩皆比三百石諸邊障塞尉諸陵校尉長皆二百石有常例者不署秩本志例同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斛粳米二百石特進侯以下各有差立春之日遣使者賜文官司徒司空帛三十疋九卿十五疋武官太尉大將軍各六十疋執金吾諸校尉各

三十疋武官倍文官漢官儀獻帝建安八年頒賜三公以下金帛由是三年一賜以為常制本史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准其郡縣田禄以芒種為斷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禄皆入前人此後去者悉入後人元嘉末又改此制計月分禄武帝初即位制凡中二千石禄者加公田一頃齊氏衆官有僮幹之役而不詳其制幹者若門僕之類也梁武帝天監元年定九品令帝於品下注一品秩為萬石第二第三品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品為二千石及侯

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得廩食多遥帶一郡縣官而取其祿秩馬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二百疋為一秩從一品七百疋一百七十五疋為一秩二品六百疋一百五十疋為一秩從二品五百疋一百二十五疋為一秩三品四百疋一百疋為一秩從三品三百疋七十五疋為一秩四品二百四十疋六十疋為一秩從四品二百疋五十疋為一秩五品一百六十疋四十疋為一秩從五品一百二十疋三十疋為一秩六品一百疋二十五疋為一秩從六品八十疋二十疋為一秩七品六十疋十五疋為一秩從七品四十疋十疋為一秩八品

三十六疋一秩九疋為從八品三十二疋一秩八疋為九品二十八疋一秩七疋為從九品二十四疋一秩六疋為祿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錢事繁者優一秩平者守本秩閒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官非執事不朝拜者皆不給祿州郡縣制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前取一時之秩上上州刺史歲秩八百疋與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一百疋中中及中下亦以五十疋為差下上降中下一百疋下中下下亦各以

五十疋為差上郡太守歲秩五百疋降清都尹五十疋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四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三十疋為差下上降中下四十疋下中下下各以三十疋為差上上縣歲一百五十疋與鄴臨漳成安三縣同上中上下各以十疋為差中上降上下三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五疋為差下上降中下二十疋下中下下各以十疋為差州自長史下逮于史吏郡縣自丞以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為秩郡有尉者尉減丞

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調課給之自一品以下至流外勲品各給士力一品至三十人以下流外勲品或以五人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閒者降一等諸州刺史守令以下幹及力皆聽勑乃給其幹出所部之人一幹輸絹十八疋幹身放之力則以其州郡縣白直充後周制禄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萬石

凡頒禄視年之上下畝至四釜為上年上年頒其正三釜為中年中年頒其半二釜為下年下年頒其一無年為凶荒不頒禄隋京官正一品禄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食封及官不判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禄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户而給禄各以户數為九等之差

大州六百二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三百石大郡三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一百石大縣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為差至於下下則六十石其禄唯刺史二佐及郡守縣令本志文帝時嘗以百僚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人争利非興化之道上表請罷從之公卿以下及給職田各有差義寧二年唐王為相國罷外官給禄每十斛給地二十畆也唐武德中

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遂定給祿俸之制以民地租充之京官正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正二品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石正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從五品一百六十石正六品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正七品八十石從七品七十石正八品六十七石從八品六十二石正九品五十七石從九品五十二石諸給祿者三師三公及太子三師三少若在京國諸司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并左右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並

依官給其春夏二季春給秋冬二季秋給在京文武官每歲給祿總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三石二斗自至德後不給其在外文武官九品以上准官皆降京官以上一等給其文武官在京長上者則不降諸給祿應降等者正從一品各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品皆以三十石為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為一等六品七品皆以五石為一等八品九品皆以二石五斗為一等其俸錢之制在京諸司官初置公廨及蕃官興易以充其俸貞觀十二年罷公廨置胥士七千人取諸州上戶為之准防閤例而收其課三歲一更計員少多而分給焉十五年以府庫

尚書勑在京諸司依舊置公廨給錢充本置令史府史胥士等令迴易納利以充官人俸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國家制令憲章三代商賈之人不居官位陛下近許諸司令史捉公廨本錢諸司取此色人號為捉錢令史不簡性識寧論書藝但令身能賈販家足貲財録牒吏部即依補擬輸錢於官以獲品秩苟得無恥豈蹈廉隅太宗納之停諸司捉錢依舊本府給月俸二十一年復依故制置公廨給錢為之本置令史府胥士等職賈

易收息以充其俸永徽元年悉發胥士等更以諸州租調脚直充之其後又令薄賦百姓一年稅錢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掌之每月收息錢以充官俸其後又以稅錢爲之而罷其息利凡在京文武正官每歲供給俸食等錢并防閤庶僕及雜息等錢總一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貫員外官不在此數外官則以公廨田收及息錢等常食公用之外分充月料先以長官定數其州縣少尹長史司馬及丞各減長官之半尹大都督府長史及副都督別駕及判司

准二佐以職田數為加減其參軍及博士減判司主簿縣尉減縣丞各三分之一儀鳳二年制内外官俸食邑防閤邑士白直等宜令王公以下率口出錢充給馬調露元年九月職事五品以上准舊給仗身開元十年正月省王公以下視品官參佐及京官五品以上官仗身職員凡在京司文武職事官五品以上給防閤一品九十六人二品七十二人三品四十八人四品三十二人五品二十四人六品以下給庶僕六品五人七品四人八品三人九品二人公主邑主八十人

郡主（六十人）縣主（四十人）特封縣主（三十四人）京官仕兩職者從多給凡州縣官皆有白直二品（四十人）三品（三十二人）四品（二十人）五品（十六人）六品（十人）七品（六人）八品（五人）九品（四人）凡諸親王府屬並給士力數如白直其防閤庶僕白直士力納課者每年不過二千五百執衣元不過一千文防閤庶僕舊制季分月俸食料雜用即有分諸官應月給開元二十四年六月乃撮而同之通謂之俸料一品月俸八千食料千八百雜用千二百防閤十五千通計二十六千

自二品而下各有差二品通計二十四千二百三品通計十七千四百四品通計十一千五百六十七五品通計九千二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四百雜用四百庶僕二千五百通計五千三百自六品而下皆用庶僕亦各有差七品通計四千五十八品通計二千五百五十九品通計千九百其數自唐初以來即有中間諸州倉庫色目或有加減此方爲定制

門須守護者謂之門夫後亦舉其名而收其資以給郡縣官

致仕官祿

唐令諸職事官年七十五品以上致仕者各給半祿謂如元制依開元五年十月勑致仕應請物令所由送至所居之宅

職田　公廨田

古者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故王制曰公田藉而不稅秦漢之間不詳其制至晉公卿猶各有采田及田騶多少之級後魏孝文太和五年

州刺史郡太守并官節級給公田隋文帝開皇中以百僚供費不足咸置廨錢收息取利蘇孝慈上表請罷於是公卿以下内外官給職分田一品給五頃至五品則為三頃其下每以五十畝為差又給公廨田以供用唐凡應在京諸司各有公廨田司農寺給二十六頃殿中省二十五頃少府監二十二頃太常寺二十頃京兆府河南府各十七頃太府寺十六頃吏部戸部各十五頃兵部内侍省各十四頃中書省將作監各十三頃刑部大理寺各十二頃尚書都省門下省太子左春

坊各十一頃　工部十頃　光祿寺太僕寺祕書省各九頃　禮部鴻臚寺都水監太子詹事府各八頃　御史臺國子監各七頃其京縣亦准此　左右衛太子家令寺各六頃　衛尉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衛太子左右春坊各五頃　太子左右衛率府太史局各四頃　宗正寺左右千牛衛太子僕寺左右司禦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監門率府各三頃　內坊左右內率府率更府各二頃

在外諸司公廨田亦各有差大都督府四十頃　中都督府

三十五頃下都督府都護府上州各三十頃中州二十頃官總監下州各十五頃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六頃上牧監上鎮各五頃上縣及中下牧司竹監中鎮諸軍折衝府各四頃諸冶監諸倉監下鎮上關各三頃互市監諸屯監上戍中關及津各二頃其津隸都水使者不給下關一頃十五畝中戍下戍嶽瀆各一頃諸京官文武職事各有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內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

准此即百里內地少欲於百里外給者亦聽之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之田亦各有差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京畿縣亦准此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嶽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諸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別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副典軍四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

頃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十畝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帥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內給其校已下在本家及去家百里內領者不給其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數而已諸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租准分法開元十年六月勑所置職田本非古法爰自近制是以因循事有變通應須刪改其內外

所給職田從今年九月以後並宜停給十八年六月京官職田特令准令給受復用舊制自大歷以來關中匱竭時物騰踴內官不給仍減外官職田三分之一以給京官俸每歲通計給文武官正員外員及內侍省閑廄五坊南北宿衛使幷教坊人家雜糧等凡給田米前後可約七十萬石數

官品第十六

書言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明堂位言虞官五十夏官百商官二百然其秩命則未之聞周始分九命以官人秦制爵二十等以賞功勞見王侯封爵篇二漢亦因秦二十

等以為差功之賞而不為常秩其官秩自二千石至百石有等降魏之祿秩差次亦遵漢制以定九品焉晉宋因之梁之祿秩不異於魏而易品為班更定十八班陳復舊制仍遵九品後魏建官初有九品又有從品每一品之中分上中下三等至孝文太和二年十二月改次職令除其中等自第四品以下正從又分上下階北齊因之後周效成周建六官亦以九命官人其六官之外兼用秦漢等官然於九命之中而分正命猶下上階也

謂王朝之官爲内命諸侯及州縣官爲外命隋開皇中削周用齊而以九品定流内分正從自第四品以下又分上下階其流外官又置視流内品至煬帝除上下階惟留正從九品又定朝之班叙以品之高卑爲列品同則以省府爲前後省府同則以局寺爲前後唐有四品以下亦分上下階大抵因隋制然則魏定九品之後與今不殊惟漢制異於是後漢守前漢之規而有加焉其間亦小有升降不爲差異今獨存西京之故制云

漢官秩差次丞相太尉司徒司空諸將軍及諸侯王國官不在此目後漢則太傅三公大將軍驃騎大將軍亦不在此目

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王莽改曰卿御史大夫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大鴻臚廷尉宗正大司農少府執金吾二千石月百二十斛王莽亦曰真二千石上大夫太子太傅少傅將作大匠太子詹事大長秋典屬國水衡都尉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司隸校尉城門校尉中壘校尉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州牧郡太守

比二千石月百斛王莽亦改為中大夫丞相司直光祿大夫光祿中
郎五官左右三將光祿虎賁中郎將光祿中郎將騎都
尉西域都護副校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郡尉千石月八
十斛王莽改為下大夫丞相長史大司馬長史御史中丞更名御史長史
前後左右將軍長史太常丞光祿勳丞衛尉丞太僕丞
廷尉左右監大鴻臚丞宗正丞大司農丞少府丞執金
吾丞太子衛率萬戶以上縣令而其次比千石光祿太
中大夫光祿郎中車戶騎三將光祿謁者僕射光祿虎

賁郎八百石成帝除八百石秩太子家令下比八百石光祿勳
諫大夫六百石月七十斛王莽改曰元士衛尉公車司馬令衛士令
旅賁令廷尉左右平太子門大夫太子庶子將作大匠
丞太子詹事丞水衡都尉丞京兆尹丞左馮翊丞右扶
風丞州刺史郡丞郡長史郡尉丞次萬戶以上縣令比
六百石月六十斛太常太博士光祿議郎中郎光祿謁者掌
賓讚受事員西域都護丞司馬候五百石成帝除五百石秩王莽復
置故以為命士減萬戶縣長四百石月四十五斛自四百石至二百石為刺史王莽改曰

中士太子中盾萬戶以上縣丞次萬戶以上縣丞減萬戶縣丞比四百石光祿侍郎三百石月四十斛王莽改為下士次減萬戶縣長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光祿郎中二百石月三十斛萬戶以上縣尉次萬戶以上縣尉減萬戶縣尉百石自百石已有計食佐史之秩為少吏王莽改百石秩曰庶士

通志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七 史部

通志卷五十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選舉略第一

歷代制 考績

歷代制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之三事教既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而賓客之既則獻其書于王也 一曰六

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鄉老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藏于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在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

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擇材取士
如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彊兵為務仕進
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漢高祖
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
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其有稱明法者御史
中執法郡守必身勸駕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
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

獨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民納粟得拜爵及贖罪至于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減至四算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為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也算十萬時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為吏廉士無貲減至四算乃得官也武帝建元初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其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

政皆罷之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淆也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

石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無以日月為功實試用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帝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

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年又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至元朔元年又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

天下慎法莫敢謬舉而貢士葢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削地畢矣其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為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辟置又調屬僚及部民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禄勲故鄉校牧守居閒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

光禄勲復於三署中詮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他官以補㭊員元封五年又詔州縣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出使絶國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下之學士靡然嚮風時太常孔臧等曰請太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

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時外事四夷内厥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雜而多端官職復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至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民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

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黄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為廉吏孝元帝永光元年春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敦厚遜順有行者光禄歳以此科第郎從官後又詔列侯舉茂才諫大夫張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户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其為勸勵也如是故官得其才位必久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三代以降斯之為盛也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遂詔房作考課

吏法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曹之所由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率以為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王莽時太常學官子弟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八人為文學掌故　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禄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

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則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

眞爲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畎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公奏四科補賊法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其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他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眥制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

以為不均下公卿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推校當時戶口而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

才任治民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焉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奇之類不拘年齒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

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
不拘年齒乃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
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
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
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隂太守
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
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
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故多得

其人雄又奏徵海内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于京師侍中張衡上疏曰自初舉孝廉到今二百年必先孝行行有餘力乃草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所謂損本而求末者也自改試以來累有妖星震裂之災是天意不安於此法也後黄瓊為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

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違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

范曄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古諸侯貢士之方也自中興以後復增敦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自是竊名偽服寖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黄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雄在尚書天下不敢謬舉十餘年間猶為得人斷亦效實之徵乎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名無可察者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刺請下廷尉覆案虛實得以行其誅罰

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中第

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至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及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試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太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

中巳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其高第補吏隨
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
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親故時議以州郡相阿
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
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為官吏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禁錮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闕而公
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
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民延屬

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

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讐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為古文篆隸三體立於太學門謂之石經由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痍痼疾督郵書其版舉主保之其督郵版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如治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奥師事某官見授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署某官某甲保舉魏文帝為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

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則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焉自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忌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

績之法廢而以毁稱相進退故真偽混雜也帝遂詔散
騎常侍劉卲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馬齊王嘉
平初曹爽既誅司馬懿秉政乃詳求治本中護軍夏侯
元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
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奚必使
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
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眾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
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内外

相參得失有所庶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懿因辭不能改請俟於他賢按九品之制初因後漢建安中天下兵興衣冠士族多離本土欲徵源流遽難委悉魏氏革命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儻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以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隋開皇中方罷之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

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問其人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以為政教頹弊風俗不淳各言其故元之議以散官衆而學校未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陶之議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令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虞書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武帝甚善其議而終不能用于時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丸藥積年沉廢郄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

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士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陳八損之義謂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衛瓘又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舉里選又劉頌為吏部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及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授既經略粗定乃詔試經

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故宋初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于吏部敘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之禁錮年月多少隨羣議制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有餘年及孝武即位仕者不拘

老幼守宰以三周為滿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
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雜提鈞懸衡委之選部
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材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
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普令大臣各
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
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先王言
之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
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
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
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尚猶然也州郡積
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之於朝

三公參其得失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閲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魏晉易是而所失弘多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同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止也孝武雖分選曹為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病愈甚

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詔從之因晉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取進以官婚冑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焉至和帝時梁武

帝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項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忌進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隅獎成澆競遂依舊例立簿狀初無中正制年三十有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凡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

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粱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至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代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任諸郡唯正王為丹陽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勲別降恩旨叙用者不在常

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官有清濁以為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十數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勑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别内外隨才補用以黄紙録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版修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别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勑可黄紙寫出門下門下荅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得官者不必皆待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即入謝

後詣尚書上省拜受若拜王公則臨軒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亂之後綱維頹壞制度未立百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為吏部尚書差有其序焉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文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者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為冀州大中正薦冀定相幽

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荅今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宰人使吏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又李孝伯趙郡人父曾治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仕郡主簿到官月餘日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祚為吏部尚書持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為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量才稱職時人以此歸之

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以才舉

至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為黜

陟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幸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為三品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韋伯昕冗于瑒為吏部郎性貪婪鬻賣吏官皆有定價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遐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為簡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敘頹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

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任據者則奪官還役初孝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别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諠道路乃牓於衢會期屠害彝父子靈太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為吏部尚書乃奏為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

時沉滯者皆稱其能時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商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理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氏高下至於取士之途未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為停年之格以限之天下士誰復修厲名行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為尚書右丞轉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案之

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得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可乎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今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獘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清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歴郡縣不得為内職則人思自勉書奏會明帝崩及孝莊帝初詔求德行文

藝政事彊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為滿滿之後六年乃叙之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考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其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

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
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爽其獘也疎袁
聿修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
浮華唯辛雄學術精明簡習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
不遺衡鑑之美者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
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
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
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

散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所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準舉人犯名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凡所舉人主事立功裨益時政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别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治職司千

里凡其部統理宜悉委刺史於所綰之內下郡太守縣
令丞尉府佐録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主簿以下但
露在吏職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綰內之人亦
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
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昔三代
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
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
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

其士以下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時又詔凡王侯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之而不革洎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倖乃賜其賣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

精覈皆由此起也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為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焉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至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

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為吏部尚書高搆為侍郎最為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魏末北齊以來州郡僚佐多為吏部所授至隋一切歸在省司牛弘嘗問劉炫曰按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吏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最殿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覆理鍛鍊若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遠也事繁

政弊蓋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違寧捨其事何由旌對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屬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之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初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甄別物類頗為清簡而譖愬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焉煬帝始建進士科又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

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叙抜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民實由於此自今以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因授文官職事唐人貢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徵耆艾叙少長而覯焉既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

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二三人之限而實無常數

到尚書省始由户部集閱而關于考功課試可者為第

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律曰諸貢舉非其人

及應貢舉而不貢舉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

徒三年初秀才科等最高試方畧策五條有上上上中

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

是廢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奬應者多落之三十年來無及第者至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

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　自是士族所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後又加老子孝經使兼通之高宗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于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之前以備充庭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

業仍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于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為五規置之於埒去之百有五步列坐引射名曰長埒（弓用一石力箭重六錢）又穿土為埒其長與埒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弓用七斗以上力）又斷木為人戴方版於頂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馬槍（槍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三寸五分）皆以儇好不失者為

上兼有步射穿札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天寶六載正月制文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拜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克捷亦宜告廟　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民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

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策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詔從之二十一年明皇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尚書論語二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詆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陵析朝議以郎官地輕故移之於禮部遂為永例二十

五年二月制明經帖十取通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第其進士停小經準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然後準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訖具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姚奕奏

明皇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元

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縢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牆面焉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斷絕疑似之言也而明經

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至開元二十五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并令帖注帖既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經策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經通四以上而策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

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三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衆科有能兼學則加超奬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於先試之期命舉人謁于先師有司卜日宿張於國學宰輔以下

皆會而觀焉博集羣議講論而退之禮部閲試之日皆嚴設兵衛薦棘圍之搜索衣服譏訶出入以防假濫者焉其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庭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武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隆中

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臨天下二十餘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達因循遐久浸以成風

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孝廉勑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治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其故矣貞元二年詔習開元禮者舉同一經例明經習律以代爾雅至六年詔禮部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十六年中書

舍人高郢奏罷議者是之元和十三年權知禮部侍郎庾承宣奏復考功別頭之試初開元中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是歲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牓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牓議者以起雖避嫌疑然失貢職矣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都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

於是立史科及三傳之科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内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茍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是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浮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

不可遽廢武宗即位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嘗論公卿
子弟艱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
仕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
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
敖子孫皆有才不敢應舉臣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
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彊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
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
為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

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嫻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及唐之季世進士之科尤為浮薄時皆知其非而不能更革也凡官授官悉由于尚書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唯員外郎御史及供奉之官則否供奉官皆起居補闕拾遺之類雖是六品以下官而皆勑授不屬選司開元四年始有此制凡吏部兵部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尚書典其一侍郎分其二文選舊制尚書掌六品七品選侍郎掌八品九品選景雲初宋璟為吏部尚書始通其品員而分典之遂以為常凡

選始於孟冬終於季春先時五月頒格於郡縣示人科限而集之初皆授狀於本郡或故任所述罷免之由而上尚書省限十日至省考覈資緒郡縣鄉里名籍父祖官名內外族姻年齒形狀優劣課最譴罰刑犯必具焉以同流者五五爲聯以京官五人爲保一人爲識皆列名結款不得有刑家之子工賈殊類及假名承偽隱冒升降之徒應選者有知人之詐冒而糾得三人以上者優以授之其試之日除場提棘識察防檢如禮部舉人之法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詞論辨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事可取則先乎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勑處分

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乃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亦如之三唱而不服聽冬集服者以類相從攢之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黄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駮下既審然後上聞下主者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給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

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為統帥者若文吏求為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彊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為文選取書判精工有治民之材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起選至春則停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為吏部侍郎以選限既促多

不究悉遂奏四時聽選隨到注擬當時以為便十九年十一月馬周為吏部尚書以吏部四時提衡畧無休暇遂請取所由文解十月一日起到三月三十日畢自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民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為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升降以為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于明皇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為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為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

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材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改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其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按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此則試判之所起也）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

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以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唯懼人之能知也工者登于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焉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敘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縣自赤至下凡八等其折衝府亦有差等按格

令內外官萬八千八十五員而合入官者自諸館學生以降凡十二萬餘員弘文崇文館學生五十員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凡二千二百一十員州縣學生六萬七百一十員兩京崇元館學生二百員諸州學不計太史歷生三十六員天文生百三十員太醫童科呪諸生二百一十一員太卜卜筮生三十員千牛備身八十員備身二百五十六員進馬十六員齋郎八百六十二員諸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二員諸屯主副千九百八十四員諸折衝府錄事府吏千七百八十二員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員執扙執乘亟府六十四員親事帳內一萬員集賢院御書手一百員翰林藥童數百員諸臺省寺監軍衛坊府之胥吏及上州市令錄事省司補授者約六千餘員其外文武貢士及應制挽郎輦腳軍功使勞徵辟奏薦神童

陪位諸以親蔭并藝術百司雜直或恩賜出身受職不為常員者不可悉數大率約八九人爭官一員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貞觀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是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取其言辭刀筆而不詳其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

獘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爲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材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夫古今致治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徧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哲自知者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故復寢是

時吏部之法行始二十餘年雖已為弊矣而未甚滂流故公卿輔弼或有未之覺者貞觀十七年吏部侍郎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愜十八年獨知選事太宗賜金背鑑一面以表其清鑒焉太宗初知其微而未及更因循至于永徽中官紀已紊迨麟德之後不勝其弊焉及武太后臨朝務悅人心不問賢愚選集者多收之職員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處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謡又以鄧元挺許子儒為侍郎無所藻鑒委成令史依貲平配其後諸門人仕者猥衆不可禁止有偽

立符告者有接承他名者有遠人無親而買保者有試判之日求人代作者如此假濫不可悉數武太后又以吏部選人多不實剗革其弊神功元年勅自今以後本色出身解天文者進官不得過太史令音樂者不得過太樂鼓吹令醫術者不得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者不得過太卜令解造食者不得過司膳令有從勲官品子流外國官參佐視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後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應至三品不須進階每一階酬勲兩轉而乃繁設等級遞立選防多方以抑之及神龍以來復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兼超授閑官為員外官者又千餘人時中宮用事恩澤横出除官有不由

宰司特勑斜封便拜於是內外盈溢居無廨宇時人謂之三無坐處言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時以鄭愔為吏部侍郎大納貨賄留人過多無闕注擬逆用三年闕員於是綱紀大紊焉及先天以後宋璟為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方革前獘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而非才實者並罷選當時選者十不收一由是吏曹之職復理矣自有唐以來居吏部者唯馬載裴行儉崔元暐韋嗣立四人最為稱職開元十三年明皇又以吏部選試不公

乃置十銓試人禮部尚書蘇頲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刺史崔琳魏州刺史崔沔荆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邱各掌其一時左庶子吳兢上表諫仍停此十銓分選依舊以三銓為定也明年仍行故至天寶八載六月勅旨授官宜立攢符下諸郡府十一載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以肺腑為相懼招物議取悅人心乃以選人非超絶當留及藍縷當放之外其餘常選從年深者卒留故耄愚廢滯者咸荷焉其明年三銓注官皆自專之於尚書都堂與左相相偶唱注二旬而畢不復再經門

下考審舊制中書門下便除授貞元四年正月制春秋舉薦至五年六月勑在外者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吏其在京城者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以上官左右庶子少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佐郎郎中中允中舍人祕書太常丞贊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薦聞至八年正月勑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

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至九年十一月勑每年冬薦官吏部準式檢勘成者宜令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治術兼商量時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迹定為三等兼舉主名録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考績

周制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其訓曰三歳而小考其功也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歳而大考有功也大考者黜

無職而賞有功也漢元帝建昭中西羌反日蝕又久青無光召京房問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代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辠率相準如此法也帝令公卿與房會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嚮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帝召見令房曉以課事諸刺史復以為不可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

冏堪言善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時充宗嫉房出為魏郡太守唯許房至郡自行考課法魏明帝時以士人毁譽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効然後察舉或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焉至于公卿及内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由是大議考課之制後亦不行晉武帝泰始

初務崇治本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其畧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而官方愈偽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堯舜之舊典去密就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

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朕

今三載一考考即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六品以下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薄賞者猶錫車馬器服以申獎勸後帝臨朝堂顧謂録尚書兼廷尉卿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為三品中等但為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惡中等守本事而已帝又謂尚書等曰卿等

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樞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于朕聽今黜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尚書令僕射以下凡黜退二十餘人皆畧舉遺闕諸如此黜官者令一年之後仕官如初宣武帝時徐州刺史蕭寳夤論曰方今守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為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閒職公府散佐無事冗

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内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官虚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内外之相遠令厚薄之如是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寮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古者為官求才朝升夕進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同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起騰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

允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内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黄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舉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不從唐考課之法有德義清慎公平恪勤各一善自近侍至于鎮防並據職

事目為之最凡二十七焉一最以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以上有三善或無最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以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一最以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上一最以上或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及貪濁有狀為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尚及罪雖成殿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

考官臨事量定諸州縣官人撫育有萬户口增益者各準見户為十分論每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一等增户口謂課丁卒一丁同一户法增不課口者每五口同一丁例其有破除者得相折其州户口不滿五千縣户不滿五百者各準五千五百户法為分若撫養乖方户口減損者各準增户法亦每減一分降一等其勸課農田能使豐殖者亦準見地為十分論每加二分各進考一等此為永業口分之外別能墾起公私荒田者其有不加勸課以致減損者謂永業口分之內有荒廢者每損一分降考一等若

數處有功並應進考者並聽累加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語云三年有成書謂三載考績子産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夕夕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覩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民哉户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遥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

之為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禄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賞罰致治救弊莫過於此開元二十五年十二月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至二十七年二月赦文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允叶大猷以勸天下比來諸道所通善狀但優仕進之輩與

為選調之資責實循名或乖古義自今以後諸道使吏不須通善狀每至三年朕自擇使臣覲察風俗有清白政治著聞者當別擢用之

通志卷五十八

通志卷五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選舉略第二

雜議論上　舉人條例　選人條例

雜議論下　選舉雜議七條

請改革選舉事件

內外文武官五品以上　應非選司注擬者　吏部尚書　侍郎　兵

部尚書侍郎禮部每年貢舉人　兵部選舉　京官六品以下（應合選注擬者）府州佐官（別駕少尹五府司馬赤令不在此例）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官等　州縣　六品以下官資歷　諸堪充內官及宿衛統帥　禁約雜條　學校

雜議論上

漢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時丞相王嘉上疏曰古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

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代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而輕易之可乎孝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庾氏則倉庾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無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又數以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内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

民慢易之孝宣愛良吏有常efault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徵驗繫理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陛下留神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後漢光武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

事寖疎答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士宜
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於選二千石二
千石賢則貢舉得其人矣帝深納之張衡上疏曰古者
取士諸侯歲貢孝武之代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
選於是名臣皆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
畫辭賦才之小者游意篇章當代博弈以此取士諸生
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
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

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
難復收改但守俸禄於義已加不可復使理民及仕州
郡魏文帝時詔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餠不可
啖也吏部尚書盧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
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
遜道缺時劉寔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晉始平王文學李
重以為等級繁多又外官輕而内官重議曰秦采古制
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射之職

始於掌封奏以宣外內事任尚輕而郡守牧人之官重漢宣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政者或賜爵進秩諒得為治大體所以遠比三代也及于東京尚書雖漸優重然令僕出為郡守便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豫胡質等居郡或十餘年或二十年或加秩假節而不去郡此亦古人尚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崇而百官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

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夫階級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帝雖善之而不能行齊左僕射王儉請解領選謂褚彦回曰選曹之始近自漢末今若反古使州郡貢計三府辟士與衆共之猶賢一人之意古者選衆今則不然奇才絶智所以見遺於草澤也彦回曰誠如卿言但行之已久卒難為改也梁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

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歳月遷訛斯風漸篤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黌校棊布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歳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

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盛當今士子畧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雕蟲小道非關治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後魏孝文帝時髙祐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識理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功勞唯才是取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年勤可録而才非撫民則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帝善之薛淑為吏部

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淑乃上書曰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便即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慕取廉平淳直素行有聞并學通古今曉達治體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近遠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民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旣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民積遠小小當否未為失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書奏不

報徐因引見復陳言曰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以來此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令三公寀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之端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隋文帝開皇中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

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治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索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

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唐
貞觀八年三月詔進士讀一部經史二十二年九月考
功員外郎王師明知舉時冀州進士張昌齡王公謹並
有俊才聲振京邑而師明考其文策全否舉朝不知所
以及奏等第太宗怪無昌齡等名因召師明問之對曰
此輩誠有詞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
若擢之恐後生相倣傚有變陛下風雅帝以為名言後
並如其言高宗顯慶初黄門侍郎劉祥道以選舉漸弊

陳奏其一曰吏部比來取人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千四百人是傷多（永徽五年一千四百三十八人六年一千一十八人顯慶元年一千四百五十人）不簡雜色人即注官是傷濫（雜色解文三衛內外行署內外番官親事帳內品子任雜掌伎術直司書手兵部品子兵部散官勲官記室及功曹參軍檢校官屯副驛長校尉牧長）經學時務等比雜色人二分不居其一經明行脩之士猶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豈可皆求德行其雜色應入流人請令曹司試判訖簡為四等奏聞（量有材用兼有義行者為一等身品彊壯及第八上并兵部所送人不沾第一等及準例合送兵部者為第二等除量簡為第三第四等）第

一等付吏部第二等付兵部第三等付主爵第四等付司勲並準例處分其二曰古之選者為官擇人不為人擇官今之選者亦擇人但人多而官員少擇之無準約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人隨歲積豈得不賸其三曰雜色人請與明經進士通充入流之數以三分論每二分取明經進士一分取雜色人嶺南及瘴癘之所四考不得替者不在此限限例若計至五品及有中上以上私犯中下公坐下上以下考皆四考滿依舊置替得替人依式聽選奉勑付所司集羣臣詳議議者多難於改作乾封

二年八月上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宰相李安期進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囂謗以為朋黨沈屈者未申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為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不入誰不竭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上深然之武太后臨朝垂拱中納言魏元同以為吏部選舉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昔之列國今之州縣士無常君人有定主自求臣佐各選英賢大臣乃命于王朝耳秦并天下罷侯

置守漢氏因之有沿有革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史督郵從事悉任之於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因循以迄于今以刀筆求才以簿書察行法之弊久矣今諸色入流年以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叙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混淆玉石不分用捨去留得失相半既即事為弊致後來滋甚按成周之制諸侯之臣不皆命於天子王朝庶官亦不專於一職

故穆王以伯冏為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唯吉士此則令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尚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然矣周禮太宰內史並掌爵禄廢置司徒司馬别掌興賢詔事當是分任於羣司而統之以數職各自求其小者而王命其大者也疏奏不納天授三年右補闕薛謙光以其時雖有學校之設禁防之制而風俗流弊皆背本而趨末矯飾行之以請託奔馳為務上疏曰自七國以來

雖雜以縱横而漢興求士以行爲先既爲閭里推髙然後爲府寺所辟而魏氏取人好其放達晉宋之後秖重門資梁陳之間特好詞賦故其俗以詩酒爲重未嘗以脩身爲務降及隋室餘風尚存文筆日煩政事日壞文帝於是禁浮詞而罪司馬幼之風俗始改政化大行及煬帝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故後生復相倣傚皆以浮華爲貴今之舉人有乖事實戓明制適下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布咳唾之澤摩頂至足

輩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覓舉夫選曹授職諠囂於禮闈州郡貢士諍訟於陛闥謗議紛紜浸成風俗今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文擅清奇則登甲科藻思小減則為不第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安仁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藻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為官則潘謝曹馬必居荀樂之右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固不可一槩而

取也其武藝亦然故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刑文則試以理官武則令其守禦使僥名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庸謬又按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揚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絶辭遜之義著則貪競之路塞矣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試守以觀能否參檢行事以覈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而君子之

道長矣聖歷三年二月武太后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獨薦男光嗣由是拜地官尚書郎莅事有聲太后謂仁傑曰祁奚内舉果得人也長安二年太后下求賢令狄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乃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太后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謂為相也今為洛州司馬非用之又遷秋官侍郎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書曰夫元元之衆莫不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

宜重其選而令刺史縣令除京輔近處之州刺史猶擇其人縣令或備員而已其餘江淮隴蜀三河諸處除大府之外稍稍非才但於京官之中出為州縣者或是緣身有累在職無聲用於牧宰之間以為斥逐之地因勢附會遂忝高班比其勢衰亦為刺史至於武夫流外積資而得官成於經久不計有才諸若此流盡為刺史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今朝廷卿士入而不出在外者又技癢求入臣愚以為宜立科條定其資歷凡不歷

都督刺史有髙第者不得入為侍郎列卿不歴縣令有善政者亦不得入為臺郎給舍雖遠處都督刺史至於遠縣令遞次差降以為出入不得十年頻任京職又不得十年盡任外官如此設科以救其失則内外通理萬姓獲安又古之選用賢良取其稱職或遥聞而辟召或一見而任之是以士修素行不圖僥倖今吏部條章動盈千萬刀筆之吏辨析毫釐始造簿書以備用人之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劔中流

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為傷心凡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與主簿從主簿與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據其合與不合而多不論賢與不肖陛下若不以吏部尚書侍郎為賢必不授以職事尚書侍郎既以賢而授委豈復不能知人人之難知雖自古所慎而拔十得五其道可行今則執以格條貴於謹守其能自覺者每選所拔亦有三五人若又專固者則亦一人不拔據資配職自以為能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使時

人有平配之議官曹無得賢之實故臣以為選部之法敝於不變法變法甚易在陛下渙然行之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即每年當管之内應有合選之色且先委曲考其才行堪入品流然後送臺臺又推擇據所用之多少為州縣之殿最一則州縣慎於所舉必取入官之才二則吏部因其有成無多庸人干冒十七年三月國子祭酒楊湯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舉徒虚費官廪兩

監博士濫縻天禄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長以此為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左監門衛録事參軍劉秩論曰商鞅説秦孝公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彊利出三孔者弱於是下令非戰非農不得爵位秦卒以是能并吞六國漢室干戈以定禍亂貴尚

淳質高后舉孝悌力田文景守而不變故下有常業而朝稱多士及孝武察孝廉置五經博士弟子雖門開二三而未失道德也逮至晚歲務立功名銳意四夷故權譎之謀設荆楚之士進軍旅相繼官用不足是以聚斂計料之政生設險興利之臣起番係嚴熊羆等經淮造渠以通漕運東郭偃孔僅建鹽鐵諸利策富者冒爵射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官者徇私上下並求百姓不堪刓弊由是精通秀穎之士不遊於學遊於學者率

章句之儒也是以昭帝之時霍光問民疾苦不本之於太常諸生徵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是常道不足以取人也漢氏失馭曹魏僭竊中正取士權歸著姓雖可以鎮伏甿庶非尚賢之術洎乎晉宋齊梁遞相祖習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台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材上下相蒙持此為業周書曰以言取人人竭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取人之道不可不慎也隋氏罷中正舉選不本鄉曲故里閭無豪族井邑無衣冠人不土

著萃處京畿士不飾行人弱而愚夫古者任人之制以勲賞功以才莅職是以職與人宜近則以職賞功是以官與人乖古者計人而貢士計吏而用人故士無不官官無乏吏近則官倍於古士十於官求官者又十於士故士無官官乏祿吏攝人古者王畿千里千里之外封建諸侯諸侯之吏自卿以降各自舉任當乎漢室除保傳將相餘盡專之州縣佐史則皆牧守選辟夫公卿者主相之任也甸外之官吏者又諸侯牧守之事也然則

主司之所選者獨甸內之吏公卿府之屬耳豈不寡哉所選既寡則焉得不精近則有封建而無國邑五服之內政決王朝一命拜免必歸吏部按名授職猶不能遣何暇採訪賢良搜覈行能邪又曰三代之制家有世業國有世官孔子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史墨曰古之為官世守其業朝夕思之一朝失業死則及焉是知業不世習則其事不精此周之所以得人也昔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劉氏世擾龍籍氏世司史庾氏庫氏世司出納

制氏世司鑄鐘即其事也至後代以世卿執柄益私門卑公室齊奪於田氏魯弱於三桓革世卿之失而不復世業之制醫工筮數其道浸微蓋爲此也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三代建侯與今事異請自漢言之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修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修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

才智因習而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褒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不唯無益於用實亦妨其正習不唯撓其淳和實又長其佻薄自非識度超然時或孤秀其餘溺於所習悉昧本源欲以啓導性靈奬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窮主司問目不立程限故脩習之時但務鈔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

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苦以甚其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面牆及臨民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二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艱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猥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嘆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

本啓昏窒明故士子捨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毀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事業不得脩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羈旅往來靡費實甚非唯妨闕生業蓋亦隳棄其舊產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

度遂至没身使兹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闕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蜀薪之貴又十倍而四方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關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以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

本州所試悉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煩雜因此偷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其條例如後

舉人條例

一立身入仕莫先於禮尚書明王道論語詮百行孝經德之本學者所宜先習其明經通此謂之兩經舉論

語孝經爲之翼助諸試帖一切請停唯令策試義及口問其試策自改問時務以來經業之人鮮能屬綴以此少能通者所司知其若此亦不於此取人故時人云明經問策禮試而已所謂變實爲虛無益於政今請令其精習試策問經義及時務各五節並以通四以上爲第但令直書事義解釋分明不用空寫疏文及務華飾其十節總於一道之内問之餘科准此其口問諸書每卷問一節取其心中了悟解釋分明

往來問答無所滯礙不用要令誦疏亦以十通八以上為第諸科亦准此外更通周易毛詩名四經舉加左氏春秋為五經舉不習左氏者任以公羊穀梁代之其但習禮記及論語孝經名一經舉既立差等隨等授官則能否區分人知勸勉

一明法舉亦請不帖但策問義并口問准經業科

一學春秋者能斷大事有兼習三傳參其異同商搉比擬得其長者謂之春秋舉策問經義并口問並准前

一進士習業請令習禮記尚書論語孝經并一史其雜文請試兩首共五百字以上六百字以下試牋表議論銘頌箴檄等有資於用者不試詩賦其理通其詞雅為上理通詞平為次餘為否其所試策於所習經史內問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十節貴觀理識不用求隱僻詁名數為無益之能言詞不至鄙陋即為第

一其有通禮記尚書論語孝經之外更通道德諸經通

元經孟子荀卿子吕氏春秋管子墨子韓子謂之茂才舉達觀之士既知經學兼有諸子之學取其所長捨其偏滯則於理道無不該矣試策問諸書義理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言論觀其通塞

一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畧深正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經通四經或二禮或三家春秋兼通三史以上即當其目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二十節仍與之談論以究其能

一學倍秀才而詞策同之談論貫通究識成敗謂之宏才舉以前三科其策當詞高理備不可同於進士其所問每十節通八以上為第

一其史書史記為一史漢書為一史後漢書幷劉昭所注志為一史三國志為一史晉書為一史李延壽南史為一史北史為一史習南史者兼通宋齊志習北史者通後魏隋書志自宋以後史書煩碎冗長請但問政理成敗所因及其人物損益關於當代者其餘

一切不問國朝自高祖下及睿宗實録并貞觀政要共為一史

一天文律歴自有所司專習且非學者卒能尋究並請不問唯五經所論蓋舉其大體不可不知

一每年天下舉人來秋入貢者今年九月州府依前科目先起試其文策通者注等第訖試官本司官録事參軍及長吏連押其後其口問者題策後云口問通若干即相連印縫並依寫解為先後不得參差封題

訖十月中旬送觀察使觀察使差人送都省司隨遠近比類須合程限省司重考定訖其入第者二月內符下諸道諸州追之限九月內盡到到即重試之其文策皆勘會書跡詞理與州試同即收之偽者送法司推問其國子監舉人亦准前例

一諸色身名都不涉學昧於廉恥何以居官其簡試之時雖云試經及判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問答精

熟知其義理並須通八以上如先習諸經書者任隨所習試之不須更試孝經論語其判問以時事取其理通必在責其重保以絶替代其合外州申解者依

舉選例處分

一一經及第人選日請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髙授上縣尉之類兩經出身授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髙授緊縣尉之類用蔭止於此其以上當以才進四經出身授緊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授

望縣尉之類五經授望縣尉之類判入第二等授畿縣尉之類明法出身與兩經同資進士及三禮舉春秋舉與四經同資其茂才秀才請授畿尉之類其宏才請送詞策上中書門下請授諫官史官等禮經舉人若更通諸家禮論及漢以來禮儀沿革者請便授太常博士茂才等三科為學既優並准五經舉人便授官其雜色出身人量書判授中縣尉之類判入第三等及蔭髙者加一等凡蔭除解褐官外不在用限

一其今舉人所習既從簡易士子趨學必當數倍往時每年諸色舉人主司簡擇常以五百人為大限此外任收雜色

選人條例

一其前資官及新出身並請不限選數任集庶有才不滯官得其人

一不習經書史無以立身不習法理無以效職人出身以後當宜習法其判問請皆問以時事疑獄令約律

文斷決其有既依律文又約經義文理宏雅超然出羣為第一等其斷以法理參以經史無所虧失粲然可觀為第二等判斷依法頗有文彩為第三等頗約法式直書可否言雖不文其理無失為第四等此外不收但如曹判及書題如此則可不得拘以聲勢文律翻失其直故合於理者數句亦收乖於理者詞多亦捨其倩人暗判人間謂之判羅此最無耻請牓示以懲之

一其授試官及員外官等若惡不許選恐抱才者負屈若並令集則僥倖者頗多當酌事宜取其折中請令所在審加勘責但無偷濫並准出身人例試判送省授官日其九品八品官請同黄衣選人例七品六品官依前資解褐官例五品四品依前資第二正官例其官好惡約判之工拙也

一舊法四品五品官不復試判者以其歷任既久經試固多且官班已崇人所知識不可復為偽濫矣自有

兵難任進門多僥倖起擢不同往日並請試判待三
五年舉選路清然後任依舊法其曾經登科及有清
白狀并曾任臺省官并諸司長官已經選擇並不試
依常例處分
一每年天下選人欲赴來冬選則令秋九月依舉人召
集畱勘責絶其姦濫試時長吏親自監臨皆令相遠
絶其口授及替代其第四等以上封送省皆依舉人
例處置吏部計天下闕員訖即重考天下所送判畱

定等第訖從上等據本色人數收人具名下本道觀察使追之限十月内到並重試之訖取州試判類其書蹤及文體有偽濫者准法處分其合留者依科目資序隨穩便注擬

一其兩都選人不比外州請令省司自試隔年先試一同外州東都選人判亦將就上都考定等第兼類人數明年依例追集重試之還以去秋所試驗其書蹤及詞理則隔年計會替代事亦難為

一兵興以來士人多去鄉土既因避難所在寄居必欲綱羅才能隔年先試令歸本貫為弊更深其諸色舉選人並請准所在寄莊寄住處投狀請試舉人既不慮偽濫其選人但勘會符告并責重保知非偽濫即准例處分

一宏詞拔萃以甄逸才進士明經以長學業並請依常年例其平選判入第二等亦任超資授官

一諸以蔭緒優勞准勑授官者如判劣惡者請授員外

官待稍習法理試判合留依資授正員官
一諸合授正員官人年不滿三十請授無職事京官及
州府參軍不得授職事官
後論有司或詰於議者曰吏曹所銓者四謂身言書判
今外州送判則身言闕失如何對曰夫身言者豈非洪
範貌言乎貌謂舉措可觀言謂詞説合理此皆才幹之
士方能及此今所試之判不求浮華但令直書是非以
觀理識於此既蔽則無貌言斷可知矣書者非理人之

具但字體不至乖越即為知書判者斷決百事真為吏所切故觀其判才可知矣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為銓序哉有司復詰曰王者之盛莫逾堯舜書稱敷納以言為求才之通軌今以言為後亦有説乎對曰夫敷納以言者謂引用賢良升於達位方將詢以庶政非言無以知之其唐虞官百咨俞無幾其下小吏官長自求各行敫納事至簡易今吏曹所習軏數千人三銓藻鑒心目難溥酬喧競之不暇又何敷納之有乎其茂才以上學業

既優可以言政教接以談論近於敷納矣有司復曰士有言行不差而闕於文學或頗有文學而言行未修但以諸科取之無乃未備對曰吏曹所銓必求言行得之既審然後授官則外州選試未為通矣今銓衡之下姦濫所萃紛爭劇於獄訟偽濫深於市井法固致此無如之何豈若外州先試兼察其行茍居宅所在則隣伍知之官司耳目易為采聽古之鄉舉里選方斯近矣且今之新法以學舉者一經畢收以判選者直書可否可謂

易矣修言行者心當敦固不能為此餘何足觀若有志性過人足存激勸及躬為惡行不當舉用者則典章已備但舉而行之耳有司復曰其有効官公清且有能政以其短於詞判不見遷升無乃闕於事實乎對曰苟能如此最為公器使司善狀國有常規病在不行耳但令諸道觀察使每年終必有褒貶不得僭濫則善不蔽矣問曰試帖經者求其精熟今廢之有何理乎對曰夫人之為學帖易於誦誦易於講今口問之令其講釋若不

精熟如何應對此舉其難者何用帖為且務於帖則於義不専非演智之術固已明矣夫帖者童稚之事今方授之以職而待以童稚於理非宜有司復曰舊法口問並取通六今令通八無乃非就易之義乎答曰所習者少當務其精止於通六失在鹵莽是以然耳復曰舉人試策例皆五通今併為一有何理對曰夫事尚實則有功徇虚則益寡試策五通多書問目數立頭尾徇虚多矣豈如一策之内併問之乎

雜議論下

德宗時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議曰計近代以來爵祿失之者久矣其失非他在四太而已何者入仕之門太多世冑之家太優祿利之資太厚督責之令太薄夫入仕者多則農工益少農工少則物不足物不足則國貧是以言入仕之門太多禮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雖儲貳之尊與士伍同故漢王良以大司徒免歸蘭陵後光武巡幸始復其子孫邑中徭役丞相之

子不得蠲户課而近代以來九品之家皆不征其高膝子弟重承恩獎端居役物坐食百姓其何以堪之是以言世胄之家太優先王制士所以理物也置禄所以代耕也農工商有經營作役之勞而士有勤民致治之憂雖風猷道義士伍爲貴其苦樂利害與工農商等不甚相遠也後代之士乃撞鐘鼓植臺榭以極其歡而農工鞭臀背役筋力以奉其養得仕者如升仙不得仕者如沈泉歡娱憂苦若天地之相遠也是以言禄利之資太

厚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昔李膺周舉為刺史守令畏憚覩風投印綬者四十餘城夫豈不懷禄而安榮哉顧漢之法不可偷也自隋變選法則雖甚愚之人蠕蠕然第能乘一勞結一課獲入選叙則循資授職族行之官隨列拜揖藏俸積禄四周而罷因緣侵漁抑復有焉其罷之日必妻孥華楚僕馬肥腯而偃仰乎士林之間及限又選終而復始非為巨害至死不黜故里語謂人之為官若死然未有不了而倒還者為官如此易享禄

如此厚上法如此寬下斂如此重則人孰不違其害以就其利者乎是以言督責之令太薄既濟以為當輕其禄利重其督責使不才之人雖虛座設位置印綬于旁揖而授之不敢受寬其征傜安其田里使農商百工各樂其業雖以官誘之而莫肯易如此則規求之志不禁而息多仕之門不扃而閉夫古今選用之法九流常叙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焉何以言之且吏部之本存乎甲令雖曰度德居官任才授

職計勞升敘其文具矣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之則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及年代久遠訛失滋深至於齊隋不勝其弊凡所署置多由請託故當時議者以為與其率私不若自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矯時懲弊之權法非經國不刊之常典今吏部之法蠹矣復宜掃而更之無容循默坐守刊弊或以

為當今選舉人未土著不必本於鄉閭鑒不獨明不可專於吏部謹按詳度古制折量今宜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俾宰臣進敘吏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悉委於四方結奏之成咸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夫如是則接名偽命之徒菲才薄行之人貪叨賄貨懦弱姦宄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計

大數十除八九則人少而員寬事詳而官審賢者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除隋擢道復古美制則衆才咸得而天下幸甚

選舉雜議七條

一或曰按國家甲令凡貢舉人本求才德不選文詞故律曰諸貢舉人非其人者徒注云謂德行乖僻者也居州郡則廉使升聞在朝廷則以時黜陟用茲懲勸足為致理有司因循不修厥職寖以訛謬使其陵頽

令但修舊令舉舊政則人服矣焉用改作荅曰州郡以德行貢士禮闈以文詞揀才試官以帖問求學銓曹以書判擇吏俱存甲令何令宜修且惟德無形惟才不器搏之弗得聆之弗聞非在所知焉能辨用今禮部吏部一以文詞貫之則人斯遠矣使臣廉舉但得其善惡之尤者耳每道累歲罕獲一人至如循常諄諄黄騃愚鄙者或身甚廉謹政為人蔽者或善為姦濫祕不彰聞者一州數十人曷常聞焉若銓不委

外任不責成不疏其源以導其流而以文字選士循資授職雖口誦律文拳操斧鉞以臨其民無益也非改之不可

二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為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

授職何常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

三或曰若使外州辟召必是牧守親故或權勢囑託或旁隣交質多非實才柰其濫何荅曰誠有之也然其濫孰與吏部多請較其優劣且州牧郡守古稱共理政能有美惡之迹法令有殿最之科分憂責成誰敢濫舉設如年多人怠法久弊生天網恢踈容其姦謬

舉親舉舊有囑有情十分其人五極其濫猶有一半
尚全公道如吏部者十無一焉請試言之凡在銓衡
唯徵書判至於補授祇校官資善書判者何必吏能
美資歷者寧妨貪戾假使官資盡愜刀筆皆精此為
吏曹至公之選則補授之際官材匪詳或性善緝人
則職當主辦或才堪理劇則官授散員或時有相當
亦幸中耳非吏曹素得而知也有文無賴者計日可
升有用無文者終身不進況其書判多是假手或他

人替入或旁坐代為或臨事解衣或宿期定估才優者一兼四五自製者十不二三況造偽作姦冒名接脚又在其外令史受賂雖積謬而誰尤選人無資雖正名而猶剥又聞昔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或得一人二人三人四人不在放限者禮部明經等亦然俗謂之省例斯非濫歟若等為濫此百倍而多者也

四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若等

為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官擇才於吏部述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從弊誰任其咎若守牧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

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云門雖多而易改門雖一而不可改者以此

五或曰今人多情故吾恐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日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將目前以言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覩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嚮令諸使僚佐書授

於選曹則安獲鎭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

六或曰頃年常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敝極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事必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爲己任上酬知己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

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
妻孥復往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閒歲而停官成名
非知己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為苟
七或曰今四方諸侯或有未朝覲者若天下士人既無
常調久不得禄人皆怨嗟必相率去我入於他境則
如之何荅曰善哉問乎夫辟舉法行則搜羅畢盡自
中人以上皆有位矣此禄之不及者皆下劣無任之
人復何足惜當今天下凋敝之本實為士人太多何

者凡士人之家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使下奉其上不足故也大率一家有養百口者有養十口者多少通計一家不減二十人萬家約有二十萬口今有才者既為我用愚劣者盡歸他人有萬家歸之則有二十萬人隨之食其黍粟衣其縑帛享其祿廩役其人庶我收其賢彼得其愚我減浮食之口二十萬彼加浮食之人二十萬則我弊益減而彼人益困自古興邦制敵之術莫出於是惟懼去我之不速也夫何患

焉

請改革選舉事件

內外文武官五品以上應非選司注擬者

右請宰相總其進叙吏部兵部得參議可否

吏部尚書侍郎

右請掌議文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京司長官及觀察使刺史舉用僚佐有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

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郎中刺舉員外郎判成侍郎尚書

署之而後行諸官長若犯他過使司自當彈奏即非吏部所察故云非選用濫失不得舉餘所掌准舊若官長選用濫失有聞而吏部不舉請委御史臺彈之御史臺不舉即左右丞彈之按六典御史有糾不當者即左右丞得彈奏

兵部尚書侍郎

右請掌議武官五品以上除拜六品以下攢奏兼察舉選用之不公者諸軍衛長官及節度都團練使舉用將校才職不稱背公任私者得察舉彈奏非選用濫失不得舉凡有所察舉及臺省糾彈如吏部之法餘所

掌准舊

禮部每年貢舉人

右並請停廢有別須經藝之士請於國子監六學中銓擇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筭學

兵部舉選

右請停廢音隋置折衝府分鎮天下所以散兵及唐武后昇平置武舉恐人之忘戰則武官武選本末可徵今內外邦畿皆有師旅偏裨將校所在至多誠宜設法減除豈復張門誘入況若此輩又非驍雄徒稱武官不足守禦雖習弓矢不堪戰鬬而坐享祿俸規逃征徭今請悉停以絶姦利

京官六品以下 應合選司注擬者

右請各委本司長官自選用初補稱攝然後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奏成乃下勑牒并符告於本司是為正官考從奏成日計凡攝官俸祿各給半

府州佐官 別駕少尹五府司馬亦令不在此例

右自長史以下至縣丞縣尉 諸州長史司馬或雖是五品以上官亦同六品官法請各委州府長官自選用不限土客其申報正攝之制與京官六品以下同其邊遠羈縻等州請兼委本道觀

察使共銓擇補授上州省事市令中州參軍博士下州

判司錄事參軍不在此例

中下縣丞以下及關津鎮戍官等

右請本任刺史補授訖申吏部兵部吏部兵部給牒然

後成官並不用聞奏其員數不得踰舊制雖吏部未報

並全給禄俸若承省牒在任與正同去任後不得稱其

官若州司以勞効未著而不申者請不限年月並聽之

州縣

右請准舊令州為三等上中下縣為五等赤畿上中下其餘緊望雄輔之名請廢夫等級繁多則仕進淹滯使其周歷即務速遷官非久安政亦苟且請減衆級以懲僥心則官達可期羣才無壅

六品以下官資歷

右並請以五周為滿唐虞遷官必以九載魏晉以後皆經六周唐家因隋為四近又減削為三考今三四則太少六九則太多請限五周庶為折中其遷轉資歷請約修舊制修舊制謂遷轉資次也但以一官未滿即任召用並無選數若才行治績有尤異者請聽超遷毋長官代換其舊僚屬若有負犯及不稱職

者請任便替若無負犯皆待考滿未滿者不得替

諸道使管内之人及州縣官屬有政理尤異識畧

宏通行業精修藝能超絶及懷才未達隱德丘園

或堪充内官不稱州縣者並申送吏部將校偏裨

有兵謀武藝或堪充宿衛可為統帥者申送兵部

右請不限少多各令長官具述才行謀畧舉送朝廷皆

申上吏部兵部各設官署以處之審量才能銓第高下

每官職有闕及别須任使則隨才擢用如漢光禄勲稱領三署郎

舉者舉主加階進爵得賢俊者遷其官若自用僚屬雖得賢不賞

禁約雜條

一諸使及諸司州府長官舉用僚屬請明書事迹德行才能請授某官某職皆先申吏部兵部若諸使奏官兼帶職掌者即以職掌分其文武不計本官帶州縣職即申吏部帶軍職即申兵部吏部兵部謄其詞而奏云得某使某曹司某州府狀稱以元狀人入按每使每司每州各為一簿

一所舉官吏在任日有行迹乖謬不如舉狀及犯罪至

徒以上者請兼坐舉主其所犯人自依常法本條處分一人奪祿一年諸使無祿者准三品官以料錢折納依時估計二人奪賜無賜者貶其色降紫從緋降緋從綠降綠從碧三人奪階及爵有爵無階有階無爵者加奪賜及勲四人解見任職事官已上任者並追解之五人貶官節度觀察使降為刺史刺史降為上佐皆以邊州六人除名有犯贓罪至流以上者倍論之倍謂一人從二人之法二人從四人之法三人從六人之法罪止三人若舉用後續知過謬具狀申述及自按劾者請勿論此謂所知不當舉用失誤者

一所舉官有因姦納賂而舉者有親故非才而舉者有

容受囑託而舉者有所知不善而故舉者有犯一科請皆以罔上論不在官贖限囑託舉者兩俱為首規求者為從

杜佑許曰夫人生有欲無君乃亂君不獨治故建庶官昔在唐虞皆訪於衆則舜舉八元八凱四岳之舉䕫龍稷契益所用人之大略也降及三代擇於鄉庠然後授任其制漸備秦漢之道雖不師古閭塾所推猶本乎行而郡國佐吏並自辟擢備嘗試効乃登王朝内官有僚

屬者亦得徵求俊彥暨于東漢初置選職推擇之制尚
習前規左雄議以限年其時不敢謬舉所以二漢號為
多士魏晉設九品置中正蓋論閥閱考行能選曹之
任益為崇重州郡之刺史太守內官之卿尹大夫咸吏
部所署而辟召及鄉里之舉舊式不替永嘉之後天下
幅裂三百餘祀方遂混同中間各承正號凡有九姓大
抵不變魏晉之法皆亂多治少諒無足可稱夫文質相
矯有如循環教化所由興衰是繫自魏三主俱好屬文

晉宋齊梁風流彌扇體非典雅詞尚綺麗澆訛之弊極於隋世且三代以來憲章可舉唯稱漢室繼漢之盛莫若有唐惜乎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可謂遇其時矣羣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風教未淳慮由於此緬觀往昔論選舉者無代無之或云官繁人困要省吏員或云等級太多患在速進或云守宰之職所擇殊輕或云以言取人不如求行是皆能知其失莫究所失之由何者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

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擇審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户千途入為仕者不可勝紀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遞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升高自下由邇陟遐固宜驟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秦氏列郡四十兩漢郡國百餘太守入作公卿

郎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闊畧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效寄委斯重酬奬亦崇今之剖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為八九邑之俊乂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禀地卑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為斷時沉滞者皆稱其能魏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厠班

列皆由執政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因究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授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其無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文華辯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尚其流猥雜所以閱經號為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壓例示其定限平配絶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濟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總

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為國之本資乎民眡民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治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治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否臧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敝其效甚速實為大政可不務乎

學校

有虞氏大學為上庠小學為下庠夏后氏大學為東序小學為西序商制大學為右學小學為左學又曰瞽宗周制大學為東膠小學為虞庠又云天子曰辟雍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漢高帝以叔孫通為奉常諸弟子共定禮儀者咸為選首其後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文時頗登用文學之士然帝本

好刑名之言及孝景不任儒學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
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武帝立後竇太后崩田蚡
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儒者百數乃因舊博
士置弟子五十人太常擇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
博士弟子昭帝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數滿百人
至成帝時劉向請興辟雍設庠序帝下公卿議會向病
卒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如故及王莽為宰衡
欲燿衆庶遂興辟雍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甲乙

之科後漢質帝本初元年梁太后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每春秋輒於鄉射月一享會以此為常有勸勉進用之端於是遊學者增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課試補官永壽二年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獻帝建安中侍中鮑衡奏按王制立大學小學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詩書而升之司馬謂之賢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學博士並設

表章而無所教授兵戎未戢人並在公而學者少可聽公卿二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者及將校子弟見為郎舍人者皆可聽詣博士受業其高才秀達學通一藝太常為作品式從之晉摯虞決疑云漢初置博士而無弟子後置弟子五十人與博士俱共習肄禮儀又增滿五百人漢末至數千人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為門人滿二歲試通一經者稱弟子不通者罷遣弟子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不通者聽隨後輩試試通二經亦得補掌故滿三歲試

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不第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太子舍人舍人滿二歲試通四經者擢其高第為郎中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為郎中郎中滿二歲能通五經者擢高第隨才叙用不通者隨後輩復試試通亦叙用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周禮國之貴游子弟故曰國子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

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允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大興初欲修立學校唯周易

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孝武帝太元初於中堂權立行太學行釋奠禮于時無復國子生置太學生六十人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行事訖罷（其國子生見祭酒博士單衣角巾執經一卷以代手版）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為太學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國學以訓胄子須下州郡普修鄉校帝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為生然品課無

章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舊制國學生皆取冠族華冑比列皇儲中間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詔雖褒納終不施行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明帝泰始中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道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齊高帝建元四年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去都二千里為限帝崩乃以國諱廢學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乃省總

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東宮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之國學太學兩存可也時太尉王儉復依晉代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太武始光三年别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礪儒術轉興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

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學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三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孝文太和中改中書為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隋文帝開皇中國子寺不隷太常自前代皆屬太常也唐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祕書外省别立小學七年詔諸州縣

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策加階叙貞觀五年太宗數幸國學遂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凡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丞主簿錄事各一員四門博士助教四門生三百員俊士二百員置弘文館於上臺生徒三十人置崇文館於東宮

生徒二十人皆以皇族緦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散官一品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尚書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正三品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子孫為之並尚書省補

西京國子監領六學生徒皆尚書省補

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習五經一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為之

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之

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之制與太學同其五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

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習法令者為之

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

者為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數者為之凡二千二百一十人州縣學生徒有差州縣學生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京都八十員大都督中都督府上郡各六十員下都督府中郡各五十員下郡四十員京縣五十員上縣四十員中縣三十員下縣二十員也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鄉飲之禮而薦送之開元七年十月皇太子詣國學行齒胄禮二十六年正月敕文天下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别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天寶初明經進士習爾

雅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知進士業博士助教各一人十二載七月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四門俊士停之永泰二年正月敕諸道節度觀察都督防禦使等子弟并宰相朝官及神策六軍子弟欲習業者自今以後並令補國子學生欲其業重籯金器成琢玉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即簡擇行業堪為師範者充數學生員數多少所習經業考試等第并所供糧料各委本司作事件聞奏

通志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五十九　史部

通志卷六十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　撰

刑法略第一

歴代刑制　肉刑議　赦宥

歴代刑制

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虞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

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於是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夏啓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于社後又作禹刑　商作湯刑洎紂無道迺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揭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浹旬而斂又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

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無罪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磔之殺人者踣諸市三日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遏訟者告而誅之坐為盜賊者其孥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稾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劓者守關

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王之同族不處宮刑是不翦其類也但髡頭而已凡王族皆於隱處罰之故使守積音恣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命呂侯作刑訓夏贖刑訓夏禹贖刑之法從輕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多於初制五百章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及流贖鞭扑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神鬼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

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恠伎奇器以盪上心者殺行僞而固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

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子三長武公爲太子次德公次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

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令人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

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者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

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龍杜摯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大治而大悅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魏世語中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

斬及戮其屍士卒死皆戮其屍其後嫪毒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車裂徇滅其宗輕者為鬼薪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二歲後又體解剸軻及平六國制藏詩書及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髡髮輸邊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為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更變律令

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其三族　漢高祖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秦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髠其耏鬢曰耐）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

章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過誤之言以為妖言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耳孫元孫之子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連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舂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參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鬼薪已具上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為粲皆三歲刑也人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全之除挾書律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民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

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罪疑者從輕於是刑罰大省斷獄四百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鈦左右趾代刖令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

為庶人男子為隷臣女子為隷妾隷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在本罪中又重犯者也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笞數既多亦不活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治所行所將行謂按察將夏孟反其餘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

盜（他物謂非飲食）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也鰥寡人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乳產）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罪死欲腐者許之（如腐木不生實矣）

六年定鑄錢偽黃金棄市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

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百其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厚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笞臀先時笞背畢一罪乃得更人更人易行笞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調發煩數民窮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本定律九篇叔孫通又加十八篇張湯又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

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況文書既繁主者不能遍睹
或罪同而論異孝昭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
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
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置廷平四人平之成帝鴻嘉初
又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
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耄之人此皆法令稍定
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抵欺法平帝
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

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人老弱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驗者即驗問就所居而問之定著令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為莽敗之夷三族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具峻酷篇

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簒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

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世康平因時施恩省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値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遁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内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

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于令陳寵又代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著于令寵復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

濫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罷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西漢文景已除宮刑令復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則其事矣今申明除之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

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修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子科犯鈦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envelope毒殺人減死之令明

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
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
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
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追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
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
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
傳習以為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
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廄戸三篇合為九篇叔

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

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系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請置博士轉相教授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弘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弘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子又下詔改

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删約舊科旁採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為律首司馬

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没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他族之母無辜

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有司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於是命賈充鄭冲荀覬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預裴楷周雄郭頎成公綏栁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合三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之者若軍事田

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峻禮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

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

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恭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彊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

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夫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也 東

晉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剏議斷不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關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駮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

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録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論之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宋文帝時蔡廓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

無乞鞫之詳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從之時王弘上䟽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謝莊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刑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

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而生者無恨
齊武帝令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為一書
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　梁武帝制依
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督之
罪悉入贖停罪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
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為
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
法例三曰盜刼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

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

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二百鞭杖一百鞭杖

五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其鞭有刑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刑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靼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一尺一寸稍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

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制鞭制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用士人有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　陳武帝令尚書删定郎范果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惟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

犯虧名教不孝及内亂者終身不齒自餘一用梁法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二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録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治察囚徒冤枉　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

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廳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

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
於圊溷女子入舂槀其痼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
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
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
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
者定按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
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
民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

貪暴於閭閻太平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十一年誅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

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鑕砧也孝文太和初制不令
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
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
七除羣行剽㓭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
縣多為重枷復以石縋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
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
得大枷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
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

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凖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既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于縣則降為鄉男五等爵

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於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及齊神武秉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彊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贓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

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戸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偽七曰鬬訟八曰盜賊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四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

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
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
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
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
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
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
減者下就次贖罪者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者百疋流
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

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續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揭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

之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别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後周文帝東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跋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

五曰婚姻六曰戸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宫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刼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

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

三曰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讐者造於法造七報反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惟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鏁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惟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

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

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　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

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五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刑五年改為三年惟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

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内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

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周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勑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治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

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勑蘇
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
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惟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
二曰禁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
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
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
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
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

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之人或有盜一錢亦死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勑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為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二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舋門子弟

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州犯罪被戮之門期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戸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鬭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内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蓋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

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吏為嚴制

肉刑議

漢文帝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意有罪遂繫長安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痛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之欲反）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憐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

戮而民弗犯今有肉刑三黥劓二左右趾而姦不止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愚人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刑者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或欲改行為善而道無由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議定律令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班固之論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

之流俗以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羈而御駻突以繩繫馬口謂之鞿絡駻突惡馬也馬頭曰羈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全人之生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贓若此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數萬人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思所以清源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簒音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欲死邪

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矣　後漢獻帝之時天下旣亂刑罰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崔寔鄭康成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肉刑及曹公令荀彧博訪百官欲復申之少府孔融議以為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

生類多趨惡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
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莊智如孫臏
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罹刀鋸没世不齒漢
開改惡之路凡為此故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武秉
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羣深陳其便相國
鍾繇亦贊成之奉常王循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蕃國
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芳正始中征西將軍夏侯
太初河南尹李勝相論難勝主肉刑而太初不主肉刑

凡往復數四文多不載丁謐又論曰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寇攘矯虔苗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世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凶頑固可知矣湯武

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晉武帝初廷尉劉頌上言
曰臣昔上行肉刑竊以為議者徇孝文之小仁而輕違
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
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
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髡過三十輒
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
多繫囚猥畜復從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聖王

之制肉刑遠有深理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今宜取死刑之限經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已刑者皆非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

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非此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暨至後代以時嶮多難因赦解結權而行之又不以寛罪人也而今常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也疏上又不見省　東晉元帝即位廷尉衛展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戸凋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勾踐養胎之義也詔內外通議於是王導等

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引班固之論以為據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令中興祚隆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之愚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為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民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以

止之乎恐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安帝元興末桓元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肉刑之設肇自哲王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

皇所為留愍令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宏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用王朗夏侯太初之旨時論多與琳之同故遂不行

赦宥 放生附

易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

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寛也人言殺殺之言寛寛之上服劓墨下服宮刖之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黄鐵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禮曰疑獄汎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管仲曰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

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讐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　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章帝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

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狀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諸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　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

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
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貞觀二年七月上謂
侍臣曰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
幸一歲再赦婦兒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
賊良民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
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
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武太
后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春生秋殺

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揮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厨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宰斷弋獵二驅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勞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如有貧賤之流刹割為事家業儻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

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惟長姦欺外有斷屠之名内誠鼓刀者衆勢利依倚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順月令奉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為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民何則江湖之

饒生育無限府庫之内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民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民其福勝彼二年九月勑烏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嚴加禁斷

通志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六十 史部

通志卷六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食貨略第一

田制　陂渠　屯田　賦税　歷代户口　丁中

田制

禹别九州制田九等雍州第一等徐州第二等青州第三等豫州第四等兾州第五等兖州第六等梁州第七

等荆州第八等揚州第九等九州之地墾田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為治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疋牛三頭甸有戎馬四疋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歩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疋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

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内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戎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

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凡一口受田二十畝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彊也商鞅相秦孝公以三晉地狹民貧秦地廣民寡於是誘三晉之民而廢井田開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彊無敵於天

下及漢孝武外事四夷内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終不能用及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代田者耕田之法耳而非受田之制也哀帝時師丹輔政建限田之

制以裁抑兼并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内侯吏民名田皆無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内侯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丁傅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晉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未暇作邸當使城中有往來之處近郊有芻藳之田今可限之國王

公侯京城得有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内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其官第一品五十頃每品減五頃以為差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代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為衣食客及佃客量其官品以為差降後魏文帝時李安世上疏曰臣聞量民畫野經

國大式邑地相參致理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人罔遊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欲令家豐人給

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帝深納之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太和九年下詔均給天下民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

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二十畝課蒔餘果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榆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足諸麻布之

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
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
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
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
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
受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
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
以其家桑為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

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為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一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放此為法諸遠配流謫無子孫及戶絶者墟宅桑榆盡為公田以供授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親

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職分田起於此北齊給授田令仍依魏朝每年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丁老而退不聽賣易文宣帝天保八年議從冀瀛定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處之武成帝河清三年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京城四面諸方之外三十里內為公田受公田者三縣代遷戶執事官一品

以下逮于羽林虎賁各有差其外畿郡華人官第一品以下羽林虎賁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親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庶姓王百五十人正三品以上及皇宗百人七品以上八十人八品以上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者皆不輸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數與者在京百官同丁牛一頭受田六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

二十畝為桑田其田中種桑五十根榆三根棗五根不在還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之法關東風俗傳曰其時彊弱相凌恃勢侵奪富有連畛亘陌貧無立錐之地昔漢氏募民從田恐遺墾課令就良美而齊氏全無斟酌雖有當年權格時暫施行爭地文案有三十年不了者此由授受無法者也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置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隋志作九）以上宅四畝口五

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百四十畝丁者田百畝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樹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以供用開皇九年任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開皇中總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戶按定墾之數

每戶合墾田二頃餘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少而人衆衣食不給議者咸欲徙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頃按其時有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則每戶合得墾田五頃餘恐本史之非實唐開元二十五年令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此秦漢以來頃畝之制也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

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並依所定數若狹鄉新受者減寬鄉口分之半其給口分田者易田則倍給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三十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

從三品二十頃侯若職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頃伯若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男若職事官從五品各五頃上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七頃上騎都尉六頃騎都尉四頃驍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尉武騎尉各六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諸永業田皆傳子孫不在收授之限襲爵之人惟得承父祖永業不合別請其縣界内所有部受田悉

足者為寬鄉不足者為狹鄉諸狹鄉田不足者聽於寬鄉遥受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郡縣郭下園宅不在此例諸京官文武職事職分田一品十二頃二品十頃三品九頃四品七頃五品六頃六品四頃七品三頃五十畝八品二頃五十畝九品二頃並去京城百里内給其京兆河南府及京縣官人職分田亦準此即百里外給者亦聽

諸州及都護府親王府官人職分田二品十二頃三品十頃四品八頃五品七頃六品五頃七品四頃八品三頃九品二頃五十畝鎮戍關津嶽瀆及在外監官五品五頃六品三頃五十畝七品三頃八品二頃九品一頃五十畝三衛中郎將上府折衝都尉各六頃中府五頃五十畝下府及郎將各五頃上府果毅都尉四頃中府三頃五十畝下府三頃上府長史别將各三頃中府下府各二頃五十畝親王府典軍五頃三十畝副典軍四

頃千牛備身左右太子千牛備身各三頃親王府文武官隨府出藩者於所在處給諸軍上折衝府兵曹二頃中府下府各一頃五十畝其外軍校尉一頃二十畝旅師一頃隊正副各八十畝皆於領側州縣界内給其校尉以下在本縣及去家百里内領者不給諸驛封田皆隨近給每馬一匹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牧田之處匹各減五畝其傳送馬每匹給田二十畝諸庶人有身死家貧無以供葬者聽賣永業田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

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又田令在京諸司及天下州府縣監折衝府鎮戍關津嶽瀆等公廨田職分田各有差職分陸田限三月三十日稻田限四月三十日以前上者並入後人以後上者入前人其麥田以九月三十日為限若前人自耕未種後人酬其功直已自種者准租分法其價六斗以下者依舊定以上者不得過六斗並取情願不得抑配親王出藩者給地一頃作園若城內無可開拓者於近城便給如無官田取

百姓地充其地給好地替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按十四年有戸八百九十萬餘計定墾之數每戸合一頃六十餘畝至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按比墾田田數都得百十餘萬頃

陂渠

魏襄王以史起為鄴令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

潟鹵兮生稻粱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疲之無令東
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
為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
欲殺國國曰始臣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
卒使就渠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
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命曰鄭國渠秦平天下
以李冰為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
下以通舟船因以溉灌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

海漢文帝以文翁為蜀郡太守穿煎洩口漑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武帝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漑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漑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請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坂下（皮氏今龍門縣地屬絳郡汾陰今寶鼎縣地蒲坂今河東縣地並屬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

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其後嚴熊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馮翊郡界今有乾阬即莊熊之所穿渠故惡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徵在馮翊即今郡之澄城縣商顏今馮翊縣界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頹以

絶商顔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開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兒寛為左内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裏今尚謂之輔渠亦曰六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後十六

歲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元帝建昭中邵信臣為南陽太守於穰縣之南六十里造鉗盧陂壘石為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鉗盧王池因以為名用廣溉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利

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時歌之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内豐給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芍音鵲今壽春郡安豐縣界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立鑑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東晉張闓為晉陵内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丹陽郡丹陽界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宋文帝元嘉七年劉義欣為荆河刺史鎮壽陽

于時土荒民散義欣乃經理芍陂為之堤堰引淠匹詣反水入陂開椿伐木水得通涇歲獲豐稔後魏刁雍為薄骨律鎮將至鎮上表曰富平西三十里薄骨律鎮今靈武郡富平今迴樂縣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東西四十五里鑿以通河似禹舊迹其兩岸作溉田大渠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間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裴延儁為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

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人多饑餒延儁自度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十倍利

屯田

漢昭帝始元二年詔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孝宣帝神爵元年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以擊虜殄滅為期乃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從之於是留步士萬人屯田大獲其利明年遂

破先零屯田之詳見充國傳魏武帝破黄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於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例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廢帝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懿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黄巾因為屯

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並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得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懿善之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横石以西盡泚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

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漑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鷄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

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杜預在荆州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刋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頼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荆蠻之所恃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内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

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穆帝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屯田于東陽之石鼈臨淮郡界公私利之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祕書丞李彪上表請别立農官取州郡戸十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之害也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

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足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曄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内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墾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敝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

興屯田唐開元二十五年令諸屯隸司農寺者每三十頃以下二十頃以上為一屯隸州鎮諸軍者每五十頃為一屯應置者皆從尚書省處分其舊屯重置者一依承前封疆為定新置者並取荒閑無籍廣占之地天寶八年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九百六十石關內五十六萬三千八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後上元中於楚州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

也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賦稅

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賦稅之用計口而入謂之賦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謂之稅稅以供郊廟社稷天子奉養百官禄食賦以給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禹定九州量其貢賦三代因之而什一之法未嘗廢秦孝公十二年初為賦蓋納商鞅之説而易其制也自時厥後内興功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而猶

為不足漢高帝懲其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四年八月初為算賦漢儀注人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為給庫兵車馬孝惠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二十不嫁五算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孝文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之人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鼂

錯說上令民入粟得以拜爵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帝從其言後天下充實乃下詔賜民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孝景帝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時上溢而下有餘又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孝武即

位董仲舒説上曰古者税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税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矣建元元年制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孝昭始元六年七月罷搉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菽粟當賦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

皆勿收四年出口賦（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孝宣帝甘露二年減民算三十孝成建始二年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孝平元始元年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出錢月三百後漢光武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有產子者復以三年之算也明帝即位人無橫徭天下安寧時穀貴尚

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魏武初平袁紹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綿二斤餘不得擅興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為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不課田者輸義米戶三斛遠者五斗極遠者輸算錢人二十八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

升是後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宋孝武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疋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曰宋文帝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百姓駭迫不以其命恣意贓賄人無敢言守宰務在哀刻圍桑品屋以准貲課

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又臺符旣切畏失嚴期乃有自殘軀命斬絶手足以避傜役守長不務富民惟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子良之言雖切而終不見用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其無貫之人不樂州縣編者謂之浮浪人惟其所輸終優於正課至齊武帝時都下人多為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戸每品減五戸至第九品五戸其佃穀皆與大

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曲督關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迹禽前驅彊弩司馬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鈒冗從虎賁命中武騎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綠絹八尺綠綿三兩二分粗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

十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田
畝稅米二升蓋大率如此也其量三升當今一升秤則
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二寸當今一尺自梁武帝末
侯景之亂國用常褊京官文武月例唯得廪食多遥帶
一郡縣官而取其禄秩焉揚徐等大州比令僕班寧桂
等小州比參軍班丹陽郡吳郡會稽等郡同太子詹事
尚書班高梁晉康等小郡三班而已大郡六班小縣兩
轉方至一班品第既殊不可委載後魏令每調一夫一

婦帛一疋粟二石人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半以此為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為公調二疋為調外費三疋為内外百官俸人年八十以上者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病老篤貧不能自存者亦一人不從役舊制民間所織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疋六十尺為一端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孝文帝延興三年秋更立

嚴制令一准前式違者罪各有差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糧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絲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調各隨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秦洛荆河懷兖陜徐青齊濟南河東東徐等州貢綿絹及絲其餘郡縣少桑蠶處皆

以麻布充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五萬三千五十四斛九斗糵穀六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千萬五百九十九斤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及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三石北齊文宣受禪多所草創六坊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

之勇力絶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始立九等之戸富者税其錢貧者役其力後南征頻歳陷没士馬死者以數十萬計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兼并戸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陽翟一郡戸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為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戸口租調十亡六七是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之積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禄徹軍人之常廪并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以節國用

之費焉河清三年定令乃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
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率人一牀調絹
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
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租五
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後周文帝霸府初開
制司賦掌均賦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癃
者皆賦之其賦之法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
五斗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

又半之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若艱凶札則不徵其賦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三旬中年則二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札又無力征武帝保定元年改八丁兵為十二丁兵率歲一月役建德二年改軍士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縣籍是後夏人半為兵矣隋文帝霸府初開尉遲迥

王謙司馬消難相次阻兵興師誅討賞費鉅萬及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隷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為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為二文時蘇威為納言遵父綽之遺訓減寛賦徭務從輕典帝又躬行節儉海内繁富以江表初定給復十年餘州

並免當年租賦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民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畧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先是京官及諸州並給公廨錢迴易生利以給公用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為所在官司因循往昔皆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唯利是求煩擾百姓奏皆

給地以營農廻易取利皆禁止十一月詔内外諸司公廨在市廻易及諸處興生並聽之唯禁出舉收利煬帝即位户口益多府庫盈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其後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租賦之入益減矣唐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制五尺為步步二百四十為畝畝百為頃丁男中男給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給三十畝若為户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户者便

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人賦役之法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其絹絁為匹布為端綿為屯麻為綟濶尺八長四丈者謂之匹若當戶不成匹端屯綟者皆隨近合成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資每日絹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稅調俱免通正役並不過五十日若嶺南諸州則稅米上戶一石二斗次戶八斗下戶六斗若

夷獠之戶皆從半輸蕃胡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天下之戶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三年縣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五家為保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村坊鄰里遞相督察士農工商四民各業食祿之家不得與下人爭利工商雜類不得預於

士伍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其後國家侈費無節而大盜起兵興財用益困而租庸調法弊壞自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時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居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商賈稅三十之一度與所居者均役其田稅視大歷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遣黜陟使按比諸

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有加斂以枉法論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楊炎不疑也按天寶中天下計帳戶約有八百九十餘萬其稅錢約得二百餘萬貫大約高等少下等多今一例為八等以下戶計之其八等戶所稅四百五十二九等戶則二百二十二今通以二百五十為率自七載至十四載六七年間與此大數或多少加減不同所以言約他皆類此其地稅約得千二百四十餘萬石兩漢每戶所墾田不過七十畝今亦准此計約課丁八百二十餘萬其庸調租等約出絲綿郡縣計三百七十餘萬丁庸調輸絹

約七百四十餘萬疋（每丁兩疋）計綿則百八十五萬餘屯（兩丁三兩六兩為屯則兩丁合一屯）租粟則七百四十餘萬石（每丁兩石）約出布郡縣計四百五十餘萬丁庸調輸布約千三十五餘萬端（每丁兩端一丈五尺十丁則二十三端也）其租約百九十餘萬丁江南郡縣折納布約五百七十餘萬端（大約八等以下戶計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則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為率）二百六十餘萬丁江北郡縣納粟約五百二十餘萬石大凡都計租稅庸調每歲錢粟絹綿布約得五千二百二十餘萬端疋屯貫石諸色資課

及勾剝所獲不在其中據天寶中度支每歲所入端屯疋貫石都五千七百餘萬計税錢地税庸調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餘萬端疋屯其資課及勾剝等當合得四百七十餘萬其度支歲計粟則二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兩京庫三百萬迴充米豆供尚食及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倉四百萬江淮迴造米轉入京充官禄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禄及遞糧一千萬諸道節度軍糧及貯備當州倉布絹綿則二千七百餘萬端屯疋千三百萬入西京一百萬入東京千三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并遠小州便充官料郵驛等費錢則二百餘萬貫百四十萬諸道州官課料及市驛馬六十餘萬添充諸州軍和糴軍糧自開元中及于天寶開拓邊境多立功勲每歲軍用日增其費

糴米粟則三百六十萬疋段（朔方河西各八十萬隴右百萬伊西北庭八萬安西十二萬河東節度及羣牧使各四十萬）給衣則五百二十萬（朔方百二十萬隴右百五十萬河西百萬伊西北庭四十萬安西五十萬河東節度四十萬羣牧二十萬）別支計則二百一十萬（河東五十萬幽州劔南各八十萬）餽軍食則百九十萬石（河東五十萬幽州劔南各七十萬）凡一千二百八十萬（開元以前每歲邊夷戎所用不過二百萬貫自後經費日廣以至於此）而錫賚之費此不與焉其時錢穀之司唯務割剝迴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尚書省度支總天下經費自安祿山反至德乾元之際置度支使永泰之後度支罷副使以掌其外度支以掌其內

建中初又置轉運使復歸度支分命出職使往諸道收戶口錢穀名數每歳天下共斂三千餘萬貫其二千五十餘萬貫以供外費九百五十餘萬貫供京師稅米麥共千六百餘萬石其二百餘萬石供京師千四百萬石給充
外費

臣謹按井田之法所以為良者以田與賦不相離雖暴君不能違田而取賦汚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孝公開阡陌之法田賦始相離故所取者不多乎什一則少乎什一也其弊至於收大半焉漢高帝欲革秦之弊什五而稅一孝景二年始令民半出田租三

十而稅一至後漢以三十而稅一為通用之法荀悅曰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則知漢法之優民可謂至矣然豪彊占田踰多浮客輸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富室之暴酷於亡秦皆緣無授田之法所以惠不及齊民偉哉後魏孝文帝之為人君也真英斷之主乎井田廢七百年一旦納李安世之言而行均田之法國則有民民則有田周齊不能易其法隋唐不能改其貫故天下無無田之夫無不耕之民口分

世業雖非井田之法而得三代之遺意始者則田租戸調以為賦税至唐祖開基乃為定令曰租曰調曰庸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者什一之税也調者調發兵車井田之賦也庸者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資役多則免調過役則租調俱免無傷於民矣舍租調之外而求則無名雖無道之世亦不為自太和至開元三百年之民抑何幸也天寶之季師旅既興誅求無藝生齒流移版圖焚蕩然是時賦

役雖壞而法制可尋不幸建中天子用楊炎為相遂作兩稅之法自兩稅之法行則賦與田不相系也況又取大歷中一年科率多者為兩稅定法此總無名之暴賦立為常規也且言利之臣無代無之有恨少無恨多有言加無言減自兩稅以來賦不系於田故名色之求罔民百出或以方圓取或以羡餘取或言獻奉或言假貸初雖暫時久為成法建中以來將五百年世不乏楊炎不知所以加於大歷中一年之多

數目復幾倍乎嗚呼後世之為民也其難為民矣且開元之前戸口至衆而民皆有田至於瘽老童穉寡妻女子亦皆有田一丁授田百畝百畝之田歲輸粟二石絹二丈無絹則布二丈五尺嶺南諸州則以戸計上戸一斛二斗下戸六斗夷獠半之内附之家上戸十文下戸無出當是時也民之所以為民也如此官之所以取諸民也如此後魏去三代為逺今去開元不逺是非難行之道也後之言治道者當使一民

有百畝之田然後可以議魏齊周隋唐之事若有無田之民不耕之夫則於魏齊周隋唐之事未可輕議也言利之臣則亦當量開元之前所以為重賦者百畝之田不過二石粟二丈絹耳所以為輕賦者上戶之家不過十文耳今百畝之田賦斂如此上戶之家出錢如此吾於如此之中復何容心哉

歴代戶口

禹平水土為九州有民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

十三口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夏之衰也逮成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商德之衰也逮周武王受命定五等之封有千七百七十三國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措有民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口此周之極盛也東遷之後莊王之十三年自太子公侯下至庶人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其後戰國相併摧殘民命伊闕之敗斬首二十四萬長平之戰血流漂鹵然考蘇張之說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踰五百

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睢水不流漢高帝定天下人之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至孝平元始二年人戸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及王莽篡位續以更始赤眉之

亂率土遺黎十纔有二三後漢光武建武中兵革漸息至中元二年戸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明章之後天下無事務在養民至孝和人戸滋殖桓帝永壽三年戸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建安之際海内荒残人戸所存十無一二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及平蜀得戸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

四萬通計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當時魏氏唯有戶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收其圖籍戶五十三萬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九州攸同大抵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蜀劉禪炎興元年則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太康元年歲次庚

子凡一十八年戸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八十一口增
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
通計戸百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
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以奉三主斯以勤矣後趙石勒據
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
魏王即曹公以河内魏汲等十一郡并前趙國合二十
四戸二十九萬為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暐入鄴
閲其名籍戸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千
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徙關東豪傑及諸雜
夷十萬口于關中平燕定蜀蓋為偽代之盛也時關隴
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二十里一亭
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道宋武帝
北取南燕平廣固西滅後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為宋
有孝武大明八年戸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口四百六

十八萬五千五百一齊既短祚梁則喪亂宏多逮陳之
末年隋家所收五十萬戶二百萬口而已後魏起自陰
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儒明帝正光以前
時為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可謂盛哉
及經爾朱之亂東西流移猶不下三百三十七萬五千
三百六十八戶焉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
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性多殘虐武成後主俱
為僻王至隆化二年為周所滅有戶三百三萬二千五

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後周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隋以外戚代周無干戈之患文帝克已無誅斂之求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後周靜帝末授隋禪有戶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及是纔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萬七千九百三十二煬帝承富庶之資恣荒淫之行登極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至淮及河又引沁水達河北通涿郡築長

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親征吐谷渾駐軍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又三駕東征遼澤皆興百餘萬衆餽軍者倍之又逆徵數年之賦窮侈極奢舉天下之人十九為盜賊至唐貞觀間而戶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獲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

百足永徽元年戶部尚書高履行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高宗以天下進戶既多謂長孫無忌曰比來國家無事戶口稍多三二十年足為充實因問隋有幾戶今有幾戶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七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顯慶二年十月上幸許汝州問中書令杜正倫曰此間田地極寛百姓太少因又問隋有幾戶正倫奏大業初有八百餘萬戶末年離亂至武德有二百餘萬戶總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

戶六十九萬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山南京西天寶十四載管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一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管口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八千三百二十一此唐家之極盛也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不課戶損二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九課戶損三百五十九萬六百七十五損口總三千五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不課口損三千七十一萬三百一課口損五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三十二戶至大歷中唯有百三十萬戶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諸道按比戶口約都得主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有三十餘萬

丁中

漢孝景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音附晉武帝平吳後有司奏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宋孝武帝大明中從王敬弘之言以十五至十六為半丁十七為全丁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為丁十六以上十七以下為中六十六以上為老十五以下為小隋文帝

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為黃十歲以下為小十七以下為中十八以上為丁丁從課役六十為老乃免開皇三年令軍人以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成丁高熲奏以民間課税雖有定分年常徵納除注恒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没既無定簿難以推校乃為輸籍之樣請遍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隨便近五黨三黨各為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唐武德七年定令男女始生為黃四歲

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神龍元年韋皇后求媚於人上表請天下百姓年二十二成丁五十八免役制從之天寶三年十二月制自今以後百姓宜以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按開元二十五年戸令云諸戸主皆以家長為之戸内有課口者為課戸無課口者為不課戸諸視流内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為不課戸善乎杜佑之論也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

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羸而國貧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魏晉已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苻姚迭居中土人無定本傷理爲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財豐俗阜實由於兹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洎于大業二年千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自平陳後又加四百八十餘萬其

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彊家收大半之賦為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先敷其信後行其令烝庶懷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民俗康阜熲之力焉功規蕭葛道亞伊吕近代以來未之有也唐家貞觀中有戸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唐氏之盛邁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戸合踰

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直以選賢授任多在藝文才與職乖法因事弊蔭循名責實之義闕考言詢事之道崇秩之所至美價之所歸不無輕薄之曹浮華之伍習程典親簿領謂之淺俗務根本去枝葉目以迂濶風流相尚奔競相驅職事委於郡胥貨賄行於公府而至此也

通志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六十一 史部

通志卷六十二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 撰

食貨略第二

錢幣 漕運 鹽鐵茶 鬻爵 榷酤 算緡

雜稅 平準均輸 平糴常平義倉

錢幣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

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周人謂之布齊人莒人謂之刀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圜法太公作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以為貿易之制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並廢後人不曉其謂也觀古錢其形即篆泉文也後世代以錢字故泉之文

借為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下體不從水也先儒不知本末謂流於泉布於布寳於金利於刀此皆沿鑿之義也錢所以權天下之利而便於民古人與金銀龜貝相參為幣惟管仲之論詳焉以先王所以守財物御人事而平天下者在乎此禹有五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民之無饘有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賑之湯以莊山之金鑄幣以贖之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

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其利楚莊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為相市令言於相曰市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白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姓乃安也秦一中國之幣為二等黃金以溢為名上幣（二十兩為溢改周一斤之制）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錢重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黃金一斤（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高后二

年行八銖錢（秦錢文曰半兩即八銖錢漢以其太重更鑄楡莢人患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六年行五分錢（徑以五分用莢錢也）孝文五年為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便民放鑄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文字與四銖同微重耳）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文字稱兩同四銖）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孝武帝有事於四夷又從貧民七十萬口於新秦中用度既廣出御府錢以贍不足而冶鑄或累萬金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

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漢志曰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以半斤之重差為三品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

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錢是為白金五銖錢四五年閒郡國姦鑄益多公卿請令京師官鑄赤仄以赤銅為其郭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

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爲之宣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搖動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絶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

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始造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於是為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殽以鏈錫文質周郭

放漢五銖錢云其金銀與他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為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其後改易不常品名煩衆不足記也及公孫述僭號於蜀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後漢光武除王莽貨泉自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十六年馬援上書曰富國之本

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百物皆賤矣帝用其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民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寮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

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夫欲民繁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帝乃不鑄錢靈帝作五銖錢而為四出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董卓焚燒宮室乃劫鑾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大五分盡取長安飛廉之屬充鼓鑄其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

斛至錢數百萬曹公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魏文帝黄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買至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於事為便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蜀先主劉備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姓孤無取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寳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西曹掾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錢一直百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

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稱兩如一馬並徑七分重四銖吳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而使吏民輸銅計鑄畢設盜鑄之科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故呂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民間患之後孫權下令曰往日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人意不以為便其省之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赤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帝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貪比

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作鼓其重為禁制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致損必多魏明帝廢錢用穀四十年矣終以不便故捨穀帛而復用錢此已然之驗也玄議遂不行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文曰四銖重如其文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

甚患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
穿鑿議者多同之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
乃罷自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古五銖同價無
利百姓不資盜鑄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
為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専為孝建三年尚書右丞徐爰
議曰貨薄民貧公私俱罄不有革造將大乏宜應式遵
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刋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
罪為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民

閭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
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
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
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
二銖錢頗𫎇陳三不可逮廢帝景和二年遂鑄二銖錢
文曰景和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即模効之而大小
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翦鑿者謂之耒子尤薄輕
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

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太始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又普斷唯用古錢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書曰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患盜鑄而盜鑄為

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質輕而數多不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也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欲更鑄會上崩乃止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武帝乃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

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雉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賤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貫商旅姦詐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百名曰長

錢中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為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之十宣帝大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帝崩遂廢六

銖而行五銖以至陳亡而嶺南諸軍州多以鹽米布帛交易俱不用錢云北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布神武帝乃收境内之銅及錢仍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偽競起文宣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且制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

私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别青齊徐兖梁豫荆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是時梁益之境又雜用古錢交易而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錢而官不禁建德三年六月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上人多盜鑄

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四關其布泉錢聽入而不聽出五年正月以布泉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令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為戶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象元年十一月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隋高祖既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是時錢既新出百姓或有私鎔鑄三年四月詔四面諸

闕各付百錢為樣從闕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即壞以為銅入官詔行新錢已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貿易不止四年詔仍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能絕五年正月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易錫鑞錫鑞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

五鑪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漸磨鑪錢郭取銅私鑄又雜以鉛錫遞相放効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鑄錢是時江南民間錢少晉王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錮銅鑄錢於是詔聽置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聽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惡乃令有司括天下邸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以惡錢貿易為吏所執

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頗息大業已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翦鐵鍱裁皮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唐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銖錢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叅積十文重一兩千文重六斤四兩仍置鑄錢監於洛并幽益桂等州秦王齊王各賜三鑪鑄錢右僕射裴寂一鑪議者以新錢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甚便之後盜鑄漸起而

所在用錢濫惡顯慶五年九月以天下惡錢轉多乃令所在官為市取之五惡錢酬一好錢百姓以惡錢價賤私自藏之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錢一文買惡錢兩文獘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後又改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徑一寸重二銖六分仍與舊錢並行新錢一文當舊錢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初開元錢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其字含八分及篆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及鑄

新錢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尋寤錢文之誤又緣改鑄商賈不通米帛增價乃議却用舊錢二年正月下詔曰開元通寶高祖創之太宗承之萬代之法也乾封新錢更不須鑄仍令天下置鑄之處並鑄開元通寶錢既而私鑄更多有將船栰宿於江中鼓鑄所部不能覺察錢復惡濫儀鳳四年四月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就市給糶斟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毀之是時鑄多錢賤粟貴於是權罷少府鑄錢尋復舊則

天長安中揭様於市令民間依様用錢俄而簡擇難於交易又降勑非穿穴及鐵錫銅液者並許用之自是盜鑄蜂起有鎔錫以錢模夾之斯須則盈千百開元五年知政事宋璟請禁天下惡錢行二銖四絫錢時江淮錢尤濫惡有官鑪偏鑪稜錢時錢等數色璟乃遣監察御史蕭隱之充江淮使隱之乃令率戸出錢務加督責百姓乃以上青錢充惡錢納之其小惡者或沉之於江湖以免罪戾於是市井不通物價騰起流聞京師隱之貶

官璟因罷相張嘉貞知政事請不禁鑄錢弛其禁民乃
安之二十二年張九齡初知政事明皇下其議左監門
衛錄事參軍劉秩上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
中幣刀布為下幣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今若捨之任
人自鑄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遂陳五不可時黃
門侍郎裴耀卿等皆以為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
甚事遂不行但下詔禁惡錢而已天寶中內作判官韋
倫請厚價募工由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置九十九

鑪鑄錢絳州三十鑪揚潤宣鄂蔚各十鑪益鄂郴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約每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除六月七月停作餘十月作十番每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二十斤白鑞三千七百九斤黒錫五百四十斤每千錢除工匠外用銅鑞錫約價七百五十文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約一歲計鑄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有司請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寳錢徑一寸每緡十斤與開元錢參用以一當十

月琦入爲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詔可之於是新錢與開元乾元錢三品並行尋而穀價騰貴米斗至七千餓死者相枕於道乃擡舊開元錢以一當十減重稜乾元錢以一當三十緣人厭錢價不定民間擡加價錢爲虛錢長安城中競爲盜鑄京兆尹鄭叔清擒捕之數月間榜死者八百餘人上元元年以重稜當五十錢減作三十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寶應元年改乾元重稜小錢一當二重稜大錢一當三尋又

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至是人甚便之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淮諸州任土所出皆賤弱難致之貨以輸京師不足償道路之直於是積之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始增加大歴七年禁天下鑄銅器建中元年户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歲供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

洛源監不理久廢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錢監置十鑪鑄之每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元和三年鹽鐵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陽高亭兩縣之境有平陽冶及馬迹曲木等古銅坑二百八十餘井今請於郴州舊桂陽監置鑪兩所日鑄二十萬以年計之鑄成七千萬貫有利於人從之其年六月下蓄錢之禁又以有銀之山必有銅鑛銅可資皷鑄銀無益於生民自

五嶺以北銀宜禁採惟課採銅資官鑄作四年京師用
錢每緡除二十陌於是禁之又禁錢出領除採銀禁六
年制公私交易十緡以上即兼用段疋其年三月河東
節度使王鍔奏請於蔚州加置至五鑪八年四月勅以
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市布帛每端
疋估加十之一十二年禁藏錢不得過五十緡十五年
八月中書門下奏令諸道公納銅錕各納所在節度團
練防禦經略使給與價直仍令鑄錢長慶元年九月勅

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閭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俗之所宜交易往來務令可守其內外公私給用錢貨從今以後每千墊八十以用九百二十爲貫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腄音誰東萊二縣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北河今朔方之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至漢興高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

不過數十萬石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徙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之地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道九百餘里度六月而罷若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度可三月而罷此損漕省半天子乃令齊水工徐伯表發卒穿漕渠以運大便

利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煩費請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以為然渠田數歲河徙渠田遂廢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流南入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聞其事言抵蜀故道多坂迴遠今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

里而襃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襃襃之絶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襃斜林木山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襃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

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可以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懿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懿從之乃廣開漕渠

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陜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漕運雖有此詔而未成功懐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已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戸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内附之後仍世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

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此費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疋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疋河東一車官酬絹五疋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疋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疋市材造船不

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疋合有三十九疋雇作首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賸絹七十八疋布七百八十疋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疋近者一石布一疋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疋近者四十疋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疋今取布三百疋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疋又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

十里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濡陂其陸路從濡陂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疋租一車布五疋則於公私為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統萬今朔方郡是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設令載穀二千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奉五

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民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十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糧民用安樂求於嶧屯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芽頭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

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
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
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
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詔於蒲陜虢熊伊洛鄭懷
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
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
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部侍郎韋瓚向蒲陜
以東募民能於洛陽運米肆拾碩經底柱之險達于常

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内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其地並在今酒泉張掖晉昌郡之

北今悉為北狄之地謫天下罪人配為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别以舟師濟滄海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昇原渠通船栰至長安故渠開元十八年明皇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戸口稍廣倉庫所資唯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遥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

送租庸調等本州正月二月上道至楊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一月以上三月四月以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即漕路乾淺船艘隘鬧船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

宜以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黄河即於倉内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黄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内安置㝉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轉運不通則且納在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即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

為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即給貧費散
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
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
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為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
水旱便則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禄廪數少每年轉
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
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
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為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為

憂民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廪
常有二三年糧即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
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窖等
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
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艱險既用陸脚無由
廣致若能開通河道變陸為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
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
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

江東租米便於船廻從河口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既屬水險即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即般下貯納水通即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泝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兾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國用常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勑鄭州刺史河南

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糶
卿為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
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
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泝鴻溝悉納河
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
遞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
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糶卿罷相後縁邊
運險澁頗有欺隱議者又言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

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淺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為漫流河泥旋塡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為天

下轉運使灞滻二水會於漕渠每夏大雨輒皆填閼大歷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舊於河南路運至陝郡太原倉又運至永豐倉及京師大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始為陸運使從含嘉倉至太原倉置八遞場相去每場四十里每歲冬初起運八十萬石後至一百萬石每遞用車八百乘分為前後交兩月而畢其後漸加至天寶七載滿二百五十萬石每遞用車千八百乘自九月至正月畢天寶九載九月河南尹裴迥以遞重恐傷牛於是又以遞場為交場兩遞簡擇近水處為宿場天寶十載九月相州刺史李南金又上表曰臣以舊籍天下水陸估價車乘有綱運各令官兵提巡共五十萬大率大歷之後以水陸運使兼防押四十萬石各押入關

鹽鐵茶

鹽筴之利管子言之盡矣其所以相桓公霸齊鹽筴之利也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工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牢盆者煮鹽之器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羡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釱音徒計反足鉗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主煮

鑄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價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彊之家得管山海之利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

尚猶柙而藏之况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民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亦可見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於是丞相奏曰賢良之士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内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庶民休息孝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官自可鬻和帝即位詔曰孝武榷收鹽鐵之利以奉師旅之費中興

以來猶未能革先帝恨之故遺戒罷鹽鐵之禁縱民煮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布告天下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居弘農流民果還關中豐實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

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彊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熈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盬

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為稅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與百姓共之唐開元元年十一月左拾遺劉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廄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夷狄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民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民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作法也山海有官

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明皇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撿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

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七百五十一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六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二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十八貫遂寧府都當錢二千七百九十三貫果州都當錢九千九百八十七貫邛州都當錢三百七貫初德宗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至貞元八年鹽鐵使張滂奏出茶州縣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什稅其一自是歲得錢四十萬緡然水旱亦未嘗拯之也穆宗即位

兩鎮用兵帑藏空虛鹽鐵使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及王涯判二使置榷茶使徙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天下大怨武宗即位鹽鐵轉運崔珙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

鬻爵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

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從晉之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

為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曆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矣上從之孝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帝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以終

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戻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置以寵軍功也顔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茂陵書止十一級皆前漢之制至後漢和帝依級散其賞曰乃故制軍功也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之書不説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者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乃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令

〔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乃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以崇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然官職秏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弋獵博戲亂

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請令吏民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洪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理宮室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縕袍以示之晉武帝

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理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空虛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

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如納錢請准勑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又准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

字者加三十千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税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敎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上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内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冦内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権酤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孝昭始元末丞相車千秋

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貢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卒開一壚以賣壚謂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雠五十釀為准一釀用麤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

酨灰炭酨（酨酢醬也　酨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於是置命士督五均六斡而入愈病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歷六年二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市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算緡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筭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文出二十為筭也詩云維絲伊緡軺小車也諸賈人末作貰貸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人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率緡錢二千而筭一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筭也諸作有租及鑄以手力所作而賣也率緡錢四千而筭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筭比例也身非為吏之

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亦有軺車皆令之出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十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

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筭緡之類

雜税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筭商車太初四年冬行回中從弘農都尉治武關税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今省之所謂租六畜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宫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

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予人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伎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謁舍若今客館）皆各自占所為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一切稅吏民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南宮災中常侍張

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稅十錢以治宫室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有之家資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闗

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
夫訂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一限堅完
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
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自
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
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
類出津者並十分税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
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税斂既重時甚患之後魏明帝孝

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後主大悦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遊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為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

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及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銳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觀察使多率税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其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數税之自是商旅無利多失業矣上元中勑江淮堰埭商旅牽船過處準斛㪷納錢謂之埭程大歴初諸州府應税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手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兵馬事緣上元十一年冬人民失業之後又其非北寇未平之日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文充大計錢

平準均輸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吏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屬有平準令元封元年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之貨物貴

則責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後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瑤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京故曰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奏

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令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平糴　常平　義倉

漢宣帝時數歲豐穰穀石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

賜壽昌爵關内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
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
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四年乃立常平倉豐
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
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
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
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
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

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未盡施行人賴之矣齊武帝永明元年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蓄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治建業今江寧縣也南徐州二百萬南徐州治京口各於郡所市糴南荊河州二百萬南荊河州治壽春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

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治汝南今義陽郡是也西荊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荊河州治歷陽南兗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治廣陵雍州五百萬市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秘書丞李彪上奏曰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收

内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民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戸口數得一年之糧適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齊制每歲人出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糴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糴貯後周文帝創置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

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在人閒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

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之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十一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貞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之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米未實

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為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其見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税各納所在為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

各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石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為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伍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

寶八載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内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一十四萬八千一百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

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內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三千五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石

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劒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内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一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

隴右道三十萬三十四石

劒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二百七十石
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關内道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劒南道七萬七百四十石

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

江南道闕

通志卷六十二

通志卷六十三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文略第一

經類第一

易 書 詩 春秋 國語 孝經 論語 爾雅 經解

易

古易 石經 章句 傳 注 集注 義疏 論說 類例 譜 考正 數 圖 音 讖緯 擬易

連山十卷 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歸藏十卷 商易晉薛貞注 三皇太古書

三卷柴霖傳
連山亡矣歸藏唐有司馬膺注十三卷今亦亡隋有
薛貞注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而已
言占筮事其辭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
之往往連山所以亡者復過於此矣獨不知後之人
能為此文乎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周易
較商易則周商之文質可知也以商易較夏易則商
夏之文質又可知也三易皆始乎八而成乎六十四

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備也但法之所立數之所起皆不相為用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誠以人事代謝星紀推移一代二代漸繁漸文又何必近耳目而信諸遠耳目而疑諸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犧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黄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

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為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比陽之民家世疑偽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為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況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然則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為異事也

右古易三部十六卷

石經周易十卷　今字石經易篆三卷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

按石經之學始於蔡邕始也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為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得

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

右石經三部十四卷

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 周易十卷漢曲臺長孟喜章句隋八卷唐十卷 周易四卷漢費直章句費氏之學出於民間不列學官至唐其書始出 周易十卷漢南郡太守馬融章句 周易五卷漢荆州牧劉表章句 周易十卷漢司空荀爽章句

右章句六部四十九卷

周易傳二卷卜子夏 易傳三卷漢京房傳吳陸績注 周易傳一卷後魏

關朗撰唐趙蕤注 周易傳三卷 唐陸希聲去彖象而自為辭亦自注 周易外傳二十二卷 高定撰 周易言象外傳十卷 宋朝王洙撰

右傳 注附六部四十一卷

周易十卷 後漢大司農鄭元注隋九卷唐十卷 周易十卷 漢宋忠 周易十卷 魏將軍王肅 周易十卷 魏大司農董遇 周易七卷 魏尚書郎王弼 周易十卷 吳太常姚信 周易九卷 吳侍御史虞翻 周易十三卷 吳陸績 周易十卷 魏散騎常侍荀煇 周易十卷 晉散騎常侍干寶 周易十卷 蜀才 周易十卷 晉儒林從事黄穎注梁十卷隋四卷唐復十卷 周易十卷 後魏司徒崔浩 周易七卷 姚規

周易十三卷崔覲周易十卷梁處士何胤周易十卷盧氏周易十四卷傅氏周易十卷王文元周易十卷王凱沖周易十卷任希古符祥注十卷宋朝龍昌期周易六卷劉牧周易十卷張褋光補注三卷皇甫謐繫辭二卷晉桓元注繫辭二卷晉西中郎將謝万繫辭二卷晉太常韓康伯繫辭二卷梁太中大夫宋褰繫辭二卷荀柔之繫辭二卷荀諝

右注三十一部二百五十四卷

集解周易十卷馬鄭二王四家集注周易十卷荀爽九家集二王注

十卷楊氏 集解周易十卷張璠 集注周易十七卷唐李鼎祚 集注周易一百卷唐元載 集注繫辭二卷隋志 周易會釋記二十卷偽吳僧陸希覺

右集注八部一百七十九卷

周易義疏二十卷宋明帝集羣臣講 周易講疏二十卷張該等羣臣講 周易講疏三十五卷梁武帝 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都 周易義疏十四卷梁都官尚書蕭子政 周易講疏三十卷陳諮議參軍張譏 周易義疏十六卷陳尚書左僕射周弘正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

卷梁蕃周易講疏十三卷國子祭酒何妥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四
卷陸德明周易新傳疏十卷陰弘道周易王道小疏十卷
周易廣疏三十六卷勾微乾坤義疏一卷劉瓛周易大義二
十一卷梁武帝周易證義疏二十卷宋朝范諤昌周易正義十
四卷唐孔穎達會通正義三十二卷縱康乂周易新注本義十
四卷唐薛仁貴正義補闕七卷四庫書目周易甘棠正義三十卷
五代任貞一繫辭義疏二卷劉瓛周易口義二十卷宋朝胡瑗繫辭
義疏一卷梁武帝繫辭義疏二卷梁蕭子政

右義疏二十五部四百二十八卷

周易論十卷齊中書郎周顒周易論四卷范氏略論一卷張璠周易論三卷唐僧一行周易論一卷應吉甫周易論三十三卷宋朝王昭素周易論十卷陳皐周易窮微論一卷王鄴周易盡神論一卷晉司空鍾會通易象論三卷晉尚書郎欒肇大衍論三卷唐明皇通易象論一卷宣聘通易論一卷晉荊州刺史宋岱周易卦序論一卷晉司徒右長史楊乂統略論三卷晉少府卿鄒湛二阮難答論二卷阮長成阮仲容卦德統論一卷劉牧制器尚象論一卷陳希亮易卦正

名論一卷劉不疑　廣論一卷　又大義疑問二十卷　周易大義一卷　又周易發義一卷　周易開題義十卷　梁蕃　周易大義二卷陸德明　周易幾義一卷梁南平王蕭偉　周易異議論十卷劉遵　周易外義三卷　周易義六卷魏徵撰唐志無　易義五卷盧行超　易說精義三卷四庫書目　周易括囊大義十卷四庫書目　易義八卷皇甫俶　易義十卷聲偶先生黃晞　易義一卷黃通　易義二卷李貴　易義一卷周孟陽　周易義略九卷張簡　周易問二十卷　周易問難二卷王氏撰　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晉顧

夷等義決一卷唐藝文志文義一卷干寶大衍義一卷李覺繫辭義二卷蕭子政周易新義上下二卷沈季長易義二卷葉子長周易釋序義三卷梁蕃周易元品二卷周易發揮五卷唐王勃周易物象釋疑一卷唐東鄉助易忘象三卷崔良佐周易元統一卷白雲子述周易聖斷七卷鮮于侁周易流演五卷周易發題一卷張元周易明疑録一卷周易啟元一卷張元周易啟源十卷蔡黄成辨劉牧易一卷陳希亮王劉易辨二卷宋咸易旨歸議一卷周易元談六卷周易要削三

卷　周易釋疑一卷　周易元悟三卷　周易文言一
卷　周易髓十卷郭璞　周易意學十卷陸秉　周易意蘊一卷
徐庸　周易卦斷一卷邱鑄　周易口訣六卷唐魏鄭公　周易口訣六
卷王錡　周易口訣六卷史之證　周易口訣七卷陸太易　周易微
旨三卷陸希聲　周易隱訣一卷　周易精微三卷皇甫泌　周
易析微通說三十卷楚泰　易筌一卷阮逸　周易質疑卜傳三
十卷楚泰　易訓三卷宋咸　周易明文十卷郭思永　周易析蘊一
卷孫坦　易箱精義二卷　周易通神二卷　周易精微三

卷周鎮窮理盡性經一卷　周易義證總要二卷　周易絶筆書四卷龍昌期　周易發隱二十卷陳良獻　易書一百五十卷唐裴通

右論說九十二部五百八十八卷

周易統例十卷崔覲　周易畧例一卷王弼　周易畧例義一卷黄黎獻　畧例疏一卷莊道名　畧例一卷桂詢　周易編例十卷

周易義類三卷顧棠　經類一卷　卦類一卷　類纂一卷

右類例十部三十卷

周易譜一卷隋志 畧譜一卷袁宏 周易譜一卷沈熊

右譜三部三卷

周易舉正三卷唐郭京 周易證墜簡二卷范諤昌 先儒遺事一卷劉牧一作陳純臣

右考正三部六卷

周易卦象數旨一卷東晉李顒 揲蓍法一卷不爲子 易數一卷陳高

右數三部三卷

大衍元圖一卷唐僧一行 鈎隱圖三卷劉牧 續鈎隱圖一卷黄黎獻 周易稽頤圖三卷荆州田家書目 龍圖一卷 河圖洛書解一卷沈濟 伏羲俯仰畫卦圖一卷彭汝礪 周易乾生歸一圖十卷彭汝礪 荆定易圖一卷 八卦小成圖一卷

右圖十部二十三卷

周易音一卷東晉尚書郎李軌 周易音一卷范氏 周易并注音七卷唐陸德明 雜音三卷唐志 周易釋音一卷陸德明

右音五部十三卷

乾坤鑿度二卷伏戲文黃帝演倉頡修注乾鑿度二卷鄭玄注易緯稽

覽圖七卷鄭玄注京房易鈔一卷

右讖緯四部十二卷

太玄經九卷揚雄撰宋衷注太玄經十卷陸績宋衷注太玄經十卷

蔡文部注太玄經十二卷陸績注太玄經十四卷虞翻注太玄經

十二卷范望注太玄經講疏四十六卷章察注太玄經發隱三

卷章察說玄一卷王涯玄顧一卷太玄經六卷王涯注太玄

經十卷宋維翰注太玄經十卷林瑀注太玄經傳三卷杜元頡撰太

玄經疏十八卷郭元亨　演玄十卷陳漸　補正太玄經十卷范諤

昌　太玄經釋文一卷林瑀　太玄經手音一卷程貴　太玄音訓

一卷馮元　太玄圖一卷林共　元圖發微三卷　太玄正義一

卷孫冑　太玄叩鍵一卷　通元十卷晉王長文　洞極真經一卷

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蘇源明傳李江注　太易十五卷唐張志和撰　潛虛

一卷司馬溫公作擬太玄

右擬易二十九部二百三十一卷

凡易十六種二百四十一部一千八百九十卷

書　古文經　石經　章句　傳　注　集注　義疏　問難　義訓　小學　逸篇　圖　音　續書　讖緯　逸書

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古文尚書九卷鄭玄注

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為之注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

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於理無礙亦足矣明
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
古義尤多臣於是考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
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違曰書考迨武
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

古文尚書舜典一卷 晉豫章太守范甯注

按百篇之書莫大於二典而舜典自永嘉後失孔氏
所傳故范甯為之解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

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安國之所注也或言王肅注耳隋志作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

古文大義二十卷任孝恭　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右古文經五部四十六卷

今字石經鄭元尚書八卷　今字石經尚書本五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見隋志　三字石經尚書九卷

右石經四部二十八卷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右章句三部八十九卷

伏生大傳三卷鄭玄注 今字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按隋志十四卷 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劉向 五行傳記一篇漢許商 洪範外傳十卷唐穆元休 洪範傳一卷曾致

右傳六部三十九卷

尚書十一卷馬融 尚書十一卷王肅 尚書十五卷晉祠部郎謝沈 尚書十卷范甯 尚書十卷王元度

右注五部五十七卷

集解尚書十一卷李顒　集釋尚書十一卷宋給事中姜道盛

尚書會解十三卷四庫書目

右集注三部三十五卷

尚書大義二十卷梁武帝　尚書述義二十卷隋國子助教劉炫　尚書正義二十卷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　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甝

尚書義疏三十卷梁司徒蔡大寶　尚書義疏七卷隋志　尚書疏二十卷顧彪　尚書義疏三十卷隋劉焯　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巢猗

右義疏九部一百六十七卷

尚書駮議五卷王肅 尚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 尚書百問一卷齊太學博士顧歡 尚書百釋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猗 尚書釋問一卷虞氏 尚書釋問四卷鄭玄注 尚書紏繆十卷王元感

右問難七部二十八卷

尚書義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猗 尚書義三卷隋劉先生 尚書釋義四卷伊說 尚書新釋二卷李顒 尚書義注三卷呂文優 尚書文外義一卷顧彪 尚書閏義一卷 尚書大義二卷吳致 尚書暢訓一卷漢伏勝 百篇義一卷劉炫 畧義三卷劉炫 尚書孔目一卷劉炫

尚書義宗三卷　尚書闕言三卷黃君俞　畧義一卷樂敦逸
書義十述一卷孫覺　洪範口義一卷胡瑗　尚書斷章十三卷成伯璵

右義訓十八部四十七卷

古文尚書一卷　尚書要記名數一卷

右小學二部二卷

尚書七篇序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　尚書逸篇二卷　尚書逸篇三卷徐邈注

右逸篇 三部六卷

河圖傳一卷 李西平 尚書治要圖一卷

右圖 二部二卷

古文尚書音一卷 徐邈 今文尚書音一卷 顧彪 音義四卷 王儉

古文尚書釋文十三卷

右音 四部十九卷

續尚書 唐陳正卿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議論成書開元末上之卷七 續尚書三卷 本朝韓氏 尚書演範 唐崔良佐撰卷七

右續書三部三卷餘卷亡

尚書緯三卷鄭玄注　尚書中候五卷鄭玄注

右讖緯二部八卷

周書七十一篇顔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誓誥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存四十五篇

汲冢周書十卷　汲冢周書八卷孔晁注　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

右逸書四部二十二卷七十一篇

凡書十六種八十部五百九十八卷七十一篇

詩 石經 故訓 傳 注 義疏 問辨 統說 譜 名物 圖 音 緯學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隋志 今字石經毛詩三卷

右石經 二部 九卷

魯故訓二十五卷 漢魯申公 齊后氏故訓二十卷 漢齊后蒼 齊孫氏故訓二十七卷 韓故訓三十六卷 漢常山太傅韓嬰 毛詩故訓二十卷 漢河間太守毛萇撰鄭玄箋

按詩舊惟魯齊韓三家魯申公齊轅固燕韓嬰也終於後漢惟此三家並立學官漢初又有趙人毛萇者

自言其詩傳自子夏蓋本論語起予者商之言也河間獻王雖好之而漢世不以立學官毛公嘗為北海相其詩傳於北海鄭玄北海人故為之箋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鄭玄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臣為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右故訓五部一百二十八卷

韓嬰傳二十二卷韓氏章句 毛萇傳十卷 韓詩內傳四卷

韓詩外傳十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

十八卷

按后孫之傳其亡已久必不可得今存其名使學者

知傳注之門戶也今之學者專溺毛氏由其不知有

他之故

右傳六部一百一十三卷

毛詩二十卷王肅注　毛詩二十卷葉遵注　毛詩二十卷王元度注

石經毛詩二十卷蜀本　毛詩集注二十四卷梁桂州刺史崔靈恩　周詩集解二十卷宋朝丘鑄注只取序中第一句以為子夏作後句則削之

右注集注附六部一百二十四卷

毛詩大義十一卷梁武帝　毛詩大義三卷蘇子才　毛詩正義四十卷唐孔穎達等　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　毛詩義疏二十八卷梁常侍沈重　毛詩述義四十卷隋劉炫　毛詩章句義疏四十卷魯世達　毛詩小疏二十卷崇文館目　毛詩釋義十卷晉祠部郎謝沈

毛詩纂義十卷許叔牙　張氏義疏五卷　毛詩義方二十卷林洪範　毛詩折衷義二十卷劉宇

右義疏十三部二百六十七卷

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公幹　毛詩義駁八卷王肅　毛詩駁五卷魏司空王基隋志一卷　毛詩異同評十卷晉孫毓　難孫氏毛詩評四卷晉陳統　毛詩辨異三卷晉楊乂　毛詩異義二卷楊乂　問難二卷唐藝文志　毛詩雜答問五卷葉昭宋育等　雜義難十卷唐藝文志　箋傳辨誤八卷周式　毛詩餘辨四卷　毛詩釋疑一卷

毛詩正論十卷劉孝孫

右問辨十四部八十二卷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 毛詩奏事一卷王肅 毛詩拾遺一卷郭璞 毛詩解序義一卷顧歡等 毛詩序義二卷宋通直郎雷次宗 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炫 毛詩發題序義一卷梁武帝 毛詩序義疏一卷劉瓛等 毛詩誼府三卷後魏元延明 毛詩表隱二卷晉陳統 毛詩指説一卷唐成伯璵 毛詩斷章二卷 毛詩章疏二卷 毛詩題綱一卷 毛詩元談一卷 毛詩别録一卷張郃

毛鄭詩學十卷　毛詩外義二卷宋咸　毛詩重文說七卷

判篇二卷劉泉　別集正義一卷　毛詩正記一卷　詩統解序一卷　關言二十三卷黃君俞　毛詩十五國解一卷吳申

右統說二十五部七十九卷

毛詩譜三卷鄭玄撰　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　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　謝氏毛詩譜鈔一卷　詩譜補闕三卷歐陽修

右譜五部十二卷

草木鳥獸魚蟲疏二卷吳陸璣 毛詩名物解十卷 毛詩
物性八卷
右名物三部二十卷
毛詩圖三卷 毛詩孔子圖經十二卷 毛詩古聖賢
圖二卷三書並蕭梁人作已亡 毛詩草木魚蟲圖二十卷唐藝文志 小
戎圖二卷
右圖五部三十九卷
毛詩箋音證十卷後魏太常劉芳 毛詩音十六卷梁徐邈等撰 毛詩

音二卷徐邈撰

按徐氏音今雖亡然陸音所引多本於此

毛詩并注音八卷隋祕書學士魯世達撰按唐志有魯世達音義二卷鄭元等諸

家音十五卷

右音五部五十一卷

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

右緯學一部十八卷

凡詩十二種九十部九百四十二卷

春秋

經 五家傳注 三傳義疏 傳論 序 條例 圖 文辭 地理 世譜 卦繇 音 讖緯

春秋經十一卷 吴衛將軍士燮注

春秋經十二卷

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 漢侍中賈逵章句

三傳經解十一卷 胡訥集撰

春秋加減一卷

三傳經字異同一卷 丁副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

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

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

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

為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

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

此辨之了無滯礙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

備見周之憲章

右經八部六十卷

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

卷　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服虔春秋左氏傳三十卷王肅春秋左氏經傳章句三十卷董遇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八卷孫毓春秋左氏傳十二卷魏司徒王朗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杜預

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

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苟為文言多而經旨不見文言簡而經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者皆非箋釋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為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

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顔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歷地理當其顔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歷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顔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星歷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顔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濶略焉此為

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春秋左氏注十卷杜服二氏王元度注左傳卷亡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何休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王愆期春秋公羊傳十二卷高龔春秋公羊集解十四卷孔衍春秋公羊傳五卷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吳唐固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魏平樂太守麋信穀梁傳十卷晉堂邑太守張

靖春秋穀梁傳十六卷程闡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徐邈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春秋穀梁傳五卷孔君指訓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四卷殘缺張程孫劉四家集解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晉給事郎徐乾春秋鄒氏傳十一卷　春秋夾氏傳十一卷

鄒夾傳雖亡今取而備之以見五家之所始

右五家傳注二十三部四百五十一卷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唐志二十七卷王元

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　春秋義略三十卷（陳右軍將軍張冲）春秋左氏義略八卷　春秋左氏傳立義十卷（崔靈恩）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左氏鈔十卷　春秋義函傳十六卷（干寶隋志作春秋左氏函傳十五卷）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孔穎達）左氏義疏六十卷（徐文遠）春秋精義三十卷　春秋公羊疏十二卷（見隋志）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春秋穀梁傳義十卷（徐邈）春秋穀梁疏十二卷（唐楊士勛）

右三傳義疏（十五部三百三十九卷）

春秋釋訓一卷賈逵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賈逵春秋決疑論一卷左氏膏肓十卷何休穀梁廢疾三卷何休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駁何氏漢議二卷鄭玄駁何氏漢議敘一卷春秋左氏膏肓釋痾一卷服虔駁何氏漢議十一卷服虔理何氏漢議二卷魏麋信春秋議十卷何休春秋成長說九卷服虔春秋左氏達義一卷漢司徒掾王肦春秋塞難三卷服虔春秋說要十卷麋信春秋左傳評二卷杜預左

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春秋叢林十二卷李謐春秋左氏區別三十卷宋尚書郎何始真春秋義林一卷春秋五辨一卷梁博士沈宏春秋辨證六卷春秋百通十卷王述之春秋申先儒傳論十卷崔靈恩春秋左氏經傳解四卷王述之徐邈答春秋穀梁義三卷春秋經傳解六卷崔靈恩薄叔元問穀梁義二卷春秋公羊穀梁集傳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賈逵春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春秋經合三傳

通論十卷潘叔度　春秋成奪十卷潘叔度　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以上見隋志　左氏釋滯十卷殷興　經傳解六卷沈宏　傳經解六卷崔靈恩　攻昧十二卷劉炫　規過三卷劉炫　難答論一卷王愆期

荀爽徐欽答問五卷　公羊違義三卷劉寔　蕭邕問傳義三卷　三家集解十一卷劉兆　公穀二傳評三卷江熙　春秋二傳異同十二卷李鉉　雜義難五卷　左氏杜預評二卷

春秋纂要四十卷高重　三傳旨要十五卷劉軻　春秋振滯二十卷王元感　春秋通一卷韓滉　春秋指掌十五卷李瑾　春秋

指元十卷張傑　左氏釋疑七卷裴安時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陳岳　春秋義鑑三十卷郭翔撰以上見唐志　集傳春秋微旨三卷唐陸淳　集傳春秋辨疑七卷陸淳　左傳引帖斷義七卷偽蜀蹇遵品　春秋龜鑑一卷　春秋纂要十卷偽唐姜虔嗣　春秋集傳十五卷宋朝王沿　春秋纂類義統十卷　春秋原要二卷王曉　春秋三傳雜評十卷　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二卷陸淳　春秋先儒異同三卷李鉉　春秋義囊七卷　春秋要論五卷馬吉撰　春秋會元十二卷鄭昭慶　三傳集義三十卷李堯俞　左

氏鼓吹一卷 吳元緒 春秋異義解十二卷 王哲 春秋通義十二卷 王哲 皇綱論五卷 王哲 春秋左氏傳鑑三卷 春秋摘微一卷 盧仝 春秋經社十二卷 春秋闡言十二卷 黃君俞 春秋義二十卷 王棐 春秋本旨四卷 何涉 春秋碎玉一卷 唐李瑾 春秋索隱五卷 陳洙 春秋經社要義六卷 孫覺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 孫復 春秋總論三卷 孫復 左氏指元十卷 楊希範 春秋會義三十卷 杜諤 春秋新義十卷 宋堂 春秋義略十四卷 董敦逸 春秋要義三十卷 胡瑗 春秋口義二十卷 胡瑗 春秋

正論三卷龍昌期　春秋復道論十五卷龍昌期　春秋意十五卷皮元　春秋褒貶志五卷劉夔　春秋折衷義十一卷吳孜　三傳元談一卷

右傳論一百四部九百三十六卷

劉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　春秋序論二卷干寶撰　春秋序一卷賀道養注　春秋序一卷崔靈恩撰　春秋序一卷田元休注　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　春秋序義疏二卷　春秋公羊解序一卷鮮于公撰

右序八部十卷

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聘士穎容 左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衆 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 春秋條例十一卷晉太尉劉寔 春秋經例十一卷晉方範 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 春秋義例十卷 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梁簡文帝 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春秋公羊諡例一卷何休 公羊傳條例一卷何休 穀梁傳例一卷范甯 牒例章句九卷鄭衆 春秋經傳説例疑隱一卷梁吳略 申先儒傳例一卷 三傳總例二十卷韋表微 李氏三

傳異同例十三卷　集傳春秋纂例十卷陸質　春秋通例三卷陸希聲　公穀總例十卷成元　春秋總例十二卷周希聖　春秋統例二十卷宋朏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丁副　春秋雜體例一卷

右條例二十四部二百三十五卷

春秋左氏圖十卷梁簡文帝　春秋圖七卷漢嚴彭祖　春秋圖五卷唐張傑　春秋手鑑圖一卷　春秋圖鑑五卷　春秋明例隱括圖一卷王哲

右圖六部二十九卷

春秋大夫辭三卷　春秋嘉語六卷以上見隋志　春秋文苑六卷梁沈宏　春秋辭苑五卷

右文辭四部二十卷

春秋盟會地圖一卷漢嚴彭祖　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客京相璠等撰　春秋諸國錄　春秋釋例地名譜一卷杜預　春秋列國圖一卷

右地理五部六卷

春秋左氏諸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啟期 春秋世譜七卷
帝王歷紀譜二卷 演左傳謚族圖五卷 春秋名
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 小公子譜六卷杜預 春秋公子譜一
卷吳楊蘊 春秋世次圖四卷鄭壽 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馮繼
先 春秋諸臣傳三十卷鄭昂 春秋列國諸臣贊傳五十一
卷王當 春秋括甲子 春秋十二國年歷一卷 春秋機
要一卷 春秋宗族名謚譜五卷 春秋國君名例一
卷 春秋謚族譜一卷

右世譜十七部一百三十五卷

師春二卷　魯史春秋卦名一卷

右卦繇二部三卷

春秋左傳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　左傳音三卷李軌　左傳音三卷杜預　左傳音三卷徐邈　左傳音隱一卷　左傳音三卷王元規　左傳音十二卷見唐志　左傳音三卷徐文遠　春秋音義六卷陸德明　公羊音二卷王儉　又一卷陸德明　穀梁音一卷孫邈　又一卷陸德明

右音十三部四十二卷

春秋災異十五卷郗萌撰　春秋災異應錄五卷　春秋緯三十卷宋均注　春秋內事四卷　春秋包命二卷　春秋祕事十一卷

右讖緯六部六十七卷

凡春秋十三種二百四十六部二千三百三十三卷

春秋外傳國語

注解　章句　非駮　音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賈逵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虞翻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二卷 韋昭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卷 晉五經博士孔晁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唐固

右注解五部一百四卷

春秋外傳章句二十二卷 王肅

右章句一部二十二卷

非國語二卷 柳宗元

右非駮一部二卷

國語補音三卷宋庠

國語音略一卷

石音二部四卷

凡國語四種九部一百三十二卷

孝經古文注解　義疏　音　廣義　讖緯

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亡逸今疑非古本

古文孝經旨解一卷司馬温公

秦人焚書孝經為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蒼諫議大

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缺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為二十二章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之注又有鄭氏注或云鄭玄非也其義與鄭玄所注餘書不同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

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于人間漸聞之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儒生諠諠皆云炫自作之非孔氏舊本也

右古文二部二卷

孝經一卷鄭氏注　孝經一卷王肅　孝經一卷劉邵　孝經一卷韋昭

孝經一卷孫熙　孝經一卷蘇林　孝經一卷謝万　孝經一卷虞盤佐

孝經一卷孔光　孝經一卷殷仲文　孝經一卷殷叔道　孝經一卷釋慧琳

孝經一卷唐明皇　孝經一卷袁克巳　孝經一卷尹知章　孝

經一卷王元感　孝經嘿注一卷徐整　集議孝經一卷荀勗　集議
孝經一卷晉東陽太守袁敬仲　孝經集解一卷
右注解二十部二十卷
孝經義疏十八卷梁武帝　孝經義疏一卷趙景韶　孝經義疏
三卷皇侃　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　孝經義一卷　古文孝經
述義五卷劉炫　孝經義一卷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　孝經敬愛義
一卷蕭子顯　孝經私記四卷　孝經私記二卷周弘正　宋大
明中皇太子講義疏二卷何約之　孝經發題四卷太史叔明　孝

經新義十卷任希古　御注孝經二卷元行沖　孝經疏五卷賈公彥　孝經指要一卷李嗣真　孝經義疏孔穎達卷亡　孝經正義三卷宋朝邢昺　孝經簡疏一卷張崇文　孝經疏一卷蘇彬　孝經講疏一卷任希古

右義疏二十一部七十二卷

孝經釋文一卷陸德明

右音一部一卷

演孝經十二卷張士儒　廣孝經十卷徐浩　國語孝經一卷魏氏

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國人

右廣義 三部二十三卷

孝經勾命決六卷 宋均注 孝經援神契七卷 宋均注 孝經内事一卷 孝經緯五卷 宋均注 孝經雜緯十卷 宋均注 孝經元命包一卷 孝經古祕援神二卷 孝經左右握二卷 孝經左右契圖二卷 孝經雌雄圖三卷 孝經分野圖一卷 孝經内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 口授圖一卷 應瑞圖一卷

讖緯之學起於前漢及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為其學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獨非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隋煬帝發使四方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為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有其學至唐惟餘書易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詩二緯共九緯書而已

右讖緯十四部四十三卷

凡孝經六種六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

論語 古論語 石經 注解 章句 義疏 論難 辨正 名氏 音釋 讖緯 續語

古文論語十卷 鄭玄注 古論語義注譜一卷 徐氏

右古論語二部十一卷

蔡邕今文石經論語二卷

右石經一部二卷

論語十卷 鄭玄 論語十卷 王肅 論語七卷 盧氏 論語十卷 晉著作郎

李充論語十卷梁顗論語九卷孟釐論語十卷袁喬論語十卷尹毅論語十卷張氏論語十卷韓愈集解論語十卷何晏集注論語六卷衛瓘論語集義八卷晉尚書左中兵郎崔豹集解論語十卷晉兗州別駕江熙盈氏集義十卷集解論語十卷晉孫綽續注論語十卷史辟原贊鄭玄注十卷虞喜補衛瓘注十卷宋明帝

右注解十九部百八十卷

論語章句二十卷劉炫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徐孝克

右章句二部二十五卷

論語別義十卷范廙論語義疏十卷褚仲都論語義疏十卷梁皇侃論語大義解十卷崔豹論語述義十卷劉炫論語義疏八卷論語義疏二卷張冲論語述義二十卷戴詵雜義十三卷別義十卷論語正義十卷宋朝邢昺論語展掌疏十卷

右義疏十二部一百二十三卷

論語難鄭一卷論語標指一卷司馬氏論語雜問一卷

論語體略二卷晉郭象論語旨序三卷晉繆播論語釋疑

三卷王弼論語釋一卷張憑論語釋疑十卷晉欒肇論語駁三卷欒肇論語義注隱三卷　論語陳説一卷僧賛寧論語筆解二卷韓愈論語樞要十卷　論語元義二卷

右論難十四部四十三卷

論語刋誤二卷李涪論語辨十卷周式

右辨正二部十二卷

論語孔子弟子目録一卷鄭玄論語撰人名一卷　論語世譜一卷

右名氏譜三部三卷

論語音二卷徐邈論語釋文十一卷

右音釋二部十三卷

論語讖八卷

右讖緯一部八卷

孔叢子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孔志十卷梁劉被撰孔叢子釋文一卷宋咸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注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次論語十卷王勃撰

右續語七部七十一卷

凡論語十一種六十五部四百八十二卷

爾雅注解 圖 義 音 廣雅 雜爾雅 釋言 釋名 方言

爾雅三卷漢中散大夫樊光 爾雅七卷孫炎 爾雅三卷劉歆 爾雅三卷漢犍為文學中黄門李巡 爾雅五卷郭璞 集注爾雅十卷梁黄門沈璇

右注解六部三十一卷

爾雅圖十卷郭璞 爾雅圖贊二卷江瓘

右圖二部十二卷

爾雅正義十卷邢昺 爾雅兼義十卷 爾雅發題一卷

右義三部二十一卷

爾雅音八卷江瓘 爾雅音一卷孫炎 爾雅音義一卷 爾雅音略三卷郭璞 音訓二卷

右音五部十五卷

廣雅四卷魏博士張揖 廣雅音四卷隋祕書學士曹憲 博雅十卷曹憲撰避煬帝諱改曰博

右廣雅三部十八卷

小爾雅一卷楚孔鮒撰李軌注續爾雅一卷劉伯莊蜀爾雅三卷李商隱羌爾雅一卷

右雜爾雅四部六卷

釋俗語八卷劉霽稱謂五卷後周盧辨俗說三卷沈約古今訓十一卷張顯

右釋言四部十七卷二

釋名八卷劉熙辨釋名一卷韋昭

右釋名二部九卷

方言十三卷揚雄撰郭璞注　方言十四卷王浩撰　方言釋音一卷吳良輔撰　河洛語音一卷王長孫　列郡雅言一卷　國語十五卷　國語真歌十卷　國語十八傳一卷　國語御歌十一卷　國語雜文十五卷　國語物名四卷後魏侯伏侯可悉陵　國語雜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　國語號令四卷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

鮮卑語五卷　鮮卑語十卷　鮮卑號令一卷周武帝　林

邑國語一卷　雜號令一卷　辨鳩錄一卷　西蕃譯語一卷　釋梵語一卷　譯夷語錄一卷僧惟古　蕃爾雅一卷

右方言二十三部一百一十六卷

凡爾雅九種五十二部二百五十五卷

經解諡法

五經通義九卷劉向　白虎通六卷班固等　五經異義十卷許慎

五經然否論五卷晉散騎常侍譙周　五經鉤沉十卷晉楊芳　五經

大義三卷戴逵 五經咨疑八卷周楊思 五經異同評一卷賀瑒 五經大義十卷後周樊文深 經典大義十二卷沈文阿 五經大義五卷何妥 五經通義八卷劉炫 五經要義五卷雷氏 五經正名十二卷劉炫 五經析疑二十八卷邯鄲綽 五經宗略二十三卷元延明 五經雜義六卷孫暢之 長春義記一百卷梁簡文帝 遊元桂林二十卷張譏 六經通數十卷梁舍人鮑泉 七經義綱略三十卷樊文深 七經論三卷樊文深 質疑五卷樊文深 經典元儒大義序錄十卷沈文阿 六藝論一卷鄭玄 聖證論十二

卷王肅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鄭記六卷鄭玄弟子五經對訣四
卷趙英五經要略顏真卿六說五卷劉迅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劉貺五經微旨十四卷張鎰九經師授譜一卷韋表微微言集
注四卷袁僑卿經傳要略十卷高重經史釋題二卷唐李肇授
經圖三卷　九經餘義一百卷宋朝處士黃敏演聖通論三十
六卷胡旦辨經正義七卷張沂兼明書五卷邱光庭五經要旨
五十卷齊唐九經類義二卷　九經抄二卷　九經要抄
一卷　敘元要抄一卷　九經釋難五卷　九經演義

十卷　九經音九卷　經典質疑六卷胡順之　詩樂說三卷　羣經索隱三十卷　七經小傳五卷劉敞　經傳發隱七卷李景陽　刋謬正俗八卷顏師古　經典釋文序錄一卷陸德明

石經解五十八部七百四十四卷

周公謚法一卷　春秋謚法一卷　謚法三卷劉熙　謚例十卷特進中軍將軍沈約　魏晉謚議十三卷何晏　謚法五卷梁太府卿賀瑒

續今古謚法十四卷唐王彥威　君臣謚議一卷虞世南　謚議五

卷蘇洵

汝南君謚議二卷見隋志

諱行錄一卷見唐志

右謚法十一部五十六卷

凡經解二種六十九部八百卷

通志卷六十三

通志卷六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文略第二

禮類第二

周官　儀禮　喪服　禮記　月令　會禮　儀注

周官

傳注　義疏　論難　義類　音　圖

周官禮十二卷馬融傳　周官禮十二卷鄭玄注　周官禮十二卷王肅注　周官禮十二卷伊説注唐有十卷　周官禮十二卷干寶注

周官禮集注二十卷 崔靈恩

按漢有李氏得周官以為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求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

右傳注六部八十卷

周官禮義疏四十卷 沈重

周禮疏五十卷 唐賈公彥

周禮闕言

十二卷黄君俞

右義疏三部百二卷

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晉司空長史陳劭 周官論評十二卷傅玄

周官禮駁難四卷孫略 周官駁難五卷孫琦問干寶駁虞喜撰 周禮

義決三卷唐王元度

右論難五部三十六卷

緱氏要鈔六卷 周官寧朔新書八卷司馬伷 周官分職

四卷 周官致太平論十卷李泰伯撰

右義類四部二十八卷

禮音三卷劉昌宗

周官音訓三鄭異同辨二卷王曉

右音二部五卷

周官禮圖十四卷隋經籍志

右圖一部十四卷

凡周官六種二十一部二百六十五卷

按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周官則是

儀禮石經 注 疏 音

一字石經儀禮九卷隋志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右石經二部十三卷

儀禮十七卷鄭玄注 儀禮十七卷王肅注 儀禮一卷袁準注 儀禮一卷孔倫注 儀禮一卷陳詮注 儀禮二卷蔡超宗注 儀禮二卷田僧紹注

按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又得穰苴兵法及明

堂陰陽之記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是知禮記出於儀禮三家出於高堂也

右注七部四十一卷

儀禮義疏二卷　儀禮義疏六卷　儀禮疏五十卷唐賈公彥

右疏 三部五十八卷

儀禮音二卷 鄭玄 儀禮音二卷 王肅 儀禮音二卷 李軌劉昌宗

右音 三部六卷

凡儀禮四種十五部一百十八卷

喪服 傳注 集注 義疏 記要 問難 儀注 譜 圖 五服圖儀

喪服經傳一卷 馬融 喪服經傳一卷 鄭元 喪服經傳一卷 王肅

喪服經傳一卷 晉給事中袁準 略注喪服經傳一卷 雷次宗 喪服經傳一卷 陳銓 喪服傳一卷 梁裴子野

右傳注七部七卷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晉孔倫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宋裴松之集注喪服經傳二卷宋蔡超宗集注喪服經傳二卷齊田僧紹

右集注四部六卷

喪服義疏二卷梁五經博士賀瑒喪服經傳義疏一卷梁何佟之喪服經傳義疏四卷沈文阿喪服文句義疏十卷陳皇侃喪服義十卷陳謝嶠喪服義鈔三卷

右義疏六部三十卷

喪服要記一卷王肅喪服要記一卷蜀蔣琬喪服要記十卷賀循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逸喪服記十卷王氏喪服古今集記三卷齊太尉王儉喪服要記五卷庾蔚之喪服正要二卷孟詵喪服要集二卷杜預喪服五要一卷嚴氏撰喪服要略一卷晉博士環濟喪服要略二卷喪服制要一卷徐氏喪服義鈔三卷喪服鈔三卷王隆伯喪服變除一卷藏德喪服變除一卷葛洪喪服加減一卷

右記要十八部五十八卷

喪服答要難一卷袁析 駁喪服經傳一卷卜氏傳 喪服疑問一卷樊氏 喪服要問一卷 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皇侃 喪服發題二卷沈文阿 論喪服決一卷 喪服極議一卷殷价

右問難八部二十一卷

喪服儀一卷晉衛瓘 新定喪禮一卷漢劉表 凶禮一卷晉廣陵相孔衍 陳雜儀注凶儀禮十三卷 凶儀一卷鄭珣瑜 雜凶禮四十二卷 梁皇帝崩凶儀十一卷 梁皇太子喪禮五卷 梁王侯以下凶禮九卷 士喪禮儀注十四卷

梁天子喪禮七卷　又五卷　梁大行皇帝皇后崩儀注一卷　梁太子妃薨凶儀注九卷　喪服假寧制三卷　梁諸侯世子卒凶儀注九卷　梁陳大行皇帝崩儀注八卷　陳皇太子妃薨儀注四卷　陳諸帝后崩儀注五卷　陳皇太后崩儀注四卷　唐葬王播儀一卷　北齊皇太后喪禮十卷　喪儀纂要九卷張戩　喪服治禮儀注九卷何胤　晉修復山陵故事五卷車灌撰

右儀注二十五部一百八十七卷

喪服譜一卷鄭玄注　喪服譜一卷晉蔡謨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　喪服譜一卷麗景昭

右譜四部四卷

喪服圖一卷王儉　喪服圖一卷賀遊　喪服圖一卷崔逸　喪服禮圖一卷　喪服君臣圖一卷　喪服圖一卷崔游　喪服天子諸侯圖一卷

右圖七部七卷

五服略例一卷　喪禮五服七卷袁憲　五服制度一卷

五服圖張薦撰卷亡 五服圖十卷仲子陵 五服志三卷 南齊

五服制一卷 五服法纂三卷 五服年月勑一卷

右五服圖儀九部二十七卷

凡喪服九種八十八部三百四十七卷

禮記大戴 小戴 義疏 書鈔 評論 名數 音義 中庸 讖緯

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傅戴德撰

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

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百

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隂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史氏記二十有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鄭玄受業於融為之注解後學惟傳鄭氏學故小戴禮行於世

右大戴一部十三卷

禮記二十卷漢戴聖撰鄭玄注禮記二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禮記三十卷王肅注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禮記十二卷葉遵注隋志作業遵禮記略解十卷庾氏

戴聖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為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

不造門謝恩戴聖為禮家之宗身為贓吏而子為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玩其言而已矣

右小戴 注附六部一百二十二卷

禮記新義疏二十卷 賀瑒

禮記義疏九十九卷 皇侃

禮記講疏四十八卷 皇侃

禮記義疏四十卷 沈重

禮記義疏三十八卷

禮記義疏四十卷 熊安生

禮記義十卷 何佟之

禮記大義十卷 梁武帝

禮記文外大義三卷 秘書學士褚暉撰

禮記義記四卷 鄭小同

禮記正義七十卷 孔穎達等

禮記正義八十卷 唐賈

公彥禮記正義十卷王方慶禮記小疏二十卷禮記精義十六卷李文叔禮記外傳四卷成伯璵撰張幼倫注禮略二卷

右義疏一十七部五百一十四卷

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司馬伷撰王懋約注禮記要鈔十卷緱氏魏徵次禮記二十卷

右書鈔三部五十卷

禮記評十卷劉儁禮記繩愆三十卷王元感禮記義證十卷劉芳禮記平要十五卷

右評論四部六十五卷

禮記名數要記三卷　禮記名義十卷　禮記外傳名數二卷　禮記含文三卷

右名數四部十八卷

禮記音義隱二卷　謝慈禮記音義隱七卷　禮記音二卷　徐爰禮記音三卷　徐邈禮記音三卷　曹耽禮記音二卷　李軌禮記音二卷　尹毅禮記字例異同一卷

右音義八部十二卷

禮記中庸傳二卷戴顒 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 禮記制旨中

庸義五卷 中庸傳一卷胡瑗

右中庸四部九卷

禮緯三卷鄭玄注 禮記默房二卷宋均注

右讖緯二部五卷

凡禮記九種四十九部八百一十八卷

月令

古月令 續月令 時令 歲時

夏小正一卷戴德撰 月令章句十二卷漢蔡邕撰 月令章句十

二卷戴顒撰　御刋定禮記月令一卷　月令疏二卷　周書月令一卷　王涯月令圖一卷

右古月令七部三十卷

崔寔四民月令一卷　孫氏千金月令三卷孫思邈撰失一卷　月令并時訓詩一卷李林甫撰　復月令奏議一卷　月令詩一卷杜仲連撰　乘輿月令十二卷裴澄　十二月纂要一卷　十二月鑑一卷任婉撰　纂要月令　保生月錄一卷韋行規撰　齊民月令一卷崇文總目　日書三卷譚融

右續月令十二部二十六卷

國朝時令一卷丁度修 國朝時令六卷賈昌朝重定 時鑑新書五卷劉安靖 四序總要四卷李彤撰 四時纂要五卷韓鄂撰 四時記二十卷薛登 王氏四時錄十二卷 四時總要十二卷李彤撰 續時令故事一卷

右時令九部六十六卷

荆楚歲時記二卷梁宗懍撰杜公瞻注 玉燭寶典十二卷杜臺卿撰 楚苑實錄一卷 金谷園記一卷唐李邕撰 秦中歲時記一卷

李綽撰 歲華紀麗二卷 韓鄂撰 歲時廣記一百十二卷 徐鍇撰

歲中記一卷 歲時雜録二十卷

右歲時 九部一百五十二卷

凡月令四種三十七部二百七十四卷

會禮 論鈔 問難 三禮 禮圖

石渠禮論四卷 戴聖 禮論三百卷 宋御史中丞何承天 禮論條牒十卷 任預 禮論帖三卷 任預 禮論鈔二十卷 庾蔚之 禮論要帖十卷 王儉 禮論要鈔一百卷 賀瑒 禮論鈔六十九卷 按唐志有六十六卷

禮論要鈔十卷 禮論六十卷李敬元 禮論鈔二十卷

禮雜鈔略二卷荀萬秋 禮統十二卷賀述 禮論要鈔十三卷

禮區分十卷 禮論鈔略十三卷 禮略十卷杜肅 禮

粹二十卷張頻 禮志十卷丁公著 禮類聚十卷 類禮二十

卷陸質 類禮義疏五十卷元行冲

右論鈔二十二部七百七十六卷

禮論答問八卷宋徐廣 禮論答問十三卷徐廣 禮答問二卷

徐廣 禮問答六卷庾蔚之 禮答問三卷王儉 禮雜問十卷范甯 禮

論答問九卷范甯 禮答問十卷何佟之 禮雜問答鈔一卷何佟之
問禮俗十卷董勛 問禮俗九卷董子弘 答問雜儀二卷杜預
禮義答問八卷王儉 禮疑義五十二卷梁護軍周捨 禮義一卷何隆
雜禮義問答四卷戚壽

右問難十六部百四十八卷

三禮目録一卷鄭玄撰 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 三禮大義十三卷 三禮大義四卷 三禮雜大義三卷

右三禮六部七十一卷

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阮諶等撰　三禮圖九卷張鎰　三禮圖十二卷夏侯伏朗　三禮圖二十卷聶崇義集　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祁諶撰　王制井田圖一卷阮逸　王制井田圖一卷徐希文　禮書一百五十卷陳祥道　唐禮圖等雜畫五十六卷　宣和博古圖六十卷

右禮圖十部三百一十九卷

凡會禮四種五十四部一千三百一十四卷

儀注　禮儀　吉禮　賓禮　軍禮　嘉禮　封禪
汾陰　諸祀儀注　陵廟制　家禮祭儀
東宮儀注　后儀　王國州縣儀注　朝會
儀　耕耤儀　車服　國璽　書儀

漢舊儀四卷衛宏　蔡邕獨斷二卷　晉尚書儀曹新定儀
注四十一卷徐廣　晉儀注三十九卷　晉新定儀注四十
卷晉安成太守傅瑗　晉尚書儀曹事九卷　甲辰儀五卷江左撰
晉雜儀注二十一卷　宋尚書儀注三十六卷　宋儀
注二卷　宋尚書雜注十八卷　南齊儀注二十八卷嚴植之
梁儀注十卷沈約　梁尚書儀曹儀注十八卷　又二

十卷　雜儀注百八十卷　陳雜儀注六卷　陳尚書雜儀注五百五十卷　後魏儀注五十卷常景　後齊儀注二百九十卷　雜儀注一百卷　新儀三十卷鮑泉　理禮儀注九卷何點　齊典四卷　王逸要典三十九卷　王景之要典雜事五十卷　皇典五卷丘仲孚　五禮要記三十卷韋叔夏　隋儀注目錄四卷　中禮儀注八卷王慤　隋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牛弘潘徽　大唐儀禮一百卷　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蕭嵩等　開元禮儀鑑一百卷蕭嵩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開元禮目録一卷　開元禮百問二卷　貞元新集開元後禮二十卷韋渠牟　唐禮纂要六卷柳郢　禮閣新儀二十卷韋公肅　元和曲臺禮三十卷王彥威　續曲臺禮三十卷竇氏　吉凶禮要二十卷　直禮一卷李宏澤　古今儀集五十卷王方慶　開寶通禮二百卷　通禮目録三卷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義纂目録一卷　禮閣新編六十卷王皡　禮院雜録卷亡　大常新禮四十卷賈昌朝等類儀一卷魏鄭公　五

禮新儀二百四十卷　歷代創制儀五卷　決疑要注一卷摯虞　禮樂集十卷顏真卿

右禮儀五十九部三千一百一十九卷

晉尚書儀曹吉禮儀注三卷　梁吉禮十八卷明山賓等　梁吉禮儀注四卷　梁吉禮儀注十卷　陳吉禮百七十一卷　陳雜吉儀注三十卷　隋吉禮五十四卷高熲　吉書儀二卷王儉　祭典三卷　雜制注六卷　虞祀典五卷盧辯　太清宮祠三卷　劉智　駕幸昭應宮儀注一卷

右吉禮十三部三百十卷

梁賓禮一卷賀瑒　梁賓禮儀注十三卷賀瑒　陳賓禮六十五卷　陳賓禮儀注六卷張彥

右賓禮四部八十五卷

梁軍禮四卷陸璉　陳軍禮六卷

右軍禮二部十卷

梁嘉禮三十五卷司馬褧　嘉禮儀注四十五卷　陳嘉禮一百二卷　冠昏儀四卷

右嘉禮四部一百八十六卷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封禪儀六卷　東封記一卷韋述封禪録十卷孟利貞　皇帝封禪儀六卷令狐德棻神岳封禪儀注十卷裴守真　祥符封禪記五十二卷丁謂等修

右封禪九部八十五卷七十七篇

祥符祀汾陰記五十二卷丁謂等修　汾陰后土故事三卷

右汾陰二部五十五卷

晉明堂郊社議三卷孔晁等　明堂儀一卷張大頤　明堂儀注
三卷姚璠等　大享明堂儀注二卷郭山惲　明堂序一卷李襲譽
明堂新禮十卷李嗣真　明堂記紀要二卷　皇祐大享明
堂記二十卷文彥博　皇祐大享明堂記紀要二卷文彥博　駕
幸玉清昭應宮儀注一卷　魏氏郊丘三卷　南郊記
圖一卷　大唐郊祀錄十卷王涇　梁南郊儀注一卷　梁
祭地祇陰陽儀注二卷　南郊圖一卷　天禧大禮記
五十卷王欽若　元豐釋奠祭社稷風雨師儀注三卷　諸

州縣祭社稷儀一卷　祀風雨雷師儀注一卷　釋奠儀注一卷　祈雨雪法一卷　郊廟奉祀禮文三十卷 揚全等

右明堂郊祀社稷釋奠風雨師儀注二十三部百五十卷

晉七廟議三卷 蔡謨　親享太廟儀注三卷　崇豐二陵集禮 裴瑾卷亡　永昭陵儀式一卷　四季祠祭文一卷　列國祖廟式一卷 梁隱　三品官祔廟禮二卷 王方慶　景靈宮須知一卷　仁宗山陵須知一卷

右陵廟制九部一十三卷

家祭儀一卷唐徐潤家祭禮一卷孟詵寢堂時享儀一卷唐范傳式祠享儀一卷唐鄭正則祭錄一卷唐周元陽家薦儀一卷唐賈頊

盧宏宣家祭儀卷亡孫氏仲享儀一卷唐孫日用家儀一卷徐爰

婚儀祭儀二卷崔浩

右家禮祭儀十部十卷

晉東宮舊事一卷張敞撰東宮新記二十卷蕭子雲宋東宮儀記二十三卷張鏓東宮雜事二十卷蕭子雲東宮典記七

十卷宇文愷等隋皇儲故事二卷　國親皇太子序親簿一卷　皇太子方岳亞獻儀二卷　青宮懿典十五卷宋朝王純臣撰

右東宮儀注九部百五十四卷

王后儀範三卷　坤儀令一卷僞蜀王衍撰

右后儀二部四卷

諸王國雜儀注十卷　雜府州郡儀十卷范汪縣令禮上儀一卷李淑等

右王國州縣儀注三部二十一卷

武后紫宸禮要十卷　閤門儀制十卷陳彭年修　景祐閤門儀制十二卷李淑等　閤門儀制六卷梁灝　寶元二年閤門儀制十二卷　內東門儀制五卷宋綬修　熙寧閤門儀制十卷　正旦朝會儀注十卷　至道合班儀并追封條一卷　朝堂須知一卷　奉朝要課一卷　朝制要覽十五卷宋咸撰

右會朝儀一十二部九十三卷

雍熙籍田故事二卷 耕籍田儀制五卷 恭謝籍田
儀注三卷 州縣打春牛儀一卷

右耕籍儀四部十一卷

大漢輿服志一卷魏博士董巴 車服雜注一卷徐廣 禮儀制度
十三卷王逡之 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梁周遷撰 古今輿服雜
事二十卷蕭子雲 陳鹵簿儀二卷 陳鹵簿圖一卷 晉
鹵簿圖一卷 齊鹵簿儀一卷 大駕鹵簿一卷 鹵
簿圖三卷王欽若 鹵簿圖記十卷宋綬 內衣庫須知一卷

隋諸衛左右廂旗圖樣十五卷　梁院須知一卷　二儀實録一卷劉孝孫　二儀實録衣服名義圖一卷袁郊　服飾變古元録三卷袁郊　内外親族五服儀二卷裴茝　北蕃冠帽巾髻牌信制度一卷

右車服二十部九十九卷

玉璽譜一卷紀僧真　傳國璽十卷姚察　玉璽正録一卷徐令言　國寶傳一卷無名氏著秦玉璽相傳至肅宗時　秦傳玉璽譜一卷謝朏　王璽雜記一卷　國璽記一卷嚴士元　續國璽記一卷　國

璽傳一卷

右國璽九部一十八卷

內外書儀四卷謝玄書儀二卷謝超書筆儀二十一卷謝朏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十二卷弔答書儀十卷王儉書儀疏一卷周捨皇室書儀十三卷鮑行卿古書儀二卷王儉文儀二卷梁修端書儀十卷唐瑾言論儀十卷婦人書儀八卷唐瑾僧家書儀五卷釋曇瑗書儀二卷謝允童悟十三卷

大唐書儀十卷裴矩虞世南書儀三卷裴茝書儀二卷鄭餘慶裴

度書儀二卷 杜有晉書儀二卷 新定書儀二卷劉岳

胡先生書儀二卷

右書儀二十二部一百三十八卷

凡儀注十八種二百十六部四千五百六十一卷

七十七篇

樂類第三樂書 歌辭 題解 曲簿 聲調 鐘磬 管絃 舞 鼓吹 琴 讖緯

樂元起二卷漢桓譚 樂社大義十卷梁武帝 樂論三卷梁武帝

樂論一卷蕭吉 刪注樂書九卷後魏信都芳 古今樂錄十二卷

陳沙門智匠樂雜書三卷　樂元二卷魏僧撰　樂要一卷何妥　樂部一卷　樂畧四卷元慇　樂律義四卷沈重　鍾律五卷沈重　鍾律義一卷　樂論事二卷　樂府志十卷　蘇夔樂經三十卷李元楚　古今樂記八卷李守真　樂書要録十卷唐武后　新樂書十二卷張文收　太樂令壁記三卷劉貺　歷代樂儀三十卷徐景安　教坊記一卷崔令欽撰開元中雜伎始隸太常以不應典禮乃置教坊以處俳優聲律要訣十卷唐田琦　樂府雜記一卷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樂苑五卷陳游　補亡樂書三卷房庶　樂儀十卷李上交

樂説五卷和峴新纂樂書三十卷聶冠卿景祐大樂圖三十卷聶冠卿大樂圖儀二卷宋祁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皇祐樂圖記三卷阮逸胡瑗樂論一卷沈括樂府記一卷李上交太常樂纂一卷樂本書二十卷宋朝王儆元祐新定樂法一卷范鎮律管説一卷阮逸顯德正樂目一卷樂書二十卷劉昞隆韶導和集一卷姚分立詩樂説三卷吳良輔樂記三十六卷大晟樂書十三卷樂書五卷吳良輔樂演卦一卷樂傳二卷景祐大樂制度一卷樂髓新經一

卷 審樂要記一卷 樂府雜録一卷 段安節

右樂書 五十四部五百七十五卷

大樂雜歌辭三卷 晉荀勗 大樂歌辭二卷 荀勗 樂府歌詩十卷 新録樂府集十一卷 謝靈運 樂府歌辭八卷 隋岐州刺史鄭譯 翟子樂府歌詩十卷 翟子三調相和歌辭五卷 周優人曲辭二卷 歷代歌六卷 和樂府古辭一卷 裴煜 齊三調雅辭五卷 三調相和歌辭五卷 奏鞞鐸舞曲二卷 陳郊廟歌辭三卷 徐陵 樂府新歌十卷 秦王記室

崔子發撰樂府新歌二卷秦王司馬殷首僧皇府三校歌詩十卷

魏燕樂歌辭七卷　晉燕樂歌辭十卷荀勗宋太始祭高

禖歌辭十一卷

右歌辭二十部一百二十三卷

樂府古題要解一卷吳兢樂府古題解一卷劉餗樂府詩目

録一卷沈建樂府古今題解三卷郗昂樂府解題一卷　樂

府題解十卷劉次莊

右題解六部一十七卷

樂簿十卷　齊朝曲簿一卷　隋總曲簿一卷　正聲伎雜等曲簿一卷　太常寺曲名一卷　太常寺曲簿十一卷　歌曲名五卷　歷代樂名一卷　唐郊祀樂章譜二卷張說王涇　歷代曲名一卷　外國伎曲三卷　又一卷　樂府廣題一卷　太常大樂曲部并譜一卷

樂章記五卷

右曲簿十五部四十五卷

樂府聲調六卷鄭譯　樂府聲調三卷鄭譯　推七音二卷并尺法

聲律指歸一卷元懿 律呂五法圖一卷蕭吉 黃鍾律一卷

明堂教習音律一卷

右聲調七部一十五卷

鍾磬志二卷公孫崇 鍾書六卷四庫書目 寶鍾釋文一卷任之奇

樂懸一卷隋藝文志 又樂懸圖一卷

右鍾磬五部十一卷

管絃記十卷凌秀 管絃記十二卷留進 琵琶譜一卷賀瓌 琵琶録一卷段安節 當管七聲二卷魏僧撰 鳳栗格三卷胡

笳録一卷蔡文姬集胡笳辭一卷劉商胡笳調一卷蔡文姬胡笳十八拍一卷　小胡笳十九拍一卷蔡翼纂

右管絃十一部三十四卷

歌舞式一卷　柘枝譜一卷　舞鑑圖三卷　採蓮舞譜一卷

右舞四部六卷

漢魏吳晉鼓吹曲四卷　鼓吹樂章一卷　羯鼓録一卷南卓衙鼓吹格一卷

右鼓吹四部七卷

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琴操鈔二卷　琴操鈔一卷　琴譜
四卷戴氏琴經一卷　琴說一卷　琴歷頭簿一卷以上並隋
志琴譜二十一卷陳懷琴敘譜九卷趙邪利金風樂一卷唐明
皇無射商九調譜一卷蕭祐琴書三卷趙惟暕大唐正聲新
徵琴譜十卷陳拙廣陵止息譜一卷呂渭廣陵止息譜一卷
李良輔東杓引譜一卷李約琴雅略一卷齊嵩琴調四卷陳康士
琴譜十三卷陳康士離騷譜一卷　琴手勢譜一卷趙邪利

琴說一卷李勉琴說一卷鄭祐文三樂圖一卷世言榮啓期撰雅樂

均聲格一卷　正聲五弄譜一卷　琴箋一卷崔遵度琴

經一卷崔亮琴訣一卷薛易簡琴操引三卷　琴心三卷

琴義一卷劉籍阮譜一卷　琴指圖一卷　進琴式一卷

擘阮指法一卷　琴傳七卷　隱韶集一卷　琴阮

二弄譜一卷　阮咸譜一卷蔡逸撰琴調十七卷　琴聲

韻圖一卷　琴德譜一卷　沈氏琴書一卷　張淡正

琴譜一卷　琴式圖一卷　三樂譜一卷　琴書正聲

九卷　阮咸調弄二卷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阮咸譜二十卷　雅琴名錄一卷謝希逸　碧落子斷琴法一卷石汝礪

右琴五十四部一百六十八卷

樂緯三卷宋均注

右讖緯一部三卷

凡樂十一種一百八十一部一千四百卷

小學類第四　小學　文字　音韻　音釋　古文　法書　蕃書　神書

三蒼三卷郭璞撰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蒼頡訓詁二卷杜林注埤蒼三卷張揖隋志二卷三蒼訓詁三卷

廣蒼一卷樊恭急就章一卷史游急就章二卷崔浩注急就章一卷顏之推注急就章三卷豆盧氏撰急就章一卷顏師古注吳章二卷陸機在昔篇一卷班固太甲篇一卷班固凡將篇一卷司馬相如

黃初篇一卷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小學篇九卷楊方

始學一卷勸學一卷蔡邕幼學篇一卷朱嗣卿始學篇十二篇項峻小學篇一卷王義之發蒙記一卷晉著作郎束晳啓蒙記

三卷晉顧愷之啓疑記三卷顧愷之詁幼文三卷顏延之千字文一卷蕭子雲次韻千字文一卷梁周興嗣演千字文五卷古今字詁三卷張揖雜字指一卷後漢郭顯卿字指二卷晉李彤小學總録二卷

右小學三十三部七十七卷

說文二十卷漢許愼纂輯唐李陽冰刋定說文十五卷宋朝徐鉉刋定說文解字繫傳三十八卷徐鍇補說文字解三十卷僧曇域說文音隱四卷說文韻譜十卷徐鍇說文字源一卷唐李騰集字

林七卷晉弦令呂忱字林音義五卷宋揚州督護吳恭古今字書十卷字書十卷字統二十一卷楊承慶玉篇三十一卷陳左將軍顧野王像文玉篇三十卷唐釋慧力玉篇解疑三十卷道士趙利正類篇四十五卷司馬光等字類敘評三卷侯洪伯要字苑一卷宋豫章太守謝康樂括字苑十三卷馮幹要用字苑一卷葛洪常用字訓一卷殷仲堪字屬篇一卷賈魴要用雜字三卷鄒里文字要記三卷王義解文字七卷周成文字集略六卷梁阮孝緒字宗三卷薛立文字譜一卷釋文十卷江邃文字志三卷王愔

文字要說一卷王氏難字要三卷　覽字知源三卷　字源偏旁小說三卷東林生解字旨篇一卷郭訓桂苑珠叢一百卷諸葛穎桂林珠叢略要二十卷　俗語難字一卷隋王劭雜字要三卷隋李少通雜字書八卷僧正度文字整疑一卷正名一卷　纂文三卷何承天纂要六卷顏延之文字釋疑一卷　令字辨疑三卷李少通啓疑三卷顏愷之文字指歸四卷　字海一百卷唐武后千禄字書一卷顏元孫佩觿三卷郭忠恕稽正辨訛一卷　龍龕手鑑四卷燕僧智光文字釋

訓三十卷梁僧寶誌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唐明皇五經文字三卷唐張參九經字樣一卷唐元度經典分毫正字一卷唐歐陽融

右文字五十八部七百二卷

音書考源一卷　聲韻四十一卷周研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

韻集十卷　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張諒

韻集八卷段弘羣玉典韻五卷　文章音韻二卷王該韻略一卷陽休之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李槩纂韻鈔十卷　四

聲指歸一卷劉善經四聲一卷沈約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
韻篇十三卷趙氏音譜四卷李槩韻英三卷釋靜洪切韻五卷
陸慈音韻二十卷蕭鈞唐韻五卷孫愐韻銓十五卷唐武元之韻英
五卷明皇韻海鑑源三百六十卷顔真卿切韻十卷唐李舟辨
體補修加字切韻五卷唐僧猷智唐廣韻五卷張參廣切韻五
卷唐韻要略一卷李邕雍熙廣韻一百卷宋朝向中正等詳定集
韻十卷丁度等修禮部疑韻二十卷宋朝重修廣韻五卷
陳彭年五音廣韻五卷吳鉉景祐韻五卷禮部韻略五卷

王洙等修 雜文字音七卷 王延 辨嫌音一卷 陽休之 異字同音一卷 證俗音三卷 張推 證俗音略一卷 顏愍楚 敘同音三卷 聲韻圖一卷 五音切韻樞三卷 柳曜 切韻指元論三卷 切韻指元疏五卷 僧鑑言 歸字圖一卷 劉守錫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僧守溫

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

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臣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定清濁韻鈐一卷 僧行慶 切韻內外轉鈐一卷 內外轉歸字一卷

右音韻五十一部七百九十卷

經典釋文三十卷 陸德明 經典集音三十卷 劉鎔 音訣八卷

郭逸

羣經音辨七卷 宋朝賈昌朝

右音釋四部七十五卷

古文官書一卷 後漢議郎衛宏集

古文奇字二卷 郭顯卿集

古文雜字一卷

汗簡八卷 郭忠恕

纂古一卷 崔希裕集

尚書古字一卷

古文略 李商隱

集綴古文 裴光遠

集古文 張揖

義雲章古文字訓二卷

集古四聲韻五卷 夏竦

鍾鼎篆韻三卷 王楚

古篆禮部韻五卷 釋守隆

右古文十四部二十九卷

六文書一卷 四體書勢一卷晉衛恒 雜體書九卷釋正度
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 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蕭子
政 古今篆隸訓詁名録一卷 古今文等書一卷 篆
隸雜體書二卷 古今字圖雜録一卷隋曹憲 文字圖二
卷 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 聖章草一卷蔡邕 飛
龍篇篆草勢合三卷崔瑗 法書目録六卷虞龢 五十二體書
一卷蕭子雲 書品一卷庾肩吾 筆墨法一卷顔之推 麁紙筆墨
疏一卷 書後品一卷李嗣真 書譜一卷徐浩 古跡記一卷

徐浩撰 書斷三卷張懷瓘 評書藥石論一卷張懷瓘 書則一卷
張景元撰 書指論一卷褚長文 法書要錄十卷張彥遠 草書雜體
裴行儉撰 荆浩筆法記一卷 王氏八體書範四卷王方慶 書
祖一卷張懷瓘 書法藥石論一卷張懷瓘 六體論一卷張懷瓘
御製評書一卷唐太宗 有唐名書評贊一卷 臨書關要
一卷僧應之 字學要錄一卷 授筆法一卷 古文篆隸
體書記二卷 辨字圖一卷 敘書四卷 懷素傳一
卷陸羽 書禁經一卷 傳授記一卷 篆髓六卷鄭惇方 飛

白書録一卷　文房四譜四卷　金壺記二卷僧適之　隷書決疑賦一卷　書品十卷　明皇八分孝經一卷　十般篆書十卷　王逸少筆勢圖一卷　續書評一卷呂總　法書一卷蔡希綜　古今書人優劣評一卷梁武帝　述書賦三卷竇永撰竇泉注　古來能書人名一卷王僧虔　隷書正字賦一卷石懷德　張長史筆法十二意一卷　圖書會粹六卷　蔡氏口訣一卷　書隱法一卷　墨藪五卷　古今書法苑十卷宋朝周越　書評一卷袁昂　筆體論一卷虞世南　筆法要

訣一卷李陽冰篆筆法一卷羊欣筆經一卷　法帖釋文十卷石蒼舒　法帖釋文劉次莊

右法書七十一部一百五十一卷

婆羅門書四卷隋志一卷外國書四卷

右蕃書二部八卷

蜀川鐵鑑子一卷　呉國山天篆一卷　崆峒山石文一卷　合山鬼篆一卷　湘潭鑑銘一卷　羅漢寺仙篆一卷　羅漢寺仙隷一卷

乾隆御覽之寶

右神書七部七卷

凡小學八種二百四十部一千八百三十九卷

通志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六十四 史部

通志卷六十五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文略第三

史類第五

正史 編年 霸史 雜史 起居注
故事 職官 刑法 傳記 地理
譜系 食貨 目錄

正史

史記 漢 後漢 三國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唐

通史

史記一百三十卷目錄一卷漢太史公司馬遷撰史記八十卷宋南中郎外兵參軍裴駰注史記一百三十卷許子儒注史記一百三十卷王元感注史記一百三十卷陳伯宣注今存八十七卷史記一百三十卷徐堅注史記一百三十卷李鎮注續史記一百三十卷唐韓琬撰史記音義十二卷宋中散大夫徐廣史記音三卷梁輕車錄事參軍鄒誕注史記音三卷許子儒注史記鈔十四卷葛洪撰史記義林二十卷李鎮史記索隱三十卷司馬貞史記纂訓二十卷裴安時史記地名二十卷劉伯莊史記正義三十卷唐張守節史記名臣疏三

十四卷竇羣史要十卷衛颯撰約史記要言以類相從史記正傳九卷張瑩

右史記二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五卷

漢書一百五十卷漢護軍班固撰泰山太守應劭集解御銓定漢書八十七卷顏師古注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應劭撰漢書音訓一卷服虔漢書音義七卷韋昭漢書音二卷梁尋陽太守劉顯漢書音二卷夏侯泳漢書音義十二卷國子博士蕭該漢書音十二卷廢太子勇命包愷等漢書音義九卷孟康漢書音一卷諸葛亮漢書音義十七卷晉灼漢書音義二卷崔浩孔氏

漢書音義鈔二卷孔文祥　漢書音義二十六卷劉嗣等　漢書
音十二卷蕭該　漢書律歴志音義一卷陰景倫撰　漢書音義十
二卷恭播撰　漢書集注十三卷晉灼撰　漢書注一卷齊金紫光祿大
夫陸澄撰　漢書注四十卷恭播撰　漢書續訓三卷梁北平諮議參軍韋稜撰
漢書訓纂三十卷陳吏部尚書姚察撰　漢書集解一卷姚察撰　漢書
議苑元懷景撰　漢書紹訓四十卷姚珽撰　論前漢事一卷諸葛亮撰
漢書駁議二卷晉安北將軍劉寶撰　定漢書疑二卷姚察撰　漢書決
疑十二卷顏游秦撰　漢書辨惑三十卷李喜撰　漢書問答五卷

沈遵撰 漢書叙傳五卷 項岱撰 漢疏四卷 漢書舊隱義一卷 舉三使者禮部問科目百餘條 漢書正義三十卷 唐僧務靜撰 漢書正名氏義十二卷 漢書英華八卷 漢書古今集義二十卷 顧允撰 前漢考異一卷 漢書鈔三十卷 葛洪撰 漢尚書一十卷 孔衍撰

右漢書 四十三部八百二卷

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 起光武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 無帝紀吳武陵太守謝承撰 後漢記一百卷 晉散騎常侍薛瑩撰

續漢書八十三卷晉秘書監司馬彪撰後漢書九十七卷隋得十七卷唐得三十一卷晉少卿華嶠撰後漢南記五十八卷晉江州從事張瑩撰後漢書一百一卷晉秘書監袁山松撰後漢書九十七卷宋太子詹事范曄撰後漢書五十八卷梁剡令劉昭補注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范曄本劉熙撰後漢書一百卷唐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音義二十七卷韋機撰後漢書音一卷後魏太常劉芳撰後漢音訓三卷陳宗道先生臧兢撰後漢外傳十卷謝沈撰後漢音三卷蕭該撰後漢書纘十八卷范曄撰後漢書鈔三十卷葛洪撰後漢書論贊五卷范曄撰後漢

尚書六卷孔衍撰　前後漢著明論二十卷　三史刊誤四十五卷宋朝余靖等撰　三史要略三十卷張溫撰　三史菁英三十卷

右後漢二十四部一千三百一十六卷

魏書四十八卷晉司空王沈撰　魏尚書八卷孔衍撰　吳書五十五卷韋昭撰　吳書實錄三卷　魏國志三十卷晉太子庶子陳壽撰　蜀國志十五卷陳壽撰　刪補蜀記七卷王隱撰　吳國志二十一卷陳壽撰　魏志音義一卷盧宗道撰　吳志抄一卷　論三國志

九卷何常侍撰　三國志評三卷徐爰撰　三國志序評三卷晉王濤撰

右三國志十三部二百四卷

晉書九十三卷晉著作郎王隱撰　晉書五十八卷晉散騎常侍虞預撰　晉書十四卷未成晉中書郎朱鳳撰訖元帝　晉書三十六卷宋臨川內史謝靈運撰

晉中興書七十八卷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撰起東晉　晉書一百十卷齊徐州主簿臧榮緒撰　晉書九卷本百二卷殘缺蕭子雲撰　晉書二十二卷殘缺干寶撰　晉史草三十卷梁蕭子顯撰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太宗命羣臣撰

晉書一百一十卷徐堅撰　注晉書百三十卷高希嶠注　晉書鴻

烈六卷張氏撰晉書音義三卷唐處士何超撰晉書鈔三十卷張緬撰晉諸公讚二十二卷傅暢撰

右晉書十六部八百八十一卷

宋書六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爰撰宋書六十五卷齊孫嚴撰宋書一百卷梁尚書僕射沈約撰宋書三十卷梁王智深撰舊六十一卷殘缺

右宋書四部二百六十卷

齊書六十卷梁吏部尚書蕭子顯撰齊紀十三卷劉陟撰齊紀二十卷沈約撰齊史十卷吳苑撰

右齊書四部一百三卷

梁書四十九卷梁中書郎林吳撰　梁史五十三卷陳領軍大著作郎許亨撰

梁書帝紀七卷姚察撰　梁書五十六卷姚思廉撰　梁史十卷吳兢撰

右梁書五部一百七十五卷

陳書三卷顧野王撰　陳書三卷傅縡撰　陳書四十二卷訖宣帝陳吏部尚書陸瓊撰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　陳史五卷吳兢撰

右陳書五部八十九卷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後齊僕射魏收撰　後魏書一百卷隋著作郎魏彦深撰　後魏書一百卷張太素撰今惟存有天文志二卷　元魏書三十卷裴安時撰

右魏書四部三百六十卷

北齊書二十四卷修未成書李德林撰　北齊書二十卷張太素撰　北齊書五十卷李百藥撰

右北齊書三部九十四卷

後周書五十卷令狐德棻撰　周史十卷呉兢等撰

右後周書二部六十卷

隋書三十二卷張太素撰 隋書八十五卷 隋志三十卷

唐貞觀中詔諸臣分修五代史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事起文帝作三紀五十列傳惟十志未奏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令狐德棻共加裒綴高宗時上之志寧乃上包梁陳齊周屬之隋事析為三十篇號五代志與書合八十五篇臣按隋志極有倫類而本末兼明惟晉志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

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絶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殽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前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顔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付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

隋史二十卷吳兢等撰

隋書六十卷未成秘書監王劭撰

右隋書五部二百二十七卷

唐書一百卷吴兢撰　唐書一百三十卷韋述等撰　國史一百六卷　國史一百十三卷　舊唐書二百卷劉昫張昭遠等撰　唐書直筆新例一卷呂夏卿撰　唐書釋音二十五卷董氏撰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歐陽修宋祁等撰　新唐書糾繆二十卷吴縝撰　史系二十卷自會昌至光啓時事有禮樂刑法食貨五行地理志孝行忠節儒林隱逸傳

右唐書十部九百四十卷

通史六百二卷梁武帝撰起三皇訖梁　古史考二十五卷晉義陽亭侯譙

周撰南史八十卷李延壽撰北史一百卷李延壽撰高氏小史一百
二十卷高峻撰劉氏洞史二十卷劉權乃晏曾孫史雋十卷唐鄭暐撰
紀南北朝事統史三百卷姚康復撰令史二十卷蕭肅撰古史六十
卷宋朝蘇轍撰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宋朝薛居正等撰五代史記七
十五卷歐陽脩撰五代史纂誤五卷吳縝撰五代志三十卷
十三代史選五十卷叙史記前後漢三國志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十三家史
正史削繁十四卷阮孝緒撰史要二十八卷王延秀撰續史雋二
十卷張伯玉撰史通二十卷唐劉知幾撰史通析微十卷唐李瓅撰正

史雜論十卷偽蜀陽九齡撰史列三卷唐劉餗撰

右通史二十二部一千七百五十二卷

凡正史九種一百八十二部八千四百六十卷

編年古魏史　兩漢　魏　吳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唐　五代　運歷　紀錄

紀年十四卷汲冡書并竹書同異一卷隋志作十二卷

右古魏史一部十四卷

漢紀三十卷

漢獻帝以班史文繁難省故令秘書監荀悅約二百四十三年之行事起高祖迄王莽准左傳為漢紀三十篇辭約而事詳本末先後不失條理當世偉之學者循習班馬之日久故此書不行自唐以前猶不能忘焉今或幾乎泯矣

漢紀三十卷應劭等撰　漢紀音義三卷崔浩撰　漢表十卷袁希之撰

漢皇德紀三十卷侯瑾撰　後漢紀三十卷袁宏撰　後漢紀三十卷張璠撰　後漢略二十五卷張緬撰　後漢靈獻二帝紀六

卷劉艾撰　漢獻帝春秋十卷袁曄撰　山陽公載紀十卷樂資撰

漢春秋十卷孔衍撰　漢春秋一百卷宋朝胡旦撰　漢春秋問答

一卷胡旦與門人郤羽問答　後漢春秋六卷孔衍撰

右兩漢十五部三百三十一卷

漢魏春秋九卷孔舒元撰　魏氏春秋二十卷孫盛撰　魏陽秋異

同八卷孫壽撰　魏武本紀年歷五卷　魏紀十二卷左將軍魏

澹撰　魏略五十卷魚豢撰　吳紀十卷晉太學博士環濟撰　吳歷六卷胡沖

撰　吳錄三十卷張勃撰　吳書實錄三卷

右魏吳十部一百五十三卷

漢晉陽秋五十四卷訖愍帝晉滎陽太守習鑿齒撰 晉紀四卷陸機撰 晉紀二十三卷干寶撰訖愍帝 晉紀十卷晉前軍諮議曹嘉之撰 晉紀十一卷晉荊州別駕王粲撰訖明帝 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孫盛撰 晉紀二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 晉紀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撰 晉紀四十五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撰 續晉紀五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撰 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晉錄五卷 晉史草三十卷蕭景暢撰隋志作蕭子顯 晉春秋略二十卷唐杜延業撰 晉後略五卷荀綽撰 晉歷二

卷 漢魏晉帝要紀三卷賈匪之撰

右晉十七部三百四卷

建康實錄二十卷唐許嵩撰記江左六朝事作編年體 宋略二十卷梁通直郎裴子野撰 宋春秋二十卷梁吳興令王琰撰 宋春秋二十卷鮑衡卿撰 宋紀三十卷王智深撰

右宋六朝附五部一百十卷

齊春秋三十卷梁奉朝請吳均撰 齊典五卷王逸撰

右齊二部三十五卷

梁典三十卷劉璠撰 梁典三十卷陳始興王諮議何之元撰 梁撮要三十卷陳征南諮議陰僧仁撰 梁後略十卷姚最撰 梁太清紀十卷梁長沙藩王蕭韶撰 梁典三十九卷謝昊撰 梁末代紀一卷 皇帝紀七卷 栖鳳春秋五卷臧嚴撰 梁帝紀七卷 梁承聖中興略十卷劉仲威撰 後梁春秋十卷蔡允恭撰

右梁十二部一百八十九卷

陳王業歷二卷陳中書郎趙齊旦撰

右陳一部二卷

後魏紀三十三卷盧彥卿撰　魏國紀十卷梁祚撰　魏典三十卷唐元行冲撰　三國典略二十卷唐丘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為三國記南北朝事

右後魏四部九十三卷

北齊紀三十卷崔子發撰　北齊志十卷王劭撰　周史十八卷未成隋牛弘撰

右北齊周附三部五十八卷

隋後略十卷張太素撰　隋記二十卷呂才撰　隋記十卷丘啓期撰

右隋三部四十卷

唐歷四十卷唐柳芳撰起隋義寧元年訖建中三年續唐歷二十二卷韋澳等撰唐歷目錄一卷唐崔令欽撰據柳芳歷鈔其事目唐春秋三十卷吳兢撰唐春秋二十卷韋述撰唐春秋六十卷陸長源撰唐統紀一百卷陳嶽撰唐朝年代記十卷唐焦潞撰唐紀四十卷宋朝陳彭年撰唐年歷一卷唐劉軻撰唐年補錄六十五卷晉賈緯撰唐歷帝紀一卷唐餘錄六十卷王皞撰唐年統略十一卷郭僚撰續唐錄一百卷宋敏求撰唐典七十卷王彥威撰唐錄政要十二卷凌璠撰自獻祖訖僖宗唐鑑十二卷范祖禹撰唐鑑五卷石介撰

右唐十九部六百六十卷

五代通錄六十五卷宋朝范質撰起梁開平元年盡周顯德六年　開皇紀三十卷鄭向撰　五代春秋二卷尹洙撰　周恭帝日歷三卷扈蒙撰

右五代四部一百卷

王氏五位圖十卷唐王起撰　廣五運圖　五運錄十二卷唐曹珪撰　正閏位歷三卷唐柳璨撰　歷代帝王正閏五運圖一卷　五運歷一卷　運歷圖六卷宋朝龔穎撰至雍熙　五運紀年志一卷　五運甲子編年歷三卷劉蒙叟撰　三五歷紀二卷徐整撰

渾天帝王五運歷年紀一卷　通歷二卷徐整撰　雜歷五卷　長歷十四卷　千年歷二卷　許氏千歲歷三卷　帝王年歷五卷陶弘景撰　分王年歷五卷羊瑗撰　國志歷五卷孔衍撰　年歷六卷皇甫謐撰　共和以來甲乙紀年一卷盧元福撰　古今年代歷一卷唐賈欽文撰　建元歷二卷唐張敦素撰　帝王歷數歌一卷唐劉軻撰　古今年號錄一卷唐封演撰　嘉號錄一卷唐進士韋美撰　兩漢至唐年紀一卷唐李康又撰　唐至五代紀年記二卷　歷代君臣圖三卷　元類一卷　歷代年號一卷

宋朝李昉等奉詔撰帝王年代圖一卷郭伯邕撰訖隋紀年錄一卷起黃帝至宋朝至道古今類聚年號圖一卷偽蜀杜光庭撰自漢至魏蜀年號歷一卷起漢建元訖唐天祐古今年表一卷表年歷一卷歷代年譜一卷徐鍇撰編年手鑑一卷周韶纂帝王歷數圖十卷路惟衡撰歷代統紀一卷章寔撰視古圖一卷侯利建撰古今通系圖一卷魏森撰帝王事迹相承圖三卷牛檢撰紀年指歸五卷唐聖運圖二卷唐薛璫撰紀運圖一卷疑年譜二卷劉恕撰帝系譜二卷唐張惜撰帝系圖一卷國朝年表八卷

右運歷五十一部一百四十八卷

帝王世紀十卷皇甫謐撰起三皇盡漢魏　帝王世紀音四卷虞綽撰　帝王本紀十卷來奥撰　續帝王世紀十卷何茂林撰　洞紀四卷韋昭撰起庖犧已來至漢建安十七年　續洞紀一卷臧榮緒撰　帝王要略十二卷環濟撰紀帝王及天官地理喪服　十五代略十卷吉文甫撰起庖犧至晉　周載八卷東晉孟儀撰略記前代下至秦其書已亡缺　先聖本紀十卷劉縚撰唐志作滔　帝王世錄一卷甄鸞撰　華夷帝王紀三十七卷楊曄撰　年歷帝紀二十卷姚恭撰　帝王諸侯世略十一卷　歷代記三十

二卷庾和之撰　世譜四十八卷　帝錄十八卷諸葛耽撰　十代記十卷熊襄撰　帝王編年錄五十一卷盧元福撰　洞歷記九卷周樹撰　帝王紀錄三卷褚無量撰　三國春秋二十卷唐貟半千撰　六代略三十卷李吉甫撰　稽古典一百三十卷唐頼撰　三國春秋崔良佐撰卷亡　古今紀年新傳三十卷張昌宗撰　史略三十卷杜信撰　廣軒轅本紀三卷王權撰　通歷七卷李仁實撰　通歷十卷馬總撰　續通歷十卷孫光憲撰　東海三國通歷十卷　古今通要四卷苗台符撰　紀年通譜十二卷宋庠撰　續補通歷十五卷王淑撰　編

年通載十卷章衡撰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司馬光撰 舉要歷八十卷司馬光撰 資治通鑑節六十卷司馬光撰 資治通鑑外紀三卷劉恕撰 外紀目錄三卷劉恕撰

右紀錄四十一部一千九十卷

凡編年十五種一百八十八部三千三百二十一卷

霸史

華陽國志十二卷晉常璩撰以巴漢風俗及公孫以後據蜀者各為之志 漢志書

十卷常璩撰　蜀李書九卷　漢趙紀十卷和苞撰　趙書二十卷一曰趙石記一曰二石集載石勒事偽燕太傅長史田融撰　二石傳二卷晉北中郎參軍王度撰　二石偽治時事二卷王度撰　燕書二十卷記慕容儁事偽燕尚書范亨撰　南燕錄五卷記慕容德事偽燕尚書張銓撰　南燕錄六卷偽燕中書郎王景暉撰　南燕書七卷遊覽先生撰　燕志十卷記馮跋事後魏侍中高閭撰　秦書八卷何仲熙撰　苻朝雜記一卷記苻健事田融撰　秦紀十卷記姚萇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　秦記十一卷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　涼記八卷記張軌事偽燕右僕射張諮撰　涼書十卷記張軌事偽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昞撰　西

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晉侍御史喻歸撰涼記十卷記呂光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撰涼書十卷高道讓撰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撰拓跋涼錄十卷敦煌實錄十卷劉昞撰吐谷渾記二卷宋新亭侯段國撰桓元偽事二卷鄴洛鼎峙記十卷天啟記十卷記梁元帝子諝據州事守節先生撰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略二卷三十國春秋三十卷梁湘東王世子蕭方等撰起漢建安訖晉元熙凡百五十六年以晉為主包吳孫劉淵等三十國事三十國春秋鈔二卷三十國春秋一百卷武敏之撰戰國春秋二十卷李槩撰

右霸史上三十四部五百一十卷

吳越備史十五卷宋朝范垌林禹撰記錢氏據有吳越事忠懿王勲業志三卷錢儼撰錢氏戊申英政錄一卷錢儼編錢氏家話一卷錢易編吳錄二十卷偽唐徐鉉等撰記楊行密據淮南盡楊溥湘上英雄小錄二卷偽吳信都鎬撰記楊行密起廬州入廣陵所從將吏五十人邗溝要略九卷記楊行密據淮南事吳楊氏本紀六卷偽吳陳濬撰記楊氏始終吳將佐錄一卷記楊行密時功臣三十九人行事又三十四人只載姓名江南錄十卷徐鉉湯悅等撰記江南李氏三主事江南別錄四卷陳彭年撰高皇帝過江事實一卷記偽吳太

和二年李昇還鎮金陵事烈祖開基錄十卷偽唐王顏撰記李昇據金陵事昇號烈祖江南李氏事迹一卷　江表志三卷鄭文寶撰江南野史二十卷龍袞撰　江南餘載二卷　吳唐拾遺錄十卷許氏撰　南唐近事二卷鄭文寶撰前蜀王氏紀事二卷偽蜀毛文錫撰記王建末僭號前事

前蜀書四十卷偽蜀李昊撰記王氏本末後蜀孟先主實錄三十卷偽蜀李昊等撰記孟知祥一朝事　後蜀孟後主實錄八十卷李昊等撰記孟昶事

後蜀孟氏紀事二卷宋朝董淳撰記孟昶事　廣政雜錄三卷偽蜀何光遠撰廣政乃偽蜀年號記王孟據蜀事　廣政雜記十五卷偽蜀蒲仁裕撰蜀檮杌

十卷張唐英撰　劉氏興亡錄一卷叙偽漢劉巖等四主事　三楚新錄三卷宋朝周羽冲撰紀湖南馬殷周行逢荆南高季興事　湖湘馬氏故事二十卷宋朝曹衍撰　荆湘近事十卷陶岳撰　閩中實錄十卷蔣文懌撰紀王氏據閩盡留從効李仁達事惟不及陳洪進　閩王審知傳一卷偽唐陳致雍撰　渤海行年記十卷曾顔撰　陰山雜錄四卷　十國紀年四十二卷宋朝劉恕撰紀五代十國事　九國志四十九卷曾顔撰記五代國事　五國故事二卷記吳唐蜀漢閩五國事　天下大定錄十卷

右霸史下三十九部四百六十五卷

凡霸史上下七十三部九百七十六卷

雜史 古雜史 兩漢 魏 晉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宋朝

越絕書十六卷 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纔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或言二十篇者非是

春秋前傳十卷 何承天撰

春秋前傳雜語十卷 何承天撰

春秋後傳三十一卷 晉著作郎樂資

魯後春秋二十卷 劉允濟撰

吳越春秋十二卷 趙曄撰

吳越春秋削繁五卷 楊方撰

吳越春秋傳十卷 皇甫遵撰

吳越記六卷

戰國策三十四卷 劉向錄

戰國策二十一卷 高誘撰注

戰國策論一卷 漢京兆尹延篤撰

南越志八卷沈氏撰　十二國史四卷　春秋時國語十卷孔衍撰　春秋後國語十卷孔衍撰　聖賢事迹三十卷宋朝蘇易簡撰

閱古堂名臣贊一卷韓琦撰

右古雜史十八部二百三十九卷

楚漢春秋九卷陸賈撰　九州春秋十卷司馬彪撰記漢末事　九州春秋抄一卷劉孝標注　史漢要集二卷王蔑撰　漢表十卷袁希之撰　漢末英雄記十卷王粲撰　後漢雜事十卷　後漢文武釋論二十卷王越客撰

右兩漢八部七十二卷

魏晉世語十卷晉襄陽令郭頒撰 魏末傳二卷 呂布本事一卷毛范撰 晉武平吳記二卷周世宗時討江南張昭撰

右魏晉四部十五卷

宋中興伐逆事二卷 宋拾遺十卷梁少卿謝綽撰 王霸記三卷潘傑撰 宋齊語錄十卷孔思尚撰 五代新記二卷唐張絢古撰記梁陳北齊周隋事 金陵樞要一卷王豹撰記六朝事 六朝採要十卷 齊梁相繼事迹一卷 乘輿龍飛記二卷鮑衡卿撰 淮海亂離

志四卷蕭世怡撰敘梁末侯景之亂

右南北朝十部四十五卷

隋開業平陳記十二卷裴矩撰　隋平陳記一卷稱臣悅亡其姓　大業拾遺一卷唐杜寶撰　大業略記三卷唐趙毅撰　大業拾遺錄一卷記煬帝幸江都　大業雜記十卷杜寶撰　隋季革命記五卷唐杜儒童撰記大業之亂　劉氏行年記十卷唐劉仁軌撰起大業十三年盡武德三年紀河洛寇擾事　朝野僉載二十卷唐張鷟撰記周隋以來事迹

右隋九部六十三卷

唐創業起居注三卷 温大雅撰記高祖起義至于禪位 唐聖述一卷 裴烜之撰 令上王業記六卷 温大雅撰 唐太宗勲史一卷 吴兢撰 太宗建元實迹一卷 貞觀政要十卷 吴兢撰 太宗政典三十卷 李延壽撰 高宗承祚實迹一卷 裴烜之撰 唐書備闕記十卷 吴兢撰起太宗至明皇 明皇政録十卷 李康撰 明皇雜録二卷 鄭處晦撰 天寶亂離西幸記一卷 温畬撰 幸蜀記一卷 宋巨撰 開天傳信記一卷 鄭棨撰得開元天寶事於傳聞 開元天寶遺事六卷 王仁裕撰 天寶艱難記十卷 河洛春秋二卷 唐包諝撰起禄山叛訖史朝義敗 禄山

事迹三卷唐華陰尉姚汝能撰　邠志一卷凌準撰天寶之亂準從事邠府　大唐新
語十三卷唐劉肅撰起武德訖大歷　奉天記一卷唐徐岱撰起德宗幸奉天　奉天
錄四卷唐趙元一撰　德宗幸奉天錄一卷唐崔光庭　建中西狩錄
十卷張讀撰　文宗朝備問一卷　國史補三卷唐李肇撰雜記開元
至長慶間事　補國史六卷唐林慎思傳　唐朝綱領圖一卷唐南卓撰載唐
事之網目　逸史三卷大中時人所作　闕史三卷唐高彥休撰記大歷以後至乾符事　唐
書純粹一百卷林璃撰　唐機要三十卷劉直方撰　唐小記一卷
玉泉子見聞真錄五卷紀唐懿宗至昭宗時事　封氏見聞記五

卷唐封演撰　天祚承歸記一卷唐蕭叔和撰記僖宗即位　唐末見聞八卷紀僖昭兩朝事　金華子雜編三卷偽唐劉崇遠記太中咸通後事　燕南記三卷唐谷況撰以建中時河朔叛帥易定張孝忠不從　唐故事稽疑十卷唐崔立撰　平蔡錄一卷唐鄭澥記李愬平吳元濟事　平淮西記一卷唐路隋撰記吳元濟始末事　河南記一卷薛圖存撰記元和中平李師道事　元和辨謗錄三卷李德裕撰　太和摧兇記一卷記太和甘露事誅鄭注等作十八傳　乙卯記李潛用撰記太和乙卯歲李訓等甘露事　甘露記二卷　開成紀事三卷記太和甘露事　次柳氏舊聞一卷李德裕撰　開成承詔錄二卷李石等記文宗朝與鄭覃等奏對事

文武兩朝獻替記三卷李德裕撰記太和會昌間事唐錄備闕十五卷偽蜀歐陽炳撰記武宗僖宗中和初事上黨紀叛一卷劉從諫事貞陵遺事二卷唐令狐澄撰會昌伐叛記一卷記李德裕相武宗破回鶻平劉稹壺關錄三卷韓昱撰昱遭安史之亂追述李密王世充事續貞陵遺事一卷唐柳玭撰太和野史十卷公沙仲穆撰、平剡錄一卷唐鄭言撰記太和末僞越盜裘甫平剡縣東觀奏記三卷唐裴延裕撰記宣懿僖三宗事彭門紀亂三卷唐孫樵撰記懿宗朝徐州龎勛叛咸通解圍錄一卷張雲撰記咸通中雲南蠻寇成都南楚新聞三卷唐尉遲樞記寶歷至天祐時事廣陵妖亂志三卷唐郭廷誨撰記高駢

鎮廣陵為妖人呂用之所惑致生亂至楊行密

中朝故事三卷偽唐尉遲樞撰記宣懿昭三宗事

唐補紀三卷唐程彔撰記宣懿僖宗事

會稽錄一卷記唐末越州董昌叛

雲南事狀一卷記唐末羣臣奏議招輯雲南蠻事

譚賔錄十卷唐胡璩撰雜載唐世事正史遺者

金鑾密記一卷唐韓偓撰記昭宗幸華州梁太祖以兵圍華事

三朝革命錄三卷載隋唐事盡于天祐禪梁偽吳徐廙撰

右唐七十一部四百卷

汴水滔天錄一卷五代王振撰記梁太祖事

汴州記一卷記梁太祖鎮汴州事

梁太祖編遺錄三十卷梁敬翔撰

梁列傳十五卷周張昭遠撰

後

唐列傳三十卷周張昭遠撰　莊宗召禍記一卷後漢黃彬撰　晉朝陷蕃記四卷宋朝范質等修　陷蕃記四卷范質撰　陷虜記三卷周胡嶠撰嶠陷虜歸記其事　周世宗征淮錄一卷記征壽州劉仁贍事　入洛私書十卷周江文秉撰記同光至顯德事　後史補三卷周高若拙雜記唐及五代史　備史六卷賈緯撰記晉末之亂每一事作一詩以系之　五代史初要十卷歐陽顗撰　王氏聞見集三卷晉王仁裕撰記前蜀事　續皇王寶運錄十卷唐韋昭度等撰楊夲作皇王寶運錄止于憲宗而昭度續其後記唐末亂世事楊夲錄已亡　五代史補五卷陶岳撰　五代史闕文一卷王禹偁撰　皮氏見聞錄十三卷皮光

業撰記唐乾符至五代時事 王堂閑話十卷漢王仁裕撰 耳目記二卷記唐

末五代以來事 北夢瑣言三十卷孫光憲撰

右五代二十二部一百九十三卷

宋世龍飛故事一卷 仙源積慶圖一卷 太宗皇帝

潛龍事迹一卷王延德撰 光聖錄一卷錢儼撰 三朝逸史一卷

陳湜撰 三朝聖政錄三卷石介撰 宋朝政錄十二卷 三朝

訓鑒圖十卷李淑等撰 太平故事二十卷 三朝聖政畧十

四卷 三朝寶訓三十卷呂夷簡撰 兩朝寶訓二十卷林希編

仁宗政要四十卷　寶訓要言十五卷　邇英聖覽十
卷丁度編　神宗聖訓錄二十卷林虙編　宋朝事實三十卷沈收
編　熙寧奏對日錄一百卷王安石撰　熙豐政事十五卷　太
平紀要二十卷　太平盛典五卷　三朝經武聖畧十
五卷王洙編　治平經費節要三卷　皇猷錄一卷錢信撰記太平
興國以後事　嘉祐名臣傳五卷張唐英撰　仁英兩朝列傳二十卷
皇祐平蠻記二卷馮炳撰　征南錄一卷滕甫撰　儂賊入廣
州事一卷霍建中撰　征蠻錄一卷呂琦撰　元祐分疆語錄一卷

游師雄撰 本朝要錄一卷 水洛城記一卷 李格非 平燕錄一卷 南歸錄一卷 沈琯撰 孤臣泣血錄一卷 丁時起撰

右宋朝 三十六部四百二十四卷

凡雜史八種一百七十八部一千四百五十一卷

起居注 起居注 實錄 會要

穆天子傳六卷 汲冢古文郭璞注其言似今起居注 漢獻帝起居注五卷

晉泰始起居注二十卷 李軌撰 晉咸寧起居注十卷 李軌撰 晉太康起居注二十二卷 李軌撰 晉元康起居注一卷

晉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九卷　晉咸和起居注十六卷李軌　晉咸康起居注二十二卷　晉建元起居注四卷　晉永和起居注十七卷　晉升平起居注十卷　晉太元起居注五十二卷　晉太寧起居注十卷　晉起居注三百十七卷劉道會撰　流別起居注三十七卷　晉宋起居注鈔五十一卷何始真撰　晉起居注鈔二十四卷　宋永初起居注十卷　宋景平起居注三卷　宋元嘉起居注五十五卷　宋孝建起居注十二卷　宋大

明起居注十五卷　宋泰始起居注十九卷　宋泰豫
起居注四卷　齊永明起居注二十五卷　梁大同起
居注十卷　後魏起居注三百三十六卷　陳永定起
居注八卷　陳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　陳天康光大
起居注十卷　陳至德起居注四卷　後周太祖號令
三卷　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　南燕起居注六卷
三代起居注鈔十五卷王逡之撰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溫大雅撰　開元起居注三千六百八十二卷　修時政記四十

卷姚璹撰

右起居注三十九部四千九百七十六卷

梁皇帝實錄二卷周興嗣撰 梁皇帝實錄五卷謝吳撰 梁太清實錄十卷 唐高祖實錄二十卷 太宗實錄二十卷 貞觀實錄四十卷長孫無忌撰 高宗後實錄三十卷劉知幾撰 高宗實錄三十卷韋述撰 則天實錄二十卷劉知幾等撰 中宗實錄二十卷劉知幾吳兢撰 太上皇實錄十卷劉知幾撰起景雲元年 睿宗實錄五卷吳兢撰 開元實錄四十七卷 明皇實錄五

卷元載等撰明皇實錄二十卷張說撰肅宗實錄三十卷元載撰代宗實錄四十卷令狐峘撰建中實錄十卷沈既濟撰德宗實錄五十卷裴垍撰順宗實錄五卷韓愈撰憲宗實錄四十卷路隋等撰穆宗實錄二十卷路隋撰敬宗實錄十卷文宗實錄四十卷李讓夷等撰武宗實錄三十卷韋保衡等撰宣宗實錄三十卷宋敏求撰懿宗實錄三十卷宋敏求修僖宗實錄三十卷宋敏求修昭宗實錄三十卷宋敏求修哀宗實錄八卷宋敏求修梁太祖實錄三十卷梁郗象等撰後唐獻祖紀年錄二卷後唐懿

祖紀年錄一卷　後唐太祖紀年錄十七卷　後唐莊宗實錄三十卷後唐趙鳳史官張昭遠等修獻祖懿祖太祖為紀年莊宗為實錄　後唐明宗實錄三十卷姚顗等撰　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宋朝張昭劉溫叟同修　後唐愍帝實錄三卷張昭等修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漢竇貞固史官賈緯等修　晉少帝實錄二十卷竇貞固等修　漢高祖實錄二十卷漢蘇逢吉等修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張昭等修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張昭劉溫叟等修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宋朝王溥等修　本朝政錄十二卷　三朝錄要十二卷　六朝實錄五百四十卷

續添一百七十卷 三朝紀十卷呂夷簡修 聖政紀百五十卷丁謂等修

右實錄五十部一千八百六十六卷

西漢會要十卷 會要四十卷唐蘇冕撰起高祖訖代宗 續會要四十卷唐崔鉉撰次德宗以來至大中間事 唐會要一百卷宋朝王溥撰起宣宗至唐末以蘇冕崔鉉二書合為百卷 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章得象等編 國朝會要三百卷王珪等編 五代會要三十卷王溥撰起梁訖周

右會要七部六百七十卷

凡起居注三種九十六部七千五百一十二卷

故事

秦漢以來舊事十卷　漢武故事二卷　韋氏三輔舊事三卷　西京雜記二卷葛洪撰　建武故事三卷　永平故事二卷　漢魏吳蜀舊事八卷　晉朝要事三卷　晉故事四十三卷　晉泰始太康故事八卷　晉建武故事三卷隋志一卷　晉建武咸和咸康故事四卷孔愉撰隋志無建武字　晉諸雜故事二十二卷　交州雜事九卷記士燮及陶璜撰

晉八王故事十二卷盧綝撰　晉四王起事四卷盧綝撰　大司馬陶公故事二卷　桓玄僭偽事二卷　沔南故事三卷應思遠撰　天正舊事三卷　華林故事名一卷　先朝故事二十卷劉道會撰　中興伐逆事二卷　魏永安故事三卷溫子昇撰　梁魏舊事三十卷蕭大圜撰　征南故事三卷應詹撰　救襄陽上都府事一卷王愆期撰　春坊要錄四卷杜正倫撰　春坊舊事三卷　鄴都故事十卷裴矩撰　唐年小錄八卷馬總撰　國朝舊事四十卷紀唐事　集說一卷記唐十五事　孝和中興故事三

卷張𥙿賢撰南宮故事十二卷王方慶撰南宮故事三十卷盧若虛撰文
衛公平突厥故事二卷李仁實撰文貞公傳事四卷敬播撰文
貞公事六卷劉禕之撰魏文貞故事八卷張大業撰文貞公事錄
一卷王方慶撰英公故事四卷謝偃撰英國貞武公故事四卷
劉禕之撰彭城公故事一卷陳諫等撰張九齡事迹一卷李渤
事迹一卷杜悰事迹一卷吳湘事迹一卷

右故事

凡故事一種四十八部三百五十三卷

職官

漢官解詁三卷（漢新汲令王隆撰胡廣注） 漢官五卷（應劭注今存一卷） 漢官儀十卷（應劭撰） 漢官典儀一卷（漢衛尉蔡質撰） 漢官儀式選用一卷（丁孚撰） 魏官儀一卷（荀攸撰） 魏晉百官名五卷 晉公卿禮秩故事九卷（傅暢撰） 晉新定儀注十四卷 晉官品一卷（徐宣瑜撰） 百官表注十六卷（荀綽撰） 晉惠帝百官名三卷（陸機撰） 晉百官名十四卷（舊三十卷） 晉官屬名四卷 晉過江人士目一卷 晉永嘉流士二卷（衛禹撰） 登城三戰簿三卷

百官階次一卷范曄撰　宋百官階次三卷荀欽明撰　宋百官春秋六卷　魏官品令一卷　齊職官儀五十卷齊長水校尉王珪之撰　齊職儀五卷　梁新定官品十六卷沈約撰　職官要錄三十卷陶藻唐志作彥藻　梁官品格一卷　百官階次三卷　官族傳十四卷何晏撰　百官春秋五十卷王秀道撰　百官春秋二十卷　梁尚書職制儀注四十一卷郭衍撰　職令古今百官注十卷郭衍撰　職員舊事三十卷　陳太建十一年百官簿狀二卷　隋官序錄十二卷郭楚之撰　職官要

錄抄三卷上古訖隋具員故事十卷梁載言撰唐六典三十卷唐明皇撰李林甫注具員事迹十卷職該二卷唐杜英師撰官品纂要十卷任戩撰元和國計薄十卷李吉甫撰元和百司舉要一卷李吉甫撰太和國計二十卷韋處厚撰元和會計錄三十卷會昌中唐雜品一卷唐百官職紀二卷唐書官品志一卷官班兩列一卷歷任儀式一卷寄祿新格一卷文昌損益二卷唐張之緒撰唐百官俸料一卷何慶撰職林二十卷楊侃撰官職訓一卷唐外典職官紀十卷

杜佑撰官制目錄格子職官分紀十四卷孫逢吉撰搢紳集三卷朝官班簿一卷天聖四年修叙官朝儀一卷唐國要圖五卷文武百官圖一卷萬當世撰

右職官上六十三部五百八十一卷

尚書考功簿五卷王方慶撰尚書考功課績簿十卷王方慶撰尚書科配簿五卷梁選簿三卷徐勉撰梁勲選格一卷天官舊事一卷劉昞撰選譜十卷裴行儉撰選舉志十卷沈既濟撰舉選衡鑑三卷占額圖一卷王彦威撰隋吏部用人格一

卷　唐循資格一卷（天寶中修定）　唐循資格一卷（王涯修定）　梁循資格一卷（後唐清泰中修定）　循資歷一卷　銓曹條例遠近一卷　五省遷除二十卷　唐宰相表三卷（柳芳撰）　宋輔相表十卷（陳繹撰）　熙豐宰輔年表一卷　鳳池錄五十卷（唐馬宇撰）　輔佐記十卷（賀蘭氏撰）　中台志十卷（唐李筌撰起商訖唐）　國相事狀七卷（唐韋琯撰）　唐宰輔錄七十卷（蔣乂撰）　唐宰輔圖二卷（起高祖訖昭宗宰相名氏拜免年月）　宋宰輔拜罷錄二十四卷　中書故事一卷（尉遲渥撰）　宰輔明鑑十卷（偽吳張翼撰）　唐中書則例一卷　唐

宰相歷任記二卷 大丞相唐王官屬記一卷 温大雅撰 司徒儀注五卷 晉干寶撰 陳新定將軍名一卷 御史臺雜注五卷 唐杜易簡撰 御史臺記十二卷 唐韓琬撰 御史臺記十卷 唐韋述撰 御史臺故事三卷 唐李構撰 御史臺儀一卷 御史臺直廳雜儀一卷 御史臺儀制六卷 張知白撰 御史臺三院因話一卷 御史臺總載一卷 右臺記一卷 翰林志一卷 唐李肇撰 翰林内志一卷 翰林學士院舊規一卷 唐楊鉅撰 翰林故事一卷 唐韋執誼撰 續翰林故事一卷 申文炳撰 承旨

學士院壁記一卷唐元稹撰蓬山志五卷宋朝羅畸撰續翰林志二卷本朝蘇易簡撰次續翰林志二卷宋朝蘇耆撰翰林雜事抄一卷翰林雜記一卷李宗諤撰掖垣叢志三卷宋庠撰舍人院題名一卷金門統例三卷金坡遺事三卷錢惟演撰續金坡遺事一卷集賢注記三卷唐韋述撰史館故事錄三卷五代周史官所錄史官懋官志五卷本朝趙隣幾撰宮卿舊事一卷王方慶撰東宮官屬一卷九寺三監錄一卷羣牧故事三卷王曉撰養馬事宜一卷廖康撰金牧圖一卷州牧要

一卷　牧宰政術一卷蕭秩撰　客省條例七卷　四方館儀一卷　外臺糺纏敘事一卷　鹽鐵轉運圖一卷夏侯頔撰　制置司指掌一卷　制置司備問一卷　廣州市舶錄三卷趙思協撰　十七路轉運司圖一卷　景德會計錄六卷丁謂撰　皇祐會計錄六卷田況撰　慶歷會計錄二卷　溉漕新書四十卷

右職官下八十三部四百四十三卷

凡職官二種一百四十六部一千二十四卷

刑法 律 令 格 式 勅 總類 古制 專條 貢舉 斷獄 法守

律本二十一卷 賈充杜預撰 漢晉律序注一卷 晉僮長張斐撰 雜律解二十一卷 張斐撰 晉宋齊梁律二十卷 蔡法度撰 齊永明律八卷 宗躬撰 梁律二十卷 蔡法度撰 陳律九卷 范泉等撰 後魏律二十卷 北齊律十二卷 周律二十五卷 趙肅等撰 隋律十二卷 高熲等撰 隋大業律十八卷 唐武德律十二卷 貞觀律十二卷 永徽律十二卷 律略論五卷 劉邵撰 律疏三十卷 律音義一卷 宋朝孫奭撰 律鑑一卷 律令手

鑑一卷唐王行先撰　四科律心要訣一卷　金科玉律二卷

金科易覽一卷趙緒撰

右律二十三部二百六十五卷

晉令四十卷賈充杜預撰　梁令三十卷　北齊令五十卷

北齊權令二卷　陳令三十卷范泉等撰　隋開皇令三十卷

牛弘等撰　隋大業令三十卷　唐武德令三十一卷長孫無忌等撰

貞觀令二十七卷　永徽令三十卷　梁令三十卷朱梁

時修　宋朝淳化令三十卷　天聖令三十卷　元豐令五

十卷　元祐令二十五卷　熙寧編勅赦降附令二十
二卷王安石定
右令十六部四百八十七卷
梁科三十卷
賈充杜預刪定律令有律有令有故事故事即張蒼
之章程也梁時又取故事之宜於時者為梁科後齊
武帝時又於麟趾殿刪正刊典謂之麟趾格後周太
祖又命蘇綽撰大統式隋則律令格式並行

陳科三十卷　麟趾格四卷　唐格十八卷　留司格一卷　留本司行格十八卷　散頒天下格七卷　永徽留本司格後十一卷　垂拱格十卷　新格二卷散頒格三卷　留司格六卷　太極格十卷　開元前格十卷　開元後格十卷　開元格抄一卷　開元新格十卷李林甫等修　開成詳定格十卷狄兼謩撰　梁格十卷　朱梁格目錄一卷　後唐長定格一卷　傍通開元格一卷　宋乾德長安格十卷陶穀修　開寶長定格三卷盧多遜等

修

元豐賞格五卷

右格二十四部二百二十二卷

周大統式三卷蘇綽撰　唐武德式十四卷　貞觀式三十三卷　永徽式十四卷　式本一卷　垂拱式二十卷　開元式二十卷　式苑四卷唐元泳撰　梁式二十卷　併贓折杖式一卷　熙寧支賜式一卷

右式十一部一百三十一卷

開元格後長行勅六卷　大和格後勅四十卷　大中

刑法總要格後勅六十卷宣宗朝編元
和刪定制勅三十卷　雜勅三卷唐大中以後至昭宗朝詔勅天成
雜勅三卷後唐詔勅偽蜀人編天福編勅三十卷後唐制勅晉朝編天福
編勅一卷　宋朝建隆編勅四卷竇儀與法官編太平興國編
勅十五卷　咸平勅十二卷柴成務等編咸平勅日一卷
大中祥符編勅三十卷陳彭年與法官編諸路宣勅十二卷天聖
中刊正祥符勅頒下諸路舉明自首勅一卷　天聖編勅十二卷呂夷
簡等修景祐刺配勅五卷　慶曆編勅二十卷韓琦等定熙寧

續降勅二十卷　元豐勅二十卷　元祐二十卷

右勅二十二部三百七十五卷

漢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大中刑律統類十二卷唐張戣撰

江南刑律統類十卷僞吳天祚中姜虔嗣撰　顯德刑律二十卷周張昭撰

顯德刑統目一卷　開寶刑統三十卷寶儀與法官蘇曉等修

刑統釋文三十卷范遂良撰　唐開元格令科要一卷裴光庭撰記律令科目

刑法要錄十卷唐盧紓撰　唐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李林甫纂律令格式長行勅附尚書省二十四司總為篇目

五刑纂徑三卷唐黃克昇撰雜抄律

令格式 法鑑八卷 唐李崇編律令格式條目 偽吳刪定格令五十卷 楊行密時所修 後唐統類目一卷 後唐滕起撰 江南刪定條三十卷 偽唐李氏刪定 唐趙仁本法例二卷 唐崔知悌法例一卷 刑法總歷七卷 張善言纂 元豐諸司總統要目一卷 元豐勅令格式七十卷 元祐勅令格式五十六卷 元符勅令格式一百三十二卷 崇寧中明勅令格式二卷 政和勅令格式一百三十四卷 紹興勅令格式一百卷 類刑賦一卷 王言撰 法紀精英二卷 王大川撰 敘法二卷

五刑旁通圖一卷路仁恕纂 儀制赦書德音十卷陳彭年刪定

右總類三十部七百七十一卷

漢朝議駁三十卷應劭撰 漢名臣奏事三十卷 廷尉決事二十卷 廷尉駁事十一卷 廷尉雜詔書二十六卷 晉雜議十卷 晉彈事十卷 南臺奏事二十二卷 魏王奏事十卷 魏名臣奏四十卷陳壽撰 晉駁事四卷 晉雜制六十卷 陳新制六十卷 後魏六條一卷蘇綽撰

右古制十四部三百三十四卷

晉刺史六條制一卷　度支長行旨五卷李林甫編　諸路轉運司編勅三十卷陳彭年編　皇祐審官院勅一卷賈壽編　三司編勅二卷宋朝索湘等編　三司咸平雜勅十二卷林特等修　景德農田勅四卷丁謂等定　元豐司農勅令式十五卷　嘉祐祿令十卷　嘉祐驛令四卷　熙寧常平勅三卷　元豐江湖鹽令勅六卷　熙寧八路差官勅一卷　元祐新修差官出使條三卷　一司一務勅三十卷　兩浙轉運

須知一卷　元祐廣西衙規一卷　茶法易覽一卷
茶法總例一卷
右專條十九部一百三十一卷
熈寧貢舉勑三卷　元祐貢舉勑三卷　貢舉條制五卷　貢舉事目一卷　元祐新修制科條一卷　崇寧通用貢舉法十二卷　崇寧州學制一卷　御製八行八刑條一卷　大觀州縣學法十卷　大觀新修學制三卷　大觀學制勑令格式三十五卷　禮部考試進

士勅一卷宋朝晁迥等撰

右貢舉十二部七十六卷

熙寧法寺斷例八卷　元祐法寺斷例十二卷　紹聖斷例四卷　大理寺例總要十二卷　六贓論一卷

疑獄集三卷後晉和凝撰　續疑獄一卷　斷獄指南一卷

繩墨斷例三卷　斷獄立成三卷　許公辨正案問錄一卷許長卿編　案前決遣二卷

右斷獄十二部五十一卷

仕途守法二卷　元豐仕途守法二卷　作邑自箴十卷　呂觀文縣法十卷　牧宰政術二卷唐蕭佚撰　公侯政術十卷唐魯人名初撰

右法守六部三十六卷

凡刑法十一種一百九十部二千八百八十九卷

傳記

耆舊　高隱　孝友　忠烈　名士　交遊

列傳　家傳　列女　科第　名號　冥異

祥異

三輔決錄七卷漢太僕趙岐撰摯虞注　海內先賢傳四卷魏明帝時撰

四海耆舊傳一卷韋氏撰 海內士品錄三卷魏文帝撰 海內先賢行狀三卷李氏撰 諸國先賢傳一卷 兗州先賢傳一卷 徐州先賢傳九卷王義慶撰 徐州先賢傳讚九卷劉義慶撰 海岱志二十卷齊前將軍記室崔蔚祖撰 魯國先賢傳三卷晉大司農白褒撰 東萊耆舊傳一卷王基撰 陳留耆舊傳二卷漢議郎圈稱撰 陳留耆舊傳一卷魏散騎侍郎蘇林撰 陳留先賢像讚一卷陳英宗撰 陳留人物志十五卷東晉劉令江敞撰 濟北先賢傳一卷 廬江七賢傳二卷 廣陵烈士傳一卷華隔撰 襄陽耆舊傳五

卷習鑿齒撰汝南先賢傳五卷魏周斐撰會稽先賢傳七卷謝承撰

會稽後賢傳記二卷鍾離岫撰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虞豫撰會稽先賢像贊四卷賀氏撰會稽記四卷朱育撰會稽太守像贊二卷賀氏撰吳先賢傳四卷吳左丞相陸凱撰吳先賢像贊三卷吳郡錢塘先賢傳五卷吳均撰東陽朝堂像贊一卷晉南平太守留叔先撰豫章舊志三卷熊默撰豫章烈士傳三卷徐整撰零陵先賢傳一卷長沙舊傳贊三卷晉臨川王郎中劉彧撰

武昌先賢志二卷宋郭緣生撰江表傳二卷虞溥撰楚國先賢

傳十二卷晉張方撰荊州先賢傳三卷高範撰山陽先賢傳一
卷仲長統撰交州先賢傳三卷晉范瑗撰廣州先賢傳一卷陸允志撰
廣州先賢傳七卷劉芳撰桂陽先賢畫贊五卷吳左中郎張勝撰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陳壽撰續益部耆舊傳三卷蜀文
翁學堂像題記二卷錦里耆舊傳八卷句延慶撰續錦里
耆舊傳十卷偽蜀張彭撰幽州古今人物志三十卷陽休之撰閩
川名士傳一卷黃璞撰臨川聖賢名跡傳三卷南陽先
氏傳二十卷王氏撰鈞臺耆舊傳三卷

右耆舊五十四部二百九十一卷

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嵇康撰　高士傳十卷晉皇甫謐撰　逸士傳一卷皇甫謐撰　逸民傳七卷張顯撰　逸人傳七卷鍾離儒撰　高士傳二卷虞盤佐撰　高道傳十卷道士賈善翊撰　至人高士傳贊二卷晉孫綽撰　高隱傳十卷阮孝緒撰　真隱傳二卷袁淑撰　續高士傳七卷周弘讓撰　止足傳十卷齊竟陵文宣王子良撰　陰德傳二卷范晏撰　大隱傳三卷徐堅撰　遺士傳一卷　六賢圖贊一卷唐李渤撰前代夫婦偕隱者六人

右高隱十六部七十八卷

孝子傳十五卷晉輔國將軍蕭廣濟撰孝子傳八卷師覺授撰孝子傳贊三卷王韶之撰孝子傳十卷宋員外郎鄭緝之撰孝子傳二十卷宗躬撰孝子傳三卷徐廣撰孝德傳三十卷梁元帝撰孝友傳八卷申秀撰曾參傳一卷孝子傳三十卷梁武帝撰友義傳十卷崔元暐撰友悌錄十五卷王方慶撰孝行志二十卷趙琉撰兄弟傳三卷裴懷貴撰忠孝圖贊二十卷李襲譽撰孝子後傳三十卷郎餘令撰唐孝悌錄十五卷宋朝樂史撰孝悌錄二十卷樂史撰起唐及五代

至宋朝唐孝新書五十卷樂史撰孝子拾遺七卷宋朝危皐撰孝女傳二十卷唐武后撰孝感義聞錄三卷曹希達撰

右孝友二十二部三百四十一卷

顯忠錄二十卷梁元帝撰忠臣傳三十卷梁元帝撰自古忠臣傳二十卷武謹傳功臣錄三十卷自太公至郭子儀武成王廟配享事迹三十卷宋朝乾德三年修自太公及張良以下七十三人凌煙功臣故事四卷令狐德棻撰義士傳十五卷崔元暐撰異域歸忠傳三卷唐李德裕撰起由余至尚可孤丹陽尹傳十卷梁元帝撰良吏傳十卷鍾岏撰忠

烈圖一卷偽吳徐温客記安金藏等二十六人凌煙功臣秦府十八學士

史臣等傳四十卷蔣乂撰英雄録一卷記秦漢至唐佐命功臣

右忠烈十三部二百十四卷

海内名士傳一卷　正始名士傳三卷袁宏撰　江左名士

傳一卷劉義慶撰竹林七賢論二卷晉戴逵撰七賢傳五卷孟氏撰

高才不遇傳四卷後齊劉晝撰　烈士傳二卷劉向撰　上古以來

聖賢高士傳贊三卷周續之撰隋志作續之注高識傳十卷傅弈撰　英

雄録一卷　先儒傳五卷　英藩可録事三卷張萬賢撰邵武

侯注 新六賢圖賛一卷李渤撰 梁四公子傳四卷唐盧詵撰 續高識傳十卷 文林館紀十卷鄭忱撰 文士傳五十卷張騭撰 益州文翁學堂圖一卷隋志作蜀文翁學堂像題記二卷 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許敬宗撰 續文士傳十卷裴朏撰 景龍文館記十卷李嶠宗楚客等二十四學士 唐十八學士真賛一卷 悼善列傳四卷 幼童傳十卷劉昭撰

右名士二十四部二百五十一卷

懷舊志九卷 知巳傳一卷盧思道撰 賓佐記二卷杜佑撰 交

游傳二卷鄭世翼撰宦遊記七十卷李義府撰幕府故吏錄一卷哥舒翰撰成都幕府石幢記二卷記賓佐姓名起貞元訖咸通

右交遊七部八十七卷

春秋列國名臣傳九卷孫敏撰孔子弟子先儒傳十卷元晏春秋三卷訪來傳十卷來奥撰雜傳三十六卷任昉撰雜傳四十卷賀縱撰雜傳十九卷陸澄撰雜傳六十九卷東方朔傳八卷毋丘儉記三卷管輅傳三卷管辰撰李固別傳七卷梁冀傳二卷何顒傳一卷桓

元傳二卷 陶潛傳一卷梁昭明太子撰 陶弘景傳一卷 列藩正論三十卷章懷太子撰 李密傳三卷賈閏甫撰 狄仁傑傳三卷李邕撰 張巡姚誾傳二卷李翰撰 高氏外傳一卷郭湜撰高氏即高力士也 顏公傳二卷唐殷亮撰顏杲卿事 段公別傳二卷唐馬宇撰段秀實事 孔子系葉傳三卷唐王恭之撰 自古諸侯王善惡錄二卷魏徵撰 諸葛亮隱沒五事一卷郭沖撰 永寧公輔梁記十卷王緒撰 尚書故實一卷唐李綽為張延賞客因錄延賞事 許國公勤王錄三卷唐李巨川撰記韓建迎昭宗東幸事 郭元振傳一卷 周延禧傳一卷

种太尉傳一卷 陳明遠傳一卷瞿慶撰 王文正公文
行錄一卷王皡撰 鄭畋事迹一卷

右列傳三十六部二百九十三卷

太原王氏家傳二十三卷 王朗王肅家傳一卷 褚
氏家傳一卷褚顗等撰 薛常侍家傳一卷 江氏家傳七卷
江祚等撰唐志作江饒 漢南庾氏家傳三卷庾斐撰南志作十卷唐志注虞守業 裴
氏家傳四卷裴松之撰 虞氏家記五卷虞賢撰 曹氏家傳一卷
曹毗撰 范氏世傳一卷范汪撰 紀氏家紀一卷紀友撰 韋氏家

傳一卷　何顒使君家傳一卷　明氏家訓一卷偽燕衛尉明岌撰　明氏世錄六卷梁信武記室明粲撰　陸史十五卷陸煦撰　王氏江左世家傳二十卷王褒撰　孔氏家傳五卷　崔氏五門家傳三卷崔氏撰　暨氏家傳一卷　周齊王家傳一卷姚氏撰　爾朱家傳二卷王劭撰　周氏家傳一卷　令狐氏家傳一卷　何妥家傳二卷　裴若弼家傳一卷　令狐家傳一卷令狐德棻撰　燉煌張氏家傳二十卷張太素撰　郭公家傳八卷陳氏撰　顏氏家傳一卷殷亮撰記杲卿事　鄭侯家傳十卷李繁

撰　李趙公行狀一卷王起撰　河東張氏家傳三卷張茂樞撰　遠祖越國公行狀一卷鍾紹京撰　顏氏行狀一卷殷亮記魯公事　魏公桑維翰傳三卷宋朝范質撰　張公行狀一卷張宗益撰　章氏家傳慶德編一卷

右家傳三十八部一百六十一卷

列女傳十五卷劉向撰曹大家注　列女傳七卷趙母注　列女傳八卷高氏撰　列女傳頌一卷曹植撰　列女傳頌一卷劉歆撰　列女傳贊一卷繆襲撰　列女後傳十卷項原撰唐志作項宗　列女傳六卷

皇甫謐撰列女傳七卷綦母邃撰女記十卷杜預撰后妃記四卷虞通
之撰王嬪傳五卷王方慶撰貞潔記一卷諸葛亮撰列女傳畧七卷
魏徵撰列女傳一百卷唐武后撰王氏女記十卷王方慶撰保傅乳
母傳七卷唐武后撰美婦人傳六卷妬記二卷虞通之撰續妬
記五卷王方慶撰曹大家女誡一卷內訓二十卷辛德原王劭等
撰婦人訓誡集十卷徐湛之撰娣姒訓一卷馮少冑撰女則要錄
十卷唐長孫皇后撰古今內範一百卷武后撰內範要畧十卷唐武
后撰鳳樓新誡二十卷誡女書一卷李大夫撰女論語十卷

尚宮宋氏撰女誡一卷王搏妻楊氏撰女議一卷續大家女訓十二章薛蒙妻韋氏撰古今女規新類一卷彤管懿範七十卷王欽若編后妃事

右列女三十五部四百六十九卷十二章

科第錄十六卷唐姚康撰起武德盡長慶科第入仕者唐顯慶登科記五卷崔氏撰唐登科記二卷李奕撰重定科第錄十卷宋朝樂史撰諱行錄一卷唐由進士中第者姓名起貞元訖中和宋朝登科記一卷建隆至景祐宋朝登科記三卷樂史撰重修登科記三十卷樂史撰起

唐詎五代江南登科記一卷樂史撰五代登科記一卷趙修修撰登科小錄二卷文嵩撰大遼登科記一卷周顯德二年小錄一卷唐取士詺科目一卷唐文場盛事一卷唐代衣冠盛事錄一卷蘇持撰唐衣冠盛事圖五卷竇氏撰文場內舉人儀則一卷偽蜀禮部考試儀式多沿唐舊初舉子一卷後唐同光時人記當時舉進士禮部試之式唐志作盧光啓蜀桂堂編事二十卷偽蜀楊九齡撰宋朝衣冠盛事一卷錢明逸撰制舉編事八卷制舉備對二卷

右科第二十三部一百十五卷

同姓名録一卷梁元帝撰　同姓名譜六卷　南北朝小名録一卷　小名録五卷唐陸龜蒙撰記秦漢至隋人　名賢姓字相同録一卷丘光庭撰　歴代鴻名録八卷偽蜀李遠撰記帝王稱號　名字族十卷楊知惲撰　同字録一卷楊蘊撰　歴代聖賢名氏録十五卷

右名號九部四十八卷

神異經二卷東方朔撰　宣驗記十三卷劉義慶撰　應驗記一卷宋光祿大夫傅亮撰　冥祥記十卷王琰撰　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　感應傳八

卷王延秀撰古異傳三卷宋袁王壽撰甄異傳三卷晉西戎主簿戴祚撰述異記十卷祖沖之撰異苑十卷宋給事劉敬叔撰志怪二卷祖台之撰志怪四卷孔氏撰神錄五卷劉之遴撰齊諧記七卷宋散騎侍郎東陽無疑撰續齊諧記一卷梁吳均撰搜神記三十卷干寶撰搜神後記十卷陶潛撰靈鬼志三卷荀氏撰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補續冥祥記一卷王曼穎撰漢武洞冥記一卷郭氏撰研神記十卷蕭繹撰旌異記十五卷侯君素撰近異錄二卷劉質撰鬼神列傳二卷謝氏撰集靈記二十卷顏之推撰冤魂志三卷顏之推撰因果記

十卷劉泳撰　冥報記二卷唐臨撰　王氏神通記十卷王方慶撰　大
唐奇事記十卷李隱撰　窮神祕苑十卷焦潞撰　傳奇三卷裴鉶
撰　還魂記一卷戴少平撰　靈怪集二卷張薦撰　集異記三卷薛用
弱撰　纂異記一卷李玫撰　獨異志十卷李元撰　博異志三卷谷神
子撰　元怪錄十卷牛僧孺撰　續元怪錄五卷李復言撰　宣室志十卷
唐張讀撰　瀟湘錄十卷唐柳祥撰　紀聞十卷唐牛肅撰記釋氏道家異事　通幽
記三卷唐陳劭撰　古異記二卷　卓異記一卷唐陳翺撰　續卓異
記一卷唐裴紫芝撰　廣卓異記三卷宋樂史撰　周子良冥通錄

三卷記梁隱士周子良與神仙感應事 補江總白猿傳一卷記梁歐陽紇要事

感應類從譜一卷孤剛子撰 通籍錄異二十卷劉振撰 湖湘神

仙類異三卷曹衍撰 聞奇錄三卷 異僧記一卷 離魂

記一卷陳元祐雜記張氏女事 妖怪錄五卷皮光業撰 冥洪錄一卷

稽神錄十卷宋朝徐鉉撰 洛中紀異十卷宋朝秦再思撰 新纂異要

一卷唐段成式撰 黃靖國再生傳一卷廖子孟撰 感應書一卷

甘澤謠一卷唐袁郊撰 錄異誡一卷童蒙亨撰 虬鬚客傳一卷記李

衛公事 拾遺錄二卷偽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 王子年拾遺記十卷

杜陽雜編三卷唐蘇鶚撰前定錄一卷唐鍾輅撰定命論十卷唐趙自勤撰定命錄二卷唐呂道生撰報應錄三卷後唐王轂撰廣前定錄一卷唐鍾輅撰警誡錄五卷偽蜀周珽撰奇應錄三卷夏侯玨撰六續定命錄一卷唐溫畬撰感定命錄一卷科名定分錄七卷宋朝張君房撰

右冥興八十部四百三十三卷

嘉瑞記三卷陸瓊撰祥瑞記三卷符瑞記十卷許善心撰祥瑞錄十卷魏徵撰符瑞圖十卷陳顧野王撰起三代止梁武符瑞故實

一卷　符瑞圖目一卷顧野王撰　稽瑞一卷劉賡撰　二十二國祥異記三卷宋朝張觀撰起西晉包孫吳訖林邑國　祥瑞圖八卷侯亶撰　張掖郡元石圖一卷孟衆撰　又一卷高堂隆撰　瑞應圖記三卷孫柔之撰　瑞應圖贊三卷熊理撰　祥瑞圖十卷顧野王撰　皇隋靈感志十卷王劭撰　皇隋瑞文十四卷許善心撰　災異圖一卷見隋志　災祥一卷京房撰　災祥集七十六卷見隋志　地動圖一卷　祺祥記一卷　醴泉記一卷　瑞應翎毛圖一卷　祥瑞格式一卷　獬豸記一卷顏師古撰

右祥異二十六部一百七十六卷

凡傳記十三種三百八十三部二千八百五十七
卷十二章

通志卷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六十五　史部

通志卷六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文略第四

地理　地理　都城宮苑　郡邑　圖經　方物　川瀆　名山洞府　朝聘　行役　蠻夷

地理書一百五十卷陸澄撰　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梁任昉增陸澄之書曰地記　隋諸州圖經集記一百卷郎蔚之撰　周地圖一百三十卷　雜記十二卷　雜地志五卷　三代地理志六

卷　地理書抄二十卷陸澄撰　地理書抄九卷任昉撰　地理書抄十卷劉黃門撰　唐地域方丈圖一卷　唐地域方尺圖一卷　職方記十六卷　晉太康土地記十卷　太康三年地記六卷　元嘉六年地記三卷　輿地志三十卷顧野王撰　括地志五百五十卷　又序略五卷　長安四年十道圖十三卷　開元三年十道圖十卷　元和郡縣圖志五十四卷李吉甫撰　元和十道圖十卷　貞元十道録一卷　十道志十六卷梁載言撰　賈耽地圖十卷　皇華

四達記十卷賈耽撰　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　文括九州要略三卷劉之推撰　元和郡國志十卷　十三州志十四卷闞駰撰　太康州郡縣名三卷　太康國照圖一卷　孫結撰圖照十卷曹璩撰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宋朝樂史撰　方輿記一百三十卷偽唐徐鍇撰　九域圖三卷宋朝王曾撰　九域志十卷王孝等撰　十道記一卷　方岳志五十卷晏殊等撰　貞觀郡國志十卷　開元分野圖一卷　唐新集地理志九卷　十道四蕃志三卷梁載言撰　古今地名三卷　隋州郡縣簿

七卷　九州郡縣名七卷　皇祐方域圖志五十卷（王洙等撰）古來國名二卷　周公城名録一卷　九州要記四卷　諸州雜記八卷　天下郡縣目一卷（宋梁時人作）坤元録抄二十卷　巨鼇記六卷　元魏諸州記二十一卷　世界記五卷（釋僧祐撰）隋諸郡土俗物産一百五十一卷　方物志二十卷（許善心撰）京兆方物志二十卷　劒南方物略圖贊一卷（宋祁撰）古今地譜二卷　風土記三卷（晉周處撰）元康六年戸口簿記三卷

右地理六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五卷

三輔黄圖一卷記漢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 漢宮閣簿三卷

洛陽宮殿簿三卷 歷代宮殿名一卷宋朝李昉撰 歷代宮名一卷 南朝宮苑記二卷 洛城圖一卷晉楊佺期撰 西京記三卷薛寘撰 洛陽記一卷陸機撰 洛陽記一卷戴延之撰 後魏洛陽記五卷 京師録七卷 關中記一卷潘岳撰 兩京新記五卷韋述撰 東都記三十卷鄧世隆撰 東都記二十卷韋機撰 兩京道里記三卷唐世記洛陽至長安道路事 京師録七卷

隋朝移洛都記一卷　京邦記二卷　國都城記九卷

十國都城記十卷顧野王撰　河南志二十卷宋敏求撰　長安志

十卷宋敏求撰　洛陽類事一卷王正倫撰　東京記三卷宋敏求撰　又三

卷　天下至京地里圖一卷　天下驛程記一卷　唐

太極大明興慶三宮圖一卷　洛陽京城圖一卷　長

安京城圖一卷　東京宮禁圖一卷　唐園陵記一卷

昭陵建陵圖一卷　聖賢冢墓記一卷李彤撰　城冢記

一卷　後園記一卷　廟記一卷　治平八廟圖一卷

學士院新撰目一卷宋朝國初改軍鎮及宮殿名詔學士院撰

右都城宫苑四十一部一百六十十八卷

金陵地記一卷黄元之撰秣陵記二卷　江左記一卷張參撰

鄴中記二卷晉陸翽撰鄴都故事二卷馬溫撰　魏永安記三卷温子昇撰鄴城新記二卷劉公鋭撰鄴縣記一卷　相臺志十二卷陳臻撰

唐關中隴右山南九州别録六十卷　華陽風俗録一卷唐張周封撰九隴記一卷王韶撰成都記五卷唐盧求撰

益州理亂記三卷唐鄭暐撰續成都記一卷杜光庭撰成都古今

集注三十卷趙抃撰　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撰　益州記三卷隋李充撰　蜀志一卷後漢韋寛撰　巴蜀記一卷　三巴記一卷譙周撰　梁益記十卷　分吳會丹陽三都記二卷　吳興統記十卷　吳興記三卷山謙之撰　吳地記一卷齊陸道瞻撰　吳都記一卷張勃撰　吳地記一卷張勃撰　會稽土地記一卷朱育撰　會稽記一卷賀循撰　吳會須知一卷魏羽撰　南徐州記二卷山謙之撰　毗陵記一卷　京口記二卷宋劉損撰　南兖州記一卷阮叙之撰　南雍州記三卷鮑堅撰　荆州記二卷郭仲産撰　荆南地志二

卷梁元帝撰 荊州記三卷宋盛宏之撰 渚宮故事十卷唐余知古撰 廣
梁南徐州記九卷虞孝恭撰 陳留風俗傳三卷圈稱撰 司州記
二卷 夷門記一卷王權撰 徐地録一卷劉芳撰 三齊記一
卷李肶撰 齊地記二卷晏模撰 齊州記四卷李叔布撰 鄱陽記一
卷王仲通撰 鄱陽縣圖經一卷 零陵總記十五卷陶岳撰 零
陵録一卷韋宙撰 淮南記一卷 燉煌新録一卷唐李延範撰
巴陵古今記一卷范致明撰 曹甸雜記一卷范致明撰 恩平郡譜
三卷楊備撰 江夏辨疑一卷王得臣撰 豫章記一卷雷次宗撰 豫章

記三卷雷次宗撰東陽記一卷鄭緝之撰尋陽記二卷張僧監撰九江
新舊録三卷唐張容撰湘州記四卷湘川記一卷羅含撰湘
中記一卷湘中新録七卷周衡撰湘州圖副記一卷
襄沔記三卷唐吳從政撰中岳頴州志五卷樊文深撰西河舊事
一卷并州入朝道里記一卷蔡允恭撰并州總管内諸州
圖一卷趙記十卷河東記三卷代都略記三卷
太原事迹記十四卷李璋撰東都記三十卷鄧行儼撰南越
記一卷陳承韜撰南越志五卷宋沈懷遠撰邕管雜記一卷宋朝范旻

撰　珠崖傳一卷偽燕蓋弘撰　交廣二州記一卷王範撰　桂林風土記三卷唐莫休符撰　廣西要會五卷張田撰　安南會要一卷　番禺雜録三卷鄭熊撰　廣東要會四卷　番禺建立城池一卷　番禺記一卷王德璉撰　甌閩傳一卷　閩中記一卷唐林諝撰　泉南録一卷僧洞源撰　重修閩中記十卷林世程撰　戎州記一卷唐李仁實撰

右郡邑九十五部三百七十六卷

周地圖記一百九卷　冀州圖經一卷　齊州圖經一

卷　幽州圖經一卷　隋諸州圖經集一百卷郎蔚之撰潤州圖注二十卷孫處元撰唐劒南地圖二卷　開封府圖經十八卷　畿内諸縣圖經十八卷　河北三十四郡地圖一卷　京東路圖經九十八卷　京西路圖經四十六卷　河北路圖經一百六十一卷　陝西路圖經八十四卷　河東路圖經一百一十四卷　淮南路圖經九十卷　江南路圖經一百十四卷　兩浙路圖經九十五卷　吳郡圖經六卷李宗諤撰吳郡續圖經三卷朱長文撰

荊湖南路圖經三十九卷　荊湖北路圖經六十三卷

川陝路圖經三十卷　益州路圖經八十二卷　利

州路圖經六十三卷　夔州路圖經五十二卷　梓州

路圖經六十九卷　廣東路圖經五十七卷　廣西路

圖經一百六卷　福建路圖經五十三卷　南劒州圖

經六卷　吉州圖經九卷　江寧府圖經六卷

右圖經三十三部一千七百一十七卷

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撰　山海經十八卷　山海經圖賛

二卷郭璞注　山海經圖十卷宋朝舒雅等撰　山海經音二卷　神
異經二卷東方朔撰張華注　異物志一卷後漢楊孚撰　南州異物志
一卷吳丹陽太守萬震撰　發蒙記一卷束晳撰　交州異物志一卷楊孚
撰　扶南異物志一卷朱應撰　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隋沈瑩撰
涼州異物志一卷　南方異物志一卷房千里撰　嶺南異物
志一卷孟琯撰　嶺表録異一卷劉恂撰　晉安海物異名記二
卷偽唐陳致雍撰　番禺紀異集五卷馮拯撰　異魚圖五卷　青城
山方物志五卷句台符撰

右方物二十部八十四卷

水經三卷漢桑欽撰郭璞注 水經四十卷酈道元注 四海百川水源記一卷晉僧道安撰 江圖二卷張氏撰 江圖二卷劉氏撰 江記五卷庾仲雍撰 浙江論一卷潘洞撰 漢水記五卷庾仲雍撰 尋江源記五卷 刪水經十卷唐李吉甫撰 水飾圖二十卷 江行備用圖一卷 太虛潮論一卷 燕肅海潮論三卷 邱光庭海潮論一卷 張君房海潮論三卷 海濤志一卷竇叔蒙撰 靈異治水記一卷 姑蘇水利一卷刺正甫撰 濟水

圖一卷 岷江渠堰譜十卷張踶撰 吐蕃黃河録四卷
導河形勝書三卷李聖撰 古今大河指掌一卷 神壤記
一卷黃閔撰記滎陽山水 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尚書劉澄之撰
司州山川古今記三卷劉澄之撰 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九卷
唐韋澳撰 六路水陸地里記一卷 大禹治水元奥録一卷
河防通議一卷沈立撰

右川瀆三十一部一百六十卷

九嶷山記唐王方慶撰 嵩山記一卷盧鴻撰 又一卷張景儉撰 廬山

雜記一卷張密撰　武林山記一卷　九華山舊録一卷
九華山新録一卷滕宗諒撰　九華山録一卷釋應物撰　西山圖一
卷蔣炳撰　五嶽諸山記一卷　五嶽圖一卷　五嶽記一
卷　九華山拾遺一卷　齊山記一卷　顧諸山記一
卷　鴈蕩山記一卷　豫章西山記二卷李上交撰　幕阜山
記一卷　九疑山圖記一卷　王屋山新記一卷　四
明山記一卷　青城山記一卷　玉笥山記一卷唐道士令
狐見堯撰　清溪山記一卷法琳撰　武夷山記一卷杜光庭撰　華山記

一卷　茅山記一卷　茅山新小記一卷　諸山記一
卷　武夷山記一卷劉夔撰　天台山記一卷　九疑山圖
記一卷　會稽洞記一卷賀知章撰　閤皁山記一卷楊申撰　南
嶽衡山記一卷　又一卷宋居士撰　羅浮山記一卷郭之美撰　南
嶽小録一卷李仲昭撰　遊名山記一卷謝靈運撰　居名山志一卷
謝靈運撰　李氏宜都山川記一卷　湘中山水記一卷盧拯撰
十洲記一卷東方朔撰　洞庭譜一卷　嶽瀆福地圖一卷
福地記一卷　元中記一卷　瀨鄉記一卷崔氏撰　桃花

源集二卷姚孳撰　名山洞天記一卷　十大洞天記三十六小洞天記一卷　洞天集五卷王正範撰

右名山洞府五十二部五十七卷

聘遊記三卷劉師知撰　朝覲記六卷　魏聘使行記五卷

聘北道里記三卷江德藻撰　遣使録一卷陸贄撰　皇華四達記十卷賈耽撰　接伴語録八卷　接伴入國館伴録　林內翰北朝國信語録二卷　接伴北使回答土物録一卷

黠戛斯朝貢圖十卷呂述撰　富韓公入國語録一卷

余襄公奉使録一卷　陳襄奉使録一卷　賀正人使例一卷　南北國信記一卷　通好後南北人使姓名録一卷　使遼圖抄一卷沈括撰　遼庭須知一卷　重修遼庭須知一卷　西夏須知一卷　鄰國政事一卷　匈奴須知一卷　契丹須知一卷　北部須知一卷田瑋撰　奉使高麗記一卷　西南蠻入朝首領記一卷　商胡行道圖一卷　高麗國海外使程記三卷昇元中録　西蕃會盟記三卷　錢王貢奉録一卷　四夷朝貢録十卷

唐高少逸撰于闐進奉記一卷　職貢圖一卷梁元帝撰職貢圖三卷　古今貢録一卷　軺車事類三卷編春秋及史傳奉使之辭

右朝聘三十七部九十二卷

張騫出關志一卷　江表行記一卷　封君義行記一卷　序行記十卷姚最撰　李諧行記一卷　南嶽勝遊録一卷僧文政撰　周秦行記一卷韋瓘撰　輿駕東行記一卷隋薛泰撰　巡撫揚州記七卷諸葛穎撰　北伐記七卷諸葛穎撰　宋武北征記一卷戴氏撰　郭緣生述征記二卷　戴祚西征記二卷

姚最述行記二卷　隋王入沔記一卷宋侍中沈懐文撰　諸道行程血脉圖一卷馬敬實撰　張氏燕吳行役記二卷　雲南行記一卷　韓琬南征記十卷　李德裕南遷録一卷　丁謂南遷録一卷　平蜀記一卷　李氏朝陵記一卷李遵朂朝永熙陵撰　入洛記十卷周王仁裕撰　王氏東南行一卷　王仁裕南行記一卷　李昉南行記一卷遣祠南岳　蜀程記一卷唐韋莊撰　峽程記一卷唐韋莊撰　游蜀記一卷宋朝李用和撰

右行役三十部七十三卷

交州以南外國傳一卷　日南傳一卷　交趾事迹一卷　諸蕃風俗記二卷　突厥所出風俗事一卷　大隋翻經婆羅門法師外國傳五卷　外國傳五卷釋曇景撰　西域圖三卷裴矩撰　西域道里記三卷程士章撰　西域國志六十卷　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唐僧元奘撰　西域記十二卷唐僧辨機撰　諸蕃國記十七卷　北荒風俗記一卷　男女二國傳一卷　真臘國事一卷　高麗風俗一卷裴矩撰　新羅國記一卷顧愔撰　渤海國記三卷張建章撰　諸蕃記一卷戴氏

撰海南諸蕃行記一卷達奚通撰蠻書十卷樊綽纂雲南記一卷袁滋撰北荒君長録一卷李繁撰雲南別録一卷竇滂撰南詔録三卷徐雲虔撰投荒雜録一卷房千里撰赤土國記二卷常駿等撰中天竺國行記十卷王元策撰佛國記一卷釋法顯撰遊行外國傳一卷釋智猛撰歷國傳二卷僧法盛撰慧生行傳一卷北户雜録三卷段公路撰契丹録一卷北庭會要一卷聚米圖經五卷陰山雜録六卷趙至忠撰燕北雜記三卷契丹夏州事迹一卷平戎記五卷西戎記二卷

大理國行程一卷　蒲甘國行程畧一卷　邕管溪洞雜記一卷譚掞撰　于闐國行程記一卷平居誨撰　邊陲利害三卷薛向撰

右蠻夷四十七部二百一卷

凡地理十種四百五十部五千一百四十卷

譜系帝系　皇族　總譜　韻譜　郡譜　家譜

世本二卷劉向撰　世本四卷宋衷撰　帝譜世本七卷宋均撰　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　世本譜二卷王氏注　漢氏帝王譜

三卷 帝系譜二卷張愔等撰 尚書血脉一卷 宋譜四卷

齊帝譜屬十卷 梁帝譜十三卷 後魏譜十卷

齊高氏譜六卷 周宇文氏譜一卷 大唐皇室新譜

一卷唐李衢撰 唐皇室維城録一卷唐李衢等撰 天潢源派一卷

唐李匡文撰 本朝仙源積慶圖一卷 本朝維城録一卷大聖

十八年

右帝系十九部七十二卷

齊永元中表簿六卷 梁大同四年表簿三卷 齊梁

宗簿三卷　國親皇太子親傳三卷賈冠撰　梁親表譜五卷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　後魏辨宗錄二卷元暉業撰　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　後齊宗譜一卷　南族譜二卷　皇唐玉牒一百一十卷李衢等撰　唐偕目譜一卷唐李匡文撰紀高祖至昭宗中宮及太子諸王公主名號封拜出降年月　玉牒行樓二卷唐李匡文撰　皇孫郡王譜一卷唐李匡文撰　元和縣主譜一卷唐李匡文撰　唐書總紀帝系三卷　宗室齒序圖一卷　仙源類譜一卷王巽撰　皇族具員一卷　皇親故事二卷宋朝李至撰

右皇族戚里附二十部百五十三卷

族姓昭穆記十卷晉摯虞撰　百家集譜十卷王儉撰　續百家譜四卷梁王逡之撰　百家譜拾遺一卷　百家譜三十卷王僧孺撰　百家譜集鈔十五卷王僧孺撰　百家譜二十卷賈執撰　百家譜十五卷傅昭撰　百家譜世統十卷　百家譜鈔五卷賈執撰　百家譜二十卷徐勉撰　姓氏英賢譜一百卷賈執撰　姓苑十卷何承天撰　複姓苑一卷　氏族要狀十五卷賈希鏡撰　官族傳十五卷　諸姓譜一百十六卷梁司空王儉撰　大唐氏族志一

百卷　姓氏譜二百卷呂才等撰大唐姓族系録二百卷柳冲撰
大唐十四家貴族一卷吳兢韋述等撰衣冠譜六十卷路敬淳撰
考姓畧記二十卷路敬淳撰姓氏實論十卷王元感撰姓苑畧一卷崔日用撰
開元譜二十卷韋述撰
天寶新譜一卷明皇撰
國朝宰相甲族一卷韋述撰
百家類例三卷韋述撰
唐新定諸家譜録一卷李林甫等撰
姓氏雜録一卷孔全撰
唐官姓氏記五卷李利涉撰
編古命氏三卷李利涉撰
永泰新譜二十卷柳芳撰
續譜十卷柳璟撰
聖朝臣寮家譜一卷宋朝人撰
姓史四卷　氏

族譜一卷　姓氏秘畧三卷　唐譜傳引一卷　姓解
三卷邵思撰　熙寧姓纂六卷錢明逸撰　千姓編一卷吳可幾撰
右總譜四十三部一千七十四卷
姓氏韻畧六卷柳璨撰　姓源韻譜四卷曹大宗撰　姓源韻譜五
卷張九齡撰　系纂七卷唐竇從一撰　元和姓纂十卷李林寶撰　姓林五
卷唐陳湘撰　五姓證事二十卷　元和姓纂抄一卷
右韻譜八部五十八卷
新集諸州譜十二卷司空王儉撰　梁武帝總責境內十八州

譜七百十二卷王僧孺撰益州譜四十卷關東關北譜三十三卷冀州姓族譜二卷洪州諸姓譜九卷吉州諸姓譜八卷江州諸姓譜十一卷諸州雜譜八卷袁州諸姓譜八卷揚州譜鈔五卷天下姓望郡譜一卷

右郡譜十二部八百四十九卷

孔子系葉傳二卷黃恭之撰孔聖真宗録五卷孔子家譜一卷司馬氏世家三卷京兆韋氏譜二卷韋氏

譜十卷　韋氏諸房畧一卷　謝氏譜十卷　謝氏家譜一卷　楊氏血脉譜二卷　楊氏家譜狀幷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魏朝楊佩撰）北地傅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裴氏家牒二十卷（裴守真撰）王氏家牒十五卷（王方慶撰）家譜二十卷（王方慶撰）王氏著録十卷　王氏譜一卷　劉氏譜考三卷　劉氏家史十五卷　劉氏大宗血脉一卷（劉復禮撰）河南劉氏傳一卷　劉輿家譜一卷　劉晏家譜一卷　南華劉氏家譜一卷

趙郡東祖李氏家譜二卷　李氏房從譜一卷　李用休家譜二卷唐李用休撰　李文家譜一卷唐李匡文撰　蔣王惲家譜一卷惲太宗第七子書載其後　紀王慎家譜一卷　南陽李英公家譜一卷　李韓王家譜一卷　東萊呂氏家譜一卷
薛氏家譜一卷　顏氏家譜一卷　虞氏家譜一卷
孫氏家譜一卷　吳郡陸氏宗系譜一卷唐陸景獻撰　徐氏譜一卷　徐義倫家譜一卷　徐詵家譜一卷　新定徐氏譜圖四卷唐徐商撰　周長球家譜一卷　周氏大宗

血脉譜一卷　施氏家譜一卷　萬氏家譜一卷　滎陽鄭氏家譜一卷　竇氏家譜一卷唐竇澄之撰　鮮于氏家譜一卷　唐氏譜畧一卷　唐納家譜一卷　趙異世家譜一卷　費兼家譜一卷　沈氏譜書一卷　沈氏衣冠集一卷藥玩撰　京兆杜氏家譜一卷　曲江張氏家譜一卷　錢氏慶系圖二十五卷　錢氏慶系譜一卷　符魏王譜一卷　向文簡譜一卷　潯陽陶氏家譜一卷　建安章氏家譜一卷　建陽陳氏家譜一卷

范陽家志五卷盧藏用撰

右家譜六十八部二百五卷

凡譜系六種一百七十部二千四百一十一卷

食貨貨寶 器用 豢養 種藝 茶 酒

錢譜一卷梁顧烜撰 錢神論一卷晉魯褒撰 錢圖一卷 續錢譜一卷唐封演撰 錢譜三卷張台撰 錢本草一卷唐張說撰 錢譜一卷宋朝董逌撰 鑄錢故事一卷宋朝杜鎬撰 池州永豐錢監須知一卷 古今刀劍錄一卷隋虞荔撰 九鼎記四卷唐許康佐撰 古今刀

劒録一卷梁陶弘景撰銅劒讃一卷鑄劒術一卷出道藏劒法一卷仙寶劒經二卷見隋志古鑑記一卷隋王劭撰錦譜一卷玉格一卷段成式撰鹽鐵論十卷漢桓寛撰鹽筴總類二十卷解鹽須知一卷鹽池利害一卷

右貨寶二十三部五十七卷

魯史欹器圖一卷隋儀同劉徽注欹器銘一卷器準圖一卷後魏信都芳撰水飾一卷墨苑一卷墨圖一卷墨譜一卷蔡襄撰硯録二卷唐詢撰文房四譜四卷蘇易簡撰權衡記一

卷祖暅撰 香譜四卷沈立撰 天香傳一卷丁謂撰

右器用十二部十九卷

治馬經三卷俞極撰 治馬經圖一卷 馬經孔穴圖一卷

伯樂相馬經一卷 相馬經三卷 周穆王相馬經

三卷 相馬經二卷徐成等撰 相馬經六十卷諸葛頴撰 闕中銅

馬法一卷 周穆王八駿圖一卷晉史道規畫 騏驥須知一

卷 辨馬圖一卷 辨養良馬論一卷 辨馬口齒訣

一卷 醫馬經一卷 景祐醫馬方一卷 甯戚相牛

經一卷　高堂隆相牛經一卷　牛馬書一卷　晉牛經一卷　浮丘公相鶴經一卷　淮南八公相鵠經一卷　鷙擊録二十卷堯須跋撰　東川白鷹經一卷　鷹經一卷　鷹鶻病候一卷齊諸葛穎撰　鷹鷂五藏病源一卷　淮南王蠶經三卷　蠶書二卷孫光憲撰　范蠡養魚經一卷　猩猩傳一卷王綱撰　禽經一卷師曠撰　卜式養猪羊法二卷　卜式月政畜牧栽種法一卷　相鴨經一卷　相雞經一卷　相鵝經一卷　相貝經一卷　論駞經一卷

醫駞方一卷　治馬牛駞騾等經三卷

右豢養四十一部一百三十二卷

竹譜一卷戴凱之撰見隋志　竹記一卷　筍譜一卷宋朝僧贊寧撰　樹萱録一卷　園庭草木疏二十一卷唐王方慶撰　四時栽接記一卷　種植法七十七卷唐諸葛穎撰　禁苑實録一卷

花目録七卷宋朝張宗誨撰　花品一卷宋朝僧仲林撰　海棠記一卷

郊居草木記一卷　荔枝新譜一卷蔡襄撰　又一卷

莆田荔枝譜一卷徐師閔撰　增城荔枝譜一卷張宗閔撰　洛陽花

木記一卷周師厚撰洛陽牡丹記一卷歐陽修撰牡丹花品一卷越僧仲林撰洛陽貴尚録十卷邱濬撰洛陽花譜三卷張峋撰木譜一卷平泉山居草木記一卷唐李德裕撰漆經三卷偽唐朱遵撰

右種藝二十四部一百三十九卷

茶經三卷唐陸羽撰茶記三卷陸羽撰採茶録三卷唐温庭筠撰煎茶水記一卷唐張新撰茶譜一卷偽蜀毛文錫撰北苑茶録三卷宋丁謂撰茶山節對一卷蔡宗顔撰茶譜遺事一卷蔡宗顔撰北苑拾

遺一卷丁謂撰　北苑煎茶法一卷　茶苑總録十四卷曾伉撰　茶法易覽十卷

右茶十二部四十二卷

酒孝經一卷劉炫撰　貞元飲略三卷　醉鄉日月三卷皇甫松撰　醉鄉小略五卷胡節還撰　令圃芝蘭集一卷陽曾鉅撰　酒録一卷竇常撰　小酒令一卷　庭萱譜一卷同塵先生修飲酒令譜謂之庭萱

右酒八部十六卷

凡食貨六種一百二十部四百五卷

目録 總目 家藏總目 文章目 經史目

七略別録二十卷 劉向撰 七略七卷 劉歆撰 晉中經簿十四卷 荀勗撰 晉義熙巳來新集目録三卷 丘深之撰 宋元嘉元年四部書目録四卷 王儉撰 今書七志七十卷 王儉撰 梁天監六年四部書目四卷 殷鈞撰 梁東宮四部目録四卷 劉遵撰 梁文德殿四部目録四卷 劉孝標撰 七録十二卷 阮孝緒撰 魏闕書目録一卷 陳天嘉六年壽安殿四部目録四卷 陳德教殿四部目録四卷 陳承香殿五經史記目録

二卷　隋開皇四年四部目録四卷牛弘撰　開皇八年四

部目録四卷　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王劭撰　香厨四部

目録四卷　隋大業正御書目録九卷　四部書目序

録三十九卷殷淳撰　唐羣書四録二百卷殷踐猷等撰　古今書

録四十卷唐毋煚撰　唐集賢書目一卷韋述撰　唐四庫搜訪圖

書目一卷　開元四庫書目四十卷　唐祕閣書目四

卷　偽蜀王建書目一卷　紫微樓書目一卷　崇文

總目六十六卷王堯臣等撰　祕閣四庫書十卷　史館書目

二卷張方平撰 嘉祐訪遺書詔并目一卷 求書目録一卷 國子監書目一卷 禁書目録一卷 川本書籍目録三卷

右總目三十六部五百九十卷

吳氏西齋書目一卷唐吳兢撰 新集書目一卷唐蔣或撰 東齋集籍二十卷唐杜信撰 都氏書目一卷 沈諫議書目三卷沈立 沈少卿書目二卷 李正議書目三卷李定 荆州田氏書目六卷田瑋 籯金堂書目三卷吳良嗣 慶善樓書目三卷台州

陳氏李邯鄲書目三卷李淑漳浦吳氏藏書目四卷吳與方作謀萬卷樓書目一卷余衞公萬卷藏書目一卷歐陽參政書目一卷

右家藏總目十五部五十三卷

文章家集敘十卷荀勗撰文章志四卷摯虞撰宋世文章志二卷沈約撰文選著作人名目三卷唐韋寶閅文樞祕要目七卷唐尹植撰羣書麗藻目錄五十卷偽唐朱遵度撰上清文苑目二卷

右文章目 七部七十八卷

史目三卷 唐楊松珍撰 經史釋題二卷 唐李肇撰 十三代史目十卷 唐宗諫撰 唐列聖實録目二十五卷 唐孫玉汝撰 河南東齋史目三卷 唐人撰 唐書敘例目録一卷 見唐志 十九代史目二卷 宋朝舒雅等撰 太祖實録目二卷 太宗實録目二卷 太宗新修五代史目二卷 歷代史目十五卷 高氏小史目一卷 史鑑目三卷 經史目録七卷 楊九齡撰 經史目録三卷 十三代史目三卷 殷仲茂撰 唐餘録目一卷 宋敏

未撰

羣書備檢録七卷 漢書叙例目一卷

右經史目十九部九十三卷

凡目録類四種七十七部八百一十四卷

諸子類第六

儒術 道家 釋家 法家 名家 墨家 縱横家 雜家 農家 小說 兵家

儒術

晏子春秋七卷 齊大夫晏嬰撰 曾子二卷 目一卷曾參撰 子思子七卷 魯穆公師孔伋撰

漆雕子十三篇 漆雕開後 宓子十六篇 孔子弟子宓不齊撰

世子二十一篇名碩陳人也七十子之弟子　魏文侯六篇　李克七
篇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公孫尼子一卷七十子之弟子　孟子十四卷齊卿
孟軻撰趙岐注　孟子七卷鄭氏注　孟子七卷劉熙撰　孟子七卷綦毋邃注
孟子七卷陸善經注　孟子音義三卷張鎰撰　孟子音義二卷宋朝
孫奭撰　續孟子二卷唐林慎思撰名伸蒙子　刪孟子一卷馮休撰　荀卿
子十二卷楚蘭陵令荀況撰　荀子二十卷楊倞注　非荀二十八篇
吳申撰　削荀一卷陳之方撰　芊子十八篇齊人芊嬰七十子之後　甯越一
篇　王孫子一篇　公孫固一篇　李氏春秋二篇

弟子四篇秦博士羊百章撰　徐子四十二篇宋外黄人　魯仲連子五
卷齊人魯連不仕稱先生　虞氏春秋十五篇虞卿撰　新語二卷陸賈撰
劉敬三篇　賈子十卷漢梁太傅賈誼傳　秦子三卷　何子五
卷　劉子三卷梁劉勰撰　賈山八篇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
兒寬九篇　公孫弘十篇　終軍八篇　吾邱壽王
六篇　新序二十卷録一卷劉向撰　説苑二十卷劉向撰　揚子法
言十五卷解一卷揚雄撰李軌注　揚子法言六卷侯芭撰　揚子法言
十卷宋衷注　揚子法言十三卷柳宗元注　揚子法言十卷司馬光集

注

桓子新論十七卷後漢六安丞桓譚撰

潛夫論十卷後漢處士王符撰

申鑒五卷荀悅撰

魏子三卷後漢會稽人魏朗撰

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

中論六卷魏徐幹撰

典論五卷魏文帝撰

徐氏中論六卷魏太子文學徐幹撰

萬機論八卷蔣濟撰

王子政論十卷王肅撰

去伐論三卷王粲撰

杜氏體論四卷魏幽州刺史杜恕撰

述政論十三卷裴元撰

誓論三十卷張儼撰

顧子新語十二卷吳太常顧譚撰

新言五卷裴元撰

新義十八卷劉廞撰

新略十卷韋道孫撰

文禮通語十卷

正訓十卷陸機撰

典訓十卷陸景撰

譙子法訓八卷譙周撰

譙子五教志五卷　古今通論二十卷松滋令王嬰撰　周生烈子五卷　袁子正論二十卷袁準撰　袁子正書二十五卷

孫氏成敗志三卷孫毓撰　新論十卷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撰　物理論十六卷晉處士楊泉撰　太元經十四卷楊泉撰　新論十卷晉華譚撰

篤論四卷杜恕撰　芻蕘語論五卷鍾會撰　志林新書二十卷虞喜撰　後林新書十卷虞喜撰　顧子義訓十卷晉揚州主簿顧夷撰　正言十卷干寶撰　立言十卷干寶撰　又十卷蘇道撰　閎論二卷晉江州從事蔡詔撰　臥龍十六策一卷諸葛亮撰　正覽十卷晉郡儒林祭酒呂竦撰

要覽三卷陸機撰 正覽六卷梁太子詹事周捨撰 諸葛武侯集誡二
卷 衆賢誡十三卷 綦母氏誡林三卷 顏氏家訓
七卷 典言四卷後魏李穆叔撰 典言四卷後齊荀士遜撰 百里昌言
二卷王滂撰 崔子至言六卷 墳典三十卷盧辯撰 典墳數
集十卷范謐撰 讀書記三十三卷王劭撰 王通中說五卷
正訓二十卷辛德源撰 唐太宗序志一卷 帝範四卷唐太宗撰
天訓四卷唐高宗撰 紫樞要録十卷唐武后撰 臣軌二卷唐武后撰 百
寮新誡五卷 少陽政範三十卷 列藩正論三十卷

嚴尤三將軍論一卷 春宮要録十卷章懷太子撰 皇太子諸王訓十卷丁公著撰 青宮要記十卷唐武后撰以賜太子 修身要覽十卷章懷太子撰 帝王集要三十卷崔氏撰 君臣相起發事三卷 魏徵諫事五卷 自古諸侯王善惡録二卷魏徵撰 平臺百一寓言三卷梁太元撰 君臣政理論三卷楊相如撰 五經妙言四十卷李襲譽撰 六經法言二十卷 諸經纂要十卷崔郾撰 經史要録二十卷鄭澣撰 讀説苑十卷劉貺撰 百行章一卷杜正倫撰 前代君臣事迹十四篇唐憲宗撰 訓記雜載十

卷武后撰　維城典訓二十卷　維城前軌一卷裴光庭撰　諫苑
二十卷于志寧撰　諫林五卷齊晉陵令何望之撰　諫林二十卷王方慶撰　聖
典三卷楊浚撰　千秋金鑑録五卷張九齡撰　唐次辨謗略二卷
元和辨謗略十卷令狐楚等撰　太和新修辨謗略三卷裴潾
撰　格論三卷李仁實撰　王政三卷趙冬曦撰　正録十卷馮中庸撰　賈子
一卷開元中藍田尉撰　正論十五卷儲光羲撰　理源二卷牛希濟撰　君臣
圖翼二十五卷陸贄撰　古今說苑十一卷　康教論一卷
邱光庭撰　元子十卷元結撰　浪說七篇元結撰　漫說七卷元結撰　元

和子二卷杜信撰　仲蒙子三篇唐林慎思撰　冀子五卷冀重撰　傅子五卷晉司隸校尉傅元撰舊有百二十卷　皇王大政論一卷朱梁孝琪撰　鯫子一卷趙鄰幾撰　前朝君臣正論二十五卷晉趙瑩撰　帝王旨要三卷徐融撰　資理論三卷宋朝宋昂撰　本說十卷宋朝刁衎撰　素履子一卷張弘撰　里訓十卷張涉撰　東莞子十卷　儒門誡節忠經三卷　商子新書三卷商子逸撰　真宗皇帝正說十卷孫綽子十卷　家國鑑三卷　為臣要記三卷　治書十卷郭昭度撰　至性書三卷茅知至撰　泉書十卷黃君俞撰　姚元崇

六誡一卷　四部言心十卷劉守恭撰　理道集十卷隋李文博撰
檢志三卷唐李知保撰　羣書治要五十卷魏徵撰　十代興亡論
十卷朱敬則撰　帝王略論五卷虞世南撰　忠經一卷海鵬撰失其姓名　行
己要範十卷崔元暐撰　叙訓二卷辛之諤撰　理道要訣十卷杜佑撰
用人權衡十卷賀蘭正元撰　魁紀公三十卷樊宗師撰　輔弼名對
四十卷宋朝劉顏撰　樊子三十卷樊宗師撰　致理書十卷朱朴撰　治
亂集三卷蘇源明撰　紳誡二卷張楚金撰　誡子拾遺四卷唐李恕撰　開
元御集誡子書一卷　狄仁傑家範一卷　盧公家範

一卷　家誡一卷偽吳黃訥撰　司馬温公家範六卷　先賢

誡子書二卷

凡儒術一種二百四部一千六百一十三卷三百

七十篇

通志卷六十六

通志卷六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文略第五

道家　老子　莊子　諸子　陰符經　黃庭經　參同契　目錄　傳　記　論　書　經　科儀　符錄　吐納　胎息　內視　道引　辟穀　內丹　外丹　金石藥　服餌　房中　修養

道家一

老子道德經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戰國時河上丈人注又二卷漢文帝時河上公注又二卷漢長陵二卷毋丘望之注又二卷漢處士嚴遵注又二卷政和御解又二卷王弼注又二卷鍾會注又二卷羊祜注又二卷蜀才注又四卷羊祜解釋又二卷晉尚書郎孫登注又二卷晉江州刺史王尚楚注又二卷劉仲融注又二卷晉中郎將袁真注又二卷張憑注又二卷曹道沖注又二卷盧景裕注又四卷陶弘景注又二卷陳皐注又二卷鍾樹山注又二卷李允愿注又二卷陳嗣古注又二卷僧惠琳注又二卷僧惠嚴注又二卷僧鳩摩羅什注又二卷僧義盈注又二卷程韶集注又四卷任真子集注又四卷

道士張道相集三十家注 又四卷梁曠等注 又二卷偃松子注 又四卷李納注 又三卷道士李榮注 又二卷唐明皇注 又二卷辟閭仁諝注 又二卷傅奕注 又二卷楊上善注 又二卷吳善經注 又小解二卷 又二卷道士成元英注 又二卷盧藏用注 又新歌注道德經一卷李若愚撰 老子音一卷晉孫登撰 又一卷李軌撰 又一卷戴逵撰 又音解二卷李敢撰 老子義疏一卷顧歡撰 又五卷孟智周撰 又四卷韋處元撰 又九卷戴詵注 又四卷趙志堅撰 又八卷唐明皇撰 又二卷不著名氏 又四卷王顧等撰 又十四卷江徵撰 又四卷賈青夷撰 老子古本二卷 老子講

疏四卷梁武帝又六卷梁武帝撰又四卷何晏撰老子章句二卷毋丘望之撰老子指趣三卷毋丘望之撰老子指歸十一卷嚴遵注老子義綱一卷顧歡撰元言新記道德二卷王肅撰道德經品四卷梁曠撰老子節解二卷 老子章門一卷 老子指略例二卷王弼撰老子指略論二卷 道德問二卷何晏撰道德經序訣二卷葛洪撰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七卷成元英撰老子元旨八卷韓莊撰道德經元譜一卷劉遺民撰道德經譜二卷道士扶少明撰道德經傳四卷陸希聲撰道德經廣聖義

三十卷唐杜光庭撰 老子述義十卷賈大隱撰 老子道德簡要義五卷元景先生撰 道德經内解一卷 道德經兵論要義述四卷 道德經雜説一卷陸脩靜撰 道德經契源一卷 道德經纂微二卷道士陳景先撰 道德經傳授圖一卷 老子猶龍傳三卷賈善翊撰 老子昌言二卷呂氏撰 老子心鏡一卷崔少元撰王守愚注 老子真義機要一卷

右老子九十部二百九十卷

莊子二十卷梁漆園吏莊周撰晉散騎常侍向秀注 又十六卷司馬彪注 又十

卷崔譔注又十卷郭象注又三十卷晉李頤注又十八卷孟氏注又
十卷楊上善注又十二卷盧藏用注又十卷道士文如海注又三十卷成元
英注又十卷張昭補注又十五卷四家注又二十卷李頤集解又二十
卷王元古集解莊子音一卷李軌撰又三卷徐邈撰又三卷郭象撰
又一卷王穆撰又直音一卷賈善翊撰又注音一卷司馬彪撰又外
篇雜音一卷　又內篇音義一卷　莊子講疏三十卷
梁簡文帝撰又二卷張機撰又八卷　莊子義疏三卷宋處士李叔之
撰又八卷戴詵撰又十卷王穆撰又十二卷道士成元英撰莊子內

篇講疏八卷周弘正撰　莊子文句義二十八卷　莊子文句義二十卷陸德明撰　莊子古文正義十卷馮廓撰　南華論二十五卷梁曠撰　南華論音三卷　莊子論二卷李充撰　莊子指要三十三篇張九垓撰　南華仙人莊子論三十卷梁曠撰　莊子內要一卷　南華眞經篇目三卷　莊子餘事一卷陳景先撰　莊子統略三卷　南華象罔說十卷張游朝撰　南華通微十卷元載撰　南華眞經提綱一卷王曉撰　莊子通眞論三卷唐賈參寥撰　莊子邈一卷　南華總章一卷碧虛子撰　南華章句

七卷碧虛子撰

右莊子四十九部五百一十六卷

鬻子一卷周文王師楚人鬻熊撰唐鄭縣尉逢行珪注　又三卷王觀注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八卷鄭穆公時隱者列禦寇撰東晉張湛注唐加沖虛真經宋朝又加以至德　又八卷盧重元注　又八卷孫鶚注　又八卷政和御注　列子釋文二卷　列子統畧一卷　列子音義一卷　列子指歸一卷　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也唐徐靈府注　又十二卷李暹訓注　又十二卷朱弁注　文子釋音一卷　文子統畧一卷　文子家語要

言一卷 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 莊成子十二卷 蹇子一
卷 唐子十卷吳唐滂撰 蘇子七卷晉北中郎參軍蘇彥撰 宣子二卷
晉宜城令宣聘撰 陸子十卷陸雲撰 幽求子二十卷杜夷撰 抱朴子
內篇二十卷葛洪撰 符子二十卷東晉員外郎符朗撰 賀子十卷宋太
學博士賀道養撰 少子五卷齊司徒左長史張融撰 無名子一卷張太衡撰 元
子五卷 廣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 又三卷何璨注 亢倉
子音畧一卷 亢倉子三卷老聃之徒庚桑楚撰王士元注 無能子三
卷唐光啟中隱者不著名氏 同光子八卷劉無待撰 元真子三卷張志和撰 達

觀子一卷 淨住子二十卷蕭子良撰 天隱子一卷 元中
子三卷杜登暉撰 元筌子一卷珞琭子撰 素履子一卷 淮南鴻
烈解二十卷許慎注 黄石公素書一卷 宋齊丘化書六
卷

右諸子四十六部二百九十四卷

陰符經一卷黄帝撰太公等十一家注 又一卷七家注 又一卷唐張果注 又
一卷袁淑真注 又三卷陸佃注 又三卷蕭真宰注 又一卷黄居真注 又一
卷沈亞夫注 又一卷任照一注 又一卷蹇昌辰注 又一卷唐李筌注 又一卷

杜光庭注陰符機一卷李靖撰陰符經太無傳一卷唐張果得於道藏不詳作者陰符經正義一卷唐韋洪撰陰符經要義一卷驪山母傳陰符妙義一卷唐李筌撰新注陰符經序一卷陰符經辨命論一卷唐張果撰陰符經小解一卷陰符天機經一卷陰符經元訣二卷元解先生撰釋陰符章句陰符經一卷杜光庭撰陰符十德經一卷葛洪撰陰符經疏三卷袁淑真撰陰符經頌三卷太元子撰釋自論集解陰符隨經元義五卷頌陰符經一卷元陽子撰李筌傳陰符經序一卷陰符經訣一

卷　陰符經解題一卷　陰符經章句疏三卷張彬卿撰　陰符經序一卷　陰符太元傳一卷　陰符經五賊義一卷　陰符經元義一卷唐張魯撰　太丹黄帝陰符經一卷房山長注　陰符太丹經一卷驪山母注　陰符太丹經解一卷

右陰符經三十九部五十四卷

太上黄庭内經一卷務成子注　太上黄庭内景玉經一卷梁丘子注　又六卷五家注　黄庭秘言内景經一卷尹真人注　黄庭内景經一卷唐白履忠注　黄庭内景保生延壽訣一卷務成子注　太上

黃庭外景經三卷李子乘注黃庭秘言外景經一卷尹真人注黃庭中景經一卷　黃庭外景玉經注訣一卷　黃庭內外玉景經十卷蔣慎修撰太上黃庭內外景經二卷　黃庭玉景內篇四卷趙進子注黃庭玉景篇二卷　黃庭二景三皇內譜一卷　黃庭五藏道引玉軸經一卷　黃庭五藏圖一卷　老子黃庭內視圖一卷　黃庭五藏內景圖一卷唐女子胡愔撰黃庭外景圖一卷　黃庭五藏道引圖一卷　黃庭圖證訣一卷青鸞子撰黃庭集訣一卷陶真人撰黃

庭經訣誦一卷　黄庭五藏論七卷趙業撰　黄庭五藏經一卷　黄庭内景真形籙一卷　黄庭養神經一卷

黄庭内景五藏六府圖一卷胡悟撰　黄庭内景五藏六府補瀉圖一卷

右黄庭三十部五十七卷

周易參同契三卷漢魏伯陽撰　又五卷瞿直抱素子注　陰陽統略周易參同契三卷躬注

周易參同契三卷徐從事注　陰真君周易參同契三卷　參同契合金丹行狀十六變通真訣一卷　參同契太易

志圖一卷張處撰又一卷重元子撰參同契太易二十四氣修煉太丹圖一卷參同契太易丹書一卷參同契手鑑圖一卷參同契明鑑訣一卷彭曉撰參同契金碧潛通訣一卷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參同契還丹火訣一卷參同太丹次序火數一卷參同契特行丹一卷參同契五相類一卷漢魏伯陽撰金碧五相類參同契一卷陰真君撰參同金石至藥論一卷

右參同契一十九部三十一卷

隋朝道書總目四卷經戒三百一部九百八卷餌服四十六部一百六十七卷房中十三部三十八卷符籙十七部百三卷

唐朝道藏音義目録一百十三卷

宋朝明道宫道藏目録六卷

太真部道經目録二卷

洞元部道經目録一卷

洞神部道經目録一卷

三洞四輔部經目録七卷王欽若等撰

靈寶經目序一卷陸修靜撰

道藏經目七卷

修真秘旨事目歷一卷司馬道隱撰

開元道經目一卷

右目録十一部一百四十四卷

道家二

列仙傳二卷漢劉向撰　列仙傳贊三卷孫綽撰　列仙傳贊二卷郭元祖撰　列仙傳十卷葛洪撰　說仙傳一卷朱思祖撰　仙隱傳十卷周孫夷中撰　集仙傳十卷　洞仙傳十卷見素子撰　道學傳二十卷馬樞傳　續神仙傳三卷唐沈汾撰　八仙傳一卷唐江積撰　八仙圖一卷鄭氏撰　神仙傳畧一卷葛洪撰　神仙纂要錄一卷　江淮異人錄三卷宋朝吳淑撰　賓仙傳三卷何光遠撰　墉城集仙錄十卷杜光庭集古今女子成仙者百九人　玉清秘籙二十卷　仙傳拾遺

四十卷杜光庭撰總仙記一百三十卷宋朝樂史撰神仙後傳十卷唐王方慶撰疑仙傳三卷　漢武內傳三卷　太元真人東鄉司命茅君內傳一卷唐李遵撰清虛真人王君內傳一卷弟子華存撰清虛真人裴君內傳一卷鄭雲千撰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王蔑撰黄帝內傳三卷　太極左仙公葛君內傳一卷按隋志已有此傳而唐云呂先生撰仙人馬君陰君內傳一卷趙昇等撰又一卷孫思邈撰老君內傳三卷尹喜撰紫虛元君南岳夫人內傳一卷范邈撰紫虛元君魏夫人內傳

一卷項宗撰 關令尹喜內傳一卷鬼谷先生撰 神仙內傳一卷唐道士胡慧超撰 仙史類辭十卷 晉洪州西山十二真君內傳一卷唐天師胡慧超撰 吳天師內傳一卷唐謝良嗣撰 周義山內傳一卷後漢人居紫陽山 劉真人內傳一卷漢王珍遇劉根事 桐柏真人升仙太子內傳一卷 華陽陶先生內傳三卷賈嵩撰 雲中先生內傳一卷 許氏神仙內傳一卷 漢天師內傳一卷 樓觀內傳三卷尹軌韋節等撰 樓觀本行傳一卷 青城山羅真人記一卷 劉君內記一卷王珍賢撰 太上

真人内記一卷李氏撰九華真妃内記一卷翊聖保德真君傳三卷宋朝王欽若撰建隆中有神降于燕南山告符命之事故加以號馬仙人許遠遊傳一卷王羲之撰陸先生傳一卷孔稚珪撰王喬傳一卷嵩高寇天師傳一卷宋都能撰成仙君傳一卷蘇君記一卷周季通撰紫陽真人周君傳一卷華嶠撰真系傳一卷李渤撰許遜修行傳一卷道士胡法超撰洪崖先生傳一卷張説撰洪崖先生別傳一卷胡慧超傳一卷沖虛子撰慧超高宗時道士潘尊師傳一卷唐武后時人蔡尊師傳一卷葉法善傳一卷劉谷

神撰謫仙崔少元傳一卷唐王元師撰少元者崔氏女也元州上卿蘇君記一卷漢周季通撰瞿童述一卷溫造撰大歷八年辰溪童子瞿柏庭於桃源觀升仙東極真人傳一卷李堅撰記果州謝自然升仙事老君傳一卷蘇耽傳一卷漢人又有成武丁傳附裴元人傳一卷鄧子雲撰劉善慶傳一卷劉珍字善慶聶練師傳一卷宋朝吳淑撰記偽吳道士聶紹元事侯真人傳一卷盧播撰零陵先賢傳一卷陶弘景傳一卷三茅處士王潛傳一卷緱氏嶺會真王氏神仙傳五卷杜光庭撰九天元女傳一卷九天採訪真君傳一卷南嶽

九真人傳一卷 東華司命楊君傳一卷 成都山望仙宮十真記一卷 委羽山人有空明天真人司馬君傳一卷 李先生傳一卷 王仙聖母傳一卷 謝自然別傳三卷 廣成先生劉天師傳一卷 趙櫓撰 華頂先生張天師本傳一卷 桐柏真人王君外傳一卷 漢天師外傳一卷 賀蘭先生傳一卷 碧虛先生傳一卷 江西續仙録一卷 湖湘神仙顯異三卷 逍遥大師問政先生聶君傳一卷 徐鍇撰 中儒先遇神和子傳

一卷　靈人辛元子自序一卷　華陽子自序一卷

右傳一百三部四百四卷

老君始終記一卷　混元皇帝升天記一卷　老子出塞記一卷宣虞撰　老子化胡經十卷　老子私記十卷梁簡文帝撰　太上混元皇帝聖紀十卷楊上器注　開元天記一卷

皇天原太上老君現跡記一卷唐文明元年現于虢州閿鄉縣皇天原與豫章人鄖元宗語　傳仙宗行記一卷陰唐世祚運事　尹喜本行記一卷日用撰

邊洞元升天記一卷　議化胡經狀一卷唐武后時侍郎劉如

璿等議狀道教經記一卷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杜光庭撰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杜光庭撰真教元符三卷唐戴簡撰道經降代傳授年載記一卷杜光庭撰平都山仙都觀記一卷山在忠州陰長生成仙之所神光寺聖跡記一卷　元始上真記一卷　紀聖賦一卷　山水穴實圖一卷　二十四化記三卷唐段道士世貴撰記蜀中二十四山神仙之所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一卷唐道士令狐見堯撰敘蜀中二十四治之所名山福地演正一氣化圖一卷段世貴撰元化圖一卷朱閎集敘福地十州之地混元圖十卷唐道士杜光庭撰太清宮簡

要記一卷王坤撰 晉州羊角山唐觀記一卷道士李用能撰 太上老君青羊肆瑞甎應見記一卷 廣黃帝本行記一卷王瓘撰 真宗得道録一卷王欽若撰

右記三十二部九十三卷

守白論一卷 任子道論一卷魏河東太守任嘏撰 夷夏論一卷顧歡撰 任嘏顧道士論三卷 顯正論一卷道士劉進喜撰 三元精辨論一卷唐白履忠撰 神仙可學論一卷唐道士吳筠撰 元綱論三卷吳筠撰 心目論一卷吳筠撰 復淳化論一卷吳筠撰 形神

可固論一卷吳筠撰 辨疑論一卷唐施肩吾撰 中元論一卷李延章集 坐忘論三卷唐司馬承禎撰 又一卷吳筠撰 葛仙翁序一卷葛洪撰 龍虎篇一卷孫思邈撰 大道清曠論一卷王承佑撰 淨土論一卷 重真記一卷藍敏撰 學道登真論二卷 道士旨一卷谷神子撰或云裴鉶 大道形神論一卷上虞隱士元黄子述 正一論一卷 答客論一卷 道體論一卷 保真養生論一卷 靈寶修真論一卷李道綱撰 靈信經旨一卷 太元三破論一卷張融撰 太元三教論一卷 明真辨偽論一卷唐吳筠撰

蓋斥釋氏輔正除邪論一卷吳筠撰 契真刊謬論一卷吳筠撰 道
釋優劣論一卷吳筠撰 辨方正惑論一卷吳筠撰 陶陸問答
一卷 會三教論一卷 三教解紛論十五卷孫夷中撰 千
金養生論一卷孫思邈撰 混元正理論一卷 人元長生論
一卷朱朴撰 大道攝生論一卷李泳撰 長生正義元門大論
三十八卷 道典論三十卷 雲中子論一卷王鶴撰 養
生論一卷廣成子撰 五嶽真形序論一卷 太易保生論一
卷鮮遂撰 通真論一卷陶植撰 神仙秘論一卷 十異九迷

論一卷道士李少御撰　九霄君論一卷　吳天師論一卷　大
道感應論三卷　幽傳福壽論一卷　一切道書音義
序一卷唐道士史崇與學士崔湜薛稷等撰　畢夷秘照論五卷李淳風撰

右論五十八部一百五十一卷

真誥十卷梁陶弘景撰　登真隱訣六十卷陶弘景撰　上清握中訣
三卷陶弘景撰　靈臺秘寶符書一卷竇子通撰　玉清秘籙二十卷
太白山沖隱子集　襲古書三卷偽唐范朝撰　元珠龜鑑三卷黄仲山撰　左
慈真人助相見規戒一卷　神異書三卷道士元真子撰　修行

旨要三卷道士朱洞微撰真誥抄二卷　先天紀三十六卷王欽若撰上清文苑四十卷樂史撰仙苑編珠一卷王松年撰至言二卷范修然撰元門樞要一卷杜光庭撰道門四子治國樞要三卷范乾九撰道門樞要一卷杜光庭撰玉清隱書一卷尹先注潛真秘術一卷　歷鑒天元主物簿三卷　兩同書二卷羅隱撰付道内真訣一卷陳七子撰太上道鑒四卷道士張仙庭撰上清天中真鑑録一卷王松年撰道德消魔畧例一卷　威儀要訓二卷　道要三十卷　無上秘要七十二卷　學道要

一卷杜沖和撰上清紫書二卷 謫仙心鑑二卷 廣成集五十四卷 三洞珠囊三十卷 四子統略一卷 造化權輿一卷 晉簡文談疏六卷 遊元桂林二十一卷張譏撰元書通義十卷張譏撰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十卷扁鵲注老君家令一卷 赤松子八誡錄一卷陳摶撰許旌陽遺教一卷 遵戒避忌訣一卷

右書四十四部四百五十二卷

天真皇人經一卷 太上迴元九道飛行羽經一卷

上清洞元內經一卷　靈寶度人經一卷　又四卷李少微注　又四卷道士成元英疏義　靈寶五星秘授經一卷　靈寶元微妙經一卷　混元聖紀經一卷道士尹文操撰　老子西升經四卷沖元子注　又二卷徐道邈注　又四卷道士李榮注　又二卷道士韋處元注　又二卷劉仁會注　又二卷曹道沖注　又老子西升經疏三卷　老子存一經一卷　老子中經一卷　老子戒經一卷葛洪撰　老子修身經一卷　老子守三一經一卷　太上老君歷劫經一卷李通撰　太上玉歷經一卷　河圖龍文鮮

甲元紀帝瑞神經二卷　入室思赤子經一卷　老子
鎮元靈經一卷　皇人守三一經三卷　神寶經一卷
裴真人撰天童護命妙經一卷　紫府元珠經十卷曹唐撰靈
奇墨子術經七卷崔知操撰太上三天正法經一卷　太上
正一修真玉經三卷　上清丹景隱地八術經二卷
上清鎮元靈策經一卷　天真皇人九仙經一卷唐葉靜能
撰羅公遠僧一行注太元真一本際經一卷　太上老君枕中保
生秘密經一卷鄭元一注太上黃素經一卷　上清青要紫

書金根衆經一卷　太上洞元靈寶部經一卷　九域經六卷　妙真經一卷　靈寶昇元經十卷　流珠丹經一卷　玉京山經一卷　成清經七卷　峨嵋赤城隱士伏藥經三卷　度生死經一卷　神仙歷藏經一卷　金泛丹經一卷　三陽經一卷　左仙翁因緣經一卷　靈寶安生宅妙經一卷　靈寶滅度經一卷靈飛六甲經一卷　三元真經一卷　中央元素經一卷　内真妙用經一卷　内真經二卷　大道法元君

說太陽元精經二卷　老君說六丁六甲玉女真神秘經一卷　混元經二卷　狼狐經一卷　老子青囊經一卷　三甲經一卷　鴻寶萬畢經六卷　靈寶先師太山北斗神光經一卷　天尊禁戒妙經一卷　元都律二十五卷　元都律編八卷　上清神州七轉七變舞天經一卷　文始先生說道經一卷　老子說十三靈無經一卷　五公子問虛無道一卷　老子傳正一天師印經一卷　太上混元上德皇說常清淨經一卷

董朝奇注又一卷吳中起注又一卷周申注又一卷孫膺注又別解一

卷又一卷劉本注黃帝鑄鑑二儀通真經三卷

右經八十五部一百八十六卷

道家三

三洞奉道科誡二卷金明七真撰當考元都九真明科一卷

太上洞元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一卷五

等朝儀一卷張萬福撰三洞修道儀一卷孫夷中撰修黃籙齋儀

一卷安鎮城邑宮闕醮儀一卷杜光庭撰醮靈官位儀一

卷 太上黃籙齋壇真文玉訣儀一卷杜光庭撰 天經醮儀一卷 醮南辰北斗儀一卷 元始靈寶五帝醮祭名真玉訣一卷 告元圖一卷王欽若等定 醮文一卷 許真君修九幽立成儀一卷亦名旌陽遺教 醮章奏儀十八卷杜光庭撰 洞元靈寶五嶽名山朝儀經一卷唐司馬子微撰 入靜儀一卷 新修古要三卷宋同微撰 真壇刊誤論一卷張若海撰 評刊誤論三卷商回撰 太上三洞度人出家儀一卷 靈寶明真齋懺燈儀一卷杜光庭撰 靈寶玉匱明真大齋言功德儀一

卷　祭王女神法一卷　太上明真救護章儀一卷
太上三元醮儀一卷　太上河圖內元經禳災九曜醮
儀一卷杜光庭撰　靈寶拜章儀一卷　靈寶九等齋壇式一
卷張光生撰　靈寶奏醮普天衆真儀一卷　靈寶祈謝天神
儀一卷　靈寶祈五穀醮儀一卷　靈寶起土僻神儀
一卷僻字更考　靈寶安宅齋儀一卷杜光庭撰　靈寶自然行道儀
一卷杜光庭撰　太上二十四化醮儀一卷　太上迎送壇儀
一卷　上清露真奏表儀一卷　太元醮儀一卷　太

上北醮儀一卷　紫庭醮科三卷　禹步儀訣一卷
太上高上太真科令一卷　修真秘旨朝儀一卷　唐
明皇撰聖祖混元皇帝太清宮祠令一卷　步虛洞章
一卷陸修靜撰　昇元步虛章一卷陸修靜撰　靈寶步虛詞一卷陸修
靜撰　金真飛元步虛玉章一卷　靈寶步虛經一卷　太
宗御製金籙齋道詞一卷　真宗御製金籙齋道詞一
卷　徽宗御製金籙道場詞一卷

右科儀五十四部七十八卷

墨子枕中記二卷　女青鬼律十卷　老子六甲秘符妙籙一卷　修六丁八史用事科法一卷　九天元女六甲將軍手訣一卷　九天元女妙法一卷　六丁通應玉女真籙手訣一卷　祭六丁神法一卷　老子六甲祕符妙籙一卷　黄帝六甲符訣一卷　靈飛六甲左右内名玉符一卷　天蓬神呪一卷　太上北帝天蓬壇場印圖一卷　五嶽真形圖文一卷葛洪撰　靈寶五嶽真形圖一卷　八卦仙人祕訣一卷　黄帝八卦真

形圖一卷　太極左公說神符經一卷　太清越章一卷　太上洞元靈寶元始五方赤書自然真文經一卷　太上習仙經契籙一卷　金書玉券一卷（偽蜀任金法知撰）書秘字一卷　紫文丹章一卷　佩符五色券五卷　太上洞元靈寶投簡符文要訣一卷　神虎隱文一卷　太上靈寶護身符籙一卷　上清太上元籙一卷　上清洞真紫蘭北壁真文一卷　真教元符三卷（戴簡撰）　太上禳災解厄吉兆玉篆一卷　太上玉真章訣三卷

太上靈寳吞服真文玉字一卷　靈寳五符三卷

太上靈寳洞元大道無極自然真一五稱符經二卷

天一太一日月星辰二十八宿行藏記一卷　洞真太

上上皇氏籍定真玉籙一卷　洞真龍景九文紫鳳赤

書一卷　太微帝君步天綱行地紀金簡玉字上經一

卷　北帝三備經三卷　罔象成名圖一卷唐張果撰　北帝

神呪經一卷　三尸經一卷　老子三尸經一卷　孫

真人延生長壽經一卷　北帝靈文三卷唐道士葉靜能撰　太

上北帝靈文一卷同上延壽赤書一卷唐裴煜撰天老神光經一卷蔡登撰太上北帝治病道法一卷高上紫虛法籙二卷靈寶五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經三卷上清洞真瓊宮五帝靈飛六甲内文三卷上清瓊宮靈飛六甲籙一卷北帝元樞内章一卷秦乾秘要三卷九證心戒一卷楊嗣復撰三五思神圖一卷山栖要録一卷守庚申服藥法一卷楊遇撰青崖子神仙金銀論一卷掌訣圖一卷太上三五禁氣步罡法一卷

三洞瓊綱三卷唐道士張仙庭撰 太上靈寶飛行三界妙經一
卷 禁制虎獸符法一卷 太上洞真飛行羽經一卷
上清天心正法三卷 太上靈書三魂七魄經一卷
嘯音一卷玉川子撰 天一神符行度記一卷紅金子撰 醮符傳
一卷 左仙翁說神符一卷 靈飛符經一卷 白羽
黑翮靈飛玉符一卷 通靈神印經一卷 六神經一
卷 玉女秘法一卷 紫微元律經三卷 三部符籙
四卷 金虎真符一卷 太上符鑑一卷 七元圖一

卷　祝符文三卷　十二真君靈籤一卷　天皇內文
一卷　內諱隱文一卷　紫微內庭秘籙二卷　房山
長大篆符一卷　三皇內音一卷　雷篆玉牌三卷
三皇內文一卷　諸天隱語洞章玉訣一卷　聖祖歷
代應見圖三卷杜光庭撰　亳州太清宮混元皇帝變見靈跡
圖一卷薛玉撰　寧州寧真縣二十八宿真形圖一卷　五
真圖一卷　太元金闕三洞八景陰陽仙班朝會圖五
卷孫光憲撰　修真登昇三十六天位圖一卷　萬靈朝真圖

五卷　三皇真形圖一卷　森羅萬象北斗星君圖一卷

右符籙一百三部一百五十九卷

氣經新舊服法三卷唐康仲熊撰　康真人氣訣一卷同上　服內元氣訣一卷同上　太無先生氣訣一卷唐大中人撰　修生養氣訣一卷唐司馬承禎撰　氣訣一卷孫思邈撰　張果氣訣一卷　達磨諸家氣訣一卷　養生服氣訣一卷　調元氣訣一卷　調三元氣訣一卷李真人撰　太和真氣訣一卷河上公述　中山

玉櫃神氣訣一卷漢張道陵撰 服內元氣訣一卷煙蘿子撰 內指
通真訣三卷陸知微撰 沈真人服氣長生秘訣六卷 王老
咽氣經一卷 服氣口訣一卷樊宗師撰 真氣銘一卷孫處士撰
服氣經二卷 氣術經一卷 神仙抱一法一卷 調
氣養生錄一卷 神仙密授三一訣一卷 出生入死
法一卷王元正撰 四氣攝生錄一卷穆商撰 四氣攝生圖一卷
道士劉鼎撰 修真府元洞幽訣一卷 谷神記一卷 指元
篇一卷陳摶撰 九真中經二卷 元氣論一卷 靜氣論

一卷　洞氣訣一卷　流珠行氣法一卷　法眼六氣法一卷　太清調氣經一卷　太清氣養生經一卷　太清不傳氣經一卷　太無先生氣經二卷李奉時撰　服氣要經一卷中皇子撰　道德上清氣經三卷　新舊氣經一卷延陵君刊集　服氣精義論三卷天台白雲先生撰　服氣要訣一卷申天師撰　周莊氣訣一卷　服氣訣一卷昇元真一法師撰　氣法要妙志訣一卷　元宗商量氣訣一卷　纂諸家得道氣訣一卷　服氣長生度世經訣一卷

商量新舊服氣法一卷王弁撰 吐故納新除萬病法一卷 養形吐納六氣法一卷 神仙大道六字氣術一卷 神仙服食五牙氣真經一卷 六字氣訣一卷 三一帝君經一卷 中黄經一卷九仙君撰 金房内經一卷 紫陽金碧經三卷 保神經一卷 保聖長生經三卷 五厨經一卷 養生適元經一卷 風露仙經一卷 三洞上清真元子集録一卷 十二時採一歌一卷 神仙食氣金櫃妙録一卷京里

先生撰　金鏁子訣一卷孫真人撰　運元真氣圖一卷葛仙翁撰　老子道氣圖一卷　內外神仙中經秘密圖一卷孫思邈撰

赤松子服氣經一卷

右吐納七十四部九十四卷

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胎息精義論一卷　太上真君告王母服氣胎息令氣通訣一卷　證道胎息服氣絕粒長生訣一卷　胎息氣經三卷　胎息訣一卷

又一卷　又六卷　元君胎息經一卷　達磨胎

息訣一卷　葛洪胎息要訣一卷　玉皇聖胎神用
訣一卷　胎息旨要一卷　心印胎息蛻殼妙道訣
一卷　元真胎息訣一卷　胎息委氣術一卷　胎
息精微論三卷　修真胎息歌一卷　胎息元妙一
卷　抱一胎息歌訣一卷楊羲撰　聖神歸真胎息訣一
卷崔元真撰　胎息經頌一卷　胎息録一卷　胎息還元
秘訣一卷　養生胎息秘訣一卷賈遵化撰　服胎息留命
術一卷　胎息泝流橘珠還元訣一卷　修養氣經

一卷　胎息氣術一卷　六祖達磨真訣一卷王元正撰諸
家胎息口訣一卷

右胎息三十部三十九卷

靈寶內觀經一卷　大洞真經一卷　胎息定觀經一
卷達磨撰定觀經訣一卷　太上天帝青童大君傳一卷
大道存神五藏論一卷　內真通明歌一卷煙蘿子撰九
真秘訣一卷　內明訣一卷元九子撰立內真通元訣一卷
煙蘿子撰修生存思行氣訣一卷　老子存思圖二卷　老

子存三一妙訣圖一卷　皇人三一圖一卷　存五星圖一卷　五帝雜修行圖一卷　老子道德經存想圖一卷　存神煉氣銘一卷　元珠心鑑詩一卷唐女子崔少元撰　坐忘真一寶章一卷　了一歌一卷　老子內觀經一卷　又一卷嚴輔璨注

右內視二十三部二十五卷

老子五禽六氣訣一卷　六氣道引圖一卷　黃帝道引法一卷　按摩要法一卷　道引調氣經一卷　道

引養生經一卷　服御五牙道引元精經一卷陸修靜撰　太清道引養生經一卷　黄帝道引圖一卷　十二月道引圖一卷　道引養生圖一卷　五禽道引圖一卷　許先生按摩圖一卷　道引圖三十六訣一卷　新説道引圖一卷　唐上官翼養生經一卷　道引圖一卷　陶弘景撰　朱少陽道引録三卷　五藏道引明鑑圖一卷　道引治身經一卷吳䄫撰

右道引二十部二十二卷

太上老君中黄妙經一卷　太清經斷穀諸要法一卷
太清斷穀法一卷　斷穀諸要法一卷　張果休糧
服氣法一卷　無上道絶粒訣一卷　停厨圓方一卷
休糧諸方一卷
右辟穀八部八卷
黄元經一卷涓子傳李遵疏　天皇經一卷赤松子注　真子保一秘訣
一卷　黄帝王房秘訣一卷　黄帝玉櫃訣一卷　修
真延秘集三卷隱士楊文人撰　煙蘿子内真通元訣一卷　王

真人陰丹訣一卷東晉王長生撰　內真妙用訣三卷　金液頌公一卷　金液中還秘訣一卷　正一真人十二時修神丹歌一卷　陰丹經一卷　周易內秘訣一卷淳于成撰　攝生月令一卷吳興姚稱撰　著生論一卷吳筠撰　修真君五精論一卷陰長生撰　還丹金術黃老經一卷陶植撰　羅公遠記一卷　真元妙道經一卷　修身歷驗一卷述內外丹法　還元丹論一卷李元光撰　修真內煉秘妙諸訣一卷　華林隱書陰丹妙論一卷裴氏撰　七返還元內丹訣一卷　既濟龍虎

訣一卷　内丹歌一卷廣德先生撰　内丹秘藏一卷崔祐撰　姹
姹歌一卷　真一子還丹内象金鑰匙一卷　神仙煉
内丹出入生死訣一卷　紫河車訣一卷　南統大君
内丹九章經一卷　神仙内外七返七還指歸訣一卷
内丹書一卷　諸真内丹口訣一卷　洞元子内丹
訣一卷　陶真人内丹賦一卷　陳先生内丹訣一卷
青提帝君内丹訣一卷

右内丹四十部四十四卷

道家四

玉清內書二卷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二十卷 老君八純元鼎經一卷 老君丹經一卷 龍虎經一卷 太上真君石室秘訣服食還丹驗法一卷 常子田撰 龍虎上經金丹訣一卷 三皇經一卷 陰長生修 五金髓經一卷 王白雲撰 日月混元經一卷 元光撰 龍虎上經金碧潛通訣三卷 劉演撰 大洞煉真寶經修服丹砂妙訣一卷 唐陳少微撰 太清石壁記一卷 晉蘇元明撰 太清金丹一卷 太易丹書一卷

太易陰陽備訣手鑑圖一卷　丹華經一卷　太洞煉真寶經一卷陳少微撰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二卷　神仙庚辛經一卷　太丹記一卷魏伯陽撰太丹九轉歌訣一卷魏伯陽撰指黄芽成大還丹歌三十首一卷　中還丹糝製術一卷　龍虎糝製法一卷　秦鑑語一卷唐隱士守真子撰金虎元君訣一卷　還金術一卷陶植撰土兌訣一卷　龍虎丹一卷侯道華録洞源子龍虎歌一卷　五金龍虎歌一卷葛洪撰龍虎太丹訣一卷　爐鼎要妙圖經一卷

金木萬靈訣一卷葛洪撰靈砂聖石玉路丹訣一卷黃
輿金丹密訣一卷剛子丹訣一卷張道陵撰元君肘後方
三卷大還丹金虎白龍論一卷唐隱士還陽子撰太上肘後
玉經方一卷盧遵元撰九真中經四鎮九方一卷紫靈丹
砂表一卷太丹會明論一卷玉碑子一卷靈飛
散傳信録一卷齊推撰大還心鑑一卷丹論訣旨心鑑
一卷張元德撰金丹肘後訣玉清內書大樂終篇一卷龍
虎展掌訣一卷嚴真人撰太上龍虎展九都金秘指仙經一

卷河上公注修煉太一三使還命大丹指訣經一卷太上老君撰
黃帝神竈經三卷孫思邈撰黃壺經三卷陶植撰草衣子還丹
契秘圖一卷通元子撰金藏經二卷茅君撰還金篇一卷唐海蟾子
元英撰黙假驗真一卷楊無名撰太丹歌一卷通元子撰張果進服
丹砂訣一卷開元二十二年進九室指元篇一卷陳圖南撰七返靈
砂歌一卷後漢魏伯陽撰黃君注金丹賦一卷青霞子龍虎訣
妙簡一卷太一真人五行重元論一卷日月元樞
一卷唐劉知古撰火鑑周天圖一卷魏伯陽撰中元論一卷李延章集

神仙金汋經三卷　燒煉秘訣一卷孫思邈撰　元君付道傳心訣一卷　道術指歸望江南一卷　金石相數篇一卷　金液歌一卷　證太丹訣一卷　巨勝歌一卷　陰君金木火丹論一卷　修丹砂狀一卷　丹樓子三卷　密付金丹大還丹口訣一卷　金液小還固命丹砂論一卷朱房撰　葛仙公歌訣一卷　靈砂受氣用藥訣一卷崔元真撰　龍虎丹訣一卷魏伯陽撰　龍虎丹櫃訣一卷　龍虎丹名别訣一卷　金陵子龍虎還丹訣四卷　龍虎

指真訣一卷　通幽訣一卷　雜丹訣一卷　彭仲堪
易成子大丹訣一卷　李真人還丹歌一卷　金精石
液訣一卷　諸家丹訣一卷　上清真秘訣一卷　注
金丹訣一卷陰長生撰　還金丹訣三卷陶植撰朱辭注　金丹真訣一
卷　金液丹秘訣一卷羅浮真人撰　金液指掌論一卷蘇元素撰
得一歌一卷　丹臺新録九卷夏有章撰　神丹中經一卷
九丹神秘經一卷　道證一卷左章子撰　丹經訣要一卷孫思
邈撰　石精大丹法一卷　神丹方一卷蘇遊撰　紫金白丹訣

一卷　煉五神丹法一卷　赤龍金虎中鉛煉七返丹砂訣一卷馬明生撰靈寶還魂丹訣一卷　服金丹應候訣一卷　忠州仙都觀陰真君金丹訣一卷　鉛汞指真一卷　徐真君丹訣一卷　龍虎通元訣一卷孫思邈撰道術藥逕歌一卷　大藥秘盟了議口訣一卷　龍虎還丹詩一卷和士安撰五金雜訣二卷　王君立制丹砂訣一卷　茅魏真人詩一卷　鉛汞五行圖一卷曹聖圖撰大丹至論一卷唐嚴靜撰修真歷驗抄并圖一卷羅子一撰九轉真訣

一卷　黄白秘法一卷　又二十卷　真儀總鑑三卷

夷真子撰　龍虎亂日篇一卷　孫思邈撰　靈砂受氣用藥訣一卷

太丹詩一卷　太丹龜鑑一卷　龍虎太丹作用頌一

卷　太白山十煉聖石神妙經二十一轉訣一卷　麻

姑歌一首　狐剛子五金訣疏一卷　狐剛子粉圖四

卷　唐朝煉大丹感應頌一卷　李林甫撰開元中道士孫太沖煉神丹事　龍

虎大還丹訣一卷　龍虎大丹行狀一卷　陶真人金

丹訣一卷　神丹經訣十卷　金木萬齡訣一卷　魏

伯陽感應訣一卷 龍虎還丹通元要訣二卷晉蘇元明撰

造化伏汞圖一卷昇元子撰 賢解錄一卷唐紀泉序 于明真證道論一卷張䶉撰 龍虎金液還丹通元論一卷晉蘇元明撰 四家要訣一卷集劉向陵陽子抱朴子狐剛子所記煉丹事 羣仙論金丹大藥歌訣一卷任道遥撰 陶真人金丹訣三卷陶弘景撰 服龍虎丹訣一卷麥積山仙人誨老述 金液丹訣一卷陶植撰 青霞子寶藏論三卷蘇元明號青霞子 青霞子授茅君歌一卷青霞子晉太康時人 元珠歌逍遥歌內指黃芽歌一卷通元先生撰 金碧經一卷 金碧潛

通經一卷羊參微撰金碧潛通入藥火鑑記一卷崔元真撰白雲子道真秘旨五行圖一卷黃鶴白雲子撰張子陽周易潛契神符白雲圖一卷　大還丹照鑑登仙集一卷　玉芝五大還丹訣一卷　鬼谷先生還丹歌一卷　元陽子還丹訣二卷　元陽九轉金丹歌一卷　馬明君龍虎傳一卷　真一子還丹內象龍虎訣一卷　龍虎變化神候訣一卷　達元子大道指歸金丹秘訣一卷　老君授尹喜煉丹訣一卷　丹砂妙訣一卷　服龍虎丹訣

一卷　元悟真人還丹訣一卷　十二時龍虎神丹歌一卷　魏真人還丹訣一卷　金碧要旨一卷真人劉演集　金液神丹經三卷　金液神氣經十卷混元皇帝撰　金華玉女經一卷　東竈丹經三卷　蓬萊山東西竈還丹歌一卷魏伯陽撰　蓬萊西竈還丹歌一卷　金石真宰道微論一卷　金液還丹龍虎歌一卷元陽子撰　水簾洞大還丹賦一卷　通元秘要術三卷唐青蘿子道光撰　道書口訣秘法一卷　還陽先生鉛黃牙傳一卷　金液三魂法一卷

金石還丹術一卷狐剛子撰　丹房鑑源三卷獨孤滔撰　草金丹法一卷　蓬萊山草藥還丹訣一卷黄元鍾撰　靈劍子許真君撰　劍訣大丹法一卷　峨嵋山神異記三卷漢張道陵撰　黄牙河車法一卷　返魂丹方一卷　圃田通元秘術方三卷鄭元撰

右外丹二百三部三百一十卷

金石靈臺記一卷　金石靈臺刊誤一卷　太清論石流黄經一卷　雲母論二卷唐崔元真撰　服雲母粉療病方

一卷雜藏法師撰 太清真人煉雲母訣二卷孫思邈撰 金石藥法一卷 金石要訣一卷 太清諸石變化神仙方集要一卷陶弘景撰 仙翁煉石經一卷 石藥爾雅一卷梅彪撰 煉三十六水石法一卷 金石藥方一卷 小玉消丹應候訣一卷 伏藥經三卷 煉服雲母法一卷陶弘景撰 神仙餌石并行藥法一卷京里先生撰 淮南王煉聖石法一卷楊知元撰 赤松子金石論一卷 還金術一卷陶植撰 五金題術一卷 金石薄五九數一卷 服朱砂訣一卷 龍

虎制伏丹砂雄黄法一卷　煉金丹秋石訣一卷　稾籥子金石真宰道微論一卷　變煉二石術一卷　石藥異名要訣一卷王道沖撰　鐵粉論一卷唐蘇遊撰　鍾乳論一卷　褚知載撰　新修鍾乳論一卷尚藥吳升等撰

右金石藥三十一部三十五卷

靈寳神仙玉芝瑞草圖二卷　太上靈寳芝品一卷　芝經一卷　靈芝記五卷　種芝經九卷　芝草黄精經一卷　神仙芝草圖二卷　靈寳服食五芝晶經一

卷　延壽靈芝瑞圖一卷　白雲仙人靈草歌一卷

經食草木法一卷陶隱居撰神仙得道靈藥經一卷漢張道陵撰

養生神仙方三卷　洞靈仙方一卷梁丘子撰仙茅根方一

卷　黑髮酒方一卷葛洪撰達靈經一卷陶弘景撰菊潭法一

卷記服薏苡似菊採服松葉等法一卷司馬承禎撰神仙長生藥訣

一卷　辨服至藥人形神論一卷　漢武服餌法一卷

至藥詩一卷王賢芝撰神武藥名隱訣一卷　神仙服食

經一卷　老子妙術靈草一卷　老子服食方一卷

草石隱號一卷　神珠草藥證驗一卷　太清石壁靈草記一卷蘇元明撰　服餌仙方一卷　孫思邈枕中記一卷

太道靜神論一卷　攝生服食禁忌一卷　攝生藥忌法一卷　煉花露仙醽法一卷　服餌保真要訣一卷　李八百方一卷　太清經諸藥草木方集要一卷

太清神仙服食經五卷　神仙服食經十二卷　服玉法并禁忌一卷　古今服食藥方三卷　服食神秘方一卷　神仙金櫃服食方二卷　孟氏補養方三卷

神仙服食經一卷　集録古今服食道養方三卷

右服餌四十八部八十六卷

素女秘道經一卷　素女方一卷　彭祖養性一卷

郯子説陰陽經一卷　序房内秘術一卷葛氏撰　徐太山

房内秘要一卷　新撰玉房秘訣一卷　沖和子玉房

秘訣十卷　又一卷

右房中九部十八卷

太上元道真經一卷　靈陽經一卷　養性延命集二

卷陶弘景撰又二卷孫思邈撰修真秘錄一卷符度仁撰神仙修養法一卷孫思邈撰養生訣一卷陶真人撰修真指微訣一卷含光子撰抱朴子別旨一卷葛洪撰修真詩解一卷馮湘撰養真要旨一卷徐元一撰保生術一卷　煉精存珠玉霞篇一卷　順四時理五穀谷神不死訣一卷趙導撰長生保聖纂要術一卷古詵撰大道養生上仙雜法一卷　金房玉關保生術一卷　陶仙公勸仙引一卷　樂真人秘訣一卷　施肩吾養生辨疑訣一卷　修真隱訣一卷　理化安民

除病術一卷　太一真人固命歌一卷　薛君口訣一卷陳少微撰　長生秘訣一卷　新修攝生秘旨一卷逍遥子撰　神仙秘訣三論三卷　易元子一卷　道樞一卷　神氣養形論一卷　保生纂要一卷　養生自慎訣一卷　傳命寶銘一卷　修行要訣一卷李審真撰　頤神論一卷　谷神賦一卷趙大信撰　谷神秘妙三卷　茅君靜中吟一卷　混俗頤生録二卷劉詞撰　羅浮山石壁記一卷太一仙師撰　繕生養性法一卷　繕生集畧一卷　攝生經一卷唐郭

霽撰長生攝養仙經一卷　三真旨要玉訣一卷　修真秘旨十卷司馬道隱撰　修真秘旨訣一卷徐元一撰　十四家修行秘術一卷　煙蘿子養神關鑠秘訣圖一卷　養生月録一卷姜蛻撰　養性雜録一卷孫思邈撰　退居志一卷孫思邈撰　內指通真訣二卷韓知嚴撰　胡謐玉景歌二卷　煙蘿子內真通元歌一卷　養生保神經一卷　鄧隱峰歌一卷　東艮子遇道歌一卷　明先生詩一卷　崔元真歌一卷　赤松子歌一卷　雲中子還命訣一卷　性箴一

卷　修真秘要經一卷　海蟾子詩一卷　元黃子擬漁父詩一卷　遠俗銘一卷　元陽子歌一卷　攝生録三卷唐高福撰攝生纂録一卷唐王仲丘撰養生要録一卷孫思邈撰鍾離授呂公靈寶畢法十卷　長生坐隅障五卷古說撰修真内象圖要訣十二卷

右修養七十四部一百一十八卷

凡道類二十五種一千三百二十三部三千七百六卷

釋家　傳記　塔寺　論議　詮述　章鈔　儀律　目錄　音義　頌贊　語錄

名僧傳三十卷釋寶唱撰高僧傳十四卷梁釋僧祐撰江東名德傳三卷釋法進撰法師傳十卷王巾撰衆僧傳二十卷裴子野撰薩婆多部傳五卷釋僧祐撰尼傳二卷皎法師撰比丘尼傳四卷釋寶唱撰高僧傳六卷虞孝恭撰名僧錄十五卷裴子野撰高僧傳十四卷僧惠皎撰續高僧傳三十二卷釋道宗撰續高僧傳二十卷釋道宣撰後集續高僧傳十卷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二卷僧義淨撰師號一卷　真門聖胄集五卷唐僧元偉撰景德傳燈

錄三十卷（宋朝僧道原纂）傳燈玉英集三十卷（楊億撰）法顯傳二卷　法顯行傳三卷　梁故草堂法師傳一卷（陶弘景撰）又一卷（蕭回理撰）稠禪師傳一卷　寶林傳十卷（唐僧智炬傳）高僧懶殘傳一卷　僧伽行狀一卷（辛崇撰）法琳別傳二卷（唐僧彥琮撰）釋氏系傳一卷（一行撰）一行傳一卷（李吉甫撰）雲居和尚示化實錄一卷（唐僧元偉撰）一宿覺僧傳一卷　六祖傳一卷　真覺大師傳一卷　蓮社十八賢行狀一卷　西峰行狀一卷　古清涼傳二卷　續清涼傳一卷　禪

門法師傳五卷蜀居士句令元撰往生淨土傳五卷唐僧飛錫集開
皇三寶録十四卷無上秘密小録五卷宋朝魏德譽撰潤文
官録一卷國清道場百録一卷隋僧灌頂纂智者事迹釋迦譜
十卷南齊佐律師撰釋迦譜略二卷歷代三寶記三卷費長房撰
釋氏譜略二卷前代國王修行記五卷唐僧師哲撰六祖
法寶記一卷唐僧法海撰迦葉祖裔記一卷釋迦方志二
卷瑞像歷年記一卷偽吳僧十朋撰皇帝菩薩清淨大捨記
三卷謝吳撰梁皇大捨記三卷嚴蒿撰華嚴經纂靈記五卷

唐僧賢首撰古今譯經圖記一卷唐僧靖邁撰續古今譯經圖記一卷唐僧智昇撰四天王行藏記一卷金剛經報應記三卷唐西川安撫使盧永撰

右傳記六十部三百六十一卷

廬山南陵精舍記一卷洛陽伽藍記五卷後魏楊衒之撰京師寺塔記十卷隋劉璆撰華山精舍記一卷張光祿撰京師寺塔記二卷釋曇景撰金陵寺塔記三十六卷唐僧清徹撰成都大慈寺記三卷舍利塔記一卷偽唐高越撰大唐京寺錄傳十

卷僧彥琮撰攝山栖霞寺記一卷唐僧靈湍撰

右塔寺十部六十卷

齊三教論七卷衛元嵩撰笑道論三卷甄鸞撰甄正論三卷杜義

撰又三卷唐僧元嶷撰心鏡論十卷李思慎撰崇正論六卷僧彥琮撰

福田論一卷唐僧彥琮撰序沙門不拜王者之事沙門不拜俗議六卷彥琮

撰集古今佛道論衡四卷唐僧道宣撰辨正論八卷唐僧法琳傳

破邪論二卷僧法琳撰又一卷楚南撰十門辨惑論二卷唐僧復禮

撰六趣論六卷楊上善撰三教詮衡十卷楊上善撰安養蒼生論

一卷唐僧元琬撰 三德論一卷僧元琬撰 入道方便門二卷僧元琬撰
鑑諭論二卷 內德論一卷唐李師正撰 辨量三教論三卷
唐僧法雲撰 十王正業論十卷僧法雲撰 敬福論十卷唐僧元惲撰 畧
論二卷僧元惲撰 法寶記血脉一卷 釋疑論一卷 淨土
論二卷唐僧道綽撰 八漸通真議一卷白居易撰 起信論二卷唐僧
宗密撰 起信論鈔二卷僧宗密撰 起信論疏二卷唐僧法藏撰 釋摩
訶衍論五卷馬鳴大師論龍樹菩薩釋 原人論一卷 畧華嚴長者
論一卷唐僧光仁撰 續古今佛道論衡一卷唐僧智昇撰 僧肇論

二卷偽秦釋僧肇撰唐僧光瑶注勸修破迷論一卷探微子撰金沙論一卷寶藏論三卷偽秦釋僧肇撰通感決疑錄一卷僧道宣撰渾混子三卷不知名氏所釋肇法師法藏論之義參元語錄十卷唐僧神清撰禪關八問一卷元神叢廬一卷唐李繁撰天台止觀一卷隋僧智顗禪師撰通應決疑二卷唐僧道宣撰明道宗論一卷統畧淨住子淨行法門一卷齊蕭子良嘗夢佛授以淨行二法因著為二卷唐僧道宣取其可用為統畧慧海大師入道要門論一卷達磨血脉一卷唐僧惠可撰菩提心記一卷東平大師默論一卷棲賢法

雋一卷唐僧惠明撰　荷澤禪師微訣一卷　大乘入道坐禪次第要論一卷三十一相道信撰　傅大士心王傳語一卷　竺道生法師十四科元賛義記一卷　無礙緣起一卷
涅槃無名論一卷　般若無知論一卷　觀心論一卷
三乘入道記一卷　大小乘觀門十卷僧元惲撰　破胡集一卷會昌沙汰佛法詔勑

右論議六十四部一百七十五卷

法苑集十五卷梁釋僧祐撰　弘明集十四卷僧祐撰　內典博要

三十卷虞孝恭撰 經論纂要十卷駱子義撰 廣弘明集三十卷唐僧道宣撰 法苑珠林集一百卷唐僧道世纂 四分律僧尼討要畧五卷 元覺永嘉集十卷 希運傳心法要一卷 禪源諸詮集一百一卷唐僧宗密撰 石頭和尚參同契一卷唐僧希遷撰唐宗美注 僧美三卷唐僧智月撰 釋氏六帖四卷周顯德中僧義楚撰 內典序記集十卷無名氏 請禱集十卷偽吳僧十朋撰 內典編要十卷僧夢徵撰 僧史畧三卷宋朝僧贊寧撰 釋氏蒙求五卷宋朝程讜撰 尼蒙求一卷釋道誠撰 法門名義集一卷李師政撰 廣法門名義

三卷宋朝僧修淨撰 高僧纂要五卷僧覺昱撰 法喜集二卷晉太子賓客致仕馬允孫撰 感通賦一卷宋朝僧延壽撰 釋門要録五卷 釋源集五卷 法要三卷僧宗正撰 釋氏化源三卷 三教名數十二卷 覺海元珠藏三卷 空門事鑑三卷 釋氏會要四十卷野僧仁贊撰 北山語録十卷僧神清撰 真言要集十卷唐僧賢明撰 輔教編三卷釋契嵩撰

右詮述三十五部四百七十三卷

三藏本䟽二十二卷釋道岳撰 雜心元章并鈔八卷釋道基撰 大

乘章鈔八卷釋道基撰華嚴疏十卷釋智正撰雜心元文三十卷釋慧淨撰俱舍論文疏三十卷同上大莊嚴論文疏三十卷法華經纘述三十卷義源文本四卷釋元會撰時文釋鈔四卷釋元會撰涅槃義章句四卷釋元會撰涅槃義疏十三卷釋靈潤撰又元章三卷遍攝大乘論義鈔十三卷又元章三卷攝論疏五卷釋辯相撰攝論義疏八卷釋法常撰又元章五卷金剛經口訣正義一卷六祖慧能撰天台智者詞音一卷隋僧灌頂私記又義記一卷五部區分鈔二十卷釋智首撰

四分疏十卷釋法礪撰 大乘要句三卷釋空藏撰 維摩經疏六卷釋神楷撰 大乘經要一卷釋良价撰 華嚴十地維摩讚義章十二卷釋慧覺撰 金剛經訣一卷唐大白和尚撰 華嚴法界觀門一卷僧法順集 中觀論三十六門勢疏一卷沙門元康撰 四分律疏二十卷釋慧滿撰 那提大乘集議論四十卷

右章鈔三十二部三百四十八卷

十種讀經儀一卷唐僧元琬撰 無盡藏儀一卷 發戒緣起二卷 法界僧圖一卷 十不論一卷並同上 百願文一

卷元惲撰　懺悔罪法一卷　禮佛儀式一卷並元琬撰　注戒本
二卷唐僧道宣撰　又疏記四卷　注羯磨二卷　又疏三卷
僧法礪撰　又疏記四卷　行事刪補律議三卷　釋門正行
懺悔儀三卷　釋門立物輕重儀二卷　釋門章服儀
二卷　釋門歸敬儀二卷　釋門護法儀二卷　捨懺
悔儀一卷　輕重儀一卷　十誦私記十三卷唐僧慧旻撰
僧尼行事三卷慧旻撰　尼衆羯磨二卷　菩薩戒義疏四
卷　禪門規式一卷僧懷海撰　無般垂誡十卷　水陸法事

儀式一卷　圓覺道場修證儀十八卷唐僧宗密撰

右儀律二十九部九十二卷

大唐貞觀內典録十卷　大唐內典録十卷西明寺僧撰　續大唐內典録一卷唐僧智昇撰　內典目録十二卷唐王彥威撰　開元內外經録十卷母煚撰　唐衆經目録五卷

右目録六部四十八卷

大唐衆經音義二十五卷僧元應撰　郭迻音訣　藏經音義隨函三十卷僧可洪撰　大藏經音四卷

右音義四部五十九卷

龐蘊詩偈三卷　智閑偈頌一卷　寒山子詩七卷

省經贊一卷晉馬允孫撰　見道頌一卷唐寶覺禪師撰　行道

難歌一卷梁傅大士撰　禪宗理信偈一卷僧道覞撰　偈宗秘論一

卷　雍熙禪頌三卷宋朝僧辨隆撰　法眼真贊一卷　淨慧偈

頌一卷　寶誌歌一卷　浮漚歌一卷　達磨妙用訣

一卷　了迷破妄訣一卷　達磨信心銘一卷　三祖

信心銘一卷　空王銘一卷　王梵志詩一卷　心賦

二卷　唐賢金剛讚一卷　永嘉和尚證道歌一卷靈運注　十六羅漢頌一卷　無相歌一卷　般若經品頌偈一卷釋楚南撰　光仁四大頌一卷　激勵道俗頌偈一卷唐僧良价撰　解金剛經讚頌一卷梁傅大士與僧寶志頌　聖迹見在圖讚一卷　佛化東漸圖讚二卷　釋華嚴漩澓偈一卷梁僧惟勁撰　惟勁禪師讚頌一卷　元中語寶三卷張雲表集禪門偈頌　顯宗集一卷　竹林集十卷僧本先撰　龐居士歌一卷唐居士龐蘊撰　清居牧牛頌一卷　清涼大法眼禪師偈頌一卷

右頌贊三十八部六十一卷

德山和尚語録一卷　雲門和尚語録一卷　漳州羅漢琛和尚法要三卷弟子紹修纂　龐居士語録一卷　大唐國師小録法要集一卷　祖堂集一卷　永嘉一宿覺禪師宗集一卷唐慶州刺史魏凈纂　法眼禪師集一卷　法眼前後録六卷元則等編　遺聖集一卷雜鈔諸禪宗問對之語　楞伽山主小參録一卷　忠國師語一卷唐僧惠忠語　天台國師百會語要一卷唐僧義榮纂天台般若和尚語　紫陵語一卷　僧齊堂禪師要

三卷 百丈廣語一卷僧懷和語 無住和尚說法記三卷唐僧
純休集 龍濟和尚語要一卷 淨本和尚語論一卷 積
元集一卷 七科義狀一卷雲南使段立之問唐僧悟達答 禪關一卷
唐楊士達問唐宗美對 裴休拾遺問一卷 仰山辨宗論一卷
相傳雜語要一卷 德山集一卷 廬山集十卷晉僧惠遠
集 釋氏要語一卷 妙中語三卷 五位語一卷 三
轉語一卷 唐僧宗密與清涼國師書一卷 五峰集
三卷 保寧語錄一卷 淨因語錄一卷 投子語錄

一卷　秀禪師語録一卷　懷和尚語録一卷　海會
語録二卷　靈隱勝和尚法要五卷　寶華軻和尚語
録一卷　悦禪師掬泉集三卷　雪竇明覺大師住洞
庭語録一卷　明覺祖英集一卷　明覺添泉集一卷
明覺後集一卷　汾陽第二代語録一卷　百丈常
禪師語録一卷　汾陽昭二和尚語録一卷　法燈禪
師拈古一卷　雲門匡真大師對機語録二卷　明覺
拈古一卷　三角山和尚語録一卷　風穴昭和尚語

錄二卷　富沙信老投機語錄一卷　寶峯巖和尚語錄三卷

右語錄五十六部九十一卷

凡釋類十種三百三十四部一千七百七十七卷

通志卷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六十七　史部

通志卷六十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文略第六

法家

管子十八卷齊相管夷吾撰　又十九卷唐尹知章注　又二十四卷漢劉向録校　舊有三十卷　又二十四卷唐房元齡撰　管氏指略二卷唐杜佑撰　商君書五卷秦相衛鞅撰漢有十九篇今亡三篇　慎子一卷戰國時處士慎到撰舊有十卷漢有四十二篇隋唐分為

十卷今亡九卷三十七篇韓子二十卷韓非撰唐有尹知章注今亡晁氏新書七卷漢御史大夫晁錯撰崔氏政論六卷漢尚書崔寔撰劉氏政論五卷魏侍中劉廙撰阮子政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劉氏法論十卷魏劉邵撰元氏世要論十二卷魏大司農桓範撰陳子要言十四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治道集十卷李文博撰正論三卷李敬元撰

凡法家一種十六部一百六十一卷

名家

鄧析子一卷戰國時鄭大夫尹文子二卷尹文周之處士遊齊稷下公孫龍

子一卷戰國時人舊十四篇今亡八篇 又一卷陳嗣古注 又一卷賈太隱注 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偽涼劉昺注 廣人物志三卷唐杜周士撰 河西人物志十卷趙武孟撰 吴興人物志十卷唐宋遜撰 九州人士論一卷魏司空盧毓撰 士操一卷魏文帝撰 士緯新書十卷姚信撰 姚氏新書二卷其書類士緯 辨名苑十卷范謐撰 兼名苑二十卷僧遠年撰 天保正名論八卷龍昌期撰

凡名家一種十六部八十四卷

墨家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 又三卷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隨巢子一卷墨翟弟子 胡非子一卷墨翟弟子 董子一卷戰國時董無心撰其說本墨氏

凡墨家一種五部二十一卷

縱橫家

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先生楚人也生於周世隱居鬼谷 又三卷樂臺注 又三卷唐尹知章注 又三卷梁陶弘景注 補闕子十卷梁元帝撰 縱橫集二十卷李緯撰採六國至東漢辨說之詞

凡縱横一種六部四十二卷

雜家

尸子二十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佼撰）吕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吕不韋撰）淮南子二十一卷（漢淮南王劉安撰許慎注）又二十一卷（高誘注）淮南鴻烈音二卷 風俗通義三十卷（應劭撰）嘿記三卷（吳大鴻臚張儼撰）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葛洪撰）金樓子十卷（梁元帝撰）博物志十卷（張華撰）又十卷 張公雜記一卷（張華撰梁有五卷大與博物志似）雜記十一卷（張華撰）廣志二卷（郭義恭撰）又十卷 部

略十五卷 博覽十三卷 崔豹古今注五卷 伏侯古今注三卷 續古今注三卷 唐周蒙撰 中華古今注三卷 馬縞撰 古今善言二十卷 宋車騎將軍范泰撰 闕文十三卷 陸澄撰 記聞二卷 宋後軍參軍徐益壽撰 備遺記三卷 方類六卷 袖中記二卷 沈約撰 袖中略集一卷 沈約撰 珠叢一卷 沈約撰 採璧三卷 梁中書舍人庾肩吾撰 物始十卷 謝昊撰隋志昊作吳 事始三卷 唐劉孝孫房德懋撰皆為王府官以教諸王始學 續事始三卷 唐劉睿撰 續事始五卷 偽蜀馮鑑撰 鴻寶十卷 雜略十三卷 清神三卷 前言八

卷　會林五卷　對林十卷　道言六卷叱囉羨撰　文府五

卷　語對十卷朱澹遠撰　語麗十卷梁朱澹遠撰　對要十卷　雜

語三卷　衆書事對三卷　廊廟五格二卷王彬撰　名數

十卷徐陵撰　物重名五卷　真注要録一卷　天地體二

卷　諸書要略一卷魏彥深撰　雜事鈔二十四卷　雜書鈔

四十四卷　子鈔三十卷梁黙令庾仲容撰　子鈔三十卷沈約撰

子林三十卷薛克構撰　子書要略一卷盧藏用撰　子談論三卷

文章始一卷任昉撰　續文章始一卷姚察撰　翰墨林十卷

新舊傳四卷　文鑑五卷　典要三卷宋朝王曉撰　古今辨
作録三卷　博覽十五卷　統載三十卷韓潭撰　博雅志
十三卷李文成撰　麟閣詞英六十卷唐高宗時勅撰　屬文要義十卷
元懷景撰　意林三卷馬總撰　魏氏手略二十卷魏謩撰　博聞奇要
二十卷　古今精義十五卷薛洪撰　諭善録七卷庾敬休撰　諭
蒙一卷馮伉撰　蒙求三卷唐李瀚撰　又二十卷同　續蒙求三卷
唐王範撰　唐蒙求三卷唐白廷翰撰　系蒙二卷李伉撰　羣書系蒙三
卷劉濬撰　三足記二卷盧景亮撰　古今語要十二卷僞唐喬舜封撰　歷

代創制儀五卷 五書一卷李愚撰 物類相感志十卷釋贊寧撰 近事會元五卷 格言六卷偽唐韓熙載撰 長短要術十卷唐趙蕤撰

凡雜家一種九十二部九百六卷

農家

氾子計然十五卷問答 尹都尉書三卷 氾勝之書二卷漢議郎氾勝之撰 齊民要術十卷後漢賈思勰撰 春秋濟世六常擬議五卷隋楊瑾撰 武后兆民本業三卷 演齊民要術李淳風撰 大

農孝經一卷本朝賈元道撰 農家切要一卷 山居要術三卷王珉撰 本書三卷何亮撰

凡農家一種十二部四十七卷

小說

燕丹子一卷丹燕王喜太子 青史子一卷 宋玉子一卷楚大夫宋玉撰 語林十卷東晉處士裴啟撰 瑣語一卷梁金紫光祿大夫顧協撰 郭子三卷東晉中郎郭澄之撰賈泉注 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 又三卷路氏撰

笑苑四卷 解頤二卷楊松玢撰 世說八卷宋臨川王劉義慶撰 世說

抄一卷 續世說十卷劉孝標撰 俗說一卷 小說十卷梁武帝勑安右長史殷芸撰 又十卷劉義慶撰 邇說一卷梁南臺治書伏脡撰 辨林二十卷蕭賁撰 辯林二卷席希秀撰 瓊林七卷周虎門學士陰顥撰 座右方八卷庾元威撰 座右法一卷 類林三卷裴子野撰 啓顔録十卷侯白撰 說林五卷孔衍撰 說林二十卷張太素撰 中樞龜鑑一卷唐蘇瓌撰 廬陵官下記二卷唐段成式撰 劇談録三卷康軿撰 雲溪友議三卷唐范攄撰 嵐齋集二十五卷唐李躍撰 常侍言旨一卷 幽閒鼓吹一卷唐張固撰 盧氏雜說一卷唐盧言撰 桂苑叢譚

一卷　會昌解頤一卷　松窻録一卷　瀟湘録十卷
唐柳祥撰　醉鄉日月三卷　唐皇甫松撰　笑林三卷　唐何自然撰　牛羊日
歴一卷　唐劉軻撰　猗犴子一卷　元結撰　刋誤一卷　唐李涪撰　資暇三
卷　李匡文撰　炙轂子雜録注解五卷　唐王叡撰　杜陽雜編三卷　蘇鶚
撰　家學要録二卷　唐柳珵撰　俳諧集十五卷　劉訥言撰　說纂四卷
李繁撰　劉公嘉話録一卷　韋絢撰　戎幕閑談一卷　韋絢紀李德裕鎮蜀
時話　通微子十物志一卷　因話録六卷　唐趙璘撰　乾𦠆子一
卷　温庭筠撰　酉陽雜俎三十卷　段成式撰　演義十卷　唐蘇鶚撰　雜說六

卷李後主撰談藪八卷隋楊松玢撰摭言十五卷王定保撰玉溪編事
三卷僞蜀金利用撰鄭氏談綺一卷宋朝景煥撰野人閑話五卷
開顏集三卷周文玘撰釋常談一卷原化紀一卷皇甫氏撰小
說二卷劉孝孫撰世說簡要十卷賓朋宴語三卷丘時撰山
東野錄一卷賈同撰續玉堂閑話一卷王仁裕撰秘閣閑談四
卷吳淑撰友會談叢三卷上官融撰丁晉公談話一卷宋景
文公筆錄一卷取笑登蹄三卷善謔集一卷賓苹撰
林下笑談二十卷燈下閑談二卷清夜錄一卷

筆奩録七卷 三餘録三卷 涉弼撰 昭義記室別録一卷

同歸小説三卷 張齊賢撰 續同歸小説三卷 安儀鳳撰 雜纂一

卷 李商隱撰 脞説前後集二十卷 張君房撰 沈存中筆談二十卷

唐語林八卷 歐陽文忠公歸田録五卷 摭遺集

二十卷 東軒筆録十卷 魏泰撰 文房監古三卷 李孝美撰 青

瑣高議十八卷 劉斧撰 翰府名談二十五卷 劉斧撰 炎州拾

翠十卷 蘇軾撰 冷齋夜話十卷 僧惠洪撰 麈史三卷 王得臣撰 羣玉

雜俎一卷 笑談可用集三卷 郭思撰 緗素雜記十卷 黄朝

英撰 事物紀源類集十卷 高承撰

凡小說一種一百一部五百七十七卷

兵家 兵書 軍律 營陣 兵陰陽 邊策

司馬兵法三卷 齊將司馬穰苴撰 孫子兵法三卷 吳將孫武撰魏武帝注 孫子兵法一卷 魏武王凌集解 又一卷 蕭吉注 又二卷 孟氏解詁 又二卷 吳沈友撰 又一卷 唐李筌撰 又一卷 杜牧撰 又一卷 唐陳皡注 又一卷 唐賈林注 又三卷 何延錫注 又一卷 張預注 又三卷 王晳注 又一卷 宋朝梅堯臣注 孫武兵經三卷 張子尚注 鈔孫子兵法一卷 魏太尉賈詡鈔 續

孫子兵法二卷魏武帝撰 孫子遺說一卷鄭友賢撰 吳起兵法一卷魏將吳起撰賈詡注 又一卷孫鎬注 尉繚子五卷梁惠王時人隋志一卷 太公六韜五卷世言太公撰蓋後人作 伍子胥兵法一卷 黄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 三略三卷呂惠卿注 黄帝兵法一卷宋武帝所傳神人書 太公陰謀一卷 又三卷魏武帝注 太公陰謀三十六用一卷 太公兵法二卷 又六卷 太公金匱二卷 太公枕中記一卷 周書陰符九卷 大將軍兵法一卷 兵書接要十卷魏武帝撰 兵法接要三卷 兵書

略要九卷魏武帝撰　魏武帝兵法一卷　黄石公素書一卷呂惠卿注
素書二卷呂惠卿注　黄石公兵書三卷　黄石公秘經二卷　黄石公内記敵法一卷　黄石公記三卷　黄石公略注三卷　黄帝用兵法訣一卷　梁武帝兵法一卷　梁武帝兵書鈔一卷　梁武帝兵書要鈔一卷

王韜十卷梁元帝撰　金韜十卷劉祐撰　金策十九卷　兵書要略五卷後周宇文憲撰　兵書要術四卷任景志撰　兵記八卷司馬彪撰

兵書要序十卷趙氏撰　軍勝見十卷許昉撰　戎決十三卷許昉

撰陰策二十二卷劉祐撰陰策林一卷戰略二十六卷
金城公趙煚撰金海三十卷蕭吉撰成氏三略訓三卷張良經
一卷張氏七篇七卷孔衍兵林六卷王略武林
一卷王佐秘書五卷樂產撰隋高祖兵書三十卷唐
李衛公問對三卷兵春秋一卷武孝經一卷唐郭良輔
撰臨戎孝經一卷員半千撰兵書論語三卷承神兵書八
卷秦戰鬪一卷戰鬪亭亭一卷王帳經一卷
王帳新書十卷軍謀前鑒十卷李嶠撰兵家正史九卷

吳兢撰 止戈記七卷 劉秩撰 至德新議十二卷 統軍靈轄秘策一卷 亦曰武記 李光弼撰 王公亮兵書十八卷 新集兵書要訣三卷 杜希全撰 張道古兵論一卷 韜珠秘訣十卷 盧元撰 諸葛武侯十六策一卷 契神經一卷 周顯德中劉可久撰 神武要略十卷 李靖兵家心術一卷 諸葛亮將苑一卷 元戎機二卷 嚴洞撰 平朝陰府二十四機一卷 諸葛武侯撰 六軍鏡心訣一卷 諸葛武侯撰 明將秘要三卷 李靖撰 韜鈐要訣一卷 三朝經武聖略十五卷 神武秘畧二十

卷 軍志總要十卷 百將傳十卷 張預編 樵子五卷
韋子二卷 正元新書一卷 備急玉櫃訣一卷 楊渭撰
黎教授兵説二卷 閫外春秋十卷 唐李筌撰起周至唐八代將帥 攺
正六韜四卷 裴子兵馬六卷 軍額目一卷

右兵書一百十二部五百五十卷

軍誡三卷 裴守一撰 裴子新令二卷 裴緒撰 長慶人事軍律三
卷 燕僧利正撰 人事軍律三卷 符彦卿撰 行師類要七卷 唐王公亮撰
行軍賞罰符契勑一卷 刑兵律一卷

右軍律七部二十卷

孫子八陣圖一卷　吳孫子牝八變陣圖二卷　黄石公五壘圖一卷　隋朝雜兵圖一卷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一卷　龍武元兵圖二卷解忠鯁撰　武德圖五兵八陣法要一卷　武侯八陣圖一卷　裴行儉安置軍營行陣等四十六訣一卷　五行陣圖一卷　八陣四象陣法一卷　神變隊陣圖一卷　風后握機圖經一卷　風后握奇八陣圖一卷　神機靈秘圖一卷　新法武

備圖一卷　營陣圖經一卷　防城器具一卷　邊城
器用圖一卷　行營要訣三卷李惟則撰

右營陣二十部二十四卷

孫子兵法雜占四卷　太公陰符鈐録一卷　太公伏
符陰陽謀一卷　黄帝兵法孤虛雜記一卷　太公三
宫兵法一卷　太一兵法一卷　太一三宫兵法立成
圖一卷　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二卷　黄石公三奇法
一卷　黄石公陰謀行軍秘法一卷　三宫用兵法一

卷　玄女戰經一卷　黄帝問玄女兵法四卷　隂陽兵書五卷莫珍元撰　黄帝軍出大師年命立成一卷　黄帝複姓符一卷許昉撰　辟兵法一卷　黄帝太一兵歴一卷　黄帝蚩尤風后行軍秘術二卷　黄帝蚩尤兵法一卷　老子兵書一卷　吴有道占出軍決勝負事一卷　風氣占軍決勝戰二卷太史令全範撰　對敵權變一卷吴氏撰　對敵占風一卷　黄帝夏后氏占氣六卷　兵法風氣等占三卷　對敵權變逆順一卷　兵法權儀一卷

六甲孤虛雜決一卷　六甲孤虛兵法一卷　孤虛法十卷　兵法遁甲孤虛斗中域法九卷　決勝孤虛集一卷　兵法日月風雲背向雜占十二卷　虛占三卷

兵書雜歷八卷　太一兵書十一卷　用兵秘法雲氣占一卷　兵法三家軍占秘要一卷李撰　行氣經上部占一卷　天大芒霧氣占一卷　鬼谷先生占氣一卷

五行候氣占災一卷　乾坤氣法一卷　雜匈奴占一卷漢王朔撰　對敵占一卷　黃石公陰陽乘斗魁罡行軍

秘法一卷 葛洪兵法孤虛月時秘要法一卷 真人水鑑十卷陶弘景撰 握鏡方三卷 握鏡圖一卷 李靖六軍鏡三卷 李淳風懸鏡十卷 太白陰經十卷李筌撰 青囊括一卷李筌撰 兵殺歷一卷 神機武略兵要望江南詞一卷易靜撰 天事序議一卷韓滉撰 韜鈐秘録五卷莊廷範撰 衛公手記一卷 鑒川漁子迎風詩一卷 周易占兵一卷 戰勝歌百首一卷 行軍月令一卷 諸葛亮兵機法一卷 軍軌兵鈐秘訣三卷 神兵苑三卷

六十甲子軍法一卷　兵機將略論一卷　彭門玉帳一卷　出軍秘訣一卷　會稽兵家術日月占一卷　兵書萬勝決二卷　至德元寶玉函經十卷唐董承祖撰　統戎式鑒一卷　白起神妙行軍法三卷李靖序　六甲五神用兵法一卷　要訣兵法立成歌一卷　六甲攻城破敵法一卷　馬前秘訣兵書一卷　靈關訣二卷　預知歌一卷　太一厭禳法一卷　太一行軍六甲禳厭詩一卷　通元玉鑑占一卷　陰符握機運要五卷

出軍秘占五卷張良撰 大壬用兵太一心機要訣一卷
李靖撰 三式風角用法立成十二卷王欽撰 靈關集益智三
卷李海撰 氣神定行兵勝負立成一卷 小遊太一立成
七十二局一卷 太一遊星圖一卷 元女孤虛法一
卷 遁甲出軍歷一卷 唐賢秘密書一卷 天老神
老經一卷 備急玉櫃訣一卷

右兵陰陽九十九部二百四十卷

定邊安遠策三卷郭元振撰 開復西南夷事狀十七卷唐韋皋撰

西陲要略三卷范傳正撰　禦戎新錄二十卷李渤撰　西南備邊錄十三卷李德裕撰　徐德占策三卷　清邊備要五十二卷宋朝曾致堯撰

右邊策七部一百一十一卷

凡兵家五種二百四十五部九百四十五卷

天文類第七　天文　歷數　筭術

天文　天象　天文總占　竺國天文　五星占　雜星占　日月占　風雲氣候占　寶氣

周髀一卷趙嬰注　又一卷甄鸞重述　又二卷李淳風注　周髀圖一卷

靈憲圖一卷張衡撰　渾天儀一卷張衡撰　渾天象注一卷吳散騎常侍王蕃注　石氏渾天圖一卷　渾天圖記一卷　昕天論一卷梁姚信撰　安天論一卷虞喜撰　定天論三卷　天儀說要一卷陶弘景撰　元圖一卷　石氏星簿經贊一卷　星經五卷陶弘景撰　甘氏四七法一卷　錄軌象以頌其章一卷內有圖　天文要集四卷　天文集要鈔二卷　天文書二卷　天文橫圖一卷高文洪撰　天文志十二卷吳雲撰　天文十二卷史崇注　天文十二次圖一卷　天官宿野圖一卷

石氏星經七卷陳卓記　星經七卷郭歷撰　中星經簿十五卷　星官簿贊十三卷　摩登伽經說星圖一卷　星圖二卷　二十八宿二百八十三宮圖一卷　二十八宿十二次一卷　二十八宿分野圖一卷　論二十八宿度數一卷　孝經內記星圖一卷　周易分野星圖一卷　太象元文一卷李淳風撰　法象志七卷　天文大象賦一卷唐黄冠子李播撰　丹元子步天歌一卷唐右拾遺內供奉王希明撰　太象元機歌三卷試太子校書閻兵崇撰　靈憲圖三卷仲林子撰為日紀太陰紀

五星紀三篇 天文録經要訣三卷 隔子圖一卷 大象歴一卷 星經手集二卷 括星詩一卷 入象度一卷 通占大象歴星經三卷 宿曜度分域名録一卷 大象垂萬列星圖三卷 甘氏星經三卷 小象賦一卷 陳卓星述一卷 天心紫微圖歌一卷李淳風撰 小象千字詩一卷張華撰 星經一卷郭璞注 大象列星圖一卷 正色列象注解圖一卷 史氏天官照一卷 元象歴一卷 元黄十二次分野圖一卷 司天監須知一卷

渾儀法要十卷祥符中作 渾儀略列一卷祥符中作

右天象六十七部一百六十八卷

天文集占十卷晉太史令陳卓定 天文要集四十卷晉太史令韓楊撰

石氏天文占八卷 甘氏天文占八卷 天文占六卷李暹撰 雜天文横占六卷 天文集占圖十一卷 天文五行圖十二卷 天文録三十卷梁奉朝請祖暅之撰 天文志雜占一卷吳雲撰 陳卓四方宿占一卷 星占二十八卷孫僧化等撰 天官星占十卷陳卓撰 着明集十卷 天文外官占

八卷　荆州占二十卷宋通直郎劉嚴撰　十二次二十八宿星占十二卷史崇撰　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　太史注記六卷　靈臺秘苑百二十卷隋太史令庾季才撰　元機内事七卷逢行珪撰　乙巳占十二卷秘閣郎李淳風撰　乾坤秘奥七卷李淳風撰　古今通占鏡三十卷唐武密撰　大唐開元占經一百一十卷今存三卷　通乾論十五卷董和撰　荆州劉石甘巫占一卷漢荆州牧劉表命武陵太守劉意集甘石巫咸等書之占令存一卷　天文占一卷李淳風撰　長短經天文篇一卷唐趙蕤撰　天文總論十二卷右上武衛兵曹康氏撰　通元玉鑑

頌一卷仲林子撰　證應集三卷徐彥卿撰　星書要略六卷徐承嗣撰　天
象應驗集二十卷　二十八宿分野五星巡應占一卷
太霄論壁一卷　景祐乾象新書三十卷本朝太子洗馬司天春官正楊惟德撰
天元玉冊元誥十卷扁鵲撰　天元玉冊截法六
卷　天元秘演十卷陳蓮撰　靈臺經三卷　星土占一卷
黃黑道內外坐休咎賦一卷
右天文總占四十三部七百八十四卷
婆羅門天文經二十一卷婆羅門捨仙人說　婆羅門天文一卷

婆羅門竭伽仙人天文說三十卷　西門俱摩羅秘
術占一卷　僧不空譯宿曜二卷　一行大定露膽訣
一卷

右竺國天文六部五十六卷

巫咸五星占一卷　黄帝五星占一卷　五星占一卷
丁巡撰　又一卷陳卓撰　長慶筭五星所在宿度圖一卷徐昇撰
五星集占六卷　日月五星集占十卷　五星犯列宿
占六卷　五緯合雜一卷　五星合雜說一卷　五星

兵法一卷　京氏釋五星災異傳一卷　任常五星賦一卷　太白占一卷　太白會運逆兆通代記圖一卷李淳風袁天綱集

右五星占十五部三十四卷

雜星占七卷　又十卷　海中星占一卷　星度海中占一卷　彗星占一卷　流星占一卷　妖星流星形名占一卷　彗孛占一卷　妖瑞星圖一卷宋均撰　妖瑞星雜氣象圖一卷

右雜星占十部二十五卷

京氏日占圖一卷 夏氏日旁氣一卷 日食弟候占一卷 魏氏日旁氣圖一卷 日旁雲氣圖五卷 日食占一卷 日變異食占一卷 天文洪範日月變一卷 洪範占一卷 日月暈三卷 日月暈圖二卷 黃道晷景占一卷 日行黃道圖一卷 日月交會圖一卷 月暈占一卷 日月蝕暈占四卷 日月薄蝕圖一卷 日月暈珥雲氣圖占一卷

右日月占十八部二十八卷

巽氏占風一卷　天文占雲氣圖一卷　雜望氣經八卷　候氣占一卷　章賢十二時雲氣圖二卷　天機立馬占一卷鍾湛然撰　推占龍母探珠詩一卷以望氣占說為詩六十首　推占青霄玉鏡經一卷　占風九天元女經一卷　定風占詩一卷忠武軍節度巡官劉啟明撰　雲氣圖一卷　象氣圖一卷　天涯地角經一卷　占風雲氣候日月星辰上下圖一卷　乾象占一卷　雲氣測候賦一卷劉啟明撰　占候

風雨賦一卷劉啟明撰 至氣書七卷見隋志 雲氣占一卷見隋志

右風雲氣候占十九部三十三卷

望氣相山川寶藏秘記三卷見隋志 地鏡三卷 金婁地鏡一卷 孝子地鏡秘術三卷

右寶氣四部十卷

凡天文八種一百八十二部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歷數正歷 歷術 七曜歷 雜星歷 刻漏

四分歷三卷 又三卷漢修歷人李梵撰 又一卷趙隱居撰 劉歆三

統歷一卷　魏甲子元三統歷三卷　姜氏三紀歷一卷姜岌撰　姜氏歷序一卷　乾象歷五卷漢會稽都尉劉洪撰　又三卷吳太子太傅闞澤撰　魏景初歷三卷晉楊偉撰　景初壬辰元歷一卷楊沖撰　正歷四卷晉太常劉智撰　河西甲寅元歷一卷涼太史趙毆撰　河西壬辰元歷一卷趙毆撰　甲寅元歷序一卷趙毆撰　宋元嘉歷二卷何承天撰　神龜壬子元歷一卷後魏將軍祖瑩撰　後魏甲子歷一卷李業興撰　壬子元歷一卷後魏校書郎李業興撰　魏武定歷一卷　齊甲子元歷一卷宋氏撰　周天和年歷一卷甄鸞撰　周

大象年歷一卷王琛撰 壬辰元歷一卷 周甲寅元歷一
卷馬顯撰 周甲子元歷一卷 梁大同歷一卷虞劇撰 後魏
永安歷一卷孫僧化撰 北齊天保歷一卷散騎常侍宋景業撰 北齊甲
子元歷一卷李業興撰 隋開皇甲子元歷一卷劉孝孫撰 隋開皇
歷一卷李德林撰 隋大業歷十卷張胄元撰 皇極歷一卷隋劉焯撰 又
一卷 傅仁均唐戊寅歷一卷 唐麟德歷一卷 唐
甲子元辰歷一卷瞿曇謙撰 合乾歷三卷曹士蔿撰 合乾新歷一
卷楊緯撰 王勃千歲歷亡卷帙 僧一行開元大衍歷五十二

卷　寶應五紀歴四十卷　建中貞元歴二十八卷　長慶宣明歴三十四卷　長慶宣明歴要略一卷　景福崇元歴四十卷邊岡撰　大衍通元鑑新歴三卷自唐貞元至大中　大唐長歴一卷起武德止天祐　天福調元歴二十卷晉司天監馬重績撰　廣順明元歴一卷周王處訥撰　顯德欽天歴十五卷周端明殿學士王朴撰　同光乙酉長歴一卷　武成永昌歴二卷偽蜀司天監胡秀林撰　保大齊政歴十九卷偽唐歴　萬分歴一卷廣順中作　拔長元歴一卷自唐乾符甲午至祥符丙辰　建隆應天歴六卷宋朝司天少監

王處訥撰開寶歷一卷 太平乾元歷八卷冬官正吳昭素等撰咸平儀天歷十六卷太子洗馬兼春官正史序等撰熙寧奉元歷七卷 太宗長歷一卷

右正歷六十三部三百六十七卷

歷法三卷劉歆撰又一卷 歷術一卷吳太史令吳範撰景初歷術二卷 景初歷法三卷 歷術一卷何承天撰又一卷崔浩撰又一卷王琛撰又一卷華州刺史張賓撰姜氏歷術三卷 乾象歷術三卷漢劉洪撰元歷術一卷張胄元撰天圖歷術一卷

歴日義說一卷　律歴注解一卷　龍歴草一卷　光
宅歴草十卷南宮說撰　歴草二十四卷　推漢書律歴志術
一卷　歴疑質讞序二卷　興和歴疏二卷　筭元嘉
歴術一卷　陰陽歴術一卷趙敃注　雜歴術一卷　太史
記注六卷　又六卷　八家歴一卷　歴日義統一卷
歴日吉凶注一卷　麟德歴出生記十卷　歴議十
卷　歴立成十二卷　宣明歴超捷例要略一卷　景
福歴術一卷　真象論一卷　靈臺編一卷　大衍心

照一卷　正象歷經一卷偽蜀胡秀林撰雜注一卷　新修歷經一卷太平興國中作歷注一卷　驗日食法三卷何承天撰日食論一卷　頻月合朔法五卷　歷記一卷　元嘉二十六年度日景數一卷　朔氣長歷二卷皇甫謐撰歷章句二卷　月令七十二候一卷　玉鈴步氣術一卷　三五歷說圖一卷　春秋去交分歷一卷　推二十四氣歷一卷

右歷術五十三部一百四十三卷

七曜本起三卷後漢甄叔遵撰七曜小甲子元歷一卷七曜歷術一卷七曜歷法一卷七曜歷算二卷七曜要術一卷陳天嘉七曜歷七卷陳永定七曜歷四卷推七曜歷一卷陳天康二年七曜歷一卷陳光大元年七曜歷二卷陳太建年七曜歷十三卷陳至德年七曜歷二卷陳禎明年七曜歷二卷開皇七曜年歷一卷仁壽二年七曜歷一卷七曜歷經四卷張賓撰七曜歷數算經一卷趙毆撰七曜歷疏一卷

(李業興撰)七曜義疏一卷(李業興撰)七曜術筭一卷(甄鸞撰)七曜雜術二卷(劉孝孫撰)七曜歷數五卷(太史令張冑元撰)七曜符天歷一卷(唐曹士蔿撰)七曜符天人元歷一卷(曹士蔿撰)人天定分經一卷 地輪七曜一卷(呂佐周撰)七曜氣神歌訣一卷(莊守德撰)七曜氣神歌訣一卷 七政長歷三卷

右七曜歷三十部六十七卷

都利聿斯經二卷(本梵書五卷唐貞元初有都利術士李彌乾將至京師推十一星行歷知人命貴賤)新修聿斯四門經一卷(唐待詔陳輔重修)徐氏續聿斯歌

一卷　都利聿斯歌訣一卷安修睦撰闕子明注　聿斯鈔略旨一卷　聿斯隱經一卷　羅濵都利聿斯大行書一卷　文殊菩薩所說宿曜經一卷唐廣智三藏不空譯　應輪心照三卷蔣權卿撰　曹公小歷一卷唐曹蔿撰李思議重注本天竺歷　青蘿歷一卷青蘿山王公佐撰　清霄玉鑑三卷終南山鮑該撰以十一星十二宮推知人命　秤星經一卷唐昧撰　符天行宮一卷　難逃論一卷　氣神經三卷　氣神鈐歷一卷　氣神隨日用局圖一卷　占課禽宿情性訣一卷　星宮運氣歌一卷　星禽進退歌

一卷　紫堂經五卷李沂撰　紫堂元草歷二卷黃甡撰　紫堂
指迷訣二卷黃甡撰　紫堂經三卷　紫堂局經一卷　紫
堂隱微歌二卷　紫堂明暗曜局一卷　紫堂要録三
卷　大衍五行數一卷　九星行度歌一卷　九星長
定歷一卷　大衍天心照歌一卷　細歷一卷　大歷
一卷　草範治歷一卷　密藏金鎖歷一卷李瓊撰　九曜
星羅立成歷一卷婆毗大衍撰　六甲周天歷一卷孫僧化撰　五星
正要歷五卷　新集五曹時要術三卷曾靖撰

右雜星歷四十一部六十五卷

漏刻經一卷後漢待詔太史霍融撰 又一卷梁朱史撰 又一卷陳太史令宋景撰

又一卷祖暅之撰 又一卷梁代撰 天監五年修漏刻事一卷

雜漏刻法十一卷皇甫洪澤撰 晷漏經一卷 唐刻漏經一卷

一卷 東川蓮花漏圖一卷燕肅撰 蓮花漏法一卷 更

漏圖一卷 造漏法一卷 晝夜刻漏日出長短圖經

一卷趙業撰 刻漏記一卷

右刻漏十五部二十五卷

凡歷數五種二百二部六百六十七卷

筭術 竺國筭法

九章筭術十卷劉徽撰 九章筭術二卷徐岳甄鸞重述 又一卷李遵義 又九卷李淳風撰 九九筭術二卷楊淑撰 九章別術二卷

九章筭經二十九卷徐岳甄鸞等撰 又二卷徐岳注 九章六曹筭經一卷 九章重差一卷劉向撰 九章重差圖一卷劉徽撰

九章推圖經法一卷張峻撰 筭經要用百法一卷徐岳撰 綴術六卷祖沖之撰 孫子筭經二卷 趙敺筭經一卷 謝察

徽算經三卷 夏侯陽算經一卷 張丘建算經二卷

又三卷李淳風撰 數術記遺一卷徐岳撰 五經算術錄遺一

卷 五經算術一卷甄鸞撰 又二卷李淳風注 算經易義一卷

張續撰 張去斤算疏一卷 黃鍾算法三十八卷 算律

呂法一卷 衆家算陰陽法一卷 董泉三等數一卷

五曹算經五卷甄鸞撰 又五卷韓延夏侯陽等撰 韓延夏侯陽

算經一卷 九經術疏九卷宋泉之撰 海島算經一卷劉徽撰

又一卷李淳風撰 九章雜算文二卷劉祐撰 七經算術通義七

卷陰景愉撰 周髀算經二卷李淳風撰 九章算經要訣一卷李淳風撰 五曹孫子等算經二十卷李淳風注 甄鸞孫子算經三卷李淳風注 緝古算術四卷王孝通撰 算經表序一卷 一位算法二卷江本撰 得一算經七卷陳從運撰 心機算術括一卷 龍受益算法二卷 周易軌限算一卷 新易一法算軌九例要訣一卷龍受益撰 乘除算例一卷 法算細歷一卷 量田要例算法一卷 頽陽書三卷邢和璞撰 求一指蒙算術元要一卷李紹穀撰 周髀算經音義一卷李籍撰 求一算法

九例一卷　謝經算術三卷　九章算經音義一卷李籍撰

九章細草九卷賈憲撰　法算斅古集二卷賈憲撰　算學通元九章一卷青陽中山子撰

右算術六十二部二百二十九卷

婆羅門算法三卷　婆羅門陰陽算歷一卷　婆羅門算經三卷

右竺國算法三部七卷

凡算術二種六十五部二百三十六卷

五行類第八

易占 軌革 筮占 龜卜 射覆 占夢 雜占 風角 鳥情 逆刺 遯甲 太一 九宮 六壬 式經 陰陽 元辰 三命 行年 相法 相笏 相印 相字 堪餘 易圖 婚嫁 產乳 登壇 宅經 葬書

五行一

周易林十六卷漢焦贛撰 又二卷費直撰 又三卷曾洪度撰 又四卷管輅撰 又五卷郭璞撰 又七卷張滿撰 又一卷陶弘景撰 周易守林三卷京房撰 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 又十二卷伏曼容撰 又一卷伏氏撰 易林變占十六卷焦贛撰 易新林一卷後漢方士許峻撰

又四卷郭璞撰 又九卷 周易洞林三卷郭璞撰 又三卷梁元帝 周易集林律歴一卷虞翻撰 易贊林二卷 易立成林二卷郭氏撰 易立成四卷 易立成占三卷顏氏撰 易林體三卷陶弘景撰 周易經林雜纂一卷 周易紀骨林一卷 易法一卷 易林要訣一卷 易要訣二卷 周易卦林一卷 周易占十二卷 又一卷張皓撰 周易妖占十三卷京房撰 周易逆剌占災異十二卷京房撰一云費氏 周易雜占七卷許峻撰 又八卷尚廣撰 又八卷武靖撰 周易飛候九卷

京房撰又六卷京房撰周易飛伏例一卷　周易四時候四卷京房撰周易飛候六日七分八卷　周易渾沌四卷京房撰　周易委化四卷京房撰易災條二卷許峻撰易決一卷許峻撰　周易通靈決二卷魏少府丞管輅撰　周易通靈要訣一卷管輅撰　周易錯卦八卷隋志七卷郭氏易腦一卷　易髓三卷陶隱居撰　周易卜法易髓三卷　周易髓腦二卷　周易元品二卷　周易通真釋例一卷　神農重卦經二卷　文王幡音一卷　周易火竅一卷　周易三備三卷上備言天

文中備卜筮下備地理 又一卷 周易中備雜機要一卷 老子神符易一卷 連山三十卷 梁元帝撰 周易服藥法一卷

周易問卜十卷 周易骨髓訣一卷 嚴遵撰 部首經一卷

周易八仙詩一卷 周易鬼谷林一卷 周易六神頌一卷 周易六十四卦歌一卷 周易十門要訣一卷 爻象雜占一卷 周易元鑑林三卷 周易元悟三卷 李淳風撰 周易新冥軌一卷 李淳風撰 易鏡元要一卷 袁天綱撰

周易律歷一卷 京房撰 文王版詞一卷 周易經類一卷

易鏡三卷中條山道士無惑子撰 周易卜經一卷 周易論一卷王荀山人王曉撰 周易天門子卜法一卷 周易太清易經訣一卷 周易繚繞詞一卷仙人張晉秘訣 周易河圖術一卷靈隱子撰 周易通神歌一卷無惑先生撰 周易探玄九卷王守一撰 周易管公明隔山照一卷 君平占卦法一卷 周易靈真述一卷 周易靈真訣一卷 周易鬼靈經一卷 周易象罔玄珠五卷 周易備要一卷 周易斷卦夢江南一卷 杜陵貴周易歌一卷 八卦雜決一卷 周易

竹木經一卷　周易卦纂神妙決一卷　周易八仙經
疏一卷邢朝宗撰　周易卦頌一卷黃景元撰　周易玉鑑頌一卷阮兆
撰　周易子夏十八章三卷　周易三十八章一卷　周
易斷卦例頭一卷　周易飛燕繞梁歌一卷　周易飛
燕轉關林竅一卷　周易元悟髓決一卷鬼谷先生撰　周易
轆轤關雜占一卷　周易厭神壽命歷一卷　易軌一
卷　周易要訣占法一卷

右易占一百一十三部三百六十八卷

軌革入式例一卷　軌革歌彖一卷　周易軌革指迷照膽訣一卷蒲乾虔璀撰　軌革六侯詩一卷　軌革源命歌一卷　軌革易賛一卷　周易軌限算一卷　軌革心鑑內觀六卷　軌革時影一卷　軌限立成歷一卷　軌革金庭玉鑑經一卷　歷數緯文軌算三卷

右易軌革一十二部　一十九卷

周易內卦神筮法二卷費直撰　周易筮占林五卷費直撰　周易筮占二十四卷晉處士徐苗撰　周易雜筮占四卷　周易初

學筮要法一卷　揲著圖一卷　周易竅書三卷郭璞撰

右筮占七部四十卷

沈思經一卷晉掌卜大夫史蘇撰　龜經三卷史蘇撰一曰十卷　又三卷柳彥詢撰　又三卷柳世隆撰　又一卷劉寶真撰　又一卷王宏禮撰　又一卷孫思邈撰　又一卷莊道名撰　又十卷齊廣撰　龜卜要訣四卷　龜經髓訣二卷　龜親經三十卷周子曜撰　龜經要略一卷　龜卜五兆動搖決一卷　五兆筭經一卷　鑽龜造卜經一卷黃法真撰　十二靈棊卜經一卷　黃石公備氣三卷　神龜

經一卷　五兆連珠一卷　白龜經一卷毛賓撰　巢父打瓦經一卷　春秋龜策經一卷　齊人行兵天文龜眼王鈐經二卷

右龜卜二十四部七十五卷

易射覆二卷見隋志　孔子通覆決三卷顏氏撰　十二將射覆法一卷　鬼谷先生射覆歌一卷　閭丘淳射覆決一卷　東方朔射覆經一卷　神應射覆決一卷

右射覆七部一十卷

占夢書三卷京房撰 又一卷崔元撰 又三卷隋志周宣等撰 又一卷竭伽仙人撰 又四卷盧重元撰 夢雋一卷唐柳璨撰 解夢録一卷僧紹端撰

右占夢七部一十四卷

古今雜占三十卷 海中仙人占體瞤及雜吉凶書三卷 耳鳴書一卷 目瞤書一卷 嚏書一卷 和菟鳥鳴書一卷 王喬解鳥語經一卷 郯子占鳥經一卷 太上占鳥法一卷 百怪書一卷 白澤圖一卷

武王須臾一卷　占燈經一卷李淳風撰　淮南王萬畢術一卷　靈棊經一卷張良撰　又一卷唐李暹撰　七術一卷　人倫寶鑑卜法一卷　昭明太子響應經一卷　破躁經一卷管輅撰　七十二候法一卷

右雜占二十一部五十二卷

風角集要占十二卷　風角要占三卷京氏撰　風角占三卷　又七卷章仇太子翼撰　風角總占要訣十一卷　風角雜占四卷　風角要集十卷　又一卷　風角要候十一

卷翼奉撰 又一卷章仇太子翼撰 風角占候四卷 風角鏍歷占二卷呂氏撰 兵法風角式一卷 戰鬬風角鳥情三卷 鳥情逆占一卷 逆刺三卷 風角五音六情經十三卷 風角兵候十二卷 陰陽風角相動法一卷 風角迴風卒起占五卷 風角地辰一卷 風角望氣八卷 風雷集占一卷 風角五音圖二卷 風角雜占五音圖五卷翼氏撰 又十三卷京房撰 五音相動法二卷 黄帝飛鳥歷一卷張衡撰 黄石公北斗三奇法一卷 黄

帝四神歷一卷吳範撰　黄帝地歷一卷　黄帝斗歷一卷

右風角三十二部一百四十五卷

風角鳥情一卷翼氏撰　又二卷儀同劉孝恭撰　戰鬭風角鳥情三卷　鳥情占一卷王喬撰　鳥情逆占一卷管輅撰　鳥情雜占

禽獸語一卷　占鳥情二卷　六情決一卷　六情鳥音内秘一卷焦氏撰　風角六情決一卷王琛撰

右鳥情一十部一十四卷

逆刺三卷京房撰隋志一卷　逆刺占一卷　逆刺總決一卷

王子決一卷

右逆刺四部六卷

黃帝陰陽遁甲六卷 遯甲決一卷吳相伍子胥撰 遯甲文一
卷伍子胥撰 遯甲經三十三卷後魏信都芳撰 遯甲經要鈔一卷
遯甲萬一決二卷 遯甲九元九局立成法一卷 遯
甲肘後立成囊中秘訣一卷葛洪撰 遯甲囊中經一卷
遯甲囊中經疏一卷 遯甲立成六卷 遯甲敘三元
玉歷立成一卷郭宏遠撰 遯甲立成法一卷劉孝恭撰 遯甲穴隱

秘處經一卷　黃帝九元遯甲一卷王琛撰　黃帝出軍遯甲式一卷　陽遯甲用局法一卷劉孝恭撰　陽遯甲九卷釋智海撰　陰遯甲九卷　陰陽遯甲十四卷　三元遯甲圖三卷葛洪撰　三元遯甲立成圖一卷　遯甲九宮八門圖一卷　遯甲開山圖三卷榮氏撰　遯甲反覆圖一卷葛洪撰　遯甲年錄一卷　遯甲支干決一卷　遯甲行日時一卷　遯甲三卷　遯甲要用四卷葛洪撰　遯甲秘要一卷葛洪撰　三元遯甲六卷許昉撰　又六卷陳員外散騎常侍劉毗撰　又三卷杜仲

撰 三元九宮遯甲二卷 三正遯甲一卷 杜仲撰 遯甲九星歷一卷 遯甲三奇三卷 遯甲三元九甲立成一卷 遯甲推時要一卷 遯甲萬一決一卷 元中祛惑遯甲經三卷 劉烜撰 遯甲十八局一卷 唐一行撰 陰陽二遯萬一決四卷 遯甲搜元經一卷 遯甲符寶萬歲經國歷一卷 唐司馬驤與弟裕撰 遯甲元樞二卷 盧山道士馮繼明纂 天一遯甲鈐歷一卷 天一遯甲圖一卷 天一遯甲陰陽局鈐圖一卷 天一遯甲兵機舉要歌一卷 茅山楊渭撰 遯甲

玉女反閉局法一卷　元女遁甲秘訣一卷　天一遁
甲式一卷　遁甲天一指陳三卷　陰陽二遁甲局三
卷李靖撰　遁甲天目圖一卷樊洞撰　遁甲二局鈐一卷　遁
甲歴一卷　遁甲隨局舉要歌一卷馮思古撰　天一遁甲歌
一卷　陰陽二遁入式法一卷　天元陰陽局二卷
天一遁甲賦一卷宋朝丘濬撰　遁甲孤虛記一卷伍子胥撰　遁甲
孤虛注一卷　斗中孤虛圖一卷　景祐遁甲符應經
三卷宋朝楊惟德等撰　遁甲專征賦一卷貟卓撰　遁甲善奇金合

盤一卷　遯甲九宫亭亭白姦一卷

右遯甲七十一部一百七十九卷

五行二

太一飛鳥歴一卷王琛撰　又二卷　太一十精飛鳥歴一卷　太一飛鳥立成一卷　太一飛鳥雜決捕盜賊法一卷　太一三合五元要決一卷　太一龍首式經一卷董注　太一經二卷宋琨撰　太一式雜占十卷　太一九宫雜占十卷　黄帝太一度厄秘術八卷　黄帝太一

雜書十六卷　太一王佐秘珠五卷隋樂產撰太一太游歷
二卷　太游太一歷一卷　太一式經二卷　太一式
經雜占十卷　太一元鑑五卷李淳風撰太一樞會賦一卷
太一金鏡式經十卷王希明撰天一太一經一卷僧一行撰太
一局遯甲經一卷　天寶太一靈應式記五卷唐馬先撰太
一時紀陰陽二遯立成歷二卷偽南漢胡萬頃撰　日遊太一五
子元出軍勝負七十二局一卷　新修中樞秘頌太一
明鑑法五卷唐劉啟明撰　太一細行草二卷　太一雜集算

草一卷 太一集十卷杜惟韓撰 太一雜鑑一卷青溪子纂 陰陽二遯太一一卷 太一時計鈐一卷 太一遯甲萬勝時定主客立成訣一卷 十神太一巡遊分野立成圖一卷 太一陰陽二遯立成一卷 新修時遊太一立成一卷 太一陽九百六經一卷 新修太一青虎甲寅經一卷宋朝司天少監王處訥撰 太一神樞長歷一卷 太一歌五卷 又一卷 太一秘歌一卷茅山道士廣夷撰 太一循環歷一卷 景祐太一福應集要十卷宋朝楊惟德撰 黃帝集靈

三卷　黃帝絳圖一卷　黃帝龍首經一卷　黃帝奄心圖一卷

右太一四十八部一百五十二卷

黃帝九宮經一卷　九宮經三卷鄭玄注　九宮行棊經三卷鄭玄注　又三卷　九宮行棊法一卷房氏撰　九宮行棊立成法一卷王琛撰　九宮行棊雜法一卷　行棊新術一卷　九宮行棊鈔一卷　九宮推法一卷　三元九宮立成一卷　九宮要集一卷盧昱撰　九宮經解二卷李氏注　九

宮圖一卷　九宮變圖一卷　九宮八卦式蟠龍圖一卷　九宮郡縣録一卷　九宮雜書一卷

右九宮一十八部二十五卷

六壬式經三卷　六壬式經雜占九卷　六壬釋兆經六卷　六壬歴一卷　六壬明鑑連珠歌一卷唐一行撰　六壬髓經三卷一行撰　六壬大玉帳歌十卷唐李筌撰　玉帳經一卷李靖纂　六壬軍鑒式三卷偽南漢長史胡萬頃撰　金匱經三卷　神樞靈轄十卷陳記室樂產撰　絳囊經一卷唐居士馬雄撰　元女青華

經三卷　六壬瓶記一卷　推人鈎元法一卷　三傳
四課鈐一卷　六壬括明林經一卷　六壬錄六卷
六壬鈐一卷　五真降符六壬神式經一卷　六壬元
鑑一卷余玠撰　秘賾翠羽歌三卷沙門令岑撰　六壬心鑑歌三
卷徐道符撰　六壬六十四卦名一卷　六壬軍帳賦一卷劉啟
明撰　六壬戰勝歌一卷　六壬啟蒙纂要一卷唐徐珫撰　玉闕
歌一卷　六壬詩一卷　景祐六壬神定經十卷宋朝楊惟
德等撰　六壬補闕新書十卷王升撰　六壬大撓經三卷　玉

女課訣六卷　六壬透天關一卷　六壬六經歌一卷

徐道符撰　六壬心鑑拾遺一卷　鬼料竅一卷　天復傳課

天罡六壬一卷　夜义經一卷　六壬式苑一卷　六

壬明體經一卷　六壬神樞萬一決一卷　六壬精體

經一卷　六壬事神歌一卷　六壬又妙歌一卷　截

壬歌一卷　陰山道士經三卷　六壬竅甲經一卷

元女闗格經一卷　玉女肘後術一卷　肘後歌一卷

玉女面身術一卷　太六壬出時旦暮局一卷　太

元新書一卷　六壬飛電歌三卷鄭德深撰　灰火經一卷

擷翠經一卷　虵體經一卷　九門經一卷　會靈經

一卷　志公通課一卷　八門課一卷　六壬了了歌

一卷　六壬賦三卷姜丘撰　六壬密旨一卷黃公達撰　六壬金

經玉鑑一卷黃公達撰　六壬心照一卷高濟撰　六壬類苑一卷

諸葛武侯撰　淘金歌一卷　太上寶鑑略一卷王希明撰　金匱八

象統天元經一卷　梁簡文帝光明符十二卷　金英

玉髓經一卷連肩吾撰　開雲觀月歌一卷蔣日新撰　六壬雕科三

卷李靖撰　六壬髓經心鑑三卷　星禽氣神占一卷　星
禽妙課一卷　禽宿妙訣十卷　七曜神氣經三卷
景祐神氣經三卷楊惟德撰　大衍二十八宿要訣一卷
右六壬八十二部一百九十一卷
式經三卷桓安吳撰　式經雜要決九卷　式經立成九卷
伍子胥式經章句二卷　范蠡玉筒式二卷　宋琨式
經一卷　雷公式經一卷　玄女式經要法一卷　黃
帝式經三十六用一卷曹氏撰　連珠明鏡式經十卷唐拾遺內

供奉李鼎祚撰景祐三式目録一卷楊惟德等撰式鑑經一卷黃帝金式一卷金匱入式法一卷式例一卷法式心經一卷由吾裕式心經略三卷課式法一卷式精要節一卷李房撰五行用式法事神一卷楊可撰神機轉式經三卷黃帝式用當陽經二卷

右式經二十二部五十六卷

天皇大神氣君注歷一卷太史公萬歲歷一卷司馬談千歲歷祠一卷任氏撰萬歲歷祠二卷萬歲歷二十八

宿人神一卷 歴祀一卷 田家歴十二卷 師曠書三卷 海中仙人占災祥書三卷 東方朔書二卷 東方朔書鈔二卷 東方朔歴一卷 東方朔占候水旱下人善惡一卷 太歲所在占善惡書十卷 擧百事要略一卷 五姓歲月禁忌一卷 雜忌歴二卷 魏高堂隆撰 百忌大歴要抄一卷 歴忌新書十二卷 太史百忌歴圖一卷 太史百忌一卷 周易神殺旁通歴一卷 雜殺歴九卷 唐七聖歴一卷 賈耽撰 廣濟陰陽

百忌歷二卷呂才撰 勝金歷要決一卷僧德濟撰 濟家備急廣要録一卷 天寶歷一卷唐陳恭釗撰 五行家國通用圖歷一卷珞琭子撰 明時總要歷一卷 橫推歷一卷 月帳金雞王佝歷一卷呂才撰 選日大衍要歷一卷宋朝春官正史序撰 選日陰陽月鑑一卷 廣聖歷一卷晉苗鋭集 陰陽書三十卷唐王璨撰 陰陽書五十三卷呂才撰 乾坤寶典四百十七卷宋朝判司天監史序撰 五符圖一卷 洪範政鑒十二卷仁宗撰 黄帝枕中經一卷 西天陰符紫微七政經論一卷 天輪

日直經一卷　六十花甲子歌一卷李淳風撰　六十甲子時辰星吉凶法一卷　天都經一卷　三元奇門法一卷　鐵掃帚年月一卷　選日精要四卷　活曜二十八宿日真星歌一卷　陰陽實錄一卷　一行選日旁通法一卷　推葬呼歷一卷　大六壬葬送運詩一卷　五姓萬事歷四卷　萬年歷十七卷楊惟德撰　集聖歷四卷楊可撰　黃黑道經要纂一卷　三輪造作法一卷　晉災祥一卷　災祥集七十六卷　廣古今五行記三十卷

竇維鋈撰樵子五行志五卷唐陽夏撰蓬瀛書三卷唐黎幹撰三鑑三卷含文嘉三卷黄帝朔書一卷師曠東方朔撰月令圖一卷劉先之撰四民福禄論三卷李淳風撰年鑑一卷福禄論三卷

右陰陽七十一部七百六十九卷

五行三

孝經元辰決九卷孝經元辰二卷又四卷元辰本屬經一卷推元辰厄會一卷元辰事一卷元

辰救生削死法一卷　元辰要秘次序一卷　元辰章用二卷　雜推元辰要秘立成六卷　元辰立成譜一卷　元辰五羅算一卷　五行元辰厄會十三卷　孝經元辰會九卷　元辰歷一卷　雜元辰禄命二卷

溢河禄命三卷

右元辰一十七部五十八卷

玉鈐三命秘術一卷　三命韜鈐秘術三卷劉進平撰　三命抄略二卷陶隱居撰　七殺三命歌一卷凝神子撰　三命通元歷一

卷 三命金書五行一卷 三命立成算經一卷陶隱居撰

三命殺歷一卷陶隱居撰 三命九中歌一卷李燕撰 二十八家

三命總要三卷公孫琥撰 河上公宿命要訣一卷 天立三

命訣一卷 三命消息賦一卷珞琭子撰 又一卷僧叔昕撰 又一

卷杜崇龜撰 三命消息賦七卷王班撰 桑道茂祿命要訣一卷

僧一行祿命詩一卷 穿珠三命一卷 三命金箱

記一卷 三命洞神歌一卷趙自勤撰 洞靈秘論二卷 八

殺經一卷凝神子撰 解悟經一卷凝神子撰 楊備天心歌一卷

論建命法一卷　輪臺三命一卷　天三命一卷　支
干定命圖一卷皮日休撰　釋三命一卷　定命歌一卷衛韜撰
三命金書五行妙術一卷　驛馬四位法一卷虞綽撰　胎
骨經一卷　五命歌一卷　洪範要決一卷　洪範五
行消息訣一卷蕭吉撰　洪範碎金五行一卷　洪範骨肉
五行一卷　飛練三命一卷　拔元三命決一卷　髓
鑑三命血脈論三卷白雲先生撰　五子元氣候決一卷　胎
息運氣三命決一卷　胎息經一卷　羅浮山人和命

篇一卷　三命洞元五行書一卷耿銳撰　五行三命真書一卷　李遂通元三命三卷　三命立成筭經要訣一卷　三命鈐一卷陳昉撰　三命鈐釋一卷　太陰三命歌一卷董子平撰　三命機要決一卷徐鑑撰　三十二說三命一卷　三命竹輪經要略一卷　神傳三命一卷　金石盤三命要訣一卷　通元五命新格三卷　洞微經一卷　洞微飛宮法一卷　通天大命筭一卷　主本五行秘要一卷　凝神子一卷　胎命三光一卷　金鑑秘

靈一卷　五星明鑑經一卷　金河流水訣一卷　金星八字訣一卷劉進平撰　鬼谷先生五命一卷　了了經一卷　三命五行災論訣一卷　十二宮入室歌一卷李乾撰　東方朔珞琭賦疏十卷　祿命書二十卷劉孝恭撰　三命訣三卷隋孟遇撰　考評三命訣一卷孟遇撰　人元秘樞三卷劉啟明撰　三命通元論三卷翰林待詔李申撰　穆護詞一卷李燕撰　司馬先生三十六禽歌一卷　風后三命一卷　洪範碎金訓字一卷　新集祿命書一卷　太原生定命訣一卷

鮮鶚經十卷　三命鳳髓經一卷　五行九中歌一卷李燕撰　李虛中命術一卷　李虛中命書補遺一卷　林開五命秘訣一卷　劉沔五行衡鑑一卷　五命通靈括三卷　竹輪經一卷　聿師歌一卷　天地細微科決一卷　合乾頌一卷　五德定分經一卷　秤星經一卷　靈臺歌一卷　天陣三垣秘決一卷

右三命一百一部一百六十四卷

大行年秘術三卷李吉甫撰　三元經三卷　祿命人元經三

卷　推計祿命厄運詩一卷楊龍光撰　三命運氣法一卷
推太歲行年吉凶厄一卷唐王叔政撰　三命大行年入局韜
鈐三卷李吉甫撰　推太歲行年吉凶厄一卷王叔政撰　行年五鬼
轉運九宮法一卷　祿命人元經三卷　行年祿命骨
一卷李吉甫撰　人元百六限一卷　九宮大行年法一卷
三運大運歌一卷　五運九氣人元三限一卷　費長
房運氣歌一卷　道士梁嗣真洞微歌一卷　注洞微
限一卷　定胎元祿限一卷　交陽坐祿限一卷　劉

進平氣運一卷　氣元運本一卷楊元素撰竹羅三限幽妙集一卷　大小運行年要決一卷王靈辯撰

右行年二十四部三十四卷

相書四十六卷見隋志相經要録三卷蕭吉撰相經三十卷鍾武隷撰相書圖七卷　袁天綱相書七卷　趙[illegible]相術一卷　人倫龜鑑三卷孫知古撰人倫龜鑑賦一卷袁天綱撰姑布子卿相法三卷　麻子經三卷　肉眼通神論三卷唐舉撰月波洞中記一卷老君記於太白山月波洞中凡九篇元靈子相法一

卷　顯光師相法一卷　柳隨風占氣色歌一卷　十
七家集相書一卷　占氣色要訣圖一卷　袁天綱要
決三卷　黃帝神光經一卷　唐舉相顯骨法一卷
論骨指歸心明決一卷　謝公論生死候法一卷　米
昭形神外論一卷　黑寶經一卷　慶歷傳言集三卷
孫知古撰許負相書三卷　武侯相書一卷　袁天綱氣神
經五卷　楊龍光相詩一卷　玉冊寶文七卷　玉冊
寶文髓心記一卷周世明撰張涉人倫真訣十卷　摩燈女

相經一卷范峒纂　元珠囊一卷　李淳風元觀經一卷　洞靈通仙歌一卷李筌撰　孫元骨法一卷　相髓一卷　洞靈秘訣一卷　洞元靈要訣一卷　峨嵋氣法一卷　宋齊丘玉管照神局二卷　玉環經一卷　析微秘章一卷　金歌氣色秘訣一卷　十三家相書一卷　陳摶人倫風鑒一卷　危道士相法一卷　孤巖相法一卷

三輔學堂玉訣一卷劉虛白撰　三輔學堂論一卷　玉課三停決一卷　學堂氣骨心鑑訣一卷　學堂相法一

卷劉虚白撰五星相法一卷　洞天隱訣一卷　一行雜相歌一卷　心印相書一卷　鬼谷子觀氣色出相圖一卷　袁天綱骨法一卷　天花經一卷　天授先生胎息三方主一卷　丘先生定性情詩一卷　海淵經一卷　玉仙人相書一卷　龜鑑骨法一卷　形神秘要一卷　三輔奇術一卷　林秀翁傳神相一卷　金瑣歌一卷　金麗相書一卷　許負金歌一卷　歴代史相録一卷

右相法七十三部一百九十五卷

相手板經六卷　相笏經一卷陳混掌撰又三卷　東方朔相笏經一卷　袁天綱相笏經一卷　郭先生相笏經一卷

右相笏六部十三卷

韋氏相板印法一卷　魏程申伯相印法一卷

右相印二部二卷

六神相押字法一卷　一行相字詩一卷

右相字二部二卷

五行四

二儀歴頭堪餘一卷　堪餘歴二卷　注歴堪餘一卷

地節堪餘二卷　堪餘歴注一卷　堪餘四卷　大

小堪餘歴術一卷　堪餘天赦有書七卷　八會堪餘

一卷　黄帝四序堪餘二卷殷紹撰　太史堪餘歴一卷後魏殷紹撰

右堪餘一十一部二十三卷

易通統卦驗元圖一卷　易新圖序一卷　易八卦命錄斗內圖一卷　易斗圖一卷郭璞撰　易八卦斗內圖二卷　又二卷　八卦五行圖一卷　易斗中八卦絕命圖一卷　易斗中八卦推遊年圖一卷　易通統圖二卷　易分野星圖一卷　乾坤氣法一卷許辨撰

右易圖一十二部　一十五卷

婚娶經四卷　陰陽嫁娶書四卷　婚嫁書二卷　婚嫁黃籍科一卷　六合婚嫁歷一卷　六合婚嫁書及

圖二卷　嫁娶迎書四卷　嫁娶陰陽圖二卷　雜嫁
娶房内圖術四卷　九天嫁娶圖一卷　婚書一卷
姚陳議婚書一卷

右婚娶一十二部二十七卷

六甲貫胎書一卷　産乳書二卷　産經一卷　推産
婦何時産法一卷王琛撰　推産法一卷　生産符儀一卷
産圖二卷　崔知悌産圖一卷

右産乳八部十卷

拜官書二卷　臨官冠帶書二卷　仙人務子傳神通

黃帝登壇經一卷　壇經一卷　登壇經三卷　五姓

登壇圖一卷　登壇史一卷　龍紀聖異歴一卷唐翰林待

詔李遠撰壇經一卷唐天寶中趙同珍撰元法經一卷　上官秘決一

卷

右登壇十一部十五卷

宅吉凶論三卷　相宅圖八卷　保生二宅經一卷

陰陽二神歌一卷王澄撰寶鑑決一卷　修造法一卷

宣聖宮道書一卷 囊金二宅一卷張吁撰 諸家要術宅經一卷一行撰 金秘書三卷王澄撰 三元九宮修造法一卷 二宅黄黒道秘訣一卷一行撰 李淳風應上象修造妙訣一卷 魁綱庫樓修造法一卷一行撰 吕才陰陽遷造實遑經一卷 王澄二宅髓脉經一卷 王澄陰陽二宅集要一卷 北斗行年修造一卷 龍子經一卷 天遷圖一卷 九星行年修造法一卷 活曜修造定吉凶法一卷 黄道修造法一卷 聽龍經一卷 天

星歌一卷　相宅訣一卷　陰陽二宅圖經一卷　上象陰陽星圖一卷　天上九星修造吉凶歌一卷　陰陽二宅心鑑一卷　陰陽二宅相占一卷　陰陽二宅歌一卷　淮南王見機八宅經一卷　五姓宅經一卷蕭吉撰　牛欄經一卷　竈經十四卷梁簡文帝撰　祠竈經一卷

右宅經三十七部六十一卷

地形志八十七卷庾季才撰　大唐地理經十卷呂才撰　五音地理經十五卷一行撰　地理三寶經九卷　地理新書三十

卷　地理指南三卷　地理斗中記一卷　地理八山
神將圖一卷　地理六壬六甲八山經八卷　五姓合
諸家風水地理一卷　冢書四卷　黄帝葬山圖四卷
五音相墓書五卷　五音圖墓書九十一卷　五姓
圖山龍一卷　青烏子三卷　葬經八卷　又十卷
葬書地脉經一卷　墓書五陰一卷　雜墓圖一卷
墓圖立成一卷　六甲冢名雜忌要訣二卷　郭氏五
姓墓圖要訣五卷　壇中伏尸一卷　胡君元女彈指

五音法相冢經一卷　由吾公裕葬經三卷　葬範三卷孫季邕撰　歷代山形圖一卷　山形總載圖一卷　寶星圖一卷　撥沙碎山形一卷　五音山崗決一卷　昭幽記一卷　周易枯骨經一卷　周易括地林一卷郭璞撰　葬書一卷郭璞撰　玉函經一卷丘延翰撰　曜氣細斷一卷丘氏撰　銅函記一卷丘氏撰　騰靈正決一卷　撥沙經論詩一卷丘氏撰　撥沙成明經一卷郭璞撰　撥沙經六卷呂才撰　一行相山取地決一卷　一行古墓圖一卷　靈山秀水經

一卷呂才撰 秦皇青囊經解三卷 曾氏青囊子歌一卷
青囊經二卷郭璞撰 青囊經一卷曾楊二仙撰 地理要決八
卷 元堂内範二卷 地理脉要三卷胡文翊撰 八山圖局
一卷 地理通元秘決一卷 地理解經秘訣一卷
天地鑑八山一卷 寶鑑經一卷 錦囊經一卷郭璞撰
連山鬼運正經一卷 捜元歌一卷 山卦放水決一
卷 雪心正經一卷 曾山人識山經一卷 李望嶺
識山經一卷 翎毛經一卷 騰雲八曜歌圖一卷

天卦放水訣一卷 紫囊經一卷 黄囊氣曜一卷
黄囊大卦訣一卷丘延翰撰 真微正決經一卷 鼓角沙經
一卷楊筠松撰 饗福集三卷 五龍秘法真決一卷毛漸撰 真
機寶鑑治曜經一卷 枯骨枕中見經一卷 天華六
龍經一卷 元堂品決三卷郭璞撰 亡魂八冢經頌一卷
曾楊二仙撰 地理燈心秘決一卷 地理撥沙搜空論一卷
臨山寶鑑斷風決一卷 八分歌一卷 透天神殺
百二十局一卷 寶曜騰雲決一卷 地理秘要九星

訣一卷　交星上山法一卷　天定六秀經二十卷
黃禪師星水正經一卷　五虎圖一卷　玉囊經一卷
　叢金訣一卷　羲皇論一卷　黃泉敗水吉凶一卷
　撥沙正龍大形十三卷　八山微妙法一卷　斷墓
法一卷　赤松子明鑑碎金六卷　地龍發水經一卷
　金河流水訣一卷　司馬頭陀名壁記一卷　山頭
步水經一卷　撥沙山經一卷　九仙經二卷　駐馬
經二卷　碎寶經一卷　天輪十二帝經一卷　天竹

桃花正經一卷　六壬龍首經一卷　龍子觀珠經三
卷　九龍經一卷　鑒龍脉決二卷　陰陽金車論一
卷　玉鑑論一卷　地理走馬穿山通元論一卷　五
家通天局一卷　天曜博龍換骨經一卷　尋龍入式
歌一卷　周易穿地林一卷郭璞撰　地理碎金式一卷郭璞
撰　八仙山水經一卷郭璞等撰　諸葛武侯相山決三卷　大
堂明鑑一卷諸葛武侯撰　白鶴子宅骨記一卷　司馬頭陀
地理括一卷　司馬頭陀六神回水決一卷　司馬頭

陀括地記一卷　青烏子相地骨一卷　赤松子決一卷　楊烏子星水地理決一卷　李淳風星水地理經一卷　馬上尋山決一卷李淳風撰　步穴要決一卷李淳風撰　金華覆墳經一卷李筌撰　稽古經一卷　地理賦詩論三卷朱仙桃撰　玄女碎山經一卷　塋穴經一卷　金匱正經一卷　地理手鑑一卷　骨髓經一卷鄭弘農撰　踏地賦一卷　地骨經一卷　塋穴神驗經一卷　元胎葬經一卷　青囊玄女指決一卷　枯骨林秘決一卷

右奠書一百四十九部四百九十八卷

凡五行三十種一千一十四部三千二百三十九卷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六十八　史部

通志卷六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文略第七

藝術類第九

藝術　射　騎　畫録　畫圖　投壺　奕碁　博塞　象經　樗蒱　彈碁　打馬　雙陸　打毬　彩選　葉子格　雜戲格

古今藝術二十卷見隋志　藝術略序五卷孫暢之撰　今古藝術十五卷見唐志　伎術録一卷孫暢之撰　述伎藝一卷見隋志

右藝術五部四十二卷

射經一卷唐王琚撰 又一卷田逸撰 又四卷 射記一卷唐張守忠撰 射法一卷黄損撰 又一卷劉懐德撰 射口訣一卷張商撰 射書十五卷偽唐徐鍇歐陽陌撰 射鑑九圖一卷 九章射術三卷張商撰 神射訣一卷 集古今射法一卷 射訣要略一卷李廣撰 五善正鵠格一卷 五善射序一卷程正柔撰 射評一卷李廣撰 射訓一卷 射議一卷王越石撰 九鑑射經一卷 射法指訣一卷嚴悟撰 弓箭啓蒙論一卷任權撰 廣弓經一

卷 弓訣一卷 射格一卷 金吾射法一卷 劉氏
射法一卷 神射式一卷 王德甫撰 射訣一卷 王堅道撰 又一卷
韋韞撰 又一卷 馬思永撰 又一卷 魏氏撰
右射 三十一部五十卷
馬槊譜一卷 見隋志 騎馬都格一卷 梁朝書籍 騎馬變圖一卷
見隋志 馬射譜一卷 見隋志
右騎 四部四卷
名手畫錄一卷 畫品錄一卷 集唐世善畫人姓名 古今畫品一

卷後魏謝赫撰起曹魏迄後魏中興年凡二十八人續畫品一卷唐姚最撰採謝赫所遺以及梁朝凡十七人又一卷蕭繹撰畫後品一卷唐李嗣眞撰以姚謝二家多失故始普通至上元三年凡三十人續畫後品一卷歷代名畫記十卷張彥遠撰畫評一卷顧況撰唐畫斷三卷朱景元撰畫品錄一卷唐裴孝源撰又畫品一卷僧彥悰撰畫拾遺一卷唐竇蒙撰吳恬畫山水錄一卷梁朝畫目三卷宋朝胡嶠撰不絕筆畫圖一卷王叡撰益州名畫錄三卷宋朝黃休復撰荊浩筆法一卷唐荊浩子谷洪撰唐采畫錄一卷畫總載一卷張又新撰廣畫錄一卷僧仁顯撰名

畫獵精錄二卷張彥遠撰合畫筆訣一卷五代名畫評一卷劉道醇撰聖朝名畫評一卷劉道成撰丁巳畫錄一卷劉道醇撰圖畫見聞志六卷貞觀公私畫錄一卷裴孝源撰歷代畫評八卷唐竇蒙撰翰林畫錄一卷歷代畫斷一卷四時設色一卷陸探微撰畫史一卷朱芳撰古今名畫記三卷

右畫錄三十四部六十四卷

漢賢王圖漢王元昌畫玉華宮圖鬪雞圖文成公主降蕃圖閻立德畫秦府十八學士圖一卷閻立本畫凌煙功臣二十

四人圖 風俗圖范長壽畫 醉道士圖 本草訓誡圖王定畫
游春戲藝圖檀智敏畫 唐朝九聖圖殷𣪶韓無忝畫 唐高祖及諸王
圖 太宗自定輦上圖 開元十八學士圖 盤車圖
董萼畫 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朝臣圖曹元廓畫 高
祖太宗諸子圖 望賢宮圖楊升畫 伎女圖張萱畫 乳母將
嬰兒圖 按羯鼓圖張萱畫 鞦韆圖 武惠妃舞圖譚皎畫
佳麗寒食圖 佳麗伎樂圖 龍朔功臣圖韓幹畫 姚宋
及安祿山圖 相馬圖 明皇試馬圖 寧王調馬打

毬圖 明皇馬射圖 上黨十九瑞圖 鹵簿圖王象畫

洪崖子橘木圖田琦畫 内庫瑞錦對雉鬬羊翔鳳游麟圖

寳師綸畫 天竺胡僧渡水放牧圖韋鶠畫 撲蝶按箏楊真人降

真五星等四圖周昉畫

右畫圖三十七唐人所藏今容有傳模之迹行

於世者故存其名號或可尋訪庶可見當時典

章人物之彖焉

投壺經一卷郝沖虞譚撰 又一卷唐上官儀撰 投壺圖一卷張承斌撰

傾壺集三卷劉仁敏撰　投壺道一卷郝沖撰　投壺變一卷晉虞譚撰

右投壺六部八卷

棊勢四卷見隋志　又七卷湘東太守徐泓撰　又十卷王子沖撰　又十卷沈敞撰　齊高棊圖二卷　棊後九品序一卷袁遵撰　圍棊九品序録五卷范汪等撰　圍棊勢二十九卷晉趙王倫舍人馬朗等撰　建元永明棊品二卷宋褚思莊撰　九品序録一卷范汪撰　天監棊品一卷梁柳惲撰　梁武棊評一卷　梁武棊法一卷　竹苑仙棊圖一卷　棊圖一卷章珽撰　棊訣一卷　圍棊品一卷

梁武撰棊要訣一卷 弈棊經一卷 金谷園九局圖一卷唐開元中王積薪馮汪二人於太原尉陳九言金谷第奕棊為金谷園圖 金谷園九局譜一卷偽唐徐鉉撰 鳳池圖一卷王積薪撰 棊本一卷 王延昭棊論一卷 劉仲甫忘憂集一卷 角局圖一卷 應機子棊勢重元圖一卷 諸家精選新勢一卷 太宗皇帝棊圖一卷 國手綱格一卷 圍棊故事一卷

右奕棊三十一部九十二卷

博塞經一卷邵綱撰 皇博經一卷魏文帝撰 太一博法一卷梁東

宮撰雙博法一卷見隋志　大小博法二卷　大博經行碁戲法二卷　小博經一卷鮑宏撰　雜博戲五卷　二儀十博經一卷　二儀博經一卷隋煬帝撰　大博經二卷呂才撰　博經一卷董叔經撰

右博塞一十二部一十九卷

象經一卷周武帝撰　又一卷王褒注　又一卷何妥注　又三卷王裕注

象經發題義一卷見隋志

右象經五部七卷

樗蒱經三卷盧還京撰 又一卷 樗蒱經采名一卷 樗蒱象戲格三卷 象戲格一卷尹洙撰 廣象戲格一卷晁補之撰

五木經一卷 樗蒱格一卷

右樗蒱八部一十二卷

彈棊譜一卷徐廣撰 彈棊經一卷張柬之撰 又一卷

右彈棊三部三卷

謝景初打馬格一卷 宋迪打馬格一卷

右打馬二部二卷

雙陸格一卷　大雙陸格一卷

右雙陸二部二卷

打毬儀注一卷張直佐撰　打毬要略一卷查同章撰

右打毬二部二卷

骰子選格三卷唐李郃撰　漢官儀彩選三卷　新修彩選一卷宋朝劉蒙叟撰　文班彩選格三卷楊億撰　宋朝文武彩選三卷尹洙撰　又二卷張訪撰　春秋彩選一卷　新定彩選一卷趙明遠撰　刪繁彩選一卷　元豐官制彩選一卷　慶歷彩選

圖一卷　尋仙彩選七卷　選仙格一卷洪濛子撰選佛圖一卷

右彩選一十四部二十九卷

偏金葉子格一卷　新定偏金葉子格一卷　擊蒙小葉子格一卷僞唐李煜妃周氏撰　小葉子例一卷

右葉子格四部四卷

旋碁格一卷　謀戲格一卷　捉臥甕人格一卷趙昌言撰

釣鼇圖一卷　採珠局格一卷　金龍戲格一卷　王

燭詩一卷　款飲集一卷　樗蒱滿席歡一卷曹氏撰　改合式一卷　盡歡格一卷　角力記一卷

右雜戲格十二部十二卷

凡藝術十七種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二卷三十七圖

醫方類第十

脉經　明堂鍼灸　本草　本草音本草圖　本草用藥　採藥　炮灸方書　單方　胡方　寒食散　病源五藏　傷寒　脚氣　嶺南方　雜病　瘡腫眼藥　口齒　婦人　小兒　食經　香薰粉澤

醫方上

黃帝素問九卷（全元起注）黃帝素問二十四卷（晉王冰撰）補注素問二十四卷（林億補注）素問音釋一卷 黃帝甲乙經十二卷 黃帝八十一難經二卷（唐志注秦越人）難經疏十三卷（侯自然撰）黃帝衆難經二卷（呂博望注）黃帝流注脉經一卷 丁德甫補注難經二卷 靈寶注黃帝九靈經十二卷 三部四時五藏辨候診色決事脉經一卷 脉經十卷（晉王叔和撰）又二卷 耆婆脉經一卷 李勣脉經一卷 王

子顒脉經二卷　甄權脉經二卷　黄帝脉訣一卷
扁鵲脉訣一卷　脉經秘録一卷　韓氏脉訣一卷
徐氏脉經訣三卷徐裔撰　脉經鈔二卷許建吳撰　華佗觀形察
色并三部脉經一卷　秦承祖脉經六卷　康普思脉
經十卷　黄帝内經明堂類成十三卷楊上善注　黄帝内經
太素三十卷楊上善注　黄帝太素經三卷　黄帝傳太素脉
訣一卷　清溪子脉訣一卷　寳應靈樞九卷　内經
靈樞經九卷　金鑑集歌一卷　金寳鑑一卷唐衛嵩撰　脉

經手訣一卷張及撰 百會要訣脉經一卷 鳳髓脉經機
要五卷 醫鑑一卷 碎金脉訣一卷 延齡至寶診
脉定生死三部要訣一卷 延齡寶抄一卷張尚容撰 元門
脉訣一卷 太醫秘訣診候生死部一卷 脉訣賦一
卷甄權撰 徐氏指下訣一卷徐裔撰 倉公訣生死秘要一卷
新集脉色要訣一卷醫博士譚延鎬撰 自經要集一卷 金
匱指徵訣一卷吳復圭撰 金匱録五卷 素問入式鈐一卷
藍先生撰 元珠密語十卷 三甲運氣經三卷 六甲天元

氣運鈐二卷　五運六氣玉瑣子三卷　靈元經三卷
張仲景脉經一卷　孫子脉論一卷　診脉要訣一
卷唐强明撰　診脉要會一卷　指難圖一卷　劉温舒素問
論奧四卷　内經靈樞略一卷　沖真子内經指微十
卷　鈐和子十卷賈和光撰　王叔和脉訣發蒙三卷　柴先
生脉訣一卷李上交撰　相色經訣一卷華子顒撰　脉訣機要三卷
晉王叔和撰　脉證口訣一卷　孫子脉訣論一卷

右脉經七十三部三百一卷

黃帝明堂經三卷　又三卷楊元注　黃帝明堂經三卷
路氏明堂經一卷　黃帝內經明堂十三卷　秦承祖
明堂圖三卷　黃帝十二經脈明堂五藏圖一卷　明
堂孔穴五卷　明堂孔穴圖三卷　要用孔穴一卷
明堂偃側圖八卷　偃側人經二卷秦承祖撰　神農明堂圖
一卷　曹氏黃帝十二經明堂偃側人圖十二卷　明
堂人形圖一卷　明堂論一卷唐朱遂撰志朱作米　唐明堂蝦蟇
圖一卷　明堂元真經訣一卷　黃帝鍼經九卷　徐

悅龍銜素鍼并孔穴蝦蟇圖三卷　程天祚鍼經六卷
玉匱鍼經十二卷　赤烏神鍼經一卷張子存撰　流注鍼
經一卷　商元鍼經一卷　謝氏鍼經一卷　九部鍼
經一卷　三奇六儀鍼要經一卷　黃帝岐伯鍼論二
卷　皇甫謐黃帝三部鍼灸經十二卷　黃帝雜注鍼
經一卷　黃帝鍼經一卷　鍼經抄三卷甄權撰　元悟四
神鍼經一卷　扁鵲鍼傳一卷　許希鍼經要訣一卷
孫思邈鍼經一卷　鍼經抄三卷　鍼方一卷　徐

叔嚮鍼灸要鈔一卷　黃帝鍼灸蝦蟇忌一卷　鍼灸圖經十一卷　十二人圖一卷　扁鵲偃側鍼灸圖三卷　鍼灸經一卷　華陀枕中灸刺經一卷　釋僧康鍼灸經一卷　黃帝鍼灸經十二卷　黃帝岐伯論鍼灸要訣一卷　銅人俞穴鍼灸圖經三卷宋朝翰林醫官王惟一編修天聖中詔以鍼灸之法鑄為銅人式　山兆鍼灸經一卷　公孫克鍼灸經一卷　灸經五卷見隋志　曹氏灸經一卷　曹氏灸方七卷　岐伯灸經一卷　雷氏灸經一卷　楊齊顏灸

經十卷　新集明堂灸法三卷　崔知悌灸勞法一卷

右明堂鍼灸六十部一百九十三卷

神農本草八卷陶隱居集注　神農本草四卷雷公集注　神農本草經三卷　蔡邕本草七卷　吳普本草六卷　本草經四卷蔡英撰　本草二卷徐大山撰　本草經略一卷　秦承祖本草六卷　李氏本草三卷　王季璞本草經三卷　隨費本草九卷　唐本草二十卷李勣等修　新本草四十一卷王方慶撰　開寶重定神農本草二十一卷李昉等撰　新詳定本草

二十卷宋朝盧多遜定 嘉祐補注本草二十卷掌禹錫撰 蜀本草二十卷偽蜀韓保昇等撰 證類本草三十二卷唐慎微撰 名醫別錄三卷陶隱居集 本草集録二卷 本草鈔四卷 本草藥性三卷甄權撰 諸藥要性二卷 本草性類一卷杜善方纂 藥性要訣五卷王方慶撰 本草韻略五卷 四聲本草四卷蕭炳撰 本草拾遺十卷唐陳藏器撰 刪繁本草五卷楊損之撰 四明人本草拾遺二十卷 本草括要三卷張文懿撰 本草要訣一卷梁嘉慶撰 海藥本草六卷李珣撰 胡本草七卷鄭虔撰 南海藥譜七

卷 諸藥異名十卷（沙門行矩撰） 本草辨誤二卷（崔源撰） 本草衍義二十卷（寇宗奭撰）

右本草（三十九部三百五十卷）

本草音義三卷（姚最撰） 又七卷（甄權撰） 又二卷（殷子嚴撰） 又二卷（李含光撰） 又二十卷（孔志約撰） 本草音三卷

右本草音（六部三十七卷）

靈秀本草圖六卷（原平仲撰） 藥圖二十卷 圖經七卷（並李勣等撰） 新修本草圖二十六卷（蘇敬撰） 唐本草圖經七卷 本

草圖經二十卷宋朝掌禹錫等編撰

右本草圖六部八十六卷

本草經類用三卷　本草雜要訣一卷　本草要方三卷甘濬之撰　藥目要用二卷　藥類二卷　桐君藥錄二卷

本草用藥要妙九卷　藥對二卷北齊徐之才撰　療癰疽耳眼本草要鈔九卷甘濬之撰　新廣藥對三卷宋令祺撰　方書藥類三卷　藥總訣一卷　文潞公藥準一卷　醫門指要用藥立成訣葉傳古撰　陶隱居集藥訣一卷　藥林一卷

藥證一卷 藥證病源歌五卷蔣淮撰 象法語論一卷
删繁藥詠三卷江承宗撰 藥録二卷 太清草木方集要三
卷陶隱居撰 本草病源合藥節度五卷 本草病源合藥要
鈔五卷徐叔嚮撰 體療雜病本草要鈔十卷徐叔嚮等四家撰 小兒
用藥本草二卷王末撰

右本草用藥二十六部八十卷

入林採藥法二卷 太常採藥時月一卷 四時採藥
及合和四卷 種植藥法一卷 採藥論一卷

右採藥五部九卷

炮炙論三卷雷敩撰 陳雷炮炙論三卷 制藥法論一卷

乾寧晏先生制伏草石論六卷晏封撰

右炮炙四部十三卷

張仲景方十五卷 華佗方十卷華佗弟子吳普撰 秦承祖方

四十卷 黄素方二十五卷謝泰撰 耿奉方六卷 葛洪

肘後救卒方六卷 梁武帝坐右方十卷 如意方十

卷 陶隱居効驗方十卷 補肘後救卒備急方六卷

陶隱居撰 阮河南方十六卷 阮炳撰 范東陽雜藥方百七十卷

尹穆纂 集略雜方十卷 雜散方八卷 解散方十三卷

徐叔嚮解散消息節度八卷 范氏解散方七卷

釋慧義解散方一卷 湯丸方十卷 雜丸方十卷

胡居士治百病要方三卷 胡洽 徐叔嚮雜療方十二卷

徐叔嚮體療雜病方六卷 姚大夫集驗方十二卷

徐文伯藥方二卷 徐大山試驗方二卷 徐大山巾

箱中方三卷 徐氏効驗方三卷 徐嗣伯落年方三

卷　徐大山隨年方二卷　小品方十二卷陳延之撰千金

方三卷范世英撰徐王八世家傳効驗方十卷徐之才撰姚僧坦

集驗方十卷　許證備急草要方三卷　徐辨卿方二

十卷　刪繁方十卷謝士泰撰吳山居方三卷　單複要驗

方三卷釋莫滿撰釋道洪方一卷　療百病雜丸方三卷釋曇

鸞撰扁鵲陷冰丸方一卷　扁鵲肘後方三卷　大略丸

五卷　經心錄方八卷宋俠撰褚澄雜藥方十二卷　陳

山提雜藥方十卷　釋僧深集方三十卷　名醫集驗

方三卷　雜湯方八卷　百病膏方十卷　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必効方十卷　崔氏纂要方十卷唐崔行功撰　袖中備急要方三卷　千金方三十卷孫思邈撰　千金髓方二十卷同上　千金翼方三十卷孫思邈撰　神枕方一卷　明皇開元廣濟方五卷　劉既真人肘後方三卷　外臺秘要四十卷王燾撰　外臺秘要畧十卷王燾撰　貞元集要廣利方五卷德宗撰　陸氏集驗方十五卷陸贄撰　兵部手集方三卷李絳方薛弘慶撰　薛景晦古今集驗方十卷　劉禹錫傳

信方二卷　海上集驗方十卷崔元亮撰　鄭注藥方一卷唐志鄭撰　韋氏獨行方十二卷唐韋宙撰　張文仲隨身備急方三卷

羣方秘要三卷唐蘇越撰　唐興集驗方五卷白仁敘撰　包會應驗方一卷　篋中方三卷唐許孝宗撰　梅崇獻方五卷道士梅崇獻撰　太和濟要方五卷唐宣成公撰　廣正集靈寶方一百卷偽蜀羅普宣撰　續傳信方十卷偽唐王顔撰　昇元廣濟方三卷偽唐華宗壽撰

博濟安衆方二卷　纂集韓侍詔肘後方一卷　鄭氏惠心方三卷　千金秘要備急方一卷　新集應病通

神方三卷裴孝封撰　普濟方五卷宋朝王守愚撰　鄭氏惠民方三卷

塞上方三卷　延齡至寶方十卷唐姚和衆撰　刪繁要略

方一卷　備急方一卷　鄭氏纂秘要方二卷　萬全

方三卷安壍撰　別集玉壺備急大方一卷　諸集纂驗方

一卷　行要備急方一卷元希聲集　走馬備要方一卷段詠撰

北京要術一卷唐陳元撰　巾箱集一卷　千金纂錄一卷

集妙方三卷沈承撰　王氏秘方五卷　太平聖惠方一百

卷宋朝王懷隱等奉詔撰　神醫普救方一千卷宋朝翰林學士賈黃中等撰　勝

金方一卷　宋氏千金方三卷　陳太醫方一卷　張
處環方三卷　初虞世必用方三卷　續必用方一卷
意外方三卷　二十八宿治病鬼鑑圖一卷　章氏
月録方一卷　聖惠經用方一卷　王趙選秘方一卷
孫尚藥方三卷　劉氏十全博救方一卷劉甫集　千金
一致方一卷錢象中集　王臺備急方一卷　彭祖養政備急
方一卷　金鍊神妙方一卷　太清經藥方一卷　胡
愔方二卷　隋朝四海類聚方二千六百卷　簡要濟

衆方五卷周應等撰 聖惠選方六十卷 晏相明効方五卷 王氏博濟方三卷王衮撰 瀉內景方一卷 聖苑方三卷 蘇沈良方十五卷 王氏醫門集二十卷 金鑒方三卷孫兼撰 孫用和傳家秘寶方三卷 慶歷善救方一卷 惠民局濟世方十卷 和劑局方五卷 靈方志一卷孔周南述

右方書一百三十九部四千九百二十三卷

隋煬帝勅撰四海類聚單方三百卷唐只存十六卷 王世榮單

方一卷　賈耽備急單方一卷　草木諸藥單方一卷張秀言撰　秦聞單方一卷　單方一卷崇文總目　葛懷敏單方一卷　葛氏單方三卷　姚大夫單方一卷　太平聖惠單方十五卷

右單方一十部三百二十五卷

龍樹菩薩藥方四卷　西域諸仙所説藥方二十三卷　香山仙人藥方二十卷　西域波羅仙人方三卷　西域名醫所集要方四卷　婆羅門諸仙藥方二十卷

婆羅門藥方五卷　耆婆所述仙人命論方二卷

乾陀利治鬼方十卷　新録乾陀利治鬼方四卷　摩訶出胡國方十卷

右胡方一十一部一百五卷

寒食散論二卷　寒食散湯方二十卷　寒食散對療一卷釋道洪撰　解寒食散方二卷釋智斌撰　解寒食散論二卷

解寒食散方六卷徐叔嚮撰　寒食解雜論七卷釋慧義撰　解寒食方十五卷見唐志　寒食散方并消息節度二卷　太一護

命石寒食散二卷宋尚撰

右寒食散一十部五十九卷

醫方下

醫方論七卷見隋志 王叔和論病六卷 張仲景評病要方一卷 體療雜病疾源三卷徐悅撰 吴景賢諸病源候論五十卷 巢氏諸病源候論五十卷隋巢元方撰 徐嗣伯雜病論一卷 醫門金鑑三卷衛嵩撰 許詠六十四問一卷唐許詠撰 病源手鏡一卷唐段元亮撰 伏氏醫苑一卷唐伏適撰 名

醫傳七卷唐甘伯宗選　素問醫療訣一卷　明醫顯微論一
卷石昌璉撰　醫門括源方一卷吳希言撰　今體治世集三十卷五代
劉翰撰　金匱玉函八卷　金匱玉函要略三卷　金匱錄
五卷　萬病拾遺三卷　醫門簡要十卷華顒集　新集病
總要略一卷張叔和撰　病源兆經一卷　醫明要略一卷
醫家要妙五卷孫思邈撰　通元經一卷周文義方撰　耆婆八十四
問一卷　問答疾狀一卷闕　錄一卷　百一問答
方三卷蕭存禮撰　太僕醫方一卷唐天授二年進　摭醫新說二卷

意醫紀歷一卷僞蜀吳羣撰　王勃醫語序一卷　醫語纂要論一卷　扁鵲秘訣一卷　醫鑑後傳一卷　青溪子萬病拾遺三卷　孫思邈禁經二卷　龍樹呪法一卷

右病源四十部二百三十一卷

五藏訣一卷　五藏論五卷見隋志　黃帝五藏論一卷

神農五藏論一卷　張仲景五藏論一卷　裴璡五藏論七卷唐裴璡撰　五藏傍通明鑑圖一卷唐道士裴元靈撰　五藏榮

衛論一卷　五藏含鑑論一卷　大五藏論一卷（張尚容撰）小五藏論一卷（張尚容撰）五藏論應象一卷（唐吳兢撰）五藏類合賦五卷（唐劉清海撰）連方五藏論一卷　五色傍通五藏圖一卷（唐裴光庭撰）藏府通元賦一卷（唐張文懿撰）耆婆五藏論一卷　五藏鑑元四卷（唐段元亮撰）五藏要訣一卷　燕臺要術五卷（沙門應元撰）五鑑論五卷　太元心論一卷　醫門秘録五卷（道士梅崇獻撰）新修榮衛養生用藥補瀉論十卷（翰林待詔李鉞撰）五藏類纂十二卷　華氏中藏經一卷　五藏

傍通導養圖一卷孫思邈撰 諸家五藏論五卷 五藏攝養
明鑑圖一卷 吳兢五藏論五卷 岐伯精藏論一卷
玄女五藏論一卷 天壽性術論一卷

右五藏三十三部九十卷

張仲景傷寒論十卷晉王叔和編次 療傷寒身驗方一卷 徐
文伯辨傷寒一卷 傷寒總要二卷 巢氏傷寒論一
卷 玉川傷寒論一卷 傷寒手鑑二卷田誼卿撰 傷寒證
辨集一卷 張果先生傷寒論一卷 百中傷寒論三

卷(太常主簿陳昌允撰)傷寒論後集六卷　石昌璉證辨傷寒論
一卷　傷寒百問經絡圖一卷　傷寒集論方十卷
孫王二公傷寒論方二卷　上官均集傷寒要論方一
卷　朱旦傷寒論一卷　明時政要傷寒論三卷　鄭
氏傷寒方一卷　孫兆傷寒方二卷　曾誼傷寒論一
卷　陰毒形證訣一卷(宋迪撰)　傷寒括要詩一卷(通真子撰)傷
寒類要方十卷　傷寒式例一卷(劉君翰撰)傷寒總病論七
卷(龐安時撰)傷寒慈濟集三卷

右傷寒二十七部七十五卷

脚弱方八卷徐叔嚮撰　辨脚弱方一卷徐文伯撰　脚病論三卷

李暄嶺南脚氣論一卷　脚氣論三卷見唐志　李暄脚氣方一卷　脚氣論一卷唐蘇鑒徐玉唐侍中三家之說　三家脚氣一卷唐李暄撰以三家之說不論風土述江淮集蘇徐唐三家之說稍異者　新撰脚氣論三卷嶺南秦川之異

右脚氣九部二十二卷

嶺南急要方三卷見唐志　南中四時攝生論一卷唐鄭景岫撰

南行方三卷唐李繼皋纂治嶺南衆疾經効方一卷廣南
攝生方一卷
右嶺南方五部九卷
風疾論一卷朱元朴撰風論山兆經二卷吳布言撰論三十六種
風一卷楊天業撰青烏子風論一卷生風論一卷發焔
錄一卷唐司空輿述治風方水氣論三卷蘭宗簡撰西京巢家水氣論
一卷徒都子膜外氣方一卷即水氣也青溪子消渴論一
卷唐李暄撰瘵消渴方一卷謝南郡撰元感傳尸論一卷唐蘇遊撰骨

蒸論一卷　五勞論一卷　治勞神秘方二卷　扁鵲療黃經一卷　療黃經歌一卷　療黃經三卷　烙三十六黃法并明堂一卷

右雜病一十九部二十五卷

甘濬之療癰疽金創要方十四卷　又十五卷甘伯齊撰　甘濬之療癰疽毒坃雜病方三卷　癰疽論方一卷　療癰經一卷　療癰疽要訣一卷唐喻義纂　沈泰之癰疽論一卷　療癰疽諸瘡方二卷秦政應撰　瘡腫論一卷唐西川節度要藉喻

義撰癰疽論三卷 發背論一卷僧智宣撰 又一卷白岑撰 吞字帖腫方一卷唐波馳波利奉詔譯 療小兒丹法一卷 劉涓子鬼遺方十卷宋龔慶宣撰 療三十六瘻方一卷 瘰癧方一卷

右瘡腫一十七部五十八卷

療目方五卷陶氏撰 療耳眼方十四卷甘濬之撰 龍樹眼論一卷 醫眼鍼鈎方論一卷 穆昌叙眼方一卷 審的選要歌一卷 審的眼藥歌三卷 眼論準的歌一卷劉皓撰 經驗眼藥方十卷 眼論三卷 楚人劉豹子眼

論一卷

右眼藥一十一部四十一卷

張仲景口齒論一卷　邵英俊口齒論一卷唐人　排玉集二卷唐邵英俊撰　唐陵正師口齒論一卷唐供奉僧普濟集　口齒論三卷沖和先生撰　口齒玉池論一卷唐供奉僧普濟撰　咽喉口齒方論五卷　療口齒雜方一卷

右口齒八部一十五卷

范氏療婦人方十一卷　張仲景療婦人方二卷　徐

文伯療婦人瘕一卷 楊氏産乳集驗方三卷唐楊歸厚撰

婦人方二十卷見唐志 少女方十卷見唐志 少女雜方二十卷見唐志 産前後論一卷王守忠撰 産後論一卷楊全迪李壽集 集産後十九論一卷 家寶義囊一卷 崔氏産鑑圖一卷

産寶三卷偽蜀周挺撰 子母秘録十卷許仁則撰 昝氏産寶三卷 王嶽産書一卷

右婦人一十六部八十九卷

小兒經一卷見隋志 俞氏療小兒方三卷 徐叔嚮療少

小百病方三十七卷　瘵少小雜方二十卷　范氏瘵
小兒方一卷　王末瘵小兒方十七卷　少小方一卷
俞寶小女節瘵方一卷　童子秘訣二卷唐姚和衆撰
童延齡至寶方十卷姚和衆撰　孫會嬰孺方十卷　嬰孩病
源論一卷　崔氏小兒論一卷　瘵小兒眼論一卷劉皓
集　小兒樂證一卷劉景裕撰　小兒五疳二十四候論一卷
小兒宮氣集三卷　小兒方術論一卷　孩孺明珠變
蒸七疳方論一卷朱纂撰　小兒秘録一卷　仙人水鑑圖

訣一卷唐王超撰保童方一卷偽蜀周挺撰嬰兒論二卷　嬰孩雜方五卷　小兒水鑑論三卷　小兒玉匱金鎖訣一卷　小兒葱臺訣一卷　小兒備急方一卷　童子元感秘訣三卷　嬰童寶鑑三卷　幼幼方一卷　小兒病源六卷　小兒論三卷錢汶撰小兒訣三卷　童子要訣三卷　錢氏小兒方八卷錢乙撰張渙小兒方三卷　潘氏小兒方一卷　陳氏小兒方一卷陳宗望撰陳琥小兒方一卷　王氏小兒方一卷

右小兒四十一部一百六十七卷

食經十四卷見隋志 崔氏食經四卷崔浩 馬琬食經三卷

盧仁宗食經五卷 竺暄食經四卷 劉休食經一卷齊冠軍將軍劉休撰 又十卷 食饌次第法一卷 四時御膳經一卷 梁太官食經五卷 梁太官食法二十卷 家政方十二卷 羹臛法一卷 食圖四時酒要方一卷 藏釀法一卷 膢朐法一卷 北方生醬法一卷 會稽郡造海味法一卷 淮南王食經百六十五卷大業中撰

膳饈養療二十卷　膳夫經手録四卷唐楊曄撰嚴龜食法十卷唐嚴龜撰食目十卷　趙武四時食法一卷　太官食方十九卷　食療本草三卷唐孟詵撰食性本草十卷偽唐陳士良撰食醫心鑑三卷成都醫博士昝商撰蕭家法饌三卷　侍膳圖一卷　江飧饌要一卷宋朝黄克明撰饌林五卷　古今食譜三卷　王易簡食法十卷　諸家法饌一卷　珍庖備録一卷　酒譜一卷　白酒方一卷　續法饌五卷曹子休撰老子禁食經一卷　黄帝雜飲食二卷

右食經四十一部三百六十六卷

香方一卷宋明帝撰 雜香方五卷 龍樹菩薩和香法二卷

右香熏三部八卷

粧臺寶鑑集三卷楊氏撰 粧臺方一卷隋宇文士及撰士及之妻則南陽公主所傳 雜香膏方一卷見隋志之方

右粉澤三部五卷

凡醫方二十六種六百六十二部七千三百八十二卷

類書類第十一

何承天并合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編 徐爰并合皇覽八十四卷 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 壽光書苑二百卷劉杳編 華林遍略六百卷徐勉編 修文殿御覽三百六十卷北齊祖孝徵等編 長洲玉鑑二百三十八卷虞綽等編 檢元門寶海百二十卷諸葛穎撰 張氏書圖泉海七十卷 文思博要事書目一百六十卷 帝王要覽二十卷 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貞觀中高士廉等奉敕編 又目十二卷 許敬宗摇山

玉彩五百卷 累璧四百卷 又目錄四卷 東殿新書二百卷 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撰 北堂書鈔一百七十三卷隋秘書郎虞世南編 冊府五百八十二卷張太素編 武后元覽一百卷 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唐武后編 又目十二卷 碧玉芳林四千五百卷孟利貞編 玉藻瓊林一百卷 筆海十卷王義方撰 明皇事類一百三十卷 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等編 十九部書語類十卷唐是光又撰 政典三十五卷唐劉秩撰 通典二百卷唐杜佑撰 續通典二百卷宋朝宋白李宗諤等奉敕編自唐至

德初至周顯德末又目録二卷　備舉文言二十卷陸贄撰　集類一百卷唐劉綺莊編　集類略三十卷唐高丘詞撰因劉綺莊之書而略之　陸羽警年十卷　詞圃十卷唐張仲素撰　元氏類集三百卷　白氏經史事類三十卷　六帖三十卷唐于立政編　事鑑五十卷唐郭道規編　青囊書十卷唐竇蒙撰　瀛類十卷唐韋稔編　應用類對十卷唐韋稔編　韻對十卷唐高測撰　四庫韻對九十八卷偽蜀陳鄂撰　十經韻對二十卷偽蜀陳鄂撰　學海三十卷唐温庭筠撰　修文海十七卷唐王博古撰　記室新書三十卷唐李途撰　錦繡谷五卷唐孫

翰撰錦繡谷乃所居山名　翰苑七卷唐張楚金撰　鹿門家抄九十卷唐皮日休編作五言詩類事　戚苑纂要十卷唐劉揚名編記宗族內外親姻事　戚苑英華十卷唐劉揚名撰　玉府新書三卷梁齊逸人撰　編珠五卷隋杜公瞻撰　史海十卷顯德中曹化編　元穆類事十卷　金鑾秀集二十卷顏真卿撰　金鑰二卷李商隱撰

右類書上六十二部一萬二千四百三十一卷

太平御覽一千卷太平興國中詔李昉等十四人編集八年書成初名太平總類後改曰太平御覽蓋以年號命名　又目錄十卷　太平廣記五百卷李昉編御覽之

外採其異而為廣記冊府元龜一千卷景德中詔王欽若楊億編歷代君臣事迹惟取經史
國語戰國策管子孟子韓子淮南子晏子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其餘小說雜說不取天和殿御覽
四十卷晏殊等略采冊府元龜麟角一百二十卷麟角抄十二
卷唐書類苑二卷宋朝郤思撰新修唐書事類十卷偽蜀郭廷
鈞編九經類義二十卷劉濟纂資談六十卷吳越范贊時撰雕金集
十卷劉閏國撰屬文寶海一百卷偽蜀郭微撰文華心鑑六卷
經典正要三卷　修文異名録十卷　類要七十四卷
晏殊編白氏傳家記二十卷　王肩二卷　廣略新書三

卷　琱玉集二十卷　珊瑚木六卷　碎金抄十卷李欽

儒林碎寶二卷　羊頭山記十卷徐叔暘撰　累玉集十卷

元寶鑑絲綸二十卷馮洪敏撰　文選抄十二卷宋朝蘇易簡撰　仙凫

羽翼三十卷宋朝僧智曉撰　古今纂頌十四卷　御覽要略十

二卷　禁垣備對十卷　淺學廣聞十卷　登瀛秘策

三十卷宋井撰　學選二十五卷　經語韻對五卷鄭潾撰　韻

類題選一百卷　續韻類選三十卷　慶歴萬題六十

卷錢昌宗編　玉山題府三十卷　壬寅題寶十卷　熙寧題

髓十五卷　羣書解題八十卷鄭齊編　注疏解題三十一卷周識編　千題適變十六卷　經傳集外注題五十卷楊損之編　解題四十五卷方龜年編　唐書解題三十卷樓郁編　新唐書解題二十卷章辟光編　題海八十卷　續題海八十卷　韻海五十卷許冠編　韻類解題五十卷張孟纂　猪肉臠二十卷邊崖類聚三十卷　羣書新語十卷方龜年撰　分門類海一百卷　典類一百卷釋守能編撰　珠玉鈔一卷張九齡撰　學林三十卷陳鎡編　採璧十五卷　雞跖集二十卷　會史一百

卷 廣會史二十五卷 諸史總要五十卷 策苑四十卷 書叙指南二十卷任廣撰 羣書數類一卷林扶編撰 經子史集名數六卷 事類賦三十卷吳淑撰

右類書下七十部四千五百五十八卷

凡類書一種一百三十二部一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卷

文類第十二

楚辭 歷代別集 總集 詩總集 賦 贊頌 箴銘 碑碣 制誥 表章 啟事 四六 軍書 案判 刀筆 俳諧 奏議 論 策 書 文史 詩評

楚辭

楚辭十七卷後漢校書郎王逸注 楚辭十一卷宋何偃刪王逸注 楚辭三卷郭璞注 楚辭音一卷徐邈撰 又一卷宋處士諸葛氏撰 又一卷釋道騫撰 離騷草木蟲魚疏二卷劉杳撰 離騷章句十七卷 離騷約二卷

凡楚辭一種九部五十五卷

別集一 楚 漢 後漢 魏 蜀 吳

楚蘭陵令荀況集二卷 楚大夫宋玉集二卷

右楚別集二部四卷

漢武帝集二卷　淮南王安集二卷　賈誼集四卷　鼂錯集三卷　弘農都尉枚乘集二卷　太常孔臧集二卷　中書令司馬遷集二卷　丞相魏相集二卷　太中大夫東方朔集二卷　文園令司馬相如集二卷　膠西相董仲舒集二卷　騎都尉李陵集二卷　左馮翊張敞集二卷　諫議大夫王褒集五卷　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　射聲校尉陳湯集二卷　丞相韋元

成集二卷　諫議大夫谷永集二卷　涼州刺史杜鄴集五卷　騎都尉李尋集二卷　司空師丹集五卷　光祿大夫息夫躬集五卷　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　太中大夫劉歆集五卷　成帝班婕妤集一卷　班昭集三卷　王莽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　保成師友唐林集一卷　中謁者史岑集二卷

右漢二十九部八十一卷

東平王蒼集五卷　桓譚集二卷　司隷從事馮衍集

五卷　徐令班彪集五卷　司徒掾陳元集一卷　王
隆集二卷　雲陽令朱勃集二卷　處士梁鴻集二卷
車騎從事杜篤集五卷　車騎司馬傅毅集二卷
大將軍護軍司馬班固集十七卷　魏郡太守黄香集
二卷　長岑長崔駰集十卷　侍中賈逵集一卷　校
書郎劉騊駼集二卷　樂安相李尤集五卷　大鴻臚
竇章集二卷　濟北相崔瑗集六卷　劉珍集二卷
河間相張衡集十一卷　郎中籍順集一卷　太傅胡

廣集二卷　黄門侍郎葛龔集六卷　司空李固集十
二卷　南郡太守馬融集九卷　外黄令髙彪集二卷
王逸集二卷　司徒掾桓驎集二卷　處士崔琦集
一卷　酈炎集三卷　陳相邊韶集二卷　益州刺史
朱穆集二卷　京兆尹延篤集一卷　司農卿皇甫規
集五卷　太常卿張奐集二卷　王延壽集三卷　五
原太守崔實集二卷　趙壹集一卷　諫議大夫劉陶
集三卷　外黄令張升集二卷　侯瑾集二卷　盧植

集二卷　議郎廉品集二卷　司空荀爽集三卷　野王令劉梁集三卷　鄭玄集二卷　左中郎將蔡邕集二十卷　又蔡邕外文一卷　尚書令士孫瑞集二卷

太山太守應劭集四卷　別部司馬張超集五卷

少府孔融集十卷　侍御史虞翻集三卷　討虜長史張紘集二卷　處士禰衡集二卷　尚書右丞潘勗集二卷　丞相倉曹屬阮瑀集五卷　丞相主簿繁欽集十卷　丞相軍謀掾陳琳集十卷　丞相主簿楊修集

二卷　侍中王粲集十一卷　尚書丁儀集二卷　黄門郎丁廙集二卷　曹大家集二卷

右後漢六十四部二百六十一卷

魏武帝集三十卷　武帝逸集十卷　武帝集新撰十卷　文帝集二十三卷　明帝集十卷　高貴鄉公集四卷　陳思王曹植集三十卷　又二十卷　司徒華歆集二卷　司徒王朗集二十四卷　司徒陳羣集五卷　給事中邯鄲淳集二卷　太子文學徐幹集五卷

太子文學應瑒集五卷　太子文學劉楨集四卷　魏國郎中令路粹集二卷　行御史大夫袁渙集五卷　魏國奉常王修集二卷　劉廙集二卷　侍中吳質集五卷　新城太守孟達集三卷　處士管寧集三卷　光禄勲高堂隆集十卷　光禄勲劉劭集二卷　散騎常侍繆襲集五卷　散騎常侍王象集一卷　光禄大夫韋誕集三卷　散騎常侍麋元集五卷　游擊將軍卞蘭集二卷　隰陽侯李康集二卷　陳郡太守孫該

集二卷　尚書傅巽集二卷　章武太守殷褒集二卷
司空王昶集五卷　衛將軍王肅集五卷　桓範集二
卷　中領軍曹羲集五卷　尚書何晏集十一卷　衛
尉卿應璩集十卷　王弼集五卷　中書令劉階集二
卷　太常卿傅嘏集二卷　樂安太守夏侯惠集二卷
校書郎杜摯集二卷　毌丘儉集二卷　征東軍司
馬江奉集二卷　太常夏侯元集三卷　車騎將軍鍾
毓集五卷　步兵校尉阮籍集十三卷　中散大夫嵆

康集十五卷　處士呂安集二卷　司徒鍾會集十卷

汝南太守程曉集二卷

右魏五十三部三百四十七卷

丞相諸葛亮集二十五卷　司徒許靖集二卷　征北

將軍夏侯霸集二卷

右蜀三部二十九卷

輔義中郎將張溫集六卷　士燮集五卷　偏將軍駱

統集十卷　太子少傅薛綜集三卷　選曹尚書暨豔

集二卷　姚信集二卷　謝承集四卷　楊文厚集二卷　丞相陸凱集五卷　侍中胡綜集二卷　東觀令華覈集五卷　侍中張儼集二卷　韋昭集二卷　中書令紀隲集三卷　陸景集一卷

右吳十五部五十四卷

別集二　晉

晉宣帝集五卷　文帝集二卷　明帝集五卷　簡文帝集五卷　孝武帝集二卷　齊王攸集二卷　王沈

集五卷　鄭袤集二卷　宗正嵇喜集二卷　散騎常
侍應貞集五卷　司隷校尉傅玄集五十卷　著作郎
成公綏集十卷　裴秀集三卷　金紫光禄大夫何禎
集五卷　袁準集二卷　少傅山濤集十卷齊奉朝請裴聿注
向秀集二卷　平原太守阮种集三卷　阮侃集五卷
太傅羊祜集二卷　蔡元通集五卷　太宰賈充集
五卷　荀勗集三卷　征南將軍杜預集二十卷　輔
國將軍王濬集二卷　處士皇甫謐集二卷　侍中程

咸集三卷　光禄大夫劉毅集二卷　侍中庾峻集二卷　巴西太守郄正集一卷　散騎常侍薛瑩集三卷　散騎常侍陶濬集二卷　通仕郎江偉集六卷　宣舒集五卷　散騎常侍曹志集二卷　鄒湛集三卷　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　處士楊泉集二卷　司徒王渾集五卷　冀州刺史王深集五卷　處士閔鴻集三卷　光禄大夫裴楷集二卷　司空張華集十卷　尚書僕射裴頠集十卷　太子中庶子許孟集三卷　太

宰何劭集二卷　光禄大夫劉頌集三卷　劉實集二

卷　散騎常侍王佑集三卷　驃騎將軍王濟集二卷

華嶠集八卷　秘書丞司馬彪集四卷　尚書庾儵

集二卷　國子祭酒謝衡集二卷　漢中太守李虔集

二卷　司隸校尉傅咸集三十卷　太子中庶子衆據

集二卷　劉寶集三卷　馮翊太守孫楚集十二卷

散騎常侍夏侯湛集十卷　弋陽太守夏侯淳集二卷

散騎侍郎王讃集五卷　衛尉卿石崇集六卷　尚

書郎張敞集五卷　黃門郎伏偉集一卷　黃門郎潘
岳集十卷　太常卿潘尼集十卷　頓丘太守歐陽建
集二卷　宗正劉訏集二卷　散騎常侍李重集二卷
光禄大夫樂廣集二卷　阮渾集三卷　侍中嵇紹
集二卷　錢唐令楊建集九卷　長沙相盛彦集五卷
左長史楊乂集三卷　尚書盧播集二卷　欒肇集
五卷　南中郎長史應亨集二卷　國子祭酒杜育集
二卷　太常卿摯虞集十卷　秘書監繆徵集二卷

齊王府記室左思集五卷　豫章太守夏靖集二卷
吳王文學鄭豐集二卷　大司馬東曹掾張翰集二卷
清河王文學陳略集二卷　揚州從事陸沖集二卷
平原内史陸機集四十七卷　清河太守陸雲集十
二卷　少府孫拯集二卷　中書郎張載集七卷　黃
門郎張協集四卷　著作郎束晳集五卷　征南司馬
曹攄集三卷　散騎常侍江統集十卷　著作郎胡濟
集五卷　中書令卞粹集五卷　光禄勲閭丘沖集二

卷　太傅從事中郎庾敳集五卷　太子中舍人阮瞻集二卷　太子洗馬阮修集二卷　廣威將軍裴邈集二卷　太傅郭象集五卷　廣州刺史嵇含集十卷　安豐太守孫惠集十卷　松滋令蔡洪集二卷　平北將軍牽秀集五卷　車騎從事中郎蔡克集二卷　游擊將軍索靖集二卷　隴西太守閻纂集二卷　秦州刺史張輔集二卷　交趾太守殷巨集二卷　太子洗馬陶佐集五卷　益陽令吳商集五卷　仲長敖集二

卷　東晉鄱陽太守虞溥集三卷　太常卿劉宏集三
卷　開府山簡集二卷　兖州刺史宗岱集二卷
侍中王峻集二卷　濟陽内史王曠集五卷　散騎常
侍棗嵩集二卷　襄陽太守棗琠集二卷　太尉劉琨
集十卷　劉琨别集十二卷　司空從事中郎盧諶集
十卷　秘書丞傅暢集五卷　彭城王紘集二卷　譙
烈王集九卷　會稽王道子集八卷　鎮東從事中郎
傅毅集五卷　衡陽内史曾瓌集四卷　驃騎將軍顧

榮集五卷　司空賀循集二十卷　散騎常侍張抗集
二卷　車騎長史賈彬集三卷　光祿大夫衛展集十
五卷　東晉太尉荀組集三卷　關內侯傅珉集一卷
光祿大夫周顗集二卷　太常謝鯤集二卷　秘書
郎張委集五卷　驃騎將軍王廙集十卷　華譚集二
卷　御史中丞熊遠集十二卷　湘州秀才谷儉集一
卷　大鴻臚周嵩集三卷　弘農太守郭璞集十七卷
張駿集八卷　大將軍王敦集十卷　吳興太守沈

充集三卷　散騎常侍傅純集二卷　光祿大夫梅陶
集二十卷　金紫光祿大夫荀邃集二卷　散騎常侍
王覽集五卷　著作佐郎王濤集五卷　廷尉卿阮放
集十卷　宗正卿張悛集二卷　汝南太守應碩集二
卷　金紫光祿大夫張闓集二卷　揚州從事陸沈集
二卷　驃騎將軍卞壺集二卷　光祿勳鍾雅集一卷
衛尉卿劉超集二卷　衛將軍戴邈集五卷　光祿
大夫荀崧集一卷　大將軍溫嶠集十卷　侍中孔坦

集十七卷　臧沖集一卷　鎮南大將軍應瞻集五卷
太僕卿王嶠集八卷　衛尉荀闓集一卷　鎮北將
軍劉隗集二卷　大司馬陶侃集二卷　丞相王導集
十卷　太尉郗鑒集十卷　太尉庾亮集二十卷　虞
預集十卷　平越司馬黄整集十卷　護軍長史庾堅
集十三卷　司空庾冰集二十卷　給事闕
著作郎王隱集二十卷　散騎常侍干寶集四卷　太
常卿殷融集十卷　衛尉張虞集十卷　光禄大夫諸

葛恢集五卷　車騎將軍庾翼集二十二卷　司空何充集四卷　御史中丞郝默集五卷　征西諮議甄述集十二卷　武昌太守徐彥則集十卷　散騎常侍王愆期集十卷　司徒左長史王濛集五卷　丹陽尹劉惔集二卷　益州刺史袁喬集七卷　尚書令顧和集五卷　尚書僕射劉遐集五卷　處士江淳集三卷　魏興太守荀述集一卷　平南將軍賀翹集五卷　李軌集八卷　李充集二十二卷　司徒蔡謨集十七卷

揚州刺史殷浩集五卷　吳興孝廉鈕滔集五卷
宣城内史劉系之集五卷　尋陽太守庾純集八卷
驃騎司馬王修集二卷　衛將軍謝尚集十卷　青州
刺史王洽集二卷　西中郎將王胡之集十卷　中書
令王洽集五卷　宜春令范保集七卷　處士范宣集
十卷　建安太守丁纂集四卷　金紫光禄大夫王羲
之集十卷　散騎常侍謝万集十六卷　司徒長史張
憑集五卷　高涼太守楊方集二卷　處士許詢集三

卷　征西将軍張望集十卷　餘姚令孫統集九卷

衛尉卿孫綽集十五卷　太常江逌集九卷　謝沈集

十卷　李顒集十卷　光禄勲曹毗集十卷　郡主簿

王蔑集五卷　沙門支遁集八卷　劉彧集十六卷

張重華酒泉太守謝艾集七卷　撫軍長史蔡系集二

卷　護軍将軍江彬集五卷　范汪集十卷　尚書僕

射王述集八卷　王度集五卷　中領軍庾龢集二卷

将作大匠喻希集一卷　吳興太守孔嚴集十一卷

大司馬桓温集四十三卷　桓温要集二十卷　豫
章太守車灌集五卷　尚書僕射王坦之集七卷　左
光禄王彪之集二十卷　中書郎郗超集十卷　南中
郎桓嗣集五卷　平固令郃毅集五卷　太學博士滕
輔集五卷　苻堅丞相王猛集九卷　顧夷集五卷
散騎常侍鄭襲集四卷　撫軍掾劉暢集一卷　太常
卿韓康伯集十六卷　黄門郎范啟集四卷　豫章太
守王恪集十卷　雲陵太守陶混集七卷　海鹽令祖

撫集三卷　吳興太守殷康集五卷　太傅謝安集十卷　中軍參軍孫嗣集三卷　司徒左長史劉亥集三卷　御史中丞孔欣時集八卷　伏滔集十一卷　滎陽太守習鑿齒集五卷　秘書監孫盛集五卷　東陽太守袁宏集十五卷　黄門郎顧淳集一卷　尋陽太守熊鳴鵠集十卷　車騎司馬謝韶集三卷　金紫光祿大夫王獻之集十卷　琅琊内史袁質集二卷　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　太宰從事中郎袁邵集五卷

車騎長史謝朗集六卷　車騎將軍謝顗集十卷

新安太守郗愔集五卷　吳郡功曹陸法之集十九卷

太常卿王珉集十卷　中散大夫羅含集三卷　太

宰中郎長史庾倩集二卷　大司馬參軍庾悠之集三

卷　司徒右長史庾凱集二卷　國子博士孫放集十

卷　聘士殷叔獻集四卷　北中郎參軍蘇彥集十卷

太子左率王肅之集三卷　黃門郎王徽之集八卷

處士謝敷集五卷　太常卿孔汪集十卷　陳統集

七卷　太常王愷集十五卷　右將軍王忱集五卷
太常殷允集十卷　處士戴逵集十卷　光禄大夫孫
歆集十卷　太子前率徐邈集九卷　給事徐乾集二
十一卷　冠軍將軍張元之集五卷　員外常侍荀世
之集八卷　袁山松集十卷　黄門郎魏逷之集五卷
驃騎將軍卞湛集五卷　金紫光禄大夫褚爽集十
六卷　豫章太守范甯集十六卷　餘杭令范弘之集
六卷　司徒王珣集十卷　處士薄蕭之集十卷　安

北參軍潘要集九卷　潘邕集七卷　延陵令唐邁之集十一卷　孫恩集五卷　殿中將軍傅綽集十五卷　御史中丞魏叔齊集十五卷　司徒右長史劉寧之集五卷　臨海太守辛德遠集五卷　車騎參軍何瑾之集十一卷　太保王恭集五卷　殷覬集十卷　荆州刺史殷仲堪集十二卷　驃騎長史謝景重集一卷　桓玄集二十卷　丹陽令卞範之集五卷　光祿勳卞承之集十卷　東陽太守殷仲文集七卷　司徒王

謐集十卷　光禄大夫伏系之集十卷　右軍參軍孔
璠集二卷　衛軍諮議湛方生集十卷　光禄大夫祖
台之集二十卷　通直常侍顧愷之集十三卷　太常
卿劉瑾集九卷　左僕射謝混集三卷　秘書監滕演
集十卷　司徒長史王誕集二卷　太尉諮議劉簡之
集十卷　丹陽太守袁豹集十卷　廬江太守殷遵集
五卷　興平令荀軌集五卷　西中郎長史羊徽集十
卷　國子博士周祗集十一卷　相國主簿殷闡集十

卷　太常傅迪集十卷　始安太守卞裕集十五卷

韋公藝集六卷　毛伯成集一卷　沙門支曇諦集六

卷　沙門釋慧遠集十二卷　姚萇沙門釋僧肇集一

卷　王茂略集四卷　曹毗集四卷　宗欽集二卷

中軍功曹殷曠之集五卷　太學博士魏說集十卷

征西主簿丘道護集五卷　柴桑令劉遺民集五卷

郭澄之集十卷　處士周元之集一卷　孔瞻集九卷

司徒王渾妻鍾夫人集五卷　晉武帝左九嬪集四

卷　太宰賈充妻李扶集一卷　武平都尉陶融妻陳窈集一卷　都水使者妻陳玢集五卷　海西令劉臻妻陳琰集七卷　劉柔妻王卲之集十卷　散騎常侍傅伉妻辛蕭集一卷　松陽令鈕滔母孫瓊集二卷成公道賢妻龐馥集一卷　宣城太守何殷妻徐氏集一卷　江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

右晉三百七十二部二千四百九十八卷

別集三　宋　齊　梁

宋武帝集二十卷　文帝集十卷　孝武帝集三十一卷　廢帝景和集十卷　明帝集三十三卷　長沙王道憐集十卷　臨川王道規集四卷　臨川王義慶集八卷　江夏王義恭集十五卷　衡陽王義季集十卷　南平王鑠集五卷　竟陵王誕集二十卷　建平王休祐集十卷　新喻惠侯義宗集十二卷　散騎常侍祖柔之集二十卷　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　征虜將軍沈林子集七卷　太常卿孔琳之集十卷　王叔之

集十卷　太中大夫徐廣集十五卷　秘書監盧繁集十卷　侍中孔甯子集十五卷　建安太守卞瑾集十卷　太常卿蔡廓集十卷　尚書令傅亮集三十一卷　征南長史孫康集十卷　左軍長史范述集三卷　王韶之集二十四卷　太常卿鄭鮮之集十三卷　處士陶潛集二十卷　張野集十卷　零陵令陶階集八卷　東莞太守張元瑾集八卷　光禄大夫王曇首集二卷　中書郎荀昶集十五卷　卞伯王集五卷　中

散大夫羊欣集七卷　司徒王弘集二十卷　金紫光
禄大夫沈演集十卷　廣平太守范凱集八卷　沙門
釋慧琳集五卷　宋太常謝弘微集二卷　臨川内史
謝靈運集二十卷　給事中丘深之集十五卷　義成
太守祖企之集五卷　荆州西曹孫詔之集十卷　殷
淳集二卷　揚州刺史殷景仁集九卷　國子博士姚
濤之集二十卷　周祋集十一卷　殷闡之集一卷
處士宗炳集十六卷　處士雷次宗集三十卷　奉朝

請伍緝之集十二卷　南蠻主簿衛令元集八卷　范
曄集十五卷　撫軍諮議范廣集一卷　范晏集十四
卷　司徒府參軍謝惠連集六卷　右光禄大夫王敬
集五卷　任豫集一卷　御史中丞何承天集二十卷
太中大夫裴松之集三十卷　王韶之集二十卷
光禄大夫江湛集四卷　太尉袁淑集十一卷　秘書
監王微集十卷　太子舍人王僧謙集二卷　金紫光
禄大夫王僧綽集一卷　征北行參軍顧邁集二十卷

魚復令陳超之集十卷 平南將軍何長喻集八卷
員外郎荀雍集二卷 國子博士范演集八卷 錢
唐令顧昱集六卷 韓潛之集八卷 南陽太守沈亮
之集七卷 國子博士孔欣集九卷 臨海太守江元
叔集四卷 尚書郎劉馥集十一卷 太子中舍人張
演集八卷 南昌令蔡眇之集三卷 太學博士顧雅
集十三卷 巴東太守孫仲之集十二卷 太尉諮議
參軍謝元集一卷 南海太守陸展集九卷 秣陽令

山謙之集十二卷　廣州刺史楊希集九卷　太常卿
范泰集二十卷　員外郎常侍周始之集十一卷　主
客郎羊崇集六卷　太子舍人孔景亮集三卷　中書
郎袁伯文集十一卷　丞相諮議蔡超集七卷　東中
郎長史孫緬集八卷　賀道養集十卷　太子洗馬謝
澄集六卷　新安太守張鏡集十卷　兼中書舍人褚
詮之集八卷　特進顔延之集二十五卷　東揚州刺
史顔竣集十四卷　大司馬録事顔測集十一卷　護

軍將軍王僧達集十卷　江寧令蘇寶生集四卷　兗
州別駕范義集十二卷　吳興太守劉瑀集七卷　會
稽太守張暢集十二卷　司空何尚之集十卷　吏部
尚書何偃集十九卷　侍中沈懷文集十二卷　太子
中庶子殷琰集七卷　北中郎長史江智深集九卷
武陵太守袁顗集八卷　荀欽明集六卷　安北參軍
王詢之集五卷　越騎校尉戴法興集四卷　黃門郎
虞通之集二十卷　司徒左長史沈勃集二十卷　金

紫光禄大夫謝莊集十九卷　金紫光禄大夫謝恊集三卷　三巴校尉張悦集十一卷　揚州從事賀顗集十一卷　領軍長史孔邁之集八卷　撫軍參軍賀弼集十六卷　本州秀才劉遂集二卷　建平王景素集十卷　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　武康令沈懐遠集十九卷　裴駰集六卷　刪定郎劉鯤集五卷　宜都太尉費修集十卷　太中大夫徐爰集六卷　護軍司馬孫勃集六卷　右光禄大夫張永集十六卷　陽

羨令趙繹集十六卷　太子中舍
人名不就王素集十六卷　豫章太守劉愔集十卷
費景運集二十卷　光祿大夫孫夐集十一卷　太尉
從事中郎蔡頤集三卷　司空劉緬集二十卷　青州
刺史明僧暠集十卷　吳興太守蕭惠開集七卷　沈
宗之集十卷　大司農張辨集十六卷　金紫光祿大
夫王瓚集十五卷　郭坦之集五卷　會稽主簿辛湛
之集八卷　東海王常侍鮑德遠集六卷　會稽郡丞

張綏集六卷　寧國令劉薈集七卷　江州從事吳邁遠集一卷　宛朐令湯惠休集四卷　南海太守孫奉伯集十卷　右將軍成元範集十卷　奉朝請虞喜集十一卷　延陵令唐思賢集十五卷　戴凱之集六卷　司徒袁粲集十一卷　婦人韋氏集一卷　後宮司儀韓蘭英集四卷

右宋一百六十二部一千七百一十六卷

齊文帝集十一卷　晉安王子懋集四卷　隋王子隆

集七卷　竟陵王子良集四十卷　聞喜公蕭遥欣集十一卷　領軍諮議劉祥集十卷　太宰褚彦回集十五卷　黄門侍郎崔祖思集二十卷　中軍佐鍾蹈集十二卷　餘杭令丘巨源集十卷　太尉王儉集六十卷　東海太守謝顥集十六卷　謝瀹集十卷　豫州刺史劉善明集十卷　侍中褚賁集十二卷　劉蚪集二十四卷　司徒主簿徵不就庾易集十卷　顧歡集三十卷　劉瓛集三十卷　射聲校尉劉璡集三卷

中書郎周顒集八卷　鮑鴻集二十卷　雍州秀才韋
瞻集十卷　正員郎劉懷慰集十卷　永嘉太守江山
圖集十卷　驃騎記室參軍荀憲集十一卷　前軍參
軍虞羲集九卷　平陽令韋沈集十卷　車騎參軍任
文集十一卷　卞鑠集十六卷　婁幼瑜集六十六卷
長水校尉祖沖之集五十一卷　中書郎王融集十
卷　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　又外集一卷　謝朓逸
集一卷　司徒左長史張融集二十七卷　又張融玉

海集十卷　又張融大澤集十卷　又張融金波集六
十卷　羽林監庾韶集十卷　黄門郎王僧佑集十卷
太常卿劉悛集二十卷　秘書王寂集五卷　金紫
光禄大夫孔稚珪集十卷　後軍法曹參軍陸厥集八
卷　太尉徐孝嗣集十卷　侍中劉暄集二十一卷
通直常侍裴昭明集九卷　虞炎集七卷　吏部郎劉
瑱集十卷　梁國從事中郎劉繪集十卷　侍中袁彖
集五卷　中書郎江奐集十一卷　平西諮議宗躬集

十三卷　太子舍人沈驎士集六卷
右齊五十六部八百七十三卷
梁武帝集三十二卷　武帝別集目錄二卷　武帝雜
文集九卷　簡文帝集八十五卷　元帝集五十卷
元帝小集十卷　文帝集十八卷　昭明太子集二十
卷　晉安成王集三十卷　岳陽王詧集十卷　梁主
蕭巋集十卷　邵陵王綸集六卷　武陵王紀集八卷
蕭琮集七卷　安成煬王集五卷　司徒諮議宗夬集

九卷　國子博士丘遲集十卷　謝朏集十五卷　金
紫光禄大夫江淹集二十卷　江淹後集十卷　尚書
僕射范雲集十一卷　太常卿任昉集三十四卷　晉
安太守謝纂集十卷　撫軍將軍柳惔集二十卷　豫
州刺史柳惲集六卷　尚書令柳忱集十三卷　義興
郡丞何倜集三卷　撫軍中兵參軍韋温集十卷　鎮
西録事參軍到洽集十一卷　太子洗馬劉苞集十卷
南徐州秀才諸葛璩集十卷　特進沈約集一百卷

謝綽集十一卷　中軍府諮議王僧孺集三十卷
尚書左丞范縝集十一卷　護軍將軍周捨集二十卷
秘書張熾金河集六十卷　劉敲集八卷　元貞處
士劉訏集一卷　蕭洽集二卷　隱居先生陶弘景集
三十卷　又陶弘景内集十五卷　處士魏道徽集三
卷　黄門郎張率集三十八卷　南徐州治中王冏集
三卷　都官尚書江革集六卷　奉朝請吴均集二十
卷　光禄大夫庾曇隆集十卷　儀同三司徐勉前集

三十五卷　又徐勉後集十六卷　吏部郎王錫集七卷　尚書左僕射王暕集二十一卷　平西刑獄參軍劉孝標集六卷　鴻臚卿裴子野集十四卷　仁威府長史司馬褧集九卷　太子洗馬王筠集十一卷　又王筠中書集十一卷　王筠臨海集十一卷　王筠左佐集十一卷　王筠尚書集九卷　西昌侯蕭深藻集四卷　中書郎任孝恭集十卷　平北府長史鮑泉集一卷　雍州刺史張纘集十一卷　尚書僕射張綰集

十一卷　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　太常卿劉之遴前集十一卷　又劉之遴後集二十一卷　豫章世子侍讀謝郁集五卷　安成蕃王蕭欣集十卷　中書舍人朱超集一卷　護軍將軍甄元成集十卷　散騎常侍沈君攸集十三卷　蕭子暉集九卷　始興內史蕭子範集十三卷　建陽令江洪集二卷　鎮西府記室鮑畿集八卷　尚書祠部郎虞皭集十卷　新田令費昶集三卷　蕭機集二卷　周興嗣集十卷　東陽郡

丞謝頊集八卷　通直郎謝琛集五卷　仁威記室何遜集七卷　安西記室劉綏集四卷　沙門釋智藏集五卷　太常卿陸倕集十四卷　廷尉卿劉孝綽集十四卷　都官尚書劉孝儀集二十卷　太子庶子劉孝威集十卷　東陽太守王揖集五卷　黄門郎陸雲公集十卷　國子祭酒蕭子雲集十九卷　征西府長史楊眺集十一卷　後梁明帝集一卷　臨安恭公主集三卷武帝女　征西記室范靖妻沈滿願集三卷　太子洗

馬徐悱妻劉令嫺集三卷

右梁九十八部一千三百五十卷

通志卷六十九

通志卷七十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文略第八

別集四 後魏 北齊 後周 陳 隋 唐

後魏孝文帝集四十卷 司空高允集二十卷 司農卿李諧集十卷 太常卿盧元明集十七卷 司空祭酒袁躍集十三卷 著作佐郎韓顯宗集十卷 散騎

常侍溫子昇集三十九卷　太常卿陽固集三卷　薛孝通集六卷　宗欽集二卷　魏孝景集一卷

右後魏十一部一百六十一卷

北齊特進邢子才集三十卷　尚書僕射魏收集七十卷　儀同劉逖集二十六卷　陽休之集三十卷

右北齊四部一百五十六卷

後周明帝集五十卷　趙平王集十卷　滕簡王集十二卷　儀同宗懍集十二卷　沙門釋忘名集十卷

小司空王褒集二十一卷　開府

儀同庾信集二十一卷　又略集三卷　王衡集三卷

右後周十部一百五十二卷

陳後主集五十五卷　後主沈后集十卷　大匠卿杜

之偉集十二卷　金紫光祿大夫周弘讓集九卷　周

弘讓後集十二卷　侍中沈炯前集七卷　沈炯後集

十三卷　尚書僕射周弘正集二十卷　鎮南府司馬

陰鏗集一卷　左衛將軍顧野王集十九卷　尚書左

僕射徐陵集三十卷　右衛將軍張式集十四卷　度支郎張正見集十四卷　司農卿陸琰集二卷　少府卿陸玢集十卷　光禄卿陸瑜集十一卷　護軍將軍蔡景歷集五卷　御史中丞褚玠集十卷　安右府諮議司馬君卿集二卷　著作佐郎張仲簡集一卷　沙門釋標集二卷　釋洪偃集八卷　釋靈裕集四卷　釋瑗集六卷　策上人集五十卷　釋高集六卷

右陳二十六部三百三十三卷

隋煬帝集五十五卷　王祐集一卷　武陽太守盧思道集三十卷　金州刺史李元操集十卷　蜀王府記室辛德源集三十卷　太尉楊素集十卷　懷州刺史李德林集十卷　吏部尚書牛弘集十二卷　司隸大夫薛道衡集三十卷　國子祭酒何妥集十卷　秘書監柳䛒集五卷　開府江總集三十卷　江總後集二卷　記室參軍蕭慤集九卷　著作郎諸葛頴集十四卷　著作郎魏彦深集三卷　著作郎王胄集十卷

殷英童集三十卷　尹式集五卷　虞茂世集五卷

劉興宗集三卷　李播集三卷　道士江旻集三十卷

劉子政母祖氏集九卷

右隋二十四部三百五十六卷

唐太宗集四十卷　高宗集八十六卷　中宗集四十

卷　睿宗集十卷　武后垂拱集一百卷　武后金輪

集十卷　陳叔達集十五卷　竇威集十卷　褚亮集

二十卷　虞世南集三十卷　蕭瑀集一卷　沈齊家

集十卷　薛收集十卷　楊師道集十卷　庾抱集十
卷　孔頴達集五卷　王勣集五卷　郎楚之集五卷
魏徵集二十卷　許敬宗集八十卷　于志寧集四
十卷　上官儀集三十卷　李義府集四十卷　顔師
古集六十卷　岑文本集六十卷　劉子翼集二十卷
殷聞禮集一卷　陸士季集十卷　劉孝孫集三十
卷　鄭世翼集八卷　崔君實集十卷　李百藥集三
十卷　孔紹安集五十卷　高季輔集二十卷　温彦

博集二十卷　李元道集十卷　謝偃集十卷　沈叔
安集二十卷　陸楷集十卷　曹憲集三十卷　蕭德
言集二十卷　潘求仁集三卷　殷芊集三卷　蕭鈞
集三十卷　袁朗集十四卷　楊續集十卷　王約集
一卷　任希古集十卷　凌敬集十四卷　王德儉集
十卷　徐孝德集十卷　杜之松集十卷　宋令文集
十卷　陳子良集十卷　顏顗集十卷　劉穎集十卷
司馬僉集十卷　鄭秀集十二卷　耿義褒集七卷

楊元亨集五卷　劉綱集三卷　王歸一集十卷　馬
周集十卷　薛元超集三十卷　高智周集五卷　褚
遂良集二十卷　劉褘之集七十卷　郝處俊集十卷
崔知悌集五卷　李安期集二十卷　唐覲集五卷
張大素集十五卷　鄧元挺集十卷　劉允濟集二
十卷　駱賓王集十卷　盧照鄰集二十卷　幽憂子
集三卷盧照鄰撰　楊炯盈川集三十卷　王勃集三十卷
狄仁傑集十卷　李懷遠集八卷　盧受采集二十卷

王適集二十卷　喬知之集二十卷　蘇味道集十五卷　薛耀集二十卷　郎餘慶集十卷　盧光容集二十卷　崔融集六十卷　閻鏡機集十卷　李嶠集五十卷　喬備集六卷　陳子昂集十卷　元希聲集十卷　李適集十卷　沈佺期集十卷　徐彥伯前後集二十卷　宋之問集十卷　杜審言集十卷　谷倚集十卷　富嘉謨集十卷　吳少微集十卷　劉希夷集十卷　張柬之集十卷　桓彥範集三卷　韋承慶

集六十卷　閭丘鈞集二十卷　郭元振集二十卷
魏知古集二十卷　閻朝隱集五卷　蘇瓌集十卷
員半千集十卷　李乂集五卷　姚崇集十卷　丘悅
集十卷　劉子元集三十卷　盧藏用集三十卷　明
皇集卷亡　德宗集卷亡　濮王泰集二十卷　上官昭容集二
十卷　令狐德棻集三十卷　許彥伯集十卷　劉洎
集十卷　來濟集三十卷　杜正倫集十卷　李敬元
集三十卷　裴行儉集二十卷　崔行功集六十卷

張文琮集二十卷　麴崇裕集二十卷　劉憲集三十卷　薛稷集三十卷　宋璟集十卷　蔣儼集五卷　趙宏智集二十卷　賀德仁集二十卷　許子儒集十卷　蔡允恭集二十卷　張昌齡集二十卷　杜易簡集二十卷　顔元孫集三十卷　姚璹集七卷　杜元志集十卷　楊仲昌集十五卷　崔液集十卷裴耀卿纂　張說集三十卷　又燕公外集一卷　蘇頲集三十卷　徐堅集三十卷　元海集十卷　李邕集七十卷　王

澣集十卷　張九齡集二十卷　康國安集十卷　孫逖集二十卷　趙冬曦集卷亡　毛欽一集三卷　王助雕蟲集一卷　王維集十卷　康希銑集二十卷　張均集二十卷　權若訥集十卷　白履忠集十卷　鮮于向集十卷　許渾丁卯集二卷　康元辯集十卷　崔國輔集卷亡　嚴從集三卷從卒詔求其藁呂向集而進焉　高適集二十卷　陶翰集卷亡　崔輔國集　賈至集二十卷　又別集十五卷蘇晃編　張孝嵩集十卷　儲光羲集七十卷　蘇源

明前集二十卷　李白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錄　又度北門集一卷　杜甫集六十卷　小集六卷　潤州刺史岑參集十卷樊晃集　盧象集十二卷　蕭穎士游梁新集三卷　又集十卷　李華前集十卷　中集二十卷　李翰前集三十卷　王昌齡集五卷　元結文編十卷　邵說集十卷　裴倩集五卷裴均父　又湓城集五卷　劉彙集三卷　樊澤集十卷　崔良佐集十卷　楊貢集十五卷　劉迥集五卷　武就集五卷元衡父　于休烈集十卷

元載集十卷　張薦集三十卷　劉長卿集十卷
陏州外集十卷　戎昱集五卷　崔祐甫集三十卷
常衮集十卷　楊炎集十卷　顏真卿吳興集十卷
又廬陵集十卷　又臨川集十卷　歸崇敬集二十卷
劉太真集三十卷　于邵集四十卷　梁肅集二十
卷　獨孤及毘陵集二十卷　竇叔向集七卷　柳渾
集十卷　李泌集二十卷　張建封集二百三十篇
顧况集二十卷　皇甫湜編　鮑溶集五卷　齊抗集二十卷

鄭餘慶集五十卷　崔元翰集三十卷　楊凝集二十
卷　歐陽詹集十卷　李觀集三卷陸希聲纂又一卷　呂
溫集十卷　穆員集十卷　竇常集十八卷　鄭絪集
三十卷　符載集十四卷　郗純集六十卷　戴叔倫
述藁十卷　張登集六卷　陸迅集十卷　柳冕集卷亡
姚南仲集十卷　李吉甫集二十卷　武元衡集十卷
權德輿童蒙集十卷　又集五十卷　韓愈集四十
卷　柳宗元集三十卷　韋貫之集三十卷　李絳集

二十卷　令狐楚漆匳集一百三十卷　韋武集十五
卷　皇甫鎛集十八卷（唐志作鏞）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
武儒衡集二十五卷　李道古文輿三十卷　董侹
武陵集　劉禹錫集四十卷　元氏長慶集一百卷
又小集十卷　白氏長慶集七十五卷　白行簡集二
十卷　張仲方集三十卷　鄭澣集三十卷　馮宿集
四十卷　劉伯芻集三十卷　段文昌集三十卷　韋
處厚集七十卷　劉栖楚集二十卷　李翶集十卷

溫造集八十卷　王起集一百二十卷　崔咸集二十卷　皇甫湜集三卷　舒元輿集一卷　李德裕姑臧集五卷　又會昌一品集二十卷　又一品外集十卷　又窮愁志三卷　又別集八卷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又外集一卷　又別集一卷　沈亞之集九卷　羅讓集三十卷　王涯集十卷　魏謩集十卷　秣陵子集一卷寶歷中應賢良來擇撰　柳仲郢集二十卷　陳商集十七卷　歐陽袞集二卷　溫庭筠握蘭集三卷　又金

荃集十卷　又漢南真藁十卷　又詩五卷　陳陶文
録十卷　劉蛻文泉子十卷　孫樵經緯集三卷　周
慎辭寧蘇集五卷　皮日休集十卷　又詩一卷　又
胥臺集七卷　陸龜蒙笠澤叢書三卷　又詩編十卷
楊夔集五卷　又冗書十卷　又冗餘集一卷　沈
栖遠景臺編十卷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陸扆集
七卷　賈島長江集十卷　又小集三卷　秦韜玉技
知小録三卷　鄭賓集十卷　袁皓碧池書三十卷

鄭氏貽孫集四卷　養素先生遺榮集三卷　張元晏集二卷　齊欒集一卷　黄璞霧居子集十卷　譚正夫集一卷　丘光庭集三卷　張安石浩江集一卷　張友正雜編一卷　沈光集五卷　程晏集七卷　李善夷集一卷　又江南集十卷　劉綺莊集十卷　孫郃集四十卷　又孫子文纂四十卷　又孫氏小録集三卷　陳黯集三十卷　羅袞集二卷　顧雲苕川總載集十卷　又集遺具録十卷　又鳳策聯華三卷

王秉集一卷　又編遺十卷　鄭準渚宮集一卷　李嵩集三卷　裴度集三卷　獨孤郁集一卷　牛僧孺集二卷　林藻集一卷　林藴集一卷　陳詡集十卷

黄滔集十五卷

右唐三千四百百三四十十六五部卷六

別集五　五代　僞朝　宋　別集詩

羅紹威政餘集五卷　高輦丹臺集三卷　羅隱集二十卷　又羅隱江東後集三卷　又吳越掌記集三卷

李琪金門集十卷　崔拙集二卷　賈綿集二十卷
又續草堂集一卷　梁震集一卷　公乘億珠林集
一卷　張（闕）飛集一卷　王仁裕紫閣集十一卷
又乘軺集五卷　熊皦屠龍集五卷　李愚白沙集十
卷　李氏應歷小集十卷（李澣晉末人晉陷契丹和凝以僞遼應歷年號名集）
演編集五十卷　又游藝集五十卷　酈炎集一卷
孫光憲荊湖編玩三卷　薛廷珪集一卷　孫開物集
十六卷　王朴集三卷　馮道詩十卷　丘光業詩一

卷　劉昭禹詩一卷

右五代二十七部二百四十七卷

杜光庭集三十卷　韋莊浣花集二十卷偽蜀王超洋源集二卷偽蜀楊九齡要錄十卷偽蜀馮涓龍吟集三卷偽蜀又長樂集十卷　游恭集一卷偽吳又小東里集三卷　又廣東里集四卷　湯文主登龍集十卷偽吳又冥搜集二十卷　周廷禧百一集二十卷偽吳沈顏聱書十卷偽吳又解聱書十五卷　李後主集十卷偽唐李後主集略十卷

宋齊丘集六卷偽唐郭昭慶芸閣集十卷偽唐李為先斐然集五十卷偽唐成文幹梅嶺集五卷偽唐馮延巳集一卷偽唐孟拱辰集三卷偽唐孫晟集五卷偽唐徐鍇集十卷偽唐潘舍人集二十卷偽唐潘佑僧彙征集七卷吳越章震詩十卷偽唐孫魴詩三卷偽唐廖光凝詩七卷偽唐李建勲詩二卷偽唐又鍾山公集二十卷　李叔文詩一卷偽唐李存金陵古跡詩四卷偽唐郭鵬詩一卷偽唐江為詩一卷偽唐李明詩集五卷偽唐

右僞朝三十六部三百九十四卷

真宗御集三百卷　又注三百卷宋綬錢易李淑等注　仁宗御集一百卷　神宗御集一百六十卷　哲宗前後集　王溥集二十卷　趙正交集二十卷　范質集三十卷　薛居正集三十卷　高錫集一卷　又簪履編七卷　端揆集四十五卷右僕射竇儀　竇儼集五十卷　嘉善集五十卷吏部尚書張昭　陶穀集十卷　扈載集二十卷　王祐集二十卷　李至集四十卷　王禹偁小畜集三十卷

又别集二十卷 羅處約東觀集十卷 郭贄文懿集三十卷 宋白集一百卷 盧稹曲肱集六卷 孫何集二十卷 又西垣集四十卷 种隱君小集二卷种放 白稹集十卷 柳開河東先生集十五卷 徐鉉集二十卷 張洎集五十卷 李昉集五十卷 朱昂集三十卷 王旦集二十卷 劉賁集一卷 李瑩集十卷 鞠氏集二十卷鞠常 楊億武夷集二十卷 又蓬山集五十四卷 册府應言十卷劉筠 宋綬文館集五十卷

又託居集三卷 范魯公集三十卷 范質 呂文穆集十卷 呂蒙正 王文正公集五十卷 王曾 陳文惠愚丘編三卷 陳堯佐 寇忠愍集三卷 寇準 丁給事集四卷 丁謂 又丁晉公青衿集三卷 錢文僖集十卷 錢惟演 又伊川集五卷 又典懿集三十卷 又擁旄集五卷 晏相臨川集三十卷 晏殊 宋景文公集七十八卷 宋祁 又出麾小集五卷 清風集五十卷 龎籍 睢陽小集十卷 孫復 楊徽君東里集一卷 楊朴 徂徠集二十卷 石介 蔣康叔小集一卷 鄭國文莊公集一

百卷夏竦 范文正公集十五卷范仲淹 又丹陽編八卷 宋元憲公集五卷宋庠 又緹巾集十二卷 蘇子美集十五卷蘇舜欽 仲樸翁集十二卷仲訥 退居類藁十二卷李覯 蔡端明集三十卷蔡襄 曾子固集三十卷曾鞏 又雜文十五卷 六一居士全集一百五十卷歐陽修 又六一居士別集二十卷 許少張集一卷許安世 王岐公華陽集一百卷王珪 臨川集一百卷王安石 又臨川後集八十卷 劉恕澤畔集一卷 司馬溫公嘉謨前後集四十二卷司馬光 又文

集八十卷　張微滄浪集十卷　沈存中集七卷　陳諫王壺集二卷　王元澤集三十四卷王雱　楊傑無為集九卷　老蘇集五卷蘇洵　又嘉祐集三十卷　蘭臺前集一百卷蘇軾　又蘭臺後集七十卷　又蘭臺續集四十卷　大成集八十卷　蘇黃門集七十卷蘇轍　又欒城前集五十卷　又欒城後集二十四卷　又欒城第三集十卷　舒信道集二十卷舒亶　陸農師陶山集三十卷　馬子才集十卷馬存　秦太虛淮海集二十九卷秦觀　郭祥正青

山集五卷　張文潛集一卷　南昌集九十一卷黃庭堅
又脩水集二十六卷　後山陳無已集十五卷陳師道　晁
補之緡城集八卷　又雞肋集七十卷　劉偉明集二
十五卷　潘延之集六十卷潘興嗣　唐子西集五卷唐庚　又
別集三卷　呂吉甫集二十卷呂惠卿　石懋橘林集三十
卷　張無盡集五十三卷張商英　又別集十七卷　陳了
翁前集三十卷陳瓘　又了翁後集二十五卷　甘露集九
卷釋惠洪　張載正蒙集十卷　東溪集十二卷釋祖可　王逢

原集十卷　王平甫集三十卷　錢子髙集三十卷
鄭毅夫集六卷　錢易集六十卷　殷文圭鏤冰集二
十卷　柴成務集二十卷　晁迥昭德新編三卷　又
道院别集二十卷　劉筠榮遇集二十卷　又翰林新
著一卷　又鍾山雜述二卷　又汝陰雜述一卷　又
玉堂雜編一卷　又肥川後集一卷　李遵勉閒燕集
二十卷　張乖崖集一卷　梅聖俞集十五卷　初寮
先生後集十卷　淇水釣翁文集八十卷　臣李清臣　豫章前

後集八十卷黃庭堅　李憲成公文集二十卷李諮　魏野東觀集十卷

右宋朝一百四十二部四千六百六卷

李嶠雜詠詩十二卷　劉希夷詩四卷　崔顥詩一卷　綦毋潛詩一卷　祖詠詩一卷　李頎詩一卷　孟浩然詩三卷　包融詩一卷　皇甫冉詩集三卷　嚴維詩一卷　張繼詩一卷　李嘉祐詩一卷　郎士元詩一卷　張南史詩一卷　暢當詩二卷　鄭常詩集

四卷　蘇渙詩一卷　李灣詩集四卷　吉中孚詩一
卷　朱放詩一卷　劉方平詩一卷　常建詩一卷
麴信陵詩一卷　章八元詩一卷　秦系詩一卷　錢
起詩一卷　李端詩三卷　韓翃詩集五卷　司空曙
詩二卷　盧綸詩集十卷　耿湋詩集二卷　韋應物
詩集十卷　崔峒詩一卷　許經邦詩集一卷　韋渠
牟詩集十卷　劉商詩集十卷　王建詩十卷　張碧
歌行集二卷　趙摶歌詩二卷　劉言史歌詩六卷

于濆古風一卷　雍裕之詩一卷　楊巨源詩一卷

孟郊詩集十卷　張籍詩集七卷　李涉詩一卷　李

賀詩五卷　李紳追昔遊詩三卷　章孝標詩一卷

李敬方詩一卷　殷堯藩詩一卷　玉川子詩一卷盧仝

裴夷直詩一卷　姚合詩集十卷　韓琮詩一卷　王

溪生詩一卷　張祜詩三卷　李遠詩一卷　雍陶詩

集十卷　朱慶詩一卷　喻鳧詩一卷　馬戴詩一卷

李羣玉詩三卷　又後集五卷　郁渾百篇集一卷

姚鵠詩一卷　項斯詩一卷　孟遲詩一卷　顧非熊詩一卷　章碣詩一卷　趙嘏渭南集三卷　又編年詩二卷　崔櫓無譏集四卷　薛逢詩集十卷　又別紙十三卷　于武陵詩一卷　李頻詩一卷　李郢詩一卷　曹鄴詩一卷　劉滄詩一卷　崔珏詩一卷　劉得仁詩一卷　高蟾詩一卷　高駢詩一卷　薛能詩集十卷　又繁城集一卷　陸希聲頤山詩一卷　施肩吾詩集十卷　又春山百韻一卷　津陽門詩

一卷鄭嵎 于濆詩一卷 許棠詩一卷 公乘億詩一卷
聶夷中詩二卷 于鄴詩一卷 于鵠詩一卷 鄭
谷雲臺編三卷 又宜陽集一卷 朱朴詩四卷 元
英先生詩集十卷方干 李洞詩一卷 吳融詩集四卷
韓偓詩一卷 又香奩集一卷 周賀詩一卷 劉于
詩一卷 崔塗詩一卷 唐彥謙詩集三卷 張喬詩
集二卷 王駕詩集六卷 吳仁璧詩一卷 王貞白
詩一卷 張蠙詩集二卷 翁承贊詩一卷 褚載詠

史詩三卷　江遵詠史詩一卷　周曇詠史詩八卷
胡曾詠史三卷　王轂詩集三卷　曹松詩集三卷
羅鄴詩一卷　周朴詩三卷　朱景元詩一卷　崔道
融申唐詩三卷　陳光詩一卷　王德輿詩一卷　潛
陽雜題詩三卷湯緒　韋靄詩一卷　張為詩一卷　羅浩
源詩一卷　薛瑩洞庭詩集一卷　謝蟠隱雜感詩二
卷　譚藏用詩一卷　白巖集十卷鄭良士　嚴郾詩二卷
劉威詩一卷　鄭雲叟詩集三卷　來鵬詩一卷

陸元皓詠劉子詩二卷 任翻詩一卷 李山甫詩一卷 行朝詩一卷楊復恭 曹唐大遊仙詩一卷 又小遊仙詩一卷 桂香詩一卷喬舜 杜荀鶴詩集一卷 沈彬詩二卷 崔曙詩一卷 惠頤集八卷 元範集二十卷 法琳集三十卷 靈徹詩集一十卷 皎然詩集十卷 清塞詩一卷 尚顏詩一卷 自牧詩一卷 無願詩一卷 處默詩一卷 虛中詩一卷 修睦詩一卷 智暹詩一卷 禪月詩三十卷貫休 康白詩一卷

子蘭詩一卷　白蓮集十卷齊己　又外編十卷　道士吳筠集十卷　天台道士主父果詩一卷　李季蘭詩一卷唐女道士李裕字季蘭

右別集詩一百六十九部五百四十卷

凡別集二十種一千六百五十三部二萬四百二十九卷二百三十篇

總集

文章流別集六十卷摯虞集　文章流別志論二卷摯虞　文章

流別本十二卷謝混集 續文章流別三卷孔甯集 集林鈔十一卷 善文四十九卷杜預撰 名文集四十卷謝混集 集苑六十卷謝混集 集林二百卷宋臨川王劉義慶集 集鈔十卷沈約撰 集鈔四十卷 集略二十卷 撰遺六卷 翰林論三卷李充撰 文苑一百卷孔逭集 文苑鈔三十卷 文選三十卷梁昭明太子集 文選音十卷蕭該撰 又十卷釋道淹撰 又十卷許淹撰 又十卷公孫羅集 注文選三十卷唐呂延濟等五臣注 又六十卷李善注 又六十卷公孫羅注 文選辨惑十卷李善撰 駁文選異義二十卷

康國安撰續文選十三卷唐孟利正集又三十卷唐卜長福集擬文選三十卷唐卜隱之集詞林五十八卷文海五十卷蕭圓集漢書文府二卷吳朝文士集十三卷巾箱集七卷小辭林五十三卷集古今帝王正位文章九十卷辭苑麗則三十卷康明貞集類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集西府新文十卷蕭淑集新文要集十卷類集百十三卷虞綽等集文苑詞英八卷文館詞林一千卷許敬宗集麗正文苑二十卷芳林要覽三百卷翰苑三十卷張楚金集文府二

十卷徐堅集　大和通選三十卷裴濟集　古今文集略二十卷李吉甫集　西漢文類四十卷唐柳宗直集　東漢文類三十卷唐竇嚴集　三國志文類六十卷　梁苑文類三卷令狐楚集　文藪十卷皮日休集　孫子文纂四十卷　文苑英華一千卷宋朝宋白集　唐文粹一百卷宋朝姚鉉集　唐史文類三十卷　古文苑十卷　五代文章一卷　文選菁英二十四卷蘇易簡編　文選類聚十卷　文選彙聚十卷　文房百納一十卷　西蜀賢良文類二十卷　名賢集選一百卷晏殊集　宋文粹十

五卷　宋新文粹三十卷　宋文數四十五卷　宋賢文集三十卷　續宋賢文集二十三卷　宋文選二十卷

凡總集一種七十二部四千八百六十二卷

詩總集

詩集五十卷謝靈運集　補謝靈運詩集一百卷宋張敷袁淑補　古今五言詩美文五卷荀綽集　詩鈔十卷謝靈運集　詩集鈔十卷謝靈運集　六代詩集鈔四卷許凌集　又四卷徐陵集　詩英九卷謝靈運集

詩集新撰三十卷宋明帝撰詩集二十卷劉和集詩集一百卷顏竣集古詩集九卷今詩英九卷古今詩苑英華二十卷梁昭明太子集詩林英選十一卷詩纘十二卷詩録二十卷衆詩英華一卷詩類六卷玉臺新詠十卷徐陵集百志詩集五卷干寶集婦人詩集二卷顏竣集又三十卷殷淳集瑶池新詠三卷唐蔡省風集唐婦人所作百一詩八卷應璩集又二卷李彪集文林館詩府八卷百國詩四十三卷崔光集續古今詩苑英華集二十卷唐僧惠淨集古今類聚詩

苑三十卷劉孝孫集古今詩類七十九卷郭瑜集歌録集八卷

玉臺後集十卷李康集珠英學士集五卷唐崔融集正聲集

三卷唐孫季良集續正聲集五卷後唐王正範集南薫集二卷唐竇常集

篋中集一卷元結集沈千運趙徵明輩七人詩起予集五卷唐曹恩集才調

集天歸集十卷唐韋穀集麗文集五卷唐劉明素集麗則集五卷

自梁至唐開元間歌詩唐詩類選二十卷唐顧陶集唐詩三卷李戡集奇

章集四卷同題集十卷唐柳元集丹陽集一卷唐殷璠集極元

集一卷唐姚合集極元律詩例一卷又元集一卷僞蜀韋莊集

江南續又元集十卷 偽唐劉吉集 擬元集十卷 梁陳康圖集 正風
集十卷 集唐人詩 垂風集十卷 采張籍等十人詩 搜玉集十卷 唐人集當
時詩 連璧詩集三十二卷 檀溪子道民集 詩纂三卷 梁陳康圖集 資吟
集五卷 梁鍾安禮集 臨沂子觀光集三卷 梁王轂集禮部所投詩卷 國風
總類五十卷 王仁裕集 名公攢錦集十二卷 宋朝段子昂集 騷雅菁
英三卷 宋朝僧簡微集 備遺綴英二十卷 偽蜀王承範集 名賢絶句詩
一卷 並唐人詩 前輩詠題詩集二卷 采唐開元至大中以來詠題之詩三百五十篇
中書省試詠題詩一卷 集唐中元以來中書所試詩筆 唐五僧詩一卷

鴻漸等唐十哲僧詩一卷清江等抒情集二卷唐盧瓌集本事詩一卷唐孟棨集續本事詩二卷宜陽集六卷五代劉松集其里中人之所作王右軍蘭亭詩集一卷燕歌行一卷梁元帝撰僕射王褒以下皆和晉元正宴會詩集四卷元嘉西池宴會詩集三卷顏延之集齊釋奠會詩集十卷齊宴會詩十七卷清溪詩三十卷齊宴會作徐伯陽文會詩集四卷石城寺詩一卷池陽境內詩記一卷湖州碧瀾堂詩一卷江夏古今記詠一卷青城山丈人觀詩二卷岳陽樓

詩一卷 浮雲樓詩一卷 華林書堂詩一卷 廬山簡寂觀詩一卷 廬山瀑布詩一卷 唐集賢院壁記詩二卷 虎丘寺題真娘墓詩一卷 唐劉禹錫等二十三人 道林寺詩二卷 唐袁皓集 謝亭詩一卷 唐李遜鎮襄陽以所送行詩筆於襄陽謝亭 諸朝彥過顧況宅賦詩一卷 雁蕩山詩一卷 麻姑山詩一卷 留題惠山詩一卷 九華山録一卷 唐僧應物集 道塗雜題詩一卷 采唐人道塗間詩 廬山遊覽集二十卷 宋朝姜嶼集 新安累政詩二卷 宋朝高德光集 李氏花萼集二十卷 韋

氏兄弟集二十卷　竇氏聯珠集五卷　廖氏家集一卷唐末廖光圖集其家詩　唐翰林歌詞一卷　大歷年浙東聯唱集二卷　斷金集一卷李逢吉令狐楚酬唱　元白繼和集一卷　又三州唱和集一卷　汝洛集一卷　許昌詩一卷　洛陽集七卷　彭陽唱和集三卷　桃源詩一卷　吳蜀集一卷　裴均壽陽唱詠集十卷　又渚宮唱和集二十卷　峴山唱詠集八卷　荊潭唱和集一卷　盛山唱和集一卷　荊夔唱和集一卷　劉白唱和集三

卷　僧廣宣與令狐楚唱和一卷　唐名公唱和集二十二卷　漢上題襟集十卷段成式溫庭筠余知古酬答詩牋　松陵集十卷皮日休與陸龜蒙酬唱松陵乃吳江地名　僧靈徹酬唱集十卷　李昉唱和詩一卷宋朝李昉等興國中從駕至鎮陽過舊居　西崑酬唱集二卷景德中楊億與錢惟演劉筠等　翰林酬唱集一卷宋朝王溥與李昉湯悅徐鉉等　應制賞花集十卷　瑞花詩賦一卷宋朝館閣應制作　嘉祐禮闈唱和集三卷　明良集五百卷真宗御制及羣臣進和歌　賀監歸鄉詩集一卷　送白監歸東都詩一卷　贈朱少卿詩三卷

追榮考德集六卷　蘇明允哀挽二卷　榮觀集五卷

九老詩一卷　潼川唱和集一卷張逸楊諤　李定西行唱

和集三卷　續九華山歌詩一卷　南㨗唱和詩三卷

西湖蓮社集一卷　續西湖蓮社集一卷　潼川集

二卷　杭越寄和詩一卷　中山唱和集五卷　咸平

唱和詩一卷　潁陰聯唱集二卷　祕閣雅會一卷

凡詩總集一種一百五十四部一千八百五卷

賦

賦集九十二卷謝靈運集又四十卷宋明帝集又五十卷宋新喻惠侯集
又八十六卷後魏祕書丞崔浩集續賦集十九卷　賦集鈔一卷
歷代賦十卷梁武帝集五都賦五卷張衡及左思撰司馬相如上
林賦一卷　述征賦一卷　神雀賦一卷後漢傅毅撰獻賦
集十卷卞鑠集班固幽通賦一卷曹大家注又一卷項岱注子虛
上林賦一卷郭璞注張衡二京賦二卷薛綜注并音又二卷鼂矯
注又二卷傅巽注左思三都賦三卷　左思齊都賦一卷
齊都賦音一卷李軌撰百賦音一卷褚令之撰賦音二卷郭微撰

之撰三京賦音一卷綦毋邃撰又三京賦一卷李軌撰皇帝瑞應賦頌十卷圍碁賦一卷梁武帝撰觀象賦一卷洛神賦一卷孫壑注顏之推稽聖賦一卷李淳風注木元虛海賦一卷蕭廣濟注庾信哀江南賦一卷唐張庭芳注又一卷崔令欽注又一卷魏彥淵注枕賦一卷張君祖撰海潮賦一卷唐宣歙團練盧肇撰通屈賦一卷盧肇撰大統賦二卷林絢撰盧肇注安裕重箋又二卷盧肇撰愍征賦一卷唐盧獻卿撰謝觀賦八卷高邁賦一卷大隱賦一卷皇甫松撰數賦十卷唐崔葆撰乾寧中進士王克昭注宋言賦一卷弔

梁郊賦一卷（唐張策撰）陳汀賦一卷 樂朋龜賦一卷 蔣凝賦一卷 公乘億賦集十二卷 林嵩賦一卷 王翃賦一卷 賈嵩賦三卷 李山甫賦一卷 李德裕賦二卷 王溪生賦一卷（李商隱撰）朱鄴賦一卷 薛逢賦四卷 顧雲賦二卷 陸龜蒙賦六卷 羅隱賦一卷 桑維翰賦二卷 徐寅賦一卷（偽唐人）又探龍集一卷 倪曉賦一卷（偽唐人）又獲藁三卷（倪曉既亡得其遺藁二十一首賦）郭貢體物賦集一卷（偽唐人）丘明賦一卷（偽唐人）江翰林賦集

三卷偽唐江之蔚江都宮賦一卷後唐侯圭撰楊守業注魯史分門屬類賦二卷崔昇撰懷秦賦一卷偽蜀馮涓撰大紀賦一卷偽吳沈顏撰沃焦山賦一卷謝壁賦一卷不詳何代人薛氏賦集九卷唐薛廷珪集唐吳英雋賦集七十卷偽吳楊氏撰賦苑二百卷偽吳徐鍇歐陽集唐人及近代律賦賦選五卷李魯集唐人律賦廣類賦二十五卷採唐人雜賦典麗賦集六十四卷宋朝楊翺集古今律賦靈仙集賦二卷採唐人賦靈仙神異事

凡賦一種八十二部八百一十六卷

贊頌

靖恭堂頌一卷晉涼王李暠撰　頌集二十卷王僧綽集　木連理頌二卷太元十九年羣臣上　寶圖贊一卷唐崔融撰　武成王廟十哲贊一卷唐奉天縣令盧捉撰　贊集五卷謝莊集　兩廟贊文一卷太宗真宗御製　文宣武成畫贊五卷漢明帝殿閣畫曹桓贊　唐孝悌贊五卷宋朝樂史王等贊撰

凡贊頌一種九部四十一卷

箴銘

古今箴銘集十四卷張洪集　衆賢誡集十五卷　誡林三卷綦毋邃撰　四帝誡三卷王誕撰　諸葛武侯誡一卷　雜誡箴二十四卷　霸國箴一卷唐李靖撰

凡箴銘一種七部六十一卷

碑碣

碑集十卷謝莊集　釋氏碑文三十卷梁元帝集　諸寺碑文四十六卷釋僧祐集　雜碑二十二卷　碑文三十卷晉將作大匠陳勰集　碑文十卷車灌集　蜀國碑文集八卷唐劉贊集唐人所撰蜀中碑文　朝賢墓

誌一百卷　朝賢神道碑三十卷　金石録二十卷趙明誠集　類碑三十八卷　元門碑誌三十八卷　王氏神道碑二十卷唐王方慶集　寶刻叢章三十卷　竇氏集古録一卷　碑籍一卷　翠琰集一卷

凡碑碣一種十七部四百三十五卷

制誥

梁武帝制旨連珠十卷梁邵陵王綸注　又十卷陸緬注　詔集區分四十一卷後周獸門學士宋幹集　魏朝雜詔二卷　録魏呉二志

詔一卷　晉咸康詔四卷　晉雜詔書一百卷　又二

十八卷　晉詔書黄素制五卷　晉定品制一卷　晉

太元副詔二十一卷　晉崇安元興大亨副詔八卷

晉義熙詔十卷　義熙副詔十卷　宋永初詔十三卷

宋孝建詔一卷　宋元嘉詔二十卷　元嘉副詔十

五卷　齊中興二年詔三卷　後魏詔集十六卷　後

周雜詔八卷　雜赦書六卷　陳天嘉詔草三卷　霸

朝雜集五卷李德林集　隋詔集九卷　隋朝陳事詔十三卷

東漢詔儀二十卷　古今詔集三十卷溫彥博集古今詔集一百卷李義府集唐德音録三十卷　太平內制五卷

明皇制詔録一卷　元和制集十卷　王言會最十卷

馬文敏集唐舊制編録六卷　擬狀注制十卷唐末中書擬狀及所下制

命王元制勅書奏一卷　咸通後麻制一卷偽蜀毛文晏纂東

壁出言三卷毛文晏纂唐制詔唐批答一卷李紳撰唐雜詔冊誥

命二十一卷　陸贄制集二卷　元稹制集二卷李紳撰

常袞詔集六十卷　楊炎制集十卷　權德輿制集五

十卷　武儒衡制集二十卷　段文昌詔誥二十卷
鄭畋鳳池藁草三十卷　又玉堂集二十卷　續鳳池
藁草三十卷　吳融詔誥一卷　令狐滈表制一卷
封敕翰藁八卷　中和制集十卷唐中書舍人劉崇望撰　崔嘏制
誥集十卷　舟中錄二卷唐中書舍人錢珝撰　李磎制集四卷
李虞仲制集四卷　鳳閣書詞十卷唐中書舍人薛廷珪撰　李白
度北門集一卷　金馬門待詔集十卷劉允濟撰　綸閣集十
卷唐樂朋龜撰　盧文度制集一卷　陸贄翰苑集十卷　王

仲舒制集十卷 獨孤霖玉堂集二十卷唐懿宗朝 朱梁制誥二卷 五代制誥一卷 吳越石壁記二卷吳越王錢鏐以唐末貢奉答詔刻石于臨安 江南揖遜録七卷偽吳陳岳撰 玉堂遺範三十卷梁李琪纂唐以來禁林書詔 宣底八卷梁貞明中四季宣行除授之文 兩制珠璣一卷 制集三卷集唐末五代拜官制 五代制詞一卷 麻藁集三卷後唐麻制表章 梁雜制一卷 開平麻制一卷 長興制集四卷後唐拜節度觀察制詞 紅藥編五卷晉和凝所撰制誥 顯德制詔一卷周顯德中賜外國書詔 李愼儀集二十卷後唐至周制詞表狀 雜書

一卷蜀人雜録制詔及鄭書疏後唐興復赦辭 國內外雜編十卷五代至宋初制詔及祠祭之文 雜麻制十五卷建隆至景德麻制 西掖雅言五卷 宣獻公詔勅五卷 范景仁外制集五卷 崇寧手詔十五卷 分門要覽二十卷 初寮先生內制十八卷 初寮先生外制八卷 承明集十卷王禹偁撰 王內翰制誥集十二卷 翰苑制草集二十卷 絲綸集十卷 宸章集二十五卷 常山別制集二十卷 絲綸點化十卷 扈蒙龜山集十卷 李昉內制十卷 晏殊翰苑制

詞二十卷　楊大年外制二十卷　常山禁林甲乙集十卷

凡制誥一種一百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七卷

表章

梁中表十一卷邵陵王撰　梁中書表集二百五十卷　上法書表一卷虞和撰　類表五十卷唐世章奏分為門類　唐初表草十卷

顏師古張九齡等十人所作　掌記略十五卷唐太華集牋奏表狀書檄自晉至唐又集唐者為新　新掌記略十卷唐有九卷　續掌記略十卷唐林進集　管記苑掌記

十卷張銂集 李磎表疏一卷 朱朴雜表一卷 張濬表狀一卷 李程表狀一卷 劉三復表狀一卷 又別紙五卷 趙璘表狀一卷 繡囊五卷 雜表疏一卷 石晉陽昭儉等表疏 黃台江西表狀二卷 陳蟠隱集五卷 苑咸集一卷李林甫撰 賀知章入道表一卷 薛逢別紙十三卷 安定集十卷胡曾奏表 金臺倚馬集九卷唐朱閱撰 淮海寓言七卷羅隱撰 桂苑筆耕二十卷唐崔致遠表牋文檄 記室集三卷唐沈文昌表狀 張次宗牋記六卷 段全緯集二十卷 王虬

集十卷　纂新文苑十卷顧雲別紙　甘棠集三卷唐劉鄴撰　愈風集十卷唐盧嗣業撰　昌城後寓集五卷偽蜀毛文晏撰　湘南應用三卷羅隱撰　飲河集十五卷唐張澤撰　金臺鳳藻集五十卷後梁人作　敬翔表奏十卷梁人　新集寶囊五卷梁嚴虔崧撰　李琪應用集三卷　公乘億珠林集三卷後唐人　劉鎬表奏七卷　令狐楚表奏十卷　裴休狀三卷　真珠集五卷漢李崧撰　乘軺集一卷周王仁裕撰　林鼎吳江應用集二十卷偽吳人　湯文圭筆耕二十卷偽吳人　啓霸集三十卷偽吳朱潯撰　李洪皋表

狀一卷湖南馬氏撰金行啓運集十卷僞蜀庾傳昌集韋文靖牋表一卷僞蜀韋莊撰潛龍筆職集二卷僞蜀趙仁撰南燕染翰集十卷王鐸鎮滑州日牋記磨盾集十卷唐人表疏孔光憲荊臺集四十卷光憲爲荊南高季興記室所作牋奏又筆傭集十卷蘇易簡章表十卷號略集七卷楊億撰夏英公牋奏三卷劉氏表奏集六卷翰林牋奏集二十卷王襄敏章表三卷時格章表十五卷文館詞林彈事四卷唐許敬宗集晉宋齊梁以來者舊有干卷

凡表章一種六十六部八百六十六卷

啓事

山公啓事三卷　范甯啓事三卷　薦文十二卷見隋志

又薦文七卷　善文五十卷杜預撰　梁魏周齊陳隋聘使

雜啓九卷　唐顧雲啓事一卷　雜狀啓一卷唐彬羅隱撰

貫書啓二卷後唐人　臨淮尺題二卷武元衡西川從事撰　顧亜象投

知已啓事一卷　羅隱啓事一卷

凡啓事一種十二部九十二卷

四六

樊南四六甲集二十卷李商隱撰 又樊南四六乙集二十卷

崔致遠四六一卷唐人 李巨川四六一卷唐人 樊景四六集五卷唐人 鄭準四六一卷五代人 白巖四六五卷後唐人 闗郎中四六一卷 蹇蟠翁四六一卷 丘光庭四六一卷 殷文圭四六三卷趙文翼注 王禹偁四六一卷 丁謂四六二卷 宋齊丘四六一卷 蕭貫四六一卷

凡四六一種十五部六十四卷

軍書

魏武帝露布九卷 雜露布十二卷梁書籍 雜檄文十七卷見隋志 羽書三卷唐處士臧嘉猷集今古軍書符檄誥命 續羽書六卷自唐五代以來總戎集十卷唐沈常集軍中詔令表檄自戰國至隋舊三十卷 王紹顏軍書十卷偽唐人 止戈書五十卷宋朝趙化基集歷代軍中書檄表狀碑頌捷布禡牙祭纛之文 湯筠戎機集五卷偽吳人 從軍藁二十卷偽吳湯文圭撰

凡軍書一種十部一百四十二卷

案判

百道判一卷駱賓王撰又一卷唐鄭寛撰又一卷白樂天撰又一卷唐崔銳撰穿楊集四卷唐馬幼昌撰龍筋鳳髓十卷唐張文成撰判格三卷唐張伾撰代耕心鑑甲乙判一卷唐南華張集唐代諸家判判範一卷陳岠撰究判妙微一卷方仲舒撰書判幽燭四十卷五經評判六卷周明辨撰吳康仁判一卷不詳爵里張詠判辭一卷拔萃判一卷毛詢撰百道判圖一卷尹師魯書判一卷甲乙平等及第判二卷唐諸公試判一卷唐諸公案判一卷

凡案判一種二十部七十九卷

刀筆

王勃刀筆一卷　薛逢刀筆一卷　丁晉公刀筆一卷
劉鄴鳳池刀筆一卷　楊文公刀筆三卷　宋景文
刀筆二卷　東坡書簡一卷　豫章書簡一卷　楊皃
書啓一卷　劉筠中山刀筆一卷　漁陽刀筆一卷

凡刀筆一種十一部十四卷

俳諧

俳諧文三卷　俳諧文十卷_{袁淑撰}　俳諧文一卷_{沈宗之撰}　任子春秋一卷_{杜嵩撰}　博陽春秋一卷_{宋零陵令辛邕之撰}

凡俳諧一種五部十六卷

奏議

漢名臣奏三十卷　魏名臣奏三十卷_{陳長壽撰}　晉諸公奏十一卷　漢孔羣奏二十二卷　漢丞相康衡大司馬王鳳奏五卷　陸宣公奏議十二卷　晉中丞虞谷奏事六卷　晉中丞高崧奏事五卷　唐名臣奏七卷_{吳兢}

集
奏議集二十卷馬摠集唐人奏疏論議諫書八十卷集歷代君臣父子朋友諫諍之說九諫書一卷郭元振撰唐諫諍集十卷偽蜀趙元拱集李絳論事三卷令狐綯表疏一卷大唐直臣諫奏七卷偽唐張易纂奏議駁論一卷唐人集韋相諫草一卷諫垣遺藁五卷范文正公奏議十七卷包孝肅奏議一卷
熙寧臺諫章疏七卷呂獻可章疏十五卷勸農奏議二卷王黄州奏議三卷直言集一卷皇朝曾致堯撰曲臺奏議二十卷偽唐陳致雍撰郭子儀章奏一卷范景仁

章奏一卷　宋景文奏議一卷　元城劉公諫草二十卷　石待問諫史一百卷

凡奏議一種三十二部四百四十六卷

論

劉楷設論集三卷　謝靈運設論集五卷　又連珠集五卷　商仲堪雜論九十五卷　明真論一卷晉兗州刺史宗岱撰　黃芳引連珠一卷　梁武連珠一卷沈約注　東西晉興亡論一卷　唐興替論一卷丁友亮撰　才命論一卷張鷟撰郗昂注

（一云張説撰潘詢注）牛僧孺論一卷　質論二卷（皇朝徐鉉集）經緯略一百卷（偽蜀李昊撰）楊偉時務論十二卷　皇朝三賢良論三十卷　治平經綸集十二卷　孫洙經緯集十五卷

凡論一種十七部二百八十六卷

策

商仲堪策集一卷　秀孝對策十二卷（隋志）宋元嘉策秀孝文十卷　魏鄭公時務策一卷　元和制策三卷（賢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三人制策）古今類聚策苑十四卷（唐周仁瞻集漢唐制策奏議）

兩漢策要六卷陶叔獻纂　五子策林十卷唐許南容等五人策問　禮部策十卷唐白居易應制舉自著策問而以禮部試策附于卷末　文館詞林策二十卷崔元暐訓注　宋伯宜策集六卷　郭元振安邦策一卷

劉蕡策一卷　前賢策三卷

凡策一種十四部九十八卷

書

書集八十八卷晉散騎常侍王履集　書林十卷　雜逸書六卷

應璩書林八卷夏赤松集　司徒書三卷蔡謨撰　晉左將軍王鎮

惡與劉丹陽書一卷 後周與齊軍國書二卷 高澄與侯景書一卷 吳武陵書一卷 唐賢長書一卷 夏侯韞大中年與涼州書一卷

凡書一種十一部一百二十二卷

文史

翰林論三卷晉李充撰 文章始一卷梁任昉撰 文心雕龍十卷梁劉勰撰 孫郃文格二卷 制朴三卷白居易撰 又三卷宋朝李淑撰 王瑜文旨一卷 范傳正賦訣一卷唐人 紇干俞賦格一卷

渭南尉張仲素賦樞三卷　浩虛舟賦門一卷唐人任博文章妙格一卷　柳氏釋史一卷　劉餗史例三卷　折公史例一卷田弘正客撰　裴傑史漢異義三卷開元人　唐書直筆新例四卷呂惠卿撰　馮鑑修文要訣一卷　應求類二卷唐劉蘧集　僧神郁四六格一卷　金馬統例一卷　制格一卷　文心雕龍十卷辛處信

凡文史一種二十三部四十九卷

詩評

河岳英靈集一卷唐殷璠撰顏竣詩例錄三卷　鍾嶸詩品三卷　李嗣真詩品一卷　元兢宋約詩格一卷　王昌齡詩格一卷　晝公詩式五卷　僧皎然詩評三卷　王起大中新行詩格一卷　姚合詩例一卷　賈島詩格一卷　炙轂子詩格一卷唐王叡撰元兢古今詩人秀句二卷　黃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　王起文場秀句一卷　李洞集賈島句圖一卷　文章龜鑑一卷唐倪宥集前人律詩倪宥詩圖一卷　徐蛻詩律大格一卷　騷雅式

一卷 吟體類例一卷 寡和圖三卷 僧定雅撰 詩點化秘術一卷 任博撰 風雅拾翠圖一卷 僧惟鳳撰 詩林句範五卷 杜氏詩律詩格一卷 徐三極律詩洪範一卷 徐衍風騷要式一卷 續金針詩格三卷 歷代吟譜二十卷 風騷格五卷 閻東叟撰 楊氏筆苑句圖一卷 革鑑編 續句圖一卷 九僧選句圖一卷 唐詩主客圖三卷 張為撰 詩話二十卷 歐陽永叔詩話一卷 司馬君實詩話一卷 王禹玉詩話一卷 劉貢父詩話一卷 蘇子

瞻詩話一卷　洪駒父詩話一卷　瑤溪集十卷　天厨禁臠三卷 僧惠洪撰

凡詩評一種四十四部一百四十六卷

通志卷七十

通志卷七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校讎略第一

秦不絶儒學論二篇

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名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名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

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阬者葢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為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全易之人哉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

諸儒窮經而經絶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已來書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編次必謹類例論六篇

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學學守其書書守其類人有存沒而學

不息世有變故而書不亡以今之書校古之書百無一存其故何哉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巫醫之學亦經存沒而學不息釋老之書亦經變故而書常存觀漢之易書甚多今不傳惟卜筮之易傳法家之書亦多今不傳惟釋老之書傳彼異端之學能全其書也專之謂矣

十二野者所以分天之綱即十二野不可以明天九州

者所以分地之紀即九州不可以明地七略者所以分書之次即七略不可以明書欲明天者在於明推步欲明地者在於明遠邇欲明書者在於明類例噫類例不明圖書失紀有自來矣臣於是總古今有無之書為之區別凡十二類經類第一禮類第二樂類第三小學類第四史類第五諸子類第六星數類第七五行類第八藝術類第九醫方類第十類書類第十一文類第十二經一類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種書以八十八種書而

總為九種書可乎禮一類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種書以五十四種書而總為七種書可乎樂一類為一家書十一種小學一類為一家書八種史一類分十三家十三家為書九十種朝代之書則以朝代分非朝代書則以類聚分諸子一類分十一家其八家為書八種道釋兵三家書差多為四十種星數一類分三家三家為書十五種五行一類分三十家三十家為書三十三種藝術一類為一家書十七種醫方一類為一家書二十六

種類書一類爲一家分上下二種文類一類分二家二十二種別集一家爲十九種書餘二十一家二十一種書而已總十二類百家四百二十二種朱紫分矣散四百二十二種書可以窮百家之學斂百家之學可以明十二類之所歸

易本一類也以數不可合於圖圖不可合於音讖緯不可合於傳注故分爲十六種詩本一類也以圖不可合於音音不可合於譜名物不可合於詁訓故分爲十二

種禮雖一類而有七種以儀禮雜於周官可乎春秋雖一類而有五家以啖趙雜於公穀可乎樂雖主於音聲而歌曲與管絃異事小學雖主於文字而字書與韻書背馳編年一家而有先後文集一家而有合離日月星辰豈可與風雲氣候同為天文之學三命元辰豈可與九宮太一同為五行之書以此觀之七略所分自為苟簡四庫所部無乃荒唐

類書猶持軍也若有條理雖多而治若無條理雖寡而

紛類例不患其多也患處多之無術耳

今所紀者欲以紀百代之有無然漢晉之書最為希闊故稍略隋唐之書於今為近故差詳崇文四庫及民間之藏乃近代之書所當一一載也

類例既分學術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觀圖譜者可以知圖譜之所始觀名數者可以知名數之相承讖緯之學盛於東都音韻之書傳於江左傳注起於漢魏義疏成於隋唐覩其書可以知其學之源流或舊無其書

而有其學者是為新出之學非古道也

編次必記亡書論三篇

古人編書皆記其亡闕所以仲尼定書逸篇具載王儉作七志巳又條劉氏七略及二漢藝文志魏中經簿所闕之書為一志阮孝緒作七錄巳亦條劉氏七略及班固漢志袁山松後漢志魏中經晉四部所亡之書為一錄隋朝又記梁之亡書自唐以前書籍之富者為亡闕之書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書或亡於前而

備於後不出於彼而出於此及唐人收書只記其有不記其無是致後人失其名系所以崇文四庫之書比於隋唐亡書甚多而古書之亡尤甚焉

古人亡書有記故本所記而求之魏人求書有闕目錄一卷唐人求書有搜訪圖書目一卷所以得書之多也闕　下詔并書目一卷惜乎行之不遠一卷之目亦無傳焉臣今所作羣書會紀不惟簡別類例亦所以廣古今而無遺也

古人編書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襲故學者亦易學求者亦易求謂如隋人於歷一家最為詳明凡作歷者幾人或先或後有因有革存則俱存亡則俱亡唐人不能記亡書然猶紀其當代作者之先後必使具在而後已及崇文四庫有則書無則否不惟古書難求雖今代憲章亦不備

書有名亡實不亡論一篇

書有亡者有雖亡而不亡者有不可以不求者有不可

求者文言略例雖亡而周易具在漢魏吳晉鼓吹曲雖亡而樂府具在三禮目錄雖亡可取諸三禮十三代史目錄雖亡可取諸十三代史常與寶文選著作人名目錄雖亡可取諸文選孫玉汝唐列聖實錄雖亡可取諸唐實錄開元禮目錄雖亡可取諸開元禮名醫別錄雖亡陶隱居已收入本草李氏本草雖亡唐愼微已收入謚類春秋括甲子雖亡不過起隱公至哀公甲子耳韋嘉年號錄雖亡不過起漢後元至唐中和年號耳續唐

歷雖亡不過起續柳芳所作至唐之末年亦猶續通典續杜佑所作至宋初也毛詩蟲魚草木圖蓋本陸璣疏而為圖今雖亡有陸璣疏在則其圖可圖也爾雅圖蓋本郭璞注而為圖今雖亡有郭璞注在則其圖可圖也張頻禮粹出於崔靈恩三禮義宗有崔靈恩三禮義宗則張頻禮粹為不亡五服志出於開元禮有開元禮則五服志為不亡有杜預春秋公子譜無顧啓期大夫譜可也有洪範五行傳無春秋災異應錄可也丁副春秋

三傳同異字可見於杜預釋例陸淳纂例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可見於杜預地名譜桑欽水經李燾說文字源不離說文經典分毫正字不離佩觿李舟切韻乃取說文而分聲天寶切韻即開元文字而為韻內外轉歸字圖內外傳鈐指歸圖切韻樞之類無不見於韻海鏡源書評書品書論書訣之類無不見於法書苑墨藪唐人小說多見於語林近代小說多見於集說天文橫圖圓圖分野圖紫微圖象度圖但一圖可該大象賦小象賦

周髀星述四七長短經劉石甘巫占但一書可備開元占經象應驗錄之類即古今通占鑑乾象新書可以見矣李氏本草拾遺刪繁本草徐之才藥對南海藥譜藥林藥論藥忌之書證類本草收之矣肘後方鬼遺方獨行方一致方及諸古方之書外臺秘要太平聖惠方中盡收之矣紀元之書亡者甚多不過紀運圖歷代圖可見其略編年紀事之書亡者甚多不過通歷帝王歷數圖可見其略凡此之類名雖亡而實不亡者也

編次失書論五篇

書之易亡亦由校讎之人失職故也蓋編次之時失其名帙名帙既失書安得不亡也按唐志於天文類有星書無日月風雲氣候之書豈有唐朝而無風雲氣候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按崇文目有風雲氣候書無日月之書豈有宋朝而無日月之書乎編次之時失之矣四庫書目並無此等書而以星禽洞微之書列於天文且星禽洞微五行之書也何與於天文

射覆一家於漢有之世有其書唐志崇文目並無何也

軌革一家其來舊矣世有其書唐志崇文目並無四庫始收入五行類

醫方類自有炮炙一家書而隋唐二志並無何也

人倫之書極多唐志只有袁天綱七卷而已婚書極多唐志只有一部崇文只有一卷而已四庫全不收

見名不見書論二篇

編書之家多是茍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看後

者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寘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書類顔師古作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篇說論語而崇文目以為論語類此之謂看前不看後應知崇文所釋不看全書多只看帙前數行率意以釋之耳按刊謬正俗當入經解類

按漢朝駮議諸王奏事魏臣奏事魏臺訪議南臺奏事之類隋人編入刑法者以隋人見其書也若不見其書

即其名以求之安得有刑法意乎按唐志見其名為奏事直以為故事也編入故事類況古之所謂故事者即漢之章程也異乎近人所謂故事者矣是之謂見名不見書按周易參同契三卷周易五相類一卷爐火之書也唐志以其取名於周易則以為卜筮之書故入周易卜筮類此亦謂見名不見書

收書之多論一篇

臣嘗見鄉人方氏望壺樓書籍頗多問其家乃云先人

守無為軍日就一道士傳之尚不能盡其書也如唐人文集無不備又嘗見浮屠慧邃收古人簡牘宋朝自開國至崇觀間凡是名臣及高僧筆迹無不備以一道士能備一唐朝之文集以一僧能備一宋朝之筆迹况於堂堂天府而不能盡天下之圖書乎患不求耳然觀國家向日文物全盛之時猶有遺書民間所有祕府所無者甚多是求之道未至耳

闕書備於後世論一篇

古之書籍有不足於前朝而足於後世者觀唐志所得舊書盡梁書卷帙而多於隋蓋梁書至隋所失已多而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搜訪圖書所以卷帙多於隋而復有多於梁者如陶潛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諸書如此者甚多孰謂前代亡書不可備於後代乎

亡書出於後世論一篇

古之書籍有不出於當時而出於後代者按蕭何律令

張蒼章程漢之大典也劉氏七略班固漢志全不收按晉之故事即漢章程也有漢朝駮議三十卷漢名臣奏議三十卷並為章程之書至隋唐猶存柰何闕於漢乎刑統之書本於蕭何律令歷代增修不失故典豈可闕於當時乎又況兵家一類任宏所編有韓信軍法三篇廣武一篇豈有韓信軍法猶在而蕭何律令張蒼章程則無之此劉氏班氏之過也孔安國舜典不出於漢而出於晉連山之易不出於隋而出於唐應知書籍之亡

者皆校讐之官失職矣

亡書出於民間論一篇

古之書籍有上代所無而出於今民間者古文尚書音

唐世與宋朝並無今出於漳州之吳氏陸機正訓隋唐

二志並無今出於荆州之田氏三墳自是一種古書至

熙豐間始出於野堂村校按漳州吳氏書目算術一家

有數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臣已收入求書類矣

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儀十卷京房易鈔

一卷今世之所傳者皆出吳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可勝計哉求之之道未至耳

求書遣使校書久任論一篇

求書之官不可不遣校書之任不可不專漢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久矣至成帝時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開皇間奇章公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後嘉則殿藏書三十七萬卷祿山之變尺簡無存乃命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庫之

書唐之季年猶遣監察御史諸道搜求遺書知古人求書欲廣必遣官焉然後山林藪澤可以無遺司馬遷世為史官劉向父子校讎天祿虞世南顏師古相繼為祕書監令狐德棻三朝當修史之任孔穎達一生不離學校之官若欲圖書之備文物之興則校讎之官豈可不久其任哉

求書之道有八論九篇

求書之道有八一曰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三曰因

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當不一於所求也

凡星歷之書求之靈臺郎樂律之書求之太常樂工靈臺所無然後訪民間之知星歷者太常所無然後訪民間之知音律者眼目之方多眼科家或有之疽瘍之方多外醫家或有之紫堂之書多亡世有傳紫堂之學者九曜之書多亡世有傳九星之學者列仙傳之類道藏可求此之謂即類以求

凡性命道德之書可以求之道家小學文字之書可以
求之釋氏如素履子元真子尹子鬻子之類道家皆有
如倉頡篇龍龕手鑑郭迻音訣圖字母之類釋氏皆有
周易之書多藏於卜筮家洪範之書多藏於五行家且
如邢璹周易略例正義今道藏有之京房周易飛伏例
卜筮家有之此之謂旁類以求
孟少主實錄蜀中必有王審知傳閩中必有零陵先賢
傳零陵必有桂陽先賢贊桂陽必有京口記者潤州記

也東陽記者婺州記也茅山記必見於茅山覩神先聖
迹必見於神先寺如此之類可因地以求
錢氏慶系圖可求於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譜可求於申
公之後黄君俞尚書關言雖亡君俞之家在興化王棐
春秋講義雖亡棐之家在臨漳徐寅文賦今莆田有之
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長樂有之以其後居長樂
如此之類可因家以求
禮儀之書祠祀之書斷獄之書官制之書版圖之書今

官府有不經兵火處其書必有存者此謂求之公書不存於祕府而出於民間者甚多如漳州吳氏其家甚微其官甚早然一生文字間至老不休故所得之書多遂山所無者兼藏書之家例有兩目錄所以示人者未嘗載異書若非與人盡誠盡禮彼肯出其所祕乎此謂求之私

鄉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書前年所進褚方回清慎帖蒙賜百匹兩此則沈家舊物也鄉人陳氏

嘗為湖北監司其家或有田氏之書臣嘗見其有荊州田氏目錄若迹其官守知所由來容或有焉此謂因人以求

胡旦作演聖通論余靖作三史刊誤此等書卷帙雖多然流行於一時實近代之所作書之難求者為其久遠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此謂因代而求

編次之訛論十五篇

隋志所類無不當理然亦有錯收者謚法三部已見經解類矣而汝南君謚議又見儀注何也後人更不考其錯誤而復因之按唐志經解類已有謚法復於儀注類出魏晉謚議葢本隋志

一類之書當集在一處不可有所間也按唐志謚法見於經解一類而分為兩處置四庫書目以入禮類亦分為兩也

唐志於儀注類中有玉璽國寳之書矣而於傳記類中

復出此二書四庫書目既立命書類而三命五命之書
復入五行卜筮類
遁甲一種書耳四庫書目分而為四類兵書見之五行
卜筮又見之壬課又見之命書又見之既立壬課類則
遁甲書當隸壬課類中
月令乃禮家之一類以其書之多故為專類不知四庫
書目如何見於禮類又見於兵家又見於農家又見於
月鑑按此宜在歲時類

太𤣥經以諱故崇文改為太真今四庫書目分太𤣥太真為兩家書

貨泉之書農家類也唐志以顧烜錢譜列於農至於封演錢譜又列於小說家此何義哉亦恐是誤耳崇文四庫因之並以貨泉為小說家書正猶班固以太𤣥為揚雄所作而列於儒家後人因之遂以太𤣥一家之書為儒家類是故君子重始作若始作之訛則後人不復能反正也

有歷學有算學隋志以歷數為主而附以算法雖不别
條自成兩類後人始分歷數為兩家不知唐志如何以
歷與算二種之書相濫為一雖曰歷算同歸乎數各自
名家
李延壽南北史唐志類於集史是崇文類於雜史非吳
紀九卷唐志類於編年是隋志類於正史非海宇亂離
志唐志類於雜史是隋志類於編年非
唐藝文志與崇文總目既以外丹煅法為道家書矣柰

何藝文又於醫術中見太清神丹經諸丹藥數條崇文又於醫書中見伏火丹砂通玄祕訣數條大抵爐火與服餌兩種向來道家與醫家雜出不獨藝文與崇文雖隋志亦如此臣今分為兩類列於道家庶無雜揉

歲時自一家書如歲時廣記百十二卷崇文總目不列於歲時而列於類書何也類書者謂總衆類不可分也若可分之書當入別類且如天文有類書自當列天文類職官有類書自當列職官類豈可以為類書而總入

類書類乎

諫疏時政論與君臣之事隋唐志並入雜家臣今析出

按此當入儒家大抵隋唐志於儒雜二家不分

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曰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濫

凡編書每一類成必計卷帙于其後如何唐志於集史計卷而正史不計卷實錄與詔令計卷而起居注不計

卷凡書計卷帙皆有空別唐志無空別多為抄寫所移隋志最可信緣分類不考故亦有重複者嘉瑞記祥瑞記二書既出雜傳又出五行諸葛武侯集誡衆賢誡曹大家女誡正順志娣姒訓女誡女訓凡數種書既出儒類又出總集衆僧傳高僧傳梁皇大捨記法藏目錄元門寶海等書既出雜傳又出雜家如此三種實由分類不明是致差互若迺陶弘景天儀說要天文類中兩出趙政甲寅元歷序歷數中兩出黃帝飛鳥歷與海中仙

人占災祥書五行類中兩出庚季才地形志地理類中兩出凡此五書是不校勘之過也以隋志尚且如此後來編書出於衆手不經校勘者可勝道哉於是作書目正訛

崇文明於兩類論一篇

崇文總目衆手為之其間有兩類極有條理古人不及後來無以復加也道書一類有九節九節相屬而無雜揉又雜史一類雖不標別然分上下二卷即為二家不

勝冗濫及覩崇文九節正所謂大熱而濯以清風也雜史一類隋唐二志皆不成條理今觀崇文之作賢於二志遠矣此二類往往是一手所編惜乎當時不盡以其書屬之也

泛釋無義論一篇

古之編書但標類而已未嘗注解其著注者人之姓名耳蓋經入經類何必更言經史入史類何必更言史但隨其凡目則其書自顯惟隋志於疑晦者則釋之無疑

晦者則以類舉今崇文總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據標類自見何用更為之說且為之說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則强為之說使人意怠且太平廣記者乃太平御覽别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奈何崇文之目所說不及此意但以謂博採羣書以類分門凡是類書皆可博採羣書以類分門不知御覽之與廣記又何異崇文所釋大槩如此舉此一條可見其他

書有不應釋論三篇

實錄自出於當代按崇文總目有唐實錄十八部既謂唐實錄得非出於唐人之手何須一一釋云唐人撰凡編書皆欲成類取簡而易曉如文集之作甚多唐人所作自是一類宋朝人所作自是一類但記姓名可也何須一一言唐人撰一一言宋朝人撰然崇文之作所以為衍文者不知其為幾何此非不達理也著書之時元不經心耳

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崇文總目必欲一一為之釋間有見名知義者亦彊為之釋如鄭景岫作南中四時攝生論其名自可見何用釋哉如陳昌允作百中傷寒論其名亦可見何必曰百中者取其必愈乎

書有應釋論一篇

隋志於他類只注人姓名不注義說可以睹類而知義也如史家一類正史編年各隨朝代易明不言自顯至於雜史容有錯雜其間故為之注釋其易知者則否惟

霸史一類紛紛如也故一一具注蓋有應釋者有不應釋者不可執一槩之論按唐志有應釋者而一槩不釋謂之簡崇文有不應釋者而一槩釋之謂之繁今當觀其可不可

不類書而類人論三篇

古之編書以人類書何嘗以書類人哉人則於書之下注姓名耳唐志一例削注一例大書遂以書類人且如別集類自是一類總集自是一類奏集自是一類令狐

楚集百三十卷當入別集類表奏十卷當入奏集類如何取類於令狐楚而別集與奏集不分皮日休文數十卷當入總集類文集十八卷當入別集類如何取類於皮日休而總集與別集無別詩自一類賦自一類陸龜蒙有詩十卷賦六卷如何不分詩賦而取類於陸龜蒙按隋志於書則以所作之人或作解之人注其姓名於書之下文集則大書其名於上曰某人文集不著注焉唐志因隋志係人於文集之上遂以他書一槩如是且

春秋一類之學當附春秋以顯如曰劉向有何義易一類之書當附易以顯如曰王弼有何義

唐志以人寘於書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輅傳三卷唐省文例去作字則當曰管辰管輅傳是二人共傳也如李邕作狄仁傑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邕狄仁傑傳是二人共傳也又如李翰作張巡姚闇傳三卷當去作字則當曰李翰張巡姚闇傳是三人共傳也若文集置人於上則無相妨曰某人文集可也

即無某人作某人文集之理所志唯文集置人於上可以去作字可以不著注而於義無妨也又如盧槃佐作孝子傳三卷又作高士傳二卷高士與孝子自殊如何因所作之人而合為一似此類極多炙轂子雜錄注解五卷乃王叡撰若從唐志之例則當曰王叡炙轂子雜錄注解五卷是王叡復為注解之人矣若用隋志例以其人之姓名著注於其下無有不安之理

編書不明分類論三篇

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種書又有圖四十三卷與書參焉觀其類例亦可知兵況見其書乎其次則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亦有條理惟劉向父子所校經傳諸子詩賦冗雜不明盡採語言不存圖譜緣劉氏章句之儒胸中元無倫類班固不知其失是故後世亡書多而學者不知源别凡編書惟細分難非用心精微則不能也兵家一略極明若他略皆如此何憂乎斯文之喪也

史家本於孟堅孟堅初無獨斷之學惟依緣他人以成門户紀志傳則追司馬之蹤律歷藝文則躡劉氏之迹惟地理志與古今人物表是其胸臆地理一學後代少有名家者由班固修書之無功耳古今人物表又不足言也

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人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然亦皆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彊人之所不及如

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頴達之徒則授之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也

編次有敘論二篇

隋志每於一書而有數種學者雖不標別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傳雖不分為三家而有先後之列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國語可以次求類唐志不然三傳國語可以渾而雜出四家之學猶方圓冰炭也不知國語之

文可以同於公穀公穀之義可以同於左氏者乎隋志於禮類有喪服一種雖不別出而於儀禮之後自成一類以喪服者儀禮之一篇也後之議禮者因而講究遂成一家之書尤多於三禮故為之別異可以見先後之次可以見因革之宜而無所紊濫今唐志與三禮雜出可乎

編次不明論七篇

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疎而不濫若班氏

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間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蹟矣揚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玄法言樂箴三書合為一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入於儒家類按儒者舊有五十二種固新出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玄易類也法言諸子也樂箴雜家也奈何合而為一家是知班固胸中元無倫類

舊類有道家有道書道家則老莊是也有法家有刑法

法家則申韓是也以道家為先法家次之至於刑法道
書別出條例刑法則律令也道書則法術也豈可以法
術與老莊同條律令與申韓共貫乎不得不分也唐志
則併道家道書釋氏三類為一類命以道家可乎凡條
例之書古人草昧後世詳明者有之未有棄古人之詳
明從後人之紊濫也其意謂釋氏之書難為在名墨兵
農之上故以合於道家殊不知凡目之書只要明曉不
如此論高卑況釋道二家之書自是矛盾豈可同一家

乎

漢志於醫術類有經方有醫經於道術類有房中有神仙亦自微有分別奈何後之人更不本此同為醫方同為道家者乎足見後人之茍且也

唐志別出明堂經脉一條而崇文總目合為醫書據明堂一類亦有數家以為一條已自疎矣況合於醫書而其類又不相附可乎

漢志以司馬法為禮經以太公兵法為道家此何義也

疑此二條非任氏劉氏所收蓋出班固之意亦如以太
玄樂箴為儒家類也
漢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著記為春秋類此
何義也
唐志以選舉志入職官類是崇文總目以選舉志入傳
記非

通志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七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七十二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圖譜略第一

索象 原學 明用 記有 記無

索象

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天地出此二物以示聖人使百代憲章必本於此而不可

偏廢者也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文圖植物也書動物也一動一植相須而成變化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圖至約也書至博也即圖而求易即書而求難古之學者為學有要置圖於左置書於右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人亦易為學學亦易為功舉而措之如執左契後之學者離圖即書尚辭務說故人亦難為學學亦難為功雖平日胷中有千章萬卷及置之行事之間則茫茫然不知

所向秦人雖棄儒學亦未嘗棄圖書誠以為國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當衆人爭取之時何則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為守計一旦干戈既定文物悉張故蕭何定律令而刑罰清韓信申軍法而號令明張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叔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且高祖以馬上得之一時間武夫役徒知詩書為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通古今者若非圖書有在指掌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也然是時挾

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啓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後世書籍既多儒生接武及乎議一典禮有如聚訟玩歲愒日紛紛紜紜縱有所獲披一斛而得一粒所得不償勞矣何為其然哉歆向之罪上通於天漢初典籍無紀劉氏創意總括羣書分為七略只收書不收圖藝文之目遞相因習故天禄蘭臺三館四庫內外之藏但聞有書而已蕭何之圖自此委地後之人將慕劉班之不暇故圖消而書日盛惟任宏校兵書一類分為

四種有書五十三家有圖四十三卷載在七略獨異於他宋齊之間羣書失次王儉於是作七志以為之紀六志收書一志專收圖譜謂之圖譜志不意末學而有此作也且有專門之書則有專門之學有專門之學則其學必傳而書亦不失任宏之略劉歆不能廣之王儉之志阮孝緒不能續之孝緒作七録散圖而歸部録雜譜而歸記注蓋積書猶調兵也聚則易固散則易亡積書猶賦粟也聚則易贏散則易乏按任宏之圖與書幾相

等王儉之志自當七之一孝緒之録雖不專收猶有總記内篇有圖七百七十卷外篇有圖百卷未知譜之如何耳隋家藏書富於古今然圖譜無所繫自此以來蕩然無紀至今虞夏商周秦漢上代之書具在而圖無傳焉圖既無傳書復日多兹學者之難成也天下之事不務行而務說不用圖譜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業未有無圖譜而可行於世者作圖譜略

原學

何為三代之前學術如彼三代之後學術如此漢微有遺風魏晉以降日以陵夷非後人之用心不及前人之用心實後人之學術不及前人之學術也後人學術難及大概有二一者義理之學二者辭章之學義理之學尚攻擊辭章之學務雕搜耽義理者則以辭章之士為不達淵源玩辭章者則以義理之士為無文彩要之辭章雖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義理雖深如空谷尋聲靡所底止二者殊塗而同歸是皆從事於語言之

末而非為實學也所以學術不及三代又不及漢者抑有由也以圖譜之學不傳則實學盡化為虚文矣其間有屹然特立風雨不移者一代得一二人實一代典章文物法度紀綱之盟主也然物希則價難平人希則人罕識世無圖譜人亦不識圖譜之學張華晉人也漢之宮室千門萬户其應如響時人服其博物張華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見漢宮室圖焉武平一唐人也問以魯三桓鄭七穆春秋族系無有遺者時人服其明春

秋平一固熟於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見春秋世族譜焉使華不見圖雖讀盡漢人之書亦莫知前代宮室之出處使平一不見譜雖誦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終當時作者後世史臣皆不知其學之所自況他人乎臣舊亦不之知及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平一之故由是益知圖譜之學學術之大者且蕭何刀筆吏也知炎漢一代憲章之所自歆向大儒也父子紛爭於言句之末以計

較毫釐得失而失其學術之大體何秦人之典蕭何能收於草昧之初蕭何之典歆向不能紀於承平之後是所見有異也逐鹿之人意在於鹿而不知有山求魚之人意在於魚而不知有水劉氏之學意在章句故知有書而不知有圖嗚呼圖譜之學絶紐是誰之過與

明用

善為學者如持軍治獄若無部伍之法何以得書之紀若無覈實之法何以得書之情今總天下之書古今之

學術而條其所以為圖譜之用者十有六一曰天文二曰地理三曰宮室四曰器用五曰車旂六曰衣裳七曰壇兆八曰都邑九曰城築十曰田里十一曰會計十二曰法制十三曰班爵十四曰古今十五曰名物十六曰書凡此十六類有書無圖不可用也人生覆載之間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學者之大患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星辰之次舍日月之往來非圖無以見天之象山川之紀夷夏之分非圖無以見地之形天官有書書不可以

仰觀地理有志志不可以俯察故曰天文地理無圖有書不可用也稽之人事有宮室之制有宗廟之制有明堂辟廱之制有居廬堊室之制有臺省府寺之制有庭霤户牖之制凡宮室之屬非圖無以作室有尊彝爵斝之制有簠簋俎豆之制有弓矢鈇鉞之制有圭璋璧琮之制有璽節之制有金鼓之制有棺槨之制有重主之制有明器祭器之制有鉤盾之制凡器用之屬非圖無以制器為車旂者則有車輿之制有驂服之制有旗旐

之制有儀衛鹵簿之制非圖何以明章程為衣服者則有弁冕之制有衣裳之制有屨舄之制有笄總之制有縗含之制有杖經之制非圖何以明制度為壇域者則有壇墠之制有丘澤之制有社稷之制有兆域之制大小高深之形非圖不能辨為都邑者則有京輔之制有郡國之制有閭井之制有市朝之制有蕃服之制內外重輕之勢非圖不能紀為城築者則有郛郭之制有苑囿之制有臺門魏闕之制有營壘斥候之制非圖無以

明關要爲田里者則有夫家之制有溝洫之制有原隰之制非圖無以别經界爲會計者則有貨泉之制有貢賦之制有戶口之制非圖無以知本末法有制非圖無以定其制爵有班非圖無以正其班有五刑有五服五刑之屬有適輕適重五服之别有大宗小宗權量所以同四海規矩所以正百工五聲八音十二律有節三歌六舞有序昭夏肆夏宮陳軒陳皆法制之目也非圖無能舉內而公卿大夫外而州牧侯伯貴而妃嬪賤而妾

媵官有品命有數禄秩有多寡考課有殿最繰籍有數
玉帛有等上下異儀尊卑異事皆班爵之序也非圖不
能舉要通古今者不可以不識三統五運而三統之數
五運之紀非圖無以通要别名物者不可以不識蟲魚
草木而蟲魚之形草木之狀非圖無以别要明書者不
可以不識文字音韻而音韻之清濁文字之子母非圖
無以明凡此十六種可以類舉為學者而不知此則章
句無所用為治者而不知此此則紀綱文物無所施

記有
楊佺期唐洛陽京城圖　唐長安京城圖　呂大防唐長安京城圖　唐太極宮圖　唐大明宮圖　唐興慶宮圖　三宮合為一圖　洛陽宮闕圖　宋朝宮闕圖
汴京圖　唐九嵕山昭陵建陵合為一圖　梁元帝二十八國職貢圖　閻立本西域諸國風物圖　大遼對境圖　大金接境圖　契丹地里圖　西夏賀蘭山圖　山海經圖　勃海圖　三輔黃圖　天文橫圖

隔子横圖　天文圓圖　隔子圓圖　紫微天心圖
璇璣圖　日食圖　月暈圖　分野圖　七曜災祥圖
七曜歷文圖　刻漏圖　九江刻漏圖　氣象圖
雲氣圖　日出長短圖　海潮時刻四應圖　華夷圖
守令圖　百川源委圖　灣閘圖　交廣圖　諸路
至京驛程圖　江行備用圖　禹穴圖經　春秋世系
圖　春秋機要圖　春秋盟會圖　春秋列國圖　春
秋十二國年歷　杜預釋例地名譜　杜預小公子譜

春秋明例總括圖　刪定易圖　先天圖　漢上易
圖　八卦小成圖　乾生歸一圖　龍圖　伏羲俯仰
畫卦圖　陳希夷易圖　劉牧鈎隱圖　稽覽圖　尚
書治要圖　鄭康成詩圖　小戎圖　王制井田圖
方田圖　鄉遂圖　封建圖　律呂圖　聶崇義三禮
圖　博古圖　考古圖　釋奠祭器圖　考正禮器圖
鄉飲禮圖　五服年月圖　大宗小宗圖　宮架圖
舞鑑圖　琴式尚象圖　景祐大樂圖　三樂圖

衙鼓格　投壺格　摴蒱格　象戲格　聲韻圖　指
歸圖　僧守温三十六字母圖　定韻清濁鈐　内外
轉歸字圖　徐浩書譜　筆陣圖　國相成名圖　歷
代君臣圖　古今類聚年號圖　帝王年代圖　五運
歷年紀　劉恕十國年表　閩中王氏啓運圖　唐孟
冬祫饗于太廟禮科　帝系圖　唐貞元孟冬祫祭圖
　唐朝功臣配享圖　唐貞元孟夏禘饗圖　司馬温
公歷年圖　宋氏紹宗圖　仙源積慶圖　衣冠盛事

圖　太廟圖　治平八廟圖　熈寧廟圖　大宋配享
功臣圖　文武合班圖　朔日視朝儀注圖　正冬大
慶殿朝會立班圖　大慶殿再坐上壽立班圖　垂拱
殿五日一次起居門外叙班圖　文德殿常朝朝堂叙
班圖　文德殿常朝立班圖　東上閤門拜表立班圖
賀祥瑞勝捷紫宸殿外叙班圖　同天節紫宸殿上
壽圖　集英殿大宴坐次圖　大禮尚書省受誓戒圖
大禮大慶殿奏請致齋立班圖　正冬御殿朝賀上

壽垂拱殿樞密使以下稱賀圖　紫宸殿上壽賜宴圖
紫宸殿常朝起居圖　垂拱殿常朝起居圖　集英
殿大宴門外立班圖　集英殿大宴樞密使以下起居
圖　唐宰相表　唐官品圖　武侯八陣圖　攻守器
械圖　五陣圖　文教圖　閻立本歷代帝王圖　歷
代聖賢圖　銅人俞穴鍼灸圖　仙人水鑑圖　明堂
偃側人圖　難經圖　素問氣圖　金丹圖　煙蘿圖
含象鑑圖　黃庭五藏圖　黃庭五藏道引圖　六

氣道引圖　道源宗師圖　仙班朝會圖　告元圖
内外二景圖　上清天闕三圖經　上清混合變化圖
三五含景圖　五常雜修行圖　河圖寶録　結璘
奔日月圖　九宫紫房圖　長生寶鑑圖　八道祕言
圖　五嶽眞形神仙圖　古今五嶽眞形圖　嶽瀆名
山圖　大洞九天圖　山水穴寶圖　萬靈朝眞圖
三皇眞形圖　列宿朝眞圖　攝生月令圖　伏承圖
藝文略作永此作承當考　孤剛子粉圖　三才定位圖　二十四曷

鑪圖　黄帝鼎圖　西傳宗派圖　聲鐘圖　趙少保
辨才法師縈念圖　六想圖　重元圖　綱格圖　北
齊六學士勘書圖　慶歷彩選圖　秦府十八學士圖
明皇擊桐圖桐字當考　明皇試馬圖　王維春社圖　王
維輞川圖　蓮社圖　顧凱之列女圖　月令圖　郭
子儀宴魚朝恩圖　選日立成圖　三元遁甲圖　九
宫八門圖　山形總載圖　寶星圖　鬼谷子觀氣色
出相圖　勑律指掌圖　姓氏譜　錢譜

記無

地理

地域方丈圖　地域方尺圖　僧道安江圖　賈耽地圖　裴矩西域圖　華夷列國入貢圖　馬寔諸道行程血脉圖　開元分野圖　冀州圖　十七路轉運圖　河北四十四郡圖　十七路圖　蜀程圖　沈括使北圖　洞庭譜　嶽瀆福地圖　蔣炳西山圖

會要

南卓唐朝綱領圖　王彥威占額圖　孫結大唐國照
圖　大唐國要圖　曹臻圖照　夏侯頫鹽鐵轉運圖

紀運

王氏五運圖　廣五運圖　年歷圖　帝王正閏五運
圖　路惟衡帝王歷數圖　薛璫唐聖運圖　劉恕年
略譜　魏森古今通系圖　侯利建視古圖　劉軻唐
年歷　龔頴運歷圖　徐鍇歷年年譜　古今年表
帝王接受圖　盧元福共和以來甲乙紀　帝王眞僞

圖 徐整三五歷紀 國朝年表

百官

唐宰輔譜 柳芳大唐宰相表 萬當世文武百官圖

缺牧圖

易

唐一行大衍元圖 范諤昌易源流圖

詩

成伯璵毛詩圖 草木蟲魚圖

禮

賀循喪服圖　子游喪服圖　蔡謨喪服圖　張薦五服圖　仲陵子五服圖　夏侯伏明三禮圖　張鎰三禮圖　梁正三禮圖　紀僧直玉璽譜　袁郊二儀實録衣服名義圖　鹵簿圖　南郊圖　唐志凶儀圖

梁隐列國祖廟式

樂

十二律譜　唐郊祀樂章譜　呂渭廣陵正息譜　王

大力琴聲律譜 李良輔廣陵正息譜 陳康士琴譜
離騷譜 李約東杓引譜 琴式譜 阮咸譜 琴
指圖 鬻粟格 沈括樂律圖

春秋

嚴彭祖春秋圖 張傑春秋圖 顧啓期大夫圖 春
秋車服圖 春秋宗族名氏圖 演左傳氏族圖 春
秋名號歸一圖 春秋圖鑑 春秋手鑑圖

孝經

應瑞圖

論語

井田義圖　論語世譜

經學

授經圖　韋表微九經歸授譜

小學

郭璞爾雅圖　辨字圖

刑法

路仁恕五刑旁通圖

天文

張衡靈憲圖　高文弘天文横圖　孝經内記星圖

周易八野星圖　太白會運逆兆通代記圖　大象列

星圖　長慶筭五星所在宿度圖　南陽化元玄黄十

二次分野圖

時令

王涯月令圖

筭數

劉徽九章重差圖

陰陽

三陰圖　二宅圖　五行家國通用圖　太一遊圖

五符圖　八曜圖　五虎圖　古墓圖　氣神隨日用

局圖　揲著圖　皮日休支干定命圖　遁甲天目圖

占氣色要訣圖

道家

二十八宿真形圖　正一真人二十四治圖　正一氣化圖　五帝修行圖　四氣攝生圖　參同契大丹圖

太易陰陽手鑑圖　鉛汞五行圖　八卦真形圖

掌訣圖　八仙圖　元化圖　五禽道引圖　大象握機圖　皇人三一圖　存五星圖　火鑑周天圖

釋氏

法界僧圖　道綽行圖　古今譯圖

符瑞

玉芝瑞草圖　靈芝圖　侯亶祥瑞圖　孫之柔瑞應圖　顧野王符瑞圖　張掖郡元石圖　上黨十九瑞圖　貫怪圖

兵家

解忠緶龍武元兵圖　神機靈祕圖　五行陣圖

藝術

欹器圖　射鑑九圖　禮圖等雜畫　董萼畫盤車圖

曹元廓畫後周北齊梁陳隋武德貞觀永徽等朝臣

圖　韓幹畫龍朔功臣圖　王象畫鹵簿圖　賫師綸畫內庫瑞錦對雉鬬羊翔鳳游麟圖　八駿圖　辨馬圖

食貨

于公甫古今泉貨圖

醫藥

孔穴蝦蟆圖　黄帝明堂五藏圖　秦承祖明堂圖

明堂人形圖　指難圖　王惟一鍼灸圖　五藏攝養

明鑑圖　崔知悌産圖　安濟圖　侍膳圖　原平仲

靈秀本草圖　藥圖

世系

帝系之譜　皇帝之譜　戚里之譜　百官族姓之譜

諸家譜

通志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七十二 史部

通志卷第七十三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金石略第一

上代文字 錢譜 三代欵識 秦 兩漢 三國 晉 兩朝 隋 唐 唐 唐六帝 唐 唐名家

金石序

序曰方冊者古人之言語欵識者古人之面貌以後學

跂慕古人之心使得親見其面而聞其言何患不與之俱化乎所以仲尼之徒三千皆為賢哲而後世曠世不聞若人之一二者何哉良由不得親見聞於仲尼耳蓋閑習禮度不若式瞻容儀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今之方冊所傳者已經數千萬傳之後其去親承之道遠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為畧庶幾式瞻之道猶存焉且觀晉人字畫可見晉人之風猷觀唐人書蹤可見唐人之典則此道後學安得而舍諸三代而上惟

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散佚無紀可為太息故作金石畧

歷代金石

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逮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夏禹書十二字見法帖未詳出處　比干銅盤銘十六字西京　史籀六字見法帖未詳出處　孔

子書季札墓十字潤州 周穆王東廵四字邢州

右上代文字見於模刻

太昊金 尊盧氏幣 神農氏金 黄帝貨金 軒轅

貨金 帝昊金 帝嚳金 高陽金 堯泉 舜策乘

馬幣 舜策幣貨金 夏貨金 商貨莊布 商貨四

布 商連幣 商湯金 商子貨金 周圜法貨 周

圜法别種 齊公貨 齊刀别種 齊梁山幣 莒刀

齊布 齊刀

右見錢譜兵火以來今贛州尚有本

晉姜鼎　虢姜鼎　鄭伯姬鼎　宋君鼎　周姜鼎

文王鼎　孔文父鼎　魯公鼎　宋公鼎　周公鼎

單冏鼎　伯姬鼎　宋君夫人鼎　東宮方鼎　商鼎

得鼎　庚鼎　乙鼎　大鼎　始鼎　欒鼎　趠鼎

辛鼎　癸鼎　尨鼎　陀鼎　東宮鼎　盤鼎　公

諴鼎　丁斯鼎　王子吳鼎　師寏鼎　父乙鼎　叔

夜鼎　敔氏鼎　公癸鼎　父甲鼎　父丁鼎　蟬文

鼎 尨生鼎 名夫鼎 師毀鼎 師毛鼎 師𢊁鼎

周姜敦 周虞敦 雁侯敦 屈生敦 仲駒敦

孟金敦 剌公敦 叔㽙敦 虢姜敦 散季敦 伯

百父敦 冀師敦 尨敦 𡳇敦 始敦 何敦 尹

敦 戠敦 周敦 郱敦 牧敦 周公彝 名公彝

曹侯彝 司空彝 内史彝 楚公彝 沈子彝

鬳彝 單冏彝 伯宋彝 仲舉彝 單從彝 品伯

彝 李娟彝 啟姬彝 楚王盦彝 祖戊彝 商凡

癸彝　父癸彝　交父彝　祖乙彝　父乙彝　父丁彝　父己彝　父辛彝　母乙彝　師艅彝　仲父彝

商彝　五彝　伯彝　敔彝　鬳彝　彤彝　尹彝

應彝　亞彝　伊彝　仲父彝　小子師彝　庚午鬲　高姜鬲　書鬲　丁父鬲　父己鬲　毛乙鬲

乃子鬲　母鬲　虢叔鬲　諸旅鬲　莫敖鬲　賓德鬲　聿遠鬲　伯鬲　慧季鬲　許子鐘　甹鐘　商鐘　元子鐘　走鐘　遲父鐘　南和鐘　分寧鐘

許子小鐘　盄和鐘　名公尊　朝事尊　章子尊
魚尊　叔寶尊　虎尊　父戊尊　祖戊尊　商從尊
中爵　夫甲爵　父丁爵　祖辛爵　父癸爵　父
辛爵　大田爵　父庚爵　庚爵　丁青爵　商爵
父戊爵　祖已爵　父已爵　已舉爵　已爵　舉爵
篆帶爵　父乙爵　祖乙爵　伯爵　飲爵　觶爵
父甲爵　主人舉爵　癸舉　父辛舉　寅簋　左
父簋　叔高簋　師𡨦簋　師奐簋　弡中匜　劉公

匜 太公𠤳 子斯匜 史剌𨜿 姬寏匜 姬寏豆

單疑豆 仲虔洗 仲虞洗 田季匜 寒戊匜

叔匜 杞公匜 義母匜 弡伯匜 季姬匜 季亳

匜 祖戊匜 齊侯匜 卬仲盤 伯戔盤 壽盤

史孫𣪘盤 卬仲盦 伯戔盦 應婦甗 周陽侯甗

仲信甗 郤甗 孟嫋甗 父巳甗 庚甗 飲甗

伯温甗 冀師舟 師淮卣 周卣 冀卣 商卣

兄癸卣 母辛卣 母乙卣 父甲卣 祖癸卣

父己卣　祖戊卣　伯王盉　趠盉　諸友盉　伯王

敦盉　沈子盉　盉豪盉　父丁盉　茲女觚　象觚

父庚觚　甲子觚　平周鉦　遣鼙　丁舉甗　伯

索盉　熙之戟　銅角　武安釜　軹家釜

右三代之款識見於博古圖等

石鼓文秦鳳翔府宣和間移置東宮以有石鼓辨明為秦篆　秦封泰山碑兖州　嶧山

頌德碑李斯篆鄭文寶模兖州　秦相李斯等請刻始皇詔書兖州　之

罘山刻石可辨者十九字登州　之罘大篆可辨者六十字登州　始皇朐山碑

海州稽山頌德碑李斯篆疑在越州刻二世詔文李斯篆密州殘碑二十字李斯篆登州州衙祀巫咸大湫文俗呼詛楚文李斯篆鳳翔府又渭州州學本與鳳翔小異

右秦

陳留太守程封碑東京酸棗令劉熊紀績碑有碑陰東京執金吾高褒碑東京太保高峻碑東京丞相陳平碑東京三老袁貢碑永建六年東京袁騰碑貢之子在東京西平令楊期碑東京征西大將軍楊僅碑東京大司農陳君碑中平四年有四碑在東京邊讓碑東京

董襲碑東京八都神廟碑鎮州封龍山碑鎮州槀城長蔡湛碑
有碑陰光和四年鎮州無極山碑光和八年鎮州上谷太守張祁碑定州
孝子王立碑定州譙敏碑蔡邕文冀州賈敏碑冀州李固碑懷州左
伯桃碑安肅軍蘇武碑京兆府乞復華下民田租狀華州西嶽
石闕銘永和元年華州西嶽和山亭碑華州司徒劉奇碑華州西嶽
華山廟碑華州劉黨碑華州立教院君神祠碑華州太尉楊震
碑并碑陰題名華州高陵令楊君碑及碑陰華州繁陰令楊
尋碑熹平中華州金城太守楊統碑華州郭有道碑蔡邕文并書太原府

郭林宗碑 汾州 山陽太守祝睦二碑 延熹七年南京 陽翟令許叔臺碑 南京 兗州從事丁仲禮墓碑 南京 太尉掾橋君墓碑 南京 宋國縣繹幕令碑 南京 漢橋元碑 南京 愼令劉君墓碑 建寧四年南京 先祿勳劉耀碑 鄆州 袁安碑 徐州 太傅龔勝碑 徐州 劉熙碑及碑陰 徐州 漢高祖感應碑 延熹十年徐州 高祖廟碑 徐州 太尉陳球碑 蔡邕文并書光和元年徐州 太尉陳球後碑 徐州 陳球碑陰 御史大夫鄭宮碑 卜式墓碑 兗州 鮑宣碑 兗州 魯相史晨等奏出王家穀祠孔子碑 建寧二年兗州 司徒吳雄等奏孔子廟

置卒史碑元嘉三年兖州魯相復顔氏繇發碑永嘉三年兖州太山太守孔宙碑延熹六年兖州孔彪碑及碑陰建寧四年兖州漢碑永壽三年婁州從事孔君德立於孔子墓壇前兖州小篆碑蔡邕書兖州河東太守孔雄碑建寧四年兖州司農孔峡碑建寧元年兖州魯相韓叔節修孔子廟碑永壽二年兖州博士孔志碑兖州御史孔翊碑兖州博士逢汾墳前石柱碑篆濰州竹邑侯相張壽碑建寧元年單州侯伯咸墓碑建寧中立單州孫嵩碑密州王章碑密州安平王相孫根墓碑光和四年密州廬江太守范式碑蔡邕書濟州中郎王

政碑光和元年濟州任城府君頌濟州司隷校尉魯峻碑蔡邕書濟州執金吾武榮碑濟州故司馬城鐵碑濟州謁者景君二碑安帝元初元年濟州御史大夫郗慮碑濟州童恢墓雙石闕題太尉劉寛二碑中平二年門生故吏各一碑并碑陰姓名西京蕭何碑折作兩段西京元儒先生婁壽碑襄州山陽太守碑襄州築陽侯相景豹碑襄州司徒掾梁君碑建安二十七年襄州學生碑襄州侍中王逸碑襄州南陽太守秦君碑熹平五年襄州司徒從事郭君碑建寧五年孟州北軍中侯郭君碑建寧五年孟州封觀碑陳州蔡昭

碑隋州桐栢神碑延熹六年唐州中常侍曹騰碑建和元年亳州老子銘延熹八年唐州老子碑銘鍾繇書亳州幽州刺史朱龜碑有碑陰中平二年亳州趙王武臣碑宿州東海祠碑永壽元年海州楚相孫叔敖延熹三年固始令叚君立有碑陰光州堂邑令費君碑熹平六年有碑陰湖州梁相費君碑湖州曹娥碑越州羅訓碑衡州南昌太守谷君墓碑衡州青州刺史劉君碑衡州胡騰墓碑衡州桂陽太守周府君勲德碑熹平三年桂陽監桂陽太守周使君碑韶州周公禮殿石楹記初平五年鍾會書成都府陽洎侯墓碑成都府文翁學

生題名　析里橋郙閣銘建寧五年李翕造漢州刺史李頊碣綿州中宮令楊暢墓碑嘉州沛相范史墓闕文劒州王褒墓碑資州中常侍樊安碑延熹元年故吏立未詳河間相張平子墓志有二碑崔瑗篆鄧州趙國相雝勸石闕碑劒州秦君之碑未詳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未詳小黄門譙君碑中平四年未詳改西嶽廟民賦碑盧敏文光和二年未詳孔宙碑陰題名未詳孔德讓碣永興二年兖州文歆碑元光四年絳州天祿辟邪字篆書鄧州南陽宗資墓前石獸周公禮殿記蔡邕隸書成都府蔡邕石經西京人收得殘石趙殿撰家有遺字三卷窆室銘建永

元年未詳周府君碑陰桂陽監麟鳳贊并記永建元年未詳巴官鐵量
銘永平七年未詳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永平八年未詳南武陽墓
闕銘元和三年未詳章和石記章和三年未詳郯令景君闕銘元初四年未詳
北海相景君碑陰漢安二年未詳敦煌長史武班碑建和元年未詳武
石氏闕記建和元年未詳司隸陽厥開石頌建和二年未詳吳郡丞武
開明碑建和二年未詳張公廟碑和平元年未詳祝長嚴訢碑元嘉元年未詳
從事武梁碑元嘉元年未詳平都侯相蔣君碑元嘉元年未詳東海相
栢君海廟碑永壽元年未詳吉成侯州輔碑有碑陰永壽三年未詳故

民吳公碑熹平元年未詳議郎元賓碑延熹二年未詳韓府君孔子廟碑有碑陰永壽二年未詳丹陽太守郭旻碑延熹元年未詳封邱令王元賞碑延熹四年未詳冀州刺史王純碑延熹四年未詳河東地界石記延熹四年未詳成皐令任伯嗣碑延熹五年有碑陰未詳平輿令薛君碑延熹五年未詳堯廟碑延熹十年有碑陰未詳又堯廟碑熹平四年有碑陰未詳蒼頡廟人名延熙五年未詳蒼頡廟碑光和二年又三年未詳西嶽二碑光和二年又三年未詳劉尋禹廟碑光和二年未詳白石神君碑未詳禹廟碑有碑陰未詳荆州刺史度尚碑未詳車騎將軍馮緄碑永康元年

未詳廣漢縣令王君神道建寧元年未詳冀州從事張表碑建寧元年
未詳堵陽長謁者劉君碑建寧元年未詳金鄉守長侯君碑建寧二年
未詳栁孝廉碑建寧二年未詳衛尉卿衡方碑建寧三年未詳沛相楊君
碑建寧三年有碑陰未詳淳于長夏承碑建寧三年未詳中郎馬君碑建寧
三年未詳武都太守李翕碑建寧四年有碑陰未詳仲君碑建寧五年未詳成
陽靈臺碑建寧五年有碑陰未詳廷尉仲定碑熹平元年未詳堂谿典嵩
高山石闕銘熹平四年未詳斥彰長斷碑熹平六年未詳太尉郭禧碑
有碑陰未詳逢童子碑光和四年有碑陰未詳漢三公碑光和四年未詳郗阮

君神祠碑光和四年有碑陰未詳揚州刺史敬使君碑光和四年未詳涼州刺史魏君碑光和四年未詳成陽令唐君頌光和六年有碑陰頌未詳都鄉正衛彈頌中平二年未詳尉氏令鄭君碑中平三年有碑陰未詳趙相劉衡碑中和四年未詳圉令趙君碑初平元年未詳巴郡太守樊君碑建安十二年未詳綏民校尉熊君碑有碑陰未詳司空宗俱碑有碑陰未詳馮使君墓闕銘未詳琅邪相王君墓闕銘未詳武陰令高君墓闕銘未詳永樂少府賈君闕銘未詳臨朐長仲君碑未詳富春丞張君碑未詳蜀郡太守任君神道未詳蜀郡屬國都

尉任君神道　益州太守楊宗墓闕銘未詳　巴郡太守張府君功德叙未詳　河南尹蘇君碑額未詳　武氏石室畫像未詳

右兩漢

魏武帝受禪壇記梁鵠書王明文未詳　魏武帝大饗碑子建文武帝篆鍾繇書亳州　魏受禪表梁詰書黄初元年許州　魏郡公上尊號表相國歆等四十五人鍾繇書　魏酸棗令母邱悦碑東京　魏封議郎孔羨為宗聖侯碑梁鵠書兖州　魏隱士程沖墓碑東京　魏節婦白氏碑沖妻也晉咸熙中建二碑同處　魏御史大夫袁渙碑東京　魏鍾繇碑東京　魏征虜

將軍南州刺史王賢思碑東京 魏橫海將軍呂君碑黃初二年
未詳 魏豫州刺史賈逵碑陳州 魏劉盆碑正始二年未詳 魏邴原碑
密州 魏孫炎碑甘露五年淄州 魏太尉滿寵碑 魏管寧碑密州 魏
太妃郭氏碑正元二年西京 魏新野侯碑黃初七年 魏立孔子廟碑
黃初元年兖州 魏又立孔子廟碑太和三年 魏三斷碑皆漫滅二碑
無字西京 魏范式碑有碑陰青龍三年未詳 魏太僕荀君碑正始五年有碑
陰 魏南陽太守卞統碑嘉平二年未詳 吳大帝碑湖州 吳征北將
軍陸褘碑泰寧三年秀州 魏襄州刺史劉君碑正元三年有碑陰未詳 魏

劉熹學生冢碑有碑陰未詳　魏太保任公神道未詳　吳九真太守谷府君碑　吳禪國山碑陰未詳　吳天璽元年紀功碑未詳　吳臨海侯相谷府君碑未詳　魏大長秋游述碑泰始十年有碑陰未詳

右三國

南鄉太守司馬整德政碑頌泰始四年有碑陰未詳　南鄉建國碑未詳　阮籍碑東京　潘岳碑東京　王戎碑惟存數十字西京　陳武王碑索靖書汾　丁譲碑南京　老父嚴氏碑咸康五年杭州　郭文碑咸和中杭州　廣

昌長暨遜碑咸和中杭州宣城內史陸喈碑咸和七年秀州巴西太
守盧茂碑綿州紀穆侯碑建康府遂州刺史李豪碑綿州陳壽
墓碑果州西平將軍葛府君碑建康府議郎陳先生碑元康二年
尉氏令陳君單碑未詳周胙墓石柱題單州散騎常侍周處
碑陸機文王右軍書後人重立常州西平侯顏含碑建康府石柱文太元十八
年劒州泰山君改高樓碑升平三年未詳黃庭經永和十二年無名氏世傳右軍
書未詳司馬士會碑亳州墮淚碑襄州峴山杜預碑襄州史山路君墓
石闕文永和元年濟州魏興郡太守覃毅德政碑均州小字東方

朔畫贊王右軍書饒州張愷碑陝州征虜將軍楊亮碑未詳天台觀
題葛仙公飛白未詳遺教經無書人名氏世言小王書京兆府洛神賦王獻之書未詳
平西將軍墓銘王右軍書未詳定水寺題王右軍京兆府蘭亭修禊序
永和九年王右軍書薛家本為上定武次之長安本次之太子詹事裴權碑元康九年有碑
陰西京裴權後碑有碑陰未詳北嶽祠堂頌泰始六年未詳右將軍鄭
烈碑太康四年未詳太公碑太康十年未詳雲南太守碑太熙元年未詳護羌
校尉彭祈碑元康元年有碑陰未詳議郎陳先生碑元康二年未詳光祿
勳向凱碑永康元年未詳鴻臚成公重墓刻永寧元年未詳青山君神

頌（永安元年未詳）安邑令徐君碑（未詳）金鄉長薛君頌（未詳）張子平碑（未詳）夜郎太守毋稚碑（隆安三年未詳）樂毅論　方城侯鄧艾碑　偽漢司徒劉雄碑（嘉平五年立即晉愍帝建興三年也未詳）偽趙浮圖澄造像碑（劉曜光初五年即晉元帝永昌元年未詳）偽趙橫山神李君碑（建武六年即晉咸康五年也未詳）偽趙西門豹祠殿基記（建武六年未詳）

右晉

宋武帝受禪壇記（永康元年陸綜分書壽州）宋武帝檄譙縱文（義熙九年未詳）宋文帝神道碑（潤州）宋宗慤母劉夫人墓誌（謝朓文大明二年江

寧府 羅含碑 衡州 江淹碑 越州 齊海陵王照文墓誌 謝朓文江寧府 齊
桐栢山金庭觀碑 沈約文倪珪書齊永元二年越州 梁關内侯戚紹遠
碑 門人立杭州 梁茅君碑 孫文韜書或云張澤正書普通三年江陵府 梁貞白先
生陶弘景碑 蕭綸文分書江陵府 梁上元真人司命茅君九錫文
碑 普通三年江陵府 梁上清真人許長史舊館壇碑 普通三年陶弘景文
并書有碑陰江陵府 蕭梁二帝碑 江陵府 梁重立羊祜碑 大同十年 瘞鶴
銘 華陽貞逸文世傳即陶弘景也潤州焦山或云顧況 梁改墮淚碑 劉霊正書 梁開善
寺大法師碑 蕭挹書普通三年建康府 梁招隱寺刹下銘 蕭綸書普通二年普

州吳延陵季子二碑晉殷仲堪文梁王僧恕書潤州麥積山應乾寺重修七佛龕銘庾信文秦州慧遠法師碑謝靈運文張野書江州梁檀溪寺禪房碑許瑨書天監十一年未詳齊佛龕碑天統三年立武平二年刋西京後魏兖州刺史賈司伯碑神龜二年西京後魏兖州刺史元王匡碑熙平二年後魏孝侯碑天平三年東京後魏中山太守常通碑定州後魏宣武帝御射碑景明三年沈馥書有碑陰虢州後魏金鄉縣令徐公碑景明中滁州後魏侍中廣平穆王碑太昌元年西京後魏章陵太守呂君碑鄧州後魏司徒斛律斯公碑後魏元成碑正始

五年祁州後魏立宣尼廟記延興四年兖州後魏孝文帝弔比干文
衛州有碑陰今亡後魏幷州刺史王坦墓碑絳州後魏石佛像碑
武定四年衛州後魏松滋公興溫泉頌京兆府古碑三皆剥落似
魏齊時字陝府後魏車騎將軍穆祚碑汾州後魏侍中廣平
穆王碑俗云陵家碑太昌元年西京後魏景王碑後魏汝南文宣
王碑西京後魏碑韓毅隸書天平四年西京後魏末帝碑西京後魏升仙
太子碑梁雅文西京後魏聖㫖寺碑永熙三年北京後魏魯郡太守
張猛龍清德碑正元三年有碑陰未詳教戒經後魏順思王書未詳後魏崔

浩碑興光二年華州大代華嶽廟碑太武太延五年未詳後魏修華嶽碑興光二年未詳後魏中嶽碑太安二年有碑陰未詳後魏孔子廟碑太和元年未詳比干墓刻後魏大鴻臚卿鄭允伯碑未詳後魏北巡碑太和二十年有碑陰未詳後魏太尉于烈碑景明四年未詳後魏瑶光寺碑永平三年未詳後魏鄭羲碑又有上碑皆永平四年未詳後魏鄭道昭登雲峰山詩永平四年未詳後魏天柱山東堪石室銘鄭道昭撰永平四年未詳後魏張夫人墓誌延昌元年未詳後魏鄭道昭哀子詩延昌四年未詳後魏王子晉碑延昌四年未詳後魏宣武皇帝御講碑延昌四年

未詳　後魏淮陽太守梁鑒碑 延昌四年未詳　後魏齊兖二州刺史傅公碑 熙平九年未詳　後魏劉使君德化頌 熙平三年有碑陰未詳　後魏兖州刺史元康碑 熙平中立未詳　後魏瀛州刺史孫惠蔚墓誌 神龜元年未詳　後魏叱閭神寶造像記 神龜元年未詳　後魏定州刺史崔亮頌 神龜三年未詳　後魏堯廟碑 正光元年有碑陰　後魏司空元暉碑 正光二年未詳　後魏郭太妃碑 正光三年未詳　後魏邑義一千人造像記 正光六年未詳　後魏房曇淵等造像記 永安三年未詳　後魏賀拔岳碑 永熙三年未詳　後魏孟思文等造像碑 正光六年未詳　後魏化政

寺石窟銘大統九年未詳後魏鎮陽誨碑太昌元年未詳後魏御史臺

雙塔頌永熙三年未詳東魏鎮東將軍劉乾碑未詳東魏東平太

守劉霸碑天平元年澶州東魏相州刺史徐雅碑天平二年未詳東魏

膠州刺史祖淮碑天平三年密州東魏大覺寺碑天平四年韓毅隸書有碑

陰洛陽東魏高翻碑元象元年未詳東魏賈思同碑興和二年青州東魏

張烈碑元象元年未詳東魏張早墓誌興和二年未詳東魏孔子廟碑

興和三年未詳東魏魏蘭根碑興和四年未詳魏岐州刺史王毅墓誌

大統元年未詳東魏瀛州刺史李公碑武定二年未詳東魏樂陵太守

劉公碑武定二年未詳 東魏劉起貴造像碑武平二年未詳 東魏逢彥造像記武平二年未詳 東魏安州刺史赫連相碑武定五年未詳 東魏荀君像頌武定七年未詳 北齊楚陽太守張樂碑澶州 北齊大將軍兖州刺史劉傑碑澶州 北齊太祖大師正覺寺重修佛殿二記一後魏武定四年建一北齊大統三年建 北齊臨清王假黃鉞碑 北齊二祖大師碑西京 北齊造像記天保四年未詳 北齊郭道尊等造像記天保四年未詳 北齊孫士淵造像記天保四年未詳 北齊建陵山修靖館碑天保六年未詳 北齊郁久閭業碑天保七年未詳 北齊

石當門等造像記天保七年未詳北齊東兖州須昌縣王像頌天保八年北齊二聖寺龍華讚佛碑未詳北齊造釋迦像碑未詳北齊夫子廟碑乾明元年未詳北齊石像頌皇建元年未詳北齊崇因寺碑陸乂文姚淑分書皇建二年未詳北齊關亮造像記比邱道常書河清元年北齊救疾經偈河清二年未詳北齊雲峰山題記鄭述祖撰河清二年未詳北齊華陽公主碑河清二年未詳北齊權法師碑河清二年未詳北齊天柱山銘鄭述祖撰天統元年未詳北齊邑義人造像記天統二年未詳北齊造雙塔碑天統二年未詳北齊造石經并記天統四年未詳北齊蒙

山碑王思誠八分書天統五年未詳　北齊趙智和造像碑天統五年未詳　北齊隴東平感孝頌在齊州平陰　北齊帝堯碑武平二年有碑陰未詳　北齊隴東王胡長仁碑武平四年齊州　北齊觀世音石像碑武平二年未詳　北齊唐邕造寺碑武平三年未詳　北齊長樂王平等碑武平二年未詳　北齊馮翊王平等碑武平二年洛陽　北齊臨淮王造像碑　北齊白長命碑武平四年未詳　北齊大安樂寺碑武平五年未詳　北齊開明寺彌勒像碑武平五年未詳　北齊邸珍碑武平六年未詳　北齊宋恍和等造像碑武平七年未詳　北齊司空趙起碑有碑陰　北齊宜陽

國太妃傅氏碑未詳　北齊赫連子悅清德碑許州　北齊明公道場碑未詳　北齊宋使君像碑未詳　北齊高隆之造像記

後周宇文衆造像碑武成元年未詳　後周延壽公碑保定元年未詳　後周太學生拓拔府墓誌周弘正撰保定元年未詳　後周華嶽廟碑萬紐于瑾撰趙文淵書天和二年華州　後周河瀆碑王褒撰趙文淵書天和二年未詳　後周同州刺史普六茹忠墓誌天和二年未詳　後周温州刺史烏丸僧修墓誌天和六年未詳　後周雲州刺史胡歸德碑天和六年未詳

右兩朝

平陳碑薛道衡文江陵府　善寶寺碑大業中立東京　尚書左丞郎茂碑鎮州

恒嶽寺舍利塔定州　北絳公夫人蕭氏墓誌京兆府　梁州刺史陳茂碑河中府　司徒觀德王楊公碑華州　司隸大夫贈臨河縣公碑絳州　縣令梁執威德政碑絳州　啓法寺碑周彪文丁道護書仁壽中襄陽　興國寺碑李德林文丁道護書開皇六年襄陽　廬山西林寺道場碑大業中歐陽詢入江州　益州至真觀碑劉曼才書開皇十二年成都　九門縣令李康清德碑開皇十一年末詳　九門縣令鉗耳文徹清德碑大業六年　鄭州刺史李淵造碑像記即唐高祖　齊鄂國公為國

勸造龍龕碑張公禮文開皇六年智永書千文東京景陽井欄銘分書

開皇中江陵府源使君碑開皇元年未詳興福寺碑張棻撰龐夐書開皇二年未詳呂

竈碑開皇二年未詳老子廟碑薛道衡撰梁恭之分書開皇二年未詳尒朱敞碑

開皇二年未詳龍藏寺碑張公禮撰開皇五年未詳臨漳趙令清德頌開皇六年

未詳安定縣造寺碑開皇六年未詳太平寺碑開皇九年未詳修舍利塔

碑開皇九年未詳廣業郡守鄭君碑韋霈書開皇九年未詳齊國太夫人

楊氏墓誌開皇十年未詳午卯寺碑開皇十年未詳潞州頌德碑開皇十年

未詳涇州興國寺碑李德林撰開皇十年鄂州國公造鎮國大像碑

開皇十年未詳賈普智造像碑開皇十年未詳董明府清德頌開皇十年未詳

正解寺造像碑劉昇卿撰開皇十二年未詳賈春英浮圖碑開皇十年未詳

劉景韶造像碑開皇十二年未詳趙君寶塔碑開皇十二年未詳信行

禪師碑開皇十四年未詳化善寺碑尹式撰開皇十五年碑陰有郎餘令記徐州驃

騎將軍楊端墓誌開皇十五年未詳上柱國韓擒虎碑開皇十五年未

詳李氏像碑開皇十六年未詳溢山石窟碑未詳上儀同楊縉墓

誌許善心撰序虞世基銘未詳平都治碑大業十年未詳大都督袁君碑大業

十二年未詳車騎將軍盧贍墓誌開皇十六年未詳王明府造像碑

開皇十六年未詳 五原國太夫人鄭氏墓誌 開皇二十年未詳 張先墓誌 仁壽元年未詳 賈使君墓誌 仁壽元年未詳 蒙州普光寺碑 仁壽元年未詳 大將軍梁恭墓誌 仁壽元年未詳 舍利塔銘 仁壽二年未詳 舍利寶塔下銘 仁壽二年未詳 願力寺雙七級浮圖銘 仁壽三年未詳北京 願力寺舍利寶塔銘 仁壽二年 周羅睺墓誌 徐敞撰大業元年未詳 文儒先生劉炫碑 大業元年未詳 唐高祖造像記 太宗造像記附大業二年未詳 禹廟殘碑 史陵書大業二年 欒州使君江夏徐公碑 郝王威撰侯孝直分書大業二年未詳 賀蘭才墓誌 大業二年 隋文帝舍利塔銘 大業五年未詳 西平太

守上官政墓誌大業六年未詳海州長史劉遥墓誌大業六年未詳黄

門侍郎柳旦墓誌大業六年未詳開府鄭澳墓誌大業六年未詳孔子

廟碑仲孝俊撰大業七年未詳

右隋其係歐虞等書並見于後

東平王寫真院記東京窣堵波幢銘薛希朝分書天寶中東京考城令

王列德政碑東京尉氏縣令李良清德碑天寶五年東京列子觀

題名李德裕三起東京左驍衛大將軍翟仵碑永徽二年東京長垣令

鄭譚清德頌東京陽武令陶公復故縣記唐衢文分書東京酸棗

令毋丘悦碑東京扶溝令馬公德政頌東京潘孝子碑東京魏
郡太守苗晉卿德政碑王維文北京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碑
邱絳文楊志方書北京韓王碑北京贈太尉上黨公碑北京南樂令鄭
信臣碑顧力寺碑北京館陶令徐殼德政碑朱瑶分書北京護
法寺碑北京師陁寺碑北京文宣王廟碑北京宗城令薛寶德
政碑永徽二年北京宗城令衛知全德政碑長慶二年北京魏博節度
使田公碑北京大理卿郎穎碑宋才書李百藥文鎮州僧道源發願
轉輪藏碑王承規書貞元十四年鎮州述聖碑冀州石橋記張嘉貞文柳讀銘邢

州河内寧寺鍾銘武承泰文武盡禮書景龍三年邢州　周大宗伯唐瑾碑于志寧文歐陽詢書京兆府　相國崔羣先廟碑牛僧孺文劉寬夫分書以下並出京兆府

江州刺史戴希謙墓誌子崿分書　太倉箴李商隱文并書　左驍衛將軍馬寔墓誌歐陽詹文并書　崇元觀聖祖院碑徐挺古分書　齊博滄景節度使李祐墓誌分書　昆明池堰銘徐瓚書　太子右庶子韋維碑郭謙光分書　贈戶部尚書楊瑒廟碑王贈分書　建中二年同官記　十善業道經要略　法順大師碑許唐佐文并書　智遠律師塔銘陳瓌書　懷素律師塔銘韋鼎書　懷素律師碑僧行

敏書贈太保郭欽之碑蕭華書渭南令成克立碑道因法師碑歐陽通書內常侍陳文叔碑劉秦書臨汝太守郇國公韋斌碑韋允書尚書郎官石記蕭良童書太子中舍人楊承原碑索法靖師精行清德碑范希壁書汾陽王霍國夫人王氏碑蕭昕書佛牙寶塔碑王君平書崇福觀主魏尊師碑裴炫書張懷英碑食堂記羅希奭分書中書令崔敦禮碑于九政書吏部尚書沈傳師墓誌姪堯章書以上至崔羣廟碑並出京兆府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德政碑李部書鳳翔府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紀德碑劉繻之書

鳳翔府道法禪師志靜塔銘鳳翔府法門寺舍利塔銘賀蘭敏之
書鳳翔府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塔碑楊播書鳳翔府李晟為國修寺
碑僧潛瑾書鳳翔府八馬坊碑韋崇訓書鳳翔府晉衛瓘遺愛碑張君靖書
解州鹽池靈慶公神祠記韋縱書解州鹽池神祠記盛濤書解州陽
公舊隱碣黎熠書陝州石柱銘陝州吏部郎中楊仲昌碑鄔籛篆書
陝府名伯祠堂記房次卿書陝府萬回禪師碑陝府靈寶縣令李良
弼德政頌陝府開元寺汾陽王像殿碑僧開秘書河中府霓裳羽
衣曲黄幡綽書河中府登幼樓賦河中府鸛鵲樓記顔防書河中府七佛

銘河中府 汾陽王將佐畧河中府 昭仁寺碑邠州 邠寧節度使高霞寓德政碑王良寧書邠州 五夫人堂記畢誠文并書邠州 楊正公德政碑華州 華嶽神廟之碑華州 華嶽精享昭應之碑華州 靈臺觀主張欽忠碑郭漸書華州 中書侍郎平章事杜鴻漸碑王縉書華州 渭南令李思古清德碑馬吉甫文華州 段寬碑蕭修正書華州 華嶽廟題名僅百有三十人華州 太尉李光弼碑張少悌書耀州 阿那寺碑僧開秘書同州 鄭預注心經同州 代國公主碑鄭萬均書同州 刺史崔綜遺愛碑韋縱書同州 四皓畫圖文竇庠書同州 四皓新

廟記商州修武關驛記商州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元載書鳳翔府贈
太尉烏重允碑竇易直書華州修廟靈異記衛包書及陰篆華州

右唐上

晉祠新松記顔頵書太原府聖宮石臺勅書張灌書蕭誠題潞州元宗哀
册文史鎬分書潞州東川節度使李叔明冠冕頌趙滔書潞州雲麾
將軍燕府君碑晉州絳守居園池記絳州贈太尉裴行儉碑
孫璀書絳州石天尊像記韓王元嘉諸子訓等為妣妃建篆書絳州大雲寺碑絳州
朝散大夫王公德政碑絳州澤州晉城縣令贈秘書監盧

後碑絳州薛光裔碑陸尚賓書絳州薛氏先宗文碑絳州龍門縣令

皇甫君碑絳州龍門縣令王公善德政碑絳州山南西道節

度掌書記右補闕裴公碑絳州巡狩碑絳州萬年縣令裴公

德政碑絳州太常寺禮院請創夏禹廟事絳州祭禹廟祈雨

文絳州右廂兵馬使毋府君碑絳州絳州刺史郇國公韋陟

遺愛碑蘇嬰分書絳州刺史李栖筠德政頌劉均分書岷州司馬

梁思楚碑魏秀書汾州司馬山彌勒佛石像記韓王元嘉諸子訓等為妣

妃建篆書澤州虞城令李錫去思碑又碑篆書南京令長新誡王遹篆書南京

雙廟記杜勸書南京　馬先生廟碑崔植書南京　修張中丞許史君

廟特進廟記趙晏書南京　牛龍堂記郭延禧書南京　微子廟碑南京　韓

愈谿堂詩牛僧孺書鄆州　五太守宴小洞庭序蘇源明文并書鄆州　徐泗

掌書記題名徐州　使院石柱記徐州　燕子樓賦徐州　薛南陽春

亭詩徐州　岱嶽天齊王靈應碑萬實書兖州　孔子老子顏子贊

屈安書兖州　兖州司馬王仁恭祭嶽頌邢靈均分書兖州　沂州刺史

徐孝德清德碑沂州　韋君清德頌沂州　齊州刺史封禪德政

碑李思惲書齊州　齊州刺史薛寶積清德頌齊州　歷城令劉彦恪

清德頌齊州平盧軍節度使薛平紀績頌淄州城門樓頌淄州
謚文宣王追封兗公等詔李灊書淄州啓母碑楊炯文以下並出西京
唐碑俗云金字碑韓滉書義成軍節度使曹公碑長慶四年程
公碑陸贄書開元二十年劒南東西川鹽鐵青苗租庸等使兼殿
中侍御史虢州刺史嚴公碑顏顒書元和中龍門石龕像碑袁元
哲書彭王傅贈太子少師徐浩碑次子現書啓聖宮臺勅太子亨題
洛陽尉贈朝散大夫馬允中碑開元九年中書侍郎兼黃門
侍郎同三品孫公碑荊州都督長史孫公碑張庭諷書延

州刺史贈幽州刺史太常卿孫公碑開元二年贈齊州刺史崔府君碑崔平書大中八年陳公碑疑蕭祐書左衛親府中郎贈左僕射嗣曹王碑貞元四年左僕射牛公碑長慶三年邕州刺史邕州經畧制置等使贈右散騎常侍裴公碑鄭還古書開成五年故房州刺史盧府君碑弟全嗣文并書屯衛將軍東都留守盧府君碑開元中太原少尹盧府君碑張文禧書貞元九年歙州刺史郭府君碑開元十二年散騎常侍黎公碑嗣子書太和中薊州刺史靜塞軍使張公碑　丞相檢校司空李公碑太和八年明威將

軍田府君碑開元二年 元元觀三洞韓尊師道德碑開成四年 太子賓客贈尚書令王府君碑周式書大歷中 工部侍郎趙公碑王宣書開元十年 秦公碑 贈太子少師崔公碑 廬州司馬劉府君碑開元三年 左右衛大將軍衛尉正卿卞國公贈羽林大將軍泉君碑彭梁書開元十五年 左僕射太子少保睦杭二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劉公碑開元二年 都督隴右羣牧使贈太僕卿韋公碑天寶十三年 真堂記 測景臺記 會喜寺碑隸書 嵩嶽廟碑隸書 嵩山寺碑頌胡莫書開元二十七年 辨正禪師

奉先寺塔銘徐現書　太子翊善鄭公碑徐洪書大歷十三年　光福寺
塔題名王仲舒書元和四年　與樊宗師等遊嵩山題名韓愈書　江陰
縣令武登碑長慶三年　澠池縣復南館記盧元卿分書元和十四年　太子
賓客孟簡碑開成元年　左羽林軍統制普寧郡王贈太子太
保陳府君碑蕭祐書太和五年　權公碑分書　太原尹贈工部尚書
唐公碑盧曉分書　工部侍郎趙國公碑開元二十一年　襄陽李公碑
景龍二年　惠林寺題名韓愈書　惠林寺新修軒廊記元和十一年　清
河崔公碑貞元二十一年　太子賓客贈尚書孔府君碑　諫議

大夫興州司馬王府君碑天寶元年諫議大夫萬州刺史明公碑貞元中白居易墓誌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碑譚邠書檢校吏部郎中持節歙州諸軍事范陽盧府君碑裴述書如雲筠禪師碑楊遠書尊勝經幢篆書心經幢子篆書龍門二十韻詩醉吟先生傳香山寺八節灘詩白居易鄭州司馬王公碑景龍三年伊州刺史衛府君碑長安三年蕭府君碑杭州刺史李公碑鄧恭書邛州刺史狄公碑幽林思嵩山詩韓覃作冬日洛城北謁混元皇帝廟詩杜甫作陸肱書重修

香山寺詩三十韻白居易作賀抜碁書　平泉山居詩李德裕　天后御製詩王知恭書　後魏大將軍贈幷州大都督泉府君碑　懷素草書三帖　華夷圖　洪州録事參軍贈趙州刺史趙道先碑　節度使畢公碑庾惟蔚書咸通六年　魏公碑太和六年　隋州録事參軍狄公碑　竇公碑　唐碑楊友卿書　唐王公碑分書　瀛州刺史王公碑劉安書開元二十九年　嘉州羅目令贈鄭州刺史郭府君碑崔納書　竇叔向碑姪昌直書　嵩山閑居寺珪禪師碑開元二十三年　徐武臣碑　周公祠開元二年立以下並西京　贈太子

少保顏杲卿碑顏真卿文盧元佐書未詳處所左驍衛將軍馬寔墓誌歐陽詹京兆府劉貞亮碑毛伯長書京兆北平郡王馬燧新廟碑于邵書京兆崇徽公主手痕靈石并李山甫詩汾州東風吹水日銜山李王書未詳徑山禪師影堂記羊士諤書杭州鍾離權草書邢州孫真人養生銘分書嘉州唐立樗里子墓碣鄭潞文鄭公誼書

右唐中

鄭州刺史李淵造石像記鄭州石井欄記李披書會昌二年延慶院經藏記裴光遠分書襄州咸通九年放生池石柱文襄州天寶十年尹仁

恕旌表襄州秦五羖大夫碣鄭璉書開元二十三年鄧州南陽縣廳西
墉記徐方回文并書大中十一年鄧州令長新誡劉飛書鄧州等慈寺碑顏師
古孟州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孟州廣成子廟汝州復黃陂記
楊正臣書元和三年汝州滑臺記永泰元年滑州流盃亭碑陰記趙穀書光化中立陳
州說文字源李騰篆徐璹真書貞元五年滑州明皇送李邕滑州詩程元
封書滑州李聽修堯祠記開元二年滑州混元皇帝廟題碑呂獻臣書開元
中亳州老子祠庭薛道衡文亳州老子聖母碑呂獻臣分書亳州符離灘
水石橋碑宿州重修鼓角樓記李磎書泗州遊琅邪山題名李德

裕男椅等遊分書滁州望江令麴信陵碑舒州李翱題名舒州天柱山司命真君楊淑文并書大歷中舒州正覺大師碑蘄州修文宣王廟記鄭彥藻分書咸通六年黃州總管道國公周法明墓誌至德中黃州萬孝子碑廬州淮南觀察崔公頌德碑廬州紫極宮記王惟真書會昌四年壽州壽州刺史張鎰去思頌王湍分書大歷中光州刺史郭道瑜德政碑四望亭記李紳文并書濠州龍興寺碑李涉分書景龍四年杭州胥山銘王通書元和十年杭州大覺禪師塔銘蕭起書大中元年杭州大覺禪師碑王稱書貞元十五年杭州前餘杭縣令劉元恭德政碑杭州前

餘杭縣令陳允昇德政碑 上元二年杭州 晉關內侯廣昌長暨讓碣 咸通中湖州刺史孔彭立在杭州 內供奉道士吳筠碑 貞元十年杭州 天柱山天柱宮碑 吳筠文昇書大歷五年杭州 天目山銘 杭州 於潛縣令丁明府德政碑 殷亮書杭州 嘉興縣寶華寺碑 于頔書秀州 謝公碣 僧道銳書湖州 題謝公詩 大歷七年湖州 有唐封崇孔宣父故事記 湖州 茶山詩 袁高于頔李吉甫碑陰徐璹書湖州 白蘋亭詩 史鎬分書湖州 陪封明父遊靈巖瀑布詩 康仲熊睦州 白居易與劉夢得唱和 蘇州 刺史孟簡重開孟瀆記 常州 遊善權觀呈李功曹 羊士諤詩李飛書常

州忠烈公廟香爐贊常州甘露寺李德裕沈傅師唱和潤州

佛頂心陁羅尼經王奐之書一本牛僧孺分書潤州復禹廟衮冕記馬稹書元和五年越州禹廟祈雨詩薛平等唱和越州法華山寺詩二十韻李紳作越州十哲贊越州餘姚縣休光寺真法師行業讃洪元眘書天寶十五年越州龍泉寺碑虞世南文太和六年董尋重建越州虞世南碑越王碑越州徐偃王廟碑韓愈文衢州西楚霸王廟碑賀蘭咸書衢州東陽令戴叔倫去思頌興元二年婺州蘭溪縣靈隱寺東峰亭記婺州修桐柏觀記元稹文并書台州普濟寺碑許欽宗文台州長生田記

何歸儒仙都山銘王光書貞元三年處州　鍾山總悟上人林下集序石洪文并書貞元二十年江陵府　景陽宫石井欄銘篆書太和中江陵府　又銘王震分書攝山明徵君碑高正臣書上元開元中二年江陵府　福興寺碑江陵府　般若心經篆書江陵府　三茅山君下泊宫記盧士元書貞元十五年江陵府　華陽洞主王軌先生記王宗書貞元中江陵府　太平觀主王逺知碑徐碩隸書江陵府　茅山宗元觀碑楊幽徑書江陵府　宗正觀聖祖院碑徐挺古分書江陵府　茅山三洞景照法師韋公碑竇泉書江陵府　禮部侍郎信州刺史劉太真碑江陵府　黄山亭碑又題名碑

陰杜牧之太平州左史洞述張祐書池州雪霽開講詩鄭薫作咸通九年池州

有待巖記李綜書會昌四年池州圓通大師碑張文裕書江州寶稱大律

師碑陳去疾書江州東林臨壇大德塔銘弟子雲軻書江州大弧山賦

篆書李德裕作江州僧靈澈詩五首元和四年江州辨石鍾山鍾記太和中江

州修敬亭府君廟記大中十年宣州宣州東城門頌張敬元書開元十一

年東湖亭記崔琦書元和十五年洪州宣歙觀察使薛邕去思頌裴章

分書宣州江西使院小吏記陸蔚之書崔祐甫文洪州洪州刺史王守真

碑崔琦書洪州長生粥疏齊己書洪州龍鳴之寺宋之問書臨江軍靖居

寺記吉州董叔妻岑夫人墓誌大歷中吉州沙門神縱墓誌乾符
四年筠州南嶽彌陁和尚碑柳宗元文并書潭州龍牙山先大師塔銘
楊玗文并篆太和中潭州修浯溪記羅洎書永州二聖金剛神碑瞿參文書元和
中江陵府桃源修壇記甘從福書鼎州惠泉詩宗文鼎荆門軍頭陀寺碑鄂州
神光寺碑盧充書福州聖泉寺三碑內一碑于頔書福州二公亭記歐陽
詹泉州聖像記歐陽詹文福州南澗寺南海廟記陳諫書廣州貪泉銘一篆
書一分書廣州石室題名李紳魏元忠端州諸葛武侯祠堂碑柳公權書元和
四年成都府平南蠻碑韋悟微書成都府學館朝堂記顏有喜書成都府李

太白碑于邵文綿州天章雲篆碑壽王清書蜀州南康郡王韋皐紀
功碑德宗制太子書簡州張仙師靈廟碑李泳書元和十五年仙井監大像碑
張緯書嘉州仙人唐公碑興元府重陽亭銘太和八年劒州先福寺楠
木歌嚴武史俊擊甌賦張曉巴州光福寺詩郗昂霍容巴州欽明寺碑
南角山詩記集州樂公修紫極宮記賈島書普州楊雲昇尊師
碑杜光庭文雲安軍哥舒翰紀功碑熙州代宗送令孤彰赴河南
詩序彰書西京左驍衛將軍郭英傑碑張蒙書大覺禪師塔銘
蕭起書杭州雲臺觀三方贊魏包篆書華州唐昭義軍節度使李抱

真德政碑班宏書潞州枯樹賦褚登善書蘓州損練石記西京韓公井

記西京洛祠志西京天台觀題台州桐柏之觀台州

右唐下

温泉銘京兆府鄭文貞公魏徵碑京兆府登逍遥樓詩河中府

唐立晉祠銘太原府

右太宗

英國公李勣碑京兆府萬年宮銘并碑陰鳳翔府大唐紀

功之頌孟州栖霞山亭記未詳李勣碑未詳登封紀號碑未詳小

字登封紀號碑未詳

右高宗

升仙太子碑

右武后

道德經并注懷州陝府孝經分書太子亨題紀太山銘分書未詳謁混元

皇帝廟齊慶壇詩西京嶽寺大照和尚普寂碑陰批答西京

鶺鴒頌西京盧懷慎碑分書未詳真源觀鍾銘太子亨題亳州老子廟

碑亳州登逍遥樓詩河中府涼國長公主碑分書未詳后土神祠

碑分書太子鴻以下題名河中府　郇國長公主碑同州　盧奐聽事贊未詳　金山公主碑同州　上黨宮燕羣臣故老詩潞州　龍角山慶唐紀聖之銘晉州　上黨宮啓聖頌潞州　贈兵部尚書楊元琰碑太子亨題京兆府　貞順皇后武氏碑未詳　侍郎裴光庭碑潞州　題桐栢觀頌台州　道德經幢隸書蘇州　武部尚書楊郇碑未詳

右明皇

批答沙門佛藏表京兆府

右代宗

批答河中尹渾瑊賀表京兆府　太尉叚秀實碑太子誦書賜張建封詩徐州

右德宗

叚秀實碑未詳　麟德殿宴羣臣詩未詳　送張建封還鎮詩未詳

韋臯紀功德碑未詳

右皇太子誦

司空竇杌墓誌分書武德五年未詳　昭陵刻石文并六馬贊貞觀十年

在九嵕山　隋柱國皇甫誕碑于志寧撰京兆府　周大宗伯唐瑾碑于志

寧撰京兆府唐楚哀王稚詮碑分書京兆府右僕射温彥博碑貞觀十一年京兆府付善奴帖鳳翔府骨利獻馬贊鳳翔府尹善殿記鳳翔府宗聖觀碑分書武德七年鳳翔府化度寺僧邕禪書塔銘貞觀三年西京道林之寺潭州隋光祿姚辯墓誌京兆府太業七年隋廬山西林道場碑江陵府九成宮醴泉銘鳳翔府貞觀六年鄱陽銘饒州心經饒州二吳論西京千字文未詳論飛帛未詳母州刺史元長壽碑大業七年未詳工部尚書段文振碑未詳語箴未詳

右歐陽詢

千字文傳智永書碑末有虞世南小楷七十八字東京孔子廟堂碑周行軍總管羅刹碑滑州昭仁寺碑汾州隋隆聖宮道場碑大業九年定州白鶴詩未詳孔憲公碑未詳狄道人墓誌未詳

右虞世南

帝京篇太宗撰貞觀十九年東京述三藏聖教序并記京兆府永徽四年至德觀孟法師碑貞觀十六年岑文本撰京兆府三藏聖教序記京兆府疑重出三龕碑岑文本撰貞觀十五年西京獨孤延壽碑未詳枯樹賦未詳度人

經變像未詳

右褚遂良

隋信行禪師興教碑并碑陰京兆府　佛跡圖傳京兆府　周封中嶽碑登封元年西京　周昇仙太子碑陰未詳　周福昌令張君清德頌太定元年未詳　唐王美暢碑景雲二年未詳　洛陽令鄭敞碑久視元年西京　封府君碑西京　三品李公碑西京　襄城令贈魏州刺史李公碑西京　偃師縣令崔府君德政碑西京　杳冥君碑未詳　左散騎常侍同三品趙郡成公碑西京

右薛稷

左羽林將軍臧懷亮碑耀州開元寺碑淄州嶽寺大照和尚普寂碑西京李府君碑西京普光寺碑泗州娑羅木碑楚州大雲禪寺碑海州老子孔子顏回贊海州秦望山法華寺碑越州嶽麓山寺記潭州大律故懷道闍梨碑福州石室記端州有道先生葉公碑　東林寺碑江州左武衛大將軍李思訓碑開元八年未詳大雲寺講堂碑陳州雲麾將軍李秀碑　鄂州刺史盧府君碑未詳

右李邕

華蕚樓記京兆府　一行禪師真贊京兆府　禹廟寶林寺二詩東京　三藏不空和尚碑京兆府　尚書右丞姚奕碑西京　潯陽司馬程元封碑西京　中嶽興慶觀主郭元宗碑西京　大證禪師碑西京　前易州遂城縣令康正碑西京　天封聖德感應頌西京　般舟寺元隱禪師塔銘西京　資州刺史裴公碑西京　陳州刺史陶公碑西京　苗大夫碑西京　太夫人京兆杜氏碑西京　嵩嶽龍潭寺明禪師碑西京　洛州刺史徐嶠之碑西京　題經嵩山

在甘露寺 西京 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 分書 西京 金剛經 西京 心經 未詳 濟源令房琯遺愛頌 孟州 濟源縣令李造遺愛碑 孟州

令狐彰開河記 滑州 山谷寺容粲大師碑 舒州 法華寺元嚴律師碣 越州 謁禹廟詩 越州 廣德禪師碑 未詳 寶林寺詩 越州 董孝子碣 明州 康珽告 未詳 中書令張九齡廟碑 曇真碑 台州

升仙太子廟碑 西京 觀音堂記 西京 天柱山司命真君廟碑 分書 舒州 王密德政碑陰 明州 遂城令康府君碑 未詳 陳留太守徐惲碑 開梁公堰頌 未詳 新安太守張公碑 未詳 東光縣

主碑未詳　文部郎中薛悌碑分書未詳　資州刺史裴仲將軍碑分書未詳　山谷寺璨大師碑分書未詳　魏少游碑未詳　右神武將軍史繼先墓誌未詳　嚴峻碑未詳　王建昌碑未詳

右徐浩

大唐中興頌永州　周醴泉令張仁藴德政碑未詳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文德州　周太師蜀國尉遲公廟相州　涇原節度使馬璘先廟碑京兆府　懷圓寂上人五言詩京兆府　杭州刺史杜濟墓誌京兆府　大慧禪師元偘碑京兆府　夔州刺史顏勤禮

碑京兆府國子司業顏允南碑京兆府多寶塔感應碑京兆府梁國公李抱玉碑京兆府贈太保郭恭之廟碑京兆府顏氏家廟碑耀州臧氏糾宗碑耀州工部尚書臧懷恪碑耀州宋州官吏八關齋報德碑南京濠州刺史顏元孫碑西京麗正殿學士殷踐猷碑西京顏君神道碑西京與郭英乂書西京河南府參軍贈秘書丞郭揆碑西京與蔡明遠書西京元魯山墓碣西京與李大夫乞米帖西京華陰等五郡節度使馬公碑西京與盧八帖西京故工部尚書蜀郡長史郭福善碑西京二

十二字帖錢彥遠題西京容州都督元結碑汝州放生池記湖州項
王碑陰湖州射堂記湖州千祿字書湖州丞相神道斷碑陰越州
西平侯顏含大宗碑江陵府東林寺耶舍碑側題名江州律
藏寺永公碑陰題名江州清涼山靖居寺題名吉州律藏院
戒壇記撫州魏夫人上升記撫州麻姑山仙壇記建昌軍贈太
子少保鮮于仲通碑閬州鮮于氏離堆記閬州送劉太冲序
未詳謁金天王題名未詳江寧國題名　華嚴寺鑒法師碑
杭州千金陂碑未詳潁川殘碑未詳涇縣斷碑未詳祭原明文祭

季明文未詳張恭因碑未詳元次山墓銘西京岑夫人碑吉州小字麻姑壇記建昌軍汝陰太守顏默碑未詳西平靖侯顏含碑江陵府大字慈竹詩未詳寶應殿記未詳元靜先生李含光碑江陵府尚書左丞韋璟碑大歷中未詳江陵少尹顏臧碑未詳商州刺史歐陽璡碑鄭州王密德政碑李舟文陽冰篆明州工部尚書郭虛正碑顏惟正并商夫人贈告未詳富平尉顏喬卿墓碣未詳大斌令商攝碑未詳宋璟碑未詳台州刺史康希銑碑未詳

右顔真卿

唐魏博等州節度使何進滔德政碑京兆　西明寺宣公律院碣京兆府　升元先生劉從政碑京兆府　柳尊師墓誌京兆府　太清宫鍾銘京兆府　相國魏謩先廟碑京兆府　太子太保李聽碑京兆府　武宗皇帝巡幸左神策軍紀聖德碑京兆府　嶺南節度使韋元貫碑京兆府　西平郡王李晟碑京兆府　淮南監軍韋元素碑京兆府　西明寺古本金剛經京兆府　大達法師端甫碑京兆府　少保牛僧孺碑京兆府　臨淮普光王寺主

碑京兆府將作監韋文恪墓誌京兆府太子少保魏謩碑鳳翔府散騎常侍致仕薛革碑河中府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起碑耀州商於新驛記商州司徒致仕太傅韓國公薛平碑絳州吏部尚書高元裕碑西京檢校吏部尚書贈太師崔陲碑西京檢校戶部尚書兼太子賓客高重碑西京江西觀察使贈禮部尚書羅讓碑西京宣武節度使太傅侍中鴈門郡王王智興碑西京陰符經序鄭瀚作西京衛尉卿李有裕碑西京檢校金部郎中贈太尉羅公碑西京唐公碑西京贈太尉崔

植碑西京淮南節度使崔從碑西京檢校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李石碑孟州心經未詳國清寺題台州復東林寺碑江州涅槃和尚碑洪州大覺禪師塔銘虔州大中寺題泉州靈巖寺空寂寺題興化軍山南西道新驛路記興化軍河中節度李詵碑西京砥柱銘西京左僕射平章事王播碑耀州華山燈記未詳王播墓誌耀州尊勝陀羅尼咒未詳檢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淄王傅元公碑未詳昊天觀碑未詳太子太傅劉沔碑　河東監軍康約言碑未詳觀音院記未詳起居郎劉公碑未詳

右柳公權

唐楊寶諦寺詔碑順安軍聖像應見記廣信軍易州刺史田仁琬德政碑易州鐵像記易州候臺記未記候臺記易州唐夢真容碑未詳

右蘇靈芝

巂州都督姚懿碑陝府彭城郡太夫人劉氏碑西京鄭國夫人鄭氏碑西京光祿卿姚彝碑西京懷州刺史陶公碑西京烏龍寺碑睦州香嚴寺碑未詳高行先生徐公碑未詳孝義寺碑

及碑陰（未詳）

右徐嶠之

贈比干銘（分書衛州）周辨法師碑（京兆府）砥柱銘（孟州）

右薛純陀

大聖舍利寶塔銘（鳳翔府）攝山題名（江陵府）柳州井銘（酬

侍御姚員外遊道林嶽麓寺詩（潭州）達磨碑陰（未詳）黄陵廟

碑（潭州）杜岐公莊居記（未詳）恵泉詩（荊門軍）羅池廟碑（柳州）東京

留守忠懿公李憕碑（西京）

右沈傳師

相國于頔先廟碑京兆府　處道和尚碑京兆府　侍中右僕射贈司空文獻公裴耀卿碑絳州　張延賞碑分書　統軍劉昌啓碑西京　少保趙公碑西京　大覺禪師國一碑杭州

右歸登

襄州牧衛府君遺愛頌襄州　襄州牧獨孤府君遺愛頌襄州　襄陽令狄履温遺愛頌襄州　淄州縣令裴大智碑孟州　前刺史李適之德政頌唐州　東陽令戴叔倫去思頌婺州　南嶽真

君碑潭州述聖宮碑陰未詳王真公主受道祥應記未詳

右蕭誠

宣歙觀察使王質碑西京唐塔記西京東都留守令狐楚先廟記西京邠州節度使贈右僕射史公碑西京丞相檢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贈司空崔羣碑西京廣乘禪師碑袁州何文悊碑未詳陽山祠神二碑鼎州

右劉禹錫

百巖禪師碑京兆府太子中允范陽盧府君碑西京檢校工

部尚書贈兵部尚書盧俊碑絳州贈吏部尚書武就碑未詳

相國賈耽碑未詳著作郎贈太子太保權貞孝公碑分書西京

山南東道節度使樊澤遺愛碑襄州左常侍潞公碑未詳尚書省新修記未詳太子賓客孔述睿碑未詳

右鄭餘慶

太常卿贈吏部尚書崔忠公碑西京百巖禪師銘京兆府

右鄭絪

太子少傅竇希瑊碑京兆府隴右節度使郭知運碑京兆府

豫州刺史魏叔瑜碑京兆府

右魏華

左散騎常侍致仕李衆碑西京　贈吏部尚書李公碑西京　寧武節度大使贈司徒韓充碑西京　歙州刺史盧瑗碑未詳　趙公拜墓碑西京　唐濟亭記未詳　商州刺史高承簡碑未詳　太子賓客呂元膺碑未詳　薛平增修家廟碑未詳

右裴潾

盧國公程知節碑京兆府　忍辱禪師塔銘京兆府　阿彌陀經

未詳清河公主碑未詳

右陽整

定慧禪師傳法碑京兆府祖堂字襄州圭峰禪師碑京兆府三

乘典秘之藏襄州勑大寂禪寺題洪州晉恵遠法師碑江州殿

中侍御史韋翃墓誌未詳

右裴休

禹穴碑越州會稽山神永興公祠堂碣越州清泉寺大藏經

記明州

右韓特材

周都官郎中孔昌㝢碑未詳蘇瓌碑分書未詳洛陽縣尉馬元忠碑分書未詳周紀信碑分書未詳唐建福寺三門頌東京龍興寺碑分書陳州景星寺碑容州忠烈段太尉廟碑隸書鄭州

右盧藏用

七祖堂頌潞州苗公歸鄉記未詳宋州虞城縣令李府君碑西京大智禪師碑西京乘真禪師靈塔銘未詳

右胡霈然

富平縣尉韋器墓誌西京大聖舍利寶塔銘鳳翔府觀軍容使魚朝恩碑京兆府楚金禪師碑并陰京兆府裴冕碑未詳藏用上坐院序未詳

右吳通微

大興善寺舍利塔銘未詳虢王鳳碑耀州御幸流盃亭侍宴集詩西京

右殷仲容

兵部尚書東都留守顧少連碑西京祭唐叔文太原府魏博

節度使田緒遺愛碑北京

右張弘靖

左威衛將軍李藏用碑京兆府　集金剛經京兆府

右唐元序

太谷縣令安庭堅美政頌太原府　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邠州

右房嶙妻高氏

姜嫄公劉新廟碑邠州　郭汾陽廟碑汾州　唐立㮊里子墓碣

獨孤寔文未詳

右張諠

新學記襄州修劉景升廟記襄州

右羅讓

修延陵季子廟碑潤州鑑智禪師碑未詳崔圓頌德碑未詳龍興寺愼律和尚碑揚州王師乾碑江陵府立漢黃公碣未詳元靜先生李含光碑江陵府平泉華木記李德裕文李陽冰篆題未詳處所

右張從申

龍泉寺常住田碑越州 太白禪師塔銘明州 右軍祠越州 天童山景德寺記明州 又贊功德記

右范的

天台佛龕禪林寺碑台州 修禪道場碑台州

右徐放

少姨廟碑未詳 啓母廟碑未詳 奉先觀老君像碑未詳

右沮渠智烈

華嶽碑堂修飾堂記華州 金天王廟靈異述未詳 金籙齋頌

未詳 華嶽古松詩 華州 靈臺觀修二方功德頌 未詳

右衛包

豫章衣冠盛集記 洪州 後石幢記

右郭圓

靜禪法師方墳碑 京兆府 遍學寺禪師碑 襄州 彌陀贊 未詳 楊

歷碑 未詳 愛州刺史徐元貴碑 未詳

右鍾紹京

華州刺史裴乾正碑 京兆府 龍牙禪師記

右馮曉

周升中述志碑未詳　周封中嶽碑未詳　應天皇帝聖教序西京

周孝明高皇后碑京兆府　周許由廟碑則天撰未詳　周武士䕶

碑未詳　龍興聖教序未詳

右相王旦

司空扶風公寫真記未詳　六鐸金剛經八分書未詳　南澤廣源

公碑八分書未詳

右蓋巨源

兵部尚書王承業墓誌鄭言撰未詳同昌公主碑韋保衡未詳

右柳仲年

襄州文宣王廟記襄陽贈兵部尚書盧綸碑未詳

右崔倬

東林寺白氏文集記江州熙怡大師石墳誌未詳德湊公塔銘未詳玭禪師碑未詳

右僧雲皐

烏重允碑裴度撰未詳左拾遺竇叔向碑羊士諤撰未詳

右竇易直

任邱令王公清德碑未詳　百家巖寺碑未詳

右崔倚

鹽池靈應公神祠碑未詳　同州刺史崔涼遺愛碑未詳

右韋縱

南海神廟碑廣州　昭義軍節度使辛祕碑未詳

右陳諫

陰符經未詳　塔陰文京兆府

右唐元度篆書

浯溪銘永州　浯臺銘永州

右李庚篆書

般若臺記福州　鄂州題　怡亭銘序興國軍　修文宣王廟記處州　忘歸臺銘處州　城隍廟記處州　李氏汙尊銘處州　黃帝祠宇記處州　刺史裴恭紀德碑明州　西楚霸王靈祠題和州　李幼卿新鑿琅邪泉題滁州　庶子泉銘滁州　新驛記滑州　大歷十五具官名氏西京　龔邱縣令庚賁德政碑兖州　李氏三墳記李幼卿撰

京兆府阮容舊居未詳元靜張先生碑題

右李陽冰篆書

唐丘漢高祖頌未詳虞城縣令長新戒未詳虞城令李公去

思碑未詳胥山銘正書未詳

右王遹篆書

渭北節度使臧希讓碑京兆府復鄠縣記京兆府

右張璪八分書

中書令張東之碑襄州窊尊銘道州陽華巖銘道州奏舜廟狀

道州

右瞿令問八分書

呂諲祠記江陵府　郭愼微碑京兆府　呂公表江陵府　五原太守

郭英奇碑未詳

右顔戒奢八分書

孔子廟碑未詳　魏州刺史狄仁傑生祠碑分書北京　周信行禪

師碑未詳　兗州刺史韋元珪遺愛頌兗州　桂州都督長史程

文英碑分書西京　東林佛馱禪師舍利塔銘分書江州　趙公碑西京

左僕射劉延景碑未詳

右張庭珪八分書

狄梁公祠堂北京胡珦碑未詳工部尚書田宋正先廟碑分書京兆贈工部尚書烏承玼碑分書華州少府監胡珦碑同州夏縣令韋公遺愛碑未詳尚書省石幢記分書西京王粲石井欄記分書襄州忠武公將佐畧未詳

右胡証八分書

斛斯府君碑西京先禄鄭曾碑未詳張君碑未詳同州刺史解

琬碑未詳 御史臺精金銘西京京兆府又 岷州刺史王君碑西京 華州刺史楊公遺愛頌未詳 工部侍郎李景伯碑西京 寧州刺史裴守正碑絳州 龐承宗碑未詳 古義士伯夷叔齊碑河中府 贈吏部尚書蕭雍碑京兆府 李希倩碑未詳 贈梁州都督郭知運碑未詳 太子賓客楊元琰碑崔紓文未詳 樊君祠堂碑未詳

右梁升卿八分書

靈寶縣令裴遂遺愛碑陝州 華山詩 香谷渠記未詳 李德遜碑篆書華州 鄭瞿齊碑未詳 唐慶觀金籙齋頌晉州 郭英乂碑

未詳鄭英齊碑西京新築隴州城記未詳大照禪師普寂碑西京
李抱玉紀功碑未詳大智禪師義福碑幷碑陰西京襄陽令
盧僎遺愛碑襄州刺史杜敏生祠碑蘄州兵部張君碑未詳春
申君廟記蘇州頳陽觀碑未詳宇文顥山陰述越州萬回大師
神跡書京兆沛令于默成碑未詳京兆尹張公德政碑華
州刺史鎮國軍節度使楊公遺愛頌華州延州都督宋公
碑　太子詹事裴權碑未詳郭子儀夫人李氏碑未詳劉飛
造像記未詳漕能大師碑未詳贈太子詹事王同晊碑未詳

右史惟則八分書

任城縣橋亭記未詳定進巖碑未詳石經藏贊未詳尉遲迥廟碑并碑陰未詳張嘉貞後碑并碑陰未詳常州刺史陶雲德政碑未詳盧舍那珉像頌定州顏惟正碑未詳叢臺賦磁州元氏令龐公清德頌未詳崔潭龜詩未詳

右蔡有鄰八分書

大戒德律師智舟碑京兆府梁公李峴遺愛頌鳳翔府吏部郎中楊仲昌碑陝府蒲州刺史裴寬德政碑河中府孔子廟

碑河中府隸王墓誌未詳韓賞祭華嶽廟文華州左武衛中郎將臧希忱碑耀州天台山桐柏觀碑台州瑤臺寺大德碑未詳歙州刺史葉君碑處州萬年縣令徐昕碑西京宇文顗山陰述未詳三絶碑西京滎陽王妣朱氏墓誌朱書未詳贈梁州都督徐秀碑西京洛陽縣食堂記西京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碑京兆駙馬都尉豆盧建碑未詳陽城太守趙公爽碑未詳工部尚書來曜碑未詳慈恩寺莊地碑京兆府

右韓擇木八分書

故尚書左丞暢悅碑西京　工部尚書辛京杲碑未詳　長安縣尉贈祕書監王府君碑西京　鄭清叔碑未詳

右韓秀榮八分書

裴公碑西京　汝州刺史李深碑汝州　華州刺史李元諒懋功昭德頌華州　西平郡王李晟先廟碑京兆府　御史中丞裴曠改葬碑崔造文李陽冰篆題未詳　鮮于氏里門記未詳

右韓秀弼八分書

少保李光進碑耀州　唐平蠻頌桂州　鮮于氏里門碑閬州

右韓秀實八分書

蘇氏造觀音像碑未詳 徐州刺史蘇詵碑未詳

右劉升八分書

左驍衛將軍趙元禮碑未詳 王方翼碑未詳 張嘉貞碑未詳

右陸堅八分書

節堂記未詳 秋日望賛皇山詩未詳 冲虛真人廟記未詳 唐三像記未詳

右李德裕八分書

亳州刺史劉懷碑未詳河橋城樓記未詳

右李著八分書

蘇源明正德表未詳壽張令劉公仁政碑未詳

右周良弼八分書

明皇哀冊文未詳白蘋亭記甘棠館記未詳

右史鎬八分書

右僕射裴遵慶碑未詳兖州都督劉好順碑未詳

右盧曉八分書

通志卷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七十三 史部

通志卷七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災祥略第一

序 天 日 月 星 地山附 水 旱 火 風

災祥序

仲尼既没先儒駕以妖妄之説而欺後世後世相承罔敢失墜者有兩種學一種妄學務以欺人一種妖學務

以欺天凡說春秋者皆謂孔子寓褒貶於一字之間以陰中時人使人不可曉解三傳唱之於前諸儒從之於後盡推巳意而誣以聖人之意此之謂欺人之學說洪範者皆謂箕子本河圖洛書以明五行之㫖劉向創釋其傳於前諸史因之而爲志於後析天下災祥之變而推之於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時事之吉凶而曲爲之配此之謂欺天之學夫春秋者成周之典也洪範者皇極之書也臣舊作春秋傳專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貶

之說所以杜其妄今作災祥畧專以記實迹削去五行相應之說所以絕其妖且萬物之理不離五行而五行之理其變無方離固為火矣而離中有水坎固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為水行之應成周宣榭火為火行之應乎況周得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得火德而有黃龍之瑞此理又如何邪豈其晉厲公一視之遠周單公一言之徐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豈有晉申生一衣之偏鄭子臧一冠之異而能關於五行之沴乎

如是則五行之繩人甚於三尺矣臣竊觀漢儒之説以亂世無如春秋之深災異無如春秋之衆者是不考其實也臣每謂春秋雖三王之亂世猶治於漢唐之盛時何哉春秋二百四十年而日食三十六唐三百年而日食過百舉春秋地震五漢和平中積二十一日而地百二十四動舉春秋山傾者二漢文帝時一年之間齊楚山二十九所同日圮舉春秋大水者八後漢延平中一月之間郡國三十六大水其他小小災異則二百四十

年之事不及後世一年也如李梅冬實鸜鵒來巢之類在後世不勝書使春秋之人而親見後世事豈但慟哭流涕而已哉以春秋視後世不為亂世也何哉後世之法度不及春秋之法度後世之人才不及春秋之人才其所以感和氣而弭災異者又安可望春秋乎嗚呼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虫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以為禍福之應其愚甚矣況凶吉有不由於災祥者宋之五石六鷁可以為異矣而

内史叔興以為此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魏安平太守王基筮於管輅輅曰君家有三怪一則生男墮地走入竈死二則大蛇牀上銜筆三則烏來入室與燕鬭兒入竈者宋無忌之妖蛇銜筆者老書佐之妖烏與燕鬭者老鈴下之妖此三者足以為異而無凶兆無所憂也王基之家卒以無患觀叔興之言則國不可以災祥論興衰觀管輅之言則家不可以變怪論休咎惟有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者可以為通論

天

天裂

漢孝惠帝二年天開東北長二十餘丈廣十餘丈　晉惠帝元康二年春二月天西北大裂　太安二年秋八月庚午天中裂為二無雲有聲如雷者三　成帝咸和四年天裂西北　穆帝升平五年秋八月巳卯夜天中裂廣三四丈有聲如雷野雉皆鳴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春二月庚辰朔震于西南天如裂　太清二年夏六月天裂于西北長十丈闊二丈光出如電冬十二月戊申天西北裂有光如火　陳後主至德元年冬十二月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雜色隆隆若雷

天鳴

晉元帝太興二年秋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　三年冬十月壬辰天鳴至甲午止　安帝隆安五年閏月癸丑天東南鳴　二年秋九月戊子天東南又鳴　義熙元年秋八月天鳴在東南　元興元年秋八月天鳴　二年秋九月又鳴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閏十二月丙午天西南有聲如雷　大同十一年夏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水相薄　陳宣帝大建十二年秋九月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擊　十四年秋八月癸未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九月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　後主至德元年秋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　北齊文宣帝天保四年夏四月戊午天西南有大聲如雷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春正月天西方有聲如雷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夏四月壬戌天有聲如瀉水自南而北

天變色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黃色洞照　齊武帝永明八年夏六月丙申大雷雨有黃光竟天照地狀如金

無雲而雨

隋文帝開皇末二

無雲而雷

漢成帝元延元年夏四月丁酉無雲有雷聲光耀耀四面下至地昏止　後漢獻帝初平三年夏五月丙申無雲而雷　四年夏五月癸酉無雲而雷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春二月丁

丑無雲而雷

天雨螽 春秋魯文公三年雨螽于宋 襄公二年雨螽于江

天雨魚 漢孝武帝鴻嘉四年秋雨魚長五寸以下

天雨土 漢孝昭帝始元中雨土晝昏 梁武帝大同元年冬十月天雨黃塵 二年冬十一月丙寅天雨黃塵 後魏宣武帝景明四年涼州雨土如霧 後周宣帝大象二年春正月戊申雨細黃土 隋文帝開皇二年春二月庚子京師雨土

天雨毛 漢武帝天漢元年春三月天雨白毛 三年秋八月天雨白氂 西晉武帝泰始八年蜀地雨白毛 隋文帝開皇六年秋七月乙丑京師雨毛如馬尾長者二尺餘短者有六七寸

天雨沙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丁巳天雨黃沙

天雨灰 商紂末年天雨灰 梁武帝大同三年春正月壬寅天雨灰黃色

天雨草 漢元帝永光三年秋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 平帝元始三年春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 宋明帝太始四年

雨草于宮中

天雨水銀

隋文帝仁壽二年宮中再雨水銀花至四年陝州又雨

天雨冰

夏桀時雨冰　後漢時京師雨冰　張駿太元元年秋九月雨冰

天雨穀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形如稗實

天雨血

漢孝惠帝四年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孝哀帝建平四年夏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晉惠帝元康六年春三月彭城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永康元年春三月尉氏雨血　陳後主至德三年有赤物隕于太極殿前初下時鐘皆鳴又嘗進白飲忽變為血沾殿階瀝瀝然至御榻　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冬十二月雨血於太原　後主武平中有血點地自斛律明月宅至太廟

天雨木冰

春秋魯成公十六年春正月雨木冰　魏文帝黃初六年春正月雨木冰　晉元帝太興三年春二月辛未雨木冰　穆帝永和八年春正月乙巳雨木冰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冬十

二月乙巳

天雨肉

漢孝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廉縣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　魏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晉愍帝建興元年冬十二月河東雨肉

天雨木氷

雨石

商紂末年天雨石如大甕　秦始皇時隕石　漢孝惠帝三年隕石緜諸一　孝武帝征和四年春二月隕石于雍二聲聞四百里　孝元帝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隕石梁國六　成帝建始四年春正月隕石橐四肥累一　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　鴻嘉二年夏五月隕石杜衍三　元延三年春三月隕石都關二　孝哀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北地十其九月甲辰隕石虞二　平帝元始二年夏六月隕石鉅鹿二自惠盡平隕石凡十一皆有光耀雷聲成哀尤屢　後漢殤帝延平元年秋九月隕石陳留四　孝桓帝延熹七年春三月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石二皆有聲如雷　魏明帝青龍三年春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

晉武帝太康五年夏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陽各二六年春正月隕石于溫三　成帝咸和八年夏五月隕石于涼州二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石隕于武安滏陽間十餘

天雨金

秦獻公時櫟陽雨金　晉惠帝二年雨金　隋文帝仁壽四年諸軍州舍利塔成陝州雨金

日

日食

周平王五十一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王十一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莊王二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惠王元年春三月日有食之　八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九年冬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十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秋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襄王四年春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春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匡王元年夏六月辛丑日有

食之　定王六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八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五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簡王十一年夏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冬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靈王十三年春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四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十九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春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冬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景王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八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夏六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冬十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敬王二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九年冬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秋八

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三十九年夏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貞定王二十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史失紀月　考王六年六月日有食之　威烈王十六年日有食之　安王五年日有食之　二十年日有食之晝晦年　烈王元年日有食之　七年日有食之　赧王十四年日有食之晝晦並失紀月　秦莊襄王二年四月日有食之　漢高帝三年冬十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九年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既　惠帝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夏五月丁卯先晦一日食幾盡　高后二年夏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七年春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　文帝二年冬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後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景帝三年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四年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中二年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三年秋九

月戊戌晦日有食之幾盡　四年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六年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後元年秋七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武帝建元二年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年秋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元光元年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元朔二年春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元狩元年夏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元鼎五年夏四月丁丑晦日有食之　太始四年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　征和四年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元　昭帝始元三年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元鳳元年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宣帝地節元年冬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五鳳元年冬十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四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元帝永光二年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四年夏六月戊寅晦日有食之　建昭五年夏六月壬申晦日有食之成帝建始三年冬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　三年秋八月乙卯晦日

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建始元年秋九月丁巳晦日有食之　二年春二月乙酉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　四年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哀帝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與惠帝七年同月日　二年夏四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平帝元始元年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二年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孺子嬰居攝元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王莽天鳳元年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三年秋七月戊子晦日有食之　光武建武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三年夏五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五年秋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六年秋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七年春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十六年春三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十七年春二月乙亥晦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春三月戊

申晦日有食之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夏五月癸酉晦日有食之　中元元年冬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明帝永平三年秋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八年冬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　十三年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十六年夏五月戊午晦日有食之　十八年冬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　章帝建初五年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六年夏六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元和元年秋八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和帝永元三年秋八月乙未晦日有食之史官不見他官以聞　二年春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四年夏六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四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夏四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安帝永初元年春三月朔日癸酉日有食之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四月丙申晦日有食之　元初元年春二月癸酉日有食之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二年秋九月

壬午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三月二日辛亥日有食之
四年春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五年秋八月丙申
朔日有食之　六年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幾盡
永寧元年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延光三年秋
九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戊午朔日有食
之　順帝永建二年秋七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陽嘉
四年秋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永和三年冬十二
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五年夏五月己丑晦日有食之
六年秋九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桓帝建和元年春
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年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
之　元嘉二年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永興二年秋
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永壽三年夏閏四月庚辰晦
日有食之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八
年春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　九年春正月辛卯朔日
有食之　永康元年夏五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靈帝
建寧元年夏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甲辰晦日

有食之　二年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三
月丙寅晦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熹平二年冬十二月癸酉晦日有食之　六年冬十
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
食之冬十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二年夏四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　四年秋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中平三
年夏五月壬辰晦日有食之　六年夏四月丙午朔日
有食之　獻帝初平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興平元年夏六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建安五年秋九
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三年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春二月
乙巳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夏六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夏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春
二月壬子晦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春二月丁未朔日
有食之　魏文帝黄初二年夏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庚申晦日

有食之　五年冬十一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明帝太
和五年冬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六年春正月戊
辰朔日有食之　青龍元年夏閏五月庚寅朔日有食
之　齊王正始元年秋七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
夏四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四年夏五月丁丑朔日有
食之既　五年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六年夏四
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八年
春二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九年春正月乙未朔日有
食之　嘉平元年春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高貴鄉
公甘露四年秋七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正月
乙酉朔日有食之　陳留王景元二年夏五月丁未朔
日有食之　三年冬十一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晉武
帝泰始二年秋七月丙午晦日有食之冬十月丙午朔
日有食之　七年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八年冬
十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九年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
之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十年春正月乙未日有

食之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咸寧元年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太康四年春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惠帝元康九年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永康元年春正月辛卯日有食之夏四月辛卯日有食之　永寧元年春閏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光熈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六年春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愍帝建興四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五年夏五月丙子日有食之冬十一月丙子日有食之元帝太興元年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明帝太

寧三年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六年春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九年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咸康元年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七年春二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穆帝永和二年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七年春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八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升平四年秋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　哀帝隆和元年春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廢帝太和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五年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孝武帝寧康三年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太和六年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九年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夏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春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安帝隆安四年夏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元興二年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義熙三年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十年秋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一年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恭帝元熙元年冬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宋少帝景平二年春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文帝元嘉四年夏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五年冬十一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六年夏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星晝見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十九年秋七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夏六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夏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秋七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孝武孝建元年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大明四年秋九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五年秋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六年春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明帝泰始三年冬十月己亥朔

日有食之　四年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年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廢帝元徽元年冬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順帝昇明元年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二年春三月巳酉朔日有食之秋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三年春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齊高帝建元二年秋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三月秋七月巳未朔日有食之　武帝永明元年冬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六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八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九年春正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十一年夏六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鬱林王隆昌元年夏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明帝建武元年冬十一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食之　東昏侯永元二年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巳亥朔日有食之　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梁武帝天監元

年秋七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七年秋八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八年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十一年夏五月巳未晦日有食之　十二年夏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春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八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普通元年春正月丙子日有食之　二年夏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三年夏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冬十一月巳丑朔日有食之　四年冬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中大通元年冬十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三年夏六月巳亥朔日有食之　四年冬十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五年夏四月巳未朔日有食之　六年夏四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大同四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六年夏閏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太清元年春正月巳亥朔日有食之　陳高祖永定三年夏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文帝天嘉二年夏四

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三年秋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五年春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八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六年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天康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廢帝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二年冬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宣帝大建二年冬十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三年夏四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秋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七年春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七年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八年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九年冬十一月己亥晦日有食之　十二年冬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後主至德元年春二月己巳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禎明元年夏五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隋文帝開皇十一年春二月辛巳晦日有食之　十二年秋七月壬申晦日有食之　十三年秋七月戊辰晦日有食之　仁壽元年春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大業十二年夏五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日夜出　前漢孝武帝建元二年夏四月戊申有如日夜出　晉元帝太興元年冬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

日夜食　後魏孝莊永安二年冬十月己酉日從地下食出虧從西南角起

日薄食　晉懷帝永嘉元年冬十一月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照皆黃

衆日並出　晉孝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辛未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　四年三日並照　五年春正月三日並照虹蜺彌天　元帝太興三年五日並見　梁元帝承聖元年冬十一月兩日俱見

日鬬　晉元帝太興四年春二月癸亥日鬬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春二月庚午日鬬光遂微

日隕于地　晉建興二年春正月辛未庚時日隕于地

日中

烏見　晉穆帝永和八年張重華在涼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春二月庚午日中見烏　靜帝大象元年春二月癸未日出將入時其中亟有烏色

日中飛鷰
晉惠帝元康九年春正月日中有若飛鷰者數日乃消　孝懷帝永嘉五年春三月庚申日中有若飛鷰者

日中黑子　晉武帝泰始四年冬十月乙未日中有黑子　惠帝永寧元年秋九月甲申日中有黑子　元帝太興四年春三月癸未日中有黑子　永昌元年冬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　成帝咸康八年春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　穆帝永和十年冬十月庚辰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十一年春三月戊申日中有黑子大如桃二枚　升平三年冬十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海西公太和四年冬十月乙未日中有黑子　五年春二月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簡文帝咸安二年冬十月丁丑日中有黑子　孝武帝寧康元年

冬十一月巳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二年春三月庚寅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鴨卵冬十一月巳巳日中有黑子大如雞卵　太和十三年春二月庚子日中有黑子大如李　十四年夏六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大如李　二十年冬十一月辛卯日中又有黑子　安帝隆安四年冬十一月辛亥日中有黑子　齊永元元年冬十二月乙酉日中有黑子三枚　後周建德六年冬十一月甲辰黑子大如杯

日中黑氣

漢孝靈帝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瓜在日中　孝獻帝光和三年春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數日乃銷

晉惠帝永康三年冬十二月庚戌日中有黑氣　太安元年冬十一月日中有黑氣　永興元年冬十月日中有黑氣分日　後魏孝文帝太和二年日中有黑氣三年夏六月癸卯日中有黑氣　宣武帝景明二年秋八月戊辰日赤無光中有黑氣　三年正月乙巳日中有黑氣　正始元年冬十二月丙戌黑雲貫日　二

年日中有黑氣氣形如月從東南來衝日　三年春二月甲子日中有黑氣三　四年冬十一月癸卯日中有黑氣二大如挑　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冬十月辛卯日中有黑氣

日青無光

隋文帝仁壽四年秋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

日光四散

晉惠帝光熙元年夏五月壬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流血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　孝懷帝永嘉五年春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　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冬十一月辛酉日光四散如流血

日晝昏而黃黑霧

晉惠帝永康元年冬十月乙未日闇黃霧四塞　孝愍帝建興二年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　明帝太寧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暈無光癸巳黃霧四塞二月乙丑黃霧四塞　宋文帝元嘉四年冬十月辛卯日晝昏凡十日乃明

日死

漢成帝河平元年春正月二日日出赤如血無光食後乃復　孝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丈

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冬十一月日始出四五丈色赤如血未沒四五丈亦如之至八年春凡三度謂之日死　齊建元元年冬十二月未時日暈色黃無光至申乃散　二年閏月乙酉日黃無光　四年冬十一月丙午日黃色無光　永明五年冬十一月丁亥日出五竿失色赤黃暈抱珥背直

日赤如血無光

後魏文成帝興安元年冬十一月巳卯日出赤如血　宣武帝正始三年冬十月乙巳日赤無光　延昌元年冬十月甲戌至辛卯日初出及將沒赤白無光

日五色

晉武帝太康元年春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自卯至酉

日無光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冬十一月丁亥日失色　孝明帝熙平元年春三月丁丑日出無光至申酉時　神龜三年冬十月巳巳太史奏自八月以來黃埃掩日日出三丈色如赭無光曜　節閔帝普泰元年春三月丁卯日月並赤赭色天地溷濁

日暈及

背珥冠

孝章建初七年夏四月丙寅日加卯西面有抱須臾成暈　殤帝延平元年夏六月丁未日暈上有半暈暈中外有璚背兩珥冬十二月丙寅日暈再重中有背璚　孝順帝永和六年春正月己卯暈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　晉孝愍帝建興五年春正月日有重暈左右兩珥　明帝太寧元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暈無光　安帝隆安元年冬十二月壬辰日暈有背璚　義熙六年夏五月丙子日暈有璚　恭帝元熙二年春正月壬辰白氣貫日東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氣貫之交匝　陳文帝天嘉八年夏四月甲子日有交暈白貫之　後魏道武帝皇始二年冬十月壬辰日暈有背珥　孝文帝太和二年春正月辛亥日暈東西兩珥四年春正月癸丑日暈東西有背　八年春正月戊寅有白氣貫日　宣武帝延昌二年夏四月甲辰卯時暈匝西有一背黃南北有珥內赤外黃漸減冬十二月己酉日暈北有一抱內赤外黃白兩傍有珥下　孝明帝

正光五年閏月乙酉日暈內赤外青南有珥下有抱兩背內赤外青冬十二月丙申日暈南北有珥上有抱一背　孝昌三年夏五月戊戌辰時暈匝內赤外白兩珥冬十一月戊寅辰時暈東面不合內赤外黃　孝武帝永熙三年夏六月己丑日暈有重珥上有背長二丈餘冬十一月己巳辰時日暈不合東西有珥背

日暈再重

周幽王末年日暈再重內赤外青有一黑晝上下通在日中　晉武帝泰始五年秋七月甲寅日暈再重白虹貫之　惠帝元康元年冬十一月甲申日暈再重青赤有光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日暈三重　太安二年春三月甲戌日暈東西兩處不合其狀如抱　孝愍帝建興五年春正月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後魏孝明帝正光五年春三月丁卯日暈三重外青內赤　孝昌元年夏五月日暈再重　節閔帝普泰元年冬十一月日暈再重　東魏孝靜帝武定三年冬十一月壬申日暈兩重東南東北有珥在西兩重背

日

暈五重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春二月癸卯青黄暈暈五重　海西公太和六年日暈五重

虹貫日

後漢光武建武七年夏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暈　孝靈帝光和六年春二月乙未白虹貫日　孝獻帝初平元年春二月壬辰白虹貫日　吳大帝赤烏十一年春二月白虹貫日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春正月戊申白虹貫日二月癸卯白虹貫日　明帝太寧元年冬十一月丙子白虹貫日　成帝咸和九年秋七月白虹貫日　咸康元年秋七月白虹貫日　二年秋七月白虹貫日　海西公太和四年夏四月戊辰白虹貫日　六年春三月辛未白虹貫日　安帝元興元年春二月甲子白虹貫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貫日　義熙十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　梁武帝太清元年春二月白虹貫日　三年春正月白虹貫日　後魏孝文帝延興五年春正月丁酉白虹貫日　太和十三年春三月戊戌白虹貫日　宣武帝延昌元年冬十

一月巳酉白虹貫日　孝明帝神龜元年春三月丁丑白虹貫日　正光三年夏五月白虹貫日　孝昌三年冬十二月丙戌白虹貫日　東魏孝靜帝元象元年冬十二月白虹貫日　後周孝武帝保定五年白虹貫日冬　建德二年春二月辛亥白虹貫日　靜帝大定元年十一月巳未白虹貫日　隋文帝開皇元年春正月巳巳白虹夾日

月

兩月並見

漢孝成帝建始元年秋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梁武帝太清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兩月相承如鉤見于西方　西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春正月朔兩月並見　隋煬帝大業九年春正月二十七日兩月並見

月晝明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丙寅月晝見于東方

星

入月中　後漢孝明帝永平十五年冬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　晉孝惠帝太安二年冬十一月庚辰歲星入月中　元帝太興三年冬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　成帝咸康元年春二月乙未太白入月　六年春二月乙未太白入月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春二月戊寅熒惑入月　十三年冬十二月戊子辰星入月　十八年春正月乙酉熒惑入月　隋文帝仁壽四年夏六月庚午有星入月中數日而退

星

五星合聚　周武王將伐商五星聚于房　齊桓公將霸諸侯五星聚于箕　漢高祖元年入秦五星聚于東井以歴推之從歲星也　四星合聚　漢孝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于栁張各五日　後漢孝獻帝初平元年四星聚于箕尾　建安二十五年四星又聚　西晉懷帝永嘉六年秋七月四星聚于牛女之間

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冬十月四星合于氐　安帝義熙三年春二月癸亥土火金水聚于奎婁從填星也　九年春二月壬辰木火土金聚于東井從歲星也　後魏明元帝永興四年春二月壬辰木火土金聚于東井　後木火入鬼　節閔帝普泰元年冬十月甲寅金火土木入參皆甚明

三星合聚

漢孝文帝後六年夏四月乙巳三星合于東井　孝景帝元年秋七月乙丑金木水三星俱合於張　後漢孝和帝永元二年春正月乙卯金木俱合於奎丙寅水又在奎辛未水金木在婁　五年夏四月金火水俱聚于東井　七年春二月癸酉金火俱在參戊寅在井秋八月甲寅水土金俱在軫冬十二月丙辰火金水俱在斗　孝靈帝光和五年冬十月木火金合於虛相去各五六寸如連珠　建安十八年秋木土火合於太微逆行留守帝座百餘日　孝獻帝初平元年冬十一月庚戌土火金合於尾

晉惠帝元康三年填星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

孝懷帝永嘉六年秋七月火木金聚于牛女之間　孝武帝大元十七年秋九月丁丑木火土同在氐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春二月金火水合於東井　後魏道武帝天賜四年春二月癸亥火土金聚　後周宣帝宣政元年夏六月壬午木火金合于井　靜帝大象元年夏四月戊子金木水合于井

老人星

梁天監四年秋八月庚子老人星見自此後每常以秋分後見於參南至春分而伏矣

流星

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　秦始皇二年三月乙未有流星大小西行不可勝數至曉乃息　漢孝昭帝始元中有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　元平元年春二月甲申晨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三月丙戌流星出翼軫東北干太微入紫宮始出小且入大有光入有頃聲如雷三鳴乃止　孝成帝建始元年秋九月戊子有流星出文昌色白光燭地長可五六丈大四圍所詘折委曲貫紫宮西在斗西北子亥間復詘如環北方不合留一刻所　元

延元年夏四月丁酉日晡時天腥晏隱隱如雷聲有流星頭大如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色從日下東南去四面或大如盂或如雞子爗爗如雨下至昏止　綏和元年春二月辛未有流星從東南入北斗長數十丈二刻所息　光武建武十年春三月癸卯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北斗魁第六星色白傍有小星射者十餘枚滅則有聲如雷食頃止冬十二月巳亥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且滅時分為十餘如遺火狀須臾有聲隱隱如雷　十二年春正月巳未小星流百枚以上或西北或正北或東北二夜止夏六月戊戌晨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　中元二年冬十月戊子大流星從西南東北行聲如雷　孝明帝永平元年夏四月丁酉流星大如斗起天市樓西南行光照地　七年春正月戊子流星大如杯從織女西行光照地　孝章帝建初二年秋九月甲寅流星過紫宮中長數丈散為三滅　孝和帝永元元年春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有光色黃

白一云大如拳起參東南又云大如桃色赤起太微東蕃二月流星起天棓東北行二丈所滅色青白壬申夜有流星起太微東蕃長三丈三月丙辰流星大如桃起天津東至斗黄白頻有光壬戌有流星起天將軍東北行色黄無光　二年春二月丁酉有流星大如桃起紫宫東蕃西北行五丈稍滅四月丙辰有流星大如瓜起文昌東北西南行至少微有頃音如雷八月丁卯有流星如雞子起太微西東南行四丈所消冬十月癸未有流星大如碗起天津西行六丈所消十一月辛酉有流星大如拳起紫宫西行到胃消　三年秋九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起紫宫西南至北斗柄間消　七年春正月丁巳有流星起天津入紫宫中滅色青黄有光冬十二月乙卯有流星起文昌入紫宫消　十一年夏五月丙午有流星大如瓜起氐西南行稍有光白色　十六年冬十月辛亥流星起勾陳北行二丈有光色黄元興元年春二月庚寅有流星起角亢五丈所夏四月

辛亥有流星起斗東北行到須女秋七月巳巳有流星起天市五大所其色光赤　孝順帝永和三年春二月辛丑有流星大如斗從西北行長八九尺色赤黄有聲隆隆然如雷　孝桓帝永壽元年秋九月巳酉晝有流星長二尺所色黄白　孝靈帝熹平二年夏四月有流星出文昌入紫宫蛇行有首尾無身赤色有光照垣牆　光和元年夏四月癸丑流星犯軒轅第二星東北行入北斗魁中　中平中夏流星赤如火長三大起河鼓入天市抵觸宦者星色白長二三丈後尾再屈食頃乃滅　魏明帝景初二年秋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白色有芒鬣墜遼東襄平城東南　陳留王景元四年夏六月有大星二並如斗見西方分流南北光照地隆隆有聲　蜀後主建興十三年諸葛亮屯渭南有星流投亮營三投再還　晉懷帝永嘉元年秋九月辛卯有大星如日自西南流于東北小者如斗相隨天盡赤聲如雷　元帝永昌元年秋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

甕長百餘丈青赤色從西方來尾分為百餘岐方散
成帝咸康三年夏六月辛未流星大如斗二魁色青赤
光燿地出奎中沒婁北　六年春二月庚午朔有流星
大如斗光燿地出天市西行入太微　穆帝永和八年
夏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大如三斗魁從辰巳上東
南行以晷度推之在奎斗之間蓋燕分也　十年夏四
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黃出織女沒造父有聲如雷
海西公太和四年冬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有聲
如雷　安帝隆安五年春三月甲寅流星赤色衆多西
行經牽牛虛危天津閣道貫太微紫宮　宋文帝元嘉
十年冬十二月有流星大如甕尾長二十餘丈　孝武
孝建初二月流星大如月西行　梁武帝太清三年春
正月戊辰有流星長三十丈墮武庫　元帝承聖三年
冬十一月庚子夜有流星墜江陵城中　後魏道武帝
登國四年春三月丁未有大流星東南行尾屬地六七
丈有聲　天興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有流星照地啾啾

626
书馆

有聲　文成帝興安元年夏五月辛亥流星大如五斗許西南為六七段有聲　後周武帝天和四年夏四月庚午有流星大如斗出左攝提流至天津中有聲如雷　建德六年冬十二月癸丑流星大如月西流有聲蛇行屈曲光照地戊辰平旦有流星大如三斗罌色青出紫宮　靜帝大象元年夏六月丁卯有流星大如雞子出氐中西北流有尾長一丈所入月中即滅己丑有流星大如斗出營室　二年閏五月甲辰有流星一大如三斗罌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聲如風卷旗秋七月壬子有流星大如斗出五車東北　隋文帝開皇元年冬十一月己巳有流星聲如隤墻光燭地　五年秋八月戊申有流星數百四散而下　煬帝大業十二年秋八月壬子有大流星如斗出王良閣道聲如隤牆癸丑有大流星如甕出羽林

奔星 光迹相連曰流絕迹而去曰奔

晉太元二年冬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聲如雷

飛星 飛類於流自下而上曰飛

01739
浙大图书

漢成帝陽朔四年閏月庚午飛星大如缶西南入斗下

星隕

周莊王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襄王元年星晝隕于秦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傳曰隕星也　前漢成帝永始二年春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　後漢更始元年夏有流星墜昆陽王尋王邑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　晉武帝泰始四年秋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　太康九年秋八月壬子星晝隕如雨　孝惠帝大安二年冬十一月辛巳有星晝隕中天北下光變白有聲如雷　永興元年秋七月乙丑星隕有聲　二年冬十月星又隕有聲　孝懷帝永嘉四年冬十月庚子大星西北墜有聲　恭帝元熙元年西涼星隕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秋七月甲辰星隕如雨　元帝承聖元年星隕吳郡　後魏道武帝登國九年有星墜于河北聲如雷震光明燭天地　隋文帝開皇十九年星隕于勃海　煬帝

大業十一年冬十二月戊寅大流星如斛墜賊盧明月營　十二年夏五月有大流星隕於吳郡為石　十三年夏五月辛亥大流星隕於江都

客星

非其常有曰客星

漢武帝元光元年夏六月有客星見于房　孝昭帝元鳳四年客星在紫宮中斗樞極間　孝宣帝地節元年夏六月戊戌甲夜客星居左右角間東南指長可二尺色白其丙寅又有客星見于貫索東北南行至秋七月癸酉夜入天市芒炎東南指其色白　黃龍元年春三月客星居王良東北可九尺長丈許西指出閣道間至紫宮　孝元帝初元元年夏四月有客星大如瓜色青白在南斗第二星東可四尺　二年夏五月客星見于昴分居卷舌東可五尺色青白炎長三寸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秋七月有客星見軒轅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凡百十三日滅　孝明帝永平四年秋八月辛酉客星出梗河西北指貫索七十日去　八年冬十二月

戊子客星出東方　九年春正月戊申客星出牽牛長八尺歷斗建箕過角亢至翼芒東指見至五十日滅　十三年冬十一月客星出于軒轅四十八日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有客星出昴六十日在軒轅右角稍滅　孝章帝元和元年夏四月客星晨出東方在胃八度歷閣道入紫宮留四十日滅　孝和帝永元十三年冬十一月乙丑軒轅第四星間有小客星色青黃　十六年夏四月戊午客星從紫宮西行至昴五月壬申滅　孝安帝永初元年秋八月戊申有客星在東井弧星西南　四年夏六月丙子客星大如李蒼白芒氣長三尺指上階星　元初三年冬十一月甲午客星見于西方巳亥在虛危南至胃昴　延光四年冬十一月客星見天市　孝順帝永建六年冬十二月壬申客星芒氣長二尺餘西南指色蒼白在牽牛六度　陽嘉元年閏月戊子客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　孝桓帝延熹四年夏五月辛酉客星在營室相順行生芒長五尺

所至心一度轉為彗　孝靈帝中平二年冬十月癸亥有客星出南門中大如半筵五色喜怒稍小至後年六月消　五年夏六月丁卯客星如三升椀出貫索西南行入天市至尾而消　魏文帝黃初三年秋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掖門內　明帝景初二年冬十月客星見危逆行在離宮北騰蛇南甲辰犯宗星己酉乃滅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冬十月丁丑客星見太微中轉東南行歷軫宿七十日滅　晉武帝太熈元年夏四月客星在紫宮　孝惠帝永興元年夏五月客星守畢　海西公太和四年春二月客星見紫宮西垣至七日乃滅　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春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滅　十八年春二月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滅　安帝元興元年冬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　後周武帝保定元年秋九月乙巳客星見于翼　天和三年秋七月己未客星見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漸大東行八月入天市長如匹許復東行犯

河鼓右將癸未犯瓠瓜又入室犯離宮九月壬寅入奎稍小壬戌至婁北一尺所滅凡六十九日　建德三年春二月戊午有客星大如桃出五車東南入文昌又入北斗魁中凡見九十三日

彗星

隋志曰孛星彗之屬也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彗星者埽星也有五色春秋時齊有彗星齊君禳之晏子曰無益也　周貞定王二年彗星見　顯王八年彗星見于西方　赧王十年彗星四見　十二年彗星見　十九年彗星見　秦始皇七年彗星先見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　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是歲彗星復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南八十日　十三年彗星見東方　漢孝景帝二年冬十二月彗星出西南　中三年春三月丁酉彗星見西北色白長大在觜觿且去益小十五日不見　孝元帝初元五年夏四月彗星出西北赤黃色長八尺所數日長丈餘東北指在參分　孝哀帝建平二年春二月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　後漢建武十五年春正月丁未

彗星見昴炎長三丈稍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二月乙未至東壁滅四十九日　三十年閏月甲午水在東井二十度生白氣東南指炎長五尺爲彗東北行至紫宮西藩止五月甲子不見凡見三十一日　孝明帝永平三年夏六月丁卯彗星出天船北長二尺所稍北行至亢南百三十五日去　十八年夏六月已未彗星出張長三尺轉在郎將南入太微　孝章帝建初元年秋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　二年冬十二月戊寅彗星出婁三度長八九尺稍入紫宮百六十日稍滅　孝安帝永初三年冬十二月彗星起天苑南東北指長六七尺色蒼白　孝順帝永和六年春二月丁巳彗星見東方長六七尺色青白西南指營室及墳墓丁丑彗星在奎一度長六尺癸未昏見西北歷昴畢甲申在東井遂歷輿鬼七星張光延及三台至軒轅中滅　孝桓帝建和三年秋八月乙丑彗星芒長五尺見天市中東南指色黃白九月戊

辰不見　孝靈帝光和元年秋八月彗星出亢北入天
市中長數尺稍長至五六丈赤色經歷十餘宿八十餘
日乃消於天苑中　三年冬彗星出狼弧東行至于張
乃去　五年秋七月彗星出三台下行入太微至太子
幸臣二十餘日而消　中平五年春二月彗星出奎逆
行入紫宮復三出六十餘日乃消　孝獻帝初平四年
冬十月彗星出兩角間東北行入天市中而滅　魏明
帝青龍四年冬十一月已亥彗星見犯官者星天紀星
　景初二年秋八月癸丑彗星見張長二尺逆西行四
十一日乃滅　齊王正始元年冬十月乙酉彗星見于
西　方在尾長二丈拂牽牛犯太白十一月甲子進犯羽
林　六年秋八月戊午彗星見七星長二尺色白進至
張積二十三日滅　七年冬十一月癸亥彗星見軫長
一尺積百五十六日滅　九年春三月彗星見昴長六
尺色青白芒西南指秋七月又見翼長二尺進至軫積
四十二日滅　嘉平四年春二月丁酉彗星見于西方

在胃長五六丈色白芒南指貫參積二十日滅　五年冬十一月彗星又見軫長五丈在太微左執法西東南指百九十日滅　高貴鄉公正光二年春正月彗星見于吳楚分西北竟天　甘露二年冬十一月彗星見角色白　陳留王景元三年冬十一月壬寅彗星見亢色白長五寸轉北行積四十五日滅　咸熈二年夏五月彗星見王良長丈餘色白東南指積十二日滅　晉武帝泰始四年春正月丙戌彗星見軫青白色西北行又轉東行　孝惠帝永康元年冬十二月彗星出牽牛西指天市　二年夏四月彗星見于齊分　太安元年夏四月彗星晝見　二年春三月彗星見于東方指三台　成帝咸康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西方在奎　康帝建元元年冬十一月六日彗星見亢長七尺白色　穆帝永和五年冬十一月乙卯彗星見亢芒西向色白長一丈　六年春正月丁丑彗星又見亢　升平二年夏五月丁亥彗星出天船在胃　孝武帝寧康三年春

三月丙戌彗星見氐　安帝義熙十一年夏五月甲申
彗星二出天市埽帝座在房心北　十四年秋七月癸
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漸長至十餘丈進
埽北斗紫微中台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秋九月丙辰
有客星在北斗因為彗入文昌貫五車埽畢拂天節經
天苑季冬乃滅　二十六年彗星見太微　二十八年
夏四月己酉彗星見昴六月壬子彗星見太微中對帝
座　齊和帝中興元年彗星竟天　梁武帝大同五年
冬十月辛丑彗星出南斗長一尺餘東南指漸長丈餘
至婁滅　陳文帝天嘉元年秋九月癸丑彗星見長四
尺芒指西南　六年夏六月辛酉彗星見上台長丈餘
廢帝光大二年夏六月彗星見　宣帝大建十三年
冬十二月辛巳彗星見西南　後魏道武帝天興四年
春正月彗星見于西方　孝文帝太和六年秋八月戊
午彗星見于七星長二尺色白行至張積四十餘日滅
七年冬十月癸亥彗星見軫長一丈六十日乃滅

九年春二月彗星見昴長一尺秋七月又見翼長二尺進至軫　正光元年九月辛亥彗星出東方長尺三寸　北齊武成帝河清四年春三月彗星見　後主天統元年夏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經紫微後稍長至丈餘百餘日滅於虛危　四年夏六月彗星見于東井　後周武帝保定五年夏六月庚申彗星出三台入文昌經紫宮漸長丈餘後百餘日稍短長二尺五寸在虛危滅　天和三年夏六月甲戌彗星見東井長一丈上白下赤而銳東行至鬼北八寸乃滅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十一月癸未有彗星孛于虛危及奎婁　煬帝大業三年春二月己丑彗星見于東方文昌歷太陵五車北河入太微埽帝座前後百餘日而止　四年秋九月戊寅彗星出五車埽文昌至房而滅　大業十三年秋九月有彗星見於營室

孛星

偏指曰彗芒氣四出曰孛彗亦為孛孛者非常惡氣之所生也孛然為粉絮　春秋魯文公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　昭

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哀公十三年冬十月有星孛于東方　十四年冬有星孛　漢高帝三年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旬餘乃入　孝文帝後七年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直尾箕末指虛危長丈餘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孝景帝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中二年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中三年秋九月有星孛于西北　孝武帝建元三年春三月有星孛于星張歷太微干紫宮至于天漢是歲夏四月有星孛于天紀至織女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東北　六年夏六月有星孛于北方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元狩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四年春有星孛于東北　元封元年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元封中有星孛于河戒　太初中有星孛于招搖　後元二年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　孝昭帝始元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孝宣帝地節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去太白二丈所　神爵

元年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黄龍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宮　孝元帝初元五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參　孝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營室青白色長六七丈廣尺餘　元延元年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踐五諸侯出河戒北率行軒轅太微後日六度有餘晨出東方十三日夕見西方犯次妃長秋斗填蠭炎再貫紫宮中大火當後達天河除於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攝提至天市而按節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後西去五十六日與蒼龍俱伏　孝哀帝建平三年春三月有星孛于河鼓　王莽地皇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　後漢孝桓帝延熹四年夏五月有星孛于心　孝獻帝建安五年冬十月辛亥有星孛于大梁　九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井輿鬼入軒轅太微　十一年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　十二年冬十月辛卯有星孛于鶉尾十七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　二十二年冬

有星孛于東北　二十三年春三月孛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后妃太微鋒炎指帝座　魏文帝黄初六年冬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歷軒轅　明帝太和六年冬十月丙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　青龍四年冬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長三尺乙酉又孛于東方　齊王嘉平三年冬十一月癸亥有星孛于營室西行積九十日滅

晉武帝泰始五年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宫　十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軫　咸寧二年夏六月甲戌有星孛于氐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八月有星孛于太微至翼北斗三台　三年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三月有星孛于胃夏四月有星孛于女御五月又孛于東方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宫　五年春三月有星孛于柳夏四月有星孛于女御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宫　太康二年秋八月有星孛于張冬十一月有星孛于軒轅　四年春二月戊申有星孛于西南　八年秋九月有星孛于南斗

長數十丈十餘日滅　孝惠帝元康五年夏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　永興二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昴畢冬十月丁丑有星孛于北斗　成帝咸和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犯斗二十三日滅　咸康六年春二月庚辰有星孛于太微　哀帝興寧元年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　孝武帝寧康二年春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虛經氐亢角軫翼張秋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　太元十五年秋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經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色白長十餘丈八月戊戌入紫微乃滅　安帝隆安四年春二月己丑有星孛于奎長三丈上至閣道紫宮西蕃入北斗魁至三台三月遂經于太微帝座端門冬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貫索天市天津　義熙十四年夏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　恭帝元熙元年春正月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蕃　宋武帝永初三年春二月丙戌有星孛于虛危是歲冬十一月戊子有星孛于營室　少帝景平元

年春正月己卯有星孛于東壁冬十月己未有星孛于氐　陳宣帝大建七年夏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　北齊後主天統四年秋七月有星孛于房心白如粉絮大如斗東行八月入天市漸長四丈犯瓠瓜歷虛危入室犯離宮九月入奎至婁滅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夏四月乙卯有星孛于紫宮垣外大如拳赤白色指五帝坐東南行稍長大五尺五月甲子至上台北滅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夏六月有星孛于文昌東南長五六寸色黑而鋭夜動搖西北行數日至文昌去紫宮四寸不入却行而滅　十三年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五帝座色黄赤長三四尺數日而滅

天狗

隋志曰狀如大奔星色黄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炎炎如火光衝天其上鋭其下圓如數頃田處或曰星有毛旁有矩彗下有狗形者或曰星出其狀赤白有光下即為天狗一曰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音若有足者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黄如遺火狀　漢孝文帝六年秋八月天狗下梁壄

孝景帝三年秋七月天狗下　孝哀帝建平元年春正月丁未日出時有著天白氣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如雷西南行一刻而止名曰天狗　後漢獻帝初平四年夏六月辛丑天狗西北行　晉穆帝升平四年冬十月庚戌天狗見西南　孝武帝太元十三年閏月戊辰天狗東北見有聲　北齊孝昭帝皇建二年晉陽天狗下

枉矢

說苑曰枉矢辰星盈縮之所生也又曰機星散為枉矢又曰五星盈縮之所生也弓弩之象也巫咸曰枉矢類大流星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目長數四又曰黑彗分為枉矢枉矢者射是也

秦二世二年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　孝惠帝元康四年秋九月甲午枉矢東北行竟天　六年夏六月丙午夜有枉矢自斗魁東南行　光熙元年夏五月枉矢西南流　元帝太興三年夏四月壬辰枉矢出虛危沒翼軫　穆帝升平二年冬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　隋煬帝大業十二年秋九月戊午有枉

矢二出北斗魁委曲蛇形注於南斗

蚩尤旗

孟康曰熒惑之精也流為蚩尤旗晉灼曰呂氏春秋云其色黃上白下夏氏曰望之無雲獨見赤雲成者是也或曰形如箕可長三丈末有星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亘天三十日去占曰為蚩尤旗　後漢獻帝初平三年秋九月蚩尤旗見長十餘丈色白出角亢之南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冬十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亘天王肅曰蚩尤旗也　晉武帝咸寧四年夏四月蚩尤旗見于東井

長星

漢孝文帝八年夏有長星出于東方　孝武帝元狩四年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後漢孝明帝永平八年夏六月壬午長星出于柳張三十七度犯軒轅刺天船陵太微氣至上階凡見五十六日去　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長星見　恭帝元熙二年夏四月長星竟天　齊東昏侯永元三年春正月乙巳長星見亘天　梁武帝中大通五年春正月己酉長星見　隋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

有長星竟天出於東壁二旬而止

蓬星

漢孝景帝中三年夏六月壬戌有蓬星見于西南在房南去房可二丈如二斗罷色白癸亥在心東北可長丈所甲子在尾北可六丈丁卯在箕北近漢稍小去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日　孝昭帝始元中蓬星出于西方天市東門行過河鼓入營室中

地 山附

地震

周幽王二年西周涇渭洛三川皆震　春秋魯文公九年秋九月癸酉地震　襄公十六年夏五月甲子地震　昭公十九年夏五月己卯地震　二十三年秋八月乙未地震　哀公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漢孝惠帝二年春正月隴西地震壓四百餘家　呂后二年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　孝文帝元年夏四月齊楚地震　五年春二月地震　孝景帝後元年夏五月地震　孝武帝元光四年夏五月地震　征和二年秋

八月癸亥地震壓殺人　後元元年秋七月地震往往
涌泉出　孝宣帝本始元年夏四月庚午地震　四年
夏四月壬寅地震河南以東四十九郡北海琅邪壞祖
宗廟城郭殺六千餘人　孝元帝初元二年春二月戊
午地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䝠道
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壓殺人衆　永光三年冬地震
建昭二年冬十一月齊楚地震　孝成帝建始三年
冬十二月戊申夜未央宮殿中地震　河平三年春二
月犍為地震積二十一日百二十四動　綏和二年秋
九月丙辰地震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凡
殺四百一十五人　後漢世祖建武二十二年秋九月
郡國四十二地震南陽尤甚　孝章帝建初元年春三
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　孝和帝永元四年夏六月丙
辰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春二月戊午隴西地震　七
年秋七月乙巳易陽地裂　九月癸卯京師地震　九年
春三月庚辰隴西地震　孝安帝永初元年夏六月丁

巳河東楊地陷東西百四十步南北百二十步深三丈五尺是歲郡國十八地震　三年冬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　四年春三月癸巳郡國九地震秋九月甲申益州郡地震　五年春正月丙戌郡國十地震　七年春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元初元年春二月巳卯日南地坼長百八十二里廣五十六里夏六月丁巳河東地陷是歲郡國十五地震　二年夏六月洛陽新城地裂冬十一月庚申郡國十地震　三年春二月郡國十地震秋七月緱氏地震冬十一月癸卯郡國九地震　四年郡國十三地震　五年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三月乙巳京都郡國四十二地震或坼裂水泉涌出敗壞城郭民室屋壓殺人冬十二月郡國八地震　永寧元年郡國二十三地震　建光元年冬十一月巳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壞城郭室屋壓殺人　延光元年秋七月癸卯京都及郡國十三地震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二年京都及郡國三十二地震　三

年京都及郡國二十三地震　四年冬十月丁巳京都
及郡國十六地震　孝順帝永建三年春正月丙子京
都地震漢陽地裂屋壞殺人　陽嘉二年夏四月己亥
京都地震六月丁丑雒陽宣德亭地坼長八十五丈
四年冬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　永和二年夏四月庚
申京都地震冬十一月丁卯京都地震　三年春二月
乙亥京都及金城隴西地震裂城郭室屋多壞壓殺人
夏閏四月己酉京都地震　四年春三月乙亥京都地
震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都地震　建康元年春正月
凉州郡六地震從去年秋九月以來至夏四月凡百八
十日震山谷坼裂壞敗城寺傷害人物秋九月丙午京
都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　孝桓帝建和元
年夏四月庚寅京都地震六月郡國六地裂水涌出井
溢壞寺屋殺人秋九月丁卯京都地震　三年秋九月
己卯京都地震庚寅又震　元嘉元年冬十一月辛巳
京都地震　二年春正月丙辰京都地震冬十月乙亥

京都地震　永興二年春二月癸卯京都地震　永壽二年冬十二月京都地震　三年秋七月河東地陷　延熹元年秋七月己巳雲陽地裂　四年夏六月京兆扶風及凉州地震　五年夏五月乙亥京都地震　八年夏五月丙辰緱氏地裂　秋九月丁未京都地震　永康元年夏五月丙申雒陽高平永壽亭及上黨泫氏地裂　孝靈帝建寧四年春二月癸卯地震夏五月河東地裂十二處裂合長十里一百七十步廣者三十餘步深不見底　熹平二年夏六月北海地震　六年冬十月辛丑地震　光和元年春二月己未地震夏四月丙辰地震　二年春三月地震　三年自秋至明年春酒泉表氏地八十餘震涌水出城中官寺民舍皆頹縣易處更築城郭　孝獻帝初平二年夏六月丙戌地震　四年冬十月辛丑地震十二月辛丑地震　興平元年夏六月丁丑地震戊寅又地震　建安十四年冬十月荆地震　吳大帝黃武四年江東地連震　魏明帝

青龍二年冬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搖屋瓦　景初元年夏六月戊申京師地震是歲江東地亦震　吳大帝赤烏二年春二月地再震　魏齊王正始二年冬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三年秋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　吳赤烏十一年春二月江東地仍震　蜀後主炎興元年蜀地震是歲蜀亡　晉武帝泰始五年夏四月辛酉地震　七年夏六月丙申地震　咸寧二年秋八月庚辰河東平陽地震　四年夏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　太康二年春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五年春正月壬辰朔京師地震夏五月丙午宣帝廟地陷　六年秋七月乙丑地震　七年秋七月南安犍為地震　八月京兆地震　八年春正月太廟地陷夏五月壬子建安地震秋七月陰平地震是月前殿地陷方五尺深數丈中有破船八月丹陽地震是歲郡國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夏四月

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秋七月至于八月地又
四震其三有聲如雷九月臨賀地震冬十二月又震
十年冬十二月巳亥丹陽地震　太熙元年春正月地
又震　孝惠帝元康元年冬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
四年春二月上谷上庸遼東地震夏五月淮南壽春地
陷方三十丈壞城府殺人六月壽春地圻人家陷死上
庸亦如之秋八月居庸地圻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
水出上庸四處地墜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
冬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
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　五年夏五月丁丑地震六月
金城地震　六年春正月丁丑地震　八年春正月丙
辰地震　九年夏六月賈謐齋屋柱陷入地　太安元
年冬十月地震　二年冬十二月丙辰地震　孝懷帝
永嘉元年春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鵞出色
蒼者冲天白者不能飛　三年秋七月戊辰當陽地裂
三所廣三里長三百餘步冬十月荊湘二州地震　四

年夏四月兖州地震五月地震　孝愍帝建興元年冬十二月河東地震　二年夏四月甲辰地震　三年夏六月丁卯長安又地震　元帝太興元年夏四月乙酉西平地震涌水出冬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涌水出　二年夏五月己丑祁山地震　三年夏五月庚寅丹陽吳郡晉陵地震　成帝咸和二年春二月江陵地震三月益州地震夏四月己未豫章地震　九年春二月丁酉會稽地震　穆帝永和元年夏六月癸亥地震　二年冬十月地震　三年春正月丙辰地震秋九月地又震　四年冬十月己未地震　五年春正月庚寅地震　九年秋七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十年春正月丁卯地震聲如雷雞雉皆鳴呴　十一年夏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又震　升平二年冬十一月辛酉地震　五年秋八月涼州地震　哀帝隆和元年夏四月丁丑梁州地震　興寧元年夏四月甲戌揚州地震　二年春三月庚寅江陵地震　海西公太

和元年春二月涼州地震水涌　簡文帝咸安二年冬十月辛未安成地震　孝武帝寧康二年春二月丁巳地震秋七月甲午涼州地震　太元元年夏四月癸丑地震　二年春閏三月壬午地震夏五月丁丑地震　十一年夏六月己卯地震　十五年春三月己酉朔夜地震秋八月己丑京都地震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七年夏六月癸卯地震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八年春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夜地震　安帝隆安四年夏四月乙未地震秋九月癸丑地震　義熈四年春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冬十月癸亥地震　五年春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　八年春正月甲寅山陰地陷方四丈有聲如雷自正月至于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五月戊寅西明門穿湧水出　宋武帝永初二年秋七月己巳地震　文帝元嘉十二年夏四月都下地震　十五年秋七月辛未都下地震　孝武帝大明二年夏四月辛丑地震

六年秋七月甲申地震有聲如雷兗州尤甚於是魯郡山摇者二　後廢帝元徽五年夏五月地震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秋七月地震自此至來歲晝夜不止小屋多壞　梁武帝天監五年冬十一月甲子都下地震生白毛　普通二年秋八月丁亥始平郡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　三年春正月庚戌都下地震　六年冬十二月壬辰都下地震　中大通五年春正月戊申都下地震　大同二年冬十一月辛亥都下地震生白毛長二尺　三年冬十月丙辰都下地震　七年春二月乙卯都下地震　九年春閏正月丙申地震生毛　太清二年秋九月戊辰地震江左尤甚壞屋殺人地生白毛長二尺　三年夏四月己丑都下地震丙申又震冬十月丁未又震　陳武帝永定二年夏五月乙未都下地震　宣帝大建四年冬十一月己亥地震　後主禎明元年春正月乙未地震　後魏宣武帝延昌元年肆州地震陷裂殺人　三年春二月肆

州秀容郡敷城縣鴈門郡原平縣並自去年四月以來地震不已　東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冬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　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并州地震　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夏閏六月庚午地震　建德三年涼州地頻震壞城郭地裂水涌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夏五月辛酉京師地震　二十年冬十一月戊子立皇太子廣天下地皆震　仁壽二年夏四月庚戌岐雍二州地震秋九月隴西地震

山崩

周幽王二年岐山崩　春秋魯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成公五年夏晉梁山崩壅河水三日不流　漢高后二年春正月乙卯武都道山崩殺七百六十人　孝文帝元年夏四月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同日崩大水潰出　孝宣帝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　孝元帝初元二年春二月隴西山崩水泉涌出　建昭四年夏六月藍田地沙石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逆流　孝成帝建始三年冬十二月越嶲山崩　河平三年

春二月丙戌犍為柏江捐江山皆崩壅江水水逆流壞城殺人　四年春三月壬申長陵臨涇岸崩壅涇水元延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三月江水竭

後漢孝和帝永元元年秋七月會稽南山崩　十二年夏閏四月戊辰南郡秭歸山高四百丈崩塡谿谷殺百餘人　孝殤帝延平元年夏五月壬辰河東恒山崩

孝安帝永初六年夏六月壬辰豫章員谿原山崩共六十三所　延光二年秋七月丹陽山崩四十七所三年夏六月庚辰巴郡閬中山崩　四年冬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殺四百餘人　孝順帝永和三年春二月金城隴西山岸崩　孝桓帝建和三年郡國五山崩和平元年秋七月廣漢梓潼山崩　永興三年夏六月東海朐山崩　永壽元年夏巴郡益州郡山崩　延熹三年夏五月甲戌漢中山崩　四年夏六月庚子泰山博尤來山判解　孝靈帝光和六年夏五月原山崩

孝獻帝初平四年夏六月華山崩裂　吳大帝赤烏

十三年秋八月丹陽句容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
魏元帝咸熙二年春二月太行山崩　晉武帝泰始三
年春三月戊午大石山崩　四年秋七月泰山隆三里
大康六年冬十月南安新興山崩水涌出　七年秋
七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惠帝元康四年蜀郡山崩殺人夏五月壬子壽春山崩
洪水出六月壽春大雷山崩秋八月上庸四處山崩殺
人　太安元年夏四月西墉崩　孝懷帝永嘉三年冬
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四年夏四月湘東酃縣黑石山
崩　元帝太興元年春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陽山崩
二年夏五月祁山山崩殺人　三年南平郡山崩出
雄黃數千斤　四年秋八月恒山崩水出滹沱河溢
成帝咸和四年冬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　穆帝永
和七年秋九月峻平崇陽二陵崩　十二月遣使修峻
平陵開埏道崩壓殺數十人　孝武帝寧康二年秋七
月涼州山崩　哀帝隆和元年夏四月丁丑浩亹山崩

安帝義熙十一年夏五月霍山崩出銅鐘六枚　十三年秋七月漢中城固縣岸崩出銅鐘十有二枚　隋文帝仁壽三年梁州就谷山崩　煬帝大業七年冬十月乙卯底柱崩壅河逆流數十里

山移

晉惠帝元康四年夏五月蜀郡山移

山鳴

後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大鳴如牛呴聲積數年

水

大水

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　十三年夏大水　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十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四年魯大水　明年仍大水　宣公十年秋大水飢　成公五年秋大水　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漢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江漢溢流四千餘家　四年秋河南大水伊洛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　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　孝文帝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後三年

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　孝武帝建元三年河水溢于平原　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汎郡十六　元朔二年夏大水關東飢死者以千數　元封二年河決東郡瓠子　孝元帝初元元年秋九月關東郡國十一大水　初元二年北海水溢　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　成帝建始三年秋大水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流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　四年秋大水河決東郡金隄　陽朔二年秋關東大水　鴻嘉四年秋勃海清河河溢　綏和二年秋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　後漢世祖建武八年大水　三十年夏五月大水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　孝明帝永平三年郡國七大水　孝和帝永元元年秋七月郡國九大水傷稼　十年夏五月京師大水　十二年夏六月舞陽大水　殤帝延平元年秋九月六州大水冬十月四州大水　安帝永初元年冬十月辛酉新城山泉

水暴出突壞人田水深三丈　二年夏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九大水　四年秋七月三郡大水　質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海水溢樂安北海漂溺人物　桓帝建和二年秋七月京師大水　三年秋八月京師大水　永興元年秋河水溢漂害人物　二年夏六月彭城泗水增長逆流　永壽元年夏六月洛水溢至津陽城門漂流人物　永康五年秋八月六州大水勃海海溢殺人　靈帝建寧四年春二月海水溢夏五月山水暴出漂壞廬舍五百餘家　熹平二年夏六月東萊北海水溢漂殺人物　三年秋洛水溢　四年夏四月郡國七大水　光和六年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中平五年夏六月郡國七大水　獻帝建安二年秋九月漢水溢流人民　二十四年秋八月漢水溢漂流人民　魏文帝黄初四年夏六月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　明帝景初元年秋九月冀兗徐青四州水出漂溺人物　吳大帝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

百餘家　十三年秋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鴻水溢出　太元元年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　會稽王五鳳元年夏大水　晉武帝泰始四年秋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伊洛溢　七年夏六月河洛伊沁皆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二百餘人　咸寧元年秋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秋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九月荆州郡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　三年夏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秋七月荆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冬十月青徐兗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　四年秋七月司冀兗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夏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　四年秋七月丙寅兗州大水　是歲河南郡及荆州揚州俱各大水　五年秋九月郡國五大水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六年夏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秋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夏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

年水災　五年夏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
大水殺人荆揚徐兖豫五州又水　六年夏五月荆揚
二州大水　八年秋九月荆揚徐兾豫五州大水雍州
有半　永寧元年秋七月南陽東海大水　太安元年
秋七月兖豫徐兾四州大水　懷帝永嘉四年夏四月
江東大水　元帝太興三年夏六月大水　四年秋七
月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夏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春
大水　成帝咸和元年夏五月大水　二年夏五月戊
子京都大水　四年秋七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
七年夏五月大水　咸康元年秋八月長沙武陵大
水　穆帝永和四年夏五月大水　五年夏五月大水
六年夏五月大水　七年秋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
頭死者數百人　升平二年夏五月大水　五年夏四
月大水　哀帝興寧元年夏四月湖瀆溢　廢帝太和
六年夏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丈浸及太廟朱雀大航
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並

大水禾稼蕩沒黎庶饑饉　簡文帝咸安元年冬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　孝武帝太元三年夏六月大水　五年夏五月大水　六年夏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夏五月大水　十三年冬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　十五年秋七月沔中諸郡及兖州大水　十七年夏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溺死　十八年夏六月己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秋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夏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夏五月癸卯大水　安帝隆安三年夏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　五年夏五月大水　元興三年春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頻有濤水之患未有若斯之甚　義熙元年冬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冬

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　三年夏五月丙午大水　四年冬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　六年夏五月丁巳大水　八年夏六月大水　九年夏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夏五月丁丑大水秋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秋七月丙戌京師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　宋文帝元嘉五年夏六月都下大水　七年吳興晉陵義興大水　十二年夏六月丹陽淮南吳郡吳興義興大水都下乘船　十七年秋八月徐兖青冀四州大水　十八年夏五月甲申河水汎溢殺居人　十九年夏閏五月都下大水　二十年諸郡水　二十四年徐兖青冀四州大水　孝武帝大明元年夏五月吳興義興大水　二年秋八月壬戌襄陽大水　四年秋八月雍州大水　後廢帝元徽元年夏六月乙卯壽陽大水　三年春三月己巳都下水　齊高帝建元元年吳郡吳興義興三郡大水　武帝永明九年秋八月吳興義興大水　東昏侯永元元年秋七月都下大水死

者甚衆　梁武帝天監二年夏六月太末信安安豐三縣大水　六年秋八月戊戌都下大水濤上御道七尺　七年夏五月都下大水　十二年夏四月都下大水　十五年淮堰破緣淮城戍林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　普通元年秋七月己卯江淮海並溢　中大通五年夏五月戊子都下大水御道通船　陳後主禎明二年夏六月大風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舟乘　後魏明元帝泰恒二年勃海范陽郡水　獻文帝皇興二年州鎮二十七水　孝文帝延興二年夏六月安州水是歲州鎮十一大水　三年州鎮十一大水　太和元年州郡八大水　二年州鎮二十餘大水　四年州鎮十八水　八年州鎮十五大水　九年京師及州鎮十三大水　二十三年州鎮十八水　宣武帝正始四年夏四月戊戌鍾離大水　延昌元年春三月甲午州郡十一大水　二年夏五月壽春大水是夏州郡十三大水　東魏孝静帝元象元年夏山東大水蝦

蟇鳴于樹上　北齊武成帝河清二年冬十二月兗趙魏三州大水　三年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郡冀州之長樂勃海水　後主天統三年幷州汾水溢　武平六年秋八月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　隋文帝開皇六年春二月乙酉山南荆淅七州水秋七月辛亥河南諸州大水　十八年杞宋陳亳曹戴頴等州水　仁壽二年秋九月河南北諸州大水　三年冬十二月河南諸州大水　煬帝大業三年河南諸州大水漂沒三十餘郡

大雨水

春秋魯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秦二世三年秋七月大雨霖至于八月　漢孝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凡三十五日　孝景帝六年冬十二月霖雨　孝武帝元狩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孝昭帝始元元年秋七月大雨渭橋絕　孝元帝永光三年冬雨水大霧　五年夏及秋頴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聚民屋舍及水流殺人　孝成帝建始三年秋三輔大雨三十餘日　四年秋

九月大雨十餘日　後漢世祖建武六年秋九月大雨
連月苗稼更生鼠巢樹上　七年夏連雨水　十七年
雒陽暴雨壞民廬舍壓殺人傷禾稼　孝明帝永平八
年秋郡國十四雨水　和帝永元十年冬十月五州大
雨水　十三年荆州雨水　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傷禾
稼　殤帝延平元年夏六月郡國三十七雨水　安帝
永初元年郡國四十一雨水或山水暴至　三年郡國
四十一雨水　五年郡國八雨水　元初四年秋七月
京師及郡國十雨水　永寧元年自三月至冬十月京
師及郡國凡三十三雨水　建光元年京師及郡國二
十九雨水　二年秋九月郡國五雨水　三年京師及
郡國三十六雨水　順帝永建四年夏五月司隸荆豫
兗冀部雨水　六年冀州雨水傷稼　桓帝延熹二年
夏大霖雨五十餘日　靈帝建寧元年夏六月京師雨
水　熹平元年夏六月京師霖雨七十餘日　中平六
年夏霖雨八十餘日　孝獻帝建安十八年夏五月大

雨水　魏文帝黄初四年夏六月大雨水　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　四年秋八月大雨霖凡三十餘日　景初元年秋九月淫雨　四年秋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　呉會稽王太平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　景帝永安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水泉涌出　五年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　晉武帝泰始七年夏六月大雨霖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秋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大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　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冬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　永昌元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　成帝咸和四年春二月大雨四十餘日恒雷電　咸康元年秋八月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春都下雨水　梁武帝天監七年七月雨

至十月乃霖　陳宣帝大建十二年秋八月大雨霖　後魏明元帝泰恒三年秋八月鴈門河内大雨水　東魏孝静帝武定五年秋大雨七十餘日　北齊武成帝河清三年夏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山東大水人多飢死　後主天統三年冬十月積陰大雨　武平七年秋七月大霖雨水漂人户流亡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七月霖雨三旬

水赤

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　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赤二日　後漢安帝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　晉武帝太康五年夏四月任城魯國池水赤如血　劉聰僞建元元年春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龍奮迅而去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秋七月辛未淮水變赤如血　陳孝宣帝大建十四年秋七月自建鄴至荆州江州色赤如血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夏六月咸陽有池水變為血

水黑

陳後主禎明二年夏四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

水中有火

晉穆

帝升平三年春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　四年夏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

水鬬

春秋魯襄公二十三年穀洛水鬬

河清

後漢孝桓帝延熹八年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　九年夏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孝靈帝建寧元年春二月河水清　宋文帝元嘉四年夏四月河濟俱清　北齊武成帝河清元年夏四月河濟清　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水清數里鑑澈　二年龍門河清

井溢

前漢成帝建始二年春三月北宮井水溢出　後漢孝桓帝建和元年夏六月井溢　晉孝惠帝元康八年夏五月金墉城井溢　九年夏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水影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冬青州城南遠望見城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旱

旱　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正月不雨四月不雨六月不雨　二十一年夏大旱　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秋七月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　宣公七年大旱　襄公五年秋旱雩　八年秋九月旱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旱雩　昭公三年秋八月旱雩　六年秋九月旱雩　十六年秋九月旱雩　二十四年秋八月旱雩　二十五年秋七月旱再雩　定公十年秋九月旱雩　漢惠帝五年夏五月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　孝文帝三年秋天下旱　九年春大旱　後六年夏四月大旱　孝景帝中三年夏旱　後二年秋大旱　孝武帝建元四年夏六月旱　元光六年夏大旱　元朔五年春大旱　元狩三年夏大旱　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　六年秋大旱　天漢元年夏大旱　二年夏大旱　大始二年秋旱　孝昭帝始元六年夏旱　元鳳五年夏大旱　孝宣帝本始

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　神爵元年秋大旱　孝元帝初元三年夏旱　孝成帝建始二年夏大旱　河平元年春三月旱傷麥民食榆葉　永始三年夏大旱四年夏大旱　鴻嘉三年夏大旱　孝哀帝延平四年春大旱　孝平帝元始二年夏郡國大旱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夏四月旱　六年夏六月旱　九年春旱十二年夏五月旱　二十一年夏六月旱　孝明帝永平元年夏五月旱　八年冬旱　十一年秋八月旱十五年秋八月旱　十八年春三月旱　章帝建初元年大旱　二年夏雒陽旱　四年夏旱　元和元年春旱　章和二年夏旱　孝和帝永元二年郡國十旱四年郡國十旱　五年丹陽郡國二十二旱　六年秋七月京師旱　九年夏六月旱　十六年秋七月旱孝安帝永初二年夏五月旱　三年郡國八旱　四年夏旱　五年夏旱　六年夏五月旱　七年夏旱　元初元年夏京師及郡國五旱　二年夏五月京師旱

三年夏四月京師旱　五年春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
六年夏五月京師旱　建光元年郡國四旱　延光
元年郡國五旱　孝順帝永建二年春三月旱　三年
夏六月旱　五年夏四月京師旱　陽嘉元年春旱
二年夏旱　三年河南三輔大旱　四年春二月自去
冬旱至于是月　永和四年秋八月太原郡旱　冲帝
永嘉元年夏旱　孝質帝太初元年春二月京師旱
孝桓帝元嘉元年夏京師旱　延熹元年夏六月旱
孝靈帝熹平五年夏旱　六年夏四月大旱　光和五
年夏四月旱　六年夏大旱　孝獻帝興平元年秋七
月三輔大旱　魏明帝太和二年夏五月大旱　五年
春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大雩　齊王正始元
年春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　高貴鄉公甘
露三年春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　吳大帝嘉禾四年
自去冬十月不雨至于夏　會稽王五鳳二年大旱
歸命侯寶鼎元年春夏旱　晉武帝泰始七年夏五月

閏月旱大雩　八年夏五月旱　九年自正月不雨至
于六月　十年夏四月旱　咸寧二年夏六月自春旱
至于是月　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春　三年夏四月
旱　五年夏六月旱　六年春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
　夏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五月郡國十三
旱　八年夏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
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春二月旱　太熙元
年春三月旱　孝惠帝元康七年秋七月秦雍二州大
旱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
州旱十二月郡國又十三旱　孝懷帝永嘉三年夏五
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　孝愍
帝建興元年夏六月揚州旱　元帝太興元年夏六月
旱　四年夏五月旱　永昌元年夏六月旱冬閏十一
月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
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冬十一月自六月不雨至于
是月　二年夏旱　五年夏五月大旱　六年夏四月

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咸康元年大旱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春三月旱夏六月旱　康帝建元元年夏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夏五月旱　五年自秋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春三月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海西公太和元年夏四月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冬十月　三吳大旱人多餓死孝武帝寧康元年夏五月旱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夏六月旱　十年秋七月旱　十三年六月旱　十五年秋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安帝隆安二年冬旱　四年夏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　元興元年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冬十月不雨　九年秋冬不雨十年九月旱冬十二月旱井瀆多竭　宋文帝元嘉八

年夏六月旱大雩　二十年諸州旱　二十八年春大旱　孝武帝大明七年浙江東諸郡大旱　後廢帝元徽元年秋八月都下大旱　梁武帝天監元年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簡文帝大寶元年自春迄夏大旱人相食都下尤甚　陳宣帝大建十二年春不雨至于四月　後魏文成帝太安五年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旱　和平五年夏閏四月旱　獻文帝天安元年州鎮十一旱　皇興二年州鎮二十七旱　孝文帝延興二年州鎮十二旱　三年州鎮十一旱　太和元年州郡八旱　二年州鎮二十餘旱　四年郡鎮十八旱　八年州鎮十五旱　九年京師及州鎮十一旱　宣武帝正始元年夏六月旱　永平三年夏五月冀定二州旱　延昌元年夏四月旱　正光元年秋七月旱　東魏孝靜帝天平二年春夏旱　四年并肆汾建晉絳秦陝等諸州大旱　武定二年春旱　六年自去冬至春亢旱　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夏大旱　乾明元年春

旱　武成帝河清二年夏四月幷汾晉東雍南汾五州旱　後主天統二年春旱　四年夏五月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　武平五年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夏旱　建德元年夏大旱　二年秋七月自春末不雨至于是月　五年秋七月京師旱　隋文帝開皇四年雍同華岐宜五州旱　十四年關内諸州旱　秋八月關中大旱　煬帝大業四年燕代緣邊諸郡旱　八年天下旱百姓流亡　十三年天下大旱

火

災火　春秋魯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　僖公二十年夏五月乙巳西宮災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成公三年春二月甲子新宮災　襄公九年春宋災　三十年夏五月

甲午宋又災　昭公六年夏六月丙戌鄭災　九年夏四月陳火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宣公二年夏五月雉門及兩觀災　哀公三年夏五月桓僖宮災　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　漢惠帝三年秋七月都廐災　四年春三月長樂宮鴻臺災　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　呂后元年夏五月丙辰趙王宮叢臺災　孝文帝七年夏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　孝景帝三年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　中五年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孝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國便殿火　元鼎三年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火　太初元年冬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　孝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　四年夏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　孝宣帝甘露元年夏四月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　三年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火　孝元帝初元三年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　永光四年夏六

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災　孝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　河平四年夏六月山陽火生石中　鴻嘉三年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宮凌室火戊午戾后園南闕災　四年夏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　孝哀帝建平三年春正月癸卯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　四年秋八月恭皇園北門災　孝平帝元始五年秋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潞縣火災起城中飛出城外燒千餘家殺人　六年冬十二月洛陽市火　二十四年春正月戊子雷雨霹靂火災高廟北門　孝明帝永平元年夏六月己亥桂陽見火飛來燒城寺　孝章帝建初元年冬十二月北宮火燒壽安殿延及右掖門　元和三年夏六月丙午雷雨火燒北宮朱雀西闕　孝和帝永元八年冬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殿火　十三年秋八月己亥北宮盛饌門閣火　十五

年夏六月辛酉漢中城固南城門災　孝安帝永初元年冬十二月河南郡縣火燒殺百五人　二年夏四月甲寅漢陽河陽城中火燒殺三千五百七十人　四年春三月戊子杜陵園火　六年河南郡縣大火燒殺五百八十四人　元初四年春二月壬戌武庫火燒兵物百二十五種直十萬以上　延光元年秋八月戊子陽陵園寢殿火　四年秋七月乙丑漁陽城樓災　孝順帝永建三年夏五月戊申守宮失火燒宮藏所物盡　秋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　四年河南郡縣失火燒殺人畜　陽嘉元年冬十二月庚子恭陵百丈廡災及東西莫府火是歲河南郡國火燒廬舍殺人　永和元年冬十月丁未承福殿火　漢安元年春三月甲午洛陽劉漢等百九十七家被火所燒是歲冬十二月洛陽失火　孝桓帝建和二年夏五月癸丑北宮掖庭中德陽殿火及左掖門　延熹四年春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戊子丙署火二月壬辰武庫火夏五月丁卯原陵長壽

門火　五年春正月壬午南宮丙署火夏四月乙丑恭陵東闕火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寢火甲申中藏府承祿署火秋七月己未南宮承善闥內火　六年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火秋七月甲申平陵園寢火

八年春二月己酉南宮嘉德署黃龍千秋萬歲殿皆火夏四月甲寅安陵園寢火閏月甲午南宮長秋和歡殿後鉤楯掖庭朔平署各火冬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是時連月有火災諸宮寺或一日再三發　九年春三月癸巳京都夜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　孝靈帝熹平四年夏五月延陵園災　光和四年秋閏九月辛酉北宮東掖庭永巷署災　五年夏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永樂太后宮署火　中平二年春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度道西燒嘉德和歡殿火半月乃滅　孝獻帝初平元年秋八月霸橋災　興平元年益州天火燒城府輜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　魏明帝太和五年夏五月

清商殿災　青龍元年夏六月洛陽宮鞠室災　二年夏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三年七月此殿又災　吳會稽王建興元年冬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　太平元年春二月朔建業火　景帝永安五年春二月城西門北樓災　六年冬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　歸命侯建衡二年春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　晉武帝太康八年春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夏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冬十月庚辰含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　孝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焚累代之寶　八年冬十二月高原陵火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　永興二年秋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闥及閣道　孝懷帝永嘉四年冬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　元帝太興中武昌災火起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　永昌二

年春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春正月京都火　成帝咸和二年夏五月京都火　康帝建元元年秋七月庚辰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夏六月震災石虎太武殿及兩廂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為會稽太守夏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　孝武帝寧康元年春三月京師風火大起　太元十年春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　十三年冬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丙辰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　安帝隆安八年春三月龍舟二乘災元興元年秋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焚蕩府舍燒死者萬餘人　義熙四年秋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王弘時為吳郡晝在

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遥集路南人家屋
上火即大發　宋文帝元嘉五年春正月戊子都下大
火　七年冬十二月都下大火延燒太社北牆　二十
九年春都下火　齊武帝永明九年春二月癸巳明堂
災　東昏侯永元三年春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
梁武帝天監元年夏五月有盜入南北掖燒神武門總
章觀　普通二年夏五月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宫屋
三千間　中大通元年秋九月辛巳朱雀航華表災
大同三年春正月辛丑夜朱雀門災　十一年夏四月
同泰寺災　元帝承聖三年冬十一月江陵城内火燒
居人數千家　陳武帝永定三年秋七月乙丑重雲殿
災　後主禎明二年夏五月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
大如數升自天墜鎔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牆外燒
人家是歲太皇佛寺塔火從中起飛至石頭燒死者甚
衆　東魏孝静帝天平二年冬十月甲寅閶闔門災
四年夏六月壬午閶闔門災　武定五年秋八月廣

宗都火燒數千家　北齊後主天統五年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　四年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延燒宣光瑤華等殿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里野火歘起燒像碎如小塊　煬帝大業十二年顯陽門災

風

大風春秋僖公十六年春正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大風也　漢高帝二年夏四月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砂晝晦　孝文帝二年夏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十月楚王都彭城大風從東南來毀市門殺人　孝武帝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元光五年秋七月大風拔木　征和二年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　孝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拔宮中木七圍以上十六枚壞城樓　建始元年夏四月壬寅晨大

風從西北起雲氣赤黃四塞天下終日夜下着地者黃土塵也冬十二月大風拔甘泉畤中大木十圍以上　王莽地皇四年漢兵起圍莽大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

孝平帝元始四年冬大風吹長安東門屋瓦且盡

後漢安帝永初元年二十八大風　二年夏京師及郡國四十八大風拔樹　三年夏五月京都大風拔南郊道梓樹九十六枚　七年秋八月京都大風拔樹　元初二年春二月京都大風拔樹　六年夏四月沛國勃海大風拔樹二萬餘枚　永寧元年冬十月自三月至是月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太風　延光元年冬十二月京師及郡國二十七大風　二年春正月河東潁川大風夏六月郡國十一大風　三年京師及郡國三十六大風拔樹　孝靈帝建寧二年夏四月癸巳京都大風拔郊道樹十圍以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黃郊道於雒水西橋逢暴風雨逆鹵簿車或發蓋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迎氣西郊亦壹如此　中平二年夏四月庚戌大

風　五年夏六月丙寅大風拔樹　孝獻帝初平四年
夏六月右扶風大風發屋拔木　魏齊王正始九年冬
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木十二月戊午晦尤甚動
太極東閣　嘉平元年春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
折木昏塵蔽天　吳大帝太元元年秋八月朔大風江
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株石碑蹉動吳
城兩門飛落　會稽王建興元年冬十二月丙辰大風
震電　景帝永安元年冬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
霧連日十二月丁卯夜有大風拔木揚砂　晉武帝泰
始五年夏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咸寧元年夏
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其月甲申廣陵
下邳大風折木　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太康二
年夏五月濟南暴風折木傷麥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
壞邸閣四十餘區七月上黨又大風傷秋稼　八年夏
六月郡國八大風　九年春正月京都風發屋拔樹
孝惠帝元康四年夏六月大風拔樹　五年夏四月庚

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殺人秋七月 下邳大風壞廬舍
九月鴈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 六年夏四月大
風 九年夏六月飈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十一月
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 永康元年春二月丁
酉大風飛砂拔木三月又大風雷電夏四月張華第舍
飈風起折木飛繒折軸六七冬十一月戊午朔大風從
西北來折木飛砂石六日止 永寧元年秋八月郡國
三大風 永興元年春正月乙丑西北大風 趙王倫
建始元年春正月癸酉倫祠太廟災風暴起塵四合
孝懷帝永嘉四年夏五月大風折木 元帝永昌元年
秋七月丙寅大風屋瓦皆飛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
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 成帝咸
康四年春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 康帝建元
元年秋七月庚寅晉陵吳郡災風 穆帝升平元年秋
八月丁未疾風 五年春正月戊午朔疾風 哀帝太
和六年春二月大風迅急 孝武帝寧康元年春三月

京都大風火大起

丑上來須臾逆轉從子上來飛砂揚礫　太元二年春

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

發屋折木夏六月巳巳暴風揚砂石　三年春三月乙

丑雷雨暴風發屋折木夏六月長安風拔苻堅宮中樹

四年秋八月乙未暴風揚砂石　十二年春正月壬

子夜暴風發屋折木秋七月甲辰大風折木　十三年

冬十二月巳未大風晝晦　十七年夏六月乙未大風

折木　安帝元興二年春二月夜大風雨大航門屋瓦

飛落　三年春正月桓玄出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輫輗

蓋夏五月江陵又大風折木冬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

風起拔樹　五年閏十一月丁亥大風發屋　六年夏

五月壬辰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并吹琅邪揚州

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飄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

九年春正月大風白馬寺浮圖剎柱折壞　十年夏

四月巳丑朔大風拔木六月辛亥大風拔木七月淮北

大風壞廬舍　宋少帝景平二年春二月乙巳大風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春三月壬午大風折木　齊武帝
永明四年春二月丙寅大風　吳郡偏甚樹葉皆赤　八
年夏六月都下大風發屋　梁武帝天監六年秋八月
戊戌大風拔木　元帝承聖三年冬十月丁卯帝出行
江陵城柵大風拔木十一月甲申帝閱武於南城北風
雨總集旗帳飄亂丁酉又大風城內火起　陳文帝天
嘉六年秋七月癸未有大風自西南至廣百餘步擊壞
靈臺候樓　宣帝太建十二年夏六月壬戌大風吹壞
皐門中闥　十三年秋九月癸未夜大風從北地來發
屋拔樹　後主禎明二年夏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
濤水入石頭淀歲大風拔朱雀門　北齊武成帝河清
二年大風三旬乃止　後主天統三年夏五月大風晝
晦發屋拔樹　四年夏六月甲辰大風拔樹　武平七
年春二月丙寅大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
隋文帝開皇二年冬十二月京都大風發屋拔木　仁

壽元年夏五月
壬辰大風拔木

通志卷七十四

通志卷七十五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昆蟲草木略第一

序 草類 蔬類 稻粱類

序

學者操窮理盡性之説以虛無為宗實學置而不問仲尼時已有此患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興觀羣怨事父事

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一部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言凡十二度言焉門弟子有能學詩者則深喜之子貢子夏在孔門未為高弟至於論詩則與之至子夏又發起予之歎者深嘉之也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初亦不達聲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質正於太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為樂之本而雅頌為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為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

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之序詩於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而不曰風風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於二南則曰周為河洛召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於王黍離

豳七月則曰王為王城東周之地豳為豳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臣之序詩專為聲歌欲以明仲尼之正樂臣之釋詩深究鳥獸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然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於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

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雎之聲乎凡鴈鶩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鋭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鴈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

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蔞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於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璣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為此患為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璣本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

自陸璣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為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識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係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漈山

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於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為之會同庶幾衰晚少備遺忘豈敢論實學也夫物之難明者為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是以此書尤詳其名焉

草類

芝曰菌其類有五色加以紫是為六芝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黄曰金芝白曰玉芝黒曰元芝紫曰木芝瑞草也生則有雲氣及禽獸之異

蓍如蒿華如菊生上蔡白龜祠旁一叢之幹二三十或四五十高五六尺褚先生云蓍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其上有青雲以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蓍莖長丈叢滿百

蘭即蕙蕙即薰薰即零陵香楚辭云滋蘭九畹植蕙百

畝互言也古方謂之薫草故名醫别録出薫草條近方謂之零陵香故開寳本草出零陵香條神農本經謂之蘭臣昔修本草以二條貫於蘭後明一物也臣謹案蘭舊名煎澤草婦人和油澤頭故以名焉南越志云零陵香一名燕草又名薫草即香草生零陵山谷今湖嶺諸州皆有又别録云薫草一名蕙草明薫蕙之為蘭也以其質香故可以為膏澤可以塗宫室近世一種草如茅葉而嫩其根謂之土續斷其花馥郁故得蘭名誤為人

所賦詠

芎藭曰胡藭曰香果關中者曰京藭蜀道者曰川芎其葉曰蘼蕪亦曰蘄茝故爾雅蘄茝蘼蕪亦曰茳蘺以其芬香故多蒔於園庭苗似芹胡荽蛇牀輩故淮南子云亂人者若芎藭之與槀本蛇牀之與蘼蕪也

蛇牀曰蛇粟曰蛇米曰虺牀曰思益曰繩毒曰棗棘曰牆蘼曰盱曰馬牀爾雅所謂盱虺牀也花白子如黍粒葉似芎藭而細亦香故有牆蘼之名焉

茜亦作蒨可以染緋故曰地血亦曰茹藘曰茅蒐齊人謂之茜徐人謂之牛蔓詩所謂茹藘在阪爾雅所謂茹藘茅蒐𦶜葉𢉖澁而根紅故許慎謂人血所生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陳藏器以蘘荷與茜爲嘉草杜若曰杜蘅曰杜連曰白蓮曰白苓曰若芝曰楚蘅根葉似山薑花似荳蔻騷人多取喻焉故楚詞云山中人兮芳杜若九歌云採芳洲兮杜若又離騷云雜杜蘅與芳芷唐貞觀中勑下度支求杜若省郎以謝元暉詩云

芳洲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當時以為嗤笑

決明曰英芜曰薢闗西曰薢若故爾雅云薢茩英芜共有三種其一則山決明也相似而不可食其二曰馬蹄決明實似馬蹄尤良

天名精曰麥句薑曰蝦蟇藍曰豕首曰天門精曰彘顱曰蟾蜍蘭曰覲曰菿蘣曰豨首曰天蔓精曰鹿活草曰劉愭草爾雅云菿蘣豕首俗曰豨薟又云火杴又云地菘異苑云宋元嘉中青州劉愭射中一麞旣剖五藏以

此草塞之蹶然而起去之則仆如此者三是以知其治折傷故其草得劉㦓之名

菟絲曰菟蘆曰菟縷曰唐蒙曰玉女曰赤網曰菟纍曰女羅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又曰蒙玉女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上草經曰蔓延草木之上色黃而細曰赤網色淺而大曰菟纍淮南子注云菟絲生茯苓上故世言下有茯苓上有菟絲又言菟絲初生之根其形似兎掘取割其血和丹服之立變化今皆不然茯苓生山

谷菀絲生人間清濁異趣何由同居

薊曰虎薊曰刺薊曰山牛蒡爾雅虀狗毒虀即薊也又有一種小薊曰猫薊曰青刺薊北方曰千針草以其莖葉多刺故也華如紅藍華而青紫色多生於燕地故曰薊門

垣衣曰昔邪曰烏韭曰垣蠃曰天韭曰鼠韭有數種生於屋上曰屋游生於屋陰曰垣衣在石上謂之烏韭在地上謂之地衣在井中謂之井中苔在牆上抽起茸茸

然者謂之土馬騣生於水中謂之陟釐水中苔也生海中者可食又有生於石上連縁作暈者謂之石花石花生於海中石上謂之紫芵即紫菜也松上之衣曰艾納香以和香燒則烟氣直上

海藻類紫芵而麄惡曰落首曰薻曰石衣曰海蘿爾雅云薻石衣郭氏云石髪也又云薚海藻郭氏云如亂髪其說無别致誤後人引據且薻與薚藻與藻皆無異義何得爲二物海藻形如弊衣石髪形如亂髪自是二物

凡此之類易得渾殽又有石帆之於水松亦能相亂故陶弘景云石帆如柏療石淋水松如松療溪毒吳都賦所謂石帆水松是也又有海帶似帶昆布似布爾雅云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綸即鹿角菜組即海中苔藻生乎水中蓱生乎水上蓱之名類亦多易相紊也爾雅云苹蓱其大者蘋又云苹藾蕭足以惑人蓱者水中浮蓱也江東謂之薸是也蘋水菜也葉似車前詩所謂于以采蘋是也苹蔞蒿也即藾蕭詩所謂呦呦鹿鳴食

野之草是也按萍亦曰水花亦曰水白

肉蓯蓉曰肉松容舊曰馬精化爲蓯蓉人血化爲茹藘

故蓯蓉生於沙中在西方多馬處然亦有生於大木閒

及土壍上者

地膚曰地葵曰地麥曰益明曰落帚子曰鴨舌即獨掃

也亦曰地掃爾雅云葥馬帚即此也今人亦用爲箒

蒺藜曰旁通曰屈人曰止行曰犲羽曰升推曰即藜曰

茨故爾雅謂茨蒺藜詩謂牆有茨也其實有芒刺行軍

之家以鐵象之而布地焉又有白蒺藜者同名而異實

防風曰銅芸曰茴草曰百枝曰屏風曰蕳根曰百蜚葉如青蒿嫩苗可茹

石龍芻曰龍須曰草續斷曰龍朱曰龍華曰懸莞曰草毒曰方賓爾雅所謂蒒鼠莞也生被崖垂下故得龍須之名可以為席

絡石曰石鯪曰石蹉曰畧石曰明石曰領石曰懸石如薜荔而小絡石以生

千歲虆曰虆蕪陸璣云一名巨荗連蔓而生幽州人謂之推累此草藤生大者盤礴故有千歲虆之名唐姜撫言服常春藤使白髮還鬒明皇使取以賜中朝老臣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食之延年狀類葛粉帝作湯餅以賜大臣右驍騎將軍甘守誠能名藥石曰常春藤者千歲虆也旱藕者牡蒙也

黄連曰王連曰支連

沙參藥如枸杞根如葵曰苦心曰志取曰虎須曰白參

曰識美曰丈希亦曰知母而得五參之名

丹參葉如薄荷花如蘇曰郄蟬草曰赤參白木羊乳曰

山芩（本草作參）曰奔馬俗謂之逐馬言驅風之駃也

赤箭曰離母曰鬼督郵曰合離曰獨搖曰定風有風不

動無風自搖

薔蘼曰滿冬曰地門冬曰筳門冬在東嶽名淫羊藿（抱朴

子作淫羊食）在中嶽名天門冬在西嶽名管松在北嶽名無

不愈在南嶽名百部在京陸山阜名顛棘令曰天門冬

爾雅薔蘼虋冬葉如絲縷

禹葭曰禹餘糧曰烏韭曰虋火冬曰忍冬曰忍陵曰不死藥曰僕壘曰隨脂秦名羊韭齊名愛韭楚名馬韭越名羊蓍今曰麥門冬其葉如韭所以多得韭名

山薊曰朮爾雅朮山薊蒼朮也枹薊曰楊爾雅楊枹薊有兩種赤朮白朮也生平地曰薊生山中曰朮曰山連亦曰山精亦曰天蘇亦曰山芥亦曰乞力伽曰華子作吃力伽

萎蕤曰熒曰地節曰玉竹曰馬薫曰黃芝曰玉女萎

黄精曰重樓曰兎竹曰雞格曰救窮曰鹿竹曰龍銜曰

萎蕤曰狗格本草作苟格曰垂珠曰馬箭曰白及陶弘景謂

似鈎吻非也似蘘荷

芐曰芑地黄也

贛曰屋菼曰起實交州曰𦼮珠薏苡也

芣苢曰當道曰蝦蟇衣曰牛遺曰勝舄曰馬舄車前也

昌陽曰尭韭菖蒲也

蕀蒬曰葽繞曰細草棘曰小草遠志也

蕍曰蕮曰蕒曰芑芧曰鵲瀉曰及瀉澤瀉也詩云言采其蕒爾雅云蕍蕮

薯蕷曰山藷曰修脆曰諸藷曰兒草秦楚名玉延鄭越名土諸齊名山芋

菊花曰日精曰節華曰女節曰女華曰女莖曰更生曰周盈曰傅延年曰陰成曰治蘠其白花者潁川曰回峯汝南曰荼苦蒿河内曰地薇蒿上黨曰羊歡草

甘草曰蕗草曰蜜甘曰美草或曰大苦即此也凡草屬

惟甘草為國老大黄為將軍不言君臣佐使也

茺蔚曰益母曰益明曰大札曰貞蔚曰萑曰負檐曰夏

枯曰欝臭草曰苦低草曰薙薬似荏方莖白華詩所謂

中谷有蓷也

人參曰人銜曰鬼蓋曰神草曰人微曰土精曰血參如

人形者則神故多得人名朝鮮之人賛云三椏五葉背

陽向陰欲來求我椵樹相尋

石斛曰林蘭曰禁生曰杜蘭曰石遂生於陰崖莖如釵

股其生于櫟者木斛石斛之莖如金釵故謂之金釵牛

膝之節如牛膝故謂之牛膝

卷栢曰萬歲曰豹足曰求股曰交時葉如栢狀如雞足

生於陰崖

細辛曰小辛曰細草而世以杜蘅亂其真

獨活曰羌青曰護羌使者曰胡王使者曰獨揺草得風

不揺無風自動雖與羌活異條而亦曰羌活

升麻曰周麻曰落新婦

茈胡曰地薰曰山菜曰茹草葉曰芸蒿辛香可食生於銀夏者芬馨之氣射於雲間多白鶴青鶴翺翔其上

防葵曰梨蓋曰旁慈曰爵離曰農果曰利茹曰方蓋而狼毒能亂其真

菴𦶉狀如蒿艾駏驉食之仙

白蒿即茵蔯蒿白兎食之仙

菥蓂曰蔧菥曰大戢曰馬辛爾雅曰姚莖涂薺又曰菥蓂大薺以似薺而大也

龍膽曰陵游莖如小竹根似牛膝
王不留行曰禁宮花曰翦金花葉似槐實作房
茵蔯蒿南人所用者似香薷北人所用者似青蒿即白
蒿也南北所用俱有山茵蔯之名同名異實又有石香
菜亦名山茵蔯而香薷亦名茵蔯四種足相紊也
漏蘆曰野蘭而飛廉曰漏蘆亦能相紊
飛廉曰漏蘆曰天薺曰伏豬曰飛輕曰伏兎曰飛雉曰
木禾似苦芺而葉下附莖有皮起似箭羽刻缺

牆薇曰營實曰牆牀（本草作牆麻）曰牛棘曰牛勒曰薔蘼曰山棘

薇銜曰承膏曰承肌曰無心曰無顛曰鹿銜曰吳風草葉似茺蔚叢生有毛

五味子曰菋曰荎藸故爾雅云菋荎藸引蔓實如珠而赤

旋花曰鼓子花曰筋根花曰金沸曰美草曰肫腸草蔓生花不作瓣故謂之旋也此草一名金沸而旋覆花亦

名金沸旋花正謂之葍旋旋覆正謂之旋復易相紊也

然方家所用者葍旋用根旋復用花

白兎藿曰白葛蔓生葉圓如蓴

鬼督郵曰獨揺草莖如箭簳葉如繖蓋花生葉心根横而不生須徐長卿赤箭俱有鬼督郵之名而實異

藍有三種蓼藍如蓼染緑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染青三藍皆可作澱色成勝母故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

景天曰戒火曰火母曰救火曰據火曰愼火令人皆謂

之愼火草植弱而葉嫩種之階庭能辟火

續斷曰龍豆曰屬折曰接骨曰南草曰槐曰大薊曰馬

薊蜀本圖經云莖方葉似苧花似益母根如大薊此北

續斷也范汪云即馬薊也與小薊相似葉如旁翁菜兩

邊有刺花紫會稽者正爾此南續斷也

雲實曰員實曰雲英曰天豆曰馬豆曰臭草曰羊石子

葉如苜蓿花黃白莢如大豆實若大麻能殺精物燒之

致鬼

黄耆有白水耆赤水耆木耆三種其莖葉曰戴糝曰戴椹曰芰草曰蜀脂曰百本曰王孫

徐長卿曰別仙蹤曰鬼督郵苗如小麥子似蘿摩

薛曰山蘄曰白蘄曰乾歸曰文無爾雅謂薛山蘄又謂薛白蘄即當歸也葉似芎藭有兩種大葉者謂之馬尾當歸細葉者謂之蠶頭當歸此方家之別也

鋋曰何離曰解倉曰犁食曰餘容曰白朮即芍藥也以有何離之名所以贈別用焉古今言木芍藥是牡丹崔

豹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有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為牡丹非也安期生服鍊法云芍藥有二種有金芍藥有木芍藥金者色白多脂木者色紫多脉此則驗其根也然牡丹亦有木芍藥之名其花可愛如芍藥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藥之名芍藥著於三代之際風雅之所流詠也牡丹初無名故依芍藥以為名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也牡丹晚出唐始有聞貴游趨競遂使芍藥為落譜衰宗

藁本曰鬼卿曰地新曰微莖

葛曰雞齊根曰鹿藿曰黄斤而菌亦謂之鹿藿

知母曰蚳母曰連母曰野蓼曰地參曰水參曰水浚曰

貨母曰蝭母曰女雷曰女理曰兒草曰鹿列曰韭逢曰

兒踵草曰東根曰水須曰沈藩曰薚曰昌支爾雅曰薚

沈藩

貝母曰空草曰藥實曰苦花曰苦菜曰商草曰勤母曰

莔爾雅曰莔貝母詩云言采其蝱

栝樓曰地樓曰果蠃曰天瓜曰澤姑曰白藥其實曰黄
瓜詩云果蠃之實爾雅云果蠃之實栝樓
元參曰重臺曰元臺曰鹿腸曰正馬曰咸曰端曰逐馬
曰馥草
苦參曰水槐曰苦蘵曰地槐曰菟槐曰驕槐曰白莖曰
虎麻曰岑莖曰祿白曰陵郎
石龍芮曰魯果能曰地椹曰石能曰彭根曰天豆沈括
云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末圓陸生者葉毛而末鋭

石韋曰石皮生於石崖其生瓦上者曰瓦韋皆

感陰濕而生每莖抽一葉背有毛而斑點其狀如皮故

得韋名

狗脊曰百枝曰强膂曰扶蓋曰扶筋葉類蕨根類菝葜

萆薢萆薢曰赤節菝葜曰金剛根謂其根堅曰王瓜草

謂其苗葉與王瓜相近

通草曰附支曰丁翁曰王翁萬年方書亦謂之木通爾

雅曰離南活莌以活莌亦謂之離南今人謂之通草其

瓣白可愛婦人取以為首飾其實曰燕薁子曰烏蘡曰桴棪子曰拏子

瞿麥曰巨句麥曰大菊曰大蘭曰茈萎曰杜母草曰燕麥曰蘥麥曰雀麥曰石竹故爾雅云大菊蘧麥其葉細嫩花如錢可愛唐人多像此為衣服之飾所謂石竹繡羅衣

敗醬曰鹿腸曰鹿首曰馬草曰澤敗曰鹿醬葉似豨薟根似柴胡作敗醬氣故以得名

澤芬曰白芷曰白茝曰虈曰莞曰苻蘺楚人謂之葯其葉謂之蒿麻與蘭同德俱生下濕故蘭茝之香為騷人所諷詠

杜蘅曰杜曰土鹵能香人衣體南人以亂細辛其葉似馬蹄故亦名馬蹄香爾雅云杜土鹵

白薇曰白幕曰薇草曰春草曰骨美

葈耳曰苓耳曰羊負來曰唱起草曰白胡荽江東曰常葈幽州曰爵耳爾雅卷耳苓耳舊說即蒼耳也其實似

鼠耳而有涎刺易黏人衣中原本無此草因羊自蜀來其實帶毛而至故有羊負來之名然詩云采采卷耳以其可茹也即今卷菜葉如連錢者是也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

茅之根曰蘭根曰茹根曰地筋曰兼杜茅之類甚多惟白茅擅名其苗初出地者曰茅鍼爾雅云葤委葉詩云以嬬荼蔈謂茅鍼也茅之花曰茅秀爾雅蔈荂荼是也茅之葉如菅故亦名地菅詩云白茅菅兮又云露彼

菅茅

强瞿曰重邁曰中庭曰重箱曰摩羅曰中逢花即百合也俗呼强瞿根如葫蒜根美食花美觀舊云蚯蚓化成有二種白花者良其紅花者一名山丹一名連珠俗呼川强瞿莖上抽花葉間結子

酸漿曰寒漿曰醋漿江東曰苦葴俗謂之三葉酸漿沈括云即苦耽也其實如撮口袋中有珠子熟則紅闕中謂之洛神珠亦曰王母珠亦曰皮弁草以其實又似弁

也又有一種小者名苦藏
牡蒙曰衆戎曰童腸曰馬行即紫参也唐明皇令方士
姜撫採終南山之旱藕作湯餅賜大臣者即此草根也
淫羊藿曰剛前曰黄連祖曰千兩金曰乾雞筋曰放杖
草曰棄杖草闗中曰三枝五葉草舊云西川北部有淫
羊食此草一日百交今通謂之仙靈脾
蠡實曰荔實曰劇草曰三堅曰豕首曰馬薤即馬藺子
也北人呼為馬楝子江東呼為旱蒲多植於階庭説文

云荔似蒲而小根可作刷月令云荔挺生
款冬曰橐吾曰顆東曰虎須曰菟奚曰氐冬藥家用花
如枇杷舊云花冬月在氷下生縁此花傍莖近根生故
在氷下爾雅以顆東為顆凍注又以款冬作款凍
牡丹曰鹿韭曰鼠姑宿枝其花甚麗而種類亦多諸花
皆用其名惟牡丹獨言花故謂之花王文人為之作譜
記此不復區別然今人貴牡丹而賤芍藥獨不言牡丹
本無名依芍藥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藥古亦無聞至唐

始著

澤蘭曰虎蘭曰龍棗曰虎蒲曰水香曰都梁香如蘭而莖方葉不潤生於水中故曰水香荆州記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以為名

馬蘭生澤傍如澤蘭氣臭楚辭所喻惡草即此也

王孫曰黄孫曰黄昬曰海孫曰蔓延又楚曰王孫齊曰長孫方家謂之牡蒙

百部曰婆婦草能去諸蝨可以殺蠅蠓其葉似薯蕷根

似天門冬故天門冬亦有百部之名二物足以相紊

王瓜曰土瓜曰䐨姑曰鈎𤬪曰菲芴均房間曰老鴉瓜又曰菟瓜其根可生食類瓜故得瓜名月令王瓜生即此也而鄭玄以為菝葜誤矣爾雅言鈎䐨姑郭云鈎𤬪一名王瓜是矣又言菲芴又言黃菟瓜皆謂此也

薺苨之根能亂人參而解藥毒以其與毒藥共處而毒皆自然歟

艾爾雅曰氷臺菟葵曰天葵又曰莃菟葵雷公炮炙所

用紫背天葵是矣葉如錢而厚嫩背微紫生於崖石凡丹石之類得此而後能神所以雷公一書汲汲於天葵恨世人不識之臣近得之於天台僧

鱧腸曰蓮子草曰旱蓮子曰金陵草生園圃葉似柳莖似馬齒莧其蓮翹亦曰旱蓮植於庭院其花可愛非鱧腸也

蒟醬曰浮留劉淵林蜀都賦注云蒟醬緣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以蜜藏而食之辛香生巴蜀嶺南司

馬相如使蜀而求之也其狀似華撥故有土華撥之號今嶺南人但取其葉及藤合檳榔食之謂之蔞而不用其實

蘿摩曰芄蘭曰苦丸幽州人曰雀瓢東人曰白環藤可作菜茹能補精益氣故諺云去家千里莫食蘿摩狗杞

剪草之根曰白藥

蘹香即茴香

鬱金即薑黃周禮鬱人和鬱鬯注云煮鬱金以和鬯酒

又云鬱為草若蘭今之鬱金作煿潘臭其若蘭之香乃鬱金香生大秦國花如紅藍花四五月採之即香陳藏器謂說文云鬱芳草也十葉為貫捋以煮之用為鬯為百草之英合而釀酒以降神也然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至漢始通不應三代時得此草也或云鬱金與薑黃自别亦芬馨恨未識耳

紅藍亦曰黄藍

華澄茄亦曰毘陵茄子

蓬莪茂似薑黄而不黄

廉薑似山薑而根大一名葰

胡黄連似黄連而心黑一名割孤露澤

大黄曰黄良

常山曰互草

桔梗曰利如曰房圖曰白藥曰梗草曰薺苨以其能亂

薺苨故亦有其名葉曰隱忍

甘遂曰甘藁曰陵藁曰陵澤曰重澤曰主田

葶藶曰丁藶曰蕇蒿曰狗薺曰大室曰大適爾雅蕇亭歷

大戟曰卭鉅曰女朮曰蕎曰髦爾雅髦顛棘其苗曰澤漆曰漆莖

旋覆花曰金沸草曰戴椹曰盛椹曰盜庚爾雅複盜庚似菊俗呼金錢花

鉤吻曰除辛曰毒根折之青煙出者名固活即野葛也

藜蘆曰葱苒曰葱菼曰山葱曰葱葵曰豐蘆曰蕙葵

赭魁俗呼禹餘糧葉如著藭根如何首烏儉歲人採之以療飢陳藏器謂禹會諸侯棄糧於地化為此草
芨爾雅云菫草即烏頭也其類即别而説者紛紜初種之母曰烏頭如芋魁是也其形似烏鳥之首故以為名兩岐如烏開口者曰烏喙亦取其似也烏頭傍生者為附子附子傍生者為側子烏頭不生附子者為天雄極長大故草經云長三寸以上也蜀人種之最忌生此草經云春採為烏頭冬採為附子廣雅又云一歲為側子

二歲為烏喙三歲為附子四歲為烏頭五歲為天雄今
皆不然但一歲下種而有此五物皆以冬至前布種至
八月採出於蜀中而綿州彰明縣猶多附子為百藥之
長一名奚毒世以烏頭天雄附子為三建者以此三物
舊皆出建平故也又宜都佷山者謂之西建殊佳錢塘
閒者謂之東建不及故曰西氷猶勝東白烏頭曰奚毒
曰即子曰莨曰堇曰千秋曰毒公曰果負曰耿子取其
汁日煎為膏曰射罔射生者以傳矢慘毒

羊躑躅曰玉支

茵芋曰莞草曰卑共

射干曰烏扇曰烏蒲曰烏翣曰烏吹曰草薑曰鳳翼射亦作夜射干有三物佛書云射干貂𤢺乃是惡獸似青黄狗食人荀子云西方有木名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其花白莖長似射人執竿故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此則草類狀如鹿葱葉稍大邪張作扇如翅狀故有烏扇烏翣鳳翼之名

貫衆曰貫節曰貫渠曰百頭曰虎卷曰扁苻曰伯萍曰藥藻曰濼曰草鴟頭爾雅云濼貫衆

半夏曰守田曰地文曰水玉曰示姑

莨菪曰横塘曰行塘其實作小瞿子謂之天仙子

常山曰亙草

青葙曰草蒿曰萋蒿曰草藁花似後庭花實如莨菪子俗呼牛尾蒿其主療與决明子同故亦有草决明之名

牙子曰狼牙曰狼子曰犬牙今皆謂之狼牙子以其根

之萌若獸牙也葉似蛇莓而大

白斂曰菟核曰白草曰白根曰崑崙藤生葉如小桑根如雞卵

白芨曰甘根曰連及葉如初生栟櫚根如菱米

蛇全曰蛇銜曰威蛇曰小龍牙

草蒿曰方潰曰菣江東曰犼蒿即青蒿也爾雅云蒿菣

雚菌曰雚蘆生於蘆葦中云鸛矢所化故曰鸛菌

連翹曰異翹曰蘭華曰折根曰軹曰三廉曰連苕曰連

草爾雅云連異翹即旱蓮也葉似當歸華似菡萏

白頭翁曰野丈人曰胡王使者曰奈何草狀似白薇葉生莖端上有白毛近根處有白茸正似垂白之翁

藺茹曰屈据曰離婁葉似大戟根如蘿蔔黄色初斷時汁出凝黑如漆故云漆頭

羊桃詩曰萇楚爾雅曰銚弋亦曰鬼桃曰羊腸曰御弋葉花似桃子如棗核劒南人名細子根

羊蹄曰東方宿曰連蟲陸曰牛蘈曰蓫詩曰言采其蓫

爾雅曰菲葸菜又曰蕢牛蘈今人呼為禿菜遂禿音訛耳

鹿藿爾雅曰蔨鹿藿其實莥田野呼為鹿豆

藎草曰菉蓐曰王芻曰鴟脚莎爾雅曰菉王芻又曰竹萹蓄詩云綠竹猗猗即此是也今人謂之萹竹葉似竹而細薄荆襄人煮以染黄極鮮麗故草經云可染黄作金色

夏枯草曰夕句曰乃東曰燕面

蚤休曰蚩休曰螫休曰重樓金線曰重臺曰草甘遂今人謂之紫河車服食家所用而莖葉亦可愛多植庭院間

虎杖曰枯杖曰苦杖曰大蟲杖曰酸杖曰斑杖曰蒤故爾雅曰蒤虎杖莖葉斑赤似馬蓼而無毛

鼠尾草曰葝曰陵翹曰烏草曰水青可以染皂爾雅葝鼠尾

苧野生者曰薛爾雅云薛山麻

菰曰蓬令人謂之茭爾雅曰齧彫蓬薦黍蓬彫蓬者米茭也其米謂之彫胡可作飯故曰齧黍蓬者野茭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薦

葑菰根也亦名須故爾雅曰須葑蓯又名蓯焉

劉寄奴曰金寄奴即烏藤菜故江東人云烏藤菜劉寄奴因宋武帝而得名帝微時伐荻新洲遇大蛇射之明日往見羣兒擣藥問之乃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令擣此藥傅之帝呵之羣兒忽不見遂收其藥還以傅金瘡

無不愈者帝姓劉小名寄奴江南人姓劉者或呼為金
是以又有金寄奴之名

牽牛子曰草金鈴曰盆甑草陶弘景云以療水腫有功
田野人牽牛以易之故得名

猪膏苺曰虎膏曰狗膏亦曰豨薟能亂天名精

葎曰來苺草曰葛𦷞蔓葉似革麻子似大麻

獨行根曰雲南根曰兠零根山南人謂之土青木香其
實曰馬兠零

狼毒曰續壽藥家以此與麻黄橘皮吴茱萸半夏枳實為六陳

鬼臼曰雀犀曰馬目毒公曰九臼曰天臼曰解毒葉如荷葉形似烏掌年長一莖莖枯則根為一臼服食家用之以九臼相連者為佳亦名八角盤以其葉然也

蘆爾雅曰葭蘆又曰蒹葭又曰菼薍蘆之大者曰葭小者曰荻蒹即荻也可為簾箔故曰蒹其小而實者曰葦菼即葦也其萌曰虇虇蘆筍也其榮曰芀芀蘆花也故

曰葦醜芀亦謂之葭故曰葭華

萹蓄即萹竹也衛風云綠竹猗猗綠藎草竹萹蓄

酢漿草曰醋母草曰鳩酸草曰小酸茅南人曰孫施去

銅鍮垢

商陸曰蓫薚曰募根曰夜呼曰馬尾曰莧陸曰章陸曰章柳根曰當曰葍詩云言采其葍爾雅云葍藑又云蓫薚馬尾皆此也或言爾雅拜蔏藋亦為此耳根如人形者有神道家以為脯謂之鹿脯有赤白二種白者服食

所須赤者爾雅謂之蔓茅

灰藋曰金瑣天葉心有粉如鹽而不鹹灰藋與藜亦是同類但藜大可為杖也

瓦松曰昨葉何草

骨碎補曰石菴蕳曰骨碎布曰石毛薑江南曰胡孫薑根著木石上有毛葉如菴蕳俗呼猴薑唐明皇以其主折傷補骨碎有奇功故賜名

雀麥曰蘥曰燕麥曰牡姓草似麥而小故得其名

天南星曰鬼蒟蒻而有毒
蒟其實曰蒟蒻生於葉下與天南星班杖相似其根生
時可為糊黏熟之可食
續隨子曰拒冬曰千金子曰聯步曰千兩金曰菩薩豆
人家多種於園亭其花似大戟秋種冬長春秀夏實
穀精草生於穀田中亦曰戴星草欲人早耕也
列當曰栗當曰草蓯蓉生巖石上根如藕能亂蓯蓉
威靈仙曰能消惡聞水聲能治痿弱唐貞元中周君巢

為之作傳

何首烏曰野苗曰交藤曰夜合曰地精曰陳知白曰桃栁藤有赤白二種赤者雄白者雌雌雄異本而能相交

何首烏者順州南河人初名田兒生而閹弱年五十八無妻子臥田野中見田中之藤兩本異生而能相交久乃解解而復合如此數四田兒異之斸根而服七日而思人道十年而生數男頭白變黑遂以名此草其人年百三十子庭服之年百六十唐元和間事也

預知子曰仙沼子曰聖知子曰聖先子曰盍合子實如皂莢子傳云取二枚綴衣領上遇蟲毒初則聞其有聲故有預知之名蜀人貴重之

仙茅曰獨茅根曰茅爪子曰婆羅門參傳云十斤石乳不及一斤仙茅

萱草曰合歡草曰無憂草言能令人樂而忘憂花曰宜男婦人喜佩之風土記云孕婦佩其花則生男

金星草生於陰崖或瓦木上葉背有金星相對爐火家

所用也
薇生水傍葉如萍爾雅云薇垂水三秦記夷齊食之三年顔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然詩云采薇者金櫻芽也
無風獨搖草頭如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
石蘂生太山石上如花蘂王隱晉書云庾袞入林慮山餌石蘂得長年
孝文韭人多食之能行後魏孝文帝好食此故得名

陳家白曰吉利菜葉如錢根如防已又有婆羅門白甘家白三白相似

孟娘菜曰孟母菜曰厄菜葉似升麻方莖

越王餘筭生南海水中如竹筭子長尺許異苑云越王行海作籌有餘棄於水中而生

風延母細葉蔓生纓繞草木南都賦云風衍蔓延於衡皐是也

猼菜字林云味辛南人食之去冷氣

優殿南方草木狀曰合浦人種之用醬汁而食芳香

宜男草廣州記云小男女佩之臂上辟惡止驚生廣南

朝至暮落花生糞穢處頭如筆紫色朝生暮謝小兒呼為狗溺臺又名鬼筆菌類也非槿

蕕草曰軒于爾雅云莤蔓于臭草也生水中江東人呼為莤證俗云蕕水草也

藁蒿先於百草而生爾雅云莪蘿注云藁蒿也小雅云菁菁者莪陸璣云莪蒿也一名蘿蒿

麗春草河南曰龍芊草河北曰蕒蘭艾生上黨者曰定參草亦曰仙女蒿此草主黄疸之疾唐天寶中始有聞焉

蔬類

白瓜曰水芝曰地芝即白冬瓜也

葵之類多爾雅曰菺戎葵即蜀葵一名菺又曰菽蚍衃注云荆葵也一名菽一名蚍衃又曰菸葵蘩露注云落葵也一名承露一名藤葵一名胡烟脂蔓生繞籬落葉

圓而厚子如豆生青熟黑挼之則色紫女人以漬粉傅顏為假色又有龍葵一名苦葵葉圓似排風而無毛

羅勒俗呼西王母菜北人呼為蘭香為石勒諱也

胡荽曰胡蒝并州人呼為香荽亦為石勒諱也

苦菜曰荼曰選曰游冬爾雅云荼苦菜詩谷風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月令云苦菜秀

萊服一名雹葖一名温菘一名紫花菘吳名楚菘嶺南名秦菘河朔名蘆菔爾雅曰葖蘆菔俗呼蘿蔔鎮州者

一根可重十六斤

薤與韭同類雖辛而不葷五藏所以學道之人服之有赤白二種白者補而美赤者主金創不結子一名鴻薈

爾雅云䪥鴻薈

韭之性温故謂之草鍾乳易稽覽圖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鄭玄注謂若葱變為韭是也可知葱冷而韭温然葷臭非養性所宜多食亦昏神

蘇爾雅曰蘇桂荏此紫蘇也葉實俱良

水蘇曰雞蘇曰勞祖曰芥葅曰芥苴曰臭蘇曰青白蘇
今人皆呼雞蘇亦呼水蘇不可食
荏曰蕉似蘇而高大葉不可食惟子可壓油及雜米作
糜甚肥美
蕨一名虌莽牙也四皓食之而壽夷齊食之而夭搜神
記曰郗鑒鎮丹徒二月出獵有甲士折一枝食之覺心
中淡淡成病後吐一小蛇垂之屋前漸乾成蕨明此物
不可生食爾雅云蕨虌又有一種大蕨亦可食謂之綦

蕨爾雅云蘩月爾

芸臺亦作雲臺爾雅云臺夫須

蘩蔞曰蔜爾雅云蔜蕿蔞生於園圃蔓細弱田野人食之可作牙藥

雞腸似蓼而小不辛本草以合於蘩蔞共條故蘇恭誤謂即蘩蔞也

堇曰齧曰苦堇爾雅云齧苦堇今人亦謂之堇菜野出味雖苦而甘黄花者殺人唐武后賓諸食中以毒賀蘭

氏暴死者蓋此種也

戠曰藏爾雅云藏黄蒢葉似酸醬蔓生田野陰濕處閩中曰葅菜以其生可為葅也

馬藍田野人以為菜茹爾雅云葴馬藍

苦苣野生者曰褊苣人家常食者曰白苣

薺之菜甚小自生園圃其實曰蒫爾雅云蒫薺實詩云其甘如薺謂此菜之美也或以薺為薺苨

芹亦作靳爾雅曰芹楚葵詩曰言采其芹一名水英一

名楚葵

馬芹爾雅曰茭牛蘄俗謂胡芹其根葉不可食惟子香美可調飲食所謂野人快炙背而美芹子是也

莪莪蒿也一名蘿故又謂之蘿蒿爾雅云莪蘿詩云菁菁者莪本草謂䕡蒿

荇曰接余爾雅云莕接余其葉苻詩云參差荇菜今謂之水荇蔓鋪水上故杜詩水荇牽風翠帶長

蕪菁亦作蔓菁塞北名九英此菜多生邊塞一名須一

名蕵蕪一名葑蓯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菜之最益人者惟此爾多種可以備飢歲昔諸葛孔明所止輙令兵士種蔓菁云取其才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煑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斵而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博乎今三蜀江陵人猶呼此為諸葛菜大槩似菘而有頭南人取而種之初年相類至二三歲則變為菘矣惟河朔最多詩谷風云采葑采菲此即葑也

蓼有三種按陶弘景云一種紫蓼一種青蓼一種香蓼其葉有圓有尖以圓者為勝入藥用蓼實有一種馬蓼亦可入藥其最大者謂之葒草亦謂之蘢葒爾雅云紅蘢古其大者蘬

蘘荷有白赤二種陶弘景云今人赤者為蘘荷白者為覆葅食用赤者藥用白者其性好陰在木下者尤美故潘岳閑居賦云蘘荷依陰時藿向陽也搜神記云蔣士先得疾下血言中蠱家人密以蘘荷置其席下忽大笑

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小故以此為治蠱之最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宗懍謂嘉草即此也

蓴滑而美所以張翰思蓴羮而歸也二月至八月採者名絲蓴味甘而體軟霜降以後名瑰蓴味苦而體澁

葫大蒜也蒜小蒜也小蒜一名亂子

馬齒莧一名馬莧可煑丹砂結汞又名五行草以其葉青梗赤花黄根白子黑也其葉間有水銀可烧取

雍菜主解野葛毒南人先食雍菜後食野葛自然無苦

又取汁滴野葛苗當時菸死張司空云魏武帝噉野葛至一尺應是先食此也

菠薐菜本出頗陵國張騫帶來語訛為菠

芡首芡草之首有一種可食一名芡白一名菰首一名須爾雅云須蕵蕪

稻粱類

稷苗穗似蘆而米可食為五穀之長五穀不可徧祭故祀其長以配社今人謂之穄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緊

粢粱也爾雅云以粢為稷誤也
胡麻曰巨勝曰狗蝨曰方莖曰鴻藏曰方金曰藤苰其
葉曰青蘘今之油麻也亦曰脂麻本出大宛張騫傳來
故名胡麻沈括靈苑方中論之矣今毉家認黄麻子作
胡麻用其子極苦能殺人毒鼠此豈可服食哉陶弘景
云八穀之中惟此為良而純黑者名巨勝是為大勝此
斷穀長生充饑之藥故云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
君不歸

麻子者大麻子也脂麻為胡麻此為漢麻脂麻為細麻此為大麻亦謂之枲然有牝牡其牡者生花曰麻賁亦曰麻勃吐出茸茸然蘇恭謂爾雅云賁枲實以麻賁即麻子不知爾雅之誤

粱之類多爾雅芑白苗白粱也又曰虋赤苗赤粱也又有青粱有黄粱氾勝之書云粱是秫粟今俗謂之粱古祭祀所用粢盛是也可作飧食及釀酒亦如糯米或云粱亦有粳者其謂糵米亦曰黄子

黍本草丹黍爾雅云秬黍秠一稃二米秠是黑黍之有
二米者黍之糯者謂之秫一名黄糯
童粱曰稂曰守田曰皇爾雅云稂童粱又曰皇守田今
人謂之鬼稻一穗未有數粒易落在田中明年復生故
有守田之名亦能亂稼
稻有粳糯二種古人謂糯爲稻五穀之類皆有粳糯粟
之糯曰粱曰粢黍之糯曰秫曰衆爾雅云衆秫是也顔
師古刋謬正俗曰本草所謂稻米者今之糯米也又説

文云沛國謂稻為糯

彫胡菰蔣米也爾雅云齧彫蓬

𥝖于粟曰粢穀曰米囊曰御米

豆之類多爾雅云蔨鹿藿其實莥今之鹿豆也苗似豌

豆蔓生亦可為菜根黄而香本草大豆之糵謂之黄卷

亦謂之卷糵小豆之花謂之腐婢

通志卷七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昆蟲草木略第二

木類　果類　蟲魚類　禽類　獸類

木類

伏苓曰茯菟其抱根者曰茯神典術云松脂入地千年為茯苓今詳茯苓乃松脂所化而云千年未必耳龜策

傳云茯苓在菟絲之下令詳茯苓生山林而菟絲生人間叢薄自清濁異趣非同類相感者

琥珀漢書云出罽賓國舊云松脂入地千年化成又云茯苓千年為琥珀又云松脂内溢入地而為茯苓外溢入地而為琥珀今之所得其中則有蚊蟲蜂蟻之類如生此皆是未入地所著者又云楓脂千年為琥珀大體中土不生來從外國皆云初得之如桃膠便可啖須臾則堅凝今人有煮蝦雞及青魚枕偽為之者

堅曰堅珀舊云琥珀千年為堅然不生中國不可知也

栢爾雅曰栢椈生於乾陵者其木之文理多作菩薩手雲氣人物鳥獸之形

桂本草有桂菌桂牡桂三條云菌桂無骨正圓如竹牡桂一名梫一名木桂古云丹桂者謂其皮赤耳其花實似吳茱萸藥中之靈物而薑桂之滋為食味所重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雷公云桂枝為丁入木中其木即死江南李後主患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

布階縫中宿草盡枯爾雅云梫木桂

杜仲曰思仙曰思仲曰木綿其葉似辛夷嫩時可食江

南人謂之綿芽

荆又有蔓荆牡荆之别荆可以作箠者今人謂之黄荆

蔓荆亦曰小荆其實入藥用牡荆亦用實登真隱訣注

云北方無識者又云梁天監三年將合神仙飯奉敕論

牡荆曰荆花白多子子麄大歴歴踈生不過三兩莖多

不能圓或褊或異或多似竹節葉與餘荆不殊蜂多採

牡荆牡荆汁冷而甘餘荆被燒則煙火氣苦牡荆體慢汁實煙火不入其中主治心風第一于時遠近尋覔不得猶用荆葉則牡荆殆絶矣

寄生生于木上有兩種一種大者葉如石榴一種小者葉如麻黄其實皆相似云是鳥糞感木而生入藥以桑上者良一名宛童一名寄屑一名寓木爾雅云寓木宛童詩云蔦與女蘿施于松上大者曰蔦小者曰女蘿生松上者曰松蘿

五加曰犲漆曰犲節葉作五叉蘄州呼為木骨入藥用根皮道家呼為金鹽母與地榆皆可煮石故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畜金鹽母何以得長壽何不食石用玉豉玉豉者即地榆也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安用明月寶珠

薰陸香即乳香南方草木狀云薰陸出大秦國其木生於海邊沙上盛夏木膠流出沙中夷人取之賣與賈客沈括云乳香即薰陸如乳頭者為乳香塌地者為塌香

雞舌香即丁香陳藏器以雞舌香為丁香母今按沈括考究諸義直是丁香無疑齊民要術云雞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應劭為漢侍中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含之後來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雞舌香欲其奏事對答芬芳日華子曰丁香治口氣正以此也

辛夷曰辛矧曰侯桃曰房木北人曰木筆南人曰迎香人家園庭亦多種植離騷云辛夷車兮結桂旗

木蘭曰林蘭曰杜蘭皮似桂而香世言魯班刻木蘭舟

在七里洲中至今尚存凡詩詠所言木蘭舟即此也
榆曰零榆曰白枌曰白榆其類有十數種榆即大榆也
生莢如錢古人採其初生者作糜羹食之令人多睡故
嵇康謂榆令人瞑也今不復食者惟用作醬取陳者良
其皮至粘滑可膠瓦石北人用膠磑𦚾儉歲農人食之
以當糧有一種刺榆有鍼刺如枳其葉如榆瀹而為蔬
則滑美勝於白榆爾雅云樞荎唐風云山有樞即刺榆
也

槐有二種爾雅云櫰槐大葉而黑謂大葉而黑者櫰也
又云守宮槐葉晝聶宵炕謂晝聶合而夜炕布者守宮
槐也又云槐小葉曰榎大而皵楸小而皵榎然楸梓類
也櫝桐類也不可謂之槐
楮亦謂之穀其實入藥其皮造紙濟世之用也桑穀共
生者即此也
枸杞曰杞根曰地骨曰枸忌曰地輔曰羊乳曰却暑曰
仙人杖曰西王母曰枸檵曰苦杞曰托盧曰天精曰却

老曰地仙苗爾雅云杞枸檵世言有兩種無刺者曰枸杞有刺者曰枸棘又云蓬萊南丘村者高一二丈其根盤結甚固其村之人多壽考南地生者名枸棘有刺延蔓如草萊沈括云陜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似厚朴甘美異他處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淮間埂上者實如櫻桃暴乾爲餅膏潤有味降真香曰紫藤香主天行時氣家舍怪異和諸香燒煙直上天召鶴盤旋於其上

厚朴曰厚皮曰赤朴曰烈朴曰重皮其植曰榛其子曰逐折

猪苓曰猳屎曰豕橐曰地烏桃

竹之類不一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今桃枝竹也唐人有桃竹杖詩以其宜爲杖也又云鄰堅中此竹類而中實者今人謂之木竹也又云簢箈中此竹類而中虛薄者又云仲無笐今之篔簹竹也又云簜箭萌此箭筍凡筍類惟箭筍爲美故會稽竹箭有聞焉又云篠箭今箭

竹小而希節者然竹之良者惟有篁竹謝靈運所游之
澗今在鴈蕩其自死筍則謂之仙人杖
枳生江北橘生江南考工記曰橘逾淮而北爲枳言橘
過淮則亦化爲枳矣故江北有枳無橘江南枳橘皆有
萸曰吳茱萸或謂之椒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
房學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有災可急令家人縫絳
囊盛茱萸以繫臂上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
言舉家登高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

曰此代之矣世人此日登高飲酒帶茱萸囊由此爾又風土記曰九日折其房插頭辟惡氣今人多臨井植之云飲其水則無瘟疫

山茱萸其實似莨楚之實一名蜀棗一名雞足一名魃實

秦皮曰石檀曰盆桂其用在皮故曰秦皮亦曰岑皮其木似檀俗呼爲白椁木取其皮漬水染筆而書之作青色故墨家用之

梔子曰木丹曰越桃其花六出西域謂之簷蔔花

合歡曰合昬曰青裳曰夜合其木似梧桐枝弱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似相解了不相牽綴植之庭階使人不忿其葉至暮而合故曰合昬令人皆謂之夜合花嵇康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秦椒曰檓田野人呼為椴子爾雅云檓大椒

衛矛曰鬼箭莖有三羽狀如箭翎俗謂之狗骨

紫葳曰陵苕曰茇華曰女葳曰陵時曰陵霄藤生依緣

大木今人謂之淩霄花有黃白二種爾雅云茗陵苕黃華蔈白華茇白華者少故詩云苕之華云其黃矣

蕪荑曰無姑曰蕨蘠曰姑榆爾雅云莁荑蔱蘠榆類也實似榆莢臭如犼可作醬

欓子曰食茱萸曰越博雅云欓越與吳茱萸俱有藙名內則云三牲用藙是欓子也爾雅云椒樧醜莍

茶曰檟曰蔎曰荈其芽曰茗爾雅曰檟苦荼本草云茗苦搽其品最有優劣薛能詩云鹽損添宜戒薑宜著更

誇茶而入虀鹽則下品也想薛能未知滿甌香雪之典故云

五木耳曰檽蘇恭云楮槐榆栁桑之耳也其桑耳曰桑菌曰木麥曰桑巨曰桑黄

棘與棗皆有刺故棘文列刺棗文複刺切韻云棘小棗也不生江南其刺曰棘鍼曰棘刺其實曰菥蓂曰馬朐曰刺原爾雅云終牛棘注云馬棘也刺麄而長

菴摩勒即餘甘也梵名之異耳

盧會曰訥會曰奴會俗呼爲象膽木中脂也

石南曰鬼目

巴豆曰巴椒

椒曰蓎藙曰陸撥曰南椒生於漢中者曰漢椒蜀中者曰蜀椒巴中曰巴椒

莽草曰春草曰芒草曰葞爾雅云莽數節以其似竹而中實促節離騷云朝搴阰之木蘭兮夕覽洲之宿莽

郁李曰爵李曰車下李曰棣爾雅云常棣棠棣詩云常

棣之花鄂不韡韡
鼠李曰牛李曰鼠梓曰椑曰山李曰楰曰苦楸即烏巢子也爾雅云楰鼠梓詩北山有楰
杉曰柀曰煔松類也而材為良爾雅云柀煔
蔓椒曰豕椒曰猪椒曰彘椒曰狗椒以其作狗彘之氣又曰地椒言生於地上
鈎樟曰棆亦樟之類也爾雅云棆無疵又名無疵
豫章其木甚大南都之郡因此得名今人謂之樟木

雷丸曰雷矢曰雷實

欅櫸類也而杸烈其實亦如榆筴似錢之狀

楊之類亦多白楊曰高飛曰獨搖人多種於墟墓間故曰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水楊曰楊柳詩云楊柳依依又云蒲柳爾雅云楊蒲柳其條可爲箭䇯故左傳云董澤之蒲崔豹云水楊即蒲楊任矢用或言萑苻亦水楊也移楊曰移曰扶移其木大數十圍無風葉動華反復合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崔豹云移楊圓葉弱蔕

微風大搖故又曰一名高飛一名獨搖與白楊之名相近故郭璞云栘似白楊

柳之類亦多柳曰天棘南人呼爲楊柳楊與柳實兩種說文楊蒲柳也柳小楊也斬其枝橫倒曲直揷之皆生其花謂之絮隨風如飛雪落地如鋪氊故騷人之所取與也杞柳亦曰澤柳可爲桮棬者爾雅曰旄澤柳

桐之類亦多陶隱居云有四種青桐葉皮青似梧而無子梧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其子亦可食白桐與岡桐

無異惟有花子耳花二月舒黃紫色禮云桐始華者也一名椅桐人家多植之罔桐無子令此云花便應是白桐也白桐罔桐俱堪作琴瑟據此説則白桐者梧桐也其材可作琴瑟諸桐惟此最大可爲棺槨左傳云桐棺三寸爾雅云所謂櫬梧又謂榮桐木者此也詩云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注疏家不能别椅是罔桐桐是梧桐梓似楸别是一物爾雅謂之椅梓誤矣又有一種赬桐夏月繁花其紅如火又有紫桐花如百合又有刺桐其花

側數如掌枝幹有刺花色深紅又有一種實如麂子栗可作油陳藏器所謂麂子桐也

欒荆曰頑荆莖葉似石南

紫荆人多種庭院間即田氏之荆也

南藤曰丁公藤南史解叔謙鴈門人母有疾夜於庭中稽顙以祈聞空中曰得丁公藤即愈訪醫及本草皆無乃至宜都山中見一翁伐木云丁公藤療風乃拜泣求得之及漬酒法受畢失翁所在母疾遂愈

黄藥即藥實根也宋武帝患手瘡經年有沙門與一黄藥傳即愈又秦州出者謂之紅藥子葉似蕎麥枝根赤色

梓與楸相似爾雅注以爲一物誤矣按雜五行書曰舍西種楸梓各五根令子孫孝順所以人家多種於園亭陸璣謂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齊民要術云白色有角者爲梓無子爲楸是皆不辨楸梓也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角

蒴藋曰陸英葉似火杴莖有節節間分枝弱植高丈許芹爲水英接骨爲木英蒴藋爲陸英謂之三英

枳椇曰木蜜蜀人謂之枸小雅南山有枸是也陸璣云似白楊其子大如指長數寸噉之如飴故曰木蜜

烏臼曰楥曰柜柳田人謂之柳葉杴臭而可染皂子可壓油爾雅云楥柜柳

訶梨勒如橄欖其未熟之子隨風飄墮者名隨風子

櫄似椿北人呼爲山椿江東人呼爲虎目葉脫處有痕

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有其名其材易大而不中器用又有一種山樗極似此詩唐風所謂山有栲是也故爾雅云栲山樗注謂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亦類漆俗云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櫄即椿也

櫟曰橡亦曰栩其實作梂曰皂斗曰橡斗然有二種南土多栩北土多櫟爾雅釋木云櫟其實梂詩秦風云山有苞櫟並此也其釋木云栩杼與唐風云集于苞栩並是柞木而陸璣誤謂是此耳橡實之類極多大體皆梟

屬也可食有似栗而圓者大小有三四種周禮籩人所謂榛實是也二三實作一捄正似㮚而小者大小有三四種爾雅所謂栵栭是也注云子如細㮚江東人亦呼爲栭㮚今俗謂之爲茅㮚猴㮚柯㮚皆其類也或曰𣚍之實似櫟而小不可食

楊櫨曰空疏良材也

南燭曰烏草曰猴藥曰男續曰後草曰維那木曰黑飯草以其可染黑飯也道家謂之青精飯亦曰牛筋言食

其飯則健如牛筋也吳越名猴菽又名染菽亦名文燭

經冬不凋春夏採枝莖秋冬採根此木類而叢生高三

五尺亦似草故號爲南燭草木圖經云人家多植於庭

院間俗謂之南天燭其實如梧桐子匀圓黑色九月熟

兒童食之極美今茅山道士採其嫩葉染飯謂之烏飯

甚甘香可以寄遠杜詩云豈無青精飯使我顔色好謂

食此能變白駐顔故仙經云子服草木之王氣與神通

子食青燭之津命不復殞並謂此也

鹽𤇾子曰叛奴鹽蜀人曰酸桶吳人曰烏鹽其實秋熟爲穗著粒如小豆其上有鹽如雪可以調羮戎人亦用此謂之木鹽故有叛奴鹽之名

無患子曰噤婁曰桓其子勻圓如漆今人貫爲數珠古今注云程雅問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涅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檉曰河柳曰雨師曰春柳木中脂曰檉乳本草謂之赤

檉木以其材赤故也大槩杉松之類而意態似柳故謂之檉柳爾雅曰檉河柳其材可卷爲盤合又曰檴落郭云可以爲桮器素此赤檉也又有一種名赤楊又名水松與此相似而植之水邊其葉經秋盡紅人多植於門巷杜詩頳檉曉夜希即此也

益智子葉似蘘荷實如李核去皮用之其中仁如梔子縮紗之類可蜜煮爲粽食昔盧循爲廣州刺史遺劉裕益智粽裕答以續命湯是此也按蘇軾記云海南産益

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為三節其實熟否以候歲之豐凶其下節以候蚕禾其上中亦然大豐則實凶歲皆不實蓋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為藥也止治益於智其得此名豈以知歲邪

木槿曰舜曰椵曰櫬曰及齊魯名王蒸其植如李五月始花故月令云仲夏之月木槿榮此木類也爾雅云入草例者樊光云其華朝生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今人謂之朝生暮落人多植庭院間唐人詩云世事方看

木槿榮言可愛易凋也亦可作籬故謂之槿籬
椶櫚曰栟櫚曰蒲曰王彗注云葉可爲帚彗然有兩種
一種有須可作繩耐水一種小而無須葉可爲帚葩未
吐時割去須而取之曰椶魚瀹而食之甚美南方又有
虎散桄榔冬葉蒲葵椰子檳榔多羅等與椶櫚同類
芫花曰去水曰毒魚曰杜芫曰敗華曰兒草曰黄大戟
其根曰蜀桑根苗高三二尺葉似白前及柳葉根皮似
桑根正二月花紫碧色頗似紫荆而作穗絳州出者花

黃謂之芫花爾雅云杬魚毒本草亦云可用毒魚其皮可浸汁藏梅

五倍子曰文蛤曰百蟲倉

靈壽木漢書孔光年老賜靈壽杖顔注曰木似竹有節長不過八九尺圍可三四寸自然有合杖之制不須削治也

柞木曰棫曰栩曰杼爾雅云栩杼詩析其柞薪又曰柞棫斯拔陸璣云柞棫櫟也三蒼云棫即柞也其葉繁茂

其木堅韌有刺今人以爲梳亦可以爲車軸

果類

棗之類多爾雅曰棗壺棗郭曰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又邊要棗郭云細腰者今謂鹿盧棗又曰櫅白棗郭云即今棗子白熟又曰樲酸棗今藥家所用酸棗仁孟子所謂養其樲棘是也又曰楊徹齊棗未詳又曰遵羊棗郭云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爲羊矢棗孟子所謂曾晳嗜羊棗是也又曰洗大棗郭云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如

雞卵本草云一名良棗一名美棗一名乾棗謂大棗也爾雅又曰煮填棗未詳又曰蹶泄苦棗其子味苦晳無實棗不著子者還味棯棗郭云還味短味

橘柚之類多爾雅曰櫠椵即大柚也其大如柈皮穰極厚又曰柚條今謂之柚似橘而大皮穰稍厚然皆不可口或言櫠即枳蓋江北無橘所以爾雅只載枳柚江南所產有柑有橘有橙人所常食三者之閒而有數品又有枸櫞生於南方土人謂之香櫞如瓜以穰厚者爲美

梅之類多爾雅曰梅柟又曰時英梅梅類而實小謂之雀梅

梨之類多爾雅曰檖蘿山棃也又曰棃山樆野出之棃小而酢者又曰杜甘棠詩所謂蔽芾甘棠也謂之棠棃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之海紅子又曰杜赤棠白者棠此别棠棃赤白之異也

木瓜爾雅曰楙木瓜

豆蔻曰草果亦曰草豆蔻苗葉似山薑杜若輩根似高

良薑花作穗可愛故杜牧云豆蔻梢頭二月春南人亦
採其花淹藏以當果品
葡萄藤生傳自西域史記云大宛以葡萄為酒富人藏
葡萄酒至萬餘石久者十數歲張騫使西域得其種而
還中國始有又有一種曰蘡薁謂之山葡萄野出其實
如葡萄而小亦堪為酒其莖主嘔逆斷其兩頭節吹之
有汁出如通草
蓬虆曰覆盆曰陵虆曰陰虆今人謂之莓大小有數種

有蔓生者有叢生者有樹生者惟叢生者大而可愛謂之蓬虆其樹生者謂之覆盆子亦謂之西國草亦謂之畢楞伽爾雅云茥蒛盆其鋪地蔓生者曰地莓爾雅云藨麃者地莓也

蓮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葉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按本草謂近根處白莖也實謂蓮房的謂蓮子亦謂之菂爾雅曰的菂薏謂蓮子中苦心又按本草藕實莖一名水芝丹一名蓮宋太官

作血䘓庖人削藕誤落血中遂散不凝自此醫家方知
其散血也
芡曰蔦子曰鈎曰芡曰鴈喙實曰鴈頭實曰雞雍實本
草曰雞頭實爾雅鈎芡葉大如荷皺而有刺俗謂之雞
頭盤花下結房形類雞頭實正圓如榴核大根謂之殺
菜莖謂之蔿蔽亦堪爲茹
芰實即菱也俗謂之菱角可以當糧菱亦作蔆爾雅蔆
蕨攈注云今亦謂之蔆攈

櫻桃曰朱茱曰麥甘酣曰楔曰含桃曰荊桃曰李桃曰奈桃爾雅云楔荊桃禮含桃先薦寢廟

柿烏者謂之椑

木瓜短小者謂之榠樝亦曰蠻樝俗呼爲木梨禮記謂之樝梨鄭氏誤謂梨之不臧者

甘蔗有三種赤色者曰崑崙蔗白色者亦曰竹蔗亦曰蠟蔗小而燥者曰荻蔗

芋曰土芝其母曰芋魁史記蜀卓氏云汶山之下沃野

有蹲鴟至死不飢正謂芋魁蓋其形似也
烏芋曰藉姑曰水萍曰白地栗曰河鳧茨曰槎牙今人謂之茨菰其葉曰翦刀草曰燕尾草
鳧茨爾雅曰芍鳧茈
荔支亦曰離支始傳於漢世初出嶺南後出蜀中故蜀都賦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南海藥譜云荔枝熟人未採則百蟲不敢近才採之則烏鳥蝙蝠之類無不殘傷然亦不必荔枝諸果皆然東觀漢記云南海舊獻荔枝

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馳險阻道路為患孝和時唐羌上書言狀帝詔太官勿復受獻蓋此物易變一日色變二日味變三日色味俱變古詩云色味不踰三日變舊時採貢以蝎封其枝或蜜漬之而近代好事之徒連株以進南人苦之不知土地所產之異而輙為人患何也無乃尤物者與

龍眼曰益智曰龍目曰亞荔枝曰荔枝奴其味清甜荔枝才過即食龍眼

桃之類多爾雅曰旄冬桃今謂之旄桃藤生出山谷或言即寒桃也十月熟故謂之冬桃又曰榹桃山桃今野出之桃也味酸苦不解核桃之實乾而不落其中實者曰桃梟曰梟景本草云主殺百鬼精物上古有神荼與鬱壘兄弟二人桃樹之下閱百鬼無理者縛以葦索飼虎今人本此而作桃符

李之類多爾雅曰休無實李一名趙李又曰痤接慮李今之麥李即青李也又曰駁赤李此赤李著粉者也陶

隱居云李以姑熟所出南居李解核如杏子者為佳

菴羅果若林檎而極大佛書多言之

石榴本草謂之安石榴爾雅云劉劉杙劉與榴通用故也一名丹若一名若榴其甜者又名天漿入藥多用酸榴

橄欖最療鯸鮐毒其木作楫撥著魚皆浮出故知物有相畏者也

榛有三四種棗類也似棗而小正圓

蟲魚類

蟬之類多爾雅及他書多謬悠惟陶弘景之注近之本草蚱蟬注云瘂蟬也瘂蟬雌蟬也不能鳴者蟬類甚多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則是今四月五月小紫青色者而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暮兮不自聊此乃寒螿耳九月十月中鳴甚悽急又二月中便鳴者名蟀母似寒螿而小七月八月鳴者名蛁蟟色青今此云生楊柳樹上是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昔人噉之故禮有雀

鷃蜩范范有冠而蟬有緌亦謂此蜩復五月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夭今其療亦專主小兒也按陶此說今實考其物寒螿蟀母蛩類也蛁蟟與蜩蟬類也蛩類在階除間及叢薄中夜鳴日不鳴蟬類在木上日鳴夜或鳴字林云蟬蟪蛄也莊子所謂蟪蛄者蟬類之别名爾而正名蟪蛄乃是寒螿又螻蟈條本經云一名蟪蛄寒螿與螻蛄類也故名號相亂凡本草所載名號有相亂者皆是物類近似故有互名非若他傳釋有名號相亂

者非互名也皆是訛謬蜩蟬一物爾方言云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秦晉謂之蟬究而言之實爲二物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義也今就而驗之有四五種有大如雀黑色其鳴震巖谷者是爾雅所謂蝒馬蟬是也五月以前鳴者似大蠅而差大青色或有紅者夜在草上日在木上聲小而清亮此則正謂之蜩七月以後鳴者似寅色亦斑此則正謂之蟬亦名蛁蟟而陶謂七八月鳴者名蛁蟟色青此

誤也立秋已後青紅二色者盡無之矣獨斑蟬盛焉有
一種如大黄蜂黑色倦飛亦倦鳴故謂之瘂蟬即蟬之
雌者爾本草蚱蟬是也夏秋俱有蘇恭云蚱者鳴蟬也
諸蟲獸以雄者爲良以陶説爲誤後來注釋者又引玉
篇云蚱者蟬聲也明蘇説是且陶謂之瘂蟬豈妄哉蓋
據當時所用之名物而言之醫家多用蟬蛻而希有用
蟬者故不親識其所用之名物以意測度又尋經引傳
以釋證之爾且萬物之理若非的識其情狀求之經傳

展轉生訛況爾雅玉篇何可盡信舊云蟬是蜣蜋所轉丸久而化成至夏便登木而蛻此說非也蜣蜋轉丸但成其子而蟬正是蜣蜋化爾又糞中蠐螬及蛓蟲之類亦化為蟬也蟬脫曰枯蟬曰伏蜻

龜之類多爾雅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神龜龜之最神者靈龜本草謂之秦龜亦曰蟕蠵其甲有文似瑇瑁而差薄耳故名鼊皮此龜一名

蠵𧒏俗呼靈𧒏能鳴多出涪陵其甲可以卜攝龜小龜也一名蠳龜一名來蛇龜好食蛇故亦謂之呷蛇龜郭云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江東呼爲陵龜或言此龜乃蛇所化故頭尾似蛇俗呼𪚥龜即此寶龜傳國者所寶文龜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筮龜常在蓍叢下者龜筴傳曰蓍滿百莖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山澤水火之龜皆其所生之處也火龜蓋生於火者亦猶火山國所出火鼠是也郭氏謂物有含異氣者不可

以常理推龜溺醫家謂之石腦油最難得惟以鑑照之龜見影則失溺急以荷葉承之又法以紙炷火上焫熱以點其尾亦致失溺

貝即瑇瑁也說文云貝海介蟲也其甲人之所寶古人以為泉貨交易

螽之類亦多爾雅云蛗螽蠜草螽負蠜蜤螽蜙蝑蟿螽螇蚸土螽蠰谿按蛗螽蝗也草螽草蟲也亦謂蚱蜢蜙蝑一名蚣蝑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響螇蚸郭

云似蜙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蠰谿似蝗而小斑色多生園中郭云今謂之土蝶以其在土中也

蝗之類多爾雅曰蚱蜢大蝗小者蝗蟿打蝗蠜飛蝗其子蝝按蟻亦作蝗大蝗即馬蟻也大而黑郭云俗呼馬蚱蜢小蝗謂小黄蟻也以其種極多故專其名打蝗是一種大蟻亦色斑駁者飛蟻有翅而飛者凡蟻老則皆生翅能飛遂化爲他類矣蚳蟻卵也似飯粒亦可爲醬

周禮醢人蜃蚳醢

鼅鼄之類多爾雅曰次蟗鼅鼄鼅鼄蝥土鼅鼄草鼅鼄按方言云關西秦晉之間謂之鼄蝥關東趙魏之郊謂之鼅鼄在土中者曰土鼅鼄在草中布網者曰草鼅鼄土中者能毒人俗謂天蛇又曰蠨蛸長踦詩所謂蠨蛸在戶即小鼅鼄長脚者俗呼喜子又曰王蛈蝪鼅鼄類也一名螲蟷穴居布網穴口有蓋河北人呼蛈蝪

蠶之類多爾雅曰蟓桑繭讐由樗繭棘繭欒繭蚢蕭繭此皆蠶類吐絲成繭者食桑葉為繭者曰蟓蓋蠶也或

云野蠶食樗葉棘葉欒葉爲𧒎者曰讐由食蕭葉爲𧒎者曰蚢蕭蒿也原蠶者再熟之蠶也淮南子原蠶一歲再熟然王法禁之者爲殘桑也周禮禁原蠶者注云爲其傷馬令以蠶爲末塗馬齒即不能食草以桑葉拭去乃還食此明蠶馬類也物莫兩㦤

蟹之類多而螃蟹爲勝其螯上有毛仙方以化漆爲水服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雖云取無時然未被霜以前甚有毒不可食或曰八月一日每

蟹取稻芒長寸許東行輸送海神過八月乃可取也又
有彭蜞彭螖擁劒螃蜞蝛並生海中唯彭蜞不擇地生
多於溝渠閒其膏可塗瀃癬疽瘡肉不可食令人吐下
至困蔡謨誤食者此也彭螖吳人語訛爲彭越南人謂
之林禽可食作蠕尤佳小者名擁劒一名桀步一名執
火其螯赤此三種皆如小蟹而螃蜞一名蟳大者徑尺
小者如螃蟹大隨潮退殼一退一長兩螯至彊故云能
與虎鬭蠘如升大頗似螃蝤而殼銳

蜂之類多本草蜂即蜜蜂也大黄蜂即土蜂也一名蜚零穴土以居今宣城所生蜂兒者土蜂也木蜂即𧒂𧒂蜂也結窠如甑在木上者

蠮螉曰土蜂曰蜾蠃曰蒲盧俗謂之蠮螉棲泥入於屋壁間及器物旁作房或雙或隻亦入竹管中以泥封其口其類不一也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内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為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爲

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說此蓋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況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得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爾將其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蛻形則非為物所食明爾且蚱蟬生於蜣蜋衣魚生於瓜子黿生於蛇蛤生於雀白鵜之相視負螽之相應其類不一然則螟蛉蜾蠃不為異矣

蚯蚓爾雅曰螼蚓蜸蠶亦謂之蜜蟺江東呼寒蚓

蜻蜓爾雅曰虰蛵負勞亦謂之蜻蛉

螗蜋爾雅曰不過蟷蠰其子蜱蛸又曰莫貈螳蜋蛑謂

螳蜋有斧蜱蛸亦曰食厖曰蟤蟭

蚰蜑關東謂之螾蜑故爾雅曰螾蜑入耳以此蟲能入

入耳故得入耳之名

蜚爾雅曰蜚蠦蜰郭云蜰即負盤臭蟲按此亦謂之負

蠜即草蟲也春秋書蜚以其能害稼本草謂之蜚蝱亦

謂之蜚蠊

蜣蜋爾雅曰蛣蜣蜋莊子曰蜣蜋之智在於轉丸

蝎木中蠹蟲也爾雅曰蝎蛣蝠

蠰俗呼山羊有長角斑黒色喜齧桑葉及橘柚爾雅曰

蠰齧桑

蜉蝣似蜣蜋而小有文彩爾雅曰蜉蝣渠畧又曰蚑蟥

蛢郭璞云江東呼蟥蛢以有金色

守瓜者瓜瓠之葉上黄甲小蟲能飛者爾雅曰蠸輿父

守瓜

穀蟲米穀中小黑蟲也爾雅曰蛄䗐强蛘建平人呼爲

蛘子

蜈蚣爾雅曰蒺藜蝍蛆性能制蛇見大蛇則噉其腦蛇

不動而畏蚰蜒每遇蚰蜒亦不敢動蚰蜒以涎繞其足

盡落

馬陸似蜈蚣而小尤多脚不能毒人曰百足曰馬蚿所

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此也

蝦蟆之類多以蟾蜍爲上曰䶂曰去甫曰苦蠪昔張暢

弟收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鱠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蓋此物但入藥用而非可食也其肪塗玉刻之如蠟或不可得但取肥者剉煎膏以塗玉亦軟古玉器有奇特非雕琢人功者多是昆吾刀及蝦蟆肪所刻也爾雅鼃蟆有一種生於田中大者三四枚重一觔南人名爲水雞亦名蛤又一種生山谷中黑色肉紅名石鱗魚並可食其小者名鼃其大於鼃而青色者曰青鼃凡蝦蟆之類皆不交合惟雌雄相對吐沫漸成魚子遂變而

成科斗爾雅云科斗活東亦曰活師古人科斗書蓋取象於此

馬蚿爾雅云蛝馬蛝郭云馬蠲蚼俗呼馬蚿方言云北燕謂之蛆蝶其大者謂之馬蚰蚰即蚿也

蛓蟲曰蛅其毛能螫人故爾雅曰蛅毛蠹又曰螺蛅蟴者黑毛蟲也其毛皆能射人

蠐螬爾雅云蟦蠐螬糞土中大白蟲也本草一名蟦蠐一名蜸蠐一名勃齊

蛸蠐爾雅云蛸蠐蝎木中蠹蟲也方言關東謂之蝤蠐梁益之間謂之蝎

鼠負瓮底白粉蟲也爾雅云蟠鼠負又曰蛜威委黍詩蛜威在室蠨蛸在戶

牛蝱蠅類噉牛馬血爾雅云强蚚

衣魚亦謂之蠹魚以能蠹衣裳書帙亦謂之蛃魚亦謂之蟫爾雅云蟫白魚

沙雞曰酸雞曰樗雞曰天雞曰樗鳩曰翰爾雅云翰天

雞黑身赤頭似斑猫
土蛹爾雅曰國貉蟲蠁郭云今呼蛹蟲爲蠁
螢火爾雅云螢火即炤本草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
熠燿詩云熠燿宵行呂氏春秋云腐草化爲螢
螻蛄曰螜曰天螻曰蝚曰螔螻亦曰蟪蛄故爾雅云螜
天螻又曰蝚螔螻方言云南楚謂之杜狗此物頗協神
鬼昔人獄中得其力者今人夜忽見出多打殺之言爲
鬼所使也荀子所謂梧鼠五技而窮蔡邕勸學篇云碩

鼠五能不成一技者此物爾魏詩所謂碩鼠者大鼠也蝸牛曰蛞蝓曰陵蠡曰土蝸曰附蝸爾雅蚹蠃螔蝓凡蠃之類皆負殼惟此能脫殼而行頭有兩角故曰蝸牛水蛭曰蚑曰至掌

蠓之類多爾雅云蠓蠛蠓似蚋而小斜陽則羣聚鬬飛

蜥蜴之類多爾雅云蠑螈蜥蜴蝘蜓守宮也今按小而青者曰蜥蜴大而黄者曰蝘蜓最小在牆間砌下者曰守宮種類既異而此釋爲一物恐亦未審也又按本草

蜥蜴謂之石龍子一名山龍子一名石蜴楚人謂之虵醫或謂之蠑螈青尾有五彩蝘蜓似蜥蜴而大黃色亦謂之蠦蝘也守宮似蜥蜴而小在屋壁間故名守宮故東方朔謂非守宮則蜥蜴也守宮又名蠍虎舊云以朱飼之滿三斤殺之乾末塗女子身有交接事便脫不爾如赤誌故謂之守宮

蝟有兩種一種作猪蹄者又名蠓猪一種作鼠脚舊云蝟能跳入虎耳中而見鵲便仰腹受啄物有相制如此

鼹鼠曰隱鼠曰鼢鼠形類鼠而肥多膏黑色無尾長鼻常穿耕地中行旱歲則為田害

蠖屈伸蟲也爾雅云蠖蚇蠖

蛬曰蟋蟀曰青蛪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促織秋至則鳴故曰促織鳴懶婦驚

鼺鼠即飛生也一名鼯鼠

青蚨一名蟱蝺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名蝍蠋如蟬大辛美可食其子如蠶種取其子則母飛來雖潛取必知處

殺其母塗錢子塗貫用錢則自還淮南子萬畢云青蚨一名魚伯以母血塗八十一錢以子血塗八十一錢置子用母置母用子皆自還也或云自是雄雌不相捨爾

蛇之類多爾雅曰镻蝁郭云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又曰螣螣蛇（螣音滕）郭云龍類也能興雲霧而游其中淮南子云蟒蛇螣又曰蟒王蛇蟒蛇之大者謂之王蛇又曰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

鯉鱧鰋鮎鱧鯇爾雅無異名鰋今之黄鱧魚短鼻口在頷下體有三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亦能化龍鯇今之鯶魚也

鮒廣雅云鰿魚也

鯊爾雅云鯊鮀小魚體圓而有點文常張口吹沙故亦名吹沙

鮂爾雅云鮂黑鰦郭氏謂即白鯈江東呼為鮂臣又疑即鰲魚以背黑故亦名黑鰦

鯔爾雅云鰼鰌今泥鰌也似鱔而小

鱧爾雅云鰹大鮦小者鮵即鱧也郭云今青州呼小鱺爲鮵按鱺與鱧音與義同又本草作蠡一名鮦舊言是公蠣蛇所化頭有文

鱯爾雅云魾大鱯小者鮡郭云鱯似鮎而大白色

魱爾雅云鮥當魱海中黃魚也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江東呼其最大者爲當魱

鮆爾雅云鮤鱴刀郭云今之鮆魚也亦呼爲魛魚按鮆

魚所在有之
鮅爾雅云鮅鱒似鯶而小眼赤多生溪澗傅麗水底難
網捕
鯿爾雅云魴魾
鰻爾雅云鰲鯠今鰻魚亦呼鰻鰲徽州一種鰻頭似蝮
虵背有五色生溪澗
鰕之類多爾雅曰鰝大鰕郭云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
丈須長數尺今青州呼鰕爲鰝

蠃之類多爾雅云蠃小者蜬郭云螺大者如斗出日南
漲海中可以為酒杯按今所謂鸚鵡杯者出南海
蚌之類多爾雅云蜃小者珧即小蚌也一名玉珧可飾
佩刀削詩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是也山海經激女水
中多蜃珧今廣州東南道極多人取以摩作碁子鬻之
鼉亦作鮀狀如鮫鯉長一二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善
攻碕岸性嗜睡常閉目極難死聲甚可畏其皮可冒鼓
凡黿鼉之老者能變為邪魅或云多年鼉入水化為龍

梁周興嗣常食其肉後爲鼉所噴便爲惡瘡實彊靈之物不可輕殺

鯢爾雅云鯢大者曰鰕即雌鯨也大者長八九尺狀似鮎魚脚前似獮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今洞庭有之

禽類

隹爾雅謂之鳺鴀亦曰祝鳩今所謂鵓鳩也謹愿之鳥凡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惟夫不專名焉故指隹爲鳺鴀也鳺方扶反鴀方浮反

鶌鳩爾雅謂之鶻鵃鶌居物反鶻鵃音骨嘲今謂之鸜鴒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江東亦呼為鶻鵃廣雅謂斑鳩誤矣斑鳩即鵓鳩也

鳲鳩爾雅曰鴶鵴即布穀也一名桑鳩一名繫穀江東呼為穫穀禮記謂之鳴鳩鴶苦八反鵴音菊

鷑鳩爾雅曰鵧鷑郭云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為烏鵖按此似鸜鴒無冠而長尾多在山寺厨檻間今謂之烏鵖鷑音及按玉篇廣韻無鷑字惟有鵖字音及鵧步丁反

䳁鳩爾雅曰王䳁鳧類多在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揚雄云白鷺舊說䳁類誤矣䳁七徐反

鳧鷖陸機云大如鳩青灰色甲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鵅爾雅曰鵋鶀鵅音格鵋鶀音忌欺郭云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鶀亦謂之鵅鵅

鴗爾雅云天狗魚狗也似翡翠而小青碧可愛鴗音立

鶟爾雅曰天鶹郭云大如鶹雀色似鶉好高飛作聲江

東名之曰天鶉音綢繆之繆按此雀類似鷚而尾小長以其能鳴故人多養之俗呼告天所在寒月多有之鷚音藥

鵱爾雅曰鷚鵝今之野鵝鵱音六鷚力于反

鶬爾雅曰麋鴰即鶬鴰也

鴒爾雅曰烏鸔鴒音洛郭云水鳥也似鶂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緑色江東呼烏鸔鸔音駮

舒鴈爾雅曰鵝

舒鳬爾雅曰鶩鴨也

鵁爾雅曰鳽鵁水鳥也今亦謂之鳽鵁似鳬脚高毛冠

郭云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

鵜爾雅曰鴮鸅鴮音烏鸅音澤鵜鶘也形極大喙長尺

餘頷下有胡大如數升囊好羣飛沉水食魚俗謂之淘

河許慎云鵬也

鶾爾雅曰天雞鶾音汗逸周書曰蜀人獻文鶾文鶾者

若翬雉按今有吐錦雞蓋雉類惟蜀中有之仰日吐錦

甚有文彩
鸒爾雅曰山鵲今喜鵲也郭氏謂似鵲而有文彩長尾
觜脚赤鸒音握
鷣爾雅曰負雀鷣音淫郭云鷣鷂也江南人呼之爲鷣
善捉雀因名云按此即今之小鷂也蓋鸇類南方無鷹
唯呼此爲鷹
鵅爾雅曰鵋老鵅音象郭云鵂鶹也俗呼癡鳥字林云
句喙鳥按此蓋鴟類能捕雀句喙目圓黄可畏如拳大

小者猶俊
鴖鷯爾雅曰剖葦注云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云江東呼蘆虎似雀青斑長尾鷯音遼
桃蟲爾雅曰鷦其雌鴱音艾似黄雀而小一名鷦鷯一名鷦鷖一名桃雀俗呼巧婦
鳳凰爾雅曰鶠鳳其雌凰神鳥也其雛曰鸑鷟雞冠蛇頸魚尾龍文黿背燕頷前後五色備舉高六尺許京房云高丈二出於東方君子之國飛則羣鳥從以萬數非

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晨鳴曰發鳴朝鳴曰上翔晝鳴曰滿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鳳古作朋字

鵬鴒爾雅曰䳭渠雀屬也長尾背上青赤色腹下白頸下黑飛則鳴行則搖

鸒斯爾雅曰鵯鶋亦謂之雅烏蓋雀類差小多羣飛食穀粟俗呼必烏鵯音匹聲相近

鴽爾雅曰鴾母即鴾也青州呼鴾母田鼠所化鴽鴾音如謀

蜜肌爾雅曰蘩英英雞也喙味石英故得名焉

巂爾雅曰巂周即子規也多出蜀巂郡故名焉蜀主望帝化爲子規巂希規反

燕玄鳥也爾雅曰鳦陸璣云齊人謂之乙燕有二種爾雅又曰燕白脰烏則知此爲紫燕矣

鴟鴞爾雅曰鷦鷯陸璣諸儒皆謂爲巧婦誤看詩文也今按郭氏說此及方言皆謂是鴟類據下言茅鴟怪鴟則此應是鴟無緣得是巧婦鴞鷦鷯音遙寧決

狂爾雅曰茅鴟郭云今鵂鶹也似鷹而白

白鴟爾雅曰怪鴟廣雅謂之鴟鵂郭云今關東呼此屬爲怪鳥

梟爾雅曰鴟即訓狐日瞑而夜作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羮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說文云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從鳥首在木上或說即今伯勞也食母

爰居爾雅曰雜縣海鳥也嘗止於魯東門之外又漢元

帝時琅邪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鳸之類多皆雀屬也爾雅曰老鳸鴳鴳音晏雀也又曰
春鳸鳻鶞夏鳸竊元秋鳸竊藍冬鳸竊黄桑鳸竊脂棘
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嘖嘖竊古淺字言其色之淺唶
唶音即嘖嘖音責皆其聲然也或取其毛彩或取其鳴
聲以命名鳸雖雀屬皆以時見亦猶鶪鳫然農家須其
鳴以候時故又命以四時也桑鳸郭云俗謂青雀今名
臘觜性慧可教桑棘之鳸多在是木故名行鳸者多在

籬落如雞雉然不飛去故名宵鳸者能傳衣故名鳨音
汃鶞敕倫反
鴖鴾爾雅曰戴鵀鴖彼及反鴾皮及反鵀女金反郭云
鵀即頭上勝今亦呼爲戴勝鴖鴾猶鵖鴔語聲轉耳按
方言關東曰戴鵀
鸏爾雅曰澤虞鸏孚往反郭云今婟澤鳥似水鴞蒼黑
色常在澤中見人輙鳴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
俗呼護田雞按此鳥亦多在田中閩人呼爲姑雞紡以

其聲類紡聲且聒聒不輟

鸕鷀爾雅曰鶂於計反

鶬鶊爾雅曰其雄鶡牝庳鴿類此别其雌雄之異名耳

鶊蝦蟇所化庳音脾

鷉爾雅曰沈鳧似鶩而小尾白俗呼水鵁好没故曰沈

鳧鷉音施

鵁頭爾雅曰鳽鵁於鳥反郭云似鳧脚近尾畧不能行

江東謂之䴔許交反按此鳥類野鴨而文彩不能行多

溷野鴨羣中浮游
鵽鳩爾雅曰寇雉郭云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脚無後指
歧尾爲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
萑爾雅曰老鵵郭云木兎也似鴟鵂而小兎頭有角毛
脚夜飛好食雞臣疑此即訓狐以其首似兎故有此等
名鵵音兎
鵽爾雅曰鵽烏鵽音突郭云似雉青身白頭
狂爾雅曰寥鳥山海經云栗廣之野有五采之鳥有冠

名曰狂鳥

皇爾雅曰黄鳥即黄鸎也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黄一名楚雀一名摶黍一名黄離留陸璣云常以椹熟時來故里語曰黄栗留看我麥黄椹熟不故又名黄栗留

翡翠爾雅曰鷸音律其羽可以飾器物

鸒鶋爾雅曰山烏郭云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

蝙蝠爾雅曰服翼今亦謂之蝙蝠鼠所化故又名仙鼠

晨風爾雅曰鸇似鷂而小青黃色燕頷

鸉爾雅曰白鷢鸉鷢音楊厥郭云似鷹尾上白

鶇爾雅曰鶅母郭云似烏鷃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今江東呼爲蚊母俗說此鳥常吐蚊因以名云鶇鶅音田文

鷉爾雅曰須鸁鷿鷉也似鳧而小其膏可瑩刀劒古詩云馬銜苜蓿葉劒瑩鷿鷉膏鷉鸁音梯螺

鼯鼠爾雅曰夷由似蝙蝠而大翅尾長三尺許背上蒼

文色脚短爪長飛且乳故又名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升高鼯音吾

鴷爾雅曰啄木鴷音列今亦謂之斲木鳥常啄木剝剝然取蠹蟲食

鷺爾雅曰舂鉏白鷺也亦曰鷺鷥陸璣曰汶陽謂之白鷺齊魯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皆謂之白鷺

雉之類多爾雅曰鷂雉鷮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鸐山雉雗雉鵫雉雉絕有力奮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

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南方曰𠷎
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鷂音遙鷂雉即鷂雉也
青質而有五采者鷮音驕鳪音卜鳪雉即鷩雉也朱冠
緑臉項背有文腹下黃赤大如雞雄者有文彩據文勢
是如此郭氏離此爲四物誤矣秩秩者即海雉也郭云
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鸐音狄即山雉也此與鷩雉是
一種小異亦有文彩郭云長尾者鶾音汗即鶾雉也今
謂之白鷳似鴿而大白色紅臉可愛鳥之健勇者惟雄

雉之有力者曰奮翬鷂皆所産之異爲鷁鵗鶅皆所呼之異舃音傷鶅音遵

鸛鶇爾雅曰鶝鵋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鸛鶇鶝鵋音歡團福忌此鳥一名䳤羿言雖羿亦懈惰不敢射之

獸類

麕之類多爾雅曰麋牡麔牝麎其子䴠其跡躔絶有力狄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絶有力麉麕牡麌牝麜其子麆其跡解有力豜按麕麞也麕其總名也麔麎䴠

麔麚麛麜麞麠音咎辰杳加迷堅俁栗鉏又曰麠大鹿牛尾一角麃音炮即麞也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即此也麠音京又曰麘大麢旄毛狗足今謂之麢音几旄毛猥長毛也旄音冒又曰麝父麢足其脚似麞食栢葉而臍甚香父音甫

狼爾雅曰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絶有力迅又曰豺狗足即狼也獥音亦

兔爾雅曰兔子嬎其跡迒絶有力欣

豕爾雅曰豕子豬𧱰豶幺幼奏者豱𧱰豶者一名豶郭云俗呼小豶豬為𧱰子謂健豬也幺幼者郭云俗呼豕最後生者為幺豚奏者豱者皮理腠蹙者名豱𧱰豶幺奏豱音偉墳腰湊溫又曰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所寢橧四豴皆白豥絕有力豟牡豝橧音增豕所臥之簀也豴音滴蹢也蹢蹄也豟音厄郭云豕高五尺者豥音垓

虎之類爾雅曰虎竊毛謂之虦貓竊古淺字虦音殘郭氏引古律文捕虎一賫錢三千其狗半之爾雅又曰甝

白虎虪黑虎貀無前足晉太康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脚即此類也或說貀似虎而黑無前兩足甝音含虪式六反貀足滑反

熊羆之屬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羆似熊長頭高脚猛憨過于熊其脂似熊白而麤又曰熊虎醜其子狗絶有力麙醜類也麙音咸又曰魋如小熊竊毛而黃郭云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俗呼為赤熊即魋也音頽

狐狸之屬爾雅曰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凡蹯音煩掌也凡音狃指頭著地處又曰貍子貄貈子貆貄音曳貈下各反貈似狐善睡亦謂之貉郭云今江東呼貉爲獀貄

貙爾雅曰貙獌似貍貙獌音樞萬林云貙似貍而大一名獌郭云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

麢羊爾雅曰麢大羊音靈陶隱居云其角多節蹙蹙員繞者爲眞惟一邊有節節踈大者爲山羊按此二角俱

似羊而大在山崖間又曰羱如羊音元郭云似吳羊而
大角角橢出西方
犀兕之屬爾雅曰兕似牛如野牛青色重千觔一角長
三尺餘形如馬鞭柄其皮堅厚可制鎧又曰犀似豕今
出交阯形似水牛豬頭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
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其通
天犀乃是水犀角上有一白縷直上至端能出氣通天
置露中不濡置屋中烏鳥不敢集屋上置米中雞皆驚

駭故亦謂之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角三寸以上者刻爲魚銜之入水水常爲開三尺

猨猱之屬爾雅曰蒙頌猱狀郭云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猫九真日南皆出之猱亦獼猴之類又曰猱猨即猨也猨善攀援

貏貐爾雅云貏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山海經云少咸山有獸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孩兒食人所說與此異貏烏八反貐羊主反

驨爾雅云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騏驨音攜郭云元康八年九眞郡獵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驨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

貒亦謂之貛爾雅云貒子貗貒貗音湍窶貒似豕而肥

猶爾雅云猶如麂善登木說云猶玃屬也麂音几

狒狒爾雅云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狒扶味反梟羊也俗呼山都人面長脣見人則笑笑則脣蔽其面左手操管

蜼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狀如獼猴而大黄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即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所在山中有之

麔麚爾雅云麔麚短脰

䝑有力䝑呼犬反郭云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豦爾雅云豦迅頭郭云今建平山中有豦大如狗似獼猴黄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玃類也豦

音據

猩猩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人面豕身長髮能言語好飲酒醉則人髡其髮爲髮聲似小兒啼

狻麑爾雅云狻麑如虦貓食虎豹即師子也漢順帝時疏勒國獻師子似虎正黄有頿彡尾端茸毛大如斗

麐爾雅云麐麕身牛尾一角此瑞應獸也黄色圓蹄馬足角端有肉麐即麟字

鼠之屬多爾雅曰鼢鼠音憤地中行者食竹根今人謂

之竹鼬伯勞所化廣雅謂之鼳鼠又曰鼸鼠刮忝反大戴禮云田鼠者鼸鼠也郭云以頰裏藏食者又曰鼶鼠鼠之最小者郭氏云謂有螫毒者一說甘口鼠也又曰鼶鼠音斯似鼬鼠夏小正曰鼶鼬則穴蓋九月也又曰鼬鼠弋救反狀如鼦赤黄色大尾能啖鼠俗呼鼠郎江東呼爲鼪即莊子云騏驥驊騮捕鼠不如狸鼪是也又曰鼩鼠音劬小鼠也一名鼱鼠亦謂之鼨鼩又曰鼭鼠鼣鼠音時吠並未詳又曰鼫鼠音石郭云形大如鼠頭

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鼩音雀又曰鼣鼠鼨鼠音問終並未詳又曰豹文鼮鼠音廷常在木上如鼠大其文似虎豹今深林中甚多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疋又曰鼳鼠古覓反郭云今江東山中有鼳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木上音覡按郭氏此說又與鼮鼠相類

馬之類多爾雅曰騊駼馬音陶徒字林云北狄良馬也郭云色青又曰野馬郭云如馬而小穆天子傳云野馬

日走五百里又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倨即鋸也山海經云中曲山有獸如馬而身黑三尾一角音如鼓名駮食虎豹可以禦兵又曰騉蹄趼善陞甗騉蹄者其蹄如趼秦時有騉蹄苑甗山嶺也郭云形似甑上大下小騉駼音昆硯又曰騉駼枝蹄趼善陞甗枝蹄如牛蹄是也牛枝蹄馬𪚊蹄又曰小領盜驪穆天子傳云天子駕八駿右盜驪左緑耳小領細頸也又曰絶有力駥馬高八尺曰駥音戎又曰膝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四蹢皆白

首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狥前右足白啓左白踦後右
足白驤左白馵駵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
白騴尾白駺馰顙白顛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骹膝
下也蹢蹄也駵赤色驪黑色跨髀間也州竅也尾本尾
根也尾根白曰騴尾毛白曰駺顛額上也素鼻莖也顙
額也駮驓騱狥踦[illegible]驈驠騴駺馰音敲繒奚劬欺刋聿
燕晏郎的又曰回毛在膺宜乘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
在背闋廣減廣音淡光回毛旋毛也膺胸也幹脅也又

曰逆毛居馰音宛郭云馬毛逆剌又曰騋牝驪牡鄭氏謂七尺曰騋牝者色驪牡者色元注周禮復謂七尺已上者爲騋又曰元駒褭驂褭奴了反鄭云元駒小馬之别名又曰牡曰騭牝曰騇郭云江東呼駁馬曰騭騇音舍草馬也又曰駵白駁黄白騜駵馬黄脊騝驪馬黄脊騽青驪駽青驪驎驒青驪繁鬣騥驪白雜毛鴇黄白雜毛駓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一目白瞯二目白魚孫炎云駵

赤色也青驪駽郭云今之鐵驄也青驪驎驒謂青黑二色相雜如魚鱗郭氏謂今之連錢驄是也駂郭云今之烏驄駓郭云今之桃花馬陰淺黑色也駰郭氏謂今之泥驄蒼淺青色也彤赤色也也喙口也凡此所言皆典籍所載之馬人或不曉其毛物故爾雅釋之騝騮音虔駽呼縣反驎良刃反驒騱騵駓騢駩騆音陀柔保皮遐詮闕

牛之屬多爾雅曰犘牛犦牛犤牛犩牛犣牛犝牛犑牛

犘音麻郭云出巴中重千觔㸬音雹郭云即犎牛也領上肉㸬肤起高二尺許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者日行三百里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按犎牛漢順帝時踈勒王來獻此犤音皮郭云犤牛庳小令之㹀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犩音危郭云即㹕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觔出蜀中犣音獵郭云即旄牛也髀膝尾皆有長毛按此牛角向前毛如白雪其長毛令人以爲拂子出荆夔閒犝音童無角牛犑古覔反未詳何牛也又曰

角一俯一仰觭皆踊𥊳黑脣犉黑眥牰黑耳犚黑腹牧黑腳犈其子犢體長牬絕有力欣犌觭音欺踊騰也謂角騰起𥊳音誓犉閏旬反眥才細反目匡也犚音尉犈音權體身也牬匹外反犌音加

羊之屬多爾雅曰羊牡羒牝牂吳羊牝曰羒音墳又曰夏羊牡羭牝羖郭云夏羊者黑羖䍽也臣疑今胡羊也多出夏州羭音俞然今人呼牡羊爲股音古又曰角不齊觤音鬼又曰角三觠羷音險此謂羊角捲三匝者又

曰羳羊黄腹音煩又曰未成羊羜直吕反郭云俗呼五月羔爲羜又曰絶有力奮

狗之屬多爾雅曰犬生三䝬二師一玂䝬玂音宗祈又未成豪狗郭云狗子未生𣰽毛者又曰長喙獫短喙猲獢駟驖云載獫猲獢獫音呼儉切猲音呼謁切獢音呼驕切又曰絶有力狣音兆尨狗也

通志卷七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七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七十七上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同姓世家第一上

吳 魯 燕 管蔡 曹 衛

吳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

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髪示不可用以避季歴季歴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吴所居地名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立為吴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虚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

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畢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畢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吴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吴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吴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吴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

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遂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固執不許吳人必欲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國人舍之是歲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立十三年王

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季札審音知道觀舞知意使歌風自二南至于陳各知其俗使歌小雅知東遷之衰使歌大雅知文王之盛使歌頌知周殷魯盛德之所以同也見舞象與大武知西伯之猶有憾不如武王之極美也見

舞韶濩與大夏知成湯慙於始伐不如禹之勤於其身也見舞招箾則曰舜之德至矣大矣無以加矣去魯適齊知齊將有難謂晏平仲宜納邑與政去齊適鄭見子產如舊交去鄭適衛見蘧伯玉史魚等稱衛多君子去衛適晉及戚聞孫文子鐘聲譏其不宜為樂至晉見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恱之知三卿必柄晉國將去謂叔向曰晉政將有所歸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語具季札傳中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十

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之朱方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
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
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
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
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
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
而還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公子光
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

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邉邑畀梁氏之處女與吳邉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邉邑長聞之怒因而相攻滅吳之邉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

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吴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絶吴兵後吴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許之光因伏甲士窟室請王僚飲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遂刺殺王僚王僚死公子光竟代

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自晉曰苟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燭庸葢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之二公子闔廬謀欲入郢將軍孫武以為未可乃止四年伐

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其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九年王闔廬用子胥孫武之謀與唐人蔡人西伐楚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奔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

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吴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吴吴使别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吴吴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吴自立為吴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音醉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吴師呼自剄吴師

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闔廬冢在吳縣昌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方員之口二千槃郢魚腸之劒在焉卒十萬餘人治冢取土臨湖葬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

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之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寛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

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
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衣
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弗死必為吳
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弗聽遂
北伐齊敗齊于艾陵至繒名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
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
南九年為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
一年復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

喜惟子胥懼曰是棄吴也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吴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吴王吴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劔以死是歲也齊鮑氏弑齊悼公吴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吴吴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吴召魯衛之君會於槖臯十四年春吴王北會諸侯於黄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吴乙酉越五千人與吴戰

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弒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

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自剄死蔽其面曰吾無以見子胥也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魯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自文王在時旦仁孝加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輔翼用事居多武王九年

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宫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虚曲阜是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珪告于

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
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
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
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
依歸今我其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
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周公已令史策告
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

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惟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誡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

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而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輯寧淮夷東

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康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訓周公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使太保名公先之雒相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及七年後還政

成王北面就臣位𧾷匑𧾷匑如畏然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姦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泆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曰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

久勞于外為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雝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于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三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至于文王日中昃不暇食故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

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之周公在豐病將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既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之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

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太公曰吾簡其君臣禮從

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
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
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
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肹作肹誓曰陳爾甲冑無敢
不善無敢傷牿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復之無
敢寇攘踰牆垣魯人三郊三遂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
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肹
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

卒弟熙立是為煬公煬公築茅闕門六年卒子幽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濆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甫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

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

道順諸侯者以為魯侯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資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是為孝公自是諸侯多畔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為惠公惠公三十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

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八年與鄭易祊及許田君子譏之十一年冬公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

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揮使人弑隱公于寪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二年以宋之賂鼎入于太廟君子譏之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

公死於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内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與名忽管仲來奔九年魯欲内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之齊請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

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

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斑欲立之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莊公病叔牙之言恐斑不得立以告季友季友請以死立斑遂以莊公命名叔牙鴆殺之語在季友傳中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斑侍莊公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子斑於黨氏季友

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
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
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
邾請魯求納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
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
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
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聲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
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

魯釐公請而葬之叔牙之後為叔氏慶父之後為孟氏而季友為季氏謂之三桓焉釐公元年以汶陽鄪封季友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卓子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三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獲長翟喬如富父終甥舂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

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獲長翟緣斯晉之滅潞獲僑如弟棼如齊惠公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十五年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

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
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宣
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
公卒子黒肱立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
大援者襄仲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宣公欲去三
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
公二年春齊伐取我隆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鞌
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

晉合於楚或諫乃止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悼公立往年冬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

三軍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魯人立齊歸之子裯為君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今裯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

及葬三易衰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鸜鵒來巢公在乾侯鸜鵒入處公在外

野季氏與郈氏鬬雞季氏芥雞羽郈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僞讒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

孫氏庚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昭伯爲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巳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内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齕子將粟五千庾子將言於齊侯曰羣臣不能

事魯君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内之道卒叔孫昭
子求内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君有罪于
鬼神也願君且待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
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
居昭公乾侯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
書自謂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内
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内
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

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
季氏亡乎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鄪為上
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美魯文公卒東門遂殺適立
庶魯君於是失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
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定公五年
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舍之七年齊伐
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
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

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

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邉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反魯十四年齊田恒弑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恒初相欲親諸侯明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之作難故君臣

多問公游於陵阪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而有之三十七年悼公卒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子匽立是

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子讐立是為傾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卞邑為家人魯絶祀傾公卒于柯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燕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其在成王時名公為三公自陜以西名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名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說周公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於是名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名公廵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

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以下至惠侯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弒秦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

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
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温
立惠王弟頽為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内惠王于
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
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割燕所至地予燕使燕共貢
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襄
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
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

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
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
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
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
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
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
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七
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

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廬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
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
十二年齊田恒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
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趙魏滅智伯分其地三
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
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為諸侯釐公三十
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
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

八年蘇秦始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

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

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

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乃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

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

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宫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阬其卒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

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王喜立王喜之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於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

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蹴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

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
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
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
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
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
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
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
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

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隂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管蔡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

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載冄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管在滎陽封叔度於蔡上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

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嗣其一封康叔為衛君是為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

舉胡以為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胡徙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為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為天子吏者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遷秦始得列為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

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肸是為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

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絶也蔡侯怒嫁其弟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釋之二十年文侯卒

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郟敖以自立是為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於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為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

之是為平侯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

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
於周萇弘以求長於衛衛使史鰌言康叔之功德乃長
衛夏為晉滅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為質於吳以
共伐楚冬與吳王闔廬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
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為其
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
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
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於州來二十

八年昭侯將朝於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恒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産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立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絶祀後陳滅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蔡叔度其後為蔡曹叔振

鐸其後為曹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為衛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周有本紀言魯蔡曹衛有世家言

曹

曹叔振鐸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於彘三十年卒弟幽伯

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
周宣王己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惠伯二
十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東徙盆里諸侯畔之秦
始列為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
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桓公三十
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
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
夕姑立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

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斑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釐負羈諫不聽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僖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

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弑隱公

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其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罹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

曹執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絶其祀

衛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冄季冄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絶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

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乃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

嗣伯立嗣伯卒子庱伯立庱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
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
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三年周厲王
出奔於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
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之弟和有寵於釐侯
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
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
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能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

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娶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長而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三年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

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佯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於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弒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弒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

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娶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説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而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

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
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
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
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朔為太子十九年
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
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
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
諸侯奉王命共伐衛内衛惠公誅左右公子黔牟奔於

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
凡十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
惠王奔温衛燕立惠王弟頽為王二十九年鄭復内惠
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淫樂
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
好鶴鶴可令擊翟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
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
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

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
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立戴公弟燬為君是為文
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
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
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
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渡
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
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

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鴆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鴆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七年晉文公卒十三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歜殺其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子穆公遬立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衎立

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名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射服與之言二子怒如宿孫文子數侍公飲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蘧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為君是為殤公殤公秋立封孫文

子林父於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文子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

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太子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

遨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遊於郊令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絰歸

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
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弑其君孺子八
年齊鮑子弑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
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
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
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
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
子三死毋所與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

子入舍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宦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悝母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伯姬劫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仲由入赴孔氏之難為蒯聵所殺語在子路傳中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

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曰戎虜何為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衛人立公子斑師為衛君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黚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

彊衛如小侯屬之晧公六年公子亹弒之代立是為懷
公懷公十一年公子頹弒懷公而代立是為愼公愼公
父公子適適父敬公愼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
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成公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
四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
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
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
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元君

十四年秦拔魏東地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祀絶

通志卷七十七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七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七十七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周同姓世家第一下

晉　鄭　魏　韓

晉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

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毋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干叔虞之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侯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

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出奔於彘大臣行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穆侯取齊女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十年伐千畒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師晉人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

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賔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國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

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於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

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弒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於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乃立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

公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

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穨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獻公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晉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

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逺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霍滅魏滅耿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安得立不如

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太子不從十七年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君之適嗣古者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令以師師非古制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里克不對而退公竟令太子帥師衣之偏衣佩之金玦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令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産之乘假道

於虞以伐虢取其下陽以歸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
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
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
行之妾自殺也驪姬佯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
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太子速
祭曲沃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於曲沃上其薦胙
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
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

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

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内我我自殺耳遂自縊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之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翟使人

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語具荀息傳中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還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重耳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

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畧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

慙為之驗於是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内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於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於朝荀息死之君子謂荀息不負其言也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

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郤芮曰内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予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内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

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皆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語在里克傳時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於難晉君改葬共太子申生秋狐突之下國遇申生與之言曰

夷吾無禮予請於帝許罰有罪矣語在狐突傳中其時
又有童兒謡云共太子改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
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
冀芮實為不從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
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
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
大夫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
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禮

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隣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

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
師深矣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
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
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
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騺不
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
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繆公壯士冒
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侯以歸秦將以祀

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大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吕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吕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讐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惠公餽之七牢十一月歸晉侯晉

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内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翟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十歲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内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内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

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内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納重耳使人告欒郤

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
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
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
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
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獻公二十一年殺太子申生驪姬
譖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使宦者勃
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遂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翟
翟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

者數十人至翟翟伐咎如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女適趙衰生盾居翟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而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勃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翟非以為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

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翟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

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

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覊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詹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詹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

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

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
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
乃名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
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
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其國且伐
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
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繆公曰
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命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

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内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吕郤之屬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

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於廬柳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吕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勃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

之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翟君獵女為惠公來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官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

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謂文公之興天實啟之而諸從亡者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不可與處乃竄身緜上山中文公求之不

獲環其山而封之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事具子推傳是時有從亡賤臣壺叔者請於文公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復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説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於天下方今尊王晉

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圍温入襄王於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内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趙衰舉郤穀將中軍郤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五年春晉文公欲伐

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釐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予宋楚急

曹衛其執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不許楚是棄宋

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楚得臣怒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何為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已已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宫于踐土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

侯為伯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能慎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

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内内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論功行賞語在狐偃傳夂晉侯會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

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詹叔詹聞之自殺鄭持叔詹尸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使人說秦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使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

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文公夫人秦女為秦請三將遣之後三年秦復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皋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

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名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

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今君卒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殽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佯令

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歛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觀其逃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

遂觸樹而死初盾嘗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盆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嚙狗名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

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明亦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弒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出疆乃免趙盾使趙穿迎

襄公弟黑臀于周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宫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扈陳畏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

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縠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縠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

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為救宋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致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

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郤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

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謝不敢晉始作六卿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氾十四年梁山崩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

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絶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吕相讓秦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師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

伯宗以好直諫得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
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
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
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
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
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
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
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

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

欲攻公曰我雖死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因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

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以一乘車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鷄與大夫盟而立之辛巳朝于武宫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悼公之立年十四矣悼公初立逐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孰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

祁午君子謂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及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齊師敗走晉追逐圍臨菑

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
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
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
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
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
也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
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
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

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多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

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

走朝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
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
差會黄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三十一年齊田恒弑
其君簡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公卒子出公
鑿立出公十七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
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
公奔齊道死故智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
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戴子生忌忌

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

烈公卒子孝公頎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絶不祀

鄭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雒之閒人便思之為司

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周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對曰地近鄶虢鄶虢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鄶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鄶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如何對曰昔祝融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未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

居西方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
國興者對曰齊秦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
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
楚之先皆嘗有功於天下而周武王克紂後成王封叔
虞于唐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並亦必興矣桓公
曰善於是卒言諸王東徙其民雒東而虢鄶果獻十邑
竟國之二歲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
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娶申女為夫人曰武姜生

太子寤生生之難夫人弗愛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甲治兵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誓言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

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
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叔曰穿地至黄泉則
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卒公子馮
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自
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
其取禾弗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魯易祊許田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桓王率陳
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

祝聃射中王臂祝聃請從之鄭伯止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弟突次弟子亹也四十三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娶宋雍氏女生厲

公突雍氏有寵於宋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
名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
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以宋要立其弟突
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已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厲公四
年祭仲專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殺祭仲祭仲反
殺雍糾語在祭仲傳中厲公懼出居邊邑櫟祭仲迎昭
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因櫟人殺其
大夫單伯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克去宋頗

與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昭公為太子時惡高渠彌及昭公即位渠彌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亹為君是為子亹也無謚號子亹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為太子時嘗會鬬相仇及會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内厲公

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亹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是歲齊襄公使公子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

子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内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伯父原曰我亡國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燕衛與周惠王弟頽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頽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兵擊周王子頽弗勝於是與周惠

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與虢叔襲殺王子頽而
入惠王于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踕立厲公立四歲亡居
櫟居櫟十七歲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公十七
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
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鯈余爾祖也以是
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予之草蘭
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
禮文公弟叔詹曰重耳賢又且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

禮文公曰諸侯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反國爲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爲文公秋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犕請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之父厲公入之而不賜厲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犕王怒與翟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氾三十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

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禮故背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晉者及文公之過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漑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於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詹為僇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自殺鄭人以詹尸與

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姞姓乃后稷之元妃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而立蘭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牛勞軍故秦兵不

至而還晉敗之於殽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往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黿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他日指動必食異物及入見靈公進黿羹子公笑

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予羹子公怒染其指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去疾之兄也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晉來救之六

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弑靈公也七年鄭與晉盟鄢陵八年楚莊王以鄭與晉盟來伐圍鄭三月鄭以城降楚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絶其社稷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唯命是聽莊王為却三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自郢至此

士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河或欲還卒渡河莊王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使勇士解揚告宋令無降楚過鄭鄭與楚親執解揚獻之楚楚王厚賜解揚與約使反其言解揚許之登諸樓車解揚大呼宋人致晉君

命楚王怒將殺解揚既而赦之語具解揚傳中十八年
襄公卒子悼公濆立悼公元年鄦公惡鄭於楚悼公使
弟睔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睔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
遂親睔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睔於鄭二年楚伐鄭晉
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睔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
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
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
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其四月晉聞

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鄢陵楚兵敗晉射傷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鄭城守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惲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赴諸侯曰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

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君公子孔使尉止殺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鄭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子產讓受其半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

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沈臺駘為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季曰實沈主參參為晉星則實沈參神也金天氏有裔孫曰臺駘主宣汾洮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此二者山川之神水旱是司不害

君身若君疾抑飲食哀樂女色之所由致也平公及叔

嚮曰博物君子也厚為之禮語具子產傳中二十七年

夏鄭簡公朝晉冬畏楚靈王之彊又朝楚子產從二十

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申誅齊慶

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

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

德諸侯歸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

彊公室卑子產謂韓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

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六年定公卒子獻公蠆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八年晉

范中行氏反晉告急於鄭鄭救之晉伐鄭敗鄭軍於鐵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恒弑其君簡公而恒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哀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共公三年晉滅知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

負黍二十年韓趙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君鄭君乙立二年鄭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幷其國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

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

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之後封列為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揚干亂行魏絳僇辱揚干悼公怒曰合諸侯以為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邑魏絳卒謚為

昭子生魏贏贏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昭公卒而六卿彊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為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為十縣六卿各令其子為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並為晉卿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

文侯都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龎出其民十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

懌而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雒陰合陽二十二年魏趙韓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内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聞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

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

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

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
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號山崩壅河三十二年伐鄭城酸
棗敗秦于注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陵三十六年秦侵
我陰晉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
卒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元年趙敬侯初立公子朔為
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王垣
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于澮使吳起伐齊至靈
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

年秦獻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藺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於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

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韓不説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懐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座取龎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

鄗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十六年與秦孝公會杜平侵宋黄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黄外黄徐子謂

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

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孝公卒商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鄒衍淳于髠孟軻皆至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

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
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
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
也追尊父惠王為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于
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
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山七年魏盡入上郡于
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
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

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六年秦求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與秦伐燕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為從

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醳衛不如以魏醳衛衛之德魏終必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别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醳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醳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

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

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為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彊而王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坂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坂十八年與秦伐楚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二十三年秦

復予我河外及封陵為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秦昭王為西帝齊湣王為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十八

年秦拔郢楚王徙陳十九年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

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郪丘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彊對曰不如始彊王曰今時如耳耳魏將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彊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馮琴對曰王之

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彊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驂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雖彊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

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雎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楚齊之兵已

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奚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

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

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不
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内有大亂外交彊秦魏
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
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
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
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上黨
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内倍鄴
朝歌絶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

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津以臨河内河内共汲必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

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于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

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内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使道安

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韓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

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因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因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太子增立是為景湣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拔我朝歌衛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陽衍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秦王覺之二年秦灌

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為郡縣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武

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郤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
頃公于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
位號為獻子晉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祟
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
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氏田邑續趙氏祀
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子徙居
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
魏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

氏十縣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
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
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
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
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景
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負黍六年
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
侯立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九年秦伐我宜陽取

六邑十三年烈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反晉九年伐齊至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弑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十二年懿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魏取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

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
昭侯如秦二十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
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臼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
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
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
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絀舉贏二十六年高門成
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儀相
秦八年魏敗我韓舉十一年君號為王與趙會區鼠十

四年秦伐敗我鄢十六年秦敗我修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濁澤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内起師言救韓命戰車

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己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為能聽我絶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内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以楚狗韓韓王聞之大説乃止公仲之行公仲

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絶彊秦之敵王必爲天下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彊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絶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大破我岸門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與秦共攻楚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

惠王卒太子倉立是爲襄王襄王四年與秦武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朝秦而歸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昧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蟣虱爭爲太子時蟣虱質於楚蘇代謂韓咎曰蟣虱亡在楚楚王欲内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救之公必將矣公

因以韓楚之兵奉蟣虱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兵於楚以待公殆不合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智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待秦

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蘇代又謂秦太后弟芊戎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蟣虱也公

何不為韓求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
知秦楚之不以蟣虱為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
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也公又為秦求質子
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必重公公
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
蟣虱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
齊魏王共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
武遂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

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師于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湣王出亡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鳶救魏為秦所敗鳶走開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蓋相望告敝邑甚急

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變而他從以未急
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至
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
元年伐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
我上黨郡守以上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
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七年秦拔我陽城負黍二
十三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皐滎陽二十六
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城三十四年

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

韓遂亡

通志卷七十七下

通志卷七十八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一上

前漢

荆王賈 燕王澤 吳王濞 楚元王交 戊辟彊德

向歆

高六王

齊悼惠王肥 城陽王章 濟北王興居 魏勃 趙隱王如意 趙幽王友 趙共王恢 燕靈王建 淮南厲王長 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 濟北王勃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不知其所起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皋北度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

相保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尉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乃下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荊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

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高祖三年澤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黄封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楚漢春秋云字子春游乏資以畫奸澤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

弗與矣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往見田生盛帷張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迺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户侯亦

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内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吕産為吕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吕産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觖望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吕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吕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之國田生勸王急行毋留出

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吕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吕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乃徙澤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澤王燕二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

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仲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絶世乃封敬王澤元孫之孫無終公士歸生為營陵侯更始中為兵所殺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

為合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

以故無賦國用饒足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
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
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
愠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
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
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
所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
察見淵中魚不祥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急愈益閉

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頌猶公也頌讀曰容共禁不與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横及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

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煑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恒山郡

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

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絫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

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迺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為漢什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

爭患迺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

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兵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
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
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
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
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
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不以諸
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絶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
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

聞敎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西走蜀漢中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蕭關走長安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洗沐

十餘年怨入骨髓欲壹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吴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願諸王勉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户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户如得大將人户五千如得列將人户三千如得裨將人户千如得二千

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他封賜皆倍軍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顧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迺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

遺書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為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刼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遂歸報條

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鋭甚難與争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鋭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絶吳饟道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别多他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

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王於是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渡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行間候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

者以罪斬令遂名兄弟所善豪吏告曰吴反兵且至屠
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
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吴王遂將
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
吴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
背死二月吴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聞
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
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絶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

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吴王濞背德反義誘受天下亡
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疾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
孝文皇帝寛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
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謀
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刼
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壟甚為暴虐而卬等
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

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壁不肯戰

吳糧絶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叛散於是吳王迺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使人鏦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

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槀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以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頽當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迺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葅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厀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

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義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書多材藝少時嘗
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
也及秦焚書各别去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蚤
卒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高祖使仲與審食
其留侍太上皇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
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
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即帝位
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内傳言語諸内事隱謀而上

從父兄劉賈數别將漢六年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
國立賈為荆王交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
先有功也後封次兄仲為代王長子肥為齊王初高祖
微時常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
陽為羮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羮繇是怨嫂
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
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
為羮頡音戛侯元王既至楚以穆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

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客與申公俱卒業文帝時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高后時以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太子辟非先卒文帝乃以宗正上邳侯郢客嗣是為夷王申公為博士失官隨郢客歸復以為中大夫立四年薨子戊嗣文帝尊寵元王子生爵比皇子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

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音審)猶侯埶為宛朐侯(埶古埶字)調為棘樂侯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亡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

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
服舍削東海薛郡乃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衣
之赭衣使杵臼碓舂於市休侯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
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與母太夫人奔京師二
十一年春景帝之三年也削書到遂應吳王反其相張
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遂殺尚夷吾起兵會吳西攻梁
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絶吳楚糧道士

饑吳王走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景帝乃立宗
正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是為文王三年薨子安
王道嗣二十二年薨子襄王注嗣十四年薨子節王純
嗣十六年薨子延壽嗣宣帝即位延壽以為廣陵王胥
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故為其後
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與何齊謀曰我與廣陵
王相結天下不安發兵助之使廣陵王立何齊尚公主
列侯可得也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曰願長耳目毋後

人有天下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延壽自殺立二十二年國除初休侯富既奔京師而王戊反富等皆坐免侯削屬籍後聞其數諫戊乃更封為紅侯太夫人與竇太后有親懲山東之冦求留京師詔許之富子辟彊等四人共養仕於朝太夫人薨賜塋葬靈戶富傳國至曾孫無子絶辟彊字少卿亦好讀詩能屬文武帝時以宗室子隨二千石論議冠諸宗室清靜少欲常以書自娛不肯仕昭帝即位或說大將軍霍光

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
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
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
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迺擇宗室可用者辟彊
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
帝之所寵也遂拜辟彊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
已八十矣徙為宗正數月卒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
智略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昭帝

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父為宗正徙大鴻臚丞遷太中大夫後復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德常持老子知足之計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蓋長公主孫譚遮德自言德數責以公主起居無狀侍御史以為光望不受女承指劾德誹謗詔獄免為庶人屏居山田光聞而恨之復白召德守青州刺史歲餘復為宗正與立宣帝以定策賜爵關內侯地節中以親親行謹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

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寛厚好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家産過百萬則以振昆弟賓客食飲曰富民之怨也立十一年子向坐鑄偽黄金當伏法德上書訟罪會薨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為置嗣傳至孫慶忌復為宗正太常薨子岑嗣為諸曹中郎將列校尉至太常薨傳子至王莽敗乃絶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為輦郎既冠以儒行修飭擢為諫大夫是時宣帝循

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上復興神僊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吏劾更生鑄偽黃金繫當死更生兄陽城侯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贖更生罪上亦奇其材得

踰冬減死論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復拜為郎中給事黃門遷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患苦外戚許史在位放縱而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許史及

恭顯所譖愬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語在望之傳其春地震夏客星見昴卷舌閒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竊聞故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讒必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

太威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高后孝文之閒卒為名臣孝武帝時兒寛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寛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貰寛復用之位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未有及寛者也又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興常有詔問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

下孝宣皇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羣臣多此比比類難一二記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移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動殆為恭等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

生繫獄下太傅韋𤣥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毁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寃前事恭顯白令詣獄置對望之自殺天子甚悼恨之乃擢周堪為光祿勲堪弟子張猛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毁焉更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懼其

傾危乃上封事諫曰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内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麰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

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鞫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

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

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鸜鵒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靁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螽螟蠭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衞

侯朔名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寛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羣朋

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埶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毁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

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麃見晛聿消與易同義

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毁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汚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

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閒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

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

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自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効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恭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堪

性公方自見孤立遂直道而不曲是歲夏寒日青無光恭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内重堪又患衆口之寖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禄勲何邪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臣見衆人聞堪前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内

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會城門校尉諸葛豐亦言堪猛短上因發怒免豐語在其傳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顯等專權日甚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名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愊信

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修深惟其故而反晻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

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顯幹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也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依興古事悼已及同類也遂廢十餘年成帝即位顯等伏辜更生乃復進用更名向向以故九卿名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

夫是時帝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秉政倚太后專
國權兄弟七人皆封為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為外戚
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
領校中五經祕書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陳五行
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
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
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
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

氏權久之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奢向上疏諫曰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覽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徒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

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
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
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
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
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
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
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

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

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

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閒外被項籍之災内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

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宫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嚴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

陽因之以鐖鏈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惛焉以死者
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
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説愚夫淫侈之
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
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
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説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
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
聖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

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書奏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其計向睹俗彌奢淫而趙衛之屬起微賤踰禮制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

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内嘉其言常嗟歎之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災異寖甚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獨謂湯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末屬絫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向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

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政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弒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

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埶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産呂禄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虚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

貂蟬充盈幄内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㦤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宫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説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進遠絶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

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隷

縱不為身奈宗廟何婦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

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書奏天子名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向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元延中星孛東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惡此異懐不能已復上奏其辭曰臣聞

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壹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

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歴失則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宫野禽戲廷都門内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

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泰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有寛明之德冀銷

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豤豤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

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輒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三子皆好學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賜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名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為黄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

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畧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畧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

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絶於人歆以為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

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各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畧定

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説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

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

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絶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廵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疾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

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兹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樂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絶之欲以杜塞餘道絶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核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内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

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禄大夫龔勝

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為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為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為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為黄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為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

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河圖赤伏符云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闘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故改名冀以應之也及王莽簒位歆為國師後事皆在莽傳

高六王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高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高祖六年立為齊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孝惠二年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巵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巵齊王怪之因不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鴆乃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內史士曰太后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無

憂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太后喜而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三年薨子襄嗣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閭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賢為菑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鄜侯呂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明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

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歲趙幽王友幽死于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

意章曰深耕穊音冀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東牟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以

誅諸吕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名平聞之乃發兵入衛王宫魏勃紿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名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名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内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紿琅邪王劉澤曰吕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

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廼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

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瑯邪王瑯
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王遺諸
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薨惠帝使
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
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
國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
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
嚴威刼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以危寡人帥兵

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訪以呂氏

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
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
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
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
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
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
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
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

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壹為參御言事參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名見拜為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虚東牟各二千户

黄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除城陽景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四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絶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王莽時絶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

大臣共立文帝於代邸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意以自失職奪功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丞相灌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

王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絶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虚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城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扐音勒侯立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

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

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而膠東膠西濟南菑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續齊後二十三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

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修成君修成君非劉氏子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女太后憐之修成君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欲

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事有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毋復言嫁女齊事事寖淫聞於上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户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

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以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濟北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絶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陽菑川菑川地比齊武帝為悼惠王冢園在齊迺割

臨菑東園悼惠王冢園邑盡以予菑川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臝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産子輙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事下丞相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

八年薨子考王尚嗣五年薨子孝王横嗣三十一年薨

子懐王交嗣六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絶

趙隱王如意九年立四年高祖崩呂太后徵王到長安

鴆殺之無子絶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元

年徙友王趙凡立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愛他

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王太后

百歳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

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輙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曽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棄國自快中野兮蒼天與直于嗟不可悔兮寧早自賊為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絶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

悼惠王子朱虚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三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發兵往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欒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

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内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趙共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

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産女為趙

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内擅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

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

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

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綰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

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絶後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垣過趙趙王獻美人幸而有身趙王不敢内宫為築外宫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内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王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妒不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吕

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眞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
南王布反上自擊滅布即立子長為淮南王王早失母
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
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
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横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
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
見之即自褏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
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

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討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為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

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
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
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
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為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閒赦
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輙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
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
欲屬國為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
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

德今乃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為宅居以萬民為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

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白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

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為吏者御史主為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内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為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為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為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為大王不取也宜急改

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
未嘗忘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
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
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内常安願孰
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
説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
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迺
使使名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

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黄屋蓋儗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與財物爵禄田宅爵或至關内侯奉以二千石所當得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蒲棘侯太子奇謀反欲以危宗廟社稷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事覺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謾吏曰不知

安在又陽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葬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詐捕命者以除罪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内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心憂之使使者賜棗脯長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遣使齎帛五十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曰無勞苦者南海王織上書獻璧帛

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忌即上簡忌也吏請詔治忌長不遣謾曰忌病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郡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十人從居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爰

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爰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寛上曰為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

封傀侍者皆棄市廼以列侯禮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阜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為陽周侯子良為東城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乃徙城陽侯王淮南王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

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乃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王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廼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

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為貞信迺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文以安屬為諸父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

等視草乃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内篇新出上愛祕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蚡蚡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宫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

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游士妄作妖言阿諛王王喜多賜予之王有女陵慧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約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為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為太子妃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迺與太子謀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内終不近妃妃

求去王迺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壹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王

請相相不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從迹連王
王使人候司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太子遷
謀曰漢使即逮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有非是
者即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迺舉兵未晚也
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王視漢中
尉顏色和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
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
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

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
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
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
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耻之為反謀益甚
諸侯使者道長安來為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
有男即怒以為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
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大臣必徵膠
東王不即常山王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帝

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
北面事豎子乎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與太子
遷皆不以為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
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淮南王有兩子一
子為太子而建父不得為侯陰結交欲害太子以其父
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笞建建具知太子之欲謀殺漢
中尉乃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告太子陰事引建為徵
書既聞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

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
陰求淮南事而搆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畔逆計深探
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問
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王引陳勝吳廣被復
言形埶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欲發復
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語在被傳於是王鋭欲發乃令
官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
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欲

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即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王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迺與伍被謀為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迺使人之廬江會稽為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名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名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

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
也即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
與謀殺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
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
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
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
在國中者素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
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桀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

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議趙王彭祖列侯讓等四十三人皆曰淮南王安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毋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印圖及他逆亡道事驗明白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

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以章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背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后太子諸所與謀皆收夷國除為九江郡衡山王賜后乘舒生子三人長男爽為太子次女無采少男孝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淮南衡山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入

朝謁者衞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内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内史内史治言王不直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上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刑傷之后

以此怨太子數惡之於王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客姦太子數以數讓之無采怒不與太子通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孝孝少失母附后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繫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后假母者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無采惡太子實不病自言有喜色王於是大怒欲廢太子而立弟孝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后欲令與孝亂以汚之欲并廢二子而以已

子廣代之太子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后飲太子太子前為壽因據后股求與卧后怒以告王王迺名欲縛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己而立孝迺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背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王迺自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宮中孝日益以親幸王奇孝材能迺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家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皆將養勸之王迺使孝客江

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畫計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廼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不朝廼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衡山王與子謀逆言孝作兵車鍛矢與王御者姦至長

安未及上書即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之恐其言國陰事即上書告太子以為不道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捕求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治上曰勿捕遣中尉安大行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宫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

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皆棄市諸坐與王謀反者皆誅國除為郡濟北貞王勃景帝四年徙徙二年因前王衡山凡十四年薨子式王胡嗣五十四年薨子寛嗣十二年寛坐與父式王后光姬孝兒姦誖人倫又祠祭祝詛上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剄死國除為北安縣屬泰山郡

通志卷七十八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七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七十八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一下

文三王

梁孝王武 代孝王參 梁懷王揖 共王買 平王襄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德 臨江哀王閼 臨江閔王榮 魯共

王餘　江都易王非　膠西于王端　趙敬肅王彭
祖　中山靖王勝　長沙定王發　廣川惠王越
膠東康王寄　清河哀王乘　常山憲王舜　泗水思王商
武五子
戾太子據　齊懷王閎　燕剌王旦　廣陵厲王
胥　昌邑哀王髆賀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欽　楚孝王囂　東平思王宇　中山

哀王竟 定陶恭王康 中山孝王興

文三王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巳十一年矣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文帝崩二

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殺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畧與漢中分明年漢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儗於天子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器弩弓數千萬而府庫金錢且百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闕下既朝上

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事祕世莫知廼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邱豹及内史安國皆泣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踈王不與同車

輦矣三十五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不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壹餐孝王未死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黄金尚四十餘萬斤

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五年一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項王湯嗣二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則曰自來殺之壻怒

曰為王生子自今王家養之則送兒項太后所相聞知
禁止則令不得入宮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連年不
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
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
皇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
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
一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

孝王武從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梁共王買立十七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埴邑侯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遷房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昏暮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

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
定立九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
國除孝王支子四王皆絶於身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
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而平王之
后曰任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罍尊直千金戒
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
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
絶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

太后事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指太后啼謼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陽人犴反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告梁王與大

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史書聞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項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

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
馬置外苑收兵仗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事
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後數復毆傷郎夜私出宮傅相
連奏坐削或千戶或百戶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
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
我好翁主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遂
與園子姦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
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

谷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彊劾立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亡益於治道汙蔑宗室以内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産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

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産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迺
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
所逼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芽之時加恩
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
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
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疏附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耻
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寖而不治居數歲元延中立
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

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曰王背策戒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置辭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

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諠曉王敢復懐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於是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質性下愚傅相亦不純以仁誼相輔翼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眂伺宮殿之裏毛氂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内數蒙聖

恩得見貰赦今立自知賊殺中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徼幸得踰於須臾謹以實對伏須重誅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元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簒國絶

景十三王

孝景皇帝十四男王皇后生孝武帝栗姬生臨江閔王

榮河間獻王德臨江哀王閼程姬生魯共王餘江都易王非膠西于王端賈夫人生趙敬肅王彭祖中山靖王勝唐姬生長沙定王發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寄清河哀王乘常山憲王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

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辟雍明堂靈臺）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王身端行治温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鰥寡太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

獻王子共王不害嗣四年薨子剛王堪嗣十二年薨子頃王授嗣十七年薨子孝王慶嗣四十三年薨子元嗣元取故廣陵厲王厲王太子及中山懷王故姬廉等以為姬甘露中冀州刺史敞奏元事下廷尉逮召廉等元迫脅凡七人令自殺有司奏請誅元有詔削二縣萬一千戸後元怒少史留貴貴踰垣出欲告元元使人殺其母有司奏廢勿王處漢中房陵居數年坐與妻若共乘朱輪車怒若又笞擊令自髡漢中太守請治元病死立

十七年國除絶五歲成帝建始元年復立元弟上郡庫令良是為河間惠王良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哀帝下詔褒揚益封萬户二十七年薨子尚嗣王莽時絶

臨江哀王閼以孝景前二年立三年薨無子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宫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

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亡子國除地入於漢為南郡

魯恭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為人口吃難言二十八年薨子安王光嗣初好音樂輿馬晚節遴惟恐不足於財四十年薨子孝王慶忌嗣三十七年薨子頃王勁嗣二十八年薨子文王睃嗣

十八年薨亡子國除哀帝建平三年復立頃王子睃弟郚音魚縣名也屬東海郡鄉侯閔為王王莽時絶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旗元光中匈奴大入漢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

宮館招四方豪傑驕奢甚二十七年薨子建嗣建爲太子時邯鄲人梁蚡持女欲獻之易王建聞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蚡宣言曰子乃與其公爭妻建使人殺蚡蚡家上書下廷尉考會赦不治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愛美人淖姬等凡十人與姦建女弟徵臣爲蓋侯子婦以易王喪來歸建復與姦建異母弟定國爲淮陽侯易王最少子也其母幸立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荼食邪反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

治恬受人錢財為上書論棄市建罪不治後數使使至長安迎徵臣魯恭王太后聞之遺徵臣書曰國中口語籍籍慎無復至江都後建使謁者吉請問恭太后太后泣謂吉歸以吾言謂而王王前事漫漫今當自慎獨不聞燕齊事乎言吾為而王泣也吉歸致恭太后語建大怒擊吉斥之建游章臺宫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後游雷波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没建臨觀

大笑今皆死宮人姫八子有過者輙令贏立擊鼓或置
樹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髠鉗以鉛杵舂不中程輙
掠或縱狼令齧殺之建觀而大笑或閉不食令餓死凡
殺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令宮
人贏而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専為淫虐自知罪多國中
多欲告言者建恐誅心内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
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建亦頗聞淮南衡山
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號王后父胡應為將

軍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騎射號曰靈武君作治黄屋蓋刻皇帝璽鑄將軍都尉金銀印作漢使節二十綬千餘具置軍官品員及拜爵封侯之賞具天下之輿地及軍陳圖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繇王閩侯亦遺建荃葛珠璣犀甲翠羽蝯熊奇獸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連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錢絶其獄後復謂近臣曰我為王詔獄歲至生又無驩怡日壯士不坐死欲為人所不能為耳建時佩其父所

賜將軍印載天子旗出積數歲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索得兵器璽綬節反具有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皆曰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於此天誅所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有詔宗正廷尉即問建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建立六年國除地入於漢為廣陵郡絶百二十一年平帝時新都侯王莽秉政興滅繼絶立建弟盱眙侯子宮為廣陵王奉易王後莽篡國絶

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為人賊盭又陰痿一近婦人病數月有所愛幸少年以為郎郎與後宫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弗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比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慍遂為無訾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鉅萬計終不得收徙令吏毋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宫門從一門出入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國相二千石至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

距諫知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薨亡子國除地入於漢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立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徙王趙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共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帛布單衣自行迎除舍多設疑事以詐動之得二千石失言

中忌諱輙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之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六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輙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榷會入多於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不好治宮室禨祥好為吏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久之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

椎埋攻剽為姦甚衆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彭祖上書寃訟丹願從國中勇敢擊匈奴贖丹罪上不許久之竟赦出後彭祖入朝因帝姊平陽隆慮公主求復立丹為太子上不許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姦淖姬者甚愛幸之生一男號淖子彭祖以征和元年薨謚敬肅王彭祖薨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

者立吕是為頃王十九年薨子懐王尊嗣五年薨亡子
絶二歲宣帝立尊弟髙是為哀王數月薨子共王充嗣
五十六年薨子隱嗣王莽時絶初武帝復以親親故立
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是為頃王十一年薨子繆王
元嗣二十五年薨大鴻臚禹奏元前以刃賊殺奴婢子
男殺謁者為刺史所舉奏罪名明白病先令令能為樂
奴婢從死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暴虐不道故春秋之
義誅君之子不宜立元雖未伏誅不宜立嗣奏可國除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寃鼂錯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太彊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寃建元三年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

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横集也夫衆喣漂山聚蟁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潜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蟁蝱宵見然雲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抪音鋪布散也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

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
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
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
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
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氷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
以横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惟憂用
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具以吏所侵聞於是
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别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勝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為藩臣四十三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二十一年薨子頃王輔嗣四年薨子憲王福嗣十七年薨子懷王循嗣十五年薨無子絶四十五歲

成帝鴻嘉二年復立憲王弟利鄉侯子雲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絶十四歲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薨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曽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莽時絶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二十

八年薨子戴王庸嗣二十七年薨子頃王鮒鮈嗣十七年薨子剌王建德嗣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九十六家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内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三十四年薨子煬王旦嗣二年薨無子絶歲餘元帝初元三年復立旦弟宗是為孝王五年薨子魯人嗣王莽時絶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立十三年薨子繆王齊嗣四十四年薨初齊有幸臣乘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

齊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齊與同産姦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罵曰吾盡汝種矣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齊恐上書願與廣川勇士奮擊匈奴上許之未發病薨有司請除國奏可後數月下詔曰廣川惠王於朕為兄朕不忍絶其宗廟其以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即繆王齊太子也師受易論語孝經皆通好文辭方技博弈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袴長劒去好之作

七尺五寸劍被服皆效焉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褎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昭信曰兩姬婢且泄口復絞殺從婢三人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尸皆燒為灰後去立昭信為后幸姬陶望卿為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為明貞夫人

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曰與我無禮衣服常鮮於我盡
取善繒匄諸宮人去曰若數惡望卿不能減我愛設聞
其淫我亨之矣後昭信謂去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
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疑有姦去曰善
司之以故益不愛望卿後與昭信等飲諸姬皆侍去為
望卿作歌曰背尊章嫖以忽謀屈奇起自絕行周流自
生患諒非望今誰怨使美人相和歌之去曰是中當有
自知者昭信知去已怒即誣言望卿歷指郎吏臥處具

知其主名又言郎中令錦被疑有姦去即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臝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椓杙其陰中割其鼻脣斷其舌謂去曰前殺昭平反來畏我今欲靡爛望卿使不能神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煮之召諸姬皆臨觀連日夜靡盡復共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曰榮姬視瞻意態不善疑有私時愛為去刺方領繡去取燒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

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皆埋太后所居長壽宮中宮人畏之莫敢復迕昭信欲擅愛曰王使明貞夫人主諸姬淫亂難禁請閉諸姬舍門無令出敖使其大婢為僕射主永巷盡封閉諸舍上籥於后非大置酒召不得見去憐之為作歌曰愁莫愁居無聊心重結意不舒内茀鬱憂哀積上不見天生何益日崔隤時不再願棄軀死

無悔令昭信聲鼓為節以教諸姬歌之歌罷輙歸永巷封門獨昭信兄子初為乘華夫人得朝夕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奴博飲游敖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内史請以為掾師數令内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發覺後去數置酒令倡俳赢戲坐中以為樂相彊劾繫倡闌入殿門奏狀事下考案倡辭本為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使者召望卿都去對皆淫亂自殺會赦不治望卿前亨煑即取他死人

與都死并付其母母曰都是望卿非也數號哭求死昭信令奴殺之奴得辭服本始三年相内史奏狀具言赦前所犯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奏請逮捕去及后昭信制曰王后昭信諸姬奴婢證者皆下獄辭服有司復請誅王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以為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剥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絶理其十五人在赦

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戸去道自殺昭信棄市立二十二年國除後四歲宣帝地節四年復立去兄文是為戴王文素正直數諫王去故上立焉二年薨子海陽嗣十五年坐畫屋為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又海陽女弟為人妻而使與幸臣姦又與從弟調等謀殺一家三人已殺甘露四年坐廢徙房陵國除後十五年平帝元始二

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子瘉為廣德王奉惠王後二年薨子赤嗣王莽時絶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立二十八年薨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兵車鏃矢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聞寄有長子賢母無寵少子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非次因有過遂無所言上憐之立賢為膠東王奉康王祀而封慶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膠

東王賢立十五年薨謚為哀王子戴王通平嗣二十四年薨子頃王音嗣五十四年薨子共王授嗣十四年薨子殷嗣王莽時絶六安共王慶立三十八年薨子夷王禄嗣十一年薨子繆王定嗣二十三年薨子頃王光嗣二十七年薨子育嗣王莽時絶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立十二年薨亡子國除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立舜帝少子驕淫數犯禁上常寛之三十三年薨子勃嗣為王初憲王有不愛姬

生長男棁棁他活反棁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媢不常在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棁為子數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棁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棁棁怨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棁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

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遣大行騫驗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修上曰修素無行使梲陷之罪勃無良師傅朕不忍致誅有司請廢勿王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廢國除月餘天子為最親詔有司曰常山憲王早夭后妾不和適孽誣爭陷於不義以滅國朕甚愍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戸為真定王子商三萬戸為泗水王頃王平立二十五年薨

子烈王偃嗣十八年薨子孝王由嗣二十二年薨子安王雍嗣二十六年薨子共王普嗣十五年薨子陽嗣王莽時絶泗水思王商立十年薨子哀王安世嗣一年薨無子於是武帝憐泗水王絶復立安世弟賀是為戴王立二十二年薨有遺腹子煖許遠反相内史不以聞太后上書昭帝閔之抵相内史罪立煖為勤王立三十九年薨子戾王駿立三十一年薨子靖嗣王莽時絶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内史以下漢獨為

置丞相黄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主世孝景帝十三子為王而五人同母者為宗故曰五宗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税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矣

武五子

孝武皇帝六男衛皇后生戾太子據趙婕好生孝昭帝王夫人生齊懷王閎李姬生燕刺來葛反王旦廣陵厲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音博

戾太子據元狩元年立為皇太子年七歲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為立禖使東方朔枚皐作禖祝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從瑕丘江公受穀梁及冠就宫上為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元鼎四年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因此為姦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惡以為左右皆為巫蠱道祝詛窮治其事丞相公

孫賀父子陽石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語在公孫賀江充傳充典治巫蠱既知上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

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韓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御史章贛被創突亡自歸甘泉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斬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賓客為將率與丞

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廼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廼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

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得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

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亡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惟陛下寛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東至湖湖縣名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

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閬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既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鬭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下詔曰蓋行疑賞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壽為邘侯張富昌為題侯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橫音光及泉鳩里加兵刃於

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亡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宫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輿侯嗣子尚焉及太子敗皆同時遇害衛后史良娣葬長安城南史皇孫皇孫妃王夫人及皇女孫葬廣明皇孫二人隨太子者與太子并葬湖太子有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爲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

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位家位也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跡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為戾園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皆改葬焉後八

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

齊懷王閎與燕王旦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為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兹青社封於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於常

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廼凶於而國而害於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閎毋王夫人有寵閎尤愛幸立八年薨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賜策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葷鬻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鬻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

毋廢迺備非教士毋得從徵王其戒之旦壯大就國為人辯畧博學經書雜說好星歷數術倡優射獵之事招致游士及衛太子敗齊懷王又薨旦自以次第當立上書求入宿衛上怒下其使獄後坐臧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成三縣武帝由是惡旦後遂立少子為太子帝崩太子立是為孝昭帝賜諸侯王璽書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王孺見執金吾廣意問帝崩所

病立者誰子年幾歲廣意言待詔五莋宮宮中讙言帝崩諸將軍共立太子為帝年八九歲葬時不出臨歸以報王王曰上棄羣臣無語言葢主又不得見甚可怪也復遣中大夫至京師　上書言竊見孝武皇帝躬聖道孝宗廟慈愛骨肉和集兆民德配天地明竝日月威武洋溢遠方執寶而朝增郡數十斤地且倍封泰山禪梁父巡狩天下遠方珍物陳於太廟德甚休盛請立廟郡國奏報聞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褒賜燕王錢二十萬益封

萬三千户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長於是為旦命令羣臣曰寡人賴先帝休德獲奉北藩親受明詔職吏事領庫兵飭武備任大職重夙夜兢兢子大夫將何以規佐寡人且燕國雖小成周之建國也上自召公下及昭襄於今千載豈可謂無賢哉寡人束帶聽朝三十餘年曾無聞焉其者寡人之不及與意亦子大夫之思有所不至乎其

咎安在方今寡人欲撟邪防非章聞揚和撫慰百姓移風易俗厥路何由子大夫其各悉心以對寡人將察焉羣臣皆免冠謝郎中令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曰前高后時僞立子弘為皇帝諸侯交手事之八年吕太后崩大臣誅諸吕立文帝天下乃知非孝惠子也我親武帝長子反不得立上書請立廟又不聽立者疑非劉氏即與劉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

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揺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與燕王共起旦遂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驅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黄金附蟬皆號侍中旦從相中尉以下勒車騎發民會圍大獵文安縣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劉成知澤等謀告之青州刺史雋不疑不疑即收捕澤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勿治而劉澤

等皆伏誅葢封餅侯久之旦姊鄂邑葢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霍光爭權有隙皆知旦怨光即私與燕交通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葢主上官桀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皆與交通數記疏光過失與旦令上書告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旦聞之喜上疏曰昔秦據南面之位制一世之命威服四夷輕弱骨肉顯重異族廢道任刑無恩宗室其後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高皇

帝覽蹤迹觀得失見秦建本非是故改其路規土連城布王子孫是以枝葉扶疏異姓不得間也今陛下承明繼成委任公卿羣臣連與成朋非毀宗室膚受之愬日騁於廷惡吏廢法立威主恩不及下究臣聞武帝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見留二十年不降還亶為典屬國今大將軍長史敞無勞為搜粟都尉又將軍都郎羽林道上移趣太官先置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之變是時昭帝年十四覺其有詐遂親信霍光而疏上官桀

等桀等因謀共殺光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曰前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讙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

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今羣臣皆裝是時天雨虹下屬宫中飲井水井水泉竭厠中豕羣出壞太官竈烏鵲鬬死鼠舞殿端門中殿上户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宫城樓折拔樹木流星下墮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王客吕廣等知星為王言當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由是發覺

承相賜璽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左將軍桀等皆伏誅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萬載宫會賓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曰歸空城兮狗不吠雞不鳴横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夫人起舞曰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閒兮君子獨安居坐者皆泣有赦令到王讀之曰嗟乎獨赦吏民不赦我因迎后姬諸夫人之明光殿

王曰老虜曹為事當族欲自殺左右曰黨得削國幸不死后姬夫人共啼泣止王會天子使使者賜燕王璽書曰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屏藩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絶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社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内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曽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

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
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
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祖之廟乎旦得
書以符璽屬醫工長謝相二千石奉事不謹死矣即以
綬自絞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千餘人天子加恩赦王
太子建為庶人賜旦謚曰剌王旦立三十八年而誅國
除後六年宣帝即位封旦兩子慶為新昌侯賢為安定
侯立故太子建是為廣陽頃王二十九年薨子穆王舜

嗣二十一年薨子思王璜嗣二十年薨子嘉嗣王莽時廢漢藩王為家人嘉獨以獻符命封扶美侯賜姓王氏

廣陵厲王胥賜策曰嗚呼小子胥受兹赤社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彊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廼惠廼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胥壯大好倡樂逸遊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

不得為漢嗣昭帝初立益封胥萬三千户元鳳中入朝復益萬户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及宣帝即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弘為高密王所以褒賞甚厚始昭帝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多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帝下我左右皆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會昭帝崩胥曰女須良巫也殺牛塞禱及昌邑王徵復使巫祝詛之後王廢胥

寖信女須等數賜予錢物宣帝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令女須祝詛如前又胥女為楚王延壽后弟婦數相餽遺通私書後延壽坐謀反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賜胥黄金前後五千斤他器物甚衆胥又聞漢立太子謂姬南等曰我終不得立矣乃止不詛後胥子南利侯寶坐殺人奪爵還歸廣陵與胥姬左修姦事發覺繫獄棄市相勝之奏奪王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胥復使巫祝詛如前胥宫園中棗樹生十餘莖莖上赤葉

白如素池水變赤魚死有鼠晝立舞王后廷中胥謂姬南等曰棗水魚鼠之怪甚可惡也居數月祝詛事發覺有司案驗胥惶恐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絶口公卿請誅胥天子遣廷尉大鴻臚即訊胥謝曰罪死有餘誠皆有之事久遠請歸思念具對胥既見使者還置酒顯陽殿召太子霸及子女董訾胡生等夜飲使所幸八子郭昭君家人子趙左君等鼓瑟歌舞王自歌曰欲久生兮無終長不樂兮安窮奉天期兮不得須臾千里馬

兮駐待路黃泉下幽深人生要死何為苦心何用為樂
心所喜出入無悰為樂亟蒿里召兮郭門閲死不得取
代庸身自逝左右更涕泣奏酒至雞鳴時罷胥謂太子
霸曰上遇我厚今負之甚我死骸骨當暴幸而得葬薄
之無厚也即以綬自絞死及八子郭昭君等二人皆自
殺天子加恩赦王諸子皆為庶人賜謚曰厲王立六十
四年而誅國除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是為孝王
十三年薨子共王意嗣三年薨子哀王護嗣十六年薨

無子絶後六年成帝復立孝王子守是為靖王立二十年薨子弘嗣王莽時絶初高密哀王弘本始元年以廣陵王胥少子立九年薨子頃王章嗣三十三年薨子懷王寛嗣十一年薨子慎嗣王莽時絶

昌邑哀王髆天漢四年立十一年薨子賀嗣立十三年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徵王賀典喪令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賀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郎中令龔

遂諫王令還郎謁者五十餘人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遂遂入問賀賀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仁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僕壽成御郎中令遂驂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宫

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語在霍光傳國除為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嘗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

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復見熊左右皆莫見又大鳥飛集宫中王知惡之復以問遂遂曰熊鳥山野之禽獸今來入宫王獨見之宫室將空之象也於是王卬天歎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説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内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

呌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之象也宜畏
慎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之
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
以問遂遂曰青蠅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
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
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
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
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大將軍光更尊立武帝曾孫是

為孝宣帝帝即位心内忌賀元康二年遣使者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曰制詔山陽太守其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毋下所賜書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曰臣敞地節三年五月視事故昌邑王居故宮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閉大門開小門廉吏一人為領錢物市買朝内食物他不得出入督盜一人别主徼循察往來者以王家錢取卒迾宮清中備盜賊臣敞數遣丞吏行察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視居處狀故王年二十六七

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瘻行步不便衣短衣大袴冠惠文冠佩玉環簪筆持牘趨謁臣敞與坐語中庭閱妻子奴婢臣敞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臣敞閱至子女持轡故王跪曰持轡母嚴長孫女也臣敞故知執金吾嚴延年字長孫女羅紨前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慧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

女昳死奏名籍及奴婢財物簿臣敞前書言昌邑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為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為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後丞相御史以臣敞書聞奏可皆已遣上由此知賀不足忌其明年春廼下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

昬侯食邑四千户侍中衛尉金安上上書言賀天之所棄陛下至仁復封為列侯賀嚚頑廢放之人不宜得奉宗廟朝聘之禮奏可賀就國豫章數年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宫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案驗請逮捕制曰削户三千後薨豫章太守廖奏言舜封象於有鼻死不為置後以為暴亂之人不

宜為太祖海昏侯賀死上當為後者子充國充國死復
上弟奉親奉親復死是天絶之也陛下聖仁於賀甚厚
雖舜於象無以加也宜以禮絶賀以奉天意願下有司
議議皆以為不宜為立嗣國除元帝即位復封賀子代
宗為海昏侯傳子至孫今見為侯

宣元六王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皇帝張倢伃生淮陽憲
王欽衛倢伃生楚元王囂公孫倢伃生東平思王宇戎

倢伃生中山哀王寬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倢伃有寵於宣帝霍皇
后廢後上欲立張倢伃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
子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乃立長陵王倢伃為后
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惟張倢伃最幸而憲王壯
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
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張倢伃與憲
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

以弑死太子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以故丞相韋賢子元成陽狂辭侯於兄經明行高稱於朝廷乃召拜元成為淮陽中尉欲感喻憲王輔以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倢伃已死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責數百萬願王為償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

益解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廼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為謟語盛稱譽王勸令入朝輔助主上使弟光數説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説用事貴人為王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屢勸王王意動博知之復遺王書言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又北海之濵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若得此二人而薦之漢功亦不細矣且云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此湯禹所以成大功

也王得書喜説報博書為博償責二百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博具記房諸所説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淮陽王乃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復為王為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令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將以去石顯五鹿充宗等為房地王兾事成功立取寵天子乃大説復報博書以金五百斤與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

得此事告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誅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責以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諷惑王所言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不忍聞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於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欽於是對使者免冠稽首謝罪請得悉心自新奉承詔策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

屬為叔父敬寵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上加恩許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元嗣二十六年薨子縯嗣王莽時絶

楚孝王囂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惡疾天子憫之詔王朝正月與子男一人俱其以廣戚縣户四千三百户封其子勲為廣戚侯明年囂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絶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時絶

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謚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始使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法上以至親貰不罪傅相連坐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

太后上書求守杜陵園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奉璽書敕諭之又特以璽書賜王太后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詔書又敕傅相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持服恐無處所我危得之比至下宇凡三哭

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朐臑故親幸後疏遠數歎息呼天宇聞斥朐臑為家人子埽除永巷數笞擊之朐臑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朐臑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後三歲天子閔之詔有司復前所削縣如故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言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諸侯王

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予立三十三年薨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治言雲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

雲自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
帝政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
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
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
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
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
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邸葬杜陵亡子絕太后歸居外

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恭王康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恭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六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縁先帝意厚遇異於他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大宗後不得

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恭王後成帝崩
太子立是為孝哀帝哀帝二年追尊恭王為恭皇置寢
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
中山孝王興建昭三年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山成
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有殷及王
兄終弟及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山王不
材又兄弟不得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
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

益封孝王萬户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衎嗣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衎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　史部

通志卷七十九上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宗室傳第二上

後漢

四王三侯

齊武王縯　北海靜王興　敬王睦　趙孝王良　城陽恭王祉

泗水王歙　安成孝侯賜　成武孝侯順　順

陽懷侯嘉

光武十王

東海恭王彊　沛獻王輔　楚王英　濟南安王康　東平憲王蒼 任城孝王尚 阜陵質王延　廣陵王荆　臨淮懷公衡　中山簡王焉　琅邪孝王京

明帝八王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

昞　濟陰悼王長

章和八子

千乘貞王伉　平春悼王全　清河孝王慶　濟北惠王壽　河間孝王開（蠡吾侯翼　解瀆亭侯淑）城陽懷王淑　廣宗殤王萬歲　平原懷王勝

後漢

四王三侯

齊武王縯字伯升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慨有大節

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賔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

因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淳臨沘水阻兩川間為營絶浮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乃往為說合從之埶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 潛師夜起襲取藍鄉

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望見散走漢兵急追之却迫潢淳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莽納言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敗引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釡甑鼓行而前與尤茂遇育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遂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户黄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

升像於塾旦起射之百姓自阜賜死後日有降者衆至十萬餘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驛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内爭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倡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舂陵去宛二百里耳未足為功

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劒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兵至即開城門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

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

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幷執伯升即日害之伯升有二子章興建武二年立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遷梁郡太守立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殤王石嗣建武二十七年石始就國

三十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永平十四年封石二子為
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博侯張以善論議十
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並出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
能數被譖愬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他
人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
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徙丹陽帝不忍詔貶
晃爵為蕪湖侯削剛戸三千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
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

而後嗣罪廢心常愍之時北海亦絶無後及崩遺詔復
二國永元二年乃復封無忌為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
二年薨子頃王喜嗣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凡仲初南頓
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性婉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
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
武長女黄次元次伯姬皇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
巨公收歛焉建武二年封黄為湖陽長公主伯姬為寧

平長公主元與仲俱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
主十五年追謚仲為魯哀王興是歲試守緱氏令為人
有明略善聽訟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視事
四年上疏乞骸骨徵還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年
以魯國益東海故徙興為北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為
臨邑侯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為縣侯顯宗器重興每
有異政輒乘驛問馬二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睦少好
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東宮尤見

幸待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濶而睦性謙
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宿徳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
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絶賔客放心音樂然性好
讀書常為愛翫歳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召而謂之曰
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
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子危我哉此
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
衰惰聲色是娱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

此初靖王䒵悉推財產與諸弟車服珍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能屬文作春秋㫖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書當代以為楷則及寢病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立十年䒵子哀王基嗣永平十八年封基二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封基弟毅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䒵無子肅宗憐之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為北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詣廷尉道自殺

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是為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侯普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好學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騊駼及從凡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名毅及騊駼入東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騊駼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蕭令光武兄弟早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告良良大怒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亡而反共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妻及二子皆被害更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即位乃亡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為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建武三十年封栩

二子為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為亭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為亭侯元興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聘小妻又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時郎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為乾傅輔以禮義乾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為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嗣

敉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立九年魏初為崇
德侯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光武族兄舂陵康侯敞之子也敞
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舂陵鄉為
舂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卒子考侯仁嗣仁以
舂陵地埶卑溼山林毒氣上書求減邑內徙元帝初元
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為國名遂與從弟
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

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歲餘會族兄安衆侯劉崇起兵王莽畏惡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先是平帝時敞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社稷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蓋為此也敞心然之及崇事敗敞懼欲結援樹黨乃為祉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會宣弟義起兵欲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祉坐繫獄敞因上書謝

罪願率子弟宗族為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禄後皆奪爵及敞卒祉遂特見廢又不得官為吏祉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武起兵祉兄弟相率從軍王莽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宗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祉挺身還保棘陽甄阜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祉為太常將軍紹封舂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陶王别將擊破劉嬰於臨涇及更始降於赤眉祉乃間

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見之歡甚建武二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謚敞為康侯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祉薨年四十三謚曰恭王竟不之國葬於洛陽之北芒十三年封祉嫡子平為蔡陽侯以奉祉祀平弟堅為高陽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舂陵為章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詔零陵郡奉祠節侯

戴侯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置嗇夫佐吏各一人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嘉嗣

泗水王歙字經孫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立歙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及更始敗歙終東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歙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十年歙薨封小子爗為堂谿侯奉歙後終居喪哭泣思慕二十餘日亦薨封

長子柱為邔侯以奉終嗣又封終子鳳曲陽侯歙從父弟茂年十八漢兵起茂自號劉失職亦聚衆京密間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光武既至河内茂率衆降封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皆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二年封宜春侯為人謙遜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朝陽侯浮弟尚永平中為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絶延光中護從兄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娶焉因

得紹護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成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顯子信賣田宅同拋財産結客報吏皆亡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縣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代為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為奮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到洛陽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

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為丞相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為宛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宛典將六部兵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之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為慎侯十三年更增户邑定封為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讌私時

幸其第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二十八年卒帝為治冢堂起祠置廟吏卒如舂陵孝侯子閔嗣三十年帝復封閔弟嵩為白牛侯坐楚事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更始討平汝南因封為汝陰王信遂將兵平定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詣洛陽降以為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舂陵侯敞同産

弟順與光武同里閈少相厚更始即位以慶為燕王順為虎牙將軍更始降赤眉慶為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邑戶最大租入倍宗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因拜為六安太守數年帝欲徵之吏民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遵坐與諸王交通降為端氏侯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為鄉侯初順叔父弘娶樊氏皇妣

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二年
詣洛陽光武封敏為甘里侯國為弋陽侯敏通經有行
永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更始元年起
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卒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舂陵侯敞同産
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與伯升俱學長
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征伐漢軍之敗小
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為偏將軍及攻破宛

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為漢中王扶威大將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衆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延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進擊破之更始鄧王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

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且少見親愛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六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復封嘉子廧為黃李侯十五年卒子參嗣有罪削為南鄉侯永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子章嗣

光武十王

光武皇帝十一子郭皇后生東海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安王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王焉許美人生楚王英光烈皇后生顯宗東平憲王蒼廣陵思王荆臨淮懷公衡琅邪孝王京

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慼慼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蕃國光武不忍遲回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

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章宣示公卿初魯恭王好治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阜陵王延詣魯及薨臨命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藩輔特受二國宮室禮樂事

事殊異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而自修不謹連年被疾為
朝廷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彊感動發中數遣使者
太醫令丞方伎道術絡繹不絶臣伏惟厚恩不知所言
臣内自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浸困終不復望見闕庭奉
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黄泉身既夭命孤弱復為皇太
后陛下憂慮誠悲誠慚息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後必非
所以全利之也誠願還東海郡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
故處臣三女小國侯此臣宿昔常計今天下新罹大憂

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餐臣彊困劣言不能盡
意願並謝諸王不意永不復相見也帝覽書悲慟從太
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事大鴻臚副
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旄頭鸞輅龍旂
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公主比陽
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帝追惟彊深
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於是特詔中常侍杜岑及
東海傅相曰王謙恭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約

省衣足歛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留將作大匠起陵廟彊立十八年年三十四子靖王政嗣政淫欲薄行後中山簡王薨政詣中山會葬私取簡王姬徐妃又盜迎掖庭出女坐削薛縣立四十四年薨子頃王肅嗣永元十六年封肅弟二十一人皆為列侯肅性謙儉循恭王法度永初中以西羌未平上錢二千萬元初中復上縑萬匹以助國費鄧太后下詔襃納焉立二十三年薨子孝王臻嗣永建二年封臻二弟敏

儉為鄉侯臻及弟蒸鄉侯儉並有篤行毋卒皆吐血毀
皆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
行喪制臻性敦厚有恩常分租秩賑給諸父昆弟順帝
嘉之制詔增臻封五千户儉五百户臻立三十一年薨
子懿王祗嗣初平中遣子琬至長安奉章獻帝封琬為
汶陽侯拜為平原相祗立四十四年薨子羨嗣二十年
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沛獻王輔建武十五年封右馮翊公十七年郭后廢為

中山太后故徙輔為中山王并食常山郡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賔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賔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二十八年就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為僮侯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

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顯宗敬重數加賞賜立四十六年薨子釐王定嗣元和二年封定弟十二人為鄉侯定立十一年薨子節王正嗣元興元年封正弟二人為縣侯正立十四年薨子孝王廣嗣有固疾安帝詔廣祖母周領王家事周明正有禮法漢安中薨順帝下詔使光祿大夫贈以妃印綬廣立三十五年薨子幽王榮嗣立二十年薨子孝王琮嗣薨子恭王曜嗣薨子契嗣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楚王英以建武十五年封為楚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母許氏無寵故英國最貧小三十年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自顯宗為太子時英常獨歸附太子太子特親愛之及即位後數加賞賜永平元年特封英舅子許昌為龍舒侯英少時好游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黄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黄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愆

罪國相以聞詔報曰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
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
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英後遂大交
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為符瑞十三年男子燕
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顔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
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
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
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戸遣大鴻臚持節護送

使伎人奴婢工技鼓吹悉從得乘輜軿持兵弩行道射獵極意自娱男女為侯主者食邑如故楚太后勿上璽綬留住楚宫明年英至丹陽自殺立三十三年國除詔遣光禄大夫持節弔祠贈賵如法加賜列侯印綬以諸侯禮葬於涇遣中黄門占護其妻子悉出楚官屬無辭語者制詔慰譬許太后於是封燕廣為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十五年帝幸彭城見

許太后及英妻子於內殿悲泣感動左右建初二年肅
宗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為列侯並不得置相臣吏民
元和三年許太后薨復遣光祿大夫持節弔祠因留護
喪事賻錢五百萬又遣謁者備王官屬迎英喪改葬彭
城加王赤綬羽蓋華藻如嗣王儀追謚曰楚厲侯章和
元年帝幸彭城見英夫人及六子厚加贈賜种後徙封
陸侯卒子度嗣度卒子拘嗣傳國于後
濟南安王康建武十五年封濟南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中元二年封康子德為東武城侯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上書告康招徠州郡姦猾漁陽顏忠劉子產等又多遺其繒帛案圖書謀議不軌事下考有司舉奏之顯宗以親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貨財大治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廏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

游觀無節永元初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蓋聞諸侯之
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大王以骨肉
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
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而今奴婢廏馬皆有千餘增
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
多起内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
質荒木勝者人亡皆非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
故楚作章華以凶吳興姑蘇而滅景公千駟民無稱今

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脩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宴以禮起居則敞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康素敬重敞雖無所嫌牾然不能改立五十九年薨子簡王錯嗣錯為太子時愛康鼓吹妓女宋閏使醫張尊招之不得錯怒自以劍刺殺尊國相舉奏有詔勿案永元十一年封錯弟七人為列侯錯立六年薨子孝王香嗣永初二年封香弟四人為列侯

香篤行好經書初香叔父篤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昱
坐法失侯香乃上書分爵土封篤子九昱子嵩皆為列
侯香立二十年薨無子國絶永建元年順帝立錯子阜
陽侯顯為嗣是為醟王立三年薨子悼王廣嗣永建五
年封廣弟文為樂城亭侯廣立二十五年永興元年薨
無子國除
東平憲王蒼建武十五年封東平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髯要帶十圍顯宗甚

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永平元年封蒼子二人為縣侯二年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槖湖陵五縣益東平國是時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帝每巡狩蒼常留鎮侍衞皇太后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尋閱當遂校獵河内蒼上書諫止之帝覽奏即還宫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

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乃上疏歸職且言自漢興以
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願乞上驃騎將軍印綬
退就蕃國帝優詔不聽其後數陳乞辭甚懇切五年乃
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
掾為中大夫令史為家郎加賜錢五千萬布十萬疋六
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皇太后崩既葬蒼乃
歸國特賜宫人奴婢五百人布二十五萬疋及珍寶服
御器物十一年蒼與諸王朝京師月餘還國帝臨送歸

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
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依實勞我心誦及采菽
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
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
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十五年春行幸東平
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疋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之
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喜之以其文典雅特令
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肅宗即位尊重恩位踰於前世

諸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其事留中帝
報書嘉之特賜錢五百萬後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
邑蒼上疏言光武皇帝躬履節儉之行深覩始終之分
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
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
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
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壠且不欲其著明豈
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

費國用動揺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從而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三年帝饗衛士於南宫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閣於是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乃命留五時衣各

一襲及常所御衣合五十篋餘悉分布諸王主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特賜蒼及瑯琊王京書曰間饗衛士於南宫因閱陰太后舊時衣物聞於師曰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惟王孝友之德亦豈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又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其光武器服中元二年已賦諸國故不復送并遺宛馬一疋血

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頃反虜尚屯將帥在外憂念遑遑未有閒寧願王寶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六年冬蒼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裝錢千五百萬其餘諸王各千萬帝以蒼冒涉寒露遣謁者賜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竇固持節郊迎帝乃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禮伯父歸寧乃國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敬之至也昔蕭相國加以不名

優忠賢也況兼尊親者乎其沛濟南東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蒼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宫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過禮情不自寧上疏辭謝帝愈褒貴焉舊典諸王女皆封鄉主乃特封蒼五女為縣公主三月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帝特留蒼賜以祕書列僊圖道術祕方至八月飲酎畢有司復奏遣蒼乃許之手詔賜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顔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

臚奏不忍下筆顧受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
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復賜乘輿服御珍寶輿馬錢布
以億萬計蒼還國疾病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病使者
冠蓋不絕於道又置驛馬千里傳問起居明年正月蒼
詔告中傳封上蒼自建武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
七言別字歌詩並集覽焉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
副監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
會詣東平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疋及葬帝賜策

命加錫鑾輅乗馬龍旂九旒虎賁百人以為寵榮蒼立四十五年薨子懐王忠嗣明年帝乃分東平國封忠弟尚為任城王餘五人為列侯忠立十一年薨子孝王敞嗣元和三年行東廵狩幸東平宫帝追念蒼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霑襟遂幸蒼陵為陳虎賁鑾輅龍旂以章顯之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賜御劍于陵前初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

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
皆擢拜議郎牧至齊相栩上蔡令永元十年封蒼孫梁
為矜陽亭侯敞弟六人為列侯敞喪母至孝國相陳珍
上其行狀永寧元年鄧太后增邑五千户又封蒼孫二
人為亭侯敞立四十八年薨子頃王端嗣立四十七年
薨子凱嗣立二十一年至魏受禪以為崇德侯任城孝
王尚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立十八年薨子
貞王安嗣永元十四年封母弟福為桃鄉侯永初四年

封福弟亢為當塗鄉侯安性輕易貪吝數微服出入游
觀國中取官屬車馬刀劍下至衛士米肉皆不與直元
初六年國相行弘奏請廢之安帝不忍以一歲租五分
之一贖罪安立十九年薨子節王崇嗣順帝時羌虜數
反崇輒上錢帛佐邊費及帝崩復上錢三百萬助山陵
用度朝廷嘉而不受立三十一年薨無子國絕延熹四
年桓帝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以
奉其祀博有孝行喪母服制如禮增封三千戶立十三

年薨無子國絕熹平四年靈帝復立河閒貞王孫新昌侯子佗為任城王奉孝王後立四十六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阜陵質王延建武十五年封淮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二十八年就國三十年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永平中有上書告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誅辭所連及死

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特加恩徙為阜陵王食
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魴
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詣廷尉詔獄肅宗不忍致法
詔貶爵為阜陵侯食一縣赦魴等罪勿驗使謁者一人
監護延國不得與吏民通章和元年行幸九江賜延書
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志意衰落形體非故慼然傷之
乃下詔復封為阜陵王增封四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
春加賜錢千萬布萬疋安車一乘夫人諸子賞賜各有

差明年入朝立五十一年薨子殤王沖嗣永元二年下
詔盡削除前班下延事沖立二年薨無嗣和帝復封沖
兄魴是為頃王永元八年封魴弟十二人為鄉亭侯魴
立三十年薨子懐王恢嗣延光三年封恢兄弟五人為
鄉亭侯恢立十年薨子節王代嗣陽嘉二年封代兄便
親為勃遒亭侯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絶建和元年桓
帝立勃遒亭侯便親為恢嗣是為恭王立十三年薨子
孝王統嗣立八年薨子王赦嗣建安中薨無子國除

廣陵思王荆建武十五年封山陽公十七年進爵為王荆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崩大行在前殿荆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別守北宮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內深痛觀者鼻酸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三尸伏堂者痛莫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勑虎賁史曰吏以便宜

見非勿有所㧞封侯難再得也郎官竊悲之為王寒心
累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
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而前易於太山
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
白氣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
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
變赤夫黒為病赤為兵王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
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

必舉下以雪除沈没之恥報死毋之讐精神所加金石
為開當為秋霜無為檻羊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
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
賊欲有所望何况王邪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
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
志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
書上之顯宗以荆毋弟祕其事遣荆出止河南宫時西
羌反荆不得志冀天下因羌驚動有變私迎能為星者

與謀議帝聞之乃徙封荆廣陵遣之國其後荆復呼相工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荆惶恐自繫獄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下詔不得臣屬吏民唯食租如故使相中尉謹宿衛之荆猶不攺其後使巫祭祀祝詛有司奏請誅之荆自殺立二十九年薨帝憐傷之賜謚曰思王十四年封荆子元壽為廣陵侯服王璽綬食荆故國六縣又封元壽弟三人為鄉侯明年帝東巡狩徵元壽兄弟會東

平宮班賜御服器物又取皇子輿馬悉以與之建初七
年肅宗詔元壽兄弟與諸王俱朝京師元壽卒子商嗣
商卒子條嗣傳國于後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王爵而薨無子國
除
中山簡王焉建武十五年封左馮翊公十七年進爵為
王焉以郭太后少子故獨留京師三十年徙封中山王
永平二年冬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焉與俱就國

從以虎賁官騎馬上疏辭讓顯宗詔勿辭帝以馬郭太
后偏愛特加恩寵獨得往來京師十五年焉姬韓序有
過焉縊殺之國相舉奏坐削安險縣元和中肅宗復以
安險還中山立五十二年永元二年薨自中興至和帝
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賻錢三千萬布三萬疋嗣王薨賻
錢千萬布萬疋是時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擅權太后
及憲等東海出也故睦於焉而重於禮加賻錢一億詔
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開神道平夷吏民冢

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恒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子夷王憲嗣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為列侯憲立二十二年薨子孝王弘嗣永寧元年封弘二弟為亭侯弘立二十八年薨子穆王暢嗣永和六年封暢弟荆為南鄉侯暢立三十四年薨子節王稚嗣無子國除

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五年封琅邪公十七年進爵為王

京性恭孝好經學顯宗尤愛幸恩寵殊異永平二年以太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琅邪五年乃就國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賜京京都莒好修宮室窮極伎巧殿館壁帶皆飾以金銀數上詩賦頌德帝嘉美之下之史官京國中有城陽景王祠吏民奉祠神數下言宮中多不便利京上書願徙宮開陽以華蓋南武陽厚丘贛榆五縣易東海之開陽臨沂肅宗許之立三十一年薨葬東海即丘廣平亭有詔

割亭屬開陽子夷王宇嗣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為列侯元和元年封孝王孫二人為列侯宇立二十年薨子恭王壽嗣永初元年封壽弟八人為列侯立十七年薨子貞王尊嗣延光二年封尊弟四人為鄉亭侯尊立十八年薨子安王據嗣永和五年封據弟三人為鄉亭侯據立四十七年薨子順王容嗣初平元年遣弟邈至長安奉章貢獻帝以邈為九江太守封陽都侯容立八年薨國絕初邈至長安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於帝

操以此德邀建安十二年復立容子熈為王在位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被誅國除

明帝八王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不載母氏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請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

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
租入歲各八千萬羡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
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乃徙羡為西平
王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封為陳王食淮陽
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
遂行天子大射禮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
得者輒陰中之憎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
使客隗久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鈞欲斷絕辭

語復使結客篡殺久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
新陽三縣十二年封鈞六弟為列侯後鈞取掖庭出女
李嬈為小妻復坐削圉宜禄扶溝三縣永初七年封敬
王孫安國為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懐王竦嗣立
二年薨無子國絶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為
陳王是為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
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
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

海王悝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悝還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悝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冀幸酺等奏悝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還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

國相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財賑贍並得全活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絶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為丹陵兵烏桓所掠云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十五年封為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為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為六安王以廬

江郡為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吏民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為竹邑侯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為鄉侯恭孫順為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為亭侯定立

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又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為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魏受禪以為崇徳侯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憙王十五年封樂成王黨性聰慧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

庭技人哀置嫁為男子章初妻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絶口語又取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為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鄡二縣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絶明年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為樂成王是為釐王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賓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絶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後萇到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

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貶萇爵為臨湖侯延光元年以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絶故改國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立中平元年黄巾賊起為所刼質囚于廣宗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以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

七縣益下邳國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太子卬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為太子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永建元年封成凡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為列侯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年封意弟八人為鄉亭侯中平元年意遭黃巾棄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為汝南王母陰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為西陵侯四年徙為梁王以陳留之郾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巳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慧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言王當為天子

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單父二縣暢慙懼上䟽謝罪乞裁食睢陽榖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放遣姬妾節量僮僕其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蒼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請得自新詔報不許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聽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為鄉亭侯堅立二十

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為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為梁王是為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年徙為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帝立昞小子側復為恒山王奉昞後是為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師側無子

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為恒山王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
賜延平元年就國立二十五年薨是為靖王子頃王儀
嗣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為亭侯儀立十七年薨子節
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為亭侯豹立八年薨子
暠嗣三十二年遭黄巾賊棄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東郡之離孤
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高峻曰明帝慈仁親親篤睦凡諸王驕貴多不遵

法度反逆不道皆不忍加刑但削國而已由以輔車義重骨肉恩深者矣中興已後犯法未有誅者

章和八子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恵王壽河間孝王開餘不載母氏平原懐王勝和帝子也亦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

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夷王父子皆薨於京師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濕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王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為勃海王奉鴻嗣延熹八年悝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廮陶王食一縣悝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悝恨不得立

欲鈔徴書而中常侍鄭颯中黄門董騰並任俠通剽輕數與悝交通王甫司察以為有姦密告司隷校尉段熲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悝考實又遣大鴻臚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迫責悝悝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悝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葬于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人也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應州郡之命楊姑即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宫甚有寵肅宗即位並為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年立為皇太子徵楊為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事供奉長樂宫身執饋饌太后憐之

太后崩後竇皇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内惡之與母比陽主謀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纖過内使宦者偵伺得失後於掖庭門邀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見疏慶出居承禄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請加驗實七年帝遂下詔廢慶而立梁貴人子肇為皇太子遂出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門蔡倫考實之皆承風旨傅致其事乃載送暴

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帝猶傷之勑掖庭令葬於樊濯聚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勑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宫章德殿講白虎觀慶得入

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外戚傳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求夜獨内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第又賜中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慶多被病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勑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

節伏臘輒祭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遥祠
及竇太后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
具慶垂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
求作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常泣向
左右以為没齒之恨後上言外祖母王年老遭憂病下
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
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為郎十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
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稺早

離顧復弱冠相育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
國典且復須留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
十人後中傅衛訢私為臧盗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
慶不舉之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
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
及帝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
國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内史賜什物皆取乗輿
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鄧太后以殤帝襁抱

遠慮不虞留慶長子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后使中黄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娥姊字大娥婕為人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傅母以求之又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等曰清河埤薄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

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
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乞骸骨下
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今口目尚能言視冒昧干
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遣司空持節與
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謁者二人副護喪
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太后使掖庭
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初元年
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少子常保

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聖明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謚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

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車周衛比章陵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為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為舞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公主直得為平氏長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小貴人印綬追封謚宋楊為當陽穆侯楊四子皆為列侯食邑各五千户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

次及達生二人諸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至大將軍事以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子蒜嗣沖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為人嚴重動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議立蒜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

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暠將至王宮司馬門曰當立王為天子暠為公暠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暠於是捕文鮪等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絶梁冀惡清河名乃改為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黄巾起忠為國人所執既而釋

之靈帝詔復忠國忠立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子國除

濟北惠王壽毋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為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為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以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疋嗣王薨

五百萬布五千疋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
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為鄉侯皆别
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
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為濟北王是為釐王安國
立十年薨子孝王次嗣本初元年封次弟猛為亭侯次
九歲喪父至孝建和元年梁太后下詔襃稱之增封五
千户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
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延平元年就國開遵奉法度吏民敬之永寧元年鄧太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子德為安平王奉樂成王黨祀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王政嗣政傲很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與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

出住宫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禄而無訓導之義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其罪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寃獄者百餘人政為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弟十三人皆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召濟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

美儀容故以爲平原懷王後焉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闚覦神器懷大逆心貶爲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絶賓客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爲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爲桓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夫人趙氏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

使司徒持節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閒之蠡吾三縣為湯沐邑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閒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長卒子宏嗣為大將軍竇武所立是為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董氏

為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奐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至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奉孝仁皇祀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為黃巾所害子開嗣立十三年魏受禪以為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三年封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幷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二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

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封河間孝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七十九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魏宗室傳第二下

曹仁弟純　曹洪　曹休　曹真真子爽　何晏　鄧颺　丁謐　畢軌　李勝　桓範　爽從弟文叔妻夏侯氏

武帝二十五子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子志　蕭懷王熊　豐愍王
昂　相殤王鑠　鄧哀王沖　彭城王據　燕王
宇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衮　濟陽懷王玹
陳留恭王峻　范陽閔王矩　趙王幹　臨邑殤
公子上　楚王彪　剛殤公子勤　穀城殤公子
乘　鄗戴公子整　靈殤公子京　樊安公均
廣宗殤公子棘　東平靈王徽　樂陵王茂
文皇帝九子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王鑒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邯鄲懷王邕　清河悼王貢　廣平哀王儼

蜀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吳

孫静子瑜瑜弟皎皎弟奐奐子壹静曾孫峻峻從弟綝　孫賁子鄰弟輔　孫翊姪孫秀　孫韶伯父河河子桓韶子楷桓姪孫丞

吳主五子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霸　孫奮

魏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也少好弓馬弋獵及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

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
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黃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
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不使之郡以議郎督騎太
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軍還
為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厲將士甚奮太祖壯
之遂破繡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㶏
彊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為憂
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埶不能相救劉備以

疆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别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雞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河北既定從圍壺關太祖令曰城拔皆阬之連月不下仁言於太祖曰圍城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今頓兵堅城之下以

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城降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為所圍長史陳矯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

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等以為仁當住溝上為金形埶也仁徑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歎曰將軍真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

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
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等七軍皆没禁降羽仁人馬
數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數版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内
斷絶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厲將士示以必死將士
感之無二心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仁得潰
圍出羽退走仁少時不修行檢及長為將嚴整奉法令
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
東宮以書戒彰曰為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

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二千并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父熾謚陳穆侯置守冢十家後召還屯宛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使將軍高遷等徙漢南附化民於漢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將軍又詔移屯臨潁遷大司馬復督諸軍據烏江屯合淝黄初四年薨謚忠侯子泰嗣官至鎮東將軍假節轉封甯陵侯泰薨子初嗣又分封泰弟楷範皆為列侯而牛金官至後將軍仁弟

純初以議郎參司空軍事督虎豹騎從圍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太祖欲緩之純曰今千里蹈敵進不能克退必喪威且懸師深入難以持久彼勝而驕我敗而懼以懼敵驕必可克也太祖善其言遂急攻之譚敗純麾下騎斬譚首及北征三郡純步騎獲單于蹋頓以前後功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從征荆州追劉備于長坂獲其二女輜重收其散卒進降江陵從還譙建安十五年薨文帝即位追謚曰威侯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正元

中進封平樂鄉侯演薨子亮嗣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為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還奔譙揚州刺史陳溫素與洪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得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太祖征徐州張邈舉兖州叛迎呂布時大饑荒洪將兵

在前先據東平范聚糧穀以繼軍太祖討邈布於濮陽
布破走遂據東阿轉擊濟陰山陽中牟陽武京密十餘
縣皆拔之以前後功拜鷹揚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天子
都許拜洪諫議大夫别征劉表破表别將於舞陽陰葉
堵陽博望有功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累從征伐拜
都護將軍文帝即位為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
侯益邑千户并前二千一百户位特進後徙封都陽侯
始洪家富而性吝嗇文帝少時從洪貸絹百疋洪不稱

意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勅帝廢后矣后爲涕泣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爲觖音欽恚反望明帝即位拜後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户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太和六年薨謚恭侯子馥嗣侯初太祖分洪户封子震列侯洪族父瑜修慎篤敬官至衛將軍封列侯

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天下亂宗族各散去鄉里休

年十餘歲喪父獨與一客擔喪假葬攜將老母渡江至吳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榻拜涕泣同坐皆嘉歎之後以太祖舉兵易姓名轉至荆州間行北歸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

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埶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太祖拔漢中諸軍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即王位為領軍將軍録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為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駕臨送上乃下輿執手而別孫權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帝征孫權以休為征

東大將軍假黃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權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悳屯皖休擊破斬之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并前二千五百户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太和二年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懿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尋陽賊將偽降休深入戰不利退還宿石亭軍夜驚士卒亂棄甲兵輜重甚多休上書謝罪帝遣屯騎校尉楊暨慰喻禮賜甚隆休因此癰發背

羆謚壯侯子肇嗣肇有當世才度為散騎常侍屯騎校尉明帝寢疾方與燕王宇等屬以後事帝意尋變詔肇以侯歸第正始中羆追贈衛將軍子興嗣初文帝分休戶三百封肇弟纂為列侯後為殄吳將軍羆追贈前將軍

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太祖起兵真父邵募徒衆為州郡所殺太祖哀真少孤撫養如已子使與文帝共止常獵為虎所逐顧射虎應聲而倒太祖壯其鷙勇使將

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靈壽亭侯以偏將軍將兵擊劉備別將於下辯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是時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真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真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真為鎮西將軍假節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真遣費曜討破之斬進等黄初三年還京都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

事假節鉞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七年文帝寢疾真與陳羣司馬懿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裴松之案真父名邵而封邵陵侯若非書誤則事不可論遷大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應亮帝遣真督諸軍屯郿遣張郃擊亮將馬謖大破之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真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平真以亮懲於祁山後必從陳倉出乃使將軍郝昭

王生等守陳倉治其城明年春亮果圍陳倉已有備而不能克增邑并前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真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並入可大克也帝從其計真當發帝親臨送真以八月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司馬懿泝漢水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絶詔真還軍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嘉美之

聽分其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百户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為用真病還洛陽帝自幸其第省疾薨謚元侯子爽嗣帝追思真功悉封五子羲訓則彦皚皆為列侯真弟彬文帝世分真二百户封為列侯爽字昭伯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宫甚親愛之及即位為散騎侍郎累遷城門校尉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寵待有殊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與太

尉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少主明帝崩齊王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户賜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丁謐乃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内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爽弟羲為中領軍訓武衛將軍彦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初南陽何晏鄧颺李勝沛國丁謐東平畢軌咸有聲名進趣於時明帝以其浮華皆黜抑之及爽秉政乃復進敘

任為腹心颺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言司馬懿止之不能禁正始五年爽乃西至長安大發卒六七萬人從駱谷入是時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入谷行數百里賊因山為固兵不得進爽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颺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悦乃引軍還初爽以懿年德並高恒以父道事之不敢專行及晏等進用咸共推戴說爽以權重不宜

委之於人乃以晏颺謚爲尚書晏典選舉軌司隷校尉
勝河南尹諸事希復由懿懿遂稱疾避爽晏等專政共
分割洛陽野王典農部桑田數百頃及壞湯沐地以為
產業承勢竊取官物因緣求欲州郡有司望風莫敢忤
旨晏等與廷尉盧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過深文致毓
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綬然後奏聞其作威如此爽飲食
車服擬於乗輿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
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

三人皆以為伎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倢伃教習為伎擅取太樂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義深以為憂屢諫止爽爽並不納義至於涕泣爽又與兄弟數俱出游大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内人者爽曰誰敢爾邪懿常密為之備九年冬李勝出為荆州刺史爽等令勝辭懿并伺察焉懿見勝命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

杯而飲粥流霑胸勝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
懿使聲氣纔屬言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
州近胡好為之備且以子師昭為託勝曰還忝本州非
并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曰當忝荊州
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為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
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
復設備十年正月車駕朝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懿乃部
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曰臣昔從遼

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黄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内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盤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宫傷

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耳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呂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受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爽得奏不通迫窘不知所為懿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唯免官而已時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劒戟將門候南奔爽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範果說爽挾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猶豫未決範重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今卿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今詣許昌不過中宿所憂穀食而大司

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邪於是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已官奉駕還宫爽兄弟歸家懿發卒圍守之有司奏黄門張當私以所擇十人張何等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當陳爽與晏等陰謀反逆並先習兵須三月中發於是收晏等下獄會公卿朝臣廷議以為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爽以支屬世蒙殊寵親

受先帝握手遺詔託以天下而包藏禍心蔑棄顧命乃與晏颺及當等謀圖神器範黨同罪人皆為大逆不道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範當等皆伏誅夷三族晏何進孫也母尹氏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為夫人晏長於宮省性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太子故文帝特憎之不呼其姓字常謂之為假子尚同母妹金鄉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賦著述凡數十篇與夏侯玄司馬師等皆名盛於時晏嘗曰唯深也故能

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已也晏性自喜又好色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故黄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爽爽亦以才能用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擢爽敗懿使晏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懿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族懿曰未也晏窮急

乃曰豈謂晏乎懿曰是也乃收晏鄧颺字元茂鄧禹後也少得士名於京師明帝時為尚書郎除洛陽令坐事免拜中郎又入兼中書郎初颺與李勝等為浮華友及在中書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正始初乃出為潁川太守轉大將軍長史遷侍中尚書颺為人好貨前在內職許臧艾授以顯官艾以父妾與颺故京師為之語曰以官易婦鄧元茂每所薦達多如此比故何晏選舉不得人頗由颺之不公忠遂同其罪丁謐字彥靖父斐

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内外每所陳説多見從之建安末從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乃私易官牛為人所白被收送獄奪官其後太祖問斐曰文侯印綬所在斐亦知見戲對曰以易餅耳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少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

如初後數歲病亡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略太和中常住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謐望見王交脚卧而不起而呼其奴客曰此何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謐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與相親時爽為武衛將軍數為帝說其可大用會帝崩爽輔政乃拔謐為散騎常侍遂轉尚書謐為人外似疎略而内多所忌其在

臺閣數有彈駁臺中患之事不得行又其意輕貴多所忽略雖與何晏鄧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埶屈於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其意言三狗皆欲齧人而謐尤甚也奏使郭太后出居別宮及遣樂安王使北詣鄴又遣文欽令還淮南皆謐之計司馬懿由是特深恨之畢軌字昭先父字子禮建安中為典農校尉軌以才能少有名聲明帝

在東宫時軌在文學中黄初末出為長史明帝即位入為黄門郎子尚公主居處殷富遷并州刺史其在并州名為驕豪時雜虜數為暴害吏民軌輒出軍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畢軌前失既往不咎但恐是後難可以再凡人材有長短不可彊成軌文雅智意自為美器今失并州換置他州若入居顯職不毀其德於國事實善此安危之要唯聖恩察之至正始中入為中護軍轉侍中尚書遷司隷校尉素與曹爽善每言於

爽多見從之李勝字公昭父休字子朗有智略張魯前為鎮北將軍休為司馬家南鄭時漢中有甘露降子朗見張魯精兵數萬人有四塞之固遂言赤氣久衰黃家當興欲魯舉號魯不聽會魯破太祖以其勸魯內附賜爵關內侯署散官騎從詣鄴至黃初中仕歷上黨鉅鹿二郡太守後以年老還拜議郎勝少游京師雅有材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窓八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帝

崩曹爽輔政勝為洛陽令夏侯玄為征西將軍以勝為長史玄亦宿與勝厚駱谷之役議從勝出由是司馬懿不悅於勝累遷滎陽太守河南尹勝前後所歷守未嘗不稱職為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令人更治之小材一枚激墮正撾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日遷為荆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也桓範字元則世為冠族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為羽林左監以有文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明帝時為中領軍尚書遷征虜將軍東中郎將

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治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為岐所奏不直坐免還復為兗州刺史怏怏不得意又聞當轉為冀州牧是時冀州統屬鎮北而鎮北將軍呂昭才實仕進本在範後範謂其妻仲長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為呂子展屈也其妻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刺史衆人謂君難為作下今復羞為呂屈是復難為作上也範忿其言觸實乃以刀環撞其腹妻時懷孕遂墮胎死範亦竟稱疾不赴

冀州正始中拜大司農範前在臺閣號為曉事及為司農又以清省稱範嘗抄撮漢書中諸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論蔣濟為太尉嘗與範會社下羣卿列坐有數人範懷其所撰欲以示濟謂濟當虛心觀之範出其書以示左右左右傳之示濟濟不肯視範心恨之因論他事乃發怒謂濟曰我祖薄德公等何似邪濟性雖彊毅亦知範剛毅睨而不應各罷範於沛郡仕次在曹真後于時曹爽輔政以範鄉里老宿於九卿中特敬之然

不甚親也及司馬懿起兵閉城門以範爲曉事乃指召
之欲使領中領軍範欲應召而其子諫之以爲車駕在
外不如南出範疑有頃兒又促之範欲去而司農丞吏
皆止範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
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
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
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
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範南見爽勸爽兄弟以天子

詣許昌徵四方以自輔爽兄弟不能用爽等既免官帝還宫遂令範隨從到洛水浮橋北望見懿下車叩頭而無言懿呼範姓曰桓大夫何為爾邪車駕入宫有詔範還復位範詣闕拜章謝待報會司蕃詣鴻臚自首具說範前臨出所道懿乃忿然曰誣人以反於法何應主者曰科律反受其罪乃收範於闕下時人持範甚急範謂部官曰徐之我亦義士耳遂送廷尉初爽從弟文叔娶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

無子恐家必嫁之乃斷髮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家上書與曹氏絶婚彊迎令女歸復欲嫁之令女懼不免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室驚惶奔視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

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懿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嘉平中紹功臣世後封真族孫熙為新昌亭侯邑三百户以奉真後

武帝二十五子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袞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玹陳留恭王峻尹夫人

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鄮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膂力過人手格猛虎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嘗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馬擊劒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

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鋭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鄢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

胡騎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愈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有不悅者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

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黄鬚兒竟大奇也太祖東還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詔增邑五千并前萬户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師疾薨于邸諡曰威及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

封中牟王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户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户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户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户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宗常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柰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

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後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亦年二十三矣可不勉歟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礪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説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

萬户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於是以罪誅修植益内不自安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時植將行太子飲焉逼而醉之太祖召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植與諸侯並就國黄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

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師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罔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顔之譏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荊棘者慶雲之恵也七子均

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絶朝心離志絶自分黄耇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假䖏西館未奉闕庭踊躍之懷瞻望反側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維武皇受命於天寧濟四方朱旂所拂九土披攘元化滂流荒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

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煇旗章有敘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隳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絀將寘于理元凶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兖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煢煢僕夫于彼冀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

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實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壚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氂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

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
芒芒原隰祁祁士女經彼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
陰匪息雖有餱糧饑不遑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
警策平路是由元駟藹藹揚鑣瀏沫流風翼衡輕雲承
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彼河滸黄阪是階西濟關谷
或降或升騑驂倦路再寢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
節長騖指日遄征前驅舉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
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

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心如酲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初植來朝未到關留其從官於關東自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主欲因主以謝罪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鑕徒跣詣闕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涕泣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死諸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王彪還國欲同路東歸以敘隔絕

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敘意其辭悲愴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五百户太和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効力邊境帝疑不用三年徙封東阿五年一再上疏求存問親戚及陳審舉之義皆優制答報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户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絶望時法制待藩國既

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材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嘗汲汲無懽遂發病薨時年四十一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歸焉之志遂營為墓至是葬焉遺令務從儉薄景初中詔收黄初中諸奏植罪狀公卿以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太鴻臚者並削除之撰録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内外植庶子志字允恭少好學以才行稱夷簡有大度兼善騎射植以為保家之主

立以為嗣植薨徙封濟北王晉武帝為撫軍將軍迎陳
留王于鄴志夜謁見帝與語自暮達旦甚奇之及帝受
禪降為鄄城縣公詔以志履德清純才高行潔好古博
物為魏宗英授樂平郡太守在郡上書以為宜尊儒重
道請為博士置吏卒遷章武趙郡太守雖累居郡職不
以政事為意晝則遊獵夜誦詩書以聲色自娛當時見
者未能審其量也咸寧初詔為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帝
嘗閱六代論問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

手所作目錄請歸尋案還奏曰案錄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髙名著欲令書傳後世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以後可無復疑後遷祭酒齊王攸將之國下太常議崇錫文物時博士秦秀等以為齊王宜内輔朝政不可之藩志又嘗恨其父不得志於魏因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朝之隆其殆乎哉乃奏議留攸辭甚

剴切議成當上見其從弟高邑公嘉嘉曰兄議固佳百年之後必書晉史目下將無見責邪帝覽議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以議者不指答所問横造異論策免太常鄭默於是有司奏收志等結罪詔惟免志官以公還第其餘皆付廷尉頃之志復為散騎常侍丁母憂居喪過禮因此篤疾喜怒失常九年卒太常奏以惡謚崔褒歎曰魏顆不從亂以病為亂故也今謚曹志而謚其病豈謂其病不為亂乎遂謚為定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謚蕭懷公泰和三年又追封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户六年薨無子國除

豐愍王昂字子修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謚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謚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户琬

薨謚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二年追封謚青龍元年子愍王潜嗣其年薨二年子懐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戸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公竦繼鑠後

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時孫權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船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悦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

刑嚴重大祖馬鞍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沖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辯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

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寛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贈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沖後二十二年封琮為鄧侯黄初二年追謚沖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三年進琮爵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巳氏公太和五年加沖號曰鄧哀王景初元年琮坐事削户三百貶爵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巳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

百户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三年徙封宛侯
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
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大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
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
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
改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王
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初據坐私遣人詣中尚

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户二年復所削户邑正元景元中
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户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
魯陽侯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
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常愛異
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
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師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
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

守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五百户常道鄉公奐宇之子也入繼大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増邑并前四千七百户林薨子緯嗣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衮少好學年十餘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

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改封贊侯黄初二年進爵為公官屬皆賀袞曰夫生深宫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娱袞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公舉措有過當奏有善亦宜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表稱陳袞之美袞聞大驚懼責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非益我者其戒慎如

此三年爲北海王其年黄龍見鄴西漳水袞上書贊頌
詔賜黄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獻頌斯皆骨肉
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文雅炳煥朕甚
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
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袞尚儉約教勑妃妾紡績織紝
習爲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冬改封中山初袞來
朝犯京都禁爲有司所奏青龍元年詔削縣二户七百
五十袞憂懼戒勑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二年復所削縣

三年秋衮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齎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衮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絶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髪齒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於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小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必

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
答拜事兄以恭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
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
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
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
修乃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內奉令
于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
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

弔祭贈賻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孚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户并前三千四百户

濟陽懷王玹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以沛王林子贊襲玹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紹玹後黄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為公太和四年追進玹爵謚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謚贊曰西鄉哀侯壹薨謚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徙封襄邑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黄初三年追封謚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

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琊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三千四百户敏薨謚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
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黄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三年為
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
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
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
為有司所奏帝賜璽書誡誨而不之罪景初正元景元

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户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黄初二年進
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
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師六年改
封楚初彪來朝犯禁青龍初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户
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户五百并前
三千户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淩謀迎

彪都許昌語在袤傳乃遣傅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戸嘉入晉封高邑公元康中為國子博士後為東莞太守轉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黄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和三年進爵為公青龍三年薨諡曰悼公無後四年詔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為郿公奉整後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蔚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黄初二年追進公爵謚曰樊安公

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謚曰定公子諶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户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玉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歷城侯黄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廬江王四年徙封

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年徽使官屬撾壽張縣吏為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翕入晉封廩丘公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佷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為王詔書著其不閑禮教且戒飭之

六年改封曲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喑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帝九子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

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協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謚曰經殤公青龍二年更追改號謚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又增户五百并前三千户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黄初七年明帝即位立為陽平縣王太和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為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户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謚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三年立為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明帝即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二百户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大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為國三年改

為京兆王六年攺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
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攺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
邯鄲懐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
進為淮南王四年攺封陳六年攺封邯鄲太和三年薨
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邕後六年攺封曾陽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户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黄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臣謹按袁子曰魏興大亂之後民人損減不可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國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匹夫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又虧親戚骨月之恩遂至於敗亡云

蜀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立為魯王建興八年改封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黄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為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立為梁王建興八年改封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允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無子

景曜四年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十五景曜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為亂兵所害璿弟瑤琮瓚諶詢璩六人諶自殺餘皆内徙永嘉大亂子孫絶滅唯永孫元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中桓温討李勢元猶在云

吳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族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内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

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甖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
維然火詐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
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
稽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
樂出身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
於家有五子暠瑜皎奐謙暠高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
恭生峻綽生綝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
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

領丹陽太守為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急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還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就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

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列侯瑜弟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鋭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黄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羡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史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吴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所欲誅者曹氏

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甞以小故與甘寧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得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効力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蒙説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

此目前之戒也權寤乃以蒙為大督皎為後繼禽關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録其功封子允為丹陽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為滕允所殺儀為孫峻所害皎弟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閻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

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吾初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内侯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者數十人嘉禾中卒時年四十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

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壹知之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黄初三年死靜曾孫峻字子遠父恭為散騎侍郎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為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

將軍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吴侯英謀殺峻事泄死二年魏將毋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于樂嘉峻遣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綝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太平元年峻用征北將軍文欽計將征

魏先遣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進至石頭餞之入據營據御軍嚴整峻惡之稱心痛而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從弟綝綝字子通父綽為安民都尉綝始為偏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將共表滕胤為丞相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胤乃勒兵自衛綝使將軍劉丞

攻之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事在胤傳綝既誅
胤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遇峻
從弟右將軍慮甚薄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
慮服藥死魏大將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吴遣文
欽唐咨全端全懌等救之魏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
悉中外軍增誕之圍朱異率衆屯安豐為文欽勢為魏
師所敗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諸將攻魏
連敗而歸綝更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

會誕敗綝引軍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卒自戮名將莫不怨之及孫亮始親政事多所問難綝甚懼乃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於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自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令丁奉殺熊及損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女也密以告綝綝率衆

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丞於蒼龍門外遂圍宮使光禄勳孟宗告廟廢亮召羣臣議議者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以亮為會稽王遣將軍孫耽送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於豫章典軍施正勸綝徵琅邪王休而立之綝遣宗正楷奉書迎休休入即位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以大將軍為丞相荆州牧食五

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會當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懼因

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勑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衛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

兵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首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吕據綝復曰願没為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綝死時年二十八休恥與峻綝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綝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吕據並以無罪為峻綝兄弟所害可為痛心促皆改

葬各為祭奠其罹㭅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名還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産兄也賁早孤弟輔尚
幼賁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起義兵
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
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
與術不協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
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史劉繇所
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

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江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奴還江南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勲江夏太守黄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復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修理召還武昌為

繞帳督還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二十
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賁弟輔
字國儀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陽七縣使
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策
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上輔廬
陵太守還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輔恐權不能守
江東因權出行東冶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
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

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嬀覽戴員亡匿山中翊為郡皆禮致之以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覽員親近邊鴻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

征遂其姦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大請賔客既醉送客鴻從後斫殺翊郡中擾亂鴻迸走入山翊妻徐氏構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鴻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設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

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悦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户内使人召覽覽盛服而入徐出户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賜金帛時建安九年也翊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黄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甚器松聞其

死甚傷悼之翊弟匡字季佐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提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秀在晉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

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以吳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子儉官至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或云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為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為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袁術術破拜威寇中

郎將領廬江太守後為將軍屯京城孫翊之遇害也河
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翊令使姦變得施二人
議曰伯海與將軍疏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至吾屬無
類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
陽應之會覽員就誅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
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
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
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

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濵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

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悅曰吾久
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赤烏四年卒子
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
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
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
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
常惶怖而卒被名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
車騎將軍封丹陽侯吳平降為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

河子桓字叔武少聦朗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山亘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兠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牛渚作横江塢會卒桓弟俊為定武中郎將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好學有文章皓世為黄門侍郎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政績

永安中陸機為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吳主五子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户侯登辭疾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僚屬略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

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寐太傅張温言於權曰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儁德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黄龍元年權稱尊號登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為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元羊衜等皆為賔客於是東宫號為多士權遷都建業徵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宫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

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捶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盂覺得其主乃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勅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詣權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名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天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殺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二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

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馬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登曰在吳權默然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以

弟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又多所
薦達賢士夫并陳時政既絕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
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
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
使中使慰勞聽還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子璠
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
專權誅之事覺自殺國除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黄武七

年封建昌侯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向日新比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言慮才並文武宜以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置宮衛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和好學下士甚見稱述

登亡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蔡
穎張純封倩嚴維等皆從容侍從是時有司頗以條書
問事和以為姦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
也表宜絕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
寶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構簿圖相危害豈有福
哉遂兩釋之使相厚善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權
嘗寢疾和祠祭於廟而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
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於權曰太子不在廟中專

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沈吟者歷年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僕射屈晃等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勑據晃等無事怱怱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據晃又固

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竟徙和
於故鄣羣臣坐諫誅放者十數人衆咸寃之太元二年
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
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
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妃勝他
人其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
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
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終相隨不獨生活也

亦自殺舉邦傷焉和四子皓德謙俊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德錢唐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休薨皓入即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令丞守視後年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寶鼎二年復立廟京師號清廟其後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刼謙將至秣陵欲立之但兵敗謙被執皓酖之并殺俊

孫霸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霸為魯王寵愛崇

特與和無異順之和霸不穆權禁斷往來督軍使者羊衜上疏乞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權不能用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輔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竺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霸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內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罪當死亮不忍為特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霸舊隙削

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霸母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居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為陳禍福奮得牋懼遂移南昌然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二年封為章安侯建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

出由是民間或謂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埽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夷三族誅奮及其五子國除

通志卷七十九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二　史部

通志卷八十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三上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　洪弟隨穆王整　整弟竟陵王楙　望弟太原成王輔　輔弟翼　翼弟下邳獻王晃　晃弟太原烈王瓌　瓌弟高陽元王珪　珪弟常山孝王衡　衡弟沛順王景

彭城穆王權　子元王植　植

子康王釋　釋子紘　紘子俊高密文獻王泰子孝王略　略兄新蔡武哀王騰

騰子莊王確　略弟南陽王模　模子保范陽康王綏子虓濟南惠王遂

曾孫勳譙剛王遜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尚之弟恢之　休之　允之　韓延之　斌高陽王睦　任城景王陵弟順

宣五王·

平原王幹　琅邪武王伷伷子武陵莊王澹　澹弟東安王繇　繇弟淮

陵王漼清惠亭侯京　扶風武王駿子暢　暢弟新野莊王歆梁

孝王彤

文六王

齊獻王攸子蕤贊寔　城陽哀王兆　遼東悼惠王定國　廣漢殤王廣德　樂安平王鑒　樂平王延祚　惠帝愍懷太子遹子虨臧尚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溫厚廉讓

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勌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海内嘗嬰罪讁孚往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為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太子號哭過甚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恃殿下為命當上為宗廟下為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太子良久乃止曰卿言是也時羣臣初聞帝崩相聚

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於朝曰今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邪孚與尚書和洽罷羣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有稷契今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

子當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天子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誠以要荒難以德懷不以諸夏禮責也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猶宜以寛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不可以嫌疑責讓恐傷懷遠之義自孫策至權弈世相繼惟彊與弱不在一禁禁之未至當有他故耳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大軍臨江責其違言吴遂絶不貢獻後出爲河内典農賜爵關内侯轉清河太守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

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
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
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尚書孚以爲擒敵制勝
宜有備豫每諸葛亮入寇關中邊兵不能制敵中軍奔
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以爲二部爲討賊之
備又以關中連遭賊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
於上邽秋冬習戰陣春夏修田桑由是關中軍資有餘
待賊有備矣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

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權李勝何晏鄧颺等亂政孚不視
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司馬
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
以孚督諸軍二十萬防禦之孚次壽春遣毋丘儉文欽
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為功
且當詐巧不可爭力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
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
書孚以為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

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
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
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
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
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
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
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
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

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考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於姓乎議者欲書魏者此以爲天皇之尊同於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者此以爲天皇之后同於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異乎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者也遂從孚議遷司空代王淩爲太尉及蜀將姜維寇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

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孚還京師轉太傅及
高貴鄉公遇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於股哭之慟曰
殺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
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愼宣帝執政常
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
亦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
城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
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勳德弘茂朕所瞻仰以光導

弘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萬戸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爲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又以孚內有親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費而經用不豐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

河内温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時年九十三帝於太極東堂舉哀三日下詔傷悼賜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給鑾輅輕車介士虎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享太廟子

九人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邕字子魁初爲世子拜步
兵校尉侍中先孚卒追贈輔國將軍謚曰貞邕子崇爲
世孫又早夭泰始九年立崇弟平陽亭侯隆爲安平王
立四年咸寧二年薨謚曰穆無子國絶邕弟義陽成王
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寛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
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洛陽典農中郎將從宣帝討
王淩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
散騎常侍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

會並見親待數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内職有急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時景文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隴中及望至廣設方畧維不得爲寇隴中頼之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武帝受禪封義陽王邑萬户給兵二千人泰始三年

詔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
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幷前三十假羽葆鼓
吹吳將施績寇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
出屯龍陂爲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荆州
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寇芍陂
望又率諸軍以赴之未至而奉已退拜大司馬孫晧率
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晧退軍罷
泰始七年薨時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

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楙奕至黃門郎先望卒整亦早亡以奕子竒襲爵竒亦好蓄聚不知紀極遣三部使到交廣商貨爲有司所奏太康九年詔貶爲三縱亭侯更以章武王威爲望嗣後威誅復立竒爲棘陽王以嗣望望子河閒平王洪字孔業出繼叔父昌武亭侯遺仕魏歴位典農中郎將原武太守封襄賁男武帝受禪封河閒王立十二年咸寧二年薨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爲

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没於胡
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没後得南還與
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没在遼東章
武國絶乞還所生太妃訟之事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
武新蔡俱承一國不絶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
傍親按滔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承
絶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里雖阻復
非絶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絶自宜詔下遼東依劉羣

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嗣本封謂滔令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母新蔡太妃相待甚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可令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滔歷位散騎常侍薨子休嗣休與彭城王雄俱奔蘇峻峻平休巳戰死弟珍時年八歲以小弗坐咸和六年襲爵位至大宗正薨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位至游擊將軍薨子秀嗣義熙元年爲桂陽太守秀妻桓振之妹振作逆秀不自安謀反伏誅國

除威字景曜初嗣洪咸寧三年徙封章武太康九年嗣義陽王望威凶暴無操行謟附趙王倫元康末爲散騎常侍倫將簒使威與黄門郎駱休逼帝奪璽綬倫以威爲中書令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洪弟隨穆王整兄奕卒以整爲世子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先父望薨追贈冠軍將軍武帝以義陽國一縣追封爲隨縣王子邁嗣太康九年以義陽之平林益邁爲隨郡王整弟竟陵王

楙字孔偉初封樂陵亭侯起家參相國軍事武帝受禪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戸入爲散騎常侍尚書楙善諂諛曲事楊駿及駿誅依法當死東安公繇與楙善故得不坐尋遷大鴻臚加侍中繇欲擅朝政與汝南王亮不平亮託以繇討駿顧望免繇楙等官遣楙就國楙遂殖貨財奢僭踰制趙王倫篡位召還及義兵起倫以楙爲衞將軍都督諸軍事倫敗楙免官齊王冏輔政繇復爲僕射舉楙爲平東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成

都王頴輔政進楙爲衛將軍會惠帝北征即以楙爲車騎將軍都督如故使率衆赴鄴蕩陰之役東海王越奔于下邳楙不納越乃還國帝既西幸越總兵謀迎大駕楙懼用長史王修計舉徐州以讓越乃自承制都督兖州刺史車騎將軍表於天子時帝在長安遣使者劉虔即拜焉楙慮兖州刺史茍晞不避已乃給虔兵使稱詔誅晞晞時已避位楙在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晞還兖州徙楙都督青州諸軍事楙不受命背

山東諸侯與豫州刺史劉喬相結馗遣將田徽擊楙破之楙走還國帝還洛陽楙乃詣闕及懷帝踐阼改封竟陵王拜光祿大夫越出牧豫州留世子毗及其黨何倫防察宮省楙白帝討越乃合衆襲倫不剋帝委罪於楙楙奔竄獲免越薨乃出及洛陽傾覆爲亂兵所害望弟太原成王輔魏末爲野王太守武帝受禪封渤海王邑五千三百七十九戶泰始二年之國後爲衛尉出爲東中郎將轉南中郎將咸寧三年徙爲太原王監并州諸

軍事太康四年入朝五年薨追贈鎮北將軍後更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子弘立元康中爲散騎常侍後徙封中丘王三年薨子鑠立輔弟翼字子世少歷顯位官至虎賁中郎將武帝未受禪而卒以兄邕之支子承爲嗣封南宫縣王薨子祐嗣立承遂無後翼弟下邳獻王晃字子明魏武封始亭侯拜黄門侍郎改封西安男出爲東莞太守武帝受禪封下邳王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户泰始二年就國晃孝友貞亷謙虚下士甚得宗室之

稱後爲長水校尉南中郎將九年詔晃爲使持節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晃以疾不行更拜尚書遷右僕射久之出爲鎭東將軍都督青徐二州諸軍事惠帝即位入爲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將誅楊駿以晃領護軍屯東掖門尋守尚書令遷司空加侍中令如故咸寧六年薨追贈太傅二子良綽良早卒綽有篤疾別封良成縣王以太原王輔弟三子韡爲嗣官至侍中尚書早薨子韶嗣晃弟太原烈王瓌字子泉魏

長樂亭侯改封貴壽鄉侯歷振威將軍祕書監封固始子武帝受禪封太原王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户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衮冕之服遷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書追悼贈前將軍子顒立徙封河閒王别有傳瓌弟高陽元王珪字子璋少有才望魏高陽鄉侯歷河南令進封湞陽子拜給事黄門侍郎武帝受禪封高陽王邑五千五百七十户歷北中郎將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六年入朝以父孚年高乞留供養拜尚書遷右僕射十年

甍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珪有美譽於世而帝甚悼惜之無子詔以太原王輔子緝襲爵緝立五年咸寧四年薨謚曰哀無子太康二年詔以太原王瓌世子顒子訟爲緝後封真定縣侯珪弟常山孝王衡字子平魏封德陽鄉侯進封汝陽子爲駙馬都尉武帝受禪封常山王邑三千七百九十戶二年薨無子以安平世子邕第四子敦爲嗣衡弟沛順王景字子文魏樂安亭侯歷諫議大夫武帝受禪封沛王

邑三千四百戶立十一年咸寧元年薨子韶立
彭城穆王權字子輿宣帝弟魏魯相東武城侯馗之子
也初襲封拜冗從僕射武帝受禪封彭城王邑二千九
百戶出爲北中郎將都督鄴城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
賜袞冕之服咸寧元年薨子元王植立歷位後將軍尋
拜國子祭酒太僕卿侍中尚書出爲安東將軍都督揚
州諸軍事代淮南王允鎮壽春未發或云植助允攻趙
王倫遂以憂薨贈車騎將軍增封萬五千戶子康王釋

立官至南中郎將持節平南將軍分魯國蕃薛二縣以益其國凡二萬三千户薨子雄立坐奔蘇峻伏誅更以釋子紘嗣紘字偉德初封堂邑縣公建興末元帝承制以紘繼高密王據及帝即位拜散騎侍郎遷翊軍校尉前將軍雄之誅也紘入繼本宗拜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尋遷大宗正祕書監有風疾性理不恒或欲上疏陳事歷示公卿又杜門讓還章印貂蟬著杜門賦以顯其志由是更拜光祿大夫領大宗師常侍如故後疾甚馳

騁無度或攻刼軍寺或打傷官屬醜言悖詈誹謗上下又乘車突入端門至太極殿前爲御史中丞車灌奏劾成帝詔解紘常侍光祿宗師先所給車牛皆錄取賜米布牀帳以養疾咸康八年薨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二子玄俊玄嗣立坐匿尸爲桓温所表收付廷尉旣而宥之位至中書侍郎薨子弘之立位至散騎常侍薨子邵之立薨子崇之立薨子緝之立宋受禪國除恭王俊字道度出嗣高密王略官至散騎常侍薨子敬王純之

立歷臨川内史司農少府卿太宰右長史羲子恢之立
義熙末以給事中兼太尉修謁洛陽園陵宋受禪國除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陽亭侯補
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隴西王邑三千二百
戶拜游擊將軍出爲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遷使持節
都督寧益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益州刺史稱疾不
行轉安北將軍代兄權都督鄴城守事遷安西將軍都
督關中事太康初入爲散騎常侍前將軍領鄴城門校

尉以疾去官後代下邳王晃爲尚書左僕射出爲鎮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假節代扶風王駿都督關中軍事以疾還京師永熙初代石鑒爲司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營加侍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邑萬戸元康九年薨追贈太

傅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為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殺
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
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為宗室儀表當時諸
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
莫得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父悌
弟孝王略立略字元簡孝敬慈順小心下士少有父風
元康初愍懷太子在東宮選大臣子弟有名稱者以為
賓友略與華恒等並侍左右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

侍祕書監出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沔南諸軍事遷安北將軍都督青州諸軍事略逼青州刺史程牧牧避之略自領州永興初惤令劉根起兵東萊誑惑百姓衆以萬數攻略於臨菑略不能距走保聊城懷帝即位遷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兆流人王逌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逌爲逌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逌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

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逌逌降尋進開府加散騎常侍永嘉三年薨追贈侍中太尉子據立薨無子以彭城康王子紘爲嗣其後紘歸本宗立紘子俊以奉其祀略兄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爲宗正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頴六軍敗績騰與安北將軍王浚共殺頴所署幽州刺史和演率衆討頴頴

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卑騎擊斌騰爲後係大破之頴懼挾帝歸洛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還車騎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勲改封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於真定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其後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羣盜起於清河鄃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頴爲辭載頴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

城不能赴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並盡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遂致於禍及苟晞救鄴桑還平陽于時盛夏尸爛壞不可復識騰及三子骸骨

不獲庶子莊王確立確字嗣安歷東中郎將都督豫州諸軍事鎮許昌永嘉末爲石勒所害無子初以章武王混子滔奉其祀其後復以汝南威王祐子弼爲確後太興元年薨無子又以弼弟邈嗣確位至侍中薨子晃立拜散騎侍郎桓溫廢武陵王免晃爲庶人徙衡陽孝武帝立晃弟崇繼邈後爲奴所害子惠立宋受禪國除略弟南陽王模字元表少好學與元帝及范陽王虓俱有稱於宗室初封平昌公惠帝末拜冗從僕射累遷太子

庶子員外散騎常侍成都王穎奔長安東海王越以模爲北中郎將鎭鄴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廣平太守丁劭率衆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兖州刺史苟晞援之藩等敗走遷鎭東大將軍鎭許昌進爵南陽王永嘉初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代河間王顒鎭關中模感丁劭之德勑國人爲劭立生碑時關中饑荒百姓相噉加以疾癘盜賊公行模力不能制乃鑄銅人鐘鼎為

瓮器以易穀議者非之東海王越表徵模為司空遣中書監傅祗代之模謀臣淳于定說模曰關中天府之國霸王之地今以不能綏遠而還既於聲望有虧又公兄弟唱起大事而並在朝廷若自彊則有專權之罪弱則受制於人非公之利也模納其言不就徵表遣世子保為西中郎將東羌校尉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距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率衆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以郡迎苞模遣軍司謝班伐疋疋退奔盧水其年進位太尉

大都督洛京傾覆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怒率衆降于劉聰聰使其子粲及染攻長安模使淳于定距之爲染所敗士衆離叛倉庫虛竭軍祭酒韋輔曰事急矣早降可以免模從之遂降于染染箕踞攘袂數模之罪送詣粲粲殺之以模妃劉氏賜胡張本爲妻子保立保字景度少有文義好述作初拜南陽國世子模遇害保在上邽其後賈疋死裴苞又爲張軌所殺保全有秦州之地自號大司馬承制置百官隴右氐

羌並從之涼州刺史張寔遣使貢獻及愍帝即位以保爲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陝西諸軍事尋進位相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歸於保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保將張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輙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絶愍帝蒙塵保自稱晉王時上邽大饑士衆窘困張春奉保之南安陳安自號秦州刺史稱藩於劉曜春復奉保奔桑城將投于張寔寔使兵迎保實禦之也是

歲保病薨時年二十七保體質豐偉自稱重八百觔喜睡瘘疾不能御婦人無子張春立司馬瞻奉保後陳安舉兵攻春春走瞻降于安安送詣劉曜曜殺之安迎保喪以天子禮葬之於上邽謚曰元

范陽康王綏字子都彭越王權季弟也初爲諫議大夫泰始元年受封在位十五年咸寧五年薨子虓立虓字武會少好學馳譽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以宗室選拜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出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

持節鎮許昌進位征南將軍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潁爲太弟爲王浚所破挾天子還洛陽虓與東平王楙鎮東將軍周馥等上言曰自愍懷被害皇儲不建委重前相輙失臣節是以前年太宰與臣永惟社稷之貳不可久空所以共啓成都王潁以爲國副受重之後而弗克負荷小人勿用而以為腹心骨肉宜敦而猜佻荐至險詖宜遠而讒說殄行此皆臣等不明失所宗賴遂令陛下謬於降授雖戮臣等不足以謝天下今大駕還宮文

武空曠制度荒破靡有子遺臣等雖劣足匡王室而道路之言謂張方與臣等不同既惜所在興異又以太宰惇德允元著於具瞻每當義節輙為社稷宗盟之先張方受其指教為國效節昔年之舉有死無貳此即太宰之良將陛下之忠臣但以受性彊毅不達變通遂守前志已致紛紜然退思惟既是其不易之節且慮事釁之後爲天下所罪故未即西還耳原其本事實無深責臣聞先代明主未嘗不全護功臣令福流子孫自中間以

來陛下功臣初無全者非獨人才皆劣其於取禍實由
朝廷策之失宜不相容恕以一旦之咎喪其積年之勲
既違周禮議功之典且使天下之人莫敢復為陛下致
節者臣等此言豈獨為一張方實為社稷遠計且闗右
任重臣愚以為宜委太宰自州郡已下選舉授任一皆
仰成若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輙疇諮此則二伯述職
周召分陜之義復行於今宜遂遣方還郡令羣后申志
時定王室所加方官請悉如舊此則忠臣義士有勸功

臣必全矣司徒戎異姓之賢司空越公族之望並忠國
愛主小心翼翼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安北將軍王浚佐
命之胄率身履道忠亮清正遠近所推今日之舉實有
大勳此臣等所以歎息歸高也宜特崇重之以副羣望
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屏皇家陛下垂
拱而四祖之業自隆日月之暉復曜矣乞垂三思察臣
所言又可以臣表西示太宰又表曰成都王失道為姦
邪所誤論王之身不宜深責且先帝遺體陛下羣弟自

元康以來罪釁相尋海內洶洶今廢成都宜更封一邑許其自新若尋有禍害既傷陛下矜慈之恩又令遠近恒謂公族無復骨肉之情此實臣等內省悲慙無顏於四海也乞陛下察臣忠款於是虓先率衆自許屯于滎陽會惠帝西遷虓與從兄平昌公模長史馮嵩等刑白馬啑血而盟推東海王越為盟主虓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將軍持節鎮豫州劉喬不受越等節度乘虛破許虓自拔渡河王浚表虓領冀州刺史資以兵馬虓入冀

州發兵又南濟河破喬等河間王顒聞喬敗斬張方傳首於越越與虓西迎帝而顒出奔於是奉天子還都拜虓為司徒永興三年暴疾薨時年三十七無子養模子黎為嗣黎隨模就國於長安遇害

濟南惠王遂字子伯宣帝弟魏鴻臚丞恂之子也仕魏關內侯進封平昌亭侯歷典軍郎將景元二年轉封武城鄉侯督鄴城守諸軍事北中郎將五等建封祝阿伯累遷冠軍將軍武帝受禪封濟南王泰始二年薨二子

耽緝耽嗣立咸寧三年徙為中山王是年巃無子緝繼
成都王穎以緝為建威將軍與石熙等率衆距王浚沒
於陣巃無子國除後遂遂之曾孫勲字偉長年十餘歲愍
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左
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
冠軍將軍濟南王遂之曾孫略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
者僕射以勇聞庾翼之鎮襄陽以梁州刺史援桓宣卒
請勲代之初屯西城退守武當時石虎初死中國亂雍

州諸豪帥馳告勳勳率衆出駱谷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遣部將劉煥攻長安又拔賀城於是關中皆殺石虎太守令長以應勳勳兵少未能自固復還梁州丞和中張琚據隴東遣使招勳勳復入長安初京兆人杜洪以豪族陵琚琚以勇俠侮洪洪知勳憚琚兵彊因說勳曰不殺張琚關中非國家之有也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琚弟走池陽合衆攻勳勳頻戰不利請和歸梁州後桓溫伐關中命勳出子午道而為苻雄所敗退屯于女蝸

塈俄遷征虜將軍監關中軍事領西戎校尉賜爵通吉亭侯勲為政酷暴至於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或引弓自射西土患其凶虐在州常懷據蜀之意桓溫聞之務相綏懷以其子康為漢中太守勲逆謀已成憚益州刺史周撫未發及撫卒遂擁衆入劒閣梁州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並切諫勲皆誅之自號梁益二州牧成都王桓溫遣朱序討勲勲兵潰為序所獲及息龍子長史梁憚司馬金壹等送于溫溫

并斬之傳首京師

譙剛王遜字子悌宣帝弟魏中郎將進之子也仕魏關內侯改封城陽亭侯參鎮東軍事拜輕車將軍羽林左監五等建徙封涇陽男武帝受禪封譙王邑四千四百戸泰始二年薨二子隨承隨立薨謚定王子邃嗣沒於石勒元帝以閔王承嗣遜承字敬才少篤厚有志行拜奉車都尉奉朝請稍遷廣威將軍安夷護軍鎮安定從惠帝還洛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漸亂間行依征

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
康補軍諮祭酒愍帝徵爲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爲晉王
承制更封承爲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
領左軍將軍承居官儉約家無別室尋加散騎常侍輔
國將軍如故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輕慢帝夜召承以
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
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帝欲樹藩
屏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爲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

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
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
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
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州蜀寇之餘人物凋盡若上憑
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雖復灰
身亦無益也於是下詔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
湘州刺史初劉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
諸心腹以鎮方隅故先以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

等並為方岳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聽承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茭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為已患詐稱北伐悉召承境内船乘承知其姧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擊請承以為軍

司以軍期上道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人鮮勢孤援絶
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唯忠與義夫復何求便欲唱
義而衆心疑惑承曰吾受國恩義無有貳府長史虞悝
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
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
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悝及弟前丞相掾望建昌
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桓羆
馳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謀出軍

滎陽於是一州之内皆同義舉乃使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妹夫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桓田嵩等甲卒二萬以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茍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吾心耳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及卓軍次賭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乂等

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承城
內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臨陣戰死相持百餘日
城遂没又檻車送承荆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中害
之時年五十九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烈王無忌立無
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中拜散騎侍郎累
遷屯騎校尉中書黄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鎮無
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版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
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

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原情詔聽贖罪建元初遷散騎常侍轉御史中丞出為輔國將軍長沙相又領江夏相尋轉南郡河東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隨桓溫入蜀以勳賜少子愔爵廣晉伯進號前將軍永和六年薨贈衛將軍二子恬愔恬嗣立是為敬王恬字元愉少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

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器局在朝憚
之遷右衛將軍司雍秦梁四州大中正拜尚書轉侍郎
領左衛將軍補吳國内史又領太子詹事恬既宗室勲
望有才用孝武帝時深仗之以爲都督兖青冀幽并揚
州之晉陵徐州之南北郡軍事領鎮北將軍兖青二州
刺史假節太元十五年薨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
之允之休之尚之嗣立是為忠王尚之字伯道初拜祕
書郎遷散騎侍郎恬鎮京口尚之為振威將軍廣陵相

父憂去職服闋為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內世有人物
王國寶之誅也散騎常侍劉鎮之彭城內史劉涓子徐
州別駕徐放並以同黨被收將加大辟尚之言於會稽
王道子曰刑獄不可廣宜釋鎮之等道子以尚之昆季
並居列職每事仗焉乃從之兖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
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為名南連荊州刺
史殷仲堪南郡公桓玄等道子命前將軍王珣右將軍
謝琰討恭尚之距楷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

斬楷將段方楷單馬奔桓玄道子以尙之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允之爲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之襄城太守各擁兵馬勢傾朝廷後將軍元顯執政亦倚以爲援元顯寵倖張法順每宴會坐起無別尙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驅走小人有何才異而暴被拔擢當今聖世不宜如此元顯默然尙之又曰宗室雖多臣諫者少王者尙納芻蕘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遠蒙眷累世何可

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叱法順令下舉坐失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濵接荒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故無他及元顯稱詔西伐命尚之為前鋒尚之子文仲為寧遠將軍宣城内史桓玄至姑孰遣將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十餘日

譙國人韓連丁元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玄上疏以
閔王不宜絕祀乃更封尚之從弟康之為譙縣王安帝
反正追贈尚之衛將軍以休之長子文思為尚之嗣襲
封譙郡王文思性凶暴每違軌度多殺不辜好田獵燒
人墳墓數為有司所糾遂與羣小謀逆劉裕聞之誅其
黨與送文思付父休之令自訓厲後與休之同怨望稱
兵為裕所敗隨休之奔於姚興國除裕滅姚泓文思入
魏時宗室司馬道賜國璠等與文思同在魏魏賜國璠

爵淮南公道賜池陽子文思與道賜國璠不平而僞親之國璠後欲外叛文思告之二人皆坐誅魏以文思爲廷尉賜爵鬱林公後進爵譙王位懷荒鎮將卒恢之字季明歷官驃騎將軍丹陽尹尚之爲桓玄所害徙恢之等於廣州而於道中害之安帝反正追贈撫軍將軍休之字季預少仕清塗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攜子姪奔于

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令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到鎮值桓振復襲江陵休之戰敗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鎮御史中丞王禎之奏休之失戍免官朝廷以豫州刺史魏詠之代之徵休之還京師拜後將軍會稽内史御史中丞阮歆之奏休之與尚書虞嘯父犯禁嬉戲降號征虜將軍尋復為後將軍及盧循作逆加督浙江東五郡軍事坐

公事免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子文思為亂上疏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後以文思事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執政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賜死劉裕親自征之密使遺休之治中韓延之書曰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為之

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劭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為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糅或恐不分故白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恇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嘆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

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况以大過而當黙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表奏糜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干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内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閶闔之

門諸葛甍於左右之手甘言詑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裕視書嘆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宗之聞裕向荆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遂與宗之及文思奔于長安及裕平關中休之與文思詣魏將長孫嵩

降月餘休之卒于嵩軍中魏贈休之征南大將軍右光
祿大夫始平公謚曰聲允之字季度出後叔父愔襲爵
廣晉伯歷位輔國將軍吳國宣城譙梁内史王恭庾楷
桓玄等内伐也會稽王道子命允之兄弟距楷破之元
興初與兄恢之同徙廣州於道被害義軍起追贈太常
卿從弟康之以子文惠襲爵宋受禪國除韓延之字顯
宗南陽赭陽人魏司徒曁之後也少以分義稱安帝時
為建威將軍荊州治中轉平西府錄事參軍以劉裕父

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皃為翹以示不臣劉氏

與休之俱奔姚興劉裕入關復同奔魏魏明元以延之

為虎牢鎮將賜爵魯陽侯初延之甞來往栢谷塢省魯

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其子曰河洛三代所都朝廷

必當居此我死不勞向代葬也即可就此子從其言遂

葬宗之墓次延之死後三十餘年而孝文徙都其孫數

家即居於祖墓之北栢谷塢焉愔卒無子皃恬以子允

之嗣

高陽王睦字子友譙王遜之弟也魏安平亭侯歷侍御史武帝受禪封中山王邑五千二百戸睦自表乞依六蓼祀臯陶鄫杞祀相立廟事下太常依禮典平議博士祭酒劉憙等議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是則立始祖之廟謂嫡統承重一人得立耳假令支弟並為諸侯始封之君不得立廟也今睦非為正統若立祖廟中山不得並也後世中山乃得為睦立廟為後世子孫之始祖耳詔曰禮文不明此制度大事宜令

詳審可下禮官博議乃處當之咸寧三年睦遣使募徙國内八縣受逋逃私占及變易姓名詐冒復除者七百餘戸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誘逋亡不宜君國詔貶睦為丹水縣侯及吳平太康初詔復爵以高陽郡封之為高陽王元康元年為宗正薨於位世子蔚早卒孫毅立拜散騎侍郎永嘉中没於石勒隆安元年詔以譙敬王恬次子恢之子文深繼毅後立五年薨無嗣復以高密王純之子法蓮繼之宋受禪國除

任城景王陵字子山宣帝弟魏司隷從事安城亭侯通之子也初拜議郎泰始元年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三年轉封任城王之國咸寧五年薨子濟立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隨東海王越在項為石勒所害二子俱殁有二弟順斌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王邑千七百一十戶

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謚曰繆子隱立薨子晉立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肜栢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亮及倫别有傳

平原王幹字子良少以公子魏時封安陽亭侯稍遷撫軍中郎將進爵平陽鄉侯五等建改封定陶伯武帝踐

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給鼓吹駙馬二匹加侍中之服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班次三司惠帝即位進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雖有爵祿若不在已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雖通姓名必令立車馬於門

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初無闕失前後愛妾死既斂輙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趙王倫輔政以幹為衛將軍惠帝反正復為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平趙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慎冏既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命冏坐謂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

也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惟此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閒闚之當時莫能測其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為晦迹焉永嘉五年薨時年八十會劉聰寇洛不遑贈謚有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縣公散騎常侍皆為善士遇難合門堙滅

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正始初封安南亭侯早有才望起

家為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進封東武鄉侯拜右將軍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五等初建封南皮伯轉征虜將軍假節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伷表讓不許入為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為鎮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鎮下邳伷鎮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琅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涂中孫皓奉牋送璽綬

詣伷請降詔褒其功封其子二人為亭侯各三千戶賜絹六千匹頃之并督青州諸軍事加侍中之服進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功克已恭儉無矜滿之色寮吏盡力百姓懷化太康四年薨時年五十七臨終表求葬母太妃陵次并乞分國封四子帝許之恭王覲嗣立又封次子澹為武陵王繇為東安王漼為淮陵王覲字思祖拜冗從僕射太熙元年薨時年三十五子睿立是為元帝中興初帝以皇子裒為

琅邪王奉恭王祀𡧖早薨更以皇子煥爲琅邪王其日
薨復以皇子昱爲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之初既徙
封會稽成帝又以康帝爲琅邪王康帝即位封成帝長
子哀帝爲琅邪王哀帝即位以廢帝爲琅邪王廢帝即
位以會稽王攝行琅邪國祀簡文帝登阼琅邪王無嗣
及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爲琅邪王道子後爲會稽王更
以恭帝爲琅邪王帝既即位琅邪國除武陵莊王澹字
思弘初爲冗從僕射後封東武公邑五千二百戶轉前

將軍中護軍性忌害無孝友之行弟東安王繇有令名為父母所愛澹惡之如讐遂譖繇於汝南王亮亮素與繇有隙奏廢徙之趙王倫作亂以澹為領軍將軍澹素與河内郭俶俶弟侃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冤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於倫其酗虐如此澹妻郭氏賈后内妹也初恃勢無禮於澹母齊王冏輔政澹母諸葛太妃表澹不孝乞還繇由是澹與妻子徙遼東其子禧年五歲不肯隨去曰要當為父求還無為俱徙陳訴歷年太

妃虋孫被害然後得還拜光禄大夫尚書太子太傅改封武陵王永嘉末為石勒所害子哀王喆立喆字景林拜散騎常侍亦為勒所殺無子其後元帝立皇子晞為武陵王以奉澹祀東安王繇字思元初拜東安公歷散騎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美鬚髯性剛毅有威望博學多才事親孝居喪盡禮誅楊駿之際繇屯雲龍門兼統諸軍以功拜右衛將軍領射聲校尉進封郡王邑二萬戶加侍中兼典軍大將軍領右衛如故遷尚書右僕射

加散騎常侍是日誅賞三百餘人皆自繇出東夷校尉文俶父欽為繇外祖諸葛誕所殺繇慮俶為舅家之患是日亦以非罪誅俶繇兄澹屢構繇於汝南王亮亮不納至是以繇專行誅賞澹因隙譖之亮惑其說遂免繇官以公就第坐有悖言廢徙帶方永康初徵繇復封拜宗正卿遷尚書轉左僕射惠帝之討成都王穎時繇遭母喪在鄴勸穎解兵而降及王師敗績穎怨繇乃害之後立琅邪王覲子長樂亭侯渾為東安王以奉繇祀尋

薨國除淮陵元王漼字忠沖初封廣陵公食邑二千九百戸歷左將軍散騎常侍趙王倫之簒也三王起義漼與左將軍王輿攻殺孫秀因而廢倫以功進封淮陵王入為尚書加侍中轉宗正光祿大夫薨子貞王融立薨無子安帝時立武陵威王孫藴為淮陵王以奉元王之祀位至散騎常侍無子以臨川王寳子安之為嗣宋受禪國除

清惠亭侯京字子佐魏末以公子賜爵年二十四薨追

贈射聲校尉以文帝子機字太玄為嗣泰始元年封燕王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機之國咸寧初徵為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將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甯郡一萬三百四十七戶增燕國為二萬戶薨無子齊王冏表以子幾嗣後冏敗國除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慧年五六歲能書疏諷誦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儁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立駿年八歲為散騎常侍侍

講焉尋遷歩兵屯騎校尉常侍如故進爵鄉侯出為平南將軍假節淮北諸軍事改封平壽侯轉安東將軍咸熙初徙封東年侯轉安東大將軍鎮許昌武帝踐阼進封汝陰王邑萬戸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丁奉冦芍陂駿督諸軍距退之遷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代石苞鎮壽春尋復都督豫州還鎮許昌遷鎮西大將軍使持節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加袞冕侍中之服駿善撫御有威恩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

及寮佐幷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
下州縣使各務農事咸寧初羌虜樹機能等叛遣衆討
之斬三千餘級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
持節都督如故又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
侯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俶督涼秦雍
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二十部及彈勃等
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北地金城諸胡吉軻羅侯
金多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徙封

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給羽葆鼓吹太康初進拜驃騎將軍開府持節都督如故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疾薨追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莫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暢字元舒改封順陽王拜給事中屯

騎校尉遊擊將軍永嘉末劉聰入洛不知所終歆字弘舒武王甍後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邑千八百戶儀比縣王歆雖少貴而謹身履道母臧太妃薨居喪過禮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篡立以為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疎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入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

新野公也冏入洛歆躬貫甲胄率所領導冏以勳進封
新野郡王邑二萬戸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鎭南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歆將之鎭與冏同乘謁陵因說
冏曰成都王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
爾當奪其兵權冏不從俄而冏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
頴歆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
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與成都王頴有隙疑歆與頴連
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謂歆曰

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公荷藩屏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出距之衆潰為昌所害追贈驃騎將軍無子以兄子劭為後永嘉末没於石勒

梁孝王肜字子徽清修恭儉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五等建封開平子武帝受禪封梁王及之國遷北

中郎將督鄴城守事時諸王自選官屬彤坐用姦人汝陰上計吏張蕃為中大夫削一縣咸寧中復以陳國汝南南頓增封為次國太康中代孔洵監豫州軍事加平東將軍鎮許昌頃之又以本官代下邳王晃監青徐州軍事進號安東將軍元康初轉征西將軍代秦王柬都督關中軍事領護西戎校尉加侍中進督涼州尋徵為衛將軍錄尚書事行太子太保給千兵百騎久之復為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鎮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置左

右長史司馬又領西戎校尉屯好畤督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肜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絶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録尚書事肜甞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為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肜曰長史大臠為誰曰盧播是也肜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肜又曰我在長安作何等不善因指單

衣補幰以為清銓答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
遠而位居公輔單衣補幰以此為清無足稱也彤有慚
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彤為太宰守尚書令
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當之乃
省司徒為丞相以授彤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彤無
權不益也彤固讓不受及倫簒位以彤為阿衡給虎賁
百人軒懸之樂十人倫滅詔彤以太宰領司徒又代高
密王泰為宗師永康二年薨喪葬依汝南文成王亮故

事博士陳留蔡克議謚曰彤位為宰相責深任重屬尊親近且為宗師朝所仰望下所具瞻而臨大節無不可奪之志當危事不能舍生取義愍懷之廢不聞一言之諫淮南之難不能因勢輔義趙王倫篡逆不能引身去朝宋有蕩氏之亂華元自以不能居官曰君臣之訓我所司也公室卑而不正吾罪大矣夫以區區之宋猶有不素餐之臣而況帝王之朝而有苟容之相此而不貶法將何施謹案謚法不勤成名曰靈彤見義不為不可

謂勤宜謚曰靈梁國常侍孫霖及彤親黨稱枉臺乃下
符曰賈氏專權趙王倫簒逆皆力制朝野彤勢不得去
而責其不能引身去朝義何所據克重議曰彤為宗臣
而國亂不能匡主顛不能扶非所以為相故春秋譏華
元樂舉謂之不臣且賈氏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
猶得杜門趙王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
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鈎之隙亦得
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彤親倫之兄而獨不得去

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彤不能去位北面事偽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為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彤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無子以武陵王澹子禧為後是為懷王拜征虜將軍與澹俱沒於石勒元帝時以西陽王羕子悝為彤嗣早薨是為殤王至是懷王子翹自石氏歸國得立是為聲王官至散騎常侍薨無子詔以武陵威王子璲為翹嗣歷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徙新安薨太元中復國子

緐立懋子珍之立桓玄篡位國臣孔璞奉珍之奔于壽陽義旗初乃歸累遷左衛將軍太常卿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為裕所害國除

文六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繼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屬文善尺牘為世楷則才望出武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命攸為嗣從征王淩封長樂亭侯及景帝崩攸年十歲哀動左右大見稱歎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事后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時年十八綏撫營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過禮杖而後起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喻曰

若萬一加以他疾將復如何宜遠慮深計不可專守一
志常遣人逼進飲食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
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
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
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乃躬自進
食攸不得已為之彊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
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
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

議藩王令自選國内長史攸奏議曰昔聖王封建萬國以親諸侯軌迹相承莫之能改誠以君不世居則人心偷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偽薄是以先帝深覽經遠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畫疆建爵五等或以進德或以酬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聽使藩國自除長吏而今草創制度初立雖庸蜀順軌吳猶未賓宜俟清泰乃議復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闕典書令請求差選攸下令曰忝受恩禮不稱惟憂至

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絶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文武官屬下至士卒分租賦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豐年乃責十減其二國內賴之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常歎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飭法鞭朴作教以正逋慢且唐虞

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所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匡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戀攸恩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攸奏議曰臣聞先王之

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歎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於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羡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敕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

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内遊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羨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絶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兹為盛轉鎮東大將軍加侍中羽葆鼓吹行太子少傅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頗寓規戒世以爲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為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

子者數矣及帝寢病慮攸不安爲武帝敘漢淮南王魏
陳思王故事而泣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先是太后有疾
既瘳帝與攸舉觴上壽攸以太后前疾危篤因歔欷流
涕帝有愧焉攸甞侍帝疾恒有憂慼之容時人以此稱
歎之及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
不慈我若遂不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
及帝晚年諸子並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內外皆屬意於
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

以朝望在攸恐其為嗣禍必及已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歳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召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莫如齊王帝既信勗言又納紞説太康三年下詔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節將本營千人親騎帳下司馬大車皆如舊增鼓吹一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騎司馬五人

餘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明年策命攸之國又詔
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實為
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
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荀勗馮紞構己憤怨發病乞守
先后陵不許帝遣御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
篤猶催上道攸自彊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
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嘔血而薨時年三十
六帝哭之慟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而天下歸之

今自斃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喪禮依安平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配饗太廟子冏立別有傳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手刋其謬然後反之加以至性過人有觸其諱者輒泫然流涕雖武帝亦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三子蕤贊寔蕤字景回出繼遼東王定國太康初徙封東萊王元康中歷步兵屯騎校尉蕤性彊暴使酒數陵侮弟冏冏以兄故容之冏起義兵趙王倫收蕤及北海王寔繫廷

尉當誅倫太子中庶子祖納上疏言蕤寔獻王之子明德之允宜蒙特宥以全睦親之典會孫秀死蕤等悉得免冏擁衆入洛蕤於路迎之冏不即見須符付前頓蕤恚曰吾坐爾殆死曾無友于之情及冏輔政詔以蕤為散騎常侍加大將軍領後軍侍中蕤又從冏求開府冏不許蕤以是益恚密表冏專擅與左將軍王輿謀共廢冏事覺免為庶人尋詔從蕤上庸後封微陽侯永寧初上庸内史陳鍾承冏旨害蕤冏死詔誅鍾復蕤封改葬

以王禮贊字景期繼廣漢殤王廣德後年六歲太康元年薨謚沖王寔字景深初為長樂亭侯攸以贊薨又以寔繼廣漢殤王後改封北海王永寧初為平東將軍假節加散騎常侍代齊王冏鎮許昌尋進安南將軍都督豫州軍事增邑滿二萬戸未發留為侍中上軍將軍給千兵百騎

城陽哀王兆字千秋年十歲而夭武帝踐阼以皇子景度為兆後於是追加兆封謚景度以泰始六年薨復以

第五子憲繼哀王後薨復以第六子祇為東海王繼哀王後薨咸寧初又封第十三子遐為清河王以繼兆後

遼東悼惠王定國年三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長子蕤為嗣蕤薨子遵嗣

廣漢殤王廣德年二歲薨咸寧初追加封謚齊王攸以第五子贊紹封薨攸更以第二子寔嗣廣漢後

樂安平王鑒字大明初封臨泗亭侯武帝踐阼封樂安王泰始中拜越騎校尉咸寧初以齊之梁鄒益封因之

國服侍中之服元康初徵為散騎常侍上軍大將軍領射聲校尉尋遷使持節都督豫州軍事安南將軍代清河王遐鎮許昌以疾不行七年薨子殤王籥立薨無子齊王冏以子冰紹鑒後以濟陰萬一千二百一十九戶改為廣陽國立冰為廣陽王冏敗廢

樂平王延祚字大思少有篤疾不任封爵太康初詔封為樂平王尋薨無子

惠帝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

聰慧武帝愛之常在左右嘗與諸皇子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

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萬戶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
準馮蓀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為
師傅以何劭為太師王戎為太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
少師張華為少傅和嶠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
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遊
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
衛瓘之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
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與

太子遊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師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敕黃門閹宦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嘆曰殿下不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蔣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遊戲愛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忤犯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

壁修牆正瓦動屋而於宫中爲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宫舊制月請錢五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爲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氊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

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構大事去矣宜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人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謐嘗與太子圍碁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

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竊聞其言云皇帝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掌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於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弗聽九年六月有桑生於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於別室遣婢陳舞賜

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黄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命小婢承福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埽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

殿召公卿入使黄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梁王肜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等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是日太子遊玄圃聞有使者至改

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黄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黄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於許昌宮之别坊令治書侍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謡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髮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

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宮所生奉事有如親母自為太子以來敕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疾病既篤為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宮三遣左右來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來題言東宮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

十九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宮中宮左右陳舞見語中宮旦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宮遣陳舞見語聞汝昨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遥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啟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

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轉語云不孝那
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
升求持還東宮飲盡逼迫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
荒迷不復自覺須臾有一小婢持封箱來云詔使寫此
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
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黃紙來使寫急疾不容復視
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
為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

衛督司馬雅宗室之踈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宫與賈郭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

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猶足以為功乃可得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間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子丸三月矯詔使黃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鴆恒自煑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絶不與食宮中猶於牆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廁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

呼聲聞於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
遹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懷不能自已
妾私心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稽顙正其名號
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遹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
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
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
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
伊策復皇太子位號帝為太子追服長子斬衰羣臣齊

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告凶之制迎太子喪於
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分裂帝又為哀策臨軒
使洗馬劉務告於太子之殯辭旨哀苦謚太子曰愍懷
六月己卯葬於顯平陵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
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虨臧尚並與父同幽
金墉虨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臧
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立為皇太孫
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

宫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宫太孫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駞街宫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抆淚焉桒復生於西廂太孫廞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廞爲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爲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爲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薨謚曰冲太孫

通志卷八十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三

通志卷八十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三下

八王

汝南文成王亮（子粹 矩 羕 宗 熙） 楚隱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 長沙厲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

王顒　東海孝獻王越

武十二王

毗陵悼王軌　秦獻王柬　城陽懷王景　東海

冲王祗　始平哀王裕　淮南忠壯王允　代哀

王演　新都王該　清河康王遐　汝陰哀王謨

吳敬王晏　渤海殤王恢

元四王

瑯邪孝王裒　東海哀王沖　武陵威王晞 子遵 子遵

琅邪悼王煥

簡文三王

會稽思世子道生　臨川獻王郁　會稽文孝王

道子 子元顯

八王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也少清警有才用

仕魏爲散騎侍郎萬歲亭侯拜東中郎将進封廣陽鄉

侯討諸葛誕於壽春失利免官頃之拜左將軍加散騎

常侍假節出監豫州諸軍事五等建改封祁陽伯轉鎮西將軍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邑萬户置騎司馬增參軍掾屬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為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冏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令奔突有投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

削爵土詔惟免官頃之拜撫軍將軍是歲吳將步闡來降假亮節都督諸軍事以納之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妃伏氏湯沐邑後改食南郡枝江太妃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淩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其年進號衛將軍加侍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本官如故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三年徙封汝南出為鎮南大將軍都

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皂輪犢車錢五十萬頃之徵為侍中撫軍大將軍領後軍將軍統冠軍步兵射聲長水等營給兵五百人騎百匹遷太尉録尚書事領太子少傅侍中如故及武帝寢疾為楊駿所排乃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黄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出鎮許昌加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封子羕為西陽公未發帝大漸詔留亮委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已辭疾不入於大司

馬門外敘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於
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於公公何不討人而懼
為人所討或説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
昌故得免及駿誅詔以亮為太宰録尚書事入朝不趨
劒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
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
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
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

孫宏與積弩将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牆而呼亮驚曰吾無二心何至於是若有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促兵攻之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為肇所執乃嘆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時大熱兵人坐亮于車下時人憐之為之交扇将及日中無敢害者璋出令曰能斬亮者賞布千疋遂為亂兵所害投於北門之

壁鬚鬢髮耳鼻皆悉毀焉及瑋誅追復爵位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百萬布絹三百匹喪葬之禮如安平獻王孚故事廟設軒懸之樂有五子粹矩羕宗熙粹字茂弘早卒矩字延明拜世子為屯騎校尉與父亮同被害追贈典軍將軍謚懷王子祐立是為威王祐字永猷永安中從惠帝北征帝遷長安祐反國及帝還洛以征南兵八百人給之特置四部牙門永興初率衆依東海王越討劉喬有功拜揚武將軍以江夏雲杜益封并前

二萬五千户越征汲桑表留祐領兵三千守許昌加鼓
吹麾旗越還祐歸國永嘉末以寇賊充斥遂南渡江元
帝命為軍諮祭酒建武初為鎮軍將軍太興末領左軍
將軍太寧中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元年薨贈
侍中特進子恭王統立以南頓王宗謀反被廢其後成
帝哀亮一門殄絶詔統復封累遷祕書監侍中薨追贈
光禄勲子義立官至散騎常侍薨子遵之立義熈初梁
州刺史劉稚謀反推遵之為主事泄伏誅弟楷之子蓮

扶立宋受禪國除矩弟羕字延平太康末封西陽縣公拜散騎常侍亮之被害也羕時年八歲鎮南將軍裴楷與之親姻竊之以逃一夜八遷故得免及瑋誅進爵為王歷步兵校尉左軍驍騎將軍元康初進封郡王永興中拜侍中以長沙王乂黨廢為庶人惠帝還洛復羕封為撫軍將軍又以汝南期思西陵益其國永嘉初拜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復以邾蘄春益之并前三萬五千户隨東海王越東出鄄城遂南渡江元帝

承制更拜撫軍大将軍開府給千兵百騎詔與南頓王宗統流人以實中州江西荒梗復還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保以羕屬尊元會特為設牀太興初録尚書事尋領大宗師加羽葆斧鉞班劍六十人進位太宰及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羕宗室元老特為之拜羕放縱兵士刼鈔有司奏免羕官詔不問及帝寢疾羕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詔羕設牀帳於殿上帝親迎拜咸和初羕坐南頓王宗免官降為弋陽王及蘇

峻作亂羕詣峻稱述其勳峻大悅矯詔復羕爵位峻平
賜死世子播播弟充及息崧並伏誅國除咸康初復其
屬籍以羕孫珉為奉車都尉奉朝請羕弟宗字延祚元
康中封南頓縣侯尋進爵為公討劉喬有功進封王增
邑五千并前萬户為征虜將軍與兄羕俱過江元帝承
制拜散騎常侍愍帝之在西都以宗為平東將軍元帝
即位拜撫軍將軍領左將軍明帝踐阼加長水校尉轉
左衛將軍與虞允俱為帝所昵委以禁旅宗與王導庾

亮志趣不同連結輕俠以為腹心導亮並以為言帝以宗戚屬每容之及帝疾篤宗允密謀為亂亮排閤入升御牀流涕為言帝始悟轉為驃騎將軍允為大宗正宗遂怨望形於辭色咸和初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庾亮使右衛將軍趙允收之宗以兵拒戰為允所殺貶其族為馬氏徙妻子於晉安既而原之三子綽超演廢為庶人咸康中復其屬籍綽為奉車都尉奉朝請宗弟熙初封汝陽公討劉喬有功進爵為王永嘉末沒於石勒

楚隱王瑋字彦度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歴屯騎校尉太康末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平南將軍轉鎮南將軍武帝崩為衛將軍領北軍中候加侍中行太子少傅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鋭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於行為瑋所昵瓘等惡其為人慮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宏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

命誣亮瓘於賈后后不之察使惠帝為詔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宫諸門廢二公夜使黄門齎敕以授瑋瑋欲覆奏黄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乃止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手令告諸軍以奉詔誅二公之意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曰二公潛謀不軌欲危社稷今免還第官屬以下一無所問若不奉詔便以軍法從事能率

所領先出降者封侯受賞朕不食言遂收亮璀殺之岐
盛説瑋可因兵勢誅賈謐郭彰以匡王室瑋猶豫未决
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宫齎騶虞幡麾衆
曰楚王矯詔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
知所為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秦王柬帝遣謁者
詔瑋還營執之於虎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詔害二
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圖謀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
其日大風雷雨霹靂瑋臨刑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

監刑尚書劉頌曰受詔而行謂為社稷今更為罪託體
先帝受枉如此幸見申列頌亦歔欷不能仰視公孫宏
岐盛並夷三族瑋性開濟好施能得衆心及此莫不隕
淚百姓為之立祠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以計相次
誅之永寧元年追贈驃騎將軍封其子範為襄陽王拜
散騎常侍後為石勒所害
趙王倫字子彛宣帝第九子也母曰柏夫人魏嘉平初
封安樂亭侯五等建改封東安子拜諫議大夫武帝受

禪封琅邪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帝以倫親故下詔赦之及之國行東中郎將宣威將軍咸寧中改封於趙遷平北將軍督鄴城守事進安北將軍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太子少傅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之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

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頗不可移難與圖權倫執兵之要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倫嬖人孫秀曰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及省事張衡殿中侍御史殷渾右衛司馬督路始

使為内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宫當與賢
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説倫曰太子為人剛猛不
可私請明公素事賈后時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
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含宿怒必不加賞於明公矣當
謂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此乃所以速禍也今且
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
立功豈徒免禍而已倫從之秀乃微泄其謀使謐黨頗
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絶衆望太子既遇害

倫秀之謀益甚而雅趨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鳴為應至期倫乃矯詔勅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内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賈午等付

綦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
侍中黄門侍郎入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解結杜斌
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
詔倫等以為沮衆斬之以徇明日倫坐端門屯兵北向
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於金墉誅趙粲叔父中護
軍趙浚及散騎侍郎韓豫等内外羣官多所黜免倫尋
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王
如故一依宣文輔魏故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

四人參軍十人掾屬二十人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冗從僕射子馥前將軍封濟陽王虔黄門郎封汝陰王詡散騎侍郎封霸城侯孫秀等封皆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吏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奸凶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隷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

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與以為

已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

誅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

秀驕僭内懷不平秀等又深忌焉乃出冏鎮許奪允護

軍允發憤起兵討倫允既敗滅倫加九錫增封五萬戸

倫偽為飾讓詔遣百官詣府敦勸侍中宣詔然後受之

加夸撫軍將軍領中軍將軍馥鎮軍將軍領護軍將軍

虔中軍將軍領右衛將軍詡為侍中又以孫秀為侍中

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衛同又隱匿兵士衆過三萬起東宮三門四角華櫓斵宫東西道為外徼或謂秀曰散騎常侍楊準黃門侍郎劉逵欲奉梁王肜以誅倫會有星變乃徙肜為丞相居司徒府轉準逵為外官倫無學不知書秀亦以狡猾小才貪淫昧利所共立事者皆邪佞之徒惟競榮利無深謀遠略夸淺薄鄙陋馥虔闇狠彊戾詡愚嚚輕訬而各乖異互相憎毀秀子會年二十為

射聲校尉尚帝女河東公主公主母喪未期便納聘禮
會形貌短陋奴僕之下者初與富室兒於城西販馬百
姓忽聞其尚主莫不駭愕倫秀並惑巫鬼聽妖邪之說
秀使牙門趙奉詐為宣帝神語命倫早入西宮又言宣
帝於北芒為趙王倫佐助遂別立宣帝廟於芒山謂逆
謀可成以太子詹事裴劭左軍將軍卞粹等二十人為
從事中郎掾屬又二十人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
散騎常侍義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

使使持節尚書令滿奮僕射崔隨為副奉皇帝璽綬以
禪位於倫倫偽辭不受於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
稱符瑞天文以勸進倫乃許之左衛王輿與前軍司馬
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皆莫敢違
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
子璽綬夜漏未盡内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恵帝乘
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尚書和
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

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實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滿奮崔隨樂廣進璽綬於倫乃僭即帝位大赦改元建始是歲賢良方正直言秀才孝廉良將皆不試計吏及四方之使命在京邑者太學生年十六以上及在學二十年皆署吏郡縣二千石令長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為廉吏以世子荂為太子馥為侍中大司農領護軍京兆王虔為侍中大將軍領軍廣平王詡為侍中撫軍將軍霸城王孫秀為

侍中中書監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廝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謗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恵取悦人情庫府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倫親祠太廟還遇大風飄折麾蓋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秀住文帝為相國時所居内府事無巨細必諮而後行倫之詔令秀輒

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驅之更飛西鐘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録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戸如故並失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頴並擁彊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郡守秀本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

崇內實忌之及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夸牋具說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誅之夸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遣其中堅孫輔為上軍將軍積弩李嚴為折衝將軍率兵七千自延壽關出征虜張泓左軍蔡璜前軍閭和等率九千人自堮坂關出鎮軍司馬雅揚威莫原等率八千人自

成皐關出名東平王楙為使持節衛將軍都督諸軍以距義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別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為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家日為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自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秀欲遣馥虔領兵助諸軍戰馥虔不肯虔素親愛劉輿秀乃使輿說虔虔然後率衆八千為三軍繼援而泓雅等連戰雖勝義軍散而復合雅等不得前許超

等與成都王頴軍戰於黄橋殺傷萬餘人泓徑造陽翟又於城南破齊王冏輜重殺數千人遂據城保邸閣而冏軍已在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冏分軍渡潁攻泓等不利泓乘勝至於潁水夜臨潁而陣冏縱輕兵擊之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輔建之走也不知諸軍督尚存乃云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没倫大震祕之而名虔及超還會泓敗冏露布至倫大喜乃復遣超而虔還已至庾倉超還濟河將士疑阻鋭氣内挫

泓等悉其諸軍濟頴進攻冏營冏出兵擊其别率孫髦司馬譚孫輔皆破之士卒散歸洛陽泓等收衆還營秀等知三方日急詐傳破冏營執得冏以誑惑其衆令百官皆賀而士猗伏允孫會皆杖節各不相從倫復授太子詹事劉琨節督河北將軍率步騎千人催諸軍戰會等與義軍戰於激水大敗退保河上劉琨燒斷河橋自義兵之起百官將士咸欲誅倫秀以謝天下秀知衆怒難犯不敢出省及聞河北軍悉敗憂懣不知所為義陽

王威勸秀至尚書省與八坐議征戰之備秀從之使京城四品以下子弟年十五以上皆詣司隸從倫出戰內外諸軍悉欲劫殺秀威秀威懼自崇禮闥走還下舍許超士猗孫會等軍既並還乃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燒宮室誅殺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等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王輿反之率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敕宮中兵各守衛諸門三部司馬為應於內輿自往攻秀秀閉中書南門輿放兵登牆燒屋秀

及趙猗遽走出左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徇收孫奇於右衛營付廷尉誅之執前將軍謝惔黄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皆於殿中斬之三部司馬兵於宣化闥中斬孫弼以徇時司馬馥在秀坐輿使將士囚之於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坐皆入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歸老於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勑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黄門將倫自華林東

門出及荂皆還汝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荂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名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千人歸於汝陽里梁王肜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於朝堂皆如肜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慚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孫秀誤我於是收荂馥虔詡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百官是倫所用

皆斥免之臺府省衛僅有存者自兵興六十餘日戰所
殺害僅十萬人凡與倫謀為逆者張林為秀所殺許超
士猗孫弼謝惔殷渾與秀為王輿所誅張衡閭和孫髦
高越自陽翟還伏允戰敗還洛陽皆斬於東市蔡璜自
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
蕤謀殺冏又伏法
齊武閔王冏字景治獻王攸之子也少稱仁惠好振施
有父風初攸有疾武帝不信遣太醫診候皆言無病及

攸薨帝徃臨喪冏號踊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即誅醫由是見稱遂得為嗣元康中拜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翊軍校尉趙王倫密與相結廢賈后以功轉遊擊將軍冏以位不滿意有恨色孫秀微覺之且憚其在内出為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倫篡遷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欲以寵安之冏因衆心怨望潛與離狐王盛頴川王處穆謀起兵誅倫倫遣腹心張烏覘之烏反曰齊無異志冏既有成謀未發恐事泄乃與軍司管襲殺處穆送

首於倫以安其意謀定乃收龔殺之遂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将軍董艾等起軍遣使告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移檄於天下征鎮州縣郡國咸使聞知揚州刺史郗隆承檄猶豫未決參軍王邃斬之送首於冏冏屯軍陽翟倫遣其將閭和張泓孫輔出堮坂與冏交戰冏軍失利堅壁自守會成都軍破倫衆於黄橋冏乃出兵攻和等大破之及王輿廢倫惠帝反正冏誅討賊黨既畢率衆入洛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旌旗器械之盛震

於京師天子就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冏於是輔政居攸故宮置掾屬四十人大築第館北取五穀市南門諸署毀壞廬舍以百數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鑿千秋門以通西閤後房施鍾懸前庭舞八佾沈於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敕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以車騎將軍何勗領中領軍封葛旟為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衛毅陰平公劉真安鄉公韓泰封卭公號曰五公委以心膂殿中御史桓豹奏事

不先經罔府即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内失望矣南陽處士鄭方露版陳罔五失罔含忍答之主簿王豹屢有箴規罔怒奏殺豹有白頭公入大司馬府大呼言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罔驕恣日甚終無悛志前賊曹屬孫惠復上諫曰惠聞天下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以居之矣捐宗廟之主忽千乘之重躬貫甲冑犯冒鋒刃此一難也奮三百之卒決全勝之策集四方之衆致英豪之士此二難也舍殿堂之尊居單幕之陋安囂

塵之慘同將士之勞此三難也驅烏合之衆當凶彊之
敵任神武之略無疑沮之懼此四難也檄六合之内著
盟信之誓升幽宫之帝復皇祚之業此五難也大名不
可久荷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
未有行其五難而不以爲難遺其四不可而謂之可惠
竊所不安也自永熙以來十有一載人不見德唯戮是
聞公族構篡奪之禍骨肉遭梟夷之刑羣王被囚檻之
困妃主有離絶之哀歷觀前代國家之禍至親之亂未

有今日之甚者也良史書過後嗣何觀天下所以不去於晉符命長存於世者主無嚴虐之暴朝無酷烈之政武帝餘恩獻王遺愛聖慈惠和尚經人心四海所係實在於茲今明公建不世之義而未為不世之讓天下惑之思求所悟長沙成都魯衛之密國之親親與明公計功受賞皆不自先今公宜放桓文之勲邁臧札之迹委萬機於二王命方岳於羣后退身大齊之𢇁垂拱青徐之域金石不足以銘高八音不足以贊美姬文不得專

美於前太伯不得獨賢於後何乃忘亢極之悔忽窮高之凶棄五嶽之安居累卵之危外以權勢受疑内以百揆損神雖處高臺之上逍遥重仞之墉及其危亡之憂過於顇翟之慮也昔屈原放斥心存南郢樂毅適趙志戀北燕況恵受恩偏蒙識養雖復暫違情隆二臣是以披露血誠冒昧干迕言入身戮義讓公舉退就鈇鑕此恵之死賢於生也冏不納亦不加罪翊軍校尉李含奔於長安詐云受密詔使河閒王顒誅冏因導以利謀顒

從之上表曰王室多故禍難罔已大司馬冏雖倡義有興復皇位之功而定都邑克寧社稷實成都王穎之力也而冏不能固守臣節實協異望在許昌營有東西掖門官置治書侍御史長史司馬直立左右如侍臣之儀京城大清篡逆誅夷而率百萬之衆來繞洛城阻兵經年不一朝覲百官拜伏晏然南面壞樂官市署用自增廣輒取武庫祕仗嚴列不解故東萊王蕤知其逆節表陳事狀而見誣陷加罪黜徙以樹私黨僭立官屬幸妻

嬖妾名號比之中宮沈湎酒色不恤羣黎董艾放縱無所畏忌中丞按奏而取退免張偉惚恫擁停詔可葛旟小豎維持國命操弄王爵貨賂公行羣奸聚黨擅斷殺生密署腹心實為貨謀斥罪忠良伺闚神器臣受重任藩衛方岳見冏所行實懷激憤即日翊軍校尉李含乘駰密至宣騰詔旨臣伏讀感切五情若灼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彊兵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復重責之誅恐不義服今輒勒兵精卒十萬與州征並協

忠義共會洛陽驃騎將軍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頴明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歳去就允合衆望宜為宰輔代冏阿衡之任顒表既至冏大懼會百僚曰昔孫秀作逆篡逼帝王社稷傾覆莫能禦難孤糾合大衆埽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今日聽信讒言造構大難當頼忠謀以和不協耳司徒王戎司空東海王越說冏委權崇讓冏從事中郎葛旟怒曰趙庶人聽任孫秀移天易日當時喋喋莫敢

先唱公蒙犯矢石躬貫甲冑攻圍陷陳得濟今日計功
行封事殷未徧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賞報稽緩責不在
府讒言僭逼當共誅討虛承偽書令公就第漢魏以來
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
悚無不失色長沙王乂徑入宮發兵攻冏府冏遣董艾
陳兵宮西乂又遣宋弘等放火燒諸觀閣及千秋神武
門冏令黃門令王湖悉盜騶虞幡唱云長沙王矯詔乂
又稱大司馬謀反助者誅五族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

集火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敗又禽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又叱左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幽其子淮陵王超樂安王冰濟陽王英于金墉暴冏尸于西明亭三日莫敢收斂冏故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初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寄產吏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曰著布袙腹為齊持服俄而冏誅永興初詔以冏

輕犯重刑前勲不宜堙没乃赦其三子超冰英還第封超為縣王以繼冏嗣歴員外散騎常侍光熈初詔冊復冏本封命子超嗣爵永嘉中懷帝下詔重述冏功還贈大司馬加侍中假節追謚及洛陽傾覆超兄弟皆没于劉聰冏遂無後太元中詔以故南頓王宗子柔之襲封齊王紹攸冏之祀歴散騎常侍元興初會稽王道子討桓元使柔之兲侍中以騶虞幡宣告江荆二州至姑孰為元前鋒所害贈光禄勲子建之立宋受禪國除

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太康十年受封拜員外散騎常侍及武帝崩乂時年十五孺慕過禮會楚王瑋奔喪諸王皆近路迎之乂獨至陵所號慟以俟瑋拜步兵校尉及瑋之誅二公也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乂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令之國乂身長七尺五寸開朗果斷才力絶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距守乂殺之進軍為成

都後繼常山内史程恢將貳於乂乂到鄴斬恢及其五子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乂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為内主冏遣其將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宫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顒本以乂弱冏彊冀乂

為冏所禽然後以乂為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㐌為宰輔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中書令卞粹等襲乂乂並誅之顒遂與頴同伐京都頴遣刺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詒以乂為大都督以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頴兄弟可以辭説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行太尉光禄勲石陋行司徒使説頴令與乂分陜而居頴不從乂因致書於頴勸令還

鎮以寧帝室頴復乂書求斬羊元之皇甫商等首當自
歸鄴辭語皆不相能乂前後破頴軍斬獲六七萬人戰
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乂
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為未可尅欲還長安而東
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乂表曰
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
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宫臣
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枝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

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刼出之吏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乂黄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寃痛之聲達於遠近三軍莫不為之垂涕時年二十八乂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故掾劉祐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絶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謡曰草木萌牙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

七日薨如謡言焉永嘉中懐帝以乂子碩嗣拜散騎常
侍後没于劉聰
成都王頴字章度武帝第十六子也太康末受封邑十
萬户後拜越騎校尉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賈謐嘗與
皇太子博争道頴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
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頴爲平北將軍鎮鄴轉鎮
北大將軍趙王倫之簒也進征北大將軍加開府儀同
三司及齊王冏起義頴發兵應冏以鄴令盧志爲左長

史頓丘太守鄭琰爲右長史黄門郎程牧爲左司馬陽
平太守和演爲右司馬使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
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爲前鋒羽檄所及莫不響應至朝
歌衆二十餘萬趙驤至黄橋爲倫將士猗許超所敗死
者八千餘人士衆震駭頴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彦策
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彦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
率三萬人與猗超合兵距驤等精甲耀日鐵騎前驅猗
既戰勝有輕驤之心未及温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

頵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迎
天子反正及頵入京師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王冏
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始率衆入洛自以首建大
謀遂擅威權頵詣冏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焉頵拜謝
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
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别冏大驚
馳出送頵至七里澗及之頵住車言别流涕不及時事
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顔色百姓觀者莫不傾心至鄴詔

遣兼太尉王粹加九錫殊禮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
軍事假節加黄鉞録尚書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頡拜
受嶶號讓還殊禮九錫表論興義功臣盧志和演董洪
王彦趙驤等五人皆封開國公侯又表稱大司馬前在
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瘡痍饑餓凍餒宜急拯救
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賑陽
翟饑民盧志言於頴曰黄橋戰亡者有八千人既經夏
暑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

人尚或墐之況此等致死於王事乎顗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斂祭葬於黄橋北樹枳籬為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刋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仍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令河内温縣埋藏趙王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顗形美而神昬不知書然器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及齊王冏驕侈無禮於是衆望歸之詔遣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喻顗入輔政并使受九錫顗猶讓不拜尋加太子太

傳頵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又程太妃愛戀鄴都以此議久不决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輙去者乃題鄴城門云大事觧散蠶欲遽請且歸赴時務昔以義來今以義去若復有急更相語頵知不可留因遣之百姓乃安及冏敗頵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荆土頵拜表南征所在響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頵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内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元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

又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師以平原内史陸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頴次朝歌每夜矛戟有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進軍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以大木函盛石沈之以繫橋名曰石鼈陸機戰敗死者甚衆機又為孟玖所譖頴收機斬之夷其三族語在機傳於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頴會又被執其黨斬輿降頴頴既入京師復旋鎮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顒表頴宜為儲副遂

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吏以王官宿衛穎僭侈日甚有無君之心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昣殿中中郎逯苞成輔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馳檄四方赴者雲集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懼穎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穎會其衆問計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參軍崔曠等勸穎距

戰頡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昣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已離叛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至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藁中超遂奉帝幸鄴頡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官殺生自已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東嬴公騰殺頡所置幽州刺史和演頡徵浚浚屯冀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襲頡候騎至鄴頡遣幽州刺史王斌及石超李毅等距浚為羯

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幷高光盧志等歸于長安顒廢穎歸籓以豫章王為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顒復拜穎鎮東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蜂起穎以北

方盛彊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頵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南中郎將劉陶收捕頵頵於是棄母妻單車與二子廬江王普中都王廓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邱太守馮嵩執頵及普廓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長史劉輿見頵為鄴都所服慮為後患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頵死頵謂守者田嶶曰范陽王死乎嶶曰不知頵曰卿年幾嶶曰五十頵曰知

天命不嶶曰不知頴曰我死之後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於今三年身體手足不見洗沐取斆斗湯來其二子號泣頴勑人將去乃散髮東首卧命嶶縊之時年二十八二子亦死鄴中哀之頴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為頴報讐遂出頴棺載之於軍中每事啟靈以行軍令桑敗棄棺於故井中頴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頴死後數年開封間有傳頴子年十餘歲流離

百姓家東海王越遣人殺之永嘉中立東萊王蕤子遵為頵嗣封華容縣王後没于賊國除

河間王顒字文載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嘆顒可以為諸國儀表元康初為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肜為平西將軍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為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

軍夏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
遣信要顒顒遣主簿房陽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
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顒執冏使送之
於倫倫徵兵於顒顒遣張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
陰顒聞二王兵盛乃加長史李含龍驤將軍領督護席
遠等追方軍回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
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論功雖怒顒初不同而終
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為翊軍校尉

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有憾遂奔顒詭稱受密詔
伐冏因説利害顒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
為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
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以含為河南尹使與馮蓀
卞粹等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顒陰謀具以告
乂乂乃誅含等顒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為名使張方
為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距戰而潰方遂進
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

餘人方初於駛水橋西為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輒不利及乂死方還長安詔以顒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顒廢皇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為太弟改年大赦左衛將軍陳眕奉天子伐穎顒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絶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顒乃選置百官改秦州為定州及東海

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顒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送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鄴公自留鎮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顒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鎮東大將軍遣成都王穎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距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為所殺穎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

方劫遷大駕天下怨憤倡義與山東諸侯尅期奉迎先
遣說顒令送帝還都與顒分陝而居顒欲從之而方不
可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顒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
首送以示東軍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方
又斬輔顒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
以方首示朗於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入關顒懼
又遣馬瞻郭偉於灞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顒單馬逃
于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鎮

西將軍守闗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於城内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顒於南山顒不肯入府長安令蘓衆記室督朱永勸顒表稱柳病卒輒知軍事弘農太守裴廙秦國内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顒斬馬瞻梁邁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顒至鄭顒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闗中顒保城而已永嘉初詔以顒為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於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詔以彭城

元王植子融為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建興中元帝又以彭城康王釋子欽為融嗣

東海孝獻王越字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初以世子為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宮拜散騎侍郎歴左衛將軍加侍中預討楊駿有功封五千户侯遷散騎常侍輔國將軍尚書右僕射領游擊將軍復為侍中加奉車都尉别封東海王永康初為中書令徙侍

中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為主啟惠帝免乂官事定越稱疾遜位帝不許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司馬

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兗州刺史越三弟並據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倡義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士三萬西次蕭縣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陽王虓遣督護田黴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

次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録尚書事以下邳濟陽二郡增封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諸葛玫共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清河王本為太子為羣凶所廢先帝暴崩多疑東宫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此豈宜言邪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說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

昌率苟晞及冀州刺史丁劭討汲桑破之越遷于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兖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苟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為丞相兖州牧督兖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為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餘人入衛京師鄄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又遷于滎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

幷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祈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就穀冀州號為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為汲郡蘭為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怒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祉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以太學為府疑朝臣貳於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為亂遣王景率甲士三千人入宫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兖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

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畧盡皆涕泣而去乃以東海國上軍將軍何倫為右衛將軍王景為左衛將軍領國兵數百人宿衛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國之言越以謗訕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帝曰今逆虜侵逼郊畿王室蠢蠢莫有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今率衆邀賊勢必滅之賊滅則不逞消殄已東諸

州貢職流通此所以宣暢國威藩屏之宜也若端坐京
輦以失機會則釁弊日滋所憂逾重遂行留妃裴氏世
子鎮軍將軍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幷何倫等守衛京師
表以行臺隨軍率甲士四萬東屯于項王公卿士隨從
者甚衆詔加九錫越乃羽檄四方而所徵者皆不至而
茍晞又表討越語在晞傳越以豫州刺史馮嵩為左司
馬自領豫州牧越專擅威權圖為霸業朝賢素望選為
佐吏名將勁卒充于已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而公私

釁之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釁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祕不發喪以襄陽王範為大將軍統其衆還葬東海石勒追及於苦縣甯平城將軍錢端出兵距勒戰死軍潰勒命焚越柩曰此人亂天下吾為天下報之故燒其骨以告天地於是衆數十萬勒以騎圍而射之相踐如山王公士庶死者十餘萬王彌弟璋焚其餘衆并食之天下歸罪於越帝發詔貶為縣王何倫李惲聞越之死祕不發喪奉妃裴氏及毘出京京

城從者傾城所經暴掠至洧倉又為勒所敗毘及宗室三十六王皆沒于賊李惲殺妻子奔廣宗何倫走下邳裴妃為人所掠賣於吳氏太興中得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祊祭非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於墓明非神之所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

制義莫大於此於是下詔不許裴妃不奉詔遂葬越於
廣陵太興末墓毀改葬丹徒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
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薨無子成
帝以少子奕繼之哀帝徙奕為琅邪王而東海無嗣隆
安初安帝更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冲為
曾孫為桓元所害國除

武十二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毘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

審美人生城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乂徐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匱才人生東海沖王祗趙才人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忠壯王允吳敬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王該陳美人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王頴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畧之其瑋頴乂自有傳

毘陵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十

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瑋子義嗣
秦獻王東字弘度沈敏有識量泰始六年封汝南王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侍武帝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東料校之東一省便擿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愛幸以左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目性仁訥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户于時諸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户以東與太子同産故特加之轉鎮西將軍西戎校

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録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東既痛舅氏覆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嘆東有先識元康元年薨年三十朝野痛惜之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為嗣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鄴嗣懷帝崩鄴入纂帝位國絶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後泰始五

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泰始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以沖繼兆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無子以淮南王允子迪為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為趙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

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議者將立允為太弟會趙王倫廢賈后詔遂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僭逆之志允陰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

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宫左丞王輿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宫兵鼓譟於内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集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為中書令遣麾騶虞幡以解

闟倫子虔爲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允領騎四百從宫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爲允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悦既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冏表理允寃以息超繼允後於是有詔改葬賜以殊禮追贈司徒冏敗超被幽金墉城復以吳王晏子祥爲嗣拜散騎常侍洛陽傾覆爲劉聰所害

代哀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演
常止於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頴子廓爲嗣攺封中都
王後與頴俱死
新都王該字元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
三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旣受封
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兆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懸右將
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

而懦弱無所是非性好内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瓘而瓘故吏榮晦遂盡殺瓘子孫遐不能禁為世所尤永康元年薨時年二十八四子覃籥銓端覃嗣立及沖太孫薨東宫曠然未有冡嗣齊王冏表立覃為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顒脅遷大駕表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弟廢覃復為清河王初覃為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欻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為不祥毁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為皇允是其瑞也

毁而賣之象覃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中前北軍中候任城呂雍度支校尉陳顔等謀立覃為太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庶人禮籥初封新蔡王覃薨還封清河王銓初封上庸王懷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為皇太子洛京傾覆没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銓之為皇太子也轉封豫章禮秩如皇太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没端東奔茍晞於蒙晞立為皇太子七十日為石

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國除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陽吳興并吳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傅祗於朝堂正色而爭於是羣官並諫倫乃貶為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王乂成都王穎之相攻也乂以晏為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為太

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即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没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即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没於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歳追加封謚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宫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裒石婕伃生東海哀王沖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裒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宫元帝命虞妃養之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為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裒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裒

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戸拜散騎
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徵還
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
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
薨
東海哀王沖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沒于石
勒不知存亡乃以沖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
本封邑萬戸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為太妃拜

長水校尉高選僚佐以沛國劉耽為司馬頼川庾懌為功曹吳郡顧和為主簿永昌中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毘喪沖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遺詔以小晚生弈繼哀王為東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為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篡大業桓溫廢之復為東海王既而貶為海

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
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哀王為曾孫改食吳興郡為桓元
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
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軍遷
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建元初
領祕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太和初加
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讓晞無學

術而有武幹爲桓温所忌及簡文帝即位温乃表免晞官以王歸藩又免其世子綜官觧子璲散騎常侍璲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三百人杖以歸温温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彊等謀逆遂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温於是奏徙新安郡宗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涓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詔書追悼追封新寧郡

王邑千戸睎三子綜璲遵以遵嗣追贈綜給事中璲散騎侍郎十二年追復睎武陵國綜璲各復先官璲還繼梁國璲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睎俱廢𩜹子龢嗣太元中復國𩜹子珍之嗣桓元篡立梁國人孔樸奉珍之奔于壽陽桓元敗珍之歸朝廷遷大將軍武陵王令授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

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
溫疎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况諸
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睎追封武陵以遵嗣歷位散騎
常侍秘書監太宰中領軍桓元用事拜金紫光禄大夫
元篡貶為彭澤侯遣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
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
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宫内外畢敬遷轉百官稱
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劒二十人

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謚曰忠敬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及煥疾篤帝為之徹膳乃下詔封為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役甚衆琅邪國右常侍會稽

孫霄上疏切諫表陳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為琅
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為琅邪
王康帝即位哀帝為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為琅邪王
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阼國
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
子為會稽王更以恭帝為琅邪王恭帝即位琅邪國除

簡文七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

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夫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畧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字延長帝爲會稽王立道生爲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疎躁不修行業多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甞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大郎餓乏辛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羕元孫珣之爲後珣之歷吳興太守

劉裕之伐關中以為諮議參軍時帝道方謝珣之為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害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為禮失旨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為之流涕簡文帝深器異之年十七而薨久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左將軍加散騎常侍追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寶為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為臨川太妃寶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宋興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降

為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澹為
謝安所稱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五十
一戶攝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拜散騎
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親賢莫二
宜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尋加開府領
司徒及謝安薨詔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衛府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讓不受數年領

徐州刺史太子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黄鉞羽葆鼓吹並讓不受于時孝武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為務姏姆尼僧尤為親暱並竊弄其權凡所幸接皆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總録勢傾天下由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為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刑政謬亂又崇信浮屠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長夜之宴蓬首昏目政事多闕桓元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賔客滿座道

子張目謂人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元伏地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版答曰故宣武公黜昏登聖功超伊霍紛紜之義宜裁之聽鑒道子頷曰儂知儂知因舉酒屬元元乃得起由是元益不自安切齒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疏指陳其事疏奏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即甯之甥以謟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

淑媛説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不獲已流涕出甯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娼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為酒肆沽賣於水側與親暱乘船就之飲晏以為笑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矚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

而已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宫道子謂牙曰上若知
山是版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造彌
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道子既爲皇太妃所愛
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乗酒時失禮敬帝益不能平
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切
諫言道子信用羣小權寵太盛帝不平滋甚然逼於太
妃亦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兖州殷仲堪爲荆州王恂
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太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

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媿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人為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沈醉輕出教命捕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荆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甯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為朝匠荆州謂

王忱也法護即王珣甯即王恭仙民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為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幷宣城為五萬九千戸安帝踐阼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黄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内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幷其從弟琅邪内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乃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録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

顯時年十六為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為
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
帝詔須妃畢葬然後居職于時王恭威振中外道子甚
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彊盛
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為然乃以其
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
伺四方之隙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為名荆州刺
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子

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年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耶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為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以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臣何憂府

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内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已任尚之為之羽翼時相傅會者皆謂之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珣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材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復至石頭元顯於竹

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頴川太守温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籍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拒內外騷然詔元顯甲仗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帝解道子揚州及司徒而道子

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為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游皆斂袵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已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黄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又加元

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為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於天下故驕侈日增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

錄百揆內外羣寮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為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栅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唯日禱蔣侯廟為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元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

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
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
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
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
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耶爾來一朝一夕遂成
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干忤或
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元忝任在遠
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

籍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為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户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殺之

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加黃鉞班劒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為前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荊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

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
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
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絶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
粰橡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
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
元顯於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
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
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參

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
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
收元顯送於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為王誕
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
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
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
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下令傷悼追崇太傅為丞
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為太尉加羽

葆鼓吹下太史擇日定宅兆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冦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合葬于王妃陵追諡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修之為道子嗣尊妃王氏為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於是修之歸于別第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修之復為嗣薨諡悼王無子國除

通志卷八十下

通志卷八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宋室傳第四

長沙景王道憐孫韞述秉臨川烈武王道規子義慶鮑昭營浦侯遵考從父弟子季連

武帝七男

廬陵孝獻王義真　彭城王義康　江夏文獻王
義恭　南郡王義宣　衡陽文王義季
文帝十九男
元凶劭始興王濬南平穆王鑠　竟陵王誕　建平宣
簡王宏子景素廬陵王禕　晉熙王昶孫暉武昌王渾
始安王休仁　晉平剌王休祐　海陵王休茂
鄱陽哀王休業　臨慶沖王休倩　新野懷王
夷父　桂陽王休範　巴陵哀王休若

孝武十四王

豫章王子尚　晉安王子勛　松滋侯子房　臨海王子頊　始平孝敬王子鸞　永嘉王子仁　始安王子真　邵陵王子元　齊敬王子羽　淮南王子孟　晉陵孝王子雲　南海哀王子師　淮陽思王子霄　東平王子嗣　武陵王贊（明帝子）

明帝四王

邵陵殤王友　隨陽王翽　新興王嵩　始建王

愭

長沙景王道憐武帝中弟也初為國子學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武帝克京城及平建業道憐常留侍太后後以軍功封新渝縣男累遷建威將軍南彭城内史青州刺史劉該反引魏兵為援諸郡應之魏圍彭城道憐率衆救之大破魏軍斬劉該從武帝征廣固慕容超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以功改封竟陵縣公進位左將軍北徐州刺史鎮彭城武帝伐劉毅名為都督鎮京口

及討司馬休之道憐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為驃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北府
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為多諸
鄙拙而貪縱過甚蓄財聚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
為之一空徵拜司空徐兖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
武帝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王義真為揚
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是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
刺史上曰寄奴于道憐豈有所惜但以揚州根本所寄

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耳太后曰道憐年已五十豈不如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為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于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竟不授永初三年薨時年五十五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故事鑾輅九旒黄屋左纛輼輬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

脩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勒功
天府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位豫州刺史鎮壽陽境
內畏服道不拾遺為盛藩彊鎮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成王子悼王瑾嗣傳爵至于齊受禪國除瑾弟韞字
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衛將軍領軍將軍昇明二
年為齊高帝所誅韞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寵在湘州
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圖
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

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轀曰政是我其庸底類如此轀弟述字彥思亦甚庸劣從子偘疾危篤父秉母蕭對之哭泣述嘗候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偘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新有緦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惛次訪其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為憂也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戶凡王子為侯食邑皆千戶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于用短楯卒謚恭侯子孝侯覬嗣無子弟

襲以子晃繼襲字茂德性庸鄙為郢州刺史看月露褌
上聽事時綱紀政伏閤怪之訪問乃知是襲義融弟義
宗幼為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縣侯位太子左衛
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傷人入義宗第隱蔽免官德靈
以姿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于南兖州刺史謚曰惠
侯子懷珍嗣無子弟秉以子承繼秉字彥節少以宗室
清謹見知孝武時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
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使秉從弟

祇諷秉啟證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乃可一門同盡無容奉勑衆以此稱之後廢帝即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為逆中領軍劉勔出守石頭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淵分日入直平決機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為蒼梧王秉出集議于路逢從弟韞韞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搥胸曰兄肉中詎有血

邪今年族矣齊高帝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時齊高帝輔政秉知鼎命將遷乃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帝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秉及諸大將黄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舉兵秉素怯騷擾不自安日晡後便自丹陽郡以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强勸令食秉歡羹寫胷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

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韞直省内與直閤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高帝會秉事覺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秉踰城走於額檐湖見禽被殺秉子俁與弟陔剃髮被法服向京口于客舍為人識執于建康獄盡殺之秉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為兒作計秉不從故及禍秉弟遐

字彥道為嫡母殷暴亡有司糾之徙始安郡後得還位吳郡太守至是亦見誅遐人才甚凡自諱名有同至諱常對客曰孝武無道見枉殺母其頑騃若此及秉當權遐累求方伯秉曰我在事而用汝作州于聽望不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免不至是果死義宗弟義賓封興安侯位徐州刺史卒謚肅侯義賓弟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

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旹然位湘州刺史謚僖侯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倜儻有大志武
帝奇之與謀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
軍武帝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斬弘收
衆濟江元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為振武將軍與
劉毅何無忌追破之元西走留何澹之等固守湓口列
艦拒戰澹之空設羽儀旗幟于一舫而别在他船無忌
欲攻羽儀衆不同道規曰此亦計也往攻之遂禽其船

因鼓唱曰已斬何澹之賊衆及義軍並以為然賊徒大敗即克湓口連進大破元軍無忌篤欲乘勝追元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縻之無忌不從果為振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無忌翼衛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屯夏口江陵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自居其末時荆湘江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進道規都督九郡隨宜翦撲以起義勲封華容縣公累遷鎮

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善于刑政士庶畏而愛之盧循寇逼建業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為循黨苟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荆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冦江陵二冦交逼久絶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論者頗蓄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

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股栗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意未可測道規乃單車出迎衆咸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彦之共擊苟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苟林斬之巴陵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内虚實或欲謀為應至是曹仲宗檢得之道規一皆燒焚不視衆于是大安徐道覆率衆二萬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

震或傳循已克京師遣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游軍自拒道覆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横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船而走初道規使遵為游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遵字慧明淮南海西人道規從母兄也位淮南太守追封監利縣侯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豫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于京師

贈司徒謚曰烈武進封南郡公武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文帝少時為道規所養故武帝復命文帝紹焉羣官執事咸以禮無二繼之文故文帝還本而定義慶為後義慶為荆州廟主當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襃美勲徳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路九旒黄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祭葬皆準給義慶幼為武帝所知年十三襲

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為丹陽尹有百姓黄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讐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于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于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宜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文帝詔諭之曰乾象茫昧難可知測且史家諸

占各有異同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禄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終亦無他設此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荆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使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内外羣臣舉士義慶表舉前臨汝令新野庾實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處士南郡

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内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三吏餉家先是王弘為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為典敘以述皇代之美改授江州又遷南兖州刺史並帶都督尋即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性簡素寡嗜慾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然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

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昭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集林二百卷並行于世文帝每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昭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昭為河清頌其序甚工昭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昭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没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

遂緼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
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
遷秣陵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
及昭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昭才盡實不然
也臨海王子頊為荆州昭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
頊敗為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麕
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
十一年薨于都下追贈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曅嗣為

元凶所誅㬢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國除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也曽祖淳皇曽祖武原令混之弟位正員郎祖嚴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内史始武帝諸子並弱宗室唯有遵考及北伐平定以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宫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即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為政嚴暴聚斂無節為有司所糾上寢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尚書

左僕射領崇憲太僕後老疾失明元徽元年卒贈左光
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公子澄之昇明末貴達
澄之弟琨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
其徽誕罰馬琨之諫以為非是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
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王孫圉稱觀射父為
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忸然不悦誕之叛也以
琨之為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將安
之乎誕殺之後贈黄門郎詔謝莊為誄遵考從父弟思

考亦官歷清顯卒于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子季連
字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將及誅太宰褚淵素善
之固請乃免建武中為平西蕭遥欣長史南郡太守遥
欣多招賓客明帝甚惡之季連有憾于遥欣乃密表明
帝言其有異迹明帝乃以遥欣為雍州刺史而心德季
連以為益州刺史令據遥欣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為
益州雖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故喜得之季連存問故
老見父時人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愜累世有學行辟

為府主簿士多歸心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褊遂嚴愎酷很士人始怨永元元年九月因聲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水穰人李託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季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已玉印當王蜀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曳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梁武帝平建業遣使送季連二子及弟

通直郎子深喻旨季連受命脩還裴武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時待之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府都録無頼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説元起請先使檢校縁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言于季連季連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憤懑司馬朱士畧説季連求爲巴西郡守以三子爲質季連許之既而召兵筭之精甲十萬臨軍歎

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盛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矯稱齊宣徳皇后令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浩令李膺並不受命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固守元起圍之城中人相食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誅李奉伯送季連還都季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曽不及公孫述豈無卧龍之臣乎赦為庶人四年出建陽

門為蜀人藺相如所殺季連在蜀殺其父變名走建業至是報馬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

武帝七男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伃生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

十二從北征及關中平定武帝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既久咸有歸心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行都督雍梁秦三州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諮議參軍以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之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民不霑王化于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宫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為之惻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

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授武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户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真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裁減之左右怨脩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乃使左右劉乞殺脩脩既死人情離異無相統一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

真鎮關中使義真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青泥義真大敗義真日暮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喚義真識其聲曰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絶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于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筭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武帝聞青泥敗未得義真審問

怒甚𣪯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啟事知義真免乃
止義真尋為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
軍宏鮮卑人為慕容超尚書左僕射武帝伐廣固歸降
時河洛蕭條未及脩理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
元年封廬陵王移鎮東城武帝始踐阼義真色不悅侍
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
年遷司徒武帝不豫以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
豫州刺史加都督鎮歷陽未之任而武帝崩義真聦敏

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顔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道人為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賞故與游耳將之鎮列部伍于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坐視部伍因宴舫裏使左右剔每舫函道施己船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

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初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晦常言于武帝恐其不克負荷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于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真輕訬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徙為梁州府軍參軍尋殺之景平二年羨

之等遣吏殺義真于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靈柩幷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贈張約以郡義真無子文帝以第五子紹字休允嗣襲廬陵王紹少寛雅位揚州刺史薨無子以南平王鑠子敬先嗣

彭城王義康年十四武帝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代鎮壽陽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歴南豫南徐二州刺史並

加都督文帝即位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
年改授都督荆州刺史給班劒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
及居方任職事脩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
徵為侍中司徒録尚書事領平北將軍都督南徐州刺
史二府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
推讓自是内外衆務一斷之于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
經國才用義康昔任豫州湛為長史既素情款至是待
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多有善政九年王弘薨

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彊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嘗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加之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暫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

引入己府自下樂為竭力不敢欺負文帝有虛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繼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學術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常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既闇于大體自謂兄弟至

親不須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僕射殷景仁為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欲因宰輔之權以傾景仁景仁為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為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為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

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允秀並以傾側自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不答而允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既為義康所寵又見威權盡在宰相遂結為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已者必構以罪黜每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內外之難結矣義康

欲以斌為丹陽尹啟陳其家貧上覺其旨義康言未卒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元保求還義康又啟欲以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乃收劉湛又誅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并賊曹孔劭秀中兵邢懷明主簿孔允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雲泰從尚書庫部郎何黙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遥之湛弟黄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温於廣州王履廢于

家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時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釁義康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于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所昵劉斌等譖之被斥乃以斌為諮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

為義康所狎以為記室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江鷗並入所住齋前龍驟參軍巴東令扶育上表申明義康奏入即收付建康賜死會稽長公主于兄弟為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處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

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令封送

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

連義康有司奏收付法罪詔特宥大辟并子女並免為

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漢史見淮南厲

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為宜也二十四

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反欲奉戴義康太

尉江夏王義恭奏徙義康廣州奏可未發會魏軍至瓜

步天下騷動上慮有異志者或奉義康為亂孝武時鎮

彭城累啟宜早為之所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以為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自殺不復得為人身乃以被掩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侯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乞反葬舊塋詔聽之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醆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

求亦不得元嘉元年封江夏王六年授都督荆州刺史
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旣出藩文帝與書誡之曰
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
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
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善闕羽張
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
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
客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

密使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志自決以矜獨燭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更訊凡事皆應慎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游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九年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

太傅給班劒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别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勑義恭答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

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
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
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移鎮
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
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
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劭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
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

詔勿遣之而後入義恭凡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孝武入討劭疑義恭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劭大怒遣始興王濬殺義恭十二子義恭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劒為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

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黄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於强盛欲削王侯義恭希旨請省録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傅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𢓆鄣扇不得雉尾劒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

平乘誕馬不得過二疋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
衣不得粧面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
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於其封君罷官則不復追
敬不稱臣諸鎮常行車前不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飾
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
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
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軺車不得油幢
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詔可孝建

二年為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固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迄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于襄陽為亂乃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時孝武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上賦頌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又勸上封禪帝甚恱

及孝武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内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事委顔師伯外監所統委王元謨前廢帝即位復錄尚書本官如故尚書令柳元景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又增義恭班劒為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常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

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邱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為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居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廢帝親率羽林兵于第害之并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腹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

以為鬼目粽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
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泰始三年又詔
陪祭廟庭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澁于言論元嘉元年年十二封
竟陵王都督南兖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時竟陵
羣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為江州刺
史加都督初武帝以荆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强遺詔諸

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于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秀代義慶而以義宣為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為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皙美須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

媪數百男女三十人皆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謀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凶弑立以義宣為中書監領司徒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遠近會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為前鋒及孝武即位以義宣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劒四十人改封南

郡王追謚義宣所生為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義宣固辭内任及愷王爵于是改授都督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為宜陽縣王將佐已下並加賞秩義宣在鎮十年兵强財富既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畢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奉嘗獻孝武帝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隂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奸自襄陽往江陵

見義宣便盡禮乃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其言而孝武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尅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户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臧質狼狽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

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使奉表以姦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名甲卒戮此凶醜詔答之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諭以禍福義宣移檄諸州郡遣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雍州刺史朱脩之起兵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江陵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垂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慆為輔國將軍荆州刺史以司馬竺超民輔之留鎮江陵遣魯爽弟秀及朱曇韶萬餘人北討朱脩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

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為前鋒至鵲頭聞徐遺寶敗魯爽于小峴授首相視失色孝武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書與義宣質等上先遣豫州刺史王元謨舟師頓梁山洲内東西兩岸為却月城營栅甚固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為大統偏師鄭琨武念戍南浦質徑入梁山去元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元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

失利棄壘度就元謨質又遣將龎法起率數千兵趣南浦仍使自後掩元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元謨元謨分遣游擊將軍桓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焰覆江義宣時屯西岸火延燒其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有

百餘義宣女先適臧質子比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涇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有十許人脚痛不能復行就民間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衆賔以臧質違旨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民等

猶為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昏墊無復神守入内不得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于内戎服盛糧糗帶佩刀攜其息慆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内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盡唯餘慆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

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户外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别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荆州刺史朱脩之書言義宣反叛便宜專戮書未達脩之已至江陵于獄盡之孝武聽還葬舊墓長子恢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恢為侍中領衛尉衛尉之置自恢始也義宣反錄

付廷尉自殺恢弟愷字景穆生而養于宮中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時進爵為王義宣反問至愷于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詡詡于妻室內為地窟藏之事覺并詡誅其餘並為脩之所殺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為荊州武帝使隨往由是特為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荊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畜財節用數年

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于郢有老父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而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民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民時則一州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受其私也斯

飯也不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之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廢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二十一年徵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為美談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

季慮禍不欲以功勳自業無他經略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二十四年薨于彭城時年三十二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文帝十九男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鑠高脩儀生廬陵昭王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倢伃生建平宣簡王宏

陳脩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倢伃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顔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父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紹出繼廬陵王義真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祕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上代以來未

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馬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為召刀後惡焉改刀為力年六歲拜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為更築宮制度嚴厲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身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拜劭京

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本業勸課耕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為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言道育通靈能役使鬼物主乃白

上託云善蠶求名入道育既入乃言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于是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儛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刻玉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與鸚䳇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鸚䳇天與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與巫蠱事劭

以天興補隊主後東陽公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泄與濬謀之時吳興沈懷遠為濬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為妾不啟上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閣人奚承祖讓劭曰汝間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答南第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視形容粗健便兼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以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濬答書曰啟此事多日今始見

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
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
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輿先署佞人府位
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可急宜撻之殿下已見王未宜
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為不已政可促其餘
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為名
號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
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

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逺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手書數百紙皆咒詛巫蠱之言又得所埋上形像於宫内道育叛亡捕求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宫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民張旿家上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傳空

言不意親覩若劭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
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
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
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材修練形術是歲自
言死期如期而死旣殯江夏王義恭疑其仙也使開棺
視之首如新刎血流于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正月大
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輙加劭兵東宮實甲萬人其
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

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人張昕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
北内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
上謂劭濬已當斥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駭惋乃欲
廢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為子淑妃愛濬
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具以告濬濬報劭劭
因是有異謀每夜輒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
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
詐作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

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衆並驚愕明旦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語門衛士云受勑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直

衛兵尚寢門階戶席並無侍衛上以几自郭超之手行弑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閤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瑕瑕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未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闥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劭即偽

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湛之弑逆吾勒兵
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
元嘉三十年為太初元年素與道育所定也初使蕭斌
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為之舊制踰年改
元劭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元劭喜而從之
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
測宜列萬人兵于太極前殿可以消災上不從及劭弑
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

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毆殺之即位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為尚書僕射何尚之為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為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龎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達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

州立司隸校尉以殷仲素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為太尉荆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曄桂陽侯覲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謚文帝不敢盡美稱謚曰中宗景皇帝及聞孝武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諸方鎮並舉義悉取諸王于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四月立妻殷為皇后孝武檄至數劭罪惡劭自謂素

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于侍中省南譙王義宣諸子于太倉空屋劭使濬與孝武書言上親御六師太保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内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説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迫今欲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劭

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勿勤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為宜以逸待之若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若養鋭待期劭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沈慶之甚諳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

天也劭不納劭疑朝廷舊臣不為己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為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略故委以心膂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二十一日義軍至新亭劭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為之力

戰將克而魯秀鳴退鼓軍乃止爲柳元景所乘故大敗劭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歸順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又單馬南奔劭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于宮內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其子偉之爲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天下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

在原例五月三日魯秀等募勇士五百人攻大舫鉤得一舶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惶放仗歸降是夜劫閉守六門于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內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劫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舫不守惶窘不知所為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于軍門伏誅四日劫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閶闔門外並走還入殿程天祚與薛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臧質將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

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于西明門出俱南奔于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自歸命于馬上斬首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鵩烏鳴于屋上聞者莫不惡

之元嘉十三年年八歲封始興王二十六年出為征北將軍南徐兖二州刺史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内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又多有過失屢為上所譴憂懼乃與劭共為巫蠱後出鎮京口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

鎮江陵又求助于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
等咸謂濬太子次弟不應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
親故以濬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加都督
領護南蠻校尉濬入朝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
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
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
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明年荆州事方行二
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

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謝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咒詛事發猶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㘈入弒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內叫喚宫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濬未得㘈信不知事之濟不搔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宫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濬

不聽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名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濬曰皇太子有令敢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劭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及劭入井高禽于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質因辯其逆狀答曰先朝當

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因問計于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
質曰可得為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
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
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
罪頓殺吾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
庾氏乘車罵之龎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
煩耳先殺其四子劭語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于
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于此劭濬及其子並梟

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于廷尉臨刑謂獄丞
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
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也
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絶
故免于誅其餘子女妾媵並于獄賜死投劭濬首于江
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
殿故基正于御牀之所為亂兵所殺剖腹刳心臠割其
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

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鸜鵒並都街鞭殺于石頭四望山焚其尸揚灰于江毁劭東宫所住齋汚瀦其處封高禽為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為長寧國夫人置守冢僞司隷校尉殷沖丹陽尹殷弘並賜死沖為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為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鑠字休元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頗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為亞迹陸機二十二年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併壽陽以鑠為豫州刺史
領安蠻校尉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
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人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內負
户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
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魏人以
蝦蟇車填塹肉薄攻城死者與城等遂登尸以陵城憲
鋭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
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

質救之魏人燒攻具而退元凶弒立以鑠為侍中錄尚書事劭迎蔣侯神于宮內疏孝武年諱厭呪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孝武濬即伏法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閔讓侍中鑠既歸義最晩常懐憂懼每于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多謬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䰟守鑠為人負才狡競每與兄弟計度藝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楚

穆之謚三子敬猷敬深敬先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
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名鑠妃江氏入宫命左右於
前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
不從于是遣使于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一百
其夕廢帝亦殞明帝即位追謚敬猷侍中謚曰懐改封
孝武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産字孝仁為南平王繼鑠後
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安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
平王未幾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

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為南平王繼鑠後昇明三年
被誅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
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敝
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
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雜
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藩並出師莫不奔敗唯
誕遣中兵柳元景克弘農關陝多獲首級元凶弑立以

揚州浙江西屬司隷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為刺史孝武入討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劭將華欽庾遵于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為荆州刺史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劒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畧明年義宣舉兵反

有荆江兖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孝武即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駕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帝乃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帝初討元凶誕在雍州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于一時多聚材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出為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都

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誕旣知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魏深入邊脩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旣著道路常云誕反自是屢有人告誕圖逆及巫覡呪詛之事誕輒賊殺告者事皆聞上三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罪惡宜絶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謀誕以義興太守桓閬為兖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閬襲誕使閬以之鎮為名閬至廣陵誕未

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内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名録事參軍王璵之曰我何罪于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閤即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遠近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理于國無負并言帝宫闈之醜帝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並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内外纂嚴誕將

前後出戰者多降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誕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有流星大如斗尾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内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下有伏尸流血誕又遣兵出戰皆敗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馬彭城邰領宗在城内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于慶之乃説誕求為間諜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内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

國侯食邑千户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男食邑三百
户募賞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
三烽值夏雨不得攻城及晴攻又不克上怒將自濟江
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克其外城乘勝又克小城誕聞軍
入趣後園墜水引出斬之傳首建業時年二十七因葬
廣陵貶姓留氏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之慶之執諫自
五尺以下全之于是同黨悉伏誅城內女口為軍賞男
丁殺為京觀死者尚數千人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聲

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初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閒坐有赤光照室見者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頭髮為矟毦既覺則已失髻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有人于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

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强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愼門誕問六愼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愼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録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内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昶爲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詔葬誕及妻子並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王璵之者琅邪人有才局其五子悉在建

業輿之嘗乗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富貴輿之曰吾受主王恩厚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五子號呌于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為立第于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元凶弑立以宏為丹陽

尹孝武入討㓟錄宏殿内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

版與宏宏遣親信周法道齎手版詣孝武事平以為尚

書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中軍將軍中書監宏為人

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事機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

宏少多病求解尚書令尋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未拜

薨時年二十五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

為墓誌銘及誄五年詔諸弟國各千戶薨者不在其例

唯宏追益子景素嗣景素少愛文義有父風累遷領軍

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諸子並盡衆孫唯景素為
良桂陽王休範為逆景素雖纂嚴集衆以赴朝廷為名
而陰懐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景素好文章書籍
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
不屬意焉後廢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
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明
帝舊隷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于長主深
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恨景素單騎

奔京師告楊運長阮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便欲遣軍討之而齊高帝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謂為不然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于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甚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為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才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殺或廢無在朝者于是冠軍黃回等並皆響附其餘文武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

之時廢帝單馬獨出遊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
候廢帝出行因聚衆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止之
未欲怨遽舉動運長密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其
異計景素知即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羽林監垣祗
祖奔景素言臺城已潰景素信之即舉兵運長等嘗疑
景素有異志即纂嚴景素本乏威畧不知所爲竟爲臺
軍破斬之即葬京口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
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素傍行蓬髮與人言呴呴常恐

傷其情又甚儉素為荆州時有高齋刻檻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壓于篋笥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㝢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㝢與故記室王摛等上書訟其寃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璡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寃並不見省至齊武帝即位乃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

廬陵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阼進太傅改封廬陵王初廢帝目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馬文帝諸子禕尤凡劣諸兄弟並嗤鄙之南平王鑠薨子敬深婚禕視之白孝武借伎孝武荅曰婚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倍非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時禕住西故謂之西方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

相酬和欣慰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黜為南豫州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有司奏褘怨懟逼令自殺葬宣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即位為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訬褊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當有異志廢帝既

誅羣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以來遂未戒
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籖蘧
法生銜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
知求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啟法生懼走還
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至昶即起兵統内諸郡並不受
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妻獨攜妾吳氏作
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為絶句曰白雲滿鄣來黄
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絶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

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遥拜其母祀家還建業二妾各生一子明帝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少者曰懷遠尋並亡帝以千金購祀于魏不獲乃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祀封為晉熙王明帝既以燮繼祀乃詔曰晉熙國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患為難可還其本削絶蕃秩仍令改謝氏為射氏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為郢州刺史明年復祀所生射氏為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謀反

賜死昶之入魏也魏人嘉重之妻以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公主薨更尚建興公主明帝遣使至魏魏獻文詔昶與書為兄弟式明帝不荅責昶以母為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之禮獻文尋勑昶更為書昶辭曰臣若改書事為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納請傳令荅獻文從之拜外都坐大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事入魏歷紀猶布衣皂冠同凶素之服然訶罵僮僕音雜楚夏

雖在公座諸王每戲侮之或戾手齒臂至于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孝文每優假之不以怪問至于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役則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人以此少之魏太和初轉内都坐大官及齊高祖革命孝文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今卿宗廟不復血食令卿與諸將同行昶路經徐州哭拜其母寢堂哀慼從者乃徧循故居處處隕涕從者亦莫不酸

奠及至軍所將欲臨陣四面拜諸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氣激揚涕泗横流三軍咸為歎息後昶恐水雨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領儀曹尚書于是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條上舊式略不遺忘孝文臨宣武堂引武興王楊集始入宴詔昶曰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遺小國之臣故勞公卿于此又以昶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昶齊郡公加宋王之號孝武嘗臨經

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悲泣不已頓首拜請行孝文亦為之流涕禮之彌崇旋遷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開府鎮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不許及發帝親餞之命百僚賦詩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帝因以所製文筆示之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為一笑耳其見重如此自昶之違彭城至是久矣其昔時齋宇山池並尚存立昶更脩繕還處其中然不

能綏邊懷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奸雜前民舊吏莫不惋歎豫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改頗為公私費害後昶朝洛陽孝文臨光極堂大選與羣臣甄別人品及論大將軍帝曰劉昶即其人也其後給班劒二十人太和二十一年薨于彭城孝文為之舉哀給溫明祕器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王伷故事謚曰明昶嫡子承緒

武邑主所生也少而尫疾尚孝文妹彭城長公主為駙馬都尉先𧙗卒承緒子暉字重昌為世子襲封尚宣武第二妹蘭陵長公主主嚴妬暉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婢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暉暉遂忿憾疏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于靈太后太后勑暉離婚削除封位公主在宮內周歲高陽王雍等屢請聽復舊義太后從之後暉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與暉復致忿諍暉推主墜牀傷胎因而致薨暉懼罪

逃逸後于河内温縣被執幽于司州將加死刑會赦免
後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家遂頓廢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
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
刀斫之元凶弑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
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孝建元
年為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
郡諸軍事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

號年為元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孝武上使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絶屬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殺即葬襄陽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即位追封武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為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特進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聚之殿内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

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為猪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録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為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阬穽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阬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酬說之故得推遷常于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

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為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内使人擔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肝肺帝意解乃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明帝克定禍難殞帝于華林園休仁即日推崇明帝便執臣禮時南平

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明帝以休仁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給三望車時劉道隆為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劒為三十人出據虎檻進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祈神助及事平明帝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

力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友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意漸不悅休仁悟其㫖表解揚州見許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劒履升殿受漆輪車固辭劒履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等為身後計運長等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賛

成上使害諸王上嘗疾暴甚内外莫不屬意于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帝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懼上與運長等定謀名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力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覆車枉殺兄弟奈何使忠臣抱此冤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時年二十九上疾久慮人情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下詔稱其自殺宥其二子并全封爵有司

奏請降休仁為庶人絶屬籍兒息悉徙遠郡詔休仁特降為始安縣王并停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帝疾甚見休仁為祟叫曰司徒小寛我尋崩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有疾翻入視脉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尋賜死

晉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明帝即位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休祐素無才能强果自

用大明之世未得自專至是貪淫放縱在荆州横營財貨百姓嗷然不復堪命徵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涖民留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前後忤上非一在荆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于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黄麾内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

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遣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蹴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者有一人自後引陰因頓地即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聞陽驚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絶矣輿以還第贈司空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閤夏文秀馬相蹋文秀墮

地驃騎失控馬重驚觸松樹墜地落硎中即時頓悶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為庶人十三子並徙晉平明帝尋病見休祐為祟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還都順帝昇明三年稱謀反並賜死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二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專深之及主

師每禁之常懷忿怒因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屢加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啟聞休茂曰今為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主帥舉兵自衛縱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庾深之等集兵建牙馳檄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閉門拒之城陷斬暢之其日參軍尹元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斬首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絶休茂屬籍貶姓為留不許即葬襄陽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
鄱陽王三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被廢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
篤封東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
為東平王紹休倩泰始三年還本遂絕六年以第五皇
子智并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為臨
慶王休倩為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

帝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遺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劒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齒遇明帝嘗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

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澁無才不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及明帝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脩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于是至者如歸朝廷知之密相防御母荀太妃薨即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夏口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

所撥留自太子洑去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乃上表脩城堞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廷兵力甚弱乃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仗休範于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屯騎校尉黃回乃偽往降并宣齊高帝意休範大悅置之左右休範將士李恒鍾爽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

德嗣付與齊高帝為質至即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茍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並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劻劻自石頭馳赴戰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為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高帝遣隊主陳靈寶齎首還臺逢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靈寶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為據衆愈疑惑墨蠡逕至杜

姥宅朝士多出降者宮省恇擾無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以東府納賊賊擁安成王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賊勢方逼衆莫能拒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殊壯厲聲謂其衆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休範首既至而羽林監陳顯達又率所領于杜姥宅破墨蠡等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等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

巴陵王明帝即位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遷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側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戒嚴並矜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沈為居喪沈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降號鎮西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休若啓明帝殺之慮不許啓未報遂於獄行刑及信反但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勑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杖

三百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為荆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又聽事前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唅唅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據荆楚休若執録馳使白明帝敬先坐

誅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
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授為
江州刺史至即於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沖始襲封

孝武十四王

孝武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
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
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
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

子深同生何倢伃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
江倢伃生皇子子元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王
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
倢伃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元同生次
南平王子産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
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
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
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元同生次皇子

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杜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元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為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大明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

州以子尚為刺史加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嵺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從中從事文學祭酒一人比州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初孝建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寵衰及長凶愚有廢

帝之風明帝既殞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曰子尚頑凶
楚玉淫亂並於第賜盡楚玉廢帝姊山陰公主也廢帝
改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未拜
授而廢敗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風不為孝武
所愛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為江州刺史加
都督八年改授雍州未拜而孝武崩還為江州時廢帝
狂凶多所誅害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先尚文帝女新蔡

公主廢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為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手詔子勛曰何邁欲廢我立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即使左右朱景送藥賜子勛死景至湓口遣報長史鄧琬琬等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為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乃稱符瑞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奉天子字令顧昭之撰瑞命記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

后璽書令羣僚上僞號於子勛以泰始二年正月七日
即位於尋陽年號義嘉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
其夕有鵂棲於輦上而鵄集其𢥞拜安陸王子綏為司
徒有鵩棲其帳上以鄧琬為左將軍尚書僕射備置百
官諸州四方響應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子勛遣兵
下盡敗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同逆時年十一
即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

封尋陽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即位徵為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顗不受命舉兵應接晉安王子勛上虞令王晏殺顗送子房還建鄴上宥之貶為松滋縣侯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為禍難勸上除之廢徙遠郡見殺年十一

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歷陽王後改封臨海位荆州刺史明帝即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命應晉安王子勛事敗賜死年十一

始平孝敬王子鸞子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陽王尋改封新安五年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冠後宫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為南徐州又割吳郡屬之六年丁母憂進位司徒加都督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即位既誅羣臣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帝王家同生弟妹並死明帝即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龢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王明帝即位以為湘州刺史帝尋從建安王休仁計未拜賜死時年十歳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第十一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第十三子也並被明帝賜死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歳薨追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

帝改封安成王未拜賜死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為前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謚

東平孝王子嗣字孝叔孝武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誅滅孝武諸子詔以智隨奉孝武為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薨國除

明帝四王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脩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倢伃生第四皇子鄭脩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

脩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
美人生始建王禧智并燮躋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
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
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
範誅後王室微弱友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君之
心順帝昇明二年徙南豫州刺史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

年改封隨陽齊受禪降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荔浦縣公尋並云謀反賜死

通志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五 史部

通志卷八十二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五

南齊

衡陽元王道度 鈞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遥光

曲江公遥欣 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 子頴胄 頴達 衡陽公諶 臨汝侯坦之

高帝諸子

豫章文獻王嶷子子廉　子恪　子操　子範　子範子乾　子範弟子顯　子雲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曅　安

成恭王暠　鄱陽王鏘　桂陽王鑠　始興簡王

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鏗　晉熙

王銶　河東王鉉

武帝諸子

文惠皇太子　竟陵文宣王子良子昭冑　孫賁　廬陵王

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敬　晉安王子懋董僧慧　陸超之　隨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真　西陽王子明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邵陵王子貞　臨賀王子岳　西陽王子文　衡陽王子峻

南康王子琳　湘東王子建　南郡王子夏

文惠諸子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昭粲

明帝諸子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夤　邵陵王寶修　晉熙王寶嵩　桂

陽王寶貞

衡陽元王道度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兒學業次宗曰其兄外明其弟内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

曰須待姨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涕泗横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幰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尫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蓁曰昨見衡陽猶爾毁損卿可數相撫恱先是貴人以華釵冠子并翦刻錦繡中倒炬鳳凰蓮芝星月之屬賜鈞以為玩弄貴人

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哽咽見者皆為之悲
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
亦游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
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
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
忘侍讀賀玠問之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
書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
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之爭効為巾箱五經巾箱五

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釣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吴郡張融清抗絶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惟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歷位祕書監延興元年為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為孫子珉字

雲輿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宋世位奉朝請卒高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為明帝次緬是為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謚靖世子建武元年追尊為景皇帝妃江氏為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謚鳳曰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為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為神鳥而改鸞鳥

為神雀子遙光嗣

始安王遙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遷中書侍郎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遙光共謀議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帝以為然建武元年以為前將軍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遙光好吏事稱為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列常乘轝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請間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慢游是好建

康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半遥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為上以為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遥光數入侍疾上以親近單少憚忌髙武諸子欲并誅之遥光晝計參議當以次日施行會帝疾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遥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遥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劒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遥光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已大見嫌

責劉繪嘗為牋云智不如葵亦以忤旨遙光輔政見少主淫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常據東府號令使遙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出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慮遙光不

自安欲轉為司徒還遥第召入喻旨遥光慮見殺以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旨趣也遥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遥光令率城内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遥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

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内自變及日出臺軍稍至遙光於是戒嚴赦都下東昏召尚書令徐孝嗣屯衛宮城右將軍蕭坦之屯湘宫寺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奔臺人情大沮十六日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爲曹虎所禽謂虎曰卿以主上爲聖明執

政為賢相者則我當死且我令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遙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閤入斬之時年三十二遙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既識者以月為大臣之象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之前夕城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及臺軍入城

燒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故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為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其見思如此其黨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諒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曲江公遙欣字重暉始安王遙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為曾孫遙欣髫齓中便嶷然明

帝甚賞識之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
帝入輔遙欣與兄遙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
人延興元年明帝以遙欣為兖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
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荆州刺史都督改封曲江公
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為揚州
居中遙欣居陜西内外威權並出其門遙欣好勇多聚
畜武士以為形援永泰元年有魏師詔遙欣以本官領
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

空謚康公子幾字德元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位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溺釋教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愛適性游履遂為之記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遙欣弟遙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為五兵尚書出為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

景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
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
都督紘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研問有不得理
者勉喻之退皆無所恨盜賊竊抄獲者皆赦遣許以自
新再犯乃加誅為百姓所畏愛九年卒喪還百姓緣沔
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為立祠及碑謚曰昭侯明帝少相
友愛時為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
臨紘靈輙慟絶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子

寶晊嗣永元元年改封襄東王東昏廢寶晊望物情歸
巳坐待法駕既而城内送欵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
拜太常寶晊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王寶賢霄城公寶
宏皆伏誅

新吳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
王國中軍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為舅氏鞠養高
帝嘉之常相提攜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王自隨防衛
城内委以心腹武帝為廣興郡啟高帝求景先同行除

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建元元年為太子左衛率封新吴縣伯甚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為景先以避上諱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脱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景先為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謝未幾轉中領軍尋進爵為侯始昇明中沈攸之於

荆州起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絕試問為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也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為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為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

之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録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以和謹為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為黄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宫上令赤斧輔送至宫因留防衛至薨乃還後為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産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為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子

顗胄襲爵顗胄字雲長宏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高帝
謂赤斧曰顗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
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
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叅軍晉熙王文學
顗胄好文義弟顗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
詩顗胄詩合旨上謂顗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
上以顗胄勲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内文
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吏民懷之後除黄門郎

領四廂直還衛尉明帝廢立顗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顗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為侯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顗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顗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後為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府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顗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顗胄以魏軍尚遠

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為荊州以頴胄為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祏執朝權此行由祏祏頴胄不平曰江祏盪我輩出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厮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頴胄兵襲梁武帝帝時為雍州刺史已有備將起兵慮頴胄不識機變遣頴胄親人王天虎詣江

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頴胄勸同舉兵頴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虎齎書與頴胄設奇畧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頴胄以荆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頴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

之不可必將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
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
進是不信我令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
濟矣忱亦勸焉穎胄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虎曰卿與
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
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詣州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
慶伏兵斬之驛送山陽首於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
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

黄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黄鐵顗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歎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秋檄京邑百姓諸州郡牧守進克巴陵顗胄遣人謂梁武曰時月未利當須来年二月梁武曰今年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顗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為相國顗胄為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

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頡胄乃令别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為蘭臺南郡太守為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為嘉福殿中興元年三月頡胄為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頡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頡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

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MultipleChoice巴西太守魯休列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遂至上明江陵大震頴胄遣軍主蔡道恭屯上明以拒之梁武已平郢江二鎮圍建康時頴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發病而卒遺表陳情時年四十州中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時梁

武圍建康城住石頭和帝密詔報頵冑凶問亦祕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瓚衆亦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頵冑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劒三十人轀輬車黄屋左纛䋲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諸次詔葬依晉王導齊豫章王嶷故事謚曰獻武弟頵達少好勇使氣頵冑建武末行荆州事頵達亦為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頵冑舉兵頵達弟頵孚自建鄴為廬陵人修景智潛引南歸

頵孚緣山踰障僅免道中絶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平梁武以頵達為前將軍丹陽尹及受禪贈頵孚右衛將軍封頵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為豫章内史意甚憒憒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悦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頵達大駡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脱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頵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

懸㓰歸化頡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為盜所害衆頗疑頡
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閤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盜實使
防之頡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
將軍諡康侯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
訟者遷於畎焉後張弩損腰而卒第七子斆太清初為
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脩以為府長史梁州有古
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
拒椎埋者懼而退斆謂必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

銀鏤銅鏡方尺敫時居母服為清談所貶

衡陽公諶字彦孚高帝絶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叅軍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宫諶領宿衛及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内兵仗悉以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為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諶

在左右宿直上崩遺詔諶領殿内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與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内仗身素隷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甲仗五十人直殿

内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克用諶為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諶作甌筯者諶恃勲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令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

報政可如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
令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
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令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
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為祟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諶
好左道吴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
意無為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彦偉永明中
為建康令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
侯徵為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

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為司州別使誅誕誕子
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用生何為
慟哭而絶諶弟誄字彦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
太子左衛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收誄深
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誄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
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
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諶所奬悦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
諶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少

日果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蛭所囓
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
道焉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絶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
夫父欣祖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為東宮直閤以勤
直為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
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
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之得入内見皇后

帝於宮中及出後常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為耳目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少帝徵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內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黄穀褌跂牀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

杜幼文等故敗耳言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此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媼言為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帝以為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内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内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

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帝又夜醉乘馬從西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瑇瑁牀上臥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良久乃眠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決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

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来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黄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為侯東昏立為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及遥光起

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踰墻走逢臺遊邏主顔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録端不荅而守防愈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為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荅端至小街審知遥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道豈欲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遥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麤仗

乃進西掖門開殿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為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為公坦之肥黑無須語聲嘶時人號為蕭瘂剛很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其死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帝十四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

妃生安成恭王暠陸修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銶袁修
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
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
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
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
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為尚書左戶郎錢唐令高
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為晉壽縣侯後為

武陵内史時沈攸之在荆州責賧於界内諸蠻禁斷五溪魚鹽羣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三百萬頭擬發氣死其弟婁侯篡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為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来佳器也高帝在領軍府嶷居清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内

嶷令左右儛刀戟於中庭蒼梧從牆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王殞高帝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總宮內直衛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軍主戴元孫領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

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藴部曲六十人助為城防實以為内應也嶷知藴懐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嶷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徙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時髙帝輔政嶷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懐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政荒人散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来蘇八荒慕義庾亮以来荆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朞月有成而公旬日

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
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
不連臺者皆原遣又以市税重多所寛假百姓甚悦禪
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
元年高帝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内昇明二
年以前一切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㑹魏軍動詔以嶷
為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

車二年給班劒一十人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員三十人取舊族父祖清顯者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刼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為盜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

叛結砦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為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為禮遺於是乃各詣郡欣祖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入為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還都修治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京師未瘳高帝深憂慮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

得乘輿至宫六門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觧侍中増班劒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㫖髙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甞違忤顔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髙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觧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為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

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爾以來此事一斷上
與嶷同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
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
制度動皆陳啟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並不見許三年文
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嶷常慮盛滿又因
侍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
無所多言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
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

問嶷不許取絹一足横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四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初高祖使虞玩之等檢定黄籍至是上命别立校籍官置令史限日得數巧外監呂文度啟上籍被却者謫戍緣淮十年民多逃亡避罪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三吴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嶷言宜遂解檢籍之禁不爾便致紛紜後乃詔聽復籍注是時武帝奢侈後宫萬人宫内不容太樂署及暴室皆滿猶以為未足嶷後房亦千餘人頴川荀丕獻

書於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為書荅之又為之減遣
丕字令哲後為荊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
云西曹荀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減驃騎亦不知西
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
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
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
楚兩王僕以德為寶足下以位為寶各寶其寶於此敬
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

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荊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丞丞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恱丞竟於荊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丞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五年嶷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皁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嘗

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思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為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顯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為善最多也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氏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

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
家墓内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
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範模而莫及
也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嶷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
夜歸至宫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為尉司所
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内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
大笑賜以魏所送氊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
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嶷邸

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相臺使嶷著烏紗帽極日
盡歡敕嶷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
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
百年亦足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
濟因相執流涕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皇子封千戸嶷
欲五子俱封啟減人五百戸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
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
宮詔斂以袞冕之服温明祕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

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並依漢東平王蒼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沒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為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務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

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帷香火盤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薦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為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務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為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大官朝送

祭奠敕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
正吾所以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
舉上便歔欷流涕嶷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
服飾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
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
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
局各杖數十而已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
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

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祕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版左右授一玉手版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版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

率沈約書請為文約荅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彞倫儀刑寓内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歘酬令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顔已不覺汗之霑背也建武中第二子恪始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為文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嶷甚重之宋時武帝及嶷位官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已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

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淨適口穆
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責之又不妬忌嶷倍
加敬重嶷薨後少時亦亡子廉字景藹初嶷養魚服侯
子響為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為世子位
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
侍中謚哀世子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
故竟陵王昭冑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胄宜祚井邑以
傳于後降封新淦侯子廉弟子恪字景沖永明中以王

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竒之建武中為吳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奉子恪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上併誅高武諸子孫於是並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會上暫臥主書單景雋啟依旨毙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

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牀曰
遙先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其諸侯悉賜供饌
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為侍中中興二年為
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位司徒左長史
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
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茍無
期運雖有項籍之力亦不能得所以班彪王命論曰餓
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儋石之畜所願不過

一金然竟轉死溝壑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
祚可得而妄干之哉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
者無不因事鴆毒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
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有不應天命而被疑者或不知
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
本為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
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之亦不能
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

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絶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是豈本意且

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是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為卿報仇卿兄弟當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孝武時事彼若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無期運何忽行此正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

帝孫陳思王之子入事晉武能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
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懐自外之
意又文獻王時内齋直帳閤人趙叔祖天監時入臺為
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
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否若見道我此意我今
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
郎者非唯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
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意子恪普通三

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尚書大通二年出為吳郡太守卒謚曰恭子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其文集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為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為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為吳郡太

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為吳郡太守永元中為黃門郎子操弟子範字景則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梁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後為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為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

府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為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兹再忝河南雖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畧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後為祕書監簡文即位召為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故也其年葬簡文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

落唯哀冊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子滂確並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並預焉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為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為司空從事中郎

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廸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寳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砦自保武帝患之令乾往諭曇朗等乾至示以逆順皆各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寳應助之又資周廸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寳應時閩中守宰並受寳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寳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靜子子範弟子

顯字景陽幼聰惠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
縣侯梁天監初降爵為子位太尉錄事叅軍子顯偉容
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
而稱之曰可謂得明道之髙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
家後漢考正同異為一家之書仍啟撰齊史書成表奏
詔付祕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黄門郎中大通二年遷
長兼侍中梁武帝愛其才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
偏顧訪焉嘗從容謂之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

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三年以本官兼領國子博士帝所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遷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然簡

文素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
簡文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
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為神威將軍吳興太守卒時
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
宜謚曰驕子顯常自序其文謂可比屈宋嚴鄒賈傅崔
馬邯鄲繆路之徒其自稱道如此所著後漢書一百卷
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
卷二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

家令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畧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子顯弟子雲字景喬年十二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為子既長勤

學有文藻以晉代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奉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羣夏月對賓客常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弔問時論以此少之年三十方起家為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為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為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梁初郊廟未革牲

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啟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為世楷法自云吾致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止畧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

一卷商畧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因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武帝所重帝嘗評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實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迹子雲乃為停

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太清初復為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宫城失守東奔晉陵餧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宫新記二十卷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子雲弟子暉字景先少涉學

亦有文才性恬靜寡嗜慾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
退為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
善容止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累遷給事黄門侍
郎南兖州刺史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暠鏘鑠鑑
並為開國縣公各一千五百户未及定土宇而高帝踐
阼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改授前將軍都督揚
州刺史國家初創映年少臨神州莅事聰敏府州曹局

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趍詣及薨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為黄門侍郎以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

所愛宋世觧褐祕書郎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爌赫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二州諸軍事高祖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鬬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

中書監時禁諸王畜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

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
人引之銀纒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
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
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曄字宣昭小字三昧高帝第五子也毋羅氏
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
輒吐血故高帝憫而愛之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
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嘗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

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横以為棊局指點
行勢遂至名品性剛頡儁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
靈運體以呈上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
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
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
儒士劉瓛往郡為曄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
尚書巫覡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
無寵未嘗處方岳嘗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

笑曰汚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疎其骨肉帝不恱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郡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凡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上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園碁子良大北及退豫章王嶷謂曄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曄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好文善射為當時獨絕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曄嶷

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仍使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耳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園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上舉酒勸曄曄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謂臨川王映曰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静因以為稱又問曄曄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

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瞱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瞱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啟瞱得失於是徵還為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瞱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瞱至引見問之瞱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後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

良見曄衣單進襦於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曄曄留儉設食柈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真率為飽食盡歡而去尋為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中太孫未至衆論喧疑曄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鬱林既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時年二十八贈司空班劒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歴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歩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為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聖顔微見瘦損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陽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

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為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

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
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屐履至
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内
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説鏘及
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
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
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
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

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内與母陸太妃别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挑牆叫譟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臥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

偏詖遇其賞興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即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媿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王嶷見而撫

其首嗚咽以告高帝帝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祕書丞袁彖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命彖為廣興王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憙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臥而死後人見碩

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憙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刼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絶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鑑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啟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

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晳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衆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晳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晳還言顯達已遣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

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揵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由是清謐鑑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類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周乃遣功曹何佇為之

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絶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理九年為散騎常侍祕

書監領石頭戍事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薨時年二
十一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
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
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
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
不肯拂窻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
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

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朞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稱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闍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別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别文和垂淚曰下

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為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荅闍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梨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及明帝執權蕃邸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如之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為混沌畫

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彫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志逼於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遥光才力可委之意鋒荅曰遥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

殺諸王鋒與書誥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時年二十江斅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柘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戸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

銃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銃典籤叱左右斬之銃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説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清恬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

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
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孰于時人有發桓溫女冢得
金巾箱織金篾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
啟聞鬱林勑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
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
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柟瘤屛風倒
壓其背顏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堋
的太濶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

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崩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内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初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已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顯賫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曰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鏗身長七尺狀似兄嶷咸以國器許之

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別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冥之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允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

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為納柳世隆女為妃武帝與羣臣看新婚流涕不自勝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常晝臥纒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鉉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性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

王晏以謀立銓為名銓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數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銓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武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宫人謝氏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

祕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武帝在
郢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
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高帝謂荀伯
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内外
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
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黄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
禪武帝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
子為都督雍梁二州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建

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自此始也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元邈代之元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人說之許啟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時襄陽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楚王冢大獲寶物有玉鏡玉屐玉屏風之屬有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係前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也二

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絰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

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吴商云含閏以正朞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即位立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杯從容有風儀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

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
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
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
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
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
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策試諸
生與王儉等論五經疑滯酬答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
丹陽所領囚為南北二百里內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

猷堂録三署因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太子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宫内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宫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竒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宫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

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啟武帝引
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宫兵力全實
太子使宫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
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啟者後上幸豫章王宅
還過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
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
在宫内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宫禁而
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

屬上嘗幸東宫怱怱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内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以待喪耳仍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十一年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宫宗明殿時年三十六朝野驚惋上幸東宫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朞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宫不

從服武帝履行東宫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勑有司隨事毁除以東田殿堂處為崇虚館鬱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内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思中殊不悦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每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為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悦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

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為邵陵王友
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
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
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
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
人給其薪蘇郡閤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
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
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飲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

使歲獻扇簟而已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民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

朞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
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
軍緦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
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
鎮南將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
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
居不疑之地傾意賔客天下才學之士皆游集焉善立
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

及朝貴爵翰者皆發教撰録是時武帝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寛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逺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又言三吳奥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刻圍桑品屋以

準貲課致令斬植發瓦以避重賦破民敗産要利一時乃有恐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絶手足以避傜役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劒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為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

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甚納而深見寵
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
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
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然勸人為善未嘗猒倦以
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
子良開倉賑救病貧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
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
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

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鉢曇花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内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内外惶懼百官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帝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於是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

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
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
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
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
劒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劒履
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
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筭皆浮出水上
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

悦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歛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
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黄鉞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豫州牧緑綟綬備九
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
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劔百
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
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祖送望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
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及薨遂葬焉所著内

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寓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
来奔赴陸慧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
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謂竟陵不永
天年寧有之乎彖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
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
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
於此道路之談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
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

胄嗣昭胄字景允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
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
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公入宮晉安王寶義及
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勑人各兩
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太醫煮
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賴子恪至乃
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
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之懼與弟

永新侯昭頴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舉兵昭冑
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冑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
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為
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冑同黨皆伏
誅梁受禪降昭冑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
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遥矜慎不傳自娱而已好
著述嘗著西京新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

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責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乃曰聖製此句非為過似如體自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責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詆毁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荆州刺史始興王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

璹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薄裹箭脚亦
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敢專輙作者當得痛杖又
曰汝比令讀書令年轉成長學既勿就得勑如風過耳
使吾失氣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
部伍為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
卿還第至帝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
屋梁柱際出血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絶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輙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荆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

聞而不悦曰人名蠻復何容得緼藉乃為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内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啟上勑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有臺使不見勑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悆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彦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

深等俱入於琴臺下并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勑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父身不作賊直是麄踈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酒果饌餉臺軍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

單舸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
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
惠太子素忌子響密屬不許還令便為之所子響及見
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絶子響
屬籍賜為蛸氏子響密作啟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
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
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
恨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嚬蹙

及見順之鳴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猨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為子響表請還葬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及范氏薨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

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朞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元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

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
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華
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
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當
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兗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
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
勑付祕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豫
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子懋啟求

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讀書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勅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辭子懋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王者豈可過爾輕率令欲將二三千人自隨於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勅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

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
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
亦嘗用之令以勤王之師横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
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
欲密迎上阮報同産弟于瑶之為計瑶之馳告明帝於
是纂嚴遣中護軍王元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
軍主裴叔業與瑶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
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襲湓城子懋先

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湓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

曲多雍土人皆踊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

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

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

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

子懋叔業遣軍主徐元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

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

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

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殯董僧慧丹陽姑孰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元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耳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元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貸死配東冶每言及九江時事輙悲

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覲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元邈等以其義欲因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元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户

棺墜政壓其頭折頸而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

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

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荆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

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

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

以服蕖自銷損然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

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

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為撫

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諶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纉照夜此纉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䜫及侍讀賀子喬皆為賦頌焉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一年見殺時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為北

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法亮

曰君是身家舊人令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輙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繫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渾之曰令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

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扆繖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求衣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

槳皆諮籖帥不在則竟日飢渴諸州唯聞有籖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典籖參軍范雲荅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籖帥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已者諸王見害悉典籖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籖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時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宫輙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絶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輙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輙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髙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衡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有盛寵後宫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恱而許之羣臣奉賀物各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宣城屬揚

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蓁為巴東公以南康為
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
帝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
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
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始驗永泰元年子夏

誅年七歲

文惠諸子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爲荆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爲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諸子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夤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

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轉為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為太尉領司徒詔曰

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録也梁受禪封謝
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
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兗二州刺史寶玄娶尚書
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絶東昏送少姬二人與
之寶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
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渡
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乗八掆輿手執絳麾幡

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

王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內將吏去車脚載寳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寳夤走寳夤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啟帝帝迎入宮問之寳夤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寳夤鄱陽王中興二年

梁武剋建鄴以兵守之將加害焉其家閹人顔文智與左右麻拱黄神密計穿牆夜出寳夤具小船於江岸變服潛赴江畔躡屩徒步脚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寳夤假為釣者随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天龍惠達等三人棄家將寳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達魏壽春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

憔悴見者以為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衰寶寅從命澄率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不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故義皆受慰唁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其同梁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及至洛陽宣武禮之甚重伏詣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冑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宣武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

以寶夤懇誠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宣武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等三人為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為彊弩將軍並為軍主寶夤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朞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賔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

理正始元年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逢梁將姜慶真內侵圍逼壽春寶夤率衆大戰破走之寶夤勇冠諸軍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行與英頻破梁軍乗勝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處以極法詔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禮相遇如賔永平四年盧昶克梁朐山戍以琅邪戍主傅文驥守之梁師攻文驥昶督衆

軍救之詔寶夤為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赴受昶節度寶夤受詔泣涕横流哽咽良久後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還延昌初除瀛州刺史復其齊王遷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為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都梁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使持節都督東討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復封梁郡公熙平初梁堰既成淮水將為揚徐之患寶夤乃於堰上流更鑿新渠水乃小減乃遣壯士千餘人夜

度淮燒其竹木營聚破其三壘火數日不滅又分遣將破梁將垣孟孫張僧副等於淮北仍度淮南焚梁徐州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及還為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梁武寫書招誘之寶夤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志存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為都督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乃起學館於郡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經義勤於聽理吏民愛之正光二年徵為尚書左僕射善於吏職甚有能名四年上表曰竊惟文武之名在

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嶽授曰爾諧讓稱僉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玆令問自比以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褒舉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能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實皆爽謂之考功事同汎陟紛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十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遥散落都盡累

年之後方求追訪無不茍相悅附共為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民隱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為約既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敘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南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

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縣令厚薄之若此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洿隆殊世莫不寶兹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科恒自持也乃至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

興利之規終縣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贏盈坐獲數階之官籍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抑之則其流已往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案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事致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政而誅賞之愚謂令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辯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

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繆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下容其進退既定其優劣善惡交分經奏之後考功曹别書於黄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黄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其外内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常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

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閑鍵肆其旁通則蔓草難除涓流
遂積穢我彞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化詔
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改時梁武第四子西豐侯
正德降魏竇夤表曰正德既不親親安能親人脫包此
凶醜寘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
骨髓日暮途遥報復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才雖庸
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正德既至洛陽朝廷
待之尤薄歲餘還叛初秦州城人薛伯珍劉慶杜遷等

反執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為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子念生竊號天子年曰天建置官僚以息阿胡為太子其兄阿倪為西河王弟天生為高陽王伯珍為東郡王安保為平陽王天生率衆出隴東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除寶夤開府西道行臺為大都督西征明帝幸明堂以餞之寶夤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追奔至小隴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

後與兄衆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奔於胡琛琛以
伯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破念生將
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永洛城遂至
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敗伯度乃背胡琛遣其
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大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夤朝
廷嘉伯度立義之功授涇州刺史平秦郡公而大都督
元修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為醜
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二年除寶夤侍

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大將軍尚書令給前後部鼓吹寶夤初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年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三年正月除司空公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為編戶四月除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開府西討大都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降寶夤十月除尚書令復其舊封時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自以出師

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内不自安朝廷頗亦疑沮及遣御史中尉酈道元為關中大使寶夤謂密取己將有異圖以問河東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謡言鸞生十子九子𣪠一子不𣪠關中亂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者理也大王當理關中何所疑慮道元行達陰盤驛寶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殺之而詐收道元尸表言白賊所害遂反僭舉大號大赦其部内稱隆緒元年立百官詔尚書僕射

行臺長孫承業討之時北地毛鴻賓與其兄遐紀率鄉
義將討寶夤寶夤遣其將侯終德往攻遐終德還圖寶
夤軍至白門寶夤始覺與終德戰敗攜公主及其少子
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遂奔万俟醜奴醜奴以寶夤
為太傅爾朱天光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禽醜
奴及寶夤並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中京師士女
聚觀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黄門侍郎髙道穆並
與寶夤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帝云其逆迹事在

前朝冀將救免會應詔王道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聞陛下欲不殺寶夤人云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夤同款並居得言之地必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夤逆在前朝便將恕之敗在長安為醜奴太傅豈非陛下御歷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僕駝牛署賜死將刑神儁持酒就之敘故舊因對之下泣寶夤夷然自持了不憂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公主攜男女就寶夤訣別慟哭極哀寶夤亦

色貌不改寶夤三子皆公主所生並凡劣長子烈復尚明帝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坐寶夤反伏法次子權與小子凱射戲凱激矢中之死凱妻長孫承業女也輕薄無禮公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滅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三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

為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通志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六 史部

通志卷八十三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六

吳平侯景 子勵 勸 勔 勃 弟昌 昂 昱

文帝十男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猷 猷子韶 駿 猷弟朗 淵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子象象
子慥臨川靜惠王宏宏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德子見理正德弟正則正
則弟正立正立子賁正立弟正表正信安成康王秀秀子機機弟推推子
撝南平元襄王偉偉子恪恪弟恭恭子靜恭弟祗鄱陽忠烈王
恢恢子範範子嗣範弟諮諮弟修修弟泰泰弟退始興忠武王憺憺子
亮亮弟映映弟曄

梁

吳平侯景字子照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

鄉有爭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主皆竊
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祿
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
器業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遷步兵
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謚曰文宣侯子靈鈞嗣仕齊爲廣
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項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
謇嗣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
明中錢唐唐𥛱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

謚曰忠簡侯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牓郡門曰諸縣有凝滯者可就永寧令決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為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勲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難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時天下未定沔北傖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内皆平武

帝踐阼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景居州清恪
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民敬畏如神
明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以
棺具人甚賴焉天監七年爲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
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已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
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官
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
出爲寧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荆州刺史元

志攻漏溝驅迫羣蠻羣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漏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民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詞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内清靜抄盜絶迹十三年復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禄五萬景

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爲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固辭至于流涕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還都督郢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别爲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

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塢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勵嗣勵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至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舍人景薨勵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絶會叔父曇下詔獄勵乃率昆弟羣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

莫能識之後襲封吳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人亦爲隕涕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内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勵在任獸暴爲息又遷豫章内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民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岓山村有一老姥以盤擎鱠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船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船至不過三數人

勵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勵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勵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絶武帝歎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朝而江西俚帥陳文徹出冦高要又詔勵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勵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臺於高涼郡立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爲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勵性率儉而器度寛裕左右嘗將羮正胷前翻之

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翫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能誦憶劉顯執卷策勵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勵弟勸字文肅少以清靜自立封西鄉侯位南康内史太府卿大寶元年與南康王會理謀誅侯景事發遇害勸弟勔字文祇封東鄉侯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害勔弟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

霸先攻景仲迎勃爲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荆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南爲廣州刺史後定江表以王琳代爲廣州以勃爲晉州刺史魏克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爲太尉尋進爲太保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景弟昌字子建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爲有司所劾乆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虚

悖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昌弟昂字子明位輕車
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再為兖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
時人方之馮氏徴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
二十許散髮黄衣在虎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
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鷄卵一兩枚人呼為聖姑就求
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為祅惑
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為領軍將軍乆
之封湘陰侯出為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昂弟昱字子

眞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游冗雜尤善屠牛
業以為常於宅内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
邊武帝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黄門侍郎
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絶朝覲普
通五年坐於宅内鑄錢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
臨海郡行至上虞有勅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
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為晉陵太守下車
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奸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

饑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為之諠沸設祭奠於郡
庭者四百餘人有田舍婦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
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為立廟建碑
以紀其德又詣都表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子

文帝十男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
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為東昬所害敷
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阼並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

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
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
邵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
稱永明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是歲魏軍入漢
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氐帥楊元
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永元二年
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

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悅
說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惡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
崔慧景入冦奉江夏王寶玄圍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
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
安福下都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
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已宜勒兵入
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合表還歷陽
託以外拒為事則威震內外誰敢不從如一朝放兵受

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懿長史徐曜甫亦以為勸懿並不聽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之乘勝而進追斬慧景授中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勲高獨居朝右深為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將加酷害長史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中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州深為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

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葬禮依晉安平王故事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褒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畢後尊又臨軒命冊識者

頗致譏議馮懿子業字靜曠幼而明敏仕齊爲太子舍
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
之收嚴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
言竟以免禍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歴位祕書監侍中
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
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
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
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並異之業性敦篤所在留意

普通四年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薨謚曰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異之薨謚曰章子眘嗣業弟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為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克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

不可藻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廵行賊壘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九年徵為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為一室名為内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内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為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兖二州刺史頻莅

州鎮民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為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為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為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為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為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讓不許大同五年還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愛重之

自遭家禍恒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出為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藻弟猷封臨汝侯為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為侍中中護軍益州刺史時江陽人齊苟兒反

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矟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客筵內遂有香橙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為愆還都以憂愧成疾卒謚曰靈以與神交也猷子韶初

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為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說城内事韶不能人人為說乃疏為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為隆安紀十卷說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為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為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吳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所實録湘東王德之改韶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韶昔為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為信傳酒

後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牀踐蹈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昔時賓客滿坐韶甚慙耻韶弟駿字德穎善草隷工文章晚更習武旅力絶人與永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超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為賊任約所禮謀召鄱陽嗣王範襲約為約所害猷弟朗字靖徹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歴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

羣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諫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効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儁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為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產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為之償俄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悦乃悉為還之後為建康正坐事流廣州朗弟淵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受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為豫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採石出自肥陵淵明乃廣營廚帳多召人

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㑹理總兵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㑹理已至宿預詔改以淵明代為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勑衆軍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使城自殄慎勿妄動淵明師次吕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没者三版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淵明素無謀略號令莫行諸將各掠居人淵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紹宗至決堰

水淵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迫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陣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没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還淵明醉不能興衆軍大敗淵明見俘執比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淵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晉陽勃海王高澄禮淵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

禮佛文常云奉為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紜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淵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澄東魏除淵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淵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淵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東關

斬裴之横僧辯懼乃納淵明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淵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為天成元年大赦境内以方智為太子授王僧辯為大司馬及陳霸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為敬帝而以淵明為太傅建安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簒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永為蕃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于歴陽明年齊人徵淵明霸先猶稱蕃將遣使送淵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

抗齊文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追謚淵明曰閔皇帝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為隨郡内史招懐遠近士庶安之以為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閑例不解理官閑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況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召為廬陵王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監

二年子伯游嗣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謚曰恭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齊位太常封江
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
謚曰宣三年子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
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晉文已有前例不
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子獻嗣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
王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

曰簡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息父老咸稱德政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兼遷祕書監薨謚曰敦子愷嗣愷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勑還藩尋為張纘所構書報湘東王曰河東桂陽二藩犄角欲襲江陵湘東乃

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為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省内慥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仕齊為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及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

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吕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栁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内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髩盡磔曰吕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

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劒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巳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還又私謂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覩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吕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

遂為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又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好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

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民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彊壯僅得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欵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縋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為

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為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未拜遷揚州刺史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為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殺人有勑嚴討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

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乃以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第宅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於

王侯後宮兄弟縱横都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普通九年
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帝篤於友于
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
牧假黄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劒為六十人謚曰
靖惠宏以介弟之貴無他才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
間在内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
殊不悦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
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

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信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

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之制懸券不
得復驅奪自是之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
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
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何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
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
因是遂謀弒逆許事捷以為皇后帝常為三日齋諸主
並豫永興乃使一僮衣以婢服僮踰閾失屨閤帥疑之
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恐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

内輿人八人纆以絖綿立於幕下齋生散主果請閒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趣帝後八人抱而禽之帝驚墜於房搜僮得刀辭為宏所使帝祕之殺二僮於内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哭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並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祕書丞早卒諡哀世子正仁弟正義嗣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廨宇以待輿駕初京

口城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其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再臨幸遂通小輿帝大悅登望久之勑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為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育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

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門侍郎為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去之日詠竹火籠詩一絶内火籠中以自譬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氤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自稱梁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夤先在魏表魏帝曰豈有伯為天子父為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已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

泣而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公行剽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則有董黄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則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勳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為業父祖皆不能禁尉邏亦莫能禦禦車服牛馬各有標號謂之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袍直七百萬後正則為劫殺沙門徙嶺南死洪為其父夔奏繫東冶死於徙暹坐與永陽王

妃王氏亂誅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六年為輕車將軍隨豫章王北侵正德輙棄軍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切詔責其過失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帝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為丹陽尹坐所部多刼盜復為有司所奏去職出為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為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

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内五十間
室並以為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為墅蓄奴僮數
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奸心景黨徐
思王在北經與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王至建業具以
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亂國以景觀之
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天下義士竊所忿
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
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

之及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馬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為平北将軍屯朱雀舫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跪辭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並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為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謡有之故以應也又世人相佷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為太子以女妻景景為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宫又令畿内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

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為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令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姦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黄門張準有一婢媒正德見而奪

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託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名亦不欲道童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見理字孟節性甚凶麤長劒短衣出入廛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逆甚得志焉招集羣盜每夜輒掠刼於大航為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

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匿刼盜削爵徙鬱林帝勑廣州日給酒食南中官司猶處以侯禮正則滋怨諸父與西山督護靳山顧通室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厠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妝妻子詔聽絕屬籍妻子特原正則弟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為

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覽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户正立改封實土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户後位丹陽尹覽謚曰敏子賁嗣賁字世文性躁薄正德為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與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侯氏賁為宗正卿子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士居嘗晝卧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賁驚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覆殺

之正立弟正表字公儀封封山縣侯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正表長七尺九寸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知正德附賊遂盤桓不赴援賊尋以正表為南兖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於歐陽立柵斷截援軍南康王遣軍擊破之正表走還鍾離據州降于東魏魏封為蘭陵郡王後除侍中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司空公謚曰昭烈子廣壽嗣正表弟正信字公理封武化縣侯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

八字銘以識之正信不悟搖玩自若位給事中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巳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仕齊為太子舍人長沙王懿之難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皆匿人間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

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戸流散秀招懐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饑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多六年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曽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絶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

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荆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懐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懐悦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荆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勑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頽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大悦荆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

躬親祈楚望俄而雨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偽云土反秀照其姦慝望風首欵咸謂之神於荆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十三年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在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内晏然夏口常為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黄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

司州刺史魯賢為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懐納各得其用當時頼之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甚痛悼焉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甞以石擲殺所養鵁鶄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

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終朝不飯亦弗之誚也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謹畏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為荆州刺史常以所得俸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銘許焉當世高才遊

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録遂四碑並建子機嗣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彊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為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内怠政宜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

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為旱母馬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推弟攜字智遐性溫裕有儀表封永豐縣侯東魏遣李諧盧元明來聘武帝以攜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歷黃門侍郎累遷東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僭稱尊號時宗室在蜀唯攜一人紀封攜秦郡王紀率衆東下以攜為尚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乘虛伐蜀迥入劒

閣長驅至成都攜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於是率
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迴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魏魏授
攜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周閔帝踐阼進爵黃臺
郡公武成中明帝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
世譜攜亦豫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請在外著書詔許
之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歸款功別賜食多陵
縣五百戸三年出為上州刺史為政以禮讓為本嘗至
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爭之

攜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因荷恩並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將還部人李潨等三百餘人上表乞留更兩載詔雖不許甚嘉美之及攜入朝屬置露門學武帝以攜與唐瑾元偉王襃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攜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帝弗許尋以母憂去職歷少保少傅改封蔡陽郡公卒武帝舉哀於正武殿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州刺史謚曰襄攜善草隸書名亞王襃筭數

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
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為東中郎將從攜入魏周孝
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室後至蒲陽郡守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
齊為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慮天下將亂
來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吏曰阿
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偉行雍州府事及帝
克郢魯下尋陽圍建業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及巴

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荆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兗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璝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鄉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致惡疾十三年累遷為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陪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

蕃而但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號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由是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為中書令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趨賢重士四方游士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於其中梁蕃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

尤愍窮乏常遺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恤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子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必為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祈寒積雪則遣人載薪米隨乏絶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元學著二旨義製情性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訓以義方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

公亹云世子恪嗣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賔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庚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容尋以廬陵王代為刺史恪還奉見武帝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為郢州刺史及亂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邵

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荆州元帝以為尚書令司
空賊平為揚州刺史時帝未還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
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於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諡
曰靖節恪弟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
侯正則有罪勑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
並有義方歴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
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已
圍始興恭至綏服徇賊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氣夜退

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迸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廛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以為勞神不

如已之肆意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恭至州政績
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政德碑是
夜聞數百人大呌碑石下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
以大柱置於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
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無所見恭聞而惡焉
先是武帝以雍為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
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卬侵剋百姓為荆州刺史
廬陵王所啟被詔徵還削爵土在都朝謁白服隨列帝

問白衣者為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巳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謚曰僖侯子靜嗣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内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讐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弗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黄門侍郎深為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恭

弟祇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位東揚州刺史于時江左承平政寬人慢祇獨莅以嚴屬武帝悅之遷北兖州刺史太清三年侯景圍建業祇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入援會州人反城應景遂奔東魏歷位太子少傅領平陽王師封清河郡公齊天保初授右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時元帝平侯景與齊通好齊文宣欲放祇等還南俄而西魏克江陵祇遂留鄴卒贈中書監車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子放字希逸隨祇至

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服闋襲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頗善丹青多在宮中遂被寵待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九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内疾疫死者

甚多不及藏殯愜下車遽命埋瘗又遣四使巡行州郡境内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愜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愜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謚曰忠烈愜美容質善談笑愛文章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後有目疾久廢視瞻

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悏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悏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禄隨而散之在荆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答者悏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為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為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荆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劒道克復華陽增封尋徵為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詠亦時有奇致後為都督雍州刺史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為荆

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啟稱範謀亂範亦馳啟自理武帝怒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為賊又童謠云莫怨怨且寛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徒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為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宮内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謠言而求為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為謠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已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

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
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白曰嗣王範雄
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昔陛下登
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事尤
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
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
悅行至宿豫貞陽侯淵明請行又以淵明代之而以範
為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

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之迹已露範屢啟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城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為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樅陽遣信告潯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為晉州遣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潯陽政令所行

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意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祕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為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併其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沈于水鉤求得之及于慶之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阬殺之世子嗣字長允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饒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

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將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戰嗣按劒叱之曰今日之戰乃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為任約所禽初範既與潯陽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猶未敢發範喪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即位之後景周衛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内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

論六藝不輟於時及南康王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疏諂不忍離帝朝覲無絶賊惡之令人刺殺諂於廣莫門外諂弟脩字世和封宜豐侯筋力負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忹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揺蕩終得無他葬訖因廬墓次先是山中多猛獸至是絶跡野鳥馴狎棲宿簷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爲兼衛尉卿

初修兄嗣王範為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箠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逴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歎服時王子侯多為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為邊州帝以修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為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

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廙勸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烏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在湓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㗳修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事具覲修意修泣涕為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修之時不為不義一夕

忽有狗據修所卧牀而卧修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修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紀遣將楊乾運救之拜修隨郡王璠還至璠冢乃降于魏乾運班師嶓至城下說城中降魏修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為說客邪命射之間信遣至荆州元帝遣與相聞修中直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口求為覘候見獲以辭語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巳為侯景所敗王何為守此孤城修答守之

以死誓為斷頭將軍魏相安定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為紀綱之僕元帝慮其為變中使覘伺不絕於道至之夕命刼竊之及旦修表輸馬仗而後帝安修入覲望閤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長沙頻遇兵荒人户凋弊修勸穡務本未期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宗室有問望者動加誅翦修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屬長年深相敬禮及聞江

陵被圍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恭帝立遙授修太尉遷太保時梁室寖微脩雖心圖義舉而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嘔血而薨時年五十二修弟泰字世怡封豐城縣侯歷位中書舍人傾財竭産以事時要遂得超遷為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彊前後刺史並撫綏之泰至州徧發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士庶有恥為之者即加杖責其多輸財者隨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城陷被執尋逃至江陵元

帝平景以泰為兼太常卿桂陽内史未至郡屬于謹平
江陵遂隨兄修於郢州及修卒即以泰為刺史湘州刺
史王琳襲泰泰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不
就乃奔于齊齊用為永州刺史陳天嘉五年周大將軍
權景宣略地河南泰遂歸長安以名犯周文帝諱稱字
焉拜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授蔡州刺史政存簡
惠深為吏民所安卒官子寶嗣寶字季珍美風儀善談
笑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為丞相府典籤開

皇中至吏部侍郎坐太子勇事誅泰弟退封湘潭縣侯位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定襄侯祇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量北人於南士中稱慨為長者好學善草隸書歷位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為西中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為給事黄門侍郎時巴東太

守蕭恵訓子瓚等兵逼荆州蕭頴胄暴卒尚書僕射夏
侯詳議迎憺行荆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瓚
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業明年和帝詔以憺為都督荆
州刺史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
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
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
露降于黄閤四年荆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
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歳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

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隄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隄我獨何心以免乃登隄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隄立邴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得以免吏民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

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民歸美焉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為爹故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憺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

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學者十四年遷都督荆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憺聞之自投于地席藁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産贈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黄閤薨二宫悲惜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謚曰忠武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憺有惠西土荆州人聞其薨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

嗣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祭酒袁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以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讓焉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席地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憺艱難王業追贈國封嗣王陳讓既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為吳興太守郡累不

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民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遇貧者即以振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义行部伍中暎見其甚老使人問之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

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俸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内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别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暎後歷給事黄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寛侯暎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

談吐初封安陸侯憺特所鍾愛及憺不豫曄侍疾衣不
釋帶言與淚并憺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黄侯位兼
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事黄門侍郎
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鼓木
屐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内為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
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豫密宴號為東宫四友簡文日
有五六使來往曄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
雀林村舊多猛獸為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

初曄寢疾歷年官曹壅滞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
乃謚替侯

通志卷八十三上

[seal]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七　史部

通志卷第八十三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六

武帝八男

昭明太子統子歡歡子棟譽　豫章王綜　南康簡王績子會理通理義理　廬陵威王續子應　邵陵攜王綸子堅確　武

陵王紀子圓照　圓正　圓肅

簡文諸子

哀太子大器　尋陽王大心　臨川王大款　南海王大臨　南郡王大連　安陸王大春　桂陽王大成　汝南王大封　瀏陽公大雅　新興王大莊　西陽王大鈞　武寧王大威　皇子大訓　建平王大球　義安王大昕　綏建王大摯　樂良王大圜

元帝諸子

忠烈世子方等　貞惠世子方諸　愍懷太子方矩　始安王方略

陳

永修侯擬　遂興侯詳　宜黃侯慧紀　衡陽獻王昌子伯信　南康愍王曇朗子方泰方慶鄭萬頃

文帝諸子

始興王伯茂　鄱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固　晉

安王伯恭　廬陵王伯仁　江夏王伯義　武陵王伯禮　永陽王伯智　桂陽王伯謀

宣帝諸子

始興王叔陵　豫章王叔英　長沙王叔堅　建安王叔卿　宜都王叔明　河東王叔獻　新蔡王叔齊　晉熙王叔文　淮南王叔彪　始興王叔重　尋陽王叔儼　岳陽王叔慎　義陽王叔達　巴山王叔雄　武昌王叔虞　湘東王叔平

臨賀王叔敖　陽山王叔宣　西陽王叔穆
南安王叔儉　南郡王叔澄　沅陵王叔興　岳
山王叔韶　新興王叔純　巴東王叔謨　臨海
王叔顯　新會王叔坦　新寧王叔隆　新昌王
叔榮　太原王叔匡

後主諸子

太子深　吳興王允　南平王嶷　永嘉王彥
南海王虔　信義王祗　邵陵王兢　會稽王莊

東陽王恮　吳郡王藩　錢唐王㤼

梁

武帝八男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修容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修容生武陵王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

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彊仕方有冢嗣時徐
元瑜降又荊州使至云蕭穎冑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
日而建業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
皇太子時年㓜依舊居於內拜東宫官屬文武皆入直
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宫太子生而聰叡三歲
授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宫
常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使留永福省或五
日三日乃還宫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

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年十二於内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紿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以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寛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以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

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緌纓至是

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

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

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

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

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義殿

咸以爲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

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

以東宫禮絶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按張鏡東宫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輙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云傍絶

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以舉樂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於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

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内樂自他書自已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辭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漿水不入口每哭輒慟絶武帝勑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毁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數合自

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勑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胸中亦塡塞成疾故應彊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勑勸逼終丧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内外百司奏事者塡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以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寛和容

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勑賜太樂女伎一部畧無所好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

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每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歛則為備棺櫬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戸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

人丁開漕溝渠導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如聞吳興累年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登門動為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粗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日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寔若善人從

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勑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

己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為哀册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甿庶及疆徼之人聞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荆子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版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柈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閤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徙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

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甍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詧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千戶女悉同正主蔡妃供待一同常儀唯别立金華宮為異帝既廢嫡立庶海内噂嗒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陽王詧流

涕受拜累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臣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果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為太子所愛邈之晚見踈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

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媿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為誘畧之罪牒宮簡文追感太子冤揮淚誅之邈之兒子僧隆為宮直前未知為邈之姪即日驅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反語為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為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宗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立而遲疑未決帝

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以心銜故意在晉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為主棟方與妃張氏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為泣而升輦及即位升武德殿燉有迴風從地涌起飃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

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爲敬皇后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爲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樛並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崱於道崱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横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爲都督將發諮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内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爲已任成濟之事請别舉人由是帝别勑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

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業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元帝軍於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沈米斷纜而歸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疑人使三反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

等征之反為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並陳示禍福譽謂曰欲前即前無所多說泉軍於石槨寺譽逆擊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荆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將敗引鏡

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㗇其臍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岳陽王詧别有傳列在載記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宫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宫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五常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

頻密問淑媛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洩綜與淑媛相抱哭每日夜恒法泣又每靖室閉戶籍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厨庫恒致罄乏常於內齋布沙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蹭告綜於時大乏唯有眠牀故皁複帳即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

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戲嬉於前晝夜無别妃袁氏尚書令昻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内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虐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摞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術數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勑疏至輒忿恚形於顔色帝性嚴犀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為莫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表陳

便宜求經畧邊境帝並優勅答之徐州所有練樹並令
斬殺以帝小名練故也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
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怨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
其賄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
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
血瀝死者骨血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
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後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
夜遣人發取其骨更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

王辭色不恭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閤登宏羊車次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為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為都督南兖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夤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夤謂為叔父襄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家言

文寵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事武帝曉別元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為北所禽手勑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文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送於洛陽及旦齋內諸閤猶閉

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呌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乗之退走煥脚為抄所傷人馬俱斃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革大舟卿祖暅並為魏軍所擒武帝聞之驚駭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陽王梁話苗文寵並為光祿大夫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

齊東昏斬縗魏太后及羣臣並弔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絶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策免吳淑媛俄遇鴆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夤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公主拜駙馬都尉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尚在勑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綜後出為都督

齊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實僉見禽綜拜表為之請命爾朱兆入洛綜為城人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録送京爾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綜既棄州為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至陽平病卒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以申其志聞者悲之魏節閔立迎綜喪以王禮與公主合葬於嵩山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為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即便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為都督南兖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為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

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於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為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為湘州長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業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

青草湖為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為魏師所侵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寔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武帝手詔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本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處江北功

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
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雖在
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
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起義期以會理爲内應皓
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
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兖州
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
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

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於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因於省問事之所被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褚郎豈不為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褚冕竟以不服赦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祈陽侯至是亦遇害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

歲能言見内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宫
人喪畢去耳乂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宫人見之莫不
哀慼為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
為之收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
樂縣侯乂理慷慨慕功名毎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
廢卷歎曰一生之内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
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文甚美及侯景内寇乂理聚
容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

因入齊為質乞師行二日會理被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還都入辭母謂其姊固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為計自勉勿顧以為念前途亦思立功但未知天命如何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辭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為景所害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盧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

王少英果旅力絶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中大通二年為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為都督荆州刺史薨贈司空諡曰威始元帝母阮脩容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荆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得營戸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

荆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為江州聞問入閤而躍屧為之破尋自江州復為荆州荆州人迎於州境帝數而遣之吏民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矯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兵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

以罪前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猶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廝隸嘗問賣䱉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䱉以死自

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

匐號叫䥥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

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袞冕置

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於庭忽

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

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

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官削

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為揚州刺史

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為絳衫内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勑責府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爪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歷作邵陵字乃絶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遊軍将宋鸛子條姓名以啓勑遣舍人褚曇粲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内人堆中禽

爪撤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敵之割炙
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敵之車載錢設鹽
蒜雇百姓食撤一臠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綸鎖
在第舍人褚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爲庶人經三
旬乃脫鎖頃之復封爵後豫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
賦詩十二韻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爲武帝
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閤拜郢州刺史太清
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

都督率衆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翊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

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京口軍
主霍儁見獲賊送於城下逼使云已禽邵陵王儁僞許
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為糧盡還京口儁為託邏所獲非
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髀儁色不變賊義而捨之儁中
書舍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
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
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己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
王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

平王恪讓州於綸綸復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葹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沒於江於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言大敵猶彊天讐未雪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

掩泣於是大脩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率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躓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門法馨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之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散卒屯於齊昌郡將引魏兵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

之綸乃復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為屈通乃臥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於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沾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雪紛糅惟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之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為立祠廟岳陽王詧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瑴議謚法怠

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聲問投之於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事難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没綸觖望滋甚於是伏兵於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允知之其謀頗泄又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

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内於是傳者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終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而敗國基為天下笑綸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太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也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需

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驍
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祕書丞武
帝謂曰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為正階
侯復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為狂
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鍾山之
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
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
軍敗賊使負袍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方及後

侯景已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為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没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勅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眄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

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時武帝方寢確排闥入
啓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
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
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為慰勞文謂曰爾速
去謂爾父無以二宮為念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
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羣賊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
即落賊徒忌確咸勸景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密導確確
謂使者曰侯景政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

還啓家王勿以一子為念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寛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度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為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為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武帝素識乾象謂曰天下方亂唯益

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欷既出復入帝曰汝
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嶲
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廷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初
天監中震大陽城門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
陵王當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蕭
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勑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益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
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

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十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以書止之日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别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僣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為於文天為二人正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王圓

蕭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畧直兵參軍徐怦並固諫皆殺之僧畧僧辯弟怦勉從子也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元年號大亨識者謂為二月了而元之敗寔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簉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為西陽太守召至鎖於省內初楊乾運求為黎州刺史

不得紀以為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為黎州刺史亦不從以為沙州刺史二人皆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伐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迥逼涪水楊乾運以州降之迥即趨成都五月乙己紀次於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硤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

六月紀築連城攻絶鐵鏁元帝復於獄拔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劒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為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為景所滅可疾下大軍紀謂為寔於是

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意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於衆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為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岀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遣書使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為

任約謝答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兹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涣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於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静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世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别字也帝

又為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别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赦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所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敗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俱降遊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繞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陸法和馳

啓上密勑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簡張
天成拔刃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三子圓滿馳來就父紀
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
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為公作奴法和叱
遣之圓照字明同中大通初為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
二郡太守遠鎮諸王世子皆在建業質守帝特愛紀故
遣以副紀紀之構釁悉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
陵及紀既以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

亡意欲使其自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頻看不能死乃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於獄嚙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也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本封江安侯歴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之者甚衆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

後遂跋扈中流不順王命及累破後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與飲醉而因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有司奏請絶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饕餮氏紀最為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黃扉時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乃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憒憒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民拓境之勲汝有何績敢擬之邪太清初帝

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形以歸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疋上足者置之內廐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矟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閩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

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各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古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吒天道推牀聲聞於下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洲不封無𥜥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祅怪不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祅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説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為利申歲癸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癸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

明年則己東出矣紀第五子圓肅字明恭風度淹雅敏
而好學紀僭號封宜都王除侍中自率兵下峽令蕭撝
守成都以圓肅為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撝俱降魏
授圓肅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周明帝初進
棘城郡公以歸款勳别賜食思君縣五百戶後拜咸陽
郡守甚有政績尋改授太子少傅復出為豐州刺史尋
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歷司宗中大夫洛州刺史進
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養詔許

之卒於家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為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簡文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宣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修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

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圜並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業勑太子為臺内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牀而刑人奄至太子顔色不變徐

曰久知此事嗟其晩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絶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寛和兼神用端嶷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傲呵叱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又曰官今憂迫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横憂必死之命

乎景之西上攜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徃徃相失太子所乘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明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為都督郢

州刺史時年十三州事悉付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敬服太清元年為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撫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城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宫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為鐵舊將厚為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為豫章内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

破之禽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於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廪饋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叅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遊處其人才畧從横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釁起景將任約畧地至盆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

千餘人咸説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
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膺慟哭大心乃
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繞牀謂賊廂公王僧貴曰我
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
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
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

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為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吴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吴人陸令公顔州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籍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説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為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業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没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為用而大連恒沉湎於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吳悉為賊

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為賊所獲侯景以為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中書侍郎後為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内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於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為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為東揚州刺

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弓馬至江陵被甲夜出人謂為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克江陵入長安周封為晉陵縣公入

隋位開府儀同三司陳州刺史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為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

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
周南音韻清雅帝重之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丹陽
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
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陽尹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能躡
屐太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簡文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

平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請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毁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為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

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奶媪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圜字仁顯簡文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性大寶元年封樂良郡王丹陽尹簡文遇弑大

圜潛遁獲免侯景平歸建業時喪亂之後無所依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元帝見之甚恱賜以越衫胡帶改封晉熙郡王除琅琊彭城二郡太守時大圜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元帝性忌刻甚恨望之乃使大圜召之大圜即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圜以世方多故恐讒愬生焉乃屏絶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姊之間止箴疏而已嘗以讀詩禮書易為事元帝嘗自

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辭約指明應答無滯元帝甚
歎美之因謂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又
兼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
及于謹軍至元帝乃遣大封充使請和大圜副焉其寔
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遂降魏恭帝二年大圜至長
安相國宇文泰以客禮待之周保定二年大圜受封始
寧縣公尋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田宅奴婢俄而
開麟趾殿召集學士大圜豫焉初梁武帝集四十卷簡

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祕閣至是大圜於麟趾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逌友逌嘗問大圜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寔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逌乃

大服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圜曰師遂克否

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

所謂君以此始者必以此終居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

為知言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出為西河郡守卒大圜

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

五卷要訣二卷并文集二十卷

元帝諸子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

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自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寔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兹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類斯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

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墜若使吾終得

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

方諸母王氏以治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

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

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

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

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

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

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牓於大閤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為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為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

軍敗溺死求屍不得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為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命招魂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静子行於世元帝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莊為永嘉王及魏克江陵莊年甫七歲為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業及敬帝立出質於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於齊以主梁嗣自湓城濟江二月即帝位於郢州年號天啓置百官王琳總其軍國明年莊為

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未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卒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元風采清越特為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為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為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

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
鮑泉蒱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
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皆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
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㲲
辮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
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
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

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
及升儲位昵狎羣小多有過失元帝有廢立計未及行
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頴凶暴猜忍俱有元帝風敬
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
琳之次姊元帝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爲良人並蒙寵幸
方略益鍾愛侯景亂元帝結好西魏方略年數歲遣入
關至長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

並更誕子未出閤無封失名

陳

永脩侯擬字公正高祖之疎屬也少孤貧性質直彊記高祖南征交趾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事高祖踐阼廣封宗室詔曰維城宗子寔固有周磐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為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殖藩屏前王懋典列代常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

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
正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褒從子晃炅從孫假節員外郎
散騎常侍明威將軍訬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
陽縣開國侯諠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祏假節
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詳正威將軍通直散騎
侍郎慧紀從孫敬雅敬泰並枝戚密近劬勞王室宜裂
河山以光利建擬可永修縣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
晃建城縣開國侯炅上饒縣開國侯訬慶化縣開國侯

誼仍前封祏豫章縣開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黄縣開國侯敬雅寧都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五百户文帝嗣位擬除丹陽尹常侍如故坐事又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天嘉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領軍將軍謚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黨嗣

遂興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為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業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天嘉三年累遷吴州刺史五年討周迪戰敗

死之以所統失律無贈謚子正理嗣

宜黄侯慧紀字元方高祖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材任

氣從高祖平侯景及帝踐阼封宜黄縣侯除黄門侍郎

大建十年吳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為緣江都督兖州

刺史至德二年為都督荆州刺史及梁安平王蕭巖晉

熙王蕭瓛等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

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

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吕肅

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士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

時至漢口為隋秦王俊所拒不得進聞蕭敗盡燒公安
之儲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為盟主水
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業平
隋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
睺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寳並
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
文學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高祖第六子也梁太清末高祖南

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高祖東討侯景昌與宣后文帝在吳興並為景所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高祖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經義剖析如流尋與宣帝俱往荆州梁元帝除員外散騎常侍荆州陷又與宣帝俱遷關右西魏以高祖故甚禮之高祖即位頻遣使請周人許之而未遣及高祖崩

乃遣之是時王琳梗於中流昌未得還居于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沇等率百僚上表請以昌為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四月庚寅喪柩至都上親臨哭乃下詔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謚曰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伯信字孚之位西衡

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並為東衡州刺史

王勇所害

南康愍王曇朗高祖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

倜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宫深被知遇為文德主帥

頃之卒敬帝即位追贈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高祖

受禪贈司徒封南康郡王謚曰忠壯曇朗少孤尤為高

祖所愛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著作郎高祖誅

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

郎監南徐州二年齊兵攻逼建業時根本孤危高祖請和遣曇朗質於齊既而齊人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高祖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于晉陽時陳與齊絶弗之知高祖踐阼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乃遣兼中郎令隨聘使江德藻迎曇朗喪柩三年春至都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

在北亦生二子方華方廣亦同得還方泰少麤獷與諸
惡少年羣聚游逸無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寛宥之天
嘉二年以為南康王世子及闡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
王大建四年為都督廣州刺史為政殘暴為有司奏免
六年授豫章内史在郡不修政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
為刼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録富民徵求財賄
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為宗正卿未拜為御史中丞
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為寧遠將軍直

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月宣帝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元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元武門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淳于岑妻為州長流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敷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

爵土上可其奏稹明初為侍中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
隋大業中為掖縣令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
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至德二年累遷智武將軍武州
刺史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殷盛
朝廷疑之以方慶為廣州刺史以兵襲靖靖誅進號宣
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人和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
督東衡州刺史王勇徵兵於方慶欲與赴援臺城時隋
行軍總管韋洸帥兵度嶺宣隋文帝勅云若嶺南平定

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己且欲觀變乃不從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斬方慶於廣州而收其兵鄭萬頃榮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始族子也父昃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為司城大夫出為温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奔陳拜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在周甚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帝踐阼常思還北及王勇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

降隋隋授上儀同尋卒

文帝諸子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充華生廬陵王伯仁張修容生江夏王伯義韓修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二男早卒無名伯信出繼衡陽王昌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高祖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為直閤將軍侯景之亂領弩手二千援臺城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贈南兖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謚曰昭烈高祖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聖末遷于關中至是高祖遥以宣帝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及高祖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宣帝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乏饗徙封宣帝為安成王伯茂為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為

父後者爵一級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座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史除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故文帝深愛重之是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法遷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

勸成之師知等誅後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深不平日加憤怨肆出惡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為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陰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為温麻侯時六門之外有别館以為諸王冠昏之所名為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盜殞之于車中時年十八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文帝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愠不形於色高祖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奏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策訖令王公以下並宴於王第六年為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宣帝輔政不欲令伯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為東揚州刺史累遷征南

將軍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并扶伯山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昏饗宴恒使為主及遭所生母憂居喪以孝聞起為鎮衛將軍將遷太尉既有命矣未及發詔禎明三年薨尋屬陳亡遂無贈謚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諸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為變乃並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為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並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

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婤為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叙用由是並為守宰徧於天下君範位温令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胷目通精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為新安郡王大建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俸禄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為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捶

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輙呼人從游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致宣帝頗知之遣使者責讓者數矣十年為國子祭酒頗知元理而墯業無所通至於摘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為政苛嚴國學有墯游不脩習者必重加檟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三年為都督揚州刺史後主初在東宫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謿謔宣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

其意乃共訕毁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畏懼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游田野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協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及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趣白楊道臺遣馬容等至為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並特宥為庶人國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尋為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緝理歷位尚書左僕射後為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初為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為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左庶子陳亡卒於長安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也天嘉六年封位金紫光禄大夫陳亡遷于爪州道卒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大建初為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為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遂遷延不發為御史中丞徐君整所劾免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為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大建初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為特進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為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大建中立位散騎

常侍甍子酆大業中為番禾令

宣帝諸子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華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晉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吳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

叔慎王修華生武昌王叔虞韋修容生湘東王叔平施
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
姬生西陽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
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
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隆
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叡叔忠叔泓叔毅叔訓叔武叔
處叔封八人並未及封三子早卒無名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第二子也梁承聖中生於江

陵魏克江陵宣帝遷闗右叔陵留穰城宣帝之還以後主及叔陵為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辯徇聲名彊梁無所推屈大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敢為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豫章内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慙耻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内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

吏有乖忤者輙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怖股慄叔陵日益横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説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為性不飲酒唯多置餚胾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輙白笞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通為左右廛里殆無遺者其中脱有逃竄輙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宣帝弗之知九

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閤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致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籍籍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閒遇有塋表姓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為翫弄藏之府庫人閒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即逼納十一年丁

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為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偽為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宣帝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箠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為侍中中軍大將軍及宣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

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劍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歛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砍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砍太后數下後主乳媼樂安君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為待也時吳媼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

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脱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内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西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以公為台鼎摩訶

給報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閤道下持其首徇東城仍懸於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沉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閹豎王飛擒砍之數十下馬容陳仲華就

斬首送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座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汚瀦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三子也寬厚仁愛大建元年封後位司空隋大業中位涪陵太守卒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而嚴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術數卜

箎風角鎔金琢玉並究其妙初封豐城侯大建元年封長沙郡王累遷丹陽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為先後必分道而趣左右或爭道而鬬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並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為及行逆賴叔堅以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決於叔堅權傾朝廷後主由

是疎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並東宮舊臣日夕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即本號同三司之儀出為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為司空寔欲奪其權又陰令人造其厭魅刻木為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機關能跪拜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寔後主召叔堅囚于西曹將黙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自陳為佞人所構死日慙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但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後位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荆州刺史秩滿還都陳亡入隋遷于瓜州叔堅素貴
不知家人生産至是與妃沈氏酤酒不以耕種爲事大
業中爲遂寧郡守卒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氣容
貌甚偉大建四年立位中書監陳亡入隋大業中爲都
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
柔狀似婦人大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爲

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

大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贈司空諡康簡子孝寬

嗣大業中為汶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宣帝第十一子也風采明贍博涉

經史善屬文大建七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為

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

頗涉書史大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為侍中未還而隋軍濟江隋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王遣使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與畢寶荊州刺史陳慧紀及文武將吏赴漢口秦王并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内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羣臣並愧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有自得志後上表陳在

巴州先送欵望異常例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懷來江表
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
大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于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宣帝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
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為逆誅其年立叔重為始興王以
奉昭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為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

正後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大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為丹陽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恒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為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江清河公楊素兵下荆州遣將龐暉略地至湘州州内將士剋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

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
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
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毗暉叔慎伏甲待之暉
入伏兵發縛暉等以徇皆斬之叔慎招士衆數日中兵
至五千人隋遣内陽公薛冑為湘州刺史聞毗暉死乃
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冑禽叔
慎秦王斬之漢口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宣帝第十七子也大建十四年立

位丹陽尹入隋大業中為内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
位侍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大建十四年立
入隋卒于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大建十四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宣帝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胡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大業中位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宣帝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
入隋卒于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宣帝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位丹陽尹入隋卒于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洪宣帝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為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宣帝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汧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入

隋大業中為鶉觚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宣帝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涉縣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宣帝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

入隋卒于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三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内黄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三年立
入隋大業中為壽光令

後主諸子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皇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
吳興王允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彦邵
陵王兢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塘王恬張淑華生信義

王祇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吳郡王藩其皇子
總觀明綱統沖洽縕綽威辯十一人並未及封
皇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
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慍以母張貴妃故特為
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
皇太子允廢後主乃立深為皇太子及隋師濟江隋將
韓擒虎自南掖門入百僚逃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閤而
坐舍人孔伯魚侍焉隋師排閤而入深使宣令勞之曰

軍旅在道不乃勞也軍人咸致敬焉隋大業中為枹罕
太守武德初為祕書丞卒官
吳興王允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大建五年二月生於東
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為己子後主年
長未有嗣宣帝命以為嫡孫詔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十
年封永康公後主即位立為皇太子允性聰敏好學執
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孔貴
嬪並愛幸沈皇后無寵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

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為吳興王加侍中
衛將軍入隋卒于長安
南平王嶷字承岳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
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還都督
郢州刺史入隋卒于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
江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為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

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為泳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瑯琊

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業中為通議郎

邵陵王兢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入隋大

業中為國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蕞陋性嚴酷數

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剟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

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

史入隋大業中為昌隆令
東陽王恮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
業中為通議郎
吳郡王蕃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大
業中為任城令
錢塘王恬字承惔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
卒于長安江左自西晉相承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
為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

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准此為差

武帝受命自永定迄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殊寵至

五千户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户云

通志卷八十三下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七 史部

通志卷八十四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七上

後魏

上谷公紇羅 弟建子題題子悉 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頽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 六

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王呂 高涼王孤 子斤斤子真 樂真樂子禮

禮子那　那子紇　紇子大曹　大曹從兄子
洪威　禮弟陵　陵子瓌　瓌子鷙　鷙子大器

孫度　度子乙斤　乙斤子平　平子萇
萇子子華　子華弟子思　萇弟珍　平弟長生

長生子天穆　天穆
天穆子儼
西河公敦　司徒石　武衛將軍

謂
子烏真　烏真子
興都　興都子丕
淮陵侯大頭　河間公齊
子陵

陵弟蘭
蘭子志
扶風公處真　文安公泥
子屈　屈
子磨渾

昭成九子

寔君　秦王翰
子衛王儀　儀子纂　纂弟良
良弟幹　幹子禎　禎子瑞　儀

弟烈　烈子道子　道子子洛
洛子乙　乙子晏　烈弟觚
壽鳩子常山王遵

導子素　素子陵　陵弟陪斤　陪斤子昭　昭子元　昭弟紹　陪斤弟忠　忠子盛　盛子懋

懋子陟　陟弟順　順子偉　盛弟秉　秉子最　秉從子眦　忠弟德　德子悝　悝子嶷

悝弟暉　暉子弼　弼弟子士將　德弟贊　贊弟淑　淑子季海　季海子亨　紇根子

陳留王虔子悅　悅弟崇　崇子建　建子琛　琛子翌　翌子暉　暉子肅　肅弟仁

器　建弟子祚　虔兄顗　顗子崙　地干子毗陵王順　力真子遼

西公意烈子拔干　拔干曾孫洪超　意烈弟勃　勃子栗　栗弟渾　渾弟庫汗　窟

咄

道武七王

清河王紹　陽平王熙熙子佗　佗孫法壽　佗曾孫世遵　法壽子慶智

法壽弟法僧　法　僧子景仲　景隆　河南王曜子提　提子平原　平原子和　和

弟鑒　河間王修　長樂王處文　廣平王連繼子渾　渾子

霄　京兆王黎子吐根　子舒　吐根子繼　繼子乂　乂　舒子善住　乂弟羅　羅弟

爽　爽弟鸞　鸞　弟瓜　繼弟羅侯

明元六王

樂平戾王丕子拔　安定殤王彌　樂安王範子良　永昌

王健子仁　建寧王崇子麗　新興王俊

太武五王

晉王伏羅

東平王翰 子道符

臨淮宣王譚 子提

提子昌

昌子彧 昌弟孚

彧弟孝友 孚子端

廣陽簡王建 子嘉 深

嘉子深 深子湛

湛弟謹 湛子法輪

南安隱王余

景穆十二王

陽平幽王新成 子頤 敏

頤弟衍 暢弟融

衍子暢 衍弟欽

暢子 欽子子

孝

京兆康王子推 子太興 仲景

太興孫悰 仲景弟暹

太興子 暹子冲

太興弟遙 遙弟恒

濟陰惠王小新成 子鬱 子暉業

鬱子弼 暉業弟昭

弼

業　鬱弟偃　偃子誕　誕
子撫　偃弟麗　麗子顯和
汝陰靈王天賜子逞
逞
子慶和　逞弟汎　汎弟修義　修義子均　均
子則　則子文都　則弟矩　矩弟雅　雅弟褎
樂良厲王萬壽子樂平　樂平子
長命　長命子忠
廣平殤王洛侯
繼子
匡
任城康王雲子澄　澄子彝　彝庶兄順
順子朗　順弟紀　澄弟嵩
嵩子
世雋
南安惠王楨子英　英子熙　熙弟畧　英
弟怡　怡子肅　肅弟長廣　廣王
曄爾朱氏
所立者也
城陽康王長壽子鸞
鸞子徽
章武敬王太洛
繼子彬　彬子融
融子朗是爲後廢帝
樂陵康王胡兒子思譽　思
譽子景畧
安定靖王休子燮　燮子超　超弟琰　琰子景
山　景山子成壽　燮弟願平

文成五王

安樂厲王長樂子詮鑒弟詮子鑒斌之廣川莊王畧子諧齊

郡順王簡子祐河間孝王若繼子琛安豐匡王猛子延明

獻文六王

咸陽王禧子通翼昌曄樹坦趙郡靈王幹子謐兄諶謐諶

弟譚譚弟黻廣陵惠王羽子恭是為節閔帝恭兄欣高陽文穆王

雍子泰泰子斌彭城武宣王勰子劭劭弟攸是為孝莊帝劭子韶北

海王詳子顥顥弟填

孝文六王

廢太子庶人恂　京兆王愉子寶月寶月弟寶炬是為文帝清河文獻王懌子亶亶子善見是為孝靜帝廣平文穆王懷子誨第三子修是為孝武帝汝南文宣王悅子穎皇子恌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皇帝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為主及道武即帝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賜爵為公卒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為王擊慕容驎於義臺中流矢薨子悉襲降爵

為襄城公卒贈襄城王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真定
侯陸並仕太武特獲封爵
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並章帝之後也因從道武平中
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壽樂位選部尚書
南安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
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
侯爭權並伏法
望都公頹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

武以顏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為公卒

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並桓帝之後也素延以小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道武之警於柏肆也并州守將封寶真為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欲撫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道武留心黃老欲以純厚風化雖乘輿服御皆去

雕飾素延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徵至賜死郁少
忠正允直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
渾專權郁從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
以免後復謀殺渾爲渾所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
王諡曰簡目辰文成即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
公乙渾謀亂目辰與順陽公謀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
文傳位有定策勲孝文即位進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
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修穆帝長子也少凶悖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粲懼突圍而走殺傷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變赤穆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命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修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已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為穆帝謁伏於路左及至乃知為比延慙怒而去穆帝怒

伐之帝軍不利六修殺比延帝易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帝帝遂暴崩桓帝子普根先守於外聞難來赴滅之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呂並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為南道都將戰没呂以軍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畧烈帝

之前元年國有内難昭成為任子於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寛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屈共推孤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昭成請身為留質石虎義而從之昭成即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甕子斤失職懷怒構寔君為逆死於長安事在寔君傳道武時以孤勲高追封高涼王謚曰神武斤子真樂頻有戰功後襲祖封明元初改封平陽王甕子禮

襲本爵高涼王禮謚懿王子那襲爵拜中都大官驍猛
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獻文即位追那功命子紇紹
封禮子大曹性愿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皆降
爵為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真樂勳著前朝改
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
紹封洪威恭謙好學為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
川聚衆應西魏齊神武遣將討平之禮弟陵太武賜爵
襄邑男進爵為子卒子瓌位柔遠鎮司馬瓌子鷙字孔

雀孝文末以軍功賜爵晉陽男鷙先與爾朱榮善武泰初榮至河陰殺戮朝士鷙時與榮共登高塜俯而觀之自後彌相結納永安初封華山王莊帝既殺榮榮從子兆為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鷙復陰與兆通乃勸帝曰黄河萬仞寧可卒度帝遂自安及兆入殿鷙又約止衛兵君亡國破皆鷙之由孝靜初入為大司馬加侍中鷙容貌魁壯腰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言性方厚每直省閨雖暑月不解衣冠嘗在侍中高岳席咸陽王坦恃力

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鷙曰孔雀老武官何因得王鷙答曰斬反人元禧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鷙怡然如故興和三年薨贈假黄鉞尚書令司徒公子大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見害孤孫度道武初賜爵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拜外都大官甚優重卒子平字楚國襲世爵松滋侯以軍功賜艾陵男卒子萇孝文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伯萇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萇以

代尹留鎮除懐朔鎮都大將因别賜萇酒雖拜飲而顔色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與卿遠隔山岳當為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右見者無不把腕大笑宣武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内太守萇以河橋船絙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為船路遂廣容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由是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頼之歴位度支尚書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成

萇子子華字伏榮襲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
數經反逆邢杲之亂人不自保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
鑰衆皆感悅境内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口不擇
言手自捶擊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遭其侮罵遂即
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能改在官不為矯潔之行凡
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不猒其取鞫獄訊因務加仁
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濟州刺史爾朱兆之入洛也齊
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陽王蕭贊表濟南太守房士

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朝命從之子華性至孝母房氏嘗宴飲親戚家夜還大吐人以為毒母甚憂懼子華掬其吐盡噉之母心遂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静初除南兗州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將軍郭瓊收之子思謂令僕曰速可見殺何為久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麤疎令我如此以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捋鬚顧謂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於門下

外省子思字衆念性剛暴恒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為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送名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云中尉督司百寮書侍御史糾察禁内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嘗暫廢府寺臺省並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

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隷
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勑聽如其奏從此迄今使無準
一臣初上臺具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但以權兼未宜
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
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主吏忽為尚書郎中裴
獻伯後注云案舊事御史中尉逢省郎於複道中尉下
車執版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
見此深為怪愕循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被新

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儀似非穿鑿始知裴王規壞典謨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傳云詔徵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庭並專席而坐京兆號之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擬傳皆云既為中丞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坐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官簿帳應送尚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

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苟不付名否臧何驗臣順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官輕弄短札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虧朝令請以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揆之要同彼浮虛助兹乖失宜明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從子思奏仍為元天穆

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孝静時位侍中而死
萇弟珍字金省襲封艾陵男宣武時曲事高肇遂為帝
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卒於尚書左僕
射平弟長生位遊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天穆貴盛贈
司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射有能名六鎮之亂尚書令
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太尉使勞諸軍路出秀容
見爾朱榮深相結託約為兄弟未幾改授别將赴秀容
遂為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

帝踐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戶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修禮等為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鄚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人所在皆置本屬郡縣選豪右為守令以鎮撫之時青州刺史元世雋表置新安郡以杲為太守未報會臺申汰簡所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居

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為土人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葉故齊人號之為䑜榆賊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神武往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京師斬之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內爾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七萬

户天穆以踈屬本無德望憑恃爾朱爵位隆極王公以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寛柔容物不甚見忌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天穆乘車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之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天穆或言其失榮即加杖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内畏忌之與榮同時見誅節閔初贈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黄鉞謚曰武昭子儼襲美才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詐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曽孫也道武初從征每居諸將後及從征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爵西河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元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比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衞將軍謂烈帝之第四子也寛雅有將略嘗從道武征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眞膂力絶人隨道武征伐亦屢有功官至鉅鹿太守卒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

為河間太守賜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貴重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其妻婁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謚曰宣子提襲父侯爵提弟丕太武時拜羽林中郎從駕臨江賜爵興平子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率元賀等誅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公時有諸疑事三百餘條命丕制決率皆平允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詔

丕入八議蠲其同籍丁口雜使役調求受復除尋遷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並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腰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班白百僚觀矚莫不祗聳惟苟頹少為短劣姿望亦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賜以珍寶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讌之際常居坐端必抗首大言叙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

每見王叡苻承祖嘗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叡造宅故亦為丕造甲第一區又使王叡賜丕金印一紐及丕妻叚氏卒賜諡恭妃凡此皆曲媚權幸所致時論少之後例降王爵封平陽郡公求致仕詔不許車駕南伐丕與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使持節及帝還代詔丕等以遷洛之事令與羣臣各陳可否燕州刺史穆羆進曰今北有獫狁南有荆揚西有吐谷渾東有高句驪四方未賔九區未一臣愚以為未可且涿鹿之野黄帝是

都古先聖王不必悉居中原也帝曰卿言海宇未混此論粗可黄帝始居朔易其後亦遷河南卿當未要其終邪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審定臧否而後行帝曰昔周公召公卜宅洛邑乃識至兆今無斯人卜亦何益且卜者所以決疑不疑何卜昔軒轅請卜兆而龜焦以問天老老以為善遂用其言終致蕃昌然則至人之量未然審於龜矣丕等不能復有辯論唯云當禀成算不敢有異帝又詔羣臣曰卿等或以朕無為移徙也王者

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恒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始居東木根山昭成更營居盛樂太祖道武黄帝遷居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卿等當奉先帝令德光述洪規北人比及十年使其徐移朕自多積倉儲不令窘乏時前懷州刺史青龍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猶固執以為不便帝皆與之抗議使至屈服而罷帝又將北廵丕遷太傅錄尚書事頻奏固讓詔斷表啟即家拜授仍詔留守代郡凡在代之事一以

委之丕雅愛本風不違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絶舊言皆所不願孝文知其如此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修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彊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駮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樂帝南征丕表乞少留聖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熙薨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死于代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

開闢曁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為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為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懸豈宜茍相誘引陷君於不德令僕以下可赴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為都督領并州刺史後以平陽畿甸改封丕新興郡公初丕以李沖德望所屬欲託其子超為超娶其兄女丕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别居後得宫人所生子皆同宅共産父子恩愛有虧為物議所鄙丕父子俱不樂南遷帝之發平城也太子恂留於舊京及恂

將還洛隆及弟超與穆泰等密謀留恂舉兵斷關隴據涇北時丕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其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雖致難心頗然之事發帝幸平城推穆泰等罪而隆超兄弟實㕘首謀帝令丕隨駕每至測問必令丕坐觀有司奏丕當與其子連坐詔以丕誠黨逆但先既許以不死之詔聽免死為民其後妻二子聽隨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

還晉陽孝文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
有加焉勅留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侍坐
起丕仕歷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然猶心戀京邑
而不能自絶於人事詔以丕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
十二詔贈左光祿大夫冀州刺史謚曰平長子隆先以
反誅隆弟乙升超亦同誅超弟儁邕並以軍功封儁封
新安縣男邕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為內三郎文成

初襃封淮陵侯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
平公謚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元孫也少雄桀魁岸太武征赫連昌
太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
上馬是日微齊帝幾殆帝又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
聽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
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帝乘而上得拔齊有
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

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克仇池威振羌氏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邉因知之密告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氐遂推文德爲主求援於宋宋遣將房亮之苻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擊斬殺龍禽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内都大官卒謚

敬王長子陵襲爵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陵弟
蘭以忠謹見寵孝文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
志字猛略少清辯彊幹歷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
不避彊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陳得失彪
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駐論道鼓劒安有洛陽令與臣
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户豈有俯同衆
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朕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鑣自
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

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雕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枝也員外郎馮俊昭儀之弟恃勢恣撾所部里正志令主吏收繫處刑除官由此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觀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鄣之帝危得免矢中志目因喪一明以志行恒州事宣武時除荆州刺史還朝御史中尉王顯奏志抑買良人為婢等事會赦免明帝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之威

名雖減李宗亦為荆楚所憚尋為雍州刺史晚年耽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雍州逾尚華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為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隴口與志相持志為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岐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鎻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為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暴掠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魏之疎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子屈襲爵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宏等並決獄訟明元

東巡命屈行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並掌軍國
甚有聲譽後吐京胡與離石胡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
連屈丐屈督會稽侯劉挈永安侯魏勤捍之勤沒於陣
挈墜馬胡執送屈丐唯屈衆獨存明元以屈沒失二將
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
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積其前後過失檻車徵還斬於
市子磨渾少為明帝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
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

規為逆害磨渾既得出遂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為定州刺史卒

昭成九子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獻明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閼婆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

寔君性愚贛殘忍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其將行唐公

苻洛等來寇南境昭成遣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
不豫不能親勤衆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為高
車四面寇抄復度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
弟孤辭國乃以半部授孤孤卒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
為亂獻明皇帝及秦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
后子閼婆等雖長而國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
立慕容氏子明當除汝頃令諸子戎服夜持兵仗旋汝
所居伺便將發耳時苻洛軍猶在君子津諸皇子夜皆

挾仗廵警彷徨廬舍之間寔君偵察以斤言為信乃率其屬盡害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宫人奔告苻洛軍堅將李柔張蚝勒兵内逼部衆離散苻堅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轘於長安西市寔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卒子六狀真定侯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克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

即位追贈秦王謚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算略少能舞劒騎射絶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賜爵九原公從破諸部有功及帝將圖慕容垂遣儀覲釁垂謂儀曰吾威加四海卿主不自見吾而遣使人毋乃有失歟儀對曰魏氏世據北方綿歷年祀子孫立功中原晉人王我代地燕代與國由來久矣與國而行人將命其間於故事無失且燕若不能以親仁善鄰而命使臣乃欲以兵威相加此乃本朝將帥之

事非臣之所知也垂壯其對而禮之儀還報曰燕未可圖垂死乃可帝問其故儀曰垂年已邁其子寶懦而無斷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釁將內起我姑待之帝以為然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衛辰儀出別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帝大喜從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河北自五原至稒陽塞外均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居多遷尚書令從圍中山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

中山平復遣儀討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羊等儀膂力絕人弓力將十石時陳留王虔矟大稱異故世相傳云衛王弓桓王矟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皆言儀有不世之略道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儀由是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穆崇伏甲謀亂崇子逐留在伏士

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逐留闈召疑事發踰牆告狀帝祕而恕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灾儀内不自安單騎遁走帝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纂五歲道武命養於宮中恩與諸皇子同太武踐阼除定州刺史封中山公進爵為王纂好酒愛佞政以賄成太武殺其親嬖人後悔過修謹拜内大將軍居官清約簡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咸就諮焉薨謚

曰簡纂弟良性忠篤明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後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鵰遊飛稍高幹以二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各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射鵰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都官尚書卒謚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太武時為司衛監從征蠕蠕忽遇賊别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孝文初賜爵沛郡公

後拜南豫州刺史大胡山蠻每抄掠州界前後牧守多羇縻之禎乃召新蔡襄城蠻酋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以一死囚參其間禎先發數矢皆中以次命左右射無不破的次至囚囚不能中禎即命斬之蠻酋服技畏威相視股慄又預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實諸界上禎對蠻酋偽舉目瞻天曰風氣少惡會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此輩合死與不蠻等皆叩頭曰

合萬死禎即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
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命曰歸義
坊初豫州土豪胡邱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為刺史邱生
嘗有犯因圖為不軌詐向城人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
向代因與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密告禎勸禎速掩邱
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負我但為邱生誑
誤耳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久自當悔服
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邱生譎誑之罪

而卭生單騎遁去禎怨而不問後徵為都牧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謚曰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母尹氏生而有異因命之曰瑞字天賜位至大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弟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僚莫敢有聲惟烈出詣紹詐與相附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謚曰喜子求襲求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將洛子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靜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論稱之出為

瀛州刺史頗有聲稱蔣天樂之逆見引詔錄送定州賜
死晏好集圖籍家書多於祕閣諸有假借咸不逆其意
亦以此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
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觚以求賂
道武絶之觚率左右馳還爲垂子寶所執垂待之甚厚
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親重之道
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驎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慟
及平中山發普驎冢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傳高霸程同

等斬之皆夷五族乃葬觚追謚秦愍王封子蘷為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勲賜爵洛陽公慕容寳之敗也别率騎數百邀其歸路由是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口及博陵渤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幽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以百姓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

寵太武初復襲爵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其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内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寛政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甍謚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廷長子悉可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

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絶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劒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弟陪斤襲爵坐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彛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為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宫懸帝大怒詔曰阿倪愚騃誰引為郎於是黜彛白衣守尚書昭遂

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
忠執政昭為黄門郎又曲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
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為尚書河南尹聾而狠戾
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為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為
人害後入為尚書𥪕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
左僕射其家納賄元乂故𨙸典優越子元字彦道以節
儉知名孝莊時為洛陽令及節閔即位元上表乞葬莊
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即位以孫騰為左僕

射騰即齊神武之黨以脅仗入省元依法舉劾當時咸為元懼孝武重其彊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授儀同三司加開府薨謚曰平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彊禦宣武詔令檢趙脩獄紹以脩佞幸即杖殺之帝責紹不重聞紹曰脩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罹哀帝之謗帝以其言正不之罪焉及出廣陵王懷拜紹賀曰阿翁皇家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猶恨戮之稍晚耳卒

於涼州刺史陪斤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
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太和四年病篤
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於都門之外卒謚曰宣子
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爲
侯從駕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
陟字景升位開府儀同三司陟弟順字敬叔射有能名
孝武於洛陽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巵容二升許縣百步
外命工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

悅并賜金帛以旌之從帝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孝武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為嗣順於别室泣涕謂周文曰廣平雖親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為中尉行雍州刺史又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卒子偉字猷道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為司録書檄文言皆偉所為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騏驎殿刊正經籍

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爲使主報聘於齊是秋武帝親戎東討偉遂爲齊所留齊平見釋加受上開府後除襄州刺史位大將軍卒偉性温柔好虚静篤學愛文初自鄴歸庾信贈其詩云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其爲辭人所重如此𡧐弟秉字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爲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馹檢覈亮受暉旨到州取他寡婦楚掠令其自誣謂秉壓己爲婢秉終恐不免乃令其

外弟中兵參軍薛脩義將車十乘運麥經其所禁之旁秉因踰牆出赴脩義脩義以大木函盛秉加麥其上載之而出遂至河東匿脩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為暉所譖帝亦更無所責初秉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微賤秉嘗以公事杖之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奏秉誹謗朝廷罪至不敬後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重奏秉前事處之大辟命帝注可帝既大醉書字皆半不成當時見者皆知非帝本心然憚顯等無敢申救及行刑日顯自往

視之秉命筆自誌墓曰洛陽男子姓元名秉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可置紙筆吾棺中我將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内必當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未幾宣武崩顯奪被殺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秉詔書追雪贈豫州刺史謚曰莊子最字幹從孝武入關封樂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秉弟益生少亡子昆字休弼孝武之在藩邸每親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侍卧内及帝與齊神

武有隙時議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神武決戰或言奔梁唯毘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固請西入及策功論賞毘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為首毘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千户唯毘一邑千五百户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毘雖百赦不在原限蚩謚曰景子綽嗣忠弟德封河東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德子悝頼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謚曰恭子嶷字子仲孝武初授兖州刺史于時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

逆嶷棄城出走懸門發斷嶷要而出詔齊州刺史尉景
本州刺史蔡儁各部在州士往討之嶷返復任封濮陽
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嶷雖居重任隨時而已
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悝弟暉字景襲少
沈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爲給事黄門侍郎初孝文遷
洛舊貴皆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但居北
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牓賣田
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間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

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居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言實非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黄門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盼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飢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

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出爲冀州刺史下車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取角以充其用暉撿括丁户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疋然聚斂無極百姓患之

明帝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選事後詔暉與任城王澄東平王匡共決門下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三事其一言御史之職務在得賢不拘階秩宜久於事責其成功其二請嚴勅邊將不得妄收降附輙遣援接以

啟釁隙其三欲檢括河北逃散户口毋令損耗不已帝納之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暉疾篤表上之卒賜東園祕器贈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謚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劒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儀以莊帝舅子壻特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妹為神武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錄尚

書事位特進宗師齊受禪除左光祿大夫天保三年卒
十年諸子與諸元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齊武成
時位將作大匠德弟贊頗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孝文
初置司州以贊爲刺史賜爵上谷侯欲使贊治畿甸故
賜名曰贊詔贊乗歩挽入殿門加太子太師遷左僕射
孝文遷洛諸公多異同唯贊贊成大事後帝每南伐輙
執贊手寄以大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故仍進封晉陽
縣伯贊弟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爲河

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閭家給人足後卒於平城鎮將謚曰靜有子七人李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李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以政在爾朱禍難方始勸李海為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李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謚曰穆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以亨父在

關中禁錮之其母屢訴凍餓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受禪例降為公隋文帝受禪自洛州刺史徵拜太常卿尋出為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民詣闕上表請留上嗟嘆久之其年亨以疾篤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於官謚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

破黜弗部後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右翼寶敗垂憤恚自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陣戰沒虔姿氣魁傑武力絶倫每以矟細短乃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嘗以矟刺人遂貫而高舉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馳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而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摇矟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矟而去每從征討及為偏將嘗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

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為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
追謚陳留桓王配享廟廷封其子悅為朱提王悅外和
内狠道武嘗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寵為左將軍襲封
後為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生之徒言曰一
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衛王儀美鬚
為内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送之路由
鴈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意後遇事譴逃亡投鴈門
規收豪桀欲圖不軌為土人所執送帝恕而不罪明元

即位引悅入侍悅言於帝曰京師雜人不可保信宜誅
其非類者冀以激變因而為亂又懷其私忿云鴈門人
多詐可并誅之帝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為大
逆衛將軍叔孫俊見其舉動有異竊視其懷有刀執之
遂賜死悅弟崇太武詔令襲桓王爵崇性沈厚初衛王
死後道武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弟入宴常山王素
等三十餘人咸謂當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遁將奔
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之素

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督軍出大澤越涿邪山威懾漠北薨謚景王子建襲以罪降爵爲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建子琛位恒朔二州刺史琛子翌爲尚書左僕射翌子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好涉獵書記少有美名周文禮之命與諸子游處情契甚厚再遷武伯下大夫奉使突厥可汗悅之遣其名王隨暉貢獻方物拜儀同三司周武帝聘突厥女爲后令暉致禮授開府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

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總百揆加上開府進
爵為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僕奉詔決杜陽水
灌三時原溉舄鹵之地數千頃人頼其利再遷兵部尚
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刺史頗有恵
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師謚曰元子肅嗣位光祿少卿
肅弟仁器性明敏位日南郡丞建弟嫡子祚字龍壽初
建以罪失王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執不許聽祚襲公卒
於河州刺史節閔時贈侍中尚書僕射虔兄顗性嚴重

少言道武敬之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羽儀禮同岳牧顗蒞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于代顗為郡時易于子萬言得寵於道武易于以子故忽顗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顗墜牀而據其坐顗不知其代已也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恥為所侮謂易于曰我更滿被代常也汝無禮見辱何邪遂搏而殺之以狀聞道武壯之萬年累以訴乃詔顗輸贖顗歸罪有司道武赦之復免其贖病卒子崙太武

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既勁若令人推草車方軌而進乘風縱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宫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謚曰定子琛襲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踈狠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柏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而止

時賀力眷等聚衆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克乃徙留宮自白登南入繁時故城阻㶟水為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毗陵王位司隷校尉道武好黄老數名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在坐莫不祗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家

遼西公意烈力真之子也先沒於慕容垂道武征中山意烈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勲賜爵遼西公除廣平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恥居

跋下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道武以拔干宗親不念父惡委之心腹有計略屢効忠勤明元踐阼除渤海太守吏民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卒諡靈公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子叱奴位武川鎮將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兼黄門侍郎綏慰冀部還言冀土寛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其後遂立滄州如洪超所言卒於北軍將光禄大夫意

烈弟勃善射御以勲賜爵彭城公卒長子栗襲太武時督諸軍屯漠南後征和龍以功進爵為王薨栗弟渾少善弓馬太武嘉之及為都官尚書頗以驕縦為失坐事免徙長社為人所害子庫汗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廵有兎起乘輿前令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武悦賜一金兎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即位復造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為公庫汗明於斷决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

汗為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

古辰襲

寔咄貽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

以書學堅國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

之敗遣弟亢埿等迎寔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

武左右干桓等謀應之有單烏于者預其謀以告帝帝

慮駭人心沈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崇又

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

内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遣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
慕容垂漫亡奔窟咄安同間行遂達中山慕容垂遣子
賀驎將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垂使人蘭紇俱還達
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匿於商人橐中至暮
得入空井乃免仍奔賀驎軍軍既不至而稍前逼賀染
干染干陰懷異端乃為窟咄來侵北部人皆驚駭莫有
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節及諸烏丸亡奔衛辰
賀驎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告衆知賀驎軍近乃稍

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道武復使安同

詣賀驎因剋會期安同還帝踰參合出代北與賀驎會

於高柳窟咄窮逼望旗奔走遂為衛辰殺之帝悉收其

衆賀驎還歸中山

道武七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

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河間

王脩長樂王處文二王母氏闕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

兆王黎皇子渾及聰母氏並闕皆早薨無傳

清河王紹字受洛拔天興六年封性兇悖好劫剝行人斫射犬豕以為笑樂有孕婦紹剖觀其胎道武嘗怒之倒懸於井中垂死乃出明元嘗以義方訓之由此不協而紹母賀夫人有譴帝將殺之會日暮未決賀氏密告急於紹紹乃與帳下及宦者數人踰宮犯禁而入帝驚起求弓刀不及遂暴崩明日宮門日中不開紹稱詔召百寮於西宮端門前北面紹從門扉間謂曰我有父亦

有兄公卿欲從誰也王公以下皆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臣等不審登遐狀唯陰平公元烈哭泣而去於是朝野兇兇人懷異志肥如侯賀護舉燧於安陽城北故賀蘭部人皆往歸之其餘舊部亦率子弟招集故人往往相聚紹聞人情不安乃出布帛班賜王公以下先是明元在外聞變乃還潛于山中使人夜告北新侯安同衆皆響應衛士執送紹於明元明元遂賜紹母子死誅帳下閹宦宮人為内應者十數人其先犯

乘輿者羣臣於城南都街生鬻食之綌時年十六綌母
即獻明皇后妹也美而豔道武嘗如賀蘭部見而悅之
告獻明皇后請納焉后曰不可此過美不善且已有夫
帝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綌終致大逆焉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於東部
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恒六年薨
帝哀慟不已長子佗襲爵佗性忠厚武藝無過者後改
封淮南王鎮虎牢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賜安車几

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賵有加謚曰靖王世子吐万早卒子僖王顯襲祖爵薨子世遵襲孝明時為荆州刺史州居邊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荆州為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以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輙遣部曲掠取世遵聞之責均遂移還本戍吳人感之其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望實頗損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王吐万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

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於是境內肅然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為十錢主簿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賈諸姓州內人士法僧皆召為卒伍無所假縱於是合境皆反招引外寇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乂以驕恣故恐禍及己將謀為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

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安能棄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柏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孝昌元年法僧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文武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又進位為太尉仍立為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仍徵為太尉卒於梁謚曰襄厲王子景

仲景隆景隆初封丹陽公位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宋王又為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為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遣人誘召之許奉為主景仲將應之為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縊死武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曜武藝絶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薨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遣迎昭儀于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後改封武昌王累遷統萬鎮將甚見寵待薨謚

曰成王長子平原襲平原忠果有智略為齊州刺史善於綏撫孝文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祆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登齊人饑饉平原以私米三千餘斛為粥以全人命北州戍卒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百姓稱詠之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薨謚曰簡王長子和字善意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為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出因忿

遂自落髮為沙門既不答其母乃舍顯以爵讓其次弟
鑒鑒固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爵訴於孝文孝文詔
鑒終之後令顯襲爵鑒乃受之鑒字紹遠沈重少言寬
和好士為齊州刺史時革變之始鑒到官遵孝文之旨
採齊俗之舊軌制粲然齊人愛詠咸曰耳目更新孝文
崩後和罷沙門歸俗棄故妻子納寡婦曹氏為妻曹氏
年長大和十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
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適其意獄以賄成齊

人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兗大水人多饑餓鑒表加賑恤人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為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陽烏寛以御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至表梁郡太守程靈虬殘虐詔免靈虬於是徐境肅然甍謚悼王鑒甍和與鑒子伯崇競求承襲詔聽和襲爵位東郡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饒於財嘗與和爭地遣奴客毆和垂死至是和誣天恩與北賊交通父子兄弟一時俱戮田宅金寶皆沒縣官天恩宗從欲詣闕訴冤以和元

乂之親不敢告列和語其郡人曰我覓一州亦應可得
念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夙昔此後更不希
富貴識者知其必没於此既而果薨贈相州刺史
河間王修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詔河南王曜子羯
兒襲改封略陽王正平初有罪賜死爵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四年封處文聰辯夙成年十四薨明
元悼傷之屢親臨哀慟陪葬金陵無子爵除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封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

子渾為南平王以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輙歷飛而中之日射兎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恱器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亹子飛襲飛後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

其封遷左光祿大夫蕣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緦繚臨
霄喪宴不舉樂謚曰安王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蕣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蕣無
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為後繼字世仁襲封江
陽王宣武時為青州刺史為家僮取人女為婦妾又以
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繼子乂先納靈太后
妹太后臨朝復繼本封復徙封京兆王歷司徒加侍中
繼自孝文時已歷顯要及是入居心膂歷轉台司既而

頻表遜位復轉太保未幾轉太傅侍中皆如故乂時執
生殺之權繼拜受之日賀者傾朝有識為之致懼後除
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督節度西道
諸軍事率諸將西討就德興出師之日車駕臨餞百官
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啟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
晚更貪婪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招納賄貨以相付
託妻子各别請屬至乃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法
官以乂故不敢糾擿天下患之乂以物議不止遂黜繼

廢於家初爾朱榮之為直寢數以名馬奉乂乂接以恩
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為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
薨贈假黃鉞都督九州諸軍事錄尚書事大丞相如故
謚曰武烈乂字伯儁小字夜乂靈太后以乂妹夫除通
直郎乂妻封新平君後遷馮翊君拜女侍中乂累加侍
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為靈太后所信委
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乂遂令通直
郎宋準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

窮按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别館久之乂恐懌終為己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詐令主食中黄門胡度胡定列辭誣懌云貨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中害帝騰以具奏明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靈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乂命宗士及直齋執懌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當懌大逆羣臣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明其不然乂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矯為靈太后辭讓詔乂遂與太

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嘗直禁中明帝呼為姨夫乂處之無愧帝後徙居嶶音殿乂亦入居殿右其出入常令武士持刀劒以相先後又於千秋門外厰下施木欄檻時或止息其間置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復作別室禁中掌握之寶充牣其內其始專政也猶矯情待物及其得志遽自驕愎耽酒好色諸姑姊妹朋淫無別嘗卧婦人於食轝以帊覆之舁入禁內出亦如之直衛雖知無敢言者政以賄成官由賂進朝綱解弛州鎮多非其人天下

由是亂矣乂自知不法恐被廢黜乃陰遣其從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與之盟欲令為亂冀朝廷以已為將往伐因相與表裏可以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業賞馬太后自劉騰死後防衛微緩乂頗亦自寬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宅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太后對明帝謂羣臣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羣臣大懼叩頭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之帝後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削髮事乂乃勸帝順

適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二宫無復禁礙乂舉其親元法僧為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叛靈太后數以為言乂深悔愧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乂而甚憚乂會太后與帝游洛水遂幸雍第定圖乂之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乂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何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聞之甚懼免冠求解乃以為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乂雖去兵權然總任内外不慮廢黜時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昶伏

景皆惡乂景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嬪云乂欲害之嬪泣訴於帝云乂非直欲殺妾亦將害陛下帝信之後乂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名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其子樹奔梁及元法僧之叛樹自梁遺公卿百寮書暴乂過惡言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刹夜乂羅刹此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鳴呼魏境離此二灾惡木盜泉不息不飲勝母梟稱不入不為況昆季此名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乂為遠近所

惡如此其後靈太后顧謂侍臣曰劉騰元乂昔邀朕索
鐵劵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人韓子順對曰臣聞
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解今日不殺靈太后
憮然未幾有人告乂及其弟瓜謀反先遣元洪業率六
鎮降户反定州又令勾魯陽諸蠻侵擾伊闕乂兄弟為
内應起有日矣靈太后以妹壻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
不已明帝又以為言太后乃從之於是乂及弟並賜死
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乂子舒

祕書郎义死後亡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兾二州刺史子善亦名善住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宫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以授太子隋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凡有敷奏辭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上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之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上嘗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敷陳義理兼之以諫上大悅曰聞江陽之説

更起朕心賚布一百疋衣一襲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風流醞籍為後進所歸妥每懷不平心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遂引古今滯義以難善多不能對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嘗言於上曰楊素麁踈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上初然之及熲得罪上以善為熲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於是病頓而卒乂弟羅字

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乂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奬等咸為其賔客從游青土罷州入為宗正卿乂死羅通其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静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僭立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作相遣人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卿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住後從

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爲固道郡公羅弟爽
字景哲少而機警位給事黄門侍郎金紫光禄大夫卒
謚曰懿爽弟蠻仕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頳州事坐不
爲繼母服爲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
年大誅元氏孝昭后蠻之女也爲苦請自市追免之賜
姓步孤氏卒賜司空蠻弟瓜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乂
同被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
之昌平郡内豐資産唯以得意爲適不入京師有賔客

往來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义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六王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安定殤王彌闕母氏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恒七年封拜車騎大將軍後督

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當懼還仇池丕綏懷初附民悉向化初馮弘之奔高麗太武詔高麗遣送之高麗不從太武怒將討之丕上疏以為和龍新定宜復之使廣脩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而滅帝納之乃止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王子拔襲爵後坐事賜死國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其高二十餘丈樂平王

嘗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以問日者董道秀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默而有喜色後事發王遂憂死而道秀棄市使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亢龍有悔窮高曰亢高而無民不爲善也夫如是則上寧於王下保於已福禄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於本而從其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定安王彌泰恒七年封甍謚曰殤王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恒七年封範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

之地乃拜範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時秦土新離寇賊流亡者相繼範寬徭息役與民休息百姓賴之後劉絜之亂範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薨長子良太武末有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知嘗參軍國大計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薨謚曰簡王

永昌王健泰恒七年封健姿貌魁壯所在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

西略至木根上討和龍健别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于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而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

褱謚曰莊王子仁襲仁亦驍勇有父風太武竒之後與濮陽王閭著謀為不軌事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恒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並賜死

新興王俊泰恒七年封少善騎射多材藝坐法削爵爲公俊好酒色多越法度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亂心後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五王

太武皇帝十一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陽王建閭石昭儀生吳王余其小兒猫兒真彪頭龍頭並闕母氏皆早薨無傳

晉王伏羅真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後督高平涼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潛軍出其不意此鄧艾禽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子拾寅走阿曲降其一萬餘部落八年薨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

東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而中常侍宗愛與
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
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
京師
臨淮王譚真君三年封燕王拜侍中參典都曹事後改
封臨淮王薨謚宣王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
加罰徒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頴免冠請解所居官
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

都之議尋卒以預參遷都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提子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而薨贈齊州刺史謚曰康王追改封濟南王子彧字文若紹封彧少有才學侍中崔光見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

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
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彧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邪
王誦有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嘗奏郊廟歌詞
時稱其美除給事黄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
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啟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
吐嘗自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義彧求復
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長兼御史中尉
彧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領軍于忠忿言之朝廷曰臨淮

雖復風流可觀而無骨鯁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或遂去威儀單車而還朝流為之歎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為東道行臺會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或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或為人建孫稱或風神閑儁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或於樂游園因設宴樂或聞聲歔欷涕淚交下梁武為之不樂自前後奔叛皆候旨稱魏為偽雖或表啟嘗云魏臨淮王梁武體或雅

性不以為責及知莊帝踐阼或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
梁武惜其人才又難違其意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留
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梁武乃以禮遣或性至孝自
經違離不進酒肉容貌憔悴見者傷之歷位尚書令大
司馬兼錄尚書莊帝追崇武宣王為文穆皇帝廟號肅
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於太廟以孝文為伯
考或表諫以為漢祖創業香街有太上之廟光武中興
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之於光武疏為絕服猶尚身奉

子道入繼太宗高祖之於聖躬親實猶子陛下既纂洪緒豈宜加伯考之名且漢宣之繼孝昭斯乃上後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蓋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寄景王意在毀冕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季之興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之家允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繼文祖宣而景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德溢寰中道超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曾奉贄稱臣穆后稟德坤元復將配享乾位此乃君臣

並筵嫂叔同室歷覯墳籍未有其事時莊帝意鋭朝廷
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報曰
漢高不因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
不由父祖故太上南頓别廟異寢於理何差朕承文穆
皇帝下武遂主神器與高光異若以昔況今不當移寢
則魏太祖晉景帝雖王跡已顯皆以人臣而終豈得與
餘帝别廟有闕倫序漢宣之父亦非勲德所出雖不追
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稱何必準古而言

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皇帝昔遂
臣道以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
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
同明有共室之理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太祖禰一廟
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容可更議遷毀莊
帝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黄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
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帝或又面諫
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觀載籍未有其事帝不

從及神主入廟復勑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上
表以爲爰自中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襃明功懿乃自
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
準又不納爾朱榮死除或司徒公及爾朱兆衆奄至出
東掖門爲賊所獲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毆薨孝武
帝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文穆或美
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
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

所進舉止於親婭為識者所譏無子弟孝友少有時譽

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刺史為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

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以此便之孝友明於政理嘗

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

家之内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

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

正二史庶事無闕而况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

改而於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少十二丁得十二疋

貲絹略計見管之户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疋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民之道也又言古諸侯一取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君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所以隂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隂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娶后族故無姬媵習以為常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

妻婦人多幸生逢今世在家則父母教之以妬既嫁則姑姊勸之以忌以制夫為婦德以專寵為婦功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姦淫之兆興斯實有關於風教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而不娶妾斯則自絶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今冒申妻妾

之數非惟上合禮經亦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允滿朝傳祚於無窮也詔付有司議多不同又言今人生為皁隸葬擬王侯盛飾祭儀崇壯邱隴鄰里相榮稱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瓢足以成禮而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累魚為山山有林木鸞鳳斯存暴殄天物無益於理請自玆以後如婚葬踰制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孝友在尹積平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承事權勢為正直者所譏齊

天保初準例降爵封臨淮縣公拜光祿大夫二年冬被
詔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弟孚字秀和少有
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
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
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
凡為四卷奏之遷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
大飢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振給詔孚為北道行
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

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江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犉牛產羊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寛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

磧脫岀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飢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不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

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敝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仁寬糜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踈不容

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

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内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

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

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利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

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内徙未必肯

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蟠勞阿那

瓌於柔元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

遂拘留孚載以輼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敬禮阿那瓌遂自南還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廷尉丞高謙之奏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内稱為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後為葛榮所陷被執兄祐為防城都督兄

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罪孚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孟都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顥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顥卒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

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
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
登被旨勅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
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
以來置宮懸四箱栒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
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
於東北太蔟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
調律不和又有儀鐘十四簴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删

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梟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鐘求音損除煩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為十二宫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月擊奏則會還相為宫之義又得律吕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于時縉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太傅錄尚書事長孫承業妙解音律特復稱善後從孝武帝入關為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時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

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懽悅奉皇后來歸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瓨瓨餘一斛上皆加帽欲以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甍帝親臨問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

史性踈狠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眞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王
子石侯襲薨謚曰哀王子遺興襲薨謚曰定王無子石
侯弟嘉少沈敏喜愠不形於色兼有武略孝文初拜徐
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王以紹建後孝文南伐詔
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賊得免帝怒責之曰叔祖定
非世孫何大不相類也及將大漸遺詔以嘉爲尚書左
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四面

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以充
兹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拜衛大將軍尚書令
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沈醉在宣武前言笑自得無
所顧忌帝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海高陽諸王每
入宴集極懽彌夜數加賞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儀飾
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後
拜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帝雅
委付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爲時知者侍坐之次轉

加汲引時人以此稱之甍遺命薄葬宣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曰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絶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深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豫行恩信胡人便之刼盜止息後為恒州刺史在州多受納賄賂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為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為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

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由來非一朝也昔文明皇后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初歷僕射李沖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為伍鎮驅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

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禦魑魅多復逃亡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投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氐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寇邊為之指蹤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為此無不切齒增怒又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眾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

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
為州將允其願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
失和拔陵殺之為逆命攻城掠地所見必誅王師屢北
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銷平其崔暹隻輪不反臣崇
與臣逡巡復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
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
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及東西部
勅勒之叛朝議更思深言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為大

使欲復鎮為州以順人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復上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戎政拔陵避蠕蠕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附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户隨宜振賚息其亂心不從詔遣黃門侍郎楊昱分散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禍亂當由

是作既而鮮于修禮叛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
降户猶在恒州遂欲推深為主深乃上書求還京師令
左衛將軍楊津代為都督以深為侍中右衛將軍定州
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別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
審覈其事會賊逼中山深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
云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
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明帝不欲使徽深相
憾勑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深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為

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為左都督裴衍為右都督並受深節度以討脩禮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勑章武王等潛相防備融遂以勑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靈太后聞之乃使問深意狀深乃具言前後為徽所構非一及今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為可疑之兆悠悠之人復傳音響言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受密勑伺察臣事徽既用心如此臣將何以自安竊以天

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嶽昔臨藩乃有人譽及居端右無聞焉爾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利用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亦得展其忠力太后不聽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闘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陣賊脩禮嘗與葛榮謀後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嘗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交津使人喻之普賢乃有降意深又使錄事參軍元晏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而自立榮以新得大

衆上下未安遂北度瀛州深遂率衆北轉滎東攻章武王融融戰敗於白牛邏深復退走趣定州聞刺史楊津疑其有異志乃止於州南佛寺停二日夜乃名都督毛謐等六七人與之盟約危難之際共相拯恤謐反疑深乃密告津云深謀不軌津遣謐討深深與左右走達博陵郡界逢賊游騎仍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内惡之乃害深嶶遂誣深降賊奏削深爵錄其妻子深府佐宋游道為之訴理妻子乃得釋孝莊世追

復王爵贈司徒公謚曰忠武子湛字士淵少有風尚孝
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
入為侍中後為司州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
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曰文獻
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書郎中宋
游道後乃私湛出為冀州竊攜而去游道大致紛紜乃
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息論者
兩非之湛弟謹尚書祠部郎後謀殺齊文襄事泄合門

伏法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齊王矜湛覆滅乃啟原之復其爵土

南安王余真君三年封吳王後改封南安王太武暴崩中常侍宗愛矯皇太后令迎立之然後發喪大赦改年為永平余自以非次而立厚遺羣下取悅於衆為長夜之飲聲樂不絕旬月之間帑藏空罄尤好弋獵出入無度邊方告難余不恤之百姓憤惋而余晏如也宗愛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余疑愛為變謀奪其權愛因余祭廟

夜殺余文成葬以王禮謚曰隱

通志卷八十四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八十九　史部

通志卷八十四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七下

景穆十二王

景穆皇帝十四男恭皇后生文成皇帝袁椒房生陽平幽王新成尉椒房生京兆康王子推濟陰王小新成陽椒房生汝陰靈王天賜樂良厲王萬壽廣平殤王洛侯

母並闕孟椒房生任城康王雲劉椒房生南安惠王楨城陽康王長壽慕容椒房生章武敬王太洛尉椒房生樂陵康王胡兒孟椒房生安定靖王休趙王深早薨無傳母闕魏舊太子後庭未有位號文成即位景穆宫人有子者並號為椒房

陽平王新成太安三年封後為内都大官薨謚曰幽長子安壽襲爵孝文後賜名頤累遷懷朔鎮大將都督三道諸軍事太和中北討蠕蠕詔徵赴京勗以戰伐之事

對曰當仰仗廟算使呼韓同渭橋之禮帝歎曰壯哉王言朕所望也未發遭母憂詔侍臣以金革敦喻既殯而發與左僕射陸叡集三道諸將議軍途所詣於是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向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蠕蠕頤入朝詔曰王之前言果不虛也後除朔州刺史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遣使推頤爲主頤密以狀聞泰等伏誅帝甚嘉之宣武景明元年薨於青州刺史謚曰莊王傳國至孫宗允明帝時坐殺叔父賜死爵除頤弟

衍字安樂賜爵廣陵侯位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責之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之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賫絹三千疋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疋乎其爲帝所重如此後所生母雷氏卒表請解州詔曰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季末陵遲斯典或廢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之義便可大功後卒於雍州刺史謚曰康侯衍性清慎所在廉潔又不營產業歷

牧四州皆有稱績亡日無斂屍之具子暢字叔暢從孝武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年東討沒於陣子敏嗜酒多費家爲之貧其壻柱國乙弗貴大將軍大利稽祏家貲皆千萬每營給之敏隨即散盡而帝不之責貴祏後遂絕之位儀同三司改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驍武過人莊帝謀殺爾朱榮以融爲直閤將軍及爾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衍弟欽字思若位中書監尚書右

僕射儀同三司欽色尤黑故時人號為黑面僕射欽淫從兄麗妻崔氏為御史中尉封回劾奏遇赦免尋除司州牧欽少好學早有令譽時人語曰皇宗畧畧壽安思若及晚年貴重不能有所匡益論者輕之欽性吝遇客甚薄嘗託青州人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僧壽僧壽性滑稽反謂欽曰凡人絶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乃大慙於是待客稍厚後除司空公封鉅平縣公於河陰遇害贈

假黃鉞太師太尉公子子孝字季業早慧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戲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滿座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羣從子弟晝夜講讀并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

贇嗣

京兆王子推太安五年封位侍中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將子推性沈雅善於綏接秦雍之人服其威惠入爲中都大官察獄有稱獻文將禪位於子推以大臣固諫乃傳孝文孝文即位拜侍中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未至道薨子太興襲拜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後除祕書監還復前爵改封西河轉守衛尉卿初太興遇竒疾醫言不可爲遂日供諸沙門兾以愈病他日齋罷庭空有一沙門方至云丐餘食太興戲之曰

蔬茹俱盡獨有酒肉耳命取酒一斗羊一臠薦之沙門欣然曰固所欲也引滿大嚼無餘既出侍人徹器而所獻酒肉故具在太興驚亟遽命左右追之四向無所見乃於佛前乞願曰向者天人肉眼不辨若此疾遂已當舍王爵入道已而所患灑然遂表請爲僧章十餘上乃見許時孝文南討在軍詔皇太子於四月八日下髮施帛二千疋既爲沙門名僧懿居嵩山太和二十二年終子昺字伯暉襲衣㲪昺子悰字魏慶襲孝靜時累遷太尉

錄尚書事司州牧青州刺史薨於州詔贈假黃鉞太傅
司徒公謚曰文悰寬和有度量美容貌風望儼然得喪
之間不見於色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昴弟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
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
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横又爲盜竊仲景密
加收捕悉獲之咸即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
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齊神武欲至洛陽仲景

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爾朱天光妻也列氏也列氏本倡也有美色仲景惑之後數歲故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詣仲景也列遂徙居別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逾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葬焉潛匿也列僻處人無知者叔袁紇所生三子濟鍾奉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也列尚在終爲妻子漏言乃謀殺叔袁紇以滅口叔袁紇知之欲先手也列也列謂其從奴曰

誠使叔裒紇殺我必投我圊溷中汚穢我儻告宇文丞相兾或不死就令不理首慜猶埋我好地得骨肉親土爾爲我告之奴遂告於周文周文依奏詔笞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免死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既而仲景仍通焉周文以其歷仕有令名且杖策隨駕乃奏復官爵令叔裒紇與也列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後復多内亂就州賜死仲景弟退字叔照孝莊初

除南兗州刺史在州猛暴多所殺害元顥入洛退據州
不屈莊帝還宮封汝陽王累遷秦州刺史先是秦人屢
爲反覆退盡誅之存者十一二普泰元年除凉州刺史
貪暴無極欲規府人及商胡富人財物詐爲臺符請諸
豪等云欲加賞及至一時屠戮所有資財生口悉没自
入孝靜時位侍中錄尚書事薨贈太師子沖襲無子國
絶太興弟遥字太原有器望以左衛將軍從孝文南征
賜爵饒陽男宣武初遭所生母憂表請解任詔以餘尊

所厭不許明帝初累遷左光禄大夫仍領護軍時冀州沙門法慶爲妖幻説渤海人李歸伯歸伯合家從之招率鄉人推法慶爲主法慶以歸伯爲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殺害爲事刺史蕭寶夤遣兼長史崔伯驎討之敗於煑棗城伯驎戰没凶衆遂盛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明帝詔以遥爲使

持節都督北征諸軍事討破之禽法慶并其妻尼惠暉等斬法慶傳首京師其黨戮於都市初遥大功昆弟皆是景穆之孫至明帝而本服絶故除遥等屬籍遥表曰竊聞聖人所以南面而聽天下其不可得變革者則親也尊也四世而緦服窮五世而袒免六世而親屬竭矣去兹以往猶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又律云議親者非唯當世之屬親歷謂先帝之五世謹尋斯旨將以廣帝宗重磐石先帝所以變諸事條爲此別制

者太和之季方有意於吳蜀經始之費慮深在初割減之起暫出當時也且臨淮王提分屬籍之始高祖賜帛三千疋所以重分離樂良王長命亦賜縑二千疋所以存慈眷此皆先朝慇懃克念不得已而然者也古人有言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其輔已者衆臣誠不欲妄親太階茍求潤屋但傷大宗一分則天子屬籍不過十數人而已在漢親王之子不限多少皆別土而封謂之王子侯至于魏晉莫不廣胙山河稱之曰公者蓋惡其

大宗之不固骨肉之恩疏矣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
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復給衣食
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內外限異同也今
諸廟之感在心未忘行道之悲倏然巳及其諸封者身
亡之日三年服終然後改奪今朝廷猶在遏密之中便
議此事實用未安詔付尚書博議以聞尚書令任城王
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奏同遙表靈太后不從卒謚曰宣
公遙弟恒字景安粗涉書史恒以春秋之義爲名不以

山川表求改名芝歷位太常卿中書監侍中後於河陰遇害贈太傅司徒公謚曰宣穆

濟陰王小新成和平二年封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俘馘甚多後位外都大官薨贈大將軍謚曰惠子鬱字伏生襲位開府爲徐州刺史以黷貨賜死國除長子弼字邕明剛正有文學位中散大夫以世嫡應襲先爵爲季父尚書僕射麗用于氏親寵橫奪

弼王爵授同母兄子誕弼於是謝絶人事託疾還第宣
武徽爲侍中弼上表固讓入嵩山以穴爲室布衣蔬食
卒建義元年子暉業訴復王爵永安三年追贈尚書令
司徒公謚曰文獻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
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弼覺即告暉業終如其
言暉業少險薄多與寇盜交通長乃變節涉獵子史亦
頗屬文而慷慨有志節歷位司空太尉加特進領中書
監錄尚書事齊文襄嘗問之曰比何所披覽對曰數尋

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文襄街之暉業以時運漸謝不復圖全唯事飲噉一日三羊二日一犢又嘗賦詩云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羣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横齊初降封美陽縣公開府儀同三司特進暉業之在晉陽也無所交游居常閑暇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錄四十卷行於世位望隆重又以性氣不倫每被猜忌天保二年從駕至晉陽於宫門外罵元韶曰爾不及一老嫗背負璽與人何不打碎之我出此言知即死然爾亦

詎能幾時文宣聞而殺之并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惶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氷沈其屍暉業弟昭業頗有學尚位諫議大夫遷給事黃門侍郎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謚曰文侯鬱弟偃位太中大夫子誕字曇首初誕伯父鬱坐貪汚賜死爵除詔以誕偃正妃子立為嫡孫特聽紹封累遷齊州刺史在州貪暴人有牛馬騾驢無不見奪奴隸悉逼取良人為婦有沙門為誕採藥還見誕問外議云何對曰唯言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

州七萬家吾蒞州家未得三十錢詎得此謗邪後爲御
史中尉元纂所糾會赦免薨謚曰靜王子撫字伯懿襲
莊帝初爲從兄暉業訴奪王爵偃弟麗字寳掌位兼宗
正卿右衛將軍遷光禄勲宗正右衛如故時秦州屠客
王法智推州主簿吕茍兒爲主號建明元年置立百官
攻逼州郡涇州人陳瞻亦聚衆稱王號聖明元年詔以
麗爲使持節都督與楊椿討之茍兒率衆十餘萬屯孤
山别遣將據諸險要圍逼州城麗出擊大破之遂進軍

永洛賊徒逆戰麗夜擊走之行秦州事李韶破茍兒于孤山乘勝追掩獲其父母妻子諸城之圍亦悉奔散茍兒率其王公三十餘人詣麗請罪麗因平賊之勢掠平民七百餘人以爲俘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檢拜雍州刺史爲政嚴酷吏民患之其妻崔氏誕男麗出死囚及徒流罪者一時放免遷冀州刺史多行殘虐入爲尚書左僕射帝問曰聞公在州濫刑非一又多殺道人寧有之乎對曰臣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許亦復何多

帝曰一物不得其所若納諸隍況殺道人二百而言不多乎麗脫冠謝卒謚曰威子顥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除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叛顥和與戰被禽法僧執手命與連坐顥和曰顥和與阿翁同源别派皆是磐石之宗一朝以地外叛若遇董狐能無慙德遂不肯坐法僧猶欲慰喻顥和曰乃可死作惡鬼不能生爲叛臣及將殺之神色自若建義初贈秦州刺史

汝陰王天賜和平三年封後爲内都大官孝文初殿中

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豪富兼丁者爲殿中武士而
大納財貨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鎮將奚陵於是諸部
敕勒悉叛詔天賜與給事中羅雲討之前鋒敕勒詐降
雲信之敕勒遂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累遷懷朔鎮大
將坐貪殘恕死削除官爵卒孝文哭於思政觀贈本爵
葬從王禮謚曰靈王子逞字萬安卒於齊州刺史謚曰
威逞子慶和東豫州刺史爲梁將所攻舉城降之梁武
以爲北道總督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

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徙於合浦逞弟汎字
晉安自元士稍遷營州刺史性貪殘人不堪命相率逐
之汎走平州後除光祿大夫宗正卿封東燕縣男於河
陰遇害汎弟脩義字壽安頗有文才自元士稍遷齊州
刺史脩義以齊州頻喪刺史累表固辭詔不許聽隨便
立治所脩義乃移治東城爲政寛和遷秦州刺史明帝
初表陳庶人禧庶人愉等請宥前愆賜葬陵域靈太后
詔曰收葬之恩事由上旨藩岳何得越職干陳在州多

受納累遷吏部尚書及在銓衡惟事貨賄授官大小並
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例合先敘上黨郡缺居遂
求之脩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脩義命左
右牽曳之居大聲呼曰有賊在人問居曰白晝公庭賊
何許來居指脩義曰此坐上者盜天子名器私貸於人
而多收其直非賊乎豈必入市攫金而後爲賊也脩義
失色居行罵而去後欲邀駕論脩義罪左僕射蕭寶夤
喻止之三秦反假脩義兼尚書右僕射西道行臺行秦

州事爲諸軍節度脩義性好酒每飲連日遂遇風病神
明昏喪雖至長安竟無部分之益元志敗没賊東至黑
水更遣蕭寶夤討之以脩義爲雍州刺史卒於州追贈
司空謚曰文子均位給事黄門侍郎後入西魏封安昌
王位開府儀同三司薨謚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義
州刺史仕周爲小冢宰江陵總管子文都性梗直仕周
爲右侍上士隋開皇初授内史舍人煬帝即位累遷御
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甚有當時譽大業十三

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爲東都留守帝遇害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爲帝侗署文都爲内史令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爲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應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以拒化及密請効命因授密官爵王世充不悅深忌文都侗以文都領御史大夫世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誅世充文都懷奏入殿或以告世充世充馳還含嘉城至

夜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曰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盛遣將軍楊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遣之左右莫不閔默出至興教門世充令左右亂斫之諸子並見害則弟矩字孝矩西魏時襲賜爵始平縣公拜南豐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季曰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爲凡則所過乃止後周文爲兒子晉公護娶其妹爲妻情好甚密及護誅坐徙蜀後拜司獻

大夫隋文帝重其門第娶其女爲房陵王妃及爲丞相拜少冢宰位柱國賜爵洵陽郡王及房陵立爲皇太子立其女爲皇太子妃親禮彌厚拜壽州總管時陳將任蠻奴等屢寇江北復以孝矩領行軍總管屯兵江上後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卒官謚曰簡子無竭嗣矩次弟雅字孝方有文武幹用開皇中歷左右領軍將軍集沁二州刺史封順陽郡公雅弟襃字孝整幼有成人量年十歲而孤爲諸兄所愛養善事諸兄諸兄議

欲別居褒泣諫不從家素富多金寳褒一無所受脫身而出仕周位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從韋孝寛平尉遲迥以功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隋開皇中拜原州總管有商人遇劫疑同宿者所為執以詣州褒察其色寃而辭正即舍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文帝遣使窮治使者簿責褒褒引咎無異辭使者將褒詣京師坐免官其盜尋發他所上謂曰何至自誣褒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罪一也百姓為人所誣不付法司旋即放免

罪二也不顧形迹至令爲物所疑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横及良善又重臣之罪是以自誣上歎異之稱爲長者煬帝即位拜齊郡太守及遼東之役郡官督事者前後相屬有西曹掾當行詐疾褒杖之掾大言曰我將詣行在欲有所告褒大怒因杖百餘數日死坐免官卒于家

樂良王萬壽和平三年封拜征東大將軍鎮和龍性貪暴徵還道憂薨謚曰厲王子康王樂平襲薨子長命襲

坐殺人賜死國除子忠明帝時復前爵位太常少卿孝

武帝汎舟天泉池令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

衣服遂著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

衣服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來所愛帝曰

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廣平王洛侯和平二年封薨謚曰殤無子後以陽平幽

王第五子匡後之匡字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孝文器之

謂曰叔父必能儀刑社稷匡弼朕躬今可改名爲匡以

成克終之美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黄門侍郎時茹皓始
有寵百僚㣲憚之帝嘗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
車皓褰裳將上匡諫帝推之令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
其忠謇宣武親政除肆州刺史匡既忤皓懼為所害廉
慎自脩甚有聲績遷恒州刺史徵為大宗正卿河南邑
中正匡奏親王及始藩二藩王妻悉有妃號而三藩以
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
命婦之號竊以為疑請賜三藩王妻亦從妃例詔從之

後除度支尚書匡表引樂陵章武王例求紹洛侯封詔付尚書議尚書奏聽襲封以明興絶之義時宣武委政於高肇宗室傾憚唯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於聽事常言當輿此詣闕論肇罪惡然後自殺肇聞而惡之後因與太常卿劉芳議爭權量遂與肇聲色御史中尉王顯奏匡曰自金行失御羣僞競興禮壞樂崩彛倫攸斁高祖孝文皇帝以睿聖統天克復舊典乃命故中書監高閭廣旌儒林推尋樂府以黍裁寸將均周漢舊章屬

雲構中遷尚未云就高祖睿思元深參考經記以一黍之大用成分體準之爲尺宣布施行暨正始中故太樂令公孫崇輙自立意以黍十二爲寸別造尺度定律刊鐘皆向成訖表求觀試時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請集朝英議其得否芳疑崇尺度與先朝不同察其作者於經史復異推造鮮據非所宜行時尚書令臣肇清河王懌等以崇造乖謬與周禮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禮更造成訖量校從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

乃依前詔書以桼刋寸並呈朝廷用裁金石于時議者多云芳是唯黄門侍郎臣孫惠蔚與崇扶同二途參差頻經考議而尚書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後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謂芳一尺爲得而尚書臣匡表云劉孫二尺長短相傾稽考兩律所容殊異言取中桼校彼二家云並參差抑中無所自立一途請求議判當時議者或是於匡兩途舛駮未即時定肇又云權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論豈踰

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爲定自爾以後而匡與肇屬言
都坐聲色相加高下失其常倫嚀競無復彝序匡更表
列據已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營督規
立鐘石之名希冀制作之譽乃憑樞衡之尊藉舅氏之
勢與奪任心臧否自己阿黨劉芳遏絕臣事望勢雷同
者接以恩言依經案古者即被怒責雖未指鹿化馬移
天徙日實使蘊藉之士聳氣坐端懷道之夫結舌筵次
又言芳昔與崇競恒言自作今共臣論忽稱先朝豈不

前謂可行輙欲自取後知錯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體深失爲下之義復考校勢臣之前量度偏頗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嚚言肆意彰於朝野然臣職當出納獻替所在斗尺權度正是所司若已有所見能練臧否宜應首唱義端早辨諸惑何故嘿心隨從不闗一言見芳成事方出此語計芳才學與臣殊懸所見淺深不應相匹今乃始發恐此由心借智於人規成虛譽況臣表云所據銅權形如古誌明是漢作非莽别造及案

權銘黄帝始祖德布於虞虞帝始祖德布於新若莽佐漢時事寧有銘偽新之號哉又尋莽傳云莽居攝即變漢制度考校二證非漢權明矣復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與權相合更云芳尺與千金堰不同臣復量比因見其異二三浮濫難可據準又云共構虚端妄爲疑似託以先朝云非巳製臣案此欺詐乃在於臣不在於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專造鍾律管籥優劣是其所裁權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門下索芳尺度而

芳牒報云依先朝所班新尺復應下黍更不增損爲造
鍾律調正分寸而已檢匡造時在牒後一歲芳於爾日
匡未共爭已有此牒豈爲詐也計崇造寸積黍十二羣
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見先朝詔書以黍成
寸首尾歷然寧有輙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
望言行動靜必副具瞻若恃勢阿黨詐託先詔將指鹿
化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趙高何以宰物肇若無此匡
既誣毀宰相訕謗時政阻惑朝聽不敬至甚請以肇匡

並禁尚書推窮其原付廷尉定罪詔曰可有司奏臣誣
肇處臣死刑宣武恕死降為光祿大夫又兼宗正卿出
為兖州刺史臣臨發帝引見於東堂勞勉之臣猶以尺
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雖前為南臺所彈然猶請更議
若議之日願聽臣暫赴帝曰劉芳學高一時深明典故
其所據者與先朝尺乃寸過一黍何得復云先朝之意
也兖州既所執不經後議之日何待赴都也明帝初入
為御史中尉臣首奏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

不許又重違其糾惡之心進號安南將軍以慰安之後加鎮東將軍臣屢請更權衡不已於是詔令臣更集儒貴以時驗決必務權衡得衷令寸龠不舛又詔臣特襲廣平王洛侯爵封東平郡王臣所制尺度訖請集朝士議定是非詔付門下尚書三府九列議定以聞太師高陽王雍等議以爲晉中書監荀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時亦凖議令施用臣等仰惟孝文皇睿明高古所造宜爲不刋之式事難

改變請停匡議詔從之匡每有奏請尚書令任城王澄時致執奪匡剛隘不平先所造棺猶在僧寺乃復修事將輿入攻澄澄頗知之後赴省與匡遇騶卒相撾朝野駭愕澄因罪狀匡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詔付八議特加原宥削爵除官三公郎中辛雄奏理之後特除平州刺史徙青州刺史尋為關右都督兼尚書行臺遇疾還京孝昌初卒謚曰文貞後追復本爵改封濟南王第四子獻襲薨子祖育襲武定初墜馬薨子勒乂襲齊

禪爵例降

任城王雲和平五年封少聰慧年五歲景穆崩號哭不絕聲太武抱之泣曰汝何知而有成人意也獻文時拜都督中外諸軍事中都大官聽訟甚得時譽及獻文欲禪位於京兆王子推王公卿士莫敢先言雲進曰父子相傳久矣皇魏未之有革太尉源賀曰願陛下深思任城言帝竟傳位於孝文後蠕蠕犯塞雲為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言於帝曰夷狄之馬未嘗識虎

頭楯誠令居前彼馬見之必大辟易因以大衆乘之蔑不破矣帝從之遂大敗蠕蠕獲其酋帥後仇池氐反又命雲討平之除開府徐州刺史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獻文不許雲悲號成疾乃許之性善撫接深得徐方之心百姓追戀送遺一無所受再遷冀州刺史甚得下情州人請户輸絹五尺粟五升以報恩德孝文嘉之詔宣告天下使知勸勵遷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雲廉謹自修留心庶獄挫抑豪彊劫盗大息州民頌德者

千餘人太和五年薨於州遺令薄葬勿受贈禭諸子奉遵其旨謚曰康陪葬雲中之金陵長子澄字道鏡少好學美鬚髯善舉止言辭清辯響若懸鐘康王薨居喪以孝聞襲封加征北大將軍以氐羌反叛除征南大將軍梁州刺史文明太后引見誡厲之顧謂中書令李沖曰此兒風神吐發當為宗室領袖是行當不辱命我不妄談也澄至州誘導懷附西南款順加侍中賜衣一襲乘黄馬一疋以旌其能轉開府徐州刺史甚著聲績朝京

師引見於皇信堂孝文詔澄曰昔鄭子産鑄刑書而晉叔向非之此二人皆賢士得失竟誰對曰鄭國寡弱懾於彊鄰人情去就非刑莫制故鑄刑書以示威雖乖古典實合權宜帝方謀革變深善其對笑曰任城當欲爲魏子産也朕方創改朝制當與任城共萬世之功後徵爲中書令改授尚書令齊庾蓽來朝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乃以文見美也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胄

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爲列悉叙昭穆爲次用家人之禮帝令宗室各賦詩言志特命澄爲七言聯韻與相賡酬遂至極歡際夜乃罷後帝謀遷洛外示南討齋於明堂左个詔太常王諶命龜卜易其兆遇革澄曰易言革者更也湯武革夏商之命故得之爲吉陛下既帝有天下卜征而云革命豈得言吉邪帝厲聲曰此象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駕還宮即召澄澄至未及升階帝遥謂之曰向者之革今更欲論之明堂之忿懼衆人競

言沮我大計故厲色怖文武耳乃獨謂澄曰國家興自
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
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任
城意以爲何如澄深贊成其事帝曰任城我之子房也
加撫軍大將軍太子少保又兼尚書左僕射及車駕幸
洛陽定遷都之策詔澄馳驛向代開曉百司澄至代都
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譬之衆皆悅服
還報會帝於滑臺帝大喜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車

駕自代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駕還洛京復兼右僕射帝至北芒遂幸洪池命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夢一老公拜立路左稱晉侍中嵇紹奉迎神爽早懼如有所求何邪澄曰陛下經商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豈延祖以不得齒錄於三仁之列故託諸夢寐冀一慰藉其忠精義魄耳帝感悟即命有司求紹兆域遣使弔祭焉齊明帝廢弑自立其

雍州刺史曹虎請以襄陽内附車駕將自赴之引澄及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司徒馮誕司空穆亮鎮南李沖等議之禧等或云宜行或言宜止帝曰衆人意見不等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與鎮南爲應留之議朕當爲宜行之論諸公坐聽長者從之於是帝往復數交駕遂南征不從澄及李沖等言後從征至懸瓠帝以疾篤還京初帝之營洛也其宫室有清徽堂流化渠洗煩池觀德殿凝閑堂茅茨堂有步元游凱等廡及是還宫引澄及

王公侍臣宴樂其間帝每經一堂一殿輙尋名釋義以示公卿澄亦旁譬遠引求暢上旨帝大悅命黃門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羣臣既辭帝復命澄與諸王夜飲極醉而罷後坐公事免官尋兼吏部尚書恒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仍行恒州事行達鴈門遣書侍御史李煥先赴至即禽泰窮其黨與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隆等罪人皆得其狀表聞帝覽表大悅曰任城可謂社稷臣正復臯

陶斷獄豈能過此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當其處不
能辨此也車駕尋幸平城勞澄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
帝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以澄正尚書車駕南伐留澄
居守復兼右僕射澄表請以國秩一歲租帛助軍詔受
其半帝時銳意改定冠服其後幸鄴見城中車上婦人
猶有冠帽而着小襦者以責澄澄曰著者固少帝怒曰
任城意欲令全著乎一言而喪邦其是之謂歟又曰王
者不降佐於蒼旻朕失於簡授而令任城輩居尚書任

城其當佐朕舉天下綱維邪抑但署事而已澄曰臣實署事耳帝曰若爾只一令史足矣何必令僕為哉澄拜謝不已帝怒少解久之遷尚書左僕射從征鍾離帝崩豫受顧命宣武初有降人嚴叔懋告尚書令王肅遣孔思達潛通於齊澄信之以狀聞輒禁止肅咸陽北海二王奏澄擅禁宰輔免官歸第尋除開府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敖之墓毀蔣子文之廟表請脩復皇宗之學開四門之教詔從之先是朝議有南伐之謀以蕭寶夤為

東揚州刺史據東城陳伯之爲江州刺史戍陽石以澄總督二鎮授之節度澄於是遣統軍傅豎眼王神念等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淮陵皆分部諸將倍道據之澄總勒大衆駱驛相接所在克捷詔書褒美既而遇雨淮水暴長澄狼狽引歸壽春失亡四千餘人有司奏奪開府降二階澄頻表解州帝不許尋轉鎮北大將軍定州刺史到州明黜陟賞罰之法蠲除百姓横調表請公地以賦無業貧人民間布帛不任衣者禁不聽造境内大治

澄母孟太妃薨居喪過毀士論稱之服闋除太子太保時高肇專政猜忌賢戚澄常恐不全乃享意麴蘖以示荒敗所作詭越時謂爲狂宣武夜崩事出倉卒高肇擁兵於外明帝冲幼朝野不安澄雖疎斥然朝望所屬領軍于忠侍中崔光等奏澄爲尚書令於是衆心欣頼尋遷司空加侍中俄詔領尚書令澄表上皇誥宗制并訓詁各一卷欲以勸誡太后又奏時務所宜振舉者十條一曰律度量衡公私不同所宜一之二曰興立學校以

明黜陟之法三曰興滅繼絶各舉所知四曰五調之外一不煩人任人之力不過三日五曰臨民之官皆須黜陟以旌賞罰六曰逃户代輸去來年久者若非伎作任聽即住七曰邊兵逃亡或實陷没皆須精檢三長及近親若實隱之徵其代輸不隱勿論八曰工商世業之家毋得復徵租調使專其業九曰三長禁姦不得隔越相領户不滿者隨近并合十曰羽林虎賁邊民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番兵代之靈太后下其奏議多異同時

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内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彊兵斯實深根固本彊榦弱枝之義太后善之復以朝議不同而止尋以疾表求解任不許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奏求重鎮將之選嚴邊防之備朝廷不以爲意其後北虜入寇舊都鎮將多非其人所在叛亂如澄所慮澄又奏都城府寺猶未周悉今軍旅初寧無宜動衆請

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縣犯十杖以上百鞭以下收贖之物絹一疋輸塼二百以漸修造詔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駁其事因寢不行澄當官無所回避嘗奏司州牧高陽王臣雍掠殺奉朝請韓元昭前門下録事姚敬賢專虐無君罪至不敬請付廷尉朝野憚之又奏墾田授受之制八條甚有條貫皆有益於政治者而卒不見施用西域嚈達波斯諸國各因入貢並遺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

廏以成君子之美御史中尉東平王匡奏請取景明元年以來内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勲案并諸殿最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靈太后許之澄表以為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至於冒勲妄階皆有處别若一處有風謡即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若差殊不同情偽自露然後繩以典刑人誰不服豈有移一省之事窮革世之尤吹毛求疵誠非聖朝盛德之事靈太后納之而止後遷司徒公侍中尚書令如故政無大小皆引澄參預神龜元年

詔加女侍中貂蟬澄諫曰高祖世宗朝皆有女侍中官未聞其有同外侍中之飾江南僞晉穆后有女尚書而加貂璫此衰亂之世妖妄之服何足爲法且婦人而服男子之服化陰爲陽故自穆哀以降國統三絶劉裕因以篡代禮容舉措風化之本不可不愼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從之時太后於京師起永寧太上公等佛寺外州復各造五級浮圖又數爲一切齋會施物動至萬計兼曲賚左右日有數千百姓疲弊帑藏虛竭至削奪百官

祿力以給之澄上表極言得失雖卒不從常優荅之故爲内外所敬憚二年薨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太尉公加以殊禮備九錫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謚曰文宣王澄之葬也凶飾甚盛靈太后親送郊外停輿悲哭哀慟左右百官會赴千餘人莫不歔欷當時以爲哀榮之極第四子彝龍彝字子倫繼室馮氏所生頗有父風拜通直散騎常侍及元乂專權而彝恥於附託故不得顯職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

司青州刺史諡曰文㚖庶長兄順字子和年九歳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一皆通徹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十六通杜氏春秋下帷讀書篤志愛古性謇愕淡於榮利好飲酒解鼓琴每長吟永歎吒詠虛室宣武時上魏道頌文多不載起家爲給事中時高肇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嘗懷刺詣肇門者以其

年少云坐有貴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賤也及見直往登牀捧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恠慴而順辭吐慠然若無所覩肇謂衆賔曰此兒豪氣尚爾況其父乎及去肇加禮送之澄聞之大怒杖之數十後拜太常少卿以父憂去職哭泣歐血身自負土時年二十五頓有白髮免喪抽去不復更生世以為孝思所致尋除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初不詣义义謂順曰卿何得

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翰叔父宜
以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至於朝論得失順嘗鯁言正議曾不阿旨由此見憚出
除恒州刺史順謂乂曰北鎭紛紜方爲國梗請假都督
爲國屛捍乂心疑順不欲授以兵官謂順曰此朝廷之
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既生殺任已自言天歴應在我
躬何得復有朝廷乂彌忿憚之轉齊州刺史順自負有
才不得居內每懷鬱怏形於言色遂縱酒自娛不親政

事乂解領軍徵爲給事黄門侍郎親友郊迎賀其得入順曰不患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俄兼殿中尚書轉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方得改葬順侍坐西游園因奏太后曰臣昨往會中山家葬非唯宗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庶見其一家十喪皆爲青旐莫不酸泣乂妻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不伏元乂之罪使天下懷冤太后嘿然就德興反於營州使尚書盧同往討之大敗而還屬侍

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論同之罪同先有近宅借紹紹頗欲爲言順勃然曰盧同終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之言順曰同有好宅與要勢侍中豈慮罪也紹慙不敢復言靈太后頗事粧飾數出游幸順面諍之曰禮婦人喪夫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玥衣不被綵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過修容飾何以示後世靈太后慙而還入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也順曰陛下盛服炫容不畏天下所笑何恥臣之一言乎初城陽王徽慕

順才名偏相賞納而廣陽王深通徽妻于氏大為嫌隙及深自定州被徵入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順為詔書辭頗優美徽疑順為深左右由是與徐紇間順於靈太后出順為䕶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游園徽紇侍側順指紇謂太后曰此人魏之宰嚭魏國不滅終不死亡紇脅肩而出順抗聲止之曰一介刀筆小人正堪為机案之吏寧應忝茲執戟虧我彞倫遂振衣而起太后默而不言時追論順父顧託之功增任城王彞邑二千

户又析彝邑五百户以封順爲東阿縣公順疾徽等間之遂爲蒼蠅賦以見風屬疾在家杜絶慶弔後除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與城陽王徽同日拜職舍人鄭儼於止車門外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儼深愧謝順曰卿高門子弟而爲北宫幸臣僕射李思冲嘗與王洛誠同傳以此度之卿亦應繼其卷下見者爲之震動順安然自得及上省登階向榻見榻弊故以問吏吏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哽塞

流涕遽令易之時參軍曹令史朱暉素事錄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廷尉評頻煩託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大怒昧爽至都聽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衆辱順順至雍攘袂撫几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弟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内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鬚鬢俱張仰視屋極憤氣奔湧長歔不言者久之徐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濁軌儀萬古而朱暉闒冗省吏何容塵

玷廷尉清班殿下既先皇同氣誠宜遵旨自有恒規而復踰之也雍曰宰相黜陟百寮顧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順但知殿下錄尚書未聞有別旨令參選事殿下必如是順當隨事奏聞雍理屈遂遜辭呼順入室與飲不敢復言暉事順之方毅不撓皆此類也後兼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河陰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瑞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旨聞害衣冠遂便

出走爲陵户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以附身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宫遣黄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還莊帝怪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盡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賜絹百匹餘不得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莊帝在藩順夢黒雲從西北來直觸東南日月俱破衆星散落天地斗闇有頃雲却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

見者云此長樂王日也尋見莊帝入自閶闔門登太極殿殿下呼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唯已獨脫衣冠臥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既寤以所夢告元暉業曰此於我殊不佳因語之曰黑雲者北方之沴氣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也以事推之得無北虜亂京邑害二宮戕百僚之事乎彭城王有功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帝積善必報恐或然矣但惜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耳我時臥槐樹下槐字

之文從木從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寧能不死死乎然死後乃得三公贈耳已而皆如其占順嘗撰帝錄十七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並多亡失長子朗時年十七枕戈潛伏積年乃手刃康奴以首祭順墓然後詣闕請罪朝廷嘉而不問朗位司徒屬天平中為奴所害贈尚書右僕射順弟紀字子綱隨孝武入關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澄弟嵩字道岳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休於嵩為叔父未及卒哭嵩便游田帝聞而大怒

詔免官後兼武衛將軍孝文南伐齊將陳顯達率衆拒
戰嵩身備三仗免冑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
潰帝大悅曰任城康王大有福德文武頓出其門以功
賜爵高平縣侯初孝文之發洛也馮皇后以罪幽于宮
內既平顯達囘次穀唐原帝疾甚將賜后死曰使人不
易可得顧謂任城王澄曰任城必不負我嵩亦當不負
任城可使嵩也於是引嵩入內親詔遣之宣武即位出
爲揚州刺史威名大震後并妻穆氏爲蒼頭李太伯等

所害謚曰剛第二子世雋襲世雋頗有幹用而無行業
孝莊時遷吏部尚書爾朱兆寇京師詔世雋以本官都
督守河橋及兆至世雋隔岸遥拜即敕所領艘迎兆度
河京師破殘時論疾之尤爲爾朱世隆所昵孝武初改
封武陽縣子世雋居選曹不能厲心多所受納爲中尉
彈糾坐免官孝静時位尚書令世雋輕薄好去就興和
中薨贈太尉謚曰躁戾
南安王楨皇興二年封孝文時累遷長安鎮都大將雍

州刺史楨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時有白雉遊其
庭前帝聞其致感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徵赴講武引見
於皇信堂誡之曰公孝行既著令問復彰然宜慎者略
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
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三者不去患禍將生而
楨不能遵奉乃聚斂肆情孝文以楨孝養聞名內外特
加原恕削除封爵以庶人歸第禁錮終身以預議定遷
都復封南安王太和二十年遷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

楨以五月至鄴上日暴風大雨凍死者數十人是歲鄴中旱楨禱于羣祀鄴舊有石虎廟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以鞭罰既而不雨遂鞭像一百未幾疽發背薨謚曰惠及恒州刺史穆泰謀反楨坐知而不告追奪封爵國除子英性識聰敏善騎射解音律微曉醫術孝文時為梁州刺史帝南伐為漢中別道都將後大駕臨鍾離英以大駕親動勢傾東南漢中有可乘之會表求追討帝許之以功遷安南大將軍賜爵廣武伯宣武即位拜

吏部尚書以前後軍功進爵恒山侯尋詔英率衆南討大破梁將曹景宗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憂死三關戍棄城而走初孝文平漢陽英有戰功許復其封及爲陳顯達所敗遂寢是役也宣武大悅乃復之改封中山王既而梁入寇肥水詔英率衆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梁衆斬梁將二十五人及虜首五千餘級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其支將四十二人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梁中軍大將軍臨川王蕭宏尚

書僕射柳惔等大將五人沿淮東走凡收米四十萬石英追奔至馬頭梁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鍾離詔以師行既久命英爲振旅之意英表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尅但自此月一日以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願聞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寛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途而廢及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五六英至揚州遣使請罪送所授節及

衣冠貂蟬章綬等詔以付典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案劾處死詔恕死爲民後京兆王愉反復英王封除使持節假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英未發而冀州已平時郢州中從事督榮祖潛引梁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梁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人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梁將齊苟兒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幷爲所劫宣武詔英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假征南將軍出自汝南時帝以都督邢

巒頻破早生詔英南赴義陽英以衆少累拜請軍帝不許而英輙與邢巒分兵共攻懸瓠尅之乃引軍而南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尅一關則二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黄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决也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分其兵勢身督諸軍向東關果如英策凡禽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還朝除尚書僕射甍

贈司徒公謚獻武王英子熙字眞興好學俊爽有文名
然性輕躁浮動英深慮其非保家之主欲立第四子略
略固請乃止累遷光祿勳時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
也故歲中驟遷後授相州刺史以七月上官其日大風
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
又有蛆生于其庭心忌之初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
昵及劉騰元乂隔絶二宮矯詔殺懌熙自州起兵討之
兵起甫十日爲其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魏郡太守李

孝怡所執并其妻子乂遣盧同斬之於鄴傳首京師熙
妃于氏前知其必敗苦諫不從自舉事哭泣不絶聲至
於熙死熙既藩王加有文學其赴鎮也知友才名之士
袁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
賦詩告别及將死復與知故書述志意不遂時人憐之
先是任城王澄之未薨也熙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
死後二百餘日君亦不免謂予不信試望任城家其居
既毁之矣熙夢中顧瞻任城第四壁隤落無完堵焉覺

而惡之以告所親既而任城甍熈亦尋敗皆如夢云始
熈兄弟毎從英征伐在軍貪暴或同迎降逐北至有斬
殺無辜多增首級以爲功狀又于忠之誣郭祚裴植也
忠未決意害之由熈勸奬遂至極法世以爲寃及熈之
禍識者以爲報應焉靈太后反政贈太尉公謚曰文莊
王熈弟略字儁興位給事黄門侍郎熈敗略潛行自託
故人河内司馬始賔始賔爲荻筏夜與略俱度盟津詣
上黨屯留栗法光家法光素敦信義欣而納之略舊識

刁雙時為河西太守略復歸之停止經年雙乃令從子昌送略潛遁江左梁武甚禮敬之封中山王宣城太守俄而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南叛梁以略為大都督詣彭城接誘初附尋徵略與法僧同還略在江南自以家禍晨夜哭泣身若居喪又惡法僧為人與之言未嘗一笑梁復除略衡州刺史未行會其豫章王綜以城歸國綜長史江革司馬祖暅將士五千人悉見禽虜明帝敕有司悉遣革等還南因以徵略梁武備禮遣之刁雙時

爲光祿大夫帝詔雙境首問勞除略侍中義陽王還達石人驛亭詔宗室親黨內外百官先相識者迎之近郊其司馬始賓除給事中領直候栗法光本縣令刁昌東平太守刁雙西兖州刺史略所經一食一宿處無不霑賞尋改封東平王後爲尚書令靈太后甚寵任之其見委信殆與城陽王徽相埒於時天下多事軍國萬端略守常自保無他裨益具臣而已爾朱榮略之姑夫略素所輕忽略又黨於鄭儼徐紇榮兼銜之業之入洛也見

害於河陰加贈太保司徒公謚曰文貞英弟怡位鄯善鎮將在鎮貪暴爲有司所糾逃免卒莊帝初以爾朱榮婦兄贈太尉扶風王子肅封魯郡王肅弟曄字華興小字盆子性輕躁有膂力莊帝初封長廣王爾朱榮死世隆等推曄爲主年號建明尋爲世隆所廢節閔立封爲東海王孝武初被殺

城陽王長壽皇興二年封位沃野鎮都大將甚有威名薨謚康王子鸞襲鸞字宣明身長八尺腰帶十圍以武

藝稱頻爲北都大將孝文初除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與安南將軍盧陽烏李佐攻赭陽不尅敗退降爲定襄縣王後以留守功復還本封宣武時爲定州刺史鸞愛佛道繕起佛寺大爲百姓之擾宣武聞之詔奪祿一周薨諡懷王子徽字顯順麤涉文史頗有吏才宣武時襲封爲河内太守在郡清整有時譽明帝時爲并州刺史先是州界夏霜安業者少徽輒開倉振之明帝嘉而不罪加安北將軍汾州山胡舊多劫掠自徽爲郡羣胡自相

戒勿得侵擾鄰州汾肆之人多來詣徽投訴願得口判除秦州刺史還都吏民涕泣攀車不能自已徽車馬羸弊皆京來舊物見者莫不歎其清儉改授度支尚書兼吏部尚書尋為正徽以選舉法期在得人限以停年有乖舊體但行之日久難以頓革以德同者書年勞等者進德于時稱為中平除侍中餘官如故徽表乞守一官天下士子莫不歎息咸曰城陽離選貧者復何所希怨嗟之聲俄然上徹還令兼吏部尚書累遷尚書令時靈

太后專制朝綱頽褫徽既居寵任無所匡弼與鄭儼徐
紇之徒更相阿黨外似柔謹内多猜忌睚眦之忿必思
報復識者疾之又不能防閑其妻于氏遂與廣陽王深
通及深受任軍府每有表啓論徽罪過雖涉誣毁頗亦
實焉莊帝踐阼拜司州牧尋除司徒仍領牧元顥之入
洛也從莊帝北廵及車駕還宫以與謀之功除侍中大
司馬太尉公加羽葆鼓吹增邑通前二萬户徽表辭官
封前後屢上徽爲莊帝親待内懼爾朱榮故有此辭莊

帝識其意聽其辭封不許讓官徽後妻莊帝舅女侍中李彧帝之姊壻徽性佞媚善自取容挾内外之意宗室親寵莫與比焉遂與彧等勸帝圖榮莊帝亦先有意榮死世隆等屯據不解除徽太保仍大司馬宗師錄尚書事總統内外徽本意謂榮死後枝葉散亡及爾朱宗族聚結謀難徽算略無出憂怖而已性多嫉妬不欲人居其前每入參謀議獨與帝決朝臣有上軍國籌策者並勸帝不納乃云小賊何慮不除又惜財用於時有所賞

錫咸出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莊帝雅自約狹
尤亦徽所贊成太府少卿李苗徽司徒時司馬也徽待
之頗厚苗每致忠言徽多不采納苗謂人曰城陽本自
蜂目而豺聲復將露也及爾朱兆之入禁衛奔散莊帝
步出雲龍門徽乘馬奔度帝頻呼之徽不顧而去遂走
南山至故吏寇彌宅彌外雖容納內不自安乃怖徽云
官捕將至令避他所使人於路邀害之送屍於爾朱兆
孝武初贈使持節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司州牧謚曰文

獻子延襲爵齊受禪國除

章武王太洛皇興二年薨追贈征北大將軍章武郡王謚曰敬無子孝文初以南安惠王第二子彬爲後彬字豹兒勇健有將材爲夏州刺史以貪惏削封後除汾州刺史胡六百餘人保險謀反彬請兵二萬帝大怒曰必須大衆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奉詔大懼身先將士討胡平之卒贈散騎常侍子融字永興儀貌壯麗性通率有豪氣宣武初復先爵累遷河南尹融性尤貪欲

恣情聚斂爲中尉糾彈削除官爵汾夏山胡叛逆連結
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爲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
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後賊帥鮮于修禮寇瀛定二州
長孫承業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
督與廣陽王深等共討修禮師度交津葛榮殺修禮而
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於陣見殺贈司空尋以
融死王事進贈司徒公加前後部鼓吹謚莊武子景懋
襲景懋弟朗即後廢帝也

樂陵王胡兒和平四年薨追封樂陵王謚曰康無子獻文詔胡兒兄汝陰王天賜之第二子永全後之襲封改名思譽孝文時爲鎮北大將軍穆泰陰謀不軌思譽知而不告削封爲庶人太和末復王封薨謚密王子景略襲位幽州刺史薨謚惠王

安定王休皇興二年封少聰敏爲外都大官斷獄有稱孝文南伐領大司馬休嚴而執法六軍肅然及定都洛邑休從駕幸鄴命休率從駕文武迎家于平城帝親餞

休於漳水之北十八年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
使醫藥相望於路及薨至殯車駕三臨帝至其門改服
錫衰素弁加經皇太子百官皆從行弔禮謚曰靖王詔
贈假黃鉞加羽葆鼓吹悉準三老尉元之儀帝親送出
郭慟哭而返諸王恩禮莫比馬宣武世配饗廟庭次子
燮襲拜太中大夫除華州刺史州舊居李潤堡燮表移
於馮翊古城詔從之燮薨於州贈朔州刺史子超字化
生襲時以胡國珍封安定公改封北平王後復本封爾

朱榮入洛避難見害超弟琰字伏寶大統中封宋安王薨謚曰懿子景山字寶岳少有器局幹略過人周閔帝時以軍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大將軍平原郡公亳州總管法令明肅盜賊屏迹部內大清徵爲候正宣帝嗣位從上柱國韋孝寬經略淮南鄖州總管宇文亮反以輕兵襲孝寬孝寬爲亮所薄景山擊破之以功拜亳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冑與迥通謀陰以書諷景山景山執使

封書詣相府進位上大將軍以軍功遷安州總管進柱
國隋文帝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
軍元帥出漢口將濟江會陳宣帝殂有詔班師景山大
著威名甚爲敵人所憚後數歲坐事免卒于家贈梁州
總管謚曰襄子成壽嗣成壽便弓馬爲秦王庫直大業
中爲西平郡通守變弟顧平清狂無行宣武初爲給事
中悖惡日甚殺人劫盜公私咸患帝以戚近不忍致法
免官禁之別館館名愁思堂冀其克念帝崩乃得出靈

太后臨朝以其不悛還於别館依前禁錮久之離禁還家付宗師嚴加誨奬後拜通直散騎常侍前將軍坐裸其妻王氏於其男女前又彊奸妻妹於妻母之側御史中尉侯剛案以不道處絞刑會赦免黜爲員外常侍卒

文成五王

文成皇帝七男孝元皇后生獻文皇帝李夫人生安樂厲王長樂曹夫人生廣川莊王略沮渠夫人生齊郡順王簡乙夫人生河間孝王若悅夫人生安豐匡王猛元

夫人生韓哀王安平早薨無傳

安樂王長樂皇興四年封建昌王後改封安樂王長樂性凝重獻文器愛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爲定州刺史頻辱衣冠多不奉法百姓詣闕訟之孝文罰杖三十貪暴彌甚以罪徵詣京師後謀不軌事發賜死於家葬以王禮謚曰厲子詮字搜賢襲宣武初爲涼州刺史在州貪穢政以賄成後除定州刺史及京兆王愉之反詐言國變在北州鎮咸疑朝廷有釁遣使覲詮動靜詮具以

狀告州鎮帖然愉奔信都詮與李平高殖等討愉平之尋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書左僕射薨謚曰武康子鑒字長文襲後除相州刺史北討大都督討葛榮仍兼尚書左僕射北道行臺尚書令與都督裴衍共攻信都鑒既庸才見天下多事遂謀反降附葛榮都督源子邕與裴衍合圍鑒斬首傳洛詔改姓元氏莊帝初許復本族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鑒弟斌之字子爽性險無行與鑒同反敗遂奔葛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

郡王委以腹心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曰武襄

廣川王略延興二年封位中都大官性明敏鞫獄稱平太和四年薨謚曰莊子諧字仲和襲十九年薨將大斂帝素委貌深衣哭之入室哀慟撫尸而出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爲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茲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

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戶屬恒燕身居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詔贈諧武衛將軍謚曰剛及葬帝親臨送之子靈道襲卒贈悼王

齊郡王簡字叔亮太和五年封位中都大官簡母沮渠牧犍女也簡性貌特類外祖後爲內都大官孝文嘗與

簡俱朝文明太后于皇信堂簡居帝之右行家人禮遷太保孝文仁孝以諸父零落存者唯簡每見立以待之俟坐致敬問起居停簡拜伏簡性好酒不能理公私之事妻常氏燕郡公喜女也文明太后以賜簡幹綜家事頗節簡酒簡乃至盜竊求乞侍婢卒不能禁薨謚靈王宣武時改謚曰順子祐字伯授母常氏孝文以納不以禮不許其爲妃宣武以母從子貴詔特拜爲齊國太妃祐位涇州刺史薨謚曰敬

河間孝王若字叔儒未封而薨追封河間謚曰孝詔京兆康王子推子太安爲後太安於若爲從弟非相後之義廢之以齊郡王子琛繼琛字曇寶幼敏慧孝文愛之宣武時拜定州刺史琛妃宣武舅女高皇后妹琛憑恃內外在州貪惏及還朝靈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自餘無所不致何可叙用由是廢于家琛以明帝始學獻金字孝經又無方自達乃與劉騰爲養息賂騰金寶鉅萬計騰爲言乃得兼都官尚書出爲秦州

刺史在州聚斂百姓吁嗟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為行臺仍充都督還攝州事琛既總軍省求欲無厭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内侍劉騰無所畏憚為中尉彈糾會赦除名還復王爵後討鮮于修禮敗免官爵後討汾晉胡蜀卒於軍追復王爵

安豐王猛字季烈太和五年封加侍中出為柔元鎮都大將營州刺史猛寛仁雄毅甚有威略戎夷畏愛之薨于州贈太尉謚曰匡子延明襲宣武時授大中大夫延

邑初歲大飢延明乃減家財以拯賓客數十人并贍其家至明帝初爲豫州刺史甚有政績累遷博士黃門侍郎延明既博極羣書兼有文藻鳩集圖籍萬有餘卷性清儉不營產業與中山王熙及臨淮王彧等並以才學令望有名於世雖風流造次不及熙彧而稽古淳篤過之遷侍中詔與侍中崔光撰定服制後兼尚書右僕射以延明博識多聞勑監金石事及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

李憲等討法僧梁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
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士遠近歸之綜既降延明因以軍
乘之復東南之境至宿豫而還遷都督徐州刺史徐州
頻經師旅人物凋弊延明招攜新故人悉安業百姓咸
附莊帝時兼大司馬元顥入洛延明受顥委寄顥敗奔
梁死於江南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王如故諡曰
文宣所著詩賦讚頌銘誄三百餘篇又撰五經宗略詩
禮別義註帝王世紀及列仙傳又以河間人信都芳工

筭圖乃集器準九篇芳别爲之注皆行於世孫長孺孝靜時襲祖爵

獻文六王

獻文帝七男思皇后生孝文皇帝封昭儀生咸陽王禧韓貴人生趙郡靈王幹高陽文穆王雍孟椒房生廣陵惠王羽潘貴人生彭城武宣王勰高椒房生北海王詳

咸陽王禧字思永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文明太后令皇子皇孫於靜所别置學選忠信

博聞之士爲之師傅以作成之孝文帝以諸弟典三都
職謂禧曰弟等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
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文明太后
亦致誡勗出爲使持節開府兾州刺史後禧朝京師詔
以廷尉卿李沖爲禧師時王國舍人應取八族及清修
之門禧取任城王隷户爲之深爲帝責帝以諸王婚多
猥濫於是爲禧聘故頴川太守隴西李輔女自河南王
榦以下皆取望族賢淑者配之有司奏兾州人蘇僧瓘

等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詔曰晝野由
君理非下請入除司州牧詔以禧元弟之重食邑三千
户自餘五王皆食邑二千孝文引見朝臣詔斷北音一
從正字禧贊成其事於是詔年三十以上習性已乆容
或不可卒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語音不聽仍舊
若有故爲當議降黜先是帝嘗與僕射李沖論語音事
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帝者之言即爲正音帝曰若
如卿言將見伊洛之間復成被髮之俗卿此論實負社

稷罪合萬死沖免冠謝良久乃已至是帝復追向所責
沖者以厲羣臣且曰朕見婦女之服仍爲夾領小袖意
詔書不可用乎禧對曰陛下光宅中華移風易俗皆由
臣等不能率先以致愚夫愚婦屢格明詔無所逃刑帝
曰若朕言非卿等當抗臂廷論何乃入則順旨出則異
辭書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卿等之謂乎尋以禧長兼
太尉公帝篤於兄弟以禧次長禮遇甚隆然亦知其貪
鄙每加切戒而終不能改後加侍中正太尉及帝崩禧

受遺輔政雖為宰輔之首而潛受賄賂姬妾數十意尚未已猶欲遠有簡聘以恣其情宣武頗惡之景明二年春召禧等入光極殿詔曰朕比纒尫疾實憑諸父今便親攝百揆宜還府司當別處分尋詔進位太保領太尉帝既覽政禧意不安遂與其妃兄兼給事黄門侍郎李伯尚等謀反帝時幸小平津禧在城西小宅初欲勒兵直入金墉衆懷沮異禧心少緩自旦達晡計不決而罷是日帝息於芒山假寐浮圖陰下直寢郎苻承祖薛魏

孫皆預禧謀欲乘便害帝承祖私言於魏孫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癩魏孫遂止帝亦尋寤有武興王楊集始者知其事馳告變禧未知事露乃與臣妾向洪池別墅遣其齋帥劉小茍奉啓云檢行田牧遂宿於洪池其夜將士所在追禧禧自洪池東南走左右盡散唯兼防閤尹龍武獨從禧渡洛水至柏塢被禽送華林都亭著千斤鏁格龍武羽林掌衛之時熱甚禧渴悶垂死勑斷水漿侍中崔光令左右送酪漿升餘禧一飲而盡初孝文觀

台宿有逆氣言於禧玄象示變汝終為逆謀會無所成
但受惡而已至是果如所言禧臨盡與諸妹公主等訣
以一二愛妾為託公主哭且罵之曰兄正坐多取此輩
貪逐財物致有今日何用見囑禧愧而無言遂賜死私
第絶其諸子屬籍禧之諸女微給資産奴婢自餘家財
悉以賚高肇趙修二家其餘賜内外百官逮于流外多
者百匹下至十匹其積聚若此其宫人為之歌曰可憐
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

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度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聞絃管奏之莫不灑泣禧八子長子通字曇和竊入河内太守陸琇家琇初與通情既聞禧敗乃殺之通弟翼字仲和後會赦詣闕上書求葬父不許乃與二弟昌曄奔梁正光中詔咸陽京兆二王諸子並聽附屬籍後復禧王爵葬以王禮詔曄弟坦襲翼與昌申屠氏出曄李妃所出也翼容貌魁壯風制可觀梁武甚重之封爲咸陽王翼讓其嫡弟曄梁武不許後爲青冀二州

刺史鎮鄅州翼謀舉州入國爲梁武所殺翼弟樹字秀和一家獨立美姿貌善吐納兼有將略位宗正卿年十五奔梁梁武尤器之封爲魏郡王後改封鄴王數爲將領窺覦邊服爾朱榮之害百官也樹時爲郢州刺史請討榮梁武資其士馬侵擾境上孝武初御史中尉樊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禄大夫張安期説之樹請委城南歸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與杜德别

還南德不許送洛陽置景明寺樹在洛見嵩山雲南向
未嘗不引領歔欷其始發梁也取愛姬玉兒金指環以
爲别其後密以寄姬示必還之意爲人所告賜死未幾
杜德暴得狂疾云元樹擊我如此者不絶聲遂死李昭
奉使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得請於帝俟卿至隴
然後相取昭覺而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岳所殺子鵾
尋亦爲達野拔所害孝靜時樹子貞自建業求隨聘使
崔長謙赴鄴葬父梁武許之詔贈樹太師司徒尚書令

貞既葬還江南位太子舍人及侯景南奔梁武以貞爲咸陽王送景使爲魏主未幾景反睟字世茂梁封爲桑乾王卒於南坦一名穆字延和傲很酗酒每於洛橋左右頓辱行人爲道路所患從叔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汝皃悖性與身長昔宋有東海王禕志性凡劣時人號曰驢王恐汝亦不免此號當時聞者遂號爲驢王禧誅後坦兄翼樹等五人相繼南奔故坦得承襲改封敷城王永安初復本封咸陽郡王累遷侍中莊帝從容謂

曰王才非荀蔡中歲累遷當由少長朕家故有超授初禧死後諸子貧乏坦兄弟爲彭城王勰所收養故云孝武初其兄樹見禽坦見樹長且賢慮其代已密勸朝廷除之樹知之泣謂坦曰汝腰背雖偉無善可聞我昔因家難不能死亡寄食江湖受其爵命今者之來非由義至苟活而已豈望榮祿汝何肆其猜忌忘在原之義邪坦作色而去樹死竟不臨哭後歷司徒太尉太傅加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宗師司州牧雖祿厚位尊貪求滋甚

賣獄鬻官不知紀極爲御史劾奏免官以王歸第尋起爲特進出爲冀州刺史復專聚斂每百姓納賦除常例先責絹五匹然後爲受性好佃漁無日不出秋冬獵雉兔春夏捕魚蟹自言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入爲太傅齊天保初凖例降爵封新豐縣公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坐子世寳與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誹謗妄説圖讖有司奏當死詔並宥之坦配北營州死配所

趙郡王幹字思直太和九年封河南王位大將軍孝文

篤愛諸弟以幹總戎別道誡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
散騎常侍盧陽烏才堪詢訪汝其師之遷洛改封趙郡
王除都督冀州刺史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
尚之爲諮議參軍以匡弼之而憑等諫幹殊不納州表
斬盜馬人於律過重尚書以幹初臨縱而不劾詔切責
之後轉特進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都督中外諸軍事
給鼓吹一部甲士三百人出入殿門幹貪淫不遵政典
御史中尉李彪將糾劾之會遇幹於尚書下省屏左右

誠之而幹悠然不以爲意彪遂表彈之詔幹與北海王詳俱隨太子詣行在所及至帝密使左右察其意色無有憂悔乃親數其過杖之一百免所居官以王還第薨謚曰靈陪葬長陵子謐襲幹妃穆氏表謐及謐母趙等悖禮愆常詔付宗正依禮正罪謐後在母喪聽聲樂爲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復封後爲岐州刺史謐性暴虐明帝初臺使元延到其州界以驛邏無兵攝帥檢覈隊主高保願列言所有之兵王皆私役謐聞大怒鞭保

願等五人各二百後數日謐召近州人夫閉門內外嚴固搜掩城人楚掠備至又無事而斬六人城中兇懼衆遂大呼屯門謐怖登樓毁梯以自固士人散走城人分守四門靈太后遣游擊將軍王崢馳驛喻之城人既見崢至開門謝罪乃罷謐州除大司農卿遷幽州刺史謐妃胡氏靈太后從女也未發坐毆其妃免官後除都官尚書車駕出拜園丘謐與妃乘赤馬犯鹵簿爲御史所彈靈太后特不問薨高陽王雍幹之母弟啓論謐贈假

侍中司州牧謚貞景謚兄諶字興伯性平和位都官尚書爾朱榮之入洛陽啓莊帝欲遷晉陽帝以問諶諶爭之以爲不可榮怒曰何關君事而固執也且河陰之役君忘之乎諶曰天下之事天下論之何以河陰之酷而恐元諶諶宗室戚屬位居常伯生既無益死復何損正使今日碎首流腸亦無所懼榮大怒欲罪諶其從弟世隆固諫乃止見者莫不震悚諶顔色自若居數日帝與榮登高見宫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一昨愚志有

遷京之意今見皇居壯觀亦何必去河洛而就晉陽也臣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遷都議革永安元年拜尚書左僕射封魏郡王諶本年長應襲王封為其父靈王愛其弟謐以為世子故也莊帝詔復諶趙郡王歷位司空太保太尉錄尚書事孝靜初拜大司馬薨謚孝懿諶無他才識歷位雖重時人略之謚弟譚頗彊立少為宗室所推敬卒於秦州刺史譚弟𤢫貪暴無禮位太中大夫封平鄉男河陰遇害

廣陵王羽字叔翻太和九年封加侍中爲外都大官羽少聰慧有斷獄之稱後罷三都以羽爲大理典決京師獄訟遷特進尚書右僕射又爲太子太保録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夷夏寧悅還領廷尉卿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丕等留守代都並加使持節十八年羽表辭廷尉不許羽奏外考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績狀及至再考隨其品第以彰黜陟雖外有成令而内令未班内外考察理應同等臣輙推準

外考以定京官績行詔曰論考之事理在不輕問績之方應關朕聽輙爾輕發殊爲躁也後孝文臨朝堂考羣臣顧謂羽曰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旌絲髮之美中等守本事可大通帝又謂羽曰汝功勤之績不聞於朝阿黨之音頻干朕聽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在省之初甚著善稱自近以來偏頗懈怠豈不由卿等隨其邪僞之心今奪卿尚書令祿一周

謂左僕射元贊曰計叔翻之黜卿應大辟但以咎歸一人不復相罪今解卿少師之任削祿一周詔吏部尚書澄曰觀叔父神志驕傲可解少保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能勤謹夙夜數辭以疾今解卿長兼可光祿大夫守尚書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尉羽曰卿恭勤在集書殊無憂存左史之事今降爲長兼常侍亦削祿一周又謂守尚書盧陽烏曰卿在集書雖非高功爲一省文學之士常不以左史在意今降卿長兼王師守常侍尚

書如故奪常侍祿一周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等不能正心直言罪應大辟但以事鍾叔翻故不能別致貶二丞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盡皆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如其無成則永歸南畝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任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滯起居不修今降爲中大夫守常侍奪祿一周又謂諫議大夫李彥曰卿實不稱職可去諫議退爲元士又謂中庶子游肇及中書舍人李平識學可觀可爲中第帝復引

陸叡元贊等前曰朕爲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孫博見多知若永居恒北遇不好文主卿等子弟不免面牆也陸叡對曰實如明詔金氏若不入仕漢朝七葉知名亦不可得也帝大悅車駕南伐除羽開府青州刺史詔曰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唯酒唯田可不誡與宣武即位遷司州牧及帝覽政引入内面授司徒請爲司空許之羽先淫員外郎馮俊興妻夜私遊爲俊興所擊積日祕匿薨於府宣武親臨哀贈司徒謚曰惠子恭襲是爲

節閔帝恭兄欣字慶樂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蓺京師名果

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高陽王雍字思穆少敭儻不恒孝文曰吾亦未能測此
兒之淺深然觀其任真率素或年器晚成太和九年封
潁川王或説雍待士以營聲譽雍曰吾天子之子位爲
諸王用聲名何爲改封高陽後爲相州刺史帝誡曰爲
牧之道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曰易其身不正
雖令不從故曰難宣武初遷冀州刺史雍之臨二州也
留心政事微有聲稱頃之入拜司州牧帝時幸雍第皆

盡家人之禮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尋除太保領太尉
侍中如故明帝初詔雍入居太極西柏堂諮決大政給
親信二十人又詔雍爲宗師進太傅侍中領太尉公別
勅將作營國子監學寺給雍居之領軍于忠擅權專恣
僕射郭祚勸雍出之忠矯詔殺祚及尚書裴植廢雍以
王歸第朝有大事使黄門就諮訪之忠尋復矯詔將殺
雍以問侍中崔光光拒之乃止未幾靈太后臨朝出忠
爲冀州刺史雍表暴忠罪陳已不能匡正請返私門靈

太后感忠保護之勲不問其罪除雍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雍表請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璣違者以違旨論奴婢悉不得衣綾錦纈止於縵繒而已奴則布服並不得以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太后從之而不能久也詔雍乘步挽出入掖門又以本官錄尚書事朝晡侍講明帝覽政詔雍乘車出入大司馬門進位丞相又詔依齊郡順王簡太和故事朝訖侍坐特優拜伏之禮總攝內外與元乂同決庶政歲祿粟至四

萬石伎侍盈房榮貴之盛昆弟莫及元妃盧氏薨後更
納博陵崔顥妹欲以為妃宣武初以崔顥世號東崔地
寒望劣難之久乃聽許延昌已後踈棄崔氏僅給衣食
而已未幾暴薨或云雍殺之也靈太后許賜其女伎未
及遺雍遣其閹豎丁鵝自至宮内料簡四人冒以還第
太后責其專擅追停之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假黃鉞
相國謚文穆雍識懷短淺又無學業雖居朝首不為時
情所推自熙平以後朝政褫落及清河王懌之死元乂

專政天下大責歸焉嫡子泰字伯昌頗有時譽位太常卿與雍同時遇害贈太尉公高陽王謚曰文子斌襲斌字善集歷位侍中尚書左僕射斌美儀貌性寛和居官重慎頗爲齊文襄愛賞天保初準例降爵爲高陽縣公拜右光祿大夫二年從文宣討契丹還至白狼河以罪賜死

彭城王勰字彦和幼而岐嶷姿性不羣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勰生而母潘氏卒其年獻文崩及有所知

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
吉慶孝文大奇之壯而耽學雅好屬文長直禁内參決
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及車駕南伐領宗子軍
宿衛左右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改封彭城王帝升金墉
城顧見堂後梧竹曰鳳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
梧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凰應德而來豈梧竹所
能降也帝善其言嘗侍内宴帝命羣臣賦詩勰既應制
帝為改一字賞之曰中令之作雖經雕刋猶是玉之本

體不見其爲疵也從幸代都經上黨銅鞮山緦去帝十許步帝指道間松命緦賦詩云比至吾間當就緦應口而成帝大喜後頻表解侍中不允詔贈緦所生母潘氏爲彭城國太妃又除中書監侍中如故帝南討漢陽假緦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緦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臣聞兼親疎而兩並異同而建此既成文於昔臣願誦之於後陳思求而不允愚臣不請而得豈今古云殊實遇否大異帝大笑執緦手曰二曹才名相忌吾與汝以

道德相親緣此而言無慙前烈帝親講喪服於清徽堂從容謂羣臣曰彥和季豫等年在沖蒙早登纓紱失過庭之訓並未習禮每欲令我一解喪服自審義解浮疎抑而不許頃因醉坐脫爾言從故屈朝彥遂親傳說御史中尉李彪對曰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講禮臣下親承音旨可謂千載一時者也從征沔北除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正中軍大將軍開府緦親勒大衆時有二大鳥自南方來一向行宮一向幕府各爲人所獲緦以爲

祥言之於帝帝戲之曰烏之畏威豈獨中軍之略朕亦
分其一爾明日果大破崔景蕭衍等軍帝令勰爲露布
既就殊類帝文見者咸謂御筆及至豫州帝爲家人書
與勰曰每欲立一宗師肅我九族汝親則宸極官則中
監風標才器實足軌範宗制之重捨汝誰寄有不遵教
典隨事以聞帝不豫勰内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有國
醫徐謇者告歸洛陽勰急召至在所泣涕祈請悲感左
右乃密爲壇於汝水之濱用周公故事爲帝請命帝疾

稍瘳自懸瓠幸鄴勰常侍坐輿輦晝夜不離其側飲食必先嘗之而後手自進御車駕還京會百僚於宣極堂行飲至策勲之禮以勰功爲最尋以勰爲司徒太子太傅侍中如故俄而齊將陳顯達内寇帝復親討之詔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六師帝仍不豫至馬圈疾甚謂勰曰霍子孟以異姓受託汝既親賢不可不勉也勰泣曰士於布衣猶爲知己盡命況臣託靈先皇誠應竭股肱之力但臣出入喉膂每跨時要此乃周旦遁逃

成王疑惑之日臣非所以辭勤請逸正欲仰成陛下日鏡之明下令愚臣獲避退之福帝久之曰吾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宣武曰汝第六叔父勰清規懋賞厭榮辭紱吾百歲後當聽其遂沖挹之性也帝崩于行宫祕遏喪事勰獨與右僕射任城王澄及左右數人為計舉喪於安車中勰等視疾進膳可決外奏如常時既達宛城乃夜進安車於郡聽事得斂襯還載卧輿與六軍内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駕梓宫至

魯陽乃發喪行服宣武即位勰跪授遺勑數紙咸陽王禧疑勰爲變停於魯陽郡外久之乃入謂勰曰汝非但辛勤亦危險至極勰恨之對曰兄識高年長故知有夷險彥和握虵騎虎不覺艱難禧曰汝恨吾後至耳自孝文不豫勰常居中侍醫至於衣不解帶亂首垢面帝患久多忿因之遷怒勰每被誚詈言至厲切威責近侍動將誅斬勰承顏悉心多所匡濟及帝昇遐齊將陳顯達奔遁始爾慮凶問泄漏致有逼迫勰内雖悲慟外示吉

容出入俯仰神貌無異及至魯陽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竊懷防懼而勰推誠盡禮卒無纖介之過勰上謚議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天緯地曰文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號高祖陵曰長陵帝從之既葬帝固以勰爲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帝難違遺勑欲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爲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景明初

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内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復授司徒又詔以本官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司馬領司徒齊將陳伯之屯於肥口胡松又據梁城勰部分將士頻戰破之淮南平徵勰還朝初勰之定壽春獲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中從事庾稷等數人勰傾意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求還江外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俟仁駕振旅然後反跡其為遠人所懷如此勰至京師頻表辭大

司馬領司徒及所增邑乞還中山有詔不許乃除錄尚書侍中司徒如故固辭不允時咸陽王禧驕矜不法北海王詳陰言於帝又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輔勸帝遵遺勑禧等又出領軍于烈為恒州烈深以為忿烈子忠常在左右密令忠言於帝宜早自攬政時初祭王公並齋於廟東坊帝遣于烈將壯士六十人召勰禧詳等引見帝謂勰曰頃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朕何敢久違先勑今遂叔父高蹈之志勰等拜謝詔為勰造宅

務從簡素以遂其心勰知見譏作蠅賦以自喻又以勰為太師勰固辭詔侍中敦喻帝又為書於勰崇家人之禮勰不得已應命及京兆廣平王暴虐不法制宿衛隊主率羽林虎賁幽守諸王於其第勰表切諫帝不納時議定律令勰與高陽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學者五日一集參論軌制應否之宜凡所裁決時彥歸仰又加侍中勰敦尚文史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子孫族從為三十卷名曰要略上之尚書令高肇性兇愎其兄女入

爲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爲后緦固執以爲不可肇憾之初緦嘗任其舅潘僧固爲長樂太守京兆王愉搆逆僧固見逼在其黨中至是肇慮言僧固之參逆謀緦實使之緦國郎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希肇提攜搆成其事肇初令侍中元暉以奏暉不從又令左衛元珍言之帝訪暉暉明緦無此帝更以問肇肇以偃祖珍爲證帝信之永平元年九月召緦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及高肇等入時緦妃方產固辭不得

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橋牛傷心惡之宴於禁中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俄而元珍將武士齎毒酒至勰曰一見至尊死無恨也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鐶築之勰乃飲武士就殞之向晨以褥裹尸輿歸其第云過醉而薨勰妃李氏司空沖之女也號哭曰高肇枉害忠良如使天道有靈汝亦行當如我及肇誅復於此室論者知有報應焉勰既有功於國無罪見害舉朝喪氣行道士女莫不掩泣景明報德二寺千餘僧鳴鐘

將齋聞勰薨皆嗟痛不食飲水而罷帝爲舉哀東堂追贈假黃鉞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公太師給鑾輅九旒虎賁班劒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有司奏太常卿劉芳議謚保定大功曰武善問周達曰宣宜謚武宣王詔可及莊帝即位追號文穆皇帝妃李氏爲文穆皇后遷神主於太廟稱肅祖節閔帝時去其神主嫡子劭字子訥襲封劭善武藝少有氣節明帝初梁將寇邊劭表上粟九千斛資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

軍用靈太后嘉其至意不許累遷雍州刺史孝昌末靈太后失德四方紛擾劭遂有異志爲安豐王延明所啓徵入爲御史中尉莊帝即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諡曰孝宣皇帝妻李氏爲文恭皇后子韶字世冑好學美容儀初爾朱榮將入洛父劭以韶寄所親滎陽太守鄭仲明仲明尋爲城人所殺韶因亂遇盜幾見害賴仲明兄子僧副拒賊脫之於難次值一老嫗匿之居十餘日莊帝訪而獲焉襲封彭城王齊神武後以孝武帝

后配之魏室奇寶多隨后入韶家有二玉鉢相盛轉而不可出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歷位太尉侍中錄尚書事司州牧特進太傅齊天保元年降爵為縣公韶性行溫裕以高氏壻頗膺時寵能自謙退臨人有惠政好儒學禮致才彥愛林泉脩第宅華而不侈文宣甞剃韶鬢鬚加以粉黛衣婦人服以自隨曰我以彭城為嬪御譏元氏微弱比之婦女十年太史奏云今年當除舊布新文宣謂韶曰漢光武何故中興韶曰

爲誅諸劉不盡於是乃誅諸元以厭之遂以五月誅元世哲景武等二十五家餘十九家並禁止之詔幽於京畿地牢絶食啗衣袖而死及七月大誅元氏自昭成已下並無遺焉或父祖爲王或身常貴顯或兄弟彊壯皆斬東市其嬰兒投於空中承之以矟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投屍漳水剖魚者多得爪甲都下爲之久不食魚世哲從弟黄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黄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

之勰第三子子攸是爲孝莊帝

北海王詳字季豫美姿容善舉止太和九年封加侍中

孝文自洛北巡詳常與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

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

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

勒銘親自爲制車駕南伐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臨崩

顧命詳爲司空輔政宣武攬政爲中大將軍錄尚書事

及咸陽王禧之謀反詳表求解任制不許除太傅領司

徒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詳之拜命其夜暴風雷電拔其庭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攬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爲大將軍至是乃居之識者以天威如此知其必不終詳既以季父崇寵位望兼極貪冒無厭公私營販又於東掖門外規占第宅至有喪柩在室請延至葬而不見許輿櫬巷次行路哀嗟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怨響噭然妃宋王劉昶女不見答禮寵妾范氏愛等伉儷及死葬訖猶

毀遂視之又烝於安定王燮妃高氏即茹皓妻姊詳既
素附於皓又緣淫好往來綢密詳雖貪侈宣武禮敬尚
隆常別住華林園西隅與都亭宮館相接帝每潛幸其
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爲阿母伏而上酒禮若
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
入妾母子舍也初宣武之親政詳與咸陽王禧彭城王
勰並被召入共乘犢車防衛嚴固高時惶迫以爲必死
亦乘車傍路哭送至金墉及詳得免高云自今以後不

願富貴但令母子相保共汝埽市作活也至此貴寵榮盛不復言有禍敗之理後爲高肇所譖云詳與皓等謀逆時詳在南第帝召中尉崔亮入禁糾詳貪淫及茹皓劉胄常季賢陳埽靜等專恣之狀夜即收禁南臺又命虎賁百人圍守詳第夜中慮其驚懼奔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喻之示以中尉彈狀詳母高見翼頓首號泣不能自勝詳言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人奉我珍異貨物我實受之果爲取受吾何憂乎至明皓等皆賜

死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單車防守還華林館母妻相與哭入所居小奴弱婢數人隨從防援甚嚴徙就太府寺免爲庶人别營坊館於洛陽縣東北隅如法禁衛限以終身名曰思善堂將從詳居之㑹其家奴陰結黨輩欲攻劫出之密抄名字潛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而門防主司遥見突入就詳手中覽得呈奏帝密令害之詳自至太府寺令其母妻還居南宅五日一來後夜母妻不來死於奴婢手中詔喪還南宅諸王皇

宗悉令奔赴賵物一依廣陵故事詳之初禁乃以淫高
事告母母大怒詈之曰汝自有妻妾侍婢何共高麗婢
姦令致此罪我得高麗婢當噉其肉乃杖詳背及兩脛
百餘下自行杖力疲乃使奴代高氏素嚴詳每有微罪
常加責罰以絮裹杖至是去絮撻之又杖其妃劉數十
云新婦大家女門戸匹敵何所憚而不檢校夫壻劉笑
而受罰卒無所言詳貪淫之失雖聞而死罪無定名遠
近歎之永平元年十月詔追復王爵謚曰平王子顥襲

顥字子明少慷慨有壯氣爲徐州刺史尋爲御史彈劾除名後賊帥宿勤明達叱干騏驎等寇亂豳華等州乃復顥王爵兼左僕射西道行臺以討明達頻破賊解豳華之圍後蕭寶寅等大敗於平涼顥亦奔還京師武泰初爲相州刺史以禦葛榮屬尒朱榮入洛推立莊帝授顥太傅顥以葛榮南侵尒朱縱害遂盤桓顧望圖自安之策事不諧遂與子冠受奔梁梁武以爲魏主假之兵將令其北入永安二年四月於梁國城南登壇燔燎年

號孝基莊帝詔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拒之爲顥所禽莊帝北幸顥遂入洛改稱建武元年顥以數千之衆轉戰屢克據有都邑號令自已天下人情想望風政自謂天之所授頗懷驕怠宿昔賓客近習之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又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統南兵陵竊市里朝野失望莊帝與爾朱榮還師討顥顥自於河梁拒戰冠受戰敗被禽顥自轘轅出至臨潁爲臨潁縣卒所斬初顥入洛其日暴風欲入閶闔門馬大驚不進令人執轡乃

入有恒農楊曇華告人曰顥必無成假服衮冕不過六十日又諫議大夫元昭業曰昔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馬驚奔觸北宫鐵柱三馬皆死而更始卒不成帝位以古譬今其兆一也至七月果敗孝武初贈太師大司馬

顥弟項莊帝初封東海王位中書監及顥入洛成敗未分便以意氣自得爲時人所笑顥敗潛竄爲人執送斬於都市孝武初贈太尉

孝文六王

孝文皇帝七男林廢后生廢太子恂文昭皇后生宣武
皇帝廣平文穆王懷袁貴人生京兆王愉羅夫人生清
河文獻王懌汝南文宣王悅鄭充華生皇子恌未封早
夭
廢太子庶人恂字元道生而母死文明太后撫視之常
置左右年四歲太后親爲立名於是大赦太和十七年
七月癸丑立爲皇太子及冠於廟孝文臨光極東堂引
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

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洛詔恂詣代都其進
止禮儀帝皆爲定及恂入辭帝曰今汝不應向代但太
師薨於恒壤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赴舅氏之喪欲
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爲子之情山陵在彼汝
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訖汝族祖南安可
一就問訊在途當温讀經籍如日親見吾也後帝每歲
征幸恂常留守主執廟祀恂不好讀書體貌肥大深忌
河洛暑熱意每追樂北方中庶子高道悅數苦言致諫

恂甚銜之孝文幸嵩嶽恂留守金墉謀欲召牧馬輕騎奔代手刃道悅於禁中領軍元㠑勒門防遏夜得寧靜帝聞之駭惋外寢其事仍至汴口而還引恂數罪與咸陽王禧等親杖恂又令禧等更代百餘下扶曳出外不起者月餘拘於城西别館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議廢之司空太子太傅穆亮尚書僕射少保李沖並免冠稽首而謝帝曰古人有言大義滅親此小兒今日不滅乃是國家大禍脫待我無後恐有永嘉之亂乃廢爲庶人置

之河陽服食所供粗免饑寒而已帝幸代遂如長安中尉李彪承間密表告恂復與左右謀逆帝在長安使中書侍郎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賫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時年十五歲斂以麤棺常服瘞於河陽城二十二年冬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坐法當死告廷尉稱恂前後被攝左右之日有手書自理不知狀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賈尚寢不爲聞尚坐繫廷尉時彪免歸帝在鄴尚書表收彪付洛會赦遂不窮其本末賈尚出繫纍疾數日死初

帝將爲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爲聘彭城劉長文滎陽鄭懿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三四帝嘗謂郭祚崔光宋弁曰人生須自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内晡時復出日夕而罷卿等以爲如何光曰孔子稱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太子尚以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内又非所以安柔弱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爲然乃不令恂晝入内無子

京兆王愉字宣德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以彭城王中軍長史盧陽烏兼長史州事巨細委之陽烏宣武初爲護軍將軍帝留愛諸弟愉等常出入宫掖晨昏寢處若家人焉遷中書監爲納順皇后妹爲妃不見禮答愉在徐州納妾李氏本姓楊東郡人夜聞其歌悦之遂被寵嬖罷州還京欲進貴之託右中郎將趙郡李時顯爲之養父就之禮迎產子寶月順皇后召李入宫毆擊之彊令爲尼於内以子付妃養之歲餘后父于

勁以后久無所誕乃表勸廣嬪御因令后歸李於愉愉寵愛更甚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眞等數十人館而禮之所得穀帛率多散施又崇信佛道用度常至不接與弟廣平王懷頗相誇尚競慕奢麗貪縱不法於是宣武攝愉禁中推案杖愉五十出爲兾州刺史始愉自以職非親要勢劣二弟潛懷愧恨頗見言色又以幸妾屢被頓辱内外離抑及在州

謀逆遂殺長史羊靈引及司馬李遵稱得清河王密疏云高肇簒殺主上遂為壇於信都之南柴燎告天即皇帝位赦天下號建平元年立李氏為皇后宣武詔尚書李平討愉愉出拒王師頻敗遂嬰城自守愉知事窮攜李及四子數十騎出門諸軍追之見執以送平詔徵赴京師申以家人之訓愉每止宿亭傳必攜李氏盡其私情雖鎖縶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目以見至尊於

是歔欷流涕絶氣而死時年二十一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斂以小棺瘞之諸子至洛皆見殺後靈太后令愉四子皆附屬籍追封愉臨洮王寶月乃改葬父母追服三年寶月弟寶炬是爲文帝

清河王懌字宣仁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與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内潤若天假之年則方二南矣博涉經史兼綜羣言有文才善談理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太和二十一年封宣武初拜侍中

轉尚書僕射懌才長從政明於斷決剖判衆務甚有聲名司空高肇以帝舅寵任既擅威權謀去良宗屢譖懌及京兆王愉等愉不勝其忿怒遂舉逆冀州肇因愉之逆又譖殺彭城王勰懌恐不免肇又録囚徒以立私惠懌因侍宴酒酣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炎炎不息昔王莽頭禿亦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曲形見矣恐復終成亂階又言於宣武曰臣聞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故季氏旅泰宣尼以爲深譏仲叔軒懸丘

明以爲至識諒以天尊地卑君臣道别宜杜漸防萌無
相僭越至於減膳錄囚人君之事今乃司徒行之詎是
人臣之義且陛下修政教解獄訟則時雨可降玉燭自
和何使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長亂之基於此
在矣宣武笑而不應孝明熙平初遷太尉侍中如故詔
懌裁門下之事又典經義注時有沙門惠憐者自云呪
水飲人能差諸病病人就之者日有千數靈太后詔給
衣食使於城西南治療百姓懌表諫曰臣聞律深惑衆

之科禮絶妖淫之禁皆所以大明居正防遏姦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熒惑當時論其所行與今不異遂能眩誘生人卒致黄巾之禍天下塗炭數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姦不登於明堂五利僥終嬰於顯戮此事可為至鑒靈太后深納之太后以懌孝明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亦竭力匡輔以天下為已任領軍元乂太后之妹夫也恃寵驕盈懌裁之以法每欲黜之為乂所疾乂黨人通直郎宋凖等希乂旨告

懌謀反禁懌門下訊問左右及朝貴無驗乃釋焉懌以
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爲顯忠錄二十卷以見
志焉正光元年七月乂與劉騰逼孝明於顯陽殿閉靈
太后於後宮因懌於門下省懌誣伏遂害之時年三十
四朝野貴賤知與不知含悲喪氣驚振遠近夷人在京
及歸聞懌之喪爲之劈面者數百人神龜三年追封范
陽王謚曰文獻以禮加葬後更追復爲河間王子亶襲
亶子善見是爲孝靜帝

廣平王懷太和二十一年封累遷驃騎大將軍孝明即位拜司空尋進太保領司徒二年薨謚曰文穆長子誨孝昌二年封范陽王第三子修是爲孝武帝

汝南王悅景明四年封悅好讀佛經覽書史爲性不倫俶儻難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熙平二年坐殺人免官以王還第悅妃閭氏即東海公之女也生一子不見禮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干悅教服松朮之劑冀以得仙悅惑之輕與出外採藥暴露原野遂斷酒肉粱稻唯啖

麥飯又絶房中而更好男色輕忩妃妾動加捶撻悅嘗野宿靈太后勑檢問其妃引入窮悅事故妃病杖牀褥瘡尚未愈太后因令自今諸王及三藩正妃病百日已上者皆遣奏聞若有猶行捶撻就削封位及清河王懌爲元乂所害悅了無讐恨之意乃以桑落酒候伺乂盡其私佞之情乂大喜以悅爲侍中太尉臨拜日就懌子亶求懌服翫之物不時稱旨乃召亶杖之百下亶居廬未葬形氣嬴弱暴加威撻殆至不濟悅仍呼阿兒親自

拊循尋遷太保出爲徐州刺史至州乃爲大剉碓置於州門云有盜者即斬其腕姦偷懼其無常能行異事爲之暫息孝昌二年復領太尉及爾朱榮舉兵向洛悅遂奔梁梁武甚相資待莊帝崩遂立爲魏主年號更興節閔初遣兵送悅置於境上以覬侵逼及齊神武誅爾朱以悅孝文子宜承大業乃令人示意悅既至清狂如故動爲罪失乃止孝武初除大司馬開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贈假黃

鉞太師司州牧大司馬王如故謚曰文宣子穎與父奔
梁卒於江左
皇子恍年七歲景明元年薨葬文昭皇后陵東後以增
廣文昭后墳塋徙窆北岡
李延壽曰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周文天縱寛仁性
罕猜忌元氏戚屬並見保全内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
踐阼無替前緒明武纉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
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矣

通志卷八十四下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九十 史部

通志卷八十五上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八上

齊

趙郡王琛 子叡 子整信

叡 清河王岳 子勱 廣平公盛 子瑗 子

陽州公永樂 繼子孝緒 永樂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

思宗 子元海 宗弟思好

思 平秦王歸彦 武興王普 長

樂太守靈山子懿繼子伏護伏護孫乂

神武諸子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子德　彭城景思王浟子寶德　上黨剛肅王渙子寶嚴　襄城景王清繼子亮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文襄諸子

河南康獻王孝瑜子弘節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

琬子正禮 蘭陵武王長恭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

紹信

文宣諸子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

西王紹廉

孝昭諸子

樂陵王百年 汝南王彥理弟彥德 彥基 彥康 彥忠

武成諸子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弟仁機　仁邕　仁儉　仁雅　仁直　仁謙

後主諸子

東平王恪善德　買德　質錢

北齊

趙郡王琛字元寶神武皇帝之弟也少便弓馬有志氣

神武既定天下中興初授琛常侍鎮西將軍既居禁衛

恭勤慎密率先左右封南趙郡公累遷定州刺史六州
大都督甚有聲譽及斛斯椿等釁結神武將謀内討以
晉陽根本召琛留掌後事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
彈無所迴避遠近肅然尋亂神武後庭因杖而斃時年
二十三贈太尉尚書令謚曰貞天平三年又贈假黃鉞
左丞相太師錄尚書事天統初進爵為王配饗高祖廟
庭子叡嗣小名須拔生三旬而孤聰慧夙成特為神武
所愛養於宮中令游孃母之恩同諸子魏興和中襲爵

南趙郡公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陽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反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疑其感疾叡對曰兒無患但聞有所生欲得暫見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天性至孝我兒無及者遂為休務一日叡初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十歲喪母神武親送至領軍府為發哀舉聲殞絶三日水漿不入口神武與武明太后慇懃敦譬

方漸承旨居喪長齋骨立杖而後起神武令恒山王與同卧起日夜譬之并勅左右不許進水雖絕清漱午輒不肯食由是神武食必呼與同案神武崩復哭泣歐血及壯將婚娶而貌有戚容文襄謂曰我為爾娶鄭述祖女門閥甚高當無可憾而反不樂何耶叡對曰自痛孤遺方從婚冠彌用感切言未卒嗚咽不自勝文襄為之憫然勵之勤學常夜分方罷文宣受禪進爵為王叡身長七尺容儀甚偉閑習吏職有知人之鑒天保二年為

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時年十七㲄留心庶事糾擿姧邪稱為良牧六年詔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㲄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勞苦長史永欽道以㲄冒暑遣倍道送氷㲄對之歎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温水吾何心獨進寒冰遂至銷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悦先是役罷任其自歸丁壯先迈羸弱多致僵殞㲄於是親率營伍彊弱相持頼全者十三四焉八年除北朔州刺史都督長城諸鎮事㲄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内外防禦備有

條法大為兵民所安有乏水處叡禱而得泉州人至今號曰趙郡王井九年濟南以太子監國因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史文宣特崇其選乃除叡侍中攝大都督府長史叡後因侍宴帝從容顧謂恒山王演曰由來亦有如此長史不皇建初兼并州事孝昭崩預受顧託奉迎武成於鄴以功拜尚書令天統中追贈父琛假黃鉞母元氏贈趙郡王妃謚曰貞昭華陽長公主如故有司備禮儀就墓拜受時隆冬盛寒叡

徒步號哭面皆破裂歐血數升及還不堪參謁帝親就第省問拜司空攝録尚書事河清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武成戎服將以宫人出避敵叩馬諫乃止帝親御戎六軍進止並令取叡節度而使段秀先總焉帝與宫人被緋甲登故北城以望軍營甚整突厥咎周人曰爾言齊亂故請我共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邪乃還至陘嶺凍滑乃鋪氊以度胡馬寒瘦膝已下皆無毛比至長城死且盡乃截矟杖之以歸是役也段孝

先持重不與賊戰自晉陽東道為虜所屠無遺類焉斛律光自三堆還帝以遭大寇抱其頸哭任城王湝進曰何至此乃止光面折孝先於帝前曰段婆善為送女客於是以叡為能加尚書令封宣城郡公拜太尉監五禮晚節頗為和士開所構叡久典朝政清正自守譽望日隆漸被疏忌乃撰古之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武成崩葬後數日叡與馮翊王潤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遥等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

出士開為兖州刺史太后曰士開舊經驅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太后令酌酒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為巵酒言訖便出其夜叡方寢見一人可長丈四五尺臂長丈餘當門向牀以臂壓叡良久遂失所在叡意甚惡之起坐歎曰大丈夫運命一朝至此至旦欲入朝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至殿門又有人曰願勿入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

復以為言叡執之彌固出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於雀
離佛院令劉桃枝拉而殺之時年三十六大霧三日朝
野寃惜之期年後詔聽以王禮葬竟無贈謚子整信嗣
好學有行檢位儀同三司後終於長安
清河王岳字洪略神武從父弟也父翻字飛雀以器度
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黄鉞大將軍太傅太
尉録尚書事謚孝宣公岳幼孤貧人未知之長而敦直
姿貌嶷然深沉有器量初岳家於洛邑神武每奉使入

洛必止于岳宅岳母山氏嘗夜起見神武室中有赤光心異之詣卜者為之筮遇乾之大有占者曰飛龍在天之象也貴不可言山氏以語神武神武益自負及神武起兵信都山氏聞之喜謂岳曰赤光之瑞驗矣汝可間行從之岳遂往信都神武見之大悅中興初除金紫光禄大夫領武衛神武與四胡戰於韓陵神武將中軍高昂將左軍岳將右軍中軍敗績賊乘之岳舉麾大呼橫衝賊陣神武方得回師因大破賊以功除衛將軍左光

祿大夫封清河郡公母山氏封郡君授女侍中入侍皇后天平二年除侍中六州軍事都督尋加開府岳辟引時賢以為僚屬論者美之尋授使持節六州大都督兾州大中正俄拜京畿大都督其六州事悉隸京畿神武統務晉陽岳與侍中孫騰等在京師輔政岳性至孝母疾衣不解帶及遭喪去職哀毀骨立神武憂之每日遣人勞勉尋起復本位歴兾晉二州刺史西南道都督有綏邊之稱及神武崩侯景叛梁武帝遣其貞陽侯淵明

於寒山擁泗水灌彭城與景相為掎角岳總帥諸軍南討與行臺慕容紹宗擊淵明破禽之俘馘數萬景仍擁衆於渦陽與左衛將軍劉豐等相持岳廻軍又破之景單騎逃竄以功除侍中太尉又拜河南總管統慕容紹宗劉豐等討西魏將王思政於長社岳引洧水灌其城紹宗劉豐為思政所獲西魏援兵復至岳内外防禦城不沒者三版會文襄親臨數日城陷獲思政等以功别封真定縣男是役也文襄以為已功故賞典不弘文襄

崩文宣出撫晉陽令岳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留鎮京
師天保初進封清河郡王尋除司州牧五年加太保梁
元帝為西魏所逼遣使告急詔岳為西南道大行臺統
司徒潘相樂等救江陵師次義陽西魏尅荊州岳因略
地南至梁郢州尅之獲刺史司徒陸法和送鄴朝廷知
江陵陷詔岳班師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
績威名彌重而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鍾
諸王不及也初高歸彥少孤神武令岳撫養岳輕其年

幼情禮甚薄歸彦内銜之及歸彦為領軍大被寵遇岳謂其德已更倚仗之歸彦密構其短奏岳於城南起宅聽事後儹擬為永巷但無闕耳帝後夜行見宅壯麗意不能平屬帝時召鄴下婦人薛氏入宫而岳先嘗迎之至宅由其姊也帝怒縣薛氏姊而支解之讓岳以為姦人之女岳曰臣始聞其美欲納以為婦見其輕佻故出之非奸也帝益怒六年冬使高歸彦就宅賜以鴆岳曰臣無罪歸彦逼飲之遂薨時年三十四詔大鴻臚監護

喪事贈使持節都督冀等七州太宰太傅定州刺史假黄鉞給轀輬車謚曰昭武勑以城南宅為莊嚴寺初岳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私兵戎器儲甲千餘領文襄之末岳以四方無事表請納之文襄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頻請納又不許及將薨遺表謝恩并請上甲於武庫至是方納焉皇建中配享文襄廟庭後歸彥反武成知其前譖曰清河忠烈盡力皇家而

歸彦毁之間吾骨肉籍没歸彦以歸彦良賤百口賜岳家又思岳功重贈太師太保餘如故子勱字敬德幼聰敏美風儀以仁孝聞年七歳襲爵清河王十四為青州刺史拜日文宣戒之曰叔父前牧青州甚有遺惠故遣汝慰彼黎庶無墜家聲勱流涕對曰臣以蒙幼濫叨拔擢雖竭庸愚懼忝先正文宣曰汝既能如此言吾不慮也尋追授領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清河地在畿内改封樂安王性剛直有才幹斛律光雅敬之每征伐

則引為副轉侍中尚書右僕射後主扵晉州敗太后從土門道還京師勑勱統領兵馬侍衛時佞幸閹寺猶行暴虐民間雞豕悉縱鷹犬搏噬取之勱收儀同茍子溢將斬以徇太后有令然後釋之劉文殊謂勱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豈不慮後邪勱攘袂曰自獻武皇帝以來撫養士卒委政親賢用武行師未有折衂今西寇已次并州達官委叛正坐此輩專政弄權所以内外離心衣冠解體若得今日斬此輩明日受誅亦無所恨文殊甚

媿之太后還至鄴周軍續至人皆兇懼無有鬬心朝士出降相屬勸因奏後主曰今所翻叛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貳請追五品已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曰若戰不捷即焚此臺此曹顧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後主不從遂棄鄴東遷勸恒後殿為周軍所得武帝與語大悅因問齊亡所由勸發言流涕悲不自勝帝為改容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為丞相深器之再遷楚州刺史城北有伍

子胥廟其俗尚鬼祈者必以牛酒至破産業勱歎曰子胥賢者豈宜損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頼之開皇七年轉光州刺史表請伐陳并平陳五策帝嘉之答以優詔及大舉伐陳以勱為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時隴右諸羌數為寇亂朝廷以勱有威名拜洮州刺史下車大崇威恵民夷悅附後吐谷渾來寇勱時遇疾不能拒戰賊遂大掠而去憲司奏勱失亡户口坐免卒于家唐褒顯

前代名臣追贈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士廉最
知名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也寬厚有長者風神武起兵於
信都盛來赴以為中軍大都督封廣平郡公歷位司徒
太尉天平三年薨於位贈假黄鉞太尉太師録尚書事
無子以兄子子瑗嗣天保初改封平昌王卒於魏尹
陽州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也太昌初封陽州縣伯進
爵為公累遷北豫州刺史河橋之戰司徒高昂失利奔

退永樂守洛陽南城昂走趣城南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禽神武大怒杖之二百後罷豫州家產不立神武問其故對曰裴監爲長史辛公正爲別駕受王委寄斗酒隻雞不敢入神武乃以永樂爲濟州仍以監公正爲長史別駕謂永樂曰爾勿大貪小小義取莫復畏永樂至州遽有受納監公正諫不見聽以狀啟聞神武封以示永樂永樂由是知二人清直並擢用之後卒於州贈太師太尉録尚書事謚曰武昭無子

從兄思宗以第二子孝緒為後襲爵天保初改封修城
郡王永樂弟長弼小名阿伽性麤武出入城市好毆擊
行路時人呼為阿伽郎君以宗室封廣武王時有天恩
道人至凶暴横行閭肆後入長弼黨專以鬬毆為事文
宣並收掩付獄天恩等十餘人皆棄市長弼鞭一百尋
為營州刺史在州無故自驚亡入突厥竟不知死所
襄樂王顯國神武從祖弟也無才技直以宗室謹厚天
保元年封襄樂郡王位右衛將軍卒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也性寛和頗有武幹天保初封上洛郡王歴位司空太傅薨於官子元海累遷散騎常侍自陳願處山林修行釋典文宣許之乃入林慮山經二年絶棄人事志不能固自啓求歸徵復本任乃更縱酒肆情廣納姬侍尋除領軍將軍元海器小志大頗以智謀自許皇建末孝昭幸晉陽元海以散騎常侍留典機密初孝昭之誅楊愔也謂武成云事成以汝為皇太弟及踐位立其子百年為皇太子留濟南於鄴使武成

居守以兵衛之武成意不平既而除領軍庫狄伏連為幽州刺史以斛律豐樂為領軍蓋以分武成之權也武成留伏連而不聽豐樂視事乃與河南王孝瑜偽獵謀之於野際夜乃歸先是童謡云中興寺裏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未幾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孝昭以為濟南之祥使平秦王歸彦之鄴迎濟南

赴并州將除之武成以告元海并問自安之計元海曰
皇太后萬福主上至性非常殿下不須别慮武成曰此
豈我推誠之意邪元海乞還省思之時既夜武成留不
聽去元海遶牀萬匝達旦不寐夜漏未盡武成遽出曰
神算如何曰夜中有三策恐不適用耳因引梁孝王懼
誅入關事請乘數騎入晉陽先見太后求哀後見主上
請去兵權不干朝政以死為限此上策也若不見許當
更表請青齊二州刺史委政綱紀沉靖自居此中策也

更問下策曰發言即恐族誅因逼之曰濟南世嫡主上假太后令而奪之今集文武示以此勅執豐樂斬歸彦尊濟南號令天下以順討逆此萬世一時也武成大悅狐疑竟未能用乃使鄭道謙卜之道謙云不利舉事靜則吉又名曹魏祖訊以國事魏祖云當有大凶又時有林慮令姓潘者頗知占候密謂武成曰宮車非久晏駕殿下當為天下主武成拘之內庭以候之又令巫覡雜卜皆云不須舉兵自有大慶武成乃奉詔送濟南於晉

陽至即見殺及孝昭崩武成即位除元海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河清二年元海為和士開所譖武成鞭之六十責之曰爾在鄴時教我以弟反兄幾許不義以鄴城兵馬抗并州幾許無智不義無智若為可使出為兗州刺史元海後妻陸太姬甥也以故尋被任使武平中與祖珽共執朝政元海多以太姬密語告珽珽求領軍元海不可珽乃以其所告報太姬姬怒出元海為鄭州刺史鄴城將敗徵為尚書令周建德七年於鄴城

謀逆伏誅元海好亂樂禍詐行仁慈不飲酒噉肉文宣
天保末年敬信內法乃至宗廟不血食皆元海之為及
為右僕射又說後主禁斷屠宰原其本心非靖故終致
覆敗思宗弟思好本浩氏子也思宗養以為弟遇之甚
薄少以騎射事文襄文宣受命為左衛大將軍本名思
孝天保五年討蠕蠕文宣悅其驍勇謂曰爾擊賊如鶻
入鴉羣宜思好事故改名焉累遷尚書令朔州道行臺
朔州刺史開府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

弁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弁倨傲思好銜之武平
五年遂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曰主上少長深宮未辨
人之情偽昵近凶狡疎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貴溢軒
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刼掠朝市闇於聽受
専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絶孔
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光弁掣鷹於西市駁龍
得儀同之號逍遥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
不堪役思長亂階趙郡王叡實曰宗英社稷是寄左丞

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鄰國並非有辜奄見誅殄孤旣忝預皇枝實蒙殊奬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惡幸悉此懷無致疑惑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思好至陽曲自號大丞相置百官以行臺左丞王尚之為長史武衛趙海在晉陽時倉卒不暇奏矯詔發兵拒之軍士皆曰南安王來我輩唯有奉迎耳帝聞變使唐邕莫多婁敬顯劉桃枝中領軍厙狄士文馳之晉陽帝勒兵續進思好軍敗與行思投水而死其麾下二千人桃枝圍

之且殺且掐終不肯降以至於盡時帝在道叱奴世安
自晉陽送露布於城平都遇斛斯孝卿孝卿誘使食因
馳詣行宮大呌云已了帝大驩左右呼萬歲良久世安
乃以狀自陳帝曰爾告何物事乃得坐食於是賞孝卿
而免世安罪暴思好屍七日然後屠剝焚之烹尚之於
鄴市令內參射其妃於宮內仍焚殺之思好前反三旬
有人告其謀反韓長鸞女適思好子故奏言有人誣告
諸貴事相擾動不殺無以息後乃斬之思好既誅死者

弟伏闕為兄訴寃且求贈典長鸞抑而不通

平秦王歸彥字仁英神武族弟也父徽魏末坐事當徙涼州行至河渭間遇賊以軍功得免流因居於河州積年以解胡言為西域大使以功行河州事遂死焉徽於神武舊恩甚篤及神武平京洛迎徽喪為之營葬贈司徒謚曰文宣初徽嘗過長安市與婦人王氏私通而生歸彥至是年九歲神武追見之對之悲喜稍遷徐州刺史歸彥少質朴後更改節放縱好聲色妻魏上黨王元

天穆女也醜而妒數與悆爭密啟文宣求離不報天保
初封平秦王嫡妃康及所生母王氏並為太妃善事二
母以孝聞徵為兼仕郎稍被親寵以討侯景功別封長
樂郡公除領軍大將軍領軍加大自歸彥始文宣誅高
德正金寶財貨悉以賜之乾明初拜司徒仍總知禁衛
濟南自晉陽之鄴楊愔宣勑留從駕兵五千於西中陰
備非常至鄴數日歸彥乃知之由是陰怨楊燕等楊燕
等欲去二王問計於歸彥歸彥詐喜請與高元海謀之

元海亦口許心違馳告長廣楊燕之戮歸彦有力焉孝昭將入雲龍門都督成休寧列仗拒而不內歸彦諭之然後得入進向栢閣永巷亦如之孝昭踐阼以此彌見優重每入常坐平原王段韶上尋除司空兼尚書令齊制宮內唯天子紗帽臣下皆戎帽特賜歸彦紗帽以寵之孝昭崩歸彦從晉陽迎武成於鄴及武成即位進位太傅領司徒常聽將私部曲三人帶刀入仗從武成還都諸貴戚等競要之其所往處一坐盡傾歸彦既地居

將相志意盈滿發言陵侮傍若無人議者以威權震主必為禍亂上亦尋其前後翻覆之迹漸忌之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等咸數言其短遂出歸彦為冀州刺史上幸歸彦第召魏收對御作詔欲加右丞相收曰至尊以右丞相登極今為歸彦威名大盛故出之豈可復加此號乃拜太宰冀州刺史即命乾和繕寫晝日仍勑門司不聽輒内時歸彦在家縱酒經宿不知至明欲參至門知之大驚而退及通名謝勑令早發又勑武職督將悉

送至清陽宫送者再拜而退莫敢共語唯趙郡王叡與語久之時無聞者至州不自安遂謀逆置私驛於南境上偵伺朝廷動息時車駕將幸晉陽歸彦謀乘虚入鄴又以時未受調欲班賜軍士訖然後發郎中令吕思禮知其謀以狀告詔遣平原王段韶襲之歸彦聞有王師乃嬰城距守先是冀州刺史宇文仲鸞司馬李祖挹别駕陳季璩中從事房子弼長樂郡守尉普興等疑歸彦有異亦連名密啓歸彦追而獲之遂收禁仲鸞等五人

脅之從逆仲鸞等不從皆殺之軍已逼城歸彦登陴大呌云孝昭皇帝初崩六軍百萬衆悉由臣手此時投身向鄴迎陛下今日豈有異心正恨高元海畢義雲高乾和誑惑聖上疾忌忠良但為殺此三人即臨城自刎其後城破單騎北走至交津見獲鎖送鄴帝令趙郡王叡私問其故歸彦曰使黄頷小兒牽挽我何得不反曰誰邪歸彦曰元海乾和豈是朝廷老宿如趙家老公時又詎懷怨於是帝又使讓焉對曰高元海受畢義雲宅用

作本州刺史給後部鼓吹臣為藩王太宰反無正欲殺元海義雲而已上令都督劉桃枝牽入歸彥猶作前語望活帝命羣臣議其罪皆云不可赦乃載以露車銜枚面縛使桃枝臨之以刃擊鼓隨之并子孫十五人皆棄市贈仁州刺史初魏時山崩得二石角藏在武庫文宣嘗賜從臣兵器特以二石角與歸彥謂曰爾事恒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反時將此角嚇漢歸彥額角三道著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流血被面曰爾

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其言反竟驗云

武興王普字德廣歸彦兄歸義之子也性寛和有度量年九歲與歸彦自河州俱入洛神武使與諸子同游處天保初封武興郡王武平二年累遷司空六年為豫州道行臺尚書令後主奔鄴就加太宰周師逼乃降卒於長安贈上開府豫州刺史

長樂太守靈山字景嵩神武族弟也從神武起兵信都終長樂太守贈大將軍司空謚曰文宣子懿卒於武平

鎮將無子文宣以靈山從父兄齊州刺史建明子伏護為靈山後伏護字臣援粗有刀筆天統初累遷黄門侍郎伏護歷事數朝恒參機要而性嗜酒每多醉失末路逾劇乃至連日不食神識慌惚遂以卒贈兖州刺史建國侯孫乂襲乂少謹厚武平末給事黄門侍郎隋開皇中為太府少卿坐事死

神武諸子

神武十五男武明婁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

皇帝襄城景王清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生上黨剛肅王渙小爾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永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三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孕及産後疑非已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此為

有神邪無神邪裕曰有神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云如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嘗以屬請受納大見杖罰遂折節讀書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雖懦每參文襄有時洟出浚恒責帝左右何不為二兄拭鼻由是見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雖頗好游畋而聰明矜恕上下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為酒失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不甚了了自為帝識解頓進今沈湎敗德

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殊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陳不知吾言見用不或者以告帝愈銜之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雜以婦女又自作狐掉尾戲曲盡醜態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時楊遵彥侍側浚引於屏處責其不諫帝雅不欲大臣與諸王交語遵彥懼以聞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稱疾不朝上令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及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

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聲戰帝為愴然泣下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虎出柙寧無噬人帝嘿然浚等聞之呼湛小名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渙皆有雄畧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先自刺浚渙使劉桃枝等繼之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於是投炬於籠中燒殺之加石土其上後出其屍皮髮皆盡天下寃之帝以浚妃陸氏配儀同

劉郁捷郁捷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當剌浚時郁捷實
中其要害故以配馬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勅
與離絶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浟第二子
準字茂則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
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歴位尚書令
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閒
王並給仗身羽林百人太寧元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寛

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以酖終還葬鄴贈假黃鉞太宰録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浟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因戲浟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常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浟正色答曰昔甘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於筆迹博士當今能書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除驃騎大將軍開

府武定六年出爲滄州刺史爲治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游往來皆自齎糧食溉多伺察民間之事纖介皆知有隰泼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民家民爲設雞臛溉詗知之達至廷參溉謂之曰昨食雞羹其自獻之邪抑邀之使辦也達皇恐伏罪又有士人自幽州騎驢至滄州界逢一少年求與爲伴行數里許其人疲極息於道上少年遂驅其驢由支徑以去不知所如往士人以告州溉曰驢上當無他負載乎曰無唯有

鹿脯一肋耳淑乃密令人分市鹿脯城中而得鹿肋於肆推所從求竟得盜驢者境内號為神明轉都督定州刺史民有訴失牛者淑訪之曰所失微有别識否民言驪牛而自領以下達於尻其毛皆白他無類者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禽姦如神今若得此賊定神矣淑乃詐為臺符市牛皮而高其直盜利其估也果持皮出售淑案其毛色而執之道建等驚服又有老嫗自列云孤貧惟仰種蔬自給每被竊取而不

得其主名泒夜令左右往書菜葉為字明旦於市中物
色皆得之自是州境無復盜賊治為當時第一天保初
封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民吏送别悲號滿道有老父
數百人相率貝饌餞泒於野曰自殿下來至今五載唯
飲此鄉水未食百姓食令當遠别聊獻疏薄用表至誠
泒重違其意為食一口而去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
取文才之士詳練法律明於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
舊楼五百餘泒未期悉斷盡别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

詣閤諮陳洑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憚權戚卿等當成
人之美反以權戚為言脩等慙悚而退後加特進兼司
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任尋復本官俄拜司空兼
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大宗正
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
遷太師録尚書事洑明練世務果於決斷事無大小咸
悉以情趙郡李公統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
中丞崔昂之從父姊兼右僕射魏收之内妹也依令年

出六十例免入宫崔增年陳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湝摘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後車駕巡幸常留守鄴河清三年三月羣盜田子禮等數十人劫湝為主詐稱使者至湝第入内室稱勅牽湝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南殿湝大呼不從遂殺之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湝之未遇劫也其妃鄭氏夢人斷湝首持去惡之數日而湝被害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給轀輬車子寳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桀俶儻不羣雖在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材武絶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不為博士耳故讀書粗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在西學聞宮中讙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恒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陵犯郡

縣為法司所糾文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譴六年率
衆送梁王蕭淵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侍進裴之横
等威名甚盛八年録尚書事初術士言亡齊者黑衣由
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桑門為黑衣故也是時文
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最黑對曰莫過漆帝
以渙第七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
渙渙至紫陌橋殺伯昇而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宫
帝用鐵籠盛之與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歲餘與浚同

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文洛乃帝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乾明元年始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勅李氏還第而文洛尚以故意脩飾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於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返蕃闈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灑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終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清神武第八子也美容貌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薨贈假黄鉞太師太尉録尚書事無子詔以恒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彦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為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馬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啟夏門拒守諸軍皆不

戰而敗周軍既入城亮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内慟哭拜辭然後為周軍所執入闕依例授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鎮晉陽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録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别封正平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换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名居城諸嫗以靴示之

紿曰有乘馬人於路爲賊所害遺此靴馬得無親屬乎
一嫗撫膺哭曰兒昨著此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
神明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太宰遷
右丞相都督青州刺史湝頻牧大蕃雖不潔已然寛恕
爲吏民所懷五年青州人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倉卒
部分號令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後
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
昂脩啟於湝云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逼權主號

今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執子昂送鄴
帝至濟州禪位於湝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
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
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禽憲曰任城王何
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皇帝子兄弟十五人不幸而獨
存逢宗社傾覆今日得死無媿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
將至鄴城湝馬上大哭自投於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
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徵盧蓬首垢面長齋不言

笑徵放之乃為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常在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甞要道拜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禮之有帝於是擢拜晏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湜兼司徒導引梓宮於馬上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

杖湜百餘未幾覺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創死也乾明初贈假黄鉞太師司徒録尚書事子士義襲爵

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於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恍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次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黄鉞太尉録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定十五年封華山歴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録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歴位東北道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

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於擿發隱偽姦
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回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
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業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
登魏孝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遥就
州宣勅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
矣登高望遠人之常情鼠輩欲輕相間構曲生眉目於
是回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
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

録尚書事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
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
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
第二子建德為後

文襄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閒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
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

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王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寛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碁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小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矟於舟上數集諸弟宴射其間遂為諸王所

慕尚武成幸其第見而恱之故盛興後園之役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槊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親近由是叡及士開皆側目士開旣密告其奢僭叡又言山東唯聞有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有爾朱御女者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使婁子彥載以出鴆之於車孝瑜體素肥大腰帶十圍至西

華門藥發煩熱躁悶投水而絶贈太尉録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内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歴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司徒録尚書事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渉經史好綴文有技藝嘗於聽事畫一蒼龍見者疑以為真

又作朝士圖當時稱為妙絶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朝士議於含光殿孝珩曰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自滏口鼓行逆戰賊軍遠來日增疲老聞南北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賜將士帝不能用承光即位以孝珩為太宰孝珩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期以正月五日自於千秋門斬高阿那肱令相願以禁

兵應之於內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盡誅韓長鸞等既而阿那肱從别宅取便路入宫事不果孝珩乃求領兵出拒西軍謂高阿那肱韓長鸞陳德信等曰聞朝廷遲疑不賜遣領兵擊賊豈畏孝珩反耶孝珩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相猜疑他日從可知也高韓恐其有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孝珩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信都共為匡復之計周齊王憲來伐孝珩與周軍力戰兵弱不能敵瞋

怒曰由高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伏令和以稍刺孝珩墜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為周所虜齊王憲問孝珩齊亡之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灑創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李穆叔有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有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柰何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算身先士卒展我心力耳周人以孝珩歸長安

依例授開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宮宴齊之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珩吹笛孝珩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而淚下嗚咽周武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周武帝乞歸葬山東曰臣聞狐死首邱示不忘舊念臣先人墳柏在鄴武帝覽啓而哀之尋卒令葬於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

叩馬諫請委趙郡王部分軍馬必能尅敵帝從其言孝
琬免胄將出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
文襄世嫡驕矜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内莫敢舉
聲唯孝琬大哭而出又怨執政為草人擬而射之和士
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
脫兠鍪抵地云豈是老嫗須著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
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鷄鳴珽以謠說
帝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有建金雞之事

也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有神光不以進御帝聞使捜之得填庫矟幡數百帝以為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誣對曰王嘗畫陛下像哭之為厭勝其反固宜孝琬性孝每追慕文襄輒出其像對之悲泣至是陳氏以為言而不能辯帝怒令武衛赫連輔元倒鞭撾之孝琬大呼曰從阿叔乞命帝曰爾叔為誰敢喚天子作叔邪孝琬曰臣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陛下作叔也帝愈怒

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及帝崩乃得改葬子正禮嗣
幼聰頴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中領軍
開府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破之芒山之
役長恭為中軍以五百騎再入周軍遂破其圍至金墉
下被圍甚急城上人不知其為蘭陵王也長恭免冑示
其面競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為蘭陵王入陣曲
以歌謠之進位尚書令司州牧歷青瀛二州刺史頗有

受納後為太尉與段韶共討柏谷又攻定陽親自督戰大破之俘其衆以前後功别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遷大司馬領宗正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王入陣太深萬一失利悔無所及長恭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定陽之役稍酷虐其屬尉相願謂長恭曰王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及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故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本欲求

福反以速禍也長恭遽前執其手求自安術相顧因勸長恭杜門屬疾謝絶時事長恭然其言而未能即退及江淮有事恐復為將領憂懼成疾因而不治武平四年帝使徐之範齎鴆賜死長恭謂妃鄭氏曰我以忠見誅天道殆不可曉邪妃曰何不求見自列長恭曰此爵既頒何由可見飲之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其為將也躬勤細事每得甘美乃至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

討定陽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何待我之淺也乃求小失杖二十以安之嘗朝退僕從盡散長恭獨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長恭唯受其一有千金責券臨死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母陳氏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為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愔愔曰天下安得此郡名今取其義顧

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爲定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柔猪糝和人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未幾又以囚試刀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自是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旋自言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意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西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

贖之延宗手書諫之而滴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出血又結草為武成像鞭而訊之曰我兄無罪何故殺之奴以狀告武成覆卧延宗於地鞭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之役後主自晉陽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進戰於城下禽周開府宇文挺等十數人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氣壯兵鋭敵人莫不披靡俄而諸軍敗延宗一軍獨全後主將奔晉陽延宗奏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付臣臣必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

不守周軍入鼩鼠谷乃下詔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自取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自重臣為陛下出力死戰駱提婆曰至尊計已定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州將卒固請延宗即尊位皆云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實不能與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因宦豎結蕭牆盜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高祖之業將墜於地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祇承寶位可大赦

天下改武平七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為宰輔齊昌王莫多婁敬顯沭陽王和阿于子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等為爪牙衆聞之不名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及是赫然奮發氣力絶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傾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又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不欲使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陳辭自

稱名流涕嗚咽衆皆爭為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擊周軍特進開府那盧安生守太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有衆四萬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于子段暢拒城東延宗親當周齊王於城北奮大矟往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沮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綦連延長皆死於陣和阿于子段暢以千騎投周軍周軍盡銳攻東門際昏遂入進兵焚佛寺門屋飛焰照

天地延宗與敬顯率壯士自西門入夾擊周軍周軍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多禁衛諸公子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輒牽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幾中馬至城東阸曲佛恩及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僅免時四更也延宗謂周武帝死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鬛不得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能復整周武帝出城饑甚欲為遁計齊王憲及柱

國王誼諫以為去必不免段暢又盛言城內空虛無繼援周武帝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於民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逼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帽而禮之先是高都郡有山焉絶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愈明帝使人就寫使者改亡為上至是應焉延宗以十二月十三日晡時受勅守并

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既而周武帝問鄴城若為取延宗辭曰亡國大夫不可與圖存此非臣所及彊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之君臣飲酒令後主起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遥應穆提婆謀反賜死皆自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

收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
武定中為廣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
阿保當為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
謂德昌也承之謂幼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漁陽王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
青州刺史行經漁陽郡有鉅富人鍾長命紹信引與同
坐太守鄭道蓋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何物小人
乃煩主人公為起乃與長命結為弟兄使其妃行家人

禮責長命贈賻百萬鍾氏因此貧乏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諸子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顔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詬紹德曰爾父撃我時竟不來救以刀鐶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辨才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羣小同飲擅使內參歐殺博士任方榮武成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朔州總管此州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馬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迎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遂迎紹義紹義至馬邑先是輔相及其屬韓阿各奴等數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

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馬紹義與靈州刺史袁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從之紹義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太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踝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隷紹義高寶寧

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為天水王他鉢聞實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讐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賛已也盧昌期據范陽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至幽州聞周守將出兵于外欲乘虚取薊城列天子旌旗登故昭王冢乘高望遠部分兵衆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

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服舉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以歸流于蜀紹義妃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夷狄無信使吾至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焉性麤暴

嘗拔刀逐范陽王紹義紹義走入廁閉門拒之乃免紹義初為清都尹未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升終以此斃

孝昭諸子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桑氏生襄城王亮出後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即位立百年為皇太

子納斛律光長女為妃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大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横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勑字德胄封之以奏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元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勑字驗與德胄所奏相類遣左右亂捶擊之

又令人拽百年走遶堂下且走且擊所歷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弃池中池水盡赤帝於後園親臨瘞之妃把玦哀號不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為二十七院掘地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内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為太原王紹德詒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

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宮故得不死隋開皇初卒於并州刺史始平王彦德城陽王彦基定陽王彦康汝南王彦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後事闕

武成諸子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主及瑯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陽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丙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弟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綽欻然斫殺數狗狼籍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冀州刺史好裸人畫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彊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路中逢之走

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婦人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問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混蛆中觀之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其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噱不已謂綽曰有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大為後主所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惡之綽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有司奏處大辟後

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於後園與綽角戲因搤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歛顔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故也綽凡弟皆呼父為兄嫡母為家家乳母為姊姊婦為妹妹齊亡妃鄭氏為周武帝所幸請葬綽勑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録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

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絶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宫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尉騾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勑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勑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居宫中坐含香殿視

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中道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東平王别留連不覺晚武成憶儼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器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冰緑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奇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猶以為未足儼嘗患喉使醫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阿兄懦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主為劣有

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婆等奢恣意甚不平嘗衆詰之二人相謂曰琅邪眼光奕奕數步射人每奉對不覺汗出天威尚不爾也由是忌之武平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時見太后四月詔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以京畿北城有武庫欲移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髙舍洛中常侍劉辟彊說儼曰殿下被疎正由士開間構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

琮曰士開罪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
成其事儼乃令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
他文書奏之後主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
曰奉勅令領軍收士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
曰琅邪王受勅何須重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虎
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
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
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

兵八十人名儼桃枝遥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開謀廢至尊欲剃家家頭為尼罪合萬死臣為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彊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彊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誅

楊遵彥只八十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啟太后
當與家家永别乃急名斛律光儼時亦名之光聞儼殺
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
於永巷帝率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
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
千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為然後主從之光
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遥呼
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

彊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寛其罪帝拔儼帯刀鋘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高舍洛王子宜劉辟彊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彦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城北有白馬佛塔石虎時為佛圖澄作也儼將修之巫云浮屠不可動動之北城當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

旋失之數旬而儼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内食必自嘗
之陸令萱說帝曰琅邪王聰明雄勇觀其相表殆非人
臣自專殺已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珍與和士開
素善亦請殺之未決帝以食輿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
公殺管蔡季友酖慶父以對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
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
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此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
九月帝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威出獵須早出早還是

夜四鼓帝名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宫鼻血滿面遂拉殺之時年十四裹之以席埋於室内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即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居宣則宫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寛厚帝常曰此兒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録尚書事帝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主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暴位清都尹次西河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陽王仁直次東海王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廓為光州刺史貞為青州仁英為冀州仁儉為膠州仁直為濟州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還仁英

詔與蕭琛陳叔寶脩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諸子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𭃄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貫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任城王以下大小二十一王歸于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散配西土皆死於邊

通志卷八十五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九十一　史部

通志卷八十五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宗室傳第八下

後周

邵惠公顥 顥子什肥　什肥子冑　什肥弟導　導子廣　廣子洽　廣弟翼　翼弟衆　導弟護　羅協　馮遷　吒

杞簡公連 子元寶　元寶繼　子亮　亮弟椿

莒莊公洛生 子菩薩　菩薩繼　子至　賓　貢

虞國公仲 子興　興子洛

廣川

公測弟深　子孝伯　深　東平公神舉父顯和　神舉弟慶　神舉子同　慶子

靜亂　協　靜亂子　協弟晶

文帝十王

宋獻公震繼子實　衛剌王直　齊煬王憲子貴　趙僭王

招　譙孝王儉　陳惑王純　趙野王盛　代奰

王達　冀康公通　滕聞王逌

孝閔一王

紀厲王康

明帝三王

畢剌王賢　酆王貞

孝武六王

漢王贊餘五王同贊為隋文所誅

宣帝二王

萊王衍與郢王術同為隋文所誅

隋

蔡景王整子智積　滕穆王瓚子綸　道宣王嵩　衛昭王

爽子集 河間王弘子慶 義城公處綱弟處樂 離石太守子

崇

文帝四王

房陵王勇子儼 秦孝王俊子浩湛 庶人秀 庶人諒

煬帝三子

元德太子昭子侑是為恭帝次燕王倓次越王侗 齊王暕 趙王

果

後周

邵惠公顥文帝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顥次杞簡公連次莒莊公洛生次文帝顥性至孝居德皇后喪哀毀過禮魏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所署偽王衛可瓌最彊德皇帝糾合鄉曲與可瓌戰于武當臨陣墜馬顥奔救殺數十人賊衆披靡德皇帝乃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歿焉其後德皇帝竟斬可瓌及鮮于修禮起德皇帝與諸子俱陷其軍中為其將佐葛榮殺修禮爾朱榮平葛榮舉家方

遷晉陽周有天下保定初追贈顥大冢宰封邵國公謚曰惠顥三子什肥導護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文帝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冑嗣冑少孤頗有幹畧景公之見害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冑歸襲爵邵國公及隋文帝輔政冑為滎州刺史舉兵應尉遲迥為清河公楊素所殺國除會字乾仁冑至自齊改封

譚國公後與護同誅建德二年追復封爵常武公道導字
菩薩少雄豪有仁惠初與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
陽與文帝隨賀拔岳入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文帝討
侯莫陳悅以導為都督悅走故塞導追斬之牽屯山以
功封饒陽縣伯及魏文帝東征留導為華州刺史既而
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擊之禽伏德斬思
慶屯渭橋會文帝軍及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加侍中開
府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文帝東征復以導為大都督

行華州刺史甚得扞守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還侯景來附詔徵隴右大都督獨孤信東下令導代信為秦州刺史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及齊氏稱帝文帝發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拜大將軍大都督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寛明善於撫馭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謹慎常若弗及文帝每出征留導居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時薨於上邽贈尚

書令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
隴右以彰厥德及薨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
者萬餘人悲號振野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丈周迴
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
此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
椿出後於杞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武成初位大將
軍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累遷秦州刺史總管十三州
諸軍事性明察善於撫綏民庶畏悅之時晉公護諸子

及廣弟杞公亮等奢侈踰制廣獨率禮又折節待士朝野稱焉廣以晉公護擅權勸令挹損護不能用後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幽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廣患憂而成疾遂歿廣居喪加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死慈孝之道極於一門武帝素服親臨其喪贈本官加太保隴右十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文葬於隴右子洽嗣隋文帝輔政被害國除翼字乾宜封西陽郡公早薨諡曰昭無子以杞公亮子温

嗣後坐亮反誅國除衆字乾道少不慧封天水郡公為
隋文所誅導弟護字薩保幼方正有志度特為德皇帝
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少不從普泰初始自晉陽至平
涼時年十七文帝諸子並幼家務之事悉以委護內外
不嚴而肅文帝嘆曰此兒志度類我及臨夏州留護事
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
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
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為敵人所圍賴都督

侯伏龍恩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官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為前鋒晝夜兼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進兵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大軍繼至圍而尅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小司空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名護護至涇州而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定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

行至雲陽而文帝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彊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文帝嘗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指時人以護當之尋拜柱國文帝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行禪代之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萬戶趙貴獨孤信等將謀襲護護因其入朝遂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在文帝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容乃密要宮伯乙弗

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為腹心說帝曰護誅趙貴以
來威權日甚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
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宜圖之帝然其言數將武士於
後園為執縛之勢護微知之出植為梁州恒為同州欲
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名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
兄弟若兄弟自構嫌隙他人何易可親但恐除臣後姦
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危社稷泣涕久之乃止
護尤猜鳳等鳳等益懼與帝密謀滋甚遂克日將除護

光洛告護護乃名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並勸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名鳳等議事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名公卿畢集護第護曰先王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畧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為四海王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昵近羣小疎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

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晷陽公豈可負社稷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慈聖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為何如羣公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唯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等尋亦弒帝徵寧都公於岐州而立之是為明帝二年拜太師賜輅車冕服封子至為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為牧以護為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器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

護稍被陞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實毒
於食以進帝遂崩護立武帝百官總己以聽於護自文
帝為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文帝崩後皆受護
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
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為都督中外諸
軍事合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者云周公德重魯
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
晉國第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自令詔誥及

百官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文
帝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為掎角共圖高氏是年遣柱
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
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氏與弟四姑及諸
戚屬並沒在齊皆被幽縶護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
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齊人先遣護姑入關留
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閻氏作書與護曰吾念十八
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目下不

見一人興言及此悲纒肌骨頼皇齊恩邺差安裒暮又
得與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于汝嫂劉及汝新婦等同
居頗以自適但為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
多損汝與吾别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記也
我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三人鮮于修禮起曰吾家先
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至唐河北遇定州官軍
汝祖及第二叔與戰皆没叔母賀抜及兒元寶叔母紇
于及兒菩薩并吾與汝六人俱為官兵執送元寶掌軍

時寶掌營唐城内經三日寶掌遣送吾與汝及所掠男女向京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蠕蠕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逐光走至本營告吾等所在明旦汝叔將兵邀遮吾及汝等因得還營汝時年十二可不畧記此事由緣也後吾共汝居晉陽時元寶菩薩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四子從成博士學成性嚴惡汝等謀欲害之吾共汝叔母聞知各笞其兒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

累汝叔亦遣奴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
盛洛着紫織成纈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三人並喚
吾作摩敦此事當一一記之今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
一領至宜撿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
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
異國何處可求汝今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
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同處寒不得汝
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於吾何益生前汝既不

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
戴天覆地中有神明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楊氏姑今皇
齊賜許先發關河阻遠隔絶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
是以每存疑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勿以為怪護
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云區宇分
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禀氣皆知母子
誰知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自受豈悟網羅上
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先哀憐而

子為公侯母為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饑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懐寃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耳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哀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遥奉顔色崩慟肝腸但離絶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寛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宫禁常存優禮今

者來鄴恩遇彌隆重降矜哀聽許摩敦垂勅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一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食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運神機源其事迹非相背負太祖升遐未定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

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
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絶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齊朝霈然
之恩既已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
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國有家信義為本伏度來期
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
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
朝不絶母子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
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

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於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

齊朝不即發遣更令重與護書要護重報護復書往返

至於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移

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

朝團聚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

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也是年

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事征討

復慮失信蕃夷更生邊患不得已遂請東征九月詔徵

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隷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護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統精兵十萬為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兵出豫州少師楊檦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迴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鄭國公達奚武等營邙山護性無戎畧此行又非本心故師出雖久無功而還護與諸將稽首請罪帝不之責天和二年護母薨尋詔起令視事五年詔賜護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寛和

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之功久當權軸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溢恃護威勢莫不蠹政害民上下相蒙曾無疑慮帝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以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每立侍至是護將入帝謂曰太后春秋至尊頗好酒喜怒有時乖爽比諫未蒙垂納兄今願更啟請因出懷中酒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

入如帝所誡跪讀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踣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户内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預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名宫伯長孫覽等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静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符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録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

殿中殺之齊王憲曰安出自早隷所典庖厨而已未足加戮帝曰汝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乃詔暴護等罪大赦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公盛乘傳鎮蒲州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叱羅協司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詔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

叱羅協代郡人本名與武帝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為

州小吏以恭謹見知竇泰為御史中尉以協為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為監軍泰死協見獲文帝授大丞相東閤祭酒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仕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剋厲文帝頗委任之然猶以家屬在東疑其戀本及河橋戰敗協隨軍還文帝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進爵為侯後為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行潼州事魏恭帝三年文帝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晉公護既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

憲令狐整等二人並辭俱薦協護遂徵協入朝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為得協之晩稍遷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常在護側明帝知其材識庸淺每按抑之數謂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每含容之及明帝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護以其忠己每提獎之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許之又進位柱

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退及護誅
除名建德三年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
卒子金剛嗣馮遷字羽伐弘農人少修謹有幹能為護
府司録性質直小心畏慎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
閱文簿孜孜不倦以此甚為護委任後授陝州刺史遷
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以謙恭接待鄉
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隷累遷小司空自天和後以年
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卒於家子恕位儀同三司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徳皇帝遇定州官軍於唐河北俱戰沒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杞國公謚曰簡子元寳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襲封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亮字乾徳位梁州總管及豳國公廣薨以梁為秦州總管廣所部悉以配焉在州甚無政績尋進柱國從東伐進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大象初以行軍總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寛等伐陳還至豫州密謀襲孝

寬營將圖反逆孝寬有備亮不得入遂遁走孝寬追斬
之子胲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椿字乾壽位
上柱國大司徒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而
才能皆出其下及葛榮殺鮮于修禮以洛生為漁陽王
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為洛生王洛生善撫將士
是以克獲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時洛生在虜中榮
雅聞其名心憚焉尋為榮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封

莒國公謚曰莊子菩薩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襲爵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嗣至字乾附後坐父護誅詔以衞王直子賔為穆公後賔字乾瑞尋坐直誅以齊王憲子廣都公貢襲貢字乾貞宣帝初被誅國除

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封虞國公子興嗣興生屬兵亂與仲相失年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文帝兄弟初不相識

沙苑之敗預在行間被虜隋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
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保定二年詔訪仲子孫
興始附屬籍武帝以興帝戚近屬尊禮之甚厚位開府
儀同三司宗師襲爵虞國公薨贈柱國大將軍謚曰靖
子洛嗣位儀同三司隋初為介國公為隋室賓云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曽祖豆頹
祖麒麟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沉密少篤學每旬月
不窺户牖起家奉朝請歷司徒右長史尚魏宣武女陽

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魏孝武疑齊神武有異圖詔測

詣文帝令密為之備文帝見之甚歡還封廣川縣伯尋

從魏孝武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

軍國政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

屬籍大統中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

州事測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

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

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

衞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即不復為仇讐矣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為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轉行綏州事先是每歲河冰合郡將則從民入城堡以避突厥寇掠測至令安堵如故乃於要路數百處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

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逃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入自是突厥不敢復至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卒文帝親臨慟焉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積蓄在洛陽日嘗被竊盜其妻陽平公主衣服皆在失中州縣禽盜并物測恐此盜竊公主衣服當死云此贓非是賊遂遇赦得免其人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從測竟無異志子該嗣位

徐州刺史測弟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戲累石為營伍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大喜曰汝自然知此於後必為名將永安初起家祕書郎領宿衛軍及齊神武舉兵入洛陽魏孝武西遷既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文帝以深有謀畧欲引置左右圖議政事大統元年乃啓為丞相府主簿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

州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文帝乃隱其事陽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也頑凶而勇戰亟勝而輕敵歡每仗之以為禦侮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氏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鋭之卒潛出小關竇性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既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遂行果獲泰而齊神武亦退深又説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悦謂深曰

君即吾家之陳平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衆度河涉洛至沙苑諸將皆有懼色唯深獨賀文帝詰曰賊來充斥何賀之有對曰高歡之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兵渡河非衆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此事昭然不賀何為請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矣文帝然之尋而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為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遷中大夫武成元年遷豳

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得進籌策及在選曹頗獲時譽性仁愛情隆宗黨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亢以此稱焉卒于位謚曰成康子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九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謇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

受經思相啟發由是護弗之精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甞謂曰公於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鐶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帝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他無知者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歴司會中大夫左宫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

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及帝歛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所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吾兒比進善不對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殊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聞軌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

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内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女妓金帛等復為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事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冢宰

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勲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為不孝之子也帝因疏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為太子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脚上杖痕誰所為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王軌譯又說軌捋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

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臣為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馬逃死足下若為身計宜自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為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胡反令孝伯為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為羣小媒櫱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

以不言且先帝屬徽臣輔陛下令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為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並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寔有周良臣此人若在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普陵曾祖求男仕魏位並顯達祖金殿魏兖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絶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

馳射孝武之在藩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閤内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為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為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並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為私計帝愴然

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内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周文見而善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卒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夙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畧英贍眉目踈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宫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為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

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别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改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復詔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欵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待於武帝處心腹之任王軌

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預焉及宣帝即
位神舉懼及禍懐不自安初神舉定范陽之後威聲甚
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鴆賜之薨於馬
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
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
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内百
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宿齒至于今稱之子同嗣位至
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

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為腐儒事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為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相接中石乃墮絶而復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貫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之卒與賊遇憲挺身而遁

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斃賊乃稍
却及拔高壁剋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並居最進位大
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歴
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為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
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
相軍事悉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
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文帝每
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尚隋文帝女廣平公主位儀同

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

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宫

内後為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

於出入卧内伺察六宫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為宇文

三郎與宫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

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宫掖帝不之

罪名入侍之如初化及弑逆之際為亂兵所害

文帝十王

文帝十三男姚夫人生明帝後宫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皇后叱奴氏生武帝衞剌王直達步于妃生齊煬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宫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奰王達冀康王通滕聞王逌

宋獻公震字彌俄突幼而敏達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大司馬封宋國公無子以明帝第三子實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大前疑尋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武成初進
封衛國公歷雍州牧大司空襄州總管直武帝母弟也
性浮詭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南討軍敗
慍於免黜又請帝除護帝宿有誅護意遂與直謀之及
護誅帝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為大司
馬欲擅威權帝知其意謂曰汝兄弟長幼有序何反居
下列也以為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初帝以直第
為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

陟屺佛寺遂欲居之齊王憲謂曰兄兒女成長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常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衆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不得入退走追至荆州獲之免為庶人囚諸宮中尋復有異志及其子十人並誅之國除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文帝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齓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武帝俱授詩

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
憲獨取駿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是駿逸若
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識智不凡當成重器
後從獵上隴經官馬牧帝每見駿馬駿者輒曰此我兒
馬也令左右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成郡公孝
閔帝踐阼拜驃騎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梁益等
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户初平
蜀之後文帝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

中欲有推擇徧問武帝以下誰欲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文帝曰刺史當撫衆理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凡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文帝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明帝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綏撫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悅之共立碑頌德保定中徵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為前鋒圍洛陽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拒之而雄

為齊人所敗三軍震懼憲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
執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為
大司馬行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
寇詔憲與柱國李穆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絶其糧道
齊將斛律明月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擊之明月遁
走是歲齊斛律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
晉公護問計於憲憲曰如憲所見兄宜暫出同州以為
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邊境清寧亦當

有所尅獲護然之六年遣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康德潛軍宵遁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容弗能救乃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見圍日久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餽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尅齊伯杜城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為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長恭引兵大至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却會日暮乃各收

軍及晉公護誅武帝名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冢
宰無君陵上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
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
簿籍等尋以為大冢宰時帝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
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以為護所任自天和
之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
否憲慮生嫌隙每曲而暢之帝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
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遷授冢宰實奪其權也

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帝甞御内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世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非懈以事一人者本據天子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我骨肉無令兄弟自

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宿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心竭節知復何言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箴上之帝方剪削諸弟甚悅其文憲嘗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刋定為要畧五篇至是表陳之帝覽而稱善其秋帝幸雲陽宮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帝召憲謂曰衛王為逆汝知之乎憲對曰臣初不知今始奉詔直若違天犯順此則自取滅亡帝曰汝便為前軍吾亦

續發直尋敗走帝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帝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靣但媿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能耳初直内深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愛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帝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啓憲飲酒食肉與平昔不異帝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令袒括是同汝當媿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但須自勗直乃止四年帝將東討獨

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
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
以助軍費曰昔邊防未靜卜式願上私財江湖不澄衛
兹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詔不納而以憲表示
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資此物乎乃詔憲
為前軍趣黎陽帝親圍河陰未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
口拔其東西二城以帝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
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騎五萬復為前鋒守雀

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剋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
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
頓軍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
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
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栢
為菴示有處所令兵夜去之後賊尤致疑也時齊主分
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
對宇文盛馳告急憲自救之齊人遽退盛與柱國侯莫

陳芮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救之會椿被勑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栢菴為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帝已去晉州留憲為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問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候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憲乃曰我天子大弟齊王也徧指陳王純已下並以告之暢鞭

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銳百騎為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度汾而會帝於玉壁帝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齊主攻圍晉州尋而帝東轅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城南帝詔憲馳往觀之憲反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曰汝之所言吾無憂矣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齊人

復據高壁及洛女帝命憲攻洛女破之齊王遂走鄴留
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因僭偽號帝圍其城
憲攻其西面剋之禽延宗以功封第二子安成公質為
河間王拜第三子賓為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趣鄴進剋
鄴城憲善兵權多籌略長於撫御摧鋒陷陣為士卒先
齊人聞風憚其勇略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據信
都有衆數萬帝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手書招湝湝不
納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候騎執以白憲憲

乃集齊舊將徧示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即放還
令充使乃與滔書憲至信都滔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
以望之俄而滔所署領軍尉相顧偽出略陣遂以衆降
滔殺其妻子相顧滔心腹也衆甚駭遂破之禽滔及孝
珩等先是稽胡劉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
平之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帝欲親征北蕃乃
辭以疾帝變色曰汝若憚行誰為我任使者憲懼曰臣
陪奉鑾輿誠為本願但身嬰疾疢不堪領兵帝許之尋

而武帝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相忌憚時武帝未葬諸王在內居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異謀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為太師何如憲對曰臣材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入既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

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慈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帝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為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戮焉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蠕蠕人也建德三年上冊為

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
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
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憲六子貴質賓貢乾禧
乾洽貴字乾福少聰敏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
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十歲封安定郡公文帝始封
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
中手射野馬及鹿一十有五建德二年拜齊國世子後
出為豳州總管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

目輒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緜黨何因輒行左右不識貴便述其姓名莫不嗟伏白虎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帥受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例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卒時年十七武帝甚痛惜之質字乾祐以憲勲封河間郡王賓字乾禮中均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成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被誅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羣書好屬文學庾信

體詞多輕豔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武成初進封趙
國公歴益州總管大司空大司馬進爵為王除雍州牧
建德五年從武帝定東夏以功進位上柱國又與齊王
憲討平稽胡斬賊帥劉没鐸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
詔以洛州襄國郡邑萬户為趙王國招出就國二年宣
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
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劒履上殿隋文
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要隋文帝至第飲

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帝會封所親人史冑皆先在室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唯楊弘元冑冑弟威及陶徹坐於户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啗隋文隋文未之疑元冑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冑酒又命冑向厨取漿冑不為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降階迎冑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誅招及其子徳廣公員永康王貫越

公乾銑弟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從平鄴拜大冢宰薨子乾惲嗣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保定中使突厥迎皇后歷秦陝二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歷并州總管雍州牧太傅大象元年詔以濟南郡邑萬户為陳國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

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從平齊進位上柱國歴相州總管大冢宰大象元年遷大前疑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昌二郡邑萬户為越國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并其子為隋文所害國除

代奰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成初封代國公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為荆州刺史在州有政績武帝手

勅褒美之所部澧州刺史蔡澤以贓敗達以其世著勲
庸欲曲法貸之恐虧公憲密表奏之事竟得釋其處事
周愼如此達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四衣皆
弊故又未嘗營資産國無儲積左右嘗以為言達從容
應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為王武
帝東伐以為右軍總管齊淑妃馮氏尤美齊後主所幸
齊平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上
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

户為代國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及子俱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定中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詔以荆州新野郡邑萬户為滕國逌出就國二年朝京師為隋文帝所害幷其二子國除逌所著文章頗行

於世

孝閔一王

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字乾安保定初封紀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利州總管驕侈無軌度陰有異謀司録裴融諫康殺之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王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宫生酆王貞宋王實

出後宋獻公震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歷荊州總管大司空大象初進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彊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祏言泄并其子被害國除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大冢宰大定中并其子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武帝六王

武帝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玄薛世婦生蔡王兊鄭姬生荊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贊位上柱國拜右大丞相大冢宰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轉太師及諸方略定尋與秦王贄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兊荊王元並害之并其子孫無遺

宣帝二王

宣帝三男朱皇后生靜帝王姬生萊王衍皇甫姬生郢王術衍及術並大象二年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隋

蔡景王整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唯整及滕穆王瓚與帝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衛昭王爽並異母整周明帝時以武元帝軍功賜爵陳留郡公位開府車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力戰而死文帝初居武元之憂率諸弟負土為墳人植一柏四根鬱茂西北一根整所栽者獨瘁

後因大風雨并根失之整果不得善終文帝為相國贈柱國大司徒八州刺史及受禪追封蔡王謚曰景子智積襲又封其弟智明為高陽郡公智才開化縣公尋拜智積開府儀同三司授同州刺史儀衛資送甚盛整娶同郡尉遲綱女生智積開皇中有司奏智積將葬尉遲太妃帝因曰是家昔幾殺我我有同生二弟並恃婦家勢見陵我向之笑云爾既嗔我不可與爾角嗔並云阿兄只倚頭額時有醫師邊隱逐勢言我後百日當病癲

二弟私喜以告父母父母泣謂我曰爾二弟大劇不能愛兄我言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一日有天下當改其姓為悖父母許之父母亡後二弟及婦復譏我於晉公我每自外還及門輒不喜如入牢獄常託以恚氣鎖閤靜坐唯食至乃暫開當時實不可耐反羨世人無兄弟者蓋貧家兄弟多相愛由有無相假藉達官兄弟多相憎由爭形勢故也智積在同州未嘗嬉戲游獵聽政之暇端坐讀書門無私謁有侍讀公孫尚義山

東儒士府佐楊君英蕭德言並有文學時延於座所設唯餅果酒財三酌家有女妓唯年節嘉慶奏於太妃之前其簡靜如此文帝既與景王不睦其太妃尉遲氏又與獨孤后不相諧以是智積常懷危懼每自貶損帝亦以是哀憐之或勸智積治產業者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答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開皇二十年徵還京無他職任闔

門自守非朝覲不出煬帝即位滕王綸衛王集並以讒構得罪高陽公智明亦以交通奪爵智積愈懼大業三年授弘農太守委政寮佐清靜自居及楊玄感作亂自東都引軍而西智積謂官屬曰玄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根本固矣當以計縻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自可禽耳及玄感以軍至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玄感怒甚留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尋拜宗正

卿十二年從駕江都寢疾帝時疎薄骨肉智積每不自安及遇患不呼醫臨終謂所親曰吾今始知得保首領沒於地矣時人哀之有子道元

滕穆王瓚字恒生一名慧仕周世以武元帝軍功封竟陵郡公尚武帝妹順陽公主授儀同保定四年累遷納言瓚貴公子又尚主美姿儀好書愛士甚有令名於當世時人號曰楊三郎武帝甚親愛之平齊之役諸王咸從留瓚居守帝謂之曰六府事殷一以相委朕將遂事

東方無西顧之憂矣宣帝即位遷吏部中大夫加上儀同宣帝崩文帝入禁中將總朝政令子勇召之欲有計議瓚素與文帝不協聞命不從曰作隋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耶文帝作相拜大宗伯典修禮律進位上柱國封邵國公瓚見帝執政羣議不一恐為家禍陰有圖文帝之計文帝每優容之及受禪立為滕王拜雍州牧帝數與同坐呼為阿三後坐事去牧以王就第瓚妃宇文氏先與獨孤皇后不平及此鬱鬱不得志陰

有呪詛帝命瓚出之瓚不忍離絶固請帝不得已從之
宇文氏竟除屬籍瓚由是忤旨恩禮更薄開皇十一年
從幸栗園坐樹下方飲酒鼻忽流血暴薨時年四十四
謚曰穆人皆言其遇鴆也子綸嗣綸字斌藹性弘厚美
姿容頗知鍾律文帝受禪封邵國公明年拜邵州刺史
晉王廣納妃於梁詔綸致禮甚為梁人所敬綸以穆王
故當文帝世每不自安煬帝即位尤被猜忌綸憂懼呼
術者王姿問之姿曰王相祿不凡滕即騰也此字足為

善應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常令此三人為厭勝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令黄門侍郎王弘窮驗之弘希旨奏綸厭蠱惡逆坐當死帝令公卿議之司徒楊素等曰綸懷惡之由積自家世惟皇運之始四海同心在於孔懷彌須協力其先乃離阻大謀棄同即異父悖於前子逆於後為惡有狀其罪莫大請依前科帝以皇族不忍除名徙邊大業七年帝征遼東綸欲上表請從軍自効為郡司所遏未幾徙珠崖及天下

大亂為賊林仕弘所逼攜妻子竄儋耳後歸唐封懷化
縣公尋病卒綸弟坦字文籀初封竟陵公坐綸徙長沙
坦弟猛字武籀徙衡山猛弟温字明籀初徙零陵温好
學解屬文既而作零陵賦以自寄其詞哀思帝見而怒
之轉徙南海温弟詵字弘籀前亦徙零陵帝以其修謹
徵還襲封滕王以奉穆王祀大業末於江都為宇文化
及所害
道宣王嵩在周以武元帝軍功賜爵興城公早卒文帝

受禪追封謚焉以滕穆王瓚子靜襲卒謚曰悼無子以

蔡王智積子世澄襲

衛昭王爽字師仁小字明達在周以武元帝軍功於襁

褓中封同安郡公六歲而武元崩為獻皇后所養由是

寵愛特異諸弟年十七為内史上大夫文帝執政授蒲

州刺史柱國及受禪立為衛王所生李氏為太妃爽位

雍州牧右領軍大將軍權領并州總管上柱國涼州總

管爽美風儀有器局政甚有聲大軍北伐河間王弘豆

盧勣賫榮定高熲虞世則等分道而進以爽為元帥俱受爽節度爽親率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遇沙鉢畧可汗於白道接戰大破之沙鉢畧中重創而遁帝大悅賜爽眞食梁安縣千户六年復為元帥步騎十五萬出合川突厥遁逃徵為納言帝甚重之未幾爽疾帝遣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斃其夜爽薨年二十五贈太尉冀州刺史子集嗣集字文會初封遂安王尋襲封衛王

煬帝時諸侯恩禮漸薄猜防日甚集憂懼乃呼術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有人告集呪詛憲司希旨鍛成其獄奏集惡逆坐當死詔下其議楊素等議請論如律時滕王綸坐與相連帝不忍加誅除名遠徙邊郡天下亂不知所終

河間王弘字辟惡文帝從祖弟也祖愛敬早卒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於舅族及武元帝與周文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姓為郭氏元孫

死齊為周滅弘始入關與文帝相見帝哀之為買田宅弘性明悟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開府儀同三司文帝為丞相恒置左右委以腹心帝詣周趙王宅將及於難弘時立於户外以衛文帝尋加上開府賜爵永康縣公及受禪拜大將軍進爵郡公尋贈其父柱國尚書令河間郡公其年立弘為河間王拜右衛大將軍尋進柱國以行軍元帥出靈州道征突厥大破之拜寧州總管上柱國政尚清静甚有恩惠遷蒲州刺史得以便宜

從事時河東多盜賊弘奏為盜者百餘人投之邊裔州境帖然號為良吏每晉王廣入朝弘輒領揚州總管及王歸藩弘復還蒲州在州十餘年風教大洽煬帝嗣位拜太子太保歲餘薨大業六年追封郇王子慶嗣慶傾曲善候時變帝猜忌骨肉滕王綸等皆被廢放唯慶獲全累遷滎陽太守頗有政績及李密據洛口倉滎陽諸縣多應密慶勒兵拒守歲餘城中糧盡兵勢日蹙密遺慶書曰王之先世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婁敬

之於漢高殊非血肩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
嘆事不同此江都荒湎流宕忘歸骨肉崩離人神怨憤
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王
獨守孤城援絶千里糧糇支計僅有月餘弊卒之多財
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即事非虛
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止恐禍生匕首釁發蕭牆空
以七尺之軀懸當千金之購可爲酸鼻者也幸能三思
自求多福于時江都敗問亦至慶得書遂降於密改姓

為郭氏密破歸東都又為楊氏越王侗不之責也及侗稱制拜宗正卿世充既僭偽號降爵郇國公復為郭氏世充以兄女妻之署榮州刺史及世充將敗慶欲將妻同歸長安其妻曰國家以妾奉箕帚於公者欲以申厚意結公心耳今父叔窮逼家國阽危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託自為全身之計非妾所望也妾若至長安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為願送還東都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仰藥而死慶遂歸唐為宜州刺史郇國公

復姓楊氏其嫡母元太妃年老兩目失明世充斬之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也生長北邊少習騎射在周以
軍功拜上儀同文帝受禪贈其父鍾葵柱國尚書令義
城縣公以處綱襲焉累遷右領軍將軍處綱雖無材藝
而性質直在官彊濟亦為當時所稱拜蒲州刺史吏民
悅之卒於秦州總管謚曰恭弟處樂官至洛州刺史漢
王諒反朝廷以為二心廢錮不齒
離石太守子崇武元帝族弟也父盆生贈荆州刺史子

崇少好學涉獵書記有風儀愛賢好士開皇初拜儀同以車騎將軍恒典宿衛後為司門侍郎煬帝嗣位累遷侯衛將軍坐事免未幾復檢校將軍事從帝幸汾陽宮子崇知突厥必為寇屢請早還京師不納尋有鴈門之圍及賊退帝怒之曰子崇怯懦妄有陳請驚動我衆心不可居爪牙寄出為離石郡太守有能名自是突厥屢寇邊塞胡賊劉六兒復擁衆劫掠郡境子崇表請兵鎮遏帝復大怒令子崇行長城子崇行百餘里四面路絶

不得進而歸歲餘朔方梁師都馬邑劉武周等各作亂郡中諸胡復反于崇患之言欲朝集遂與腹心數百人自盂門關將還京師遇道路隔絶退歸離石左右聞太原兵起不復入城各叛去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斬之後數日義兵至城中應之城陷為讎家所殺

文帝四王

文帝五男皆文獻皇后所生長曰房陵王勇次煬帝次秦孝王俊次庶人秀次庶人諒

房陵王勇小名睍地伐文帝長子也周世以武元帝軍功封博平縣侯及文帝輔政立為世子拜大將軍左司衛封長寧郡公出為雒州總管東京少冢宰總統舊齊之地後徵還京師進上柱國大司馬領内史御正諸禁衛皆屬焉文帝受禪立為皇太子軍國政事及尚書死罪以下皆令勇參決帝以山東人多流冗遣使案驗又欲徙人北實邊塞勇上書諫以為戀土懷舊人之本情波迸流移蓋不獲已有齊之末主闇時昏周平東夏繼

以威虐人不堪命致有逃亡非猒家鄉樂為覊旅若假以數歲沐浴皇風逃竄之徒自然歸本雖北夷犯邊令所在嚴固何待遷配以致勞擾上覽而嘉之時晉王廣亦表言不可帝遂止是後時政不便多所損益帝每納之帝從容謂羣臣曰前代皇王溺於嬖幸廢立之所由生朕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若前代多諸內寵孽庶忿爭為亡國之道邪勇頗好學解屬詞賦性寬仁和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劉臻明克讓姚察陸

爽並以文學為勇賓友勇嘗盛飾蜀鎧帝見而不悦恐致奢侈之漸因誡之曰我聞天道無親惟德是與歷觀前代帝王未有奢華而得長久汝當儲后若不上稱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廟之重居兆民之上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翫之以自警戒又擬分賜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日之事故令高熲賜汝我舊所帶刀子一枚并葅醬一合汝昔作上士時所常食如此若存憶前事應知我心其後經冬至百官朝勇勇

張樂受賀帝知之問朝臣曰近聞至節內外百官相率朝東宮是何禮也太常少卿辛亶對曰於東宮是賀不得言朝帝曰改節稱賀止可三數十人逐情各去何因有司一時徵集太子法服設樂待之東宮如此殊乖禮制於是下詔停斷自此恩寵始衰漸生疑阻時帝令選東宮彊武入上臺宿衛高熲奏若盡取彊者恐東宮宿衛太劣帝作色曰我有時行動宿衛須得雄毅太子毓德東宮何須彊武始我商量恒於交番之日分向東宮

上下圍伍不别豈非好事邪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葢疑頍男尚勇女遽出此言以防之勇多内寵昭訓雲氏尤嬖幸禮匹於嫡而妃元氏無寵嘗遇心疾二日而薨獻皇后意有他故甚責望勇又自妃薨雲昭訓專擅内政后彌不平頗遣人伺勇罪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姬妾但備員數唯共蕭妃居處由是皇后薄勇愈稱晉王德行後晉王來朝車馬侍從皆為儉素交接朝臣禮極卑屈聲名籍甚冠於諸王臨還揚州入辭皇

后因進言曰方違顔色臣子之戀實結於心哽噎流涕

伏不能興皇后亦曰我又年老今者之別有切常離相

對歔欷王曰臣性識愚下常守平生昆弟之意不知何

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屠陷每恐讒譖生於投杼

鴆毒遇於杯勺皇后忿然曰睍地伐漸不可耐我為娶

元家女望隆基業竟不聞相禮荅專寵阿雲使有如許

豚犬前新婦本自無病忽爾暴亡當由遣人投藥以致

夭逝事已如此我亦不能窮治何因復於汝處發如此

意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等每思東宮竟無正嫡至尊千秋萬歲後遣汝兄弟向阿雲兒前再拜問訊此是幾許大痛苦邪晉王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晉王於是知皇后意移始構奪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旨於越公素具言皇后此語素瞿然曰但不知皇后果爾否必如所言吾亦何為者數日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用此揣皇后意后果泣曰公言是也我兒大孝順每聞至尊

及我遣內使到必迎於境首又其新婦亦大可憐我使婢去常與同寢共食豈如覞地伐共阿雲對坐終日酣宴昵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憐阿麼者常恐覞地伐殺之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遺素金始有廢立之意勇頗知其謀憂懼計無所出聞新豐人王輔賢能占候召而問之輔賢曰白虹貫東宮門太白襲月皇太子廢黜之象勇愈懼乃以銅鐵五兵造諸厭勝又於後園作庶人村屋宇卑陋寢處其中布衣草褥冀

以當之帝知其不安在仁壽宫使楊素觀勇素至東宫偃息未入勇束帶待之故久不進以激怒勇勇銜之形於言色素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願深防察帝聞素言甚疑之皇后又遣人伺覘東宫纖介事皆聞奏因加媒蘗構成其罪帝惑於邪議遂踈忌之廼於玄武門達至德門量置候人以伺動靜皆隨事奏聞又東宫宫衛之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健兒者咸屏去之晉王又令段達私於東宫幸臣姬威遺以財貨令取太子

消息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段達脅姬威曰東宮罪過主上皆已知之已奉密詔定當廢立君能告之則大富貴威遂許諾開皇二十年九月壬子車駕至自仁壽宮翌日御大興殿帝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翻悒然愁苦吏部尚書牛弘奏曰由臣等不稱職故令至尊憂勞帝既數聞讒譖疑朝臣具委故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愆而弘對大乖本指帝因作色謂東宮官屬曰仁壽宮去此不遠而令我每還

京師嚴備如入敵國我為患利不脫衣卧昨夜欲得近廁故在後房恐有警急還移就前殿豈非爾輩欲壞我家國邪於是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令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素顯言之曰臣前奉勅向京令皇太子檢校劉居士餘黨太子奉詔作色肉戰淚下云居士黨已盡遣我何處窮討爾作右僕射受委自求何關我事又云昔舉大事萬一不成我遂先被誅戮今作天子竟乃令我不如羣弟一事已上不得自由因

長歎回旋云我大覺身妨又云諸王皆得奴獨不與我
乃向西北奮首喃喃細語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
后常勸我廢之我以布素時生復是長子望其漸改隱
忍至今勇昔從南兗州來語衛王曰阿孃不與我一好
婦女亦是可恨因指皇后侍兒曰皆我物此言幾許異
事其婦初亡我深疑使馬嗣明藥殺我嘗責之便懟曰
會當殺元孝矩此欲害我而遷怒耳初長寧誕育朕與
皇后共抱養之自懷彼此連遣來索且雲定興女在外

私合而生想此由來何必是其體㣲昔晉太子取屠家女其兒即好屠割令儻非類便亂宗祏又劉金驎常謟呼定興作家翁定興愚人受之不疑我前解金驎者為此故也勇昔在宮引曹妙達共定興女同宴妙達在外云我今得勸妃酒我直以其諸子偏庶畏人不服故逆縱之以收天下望耳我雖德慙堯舜終不以萬姓付不肖子我常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貳言詔旨若行

後悔無及讒言罔極唯陛下察之旻辭直爭彊聲色俱
厲帝不答是時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帝謂威曰太子
事跡宜皆盡言威對曰皇太子由來共臣語唯意在驕
奢欲得樊川以至散關總規為苑云昔漢武將起上林
苑東方朔諫賜朔黄金百斤幾許可笑我實無金輒賜
此等若有諫者正當斬之不過殺百許人自然永息前
蘇孝慈解正衛率皇太子奮髯揚肘曰大丈夫當有一
日終不忘之決當快意又宫内所須尚書多執法不與

便怒曰僕射已下五人會展三人脚使知慢我之禍又於苑内築一小城四時作役不輙營起亭殿朝造夕改每云至尊嗔我多側庶髙緯陳叔寳豈是孽子乎甞令巫姥卜吉凶語臣云至尊忌在十八年此期促矣帝泣然曰誰非父母生乃至於此我有舊使婦女令看東宮奏云勿令廣平王至皇太子處東宮憎婦亦廣平王教之元贊亦知其隂惡勸我於左藏東加置兩隊初平陳後宮人好者悉配春坊如聞不知厭足於外更有求訪

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兒子不勝忿憤安可効尤於是勇及諸子皆被禁錮部分收其黨與楊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勇由是遂敗居數日有司承素意奏元旻身備宿衛常曲事於勇情存附託在仁壽宮裴弘將勇書於朝堂與旻題封云勿令人見帝曰朕在仁壽宮有纎小事東宮必知速於郵傳訝之甚久豈非此徒邪遣武士執旻及弘付法先是勇嘗於仁壽宮起居還道中見枯槐樹根幹蟠錯大且五六圍顧謂左右曰此何所用

之或對曰古槐利以取火于時衛士皆佩火燧勇令匠者造數千枚藏庫中欲以分給左右又藥藏局貯艾數斛至是有司搜得火燧及艾大以為怪以問姬威威言太子此意別有所在比令長寧王已下詣仁壽宮還每常急行一宿便至恒飼馬千匹云徑往守捉城門自然餓死素以威言詰勇勇不服曰竊聞公家有馬數萬匹勇忝備位太子有馬千匹乃是反乎素又發泄東宮服翫似加琱飾者悉陳之於庭以示文武羣官為太子罪

帝曰前薄王世積家得婦女領巾狀似幡稍朕以為服袄徧示百官欲以為戒今我兒乃自為之使將諸物示勇以詰之皇后與帝迭遣使責問勇勇不服太史令袁充進曰臣觀天文太子當廢久矣上曰元象久見矣羣臣無敢言者於是使人召勇勇見使者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徳殿集百官立於東面諸親立於西面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命薛道衡宣詔廢勇及其男女為王公主者並為庶人命道衡謂勇曰爾之罪惡

人神所棄欲求不廢其可得乎勇再拜而言曰臣合尸之都市為將來監誡幸蒙哀憐得全性命言畢泣下沾襟既而舞蹈而去左右莫不憫嘿又下詔誅元旻唐令則等七人及所坐者數十人各誅戮有差乃移勇於內史省給五品料食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賜楊素物三千段元胄楊約並千段楊難敵五百段皆賞鞫勇之功也時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所誤宜加訓誨不應廢黜上怒撻其胷

尋而貝州長史裴肅表稱庶人罪黜已久當克己自新請封一小國帝知勇之黜也不允天下之情乃徵肅入朝具陳廢立之意時勇自以廢非其罪頻請見上面申冤屈而太子遏之不得奏聞勇於是升樹大叫聲聞於上冀得引見楊素因奏言勇情志昏亂為鬼物所憑不可復收上以為然卒不得見素誣陷經營以成其罪皆如此帝寢疾於仁壽宮召皇太子入侍醫藥而皇太子姧亂宮闈事聞於帝帝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遣追勇呼

兵部尚書柳述黄門侍郎元巖為勅未及發而帝暴崩太子祕不發喪遽收柳述元巖繫大理獄偽為髙祖勅賜庶人死追封房陵王不為立後勇有十男雲昭訓生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髙良娣生安平王嶷襄城王恪王良媛生髙陽王該建安王韶成姬生頴川王煚後宫生孝實孝範初儼之誕也帝聞之曰此乃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時人以為敏對六歲封長寧郡王勇敗亦坐廢儼上

表求宿衛辭情哀切帝覽之惻然楊素進曰伏願聖心
同於螫手不宜留意煬帝踐阼儼嘗從行遇鴆卒諸弟
分徙嶺外皆勑所在殺之
秦王俊字阿祗開皇元年立為秦王二年拜上柱國河
南道行臺尚書令洛州刺史時年十二加右衛大將軍
領關東兵三年遷秦州總管隴右諸州盡隷焉俊仁恕
慈愛崇敬佛道嘗請為沙門不許六年遷山南道行臺
尚書令伐陳之役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三十總管水

陸十餘萬屯漢口為上流節度尋授楊州總管四十四州諸軍事鎮廣陵轉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俊初頗有令聞文帝聞而大悅後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帝遣按其事與相連坐者百餘人於是盛脩宮室窮極侈麗俊有巧思每親運斤斧為工巧之器飾以珠玉為妃作七寶冪䍦重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徵役無已置渾天儀測景表又為水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

伎女絃歌於其上俊頗好內妃崔氏性妬甚不平之遂於瓜中進毒俊由是遇疾徵還京師帝以俊奢縱免官以王就第左武衛劉昇諫曰秦王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臣謂可容帝曰法不可違昇固諫帝忿然作色昇乃止楊素復進諫以秦王過不應至此帝曰我是五兒之父非是兆人之父邪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可廢法卒不許俊疾篤含銀銀色變以為遇蠱未能起

遣使奉表陳謝帝責以失德大都督皇甫統上表請復王官不許歲餘以疾篤復拜上柱國二十年六月薨於邸帝哭之數聲而止曰晉王前送一鹿我令作脯擬賜秦王今亡可置靈坐之前心已許之不可虧信帝及后往視見大蜘蛛及大蟢螋從枕中出求之不見窮之知妃所為也俊所為侈麗物悉命焚之勑送終之具務從儉約以為後世法王府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

耳妃崔氏以毒王故下詔廢絶賜死於其家子浩崔氏所生以其母譴死遂不得立以秦國官為喪主俊長女永豐公主年十三遭父憂哀慕盡禮免喪遂絶酒肉每忌日輒流涕不食有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恒在閤下衣不解帶俊甍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而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慟而絶帝嗟異之令通事舍人弔祭詔葬延於俊墓側煬帝即位立浩為秦

王以奉孝王嗣封浩弟湛濟北侯後以浩為河陽都尉
楊玄感作逆之際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勒兵討之至
河陽脩啟於浩浩詣述營共相往復有司劾浩以諸侯
交通內臣竟坐廢免宇文化及弒逆立浩為帝及敗於
黎陽北走魏縣自僭為帝因而害之湛驍果有膽烈大
業初為滎陽太守坐浩免後亦為化及所害
庶人秀開皇元年立為越王未幾徙封於蜀拜柱國益
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二年進上柱國西南道行臺

尚書令本官如故歲餘而罷十二年入為内史令右領軍大將軍尋出鎮於蜀秀有膽氣容貌瓌偉美鬚髯多武藝甚為朝臣所憚帝每謂獻皇后曰秀必以惡終我在當無慮至兄弟必反兵部侍郎元衡使於蜀秀深結於衡以左右為請衡既還京師為秀請益左右帝不許大將軍劉噲之討西爨帝令上開府楊武通將兵繼進秀使嬖人萬知光為武通行軍司馬帝以秀任非其人譴責之因謂羣臣曰壞我法者必在子孫譬如猛虎物

不能害反為毛間蝨所損食耳於是遂分秀所統秀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擬於天子及太子勇廢秀甚不平皇太子恐秀終為後變陰令楊素求其罪狀而譖之仁壽二年徵還京師帝見不與語明日使使切責之秀謝罪皇太子及諸王流涕庭謝帝曰頃者秦王糜費財物我以父道訓之今秀蠹害生靈當以君道繩之乃下執法開府慶整諫曰庶人勇既廢秦王已薨陛下見子無多何至如是蜀王性甚耿介今被責恐不自全帝

大怒欲斷其舌因謂羣臣曰當斬秀於市以謝百姓乃令楊素蘇威牛弘柳述趙綽推之太子陰作偶人書帝及漢王姓名縛手釘心令人埋之華山下令楊素發之又云秀妄述圖讖并作檄文曰逆臣賊子專弄威柄陛下唯守虛器一無所知中陳甲兵之盛云當指期問罪置秀集中以聞帝曰天下寧有是邪乃廢為庶人幽之內侍省不得與妻子相見令給獠婢二人驅使與秀連坐者百餘人秀既幽逼憤懣不知所為乃上表陳已愆

請與其愛子爪子相見并請賜一穴令骸骨有所帝乃下詔數其罪過凡有十事使臣下知之後竟聽與其子同處煬帝即位禁錮如初宇文化及之弑逆也欲立秀為帝羣議不許於是害之并其諸子

庶人諒字德章一名傑小名益錢開皇元年立為漢王十二年為雍州牧加上柱國右衛大將軍轉左衛大將軍十七年出為并州總管帝幸温湯而送之自山以東至於滄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盡隷焉特許以便宜不

拘律令十八年起遼東之役以諒為行軍元帥至遼水師遇疾疫不利而還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諒為行軍元帥竟不臨戎文帝甚寵愛之諒自以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勇讒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遂諷帝云突厥方彊太原即為重鎮宜脩武備帝從之於是大發工役繕脩器械貯納於并州招集亡命左右私人殆將數萬有王頍者梁將王僧辯之子少倜儻好奇略為諒諮議參軍蕭摩訶者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

諒親善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會文帝崩煬帝使車騎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徵汝敕字傍别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不赴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諫諒諒收繫之王頍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即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專定乃兼用二策聲言楊素反將誅之總管府兵曹河東裴文

安說諒曰井陘以西是王掌握內山東士馬亦為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路仍令隨方略地率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為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灞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慑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即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月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將兵出太谷以趣河陽大將軍綦良出滏口以趣黎陽大將軍鄭建出井陘以略燕趙柱國喬鍾馗出鴈門署文安

為柱國與紇單貴王晌大將軍茹茹天保侯莫陳惠直指京師諒蕭精鋭數百騎載冪籬詐稱宫人還長安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至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既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於是從亂者十九州乃以王晌為蒲州刺史裴文安為晉州粹為絳州梁菩薩為潞州韋道正為韓州張伯英為澤州遣僞署大將軍常倫

進兵絳州倫遇晉州司法仲孝俊之子謂曰吾曉天文遁甲今年起兵得晉地者王孝俊聞之曰皇太子常為晉王故曰晉地非謂反徙也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為諒之咎徵煬帝遣楊素率騎五千襲王聃紇單貴於蒲州素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聃以城降素於是率步騎四萬趣太原諒使趙子開守高壁素擊走之諒大懼自拒素於蒿澤屬天大雨諒欲旋師王

頍諫曰楊素懸軍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親戎擊之其勢必舉今見敵而還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必勿還諒不從退守清原素進擊之諒與官軍戰死者萬八千人諒退保幷州素進擊之諒窮蹙請降頍自殺百寮奏諒當死帝曰朕終鮮兄弟情不忍言欲屈法恕諒一死於是除名絕其屬籍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先是幷州謠言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別授則二紙諒

聞謡言曰我幼時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
以為應之子顥因而禁錮宇文化及弑逆之際遇害

煬帝三子

煬帝三男蕭皇后生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蕭貴嬪生趙
王杲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
午夢神自天而降云將生降帝家寤名納言蘇威以告
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迎置大興宮客省明年正月

戊辰而生昭養於宮中號大曹主三歲時於元武門弄石師子文帝與獻皇后至其所文帝適患腰痛舉手凴后昭因避去如是者再三文帝歎曰天生長者誰復教乎由是大奇之文帝嘗謂曰當為爾娶婦昭應聲而泣文帝問其故對曰漢王未昏時恒在至尊所一朝娶婦便即出外懼將遠離是以啼耳上嘆其有至性特鍾愛焉年十二立為河南王仁壽初徙為晉王拜内史令兼左衛大將軍轉雍州牧煬帝即位便幸洛陽宮留昭守

京師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為皇太子昭有武力能引彊弩性謙冲言色恂恂未嘗忿怒其有深可嫌責者但云大不是所膳不許多品帷席極於儉素臣吏有老父母必親問其安否歲時皆有惠賜其仁惠如此明年朝於洛陽後數月當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壯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為祟未幾而薨時年二十三先是太史奏言楚分有喪於是改封越公楊素於楚及昭薨日而素亦薨蓋隋楚同分也

詔內史侍郎虞世基為哀冊文帝深追悼之昭妃慈州刺史博陵崔弘昇女後秦王妃以蠱毒獲譴昭奏曰惡逆者乃新婦之姐請離之乃娶滑國公京兆韋壽女為妃昭有子三人韋妃生恭皇帝大劉良娣生燕王倓小劉良娣生越王侗倓字仁安性敏慧美儀容大業二年立為燕王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宇文化及弒逆之際倓

覺變欲入奏恐露其事因與梁公蕭鉅千牛宇文晶等穿芳林門側水竇入至元武門詭奏曰臣卒中惡命懸俄頃請得面辭死無所恨冀得見帝為司宫者所遏竟不得聞俄而難作遇害時年十六侗字仁謹美儀容性寛厚大業三年立為越王帝每巡幸侗常留守東都楊玄感反與户部尚書樊子蓋拒之事平朝於髙陽拜髙陽太守俄以本官留守東都十三年帝幸江都復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尉卿元文都攝户部尚書韋

津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總留臺事宇文化及之弑
逆元文都等議共立侗為帝大赦改元曰皇泰謚煬帝
曰明廟號世祖尊元德太子為孝成皇帝廟號世宗尊
其母劉良娣為皇太后以段達為納言右翊衛大將軍
攝禮部尚書王世充為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
書元文都為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
甫無逸為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為內史侍
郎趙長文為黄門侍郎各居樞要委以機務為金書鐵

帑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為七貴未幾宇文化
及立秦王浩為天子來次彭城所經城邑多從逆黨侗
懼遣使者蓋琮馬公政招懷李密密遂請降侗大悅禮
其使甚厚即拜密為太尉魏國公令拒化及仍下書告
播中外密見使者大悅北面拜伏臣禮甚恭遂東拒化
及七貴頗不協陰有相圖之計未幾元文都盧楚郭文
懿趙長文等俱為世充所殺皇甫無逸遁歸長安世充
請侗陳謝辭情哀苦侗以為至誠命之上殿世充被髮

為盟誓無貳志自是侗無所闗預及世充破李密衆望益歸之遂自為鄭王總百揆加九錫備法物侗不能禁段達雲定興等十人入見侗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際侗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東都者世祖之東都若隋德未衰此言不可得而發必天命有改亦何論於禪讓公等或先朝舊臣或勤王立節忽發斯言朕亦何望神色凛然侍衛者莫不流汗既而退朝對良娣而泣世充使使謂曰今海内未定宜得長

君待四方乂安當復子明辟必若前盟義不違負侗不得已遜位於世充遂被幽於含涼殿世充僭僞號封潞國公月餘有宇文儒童裴仁基等謀誅世充復立侗事洩並見害世充兄世惲因勸世充害侗以絶人望世充遣其姪行本齎鴆詣侗曰願皇帝飲此酒侗知不免請與母相見不許遂布席焚香禮佛咒曰從今已去願不生帝王尊貴之家於是仰藥而不能時絶更以帛縊之世充僞謚曰恭帝

齊王暕字世朏小字阿孩美容儀踈眉目少為文帝所愛開皇中立為豫章王及長頗涉經史尤工騎射初為内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大業二年帝初入東都盛陳鹵薄暕為軍導轉豫州牧俄而元德太子薨朝野注望咸以暕當為嗣帝又勑吏部尚書牛弘妙選官屬公卿由是多進子弟明年轉雍州牧尋徙河南尹開府儀同三司元德太子左右二萬餘人悉隷於暕寵遇益隆自樂平公主及

諸戚屬競來致禮百官稱謁填咽道路暕頗驕恣昵近
小人所行多不法遣喬令則劉虔安裴該皇甫諶庫狄
仲錡陳智偉等采求聲色狗馬令則等因此放縱訪人
家有女者輒矯暕命呼之載入暕宅因緣藏隱恣行淫
穢而後遣之仲錡智偉二人詣隴西撾炙諸胡責其名
馬得數匹以進於暕暕令還主仲錡等詐言王賜將歸
家暕不之知也又樂平公主嘗奏言柳氏女美者帝未
有答久之主復以柳氏進暕暕納之後帝問主柳氏女

所在主曰在齊王所帝不悅暕於東都營第大門無故崩聽事栿中折識者以為不祥後從帝幸榆林暕督後軍步騎五萬恒與帝相去數十里而舍會帝於汾陽宮大獵詔暕以千騎入圍暕大獲麋鹿以獻而帝未有所得怒從官從官皆言為暕左右所遏獸不得前帝於是發怒求暕罪失時制縣令無故不得出境有伊闕令皇甫詡幸於暕暕違禁將之汾陽宮又京兆人達奚通有妾王氏善歌貴遊宴聚多或要致於是展轉亦出入王

家御史韋德裕希旨劾暕帝令甲士千餘大索暕第因
窮治其事暕妃韋氏尚書冲之女也早卒暕遂與妃姊
元氏婦通產一女外人皆不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酣
宴令則稱慶脫暕帽以為歡樂名相工令徧視後庭相
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為皇后貴不可言時國無儲
副暕自謂次當得立又以元德太子有三子內常不安
陰挾左道為厭勝之事至是事皆發帝大怒斬令則等
數人妃姊賜死暕府僚佐皆斥之邊遠時趙王杲猶在

孩孺帝謂侍臣曰朕唯有暕一子不然者當肆諸市朝以明國憲暕恩寵自是日衰雖為京尹不復關預時政帝恒令虎賁郎將一人監其府事暕有微失輒令奏之帝亦慮暕生變所給左右皆以老弱備員而已暕每懷危懼心不自安又帝在江都宫元會暕具法服將入朝無故有血從裳中而下又坐齋中見羣鼠數十至前而死視皆無頭暕甚惡之俄而化及作亂兵將犯蹕帝聞之顧謂蕭后曰得非阿孩邪其見疎忌如此化及復令

人捕暕暕時尚臥未起賊進暕驚曰是何人莫有報者暕猶謂帝令捕之曰詔使且緩兒不負國家賊曳至街斬之及其二子亦遇害暕竟不知殺者為誰時年三十四有遺腹子愍與蕭后同入突厥處羅可汗號為隋王中國人没入北蕃者悉配之以為部落以定襄城處之及突厥滅乃獲之貞觀中位至尚衣奉御永徽初卒
趙王果小字季子年七歲以大業九年封趙王尋授光祿大夫歷河南尹行江都太守果聰明美容儀帝有所

製詞賦果多能誦之性至孝嘗見帝風動不進膳果亦終日不食又蕭后嘗灸果先請試炷后不許之果泣請曰后所服藥皆豢嘗之今灸願聽嘗炷悲咽不已后為之灸由是尤鍾愛後遇化及反果在帝側號慟不已裴虔通使斬之帝前而血湔御服時年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九十二 史部

通志卷八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周異姓世家

齊 陳杞 宋 楚

齊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

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濵

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脱羑里歸與呂尚隂謀修徳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隂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

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尚父左杖黄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

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釆席師尚父牽牲史佚
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
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
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
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
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
犂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
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

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

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成公九年卒子莊

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鬬及

立紲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

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
妹在公宫無寵使之間襄公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
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
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隊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
者茀三百茀出宫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
率其衆襲宫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宫驚宫未易入
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宫外令茀先入茀先
入即匿襄公戸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宫茀反與宫中

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
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
齊公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
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
襄公自立臣請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
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
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
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之莒鮑叔傅之小白母

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詳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詳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

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名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

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禄賢能齊人皆説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刼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首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刼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

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魯湣

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殺湣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絶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征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楚王曰貢之不入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齊師進次于陘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名陵桓公矜屈完以其衆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

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秋復會諸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内亂秦穆公辟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

蠻有之夷狄自置唯齊為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者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

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
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
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
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
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
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
難近公曰竪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
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

二年戎伐周周告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
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
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内多内寵如夫人者
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
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
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

牙入與豎刁因内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户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歛殯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

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

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説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庸職之妻好公内之宫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

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偪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郤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郤克上夫人笑之郤克曰

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内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癸酉陳于䆠逄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

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絓於木而止晉小
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衞戲之丑父使
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
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
父遂得亡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齊侯請以寳器
謝不聽必得笑克蕭桐叔子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
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
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衞之侵地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

搴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出

晉樊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
太子仲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
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今
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使高厚
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
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
於句竇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齊至
高唐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莊公厚客待之晏嬰

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晉曲沃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宦者賈舉遮

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

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

邑不可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
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
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嫳攻
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無歸亦自殺
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
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已有内郤田文
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欒氏相與謀慶舍發甲圍
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

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僇崔杼尸於市以説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歎曰堂

堂誰有此乎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
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
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
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
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
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
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
魯陽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

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令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喜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歴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徳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

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公子駔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晏孺子元年春田

乞偽事高國者每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諸大夫曰髙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宫攻髙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髙昭子晏圉奔魯八月齊秉意兹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槖中置坐中央發槖出陽

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

魴侯通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

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
田於陳宗初田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
止後卒以爲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
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
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
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
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
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

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劒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闗成子將殺大陸子方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乃

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趙魏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曽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濵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絶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彊於天下

陳杞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

女居於嬀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嬀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嬀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

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厲公

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得觀之否曰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賔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

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三十七年齊桓公伐蔡蔡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

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欵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

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

斗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
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
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
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
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
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
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
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郟敖自立為楚王三十四年初哀

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為陳君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

乃卒亡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
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
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
子弃疾弑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
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
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十年陳火十
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二十八年吳
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

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湣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

齊田常弑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絶周武王克殷紂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謀娶公當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

子靖公立靖公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
德公立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桓公十七年卒
子孝公丐立孝公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
年卒弟平公欎立平公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
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為
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
滅陳湣公弟閼路弑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立十年
卒湣公子敇立是為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

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
微其事不足稱述

宋

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
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
德滅阢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
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

遂陳於上紂沉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殷既
小大好草竊姦軌卿士師師非度皆用罪辜乃無維獲
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水無津涯殷
遂喪越至於今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保於喪
今女無故告予顛隮如之何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
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用耇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
祀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
遂亡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

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佚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

父子有骨月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禄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求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箕子對曰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從洪範九等常倫所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等常倫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

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
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歴數皇極皇建
其有極歛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
錫女保極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不協于極不離于
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
斯其維皇之極毋侮鰥寡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

羞其行而國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毋偏王道平平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傅言是彝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傅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燮友

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忒立時人為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

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
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
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曰治時暘若曰知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
咎徵曰狂常雨若曰僭常暘若曰舒常燠若曰急常寒
若王青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毋易百穀

用成治用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

公熙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弑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覸立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

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凡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

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督說目而覿之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

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魯生虜宋南宫萬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宫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

游為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犇亳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淳酒以革裹之歸宋宋人醢萬也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

卒太子玆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六鷁退蜚風疾也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禍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

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

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壬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

長翟緣斯於長丘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

羊羹不及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七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

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
三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
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誅唐
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平公三年楚共王伐宋
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
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弑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
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
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

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奔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弑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

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

子韋曰天髙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

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

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

孫糾糾父公子褍秦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父

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

購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

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

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犇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輙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楚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黄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吴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吴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産焉其長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芈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時湯滅之彭祖氏

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附沮附
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
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
鬻熊子曰熊麗熊麗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
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
氏居丹陽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
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䵣熊
䵣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楊為後熊楊生熊渠熊渠生子

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於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

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徇卒子熊咢立熊咢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為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

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叚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伐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

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鄧滅之十五年卒子熊囏立

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惲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惲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

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盂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

開不可當子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
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
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内寵絀乃
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
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而絀太子商臣
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
王之寵姬江芈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芈怒曰宜乎王
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

乎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予潘崇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四年滅六蓼臯陶之後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

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
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
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
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
國人大悅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
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楚王
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
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

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昏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昬亂雖大必輕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人或譏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皆賀申叔時使

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不絶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

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絶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鄢陵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名將軍子反子反嗜酒

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員立是為郟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子比子晳棄疾郟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弒之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諸侯皆

會楚子申用齊桓召陵之禮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諫之語在伍舉傳七月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員而代之立於是靈王使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謂祈父曰予將

使人求周鼎及齊晉魯衛分器周與四國其予我乎祈
父對曰其予君王哉王又曰予將求鄭人許田其予我
乎對曰周不愛鼎鄭敢愛田其予君王哉靈王大説或
云王與右尹子革言祈父在焉王既入祈父以責子革
曰吾子楚國之望也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語具子
革傳中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
初靈王會兵於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
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

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晳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

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秪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饑不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

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必敗比不聽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晳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晳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

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室内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晳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弒子比為王十餘日子晳不得立

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焉初子干自晉歸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為不就對曰子比之取國也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有人無主二也有主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有楚國者其棄疾乎棄疾有五利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以五利去五難誰能害之子比果不終卒立者棄疾如其言焉語具叔向傳

中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
至無忌先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
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
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以秦女故常讒惡太子建
建母蔡女復無寵於王王用是愈益疎建六年使建居
城父守邊無忌又讒太子建擅兵外交諸侯將以為亂
平王召其太傅伍奢囚之奢有二子尚胥皆賢無忌教
王質奢召其二子欲併誅之於是尚歸就死胥奔吳平

王遂殺奢及尚事具伍奢傳中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

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
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
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
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
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吳
五年吳伐取楚之六灊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
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
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

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入郢乙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

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會吳王弟夫槩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槩夫槩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鄀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滅胡二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

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為祟大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名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

再辱楚國之師令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閉塗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名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

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刼惠王置之高府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宫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徒與共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滅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

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
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
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北伐滅
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
簡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
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四年楚伐周鄭
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
楡關楚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

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為扞關以距之十年魏取我魯陽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秦始復彊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州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

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摶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柰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

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

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

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説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厮也王為儀閉關而絶齊令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為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悦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

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絶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絶齊則秦計不為先絶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絶齊交西起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佯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絶齊為尚薄

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其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絶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絶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

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

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

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張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為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云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宜事秦則楚為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燕趙與為從而

尊周室以按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彊百萬也且王前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銼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故願大王孰計其便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雎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

如深善齊韓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
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
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然秦攻三川
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使韓不亡
然有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為塞所報德
莫如楚厚臣以為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
公子眛為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
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王弗敢棄疾也今又

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黄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使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

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

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絶秦之驩心也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

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

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
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
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
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
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
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
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
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

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絶六年秦使白起將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昭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

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名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

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繒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則從不待約而可成

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

利奮翼鼓翄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名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赧王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

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為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絶於齊聲失天下其為事危

矣夫危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為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甞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令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讐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

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呑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

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入太子質於秦使左徒
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
卒太子熊元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
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以平是時楚益
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
至新中秦兵去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申君弔祠
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
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

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韋卒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上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云

通志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九十三　史部

通志卷八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周異姓世家第二

越　趙　田氏

越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

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必欲報越謀及其未發先伐之范蠡固諫越王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悉國中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

王謂范蠡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爲之柰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

乃見大夫種於吴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寳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寳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説吴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吴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吴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歎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吴既

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以讓大夫種而身與栢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耳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

越名髙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癬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髙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

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

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令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吴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吴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吴王北會諸侯於黄池吴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吴吴師敗遂殺吴太子吴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黄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吴王已盟黄

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獘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以請成於越王句踐憐而將許之范蠡諫王以為不可鳴鼓欲執吳使者使者退吳王知不免乃自殺語在范蠡傳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

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横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

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詔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

梁之下顧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

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凡聚會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讐龎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无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

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濵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髙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趙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其後世蜚廉

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爲周所殺其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緑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爲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時伐戎爲御及千畒戰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

帶叔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
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
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霍公求
犇齊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於齊
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
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
事晉獻公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
重耳以驪姬之亂亡奔翟趙衰從翟伐廧咎如得二女

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爲晉文公趙衰爲原大夫居原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覇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謚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爲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太子

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廼遂立太子是為靈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十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胹不熟殺宰人持其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

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謚爲
宣孟子朔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
與楚莊王戰河上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
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
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絶而後好趙史
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
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景
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

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辠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宫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宫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

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
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
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請公孫杵
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
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
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
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

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宫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

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絶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宫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難屠

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

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
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趙氏
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夫三郤欒書畏及乃遂
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是為悼公晉由此大夫
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
趙武為正卿十三年呉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
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謚為文
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如晉晏嬰與

晉叔向語嬰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為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戍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于周辟弟子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為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

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别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冑女孟姚配而七世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畆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

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

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

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百家吾將置之晉陽午許諾而其父兄不聽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私有

誅午也諸君欲誰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反晉君使籍秦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與午善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以梁嬰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皐繹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而獨逐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朝

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于公宮
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
之是安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
而安于獨在趙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
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
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
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
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辠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於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蒯聵於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

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擊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

北登夏屋請代王使厨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
斟陰令宰人各以枓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
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
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
子兄故太子太子早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
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
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
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

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
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
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
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
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
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
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亦黑龍面而鳥噣鬒
麋髭頓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

休溷諸貉南伐晉别北滅黒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釡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髙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髙共為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彊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邑使原

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爲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爲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爲獻侯獻侯少即位治中牟襄子弟桓子逐獻侯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十三年城平邑十五年獻侯卒子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爲諸侯追尊

獻子為獻侯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

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明
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
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
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内史
賜相國衣二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
趙復立烈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歳魏文侯卒敬侯元
年武公子朝作亂不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
於靈丘三年救魏於廩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兎臺

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攻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黄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魏韓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十二年敬侯卒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三年大戊午為相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于鄄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長子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涿澤圍

魏惠王七年侵齊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九年與齊戰阿下十年攻衛取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十九年與齊宋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二十一年魏圍我邯鄲二

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藺二十五年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緤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遊大陵出於鹿門大戊

午扣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
十七年圍魏黄不克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決河水
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
河西取我藺離石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於桑丘
二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鋭師各萬人來會葬
子武靈王立武靈王元年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
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宫武靈王少未能聽政
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

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禮三年城鄗四年與
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秦不勝而
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
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
我觀澤十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齊破燕燕相子之為
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
樂池送之十三年秦拔我藺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
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

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顔若苕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異日主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為野臺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絶臏而死趙王使代相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

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鄉

而卒世不見也爲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勲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

天下笑我也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令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

而功有所出事成功立然后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

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却冠秫絀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

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

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令王將繼簡襄之

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

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馬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年王畧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楡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

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袑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袑胡服傅王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

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呉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起靈壽北地方從代

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置酺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兊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見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

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殁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

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為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為暴矯令為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禍且逮國令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

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儽然也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宫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兊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李兊為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兊因圍主父宫公

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沙丘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

與燕鄭易八年城南行唐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梗陽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内也教順非洽於民人

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孰民不疾疫衆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數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呑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

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而守之

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三寳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反巠分先俞於趙齊之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辠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

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王再之衞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二十一年趙徙漳水

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幾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從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二十九年秦韓相攻而圍閼與趙

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號為馬服君三十
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秦
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
於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
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
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
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

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閒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眛死以聞太后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

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令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令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

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徧裻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

王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徧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

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歳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歳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

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

長平之禍馬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太子死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祺出十一年城元氏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收其地十二年邯鄲廥燒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以尉文封相國廉頗為信平君燕王令丞相栗腹約驩以五百金為

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將而攻代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

平君助魏攻燕秦拔我榆次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兑汾門臨樂與燕燕以葛武陽平舒與趙二十年秦王政初立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秦召春平君因而留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

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内之秦也今君留之是絶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城韓皐三年龎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龎煖將趙楚魏燕之鋭師攻秦蕞不拔移攻齊取饒安五年傅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城柏

人二年秦攻武城扈輒率師救之軍敗死焉三年秦攻
赤麗宜安李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武安君四
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
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
生毛七年秦人攻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
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
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田氏

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賔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公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鮑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佗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女

蔡女淫於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立弟杵臼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為卿辭曰覊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蜚和鳴鏘鏘有嬀之後

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
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完卒謚為敬仲仲
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湣
孟莊田湣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之大
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與田文
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
事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
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

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為晏

孺子而田乞不説欲立景公佗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既立君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紿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請諸大夫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陽生槖中置坐中央發槖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為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

公有郄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常成子
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
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
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
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
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
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
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

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宫田常兄弟四人乘如
公宫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
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
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
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
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追執簡公
於徐州簡公曰早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
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

常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衞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宫後宫以百數而使賔

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相齊常謚為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三晉殺知伯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白立田莊子相齊宣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取魯之一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郕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卒田

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魯敗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公和立二年和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若勿救段干朋曰

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為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絶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魯伐我入陽關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伐我

取鄄威王初即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鄄子弗能救衞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衞敗魏

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案劒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

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絃濁以春温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

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

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髠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朞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威王二十三年與趙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

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

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閲謂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三十二年殺其大夫年辛三十五年公孫閲又謂成侯忌曰公何

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侯不勝而犇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

於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

復會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
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
騶衍淳于髠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
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
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元年秦使
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薛四年迎
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

氏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韓馮張儀曰煮棗將拔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卻齊宋馮因摶三國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

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王曰儀
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摶三國
之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
此王業也公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
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
馮之東兵之辭且謂何曰秦兵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
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兵之辭且謂
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失

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公令秦韓之兵不用而得地有一大德也秦韓之王劫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劵以責於秦韓此其善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於重丘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涇陽君于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又亡去二十六年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二十九年趙殺其主

父齊佐趙滅中山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受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

之利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賔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

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齊彊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

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温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鋭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

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人侵之湣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湣王淖齒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寶器湣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既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湣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

章是為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為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

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卻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卻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之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

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遂滅齊為郡天下壹并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

受秦間金多使賔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賔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邪柏邪住建共者客邪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通志卷八十七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八十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一

孔子 孔子弟子 老子 列子 莊子 申不害 韓非 司馬穰苴 孫武 孫臏 吳起 孟子 鄒忌 鄒衍 淳于髡 慎到 鄒奭 荀卿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

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娶顔氏少女徵在因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失識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魯大夫

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三命茲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困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

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反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反魯魯南宫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盖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

以有已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
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
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来伐不
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
矣齊景公與晏嬰来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
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
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
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説孔子年三十

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

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

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

氏之君守封嵎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懐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懐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懐益驕陽虎執懐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釋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

狃不得意於季氏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温温無所試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

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犁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上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祓矛戟劒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

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歴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

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

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我將弗隳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乎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試之沮之而不

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盖優哉

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

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顔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子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

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

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産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来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来貢使

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

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
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
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
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来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
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
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
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
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佛肹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肹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肹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

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若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

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甞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

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内太子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經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以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宫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

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遷州来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

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来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云爾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是知津矣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

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他日子路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孔子遷于蔡三歲吴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非仲尼之意今

楚大國也来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

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淵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

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焉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

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

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年吴與魯會鄫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

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茍而已矣其明年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

豈能擇鳥乎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

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

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絶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所慎齊戰疾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不憤不啓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其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者其於宗廟朝廷辯辯言唯謹爾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

侃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御矣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及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不尤

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乎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行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

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嘆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殯于東階周人于西階殷人

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

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拜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

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孝武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孔子弟子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

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

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國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

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
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
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如之何其聞斯行諸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哀公十一年齊
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
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以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求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

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宫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冉求用矛

於齊師故能入其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

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後去魯適衛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寛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十六年齊陳瓘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斵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瓘弟陳成子也時執齊政冬魯及齊平子路故也初衛

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蒯聵得過南子懼誅出
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
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
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
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
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
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
矣子羔曰不及莫踐其禍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

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毋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者出子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嘗言自吾得仲由惡言不入於耳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瑚璉盛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也陳子禽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

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也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也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執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

其先亡乎是歲定公薨其後魯哀公之七年魯伐邾克之執隱公以歸仲尼曰賜也不幸而言中是使賜之多言也哀公會吴王于鄫吴徵魯百牢魯使子服景伯以周禮拒之將致十二牢吴人弗聽景伯曰吴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語具景伯傳中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茍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

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髪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太伯周太王之長子仲雍太伯之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溫也寒歇也）乃不尋盟是歲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且子餘反）而懼謀於

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瘈吉世反無不噬也而況於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哀公往會卒辭吳盟吳人以且姚之故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

来也緩寡君懼故将止之子貢曰衛君之来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其欲来者子之黨也其不欲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黨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悅乃舍衛侯十五年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将焉用之成曰善

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君願
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
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
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
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
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田恒欲作亂於齊憚
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
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

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恒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恒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恒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

者攻弱今君憂在内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
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
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
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
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
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
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恒
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

子貢曰君案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恒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

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也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吴王大悦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説吴王救魯

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而後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

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吴必矣其鋭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吴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劒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報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於吴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為虚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

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鋭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劒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

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辯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

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財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

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為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

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

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懐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宰我問五帝之徳子曰予非其人也宰我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曽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歳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歳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

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
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
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
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
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
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

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耻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宫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圭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

曾蒧字晳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

然嘆曰吾與蒧也
顔無繇字路路者顔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顔回死顔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音寒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

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寮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寮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

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
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
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
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
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狀似

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之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期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謂之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

子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自子石已右三十五

人顯有能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左

冉季字子產鄭玄曰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玄曰秦人　漆雕哆赤者反字子斂玄曰魯人

顏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商澤家語曰字子季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玄曰陳人　后處字子里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玄曰魯人

奚容蒧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顔祖字襄

鄡單字子家徐廣曰一云鄡單鉅鹿有鄡縣太原有鄔縣

句幷疆玄曰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玄曰楚人

申黨字周

顔之僕字叔玄曰魯人

榮旂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

左人郢字行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車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抗字籍

樂欬字子聲　廉潔字庸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玄曰魯人　顏何字冉玄曰魯人

狄黑字晳　邽巽字子斂玄曰魯人

孔忠家語曰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子蔵字子上玄曰魯人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盖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

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耶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

列子者鄭人名禦寇與鄭繻公同時其學以黄帝老子為宗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昬瞀人列子窮居有饑

色容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拊心曰妾聞有道者之妻皆色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哉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年果難作而殺子陽列子書舊二十篇劉向去重複存者八篇列子蓋先莊子及莊子著書各

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

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宋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著書自

命號曰申子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

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

不取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

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

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時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任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

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闗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闗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

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食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

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

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脱耳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

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

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

恒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恒曽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吴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

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

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惟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

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隠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説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

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虚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

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
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
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
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
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
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
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

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陜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士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

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云

吴起者衛人也好用兵甞學於曽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将吴起吴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吴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将将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吴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吴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

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曽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曽子薄之而與起絶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

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

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

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
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
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
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
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
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
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界臣竊恐

起之無留心則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吴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吴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幷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

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剌吴起幷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吴起而幷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孟軻騶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吴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

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徳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徳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

上至黄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兹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

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襒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

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圜鑿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為言耶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

先生之来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来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黄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黄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釆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

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賔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来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

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九十五　史部

通志卷八十九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

春秋

周

富辰　王孫滿　劉康公　單襄公　太子晉

單穆公

魯

衆仲　申繻　公子彄　臧孫達　臧孫辰　臧孫許　臧孫紇　公子遂　公子季友　季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意如　季孫斯　季孫肥　叔孫得臣　叔孫豹　叔孫婼　叔孫州仇　仲孫穀　難　仲孫蔑　仲孫速　仲孫羯　仲孫貜　仲孫何忌　子服椒　子服何　曹劌　展喜　子家羈　陽虎

周

富辰周大夫也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人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
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
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
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
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目不别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
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

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懐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十六年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由之利内則福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姒齊許申吕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内利親

親者也昔隱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荆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内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之上是利之内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狄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狄豺狼

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狄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狄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又弗聽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叔帶奔齊富辰言於

王曰請召太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乃復之至是太叔通於狄后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復以狄師伐周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王孫滿周大夫頃王之孫也襄王二十五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

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讁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讁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崤獲其三帥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

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
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
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劉康公季子定王之母弟也故亦曰王季子為周卿士
食采於劉定王八年王使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
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

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寛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寛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作事不徹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

以恭給事則寛於死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寛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尚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也若皆蚤世

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来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皆如其言焉簡王之八年康公與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康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

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反役成肅公卒于瑕

單襄公朝周之卿士也其先食采於單故以為氏定王六年王使襄公聘於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受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襄公

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侍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

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
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
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奥草不奪民
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
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
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
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
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

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
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
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
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臨
監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
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
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
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

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既而陳靈公殺於夏氏楚子入陳陳幾亡簡王十年晉厲公克楚于鄢陵使郤至告慶于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

告襄公曰王叔子譽温季以爲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尊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爲己實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之背宋之盟一也德薄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棄壮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罪不由晉晉得其民四軍之師旅力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

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軍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而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

三子者吾又過於四之無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
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
言曰兵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
也惡其蓋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蓋人其
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書
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
禮敵必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
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

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之功以為巳力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叛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

行容羞也叛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十一年襄公及尹武公會諸侯於柯陵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犫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犫之譖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見赦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

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徳矣視遠曰絶其義足高曰棄其徳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徳口以庇

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愼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喪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顚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

何憂於晉且夫長狄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明年晉殺三郤又明年晉厲公弑齊人殺國武子其後伯輿之獄王叔陳生亦出奔晉晉襄公之孫曰惠伯談談之子周適京師事襄公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制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利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

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敬帥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

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性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

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焉是為悼公

太子晉靈王之太子也早卒不得立靈王之二十一年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

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汙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陁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惟此之慎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

亂並興共工用滅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人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燀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

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嶽國命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謂其能爲乎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也此一王四伯豈繄多寵皆亡王之後也惟能釐舉嘉義以有允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鄫猶在申吕雖衰齊許猶在惟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踣斃不振絶後無主湮替隷圉夫亡者豈繄無寵皆黄炎之後也惟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

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殄滅無允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明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饔者嘗焉

佐鬭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詩曰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鬭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鬭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生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来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

之其難也如是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
基禍十五其不濟乎吾將儆懼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
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輔禍亂將何以堪之王無亦鑒于
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儀地中不
和民而方不順時不共神祇而蔑棄王則是以人夷其
宗廟而火焚其彝器子孫為隷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
前哲令德之則則此六者而受天之豐福饗民之勳力
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

孫或在畎畝由欲亂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將欲用飾宮其以徼亂也度之天神則非祥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咨之前訓則非正也觀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亡王之為也上下議之無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節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寵人

亂於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始亂及貞定王王室遂卑
單穆公旗單襄公之五世孫也為王官伯景王二十一
年將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
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
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
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
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
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

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人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愷悌君子干禄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禄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

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絶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三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絶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

耳弗及矣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閒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

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内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内味而耳内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

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
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
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
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
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之器二焉國
其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鍾既而鍾不龢伶州鳩曰王其
以心疾死乎語具伶州鳩傳中初景王有庶長子曰子
朝有寵於王王與其傅賓孟言將立之劉獻公之庶子

伯壐事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子朝之將奸位也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遽歸告王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實難已犧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穆公及子朝未克王遇心疾而崩

魯

衆仲魯大夫公子益師之子也益師字衆父以父字為氏馬隠公之四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故宋公陳侯蔡人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州吁

如陳衛石碏使陳人執之而殺之於濮五年公考惠公夫人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氏族之源興於此焉

申繻事桓公為大夫桓公之六年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

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將會齊襄公於濼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文姜至齊襄公通焉公謫之以告襄公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是申繻之所謂易禮必敗者也君子謂申繻於是乎知言初鄭厲公之出也

鄭有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莊公十四年而厲公復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焉公善之

公子彄苦侯反者魯孝公之子而惠公之弟也於隱公為叔父姓臧氏諡曰僖伯隱公之五年公將矢魚于棠棠地名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矢陳也言陳魚而觀之僖伯諫公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大事祀與戎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将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亟行所以
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
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
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
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
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公曰吾将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春

秋書之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是歲冬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僖伯之子曰達

臧哀伯達僖伯之子也桓公二年取郜鼎于宋納于太廟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羮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

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内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

違不忘諫之以德

臧文仲辰臧哀伯之孫也文仲之父伯氏缾不顯文仲嗣世為大夫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二十八年魯饑文仲言於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

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盡以名器請糴于齊公然之遂往如齊告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宋襄公欲合諸侯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

旱公欲焚巫尫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明年公伐邾取須句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

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齊孝公伐我北鄙文仲欲以辭告之使展喜受命於展禽以告於是齊師乃止語在展喜傳是歲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緡文仲相公以如楚師伐齊取穀晉文公削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楚滅六文仲聞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

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文仲卒其言立後卿大夫多宗之至於下展禽廢六官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其仁智所未盡也故聖人惜之子宣叔

臧宣叔許宣公即位以宣叔為司寇始襄仲立宣公故其子歸父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公元年

宣叔聞齊將出楚師故及晉侯盟於赤棘於是令國中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次年齊師伐我宣叔如晉乞師主於郤獻子六月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而止公許之孟孫請盟楚人許平公及楚子盟于蜀楚師及宋公衛

逃歸宣叔曰衛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皆尋盟也公問諸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下卿孫子之於衛也其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

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公從之四年卒武仲
嗣
臧武仲紇宣叔之子也生而短小多智時號為聖人成
公十八年晉士魴来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
伐鄭之役知伯實来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
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
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

咎而況小國乎旣而楚彭名侵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俟農畢及冬城之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

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

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

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
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
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
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
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材焉
而立之復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
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公鉏遂廢於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于東門甲從已而視

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

動敢不辟邑乃立臧爲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魯人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無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無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昭公十年平子伐莒及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魯無義視人如牲將誰福哉

東門襄仲遂莊公之子也居于東門因以命氏僖公二

十六年齊伐我襄仲如楚乞師三十年如晉拜曹田三十三年帥師伐邾文公八年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遂會伊雒之戎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要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

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及齊侯盟于穀襄仲如齊拜穀盟復曰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於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

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既而復
叔仲氏夫人姜氏歸于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
無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元年遂
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八年仲遂卒
公子季友桓公之子而莊公之季弟也莊公有弟三人
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
絶愛幸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
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

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莊公立娶齊女為夫人曰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始莊公嘗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說之生子般莊公既無適嗣以愛欲立般公病而問嗣于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奈何成季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其子為叔孫

氏公薨季友立子般慶父使殺子般于黨氏季友奔陳
慶父如齊及歸自齊以私於哀姜故立姜娣子開是為
閔公閔公元年公及齊桓公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齊侯
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孔子書曰季子来歸
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
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閔公兄申適邾魯人
不欲慶父慶父懼如莒季友入立申為僖公以賂求慶
父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慶父

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其後為孟氏僖公元年季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公以費封季友使為相其後為季氏

季文子名行父公子季友之孫也文公之初季子始為卿六年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五年齊人侵我西鄙季文子告于晉冬十一月晉會諸侯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侯

謂諸侯不能治復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於我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次年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

公以其寳玉来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
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孫辰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
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雀
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
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
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

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
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
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
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
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
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
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

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

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能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

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宣公元年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成公二年文子帥師會郤克敗齊師于鞌四年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

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吳伐郯郯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而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

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乎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成公之母曰穆姜宣伯僑如通之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十六年晉侯伐鄭公

將會之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而謀曰晉政多門

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棄蔑與行父是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

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隷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及齊姜薨季文子取以葬君子譏之以其虧姑以成婦也襄公四年定

妣甍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任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六年卒初文子之爲相仲孫佗諫曰子爲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而吾獨美妾與馬可乎吾聞榮於德者華於國不聞以妾與馬也子宿

季武子宿襄公六年代其父文子為卿冬如晉七年如衛九年相公會晉侯伐鄭師還公送之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十一年

武子作三軍與孟氏叔孫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其不入者倍征之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子救台遂入鄆取其鍾以為公盤十九年晉人以我故伐齊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二十年武子聘于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

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矣二十九年公自楚還及方城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衹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彊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

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昭公五年叔孫穆子卒武子謀舍中軍而卑公室故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六年武子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

下臣弗堪無乃戾乎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七年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武子欲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智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武子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

憂而孟孫蓋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
桃晉人為杞取成冬武子病次子紇既立而卒謚曰悼
子悼子之子曰意如
季平子意如昭公十年始為卿秋伐莒取郠獻俘用人
于亳社平子立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曰吾出季氏
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
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
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

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
辭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音綽也及此若
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
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
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
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費
叛遂奔齊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
子謂小待政于朝曰吾不為怨府十三年平子使叔弓

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
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
共其困乏費来如歸南氏亡矣民将畔之誰與居邑若
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
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将焉入矣平子從之是歲秋平子
相公會諸侯于平丘邾人莒人愬公于晉晉侯不見公
晉人遂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
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以

平子歸子服惠伯從私於中行穆子穆子告韓宣子宣子歸之惠伯有辭宣子用叔鮒之計平子懼而先歸焉事在叔向傳二十一年晉士鞅来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之位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将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為十一牢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

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内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之平子怒拘臧氏

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難之告郈孫郈孫以為可於是衆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

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

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平子使申豐賂梁丘據齊師乃止明年諸侯會于扈且謀納公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于晉范鞅取貨于季孫以辭却之三十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故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絶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智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

河南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于寡君退而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十有二年公薨于乾侯明年公之喪歸于魯及葬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復問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平子葬昭公于墓道南及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

宮公薨于外平子以為獲福故立煬宮焉定公五年平
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
季桓子斯季平子之子也平子卒桓子代立陽虎欲以
璠璵斂平子仲梁懐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
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懐仲
梁懐弗敬子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
而逐仲梁懐既而盟桓子于稷門之内而釋之定公六

年魯侵鄭晉故也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桓子于齊師以及孟孫桓子之臣苫夷曰若季孟及難余必殺虎虎懼以桓子還八年陽虎謀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使其黨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知不免要林楚使拔已於難林楚因怒馬及衢而騁以桓子入保孟氏孟氏闔門陽虎與戰不勝而奔語具陽虎傳孟氏之臣公斂陽欲因亂害桓子以彊孟宗孟孫懼而歸之十二年仲由為季氏

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隳費哀公二年桓子伐邾將伐絞邾人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焉三年城啟陽是歲司鐸火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曰財可為也令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秋桓子有疾命其臣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復立康子初定公時齊人饋女樂桓子受之孔子去適衛語具孔子傳中及桓子病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興魯矣以吾受羣婢故去我死而相魯必召仲尼云

季康子肥立哀公十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康子用冉求之謀敗齊師于艾陵師還康子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一年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

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用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卒用田賦二十三年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謂遠也不腆先人之畜馬使求薦諸夫人

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越既滅吳欲霸中國二十五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適郢越太子名得猶親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或以告康子康子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嚭吳舊臣明年公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康子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二十七年康子卒是歲哀公亦奔越

叔孫莊叔名得臣其王父叔牙莊公之弟也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莊公病其言以般屬之季友季友以公命鴆叔牙而立其後為叔孫氏語具季友傳叔牙生公孫茲曰戴伯戴伯生得臣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錫文公命公使莊叔如周拜三年莊叔會諸侯伐沈以其服於楚也冬公如晉與晉侯盟晉侯饗公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

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十一年郠瞞侵齊遂伐魯公卜使莊叔追之吉侯叔夏御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莊叔遂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豹賢能世其家叔孫穆叔豹叔孫宣伯僑如之弟也初宣伯通於穆姜成公之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成公十六年公會晉侯伐鄭師次督揚使穆叔請逆于晉師宣伯將為亂構公及季孟於晉晉人執季平子公待命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

孫且言宣伯亂故於是晉許魯平而歸季孫焉國人逐僑如穆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于齊而立之襄公二年穆叔聘于晉三年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夏如晉以報知武子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

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是歲冬公如晉請屬鄫晉許之明年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也既而穆叔復以屬鄫為弗利告於晉使仍其舊焉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

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其後文子竟不終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告於穆叔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叔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

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十四年夏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十五年齊師伐魯穆叔與季孫城成郛以備之明年齊師又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

使魯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唐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

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禄非不朽
也魯有先大夫曰臧孫辰既没而言立其是之謂乎豹
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
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絶祀無
國無之禄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歲齊人為王城郟穆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二十七年齊
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穆叔曰慶季之車不亦善乎

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穆叔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八年冬公如楚拜宋盟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公于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于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

也穆叔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至楚楚人使公親襚公患曰穆叔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楚使薳罷來聘穆叔問王子圍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冬穆叔會晉趙武及諸侯之大夫于澶淵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

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過焉是歲秋孟孝伯卒後三歲而趙孟亡如其言焉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

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滋多是以有平丘之會　公之適楚也歸作楚宫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宫也六月　公薨于楚宫魯人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毁而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爲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

為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元年春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

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来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

守所由来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

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嬴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三年邾

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讒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及穆子辟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已弗勝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
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奔齊饋之宣
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
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人
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
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
視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
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

猶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期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孟丙而殺諸外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曰見仲而何叔孫曰何為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飢渴授之戈對

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
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而置虛命徹四年十二月癸丑
叔孫不食乙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
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于季孫而去之杜
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
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
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而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
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

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
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書在
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
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
去之五年季氏毀中軍以自益焉三軍之始作也三分
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
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
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

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叔孫昭子婼者穆子之庶子也穆子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豎牛之亂殺孟丙而逐仲壬及穆子卒仲至自齊豎牛又殺之故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闗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昭公築郎囿季平子欲速成之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来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

圄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齊高彊來奔昭子如晉還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謂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致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宫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宋元公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

之不受將何以在十六年齊侯伐徐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十七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

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焉曰少皡氏以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

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皡氏以龍
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歴正者也玄鳥氏司
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
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睢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
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
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

無淫者也自顓頊已来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十九年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二十一年日有食之叔輒哭昭子曰子叔将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将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将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将不出

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使與邾大夫坐昭子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昭子與之昭子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

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
盟主乃弗與使客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
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
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昭子旦
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
於昭子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魯為
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昭子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
而不出明年晉士彌牟逆昭子于箕將歸之昭子使梁

其踁待于門内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昭子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昭子受禮而歸初吏人之與昭子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子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五年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

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是歲昭子如闞平
子出昭公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
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
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
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公與昭子言于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
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公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
十月辛酉昭子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子不敢

立是為成子成子卒子州仇嗣

叔孫武叔州仇以定公五年立初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吴王我乎遂殺公若定公十年侯犯以郈叛武叔與孟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再圍之

弗克武叔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

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偽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

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隷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人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十二年仲由謀墮郈城武叔遂墮之哀公二年與孟懿子盟邾子于句繹三年與季桓子城啟陽冬及孟懿子帥師圍邾十一月從季孫敗齊師于艾陵武叔卒子舒立是為文子

孟文伯穀公子慶父之孫也慶父賊殺莊公之子般又

弑閔公遂出奔莒公子季友以賂求于莒而殺之事具魯世家中慶父既死季友立其後為仲孫氏亦曰孟氏慶父生公孫敖曰穆伯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穆伯從父兄弟文公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莅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内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

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於是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二年而盡室復適于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歸及齊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

惠叔猶毀以為請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共仲慶父也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于人襄仲叔帥兄弟以哭之孟獻子為政莒二子來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于禮乎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

入門于戾丘皆死句鼆戾丘二邑有魁攻門二子禦之皆死初周内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于魯國及敖卒文伯已死惠叔葬之文伯之子曰蔑

孟獻子蔑宣公九年王徵聘於魯公使獻子聘如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

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明年使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是歲獻子會齊高固於無婁成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故獻子及叔孫宣伯侵宋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不亡何為三月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賜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乘和師必有大功及晉

師與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十八年秋公薨冬獻子
會晉侯及諸侯盟于虛朾謀救宋也於是獻子請于諸
侯而先歸會葬襄公元年春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
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鄫二年秋會于戚冬復會于
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于長樗獻子相公稽首知
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子曰以敝邑
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四年公
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獻子曰寡君

顧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年會吳于善道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也盜

殺子駟子國子耳十五年宋向戌来聘且尋盟見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居喪也既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所友裘牧仲未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能亡其家而與之齊子速嗣

孟莊子速幼以勇聞於諸侯襄公十六年齊侯圍成孟

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十八年從晉師圍齊范鞅門于雍門孺子斬其梢以為公琴示無畏也獻子卒莊子代立二十年會莒人盟于向秋伐邾二十三年卒子羯嗣

孟孝伯羯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也初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讐臧氏公鉏季武子長子為臧紇所黜故

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户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襄公二十四年孝伯帥師侵齊二十八年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次年會諸侯之大夫城杞

三十一年卒貜嗣

孟僖子貜昭公之九年僖子以正卿聘于齊十年與季孫意如叔弓帥師伐莒十一年會邾莊公于祲祥二十

四年卒初昭公如楚僖子從之鄭伯勞于師之梁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僖子病之反自楚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于宋其祖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及其曾孫正考父佐三君位愈高而德愈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學禮焉以定

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焉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孟懿子何忌始僖子之盟于祲祥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初又切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故懿子得立昭公三十二年懿子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邾子盟于拔六年與季桓子圍

郈八年復與桓子侵衛十年與叔孫武叔圍郈以討侯犯之叛仲由之謀墮三都也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懿子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年懿子伐邾邾人以漷東沂西田為賂遂與叔孫武叔盟邾子于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洩立是謂孟武伯

子服惠伯椒孟氏之支庶也故亦曰孟椒以王父字為

氏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于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三年而滕子卒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南蒯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

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黄上美為元下美為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三年諸侯會于平丘邾莒怨魯愬于晉晉人執平子以歸惠伯從之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

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
惠伯有辭宣子患之乃用叔鮒之謀懼平子平子歸使
惠伯待禮語具叔向傳惠伯卒子昭伯回嗣昭公十五
年昭伯從公如晉既反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卑
矣君幼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貫為常能無卑
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明年冬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
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昭伯卒子何嗣
子服景伯何哀公之三年僖宮災景伯至命宰人出禮

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于鄫吳徵魯百牢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

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不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

可乎不樂而出秋季子遂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孟懿子謂景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

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此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已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

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
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
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
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惟命
遂囚以還及户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
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
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

人何損焉大宰嚭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秖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曹劌魯人以勇力聞於諸侯莊公十年齊師伐魯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

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用公子偃之謀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齊以不得志于魯也故欲益兵以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請比於關

内以從齊桓公許之魯人請盟故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劌執匕首刼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将何求劌曰齊彊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壊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臣之位顔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所侵地以盡復于魯二十三年公将如齊觀社曹

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展喜公子展之後仕魯為大夫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禽喜之兄柳下惠也齊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

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
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
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
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
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
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人乃還

子家懿伯羈莊公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季平子之專國

也諸大夫多怨昭公亦宿憾於季氏二十五年公爲公若及郈昭伯之徒勸公討之公以告子家子對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沂上以察罪及請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子家子曰吾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

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藴藴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於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請救季氏帥徒以陷公圍孟氏亦執郈昭伯殺之遂攻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孫于齊齊侯唁公于平陰且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

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內外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與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

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於是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焉齊侯使宰獻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公復

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故如乾侯衛侯來獻其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三十一年晉侯召季平子使從荀躒如乾侯請公歸國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既而辭於知伯曰請必逐季孫而後歸荀躒掩耳而走使季孫歸祭語具季平子傳中季孫猶在乾侯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

脅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冬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頃之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明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

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亡

陽虎季氏之家臣也昭公出季平子攝政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國人憚之平子卒桓子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

其子若弟囚桓子與之盟而釋之事具桓子傳中定公
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
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
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
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
一馬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
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
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

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彊為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明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

父御孟懿子将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
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
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
魯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已更孟氏故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八年冬順祀先公而
祈馬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将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
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

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請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

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刼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説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徒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孔子書曰盜竊寶玉大弓故陽虎聞而歸之九年魯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

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

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趙鞅厚遇之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通志卷八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九十六 史部

通志卷九十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三

春秋

晉

師服　士蔿　荀息　里克平鄭　慶鄭　呂飴甥

胥臣　狐突　狐偃子射姑　先軫　介推　陽處父

郤芮　郤缺　郤克　郤至　士會　士燮　范
匄　范鞅　趙衰　趙盾　趙武　趙鞅　趙無
恤　荀林父　荀罃　荀偃　荀吳　荀寅　伯
宗　羊舌肸　司馬女齊　祁奚　解揚　欒書
子鍼　魏絳父犨　魏舒　士彌牟　韓厥　韓起　苗賁
皇　屈巫

師服者事晉穆侯為大夫初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
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

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昭侯之元年封成師爲曲沃伯是曰桓叔使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

既弱矣其能久乎七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其後晉竟爲曲沃所滅終如師服之言

士蔿字子輿陶唐氏之苗裔也歷虞夏商周成王遷之於杜爲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爲士師故爲士氏獻公之六年公患桓莊之族偪以問士蔿士蔿曰去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七年又與羣公子謀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八年士蔿

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如士蔿之計焉九年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宫秋虢人侵晉冬又侵晉晉侯將伐之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虢竟不能撫其民而晉滅之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

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闗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嫚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公說故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太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太子不用其言卒以讒自殺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惟城君

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士蔿卒子穀嗣爲司空襄公三年與諸侯會于垂隴襄公將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登箕鄭父先都將上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作亂晉人皆殺之

荀息晉公族也隰叔之後食邑於荀曰荀氏獻公世頻有虢師公患之十九年荀息請以屈産之乘垂棘之璧

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寶出之內府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君何喪焉公曰宮之奇存焉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彊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兾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兾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之不聽遂起師故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二十二年復假道於

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

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宫之竒以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圍上陽十有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荀息取璧與馬而歸於公公曰寶則吾寶

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獻公之末年以驪姬故欲易太子而立其子奚齊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

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
貳而能謂人已乎及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
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獻公里克又殺
卓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里克晉大夫獻公使爲太子申生傅公將易太子使太
子伐山戎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
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

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執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矣驪姬將害太子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

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音魚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

之乎曰然君既許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難將作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矣丕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言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

是故事君者以君爲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弑君以爲廉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不敢抑僥志以從君爲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而難作驪姬以君命命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

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遂縊于新城獻公卒奚齊立為君里克將殺奚齊以告荀息荀息拒之語具荀息傳中又以告丕鄭丕鄭曰子勉之我為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特

以驪姬之惑盡君而誣國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
迷亂信而亡之殺無罪以爲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
惡於其心中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
殺奚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爲援
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
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爲賴賴富
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爲諸侯載不可常也秊鄭許諾
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秦人納公子夷

吾是爲惠公惠公立將殺里克以說使謂里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一大夫矣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故不及後歸自秦冀芮殺之其子豹奔秦

慶鄭事惠公爲大夫惠公之來入於秦也賂秦以河外之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立而背之即位之四年晉饑使乞糴于秦秦穆公輸粟于晉自

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明年秦饑使乞糴于晉惠公不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六年秦穆公來伐公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

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惠公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失不可狃況國乎

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
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
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茍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
吾幸而得囚遂戰於韓原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
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去之梁由靡御韓
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
秦獲公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
三子何其慼也寡君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

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公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慼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

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公將歸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公歸殺慶鄭而後入
瑕呂飴甥字子金晉大夫食采於陰亦曰陰飴甥惠公之見獲於秦也秦將許之平而歸之公使郤乞告子金

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子金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説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

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

胥臣字季子食邑於臼曰臼季官爲司空又曰司空季

子獻公之二十一年從公子重耳奔狄惠公卒公子入秦將以求納焉秦穆公歸女五人懷嬴與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囚命穆公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季子曰同姓爲兄弟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爲已姓青陽方雷氏

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別爲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佶儇依是也唯青陽氏與蒼林氏同于黄帝故皆爲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爲姜二帝用師以相擠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相遠男女不相及畏黷

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導利利以阜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上房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於是歸女而納幣且逆之公子之在秦也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

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
豫樂也車班外内順以訓之泉貨以資之土厚而樂其
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也
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車有震武衆順文也文武具厚
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
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貞
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
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

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得國之卦也既而穆公納公子于晉是為文公文公立以季子爲卿代先軫佐下軍城濮之戰季子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陳蔡潰楚師是以大敗文公嘗學書於季子三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襄公之爲太子也公將使陽處父爲之傅問於季子曰處父其能教誨驩也使之善乎對曰是在驩也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

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若其質有違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臣聞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主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乎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諮于虢度於閎天而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

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若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教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八疾何對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童昏嚚瘖僬僥官師之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卬浦而後大季子使舍於冀野見冀郤缺其妻饁之敬歸而言於公公以爲下軍

大夫焉襄公六年季子卒

狐突字伯行文公之外祖父也其先本唐叔之後在戎狄者爲狐氏獻公娶二女於戎大狐姬生文公小戎子生惠公狐突以狐姬故事晉爲大夫獻公使傅太子申生獻公之十七年以驪姬之惑也欲易太子冬十二月使申生將兵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

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

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太子不聽遂出戰敗狄而還狐突閉門不出既而讒言日益深太子不能自明因自殺將死使

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用伯氏之言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茍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及惠公立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

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惠公六年秦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伏劒而死

狐偃字子犯狐突之子也驪姬既譖殺太子申生復譖二公子將逐之獻公二十二年子犯奉公子重耳出奔狄獻公卒里克殺驪姬之子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之公子以告子犯子犯不可曰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

我子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已而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

其圖之重耳告子犯子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人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倖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反命穆公公曰仁人也再拜不稽首不役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秦人遂納公子夷吾是爲惠公惠公之

七年重耳去狄之齊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聞之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饜乎子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

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濟無亦晉之柔嘉足以甘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乃止遂行過曹過鄭俱不禮焉及楚楚成王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

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内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遂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廵於天下臣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於河遂濟入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朝于武宫即位于朝是為文公文公之元年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出居于鄭秦穆公師于河上將以納王狐

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公以爲然故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取王弟帶于温殺之王賜晉河内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伐宋文公率齊秦之師以救宋成王命令尹子玉無從晉師子玉固請戰遂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

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晉師及諸侯之師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矣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服其罪吾且柔之矣既戰大敗楚師于城濮子玉死之文公歸國行

賞以狐偃爲首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要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子犯卒子狐射姑立射姑字季佗食邑于賈故曰賈季與父皆有從亡之功襄公六年蒐于夷作

三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而易之使賈季佐趙盾且曰使能賈季怒及襄公卒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而立之趙盾不從使殺公子于郫故賈季殺處父以奔狄

先軫晉大夫食采於原亦曰原軫文公四年楚成王帥諸侯之師以圍宋宋使公孫固來乞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

作三軍謀元帥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明年郤縠卒先軫自下軍佐超將上軍上德也楚圍宋急宋人使門尹般來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説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成王

入居于申使申叔時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

一臣取二不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執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爲之退三舍次于城濮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文公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

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木以益其兵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以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

中軍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文公是故策命于王為侯伯先軫之功也襄公之初秦穆公將襲鄭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不聽秦師遂東滅滑而還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生患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我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

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公敗狄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公命其子且居將中軍

介子推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去國從者五人將歸即位羣臣多自以爲功推竊恥之文公之元年秦送文公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亡要文公而與之盟時推從在船中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爲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文公新立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告急於晉文公方發兵是以賞從亡者未至子推子推亦不言禄禄亦不及子推曰獻公有子九人唯君在矣

惠懷無親外内棄之天未絶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已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子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禄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

已上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陽處父晉大夫文公以爲孤卿謂之陽太傅文公九年楚鬭辛請平于晉公使陽處父報之晉楚使命之交始於此襄公九年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舍之先軫有辭公使處父追之及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而執之也孟明覺而遂去之冬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楚以子上受晉賂而退也恥而殺之二年公以魯之不朝也致討焉魯文公來朝公使處父盟公以恥之四年楚師圍江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七年公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是歲襄公薨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欲立公子雍賈季曰不如公子樂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

使殺諸郥賈季怨陽子之比於趙孟且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使續鞫居殺處父趙孟於是殺鞫居賈季奔狄初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 明年而處父及於難

郤芮姬姓晉公族也其先食邑於郤故以爲氏芮爲晉

大夫受釆於蕞又曰蕞芮少事公子夷吾驪姬之難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將從之蕞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居四年而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蕞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夷吾從之賂秦以河外之列城五穆公許之穆公問於蕞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弱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不改其故出亡無怨

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君子謂冀
芮善以微勸也穆公遂納夷吾于晉是爲惠公惠公立
殺里克而背秦賂使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丕鄭黨於
里克言於秦穆公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
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穆公使泠至報
問且召三子冀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
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
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及惠公卒懷公立秦納文公懷

公奔高梁吕甥郤芮畏偪將焚公宫而弑文公焉初獻公使寺人披伐文公於蒲文公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僅而獲免至是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田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鈎而

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於是文公潛會秦穆公于王城既而公宫火瑕甥冀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穆公誘而殺之

郤成子缺冀芮之子也初臼季使過冀見郤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

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襄公元年狄伐晉公敗狄于箕成子獲白狄子反自箕公以一命命成子爲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襄公二年晉伐衛取其邑靈公元年趙盾爲政成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

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
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
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
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
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
子乎宣子說之六年代箕鄭將上軍新城之盟蔡人不
與成子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
城下之盟而還成公六年趙盾卒胥克有蠱疾成子爲

政秋㢘胥克使趙朔佐下軍明年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成子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景公二年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公往會衆狄于攢函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郤獻子克成子之子也成子卒獻子佐上軍景公之八年公使獻子徵會于齊齊頃公以其跛也帷婦人使觀

之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
復命矣獻子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是
時范武子將老退自朝召其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干人
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晉
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
外也乃老獻子代爲政十一年衛孫桓子魯臧宣叔以
戰敗怒於齊皆來乞師同主於郤獻子公許之七百乘

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
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
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
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
斬人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獻子使速以狗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
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
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

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
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
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癸酉師陳于鞌邴
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獻子鄭邱緩爲右齊
侯曰余姑翦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獻子傷於矢流
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
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
自始合茍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

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齊侯幾獲之逢丑父與公易位故免事具韓厥逢丑父傳中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獻子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内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

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
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
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
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
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
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霸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

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

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在晉獻子許之使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魯成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師至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

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明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獻子趨進曰此行也君爲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獻子卒欒書爲政

郤至晉卿也爲温大夫亦曰温季厲公元年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

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公使郤至勿敢爭二年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則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

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扞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冐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

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六年與郤犨郤錡謀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犁奔楚韓厥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七年郤至佐新軍從欒書伐鄭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不欲戰郤至不可欒書曰楚人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勝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

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師遂出戰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方干反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既又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楚師薄於險遂敗

因楚公子茷以歸公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
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温季其亡乎立於七人之
下而求掩其上怨之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
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
其可乎厲公反自鄢陵既侈遂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
而立其左右方是時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
於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公郤犨與長魚矯爭
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公欒

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以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七年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予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

怨去大族不逼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禄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公使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

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士武子會字季食邑於隨及范故稱隨季或稱范季焉文公時武子尚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斾之左旃祁瞞干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武子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武子與謀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

君趙孟謀立公子雍使先蔑及武子如秦逆雍將還穆嬴日抱太子以哭于朝趙孟患之乃背先蔑立靈公以禦秦師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武子從之武子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武子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靈公六年秦伯伐晉取羈馬趙盾禦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武子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

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師掩晉上軍上軍不動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

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
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侵晉入瑕而還七年
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始患秦之用士會也夏
六卿相見於諸浮趙盾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
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
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
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

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武子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武子武子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爲劉氏靈公失道趙盾患之將諫武子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

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荀林父帥師救鄭鄭楚已平桓子欲還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

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先穀曰不可乃以中軍佐濟晉師從之果敗于邲七年春武子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景公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武子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冬晉侯使武子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郤克之怒齊也誓欲報之還請伐齊公弗許武子將老召其子燮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

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
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
有豸乎爾從二三子惟敬乃請老郤獻子爲政文子退
朝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
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
爾童子而三掩衆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
杖郤子伐齊師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
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

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故文子爲政有令名晉國賴之

士文子燮字叔武子告老公以文子爲上軍佐從郤克敗齊師于鞌景公十七年聘于魯言伐郯以其事吳故也成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齊侯來朝公使韓穿言于魯以汶陽之田歸于齊於是諸侯皆貳十八年

晉會諸侯于蒲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文子曰勤以撫之寛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公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公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能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也公以語

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厲公元年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厲公先至焉秦桓公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厲公于河東晉郤犫盟秦桓公于河西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會所信之始

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二年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厲公既立三郤驕君多欲文子慮難之將作也欲自弱以致諸侯之師冀其懼而增德焉六年公將伐鄭文子不可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楚子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書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林父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既戰楚師大敗共王中目乃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於君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安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七年六月戊辰士燮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及於公

范宣子匄范文子燮之子也厲公之末年士匄尚幼欒書謀弑厲公執公以召士匄士匄辭之悼公五年楚子囊爲令尹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八年宣子聘于魯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從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

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説焉不入遂處之公使宣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宣子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圭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圭竇其能

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圭竇乎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故王叔來奔十三年荀罃士魴卒悼公蒐于緜上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

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吳侵楚爲楚所敗十四年吳告敗于晉晉會諸侯于向爲吳謀楚故也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於楚也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

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
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
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詰朝之事爾無
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
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
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貍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
其荊棘驅其狐貍豺狼以爲先君不侵不畔之臣至于
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

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有離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是歲也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平公三年伐齊齊侯禦

諸平陰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懼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師夜遁四年荀偃卒宣子爲政侵齊及穀聞喪而還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宣子言於公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公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嘗逐范鞅鞅以其亡也怨

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子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六年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黄淵嘉父

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而因伯華叔
向籍偃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
欒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
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則亦子之勇
也欒盈自楚適齊八年齊人潛内欒盈于曲沃盈率曲
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樂王鮒侍坐於宣子或告
曰欒氏至矣宣子懼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矣
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

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彊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

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宣子使圍之既克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宣子卒趙武代之

范獻子鞅宣子匄之子也悼公十四年晉師伐秦至于棫林荀偃爲中軍帥令于軍欒黶將下軍惡偃之專也先率其屬以歸軍師不和偃懼敗乃命大還欒黶之弟鍼爲戎右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

以其汏乎對曰然欒黶汏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徳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既歸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宣子之逐盈也鞅實啓之盈入而敗則亦鞅之力也乎公二十一年魯昭公來朝莒人愬昭公于晉公欲止之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

誘以成之情也爲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公從之二十三年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頃公十一年晉會諸侯于扈謀納魯昭公宋衛固以爲請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

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定公三年魏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陸還卒於甯范獻子爲政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趙成子衰字子與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城故以

爲氏造父七世孫叔帶始入晉事文侯叔帶五世爲趙夙獻公使爲將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夙生共孟共孟生成子成子事獻公之子重耳驪姬之難成子從公子出奔狄居狄十二年從公子去狄適齊自齊適楚是時晉惠公卒秦穆公召公子於楚將納之成子從公子入秦秦穆公歸公子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以懷嬴經爲子圉妻也將辭焉問於成子成子對曰禮志有之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

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公子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穆公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使成子從穆公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成子相如賓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成子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成子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穆公納公子於晉是爲文公文公之二年

受原於周而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飱從徑餒而弗食公以成子爲原大夫四年公將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成子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公從之使郤縠將中軍以成子爲卿成子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如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縠卒

使先軫代之胥臣將下軍公使成子爲卿辭曰夫三德
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
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
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成子代之辭
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
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
嬰先都在乃使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
社稷之衞也廢讓是廢德也以成子之故蒐于清原作

五軍使成子將新上軍箕鄭佐之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成子佐上軍五年而成子卒

趙宣子盾成子之子也成子從文公在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文公取季隗而以叔隗妻成子生盾成子居晉時取文公女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反國趙姬請盾與其母成子辭

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
爲才固請于公以爲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
内子而已下之成子卒宣子將中軍始爲國政制事典
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
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
以爲常法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謀立長君
宣子欲立公子雍曰雍好善而長其母杜祈以君故讓
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先君以是愛其

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毋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兵送之將入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言於宣子曰先君屬是子於子也言猶在耳其忍棄之宣子畏偪乃背先蔑以禦秦師箕鄭居守宣子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將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

将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遂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師還太子即位是爲靈公靈公元年狄人侵魯魯使告于晉宣子使因賈季問狄相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二年宣子會諸侯之大夫盟于衡雍六年秦以令狐之役來伐取羈馬宣子禦之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遁初郗文公元

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之卒也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八年宣子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十三年楚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宣子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於是靈公侈宣子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靈公不君患宣子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

也觸槐而死十五年公飲宣子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
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宣子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
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
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
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
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
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

而退遂自亡也宣子出奔趙穿自後攻公於桃園弒之
穿宣子從父昆弟之子也宣子聞難未出山而復太史
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
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
詒伊慼其我之謂乎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黒臀于周而
立之是爲成公晉自驪姬之難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
無公族成公立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
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

公行宣子請以括爲公族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以宣子爲旄車之族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宣子卒郤缺爲政

趙文子武莊子朔之子而宣子盾之孫也莊子爲下軍將早卒趙嬰齊通于莊姬原同屏季放之景公十七年莊姬以趙嬰之亡也譖於公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公討趙氏殺趙同趙括文子從姬氏畜于公宮故免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

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禄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此與史記趙世家所載異當以春秋為主後二年景公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是歲景公卒大厲者趙氏之先也悼公立使文子為卿十三年為上軍帥平公十一年代范宣子為政文子令薄諸

侯之幣而重其禮魯叔孫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矣十三年文子及楚令尹子木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弭兵也鄭簡公享文子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文子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文子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文子

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文子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文子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文子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文子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公孫段賦桑扈文子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禄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

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楚子木卒文子喪之如同盟君子以爲知禮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

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文子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

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是歲文子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魯穆叔至自會謂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十七年文子及楚令尹子圍尋宋之盟會諸侯之大夫于虢宋之盟也楚人先歃子木復衷甲焉文子不與之競及是祁午謂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

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

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令尹享文子賦大明之首章文子賦小宛之二章文子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文子歸及魯叔孫曹大夫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文子禮終文子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

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文子辭私於子産曰武請於冢宰矣乃用一獻文子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文子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文子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文子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文子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

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秦景公之弟鍼曰后子奔晉見文子文子曰吾子其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

文子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文子曰亡乎對曰何爲亡世無道國未艾也國與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文子曰天乎對曰有焉文子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文子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是歲平公疾求醫於秦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文子問之

曰良臣孰謂對曰主是謂矣語具醫和傳中冬十二月
晉既烝文子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温庚戌
卒文子嘗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
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
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
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爲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
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

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趙簡子鞅一名志父景子成之子而文子武之孫也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之大夫于黄父令諸大夫曰輸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十年遂入敬王于周十三年簡

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

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
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孟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
德可以免定公十一年魯季氏之臣陽虎作亂奔晉簡
子受之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十二年簡子帥師圍
衛衛人貢五百家命置之邯鄲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
午曰歸我衛貢吾將移之晉陽午不用命簡子殺午圍
邯鄲荀寅范吉射親於午將攻趙氏董安于聞之告簡
子曰先備諸簡子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簡子不可既而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知文子言於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首禍而鞅獨逐刑其頗焉請并逐寅與吉射於是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不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韓魏請趙氏於公公許之簡子入于絳知文子之嬖梁嬰父惡董安于言於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

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簡子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辜矣敢以告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宗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簡子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簡子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初衛靈公之太子蒯聵得罪於靈公之夫人南子出奔于晉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為君十九年夏六月簡子帥

師納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簡子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卜戰龜焦樂丁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

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
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
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隷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
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
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
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
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
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

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比獲温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簡子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

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簡子曰為其主
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
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
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簡子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
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
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
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三十年公會吳王夫
差于黄池及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

曰於姬姓我爲伯簡子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於是越人敗吳師獲其太子友夫差歸及越平衛太子自戚入于衛是爲莊公簡子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莊公辭以難太子又使椓之三十四年簡子圍衛齊國

觀陳讙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讙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是歳冬簡子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三十七年簡子卒

趙襄子無恤簡子之子其母翟婢也簡子有太子伯魯而無恤賢疑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

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能立以為後簡子卒定公三十七年越圍吳襄子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襄子曰黄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襄子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

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黄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𧶘子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

退無謗言王曰宜哉知襄子荀瑤素惡襄子知伯之伐鄭也將攻門命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襄子由是惎知伯初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户數簡子謂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知伯為政請地於韓康子康子與之又請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襄子襄子

弗與知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寛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沉竈產鼃民無叛意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

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襄子知二子有異志使其臣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之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於是襄子夜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知伯滅其族而分其地是歲也距春秋凡二十有七年云

荀桓子林父字伯文公時爲戎御文公之五年公作三行以禦狄桓子將中行故別稱荀氏爲中行氏襄公之

卒也太子尚幼趙孟欲立公子雍使先蔑如秦桓子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僚吾嘗同僚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桓子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靈公十年宋人弑昭公明年桓子會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十三年桓子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

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成公四年赤狄伐我圍懐及邢邱公欲伐之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景公二年代郤缺爲政楚子圍鄭入自皇門鄭伯請降楚子許之六月晉師救鄭桓子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

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欒書皆然之惟先縠不可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及戰晉師敗于邲桓子歸

而請死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五年晉爲郯故

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大懼潞子嬰兒之夫人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年公使桓子伐之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公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獲狄士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是歲林父卒子荀庚立

知武子荀罃知莊子荀首之子而中行桓子林父之季弟也莊子別食知邑故別稱荀氏為知氏景公二年邲

之役桓子將中軍荘子爲下軍大夫鄭已服楚桓子欲還彘子不可荘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既濟而戰晉師敗績楚熊負羈囚武子以歸荘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

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莊子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茍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因之以二者還景公十一年莊子佐中軍欲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武子所善鄭皇戌言之于楚王王許之明年歸武子於晉王送之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

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

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武子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武子善視之如實出已者賈人曰吾無其功敢居其實吾小人也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厲公六年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鄭人猶未服也武子如魯乞師以伐鄭厲公失道八年春正月欒書荀偃使人弒公使武子與士魴逆周子于京師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

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
之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
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二月乙
酉周子即位于朝是爲悼公悼公之二年會諸侯于戚
謀鄭故也魯孟孫蔑曰請城虎牢以偪鄭武子曰善鄫
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
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
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

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明年悼公盟諸侯于雞澤齊世子光聽于會是會也許靈公不至冬武子帥師伐許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展欲從晉師子駟不可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武子使行人子員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九年武子代韓厥爲政會諸侯之師以伐鄭魯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武子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

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
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
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
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
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
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
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
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

戲鄭服也將盟鄭士莊子爲載書鄭子駟易其辭語具子駟傳中荀偃請改載書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而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十年夏四月悼公會諸侯于柤荀偃士匄欲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武子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武子曰水潦將

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
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
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
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
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
甲午滅之是會也宋公享公於楚丘請以桑林武子辭
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
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公懼而退

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武子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已而公疾有間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夾潁而軍鄭子蟜潛涉潁以從楚師盟欒黶欲伐鄭師武子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遂還師侵鄭北鄙而歸其後鄭人懼又以晉之不疾我也故服於晉

中行獻子荀偃字伯游荀庚之子而桓子之孫也厲公六年爲上軍佐從欒書敗楚於鄢陵八年與欒書謀弑君而立悼公悼公十年與士匄攻偪陽滅之十三年代荀罃將中軍十四年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師濟涇而次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獻子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衛獻公奔于齊悼公問衛故於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

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亾者侮之亂者取之
推亾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公從之平公
元年公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
厚之詩不類獻子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
高厚高厚逃歸三年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
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
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於
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公伐齊將濟獻子以朱絲繫

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孫彪將帥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

公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獻子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公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諸侯之師遂入平陰從齊師魯衛請攻險獻子士匄以中軍克京茲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遂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楢(勑倫反)以為公琴遂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既又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

驂廹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叩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劒斷鞅乃止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明年春諸侯還自沂上遂次于泗上疆魯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于魯魯侯享晉六卿賄獻子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焉於是獻子瘅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内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

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王猶視欒懷子
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茍終所不
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
中行穆子荀吳獻子偃之子也平公十一年公使聘魯
召襄公也十七年帥師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用魏舒
之謀敗之事具魏獻子傳昭公十五年穆子帥師伐鮮虞
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
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民知所適則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

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旣獻而反之頃公立以陸渾氏睦於楚欲伐之范宣子夢文公擕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公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公從之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穆子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

遂滅陸渾數之以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師歸獻俘于文宮初穆子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鳶
鞮公之六年又叛而屬諸鮮虞穆子畧東陽使師偽糴
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鳶鞮
歸使涉佗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鼓子之臣曰夙沙釐
以其帑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
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
君矣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

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

中行文子荀寅穆子吳之子之子也初蔡昭侯朝楚楚令尹囊瓦拘之三年然後歸蔡侯怨如晉請伐楚定公六年諸侯會于召陵謀伐楚也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

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獻子從之乃辭蔡侯既而蔡侯以吳師伐楚遂入郢幾滅楚國晉之失諸侯由荀寅也趙鞅之族趙午別封於邯鄲謂之邯鄲午鞅嘗伐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十五年鞅謂午曰歸我衛貢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午遂背命鞅怒召午而殺

之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不直趙孟於是荀寅范吉射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荀寅相惡魏襄子亦與范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鈞矣請皆逐之故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

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之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范吉射奔于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故趙鞅歸于晉二十年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奔邯鄲明年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鮮虞納荀寅于柏人又明年晉圍柏人荀寅范吉射奔齊初

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吉射使爲柏人吉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也景公之六年楚子伐宋宋人使樂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

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景公之姊潞子嬰兒之夫人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公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人神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

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公從之故滅潞卒殺酆舒十四年梁山崩公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避之曰避傳對曰傳爲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

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十五年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故也厲公之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

亡何待初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無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士整庇州犁焉得畢陽及伯宗將遇害畢陽實送州犁于荆

羊舌肸字叔向晉武公子伯僑之後也伯僑之孫突爲

羊舌大夫因以為氏突生職事悼公佐中軍尉肸職之子也博識多文辭悼公十四年從荀偃伐秦平公立使叔向為傅三年從公伐齊齊師夜遁叔向以城上有烏也先知之以告於公是役也楚師伐鄭董叔以天道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四年從士匄會諸侯于柯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

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盈嬖之六年士匄逐欒盈殺叔虎囚叔向焉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

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是歲士匄錮欒氏會諸侯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十一年衛人侵戚東鄙孫林父愬于晉晉戍茅氏衛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晉以孫氏故執衛殤公齊侯鄭伯爲衛故如晉公燕享之公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安我先君之

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公公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乎子展儉而壹明年宋向戌弭兵晉楚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將盟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爲不信單斃而死若合諸侯之卿

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主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己而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子木歸以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未可與爭也十七年趙武會楚公子圍子虢公子圍設服離衛趙武問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如何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然必不終也趙孟曰何故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令尹爲王必求

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楚子干來奔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孟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鈞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十八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平公公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

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向言於公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遂歸無宇二十一年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

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辱韓起蘧啓彊諫之乃厚爲宣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明年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禄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

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是歲楚公子棄疾來聘報韓子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境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効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

乎公說乃逆之昭公元年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是憾今幣重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殺之刑其士七十人使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

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才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復振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

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歲終單子卒是歲魯人葬齊歸公無慼容大蒐于比蒲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朝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後十五年而魯君孫于齊三年楚子干歸于楚楚人弑靈王以立之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

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羇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隱伏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芈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

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

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内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奥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子干果敗卒立者棄疾如其言焉昭公成虎祁諸侯皆有二心爲魯取鄟故將率諸侯以討之叔向曰諸侯不

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羮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羮反錦曰晉其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茍有信

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威武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公不

見魯侯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魯君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已而歸

之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曰不能鮒也能之乃使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于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而先歸使惠伯待禮焉明年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

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

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寛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寛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五年公使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景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

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
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
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
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
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
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
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且昔
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

有之二子董之胄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叔向卒其子楊食我

有黨於祁盈祁盈之亂食我助之晉人殺祁盈幷殺食我遂滅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

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司馬女齊字叔侯晉大夫平公十一年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以討衛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十四年齊

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於智伯叔齊相禮賓出叔侯言於智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智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晉悼夫人杞出也魯嘗侵杞平公使司馬侯如魯治杞田弗盡歸也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

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府無虚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無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十七年秦后子鍼來奔初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故鍼適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侯以告公

且曰秦后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二十年楚靈王使椒舉來聘且求諸侯公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

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人神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頼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則救亡不暇又

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商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公乃許之二十一年魯昭公來朝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公謂女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爲不知禮焉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

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司馬侯見曰吾聞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且子為正卿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宣子卒從之司馬侯卒叔向見其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無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今夫子往矣我無所比焉爾

祁奚獻侯之後也其先食邑於祁故以爲氏悼公即位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及辭公問可代稱解狐其讎也將立而卒又問焉對曰臣之子午也可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好學而不戲其長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悼公以祁奚爲公族大夫

觧揚字子虎晉大夫也景公六年楚子圍宋宋人使樂

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不可告且待之乃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晉爵之爲上卿

欒武子書晉公族也靖侯之孫欒賓食邑於欒故以爲氏世爲晉卿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武子佐下軍從荀林父救鄭鄭已服楚桓子欲還先縠不可武子曰楚自克庸已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

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内官序當其夜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

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
俟必從彘子及戰晉師大敗十一年武子爲下軍將從
郤克伐齊大敗齊師而還十三年代郤獻子爲政鄭公
孫申帥師疆許田武子救許伐鄭取汜祭十五年楚公
子嬰齊伐鄭武子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
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

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十七年武子侵蔡遂侵楚獲申驪侵沈獲沈子揖初

從知韓范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成公十三年秦桓公既與晉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以諸侯之師伐秦使呂相絶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禄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

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禄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絶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

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

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於是武子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

大功五月丁亥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公於新楚十六年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故鄭叛晉公將伐鄭范文子不可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武子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晉師既起鄭人聞之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

反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武子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及戰楚師大敗共王夜遁子反死之晉入楚軍三日穀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長魚矯皆嬖於公而怨郤氏告公曰必去諸大夫盍先三郤武子素惡郤氏亦以為言於是長魚矯殺郤犨郤錡郤至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武子及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

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内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於匠麗氏武子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韓厥皆辭之七年正月庚申武子中行偃

使程滑弑厲公春秋書之曰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無道也欒氏中行氏以車一乘葬公于翼東門之外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武子之子曰鍼鄢陵之役步毅御厲公欒鍼為右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見子重之旌請於公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

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甞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魏莊子絳武子犨之子也武子之父曰畢萬畢公高之後萬事獻公為大夫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為氏獻公之

二十一年武子從公子重耳出亡公子反國是為文公被廬之蒐荀林父御戎武子為右文公之爲公子也過曹為曹共公所不禮其大夫僖負覊饋公子盤飱加璧焉及文公伐曹令無入僖負覊之宫而免其族武子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覊氏武子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武子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武子卒莊子嗣為大夫悼公元年

命莊子為司馬三年公會諸侯盟于雞澤公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莊子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莊子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

於用鉞臣之罪重敢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公於是以莊子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四年無終子使其臣孟樂來絳因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莊子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

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髠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

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辛甲氏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

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悼公好田故莊子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莊子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九年冬公會諸侯之師伐鄭未能定鄭而歸公謀所以息民莊子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

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朞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焉明年公以鄭未服故城梧及制使士魴及莊子戍之鄭人懼及晉平十一年鄭人賂公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莊子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禄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禄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莊子於是乎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十三年為欒黶下軍佐不及當國而卒

魏獻子舒莊子之子也平公十七年從中行穆子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將戰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穆子之嬖人不肯即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頃公十二年祁盈

作亂楊食我助之公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於是韓宣子卒獻子代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盂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

見於獻子以賢舉也獻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惟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

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禄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獻子獻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

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
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
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
乃力仲尼聞獻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
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忠也獻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
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
以女樂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

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獻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猒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定公二年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獻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

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明年諸侯之大夫城成周獻子涖政彪傒復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

士景伯彌牟文伯之子也世為大夫周景王崩敬王即位王子朝爭立敬王居于狄泉頃公使景伯涖周問故

景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衆不直子朝景伯辭子朝

馬頃公之九年會諸侯于黄父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

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

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景伯曰自踐土以來

宋何役之不會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

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

對受牒而退景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命以使而

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定公二年諸侯之大夫

城成周景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明年將板築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甞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

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景伯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景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鬼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

韓獻子厥其曾祖萬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得封於韓原

曰武子因以韓為氏武子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獻子景公三年邲之戰獻子為司馬十一年從郤克伐齊戰于鞌齊師敗績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獻子夢其父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齊邴夏御頃公逢丑父為右邴夏謂頃公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頃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獻子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獻子俛定其右故逢丑父得與公易位

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獻子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之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頃公以免獻子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丑父有辭獻子免之語具丑父傳明年晉作六軍以獻子為卿賞鞌之功也十五年晉人謀去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將

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
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
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
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
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
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晉遂遷于新田是歲
獻子從欒武子救鄭將與楚戰獻子與知莊子范文子
俱諫以為不可武子從之而還語具欒書傳中十七年

公以孟姬故討趙同趙括而裂其田獻子言於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不可以無後於是公復立趙武而反其田焉趙氏之再建於晉者獻子之力也厲公三年獻子將下軍從欒書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六年楚共王侵鄭欒書欲報楚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七年從欒書與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八年欒書中行

偃執厲公召獻子獻子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於是厲公遇弑晉人立悼公悼公立而欒書卒獻子為政楚人伐宋宋華元來告急獻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也悼公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悼公元年獻子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

侵楚焦夷及陳公及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晉於是乎
復霸七年而獻子老致其仕焉荀罃為政
韓宣子起獻子之子也獻子之長子曰無忌為公族大
夫有廢疾獻子之告老也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
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
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
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

獻子從之使宣子朝遂老悼公謂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悼公之九年以宣子為卿佐上軍平公十二年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先以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必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文子從

之於是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十八年宣子代趙文子為政公使聘于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焉十九年鄭簡公朝晉子豐之子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平公嘉焉賜伯石州田州田欒氏之邑也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别三傳矣晉之别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

之二宣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田也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故是歲宣子如齊逆女公孫蠆以其女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鄭罕虎來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

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二十一年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楚靈王將以宣子爲閽而使叔向爲司宮用薳啟彊之諫厚爲二子之禮而歸之昭公六年宣子聘於鄭

初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至是謁諸鄭伯子產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宣子買諸賈人既成矣商人曰必告諸執政宣子請於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賈爾有寶賄我勿與知今吾子以好來辱而使敝邑與商人食言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宣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罪焉語具子產傳宣子歸六卿餞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

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産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馬而賦我將子産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産以玉與馬

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

頃公十二年宣子卒魏獻子代爲政

苗賁皇楚令尹鬬椒之子也鬬椒作亂楚莊王殺之而滅其族成公二年賁皇來奔公以爲大夫食菜於苗遂爲氏景公八年使郤克徵會於齊齊頃公帷婦人以笑客郤克怒歸以言於公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復會於斷道辭齊人晉執晏弱於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於温苗賁皇使見晏桓

子歸言於公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而逸之厲公之五年伯宗爲三郤所讒見誅其子

伯州犂奔楚楚以為太宰六年晉楚之師戰於鄢陵楚共王登巢車以望晉師伯州犂侍於王後凡晉軍之發號施令坐作進退悉以告王且指公卒所在時苗賁皇在厲公之側亦以王卒告公左右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公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從之大敗楚師射共王中目旦而戰見星未已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

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
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聞之懼其師夜遁
子反自殺
屈巫一名巫臣字子靈楚公族也爲申公故曰申公巫
臣楚莊王十七年伐蕭師人多寒巫臣曰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滅之而還莊王
之討陳夏氏也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
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

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莊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之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屈巫對曰其信知

甇之父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於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

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景公景公使爲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初楚莊王之圍宋也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吕以爲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吕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以是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

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景公十五年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與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吴景公許之吴王壽夢說之乃通吴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吴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吴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吴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十七年公使屈巫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不聽明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楚入渠丘遂圍莒莒城亦惡旬餘而潰

竟如巫臣之言巫臣之子狐庸留於吳者吳王壽夢使

爲相任以政焉

通志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九十七 史部

通志卷九十一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

春秋

鄭

祭足 公子騑 公孫舍之 罕虎 公孫僑

游吉 燭之武

衛

石碏　石祁子　孔達　孔悝　孫良夫　甯速

北宮佗　蘧瑗　甯俞　史鰌　孫林父　甯

喜

宋

公子貝夷　向戌　樂喜　華元　華費遂

秦

百里孟明視

鄭

祭足字仲足鄭大夫也其先為祭封人因以為氏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

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況君之寵弟乎不聽既而太叔將襲鄭莊公伐之逐諸鄢而克之莊公二十四年祭足帥師取温之麥既又取成周之禾二十六年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王以諸侯伐鄭祭足從鄭伯敗王師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鄭伯使祭足勞王於軍且問左右

初祭仲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欲立之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四十三年夏莊公卒昭公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巳亥祭仲立厲公厲公立四年祭仲專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

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是以厲公懼奔蔡而昭公復歸于鄭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渠彌懼誅弒昭公而立子亹明年齊侯會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秋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祭仲卒逆鄭子儀於陳而立之鄭昭公之為太子也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昭公固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聽是以

及此終如祭仲之言

公子騑字子駟穆公子也初成公如晉晉以鄭貳於楚也執公公子班立公子繻為君鄭人殺繻立成公太子髡頑子班奔許既而晉人歸成公成公七年子班自訾求入于太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反軍于市子駟帥國人盟于太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十四年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免寡人惟二三子已而公薨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不可違也從之僖公之為太子也於成公之十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既立而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子駟奉而立之次年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辟殺子狐子熙

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年子國侵蔡有功楚子囊伐鄭討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

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又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

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鄙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翦馬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之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三年晉知武子以諸侯之師圍鄭子駟行成同盟于戲將盟子駟及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

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亦如之冬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

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又嘗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馬簡公三年五族羣聚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尉止司城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公以如北

宫子孔知之故不死于駟之子曰子西

公孫舍之字子展成公之孫子罕之子也簡公三年楚

伐宋衛侯救宋師于襄牛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

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何子駟曰國病矣

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猶不愈於亡乎諸大夫

皆以為然故使皇耳帥師侵衛於是晉侵鄭鄭既患晉

楚諸大夫曰不從晉國既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

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

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不能也吾乃固與晉大夫皆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於是子展侵宋諸侯伐鄭乃與晉行成楚子囊將以秦師伐鄭公逆之更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觀兵于東門鄭復行成晉趙武入而與公盟子展出盟晉

侯初子駟之遇害也子孔代當國政子孔專欲去諸大夫十一年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故子庚治兵於汾子孔使子蟜伯有子張從公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子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故子庚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國人患子孔十二年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
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
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
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楚以子革為右尹鄭
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十五年游販如
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已而其夫攻子明
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其子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
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茍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

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十七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刋明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廵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别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

還使子産獻捷于晉冬子展子産如晉拜陳之功二十
二年子展卒

罕虎字子皮子展之子也以王父字為氏子展卒子皮嗣為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子皮外寬內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愛子産時國多大族其黨不一有欲害子産者子皮嘗抑之子産欲行則子皮止

之子皮為政事無大小聽子産而後行二十三年授子産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鄭介於大國自厲公巳來晉楚爭盟鄭無日不受其師及子産為政慎之以禮重之以辭非義不動非信不言不茍於利凡有所為必要其終以是諸侯多親之民静國安子皮之由也二十九年子皮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子皮

卒子産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

公孫僑字子産穆公之孫而子國之子也釐公初立子國為司馬居亞卿之位簡公元年鄭人欲媚于晉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産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

將為戮矣二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

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十二年子產為卿十五年晉人來徵朝子產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以是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

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携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

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
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
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
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
重鄭人患之十七年公如晉子産寓書於子西以告宣
子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
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頼之則晉國貳

諸侯貳則晉國壊晉國貳則子之家壊何没没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壊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逺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説乃輕幣子展伐陳有功還使子産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

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

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啟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晉程鄭之死也然明豫知之及卒子產

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

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楚子
及秦入侵鄭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
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
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秦不其然若曰拜君
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
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許靈公如楚
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
以求諸侯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

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於是楚師入于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往也于况反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為己心將得

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必有子禍二十一年子産相公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産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為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説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

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雖其和也猶有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六月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不可與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

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傲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伯有耆酒飲於窟室朝至未已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能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乃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衆

曰人不我順何止馬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怒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之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既授子產政有事伯石子產賂之邑

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

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徵役子産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産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産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産誨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子産而死誰其嗣之二十四年六月子産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也子産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以是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

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塓莫歷反）館宮室諸侯賔至甸設庭燎僕人廵宮車馬有所賔從有代巾車脂轄隷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賔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廵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賔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

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賔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恵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産有辭諸侯頼之若之何

其釋辭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三臣仲尼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

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

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

鄭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来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

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虞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

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遂放之於吳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公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薫隧公孫黑彊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音審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邱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沈姒蓐黄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音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壅閉湫底以露其體兹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

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内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公子圍弑其君自立是為靈王鄭游

吉如楚聘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季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

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於周氏之衢加木焉二十七年公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楚子將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

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逼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已而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衛辭以疾魯辭以時祭子産作邱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寛以告子産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

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黄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公孫段既死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

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禄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禄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初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將殺段也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産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子太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産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産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能為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是以有精爽而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

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罕朔殺罕魋以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惟執政所寘

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
使從𨻳大夫晉之葬平公也諸侯之大夫如晉子皮將
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
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
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
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
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則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

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楚靈王伐蔡晉謀會諸侯以救之子皮將行子産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三十有六年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

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賔何子產曰諸侯之賔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賔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為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晉昭公既立而會諸侯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平邱之會晉令諸侯日

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
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
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
周之制也卑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
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李之命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
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
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咎之曰諸侯

若討其可瀆乎子産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子産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
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産於是行也
足以為國基矣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晉韓起來聘公享
之子産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
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
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
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

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纇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宣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辟僻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

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鋭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不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

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皆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

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矣敢藉手以拜定公四年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五年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鄭陳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四國皆火明年竈復曰鄭又將火請用玉子產竟不與亦不復火語具裨竈傳中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

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廵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

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于諸侯是秋乃大為社祓禳於西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

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
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
事撊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産
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
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
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
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駟偃
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其弟子瑕子産

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産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産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剥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

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産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八年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

寛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寛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猛以濟寛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寛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

和之至也子產之為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其子國參字曰子思

子太叔游吉穆公之胄也穆公生公子偃偃字子游吉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曰游吉簡公二十一年公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於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

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其毋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得久乎易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遂如晉告將朝于楚及冬而楚子卒晉平公杞出也故治

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歸之子産治游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産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因蔡叔夫豈不愛

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牂二十七年
太叔如晉送少姜之葬也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
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
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
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
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
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

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馬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定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為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黄父子太叔見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

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内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温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

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故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

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間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

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國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于名陵子太叔還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𩊠敢忘之

燭之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六年晉文公為公子過鄭

公不禮焉明年晉文公立後六年晉文公秦穆公圍鄭討其無禮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
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
夫晉何猒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
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
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
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
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衞

石碏衛大夫也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姜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禄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

行父慈子孝凡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卒弒桓公自立為君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其父碏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

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石祁子者衛大夫石駘仲之子也衛惠公之十年宋南宫萬弑其君閔公出奔陳其黨猛獲奔衛宋人使請猛獲於衛羣臣欲勿許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喪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初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

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

石祁子兆故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孔莊叔達者衛大夫也成公五年晉文公伐衛公出奔孔達從之既復使為政七年諸侯朝晉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十年晉合諸侯伐衛圍戚取之獲孫昭子成公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故孔達帥師伐晉陳侯為衛請成于晉晉人不許乃執孔達以說之後二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良也故免

之穆公三年從晉宋曹同盟于清邱曰恤病討貳既而陳貳於楚故宋師伐陳孔達救之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明年晉以衛之救陳也有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然以其成勞也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孔悝莊叔之後文子圉之子也事衛侯輒為卿輒父蒯

瞶不得立居于戚蒯瞶之姊伯姬孔悝之母也伯姬潛入蒯瞶于孔氏逼其子與之盟故孔悝出輒而立蒯瞶是為莊公莊公既立而德之乃銘孔悝於鼎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啟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王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再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

大命施于烝彝鼎明年莊公逐孔悝孔悝出奔宋
孫桓子良夫衛大夫也穆公十一年及石稷等侵齊與
齊師遇石子欲還桓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
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勿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
于新築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
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
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

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物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以郤獻子之有宿憾於齊也主於郤獻子晉侯許之乃從獻子敗齊師于鞌定公元年又從獻子伐廧咎如廧咎如潰是歲冬晉侯使荀庚聘魯且尋盟定公使桓子如魯會將盟魯

成公問諸臧宣伯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其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卿衛在晉不得為次焉晉司夏盟其將先之遂先盟晉桓子受盟而還四年從晉伯宗伐宋討辭會也

桓子卒子林父嗣林父自有傳

甯莊子速穆仲靜之子也為衛之正卿莊子始事懿公懿公無道不愛士而好鶴鶴有乘軒者懿公之九年狄人伐衛公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

能戰公與石祁子玦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
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禦戎子伯為右
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懿公
死遂滅衛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
我太史也官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待也乃先之至則告
石祁子甯莊子曰不可待也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
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莊子以君死國散故立戴公申以
廬于曹戴公立十數日而薨復立戴公之弟燬是為文

公文公遷于楚邱文公之十八年邢人及狄人伐衛圍
莬圃文公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茍能治之燬
請從馬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邢人猶留距衛
衛人以為憾明年秋文公將伐邢以報莬圃之役於是
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
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
從之師興而雨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自齊過衛時文
公以有邢狄之虞不能禮馬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

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晉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苟姬未絶周室而俾守大聚者必武族也武族惟晉實昌晉允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早圖衛其

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二十四年公子重耳反國是為晉文公文公立修霸業以求諸侯明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晉人未能釋憾於衛而成公復貳於楚故晉師討馬衛人欲求說於晉出成公成公出奔楚遂適陳國幾亡卒如莊子之言莊子卒子俞嗣是為武子武子自有傳

北宮文子佗姬姓出自成公北宮懿子括之孫也獻公之三年懿子帥師侵鄭十八年從晉荀偃伐秦懿子生

遺遺生文子襄公二年文子相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文子言於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及楚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

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

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因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

儀也文子之子喜靈公十三年齊豹之亂公生賜之謚曰貞子

蘧瑗字伯玉衛大夫也瑗謂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時獻公無道辱侮大臣孫林父懼將謀出之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從近闗出既反國甯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

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又從近闕出顔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徳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具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

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蜄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決銜毀首碎胷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公叔文子升於瑕邱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

斯卯也死則我必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欒之則瑗請前
文子悔而止
甯武子俞甯莊子之子也成公三年楚伐宋晉文公欲
假道於衛以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河南濟救宋徵師
於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晉及齊盟于斂盂成公請盟
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以說于晉公出
居于襄牛甯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攝位或
訴元咺於公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以叔武故復公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公先期入甯武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之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

喜捉髪而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以訟於晉侯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公不勝晉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師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晉侯使醫衍酖公武子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侯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乃釋公公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子適子儀

公復歸于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明年狄圍衛衛遷于帝邱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從之公使甯武子聘于魯魯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

史鰌字子魚亦曰祝佗靈公二十九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將會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

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

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
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
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
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
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
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
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
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虚皆啟以商政疆以

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懐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因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

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
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
蔡載書云王若曰晉重耳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
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
乃長衛侯於盟
孫文子林父桓子之子也林父嗣為卿為定公所惡定

公四年林父出奔晉十二年公如晉晉侯欲以林父見公公不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公見而復之公薨孔成子甯惠子以公命立敬姒之子衎是為獻公定姜見其不哀也欲廢之既以為言大夫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十一年文子聘於魯且尋桓子之盟公

登亦登穆子有辭亦無悛容魯人以是知其必亡也十八年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而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邱宮孫文子皆殺之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衛人立公孫剽是為殤公林父

與甯喜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殤公十二年甯喜納獻公伐孫氏孫氏敗遂弒殤公林父以戚如晉孔子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衛人侵戚東鄙孫子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林父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獲殖綽復愬于晉晉趙武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獻公會之晉人以林父故執甯喜北宮遺公如晉晉人亦執公囚之於士弱氏齊晏平仲私

於叔向曰晉為盟主而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
子文子以告晉侯乃許歸公初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
重邱毀其瓶重邱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
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於是孫蒯伐曹取重邱
甯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之末年晉郤犫來聘公
享之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郤犫其亡乎古之為享
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觵其觩旨酒思柔
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已而果然

定公有疾使惠子與孔成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太子公薨太子立爲獻公獻公不禮於孫文子甯惠子二子怒共謀出之公奔于齊惠子與孫氏立公孫剽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既而悔之將死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無及也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立獻公聞是言也使與悼子言悼子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

為復辭敬姒彊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悼子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穀曰子鮮

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悼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哭國人名悼子悼子復攻孫氏克之遂殺殤公及太子角而納獻公孔子書曰甯喜弒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獻公既復而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

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於是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誓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

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
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
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太叔儀不貳能贊大事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宋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之庶兄也桓公有疾襄公為太
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

能以國讓仁孰大馬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為司馬齊桓公薨襄公將求諸侯十年春執滕子嬰齊夏盟曹人邾人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于次睢之上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得死為幸曹南之會也曹人不修地主之禮秋公圍曹子魚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可也十二年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諸侯會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十二年鄭伯如楚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

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
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
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
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
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子魚卒子友嗣文公七年
友為左師
向戌桓公之族也事平公為左師食邑於合曰合左師
晉荀偃士匄以宋事晉厚而向戌有賢行請伐偪陽而

封馬既滅偪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與宋公十五年向戌侵鄭大獲十八年聘于魯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問而美其室非所望也二十年華閲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吴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吴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公聞之曰臣也不

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初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二十九年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

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使告諸晉楚齊秦皆許之三十年遂會諸侯為盟已而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有辭左師辭之楚靈王之合諸侯也以侈示之椒舉諫之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

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衎之後也事平公為司城
平公之五年華羽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于朝難
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
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
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災樂喜為政使伯氏司里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

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守府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初鄭衛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

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
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
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
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
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為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
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向戌之議偃兵也既會諸侯
歸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

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
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
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
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
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
縱無大罰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
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

攻乎晉人欲伐宋使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世為宋卿文公四年鄭伐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因華元獲樂

皆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宋人以
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
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
言畢奔于魯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
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
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
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時服其有吝十六年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於鄭初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將以伐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申舟曰國君不可戮也申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至是以惡宋之故見犀而行

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則伐之遂行及宋公使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用申叔時之謀築室反耕公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

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公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二十二年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不能治煩去惑君生縱其欲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共公八年晉使糴茷如楚楚許晉成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晉楚之相通也如楚遂如晉以合晉楚之成十年

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華元故也十二年共公卒平公即位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茍

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邱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

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裔為司寇以靖國人華元之子華臣華閲閲為右師

華費遂事元公為大司馬費遂之子曰貙多僚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元公十年夏六月華亥偽有疾私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太子欒與母弟張

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於是公黨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於鬼閻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

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也費遂從之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華牼以歸乃謂牼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其所二十一年多僚與貙相惡乃譖於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

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

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名亡人於是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登以吴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厨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齊師宋師敗吴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

楊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説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赭邱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子禄御公子城莊堇為

右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匄為右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關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殳而下射之折股扶服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干犨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

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子以遂越帥師將逆華氏太宰犯諌曰諸侯惟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師遂行楚遂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奬亂人孤之望

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諜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於是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秦

百里孟明視父曰百里傒先為虞大夫晉獻公滅虞虜虞君及百里傒既歸乃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

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馬請以五羖之皮贖之楚人許而遂歸之當是時年七十餘矣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穆公大説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公問之故對曰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脱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

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於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秦嘗使大夫杞子戍鄭鄭人使掌北門之管杞子使告于秦曰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然之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又問百里傒傒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

未見其利且人賣鄭焉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公曰子不知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將兵師出於東門之外蹇叔百里傒二人哭之公聞之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而謂其子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過周北門左

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

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人用先軫之言發命興師敗孟明于殽獲三帥以歸文嬴請之公舍之已而悔之使陽處父追之及河則已在舟中矣於是穆公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二老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因作誓以謝蹇叔百里傒及三年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

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禦戎狐鞫居為右及孟明戰于彭衙孟明敗績及歸繆公猶用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次年孟明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懼不敢出乃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通志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九十八 史部

通志卷九十二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

春秋

齊

管仲 晏子 逢丑父 崔杼 慶封

楚

鬬伯比　鬬子文　公子側　蔿賈　蔿艾獵

申叔時　伯州犂　沈尹戌　公孫歸生　伍舉

薳啟彊　申無宇　然丹　公子貞　薳子馮

屈建　囊瓦　沈諸梁　公子申

吳

季札　伍員

越

范蠡

齊

管敬仲夷吾潁上人也始與名忽俱為齊公子糾傅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遇弑管仲名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子無知既而殺之公子小白自莒先入得立為君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名忽死之管仲請因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

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濵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

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而問焉曰吾先君襄公築臺以

為高位田狩罩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九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仲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紀式權以相應比綴以度端本肇末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桓公曰為之若何管仲

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而慎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仲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仲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

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旦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軺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旦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

利相示以賴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耒耜耞芟及寒擊菒除田以待時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以日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曰定人之居若何管仲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仲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國子帥五鄉高子帥五鄉馬參國起桉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

安國若何管仲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桓公曰為之若何管仲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桓公

曰善管仲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軍中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内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

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
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
目相見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
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可
以橫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
之能禦正月之朔鄉長復事桓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
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
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

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惟慎端慤以待時使民以勸綏謗言

足以補官之不善政桓公名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足以比成事誠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退問之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升之以為上卿之贊謂之三選國子高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軌軌退而修伍伍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任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

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仲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政不旅舊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陵阜陸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略則牛羊遂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仲對曰制鄙二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七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立五正各

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牧政聽縣下政聽鄉桓
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正月之朝五
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曰制治分民如
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
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
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
者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
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

而不以告者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悌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隣國未親也君欲從

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何管仲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𩔖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隣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名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内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仲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桓公曰為之若何管仲對曰制重罪贖以

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楯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間罪
禁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試
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
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仲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潜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
伐何主管仲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
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
伐何主管仲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

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於是大親四鄰反侵地正其封疆南至餉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遂成彊國桓公之五年與魯莊公會于柯魯將曹沫操匕首登壇劫桓公請歸所侵魯地桓公懼而從之既已盟桓公怒欲勿與管仲曰不可以小利而棄信於諸侯竟與之七年桓公會于鄄始霸諸侯二十四年為管仲城其私邑小穀昭其功也明年狄人伐邢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宴安酖毒不可懐也詩云豈不懐歸畏此簡書簡書同
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公從之遂救邢二十
年桓公伐楚楚成王使與師言管仲責以菁茅不入王
祭不供語具齊世家中三十二年桓公盟諸侯于甯母
謀服鄭也管仲言於桓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懐遠以
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懐齊能修禮於諸侯故諸侯官受
方物可不慎歟鄭文公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華私于桓
公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

成我以鄭為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

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三十五年桓公會諸侯于葵邱王使宰孔賜桓公胙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名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顔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

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升受三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宜哉讓不忘其上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四十一年管仲卒管仲之病也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開方豎刁何如

對曰三子者非人情不可近桓公不用其言卒任三子
齊政遂亂管仲少時貧困與鮑叔牙游常欺鮑叔鮑叔
知其賢不以為言及其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嘗
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
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
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
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
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名忽死之吾幽囚

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之能知人焉管仲治齊無他術能通貨積財與俗同好惡而已耳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謀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

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以包茅不入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桓公實欲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示信於天下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侔於公室有三歸反坫其在當時國人不以為侈而過之管仲既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管氏之子孫世禄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卒為名大夫焉

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也及事靈公莊公

景公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于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言於公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既而明年果有晉師五年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往赴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

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嬖子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

歎曰嬰所不為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及慶氏敗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
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
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
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帛布
之有幅馬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見晏子相得

甚歡說其納邑與政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公使晏子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内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禄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

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與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

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蠧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馬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讐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

欒怡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

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公
方繁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
叔向語而稱之公以是省刑馬及晏子在晉公更其宅
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
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
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
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公
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

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馬姜其危哉鄭罕虎娶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十六年欒高陳鮑之亂子良謀欲得公以自輔公不聽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名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馬歸公名之而後入及欒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

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藴利生孽姑使無藴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二十六年公疥遂痁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邱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

無猜其祝史不祈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
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
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
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
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
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
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

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之林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

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多矣雖則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公田于沛既還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

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

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彗見于國公念自傷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禳之若何對曰無益

也而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今怨者已衆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時公治宮室聚狗馬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務於斂陳氏務施民歸之矣詩曰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已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

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禀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時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與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絏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己矣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

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閾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覲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晏子卒有子曰圉

逢丑父齊之卿士也頃公十年晉郤克伐齊師陳于鞌

邴夏御公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為右公馳之郤克傷於矢將病殭之鼓音不絶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公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丑父教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公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矣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

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求丑父三入三出而後已

崔武子杼丁公之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其後以邑為氏杼事惠公有寵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既而得復靈公八年使為大夫公娶於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公疾武子徵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靈公卒光即位是為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之邱以夙沙衛教公易己衛懼奔高唐以叛武子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四年公伐衛將遂伐晉武子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於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

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於君何有文子退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已而公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武子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六年武子帥師伐魯魯襄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初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

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䔧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䔧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馬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
且于之役故莒子來朝甲戌享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
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户
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
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
崔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
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
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

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孥免我將死之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偕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始叔孫宣伯之來奔也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氏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

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將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去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奔魯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車崔子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而立明

景公二年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與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於是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

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師以攻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而藏之明日遂出奔于魯而崔宗遂滅

慶封字子家桓公之後也桓公生公子無虧無虧生慶克慶克生慶封慶封以父名為氏崔杼之變於惠公也

慶封附之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舉慶封為左相與之並政號崔慶馬崔杼之家亂也慶封用盧蒲嫳之謀遂滅崔氏獨當齊國慶封多欲好田而耆酒與其子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于盧蒲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辟姓子不辟宗何也癸曰宗不予辟予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予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使執寢戈而

先後之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
其肉而以其洎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盧蒲嫳嫳曰譬
之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
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
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
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其子無宇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
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許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讐

敢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景公三年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文子使名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無宇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慶嗣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我告必不捷矣癸告之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莅事姜告之且

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麻嬰為尸慶繩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慶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人而後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

宮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奔于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説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將聚而殲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

用而反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辭之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釋盧蒲嫳于北境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十年楚靈王立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盡滅其族

楚

鬬伯比楚大夫芈姓若敖熊儀之後也以邑為氏武王三十五年東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

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

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隨後二年隨少師有寵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武王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

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
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
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
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
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
曰天去隨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王使
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
不固矣遂入見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

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師囚于治父以聽刑武王曰孤之罪也皆免

之
鬬子文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䢵生伯比若敖卒從
母畜於䢵通於䢵子之女生子文䢵夫人使棄諸夢虎
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
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而以其女妻伯比
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為令尹子文賢以楚
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
方是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

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三十三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為令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恃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為令尹以率士民慼怨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

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忠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閭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至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為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禄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

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司馬子良子文之弟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卒其子鬬般為令尹越椒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莊王之九年越椒與蔿賈譖鬬般殺之而居其位以蔿賈代已既而又惡蔿賈復殺之遂處于烝野將

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滸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椒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

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為鄖公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為司馬邲之戰與子重俱將大敗晉師而還莊王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以病告子反以告王遂許宋平語具華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氾祭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

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十五年宋共公薨楚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從楚盟于武城晉人伐鄭共王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

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傳鄭姚句耳自楚還言於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夏五月晉楚戰于鄢陵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巳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知之亦徇于軍為復戰之備而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王還及瑕使謂

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蔿賈字伯嬴芈姓蚡冒之後遠章食邑於蔿故以命氏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為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蔿終日

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茍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邱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

謀徙於阪高蒍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
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
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
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棃
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
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
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
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儵魚人實

遂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莊王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會諸侯于棐林以伐鄭蔿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揚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賈與子越譖子揚而殺之故子越為令尹巳為司馬子越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於轑陽而殺之

蒍艾獵蒍賈之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蒍賈見孫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邱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礙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秃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虞邱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邱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十六年孫

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版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朞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其始為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王不以臣為不肖使相楚國人皆賀而子獨弔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

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禄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披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何不為也孫叔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邱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

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邱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絶云

申叔時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審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

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

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

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子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楚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

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

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

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龎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而外絶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

伯州犁晉伯宗之子也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為太宰共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

師令尹子重使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名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之側亦以王卒告公既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十三年楚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為穿封戌

所囚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弭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稟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以為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

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而子木死郟敖四年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行人請墠以聽命圍使太宰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而有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

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產猶有辭圍知其有備乖櫜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鄭人謂其似君也太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及圍將行大事忌太宰使與公子黑肱城犨櫟及郟圍遂弑郟敖自立是為靈王使殺伯州犁于郟云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為左司馬平王六年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

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来以桃吴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内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宫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吴是懼而城於

郢守已卑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平王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

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邉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其兆在於此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師謀譖郤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

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戚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

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
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舍舟于
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
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
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
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
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

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左司馬戌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馬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巳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 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嗣

公孫歸生號聲子字子家大師子朝之子也初伍參與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公子牟公子

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

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其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

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
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
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
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
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
申息之師於桑遂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
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
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陳師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吴於晉教吴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吴行人焉吴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

亂伯棼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主鄢陵之
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
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
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
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
今又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
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

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請諸王益其爵禄而歸之

伍舉者伍參之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參嬖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既濟河欲還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歳入陳今兹入鄭不為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

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伍舉以公子年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郟敖四年令尹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公子圍既立是為靈王三年使椒舉使

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

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

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陽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靈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

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遂啟疆與楚同姓遂與為同靈王即位殺伯州犂使啟疆為太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為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

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覜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此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

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求恥之以召寇讎
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
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
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
備矣不然柰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吴魏舒范鞅知盈
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
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
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

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二子禮而歸之六年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啟彊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

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懐思君徳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

請先君之貺魯侯從之靈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鬛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魯侯魯侯語之拜賀魯侯問其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寳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反之

申無宇仕楚為芊尹故曰芊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于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

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乎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

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宫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盗所隱器與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

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十年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羮使公子棄疾為蔡公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

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必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焉

申無宇之子曰申亥靈公乾谿之難也王沿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芊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然之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

亂子革奔楚楚以為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
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
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
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
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
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
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
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

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

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既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禄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

之兵於名陵亦如之好於邉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及平王聞蠻氏之亂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為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鄭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士雅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

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

城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奐來告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明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

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

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使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吴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吴吴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吴為不能而勿儆吴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吴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吴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甍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遠子馮孫叔敖之子也康王二年令尹子囊卒公子午為令尹子馮為大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氷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禄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事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

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
洩命重刑臣亦不為也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
竟子南之臣謂棄疾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
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
子馮為令尹子馮既相楚有寵於子馮者八人皆無祿
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
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
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

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吴吴怨楚而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

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子馮
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
屈建字子木楚之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
氏世為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屈到嗜芰有疾名其宗老
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
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
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
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

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為莫敖十二年伐遠子馮為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

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馮之子薳掩為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薳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興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蔿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蔿子之功也以與蔿掩十四

年與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弭兵也子木褁甲欲以害晉而不能宋人兼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傳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既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徳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茂以當之未可與競也明年子木卒趙孟喪之如同盟焉於是王子圍

為令尹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平王之十年
代陽匄為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申公
子申怒其歸惡名於已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昭王語
具子西傳中昭王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子掩
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
左司馬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子常以舟師
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

退吳公子光乘二公子兵之在外也國無備伏甲而謁王僚使勇士鱄諸刺殺之而自立是為王闔廬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亦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

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救潛之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信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

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楚人謗令尹子常病之沈尹戌告子常子常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國人謗乃止語在沈尹戌傳八年蔡昭侯來朝為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王王服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有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
之子常子常歸唐侯竊馬者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
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
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
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
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
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
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初伍奢之子員為

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郤宛伯氏之族嚭出伯州犂之子嚭奔吳吳以為太宰復為楚讎以故楚自昭王以來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令尹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遮吳師使勿渡我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直塞城口而入吾與子先後擊之蔑不克矣子常從之既而惑於史皇之言懼其功之獨出於司馬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

至於大别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是二師陳于柏舉吳王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楚師半濟吳又敗之楚人為

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左司馬戌死之昭王出奔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公以王奔隨吳師及隨求王於隨隨人不與僅而免焉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

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絜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

其怒也若其寵之㲹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理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

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名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名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安

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勝居白有異圖謂具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

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慙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殺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

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
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
白公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
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馬啟之願也敢不聽從
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
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
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
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

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亨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

乃亨石乞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子寛為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髙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髙終身不正視之云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

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初吴王闔廬之弑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吴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吴也子西諫曰吴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吴邉疆

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讐以重怨之無乃不可乎吴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濵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吴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吴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神鬼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吴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吴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吴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雎

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

能稗洩之事余弗能也子西詘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臼監尹亹涉其孥不畀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坐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困乏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卹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居有妃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子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子閭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方攻大㝠王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

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
章立是為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
平王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
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
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
仁之謂信率義之為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
處吳竟為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

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吳

延陵季子名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而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既除喪以父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及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

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於是封季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王使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説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名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徳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如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已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

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也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遽

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於徐君徐君好

季札劒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劒繋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不然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十七年餘祭卒弟餘眛立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吴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為王王諸樊之子公子光以為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於季子也季子即

不受國吾當立乃陰求賢人欲以襲王僚使季札使於晉光使人殺王僚自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王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吳使季子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初季子適齊反而喪其子葬於嬴博之閒孔子

曰延陵季子吳之知禮者也往觀之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歛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既封左袒右還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合於禮矣吳之先君被髮文身裸以為飾至壽夢時雖稍近治猶未通於上國盇殊俗也季子生蠻夷中行禮適義聞樂知政究觀人情深識國體非學而至盇天性然也季子死年八十餘

伍員字子胥楚伍舉之孫而伍奢之子也奢有二子長

曰尚負其次也平生使伍奢為其太子建太傅又使費無極為少傅無極愛失於建平王使無極為太子取婦於秦秦女好無極馳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為太子更求婦平王遂自取秦女絶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極既以秦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而事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居城父守邉無極又日夜讒太子於王曰自無極入

秦女太子亦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馬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問之伍奢知無極讒太子乃對平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恩乎無極曰今不制後悔也王遂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使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奔宋無極曰伍奢有二子不殺之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名之必至於是王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

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伍奢聞之曰胥已亡楚國其危哉楚人遂殺奢及尚伍胥既至宋宋

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至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乃直百

金今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邪不受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吴吴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吴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吴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還伍子胥說吴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吴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亦以自報其讐耳

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内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名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氏皆出伯州犂之孫伯嚭

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絶不得歸後闔廬弑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胥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

貪而唐蔡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
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
弟夫槩王將兵從王及戰夫槩王以其屬五千人先擊
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
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鄖公辛之弟懐曰此
其父實殺吾父吾殺其子可也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
奔隨吳兵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
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惠

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昭王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

初子胥與申包胥為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不獲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

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包胥曰吾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虵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隣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以告對曰寡人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於

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
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于
蒲子虎帥車五百乘與楚師會于稷大敗吳兵于沂又
敗于雍澨吳王乃歸昭王入于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
夫差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于鄀十九年
闔廬伐越越王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
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
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

遂自剄也師屬之目句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夫差立二年伐越敗越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

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

長冠讐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吳王不聽乃與越平十二年夫差將伐齊句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劓殄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太宰嚭素惡子胥因讒之於吳王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王不可不備焉臣聞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居常鞅鞅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劒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將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

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國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縣吴東門之上以觀越之入滅吴也乃自剄死吴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憐之其後越王句踐竟滅吴殺吴王夫差誅太宰嚭以其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

越

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句踐句踐父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常卒句踐立闔廬乃興師伐越句踐擊敗吳師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不可曰臣聞兵凶器也戰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兵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

王曰吾已决之矣遂興師吴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保棲於會稽吴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為之柰何蠡對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吴子胥不可乃因太宰嚭而後入之吴卒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謀所以報吴欲使范蠡為國政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

行成為質於吳二歳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句踐將聽之以問范蠡蠡曰不可句踐再三彊之對曰未也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故天因人聖人因天人自生之天地形之聖人因而成是以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兵勝於外福生於内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成大功故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

蓺往從其所剛柔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
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覩其民之饑飽勞
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而奪之利宜為人客剛
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
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廹王其待之及聞其勝齊誅子
胥而後喜以為天果棄之矣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
黄池精兵悉從王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蠡曰可矣乃發
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

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反自會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范蠡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許之後四年而復伐之大破吳師因以兵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以請於越乃願如會稽之事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朝而棄之可乎且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

厄乎王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
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乃得罪使者退吳王
知不可乃自殺越於是會諸侯致貢於周元王賜之胙
命為伯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而范蠡為上將軍既反
國范蠡為大名之下難久居且句踐為人長頸烏喙可
與共患難難與同逸樂為書辭句踐曰臣聞主憂則臣
辱主辱則臣死昔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
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

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寳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交鄉黨而懷其重寳閒行以去止于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

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之請曰今遣少子

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柰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已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

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

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弟事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今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

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三成名於天下非茍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

公

通志卷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九百九十九 史部

通志卷九十三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

戰國

田單 魯仲連 蘇秦蘇代蘇厲 張儀陳軫犀首 商鞅 樗里疾 甘茂向壽甘羅 魏冉 白起 王翦 范雎 蔡澤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幷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

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刼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

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

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刄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

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刼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為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為

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臣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虐也與其生而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絶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

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禄者乎乃相聚如莒求立襄王田單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竒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

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

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

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仲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

乃梁人也先王惡能使梁助之魯仲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仲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

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

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机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

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宫梁主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

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

城聊城人或譺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説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

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

戮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
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
孫臏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
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
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
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
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
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

君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

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即使曹子計不反顧
議不還踵刎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
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
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
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
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
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
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

流而名與天壤相獘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蘇秦者周雒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

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
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
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
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
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
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曰
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
北有胡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

天下稱帝而治秦王曰羽毛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幷兼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嘑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

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嘑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内夫不

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逼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子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即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舘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

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絶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别白黑所以異隂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

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弑而争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刼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

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強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

之所為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判於胸中矣豈揜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

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
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
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
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
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孰計之也臣聞明
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
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
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

上通質刳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鋭師以佐之韓絶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絶其後齊出鋭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絶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其道趙涉河博關燕出鋭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皆出鋭師以佐之秦攻魏則韓守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鋭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賔秦則秦甲必

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乘黄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欲東兵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入之于秦於是説韓宣惠王曰韓北有鞏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

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胷近者鏑弇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

之且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

之教敬奉社稷以從又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郾昆陽召陵舞陽新都新郪東有淮頴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䡓䡓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内刼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

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恥之臣聞越王句踐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

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内刧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緜緜不絶蔓蔓奈何毫氂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甞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説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

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勃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户臣竊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鬬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

齊之强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

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主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郇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

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彊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彊則秦弱秦彊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入黔中則鄢郢動矣臣聞治之其未亂也為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

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
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
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
事人之名臣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呑
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讐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讐者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
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
外挾彊秦之威以内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

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

秦此兩策者相去逺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

使臣效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

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

親也而韓魏廹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

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

見勝也内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

味心揺揺然如懸旌而無所終薄令主君欲一天下收

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幷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幷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況衆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

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

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

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

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却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

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

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佯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

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為於是蘇秦佯為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

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蘇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之弟曰代代弟厲見兄顯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之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

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代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

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烏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

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謝已遂委質為齊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

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秦必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

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彊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

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賔之秦挾賔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茍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今涇陽君高

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地歸楚淮北趙燕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躧矣今不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不收燕趙國危

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

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

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黄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茍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

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阨茍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

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為和羸
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
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阸適齊者曰以宋此
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
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
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
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
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

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張儀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

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堂下賜僕妾之食故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

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隂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

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各來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

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寳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

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

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秦

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相秦四歲立惠王為王居一歲為秦將取陜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魏以為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

襄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輳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

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舒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絶道絶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

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卧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説一諸侯而成封

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沈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毁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為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懐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

閉關絶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絶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

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絶齊交西生患於秦也
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隂合而陽絶於
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隂合
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
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絶約於齊使一將
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佯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
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
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

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奉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秦王欲以

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

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

王明以嚴將智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王之計過也凡天下彊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臯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

舉兵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不言其害卒有秦禍無及為已是故願大王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秦兵之攻

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臣聞功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彊秦之心臣竊為大王危心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合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搆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與兵襲秦戰於

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也凡天下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其不可

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

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羮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厮徒負養在其中矣除守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

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絶上地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

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禍而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張儀東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衆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從人

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彊趙南有韓與梁齊負海之國也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又勝秦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

也秦彊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賔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山東敝邑恐懼

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内
愁居懾處不敢動揺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
之力舉巴蜀幷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
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
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
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之所信為
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
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

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

權擅勢蔽欺先王獨擅綰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祭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計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適聞使者之明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

擊之於是酒酣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刼大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

妄動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楚之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恒山之尾五城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誅乃因謂秦武

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以攻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革車三十乘令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齊謂

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故具革車三十乘

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内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内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

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
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
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
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
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
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
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為事來公
不見軫軫將行不得待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公何好

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曰柰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期年不

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為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舃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舃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舃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亦思越不中謝之士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或謂寡人

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

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犀首者魏之隂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

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商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默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座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

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不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

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
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
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
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
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
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
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
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

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說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

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

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卒音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

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

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宫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衞鞅說孝公曰秦之與

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拒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

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

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

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

捷於令令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曰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乘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

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樗里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子右更使將而伐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為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

魏章攻楚敗楚將屈匄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逐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為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長戟居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

實因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日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伐蒲蒲守恐請胡衍胡衍為蒲謂樗里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不為賴矣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魏亡西河之外而無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强魏强之日西河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罪公樗里子曰柰何胡

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入言之以德衛君樗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効金三百斤曰秦兵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歳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

至漢興長樂宫在其東未央宫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説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説之使將而佐魏章畧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

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
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
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
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
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
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
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
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

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以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羇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

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昭王曰

公仲方有得秦救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師不下殽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殽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故任用向壽如楚楚聞秦之貴向壽而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公破韓辱公仲公仲收國

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令公與楚解口地封小令尹以杜陽秦楚合復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閼於秦願公孰慮之也向壽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願有謁於公人曰貴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彊

而公黨於楚是與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是自為責也公不如與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甘茂韓公之讐也今公言善韓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讐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反宜陽之民今公徒收之甚難向壽曰然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頴川於楚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得之是令行

於楚而以其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得解而交走秦也秦楚爭強而公徐過楚以收韓此利於秦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罷兵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於秦甘

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使彼

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驩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蜎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

對曰不可夫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前嘗用召滑於越而內行章義之難越國亂故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夫向壽之

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聽事王必相
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秦相向壽於秦
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甘茂有孫
曰甘羅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
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
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為秦昭王伐趙趙怨臣
曰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

信侯不快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

與文信侯專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
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
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
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曰請因孺
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
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戎
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
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

之始皇召見使甘羅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閒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之

魏冉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其先楚人姓芈氏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故號為芈八子及昭王即位芈八子號為宣太后宣太后非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冉姓魏氏同父弟曰芈戎為華陽君而昭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而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亂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

善者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冄為政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請以魏冄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曰請為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冄之不急且不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冄故德公矣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冄相秦欲誅呂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冄舉白起使代向壽將而

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為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為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

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勝三梁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衛人不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戰勝

暴子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猒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刼王以求多割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楚趙怒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為多

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為常也
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
為不下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仭之城臣以為湯武復生
不易攻也夫輕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
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
者也攻而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
魏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
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

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己也必争事秦從以此散
而君後擇焉且君之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
攻而魏必效絳安邑又為陶開兩道幾盡故宋衞必效
單父秦兵可全而君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
君熟慮之而無行危穰侯曰善乃罷梁圍明年魏背秦
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
三縣穰侯益封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
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蔡陽長社趙

氏覲津且與趙覲津益趙以兵伐齊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隂遺穰侯書曰臣聞往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讐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癰也必死

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
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
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
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
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
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
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
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

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欲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禄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言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重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為郡

白起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

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五城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

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行道絶之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絶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已絶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

君計之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
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乃受之因封馮亭為華陽君四
十六年秦攻韓緱氏藺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王
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
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
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
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
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

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間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絶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絶趙壁間

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絶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内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及糧道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以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

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為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召吕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

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四十九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

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内空遠絶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内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

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到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

自殺武安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王翦頻陽東鄉人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為賊于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王賁擊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

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

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

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
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
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
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
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王翦果代李信擊荆荆
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
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
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

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曰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

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范雎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

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餽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名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禄當此時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禄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禄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遂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

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别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禄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

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懐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剛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

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緑梁有縣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

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將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

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宫中虚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

聞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濵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以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

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槖載而出昭關夜行

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俯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宫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

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

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如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内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

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也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師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

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

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懐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

陽則羣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
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
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
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臣居
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
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
利害之為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
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兊管趙囚主父於沙

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髙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

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睢以應號為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睢既相秦秦號曰張禄而魏不知以為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

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
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
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
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
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
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
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
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

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重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

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

其前令兩驟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

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納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内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

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

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

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

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稾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三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

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内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厲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燕人也游學干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内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

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黄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内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

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能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于天下

天下懐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絶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

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茍合行不取茍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王雖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

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

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

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内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禄位貴盛私家

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

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度則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絶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

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抗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

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北并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

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吴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覩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

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恐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反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

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

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
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
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通志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　史部

通志卷九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七

戰國

孟嘗君　平原君　虞卿　樂毅　廉頗　藺相
如　趙奢　李牧　信陵君　春申君　屈原

秦

呂不韋　李斯　蒙恬

戰國

孟嘗君姓田氏名文父曰靖郭君田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及宣王九年以嬰為相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年而封嬰於薛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

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戸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戸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戸則可高其戸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元孫元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

宮蹈綺縠而士不得裋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為靖郭君而文代立是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

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為飲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於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為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

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即以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後秦秦其危矣於是昭王乃止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已獻昭王更無他裘孟嘗

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幸姬姬為言昭王釋之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二

人拔孟嘗君於難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梧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為韓魏攻秦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魏今復攻秦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

輕齊畏秦臣為君危之君不如令獘邑深合於秦而君
無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獘邑以君之情
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王
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懷王以為和君令獘
邑以此患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自免也秦必欲之楚
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
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
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

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刼湣王湣王意疑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宫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湣

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來相齊欲困蘇代蘇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

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讐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獘於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為功挾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

燕共伐破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謚為孟嘗君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絶嗣無後也初馮驩聞孟嘗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置傳舍十日孟嘗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

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嘗彈劒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說居朞年馮驩無所言孟嘗君時相齊封萬户於薛其食客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

宜可令收債孟嘗君乃進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出息錢於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恐食客不給願先生責之驩曰諾辭行至薛名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肥牛名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焼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

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名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而民尚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

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
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
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
之善聲也君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時齊王惑
於秦楚之毀以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於是
廢之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
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
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

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無雌而可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為雄哉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之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

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雌雄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彊國豈

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絶其霸彊之畧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名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戸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自孟嘗君廢諸客皆去後名而復之馮驩迎之未至孟嘗君太息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相顧者今頼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靣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

唾其面而大辱之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為客謝乎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夫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門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也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

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也（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槃跚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

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未嘗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

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必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曰請備員而行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

能先生留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頴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

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矣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不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

王不知惡馬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録録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

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邯鄲傳舍長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衣

褐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享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遂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

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勲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

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絀公孫龍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蹻草履也簦長柄笠）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食邑於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名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虞卿曰昌言媾者以為

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寳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寳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名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為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為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

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為天下笑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

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

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内
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
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
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
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
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
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
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

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獘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

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為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為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為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為為秦也故不敢對使

臣得為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昚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彊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彊怒乘趙之獘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

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讐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後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

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為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有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

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

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邱之亂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忘報齊也燕國小僻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眜於重邱西摧三晉於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

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不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燕趙起兵使樂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

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惟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

於燕曰齊城不下者特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惟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名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

毅以故破軍殺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獘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名將軍休且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

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

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
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湟自五伯
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
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
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
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

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説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毁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間

趙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因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

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號曰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以勇氣聞於諸侯惠文王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兵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為上卿二十

年秦王使使者要趙王為澠池之會趙王不敢不行以藺相如從廉頗送王至境而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過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絶秦望王許之是歳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頗代魏之幾邑拔之後三年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孝成王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韓因攻趙趙使廉頗距之於長平四月頗犯秦斥兵趙裨將茄為斥兵所斬六月秦陷趙軍取其二將四尉七月趙軍築壘以守之

秦又攻其二壘取二尉奪其西壁頗乃堅壁以待之秦數挑戰趙兵不出秦人患之六年秦相應侯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頗軍數敗亡而又堅壁不敢戰復聽間言故以括代頗秦使白起為將於是殺括趙喪兵衆四十五萬於長平自後燕人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可舉趙矣遂擊趙趙使廉頗距之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以和乃聽

之趙即以尉文邑名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

思復得廉頗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
可用否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
廉頗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
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
遺矢矣趙王以為老也遂不名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
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頗卒死于壽
春

藺相如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

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

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
肉袒伏斧鑕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
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
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
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
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
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
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

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

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詳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

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賔於廷臣乃敢上壁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戒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設九賔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臣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

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惟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絶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

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以相如從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

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名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

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君與廉頗同列今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弱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

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寛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惠文王二十八年相如為將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

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趙惠文王二十九年秦伐韓軍於閼與王名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名問樂乘乘對如頗言又名問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

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

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受鈇鑕之誅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相距於長平時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

不肯趙王信秦間之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遂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

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為

二十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相食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脱頼楚魏諸侯來救圍乃得解趙王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趙孝成王時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

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王彊起之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

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悼襄王元年廉頗亡入魏趙使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攻趙殺其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之走其將桓齮封李牧爲

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牧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顏聚遂滅趙

信陵君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安釐王異母弟也故謂之魏公子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

范睢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王釋博欲名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

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對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是以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於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

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稠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

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於屠閒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安釐王二十年秦破趙長平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告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

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

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訣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

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予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

公子兵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問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

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
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
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
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
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
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
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
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

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訣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之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説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得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

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從此兩人游甚驩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

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嘗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

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通魏使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徧告諸

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

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王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

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

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是歲安釐王亦

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

秦稍蠶食魏十八年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

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

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

奉祠公子

春申君楚人也姓黄氏名歇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黄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當是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王東徙治於陳縣歇見楚懐王為秦所誘而入朝留死於秦頃襄王其子也秦輕之恐秦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

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絶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内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

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黄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絶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毁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

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吴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没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吴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瑶於鑿臺之下今王妒齊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

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吴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壊宗廟毁刳腹絶腸折頸摺頥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繫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僕妾盈滿海内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

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界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

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内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内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為與國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與秦相應侯善於是歇乃説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矣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絶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歇為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

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誅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歇必用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遂遣歇歇至楚三月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載歇言於王曰

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因并獻淮北地十二縣請徙封於江東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為郡邑春申君既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相楚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秦圍趙邯鄲趙告急於楚春申君將兵救之秦兵罷去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彊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誇楚為

玳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文信侯取東周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而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攻諸侯兵皆敗走考烈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而君用之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

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隘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闘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遂就封於吳行相事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乃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

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

今妾自知有身而人莫知君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頼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名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盜驕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禍今君

處毋望之世事毋望之王安可以無毋望之人乎春申曰何謂毋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卒李

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内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者遂立是為幽王是歲也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屈原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

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

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泥怒計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自若然泥音涅而不滓音淄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絶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絶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

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丐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穉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内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

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後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

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
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
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
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顔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
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
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
夫聖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
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

故懐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乃作懐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懐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静幽墨寃結紆軫兮離慜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質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斲

兮孰察其揆正元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疑桀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内兮衆不知吾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啎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

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自彊離濳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吟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殁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曽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於是

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焉

秦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後二年以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

其母曰夏姬無寵故子楚為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騎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為太子最愛幸華陽夫人而夫人無子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

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子楚曰然為之柰何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

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而孝者舉立以為適而子之夫在則尊重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

適則夫人竟世而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太子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不韋傅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

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不韋謀行金六百斤與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是為孝文王太子子楚立是為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

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始皇益壯太后淫不止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娼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陷太后太后聞果欲私得之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絶愛之已而有身恐

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宫居雍嫪毒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毒嫪毒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毒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莊襄王葬芷陽故太后獨别葬杜東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毒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毒與左右貴臣博飲酒醉争言而闘瞋目叱曰吾乃皇帝假父窶人子何敢與

我抗所與鬬者白始皇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不韋九月夷嫪毒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遂遷太后於雍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賔客辯士為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始皇十年十月免相國不韋及齊人茅焦説始皇始皇乃迎太后於雍復歸咸陽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賔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户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

屬徙蜀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死太后以始皇十九年薨號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芷陽

李斯楚上蔡人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厠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呑

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困窮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斯因以得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

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盖六世矣今諸侯之服秦譬如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音埽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黄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法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劒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良將隨其後

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産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

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
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廐
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
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
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
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

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賔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而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内自虚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

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宫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恒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説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人善

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幷有天下辨白黒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

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李由告歸咸陽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庭車騎以千數斯喟然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王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

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邱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胡亥丞相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

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
轀輬車中可諸奏事初趙高嘗坐事始皇命蒙恬凡殺
治之當死始皇赦之故趙高深怨蒙氏而胡亥素從趙
高習書及律令高雅得幸於胡亥至是趙高因留所賜
扶蘇璽書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
太子胡亥然之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無成乃見李
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
與高之口耳事將如何李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

臣之所當議也趙高曰君侯自料材能智慮功名與無怨於天下及長子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是五者皆不及也高曰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必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固拒不聽高反復說之斯患失權位孰志不堅竟從高議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及蒙恬死語在宦者傳趙高事中胡亥立為二世皇帝法令誅罰日盆刻深甚於始皇時羣臣人人自危欲

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俊傑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上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

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

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復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禄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

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

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
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
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
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
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
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
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
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

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壍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

之樂輟矣諫説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説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内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奪以諫説忿争之辯故能犖

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

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可謂能責矣時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者甚衆恐大臣入朝毀惡之乃說二世深居禁中毋延見大臣而已得以用事專決於内李斯以為言趙高聞之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宫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固欲諫之久矣以上不

坐朝欲見無閒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高候二世居内與婦女燕樂使人告丞相可入奏事丞相至宫門上謁二世以為掩其燕私也大怒高因告丞相怨望及其子三川守由與楚盜通狀二世以為然未欲案丞相先使人往三川案驗由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俳之觀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

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恒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恒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不聽反以其書示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耳高已死丞相即欲

為田恒等所為語在高傳中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

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令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矣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

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修甲兵飭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廟以明主之賢

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丈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

君幾為丞相所責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為將伐韓取成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

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内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

時蒙恬振威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宦人也秦王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

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走琅邪
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邱崩祕之羣臣
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
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
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
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
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
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

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以臣愚意不如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前已因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荆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

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王欲一旦棄去之臣竊
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
君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内使羣臣不相信而
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
史曲宫乘傳之代令蒙毅曰先王欲立太子而卿難之
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
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王之意則臣少

宦順幸沒世可得知意矣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公子絶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

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辠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於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

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令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内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

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
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
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
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
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
自殺

通志卷九十四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九十五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八

前漢

陳勝吳廣 項籍 梁 張耳 陳餘 魏豹咎 田儋榮橫 韓

王信 韓信 彭越 黥布 盧綰 吳芮 季

布季心丁公 欒布 田叔仁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勝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壠上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蘄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

外将兵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項燕為楚将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勝廣素愛人士卒多

為用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劒挺廣起奪而殺尉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侯王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令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蘄蘄下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

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鋭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為王勝乃為王號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乃以廣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後聞勝

已立因敎襄彊還報至陳勝敎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事春申君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至黽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遂不戰武臣

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而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入關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

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
徇燕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
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
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
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
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可勝數周市北至狄狄人田儋
殺狄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

後甯陵君咎為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令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吴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

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人鄧説將兵居郯章邯别將擊破之鄧説走陳銍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逢亦走陳勝誅鄧説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緤符離人朱雞石取慮人取音趍又音秋慮音廬郯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郯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

國房君死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隐王勝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初勝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

王欲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将軍走徼兵復聚與番盜英布相遇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懐王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甞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乃置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廼召見載與歸

入宫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夥音禍沈都含反深邃之貌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輙自治勝信用之諸将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冢于碭血

食至王莽敗乃絶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梁嘗有櫟陽逮請蘄獄掾曹咎書抵櫟陽吏司馬欣以故事皆已梁嘗殺人與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

繇役及喪梁嘗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賔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以此竒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通素賢梁名與計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惟足下耳梁曰吳有竒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劒

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名籍使受令名桓楚籍入梁眴籍曰可矣籍遂拔劒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數十百人府中皆讋伏莫敢復起梁乃名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為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名平為陳勝徇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

邯且至乃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乃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

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功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乃引兵擊秦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邯至栗梁使別將朱雞石餘

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梁前使羽别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别将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説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懐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户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

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梁

曰田假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
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别攻城陽
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
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邱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
黄外黄未下梁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殺
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
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
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黄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

鉅鹿此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髙陵君顯見楚懐王曰宋義論武信軍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説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别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内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

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饑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内而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

今不卹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之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破釜甑燒

廬舍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

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者相國趙高顓國主斷令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並趙滋益多彼趙高

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

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異時諸侯吏卒傜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

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乃與伯俱見沛公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

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自陳封秦府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寇盜不敢背德羽意已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焼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説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伯羽見秦宮室皆以焼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

闗者王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懐王懐王曰如約羽乃曰懐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鋭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懐王亡功故當分其地王之諸將皆曰善羽乃陽尊懐王爲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徙之長沙都郴乃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

遷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
巴蜀漢中而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
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
德於梁都尉董翳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
以東至河立翳為翟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
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
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内數有功立卬為殷
王王河内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

為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王番君吳芮帥百粤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臨江王從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從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兵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

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戸侯羽自立為西楚伯王王梁楚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逦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項王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之大怒乃以故

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二年項王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廼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

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横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

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迫之穀泗水漢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卻為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呂后間求漢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

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絶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歴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漢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語在陳平傳項王以故疑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

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摐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韓信軍留止使盧綰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挑

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黄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彊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黄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卒半渡漢擊大破

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蘄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即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懐王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必欲亨廼翁幸分我一杯羮羽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怨耳羽從之乃使人謂

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羽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輙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廼羽也漢王大驚羽於是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語在高紀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絶楚糧食又

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為大將龍且為
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信遂自
立為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
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
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
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
復為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
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

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葢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扵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

千騎追之羽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脱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斬將刈旗乃後死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山四下隤阤也隤徒回反而為圜陳外嚮漢

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面謂不面向也指王翳曰此項王也羽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户吾爲

公得乃自刭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蹈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嘗亡命遊外黄外黄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邸父客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黄令

陳餘亦大梁人也好儒術遊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交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姓名俱之陳為里監門吏嘗以過笞餘餘欲起耳躡使受笞吏去耳數之曰始吾與公言如何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蘄至陳耳餘上謁涉涉及左右皆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鋭帥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

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如此野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説陳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其豪桀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説其豪

桀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内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令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家自為怒各報其怨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令以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

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入關至戲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毁得罪誅怨陳王不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頤將軍毋失時武臣乃聽遂立為趙

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乃徙繫武臣等家宫中封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入關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

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與分地使者往燕輒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未知兩人所

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勢初定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乃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燕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良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使

遺良書不封曰良甞事我得顯幸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兒女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餘曰

兩君覊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爲趙王居信都李良進兵擊餘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饟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名餘餘自度兵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黶陳釋往讓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

耳旦暮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且什有一二相全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令俱死如以肉餧虎何益張黶陳釋曰事以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釋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

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黶陳釋所在餘曰黶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予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將軍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麾下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耳餘遂有隙趙王歇復居信都耳從項羽入

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羽亦素聞耳賢乃
分趙立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餘客多說
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其
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
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
榮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盡
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
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

縣兵襲常山王耳耳敗走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彊立我我欲之楚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王楚雖彊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餘已敗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立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

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
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追殺趙王歇於襄國四年夏立
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敖嗣立為王尚高
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
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
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
說敖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
帝遇王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

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
也頤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
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
何乃汙王為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
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曰
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迫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
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
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

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乃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膚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乃女乎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輕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卬視泄公勞苦如平生歡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

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具以報上上乃赦趙王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泄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下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簒弑之名豈有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絶亢下郎反猴也而死敖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為諸侯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

孫皆爲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爲太后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魯王以母爲太后故也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人壽爲樂昌侯侈爲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爲南宮侯薨子生嗣武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爲睢陵侯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繼絶世封敖元孫慶忌

為宣平侯食千户

魏豹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甯陵君秦滅魏為庶人陳勝之王也咎往從之勝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誼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千乘立市為王市不受迎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王章邯已破陳王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請救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章

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降定咎自殺魏豹亡走楚楚懐王與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闗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絶河津叛漢漢王謂酈生曰緩頰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

侯羣臣如奴耳非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虜之傳豹詣滎陽以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田儋狄人也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横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

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閒為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榮急乃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乃引兵歸擊逐假假亡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

閒前救趙因不敢歸榮乃立儋子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誼趙亦不殺角閒以市於齊齊王曰蝮蠚火客反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閒於楚趙非手足戚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齮音螘齕音紇首用事者墳墓矣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乃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立安為濟北王治慱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毋之

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彊暴王不就國必危市懼乃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項王聞之大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

巨細皆斷於横相齊三年聞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
齊使華毋傷田觧軍歴下以距漢㑹漢使酈食其往説
王廣及相横與連和横然之乃罷歴下守備縱酒且遣
使與漢平韓信乃渡平原襲破齊歴下軍因入臨菑王
廣相横以酈生為賣已而亨之廣東走高密横走愽守
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齊
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廣漢
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愽而横聞廣死乃自立為王還

擊嬰嬰敗横軍於嬴下横亡走梁歸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遂平齊地漢滅項籍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横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隝中高帝聞之以横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乃使使赦横罪而名之横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隝中使還報

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横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揺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横乃與其客二人乗傳詣雒陽至尸鄉廐置横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横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横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揺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見

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禮葬横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以横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長八尺五寸項梁立楚懐王

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横陽君
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奔懐王沛公
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為韓將
将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為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說漢王
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
歸及其蠭東鄉可以争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
先拜為韓太尉将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
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後又殺之聞

漢遣信畧韓地乃令故籍游吳時令鄭昌為韓王拒漢
漢二年信畧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
昌昌降漢乃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
苛守滎陽楚抜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漢復以為韓王
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六年春上以
為信壯武北近鞏雒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
處也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
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

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仁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仁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黄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黄等屯廣

武以南至晉陽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石復破之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曰胡者全兵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已至胡騎遂解去漢已罷兵

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令王黄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陛下寛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輙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僕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

子胥所以償於吳世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穨當城生子因名曰穨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穨當及嬰率其衆降漢封穨當為弓高侯嬰為襄城侯吳楚反時弓高侯功冠於諸將傳子至孫無子國絶嬰孫以不敬失侯穨當孽孫嫣貴幸名顯當世嫣弟說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頟侯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為橫海

将軍擊破東越封按道侯太初中為游擊將軍屯五原外列城還為光禄勲掘蠱太子宫為太子所殺子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乃復封興弟增為龍頟侯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禄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户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寛和自守

以温顔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有所
建明五鳳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時
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頟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
乃絶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
為商賈常從人寄食母死無以葬乃行營高燥地令傍
可置萬家者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乃晨
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絶去至城

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劒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乃杖劒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羽為郎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

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名信拜之何曰王素嫚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

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音烏猝嗟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姁姁人有疾病涕泣分飲食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

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百姓不附特刼於威彊服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

唯獨邯欣翳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户知之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今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

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閒以故楚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

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説閼與信之下魏代漢輙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説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

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野無所掠鹵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

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出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音蔽）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嘸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

良久於是信張耳棄鼓旗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
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
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
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
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
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殺廣武君有生
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

坐西鄉對而師事之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敺市人而戰之也其勢非置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廣武君辭

曰臣聞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
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
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僕委心歸
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
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
足用願効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
之軍敗鄗下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

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内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欲舉勌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單竭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

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南之宛葉得九江王布入成皋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皋渡河獨與滕公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

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與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久戰鋒不

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

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邉楚不為假王塡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

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

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與漢王以擊楚其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語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

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名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為徳不竟名辱巳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欲

謁上恐見禽人或説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
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若欲捕我自
媚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
信持其首謁於陳帝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言狡兔死良狗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
為淮陰侯信知漢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從由此日怨望
心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
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

伍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于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嘆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

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隂使人至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發兵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病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信方斬曰吾不用

蒯通計反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何言吕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名欲亨之通至自說釋弗誅語在通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爲盜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爲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

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将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将軍印使下濟陰以擊

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乃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絶其糧於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臯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

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
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數使使召
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
為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
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
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今取睢陽
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
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

垓下項籍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

后涕泣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陳勝之

起也布乃見番君其衆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
滅陳勝破呂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引
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景
駒秦嘉等布嘗冠軍項梁聞陳涉死立楚懷王以布為
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軍彭城當是
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義為上將
軍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於河上自立
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擊秦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

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遂得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侯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陋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譙讓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
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
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
無足與計天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
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
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
人俱使淮南至太宰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
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

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淮南市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楚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

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

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士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

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

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

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

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

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

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

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叛楚與漢未敢洩楚使者在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搆獨可遂殺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

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垓下項籍死上置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至齊也陛下發步卒

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曰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乃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

謦急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音肥姓也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王怒曰女安從知之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以其書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布見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

爲將軍召諸將問布反爲之柰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爲汝陰侯滕公以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三人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筴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

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薛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户遂發兵自將東擊布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公揣之東擊荆荆王劉賈走死富陵盡刼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工外反甀丈遂反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

布相望見隃謂布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駡之遂大戰破布軍布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沙哀王使人誘布偽與俱亡走越布信而隨至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遂滅之封賁赫為列侯将帥封者六人

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

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綰常隨上下
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
項羽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
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封為長
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
王共尉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
者七人上欲王綰為羣臣觖望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
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

皆曰太尉長安侯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豨事見疑而敗豨者宛句人也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言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客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

覆案豨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黄曼邱臣所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稱病遂與王黄等反自立為代王刼略趙代上聞乃赦吏民為豨所詿誤刼略者上自擊豨破之語在高紀初上如邯鄲擊豨燕王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豨等軍破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决也今公

為燕欲急滅豨等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連和事寛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乃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豨所欲令久連兵毋決漢既斬豨其裨将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尭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

閼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吕后計今上病屬任吕后吕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綰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瘉自入謝高祖崩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

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人以東胡王降封為惡谷侯傳至曾孫有罪國除

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閒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户為列侯項籍死上以

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謚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子共王右嗣薨子靖王羌嗣孝文後七年薨無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爲列侯傳國數世絶

季布楚人也爲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計

即否頤先自剄布許之乃髠鉗布衣褐置廣栁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侍閒果

言如朱家𢬵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太后不遜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意以噲為然布曰噲可斬也夫以髙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柰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揺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

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文帝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邸留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召臣一人之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闚陛下上嘿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布辭之官辯士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聞之寄書諫

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請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黄金百觔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之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廼大悅引入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

爭為死嗇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嗇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為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傚丁公也

欒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遊窮困賃庸於齊為酒家保數歲别去而布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臧荼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廼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輙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駡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趣亨之方提趨湯布顧曰

頋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閒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

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鄃侯復為燕相燕齊之閒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布薨子賁嗣侯孝武時坐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劒學黄老術於樂鉅公為人廉直喜任俠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

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王爲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出其右者上説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舒雲中十餘年虜常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

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髠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邉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敺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

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為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主為惡而相為善也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輙休相就舘相常暴坐苑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

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勇壯為衛將軍舍人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

通志卷九十五

通志卷九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九

前漢

蕭何　曹參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子亞夫

樊噲　酈商子寄　夏侯嬰　灌嬰　傅寛　靳歙

周緤　張蒼　周昌從兄苛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酈

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蕭何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辯之何乃給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

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

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宫室縣邑輙奏上可許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輙以便宜施行上來

以聞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遯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剸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

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上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後羣臣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

撓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内侯鄂千秋時為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絶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

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賜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乃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内侯邑二千户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上以繇咸陽時何所送獨贏奉錢二乃益封何二千户十一年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信誅乃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

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名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内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説何從其計上乃大喜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

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宅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何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何因為民請曰長安地陿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

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茍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摇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

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

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謚曰文終侯子禄嗣薨無子高帝乃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嗣坐事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今其祀絶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户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則弟也薨子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史以酇户二千四百封何曽孫慶為

酇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立坐為大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後在者得元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酇户二千封世為酇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人减死論成帝時復封何元孫之子南䜌長喜為酇侯傳子至曾孫王莽敗國乃絶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之為沛公也參以中涓從擊胡陵方與攻秦

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𡰪軍碭東破之取碭狐父祈善置（置譯名也善也）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先登遷為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邱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封參為執帛號曰建成

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秦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從西次陽武下轘轅緱氏絶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陷陳取宛虜齮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從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

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
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斄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
好畤取壤鄉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
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内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
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
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内下修武度圍津東
擊龍且項佗於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

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邱王武反於外黄程處反於燕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彊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漢王乃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遬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

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㕘還圍趙别将戚将軍於鄔城中戚将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㕘以左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收著漯陰平原鬲盧已而與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将周蘭定齊郡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将軍田既韓信

為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參歸漢相印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號平陽侯除前所食邑參以齊相國從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從齊悼惠王將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

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黄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輯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

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吏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賔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

至者參輙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説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葢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從容私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毋言吾告若也窋

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相國出入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古項反一

若晝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音較）
嗣侯高后時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
軍擊匈奴覺子宗嗣有罪髡為城旦國除哀帝時封參
元孫之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户王莽時覺子宏嗣建
武中先降河北封平陽侯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
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
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

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讎以大父父相韓五世主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

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

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懐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横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成立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畧韓地得數

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自雒陽西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益為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解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項伯夜馳至沛公軍私見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

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王邪沛公曰鯫生說我距關毋内諸侯秦地可王也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郤項王乎沛公默然曰今為柰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項羽後解語在羽傳漢元年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漢王之國

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絶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絶棧道良歸至韓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絶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

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之梟将與項羽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将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将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将兵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昔湯伐桀

封其後於杞武王誅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伐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其君臣百姓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面稱伯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

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乏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覆以虎皮示天下不

復用令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令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天下不復輸積令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令乃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毋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

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與陳平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鬬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

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宫從複道音複上下有道故曰複道也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讐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

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未起之時有故怨也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

東有成皋西有殽黽背河鄉伊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

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决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
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
成侯呂澤刼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日欲易太子君
安得髙枕而卧良曰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筴天
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
所不能致者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上嫚侮士故逃
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髙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

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將往擊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

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使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也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夜立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

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慎毋與楚人争鋒因説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説引古今以死争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

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名戚夫人指視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

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歔欷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良廼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貲為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

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高帝崩
呂后德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駒之過隙何至
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薨謚文成侯良
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
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及良死并葬
黄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黄石太史公曰予以為留侯其
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云子不疑
嗣侯孝文五年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户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黄老之術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户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

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

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平懼

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仗劒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臝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修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平曰都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

盡讙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髙下而即與同
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
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
将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灌等咸讒平曰平雖美丈夫
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
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将金金多者居善處金少者得惡
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名讓魏無知無

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臣居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𮞉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釆

者頓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謝之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絶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為人恭謹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嫚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集

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亷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黄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

王果意不信鍾離眛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平得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散兵而復東其明年淮陰侯信破齊

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平躡漢王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為齊王封平以戶牖侯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

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廵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埶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

烹高帝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遂會諸
侯于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功
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絶平辭曰此非臣
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
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
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
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

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戶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帝大怒曰噲見吾病

乃幾_{音冀}我死也用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且又呂后弟呂頦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恐呂后及呂頦讒怒迺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

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傅教惠帝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即赦復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起沛入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願為

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劒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讐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吕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説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吕無所

不可太后喜罷朝陵咎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而盟諸君不在邪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乃佯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薨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

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頺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平為丞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頺於平曰鄙語云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頺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三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初立以為太尉

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文帝怪而問之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上以太尉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因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

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顓為一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獻侯子

買嗣傳至曾孫何坐畧人妻棄市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周勃沛人也其先卷人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材官引彊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於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

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定魏地攻爰戚東緡音昏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邱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襄賁音肥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

氏絶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懐德攻槐里好畤最擊趙賁内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頻陽圍章邯廢邱破西丞擊盜巴軍破之攻上邽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遇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

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復擊韓信軍於硰石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豨擊韓信陳豨趙

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圂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勲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邱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破綰軍上蘭復擊綰軍沮陽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

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其椎魯少文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非皆惠帝子呂太后以計

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廼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廼顧麾左右執戟皆仆兵罷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

皇帝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宫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入太尉往諭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濟川淮陽恒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戸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

能行丞相朕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陌額絮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徒計反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勃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謚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不相中坐殺人國除絶一年弟亞夫復為侯亞夫自未侯為河内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政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年而餓死

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視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兹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内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

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也曩者

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崩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絶其糧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

涉曰吳王素富懐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亞夫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

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飢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

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太尉官五歳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踈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上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下共擊之令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若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櫡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上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

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死後上乃封王信為蓋侯國絕一歲上乃更封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

氏後傳子建德有罪國除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元孫之子恭為絳侯千戶

樊噲沛人以屠狗為事後與髙祖俱隐於芒碭山澤間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噲求迎髙祖立為沛公噲以舍人從攻胡陵方與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東定沛破泗水守於薛西與司馬𡱈戰碭東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於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破李

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後攻圉尉東郡守尉於成武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郤敵先登斬俟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賜爵卿從攻破揚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絶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以郤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

重封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六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麾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瞋目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羽目之問為誰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

覆其盾於地上拔劍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羽未有以應之曰坐噲坐有頃沛公如廁麾噲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噲與夏侯嬰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羽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是日徵噲奔入營譙讓項羽沛公幾殆後數日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

為列侯號臨武侯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别擊西丞白水北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為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却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從攻項籍屠煮棗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黄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户以將軍守廣武一

歲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大破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户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舞陽號為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户因擊陳豨與曼邱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

東垣還為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破豨別將胡人王黄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横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黄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抵丞相之名也薊南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户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户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七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

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噲以呂后弟呂嬃爲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先黥布反時高帝甞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户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絶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

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上一日宫車晏駕則噲欲以兵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得復爵邑孝惠六年噲薨謚武侯子伉嗣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高后崩大臣誅呂須等因誅伉舞陽侯中絶數月孝文帝立乃復封噲庶子市人為侯復故邑薨謚荒侯子佗廣嗣六

歲其舍人上書言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不能為人言無人道也）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佗廣實非荒侯子下吏免平帝元始二年繼絶世封嗇元孫之子章為陽武侯邑千户

酈商髙陽人也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信成君從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雒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别將攻旬關西定漢中沛公為漢

王賜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上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眛戰受梁相國印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脱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為右丞相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郡五千戶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

以將軍為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為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别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一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帝吕后吕后崩商疾不治事其子寄字況與吕禄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吕吕禄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刼商令其子寄紿吕禄吕禄信之與出

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以誅諸吕商是歲薨謚景侯子寄嗣天下稱酈況賣友景帝時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為將軍圍趙城七月不能下欒布自平齊來乃滅趙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為夫人平原君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免上乃封商他子堅為繆侯奉商後傳至元孫終根武帝時為太常坐巫蠱誅國除元始中賜高祖時功臣自酈商以下子孫爵皆關内侯食邑凡百餘人

夏侯嬰沛人也為沛廐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水亭與高祖語未甞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為亭長重坐傷人為吏傷人其罪重告故不傷嬰嬰證之移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

攻濟陽下户牖破李由軍雍邱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
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
破之賜爵執珪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
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又擊秦軍雒
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令因奉車從攻
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
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
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

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蹳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
雍樹馳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漢王怒欲斬嬰者
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
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
魯益食茲氏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
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絶從擊代至
武泉雲中益食千户因從擊韓王信軍胡騎晉陽旁大
破之追北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祖使使厚

遺闕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户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為多賜所奪邑五百户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益千户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户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惠帝惠帝及高后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間也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

年侯入清宫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
共立文帝復為太僕八年薨謚文侯傳至曾孫頗尚平
陽公主坐與父御婢姦自殺國除初嬰為滕令奉車故
號滕公及曾孫頗尚主主隨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滕公
子孫為孫氏
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畧地至雍邱章邯殺
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
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

開封曲遇戰疾力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絶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力疾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邱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佗軍於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

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邱王武魏公申徒反從擊破之攻下外黄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以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今為校尉可為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别擊楚軍後絶其饟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

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左右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連尹一人擊王武别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為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横至嬴博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

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贏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縣名）公於假密卒斬龍且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别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入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取音趨又音秋慮音廬）徐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渡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遂降彭城

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復得亞将與漢
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将卒斬樓煩将二
人虜将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户項籍敗垓下去也
嬰以御史大夫将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将卒
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
二千盡得其軍将吏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吳郡長吳下
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
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户以車騎将軍從擊燕王臧

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絶食頴陰二千五百户號曰頴陰侯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将破胡騎将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将卒斬胡白題将一人又受詔并将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将五人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将軍先出攻布別将於相破之斬亞将樓

頻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二千五百户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户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及吕后吕后崩吕禄等欲為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而西吕禄等以嬰為大將軍往擊之嬰

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諸呂事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户賜金千斤為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嬰為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罷嬰兵後歲餘以丞相薨謚曰懿侯傳至孫彊有罪絶武帝復封嬰孫賢為臨汝侯奉嬰後後有罪國除

傅寛以魏五大夫騎將從沛公為舍人起横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武陽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寛封號共德君從入漢中為右騎將定三秦賜食邑雕陰從擊項籍待懐賜爵通徳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歴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参殘博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户除前所食為齊右丞相備齊五歲為齊相國四

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月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丞相將屯孝惠五年薨謚景侯傳至曾孫偃謀反誅國除

蘄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二人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騎長一人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

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邱擊反者王武等畧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户別之河内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

斬兵守郡一人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絶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畧地東至鄫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絶定食四千六百户為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

丞相敞破之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户凡斬首九十級虜百四十二人别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高后五年薨謚肅侯子亭嗣有罪國除

周緤息列反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為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絶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有不利終

亡離上心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户上欲自擊陳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十二年更封緤為鄘城侯（鄘音溥催反又音普肯反屬長沙）孝文五年薨謚貞侯子昌嗣有罪國除景帝復封緤子應為鄲侯（鄲音多寒反屬沛國）薨謚康侯子仲居嗣坐為太常有罪國除

張蒼陽武人也好書律歷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方版也）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

坐法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以蒼為常山守從韓信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為趙相相趙王耳及耳卒相其子敖復徙相代燕王臧荼反蒼以代相從攻荼有功封為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遷為計相專主計籍故號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為主計四歲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是時蕭何為

相國而蒼乃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漢立皇子長為淮南王而蒼相之十四年遷為御史大夫與絳侯等尊立文帝四年代灌嬰為丞相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蒼為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為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為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聲音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

程品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歴者本張蒼蒼尤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歴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黄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蒼蒼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黄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立土德時歴制度更元年蒼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為中候大為姦利上

以為讓蒼遂病免孝景五年薨謚文侯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初蒼父長不滿五尺蒼長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蒼免相後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為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歷事

周昌沛人也其從兄苛（音何）秦時皆為泗水卒吏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苛昌以卒吏從沛公沛公以昌為職志（志與幟同式異反職志主旗志也）苛為客從入關破秦沛公立

為漢王以苛為御史大夫昌為中尉漢三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苛将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羽怒亨苛漢王於是拜昌為御史大夫常從擊項籍六年與蕭曹等俱封為汾陰侯苛子成以父死事封為髙景侯昌為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畀下之昌嘗燕入奏事髙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髙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

及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上以留侯策止而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時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士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昌笑曰堯年少刀筆

吏耳何至是乎居頃之尭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所以然尭進請間曰陛下所為不樂非以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我私憂之不知所出尭曰陛下獨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尭曰御史大夫昌其人堅忍伉直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嚴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召昌謂曰吾固欲煩公公彊為

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不彊行於是徙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高祖崩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昌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怒戚夫人欲

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且亦疾不能奉詔太后怒乃使使召趙相相至謁太后太后罵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也昌既被徵高后使使召趙王王果來至長安月餘見鴆殺昌謝病不朝見三歲而薨謚悼侯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為安陽侯有罪國除初趙堯既代周昌為御史大夫高祖崩事惠帝終世高后元年怨堯前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以廣阿侯任敖為御史大夫

任敖沛人也少為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為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為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為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為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户高后時為御史大夫三歲免孝文元年薨謚懿侯傳子至曾孫越人坐為太常廟酒酸不敬國除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隊率從擊黥布為都尉孝惠時為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

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為關内侯食邑三十四人而嘉食邑五百户十六年遷為御史大夫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嘉為丞相因故邑封為故安侯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其見寵如是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

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為檄

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

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髙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

上大不敬當斬史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

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

君其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為丞相

五歲文帝崩孝景即位二年鼂錯為内史貴幸用事諸

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適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内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宫上謁自歸上至朝嘉奏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節侯傳子至孫臾有罪國除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及武帝時柏至侯

許昌平棘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以列侯繼踵齱齱初角反持忍之貌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為里監門然吏縣中賢豪不敢役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握齱好苛禮自用齱初角反握齱急促之貌苛與苛同細也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畧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

食其里中子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畧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身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輙解其冠溺其中與人言常大駡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髙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

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破秦乎沛公罵曰豎
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
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
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縱衡
時沛公喜賜食其食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
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
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今其城中
又多積粟臣知其令令請使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

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畧地食其常爲説客馳使諸侯漢二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言曰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其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

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方令楚易取而漢反郤自奪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内揺蕩農夫釋耒紅讀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埶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以定惟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閒將二

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王之漢中

而遷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則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舡而下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玩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財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

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阸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

乃亨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疥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疥為髙梁侯後更食武陽卒子遂嗣三世侯平有罪國除太史公重敘酈生之事曰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髙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

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嗔目按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髙陽酒徒也非而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髙陽酒徒也沛公擄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頋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

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
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
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
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
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
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
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為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
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

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乃夜見陳留令説之曰夫秦為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為亡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為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

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下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粤王賈至尉佗魋結箕踞見賈賈因説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

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刼畧諸侯遂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即越

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佗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槖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賈卒拜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賈為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之先造父封於趙城故亦冒趙氏鄉使秦巳并天下行仁

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孝惠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及有口者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餘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

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寳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平嘗宴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為之柰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語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十萬遺賈為飲食費賈以此遊漢廷公卿間名聲籍甚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即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為太中大

夫使尉佗去黄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語在南越傳陸生竟以壽終

朱建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即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死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貣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陸生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式芮反贈終者衣被曰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賻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毁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太后慙不可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建乃求見惠帝幸臣閎籍孺說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

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為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初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為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黨諸呂故孝文聞其客朱建為其筴使吏捕

欲治閭吏至門建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自殺為建曰我死禍絶不及乃身矣遂自剄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殺建意也乃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婁敬齊人也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祖在焉敬脫輓輅衣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

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歸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濵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乃營成周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

後世奢驕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懐徳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職貢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其徳溥也而形埶弱也今陛下起豐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籍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骸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不絶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矣且

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則亡不如都周上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

郎中猳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上自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舌得官乃今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

兵圍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冐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冐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陛下恐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

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冐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毋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以一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終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為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

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且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弗復用且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令

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服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

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鬬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

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汚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

百餘人為綿蕞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

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
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輙引去
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
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
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
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
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
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

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壹揺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

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惠帝常出游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通志卷九十六

通志卷九十七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

前漢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賈誼　爰盎　鼂錯

張釋之　馮唐魏尚　汲黯　鄭當時　賈山　鄒陽

枚乘子皐路温舒

蒯通范陽人也本與武帝同諱楚漢初起武臣畧定趙地號武信君通說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蒯通也竊閔公之將死故弔之雖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生再拜曰何以弔之通曰足下為令十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子所以不敢傳側吏反刃於公之腹者畏秦法也今天下大亂秦政不施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以復其怨而成

其名此通之所以弔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通且見而說之曰必將戰勝而後畧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以爲殆矣用臣之計毋戰而畧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死必將嬰城固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爲君計者莫若具黄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後漢將韓信虜魏王破趙代降燕定三國引兵將東擊齊未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信欲止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

止將軍乎何以得無行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之衆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度河齊已聽酈生即留之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爲欺已而亨之因敗走信遂定齊地自立爲齊假王漢方困於滎陽遣張良即立信爲齊王以安固之項王亦遣武涉說信欲與連和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欲說信令背漢乃先微感信曰僕嘗受

相人之術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而不安相君之背貴而不可言信曰何謂也通因請間曰天下初作難也俊雄豪桀建號一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襲飄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劉項分爭使人肝膽塗地流離中野不可勝數漢王將數十萬衆距鞏雒阻山河一日數戰亡尺寸之功敗滎陽傷成臯還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滎陽乘利席勝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

山而不能進三年於此矣銳氣挫於嶮塞糧食盡於內藏百姓罷極無所歸命以臣料之非天下賢聖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之時兩主縣命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

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圖之信曰漢遇我厚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通曰始常山王成安君故相與爲刎頸交及爭張黶陳釋之事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借兵東下戰於鄗北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之至驩也而卒相滅亡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

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釋之事者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過矣大夫種存亡越伯勾踐立功名而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犬亨敵國破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以忠臣言之則不過大夫種此二者宜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之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説下井陘誅成安君之罪以令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衆遂斬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

功無二於天下畧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挾不賞之功戴震主之威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竊為足下危之信曰生且休矣吾將念之數日通復説信曰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禄者闕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與不若蠭蠆之致蠚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夫功者

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亡疑臣之計信猶與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多漢不奪我齊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天下既定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謀反被誅臨死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死於女子之手高帝曰是齊辯士蒯通乃詔齊召蒯通通至上欲亨之曰若教韓信反何也通曰狗各吠非其主當彼時臣獨知齊王韓信非知陛下也且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天下匈匈爭欲為陛

下所爲顧力不能可殫誅邪上乃赦之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刼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刼中彊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

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譚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而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

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説士權變亦自序其説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永雋音字兖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論甘美而義深長也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伍被楚人也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才能稱為淮南中郎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折節下士招致英雋以百數被為冠首久之淮南王陰有邪謀被數微諫後王坐東宫召被欲與計事呼之曰將軍上被悵然曰王安

得亡國之言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蘓之臺也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於是王怒繫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小臣將爲大王畫計矣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而萬全文王一動而功顯萬世功列三王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王曰方今漢廷治乎亂乎被曰天下治王不說曰公何以言治也被對曰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也皆

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傷雖未及古太平時然亦為治王怒被謝死罪王又曰山東即有變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黄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絶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

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王曰夫蓼太子知畧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被曰獨先刺大將軍乃可舉事王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舉兵非邪被曰非也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受几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采山銅以為錢煑海水以為鹽代江陵之木以為船國富民衆行珍寶賂諸

侯與七國合從舉兵而西破大梁敗狐父奔走而還為越所禽死於丹徒頭足異處身滅祀絶為天下僇夫以吳衆不能成功者何也誠逆天違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皐者四十餘人今我令緩先要成皐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内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絶成皐之道天下不通據

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後漢逮淮南王孫建繫治之王恐陰事泄謂被曰事至吾欲遂發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畧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畧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八

九成公獨以爲無福何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皆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百人之衆起于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嚮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勝兵可得二十萬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術士燔詩書滅聖迹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濵之粟致于西河當是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

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者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多齎珍寶童男女三千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怨痛欲爲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室而七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

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爲亂者十室而八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歲陳呉大呼劉項並和天下嚮應所謂蹈瑕釁因秦之亡時而動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以成帝王之功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獨不䙡近世之呉楚乎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内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若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

上猶景嚮也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王以陳勝吳廣論之被以爲過矣且大王之兵衆不能什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願王用臣之計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絶命之書爲羣臣先身死于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王復召問被苟如公言不可以徼幸邪被

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王曰柰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
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土地廣美民徙者不足以實
其地可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及耐罪已上以
赦令除家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
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
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
士隨而說之黨可以徼幸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亦不至
若此專發而已後事發覺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

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張湯進
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江充字次倩趙國邯鄲人也充本名齊有女弟善鼓琴
歌舞嫁之趙太子丹齊得幸於敬肅王爲上客久之太
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與齊忤使吏捕齊不得收繫其
父兄按驗皆棄市齊遂絕迹亡西入關更名充詣闕告
太子丹與同產姊及至後宮姦亂交通郡國豪猾攻剽
爲姦吏不能禁書奏天子怒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

王宮收捕太子丹移繫魏郡詔獄與廷尉雜治法至死趙王彭祖帝異母兄也上書訟太子皐言充逋逃小臣苟為姦譌激怒聖朝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後雖亨醢計猶不悔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從軍擊匈奴極盡死力以贖丹罪上不許竟敗趙太子初充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許之充衣紗縠襌音丹衣曲裾後垂交輸冠襌纚音史步搖冠飛翮之纓烏羽作纓充為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

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充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充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勲中黄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入宫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

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遷爲水衡都尉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久之坐法免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大僕敬聲爲巫蠱事連

及陽石諸邑公主賀父子皆坐誅語在賀傳後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以充爲使者治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胡言不與華同言故充任使之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汚令有處詐以酒酹地也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彊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巫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既知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

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充使胡巫作而貍之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太子由是遂敗語在戾園傳後武帝知充有詐夷充三族

息夫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也少爲博士弟子受春秋通覽記書容貌壯麗爲衆所異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由是以爲援交遊日廣先是長安孫寵亦以遊說顯名免汝南太守與躬

相結俱上書召待詔是時哀帝被疾始即位而人有告
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太后及弟馮參皆自殺其罪不
明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躬與寵謀曰上無繼
嗣體久不平關東諸侯心爭陰謀今無鹽有大石自立
聞邪臣託往事以爲太山石立而先帝龍興東平王雲
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而后舅伍宏
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出入禁門霍顯之謀將行於杯
杓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事勢若此告之必成察國奸

誅主讎取封侯之計也躬寵乃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上擢寵為南陽大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是時侍中董賢愛幸上欲侯之遂下詔云躬寵因賢以聞封賢為高安侯寵為方陽侯躬為宜陵侯邑各千户賜譚爵關内侯食邑丞相王嘉内疑東平獄事爭不欲侯賢等語在嘉傳嘉固言董賢泰盛寵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

家不可任用嘉以此得罪矣躬既親近數進言事論議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諸曹已下僕遬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嘄謼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邊竟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蓺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

與跬同

轍重迹而狎至小夫愞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爲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躬又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今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溉灌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大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迺止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爲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

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彊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衆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迹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唯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

公孫禄以為中國常以忠信懐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頼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禄自保殁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躬挌禄曰臣為國家計幾先謀將然豫圖未形為萬世慮而禄欲以其犬馬齒保自所見臣與禄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羣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弟茀與孛同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

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嘉對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歷虛造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

而談說者云云動安之危（之往也搖動安全往就危亡）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譎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譎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黄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聽詔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將軍二人（將軍二人謂將軍舉二人中二千石一人耳）詣公車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

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有食之董賢用此沮躬晏之策後數日收晏衛將軍印綬而丞相御史奏躬罪過上由是惡躬等下詔免躬寵官遣就國躬歸國未有第宅寄居丘亭（丘空亭也）姦人以爲侯家富常夜守之躬邑人河内掾賈惠往過躬教以祝盜方以桑東南指枝爲七畫北斗七星於其上躬夜自被髮立中庭向北斗持七招指（招指謂或招或指所以求福排禍也）祝盜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非笑朝廷所進候星宿視天子吉

亾與巫同祝詛上遣侍御史廷尉監逮躬繫洛陽詔獄欲掠問躬仰天大呼因僵仆吏就問云咽已絕血從鼻耳出食頃死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躬母聖坐祠竈祝詛上大逆不道棄市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主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初躬待詔數危言高論自恐遭害著絕命辭其文甚悽愴數年乃死如

其文焉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從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爲美人以奮爲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爲美人故也上之姻戚居之故名其里曰戚里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舉無與比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

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奮爲九卿迫近憚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凡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按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

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牏音投 廁中受）

者身自澣洒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建
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
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内史慶醉歸
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怒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
許宗族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内史貴人入閭里里
中長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
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
思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

萬石君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爲謹愼雖他皆如是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然猶如此出爲齊相舉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傅者慶自沛守選爲太子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代趙周爲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

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温舒之屬峻法兒寛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歳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音減姓也宣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按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慚不任職乃上書歸相印乞骸骨天子

以書責之或勸慶宜引決慶懼甚不知所出遂復起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畧後三歲餘薨謚曰恬侯慶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事太子也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

綰長者善遇之及孝景立歲餘不孰何綰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劒綰曰先帝賜臣劒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劒人所施易獨至今乎施讀曰貤易換之也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劒劒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乃拜綰爲河間王

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爲建陵侯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劉舍爲丞相綰朝奏事如職所奏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景帝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中天子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

任職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酎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文帝時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歸告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武

帝即位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惟恐人之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謚信侯傳子至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文名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故不為潔清以是得幸入卧内於後宫秘戲仁常在傍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

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叔名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歐文帝時以治刑名侍太子然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爲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爲御史大夫歐爲吏未嘗言案人剸與專同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爲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郤郤之不可者不得已爲泣涕面而封

之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寵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徵以為廷尉廷尉乃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

生於是以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遑也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

水爲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其辭曰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烏虖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

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予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乎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

兮豈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

誼既爲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崪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意意合音當作臆

萬物變化固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粤棲會稽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

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揣音團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僒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翺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於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靚汜乎若不繫之舟

不以生故自保養空而浮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蔕芥何足以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乃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以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踈闊諸侯王僭儗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臣

竊惟今之事埶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埶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等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

身體之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内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無極建久安之埶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

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埶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

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
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
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
安雖堯舜不能治黄帝曰日中必熭（音衛）操刀必割今令
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
剄（工鼎反）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

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隂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髙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髙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埶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逺也髙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

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黄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

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旣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音寬

髀音陛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

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如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内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

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
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
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
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以其數償之一
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
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
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

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跖古蹠字盭古戾字言足蹠反戾不可行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跛盩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亶讀曰但倒縣而已又類辟足病音壁且病痱風病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

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皇帝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

中行說而咎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冦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標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裘其上爲乘車騎從之象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

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

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

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音輟寢戸之簾搴音騫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

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

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甚不相遠也何三代之君

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以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乃提孩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

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

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

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絶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

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

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絶惡於未萌而起敎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内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

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者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

主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

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逺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

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

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音彭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

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集詬集胡結反詬音后謂無志分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

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耳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則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

有其辠矣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

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茍就害不茍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彼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

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爲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

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蔪音芟去不義諸侯

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千移反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

南捷（鉅偃反）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既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旣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也唯陛下財幸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

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爲淮陽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

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閒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之言迺分齊爲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又還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

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爰盎字絲其父楚人也故為羣盜徙安陵高后時盎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盎兄噲任盎為郎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

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吕后時諸吕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吕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盎曰吾與汝兄善今兒乃毁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室諸公莫敢為言唯盎明絳侯

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謀反發覺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盎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寛此往事

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遠矣諸吕用事大臣顓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

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矣文帝乃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盎常引大體忼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盎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諫盎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信於是上朝東宫談參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共載於是上笑下談談泣下車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盎並車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

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慎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

入語愼夫人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濕君能日飲亡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

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盎即起說曰君爲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以益聖而今君自閉

箝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與入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絶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豫未決人有

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上乃召盎盎入見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上拜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初盎爲吳相時有從史盜私盎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亡去盎驅自追之遂以

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爲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陬卒卒皆卧司馬夜引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吾親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音帳道從醉卒直出司馬與分背盎解節旄懷之屐步行七十里明見梁騎馳去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

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以盎爲楚相嘗上書不用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盎雖居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

求爲嗣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盎心不樂家又多恠乃之棓音桰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與雒陽宋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

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説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内必從矣知所以忠孝盡上則臣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爲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亡以知事爲也臣之愚誠以爲不然竊觀上

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刼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爲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竒馭射伎藝過人絶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令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

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没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

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屮木蒙

籠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

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

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

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通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

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粤之地少陰多

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
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
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
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
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
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
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
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

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也如飛鳥走獸放於廣墅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

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為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

爲室屋具田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

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

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艸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

百十里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則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之則終身創矣

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之錯對曰臣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黄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霸長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

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平陽侯臣窋等乃以臣錯充賦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草茅誠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處于法宫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産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穀熟妖

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取人

以己內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

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非虚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辠大者罰重辠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如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

主行之暴者逆而復之不以傷國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無邪僻之行外無騫汚之名事君如此可謂直言極諫之士矣以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勢萬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

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爲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及其末塗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欲無極民力罷盡賦斂不節矜奮自賢羣臣恐諛驕溢縱恣不顧禍患

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憯刑罰暴酷輕絶人命身自射殺人天下寒心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爲制秦始亂之時吏之所先侵者貧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宗室大臣也是故親疏皆危内外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絶祀亡世爲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也今陛下配天象地覆露萬民絶秦之迹除

其亂法躬親本事廢去淫末除苛解撓寛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奴非謗不治鑄錢者除通關去塞不孽諸侯賓禮長老愛䘏少孤辠人有期後宮出嫁尊賜孝悌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士大夫求進方正廢退姦邪除去陰刑害民者誅憂勞百姓列侯就都親耕節用視民不奢所爲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數十皆上世之所難及陛下行之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詔策曰

悉陳其志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謂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賢臣

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之選也然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爲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屮茅之愚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

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内史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之内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閒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上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

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
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
疾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
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錯曰
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
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
死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
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爰盎詔召入

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

迺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之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惟上孰計之迺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

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不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為將遂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

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先（鄧先猶云鄧先生也）鄧先時免起家爲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黄老言顯諸公間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貲為騎郎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也事文帝十歲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産不遂欲免歸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

能口對響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

而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

夫人新豐道曰此至邯鄲道也使夫人鼓瑟上倚瑟而歌意悽慘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槨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

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而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按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

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矣且罪等（俱死罪也）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步侯切掬也）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啟見釋之持議平乃與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黄老言處

士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音係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乎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子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爲郎

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
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
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
鹿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
也上曰何已唐曰臣大父在趙爲官帥將善李牧臣父
故爲代相善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爲人
良說乃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豈憂匈
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

中良久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頗牧也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匹

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乃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卒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家人子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十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爲官乃以子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也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内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内河内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稱

病歸田里上聞乃召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内
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
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閨閤内不出歳
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
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
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弗能忍見士
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其諫犯主之
顔色常慕傅伯袁盎之爲人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

棄疾亦數以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嘗賜告者數終不瘉最後病嚴助

爲請告賜告者去官歸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於見黯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

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
為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
苛黯憤發駡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然必湯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
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嘗言與胡和親毋起兵上方鄉儒
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别文法湯等數奏
決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
主取容而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罔以自為功

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雖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爲右内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

上既數征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之言日益甚矣居無何匈奴渾邪王帥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亡罪獨斬臣黯民乃

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之人乎上黙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鉅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為闌

出財物如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弗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坐法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也召黯拜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彊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郎中

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内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清後湯敗上聞黯

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居淮陽十歲而卒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濮陽段宏事蓋侯信信任宏宦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爲項籍將籍死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

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聲聞梁楚閒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莊好黄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自見年少官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内史以武安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司農莊爲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

性廉又不治產卬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饋遺人不過具器食（猶今言一盤食）每朝候上間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常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於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莊爲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子就反謂受顧賃而）

載運也莊保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遷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莊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莊與汲黯列為九卿内行修潔兩人中廢賓客益落莊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賈山潁川人也祖父祛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山受學

祛所言涉獵書記不能爲醇儒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爲諭名曰至言其辭曰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内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盗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

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馳騖旌旗不橈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曽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呉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曽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内漆塗其外

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

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逄箕子

比干之賢身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蕘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

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餇（古饐字）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

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

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共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傷者不得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宫自以為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累

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

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

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貎正顔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

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

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

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絜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其後文帝

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為變先帝法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宜急令反國又言柴唐子為不善足以戒章下詰責對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其言多激切善指事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爭之路也其後復禁鑄錢云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

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曰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菟鬬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絶何則彊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

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以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

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説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守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

淮陽卒仆濟北因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埶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水章邯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吳王不内其言是時景帝少弟梁孝王貴盛亦得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

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畧忼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則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

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趙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

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蘓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蘓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腳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免於嫉妒之

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伯

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侔而三王易爲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讎彊伯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

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祇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亂之語

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吕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曽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還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埶之貴

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角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

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誠難解也以太后之尊骨肉之親猶不能止況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茅焦諫云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臣竊爲陛下危之言訖解衣趨鑊始皇下殿手接之曰先生起矣即迎太后遂爲母子如初始皇非能說其言也乃自彊從之耳茅焦亦廑脫死如毛氂耳故事所以

難者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
韓魏時有奇節吾將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
而西陽行月餘莫能為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為
如何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蓋竊自
薄陋不敢道也若子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
陽發寤於心曰敬諾辭去不過梁徑至長安因客見王
長君長君者王美人之兄也後封為蓋侯鄒陽留數日
乘間而請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故來侍也愚戇

竊不自料顧有謁也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宫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宫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絶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

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免賊春秋以爲親親之道也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爲過也以是說天子徽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主事果得不治初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守皆不行

漢既破吳齊王自殺不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記之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

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吳失與而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橈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

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淄川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亡十戸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絶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

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絶又重鎮之係絶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臣之忠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

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

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紈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絶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內乘等

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人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如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

道其珍恠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宫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黄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

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内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吳王不用卒見禽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既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

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皋字少孺乘在梁時取皋母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見讒惡遇罪室家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

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羣臣喜故臯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太子禖祝受詔所爲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初衛皇后立臯奏賦以戒終臯爲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

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音欺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骫骳骫古委字骳音被猶言屈曲也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路温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為里監門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為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為山邑

丞坐法免復爲郡吏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温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吕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賔愛

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之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

劉絕字古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煉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

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煉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音垢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

下之口廣箴諫之路埽亡秦之迹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寛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内史舉温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温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温舒從祖父受歴數天文以為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

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温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

通志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 史部

通志卷九十八上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一上

前漢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李廣孫陵 蘓建子武

衛青 霍去病李息等 董仲舒 司馬相如 公孫

弘 卜式 兒寛 張湯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 杜周子延年

延年子綏　綏弟欽

竇嬰字王孫孝文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也喜賓客孝文時為吳相病免孝景即位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

無如嬰賢召入見固讓謝稱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
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邪乃拜嬰為大將軍
賜金千斤嬰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
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嬰
守滎陽監齊趙兵七國破封為魏其侯游士賓客爭歸
之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列侯莫敢與亢禮四年立栗
太子以嬰為傅七年栗太子廢嬰爭弗能得乃謝病屏
居藍田南山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來梁人高

遂乃說嬰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爭不能拔又不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朝祇加懟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奭將軍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乃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景帝曰太后豈以臣有愛相魏其者魏其沾沾自喜耳沾沾輕薄也音瞻多易難以為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

田蚡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長陵竇嬰已為大將軍

方盛蚡為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辯有口學盤盂諸書盤盂黄帝史孔甲所作也凡二十六篇王皇后賢之孝景崩武帝初即位蚡以舅封為武安侯弟勝為周陽侯蚡新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諸將相上所填撫多蚡賓客計筴會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藉福説蚡曰魏其侯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上以將軍為相必讓魏其魏其為相將軍必為太尉

太尉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蚡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嬰為丞相蚡為太尉籍福賀嬰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嬰不能聽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無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多尚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

好黃老言而嬰蚡趙綰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乃罷逐趙綰王臧而免丞相嬰太尉蚡以栢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為御史大夫嬰蚡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埶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上以蚡為丞相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

下士郡諸侯愈益附蚡蚡為人貌侵（上聲短小也）生貴甚又以為諸侯王多長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召客飲坐其兄蓋侯王信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

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而嬰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埶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夫獨否故嬰墨墨不得意而厚遇夫也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父張孟嘗為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為將軍屬太尉請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與喪歸夫不肯隨

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讐於是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而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召固止之吳軍破夫以此名聞天下頴陰侯言夫夫為中郎將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中

諸公莫不稱繇是復為代相武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郊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埶在巳之右欲必陵之在巳之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好文學喜任俠巳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

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家居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竇嬰失埶亦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棄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排根賓客去之者不與之交通也孟康曰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孟說近之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楚俗猶謂牽引前郤為根格也史記作批根批音普結反義猶排也夫亦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夫嘗有服過丞相

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具將軍旦日蚤臨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掃張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司至日中蚡不來嬰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不宜乃駕自往迎蚡蚡特前戲許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於是夫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乃

駕往往又徐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徙坐語侵之嬰乃扶夫去謝蚡蚡卒飲至夜極驩而去後蚡使籍福請嬰城南田嬰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不許夫聞怒罵福福惡兩人有隙乃謾好謝蚡（謾猶詭也詐為好言讀與慢同）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蚡聞嬰夫實怒不予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由此大怒元光四年春蚡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之上曰此丞相事何請夫亦持蚡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閒遂已俱解夏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嬰過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隙嬰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蚡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為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

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平毁程不識不直一錢今長者為壽乃效女曹兒呫囁耳語呫音唱涉反囁音人涉反蚡謂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李廣為東宮不識為西宮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嬰去戲夫夫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夫夫欲出不得藉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迺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

居室遂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嬰愧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蚡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蚡陰事嬰銳身為救夫嬰夫人諫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嬰食曰東朝廷辨之嬰東朝盛推夫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蚡盛毀夫所為

横恣罪逆不道嬰度無可柰何因言蚡短蚡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議論腹誹而心謗仰視天俛畫地辟倪兩宮閒辟音普計反倪音吾計反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吴軍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

魏其言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淩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鄭當時是魏其復不敢堅餘皆莫敢對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語太后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且帝寧能為石人

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此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蚡已罷朝出止車門召御史大夫安國載怒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言嬰無官位版授也首鼠一前一卻也安國良久謂蚡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附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媿杜門齰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譬

如覽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蚡謝罪曰爭時急不
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讐欺
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嬰嘗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
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
上嬰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案尚書
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嬰家嬰家丞封乃劾嬰矯先帝詔
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支屬嬰良久迺聞有劾
即陽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

定不死矣乃有飛語為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謼服謝罪上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中有罪免後淮南王安謀反覺始安入朝時蚡為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宫車晏駕非大王立尚誰立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錢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特為太后故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後從睢陽嘗受韓子雜説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捍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破梁吳楚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王以至親故得自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

國反自關以東皆合從而西鄉惟梁最親為限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吴楚吴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媽鄙小縣驅馳國中欲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忠孝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

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帝言之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梁內史之

鈌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為內史竇太后聞之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勝詭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乃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

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王曰不如也安
國曰夫太上皇臨江親父子間然高帝曰提三尺劍取
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
適長太子一言之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
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
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誅
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
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

如太后宫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之即日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力也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失官居家武帝即位武安侯田蚡為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上素聞安國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遣安國大行王恢將兵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其年田蚡為丞相安國遷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

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獘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翁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

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富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

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莫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
被堅執鋭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
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
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
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
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
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
服也以為遠方絶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

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熢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

國之盛萬倍之貲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

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陰使聶翁壹為閒亡入匈奴謂單

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翁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為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

單于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聞有告之者輒還去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能及王恢等皆罷兵上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

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耆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於梁舉壺遂臧固至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使視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

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瘉復為中尉嵗餘徙為衛尉而將軍衛青等擊匈奴破龍城明年匈奴大入邉語在青傳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掠千餘人及畜産去上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是時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

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壺遂者與太史遷等定漢律歷官至詹事其人深中隱厚篤行君子上方倚以為漢相會其病卒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廣家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騎常

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帝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為騎郎將吳楚反時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為上谷太守日與匈奴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上乃從廣為上郡太守後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

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
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
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
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
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
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
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二里所止令曰
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

以我為走令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兵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為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繇是入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邉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止人人

自便不擊刀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
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
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
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
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然匈奴
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
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
使大軍伏馬邑傍而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

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

歲與故頴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
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
李将軍尉曰今将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
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将軍韓将軍後徙居
右北平死於是上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
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詔報不問廣在
郡匈奴號曰漢飛将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
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

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石建卒上召廣代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為圜陳外鄉胡

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無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若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没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自當亡賞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

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軍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

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輙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為人長猨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呐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為戲將兵乏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寛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内度不中不發發即應絃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為所傷云元狩四年大將軍

驃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為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為李廣數奇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言命隻不耦合也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將軍大將軍亦

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絶幕乃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

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
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曲
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歲終不能復對
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
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三子曰當
戶椒敢皆為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
於是上以為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
死廣死軍中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

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内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宫獵驃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

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劒斫絶纍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戸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陵字少卿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

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竒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以分單于兵無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

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

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説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

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西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

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

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頴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刄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

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去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

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責問陳步陳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輮戎

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

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為漢將步卒五千人横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

以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衛律為丁靈王丁靈胡之別種也立為王而王其人也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幷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

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見陵未得私語即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椎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默不應孰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無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

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范蠡徧遊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

穮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

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武字子卿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栘中廐監栘音移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荅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

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匃奴中緱音工緱侯反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刼單于母閼氏歸漢會武等至匃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

與戰維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劒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絶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

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
常欲因此時降武劒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
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劒欲擊之勝請降律
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
坐復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
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
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
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

尚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
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
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
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
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
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
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
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

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靬音居元反）武能網紡繳檠弓弩於靬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

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為奉車長君武兄嘉從至雍棫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孺卿武弟賢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

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宫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

陵見其至誠喟然嘆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區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反言太守已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

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言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絶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渡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衆滅

兮名已隤老母已死兮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孝武帝廟園陵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為中郎賜帛各二百疋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

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
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
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大將軍
長史無功勞為搜粟都尉光專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
窮治黨與武素與桀弘羊有舊數為燕王所訟子又在
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
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

先帝以為遺言宣帝即時名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
為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
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皇
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
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
閔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
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又以

武弟子為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

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名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

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冐姓為衛氏衛媪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冐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駡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

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名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

衛尉廣為虜所得既而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賜爵為關内侯是後匈奴仍仍頻也侵犯邊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後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戸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造謀籍兵數為邊害故興師遣將

以征厥罪令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絶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鋭之卒捕伏聽者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敺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户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畧甚衆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内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

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

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為宜春侯子不疑為陰安侯子登為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封敖為合騎侯都尉韓說

從大將軍出窴渾至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搏戰獲王封說為龍頟侯騎將軍賀從大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竇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内侯沮息如意食邑各三百户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軍翕

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内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

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貳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

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爲詹事陳掌妻去病以
皇后姊子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
受詔予壯士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
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
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户斬單于大父行
籍若侯産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户封去
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
百級封賢爲終利侯騎士孟巳有功賜爵關内侯邑二

百戸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贖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戸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乃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絶國功封騫為博望侯去

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
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
王國輜重人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
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
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
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
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
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

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而去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

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户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封破奴為從驃侯校尉高不識從驃騎將軍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人諸宿將所

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甞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

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户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雁疵為煇渠侯禽黎為河綦侯大當户調雖為常樂侯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奔於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悍捷首虜八千餘級

降與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亡患以千七百户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繇役乃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令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

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

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顔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

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
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廣自殺食其贖為
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
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
乃去單于之號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亡裨
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
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
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

于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興城不失期從至檮余山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驃騎將軍獲王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

支樓剸王伊即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封復陸支為杜侯伊即靬為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戸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戸敢二百戸校尉自為爵左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戸黄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之出塞塞閲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

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禄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日衰而驃騎日益貴幸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

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天子悼之發屬國元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子嬗嗣嬗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

後二歲冠軍侯國絶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謚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乃風白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

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封凡萬六千三百户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户并之二萬二百户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五人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蘓建皆自有傳

李息郁郅人也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歳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歳為將軍出代後三歳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歳為騎將

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内史為彊弩

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祋祤人武帝立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 元狩三年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明

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
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
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
虜十一餘萬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户其校吏有功

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封邳
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
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驃騎將軍司
馬出北地封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
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
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授業或莫見其面葢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

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甚於韶於周莫甚於勺聖王已沒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

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操持或誖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虖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

何修何飭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髙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别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隠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

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

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教化禮樂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者道雖衰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

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滞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絶此夙夜不觧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

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葢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争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縁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夀或夭

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徠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

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

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

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内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

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壊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

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下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

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禄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

受禄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飭也王者脩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舞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云非文

亡以輔德二端異馬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虖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

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牵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衆理輔徳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

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閎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

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昬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由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𤣥黄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

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禄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

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盗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

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效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内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瑑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

所闕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絶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

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于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

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録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而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牵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

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以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嘉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

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

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攷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

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

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畫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智

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

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救獘之

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厪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

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於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

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忘已以迫蹵民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

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

贍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

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粤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以

為粤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

碱砆之與美玉也王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説其意草槀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

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諍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産業以脩學著書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篇

通志卷九十八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 史部

通志卷九十八下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一下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劒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来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

陰枚乘吴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説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歳乃著子虛之賦會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来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卭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請司馬長卿長

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往迎相如相如
為不得已而彊往一座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
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
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
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
文君竊從户窺心說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
令侍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
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不材我不

忍殺一錢不分也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卭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卭盡賣車騎置酒舍乃令文君當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令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相辱如此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

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主天子田獵犬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

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姹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掩兎轔鹿射麋格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

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睹也又烏足以言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葢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律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

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瑊玏元厲磏石武夫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蘪蕪諸柘巴且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阤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析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盧奄閭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夫容蔆華内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柟豫章桂椒木

蘭櫱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芳芬其上則有宛雛孔鸞
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元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
剸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駮之駟乘雕玉之輿
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
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孅阿為御案節未舒
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
騏倏胂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電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
洞胷達掖絶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

弭節徘徊翺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紛紛裶裶揚袘戌削蜚襳垂髾扶輿猗靡翕呷萃蔡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於是乃羣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上於金隄揜翡翠射鵔鸃微矰出孅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玄鶴加怠而後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

翠帷建羽蓋罔毒冒釣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
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琅琅礚
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
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
陽雲之臺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為娛臣
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
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王悉境內之士

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陼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勃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

以湯谷為界秋田于青丘仿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
九其於胷中曽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
鳥獸萬端鱗崪充牣其中者不可勝紀禹不能名禼不
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
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
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
為財帛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
也令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隃限越海而田其

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㫒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委蛇經營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州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壄

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湧彭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盭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隊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急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佪翯乎滈滈東注大湖衍溢陂池於是蛟龍赤螭䱭鰽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

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藂積乎其中鳿鷛鵠鴇駕鵞屬玉交精旋目煩鶩庸渠箴疵鵁盧羣浮乎其上汎淫氾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嶄巖參差九嵕嶻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嶊崣崛崎振谿通谷蹇産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别隝崴磈㟪廆丘墟堀礨隱轔鬱㠥登降施靡陂池貏豸允溶淫鬻散渙夷陸亭臯千

里靡不被築揜以緑蕙被以江離糅以蘼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持若蓀鮮支黄礫蔣芧青薠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汜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虖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庸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氷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

駒騄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驘於是乎離宮别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壁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嵕築堂絫臺增成巖突洞房頫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僤於西清靈圉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磐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嶫刻削崢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磷赤瑕駮犖雜臿其間鼂采琬琰和

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榛枇杷橪柿亭奈厚朴梬棗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列乎北園貤丘陵下平原揚翠葉扤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耀鉅野沙棠櫟櫧華風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踈落英幡纚紛溶萷蔘猗柅從風藰莅芔歙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柴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累

輯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亡窮於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玃蝚獑胡縠蛫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杪顛隃絶梁騰殊榛捷垂條掉希間牢落陸離爛漫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遊往来宫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宫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横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江河為阹泰山為櫓車騎靁

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鶡蘇袴白虎被斑文跨壄馬陵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弄解廌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夐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

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埶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猋乘虛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鵷雛揜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揜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畧鈞獵者之所獲徒車之所閵轢騎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不被創刃而死者

它它籍籍填阬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荆吴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隂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

夫青琴虙妃之徒絶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嬛嬛嫵媚孅弱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恤削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

農郊以贍氓隷隤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遊乎六藝之囿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翺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

天下大說鄉風而聽隨流而化卉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羡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繇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逡巡

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亡是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雲夢所有甚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僰中發巴蜀卒吏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賞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

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
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
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
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
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
為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世傳土地於子孫事
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

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屮而不辭也今
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
至愚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
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
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
者所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
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
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

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意毋忽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莋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莋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通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

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乃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畧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靈山道橋孫水以通邛莋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

亦以爲然相如欲諌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爲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諳令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罷二

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
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
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莋西僰之與中國
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
并意者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
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
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
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

為大夫粗陳其畧葢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躖拘文牽

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説云爾哉必將崇論谹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内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横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父兄不韋幼孤為奴虜係絫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令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柯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留爽暗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

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
夷繼周氏之絶業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
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
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
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
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
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

之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
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
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故其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
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時天
子方好自擊熊豕馳逐壄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
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虛前則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憂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旤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

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絫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
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
賦以哀二世行失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曽宮
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
谾谾兮通谷豁乎谽谺汩淢靸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
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
石瀨弭節容與兮歴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
讒不寤兮宗廟滅絶烏乎操行之不得墓蕪穢而不修

兮魂無歸而不食相如拜為孝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神僊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閒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曽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逼隘兮竭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紫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修竿兮總光燿之采旄垂旬始以為幓兮曳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兮

又猗抳以招搖攬攙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
眇以元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畧委麗
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
折隆窮躩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
以孱顔跮踱輵螛以軌麗兮蜩蟉偃寋怵臭以梁倚糾
蓼叫奡踏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趭莅颯卉歙猋
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絶少陽而登太陰兮
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横厲飛泉以正東

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矞皇厮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祝融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後行屯余車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轕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紛挐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

洞出鬼谷之崛礨嵗魁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絶浮渚涉流沙奄息葱極氾濫水娭兮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時若曖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宫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閬風而遥集兮亢烏騰而壹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矣雖濟萬

世不足以喜回車朅来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咀噍芝英兮嘰瓊華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騁游道而修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元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嵺廓而無天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

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聽逖者風聲紛輪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

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攺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龎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順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繦褓而崇冠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

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汋
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
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横流武節焱逝邇陿游原迥闊泳
末首惡鬱没闇昧昭晰昆蟲闓懌回首面内然後囿騶
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
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黄乘龍於沼鬼神接靈
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
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

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攘之道何其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液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葢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嗛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

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以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於是天

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氾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兹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葢未嘗有宛宛黄龍興
德而升采色元耀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
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埶
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故曰
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
顧省厥遺此之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
中岳封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
與五公子相難屮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公孫弘字季齊菑川薛人也少時為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説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葢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

沿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

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

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逺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逺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令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

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名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

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

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

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
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
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
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
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
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說之
一歲中至左内史弘奏事有不可者不肯庭辯嘗與主
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

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

夫而為布被自九卿已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五年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以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户封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脱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禄皆以給之家無所餘

然其性意忌外寛内深諸嘗與弘有隙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之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塡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令諸侯有畔逆之計此皆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

乎勇知斯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
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
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
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
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
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因賜告牛
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

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
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
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惟慶以惇謹復終相
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坐
法失侯元始中修功臣後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
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户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
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

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産式輒復分與弟者數矣時漢方用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使者曰苟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

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貧民大徙皆卬給縣官無以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財半助邊乃賜式繇外四百人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名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蹻而牧

羊歲餘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牧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最上以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吕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愧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彊國不犯之道也臣願與子男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上賢之下詔優奬式賜爵闗内侯黄金四百斤田一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

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算可罷上由是不說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寬為人温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懦於武

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寛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主司公廨牛羊）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寛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寛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寛與語乃奇其才以為掾上寛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寛上曰吾故聞之久矣湯由是

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尚書一篇上說之擢為中大夫遷左内史寬既治民勸農桑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内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

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絶課更以最上由此愈竒寛及議欲放古廵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竒其書以問寛寛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嚮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儀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

事宜而為之節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
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
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
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
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絶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泰一六律五聲
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

下幸甚將建太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亨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寛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寛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寛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夫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寛為之乃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

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
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居位九年以官卒
張湯杜陵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鼠盜
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
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
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
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
見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椽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

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禹志在奉公孤立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没乾音干乾没者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没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内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

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奏先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摧謝鄉上意所便必引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罪常釋閒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監掾史某所為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户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

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
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
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
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
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
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其治獄所
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由是益尊任遷御史大夫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卬給縣官縣官空虛湯承上旨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已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舍視其隆貴如此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

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宮間天下寒心數月吳楚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月使藩臣不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上作色

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乃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讋湯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為大吏而甲所以責湯行義有烈士之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薦數猶簡閱也數音色主反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弗平乃使人上飛變告文姦

事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
從迹安起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
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
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
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
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
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謁
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

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内史邊通學短長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

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部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

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陛下幸置位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産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嬴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無椁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

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比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令遷光禄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光禄勲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軍光禄勲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

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

惟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禄勲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㨿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繼大將軍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為衛將軍兩宫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

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歳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内憂矣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顔色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寖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内無間每定大政已决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来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絶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

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為光禄勲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自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

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嵗餘上閔安世年老復
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
賔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而宣
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内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
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
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語在宣紀賀聞
知為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絶止以為少主在上
不宜稱述曽孫及宣帝立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

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硯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為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鬬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

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禄詔都内别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伎作事内治産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内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不許復彊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

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已歴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别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户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户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户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

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且死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公主元帝妹也）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私官皇后之官也）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絶常從為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鬬雞

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以過放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内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彊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

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宫中皆犇走伏匿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隂陽之咎為臣不忠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内之心上不得已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

中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絶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

千秋戰鬬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已来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惟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貴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之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杜陵安世武

昭宣世輒隨所事帝徙處其陵凡三徙復還杜陵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所論殺甚多奏事中意任用與減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周少言重遲而内深次骨宣為左内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候司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

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増加十有餘萬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

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始周為廷尉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治皆酷暴惟少子延年寛厚云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以

聞禁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
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
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
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
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為桑遷
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為隨者也即
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
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

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吴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吴言恐光不聽千秋即名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吴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吴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名二千石以下外内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抵吴為不道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

素行也至擅名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令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讙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

儉約寛和順天心説民意年歳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搉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満歳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末寢疾徴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曽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曽孫徳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即位襃賞大臣延

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户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户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軍韓増御史大夫蔡誼功比頴隂侯灌嬰太僕杜延年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皆封侯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訾數千萬光薨後子禹

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
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
死官奴婢乏衣食延年坐免官削户二千後數月復召
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上
以璽書讓延年延年乃選用良吏捕擊豪彊郡中清靜
居歲餘上使謁者賜延年璽書黄金二十斤徙為西河
太守治甚有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
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内平延

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軍擊匈奴還為諫大夫遷上谷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官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

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惟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别欽惡以疾見詆乃為小冠高廣財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為人深博有

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太将軍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徳理内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徳不厭女徳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髙年書云或四三年言失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

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上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以為言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

女弟司馬君力與欽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三垂蠻

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宫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宫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宫殿中此必適妾将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退舍以陛下聖明内

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揺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饔膳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嵒穴大臣怨於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佚豫

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上盡名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虫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已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

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乏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主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

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如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

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絶世填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王之舅也權重於秦威震鄰國有旦莫偃伏之憂心不介然有間然范雎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開一朝之說而穰侯就封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三事之迹相去各數百歲若合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放武安

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説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鳯專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寤召見章與議欲退鳯鳯甚憂懼欽令鳯上疏謝罪乞骸骨文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鳯亦不忍廢復起鳯就位鳯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説之曰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也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于齊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況將軍之於主上主

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息變異之意莫有將軍
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不遣書稱公毋困我唯將軍不
為四國流言自疑於成王以固至忠於是鳳復起視事
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死詔獄章既死衆庶寃之
以譏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
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
有所言也如是則塞爭引之原損寛明之德欽愚以為
宜因章事舉直言直諫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往

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支屬至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帝時覺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淳于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

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
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
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甍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
厚更相稱薦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鄣塞前過不為
陛下廣持平例又無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報睚
眦怨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坐長者歸
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就國耳非
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

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史宏奏隆前奉使欺謾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知也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詆欺奏免咸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

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禄勲許
商被病殘人皆但以附從方進嘗獲尊官丹前親薦邑
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幸賴陛下
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
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
也二者皆在大辟重於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
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厚排擠英俊託公報私横厲無
所畏忌欲以熏轑天下天下莫不望風而靡自尚書近

臣皆結舌杜口骨月親屬莫不股栗威權泰盛而不忠信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不以尉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鯁之臣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譖訴故許后被加以非罪誅破諸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産兄姊紅

陽侯立及淳于氏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可畏
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雄惑
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内尤不可不愼陛下初即位
謙讓未遑孤獨持立莫可據仗權臣易世意若探湯宜
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
出誠國家雄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塡天下此
人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吕欲危劉氏賴有
高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業又言宜

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言宜尊
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宏誤朝
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合指施
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遷上黨
都尉會司隸奏業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哀帝崩
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合浦業以前罷
黜故見闊畧憂恐發病死業成帝初尚帝妹頼邑公主
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謚

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通志卷九十八下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九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二

前漢

張騫 李廣利 司馬遷 嚴助 朱買臣 吾邱壽王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東方朔 公孫賀 劉屈氂 車千

秋　王訢　楊敞弟惲　蔡義　陳萬年子咸　鄭弘　楊

王孫

張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

月氏𤇍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

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廼募

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

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

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予妻

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太子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於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

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語具西戎傳中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音篤一名天

篤則浮屠胡是也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以義屬之則廣地

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乃令因蜀犍為發閒使數道並出出駹出莋出從邛出僰音蒲北反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漢使見閉於夷南方閉嶲先藥反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滇音顛其國出馬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數擊匈奴

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爲博望侯是歲元朔六
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
奴圍李將軍軍多失亡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
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
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
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
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
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兠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

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翖侯抱亡置草中傅父猶傅母也布就名也翖侯官名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也翖與翕同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音先得反西城國名也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北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

事匈奴匈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語在西戎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

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足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騫卒後歲餘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

以通西北國因發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條支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巂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

南夷傳自騫通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絶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少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

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責怨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攻刼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胡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説而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

方數巡狩海上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大角氐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奇戲歲增變甚盛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去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從行之微者）率進孰（進美語也）於天子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

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有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且往往而絶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中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

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廼以李廣利為將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

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

士卒財有數千皆飢罷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

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

乎引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

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

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後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

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夏漢亡浞野

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

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絶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為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扞寇盜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疋驢槖駞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徙水從他道流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

休屠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糒乾飯音）備

轉運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

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

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

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

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

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

已憂困圍其城攻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

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我居内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計以為求誅首惡者毋寡毋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攻郁

成急郁成窺知申生兵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今生將卒失大事欲殺莫適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疋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録其過廼下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徙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絶大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伐勝大宛頼天之靈從泝河山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積士大夫徑度獲

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趙弟為新畤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兵敗降匈奴為單于所殺

司馬遷字子長司馬氏自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宣王時官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隨會奔魏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以傳劒論顯蒯聵其後也在秦者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

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為秦王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元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毋懌毋懌為漢市長毋懌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誖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

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隂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隂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

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小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君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

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
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
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
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
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飯土簋歠土刑糲粱之食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

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絶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剸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

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款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黑白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

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阸困蕃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

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父於河雒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載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大也

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今漢興海内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爾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紬音胄謂綴集也鐀與匱同五年

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記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攘古讓字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三王

而巳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

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巳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

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巳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虙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

有國者耻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迺喟然而嘆曰是余之辠夫身虧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黄帝始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六十九列傳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絶業

周道既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自曹參薦蓋公言黄老而賈誼晁錯明申韓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纂與撰同其職曰於戲音嗚呼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

觀衰論考之行事略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歴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六十九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蓺成一家言恊六經異傳齊百家雜語藏之

名山副在京師以竢後聖君子第七十遷之自叙云爾自此前皆其自叙之辭自此後乃班氏作傳語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没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陋鄙非遷本意也師古曰序目本無兵書張云亡失此說非也遷遭李陵事下腐刑事在陵傳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書責以古賢臣之義遷報之曰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

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從東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

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利欲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

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忼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竒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禄以為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

陪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隷在闒茸之中乃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賔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

也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分别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横挑彊胡卬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

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弮冐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

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為壹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

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佴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

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摇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埶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槍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埶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

彊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財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埶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財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

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

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欝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徒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

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
邪故且從俗浮湛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
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雕瑑曼
辭以自觧無益於俗不信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
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遷既死後其書稍出
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至王
莽時求封遷後為史通子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或言族家子也郡舉賢良

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邱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公孫弘起徒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閤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詘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邱壽王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

根持論上頗俳優畜之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大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

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乏匱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新附遠者懷德天下懾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

削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巳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

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

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

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不及夕臣

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内外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千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

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内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

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其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絍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雎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

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詐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倖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王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扆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

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
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
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
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鄣蔽人
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
兵遂出未踰領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
上嘉淮南王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於

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
即遣太子嬰齊隨助入侍助還天子又使助諭淮南王
以發兵之指及閩王隕命南越委質事効於是淮南王
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狂
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誠不勝
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助侍燕從容
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所辱上問
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

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横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絶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為助出

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

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為罷敝中國上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

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
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
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
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
與俱進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拜
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
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飲
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戸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縣長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

報復馬居嵗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横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上弗為禮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贑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黄門上不許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會東都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郎尉不復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登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

廢盜賊從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言其狀後徵入為光禄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輙伏辜免脱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埶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

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周室衰微上無明主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内抏盡也敝巧詐並生是以智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隳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盗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盗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陛下昭明德建

太平舉俊才興學宫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内日化方外嚮風然盗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盗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

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藏於甘泉宫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羣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太於太王成於文武顯

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
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
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
至珍祥畢見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
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
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黄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横術晚乃學易春秋
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閒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

貧假貣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
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乃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
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
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匃
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
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
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
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

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争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六國海内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

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黄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盖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

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道侵歐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

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乃拜偃樂安皆為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

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幷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内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

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横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賔客棄我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内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

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内有淫失之行上拜偃

為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賔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

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賔客不我内門今吾相齊諸君迎

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絶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

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乃自

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

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中不敢發及其為齊相

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

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刼其王令自殺
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刼齊王令自殺上
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
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
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孔
車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

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

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

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民動者土崩之埶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埶而已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絶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

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嚴安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之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離

本徼末姦軌浸長犯法者衆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之欲然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敎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及其衰也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匡正海内五伯既没諸侯恣行是以

田常簒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合從連衡車馳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并吞天下號稱皇帝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黎民得免於戰國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内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法令嚴苛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

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逌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埶起閭巷

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

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鍛𫓧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後以安為騎馬令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祀五時獲白麟一角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輙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羣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

伏𦙍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
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袵是澤
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
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禄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内矣履
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
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
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
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

聖思於勤成専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宫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卯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盖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内附示無外也若此之

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袵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
斯拱而竢之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
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
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
害法至此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
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
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

會之事安危之埶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巳之宜令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藏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埶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

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偃巳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之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

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當發使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横草之功得列宿衛食禄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鋭當矢石啟前行下郎反駑下不習兵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竒軍對擢為諫

大夫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王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填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

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

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緜之麗密羮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畧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巳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

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焠其鋒越砥斂其咢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篲氾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膝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

之凉者不苦臧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煥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是以嘔喻受之開寛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

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離蔬釋蹻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蝤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

稷契皐陶伊尹吕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逄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俟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

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呴嘘呼吸如僑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襃對及之上令襃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襃等放獵所幸宮館輙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滛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

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若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

失召待詔金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戸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絶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漢輙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初二十餘年間凡六反至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輙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

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
内屬為郡乆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
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臣幸遭明盛之
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
聖之盛者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
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
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曁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
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

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絶頼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脩文則斷獄數百民

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

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朽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

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為郡北郤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

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

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
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
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切以往者羌軍
言之暴師曽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
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
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
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
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

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有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動搖捐之議是上乃從之乃下詔罷珠厓郡令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

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與曰縣官嘗言興瘉
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
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
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
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期思侯並可為諸曹皆
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為兾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
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興曰
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

之令欲進第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
共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
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
門宜賜爵關内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
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
氏之孝事師有顔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
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
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諍臣則汲

直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絶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懐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髠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輙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

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禄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

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

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跂跂行貌脈脈視貌揚雄方言云在澤者為蜥蜴蜥先歷反蜴余赤反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榜擊也音步行反朔不能中臣賜帛乃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寠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寠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圜象寠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蔦之寄生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寠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在

盌下輒改前覆守宮盂下為盌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銜窶數也盌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盌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音暴痛切而叫呼也又音步高反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音口豆反烏哺子而活者故曰鷇生而自哺者曰雛尻益高者鶴俛啄也俛音免啄音竹

敕反鳥背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齟音側加反塗音丈加反亞音烏加反狋音五伊反吽音五侯反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

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劒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黄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乃出
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兎手格熊羆馳
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
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
者數騎見留乃示以乘輿物久之乃得去時夜出夕還
後齎五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
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
指乃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内史發小民共待

會所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
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為道遠勞
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
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
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
左右内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邱壽王奏
事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静慤天表
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

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産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而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棃栗桑麻

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絶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虚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懐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

之與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黄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

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

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乃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

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内為人温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袁叔者袁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

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袁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説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黄金百斤為袁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

之禮備臣妾之儀列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埽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

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為主人翁飲大驩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蹵鞠劒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驩樂之

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騖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偃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

憚柰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簒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黄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

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

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顔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

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論當世臣伏覩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巳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為衛尉皐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贛使外國顔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龍逢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般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

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蘧伯玉為太
傅孔父為詹事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王慶忌
為期門夏育為鼎官羿為旄頭宋萬為式道候上乃大
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
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
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臿齒
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頤結股脚連脽尻遺蛇其跡行

步倡旅臣朔雖不肖尚無此數子者朔之進退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内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

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説行馬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倉廩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慴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

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絶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

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

處士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内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聲音哉繇是觀之譬如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

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又設非有
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
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
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
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
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
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兹
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生取之

蓋懐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

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
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絕無
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
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
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
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
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阤國家為虛放
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

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

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寛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

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

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内藏振貧窮存耆老䘏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内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灾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

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栢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景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十餘篇賀少為騎士從軍數有功自武帝為太子時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

歲以車騎將軍從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窌侯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遂代石慶為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

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賀子敬聲代賀為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宗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

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語在江充戾園傳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不知其始所以進公孫賀誅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以涿郡太守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屈氂為澎侯其秋戾太子為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府屈

麾挺身逃亡其印綬是時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為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既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宫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無將太子亦遣使者

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賔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已裝會侍郎莽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黄旄加上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

萬人血流入溝中丞相附兵浸多太子軍敗南奔覆盎
城門得出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
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
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
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
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節懐
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反將
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矣大

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為重合侯建為
德侯成為秺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
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
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
語在太子傳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
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與廣利辭決廣利曰願君侯早
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
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

子妻故共欲立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有司奏請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千秋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

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

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欲下之吏良久乃貰之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慰安衆庶乃與御史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養志和神為天下自虞樂上報曰朕之不德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樂之聽

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轉至未央椒房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脫不止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甚何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有復言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光車騎

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無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

議起馬千秋為相十二年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
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宫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
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盗
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為國
家興榷筦之利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
官桀等謀反遂誅滅

王訢濟南人也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為被陽令武帝末
軍旅數發郡國盗賊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

捕盜賊以軍興從事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郡國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寛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訢徵為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宮館馳道修治供張辦武帝嘉之駐車拜訢為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為御史大夫代車千秋為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謚曰敬侯子譚嗣以列侯與謀廢昌邑王

立宣帝益封三百戸薨子咸嗣王莽妻即咸女莽簒位
宜奉氏以外戚寵自訢傳國至元孫莽敗乃絶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為軍司馬霍光愛厚
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
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
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
不得侯後遷御史大夫代王訢為丞相封安平侯明年
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

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即位月餘敞薨謚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千五百戶忠弟惲字子幼以忠任為郎補常侍騎惲母司

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
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為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
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
皆封惲為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
用給文書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或
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
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
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

罪過輙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絶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宫殿之内翕然同聲由是擢為諸吏光禄勲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隂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

長樂相失卒以是敗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
即位拔擢親近長樂嘗使行事肆宗廟還謂掾史曰我
親面見受詔副帝肆秺侯御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
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髙昌
侯車奔入北掖門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
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
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卯
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

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殠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肖君大臣為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

今耳古與今如一卬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也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絶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昬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之亂

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為訞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餘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知畧士也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

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
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
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
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
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
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
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
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乆矣

懐禄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横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没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産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歳時伏臘烹

羊炰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
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
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
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褎低卬頓足起
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
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
之人衆毁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
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與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覩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為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為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

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即曰縣官實然蓋司隷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為庶人召拜成為郎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元成京兆尹張敞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内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為義買犢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為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為光禄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為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為丞相封平陽侯又以定策

安宗廟益封加賜黄金二百斤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扶夾乃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茍用可顓制者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為人主師當為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也義為相四歲薨謚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内行修

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

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讇也萬年乃不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内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減死髡為城旦因廢成帝初即位大將軍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州刺史奏

使稱意徵為諫大夫復出為楚内史北海東郡太守坐
為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為南陽太守
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輙論輸府以律
程作司空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脱鉗釱衣服
不如法輙加罪笞督作劇不勝痛自絞死者歲數百千
人久者蟲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
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然操持
掾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

即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執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絶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滞於郡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竟徵入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沒入辜榷財物官屬及諸中宮黄門鉤盾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為少府三歲與翟

方進有隙方進為丞相奏咸前為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兄昌字次卿亦好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為太原涿郡太守弘為南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為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不如弘平

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京師稱之代帝元成為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嬴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乃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

慮進近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裳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臝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

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為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為匱葛藟為緘其穿下不亂

泉上不泄殯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為也祁侯曰善遂羸葬

[seal]

通志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三

前漢

霍光禹 金日磾賞 欽 敞 趙充國 辛慶忌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雋不疑 疏廣受

于定國 于公 薛廣德 平當 晏 彭宣 王吉 駿 貢禹

兩龔 鮑宣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絶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

舍去病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
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
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為中孺買田宅奴婢
而去還復過焉乃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
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
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
甞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為江充所敗而燕
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

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廼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

襲尊號是為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壹決於光先是
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時光
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録武帝病封璽書帝
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
侯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天水人字
稚叔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
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責王莽莽酖殺忽光
為人沈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䫇每

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為桀子安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内安女後宫為倢伃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輙入代

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内行不脩幸
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幸依國家故事以列
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
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
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
並為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
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
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

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

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
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其書詐也將軍亡罪
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
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
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
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
譖光者上輙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
有譖光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長公主置

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光元年昭帝崩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

為九江太守即日受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

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劔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其難於是議

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内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黄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内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迺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

侍守王光勑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縶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廼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

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禄大夫臣遷臣畸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梁臣長幸臣夏侯勝太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

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

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禄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内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内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内敖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

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髙昌奉黄金千斤
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内昌邑樂
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内泰壹
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厨三
太牢具祠閤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
驅馳北宫桂宫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
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宫人蒙等淫亂詔掖庭
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

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
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旄以赤
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
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
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
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為常獨夜設九賓
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
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

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

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繇不孝出之絶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於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廼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

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絶於天臣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屛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戸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反誅其子

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馬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

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為孝宣帝明年下
詔曰夫襃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
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
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户與故所食邑凡二萬户賞賜前
後黄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
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
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
西宫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

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
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
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
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光病上為
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户以封兄孫奉
車校尉山為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
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
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

石治莫府冢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棺也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藏椁十五具以柏木黃心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便房小曲室也東園溫明東園造比器形如方漆桶開一面以鑑置其中懸尸上大歛并蓋之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柩以轀輬車車有窗閉之則轀開之則輬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為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天子思光

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餘年輔孝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定萬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禹既嗣為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塋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

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皆名館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
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
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綵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
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
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
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
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期度宣帝
自在民間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

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
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耶
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御史為
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
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
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
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微時許妃
為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

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語在后妃傳始許
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侍疾亡狀不道下獄吏薄問急
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
會奏上因署衍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
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
為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出為安定太
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
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使光長女壻

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禄勲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禄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宫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禹為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候問禹曰我何病縣官謂天子也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

省死宣見禹恨望深乃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壻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俱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今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為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涕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

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説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其言絶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

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耶顯恐急即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為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

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
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巳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寛
仁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
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交通
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
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為讓山禹等甚恐顯夢
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
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鴞

數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古者宮室高大則通呼為殿非止天子宮中也雲尚

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

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讙來捕禹舉家憂

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欲令太

后為博平君置酒博平君宣帝外祖母也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

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

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

山又坐寫秘書顯為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

罷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數千家上乃下詔曰乃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為大逆欲詿誤百姓賴宗廟神靈先發得咸伏其辜朕甚悼之諸為霍氏所詿誤事在丙申前未發

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言無入霍氏禁闥卒不得遂其謀皆讎有功封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太盛

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輙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為上客邪主

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説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馬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

為光置守冡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户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始中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音除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

母閼氏弟倫俱没入官輸黄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
武帝游宴見馬後宫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
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
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竒焉即日賜湯
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禄大夫日磾既
親近未甞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
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
上聞愈厚焉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

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上皆愛之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宫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初莽何羅本姓馬明德后惡其先有反易曰莽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

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上知太子寃𢌿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謀為逆日磾視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幸林光宮甘泉一名林光日磾小疾卧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廁心動立入坐内户下須臾何羅褏白刃從東箱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

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胡頸也捽捽兀反）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秺（丁故反）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

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畧同年共卧起賞為奉車建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宣帝立賞為太僕霍氏有事萌芽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為光禄勲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絶世封建

孫當為秺侯奉曰磾後初曰磾所將俱降弟倫字少卿為黄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子安上始貴顯封侯安上字子侯少為侍中惇篤有智宣帝愛之頗與發舉楚王延壽反謀賜爵闗内侯食邑三百户後霍氏反安上傳禁門闥無内霍氏親屬封為都成侯至建章衛尉薨賜冢塋杜陵謚曰敬侯四子常敞岑明皆為諸曹中郎將常光禄大夫元帝為太子時敞為中庶子幸有寵帝即位為騎都尉光禄大夫中

郎將侍中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為園郎敞以世名
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為奉車水衡都尉至衞尉敞為
人正直敢犯顏色左右憚之唯上亦難焉病甚上使使
者問所欲以弟岑為託上召岑拜為使主客敞子涉本
為左曹上拜涉為侍中使侍幸綠車載送衞尉舍須臾
卒敞三子涉參饒涉明經節儉諸儒稱之成帝時為侍
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哀帝即位為奉車都尉至長
信少府而參使匈奴為匈奴中郎將越騎校尉關內都

尉安定東海太守饒為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皆侍中諸曹將大夫而涉之從父弟欽舉明經為太子門大夫哀帝即位為太中大夫給事中欽從父弟遷為尚書令兄弟用事帝祖母傅太后崩欽使護作職辦擢為泰山弘農太守著威名平帝即位徵為大司馬司直京兆尹帝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為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為金氏友徙光祿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侯時王莽新誅平帝外家衛氏召

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爲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
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厲平帝而外塞百姓之議欽與族
昆弟秺侯當俱封初當曾祖父日磾傳子節侯賞而欽
祖父安上傳子夷侯常皆亡嗣國除故莽封欽當奉其
後當母南即莽母功顯君同産弟也當上南大行爲太
夫人大行官名欽因緣謂當詔書陳日磾功亡有賞語當名
爲以孫繼祖也自當爲父祖父立廟賞故國君使大夫
主其祭時甄邯在旁庭叱欽因劾奏曰欽幸得以通經

術超擢侍帷幄重蒙厚恩封襲爵號知聖朝以世有為
人後之誼前遭故定陶太后背本逆天孝哀不獲厥福
乃者呂寛衛寳復造姦謀至於反逆咸伏厥辜太皇太
后懲艾悼懼逆天之咎非聖誣法大亂之殃誠欲奉承
天心遵明聖制專壹為後之誼以安天下之命數臨正
殿延見羣臣講習禮經孫繼祖者謂亡正統持重者也
賞見嗣日磾後成為君持大宗重則禮所謂尊祖故敬
宗大宗不可以絶者也欽自知與當俱拜同誼即數揚

言殿省中教當云云當即如其言則欽亦欲為父明立
廟而不入夷侯常廟矣進退異言頗惑衆心亂國大綱
開禍亂原誣祖不孝罪莫大焉尤非大臣所宜大不敬
秺侯當上母南為太夫人亦失禮不敬莽曰太后下四
輔公卿大夫博士議郎皆曰欽宜以時即罪謁者召欽
詣詔獄欽自殺邯以綱紀國體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
封千戶更封長信少府涉子右曹湯為都成侯湯受封
日不敢還家以明為人後之誼益封之後莽復用欽弟

遵封侯歷九卿位日磾本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為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後徙金城令居（令音零）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畧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

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乃與壯士百餘人潰圍
陷陳貳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
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為中
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
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
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
大將軍霍光定策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蒲類
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大發

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為寇亡者題餘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邉九郡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禄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音憐豪言願得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埶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

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政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苦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阬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

零相直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者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口賢反）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

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亡所信
鄉遂劫畧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
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亹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
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充
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
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曰將軍度羌虜何如
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遥度臣願馳
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輙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十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

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
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
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
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壹鬬而死可得邪充國
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
兵至令居虜並出絕轉道卬以聞有詔將入校尉與驍
騎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閒虜通轉道津度初罕幵
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

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題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畧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

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虚埶不可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

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
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
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
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
稍引去逐水屮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
以絶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
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
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

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絶西域其郡
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刧畧故臣愚冊欲捐
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
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
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
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
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
守武賢為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勅讓充國

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
幵羌羌人當穫麥已逺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為酒泉燉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
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
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
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坼裂也音軍瘃寒創也音竹
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
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

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
婼月氏兵四千人婼兒遮反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
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
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
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
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印將胡越佽飛
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
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不敢戰者凶

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幵豪彫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

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
而今罕羌欲為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
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
之道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畔故與罕幵解
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
愚以為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

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

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
令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
寅璽書報從充國計馬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
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
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
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
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
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

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復還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脚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鋭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

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

三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未決四夷卒有動揺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槀二十五萬二百八十

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
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羌虜易以計
破難用兵碎故也臣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有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
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
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
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
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

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

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

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倖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

閉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

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别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絶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壊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

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隊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壍壘木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鬭具𤇆火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内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

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乏解其處不戰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出兵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

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
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
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
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
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
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
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
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

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輙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

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黄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埶困窮兵雖不出

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
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
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埶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
臣不以餘命一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
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
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
忘皆帥煎鞏黄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

人為帥衆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彫為言兵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嘗與中郎將卬宴語卬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卬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

槖簪筆近臣負槖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記槖囊也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卬泄省中語卬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年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為大夫人岑父母求錢

財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
復封充國曾孫伋為營平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
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常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
充國乃召黄門郎揚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明靈惟
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
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
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

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燉煌後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翎侯戰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為謁者尚未知名元帝

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廷多重之
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
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
國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
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
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
心通於兵事明畧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
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乃復徵為

光禄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徴為光禄勲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宫之竒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内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禄勲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逺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乃者大

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
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為右將軍諸
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
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
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
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
出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三千石者十餘
人元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王鳳所

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其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甚詘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甄搆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腹心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謀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

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慶忌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班固曰秦漢以来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髙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

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
歌謡慷慨風流猶存耳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為官先是龜兹樓蘭皆嘗殺
漢使者語在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
宛因詔令責樓蘭龜兹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
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
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兹
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兹龜兹言匈

奴使自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

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詔封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絶世封介子曾孫長為

義陽侯王莽敗乃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即位本始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

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翖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谷蠡音鹿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驘橐駝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綬節惠還自以當誅時漢五將皆無功天子以惠

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兹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兹東國一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兹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後代蘇武為

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元帝三年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乃絶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衞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

吉發渠黎龜兹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封吉為安逺侯食邑千户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域鎮撫諸國誅伐懐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薨諡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録功臣不以罪

絶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絶於等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以材力愛幸稍遷至遼東太守免官車騎將軍許嘉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薨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王莽敗乃絶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

匄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西至長安求官得太官獻食丞數歲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犇喪司隸奏湯無修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户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後復以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身入稱臣朝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

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郅支由是遂西破呼偈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内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今郅支單于鄉化未淳所在絶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絶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絶而不送近從塞

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爲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没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以示朝者禹復爭以爲吉往必爲國取侮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爲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

彊遂西奔康居康居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畧人民敺畜產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

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戹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
嫚如此建昭二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
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
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城本屬匈奴今
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
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
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
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在絶遠蠻夷

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止焉湯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乃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

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温宿國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畧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産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畧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

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貴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

大計失主客之禮也兵来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来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

為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内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反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内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

處四面環城亦相與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輙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内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勲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

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
于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
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
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
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
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
以為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
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

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手足異
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初中書令石
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史亦惡其矯
制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
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
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
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
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

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

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

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

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切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

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
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
者重動師衆勞將帥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
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
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
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内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
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
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

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
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
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絶域非真單于元帝
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户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為義
成侯賜湯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户加賜黄金百斤告
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
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城帝初即位丞
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

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
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疏言康居侍子非王
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
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
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
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
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

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横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幄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决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詘申湯入見有詔毋

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金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

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奏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王鳯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决於湯湯明法令善因事為埶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自致將作大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

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令作初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

内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髙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爇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榖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虚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髙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乃下詔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

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侯商新為大司馬衞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惑衆下獄治案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毋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毋弟苟參為水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執湯湯

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在赦前後東萊郡黑龍冬出人以問湯曰是所謂元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

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
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
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爲庶人徙邊又曰故
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
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内怨望雖
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燉煌久之敦
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
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寃訟湯曰延壽湯

為聖漢揚鈎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絶域不
覊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
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
埀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埀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
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
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
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
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

功使湯塊然被宂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録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

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疾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内德湯舊恩又欲諂皇太后以討郅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假丞杜勲不賞迺益封延壽孫遷千六百户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

胡侯勳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禄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還拜為沛郡太守以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

功昆山之仄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
雖然明友以言贈行敢不畧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
服傳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
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
為本願詳思愚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
安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欲往謁諸翎侯止不聽遂至
龜茲謁城郭甚親附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
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會宗發戊巳校尉兵隨

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戊己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彌為國民所殺諸翖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小昆彌兄末振將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戊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兵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

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劒擊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犁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

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内侯黄金百斤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疐擁衆欲害昆彌漢復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班固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于地節鄭吉建都護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畧選然其有功迹者具此廉褒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稱焉

陳湯儻蕩不自收斂卒用困窮議者閔之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為賈物之區也區廬舍也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

御史護軍諸校皆驚愕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㡌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兵書之法李法官之號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

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吏不敢捕建將吏卒圍捕蓋主聞之與外人上官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游徼傷主家奴建報亡它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知吏

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
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
餘容貎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
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
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瑯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
丞嘉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
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可使以

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曰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揺動而民不静矣今嘉從守臣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焉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内莫不聞

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説元帝好之欲考其同異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齊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為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繇是為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舉方正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充宗為黨百

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
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元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素
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羣臣朝見上問丞相
以雲治行丞相元成言雲暴虐無狀時陳咸在前聞之以
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
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
具發其事奏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
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

雲以故不得上於是下咸獄減死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

元帝之世至丞相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

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

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茍患失

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以厲

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

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

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

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治殿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為弟子九江嚴望及

望兄子元字仲能傳雲學皆爲博士望至泰山太守雲
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殮棺周於身
土周於椁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
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
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
大將軍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
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

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吕之佐也循

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

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

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輙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

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磨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𠑽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

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受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

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

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隂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

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歴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

舉絶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户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

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户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 初武帝時始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

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絶不能紀時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三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者絶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

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
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
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
遂下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
常以讀書養性為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
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
名姓為吳門市卒云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

博士平帝以中山王即帝位年幼王莽秉政自號安漢公以平帝為成帝後不得顧私親帝母及外家衛氏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莽長子宇非莽隔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與吳章謀夜以血塗莽第門若鬼神之戒冀以懼莽章欲因對其咎事發覺莽殺宇誅滅衛氏謀所聯及死者百餘人章坐要斬磔尸東市門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

吳章弟子抱章尸歸棺歛葬之京師稱馬車騎將軍王
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
莽簒位王舜為太師復薦敞可輔職以病免唐林言敞
可典郡擢為魯郡大尹更始時安車徵敞為御史大夫
復病免去卒于家

雋不疑雋徂兖反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
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
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

興誅不從命者威震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古者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似蓮花初生時未敷也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

名永終天禄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兆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録囚徒（録力具反）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反音番從輕也）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犢車建黄旐衣黄襜褕著黄帽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太子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

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士明於大誼由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

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禄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踈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理閑雅上甚懽說頃之拜受為少傅

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求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

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䟽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長安東郭門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

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供具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嬴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所怨也吾既

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為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絫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

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由是為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均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矜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

無寃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黄霸為丞相封西平侯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駮議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入受詔條責以職事定國上書謝罪永

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丞相御史
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不許遂稱篤固辭
上乃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就第數歲年七十薨
謚曰安侯子永嗣少時耆酒多過失年且三十乃折節
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
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光祿勲至御史大夫尚
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有行永以選
尚馬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不肖薄於行始定國

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隂徳未甞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徳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徳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徳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徳為人温雅有醞藉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

因留射獵廣德上書諫曰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

邪乃從橋後月餘以歲惡民流與丞相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黄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栒邑令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

意畧同自元帝時韋元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成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
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
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
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
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
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
亡窮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民

幽州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言勃海鹽池可且
勿禁以救民急所過見稱舉奉使者十一人為最遷丞
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
中縈遷長信少府大鴻臚光禄勲先是太后姊子衛尉
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
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
當又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
遷鉅鹿太守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為騎

都尉領河隄哀帝即位徵當為光禄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禄勲御史大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内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報曰朕選於衆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内侯爵邑

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上尊酒十石君其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治易事張禹舉為博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太原太守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乃策宣曰有司數奏

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
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絶非
國之制使光禄大夫曼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
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内侯歸家宣罷數歳諫大夫鮑
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言上乃召
宣為光禄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平侯會
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三
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

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竢寘溝壑莽白太后策免宣令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黄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歲薨謚曰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絶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

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閒哉休則俛仰詘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

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未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言愚戇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

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且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

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宫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

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
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
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
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
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
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
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
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頌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戸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

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
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
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
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
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
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
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
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

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别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絶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

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則末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濶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

禹彈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為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勲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遷趙内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

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
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
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
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考績用人之法薛
宣政事已試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
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
進代駿為御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衆人為
駿恨不得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

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駭子崇以父任為郎歷剌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婚哀帝以崇為不忠誠策免崇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為傅婢所毒薨國除自吉

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
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
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材去位家居
亦布衣疏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
黃金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絜行著聞徵為博士凉
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
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元帝

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本斲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結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

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劒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大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馬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

罌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
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
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
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
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
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
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
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

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辠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

去二産子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
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
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
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
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
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娯樂而已也故詩曰天
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
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

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禄大夫頃之禹復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畒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畒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稟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綿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

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
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草茅
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
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
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
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
蹎仆氣竭不復自還洿席薦於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
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恨天子

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禄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辦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彊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

為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産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輙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以金銀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錢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當受其饑也鑿池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虚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

以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猒足民心動揺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屮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稾税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絶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

并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
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
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宮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
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令
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
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
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汙賈人贅
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

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

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

者輙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海之内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治萬物化正天下易於决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歳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

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逺放諂佞赦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産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愚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毁之禮皆未施行為御史

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元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為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出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官乃去

州舉茂材為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

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禄大夫守右扶風數月
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禄大夫諸吏給事中勝
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
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
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禄司隷鮑宣光禄大夫
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
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
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

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毋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曰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先是常又為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

連恨勝即應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洿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名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婧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勝為勃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瑯邪邴漢

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徳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孝悌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韓福故事白遣勝漢令上其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所上男皆除為郎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
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
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大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
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
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
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
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
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

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禄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

面立致詔付璽書還廷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

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勑以棺歛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歛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趨而遂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駕駕一馬舍宿鄉亭為衆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

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傅太后指皆免官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剿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

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戸下陛下
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
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
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
家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
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
官重責更賦租税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豪彊大姓蠶食亡猒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

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刼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敺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讐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位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隠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

為賢以供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
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
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
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
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
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
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
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

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説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二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

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
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
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
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
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禄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不
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
敢不竭愚惟陛下以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
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

巳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黄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毁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正殿舉正直求過失罷退外親及傍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禄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説喜天

人同心人心説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連
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
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
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
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
會輙太官為供海内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
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内免遣就國收乘輿

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示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户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罶罳之思出入三泉死亡所恨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

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
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
司隸官欲捕從事閉戶不肯納宣坐距使者無人臣禮
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
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
丞相孔光自言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
罪減死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
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遂家于長子平帝即位王莽秉

政陰有簒國之心乃風州郡以罪法案誅諸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巳者宣及何武等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興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逡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有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弊履穿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

僞名邴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
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
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襚以衣衾
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
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
祭酒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
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徳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方居家以經教

授喜屬文著詩賦數十篇始隃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奏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户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劔格死世祖即位徵薛

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襃表至大官

通志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一

宋 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四

前漢

韋賢 子玄成 魏相 丙吉 趙廣漢 尹翁歸 韓

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並 眭弘

息隨反　夏侯始昌　夏侯勝　勝從父子建　京房　翼奉

李尋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風諫其詞曰肅肅我祖國自豕韋黼衣朱紱四牡龍旂彤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績維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

崩離宗周以隊我祖斯微遷于彭城在予小子勤誒厥生阨此嫚秦耒耜以耕悠悠嫚秦上天不寧廼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廼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廼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繇繇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

以匱我王以媮所弘非德所親非俊惟囿是恢惟諛是
信睮睮諂夫咢咢黄髮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
追欲從逸嫚彼顯祖輕兹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曽
不夙夜以休令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
靡顔正遐繇近殆其怙兹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
鑒嗣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氷匪霜致隊靡嫚
瞻惟我王昔靡不練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黄髮秦
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耉於昔君子庶顯于後我王

如何曾不斯覽黄髮不近胡不時監後遂去位徙家於
鄒又作一篇亦傳於時自孟至賢五世賢為人質朴少
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
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禄大夫詹事至大
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卿共尊立孝宣帝
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内侯食邑從為
長信少府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
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戸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

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黄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歴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脩父業尤謙遜下士出遇知識步行輙下從者與載送之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玄成兄弘為

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勑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室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徵至長安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有名

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之傷高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

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父爵嘆曰吾何面目以奉祭祀乃作詩以自劾責初宣帝寵姬張倢伃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

臣乃名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
與太子太傅蕭望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
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
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
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
缺之囏難因以戒示子孫其自責詩及是詩辭旨皆有
足稱者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
之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

別徙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沉嗣自賢傳國至玄孫乃絶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位三公賜爵關内侯食邑千戸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

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三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一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

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
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
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
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
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
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
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時制宜
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

銷萌壹民之至權也今頼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
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
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丞相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
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
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
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

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

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毁毁廟之主臧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毁廟與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之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毁親疏之殺示有

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

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帑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絶人類賓賜長老矜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

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揺動然羣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髙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髙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

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毁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亦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

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

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内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

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
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
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無疆令所疾日
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
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
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
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
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閒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禄

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閒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亡疆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

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

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高

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

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

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

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

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佑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

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

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
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
上疾連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脩祀如故初上定
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
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
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若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
帝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
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

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命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

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謂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禄勲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襃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

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絶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録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粤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

與給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

以咼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

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

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愽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毁其廟乎迭毁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大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

禰則日祭曾髙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逺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

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

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
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
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
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
客詐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
收捕案致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
止姦邪豪彊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

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
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
官必以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
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
主新立以為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
弟為關都尉子為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
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
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

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罷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禄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居部二歲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

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禄去王室政由冡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宫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

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

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纎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

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
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
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
臣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
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
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
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
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由竊伏

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寛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故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

其難使至於此頼明詔振救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踊臨秋收斂猶有之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乗臣竊寒心宜早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由先帝盛德以撫海内上施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隂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隂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由隂陽隂陽之分

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方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飢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

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灾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盜姦宄所由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由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宫曰令羣臣議

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
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
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
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
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
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
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
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

晁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寛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内侯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宫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内謁者令

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曽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曽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敇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親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禄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

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於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

以著龜直宜衷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
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
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立賜吉爵關内侯吉為
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
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子太傅數
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
庭宫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
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

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揚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乎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

未死也臣聞有隂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吉上書固辭矦印不許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寛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輙予長休告終無所按驗客或謂吉曰君矦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按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耆酒數逋蕩嘗從

吉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地由第也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按邊郡長吏瑣科條其人瑣録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

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嘆曰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向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

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
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
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悉服以吉知大體
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即君有所不諱誰
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
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
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
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

惇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黄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黄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内侯官至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事髙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

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乃已吉中
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帝時長安士
伍尊上書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
曾孫在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
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
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
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
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

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内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侯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删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皆以受田宅金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

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奏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上以吉有舊恩不忍絶但免顯官奪邑四百戸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絶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絶朕

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内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絶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絶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賔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

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賔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内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賔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

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

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
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
隱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
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
無所逃案之皐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為人强力天性精
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
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
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

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刼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為郎二人刼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勑

吏謹遇之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

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
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
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
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
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
直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
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問廣漢
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

少者專厲彊壯蠭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爲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爲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爲丞相府

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内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大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

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寛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為京兆尹

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劒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

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其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

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則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郯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埶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

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强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

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温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歴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

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

甚有名從潁川潁川多豪强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㑹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謡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

執俎豆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黄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閭里阡陌

有非常吏輙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於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

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髠肉袒謝願以田相移

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

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
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
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
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
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
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
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
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

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
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韔羅後令騎
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
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
鉤鐔放效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
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
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
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

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衆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禄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早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惟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襃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

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

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
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
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
大將軍二十歲海内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
地侵迫陰陽月朓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烈火生地中
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
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襃寵故大將軍以報
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

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

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
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
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
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
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
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亹亹不舍晝夜羣臣有
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户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
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

愚駑旣無以佐思慮久處閑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刧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黄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

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歙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絶嗜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軿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内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

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黄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

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
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
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
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
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
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
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
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

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

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坐與光禄勲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

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惲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

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部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卧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

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
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
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
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
為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
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敞
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
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

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頃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强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

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歳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

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尚書論語略通
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
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尊數上書言
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
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
常以我為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章曰
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
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

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
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
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强持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
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
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
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
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闑内不理無以整外
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

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
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
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
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
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
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
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
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

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寛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

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勑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

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酤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徵史奏尊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隷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

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上罔下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也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

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衡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

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
劾奏尊妄誣欺非謗赦前徑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
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
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郡盜傰宗等數
百人為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
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説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
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
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

月閒盜賊清還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眞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强不陵弱各得其所寛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

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刧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内侯寛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

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强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擒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説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眞未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隂陽為

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
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
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
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
輔内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
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
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

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脩身絜巳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强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盗並與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閒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

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隂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絶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黒分别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

走恐水大决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

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黄金二十斤數歲卒官

史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懦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

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

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毁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

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隷校尉大臣貴

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

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

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
選忠賢士初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
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
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
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阨
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
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
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

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甍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寃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蓋寛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郎

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戸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寛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寛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衛尉私使寛饒出寛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侯司馬侯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自此正焉寛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

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
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如致醫藥遇之
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
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寛饒厚德宣帝嘉之以寛饒
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為
司隷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大小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
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
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

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寛饒不行許伯請之廼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寛饒曰無多酌我我廼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乃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寛饒不說卬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廼

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隷子常步行自戍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䟽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

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

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

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隷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

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閒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

為司隷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禄大夫宫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塡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

數見百姓困之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
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
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
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
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
勝憤懣願賜清宴惟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
用豐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
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

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勲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勲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隷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

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内省諸已而反怨懟猛以求報舉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耆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為皇后先下詔封倢伃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

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棠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

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勲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寛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謟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僣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

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
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
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
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
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
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
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
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

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從繫輔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祖父以訾從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黄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髙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隂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

折早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
詔書案起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
顓制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孫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
於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惠澤茂焉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
甚悪焉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
大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
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重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

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次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内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隣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

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令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從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

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畧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

懷姦罔上狡猾不道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
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
大司馬驃騎將軍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
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
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
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
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
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

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卬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横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

明府也即度稱季而譴他事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
受教稱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為
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稱
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
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稱季遂
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稱季病死寶為京兆
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
文復去吏死於家稱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稱季右在

游俠中山哀帝即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隷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隷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觖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迺順旨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内臣幸得銜命奉使

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埶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
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寃
疑昌與崇内有纎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内樞機近臣蒙
受寃譛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
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隷
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
惡暴著而寶懐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
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

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禄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㑹越巂郡上黄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宫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説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㑹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寶對曰

年七十誶眊恩哀共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

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葢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别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專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

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妄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説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宫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衆莫不聞舉錯不由誼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

安國之言左遷爲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
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
前爲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寃陷無辜不宜處位在
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史丁元自典考之但與隆
連名奏事史立時爲中太僕丁元泰山太守及尚書令
趙昌譖鄭崇者爲河内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爲郡
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

令道不拾遺初卬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賔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閒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驕慙於賔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

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脱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讙譁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印成太后愛林卿故閒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謂

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是時潁川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髠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

欵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横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敇曰三人非負太守廼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他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黄霸性清廉妻

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曰吾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為小槨亶容下棺恢如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俠鬬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臥

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説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

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祅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始昌為大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别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説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説禮服徵為博士光禄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祅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

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
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
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
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
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内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
千戶宣帝初即位欲襃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
蒙遺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

威武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東定薉貉朝鮮廓地斥境立郡縣百蠻率服欵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帝封泰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絶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

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

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廵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與列侯中二

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

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
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茍明其取
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
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
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
以應敵建卒自專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
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

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府勝同産弟子賞為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少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字贛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黄令以候司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黄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常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

雨寒温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説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

京師上名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

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

是時中書令石顯專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與

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

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

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

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

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靁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

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瘉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

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
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
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
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
自第吏千石以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
以議論為大臣所非内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
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上封事
日辛酉已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

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乗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乗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已蒙氣復乗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絶臣令不得乗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乗傳奏事房意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

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

日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戌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强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

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絶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己故為衆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欲令王上書求入朝

得任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皆久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鈎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

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

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乃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

方之情喜也喜行寛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為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平昌侯比

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名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王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

時為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同功必三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由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乃下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太官膳減樂府員省苑

馬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太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已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於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

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憯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藏振救貧民羣司其茂思天地之戒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法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

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
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
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
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
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
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
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
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亦不足多適

所習耳臣聞人氣内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竒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隂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隂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厯以甲午從春厯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隂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隂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

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人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宫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與其後宫宜為設貟出其

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
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
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
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
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内不自
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
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閒
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

陰極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亡累年之畜所由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切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温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

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從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共已亡為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歳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

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
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
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絶周
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
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
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
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
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

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由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

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從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年老

以壽終子及孫皆以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寛中同師寛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虛數巳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阸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宫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

六緯尊衔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為比為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説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黄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福禍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物盛必衰自然

之理唯有賢友强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謡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黄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

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靁電潛龍為孼繼以隕星流彗維塡上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乃欲盪滌流彗乃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天職諸闒茸佞諂

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脩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邪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衞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

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法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

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㬥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隂伏君以臨朝不牽於邑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煇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為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隂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誣日且入

為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
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
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
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
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
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
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
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

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

尊強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廷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

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
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墻之內
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蕩滌濁穢消散
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
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
也政急則出早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
彗茀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
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改治國故

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及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隂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書曰水曰潤下隂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

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涌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熚熚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静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絶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

以强本朝夫本强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間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况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竒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櫪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虚言也陛

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閭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絶繼嗣女宫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

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畆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

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

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隷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為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為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黄門數召見陳說漢歴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絶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

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繆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至今二百載歷

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得變異屢仍恐懼戰慄未知所由待詔賀良

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為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通志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五上

前漢

蕭望之子育咸由　馮奉世子野王逡立參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王商　史丹　傅喜　薛宣

朱博　翟方進子義　谷永　杜鄴　何武　王嘉

師丹　揚雄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蒼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竒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馬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名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

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致白屋之禮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年

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除
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
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
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䟽願賜清閑之晏口陳災異
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
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對以為春秋昭公三年大
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
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

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幾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

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寖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争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内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

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以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指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

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

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
貧窮父兄囚執閒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
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
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
周名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富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
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
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
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

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閒但令辠人出財減辠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

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歟備皂衣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饑之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絶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供給其費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暴横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

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絶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

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
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
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徭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
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
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
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
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
壽光禄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

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向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耿壽昌

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
焉望之又奏言百姓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
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
安上光祿勲楊惲御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望之免
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緐音婆延壽奏侍中
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
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

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令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讓受所監贓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免望之左遷為太子太傅望之

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相霸薨于定國代馬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天子采之詔以客

禮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及宣帝寢
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
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
為前將軍光祿勲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
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
傅見尊重上即位數燕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
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
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

正上甚鄉納之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詘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

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
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勉以周召之
事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
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
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
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
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
言前將軍小過五大過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

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他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華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汙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埶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名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

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無他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

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内侯食邑六百户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懐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懐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

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奏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名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

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絶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之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

副校尉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為左右言及罷出傳名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鄠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

久不伏辜育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加賜黄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禄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

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
育所攀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
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
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
好畤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
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
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
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

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從杜陵其先馮亭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

守於趙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拒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

為外國所苦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絶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閒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

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埶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告諭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名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上甚悅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

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衆數千人畔奉世輒持節將兵追擊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勲永光二

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彡所廉反姐音紫詔名丞相韋元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在境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軵而

朧反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輓車而餉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

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
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
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
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
陽西極上前軍到降同阪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
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
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

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曰兵法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武威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十月兵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

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勲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絶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禄勲奉世前將兵征討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内侯食邑五百戸黄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

為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
宫昭帝時以丞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
宣帝時為太常甍千秋嗣後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
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
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絶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
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
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
其功上從衆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宜

蒙見錄顧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宫為元帝昭儀産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王逡立參至大官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竒其志問丞相魏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

夏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
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
野王部督郵掾祋祤趙郡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
捕並不首吏都格殺並並家上書陳冤事下廷尉都詣
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
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
二千石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
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乃下詔曰剛彊堅固

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

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瑯琊太守是時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

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欽素髙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不分別予賜令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

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也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内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家子座嗣爵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絶迻字子産通易太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復土校尉光禄勲于永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為都尉時言河

隄方畧有足稱者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
諸曹竟寧中以王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
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
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
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
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為東海
太守下溼病痺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守更歷五郡
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

給事中宿衛十餘年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為寢中郎有詔勿事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擢為上河農都尉病免官復為渭陵寢中郎永始中超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國上

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内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内侯歸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

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産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死者十七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父世農夫至衡好學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絶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説詩匡

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令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

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説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聞也以將軍之幕府海内莫不卬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甲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

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幕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

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盖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措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

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寛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

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

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

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絶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

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遷衡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襃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

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

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

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

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而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由是為光禄勲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及朝饗羣臣威儀之則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

北郊罷諸淫祀皆可采用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乃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位知顯等專權埶作威福為海内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上䟽謝罪因稱疾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

綬詔報不許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默默不自安每有風雨水旱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詔衡冠履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佰為界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

為界多四百項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
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
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
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恐郡不肯從實
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
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
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佰為界觧何郡即復
以四百項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

千餘石入衡家司隷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上罔下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内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蓮勺音輦酌禹

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卜相者前久之頗曉其別蓍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是兒多知可令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讐受易琅邪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為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寛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

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
崩成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
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
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輔
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重師傅而禹
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稱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
鳳上詔報不許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官致餐
侍醫視病使者臨問禹惶恐復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

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乃聽許賜安車駟馬黄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户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内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内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筦絃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有

法度而崇愷悌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疎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他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禹

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宜更賜禹他地根雖為舅上敬重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

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黄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之而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即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日食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為諸侯相殺或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

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
贛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
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
誤人宜勿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
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
禹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正衣冠
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
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

嗣侯官至太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採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寖微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

穿穿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士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

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上
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
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
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祕器錢
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内侯
次子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
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匡衡舉光方正為諫議大
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虹音貢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

位舉為博士數使錄究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黄門數年遷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黄金百斤領尚書事後為光禄勲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

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茍合如或不從不敢彊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槀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黙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從光禄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

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

上於是名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襃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可為嗣者方進根以為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襃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為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

盤庚殷之及王為比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遷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為大逆無道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絶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褒後將軍博坐定陵紅陽侯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賛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初即位

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
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
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
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
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
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
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

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逕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臣請遷歸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

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内迫傅太后猗違者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罷歸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諍忤指旬歲間閲三相議者皆

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㑹元夀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傅太后崩是日徵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隂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慝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變見三

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唯陛下兢兢業
業順承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己延見羣臣思求其故
然後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
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稅斂恩澤
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書奏上說賜
光束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
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上光舉尚書僕射敞以聞敞以
舉故為東平太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

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免光復為御史大夫二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免傅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為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徵立中山王子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初哀帝罷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傅董賢之黨莽以光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厓眥莫不誅傷

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為太師而莽為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太師光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為太師省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光

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諸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其公如此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祕器金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公卿百官會弔送

葬載以乘輿轀輬及副各一乘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軍王鳳制度謚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封凡食邑萬一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還所賜第子放嗣莽簒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司馬封侯昆弟子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以初元元年為關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

子馬故霸還長安子福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
嗣福薨子房嗣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
為列侯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褒成侯後避王莽更
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科為
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丹薦宮行能高
潔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所在見稱徵為
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光為

太師甍宮復代光為太師兼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傅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傅太后陵徙歸定陶以民葬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以侯就第王莽簒位以宮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宮仕學稱馬氏云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

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慼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勵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顓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

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名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宫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以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封千戸天子

甚尊任之商為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絶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婚楊肜為瑯琊太守其郡有災害十四以上商部屬按問鳳以曉商曰災異天事非人力所能為肜素善吏宜以為後商不聽竟奏免之奏果寢不下鳳以是重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

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隷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所中惶怖更欲納女為援迺因新幸李倢伃家白見其女會有日蝕之變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為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剽輕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

商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
有司商私怨懟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
持其書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
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
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
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
罔詩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
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

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内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内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内女其

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勢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聖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

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免商商免相三日發病嘔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

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勲商死後

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

直無罪言鳳專權蔽主鳳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

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

自殺國除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

為衛太子良娣産悼皇考皇考者宣帝父也宣帝微時

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即尊位而恭已死恭三子

高曽元曽元皆以外屬舊恩封曽為將陵侯元平臺侯
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
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
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
黄金罷就第薨謚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
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
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
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

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鞞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隤持回反下也）丸以擿鼓（擿音擲磓也磓丁回反）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鞞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是時善樂者名也）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元帝之少弟與太子

游學相長大謂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迺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

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以青規地曰青蒲涕泣言皇太子以嫡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天子有動揺之議審若此公卿已下必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

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
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
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
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
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
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
夫鴻嘉元年封武陽侯國東海郯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丹為人足知愷悌愛人貌若儻蕩不備然心甚謹密故

尤得信於上丹凡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内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令上將軍印綬賜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歸第數月薨謚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乃絶唯將陵侯曾無子絶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内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黄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

光禄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内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重輕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

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明年正月乃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丁傅驕奢皆忌喜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策免喜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后獨詔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襃賞孤

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謚曰貞侯子嗣莽敗乃絶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少為廷尉書佐都船獄吏以大司農斗食斗食者禄少一年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屬察廉補不其丞瑯琊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悦其能從宣歴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為長安令治果有名以明習

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
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哀愍元元躬
有日昃之勞而無逸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
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
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
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
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
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

賔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隂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敇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黒分明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

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申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

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賦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已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粟邑

縣小僻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

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
責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獄掾
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
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
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䰟府掾吏
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
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

吏以令休所繇來久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扶慚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陳宣行能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

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吏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迺平會卭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令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

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
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
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
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
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
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
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
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三年

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隷缺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勑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

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隷舉奏宣
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
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
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為
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
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為惡明
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
尉直以為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

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

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于家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

處置什物觀視園菜終不問恵以吏事恵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恵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踈王氏元始中莽

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善及寬
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詔賜
主藥主怒曰劉氏孫弱王氏擅朝排擠宗室且嫂何與
取妹披抉其閨門而殺之使者迫守主遂飲藥死況梟
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
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
少年捕摶敢行稍遷為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

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下候伺咸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證驗治數百治數百謂被笞掠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

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幕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勑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

治所其民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臨事應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從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惶恐言畏新太守之威）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乃名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

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告主簿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乃止又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音紹謂大袴也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説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待

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他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彊慹服慹之涉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迺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

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騖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聦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

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他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勑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輙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他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

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勑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揵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禄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衆賢亦何憂然廷尉

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茍彊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坐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與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起家復為光祿

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文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驃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皆封列侯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馬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吏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俱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

不必相襲各縣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令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

迺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
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
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
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
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
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
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
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

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内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

桉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劒以佩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傅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傅晏亦太后從弟諂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

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臣獨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况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

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共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

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
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
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
望等四十四人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
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
僑如欲顓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
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
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階宜與博玄同罪罪皆

不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初博以御史為丞相趙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及是同敗信有祥焉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廢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頓讀為鈍）不及事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

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病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從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乃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嵗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

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方進於是舉劾慶奉使不謹慶坐免官

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豭猪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隷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隷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隷校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

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隷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隷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勲亦初拜司隷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勲私過光禄勲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王商道路下車立塹過乃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勲吏二千石幸

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
邪諂無常色厲内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
請下丞相免勲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
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隷
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内挾私恨伺記慶之從
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
趣司隷校尉司隷校尉勲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
奏勲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

欲必勝立威宜抑絶其原勲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寛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遂貶勲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亦是憚之丞相宣甚器重焉常戒掾史曰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容多辜榷為奸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按發大姦臧數千萬上以為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

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
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歳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
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
三輔吏並徴發為姦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時奉
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
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
邑千戸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内行修飭供養甚
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

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為相公潔請託不行於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才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

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為刺史云後方進為京
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逄信
已從髙第郡守歷京兆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
之右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
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
相御史咸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
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
鳳輔政亦厚湯逄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

所久之音莞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内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内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茍得亡恥孔子曰鄙

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茍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

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太后故誠不可更有他計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禄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

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内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絶於人倫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内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

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絶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伏誅諸所厚

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
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不許乃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
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已上免二十餘
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
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厚李
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
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
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

可為寒心令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没火守舍萬歲之期近慎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賁音肥姓也）麗善為星上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策令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上祕之遺九卿策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

供帳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謚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位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史義至内謁徑入立迺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他事名

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収邪載環宛市乃送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勅義出宛令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後義坐法免起家為弘農太守遷河内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太守數

崴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
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
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
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藩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
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
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
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
先帝今欲發之乃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

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又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於是以九月都試日九月太守郡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為丞相中尉皐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鴆殺

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令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兄音況）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

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逯並為横壄將軍屯武關羲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將軍丞陽侯丞音烝屯霸上常鄉侯王惲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禄父以叛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遣大

夫桓譚等班行告諭當反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諸將東至陳留菑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菑故戴國屬陳留後曰考城莽大赦天下義與劉信棄軍於圉城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劫掠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宫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

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闗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竒為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强弩將軍中郎將李棽為厭難將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乃并録以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

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其功封云莽
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
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
内報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
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
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十比驚
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
曰東郡太守文仲素俶儻令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

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棄去宣家者可以避害毋不肯去言歸其本族自絶於翟氏後數月敗并盡壊義第宅汙池之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阬以棘五毒并葬之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鱷鯢築武軍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迺者反虜劉信翟義誖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遣武將征討咸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殄滅於圉趙明依阻槐里環

隄霍鴻負倚蓋屋芒竹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
逆賊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梘里蓋屋凡
五所各方丈六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
棘建表木高丈六尺書曰反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
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惡焉初汝南舊有鴻隙大
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
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
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

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羮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黄鵠謂無水溉田不可杭稻但有豆芋耳兩黄鵠託言有神來告之

通志卷一百二上

通志卷一百二十下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五下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爲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侍子爲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少爲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

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曰臣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墻之内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䘏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内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

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
妾得意謁行於內埶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
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經
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
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
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
於力行損燕私之閒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去倡
優之笑絶郤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

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絶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絶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

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莬納言而舜命惟允四
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勅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
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
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群僚仰法化流
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
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
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誠於職明度量以

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寖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絶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内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

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誡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

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棄委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

言角無用之虛文欲末殺災異滿讕誣天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溱拔樹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復曰方今四夷賔服皆爲臣妾北無薰粥冐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爲亡吳楚燕梁之埶百官盤互

親踈相錯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此欲以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瞽說欺天者也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水著以震蝕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士

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表也黄濁冒京師王道微絶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師道微二者已醜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駁之愛奮乾綱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後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

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愠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陛下則不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災山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災異已極天變成形臣欲捐身關東不及事已疎賤之臣至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

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以爲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則以爲誠天意也柰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爲宗廟計時對者數十人永與杜欽爲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許皇后書采永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永既陰爲大將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爲光禄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厠之爭臣之

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悊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爲安定太守時上諸舅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尤與永善陽朔中鳳病困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自代上從之以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永聞之與譚書勸令辭職闔門

高枕爲智者首譚感永言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吏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永補營軍司馬永數謝罪自陳得轉爲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威權損於鳳時永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宜夙夜孳孳執伊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讐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

以長堪重任久享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參天今已過期尚在桑榆之間質弱而行遲形小而光微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襲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唯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平薦永爲護菀使者音斃成都侯商代爲大司馬

衛將軍永乃遷爲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郡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對曰臣竊見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黒黒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黒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

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絶于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政事也詩云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

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虚内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横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瘠於炮烙絶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絶然後天絶之陛下棄萬乗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

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溷殽無别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户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

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役百乾谿費擬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冢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

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福禍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王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絶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媠出之具克已復禮毋貳微行出飲

之過以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阱誅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卹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崇厲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禄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婁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既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

廟庶幾可保矣成帝性寛而好文辭又久無繼嗣數爲微行多近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内應展意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荅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上使侍御史收永勑過交道廐者勿追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明年徵永爲太中大夫遷光禄大夫給事中元延元年爲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官上使

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者躬行道德
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
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
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
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湎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
賢離逖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
亂咎徵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
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茀星耀光饑饉荐臻百

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阸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已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

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内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内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

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
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
媟黷燕飲中黄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
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修後宫之政抑遠驕妬之寵
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
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
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亂之路塞
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

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兹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大異較炳如

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墍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太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内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

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勑
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隙諸
夏之亂庶幾可息矣永對奏天子甚感其言永於經書
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
揚雄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
十餘事畧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
亦知之不甚親信永所居任職爲北地太守歲餘衛將
軍商薨曲陽侯根爲驃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

餘永病二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輙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郡守武帝時徙於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爲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薨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平阿有隙即說音與商親密音從其言由是二人皆

重鄴後以病去郎及商爲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簿以爲腹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爲涼州刺史鄴居職寛舒少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稱太皇太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弟子也傅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鄭業爲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后父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

言扶陽侯韋育舉鄭方正鄭對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德之母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簒國之禍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晝昬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儉約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

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静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歟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絶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

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閒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蝕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輙聽所欲輙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

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
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
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
者踈賤獨偏見疑内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
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
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事稽諸古以收帝怒以厭
下心禎祥福禄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
籌及谷永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事皆爲時

所稱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孫幼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小學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婁蒙瑞應而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求通

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光禄勳舉四行遷為鄠令坐法免歸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嗇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

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爲盜吏捕得之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

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
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不肖敬之如一是以
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郡必先即學宫見諸生
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
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初武爲郡吏時事太守
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
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
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

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彊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出爲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久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爲諫大夫遷兖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

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
楚内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
孔光左遷廷尉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
官即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氾鄉侯
食邑千戶氾鄉在琅邪不其哀帝初即位襃賞大臣更
以南陽犨之博望鄉爲氾鄉侯國增戶千邑武爲人仁
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内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
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

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内史典獄事相總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并内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内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内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制曰可以内史

爲中尉初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
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故語在朱博傳唯内史
事施行多所舉奏號爲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畧比薛宣
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
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
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以此策免武令上大司
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天子
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由是復徵爲

御史大夫月餘徙爲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就國數
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侯王邑
爲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爲莽求特進給事中
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太后爲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
左遷邑爲西河屬國都尉削千户後有詔舉太常莽私
從武求舉武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卽日引莽入
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
馬辭位辟丁傅衆庶稱以爲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

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獨謀以為往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親疏相錯為國計便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為大司馬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寖盛為宰衡陰誅不附已者元始三年呂寛等事起時大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

傳案治黨與連引諸所欲誅者上黨鮑宣南陽彭偉杜公子郡國豪傑坐死者數百人武在見誣中大理正檻車徵武武自殺人多寃之莽欲厭衆意令武子況嗣爲侯謚武曰剌侯莽篡位免況爲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光禄勲于永除爲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者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太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

入爲大鴻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户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多變更成帝之政嘉上疏以爲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所緣

傅嘉勸上因東平事以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掇去宋弘更言由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内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傅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内

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切責公卿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傲逸欲有

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箕子戒成王曰臣無有作
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
亂隂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
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
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
臣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况異姓之臣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

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内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内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宫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憂外奉

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
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
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
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
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
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節儉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
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
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唯用度不足

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起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廼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諠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

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髪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内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慾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

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悅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
母傅太后甍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
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户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
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言王者代天爵
人不可不慎比者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盛侵陽
之戒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横求恩已過厚
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臣
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

故不敢自劾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沉譚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聖主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

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嘉封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輙以自劾今又稱譽相等云爲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對狀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

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
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並
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
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
詔獄制曰驃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
議郎雜議衛尉雲等十五人以爲如光等言可許議郎
龔等以爲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
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

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内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寛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諂假謟者節召丞相詣廷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

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内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

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而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二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復以孔光代嘉為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師丹字仲公瑯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才復補博士出為東

平王太傅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議論深博廉正守道徵入爲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爲光祿大夫給事中由是爲少府光祿勲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内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内邑邑及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

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冡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閒者郡國多動地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

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顔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爲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黄金位爲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

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濵恐嫌於僞
誠懟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
哀帝卽位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
而上祖母傅太后與母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
爲稱高昌侯董宏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
陽夫人所子及卽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共王后爲
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王莽共劾奏宏知
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

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必欲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傅太后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

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福祐尊卑者天地定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

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
一國太祖萬世不毁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
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
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
親盡當毁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毁不
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
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
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

以來久矣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又
丹使吏書奏吏私冩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
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
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冩流聞
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
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
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
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

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
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
以爲當治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
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令上大司空高樂侯
印綬罷歸後尚書令唐林上疏爲丹訟寃上從林言復
賜丹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
尊傅太后爲皇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
皇太后同尊又爲共皇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

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元以前事奏免丹爲庶人丹於是廢歸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傅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更以民禮葬之定陶隳廢共皇廟諸造議泠褒叚猶等皆徙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爲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詔封丹爲義陽侯月餘薨諡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廼絶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

支庶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不知伯僑周何别也揚在
河汾之間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
權韓趙魏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揚侯逃
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遡江上處巴江州
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遡江上處㟭
山之陽曰郫有田一壥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自
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無他揚於蜀雄少而好學
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

口吃不能劇譚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

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𡶋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文多皆不載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幸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元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允錫羨拓迹開統於是廼命羣僚歷吉日恊靈辰星陳

而天行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猋駭雲訊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魚頡而鳥䀮翕赫曶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成章於是乘輿廼登夫鳳凰兮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蚪蠖略蕤綏灕虖幓纚帥爾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旟旐郅偈之旖旎

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葢而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以馺遺風陵高衍之嵱嵷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欒而狃天門兮馳閶闔而入凌兢是時未轃夫甘泉也廼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虖疆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攢并閭與茇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之駊騀兮深溝嶔巖而爲谷迣迣離宮般以相燭兮封巒石關施

靡虖延屬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嶉而成觀仰撟首以
高視兮目冥眴而亡見正瀏濫以弘惝兮指東西之漫
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渺渺而昏亂據軨軒而周流
兮忽軮軋而亡垠翠玉樹之青蔥兮璧馬犀之瞵㻞金
人仡仡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
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
掘其獨出兮㩻北極之嶟嶟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
纔經於柍振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

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絶飛梁兮浮蔑蠓
而撇天左攙搶而右元冥兮前熛闕而後應門蔭西海
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兮白虎敦
圉虖昆侖覽樛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殿崔巍
兮和氏瓏玲炕浮柱之飛榱兮神莫莫而扶傾閌閬閬
其寥廓兮似紫宫之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㟪嵬隗虖
其相嬰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曳紅采之流
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琁室與傾宫兮若登高眇遠肅

虖臨淵回猋肆其碭駭兮翍桂椒而鬱移楊香芬茀以
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鄉呹肸以棍根兮聲駍隱而歷
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惟弸環其拂汨
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䕫牙之調
琴般倕弃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
兮猶仿佛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
然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蜵蜎蠖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
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廼搜逑索耦皐

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
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噏清雲之
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集虖禮神之囿登虖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旓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視兮行
遊目虖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軑而下馳漂龍淵
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回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
其銜蕤梁弱水之濎濴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
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無所眺其清矑兮

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方摯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柴宗祈燎熏皇天招摇泰壹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燿流沙北爌幽都南煬丹厓元瓚觩髎秬鬯泔淡肸蠁豐融懿懿芬芬焱感黄龍兮熛訛碩鱗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羣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棃天閫決兮地垠開八荒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磕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

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崇圜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增宮嵾差駢嵯峩兮岭嶙峋洞亡厓兮上天之縡杳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揺靈遅迉兮輝光眩燿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亡極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陆遠則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棃師得遊觀屈奇瑰偉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

宮室唐虞棌椽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而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幸甘泉當法從在屬車閒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郤宓妃以徵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

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羡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曰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于東郊因兹以勒崇垂鴻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棹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張燿日之元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顔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趡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

嘻旭旭天地稠敹歎卭跳巒涌渭躍涇泰神下讋跖魂

負沴河靈矍踢爪音掌華蹈衰遂臻陰宫穆穆肅肅蹲蹲

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叙絪緼元黃將紹厥後於是靈

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虖介山嗟文王而慇推兮勤大

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

遥望兮聊浮流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

耕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

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坷兮易豳岐之夷平

乘翠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嶢嶕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蕩蕩其亡雙遵逝虖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元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頌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其十

二月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賔客充庖廚而巳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黄龍遊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屮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

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黄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馺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籞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吕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其辭曰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亦各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

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元宮富既與地侔訾貴正與天虖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驂乘陿三王之阸薛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爲朋於是元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内徂落於外帝將唯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元冥之統廼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閶闔儲積共偫戍卒夾

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酆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爾迺虎路三嵕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虖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鏌邪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紅蜺爲繯屬之虖崑崙之虛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欃槍爲闉明月爲候熒惑

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佖路徽車式武鴻絧緁
獵殷殷軫軫被陵緣阪窮冥極遠者相與迾虖高原之
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轤不絶若光若滅
者布虖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鼂始出乎元宮撞
鴻鍾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
天之旍曳捎星之旃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萃傱允溶淋
灕廓落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嚊潚率鱗羅布列
攢以龍翰秋秋蹌蹌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

蕙圃踐蘭唐舉烝烈火轡者施披方馳千駟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輵猋泣雷厲驞駍駖磕洶洶旭旭天動地岋羨漫半散蕭條數千萬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别趣東西南北騁耆奔欲拕蒼豨跋犀犛蹶浮麋斮巨狿搏元蝯騰空虛距連卷踔夭蟜娭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蒺藜獵蒙蘢轔輕飛履般首帶脩蛇鉤赤豹摼象犀跇巒阬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

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虖大溥聊浪虖宇内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輵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陳浸淫蹵部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壁壘天旋神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絹嘄陽追天寶出一方應駍聲擊流光埜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沈容容遥噱虖紘中三軍芒然窮冘閎與亶觀夫票禽之紲隃犀兕之抵觸熊

罴之拏攫虎豹之淩遽徒角搶題注蹶竦讋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卬累陵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厓隨珠和氏焯爍其陂玉石嶜崟眩燿青熒漢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元鸞孔雀翡翠垂榮王雎關關鴻鴈嚶嚶羣娭虖其中噍噍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淩堅氷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索蛟螭蹈獱獺

據黿鼉祛靈蠵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京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鞭洛水之虙妃餉屈原與彭胥於兹虖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匡雅俗揖讓於前昭光振燿蠁曶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兹大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

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迨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罝罘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葢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

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田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狖玃狐菟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為周阹縱禽獸於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

墨爲客卿以風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
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
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椓巀嶭而爲弋紆南山
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踤阹錫戎
獲胡搤熊羆拕豪豬木雍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
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乎農民三旬有餘其廑至矣而
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遊内之則不以
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元默爲神澹泊爲

德令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揺動以罷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謂之玆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内者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豪俊麋沸雲擾羣黎為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横鉅海票崑崙提劒而叱之所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

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鞮鍪生蟣虱介冑被霑汗以為萬姓請命虖皇天廼展民之所詘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志寧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踈珠璣郤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閩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横畔羌戎睚眦閩越相

亂遐萌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迺命驃衛汾沄沸渭雲合電發猋騰波流機駭蠭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砰轒轀破穹廬腦幕沙髓余吾遂獵乎王庭敺橐它燒熐蠡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老弱兖鋋瘢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首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絶黨之域

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使海内澹然永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浮沈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故意者以為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莋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驃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厭月蜎東震日域又恐後世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

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骫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宗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礚之虡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甫之基增泰

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狖玃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子之所能及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謿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

解謿其辭曰客謿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懐人之符分人之禄紆青拕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説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壹横論者莫當顧而作太元五千文支葉扶踈獨説十餘萬言深者入黄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

黃門意者元得毋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
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
者周罔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
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
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
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
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徽以糾墨制以質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結

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為咎繇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埶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鳥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吴亡種蠡存而粤伯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雖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

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裼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横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帚彗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宛舌

而固聲欲行者擬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虖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絶觀雷觀火爲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挐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而子迺以鴟梟而笑鳳凰執蝘蜓而謿龜龍不

亦病乎子徒笑我元之尚白吾亦笑子之病甚不遭臾跗扁鵲悲夫客曰然則靡元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元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拉髂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槖激卬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頞涕涶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炕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陽婁敬委輅脱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

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桴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竒功若泰山響若阺隤唯其人之贍知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夫藺先生收

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訾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故默然獨守吾太元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廼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此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

不復為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元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開之以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

之以道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元文多故不著觀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客有難元太深衆人之不好也雄解之號曰解難其辭曰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閎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旁薄羣生歷覽者滋年矣而殊不

寤亹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閎言崇議幽微之塗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廼玉廼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埶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虯絳螭之將登虖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攄膠葛騰九閎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浡滃雲而散

歆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為宰寂寞為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耆則坐者不期而附試為之施咸池揄六莖發簫韶詠九成則莫

有和也是故鍾期死百牙絶弦破琴而不肯與衆鼓獶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竢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與雄見諸子各以知其舛馳大氐詆訾聖人即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譔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

曰法言文多不錄史氏著其目云漢史贊曰雄之自序云爾自號曰法言之前皆是雄本自序之文也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

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
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蒼頡作訓纂
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善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
善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
心於内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惟劉歆及范逡重焉
而桓譚以爲絶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
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絶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
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

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

詬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禄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

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元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二下

通志卷一百三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六

前漢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也元后父及兄弟皆以元成世封侯居位輔政家凡九侯五大司馬唯莽父曼

早死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國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勅備又外交英俊内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黄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

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
莽為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鄉千五百戶遷騎都尉
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勑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散輿馬
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
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
諸父敢為發激之行處之不慙恧莽兄永為諸曹早死
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
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嘆息光年小

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内婦賔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歙某藥比客罷者數起馬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是時太后姊子淳于長以材能為九卿先進在莽右莽陰求其罪過因大司馬曲陽侯根白之長伏誅莽以獲忠直根因乞骸骨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是歲綏和元年也年三十八矣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

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請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
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
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
皆驚輔政歲餘成帝崩哀帝即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
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哀帝詔不許又遣丞相孔光大司
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后曰皇帝聞太后
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復令莽
視事時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姬在高昌侯董宏

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姫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誤朝不道語在丹傳後日未央宮置酒内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案行責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黄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使家中黄門十日一賜餐下詔以黄郵聚戶三百五十增莽封位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

車駕乘緑車從後二歲傅太后丁姬皆稱尊號丞相朱
博奏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傷孝道當伏顯
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以莽與太皇
太后有屬勿免遣就國莽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莽
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寃訟莽者以百數
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深訟莽功德上
於是徵莽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掾宛
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休亦聞其名與

相荅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玉具寶劒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瘢瘢創痕也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即解其瑑服虔曰瑑音衛蘇林曰劒鼻也師古曰瑑字本作彘從玉從彘後轉寫者訛也瑑自雕瑑字耳音篆也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還京師歲餘哀帝崩無子而傅太后丁太后皆先薨太皇太后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

屬莽莽白大司馬高安侯董賢年少不合衆心收印綬
賢即日自殺太后詔公卿舉可為大司馬者大司徒孔
光大司空彭宣舉莽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互相
舉太后拜莽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安陽侯舜莽之從弟
其人修飭太后所信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使迎中山
王奉成帝後是為孝平皇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
委政於莽莽白趙氏前害皇子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
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令自殺語在后妃傳莽以大司徒

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爲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輙可其奏於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免丁傅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内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陵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

賂為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衆庶至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請遣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

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

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
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
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
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
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
共定策令顧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甄邯
白太后下詔令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待
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莽亟起莽

遂固辭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乃下詔以光為太師益封萬戸與四輔之政舜為太保益封萬戸豐為少傅封廣陽侯食邑五千戸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邯為承音蒸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戸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召陵新息二縣戸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

嗣疇其爵邑封功如蕭相國以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羣公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舍人賞賜皆倍故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莽復讓不受而建言宜立諸侯王後及高祖以來功臣子孫大者封侯或賜爵關內侯食邑然後及諸在位

各有第序上尊宗廟增加禮樂下惠士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語在平紀莽既悅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不宜親省小事太后乃下詔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輙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致密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

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莽欲以虛名說太后白言親
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矣太后宜且
衣繒練頗損膳以視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
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莽率
羣臣奏言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非所以輔精
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等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
大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惟哀省察莽
又令太后下詔曰朕勤身極思憂勞未綏故國奢則視

以儉矯枉者過其正而朕不身帥將謂天下何令誠未
皇於輕靡而備味庶幾與百僚有成其勗之哉每有水
旱莽輙素食左右以白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
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為國莽
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帛重賂匈
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
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
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莽既尊重欲以

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液（液與掖同）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巳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

戸下咸言欲得安漢公女以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佟音同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

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夫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
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
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二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滿
百里莽謝還益地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黄金
二萬斤為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
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無
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為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
予九族貧者陳崇時為大司徒司直與張敞孫竦相善

竦者博通士爲崇草奏稱莽功德崇奏之大宰謂宜恢莽國令如周公建立莽子令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周公六子太后以崇奏視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寛事起初莽欲擅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奉太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爲後世法於是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寳寳弟元爵關内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

莽子宇非莽隔絶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宇即私遣人與寳等通書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寛議其故章以為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説令歸政於衛氏宇即使寛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宇妻焉馮妻名也懐子繫獄須産子已殺之莽奏宇為呂寛等所詿誤流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甄邯等白太后后下詔嘉之莽因誅滅衛氏窮治呂寛之獄連引郡國

豪桀素非議已者内及敬武公主元帝女弟梁王立紅陽侯立平阿侯仁使者廹守皆自殺死者以百數海内震焉大司馬護軍襃奏言安漢公遭子宇陷於管蔡之辜子愛至深為帝室故不敢顧私惟宇遭辠喟然憤發作書八篇以戒子孫宜班郡國令學官以教授事下羣公請令天下吏能誦公戒者以著官簿比孝經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四月丁未莽女立為皇后大赦天下遣大司徒司直陳崇等八人分行

天下覽觀風俗太保舜等奏言莽功德比伊尹周公及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云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周公享七子之封有過上公之賞宜如陳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還前所益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掾史秩六百石三公言事稱敢言之羣吏毋得與公同名出從期門二十人羽林三十人前後大車十乘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韍此韍印之組也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

臨為賞都侯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
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
故事莽稽首辭讓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
及號位户邑事下太師光等皆曰賞未足以直功謙約
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莽求見固讓太后下詔曰公
每見叩頭流涕固辭今移病固當聽其讓令眡事邪將
當遂行其賞遣歸就第也光等曰安臨親受印韍策號
通天其義昭昭黄郵召陵新野之田為入尤多皆止於

公公欲自損以成國化宜可聽許治平之化當以時成
宰衡之官不可世及納徵錢乃以尊皇后非為公也功
顯君戸止身不傳褒新賞都兩國合三千戸甚少矣忠
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信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
持節承制詔公亟入眡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奏
可莽乃起眡事上書言宰衡以正百僚平海内為職而
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
大司馬印太后詔曰可韍如相國朕親臨授焉莽乃復

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與長樂長御奉共養者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散財施予千萬數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宰衡出從大車前後各十乘直事尚書郎侍御史謁者中黄門期門羽林宰衡常持節所止謁者代持之是嵗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執教授十一人以

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羣臣奏言昔者周公制度七年乃定夫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今安漢公輔翼陛下四年于兹功德爛然公以八月載生魄庚子奉使朝用書臨賦營築起若翊辛丑諸生庶民大和會十萬衆並集平作二旬大功畢成唐虞發舉成周造業誠亡以加宰衡位宜在諸

侯王上賜以束帛加璧大國乘車安車各一驪馬二駟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冬大風吹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等三十六人為列侯餘皆益户賜爵金帛之賞各有數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莽遂上書深自辭讓請諸章下議者

皆寢勿上甄邯等白大后詔且聽許須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其九錫禮儀亟奏於是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列侯富平侯張純等九百二人依六埶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為九命之錫以奏太后臨於前殿延登親策命之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瑒琫瑒珌瑒玉名也佩刀之飾上曰琫下曰珌瑒音蕩琫布孔反珌音必句履句音劬履舄頭飾也出履三寸其形岐頭鸞路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素積素裳也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彤赤色盧黑色左建朱鉞右建金戚鉞戚皆斧

屬甲冑一具冑兜鍪秬鬯二卣秬鬯香酒也卣中尊也音攸又羊九反圭瓚二圭為勺末九命青玉珪二朱戶納陛謂鑿殿基除為陛不使露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霤下也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百人家令丞各一人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安漢公在中府外第虎賁為門衛當出入者傅籍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以楚王邸為安漢公第大繕治通周衛祖禰廟及寢皆為朱戶納陛陳崇又奏安漢公祠祖禰出城門城門校尉宜將騎士從入有門衛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

奏可其秋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子午道從杜
陵直絶南山徑漢中風俗使者八人還言天下風俗齊
同詐爲郡國造歌謡頌功德凡三萬言莽奏定著令又
奏爲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
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
治明堂宣教化封列侯莽既文致太平北化匈奴東致
海外南懷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
持金帛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内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

等種人口可萬二千人願為内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平地美草皆予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問良願降意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蠒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從地出鳳凰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内屬宜以時處業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曰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絶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黄支自三萬里貢

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為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莽又言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泉

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冬熒惑入月中平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圭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於前殿勑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大赦天下莽徵明禮者宗伯鳳等與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時元帝世絶而宣帝曽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

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歳託以爲卜相最吉將立之以嗣孝平皇帝後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著直略反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沮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以

武功縣為安漢公采地名曰漢光邑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引禮明堂記奏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又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臣等依考傳記宜請安漢公居攝踐阼服天子韍冕背斧依於戸牖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

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行大射禮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成禮而去置柱下五史秩如御史聽政事侍旁記疏言行三月已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

下非之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内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兄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稱述莽功謂宜豬崇宫室四牆崇社覆上棧下令如亳制辨音班社諸侯用永監戒且願身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効汙宫牆社之役於是莽大說白太后下詔以杜衍戸千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内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

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竦之字也力戰鬬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百餘人汙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益安漢公宮及家吏置率更令廟廄廚長丞中庶子虎賁以下百餘人又置衛士三百人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莽白太后下詔曰故太師光雖前薨功效

已列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邯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與宰衡同心說德合意并力功德茂著封舜子匡爲同心侯林爲說德侯光孫壽爲合意侯豐孫匡爲并力侯益邯建各三千戶是歲西羌龎恬傅幡等怨恭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恭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

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黄金輸
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都試勒車
騎因發奔命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
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絶漢室今恭行天罰誅莽郡
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
廟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諭以攝位
當反政孺子之意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分屯諸
關守阸塞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相與

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且十萬餘人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司威陳崇使監軍上書言陛下心合寳龜豫知成敗臣崇伏讀詔書下曰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仍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制書始下反虜畢斬衆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莽大説三年春

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語在翟義傳莽大置酒未央宫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奏太后請依周制封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從之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羣臣復奏言太后宜進攝皇帝二子爵皆為公及兄子光宜封為列侯太后乃詔進莽子襃新侯安為新

舉公賞都侯臨為褒新公封光為衍功侯時莽還歸新
都國羣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莽既滅翟義自
謂威德日盛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九月莽母
功顯君死意不在哀令太后詔議其服少阿羲和劉歆
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議皆曰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
傳曰與尊者為體不敢服其私親也今功顯君薨攝皇
帝以聖德承皇天之命受太后之詔居攝踐阼奉漢大
宗之後上有天地社稷之重下有元元萬機之憂不得

顧其私親前太皇太后建厥元子俾侯新都為哀侯後明攝皇帝與尊者為體承宗廟之祭奉共養太皇太后不得服其私親也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同姓則麻異姓則葛攝皇帝當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繯絰如天子弔諸侯服以應聖制莽遂行焉凡一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況為收繫致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眡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莽子宇獲之字

也皆為莽所殺遂母子自殺及況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令光子嘉嗣爵為侯莽下書曰遏密之義訖於季冬正月郊祀八音當奏王公卿士樂凡幾等五聲八音條各云何其與所部諸生各盡精思悉陳其義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千人官名屬車騎將軍扈姓雲名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

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於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

封侯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既說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為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䜟書藏蘭臺臣莽以為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於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即位攝也此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為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謹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

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别奏以視讀曰示即真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刼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

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黄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黄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古禪字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宫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於皇初祖考黄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

祐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
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
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之
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
幟異制器以十二月朔癸酉改元為始建國元年正月
之朔以雞鳴為時服色配德上黄犧牲應正用白使節
之旄旛皆純黄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
命也始建國元年正月朔莽帥公侯卿士奉太皇太后

璽韍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初莽妻宜春侯王氏女立為皇后本生四男宇獲安臨二子前誅死安頗荒忽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辟君也）封宇子六人千為功隆公壽為功明公吉為功成公宗為功崇公世為功昭公利為功著公大赦天下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於予躬詩不云乎侯服於周天命靡常封爾為定安公永為新室賓於戲（音嗚呼）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

予命又曰其以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為定安公國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輔臣皆封拜以太傅左輔驃騎將軍安陽侯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

徒就德侯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京兆尹紅休侯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丞承陽侯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成都侯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大阿右拂大司空衛將軍廣陽侯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

興者故城門令史王盛者賣餅莽案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視讀曰示神焉餘皆拜為郎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莽策羣司曰歲星司肅東嶽太傅典致時雨青煒音輝登平考景以晷熒惑司悊

南嶽太傅典致時與赤熚頌音容平考聲以律太白司艾音乂西嶽國師典致時陽白熚象平考量以銍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元熚和平考星以漏月刑元股左司馬典致武應考方法矩主司天文欽若昊天敬授民時力來農事以豐年穀日德元厷古肱字右司徒典致文瑞考圜合規主司人道五教是輔帥民承上宣美風俗五品乃訓斗平元心中司空典致物圖考度以繩主司地理平治水土掌名山川衆殖鳥獸蕃茂草木各策命

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更名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典兵秩位皆上卿號曰六監

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御史曰執法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長樂宫曰常樂室未央宫曰壽成室前殿曰王路堂長安曰常安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車服黻冕各有差品又置司恭司從司明司聰司中大夫誦詩工徹膳宰以司過策曰予聞上聖欲昭厥德罔不慎修厥身用綏于遠是用

建爾司于五事毋隱尤毋將虛好惡不慼立于厥中於戲勗哉令王路設進善之旌非謗之木敢諫之鼓諫大夫四人常坐王路門受言事者封王氏齊縗之屬為侯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緦麻為男其女皆為任男以睦女以隆為號焉皆授印韍令諸侯立大夫人夫人世子亦受印韍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謬於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

又求黄帝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夏禹臯陶伊尹之後將祚厥祀以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為初睦侯奉黄帝後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為祈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嬀昌為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臯陶後伊元為褒衡子奉伊尹後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賔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賔殷後宋公孔弘運轉次

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夏後遼西以豐為章功侯亦為恪四代古宗宗祀於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褒魯子姬就宣尼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莽又曰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自黄帝至于濟南伯王伯王莽之高祖祖世氏姓有五矣黄帝二十五子分賜厥姓十有二氏虞帝之先受姓曰姚其在陶唐曰嬀在周曰陳在齊曰田在濟南曰王予伏念皇初祖考黄帝皇始祖考虞帝以宗祀於明堂宜序於祖宗之親廟其立

祖廟五親廟四后夫人皆配食郊祀黃帝以配天黃后以配地以新都侯東第為大禖歲時以祀家之所尚種祀天下姚嬀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叙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為宗室世世復無有所與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親焉封陳崇為統睦侯奉胡王後追王陳胡公田豐為世睦侯奉敬王後追王陳敬仲天下牧守以前有翟義趙明等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為男守為附城又

封舊恩戴崇金涉箕閎揚並等子皆為男遣騎都尉蹗等分治黃帝園位於上郡橋畤虞帝於零陵九疑胡王於淮陽陳敬王於齊臨淄愍王於城陽莒（齊愍王）伯王於淮南東平陵孺王於魏郡元城（莽之高祖名遂字伯紀曾祖名賀字翁孺故謂之伯王孺王）使者四時致祠其廟當作者以天下初定且祫祭於明堂太廟以漢高祖為文祖廟（欲法舜受終之事）莽曰予之皇祖始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予復親受金策於漢高皇帝之靈惟思襃厚前代

何有忘時漢氏祖宗有七以禮立廟於定安國其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予以秋九月親入漢氏高元成平之廟諸劉更屬籍京兆大尹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勿令有侵寃又曰予前在大麓至于攝假大麓謂為大司馬宰衡時妄引舜事深惟漢氏三七之阸思延劉氏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然自孔子作春秋以為後王法至於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協之於今亦哀之十四也哀帝六年平帝五年居攝三年凡十四年赤世計盡終不可彊濟今皇天革漢而

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敢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順爾固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顔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小大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是以禁剛卯及金刀也博謀卿士僉曰天人同應昭然著明其去剛卯莫以為佩除刀錢勿以為利承順天

心快百姓意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
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
得挾銅炭是歲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
其國快凡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為扶崇公快舉兵攻即
墨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拒快快敗走至長廣死莽曰
昔予之祖濟南愍王困於燕寇自齊臨淄出保於莒宗
人田單廣設奇謀獲殺燕將復定齊國今即墨士大夫
復同心殄滅反虜予甚嘉其忠者憐其無辜其赦殷等

非快之妻子他親屬當坐者皆勿治弔死問傷賜亡者葬錢人五萬殷知天命深疾惡快以故輙伏厥辜其滿殷國戸萬地方百里又封符命臣十餘人莽曰古者設廬井八家一夫一婦田百畆什一而税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此唐虞之道三代所遵行也秦為無道厚賦税以自奉罷民力以極欲壊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曽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闌謂遮闌之若牛馬闌圈也制於民臣顓斷其命

姦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畧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書曰予則孥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父子夫婦終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予前在大麓始令天下公田口井則有嘉禾之祥遭反虜逆賊且止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

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女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人民至涕泣於市道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

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秋遣五威將王竒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凡四十二篇其德祥言文宣之世黄龍見於成紀新都高祖考王伯墓門梓柱生枝葉之屬符命言井石金匱之屬福應言雌雞化為雄之屬其文爾雅依託皆為作説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云總而説之曰帝王受命必有德祥之符瑞協成五命申以福應然後能立巍巍之功傳於子孫永享無窮之祚故

新室之興也德祥發於漢三七九世之後肇命於新都受瑞於黄支（獻生犀事）開王於武功定命於子同（梓潼縣莽改之）成命於巴宕申福於十二應天所以保祐新室者深矣固矣武功丹石出於漢氏平帝末年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皇天眷然去漢與新以丹石始命於皇帝皇帝謙讓以攝居之末當天意故其秋七月天重以三能（音台）文馬（三台星也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皇帝復謙讓未即位故三以鐵契四以石龜五以虞符六以文圭七以元印八以茂陵石

書九以元龍石十以神井十一以大神石十二以銅符帛圖申命之瑞寖以顯著至於十二以昭告新皇帝皇帝深惟上天之威不可不畏故去攝號猶尚稱假改元為初始欲以承塞天命克厭上帝之心然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故是日天復決以勉書哀章所作策命也又侍郎王盱見人衣白布單衣赤繢方領冠小冠立於王路殿前謂盱曰今日天同色以天下人民屬皇帝盱怪之行十餘步人忽不見至丙寅暮漢氏高廟有金匱圖

策高帝承天命以國傳新皇帝明旦宗伯忠孝侯劉宏以聞乃召公卿議未決而大神石人談曰趣新皇帝之高廟受命毋留於是新皇帝立登車之漢氏高廟受命受命之日丁卯也丁火漢氏之德也卯劉姓所以為字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皇帝謙讓既備固讓十二符應迫著命不可辭懼然祇畏葦然閔漢氏之終不可濟亹亹在左右之不得從意為之三夜不御寢三日不御食延問公侯卿大夫僉曰宜奉如上天威命於

是乃改元定號與海内更始新室既定神祇懽喜申以福應吉瑞累仍詩曰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此之謂也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賜吏爵人二級民爵人一級女子百戶羊酒蠻夷幣帛各有差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面色數將

持節稱太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於四表靡所不至其東出者至元菟樂浪高句驪夫餘南出者踰徼外歷益州貶句町王為侯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單于欲求故印五威將陳饒椎破之單于大怒而句町西域後卒以此皆畔饒還拜為大將軍封威德子冬靁桐華置五威司命中城四關將軍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城門策命統睦侯陳崇曰

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也驕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圉帝命帥繇統睦于朝命說符侯崔發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女作五威中城將軍中德既成天下說符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荆楚女作五威前闗將軍

振武奮衛明威于前命尉睦侯王嘉曰羊頭之阸北當燕趙女作五威後關將軍壺口捶阸尉睦于後命堂威侯王奇曰肴黽之險東當鄭衛女作五威左關將軍函谷批難掌威于左命懷羌子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女作五威右關將軍成固據守懷羌于右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曰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女莽收捕殺之治者掌寇大夫陳成自免去官真定劉都等謀舉兵

發覺皆誅真定常山大雨雹二年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無違命者封將為子帥為男初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義和置酒士郡一人乘傳督酒利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匈奴單于求故璽莽不與遂寇邊郡殺畧吏民十一月立國將軍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巳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

共賊殺校尉刁護刼掠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劉氏當復趣空宮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不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爲賓食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常安城中及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鄉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扶恩侯劉貴等

更聚衆謀反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早絶其萌牙故也臣愚以為漢高皇帝為新室賔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壻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為體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諸侯者以戸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為吏者皆罷待除於家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塞狂狡之萌恭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四輔明徳侯劉龔率禮

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
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
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
太后號曰黃皇室主絶之於漢也冬十二月雷更名匈
奴單于曰降奴服于莽曰降奴服于知威侮五行背畔
四條侵犯西域延及邊垂為元元害辠當夷滅命遣立
國將軍孫建等凡十二將十道並出共行皇天之威罰
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韓邪單于稽侯狦累世忠孝

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滅稽侯狦之世令分匈奴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稽侯狦子孫十五人為單于遣中郎將藺苞戴級馳之塞下召拜當為單于者諸匈奴人當坐虜知之法者皆赦除之遣五威將軍苗訢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郡相威將軍李棽音心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誅貉將軍陽俊討穢將軍嚴尤出漁陽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

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衆郡委輸五大夫衣裘兵器糧食長吏送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天下騷動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莽以錢幣訖不行於是造寶貨五品百姓復不從但行大小錢二品而已盜鑄錢者不可禁迺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厨傳勿舍關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爭為

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絶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軍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輝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

子及豐孫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説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黄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

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黄皇室主天下毋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豊自殺尋隨方士人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迺流棻於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

驛車載其屍傳致云莽為人侈口蹷頣師古曰侈大也蹷短也頣頷也蹷音其月反頣音胡感反露眼赤精大聲而嘶師古曰嘶破聲也音先奚反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師古曰毛之彊曲者曰氂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氂音力之反字或作犛音義同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師古曰瞰謂遠視也音曲濫反是時有用方技待詔黄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後常翳雲母屛面師古曰屛面即便面蓋扇之類也解在張敞傳非親近莫得見也是歲以初睦

侯姚恂為寧始將軍三年莽曰百官改更職事分移律令儀法未及悉定且因漢律令儀法以從事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吏民有德行通政事能言語明文學者各一人詣王路四門遣尚書大夫趙並使勞北邊並還言五原北假膏壤殖穀異時常置田官乃以並為田禾將軍發戍卒屯田北假以助軍糧是時諸將在邊須大衆集吏士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遣

著武將軍逯並等填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
人分填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爲姦於外
撓亂州郡貨賂爲市侵漁百姓莽下書切責司監放縱
自若而藺苞戴級到塞下招誘單于弟咸咸子登入塞
脅拜咸爲孝單于賜黄金千斤錦繡甚多遣去將登至
長安拜爲順單于留邸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寖
劇死莽以舜子延襲父爵爲安新公延弟褎新侯匡爲
太師將軍永爲新室輔爲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

夫以故大司徒馬宫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為胥附博士李充為奔走諫大夫趙襄為先後中郎將廉丹為禦侮是為四友又置師友祭酒及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上卿琅邪左咸為講春秋頴川滿昌為講詩長安國由為講易平陽唐昌為講書沛郡陳咸為講禮崔發為講樂祭酒遣謁者持安車印綬即拜楚國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應徵

不食而死寧始將軍姚恂免侍中崇祿侯孔永為寧始將軍是歲池陽縣有小人景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相稱三日止瀕河郡蝗生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堤塞四年二月赦天下夏赤氣出東南竟天厭難將軍陳歆言捕虜生口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登所為莽怒斬其子登於長安以視諸蠻夷大司馬甄邯死寧始將軍孔永為大司馬侍中大

賛侯輔為寧始將軍秩每當出時必先揆索城中名曰横揆是月横揆五日恭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予以不德襲于聖祖為萬國主思安黎元在于建侯分州正域以美風俗追監前代爰綱爰紀唯在堯典十有二州衛有五服詩國十五抪音鋪徧九州殷頌有奄有九有之言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帝王相改各有云為或昭其事或大其本厥義著明其務一矣昔周二后受命故有東都西都之居予之受命蓋亦如

之其以洛陽爲新室東都常安爲新室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州從禹貢爲九爵從周氏有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戶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戶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戶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戶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令已受茅土者公十四人侯九十三人伯二十一人子百七十一人男四百九十七人凡

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一十一人九族之女為任者八十三人及漢氏女孫中山承禮君遵德君脩義君更以為任十有一公九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元士定諸國邑采之處使侍中講理大夫孔秉等與州部衆郡曉知地理圖籍者共校治於壽成朱鳥堂予數與羣公祭酒上卿親聽視咸已通矣夫襃德賞功所以顯仁賢也九族和睦所以襃親親也予永惟匪解思稽前人將章黜陟以明好惡安元元焉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

受奉都内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庸作者中郎區
博諫莽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
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
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千載
絶迹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
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莽知民怨迺下書曰諸名食王
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
初五威將帥出改句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諷

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當伐胡不欲行郡彊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穢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慰安穢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至而斬焉傳首長安莽大説下書曰迺者命遣猛將共行天罰誅滅虜知

分為十二部或斷其右臂或斬其左腋或潰其胷腹或紬其兩脅今年刑在東方誅貉之部先縱馬捕斬虜騶平定東域虜知殄滅在於漏刻此乃天地羣臣社稷宗廟祐助之福公卿大夫士民同心將率虓虎之力也予甚嘉之其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布告天下令咸知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云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曰伏念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終文祖在琁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

於上帝禋於六宗望秩於山川徧於羣神廵狩五嶽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予之受命即真到於建國五年已五載矣陽九之阨既度百六之會已過歲在壽星填在明堂倉龍癸酉德在中宫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其以此年二月建寅之節東廵狩具禮儀調度羣公奏請募吏民人馬布帛綿又請内郡國十二買馬發帛四十五萬匹輸常安前後毋相須至者過半莽下書曰文母太后體不安其且止待後是歲改十一公號以新為

心後又改心為信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與
元帝合而溝絶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
食坐於牀下莽為太后服喪三年大司馬孔永乞骸骨
賜安車駟馬以特進就朝位同風侯逯並為大司馬是
時長安民聞莽欲都雒陽不肯繕治室宅或頗徹之莽
曰元龍石文曰定帝德國雒陽符命著明敢不欽奉以
始建國八年歲躔星紀在雒陽之都其謹繕脩常安之
都勿令壞敗敢有犯者輙以名聞請其罪是歲烏孫大

小昆彌遣使貢獻大昆彌者中國外孫也其胡婦子為小昆彌而烏孫歸附之莽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迺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義故詘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畔殺都護但欽十一月慧星出二十餘日不見是歲以犯挾銅炭者多除其法明年改元曰天鳳天鳳

元年正月赦天下莽曰予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音備）乾肉內者行張坐臥所過毋得有所給予之東巡必躬載耒每縣則耕以勸東作予之南巡必躬載耨每縣則薅（火高反）以勸南偽（音訛）予之西巡必躬載銍每縣則穫以勸西成予之北巡必躬載拂（音弼今謂之連枷）每縣則粟以勸蓋藏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雒陽之都焉敢有趨讙犯法輒以軍法從事羣公奏言皇帝至孝往年文母聖體不豫躬親供養衣冠稀解因遭棄

羣臣聖顔悲哀飲食損少令一歳四廵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廵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恭乃下書更以天鳳七年歳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廵狩之禮厥明年歳在實沈倉龍辛巳即土之中雒陽之都迺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雒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策大司馬逯並曰日蝕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印韍就侯氏朝位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省侍中諸曹兼官者

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
臣有言其過失者輙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
臣故見信任擇名官而居之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
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戊曹士收繫僕射
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即時死大
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苛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
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斫士亡郡縣逐之家
上書莽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邑斥士以謝國將哀

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勑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四月隕霜殺屮木海瀕尤甚六月黃霧四塞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世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

六尉郡河東河内弘農河南滎陽頴州南陽為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五郡縣以亭為名者三百六十以應符命文也緣邊又置竟音境尉以男為之諸侯國閒田為黜陟增減云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六尉義陽東都曰六郊衆縣曰六隊音遂粟米之内曰内郡其外曰近郡有鄣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

有五郡九州之内縣二千二百有三公作甸侯是為惟城諸在侯服是為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為惟翰在賔服是為惟屏在揆文教奮武衛是為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為惟藩各以其方為稱總為萬國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

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為六旬首冠以戊子為元日昏以戊寅之旬為忌日百姓多不從者匈奴單于知死弟咸立為單于求和親莽遣使者厚賂之詐許還其侍子登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即執良等付使者檻車詣長安莽燔燒良等於城北令吏民會觀之緣邊大饑人相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塞苦邊郡無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

校尉韓威進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饑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横行莽壯其言以威為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填都尉諸屯兵會匈奴使還單于知侍子登前誅死發兵寇邊莽復發軍屯於是邊民流入内郡為人奴婢迺禁吏民敢挾邊民者棄市益州蠻夷殺大尹程隆三邊盡反遣平蠻將軍馮茂將兵擊之寜始將軍侯輔免講易祭酒戴參為

寧始將軍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佐酒大
赦天下是時日中見星六司馬苗訢左遷司命以延德
侯陳茂為大司馬訛言黄龍墮死黄山宫中百姓奔走
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不能得單于
咸既和新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
者廼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辠繫獄欽
曰是欲以我為説於匈奴也遂自殺莽選儒生能顓對
者濟南王咸為大使五威將琅邪伏黯等為師使送登

屍勑令掘單于知墓棘鞭其屍又令匈奴却塞於漠北責單于馬萬匹牛三萬頭羊十萬頭及所鈔略邊民生口在者皆還之莽好為大言如此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責單于背畔之辠應敵從横單于不能詘遂致命而還入塞咸病死封其子為伯伏黯等皆為子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鋭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説公卿旦入暮出議論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是時中

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秉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案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書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輙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

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三歲矣穀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迺定邊郡亦略將盡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立國將軍孫建死司命趙閎為立國將軍寧始將軍戴參歸故官南城將軍廉丹為寧始將軍三年二月乙酉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

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言視事八年功業
不効司空之職尤獨廢頓至迺有地震之變願乞骸骨
莽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
易繫坤動動静辟脅萬物生焉災異之變各有云爲天
地動威以戒予躬公何辜焉而乞骸骨非所以助予者
也使諸吏散騎司禄大衛脩寧男遵諭予意焉五月莽
下吏禄制度曰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
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緵布二疋或帛一疋

予每念之未嘗不慼焉今阮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畧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萬斛云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諸侯各食其同國則辟任附城食其邑公卿大夫元士食其采多少之差咸有條品歲豐穰則充其禮有災害則有所損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

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大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
什計率多少而損膳馬東嶽太師立國將軍保東方三
州一部二十五郡南嶽太傅前將軍保南方二州一部
二十五郡西嶽國師寧始將軍保西方一州二部二十
五郡北嶽國將衛將軍保北方二州一部二十五郡大
司馬保納卿言卿仕卿作卿京尉扶尉兆隊右隊中部
左洎前七部大司徒保樂卿典卿宗卿秩卿翼尉光尉
左隊前隊中部右部有五郡大司空保予卿虞卿共卿

工卿師尉列尉祈隊後隊中部洎後十郡及六司六卿皆隨所屬之法保其災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内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諸侯辟任附城羣吏亦各保其災害幾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是月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遣大司空王邑行視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

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戊子晦日有蝕之大赦天下復令公卿大夫諸侯二千石舉四行各一人大司馬陳茂以日蝕免武建伯嚴尤為大司馬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絶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明當脩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羣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平蠻將軍馮茂擊句町士卒疫疾死者

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句町頗斬首有勝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越巂遂久仇牛同亭邪豆之屬反畔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敺衆遠居費以億計吏士離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十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

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悟曰英亦未
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
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音庭導其
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
域都護李崇將戊已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貢獻焉
諸國前殺都護但欽駿欲襲之命佐帥何封戊已校尉
郭欽别將馬耆詐降伏兵擊駿等皆死欽封後到襲擊
老弱從車帥還入塞莽拜欽為塡外將軍封剿子小反胡

子何封為集胡男西域自此絶四年五月莽封保成師友祭酒唐林為建德侯故諫議祭酒紀逡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焉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令各就國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都内故錢予其禄公歲八十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

之令每一菀下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浸衆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莞諫莽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六隊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淮𤓰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女子吕母亦起初吕母子為縣吏為宰所冤殺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

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

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
荆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
以漁采為業閒者國張六筦税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
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
田里假貸犂牛種食濶其租賦幾可以解釋安集莽怒
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
千金莽詔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
士馳傳天下考覈貪饕闗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幾以

禁姦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冰二曰肅聖寶繼三曰德封昌圖又宗舅呂寛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莽至是復其舊名貶爵改號賜謚為功崇繆伯以伯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絶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𦨭惲責問妨𦨭音戴并以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

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左杖威節右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迺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以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以為曲陽非令稱乃追謚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刁子都樊崇等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略衆皆萬數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

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張樂崑崙虔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予其饗哉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數年刁子都等黨

衆寖多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李曅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鋭卒一切税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黄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

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輙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内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歙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彊立以為須卜善于後安公（善于匈奴之號後安公中國之號兩加之）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静輙語中國此方

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不如在
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
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出車城
西横廐未發尤素有智畧非莽攻伐四夷數諫不從著
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風
諫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
盜賊莽大怒策免尤令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韍歸故郡
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

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詈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無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濵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

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莽聞之留霸在所新豐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符也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盡歲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

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於天以正於理塞大異焉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爲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音義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候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

馬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率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迺解矣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臨國雒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

皆曰臨國雒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閤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閤閤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先後世褎主當登終南山所謂新

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

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赤自用土德故以黃為寶以赤為廝乃賤漢行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視讀如示能建萬世之基者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波音陂郎池之南惟玉食謂龜為玉兆之文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而墨食也

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
立載行視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持節及
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崔發張邯説莽曰
德盛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内且令萬世之後無
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筭及
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
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禄館凡十餘
所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

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黄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

適求等馬適姓求名謀舉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桀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僰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是

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没入官為奴婢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虚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褎乘牝馬柴車藉槀瓦器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汚染其衣莽聞而說之下詔申勑公卿思與厥齊封尊為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

兵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為池二年正月
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更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
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
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
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
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
女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
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

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驃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韍策書曰符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為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為太子

有烈風之變輙順符命立爲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
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祐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
謚謚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㫁起㫁亦
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者增
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曄開明生女
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
爲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
章視羣公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夏加封爵於是以

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脩公匡為功建公睦為睦脩任捷為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怒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

江湖有盜自稱楚王姓爲劉氏萬人成行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

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没入官為奴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妻愁苦死者什六七孫憙景尚曹放等擊賊不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況讖言荆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迺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棽為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説瓜田儀莽以為中郎使出儀儀文降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謚曰瓜

寧殤男幾以招來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服民私服在詔書前者亦釋除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宫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又感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劒四面提音弟擲也擊斧壞屋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

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或言黄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載以祕機四輪車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黄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僊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輀車非僊物也是歲南郡秦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室宣典星歷候氣變以

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偽以婾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説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初四

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音但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鬭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莽終不諭其故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爲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爲罔誣因下書切責七公令嚴勅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輙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

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赤麋眉也古字通用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辠乏興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

不輙督責遂至延曼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將率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或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

亡以威視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
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
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
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
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
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為發代遣使者賜況璽
書使者至見況因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
大夫況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

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為邯(音胡敢反)淡里附城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

云寒民舍居橋下疑以火自燎為此災也其明旦即乙
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黄虞遺統受命至于地
皇四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絶滅霸駁之橋欲以
興戒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令
東方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嶽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
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
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羲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
遣東嶽太師特進褒新侯王匡開東方諸倉振貸貧之

與更始將軍廉丹俱東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為泣軍太師更始合將鋭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煑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莽於是開天下山澤之防令民取采取山澤之物勿出税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莽所作歷名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

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荆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乗船從渭入河至華陰廼出乗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宫緣殿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為太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闗者數十萬人廼置養贍官稟食之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稟饑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黄門王業領長安市

買賤取於民民甚悪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飰肉羮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是莽信之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别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

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鬭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為狂刃所害嗚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令臣居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

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廄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人李通等帥舂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

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諡邪莽亦心怪以問羣臣

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饑寒羣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耳莽大說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迺染其鬚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

后聘黄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恭親
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御
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
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韍執弓韣封皇后
父諶為和平侯拜為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是日
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
靚無塵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辛丑巽之宮日也巽
為風為順后誼明母道得温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兹

介福于其王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諸欲依廢漢
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殖
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恭日與方士涿郡昭君
等於後宫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
氏舂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
衆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
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輿洎南棘虜若豆孟遷不用
此書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上公食邑萬户賜寳貨

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壽良卒正王閎揚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迫措（讀與笮同音莊客反）青徐盜賊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則逆賊靡碎此迺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

百萬之師征伐剿絶之矣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五人分下赦令曉諭云囂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别攻潁川下昆陽郾定陵莽聞之愈恐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政決於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

道不絶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
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
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
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
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
不快邪遂圍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曰歸師勿遏
圍城爲之闕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
會世祖悉發郾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邑易之自

將萬餘人行陳勑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自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並戰邑走軍亂天風蜚瓦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謼虎豹股栗士卒奔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並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莽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羣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説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

興恭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
言劉伯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
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
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
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讖記為涉言星孛埽宮室劉氏
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
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
歆涕泣言誠欲與公共安宗族柰何不信涉也歆因為

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
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
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
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為
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
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迺可忠以
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
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

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
兵都肄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
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戸下莽令䝉惲責問
皆服中黄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劒欲自刎侍中
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黄門持劒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
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軍史諶行諸署告郎
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莽欲以厭凶使
虎賁以斬馬劒挫忠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

司馬官屬吏士為忠所詿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伊休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但免侍中中郎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迺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

復遠念郡國欲諱邑與計議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邑我年老毋適子欲傳邑以天下勑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說侯林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鰒音雹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性好時曰小數及事迫急亶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

其周垣號將軍曰歲宿中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燿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尹李育以兄子隗囂為大將軍攻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衆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鄡亭備武關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左將軍

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飧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即以除郎至五

千餘人甞憚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毋鬬意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

史熊王況詐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
虎亡三虎郭欽陳暈成重收散卒保京師倉鄧曄開武
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
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渡
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
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逐至長
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大姓櫟陽申碭下邽王
大皆率衆隨憲屬縣斄嚴春茂陵董喜藍田王孟槐里

汝臣盩厔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之屬衆皆數千人假稱漢將時李松鄧曄以為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内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諶將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𧰼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宫人婦女謕謼曰當

奈何時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栻於
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
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
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
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
公卿大夫侍中黄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
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
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

謼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共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𧙗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陬間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數十萬皆屬

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或竊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為侯太

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敗昆
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為稱說王莽
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故漢鍾武
侯劉聖聚衆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為大司馬茂
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降天下悉歸
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建
令丞相劉賜斬發以徇史諶王延王林王吳趙閎亦降
復見殺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

揚言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
下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
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
安居長樂宮府藏完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
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
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
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
萬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唯霸陵杜

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又安
班氏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
師友歸仁及其居位攝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
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
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
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
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
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

然自以黄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内顒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偏生民辜及枯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炕龍絶氣非命之運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

通志卷一百三

通志卷一百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七

後漢

劉聖公 劉盆子 王昌 劉永 龐萌 張步 王閎 李憲

陳衆 彭寵 盧芳 隗囂 王遵 公孫述

劉聖公名玄光武族兄也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欲報

之客犯法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其父子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舂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地皇二年荆州牧某史闕其名發奔命二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遂攻拔竟陵轉擊雲杜安陸多畧

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舂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聖公為更始將軍衆雖多而無

所統一諸將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場於
淯水上沙中陳兵人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更
始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
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
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
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
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
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勲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

望起兵略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望遂自立爲天子以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時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輔震動是時海内豪傑翕然嚮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中起兵攻未央宫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臺收璽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黄堂取視

之喜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馬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莽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遣中黄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宫鐵柱門三馬皆死初王莽敗惟未央宫被焚而已其餘宫館一無所毁宫女數

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
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
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
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
棘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
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為
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大將
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

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驃騎大將軍宋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松為丞相

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輙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輙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威福自已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劒擊之自是無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

東王臣張卬暴三輔其所受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軍帥將軍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葢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

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惟名
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
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内望此有以闚度
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敗材
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
美更始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
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
入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

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簒奪而嘗為漢主今皆云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聚黨數千人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蓩鄉蓩音莫老反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還奔

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鄭華陰閒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為然共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之掫音子侯反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共劫更始俱成前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

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入將悉誅之惟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旦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内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赤眉至高

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外號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

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竭請得先死拔劒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同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

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求後徙封成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巡卒子姚嗣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位國除因為式人馬天鳳

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貲産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劒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輙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因與呂母入海中招合亡命衆至數千呂母自

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饑寇賊蠭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閒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因擊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殺萬餘人遂北入青州所過虜掠

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衆既寖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巨人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

去時呂母病死其衆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沂平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頴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頴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逄安為一部徐宣謝禄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禄等亦拔陽

翟引之梁擊殺河南太守赤眉衆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

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

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惟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遂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

復還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履乘軒車大馬赤屏泥絳襜絡而猶從牧兒遨崇雖起勇力而為衆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逄安左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讙呼拔劒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虜暴吏民百

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黄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音案劒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肴亂兒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更相辯鬬而兵衆遂各踰宫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黄門共臥起惟得上觀閣而不聞

外事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中蘆菔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饑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

為庶人更求賢知惟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輙見剽刼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嘘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

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

卒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婬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桂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屯杜陵逄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逄安精兵在外惟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槀街中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逄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

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己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脱歸長安時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

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崤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劒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餧十

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旦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
列而觀之謂盆子曰自知當死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
上憐赦之耳帝笑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又謂崇等曰
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
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
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
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
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又曰諸卿大為無

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

官地以為列肆使食其稅終身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以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好奇數任俠於趙魏閒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下殿卒僵須臾有黄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妊身就館趙后欲害之偽易他人子以故得全輿年十二識命者郎中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二十

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宫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曰制詔部刺史郡大守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昔遭趙氏之禍因以王莽簒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

河濱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於天天命祐漢故使東
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
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先驅朕仰觀天文乃
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蓋
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持帝
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詔聖公
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疑刺史二千石皆聖公
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就彊者負力弱者惶惑

令元元創痍已過半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
郎以百姓思漢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
於是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
得郎檄南走信都發兵徇旁縣遂攻柏人不下議者以
為守柏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郎太
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尅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
衆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
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守鉅鹿而進

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戸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間開門内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元

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郡豪傑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横行將軍是時東海人董憲起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共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永自稱天

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牙大將軍葢延等伐永初陳留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葢延俱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葢延遂圍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為葢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為齊王董憲

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建率衆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城迎永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與茂建走酇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出兵與武等戰不剋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

憲合紆奔佼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龎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龎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以為兾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共破王郎及躬敗萌乃歸降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龎萌是也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

遂反帝聞之大怒曰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鋭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

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衆軍進挑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鋭卒拒新陽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勑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衆皆奔散遣吳漢追擊之佼彊

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入緡山數日吏士
聞憲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郯城吳漢等
復攻拔郯憲與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
斬其首降梁地悉平吳漢進圍朐明年城中穀盡憲萌
潛出襲取贛榆琅邪大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中會吳
漢下朐城進盡獲其妻子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
皆已得矣嗟乎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閒道
歸降而吳漢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人黔陵亦

斬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黙陵關内侯

張步字文公瑯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衆數千轉攻傍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遣魏郡王閎為瑯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為檄曉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元武大將軍藍

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寖廣兵甲日盛王閎懼其衆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閎按劒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拒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閎關掌郡事建武三年光武遣光禄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

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衆心且齊人多詐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而取乃悉將其衆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自幸劇步退保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

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伸〈闕〉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閎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衆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閎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盛閎屢

諫忤旨哀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恇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後闥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知閎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閎馳上太后朝廷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閎乃出為東郡太守閎懼誅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閎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莽末江賊

王州公等起衆十餘萬攻掠郡縣莽以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至六年正月拔之憲亡走其軍士帛意追斬憲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臨等猶聚衆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揚州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勀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衆為從事白歙請得

喻降臨於是乗單車駕白馬往說而降之濶山人共生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偉容貎能飲飯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已者宏與何武鮑宣並遇害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陽聞同産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時吏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並鄉

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安
樂令及光武鎮慰河北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
謁會王郎詐立傳檄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
北州衆多疑惑欲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
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
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
延狐奴令王梁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武
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食前

後不絕及王郎死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劒又倚以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

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相能浮數譖搆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

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輙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埶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别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

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

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戸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以子后蘭卿

為將軍國師韓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為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充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死中子次卿亡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

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發兵擁護世世稱臣今漢亦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于遂立芳為漢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初五原人李興隨昱

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五原塞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入塞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大司馬吳漢驃騎大

將軍杜茂數擊芳並不剋十二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脅内離遂棄輜重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昱為五原太守封鐫胡侯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栁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林為代太傅賜繒二萬疋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廢絶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

故遂西連羌戎北懷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
時兵革並起往往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期於奉成宗
廟興立社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
聖德高明躬率衆賢海内賓服恵及殊俗以肺附之故
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為代王使備北藩無以報塞重
責冀必欲和輯匈奴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謹奉天子玉
璽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呂
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歳芳自道還憂恐乃復背叛遂反

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爲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役其中有駮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乃遣將兵長史陳訢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冀縣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少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爲士歆死囂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閒更

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曰夫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聽遂聚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崔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衆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方望以為軍師望至說囂曰足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

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高廟稱
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
文無常削地開兆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
明其舍諸囂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囂
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祝畢有司穿坎于庭牽馬
操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
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懷姦慝明神殛之高祖
文皇武皇俾墜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有司奉血鍉

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鍉不濡血歃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䜖血如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

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畧舉大端以喻吏民葢天爲父地爲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工作發冢河東攻刼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

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夜寃繫無辜妄
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
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幣歲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
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增重賦斂刻剥百姓厚自
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
銅炭沒入鍾宫徒隷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饑死長安皆
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彊胡南擾勁越西侵羌戎
東摘濊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

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内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興滅繼絶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

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櫜弓卧鼓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

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以定大勲方緝今後又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耆耇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踐乘扁舟於五

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勤銘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顧將軍勉之嚚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嚚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嚚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嚚即說更始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

欲刼更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亡歸天水復招聚其衆據故地自稱西州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為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楊廣王遵周宗及平

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將軍杜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

其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時陳倉人呂鮪擁衆數萬與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鉛刀不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絶羣隔於盜賊聲聞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拒公孫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將軍之助

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手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自是恩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耻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

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
囂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
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
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歙援奉使
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
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囂
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
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

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罵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羇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

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
埶即還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
阸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六年關東悉平
帝積苦兵閒以囂子内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
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
之故帝有所辭答尤加意焉囂復遣使周游詣闕先到
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珍寶繒帛賜

嚚期至鄭祓盜亡失財物帝常稱嚚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嚚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孫述遣兵冦南郡乃詔嚚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嚚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絶敗又多設支閡帝知其終不為用叵欲討之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嚚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亡歸諸將與嚚戰大敗各引退嚚因使王元行廵侵三

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
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
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
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
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
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
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
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

書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虚辭即不欲勿報嚻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明年述以嚻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埶秋嚻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嚻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

太守遵少豪俠有才辯遂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得略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隴坻行廵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上隴

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歃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埶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儒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

一事哉前計抑絶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
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
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
以奔離之卒拒要阸當軍衝視其形埶何如哉夫智者
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
夷吾束縛而相齊黥布仗劒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
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
心胸參之有識𨚍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

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

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恚憤而死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明年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留為蜀將及輔

威將軍臧宫破延岑元舉衆詣宫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為護羌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哀帝時以父任為郎後父仁為河南都尉而述補清水長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月餘掾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

以其能使兼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卒正居臨卭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入畧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横述意惡之召縣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乆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

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
便去豪桀皆叩頭曰願効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
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
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
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
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
險衆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於綿竹擊寶忠大破走
之由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

夫橫議將軍割劇千里地什湯武若奮威德以投天隙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兵力精彊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

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

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郡為成都尹越巂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桀呂鮪等往往擁衆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皆拜為將軍

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走至南陽畧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

之及豐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
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
夷陵間招其故衆因欲取荆州諸郡竟不能克是時述
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謡言曰黄牛
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黄述自號白五銖
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
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
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歴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

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與西方太守而乙絶卯金也五德之運黄承赤而白繼黄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書中國冀以惑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

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

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

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

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守豪桀並起漢祖

無前人之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

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

踰於却就而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

附威如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

解嚚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賔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桀咸歸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内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絶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

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
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
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揺兾有大利
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
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
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方無
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輙平不亟乘時
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説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

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

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

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陵夷道因據荊門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勲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壻史興並為大司馬

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死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諭述曰往年詔書比下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活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

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宫軍至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宫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

宫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羮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勲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通志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十三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八

後漢

李通 王常 鄧晨 来歙 曾孫歷 鄧禹 禹孫康 禹子訓

訓子騭 騭兄弘 朱寵 寇恂 曾孫榮 馮異 岑彭 元孫熙 賈復 子宗

吳漢 蓋延 陳俊 臧宮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絶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為王莽宗卿師通亦為五威將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説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家居富逸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

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答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因復備言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結約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死守

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黄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闗門禁嚴君壯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脱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黄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説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

誅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莽前隊殺甄阜梁丘賜更始立以通為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更拜為大將軍西平王軼為舞陰王通從弟松為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荆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姬是為寧平公主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宮五年春代王梁為前將軍六

年夏領破姦將軍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還屯田順陽時天下畧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吕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忘之義功德最高海内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

拜為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埶素有消疾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帝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謚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黄嗣黄卒子壽嗣李軼後為朱鮪所

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死惟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宗幸宛詔諸李隨安衆宗室會見並受賞賜恩寵篤焉

王常字顏卿潁川武陽人也王莽末為弟報仇亡命江夏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緑林中聚衆數萬人以常為偏裨攻傍縣後與成丹張卬别入南郡藍口號下江兵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之常與丹卬收散卒入蔞谿刼畧鍾龍間衆復振引軍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遂北至宜秋是時漢兵與新市平林兵衆俱敗於

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秋即與光武及
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成丹張卬
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篡
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故豪傑並起今劉氏復興即真
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
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謂丹卬言之丹卬
負其衆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
常心獨歸漢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

故王莽得乘間簒位既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歌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

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
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
鋭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
惟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
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軍封知命侯别徇汝南
沛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
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專命誅賞封為鄧王食八縣
賜姓劉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

年夏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戹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頓首謝曰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以匹夫興義

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中尤
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封山桑侯後帝於大會中
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
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
諸將皆屬焉又詔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
拔湖陵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
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
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

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别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為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常别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内黄賊破降之後北屯故安拒盧芳十二年薨於屯所謚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世祖甞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往時會宛獨當應耶光武笑不答及漢兵起晨將賔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亡家屬光

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撝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没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立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畧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别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

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郡光武追銅馬高胡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晨房子侯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汎為吳房侯以奉公主之祠建武三年徵還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辯之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平邵陵新息賊四年從幸

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十三年更封南𢿘侯入奉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興鴻卻陂數千頃田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明年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備公主官屬禮儀招迎新野主魂與晨合葬於北邙乘輿與中宮親臨送葬謚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當棠卒子固

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力武帝時以光禄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朝鮮父仲哀帝時為諫議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歙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賔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歙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歙女弟為漢中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歙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歙勸嘉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

見歙大歡即解衣以衣之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蜀為憂帝謂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将方務關東西州方畧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歙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遣子恂隨歙入質拜歙為中郎将山東畧定帝

謀西收嚚嚚兵與俱伐蜀復使歙諭旨嚚將王元說嚚多
設疑故久猶豫不決歙素剛毅遂發憤責嚚曰國家以
君知臧否識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
委質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
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嚚
嚚起入部糾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嚚愈怒王
元勸嚚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嚚將王遵諫曰愚聞
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禍俱慎名器則下服

其命輕用怨禍則身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内懷他志名器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重信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之哉君叔以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陳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歙與征

虜將軍祭遵襲畧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至畧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畧陽斬山築隄激水灌城歙與將士死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

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将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饑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詔歙率征西大将軍馮異建威大将軍耿弇虎牙大将軍蓋延揚武大将軍馬成武威将軍劉尚入天水擊敗述将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

罽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及罽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不能討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級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隴西雖平而人饑流者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西遂安而涼州流通焉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入蜀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

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兵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臣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絶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使太中大夫贈

歆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歆有羌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羌國焉子褒嗣十三年帝嘉歆忠節復封歆弟由為宜西侯褒子棱尚顯宗女武安公主棱早歿褒卒以棱子歷為嗣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右騎永初三年遷射聲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軍耿寶侍中周廣

謝惲等共譖陷太尉楊震震遂自殺歷謂御史虞詡曰
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姦臣
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絶周廣謝惲
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
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修
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
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
囚死家屬徙北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

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邱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第五

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持書侍御史龔調羽林右監孔顯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闟長樂未央厩令鄭安世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之以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讙譁外見忠直而内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

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
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
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
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
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通時人為之震慄
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順帝即位朝廷咸稱
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殺諷劉禕閭丘弘等先卒皆拜
其子為郎朱倀施延陳光趙代等並為公卿任職徵王

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籍建髙梵等悉蒙顯擢

永建元年拜歷車騎將軍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黄門

侍郎三年母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為大鴻臚

陽嘉二年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

時為虎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

豔字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

遷司空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

時光武亦遊學京師禹雖幼而見光武知非常人遂相親附數年歸家及漢兵起更始立豪傑多薦舉禹禹不肯從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光武笑因留宿間語禹乃進說曰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羣起更始既未有所

挫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若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别攻拔樂陽從至廣阿光武舍城樓上披輿地圖

指示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内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也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光武悅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材光武以為知人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清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為賊所圍禹遂進與戰大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畧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

軍劉均及諸将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関中而方有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沈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畧乃拜為前将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関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為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為祭酒馮愔為積弩将軍樊崇為驍騎将軍宗歆為車騎将軍鄧尋為建威将軍耿訢為赤眉将軍左于為軍師将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

關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

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彌彊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為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鎮撫之是月光武即位於鄗使使者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酇侯食邑萬戶禹時年二十四遂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禹復破走之而赤眉遂入長安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

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而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悦於是名震關西帝嘉之數賜書褒美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餽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鋭未可當也夫盜賊羣起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

且休兵北地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遂引軍至栒邑禹所到擊破赤眉別將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遣子奉檄降禹遣詣京師帝以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下勑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乃分遣將軍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遣馮愔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

曰護軍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因報禹曰
縛馮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後月餘
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
詣廣降與共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至洛陽
赦不誅二年春遣使者更封禹為梁侯食四縣時赤眉
西走扶風禹至長安軍昆明池謁高廟遣使奉十一帝
主詣洛陽循行園陵置吏士奉守焉禹引兵與延岑戰
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

寶倨慢無禮禹斬之寶弟收寶部曲擊禹殺將軍耿訢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所憂也無得復妄進禹慙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為所敗衆皆死散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數月拜右將軍延岑自敗於

東陽遂與秦豐合四年春復寇順陽間遣禹護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擊破岑於鄧追至武當復破之岑奔漢中餘黨悉平十三年天下平定諸功臣皆增戶邑定封禹為高密侯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四縣帝以禹功高封弟寛為明親侯其後左右將軍官罷以特進奉朝請禹內文明篤行淳備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遠名勢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可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帝益重之中元元年

復行司徒事從東廵狩封岱宗顯宗即位以禹為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尊寵之居歲餘寢疾帝數自臨問以子男二人為郎永平元年年五十七薨謚曰元侯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侯襲為昌安侯珍為夷安侯禹少子鴻好籌策永平中以為小侯引入與議邊事帝以為能拜將兵長史率五營士屯鴈門肅宗時為度遼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俱出擊匈奴有功徵行車騎將軍出塞追畔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

高密侯震卒子乾嗣乾尚顯宗女沁水公主永元十四年隂皇后巫蠱事發乾從兄奉以后舅被誅乾從坐國除元興元年和帝復封乾本國拜侍中乾卒子成嗣成卒子褒嗣尚安帝妹舞隂長公主桓帝時為少府褒卒長子某嗣少子昌襲母爵為舞隂侯拜黄門侍郎昌安侯襲嗣子藩亦尚顯宗女平臯長公主和帝時為侍中夷安侯珍子康少有操行兄良襲封無後永初六年紹封康為夷安侯時諸紹封者皆食故國半租康以皇太

后戚屬獨三分食二以侍祠侯為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長樂宮諫爭宜崇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心懷憂懼永寧元年遂謝病不朝太后使內侍者問之時宮人出入多能有所毀譽其中耆宿皆稱中大人所使者乃康家先婢亦自通中大人康聞詬之曰汝我家出亦敢爾邪婢怨恚還說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屬籍及從兄隲誅安帝徵康為侍中順帝立為太僕有方

正稱名重朝廷以病免加位特進陽嘉三年卒謚曰義
侯禹第六子訓字平叔少有大志不好文學禹常非之
顯宗初即位以為郎中樂施下士士大夫多歸之永平
中治滹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
民苦役連年無成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溺死
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訓考量
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
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徒士數千人會上谷太守任

與欲誅赤沙烏桓怨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訓撫綏邊民為幽部所歸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八年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坐私與扈通書徵免歸閭里元和三年盧水胡反畔以訓為謁者乘傳到武威拜張掖太守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由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訓代紆為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

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氷合度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内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彊每與羌戰常以少制多雖首施兩端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别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不宜禁護訓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之所以難得其意者皆恩

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為義從羌胡俗恥病死每病臨困輙以刃自刺訓聞有疾困輙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大小咸悅於是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迷

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尚將之縫革為船置於箄中以度河掩擊迷唐廬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尚等夜為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并力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

盡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三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將兵鎮武威憲以訓曉羌胡方畧上求偕行訓初厚於馬氏不為諸竇所親及憲誅故不離其禍訓雖寛中容衆而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温色四年冬病卒官

時年五十三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
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咷號或以
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
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
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
立祠每有疾病輙此請禱求福元興元年和帝以訓皇
后之父使謁者持節至訓墓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
中宮自臨百官大會訓五子騭京悝弘閶騭字昭伯少

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騭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悝弘閶皆黄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悝虎賁中郎將弘閶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悝遷城門校尉弘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内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悝葉侯弘西平侯閶西華侯食邑各萬户騭以定策功增邑

三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至誠太后不聽隲頻上疏至於五六乃許之其後涼部畔羌揺蕩西州朝廷憂之於是詔隲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隲西屯漢陽使征西校尉任尚從事中郎司馬鈞與羌戰大敗時以轉輸疲弊百姓苦役冬徵隲班師朝廷以太后故遣五官中郎將迎拜隲為大將軍軍到河南使大鴻臚親迎中常侍齎牛酒郊勞王主以下候望於道既至大

會羣臣賜束帛乘馬寵靈顯赫光震都鄙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饑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進天下賢士何熙祋諷羊浸李郃陶敦等列於朝廷辟楊震朱寵陳禪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四年母新野君寢病隲兄弟並上書求還侍養太后以閶最少孝行尤著特聽之賜安車駟馬及新野君薨隲等復乞身行服章連上太后許之隲等既還里第並居冢次閶至孝骨立有聞當時及服闋詔諭隲還輔朝政更

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位次在三公下特進侯上其有大議乃詣朝堂與公卿參謀元初二年弘卒太后服齊衰帝緦麻並宿幸其第弘少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諸儒多歸附之初疾病遺言悉以常服不得用錦衣玉匣有司奏贈弘驃騎将軍位特進西平侯太后追思弘意不加贈位衣服但賜錢千萬布萬匹騭等復辭不受詔大鴻臚持節即弘殯封子廣德為西平侯将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禮儀如霍光

故事太后皆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後以帝師之
重分西平之都鄉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四年又封
京子黄門侍郎珍為陽安侯邑三千五百户五年悝閶
相繼並卒並遺言薄葬不受爵贈太后並從之乃封悝
子廣宗為葉侯閶子忠為西華侯自祖父禹教訓子孫
皆遵法度深戒竇氏檢勑宗族闔門靜居隲子侍中鳳
嘗與尚書郎張龕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
任尚嘗遺鳳馬後尚坐斷盜軍糧檻車徵詣廷尉鳳懼

事泄先自首於騭騭畏太后遂髡妻及鳳以謝天下稱
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騭為上
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亂母王聖見
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黄門李閏候伺左右
及太后崩宫人先有受罰者懐怨恚因誣告悝弘閶先
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
有司奏悝等大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德葉侯廣宗西
華侯忠陽安侯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騭以不與謀

但免特進遣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騭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騭為羅侯騭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騭從弟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兄弟以母閻氏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朱寵痛騭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上疏追訟騭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

善履謙之祐而横為宫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鞫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宗承血祀以謝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為騭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還葬洛陽北芒舊塋公卿皆會喪莫不悲傷之詔遣使者祠以中牢諸從昆弟皆歸京師及順帝即位追感太后恩訓愍騭無辜乃詔宗正復故大將軍

鄧騭宗親內外朝見皆如故事除騭兄弟子及門從十二人悉為郎中擢朱寵為太尉録尚書事寵字仲威京兆人初辟騭府稍遷頴川太守有治聲及拜太尉封安鄉侯甚加優禮廣德早卒甫德更召為開封令學傳父業喪母遂不仕閻妻耿氏有節操痛鄧氏誅廢子忠早卒乃養河南尹豹子嗣為閻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禹曾孫香子女為桓帝后帝又紹封度遼將軍遵子萬

世為南鄉侯拜河南尹及后廢萬世下獄死其餘宗親皆復歸故郡鄧氏自中興後累世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郡牧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世為著姓恂初為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況迎使者於界上況上印綬使者

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耶恂曰非敢脅使君切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粗定國信未宣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民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秪更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

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授之況受而歸及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説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

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為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羣賊數與鄧禹謀議禹竒之因奉牛酒共交歡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光武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恂曰

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於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内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養馬二千足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内孤使討難将軍蘇茂副将賈彊将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温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温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

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陣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彊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時乏軍食恂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

尚書升斗以禀百官帝數策書勞問恂同門生茂陵董
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時據大郡
内得人心外破蘇茂威震鄰敵此讒人側目怨禍之時
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悦今君所將皆
宗族昆弟也無乃當以前人為鏡戒恂然其言稱疾不
視事帝將攻洛陽先至河内恂求從軍帝曰河内未可
離也數固請不聽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將突騎願
為軍鋒帝善之皆以為偏將軍建武二年恂坐繫考上

書者免是時頴川人嚴終趙敦聚衆萬餘人與密人賈期連兵為寇恂免數月復拜頴川太守與破姦將軍侯進倶擊之數月斬期首郡中悉平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頴川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乃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頴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今為其所陷大丈夫豈有懷侵怨而不決之者乎今見寇恂必手劒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劒

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以亡之乎乃勑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至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恂歸潁川三年遣使者即拜為汝南太守又使驃

騎將軍杜茂將兵助恂討盜賊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羣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鋭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

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帝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峻據高平畏誅堅守建威大將軍耿弇率太中大夫竇士武威太守梁統等圍之一歲不拔十年帝入關將自征之恂時從駕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

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前年頴川可為至戒帝不從進軍及汧峻猶不下帝議遣使降之乃謂恂曰卿前止吾此舉今為吾行也若峻不即降即引耿弇等五營擊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

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遂傳峻還洛陽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為有宰相器十二年卒謚曰威侯子損嗣恂同産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封列

侯者凡八人終其身不傳於後初所與謀閔業者悔數
為帝言其忠賜爵關内侯官至遼西太守十三年復封
損廐兄壽為浚侯後徙封損扶柳侯損卒子釐嗣徙封
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悔女孫為大將軍鄧隲夫人由是
寇氏得志於永初間悔曽孫榮少知名桓帝時為侍中
性矜潔自貴於人少所與以此見害於權寵而從兄子
尚帝妹益陽長公主帝又聘其從孫女於後宫左右益
惡之延熹中遂陷以罪辟與宗族免歸故郡吏承望風

旨持之寖急榮恐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之榮逃竄數年會赦令不得除積窮困乃自亡命中上書自訟辭語怨忿帝省章愈怒遂誅榮寇氏由是遂衰

馮異字公孫頴川父城人也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為王莽拒漢光武畧地頴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為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

呂晏並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為彊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効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為司隷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為主簿苗萌為從事異因薦邑子銚期叔壽段建左隆等光

武皆以為掾史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為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為尚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輙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復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久饑渴易

為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行郡縣理寃結布恩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屬縣録囚徒存鰥寡亡命自詣者除其罪隂條二千石長吏同心及不附者上之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晨夕草舍至饒陽無蔞亭時天寒烈衆皆饑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鄧禹爇火帝對竈燎衣異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虖沱河至信都使異别收河間

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輙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屛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分部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別擊破鐵脛於北平又降匈奴于林闒頓王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邱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大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

魏郡河内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廪實乃拜寇恂為河内太守異為孟津將軍統二郡兵河上與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茍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

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絶四方分崩異姓並起是故
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
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
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
悔恨亦無及矣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
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
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
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

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二城又南下河南成皐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将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効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鮪乃遣討難将軍蘇茂将數萬人攻温鮪自将數萬人攻平陰以

綴異異遣校尉護軍將軍將兵與寇恂合擊茂破之異因渡河擊鮪鮪走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還移檄上狀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異陽夏侯引擊

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以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車騎送至汝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繼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皆

布威信弘農羣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異與
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
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光武遣使者即拜異征西大
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
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
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
諸將屯黽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
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

載士以豆覆其上士卒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郤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又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于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别衆

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時赤眉雖降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駱蓋延據盩厔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

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饑餓人相食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軍士悉以果食為糧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縠軍中皆稱萬歲異兵食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

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
吕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
程焉將數萬人就吕鮪出屯陳倉異與趙匡迎擊大破
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之還擊破吕鮪營
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間出異輙摧挫之懷來
百姓申理枉結出入三歲上林成都異自以久在外不
自安上書思慕闕庭願親帷幄帝不許後人有章言異
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

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謝曰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勑戰功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況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勑遂自終

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六年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黄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虖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頼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後數引讌見定議圖

蜀留十餘日令異妻子隨異還西夏遣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

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異上書言狀不敢自伐諸將或欲分其功帝患之乃下璽書曰制詔大司馬虎牙建威漢中捕虜武威將軍虜兵猥下三輔驚恐栒邑危亡在於旦夕北地營保按兵觀望今偏城獲全虜兵挫折使耿定之屬復念君臣之義征西功若邱山猶自以為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今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歛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

以崇謙讓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并領北地太守事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諸將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鋒明年夏與諸將攻落門未拔病發薨于軍謚曰節侯

長子彭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彭弟訢為析鄉侯十三年更封彭東緡侯食三縣永平中徙封平鄉侯彭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永初六年安帝追惟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乃下詔令條其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統後者分别署狀上於是紹封普子晨為平鄉侯明年二十八將絕國者皆紹封焉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也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攻拔棘陽彭將家屬奔前隊大夫甄阜阜怒彭不能固

守拘彭母妻令劾功自補彭將賔客戰鬬甚力及甄阜死彭被創亡歸宛與前隊貳嚴説共城守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乃與説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復為大司馬朱鮪校尉從鮪擊王莽揚州牧李聖殺之定淮陽城鮪薦彭為淮陽都尉更始遣立威王張卬與將軍徭偉鎮淮陽偉反擊

走印彭引兵攻偉破之遷頴川太守會舂陵劉茂起兵
畧下頴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内太守
邑人韓歆會光武徇河内歆議欲城守彭止不聽既而
光武至懷歆迫急迎降光武知其謀大怒收歆置鼓下
將斬之召見彭彭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
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百姓
無所歸命切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
民之福也彭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

難永恨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彭因言韓歆南陽大人可以為用乃貰歆以為鄧禹軍師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為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彭廷尉歸德侯如故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右將軍萬修執金吾賈復驍騎將軍劉植揚化將軍堅鐔積射將軍侯進偏將軍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

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説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彭因言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蒙薦舉拔擢常思有以報恩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洛陽天下之事逝其去矣公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

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顧勑諸部將曰堅守待我我若不還諸軍徑將兵大上轘轅歸郾王也尹尊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鮪淮陽人後為少府傳封累世建武二年使彭擊荆州下犨葉等十餘城是時南方猶亂南郡人秦豐據黎邱自稱楚黎王

畧有十二縣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又更始諸將各擁
兵據南陽諸城帝遣吳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
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吳漢掠其鄉里遂返擊破漢
軍獲其輜重屯據淯陽與諸賊合從秋彭破杏降許邯
還征南大將軍復遣朱祐賈復及建威大將軍耿弇漢
中將軍王常武威將軍郭守越騎將軍劉宏偏將軍劉
嘉耿植等與彭并力討鄧奉先擊堵鄉而奉將萬餘人
救董訢訢奉皆南陽精兵彭等攻之連月不剋三年夏

帝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別將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得前彭奔擊大破之帝至堵陽鄧奉夜逃歸淯陽董訢降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於小長安帝率諸將親戰大破之奉迫急乃降帝憐奉舊功臣且釁起吳漢欲全宥之彭與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致賈復傷夷朱祐見獲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奉者西華侯鄧晨兄之子也車駕引還

令彭率傅俊臧宫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黄郵
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
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
緩所獲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
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
伐木開道直襲黎邱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
彭與諸將依東山為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為之備
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為舞陰侯秦豐

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為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圍豈況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

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邱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彭以將伐蜀漢而夾川谷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元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阯

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錫光等相率貢獻悉封為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六年冬徵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大長秋以朔望問太夫人起居大長秋皇后屬官漢法列侯之母方稱太夫人八年彭引兵從車駕破天水與吳漢圍隗囂於西

城時公孫述遣将李育将兵救囂守上邽帝留蓋延耿
弇圍之而車駕東歸勑彭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将兵南
擊蜀虜人苦不自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鬢
為白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没丈餘囂将行巡周宗
将蜀救兵到囂得出還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
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
将能全師東歸彭還津鄉九年公孫述遣其将任滿田
戎程汎将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李

元等遂抜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横江水起浮橋闘樓立攢柱絶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冐突露橈數千艘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宫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吳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

巴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欑柱鉤不得去奇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為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為民

除害讓不受牛酒百姓皆大喜悅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討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而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

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時彭所營地名彭亡聞而惡之欲徙會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彭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謚曰壯侯蜀人憐之為立廟武陽歲時祀焉子遵嗣徙封細陽侯十三年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

為穀陽侯遵永平中為屯騎校尉遵卒子伉嗣伉卒子杞嗣元初二年坐事失國延光元年安帝復封杞細陽侯順帝時為光祿勲杞卒子熙嗣尚安帝妹湼陽長公主少為侍中虎賁中郎將朝廷多稱其能遷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兹熙卒子福嗣為黄門侍郎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王莽末為縣掾迎鹽河東會遇盜賊等比十餘人皆放散其鹽復獨完以還縣縣中稱其信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為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而不

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持我書往復遂辭嘉受書北渡河及光武於栢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為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帝解左驂以賜之官屬以復後來而好陵折等輩補調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

勿得擅除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
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
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
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又北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
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
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
其憂妻子也復尋病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大享

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先渡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将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将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将軍劉植南度五社津擊郾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

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明年春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閒連破之與帝會宜陽降赤眉復每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胡觀陽凡六縣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

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特進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惟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三十一年卒謚曰剛侯子忠嗣忠卒子敏嗣建初元年坐誣告母殺人國除肅宗更封復少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一縣邯卒子育嗣育卒子長嗣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

畧初拜郎中稍遷建初中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在邊
者率多貧弱為居人所僕役不得為吏宗擢用其任職
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擿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
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徵為長水校尉宗
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章和
二年卒朝廷愍惜焉子參嗣參卒子建嗣元初元年尚
和帝女臨潁長公主兼食潁陰許合三縣數萬戶時鄧
太后臨朝光寵最盛以建為侍中順帝時為光祿勳

吳漢字子顔南陽宛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王莽末以賔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顔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悦之遂承制拜為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説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鋭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

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為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召見遂

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将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誰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将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将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聞之陰勑諸郡不肯應調漢乃将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於路漢即撝兵騎收曾斬之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遂悉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清陽諸将望見漢還士馬甚盛皆曰是寧肯分兵與人邪及漢至莫府上兵簿諸将人人多

請之光武曰屬者恐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請將皆
慚初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攻王郎不能下會
光武至共定邯鄲而躬裨將虜掠不相承禀光武深忌
之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每有以慰安之躬勤於
職事光武常稱曰謝尚書眞吏也故不自疑躬既而率
其兵數萬還屯於鄴時光武南擊青犢謂躬曰我追賊
於射犬必破之尤來在山陽者勢必當驚走若以君威
力擊此散虜必成禽也躬曰善及青犢破而尤來果北

走隆慮山躬乃留大將軍劉慶魏郡太守陳康守鄴自
率諸將軍擊之窮寇死戰不顧躬遂大敗死者數千人
光武因躬在外乃使漢與岑彭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
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成功
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
京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彊士附河北歸
命公所見也謝躬内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知也公今
據孤危之城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開

門内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康然之於是康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内漢等及躬從隆𢧐歸鄴不知康已反之乃與數百騎輕入城漢伏兵收之手擊殺躬其衆悉降躬字子張南陽人初其妻知光武不平之常戒躬曰吾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故及於難光武北擊羣賊漢常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漢大司馬封

舞陽侯建武二年春漢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帝使使者璽書定封漢為廣平侯食廣平斥漳曲周廣平凡四縣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内修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復遣漢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黄郵水上破之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

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又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萬餘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享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

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黄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将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既死二城皆降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将軍王梁擊破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反諸将爭欲攻之漢

不聽曰使𠕇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𠕋進兵者斬乃檄
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而降
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冬漢率建威大
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
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
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
餘黨遂至無鹽進擊勃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
明年春拔朐斬憲事已見劉永傳東方悉定振旅還京

師會隗囂畔夏復遣漢西屯長安八年從車駕上隴圍隗囂於西城帝勑漢曰諸郡甲卒俱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為刺客所殺漢并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

大破之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將五千人救之漢迎
擊興盡殄其衆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漢乃進軍攻
廣都拔之使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
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
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
擊也漢乘利遂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
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
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勑公

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

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歩騎赴

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大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遂軍于其郭中述自將數萬人出城大戰漢使護軍高午唐邯將數萬鋭卒擊之述兵敗走高午奔陳刺述殺之事已見述傳旦日城降斬述首傳送洛陽明年正月漢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關以東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

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朐䏰徐容等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為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太中大夫臧宮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

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二十年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及薨有詔悼愍賜謚曰忠侯詔發北軍

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子哀侯成嗣為奴所殺二十八年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旦為濯陽侯以奉漢嗣旦弟盱為筑陽侯成弟國為新蔡侯旦卒無子國除建初八年徙封盱為平春侯以奉漢後盱卒子勝嗣初漢兄尉為將軍從征戰死封尉子彤為安陽侯帝以漢功大復封弟翕為褱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初漁陽都尉嚴宣與漢俱會光武於廣阿光武以為偏將軍封建信侯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也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歷郡列掾州從事所在職辦彭寵為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為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遣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攻拔襄邑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

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永將蘇茂佼彊周建等三萬餘人救永共攻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陵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修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為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

擊蘇茂周建於蘄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因率平敵將軍龎萌攻西防拔之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及龎萌在楚請往救之帝勑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必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

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别将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尅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及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度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帝自将而東徵延與大司馬吳漢漢忠将軍王常前将軍王梁捕虜将軍馬武討虜将軍王霸等會任城討龐萌於桃鄉又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皆定十一年與中郎

将來歙攻河池未尅以病引還拜為左馮翊将軍如故十三年增封定食萬户十五年薨於位子扶嗣扶卒子側嗣永平十三年坐與舅王平謀反伏誅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延曾孫恢為盧亭侯恢卒子遂嗣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為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為太常将軍俊為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為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拜彊弩将軍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

餘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五校引退入漁陽所過虜掠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絶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為列侯建武二年春攻匡賊下四縣更封新處侯引擊頓邱降三城其秋大司馬吳漢承制拜俊為

彊弩大將軍別擊金門白馬賊於河内皆破之四年轉徇汝陽及項又拔南武陽是時太山豪傑多擁衆與張步連兵吳漢言於帝曰非陳俊莫能定此郡於是拜俊太山太守行大將軍事張步聞之遣其將擊俊戰於嬴下俊大破之追至濟南收得印綬九十餘稍攻下諸縣遂定太山五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共破張步事在弇傳時琅琊未平乃徙俊為琅琊太守領將軍如故盜賊皆解散俊將兵擊董憲於贛榆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

年張步畔還瑯琊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俊得撫貧弱表有義檢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十三年增邑定封祝阿侯明年徵奉朝請二十三年卒子浮嗣徙封蘄春侯浮卒子專諸嗣專諸卒子篤嗣

臧宮字君翁潁川郟人也少為縣亭長游徼後率賓客

入下江兵中為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宮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為偏將軍從破羣賊數陷陣卻敵光武即位以為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於沮陽酈悉降之三年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帝使大中大夫持節拜宮為輔威將軍七年更封期思侯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

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數戰不利越人謀畔從蜀
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
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
聲不絶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
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享賜慰納之越人由
是遂安宮與岑彭等破荊門别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
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
公孫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

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為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拔繁郫前後收節

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吴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宫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雒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吴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宫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他道矣宫不聽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與吴漢並滅公孫述帝以蜀新定拜宫為廣漢太守十三年增邑更封酇侯十五年徵還京師以列侯奉朝請定封朗陵侯十八年拜太中大夫十九年妖巫維汜

弟子單臣傅鎮等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刼吏人自稱將軍於是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時顯宗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刼埶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少挺緩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耳帝然之即勑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宮還遷城門校尉復轉左中郎將擊武谿賊至江陵降之宮以謹信質朴故

常見任用後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與揚虚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害內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

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黄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

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宫永平元年卒謚曰愍侯子信嗣信卒子震嗣震卒子松嗣元初四年與母别居國除永寧元年鄧太后紹封松弟由為朗陵侯

通志卷一百五

乾隆御覽之寶

本册原書部分模糊

通志卷一百六十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十九

後漢

耿弇弟國 國子秉 秉弟夔 國弟子恭　銚期　王霸　祭遵從弟

彤　任光子隗　李忠　萬修　邳彤　劉植　耿純

朱祐　景丹　王梁　杜茂　馬成　劉隆　傅

俊 堅鐔 馬武 竇融弟子固曾孫憲元孫章 馬援子廖子防兄子嚴族孫稜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父況字俠游以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伋共學老子於安邱先生先生姓安邱名望之字仲都京兆長陵人成帝欲見之辭不肯隱於醫巫後為朔調連率弇少好學習父業常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隸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及王莽敗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莽之

所置懷不自安時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
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輿
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
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敝賊卒為降
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
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如摧枯
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
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

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洋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

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郡太守趙永

而況勸永不應召令詣于光武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曄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桓以為援助光武以弇弟舒為復胡將軍使擊曄破之永乃得復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敗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郡時光武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弇入造牀下請間因說曰今更

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輙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刼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嚮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他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

州益發其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為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為軍鋒輙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虜危急殊死戰時軍士疲敝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祜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

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戰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垠之閒至浚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陽二縣三年延岑自武關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

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韋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以父據上谷本與彭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自疑不敢獨進上書求詣洛陽詔報曰將軍出身舉宗為國所向陷陣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且與王常共屯涿郡勉思方略況聞弇求徵亦不自安遣舒弟國入侍帝善之進封況為隃麋侯

乃命弇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時征虜將軍祭遵屯良鄉驍騎將軍劉喜屯陽鄉以拒彭寵寵遣弟純將匈奴二千餘騎寵自引兵數萬分為兩道以擊遵喜胡騎經軍都舒襲破其衆斬匈奴兩王寵乃退走況復與舒攻寵取軍都五年寵死天子嘉況功使光祿大夫持節迎況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遣弇與吴漢擊富平獲索賊於西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

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渡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别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脇巨里使多伐木揚言以塡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勑

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陣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去淄相去四十

里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勑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争之以為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藍與步隔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

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
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
城張藍聞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毋得妄掠
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
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
又皆疲勞足可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
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
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

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内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升王宫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弁股弁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之者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外溝塹皆

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
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
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
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
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
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
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
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筞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保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十二年况疾病乘輿數至臨幸復以國弟廣舉並爲中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以爲榮及况卒謚烈侯少子霸襲况爵十三年增弇户邑上大將軍印綬罷以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輙召入問籌策年五十六永平元年卒謚愍侯子忠嗣忠以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隃麋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

為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為河陽太守後曹操誅耿氏惟援孫弘存焉牟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以妃為甘園大貴人帝以寶元舅之重使監羽林左車騎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内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請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隆慮侯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以寶等阿

附辟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侯遣就國
寶於道自殺國除大貴人數為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
遂詔封寶子箕牟平侯為侍中以恒為陽亭侯承為羽
林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
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穰數年
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弇弟國字叔慮建武
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黄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
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

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
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
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
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
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
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為宜如孝宣故
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
塞下無晏閉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

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兵原以防逃亡永平元年卒官顯宗追思國言後遂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如其議焉國二子秉夔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之畧以父任為郎數上言兵事常以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闥問前後

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以騎都尉秦彭為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十七年夏詔秉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

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
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而固司馬
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
尉天子姊壻爵為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
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
師降訖今不至請往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將敗事秉
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出門脫帽抱
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來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明年秋肅宗即位拜秉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罷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為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巡郡國及幸宮觀秉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為郎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並見憲傳封秉美陽侯邑三千户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堠明要誓有警軍陣立成士卒皆樂為死永元

二年代桓虞為光祿勲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冡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謚曰桓侯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或至剺面流血剺即務字古通用務割也力利反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黨國除冲官至漢陽太守曽孫紀少有美名辟公府曹操甚敬異之稍遷少府紀以操將篡漢建安二十三年與太醫令吉平丞相司直韋晃謀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于時衣冠盛門坐紀罹禍滅者衆矣夔字定公少有氣

決永元初為車騎將軍竇憲假司馬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二年憲復出河西以夔為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於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脫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粟邑侯會北單于弟左鹿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衆八部二萬餘人來居蒲類海上遣使款塞以夔為中郎將持節衛護之及竇憲敗夔亦免官奪爵土後復為長

水校尉拜五原太守遷遼東太守元興元年貊人冦郡
界夔追斬其渠帥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使夔率鮮
𤰇及諸郡兵屯鴈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
為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
屬國故城單于遣薁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
擊其左右鮮𤰇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
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生口甚衆鮮𤰇馬多
羸病遂畔出塞夔不能獨進以不窮追左轉雲中太守

後遷行度遼將軍事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
鄭戬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二百建光中復
拜度遼將軍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
徐常於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龎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
後坐法免卒於家國弟廣廣子恭字伯宗少孤慷慨多
大略有將帥才永平十七年冬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
請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
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恭為戊己校尉屯

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戊已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明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彊弩射之虜中矢者視

癃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絶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渇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天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士卒揚水以

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兵去時焉耆圍茲攻殁

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顯宗崩救兵不至

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

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

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

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困必欲降之復遣

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

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

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謂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急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内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

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時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

馬聲以為虜來大恐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為恭已下洗沐易衣冠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煑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

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洛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為騎都尉以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為共丞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詔使五官中郎將齎牛酒釋服明年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

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部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陽以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及防還監營謁者李譚承旨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免官歸本郡卒於家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軍敗遂歿詔拜溥子宏曄並為郎曄字季遇順

帝初爲烏桓校尉時鮮卑冦縁邊殺代郡太守曄調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輙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巳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銚（音姚）期字次況頴川郟人也長八尺二寸容貌絶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里稱之光

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從徇薊時王郎檄書至薊薊中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趩（與蹕同止行清道）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為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為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真定宋子攻拔樂陽槀肥纍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

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遂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為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内無所歸往明公據山河之固擁精銳之衆以順萬民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邪時銅馬賊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

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遂破走之先武即位封安成侯食邑五千户時檀鄉五樓賊入繁陽内黄又魏郡大姓數反覆而更始將卓京謀欲相率反鄴城帝以期為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内黄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盜賊李熊鄴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城迎檀鄉賊或以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

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黨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以期為太中大夫從還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前漢書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曰期門

期門

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誡變生不意誠不願陛

下數得微出帝為之回輿而還十年卒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謚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弟統為建平侯後徙封丹葛陵侯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父為郡決曹掾霸亦少為獄吏常慨慷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學長安及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

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
鄉里及光武為司隷校尉道過頴陽霸請其父願從父
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為
大司馬以霸為功曹令史從度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
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頴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
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
光武令霸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
之霸慚懅而還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

後從者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氷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氷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氷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

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宫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

卒死者脱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

曉兵愛士可獨任拜偏將軍并將臧宫傅俊兵而以宫

俊為騎都尉建武二年更封富波侯四年秋帝幸譙使

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

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

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

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

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

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兵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五年春帝使太中大夫持節拜霸為討虜將軍六年屯田新安八年屯田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九年霸與吳漢及橫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

高栁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洋璽書拜霸上谷太守領屯兵如故捕擊胡虜無拘郡界明年霸復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栁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為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霸及諸將還入鴈門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由於崞繁時不克十三年增户邑更封向侯是時盧芳與匈奴

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頗識邊事數上言宜與匈奴結和親又陳委輸可從溫水漕以省轉輸之勞事皆施行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霸在上谷二十餘歲三十年定封淮陵侯永平二年以病免後數月卒子符嗣徙封軑侯符卒子度嗣度尚顯宗女浚儀長公主為黄門郎度卒子歆嗣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也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喪母負土起墳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旣而皆憚焉及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儀容署為門下史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為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尋拜

為偏將軍從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春拜征虜將軍定封頴陽侯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宮等入箕關南擊弘農厭新栢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為人害詔遵攻之遵絶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栢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聚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

抜生獲之初滿祭祀天地自云當王既執嘆曰讖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時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厷公弘切執豐降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

死無所恨諸將皆引還遵受詔留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元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歳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詔遵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忠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説解故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

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增倍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為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新關及諸將到與囂戰並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吳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隗囂事已見馮異傳八年秋復從車駕上隴及囂破帝東歸過汧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

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却九年春卒於軍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追稱遵曰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

功著録勲臣頌其徳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絶嗣丹書鐵劵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徳所以累世十餘歴載數百廢而復興絶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徳受命先明漢道襃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頴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

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
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
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衆兵
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
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
士身無良衣家無私財同産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
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
之計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

言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為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下升章以示公卿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嘆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

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如此無子國除兄午官至酒泉太守從弟彤字次孫早孤以至孝見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光武初以遵故拜彤為黃門侍郎常在左右及遵卒無子帝追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形有權略視事五歲縣無盜賊課為第一遷襄賁音肥令時天下郡國尚未悉平襄賁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賁政清璽書增秩一等

賜縑百疋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彊盛數入塞殺掠吏人朝廷以為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為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斥堠彤有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二十一年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祼身散走斬首三千餘級獲馬數千匹自是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窺塞彤

以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駱驛款塞上貂裘好馬帝輙倍其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可信耳偏何等仰天指心曰必自効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輙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

人質厚重毅體貌絶衆撫夷狄以恩信皆畏而愛之故
得其死力初赤山烏桓數犯上谷為邊害詔書找購賞
功責州郡不能禁彤乃率厲偏何遣往討之永平元年
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讋彤之威
聲震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元菟及樂浪胡夷皆来内
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為太僕彤在
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
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劒下至居室什物大小

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為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十六年使彤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至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為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下獄免彤性沉毅内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嘔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

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歎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冢拜謁仰天號泣乃去遼東吏人為立祠四時奉祭焉彤既葬子參遂詣奉車都尉竇固從軍擊車師有功稍遷遼東太守永元中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彤子孫多為邊吏者皆有名稱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也少忠厚為鄉里所愛初為鄉

嘗夫郡縣吏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勲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為安集掾拜偏將軍與世祖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為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不肯遂與都尉李忠令萬修功曹阮況五官掾郭唐等同心固守廷掾持王郎檄詣府白光光斬之於市以徇百姓發精兵四千人城守更始二年春世祖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為漢拒邯鄲即

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世祖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與李忠萬修率官屬迎謁世祖入傳舍謂光曰伯卿今勢力虚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都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世祖曰卿兵少如何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民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世祖從之拜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

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先武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燄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破城邑遂屠邯鄲乃遣光歸郡城頭子路者東平人姓爰名曾字子路與肥城劉詡起兵盧城頭故號其兵為城頭子路曾自稱都從事詡稱校三老寇掠河濟間衆至二十餘萬更始立曾遣使降拜曾東萊郡太守詡濟南太守皆行大將軍事是歲曾為

其將所殺衆推詡為主更始封詡助國侯令罷兵歸本郡力子都者東海人也起兵鄉里鈔擊徐兖界衆有六七萬更始立遣使降拜子都徐州牧為其部曲所殺餘黨復相聚與諸賊會於檀鄉因號為檀鄉檀鄉渠帥董次仲始起茌平遂渡河入魏郡清河與五校合衆十餘萬建武元年世祖入洛陽遣大司馬吳漢等擊檀鄉明年春大破降之是歲更封光阿陵侯食邑萬户五年徵詣京師奉朝請其冬卒子隗嗣後阮況為南陽太守郭

唐至河南尹皆有能名隗字仲和少好黄老清静寡欲所得奉秩常以賑恤宗族收養孤寡顯宗聞之擢奉朝請遷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長水校尉肅宗即位雅相敬愛數稱其行以為將作大匠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至隗乃置真焉建初五年遷太僕八年代竇固為光禄勲所歷皆有稱章和元年拜司空隗義行内修不求名譽而以沉正見重於世和帝即位大將軍竇憲秉權專作威福内外朝臣莫不震慴時憲擊匈奴

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獨與司徒袁安同心畢力持重處正鯁言直議無所回隱語在袁安傳永元四年薨子屯嗣帝追思隗忠擢屯為步兵校尉徙封西陽侯屯卒子勝嗣勝卒子世嗣徙封北鄉侯

李忠字仲都東萊黄人也父為髙密都尉忠元始中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忠獨以好禮修整稱王莽時為新博屬長郡中咸敬信之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以為右大將軍封武

固侯時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世祖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將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即時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

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効命誠不敢内顧宗親世祖乃使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世祖因使忠還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鄲者誅殺數百人及任光歸郡忠乃還復都尉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戸其年徵拜五官中郎將從平龎萌董憲等六年遷丹陽太守是時海内新定南方海濵

江淮多擁兵據土忠到郡招懷降附其不服者悉誅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為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病去官徵詣京師十九年卒子威嗣威卒子純嗣永平九年坐母殺純叔父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純琴亭侯純卒子廣嗣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也更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

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世祖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
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
與揚化將軍堅鐔俱擊南陽未克而病卒于軍子普嗣
徙封泫氏侯普卒子親嗣徙封扶柳侯親卒無子國除
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修曽孫豐為曲平亭侯豐卒子
熾嗣永建元年熾卒無子國除延熹二年桓帝紹封修
元孫恭為門德亭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

和成卒正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謳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

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逃遁虜伏
請降自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
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
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
軍不服令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
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戰之意則信都
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
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

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北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為王郎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王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

及扳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十九年湯卒子某嗣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紫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張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也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

率宗黨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世祖從薊還廼開門迎世祖以植為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世祖遣植說揚揚乃降世祖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廼與揚及諸將置酒郭氏漆里舍揚擊筑為歡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為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子向嗣帝使喜代將植營復為驍騎將軍封觀津侯喜卒復以歆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喜歆

從征伐皆傳國于後向從封東武陽侯卒子述嗣永平十五年坐與楚王英謀反國除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也父艾為王莽濟平尹純學於長安因除為納言士王莽敗更始立使舞陰王李軼降諸郡國純父艾降還為濟南太守時李軼兄弟用事專制方面賓客游說者甚衆純連求謁不得通久之乃得見因說軼曰大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時奮迅拔起期月之間兄弟稱王而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

於百姓寵禄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况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且以其鉅鹿大姓廼承制拜為騎都尉授以節令安集趙魏會世祖渡河至邯鄲純即詣見世祖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疋世祖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木者棺也奉迎於育拜純為前將軍封耿鄉侯訢

宿植皆偏將軍使與純居前降宋子從攻下曲陽及中山是時郡國多降邯鄲者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訢宿歸燒其廬舍世祖問純故對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畜重賞甘餌可以聚人者也徒以恩德懷之是故士衆樂附今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族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賔客半有不同心者故燔燒屋室絶其反顧之望世祖歎息及至鄗先武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内王郎將李惲純先覺知將兵逆與

悍戰大破斬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彊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彊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大破之馳騎白世祖世祖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耳軍營進退無常卿

宗族不可悉居軍中廼以純族人耿伋為蒲吾長悉令
將親屬居焉世祖即位封純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
定陶初純從攻王郎墮馬折肩時疾發廼還詣懷宫帝
問卿兄弟誰可使者純舉從弟植於是使植將純營純
猶以前將軍從時真定王劉揚復造作讖記云赤九之
後癭揚為主揚病癭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建武二
年春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揚揚閉城門不
内副等乃復遣純持節行赦令於幽冀所過並使慰勞

王侯密勑純曰劉揚若見因而收之純從百餘騎與副
隆會元氏俱至真定止傳舍揚稱病不謁以純真定宗
室之出遣使與純書欲相見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守
不得先詣如欲面會宜出傳舍時揚弟林邑侯讓及從
兄細各擁兵萬餘人揚自恃衆彊而純意安靜即從官
屬詣之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揚入見純純接以禮敬
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閤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
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揚釁謀未發並封其子復故國純

還京師因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備位列將爵為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自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邪乃拜純為東郡太守時東郡未平純視事數月盜賊清寧四年詔純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荊荊降進擊泰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居東郡四歲時發干長有罪純按奏圍守之奏未下長自殺純坐免以列侯奉朝請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

耿君帝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胄為軍吏耳治郡乃能見思若是乎六年定封為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為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到國弔死問病民愛敬之八年東郡濟陰盜賊羣起遣大司空李通橫野大將軍王常擊之帝以純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為東郡太守吏民悅服十三

年卒於官謚曰成侯子阜嗣植後為輔威將軍封武邑侯宿至代郡太守封遂鄉侯訢為赤眉將軍封著武侯從鄧禹西征戰死雲陽凡宗族封列侯者四人關內侯者三人為二千石者九人阜徙封為莒鄉侯永平十四年坐同族耿歙與楚人顏忠辭語相連國除建初二年肅宗追思純功紹封阜子盱為高亭侯盱卒無嗣帝復封盱弟騰騰卒子忠嗣忠卒孫緒嗣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也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

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為護軍及世祖為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為護軍常見親幸舍止於中祐侍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從征河北常力戰陷陣以為偏將軍封安陽侯世祖即位拜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冬與諸將擊鄧奉於淯陽祐軍敗為奉所獲明年奉破乃肉袒因祐降帝復祐位而厚加慰賜遣擊新野隨皆平之延岑自敗於穰

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進擊黄郵降之賜祐黄金三十斤四年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邱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帝自至黎邱使御史中丞李由持璽書招豐豐出惡言不肯降車駕引還勑祐方畧祐盡力攻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檻車傳豐送洛陽斬之大司馬吳漢劾奏祐

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祐還與騎都尉臧宮會擊延岑餘黨陰酇筑陽三縣賊悉平之祐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九年屯南行唐拒匈奴十三年增邑定封鬲侯食邑七千三百戶十五年朝京師上大將軍印綬因留奉朝請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可改諸王為公帝即施行又奏宜令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後遂從其

議祐初學長安帝往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車駕幸其第帝因笑曰主人得無舍我講乎以有舊恩數蒙賞賚二十四年卒子商嗣商卒子演嗣永元十四年坐從凡伯為外孫陰皇后巫蠱事免為庶人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演子冲為鬲侯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四科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更始立遣使者狥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為上谷長史

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
兵南歸世祖世祖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
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與士
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為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
將兒宏於南䜌郎兵迎戰漢軍退却丹等縱突騎擊大
破之追奔十餘里死者縱横丹還世祖謂曰吾聞突騎
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遂從征河北世祖即
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

可為大司馬者羣臣所推惟吳漢與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大策之勲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吳漢為大司馬而拜丹為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櫟陽侯帝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秋與吳漢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彊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

騎都尉臧宮等從擊破五校於蕭陽降其衆五萬人會
陝賊蘇況攻破弘農生獲郡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
令彊起領郡事乃夜召入謂曰賊迫近京師但得將軍
威重卧以鎮之足矣丹不敢辭乃力疾將營到郡十餘
日薨子尚嗣徙封余吾侯尚卒子苞嗣苞卒子臨嗣無
子國絶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也為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
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世祖於廣阿拜偏將

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内侯從平河北拜野王令與河内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世祖以為梁功及即位議選大司空而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元武帝以野王衛之所徙元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拜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建武二年與大司馬吴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輙發野王兵帝以其不奉詔勑令止所在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即

軍中斬之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旣至赦之月餘以為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别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冬遣使者持節拜梁前將軍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彊蘇茂於楚沛閒拔大梁齧桑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並進歲餘悉平之五年從救桃城破龎萌等梁戰尤力拜山陽太守鎮撫新附將兵如故數月徵入代歐陽歙為河南尹梁穿渠

引穀水注洛陽城下東寫鞏川及渠成而水不流有司劾奏之梁慚懼上書乞骸骨詔書切責然猶以為濟南太守十三年增邑定封阜成侯十四年卒官子禹嗣禹卒子堅石嗣堅石追坐父禹及弟平與楚王英謀反棄市國除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也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常從征伐世祖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北擊五校於真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侯與中郎將

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
節大將三十餘人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明年遣使拜茂
為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時西防復反迎佼彊五年
春茂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彊奔董憲
東方既平七年詔茂引兵北屯田晉陽廣武以備胡寇
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由於繁畤芳將賈
覽率胡騎萬餘救之茂戰軍敗引入樓煩城時盧芳據
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

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遣屯田驢車轉運先是鴈門人賈丹霍匡解勝等為尹由所略由以為將率與共守平城丹等聞芳敗遂共殺由詣郭涼涼上狀皆封為列侯詔送委輸金帛賜茂涼軍吏及平城降民自是盧芳城邑稍稍來降涼誅其豪右郇氏之屬鎮撫羸弱旬月間鴈門且平芳遂亡入匈奴帝擢涼子為中郎宿衛左右涼字公文右北平

人也身長八尺氣力壯猛雖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初幽州牧朱浮辟為兵曹掾擊彭寵有功封廣武侯十三年增茂邑更封修侯十五年坐斷兵馬廩縑使軍吏殺人免官削戶邑定封參蘧鄉侯十九年卒子元嗣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減死一等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茂孫奉為安樂亭侯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也少為縣吏世祖徇潁川以成為安集掾調守郟令及世祖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

追及於滿陽以成為期門從征伐世祖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賞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時帝幸壽春設壇場祖禮遣之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七年夏封平舒侯八年從征破隗囂以成為天水太守將軍如故冬徵還京師九年代來歙守中

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尚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明年大司空李通罷以成行司空事居府如真數月復拜揚武將軍十四年詔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堠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拜為中山太守上將軍印綬領屯兵如故二十四年南

擊武谿蠻賊無功上太守印綬二十七年定封全椒侯就國三十二年卒子衛嗣衛卒子香嗣徙封棘陵侯香卒子豐嗣豐卒子元嗣元卒子邑嗣邑卒子醜嗣桓帝時以罪失國延熹二年帝復封成元孫昌為益陽亭侯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宗室也王莽居攝中隆父禮與安衆侯崇起兵誅莽事泄隆以年未七歲故得免及壯學於長安更始拜為騎都尉謁歸迎妻子置洛陽聞世祖在河内追及於射犬以為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

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四年拜誅虜將軍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十一年守南郡太守歲餘上將軍印綬十三年增邑更封竟陵侯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均平猶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頴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

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勑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儔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明年復封為扶樂鄉侯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獲其帥徵貳斬首千餘級降者

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為長平侯及大司馬吴漢薨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隆奉法自守視事八歲上將軍印綬罷賜養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請三十年定封慎侯中元二年卒諡曰靖侯子安嗣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也世祖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以為偏將軍别擊京密破之遣歸潁川收葬家屬及世祖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上謁世

祖使将頴川兵常從征伐世祖即位以俊為侍中建武
二年封昆陽侯三年拜俊積弩将軍與征南大将軍岑
彭擊破秦豐因将兵徇江東揚州悉定七年卒謚曰威
侯子昌嗣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因上書以國貧
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内侯肅宗怒貶為關内侯
竟不賜錢永初七年鄧太后復封昌子鐵為高置亭侯
堅鐔字子伋頴川襄城人也為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
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将軍從平

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世祖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溵彊侯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為反間私謁鐔晨開上東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殺傷甚衆至旦食及罷鮪由是遂降又別擊內黄平之建武二年與右將軍萬修徇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修病卒鐔獨孤絶南

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輙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及帝征南陽擊破訢奉以鐔為左曹常從征伐六年定封合肥侯二十六年卒子鴻嗣鴻卒子浮嗣浮卒子雅嗣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也少時避讎客居江夏王莽末竟陵西陽三老兵起於郡界武往從之後入緑林中遂與漢軍合更始立以武為侍郎與世祖破王尋等拜

為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俱攻王郎及世祖拔邯鄲
請躬與武置酒高會因欲以圖躬不克既罷獨與武登
叢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將之
何如武曰駑怯無方畧世祖曰將軍久將習兵豈與我
掾史同哉武由是歸心及謝躬誅死武馳至射犬降世
祖見之甚悅引置左右每勞饗諸將武輒起斟酌於前
世祖以為歡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
祖愈美其意因從擊羣賊世祖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

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廹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為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世祖即位以武為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建武四年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邱拜捕虜將軍明年龎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會車駕至萌遂敗走六年夏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為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兵乃退諸軍

得還長安十三年增邑更封郇侯將兵北屯下曲陽備匈奴坐殺軍吏受詔將妻子就國武徑詣洛陽上將軍印綬削戸五百定封為楊虛侯因留奉朝請帝後與功臣諸侯讌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高密侯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帝曰何言之謙乎卿鄧氏子志行修整何不為掾功曹餘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武為人嗜酒濶達敢言

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列侯而太官無餘有功輙增邑賞不任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禄終無誅譴者二十五年武以中郎將將兵擊武谿蠻還上印綬顯宗初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護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

城浩亹與羌戰浩音閤亹音門斬首六百級又戰於洛都谷為羌所敗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増邑七百戸并前千八百戸永平四年卒子檀嗣坐兄伯濟與楚王英黨顔忠謀反國除永初七年鄧太后紹封武孫震為澻亭侯震卒子側嗣

范曄論略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

亦各智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丕運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屠狗輕滑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迄於孝武宰輔

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故光武監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離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

得不較其勝否即以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禄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曹故人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将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

臣之次云爾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

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

賈復　瑯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

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蘧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

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

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陽夏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驃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横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宫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揚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

将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融早孤王莽居攝中為彊弩将軍司馬東擊翟義還攻槐里以軍功封建武男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内脩行義王莽末青徐賊起太師王匡請融為助軍與共東征及漢兵起融復從王邑敗於昆陽下

歸長驅入關王邑薦融拜為波水將軍賜黃金千斤引兵至新豐莽敗以軍降更始大司馬趙萌萌以為校尉甚重之薦融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新立東方尚擾不欲出關而高祖父嘗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亦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兄弟皆然之融於是日往守萌辭讓鉅鹿圖出河西萌為

言於更始乃得為張掖屬國都尉融大喜即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豪傑懐輯羌虜甚得其歡心西河翕然歸之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肜並州郡英俊融皆與為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絶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咸以融世任河西為吏人所

敬向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敦煌太守庫鈞為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朴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乂希復侵寇而保塞

羌胡皆震服親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歸之不絶融等遥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内懐異心使辯士張元游説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傑競逐雌雄未决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於是名豪傑及諸太守計

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為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賔客或同或異融

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

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帝欲招之以逼囂術亦

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

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

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

外則折挫羌胡内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

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

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

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絶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黄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輙言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元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

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為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将帥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為辭以納忠則易為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逆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

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會罷反畔道絶馳歸遣司馬庯封間行通書帝復遣庯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融既深知帝意乃與隗囂書責讓之曰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戹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爲此也而忿悁之閒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横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

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

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痍之恥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頼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孤幼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疏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甚嘉美之乃賜融以外屬圖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傳詔

報曰每追念及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慚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慤誠孰能如此豈其德薄者所能克堪囂自知失河西之助族禍將及欲設離閒之說亂惑真心轉相解搆以成其姦又京師百僚不晓國家及將軍本意多能採取

虛偽誇誕妄談令忠者失望傳言乖實毀譽之來皆不徒然不可不思今關東盜賊已定大兵今當悉西將軍其抗厲威武以應期會融被詔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詔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太牢

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乃使人刺殺張元遂與
囂絶皆解所假將軍印綬七年夏酒泉太守竺曾以弟
報怨殺人而去郡融承制拜曾為武鋒將軍更以辛肜
代之秋隗囂發兵寇安定帝將自西征之先戒融期會
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融至姑臧被詔罷歸融恐
大兵遂久不出乃上書曰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
衆騷動計且不戰囂將髙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
兵罷峻等復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

囂又引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勢排迮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讐内示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帝深美之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是時軍旅代興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

帝聞融先問禮儀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
見融等待以殊禮拜弟友為奉車都尉從弟士大中大
夫遂共進軍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帝高融功下詔以安
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
遂以次封諸將帥武鋒將軍竺曾為助義侯武威太守
梁統為成義侯張掖太守史苞為褒義侯金城太守庫
鈞為輔義侯酒泉太守辛彤為扶義侯封爵既畢乘輿
東歸悉遣融等西還所鎮融以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

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及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賔客相隨駕乘千餘兩牛馬羊被野融到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數月拜冀州牧十餘日又遷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位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甲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

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
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
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
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
王國哉因復請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
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
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
得復言融不敢陳請二十年大司徒戴涉坐舉人盜金

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亦策免融明年加位特進二十三年代陰興行衛尉事特進如故又兼領將作大匠弟友為城門校尉兄弟並典禁兵融復乞骸骨輙賜錢帛太官致珍奇及友卒帝憫融年衰遣中常侍中謁者即其臥内彊進酒食融長子穆尚内黄公主代友為城門校尉穆子勲尚東海恭王彊女沘陽公主友子固亦尚光武女湼陽公主顯宗即位以融從兄子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相與並時自

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
中莫與為比永平二年林以受羌贓罪下獄死帝由是
數下詔切責融戒以竇嬰田蚡禍敗之事融惶恐乞骸
骨詔令歸第養病歲餘聽上衛尉印綬賜養牛上樽酒
融在宿衛十餘年年老子孫縱誕多不法穆等遂交通
輕薄屬託郡縣干亂政事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
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
女妻之五年盱婦家上書言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

諸竇為郎吏者皆將家屬歸故郡獨留融在京師穆等西至函谷關有詔悉復追還會融卒時年七十八謚曰戴侯賻送甚厚帝以穆不能修尚而擁富貲居大第常令謁者一人監護其家居數年謁者奏穆父子自失勢數出怨望語帝令將家屬歸本郡唯勲以沘陽主壻留京師穆坐賂遺小吏郡捕繫與子宣俱死平陵獄勲亦死洛陽獄久之詔還融夫人與小孫一人居洛陽家舍十四年封勲弟嘉爲安豐侯食邑二千戶奉融後和帝

初爲少府及勲子大將軍憲被誅免就國嘉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會宗嗣萬全弟子武別有傳固字孟孫少以尚公主爲黄門侍郎好覽書傳喜兵法貴顯用事中元元年襲父友封顯親侯顯宗即位遷中郎將監羽林士後坐從兄穆有罪廢于家十餘年時天下乂安帝欲遵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十五年冬拜爲奉車都尉以騎都尉耿忠爲副謁者僕射耿秉爲駙馬都尉秦彭爲副皆置從事司馬並出屯涼州明年

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又太僕祭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騎都尉来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耿秉秦彭絶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

山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吳
棠坐不至涿邪山免為庶人時諸將唯固有功加位特
進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詔耿秉及騎都尉劉張皆去
符傳以屬固固遂破白山降車師事已具耿秉傳固在
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肅宗即位以公主修勑慈愛累
世崇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徵固代魏應為大鴻
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及建初二年追錄前功增
邑一千三百戶七年代馬防為光祿勲明年復代馬防

為衛尉固久歷大位甚見尊貴賞賜租祿貲累鉅億而性謙儉愛人好施士以此稱之章和二年卒謚曰文侯子彪至射聲校尉先固卒無子國除融曾孫憲字伯度父勲被誅憲少孤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拜憲為郎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弟篤為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宮省寵貴日盛自王主及陰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公主明帝女也）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一介反）不

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愈猶差也）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田宅為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震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遂不繩其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肅宗遺詔以篤為虎賁中郎將篤弟

景瓌並中常侍於是兄弟皆在親要之地憲以前太尉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以為太傅令百官總已以聽其所施為輙外令彪奏内白太后事無不從又屯騎校尉桓郁累世帝師而性和退自守故上書薦之令授經禁中以内外協附莫生疑異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報復初永平時謁者韓紆嘗考劾父勲獄憲遂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冡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来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

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宫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宫省之權遣刺客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於内宫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士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

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捆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槖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

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徳令班固
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
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
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
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
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
勒以八陣莅以威神元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髙闕下
雞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

後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神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兹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敻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吴汜梁諷奉金帛

遣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汜諷所
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
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説宜修呼韓邪故事
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悦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
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温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
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漠北
遺憲古鼎容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
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

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爵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奏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振旅還京師於是大開府庫勞賜士吏其所將諸郡二千石子弟從征者悉除太子舍人是時篤為衛尉景瓌皆侍中奉車都尉四家競修第宅窮極工匠明年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讓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

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戶篤鄧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
各六千戶憲獨不受封遂將兵出鎮涼州以侍中鄧疊
行征西軍事為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奉車詣儲王
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
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為南單
于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北虜微弱欲
遂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趙博等將兵
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遁逃不知

所在寇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璜為腹心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以典文章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慴望風承旨而篤進位特進得舉吏見禮依三公景為執金吾瓌光禄勲權貴顯赫傾動京師雖俱驕縱而景為尤甚奴客緹騎依倚形勢侵陵小人彊奪財貨篡取罪人妻掠婦女商賈閉塞如避寇讐有司畏懦莫敢舉奏太后聞之使謁者策免景官以特進

就朝位瓌少好經書節約自修出為魏郡遷頴川太守
竇氏父子兄弟並居列位充滿朝廷叔父霸為城門校
尉霸弟褒將作大匠褒弟嘉少府其為侍中將大夫郎
吏十餘人憲既負重勞陵肆滋甚四年封鄧疊為穰侯
疊與其弟步兵校尉磊及母元又憲女壻射聲校尉郭
舉舉父長樂少府璜皆相交結元舉並出入禁中舉得
幸太后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
鄭衆定議誅之以憲在外慮其懼禍為亂忍而未發會

憲及鄧疊班師還京師詔使大鴻臚持節郊迎賜軍吏各有差憲等既至帝乃幸北宫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宫閉城門收捕疊磊璜舉皆下獄誅家屬徙合浦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為冠軍侯憲及篤景瓌皆遣就國帝以太后故不欲明誅憲為選嚴能相督察之憲篤景到國皆廹令自殺宗族賔客以憲為官者皆免歸本郡瓌以素自修不被逼廹明年坐禀假貧人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初竇后之譖梁氏憲等

豫有謀馬永元十年梁棠兄弟徙九真還路由長沙逼
瓌令自殺後和熹鄧后臨朝永初二年詔諸竇前歸本
郡者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萬全少子章字伯尚少
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同好更向推薦永初中三輔
遭羌寇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黄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
養然誦讀不輟太僕鄧康聞其名請欲與交章不肯往
康以此益重焉是時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山康遂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順帝初章女年十二

能屬文以才貌選入掖庭有寵與梁皇后竝為貴人擢章為羽林郎將遷屯騎校尉章謙虛下士收進時輩甚得名譽是時梁竇竝貴各有賔客多交搆其間章推心待之故得免其患貴人早卒帝追思之無已詔史官樹碑頌德章自為之辭貴人殁後帝禮待之無衰永和五年遷少府漢安二年轉大鴻臚建康元年梁后稱制章自免卒于家中子唐有俊才官至虎賁中郎將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為趙將號曰馬

服君子孫因為氏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馬曾祖父通以功封重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故援再世不顯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能王莽時皆二千石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常受齊詩不能守章句乃辭況欲就邉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墓所事寡嫂不冠不入廬後為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

遂役屬數百家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馬牛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頒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辟援及同縣原涉為掾薦之於莽莽以涉為鎮戎大尹援為新成大尹及莽敗援兄員時為增山連率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光武即位員先詣洛陽帝遣員復郡卒於官援因留西

州隗囂甚敬重之以為綏德將軍與決籌策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乃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

乎遂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光武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臣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

自有眞也帝甚壯之援從南幸黎邱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隗囂與援同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援説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畧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祖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雅信援故

遂使長子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無他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賔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怒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

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而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尊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胸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春卿無恙前

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援竊見四海
已安兆民同情而李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
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
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説自為函谷以西舉
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内過存伯春見
其奴吉從西方還説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
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説其家悲愁
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讐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

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羮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茍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常折媿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顔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

兒曹共槽櫪而食並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於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説季若計畫不從從眞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故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

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猶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顧急賜報廣竟不答八年帝自西征囂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未決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羣議質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囂衆大潰九年拜援太中大夫副來歙監諸將平涼州自

王莽末西羌寇邊遂入居塞内金城屬縣皆為虜有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十一年夏璽書拜援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音鉛吾音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擾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兵向山而分遣數

百騎繞襲其後乗夜放火擊鼓吽譟虜遂大潰凡斬首
千餘級以兵少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産而還援中
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
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
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
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
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

牧郡中樂業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氏都人背公孫述者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為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

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傍縣嘗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長詣門請閉城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狀下伏後稍定郡中服之視事六年徵入為虎賁中郎將初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

援自選京師數被進見為人明爽須髮眉目如畫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自皇太子諸王侍聞者莫不屬耳忘倦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初卷人維汜訞言稱神有弟子數百人坐伏誅其後弟子李廣等宣言汜神化不死誑惑百姓十七年遂聚黨攻沒皖城殺皖侯劉閔自稱南嶽太師遣謁者張宗將兵數千人討之復為廣所敗於是使援發諸郡兵合

萬餘人擊破廣等斬之又交趾女子徵側反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畧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為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並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刋道千餘里十八年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為新息侯食邑三千戶

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援遂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擊九真賊徵側餘黨

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奏言西于縣戸有三萬二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為封溪望海二縣許之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駮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

馬馬若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别尊卑之序有
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
然不惑近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
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常師事
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輙有驗效臣愚以為傳
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
難備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
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

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𩊚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
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髙三尺五寸圍四尺四
寸謹以上之有詔置於宣徳殿下以為名馬式馬初援
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
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邪昔伏波將
軍路博徳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戸今我微勞猥享大縣
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
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請擊之男兒要當死

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還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黄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固亦幾不免明年秋援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鴈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候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援嘗有疾

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援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谿援夜

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時軍次下雋字兗反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軍壺頭賊乘

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
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輙曳足
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畤
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
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
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
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輙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
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乗驛責

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素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新息侯印綬初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誡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

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
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
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
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
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輙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
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京兆人時為越騎
司馬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
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以之交結將扇其輕

偽敗亂諸夏書奏帝名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伯高名述亦京兆人為山都長由此擢拜零陵太守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為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為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敢以聞及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子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

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

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

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

同郡朱勃指闕上書言援有大功於國身死絶地而横

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

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願下公卿平

援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内之望書奏報歸田里勃字

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

言辭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
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
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乃援為將軍封侯而
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
身自親及援被誣惟勃能終焉肅宗即位追賜勃子穀
二千斛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王莽從兄平阿侯仁之
子也莽敗磐擁富貲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
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

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内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慎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郡

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永平初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功臣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援夫人卒乃更脩封樹起祠堂建初三年肅宗使五官中郎持節追策謚援曰忠成侯四子廖防光客卿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內

沈敏援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援卒後客
卿亦夭沒廖字敬平以父任為郎明德皇后既立拜廖
為羽林左監虎賁中郎將顯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
代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
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宫以勸成德政曰臣
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
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
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

王好劍客天下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田慢起京師令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

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況於行仁心乎況於行
令乎顧置章坐側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朝
廷大議輒以詢訪廖性質誠畏慎不愛權勢聲名盡心
納忠不屑毀譽有司連據舊典奏封廖等累讓不得已
建初四年遂受封為順陽侯以特進就第每有賞賜輒
辭讓不敢當京師以是稱之子豫為步兵校尉太后崩
後馬氏失勢廖性寛緩不能教勑子孫豫遂投書怨誹
又防光奢侈好樹黨與八年有司奏免豫遣廖防光就

封豫隨廖歸國考擊物故後詔還廖京師永元四年卒和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賻贈使者弔祭王主會喪謚曰哀侯子遵嗣徙封程鄉侯遵卒無子國除元初三年鄧太后紹封廖孫度為潁陽侯防字江平永平十二年與弟光俱為黄門侍郎肅宗即位拜防中郎將稍遷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車騎將軍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

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别使兩
司馬將數百騎分為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為大營多
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
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
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
橋等二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十二月羌又敗耿
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
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

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為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絶席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四年封防潁陽侯光為許陽侯兄弟二人各六千户防以顯宗寢疾入參醫藥又平定西羌增邑一千三百五十户屢上表讓位俱以特進就

第皇太后崩明年拜防光禄勲光為衛尉防數言政事多見采用是冬始施行十二月迎氣樂防所上也子鉅為常從小侯六年正月以鉅當冠特拜為黄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明年防復以病乞骸骨詔賜故中山王田廬以特進就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資産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賔客奔湊四方畢至京兆杜篤之徒數百人常為食客門

下刺史守令多出其家歲時賑給鄉閭故人莫不周給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不喜之數加譴勅所以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八年因兄子豫怨謗事有司奏防兄弟奢侈踰僭濁亂聖化悉免就國臨上路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愆田廬有司勿復請以慰朕渭陽之情光為人小心周密喪母過哀帝以是特親愛之乃復位特進子康黄門侍郎永元二年光為太僕康為

侍中及竇憲誅光坐與厚善復免就封後憲奴誣光與
憲謀逆自殺家屬歸本郡復殺康而防及廖子遵皆坐
徙封丹陽防為翟鄉侯租歲限三百萬不得臣吏民防
後以江南下濕上書乞歸本郡和帝聽之十三年卒子
鉅嗣後為長水校尉永初七年鄧太后詔諸馬子孫還
京師隨四時見會如故事復紹封光子朗為合鄉侯援
兄子嚴字威卿父余王莽時為揚州牧嚴少孤而好擊
劍習騎射後乃白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專心墳典能

通春秋左氏因覽百家羣言遂交結英賢京師大人咸器異之仕郡督郵援常與計議委以家事弟敦字孺卿亦知名援卒後嚴乃與敦俱歸安陵居鉅下三輔稱其行義號曰鉅下二卿明德皇后既立嚴乃閉門自守猶復慮致譏嫌更徙北地斷絕賓客永平十五年皇后勅使移居洛陽顯宗名見嚴進退閑雅意甚異之有詔留仁壽闥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常與宗室近親臨邑侯劉復等論議政事甚見寵幸後拜將軍

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勑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肅宗即位徵拜侍御史中丞除子鱄為郎令勸學省中其冬有日食之異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典州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

察偏阿取與自已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為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令益州刺史朱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輙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為常俗吏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勑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

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寛以濟猛猛以濟寛如此綏御有體災眚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酺等官建初元年遷五官中郎將除三子為郎嚴數薦達賢能申理寃結多見納用復以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二年拜陳留太守嚴當之職乃言於帝曰昔顯親侯竇固誤先帝出兵西域置伊吾盧屯煩費無益又竇勳受誅其家不宜親近京師是

時勲女為皇后竇氏方寵時有側聽嚴言者以告竇憲兄弟由是失權貴心嚴下車明賞罰發姦慝郡界清靜時京師訛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轉相驚動諸郡惶急各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勑問使驛係道嚴固執無賊後卒如言典郡四年坐與宗正劉軼少府丁鴻等更相屬託徵拜太中大夫十餘日遷將作大匠七年復坐事免後既為竇氏所忌遂不復在位及帝崩竇太后臨朝嚴乃退居自守訓教子孫永元十年卒

於家時年八十二弟敦官至虎賁中郎將嚴七子唯續
融知名續字季則七歲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
詩博觀羣籍善九章筭術順帝時為護羌校尉遷度遼
將軍所在有威恩稱融自有傳援族孫棱字伯威少孤
依從兄毅共居業恩猶同産毅卒無子棱心喪三年建
初中仕郡功曹舉孝廉及馬氏廢肅宗以棱行義徵拜
謁者章和元年遷廣陵太守時穀貴民饑奏罷監官以
利百姓賑貧羸薄稅賦興復陂湖溉田二萬餘頃吏民

刻石頌之永元二年轉漢陽太守有威嚴稱大將軍竇
憲西屯武威棱多奉軍費侵賦百姓憲誅坐抵罪後數
年江湖多劇賊以棱為丹陽太守棱發兵掩擊皆禽滅
之轉會稽太守治亦有聲轉河內太守永初中坐事抵
罪卒于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十五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傳第二十上

後漢

卓茂　魯恭弟丕　魏霸　劉寛　伏湛子隆　侯霸韓歆　宋弘則　蔡茂郭賀　馮勤　趙熹　牟融　韋彪族子義義兄豹

宣秉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范遷　吳

良 承宮 鄭均 趙典典兄子謙 謙弟温 桓譚 馮衍

子豹 申屠剛 鮑永昱 郅惲子壽 蘇竟 楊厚 郎顗

宗 襄楷 郭伋 杜詩 孔奮 張堪 廉范

王堂 蘇章族孫不韋 羊續 賈琮 陸康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也父祖皆至郡守茂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筭究極師法稱為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馬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為長者時嘗出行

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别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為侍郎給事黄門遷密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之而不忍欺之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耳茂曰

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人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

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是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為京部丞密人老幼皆涕泣隨送及莽居攝以

病免歸郡常為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從至長安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時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户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以茂長子戎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給事黄門建武四年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

服親臨送葬子崇嗣徙封汎鄉侯官至大司農崇卒子琴嗣琴卒子訢嗣訢卒子隆嗣永元十五年隆卒無子國除初茂與同郡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時休字子泉哀帝初守新都令後王莽秉權休去官歸家及莽簒位遣使齎玄纁束帛請為國師遂歐血託病杜門自絶光武即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當簒乃變姓名抱經書隱避林

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衆侯擢勝子賜為上谷太守勝鮑宣事在前史勲事在玄孫邑傳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出於魯頃公為楚所滅遷於下邑因氏焉世吏二千石哀平閒自魯而徙父匡王莽時為義和有權數號曰智囊父某建武初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七歲晝夜號踴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乃歸服喪禮過成人年十五與母及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户講誦絶人間事兄弟俱為

諸儒所稱學士爭歸之太尉趙熹慕其志每歲時遣子
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仕
郡數以禮請謝不肯應母彊遣之恭不得已而西因留
新豐教授不行及丕舉方正恭乃始為郡吏太傅趙熹
聞而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特以經明得召與
其議熹復舉恭直言待詔公車拜中年令專以德化為
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為平
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

還牛主訟于恭恭召亭長勑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涕泣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

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
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之會
詔百官舉賢良方正恭薦中牟名士王方帝即徵方詣
公車禮之與公卿所舉同方致位侍中恭在事三年州
舉尤異會遭母喪去官吏民思之後拜侍御史和帝初
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
疏諫曰陛下親勞聖思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
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

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令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内及外者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

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
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别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
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絶而已今邊境無事宜
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産夫人道
安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
而至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甘雨滿我之缶
誠來有我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
匈奴新為鮮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

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白山之難不絕如綖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

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不從每政事有益於人恭輒言其便無所隱諱其後拜為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遷侍中數名讌見問以得失賞賜恩禮寵異焉遷樂安相是時東州多盜賊羣輩攻刼諸郡患之恭到重購賞開恩信其渠帥張漢等率支黨降恭上以漢補博昌尉其餘遂自相捕擊盡破平之州郡以安永元九年徵拜議郎

八月飲酎齋會章臺詔使小黃門特引恭前其夜拜侍中勑使陪乘勞問甚渥冬遷光祿勲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十二年代呂蓋為司徒十五年從廵狩南陽除子撫為郎中賜駙馬從駕時弟丕亦為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後坐事策免殤帝即位以恭為長樂衛尉永初元年復代梁鮪為司徒初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為政因此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

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四方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姤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

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為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名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挻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

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駮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煦嘘萬物養其

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冰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况於衆乎易十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

令疑罪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恭再在公位選辟髙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薦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乎終無所言恭性謙退奏議依經潛有補益然終不自顯故不以剛直為稱三年以老病策罷六年年八十一卒於家以兩子為郎長子謙為隴西太守有名績謙子旭官至太僕從獻帝西入關與司徒王允同謀共誅

董卓及李傕入長安旭與允俱遇害恭弟丕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絶交游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欣然自得遂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名儒後歸郡為督郵功曹所事之將無不以師友待之建初元年肅宗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寛舉丕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丕在高第除為郎遷新野令視事朞年州課第一擢拜青州刺史務在表賢明慎刑罰七年坐事下獄司寇論元和元年徵再遷拜趙

相門生就學者常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趙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住學官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官傳五帝之道修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其後帝巡狩之趙特被引見難問經傳厚加賞賜在職六年嘉瑞屢降吏民重之永元二年遷東郡太守丕在二郡為人修通溉灌百姓殷

富數薦逵幽隱名士明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朞後坐廩貧人不實徵司寇論十一年復徵再遷中散大夫時侍中賈逵薦丕道藝深明宜加任用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韈衣一襲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

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以化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十二年遷為侍中免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隲舉丕再遷復為侍中左中郎將再為三老五年年七十五卒於官

魏霸字喬卿濟陰句陽人也世有禮義霸少喪親兄弟

同居州里慕其雍和建初中舉孝廉八遷和帝時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寛恕為政掾史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訴霸輒稱他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慙譖訟遂息永元十六年徵拜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切責而反勞之曰令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倍功延平元年代尹勤為太常明年以病致仕為光祿大夫永初五年拜長樂衛尉

以病乞身復為光祿大夫卒於官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父崎順帝時為司徒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桓帝時大將軍辟五遷司徒長史時京師地震特見詢問再遷出為東海相延熹八年徵拜尚書令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

色常以為辱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自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民感德興行日有所化靈帝初徵拜大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轉屯騎校尉遷宗正轉光祿勳熹平五年代許訓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寛常令講經寛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寛仰

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寬簡略嗜酒不好盥浴京師以為謗常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還迂久猶良久也客不堪之罵曰畜産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殺顧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産辱孰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夫人欲試寬令恚伺寬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為長者後以日食策免拜衛尉光和三年復代段熲為太尉在職三年

以日食免又拜永樂少府遷光祿勲以先策黄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逯鄉侯六百户中平三年卒年六十六贈車騎將軍印綬位特進謚昭烈侯子松嗣官至宗正

伏湛字惠公瑯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馬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太傅别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使督大姦遷後隊屬

正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飢奈何獨飽乃共食麤糲分俸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衆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民信向郡内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内職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

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

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爲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逼必求其助又令所過縣邑尤爲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兖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横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税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内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

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烝祭高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

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後南陽太守杜詩
上疏薦湛有柱石之姿宜居輔弼之位十三年夏徵勑
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
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
卒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
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
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
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

黄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
伏侯注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
帝女陽安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
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
鬭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
宫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
隆為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
諭所部青徐羣盜得檄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

時皆降張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其冬拜隆光
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
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
之酈生即拜步為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為
齊王步貪受王爵尤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
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户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
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使
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

又吏民知步反叛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庭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殁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哀憐焉三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瑯邪作冢以子瑗為郎中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也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辯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成帝時任霸為太子舍人霸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産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王莽初五威司命陳崇舉霸德行遷隨宰縣界曠遠濵帶五湖而亡命者多為寇盜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再遷為執法刺姦糾案勢位者無所疑憚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

郡及更始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者車
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朞年民至乃戒乳婦
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
亂不敢授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道路不通建武四
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
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
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
皆霸所建也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

察守正奉公不回十三年薨帝深傷惜之詔書悼惜於
是追封諡霸則鄉哀侯食邑二千戸子昱嗣臨淮吏民
共為立祠四時祭焉以沛郡太守韓歆代霸為大司徒
歆字翁君南陽人以從征伐有功封扶陽侯好直言無
隱諱帝每不能容嘗因朝會聞帝讀隗囂公孫述相與
書歆曰亡國之君皆有才桀紂亦有才帝大怒以為激
發歆又證歲將飢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坐免歸田里
帝猶不懌復遣使宣詔責之司隸校尉鮑永固請不能

得歆及子嬰竟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
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後千乘歐陽歙清河戴涉
相代為大司徒坐事下獄死自是大臣難居相任其後
河内蔡茂京兆玉況玉音肅魏郡馮勤皆得薨位況字文
伯性聰敏為陳留太守以德行化人遷司徒四年薨昱
後徙封於陵侯永平中兼太僕昱卒子建嗣建卒子昌
嗣

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也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哀帝

立以不附董賢違忤抵罪弘少而温順哀平間作侍中王莽時為共工赤眉入長安遣使徵弘逼迫不得已行至渭橋自投於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建武二年代王梁為大司空封栒邑侯所得租奉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致稱徙封宣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乃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

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令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輔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使反其坐遂不復令譚給事中弘推進賢士馮翊桓梁三十餘人或相及為公卿者弘嘗讌見御座

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弘在位五年坐考上黨太守無所據免歸第數年卒無子國除弘弟

嵩以剛彊孝烈著名官至河南尹嵩子由章和間為太尉坐阿黨竇憲策免歸本郡自殺由二子漢登登在儒林傳漢字仲和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建元年為東平相度遼將軍立名節以威恩著稱遷太僕上病自乞拜太中大夫卒策書愍惜令將相大夫會葬加賜錢十萬漢子則字元矩為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為知人則子年十歲與蒼頭共射弩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叩頭就誅則察而

恕之頴川荀爽深以為美時人亦服焉
蔡茂字子禮河内懷人也哀平間以儒學顯徵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第擢拜議郎遷侍中遇王莽居攝以病自免不仕莽朝會天下擾亂茂素與竇融善因避難歸之融欲以為張掖太守固辭不就每所餉給計口取足而已後與融俱徵復拜議郎再遷廣漢太守有政績稱時陰氏賓客在郡界多犯吏禁茂輒糾案無所回避會洛陽令董宣舉糾湖陽公主帝始怒收宣既而赦之

茂嘉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勢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出入宫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蒙其宥天下拭目令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勑有司按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

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建武二十年代戴涉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二十三年薨于位時年七十二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茂初在廣漢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賀字喬卿雒陽人祖父堅伯父游君並修

清節不仕王莽賀能明法累官建武中為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荆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廵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民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永平四年徵拜河南尹以清靜稱在官三年卒詔書愍惜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馮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也曾祖父楊宣帝時為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閒榮之號曰萬石君馮兄弟形皆偉壯惟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為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三寸八歲善計初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以委勤勤同縣馮巡等舉兵應光武謀未成而為豪右焦廉等所反勤乃率將老母兄弟及宗親歸期期悉以為腹心薦於光武初未被用後乃除為郎

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見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録之司徒侯霸薦前梁令閻楊楊素有譏議帝常嫌之既見霸奏疑其有姦大怒賜霸璽書曰崇山幽都何可偶黄鉞一下無處所欲以身試法邪將殺身以成仁邪使勤奉策至司徒府勤還陳霸本意申釋事理帝意

稍解拜勤尚書僕射職事十五年以勤勞賜爵關内侯
遷尚書令拜大司農三歲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
帝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
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
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
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能盡忠
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
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

勑勿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見親重如此中元元年甍帝悼惜之使者弔賜東園祕器賻贈有加勤七子長子宗嗣至張掖屬國都尉中子順尚平陽長公主終於大鴻臚建初八年以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甍無子永元七年詔書復封奮兄羽林右監勁為平陽侯奉公主之嗣奮弟由黄門侍郎尚平安公主勁甍子卯嗣延光中為侍中甍子留嗣

趙熹字伯陽南陽宛人也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

子熹年十五常思報之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距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仇曰爾曹若健遠相避也仇皆卧自搏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更始立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聞願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為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熹因進入頳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悅謂熹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會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出關更始拜熹為五威偏將軍使助諸將拒尋邑於昆陽光武破尋邑熹被創有戰勞還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為赤眉所圍迫急乃踰屋亡走與所善友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彊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

欲逼略熹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既入丹水遇更始新屬皆裸跣塗炭飢困不能前熹見之悲感所裝縑帛資糧悉以與之將護歸鄉里時鄧奉反於南陽熹素與奉善數貽書切責之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為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時江南未賔道路不通以熹守簡陽侯相熹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熹熹乃告譬呼城中大夫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

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荊州牧奉憙才任理劇詔以為平林侯相攻擊羣賊安集降附縣邑平定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兼并為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姦收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問王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懷今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他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子春其年遷憙平原太守時

平原多盜賊熹與諸郡捕討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熹上言惡惡止其身可一切徙京師近郡帝從之乃悉移置潁川陳留於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二十六年帝延集內戚讌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為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為大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為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二十七年拜太尉賜爵關內侯時南單

于稱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熹典邊事思為長久規熹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三十年熹上言宜封禪正三雍之禮中元元年從封泰山及帝崩熹受遺詔典喪禮是時藩王皆在京師自王莽篡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東海王等雜止同席憲章無序熹乃正色横劒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時藩國官屬出入宫省與百僚無别熹乃表奏謁者將護分止他縣諸王並令就邸惟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内外肅然永平元

年封節鄉侯三年春考中山相薛脩事不實免其冬代
竇融為衛尉八年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後遭母
憂上疏乞身行喪禮顯宗不許遣使者為釋服賞賜恩
寵甚渥憙内典宿衛外幹宰職正身立朝未嘗懈怠顯
宗崩復典喪事再奉大行禮事脩舉肅宗即位進太傅
錄尚書事擢諸子為郎吏者七人長子代給事黄門建
初五年憙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時年八十
四謚曰正侯子代嗣官至越騎校尉永元中副行征西

將軍劉尚征羌坐事下獄疾病物故和帝憐之賜祕器
錢布贈越騎校尉節鄉侯印綬子直嗣官至步兵校尉
直卒子淑嗣無子國除
年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博學以大夏侯尚書教
授門徒數百人名稱州里以司徒茂才為豐令視事三
年縣無獄訟為州郡最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方經行
純備宜在本朝并上其理狀永平五年入代鮑昱為司
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八年代包咸為大鴻臚

十一年代鮭陽鴻為大司農是時顯宗方勤萬機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折獄訟融經明才高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帝數嗟歎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肅宗即位以融先朝名臣代趙熹為太尉與熹叅錄尚書事建初四年薨車駕親臨其喪時融長子麟歸鄉里帝以其餘子幼弱勑太尉掾史教其威儀進止賻贈恩寵篤密焉又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除麟為郎

韋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也高祖賢宣帝時為丞相祖賞哀帝時為大司馬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博學洽聞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以病免復歸教授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諸儒莫不慕仰之顯宗聞彪名永平六年召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三遷魏郡太守肅宗即位以病免徵為左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寛厚比上疏乞骸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

賜恩寵侔於親戚建初七年車駕西廵狩以彪行太常從數名入問以三輔舊事禮儀風俗彪因建言令西廵舊都宜追錄高祖中宗功臣褒顯先勳紀其子孫帝納之行至長安乃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酇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乃厚賜彪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冢還拜大鴻臚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

下公卿朝臣議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閲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彪以世承二帝吏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

諫曰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少慧類無大能宜簡常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

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彪行司徒事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黄門太醫問病賜以食物彪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彪令上大鴻臚

印綬其遣太子舍人詣中藏府受賜錢二十萬永元元年卒詔復賜錢二十萬布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曰韋卿子彪族子義字季節高祖父元成元帝時為丞相初彪獨徙扶風故義猶為京兆杜陵人焉兄順字叔文平輿令有高名次兄豹字季明數辟公府輒以事去司徒劉愷復辟之謂曰卿以好去就爵位不躋今歲垂盡當選御史意在相薦子其宿留乎豹曰犬馬齒衰膂力已劣仰慕

崇恩故未能自割且眩瞀滯疾不堪久待選薦之私非所敢當遂跣而起愷追之徑去不顧安帝西廵徵拜議郎義少與二兄齊名初仕州郡太傅桓焉辟舉理劇為廣都長甘陵陳二縣令政甚有績官曹無事牢獄空虛數上書順帝陳宜依古典考功黜陟徵集名儒大定其制又譏切左右貶刺竇氏言既無感而久抑不遷以兄順喪去官比辟公府不就廣都為生立廟及卒三縣吏民為義舉哀若喪考妣豹子著字休明少以經術知名

不應州郡之命大將軍梁兾辟不就延熹二年桓帝公車備禮徵至霸陵稱病歸乃入雲陽山采藥不返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尹重以禮敦勸著遂不就徵靈帝即位中常侍曹節以陳蕃竇氏既誅海内多怨欲借寵時賢以為名白帝就家拜著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已解巾之郡政任威刑為受罰者所奏坐論輸左校又後妻驕恣亂政以之失名竟歸為姦人所害隱者恥之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為宰衡辟命不應及莽簒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隷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隷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百僚敬之秉性節儉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嘆曰楚國二龔

不如雲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帷帳什物四年拜大司徒
司直所得祿俸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
無儋石之儲六年卒官帝愍惜之除子麃為郎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
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
色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湛偽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
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為二千石王
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教

條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
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
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五年拜光
禄勲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
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禄
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因稱疾不朝拜太
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
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

遺失溲便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墮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黜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

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

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馬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絶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絶何量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王莽世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

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嘆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
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
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
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
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
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傜役卒於家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父鄴成哀間為涼州刺史
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而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

從棘受學博洽多聞世稱通儒初為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拔刃向林欲殺之林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為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

且欲優容之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
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今且從師友之位須道
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嚚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
物故嚚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
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嘆曰當今
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
林已歸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
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僚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

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矣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

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後代王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

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寛德及至其後漸以滋彰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餽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

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
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
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從駕南
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
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
受帝益重之明年代丁恭為少府二十二年復為光禄
勲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明年
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又詔喬為丹水長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業後從師於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嘆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

平氏不下為更始發喪縗經盡哀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閒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勑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

據策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為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為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又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為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儋石馬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子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丹出典州郡

入為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
嗣長子守官至恒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吏人
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謟稱太守功德良於坐下勃
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謟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
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
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為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
薦良經任博士行中儀表宜備宿衛以輔聖政書奏顯

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髮鬢皓然衣冠甚偉夫薦
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
以良為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
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乃自
繫良上言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為
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帝
雖赦匡猶左轉良為即丘長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
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儌時譽後坐事免復拜議郎

卒於官

承宮字少子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歳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名宮拜博士遷左中

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慤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帝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睹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黄老書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

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
為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收孤兒恩禮敦至常稱病
家廷不應州郡辟名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
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建初三年司徒鮑昱
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
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疾
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賜均
及前安邑令毛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

酒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建和初四府表薦徵拜議郎侍講禁内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

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
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
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
非功臣不封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
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典據經
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諍
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
然曰身從衣裼之中致位上列且烏鳥反哺報德况於

士邪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僚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温相繼為三公謙字彦信初平元年代黄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

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郿侯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温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賑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徒録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掠禁省刼帝幸北塢外内隔絶傕素疑温不與已同乃内温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

黄白城温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讐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户説也今與郭汜争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人在塗炭各不聊生曽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乗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乗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温董卓從弟應温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温從

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為掾操怒奏温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熹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音紙哀平閒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倖女弟為昭儀皇后日已疎

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説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伎此不可不備又君侯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慤此修已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

譚所戒後賢果諷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

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

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改而更張夫更張難行
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
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
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
官置吏以理萬民懸賞設罰以别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
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報後忿深前
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傑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
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

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

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
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
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
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則天下知方而獄
無怨濫矣書奏不省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醻
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
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
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

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復聞陛下窮折方士黄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疑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靁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

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
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由是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
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
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
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
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帝省奏愈
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
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

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光武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東巡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下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下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祖野王元帝時為大鴻臚衍幼有奇材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為掾與俱至定陶莽追

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葢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

無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為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内潰亂小人懷德甚於詩人之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内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横之

變輿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入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見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時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

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
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東更始二年遣尚書
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説永曰衍
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
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
石令問不忘今衍幸蒙寛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
拱默被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
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

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歛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饑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駘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太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揷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雷震四海

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内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絶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絶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掠其財産饑者毛食寒者裸跣寃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

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
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
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
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
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
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
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
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

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而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若鎮太

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鑒六經之論覽孫武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黒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

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肯降而忿邑背前約衍乃遺邑書曰葢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困天下蝗動社稷顛隕此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匈假仇

讐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叛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

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申胥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周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為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也豈苟貪生而

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莊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横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為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

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没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無誰為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歴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為况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葢仲由使門人為臣孔子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叛國兵不

入匈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
辱國權日損三王背叛赤眉害主未見蕭衍倍道之赴
若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衞女馳歸唁兄之
志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
安能事死未知為臣焉知為主豈厭為臣子思為君父
乎欲搖泰山而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行不從或
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方移書
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叔及子壻張舒誘

降湟城舒家在上黨邑悉擊之又書勸永降永不答自
是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永衍
審知更始已殁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帝怨衍等不
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遂任用之而衍獨見黜永謂衍
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
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
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
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

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
衍為曲陽令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
以譖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衍首陳八事一曰顯
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
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禄秩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
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畧是時畧為司
空長史譖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
見者欲毀君也護等懼之即共排間衍不得入後衛尉

陰與信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重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建武末衍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

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説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内自修勑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

倉卒之間據位食禄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年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怨讐叢興讒譏橫世葢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踈遠壠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馮子以為夫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風興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

因時為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濶畧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常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喟然長歎自傷不遭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抑心折節慮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委積之臣不探市井之利况歷位食禄二十餘年而財産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為身求者不能成其功去而歸家復覊旅於州郡身愈據職

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為園於是以新豐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西顧豐鎬周秦之丘宮觀之墟通視千里覽見舊都遂定塋焉退而幽居葢忠臣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遭時之禍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肥饒之野殖生

産修孝道營宗廟簡祭祀然後闔門講習道德覽觀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上隴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八紘歷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慜道陵遲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渺然有思陵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元妙之思也文多故不載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娶北地女任氏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

常自操井臼老竟出之遂熖壈於時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賤貧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茍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為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録說策五十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為父所出後母惡之甞因豹夜寐欲

行毒害豹走得免敬事愈慎而毋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授麗山下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嘗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黄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為河西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已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為尚書永平十四年卒於官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
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為人仕郡功曹平帝
時王莽專政朝夕猜忌遂隔絶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
交宦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曰臣聞王事失
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
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瞿然自刻者也
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
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

挫直士之鋭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悦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襁褓即位已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録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

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勢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况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没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

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

益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

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

其財百姓困乏之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衆

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宫

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

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

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聖明之德

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
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别宫令時朝
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
未然之符以抑禍患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内和親
戚外絶邪謀書奏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説
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
巴蜀往來二十許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
述剛説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

也伏念本朝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罰所當必摧誠天之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饜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歟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没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

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遂畔從述
建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孤
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
己以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
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
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廟堂之計既不豫定動軍
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
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

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汙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

乘輿輪帝遂為止時内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棰撲牽曳於前羣臣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就東宫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數年出為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父宣哀帝時任司隸校尉為王莽所殺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初為郡功曹莽以宣不附已

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丞望風旨規欲害永太守茍諫擁護召以為吏嘗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而歎曰我受漢家茅土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即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胷乃止後數日莽詔書果下

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為中陽侯永雖為將率而車服敝素為道路所識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絶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内

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悦時攻懷未抜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永至懷乃説更始河内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賜永洛陽商里宅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犯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惟别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

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荆棘自除從講堂至于里門永
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
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
禮請豐等會觀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
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
其畧封為關内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
民瘏傷之後乃緩其銜轡示誅彊横而鎮撫其餘百姓
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孤弟子建武十一年

徽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永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

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坐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城皐詔書迎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視事三年病卒子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有知畧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為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靜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隷

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固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猶今之水門水常饒足溉田倍多民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德為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

問曰旱旣太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
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
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
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
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
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絶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
其言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
操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

吏民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横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大司農卒於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於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惲仰占天象

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在漢分翼軫之域去而復
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
時左隊大夫逯音録姓也並素好士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
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惲
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倘不疑逆俾
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吏惲不謁曰文王拔吕尚於渭
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
烈就元勲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非闚天者不

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遂不授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璣衡垂日月含元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録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誡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

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
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
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
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惚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
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
乃與同郡陳敬南遁蒼梧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
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請之上為將
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

不得斷人肢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時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尅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令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俊還京師而上論之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

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欷歔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因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友報讐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之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

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
舊俗十月享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醼飲時臨享
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音遥姓也延天資忠貞稟姓公方
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
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
於下座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案延
資性貪邪外方內員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
慝並作明府以惡為善股肱以直從曲此既無君又復

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奉觥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庸孔壬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壬是昭豺虎從政既陷誹謗又露所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吾過也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勢必

還直心無諱誠三代之道然道不同者不相為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歙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吕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也敬曰

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於松子今幸得
全軀樹類還奉墳墓盡間孝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
亦為政也吾年髦矣安得從子子勉性命勿勞神以害
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
到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帝嘗
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
曰火門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
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於游田以萬人惟憂而陛下遠

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誠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帝賜布百疋而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後令惲受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

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意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歎異之以為首舉後坐事左轉芒長又免歸避地教授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字伯孝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賔客放縱類不檢節壽案察之無所

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馳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為遵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為京兆尹郡多彊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檢勅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效死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王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

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内供其役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藏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得減死論徙合浦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蕪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也平帝時竟以明易為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與劉歆等共

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當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隂縣為冦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祕書竊自依依末由自達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

人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逃遁陳平知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

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祕經為漢赤制元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簒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蹰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説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效太白出入過度熒

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嵗星不舍氐房以為諸如
此占歸之國家葢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
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
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將兵並征
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
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没羽林或徘徊藩屏或躑躅
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南
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應

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徃徃錯互指麾妄説轉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於畢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

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歲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之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悦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自

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同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客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栖栖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屠牟救楚非要爵禄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竟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世年七十卒於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其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纖二卷解說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

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瞿然改意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禄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令就國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尅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

圖讖厚對不合免歸復修業犍為不應州郡三公之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至長安以病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戹宜蠲法改憲之道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有疾疫蝗虫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冦車駕臨當西廵感

厚言而止陽嘉三年西塞寇隴右明年烏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叛是夏洛陽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龎參免荆交二州蠻夷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當受禍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遘姦廢退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輒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

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厚欲與相見厚不答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黄老教授門生上名録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太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公門人為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

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意夜占象度勤心鋭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正

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内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誨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民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行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徃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

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居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民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

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内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
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
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
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
凝合夫寒徃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
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温而寒違反
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罸
臣伏案飛候參察庶政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

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於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暑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

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故不能面譽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覬復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以對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寬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别觀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殫賄巨億萬

計易内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宫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為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二事去年以來兊卦用事類多不效易傳

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為實清濁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内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温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寛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也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

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於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

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

昭然可見也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不可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

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葢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宫也凡中宫無節政教亂逆威福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方亦

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叛戾之患宜豫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薄賦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書玉版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祆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為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

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
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
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内省以備
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
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
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輿
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
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

百姓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歳於詩三基
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歴樞曰卯酉為
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
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雌雄祕歴
今值困乏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
困而不失其所其惟君子乎唯獨聖賢之君遭困遇險
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厄
即位之元紫宫驚動歴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

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戍仲已竟來年入季
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
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
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
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
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
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
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

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養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曰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霓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

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

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𫖮又上書薦光禄大夫江夏黄瓊處士漢中李固宜蒙徵用任以時政并陳消災之術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歳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寛

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
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
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
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罸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
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
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
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
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

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政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

以潤之王者崇寛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踈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歳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廢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悦和雷聲乃發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歳星合於

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宫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日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禄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陟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録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窮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収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

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昔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罔分當𣃁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

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言後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

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陽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法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

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二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

誅罰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已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

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二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

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叛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

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瑯邪宫崇受干吉神書不合
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
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
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
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彊臣又推步熒惑今
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寃結忠臣被戮德星所
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寃獄為劉
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録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

不孝則日蝕星鬬比年日蝕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允不興孝冲孝質頻世短祚臣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殷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黄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繼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宫

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罸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黄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

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宫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㫖奏曰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吕孝文使趙談驂乘而子孫昌盛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隷正楷罪遂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

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干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立以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於家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

知名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彊宗右姓各擁衆保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大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拜雍州牧再轉為尚書令數納忠諫諍建武四年出為中山太守明年彭寵滅轉為漁陽太守漁陽既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之敗民多猾惡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消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

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頴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頴川太守召見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君雖精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鬬當一士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以盧芳據北土為冦乃調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

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别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旣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至於野亭須期乃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帝以并部尚有盧芳之警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伋以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

族無所遺餘明年卒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

杜詩字公君河内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公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横民間百姓惶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光武召見賜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騎赴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皐令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

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役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蒲拜反冶鑄者為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橐古字通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武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和合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成德威侮二

乘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勁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内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鷙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事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

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鞅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牧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禄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

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

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絶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虎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隷校尉鮑永上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曽祖霸元帝時為侍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遭王莽亂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内侯時天下擾亂惟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羗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輙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産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時天下未定事多不修節操

而奮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殺郡守賊畏

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
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馬郡多
氏人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為羣氏所信向奮乃
率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為表裏賊窘懼逼急乃推奮
妻子以置軍前冀當退卻而奮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
奮妻子亦為所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為武都太守奮自
為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為政明斷
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

中稱為清平弟奇游學洛陽奮以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于家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删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云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光武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即位中郎將來歙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

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常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都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嘆息拜顯為魚復長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漢興以廉氏

豪宗自苦陘徙馬世為邊郡守或葬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曽祖父襃成哀間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皆有名前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西州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乃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没范抱持棺柩遂俱沈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追范范又固辭歸葬服竟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

漢京兆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會融為州所舉按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託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乃變名姓東至洛陽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往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門

生故人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吏以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襃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襃臣之曽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遂貰之由此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

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重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是後不敢復向雲中後頻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勵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

屬范乃毁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在蜀數年坐法免歸鄉里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以賑宗族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車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乃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為然即牽馬

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然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為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瑯琊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

王堂字敬伯廣漢郪人也初舉光禄茂才遷穀城令治有名迹永初中西羌寇巴郡為民患詔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刺史張喬表

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即日遣家屬歸閉閤上病果有誣奏堂者會帝崩京等悉誅堂以中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為將作大匠四年坐公事左轉議郎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賢禮士不苟自專乃教掾史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

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應嗣庶循名責實察言觀效
馬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辭教郡内稱治時大將軍
梁商及尚書令袁湯以求屬不行並恨之後廬江賊迸
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諷州
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歛瓦棺以
葬子稱清行不仕曽孫商益州牧劉焉以為蜀郡太守
有治聲
藴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八世祖建武帝時為右將

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彊切而持毁譽士友咸憚
之至乃相謂曰見蕪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
輔號為大人永平中從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
車師有功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少博學能屬
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言
甚切直出為武原令時歲飢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
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姦臧
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

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蘓孺文與故人飲者私
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
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為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
坐免隱身鄉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
日敝民多愁苦論者舉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
于家兄曾孫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
暠為美陽令與中常侍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
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

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
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譙後私至洛陽時暠為司隸校
尉收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尸以報宿怨不韋時
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瘞而不
葬仰天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
變名姓盡以家貲募劔客邀暠於諸陵間不尅會暠遷
大司農時右校芻廥在寺北垣下不韋與親從兄弟潛
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暠之

寢室出其牀下值暠在厠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懼乃布棘於室以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輒劒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日夜飛馳徑到魏郡掘其父阜冢斷取阜頭以祭父墳又摽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槨捕求不韋歷歳不能得暠恚感傷發病歐血死不韋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惟任城何休

方之伍員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悍之衆雪怨舊郢曽不終朝而但鞭墓戮尸以舒其忿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蘓子單特孑立靡因靡資彊讐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官府幽絶埃塵所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殺身焦慮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禍門雖不獲逞為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以毒生者使暠懷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以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員不

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為郡五官
掾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暠素善後奐
熲有隙及熲為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
熲既積忿於奐因發怒乃追咎不韋前報暠事以為暠
表治讒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不韋仇之又令長安
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送使從事張賢等就
家殺之乃先以鴆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
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賢即時收執并其一

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蘓以是衰破及段熲為楊球所誅天下以為蘓氏之報焉

羊續字興祖泰山平陽人也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隷校尉父儒桓帝時為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餘年幽居守静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為廬江太守後楊州黄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陣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

集數萬人并勢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續復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為平民賦與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攻没六縣拜續為南陽太守當入郡界乃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縣邑採問風謠然後乃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内驚悚莫不震懾乃發兵與荆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五千餘級屬縣餘賊並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賊

既清平乃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歡服時權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常獻其生魚續受而縣於庭丞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縣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内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被衾敝祇裯祇裯短衣也廣雅云即襜褕也祇丁奚反裯丁勞反鹽麥數斛而已顧勑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

徃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賵遺遵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續先志一無所受詔書襃美勑泰山太守以府錢百萬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舉孝廉再遷為京兆尹有政理迹舊交趾土多珍産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

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空單京師遥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歌曰賈父來

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黄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乃以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惟癭陶長濟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黄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表

琮為度遼將軍卒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續在獨行傳父褒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城令縣在邊垂舊制令户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悦以恩信為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

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臣竊聞詔書畝斂田錢
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税周謂之徹
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行萬世也故魯宣税畝而蝝
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
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
而不法後世何述焉書奏内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以
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
岱為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黄穰

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尚為郎中獻帝即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遣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以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以禦之術大怒遣其將孫策攻康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家族百餘人

遭離飢厄死者將半朝廷愍其守節拜子雋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吳史有傳

通志卷一百七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

樊宏（子儵　族曾孫準）　陰識（弟興）　朱浮　馮魴　虞延　鄭弘　周章　梁統（子竦　曾孫商　玄孫冀）　張純（子奮）　曹褒　鄭玄　鄭興（子衆）　范升　陳元　賈逵　張霸（子楷　楷子陵）

陵　桓榮子郁　孫焉　曾孫鸞　鸞　丁鴻
弟元　子曄　玄孫典　玄孫彬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為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

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馬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
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
縣中稱美推為三老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
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
敕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
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為宏妻湖陽由
是繫宏妻子令出譬伯升宏因留不返湖陽軍師欲殺
其妻子長吏以下共相謂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

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以宏為將宏叩頭辭曰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戚屬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冦難世祖即位拜光禄大夫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十三年封弟丹為射陽侯兄子尋元鄉

侯族兄忠吏父侯十五年定封宏壽張侯八年帝南祠
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諡為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
車駕每南廵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為人謙柔畏慎不
求茍進常誡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
榮勢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
已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
帝聞之勑騶騎臨朝乃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
得失輙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宗族

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黄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勑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令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賻錢千萬布萬疋謚為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子儵嗣帝悼

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
賜儵弟鮪及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儵字長魚謹約
有父風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
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
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闊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
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
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
土校尉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

以讖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琅邪承宮並海内大儒儻皆以為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勑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二年以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儻燕侯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儻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儻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

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益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王男可以尚主但以貴寵過盛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于楚乎鮪不從十年儵卒贈賵甚厚謚曰哀侯帝遣小黄門

張惛問儻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從者甚衆遂委責于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儻常患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輙擾人吏以為利儻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惛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勑二郡並令從之長子汜嗣以次子彬梵為郎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儻謹恪又聞其止鮪姻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慎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大鴻臚汜卒子

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絶永寧二年鄧太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尚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十餘人弟子頻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宗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帝時位至司徒宏族曾孫準字幼陵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儒術以先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為郡功曹召見帝器之拜郎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

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乃上疏請博求幽隱發揚巖
穴使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其業
以推述先帝崇尚儒雅之道太后深納其言是後屢舉
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拜御史中丞永平之初連年
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饑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
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
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羣神禱而不祠猶是言之調
和陰陽實在節儉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

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令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荊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

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人即擢準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禄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到部開倉廪食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流迸家戸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畧朞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暴準外禦寇虜内撫百姓郡境以安五年轉河内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輙将兵討逐修理塢壁威名大行視事三年

以疾徵三轉爲尚書令明習故事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爲光祿勲五年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乃以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别降新野淯陽杜衍冠軍胡陽二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

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於新野并徵識
識隨貴人至以為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以征伐軍
功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
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帝甚美之以為關都尉
鎮函谷遷侍中以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及顯
宗立為皇太子以識守執金吾輔導東宮帝每廵郡國
識常留鎮守京師委以禁兵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
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勑戒貴戚激厲左

右馬識所用掾吏皆簡賢者如虞延傅寛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即位拜為執金吾位特進永平二年卒贈以本官印綬謚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初七年為奴所殺無子國絶永寧元年鄧太后以璜弟淑紹封淑卒子鮪嗣躬弟子綱女為和帝皇后封綱吴房侯位特進三子軼輔敞皆黄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識弟興字君陵光烈皇后同母弟也為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為黄門侍郎守期門僕

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泥塗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輙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賔然門無俠客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蔽風雨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

下觖望誠為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顧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邪亢龍有悔夫外戚之家不知讓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復以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

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相能然敬其威重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帝思舅氏之恩詔以汝南之鮦陽封興子慶為鮦陽侯慶

弟博為濦彊侯博弟員丹並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
員丹帝以慶義讓擢為黄門侍郎慶卒子琴嗣建初五
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賜策追謚
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興弟就嗣父
封宣恩侯後改封新陽侯就善談論朝臣莫及然性剛
傲不得衆譽顯宗即位以就為少府特進就子豐尚酈
邑公主公主嬌妬豐亦狷急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
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以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

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祠之自是巳後暴富至巨萬田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

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少有才能頗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名州中名宿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廩給其妻子漁陽太守彭寵以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寵亦佷彊兼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攻浮浮以書質責之曰

蓋聞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視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畔者乎伯通與吏人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

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影何施眉目舉措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損傳世之慶祚招破財之重災髙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游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髙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𫝑各

盛鄣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世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濵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内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内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羣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内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誤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讐者所快寵得書愈怒攻

浮轉急明年涿郡太守張豐亦舉兵反時二郡畔戾北州憂恐浮以為天子必自將兵討之而但遣游擊將軍鄧隆陰助浮浮懷懼以為帝怠於敵不能救之乃上疏曰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彊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彊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今彭寵反畔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他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寞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

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
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内未集而獨逸豫不
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
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
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上下燋心相
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
安吾䇿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埶無久全
其中必有内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

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脱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徒勞軍師不能死節罪當伏誅帝不忍以浮代賈復為執金吾徙封父城侯後豐寵並自敗常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六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據郡典縣皆

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則干動三光垂示王者五典紀國家之政洪範别災異之文皆宣明天道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憫海内新離禍毒保宥生人使得蘇息而令牧人之吏多未稱職小違理實輙見斥罷豈不粲然黒白分明哉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効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當時吏職何能悉理議論之徒豈不諠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

守牧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眦以騁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羣陽騷動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游意於經年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

其議羣臣多同於浮自是易代頗簡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用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豈徒然哉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

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為能無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静傳曰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帝善其奏七年轉太僕浮又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厲遠近同慕

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令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外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二十年代竇融為大司空二十二年坐賣弄國恩免二十五年徙封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永平中有人單辭告浮事者顯宗大怒賜

浮死長水校尉樊儵言於帝曰唐堯大聖兆人獲所尚
優游四凶之獄厭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後殛罰
浮事雖昭昭而未達人聽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
之

馮魴字孝孫南陽湖陽人也其先魏之支別食菜馮城
因以氏焉秦滅魏遷於湖陽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潰
叛魴乃聚賔客招豪傑作營壍以待所歸是時湖陽大
姓虞都尉反城稱兵先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而殺其凡

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魴將季還其營道逢都尉從弟長卿來欲執季魴叱長卿曰我與季雖無素故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卿為何言遂與俱歸季謝曰蒙恩全死無以為報恩有牛馬財物願悉獻之魴作色曰吾老親弱弟皆在賊城中今日相與尚無所顧何云財物乎季慚不敢復言魴自是為縣邑所敬信故能據營自固時天下未定而四方之士擁兵矯稱者甚衆唯魴自守兼有方略光武聞而嘉之建武三年徵詣行在所見於雲

臺拜虞令為政敢殺伐以威信稱遷郟令後車駕西征
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
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
去帝聞郡國反即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按行鬬處
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
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
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還魴誅之魴責
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

悔過伏罪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為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為䆮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靜十三年遷魏郡太守二十七年以高第入代趙熹為太僕中元元年從東封岱宗行衛尉事還代張純為司空賜爵關内侯二年帝崩使䈝持節起原陵更封楊邑鄉侯食三百五十戸永平四年坐考隴西太守鄧融聽任姦吏策免削爵土六年顯宗幸魯復行衛尉事七年代陰嵩為執金吾䈝性公嚴方正在位數進忠言多見納

用十四年詔復爵土明年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宫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肅宗許之其冬為五更詔魴朝賀就列侯位元和二年卒時年八十六子柱嗣尚顯宗女獲嘉長公主少為侍中以恭肅謙約稱位至將作大匠柱卒子定嗣官至羽林郎將定卒無子國除定弟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亦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悦當世為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駮犀具劒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拜子世為黄門侍郎世弟二人皆郎

中自永初兵荒王侯租秩多不充於是特詔以他縣租
稅足石令如舊限歲入穀三萬斛錢四萬遷光禄勲遂
代楊震為太尉及北鄉侯立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熹
參録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熹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
策免復為衛尉卒子代嗣代卒弟承嗣為步兵校尉石
弟珗和帝時詔封楊邑侯亦以石寵官至城門校尉卒
子肅嗣為黄門侍郎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也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疋

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為吉及長身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少為戸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賔客放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胄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延從女弟年在孩乳其母不能活之棄於溝中延聞其號聲哀而收之養至成人建武初仕執金吾府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澤應期而還有

因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後去官還鄉里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當伏刑攬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二十年東廵路過小黄髙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

陵樹株蘖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勑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有感帝意乃制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貫御史罪延從送車駕西盡郡界賜錢及劒帶佩刀還郡於是聲名遂振二十三年司徒玉況玉姓也音宿辟焉時元正朝賀帝望而識延遣小黄門馳問之即日名拜公車令明年遷洛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為奸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

一書輙加搒捶也音彭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許帝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歛手莫敢干法在縣三年遷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

出於衆顯宗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
輿馬衣服延以行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
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元
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
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由是以延為明三年徵代
趙熹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無
異政績會楚王英謀反陰氏欲中傷之使人私以楚謀
告延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又欲辟幽州從事公

孫弘以弘交通楚王而止並不奏聞及英事發覺詔書切讓延遂自殺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餒延從曾孫放字子仲少為太尉楊震門徒及震被讒自殺順帝初放詣闕追訟震罪由是知名桓帝時為尚書以議誅大將軍梁冀功封都亭侯後為司空坐水災免性疾惡宦官遂為所陷靈帝初與長樂少府李膺等俱以黨事誅
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從祖吉宣帝時為西域都護弘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督

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貺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歿妻子閉繫詔獄考掠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為貺訟罪顯宗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由是顯名拜為騶令政有仁惠民稱蘇息遷淮陰太守四遷建初初為尚書令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弘奏以為臺職雖尊而酬賞甚薄至於開選多無樂者請使郎補千石

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為故事出為平原相徵拜侍中建初八年代鄭眾為大司農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治汎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在職二年所息省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遭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傜役以利飢民帝順其議元和元年代鄧彪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

弘曲躬而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在位四年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贓穢又上洛陽令楊光憲之賓客在官貪殘並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勑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陳謝並言憲之短帝省章遣醫占弘病比至已卒臨歿悉還賜物勑妻子褐巾布衣素棺殯殮以還鄉里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初仕郡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執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絶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遷為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禄勳永初元年代魏霸為太常其

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衆蔡倫等皆秉埶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以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祜是為安帝章以衆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隲兄弟及鄭衆蔡倫刼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

而出并日而食

梁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晉大夫梁益耳即其先也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以貲十萬徙茂陵至哀平之末歸安定統性剛毅而好法律初仕州郡更始二年召補中郎將使安集涼州拜酒泉太守會更始敗赤眉入長安統與竇融及諸郡起兵保境謀共立帥初以位次咸共推統統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也今統内有尊親又德薄能寡誠不足以當之

遂共推融為河西大將軍更以統為武威太守為政嚴猛威行鄰郡建武五年統等各遣使隨竇融長史劉鈞詣闕奉貢願得詣行在所詔加統宣德將軍八年夏光武自征隗囂統與竇融等將兵會車駕及囂敗封統為成義侯同産凡巡從弟騰並為關内侯拜騰酒泉典農都尉悉遣還河西十二年統與融等俱詣京師以列侯奉朝請更封高山侯拜太中大夫除四子為郎統在朝廷數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

舊典乃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誅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飢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寛惠柔克遭世康平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

他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值中國隆盛財力有餘征伐遠方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懲隱匿宣帝聰明正直總御海内臣下奉憲無所失墜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奏於左惟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事下三

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德行日久豈一朝所釐統令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令所言不可施行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方今事驗之往古聿遵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願得名見若對尚書近臣口陳其要帝令尚書問狀統對曰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經曰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又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

人無所措手足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之誅不避親戚所以防患救亂坐安衆庶豈無仁義之恩貴絶殘賊之路也自高祖之興至於孝宣君明臣忠謀謨深博猶因循舊章不輕改革海内稱理斷獄益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法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横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火見未央其後隴西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刼略吏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

而狂狡之埶猶至於此皆刑罪不中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議上遂寢不報後出為九江太守定封陵鄉侯統在郡亦有治迹吏人畏愛之卒於官子松嗣松字伯孫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再遷虎賁中郎將松博通經書明習故事與諸儒修明堂辟雍郊祀封禪禮儀常與論議寵幸莫比光武崩受遺詔輔政永平元年遷太僕松數

為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冬乃
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子扈後以恭懷皇后從兄永
元中擢為黄門侍郎歷位卿校尉温恭謙讓亦敦詩書
永初中為長樂少府松弟竦字叔敬少習孟氏易弱冠
能教授後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真既徂南土歷江
湖濟沅湘感悼子胥屈原以非辜沈身乃作悼騷賦繫
元石而沈之顯宗後詔聽還本郡竦閉門自養以經籍
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孔子作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飡者慙性好施不事產業長嫂舞陰公主贍給諸梁親疏有序特重敬竦雖衣食器物必有加異竦悉分親族自無所服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材鬱鬱不得志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閑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有三男三女肅宗納其二女皆為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為子而竦家私相

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為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真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宫省事密莫有知和帝梁氏生者永元九年竇太后崩松子扈遣從兄襢奏記三府以為漢家舊典崇貴母氏而梁貴人親育聖躬不蒙尊號求得申議太尉張酺引襢訊問事理會後召見因白襢奏記之狀帝感慟良久曰於君意若何酺對曰春秋之義母以

子貴漢興以來母氏莫不隆顯臣愚以為宜上尊號追慰聖靈存錄諸舅以明親親帝悲泣曰非君孰為朕思之會貴人姊南陽樊調妻㦒上書自訟曰妾同産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受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寃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總萬機羣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海内曠然各獲其宜妾得

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宂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棠等遠在絶域不知死生願乞收歛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歿幸賴帝覽章感悟乃下中常侍掖庭令驗問之嫕辭證明審遂得引見具陳其狀乃留嫕止宮中連月乃出賞賜衣被錢帛第宅奴婢旬月之間累貲十萬嫕素有行操帝益愛之加號梁夫

人擢樊調為羽林左監調光禄大夫宏凡曽孫也於是
追尊恭懷皇后其冬制詔三公大鴻臚曰夫孝莫大於
尊尊親親其義一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
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朕不敢興事覽於前
世太宗中宗實我舊典追命外祖以篤親親其追封謚
皇太后父竦為褒親愍侯比靈文順成侯魂而有靈加
兹寵榮好爵顯服以慰母心遣中謁者與嫕及扈備禮
西迎竦喪詣京師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於

恭懷皇后陵傍帝親臨送葬百官畢會徵還竦妻子封
子棠為樂平侯棠弟雍乘氏侯雍弟翟單父侯邑各五
千戸位皆特進賞賜第宅奴婢車馬兵弩什物以巨萬
計寵遇過於當世諸梁内外以親疏並補郎謁者棠官
至大鴻臚雍少府棠卒子安國嗣延光中為侍中有罪
免官諸梁為郎吏皆免官雍子商字伯夏少以外戚拜
為郎中遷黄門侍郎永建元年襲父封乘氏侯三年順
帝選商女及妹入掖庭遷侍中屯騎校尉陽嘉元年女

立為皇后妹為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其歲拜執金吾二年封子冀為襄邑侯商讓不受三年以商為大將軍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太常桓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明年夫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贈印綬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已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周舉為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為良輔帝委重焉每有饑饉輒載穀於城門賑與貧餧不宣已惠檢御門族未曽以權盛干法

而性愼弱無威斷頗溺於内豎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遂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然宦者忌商寵任反欲陷之永和四年中常侍張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冗從僕射杜永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共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勑宦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悉伏誅辭所連

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
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
同致康乂也竊聞考中常侍張逵等辭語多所牽及大
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
氣平致化成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
止坐者六年秋商病篤勑子冀等曰吾以不德享受多
福生無以輔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
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秪增塵垢雖云

禮制亦有權時方今邊境不寧盜賊未息豈宜重為國損氣絶之後載至冢舍即時殯殮斂以時服皆以故衣無更裁制殯以開冢冢開即葬祭食如存無用三牲孝子善述父志不宜違我言也及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疋皇后錢五百萬布萬疋及葬贈輕車介士賜謚忠侯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猶望車騎子冀嗣冀字伯卓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

眄視也矘眄直視也口吟舌言謂語吃不能了明也裁能書計少為貴戚逸欲自恣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踘意錢之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鬬鷄初為黄門侍郎轉侍中虎賁中郎将越騎步兵校尉執金吾永和元年拜河南尹冀居職暴恣多非法父商所親客洛陽令吕放頗與商言及冀之短商以讓冀冀即遣人于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於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為洛陽令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賔客百餘人商薨未及葬順帝乃拜冀為

大將軍弟侍中不疑為河南尹及帝崩冲帝始在襁褓
太后臨朝詔兾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參録尚書事兾
雖辭不肯當而侈暴滋甚冲帝又崩兾立質帝帝少而
聰慧知兾驕横常朝羣臣目兾曰此跋扈將軍也兾聞
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煑餅帝即日崩復立桓帝而
枉害李固及前太尉杜喬海内嗟懼語在李固傳建和
元年益封兾萬三千戸增大將軍府舉髙第茂才官屬
倍於三公又封不疑為潁陽侯不疑弟蒙西平侯兾子

允襄邑侯各萬戸和平元年重增封冀萬戸并前所襲合三萬戸弘農人宰宣素性佞邪欲取媚於冀乃上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今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愁眉嗁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為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鉗忌能制馭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

帝通期有徵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猶復與私通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尋知之使子允誅滅友氏冀慮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輙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用

壽言多斤奪諸梁在位者外以謙讓而實崇孫氏宗親冒名而為侍中卿校尉郡守長吏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被以他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貲物少者至於死徙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其四方調發歲時貢獻皆輸上第於冀乘輿乃

其次也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國廣求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而使人復乘埶橫暴妻略婦女毆擊吏卒所在怨毒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奥室連房洞戸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疎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

絶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内多從倡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連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發屬縣卒徒繕修樓觀數年乃成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

殺一苑轉相告語坐死者十餘人冀二弟嘗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而捕其賓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别起第於城西以納姦亡或取良人悉為奴婢至數千人名曰自賣人元嘉元年帝以冀有援立之功欲崇殊典乃大會公卿共議其禮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悉以定陶陽成餘戸增封為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田第比霍光以殊元勲每朝會與三公絶席十日一入

平尚書事宣布天下為萬世法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悦專擅威柄凶恣日積機事大小莫不諮决之宫衛近侍並所親樹禁省起居纖微必知百官遷召皆先到冀門牋檄謝恩然後敢詣尚書下邳人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冀賔客布在縣界以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椒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從賢善以補朝闕宛為大都士之淵藪自侍坐以来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悦樹到縣遂誅殺

冀賔客為人害者數十人由是深怨之樹後為荆州刺史臨去辭冀冀為設酒因鴆之樹出死車上又遼東太守侯猛初拜不謁冀託以他事乃腰斬之時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見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書曰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而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埶分權臣上下壅隅之故也夫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

遵縣車之禮高枕頤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書得奏冀聞而密遣掩捕著著乃變易名姓後托病偽死結蒲為人市棺殯送冀廉知其詐陰求得笞殺之隱蔽其事學生桂陽劉常當世名儒素善於著冀召補令史以辱之時太原郝絜胡武皆危言高論與著友善先

是絜等連名奏記三府薦海內高士而不詣冀冀追怒之又疑為著黨勑中都官移檄捕前奏記者並殺之遂誅武家死者六十餘人絜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輿櫬奏書冀門書入仰藥而死家乃得全及冀誅有詔以禮祀著等冀諸忍忌皆此類也不疑好經書善待士冀陰疾之因中常侍白帝轉為光祿勳又諷衆人共薦其子允為河南尹允一名胡狗時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道路見者莫不嗤笑焉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

與弟蒙閉門自守兾不欲令與賔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記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過謁不疑兾諷州郡以他事陷之皆髠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於路永興三年封不疑子馬為頴陰侯允子桃為城父侯兾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内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帝既

不平之延熹二年太史令陳授因小黄門徐璜陳災異
日食之變咎在大将軍冀冀聞之諷洛陽令收考授死於
獄帝由此發怒初掖庭人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
適梁紀梁紀者冀妻壽之舅也壽引進猛入掖庭見幸
為貴人冀因欲認猛為其女以自固乃易猛姓為梁時
猛姊壻邴尊為議郎冀恐尊沮敗宣意乃遣刺客於偃
城刺殺尊而又欲殺宣宣家在延熹里與中常侍袁赦
相比冀使刺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覺之鳴鼓會衆以

告宣宣馳入以白帝帝大怒遂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成謀誅冀語在宦者傳冀心疑超等乃使中黄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具瑗勅吏收惲以輙從外入欲圖不軌帝因是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事使尚書令尹勲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黄門令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劒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校尉張彪共圍冀第使光禄勲袁盱持節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

侯冀及妻壽即日皆自殺卷收子河南尹允叔父屯騎校尉讓及親從衛尉淑越騎校尉忠長水校尉戟等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少長皆棄市不疑蒙先卒其他所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者數十人故吏賔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唯尹勳袁盱及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事卒從中發使者交馳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莫不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

散其苑囿以業窮民録誅冀功者封尚書令尹勲以下數十人

張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父安世宣帝時為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父放為成帝侍中純少襲爵土哀平中為侍中王莽時至列卿遭值篡偽多亡爵土純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詣闕故得復國五年拜太中大夫使將潁川突騎安集荊徐揚部督委輸監諸將營後又將兵屯田南陽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

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
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在朝歴世明習故事建
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輙以訪純自郊廟婚嫁喪紀
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以純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
見一日或至數四純以宗廟未定昭穆失序十九年乃
與太僕朱浮各奏言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
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
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宗祀者也元帝以來宗祀髙

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舂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章願下有司博採其

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
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
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
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帝從
之是時宗廟未備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髙廟成帝以
下祠於長安髙廟其南頓四世隨所在而祭焉明年純
代朱浮為太僕二十三年代杜林為大司空在位慕曹
參之迹務於無為選辟掾吏皆知名大儒明年上穿陽

渠引洛水為漕百姓得其利二十六年詔紀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宜據經典定為禘祫之制紀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髙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也諦定昭穆尊卑之義

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兹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按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

下三公太常而純議同榮帝乃許之三十年純奏上宜
封禪以明中興之功中元元年帝乃東廵岱宗以純視
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三月薨謚曰節
侯子奮嗣奮字稚通父純臨終勑家丞曰司空無功於
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奮兄根少被病光武
詔奮嗣爵奪稱純遺勑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勑收下
獄奮惶怖乃襲封永平四年隨例歸國奮少好學而節
儉行義常分損租奉贍卹宗親雖至傾匱而施與不怠

十年儋耳降附奮來朝上壽引見宣平殿應對合旨顯
宗異其才以為侍祠侯建初元年拜左中郎將轉五官
中郎將遷長水校尉七年為將作大匠章和元年免永
元元年復拜城門校尉四年遷長樂校尉明年代桓郁
為太常六年代劉方為司空時歲災旱祈雨不應乃上
表曰比年不登人用飢匱今復久旱秋稼未立陽氣垂
盡歲月迫促夫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政之急務憂
之重者也臣蒙恩尤深受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

款心願對中常侍疏奏即時引見復口陳時政之宜明日和帝召太尉司徒幸洛陽獄録囚徒收洛陽令陳歆即時大雨三日奮在位清白無他異績九年以病罷在家上疏請定禮樂十三年更名拜太常復上疏曰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已詔曹褒令陛下但奉而成之由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爲制

誠無所疑久執謙讓令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帝雖善之猶未施行其冬復以病罷明年卒於家子甫嗣官至建城門候甫卒子吉嗣永初三年吉卒無子國除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經歷篡亂二百年間未嘗譴黜封者莫與為比

曹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從巡狩岱宗定封禪禮還受詔議立七郊三雍大射

養老禮儀顯宗即位充上言漢再受命仍有封禪之事
而禮樂崩闕不可為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
襲禮大漢自制禮以示百世帝問制禮樂云何充對曰
河圖括天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尚書琁璣鈐曰
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下詔曰今且改太樂
官曰太予樂詩曲操以俟君子拜充侍中作章句辯難
於是遂有慶氏學襃少篤志有大度結髮傳充業博雅
疏通尤好禮士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漢禮儀晝

夜研精沈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
念至忘所之適初舉孝廉再遷圉令以禮理人以德化
俗時他郡盜徒五人來入圉界吏捕得之陳留太守馬
嚴聞而疾惡風縣殺之褒勅吏曰夫絶人命者天亦絶
之臯陶不為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殺
之是逆天心而順府意也其罰重矣如得全此人命而
身坐之吾所願也遂不為殺嚴奏褒耎弱免官歸郡為
功曹徵拜博士會肅宗欲制定禮樂元和二年下詔曰

河圖稱赤九會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尚書琁璣鈐曰
述堯理世平制禮樂放唐之文予末小子託于數終曷
以纘興崇弘祖宗仁濟元元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
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予頑陋無以克堪雖欲
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恧焉褒知帝旨欲有興
作乃上疏曰昔者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
功德功成作樂化定制禮所以救世俗致禎祥為萬姓
獲福於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

於言語宜定文制著成漢禮丕顯祖宗盛德之美章下
太常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作帝知
羣僚拘攣難與圖治朝廷禮憲宜時刊立明年復下詔
曰朕以不德膺祖宗弘烈乃者鸞鳳仍集麒龍並臻甘
露宵降嘉穀滋生赤草之類紀于史官朕夙夜祗畏上
無以彰于先功下無以克稱靈物漢遭秦餘禮壞樂崩
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
息謂諸生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夫人臣依義顯君

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遂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從駕南廵既還以事下三公未及奏詔名元武司馬班固問改定制禮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説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章和元年正月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黄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

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襃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以為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即位襃乃為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擢襃監羽林左騎永元四年遷射聲校尉後太尉張酺尚書張敏等奏襃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襃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

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絶無後者不得埋掩褒乃愴然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遷城門校尉將作大匠時有疾疫褒廵行病徒為致醫藥經理饘粥多蒙濟活七年出為河内太守時春夏大旱糧穀踴貴褒到乃省吏并職退去姦殘澍雨數降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冗皆還後坐上災害不實免有頃徵再遷復為侍中褒博物識古為儒者宗十四年卒官作通義十二篇演經雜論百二十

篇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千餘人慶氏學遂行於世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玄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厯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入西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

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名見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

膏肓起癈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玄荅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

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黄公潛光隱耀世加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黄巾寇青部

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秘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埶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

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名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煢煢一夫

曾無同生相依其𦙍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
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
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
緒頗有讓爵之髙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
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悉皆腐敝
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
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
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

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由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

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距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病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已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周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禘祫義六蓺論

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荅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為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三統歷更始立以司直李松行丞相事先入長安松以興為長史令還奉迎遷都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咸勸留洛陽興説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權政未施一朝建號而山西雄桀爭誅王莽開關郊迎者何也此天下同苦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久不撫之誠恐百姓離

心盜賊復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臥洛陽庸得安枕乎更始曰朕西決矣拜興為諫議大夫使安集關西及朔方涼益三州還拜涼州刺史會天水有反者攻殺郡守興坐免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乃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為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已自飾常以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為王興聞之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

道忠信之言為嚚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聵閒者諸將集議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令今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顓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顓曰夫

中都將太中大夫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顯病而止之及顯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父母顯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顯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為父母未葬請乞骸骨

若以增秩從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無禮甚矣將軍
馬用之蹈曰蹈將不足留故邪興曰將軍據七郡之地
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為尊
命之使入必為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
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興之
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為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
獨歸葬將軍何猜焉蹈曰幸甚促為辦裝遂令與妻子
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

薦之曰切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說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頻至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服君不舉避移時樂

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令孟夏純乾用事隂氣未作其災
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
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屈
巳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
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令公卿大夫多舉
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用道路流言咸
曰朝廷專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
虞正覽齊晉以成屈巳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

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逼促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臣下懊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

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音輦）勺（音酌）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衞宏之屬莫不斟酌馬

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而賈逵自侍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音閺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家子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歴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世於世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賔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

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竒之亦不彊也及梁氏事敗

賔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辭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

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

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

拜衆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之

衆拔刀自誓單于恐乃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

欲復遣使報之興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

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

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絶望中國耳漢使既到更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摇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埶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為害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為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

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上書固爭之詔切
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
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
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
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
已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
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
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

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為長樂未央廐令延光中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安世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爭及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子亮為郎衆曽孫公業自有傳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也少孤依外家居九歲通論語孝經及長習梁丘易老子教授後生王莽大司空王邑辟升為議曹史時莽頻發兵役徵賦繁興升乃奏記邑曰

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為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為忠今衆人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令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悦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

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闗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雖然其言而竟不用升稱病乞身邑不聽令乘傳使上黨升遂與漢兵會因留不還建武二年光武徵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升上疏讓曰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羌俱修梁丘易二臣年並耆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

深知羌學又不能達慙負二老無顏于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羌帝不許然由是重之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輙見訪問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

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事君陛下慜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既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

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老子曰學道日損損
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
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輙復見
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
尚周流游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
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
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

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録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後升為出妻所告坐繫得出還鄉里永平中為聊城令坐事免卒於家

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

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歆受左氏學以歆為厭難将軍元少傅父業為之訓詁鋭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為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義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輙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博詢可否示不専已盡之羣下也

令論者沉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孫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寳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脱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

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
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
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
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
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
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
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
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

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詔下其

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元以高才著名辟司空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䟽曰臣聞師臣者帝賔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

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巳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徼訐為直至於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恚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督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

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宣下其議李通罷後元復辟司徒歐陽歙府數陳當世便事郊廟之禮帝不能用以病去年老卒於家子堅卿有文章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王太傅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

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説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彩色帝異之以問林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

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
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
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傳大
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
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
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於祭仲紀季
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
其相殊絶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

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内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内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

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
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
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
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
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
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
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
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蓺研機綜微靡

不審叡若欲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顔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訓詁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為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

同幷作周官解故遷逵為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黄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即位永元三年以逵為左中郎將八年復為侍中領騎都尉内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字少賔守貧好學隠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輙令祝少賔

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禄歸鄉里郁字叔異性仁孝及親殁遂隱處山澤後累遷為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達所著經傳義詁及難論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也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

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後就長水校尉樊儵等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舉孝廉光禄主事稍遷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為頴川太守松司隷校尉並有名稱其餘有行業者皆見擢用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初霸以樊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

辭乃減定為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霸始到越賊未解
郡界不寧乃移書開購明用信賞賊遂束手歸附不煩
士卒之力童謡曰棄我戟損我矛盜賊盡吏皆休視事
三年謂掾史曰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蓋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老氏有言知足不辱遂上病後徵四遷為侍
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鄧隲當時貴盛聞霸名行欲
與為交霸逡巡不答衆人笑其不識時務後當為五更
會疾卒年七十遺勅諸子曰昔延州使齊子死嬴博因

坎路側遂以葬焉今蜀道阻逺不宜歸塋可止此葬足
藏髪齒而已務遵速朽副我本心人生一世但當畏敬
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諸子承命葬於河南梁縣
因遂家焉將作大匠翟酺等與門人追録本行謚曰憲
文中子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數百
人賔客慕之自父黨夙儒偕造門焉車馬闐街徒從無
所止黄門及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
利楷疾其如此輙徙避之家貧無以為業常乘驢車至

縣責藥足給食者輒還鄉里司隸舉茂才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漢安元年順帝特下詔告河南尹曰故長陵令張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迹幽藪高志確然獨拔羣俗前比徵命盤桓未至將主者翫習於常優賢不足使其難進歟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亦能為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從學之楷

避不肯見桓帝即位優遂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二年常諷誦經籍作尚書注後以事無驗見原還家建和三年詔安車備禮聘之辭以疾篤不行年七十終於家子陵字處冲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寮肅然初冀弟不疑為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

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令申
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陵弟元字處虛沈深有才
略以時亂不仕司空張溫數以禮辟不能致中平二年
溫以車騎將軍出征涼州賊邊章等將行元自田廬被
褐帶索要說溫曰天下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常侍無
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巳下當出祖道於平樂觀明公
總天下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於中坐酒酣鳴金鼓整
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翦除

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内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逸中
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温聞大震不能
對良久謂元曰處虛非不悅子之言顧吾不能行如何
元乃歎曰事行則為福不行則為賊今與公長辭矣即
仰藥欲飲之温前執其手曰子忠於我我不能用是吾
罪也子何為當然且出口入耳之言誰令知之元遂去
隱居魯陽山中及董卓秉政聞之辟以為掾舉侍御史
不就卓臨之以兵不得已彊起至輪氏道病終

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及王莽篡位乃歸會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莽敗天下亂榮抱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飢困而講論不輟復客授江淮間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憲宗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

國桓榮帝即名榮令說尚書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
入使授太子每朝會帝輙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
稱善曰得生幾晚會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叩頭讓
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
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引閎弘為議郎車駕幸
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
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
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

詔賜可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宿止太子宫積五年薦門下生九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傅問病賜以珍羞帷帳奴婢謂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三十八年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隂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隂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隂氏則隂侯可為天

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乃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謝曰臣幸得侍帷幄執經連年而智學淺短無以補益萬分今皇太子以聰叡之姿通明經義觀覽古今儲君副主莫能專精博學若此者也斯誠國家福祐天下幸甚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遣掾丞氾再

拜歸道太子報書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夫五經廣大聖言幽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况以不才敢承誨命昔之先師謝弟子者有矣上則通達經旨分明章句下則去家慕鄉求謝師門令蒙下列不敢有辭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三十年拜為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戹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為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

若是哉顯宗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拜二子為郎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乘輿常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已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太師在是既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其恩禮若此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親自為下說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

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流涕賜以牀茵帳帷刀劒衣被良乆乃去自是諸侯将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于首山之陽除凡子二人補四百石都講生八人補二百石其餘門徒多至公卿子郁嗣郁字仲恩少以父任為郎敦厚篤學傳父業以尚書教授門徒常數百人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於凡子汎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

祖入與之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見親寵常居中論經書問以政事稍遷侍中帝自制五家要説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以侍中監虎賁中郎將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遷越騎校尉詔勅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數進忠言多見納録肅宗即位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建初二年遷屯騎校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

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馴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

事禁省吏歷四世令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
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
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遷長樂少府復入侍講頃之轉
為侍中奉車都尉永元四年代丁鴻為太常明年病卒
郁經授二帝恩寵甚篤賞賜前後數百千萬顯於當世
門人楊震朱寵皆至三公初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
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
言郁復刪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

句子普嗣傳爵至曾孫郁中子馬能世傳其家學馬字叔元少以父任為郎明經篤行有名稱永初元年入授安帝三遷為侍中步兵校尉永寧中順帝立為皇太子以馬為太子少傅月餘遷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者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禄大夫遷太常時廢皇太子為濟陰王馬與太僕來歷廷尉張皓諫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順帝即位拜太傅與太尉朱寵並録尚書事馬復入授經禁中因譏見建言宜引三公尚

書入省事帝從之以馬前廷議守正封陽平侯固讓不受視事三年坐辟召禁錮者為吏免復拜光禄大夫陽嘉二年代來歷為大鴻臚數日遷為太常永和五年代王龔為太尉漢安元年以日食免明年卒於家弟子傳業者數百人黄瓊楊賜最為顯貴馬孫典字公雅復傳其家業以尚書教授頴川門徒數百人舉孝亷為郎居無幾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為立祠堂盡禮而

去辟司徒袁隗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常乗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及黄巾賊起滎陽典奉使督軍賊破還以牾宦官賞不行在御史七年不調後出為郎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中郎將獻帝即位三公奏典前與何進謀誅宦官功雖不遂忠義炳著詔拜家一人為郎賜錢二十萬從西入關拜御史中丞賜爵關内侯車駕都許遷光禄勲建安六年卒官馬弟

子鸞字始春少立操行緼袍糲食不求盈餘以世濁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遷為膠東令始到家而苗卒鸞即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淮汝之間高其義後為巳吾汲二縣令甚有名迹諸公並薦復徵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牾内豎故不省遂以病免中平元年卒年七十七子曄字文林一名嚴尤修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初鸞卒姑歸寧赴哀將

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曅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曅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賔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授於人仕為郡功曹後舉孝廉有道方正茂才三公並辟皆不應初平中天下亂避地會稽遂浮海客交阯越人化其節至閭里不為訟後為凶人所誣遂死於合浦獄焉凡孫彬字彦林父麟字元鳳早有才慧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啎左右

出為許令病免會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所著碑誄讚說書凡二十一篇彬少與蔡邕齊名初舉孝廉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為郎彬勵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同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為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

傷之所著七說及書凡三篇蔡邕等共論序其志僉以彬為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絶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劉猛琅邪人桓帝時為宗正直道不容自免歸家靈帝即位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輔政復徵用之

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字幼春王莽末守潁陽尉世祖略地潁陽潁陽城守不下綝說其宰遂與俱降世祖大喜厚加賞勞以綝為偏將軍因從征伐綝將

兵先度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頴川二十一縣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磽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食邑五千戶後從封陵陽侯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初綝從世祖征伐鴻獨與弟盛

居憐盛幼小而共寒苦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挂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章寢不報迫且當襲封謹自放棄逐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鴻初與九江人鮑駿同事桓榮甚相友善及鴻亡封與駿遇於東海陵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讓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

不以家事廢王事令子以兄弟私恩而絶父不滅之基
可謂智乎鴻感悟垂涕歎息乃還就國開門教授鮑駿
亦上書言鴻經學至行顯宗甚賢之永平十年詔徵鴻
至即召見說文侯之命篇賜御衣及綬稟食公車與博
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十三年兼射聲校尉建初四年徙
封魯陽鄉侯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
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
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

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數受賞賜擢徙校書遂代成封為少府門下由此益盛遠方至者數千人彭城劉愷北海巴茂九江朱倀皆至公卿元和三年徙封馬亭鄉侯和帝即位遷太常永元四年代袁安為司徒是時竇太后臨朝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

室之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埶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弒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以假人歴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埶也今大將軍雖欲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勑史二千

石初除謁辭求通待報雖奉符璽受臺勑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于下效驗見于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勑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消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

忽于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托權門傾覆諂佞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斂吏人遣送貢獻大將軍雖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内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横宜因大變改正匡失以塞天意書奏十餘日帝以鴻

行太尉兼衛尉屯南北宫於是收竇憲大將軍印綬憲及諸弟皆自殺時大郡口五十六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令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六年鴻薨賜贈有加常禮子湛嗣湛卒子浮嗣

浮卒子夏嗣

通志卷一百八

通志卷一百九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二上

後漢

張宗　法雄　滕撫　馮緄　度尚抗徐張磐　楊琁

班彪子固　第五倫曾孫種　鍾離意　宋均族子意　寒朗

朱暉孫穆　樂恢　何敞　鄧彪　張禹　徐防　張

敏　胡廣　袁安子敞玄孫閎　張酺　韓棱　周榮孫景

郭躬弟子鎮　陳寵子忠　班超子勇　梁慬何熙

張宗字諸君南陽魯陽人也王莽時為縣陽泉鄉佐會莽敗義兵起宗乃率陽泉民三四百人起兵略地西至長安更始以宗為偏將軍宗見更始政亂因將家屬客安邑及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為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

憚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筒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數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為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少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埶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

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伏其勇及還到長安宗夜將鋭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胛又轉攻諸營保為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及鄧禹徵還光武以宗為京輔都尉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太中大夫八年頴川桑中盜賊羣起宗將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

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羣盜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慓後遷琅邪相其政好嚴猛敢殺伐永平二年卒於官
法雄字文彊扶風郿人也齊襄王法章之後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雄初仕郡功曹辟太傅張禹府舉雄高第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摘姦伏盜賊稀發吏民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三

千餘人冠赤幘服絳衣自稱將軍寇濱海九郡殺二千石令長初遣侍御史龎雄督州郡兵擊之伯路等乞降尋復屯聚明年伯路復與平原劉文河等三百餘人稱使者攻厭次城殺長史轉入高唐燒宮寺出擊囚渠帥皆稱將軍共朝謁伯路冠五梁冠佩印綬黨衆浸盛乃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冀諸郡兵合數萬人乃徵雄為青州刺史與王宗并力討之連戰破賊斬首溺死者數百人餘皆奔走收器械財物甚衆會赦詔到賊猶

以軍甲未解不敢歸降於是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皆以為當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必賊若乘船浮海深入遠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埶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聞大喜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恐遁走遼東止海島上五年春乏食復抄東萊間雄率郡兵擊破之賊逃還遼東遼東人李久等共斬平之於是州界清静雄每行部錄囚

徒察顔色多得情僞長吏不奉法者皆解印綬去在州四年遷南郡太守斷獄省少戸口益增郡濵帶江沔又有雲夢藪澤永初中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甚衆雄乃移書屬縣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猶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獸不擾皆由恩信寛澤仁及飛走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稍息人以獲安在郡數歲歲常豐稔初平中卒官子真在逸民傳

滕撫字叔輔北海劇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才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風政修明流愛于人在事七年道不拾遺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為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揚州刺史尹燿九江太守鄧顯討之燿顯軍敗為賊所殺又陰陵人徐鳳馬勉等復寇郡縣殺掠吏人鳳衣絳衣帶黑綬稱無上將軍勉皮冠黃衣帶玉印稱皇帝營於當塗山中

乃建年號置百官遣别帥黄虎攻没合肥明年廣陵賊張嬰等復收衆數千人反據廣陵朝廷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拜為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梁太后慮羣賊屯結諸將不能制又遣太尉李固未及行會撫等進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遂將餘衆攻燒東城縣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邑三千户拜撫中郎將

督揚徐二州事撫復進擊張嬰斬獲千餘人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徵還棄市又歴陽賊華孟自稱黒帝攻九江殺郡守撫乘勝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牛馬財物不可勝筭於是東南悉平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翊除一子為郎撫所得賞賜盡分於麾下性方直不交權埶宦官懷忿及論功當封太尉胡廣時録尚書事承旨奏黜撫天下怨之卒於家

馮緄字鴻卿巴郡宕渠人也少學春秋司馬兵法父焕

安帝時為幽州刺史疾忌姦惡數致其罪時元菟太守姚光亦失人和建光元年怨者乃詐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奮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緄疑詔文有異止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事自上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者所為徵奮抵罪會煥病死獄中帝愍之賜煥光錢各十萬以子為郎中緄由是知名家富好施賑赴窮急為州里所歸愛初舉孝

廕七遷為廣漢屬國都尉徵拜御史中丞順帝末以緄持節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羣賊遷隴西太守後鮮卑寇邊以緄為遼東太守曉喻降集虜皆弭散徵拜京兆尹轉司隸校尉所在立威刑遷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略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為車騎將軍將兵

十萬討之詔命有司祖於國門時天下飢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奉禄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為所中乃上疏曰執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

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監軍使者張敞承宦官旨奏緄將傳婢二人戎服自隨又輒於江陵刻石紀功請下吏案理尚書令黄儁奏議以爲罪無正法不合致糾會長沙賊復起攻桂陽武陵緄以軍還盜賊復發策免項之拜將作大匠轉河南尹上言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帝不納遂復爲廷尉時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

中官相黨遂共誹章誣緄坐與司隷校尉李膺大司農劉祐俱輸左校應奉上疏理緄等得免後拜屯騎校尉復為廷尉卒於官緄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書善推步之術拜降虜校尉終於家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家貧不修學行不為鄉里所推舉積困窮乃為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為郡上計吏拜郎中除上虞長為政嚴峻明於發擿姦非吏人謂之神明遷文安令遇時疾疫穀貴民飢尚開倉廩給營

救病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甚奇之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趾交趾刺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皆没遣御史中丞盛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六百餘人應募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衆漸盛又遣謁者馬睦持節督荆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尚自右校令擢為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

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則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

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鋭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冦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荆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恚忿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太守任允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

是以尚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埶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五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徐字伯徐丹陽人鄉邦稱其膽智初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置於縣下由是境内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别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三千餘級封烏桓東鄉侯五百戸遷太山都尉寇盜望

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桓帝下詔追增封
徐五百戸并前千户復以尚為荆州刺史尚見胡蘭餘
黨南走蒼梧懼為已負乃偽上言蒼梧賊入荆州界於
是徵交趾刺史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
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
出何哉磐因自列曰前長沙賊胡蘭作難荆州餘黨散
入交趾磐身嬰甲胄涉危履險討擊凶患斬殄渠帥餘
燼鳥竄冒遁還奔荆州度尚懼磐先言怖畏罪戾伏奏

見誣磐備位方伯為國爪牙而為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永受侵辱之恥生為惡吏死為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磐字子石丹陽人以清白稱終於廬江太守尚後為遼東太守數月鮮卑率兵來攻尚與戰破之戎狄憚畏年五十一延熹五年卒於官

楊琁字璣平會稽烏傷人也高祖父茂本河東人從光武征伐為威寇将軍封烏傷新陽鄉侯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有罪國除因而家馬父扶交趾刺史有理能名兄喬為尚書容儀偉麗數上言政事桓帝愛其才貌詔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死琁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琁力弱吏人憂恐琁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蒲拜反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

為兵車專轂弓弩兙共㑹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寇披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琁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琁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琁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為章具陳破賊形埶又言為凱所誣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琁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琁三遷為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以

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祖況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争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生試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專

政本根既微而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埶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故王氏擅朝因號竊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德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

謂漢家復興踈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羈之時人豈
復知漢乎彪既疾囂言又傷時方艱乃著王命論以為
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欲以感
之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
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西
河以拒隗囂及融徵還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
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為帝雅聞彪才因召入見舉司
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數應三公之命輙去彪既才

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復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略論曰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

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錄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
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争秦
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
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
馬遷採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秦漢列國時事上
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
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則絶其功也至於
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

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質相稱葢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則曰世家卿士

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刋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葢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彪復辟司徒玉音肅況府時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

保多闕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

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生敎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令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修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書奏帝納之後察司

徒廉為望都長吏民愛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賦論書記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别有傳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寛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閤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於蒼薦故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晉馮扶風掾李育京兆督郵郭基凉州從事王雍弘農功曹史

殷肅言此六子皆有殊行絶才德隆當世宜蒙徵納以輔髙明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郎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

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記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

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為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修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因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其辭曰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葢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

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
華終南之山右界襃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
之阻則天地之奥區焉是故横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
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寤東井之
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
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睎秦嶺睋北阜挾酆灞
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

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
其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
内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
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傍流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連
於是既庶且富娯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
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俊游俠之雄節慕原
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
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

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内厥土千里逴犖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濵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圃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曰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

疆埸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臿成雲五穀垂穎桑麻敷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墻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踰崐崘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倣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瓌

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燭朗以景章於是左碱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列鍾虡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殿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星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兹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宴息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

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鴛鸞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裹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壁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玄墀釦切玉階彤庭碝磩彩緻琳珉青熒珊瑚碧樹周阿而生紅羅颯纚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葢以百數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

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盪亡秦之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蓺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周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辟之廉孝虎賁綴衣閹尹閽寺陛戟百重各有攸司周廬千列徼道綺錯輦路經營脩涂飛閣

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墱道而超西
墉混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
内則别風之嶕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戸順
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
盪而出馺娑洞枍詣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
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
霓迴帶於棼楣雖輕迅與僄狡猶愕眙而不敢階攀井
幹而未半目眴轉而意迷舍欞檻而却倚若顛墜而復

稽魂恍恍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窱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之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嶽之嶈嶈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崷崒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壒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

之所寧爾乃啟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
戎夷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
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
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
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披
飛廉入苑門遂繞豐鄗歷上蘭六師發胄百獸駭殫震
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
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蹤鳥

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纒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蹷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頓犀犛曳象羆超迥壑越峻崖蹷嶄巖鉅石隤松栢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埶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

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炰騰酒車而斟酌割鮮野食舉燧命爵饗賜畢勞逸齊大路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曄曄猗猗若摛錦布繡燭燿乎其陂鳥則玄鶴白鷺黄鵠鵁鶄鶬鴰鴇鴚鶂鷖鴻鴈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輚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袪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

激越嘗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鷳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撫鴻罿御矰繳方舟並騖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游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嵕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游童之讙謠第從臣之嘉頌于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

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睹大漢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朞而創萬代葢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横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埶而獻其說蕭公權宜以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曽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

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乎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下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絶壑無完柩郛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未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也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

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内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

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衮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予樂人神之和允洽羣神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翩翩巍巍顯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

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
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
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騶義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
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
歴騶虞覽駟驖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
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颯灑龢鑾玲瓏
天官景從祲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汎灑風
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鋋彗雲羽旄

掃霓旌旗拂天猋猋炎炎揚光飛文吐爓生風吹野燎山日月為之奪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鋒伐鼓申令三驅輶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失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般殺不盡物馬踠餘足士怒未泄先驅復路屬車案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

參象乎聖躬自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趯朱垠殊方别區界絶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内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

石布絲竹鐘鼓鏗鎗管絃曄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僸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久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

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弗營嗜慾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玄德讜言弘説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

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輳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主

人之辭未終西都賔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篇之詩賔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乎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明堂詩曰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其辟雍詩曰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

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其靈臺詩曰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卉蕃蕪屢惟豐年於皇樂胥其寶鼎詩曰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縕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其白雉詩曰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

於淳精章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輙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元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獻求欲和親詔問羣僚議者或以為匈奴變詐之國無内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

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因議曰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指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絶棄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修舊典數重出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絶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異先帝聖德

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覊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同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絶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為風塵方復

求為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令施惠為策近長安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為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蓋謂得其致焉太極之原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沉而奥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人主五德初始同乎草昧元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者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敻乎其書猶可得而修也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

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絶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允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元象晻而恒文乖彞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元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祖宗贊揚迪哲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前世臯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是以高光二聖辰居其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不莅

其誅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𧇊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緼孔佐之弘陳云爾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所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格至於三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離其師革滅天邑是故義士偉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

懿德不其然與然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以崇嚴祖考
殷薦宗祀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曷奕乎千載豈
不克自神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
踰爾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
夏甄商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神靈
日燭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於鬼區慝亡迥
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頣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
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平經緯乾

坤出入三光外運混元内浸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猗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無與抗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令遷正黜色賓監之事煥揚宇内而禮官儒林屯朋篤論之士而不傳祖宗之彷彿雖云優慎無乃葸歟於是三事嶽牧之僚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縣沈肅祇羣臣之禮備是

以鳳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内角馴毛宗於外囿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黄暉采鱗於沼甘露霄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朝夕坰牧日月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黄𪎊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如也葢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宜亦勤恁旅力以充厥道啟恭館之金縢御

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拈也孔猷先命
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順命以創
制定性以和神答三靈之繁祉展故唐之明文兹事體
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敕天乎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兹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
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
已垂精游神包舉埶文屢訪羣儒俞咨故老與之乎斟
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既

成皐后之讜辭又巻經五繇之碩慮矣將緜萬嗣揚洪
暉奮炎景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
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固後
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
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
韓邪故事朝見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事將
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
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

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
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
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
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
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四
十一篇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也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
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倫少介然有義行王莽末盜賊

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輙奮
厲其衆引彊持滿以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
皆不能下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褒見而異之署
為吏後褒坐事轉高唐令臨去握倫臂訣曰恨相知晚
倫後為鄉嗇夫平傜賦理怨結得人歡心自以為久宦
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
太原上黨所過輙為糞除而去糞除猶埽除也陌上號為道士
親友故人莫知其處數年鮮于褒薦之於京兆尹閻興

與即召倫為王簿時長安鑄錢多姦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耳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將謂州將也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政道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公不

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
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倫出有詔以為扶夷長未到
官追拜會稽太守雖為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
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貿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
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産以之困匱其
自食牛肉不以薦祠者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前後郡将
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
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輙行罰民初頗

恐懼或祝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絶百姓以安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嘑呼相隨日纔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偽止亭舍陰乘船去衆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是時顯宗方案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患之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會帝幸廷尉録囚徒得免歸田里身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為宕渠令顯拔鄉佐元賀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在

職四年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吏民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絶文職修理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世以為知人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為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書言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

于而國傳稱大夫無境外之交東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絶又譬諸外戚曰若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臟書諸紳帶而令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疋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結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

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十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請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令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又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令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纎介難以意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

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令來防
所議者咸致疑怪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令宜
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書
奏並不省用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
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風德曰
陛下以寛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
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羣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寛和
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羣下

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
遂成風化令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
選以應上求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
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
而令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
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
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
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

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可過加喜怒以明在寛及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以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

賁雲集其門衆㘏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之所從生也三輔論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詖險趣埶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等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至願也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輙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貢禹然

少醞藉少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連以老病上疏乞身元和三年賜策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加賜錢五十萬公宅一區後數年卒時年八十餘詔賜秘器衣衾錢布少子頡嗣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所在見稱順帝之為太子廢也頡為太中大夫與太

僕來歷等共守閼固爭帝即位擢為將作大匠卒官倫
曾孫種字興先少厲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
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
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
侯相是時徐兖二州盜賊羣輩高密在二州之郊種乃
大儲糧稸勤厲吏士賊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之
者歲中至數千家以能換為衛相遷兖州刺史中常侍
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埶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

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名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彊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中糾發其贓五六千萬種即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姦乃收繫客具得情狀州内震怖朝廷嗟歎之是時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暴横一境州郡不能討羽說種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而泰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兵難以赴敵羽請往譬之種敬諾羽乃

往備說禍福無忌即率其黨與三千餘人降單超積懷
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朔方太
守稸怒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孫斌賢善遇之
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友人同縣閭子直及高
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主從來久矣第五使君當投裔
土而單超外屬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
方追使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
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晨夜追種及之於

太原遮險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祓自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閭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臧旻上書為種訟宽會赦出卒於家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文符也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内後外詩云刑于寡妻以御於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内且闊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建武十四年會稽大

疫死者萬數意獨身自隱親經給醫藥所部多蒙全濟
舉孝廉再遷辟大司徒侯霸府掾詔部送徒詣河内時
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輙私屬縣使作徒衣縣
不得已與之而上書言狀意亦具以聞光武得奏以見
霸曰君所使掾何乃仁於用心誠良吏也意遂於道解
徒桎梏恣所欲過與尅期俱至無或違者還以病免後
除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内意屏人問狀建叩頭
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為建設酒謂曰吾

聞無道之君以刃殘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
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還堂邑令邑人防廣為父報
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
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
廣殯母訖果還入獄意密以狀聞廣竟得以減死論顯
宗即位徵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
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
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

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
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
萬賜意轉為尚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為從禽
廢政嘗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
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曰伏見陛下
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
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上天者邪昔成湯遭旱以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女色盛邪

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宫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
宫室榮也自古非苦宫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
止以應天心帝詔報意令冠履勿謝又勑大匠止作諸
宫減省不急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
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
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
慢為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
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

耳目隱發為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諍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輙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伏惟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郊祀天地敬畏鬼神憂卹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

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絶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幾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為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

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意視事五年以愛利為化人多殷富以久病卒官遺言上書陳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寛假帝感傷其意下詔嗟歎賜錢二十萬

欒崧者河内人天性朴忠家貧為郎當獨直臺上無被枕杫（思漬反 俎几也）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崧官至南陽太守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郎

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輙受業博士通詩書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絶淫祀人皆安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授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圍威武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没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阸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温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

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
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
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
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
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
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
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遷上蔡令時府下記禁喪葬不
得侈長均曰夫送終踰制失之輕者今有不義之民尚

末循亿而遽罰過禮非政之先竟不肯施行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害常募設檻穽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且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削除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渡江中元元年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輙東西散去由是名稱遠近浚遒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取百姓男

女以為公嫗以男為山公以女為山嫗猶祭之有尸主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永平元年遷東海相在郡五年坐法免官客授潁川而東海吏民思均恩化為之作歌詣闕乞還者數千人顯宗以其能七年徵拜尚書令每有駮議多合上旨均常刪翦疑事帝以為有姦大怒收郎縳格之諸尚書惶恐皆叩頭謝罪均顧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

小黄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貫郎遷均司隷校尉數月出為河内太守政化大行均常寢病百姓耆老禱請旦夕問起居其為民愛若此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係為太子舍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中黄門慰問因留養疾時司徒缺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騶騶養馬者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因流涕而辭帝甚傷之召係扶侍均出賜錢三十萬均性寛和不喜文法常以為吏能弘厚雖

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及在尚書恒欲叩頭爭之以時方嚴切故遂不敢陳帝後聞其言而追悲之建初元年卒於家族子意字伯志父京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至遼東太守意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擢拜阿陽侯相建初中徵爲尚書肅宗性寛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

宜踰禮過恩乃上疏諫曰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錫幣令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他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

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阯而室第相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侈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且割情不忍以恩斷義發遣康焉各歸蕃國今羨等速就便時以塞衆望帝納之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北伐

因欲還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意上疏曰夫戎
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賜禮義無有上
下彊者為雄弱者屈伏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
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
故因其來降覊縻畜養邊人得生勞役休息於兹四十
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
不知其勞漢德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
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

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歸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會南單于竟不北徙遷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埶縱放意隨違舉奏無所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二年病

卒孫倶靈帝時為司空

寒朗字伯奇（寒高氏小史作蹇）魯國薛人也生三日遭天下亂棄之荊棘數日兵解母往視之猶尚氣息遂收養之及長好經學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舉孝廉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共考按楚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寃試

以建等物色物色謂形狀也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朗入問曰建等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四侯無事何不早奏獄竟而入繫至今邪朗對曰朗雖考之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為

章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汙染人誠兾陛下一
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
同疾令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
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得失皆跪言舊制大罪禍及
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
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牾陛下者臣今所
陳誠死無悔帝意少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
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中朗乃自繫會

赦免官復舉孝廉建初中肅宗大會羣臣朗前謝恩詔以朗納忠先帝拜為易長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廵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狀帝至梁名見朗詔三府為辟首由是辟司徒府永元中再遷清河太守坐法免永初三年太尉張禹薦朗為博士徵詣公車會卒時年八十四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家世衣冠暉早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入宛城道

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
地莫敢動暉拔劒前曰財物皆可取耳諸母衣不可得
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内刀遂
捨之而去初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
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為郎暉尋以病去卒業於太
學性矜嚴進止必以禮諸儒稱其高永平初顯宗舅新
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臣致禮
暉遂閉門不受就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後為郡吏太

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賵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令而相送明吾非有所愛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慠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暉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紿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主簿大驚遽以

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吏以他壁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及當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為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有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為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即時僵仆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德數年坐法免暉剛於為吏見忌於上所在多被劾自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建初中南陽大

饑米石千餘暉盡散其家貲以分宗里故舊貧羸者鄉族皆歸焉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嘗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常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名暉

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名之其義烈如此
元和中肅宗南巡狩告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召拜為尚
書僕射歲中遷太山太守暉上疏乞留中詔許之因上
便宜陳密事深見嘉納詔報曰補公家之闕不累清白
之素斯善美之士也俗吏苟合阿意面從進無謇謇之
志郤無退思之念患之甚久惟今所言適我願也生其
勉之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
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以

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鬻古煑字又宜因交趾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寳收採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寢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為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與百姓争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為然得暉

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勑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黄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疾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疾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復賜錢十

萬布百疋衣十領後遷尚書令以老乞身拜騎都尉賜
錢二十萬和帝即位竇憲北征匈奴暉復上疏諫頃之
病卒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字公叔年五
歲便有孝稱父母有病輒不飲食差乃復常及壯耽學
鋭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隊阬岸其父
常以為專愚幾不知數馬足穆愈更精篤初舉孝亷順
帝末江淮盜賊羣起州郡不能禁或說大將軍梁冀曰
朱公叔兼資文武海内奇士若以為謀主賊不足平也

龔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甚見親任及桓帝即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龔執地親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龔曰穆伏念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經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謂陽道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夫善道屬陽惡道屬陰若修正守陽摧抑惡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逮所好唯學傳授於師時有可試願將軍少察愚言申納諸儒而

親其忠正絶其姑息專心公朝割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漬其心宜為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勸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坐平原也誰能傾之令年夏月暈房星明年當有小厄宜急誅姦臣為天下所怨毒者以塞災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又薦种暠欒巴等而明年嚴鮪謀立

清河王蒜又黄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於
野之言為應於是請暠暠為從事中郎薦巴為議郎舉穆
高第為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隐於武當山清静
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殁
喪之如師其尊德樂道為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慕尚
敦篤乃作崇厚論以明所守又著絶交論亦矯時之作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釁積招禍復
奏記諫曰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

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為羣公之首一日為善天下歸仁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吏俱匱加以水蟲為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人榜掠剝割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斂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絶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民酸毒

道路嘆嗟誠所不忍聞也往者永和之末綱紀少弛而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静外内同力僅乃討定令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内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絶郡國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

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燿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放日滋遂復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賔客以為州郡要職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穆言雖切然亦不甚罪也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饉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為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為中常侍並以檄謁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

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即舉劾權貴或乃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

寓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踰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顔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公多有推薦

者於是拜徵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初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故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口復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世族自和熹太后以女

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
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
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
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時年六十四祿仕數十
年蔬食布衣家無餘財公卿共表穆立節忠清虔恭機
密守死善道宜蒙旌寵策詔褒述追贈益州太守所著
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穆前在冀州所辟用皆

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子野少有名節仕至河南尹
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及穆卒
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謚為文忠先生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
將殺之恢年十一常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聞而矜之
即解出親恢常好經學事博士焦永永為河東太守恢
隨之官閉廬精誦不交人物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
以通關被繫恢獨皦然不汙於法遂篤志為名儒性廉

直介立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信陽侯陰就數致禮
請恢恢絕不答後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故人莫敢往
恢獨奔喪行服坐以抵罪歸復為功曹選舉不阿請託
無所容同郡楊政數衆毀恢復舉政子為孝廉由是鄉
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蜀郡太守第五倫代融為司
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薦潁川杜安而退諸公多其
行連辟之遂皆不應後徵拜議郎會車騎將軍竇憲出
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入為尚書僕射是

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㤞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憲弟夏陽侯瓌欲往候㤞㤞謝不與通憲兄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㤞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㤞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執國常以埶盛為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統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乖

互衆物夭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
方令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爵土
之榮皇太后永無慚負宗廟之憂誠策之上者也書奏
不省時竇太后臨朝和帝未親萬機恢以意不得行乃
稱疾乞骸骨詔賜錢太醫視疾恢薦任城郭均成陽高
鳳而遂稱篤拜騎都尉上書辭謝曰仍受厚恩無以報
效夫政在大夫孔子所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懇
惻不虛言也近世外戚富貴必有驕溢之敗今陛下思

慕山陵未遑政事諸舅寵盛權行四方若不能自損誅
罰必加臣壽命垂盡臨死竭愚惟蒙留神詔聽上印綬
乃歸鄉里竇憲因是風厲州郡逼脅恢遂飲藥死弟子
縗絰輓者百人衆庶傷痛之後竇氏誅帝始親事恢門
生何融等上書陳恢忠節除子己為郎中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也其先家於汝陰六世祖比
干學尚書於鼂錯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
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

以千數後還丹陽都尉因徙居平陵敞父寵建武中為
千乘都尉以病免遂隱居不仕敞性公正自以趣舍不
合時務每請名常稱疾不應元和中辟太府宋由府由
待以殊禮敞議論髙常以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
深敬重之是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
者以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二
公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鸜鵒來巢昭
公有乾侯之厄西狩獲麟孔子有兩楹之殯海鳥避風

臧文祀之君子譏焉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然不敢答居無何而肅宗崩時竇氏專政外戚奢侈賞賜過制倉帑為虛敞奏記由曰比年水旱人不收穫涼州緣邊家被凶害中州內郡公私屈竭而國家賞賚過度帑藏幾空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違而已哉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奏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恤孤窮使恩澤下暢黎庶

悅豫上天聰明必有立應由不能用時齊殤王子都鄉
侯暢奔弔國憂上書未報侍中竇憲遂令人刺殺暢於
城門屯衛之中而主名不立敞又說由曰劉暢宗室肺
腑茅土藩臣來弔大憂上書須報親在武衛致此殘酷
奉憲之吏莫適討捕蹤跡不顯主名不立敞備數股肱
職典賊曹故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以為故事
三公不與盜賊昔陳平生於征戰之世猶知宰相之分
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二府執

事不深惟大義感於所聞公縱姦慝莫以為咎惟明公運獨見之明昭然勿疑敞不勝所見請獨奏案由乃許焉二府聞敞行皆遣主者隨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京師稱其正以高第拜侍御史時遂以竇憲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篤景並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敞上疏諫曰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恥此二辱者臣子所為捐軀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忿舍而不誅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

朝無可懲之耻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猥復爲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修館第彌街絶里臣雖斗筲之人誠切懷怪以爲篤景親近貴臣當爲百僚儀表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據起大第崇飾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不省後拜爲尚書復上封事曰昔鄭武姜之幸叔段衛莊公之寵州吁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

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憲秉三軍之重篤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僭逼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如憲等陷於罪辜則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

憲等吉凶爲憂也臣敞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緜緜塞其涓涓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佑也又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敞數切諫言諸竇罪過憲等深怨之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爲濟南太傅敞至國輔康以道義數引法度諫正之康敬焉歲餘遷汝南太守敞疾文俗吏以苛刻求當時名譽故在

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案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寃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其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敞功德及竇氏敗有司奏敞子與夏陽侯瓌厚善坐免官永元十二年復徵三遷五官中郎將常忿疾中常侍蔡倫倫甚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

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
因奏敞詐病坐抵罪卒於家

通志卷一百九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下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二下

鄧艫字智伯南陽新野人太傅禹之宗也父邯中興初以功封鄳莫庚反侯仕至勃海太守彪少厲志修孝行父卒讓國於異母弟荆鳳顯宗高其節下詔許焉後仕州郡辟公府五遷桂陽太守永平十七年徵入為太僕數

年喪後母辭疾乞身詔以光禄大夫行服服竟拜奉車都尉遷大司農數月代鮑昱為太尉彪在位清白為百僚式視事四年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胙祭廟肉也禮凡預祭異姓則歸之胙同姓則留之宴彪不預祭而賜胙重之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賜羊一頭酒一石也和帝即位以彪為太傅録尚書事賜爵關中侯按漢無關中侯中當作内字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爭而彪在位修身而已不

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旨故頗以此致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及竇氏誅以老病上還樞機職詔賜養牛酒而許焉五年春薨于位天子親弔臨其喪

張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也祖父況族姊為皇祖考夫人數往來南頓見光武光武為大司馬過邯鄲況為郡吏謁見光武光武大喜曰乃今得我大舅乎因與俱北到高邑以為元氏令遷涿郡太守後為常山關長會赤

眉攻闔城況戰歿父歆初以報仇逃亡後仕為淮陽相
終於汲令禹性篤厚節儉父汲卒吏民賻送前後數百
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父身自寄止永平八年
舉孝廉稍遷建中初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
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於濟涉禹將度吏固請不聽禹
厲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寃枉豈危我哉遂
鼓檝而過歷行郡邑深幽之處莫不畢到親録囚徒多
所明舉吏民希見使者人懷喜悅怨德美惡莫不自歸

馬元和二年轉兖州刺史亦有清平稱三年遷下邳相
縣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
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
勉勞遂大收穀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
下成市後歲至墾千餘頃民用温給功曹史戴閏故太
尉掾也權動郡內有小譴禹令自致徐獄然後正其法
自長史以下莫不震肅永元六年入為大司農拜太尉
和帝甚禮之十五年南巡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

守閤車駕當進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迴輿而旋及行還禹特蒙賞賜延平元年遷為太傅録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宫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絶席禹上言方諒闇密静之時不宜依常有事於苑囿其廣成上林空地宜且以假貧民后從之及安帝即位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黄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

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永初元年以定
策功封安鄉侯食邑千二百户與太尉徐防司空尹勤
同日俱封其秋以寇賊水雨策免防勤而禹不自安上
書乞骸骨更拜太尉四年新野君病皇太后車駕幸其
第禹與司徒夏勤司空張敏俱上表言新野君不安車
駕連日止宿臣等誠切惶懼臣聞王者動設先置止則
交戟清道而後行清室而後御離宫不宿所以重宿衛
也陛下體烝烝之至孝親省方藥恩情發中久處單外

百官露止議者所不安宜且還宮上為宗廟社稷下為萬國子民比三上固爭乃還宮後連歲災荒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國稟假詔許之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七年卒于家使者弔祭除小子曜為郎中長子盛嗣

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祖父宣為講學大夫以易教授王莽父憲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為郎防體貌矜嚴占對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

職典樞機周密畏慎奉事二帝未嘗有過和帝時稍遷
司隸校尉出為魏郡太守永元十年遷少府大司農防
勤曉政事所在有迹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
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
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説
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
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
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

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

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
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十
六年為司徒延平元年遷太尉與太傅張禹參録尚書
事數受賞賜甚見優寵安帝即位以定策封龍鄉侯食
邑千一百戶其年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
異策免自防始也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
不得已乃出就爵云
張敏字伯達河閒鄚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

為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駮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有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

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髙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獘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敏蒙恩特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

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地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災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心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九年拜司隷校尉視事二歲遷汝南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有理能名坐事免延平元年拜議郎再遷穎川太守徵拜

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陪位頓仆乃策罷之因病篤卒于家

胡廣字伯始南陽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勑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牖間密占

察之仍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雄既到京師試以章奏

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

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

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

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

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

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

今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虔敞上書駁之曰臣等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章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今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

慎歟蓋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德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陳留郡

缺職尚書史敞等薦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宜試職千
里匡寧方國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
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司徒質
帝崩代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帝封育陽
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尋以特進徵
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為太尉延熹二
年大將軍梁兾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衛宮
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太中大夫太常九

年復拜司徒靈帝立與太傅陳蕃參録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復為太傅總録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無愆性温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䄇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

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作太傅其所登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祕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謚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揚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

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騊駼增補十六篇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為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三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黄瓊於省内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建武初至成武令安少傳良學為

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民畏而愛之永平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逼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

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往復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

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以衆

定閭閻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
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第五倫為司
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后
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
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
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
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
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衆皆為

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

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相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以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右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禄勲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筭可

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
并領降衆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
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
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
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
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犯孝明皇帝奉承先
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
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濵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禄

勲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
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
祖宗崇立鴻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
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
遺陛下陛下宜深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
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
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
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
敢復保讋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
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
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
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
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
負埶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
終不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

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薨朝廷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歸自殺初安父没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三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

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安子京敞最知名京字仲譽習
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
郡太守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
初為光祿勲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
廣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未蒙顯
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
節多歴顯位桓帝初為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
食邑五百户累遷司徒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

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上逢以太僕預議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官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非他公

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敬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勲元和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敬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㫖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與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厲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

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共私賂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俊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鞫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已枯陛下聖澤以臣常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偏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

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當時哀其文朝廷以此薄敬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盱後至光禄勲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外内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邯鄲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彭孫閎字夏甫少厲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

曰吏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卒郡閎兄弟迎喪不受賻賵縗絰扶柩冒犯寒露體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兢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

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户自牖納飲食而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黄巾賊起攻没郡縣百姓驚散閎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土室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閎忠字正甫與同郡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乘葦車到官以

清亮稱及天下大亂棄官客會稽上虞一見太守王朗
徒從整飾心嫵之遂稱疾自絕後孫策破會稽忠等浮
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卒弘字紹甫恥
其門族貴埶乃變姓名徒步師門不應徵辟終於家忠
子祕為郡門下議生黄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
祕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刄皆死於陣謙以得免
詔祕等門閭號曰七賢封觀者少有志節當舉孝廉以
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

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凡舉覲乃稱損而仕郡馬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子壽封
細陽之池陽鄉後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
傳其業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衆以百數永平九
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置五經師酺以尚書
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
令入授皇太子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閒隙數有
匡正之辭以嚴見憚及肅宗即位時擢酺為侍中虎賁

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乃上疏辭讓詔報不許賜裝三十萬令亟之官酺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擢用義勇搏擊豪彊長吏有殺盜徒者酺輒案之以為令長受贓猶不至死盜徒皆饑寒傭保何足窮其法乎郡吏王青者祖文翁與前太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衆悉降翁獨守節力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郡尉功曹青為小吏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遇賊隆以身衛全都尉遂死於難

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前邵守以青身有金瘡竟不能舉酺見之歎息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乃上䟽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自酺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嘗言張酺前入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幷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酺視事十五年

和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猛私謝醎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醎大怒即收猛繫獄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矯稱卿意以報私讎會有贖罪令猛乃得出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餘人敺傷市丞醎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方景忿怒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

吏欲因報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贓罪以辭景命
酺即上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
及竇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惷不及大體以為竇氏
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其事但聞其誅非所
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官與天下平之方憲等
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吕
之忠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
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

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勑賔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今議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逼切必不完免宜裁加貸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瓌封就國而已永元五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使中黄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千萬酺遂稱疾篤時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黄門勑蕃曰陰陽不和萬民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

病自潔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司徒固疾司空年老公其傴僂勿露所勑酺惶恐詣闕謝還復視事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甞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稱會於朝堂酺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吏酺本以私言不意稱奏之甚懷恨會復

共謝闕下酺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順酺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酺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賔客左中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酺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年復拜為光禄勲數月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賵贈恩寵異於他相酺病臨危勑其子

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王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儉乎其無起祠堂可作藁蓋廡施祭其下而已曾孫濟好儒學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内侯印綬其年追濟侍講有勞封子根為蔡陽鄉侯弟喜初平中為司空

韓棱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高之後也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棱四歲而孤養母弟

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不能聽政棱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棱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事下案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成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諸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

為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
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憲
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劉暢於上東門有司畏憲
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按其事棱上疏以
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竇太后怒
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惶恐白太
后求出擊匈奴以贖罪棱復上疏諫太后不從及憲有
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

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棱舉奏龍論為城旦棱在朝數薦舉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棱典按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家賜布三百疋遷南陽太守特聽棱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棱發擿姦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

明年覍子輔安帝時至趙相棱孫演順帝時為丹陽太
守政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
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後復徵拜司隸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
府安數與議論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爭立
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齮深患之脅
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排奏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
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帝大恩以歷宰

二城令復得備宰士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鄢令擢為尚書令出為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歲餘以為山陽太守所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博物多聞長於辭命於是詔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

州刺史河内太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
至歲時延請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
之贈送什物無不充備既而選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
嘗稱曰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内
志在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
若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
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以故吏免官禁錮朝廷以
景素著忠正須之復引拜尚書令遷太僕衛尉六年代

劉寵為司空是時官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姦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薨以豫議定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甘陵相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忠子暉前為洛陽令去官歸兄弟好賔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師不安來候

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刼殺其兄弟忠後代皇甫嵩為
太尉録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從獻帝東歸洛陽
郭躬字仲孫頴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杜律
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
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内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
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
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别
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

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鈇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别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

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
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因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
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
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
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官決獄斷刑多依
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
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皆減
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

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晊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廷尉中為尚書及中黄門孫程誅

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劍賊臣姦黨殄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宜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葬塋地長子賀當嗣爵讓於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賀卒順帝追思鎮功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侯賀弟禎亦以

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僖少明習家業兼好儒術有名
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武二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
至司隷校尉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
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
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衆順帝時廷尉
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官致位司徒
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
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滅族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

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隷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修繕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為司隷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

陳寵字昭公沛國洨人洨戶交反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寛事誅不附已者何武鮑宣等咸乃嘆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其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

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
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廷尉左監
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是
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常非之獨
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
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
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昱
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

後公府奉以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上疏言其害帝乃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當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

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歳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静若以降威怒不可謂

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静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
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
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
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
初興改從簡異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
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
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氣之敬下有
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

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
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絶知友唯在公家而已
朝廷罷之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
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
林卒被用而以贓汙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乃
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黄門侍郎鮑德素敬寵
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用故久留
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之故誠傷

輔政容貸之德褱亦好士深然之故得出爲泰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譚顯等以爲腹心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雒縣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勑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絶及竇憲爲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遺者而寵與中

山相汝南張彬東平相應順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
寵為大司農彬太僕順左馮翊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為
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附經
典務從寛恕帝輙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于此
少衰寵又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
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
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令律令
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

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共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因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

見稱當時十六年代除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
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
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棘生
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户永
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寵子忠
字伯始永初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以才能有聲稱
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宜備機密于是擢拜尚書使
居三公曹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

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毋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

諫諍慮言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
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
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咨訪羣吏言者見
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録顯列二臺必承風嚮應爭為
切直嘉謀異策宜輙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
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寛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
道之士對問高者宜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
詔拜有道高第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常侍

江京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懣而未敢陳諫乃作縉紳先生論以諷文多故不載自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戹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敢糾發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殺傷而州郡長吏莫以為憂且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澄清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

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或出私財以償其亡其大彰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冦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定科條處為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

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
典所務王道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
天誡初元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
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
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
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
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
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

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高祖創制有寧告之科建武之初政趣簡易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于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行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

子之心則海内咸得其所矣宦豎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於令忠以久次轉為僕射時帝數遣黄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比者陰陽變動隔幷屢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濵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荆揚稻收儉薄并凉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虚匱自西徂東杼柚將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

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
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
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
朱軒軿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
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
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
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跱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
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閒託叔

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于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使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於己則下不得偪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機

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策免三公忠以為非國舊
體上疏諫曰三公古稱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
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
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
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于三公陵遲以
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
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
納說方進方進自引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

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欺詆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賔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内明年出為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忠父寵共

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乃從二府議及訓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賁中郎將鄧隲寵不從隲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于鄧氏及隲等敗衆庶多怨之而忠數上疏陷成其惡遂詆劾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來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共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以此譏焉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内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常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曰生鷰頷虎頭飛

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問固卿弟安在固對
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後坐
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
馬將兵别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固以為
能遣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
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
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
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取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耳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

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悦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

質還奏于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効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窴王廣德新破莎車遂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窴廣德禮意甚踈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槖城九十里遂遣吏田慮先往降之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

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遽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
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
國人大悦忠及官屬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
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
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
數遣兵攻疏勒超守槃槖城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
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
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

棄我我必為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區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

使外國鄯善于窴即時向化令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絶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奉貢不絶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

奉使絶域備遭艱戹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外國情數
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
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
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
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
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燉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
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致既
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埶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

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宗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復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

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以徐幹為軍司馬別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昆彌以下錦帛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

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

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三年忠説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密與龜兹謀遣使詐降於超超内知其姦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酒行乃叱吏縛忠斬之因擊破其衆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年超

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埶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奉貢珍寳符拔師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

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它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曉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

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事畢即還令賜王綵五百疋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犍支奉牛酒迎超超詰犍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貴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犂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

度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上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犂王汎及北鞬支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而危須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逃亡遂叱吏士收汎廣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

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内屬焉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羅寇害乃命將帥擊石地破白山臨蒲類取車師城郭諸國震慴嚮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獨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没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窴以西超遂踰葱嶺

迄懸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讐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遠侯邑千户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䟽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

昔蘇武留匈奴中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書請超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絶誠非小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絶

超以一身轉側絶域曉譬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黒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

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録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匄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超

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妾愚戇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十一歲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焉使者弔祭賵贈甚厚子雄嗣初超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為都護與超交代

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
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
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
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
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
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
班君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
罪被徵如超所戒超有三子長子雄累遷屯騎校尉會

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成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超少子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羌甲卒而還因罷都護後西域絶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鄯善王皆來

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告急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遂棄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黨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盜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

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筞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絶北虜遂遣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懐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收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況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

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捍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

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隷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埶必弱虜埶必弱則為患微矣

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
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絶望絶之後
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
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
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
尉則西域駱驛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
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逼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
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

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埶也置校尉者宣布威德以繫諸國内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絶埶歸北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

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温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

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别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

城郭皆安唯焉耆王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有罪欲徼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不肯面縛唯遣人詣闕貢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後卒於家

梁慬字伯威北地弋居人也父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降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武威太守承旨殺之竇氏既滅和帝知為憲所誣徵慬除為郎中慬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慬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

會徵尚還以騎都尉叚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他乾城他乾城小惶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惶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温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惶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衆胡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産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者以為西域阻逺

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遂詔慬留為諸軍援慬至張掖日勒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畧吏人慬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並慰譬遣還故地河西復安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逼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

鬭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
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
方事令為諸軍節度三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
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中郎將龎雄為副將羽林
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又遼東太守耿
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慬行度遼將軍事龎雄與
耿夔共擊匈奴奧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將圍中郎
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

正月慬将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将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将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奮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栢暴疾不能進遣龎雄與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奥鞬日逐王詣慬乞降慬乃大陳兵受之單于乃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于師即拜慬度遼将軍龎雄還為大司農雄巴郡

人有勇略稱為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穀
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慬發邉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
徙扶風界慬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
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輙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
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慬與護羌校尉
龎參有詔原刑語在龎參傳會叛羌冦三輔關中盜賊
起拜慬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熈字孟孫陳國
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為謁者身長八尺五寸善為威容

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為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沒臨子衡為尚書以正直稱坐訟[illegible]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通志卷一百九下

通志卷一百十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三

後漢

楊終 李法 翟酺 應奉子劭 霍諝 爰延 徐

璆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李恂 陳禪 龐

參 陳龜 橋元 崔駰子瑗孫寔 周燮 馮良 黄憲 徐

稗

姜肱 申屠蟠 楊震子秉孫賜曾孫彪元孫修

張晧子綱 王龔子暢 种暠子岱拂拂子劭 陳球 李咸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建初五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牾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

宗至仁除去收孥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
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
自菲薄廣訪失德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
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
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宽濫家屬從邊加以北征匈奴
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及遠屯伊吾樓蘭
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
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

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絶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

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之聽還從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焉後受

詔删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后兄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甚惡之者坐失教也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觸禁忌故有亡國

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成任性鑒念前往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謗廖以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范游説坐徙北地帝東廵狩鳳皇黄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十五章奏上詔貰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章句

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和
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祿大
夫歲餘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權
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尋功計德
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里杜門自守
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不合上意之由
法未嘗應對友人因問之法曰鄙夫可與事君乎哉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孟子有言夫仁者如射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身而已矣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跡後歸鄉里卒於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

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

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禝豈不以埶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翕翕訾訾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郡界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衆幾盡威名大震還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屢因灾異多所匡正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言訟之事得明釋卒於家著援神鉤命解詁

十二篇初酺之為大匠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横巻為海内所集明帝辟雍始成欲毁太學太尉趙憙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有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酺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己明達政事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大將軍梁冀舉茂才先是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屯結連年詔下

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永建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仄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陵蠻復寇亂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畧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於鄭漢立飛燕成帝

胤嗣泯絶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所忌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懸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諸公多薦舉會卒子劭劭字仲遠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

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為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鄧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駮之曰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茍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

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狄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侮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沉静有謀必能獎厲

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
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
第再遷六年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黄巾三十萬衆入
郡界劭糾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
老弱萬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内以安興平元
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
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
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安

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凡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

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寛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
王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寛
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殞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

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玊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賔豈有次玊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為駮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删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

之人亦為監馬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
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
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
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闢以來莫或滋酷今大
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
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
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
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駮議三十篇

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
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
焕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緊自謂必合道
衷心焉憒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
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緡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
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
悴菅蒯蓋所以代匱也是用敢露頑才厠於明哲之末
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覲察增闡聖聽惟因

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獻帝善之二年詔拜劭為袁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俗通以辯物類名號釋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乎時後卒於鄴弟子瑒璩並以文才稱中

興初有應嫗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黄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霍諝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諝舅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妄刋章文坐繫洛陽詔獄掠考困極諝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於

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也謂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刋定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絶咽喉豈可為哉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感革天應枯旱光之所坐情既可原

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宫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為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天恩豈有冤謗無徵所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下應天下幸甚商高譎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

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入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兾貴戚秉權自公卿以下莫敢違牾詡與尚書令尹勲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閗罪失及兾誅後桓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為河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爰延字季平陳留外黄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性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為廷

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常共言談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轉長水校尉遷魏郡太

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
客星經帝坐帝宻以問延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
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動静以禮則
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
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恵豐宗室加頃引見
與之對博上下媟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
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
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災

武帝與倖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悦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

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況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馬令亦稱善士

徐璆字孟玉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名於邊璆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稍遷荆州刺史時董太后姊

子張忠為南陽太守因埶放濫贓罪數億瑹臨當之部太后遣中常侍以忠屬瑹瑹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遽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瑹到州舉奏忠贓餘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詣大司農以彰暴其事又奏五郡太守及屬縣有贓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元年與中郎將朱儁擊黄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瑹與諸閹官搆造無端瑹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遷許以

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刼授瓚以上公之位瓚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術不敢逼術死軍破瓚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趙温謂瓚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瓚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節拜曹操為丞相操以相印讓瓚瓚不敢當卒於官

王充字仲壬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

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性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輙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絶慶弔之禮户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

肅宗時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巻
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於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
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
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
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
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
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

其五篇云爾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

行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忠天以為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

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為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為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

若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
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
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
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兆
人為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
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游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
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

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得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是故明主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

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博持掩為事丁夫不扶犂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以禦寇盜內不足以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為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

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為偽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

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兕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美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畧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

世以後轉用楸梓榿栢杶欂之屬各因方土栽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土亦競相放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死有

棺無椁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陽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鏤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栢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為不臣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實貢篇曰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絶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

羽毛畧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良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

有小疵勿彊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

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敎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

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廷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埶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

縣為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為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可延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姦軌而不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災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於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

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為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

何以明之哉夫謹勅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横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盗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盗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書

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

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
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論者多
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
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
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
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
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
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

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三十餘游學青徐并兾之閒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

於敗幷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傲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池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

踟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閒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蜺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

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
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内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
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
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
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
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柂敖翔大清縱意容冶尚書令
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
論説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嘗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其書有益於政者有理亂損益法誡等篇辭多不載云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

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陵太守後坐事免步歸鄉

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
畔恂到田舍為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
陽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餽糧悉無
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年九十六卒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邦
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上受納
贓賂禪當傳考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
掠無算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

騎將軍鄧隲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為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竒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為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又曰放鄭聲遠佞人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

南韎任朱離今擇國越流沙踰縣度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為元菟候城障尉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為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為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

年卒於官子澄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為州別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奇之舉為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

摶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西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

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
南麗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
坐徵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
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覩魏尚之功免赦
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
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隲
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
奏記於鄧隲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為損日

滋官貸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果破涼州禍亂至今

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為國者務懐其内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貧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疎故縣邱城可居者多今宜從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絶郡以權從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隲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竒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

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彊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懐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通河西路時先零羌豪僭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

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
寇鈔五州昔周宣得南仲逐玁狁而立中興之功孝文
用亞夫伐匈奴而建太宗之號竊見前護羌校尉龎參
文武昭備智畧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愽雅深
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
輔功効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綱
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
秦伯不替其官故晉景并赤狄之土秦穆遂覇西戎宜

遠覽二君使參慬得在寛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參等後以參為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為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為左右所陷毁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言昔者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伏見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

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閒復為讒佞傷毀頗陛
下卒於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
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
洛陽令祝良不平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府案實其事
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
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
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參為太
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彊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畧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言西州邊鄙土地塉埆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

利女之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項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傷畧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户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慮於困戹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殫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

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隷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

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為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其所害不食七日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

橋元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為大鴻臚

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莱太守元少為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元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窮案其姦景壯元意署而遣之元到悉收昌賓客具考贓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元元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元由是著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元以公事當詣府受對耻為所辱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坐事為城旦刑竟徵再遷上谷太守又

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贓罪元收考髡笞死
於冀市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
元召以為吏稱疾不就元怒勑督郵尹益逼致曰岐若
不至趣嫁其母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卧不起
郡內士大夫亦競往諫元乃止時頗以為譏後謝病免
復公車徵為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
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為寇鈔四府舉元為度遼
將軍假黃鉞元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

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
徵入為河南尹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
徒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為廷尉
元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乃稱疾上疏引衆灾以
自劾遂策罷歲餘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
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贓數億以上元奏免升禁錮沒入
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元託病免拜光祿大夫光和
元年遷太尉數月復以病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元

少子十歳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刼執之入舍登樓就元求貨元不與有頃司隷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元家球等恐幷殺其子未欲迫之元瞋目呼曰姦人無狀元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元子亦死元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刼質皆幷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刼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絶元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元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

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元元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元墓輒悽愴致祭奠自為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奬勖猶仲尼稱不如顔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

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元子羽官至任城相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朝昭帝時為幽州從事諫刺史無與燕刺王通及刺王敗擢為侍御史生子舒歷四郡太守所在有能名舒小子篆王莽時為郡文學以明經徵詣公車太保甄豐舉為步兵校尉篆辭

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戰陳不訪儒士此舉奚為至哉遂投劾歸莽嫌諸不附己者多以法中傷之時篆兄發以佞巧幸於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顯於新世後以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妄之世値澆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已而危所生哉乃遂單車到官稱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篆乃彊起班春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

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為君子將有悔乎篆曰郗文公不以一人易其身君子謂之知命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遂稱疾去建武初朝廷多薦言之者幽州刺史又舉篆賢良篆自以宗門受莽偽寵慚愧漢朝遂辭歸不仕客居滎陽閉門潛思著周易林六十四篇用決吉凶多所占驗臨終作賦自悼名曰慰

志纂生毅以疾隱身不仕毅生駰年十三能通詩易春秋博學有偉才盡通古今訓詁百家之言善屬文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常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時人或譏其太元靜將以後名失實駰擬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焉其辭曰或說己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而游高談有日俯鈎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窮至

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之廷上不登
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己退不黷於庸人獨師友道德
合符曩眞抱景特立與士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
隨時之宜道貴從凡於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
而布官臨雍泮以恢儒疏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
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鏌鎁於明智不
以此時攀台階闚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
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

蝱蚋之趣大沛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忽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也古者隂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云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為非得義為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盥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

發夢於王公或以魚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纜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戹主有疇咨之憂條𦬊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舎感而皋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弭衝乃將鏤元珪册顯功銘昆吾之冶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躐纓整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俗

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為仁壹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治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厝濟兹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畧尚父之厲伊皐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廈成而茂木暢遠求存而良馬縶隂事終而水宿藏埸功畢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雲浮譬

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箒抱不為之稀엷拱把不為之數悠悠罔極亦各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恥夸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摟處呌呼衒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汙血競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沈滯吾亦病子屑屑而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

枉徑而我非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吾躬之穢德勤百畆之不耘縶余馬以安行俟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敵於彊禦范蠡錯埶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柏舉魯連辯言以退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而報趙原衰見廉於壺飱宣孟收德於束脯吳札結信於卯木展季効貞於門女顔回明仁於

度數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者竊慕古人之所序元和中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嶽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辭甚典美文多故不載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帝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由此候憲憲屣履迎門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

之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騆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崩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内詔命騆獻書誡之曰騆聞之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禄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邵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

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
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
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
已書曰鑒於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
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内
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
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
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鑒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

盤杅矜矜業業無殆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及憲爲車騎將軍辟駰爲掾憲府貴重掾屬二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閒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永元四年卒於家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中子瑗瑗字子玉早孤銳志好

學盡能傳其父業年十八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逵善待之瑗因留游學遂明天官歷數京房易傳六日七分諸儒宗之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初瑗兄章為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亡命會赦歸家家貧兄弟同居數十年鄉邑化之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為禮瑗閒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於是後事釋歸家為度遼將軍鄧遵所辟居無何遵被誅瑗免歸後復辟車騎將軍閻

顯府時太后稱制顯入參政事先是安帝廢太子為濟陰王而以北鄉侯為嗣璦以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沉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陳達等得以嬖寵惑蠱先帝遂使廢黜正統扶立疏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得見今欲與長史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

將以無罪并韋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禪猶
豫未敢從會北鄉侯懿孫程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閻顯
兄弟悉伏誅瑗坐被斥門生蘇祇具知瑗謀欲上書言
狀瑗聞而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
祇上書禪請為之證瑗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
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久之大將軍梁商初
開莫府復首辟瑗自以再為貴戚吏不遇被斥遂以疾
固辭歲中舉茂才遷汲令在事數言便宜為人開稻田

數百頃視事七年百姓歌之漢安初大司農胡廣少府
竇章共薦瑗宿德大儒從政有迹不宜久在下位由此
遷濟北相時李固為太山太守美瑗文雅奉書禮致殷
勤歲餘光祿大夫杜喬為八使徇行郡國以贓罪奏瑗
徵詣廷尉瑗上書自訟得理出會病卒年六十六臨終
顧命子寔曰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及其終也歸精於
天還骨於地何地不可藏形骸勿歸鄉里其賵贈之物
羊豕之奠一不得受寔奉遺令遂留葬洛陽瑗高於文

辭尤善為書記箴銘所著賦碑銘箴頌七蘇南陽文學官志歎辭移社文悔祈草書執七言凡五十七篇其南陽文學官志稱於後世諸能為文者皆自以弗及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單極滋味不問餘産居常蔬食菜羮而已家無儋石儲當世清之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少沈靜好典籍父卒隱居墓側服竟三公並辟皆不就桓帝初詔公卿郡國舉至孝獨行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病不對策除為郎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

便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辯而确當世稱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側其辭曰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寖衰而不改習亂安危怢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

守祿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
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偽百姓囂然咸復思中
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
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
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
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
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

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輙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民周穆有闕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輙見掎奪何者其頑士闇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況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恥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

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況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勲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寛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襃

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

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請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

後咎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茍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吕為輔樂作而鳳凰儀擊石則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其後辟太尉袁湯大將軍梁冀府並不應大司農羊傅少府何豹上書薦寔才美能高宜在朝廷召拜議郎遷大將軍冀司馬與邊韶延篤等著作東觀

出為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畧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以病徵拜議郎復與諸儒博士共雜定五經會梁兾誅寔以故吏免官禁錮數年時鮮卑數犯邊詔三公舉威武謀畧之事司空黄瓊薦寔拜遼東太守行道母劉氏病卒上疏求歸

葬行喪毋有母儀淑德博覽書傳初寔在五原常訓以臨民之政寔之善績毋有其助焉服竟召拜尚書寔以世方阻亂稱疾不視事數月免歸初寔父卒摽賣田宅起冡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時人多以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及仕官歷位邊郡而愈貧薄建寧中病卒家徒四壁立無以殯斂光祿勲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頻為備棺槨葬具大鴻臚袁隗樹碑頌德所著碑論箴銘答七言祠文

表記書凡十五篇寔從兄烈有重名於北州歷位郡守
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
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
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温等雖有功勤名
譽然皆先輸貨物而後登公位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
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
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
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

滅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中郎將服武弁戴鶡尾狼狽而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慙而止烈後拜太尉鈞少交結英豪有名稱為西河太守獻帝初鈞與袁紹俱起兵山東董卓以是收烈付郿獄錮之銀鐺鐵鎖

卓既誅拜烈城門校尉及李傕入長安為亂兵所殺烈
有文才所著詩書教頌等凡四篇
周燮字彦祖汝南安城人決曹掾燕之後也燮生而欽
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賢聖
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於是養之始在髫鬌而
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
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
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

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逺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以羊酒養病良字

君即出於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變良年皆七十餘終

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

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

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
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
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
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
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
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
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為太

守以禮請署功曹稱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稺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稺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稺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元

纁備禮徵之竝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稺袁閎韋著孰為
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
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稺者爰自江南卑
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稺嘗為太尉黄瓊所辟
不就及瓊卒歸葬稺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
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
數十人聞之疑其稺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
及於塗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為我

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子允字季登篤行孝悌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寇賊縱横皆敬允禮行轉相約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為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

身不仕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

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畧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

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濵再以元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刋石頌之

中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黄人也九歲喪父哀毁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讐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黄令梁配配

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禀氣元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

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隷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黄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别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跡於梁碭之閒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黄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黄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

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速

蹈其迹不亦難乎孔子可師何必首陽蟠不答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為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於家

范氏曰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孔子稱

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巻而懐也然用舍
之端君子之所以存其誠也故其行也則濡足蒙垢
出身以效時及其止也則窮棲茹菽藏寳以迷國太
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
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建武中應司
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
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
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

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節貲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為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

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槩候時而處夫然

豈其枯槁茍而已哉蓋詭時審已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帝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遂遁逃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謂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

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隲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轉涿

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
或欲令為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
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顯
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年鄧太
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
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
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

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
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
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
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
哲婦喪國昔鄭莊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
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
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由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
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

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絶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内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

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

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

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

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

順帝之則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

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

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勑遂拒不許

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閻顯亦薦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揺朝廷震復上疏曰臣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内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别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

佞之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贓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讙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教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

靜承陽而今動揺者隂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宫此中臣近宫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宫殿垣屋傾倚杖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讙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燋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

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訞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閒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

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
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
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
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
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
車駕行還便時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於是
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遣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
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

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陜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讁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歲餘順帝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

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連有災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上天降威災眚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棟折我其危哉今使太守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

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真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崩後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脅帝歸其營奇與黄門侍郎鍾繇誘傕部曲將宋曄楊昂令反傕傕由此孤弱帝乃得東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為陽成亭侯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者

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渡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建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震中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徐兖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奉餘禄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徴入勸講拜太中太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

梁允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臣聞孔
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
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
鑾旂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
槃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紱璽委女妾設
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
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

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畧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太尉黄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熙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其年冬復徵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以贓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兖州從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

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吏害奉公之臣復命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而秉竟坐論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秉

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埶

而今枝葉賔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
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隷
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
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
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
遼東太守孫諠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
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

穢宜絶横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荆州刺史以狀副言公府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誡虞在於官人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隷爵以貨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穆穆清朝遠近

莫覩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
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明
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
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
闥司昬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
則因公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
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
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案中常侍侯覽弟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至戒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覽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

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輙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秉子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敎授門徒不荅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

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遷少府光祿勲熹平元年青虵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臣聞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鬬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别内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

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
殷戊宋景其事甚明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災異免復
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是時朝
廷爵授多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陛下數微行出幸苑囿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
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
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
及前人也宜絶慢慠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

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止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劒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

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蝃蝀者也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内多嬖倖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案春秋讖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内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

近妃宫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説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兠共工更相薦説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絶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

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絶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賜

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禄勲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愧遂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黄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閤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黄巾帥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燿百姓

天下襁負歸之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五百户初賜與太尉劉寬司空張濟並入侍講自以不宜

獨受封賞上書願分户邑於寛濟帝嘉歎復封寛及濟子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皋陶不與馬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温為司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秘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書哀愍遣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

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公卿以下會葬謚文烈侯及小祥又會馬子彪嗣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不應熹平中以博學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黄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摧官財物七十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隷司隷校尉楊球因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黄琬為司徒明

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宫洛陽於今亦十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殷庚五遷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宫室焚燒民庶塗炭百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陽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麋沸之亂石包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

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黄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埶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

不止禍必有歸故吾不為也議罷卓使司隷校尉宣播以災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為京兆尹光祿勲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為司空以地震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為太尉録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雒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

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讌設託疾如厠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横殺無辜則海

内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懐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

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
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命外白稍嚴操於此
廻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常出行籌操有問外事
乃逆為答記勑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
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
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
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
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

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乃受光禄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賔客之禮年八十四黄初六年卒於家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隲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為彭城相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

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子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

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西縣子綱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

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臧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
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
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
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
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
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
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

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狥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

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為皇后内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得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

等懐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令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為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

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其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絶乃止天子嘉美擬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

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為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書痛悼拜其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為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為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黄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

除其錄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閬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二年徵龔為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

客誣奏龔罪順帝命亟自實前掾李固時為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求為龔表救商感其義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

子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相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嚴明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

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贓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暢以為五教在寛著在經典化人在徳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寛政愼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

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為縣門下吏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迺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

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為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為請救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為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勑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為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宫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

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卬僰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暠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為文蛇

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絶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暠為梁

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暠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為尚書會匈奴冦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為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

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為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元皇甫規等為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涼邊人咸為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

爕聞岱卒痛惜甚乃上書為岱求加贈典朝廷竟不能從拂字潁伯初為司隷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禄大夫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劒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宫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為諌議大夫

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為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狥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

遂與馬騰韓遂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
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軍敗劭等皆死騰
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父亹廣漢太守
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時魏
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
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
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

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朞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輙於內因地勢反

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勢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南市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

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别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宫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聦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

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

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别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

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禄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二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禄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氏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

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隷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為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

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勢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十

通志卷一百十一上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四上

後漢

杜根成翊世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尹勲 謝弼

虞詡 傅燮 蓋勲 臧洪陳容 張衡 馬融 蔡

邕 左雄 周舉子勰 黄瓊孫琬 荀淑子爽孫悦 韓韶 鍾

皓　陳寔子紀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

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録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人間非

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為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為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

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為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黄人也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黄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嫻典訓為吏民定婚姻喪紀之禮立學校以奬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荆

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民常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有小民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

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
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
家一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
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為永昌太守以功自
劾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
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
為人居間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

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起自布衣

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亦勤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而
陛下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
刈小民彫弊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
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
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
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罹妖叛之
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

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

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事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

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盖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寳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来良田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

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保蕭墻之内也盖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盖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

陛下聖德憫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寛鍥薄之禁後鑄治之議聽民庶之謡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矅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可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然長懐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夫吟喑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

意屛營傍偟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
而無所食羣小競起秉國之位鷹揚天下烏鈔求飽吞
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
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
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
絓纖枯之木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
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
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

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猛勇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劔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

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勑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敢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

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為尚書難為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宫錢直千萬陶既清平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悚今西羌逆類多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

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阬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絶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吁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絶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上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

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省納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孼州郡不上陶何由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黄

門北寺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
臣云何今反受邪諸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
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
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又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
賦奏書記疑辯凡百餘篇時司徒陳耽亦以非罪與陶
俱繫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採謠言
舉刺史二千石為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
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官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

敢問而虛紀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謡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梁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

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直憂國將危心不能忍
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
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地動搖宫比年災異可
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
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黄精代是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
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
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
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高祖

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謟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
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
尚書都護劒戟送黄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
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
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
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
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

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民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歴算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允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閲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謡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録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

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變
動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闕之盛衰者也今
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
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
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
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
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
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

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黄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輙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

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
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
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
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
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
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
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致和平德
感祥風矣臣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惽悸

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中尹勲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勲並被誅事在武傳勲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勲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

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兾帝召勲部分衆職甚有方畧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勲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為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勲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元菟公孫度

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災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
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絶竇氏之恩前世
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
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
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
虞蒸蒸之孝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
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

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錮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

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他罪收考掠案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書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常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曰

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

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也詡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腹心之患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及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

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内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

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别
利器乎始到謁河南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
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弔勉以
詡籌之知其無能為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黄
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
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
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寛假轡策勿有所拘閡而已
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

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詡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刼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為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畧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

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
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
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且二百餘里何也詡曰虜
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竈
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
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
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
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

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廻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遣五百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振貧民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翦木開

漕船道以人傚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
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
年間遂至增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坐法免永
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
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
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曰
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
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

發舉贓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屍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輙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構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迹書奏防涕泣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

刃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
奏乞陛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
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
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反
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
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
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廂程曰
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

素與防善譖翊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翊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徙或黜即日赦出翊程復上書陳翊有大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翊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讁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

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翊章切責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翊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誅帝納翊言笞之而

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民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民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

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之三復白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寛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䟽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内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善人無由進也

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墻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頴川戰無不尅黄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寛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巧辭飾説共長虚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

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
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
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
身備鈇鉞之誅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
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
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免後
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
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

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矣夫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

使左袵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為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

也有功不論時也傳爕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舉爕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爕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爕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爕知耿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

謂棄之令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内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寛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成擒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

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爕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
知爕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
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兵不足自守鄉里羌
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
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爕慨然而歎呼
幹小字曰别成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
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
殷紂吾德亦豈絶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

避其難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斡咽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吕之勲天下非復漢有府君豈有意為吾屬師乎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斡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勲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為

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勲勲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勲可因此報隙勲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求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勲求謝勲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勲

固諫昌怒乃使勲别屯河陽以拒賊鋒欲因軍事罪之而勲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勲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兾昌懼而召勲勲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勲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劒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勲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庻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

風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勲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
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民知義勲
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簒位此二
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静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
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勲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
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
育於畜官勲與州郡合兵救育至孤槃為羌所破勲收
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

勲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必屍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素為勲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勲駡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勲勲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勲領漢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勲調穀廩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勲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

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勲帝又謂勲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勲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勲謂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隷校尉張温

舉勳為京兆以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勸
從温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恃勢
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聽具以
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黄門京兆高
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為孝
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
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
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

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勲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勲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勲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隷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

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欲不令久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儁為卓陳軍事卓折儁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為戲卓乃謝儁勳雖彊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賵襚送之如禮葬於安陵

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有幹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陽太守陳寅擊破之昭遂復更屯結旻等進兵連戰三年乃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即丘長中平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董卓

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完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為郡守政教恩威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畧智數優超甚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兖州公山孔豫州公緒皆與洪

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相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勠力以致臣節殞身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人

思致節頃之諸軍莫適先進而食盡衆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友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洪在州二年羣盜奔走紹歎其能徙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我衆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禁制不相及逮耳洪聞之

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被種族洪由是怨紹絶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令洪邑人陳琳以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闊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

膽猶身疏有罪言皆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卹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云云者僕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又言傷告絶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所答亦冀遲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特蒙傾盖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

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絶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恱本州見侵郡將遘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絶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任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

離友信刑罰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歃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不敏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

當刑中哉實欲一統山東增兵討雠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甞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規無乃辭同趣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

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

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楊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黄巾之合從邪如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茍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

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身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將吏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

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内廚米三斗請稍為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

亦宜為弟同共勠力為國除害何為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意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已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為書生親慕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

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莫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吕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也常從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

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傅會十年乃成文多不載大

將軍鄧隲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

陰陽歴算耽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

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

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歳之書也復二百歳殆將終乎

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年玄其

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太史

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

罔論言甚明順帝初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輙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云有問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為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

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
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
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
官令又原之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
舟檝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内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
故嘗見誚於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為義曾何貪於支離
而習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
而還故棲盍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

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畢體屈已美言以相尅鳴於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勲雪前吝婞佷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禄之不夥而恥智之不愽是故埶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羡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面而不思阽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餱餔猶不屑餐

旌督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
士或解短裼而襲黼黻或委鍾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
爵量績受禄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
紀吉凶分錯人用朣朦黄帝為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
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歴數然後天步有
常則風后之為也當少昊青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
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重黎
之為也人各有能因埶受任鳥師别名四叔三正官無

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
況以人該之夫元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
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
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
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
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縋
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横來則
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為梟失士為尤故樊

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黿鳴而鼉應也故能同心勠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鶉火棲寒冰沍而黿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濟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為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於兹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

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勢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
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伺兎也冒愧逞顧必
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
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
肩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
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悟居下
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
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

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規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鼁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犒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秃節效貞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鈎致精弈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以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比數子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

價踵顔氏以行止曾不憮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已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甞一龍

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驗後數日驛至
界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
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
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
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
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
黎庶而隂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兹福仁

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祚祉奢淫謟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

所謂僭恒暘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昬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己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天鑒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

依禮制禮制修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灾消不至矣初光武善䜟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虚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歴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宫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䜟書䜟書始出葢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力兵戰功成

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睦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年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

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載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世也且河洛六埶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簒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歴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

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為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其辭曰

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

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遻虞兮嘉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孑不羣而介立感鸞鷖之特棲兮

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真旦獲讟於羣弟兮啓金縢而乃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與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裊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

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
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常襲溫恭之黻衣兮披禮
義之繡裳辯貞諒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珩昭綵藻與
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
藏恃已知而華予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
遒白露之為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妒
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
而不章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為我端

著兮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勔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峥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貪婪兮我修潔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潄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翾鳥舉而

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皥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
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而容與兮
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馮歸
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噏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
以為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
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集羣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
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
儐處彼湘瀕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痛火正

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卭州而愉敖躋日中於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邑其難聊顒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蹶白

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延佇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黄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晣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絶緒尉

龐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
隧而弗取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
悅牛兮竪亂叔而幽主文斷袪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
后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愛惑之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
備諸外而發内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産而爲對慎竈
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誶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
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無緜攣以涬
己兮思百憂以自疢彼天鑒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

湯躅體以禱祈兮蒙龎褫以振人景三摅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敝秦咎陶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雕而已毓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遥望兮魂懒惘而無疇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磑磑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

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伷顓頊之宅幽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絶垠兮縱余紲乎不周迅飈瀟其媵我兮鶩翩飄而不禁趨谽谺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碄碄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瑶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

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娥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顔的礰以遺光獻環琨與璵縞兮申厥好以玄黄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

風之曾城兮搆不死而為牀屑瑤蘂以為糇兮斟白水以為漿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安和静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豐隆軯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䨏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轙琱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劔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

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撫軨軹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羡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揵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澒涊而為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涉青霄而升遐兮浮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閽使闢扉兮覿天皇於瓊宫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

惟盤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静志兮迨我暇以翺翔出紫宫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揺攝提以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娩以連卷兮雜沓叢顇颯以方驤戫汨飂戾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

藐以迭逷淩驚雷之硫礚兮弄狂電之淫裔踰㕍須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眄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悁悁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飊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振余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參參文章煥以粲

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游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為罟兮歐儒墨而為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勑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無為以疑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

飄神舉遅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回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事視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

巡詰縣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
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
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嘗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
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
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
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
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
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十上竟不聽及後之著

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隲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

欽定四庫全書

例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從横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

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
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
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
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厄運陛下戒懼
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
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虞親九族篤睦之德陛
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
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或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

逢迎太和禆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蝝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方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僚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漏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炎黄之

前傳道囧記三五以來越可畧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囿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兹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於南郊徒觀其坰埸區宇恢胎曠蕩藐蔓勿罔寒豁鬱泱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阹環瀆右嚮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夤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磑磑鏘鏘雌雌隆穹槃回嵎峗錯崔神泉側出丹山涅池怪石浮磬燿焜於其陂

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茈萁芸菹昌本深蒲芝
茆菫苴蘘荷芋渠桂荏凫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則玄林
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桔栢柜柳楓
楊豐彤對蔚崟頟槮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於布濩
雝扈蘚熒惡可彈形至於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
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摯斂九藪之動
物繯橐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
膠膠鄙騃譟讙于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

昬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罦罝羅纚彌綸阬澤臯牢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堅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於疏鏤之金路六驌驦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橦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髟鼬揚金𩨨而扡玉瓌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罔旃旝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清氛埃埽野塲誓六師搜儁良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鐘

獵徒縱赴榛叢嶶嫿霍奕別鶩分奔駭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礚隱訇黃塵勃溺闇若霧昏日月為之籠光列宿為之翳昧僄狡課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膺鶤競鷙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於中原絹猑䠇鏦特肩䏭完羝㧑介鮮散毛族梏羽羣然後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窴伏扔輪發作梧轊投及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猭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蝡蝡蟬蟬充衢寒隧

葩華莽布不可勝計若夫鷙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
後緼巡毆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
睽孤刲刺裸裎袒裼冐檝柘槎棘枳窮浚谷底幽嶰㬥
斤虎搏狂兕獄劖熊抾封狶䵣輕訬趫悍虔踈婁領犯
歷嵩巒陵喬松履修橉踔趠枝杪摽端尾蒼蜼犄玄猨
木産盡㝢屬罩罕罔合部罯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
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飛流纖羅絡縸遊雉羣驚
晨鳧輩作翬然雲起雪爾雹落爾乃蘋觀髙蹈改乘回

轅沂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籞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盎(音冶)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逆獵湍瀨潏薄汾橈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黿於是流覽偏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嵺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旍獵者効具車

弊田罷旋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瑶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緑莎瀇瀁沆漭錯紾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滅西陂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籍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艅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鶤鴛鴦鷗鷺鶬鴰鸕鷀鷺鴈鷿鷉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魴鱮鱓鰱鰋鯉鱨魦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

之躍魚方斯茂矣然猶詠歌於伶簫載陳於方策豈不
哀哉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
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壘常滿
房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
駭舉爵鍾鳴既觴若乃陽阿哀裴之晉制闡龜華羽之
南音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疏越蘊蓄駭洞底伏鍠
鍠鎗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燿
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

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兹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闇昧不睹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於今十二年為日久矣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宗重淵之

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矖罻罝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牛車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瑞遂棲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遥乎宇宙與二儀乎無彊貳造化於厚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闋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

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廄長史延光三年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書乞自劾曰今

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埶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衆所嗤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

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髠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俠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

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於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

位至太傅

通志卷一百十一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一下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四下

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勲好黄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同不仕新室父

棱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揚雄班

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

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㬎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歳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寛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禄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專必成之

功而忽蹉跌之敗者也公子諤爾歛衽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巧蹈機以忘

其危夫華離葉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顔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

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而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

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暬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禄抱𦙾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鶩騖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

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熠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

侯王肅則日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元策於聖德宣太平於

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秖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數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而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己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輈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圃狼瞫取右於禽因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

官効力於埶蓋弘羊㩜相於運籌僕不敢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慾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

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定正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晚儒後學咸取正馬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

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

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罷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得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

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
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令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宣王遭旱密勿祗
畏無以復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
誅繁多之所致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
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
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
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

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故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陳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

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養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宮内産生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生異議豈南郊卑而他事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誠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産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

祭之文也所謂宫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危言極諌不絶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收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章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

賢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
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訕謗之誅遂使臣下結舌莫圖
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　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
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
海内博開諫路四事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
姦枉分别黑白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龎
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舉其効
尤多餘皆枉橈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

紀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

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

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
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
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墨綬長吏職典
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
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召拜議郎若罷用優美
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
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
可且斷絶以覈真偽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

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由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

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馬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文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

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援引故事皆有依據故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奥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皁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襃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

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則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

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令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王所進光禄勲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禄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

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

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泄其為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又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臣

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寃
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
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
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邰參驗臣得
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徽簡
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灾異齋詔申旨誘臣
所言臣實愚戇惟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
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灾異規為陛下

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
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
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
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
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
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
姦伏補益國家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
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

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敢閭而衰老白首横見引逮隨臣摧汲并入阬陷誠冤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逼趣輒以飲章辭情何縁復閭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匄質不並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

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説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還就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

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有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

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為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蜋之失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爾而笑曰此足以當之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侯董卓賔

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
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為巍巍
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舊
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
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
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幡遠近以為非宜
卓於是改乘皁車駕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
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很用邕恨其

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

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

事誰與正之兖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録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没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讃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埶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

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戹難以為警戒實有王臣謇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再遷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

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褎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

康乂誠由元靖寛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兹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

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歛整辦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

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鈇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

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寛其負算增其秩禄吏職滿歳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虚偽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先垂祚永世不刋帝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真偽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

至官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至逃亡永建三年
京師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冀復有大水雄
推㩁灾異以為下人有逆上之徵又上疏言宜密為備
以俟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數年之間海内擾
亂其後天下大赦賊雖解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
月復起雄與僕射郭虔共上疏以為寇賊連年死亡大
半一人犯法舉宗羣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告黨
與者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書奏並不省又上

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為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强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

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顔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責之曰昔顔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却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内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弟子為諸生有志

操者加其俸禄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廢為濟隂王乳母宋娥與黄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襄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隂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虚盜賊未息

民有乏絶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灾異誠不宜追逮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欲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復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

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内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共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

之言未絶乎口乞如前議歳以千萬給奉阿母内足以
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恠梁冀之封事非機急
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
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
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
爵至重王者可私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
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
娀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

交搆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從而改之自後九卿無復捶撲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表奏議臺閣以為故事遷司隷校尉初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隷又舉兾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常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

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後復為尚書永和二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父防為陳留太守防在儒林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縱横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絶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黄泉秦始皇

怨毋失行久而隔絶後感頼考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傳美之令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宫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宫太后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倀代郃為司徒舉猶為吏時孫程等坐懐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勑洛陽令促期發遣舉說朱倀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

立雖韓彭吳賈之功何以加諸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
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悵
曰令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
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
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
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悵乃表諫帝果從
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
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

章御座以為規誡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龍忌之禁（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為之禁火也）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

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隷河南禱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二儀交媾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

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絶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埶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商出傾宮之女成湯遭旱以六事尅已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神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

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
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
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
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德變惑出後宮
不御之女理天下宽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
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外藩擢典納
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唯陛下
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翊世僕射黄瓊問以

得失舉等並對以宜慎官人去斥貪污離遠邪佞循文帝之儉遵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污邪佞者為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别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邪佞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琦遷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省內惡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

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數有災異宜加尊謚列為昭穆羣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書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不踰歲年號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今北鄉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災眚之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黄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尚

字伯河河南郡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為蜀郡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甚敬重焉六年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賔客讌于洛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昵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太僕張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焉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

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以變

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遠近肅然頃

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人凖今

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

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飭州郡察彊

宗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

起如舉所陳時詔遣八使廵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

乃拜舉為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前青州

刺史馮羨尚書欒巴侍御史張綱兖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奏劾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河内太守徵為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

卿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
遂躋僖公於閔公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躋僖公
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
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
義不可改昭穆之祀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下詔從
之遷光禄勲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禄大夫建和三年
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為宰相深痛傷之乃詔
告光禄勲汝南太守褒其勲勞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

發曰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素節子勰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為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召夔為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絶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静杜絶人事巷生荊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賔游談晏樂及秋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為

知命自勰曾祖父楊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云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苑傳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受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

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甞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

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練達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為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

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禄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黄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卿徵錯等三年大旱璦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税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缺務從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

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
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
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
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
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
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
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
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

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莫昤庶政以郎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違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令廟祀適闋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

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彊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之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詔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襃

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冀之勲德其制度賚賞以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允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啟土宇開地七百令諸侯以戸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戸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

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爲恨會以地震策免復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邟鄉侯邑千户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切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

人海内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内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冦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髙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人奮劒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絶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歴髙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

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
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
有勝政諸梁秉權竪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
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
滿其室富擬王府埶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
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
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
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

賢愚切痛海內憂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
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
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
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
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
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
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
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埶坐事當罪越拜令

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黄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徽審别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身極位重

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垂絶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字子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

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勲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謡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

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墮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

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凋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内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為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駮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啟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

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冐刄而前崔杼殺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徳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徳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禄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隷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髙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為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

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禄勲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大將軍梁兾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為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産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頴陰令渤

海苑康以為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更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淑兄子昱字伯條曇字元智昱為沛相曇為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其支黨賔客有在二郡者纎罪必誅昱後共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爽字慈明一名諝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頴川為之語曰荀

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
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
故其德為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
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旺其精在天溫
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
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舉
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令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
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

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

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毋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

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堯帝之女下嬪於虞猶屈體降下修勤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覩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覩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

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尚夫畢澤尚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鳩雎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韙咸備各以其敘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

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廢興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禮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瑶臺傾宫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

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屨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内故感動和氣災異屢增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修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

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稱之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

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别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遁漢濵積十餘年以著述為事稱為碩儒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喪疾者又私謚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後公車徵為大將軍何

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為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月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為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秋條例及集漢事可為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

羊問及辯讖等并他所論叙題為新書凡百餘篇今多
所亡缺爽兄倹子悦或並知名於世或傳列在魏史悦
字仲豫父倹早卒悦年十二能説春秋家貧無書每之
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静美姿容尤好著
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悦乃託疾隱居時
人莫之識從弟彧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
黄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悦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
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

而已悦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監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由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亂俗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

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

定好醜馬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内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

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彊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内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

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又言尚主之制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

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茍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

肆于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矣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

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黄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偽號歴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為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冦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禀贍萬餘戸主者争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

杜密荀淑等為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辨理而不為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頴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為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

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劾去前後九辟公府徵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

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為貴其體訓所安多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慮懿德非禮不處悅此詩書絃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辟台輔逡巡王命卒歲容與皓孫縣建安中為司隸校尉魏史有傳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為兒童雖在戲弄為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為都亭刺佐而乃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業於太學後令復召為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

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考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為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為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綸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

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善
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
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
喪去官復再遷除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
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
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
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
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民

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豐民儉有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

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首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尅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羣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錮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徵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絶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

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遟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於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内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刋石立碑謚曰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諶最賢紀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廱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絶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毁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

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徃
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
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
有宫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西夷宜修
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委
事公卿專精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
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
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峥嶸之險也卓

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為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辦嚴嚴讀曰裝也即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為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為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諶字季方與紀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當世者靡不榮之諶早卒羣傳在魏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十三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二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五

後漢

李固子燮　杜喬　吳祐　延篤　史弼　盧植　趙岐　皇甫規　張奐　段熲　陳蕃朱震　王允王宏　士孫瑞　趙戩

黨錮

劉淑　李膺　杜密　劉祐　魏朗　夏馥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勲　蔡衍　羊涉　張儉　岑晊　陳翔　孔昱　范康　檀敷　劉儒　賈彪　何顒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司徒郃之子也郃在藝術傳固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

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歎曰是復為李公矣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為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災斯皆關之天心效於成事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輙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

不宣彫薄之俗未革也前孝安皇帝變亂舊章封爵阿母因造妖孽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令陛下龍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竊惟漢興以来三百餘年聖賢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加賞賜足以酬勞何至使裂土開國以乖舊典也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實由爵尊權重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

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踵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可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

候羊迪等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令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内則常侍黄門譬猶一門之内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内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

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羣儒引問得失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言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疾固言直因詐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

下大司農黃向等請之於大將軍梁商又僕射黃瓊救明固事久乃得拜議郎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歲中梁商請為從事中郎商以后父輔政而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災異數見下權日重固乃奏記於商欲令商先正風化退辭高滿而商不能用永和中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乃以固為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

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内清平上奏南陽太守髙賜等贓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從固為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歴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遷將作大匠上疏陳事曰自陛下撥亂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

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厚等在職雖無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在憂國臣前在荆州聞厚純等以病免歸誠以悵然為時惜之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誠可嘆息宜徵還厚等以副衆望瓊久處議郎已且十年衆人皆怪始隆崇今更滯也光禄大夫周舉才謨高正宜在常伯訪以言議侍中杜喬學深行直當世良臣久託疾病可勑令起又薦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惲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是

日有詔徵用倫厚等而遷瓊舉以固為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案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輙為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吴雄上疏以為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所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勳劉宣上言曰頃選舉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盤遊專

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
乖枉遇人無恵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及
冲帝即位以固為太尉與梁冀参録尚書事明年帝崩
梁太后以揚徐盜賊盛彊恐驚擾致亂使中常侍詔固
等欲須所徵諸侯王到乃發喪固對曰帝雖幼小猶天
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乎昔
秦皇亡於沙丘胡亥趙高隐而不發卒害扶蘇以至亡
國近北鄉侯薨閻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掩祕遂有孫

程手刃之事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
暮發喪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謂梁冀曰今
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
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乃立
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時冲帝將北卜山陵固
乃議曰今處處寇賊軍興用費加倍新創憲陵賦發非
一帝尚幼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其於役
費三分減一乃從固議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輔

固所匡立每輙從用其黄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兾專猜每相忌疾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希望兾旨遂共作飛章誣固罪言固因公行私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牒者凡二十九人又廣選賈豎以補令史募求好馬臨窓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目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

治步曾無慘怛傷悼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已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福作威莫固之甚自固以受任三公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固不自咎責而乃誣疵先帝苟肆狂猾固之過釁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事太后不聽得免冀忌帝聰慧恐為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時冀亦在側曰恐吐不可飲

水語未絶而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處其事泄大惡之固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絶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懷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國家踐阼前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宫廟彗星竟

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得書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先是蠡吾侯志當取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

等聞而夜往説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横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憚懾之皆曰唯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曰罷會固意既不從猶望衆心可立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説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冀

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
上書證固之枉河内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鑕詣闕通
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呼萬歲兾聞
之大驚畏固名徳終為巳害乃更據奏前事誅之時年
五十四臨終與胡廣趙戒書曰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
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
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為凶成事為敗乎漢家衰微從
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

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皆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滋於偃城皆死獄中小子燮得脫亡命冀乃封廣戒而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

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此相懼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肯去太后憐之乃聽得禭斂歸葬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固所著章表奏議教令對策記銘凡十一篇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燮字德公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姊文姬為同郡趙

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自太公以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太公謂祖父郃也客與二兄謀豫藏匿燮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内令燮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遂得專精

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史官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録大臣寃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既而戒燮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而遇朝廷傾亂梁冀肆虐令吾宗祀血食将絶今弟幸而得濟豈非天耶宜杜絶衆人勿妄往来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禍重至矣惟引咎而已燮謹從其誨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

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徵拜議郎及其在位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斆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靈帝時拜安平相先是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畧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斆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斆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未滿歲王果坐不道被誅乃拜

爕為議郎京師語曰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擢遷河南尹時既以貨賂為官詔書復横發錢三億以實西園爕上書陳諫辭義深切帝乃止先是頴川甄邵謟附梁冀為鄴令有同歳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偽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屍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爕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箠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謟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爕在職二年卒時

人感其世忠正咸傷惜焉

杜喬字叔榮河内林慮人也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為南郡太守轉東海相入拜侍中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使徇察兖州表奏太山太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陳留太守梁讓濟陰太守氾宫濟北相崔瑗等贓罪千萬以上讓即大將軍梁冀季父宫瑗皆冀所善還拜太子太傅遷大司農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

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襃罰必以功過末世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

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冀始為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勲建和元年代胡廣為太尉桓帝將納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宫為尚書喬以宫贓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先是李固見廢内外羣臣喪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海内歎息朝野瞻望焉在位數月以地震免官者唐衡左悺等因共譖於帝曰陛下前當即位喬與李固抗議言

上不堪奉漢宗祀帝亦怨之及清河王蒜事起梁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妻子可得全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哭者遂白執繫之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

是芾鈇鑕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隐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黄大澤教授門徒補蘄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璜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牧豕云

吴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也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曰汗簡見劉向别録祐諫曰大人踰越五領遠在海濵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

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車有兩輪故稱兩也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及年二十喪父居無儋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後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黄眞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别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吴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眞後

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祐政唯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訟以道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民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

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又安丘男子母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蹤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刑法囚身犯之明府雖

加哀矜恩無所存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逮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為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繯而死祐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大將軍梁冀表為長史及冀誣奏太尉李固祐聞而請見與冀爭之不聽時扶風馬融在坐為冀章草祐因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即誅卿何面

目見天下之人乎冀怒起而入室祐亦徑去冀遂出祐為河間相因自免歸家不復仕躬灌園蔬以經書教授年九十八卒長子鳳官至樂浪太守少子愷新息令鳳子馮鮦陽侯相皆有名於世

延篤字叔堅南陽犨人也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旬日能諷之典深敬焉又從馬融受業博通經傳及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舉孝廉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中以師喪

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
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
對動依典義遷左馮翊桓帝徵拜京兆尹其政用寬仁
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
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
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
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
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

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嘶而不得言有司承
旨欲求其事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人或疑仁孝前
後之證篤乃著論而為之辯有足稱者前越巂太守李
文德素善於篤時在京師謂公卿曰延叔堅有王佐之
才柰何屈千里之足乎欲令引進之篤聞乃為書止文
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為求還東觀
来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
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

則消揺内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閒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煥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雖漸離撃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已来為人臣不陷於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殁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者恐如教羿習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後遭黨事禁錮永康

元年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之廟篤論解經傳多所駮正後儒服虔等以為折中所著詩論銘書應訊表教令凡二十篇云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也父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弼少篤學聚徒數百仕州郡辟公府遷北軍中候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言其僭慢無狀宜詔公卿平處其法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誅貶為癭陶

王弼遷尚書出為平原相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或至數百惟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滛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

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
為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遷河東太守
被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勑斷絶
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并求假鹽稅積
日不得通生乃說以他事謁弼而因達覽書弼大怒曰
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偽詐無狀命左
右引出楚捶數百府丞掾史十餘人皆諫於廷弼不對
遂付安邑獄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

隸誣弼謗誹檻車徵吏民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至崤澠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為家僮瞻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蚩乎陶丘洪曰昔文王牖里閎散懷

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實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數為公卿所薦議郎何休又訟弼有幹國之器宜登台相徵拜議郎侯覽等惡之光和中出為彭城相會病卒裴瑜位至尚書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

世志不好辭賦能飲酒一石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於武深寓規諫而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建寧中徵為博士乃始起熹平四年九江蠻反四府選植才兼文武拜九江太守蠻寇賓服以疾去官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

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来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悦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来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為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

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陳消禦之道凡有八事其一曰用良謂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其二曰原禁謂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其三曰禦癘謂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横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䰟其四曰備寇謂侯王之家賦税减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

宜使給足以防未然其五曰修禮謂應徴有道之人若
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其六曰遵堯謂令郡守
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
歳其七曰御下謂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
主者其八曰散利謂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
畧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黄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
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將宗資副將北軍五校士發
諸郡兵征之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

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抜之帝遣小黄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黄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為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

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語在卓傳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韓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内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隐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為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勑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

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内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醊以彰厥德子毓知名魏史有傳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

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以為遺令勑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兾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兾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即

日西歸京兆延篤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又數為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為京兆尹歧懼禍及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歧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歧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

乎我北海孫賔石闓門百口埶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從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戹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載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徵岐

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温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詭辭得免展轉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

宜罷兵安人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歧期會洛陽奉迎車駕歧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歧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宫室歧謂承曰今海内分崩唯有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阯年穀獨登兵人差全歧雖迫大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説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歧使荆州督租

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宫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絶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為禮岐乃盛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禄勲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像居賔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讃頌勑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

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録傳於時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父棱度遼將軍父旗扶風都尉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没郡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郡舉規上計掾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效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

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數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決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

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部乇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埶巧便臣以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朝廷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

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受賂賣爵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自陛下攝政之初抜用忠貞其餘綱維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閒者災異不息寇賊縱横者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臣愚以為常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埽凶黨以答天誡又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任為社稷之塡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檝者也若能平

志畢力以庚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
慎乎夫德不稱禄猶鑿垣之址以益其高豈安固之道
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
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
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諛諂之言不聞戶牖之外
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然豈敢隐心以避誅責乎
既對梁冀忿其刺已也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州郡承冀㫖幾陷死者再三遂以詩易教授門徒三百

餘人積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時太山賊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車特徵拜規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虜悉平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别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没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頼兖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

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
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
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
形兵埶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
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
勤明吴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
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以為憂三公舉規為中郎
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

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兵
討隴右而道路隔絶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
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出降涼州復通先
是安定太守孫儁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
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
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
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
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衆

立功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絶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天子璽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訟曰爰自戎醜蠢戾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駑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輙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耻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此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儁次及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禀旋

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官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搆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儋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畧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

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賞封令臣還督本土糺舉諸郡絶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没耻痛實深傳稱庶死不擇音謹冒昧畧上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絶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

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彊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畧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為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為度遼將軍規為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奐為度遼將軍規為人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旻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亭下迎之因令

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遣軍營公違禁憲當急
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廷
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
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
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
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
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為規賢在事
數歲北邊威服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卿

舉賢良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天之於王者猶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内嬖再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髙世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於家門李膺王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易於覆手而羣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

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

對奏不省遷規弘農太守封壽成亭侯邑二百户讓封

不受再轉為護羌校尉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

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讃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

戔記凡二十七篇

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父惇為漢陽太守奐少遊

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氏章句浮辭繁

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将軍梁冀

府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復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為力不敵叩頭諫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帥感奐

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
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
使金如粟不以入懐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清吏
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
大行遷使匈奴中郎將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
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
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譖誘烏
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延

熹元年鮮卑寇邉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明年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為言惟規薦舉前後七上在家四歳復拜威武太守平均徭賦率厲散敗常為諸郡最河西由是而全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月産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舉尤異遷度遼將軍數載閒幽并清静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其夏遂招結南匈奴烏

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畧緣邊諸郡殺畧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為憂復拜奐為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三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

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祋祤掠雲

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論功當封奐不事宦官故賞遂不行惟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為郎並辭不受而願徙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内移唯奐因功特聽故始為弘農人焉建寧元年振旅而還時竇太后臨朝大將軍竇氏與太傅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等於中作亂以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

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遷少府又拜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明年夏青蛇見於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奐上疏曰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木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順至為休徵逆来為殃咎陰氣專用則凝精為雹故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或志寧社稷或方直不回前以讒勝並伏誅戮海内默默人懐震憤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

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青之来皆為此也冝急為改葬從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宫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失望冝思大義顧復之報天子深納與言以問諸黄門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轉與太常與尚書劉猛刁韙衛良同薦王暢李膺可三公之選而曹節等彌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與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司隸校尉王寓出於宦官欲借寵公卿以求薦舉百僚畏憚莫

不許諾唯奐獨距之寓怒因此遂陷以黨罪禁錮歸田里奐前為度遼將軍與段熲爭擊羌不相平及熲為司隷校尉欲逐奐歸敦煌將害之奐憂懼奏記謝熲辭旨哀苦熲雖剛猛省書憐之卒不忍也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奐少立志節嘗與士友言曰大丈夫處世當為國家立功邊境及為將帥果有勲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為人絶而不受光和四年卒年七

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邪所忌通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底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纊綿牢以釘密為不喜耳幸有前窀朝殞夕下措屍靈牀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庶無咎吝諸子從之武威多為立祠世世不絕所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至今稱傳之初奐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訊之占者

曰必将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之急猛恥見擒乃登樓自焼而死卒如占云

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其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曽孫也熲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為憲陵園丞陽陵令所在能政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熲於道偽退潛

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頻頻因大縱兵悉斬

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時

太山琅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破壞郡縣

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

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為中郎將擊竇舉等大破斬

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熲為列侯賜錢五十萬除

一子為郎中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

勒姐等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及湟中義從羌

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降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没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十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

燒當種九十餘口詣頰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頰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畧吏民頰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四年冬上郡沈氐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頰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頰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頰頰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覆没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於是吏人守闕訟頰以千數朝廷知頰為郭閎所誣詔問其狀頰但謝

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起於徒中復拜議郎遷并州刺史時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燒人廬舍六年寇埶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熲為護羌校尉乘驛之職明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酋豪三百五十五人率三千落詣熲降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熲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熲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熲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

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獲首虜數千人熲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北畧武威間熲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熲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熲復進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

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衆不時輯定欲熲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三思術畧熲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反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内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埶徒更招降坐制彊敵耳臣以為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埶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三

萬餘落居近塞内路無險折非有燕趙齊秦從横之埶而久亂并凉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巳各内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内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

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
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
上建寧元年春熲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
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熲衆恐熲乃
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彊弩列輕騎為左右
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
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熲馳騎於傍突而擊
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牛馬羊二十八萬頭時

實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為患熲前陳狀欲必埽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連尸積俘掠獲無筭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録功勤今且賜熲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為郎中勑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熲破羌將軍夏熲復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

復相屯結熲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将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将二千人繞其西羌分六千人攻圍晏等晏等與戰羌潰走熲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熲士卒饑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虜復散走熲遂與相連綴且闘且引及於靈武谷熲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

無後悔詔書下頻頻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輭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彊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埶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汙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已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

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為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為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已西落川已東故官縣邑更相通屬非為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慮折衂案奐為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虐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内煎當亂邉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鯁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

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内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絶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内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廪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埶必殄滅夏頻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

山四五十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上山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田晏夏育在此不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今日欲决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出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熲

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却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
擊破之羌復敗散熲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
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驢騾氊裘廬
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
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
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
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
邑萬戶熲行軍仁愛士卒病者親自瞻省手為裹創在

邉十餘年未甞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為死戰三年春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及汗血千里馬生口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軍至拜侍中轉執金吾河南尹盜發馮貴人冢坐左轉諫議大夫再遷司隷校尉頗曲意宦官故得保其富貴遂黨中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颯董騰等增封四千戶并前萬四千戶明年代李咸為太尉其冬病罷復為司隷校尉數歳轉頻川太守徵拜太中大夫光和二年復代橋玄

為太尉在位月餘會日食自劾有司舉奏詔收印綬詣
廷尉時司隷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并及熲就獄中詰責
之遂飲鴆死家屬徙邊後中常侍呂彊上疏追訟熲功
靈帝詔熲妻子還本郡初熲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
名顯達京師稱為涼州三明云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蕃年十五嘗
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
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

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棄官行喪服闋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望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惟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

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内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駮之曰昔高祖創業

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令二郡之民亦陛下之
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
勑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
便舉奏更選清廉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
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
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
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右故出為豫章
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為尚書令送

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馬令李雲抗疏諫桓帝怒當伏重誅蕃上書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禄勲時封賞踰制内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悦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悦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蕃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黄儁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

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内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宫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宫嫁而天下化楚女悲而西宫災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

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責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儁爵關內侯而萬世南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槃於遊田虞舜成王猶

有此戒況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之世有三空之戹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毁顔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嚬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

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書奏不納自蕃為光
禄勲與五官中郎將黄琬共典選舉不偏權貴而為埶
家郎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徴為尚書僕射轉太中大夫
八年代楊秉為太尉蕃讓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臣不
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
達文武兼資臣不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
管覇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農劉祐
廷尉馮緄河南尹李膺皆以忤旨為之抵罪蕃因朝會

固理膺等請加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黄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汎等奉事中官乘埶犯法二郡太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產東海相黄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瑨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奏劾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

霸務為内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飭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内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内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媿失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内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舟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

小黄門趙津大猾張氾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悁悁忿恚貌）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讁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横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折辱

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竪惡傷黨類妄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嘑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彊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凡選舉奏議輙以中詔譴卻長史以下多至抵罪猶

以蕃名臣不敢加害瓚字文理高唐人瑨字幼平陜人
並有經術稱處位敢直言多所搏擊知名當時皆死於
獄中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極諫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
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
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
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點死心社
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徙非所杜塞天

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阬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典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况髡無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青徐炎旱五穀

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禄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徳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修徳臣位列台司憂深責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録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遂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竇后臨朝詔以蕃為太傅録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

立諸尚書畏懼權官託病不朝蕃以書責之曰古人立
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諸君柰何委荼蓼
之苦息偃在牀於義不足焉得仁乎諸尚書惶怖皆起
視事靈帝即位竇太后復優詔封蕃高陽侯食邑三百
戶蕃上疏辭讓太后不許蕃復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
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為皇后蕃以田氏卑微
竇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故
委用於蕃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

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構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自以既從人望而德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嚻嚻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

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禄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蘊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柰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姦莫此之甚令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朝廷聞者莫不震恐蕃因賓武謀之語在武傳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宫屬諸生八十餘

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閒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蕃拔劒叱甫甫兵不敢進乃益人圍之數十重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騶蹋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稟假不即日害之

從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黄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震字伯厚初為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為冠蓋同郡郭林

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年
十九為郡吏時小黄門晉陽趙津貪横放恣為一縣巨
患允討捕殺之而津兄弟諂事宦官因縁譖訴桓帝帝
震怒徵太守劉瓆遂下獄死允送喪還平原終畢三年
然後歸家復還仕郡人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
球召以補吏允犯顔固争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
聞而馳傳辟為别駕從事允由是知名而路佛以之廢
棄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誦習經傳朝夕試馳射

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為侍御史中平元年黄巾賊起特選拜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等為從事入除禁黨討擊黄巾别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疏與黄巾交通允具發其姦以狀聞靈帝責怒讓讓叩頭陳謝竟不能罪之而讓懷挾忿怒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乃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事

故一月再徵凶慝難量幸無深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共流涕奉藥而進之允厲聲曰吾為人臣獲罪於君當服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乎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左右皆促其事朝臣莫不歎息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曰夫內視反聽則忠臣竭誠寬賢務能則義士厲節是以孝文裁馮唐之說晉悼宥魏絳之罪允以特選受命誅逆撫順曾未期月州境澄清方欲列其庸勳請加爵賞而以奉事不當

當肆大戮責輕罰重有虧衆望臣等備位宰相不敢寢默誠以允宜蒙三槐之聽以昭忠貞之心書奏得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為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横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内陳留閒及帝崩乃奔喪京師時大將軍何進欲誅宦官召允與謀事請為從事中郎轉河南尹獻帝即位拜太僕再遷守尚書令初平元年代楊彪為司徒守尚書令如故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斂蘭臺

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及集
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
時董卓尚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於允允矯性屈意
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生乖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
之中臣主内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禍毒方深簒逆已兆
密與司隷校尉黄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
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為南陽太守
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為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

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内瑞為僕射瓚為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録入關之功封允為温侯食邑五千户固讓不受士孫瑞說允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户三年春連雨六十餘日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復結前謀瑞曰自歲末以來太陽不照霖雨積時月犯執法彗孛仍見晝陰夜陽霧氣交侵此期應促盡内發者勝機不可後公其圖之允然其言

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為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為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

羣下不甚附之董卓将校及在位者多凉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説允曰凉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關東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陜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距險屯陜雖安凉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凉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彦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尚從坐今既不赦

我曹而欲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吕布奔走布駐馬青瑣門外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

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将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共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傕乃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惟兄子晨陵得脫歸鄉里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戩棄

官營喪王宏字長文少有氣力不拘細行初為弘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考掠收捕遂殺數十人威動鄰界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宋翼竪儒不足議大計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後遷都於許帝思允忠節使改殯葬之遣虎賁中郎將奉策弔祭賜東園祕器贈以本官印綬送還本郡封其孫黑為安樂亭侯食邑三百戶

士孫瑞字君策扶風人頗有才謀瑞以允自專討董卓之勞故歸功不侯所以獲免於難後為國三老光禄大夫每三公缺楊彪皇甫嵩皆讓位於瑞興平二年從駕東歸為亂兵所殺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直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受戩輒堅拒不聽言色彊厲卓怒召將殺之衆人悚悚而戩辭貌自若卓悔謝釋之長安之亂客於荆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荆州乃辟之執戩手曰恨相見晚卒相國鍾繇長史

黨錮

范氏曰孔子云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効己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彊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力

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義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

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
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
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寺
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聲名
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
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
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
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

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襃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

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勃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彊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内張成善説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懐憤疾竟按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政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執

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

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徳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㫖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别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元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隠劉表薛郁王訪劉祗

宣靖公緒恭為八顧宋指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甞交關亦離禍毒

其死徙者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隷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年上禄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别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黄巾賊起中常侍吕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

多怨苦若不赦宥恐與張角合謀為患滋大帝懼其言
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黄巾遂盛朝野
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
膺張儉海内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
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於篇陳蕃竇武
王暢劉表度尚郭林宗别有傳荀昱附祖淑傳張邈附
呂布傳胡母班見袁紹傳王考字文祖東平壽張人奭
州刺史泰周字平王陳留平丘人北海相蕃嚮字嘉景

魯國人郎中王璋字伯義東萊曲城人少府卿位行並不顯翟超山陽太守事在陳蕃傳字及郡縣未詳朱寓沛人與杜密等俱死獄中唯趙典名見而已

劉淑字仲承河間樂成人也祖父稱司隸校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司徒种暠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髙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而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又陳時政得

失災異之占事皆效驗再遷尚書納忠建議多所禆益
又再遷侍中虎賁中郎將上疏以為宜罷宦官辭甚切
直帝雖不能用亦不罪焉以淑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
有疑事常密諮問之靈帝即位宦官譖淑與竇武等通
謀下獄自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祖父脩安帝時為太尉父
益趙國相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
師友初舉孝廉為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

史守令畏其威明多望風棄官復徵再遷漁陽太守尋轉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仕太守為名節者所羞荀爽常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為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

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邉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竪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隷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遂悉得免刑膺再遷復拜司隷校尉時中常侍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威

嚴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於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

此汝弟之罪司隷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宫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及遭黨事當考實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按皆海内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名不彰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

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汚穢朝廷及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乃為書貽膺欲令屈節以全亂世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等共秉朝政連謀誅宦官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膺等復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以去矣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

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為膺門徒而未有録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殁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杜密字周甫潁川陽城人也為人沈質少有厲俗志為

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徵三遷太山太守北海相其宦官子弟為令長有姦惡者輙捕案之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為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言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

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服待之彌厚後桓帝徵拜尚書令遷河南尹轉太僕黨事既起免歸本郡與李膺俱坐而名行相次故時人亦稱李杜焉後太傅陳蕃輔政復為太僕明年坐黨事被徵自殺

劉祐字伯祖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别屬博陵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彊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為僚類所歸除任城令兖州舉為尤異遷揚州刺

史是時會稽太守梁旻大將軍冀之從弟也祐舉奏其罪旻坐徵復遷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權豪平理寃結政為三河表再遷延熹四年拜尚書令又出為河南尹轉司隷校尉時權貴子弟罷州郡還入京師者每至界首輙改易輿服隐匿財寶威行朝廷拜宗正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内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没入之桓帝大怒

論祐輸左校後得赦出復歷三卿輙以辭疾乞骸骨歸田里詔拜中散大夫遂杜門絶跡每三公缺朝廷皆屬意於祐以譖毁不用延篤為書貽之美其冲退靈帝初陳蕃輔政以祐為河南尹及蕃敗黜歸卒於家明年大誅黨人幸不及禍

魏朗字少英會稽上虞人也少為縣吏兄為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郤仲信學春秋圖緯孔子作春秋緯十二篇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

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時中官子弟為國相多行非法朗與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會九眞賊起乃共薦朗為九眞都尉到官奬厲吏兵討破羣賊斬首二千級桓帝美其功徵拜議郎頃之遷尚書屢陳便宜有所補益出為河內太守政稱三河表尚書令陳蕃薦朗公忠亮直宜在機密復徵為尚書會被黨議免歸家朗性矜嚴閉門整法度家人不見墮容後竇武等誅朗以黨被急徵行至牛渚自殺著書數篇

號魏子云

夏馥字子治陳留圉人也少為書生言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惟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為豪姓所仇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為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馥乃頓足而歎曰孽自已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須變形入林

慮山中隱匿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
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湼陽
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
追隨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為
權宦所陷且念營苟全以庇性命弟柰何載物相求是
以禍見追也明旦别去黨禁未解而卒
宗慈字孝𭍘南陽人也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
後為脩武令時太守出自權豪多取貨賂慈遂棄官去

徵拜議郎未到道疾卒南陽羣士皆重其義行
巴肅字恭祖渤海高城人也初察孝廉歷慎令貝丘長
皆以郡守非其人辭病去辟公府稍遷拜議郎與竇武
陳蕃等謀誅閹宦武等遇害肅亦坐黨禁錮中常侍曹
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
欲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隐有罪不逃刑既
不隐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刺史賈琮刊立石
銘以記之

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禄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贓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禄勲主事時陳蕃為光禄勲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為太尉黄瓊所辟後詔

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覩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悌不軌仁義者皆埽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節抽拔

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為范黨後牢脩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有其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而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

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餘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為皆以情對不得隱飾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為脣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其意如何滂

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
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媿
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
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有數千兩同囚鄉人
殷陶黄穆亦免俱歸衛侍於滂應對賔客滂顧謂陶等
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
書霍諝理之及得逸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為謝或有讓
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

辭祁老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

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
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
流涕時年三十三
尹勲字伯元河南鞏人也家世衣冠伯父睦為司徒兄
頌為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而勲獨持清操不以地埶
尚人州郡連辟察孝廉三遷邯鄲令政有異迹後舉高
第五遷尚書令及桓帝誅大将軍梁兾勲參建大謀封
都鄉侯遷汝南太守上書解釋范滂袁忠等黨議禁錮

尋徵拜將作大匠轉大司農坐竇武等事下獄自殺

蔡衍字孟喜汝南項人也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中常侍具瑗託其弟恭舉茂才衍不受乃收齎書者案之又劾奏河間相曹鼎贓罪千萬鼎者中常侍騰之弟也騰使大將軍梁冀為書請之衍不答鼎竟坐輸作左校乃徵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稱疾不往冀恨之時南陽太守成瑨等以

收糾臣官考廷尉衍與議郎劉瑜表救之言甚切厲坐

免官還家杜門不出靈帝即位徵拜議郎會病卒

羊陟字嗣祖太山梁父人也家世冠族陟少清直有學

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

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

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

時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

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奏罷黜之不納以

前太尉劉寵司隷校尉許冰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陜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張儉字元節山陽高平人趙王張耳之後也父成江夏太守儉初舉茂才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

絶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黄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伯玉耻獨為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

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為之殘破中平元年黨事解乃還鄉里大將軍三公並辟又舉敦朴公車特徵起家拜少府皆不就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産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歲餘卒于許下年八十四

岑晊字公孝南陽棘陽人父豫為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

賓客滿門以暀非良家子不肯見暀留門下數日晚乃延入慇與語大奇之遂將俱至洛陽因詣太學受業暀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暀高名請為功曹又以張牧為中賊曹吏瑨委心暀牧襃善糾違肅清朝府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伎巧用埶縱橫暀與牧勸瑨收

捕汎等既而遇赦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其妻上書訟寃帝大震怒徵瓆下獄賜死晊與牧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於江夏山中云

陳翔字子麟汝南邵陵人也祖父珍司隸校尉翔少知名善交結察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按

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遷揚州刺史舉奏豫章太守王永奏事中宫吴郡太守徐參在職貪穢並徵議廷尉參中常侍璜之弟也由此威名大振又徵拜議郎補御史中丞坐黨事考黄門北寺獄以無驗見原卒于家

孔昱字元世魯國魯人也七世祖霸成帝時歴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大将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

對策不合乃辭病去後遭黨禁錮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于家

范康字仲真勃海重合人也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舉孝廉再遷潁陰令有能迹遷太山太守郡内豪姓多不法康至奮威怒施嚴令莫有干犯者先所請奪人田宅皆遽還之是時山陽張儉殺常侍侯覽母禁其宗黨賓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康既常疾閹宦因此皆窮相收掩無得遺脱覽大怨之誣康與兖州刺史第五種

及都尉壺嘉詐上賊降徵康詣廷尉減死罪一等徙日南頼陰人及太山羊陟等詣闕為訟乃原還本郡卒於家

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黄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産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於家

劉儒字叔林東郡陽平人也郭林宗常謂儒口訥心辨有珪璋之質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下策博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任城相頃之徵拜議郎會竇武事下獄自殺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少遊京師志節慷慨與同郡荀爽齊名初仕州郡舉孝廉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乃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時城南有盜刼害人

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女名為賈女延熹元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晊以黨事逃亡

親友多歷焉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以不能奮刃相待反可容隐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何顒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

義為復讎以頭醊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来結為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離其難顒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隐全免者甚衆及黨錮解顒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顒之長畧遷及董卓秉政逼顒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

會爽薨顒以他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顒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甞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顒屍而葬之爽之冢傍

通志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十四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三上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六上

後漢

郭太 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宋果 賈淑 史叔賓 黄允 謝甄 邊讓 王柔

苻融 許劭 竇武 胡騰 何進 鄭太 孔融 皇甫嵩 朱儁 董卓 李傕 郭汜 劉虞 公孫瓚 陶謙

袁紹子譚 熙 尚　劉表　劉焉子璋　袁術　呂布張邈 高順　陳宫　陳登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彦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賔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黄瓊

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奬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絶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遭母憂以至孝聞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者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

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

問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
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
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
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
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為郡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
路為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
木晉國之大駔卒為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
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

去或有譏林宗不絶惡人者對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懐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而異之遂與之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

太原嘗荷甑墜地不顧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游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游潁川鄢陵人也少給事縣庭為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宫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徵辟並不就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喜與人報讐為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敕

後以烈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賈淑字子厚林宗鄉人也雖世有冠冕而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淑輙傾身營救為州閭所稱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

議阿枉敗名云黄允字子艾濟陽人也以儁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絶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黄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

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
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毁讓以輕侮曹操
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
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
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
後果如所言柔為護匈奴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又識
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
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

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絶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黄子艾並恃其才智𣅜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

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

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為具棺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

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乎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頴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已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

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輙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

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凡度亦知名故汝南人稱曰平輿淵有二龍焉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安豐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敎授於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關西延熹八年長女選入掖庭桓帝以為貴人拜武郎中其冬貴人立為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戸明年冬拜城門校尉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

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是時羌蠻寇難歲儉民飢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載肴糧於路匄施貧民兄子紹為虎賁中郎將性踈簡奢侈武每數切戒厲猶不覺悟乃上書求退紹位又自責不能訓道當先受罪由是紹更遵節大小莫敢違犯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永康元年上疏諫曰臣聞名主不諱譏刺之言忠臣不恤諫爭之患臣幸遭盛明之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予陛下初從

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而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冠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黄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横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録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中

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四海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

宦官欺國之封寀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閒者有嘉禾芝草黄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黄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其冬帝崩無嗣武召侍御史河間劉儵參問其國中王子侯之賢者儵稱解

瀆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徴立之是為靈帝拜武為大將軍常居禁中帝既立論定策功更封武為聞喜侯子機渭陽侯拜侍中兄子紹鄠侯遷步兵校尉紹弟靖西鄉侯為侍中監羽林左騎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時共會朝堂蕃以私謂武曰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百姓匈匈歸咎於此今不誅節等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志尹勲為尚書令劉

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隷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㝢等列於朝廷請前越嶲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頴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於是天下雄儁知其風旨莫不延頸企踵思奮其智力會五月日食蕃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宜退絶惟

將軍竇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家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材畧專制省內武乃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

徵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謬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黄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黄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内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

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唶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殿令帝拔劒踴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颯

共刧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絶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射殺使者召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黄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都侯劒戟士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對陣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

當宿衛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畧盡武紹遂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親屬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逬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匿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

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為從事使還竇姓以事列上會表卒曹操定荆州輔與宗人徙居於鄴辟丞相府從征馬超為流矢所中死初武母産武而并産一虵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虵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仰俯蛣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竇氏之祥

騰字子升初桓帝廵狩南陽以騰為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

輿所幸即為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隷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張敞者太尉温之弟也

何進字遂高南陽宛人也異母女弟選入掖庭為貴人有寵於靈帝拜進郎中再遷虎賁中郎將出為頴川太守光和二年貴人立為皇后徵進入拜侍中將作大匠河南尹中平元年黄巾賊張角等起以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張角

別黨馬元義謀起洛陽進發其姦以功封慎侯四年滎陽數千人羣起攻燒郡縣殺中牟縣令詔使進弟河南尹苗出擊之苗攻破羣賊平定而還詔遣使者迎於成皐拜苗為車騎將軍封濟陽侯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凉假司馬伍宕說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

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校尉淳于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畧特親任之以為元帥督司隸校尉

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碩雖擅兵於中而猶畏忌於進乃與諸常侍共説帝遣進西擊邊章韓遂帝從之賜兵車百乘虎賁斧鉞進知其謀乃上遣袁紹東擊徐兖二州兵須紹還即戎事以稽行期初何皇后生皇子辯王貴人生皇子協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不可為人主然皇后有寵且進又居重權故久不決六年帝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既受遺詔且素輕忌於進兄弟及帝崩碩時在内欲先誅進而立協會進從外入碩

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儳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碩謀不行皇子辯乃即位何太后臨朝進與太傅袁隗輔政錄尚書事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誅之袁紹亦素有此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黄門常侍權重曰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良整齊天下爲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貴海内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中郎將

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龎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黄門令執碩誅之因領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内寵而反為所害者以其

言語漏洩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害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宫省進甚然之乃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即鹿無虞諺

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秪為亂階進不聽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匡東發其郡彊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不從苗謂進

曰始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洛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黄門皆詣進謝曰

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
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以此決之至于再三
進不許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
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惟受恩累世
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
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
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
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

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兵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為誰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

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版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黄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呉匡張璋素所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斬攻之中黄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天子及陳留王又刼省内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

盧植執戈於閣道窻下仰數段珪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士吏能為報讐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得免者二

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内張讓段
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
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夜馳河上
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貢隨植後貢至手劒斬數人餘
皆投河死明日公卿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為郎
中封都亭侯董卓遂廢帝又迫殺太后及舞陽君何氏
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鄭太守公業河南開封人司農衆之曾孫也少有才畧

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結豪桀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初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及大將軍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公業為尚書侍郎遷侍御史進將誅閹官欲召并州牧董卓為助公業謂進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慾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又為陳時務之所急數事進不能用乃棄

官去謂頴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作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卓長史何顒共說卓以袁紹為渤海太守以發山東之謀及義兵起卓乃會公卿議大發卒討之羣僚莫敢忤旨公業恐其衆多益横凶彊難制獨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公業懼乃跪辭更對曰非謂無用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如有不信請為明公畧陳其要今山東合謀州郡連結人庶相動非不彊盛然光武以來中國

無警百姓優逸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其衆雖多不能為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塲名振當世人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執鋭之幹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三也山東之士素乏精悍未有孟賁之勇慶忌之捷聊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加若恃衆怙力

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五也關西諸郡頗習兵事自項以來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況其壯勇之士以當妄戰之人乎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彊勇百姓所畏者有并涼之人及匈奴屠各湟中義從西羌八種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驅虎兕以赴犬羊七也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恩信淳著忠誠可任智謀可恃以膠固之衆當瓦合之勢猶以烈風埽彼枯葉八也夫戰有三亡以亂攻理

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平正討滅宦竪忠義克立以此三德待彼三亡奉辭伐罪誰敢禦之九也東州鄭玄學該古今北海邴原清高直亮皆儒生之所仰羣士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足知彊弱且燕趙齊梁非不盛也終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也卒敗滎陽況今德政赫赫股肱惟良彼豈贊成其謀造亂長寇哉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陳少有可採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

重卓乃悅以公業爲將軍使統諸軍討擊關東或說卓曰鄭公業智畧過人而結謀外寇今資之士馬就其黨與竊爲明公懼之卓乃收還其兵留拜議郎卓旣遷都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公業家有餘資日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乃與何顒荀攸謀共謀殺卓事泄顒等被執公業脫身自武關走東歸袁術術上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

帝師位至侍中父宙太山都尉融幼有異才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

將不早慧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性好學博涉多該覽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

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名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內寵召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劒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

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中軍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每因對答輙有匡正之言以忤卓旨轉為議郎時黄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兾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黄巾所誤者男女四萬

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玄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具棺而斂葬之時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黃祖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

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才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迄無成功在郡六年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山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及至淮南數有意於袁術術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求去又不聽因欲

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恨遂嘔血而斃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乃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上

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曰古者敦厖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

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絶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詔書班下其事融上

疏請為隱諱其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殁欲為脩四時之祭以訪於融融言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哀王臨淮懷王並薨無後同産昆弟即景武昭明四帝是也未聞前朝脩立祭祀恐於典禮不合遂止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子婦多見侵畧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

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以書爭之曰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戹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

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哺醩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昔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為戒也融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

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初山陽郗
慮字鴻豫少受學於鄭玄有時名獻帝嘗見慮及融問
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
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亡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
以至不穆至是慮為御史大夫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
融官因顯明讐怨操以書譬解融然實激厲之也融不
逆其詐書報謝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融寬容少忌好
士喜誘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

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且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名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為已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

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缻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顔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他舍二子方奕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荅曰安有巢毀而

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乎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聞之大怒將收習殺之會赦得免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之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

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文帝
以習有欒布之節加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
節鴈門太守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初舉孝
廉茂才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連辟並不就靈帝公車
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
事黄老畜養弟子跪拜首過（首式受反）符水呪說以療病病
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

道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黄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内應約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

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隷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按驗宫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數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以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着黄巾為標幟時人謂之黄巾亦名為蛾賊蛾魚綺反即蟻字也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畧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敕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

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嵩以為宜解黨禁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為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黄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

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黄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脱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黄巾卜巳於倉亭生禽卜巳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

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又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

户以黄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帝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嵩温卹士卒甚得衆心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已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説嵩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以動智者因幾以發

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保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彊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以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北面庸主何以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三

分之業利劒以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今主上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掎撝足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綏先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熊羆之士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帝示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

移寶器於將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也木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宦豎羣居同惡如市上令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以久居不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埶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

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廻鎮長安以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為憾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五年梁州賊　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

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
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决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
埶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
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
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
陳倉雖小城堅守固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彊而攻我之所不
救非九天之埶也夫埶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
今國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

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時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

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
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
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
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國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
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
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
為城門校尉因欲害之嵩將行長史梁衍說曰漢室衰微閹豎
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

本頁應為四十原
[illegible]

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陽而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諷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真犕犕音服未乎嵩笑而

謝之曰安知明公乃至于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公俱為鴻鵠不意明公今日變為鳳凰卓笑曰卿早服今可不拜卓乃執其手曰怖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政朝廷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意乃解及卓被誅以嵩為征西將軍又遷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以流星策免復拜光祿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以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勤前後上表陳諫有

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於外又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時人皆稱而附之堅壽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繒為業儁以孝養致名為縣門下書佐輕財重義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乃假郡庫錢百萬以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償儁乃竊母繒帛為規解對母既失產業深恚責之儁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

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太守尹端以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為州所奏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為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羣賊並起牧守輕弱不能制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即拜雋

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合五千人分為兩道而入既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使詣郡觀賊虚實宣揚威德以震動其心既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以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戸賜黄金五十觔徵拜諫議大夫及黄巾起公卿多薦儁有才畧拜為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時南陽黄巾張曼成

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裒屯宛下百餘日為
後太守秦頡所殺其衆更以趙弘為帥聚十餘萬衆據
宛城雋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
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雋司空張温上疏曰
昔秦用白起燕用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雋討潁
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
宜假以歲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
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

山以臨城内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埶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内一統唯黄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賊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

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埶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為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師以為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加位特進以母喪去官

起家復為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右校郭大賢青牛角于氐根張白騎劉石老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公浮雲飛鷰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哂才由反之徒起山谷閒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便者號飛鷰多髭者號于氐根大眼者為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趫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

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衆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却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雋為光禄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以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從都長安

儁輒止之卓雖惡儁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為己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而儁與山東

諸將通謀為內應既而懼為卓所襲乃棄官奔荆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守洛陽儁聞復進兵還洛懿走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稍有所給謙乃上儁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數萬人屯河南拒儁儁逆擊為傕汜所破儁自知不敵留關下不敢復前及董卓被誅傕汜作亂儁時猶在中牟陶謙以儁名臣數有戰功可委以大事乃與諸豪桀共推

雋為太師移檄牧伯同討傕等奉迎天子於是謙及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馗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玄等同共奏記於雋請受節度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雋入朝軍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雋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語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畧又埶力相敵變難必作吾乘其間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為太

僕謙等遂罷初平四年代周忠為太尉錄尚書事明年
秋以日食免復行驃騎將軍事持節鎮關東未發會李
傕殺樊稠而郭汜又自疑與傕相攻長安中亂故傕不
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儁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
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儁等儁素剛即日發病
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
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

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已校尉坐事免後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

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宫伯玉李文侯為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為名詔以卓為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温為車騎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為副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温并諸郡兵步騎各十餘萬

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皆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

葵園狹反斷愼運道愼懼乃棄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於望垣北為羌胡所圍糧食將絶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隄以為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時衆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屯於扶風封斄鄉侯邑千戸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

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擁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恥爲衆所脅感恚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廪賜斷絶妻子饑凍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

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
頗以為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為并州牧令以兵屬
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
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
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効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
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隷校尉袁紹謀誅宦官
而太后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
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内

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内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宫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

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
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
以為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
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
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因集
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也其次君
臣所以為政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
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

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劒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又議太后蹙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安宫遂以弑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

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卓乃與司徒黄琬司空楊彪俱帶鈇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封母為池陽君置令丞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産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畧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二字皆去音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發開文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姧亂公主妻畧宫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内外莫能自固

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罵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呼歌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

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兖州刺史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頴川張咨爲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珌陰爲内主初靈帝末黄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

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却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鴆殺弘農王欲從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黄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珌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珌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為罪卓既殺瓊珌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為光禄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長安長安遭赤眉之亂宫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

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宫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宫室官府居家二百里内無復孑遺又使吕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遣将徐營李蒙四出虜掠營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禽頴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纒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南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将以

圖卓卓遣疑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畧盡明年孫堅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和堅拒絶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陜堅進洛陽宣揚城門更擊呂布布復敗走堅乃埽除宗廟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以伐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

將數敗矣無能為也唯孫堅少戇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勲宣璠持節拜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幡時人號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竿摩以弟旻為左將軍封鄠侯兄子璜為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族内外並居列位

其子孫雖在髫齔男皆封侯女為邑君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至郿行塢公卿以下祖道於横門外横音光門名也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或鑿其眼目以鑊煑之未及得死偃轉盃案間會者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

雋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者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温與袁術交通遂笞温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温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温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為温參軍勸温陳兵斬之温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頼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揚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温不能從而卓

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温字伯慎少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見害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邪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王允與吕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吕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又有童謡言千里

草何青青十日下猶不生又作董逃之歌有告卓者而
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
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
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匝令呂布等扞
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
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偽著衛士服
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布勸
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

呼曰吕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董卓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宫陛内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

珍藏有金二三萬觔銀八九萬觔錦綺繢縠紈素奇玩
積如丘山初卓以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
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
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頴川諸縣殺畧男女所過無復
遺類呂布乃使李肅以詔命至陝討輔等逆與肅戰肅
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懼乃
齎金寳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傕汜等以
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

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衆無所依欲各散去傕等懼乃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武威人賈詡時在傕軍說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不克走未後也傕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男女財物西歸鄉里

尚可延命衆以為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衆降傕隨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叟兵蜀兵也漢世謂蜀為叟孔安國注尚書云蜀叟也引傕衆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种拂等呂布戰敗出奔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傕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

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傕等葬董卓於郿并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暴風大雨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其棺木傕又遷車騎將軍開府領司隷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軍並封列侯傕汜稠共秉朝政濟出屯弘農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為尚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

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為傕所枉繫者傕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隂雨為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兔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有求於傕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涼州刺史种邵及中部將杜禀合兵攻傕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

和騰傕既而復與騰合傕使兄子利共郭汜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少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傕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傕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為六府皆參選舉時長安中盜賊不禁白日虜掠傕汜稠乃三分城内各備其界猶

不能制而其子弟縱横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卹有虚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傕因會刺殺樊稠於坐由是諸將各相疑異傕汜遂復理兵相攻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

懼傕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傕知其計即使兄子暹將數千人圍宫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暹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暹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傕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宫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宫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傕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刼天子一人質

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
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又
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衆
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傕使
校尉監門隔絶内外尋復欲徙帝於黄白城羣臣惶懼
司徒趙温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
汜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
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畧士衆足辨郭多

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怒訶遣酈因使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偽不及酈得以免傕乃自為大司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陜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邁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陜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

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煨猶奉給御膳禀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為汜所遮亡奔荆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

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畧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衞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傕等復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

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陜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董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傕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

於人家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饑餓河内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内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邑為列侯拜胡才東征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宫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戸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

彊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脩洛宫七月帝還至洛陽幸楊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干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兖州牧曹操

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太守曹操以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揚徐間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殺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

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閿鄉侯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偪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

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為大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為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超奔漢中降劉備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通志卷一百十三上

通志卷一百十三下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六下

劉虞字伯安東海郯人也祖父嘉光祿勲虞初舉孝廉稍遷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徳化自鮮卑烏桓夫餘濊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公事去官中平初黄巾作亂攻破冀州諸郡拜虞甘陵相綏撫荒

欽定四庫全書

餘以疏儉率下還宗正後車騎將軍張温討邊章等發幽州烏桓三千突騎而牢禀逋懸皆畔還本國前中山相張純私謂前太山太守張舉曰今烏桓既畔皆願爲亂涼州賊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陽民妻生子兩頭此漢祚衰盡天下有兩主之徵也子若與吾共率烏桓之衆以起兵庶幾可定大業舉因然之四年純等遂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燔燒城郭虜掠百姓殺護烏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終等衆至十餘

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勑公卿奉迎純又别使烏桓峭王等步騎五萬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殺害吏民朝廷以虞威信素著恩積北方明年復拜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寛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舉純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純為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靈帝遣使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賁侯初平

元年復徵代袁隗爲太傅時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達舊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給足之時處處斷絶委輸不至而虞務存寛政勸督農植開上谷朝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難歸虞者百餘萬口皆收視温恤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虞雖爲上公天性節約敝衣繩履食無兼肉遠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解操而歸心焉初詔令公孫瓚討烏桓受虞節度瓚但

務會徒衆以自彊大而縱任部曲頗侵擾百姓而虞為政仁愛念利民物由是與瓚漸不相平二年冀州刺史韓馥渤海太守袁紹及山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長者欲立為主乃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耻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汚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

不聽遂收斬使人於是選掾右北平田疇從事鮮于銀蒙險間行奉使長安獻帝既思東歸見疇等大悅時虞子和爲侍中因此遣和潛從武關出告虞將兵來迎道由南陽後將軍袁術聞其狀遂質和使報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數千騎就和奉迎天子而術竟不遣之初公孫瓚知術詐固止虞遣兵虞不從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知與瓚讐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

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廩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賚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廩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高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右北平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為歸謀臣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諸

屯兵衆合十萬人以攻瓚將行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罪名未正明公不先告曉使得改行而兵起蕭牆非國之利加勝敗難保不如駐兵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所謂不戰而服人者也虞以緒臨事沮議遂斬之以狥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時州從事公孫紀者瓚以同姓厚待遇之紀知虞謀而夜告瓚瓚時部曲放散在外倉卒自懼不免乃掘東城欲走虞兵不習戰又愛人廬舍勑不聽焚燒急

攻圍不下瓚乃簡募精鋭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遂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並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假節督幽幷司兾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欲稱尊號脅訓斬虞於薊市先坐而呪曰若虞應爲天子者天當風雨以相救時旱埶炎盛遂斬馬傳首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刼虞首歸葬之瓚乃上訓爲幽州刺史虞以恩厚得衆懷被北州

百姓流舊莫不痛惜焉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
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
時人以此疑之和後從袁紹報瓚云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
遂爲郡小吏爲人美姿貌大音聲言事辯慧太守奇其
才以女妻之後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畧見書傳
舉上計吏太守劉君坐事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
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御車到洛陽太守當

從日南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酹觴祝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恐或不還便當長辭墳塋慷慨悲泣再拜而去觀者莫不嘆息旣行於道得赦瓚還郡舉孝廉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不奔之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將軍張温討涼州賊會烏桓反叛與賊張純等攻

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張純復與畔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渤海入平原多所殺畧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畧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煑弩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阬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

赴讐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遂竄塞外瓚志埽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萬衆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

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遣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紹將周昕越爲流矢所中死瓚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乃上疏陳紹十罪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紹懼乃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

帥爲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與紹大戰於界橋瓚軍敗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揩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揩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

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柔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

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
退走瓚徼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
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
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
謝人恵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
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
和合兵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
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

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宣傳教
令疎遠賔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
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埽黄
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
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
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
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
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乇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

史闕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黒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尸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

不遑啓處烏尼歸人淄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騾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内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使出戰紹設伏兵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

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所殺田揩與袁
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歸曹操操以輔爲度遼將軍封
都亭侯閻柔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拜護烏桓校尉封
關内侯張燕既爲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
率衆詣鄴降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爲諸生仕州郡四遷爲車騎
將軍張溫司馬西討邊章會徐州黄巾起以謙爲徐州
刺史擊黄巾大破走之境内晏然時董卓雖誅而李傕

郭汜作亂關中是時四方斷絶謙每遣使間行奉貢西京詔遷爲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甚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别駕從事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爲廣陵太守曹宏等讒慝小人謙甚親任之良善多被其害由斯漸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而并其衆初曹操父嵩避難瑯邪時謙别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年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

謙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尅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畧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迎吕布據兖州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黄金

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席及觀者且萬餘人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瑯邪人清己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司徒湯之孫也父成五官中郎將紹壯健好交結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爲郎除濮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名旣累世台司賔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轂塡接街陌内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内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

改後辟大將軍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爲佐軍校尉靈帝崩紹勸何進徵董卓脅太后誅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違禮

任情廢適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去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卓購慕求紹時侍中周珌校尉伍瓊爲卓所親信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執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

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授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紹猶稱兼司隷初平元年紹遂以勃海起兵與從弟後將軍術冀州刺史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内伷屯潁川馥屯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遥推紹爲盟

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隷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其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皆滅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瓌譬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又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蠭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起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

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氏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畔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兾部彊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卓而

陰謀襲馥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諶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兵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諶曰君自料寛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曰渤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埶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

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交兵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必德將軍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也馥性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别駕閔純騎都尉沮授聞而諫曰沮音葅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

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彊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拒紹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爲别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思欲興復漢室然小白非夷吾不能成霸句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值廢

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黄巾可埽還討黒山則張燕可滅廻師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

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别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馥自
懐猜懼辭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
因共耳語馥時在坐謂爲圖已無何如厠自殺其冬公
孫瓚大破黄巾還屯槃河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
風嚮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
翼軍左右其鋒甚鋭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彊弩千
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
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

級麴義追至橋界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彊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返逃垣墻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稍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

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願奉朝廷詔命共同和好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聞魏郡兵反與黒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賊有陶升者故内黄小吏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

山蒼巖谷口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并長安所署兾州牧壺壽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追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黄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氐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黒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恒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為李傕等所追於曹陽

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毁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内實相圖無有憂存社稷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宫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搐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輙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

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
功不厭速願即圖之紹以帝立非出己意故不從授議
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
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
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
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
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誡下
思逐兔分定之議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

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擅相討伐紹上書列陳功伐以自明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為之下僞表辭不受曹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

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濕洛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内此算之上者不然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既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苞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黄允宜順天意以從人心紹以苞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苞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苞以弭其迹

於是選精兵十萬騎萬匹出攻許以審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諶及南陽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沮授進説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勝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彊衆以伐曹操

其勢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兵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

計在於將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
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
之夫臣不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
也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内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
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
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
豐説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
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

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馬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於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其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

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尅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産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内寒心於是絳侯朱虚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

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攜義因贓買位輿金輦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埽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劒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畧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衂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

太守兖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奬就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儁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懸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旍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兖

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鑾駕東反羣虜亂政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勲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刼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

彦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明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栢桑梓猶宜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寳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懐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毁突無骸無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矰繳充蹊阬穽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蹈機埳是以兖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歴觀

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
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
雄往歲伐鼓北征公孫瓚彊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
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
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
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運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
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

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埶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熛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絶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内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期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朂哉乃先遣顔良攻曹操别將劉延於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埶存則威無

不加埶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兖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為資我雖尅伯珪衆實疲敝而主驕將忲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為嬴弱姬今之謂乎曹操遂救劉延擊顔良斬之紹乃度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嘆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禽二將紹軍中大

震操還屯官度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説紹曰北兵雖衆而果勁不及南軍南軍穀虛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髙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於内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畔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

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别與支軍於表以絶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必虚若分遣輕軍星行襲許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亦令首尾奔命破之必矣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紹聞操自擊瓊謂長子譚曰就使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

高覽張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遂奔于操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馬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僞降曹操盡阬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地絶不圖今日乃得相見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

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後謀歸袁氏被誅紹外寛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善故及於敗及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寛而内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迕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内忌將發若軍有利當蒙全耳今既敗矣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

笑遂殺之官度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禽孟岱與配有隙因蔣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彊且二子在南必懐反畔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畔紹復擊定之紹自軍敗後發病七年夏薨未及定嗣

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惡辛評郭圖皆比於譚而
與配紀有隙衆以譚長當立配紀恐譚立爲己不利遂
矯紹遺命奉尚爲嗣譚自稱車騎將軍將兵出黎陽尚
少與其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
譚怒殺逢紀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留審配守
鄴自將兵助譚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
大戰城下譚尚敗退操將圍之乃夜遁還鄴操進軍尚
逆擊破之操軍還許譚謂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

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審配之所搆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尚戰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别駕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尚問修曰計將安出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鬬而斷其左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鬬其間以求

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横行於天下譚不從尚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奔平原而遣潁川辛毗請救於曹操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絶邈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奬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絶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

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胄承統以繼洪業宣弈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胷膂絶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

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彊於一世也未
有棄親即異戹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襄公報
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
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大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
承臣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
絶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
戒遺同盟之耻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
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

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兾州有不弟之慠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慠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慠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尚書諫之並不從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尚聞操度河乃釋平原還鄴尚將呂曠高翔畔歸曹氏譚復陰刻將

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以子整聘譚女以安之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尚使審配守鄴復攻譚於平原配獻書於譚勸其緩心抑怒革圖易慮以全友于之情譚復不納曹操因此進攻鄴審配將馮札爲内應開突門内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廻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操一夜浚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

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尚走依曲漳為營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操復進兵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審配伏弩射之幾中以其兄子榮為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内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

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全尚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爲刺史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掠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閒攻尚於中山尚敗走故安從熈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湊十二月曹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言未絶口頭已斷地於是斬郭

圖等戮其妻子熙尚爲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而盟令曰違者斬衆莫敢仰視各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曹氏所不能也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

十一年曹操自征幹幹乃留其將守城自詣匈奴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十二年曹操征遼西擊烏桓尚熙與烏桓逆操軍戰敗走乃與親兵數千人奔公孫康於遼東尚有勇力與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手擊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尚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尚熙熙疑不欲進尚彊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尚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

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送於曹操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身長八尺餘姿貌温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訕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荆州刺史王叡詔書以表爲荆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共謀

畫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貪暴越有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財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

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箭所中死餘衆退走及李傕等入長安冬表遣使奉貢傕以表爲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表節以爲己援建安元年驃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而死荆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

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三年長沙太守張羨率零陵桂陽三郡畔表表遣兵攻圍破羨平之於是開土遂廣南接五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萬餘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麋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治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關西兖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綦毋闓宋忠等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

民養士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度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别駕劉先説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復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執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

荆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嵩觀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思表以爲憚使彊之嵩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操之德

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懐貳陳兵詬嵩將斬之嵩不
爲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
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囚嵩而已六年劉備自
袁紹奔荆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三年曹操自
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在荆州幾二十年家無
餘積二子琦琮表初以琦貌類於已甚愛之後爲琮娶
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毁譽之言日聞
於表表寵躭後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

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黄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琦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

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衆聞而傷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将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蒯越韓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降琮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巽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執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将軍自料何

與劉備琮曰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降備奔夏口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蒯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韓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蒯越光祿勳劉光尚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羲諫不聽羲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大官操

後敗於赤壁劉備表琦爲荆州刺史明年卒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魯恭王後也肅宗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陽城山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爲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爭暴亂乃建議改置牧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乃陰求爲交阯以避時難議未即行會益州刺史郄儉在政煩擾謡言遠聞而并州

刺史張懿涼州刺史耿鄙並爲寇賊所害故焉議得用
出焉爲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太僕黄琬爲豫州牧宗正
劉虞爲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
時益州賊馬相亦自號黄巾合聚疲役之民數千人先
殺綿竹令進攻雒縣殺郗儉又擊蜀郡犍爲旬月之間
破壞三郡相自稱天子衆至十餘萬人遣兵破巴郡殺
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爲遂糾合
吏民攻相破之龍乃遣吏卒迎焉焉到以龍爲校尉徙

居綿竹撫納離叛務行寛厚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有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焉遂任魯爲督義司馬遂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絶斜谷殺使者魯既得漢中遂復殺張修而并其衆焉欲立威刑以自尊大乃託以它事殺州中豪彊十餘人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並反攻焉焉擊破皆殺之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重千餘乘焉四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奉車都尉並從獻帝

在長安惟別部司馬瑁隨焉在益州朝廷使璋曉譬焉
焉留璋不復遣興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與範謀誅李
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戰敗範及誕並見殺焉既痛二
子又遇天火燒其城府車重延及民家館邑無餘於是
徙居成都遂發背疽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立爲
刺史詔書因以璋爲監軍使者頜益州牧以韙爲征東
中郎將先是荊州牧劉表在州僭擬乘輿器服韙以此
遂屯兵朐䏰備表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戸流入益州焉

悉收以爲衆名曰東州兵璋性柔寛無威畧東州人侵暴爲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并力爲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張魯以璋闇懦不復承順璋怒殺魯母及弟而遣其將龐羲等攻魯數爲所破魯部曲多在巴土故以羲爲巴郡太守魯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十三年曹操

自將征荆州璋乃遣使致敬操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璋因遣别駕從事張松詣操而操不相接禮松懷恨而還勸璋絶曹氏而結好劉備璋從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内懷恐懼松復説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法正將兵迎備璋主簿巴西黄權諫曰劉備有梟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賔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備自江陵馳至涪城

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明
年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乃以松謀白
璋收松斬之勑諸關戍勿復通備備大怒還兵擊璋所
在戰尅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有精兵三萬人
穀支一年吏民咸欲拒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歲無
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
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歸
其財寶後以病卒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欲廢立以術爲後將軍術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爲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走之紹議欲立劉虞爲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義不肯

同積此釁隙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
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
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
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
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引軍
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
操戰於匡亭大敗術退保雍丘又將其餘衆奔九江殺
揚州刺史陳温而自領之又兼稱徐州伯李傕入長安

欲結術為援乃授術左將軍假節封陽翟侯初術在南陽戸口尚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為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又少見讖書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為舜後以黄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内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人於諸公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

于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
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若殷紂之敝也術嘿然
使召張範範稱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
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
廣人民之衆欲徼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承對曰
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
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
說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

破之策因據江東策聞術將僭號與書諫止之術不納策遂與術絶建安二年術因河内張炯符命遂果僭號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吕布并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術大怒遣兵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度淮留其將張勲橋蕤於蘄陽以拒之操擊破斬蕤而勲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之旱荒士民凍餒江淮

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
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
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
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重名而不與吾共之邪
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僞號淫侈
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自下飢困莫之簡
卹於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
曲陳簡雷薄於灊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

走憂懣不知所爲遂歸帝號於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戸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絶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此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

故吏廬江太守劉勲孫策破勲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中子曜仕吳爲郎中

呂布字奉先五原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原屯河内以布爲主簿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將兵詣洛陽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誘布殺原而并其兵卓以布爲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爲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卓自知凶恣每懐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嘗小失

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
改布自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與傅婢情
通益不自安因往見司徒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時
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因以告布使為內應
布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
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乃於門
刺殺卓事在卓傳允以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
封溫侯允既不赦涼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

攻長安布與傕等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匹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時人爲之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布

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數十騎馳突燕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遂破燕軍布既恃其功更請兵於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横紹患之布不自安因求還洛陽紹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為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

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曹操袁紹皆與邈友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遷陳留太守董卓之亂曹操與邈首舉義兵汴水之戰邈遣衛玆將兵隨操袁紹既爲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責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有誓言乃令曹操殺邈操不聽邈雖德操然心不自安操之東擊陶謙勑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見邈垂泣相對其爲操所親如此興平元年操復征謙令其將陳宮屯東郡宮因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桀並起君擁十萬之

衆當四戰之地撫劒顧盻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制於人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迎之共據兖州觀天下形埶俟時事變通此亦從横一時也邈從之遂與弟超及宫等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之唯鄄城東阿范爲曹操守操自引軍還與布戰於濮陽操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旱蝗少穀百姓相食布移屯山陽二年間操復盡收諸城擊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攻圍

數月屠之斬超滅其家族遼詣袁術求救未至壽春爲
其兵所害時劉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
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
卓將軍誅卓爲術報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
曹操所敗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
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
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
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

非唯止此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西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

屯沛城外遣人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饗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爲諸軍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闘但喜解闘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軍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可留決闘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遣韓允以僭號事告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姻則徐揚合從爲難未已於是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同策謀共

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婣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而女已在塗乃追還絶婚執允送許曹操殺之陳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許會使至拜布爲左將軍布大喜即聽登行并令奉章謝恩登見曹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僞即增珪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臨别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陰合部衆以爲内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

拔戟斫機曰卿父勸吾協同曹操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即爲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允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連埶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有兵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柰何珪曰暹奉與術

卒合之師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執不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謀宜共誅討柰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為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破術兵悉以軍資與之暹奉大喜遂共擊勲等於下邳大破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

求之其督將高順諫上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尅豈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不飲酒不受饋遺所將七百餘兵號爲千人鎧甲精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爲陷陣營順每諫布曰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得失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初布將河内郝萌於下邳反攻布府順討

斬之布後頗忌諸將亦復疏順以魏續有外内之親悉奪順所將兵以與續及當攻戰故令順將續所領兵順亦終無恨意建安三年布復從袁術遣順攻劉備於沛破之曹操遣夏侯惇救備爲順所敗操乃自將擊布至下邳城下遺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宫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謂布曰曹操遠來埶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宫將餘衆閉守於内操若向將軍宫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

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待陳宮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宮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袁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何爲復求相聞邪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曹操

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而還布乃自將千餘騎出戰敗走歸保城不敢復出術亦竟不能救曹操塹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使客牧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諸將合禮以賀成成分酒肉先入詣布跪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宋憲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

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顧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坐上客我爲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意欲活之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者於是縊殺布與宮順等皆梟首送許然後葬之陳宮者字公臺東郡人也剛直壯烈

少與海内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及天下亂始隨曹操後自疑乃背操從吕布爲布畫筞每不從其計下邳敗被擒曹操謂宫曰公臺卿平常自爲智計有餘今日竟何如宫顧指布曰但坐此人不從宫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笑曰今日之事當云何宫曰爲臣不忠爲子不孝死自分也操曰卿如是柰卿老母何宫曰宫聞將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不在宫也操曰若卿妻子何宫曰宫聞將施仁政

於天下者不絶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不在宫
也操未復言宫曰請出就戮以明軍法遂趨出不可止
操泣而送之宫不還顧死後操待其家皆厚於初陳登
者字元龍忠亮高爽沈深有大畧少有扶世濟民之志
博覽載籍雅有文藝舊典文章莫不貫綜年二十五舉
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幼視民如傷是時世荒民饑州
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登廵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
秔稻豐積後與父珪俱事吕布珪知布不足以共事乃

遣登爲布奉使到許曹操用爲廣陵太守使於郡招集
以圖呂布登在廣陵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
羣萬有餘户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
愛之登曰此可用矣曹操至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
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
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於後累夜將登三
弟出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間
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

軍初到旌甲覆水羣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陸居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謂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執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敵營步騎鈔其後敵衆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

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敵衆遂大破皆棄船迸走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策忿喪軍尋復大興兵向登登以兵不敵使功曹陳矯求救於曹操登密去城十里治軍營處所令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從横成行令夜俱起火火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敵衆望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遷登爲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扳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曉語令還曰太守在郡頻致吳寇幸而克濟諸卿何患無令君

乎登既去孫權遂跨有江外登年三十九而卒曹操每臨大江而歎曰恨不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乎初許汜與劉備並在荆州牧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備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

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魏文帝世追美登功拜登息肅爲郎中

通志卷一百十三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四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七

魏

張楊 張燕 公孫度(子康 康弟恭 康子晃 晃弟淵) 張繡

張魯 夏侯惇(韓浩 史渙) 夏侯淵(子霸 稱 榮) 夏侯尚(子玄 李豐 許允 王經) 荀彧 荀攸 賈詡 袁渙 張範(弟承)

涼茂　國淵　王脩

張楊字稚叔雲中人也以武勇給并州為武猛從事靈帝末天下亂置西園八校尉以所寵小黄門蹇碩為西園上軍校尉軍京都欲以御四方徵天下豪桀以為偏裨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并州刺史丁原遣楊將兵詣碩為假司馬靈帝崩碩為何進所殺楊復為進所遣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進敗董卓作亂楊遂以所將攻上黨太守於壺關不下畧諸縣

衆至數千人山東兵起欲誅卓袁紹至河內楊與紹合
復與匈奴單于於扶羅屯漳水單于欲叛紹楊不從單
于執楊與俱去紹使將麴義追擊於鄴南破之單于與
楊至黎陽攻破度遼將軍耿祉軍衆復振卓以楊爲建
義將軍河內太守天子之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
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諸將不聽楊還野
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
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

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大司馬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輙原不問楊素與呂布善太祖之圍布楊欲救之不能乃出兵東市遥為之埶其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又殺醜將其衆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破之於射犬城斬固盡收其衆也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黄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衆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

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廮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告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其後人衆寖廣燕善招攜故常山趙郡中山上黨河内諸山谷皆相通其小帥孫輕王當等各以部衆從燕衆至百萬號曰黒山靈帝不能征河北郡縣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難中郎將是後董卓遷天子於長安天下兵數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

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瓚與紹戰為紹所敗人衆稍散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征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户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燕曾孫林晉惠帝世為門下令史與趙王倫為亂未及期年位至尚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也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度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早死度

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為取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稍遷兾州刺史以謡言免同郡徐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玄莬小吏為遼東郡所輕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於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韶等宿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驪西擊烏丸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知中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絶當與諸卿圖

王耳時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分遼東郡為遼西中遼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墠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

九旒旄頭羽騎太祖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嗣位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語在武紀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為遼東太守文帝踐阼遣使即拜恭為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為閹人劣弱不能治國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明帝即位拜淵揚烈將軍

遼東太守淵遣使南通孫權往來賂遺權遣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為燕王淵亦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明帝於是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軍如故使者至淵設甲兵為軍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賔客出惡言景初元年乃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等齎璽書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隧與儉等戰儉等不利而還淵遂自立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

擾北方二年春遣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淵遣將軍畀衍楊祚等步騎數萬屯遼陽圍塹二十餘里懿軍至令衍逆戰懿遣將軍胡遵等擊破之懿令軍穿圍引兵東南向而急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還諸軍進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軍殊死戰懿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為圍塹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脩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

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城東南壬午淵衆潰與其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當流星所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玄菟悉平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晨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年而滅始淵兄晃

為恭任子在洛陽淵首到晃亦坐戮

張繡武威祖厲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為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儁繡為縣吏閒伺殺勝郡内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桀董卓敗濟與李傕擊吕布為卓報仇語在卓傳繡隨濟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宣威侯濟屯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合太祖南征軍淯水繡舉衆歸之太祖納濟妻繡恨之太祖聞其不悦密有殺

繡之計計漏繡掩襲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繡還保穰
太祖比年攻之不克及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繡從賈詡
計復以衆降語在詡傳繡至太祖執繡手與之歡宴為
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
羌將軍從破袁紹於南皮復增邑凡二千户時天下户
口減耗十才一在諸將之封未有滿千户者而繡特多
從征烏丸於柳城未至薨謚定侯子泉嗣坐與魏諷謀
反國除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祖父陵客蜀學道於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從受道者出米五斗故世號米賊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殺脩奪其衆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

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輙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閻圃諫曰漢川之民户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及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不

煩於王頎且不稱勿為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
西民從子午谷奔魯者數萬家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
散關出武都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
肯帥衆數萬距關堅守太祖攻破之遂入蜀魯聞陽平
已陷將稽顙圃又曰今以迫往功必輕不如依杜濩赴
朴胡相拒然後委質功必多於是乃奔南山入巴中左
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達今
之走避鋭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

去太祖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太祖逆拜魯為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閬中侯邑萬户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為子彭祖取魯女魯薨謚原侯子富嗣

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也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太祖初起惇常為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為司馬别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征陶謙留惇守濮

陽張邈叛迎吕布太祖家在鄄城惇輕車往赴適與布會交戰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軍輜重遣將偽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惇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刼大將軍復欲望生邪且吾受命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惇曰當奈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懼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惇既免

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為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刼質者遂絶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呼惇為盲夏侯惇惡之每照鏡輙撲鏡於地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時旱蝗大作惇乃斷太壽水作陂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民頼其利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為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

科制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户并前
二千五百户二十一年從征孫權還使惇都督二十六
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
石之樂況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擊破呂布軍於摩陂
召惇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卧内諸將莫得比也拜
前將軍督諸軍還壽春徙屯召陵文帝即王位拜大將
軍數月薨謚忠侯惇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性清儉有
餘財輙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子充嗣帝追

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户賜惇七子二孫爵皆關内侯惇弟廉及子楙素自封列侯初太祖以女妻楙即清河公主也楙歴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充薨子廙嗣廙薨子劭嗣韓浩者字元嗣河内人漢末兵起縣近山藪多冦浩聚徒衆為縣藩衛太守王匡以為從事將兵拒董卓於盟津時浩舅杜陽為河陰令卓執之使招浩浩不從袁術聞而壯之以為騎都尉夏侯惇聞其名請與相見大竒之使領兵從征伐時大議

損益浩以為當急田太祖善之遷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為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彊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為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為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為中護軍置長史司馬從討張魯魯降議者以浩智畧足以綏邊欲留使都督諸軍鎮漢中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遂與俱還其見親任如此及薨太祖愍惜之無子以養子榮

嗣史渙字公劉沛國人少任俠有雄氣太祖初起以客從行中軍校尉從征伐常監諸將見親信轉拜中領軍十四年薨子靜嗣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縣官事淵代引重罪太祖營救之得免時兖豫大亂淵以饑乏棄其幼子而活亡弟孤女人以此義之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頴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紹破使督兖豫徐州軍糧時軍食少淵傳饋

相繼軍以復振昌狶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
并力遂擊狶降其十餘屯狶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
淵為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為之語曰典軍
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濟南樂安黄巾徐和
司馬倶等攻城殺長吏淵將泰山齊平原郡兵擊大破
之斬和平諸縣收其糧穀以給軍士十四年以淵為行
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
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

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汧氏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十七年太祖乃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圍遂超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馬超圍涼州刺史韋康於兾淵救康未到康敗去兾二百餘里超來逆戰軍不利汧氏反淵引軍還十九年趙衢尹奉等謀討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

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回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狹道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畧陽城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為遂兵精興國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

遂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弊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畧陽進軍圍興國氐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

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淵至圍枹罕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别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二十一年增封三百户并前八百户還擊武都氐羌下辯收氐穀十餘萬斛太祖西征張魯淵等將涼州諸將侯王已下與太祖會休亭太祖每引見羌胡以淵畏之會魯降漢中平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

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即拜淵征西將軍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為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淵妻太祖内妹長子衡尚太祖弟海陽哀侯女恩寵特隆衡襲爵轉封安寧

亭侯黄初中賜淵中子霸太和中賜霸四弟爵皆關內
侯霸正始中為討蜀護軍右將軍進封博昌亭侯素為
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已入蜀以淵舊勲赦霸徙樂浪
郡霸弟威官至兖州刺史威弟惠樂安太守惠弟和河
南尹和弟稱自孺子時而好合聚童兒為之渠帥戲必
為軍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箠衆莫敢逆淵奇
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
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馳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

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宴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稱弟榮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請焉賔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劒而戰遂没陣衡薨子續嗣為虎賁中郎將續薨子褎嗣

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太祖定兾州
尚為軍司馬將騎從征伐後為五官將文學魏國建遷
黄門侍郎代郡胡叛遣鄢陵侯彰征討之以尚參彰軍
事定代地還太祖崩於洛陽尚持節奉梓宮還鄴并錄
前功封平陵亭侯拜散騎常侍遷中領軍文帝踐阼更
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荊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
諸軍事尚奏劉備别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
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

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孫權雖稱藩尚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黄初三年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真共圍江陵權將諸葛瑾與尚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於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流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並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詔勅尚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户并前千九百户假鉞進為牧荆州殘荒外接蠻夷而與吴阻漢水為境舊民多居江南尚自上庸通道西行七百餘

里山民蠻夷多服從者五六年間降附數千家五年徙封昌陵鄉侯尚有愛妾嬖幸寵奪適室適室曹氏女也故文帝遣人絞殺之尚悲感發病怳惚既葬埋妾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文帝聞而恚之曰杜襲之輕薄尚良有以也然以舊臣恩寵不衰六年尚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泣尚薨謚曰悼侯子玄嗣又分尚户三百賜尚弟子奉爵關内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黄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耻之不悅形之

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𤣥爽
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𤣥世名知人為中護
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後多牧州典郡立法
垂教者太傅司馬懿訪以時事𤣥上議於懿皆切政理
懿敬重焉項之為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𤣥
既遷大將軍司馬師代為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
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
有謠言欲求牙門當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司馬懿與

濟善聞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雖號識別然亦不能止絕人事及師代玄乃整頓法令無敢犯者玄在州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徵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絀內不得意中書令李豐雖宿為司馬師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內握權柄子韜復尚齊長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其弟兖州刺史翼求

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事會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師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黄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因曰卿諸人居内多有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誡鑠等皆許以從命豐遂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耳師微聞其謀使舍人王羕以車迎豐豐不知而往師以所聞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

能相禽滅耳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殺之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玄至廷尉不肯下辭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為令史責人也卿便為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毓弟會年少於玄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欲狎而友玄玄正色曰鍾君何得相逼如此毓遂奏豐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公卿朝臣廷尉議咸

以毓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
愛原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韜以
尚主賜死獄中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斬
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初玄為征西被
徵時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
客於寇虜乎遂還京師太傅司馬懿薨高陽許允謂玄
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
年少遇我子玄子上不吾容也元甞著樂毅張良及本

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咸傳於世玄之執也衛將軍司馬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師昭兄弟會葬賔客以百數玄時後至衆賔客咸越席而迎師由是惡之玄之禍蓋萌於此云正元中紹功臣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户以奉尚後李豐字安國衛尉義之子也黄初中以父任召隨軍始為白衣時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内翕然莫不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

勅令閉門謝客初明帝在東宫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黄門郎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帝崩後為永寧太僕以名過其實能用少也正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禄豐疾未滿數十日輙暫起已復卧如是數歲豐弟翼及偉仕數歲閒並歷郡守時太傅司馬懿久病偉為

二千石荒於酒亂新平扶風二郡而豐不召衆人以為恃寵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于時有謗書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其意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司馬懿奏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懅氣索足委地不能起至嘉平四年懿終後中書令缺大將軍司馬師因奏用豐豐知此非顯選又自以連婚國家思附至尊深疾司馬氏放逐有廢易之謀及事敗被誅師

夜送豐尸以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勑之乃受帝怒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遂遣使收翼翼後妻散騎常侍荀廙姊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竟從坐先是中領軍許允與豐及玄親善時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

曰有詔因便馳走允即投書燒之不以關呈大將軍後豐等事覺允亦坐謫死允字士宗世冠族父據仕歷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名於冀州召入軍明帝時為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後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

領軍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師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訖師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怱怱乎是時朝臣遽者多耳而衆人咸以為意在允也會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允代靜為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歴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甚悅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衆

人說允前見嫌意戒允但當趣去耳安用是為邪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耳故求之既而復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如此者三允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中伯是故有十三家相法傳於世帝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帝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

顧當與帝别涕泣歔欷會詔罷以詔促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故遂收送廷尉考問竟得減死徙樂浪郡卒於道中阮氏賢明而醜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阮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阮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阮捉裾留之允顧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對曰新婦所乏唯容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阮曰士有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知

其非凡遂雅相親重生二子奇猛皆少有令問允既為
師所誅門生走入告阮正在機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
門生欲藏其子阮曰無預諸兒事後移居墓所師遣鍾
會觀之謂會曰若其子才䂓德能及父當收奇猛知之
以語其母母答汝等雖佳才具不多可率胸懷與會語
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不可多少問朝事奇等
從之會反命具以狀對卒免其禍奇猛後皆貴顯時又
有清河王經者字彦偉亦與允俱稱冀州名士初為江

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實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經五十爽聞不復罪母因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歷二州刺史司隸校尉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被誅事在本紀經臨入獄辭母母顔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死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哉經為司隸時辟河内向雄為都官從事及經刑

於東市雄哭之感動一市刑及經毋雍州故吏皇甫晏以家財收葬焉允始與同發名同郡崔贊者亦嘗戒允以處世太盛允不能用以至於敗

荀彧字文若穎川潁陰人也祖父淑朗陵令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南陽何顒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鄉里謂父老曰潁

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避之鄉人多懐土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彧乃獨將宗族行其留者後多為董卓將李傕所殺畧馬彧比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賔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彧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彧聞其雄畧初平二年乃去紹而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明年太祖為鎮東將軍領兖州牧彧又為鎮東

司馬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或任留事守鄄城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潛迎吕布布既至諸城皆應之邈乃使人譎彧曰吕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軍實彧知邈有變即勒兵設備故邈計不行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到城下求見彧彧將往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曰何知貢不與吕布同謀而欲輕見之今君為一州之鎮往必危也彧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者計未必定及其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

懷疑嫌彼將怒而成謀不如往也貢既見彧無懼意知城不可攻遂引而去彧乃使程昱說范東阿使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太祖焉二年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定吕布彧諌曰昔髙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此實天下之要地而將軍之關中河内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所寄乎宜急分討陳宫使虜不得西顧乘其間而

收熟麥約食畜穀以資一舉則呂布不足破也今舍之而東未見其便多留兵則力不勝敵少留兵則後不足固布乘虛寇暴震動人心縱數城或全其餘非復已有則將軍尚安所歸乎且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就能破之尚不可保彼若懼而相結共為表裏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獲不出一旬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夫事固有棄彼取此以權一時之埶願將軍慮焉太祖於是大

收熟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因分定諸縣兖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黄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衆以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彧乃勸太祖曰昔晉文公納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髙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今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

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使豪傑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彧為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太祖問彧誰能代卿為我謀者彧薦從子攸及鍾繇郭嘉陳羣杜襲司馬懿戲志才等太祖以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自太

祖之迎天子都許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以失利於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他慮即見太祖問之太祖以紹書示彧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彧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

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寛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為虚美行己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悋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仗義征伐誰敢不從紹雖彊其何能

為太祖恱彧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闗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彧曰闗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既破張繡東禽吕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彧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

也為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致紹師彧報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

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埶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止遂以奇兵襲紹别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顔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彧所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閒擊討劉表彧曰今紹敗其衆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虚以出人後則公

事去矣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畧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前後功表封彧為萬歲亭侯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有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部所制者廣大天下易服太祖將從之彧言曰今若依古制是為冀州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也公前屠鄴城海内震駭各懼不得保其土宇守其兵衆今若一處被侵必謂以次見奪人心易動若

一旦生變天下未可圖也願公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楚郢責王貢之不入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須海內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之長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彧兄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太祖以女妻彧長子惲後稱安陽公主彧及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禄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增彧邑千户合二千户太祖將

伐劉表問彧策安出彧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
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會表病
死太祖直趨宛葉如彧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
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
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
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
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
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太

祖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彧飲藥而卒年五十漢帝哀惜之祖日為之廢讌樂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稱魏公云子惲嗣官至虎賁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並有擬論文帝曲禮事彧及彧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睦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甝甝音翼以外甥故猶寵待惲弟俁御史中丞俁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詵弟顗咸熈中為司空惲子甝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頵嗣甝官至中領軍薨謚

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巽妻司馬師之妹也師昭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巽以著勲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攸字公達彧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攸少孤年七八歲叔父衢嘗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何進秉

政徵海内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黄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公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絶不得至

駐荆州太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其名與語大悦謂荀彧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游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

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吕布至下邳布敗退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吕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鋭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宫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顔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

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柰何去之太祖目攸而笑
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之斬
其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
太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
之燒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
迎運糧將驕卒惰可邀擊也衆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
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軍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

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為表彊宜先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十萬紹以寬厚得衆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不兩

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陵樹亭侯十二年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内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户並前七百户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内智外怯内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

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也攸後從征孫權道薨時年五十八太祖言則流涕每曰孤與荀公達周遊二十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又常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

惡不去不止君子以為知言長子緝有攸風早卒次子
適嗣無子絶黄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
户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謚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之知惟漢陽閻
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竒察孝廉為郎疾病去官西還
至汧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
也汝别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為邊將威
震西土故詡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

死詡實非段煨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壻中郎將牛輔屯陜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詡説之使攻長安語在卓傳傕等既得志以詡為左馮翊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選

舊名以為令僕論者以此多詡而於傕等復多所匡濟
故皆親而憚之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傕汜等鬬長
安中傕復請詡為宣義將軍傕等和出天子祐護大臣
詡有力焉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煨屯華
陰與詡同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内
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安張繡在南陽
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
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

將為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顧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説繡與劉表連和太祖比征之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速往必利繡從之遂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退以敗

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車速還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幷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

下國士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若何詡曰此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衆從之必不以我為重曹公衆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衆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

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祖於官渡太祖糧盡問詡計
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
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
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
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
十三年太祖破荆州欲順江東下詡曰明公昔破袁氏
今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
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

太祖不從軍遂無利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幷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

屬適有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户又分邑三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

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與權備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輿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詡年七十七薨謚肅侯晉司徒鈇武帝問其人於荀勗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子穆嗣歷位郡

守穆薨子模嗣模子允允弟龕從弟疋皆至大官顯於

晉世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當時諸公

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

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

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為袁術所命

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

也項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

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顔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及布敗歸太祖時陳羣父子亦在布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給衆官

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衆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衆人聞之大慙太祖益以此重之渙言於太祖曰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縣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

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内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唯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從之百姓大悦遷為梁

相渙每勑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忠恕再思而後行外温柔而内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

可大收編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内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甞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親舊也文帝聞渙昔距吕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子侃亦

精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並知名於世而霸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霸弟徽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地交州司徒辟不至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堤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脩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

於榮利徵命無所就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欲合徒衆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今誅卓衆寡不敵難以成功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時欲僭據即以問承承以正議抗之語在術傳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

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為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兾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為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荆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為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

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曰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範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文帝即位以範子參為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史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

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為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轉為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為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内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

為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
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
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
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為魏郡太守甘陵
相所在有治績文帝為五官將茂以選為長史遷左軍
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為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
茂復為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

避亂遼東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東土多
推慕之由此知名及還舊土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
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
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
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
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東銀等既破後有
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
淵得生者千餘人舊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

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内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勑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畧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

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宗族故舊卒官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䘏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相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刼者賊入孫

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慴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怖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

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别駕劉獻數毀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别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别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

樂安太守譚欲復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以手足為譬力勸譚與尚親睦語在譚傳譚不用其言遂與尚相攻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髙密聞譚已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

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
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
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
袁氏政寛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沒入審配等家
貲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
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
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百姓稱之魏國建為大
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

其議乃止徙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通志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五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魏列傳第二十八上

崔琰 許攸 婁圭　毛玠　徐奕　何夔　邢顒　鮑勛 父信

司馬芝 子岐　鍾繇 子毓　華歆　王朗 子肅　程昱 孫曉　郭嘉

董昭　劉曄 子陶　蔣濟 時苗　劉放 孫資　劉馥 子靖　司馬朗

梁習　張既　溫恢　賈逵　李孚　楊沛　任

峻　蘇則　杜畿子恕　鄭渾　倉慈顏斐　令狐邵　孔乂　張

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朱靈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劒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兖

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暴横掘發丘壠琰諫紹宜勅郡縣掩骼埋胔示惻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從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遂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為别駕從事謂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萬衆

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好田獵琰以書切諫請燔翳捐褶以塞衆望世子報謝之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

者已故授東曹徃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
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寵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
唯琰露版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
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
貴其公亮喟然歎息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
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琰甞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及
太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

浮偽謂琰失所舉琰聞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人得琰書以裹幘籠持其籠行都道中時有與琰宿隙者遥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太祖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乃收付獄髠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復白之云琰為徒虬鬚直視辭色無撓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為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勑吏曰三日期消

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太祖忿然曰崔琰必
欲使狐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
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始琰與司馬朗善朗弟懿方
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跱殆非子之所
及也朗以為不然而琰每秉此論琰從弟林少無名望
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
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

禮毓咸至鼎輔及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篤義類皆若此後明帝時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南陽許攸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而琰最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孔融傳列在漢史許攸者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議官渡之役勸紹以輕兵襲許紹不從

語在紹傳會其家犯法為審配所繫遂奔太祖太祖破紹取冀州攸有力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内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安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妻主字子伯少有猛志常歎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藏匿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肋捕者吏不能

覺遂得免會天下義兵起子伯亦於荆州北界合衆依劉表先是子伯與太祖有舊後遂歸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然軍國大計常與謀議劉表亡太祖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迎太祖諸將皆疑以為詐太祖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太祖曰大善遂進兵太祖寵賚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勢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太祖常歎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

授同載見太祖出授曰曹公父子如此何其快耶子伯曰大丈夫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毛玠者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見稱將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兖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語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

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
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
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
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
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
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
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

鄴議所并省珍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每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

適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後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槀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

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案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為旱珍之吐言以為寬邪以為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青草周宣令主旱魃為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為相值不衞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珍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珍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為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

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玠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謫在絳灌白起賜劒於杜郵鼂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絶命於吴都斯數子者或妬其前或害其後臣埀齠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絶語臣以寃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為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横生為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

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即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劒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之遂免黜卒於家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

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並害之而奕終不為動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制剛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

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容貌矜嚴避亂淮南後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為太祖固

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我哉遂遁匿灊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不可

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
以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
所用亂不亦宜乎太祖性嚴峻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
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出為城父令遷長
廣太守郡濵山海黄巾未平豪桀多背叛袁譚就加以
官位長廣縣人管承徒衆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
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
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廹之急彼恐夷滅必并力戰

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請服蘷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從錢衆亦數千蘷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衆三千餘家脅昌陽縣為亂蘷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蘷以郡新立近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言於太祖請以所領六縣乞依遠

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

使長幼順序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别矣又可脩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建拜尚書僕射文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

太子欲與辭宿戒供𧄼無徃意乃與書請之𧄼以國有

常制遂不徃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文

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户疾病屢乞遜位詔報不

許甍諡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邢顒字子昂河間鄚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

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

曰黄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内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

法令嚴民猒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

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求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為兾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壹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以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

秉高節玄静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

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踈簡私懼觀者將

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

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顒入參丞相軍

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

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

殿下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

文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内侯出為司隸校

尉徙太常黄初四年薨子友嗣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隷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少有大節沈毅有謀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皐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輜重五十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己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

祖與袁紹袁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桀多向之信獨歸心太祖太祖亦親與焉汴水之敗信被創韜於陣戰歿紹刼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響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又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構難又何能濟莫若且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衆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

遂敗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歿時年四十一建安十七年太祖追錄信功表封勛凡邵新都亭侯辟勛丞相掾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黄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宫守正不撓太子

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勅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騎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寛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帝將出游獵勛停車上疏切諫帝手毀其表而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

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以為譏陛下雖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黄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懿並舉勛為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

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為百姓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為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摽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黜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為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

刑五歲三官駁定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之勛内行既脩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為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内溫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

兵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
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
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為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
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為盜賊入亂吏治
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為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
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為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為大
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衆庶怨望或流聲上
聞今條同等為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

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即以節代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勲貴寵驕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勲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勲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芝由是見稱遷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都廁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

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膚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廿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黄初中入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會内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

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内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黄門詣府傳令芝不通輒勅洛陽獄考竟而上疏言其事帝手報嘉之芝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

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為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黄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

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廪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為斷其意

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
與賔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
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為河南尹者莫及芝芝卒子岐嗣
從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
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
囚有數十既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
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
為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為之輔

冀南陽圭泰嘗以言迕指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慙怒而退岐終恐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鍾繇者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至十里渡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

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
辟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
汜等亂長安中與關東斷絶太祖領兖州牧始遣使上
書傕汜等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
其至實議留太祖使拒絶其意繇說傕汜等曰方今英
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欵
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等用繇言厚加答報由是
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說

傕汜益虚心後傕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争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委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

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
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率諸軍圍之未
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
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
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
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
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
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

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得濟水未半緜擊大破之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緜又率諸將討破之自天子西還洛陽人民單盡緜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户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緜為前軍師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宫賜緜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楷兹度矩數年坐西曹掾魏諷謀

反策罷就第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户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宫割者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

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
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善共議
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
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
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
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
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使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
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

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濟民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人曰仁遠乎哉我

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寮善共平議司徒王朗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刖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尸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意之異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

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刖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内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謚曰成侯子毓嗣初文帝分毓户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皆為列侯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中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

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為四方威勢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且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還黄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宫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偪狹於城南以氊為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為水旱不時帑藏空虚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内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為散騎

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以書諫止爽爽不從竟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為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殁臣子得為理謗及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毌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為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昭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為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

為夫論事料敵當以巳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吴
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吴之所失蓋為無
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吴國之内轉安未可必其不出
也昭曰善遂將毓行淮南既平為青州刺史加後將軍
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荆州景元四年薨
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
遊行市里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論議持平終

不毀傷人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
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時同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桀謀廢
靈帝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
事伊霍所難芬性踈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
其無往洪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歆舉孝廉除
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
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子長安歆求出為下

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歆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孫策略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物非

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賔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賔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賔客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是時朝臣三公已下

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旨徙為司徒而不進爵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喜悅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喜悅猶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人家無儋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聞而嘆息下詔曰司徒國之儁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

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又賜婢奴五十人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廢墜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臣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黄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户并前千三百户轉拜太尉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

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命力疾就會詔旨
言朕須君到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
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
歆上疏言吳蜀負險延命未有其釁宜且留心治道以
征伐為後事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必使
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敵之釁可得
而待也帝詔報嘉之時秋大雨即詔真引軍還太和五
年歆薨時年七十五謚敬侯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户邑

封歆弟緝為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事太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皆不應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以為治中朗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若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

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其儒雅詰讓而不害留置曲阿朗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表徵朗策遣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既見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太祖問朗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

冠一世有儁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
公瑾江淮之傑也攘臂而為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
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太祖然之魏國初建以
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寛恕罪疑
從輕時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稱文帝即王位遷
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上疏以育民省刑為勸及帝踐
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時帝頗出遊獵或昏夜還
宮朗上疏切諫帝優答之初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

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蜀不朗議以為天子之軍當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令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衆之時帝納其計黄初中鵜鶘集靈芝池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禄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詔不許乃為彪置吏卒位次三公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

護奏議以為宜遣侍子以黙無禮且吴濞之禍萌於子入隗嚻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勑别征諸將各明禁令以慎守所部外曜威烈内廣耕稼使洎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

權子竟不至車駕臨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户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脩宫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返道路聞衆徭役其可得蠲除減省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界其宫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勾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邊戍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亦約其身以及

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内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傜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邱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内有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閌德陽並起今當建始

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内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閶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增脩城池使足用絶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户口滋盛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賔緝熙不作未之有也轉為司徒于時屢失皇子而後宫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眉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

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若蓋生育有早晚所産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奥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為喻雖未為晚取譬伯邑則不為夙周禮六宫内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為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為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又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

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縕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壽比於南山矣帝報納之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說咸傳於世太和二年甍謚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户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有詔聽許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黄初中為散騎黄門侍郎太和二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

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悦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

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試之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

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遥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

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山陽公順天進禪退處賔位不得與唐虞比按漢制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謚曰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

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務畜積而省徭役
今宮室未就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
舊穀既沒新穀未繼斯則有國之大患非備豫之長策
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
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莫若
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
一朞而更之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
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即農無窮之計也夫

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前車駕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既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大體臣愚以為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絶而

不可復續者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肅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肅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

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遷之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地今此兩

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
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
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
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
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
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
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為
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

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師問其故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已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反師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

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之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内州但急往禦衞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師從之遂破儉欽等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户甘露元年薨門生縗絰者以百數追贈衞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絶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肅女適司馬昭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

鄭氏採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駮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炎字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炎駮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註又著書十餘篇頗傳於世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黄巾起縣丞王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

東奔渠丘山昱使人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非有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守城

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絶別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

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為紹所破岱表昱為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為黄巾所殺太祖臨兖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鄄城張邈等叛迎吕布郡縣響應唯鄄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宫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氾嶷取范吏民皆恐

或謂昱曰今兖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麄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畧不

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復有貳心時汎嶷亦已在縣允乃見嶷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到東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兖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袁

紹使人説太祖欲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兖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幷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兖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

乃止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兖州尚未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兖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之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復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冑舉兵背太祖頃之遷昱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

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遂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太祖征荆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荆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

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兖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户并前八百户分封少子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

公會薨時年八十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肅侯
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子良嗣曉字季明有通識嘉
平中為黄門侍郎時校事放横曉上疏曰周禮云設官
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
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
九載考績各脩厥業思不出位故欒書欲拯晉侯其子
不聽死人横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
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勢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

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明分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預庶政者也昔武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便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

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謟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勢内則聚羣奸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悉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内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隷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

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
若此諸賢各思進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
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
模之奸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昔桑弘羊為漢
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事得失必
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共公遠
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
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

大臣之心况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哀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還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决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覇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

固多奇士誰可與繼之或薦嘉名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狐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衆而并青從之地廣兵彊數為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以嘉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寛紹以寛濟寛故不

攝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内忌外寛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内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間逺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决失於後事公筴得輙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虚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逺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徳勝六也紹見人饑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

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者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

若紹為冦布為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遂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嘉説太祖曰昔項羽七十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勢而身死國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輙破氣衰力盡内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從之遂獲布時孫策轉鬬千里盡有江東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用皆英雄豪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

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鬭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必争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争冀州譚為尚軍所敗走保

平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太祖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難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

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
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為備不如留輜重輕
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
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遂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
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太祖
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
錯於道遂薨年三十八太祖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

諸君年皆孤輩也惟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增嘉封邑八百户并前千户謚曰貞侯子奕嗣後太祖征荆州還於巴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初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廮陶長栢人令

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衆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皆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

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輙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内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兖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説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今曹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况今有

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
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
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內往
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
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
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
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

之功超世無儔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為内主吾為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濶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悦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為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孤今來在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

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之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為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近

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為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為太祖曰善即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即定奉暹失衆東降袁術三年昭還河南尹時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内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為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為之羽翼恐備之心

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刺史車
冑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為徐州牧袁紹遣將顏良攻東
郡又徙昭為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
同族春卿為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
遣人迎之昭以書與春卿勸令易節改圖奉帝養父委
身曹公則忠孝不墜榮名彰矣辭旨可稱鄴既定以昭
為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
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

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勢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為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

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
妄之論不得過耳昭受恩非凡不敢不陳後太祖遂受
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也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
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
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
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
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内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
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獘祕而不

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即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户賜昭弟訪爵關内侯徙昭為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鋭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

捷若其無臣不須為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
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
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
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禄祚而已何
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
恐陛下雖有勑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
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
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驚幸究征南大將

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勇智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尚猶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設有漏失渚中精鋭非魏之有將轉化而為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

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前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户轉衛尉分邑百户賜一子爵關内侯太和

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深以世尚浮偽毁壞風俗為言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用浮偽故也昭年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胄嗣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陽淮南成悳人也漢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父普母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我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後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

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郵可爾曄即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内大驚白晋晋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罪晋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土多輕俠狡桀有鄭寳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寳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内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見為論事勢要將

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暐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於内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暐因自引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為亂暐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内暐暐撫慰安懐咸悉悦服推暐為主暐覩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遂

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掠為利僕宿無資望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畀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上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内盡賀而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内虛策乘虛而

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饒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討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攻之實難又無之不足為損有之不足為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為彊耳非有爵命威信相服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服先誅

夫畏死趨賞愚智所同故廣武君為韓信畫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辟曄為司空倉曹掾太祖征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食少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

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慴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

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聞漢中破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不可擊也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衆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大為國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黄初元

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内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關羽出報吴不衆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内驚懼無縁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勢必用衆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軍報敵於始終之分不足明年備果出兵擊吴孫權悉國應之而遣使稱藩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故求降必為蜀所伐既外有彊寇又恐中國乘其釁而征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

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内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有矣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不祥且疑天下欲來者心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内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曁四遠此實然之勢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

耳官輕勢畀士民有畏中國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户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内皆聞之内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

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子女以為僮隷僕妾吳氏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帝不聽權既稱王其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卑而内行不順悉如曄言五年帝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伐吳會羣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巳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

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為吾破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即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户時有詔令公卿已下會議高皇之父處士君號謚瞱議以為周王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者也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及其祖令追尊之禮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瞱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瞱以為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

相豖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絶遠難制而世權曰
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
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
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
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
咸僕在漢為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於宜未失也
曄事明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云不可
曄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伐曄有

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暀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内出輒過暀暀講不可伐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誠不足採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曄可召質也詔召曄至帝問之曄終不言後獨見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謀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

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曄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曄於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趣而合之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帝如言以驗之

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曄遂發狂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閒爲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爲太中大夫薨謚曰景侯子寓嗣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司馬師以問陶陶答依違師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爲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别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衆圍合肥時大軍征荆州遇疾疫惟遣將

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荆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

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衆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
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
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民有
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
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有此事吾為不知人
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為丞相主簿
西曹屬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寇欲徙都
司馬懿及濟說太祖曰于禁等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

於國家大計未足為損劉備孫權外親而内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即王位轉為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為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為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入為散騎常侍時有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恩施足死惠愛

可懐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既至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見他善但見亡國之詔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乃解遣追取前詔黄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内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為東中郎將代領其兵頃之徴為尚書

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即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

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即位賜爵關内侯大司馬曹休帥軍向皖濟表以為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吴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吴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没還為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為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動陛下卓然自

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為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

者或纏曲附左右者反違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貽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

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報嘉之就遷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景初中外勤征役内務宫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宫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惟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敗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衆不為國用

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煦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嬴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又懽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弗聞斯言也齊王即位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遷太尉先是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
以配天濟以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
詰隆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
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
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
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
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
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

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懿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固讓不許初懿之起事也命濟以書與爽言但免官而已及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因以發病是歲薨謚曰景侯初濟為揚州別駕有時苗者字德冑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建安中入丞相府出為壽春令揚州治在其縣苗初至往謁濟濟素嗜酒會醉不能見苗苗

怒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置之墻下旦夕射之州郡雖知其不恪然以其履行過人無若之何始至官乘薄笨車黄犉牛布被囊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其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犢犢是淮南所生也羣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肯時人以為矯然名聞天下還為太官令領其郡中正定九品於叙人才不能寛弘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如所忿濟者濟復位台司不以苗前毁已為嫌苗亦不為濟貴更屈意為

令數歲不肅而治遷典農中郎將卒濟薨子秀嗣秀薨
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
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
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
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
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難翼戴天子奉辭伐
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

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已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騖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之尊伏劒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荅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

簿記室出為邵陽殺祤賛令魏國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資字彦龍先是亦歷縣令叅丞相軍事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黄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闗内侯資闗中侯並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闗内侯明帝即位尤為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西鄉侯資樂陽亭侯太和末呉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

爵左鄉侯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詔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冦邊侯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傅合之與征東將軍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隲等以見權權懼亮自疑深自解説是歲皆加侍中光禄大夫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

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名太尉司馬懿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懿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名懿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名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懿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崩初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

平殿中有鵶栖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
放資放資懼故因此勸帝召懿而廢獻肇等齊王即位
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千一百資千户封
愛子一人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元年
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
司六年放轉驃騎資衞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
一人亭侯各年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曹爽誅
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謚曰敬侯

子正嗣資復遜位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謚曰貞侯子宏嗣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亦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後之論者言放資稱贊曹爽勸名司馬懿魏室之亡實基於此故指此二人為奸回之首蓋有以也

通志卷一百十五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十八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五下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八下

劉馥字元頴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衆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爲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衆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

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為揚州刺史馥既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乾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吴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衆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蓑覆之夜

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為用馥子靖黄初中從黄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為彼州今卿復典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任河内遷尚書賜爵關内侯出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藩落高峻絶穿窬之心五種别出逺水火之災農器必具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苫備之用無雨濕之虞封符

指期無流連之吏鰥寡孤獨蒙稟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為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户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黄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

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為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闡宏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為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吏有別遂開拓邉守屯據險要又修廣戾渠陵

大堨水漑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邉民利之嘉平六年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謚曰景侯子熙嗣

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温人也祖父儁頴川太守父防京兆尹防有子八人朗最長次懿懿即晉宣王也朗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子郎時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朗曰朗之内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後關東兵

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温朗謂

邵曰脣齒之喻豈惟虞虢温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

居此是為避朝亡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

而先徙帶山之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

也竊為郡内憂之邵不從邊山之民果亂内徙或為寇

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因留洛陽朗父防為治書

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

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

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内民不安業捐棄居産流亡竄匿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絶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加三思即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朗知卓必亡恐見留即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為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

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姻為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為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内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畧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

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温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為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成臯令以病去官復為堂陽長其治務寛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内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入為丞相主簿朗以為天下土崩之勢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内威不軌於策

為長又以為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令承大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為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兖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不能致太平朗以為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致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

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廵視致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明帝即位封朗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户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初朗所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為世好士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為郡綱紀太祖為司空辟召為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績還為西曹令史遷為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

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為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户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語在常林

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内侯更拜為眞長老稱詠以為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户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

之禮賜甚厚四年甍子施嗣初濟陰王思與習俱為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後同時擢為刺史思領豫州思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世單家富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

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
馬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司空辟未至舉茂才
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時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
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
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説將軍
馬騰等既為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
與鍾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
幹復舉并州反河内張晟衆萬餘人無所屬寇崤澠間

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為議郎
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
斬琰固首幹奔荆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荆州而
騰等分據關中太祖復遣既喻騰等令釋部曲東還騰
已許之而更猶豫既恐為變乃移諸縣促儲偫二千石
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為衛尉子超為將軍統
其衆後超反既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右以既為
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建既為尚

書出為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從征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氐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既說太祖拔漢中民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既假三郡人為將吏者休課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以問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

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旣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黄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旣旣曰俊等外假國威内生悖逆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鬬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

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為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黄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為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奴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治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郾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時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

河諸將皆以為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鸇陰口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為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鋭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為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侯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

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旣夜藏精卒三千人為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勑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帝甚悅詔嘉其功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户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餘騎攻邊縣旣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儒治左城築鄣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西羌恐率衆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

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為虎附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為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内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為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扶風龎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龎淯敦煌

張恭周生烈等終皆有名位黄初四年薨詔愍傷之賜其小子翁歸爵關内侯明帝即位追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皇后徵拜光禄大夫位特進封妻向為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誅語在夏侯玄傳

温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為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家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為廩丘

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見稱入為丞相主簿出
為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以為不如此
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為
治中邪時濟見為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
進等曰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共諮議建安二十
四年孫權攻合肥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兖州刺史裴
潛曰此間雖有賊不足憂而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
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進必將為患於

是有樊城之事詔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等緩之悏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為急會者不欲驚動遠衆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為輕裝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各見召如悏所策文帝踐祚以悏為侍中出為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四十五詔愍悼之賜悏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絶悏卒後汝南

孟建為涼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共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欲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

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之多為請遂得免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奥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言故得無敗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幹之反張琰將舉兵以應之逵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與琰畫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逵從琰求兵修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

謀故逵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逵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悦之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逵疑屯田都尉藏亡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撾折脚坐免然太祖心善逵以為丞相主簿始逵為諸生畧通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

斜谷視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餘皆放遣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及太祖崩喪還洛陽逵典喪事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及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大軍出征復為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

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逵為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寛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逵考竟其二千石已下阿縱不如法者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

内侯州南與吳接逵明斥候繕甲兵為戰守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並征吳破呂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為寇輙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沛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

并兵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懿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懿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

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絶於内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軍糧給休軍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黄初中文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逵則休幾為虜矣會逵病篤謂

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不得有所修作薨謚曰肅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勲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充咸熙中為中護軍入晉為元功之臣晉史有傳

李孚字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民人饑困孚為諸

生當種薤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
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
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鬬尚出軍詣平原留別駕審配
守鄴城孚隨尚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
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荅
尚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内且恐不能自達孚
請自往尚問孚當何所將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
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尚從其計孚自選温信者三人

不語所之皆刺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
尚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斫問事杖三十
枚繫着馬遏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
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乎因此夜到以一鼓中
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
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歷太祖營前徑南過
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
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乎得入配等見

孚悲喜鼓譟稱萬歳守圍者以狀聞太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人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得去其明太祖聞孚已得

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尚尚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譚戰死孚還城城中雖畢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彊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為宜令新降為内所識信者宣傳明教太祖謂孚曰卿便還宣之孚跪請教太祖曰便以卿意宣也孚

還入城宣教使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中以安乃還
命太祖以孚為良足用也會為人所間裁署冗散出守
解長名為嚴能稍遷至司隷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
精斷無衰而術畧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
後改為李
楊沛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為公府令史以牒
除為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饑窮沛課民畜乾椹收䝁豆
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

祖為兖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椹太祖大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為長社令時曹洪賔客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撾折其脚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為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並有治迹坐與督軍爭鬭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為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科法太祖曰善顧謂

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疋既欲以
勵之且以報乾椹也沛辭去未到而軍中豪右曹洪劉
勲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敕沛為令數
年以公能轉為護羌都尉建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
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
黄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
渡吏呵不肯黄門與吏爭言沛問黄門有疏邪黄門云
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

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為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平代張既為京兆尹黄初中儒雅並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冗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病亡鄉人親友及故吏為殯葬也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

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説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倡之必有和者原曰為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為主簿峻乃為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别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悦表峻為騎都

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

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

祖以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

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絶糧道乃使

千乘為一部十道方行為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

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

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校尉峻寛厚有度而見事理

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卹朋友孤遺中

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録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内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氐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

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功加護羌校尉賜爵關内侯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黄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冦鈔道路斷絶武威太守毋

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掠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

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衆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

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掐苦治反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敦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據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

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黄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畿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决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

亂遂棄官客荆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為名而内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殽澠間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曰杜畿其人也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

使兵數千人絶陜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户非皆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顯絶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詭道從郖津渡范先欲殺畿以威衆且觀畿去

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鑯舉動自若於是
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鑯謂衛
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
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督行丞事領功
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鑯
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鑯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
事不可動衆心今大發兵衆必擾不如徐以貲募兵固
以為然從之遂為貲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

而少遣兵鐵又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衆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衆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鐵知諸縣附已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鐵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鐵不下畧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

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減畿治之崇寛惠與民無為民甞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勉慰之漸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於是畿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乃令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至今河東特多儒者畿

之由也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相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時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勳後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

謂不媚竈者也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事平更有令曰
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内卿有其功間將授卿以納
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
且煩卿卧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
王位賜爵關内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
百户守司隸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
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
風沒帝為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

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初畿甞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更為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日而卒時年六十二子恕嗣恕字務伯太和中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黄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事治飾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

下大議損益恕以為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故威風夙著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恕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搤腕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

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畧帀以所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邉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内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兖豫司兾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守將以盡治理之

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墾
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
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
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得中朝
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
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
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獄斷百數十人歲歲
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

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寬於疆埸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

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内外衆官恕以為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禄譬猶烏獲之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闕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

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吕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為綴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内職大臣亦當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内

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畧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禄受重任者不徒

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禄以為高拱默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

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况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尚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不行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

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令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與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

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師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隷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

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禄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皆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毁人不實其所毁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説非獨毁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

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言賢愚明皆當為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

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恩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夫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

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

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衆迕世為奉公密行白人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禄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於迕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録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

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怨在朝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以疾去官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怨務存大體而已其樹惠愛益得百姓之歡心不及其父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怨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知故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怨曰程申伯處先帝之

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恕倜儻任意而不思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留阮武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

令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邑百户恕奏議論駮皆可觀掇其切於世大事著于篇預有大功於晉世晉史有傳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衆衆父興皆為名儒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衆興及泰

漢史皆有傳泰卒天下大亂渾將泰小子袞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畧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治

郡下議者悉以為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為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鄜城

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侯長邵陵令幷其吏民入磑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畧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内史程休渾聞遣將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為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為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為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者為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衰息及

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為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
太祖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駙
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每患水潦百姓
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
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
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比年大收
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徳號曰鄭陂轉
為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

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袁晉史有傳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黄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絶無太守二十歳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

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卹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閲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絶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

由是民吏翕然稱其德惠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遥共祠之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顔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國孔乂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擿姦發伏咸為良二千石瓘燠事行無所見顔斐字文林有才學太祖為丞相召為太子洗馬

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閑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為煩一二年間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閑鉏治又課民當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

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懿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民斐以白懿懿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陜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

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明公意也懿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涉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崤而疾困斐心素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流涕為立碑于今稱之不忘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

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鄴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閱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

卒始邵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為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退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兖州刺史果與王凌謀逆家屬誅滅事

在淩傳邵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疎屬得不坐孔乂字元儁孔子之後乂為散騎常侍事三少帝嘗上疏規諫官至大鴻臚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絶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而還值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

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内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遼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人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悅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

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袁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於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别徇趙國恒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遼别將徇海濵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為盪寇將軍復别擊荆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

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遼突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時荆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

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至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虜其衆太祖論功增遼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

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斬二將殺數十人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

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轉前將軍分封兄汎及一

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
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勑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
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進封晉陽
侯增邑千户并前二千六百户黄初二年遼朝洛陽宫
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吴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
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
從破吴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
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

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為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户賜一子爵關内侯虎為偏將軍

甍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為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又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

擊黄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都鄴都定從擊袁譚於
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别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
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功各宜顯寵於是禁為
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别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
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
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與李典擊之
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濵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
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

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户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户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黄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兖州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屬將軍

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吕布於濮陽别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别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黄巾劉辟黄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

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刼初黄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寛之故敢因緣為畧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之無時不先為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而入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

狀太祖悅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

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别將屯原武擊紹别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

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户并前千二百户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

得士衆心太祖甞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户封一子為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没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德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

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龎德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之制曰昔荀林父敗績于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故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禁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令先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龎德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

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鄚人也漢末應募討黄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與諸將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

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懟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别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别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

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

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案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鄚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

羌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懿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制益封千户幷前四千三百户司馬懿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以伐吳詔郃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

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虎賁使衛郃帝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郃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郃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

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令將軍外勒戎旅内存
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令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
詔郃督諸將西至畧陽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
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謚曰壯侯子雄嗣郃前後征
伐有功明帝分郃户封郃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内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揚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
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
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

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鬬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别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内從破劉備又從破顔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㶏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輙降

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皆傾耳以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别討毛城設伏兵掩擊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横野將軍從征荆州别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

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氐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户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

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絶馬鳴閣道晃别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絶外内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圍仁于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

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吕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别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羽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

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巵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陳觀之而晃營整齊將士駐車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為右將軍進封逯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

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二百戶
疾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為
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
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効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
援太和元年薨謚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
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字文博為袁紹將
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
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

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
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通志卷一百十五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二十九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桓禺 呂虔 許褚 衛覬 潘勗 劉廙 劉劭 繆襲 蘇林 韋誕 夏侯惠 孫該 杜摯 傅嘏

桓階 陳羣 子泰 陳矯 子本 徐宣 衛臻 父茲 盧毓

和洽　常林　楊俊王象　杜襲　趙儼　裴潛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黄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吕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别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與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兖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從頴陰令為中郎將將整軍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

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勑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

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

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其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户并前三百户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功增禎邑百户賜典一子爵關内侯邑百户謚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其

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内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恭會酒酣殺直衆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黄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助繡太

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太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公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其亡可立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劒以叱之

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别遣關羽絶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子基襲文帝踐阼謚曰剛侯又以基為奉義中郎

將基兄緒為平虜中郎將用寵異焉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黄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衆推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吕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

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凡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兖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兖州亂翕暉皆叛及兖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為郡守時

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

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諗詷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别遣至晥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

遇霖雨大軍未至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王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明帝即位增邑五百戶并前三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艾嗣艾官至

青州刺史少府艾蕸謚恭侯子權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内侯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蕸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為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子琮立太祖征荆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及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来何遟邪聘曰前日不能輔弼劉荆州以奉國家荆州雖没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

不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慚無顏早見耳遂歔欷流涕太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眞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荆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内侯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荆城文帝踐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

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增邑五百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為列侯又賜聘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禺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聞虔有膽策以為

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炅毋等作亂與昌狶通太祖以虎代松虎到招誘炅毋渠帥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虎察炅毋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虎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虎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殭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

南黄中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為别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户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絶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来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

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内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

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来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来多今兵渡已盡宜去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左手舉馬鞍蔽太祖右手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不免其後太祖與遂超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

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
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
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荆州來朝
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
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
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
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之遷中堅將
軍及太祖崩褚號哭歐血文帝即阼進封萬歲亭侯遷

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為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為皆壯士也同日拜為將其後以功為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劒客也明帝即位進年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諡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為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為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衛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通覬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多引為部曲覬與荀彧書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懐以為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

寶也自亂来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彧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彧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國既建拜侍中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即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誥之詔文帝踐阼復為尚書

封陽吉亭侯明帝即位進封閺鄉侯三百户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

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死亡貧賤順指者愛所由来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顔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説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悦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況今四海之内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

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勾踐滋民之術猶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

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靡費工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覬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黄初時散騎常侍河内王象亦與覬並以文章顯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魏公九

錫策命勗所作也覬薨謚曰敬侯子瓘嗣晉咸熙中為
鎮西將軍晉史有傳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
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廙
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
者以讒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謂
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迴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
同塵於内則宜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

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廙懼奔揚州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魏國初建為黄門侍郎太祖之在長安欲征蜀廙上疏言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修德然後服之秦為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内也為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殿下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不出旬年而二寇服矣太祖遂

進前而報廙曰非但君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遭乾坤之量值時来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効難用筆陳廙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帝即位為侍中賜爵關内

侯黄初二年卒時年四十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為計吏詣許時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云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御史大夫郗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

秘書郎黄初中為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即位出為陳留太守敦崇敎化百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畧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為昔袁尚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効忠也又所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修德而不征重勞民也宜加寛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權使張彌等首

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内營宫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鋭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埶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

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宜輔翼機事納謀幃幄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法劭著七十二條及作說畧一篇上之劭又以為宜制禮作樂用移風俗作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贈光祿勲子琳嗣劭同時

東海繆襲襲友人山陽仲長統陳留蘇林京兆韋誕譙
國夏侯惠任城孫該河東杜摯等皆有才學多所叙述
著名於世襲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歷事魏四世正始
中卒統字公理漢史自有傳林字孝友建安中為五官
將文學黄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
者是也誕字仲將建安中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
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遜位卒于家誕與邯鄲淳衛
覬並以善書有名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惠字雅權

夏侯淵之子歷散騎黃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辯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該字公達年二十二上計掾召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卒于官摯字德魯初上笳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中轉補校書竟不得遷卒于秘書

傅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傅介子之後也祖父睿代郡太守父充黃門侍郎伯父巽黃初中為侍中尚書嘏弱冠知名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

合徒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家之利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材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鄧元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

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司空陳
羣辟為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嘏以
殿最之課未盡人才作論難之頗箴其失正始初除尚
書郎遷黄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書嘏復
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務本吾
恐必先惑子凡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
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太傅司
馬懿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遷尚書嘏欲依

古法大改定官制以時方多難未能革易而止時論者議欲自征吳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征南將軍毌丘儉各獻策不同詔以問嘏嘏言舉衆臨險此為希幸徼功非全軍之長策也惟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時不從嘏言遂詔昶等出軍為吳大將諸葛恪大破於東關恪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備嘏議以為淮海非賊經行之路又昔孫

權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畧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乾没乎恪不過遣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泝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圍新城不尅而歸嘏嘗論才性同異鍾會集而論之嘉平末賜爵關内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毋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師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肅勸之師遂行以嘏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敗嘏有謀焉及師薨嘏與司馬昭徑還洛陽

昭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會由是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嘏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謚元侯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嘏著勳前朝改封祗涇原子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劉表許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宜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杖義而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郡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内應不亦可乎羨曰善遂舉長沙及旁三郡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悦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

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暨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暨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太祖定荆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主簿遷魏郡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暨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弈以剛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暨左右以自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

為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而晃等勢不便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貳者誠以大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死爭外有彊救大王按六軍以示餘力何憂於敗而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於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遷尚書令封高鄉亭

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樂鄉侯邑六百户又賜階三子爵關內侯祐以嗣子不封病卒又追贈關內侯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以階弟纂為散騎侍郎賜爵關內侯嘉尚升遷亭公主會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子翊嗣

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

盛名於世羣為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劉備臨豫州辟羣為別駕時陶謙病死徐州迎備備欲往羣說備曰袁術尚彊今東必與之爭吕布若襲將軍之後將軍雖得徐州事必無成備遂東與袁術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備軍備恨不用羣言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吕布破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

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還教以為模逵穢
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奸宄誅太祖以謝羣
羣廌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
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除蕭賛長平令父
辛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
軍事魏國建為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
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為死
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

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

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
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
與羣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羣
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羣後轉為侍中領丞相
東西曹掾在朝無適莫雅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
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常歎曰自吾有回門
人日以親及即王位封羣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
官人之法羣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

書令進爵潁鄉侯帝征孫權使羣領中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羣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羣與曹真司馬懿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增邑五百并前千三百戶與征東大將軍曹休中軍大將軍曹真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開府頃之為司空改錄尚書事太和中曹真表欲數道伐蜀從斜谷入羣以為斜谷險阻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真復

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真據之遂行會霖雨積日羣又以為宜詔真還帝從之皇女淑生未朞月而薨帝悼念之為之制服舉朝素服朝夕哭臨比葬帝自往視陵親臨祖載羣上疏極言其非是後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於便處移殿舍羣復上疏言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

可無舉宮暴露野次廢損盛節蠶農之要又賊地聞之以為大衰加所煩費不可計量且帝王萬國之主靜則天下安動則天下擾行止動靜豈可輕脱哉帝不聽青龍中大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羣諫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役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唯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賊滅之

後豈可復興役邪此君之職蕭何之大畧也羣又曰昔
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焚燒是以蕭何建
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髙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
誠不宜與古同也且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王者莫
之敢違若必欲作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若卓然回意
亦非臣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離意諫之
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
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

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減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羣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使復位廙深德羣羣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弘博不伐皆此類也羣又前後數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毀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青龍四年薨謚曰靖侯子泰嗣帝追思羣功德分羣戶邑封一

子列侯泰字元伯青龍中除散騎侍郎正始中徙游擊將軍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懐柔夷民甚有威惠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及徵為尚書悉以還之嘉平初代郭淮為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

肯附令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
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
南安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
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
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令
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
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於牛頭截其
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

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淮薨泰代為征西將
軍假節都督雍凉諸軍事後年雍州刺史王經白泰云
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翅使
涼州軍至枹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
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
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至枹罕趣狄道
泰勑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
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

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五營在前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虵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

蝮虵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避之鋒
覩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持輕兵
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髙壁深
壘挫其鋭氣令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
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
降招納羌胡東事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維
以乗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鋭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
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榅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

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道維之詭謀倉卒所辦縣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踊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

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于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嘆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

敢能没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
軍司馬昭曰昔諸葛亮常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
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為急征西速救
得上策矣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
簡白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昭語荀顗曰元伯沉
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不求益兵又希簡上
事必能辨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後徵泰為尚書
右僕射典選舉加侍中光祿大夫吳大將孫峻出淮泗

以泰為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詔徐州監軍已下受泰節度峻退軍還轉為左僕射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昭率六軍軍丘頭泰總署行臺司馬氏兄弟皆與泰親友及沛國武陔亦與泰善昭問陔曰元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已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功立事過之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户賜子弟一人亭侯二人關内侯高貴鄉公之見殺也司馬昭會朝臣謀其故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

之顚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今舅不如泰也子弟内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與太傅司馬孚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昭謂泰曰元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曰為吾更思其次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追贈司空謚曰穆侯子恂嗣恂薨無嗣弟温紹封咸熈中開建五等以泰著勲前朝改封温為愼子陳氏自太丘長寔寔子鴻臚紀紀子司空羣羣子泰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

漸漸小減時人為其語曰公慙卿卿慙長

陳矯字季弼廣陵東陽人也避亂江東及東城辭孫策袁術之命還本郡太守陳登聞其名請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重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重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重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重孔文舉雄姿桀出有霸王之畧吾重

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郡為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為外蕃則吳人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辭曰本國倒縣僕奔走告急縱無申胥之効敢忘弘演之義乎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於衛衛不與而嫁於許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於國滅身死懿公屍為狄人所食唯有肝在懿公有臣曰弘演適使反致命於肝曰君為其內臣為其外乃刳腹

内肝而死桓公曰衛有臣若此而尚滅寡人無有亡無日矣乃救衛定其君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太祖辟嶠為司空掾屬除相令征南長史彭城樂陵太守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嶠曰此孝子也表赦之遷魏郡太守時繫囚千數至有歷年嶠以為周有三典之制漢約三章之法今惜輕重之理而忽久繫之患可謂謬矣悉自覽罪狀一時論決大軍東征入為丞相長史軍還復為魏郡轉西曹屬從征漢中還為尚

書行前未至鄴太祖崩洛陽羣臣拘常以為太子即位當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以繫遠近之望且又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位大赦蕩然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畧過人信一時之俊傑也帝既踐阼轉署吏部封高陵亭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邑六百戶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

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而迴車其亮直如此時劉曄以先進見幸因譖矯專權矯懼以問其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見矯矯又問二子騫曰陛下意解故見大人也既入盡日帝曰劉曄譖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餅授之矯辭帝曰豈以為小惠君已知朕心顧君妻子未知故也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

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後加侍中光祿大夫遷司徒景初元年薨謚曰貞侯本嗣爵矯本劉氏子出嗣舅氏而婚于本族徐宣每非之廷議其闕太祖惜矯才量欲擁全之乃下令曰衰亂已來風教彫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自建安五年已前一切勿論其以斷前誹議者以其罪罪之初矯為郡功曹使過太山太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之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遊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

承代矯云本歷位郡守九卿所在操綱領舉大體能使
羣下自盡有統御之才不親小事不讀法律而得廷尉
之稱優於司馬岐等精練文理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
河北諸軍事薨子毅嗣騫亦位至車騎將軍晉史有傳
徐宣字寶堅廣陵海西人也避亂江東又辭孫策之命
還本郡與陳矯並為綱紀二人齊名而私好不協然俱
見器於太守陳登與登並歸心於太祖時淮浦海西二
縣民作亂都尉衛彌令梁習夜奔宣家密送免之太祖

遣督軍扈質來討賊質以兵少不進宣潛見責之示以形勢質乃進破賊太祖辟為司空掾屬除東緡發干令遷齊郡太守入為門下督從到壽春會馬超作亂大軍西征太祖見官屬曰今當遠征而此方未定以為後憂宜得清公大德以鎮統之乃以宣為左護軍留統諸軍還為丞相東曹掾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崩洛陽羣臣入殿中發哀或言可易諸城守用譙沛人宣厲聲曰今者遠近一統人懷效節何必譙沛而沮宿衛者心文帝聞

曰所謂社稷之臣也帝既踐阼為御史中丞賜爵關內侯城門校尉旬月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遷尚書明帝即位封津陽亭侯邑三百戶時僕射缺人中領軍桓範薦宣忠厚亮直宜居腹心之任遂以為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宣總統留事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尚方令坐猥見考竟宣所上疏陳威刑

太過又諫作宫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宣曰七十有縣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位帝終不許青龍四年薨遺令布衣疎巾斂以時服詔曰宣體履至實直内方外歷在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石臣也常欲倚以台輔未及登之惜乎大命不永其追贈車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欽嗣

衛臻字公振陳留襄邑人也父茲字子許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

太祖亦異之數詣玆議大事從討董卓戰于滎陽而卒

太祖每涉郡境輒遣祠焉夏侯惇為陳留太守舉臻計吏命婦出宴臻以為末世之俗非禮之正惇怒執臻既而赦之後為黄門侍郎東郡朱越謀反引臻太祖令曰孤與卿君同共舉事加欽令問始聞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書具亮忠誠會奉詔命聘貴人于魏因表留臻參丞相軍事追錄臻父舊勲賜臻爵關内侯轉為户曹掾文帝即王位為散騎常侍及踐阼封安國亭侯時

羣臣並頌魏德多抑損前朝臻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目臻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遷尚書轉侍中吏部尚書帝幸廣陵行中領軍從征東大將軍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詐所作也明帝即位進封康鄉侯轉為右僕射典選舉如前加侍中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答

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赴矣諸葛亮冠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絶其糧道乃以臻為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還復職加光祿大夫是時帝方隆意於殿舍臻數切諫及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臻上疏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臣每察校

事類皆如此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遲矣亮又出斜谷征南上朱然等軍已過荆城臻曰然吳之驍將必下從權且為勢以綴征南耳權果召然入居巢進攻合肥帝欲自東征臻曰權外示應亮内實觀望且合肥城固不足為慮車駕可無親征以省六軍之費帝到尋陽而權竟退幽州刺史毋丘儉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

稱兵冦亂邊境而猶桀甲養士未果尋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且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知其妄矣儉行軍遂不利臻遷爲司空徙司徒正始中進爵長垣侯邑千戶封一子列侯初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方奇貴臨菑侯丁儀等爲之羽翼勸臻自結臻以大義拒之及文帝即位東海王霖有寵帝問臻平原何如臻稱明德美而終不言曹爽輔政使夏侯玄宣指欲引臻入守尚書令及

為弟求婚皆不許固乞遜位詔曰昔干木偃息義壓彊秦留侯頤神不忘楚事儻言嘉謀望不吝焉賜宅一區位特進秩如三司薨追贈太尉謚曰敬侯子烈嗣咸熙中為光禄勲

盧毓字子家涿郡涿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漢史自有傳毓十歲而孤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袁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飢荒養寡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文帝為五官將召毓署門下賊曹崔琰舉為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

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

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歎息由是為丞相法曹議令史轉西曹議令史魏國建為吏部郎文帝踐阼徙黄門侍郎出為濟隂相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舊鄉故大徙民充之以為屯田而譙土地墝瘠百姓窮困毓愍之上表徙民於梁國就沃衍失帝意雖聽毓所表心猶恨之遂左遷毓使將徙民為睢陽典農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臨視擇居美田百姓頼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恵化青龍

二年入為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為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及侍中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悦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諸生名為狂直陛下宜容之毓在職三年多所駁爭遷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冲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也乃舉阮武孫邕帝於

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窻八達之誚帝深疾之時舉中書郎制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即詔作考課法會司徒缺毓舉處士管寧帝

不能用更問其次毓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帝乃用暨毓於人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黄門李豐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齊王即位賜爵關内侯時曹爽秉權將樹其黨徙毓僕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頃之出毓為廷尉司隸畢軌又枉奏免官衆論多訟之乃以毓為光祿勲爽等見收太傅司

馬懿使毓行司隷校尉治其獄復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封高樂亭侯轉為僕射故典選舉加光祿大夫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大梁鄉侯封一子高亭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師出征毓綱紀後事加侍中正元三年疾病遜位遷為司空固推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王祥詔使使者即授印綬進爵封容城侯邑二千三百戶甘露二年薨謚曰成侯孫藩嗣毓子欽珽咸熙中欽為尚書珽泰山太守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荆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昬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間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荆州辟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

用先尚儉節治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一以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着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魏國既建為侍中後有白毛

玠毀謗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髙祖共起微賤致功立勲髙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洽對曰如言事者言玠罪過深重非天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玠以枉大倫也以玠出羣吏之中特見拔擢顯在首職歷年荷寵剛直忠

公為世所憚不宜有此然人情難保要宜考覈兩驗其實今聖恩垂含垢之仁不忍致之于理吏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以不考欲兩全玠及言事者耳洽對曰玠信有謗主之言當肆之市朝若玠無此言言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覈臣竊不安太祖曰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狐射姑刺陽處父於朝此為君之誡也太祖克張魯洽陳便宜以時拔軍徙民可省置守之費太祖未納其後竟徙民棄漢中

出為郎中令文帝踐阼為光祿勲封安城亭侯明帝即位進封西陵鄉侯邑二百戸太和中散騎常侍高堂隆奏時風不至而有休廢之氣必有司不勤職事以失天常也詔書謙虚引咎博諮異同洽言消復之術莫大於節儉當今之要固在省息勞煩之費損除他餘之務其言甚切轉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薨謚簡侯子禽嗣禽音離禽弟適才爽開濟官至廷尉吏部尚書適子嶠晉太子少保

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也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伯先在不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林少單貧雖貧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常自餽餉之林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遣諸生於屬縣微伺吏民罪負便收之考責錢穀贖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嚴林叔父撾客為諸生所白匡怒收治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懼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縣胡毋彪

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鄙郡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唯所擇用今主上幼冲賊臣虎據華夏震慄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茍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藏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林乃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依故河間太守陳延壁陳馮二姓舊族冠冕張

楊利其婦女貪其資貨林率其宗族為之策謀見圍六十餘日卒全堡壁并州刺史高幹表為騎都尉林辭不受後刺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淩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幽州刺史所在有績文帝為五官將林為功曹太祖西征田銀蘇伯反幽冀扇動文帝欲親自討之林曰昔忝博陵又在幽州賊之形勢可料度也北方吏民樂安厭亂服化已久守善者多銀伯犬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

為善方今大軍在逺外有彊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逺舉雖克不武文帝從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出為平原太守魏郡東部都尉入為丞相東曹屬魏國既建拜尚書文帝踐阼遷少府封樂陽亭侯林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性闊達不與林同數聞林撾吏聲不以為可林夜撾吏不勝痛叫呼敖敖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啁林曰聞卿為廷尉爾邪林不覺荅曰不也崔曰卿不為廷尉昨夜

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轉大司農明帝即位
進封高陽鄉侯從光禄勲太常司馬懿以林鄉邑耆德
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
公自欲敦長幼之叙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
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
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拜光禄大夫年八十三薨追贈
驃騎將軍葬如公禮謚曰貞侯子旹嗣為太山太守坐
法誅時弟靜紹封

楊俊字季才河内獲嘉人也少受學陳留邊讓讓器異之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内處四達之衢必為戰場乃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閒同行者百餘家俊賑濟貧乏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為人所掠作奴僕者凡六家俊皆傾財贖之司馬懿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常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衆未之知唯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耳俊轉避地并州本郡王象少孤為人僕隷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讀書因獲箠

楚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為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太
祖除俊曲梁長入為丞相掾屬舉茂才安陵令遷南陽
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之徙為征南軍師魏國既
建遷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劾詣行在所
俊以身方罪免牋辭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便去何
太高遠邪遂被書左遷平原太守文帝踐阼復守南陽
時王象為散騎常侍薦俊曰伏見南陽太守楊俊秉純
粹之茂質履忠肅之弘量體仁足以育物篤實足以動

衆克長後進恵訓不倦外寛内直仁而有斷自初彈冠
所歴垂化再守南陽恩德流著殊鄰異黨襁負而至今
境守清淨無所展其能宜還本朝宣力輦轂熙帝之載
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愐本皆出
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後固歴位郡守愐御史
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初臨菑侯植與俊善太祖
嫡嗣未定密訪羣司俊雖並論文帝臨菑才分所長不
適有所據當然稱臨菑猶美文帝常以恨之黄初三年

車駕至宛以市不豐樂發怒收儁僕射司馬懿常侍王象荀緯為請叩頭流血帝不許儁曰吾知罪矣遂自殺衆寃痛之王象字羲伯既為儁所知拔果敢有才志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為魏太子所禮待自王粲陳琳阮瑀路粹等亡後後進唯象才冣高魏有天下拜象散騎侍郎遷為常侍封列侯受詔撰皇覽使領秘書監象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書藏於秘府合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合八百餘萬字象既性器和厚又文采溫

雅用是京師歸美稱為儒宗車駕南巡未到宛有詔百
官不得干豫郡縣及車駕到而宛令不解詔旨閉市門
帝聞之忿然曰吾是寇邪乃收宛令及太守楊俊詔問
尚書漢明帝殺幾二千石時象見詔文知俊必不免乃
當帝前叩頭流血竟面請俊減死一等帝不答欲釋入
禁中象引帝衣帝顧謂象曰我知楊俊與卿本末耳今
聽卿是無我也卿寧無俊邪無我邪象以帝言切乃縮
手帝遂入決俊法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

死

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曽祖父安祖父根著名漢世襲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賔禮同郡繁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俱来者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鳳翔豈謂劉牧當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其與子絶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襲遂南適長沙建安初太祖迎天子都許襲逃還鄉里太祖以為西鄂長縣濱南境冦賊縱横時長吏皆斂民保

城郭不得農桑野荒民困倉庾空虛襲自知恩結於人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業留丁彊備守吏民歡悅會荆州出步騎萬人來攻城襲乃悉召縣吏民任拒守者得五十餘人嬰城而守有南陽功曹栢孝長者亦在城中聞兵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牽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面其明側立而聽二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五日乃更負楯親鬭語子緒曰勇可習也是時襲親執矢石率與吏民戮力臨陣斬數百級襲衆死者三十餘人其餘十

八人盡被創賊得入城襲帥傷痍決圍而出死喪畧盡而無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百姓慕而從者如歸司隷鍾繇表拜議郎參軍荀彧又薦襲太祖以為丞相軍祭酒魏國既建為侍中與王粲和洽並用粲彊識愽聞故太祖遊觀出入多得驂乘至其見禮不及洽襲襲常獨見至于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豈有盡邪卿晝侍可矣悒悒於此欲兼之乎後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

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綏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徙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襲與張郃郭淮糾攝諸軍權宜以郃為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時將軍許攸擁部曲不附太祖而有慢言太祖大怒先欲討之羣臣多諫可招懷攸共討彊敵太祖横刀於膝上作色不

聽龔入欲諫太祖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龔曰若殿下計是邪臣方助殿下而成之若殿下計非邪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之何待下之不闓乎太祖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乎龔曰殿下謂許攸何如人邪太祖曰凡人也龔曰夫唯賢知賢唯聖知聖凡人安能知非凡人邪方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彊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鐘不以莛撞起音是區區之許攸何足

以勞神武哉太祖曰善遂厚撫攸攸即歸服時夏侯尚
暱於太子情好至密襲謂尚非益友不足殊待以聞太
祖文帝初甚不悅後乃追思語在尚傳其柔而不犯皆
此類也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及踐阼為督軍糧御
史封武平亭侯更為督軍糧執法入為尚書明帝即位
進封平陽鄉侯諸葛亮出秦川大將軍曹真督諸軍拒
亮徙襲為大將軍軍師分邑百戶賜兄基爵關內侯真
薨司馬懿代之襲復為軍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五十

戸以疾徵還拜太中大夫甍追贈少府謚曰定侯子會嗣

趙儼字伯然潁川陽翟人也避亂荆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同計合為一家太祖始迎獻帝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應期命世必能康濟華夏吾知歸矣建安二年年二十七遂扶持老弱詣太祖太祖以儼為朗陵長縣多豪猾無所畏忌儼取其尤甚者誅之自是恩威並著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唯陽

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錄戶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
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寧無遺
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
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
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
緩調當為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曰今陽安郡當送緜
絹道路艱阻必致冠害百姓困窮鄰城並叛易用傾蕩
乃一方安危之機也且此郡人執守忠節在險不貳微

善見賞則為義者勸善為國者藏之於民以為國家宜
埀撫慰所歛綿絹皆俾還之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
郡縣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内遂安入為司空掾屬
主簿時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
氣多共不協太祖使儼并參三軍每事訓喻遂相親睦
太祖征荆州以儼領章陵太守徙都督護軍護于禁張
遼張郃朱靈李典路招馮楷七軍復為丞相主簿遷扶
風太守太祖徙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五千餘人使平難

將軍殷署等督領以儼為關中護軍盡統諸軍羌虜數
來寇害儼率署等追到新平大破之屯田客呂並自稱
將軍聚黨據陳倉儼復率署等攻之賊即破滅時被書
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别
皆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
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舍署軍復前
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而儼自隨步騎百五十
人皆與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問各驚被甲持兵不

復自安儼欲還既等以為今本營黨已擾亂一身赴之無益可須定問儼曰雖疑本營與叛者同謀要當聞行者變乃發之又有欲善不能自定宜及猶豫促撫寧之且為之元帥既不能安輯身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放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成敗慰勵懇切皆慷慨曰死生當隨護軍不敢有二前到諸營各召料簡諸姦結叛者八百餘人散在原野惟取其造謀魁率治之餘一不問郡縣所收送皆放遣乃即相率還降儼密白宜

遣將詣大營請舊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須到乃發遣而事露諸營大駭不可安喻儼謂諸將曰舊兵既少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或成變為難不測因其狐疑當令早決遂宣言當差留新兵之溫厚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悉遣東便見主者內諸營兵名籍案累重立差別之留者意定與儼同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儼一日盡遣上道因使所留千人分布羅落之東兵尋至乃復脅喻并徙千人令相及共東

凡所全致二萬餘口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南行與平冦將軍徐晃俱前既到羽圍仁遂堅餘救兵未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呵責晃促救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絶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弊内外耳當今不若前軍逼圍遣諜通仁使仁知有外救以勵將士計北軍至不過十日尚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賊必矣如有緩救之戮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便作地道箭飛書

與仁消息數通北軍亦至幷勢大戰羽軍既退舟船猶據沔水襄陽隔絶不通而孫權襲取羽輜重羽聞之即走南還仁會諸將議咸曰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儼曰權邀羽連兵之難欲掩制其後顧羽還救恐我乘其兩疲故順辭求效乘釁因變以觀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逐北權則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太祖聞羽走恐諸將追之果疾勑仁如儼所策文帝即王位為侍中頃

之拜駙馬都尉領河東太守典農中郎將黄初三年賜爵關内侯孫權寇邉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為軍師權衆退軍還封宜土亭侯轉為度支中郎將遷尚書從征吴到廣陵復留為征東軍師明帝即位進封都鄉侯邑六百户監荆州諸軍事假節會疾不行復為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轉大司馬軍師入為大司農齊王即位以儼監雍涼諸軍事假節轉征蜀將軍又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四年老疾求還徵為驃騎

將軍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
乂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追送
雜藥材數箱儼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
用是爲邪遂不取及至京遷司空薨謚曰穆侯子亭嗣
初儼與同郡辛毗陳羣杜襲並知名號曰辛陳杜趙云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避亂荆州劉表待以賓禮
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以
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荆州以潛

參丞相軍事出歴三縣令入為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荆州卿以備才畧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為治也若乘閒守險足以為一方主時代郡大亂以潛為代郡太守烏丸王及其大人凡三人各自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正太祖欲授潛精兵以鎮討之潛辭曰代郡户口殷衆士馬控弦動有萬數單于自知放横日久内不自安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

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撫之以靜單于以下脫帽稽

顙悉還前後所畧婦女器械財物潛按誅郡中大吏與

單于為表裏者郝温郭端等十數人北邊大震百姓歸

心在代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治代之功潛

曰潛於百姓雖寛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理過

嚴而事加寛惠彼素驕恣過寛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

法此怨爭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太祖深

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果反乃遣鄢陵侯彰為

驃騎將軍征之潛出為沛國相遷兖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陣齊整特加賞賜文帝踐阼入為散騎常侍出為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奏通貢舉比之郡國由是農官仕進路泰遷荆州刺史賜爵關内侯明帝即位入為尚書出為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邑二百户入為尚書令奏正分職料簡名實出事使斷官府者百五十餘條父喪去官拜光禄大夫正始五年薨追贈太常謚曰貞侯子秀嗣遺令儉葬墓中惟置一

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潛之去官也遠近皆云當為公會病亡始潛自感所生微賤無舅氏又為父所不禮即折節仕進雖多所更歷清慎恪然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藥芘以自供又當為兖州時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留以掛柱又以父在京師出入薄輦車羣弟之田廬常步行家人小大或并日而食其家敬上下相奉事有似於石奮其履儉校度自魏興少能及者潛為人才博有雅姿容然但如此而已終無所推進故世

歸其潔而不宗其餘秀咸熙中為尚書僕射後與子顧皆顯名晉世

通志卷一百十六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

魏

韓暨（韓宣）崔林　高柔　孫禮　王觀　辛毗　楊阜　高堂隆　滿寵　田豫　牽招　郭淮　徐邈　胡質　王昶　王基　王淩　毌丘儉（文欽）諸

葛誕　唐　諮　鄧艾　州　泰　鍾會　王　弼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韓王信之後祖術河東太守父純南郡太守初同縣豪右陳茂譖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為言庸賃積資陰結死士遂追呼尋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姓名隱居魯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為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禮辟遂遁逃南居孱

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之曁懼應命除宜城長太
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曹掾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謁
者舊時冶作馬排（蒲拜反為排以吹炭）每一熟石用馬百匹更作
人排又費功力曁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
前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
九卿文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黄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
鄉亭侯邑二百戸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祏
皆在鄴都曁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洛陽廟四時蒸嘗

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位景初二年春詔以暨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謚恭侯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暨嘗為大鴻臚其後有勃海韓宣者繼為之俱號稱職故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宣字景然勃海人也為人短小建安中太祖召署丞相軍謀掾冗散在鄴嘗於鄴宮出入於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

自障住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曰應得唐突列侯不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土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不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黃初中為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輦過問此為誰左右對曰尚書郎勃海韓宣也帝追

念前臨菑侯所説乃竊曰是子建所道韓宣邪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前以當受杖豫脱袴纏褌面縛及其見原褌腰不下乃趍而去帝目而送之笑曰此家有膽諦之士也後出為清河東郡太守明帝時為尚書大鴻臚數歲卒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史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陟以林

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從署別駕丞相掾屬魏國建稍
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郎
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涿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
郎將上所親重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
致敬而崔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修斬卿使君
寧能護卿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
屣寧當相累邪此州與邊塞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
其逆心特為國家生北顧憂以此為寄在官一朞寇竊

寢息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恕也遷大鴻臚時龜兹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主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閻使連屬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得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為夷狄所笑乃移書燉煌喻旨并録前世侍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常制明帝即位賜爵關内侯轉光禄勲司隷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過員吏林為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輙見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

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内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皐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為今之制度不惟疎濶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

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薦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為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户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頃之又進封安陽鄉侯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祠辟雍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今

宗聖侯奉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吏奉祀尊為貴神制三府議博士傳祇以春秋傳言立在祀典則孔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絶世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黄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

武可謂崇明報德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林之著此議頗為世論所鄙明帝又分林邑封一子列侯正始五年薨謚曰孝侯子述嗣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兖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袁紹甥也

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柔冒艱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平袁氏以柔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姦吏數人皆自引去柔各名復之還皆自相勸勵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姦令史柔處法允當獄無留滯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徐解裘覆之而去自是辟為丞相倉曹屬太祖欲遣

鍾繇等討張魯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大軍已舉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茍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初建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

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案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及他蒙活者甚衆遷為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案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

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内侯轉加執法時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奸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為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

者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之於是遂絶校事劉慈等自黄初初數年之間舉吏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虚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為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功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勲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於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

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名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尊道重

學聖人弘訓褒文崇儒帝若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以戰陳為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閔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廸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儒顯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皇子連夭繼嗣未育棻上疏曰二虜狡猾潜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蓄養壯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

去病應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燕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侯吳蜀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

官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姦斯之黴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時獄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復為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

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為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寛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為叔父恭任内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

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茍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置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使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斂於宅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喿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

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以來百姓
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少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
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
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歳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
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
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
穡之艱難寛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
不悦豫矣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

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𥟖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𥟖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甞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𥟖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曽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不敢舉人錢物也

𥡆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賓禮錢何不言邪子文怪
知事露應對不次𥡆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
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𥡆便遣吏卒承子文辭
往掘禮即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
禮為戒在官二十三年轉太常旬日遷司空徙司徒及
太傅司馬懿奏免曹爽皇太后詔𥡆假節行大將軍事
據爽營太傅謂𥡆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萬歲鄉侯
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常道鄉公即位

增邑并前四千户前後封二子亭侯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諡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祭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姦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魯山

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為民作害乃徙禮為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為間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邪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為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為尚書明帝方修宫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乗輿禮便投鞭下馬

欲奮劒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臨崩之時以曹爽為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為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内侯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禮為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

府出為荆州刺史遷兾州牧太傅司馬懿謂禮曰今清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為驗聽者以先老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徙避仇讐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為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决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懿曰是也當别下圖禮

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
當參異同禮上䟽曰管仲霸者之佐其器又小猶能奪
伯氏駢邑使没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
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為限而鄃以馬丹候為驗
詐以鳴犢河為界假虚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
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
一朝決之者縁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按摘校也平原在
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

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為長嘆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卿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禄素餐輙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為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為幷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幷州少耶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别何不歡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

雖不德豈以官位徃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吕弼
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
下洶洶此禮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懿曰且止忍
不可忍及爽誅後入爲司隷校尉禮凡臨七郡五州皆
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户禮與盧毓同郡
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畧齊云嘉
平二年薨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廪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名爲丞

相文學掾出為高唐陽泉鄭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為尚書郎廷尉監出為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以上屯居築京堠時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助子弟不與期會但勑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督自勵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已息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為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為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為劇邪主者曰若郡為外劇恐於明府有任

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為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為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為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猝起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尉司馬懿請觀為從事中郎遷為尚書出為河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没官少府

統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寳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
觀守法乃徙為太僕司馬懿誅爽使觀行中領軍據爽
弟羲營賜爵關内侯復為尚書加駙馬都尉高貴鄉公
即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禄大夫轉為右僕射常道
鄉公即位進封陽鄉侯增邑千戸并前二千五百戸遷
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就第拜授就官數日上送印綬輒
自輿歸里舍薨於家遺令藏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
樹謚曰肅侯子悝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勲前朝

改封悝膠東子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東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荆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悦後數日更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相敝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耳袁氏本兄

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己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内兄弟讒閲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蟣虱加以旱蝗饑饉并臻國無囷倉行無裹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躡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

擊疲獘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荆州荆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畧而内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修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矣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久

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毘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貪財好色而良平匡其過失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軍還為丞相長史文帝踐阼遷侍中賜爵關内侯時議改正朔毘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毘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

皆莫敢言毘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毘曰誠以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議也毘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毘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毘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常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毘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希出上軍

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江陵毘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毘諫曰吳楚險遠難禦道隆後服道洿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内夫不賓者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子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算而後出軍猶臨事而懼况今廟算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鋭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

之計莫若修范蠡之養民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年之中彊壯未老童齔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毘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茍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毘不與往來毘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

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為闇
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
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
者邪冗從僕射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
亮計畧不如辛毗毗宜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
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
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為衛尉時帝方修
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

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宫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為社稷計帝報曰二虜未滅而治宫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者之都當及民勞兼辦使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畧也今卿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

九河泛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時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
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
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
不當内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
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
祚而文皇帝受命黄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
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内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

誠如辛毗言也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青龍二年諸葛亮率衆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懿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准毗節度莫敢犯違懿數欲進攻毗禁不聽亮卒復還為衛尉薨謚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和內太守毗女憲英自有傳

楊阜字義山天水兾人也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

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彊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畧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所好遂去官而端徵為太僕其子康代為刺史辟阜為别駕察孝廉辟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為之備隴

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為備不周超果率諸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唯兾城奉州郡以固守超旣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州遣别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為超所殺於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

死無二田單之守不固於此也柰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内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為撫夷將軍領兵屯歷城阜少長叙家乃西至歷城見叙母及叙説前在冀中時事歔欷悲甚叙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

士大夫皆蒙其耻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勅叙從阜計計定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奉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王靈結謀定討超約使從弟謨至兾語岳并結安定梁寛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月與叙起兵於鹵城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寛等解岳開兾城門討超妻子超襲歷城得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

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超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内侯阜讓爵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尙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記錄必不墜於地矣太祖征漢

中以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郡濵蜀漢阜請依龔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趣下辯而氐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大笑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别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及劉備取漢中以逼下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

移之恐吏民戀土阜恩信素著前後徙民氐使居京兆
扶風天水界者萬餘戶徙郡於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
為政舉大綱而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
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
在郡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嘗見明帝著帽被縹綾
半褎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
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發美女以
充後庭數出弋獵秋大雨雷電多殺鳥雀阜上疏指陳

災譴之由皆從心恣欲所致其語切直又雍丘王植怨於不齒藩國至親法禁峻密阜又陳九族之義以諷焉帝詔報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蜀遇雨不進阜上疏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

善政也帝覽奏即名諸軍還後詔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為致治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禮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阜又上疏欲省

宮人諸不見幸老乃名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天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乎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

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弊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為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殷周為法桀紂秦楚為戒而乃自暇自逸唯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斯義言不切至

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每朝廷會議阜嘗侃然以天下為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魯高堂生之後也少為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劒叱督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歷階趙彈秦

等相如進左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
止之後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八年太祖名為丞相軍
議掾後為歷城侯徽文學轉為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及
游獵馳騁隆以義正諫甚得輔導之節黄初中為堂陽
長以選為平原王傅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
中博士駙馬都尉帝初踐阼羣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
唐虞有遏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臣以為不宜為會
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隆

舉為計曹掾帝嘉之特除郎中以顯馬徵隆為散騎常侍賜爵關内侯時太史上漢歷不及天時因更推步弦望晦朔為太和歷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尤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禄參共推校偉禄是太史隆故據舊歷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禄得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其精微也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

公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鐘單穆公諫而弗聽泠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以為永鑒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卞蘭從帝以隆表示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為也化之不明豈鐘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

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敝存亡之機恒由
斯作安在廢興之不階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史令
崇華殿災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
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
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
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
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臣按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
室為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

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陛下消復之良術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殺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臣以為宜罷散民役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萐莆嘉禾必生於此地矣帝竟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

殿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隆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宫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天道無親唯與善人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為福矣帝於是為之改容動色是歲有星孛于大辰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宫室則宗廟為先廏庫為次居室為後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宫

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資畧齊民
不堪命皆有怨怒夫采椽畀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
風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
盛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陛下當崇孝子祇聳
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
疏曰夫移風易俗在於宣明道化令有司不本大道而
務糾刑書是以刑用而不措俗敝而不敦宜崇禮樂班
叙明堂修三雍大射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

章制度改正朔易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歸功天地使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夫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棼絲非政理也可命羣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隆又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

正也遷光禄勲帝愈增崇宫觀彫飾觀閣鑿大行之石
英采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之園建昭陽殿於
太極之北鑄作黄龍鳳凰奇偉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
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
力帝乃躬自握土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
淫雨冀州水出漂没民物隆上疏切諫曰昔在伊唐洪
水為厄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
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

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士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災異既發則懼而修政故無不延期流祚爰及末葉闇君荒主遂其情志恬忽變戒卒皆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

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為難卒討滅而為國家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茍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夫亡國之主恒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恒自謂當

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彊敵六軍暴邊内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禄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絶廪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其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

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
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
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
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為人主而不
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
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諫而為世誡書奏帝覽焉謂中書
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
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常懼奄忽忠欵不昭臣之丹誠豈唯曾子願陛下少垂省覽臣聞三代之有天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然癸辛縱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縣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胄也秦并六國聖道不修乃構阿房之宫築長城之守自謂本支百葉何寤二世而亡近漢孝武乗文景之福外攘夷狄内興宫殿十餘年間天下囂然

乃信越巫懟天遷怒起建章之宫千門萬户卒致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宫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毒禍流數世臣聞黄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胷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内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棊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漢吕之亂實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矣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則輟録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

獨陛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沉淪寃而有知結草以報帝手詔慰勞之未幾而卒遺令薄葬斂以時服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言宜遵古封禪帝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没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隆與散騎常侍蘇林博士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隆等分受四

經三禮為設課試之法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

滿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掠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兖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掾為許昌令時曹洪以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縣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

祖台許昌主吏罷知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聞而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被収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拷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寵得出更善寵時袁紹盛于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賔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乃以

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
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户二
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荆州大
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東陲復召寵
還為汝南太守賜爵關内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
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以霖雨水長為
羽所没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
謂仁曰今日之危非人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乗輕船

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别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乃退進封寵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率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勑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為之備諸

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吴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為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

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休薨罷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殺其為首者詔使罷與所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所問四年拜罷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向合肥罷表召兖豫諸軍皆集賊退還被詔罷兵罷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權果

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淩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初

罷與淩共事不平淩支黨毁罷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進見體氣康彊飲酒至一石不亂帝勞賜之遣還罷屢表求留詔不許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赴之罷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罷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

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犄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刼畧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

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矣尚書趙咨以罷策為長詒遂報聽其年孫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罷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而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罷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兵號十萬攻合肥新城罷馳往赴救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

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三千人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為太尉寵不治家產家無餘財詔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户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謚景侯子偉嗣

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

田豫字國讓漁洋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以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别曰恨不與吾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之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

而不能用也瓚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輔
素善豫以為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
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宜速歸命輔從其計用受封
寵太祖名豫為丞相軍謀掾除潁陰朗陵令遷弋陽太
守所在有治聲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相軍次易北
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因地形回車結圜
陣弓弩持滿于内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
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

反衆數千人在山中為羣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羣賊一朝解散郡内清淨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解儁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誓要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為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

為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為比能所
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為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
信衆狄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截斷
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
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絶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乃
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
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
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

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
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
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
動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
衆數千人寇鈔為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
首京師封豫長樂亭侯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常推抑
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宄為胡作計不利官者豫皆
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聚居之類不安事業未究

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校尉毀豫亂邊為國生事遂轉豫為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將軍周賀等之遼東求市馬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使豫罷軍豫度賀等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岍當赴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賀

等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沈没波蕩著岍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致賊及賊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鈎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内懷不服軍事之際多相違錯喜知帝寶愛明珠乃密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寛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放散皆不納官由是不見列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

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晝也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臥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

尉屢乞遜位太傅司馬懿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辭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禄年八十二薨子彭祖嗣豫清儉約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以入家家常貧虛雖殊類咸高豫節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

隱俱見害招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是顯名後袁紹在冀州辟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突騎紹舍人犯法招先斬乃白紹奇其意而不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還尚破走到中山時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并力觀

變幹既不能又陰欲害招招聞之間行而去道隅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兾州辟為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齎單于印綬往假峭王峭王大會羣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曰昔袁公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答曰昔袁公承制

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

成敗禍福之效皆下席跪伏敬受勑教便辭遼東之使
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丸至
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袁尚首縣在馬市招
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為茂才從平漢中太
祖還留招為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
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帥東土寧靜文帝踐
阼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
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

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萬餘落皆令款塞大軍欲征吳名招還至値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為鴈門太守郡多冦鈔招教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鋭荒野無虞又構間離散使虜更相猜貳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為隙將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勑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

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讐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于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人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乃擔輦遠汲流水往返七里招準望地勢因山陵之宜鑿原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帝即位賜

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為軻比能
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
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為節將見圍不可拘于吏議自
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
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
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
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
蜀相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為防備議

若以為縣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狄人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谿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内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而思之而

漁陽傅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

招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艾

伐蜀有功咸熙中為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允同母

早卒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祖全大司農父緼鴈門太

守淮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

署為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

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與備

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内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

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阼而道得疾稽留及羣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于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真安定羌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姻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欵曲

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人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威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懿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摇盪民夷此非國

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軍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軍追至彊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案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徙居安平之高平為民保郭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

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餓何燒戈伐同蛾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宜先討定枹罕内平惡羌外折賊謀淮策維必來攻霸遂入渢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維遁退淮進討叛羌斬餓何燒戈服降者萬餘落九年遮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

河拒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絶王使淮還過討大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據西及胡蜀未接絶

其內外此交伐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凉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謀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封

一子亭侯正元二年薨追贈大將軍謚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荆州刺史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勲前朝改封汾陽子

徐邈字景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河朔召為丞相軍謀掾試守奉高令入為東曹議令史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

偶醉言耳竟坐得免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為南安文帝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賜爵關内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因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絶遠南接蜀寇以邈為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

城太守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民常苦之穀邈上書
修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
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
犬馬通供中國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仗藏之府庫然
後率以禮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
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之勳也討
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户加建威將軍邈與
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

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邈所得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正始元年還為大司農遷為司隸校尉百僚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為光禄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

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職前朝歴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産業身歿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游有鑒識器幹與邈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為豫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寛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

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别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通達名敏以方正徵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

大畧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即名質為頓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為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為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為雅士

往者將軍稱之不容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顧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太祖辟為丞相屬黃初中從吏部郎為恒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自首罪人斯得質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

議者以為賊盛不可廹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質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陵陽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子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威字伯虎官至前將

軍青州刺史封平春侯晉史有傳在良吏目中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父澤代郡太守伯父柔北中郎將昶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宫昶為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為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兖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内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魏承秦漢之獘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

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畧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黙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元沖深字道沖遂書誡之曰夫人為子之道莫大于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成於内名著于外者

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著明而循覆車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人患知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名要利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全

福禄者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
言故以元默冲虚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
也古者盤杅有銘几杖有誡俯仰察焉用無過行况在
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
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
速成戒闕黨也若范燮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笄
惡其掩人也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伐
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

故三郤為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人或毁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毁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毁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毁己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黙而自修己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况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虚僞之人言不根道行不顧言其爲浮淺較可識别而世人惑焉猶不檢之以言行也近濟陰魏諷山陽曹偉皆以傾邪

敗沒熒惑當世挾持姦慝驅動後生雖刑於鈇鉞大為烱戒然所汚染固已衆矣可不慎與若夫山林之士夷叔之倫甘長餓於首陽安赴火于縣山雖可以激貪勵俗然聖人不為吾亦不願也今汝先人世有冠冕惟仁義為名守慎為稱孝悌於閨門務學於師友吾與時人從事雖出處不同然各有所取潁川郭伯益伯益名弈郭嘉之子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弘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

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其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昭先名嘏）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洿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財先九族其施舍務周

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論議貴無貶其仕進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勢戒驕淫其貧賤慎無慼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吾何憂哉青龍四年詔欲得有才智文章謀慮淵深料遠若近視昧而察籌不虛運策不徒發端一小心清修密靜乾乾不解志尚在公者無限年齒勿拘貴賤卿校已上各舉一人太尉司馬懿以祖應選正始中轉任徐州封武觀亭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豫諸軍事昶以為國有常衆戰無常勝

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諸軍散屯船在宣池有急不足相赴乃表徙治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廣農墾殖倉穀盈積嘉平初太傅司馬懿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昶陳治畧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絶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修庠序其二欲用考試考試猶凖繩也未有舍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禄勵以廉耻不使與百姓爭利

其五欲絶侈靡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叙儲榖畜
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讃因使撰百官考課事廻以爲唐
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冡宰之職大
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又無校比之制由此言之聖主明
於任賢畧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
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三年廻奏孫權流放良
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呉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
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

城太守州泰襲黔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
祖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為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
道并來攻於是祖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
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祖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
五軍案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首
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
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
旅而還王基州泰皆有功於是遷祖征南大將軍儀同

三司進封京陵侯母丘儉文欽作亂引兵拒儉欽有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進位驃騎將軍諸葛誕反袒據夾石以逼江陵持施績全熙使不得東誕既誅詔增邑千戶并前四千七百戶遷司空持節都督如故甘露四年薨謚曰穆侯子渾嗣渾自越騎校尉入晉累居方任平吳有功晉史有傳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翁撫養甚篤基亦以孝稱年十七郡名為吏非其好也遂去入

琅邪界游學黄初中察孝廉除郎中是時青土初定刺史王凌表請基為别駕後名為祕書郎凌復請還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以書劾州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蓋亦基協和之輔也大將軍司馬懿辟基未至擢為中書侍郎明帝盛修宫室百姓勞弊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懼夫民逸則慮易苦則思難是以先王居之以約儉俾不至於生患昔顔淵云東野子之御馬

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今事役勞苦男
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馳
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
姓諸侯而賈誼憂之以為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
謂之安也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
之則難以遺後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
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散騎常侍
王肅著諸經傳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玄舊說而基據

持元義常與抗衡遷安平太守公事去官大將軍曹爽
請為從事中郎出為安豐太守郡接吳寇為政清嚴有
威恵明設防備敵不敢犯加討寇將軍吳甞大發衆集
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
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
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内無賢嗣中
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内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
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

竟不能出時曹爽專柄風化陵遲基著時要論以切世事以疾徵還起家為河南尹未拜爽伏誅基嘗為爽官屬隨例罷其年為尚書出為荆州刺史加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别襲步協于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賜爵關内侯基又上昶表城徙江夏治之以偪夏口由是賊不敢輕越江明制度整軍農兼修學校南方稱之時

朝廷議欲伐吳詔基量進趣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内故必全而後用之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則雖積兵江内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灌漑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陸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内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

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則吳蜀之交絶交絶而吳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也於是遂止司馬師新統政事基書戒師以志正心靜為本且以許允傅嘏袁侃崔贊為薦師納用之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常樂亭侯毋邱儉文欽作亂以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司馬師會於許昌師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羣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縣於軍門

矣師曰善乃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與爭
鋒詔基停駐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
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示民望
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畧人民
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
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原
吴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
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

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濦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覩工遅之久方今外有彊寇内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縣運軍糧甚非計也師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

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
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
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
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上疏求分戶
二百賜叔子喬爵關内侯以報叔父拊育之德有詔特
聽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
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啟求進討
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軍轉據北

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衆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揺蕩形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昭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二十六軍昭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城中食盡賊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平昭與基書曰

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姜維因洮上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

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以淮南初定轉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是歲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甘露四年轉為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前後封子二人亭侯關內

侯景元二年襄陽太守表吳賊鄧由等欲來歸化基被
詔當因此震盪江表基疑其詐馳驛陳狀且曰嘉平以
來累有内難當今之務在于鎮安社稷綏寧百姓未宜
動衆以求外利司馬昭報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
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敬依來指
後由等竟不降是歲基薨進贈司空謚曰景侯子徽嗣
早卒咸熙中開建五等以基著勲前朝改封孫廙而以
東武餘邑賜一子爵關内侯晉室踐阼下詔曰故司空

王基既著德立勲又治身清素不營産業久在重任家無私積可謂身没行顯足用勵俗者也其以奴婢二人賜其家

王淩字彦雲太原祁人也叔父允為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讐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時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淩舉孝廉為發干長遇事髠刑五歲當道埽除時太祖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所坐亦公耳於是

主者選為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治聲太祖辟為丞相掾屬文帝踐阼拜散騎常侍出為兖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吴將吕範等船漂至北岸淩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轉任青州是時海濵乖喪亂之後法度未整淩布政教賞善罰惡甚有紀綱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後從曹休征吴與賊遇於夾口休軍失利淩力戰決圍休得免難仍徙為揚豫州刺史咸得軍民之

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初淩與司馬朗賈逵友善及臨兖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將數萬衆寇芍陂淩率諸軍逆戰與賊爭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淩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淩就遷為司空司馬懿既誅曹爽進淩為太尉假節鉞淩愚密協計謂齊

王受制於司馬懿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迎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問往來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語子廣廣言廢立事大勿為禍先其十一月愚復遣張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二年熒惑守南斗淩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三年春吳人塞涂水淩欲因此發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淩陰謀滋甚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弘華連名以白太傅司馬懿懿將中軍從水道討淩

先下赦赦淩罪又將尚書廣東使為書喻淩大軍掩至百尺逼淩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軍到丘頭淩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縛反服見淩慰勞之還印綬節鉞遣步騎六百人送還京都淩至項飲藥死懿遂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彪賜死諸連者悉夷三族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冊淩愚罪宜如舊典乃發淩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

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黄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有功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入為將作大匠儉襲父爵為平原侯文學明帝即位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宫之舊甚見親待出為洛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宫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

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遷荆州刺史青龍中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為幽
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
至襄平屯遼隧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
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
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帥二十餘
人為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
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

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二千九百户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過宮連敗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名得來數諫宮宮不從其言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六年復征之

宮遂奔買溝儉遣元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至于肅愼氏南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名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論功行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蒙其利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葛誕戰于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欽與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軍還初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揚州刺

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驍果麤猛數有戰功好
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待欽
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
長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己祥
遂矯太后詔罪狀大將軍司馬師移諸郡國舉兵反廹
脅淮南將守諸別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為壇
於城西歃血稱兵為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
衆渡淮西至項城儉堅守欽在外為游兵司馬師統中

外軍討之別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於譙宋之間絶其歸路師自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與戰儉欽進不得鬭退恐壽春見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屬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師又遣兖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萬餘人至樂嘉示弱以誘之師尋自洙至欽不知果夜來欲襲艾等會明見大軍兵馬盛

乃引還師縱驍騎追擊大破之欽遁走是日儉聞欽戰敗恐懼夜走衆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京師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廹脅者悉歸降儉子甸為治書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别攻下之夷儉三族欽亡入吳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

諸葛誕字公休琅邪陽都人諸葛豐之後也初以尚書郎為滎陽令與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遭風覆沒誕亦俱溺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杜侯誕飄于岸絶而後蘇入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修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明帝惡之免誕官會帝崩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誕

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陵之陰謀也太傅司馬懿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討之與戰不利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毋邱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大將軍司馬師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吴以誕久在淮南復以為

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詣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户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至親又王淩毋丘儉累見夷滅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甘露元年冬吳賊欲向徐堨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

築城以備冦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誕有自疑心以
誕舊臣欲入廢之二年五月徵為司空誕被詔書愈恐
遂反召會諸將自出攻揚州刺史樂綝殺之斂淮南及
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
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門自守遣長史吴綱將小子靚
至吴稱臣請救吴人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
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
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

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諮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車駕東征至項大將軍司馬昭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衆臨淮討之昭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又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鋭卒為游軍備外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吴將朱異再以大衆來迎誕等渡黎漿水泰等逆與戰每摧其鋒孫綝以異戰不進怒而殺之城中食轉少外救不至衆無所恃將軍蔣班焦彝

皆誕爪牙計事者也皆以謀不用棄誕踰城自歸於昭
昭乃使反間以奇變説全懌等懌等率其衆數千人開
門來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為三年正月誕欽咨等大為
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
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
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中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
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
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

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不為用鴦虎單走踰城出自歸於昭軍吏請誅之昭令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兵數百騎馳廵城呼語城内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鴦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内侯城内喜且擾又日飢困誕咨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内無敢動者誕窘急單乘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

昭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横其得人心如此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罷仗軍實山積誕以二年五月反三年二月破滅壽春既破議者以為淮南仍為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阬之昭以為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弘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唐咨本利城人黃初中

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浴為主文帝遣諸軍討破之浴走入海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欽屠戮浴亦生禽三叛皆獲天下快焉拜浴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號位吳衆悅服江東感之皆不誅其家其淮南將吏士民諸為誕所脅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鴦虎收斂欽喪給其車牛致塟舊墓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也少孤太祖破荆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太丘長陳實碑文

言文為世範行為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有
與同者故改焉為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為稻
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稍
謝每見高山大川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之
復為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問其名
乃稱艾艾懿曰公所稱艾艾復有幾艾答曰鳳兮鳳兮
元是一鳳懿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
為滅吳計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田良水少

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黄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

五年食也以此乘吴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正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實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出參征西將軍遷南安太守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去賊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

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貪利不以義親彊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為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寖重則胡虜不

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其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畀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此御邊良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久以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為計吏艾所在荒野開闢軍民並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

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思撫恤上下以立根本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唯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則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

功令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絶浮華之源塞矣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方城亭侯毋丘儉作亂遣健步齎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師至遂據之文欽後以大軍破敗於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槃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

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為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民物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勝我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彼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

若趣祁山孰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
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
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
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以艾
為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
子忠為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
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
却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昭皆指授

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
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
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
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
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
聞之却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却尋還
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劔閣
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

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心腹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氊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陣待艾

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雒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掠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

王駙馬都尉蜀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使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軍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若遇吴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十二月詔褒艾功即拜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户封二子為亭侯各食邑千户艾言於司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

平蜀之勢以乘吳人吳人震恐此卷席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為可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為之宮室爵其子為公侯食郡

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吴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遣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于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吴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吴未賔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

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徵艾艾仰天嘆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於今日矣艾父子既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已死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討艾遇於緜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洛陽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城初艾當伐蜀夢在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

泰始元年晉室踐阼詔曰昔太尉王淩謀廢齊王而王

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然

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誠

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

絶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爲艾理冤其後有詔以艾嫡孫

朗爲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

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全安者皆保艾所築塢

馬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初為荆州刺史裴潛從事司馬懿鎮宛潛數遣詣懿由此為懿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頻喪考妣祖九年居喪懿留缺待之就職三十六日擢為新城太守懿為泰會使尚書鍾繇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獼猴騎土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後官至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諸軍事景

元二年薨追贈衛將軍諡壯侯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將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及壯有才數技藝而博學精綜名理以夜續晝由是獲聲譽正始中以為祕書郎遷尚書中書侍郎高貴鄉公即位賜爵關内侯毋丘儉作亂大將軍司馬師東征會從典知密事衛將軍司馬昭為大軍後繼師薨於許昌昭總統六軍會謀謨帷

幄時中詔勑尚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屯許
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
與衛將軍俱發還到雒水南屯住於是朝廷拜昭為大
將軍輔政會遷黃門侍郎封東武亭侯邑三百戶甘露
二年徵諸葛誕為司空時會居母喪在家策誕必不從
命馳白昭昭以事已施行不復追改及誕反車駕住項
昭至壽春會復從行初吳大將全琮孫權之婚親重臣
也琮子懌孫靜從子端翩緝等皆將兵來救誕懌兄子

輝儀留建業與其家内爭訟擕其母將部曲數十家渡江自歸於昭會建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懌等恐懼遂將所領開東城門出降皆蒙封寵城中由是乖離壽春之破會謀居多親待日隆時人謂之子房軍還遷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以討諸葛誕功進爵陳侯屢讓不受詔聽會所執以成其美遷司隸校尉雖在

外司時政損益當世予奪無不綜典嵇康等見誅皆會謀也昭以蜀大將姜維屢擾邊陲料蜀國小民疲資力單竭欲大舉圖蜀惟會亦以為蜀可取豫共籌度地形考論事勢景元三年冬以會為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昭勑青徐兖豫荆揚諸州並使作船又令唐咨在浮海大船外惟將伐吴者四年秋乃下詔使鄧艾諸葛緒各統諸軍三萬餘人艾趣甘松沓中連綴姜維緒趣武街橋頭絶維歸路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

谷入先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蜀令諸圍皆不得戰退還漢樂二城守魏興太守劉欽趣子午谷諸軍數道平行至漢中蜀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兵各五千會使護軍荀愷前將軍李輔各統萬人愷圍漢城輔圍樂城會徑過西出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之墓使護軍胡烈等行前攻破關城得庫藏積穀姜維自沓中還至陰平合集

士衆欲赴關城未到聞其已破退趣白水與蜀將張翼廖化等合守劍閣拒會會移檄蜀將吏士民陳稱兵勢喻使詳擇利害自求多福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鋭欲從漢德陽入江由左儋道詣緜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向白水與會合艾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由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會與緒軍向劍閣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

徵還軍悉屬會進攻劒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據守艾遂至緜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龎會等追維艾進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漢郪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會上書言狀於是禁檢士衆不得鈔畧虛已誘納以接蜀之羣司與維情好甚歡洽初夏侯霸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

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然非非常之人亦不能用也至是十五年而會果滅蜀十二月詔襃會功就拜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户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户會内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劒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於是詔書檻車徵艾司馬昭懼艾不從命勑會並進軍成都監軍衛瓘在會前行以昭手筆令宣喻艾軍艾軍皆釋仗遂收艾入檻車會所憚惟

艾艾既禽而會尋至獨統大衆威震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加猛將銳卒皆在己手遂謀反欲使姜維等皆將蜀軍出斜谷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既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會得昭書云恐鄧艾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能辦之今來大

重必覺我異矣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我自淮南以來畫無遺策四海所共知也我持此欲安歸乎會以五年正月十五日至其明日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乃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大將軍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城門宫門皆閉嚴兵圍守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烈薦之司馬

昭會請以自隨信愛之建愍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棓與棒同數千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帢拜為散將以次棓殺投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知或說會可盡殺牙門騎督以上會猶豫未決十八日日中烈軍兵與烈兒雷鼓出門諸軍兵不期皆鼓譟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方給與姜維鎧杖白外有匈匈

聲似失火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柱門兵斫門不得破須臾門外倚梯登城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卒兵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既格斬維爭赴殺會會時年四十將士死者數百人初艾為太尉會為司徒皆持節都督諸軍如故咸未受命而斃會兄毓以四年冬薨會竟未知問會兄子邕隨會

與俱死會所養兄子毅及遂汕勑連反等下獄當伏誅司
馬昭表天子下詔以繇毓之勳特原遂汕兄弟惟毅及
邕息伏法或曰毓曽密啓昭言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
故宥遂等云始昭欲遣會伐蜀西曹屬邵悌求見曰今
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
餘人行昭笑曰我寧當復不知此邪蜀為天下患使民
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衆人皆言蜀不可伐
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竭而彊使之適為敵禽

耳惟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所慮當何所能一辦邪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心膽以破故也若蜀以破遺民震懼恐不足以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若作惡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慎莫使人聞也及會白鄧艾不軌昭將西行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可勑會取艾不足自行昭曰卿忘前時所言邪而更云可不須行乎雖爾此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

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我豈可先人生心哉近日賈
護軍問我言頗疑鍾會不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疑
卿邪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軍至長
安會果已死咸如所策會常論易無互體才性同異及
會死後於會家得書二十篇名曰道論而實刑名家也
其文似會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字輔嗣幼
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
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

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㝷亦為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黄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閒爽為屛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

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弼注易頴川人荀

融難弼大衍義弼以書答其意頗譏戲之弼又注老子
為之指略及著道略論其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
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
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黄門侍郎於是
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
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弼之卒也司馬師聞之
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歎如此

通志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八上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一上

諸葛亮子瞻 樊建 董厥 徐庶 關羽 張飛 馬超 黄忠

趙雲 龐統德公 法正 許靖 糜竺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音密 董和子允 董恢 陳劉巴 馬

良　弟謖　楊顒　陳震　呂乂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霍峻　子弋　王連
向朗　兄子寵　張裔　楊洪　何祗　費詩　杜微　杜瓊
許慈　胡潛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
正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蔣琬　子斌　劉敏　費禕　姜維　鄧芝　張翼　宗預
廖化　楊戲　衛繼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隷校尉諸葛豊之

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泰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
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
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
遂家於南陽之鄧縣相距襄陽城西二十餘里號曰隆
中躬耕壟畝好為梁甫吟身長八尺每自方於管仲樂
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
友善謂為信然初亮在荊州與元直及汝南孟公威潁
川石廣元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

夜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邪及先主屯新野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先主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龎士元也時徐庶亦見先主先主器之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

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
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
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
安出亮曰自董卓以来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
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
為强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
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

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渇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

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若然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欲亮圖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即感悟陰規出計事在劉表傳中會黄祖死琦得出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操来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

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操所追庶母被執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别遂詣曹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吳時孫權擁軍柴桑觀望成敗亮説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

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合從之名而内懐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茍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義猶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庶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呉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决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

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悦即遣周瑜程普

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曹操敗於
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郎將使
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亮時住臨
蒸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
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
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
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
足食足兵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

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位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位以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名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

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項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三年春亮率衆南征所在克捷亮聞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

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秖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其秋南中悉平亮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乃還治

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

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
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
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
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
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
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

史參軍皆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

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掃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於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之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

與延軍錯道逕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懿隨至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懿後知之深以為恨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為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

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蜀人皆賀亮亮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亮之罪也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

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
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
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亮於是考微勞甄烈
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既而
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亮欲出兵攻魏羣
臣多以為疑十一月亮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
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

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冐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虛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

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嵗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絶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

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乘虚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

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矣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敗毀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遂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

復亮丞相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魏將張郃率將追之亮與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濵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亦表固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茍能制我豈千里而請戰邪時有星
赤而芒角自天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
還小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楊儀等整軍而
出百姓奔告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
者懿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
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
能料生不便料死也及軍退懿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
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

欽以時服不須器物策書哀悼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丞相武鄉侯印綬謚曰忠武侯初亮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亮言教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

陽亮初亡所在求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於是百姓祭於巷陌夷戎祀於郊野至是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表請乞於近墓立廟斷其私祭以崇正禮從之是歲秋魏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初亮未有子於吳求兄瑾第二子喬為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喬字伯松本字仲慎與兄恪俱有名於時喬至蜀亮以為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

都尉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十七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

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入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瞻敗時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黄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

熈元年内徙河東京入晉位至江州刺史董厥者丞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延熈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呉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然建特不

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厥建俱詣洛陽同為相
國司馬昭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云先是
亮所與友善者徐庶庶本名福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劒
中平末嘗為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
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
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
棄其刀戟更練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
前作賊不肯與共止庶乃卑躬早起常獨埽除動靜先

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與石韜廣元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因與亮交焉及荆州内附亮與先主相隨去庶乃與韜俱来北黄初中韜仕歴郡守典農校尉庶至右中郎將建興中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嘆曰魏豈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病卒有碑彭城云晉陳壽評諸葛亮曰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誠者

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
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
於邦域之内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
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
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好左氏傳諷誦略
皆上口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
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别部司馬分統部

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操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操使張遼與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曹操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操壯羽為人而察其心

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
羽羽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
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
欲白操恐羽見殺不白非君臣之道歎曰曹公君父也
羽兄弟耳遼遂白之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
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當立效報公而後去及
羽殺顔良曹操知其必去乃厚加賞賜羽盡封所賜拜
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請追之操曰彼各為其

主勿追之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操定荆州先主自樊
將南渡江别遣羽乗船數百艘會江陵曹操追至當陽
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
兵佐先主拒操操敗還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勲
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
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来降舊非故人乃以書與諸
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
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

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絶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悦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命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濫禁所督七軍皆沒禁

降羽羽又斬將軍龎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遥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懿蔣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樂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輕已自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操

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禽之權欲留關羽以敵曹操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乃斬羽并其子平於臨沮羽初出軍圍樊夢猪嚙其足語子平曰今年衰矣恐不能還果及於難後謚曰忠義侯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問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常兄事之先主從曹操破吕布隨還許曹操拜飛為中郎將先主背曹操依袁紹劉表表卒操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操追至當陽之長阪先主聞曹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

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疋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

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飛羽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

日鞭撾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
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
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
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
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
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邉章韓
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

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去郿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遂騰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龐悳親斬援首後騰與韓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操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操操左右將許褚瞋目眄之超乃不敢動操用賈詡謀離

間遂超更相猜貳軍以大敗超走保諸戎操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叙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

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凉州牧封斄鄉侯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追謚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陳倉侯

黄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
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荆州假行裨將軍仍
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元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
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冠
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
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
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
歲先主爲漢中王欲用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説先主曰

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令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悦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内侯明年卒追謚剛侯子叙早没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隨從為先主主騎及先主為曹操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荆

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為翊軍將軍時議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返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夏侯淵敗曹操爭漢中地運米北

山下數千萬囊黄忠以為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操揚兵大出雲為操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逼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操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其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操軍追至圍時沔陽長張翼在圍内欲閉門拒守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操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戎弩自後射之操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

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為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為虎威將軍孫權襲荆州先主大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簒盗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先置魏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可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兵已退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征東將

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軍退貶為鎮軍將軍七年卒追謚曰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謚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費禕荷國之重亦見謚陳祗寵待特加殊奬夏侯霸遠来歸國故復得謚於是關羽張飛馬超龎統黄忠及雲乃追謚時論以為榮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

将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龎統字士元襄陽人龎德公從子也謂諸葛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鳯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語也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冢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来就我與龎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歳兄事之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

惟德公重之使往見德操焉德操潁川人名徽清雅有知人鑒時徽採桑於樹上坐統於樹下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歎曰此盛德之人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郡命為功曹統性好人倫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淩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

取荆州因領南郡太守聞統名名為功曹及瑜卒統送
喪至呉呉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閶門陸績顧劭
全琮皆往送之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
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
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或竊問統曰
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
一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
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

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
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
統相結而别先主領荆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
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
處治中别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於先
主先主與語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
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統說先主曰荆州荒殘人物
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

國富民彊戸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名貝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先主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寛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毎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為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先主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先主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

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懐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諌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

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致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

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荆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黄權征吳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等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

新都令後名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别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為常竊嘆息松於荆州見曹操還勸璋絶操而自結於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説先主有雄畧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縁後因璋聞曹操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説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旨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

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内然後資益州之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王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璋從事鄭度說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焼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成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

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歸咎蒙耻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於此耳今國事已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

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速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料彊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宫别屯日自零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陳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若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守已固穀

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
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遏將不復以持久也空爾相守
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為界分
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將軍計者
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荊州道通
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其後繼若
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廣漢犍為
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

惟蜀蜀亦破壊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禍福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雒都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

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與今

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

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實竊痛心

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為可圖變

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

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稽服先

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説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

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曉

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正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横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

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二十二年正說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内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

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盖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来爭其地正曰可擊矣乃命黄忠乗高鼔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操西征聞正之策乃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

賜子遯爵關内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即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皆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諸葛亮嘆曰法孝直若存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兄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恊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潁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

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
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謀議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
拔幽滯進用頴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
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頴川張咨為
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
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
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
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

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毖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䇿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見者歎息既至交阯交阯太守士燮厚加禮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畧足以計事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

有緩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隱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銜王命使交部乗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操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契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放命圯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懸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

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
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荐臻死者
太半既濟南海與領守皃孝悳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
整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憙即
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荆州會蒼梧諸縣
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
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殞命并及羣從自
諸妻子一時畧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

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痒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荆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絶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彦深相分託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

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若荆楚和平王澤南至足下忽有聲問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荆州出不然當復相介紹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解逋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歿不達者則永銜罪責入於裔土矣昔營丘翼周杖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

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禄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即為禍福行之得道則社稷用寧行之失道即四方散亂國家安危在於足下百姓之命縣於執事自華及夷顒顒注望足下任此豈可不遠覽載籍廢興之由榮辱之機棄忘舊惡寛和羣司審量五材為官擇人苟得其人雖讐必舉苟非其人雖親不授以寧社稷以

濟下民事立功成則繫音於管絃勒勲於金石願君勉之為國自重為民自愛翔恨靖之不自納搜索靖所寄書疏盡投之於水後劉璋遂使使招靖靖来入蜀璋以靖為巴郡廣漢太守南陽宋仲子於荆州與蜀郡太守王商書曰文休倜儻瑰偉有當世之具足下當以為指南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将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拜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

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歿欽子游
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
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
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文多故不載
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
億後徐州牧陶謙辟竺為别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
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吕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
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

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於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操表竺領嬴郡太守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荆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及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甞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

崇待如初笁慙恚發病歳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

威子照虎騎監自笁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臣謹按笁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女

從笁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笁曰我天使也當

往燒東海麋笁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笁因私請之

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必發

笁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出搜神記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後隨從

周旋先主之背曹操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昔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糜竺與簡雍同等頃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糜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

雍往説璋璋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雍優游風儀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以下則獨擅一榻傾枕卧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荆州籍常往来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呉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

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安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黄髮而易稱顔回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来海内察舉率多英儁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拯亂宜得卓犖超倫與時殊趣者使之震驚鄰國駭動四方雖遭凶難無所憂懼昔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令見察則

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髙而忽萬仞之髙樂目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足下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請與州尊相見宓荅書拒之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揚子不歎固自昭明如

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於今海内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耀四遠怪子替茲不為立祠又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

公羊賢叔術之讓僕既善長卿之化謂亦宜立祠速定其銘先主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家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詣宓談宴宓卧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絶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或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作封禪之文于今

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簿手版也]擊頰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於海為民除害生民以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雅意論之

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遂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無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来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

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溫曰何姓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荅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之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因辨其不然之本又論皇

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周少時數往諮訪記録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送葬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

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禄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儲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

不至至於十反来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㓜宰之
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
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叅事於㓜宰每言則盡後
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
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
如此偉度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主簿後官至右驃騎
將軍和子乂字休昭先主立太子以乂以選為舍人徙洗
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駐漢中慮後

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攸之南陽人也）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甞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

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内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勲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黄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黄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遊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

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遊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
潤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
駕不行其守正下士皆此類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
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陳
祗代允為侍中與黄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祗死後
皓從黄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
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姧險收閉將殺之
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

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内侍吕乂卒祗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下詔褒稱勲績謚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内侯拔次子裕為黄門侍郎自祗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祗媚兹一人皓構閒浸潤故耳允所留與語董恢者襄

陽人字休緒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呉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耳雖嘗有鳴吠之勞無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者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韓黥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舍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欲備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

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
遷巴郡太守允孫宏晉巴西太守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
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起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
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怨祥舉兵攻之
祥與戰敗亡荆州牧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
遣祥故所親信者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
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

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先主在荆州欲遣劈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州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内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劈擢鸞鳳之豔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啟明之哉表後連辟巴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先主深以為恨巴復

從交阯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初劉璋遣法正迎先主巴諫曰劉備人雄也入必為害不可内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先主攻成都令軍中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怒恚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甚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

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先主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及先主怒解則又曰子初才智絶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先主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貨寶軍用不足先主甚憂之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

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先主從之數月之閒府庫充實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
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
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號昭告
於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
武二年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諸葛亮書問巴消息
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荆州辟為從事尋辟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衘國命恊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竒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

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謖字
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緜竹成都令越巂太
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
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
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三年亮
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
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
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内虛

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猝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

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黄壤也於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親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

楊顒字子昭襄陽人也為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

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令有人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重馬涉遠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拱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邴吉不問横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而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躬校簿書流汗終

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荆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任揵為建興二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賛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

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嚮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叙好踐界踴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啟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旍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兾兖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

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
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里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
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
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
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先主定益州置
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
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緜竹令乃心隱

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為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五千兵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自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諭訓導數年之間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庶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既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為政簡易號為清能然持

法剋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熈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為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

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其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為建信

將軍西城太守還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摇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城郡以達領新城太守遣征東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閒親新不加舊此謂

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閒其閒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讐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禀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

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

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材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

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眞鄉侯屯洵口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

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初内徙河東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也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宓子勑薦之於太守許靖以爲高概節行守真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也羕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毁於州牧劉璋璋髠鉗羕爲徒隷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羕欲納説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羕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羕徑上統牀卧謂統曰

須容罷當與卿善談統容既罷往就羕坐羕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羕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數令羕傳宣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羕為治中從事羕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嚻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羕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羕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羕行事意以稍踈左遷羕為江陽太守羕聞當遠

出私情不恱往詣馬超超問羕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羕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懐危懼聞羕言大驚黙然不荅羕退具表羕辭於是收羕付有司羕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

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
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
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
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
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得過此羕一
朝狂悖自求葅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况僕頗别菽麥
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茍以為首興事業而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倪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内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别其間痛人心耳昔與龎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勲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吕也宜善與主公計

事濟其大猷天地明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
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羕竟誅死時年三十
七

通志卷一百十八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十八下

宋 右 廸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列傳第三十一下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荆州牧辟為從事年及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荆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有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龎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

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郃蔣琬至立所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諦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

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令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郤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

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

劉表使歷諸郡縣曹操入荊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拒先主於緜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等起事於郪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巂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

先主徵嚴詣永安宫拜尚書令二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内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禄勲四年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

亮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
出軍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改名為平九年春亮軍
祁山平督運事值秋夏之際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
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
更陽驚説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
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説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
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
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廢平為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

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豐官至朱提太守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與

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亮牋陳謝深自懲責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春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

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

羌中魏後將軍費瑶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嘆恨已才用之不盡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

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殁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而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

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
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
儀等遂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攙儀
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
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
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
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
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

延士衆知曲在延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者兾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荆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

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
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
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遥署弘農太守
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
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
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
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
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

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勲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惟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嘆咤之音發於五内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

禕曰往者丞相亡没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

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後主踐阼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

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黄門侍郎後主
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
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庲降屯副貳
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
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率
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
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拜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初
弋聞有魏師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

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知主上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及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納質魏相國司馬昭嘉其義就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遣將兵救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以功封列侯弋孫彪為晉越嶲太守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

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任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

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牱又徙房陵後主踐阼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

禄勲亮卒後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
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
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
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刋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
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
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子條嗣景耀
中為御史中丞朗兄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
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

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

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

飛自荊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至是先主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趦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

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乎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徼倖得全首領五十八已前父母之年也自此已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嘉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

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

未數歲畜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
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
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
毣（音忙角反）嗣歷三郡守監軍毣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
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
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為蜀部從事先主爭漢中
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

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
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
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
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
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黄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
聞先主病疾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卭城時亮東行省
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啟太子遣其親兵
使將軍陳曶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

由越巂據南中洪曰元性素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勑留緯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留緯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駐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

善初裔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

吏以微過受罰洪不原假裔後還聞深以為恨與洪情

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所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

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

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

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陌下營壞

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

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奬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

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
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論者由是明洪無
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
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
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
漢太守時洪亦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
人之器用也祇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
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

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初仕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衆人咸為祗懼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亮果晨往祗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祗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邑饒諸姦穢每比入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姦詐衆咸畏祗之發摘故以

為有術無敢欺者祇常使人投筭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祇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太守後夷反畔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為汶山太守夷復得安轉祇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趙直所言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緜竹令先主攻緜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

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黄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髙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升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禄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

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簒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死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實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旨左遷部永昌從事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征歸至漢陽適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

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

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沖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此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懿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蔣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沖者廣漢人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為樂陵太守詩子立晉散騎常侍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

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甞稱聾閉門不出建
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
别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輿而致之既至亮
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
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覯王元泰李伯仁
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
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
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

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弑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偽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師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人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

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嘿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

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舒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

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黄皓弄權於内景耀五年宫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

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沾洽然卓犖彊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

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之餘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與孟光來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攄（攄許晚反）其矜己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倣其訟鬩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歿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子勛傳其家業復為博

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孟郁之族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鋭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謊謊讙咋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

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縣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斯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擿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勲河東裴儁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

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
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
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
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
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
得妄有施為且智調藏於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
無焉可豫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
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

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令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
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
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
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來歙之後也父豔為漢司馬
漢末大亂敏隨姊夫奔荆州姊夫黄琬是劉璋祖母之
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
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

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禄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言語不節舉動違常也時孟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荆楚名族東宫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

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恊賛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荆州從司馬徳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䖍注説咸畧誦述不復按本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

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為博士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悦之然體輕脱

好閒戲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賈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𡸫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

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禮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悉徧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從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

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厚薄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究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吴漢寇恂未識世祖遥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

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齎棺縕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嚻潁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

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
遭厄運天下三分正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
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
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内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
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
力苦不衆拔大難者其善術苦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
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
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

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徙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祇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肇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

愓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
多句踐恤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
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羽與漢約分鴻溝為界各
欲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尋帥追羽終
斃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
其隙䧟其邊陲覬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昔殷周
之世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
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劔鞭馬取天下乎當

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歳改主或月易公烏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争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

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横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光禄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而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遂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吴本為和

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險阻斗絶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已近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咸難周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

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師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役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追

赴二也若至南方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迫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

正者其唯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逆授與人況禍已至乎昔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王司馬昭為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又下書辟周周至漢中固稱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還蜀過見周周語次因書版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謂司馬也

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昭果薨晉室踐阼累下詔
所在發遣周周遂輿疾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
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
年陳壽為本郡中正求休還家往與周别周謂壽曰孔
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過七十庶慕
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
相見矣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凡所著
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周三子熙

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
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李雄
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就晉安
西將軍桓溫平蜀嘗表薦焉年九十餘卒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
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
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
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羣籍弱冠能

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畧皆寓目自在内職與宦人黄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予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並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

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没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辯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伸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峙九有未乂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民生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

兼覽博閱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斡玆奥祕躊躇紫閣犊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胸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軏易塗輿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臾庚之赫憮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予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如其面子雖光

麗既美且豔管闚筳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予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巳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矇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曁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横雲起狙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雠僞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

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犬而宗滅韓辯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田其心寵矅其目赫赫龍章鑠鑠車服媮幸苟得如反如仄淫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收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芟其額初升高罔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愓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

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
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晧若陽春俯憲坤典仰式乾
文播皇澤以熙世揚茂化之醲醇君臣履度各守厥真
上垂詢納之弘下有匡救之責士無虛華之寵民有一
行之迹粲乎亹亹尚此忠益然而道有隆窳物有興廢
有聲有寂有光有翳朱陽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
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
英雄雲布豪桀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横者欻

披其胸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礿祭幾皇道以輔真雖峙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鷙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畧含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修枯箨於榛穢

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失所天心焉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跱闡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遒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闇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挾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溷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懟

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悽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輊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絀何責之釋何飡之卹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游禽逝不為之尠浮魴臻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於商時陽旰請而洪災息桑林禱而甘澤滋行止有道啟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返初節綜墳典之流

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韙叔
肸之優游美蹥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皓然以容
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兹心之未泰懼末
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
於至貴秦牙沈思於殊形薛燭察寶以飛譽瓠梁託弦
以流聲齊隸拊髀以濟文楚客潛寇以保荊雍門援琴
而挾說韓哀乘轡而馳名盧敖翶翔乎元闕若士竦身
於雲清余實不能齊技於數子故乃靜然守己而自寧

景耀六年後主從譙周之計遣使請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内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正所著述詩論賦之屬垂百篇

黄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

主簿時别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頃之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及曹操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

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操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任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絶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黄權

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後得審問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而權

舉止顏色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
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
明公見顧之重也後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
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景初三年蜀延熙二年權
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
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
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
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於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郤戰

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仕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違法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也乃託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緜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先主明

其不然更遷恢為别駕從事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西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

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犇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

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葛瞻拒鄧艾臨陳授命死于緜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遠降於吳吳遥署闓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絶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闓數移檄永昌誘說凱等凱荅闓檄責以大義辭旨

憤切闓甚憚之凱恩威遠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遷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

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亡黄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䘏理甚有威恵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

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冑反擾亂諸郡徼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冑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

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忠為人寛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焉時張表名士清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云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操征漢中因降先主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

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鼔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
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
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黄襲等兵平
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别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懿
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
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

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

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
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將軍劉敏與平
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
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
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而所識不過十
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
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
朝至夕端坐徹日憒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自

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音句古侯切扶忠勇寛厚數有戰功名位亞於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内士人龔禄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刼畧

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
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
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
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祗名為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
轝詣祗託以治疾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
皆此類也拜為牙門郎屬馬忠北討汶山羌南平四郡
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
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嶷

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巂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為越巂太守嶷將所領往之郡誘以忠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

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户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内侯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逢逢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禄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郛宇頹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

致力定莋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莋定莋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户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

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眴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為大將軍恣性汎

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仗節
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
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循所害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
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
從弟也嶷與瞻書使轉告恪旋軍不宜黷武將致禍敗
既而恪竟以此夷滅如嶷所言嶷在郡十五年邦域寧
靜屢乞還朝乃徵詣成都吏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
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嶷朝

貢者百餘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亦以此譏焉是歲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旱輒祀之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

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甞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

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

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録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熈元年詔琬伐魏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言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

所誠也戱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戱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毁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

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得時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諭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

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率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知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臭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恭侯墓當灑埽墳

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
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
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
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
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
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
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為左護軍揚威
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

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上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

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黄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

羊衜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㩀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為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㫖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涕泣横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别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

將軍録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禄大夫來敏至禕許别求共圍棊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遥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

漢壽延熙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黄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禕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姜維字伯約天水兾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仕郡上計掾州辟為從事以父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没於戰塲賜維官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

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往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兾兾亦不入維等維等乃俱詣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

於軍事旣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旣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録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

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

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

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亡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

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

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臣黄皓等弄權於内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將軍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

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别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鬬而死會攻樂城不能克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翼厥甫至漢壽維化亦舍陰平而退適與翼厥合皆還保劒閣以拒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吴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

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鄧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轝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

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維死時見剖
膽如斗大維昔所俱至蜀梁緒官至大鴻臚尹賞執金
吾梁虔大長秋皆先蜀亡歿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
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
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
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
語大奇之擢為郫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

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相與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出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迫為魏所乘不自保

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兼并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絶魏與蜀連和遣張温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

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還前軍師前將軍領兖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相聞餽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

師百姓安堵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
斷善邮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
私産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
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
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髙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
陵太守綱皆有名迹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
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

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將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

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
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
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
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
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
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
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
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

領兾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劒閣共詣降鍾會於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

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芝之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及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

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内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兖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携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悦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

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内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

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徴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亡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寛内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

行見損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甞曰吾等後世終不如此長皃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規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皆早死戲以延熈四年著季漢輔臣贊三十餘首其所頌述世多稱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皃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愛憐之張因言宴之

問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篤學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十九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二

吳

劉繇 子基 太史慈 士燮 燮弟壹 䵋 武 燮子徽 壹子匡 張昭

子承 休 弟子奮 顧雍 子邵 邵子譚 譚弟承 雍族人悌 諸葛瑾 子融 步

騭 子闡 張紘 孫尚 嚴畯 程秉 闞澤 薛綜 子瑩 周瑜

子允魯肅　呂蒙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修表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
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繇兄岱字公山歷位侍中
兖州刺史繇十九從父韙為賊所刼質繇篡取以歸由
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
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法

繇奏免之平原陶邱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致曲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共攻英能等歲餘不

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孫策東渡江破英能等繇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丹陽人聚衆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曹操攻陶謙徐土騷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逼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資因酒酣殺昱放兵大

掠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融事詳具陶謙傳中後
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収載縣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
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頼尊門為之先後
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
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讐敵原其
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
爾分離欵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徳
以報怨収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

誠深恩重分羙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卿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姿容羙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諍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

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禄勲分平尚
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
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黄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
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
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洛陽
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

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踊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何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耳吏然慈言即

曰俱去慈既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吏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餽遺時融以黄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慈夜伺閒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

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来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

出慈引馬至城下壍内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
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卧慈復植的射之
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乃鞭馬直突
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
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説劉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
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
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
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

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軍至觧圍散去融既得濟益貴重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

當宋謙黄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擥
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来赴
於是觧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
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
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
討慈遂見囚執策素聞其名即觧縛捉其手曰寧識神
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
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因咨以進取之術慈對曰敗軍

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大喜即署門下督常與參論軍事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會劉繇亡於豫章揚州士衆萬餘人欲奉華歆為主歆以為因時擅命

非人臣所宜謝遣之其衆未有所屬策命慈往撫安之
謂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
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
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
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其行但其後不遵臣
節自棄作邪僭之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
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絶之本末如此今其喪亡恨不
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

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其州人昔又從事寧
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来者便與
俱来不樂来者且慰安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禦方規
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
自由卿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待遇過望古人
報主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
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左右皆曰慈未可信或云慈與
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黄祖假路還

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横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且子義舍我當復與誰諸君勿復憂也乃餞於昌門把腕而别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於是議者遂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畧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别立郡須漢遣真太守

来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詣廬陵鄱陽近自海昬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唯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民遂不可得子魚亦覩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海昬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昬并督諸將拒磐磐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甞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

矢貫手著棼園外萬衆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慈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建安十一年卒時年四十一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官至越騎校尉

士燮字威彦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竒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爲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别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爲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黄琬代爲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䵋領九真太守䵋弟武領南海太守燮體器寛厚謙虚下士中國士

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之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閑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

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軿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武先病没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絶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塞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

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
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絶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
詔拜安遠將軍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
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
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懐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
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
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
等率郡人民使遥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進封龍編

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輙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椰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輙為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黄武九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恐難制馭遂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吕岱為刺史交趾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為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子徽自署交趾太守帥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

桓鄰夔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
子發又合宗兵擊徽徽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能
下乃約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徽自廣州將兵
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
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諭禍福又遣匡見徽
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祗弟
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至郡下明旦早
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

數徵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伏誅傳首武昌壹鵜

匡後出權原其罪及𡨴質子廞皆免爲庶人數歲壹鶘

坐法誅廞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米賜錢四十

萬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

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

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

琳等皆稱善之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爲輕已遂

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焉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默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又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之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策卒昭率羣僚立權而輔

之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
視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
以成勲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
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
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劉備表權行
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嘗突前
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耳夫為人君者
謂能駕馭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

獸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慙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輙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荅魏黄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權使人以水灑羣

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邱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

領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觧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誦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来稱蜀德之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

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智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

能堪按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宫則拜孤出宫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内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户權使人滅火住門

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宫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歛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隲所薦昭不顧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為不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

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隲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又諸葛恪年少時衆人竒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流無不造門年六十七赤烏七年卒謚曰定侯子震嗣

初承喪妻昭欲為索諸葛瑾女承以相與有好雖之權
聞而勸焉遂為婚生女權為子和納之權數令和修敬
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
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從中
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
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
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
俱以芍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

從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詖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
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
吳雍從學琴書伯喈異之以其為蔡邕之所歎因以為
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
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
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為
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

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初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

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敬信如此後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頗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問雍曰君以為何如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權於是乃

議獄輕刑時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之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摧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按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収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

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雍為相十九年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雍微疾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既而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絶永安元年詔以裕襲爵為醴陵侯奉雍嗣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

等皆亞馬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輙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譚出於役伍陽羡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於微賤卲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絰卲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卲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来别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

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謂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子譚承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自以才不逮譚上疏固讓譚遂代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雍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

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絶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悦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

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霸賓客寄素傾邪譚所
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
督與魏將王凌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没五營
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
為將因敵既往乃進擊之凌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
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
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搆會譚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
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

四十二卒於交趾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阬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權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

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
對趣令妻還其貞潔不凟如此悌父向歴四縣令年老
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
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即
臨書垂涕聲語哽咽父以壽終飲漿不入口五日權為
作布衣一襲皆麖絜著之殭令釋服悌雖以公議自割
猶以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形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
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彦禮謙祕祕晉交州刺史祕子

衆尚書僕射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
者故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
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敬甚得人子之道
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
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司
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瑾與其弟亮俱
公會相見退無私面瑾每有諫喻於權未嘗切愕微見

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曽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觧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巳心遥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觧矣顔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乎權又怪校尉殷謨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請權怒益甚與相反覆唯瑾嘿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謨等

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隷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自督厲陳答萬一至令謨孤負恩遇自陷罪戾臣將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侯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駐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侯怨深禍大不宜答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

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暫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侯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内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矣時或言瑾别遣親人與劉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陸遜亦表明瑾必無此宜有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甞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

之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
當以書解元徳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已失身
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亮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
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
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
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
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黄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
安假節封宛陵侯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説翻

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
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祈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
冀也瑾為人有容貌思度於時服其弘雅權甚重之每
事使咨訪焉又别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
毒亂之民當望旌瓦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寛刑
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於曹操時孤
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
肉以為酷耳至於將御自古少有比之丕之於操萬不

及也今敵之不如丕猶丕之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自安爾寧是興隆之漸邪閒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至於秉勢自還相賊乃事理使然也又張文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頭畏操威嚴故竭心盡意不敢為非耳逮丕繼業年已長大承操之後

以恩情加之用能感義今敵幼弱隨人東西此曹等輩必當因此弄巧行態阿黨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讒並起更相陷懟轉成嫌貳一爾巳往羣下爭利主幼不御其為敗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離剌轉相蹄齧者也彊當陵弱弱當求援此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吕壹誅權又有詔責瑾等以不直言

極諫瑾輙因事以答辭順理正時瑾為吴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並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畧雖不及弟而德行尤純妻死不更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巳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

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
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甍徙奮威將軍後恪
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
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凞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
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先是公安有靈鼉鳴童謠云白鼉
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兵到
圍城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三子皆伏誅恪自有傳
步隲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世亂避地江東單身窮困

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内卧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曰本所以来畏其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矣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恥之騭神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肴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

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
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衛旌字子旗後官至尚
書孫權為討虜將軍名騭為主記除海鹽長還辟車騎
將軍東曹掾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徙交州刺史
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
節征南中郎將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
附内違騭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徇之威聲大震士
燮兄弟列在諸郡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

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爕相聞求欲内附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蠢動權逆命隲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黄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漚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觧牧職時權太

子登在武昌愛人好善以書與隲求令薦士隲條于時事業在荆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元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别行狀因上疏奬勸太子使之拔任其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上疏言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構陷大臣擅作威福為國大害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隲前後薦達屈滯救觧患難書數十上權不能悉納然時採其言多蒙濟頼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

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同儒生然門内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寛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内外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隲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為繞帳督闡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晉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

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瑨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荆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使陸抗西行祜等遁退抗陷城斬闡等步氏泯滅惟瑨絕祀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少遊學京師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黄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難江東值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紘與張昭並

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宫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曹公聞策薨欲因喪伐吴紘諫以為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曹公欲令紘輔權内附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權初承統外難既多深懐憂懼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權於羣臣多呼其字唯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

部所以重二人也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麾下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頼武功以昭其勲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

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寛惠順天命以行誅伐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假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

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

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

叙其所由来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飢渇受諫

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兾

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

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又善楷篆為世所

貴子元官至南郡太守尚書元子尚孫皓時為侍郎以

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鼔琴尚對曰

素不能動使學之晧他日説琴之精妙尚因言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曰吾君徳薄不足以聽之晧意謂尚諷已不説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送建安作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與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説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

都尉從事中郎及横江將軍曾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為畯喜畯前後固辭言臣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咎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吴王及稱尊號畯嘗為衛尉後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畜禄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畯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畧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収録畯亦馳語穎使還謝權

權怒廢畯而穎得免罪久之以畯為尚書令後卒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畯著孝經傳潮水論又與裴元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元字彦黄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夷惠四人優劣欽荅所見與元相反覆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遊處登每稱其翰采云

程秉字徳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元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權聞其名

儒以禮徵秉旣到拜太子太傅黄武四年權爲太子登聘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吴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旣還秉從容進説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爲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爲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追思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塘長遷郴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刋約禮文及諸注疏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輙咨訪

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名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皆此類也六年冬卒權痛惜感悼食

不進者數日澤州里先輩丹陽唐固亦修身積學稱為儒者著國語公羊穀梁傳注講授常數十人權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温駱統等皆拜之黄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名綜為五官中郎將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吕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

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横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吕岱從交州名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廵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内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懐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吕嘉開九郡設交趾

刺史以監鎮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别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太守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户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

不能止交趾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
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
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靦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
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
户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明珠香藥象牙犀角瑇
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
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
漢時法寛多自放肆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

覩其好髮髠取為髲及臣所見南海黄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彊萌遂忿杖歆亡於郡内歆弟苗率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褎劉彦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彊賦於民黄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縣符走入海流離

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荆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猒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所服故相怨恨遂逐出恭求依步隲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隲以次鉏治綱紀適定會仍召出吕岱既至有士氏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

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境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計能稍稍以漸平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勢責其成効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僅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惟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黄龍三年建昌侯慮為鎮

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
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
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
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
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
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才
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
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况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而見雖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凡行

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内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唯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敕綜祝祖不

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遷選曹尚書五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翊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死翊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

繼作瑩獻詩稱述祖父歸美朝廷辭義可採皓嘉之是歲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皓令瑩督萬人往遂以多磐石難施功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谿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叙録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令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録至少帝時更差韋

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僚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晧遂名瑩還為左國史項之選曹

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羣小所疾左遷衞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禄勲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叙為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

名曰新議瑩子兼晉史有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從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熟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

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允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荆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

橋公二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為歡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瑜鎮巴邱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因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時曹操新破袁紹兵威甚盛七年下書責權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入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

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
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為
錢煑海為鹽境内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
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逼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
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如此受
制於人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
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
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弗戢

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黄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之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以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操入荆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與權書言水步八十萬將東下將士聞之皆懼權大會羣臣

問以計策張昭等議咸曰曹操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所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不如迎之為愈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雄武之姿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

為漢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舟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

也徒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虚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

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時劉備為曹操所破欲引兵南渡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

并力逆曹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黄盖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以帷幕覆之建龍幡牙旗於艦上先書報曹操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引頸觀望指言盖降盖放諸船同時發火風猛火烈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

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至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擽陳會流矢中右脇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州陵為

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兵公安詣
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侯張飛熊
虎之將必非乆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
為築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昏其智識分此
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
猥割土地以資其業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
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
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侵寇

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邱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為供給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臣節瑜性度恢廓大率為得

人唯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也始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别隔遥聞芳烈故來叙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

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杖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

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别昭肅等先出權獨留與備語備因言次歎瑜曰公瑾文武籌畧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瑜之破曹操也操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横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逺著故備與操咸欲疑譖之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謡曰曲

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允初拜興業都尉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黄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隲連名上疏列瑜勲績謂宜褒顯其後乞匄允餘罪還兵復爵以勸来者權尚未許會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會允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荆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

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巳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多賑窮弊肅體貌魁奇少有壯節好為奇計時天下巳亂乃學擊劒騎射招聚少年摽賁田宅給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二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

一困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綱紀不足立事故不應命乃令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暴横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國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不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

貫騎旣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南到居巢就
周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
城劉子楊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
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
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
况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
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
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

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吾之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符正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權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

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黄祖進代劉表亘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兾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之云肅年少

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及劉表死肅進說曰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雄梟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别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

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圖曹操備必喜而從
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
遣肅行到夏口聞曹操已向荆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
而表子琮已降曹操備惶遽奔走欲南渡江肅徑迎之
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彊固勸備與
權并力備甚歡悦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謂亮曰我子
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肅亦返命會
權得曹操欲東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

言權起更衣肅追于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

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及曹操破走肅即先還
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迎而禮之因謂曰
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
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
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
耳權撫掌大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荆州惟肅勸權
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業備方作書落筆於地
周瑜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

所憂顧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瑜殞踣之日所懷盡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孫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頽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

與璋託為宗室兾憑威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寛貸若不獲請備當被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侯守江陵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侯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埸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吕蒙率衆進取備聞之自還公安遣侯爭三郡肅住益陽與侯相拒肅要侯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數責關侯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

介羿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
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
窮慮極志摧勢弱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
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
州私獨飾情愆德隳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
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頓人物之主乎肅聞
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不能明道處分以
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侯

無以答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至鎮卒實建安二十二年也年四十六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及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遠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鳯皇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

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母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少輕之曰孺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嗤辱之蒙大怒引刀刺之出走逃于邑子鄭長家因校尉袁雄自首雄承間為言於孫策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年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

欲并合之蒙陰賒貰為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悦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徳長從征黄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横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操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軍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

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淩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百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

尋陽令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名日盛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鄰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為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為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撫其背曰呂子明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肅遂

拜蒙母結友而别初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常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覽詩書禮記左傳國語唯不讀易至統事以来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

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權後嘗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吕蒙蔣欽盖不可及也時蒙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權悉以兵幷蒙蒙固辭陳啟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蘄春典農屯皖田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之奇遂退縮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

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操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歩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乃作塢曹操不能下而退遂使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内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收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

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鋭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鋭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别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

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悉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侯鎮守專有荆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唯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侯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侯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元之元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反被書當還蒙祕之

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顗謂元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侯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鄙逆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縣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鋭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太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

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
曽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
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
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元之見普具宣蒙
意普懼而聽之元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勅四
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
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撫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
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

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割湘水為界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為蒙奉邑師還遂征合肥既徹兵為張遼等所襲蒙與凌統以死扞衛後曹操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為督據前所立塢置强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操操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操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遂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焉又拜漢昌太守食下雋劉陽漢昌州陵與關侯分土接境知侯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

初魯肅等以為曹操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侯且侯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侯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

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争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懐憂不如取侯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修恩厚與侯結好後侯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侯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侯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侯可禽也遂稱疾

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侯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侯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𦨴䑿中使白衣摇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侯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侯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先與侯有隙皆降蒙入據城盡得侯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

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軍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城中大悅侯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侯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輙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侯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侯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侯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侯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侯父子俱禽荆

州遂定權大會於公安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乃
增給步騎鼓吹勅選虎威將軍官屬并南郡廬江二郡
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曜于路仍賜錢
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
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
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慘戚欲數見
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
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

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時年四十二遂卒於内殿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勑主者命絶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修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嘗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邪於是用之甘寧麤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輙陳請云天下

未定鬬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修檄迎之子敬即駮言不可勸

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𥗥張遠矣後雖勸吾借元徳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侯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關不足忌此子敬内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

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程普字徳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貎計
畧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黄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
人攻城野戰身被瘡夷堅薨復隨策在淮南從攻廬江
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横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
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
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
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

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常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靡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勲於尋陽進攻黄祖於沙羡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人皆呼程公性好施

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荆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黄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少孤貧常以負薪餘閑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征伐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為别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賔有寇難之縣輙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

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寇賊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委付兩掾當撿攝諸曹糾摘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各宜盡心無為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勑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

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葢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先為用建安中隨周瑜攻曹操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破城邑乃以葢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葢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其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邃巴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

賊所攻盖又平討之加偏將軍病卒官盖當官决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及權踐阼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内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為别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勲破黄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操又與吕蒙襲取南郡遷偏將

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内懷懼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

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之東興之役
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
事及策東渡拜别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
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
尉會稽妖賊吕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
五縣平定從討越中郎將以涇拘𣕙陽為奉邑賀齊討
黝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黟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

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内見欽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勑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録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盛由是自嫌於欽曹操出濡須欽與吕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因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

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俱隨孫策為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畧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權中馬鞍衆莫

能自定唯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復與周瑜程普拒曹操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操出濡須泰復赴擊操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並不伏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

命鮮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輙記昔戰鬬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因流涕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復命坐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黄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邵戰有功又從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黄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也孫策在壽春武往修謁時年十八長七尺八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别部司馬策破劉勲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鋭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武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命以其愛妾殉葬自臨其葬復客二百家子修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奬厲拜别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

叛而修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録功臣後封修都亭侯為觧煩督黄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奥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宫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

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為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拷極毒唯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深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而誅其黨遷表為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修子

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輙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

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揺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北屯章阬年三十四卒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為起屋宅子敖年十七拜别部司馬授兵四百人敖卒修子延復為司馬代敖延弟永將軍封侯始施明感表自變行為善遂成健將致位將軍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也身長八尺武力過人孫策入郡襲迎於髙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

陰宿賊黄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
勃首還拜别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
又討劉勲於尋陽伐黄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
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問江東可保安否襲對曰江
東之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
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
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為
亂襲與凌統步隲蔣欽各别分討襲所向輙破虎等望

見襲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建安十三年從權討黄祖祖横兩蒙衝扶守沔口以栟櫚大紲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淩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横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後曹操出濡須襲從權赴之權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

散走小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船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其出入也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往光道路住止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

歡不爾即放縱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刼頗讀諸子乃將僮客八百人往依劉表因居南陽表儒人不習軍事時諸英豪並起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土崩并受其禍欲東入吳黄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孫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權校尉凌操祖既得免軍罷還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客客稍亡寧欲

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邾長於是去就孰與臨阪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之縣寧遂招懷亡客并義從者得數百人與歸吳周瑜吕蒙並薦於孫權權加異之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簒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

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宜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窺巴蜀權深納之張昭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興

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當勉建方畧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行果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權之破祖也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置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

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寧後隨周瑜拒破曹操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髙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唯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吕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侯侯號有三萬人自選精鋭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

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侯聞
吾咳唾不敢涉水涉水即為吾禽肅便選千兵益寧寧
乃夜往侯聞之不敢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侯
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
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士卒先卒破獲朱光計
功吕蒙為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操出濡須號四
十萬衆臨江飲馬權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為
前部督權密勅寧出斫敵前營特賜美酒衆殽寧乃料

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徑詣曹操營拔鹿角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賊不然無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

興覇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遂退自是權益貴重寧增兵二千人寧雖麄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畧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疾疫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遥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兵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

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乃令寧將兵徒屯半州寧厨下兒曽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勑船人更增舸纜觧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

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𫎇素至孝聞母
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與覇老母待卿食
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𫎇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
卒權痛悼之子瓌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
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奸猾斂
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
前鋒輕舟獨進為甘寧射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

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殺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斬首千餘其屯遂降

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黄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吕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後與周瑜等拒破曹操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吕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征合肥為右部督時

權撤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
兵兵去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
出敵已毀橋橋之屬者兩板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
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数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
絶被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
不自勝權引袂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茍使卿在何
患無人權遂留統於船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
藥故得不死拜偏將軍倍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

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遲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勑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手版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

權内養於宫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及長追録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後烈有罪封復襲爵領兵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事以為别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黄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絶跡

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蕪湖令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操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乗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靡退走有所殺傷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

聞之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成縣為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吕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

而江水盛長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便引軍退諸將乃服黄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羡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輙言後豪富當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别部司馬後為吴大市刺姦盜賊斷絶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荆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

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
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
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
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侯璋與朱
然斷侯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馬忠禽侯并
侯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為固陵
郡拜璋為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
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督斬備護軍

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
尚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時諸葛
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絶璋曰
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軍上流
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
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璋下備陸口權稱
尊號拜右將軍璋為人麄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夫所領
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

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侈末年彌甚服物僭擬
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
功而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璋妻
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家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
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鬬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
創夷稍遷偏將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
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

逌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至遂據涂塘天寒雪甚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

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三年魏大將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休與張布謀欲誅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畧過人能斷大事休召奉謂曰綝秉國威將圖不軌欲與將軍誅之

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綝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二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薨奉與丞相濮陽興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率衆治涂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

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
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
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十四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三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虞翻　陸績　張溫　駱統　陸瑁　吾粲　朱據　陸遜子抗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潘濬　陸凱

弟允子禕是儀　胡綜徐詳諸葛恪　滕允　濮陽興
王蕃　樓元　賀邵　韋昭　華覈　李衡　孟
宗　鄭泉　紀陟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
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
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
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
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

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
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
於是劉繇恐為袁術所并遂成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
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
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
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
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時年十五治舉為孝
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

九真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黄巾餘類敗陳萬秉等黄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歴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享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峻急喜怒快意治數責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為曹操子婦及曹操破荆州威震南土賁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

見貢為陳安危貢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唯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權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姦叛治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宴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

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為臨川郡以然為太守授兵一千人會

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操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别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吕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黄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幷力拒備然别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

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
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
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圍而圍不解時然
城中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
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
厲吏士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
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
盡因與賊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

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黄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

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九年復征相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擊破之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唯陛下識臣先言責成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

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内行修潔其所文采唯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絶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唯然莫與比隆然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

表疾病消息權輒名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績嗣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谿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

陵城不克而退績欲追之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求兵後繼融答與績績便引兵及汜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兼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

弁焦之處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之守以須績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為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

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以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横江當利破張英于麋下以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策嘗從容獨與範碁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

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整肅威令大行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西島斬

其大將陳牧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從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操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嘗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不許後還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

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
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
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
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
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
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人有白範與賀齊車服
奢麗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齊公優而容之無損
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

嚴整耳此適足作軍谷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時年少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使無譴問權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病卒權素服臨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據字世議以父任

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

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躬親醫藥餐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

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没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距濡須七十里間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

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

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皋復為泰等後拒桓步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身自拒泰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首及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黄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

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黄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吕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

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廹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氣素髙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退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

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桓復刺
殺佐軍遂託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使
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軍權自出祖送
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
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
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
疾當自愈桓性護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
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兼以彊識與人一面數

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禄産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

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李文憎
及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
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
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
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
幷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
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
大破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

孫綝所枉害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三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縗經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縗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

可以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嘗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翻從討黃祖旋軍策欲過取豫章特謂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

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歆曰竊聞明府與鄱郡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内所宗僕雖在東垂嘗懷瞻仰歆曰孤不如王會稽也翻復曰不審豫章資糧器仗士民勇果孰與鄱郡歆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孫討逆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定劉揚州君所親見南走鄱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資糧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明

日日中迎檄不至者與君辭耳歆乃夜作檄明旦遣使齎迎策使進軍歆葛巾奉迎策既定豫章欲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充論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謂未然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儻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

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
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後出為富春長策
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
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
寧州後舉翻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操為司空辟皆不
就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
陵之理樂覩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
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

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雕摩必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還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

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在樓船會羣臣飲禁亦與焉禁聞樂流涕翻曰汝欲以偽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及權與魏和欲遣禁歸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

既不能死不如斬之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甞為翻設虛坐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

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乗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乗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大慙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僊

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僊世豈有僊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翻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嘗數百人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既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没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翻在南方十餘年年七十卒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没失權悔

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也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若翻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已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中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汜弟忠宜都太守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閒太守昺廷尉尚書濟陰太守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以遺母術大奇之孫策在吳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治而平之績年少末坐遥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惟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安也昭等驚異之績容

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歷算數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
龐統荆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孫權統事辟為
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為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
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
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豫自知亡日乃
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
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巳去六
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

子宏會稽南郡都尉次子敔長水校尉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

中郎將使蜀權謂温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辭也温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産陳事之効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伸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恵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温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普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

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
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滸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
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乏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
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耻忽臣自入遠
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
謹奉所齎函書一封以聞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
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
聲名太盛衆庶炫惑終不為已用思有以中傷之㑹暨

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殽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汚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自殺溫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權即罪溫幽之有司下令曰昔

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
異心昔曁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
觀豔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豔
所進退皆溫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溫之黨
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揮吏客及
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棨戟奬以威柄乃便
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
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勑溫有急便

出而溫悉内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頼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以占候召而溫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談論及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戸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衒國恩為已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厮役嗚呼溫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上表理溫反覆為之辨析無慮千言權終不納初餘姚虞俊見溫有盛名歎

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乃歎俊之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久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故也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害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

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歸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名爲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在補察苟有聞見夕不待

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引

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

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之出為建忠中郎將領武射

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後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

癘名戸耗損統上疏乞留神思省補復荒虛育民阜財

為深遠之計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

宜都遷偏將軍黄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别將常雕等襲

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

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皆切於政要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絶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黄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二男一女皆數歲以喪還瑁迎攝養至長

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琩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如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漢高帝棄瑕録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敎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琩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琩上疏諫曰臣聞聖主

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恍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筭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鋭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以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

地連接苟有閒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當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絶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

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閒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將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

易重興師旅告諭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雖蚩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顧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默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嘉其辭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於宗修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喜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

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孫徽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名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吕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緶紲斷絶漂没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没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没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

守名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郡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

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曁豔疾貪汚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浴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黄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據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禄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

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
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
責問據據無以自明籍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
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
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搆爭據擁
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遂左遷新都郡
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
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為全公主

所謟皆死永安中追録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為之綱紀門戶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幷領縣事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賑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

遜陳便宜乞與名募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棊峙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操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

遜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兵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愁擾所在遜後詣郡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在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

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代蒙遜至陸口以書與羽

曰前承覲𨗳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命來西延慕光塵思禀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為將軍之勲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闕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

鄰威德樂自傾蓋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
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託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
具啓形狀陳羽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
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
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
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
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
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絕險要即破

晏等生降得鳯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陽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走蜀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敎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

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納之黄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
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
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
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勸諸夷使將軍馮
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肜等各為别
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
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
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君擊班者揣之必有

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才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

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未可干也今往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遂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令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

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
吾乃為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孫桓别討備前鋒於夷
道為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
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
可憂也待吾展計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
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援至今日乃知
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舊將或公
室貴戚自各矜持不相聽從遜按劒曰劉備天下知名

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敵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材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甞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

義以濟國事權大稱善加拜遜輔國大將軍領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周魴

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權乃召遜假黄鉞為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遜振旅而歸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是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黄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

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
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
君侯宜勤覽典籍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撤之
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下兵不整遜對之髡其
職吏南陽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
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
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譚不須講也遜雖
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不

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

當圖進取宜少加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

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

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

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

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

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

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

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業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
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
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絶險民猶禽獸得其民
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
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
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
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
民貸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

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
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讐忿
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
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舟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
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
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
虜者當世雄桀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
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

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曰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疆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𨵦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權用納馬嘉禾五年權北征遣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

扁具知吾濶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奕棊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無所復慼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

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
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闔吏乃自斫殺已民
然後得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
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料視若亡其妻子者
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鄰境懷之或有感慕相
攜而歸者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
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
守逯式兼領兵馬頗為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

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答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
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選衆
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白
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此士吏不復親附遂以
免罷六年中郎將周祇乞於鄱陽召募事下問遜遜以
為此郡民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祇固陳取
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祇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
民並應遽為寇遜自聞輒討即破之遽等相率降遜料

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壹姦罪發露竟為權所誅云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効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小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詔以遜代顧雍

為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並闕僚屬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

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嫡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甥顧譚顧承姚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及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别族其先覩如

此長子廷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謚遜曰昭侯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禁絶賔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荅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敢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别曰吾前

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為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自關羽城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

安者制危益六國所以兼幷於彊秦齊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内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書傳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慼

死生契濶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
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
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曰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
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來爰入秦漢傾
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
使竭誠盡節猶不足任况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

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冑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鳳皇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即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

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之果無所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少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得而言也吾寧棄江陵

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絶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允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江陵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允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

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嘗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洶懼悉解甲挺身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祜等皆引兵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

常故得將士歡心羊祜既歸增修德政以懷吳人抗亦
勅其邊戍各保分界無求細益於是二境吏和事具晉
羊祜傳是歲加拜抗都護抗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
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
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元散騎中常
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
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廢祀或投棄荒裔蓋周
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皪流漂棄之永濵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刑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戚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元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録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内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

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彊兵力農畜榖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内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

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

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吴有也如其不虞當傾國
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
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
敵四處外禦彊寇内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
疲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
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黄門豎宦開
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簡閲一切料出以補
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

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
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惑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子晏嗣晏及
弟景元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監天紀四年
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
慮景字子仁以尚公主拜駙馬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
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二月壬戌
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機雲俱入晉後為

成都王穎所誅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步氏嬰孺識道者尤之曰陸氏後世必受其報及機之戮三族無遺機雲晉史有傳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賀氏本姓慶氏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諱改為賀氏齊父輔永寧長齊少為郡吏守剡長縣吏斯從輕俠為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

之明日寇至齊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治候官長商升為朗起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

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乖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吳姓五名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軍討漢興經餘

汗齊以為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松楊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耻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葢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

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弋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以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

因是得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級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幷黟歙凡六縣權遂割為新都郡以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為賊復數千人齊討破之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至晉改為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賜齊軿車駿馬罷坐權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齊去百餘

步權乃還十八年豫章東郡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服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權撤軍還至逍遙津北為張遼所掩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

懃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
曹操印綬化民為盜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
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
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
以上至皖黄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住
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漂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
頼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
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巧所乗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

櫓戈矛葩爪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為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忿恥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糜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建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詔書就

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甞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故便賑贍遠不及啓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賑給與共有無由是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

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親擊破之斬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

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于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盗攻没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屯牛渚罷東安郡琮經過錢唐修祭墳墓麾幢節葢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餘萬邑人以為榮黄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權使太子登出征已出次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者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令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疑之權即命登旋軍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幸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琮為人恭順善於承顔納規言辭未嘗切忤初權將圍朱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

咸何向不克然殊方異域隔絶障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汙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兾萬一之利愚臣之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琮既親重宗族子弟並蒙寵貴賞賜累千金然猶謙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𢢼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𢢼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録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鋭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之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

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等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隲為交州刺史到州高凉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凉西部都尉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

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籍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進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

徼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
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
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
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
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
功進拜鎮南將軍黄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
沙漚口會武陵蠻夷蠢動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嘉
禾三年權令岱領潘璋士衆屯陸口後徙蒲圻四年廬

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治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
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
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為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
傳首詣都權詔嘉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
遜並在武昌故督蒲圻項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
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
授交州牧乃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
斬式及遣諸所偽署臨賀太守費楊等幷其支黨郡縣

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矣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兩部岱督右部自武昌上至蒲圻遷上大將軍拜子凱為副軍校尉監兵蒲圻孫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飢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岱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大志

偘知其可成賜巾㝈與共言論後遂薦拔之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偘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偘偘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偘哭之甚哀曰德淵吕偘之益友今不幸偘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卒年九十六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㝈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轉任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唐侯

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黄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致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

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甞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别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絶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遥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

報永矢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没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絶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絶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

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非所薄嬞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為亂為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

欲北進呂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隲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為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使從此率厲吏民以為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顒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

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郤南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為辭目語心計不宣脣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勑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漏泄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徼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

言一齋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降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必應人倡之為變聞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

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

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閒旌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

各三百紐得以假授諸毉帥奬厲其志弁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濶狹之間輙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君省鮐箋乞加隱祕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鮐懐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末罪恠鮐因别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俍發優命

勑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厲竭盡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别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伀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勲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

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

拜表以聞弁呈戕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休

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

陸遜横截休休軍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

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罪

故休聞之不復疑慮及事捷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

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

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内侯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

川並受其害吾粲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於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為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魴在郡十三年卒賞善罰惡威恩並行子處亦有文武才幹天紀中為東觀令無難督處入晉有傳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

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逮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繩此民牧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民繫民慙懼帥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傍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赤烏五年從郎中

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還為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鄱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黄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幷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

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内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勅外趣嚴掾吏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安得循舊即率所領

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從濡須督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禕嗣代領兵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修濬案殺之一郡震悚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

荆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襲關羽幷荆土荆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横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

以諂之武陵郡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禽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拜濬輔軍中郎將授兵五千使往討伷果斬平之遷奮武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瀏陽侯權數射雉

濬以諫權權曰相與别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
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急栝破亦
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
撤壞之權由是遂絶不復射雉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
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斬首獲生葢以萬數自是羣蠻
衰弱一方寧靜歸義人隱蕃以口辯為豪桀所善濬子
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
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

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句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恠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歎服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閒濬於武陵太守衛旍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旍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爲此也即封旍表於濬而召旍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顧雍左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黄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

壹答曰不能佳左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
左左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左
謂曰潘太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
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改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
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
百僚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
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一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
漸衰後遂誅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以不規諫所

致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翥拜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秘權以姊陳氏女妻之後為尚書僕射濬女配建昌侯孫慮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

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之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泝流供給以為患害又政事多繆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

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因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

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之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徵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

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意恣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寛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埆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茍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

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鱉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襁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聽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宫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

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
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
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
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
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
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
取好服捷口容悦者也臣伏見當今内寵之臣位非其
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

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僻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勵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晧遣

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元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意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黄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榦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

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
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
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
何定譖搆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將
在疆埸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於建安或曰寶
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
皓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
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

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
後晉陳壽言予連從荊陽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博
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案其文殊甚切直恐非
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
皓遣董朝問所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
凱弟允字敬宗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
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
譖構允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後為衡陽督軍

都尉赤烏十一年交州九真夷賊攻没城邑交部騷動以允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允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黄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允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允才通行潔可備上司皓不報允卒子式嗣為柴桑督

揚武將軍天册元年與兄子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為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

既定荆州遷都武昌拜裨將軍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黄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吕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

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言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蜀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逼近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以為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

家之良規海内所瞻望但臣言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為二宫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儀為傳盡忠動輒規戒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舍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宅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素必不為此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蓄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寵為戚時時

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嘗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君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將母避亂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

書策費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督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

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權命綜作賦以美之舉朝稱
歎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其盟文綜所作也權下
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
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
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絶四海分崩羣生憔
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煙火往往而處
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
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處

河朔天衢隔絶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戸受覆燾英雄俊桀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猷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黄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閒關求

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
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
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
肉思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
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
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
興同濟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
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

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爃猶在常懼一旦横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氷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葢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吴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

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會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綿綿不絶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横見譖毀將有商鞅

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樂毅之出奔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巳自效不當僥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悠江湖隔絶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于內各自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

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撤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

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弘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校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閤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

絶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於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斯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求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

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蓄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
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訟遼東
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
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
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
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
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
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

後必絶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榦天紀中爲中書令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爲賓友從中庶子遷左輔校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

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
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
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噱命恪行
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
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
尚父九十秉旄仗鉞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
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
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

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之何也恪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糓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後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十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接壤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

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覿閒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乃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乃以恪為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

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畧無所入由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丹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廹蹔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詣府恪以伉違敎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

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赤烏中魏司馬懿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恪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凋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熈國事

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誹謗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歎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寛於往古何者時務縱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茍令性不邪惡志在陳

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
濶畧不足縷責則士誠不可纎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
猶將不全况其出入者邪故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
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
所以更相謗訕或至為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坐克
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
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
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

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陳張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久至於家戸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而贊其㫖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荆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大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允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

後事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税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黄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内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

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援遵等勑其諸軍作浮橋度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寒大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緣遏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絶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

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騾驢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百斤馬二百疋帛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年春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則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

懷憚於勞苦使秦得漸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策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

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殞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

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之所以長歎息者也自古以來國之彊弱在乎䖏肓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者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

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頻顇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貽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任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憂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

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瘡痍介冑生蟣虱
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其長久不得兩
存者耳每覽荆邯説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
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
慮及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
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
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
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

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茍任威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耀兵淮南驅畧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

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洩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疲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

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衛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宿衛用其親近復勑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乃造言恪欲為變與孫亮謀宴恪而圖之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

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令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
不悦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
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驅去遂升車初恪將征
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
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
之後所坐聽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白虹見
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
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

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疾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允恪曰卒腹痛不任入允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劒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白使君病未平善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酒數行亮還内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

諸葛恪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傍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斷約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先是童謡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篾鉤落於何相求成子閤成子閤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鉤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鉤落帶恪果以葦席裹其身篾束其腰而投於此岡時年五十一恪長子綽爲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敎誨恪鴆殺之

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都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帝王之怒不可訖情盡意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致名英偉服事累紀先帝

委以伊尹之任屬以萬機之事而恪性剛愎不能敬守
神器興功暴師虛耗士民空竭府庫專擅國憲廢易由
意假刑刼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臣峻俱
受先帝囑託之詔見其姦虐恐其傾危宗社奮其威怒
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
朝大除此誠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
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詈聲成風然人情之於品物樂
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二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

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顧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冐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

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恪始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允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滕允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寛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賔禮軍國書疏嘗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

允都亭侯允少有節操美容儀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陽太守徙吴郡會稽所在見稱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北伐魏允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内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畧無獲是喪其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按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

者大事事以衆濟衆皆不悅君獨安之愔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懐居苟安者也而亍復以為然吾何望焉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民人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允為都下督掌統留事允白日接賔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及愔誅孫峻為丞相大將軍允以愔亍埭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允雖内不沾洽而外相苞容進允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太平元年峻遣魏叛

將文欽與驃騎將軍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等北伐峻餞諸軍於石頭入據軍見據軍嚴整心惡之稱病去尋卒以後事付其從弟綝綝遂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怒與諸督將連兵共表薦允為丞相綝更以允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允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告允取據并喻允宜速去意允自以禍及因留

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為亂迫融等使作書難綝綝不聽表言允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允允又劫融等使作詔發兵融等不從允皆殺之允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允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皆委綝就公時夜已半允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已在近道故皆為允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允及將士數十人夷允三族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為會稽太守時琅邪王休居會稽興深與交結及休即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可保成唯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

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内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立之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中領青州牧俄而彧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

口監軍孫皓立復入為常侍與萬或同官或與皓有舊挾主自尊謂蕃輕巳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顔順指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轝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黄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吴之龍逢也

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
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内傷心有識悲
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
弟著延皆稱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
位與王蕃郭逴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
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彧陳親密
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

用元為宫下鎮禁中候主殿中事元從九卿持刀侍衛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元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為之申救皓不聽皓疾元名聲復徙元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别勑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元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元殯斂奕於器中見勑書還便自殺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孫休即位從中郎將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日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日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非所以保洪緒

也何定本趨走下隸陛下假之以威權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饑凍大小愁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呼嗟之聲感傷和氣且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宫坐食萬有餘人内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不能守一葦可杭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

憚乃共譖邵與樓元謗毀國事俱被詰責元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言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幷下詔誅元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入晉有傳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昭論之其辭曰蓋聞

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没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况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濶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

立志於耕牧而黄霸受道於囹圄終有顯榮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

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吴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猶且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躭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吴受命海内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

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
鶩博選良材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
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
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碁三百
孰與萬人之將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碁局而貿
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顔
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

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昭為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昭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昭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昭侍講儒士又性精确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争不可休深恨布然昭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在所承

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昭昭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昭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昭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欲乞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昭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

卿以嘲弄侵克發擿私短以為歡笑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晧以為外相毀傷内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盡遂積前後嫌忿收晧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晧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氂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黄泉愚情慺慺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法其所紀載既多虚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囚

尋案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昭

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昭昭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謬誤數數省讀不覺點汙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昭言昭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昭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昭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

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
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
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昭輩依準古義有所改
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昭之才學亦漢
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未述昔班固作漢
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叙傳尤
劣今吳書當傳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
得良才如昭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

其人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昭子隆亦有文學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詣宫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

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
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晧
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晧更營新宫制度弘廣飾
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數上疏諫
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
劉氏之寛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
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
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歎息者六乃曰方今

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後數年閒諸王方剛漢之傳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臥薪之喻於今為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

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貲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

巳為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没日南孤危存巳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揺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盜無日令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

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怪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慚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惟思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鼯介之妖僅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

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
靈所挺夫王者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戶之民
轉徙相同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
揚市土地與宮相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
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
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
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
有大殃六月戊巳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

可失昔魯隐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
為長世之弘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
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
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則日月滋蔓若悉並到大衆
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
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
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
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

大敵所以懽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閒者大水沈没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

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不許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巳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

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戸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已來已向百歳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氷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

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巳備民之三望
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待狐貉而後溫
滋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
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
並繡文黼黻轉相倣傚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
內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
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
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

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用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乃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庫之

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業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覈年老勅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為文以呈辭旨哀怖皓見而矜之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悉不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

歲卒昭覈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李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子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尉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逼莫有敢言衜曰非李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嘗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衡不

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

株臨死勑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至是然吾洲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千匹絹亦當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戸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嘗稱大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亡枯橘猶有存者

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少從南陽

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廣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宗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後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屬之官宗至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時吳

法在職不得奔喪罪當大辟宗聞母亡犯禁委官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丞相陸遜陳其素行孫權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葢優之也初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乃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時以為孝感之所致後累遷光禄勲位終三公

鄭泉字文淵陳郡人也愽學有竒志而性嗜酒常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饍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孫

權以為郎中嘗與之言曰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弘恩不畏龍鱗後侍宴權乃怖之令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懷威靈不能不顧耳後權遣泉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託為宗室有維城之責不杖戈

執銳爲海内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
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恧泉後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
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
紀陟字子上丹陽人也初爲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
和令其引分陟密使和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懼閉門不
出孫休時父亮爲尚書令而陟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
屏風隔其坐出爲豫章太守後爲光禄大夫與五官中
郎將弘璆奉使如魏至壽春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

而問之曰吳之君子亦能斯乎陟曰此軍人騎士肄業
士大夫君子未有為之者矣布大懸既至魏帝見之使
儐問曰來時吳主何如陟對曰來時皇帝臨軒百寮陪
位御膳無恙司馬昭饗之百位畢會儐者告曰某者安
樂公也某者匈奴單于也陟曰西主失土為君所禮位
同三代莫不感義匈奴邊塞難羈之國君王懷之親在
坐席此誠恩威遠著又問吳之戍備幾何對曰自西陵
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問曰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

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昭善其言厚為之禮子孚封都亭侯孚弟瞻入仕晉驃騎將軍晉史

通志卷一百二十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上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四上

晉

王祥弟覽 鄭冲 何曾子劭 遵 石苞子崇 歐陽建 孫鑠 羊祜

杜預子錫 陳騫子輿 裴秀子頠 秀從弟楷 楷子憲 衛瓘子恒 孫璪 玠

張華子禕 韙 劉卞 王沈子浚 荀顗 荀勗子藩 藩 子邃 藩

弟組 組子奕 馮紞 賈充 孫謐 族子模 充弟混 郭彰 楊駿 弟珧 濟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漢諫議大夫吉之後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埽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為孝感之所致焉有丹柰結實母命守

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立其篤孝純至如此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縣之命母終居喪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吕虔檄為別駕祥年垂耳順固辭不受覽勸之為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清静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頼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舉秀才除温令累遷大司農髙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封關内侯拜光禄勲轉司隷校尉從討毋

卭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主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聞者莫不砥礪及高貴鄉公之弑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武帝為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為尊重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相去一

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輙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為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己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冲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老疲耄累乞遜位帝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奏祥久病闕朝會禮請免祥官詔不許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

傳在三司之右禄賜如前又詔賜几杖不朝大事皆咨
訪之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
以舍人六人為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
都尉肇為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潔清素
家無宅宇其權留本府須所賜第成乃出及疾篤著遺
令訓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啓
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吾生值季末登庸歴試無
毗佐之勲没無以報氣絶但洗手足不須沐浴勿纏尸

皆澣故衣隨時所服所賜山元玉珮衛氏玉玦綬笥皆勿以殮西芒山土自堅貞勿用甓石勿起墳隴穿深二丈椁取容棺勿作前堂布几筵置書籍鏡奩之具棺前但可施牀榻而已精脯各一盤元酒一杯為朝夕奠家人大小不須送喪大小祥乃設特牲無違余命高柴泣血三年夫子謂之愚閔子除喪出見援琴切切而哀仲尼謂之孝故哭泣之哀日月降殺飲食之宜自有制度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

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為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子皆奉而行之泰始五年薨年八十有五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帛百匹明年策謚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肇孽庶夏早卒

馥嗣爵咸寜初以祥家甚貧儉賜絹三百匹拜馥上洛太守卒謚曰孝子根嗣散騎郎肇仕至始平太守肇子俊守太子舍人封永世侯俊子遐鬱林太守烈芬並幼知名為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祥弟覧覧字元通母朱氏遇祥無道覧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輙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覧輙與祥

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趣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覽致斃遂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及祥仕進覽亦應本郡之召稍遷司徒西曹掾清河太守五等建封即卯子邑六百户泰始末除弘訓少府職省轉太中大夫禄賜與卿同咸寧初詔以覽為宗正卿頃之以疾上䟽乞骸骨詔聽之以大中大夫歸老賜錢二十萬

牀帳薦褥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歸老門施行馬咸寧四年卒時年七十三謚曰貞有六子裁字士初撫軍長史基字士先治書御史會字士和侍御史正字士則尚書郎彦字士治中護軍琛字士偉國子祭酒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彊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弈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裁子導别有傳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爾立操清恬寡慾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有姿望動必循禮任真自守不要鄉曲之譽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為太子搜揚仄陋命冲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冲以儒雅為德涖職無幹局之譽簞食縕袍不營資産世以此重之大將軍曹爽引為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禄勲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

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冲雖位階台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冲然後施用及魏帝告禪使冲奉策武帝踐阼拜太傅進爵為公頃之司隸李憙中丞侯史光奏冲及何曾荀顗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帝不許冲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遣使申喻冲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泰始六年詔冲與太保朗陵公何曾太尉臨淮公荀顗及司空博陵元公王

沉衛將軍鉅平侯羊祜各於本國置郎中令假夫人世子印綬食本秩三分之一如郡公侯比九年沖又抗表致仕詔聽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公之右賜几杖不朝朝有大政輙就諮訪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為散騎常侍使常優游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明年薨帝於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賜秘器朝服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謚曰成咸寧初有

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
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
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輙改易之名曰論語
集觧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冲無子以從子徽為嗣位
至平原内史徽卒子簡嗣
何曽字頴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武亭侯曽
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魏明帝初為平原
侯曽為文學及即位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

給事黄門侍郎上䟽曰今之郡守則古列國之君也上當奉宣朝恩以致恵和下當興利而除其害故得其人則可安非其人則為患况今國家大舉新有發調軍師遠征上下劬勞是以郡守益不可不得其人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皆委政丞掾不恤庶事或體性疎怠不以政理為意在官積年恵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免絀故得經延歳月而無斥罷之期臣愚以為可密詔主者使隱核參訪郡守其有老病不隱親

人物及宰牧少恩好修人事煩撓百姓者皆可徵還為更選代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跡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伐罪精

甲鋭鋒步騎數萬道路廻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内太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毋憂去官嘉平中為司隸校尉

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責籍於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

切帝雖不從時人甚憚之毋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顗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為頴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備法乞没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為當遂改法焉曾在司隷積年遷尚書正元中為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賔主備太牢之饌侍從吏

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勑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其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熈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為晉王曾以髙柔鄭冲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及武帝襲王位以曾為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戸泰始初詔以曾為太保侍中如故久之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旨

乃視事進位太傅曾以年老屢乞遜位詔不許又進太宰侍中如故朝會劒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簟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名見勅以常所服飲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薨年八十帝於朝堂素服舉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將葬下禮官議謚博士秦秀謚為繆醜

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謚為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面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歳如此不過兩三焉司隸校尉傅元嘗著論稱曾及荀顗以為極盡孝道足為君子之儀表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輙令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云無下箸處人以小紙

為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華侈以銅鉤繖紖車瑩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辟曾嘗因小事加享杖罰其外寛内忌亦此類也時司空賈充權擬人主曾卑充而附之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黨充而抑純以此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

侍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每諸方貢獻帝輒賜之而觀其占謝焉咸寧初有司奏劭及兄遵等受故爲令袁毅貨雖經赦宥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差薄一皆置之遷侍中尚書惠帝即位初建東宫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後轉特進累遷尚書左僕射劭博學善屬文陳說近代事若指諸掌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劭爲太宰及三王交争劭

以軒冕而游其間無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然優游自足不貪權勢常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所撰荀粲王弼傳及諸奏議文章並行於世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初亡袁粲弔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謂之曰知死弔死何必見生

岐前多罪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
彊易弱粲乃止劭庶兄遵字思祖少有幹能起家散騎
黄門郎散騎常侍侍中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
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為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太康
初起為魏郡太守遷太僕卿又免官卒於家四子嵩綏
機羨嵩字泰基寛弘愛士博觀墳籍尤善史漢少歷清
官領著作郎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
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

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獲免指諸孫曰此輩必遇亂亡也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機為鄒平令性亦矜傲責鄉里謝鯤等拜或誡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為主令鯤拜勢懼傷風俗機不以為慙羨為離狐令

既驕且吝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
亡無遺焉
石苞字仲容勃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
修小節故時人為之語曰石仲容姣無雙縣召為吏給
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元信奉使求人為御司馬以苞
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
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未決
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

與結交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為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也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録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算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帝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

室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歴東萊琅邪太守所在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還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兖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鋭卒為游軍以備外寇呉遣大將軍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

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畫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

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

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

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

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勗議葬禮

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

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以歷數已終天命有在及禪

位苞有力焉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

中羽葆鼓吹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撫淮南士馬彊盛
邉境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惠服物淮北監軍王琛
輕苞素微又聞童謡曰宮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
舒因是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
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荆州刺史吳烈表吳人
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自固帝聞
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
果有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尚書

郎上名之經曰不至帝謂為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以備非常又勅鎮東將軍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苞用掾孫鑠計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廙上書理苞於是詔以苞為司徒有司奏苞前有折撓不堪其任以公還第已為弘厚不宜擢用詔原其事苞乃就位苞奏州郡農

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為之黜陟詔嘉之使專督察令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苞在位稱為忠勤每帝委任焉泰始八年薨帝發哀於朝堂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給節幢麾曲蓋追鋒車鼓吹介士大車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咸寧初詔苞等並為王功列於銘饗苞豫為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合禮華元厚葬春秋以

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歛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唅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牀帳明器也𡨋之後復土滿坎一不得起墳種樹昔王孫裸葬矯時其子奉命君子不譏況於合禮典者邪諸子皆遵奉遺令又斷親戚故吏設祭有六子越喬統浚儁崇以統為嗣統字弘緒歷位射聲校尉大鴻臚子順為尚書郎越字弘倫早卒喬字弘祖歷尚書郎散騎侍郎帝既名喬不得深疑苞反及苞至有慙色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苞

遂廢之終身不聽仕又以有穢行徙頓邱與弟崇同被害二子超熙亡走得免成都王穎之起義也以超爲折衝將軍討孫秀以功封侯又爲振武將軍征荆州賊李辰穎與長沙王乂相攻超常爲前鋒還中護軍陳眕等挾惠帝北伐超走還鄴穎使超距帝於蕩陰王師敗績超逼帝幸鄴宫會王浚攻穎於鄴穎以超爲右將軍以距浚大敗而歸從駕之洛陽西還長安河間王顒以超領北軍郎將使與穎共距東海王越超於滎陽募兵右

將軍王闡與典兵中郎趙則並受超節度爲豫州刺史
劉喬繼援范陽王虓逆擊斬超而熙得走免永嘉中爲
太傅參軍浚字景倫清儉有鑒識敬愛人物位至黄門
侍郎爲當世名士早卒儁字彦倫少有名譽議者稱爲
令器官至陽平太守早卒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
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
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餘爲
修武令有能名入爲散騎郎遷城陽太守伐吳有功封

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以崇不詣闕謝恩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申列遂得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於惠帝曰陛下自東宮繼統此乃天授而班爵乃優於泰始革命之初一不安也平吳謀臣猛將以致思竭力受賞而今之恩澤優

於滅吳之功不安二也大晉卜世莫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不安三也書奏弗納出為南中郎將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為司隷校尉傅祗所糺詔原之燒鴆於都街崇頴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荆州刼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為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之拜太僕出為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

鎮下邳崇有别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争酒相侮為軍司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産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鄣四十里崇作錦步鄣五十里以敵之崇塗泥以

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髙二尺許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疾己之寳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髙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曜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虀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雹愷絶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答

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蓱虀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轅則駃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

間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緑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别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藴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緑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緑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

知令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黄門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緑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緑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耳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

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初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閲崇水碓三千餘區蒼頭八百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作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為樂陵公苞曾孫樸字元真為人謹厚無才藝没於胡石勒以與樸同姓俱出河北引樸為宗室特加優寵位至司徒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擅名北州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辟公府歴山陽令尚書郎馮翊太

守甚得時譽及遇禍莫不痛惜之年三十餘臨命作詩文甚哀楚孫鑠者字巨鄴河内懷人也少樂為縣吏太守吳奮轉以為主簿鑠自微賤登綱紀時僚大姓猶不與鑠同坐奮大怒遂薦鑠為司隸都官從事司隸校尉劉訥甚知賞之奮又薦鑠於大司馬石苞苞辟為掾鑠將應命行達許昌會臺已密遣輕軍襲苞于時汝陰王鎮許鑠過謁之王先識鑠以鄉里之情私告鑠曰無與禍鑠既出即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賴而獲免遷尚書

郎在職駮議十有餘事為當時所稱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年十二喪父孝思過禮事叔父耽甚謹嘗游於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當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以兄霸之子妻之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

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弈見之曰此今之顔子也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夏侯霸之降蜀也親姻多告絶祜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毁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黄門郎時髙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

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户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祕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户鍾會有寵而忌祜亦憚之及會誅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内外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户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置郎中令備九官之職加夫人印綬泰始初詔以祜為尚書右

僕射衛將軍給本營兵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市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多毀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由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邉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頃大獲其利祜之

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允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允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

攻之甚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荆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祜所統八萬餘人賊衆不過三萬祜頓兵江陵使賊備得設乃遣楊肇偏軍入險兵少糧懸軍人挫衂背違詔命無大臣節可免官以侯就第竟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祜以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絶乃增修德信以懷柔

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

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悦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徳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者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徳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徳於祜無

傷也祜真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
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俊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
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
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
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
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
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

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䟽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受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埽除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勲成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

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之自此來十二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彊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諭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茍其輕重不齊彊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

進兵之日曽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劒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海内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

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兖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外内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

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常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祜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

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户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
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以被
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
名德遠播朝野具瞻搢紳僉議當居台輔帝方有兼并
之志仗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
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闗與其嘉謀讜議
皆焚其草故世莫得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
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

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嘗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言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

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問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當討吳賊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内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亦已經日矣

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從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

不戰而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軌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没吴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賛成其策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吴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時年五十八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沾鬚鬢皆為氷焉南州人征市

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徳所感如此賜以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詔傷悼之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祜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從弟琇等述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五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諡曰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祜妻不以侯斂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歷

年志不可奪身没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初文帝崩祜謂傅元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天縱至孝有曾閔之性雖奪其服實行喪禮喪禮實行除服何為邪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垂美百代不亦善乎元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

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元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祜乃止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荆州人為祜諱名至屋宇皆以門為稱改户曹為辭曹焉祜開府累年謙讓不辟士始有所命會卒不得除署故參佐劉儈趙寅劉彌孫勃等牋詣預言前征南大將軍祜執德冲虚引謙之至不備僚屬

扶疾始辟四掾未至而隕昔召伯所憩愛流甘棠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況生存所辟之士便當隨例放棄者乎乞蒙列上得依已至掾屬預為表陳詔不許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以蕭何故事策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户又賜帛萬匹穀萬斛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

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又
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
鑿之相者見之曰猶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
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為嗣暨以父沒不得為
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為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
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為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
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孝
武太元中封祜兄元孫之子法興為鉅平侯邑五千戶

以桓元黨伏誅國除尚書祠部郎荀伯上表訟之曰蕭何為漢世元功故絕世輒繼臣愚以為鉅平之封宜同酇國竟寢不報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官至都督淮北護軍初發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濟而承竟死發長子倫高陽相倫弟暨陽平太守暨弟伊初為車騎賈充掾後歷平南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宛為張昌所殺追贈鎮南將軍祜伯父祕官至京兆太守子祉魏郡太守祕孫亮字長元有

才能多計數與之交者必為盡款誠人皆謂得其心而殊非其實也初為太傅楊駿參軍時京兆多竊盜駿欲更重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亮曰昔楚江乙母失布以為盜由令尹公若無欲盜宜自止何重法為駿慙而止累轉大鴻臚時惠帝在長安亮與關東連謀內不自安奔于并州為劉淵所害亮弟陶為徐州刺史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廢興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

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文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為鎮西長史及會反僚佐並遇害惟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戸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為註解乃奏之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

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

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頽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司隷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為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彊盛石鑒時為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

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内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為預所糾遂相讎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

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歷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没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絶預創意造成奏上

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虫起預上疏多陳農要有益政治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在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政吳之名將也據要

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閒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又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勅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

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

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碁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

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晏國富兵彊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良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州竒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月之閒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竒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吳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

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距王濬大敗而還㫖等發伏兵隨歆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為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方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彊齊今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觧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為亭侯千户賜絹八千匹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

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
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
請退不許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
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
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
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
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
通路又巴邱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

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士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二石為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帥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

隐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歴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讃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惟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邱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

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
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預初在荆州因宴醉卧齋中外
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戸正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
之其後徵為司隷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時年
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
曰成預先為遺令曰古不合葬明於終始之理同於無
有也中古聖人改而合之蓋以别合無在更緣生以示
教也自此以來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

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爲臺郎嘗以公事使過密縣之邢山山上有冢問耕父云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産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之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體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

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為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塚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覲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為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棺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孫一以遵之子錫嗣錫字世嘏有盛名起家長沙王乂文學累遷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

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為治書御史孫秀求交於錫而錫拒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也惠帝反正遷吏部郎城陽太守不拜仍遷尚書左丞年四十八卒贈散騎常侍子乂嗣在外戚傳

陳騫字休淵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騫沉厚有智謀初矯為

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後帝意果釋騫尚少為夏侯元所侮意色自若元以此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蜀賊寇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破賊而還會諸葛誕之亂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江南諸軍事豫州刺

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郯侯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勲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還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黄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材將為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承順騫命帝以為不協相構於是徵弘既至尋復以為凉州

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後果失羌戎之和皆被寇喪没征討連歲僅而得定帝乃悔之騫少有度量含垢匿瑕所在有績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為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為不及也累處方任為士庶所懷既位極人臣年踰致仕思欲退身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衮冕之服詔聽留京城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皆如前親兵百人廚田十頃廚園五十畝廚士十人器物經

用皆留給焉又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加鼓吹如漢蕭何故事騫屢稱疾辭位詔不許遣散騎常侍諭意騫輒歸第詔又遣侍中敦諭還府遂固請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勲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騫素無謇諤之風然與帝語傲及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為諂弟雉與其子輿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元康二年薨年八十一加以衮歛贈太傅

諡曰武及葵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爵輿字顕初拜散騎侍郎洛陽令遷黃門侍郎歷將校左軍將軍大司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為河內太守輿雖無檢正而有力致尋卒子植字弘先嗣官至散騎常侍卒子粹嗣永嘉中遇害孝武以騫元孫襲爵卒弟子皓之嗣宋受禪國除

裴秀字秀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

客甚衆秀年十餘歲有詰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度遼將軍毋丘儉嘗薦秀於大將軍曹爽曰生而岐嶷長蹈自然元静守真性入道奥博學彊記無文不該孝友著於鄉黨髙聲聞於逺近誠宜弼佐謨明助和鼎味毗賛大府光照盛化非徒子奇甘羅之儔兼包顏冉游夏之美矣爽乃辟為掾襲父

爵清陽亭侯遷黄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為廷尉正歷文帝安東及衛將軍司馬軍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帝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黄門侍郎鍾會以行臺從豫參謀略及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以上六百餘人皆封於是封秀濟川侯地方六十

里邑千四百户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禄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沉衛將軍賈充俱開府加給事中及帝受禪加左光禄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戸時安遠護軍郝詡與故人書云與尚書令裴秀相知望其爲益有司奏免秀官詔曰不能使人

之不加諸我此古人所難交闗人事詡之罪耳豈尚書令能防乎其勿有所問司隷校尉李憙復上言騎都尉劉尚為尚書令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詔又以秀幹翼朝政有勲績於王室不可以小疵掩大德使推正尚罪而觧秀禁止焉久之詔以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納言之要其所裁當禮無違者又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説者或彊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

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祕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祕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罙入其岨

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辯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

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之於山海絶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絶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隠其形也秀創

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
為當世名公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
薨時年四十八詔痛悼之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匹謚曰元初秀以尚書三十六曹統事準
例不明宜使諸卿任職未及奏而薨其友人料其書記
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及聖明御世
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萬安之
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

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輙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頠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愷不惠別封高陽亭侯以濬少弟頠嗣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賈充即頠從母夫也表秀有佐命之勳不幸嫡長喪亡遺孤稚弱頠才

德英茂足以興隆國嗣詔顔襲爵顔固讓不許太康三
年徵為太子中庶人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
酒兼右軍將軍初顔兄子憬為白衣顔論述世勲賜爵
高陽亭侯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
遇顔問太傅所在顔紿之曰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
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顔曰宜至廷尉豫從顔言
遂委而去尋而詔顔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及駿
誅以功當封武昌侯顔請以封憬帝竟封顔次子該顔

若陳憬本承嫡宜襲鉅鹿先帝恩旨辭不獲命武昌之封已之所蒙特請以封憬該時尚主故帝不聽累遷侍中時天下暫寧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皇太子既講釋奠祀孔子飲享射侯甚有儀序又令荀藩終父勖之志鑄鐘鑿磬以備郊廟朝享禮樂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勖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夭

為害尤深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卒不能用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頠以賈后不悦太子抗表請增崇太子所生謝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是東宫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禄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為言覽之者莫不寒心頠深慮賈后亂政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模皆

曰帝自無廢黜之意若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為是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所忌憚亂可立待將如之何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然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旦夕勸說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說頠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免矣頠慨然久之而竟不能

行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顗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俄復使顗專任門下事固讓不聽顗上言賈模適亡復以臣代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保皆知重親無脫者也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叔不拜越禮之享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又表云咎繇謨虞伊尹相商呂望翊周蕭張佐漢咸播功化光格四海暨于繼體

咎單傅說祖己樊仲亦隆中興或明揚側陋或起自庶族豈非尚德之舉以臻斯美哉歷觀近世不能慕遠溺於近情多任后親以致不靜昔踈廣戒太子以舅氏為官屬前世以為知禮況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才均尚當先其踈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表上皆優詔敦譬時以陳準子匡韓蔚子嵩並侍東宮頠諫曰東宮之建以儲皇極其所與游接必簡英儁宜用成德匡嵩幼弱未識人理立身之節東宮實體夙成之

表而今有童子侍從之聲未是光闡遐風之弘理也愍懷太子之廢也頠與張華苦爭不從語在華傳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禄耽寵仕不事事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王衍之徒攻難交至並莫能屈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辯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頠甚惡之倫數求官頠與張華復固執不許由

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時年三十四二子嵩該倫亦欲害之梁王肜東海王越稱頠父秀有勲王室配食太廟不宜滅其後嗣故得不死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頠本官改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為中書黄門侍郎該出後從伯畿為散騎常侍並為乞活賊陳午所害秀從弟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弱冠知名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尚書郎賈

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武帝為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為參軍事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義理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宫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既而得一帝不悦羣臣失色莫有能言者楷正容

儀和其聲氣從容而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河内太守入為屯騎校尉右軍將軍轉侍中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崇酣醼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寛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遊榮貴輒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窮

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任率皆此類也與山濤和嶠並以盛德居位帝嘗問曰朕應天順人海内更始天下風聲何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正道不宜示人以私時任愷庾純亦以充為言帝乃出充為關

中都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方修太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執政乃轉為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如也及駿誅楷以婚親収付廷尉加法是日事起倉卒誅戮縱横衆人為之震恐楷容色不變舉止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救護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

海侯食邑二千户代楚王瑋為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為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内難未已求出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楷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於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故得免難瑋既伏誅以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戎並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

處勢王渾爲楷請曰楷性不競於物安於淡退今既委頓臣深憂之光祿勲缺以爲可用令張華在中書王戎在尚書足舉其契無爲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不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黄門郎王衍省疾楷廻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儁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於宰府嘗目夏侯元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

森但見矛戟在前傳毅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初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時年五十五謚曰元有五子輿瓚憲禮遜輿字祖明少襲父爵官至散騎侍郎卒謚曰簡瓚字國寳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游綏父戎謂之曰國寳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寳雖不知綏綏自謂知國寳楊駿之誅為亂兵所害憲字景思少而頴悟好交輕俠及弱冠更折節嚴重

修尚儒學足不踰閾者數年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侍講東宮歷黃門吏部郎侍中東海王越以為豫州刺史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棗嵩等莫不謝罪軍門貢賂交錯唯憲及荀綽恬然私室勒素聞其名名而謂之曰王浚暴虐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憲拯茲黎元羈舊咸歡慶

謝交路二君齊惡傲威誠信阻絶防風之戮將誰歸乎
憲神色侃然泣而對曰臣等世荷晉榮恩遇隆重王浚
凶麤醜正尚晉之遺藩雖忻聖化義阻誠心且武王伐
紂表商容之閭未聞商容在倒戈之例也明公既不欲
以道化屬物必欲以刑忍為始者防風之戮臣之分也
請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賓禮勒乃簿王
浚官僚親屬皆貲至巨萬唯憲與荀綽家有書百餘袠
鹽米各數十斛而已勒聞之謂長史張賓曰名不虛也

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署從事中郎出為長樂太守及勒僭號未遑制度憲與王波為之撰朝儀於是憲章文物擬於王者勒大悅署大中大夫遷司徒及石虎之世彌加禮重憲有二子挹瑴並以文才知名瑴仕石虎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瑴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與河間邢魚有隙魚竊乘瑴馬奔段遼為人所獲魚誣瑴使已以石虎當襲鮮卑告之為備時石虎適謀伐遼而與魚辭正會石虎惡誅挹瑴憲亦坐免未幾復以

爲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憲歷官無幹績之稱然在朝元默未嘗以物務經懷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竟卒於石氏以族人峙子邁爲嗣楷長兄黎次兄康並知名康子盾少歷顯位永嘉中爲徐州刺史委付長史司馬奥奥勸盾刑殺立威大發良人爲兵有不奉法者罪便至死在任三年百姓嗟怨東海王越盾妹夫也越既薨騎督滿衡便引所發良人東還尋而劉淵遣將王桑趙固向彭城前鋒數騎至下邳文武不堪苛

政悉皆散走盾與奔淮陰妻子為賊人所得與又誘盾降趙固固妻盾女有寵盾向女涕泣固遂殺之盾弟邵字道期元帝為安東將軍以邵為長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徵為太子中庶子復轉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揚州江西淮北諸軍事東中郎將隨越出項而卒於軍中及王導為司空既拜歎曰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導子仲豫與康同字導思舊好乃改為敬豫焉楷弟綽字季舒器宇宏曠官至黄門侍郎長

水校尉綽子遐善言元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歎服又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碁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東海王越引為主簿後為越子毗所害初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元云

通志卷一百二十一上

通志卷一百三十五下

宋　右廸功郎鄭　樵　漁仲　撰

列傳第三十四下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高祖暠漢明帝時以儒學自代郡徵至河東安邑卒因賜所亡地而葬之子孫遂家焉父覬魏尚書瓘年十歲喪父至孝過人性貞靜有名理以明識清允稱襲父爵閿鄉侯弱冠爲魏尚書時

魏法嚴苛母陳氏憂之瓘自請得徙為通事郎轉中書郎時權臣專政瓘優游其間無所親踈甚為傅嘏所重謂之甯武子在位十年以任職稱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勞河北以定議功增邑戶數歲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

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
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
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
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内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
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刼
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
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因
益州廨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内外騷動人情憂

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異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以困篤會遣所親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

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卒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鄧艾本營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向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之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艾於三造亭斬艾及其子忠初艾之入江油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之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事平朝議封瓘瓘以剋蜀之功羣帥之力二

將跋扈自取滅亡雖運智謀而無搴旗之効固讓不受除使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鎮西將軍尋還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以餘爵封弟寶開陽亭侯泰始初轉征東將軍進爵為公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加征東大將軍青州牧所在皆有政績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于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邊害瓘離閒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

憂死朝廷嘉其功賜一子亭侯瓘乞以封弟未受命而
亡子密受封爲亭侯瓘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累求入朝旣至武帝善遇之俄使旋鎮咸寧初徵拜尚
書令加侍中瓘性嚴整以法馭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
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
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
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太康初遷司空侍中令
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勅瓘第四子宣尚

繁昌公主瓘自以諸生之胄婚對微素抗表固辭不許又領太子少傅加千兵百騎鼓吹之府以日蝕瓘與太尉汝南王亮司徒魏舒俱遜位帝不聽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通經之道遂與太尉亮等上疏乞復古鄉舉里選之法武帝善之卒不能改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以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

座可惜帝乃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數與瓘不平駿復欲自專權重宣若離婚瓘必遜位於是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宣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乃詔進位太保以兵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及大車官騎麾蓋鼓吹諸威儀一如舊典給廚田十頃園五十畝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主者務令優備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

門虛搆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復瓘千兵及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加綠綟綬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給騎司馬與汝南王亮共輔朝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惟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又聞瓘與瑋有隙遂謗瓘與亮欲行伊霍之事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性輕險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

此比且請距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時年七十二恒二子璪玠時在醫家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爲名士位居總率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而及禍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而葬之初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

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黄幡撾登聞鼓上言其事并列榮晦罪狀請加族誅詔從之朝廷以瓘舉門無辜受禍乃追瓘伐蜀勲封蘭陵郡公增邑三千户謚曰成贈假黄鉞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舍人尚書郎祕書丞太子庶子黄門郎恒善草隷書爲四體書勢曰昔在黄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

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黄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

文絶矣漢武帝時魯共王壊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恱之故竭愚思以賛其美愧不足㢸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曁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偽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傍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䔿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

和體均發止無閡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翾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

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上人程邈為衙獄吏得罪始皇乃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減損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隷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

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隷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隷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

大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復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震撆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陵雲或輕筆内投微本濃末若絶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

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游駱驛遷延逼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閡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槩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為學蓺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慍作者之莫刋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畧而論旃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

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

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象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少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

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
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
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絶纖波濃點
錯落其閒若鐘虡設張庭燎飛煙嶄嶄巀嵳高下屬連
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
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
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
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

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踈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孔達田彦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

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
比崔仲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
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
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
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
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諭指用於卒迫
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
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

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䵹黊點黮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槁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螣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髣髴若斯及瓘為楚王瑋所搆恒閒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恒還經厨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謚

蘭陵貞世子二子璪玠璪字仲寶襲瓘爵後東海王越以蘭陵益其國改封江夏郡公邑八千五百户懷帝即位爲散騎侍郎永嘉五年没於劉聰元帝以瓘元孫崇嗣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元理其

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嘆息絶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絶倒澄及王元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氏三子不如衛家一兒玠妻父樂廣有海内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辟命屢至皆不就久之爲太傅西閤祭酒拜太子洗馬璪爲散騎侍郎内侍懐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至

為門戶大計毋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勉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簡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貧賤況衛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是以女妻焉遂進至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

復絶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内所瞻可脩薄祭以敦舊好後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

又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閒可容數人惔又云杜乂膚清叔寳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如此于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恒族弟展字道舒歷尚書郎南陽太守永嘉中爲江州刺史累遷晉王大理詔有考子證父或鞭父母問子所在展以爲恐傷政教並奏除之中興建爲廷尉上疏宜復肉刑不見省卒

贈光禄大夫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父平魏漁陽守華少孤貧

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竒其才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詞藻温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悉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弘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因著鷦鷯賦以自寄其詞曰何造化之多端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亦攝生而受氣育翾翾之陋體無元黄以自貴毛無施於器用肉不登乎俎味鷹鸇過猶俄翼尚何懼於罿罻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揚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

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
匪陋荆棘匪榮茝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
物無患伊兹禽之無知而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
不飾表以招累靜守性而不矜動因循而簡易任自然
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鵰鶡介其觜距鵠鷺軼於雲際
鶡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
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
終爲戮於此世蒼鷹鷙而受紲鸚䳇慧而入籠屈猛志

以服養塊幽縶於九重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翮以爲庸
戀鍾岱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
昔之從容海鳥爰居避風而至條枝巨爵踰嶺自致提
挈萬里飄飄逼畏夫唯體大妨物而形瓌足偉也陰陽
陶烝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鷦冥巢於蚊睫大
鵬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而遐
觀吾又安知大小之所如陳留阮籍見之歎曰王佐之
才也由是聲名始著郡守鮮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

欽言之於文帝轉河南尹丞未拜除佐著作郎頃之遷長史兼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遂即眞晉受禪拜黃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户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騎常侍遭母憂哀毀過禮中詔勉勵逼令攝事初帝與羊祜謀伐吳而羣臣多以爲不可唯華贊成其策其後祜疾篤帝遣華詣祜問以伐

吳之策語在祜傳及將大舉以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決定廟算衆軍既進而未有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時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華獨堅執以爲必克及吳滅詔褒其勲進封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户封一子爲亭侯千五百户賜絹萬匹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晉史及儀禮憲章並屬於華多所損益當時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著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勗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閒隙

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既非上意所在㣲爲忤旨閒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夷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並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賔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彊盛朝議將欲徵華入相又欲進號儀同初華毀徵士馮恢於帝紞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紞常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

曰臣竊謂鍾會之釁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萬死然臣微意猶有可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故仲由以兼人被抑冉求以退弱被進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見有限而太祖誇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大兵故使會自謂算無遺策

功在不賞輈張跋扈遂遣去逆耳向令太祖録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而生亂事無由而成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已然微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曰東方朔有言談何容易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帝乃屏左右曰卿極言之紞曰陛下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海内莫不聞知據方鎮戎馬之任者皆在陛下聖慮耳帝默然頃之徵華為太常以太廟

屋棟折免官遂終武帝之世以列侯朝見惠帝即位以華爲太子少傅與王戎裴楷和嶠俱以徳望爲楊駿所忌皆不與朝政及駿誅後將廢皇太后會羣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以爲春秋絶文姜今太后自絶於宗廟亦宜廢黜惟華議以爲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爲孝成后故事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

從遂廢太后為庶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等内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華白帝以瑋矯詔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散及瑋誅華以首謀有功拜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金章紫綬固辭開府賈謐與后共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畧進無逼上之嫌退為衆望所依欲倚以朝綱訪以政事疑而未決以問裴頠頠素重華深贊

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妬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勲進封壯武郡公華十餘讓中詔敦喻乃受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所信遇每會宴卞必預焉屢見賈謐驕傲太子恨之形于言色謐亦不能平卞以賈后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曰士感知已是

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録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黄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任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而可以安乎及帝會羣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徧示羣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家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

正嫡常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内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表乞免爲庶人帝乃可其奏初趙王倫爲鎮西將軍撓亂關中氐羌反叛乃以梁王彤代之或説華曰趙王貪昧信用孫秀所在爲亂而秀變詐姦人之雄今可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關右不亦可乎華從之彤許諾

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録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斬蛇劒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時華見劒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識者以爲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元遠唯脩德以應耳不

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王室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而吐言如此不顧而出華方晝卧方夢見屋壞覺而患之是夜難作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俱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去位華不能荅須史

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痛之時年六十九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于窮賤候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為之延譽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文史溢于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時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

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海鳧毛也出則天下大亂矣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吳郡臨平江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初

吳之未滅也牛斗之閒常有紫氣道術者以爲吳方彊盛未可圖也唯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閒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共尋之可乎煥許之

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劒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其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

土報煥書曰詳觀劒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
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以拭劒
倍益精明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劒行
經延平津劒忽於腰下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
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返須臾
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劒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
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
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牋於冏稱華前答

武帝詔宜留先王事問以故表列華及裴頠等無辜見誅宜蒙恩理事下羣官通議議者各有所執而多稱其冤壯武國臣竺道又詣長沙王求復華爵位依違者久之太安二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行於世二子禕韙禕

字彦仲好學謙敬有文風歷位散騎常侍辟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褘子輿字公安襲華爵避難過江辟丞相掾太子舍人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史百事疎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即

使就學無幾卞兄爲太子長兵既死兵例須代功曹請以卞代兄役令曰祖秀才有言遂不聽卞後從令至洛得入太學試經爲臺四品吏訪問令寫黄紙一鹿車卞曰劉卞非爲人寫黄紙者也訪問知怒言於中正退爲尚書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從其言後爲吏部令史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所歷皆稱職累遷散騎侍郎除并州刺史入爲左衛率知賈后廢太子之謀甚

憂之以計干張華而不用益以不平賈后親黨微服聽察外間頗聞卞言乃遷卞爲輕車將軍雍州刺史卞知言泄恐爲賈后所誅乃飲藥卒初卞之并州昔同時爲須昌小吏者十餘人祖餞之其一人卿卞卞遣扶出之人以此少之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沈少孤養於從叔司空昶事昶如父奉繼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

遷中書黄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録也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沈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沈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沈及王業告之沈業馳白文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沈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排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至鎮乃下教宣下屬

城士庶曰有能舉遺逸於林藪黜姦佞於州國陳長吏之可否説百姓之所患興利除害損益昭然者給穀五百斛若達一至之言説刺史得失朝政寛猛令剛柔得適者給穀千斛謂余不信有如皎日主簿陳廞褚碧曰奉省教命所班用示賞勸實爲慼歎然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虚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徒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愚以告下之事可小須後沈又教曰夫德薄

而位厚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徇高士之所不處也若陳至言於刺史興益於本州達幽隱之賢去祝鮀之佞立德於上受分於下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直言至理忠也惠加一州仁也功成辭賞廉也兼斯而行仁智之事何故懷其道而迷其國哉褚碧復白曰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勲而加上卿之禮功勲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𣫍帛以求盡言也沈無以奪之遂從碧議沈探尋善

政案賈逵已來法制禁令諸所施行擇善者而從之又教曰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望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俗化陵遲不可不革革俗之要實在敦學昔原伯魯不悅學閔馬父知其必亡將吏子弟優閑家門若不教之必致游戲傷毀風俗矣於是九郡之士咸悅道教移風易俗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班在次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蕩邊境沈鎮御有方寇聞而退轉鎮

南將軍武帝即王位拜御史大夫守尚書令加給事中沈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創業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與沈諮謀焉及帝受禪以佐命之勲轉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加散騎常侍統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固讓不受乃進爵爲縣公邑千八百户帝方欲委以萬機太始二年薨帝素服舉哀賜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葬田一頃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沈勲詔贈司空公又詔沈前以翼贊之勲當受郡公之封而

固辭懇至嘉其讓德不奪其志可以郡公官屬送葬沈
素清儉不營產業其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子浚嗣後
沈夫人荀氏卒將合葬沈棺櫬已毀更賜東園祕器咸
寧中復追封沈爲郡公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
貧賤出入沈家遂生浚沈初不齒之年十五沈薨無子
親戚共立浚爲嗣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
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轉員外常侍遷
越騎校尉右軍將軍出補河内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

千石轉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黄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蠭起浚為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簒位三王起義浚擁衆挾兩端遏絶檄書使其境内士衆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興兵内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

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内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其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乆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

合二萬人進軍討頡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頡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掠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黔首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實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即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浚又表封務勿塵遼西郡公其別

部大飄滑及其弟渴末別部大屠瓮等皆爲親晉王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州刺史王斌爲勒所害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并弟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距昌逆擊敗之末柸逐北入其壘門爲勒所獲勒質末柸遣間使求和疾陸

眷遂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一麓贖末柸結盟而退其後浚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乃以司空荀藩爲太尉光祿大夫荀組爲司隸大司農華薈爲太常中書令李絚爲河南尹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與勒遇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劉希還中山合衆代郡上谷廣寗三郡人皆歸于琨浚患之遂輟討勒之師而與琨相距浚遣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驅畧三郡士女

出塞琨不復能爭浚還欲討勒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浚爲政苛暴將吏又貪殘並廣占山澤引水灌田漬陷冢墓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切諫浚怒殺之疾陸眷自以前後違命恐浚誅之勒亦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陸眷反爲所破時劉琨大爲劉聰所逼諸避亂游士多歸于浚浚日以彊盛乃設壇告類建立皇太子備置衆

官浚自領尚書令以裴嵩裴憲並爲尚書使其子居王官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幷兖諸軍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爲兖州李渾爲青州渾爲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爲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盛陳其不可浚忿之出矩爲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並切諫浚怒誅之浚素不平長史燕國王悌遂因他事殺之時童謡曰十囊五囊入棗

郎東嵩浚之子壻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也又謠曰幽州城門似藏户中有伏尸王彭祖有狐距府門翟雉入聽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以僭位事示之原不荅遂害之由是人士憤怨內外無親而矜豪日甚不親爲政所任多苛刻加亢旱災蝗士卒衰弱浚之承制也參佐皆內叙唯司馬游統外出統怨望密與石勒通謀勒乃詐降於浚許奉浚爲主時百姓內叛疾陸眷等侵逼浚喜勒之附已勒遂僞卑辭以事之獻遺珍寳使驛相繼

浚以勒爲誠不復設備勒乃遣使尅日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於易水督護孫緯疑其詐馳白浚而引兵逆勒浚不聽使勒直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距之浚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於前浚駡曰胡奴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以百姓餒乏積粟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

遣騎五百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盡殺之停二日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斬浚而浚竟不為之屈大駡而死無子太元二年詔興滅繼絶封沈從孫道素為博陵公卒子崇之嗣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公宋受禪國除

荀顗字景倩頴川人魏太尉彧之第六子也幼為姊壻陳羣所賞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魏時以父勲除中郎宣帝輔政見顗竒之曰荀令君之子也

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爲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内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嘏顗營救得免及高貴鄉公立顗言於景帝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毌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反顗預討儉等有功賜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户文帝輔政遷尚書帝征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爲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後就職顗承泰之後加

之淑愼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顗年踰耳順孝養烝烝以母憂去職哀毀幾滅性海内稱之文帝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及蜀平興復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删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阼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又詔以顗爲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詔顗以公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

故時以正德大序雅頌未合命顗定樂事未終以泰始十年薨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宫賻贈禮秩有加詔賜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没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享宗廟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享清廟顗明三禮知朝廷大義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茍合於荀勗何曾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

以此獲譏於世顗無子以從孫嶷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序卒又絶孝武帝又封序子恒繼顗後恒卒子龍符嗣宋受禪國除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祖棐射聲校尉父肸早亡勗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衆乃從之爲安陽令轉

驃騎從事中郎勗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事賜爵關内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守閶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勗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勗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

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審問未至而外人先告之帝待會素厚未之信也昺曰會雖受恩然其性未可許以見得思義不可不速爲之備帝即出鎮長安主簿郭弈參軍王深以昺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昺陪乘待之如初先是昺啓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祐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

書與孫晧帝用勗所作晧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户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充將鎮關右也勗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勗與紞同伺帝閑並稱充女才色絶世若納東宫必能輔佐君子有關雎后妃之德遂成婚當時甚爲正直者

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久之進位光禄大夫旣掌樂事又修律呂並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敎習以鍾胡爲法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享及王濬表請

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為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為潁陽亭侯及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祕書時議遣王公之國帝以問勗勗對曰諸王公已為都督而使之國則廢方任又分割郡國人心戀本必用嗷嗷國皆置軍官兵還當給國而闕邊守帝重使勗思之勗又陳言如詔準古方伯選才使君國各隨方面為都督誠如明旨至於割正封疆使親疎

不同誠爲佳矣然分裂舊土猶懼多所搖動必使人心忿懮思惟竊宜如前若於事不得不時有所轉封而不至分割土域有所損奪者可隨宜節度其五等體國經野實不成制度然但虛名其於實事畧與舊郡縣鄉亭無異若造次改奪恐不能不以爲恨今方了其大者以爲五等可須後裁度凡事雖有久而益善者若臨時或有不解亦不可忽帝以勗言爲允多從其意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

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時善其議太康中詔以朂爲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允並甍太子太傅又缺朂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宫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若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即其人帝並從之明年秋諸州郡大水兖土尤甚朂陳宜立都水使者其後門下啓通事令史伊羡趙咸爲舍人對掌文法詔以問朂朂曰今天下幸

賴陛下聖德六合爲一望道化隆洽垂之將來而門下上稱程咸張惲下稱此等欲以文法爲政皆愚臣所未達昔張釋之諫漢文謂虎圏嗇夫不宜見用邴吉住車明調和陰陽之本此二人豈不知小吏之恵誠惜大化也昔魏武帝使中軍司荀攸典刑獄明帝時猶以付内常侍以臣所聞明帝時唯有通事劉泰等官不過與殿中同號耳又頃言論者皆云省官省事而求益吏者相尋矣多云尚書郎大令史不親文書乃委付書令史及

幹誠吏多則相倚也增置文法之職適恐更耗擾臺閣臣竊謂不可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勗及和嶠往觀之勗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於是天下貴嶠而賤勗帝將廢賈妃勗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勗之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已豫聞也族弟良曾勸勗曰公大失物情有所進益者自可語之則懷恩多矣其壻武統亦說勗宜有所營置令有

歸戴者勗並默然不應退而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罔罔悵恨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及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職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

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奉詔視職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顔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禄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錢五十萬布百匹遣兼御史持節護喪謚曰成勗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畯嗣卒謚曰烈無嫡子以弟息識爲嗣輯子綽字彦舒博學有才能撰晉後書十五篇傳於世永嘉末爲司空從事中郎没於石勒爲勒參軍藩字大堅元康中爲黄門侍郎受詔成文所

治鐘磬以從駕討齊王冏勲封西華縣公累遷尚書令永嘉末轉司空未拜而洛陽陷没藩出奔密王浚承制奉藩爲留臺太尉及愍帝爲太子委藩督攝遠近建興元年薨於開封年六十九因葬亡所謚曰成追贈太保藩二子邃闓邃字道元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長沙王乂以爲參軍乂敗成都王爲皇太弟精選僚屬以邃爲中舍人鄴城不守隨藩在密元帝召爲丞相從事中郎以道險不就愍帝就加左

將軍陳留相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慰帝欲納邃女先徵爲散騎常侍邃懼西都危逼故不應命而東渡江元帝以爲軍諮祭酒太興初拜侍中邃與刀協婚親時協執權欲以邃爲吏部尚書邃深距之尋而王敦討協協黨並及於難唯邃以疎協獲免敦表爲廷尉以疾不拜遷太常轉尚書蘇峻作亂邃與王導荀崧並侍天子於石頭峻平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靖子汪嗣闓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爲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

齊王冏辟爲掾冏敗暴尸已一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
吏李述嵇含等露布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爲太傅
主簿中書郎與遼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
右軍將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
賢廙答以闓才名過遼帝以語庾亮亮曰遼眞粹之地
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
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謚曰定
子達嗣組字太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

才識初為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為從事中郎轉左長史歷太子中庶子滎陽太守趙王倫為相國欲收大名選海内德望之士以江夏李重及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倫簒以組為侍中及長沙王乂敗惠帝遣組及散騎常侍閭邱仲諸成都王穎慰勞其軍帝西幸長安以組為河南尹遷尚書轉衛尉賜爵成都縣男加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轉司隸校尉加特進光禄大夫常侍如故于時天下已

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曜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徒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盟主愍帝稱皇太子組郎太子之舅又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藩共保滎陽之開封建興初詔藩行留臺事俄而藩薨帝更以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事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進爵臨頼縣公加夫人世子印

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假節元帝承制以組爲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常侍餘如故頃之又除尚書令表讓不拜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下共勸進帝欲以組爲司徒以問太常賀循循曰組舊望清重忠勤顯著遷訓五品實允衆望於是拜組爲司徒組逼於石勒不能自立太興初自許昌帥其屬數百人渡江給千兵百騎組先所領仍皆統攝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録尚書事各加班劒六十人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

太保未拜薨年六十五謚曰元子弈嗣弈字元欣少拜太子舍人駙馬都尉侍講東宫出爲鎮東將軍行揚武將軍新汲令愍帝爲太子召爲中舍人尋拜散騎侍郎皆不就隨父渡江元帝踐位拜中庶子遷給事黄門郎父憂去職服闋補散騎常侍侍中時將繕宫城尚書符下陳留王使出城夫弈駁曰昔虞賓在位書稱其美詩詠有客載在雅頌今陳留王位在三公之上坐在太子之右故答表曰書賜物曰與此古今之所崇體國之高

義也謂宜除夫役時尚書張闓僕射孔愉難弈以爲昔宋不城周春秋所譏特蠲非體宜應減夫弈重駁以爲春秋之末文武之道將墜于地新有子朝之亂于時諸侯逋替莫肯率職宋之於周實有列國之權且同已勤王而主之者晉客而辭役青之可也今之陳留無列國之勢此之作否何益有無臣以爲宜除於國職爲全詔從之時又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不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

天子脩禮莫盛於辟雍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弈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冊則曰制命今詔文尚異況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咸和七年卒追贈太僕謚曰定

馮紞字少胄安平人也祖浮魏司隸校尉父員汲郡太守紞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歷仕爲魏郡太守轉步兵

校尉從越騎得幸於武帝稍遷左衛將軍承顔悦色寵愛日隆荀勖賈充並與之親善充女之爲皇太子妃也紞有力焉及妃之將廢紞勖乾沒救請故得不廢伐吴之役紞領汝南太守以郡兵隨王濬入秣陵遷御史中丞轉侍中帝病篤得愈紞與勖見朝野之望屬在齊王攸攸素薄勖勖以太子愚劣恐攸得立有害於已乃使紞言於帝曰陛下前者疾若不差太子其廢矣齊王爲百姓所歸公卿所仰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

安社稷帝納之及攸薨朝野悲恨初帝友于之情甚篤既納勗紞邪說遂爲身後之慮以固儲位既聞攸隕哀慟特深紞侍立因言曰齊王攸名過於實今得自終此乃大晉之福陛下何乃過哀帝收淚而止初謀伐吳紞與賈充荀勗同共苦諫不可吳平紞内懷慙懼疾張華如讐及張華外鎮威德大著朝論當徵爲尚書令紞從容侍帝論晉魏故事因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帝默然而止事具華傳太康七年紞疾詔以紞爲散騎常侍

賜錢二十萬牀帳一具尋卒二子播熊播大長秋熊字文羆中書郎統兄恢自有傳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尚書郎典定科令兼度支考課辯章節度事皆施用累遷黄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太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毌丘儉文欽於樂嘉帝疾篤還許昌留充監諸軍事以勞增邑三百五十

户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左長史帝新執朝權恐方鎮有異議使充詣諸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說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黙然及還白帝曰誕再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畧爲反必矣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鋭若深溝高壘以

逼賊城可不戰而尅也帝從之城陷帝登壘以勞充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戸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魏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何復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戸統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

西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
之帝甚信重充與裴秀王沈羊祜荀朂同受心腹之任
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
沂侯爲晉元勲深見寵異禄賜常優於羣官充有刀筆
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方傳位於舞
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居長有人君之德宜奉社
稷及文帝寢疾武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
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封臨

潁侯及受禪充以建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尚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充與太傅鄭冲司空荀顗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中護軍王業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預散騎侍郎裴楷潁川太守周雄齊相郭頎騎都尉成公綏荀煇尚書郎柳軌等共定新律既成詔自太傅車騎以下皆加祿賞其詳依故典於是賜充子弟一人關内侯絹五百匹固讓不許後代裴秀爲尚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

中賜絹七百匹以母憂去職詔遣黄門侍郎慰問又以東南有事遣典軍將軍楊囂宣諭使六旬還內充爲政務農節用并官省職帝善之又以文武異容求罷所領兵及羊祜等出鎮充復上表欲立勲邉境帝並不許從容任職褒貶在已頗好進士每有所薦達必終始經緯之是以士多歸焉帝舅王恂嘗毁充而充更進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志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謟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

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為齊王妃懼後益盛時氏羌反叛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充鎮關中乃下詔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駙馬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

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皇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儲宮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君長者時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醫藥及

疾愈賜絹各五百匹初帝疾篤朝廷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踈等矣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勲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録尚書事咸寧三年日蝕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更以沛國之公邱益其封寵幸愈甚朝廷咸側目焉河南尹王恂上言弘訓太后入廟合食於景皇帝齊王攸不得行其子禮充議以為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皆謂奉統承祀非謂不得

復其父祖也攸身宜服三年喪事自如臣制有司奏若如充議服子服行臣制未有前比宜如恂表攸喪服從諸侯之例帝從充議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

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守皆降充乃從屯項王濬之尅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戸分封從孫暢新

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内侯衆增户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慙懼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告成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薨時年六十六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表策追贈太宰加衮冕之服緑綟綬御劒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路輼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虎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為王功配享廟庭謚曰武追贈充子黎民為魯殤公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妬忌初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有生男過朞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母

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允嗣及薨槐以外孫韓
謐爲黎民子奉充後郎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
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
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不從咸等上書求
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是充遺意帝乃詔曰太宰
魯公充崇德立勳勤勞佐命背世殂隕每用悼心又允
子早終世嗣未立古者列國無嗣取始封支度子以紹
其後而近代更除其國至於周之公旦漢之蕭何或豫

建元子或封爵元妃蓋尊顯勲庸不同常制太宰素取外孫韓謐爲世子黎民後吾退而斷之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爲魯公世孫以嗣其國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如太宰所取必以己自出不如太宰皆不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叚暢希㫖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自充甍至葬賻賜二千萬惠帝即位賈后擅權加充廟備六佾之舞母郭氏爲宜城君及郭氏亡謚曰宣特加殊

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
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
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即廣成君也武帝踐阼李以大
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勑充迎李氏郭
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
那得與我並充乃答詔託以謙冲不敢當兩夫人盛禮
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
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毋丘儉孫女

此例既多質之禮官俱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内準則乃爲李氏築別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濬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濬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寮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使黄門將宫人扶去既而郭槐女爲太子妃帝乃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後荃憤恚而薨初槐欲自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

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户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
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行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
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
忠數追駡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
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
薨後李氏二女乃欲令其母附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
廢李氏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謚字長深母賈午
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眞南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

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絶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脩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向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竒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農陳騫其女密盜以遺

壽充僚屬與壽晏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
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
託言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
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
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元康初卒贈
驃騎將軍謚好學有才思既爲充嗣繼佐命之後又賈
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鏁繫黄門侍郎其爲威福如
此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宫室崇僭器服珍麗歌僮舞女

選極一時開閤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索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豫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廣成君薨去職喪未終起爲祕書監掌

國史先是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建年著作郎王讚欲引嘉平已下朝臣盡入晉史于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更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黄門侍郎嵇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畯侍中荀藩黄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荀熙刁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施行尋轉侍中領祕書監如故謐時

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謐受拜誡左右勿使人知於是衆疑其有異志矣謐既親貴數入二宮共慇懷太子游處無屈降心常與太子弈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言之於后遂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及爲常侍侍講東宮太子意有不悅謐患之而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于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牀帳謐益恐及遷侍中專掌禁

内遂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有器望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謐母賈午皆伏誅初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嘗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覩夢中之逕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

又亂吾孫閎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罵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衞府之勲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鐘虡之閒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謐死於鐘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木

杖終皆如所言趙王倫之敗朝廷追述充勲議立其後欲以充從孫散騎侍郎衆爲嗣衆陽狂自免以子禿後充封魯公又病死永興中立充從曾孫湛爲魯公奉充後遭亂死國除泰始中人爲充等謠曰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充弟混字宮奇篤厚自守無殊才能太康中爲宗正卿歷領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彝遵並有鑒裁俱爲黄門郎遵弟模最知名模字

思範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深沈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為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充年衰疾劇常憂已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家為邵陵令遂歷仕二宫尚書吏部郎以公事免起為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户及楚王瑋矯制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為侍中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乃

加授光祿大夫然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有啓奏
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之至於素有嫌忿多所
中陷朝廷甚憚之加貪冒聚斂富擬王公但賈后性甚
彊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從反謂模毁已於是
委任之情日衰而讒閒之徒遂進模不得志憂憤成疾
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遊字彥將
嗣歷官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郭彰字叔武太原人
賈后從舅也與賈充素相親遇充妻待彰若同生歷散

騎常侍尚書衛將軍封冠軍縣侯及賈后專朝彰豫參權勢物情歸附賓客盈門世人稱爲賈郭謂謐及彰也卒謚曰烈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以王官爲高陸令驍騎鎮軍二府司馬後以后父起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内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䂮音畧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任以

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始寵后黨請謁公行而駿及珧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號及帝疾篤未有顧命佐命功臣皆已沒矣朝臣惶惑計無所從而駿盡斥羣公親侍左右因輒改易公卿樹其心腹會帝小閒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恐失權寵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匿藏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閒上疾遂

篤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乃頷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
何劭口宣帝旨使作遺詔曰昔伊望作佐勲垂不朽周
霍拜命名冠往代侍中車騎將軍行太子太保領前將
軍楊駿經德履喆鑒識明遠毗翼二宫忠肅茂著宜正
位上台擬跡阿衡其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假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侍中録尚書領前將軍如故置參軍六人
步兵三千人騎千人移止前衛將軍珧故府若止宿殿
中宜有翼衛其差左右衛三部司馬各二十人殿中都

尉司馬十人給駿令得持兵仗出入詔成后對廙劭以
呈帝帝親視而無言自是二日而崩駿遂當寄託之重
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
人自衛不恭之跡自此而始惠帝即位進駿爲太傅大
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
段廣張劭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
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
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駿弟珧濟並有儁

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因廢於家駿闇於古義動違舊典武帝崩未踰年而改元議者咸以爲違春秋踰年書即位之義朝廷惜於前失令史官没之故明年正月復改年焉駿自知素無美望懼不能輯和遠近乃依魏明帝即位故事遂大開封賞欲以悅衆爲政嚴碎愎諫自用不允衆心馮翊太守孫楚素與駿厚說之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天權輔弱主當仰思古人至公至誠謙順之道於周則周召爲宰在漢則朱虛東牟未有庶

姓專朝而克終慶祚者也今宗室親重藩王方壯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内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能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踈我我得踈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乆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得逞其所欲又不肯以婦道事皇太后黄門董猛始自帝

之爲太子即爲寺人監在東宮給事於賈后后密通消息於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託賈后又令肇報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之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肇報楚王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兵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而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

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武茂俱入雲龍門觀察事變祗因謂羣寮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

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又令李肇焚駿家私書賈后不欲令武帝顧命手詔聞于四海也駿既誅莫敢收者惟太傅舍人巴西閻纂殯斂之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月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永熙中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内府以戟爲衛焉永寧初詔曰

舅氏失道宗族隕墜渭陽之思孔懷感傷其以務亭侯楊超為奉朝請騎都尉以慰蓼莪之思焉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以兄貴盛知權寵不可居自乞遜位前後懇至終不獲許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從之右軍督趙休上書陳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憂之由此珧

益懼固求遜位聽之賜錢百萬絹五千匹珧初以退讓
稱晩乃合朋黨搆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北軍中候成
粲謀欲因見珧而手刃之珧知而辭疾不出諷有司奏
琇轉爲太僕自是舉朝莫敢枝梧而素論盡矣珧臨刑
稱寃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當時皆謂宜爲申理合依
鍾毓事例而賈氏待諸楊如讐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
莫不嗟歎焉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
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山下與侍中王濟著

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獸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授貴戚清望濟以武勣號爲稱職與兄珧深慮盛滿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爲河東太守建立皇儲皆濟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催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踈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汝南王亮入爲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乃得免耳不爾行當赤族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

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益懼而問石崇曰人心云何崇曰賢兄執政疎外宗室宜與四海共之濟曰見兄可及此崇見駿及焉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難發之夕東宮召濟濟謂裴楷曰吾將何之楷曰子爲保傅當至東宮濟好施从典兵馬所從四百餘人皆秦中壯士射則命中皆欲救濟濟已入宮莫不歎恨

通志卷一百二十一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二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五

晉

魏舒 李憙 劉寔弟智 高光 王渾子濟 王濬 唐彬 山濤子簡 簡子遐 王戎從弟衍 衍弟澄 郭舒 樂廣 鄭袤子默 默子球 李允 盧欽子浮 浮弟珽 珽子志 志子諶 華表子廙 廙

子恒　恒弟嶠　石鑒　温羨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嘆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

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惟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産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

就之高以為已榮乎遂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浚儀令入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僚素無清論者皆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而謝曰吾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

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爲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滎陽二郡太守甚有聲稱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在州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疋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舒三娶妻皆亡是歲自表乞假還本郡葬妻詔賜葬地一頃錢五十萬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

其事帝譲譲不許以舒為左僕射領吏部舒上言令選六宫聘以玉帛而舊使御府丞奉聘宣成嘉禮贄重使輕以為拜三夫人宜使卿九嬪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謁者於典制為弘有詔詳之衆議異同遂寢加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及山濤薨以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有威重德望禄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為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

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署兗州中正尋又稱疾尚書左丞郤詵與舒書曰公久疾小差視事是也唯上所念何意起訖還卧曲身迴法甚失具瞻之望公少立巍巍一旦棄之可不惜哉舒稱疾如初後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詔舒以劇陽子就第位儀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牀帳簟褥自副以舍人四人為劇陽子舍人置官騎十人使光祿勲奉策主者詳案典禮令

皆如舊制於是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来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時年八十二帝甚傷悼賵賻優厚謚曰康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野咸為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嘆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服不復哭詔曰舒惟一子

薄命短折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每念怛然為之嗟
悼乃給陽燧四望緫牕戶皂輪車牛一乘庶出入觀望
或足散憂也以庶孫融嗣又早卒從孫晃嗣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高
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
就宣帝復辟憙為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憙
母疾篤乃竊踰泣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
節後為并州別駕時驍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

敬焉令乘車至閤憙固諫以為不可軏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憙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憙到引見謂憙曰昔先公辟君而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憙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帝甚重之轉司馬尋拜右長史從討毋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彊禦百寮震肅焉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為知人尋遷大司馬以公事免司馬伷為寧北將軍鎮鄴以憙為軍司頃之除涼州刺史加

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綏御華夷甚有聲績羌虜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啟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於是請還許之居家月餘拜冀州刺史累遷司隷校尉及魏帝告禪于晉憙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憙上言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謚詔曰友侵剋百姓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

貳其過皆勿問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矣其申敕羣寮各愼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為三代司隷朝野稱之以公事免其年皇太子立以憙為太子太傅自魏明帝以後久曠東宫制度廢闕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諸官並未置唯置衛率令典兵二傅並攝衆事憙在位累年訓導盡規遷尚書僕射拜特進光禄大夫以年老遜位詔憙因光禄之號改假金紫置官騎十人賜錢五十萬禄賜班禮一如三司

門施行馬初憙為僕射時涼州虜寇邊憙倡義遣軍討
之朝士謂出兵不易虜未足為患竟不從之後虜果大
縱逸涼州覆没朝廷深悔焉以憙清素貧儉賜絹百疋
及齊王攸出鎮憙上表諫諍辭甚懇切憙自歷仕雖清
非異衆而家無儲糧親舊故人乃至分衣共食未嘗私
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嗣少子儉字仲約
歷左積弩將軍屯騎校尉儉子弘字世彦少有清節永
嘉中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漢濟北惠王壽之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傳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行以計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遷尚書郎廷尉正後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皆此類也以世多進趣廉遜道廢乃著崇讓論以矯之辭多

不錄泰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為太常轉尚書杜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之而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

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後起為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元康初進爵為侯累遷太子太保加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冀州都督九年策拜司空遷太保轉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賜安車駟馬錢百萬以侯就第及長沙成都之相攻也寔為軍人所掠潛歸鄉里惠帝崩寔赴山陵懷帝即位復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以為古之養老以不事為優不

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三年詔寔以侯就第位居
三司之上秩祿凖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國之大政
就其諮訪歲餘薨時年九十一謚曰元寔少貧窶杖策
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及位望
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
帳裀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内
崇曰是廁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廁雖處榮
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贍䘏親故雖禮教陵遲而行已

以正喪妻爲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内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弗離手尤精三傳辨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子之體遂行於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有二子躋夏躋子景雲官至散騎常侍夏以貪汚棄放於世寔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黄門吏部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

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為秘書監領南陽王師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辨明太康末卒謚曰成

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習家業明練刑理初以太子舍人累遷尚書郎出為幽州刺史潁川太守是時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遷廷尉元康中拜尚書典三公曹時趙王倫簒逆光於其際守道貞全及倫

賜死齊王冏輔政復以光為廷尉遷尚書加奉車都尉後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功封延陵縣公邑千八百戶于時朝廷咸推光明於用法故頻典理官惠帝為張方所逼幸長安朝臣奔散莫有從者光獨侍帝而西遷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光兄誕為上官巳等所用歷徐雍二州刺史誕性任放無倫次而決烈過人與光異操常謂光小節恒輕侮之光事誕愈謹帝既還洛陽時太弟新立重選傳訓以光為少傅加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及

懷帝即位加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與傅祗並見推崇尋

為尚書令本官如故以疾卒贈司空侍中屬京洛傾覆

竟未加謚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光為廷尉時韜受貨

賕有司奏按之而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閑其子

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初光詣長安留臺以韜兼為

右衛將軍韜與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於喪中往來

不絶時東海王越輔政不朝覲韜知人心有望密與太

傅參軍姜頤京兆杜概等謀討越事泄伏誅

王渾字元沖太原晉陽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沈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隨例免起為懷令參文帝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熈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增封邑千八百戶久之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數陳損益多見納用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渾與吳接境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

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並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以功封次子尚為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並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

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業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軍按

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
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
東將軍京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
護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
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
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湛為關內侯
賜絹八千疋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
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

座無虛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朝廷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言攸至親懿德宜贊朝政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懼非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伷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為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

情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
王氏傾漢之權吕産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
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當
任王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
遠者庸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庶全
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也帝不納太熙
初遷司徒惠帝即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陵比
及楊駿誅重崇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

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譏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壓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為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使物情有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宫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

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令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寃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

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為便帝然之又詔渾録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謚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葢一時好弓馬勇力絶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為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

楊濟同列為一時俊彥武帝嘗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
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
未嘗不咨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詞令
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
不以主壻之故咸稱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
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故每排王濬時
議譏之齊王攸當之藩濟既陳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
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

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為侍中時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異同之言出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駮

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㹠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為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疏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

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賔客皆笑
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公主主兩目
失明而妬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
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
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辯惠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
姿貌不修名行不為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
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

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望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内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為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

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寛其徭課其産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恵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濬設方畧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内侯懐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竒畧乃密表留濬於

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吴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檝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栰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吴彦取流栰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吴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吴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吴楚同異孫皓荒淫

凶逆荆揚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為不可唯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

廣武將軍唐彬等攻吳丹陽尅之禽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鏁横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巨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錐輙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鏁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二月庚申尅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留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盧忠壬戌

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為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復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以禦濬象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其光禄勲薛瑩中書令胡沖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

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偽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乃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

預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軍得下建平則順
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
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宜摧其西藩便
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冦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
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京師亦曠世一事也濬大
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使要令暫過論事
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
張悌等頓兵未敢進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

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下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不從軍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勲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鎮東大將軍

佃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别受節度之文臣
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
牛渚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
見渾軍在北岸遣書與臣可暫來過共有所議亦不語
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
分行有次第無縁得於長流之中迴船過渾令首尾斷
絶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皓牋具以
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

渾所下當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無緣共合空圍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

是陛下神策廟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二日起洛陽其間懸闊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蜋舉斧之勢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坐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茍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

令他人得之言語噂㳫不可聽聞案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由有專輒臣雖愚惷以為事君之道唯當竭節盡忠
奮不顧命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
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
社稷之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膽
欲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
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
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以征討之事雖

燕王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重死
且不報而以頑疎舉措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
怔營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
云濬軍得吳寶物濬復表曰被戊戌詔書下安東將軍
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
門將李髙放火燒皓偽宮輒公文上尚書具列本末又
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而前期於
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

緐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公於聖世反白為黒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而為世作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既反謗書滿篋況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絶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

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逢忤石顯雖闔朝嗟嘆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外內皆根據盤互並處勢位間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為二五之應夫猛虎當塗麒麟恐懼況臣脆弱敢不悚慄僞

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偽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走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刼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記室吏往視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

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寳物以賜將士府庫空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紞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寳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閒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勑所領秋毫不犯

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佐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横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别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夷齊而臣部軍悉聚盜跖邪時有八百餘人縁石頭城刼取布帛臣牙門將軍馬潛即收得二十餘人並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決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絶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才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為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

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具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㗖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罄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叙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内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便受咎累既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疏使致

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濬至京都有司奏濬表既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濬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合與不受詔同責未為經通濬不即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濬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勑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比

未為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
增兵五百人為輔國營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
封襄陽縣侯邑萬户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户賜
絹萬疋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濬自以功大而
為渾父子及豪彊所抑屢為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
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逕出不辭帝每容恕
之益州護軍范通濬之外親也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
恨以所居美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師之

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焉如斯頴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藺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未不能遣諸胷中是吾褊也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詣濬濬嚴設備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濬平吳之後以勲高位

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逆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謚曰武葬栢谷山大營塋域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別開一門松栢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濬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録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卒不見省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强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為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别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

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彦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為掾屬帝以問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騷動使彬密

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為見事直言者謂為觸迕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駡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為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外内願無以為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内侯出補鄢令彬道德齊禮朞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

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慾而宗好
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慾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
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
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衆軍前驅每設疑
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
諸賊所聚莫不震懾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
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
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以

彬為右将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疋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為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将軍彬既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曜武宣喻國命示以威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廆擿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緜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候相望由是邊境安寧無犬

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
莫廆彬欲討之恐列上候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
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
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為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
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而德巳
卒乃為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
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
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茂履行高潔踐境

望風虛心飢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疋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山濤字巨源河内懐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群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

刑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鑒共宿濤夜起蹴鑒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鑒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足

下在事清朗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並贈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等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

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為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謝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建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為兾州刺史加寧遠將軍兾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

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喪歸鄉里濤年逾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未幾詔起濤為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

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内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狀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為左丞白裒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上表謝罪詔敦喻之濤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起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

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踈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别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悟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不許濤苦表請退又不許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為無專節之尚違在公之義若實沈篤

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詔璀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嘗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禄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敦譬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内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於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

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猋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乃至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不從濤又表乞骸骨詔勑斷章表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没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疋以供喪事策贈司徒蜜印紫

綬侍中貂蟬新沓伯璽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謚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疋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為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千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為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

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子五人該淳允謨簡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彦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元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尫病形甚短少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尫陋不肯行濤以為勝已乃表曰臣二子尫病宜絶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

明悉有才智官至司空掾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簡嘆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准等齊名初為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為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領軍將軍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為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上疏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為

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冦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髙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髙陽池日夕倒載歸茗艼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䍠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都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冦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陽為宛城賊王

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没簡又為賊嚴嶷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彦夏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感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将軍儀同三司子遐字彦林為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寛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為

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彊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内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翦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為東陽太守為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入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於官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祖雄幽州刺史父渾涼州

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奇之又嘗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是苦李取之信然阮籍素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過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

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為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

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别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為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黄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吴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吴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

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吴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吴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疋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吴光禄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為議郎以二千石禄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為行豈懐私苟得正當不欲為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

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禄
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
或觀弈碁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
若使一慟能傷人濬沖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
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
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
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
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並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

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振外內戎誡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為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隷傅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朞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由生傷農害政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戎官以敦風

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圮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録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為軍司博士王繇曰濬沖譎詐多端安肯為少年用乃止惠帝反宮以戎為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成都王頴將誅齊王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埽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搆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

其善為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悚戎偽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遽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沈户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

司而委事察実閭來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財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筭計常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乃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嘗出貨之恐人得種乃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

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郟危難之間親執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郟縣時年七十二謚曰元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寳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纚纚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為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嘗經黄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

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淪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為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為嗣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甞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

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父乂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為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縱横之術故尚書盧欽舉為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惟雅詠玄虛而已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

舉樏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
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為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
年之間家貲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為太子
舍人遷尚書郎出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
為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
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
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

恃以為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唯裴頠以為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為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

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
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
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
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憚之
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為之
小損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甞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
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
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中領軍尚書令女為愍懷太

子妃太子為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離婚賈后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肜書寫呈皇太子手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肜等伏讀辭旨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即求離婚得太子手書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身詔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為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為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權自恣公

卿皆為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為中軍師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輔之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荆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荆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冦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黄鉞以拒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

衛將軍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車牛以安衆心越之討茍晞也衍以太尉為太傅軍事及越薨衆共推衍為元帥衍以冦賊鋒起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

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否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何足貴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人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嘗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

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賛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其為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亦有俊才與
衛玠齊名荀藩用為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
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澄字平
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
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
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
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窻而走衍有重名

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嘗為天
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
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
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
經平子矣少歷顯仕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
孟玖譖殺陸機兄弟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
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敗東海王越請為司空
長史以迎大駕勲封南鄉侯遷建威將軍雍州刺史不

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阮修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酣讌縱誕窮歡極娛惠帝末衍白東海王越以澄為荆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畧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預論澄辭義鋒出算畧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鷇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内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

鎮日夜縱酒不親庶事雖冦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以為别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其節柱會王如冦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為如黨嚴嶷所獲嶷偽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為信然散衆而還既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民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争遂殺

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偽許之既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民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弢為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於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内外怨叛澄望實雖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荆州刺

史澄懼使杜㽦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以擒取小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弢天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内史武察為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袁遂瓌故吏也託為瓌報仇遂舉兵逐曾自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為遂所敗會元帝徵澄為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為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宿

有彧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絶人素為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餘人持鐵馬鞭為衛澄手恒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内澄手引敦衣至于絶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搤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

平澄故吏佐著作郎桓稚上表理澄請加贈謚詔復澄本官謚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右軍司馬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為領軍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為西曹轉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含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為治中喪母去職劉弘牧荆州引為治中弘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為主討逆賊郭勱滅之保全

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為别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别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炙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

奔亡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采稆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為順陽太守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為參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為右丞敦留不遣敦謀為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荆州别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之於王廙廙疑與甘卓同密以白敦敦不受

高官督護繆坦嘗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故搯鼻灸眉頭舊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郭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

地以彊凌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為凉州刺史病卒

樂廣字彦輔南陽淯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歳玄嘗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為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户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性沖約有遠識寡嗜欲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

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嘆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為荆州刺史聞廣為夏侯玄所賞乃舉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嘗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

者所嘆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問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

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嘆曰此賢胷中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為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為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

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純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母輔之等皆亦任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内自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朝章紊亂清己中

正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南官舍多妖怪前尹皆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甞外戸自閉左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嘆皆冒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勅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冒罪而送今若係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

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為僕射轉廣為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為尚書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既處朝望羣小讒謗之乂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乂猶以為疑廣竟以憂疾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為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内

史

鄭袤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袤如已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為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奸雄終必為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為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為

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為掾裒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裒遷尚書郎出為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為諸縣之最遷尚書右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裒曰賢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眾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郡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裒在廣平以德

化為先善作條教郡中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即位袞與河南王肅備法駕奉迎於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禄勲領宗正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袞疾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禄為恨肅以語袞袞自輿追帝及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袞共載曰計將何先袞曰昔與儉俱為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勲幽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

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袁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並至公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成鄉侯邑千户景元初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禄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踐祚進爵為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並相推薦泰始中詔以袁為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

送印綬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萬絹布各百疋以供喪事謚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予位並列卿默字思元起家秘書

郎考覈舊文删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今而後朱紫别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内侯遷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嘆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初帝以貴公

子當品鄉黨莫敢與為輩求之州內於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默文帝與袞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祠南郊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為廷尉是時髙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

兄弟以潔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為博士謂默曰卿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為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並立異議默容過其事免官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既葬還職默自陳懇至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為大司農轉光禄勲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謚曰成尚書令衞瓘奏默才行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

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為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寛沖博愛謙虚温謹不以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厮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嫵惉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宫成都王為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球自頓丘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

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為尚書

李允字宣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南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允父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喪制服燕國徐邈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允遂絶房室常如居喪

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允既幼而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慼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孝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智度沈邃言必有則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叅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簡入為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中侯出補安豊太守文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為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

為河南尹封廣陵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為侯允奏以
為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
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
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堯疇諮周文翼
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羣公詢納讜
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
疾疢不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
僕射尋轉太子少傅詔以允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

領司隷校尉允屢自表讓忝傅儲宫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並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初皇太子出居東宫帝以司隷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務允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加故允雖歷職内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允為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重稱為任職以吴會初平大臣多有勲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帝不聽遣侍中宣

旨優詔敦喻絶其章表允不得已起視事太康三年薨
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
誄之文義甚美帝後思允清節詔曰故司徒李允太常
彭濩並履忠清儉身歿家無餘積賜允家錢二百萬穀
千斛濩家半之三子固眞長脩固字萬基散騎郎先允
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彦道歷位散騎侍郎建威將軍陽
平太守眞長位至太僕卿脩黄門侍郎太弟中庶子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

以儒業顯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将軍曹爽辟為掾爽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為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守宣帝為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為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将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為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将軍假節追鋒軺卧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

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埸無虞入為
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
匹欽舉必以才稱為廉平咸寧四年卒詔贈衞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
十萬謚曰元又以欽忠清高潔不營產業身歿之後家
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為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
基衞將軍盧欽典領軍將軍楊囂並素清貧身歿之後
居無私積頃者飢饉聞其家大匱其各賜穀三百斛欽

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為務禄俸散之親故不營貲産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為國子博士祭酒秘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為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為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簒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

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孑來之衆不召自至埽夷
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莊賢任才
以收時望顥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為諮議
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顥前鋒都督趙驤為倫所
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保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
新得勝必有輕易陵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劋懼
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
不意此用兵之奇也顥從之及倫敗志勸顥曰齊王衆

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得濟河此之大勲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共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共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冏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為武彊侯加散騎常侍及河間王顒納李含之説欲内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之志正諫不從及冏滅穎遥執朝權遂懐觖望之心以長沙王乂在内不得

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荆州有張昌之亂顗表求親征
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廻兵以討又志諫曰公前有復
皇祚之大勲及事平歸功於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
之權振陽翟飢民葬黄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
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楚今公掃清群難南上
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者之事也
顗不納及乂死顗表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乘
輿敗於蕩陰顗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顗奉

天子還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潁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謐兄子緱殿中虎賁千人而已志復勸潁早發時有道士姓黄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訖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散志於營陳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元收集黄門得百餘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

甚佳於是御犢車便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
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杖甚盛志喜於復振啓
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既達洛陽志啓以滿
奮為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二
百疋綿百斤衣一襲鶴翎袍一領初河間王顒聞王浚
起兵遣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
敢進縱兵虜掠密謀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
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

存何為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駑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顒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顒啟帝復顒還鄴以志為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顒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顒顒還長安未至而聞顒斬張方求和於越顒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即還就顒於武關復為劉陶所驅迴詣河

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為軍諮祭酒遷衞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歿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為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詵等俱遇害於平陽長子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没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為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為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

陽者悉為劉聰所害琨為司空以諶為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即諶之從母既加親愛又重其才地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為别駕匹磾既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絶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於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於是即加弔祭累徵諶為散騎中書侍郎而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虎攻破遼西復為虎所得以為中書侍郎國子祭

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滅石氏諶隨閔軍於襄國遇
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
才高行潔為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
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並淪陷非所雖俱顯於石氏
恒以為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没之後但稱晉司空從
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於世悅字道儒
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為琨司空從事
中郎後為末波佐史没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並别

有傳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為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黄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為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於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泰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禄勲遷太常卿數歳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静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

至令聽如所上以爲大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
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允司隷
王宏等並嘆美表清澹退靜以不可得貴賤而親疎也
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謚曰康詔賜朝服有六
子廙岑嶠鑒澹簡廙字長駿弘敏有才藝妻父盧毓典
選難舉親姻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
泰始初遷冗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

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迕旨初表有賜客在鬲使廙因縣令袁毅録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廙女廙不許為恨因密啓帝以袁毅貨賕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廙當之又緣廙有違迕之咎遂於喪服中免廙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廙免為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廙所坐除名

削爵一時之制廙為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為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八議平處者襃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為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即位此古制也應即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為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廙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羣下復之此為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司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

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廙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於世與陳勰共造睹蘭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廙苜蓿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衞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惠帝即位加侍中光禄大夫尚書令進爵為公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傅導之儀後年衰病篤

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
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距而不許后深
以為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謚曰元三子混沓
恒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
嗣補輦令沒於石勒沓字敬叔為河南尹與荀藩荀組
俱避賊至臨潁父子並遇害恒字敬則慱學以清素為
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元康初東宫建
恒以選為太子賓客賜爵關内侯食邑百户辟司徒王

運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即位以恒為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為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為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羣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為元帝所誅以此為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羣從乎即召恒補光禄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為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

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即便郊柴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預祭如不祭況宗伯之任職所司邪令轉恒為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為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

即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為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為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冠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並郊廟辟雍朝廷軌則事並施

用遷左光禄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册贈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謚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為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問文帝為大將軍辟為掾屬補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内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安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侍中太康

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有諷諫帝手詔報之元康初封宣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為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徧觀秘籍遂就其緒起於光武終於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

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傳序目録凡九十七卷嶠以
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
易為后妃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
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
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
録之風藏之秘府後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為東宫
傳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議難駁詩賦之屬數
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宫及安邊雩祭明堂辟

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宫之禮置長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謚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沈醉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踵成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沒嶠書存者三十餘卷嶠有三子顗徹暢顗嗣官至長樂内史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荆州為賊所害時年

四十

石鑒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時秦涼為虜所敗遣鑒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久之拜光祿大夫復為司隸校尉稍加特

進遷右光禄大夫開府領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廢不復行至鑒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武帝崩鑒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詔鑒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領催鑒速發鑒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於是駿止論者稱之

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謚曰元子陋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悟見稱齊王攸辟為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為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冏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

0173963
浙大图书馆

被誅冏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羨駮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己死亡非其親暱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吕皆積年之後乃得歷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乘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内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

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罪同而貶責之於
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
穎有功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户出為冀州刺史加後
將軍范陽王虓敗於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
之幸長安以羨為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為中書
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即位遷左光禄大夫
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為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謚
曰元有三子祗允裕祗字敬齊太傅西曹掾允字敬咸

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禄大夫

通志卷一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十八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三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六

晉

劉毅子暾 程衛　和嶠　武陔　任愷　崔洪　郭奕

侯史光　何攀　劉頌　李重　傅玄子咸 從父弟祗 咸從父弟祗

向雄　段灼　閻纘　阮籍兄子咸 瞻弟孚 咸子瞻 從子脩

嵇康族弟放 族弟裕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母輔之子謙之 畢卓 王尼 羊曼弟聃 光逸 庾峻子珉 珉弟敳 郭象 庾純子旉 秦秀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屬毅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郡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

尹司隷不許曰攫獸之犬鼷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羣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悌著於邦族忠貞効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驥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遇知己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為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加

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為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為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謂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

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大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

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懐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善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漦至周幽王禍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曰正德未

脩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為瞿然賀慶之事宜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為龍體既蒼雜以素文白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吉祥又以龍在井為潛皆失其意潛之為言隱而不見今龍彩質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不聽後陰氣解而復合毅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立中正九品之制姦弊日滋因上疏言其害曰中正之設損

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横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為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又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

毀于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以治民也今當官著效者或附畀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叙抑功實而隆虚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其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鋭人事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

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棄魏氏之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所式瞻甞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禄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萬後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尚

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畀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叙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隷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往者同為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内之職資塗所經出處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户州兼董司百寮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者故光禄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

惟帝難之尚可復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謟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為司隷直法不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謗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為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為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合去事實此為

机閣毅使絶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徳惟毅越毅不用則
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三品已上光禄勲石鑒共奏
尹表宜蒙評議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别
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曰失
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
時承漢魏舊制爵非列侯雖有髙行而不加謚羽林左
監北海王宫上疏言毅忠允匪躬宜蒙謚號帝出其表
使八坐議之多同宫議奏寢不報二子暾總暾字長升

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暾與諸博士坐議迕旨武帝大怒收暾等付廷尉會赦出免官初暾父毅疾馮紞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紞位宦日隆暾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紞得無患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暾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拒劾自舉之與暾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暾乃奏渾曰謹案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日調和陰陽下遂

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拒扞詔使私欲大府興長獄訟昔陳平不荅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興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土諸聞瞰此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瞰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瞰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

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輙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暾遷太原内史趙王倫簒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阼暾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清肅尋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何綏劉坦温畿李晅等長沙王乂討齊王冏暾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户乂死坐免頃之復為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

也留暾守洛陽河間王顒遣使爲羊皇后暾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顒見表大怒遣陳顔吕朗率騎五千收暾暾東奔高密王略會劉根作逆略以暾爲大都督加鎮東將軍討根暾戰失利還洛至酸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羊后反宫后遣使謝暾曰賴劉司隷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勲復封爵加光禄大夫暾妻前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十乘載酒食而行先是

洛陽王稜為越所信而輕暾暾每欲繩之稜以為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暾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暾右長史傅宣明暾不然暾聞之未至基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都以暾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暾久居監司又為衆情所歸乃以為右光禄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暾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暾為司隷加侍中暾五為

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暾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暾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興兵以來何攻不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為然使暾于青州與曹嶷謀且徵之暾至東阿為石勒遊騎所獲見彌與嶷書而大怒乃殺之

瞰有二子祐白祐為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瞰第為刼取財物殺白而去瞰弟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候程衛者字長元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為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為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之於毅由是名振

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
以事幹顯補洛陽令歷安定頓丘太守所涖著績卒於
官
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逌魏吏
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
盛名於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
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懽
心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和嶠森森如千丈松

雖碨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為給事黄門侍郎遷中書令帝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黙然不答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

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慷慨嘆息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為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

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謚曰簡嶠家産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輿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没奔于苟晞疾卒

武陔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沉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

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嘗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為大將軍引為從事中郎累遷司隷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銓論時人嘗問陳泰孰若其父羣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羣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

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陔以宿齒舊臣名望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卒於位謚曰定子鋪嗣韶歷位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德素稱名亞於陔為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頴川荀愷年少於茂即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楊駿誅愷時為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

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禄
勳
任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也父昊魏太常愷少有識量
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為
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小大多管綜之
性忠正以社稷為已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
初鄭沖王祥何曽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
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喻旨於諸公諮以當世大

政參議得失愷惡賈充之為人也不欲令充久執朝政
每裁抑焉充病之不知所為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
在東宫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
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憂愷因曰秦涼覆
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
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畧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
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
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

而庾純張華溫顒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愷等以帝知之而不責故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内實不平或為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閒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即日以愷為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

既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覲轉希充與荀勗
馮紞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踞充遣尚書右僕射
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
齊長公主得賜䰟時御踞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
薄之然山濤明愷為人通敏有智局舉為河南尹坐賊
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禄勲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
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
令劉友交闗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

並忠公士也知愷為充所抑欲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言唯泣而已後起為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為侍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禄大夫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寛雅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

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嘆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年六十一謚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父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兖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崔實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輙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

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業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棘荆來自博陵在南為鷂在北為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

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斯言何乃至此洪聞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宴公卿以瑠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為大司農卒官子廓散騎常侍亦以正直稱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爲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嘆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嘆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末爲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反於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勗爲文帝掾奕啟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宫以奕及鄭默並爲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並

有寡姊隨其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弈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排弈用為别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弈為知人太康中徵為尚書弈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弈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弈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謚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謚與景皇同不可請謚曰穆詔曰謚所以旌德

表行按謚法一德不懈為簡夾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謚曰簡

侯史光字孝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州辟別駕咸熙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中侯泰始初拜散騎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㫖轉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内外勤恪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以

中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寛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古歴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亢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為牙門張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喪遂詣梁州

拜表證晏不反考晏寃理得申王濬爲益州辟爲别駕濬謀伐吴遣攀奉表詣臺口陳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面陳伐吴之策攀善於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晧降於濬而王渾恚於後機將攻濬攀勸濬送晧與渾由是事解以攀為濬輔國司馬封關内侯轉滎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尉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攀蜀士輕之及共斷疑獄冲始嘆服遷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

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恩澤自衛攀以為非乃與石崇共立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豫討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户賜絹萬匹弟逢平鄉侯兄子逵關中侯攀固讓所封户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已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為東羌校尉徵為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司農轉兖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簒位遣使召攀更稱疾

篤倫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於洛陽時年五十八攀居心平允蒞官整肅愛樂人物敦儒貴才為梁益二州中正引致遺滯巴西陳壽閻乂犍為費立皆西州名士並被鄉閭所謗清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究濫攀雖顯職家甚貧素無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為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

穀魯劉最爲祖父覲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爲時人所稱察孝亷舉秀才皆不就文帝辟爲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寃訟累遷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侍郎白褒巡撫荊揚以奉使稱旨轉黄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爲詳平會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

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
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内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
界多公王水碓遏塞流水轉為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
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
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
大小勠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吳
越剽輕庸蜀險絶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
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

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懐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為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

之於事無晚也又曰自魏世法禁寛弛積之在素陛下
欲更張之未可遽革然矯時救弊亦宜以漸譬猶行舟
雖不横截迅流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臣
聞為社稷計莫如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
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包藏禍心者其勢不足
獨以有為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
之周之諸侯有罪身誅而國存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
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循周則下固而上安矣又曰天

下至大萬事至衆是以聖王執要於已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别能否甚難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也今陛下精於造始而畧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又曰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以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歲終課功校簿而行賞罰斯亦可矣

今動皆受成於上故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故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實則撓法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又曰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户各在一方此為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自吳會蕩平天下懷

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皆應改舊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則天下所蒙已不訾矣又曰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連其班級自

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羅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為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書奏優詔答之頌又奏宜復肉刑卒不見省元康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為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

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惲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乂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誅周勃誅諸吕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頌林乃止於是以頌為

光禄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賜錢二十萬
朝服一具謚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贈
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
雍弟詡子隰為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謐督
攝衆事有功追封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户頌弟彪字
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悌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
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史次弟仲字世
混歷黄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陳矯

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議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以私議冒犯明府為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黄沙御史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早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為

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民德歸厚秦反

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獘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顒顒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凋敝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郎吏畜於軍府豪右聚於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幷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

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括於閭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褻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脩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主者

為條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上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以没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於奴婢私產不曲為立限也去八年己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

已上官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世踰侈當時之患然盛漢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既減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數懼徒為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盛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鑒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尚書荀愷以為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

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為準例懼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為宜聽鑒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為遠近異制詔從之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醳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輙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

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為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沈舉霍原為寒素司徒府不從沈又抗詣中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寒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而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重奏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絕迹窮山韞韣道藝前後數

公皆以名聞今沈所列又如此則州黨之議既舉矣而組猶謂草野之謽未洽德禮無聞恐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也謂宜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為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為吏部郎時王戎為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彦舊史闕其行事于時内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復議其非是重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

膺高義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南安朱冲太康二年復以太子庶子徵冲雖皆稱病不至而朝野悅服陛下追先帝禮賢之旨臣訪冲州邑言冲雖耋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數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者德可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没顯加優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脩

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二年彈黜四縣弟㲹亡表去官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傅玄字休弈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魏扶風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

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
魏書後參安東衛軍軍事轉温令再遷弘農太守領典
農校尉所居稱績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等建封
鶉觚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
子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
散騎常侍皇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
天下也明其大教長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
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

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嘆詠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書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為而

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况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百日不差宜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知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

大兆庶之衆無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蒞事而坐享天禄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亟定其制通計天下若干人為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為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為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為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

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
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
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
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于海濱昔者
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
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
今文武之官既衆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為
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參倍於前使冗

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之矣夫家足為子則孝為父則慈為兄則友為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為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為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百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

化居不見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黙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為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詔嘉之俄遷侍中初先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為有司所奏二

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為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玄上疏陳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愚以為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懽然悦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

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法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曰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隄為四部并水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隄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所

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脩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脩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横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脩耳竊見河隄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為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

人間此必為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
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
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
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為降可動復動
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
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髙平川因安定西州
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
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

之宜優詔答之五年遷太僕時比年不登羌胡擾邊詔
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
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
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絶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
卿下以次坐不絶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内制元位
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
玄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
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

有奏劾或值日暮棒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年六十二謚曰剛

玄少時避難於河内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為區例名曰傅子為内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録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未

嘗不嘆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泉侯子咸嗣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甞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嘆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庶政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臣竊惟自泰始開

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

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為中正司徒三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直轉咸為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為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

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尭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為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之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

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即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竊謂山陵之事既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昔周公聖人猶不免謗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悾欵言豈在多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閔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

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
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
是欲出為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
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
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
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
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
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

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為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為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既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

自為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既不可勝亦是殿下所具騐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謀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户縣侯聖上以騐死莫不欣悦故論功寧厚以叙其懽心此羣下所宜以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李郡公餘侯伯子男既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

下至正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為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

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既宜弭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為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求請命之勞而公以為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也咸之為人不能面從而有後言嘗觸楊駿幾為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識韓非逆鱗之言邪而歘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頷頷觸猛虎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

盡忠今觸猛虎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此見恕亮不納長容者夏侯駿也會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上書以為用人無拘內外之任自頃重內薄外遂成風俗此弊誠宜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既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人而可以限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入不能出入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為責臣

闓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
中任何晏以選舉内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
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
委任之懼甚於限法是法之失非己之尤尤不在己責
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者也苟委任之一
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
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爲本
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

咸前後固辭不聽勑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吏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不得已視事時朝廷寛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僕射王戎時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令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有詔宥戎解其禁止御史中丞解

結以咸劾戎為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
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為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
子以下其在行馬内有違法憲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
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令之文行馬之内有違法
憲謂禁防之事耳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
丞今道路橋梁不脩鬬訟屠沽不絶如此之比中丞推
責州坐即今所謂行馬内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
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内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

馬之内者内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内外矣司隷之所以不復說行馬内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隷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對司内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内百僚司隷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隷以來更互奏内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内外之限也而結一曰横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勑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

以申陳其愚司隷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
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
之闇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内邪皇太子在
行馬之内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内而不得糾無有
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
毋乃有恠邪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隷荀愷所
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
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

吳郡顧榮嘗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
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
十六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諡曰
貞有三子敷晞纂長子敷嗣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
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皆不起永嘉之
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為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頻見
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
才思為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咸從父弟

祇字子莊父𧦬魏太常祇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户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為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沈萊堰至今兗豫無水患百姓為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

心議普進封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為侍中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内外不通祇請與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内外隔絶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既伏誅裴楷息瓚駿之壻也為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啓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出赴

奭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祗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勲當封郡公八千户固讓減半降封靈川縣公千八百户餘二千二百户封少子暢為武鄉亭侯又以本封賜兄子雋為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祗以聞奏稽留免官朞年遷光禄勲復以公事免氐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祗為行安西軍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常侍食卿禄秩

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禄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秖辭以疾倫遣御史輿秖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為物所倚信如此倫簒又為右光禄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秖以經受偽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簒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黄門郎陸機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秖罪會赦得原

後以禪文草本非祗所撰於是詔復光禄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為太傅復以祗為少傅加侍中懷帝即位遷光禄大夫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祗既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雍睦祗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禄開府行太子太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將軍茍晞表請遷都使祗出詣河陰脩理舟楫為水

行之備及洛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為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勑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感激慷慨祇著文章駮論十餘萬言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倫以為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

為祕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為左丞
不就遷黃門郎懷帝即位轉吏部郎又為御史中丞卒
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沖為嗣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
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
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為祕書丞沒
於石勒勒以為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常居機密勒
甚重之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又為公卿故事九卷
咸和五年卒子詠過江為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向雄字茂伯河内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為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為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吴奮代毅為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會於獄中辟雄為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斂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先王掩骼埋胔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

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宏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為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武帝聞之勑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絶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君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絶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

河内於臣不為戎首亦已幸甚安得復為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為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為征虜將軍太康初為河南尹賜爵關内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時為護軍將軍

段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

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内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艾本屯田掌犢人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正以劉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及會受誅之後艾將吏愚戇自共追艾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未嘗與謀而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臣謂宜聽艾還葬歸其田宅繼

封定謚則艾死無所恨而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言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連城開池為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

盱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彊大自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吕自疑内有朱虚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揺於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為泰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絶不祥莫大矣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

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臣以為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

然身微官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遣息顗
表陳五事其一曰任忠賢去不肖其二曰廣貢士之路
其三曰開養老之制其四曰申明信誓其五曰封樹同
姓書奏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與太守卒于官
閻纘字續伯巴西安漢人也祖圃爲張魯功曹勸魯降
魏封平樂鄉侯父璞嗣爵仕吳至牂牁太守纘僑居河
南新安少游英豪多所交結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
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

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無怨色孝謹不怠
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為太傅楊駿舍人轉安
復令駿之誅也纘棄官歸要駿故主簿潘岳掾崔基等
共葬之基岳畏罪推纘為主墓成當葬駿從弟模告武
陵王澹將表殺造意者衆咸懼填冢而逃纘獨以家財
成墓葬駿而去國子祭酒鄒湛以纘才堪佐著薦於祕
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
遂不能用河間王顒引為西戎校尉司馬有功封平樂

鄉侯愍懷太子之廢也纘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冤
曰臣伏念適生長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
每見選師傅下至羣吏率取膏粱擊鐘鼎食之家希有
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洗馬舍人亦無鄭莊
汲黯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按古典太子居
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
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昔戾太子無狀稱兵
距命而壺關三老上書有田千秋之言猶曰子弄父兵

罪應笞耳漢武感悟之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悖逆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重選保傅如司空張華道德深遠乃心忠誠以為之師光禄大夫劉寔寒苦自立終始不衰年同呂望經籍不廢以為之保尚書僕射裴頠明允恭肅體道居正以為之友置游談文學皆選寒門孤官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吏事涉履艱難事君事親名行素聞者使與共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絶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

後莫非正人師傅文學可令十日一講使共論議於前
勑使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義
皆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
為殷明王又魏文帝懼於見廢夙夜自祗竟能自全及
至明帝因母得罪廢為平原侯為置家臣庶子師友文
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兢兢慎罰事父以孝父歿事母
以謹聞于天下于今稱之漢高皇帝數置酒於庭欲廢
太子後四皓為師子房為傅竟復成就前事不忘後事

之戒也方今天下多虞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為大計
小復停留先加嚴誨依平原侯故事若不悛改棄之未
晩也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
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嘗
備近職雖未能自結天日情同閽寺悾悾之誠皆為國
計臣老母見臣為表乃為臣卜卦云書御即死妻子守
臣涕泣見止臣獨以為頻見拔擢嘗為近職此恩難忘
何以報德唯當陳誠以死獻忠輒具棺絮伏須刑誅書

御不省及張華遇害賈謐被誅朝野震悚纘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過叱賈謐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纘復上疏曰昔漢武既信奸讒危害太子復用望氣之言欲盡誅詔獄中因邴吉以皇孫在焉閉門距命後遂擁護皇孫督罰乳母卒至成人立為孝宣皇帝茍志於忠無往不可歷觀古人雖不避死亦由世教寬以成節吉雖距詔書事在於忠故宥而不責自晉興已來用法太嚴遲速

之間輒加誅斬一身伏法猶可彊為今世之誅動輒滅門昔呂后臨朝肆意無道周昌相趙三召其王而昌不遣先徵昌入乃後召王此由漢制本寛得使為快假令如今呂后必謂昌已反吏其三族則誰敢復為殺身成義者哉此法宜改可使經遠又漢初廢趙王張敖其臣貫高謀殺高祖高祖不誅以明臣道田叔孟舒十人為奴髡鉗隨王隱親侍養故令平安向使晉法得容為義東宮之臣得如周昌固護太子得如邴吉距詔不坐伏

死諌争則聖意必變太子以安也臣每責東宫故臣無
侍從者後聞頗有於道路望車拜辭而有司收付洛陽
獄奏科其罪然臣故莫從良有以也又本置三率盛其
兵馬所以宿衛防虞而使者卒至莫有警嚴覆請審者
此由恐畏滅族今皇孫冲幼去事多故若有不虞彊臣
專制姦邪矯詐雖有相國保訓東宫擁祐之恩同於邴
吉適可使王體安全宜開來防可著于今自今已後諸
有廢興倉卒羣臣得輒嚴須録詣殿前面受口詔然後

為信得同周昌不遣王節下聽臣子隱親得如田叔孟舒不加罪責則永固儲副以安後嗣之遠慮也來事難知往事可改臣前每見詹事裴權用心懇惻舍人秦戩數上疏啓諫而爰倩贈以九列權有忠意獨不蒙賞謂宜依倩為比以寵其魂推尋表疏如秦戩輩及司隷所奏諸敢拜辭於道路者明詔稱揚使微異於衆以勸為善以奬將來也纉又陳今相國雖已保傅東宮保其安危至于旦夕訓誨輔導出入動静劬勞宜選寒苦之士

忠貞清正老而不衰如城門校尉梁柳白衣南安朱冲比者以爲師傅其侍臣以下文武將吏且勿復取盛戚豪門子弟若吳太妃家室及賈郭之黨如此之輩生而富溢無念修已率多輕薄浮華相驅放縱皆非所補益少主者也皆可擇寒門篤行學問素士更履險易節義足稱者以備羣臣可輕其禮儀使與古同於相切磋爲益昔魏文帝之在東宫徐幹劉楨爲友文學相接之道並如氣類吳太子登顧譚爲友諸葛恪爲賔卧同牀帳

行則驂乘交如布衣相呼以字此則近代之明比也纉又陳今迎太子神柩孤魂獨行太孫幼冲不可涉道謂可遣妃奉迎遠路令其父行隨行衛護皇太子初見誣陷臣家門無祜三世假親具嘗辛苦以家觀國因知太子有變臣故求副監國欲依邴吉故事距違來使供養擁護身親飲食醫藥冀足救危主者以臣名資輕淺不肯見與世人見笑謂為此職進退難居有必死憂臣獨以為茍全儲君賈氏所誅甘心所願今監國御史直副

皆當三族侍衛無狀實自宜然臣謂其小人不足具責
故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是以聖
王慎選故河南尹向雄昔能犯難葬故將鍾會文帝嘉
之始拔顯用至於先帝以為右率如間之事若得向雄
之比則豈可觸哉此二使者但為愚怯亦非與謀但可
誅身自全三族如郭俶郭斌則於刑為當又東宮亦宜
妙選忠直亮正如向雄比陛下千秋萬歲之後太孫沖
幼選置兵衛宜得柱石之士如周昌者世俗淺薄士無

﨔節賈謐小兒恃寵恣睢而淺中弱植之徒更相翕習故世號魯公二十四友又謐前見臣表理太子曰閻兒作此為健然觀其意欲與諸司馬家同皆為臣寒心伏見詔書稱明滿奮樂廣侍郎賈允與謐親理而亦疏遠往免父喪之後停家五年雖為小屈有識貴之潘岳繆徵等皆謐父黨共相沉浮人士羞之聞其晏然莫不為怪今詔書暴揚其罪並皆遣出百姓咸云清當臣獨謂非但岳徵二十四人宜皆齊黜以肅風教朝廷善其忠

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死旣葬纘以車轢其冢時張
華兄子景後徙漢中纘又表宜還纘不護細行而慷慨
好大節卒於官時年五十九纘五子皆開朗有才力長
子亨為遼西太守屬王浚自用其人亨不得之官依青
州刺史苟晞晞刑政苛虐亨數切諫為晞所害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父瑀魏丞相掾知名於世
籍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而喜怒不
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

博覽羣籍尤好莊老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惟族兄文業每嘆服之以為勝己由是咸共稱異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太尉蔣濟聞其有儁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

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皐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負薪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疾免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因以疾辭屏於田野歲餘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及帝

崩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鍾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及文武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

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悦服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遊府內朝宴必與焉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雖不拘禮

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唁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為兩得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

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常詣婦飲醉便卧其側籍旣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其外坦蕩而内淳至皆此類也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常登廣武觀楚漢戰

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於是賦豪傑詩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籍能屬文初不留意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為之貴文多不録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終古及栖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

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蝨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亦籍之胷懷本趣也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通達不飾小節籍謂曰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太康中為太子中庶子籍兄子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任達不拘與籍為竹林之遊

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任散騎侍郎山濤舉咸典選曰阮咸貞素寡欲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職必絶於時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居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當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而自從去

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與從子修特相善每以得意為歡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羣從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孚瞻字千里性清虛

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之神氣沖和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每令鼓琴終日達夜無忤色由是識者嘆其恬澹不可榮辱矣舉止灼然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號為三語掾太尉王衍亦雅重之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競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

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瞻為記室參軍與王承謝鯤鄧攸俱在越府越與瞻等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毗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

瞻寒溫畢聊譚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賢聖所共傳君何獨言無邪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黙然意色大惡後歲餘病卒於倉垣時年三十孚字遥集其母即胡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遥集於上楹而以字焉初辟太傅府遷騎兵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

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為有
司所按帝每優容之琅邪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
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
節飲也孚荅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臣
僶俛從事不敢有言者竊以今王蒞鎮威風赫然皇澤
遐被寇賊斂跡氛祲既澄日月自朗臣亦何可爝火不
息正應端拱嘯詠以樂當年耳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
嘗以金貂換酒復為所司彈劾帝宥之轉太子中庶子

左衛率領屯騎校尉明帝既位遷侍中從平王敦賜爵南安縣侯轉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稱疾不拜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為非禮帝曰就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及帝疾大漸溫嶠入受顧命過孚要與同行升車乃告之曰主上遂大漸江左危弱實資羣賢共康世務卿時望所歸今欲屈卿同受顧託孚不答固求下車嶠不許垂至臺門告嶠內逼求暫下便徒步還家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

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孚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咸和初拜丹陽尹時太后臨朝政出舅族孚謂所親曰今江東雖累世而年數實淺主幼時艱運終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將兆亂矣會廣州刺史劉顗卒遂苦求出王導等以孚疎放非京尹才乃除都督交廣寧三州軍事鎮南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至

鎮卒年四十九尋而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機無子從
孫廣嗣修字宣子咸從子也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
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為無曰今見鬼者
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邪論者服焉
後遂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
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性簡任不修人事絶不喜見俗
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率爾褰裳不避晨夕至或無言
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

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每云不知比没當見能通之者不行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焉梁國張偉志趣不常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為黄門郎陳留内史果以世事受累修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

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修所著述甚寡嘗作大鵬贊曰蒼蒼大鵬誕自北溟假精靈鱗神化以生如雲之翼如山之形海運水擊扶揺上征翕然增舉背負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鷙鳩仰笑尺鷃所輕超世高逝莫知其情王敦時為鴻臚卿謂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差有禄能作不修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轉太傅行參軍太子洗馬避亂南行至西陽期思縣為賊所害時年四十二孚族弟放字思度祖畧齊郡太守父顗淮南

內史放少與孚並知名中興除太學博士太子中舍人庶子時雖戎車屢駕而放侍太子常說老莊不及軍國明帝甚友愛之轉黃門侍郎遷吏部郎在銓管之任甚有稱績時成帝幼冲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乃除監交州軍事揚威將軍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為祟遂卒朝廷甚悼惜之年四十四追贈廷尉放素知名而性清約

不營產業為吏部郎不免饑寒王導庾亮以其名士常供給衣食子睎之南頓太守放弟裕字思曠宏達不及放而以德業知名弱冠辟太宰掾大將軍王敦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觴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咸和初除尚書郎時事故之後公私廢弛裕遂去職還家居會稽剡縣司徒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固辭不就朝廷將欲徵之

裕知不得已乃求為王舒撫軍長史舒薨除吏部郎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時去職司空郗鑒請為長史詔徵秘書監皆以疾辭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皓而兼有諸人之美成帝崩裕赴山陵事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

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近思曠傍裕雖不博學論難甚精嘗問謝万云未見四本論君試為言之万叙說既畢裕以傳嘏為長於是構辭數百言精義入微聞者皆嗟咏之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静黙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在剡曽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焚之在東山久之復徵為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為金紫光禄大

夫領瑯邪王師雖屢經敦逼並無所就御史中丞周閔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禁錮終身詔書貫之或問裕曰子辭徵聘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一卒三子脩寧普脩早卒寧鄱陽太守普驃騎參軍脩子歆之中領軍寧子腆祕書監腆弟萬齡及歆之子彌之元熙中並列顯位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竒才逺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情寡慾含垢匿瑕寛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尤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懐以為神仙禀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

可及乃著養生論又以為君子無私其論曰夫稱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係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係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

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故曰君子行道忘其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任心無邪不議于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其畧如此蓋其胷懷所寄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内山濤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

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甞見其喜慍之色康常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説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常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感每

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足下欲以吾自代雖事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也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故為足下陳其可否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為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知堯舜之居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

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
行殊塗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
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
之節意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
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加少孤露母兄驕恣不涉經學又
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逸之情轉篤
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
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仇

罹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資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逼成子高全其長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彊幼安以卿相此可

謂能終始真相知者也自卜已審若道盡塗殫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疾顧此悢悢如何可言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意畢矣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旦逼之必發狂疾自非重讎不至此也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

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圜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
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
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嗟余薄祐少遭不
造哀煢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
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
好莊老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
闇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人之多

僻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怛若創痏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慙柳惠今媿孫登内負宿心外恧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意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雍雝鳴鴈厲翼北游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遭茲淹留寵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

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余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為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將來無馨無臭採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神養壽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

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賢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既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絶矣時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遊乎洛西暮宿

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詞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絶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足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聲無哀樂論甚有條理子紹别有傳

向秀字子期河内懷人也清悟有遠識少為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内外數十篇歴世才士雖有觀

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發玄
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
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欲
注嵇康曰此書詎復須注正是妨人作樂耳及成示康
曰殊復勝不又與康論養生辭難往復蓋欲發康高致
也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若無人又共呂安灌
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
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

心豈足多慕帝甚悦秀乃自此役作思舊賦云余與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嵇意遠而疎吕心曠而放其後並以事見法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泉寒冰凄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曰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以北徂濟黄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迹兮歷窮

巷之空廬歎黍稷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
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在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
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永辭兮
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命於寸陰聽鳴
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佇駕言其將邁兮故援翰
以寫心後為散騎侍郎轉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在朝不
任職容迹而已卒於位二子純悌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然放情肆

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産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

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雖陶兀昏放而機應不差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瓢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奮髯箕踞枕麯藉糟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嘗為建威參軍泰始初對策盛言無為之化時輩皆以高第得調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也祖纘典農中郎將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王衍嵇紹並奇之永興中長沙

王乂入輔政時有疾鯤者言其將出奔乂欲鞭之鯤解衣就罰曾無忤容既捨之又無喜色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任達不拘尋坐家僮取官稾除名于時名士王元阮修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莫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慠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越尋更辟之轉參軍事鯤以時多

故乃謝病去職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舊每殺人將曉有黄衣人呼鯤字令開户鯤憺然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胛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無復妖怪左將軍王敦引為長史以討杜弢功封咸亭侯母憂去職服闋遷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勸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眄敦其為人所慕如此鯤不尚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

知不可以道匡弼乃優游寄通不屑政事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宫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溫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及敦將為逆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匡王濟時何如對曰隗誠

始禍然城狐社鼠也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理出緄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藉其才望逼與俱下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緄曰何為其然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爾初敦謂緄曰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及至都復曰近來人情何如緄對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未達高義周顗戴若思南北人士之望明公舉而用之羣情帖然矣是日敦遣兵收周戴而緄弗知敦怒曰君麤疏邪二子不相

當吾已收之矣鯤與顗素相親重聞之愕然若喪諸已參軍王嶠以敦誅顗諫之甚切敦大怒命斬嶠時人士畏懼莫敢言者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止敦既誅害朝賢而稱疾不朝將還武昌鯤喻敦曰公大存社稷建不世之勳然天下之心實有未達若能朝天子使羣臣釋然萬物之心於是乃服仗衆望以順羣情盡冲退以奉主上如斯則勳侔一匡名垂千載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

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宫省穆然必無虞矣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是時朝望被害皆為其憂而鯤推理安常時進正言敦既不能用内亦不悦軍還使之郡涖政清肅百姓愛之尋卒官時年四十三敦死後追贈太常謚曰康子尚嗣别有傳

胡母輔之字彦國泰山奉高人也高祖班漢執金吾父原練習兵馬山濤稱其才堪邊任舉為太尉長史終河

南令輔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昵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爲後進領袖也辟别駕太尉掾並不就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甚有能名遷尚書郎豫討齊王冏賜爵陰平男累轉司徒左長史復求外出爲建武將軍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事成都王穎爲太弟召爲中庶子遂與謝鯤王澄阮修王尼畢卓俱爲放

達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乏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因就與語嘆曰吾不及也薦之河南尹樂廣廣召見甚悅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若此東海王越聞輔之名引為從事中郎復補振威將軍陳留太守王彌經其郡輔之不能討坐免官尋除寧遠將軍揚州刺史不之職越復以為右司馬本州大中正越薨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安東將軍諮議祭酒遷揚武將軍湘州刺史假

節到州未幾卒時年四十九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酣飲謙之闚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此年未三十卒

畢卓字茂世新蔡鮦陽人也父諶中書郎卓少希放達為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

旦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及過江為溫嶠平南長史卒官

王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

輔之等賫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嘆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東嬴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越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

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忘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荆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嘆曰滄海横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荆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孫也父暨陽平太守曼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參軍轉丞相主簿委以機密歷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晉陵太守以公事免曼任達頽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委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人號兖州八伯蓋擬古之八儁

也王敦既與朝廷乖貳羈録朝士曼為右長史曼知敦不臣終日酣醉諷議而已敦以其士望厚加禮遇不委以事故得不涉其難敦敗代阮孚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相飾供饌曼拜丹陽客來早者得佳設日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蘇峻作亂加前將軍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

生勒衆不動為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常子賁
嗣少知名尚明帝女南郡悼公主除祕書郎早卒曼弟
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
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
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笨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
狡妄為猾伯而聃以狠戾為瑣伯葢擬古之四凶聃初
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
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為賊殺二百

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鏁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八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尚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聃雖極法於賁何有其特不聽離婚琅邪太妃山氏聃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慼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于是詔下曰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咽乃至

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為祟旬日而死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為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

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後為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胡毋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令怪客不入吏白與光逸語令大怒除逸名斥遣之後舉孝廉為州從事棄官投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亂避難

渡江復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中興建為給事中卒官

庾峻字山甫潁川隱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伯父嶷中正簡素仕魏為太僕父道廉

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踶嚙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諸子貴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常遊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唯修德行而已隝陵舊五六萬户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亂獨至今日尊伯為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為博士時重老莊

而輕經史峻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髙貴鄉公幸太學問尚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凝滯對答詳悉遷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武帝踐阼賜爵關內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監御史中丞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言之大要欲旌擢山林之士及辭寵之臣以厲其庶隅耳峻又疾世浮

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𢿱珉字子琚性淳和好學行己忠恕少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懷帝之沒劉淵也珉從在平陽淵大會因使帝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賊惡之會有告珉及王儁等謀應劉琨者淵因圖弑逆珉等並遇害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為侍中直于省内謂同僚許遐

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馬大元末追諡曰貞敳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為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坐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太尉王衍雅重之敳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生之鵩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敳常静默無為參東

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酒時越府多儁異敳在其中常自神王豫州長史河南郭象時人以為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元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為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敳有重名為縉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奏之敳更器嶠目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唯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其性儉

家富説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敳敳頽然已醉幘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敳交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年五十

郭象字子元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

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閒居以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遷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

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爲世儒宗郡補主簿任參征南府累遷黄門侍郎封關内侯歷中書令河南尹初純以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之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

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輔佐二世蕩平吳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内侯印綬上表自劾求入重罪御史中丞孔恂亦劾之遂詔免純官又以純父老不求供養使據典禮正其臧否太傅何曾太尉

荀顗驃騎將軍齊王攸議曰凡斷正臧否宜先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純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于禮律未有違也司空公以純備位卿尹望其有加于人而純荒醉肆其忿怒臣以為純不遠布至孝之行而近習常人之失應在譏貶司徒石苞議純榮官忘親惡聞格言不忠不孝宜除名削爵土司徒西曹掾劉斌議以為敦敘風俗以人倫為先人倫之教

以忠孝為主忠故不忘其君孝故不遺其親若孝必專心於色養則明君不得而臣忠必不顧其親則父母不得而子也是以為臣者必以義斷其恩為子者必以情割其義在朝則從君之命在家則隨父之制然後君父兩濟忠孝各序純兄峻以父老求歸峻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峻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聞同不見聽近遼東太守孫和廣漢太守鄧良皆有老母良無兄弟授之遠郡辛苦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尹父在界

內時得自啓定省獨於禮法外處其貶黜斌愚以為非也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為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犯令罵辱宰相宜加放斥以明國典聖恩愷悌示加貶退臣愚無所清議河南功曹史龎札亦表言臣郡前尹關內侯純醉酒失常戊申詔書既免尹官後以其父篤老不求供養下五府依典禮正其臧否而羣公有過於責備者遂律尹以為不孝謂宜削除爵土臣按令父母年過八十

聽令其子不給限外職誠以得有歸來之縁今尹居在郡内前每表屢蒙定省尹昆弟六人三人在家孝養不廢兄侍中峻家之嫡長往比自表求歸供養詔喻不聽國體法同兄弟無異豈得徒責尹不求供養邪若此議遂行臣等懼長假飾之名而損忠誠之實也於是帝復下詔曰自中世以來多爲貴重順意賤者生情故令釋之定國得揚名於前世今議責純不惟温克醉酒沈湎此責人以齊聖也疑賈公亦醉若其不醉終不於百客

之中責以不去官供養也大晉依聖人典禮制臣子出處之宜若有八十之親皆當歸養亦不獨純也古人云由醉之言俾出童羖明不責醉恐失度也所以免純者當為將來之醉戒耳齊王劉㨿議當矣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昄於朝會中奏純以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進曰孝以顯親為大禄養為榮詔赦純前愆擢為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俟駕之日而後將軍昄敢以私議貶奪公論抗言矯情誣

罔朝廷宜加貶黜販坐免官初販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販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販以為愧恨至是毀純販既免黜純更以此媿之亟往慰勉之時人稱純通恕遷侍中以父憂去官起為御史中丞轉尚書魏郡太守不之官拜少府年六十四卒子旉字允臧少有清節歷位博士齊王攸之就國也下禮官議崇錫之物旉與博士太叔廣劉暾繆蔚秦秀傅珍等上表諫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武王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六人

同姓之國四十人元勲睦親顯以殊禮而魯衛齊晉大啓土宇並受分器所謂惟善所在親疎一也大晉龍興隆唐周之遠迹王室親屬佐命功臣咸受爵土而四海乂安今吳會已平詔大司馬齊王出統方岳當遂撫其國家將準古典以垂永制昔周之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也則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又召芮畢毛諸國皆入居公卿大夫之位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未聞古典以三事之重出之國者漢氏諸侯

王位尊勢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讃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虚名為隆寵也昔申無宇曰五大不在邊先儒以為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又曰五細不在庭先儒以為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在朝庭為政也又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之叔向有言公室將甲其枝葉先落公族公室之本而去之諺所謂芘焉而縱尋斧柯者也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

弟之親尊居魯衛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惟周室大壞宣王中興四夷交侵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𡨥草議先以呈父純純不禁太常鄭默博士祭酒曹志並過其事武帝以博士不荅所問荅所不問大怒事下有司尚書朱

整褚䂮等奏旉等侵官離局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
無諱請收旉等八人付廷尉科罪旉父純詣廷尉自首
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廷尉劉頌又奏旉
等大不敬棄市論求平議尚書又奏請報聽廷尉行刑
尚書夏侯駿謂朱整曰國家乃欲誅諫臣官立八座正
為此時卿可共駁正之整不從駿怒起曰非所望也乃
獨為駁議左僕射魏舒右僕射下邳王晃等從駿議奏
留中七日乃詔曰旉等備為儒官不念奉憲制不指答

所問敢肆其誣罔之言以干亂視聽而㝷是議主應為戮首但㝷及家人並自首大信不可奪秦秀傅珍前者虛妄幸而得免復不以為懼當加罪戮以彰凶慝猶復不忍皆丐其死命秀珍㝷等並除名後數歲復起為散騎常侍終於國子祭酒

秦秀字元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將軍秀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寜中為博士何曾卒下禮官議謚秀議曰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胄而少以高亮嚴肅

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軌則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

非常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䄍
皇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世之傲莫大
於此自近世以來宰相輔臣未有受垢辱之聲被有司
之劾父子塵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
遲哀大教之不行於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
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慎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
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於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彊
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

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正刑也王公貴人復何所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秀性忌讒佞疾之如讐素輕鄙賈充及伐吳之役聞其為大都督謂所親曰充文案小才乃居伐國大任吾將哭以送師或止秀曰蹇叔知秦軍必敗故哭送其子耳今吳君無道國有自亡之形羣率踐境將不戰而

潰子之哭也既為不智乃不赦之罪於是遂止及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僉以秀為知言及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已自出如太宰不得以為比然則以外孫為後自非元功

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葢可然乎絶父祖之血食開
朝廷之禍門謚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不從王濬
有平吳之勲而為王渾所譖毁帝雖不從無明賞罰以
濬為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為之怨秀乃上言曰自大晉
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為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
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
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
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

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
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能借天
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
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
之財寶以與之本非已分有焉而遽與計較乎後與劉
暾等同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為博士秀性悻
直與物多忤為博士前後垂二十年卒于官

通志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上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七上

皇甫謐 子方回　摯虞　束皙　王接　郤詵　阮种

華譚 子袁甫　陸機 孫拯 弟雲 雲弟耽 從父兄喜　夏侯湛 弟淳 淳子承

潘岳 從子尼　張載 弟協　江統 子虨 惇　孫楚 子衆 纂子統 洵 纂 統

弟綽 羅憲 兄子尚 滕脩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 周處 子玘 弟札 玘子勰 札兄子筵 玘 周訪

子撫 子虓 撫子楚 撫弟光 楚子瓚 光子仲孫 瓚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時新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

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
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
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
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慾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
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痹疾猶
手不輟卷或勸謚修名廣交謚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
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
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乃作玄守論以答之其要在於守

道全真而已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或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魏郡名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

親勸令應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焉其後武帝頻下詔
敦逼不已謚稱草莽臣上疏自陳抱病困劣不任進路
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
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
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
殺叔母諫之而止時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
贄為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謚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
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

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子稱夙夜彊學以
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於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
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
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
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
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於此乎在矣
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沉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
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稱疾篤帝初雖不

奪其志尋復發詔徵為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著論為葬送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遯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於

天寄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人鬼異制黄泉之親死多於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意也如

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姦心是招露形之
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
也而大為棺椁備贈存物無異於埋金路隅而書表於
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啓姦心或剖
破棺椁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焚
如之刑不痛於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
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

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為也遂生意於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真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纒斂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絶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頓革理難今故猶為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絶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尸牀上擇不毛之地穿阬深十尺長一

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牀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齋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遽蒢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跡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姦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眞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為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

禮不墓祭但月朔於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沒世長為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為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烈女等傳玄晏春秋並重於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晉名臣方回少遵父操

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門閑居未嘗入城府蠶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已尊賢愛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門輒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侃遷為廣州刺史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頼周訪獲免廙既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戮以立威以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

來詣已乃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摯虞字仲治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買憒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彜倫輕舉遠遊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

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超詣為世所稱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親策之虞對切直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天下乂安虞上太康頌以美晉德帝嘉之以母憂去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

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茍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為宜如

所奏又表論封禪事儀典甚悉虞又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詔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

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尅之恩臣愚竊以為不可詔從之元康中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惟文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為節皇太子與國為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荅預書曰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

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儒致爭哉皇太孫尚𡜫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皆有依據後歷祕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絶饑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歸洛陽歷光禄勲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已來不親郊

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饑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决録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時所重虞善觀玄象甞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唯涼土乎性愛士人有表薦者常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荅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太子太傅疏廣之後也王

莽末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隴西太守父龕馮翊太守並有名譽晳博學多聞與兄璆俱知名少遊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還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為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晳等久不得調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晳誠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

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晳與衛恒厚善閻
恒遇禍自本郡赴喪嘗為勸農及蟲諸賦文頗鄙俗時
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張華
見而奇之石鑒卒王戎乃辟璆華召晳為掾又為司空
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晳
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
以播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
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

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畛於原隰勤藨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嚴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

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含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悲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場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郄馬牧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泞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

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彊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邱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

逼狄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上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
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内充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
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轉佐著作郎撰晉書帝紀十
志遷博士著作如故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
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
記夏已來至周幽王為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
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大畧與春
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

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邱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

邱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歷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劒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

晳在著作得覩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承皆為盛集帝大

悅賜晳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趙王倫為相國請為記室晳辭疾罷歸教授門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為之廢業門生故人為立碑墓側晳才學通博所著三魏人士傳七代通記晉書紀志遇亂亡失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

世修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原即禮命之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

太守柳澹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温宇宇竒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隷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元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剁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

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接議以為宜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朝廷從之河間王顒欲遷駕長安輿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

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東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識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又撰烈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駮難十餘

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烈女後傳云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詵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鷄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棺至冢負

王成墳未畢召爲征東叅軍徙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爲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拒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爲州別駕

阮种字德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

有殊操為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内侵災青屢見百姓饑饉詔王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應詔种對策與濟陰郤詵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种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為第一轉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己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為駮議事皆施用遂為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

南陽太守遷于河内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為政簡恵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吴左將軍録尚書事父諝吴黄門郎譚朞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里所重刺史周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秀才譚至洛武帝親策之七科譚對擢上第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同郡劉

頌時為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竒於仄陋拔賢才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濵夜光之璞出於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不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扶顛而不持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

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
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修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
齊叚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
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
服闋為鄄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
延為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陞擢及譚為
廬江延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
功名時以譚為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

初出為郯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内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内史加綏遠將軍時石氷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别軍擊氷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戸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吴士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為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

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顗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顗百姓奔散顗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顗顗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甘卓嘗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答不知遺絹二匹以遺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為紀瞻所薦而為顧榮所止遇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為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

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辯道上牋進之帝
親自覧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寳范
珧於朝乃上牋求退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
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將軍以
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
吴郡吴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
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曰
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

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及用事常毁譚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每懷觖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祕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屬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没茂嗣爵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辭辯

稱常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帢縠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虀是以聖主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已東皆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

彊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已酉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歎其敏捷卒於家年八十餘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

里閈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勲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鋒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猋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

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勠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没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竒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

輿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
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
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
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
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乎塗巷故豪彦尋聲
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
公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心膂出作股
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

瑋黄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隲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鋭師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

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絶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獘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

南拓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猋而奮
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
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
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
荒衝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
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虔脩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

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元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

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

府之愛抜呂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宫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

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畧固
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茍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
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
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
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
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
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
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兹者也借使守之有

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脩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爭舟檝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彊寇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

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没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

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恵以致人和寛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

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
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
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吴之役利獲二俊
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吴中何以敵此
答曰千里蓴羮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薦之諸
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
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遠近機曰如
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不相

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識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內侯倫將簒位以為中書侍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

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揺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

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

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斵者必傷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悦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遺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莫

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暱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劒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己

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罰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有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祿之踰量葢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葢世之業名莫盛焉率

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為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為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為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冏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王

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畧不同長世異術五
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
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
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
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
宏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
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
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

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爲己存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內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之

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王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綱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

算予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

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闚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岨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土

狹者逆暹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黔
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
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筴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
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
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
武中興篡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
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夫
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

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鞞震於閫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

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刼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昬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昬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

則貪殘之萌皆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政郡縣之長為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

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其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事焉穎以機參大將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

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為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惡之列軍自朝歌

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馬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没

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牽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氣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之兄弟家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

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寃機天才秀逸詞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輙欲焼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元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

也能屬文仕吳為黄門郎孫晧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為涿令有稱績機既為孟玖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雲字士龍年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

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致又好帛繩纏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絰上舡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刺史周浚召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顔子也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

縣杜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上書諫之辭甚懇切時晏任用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使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雲以為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推誠曠蕩之量復上書陳之晏不能用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贍盛稱其才不以溢美為嫌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內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晩節政衰雲

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黄門父居之邪玖深憤怨張昌為亂頴上雲為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頴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救之頴不納統等重請頴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頴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

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爲明公惜之僚屬隨克
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頹惻然有宥雲之色孟玖扶頹
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雲門生故吏迎
喪葬清河脩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
篇又撰新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
闇迷路莫知所從忽見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
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
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

悟尋昨所宿處乃王弼冢也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眈為平東祭酒亦有聲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内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為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機從弟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常為自敘其畧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

譚詠新序而製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品格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予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虵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

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養玄静守約冲退澹然此第
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正不懼
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
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
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
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譽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
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悟矣太
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

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脩志放在草野主者皆可隨本位就下拜除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受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為尚書郎弋陽太守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則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璧少為太尉掾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自廣辭旨可觀後選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

為野王令以郵隱為懷而綏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湛有六弟淳琬瑫謨總瞻湛乃準尚書郁俞之言而作昆弟誥世多稱之居邑累年朝野多嘆其屈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遷太子僕未就命而武帝崩惠帝即位以為散騎常侍元康初卒年四十九著論三十餘篇别為一家之言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溫雅乃别見孝悌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

薄歛不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
令終是深達存亡之理淳字孝冲亦有文藻與湛俱知
名官至弋陽太守遭中原傾覆子姪多没胡寇唯息承
渡江承字文子參安東軍事稍遷南平太守太興末王
敦舉兵内向承與梁州刺史甘卓巴東監軍柳純宜都
太守譚該等並露檄遠近列敦罪狀會甘卓懷疑不進
王師敗績敦悉誅滅異己者收承欲殺之承外兄王廙
苦請得免尋為散騎常侍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邪內史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早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泰始中武帝躬耕藉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於是乃使甸師清畿野廬埽路封人壝宮掌舍設枑青壇蔚其嶽立兮翠幕黕以雲布結崇基之靈阯兮啟四塗之廣阼沃野墳腴膏壤平砥清洛濁渠引流激水遐阡繩直邇陌如矢葱犗服于縹軛

兮紺轅綴於黛耜儼儲駕於廛左兮俟萬乘之躬履百寮先置位以職分自上下下具惟命臣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轔轔微風生於輕幰兮纎埃起乎朱輪森奉璋以偕列兮望皇軒而肅震若湛露之晞朝陽兮衆星之拱北辰也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萃閶闔洞啟參塗方駟常伯陪乘太僕執轡后妃獻種稑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政設門閭之蹕天子乃御玉輦蔭華蓋衝牙錚鎗綃紈綷縩金根照耀以炯晃

兮龍驤騰驤而沛艾表朱玄於離坎兮飛青縞於震兑中黄曄以發輝兮方綵紛其繁會五路鳴鑾九旗揚斾瓊鈒入蘂雲罕晻藹簫管嘲哳以啾嘈兮鼓鞞硡隱以砰磕筍簴嶷以軒翥兮洪鐘越乎區外震震填填塵霧連天以幸乎籍田蟬冕熲以灼灼兮碧色肅其芊芊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游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貴賤以班或五或九于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長

幼雜遝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被褐振裾垂髫總髻
躡踵側肩掎裳連襼黄塵為之四合陽光為之潛翳動
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乎康衢謳吟乎聖世情欣樂
乎昏作慮盡力乎樹蓺靡推督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
厲躬先勞而悅使兮豈嚴刑而猛制哉有邑老田父或
進而稱曰蓋損益隨時理有常然髙以下為基人以食
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
弗任四業之務不壹野有菜蔬之色朝乏代耕之秩無

儲蓄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三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愓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縮鬯蕭茅又於是乎出黍稷馨香旨酒嘉栗宜其時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者天之性人之所由靈也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尠哉希矣逮我皇晉

實光斯道儀刑孚于萬國愛敬盡乎祖考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孝也勸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此一役也二美顯焉不亦遠乎不亦重乎敢作頌曰思樂甸畿薄採其芳大君戾止言藉其農其農三推萬國以祇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簠斯盛我簋斯齊我倉如陵我庾如坻念兹在兹永言孝思民力普存祝史正辭神祇攸歆逸豫無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岳才名冠世為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

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内非之乃題閤道為謠曰閤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轉懷令時以逆旅逐末廢農姦淫亡命多所依湊敗亂法度勑當除之十里一官樆使老小貧戶守之又差吏掌主依客舍收錢岳議曰謹案逆旅久矣其所由來也行者賴以頓止居者薄收其直交易貿遷各得其所官無役賦因人成利惠加百姓而公無末費語曰許由辭帝堯

之命而舍於逆旅外傳曰晉陽處父過甯舍於逆旅魏武皇帝亦以為宜其詩曰逆旅整設以通商賈然則自唐到今未有不得客舍之法秦商鞅尤之固非聖世之所言也今四海會同九服納貢八方翼翼公私滿路近畿輻輳客舍亦稠冬有温廬夏有涼蔭芻秣成行器用取給疲牛必投乘涼近進發槅寫鞍皆有所憩又諸劫盜皆起於迥絶止乎人衆十里蕭條則姦軌生心連陌接館則寇情震懾且聞聲有救已發有追不救有罪不

追有戮禁綦捕亡恒有司存凡此皆客舍之益而官𣗥之所乏也又行者貪路告糴炊爨皆以昏晨盛夏晝熱又兼星夜既限早閉不及𣗥門或避晩闗迸逐路隅秖長慢藏誨盜之原苟以客舍多敗法教官守棘𣗥獨復何人彼河橋孟津解券輸錢髙第督察數入校出品郎兩岸相檢猶懼或失之故懸以祿利許以功報今賤吏疲人獨專𣗥税管開閉之權籍不校之勢此道路之蠹姦利所殖也率歴代之舊俗獲行留之歡心使客舍洒

埽以待征旅擇家而息豈非衆庶顒顒之望請曹列上朝廷從之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度支郎遷廷尉評以公事免楊駿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初譙人公孫宏少孤貧客田於河陽善鼓琴頗能屬文岳之為河陽令愛其才藝待之甚厚至是宏為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岳其夕取急在外宏言之瑋謂之假吏故得免未幾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

水文清旨詣辭多不錄徵補博士未召以母疾輒去官免尋為著作郎轉散騎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之文岳之辭也謐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而岳終不能改既仕官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

亦宜然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為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評令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名拜親疾輙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雖

通塞有遇抑亦拙之効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

遨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髙衢雖吾顔之云厚猶内愧
於脊蘧有道予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
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
下士背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以逕度靈臺傑其髙
峙闚天文之祕奥覩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
玄幕綠㦸谿子巨黍異絭同歸礮石雷駭激矢蝱飛以
先啓行耀我皇威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
縈映圓海回淵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祗聖敬

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鈞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元管啾啾而並吹煌煌乎隱隱乎兹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則在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猶草靡此里仁所以為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檵游鱗瀺灂菡萏

敷披竹木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
柿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殖三桃表櫻
胡之別二柰燿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
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不
能極也菜則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蓳薺甘旨蓼荽芬芳
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凜秋暑
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版輿升
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勞宣常膳載

加舊痾有痊於是席長筵列孫子柳垂蔭車結軌陸摘紫房水挂頳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懽而一喜壽觴舉慈顔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而奚擬乎明哲仰衆妙而絶思終優游以養拙初芘為琅邪内史孫秀為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秀常銜忿及趙王

倫輔政秀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初被收俱不相知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岳母及兄侍御史釋弟燕令豹司徒掾據據弟詵兄弟之子已出之女無長幼一時被

害唯釋子伯武逃難得免而豹女與其母相抱號呼不可解會詔原之岳美姿儀辭藻絶麗尤善為哀誄之文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字正叔祖朂漢東海相父滿平原内史並以學行稱尼少有清才與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静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初應州辟後以父老辭位致養太康中舉秀才為太常博士

歷高陸令淮南王允鎮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
釋奠頌帝甚善之後出為究令在任寛而不縱恤隱勤
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尚書郎俄轉著作郎復為乘
輿箴上之極盡風諫之美及趙王倫篡位孫秀專政忠
良之士咸罹酷烈尼遂稱疾篤取假拜埽墳墓聞齊王
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為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
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
末為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尼職居顯要從容

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没攜家屬東出成臯欲還鄉里道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年六十餘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劒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

峻世濁則逆時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
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
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非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
而喜河山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
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
公孫既没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
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其文武帝遣使
鐫之於劒閣山焉載又為權論言賢人君子將立天下

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無由而致其用辭旨高邁世多稱之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補肥鄉令復為著作郎轉太子中舍人遷樂安相弘農太守長沙王乂請為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載見世方亂無復進仕意遂請疾篤告歸卒於家載二弟協亢協字景陽少有儁才與載齊名辟公府掾轉秘書郎補華陰令征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轉河間

内史在郡清簡寡欲于時天下已亂所在寇盜協遂棄絶人事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娯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曰冲漠公子含華隱曜嘉遯龍蟠超世高蹈遊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絶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山之窮奥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乃整雲輅驂飛黄越奔沙輾流霜陵扶揺之風躡堅氷之津旌拂霄崿軌出蒼垠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轡顧石室而廻輪遂適冲漠公子之所居其居也崢嶸

幽鵠蕭瑟虛玄溟海渾濩涌其後嶰谷嘟嶆張其前尋竹竦茎蔭其壑百籟羣鳴籠其山衝飇發而回日飛礫起而灑天於是登絕巘遡長風陳辨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跡生必耀華名於玉牒没則勒鴻伐於金册今公子違世陸沉避地獨竄有生之懽滅資父之義廢愁洽百年苦溢千載何異促鱗之遊汀濘短羽之栖翳薈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實悦子以縱性之至娛窮地而遊中天而

居傾四海之歡殫九州之腴鑽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
子欲之乎公子曰大夫不遺來萃荒外雖在不敏敬聽
嘉話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黄鍾以吐幹據蒼
岑而孤生既乃瓊巘層陵金岸崥崹右當風谷左臨雲
谿上無陵虛之巢下無跖實之蹊搖則峻挺茗邈嶕嶢
睎三春之溢露惣九秋之鳴飈零雪寫其根霏霜封其
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素而先凋於是構雲梯陟峥嶸
翦䕸賓之陽柯剖大吕之陰莖營匠斲其樸伶倫均其

聲器舉樂奏促調高張音朗號鍾韻清繞梁追逸響於八風采奇律於歸昌啟中黄之妙宫發蓐收之變商若乃龍火西頹暄氣初收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儔撫促柱則酸鼻揮危弦則涕流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奏淥水吐白雪激楚廻流風結悲莫炎之朝落悼望舒之夕缺𫍰𫍰爲之擗摽孀老爲之嗚咽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嘘天而仰秣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

蘭宮祕宇雕堂綺櫳雲屏爛旰瓊壁青葱應門八襲琁臺九重表以百常之闕闌以萬雉之墉爾乃嶢榭迎風秀出中天翠觀岑青彤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陛陵山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軒頳素煥爛枌拱嵯峨陰虬負檐陽馬承阿錯以瑶英鏤以金華方疏含秀圓井吐葩重殿疊起交綺對幌幽堂晝密明室夜朗蟭冥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若乃目厭常玩體倦帷幄携公子而雙遊時娛觀於林麓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繁飛采

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緑華實代新承意恣觀仰折神藚俯採朝蘭想惠風於蘅薄眷椒塗於瑤壇爾乃浮三翼戲中沚潛鰓駭驚翰起沈絲結飛矰理挂歸翮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紫潭之裏然後縱櫂隨風弭楫乘波吹孤竹撫雲和川客唱淮南之曲榜人奏採菱之歌歌曰乘鷁舟兮為水嬉臨芳洲兮拔靈芝樂以忘戚遊以卒時窮夜為日畢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若乃白商素

節月既授衣天疑地閉風厲霜飛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以効殺臨金郊而講師爾乃列輕武整戎剛建雲髦啟雄芒駕紅陽之飛燕驂唐公之驌驦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爾乃張脩罠布飛羅凌黃岑挂青巒畫長壑以為限帶流谿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外無漏跡叩鉦散校舉麾贊獲鼓金機馳鳴鏑翦剛豪落勁翮連騎競騖駢武齊轍翕忽揮霍雲迴風烈聲動響飛形移影發舉戈林聳揮鋒電滅仰傾雲巢俯殫地穴乃

有圓文之豣斑題之貒鼓鬣風生怒目電瞛口歕霜刄足撥飛鋒飆林蹶石扣拔幽叢於是飛黃奮銳賁育逞伎蹴封狶攢馮豕拉甝䶂挫解貔鉤爪摧踞牙擺澗漫狼籍傾榛倒壑隕嵓挂山僵踣掩澤數為毛林隰為丹薄於是徹圍頓網卷旆收鳶虞人數獸林衡計鮮論最犒勤息馬韜弦有駟連驪酒駕方軒千鐘電釂萬燧星繁陵阜沾流膏谿谷厭芳烟歡極樂殫迴節而旋此亦畋遊之壯觀予豈能從我而為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

也大夫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邪谿之鋌赤山之精銷
踰羊頭鍱越鍜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豐隆奮椎飛廉
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既乃流綺星連浮采豔發光
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冰刄露潔形冠豪曹名珍
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
龍陸灑奔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爾而已
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竒鋒異模形震薛燭光駭風
胡價兼三鄉聲貴二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是以

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
服九國横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承風此葢希世之神
兵予豈能從我而服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大夫曰
天驥之駿逸態超越禀氣靈川受精皎月瞵瞷黒照玄
采紺發沬如揮紅汗如振血秦青不能識其衆尺方堙
不能睨其若滅爾乃巾雲軒踐朝霧赴春衢整秋御虬
踊螭騰麟超龍翥望山載奔視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
電駭志陵九州勢越四海影不及形塵不暇起浮箭未

移再踐千里爾乃踰天根越地隔適汗漫之所不遊躡
章亥之所未跡陽烏為之頓羽夸父為之投策斯蓋天
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窮海之錯極陸之毛伊公爨
鼎庖丁揮刀味重九沸和兼芍藥晨鳧露鵠霜鵽黄雀
圓案星亂方丈華錯封熊之蹯翰音之跖燕髀猩脣髦
殘象白靈川之龜萊黄之鮐丹穴之鷚元豹之胎燀以

秋橙酤以春梅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范公之鱗出自九谿頳尾丹腮紫翼青鬐爾乃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繁肴既闋亦有嘉羞商山之果漢皐之榛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芳旨萬選承意代奏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飛華萍接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傾罍一朝可以流湎千日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斯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子豈能彊

起而御之乎公子曰眈爽口之饌甘腊毒之味服腐腸之藥御亡國之器雖子大夫之所榮顧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啟徵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其基德也隆於姬文之處岐其埀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以豐其澤皇道昭煥帝載緝熙導氣以樂宣德以詩教清乎雲官之世政穆乎鳥紀之時王猷四塞函夏謐靜丹冥投鋒青徼釋警郄馬於糞車之轅銘

德於昆吾之𥂁羣萌反素時人載郁耕父推畔漁豎讓
陸樵夫耻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六合時雍巍巍
蕩蕩元髫巷歌黄髪擊壤解皇羲之繩錯陶唐之象若
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未被乎正朔
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于時昆蚑感惠無思不服兕
麒九尾之禽囿棲三足之烏鳴鳳在林影於黄帝之園
有龍游川盈於孔甲之沼萬物烟熅天地交泰義懷靡
内化感無外林無被褐山無韋帶皆象刻於百工兆發

乎靈蔡縉紳濟濟軒冕藹藹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曰鄙夫固陋守茲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訟解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栖我以蔀家之屋田游馳蕩利及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而應子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醇舉實為秋摛藻為春下有可封之人上有大哉之君余雖不敏請從後塵世以為工永嘉初復徵為黄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亢字季陽才

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中興初過江拜散騎侍郎祕書監荀崧舉亢領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為散騎常侍復領佐著作述歷贊一篇行於世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下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七下

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綖以義行稱為譙郡太守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氐帥齊萬

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内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絶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

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

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絶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絶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

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羣

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没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内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段熲臨衝

自西征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

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内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

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
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各得其
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
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
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
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
異處戎夏區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
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

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欵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㲉之人遷之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

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懐我徳惠而
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
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
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
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
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湯未鳩與關中之人户
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懐土也夫聖賢之謀
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徳不顯而

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令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廪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

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
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
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
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内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
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
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
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黄巾賊起發調其兵部
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

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内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户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户落百數子孫

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停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為宜春令統因

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改選之例臣以為父祖改選者蓋為臣子開地不為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議若詭辭避迴則為廢官擅犯憲制令以四海之廣職位之衆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為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

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為比體例既全於義為弘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體太子頗闕朝覲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為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六行之義以孝為首虞舜之德以孝為

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為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為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為百王之宗自項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彊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叡喆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為太子也則周召為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

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
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
逮侍臣覲見賔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
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
永為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德故堯稱采
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身
先物政致太平存為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僭之者魯
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篳路藍縷用張楚國

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户繩樞邁其清德此皆聖主明君賢臣智士之所履行也故能懸名日月永世不朽蓋儉之福也及到末世以奢失之者帝王則有瑤臺瓊室玉杯象箸肴膳之珍則熊蹯豹胎酒池肉林諸侯為之者至於丹楹刻桷饑黴百牢大夫有瓊弁玉纓庶人有擊鐘鼎食亦罔不亡國喪宗破家失身醜名彰聞以為

後戒竊聞後園鏤飾金銀刻磨犀象畫室之巧課試日
精臣等以為今四海之廣萬物之富以今方古不足為
侈也然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是故居上者必愼其所好
也昔漢光武皇帝時有獻千里馬及寶劒者馬以駕鼓
車劒以賜騎士世祖武皇帝有上雉頭裘者即詔有司
焚之都街高世之主不尚尤物故能正天下之俗刑四
方之風臣等以為畫室之功可且減省後園雜作一皆
罷遣肅然清靜優游道德則日新之美光于四海矣其

四曰以天下而供一人以百里而供諸侯故王侯食籍而衣稅公卿大夫受爵而資禄莫有不贍者也是以仕農工商四業不雜交易而退以通有無者庶人之業也周禮三市旦則百族晝則商賈夕則販夫販婦買賤賣貴販鬻菜果收十百之盈以救旦夕之命故為庶人之貧賤者也樊遲匹夫請學為圃仲尼不答魯大夫臧文仲使妾織蒲又譏其不仁公儀子相魯則拔其園葵言食禄者不與貧賤之人爭利也秦漢以來風俗轉薄公

侯之尊莫不殖園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漸冉相放莫
以為恥律以古道誠可愧也今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
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問其五曰竊見禁土令不得繕
修墻壁動正屋瓦臣以為此既違典彝舊義且以拘攣
小忌而廢弘廓大道宜可蠲除於事為宜朝廷善之及
太子廢徙許昌賈后諷有司不聽宮臣送統與宮臣冐
禁至伊水拜辭道左悲泣流連都官從事悉收統等付
河南洛陽獄付郡者河南尹樂廣悉散遣之繫洛陽者

猶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謂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為惡故耳東宮故臣冐罪拜辭涕泣路次不顧重辟乃更彰太子之德不如釋之謐語洛陽令曹攄由是皆免及太子薨改葬統作誄敘哀為世所重後為博士尚書郎叅大司馬齊王冏軍事冏驕荒將敗統切諫文多不載遷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成都王穎請為記室多所箴諫申論陸雲兄弟辭甚切至以母憂去職服闋為司徒左長史東海王越為兖州牧以統為别駕委以

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郗鑒為賢良陳留阮脩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永嘉四年避難奔于成皐病卒凡所造賦頌表奏皆傳於後二子彪惇彪字思元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為參軍復為州別駕辟司空郗鑒掾除長山令鑒又請為司馬轉黃門郎車騎將軍庾冰鎮江州請為長史冰薨庾翼以

為諮議參軍俄而復補長史巽薨大將于瓚作難彪討
平之除尚書吏部郎仍遷御史中丞侍中吏部尚書永
和中代桓景為護軍將軍出補會稽內史加右將軍代
王彪之為尚書僕射哀帝即位欲臨軒拜授母周貴人
為皇太妃彪議曰天高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
序矣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
而拜授斯則母臣子也此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
顯明國典而實廢之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

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恵奉先靈之命事不在已可也又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今宜稱皇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不從特下詔拜為皇太妃帝欲於殿庭立鴻祀又欲躬自籍田彪並以為禮廢日久儀注不存中興以來所不行謂宜停之為僕射積年簡文帝為相每訪政事彪多所補益轉護軍將軍領國子祭酒卒官子歆歷琅邪內史驃騎諮議歆子恒元熙中為西中郎長史恒弟夷

尚書惇字思悛孝友淳粹高節邁俗性好學儒玄並綜每以為君子立行應依禮而動雖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若乃放達不羈以肆縱為貴者非但動違禮法亦道之所棄也乃著通道崇檢論世多稱之蘇峻之亂避地東陽山太尉郗鑒檄為兖州治中又辟太尉掾康帝為司徒亦辟焉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儒林參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道有事必諮而後行東陽太守阮裕長山令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惇游處

深相欽重養志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時年四十九友朋相與刋石立頌以表德美云

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絶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文帝遣苻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由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

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絶貢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

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内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于朔土貂馬延于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轢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鋭長驅師次遼東而城池不守枹鼓蹔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悦服殊俗款附自兹以降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

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玆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峙之勢可與太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凌威奮武罙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則成都自潰曜兵劒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

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内附願為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内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却指山河自以為彊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彊六軍精鋭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脩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

相望刳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為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魏藩豐功顯報隆於今日矣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

西荆揚兖豫爭驅八衡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龍游燿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横分宗祀淪覆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盲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邵等至吳不敢為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參驃騎將軍石

苞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毁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弈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致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

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濵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無繫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

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為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重唯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

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三子衆洵纂衆及洵俱未仕而早終惟纂子統綽並知名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為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為參軍辭不就家于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為餘姚令卒子騰嗣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

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遊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之隣人謂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所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云高情致遠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

矣絶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甞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宫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率好譏調甞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州刺史殷浩以為建威長史會稽内史王羲之

引為右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旆電舒朝服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為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

之懷慜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絶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横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頼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

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壟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

矣一朝拔之頓驅跋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
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飡之飯田
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
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
達者夫國以民為本疾寇所以為民衆喪而寇除亦安
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今古帝
王之都豈有常所哉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
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

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為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為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脩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

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為先十年行之無使隳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先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溫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弘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溫唱高議聖朝亙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竊以無諱之朝狂瞽進說芻蕘之謀聖賢所察所以不勝至憂觸冒干陳若陛下垂神溫少留意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

兆之願哉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泉壤尸且不朽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刋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性方亮嚴整

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産業仕蜀為太子舍人宣信
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黄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
介然皓恚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
拜憲領軍為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憲守永安城
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邊江長吏皆棄城走憲獨斬亂者
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
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援内欲襲憲憲曰本
朝傾覆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為降虜

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厲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吴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拒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太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劒泰始六年

卒贈使持節安南將軍武陵太守追封西鄂侯謚曰烈

初憲侍讌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子襲歷給事中陵江將軍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兄子尚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牂牁太守尚少孤依叔父憲善屬文荆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為參軍並委任之太康末為梁州刺史及趙廞反于蜀尚表曰廞非雄才必無所成計日聽其敗耳乃假尚節為平西

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尚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為禍時李特亦起於蜀攻蜀殺趙廞又攻尚於成都尚退保江陽初尚乞師方嶽荆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次于江州岱阜兵盛諸為寇所逼者人有奮志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鋭偽降因出密宣告於外剋日俱擊遂大破之斬李特傳首洛陽特子雄僭號

都於郢城尚遣將軍隗伯攻之不剋俄而尚卒雄遂據有蜀土

滕脩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仕吳為將帥封西鄂侯孫皓時代熊睦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為亂皓以脩宿有威惠為嶺表所伏以為使持節都督廣州軍事鎮南將軍廣州牧以討之未克而王師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皓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與廣州刺史閭豐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

詔以脩為安南將軍廣州牧持節都督如故封武當侯加鼓吹委以南方事脩在南積年為邊夷所附太康九年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謚曰聲脩之子竝上表曰亡父脩覊紲吳壤為所驅馳幸逢開通沐浴至化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未覲聖顔委南藩之重實由勲勞少聞天聽故也年衰疾篤屢乞骸骨未蒙垂哀奄至薨隕臣承遺意輿櫬還都瞻望雲闕實懐痛裂竊聞博士謚脩曰聲直彰流播不稱行績不勝愚情昌昧

聞訴帝乃賜謚曰忠並子含初為庾冰輕車長史討蘇峻有功封夏陽縣開國侯邑千六百户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積年甚有威惠卒謚曰戴含弟子遯交州刺史脩曾孫恬之龍驤將軍魏郡太守戍黎陽為翟遼所執死之

馬隆字孝興東平平陸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兖州刺州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栢禮畢乃還一州

以為美談署武猛從事泰始中將興伐吳之役下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雖舊有薦舉之法未足以盡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皆以名聞將簡其尤異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兖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沒河西斷絶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

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鼓行而西禀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横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不納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

亡命戰場以報所受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之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初西音問斷絶朝廷

憂之或謂己没後隆使夜到帝撫掌大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加隆假節宣威將軍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万能等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没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朝議將加隆將士勲賞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不應更授衛將軍楊珧駮曰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為誘引今隆全軍獨尅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

宜皆聽許以明要信乃從珧議賜爵加秩各有差太康初朝廷以西平荒毁宜時興復以隆為平虜護軍西平太守將所領精兵又給牙門一軍屯據西平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隆至率軍討之虜據險距守隆令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畢隆之政不敢為寇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密圖代隆毁隆年老謬耄

不宜服戎於是徵隆以舒代鎮氐羌聚結百姓驚懼朝廷恐關隴復擾乃免舒遣隆復職竟卒於官子咸嗣亦驍勇成都王頴攻長沙王乂以咸為鷹揚將軍率兵屯河橋中渚為乂將王瑚所敗没於陣

胡奮字元威安定臨涇人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奮性開朗有籌略少好武事宣帝之伐遼東也以白衣侍從左右甚見接待還為校尉稍遷徐州刺史封夏陽子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為監

軍假節頓軍硜比為藩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奮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績居邊特有威惠泰始末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大採擇公卿女以充六宮奮女選入為貴人奮惟有一子為南陽王友早亡及聞女為貴人哭曰老奴不死惟有二兒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之上奮既舊臣兼有椒房之助甚見寵待遷左僕射加鎮東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時楊駿以后父驕傲自得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代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觀卿舉措適所以速禍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損益時人皆為之懼駿雖銜之而不能害後卒於官贈車騎將軍謚曰壯奮兄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少府廣子喜字林甫亦以開濟為稱仕至涼州刺史建武將軍假節護羌校尉烈字武元為將伐蜀鍾會之反

也烈與諸將皆被閉烈子世元時年十八為士卒先攻殺會名馳遠近烈為秦州刺史及涼州叛烈屯於萬斛堆為虜所圍無援遇害

陶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也父基吴交州刺史璜仕吴歷顯位孫皓時交阯太守孫諝貪虐為百姓所患會察戰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遣送秣陵既苦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諝及荀以郡内附武帝拜興安南將軍交阯太守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帝更以建寧爨谷

為交阯太守谷又死更遣巴西馬融代之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為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九眞太守董元牙門孟幹孟通李松王業爨能等自蜀出交阯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為監軍薛珝為威南將軍大都督璜為蒼梧太守距稷戰于分水璜敗退保合浦亡其二將珝怒謂璜曰若自表討賊而喪二帥其責安在璜曰下官不得行意諸軍不相順故致敗耳珝怒欲引軍還璜夜以數百兵襲董

元獲其寶物船載而歸翊乃謝之以璜領交州為前部督璜從海道出其不意徑至交阯元距之諸將將戰璜疑斷牆內有伏兵列長戟於其後兵纔接元偽退璜追之伏兵果出長戟逆之大破元等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奇將萬餘人助璜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璜誘其弟象使為書與系又使象乘璜軺車鼓吹導從而行元等曰象尚若此系必有去志乃就殺之翊璜遂陷交阯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璜有

謀策周窮好施能得人心滕脩數討南賊不能制璜曰
南岸仰吾鹽鐵斷勿與市皆壞爲田器如此二年可一
戰而滅也脩從之果破賊初霍弋之遣稷炅等與之誓
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
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
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
其日満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内訓百姓外
懐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脩

則既為毛炅所殺則子允隨璜南征城既降允求復讎璜不許炅密謀襲璜事覺收炅呵曰晉賊炅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允剖其腹曰復能作賊不炅猶罵曰吾志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璜既擒稷等並送之稷至合浦發病死孟幹爨能李松等至建鄴皓將殺之或勸皓幹等忠於所事宜宥之以勸邊將皓從其言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留付作部後幹逃至京師松能為皓所殺幹

陳伐吳之計帝乃厚加賞賜以為日南太守先是以楊稷為交州刺史毛炅為交阯太守印綬未至而敗即贈稷交州炅及松能子並關内侯九眞郡功曹李祚保郡内附璜遣將攻之不尅祚舅黎晃隨軍勸祚令降祚答曰舅自吳將祚自晉臣唯力是視耳踰時乃拔皓以璜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前將軍交州牧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阻險夷獠勁悍歷世不賔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眞屬國三十餘縣徵璜為武昌都督以合浦太守

脩允代之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於是遣還晧既降晉手書遣璜息融勑璜歸順璜流涕數日遣使送印綬詣洛陽帝詔復其本職封宛陵侯改為冠軍將軍吳既平普減州郡兵璜上言曰交土荒裔斗絶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為逋寇自稱為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賔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長吏臣以尫駑昔為故國所採偏

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渠魁深山僻穴尚
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濕多有氣
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人今
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
人識義者寡厭其安樂好為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
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
萬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鎮
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

互相維衛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於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採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故授方任去辱即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授臨履所見謹冒聲陳又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絶來去人以饑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

從之在南三十年威恩著于殊俗及卒舉州號哭如喪
慈親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彥卒又以員
外散騎常侍顧祕代彥祕卒州人逼祕子參領州事參
尋卒參弟壽求領州州人不聽固求之遂領州壽乃殺
長史胡肇等又將殺帳下督梁碩碩走得免起兵討壽
禽之付壽母令鴆殺之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
史在職甚得百姓心三年卒威弟淑子綏後並為交州
自基至綏四世為交州者五人璜弟濬吳鎮南大將軍

荆州牧濬弟抗太子中庶子濬子湮字恭之湮弟猷字恭豫並有名湮至臨海太守黄門侍郎猷宣城内史王導右軍長史湮子馥于湖令為韓晃所殺追贈廬江太守抗子回自有傳

吾彦字士則吳郡吳人也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絶羣仕吳為通江吏時將軍薛珝杖節南行軍容甚盛彦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初為小將給吳

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略將拔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稍遷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吴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為備皓不從彥乃輒為鐵鏁横斷江路及晉師臨境沿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獨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禮之吴亡彥始歸附武帝以為金城太守帝嘗從容問薛瑩曰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

皓之君吳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安敗亡之釁由此而作矣其後帝又問彦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為亡國彦曰天禄永終歷數有屬所以為陛下擒此蓋天時豈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彦曰君為吳將積有歲年蔑爾無聞竊所惑矣彦厲聲曰陛下知我而卿不聞乎帝甚嘉之轉任敦煌恩威甚著遷鴈門太守時順陽王暢驕縱前後内史皆誣之以罪及彦為順陽内史彦清身

率下威刑嚴肅衆皆畏懼暢不能誣乃更薦之冀其去職遷員外散騎常侍帝嘗問彦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彦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會交州刺史陶璜卒以彦為南中都督交州刺史重餉陸機兄弟機將受之雲曰彦本微賤為先公所拔而答詔不善安可受之機乃止因此每毀之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自古由賤而興者乃有帝王何但公卿若何元幹侯孝明唐儒宗張義允等並起自寒微皆内侍外鎮人

無識者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毀之無已吾恐南人皆將去卿卿便獨坐也於是機等意始解毀言漸息矣

初陶璜之死也九眞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眞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在鎮二十餘年威信宣著南州寧靖自表求代徵為大長秋卒於官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為郡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氐羌反叛

太守張損戰没郡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没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絶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奬勸於是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顒光起兵助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為顒所擒顒謂光曰前起兵

欲作何策光正色答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顒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為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荆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為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為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為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弘表光有殊勲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

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城固漸為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偽乞降於燕并餽燕金銀燕喜之為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沖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紿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尅復之事當俟英雄正沖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

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於是却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黃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邈言使居城固既而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器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氐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

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内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
援率衆助邈運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為流矢所中死賊
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
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劔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
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絶而卒時年五
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有子炅邁炅少辟太宰掾
邁多才略有父風州人推邁權領州事與賊戰沒别駕
范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率兵遺衆還據魏興其後

義陽太守任愔為梁州光妻子歸本郡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絶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守外無救助内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趙誘字元孫淮南人也世以將顯州辟主簿值刺史郤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並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為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羣吏計議誘説隆曰趙王篡逆海内所病今義兵飈起

其敗必矣今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赴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㝗等諫隆若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決遂為其下所害誘還家杜門不出左將軍王敦以為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大興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累功賜爵平阿縣侯代陶侃為武

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猗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為荊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没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子龔與誘俱死元帝為晉王下令贈新昌太守龔弟胥字伯舒王敦使周訪擊杜曾胥請從行訪憚曾之彊欲先以胥餌曾使其衆疲而後擊之胥多梟首後王導引為從事中郎南頓王宗反胥殺宗於是王導庾亮並倚仗之轉冠軍將軍遷西豫州刺史卒於官

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父魴吳鄱陽太守處少孤未弱冠膂力絶人好馳騎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荅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山射殺猛虎因投水搏蛟蛟或浮或沉行數十里而處與之俱經三日

三夜人謂為死皆相慶賀處果殺蛟而反聞鄉里相慶始知人患已之甚乃入吴尋二陸時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但患志之不立何憂名之不彰處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已期年州府交辟仕吴為東觀左丞孫皓末為無難督及吴平王渾登建鄴宫釃酒既酣謂吴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慼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吴亡於

後亡國之慼豈惟一人渾有慙色入洛稍遷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而不決者處詳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内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檢尸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氐人齊

萬年反朝臣惡處彊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使隷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為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禽耳既而梁王彤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處知彤不平必當陷已自以人臣盡節不宜辭憚乃悲慨即路志不生還中書

令陳準知彤將逞宿憾乃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是貴戚非將率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咎周處吳人忠勇果勁有怨無援將必喪身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彤當使處先驅其敗必也朝廷不從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為國取恥彤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

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
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絶矢盡播糸不
救左右勸退處按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
為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
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為人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
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賵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
十畝為第又賜王家近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
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處著黙語三十

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時潘岳奉詔作關中詩曰周殉師令身膏齊斧人之云亡貞節克舉又西戎校尉閻纉亦上詩云周全其節令問不已身雖云没書名良史及元帝為晉王將加處策謚太常賀循議曰處履德清方才量高世歷守四郡安人立政入司百寮貞節不撓在戎致身見危授命此皆忠賢之茂實烈士之遠節按謚法執德不回曰孝遂以謚焉有三子玘靖札靖早卒玘札並知名玘字宣佩彊毅沉斷有父風而文學不及

閑門潔己不妄交游士友咸望風敬憚焉故名重一方弱冠州郡辟命不就刺史初到召為别駕從事虛己備禮方始應命累薦名宰府舉秀才除議郎大安初妖賊張昌邱沈等聚衆於江夏百姓從之如歸惠帝使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昌等寖盛殺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等所在覆没昌别率封雲攻徐州石冰攻揚州刺史陳徽出奔冰遂略有揚土玘密欲討冰潛結前南平内史王矩共推吳興太守顧祕都督揚州

九郡軍事及江東人士同起義兵斬冰所置吳興太守
區山及諸長史冰遣其將羌毒領數萬人距玘玘臨陣
斬毒時右將軍陳敏自廣陵率衆助玘斬冰别率趙驡
於蕪湖因與玘俱前攻冰於建康冰北走投封雲雲司
馬張統斬雲冰以降徐揚並平玘不言功賞散衆還家
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為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
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已為内應
翦髮為信準在壽春遣督護衡彦率衆而東時敏弟昶

為廣武將軍歷陽内史以吴興錢廣為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追獲之於江乘界斬之於建康夷三族東海王越聞其名召為參軍詔補尚書郎散騎郎並不行元帝初鎮江左以玘為倉曹屬初吴興人錢璯亦起義兵討陳敏越命為建威將軍使率其屬會于京都璯至廣陵聞劉聰逼洛陽畏懦不敢進帝促以軍期璯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當應徵與璯俱西璯欲陰殺敦藉以舉事敦聞之

奔告帝瑫遂殺度支校尉陳豐焚燒邸閣自號平西大
將軍八州都督刼孫皓子充立為吳王既而殺之來寇
玘縣帝遣將軍郭逸都尉宋典等討之並以兵少未敢
前玘復率合鄉里義衆與逸等俱進討瑫斬之傳首于
建康玘三定江南開復王畧帝嘉其勳以玘行建威將
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
賊公行玘甚有威惠百姓愛敬之期年之間境内寧謐
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

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焉玘宗族彊盛人情所歸帝疑憚之于時中州人士佐佑王業而玘自以為不得調内懷怨望復為刁協輕之恥恚愈甚時鎮東將軍祭酒東萊王恢亦為周顗所侮乃與玘陰謀誅諸執政推玘及戴若思與諸南士共奉帝以經緯世事先是流人帥夏鐵等寓于淮泗恢陰書與鐵令起兵已當與玘以三吳應之建興初鐵已聚衆數百人臨淮太守蔡豹斬鐵以聞恢聞鐵死懼罪奔于玘玘殺之埋于豕

牢帝聞而祕之召玘為鎮東司馬未到復改授建武將軍南郡太守玘既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玘奕世忠烈義誠顯著孤所矜嘉今以為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為公禄秩僚屬一同開國之例玘忿於廻易又知其謀泄遂憂憤發背而卒時年五十六將卒謂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吴人謂中州人曰傖故云耳贈輔國將軍謚曰忠烈子勰嗣勰字彦和常緘父言時中國亡官失守之士避亂來者多居顯位駕御吴人

吳人頗怨勰因之欲起兵潛結吳興郡功曹徐馥馥家有部曲勰使馥矯稱叔父札命以合衆豪俠樂亂者翕然附之以討王導刁協為名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馥殺吳興太守袁琇有衆數千將奉札為主時札以疾歸家聞而大驚乃告亂於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不同不敢發兵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衆亦潰宣城太守陶猷滅之元帝以周氏奕世豪望吳人所宗故不窮治撫之如舊勰為札所責失志歸家淫侈縱恣每

謂人曰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終於臨淮太守緦弟彛少知名元帝辟為丞相掾早亡玘弟札字宣季性矜險好利外方内荏少以豪右自處州郡辟命皆不就察孝廉除郎中大司馬齊王冏參軍出補句容令遷吳國上軍將軍辟東海王越參軍不就以討錢璯功賜爵漳浦亭侯元帝為丞相表札為寧遠將軍歷陽内史不之職轉從事中郎徐馥平以札為奮武將軍吳興内史録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監揚州江北軍事

東中郎將鎮涂中未之職轉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脚疾不堪拜固讓經年有司彈奏不得已乃視職加散騎常侍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為光禄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内史時札兄靖子懋晉陵太守清流亭侯懋弟莚征虜將軍吳興内史莚弟贊大將軍從事中郎武康縣侯贊弟縉太子文學都鄉侯次兄子勰臨淮太守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王敦深忌之後

莚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彊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於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揚士乃說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彊逼自古釁難常必由之今江東之豪莫彊周沈公萬世之後二族必不靜矣周彊而多俊才宜先為之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

太守李恒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脫謀圖不軌時莚為敦諮議參軍即營中殺莚及脫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距之兵散見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為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為之用及敦死札莚故吏並詣闕訟周氏之寃宜加贈謚事下八坐尚書卞壼議以札石頭之役開門延寇遂使賊敦

恣亂札之責也追贈意所未安懋莛兄弟宜復本位司徒王導議以札在石頭忠存社稷義在忘身至於往年之事自臣等有識以上與札情豈有異此言實貫於聖鑒論者見姦逆既彰便欲徵往年已有不臣之漸即復使爾要當時衆所未悟既悟其姦萌札與臣等便以身許國死而後已札亦尋取梟夷朝廷檄命既下大事既定便正以為逆黨邪正失所進退無據誠國體所宜深惜臣謂宜與周顗戴若思等同例尚書郗鑒議曰夫褒

貶臧否宜令體明例通今周戴以死節復位周札以開門同例事異賞均意所疑惑如司徒議謂往年之事自有識以上皆與札不異此為邪正坦然有在昔宋文失禮華樂荀不臣之罰齊靈嬖孽高厚有從昏之戮以古況今譙王周戴宜受若此之責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札宜貶責明矣導重議曰省令君議必札之開門與譙王周戴異今札開門直出風言竟實事邪便以風言定褒貶意莫若原情考徵也論者謂札知隗

協亂政信敦匡救苟匡救信姦佞除即所謂流四凶族以隆人主巍巍之功耳如此札所以忠於社稷也後敦悖謬出所不圖札亦闔門以此滅族是其死於為義也夫信敦當時之匡救不圖將來之大逆惡隗協之亂政不失為臣之貞節者于時朝士豈惟周札邪若盡謂不忠懼有誣乎譙王周戴各以死衛國斯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然期之於必忠故宜申明耳即如令君議宋華齊高其在隗協矣昔子糾之難召忽死之管仲

不死若以死為賢則管仲當貶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死為失先典何以兩通之明為忠之情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為忠皆當死也漢祖遺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後呂后王諸呂周勃從之王陵廷爭可不謂忠乎周勃誅呂尊文安漢社稷忠莫尚焉則王陵又何足言而前史兩為美談固知死與不死爭與不爭茍原情盡意不可定於一概也且札闔棺定謚違逆黨順受戮凶邪不負忠義明矣鑒又駁不

同而朝廷竟從導議追贈札衞尉遣使者祠以少牢札
長子澹太宰府掾次子雅察孝廉不行札兄子莚卓犖
有才幹拜征虜將軍吳興太守遷黃門侍郎徐馥之役
莚族兄續亦聚衆應之元帝議欲討之王導以為兵少
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莚忠烈至
到為一郡所敬意謂直遣莚足能殺續於是詔以力士
百人給莚使輕騎還陽羨莚即日取道晝夜兼行既至
郡將入遇續於門莚謂續曰宜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

論續不肯入莚逼牽與俱坐定莚謂太守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座續衣裏帶小刀便操逼莚莚叱郡傳敎吳曾何不與手曾有膽力便以刀環築續殺之莚遂因欲誅勰札距不許委罪於從兄邵誅之莚不歸家省母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其忠公如此遷太子右衛率及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莚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慨慷義形於色尋遇害敦平後與札同

被復官初莚於姑孰立屋五間而六梁一時躍出墮地衡獨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力不能然也後竟覆族莚弟縉少無行檢嘗在建康烏衣道中逢孔氏婢時與同寮二人共載便令左右捉婢上車其彊暴如此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安成人也漢末避地江南至訪四世吳平因家廬江尋陽焉祖纂吳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謙而能讓果於斷割周窮振乏家無餘財為縣功曹時陶侃為散吏訪薦為主簿相與結友以

女妻侃子瞻訪察孝廉除郎中上甲令皆不之官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不之罪以為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

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帝以訪為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作桔槹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距之桔槹不得為害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恒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彥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

彦破之臨陣斬彦時訪為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陳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既濟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

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廩旣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寶物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仗不可勝數弘入南康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為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為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帥杜曾摯瞻胡混等並迎猗奉

之聚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為荆州刺史令督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黄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為寇害威振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鋭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

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允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允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進而行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

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步將蘇溫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說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初王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杜曾當相論為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為荆州敦以訪名將勲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

郭舒說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為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投椀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闕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彊不敢有異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

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練兵簡卒欲宣布中原與李知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士衆皆為致死聞敦有不臣之迹訪常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為非初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位至方岳功名略同但陶侃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一歲太興三年卒時年六十一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謚曰壯立碑於本郡二子撫光撫字道和彊毅有父風而將御不及

元帝辟為丞相掾父喪去官服闋襲爵除鷹揚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命為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為敦爪牙甘卓遇害敦以撫為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鎮沔中及敦作逆撫領二千人從之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嶽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嶽迴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蠻酋向蠶納之初嶽為西陽欲伐諸蠻及是諸蠻皆怨將殺之

蠶不聽曰鄧府君窮來歸我我忍殺之由是俱得免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為從事中郎出為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于武昌坐免官尋遷振威將軍豫章太守後代毋丘奥監巴東諸軍事益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尋進征虜將軍加督寧州諸軍事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

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鎮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偽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為帝初賢為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壽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建城縣公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殺征虜將軍楊謹據涪城自號益州牧桓溫使督護鄧遐助撫討之不能拔引退溫又令梁州刺史司馬勳等會撫伐之敬文固守自二月至于八

月乃出降撫斬之傳首京師升平中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襄子楚嗣楚字元孫起家參征西軍事從父入蜀拜鷹揚將軍犍為太守父卒以楚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世在梁益甚得物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作逆楚與朱序討平之進冠軍將軍太和中蜀盜李金銀廣漢妖賊李弘並聚衆為寇偽稱李勢子當以聖道王年號鳯皇又隴西人李高詐稱李雄子破涪城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

其子討平之是歲楚卒諡曰定子瓊嗣瓊勁烈有將略
歷數郡代楊亮為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初
氐人竇衝求降朝廷以為東羌校尉後衝反欲入漢川
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勲等謀納衝瓊密知之收釗
勲等斬之子虓嗣虓字孟威少有節操州召為祭酒後
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
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
陵為堅將朱彤所獲虓遂降于安堅欲以為尚書郎虓

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氐賊堅不悦屬元會威儀甚整堅謂虓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如犬羊相羣何敢比天子及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沖説賊姦計太元三

年㟪潜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㟪問其狀㟪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㟪累世蒙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㟪竟以病卒於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元親臨哭之上疏稱其忠烈為求襃贈於是孝

武帝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又
贍賜其家撫弟光少有父風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
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耻下問竊謂無復見
勝敦笑以為寧遠將軍尋陽太守及敦舉兵光率千餘
人赴之既至敦已死光未之知求見敦王應祕不言以
疾告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公其死乎遽見
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並愕然其
夕衆散錢鳳走出至闔廬洲光捕鳳詣闕贖罪故得不

廢蘇峻作逆隨溫嶠力戰有功峻平賜爵曲江男卒官
子仲孫興寧初督寧州軍事振武將軍寧州刺史在州
貪暴人不堪命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
仲孫監益州梁州之三郡寧康初楊安寇蜀仲孫失守
免官後徵為光禄勳卒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
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謂之曰前岡見一牛眠山汙
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
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别

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五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八

解系弟結結弟育 孫旂 孟觀 牽秀 繆播從弟胤 皇甫重 張輔 李含 張方 閻鼎 索靖子綝 賈疋 周浚子嵩謨從父弟馥 成公簡 苟晞 華軼

劉喬孫耽耽子柳　劉琨子羣琨兄輿輿子演　祖逖兄納　邵續　李矩　段匹磾　魏浚族子該　郭默　王導子悅恬洽洽子珣珉

解系字少連濟南著人也父修魏琅邪太守梁州刺史考績為天下第一武帝受禪封梁鄒侯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己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彊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

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昴父子大慙
當世壯之後辟公府掾歴中書黄門侍郎散騎常侍豫
州刺史遷尚書出為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
節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
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
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倫秀譖之系遂坐免官以
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頠之被誅也倫秀以宿
憾收系兄弟梁王肜救系等倫怒曰我於水中見蟹且

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寃首倫秀既誅冏乃奏理之永寧二年追贈光禄大夫加弔祭焉弟結字叔連少與系齊名辟公府掾累遷黄門侍郎歷散騎常侍豫州刺史魏郡太守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由是致憾及系被害結亦同戮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

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始也後贈結光祿大夫改葬加
弔祭結弟育字穉連名亞二兄歷公府掾太子洗馬尚
書郎衛軍長史弘農太守與二兄俱被害妻子徙邊
孫旂字伯旗樂安人也父歷魏晉際為幽州刺史右將
軍旂絜靜少自修立察孝廉累遷黄門侍郎出為荆州
刺史名位與二解相亞永熙中徵拜太子詹事轉衛尉
坐武庫火免官歲餘出為兖州刺史遷平南將軍假節
旂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並有吏材稱於當世遂與

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覲閱器仗兄弟旬月相次為公府掾尚書郎弼又為中堅將軍領尚書左丞輔為上將軍領射聲校尉髦為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為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為車騎將軍開府初旂以弼等受署偽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必為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旂夷三族弟尹字文旗歷

陳留陽平太守早卒

孟觀字叔時渤海東光人也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為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

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啟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為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為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為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

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為倫守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

牽秀字成叔武邑觀津人也祖招魏鴈門太守秀博辯有文才性豪俠弱冠得美名為太保衛瓘尚書崔洪所知太康中調補新安令累遷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王愷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奏秀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士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論愷穢行文辭亢厲以譏訕外戚于時朝臣雖多證明其行而秀盛名美譽由是

而損遂坐免官後司空張華請為長史秀任氣好為將帥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穎伐乂以秀為冠軍將軍與陸機王粹等共為河橋之役機戰敗秀證成其罪又諂事黄門孟玖故見親於穎惠帝西幸長安以秀為尚書秀少在京輦見司隷劉毅奏事而扼腕慷慨自謂居司直之任當能激濁揚清處鼓鞞之間必建將帥之勳及在常伯納言亦未曾有規獻彌違之奇也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

大駕以秀為平北將軍鎮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効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繆播字宣則蘭陵人也父悦光禄大夫播才思清辯有意義高密王泰為司空以播為祭酒累遷太弟中庶子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欲挾天子令諸侯東海王越將

起兵奉迎天子以播父時故吏委以心膂播從弟右衛率胥顒前妃之弟也越遣播胥詣長安説顒令奉帝還洛約與顒分陜為伯播胥素為顒所敬信既相見虛懐從之顒將張方自以罪重懼為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彊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服顒惑方所謀猶豫不決方惡播胥為越游説陰欲殺之播等亦慮方為難不敢復言時越兵鋒甚盛顒深憂之播胥乃復説顒急斬方以謝可不勞而安顒從之於是斬方以謝山

東諸侯顒後悔之又以兵距越屢為越所敗帝反舊都播亦從太弟還洛契闊艱難深相親狎及帝崩太弟即帝位是為懷帝以播為給事黃門侍郎俄轉侍中徙中書令任遇日隆專管詔命時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脩等有公輔之量又盡忠於國故委以心膂越懼為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嘆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朝野憤惋咸

曰善人國之紀也而加虐焉其能終乎及越薨帝贈播衛尉祠以少牢㣧字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播名譽畧齊初為尚書郎後遷太弟左衛率轉魏郡太守及王浚軍逼鄴石超等大敗㣧奔東海王越於徐州越使㣧與播俱入關而所說得行大駕東還越以㣧為冠軍將軍南陽太守㣧從藍田出武關之南陽前守衛展距㣧不受㣧乃還洛懷帝即位拜㣧左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僕卿既而與播及帝舅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

冲並參機密爲東海王越所害

皇甫重字倫叔安定朝那人也性沉果有才用爲司空張華所知稍遷新平太守元康中華版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誅長沙王乂又以爲參軍時河間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顒曰商爲乂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可表遷重爲内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重知其謀乃露檄上尚書以顒信任李含將欲爲亂召

集隴上士衆以討含為名又以兵革累興令始寧息表請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含既就徵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四郡兵攻之成都王穎與顒起兵共攻乂以討后父尚書僕射羊元之及商為名又以商為左將軍河東太守領萬餘人於鈌門距張方為方所破顒軍遂進乂既屢敗乃使商閒行齎帝手詔使游楷盡罷兵令重進軍討顒商行過長安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顒捕得商殺之

乂既敗重猶堅守閉塞外門城內莫知而四郡兵築土山攻城重輒以連弩射之所在為地窟以防外攻權變百端外軍不能近城將士為之死戰顒知不可拔乃上表求遣御史宣詔喻之令降重知非朝廷本意不奉詔獲御史騶人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云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於是城內知無外救遂共殺重先是重被圍急遣養子昌請救於東海王越越以顒新廢成都王潁與山東連和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

楊篇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太駕事起倉卒百官初皆從之俄而又共誅昌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也漢河間相衡之後少有幹局與從母兄劉喬齊名初補藍田令不為豪彊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僮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繩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轉山陽令太尉陳準家僮亦暴

横輔復擊殺之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轉御史中丞時積弩將軍孟觀與明威將軍郝彦不協而觀因軍事害彦又賈謐潘岳石崇等共相引重及義陽王威有詐冒事輔並糾劾之梁州刺史楊欣有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及孫秀執權威構輔於秀秀惑之將繩以法輔與秀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為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

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顧明公留神省察輔前後行事是國之愚臣而已秀雖凶狡知輔雅正為威所誣乃止後遷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又以河間王顒專制闕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沈等與顒戰於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沈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代重為秦州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

欲揚威西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朴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初輔嘗著論云管仲不如鮑叔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為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奬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

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鼂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創造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詞藻華靡叙實録則隱核名檢此所以遷稱良史也又論魏武帝不及劉備樂毅減於諸葛亮詞多不載

李含字世容隴西狄道人也僑居始平少有武幹兩郡並舉孝廉安定皇甫商州里年少少恃豪族以含門寒

徵欲與結交含距而不納商恨焉遂諷州以短檄召含
為門亭長會州刺史郭奕素聞其賢下車擢含為別駕
遂處羣僚之右尋舉秀才薦之公府自太保掾轉秦國
郎中令司徒選含領始平中正秦王柬薨含依臺儀葬
訖除喪尚書趙浚有內寵疾含不事已遂奏含不應除
喪本州大中正傅祇以名義貶含中丞傅咸上表理含
横被貶黜帝不納含遂貶退割為五品歸長安歲餘光
禄差含為壽城邸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為大臣雖見

割削不應降為此職詔停後為始平令及趙王倫簒位
或謂孫秀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資人秀以為東武
陽令河間王顒表請含為征西司馬甚見信任頃之轉
為長史顒誅夏侯奭送齊王冏使與趙王倫遣張方率
衆赴倫皆含謀也後顒聞三王兵盛乃加含龍驤將軍
統席遠等鐵騎廻遣張方軍以應義師天子反正含至
潼關而還初梁州刺史皇甫商為趙王倫所任倫敗去
職詣顒顒慰撫之甚厚含諫顒曰商倫之信臣懼罪至

此不宜數與相見商知而恨之及商當還都顒置酒餞行商因與含忿爭顒和釋之後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參齊王冏軍事而夏侯奭兄在冏府稱奭立義被西藩枉害含心不自安冏右司馬趙驤又與含有隙冏將閱武含懼驤因兵討之乃單馬出奔于顒矯稱受密詔顒即夜見之乃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執威權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令討齊使先聞於齊齊必誅長沙因傳檄以加齊罪則冏

可擒也既去齊立成都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勲也顒從之遂表請討冏拜含為都督統張方等率諸軍以向洛陽含屯陰盤而長沙王乂誅冏含等旋師初含之本謀欲并去乂冏使權歸於顒含因得肆其宿志既長沙勝齊顒穎猶各守藩志望未允顒表含為河南尹時商復被乂任遇商兄重時為秦州刺史含疾商滋甚復與重構隙顒自含奔還之後委以心膂復慮重襲已乃使兵圍之更相表罪侍中馮蓀黨顒請召重還商說乂曰

河間之奏皆李含所交搆也若不早圖禍將至矣且河
間前舉由含之謀又乃殺含
張方河間人也世貧賤以材勇得幸於河間王顒累遷
兼振武將軍永寧中顒表討齊王冏遣方領兵二萬為
前鋒及冏被長沙王乂所殺顒及成都王穎復表討乂
遣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惠帝遣左將軍商距之方
以潛軍破商之衆遂入城乂奉帝討方于城内方軍望
見乘輿於是小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殺傷滿于衢

巷方退壁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多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城七里又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乃出戰敗績東海王越等執乂送于金墉城方使郅輔取乂還營炙殺之於是大掠洛陽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還長安顒加方右將軍馮翊太守蕩陰之役顒又遣方鎮洛陽工官己苗顧等距之大敗而退清河王覃夜襲己顧己顧出奔方乃入

洛陽罩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方馳下車扶止之於是復
廢皇后羊氏及帝自鄴還洛方遣息羆以三千騎奉迎
將渡河橋方又以所乘陽燧車青蓋素升三百人為小
鹵簿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奉雲母輿及旌旗
之飾衛帝而進方初見帝將拜帝下車自止之方在洛
既久兵士暴掠發哀獻皇女墓軍人喧喧無復留意議
欲西遷尚匿其迹欲須天子出因刼移都乃請帝謁廟
帝不許方遂悉引兵入殿迎帝帝見兵至避之於竹林

中軍人引帝出方於馬上稽首曰胡賊縱横宿衛單少陛下今日幸臣壘臣當捍禦寇難致死無二於是軍人便亂入宫閤爭割流蘇武帳而為馬㡩方奉帝至弘農顒遣司馬周弼報方欲廢太弟方以為不可帝至長安以方為中領軍録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豫州刺史劉喬檄稱潁川太守劉輿迫脅范陽王虓距逆詔命及東海王越等起兵於山東乃遣方率步騎十萬討之方屯兵霸上而劉喬為虓等所破顒聞喬敗大懼將罷兵恐

方不從遲疑未決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長安富人郅輔厚相供給及貴以輔為帳下督甚昵之顒參軍畢垣河間冠族為方所侮忿而說顒曰張方久屯覇上聞山東賊盛盤桓不進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矣而繆播等先亦構之顒因使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若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不然必不免禍輔既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

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令殺之輔既昵於方持刀而入守閤者不疑因火下發函便斬方頭顒以輔為安定太守初繆播等議斬方送首與越冀東軍可罷及方死更爭入關顒頗恨之又使人殺輔

閻鼎字台臣天水人也初為太傅東海王越參軍轉卷令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恒河南尹華薈

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為塢主中書令李𢘑太傅參軍騶捷劉蕃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彊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為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毘司馬傅遜懷翼戴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糾合夷晉興起義衆尅復宗廟雪

社稷之耻鼎得書便欲詣洛流民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並逃散鼎追藩不及䏭等見殺唯顗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為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為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並同心推戴立王為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鼎為太子詹事總攝

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毘為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効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並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並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誣其有無君之心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為氐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累世官族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内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

通內緯州辟别駕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拜騎馬都尉出為西域戊己校尉長史太子僕同郡張勃特表以靖才藝絶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馬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在臺積年除鴈門太守遷魯相又拜酒泉太守惠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

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元康中西戎反叛拜靖大將軍梁王肜左司馬加蕩寇將軍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内史及趙王倫簒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太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時年六十五後又贈司空進封安樂亭侯謚曰莊靖著五行三統正驗論辯理陰陽氣運又撰

索子晉詩各二十卷又作草書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爲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爲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

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嬈廉苫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蛟獸嬉其間騰猨飛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倣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蓺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工理開元下周謹案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

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遲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絶勢於紈素垂百世之殊觀先時靖行見姑臧城南石地曰此後當起宮殿至張駿於其地立南城起宗廟建宮殿焉靖有五子鯁綣璆聿繼皆舉秀才聿安昌鄉侯卒少子繼最知名繼字巨秀少有逸羣之量靖每曰繼廊廟之材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汙吾兒也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讐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俄轉太宰參軍除好畤令入為黄門侍郎出參征

西軍事轉長安令在官有稱及成都王頴刼遷惠帝幸鄴頴為王浚所破帝遂播越河間王顒使張方及綝東迎乘輿以功拜鷹揚將軍轉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為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聰將蘇鐵劉五斗刼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戎讋服賊不敢犯及懐帝蒙塵長安又陷模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為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扶風太守梁綜安

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大小百戰綝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為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為愍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又遷前將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加平東將軍進號征東尋又詔授衛將軍領太尉位特進軍國之事悉以委之及劉曜侵逼王城以綝為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呼日逐王呼延莫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户拜夫人荀氏

為新豐君子石元爲世子賜子弟二人鄉亭侯劉曜入
關芟麥苗緋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杖
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緋戰大敗之染單
馬而走轉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録尚書承制行事
劉曜復率衆入馮翊帝累徵兵於南陽王保保左右議
曰蝮虵在手壯士解其腕且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
郎裴詵曰虵已螫頭頭可截不保以胡崧行前鋒都督
須衆軍集乃當發麴允欲挾天子趣保緋以保必逞私

欲乃止自長安以西不復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稆自存時三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後劉曜又率衆圍京城綝與麴允固守長安小城胡崧承檄

奔命破曜于靈臺崧慮國家威舉則麴索功盛乃案兵渭北遂還槐里城中饑窘人相食死亡逃奔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帝使侍中宋敞送牋降於曜綝潛留敞使其子説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歲未易可尅也若許綝以車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軍十五年未曾以譎詭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説如是天下之惡一也輙相為戮之若審兵食未盡者便可勉

彊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孫恐霜威一震玉石俱摧及帝出降綝隨帝至平陽聰以其不忠於本朝戮之於東市

賈疋字彥度武威人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畧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悅附特爲武夫之所瞻仰頗爲致命初辟公府遂歷顯職遷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譖疋于南陽王模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為兄弟聚衆攻班

綽奔武都足復入安定殺班慼帝以足為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郡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足率戎晉二萬餘人將伐長安西平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足先攻恢不尅足邀擊大敗之曜中流矢退走足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為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羣胡攻之足敗走夜墮于澗為夫護所害足勇畧有志節以匡復晉室為已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周浚字開林汝南安成人也父裴少府卿浚性果烈以才理見知有人倫鑒識其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為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浚初不應州郡之辟後仕魏為尚書郎累遷御史中丞拜折衝將軍揚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吴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偽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横江時聞龍驤將軍王濬既破上方别駕何惲説浚曰張悌率精鋭之卒悉吴國之衆殄滅於此吴

之朝野莫不震慴今王龍驤既破武昌兵威甚盛順流而下所向輙尅土崩之勢見矣竊謂宜速渡江直指建鄴大軍卒至奪其膽氣可不戰而擒浚善其謀便使白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吴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尅萬里之寇以既濟之功來受節度未

之聞也且握兵之要可則奪之所謂受命不受辭也今渡江必全尅獲將有何慮若疑於不濟不可謂智知而不行不可謂忠實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執不聽居無何而濬至渾召之不來乃直指三江山孫皓降於濬渾深恨之而欲與濬爭功惲牋與浚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斯古文所詠道家所崇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動則為傷事則不及而今方競其功彼既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

之鄙斯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即諫止渾渾不能納
遂相表奏浚既濟江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
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户賜絹六千疋明年移鎮秣陵
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賔禮故老搜求俊乂
甚有威德吳人悅服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
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
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
固當以信義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徃往有襲奪互市甚

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答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轉少府卿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宗廟訖增邑五百户後代王渾為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卒于位三子顗嵩謨顗嗣爵別有傳云嵩字仲智狷直果狹每以才氣陵物

元帝作相引為參軍及帝為晉王又拜奉朝請嵩上疏言梓宫未反舊京未清未宜推崇尊號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嵩怏怏不悅臨發與散騎郎張嶷在侍中戴邈坐褻貶朝士又詆毁邈邈密表之帝召嵩入面責之曰卿矜豪傲慢敢輕忽朝廷由吾不德故耳嵩跪謝曰昔唐虞至聖四凶在朝陛下雖盛明御世亦安能無碌碌之臣乎帝怒收付廷尉廷尉華恒以嵩大不敬棄市論嶷以扇和減罪除名時顗方貴重帝隱忍久之補廬

陵太守不之職更拜御史中丞是時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忌王導等嵩上疏言導等忠素竭誠翼成大業不宜輕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説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也疏奏帝感悟故導等獲全王敦既害顗而使人弔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復何所弔敦甚銜之懼失人情故未加害用為從事中郎嵩王應嫂父也以顗横逆遇禍意恒憤憤嘗衆中云應不宜統兵敦密使妖人李脱誣嵩及周莚潛相

署置遂害之嵩精於事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謨以顗
故頻居顯職王敦死後詔贈戴若思譙王承等而未及
顗時謨為後軍將軍上疏訟若思等既蒙褒顯而顗獨
負殊恩疏奏不報謨復表陳然後追贈顗官謨歷少府
丹陽尹侍中中護軍封西平侯卒贈金紫光禄大夫謚
曰貞浚從父弟馥馥字祖宣父鞮安平太守馥少與友
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文學累遷司徒左西屬
司徒王渾表馥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檢括精

詳臣委任責成褒貶允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司徒左長史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轉御史中丞侍中拜徐州刺史加冠軍將軍假節徵為廷尉惠帝幸鄴成都王頴以馥守河南尹陳眕上官巳等奉清河王覃為太子加馥衛將軍錄尚書馥辭不受覃令馥與上官巳合軍馥以巳小人縱暴終為國賊乃共司隸滿奮等謀共誅之謀泄為巳所襲奮被害馥走得免及巳為張方所敗召馥還攝河南尹暨東海王越迎大駕以馥為中

領軍未就遷司隸校尉加散騎常侍假節都督諸軍於澠池帝還宮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代劉準為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滅之以功封永寧伯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馥覩羣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即請移幸時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先是越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

肯行而令碩率兵先進碩貳於馥乃舉兵稱馥擅命已奉越密旨圖馥遂襲之為馥所敗碩退保東城求救于元帝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郭逸攻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帥衆應之使謝摛為檄摛馥之故將也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摛之辭也摛聞之遂毁草旬日而馥衆潰奔于項為新蔡王確所拘憂憤發病卒初華譚之失廬江也往壽春依馥及馥軍敗歸于元帝帝問曰周祖宣何至於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

馥見寇賊滋蔓王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方伯不同遂致其伐曾不踰時而京都淪没若使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為反帝曰馥位為征鎮握兵方隅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實有偏任之重而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不能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然謂之反不亦誣乎帝意始解馥有二子密嬌密字泰元性虛簡時人稱為清士位至尚書郎嬌字正元亦有才

幹

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周馥已為司隷校尉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馥之下謂馥曰揚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馥甚慙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苟晞字道將河内山陽人也少爲司隸部從事校尉石鑒深器之東海王越爲侍中引爲通事令史累遷陽平太守齊王冏輔政晞參冏軍事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及冏誅晞亦坐免長沙王乂爲驃騎將軍以晞爲從事中郎惠帝征成都王穎以爲北軍中候及帝還洛陽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用晞行兖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栅以自守晞將

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從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敗石勒於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兖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户晞練於官事文簿盈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

頭請救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
哭弟者苟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己
而多所交結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
里恐不鮮美募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初東海王
越以晞復其讐恥甚德之引升堂結為兄弟越司馬潘
滔等説曰兖州要衝魏武以之輔相漢室苟晞有大志
非純臣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若遷于青州厚其名
號晞必悦公自牧兖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謀

之於未有為之於未亂也越以為然乃遷晞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進為郡公晞乃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時潘滔及尚書劉望等共誣陷晞晞怒表求滔等首又請越從事中郎劉洽為軍師越皆不許晞於是

昌言曰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
可以不義使之韓信不忍衣食之惠死於婦人之手今
將誅國賊尊王室桓文豈遠哉乃移告諸州稱已功伐
陳越罪狀時懷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施檄六州同共討
越晞乃移諸征鎮尅期大舉會王彌遣曹嶷破琅邪北
攻齊地苟純城守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
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輙破之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
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嶷

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得數千人帝惡越滋甚又屢密詔晞討之晞皆隨詔表聞言當祗奉詔書部分諸軍徑至項城襲行天罰初越疑晞與帝有謀使遊騎於成皐間獲晞使果得詔令及朝廷書遂大構嫌隙越出牧豫州以討晞復下檄説晞罪惡遣從事中郎楊瑁為兖州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使騎收河南尹潘滔滔夜遁乃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會越薨盾敗詔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增邑二

萬户加黄鉞先官如故晞以京邑荒饉日甚寇難交至表請遷都遣從事中郎劉會領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獻穀千斛以迎帝朝臣多有異同俄而京師陷晞與王讚屯倉垣豫章王端及和郁等東奔晞晞率羣臣尊端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自倉垣徙屯蒙城讚屯陽夏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户庭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

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舉病諫晞曰皇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將為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舉疾來罵我左右為之戰慄預曰以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和理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慙色由是衆心稍離莫為致

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
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署為司馬月餘乃殺之晞無子
弟純亦遇害
華軼字彦夏平原人魏太尉歆之曾孫也祖表太中大
夫父澹河南尹軼少有才氣聞於當世汎愛博納衆論
美之初為博士累遷散騎常侍東海王越牧兖州引為
留府長史永嘉中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雖逢喪亂每
崇禮典置儒林祭酒以弘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頹替

禮典無宗朝廷滯議莫能攸正常以慨然宜特立此官
以弘其事軍諮祭酒杜夷棲情玄遠礭然絶俗才學精
博道行優備其以為儒林祭酒俄被越檄使助討諸賊
軼遣前江夏太守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
以為聲援軼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
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時天子孤危四方瓦解
軼有匡天下之志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
若洛都道斷可輸之琅邪王以明吾之為司馬氏也軼

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陽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奉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揚烈將軍周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熟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尋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扞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尋洛都不守司空荀藩移檄而以帝為盟主

既而帝承制改易長吏軼又不從命於是遣左將軍王敦都督甘卓周訪宋典趙誘等討之軼遣别駕陳雄屯彭澤以拒敦自為舟軍以為外援武昌太守馮逸次于湓口訪擊逸破之前江州刺史衛展不為軼所禮心常怏怏至是與豫章太守周廣為内應潛軍襲軼軼衆潰奔于安城追斬之及其五子傳首建鄴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為西曹掾尋而軼敗悝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其先漢宗室封安衆侯傳襲歷三代祖廙魏侍中父阜陳留相喬少為秘書郎建威將軍王戎引為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濟江破武昌還授滎陽令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拜尚書右丞豫誅賈謐封安衆男累遷散騎常侍齊王冏為大司馬初嵇紹為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受財物嵇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

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頃之遷御史中丞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寮莫敢忤旨喬二旬之間奏劾艾罪釁者六艾諷右丞苟晞免喬官復為屯騎校尉張昌之亂喬出為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荆州刺史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兾州刺史以范陽王

虓代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不受代發兵距之潁川太守劉輿昵於虓喬上尚書列輿罪惡河間王顒得喬所上乃宣詔使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大將軍劉準平南將軍彭城王繹與喬并力攻虓於許昌輿弟琨率衆救虓未至而虓敗虓乃與琨俱奔河北未幾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喬劫琨父蕃以檻車載之據考城以距虓衆不敵而潰喬復收散卒屯于平氏河間王顒進喬鎮東將軍假節以其長子祐為東郡太守又遣劉弘

劉準彭城王繹等率兵援喬弘與喬戮勸令解兵與虓修好及東海王越將討喬弘又與越書請釋私嫌共存公義既而上表朝廷乞發明詔詔越等兩釋猜嫌各保分局時河間王顒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東海王越移檄天下帥甲士三萬將入關迎大駕軍次於蕭喬懼遣子祐距越於蕭縣之靈壁劉琨分兵向許昌許昌人納之琨自滎陽率兵迎越遇祐衆潰見殺喬衆遂散與五百騎奔平氏帝還洛陽大赦越復表喬為太傅

軍諮祭酒越甍復以喬為都督豫州諸軍事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於官時年六十三愍帝末追贈司空子挺頴川太守挺子耽字敬道少有行檢以義尚流稱為宗族所推博學明習詩禮三史歷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在職公平廉慎所莅著績桓玄耽女壻也及玄輔政以耽為尚書令加侍中不拜改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尋卒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耽子柳字叔惠亦有名譽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

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曰卿讀書雖多
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出為徐兖江三州
刺史卒贈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裔弟乂始安太
守子戚丹陽尹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也祖邁
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冲儉位
至光禄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約俱以雄豪
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

谷澗中有别廬冠絶時輩引致賔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閒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秘書監賈謐參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謐琨兄弟亦在其間號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頻遷著作郎太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荂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簒荂為皇太子琨為荂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

兵三萬拒成都王潁戰於黄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宥之拜兄輿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所執琨乃説兾州刺史温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兾州遣

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因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功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眾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

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棄捐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羣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没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内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彊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

五百萬斛絹五百萬疋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
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
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横道路斷塞
琨募得千餘人轉闘至晉陽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
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翦除荆棘
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常以城門為
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徠甚得物情
是時劉淵在離石相去三百里許琨密遣離間其部雜

虜降者萬有餘落淵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在官未朞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逆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輙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為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為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㐌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為代郡

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己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畧駕豪傑專欲除勝己以自安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為鄉導屬上黨太守襲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

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尅猗盧以為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讐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罪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又表求滅聰勒以自効三年帝遣兼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尅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

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鋭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内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琨自為後繼

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遣信要琨欲與同奬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温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語在元紀令書奬諭之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歃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

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截二虜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羣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匹磾而敗走之羣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結盟而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内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别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

與公同盟志奬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家國之耻若兒書
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
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磾
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
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
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
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
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之去晉陽

也慮及危亡而大耻未雪亦知夷狄難以義服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畢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别駕盧諶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畧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曰前篇帝王大志非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

鴈門太守王據後将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襲匹
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執
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
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
子曰處仲使来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讐
耻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縊
之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以匹磾尚彊當為
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事中郎盧諶崔悦等

上表理琨冤痛陳其本末求朝廷甄論尋而太子中庶
子温嶠又上疏訟之帝乃下詔襃録下幽州依舊弔祭
贈侍中太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横之才善交勝
已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
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
期如此在晉陽常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
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凄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
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為四塞之聲賊

並棄圍而走子羣嗣羣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羣依末波温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羣内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録召繼絶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羣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虎滅遼西羣及諶悅同没胡中石虎

皆優禮之以羣為中書令至冉閔敗後羣遇害時勒及石虎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惟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頴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羣悅諶等十餘人而已輿字慶孫少儁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師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郎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荂荂與秀不恊復以輿為散騎侍郎齊王冏輔政以輿為中書侍郎東海王

越范陽王虓之舉兵也以輿為穎川太守及河間王顒檄劉喬討虓於許昌矯詔歸罪於輿募能殺輿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戸縣侯賜絹五千匹虓之敗輿與之俱奔河北虓既鎮鄴以輿為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虓薨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既見越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錄以

輿為上佐賔客滿筵文案盈几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輿長才裴邈清才越誅繆播王延等皆輿謀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殯輿便娉之未及迎又為太傅從事中郎王雋所爭奪御史中丞傅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雋官輿乃説越遣琨鎮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驃騎將軍先

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襲爵太傅東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兖州刺史鎮廪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石勒所攻演距戰勒退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為石虎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鴦鴦騎救之石虎走隨鴦屯厭次被害弟胄為琨領兵路逢烏桓賊戰没

胥弟挹初為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啟啟弟述與琨子羣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虎啟為虎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為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啟戰沒述為石虎侍中隨啟歸國拜驃騎將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遒人也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姓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

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輙稱兄意散穀帛以賑貧乏以是鄉黨親族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隷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辟齊王冏大司馬掾長

沙王乂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畧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遜為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遜帥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畧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遜為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為徐州刺史尋徵為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

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賔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為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為吏所繩逖輙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逖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説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者為之統主則郡國豪桀必應風嚮赴沉溺之士

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杖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為豫州刺史雅為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

與平會遂斬以獻遜帝嘉遜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
至軍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遜遂入壘拔戟
大呼直趣遜幕軍士大亂遜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
賊戰走之遜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遜蓬陂塢
主陳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遜遣使求救於川川
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遜遂尅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遜
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遜遜
既尅譙宣等乃去石虎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遜

石虎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遜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
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勳遜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
敢言遜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遜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
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
四百人歸于遜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
女車馬遜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
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遜率衆伐川石
虎領兵五萬救川遜設奇以擊之虎大敗收兵掠豫州

徙陳川歸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偽為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桃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據雍丘數遣

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
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
距逖復為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己
李矩郭黙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
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踈交賤隷皆恩禮遇之
由是黄河以南盡為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
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
中有異謀輙密以聞前後尅獲皆由此也其有微功賞

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尅已務施不畜資産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致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元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恩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琨與親故書盛賛逖威德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闚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

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
逖以若思吳人雖有才望無宏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
河南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
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置妻
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虎牢而
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聽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
輟營繕虎牢城城北臨黄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
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

太守張敞新蔡内史周閎率衆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于雍丘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册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别有傳逖兄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

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一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有補於時齊王冏建義趙王倫收冏弟北海王實及前黄門郎弘農董祚弟艾與冏俱起皆將害焉納上疏救之並見宥後為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奕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對

曰我以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今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裔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碁然後忘憂也納深然之語在隱傳納於是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可不置因舉隱清純亮直學思沉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修著

一代之典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遜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啟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人謂納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讐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閒居但清談披文史而已及約為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温嶠以納州里父黨敬而拜之嶠既

為時用盛稱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嘗問梅陶君鄉
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益
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
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
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
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
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
一月若必月旦則顔回食埃不免貪汚盜跖引少則為

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
納輒困之因曰君汝頴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
槌持我鈍槌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
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後卒於家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有
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頴參
軍頴將討長沙王乂續諫曰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
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切惑之頴不納後為茍晞

參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太守屯厭次以續子乂為督護續綏懐流散多歸附之石勒既破浚遣乂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亦以乂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遺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絶於勒勒乃害乂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文鴦救續文鴦未至勒已率八千騎

圍續勒素畏鮮卑及聞文鴦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
鴦追勒至安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
騎入抄勒北邊畧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
夷晉多怨叛遂率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
渤海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
將軍兾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
武邑内史存與文鴦率匹磾衆就食平原為石虎所破
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田又抄

其户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存及文鴦屯濟南黄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匹磾率衆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石虎乘虚圍續石虎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衆出救虎伏騎斷其後遂為虎所獲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等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勉便奉匹磾為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没又知其部曲文武已共推續息緝為營主詔即以續本位授緝使總率所統石虎使送續於勒

勒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威遠竄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恕言歸遺晉仍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其趣者恐亦不容于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自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邪伏惟大王聖武自

天道隆虞夏凡在含生莫不延首神化耻隔皇風而況
囚乎使去真即偽不得早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
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常分但恨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
也命張賓延之于館厚撫之尋以為從事中郎令自後
諸尅敵擒俊皆送之不得輙害冀獲如續之流石虎之
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卹續既為勒所執身
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歎曰此真高人也不

如此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嗟嘆以勵羣臣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磾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虎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磾及其弟文鴦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為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羣兒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為吏送故縣令於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為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

亭侯還爲本郡督護太守宋冑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淵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爲鄉人所愛乃推爲塢主東屯滎陽復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畧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爲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衆修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皐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畧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

薈各為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懐離散而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疫癘矩垂心撫卹百姓賴焉會長安羣賊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掠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

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内太守郭默為劉淵所逼求歸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為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懐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矩後劉聰遣其從弟

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人奉牛馬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敎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矩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

援之既而聞破暢乏復馳來赴矩矩乃與乏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勑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書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千騎來降矩還令守洛陽後數日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

人夜渡河㮚候者告有兵至㮚恃其衆不以為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㮚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太半因據其營獲其軍資器械不可勝數及旦㮚見皮等人少更與確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汎舟迹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而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虎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

功拜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修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虐日甚其將靳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淵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侍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阼以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

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
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
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
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
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
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軍陽
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
遣騎襲誦誦多計畧賊至輙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

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塄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蓋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祖約矩禁之不可遂為約所破石勒又遣其養子忩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拒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

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麈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説矩降曜矩既為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為石忩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勑誦曰汝識脣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於卿臨難逃走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

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其外救不至降于石虎矩所統將士有陰謀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唯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茍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段匹磾東部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塵遣軍助東海王越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遼西公嫁

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塵為大單于
匹磾為左賢王率衆助國征討假撫軍大將軍務勿塵
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襲號劉曜逼洛陽王
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杯攻石
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追入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
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將許之文鴦諫曰受命
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成禽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
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匹金銀各

一麗贖末杯勒歸之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鴦與石虎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武初匹磾推劉琨為盟主討石勒并檄涉復辰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勒懼遣間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思報其舊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

匹磾自薊奔喪至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篡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往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為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己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創謂續曰吾夷狄慕義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追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得不俱遂并力追

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没衆懼而散復為石虎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虎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畧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虎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鴦罵曰汝為寇賊久應

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禽遂下馬苦戰槊折用刀力戰不已石虎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鴦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内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内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石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

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石虎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及石虎素與匹磾約為兄弟故虎起而拜之及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文鴦亦遇酖而死惟末杯在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

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而與石虎遞相侵掠連兵不息竟為虎所破徙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石虎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杯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餘人保枉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為冉閔所敗徙于繹幕儁即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史河間王顒敗亂之際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用永

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荒歉浚刼掠得穀麥獻之懐帝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悅襁負至者漸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同會矩將夜赴之官屬諫

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
客主盡懽浚因與矩相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
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及伏兵深
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
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該一名亥
本僑居京兆陰盤河間王顒之伐趙王倫以該為將兵
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屯金墉城故得
無他曜引去餘衆依之時杜預子尹為弘農太守屯宜

陽界一泉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茍藩即以該為武威將軍統城西雍凉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南尹任愔相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衆南徙衆不從該遂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鋒都督平

北將軍雍州刺史馬瞻率該餘衆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虐部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衆殺瞻而納該該還於新野率衆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覩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衆救臺軍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于武陵從子雄統其衆

欽定四庫全書

郭默河内懷人也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遺衆自為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内太守劉淵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沉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

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彊與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頼川太守默與石悤戰敗矩轉衰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顔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為

北中郎將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與右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為亂召默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還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

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肹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肹時肹被詔免官不即歸罪方自申理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次尋陽見肹肹參佐張滿等輕默倮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肹臘日餉默酒一器肫一頭默對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畧取祖煥所殺孔煒女爲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

與㣧滿有隙至是朓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荀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且深備之默既懐恨便率其徒侯旦門開襲㣧㣧將吏欲距默默呴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内寢㣧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㣧僚佐張滿荀楷等誣以大逆傳㣧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内外掠㣧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㣧故府招桓宣王

愻期愻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默從之愻期因逃盧
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
㣲首於大航以默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
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
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㣲首詔庾亮助侃
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
軍大集圍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
許降而默將張丑宋侯等恐為侃所殺故致進退不時

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黙求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王導字茂弘光禄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竒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引為東閤祭酒遷祕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

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
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爲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
爲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
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
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
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
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
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

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嘗從

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大王方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以擬議願深弘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時官制混雜臨郡者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輙有鼓蓋導上牋以為紊亂彛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下令嘉其冲退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

軍諮祭酒桓彛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及往見導極談世事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勠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

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請建立庠序興復道教擇朝臣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為之師以為中興風化之本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

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乞自貶黜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啟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之寒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

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没海内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義敦無以能奪自漢魏以來賜謚多由封

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言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

史敦平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疋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苞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己

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躭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

豐倹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且北寇游䰟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嶠等議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六年冬烝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

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馬時大旱導上疏遜位優詔不許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疋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虎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疋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

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别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不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説亮

當舉兵内攻或勸導密為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絶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絶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内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唯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

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
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
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虎賁
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冊書襃顯謚曰文獻導
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
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薈悅字長豫弱冠
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奕碁爭道導笑
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

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悦少侍講東宫歴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曰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悦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悦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訖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悦亦尋殞絶悦與導語常以慎密為端導還臺及行悦未嘗不送至車

後悅既亡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又嘗為母
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其母長使封篋不忍復開悅
無子以弟恬子混為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
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為游
擊將軍悅弟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導見悅
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慠
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
必厚待己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

於庭中䰄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蕩悵然而還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奕碁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為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為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謚曰憲恬弟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羡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内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

敬和清裁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令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溫嘗謂人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無有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

亭侯轉大司馬叅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給事黄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絶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内史在郡為士庶所悅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

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叶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乃出
恭恢為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
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策謚議皆珣
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
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
彰今便先事而發恐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彊兵竊發於
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
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

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
爲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
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
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
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輔政改贈司徒
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
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
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

有高名珣弟珉字季琰少有才埶善行書名出珣右時

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也

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毘曇經

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

數人自講法綱嘆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

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

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

大令珉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

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治弟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為嗣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黄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詔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内史未至郡玄以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劒二十人初劉裕為布衣

衆未之識也惟謐獨竒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録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㑹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為亂乃説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誅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地位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戕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加謐

班劒二十人義熙三年卒官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協弟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温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劭弟薈字敬文恬虛守靜

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冲表請薈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加廞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為聲援廞即墨經合衆誅殺異

已仍遣前吳國内史虞嘯父等入吳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未必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廻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絶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二十五

通志卷一百二十六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九

晉

劉弘　陶侃兄子臻臻弟輿　温嶠　郗鑒子愔愔弟曇愔子超曇

子恢鑒叔父隆　顧榮　紀瞻　賀循楊方　薛兼　劉隗孫波

隗伯父訥訥子疇　刁協子彛彛子達　戴若思弟邈　周顗子閔　應詹

甘卓 鄧騫 卞壼 從父兄敦 劉超 鍾雅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祖馥魏揚州刺史父靖鎮北将軍弘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累遷率更令轉太宰長史張華甚重之由是為寧朔将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丸校尉甚有威恵寇盜屏迹為幽朔所稱以勲德兼茂封宣城公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将軍趙驤等討昌自方城

至宛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為鎮
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餘官如故弘遣南蠻長史陶
侃為大都護參軍蒯恒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
戰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
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官昌懼而逌其
衆悉降荆土平初弘之退也范陽王虓遣長水校尉張
奕領荆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距弘弘遣軍討奕斬之
表請專輒之罪優詔荅之張昌竄于下儁山弘遣軍討

昌斬之悉降其衆時荆部守宰多缺弘請補選帝從之
弘乃叙功銓德隨才補授甚為論者所稱乃表曰被中
詔勑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威刑非臣所專且
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方事有機
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盖崇化莫若貴德則所
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彌凋
臣輙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養退
讓之操臣不以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參軍蒯恒牙門

皮初勠力致討蕩滅姦凶佩恒各以始終軍事初為都
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賞不
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徇功之
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佩為府行司馬使
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沶鄉
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
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
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

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彊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奬臣子長益風教臣輙以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校實條列行狀公文具上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餘並從之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

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宜見酬
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
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遂呼省之兵
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
帽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
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衆共其利今公私兼并百姓
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齋中酒
聽事酒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

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别時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使告急請糧弘移書贍急而州府綱紀以運道懸遠文武匱乏欲以零陵一運米五千斛與尚弘曰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零陵米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固于時流人在荆州十萬餘户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糧食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至荆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

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将軍本意吾嘗為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効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論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讓許之進拜侍中鎮南大将軍開府儀同三司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為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前廣漢太守羊

冉說弘以從横之事弘大怒斬之河間王顒使張光為順陽太守南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展深恨之陳敏寇揚州引兵欲西上弘乃觧南蠻校尉以授前北軍中候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于夏口又遣治中何松領建平宜都襄陽三郡兵屯巴東為羅尚後繼又加平南太守應詹寧遠將軍督三郡水

軍繼將超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為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為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況大丈夫乎陳敏竟不敢闚境永興三年詔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及餘官如故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弘遣參軍劉盤為督護率諸軍會之盤既旋弘自以老病

將觧州及校尉適分授所部未及表上卒于襄陽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初城都王頴南奔欲之本國弘距之及弘卒弘司馬郭勱欲推頴為主弘子璠追遵父志於是墨經率府兵討勱戰於濁水斬之襄沔肅清初東海王越疑弘與劉喬貳于己雖下節度心未能安及弘距頴璠又斬勱朝廷嘉之越手書與璠賛美之表贈弘新城郡公謚曰元以高密王略代鎮寇盜不禁詔起璠為順陽内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及略薨山簡代之簡至

知瑺得衆心恐百姓逼以為主表陳之由是徵瑺為越騎校尉瑺亦深慮逼迫被書便輕至洛陽然後遣迎家累僑人侯脫路難等相率衛送至都然後辭去南夏遂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也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父丹吳揚武將軍侃早孤貧為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及逵去侃追送百餘里逵曰卿

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耳逵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會州部從事之郡欲有所案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還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

與之結友而去孼察侃為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温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尚書樂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楊慶進侃於廣人或

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慶後為吏部令史舉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歸為郡小中正會劉弘為荊州刺史將之官辟侃為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户陳敏之亂弘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郡內史扈瓌間侃於弘曰侃與

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荆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乆豈有是乎侃潜聞之遽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又加侃為督護使與諸軍并力距恢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於是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後以母憂去職甞有二客来吊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

州刺史華軼表侃為揚武將軍使屯夏口又以臻為參軍軼與元帝素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不足且與瑯邪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臻還軼臻遂東歸於帝帝見之大悅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

陣於釣臺為後繼兼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又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而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侃令二將為前鋒兄子輿為左甄擊賊破之時周顗為荆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飢鬬邪部將吴寄曰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夜

分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獲其輜重殺傷甚衆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敦然之即表拜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自稱荆州刺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

進軍斬沖悉降其衆侃名曾不到貢又恐矯命獲罪遂與曾舉兵反擊侃督護鄭攀於沌陽破之又敗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涢中部将張奕将貳於侃詭説曰賊至而動衆必不可侃惑之而不進無何賊至果為所敗賊鈎侃所乗艦侃窘急走入小船朱伺力戰僅而獲免張奕竟奔于賊侃坐免官王敦表以侃白衣領職侃復率周訪等進軍入湘使都尉楊舉為先驅擊杜弢大破之屯兵于城西侃之佐史辭詣王敦叙侃前後功績雖中

眥敗㓕當以功過相掩而横為主者所責重加黜削宜蒙申宥敦於是奏復侃官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溪蠻夷以舟師斷官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趣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沮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横脚馬上侃言訖貢

斂容下脚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喻之截髮為信
貢遂来降而弢敗走進克長沙獲其将毛寶高寶梁堪
而還王敦深忌侃功侃将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
及朱伺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
刺史平越中郎将以王廙為荆州侃之佐吏将士詣敦
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将鄭攀蘇温馬儁等不欲南行遂
西迎杜曽以距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将殺侃
出而復迴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

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盛設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侃因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為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為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

觀察形勢侃不從直至廣州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大破之執劉沉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髙討㡬斬之傳首京都諸將皆請承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户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

也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舉兵反詔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上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為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寳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録前後功封次子夏為都亭侯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并前所領交廣江寧共八州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

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甞壅滯引接踈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人猶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令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摴蒱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

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甞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時造船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廳事前餘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亂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平

南將軍溫嶠要侃同赴朝廷初明帝崩侃不在顧命之例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嶠固請之因推為盟主侃乃遣督護龔登率衆赴嶠而又追廻嶠以峻殺其子重遣書以激怒之侃妻龔氏亦固勸自行於是便戎服登舟星言兼邁瞻喪至不臨五月與溫嶠庾亮等俱會石頭諸軍即欲決戰侃以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累戰無功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

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顯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脩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陳陵東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大潰峻弟逸復聚衆侃與諸軍斬逸於石頭初庾亮少有髙名以明穆皇

后之兄受顧命之重蘇峻之禍職亮是由及石頭平懼侃致討亮用溫嶠謀詣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使人屏之侃旋江陵尋以為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户賜絹八千匹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遣諮議參軍張誕討五谿夷降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殺平南將軍劉允輒領江州侃聞之曰此必詐也遣將軍

宋夏陳脩率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之默遣使送奴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胷懷且劉允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横耳發使上表討默與王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答曰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隐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

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省書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為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侃旋于巴陵因移鎮武昌侃命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眺為湘東太守辟

劉弘曾孫安為掾屬表論梅陶凡微時所荷一飡咸報
遣子斌與南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使
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
軍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不受咸和
七年六月疾篤又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
過蒙聖朝殊寵今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啓足當復
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
慨兼懷不能已已臣前蒙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

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緜篤臣間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虎是以遣母邱奥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羣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

鑒簡素貞正内外惟允平西将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
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
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
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
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
出臨津就船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六帝下詔褒顯
勲烈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策謚曰桓祠以太
牢侃遺令葬國南二十里故吏刊石立碑畫像於武昌

西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
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
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將軍王
章至曰章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
章為小人今王章為君子殷融為小人侃性纖密好問
頗類趙廣漢嘗課諸營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之於
已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柳何因盜来此
種施惶怖謝罪時武昌號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為佐

吏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浩等更勸少進侃悽懐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

戍之果大敗季年懐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
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
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
然後登舟朝野以為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
婆娑正坐諸君輩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
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常得法外意其為世所重如
此然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或云侃

少時漁於雷澤甞網得一織梭以挂其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甞如厠見一人朱衣介幘歛版曰以君長者故来相報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竪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

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見舊史餘者並不顯洪辟丞相掾早卒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太守遷散騎常侍都亭侯為蘇峻所害追贈大鴻臚諡愍悼世子以夏為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夏與斌及稱各擁兵數千以相圖既而解散斌先往長沙悉取國中器仗財物夏至殺斌庾亮上疏曰斌雖醜惡罪在難忍然王憲有制骨肉至親親運刀鋸以刑同體傷父母之恩無惻隱之

心應加放黜以懲暴虐亮表未至都而夏病卒詔復以
瞻息弘襲侃爵仕至光禄勲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
壽嗣宋受禪降為吴昌侯五百户琦司空掾旗歴位散
騎常侍郴縣開國伯咸和末為散騎侍郎性甚凶暴卒
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卒子謙之嗣宋受禪國除斌尚書
郎稱東中郎将南平太守南蠻校尉假節性摅勇不倫
與諸弟不恊後加建威将軍咸康五年庾亮以稱為監
江夏随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将江夏相以本所領二

千人自隨到夏口輕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案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于酒昧利貪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名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稱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而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

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構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由是姦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勲勞王室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為南中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匡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輙收稱伏法範最知名太元初為光禄勲岱散騎常侍侃兄子臻字彦遐有勇略智謀賜爵當陽亭侯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

鑾校尉假節卒官追贈平南將軍謚曰肅臻弟輿果烈
善戰以功累遷武威將軍初賊張奕本中州人元康中
被差西征遇天下亂遂留蜀至是率三百餘家欲就杜
弢為侃所獲諸將請殺其丁壯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
兵數經戰陣可赦之以為用侃赦之以配輿及侃與杜
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軻
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
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

戚無敢當者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為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溫嶠字太真司徒羨弟之子也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年十七州郡辟召皆不就司隸命為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後舉秀才灼然司徒辟東閤祭酒補上黨潞令平北大將軍劉琨妻嶠之從母也琨深禮之

請為參軍琨遷大將軍嶠為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將兵討石勒屢有戰功琨遷司空以嶠為右司馬于時并土荒殘寇盜羣起石勒劉聰跨帶疆場嶠為之謀主琨所憑恃焉屬二都傾覆社稷絶祠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才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匡合之功豈敢辭

命乃以為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嶠既至引見具
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說社稷無主天人繫望辭㫖慷
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彛等
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
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屢求反
命不許會琨為段匹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勲業不遂
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内之望帝然之除散騎
侍郎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絶裾而去其後

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三
司八座議其事皆曰昔伍員志復私讎先假諸侯之力
東奔闔閭位為上將然後鞭荆王之尸若嶠以母未葬
沒在胡虜者乃應竭其智謀仰憑皇靈使逆寇冰消反
哀墓次豈可稍以乖嫌廢其遠圖哉嶠不得已乃受命
後歷驃騎王導長史遷太子中庶子及在東宫深見寵
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
益時太子起西池樓觀頗為勞費嶠上疏以為朝廷草

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太子納焉王敦舉兵内向六軍敗績太子將自出戰嶠執鞚諫曰臣聞善戰者不怒善勝者不武如何萬乘儲副而以身輕天下太子乃止明帝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王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勤而惡逸哉誠由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

朝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僭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也願思舜禹文王服事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嶠知其終不悟於是謬為設敬綜其府事干說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知人之稱鳳聞而悅之深結好於嶠會丹陽尹缺嶠說

敦曰京尹輦轂喉舌宜得文武兼能公宜自選其才若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作者嶠曰愚謂錢鳳可用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從表補丹陽尹嶠猶懼錢鳳為之姦謀因敦餞别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釋之臨去言别涕泗横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説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

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猶是鳳謀不行而嶠得還都乃具奏敦之逆謀請先為之備及敦搆逆加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敦與王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表誅姦臣以嶠為首募生得嶠者當自拔其舌及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

公賜絹五千四百匹進號前將軍時制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疎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為大逆之日拘録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曼劉允蔡謨郭璞甞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寛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

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今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
納干非其事誠在憂才不忘忠益帝從之是時天下凋
弊國用不足詔公卿以下詣都坐論時政之所先嶠因
奏軍國要務七事其一曰巫壽陽之戍以保固徐豫其
二曰勸課農桑使百姓殷實其三曰緣江戍兵皆令開
荒屯田其四曰省并官曹以貴清公其五曰致籍田廩
犧之官以供祭祀其六曰妙選使命務取高品其七曰
除三族之制使罪不相及議奏多納之帝疾篤嶠與王

導歆鑒庾亮陸曄卞壼等同受顧命時歷陽太守蘇峻藏匿亡命朝廷疑之征西將軍陶侃有威名於荆楚又以西夏為虞故使嶠為上流形援咸和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甚有恵政甄異行能親祭徐孺子之墓又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在鎮見王敦畫像曰

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羣下命削去之嶠聞蘇峻之徵也慮必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嶠屯尋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為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

以示天下乎因辭不拜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語在寶傳初嶠與庾亮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為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移告四方征鎮辭旨慷慨聞者感激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

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名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唇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

繆往来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悲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来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為大晋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来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

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名兵還人心乖離是為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厲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趨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為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為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杖舟楫不敢輕與爭鋒用將軍李根

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廩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但今歲計殄賊不為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

也約峻小竪為海内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膽塗地嶠等與公並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廻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塲告皇

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勞其将士因醉突陣馬躓為侃将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録尚書遣閒使宣旨並讓不受賊将匡術以臺城来降為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别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杭榻杭軍若敗術

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于嶠船時陶侃雖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户初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附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為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畜具器用而後旋

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時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帝下册書褒顯追贈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匹謚曰忠武祠以太牢初葬于豫章後朝廷追嶠勲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陶侃

上表曰故大將軍嶠忠誠著於聖世勲業感于人神非臣筆墨所能稱陳臨卒之際與臣書别臣藏之篋笥時時省視每一思述未嘗不中夜撫膺臨飯酸噎人之云亡嶠實當之謹寫嶠書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傷其情旨死不忘忠身没黄泉追恨國恥獎臣勠力救濟艱難使亡而有知抱恨結草豈樂今日勞費之事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使嶠棺柩無風波之危魂靈安於后土詔從之其後嶠後妻何氏卒子放之便載喪還都詔葬

建平陵北并贈嶠前妻王氏及何氏始安夫人印綬放之嗣爵少歷清官累至給事黄門侍郎以貧求為交州
朝廷許之王述與會稽王牋曰放之温嶠之子宜見優異而投之嶺外竊用愕然顧遠存周禮近參人情則望實惟允時竟不納放之既至南海甚有威恵將征林邑交阯太守杜寳别駕阮朗並不從放之以其沮衆誅之勒兵而進遂破林邑而還卒于官弟式之新建縣侯位至散騎常侍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慮之元孫也少孤貧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輟以儒雅著名趙王倫辟為掾知倫有不臣之跡稱疾去職及倫篡其黨皆至大官而鑒閉門自守不染逆節惠帝反正參司空軍事累遷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辟為主簿舉賢良不行征東大將軍茍晞檄為從事中郎晞與越方以力爭鑒不應其召從兄旭晞之別駕恐禍及已勸之赴召鑒終不廻晞亦不之逼也及京師不守寇難鋒起

鑒遂陷於陳午賊中邑人張寔先求交於鑒鑒不許至是寔於午營来省鑒疾既而卿鑒鑒謂寔曰相與邦壤義不及通何可怙亂至此邪寔大慚而退午以鑒有名於世將逼為主鑒逃而獲免午尋潰散鑒得歸鄉里于時所在飢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當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為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之嶧山元帝初鎮

江左承制假鑒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茍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並為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户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鷰而食之終無叛者三年間衆至數萬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永昌中徵拜領軍將軍既至轉尚書以疾不拜時明帝初即位王敦專制内外危逼謀仗鑒為外援由是拜安西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鎮合肥敦

忌之表為尚書令徵還道經姑孰與敦相見敦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邪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敦素懷

無君之心聞鑒言大忿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敦之
黨與毁譖日至鑒舉止自若初無懼心敦謂錢鳳曰郗
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鑒遂與
帝謀滅敦既而錢鳳攻逼京師假鑒節加衛將軍都督
從駕諸軍事鑒以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軍號時議者以
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
駕自出距戰鑒曰羣逆縱逸其勢不可當可以算屈難
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百姓懲往年之暴

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往不尅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是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謀猷得展令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從之鑒以尚書令領諸屯營及鳳等平溫嶠上議請宥敦佐吏鑒以為先王崇君臣之教故貴伏死之節昏亡之主故開待放之門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居逆亂之朝無出關之操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又奏錢鳳母年八十宜蒙全

宥乃從之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匹帝以其有器望萬機動靜輒問之乃詔鑒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王導議欲贈周札官鑒以為不合語在札傳導不從鑒於是駮之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朝廷雖無以難而不能從俄遷車騎將軍都督徐兖青三州軍事兖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尋而帝崩鑒與王導卞壼温嶠庾亮陸曄等並受遺詔輔少主進位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為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絶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為用命及遣將軍夏侯長閒行謂平南將軍温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

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絶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國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度江與侃會于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為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

前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付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彊寇在郊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解八郡都督更封南昌縣公以先爵封其子曇時賊帥劉徵聚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晋陵吳郡諸軍事率衆

討平之進位太尉後以寢疾上疏遜位言臣忝位過才曽無以報頃疾彌留命在旦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而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其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為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内史邁謙愛養士甚為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戸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是以敢希祁

奚之舉疏奏以蔡謨為鑒軍司鑒尋薨時年七十一帝朝晡哭于朝堂遣御史持節護喪事贈禮一依溫嶠故事册書哀悼追贈太宰謚曰文成祠以太牢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飢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遂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之薨也翼追撫育之恩解職而歸席

苫心喪三年二子愔曇愔字方回少不交競弱冠除散騎侍郎不拜性至孝居父母憂殆将滅性服闋襲爵南昌公徴拜中書侍郎驃騎何充輔政征北将軍褚裒鎮京口皆以愔為長史再遷黄門侍郎時吴郡闕守欲以愔為太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莅大郡朝議嘉之轉為臨海太守會弟曇卒益無處世意在郡優游頗稱簡默與姊夫王羲之高士許詢並有邁世之風俱棲心絶穀脩黄老之術後以疾去職乃築宅章安有終焉之志

十許年間人事頓絶簡文帝輔政與尚書僕射江虨等薦愔於是徵為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讓不拜深抱冲退樂補遠郡從之出為輔國將軍會稽内史大司馬桓温以愔與徐兖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温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其子超計以已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温并領已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内史及帝踐阼就

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奬慇勤固辭不起太元九年卒時年七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三子超融沖超最知名超字景興一字嘉賔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愔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也桓温辟為征西大将軍掾温遷大司馬又轉為

參軍温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嘗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王珣為温主簿亦為温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尋除散騎侍郎時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温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闇於事機遣牋詣温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閒乞閑地自養温得牋大喜即轉愔為會稽太守温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

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甞詣温論事温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太和中温將伐慕容氏於臨漳超諫以道遠汴水又淺運道不通温不從遂引軍自濟入河超又進策於温曰清水入河無通運理若寇不戰運道入難因資無所實為深慮也今盛夏悉力徑造鄴城彼伏公威畧必望陣而走退還幽朔矣若能決戰則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但恐此計輕

決公必務其持重耳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河濟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及來夏雖如賒遲終亦濟剋若捨此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澁滯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閡非唯無食而已溫不從果有枋頭之敗溫深慚之尋而有壽陽之捷問超曰此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厭有識之情也既而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有慮不溫曰卿欲有所言邪超

曰公旣居重任天下之責將歸於公矣若不能行廢立大事為伊霍之舉者則不足鎮壓四海震服宇内豈可不深思哉温旣素有此計深納其言遂定廢立超始謀也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時如此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甞謂其父名公之子位遇應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常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睦安亦深恨之服闋除散騎

常侍不起以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初超雖實黨桓氏以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愍為獘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燒之愔後果哀悼成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返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凡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及亡之日貴賤操筆而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人所宗貴如此王獻之兄弟自超

未亡見愔常躡履問訊甚修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屐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性好聞人棲遁有能辭榮拂衣者超為之起屋宇作器服畜僕豎費百金而不吝又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為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為一時之儁甚相知賞超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嗣僧施字惠脫襲爵南昌公弱冠與王綏桓允齊名累居清顯領宣城內史入補丹

陽尹劉毅鎮江陵請為南蠻校尉與毅俱誅國除曇字重熙少賜爵東安縣開國伯司徒王導辟祕書郎朝論以曇名臣之子每逼以憲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簡文帝為撫軍引為司馬尋除尚書吏部郎拜御史中丞時北中郎荀羨有疾朝廷以曇為羨軍司加散騎常侍頃之羨徵還仍除北中郎將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下邳後與賊帥傅末波等戰失利降號建威將軍尋卒

年四十二追贈北中郎謚曰簡子愜嗣愜字道允少襲父爵散騎侍郎累遷給事黄門侍郎領太子右衛率愜身長八尺美鬚髯孝武帝深器之以為有藩伯之望會朱序自表去職擢愜為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愜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以千計而姚萇將竇衝來降拜東羌校尉衝後舉兵反入漢川襲梁州時關中有巴蜀之衆皆背萇據弘農以結苻登而登署衝為左丞相徙屯華陰河南太

守楊佺期遣上黨太守荀静戍皇天塢以距之衛數来攻恢遣将軍趙睦守金墉城而佺期率衆次湖城討衛走之尋而慕容垂圍慕容永於潞川永窮蹙遣其子弘求救於恢并獻玉璽一紐恢獻璽於臺又陳垂若并永其勢難測今於國計謂宜救永永垂並存自為仇讎連雞不棲無能為患然後乘機雙斃則河北可平孝武帝以為然詔王恭庾楷救之未及發而永没楊佺期以疾去職恢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為河南太守戍洛陽姚

萇遣其子略攻湖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梁州刺史五正允率衆出子午谷以為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時魏氏彊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距之與魏主拓跋珪戰于滎陽大敗而還及王恭討王國寶桓元殷仲堪皆舉兵應恭恢與朝廷掎角元等襄陽太守夏侯宗之府司馬郭毗並以為不可恢皆殺之既而元等退守尋陽以恢為

尚書將家還都至楊口仲堪陰使人於道賊之及其四子託以羣蠻所殺喪還京師贈鎮軍將軍子循嗣鑒叔父隆字弘始謇亮有匪躬之節初為尚書郎轉左丞在朝為百僚所憚坐漏洩事免頃之為吏部郎復免補東郡太守隆少為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擅召為散騎常侍倫之簒也以為揚州刺史僚屬有犯輒依臺閣峻制繩之遠近咸怨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為趙王掾諸子悉在

京洛故猶豫未決主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

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造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

攝速遣猛將率精兵疾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

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

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

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唯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

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

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

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領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衆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扶邃為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誣隆聚合遠近圖為不軌隆之死也時議莫不痛惜焉

顧榮字彥先吳國吳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父穆宜都太守榮機神朗悟弱冠仕吳為黃門侍郎太子

輔義都尉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
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恒縱酒酣暢
謂友人張翰曰唯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
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僚屬付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
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簒位倫子虔為大將軍以榮為長
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
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
其味及倫敗榮被執當誅而執炙者為督率救之得免

齊王冏名為大司馬主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人長樂馮熊熊謂冏長史葛旟曰以榮為主簿所以甄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也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旟曰榮江南望士且居職日淺不宜輕代易之熊曰可轉為中書侍郎榮不失清顯而府更收實才旟然之白冏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

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及冏誅榮以討葛旟功封嘉興伯轉太子中庶子長沙王乂為驃騎復以榮為長史乂敗轉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洛不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為散騎常侍以世亂不應遂還吳東海王越聚兵於徐州以榮為軍諮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收禮豪傑有孫氏

鼎峙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内史榮數践危亡之際恒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内侮觀太傅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冰之寇人物尚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耳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吴之能功勲効於已著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帶芥之恨塞讒諂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

豪族委任之敏乃遣甘卓出横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於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本無大略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禄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圖之卓從之明年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榮廞橋歛舟於南岸敏率衆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

事平還吳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以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語在紀瞻傳元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凡所謀畫皆以諮焉榮既南州望士躬處右職朝野甚推敬之時帝所幸鄭貴嬪有疾以祈禱頗廢萬機榮上牋諫之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又上言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為公望

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恭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書奏皆納之六年卒官帝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内史殷祐牋言榮有大勲於國不宜與齊府參佐同其酬報由是贈榮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及帝為晉王追封為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哭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而歎曰顧彦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子毗嗣官至散騎侍

郎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亮吳尚書令父陟光禄大夫瞻少以方直知名吳平徙家歷陽郡察孝廉不行後舉秀才尚書郎陸機策之凡有七科瞻對答詳贍永康初州又舉寒素大司馬辟東閤祭酒其年除鄮陵公國相不之官明年左降松滋侯相太安中棄官歸家與顧榮等共誅陳敏語在榮傳召拜尚書郎與榮同赴洛在途共論易太極瞻義精密榮不能詰至徐州聞亂日

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得還揚州元帝為安東將軍引為軍諮祭酒轉鎮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以討周馥華軼功封都鄉侯石勒入寇加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勒勒退除會稽内史時有詐作大將軍府符收諸暨令令已受拘瞻覺其詐便破檻出之訊問使者果伏詐妄尋遷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

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瞻曰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神機於史籍觀古人之成敗今世事舉目可知不為難見二帝失御宗廟虚廢神器去晋于今二載梓宫未殯人神失御陛下膺籙受圖特天所受使六合草面遐荒来庭宗廟既建神主復安億兆向風殊俗畢至若列宿之綰北極百川之歸巨海而猶欲守匹夫之謙非所以闡七廟隆中興也但國賊宜誅當以此屈己謝天下耳而欲逆天

時違人事失地利三者一去雖復傾匡於將來豈得救
祖宗之危急哉適時之宜萬端其可綱維大業者惟理
與當晉祚屯否理盡於今促之則得可以隆中興之祚
縱之則失所以資姦寇之權此所謂理也陛下身當厄
運纂承帝緒顧望宗室誰復與讓當承大位此所謂當
也四祖廓開宇宙大業如此今五都燔爇宗廟無主劉
載竊弄神器於西北陛下方欲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
讓而救火也臣等區區尚所不許况大人與天地合德

日月並明而可以失機後時哉帝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阼拜侍中轉尚書上疏諫諍多所匡益帝甚嘉其忠烈會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求退因以疾免尋除尚書右僕射屢辭不聽遂稱病篤還第不許時欲鑒據鄒山屢為石勒等所侵逼瞻以鑒有將相之才恐朝廷棄而不卹上疏請徵之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

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量雅正俄轉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六軍皆敬憚之瞻以乆病請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聽之以為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為府尋卒時年七十二册贈本官開府儀

同三司謚曰穆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論討王含功追
封華容子降先爵二等封次子一人亭侯瞻性靜嘿少
交遊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牋表數十篇
兼解音樂殆盡其妙厚自奉養立宅于烏衣巷館宇崇
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慎行愛士老而彌篤尚書閔
鴻太常薛兼廣川太守河南褚沉給事中宣城章遼歷
陽太守沛國武蝦並與瞻素疎咸藉其高遠臨終託後
於瞻瞻悉營護其家為起居宅同於骨肉焉少與陸機

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長子景早卒景子友嗣官至廷尉景弟鑒太子庶子大將軍從事中郎先瞻卒

賀循字彦先會稽山陰人也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為賀氏曾祖齊仕吳為名將祖景滅賊校尉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徙家屬邉郡循少嬰家難流放海隅吳平乃還本郡操尚髙厲童齔不羣言行進

止必以禮讓國相丁乂請為五官掾刺史嵇喜舉秀才
除陽羨令以寛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
葬及有拘忌迴避數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
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不進序著作郎陸機上疏
薦循才德乞蒙甄用久之名補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
轉侍御史辭疾去職後除南中郎長史不就會逆賊李
辰起兵江夏征鎮不能討皆望塵奔走辰别帥石冰畧
有揚州逐會稽相張景以前寧遠護軍程超代之以其

長史宰與領山陰令前南平內史王矩吳興內史顧祕前秀才周玘等唱義傳檄州郡以討之循亦合衆應之冰大將抗寵有衆數千屯郡講堂循移檄於寵為陳逆順寵遂遁走超與皆降一郡悉平循迎景還郡即謝遣兵士杜門不出論功報賞一無豫焉及陳敏之亂詐稱詔書以循為丹陽內史循辭以脚疾手不制筆而服寒食散露髮袒身示不可用敏竟不敢逼是時州內豪傑皆見維縶或有老疾就加秩命惟循與吳郡朱誕不豫

其事及敏破征東將軍周馥上循領會稽相尋除吳國内史公車徵賢良皆不就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内史與循言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深無以上答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東海王越命為參軍徵拜博士並不起及帝遷鎮東大將軍以軍司顧榮卒引循代之循稱疾篤牋數十餘上帝遺書敦喻循猶不起及帝承制復以為軍諮祭酒

循稱疾敦逼不得已乃輿疾至帝親幸其舟因諮以政道循羸疾不堪拜謁乃就加朝服賜第一區車馬牀帳衣褥等物循辭讓一無所受時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在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闓聞而遽毁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所敬服如此時江東草創盜賊多有帝思所以防之以問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

旅之所來往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威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御之不肅恐未必為用以循所聞江中劇地雖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奥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絶其根蒂沿江諸縣各有分界分界之内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設置亭候嘗使徼行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墮則有一身之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漢

制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力足相周若寇刼彊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跡言所在都督尋當致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墮莫適任負故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為益者也帝從之及愍帝即位徵為宗正元帝在鎮又表為侍中道嶮不行以討華軼功將封鄉侯猶自以卧疾私門固讓不受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又以老疾固辭帝下令曰孤以寡德忝當大位若涉

巨川罔知所凴循言行以禮乃時之望俗之表也實賴其謀猷以康萬機疾患有素猶望卧相規輔而固守撝謙自陳懇至此賢履信思順苟以讓為髙者也今從其所執於是改拜太常常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常而已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頴川世數過七宜毁在迭事下太常循議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别

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惠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二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

懐帝之入復毀潁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横折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恵帝宜出尚未輕論况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潁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恵懐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别出不為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熈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八室此是苟

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則惠懐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毁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别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異義而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毁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髙祖親廟四世髙祖以上復有五世

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郊定廟禮京兆潁川曽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已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書僕射刁恊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

從循議焉朝廷疑滯皆諮於循循輙依禮經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盖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有司奏琅邪恭王宜稱皇考循又議曰按禮子不敢以已爵加父帝納之俄以循行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枕疾頓廢臣節不修上隆降尊之義

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表固讓帝以循體
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厲備至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
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
疾漸篤表乞骸骨上還印綬改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帝親臨軒遣使持節加印綬循雖口不能言指
麾左右推去章服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親臨者三
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時年六十帝素
服舉哀哭之甚慟贈司空謚曰穆將葬帝又出臨其柩

哭之盡哀遣兼侍御史持節監護皇太子追送近塗望船流涕循少玩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子隰康帝時官至臨海太守楊方者子公田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輒通五經鄉邑未之知内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時虞喜兄弟以儒學立名雅愛方為之延譽恢嘗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稱美之送以示賀循循報書

曰此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羣邪閒處舊黨之中好有謙冲之行此亦立身之一隅然世衰道喪人物凋弊每聞一介之徒有向道之志冀之願之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足下才為世英位為朝右道隆化立然後為貴昔許子將拔樊仲昭於賈豎郭林宗成魏德公於畎畝足下志隆此業二賢

之功不為難及也循遂薦方於京師司徒王導辟為掾轉東安太守遷司徒參軍事方在都邑搢紳之士咸厚遇之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華求補遠郡欲閑居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著五經鉤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筆皆行於世以年老棄郡歸導將進之臺閣固辭還鄉里終於家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也祖綜仕吳為尚書僕射父瑩有名吳朝吳平為散騎常侍兼清素有器宇少與同郡紀

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察河南孝廉辟公府除比陽相涖任有能名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懷令司空東海王越引為參軍轉祭酒賜爵安陽亭侯元帝為安東將軍以為軍諮祭酒稍遷丞相長史甚勤王事以上佐禄優每自約損取周而已進爵安陽鄉侯拜丹陽太守中興建轉尹加秩中二千石遷尚書領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宫談者美之永昌初王敦表兼

為太常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帝以東宫時師傅猶宜
盡敬乃詔兼與太宰西陽王丞相武昌公司空即邱子
四人朝見及書疏儀體一如東宫故事是歲卒詔贈左
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及㚇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
不得議謚直遣使者祭以太牢子顒先兼卒無嗣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裔也父砥任東光
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内史
避亂渡江元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主

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収護軍士而為府将篡取之隗奏免護軍将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為其防東閤祭酒顔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顗等三十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

譏況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削侯爵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為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為長史隗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為長史抗緯文經武

剖耶東藩當庸勲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贓汚舉頑用嚚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蠢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来世當朝亡夕没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為民録妄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

文致甚苦事雖被褫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參去齊以市獄為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異斷刑罰失宜謹按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諠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寃伯息忠訴辭稱

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為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為枉四年之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摠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莚法曹參軍劉允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

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彭生為豕刑殺失中妖眚並作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莚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劾嵩兄顗曰顗荷殊寵列位上僚當崇明憲典以協

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於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爲凶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及尉遠近訩赫百姓諠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顗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爲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爲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機秘密皆預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

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為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為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

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别隗至淮陰為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一百餘人奔於石勒勒以為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石勒卒孫波嗣波字道則初為石虎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石虎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為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温西征袁真朝廷空虚以波為建威將軍淮南内史領五千人

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没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為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䟽言事䟽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熈初為廬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

於用拙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為閻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為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御史中丞侍中

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黄老太元中為尚
書郎有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刁恊字元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
帝時御史中丞恊少好經籍博聞強記釋褐濮陽王文
學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為平北司馬
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公
騰鎮臨漳以恊為長史轉頼川太守永嘉初為河南尹
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為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

即位徵為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為丞相以協為左長史中興初累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廷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禀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禄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為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

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東為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周顗戴若思等皆被顯贈協獨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

定非所得更議且恊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恊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為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即凶殘之誅以為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已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恊為比事由國計蓋不為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恊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為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

冦非為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氷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氷書言恊宜蒙顯贈以為死事者之勸氷然之事奏成帝詔曰恊情在忠主而失為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恊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恊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纎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

祭以太牢㒒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㒒斬讐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吳國内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逵字伯道逵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隆安中逵為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為始興相弘為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為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桓元篡位以逵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

軍弘撫軍桓修司馬劉裕起義斬桓修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逵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元至當利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逵棄城而走為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為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横固吝山澤為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户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刼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復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

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足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廟廊必能垂光璵璠矣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

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為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杜弢滅帝為晉王以為尚書中興建為中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為征西將軍都督兖豫幽兾雍幷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為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為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為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請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將軍與

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
若思與諸軍攻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
宫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前日之
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
又曰吾此舉動天下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
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吕猗昔為
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諂若思為尚書惡其為人猗亦
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顗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

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為將來之憂耳敦以為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册贈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曰簡若思弟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史漢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馬出補西陽内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内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為征南軍司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䟽請漸加修建帝納之於是始修禮學代

劉隗爲丹陽尹王敦作逆加左衛軍及敦得志而若思遇害遡(避)坐免官敦誅後拜尚書僕射卒官贈衛將軍謚曰穆子謐嗣歷義興太守大司農

周顗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時輩親狎莫能媟也司徒掾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歎曰汝頼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顗名往候之終坐而出不敢顯其才辯顗從

弟穆亦有美譽欲陵折顗顗陶然弗與之校於是人士益宗附之州郡辟命皆不就弱冠襲父爵武城侯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東海王越子毗為鎮軍將軍以顗為長史元帝初鎮江左請為軍諮祭酒出為寧遠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始到州而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顗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顗得免因奔王敦於豫章敦留之軍司戴邈曰顗雖退敗未有莅衆之咎德望素重宜還復之敦不

從帝召為揚威將軍兖州刺史顗還建康帝留顗不遣復以為軍諮祭酒尋轉右長史中興建補吏部尚書頃之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復坐門生斫傷人免官太興初更拜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顗上疏讓曰臣退自循省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止足良難未能守分遂忝顯職名位過量不悟天鑒忘臣頑弊乃欲使臣內管銓衡外忝傅訓質輕蟬翼事重千鈞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若臣受負乘之責必貽聖朝惟塵之恥俯仰

愧懼不知所圖詔曰紹幼冲便居儲副之貴當賴軌匠以袪蒙蔽望之儼然斯不言之益何學之習邪所謂與田蘇遊忘其鄙心者便當副吾意不宜冲讓轉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如故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燕羣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及出諸公就省顗曰近日之罪

故知不至於死尋代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来顗

遇之欣然乃出一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顗性寛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横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嘯咏導曰卿欲希阮稽耶顗曰何敢近捨明公逺希嵇阮及王敦搆逆温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

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剛愎强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

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収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収人以㦸傷其口流血至踵神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顗之死也敦坐有一參軍樗蒱馬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伯仁將登而墮有

似下官此馬敦曰伯仁總角於東宮相遇一面披襟便許之三事何圖不幸自貽王法敦素憚顗每見顗輙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顗家収得素麓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敦平後追贈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曰康祀以少牢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諸王司空導率羣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

酒致醉而出導仍在門又呼顗不與言顧左右乃曰今
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
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敦既得志問導曰周顗
戴若思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所疑也導不答又曰若
不三司便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導
又無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導
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
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顗三子閔恬頤閔字子

騫方直有父風歷衡陽建安臨川太守侍中中領軍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加中軍將軍轉護軍領祕書監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烈無子以弟頤長子琳為嗣琳仕至東陽太守恬頤並歷郡守琳少子文驃騎諮議參軍

應詹字思遠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孫也詹幼孤為祖母所養年十餘歲祖母又終居喪毀頓杖而後起遂以孝聞家富於財年又稚弱乃請族人共居委以資產

情若至親世以此異焉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物雖犯
而弗之校以學埶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
人初辟公府為太子舍人趙王倫以為征東長史倫誅
坐免成都王頴辟為掾時驃騎從事中郎諸葛玫委長
沙王乂奔鄴盛稱乂之非玫浮躁有才辯臨漳人士無
不詣之詹與玫有舊歎曰諸葛仁林何與樂毅之相詭
乎卒不見之玫聞甚愧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
請為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宏深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

仍委以軍政弘著績漢南詹之力也遷南平太守王澄為荆州假詹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及洛陽傾覆詹攘袂流涕勸澄赴援澄使詹為檄詹下筆便成辭義壯烈見者慷慨然竟不能從之也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並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由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曰亂離既普殆為灰朽僥倖之運賴兹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恵隆邱阜潤同江

海恩猶父母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詹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元帝假詹建武將軍王敦又上詹監巴東五郡軍事賜爵永陽鄉侯陳人王冲擁衆荆州素服詹名迎為刺史詹以冲等無賴棄還南平冲亦不怨其得人情如此遷益州刺史領巴東監軍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若戀所生俄拜後軍將軍詹上疏陳便宜曰先王設官

使君有常尊臣有定畀上無苟且之志下無覬覦之心下至巳秦罷侯置守本替末陵綱紀廢絶漢興雖未能興復舊典猶雜建侯守故能享年享世殆參古迹今大荒之後制度改創宜因斯會釐正憲則先舉聖德元功以為封首則聖世之化比隆唐虞矣又言宜修立辟雍崇明教義元帝雅重其才深納之頃之出補吳國內史以公事免鎮北將軍劉隗出鎮以詹為軍司加散騎常侍累遷光祿勳詹以王敦專制自樹故優游諷諫無所

摽明及敦作逆明帝問詹計將安出詹厲然慷慨曰陛
下宜奮赫斯之威臣等負戈前驅庶憑宗廟之靈有征
無戰如其不然王室必危帝以詹為都督前鋒軍事護
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
將軍趙允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
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户賜絹五千疋表上不受詔
不許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
詹將行上疏曰夫弘濟兹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

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否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咎昔冀缺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蔿賈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秉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有繡衣直指今之艱弊過於往昔宜分遣黃散若中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為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

職修明者則入為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為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懼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叙校游談為多少不以事實為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長史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

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末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禄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遐邇皆想宏畧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甭起羣望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疾篤與陶侃書勉侃令建功業遂卒咸和六年也時年五十三册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烈祠以太牢子元嗣位至散騎侍郎元弟誕有器幹歷六郡太守

龍驤將軍追贈兾州刺史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
遇飢疫並盡客游洛陽素聞詹名遂依託之詹與分甘
共苦情若兄弟遂隨從積年為營伉儷置居宅并薦之
於元帝帝即辟之泓後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恵
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
義祭詹終身

甘卓字季思丹陽人秦丞相茂之後也曾祖寧為吳將
祖述仕吳為尚書父昌太子太傅吳平卓退居自守郡

命主簿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天下大亂棄官東歸前至歷陽與陳敏相遇敏甚悅共圖縱横之計遂為其子景娶卓女深相結託會周玘唱義密使錢廣攻敏弟昶敏遣卓討廣頓朱雀橋南會廣殺昶玘告丹陽太守顧榮共邀説卓卓素敬服榮且以昶死懐懼良久乃從之遂詐疾迎女斷橋収船南岸共滅敏傳首于京都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

軍歷陽內史其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豫章太守尋遷湘州刺史將軍如故復進爵于湖侯中興初以邊寇未靖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為答問損益當須博通古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策試之由當藉學功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為秀才

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唯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于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唯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衒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於家卓尋遷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都督沔江諸軍鎮襄陽卓外柔內剛為政簡惠善於綏撫估稅悉除市無二價州境所有魚池先恒責稅卓不收其利皆給

貧民西土稱為惠政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偽許而心不同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聞雙言大驚曰甘侯前語吾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邪吾今下唯除姦凶耳卿還言之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卓不能决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亦先從後圖而論者謂懼逼而謀之雖吾情本不爾而事實有似心恒愧之今若復爾誰能明我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

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秉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昔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況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討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亂隴右竇融保河西以歸光武今日之事有似於此將軍有

重名於天下但當推亡固存坐而待之使大將軍勝方當崇將軍以方面之重如其不勝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竇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竇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西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於本朝非竇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力何

以北面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贈石城之守絶荆湘之粟將軍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遲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疆我弱是不量虛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北府精鋭戰勝之兵也擁彊衆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含所能御哉遡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

舉武昌若摧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施惠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剋敵也如是大將軍可不戰而自潰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時敦以卓不至慮在後為變遣參軍樂道融苦要卓俱下道融本欲背敦因說卓襲之語在融傳卓既素不欲從敦得道融說遂决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

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參軍羅英至廣州與陶侃刻期參軍鄧騫虞冲至長沙令譙王承堅守征西將軍戴若思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内皆稱萬歳武昌大驚傳卓軍至人皆奔散詔書遷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荆州牧梁州刺史如故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率兵下卓雖懐義正而性不果毅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猪口累旬不前敦大懼遣卓兄子行參軍卭求和謝卓曰君此自是

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時王師敗績敦求臺騶虞幡駐卓卓聞周顗戴若思遇害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謂今日每得朝廷人書常以胡寇為先不悟忽有蕭墻之禍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便危社稷吾適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刼天子以絶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說卓曰今分兵取敦不難但斷彭澤上下不得相赴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

既有忠節中道而廢更為敗軍將恐將軍之下亦各便求西遷不可得守也卓不能從樂道融亦日夜勸卓速下卓性先寛和忽便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櫃將離是以悲鳴主簿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狠愎聞諫輒怒方散兵大佃而不為備功曹滎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

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于寢傳首於敦四子散騎郎蕃等皆被害太寧中追贈驃騎將軍謚曰敬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鄰所重嘗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簿使說甘卓卓留為參軍欲與同行以老母辭卓而反承為魏乂所敗以虞悝兄弟為承黨乂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乂乂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

也以為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宏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之以為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

卞壼字望之濟陰寃句人也祖統琅邪内史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元仁無雙元仁粹字也弟裒嘗忤其郡將郡將怒訐其門内之私粹遂以不訓見譏議陵遲積年惠帝初為尚書郎楊駿執政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駿誅超拜右丞封

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張華之誅粹以華壻免官齊
王冏輔政為侍中中書令進爵為公及長沙王乂專權
粹立朝正色乂忌而害之初粹如厠見物若兩眼俄而
難作壼弱冠有名譽司兖二州齊王冏辟皆不就遇家
禍還鄉里永嘉中除著作郎襲父爵征東將軍周馥請
為從事中郎不就遭本州傾覆東依妻兄徐州刺史裴
盾盾以壼行廣陵相元帝鎮建鄴召為從事中郎委以
選舉甚見親仗出為明帝東中郎長史遭繼母憂既葬

起復舊職固辭不就元帝遣中使敦逼壼牋自陳辭甚哀苦帝遂不奪其志服闋為世子師壼前後居師佐之任盡匡輔之節一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轉散騎常侍侍講東宮遷太子詹事以公事免尋復職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時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終喪服訖議還前夫家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朞壼奏曰就如式

父臨終許諾必也正名依禮為無所據若父有命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絶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臨困謬亂使去留自由者此必為相要以非禮則存亡何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殉其子以非禮不從春秋禮記善之並以妾媵猶正以禮況其母乎式母於夫生事奉終非為既絶之妻夫亡制服不為無義之婦自云守節非為更嫁離絶之斷在夫沒之後夫之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

式以為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没無所託也寄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塚若式父亡後母尋没於式家必不以為出母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為母於同居之時至没前子之門而不以為母此為制離絶於二居裁出否於意斷離絶之斷非式而誰假使二門之子皆此母之生母戀前子求去求絶非禮於後家還反又非禮於前門去不可去還不可還則為無寄之人也式必内盡匡諫外極防閑不絶明矣何至守不

移於至親畧情理於假繼乎繼母如母聖人之教式為國士閨門之内犯禮違義開闢未有於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無孝敬之道存則去留自由亡則合葬路人可謂生事不以禮死葬不以禮者也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案侍中司徒臨潁公組敷宣五教實在任人而含容違禮曾不貶黜揚州大中正侍中平望亭侯𢗼淮南大中正散騎侍郎弘顕執邦論朝野取信不能率禮正違崇孝敬之教並為不勝其任請以見事

免組辯弘官大鴻臚削爵土廷尉結罪疏奏詔特原組等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壼遷吏部尚書王含之難加中軍將軍含滅以功封建興縣公尋遷領軍將軍明帝不豫領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輔幼主復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帝崩成帝即位羣臣進璽司徒王導以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輿疾而至皇太后臨朝壼與庾亮對直省中共參機要時召南

陽樂譔為郡中正潁川庾怡為廷尉評譔怡各稱父命不就壹奏曰人無非父而生職無非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為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譔父之意則人皆不為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

人皆不為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可聽何以許謨怡之得稱父命乎此為謨以名父子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以為永制朝議以為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是時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壼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壼斷裁切直不畏彊禦皆此類

也壼幹實當官以褒貶為已任勤於吏事欲軌正督世不肯茍同時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為諸名士所少而無卓爾優譽明帝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阮孚每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推奏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以勲德輔政成帝

每幸其宅嘗拜導妻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
之曰王茂弘駑㾕耳若卞望之之巖巖刁元亮之察察
戴若思之峰岠當敢爾邪壼廉潔儉素居甚貧約息當
婚詔特賜錢五十萬固辭不受後患面創累乞解職拜
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時庾亮將徵蘇峻言於朝曰峻
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
復經年為惡滋蔓不可復制此是鼂錯勸漢景帝早削
七國事也當時議者無以易之壼固爭謂亮曰峻擁彊

兵多藏無賴且逼近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跌宜深思遠慮恐未可倉卒亮不納壼知必敗與平南將軍温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懐此於邑温生足下奈此事何吾今所慮是國之大事且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更速必縱其羣惡以向朝廷朝廷威力誠桓桓交須接鋒履刃尚不知便可即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為外藩任而今恨出足下在外若卿在内俱諫必當相從今内外戒嚴四方有

備峻凶狂必無所至耳恐不能使無傷如何壼司馬任
台勸壼宜畜良馬以備不虞壼笑曰以逆順論之理無
不濟若萬一不然豈須馬哉峻果稱兵壼復為尚書令
右将軍領右衛将軍餘官如故峻至東陵口詔以壼都
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将軍給事中壼率郭
默趙允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為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
還死傷者以千數壼雅並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谿
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宫寺六軍敗績壼時

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
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
相随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壺左光禄大夫加散
騎常侍尚書郎弘納議以為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
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之追贈實未副衆望謂宜加
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勲司徒王導見議進贈驃騎將
軍加侍中訥重議猶以為未厭衆望於是改贈壺侍中
驃騎将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

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眕子誕嗣咸康六年成帝追思壼下詔曰壼立朝忠恪喪身凶冦所封懸遠租秩薄少妻息不贍以為慨然可給實口廩其後盜發壼墓尸僵鬢髮蒼白面如生兩手悉拳爪甲穿達手背安帝詔給錢十萬以修塋兆壼第三子瞻位至廣州刺史瞻弟眈尚書郎壼從父兄敦字仲仁父俊清

貞有識檢以名理著稱其鄉人郤詵恃才陵慠俊兄弟俊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讎詵以楊駿故吏被繫俊時為尚書郎案其獄詵懼不免俊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為左丞復奏陷卞氏俊歷位汝南相廷尉卿敦弱冠任州郡辟司空府稍遷太子舍人尚書郎朝士多稱之東海王越聞名以為主簿王彌逼洛敦及胡毋輔之勸越擊王彌而王衍潘滔共執不聽敦廷争若至衆咸壯之出補汝南内史元帝之為鎮東請為

軍諮祭酒不就征南将軍山簡以為司馬尋而王如杜曾相繼為亂簡乃使敦監沔北七郡軍事振威将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冦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将軍王敦請為軍司中興建拜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帝備求良将可以式遏邉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将軍徐州刺史鎮泗口及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将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軍多為所

陷竟以畏愞貶秩三等為鷹揚将軍徵拜大司農王敦
表為征虜将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之討王敦也以為
鎮南将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徙光禄
勲出為都督安南将軍湘州刺史假節尋進征南将軍
固辭不拜蘇峻反温嶠庾亮移檄征鎮同赴京師敦擁
兵不下又不給軍糧唯遣督護荀璲領數百人隨大軍
而已時朝野莫不怪歎陶侃亦切齒忿之峻平侃奏敦
阻軍顧望不赴國難無大臣之節請檻車收付廷尉丞

相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寛宥轉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之職徵為光禄大夫領少府敦既不討蘇峻常懐愧恥名論自此虧矣尋以憂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子滔嗣

劉超字世瑜琅邪臨沂人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章七世孫封臨沂縣慈鄉侯子孫因家焉父和為琅邪國上軍將軍超有志尚為縣小吏稍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為元帝所拔恒親侍左右遂從渡江轉安東府

舍人專掌文檄相府建又為舍人于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跡與帝手筆相類乃絶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賔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原鄉亭侯食邑七百户轉行參軍中興建為中書舍人拜騎都尉奉朝請時臺閣初建庶績未康超職典文翰而畏慎靜密彌見親待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錫無德而禄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尋

出補句容令推誠於物為百姓所懷常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書家産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入為中書通事郎以父憂去官既葬屬王敦稱兵詔超復職又領安東上將軍尋六軍敗散唯超按兵直衛帝感之遣歸終喪禮及錢鳳構禍超招合義士從明帝征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超家貧妻子不贍帝手詔褒之賜以魚米超辭不受超後須純色牛市不可

得啟買官外廐牛詔便以賜之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
拜中書侍郎拜受往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
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
衆以宿衛號為君子營咸和初遭母憂去官哀服不離
身朝夕號泣朔望輒步至墓所哀慼路人及蘇峻謀逆
超代趙允為左衛將軍時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
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處宮
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

后崩軍衛禮章頓闕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内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温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為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

将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将兵入收超及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将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遣高顗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超天性謙慎歷事三帝恒在機密並蒙親遇而不敢因寵驕謟故士人皆安而敬之子訥嗣謹飭有石慶之風歷中書侍郎下邳内史訥

子享亦清慎為散騎郎
鍾雅字彦胄潁川長社人也父曄公府掾早終雅少孤
好學有才志舉四行除汝陽令入為佐著作郎母憂去
官服闋復職東海王越請為參軍遷尚書郎避亂東渡
元帝以為丞相記室參軍遷臨淮内史振威將軍頃之
徵拜散騎常侍轉尚書右丞時有事於太廟雅奏曰陛
下繼承世數於京兆府君為元孫而今祝文稱曽孫恐
此因循之失宜見改正又禮祖之昆弟從祖父也景皇

帝自以功德為世宗不以伯祖而登廟亦宜除伯祖之文詔曰禮事宗廟自曽孫以下皆稱曽孫此非因循之失也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稱伯祖不安如所奏轉北軍中候大将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補宣城內史錢鳳作逆加廣武将軍率衆屯青弋時廣德縣人周玘為鳳起兵攻雅雅退據涇縣收合士庶討玘斬之鳳平徵拜尚書左丞明帝崩遷御史中丞時國喪未朞而尚書梅陶私奏女妓雅劾奏陶無大臣忠慕之

節請加放黜穆后臨朝特原不問雅直法繩違百寮皆憚之北中郎將劉遐卒遐部曲作亂詔郭默討之以雅監征討軍事假節事平拜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雅為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距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拜侍中尋王師敗績雅與劉超並侍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隨時之宜而坐待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

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尅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遷車駕幸石頭雅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賊平追贈光禄勲其後以家貧詔賜布帛百匹子誕位至中軍參軍早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十三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七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

孫惠 熊遠 王鑒 陳頵 高崧 郭璞 葛

洪 庾亮 子彬 羲 龢 亮弟懌 懌弟冰 冰弟條 條弟翼 桓彝 子雲 雲

弟豁 豁子石虔 石虔子振 石虔弟石秀 石民 石生 石綏 石康 豁弟祕 祕弟冲

冲子嗣　嗣子肖　肖　王湛子承　承子述
弟謙　謙弟修　徐寧　述子坦之　禕之
坦之子愷　愉　國寶　忱　愉子　荀崧子蕤
綏　承族子嶠　袁悅之　祖台之　羨

范汪子寧汪叔堅　劉惔　張憑　韓伯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吳豫章太守賁曾孫也父祖並仕吳惠口訥好學有才識州辟不就寓居蕭沛之間永寧初赴齊王冏義討趙王倫以功封晉興縣侯辟大司馬戶曹掾轉東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歸藩辭甚切至冏不納惠

懼罪辭疾去頃之冏果敗成都王穎引惠爲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是時穎將征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時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秘之以書干越辭旨慷慨越省書榜道以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除散騎郎太子中庶子復請補司空從事中郎

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久就矣越遷太傅以惠爲軍諮祭酒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彩除秘書監不拜轉彭城内史廣陵相遷廣武將軍安豐内史以迎大駕之功封臨湘縣公元帝遣甘卓討周馥於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鋭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鋭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既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鋭奔

入蠻中尋病卒時年四十七喪還鄉里朝廷明其本心追加弔賻

熊遠字孝文豫章南昌人也祖翘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黄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遠有志尚縣召爲功曹不起彊與衣幘扶之使謁十餘日薦於郡由是辟爲文學掾遠曰辭大不辭小也固請留縣太守察遠孝廉屬太守討氐羌遠遂不行送至隴右而還後太守會稽夏靜辟爲功曹及靜去職遠送

至會稽以歸州辟主簿别駕舉秀才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寧遠護軍元帝作相引為主簿時傳北陵被發帝將舉哀遠上疏言承傳之語未可為定且園陵非一而直言侵犯遠近弔問答之宜當有主謂應更遣使攝河南尹按行得審問然後可發哀即宜命將至洛修復園陵討除逆類則天下響應矣屬有杜弢之難不能從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遠建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躬耕帝籍之議時論美之建興初正旦將作樂遠諫

以孝懷皇帝梓宫未反履端元日正始之初貢士鱗萃
南北雲集有識之士於是觀禮令榮耳目之觀崇戲弄
之好非納軌物有塵大猷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元
帝納之轉丞相參軍是時琅邪國侍郎王鑒勸帝親征
杜弢遠上疏言且當命將興師不宜親舉會弢已平轉
從事中郎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散騎常侍帝每
歎其忠公謂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到可
謂王臣也吾所欣賴卿其勉之及中興建帝賜諸吏投

刺勸進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賜司徒吏凡二十餘
萬遠以爲秦漢因赦賜爵非長制也今案投刺者不獨
近者情重遠者情輕可依漢法例賜天下爵於恩爲普
無偏頗之失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僞之端帝不從轉
爲御史中丞時尚書刁協用事衆皆憚之尚書郎盧綝
將入直遇協於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不迴協
令威儀牽捽綝墮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免協官時
冬雷電且大雨帝下書責躬引過遠復上疏以爲胡賊

猾夏二帝幽殯梓宫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讐賊未報爲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謟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沈泥滓時所善者翺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爲薄朝廷以從順爲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辯爭之臣士有禄位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先禄不試甚

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好惡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内史時王敦作逆沈充舉兵應之加遠將軍距而不受不輸軍資於充以保境安衆爲務敦至石頭諷朝廷徵遠乃拜太常卿加散騎常侍敦深憚其正而有謀引爲長史數月病卒遠弟緡名亞於遠爲王敦主簿終於鄱陽太守緡字鳴鵠位至武昌太守

王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

稱初爲元帝琅邪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親征帝深納之卽命中外戒嚴會弢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為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戭並有才筆濤字茂畧歷著作郎無錫令戭字庭堅亦爲著作並早卒

陳頵字延思陳國苦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

門頵曰當使容車馬許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尢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劾案沛王韜獄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顒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頵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且依法窮竟又問僚

佐曰河北白壤膏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爲中正答曰詩稱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於山澤河北土平氣均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彦眞以爲汝頴巧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顗曰彦眞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魏二祖起於沛譙凖之衆州莫與之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半天下此言非虛㑹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元康中舉孝廉而州將留之顗

薦同縣焦保州遂辟保齊王冏起義州遣顗將兵赴之拜駙馬都尉遭賊避難于江西歷陽内史朱彦引爲參軍鎮東從事中郎袁琇薦顗於元帝遷鎮東行參軍事典法兵二曹顗與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由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法物墜喪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

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建興初制版補録事參軍參佐掾屬多設解故以避事任顧議諸僚屬秉昔西臺養望餘弊小心恭肅更以爲俗偃蹇倨慢以爲優雅至今朝士縱誕臨事遊行漸弊不革以至傾國故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隄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臨使稱疾須催乃行者皆免官初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制己亥格其後論功雖小亦皆依用顗意謂不宜以爲常式駮之曰聖主懸爵賞

功制罰糾違斯道茍明人赴水火且名器之實不可妄假非才謂之致寇寵厚戒在斯亡昔孫秀口唱篡逆手弄天機惠皇失御九服無戴三王建義席卷四海合起義之衆結天下之心故設已亥義格以權濟難此自一切之法非常倫之格也其起義以來依格雜猥遭人為侯或加兵伍或出皁僕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庸隷之門使天官降辱王爵黷賤非所以正皇綱重名器之謂也請自今以後宜停之顧以孤寒數有奏議朝士多

惡之出除譙郡太守太興初以疾徵久之白衣兼尚書因陳時務以爲昔江外初平中州荒亂故貢舉不試宜漸循舊搜揚隱逸試以經策又馬隆孟觀雖出貧賤勳濟甚大以所不習而統戎事鮮能以濟宜開舉武畧任將帥者言問核試盡其所能然後隨才授任舉十得一猶勝不舉況或十得二三日磾降虜七世內侍由余戎狄入爲秦相豈藉華宗之族見齒於奔競之流乎宜引幽滯之儁抑華校實則天清地平人神感應後拜天門

太守殊俗安之選腹心之吏爲荆州參軍若有調發動靜馳白故恒得宿辦陶侃征還顗先至巴陵上禮侃以爲能表爲梁州刺史綏懷荒弊甚有威惠梁州大姓互相嫉妬說顗年老耳聾侃召顗還以西陽太守蔣巽代之年六十九卒

高崧字茂琰廣陵人也父悝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饜每致甘肥於母撫幼弟以友愛稱寓居江州刺史華軼辟爲西曹書佐及軼敗悝藏匿軼

子經年會赦乃出元帝嘉而宥之以爲參軍遂歷顯位至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崧少好學善史書總角時司空何充稱其明惠充爲揚州引崧爲主簿益相欽重轉驃騎主簿舉州秀才除太學博士父艱去職初悝以納妾致訟被黜及終崧乃自繫廷尉訟冤遂停喪五年不葬表疏數十上帝哀之乃下詔曰悝備位大臣違憲被黜事已久判其子崧求直無已今特聽傳侯爵由是見稱拜中書郎再遷黄門侍郎簡文帝輔政引爲撫

軍司馬時桓温擅威率衆北伐軍次武昌簡文患之崧
曰宜致書喻以禍福自當反斾如其不耳便六軍整駕
逆順於兹判矣若有異計請先釁鼓便於坐爲簡文書
草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畧大算能
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
本運轉之艱古人之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須
所以深用惟疑在乎此耳然異常之事衆之所駭遊聲
噂嗒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

振擾一時崩散如其不然者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于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先存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溫得書還鎮崧累遷侍中是時謝万爲豫州都督疲於親賓相送方臥在室崧徑造之謂曰卿今疆理西藩何以爲政万粗陳其意崧便爲敘

刑政之要數百言万遂起坐呼崧小字曰阿酃故有才具邪哀帝雅好服食崧諫以爲非萬乘所宜陛下此事寳日月之一食也後以公事免卒於家子耆官至散騎常侍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父瑗爲尚書都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增損瑗多駮正之以公方稱終於建平太守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竒字妙於陰陽算歴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

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竊青囊中書未及讀而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桑梓其翦為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為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

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晏孟康安之無心南度璞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趣裝去之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

爲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三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悅璞攜婢去後數旬而廬江陷璞既過江宣城太守殷祐引爲參軍時有物大如水牛灰色卑脚脚類象胸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下衆咸異焉祐使人伏而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卦曰艮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兕匪虎身與鬼并精見二午法

當爲禽兩靈不許遂被一創還其本墅按卦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遂去不復見郡綱紀上祠請殺之巫云此是郳亭驢山君鼠使詣荆山暫來過我不須觸之其精妙如此祐遷石頭督護璞復隨之時有鼯鼠出延陵璞占之曰此郡東當有妖人欲稱制者尋亦自死矣後當有妖樹生然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者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期明年矣無錫縣欻有茱萸四株交枝而生若連理者其年盜殺

吳興太守袁琇或以問璞璞曰卯爻發而沴金此木不曲直而成災也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嘗令作卦璞言公有震厄可命駕西出數十里得一栢樹截斷如身長置常寢處災當可消矣導從之數日果震栢木粉碎時元帝初鎮建業導令璞筮之遇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

睽曰會稽當出鐘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卽位大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竒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

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璞著江賦其辭甚偉爲世所稱後復作南郊賦帝見而嘉之以爲著作佐郎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物所以顯天人之統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歲首粗有所占卦得解之既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龍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升陽未布隆陰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推之皆爲刑獄殷繁理有壅濫又去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羣陰之府所以照察幽情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爲金家涉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充溢怨歎之氣所致往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流長標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變致若斯之恠邪明皇天所以保祐金家子愛陛下屢見災

異殷勤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極之謫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以益陛下旰食之勞也臣謹尋按舊經尚書有五事供御之術京房易傳有消復之救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雉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禍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

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斃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基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貞明仁恕重光四祖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尚此然即位以來而康哉之歌不作者何邪殆由仗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為忠信之薄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願陛下少鑒臣言疏奏優詔報之其後日有

黑氣𨷷復上疏曰臣以頑昧近者冒陳所見陛下不遺
狂言事蒙御省伏讀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升陽未布
隆陰仍積坎為法家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疑
將來必有薄蝕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去山六七丈精光
潛暗而色都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
相薄擊良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
陰之位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
著之所致也去微臣所陳未及一月而便有此變益明

皇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年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眚再見日月告釁見懼詩人無曰天高其鑒不遠故宋景言善熒惑退次光武寧亂呼沲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應應之以德則休祥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躬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元同之化上所以允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羣謗矣頃之遷尚書郎數言便宜多所匡益明帝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

才學見重埒於嶠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著作郎干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為害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辭不載永昌元年皇孫生璞上疏曰臣竊惟陛下符運至著勲業至大而中興之祚不隆聖敬之風未躋者殆由法令大明刑教大峻故水至清則無魚政至察則衆乖此自然之勢也臣去春啟事以囹圄充

斥陰陽不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其後月餘日果薄鬬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復欲有構妄者咎徵漸成臣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甘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動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積則下代上此徵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遂不幸

謬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靈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承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罰勑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祥必增矣疏奏納焉

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着羽衣就淫之旣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便去谷遂成宦者

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宮中璞上疏陳其妖異不宜引之禁內臣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許步人以近水為言璞曰即為陸矣其後沙漲數十里皆為桑田未期王敦起璞為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為大將軍掾有美名為敦所重未幾而没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即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時休歸帝乃遣使齎手

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文多不載璞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

匆來反更如是非但吾禍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嬰王敦之禍𧎘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温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决嶠亮令占己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令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是爲舉事必有成也於是勸帝討敦初璞每言殺我者山宗至是果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曰卿更筮吾壽幾

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璞臨出謂行刑者欲何之曰南崗頭璞曰必在雙栢樹下此栢應有大鵲巢衆索之不得璞更令尋覓果於枝間得一大鵲巢密葉蔽之初璞行經越城間遇一人呼問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自當知其人遂受而去至是果此人行刑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時年四十九初庾翼幼時常令璞筮

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及康帝即位將改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邪丘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得免乎其年翼卒冰又筮其後嗣卦成曰卿諸子並當貴盛然有見白龍者凶徵至矣若墓碑生金庾氏之大忌也後冰子蘊爲廣州刺史妾房内忽有新生白狗子莫知所由來其妾秘愛之不令蘊知狗轉長大

蘊入見狗眉眼分明又身至長而弱異於常狗蘊甚怪之將出共視在衆人前忽失所在蘊慨然曰殆白龍乎庾氏之禍至矣又墓碑生金俄而爲桓温所滅終如其言璞之占驗皆此類也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别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子驁官至臨賀太守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吴大鴻臚父悌吴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樗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時輩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冐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術從祖玄吴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錬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

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内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

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内侯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遷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勾漏令元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求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上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宫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

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篤陋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礙也要離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

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旣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粗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

閭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耳世儒徒知服
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毀謗眞正
故余所著悉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
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
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爲名其餘所
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
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
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聞

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顔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

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在外戚傳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書風格整峻動由禮節閨門之内不肅而成時人以為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

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儼莫敢造之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温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黄門侍郎散騎常

侍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因表為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為中書監亮上疏辭讓深陳外戚之戒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為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距錢鳳及沈充之走吳興也又假亮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不

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撫軍將軍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羕將有異謀亮直入卧內見帝流涕不自勝既而正色陳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共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寛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删除遺詔並流

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温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城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羕宗帝室近屬羕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邪人卞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乃徵峻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温嶠亦累書止之亮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温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起義兵

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
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遣拒之不能制
峻乘勝至于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于建
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
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柂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
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着賊衆心乃安亮攜
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温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
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

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旨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噉薤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尤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旣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敗之來豈獨由峻也亮時以二千人守

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温嶠舟亮得進見稽顙哽咽詔羣臣與亮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謝罪陳誠優詔答之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以自效出為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亮

遂受命鎮蕪湖項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術劉仕等步騎一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豫荆江三州刺史開

府儀同三司亮固讓開府乃遷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欲起兵廢導而郗鑒不從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鑒而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為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

𨽻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黄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彊並佃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

誅逋逆實聖朝之所先務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

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輙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

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以資用未備不

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

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

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

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又固辭帝許之

咸康六年薨時年五十二追贈太尉謚曰文康喪至車

駕親臨及葬又贈永昌公印綬亮弟冰上疏陳兄志不受帝從之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類也三子彬羲龢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温嶠嘗隱暗怛

之彬神色自若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蘇峻之亂遇害羲少有時譽初爲吳國內史時穆帝頗愛文義羲至郡獻詩頗存諷諫其詩文多不載羲方見授用而卒子準太元中自侍中代桓石虔爲豫州刺史西中郎將鎮歷陽卒官準子悅羲熙中江州刺史準弟楷自有傳龢字道季好學有文章叔父翼將遷鎮襄陽龢年十五以書諫止翼翼甚奇之升平中代孔嚴爲丹陽尹表除衆役六十餘事太和中代王恬爲

中領軍卒於官子恒尚書僕射贈光祿大夫亮弟懌字
叔預少以通簡爲兄亮所稱弱冠西陽王羕辟不就東
海王冲爲長水校尉清選綱紀以懌爲功曹除暨陽令
又爲冲中軍司馬轉散騎侍郎遷左衛將軍以討蘇峻
功封廣饒男出補臨川太守歷監梁雍三州軍事轉輔
國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鎮魏興時兄亮總統六州以懌
寛厚容衆故授以遠任爲東西勢援尋進監秦州氐羌
諸軍事懌遣牙門霍佐迎將士妻子佐驅三百餘口亡

入石虎亮表上貶懌爲建威將軍朝議欲召還亮上疏曰懌御衆簡而有惠州户雖小賴其寛政佐等同惡大數不多且懌名號大不可以小故輕議進退其文武之心轉已安定賊帥艾秀遣使歸誠上洛附賊降者五百餘口冀一安穩無復怵惕從之後以所鎮險遠糧運不繼詔懌以將軍率所領屯半洲尋還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進號西中郎將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軍事假節鎮蕪湖懌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侍

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䕫牙先聆其音懌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後懌聞之曰此人宜在帝之左右又嘗以毒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有毒飲犬犬斃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懌聞遂飲鴆而卒時年五十贈衛將軍謚曰簡子統字長仁少有令名司空太尉辟皆不就調補撫軍會稽王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寧夷護軍尋陽太守年二十九卒時人稱其才器甚惜之子元之官至宣城内史

懌弟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爲世論所重亮嘗以爲庾氏之寶司徒辟不就徵祕書郎預討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國内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内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别率張健於吳中時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於是乘勝而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抜之冰勳爲多封新吳縣侯固辭不受

遷給事黄門侍郎又讓不拜司空郗鑒請爲長史不就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内史徵爲領軍將軍又辭尋入爲中書監揚州刺史都督揚豫兖三州軍事征虜將軍假節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恇然冰兄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賔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初導輔政每從寛惠冰頗任威刑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

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户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固辭許之成帝疾篤時有妄爲尚書符勑宫門宰相不得前左右皆失色冰神氣自若曰是必虚妄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即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盛乃求外出會弟翼當伐石虎於是以本號除都督江荆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以爲翼援臨發上疏頗盡忠益頃之獻皇后臨朝徵

冰輔政冰辭以疾篤尋而卒時年四十九冊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祠以太牢冰天性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嘗貸官絹十匹冰怒捶之市絹還官臨卒謂長史江彪曰吾將逝矣恨報國之志不展死之日歛以時服無以官物也及卒無絹爲衾室無妾媵家無私積世以此稱之冰七子希襲友蘊倩邈柔希字始彦初拜祕書郎累遷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建安太守未拜復爲長史兼右衛將軍遷侍中出爲輔國將軍吳國内史希旣

后之戚屬冰女又爲海西公妃故希兄弟並顯貴太和中希爲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蘊爲廣州刺史並假節友東陽太守倩太宰長史邈會稽王參軍柔散騎常侍倩最有才器桓溫深忌之初慕容儁圍梁父斷澗水泰山太守諸葛攸奔鄒山魯高平等數郡皆没希坐免官頃之徵爲護軍將軍希怒固辭希初免時多盜北府軍資溫諷有司劾之復以罪免遂家于晉陵之暨陽初郭璞筮冰云子孫必有大禍唯用三陽可以有後故希

求鎭山陽友爲東陽家于暨陽及海西公廢桓温陷倩及柔以武陵王黨殺之希聞難便與弟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藴於廣州飲鴆而死及友當伏誅友子婦桓祕女也請温故得免故青州刺史武沉希之從母兄也潛餉給希經年温後知之遣兵捕希武沉之子遵與希聚衆於海濱畧漁人船夜入京口城平北司馬卞眈踰城奔曲阿吏士皆散走希放城内囚徒數百人配以器杖遵於外聚衆宣令云逆賊桓温廢帝殺王稱海

西公密旨誅除凶逆京都震擾內外戒嚴屯備六門平北參軍劉奭與高平太守郗逸之遊軍督護郭龍等集衆拒之卞眈又與曲阿人弘戎發諸縣兵二千并力屯新城以擊希希戰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太守周少孫討之城陷被擒希邈及子姪五人斬于建康市遵及黨與並伏誅唯友及蘊諸子獲全友子叔宣右衛將軍蘊子廓之東陽太守冰弟條字幼序初辟太宰府累遷黃門郎豫章太守徵拜祕書監賜爵鄉侯出爲冠軍將軍

臨川太守豫章黄韜自稱孝神皇帝以臨川人李高爲相聚黨數百人乘犢車衣皂袍攻郡縣條討平之條於兄弟最凡劣故禄位不至卒官贈左將軍條弟翼字稚恭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温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因言於成帝曰桓温以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宜委以方面之任必有匡濟艱難之

勲蘇峻作逆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亮敗與翼俱奔事平詔辟太尉陶侃府轉參軍累遷從事中郎在公府雍容諷議頃之除振威將軍西陽太守撫和百姓甚得歡心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護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仗石城得全翼之勲也賜爵都亭侯及亮卒授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鎮武昌翼以帝舅年少超居大任遐邇屬目慮

其不稱翼毎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畧深遠數年之中公私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幹由是自河以南皆懐歸附石虎汝南郡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又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已任言論慷慨形于辭色將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賜穀二百斛時東土多賦役百姓乃從海道入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表陳

東境國家所資侵擾不已逃逸漸多夷人常伺隙若知造鑄之利將不可禁時殷浩徵命無所就而翼請為司馬及軍司並不肯赴翼遺浩書因致其意先是殷浩父羨為長沙在郡貪殘兄冰與翼書屬之翼報書曰殷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亦似由有佳兒弟故小令物情難之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亦不稍以此寥蕭之也既雅敬洪遠又與浩親善其父兄得失豈以小小計之大較江東政以傴僂豪彊以為民蠹時有

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而為官出二千户政雖不倫公彊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惛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治之荆州所統一二十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翼有風力格裁發言立論皆如此

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
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兟雖驍果未必能固若
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
不顧怨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陸
入沔五日淯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
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鋭三萬風馳上
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黄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
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

竊謂桓溫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於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言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

退可以保據上流臣輙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衷唯兄冰意同桓溫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

將軍曹據追擊於撓溝北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康帝崩兄冰卒以國家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尋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後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遣益州刺史周

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於江陽翼如厠見
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疾篤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
將軍荆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
永和元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翼卒
未幾部將于瓚戴羲等作亂殺將軍曹據翼長史江虨
司馬朱燾將軍袁眞等共誅之爰之有翼風尋爲桓温
所廢温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
義城太守代方之而方之爰之並遷徙于豫章

桓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父顥
官至郎中彝少孤貧雖簞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
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
人方之許郭少與庾亮深交雅爲周顗所重顗常歎曰
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起家州主簿赴齊王冏義
拜騎都尉元帝爲安東將軍版行逡遒令尋辟丞相中
兵屬累遷中書郎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于時王敦擅
權嫌忌士望彝以疾去職嘗過輿縣縣宰東海徐寧字

安期通朗博涉彝遇之欣然停留累日結交而别先是庾亮每屬彝覔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眞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即遷吏部郎竟歷顯職明帝將伐王敦拜彝散騎常侍引參密謀及敦平以功封萬寧縣男丹陽尹溫嶠上言宣城阻帶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帝手詔曰適得太眞表如此今大事新定朝廷須才不有君子其

能國乎方今外務差輕欲停此事彛上疏深自撝挹內外之任並非所堪但以墳栢在此郡欲暫結名義遂補彛宣城內史在郡有惠政爲百姓所懷蘇峻之亂也彛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人易擾可案甲以須後舉彛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别帥於蕪湖破之彛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敗遂長驅逕進彛以郡無堅城

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偽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偽降更思後舉彝

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
賊尚未平諸子並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
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
追贈興古太守初彝與郭璞善嘗令璞筮卦成璞以手
壞之彝問其故曰卦與吾同丈夫當此非命如何竟如
其言有五子溫雲谿秘沖溫別有傳雲字雲子初爲驃
騎何充參軍尚書郎不拜襲爵萬寧男歷位建武將軍
義城太守遭母憂去職葬畢起爲江州刺史稱疾廬于

墓次詔書敦逼固辭不行服闋然後莅職加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假節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升平四年卒贈平南將軍謚曰貞子序嗣官至宣城内史谿字子朗初辟司徒府祕書郎皆不就簡文帝召爲撫軍從事中郎除吏部郎以疾辭遷黄門郎未拜時謝万敗於梁濮許昌潁川諸城相次陷没西藩騷動溫命谿督沔中七郡軍事建威將軍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擊

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溫既內鎮以豁監荆揚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時梁州刺史司馬勲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桓羆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億等逐太守桓淡據宛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於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旋又監寧益軍事溫薨遷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并前五州軍事苻堅冦蜀豁遣江夏相竺瑤距之廣漢太守趙長等戰死瑤引

軍退頃之堅又寇涼州弟冲遣輔國將軍朱序與豁子江州刺史石秀泝流就路稟節度豁遣督護桓罷與序等游軍沔漢爲涼州聲援俄而張天錫陷沒詔遣中書郎王尋之詣豁諮謀邊事豁表以梁州刺史毛憲祖監沔北軍事兗州刺史朱序爲南中郎將監沔中軍事鎮襄陽以固北鄙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不許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

亮益州刺史周仲孫並委戍奔潰谿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尋卒時年五十八贈司空本官如故謚曰敬賻錢五十萬布五百疋使者持節監護喪事谿時譽雖不及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彊寇故功業不建初谿聞苻堅國中有謠云誰謂爾堅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爲名以應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綏石康知名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趫捷絶倫從父在荆州於獵圍中見猛虎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

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虎跳石虔
亦跳高於猛虎猛虎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叔父
冲為苻健所圍垂没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之
中而還莫敢抗之三軍歎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
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初袁眞
以壽陽叛石虔以寧遠將軍南頓太守帥諸將攻之尅
其高城又擊苻堅將王鑒于石橋獲馬五百匹除竟陵
太守以父憂去職尋而苻堅入寇淮南詔曰石虔文武

器幹御戎有方古人絶哭金革不避况在餘哀豈得辭事可授奮威將軍南平太守尋進冠軍將軍苻堅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㵐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旣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尅管城禽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兖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冲卒石虔以冠軍將軍監豫揚州五郡軍事豫

州刺史尋以母憂去職服闋復本位久之命移鎮馬頭石虔求停歷陽許之太元十三年卒追贈右將軍追論平閤震功進爵作唐侯第五子誕嗣誕長兄洪襄城太守洪弟振字道全少果銳而無行玄爲荆州振爲揚武將軍淮南太守轉江夏相以兇橫見黜及玄之敗也桓謙匿於沮中振逃於華容之涌中玄先令將軍王稚徽戍巴陵稚徽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尅京邑馮稚等復平尋陽劉毅諸軍並敗於中路振大喜時安帝在江陵振

乃聚黨數十人襲江陵比至城有衆二百謙亦聚衆而出遂陷江陵迎帝於行宮振聞桓昇死大怒將肆逆於帝謙苦禁之乃止遂命羣臣辭以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更奉進璽綬以琅邪王領徐州刺史振爲都督八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既而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爲前鋒天下不足定今獨作此安歸乎遂肆意酒色暴虐無道多所殘害振營于江津南陽太守魯宗之自襄陽破

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
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
績振追奔遇宗之單騎於道弗之識也乃問宗之所在
紿曰已前走矣宗之於是自後而退尋而劉毅等破馮
該平江陵振聞該敗衆潰而走後與該子宏出自溳城
復襲江陵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奔襄陽振自號荆州刺
史建威將軍劉懷肅率寧遠將軍索邈與振戰於沙橋
振兵雖少左右皆力戰每一合振輙瞋目奮擊衆莫敢

當振時醉且中流矢廣武將軍唐興臨陣斬之石秀幼有令名風韻秀徹博涉羣書尤善老莊常獨處一室簡於應接時人方之庾純甚爲簡文帝所重謟爲荆州請爲鷹揚將軍竟陵太守非其好也尋代叔父冲爲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居尋陽性放曠常弋釣林澤不以榮爵嬰心善騎射發則命中嘗從冲獵登九井山徒旅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屬目止嘯詠而已謝安嘗訪以世務黙然不荅安甚怪之他日安

以語其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世事此公所諳吾又何言哉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年四十三卒於家朝野悼惜之追贈後將軍後改贈太常子稚玉嗣玄之篡也以石秀一門之令封稚玉爲臨沅王石民弱冠知名衞將軍謝安引爲參軍叔父冲上疏版督荆江豫三州之十郡軍事振武將軍領襄城太守戍夏口與石虔攻苻堅荆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隋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

郡太守沖甍詔以石民監荆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桓氏世莅荆土石民兼以才望甚爲人情所仰初沖遣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至是石民復遣兵助之尋而苻堅敗於淮淝石民遣南陽太守高茂衛山陵時堅雖破敗而慕容垂等復盛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湖陜二戍獲關中擔幢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將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苟

操等傳首京都而丁零翟遼復侵逼山陵石民使河南太守馮遵討之時乞活黄淮自稱并州刺史與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卒無子石生隆安中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歴驃騎太傅長史會稽世子元顯將伐桓𤣥石生馳書報𤣥𤣥甚德之及𤣥用事以爲前將軍江州刺史尋卒於官石綏元顯時爲司徒左長史𤣥用事拜黄門郎左衛將軍𤣥敗石綏

走江西塗中聚衆攻歷陽後爲梁州刺史傅歆之所殺石康偏爲玄所親愛玄爲荆州以爲振威將軍累遷荆州刺史討庾仄功封武陵王事具玄傳謐弟祕字穆子少有才氣不倫於俗初拜祕書郎兄溫抑而不用久之爲輔國將軍宣城内史時梁州刺史司馬勳叛入蜀祕以本官監梁益二州征討軍事假節勳平還郡後爲散騎常侍徙中領軍孝武帝初即位妖賊盧竦入宫祕與左衛將軍殷康俱入擊之溫入朝窮考竦事收尚書陸

始等懼罪者甚衆祕亦免官居于宛陵每憤憤有不平之色温疾篤祕與温子熙濟等謀共廢冲冲密知之不敢入頃温氣絶先遣力士拘録熙濟而後臨喪祕於是廢棄遂居于墓所放志田園好游山水後起爲散騎常侍凡三表自陳詔曰祕受遇先朝是以延之而頻有讓表以栖尚告誠兼有疾疢省用増歎可順其所執祕素輕冲冲時權盛祕恥常侍位卑故不應朝命與謝安書及詩十首辭理可觀其文多引簡文帝之盼遇先冲卒

長子蔚官至散騎常侍游擊將軍玄纂以爲醴陵王祕
弟冲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弱冠
太宰武陵王晞辟不就除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
守從溫征伐有功遷督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
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遷寧朔將軍義
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成進
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
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

駿楊凝等徙于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毘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鎮初彛亡後冲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冲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買德郎即冲小字也及冲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冲識之謂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頃之進監江荆豫三州之六郡軍事南中郎將假節州郡如故在江州凡十三年而溫薨孝武帝詔冲爲中

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時詔賻溫錢布漆蠟等物而不及大殮冲上疏陳溫素懷每存清儉且私物足舉凶事求還官庫詔不許冲猶固執不受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涖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慎凡諸死罪先上須報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羣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揚州自求出外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

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兖豫青陽五州之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以北中郎府并中軍鎮京口假節又詔冲及謝安並加侍中以甲仗五十人入殿時丹陽尹王藴以后父之重昵于安安意欲出藴爲方伯乃復解冲徐州直以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冲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汎舟

淮泗乘虛致討以救涼州拜表以聞優詔聽許會張天錫陷没於是罷兵俄而豁卒遷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又以其子嗣為江州刺史沖將之鎮帝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謝安送至溧州沖既到江陵時苻堅彊盛沖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以來荆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虎死經畧中原

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
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房陵縣界
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
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若狂狡送死則舊郢
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翦爲
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
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詔以荆州水旱
饑荒又冲新移草創歲運米三十萬斛以供軍資須年

豐乃止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没冲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遣左衛將軍張玄之詣冲諮謀軍事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威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苻堅拔堅筑陽攻武當走堅兖州刺史張崇堅遣慕容垂毛當寇鄧城苻熙石越寇新野冲既憚堅衆又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衝要密邇

彊寇兄子石民堪居此任輙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彊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令府州旣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兄邵喪將葬辭不欲出於是衞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輶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輶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冲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閭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于京都詔歸冲府以平震功封次子謙宜陽侯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揚威將軍朱綽

討之遂焚燒沔北田稻拔六百餘户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初沖之西鎮以賊寇方彊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内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己任又與朱序款密俄而序没於賊沖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内侵沖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鋭三千來赴京師謝安謂三千人

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吏佐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唯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勲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慚恥發病而卒時年五十七贈太尉本官如故謚曰宣穆賻錢五十萬布五百疋冲性儉素而

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布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由得故沖笑而服之命處士南陽劉驎之爲長史驎之不屈沖親往迎之禮之甚厚又辟處士長沙鄧粲爲别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唯沖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爲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臨江瞻送號哭盡哀後玄篡位追贈太傅宣城王有

七子嗣謙修崇弘羨怡嗣字恭祖少有清譽與嶷子石秀並爲桓氏子姪之冠冲旣代嶷西鎮詔以嗣督荆州之三郡豫州之四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莅事簡約修所住齋應作板檐嗣命以茅代之版付船官轉西陽襄城二郡太守鎮夏口後領江夏相卒官追贈南中郎將謚曰靖子胥嗣胥字茂遠少有清操雖奕世華貴甚以恬退見稱初拜秘書丞累遷中書郎秘書監玄甚欽愛之遷中書令玄簒位爲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

歸降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勲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
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冲昔藩陜西忠誠
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冲遺勤用悽于懷其孫肩
宜見矜宥以獎爲善可特全生命徙于新安及東陽太
守殷仲文永嘉太守駱球等謀反陰欲立肩爲玄嗣事
覺伏誅嗣弟謙字敬祖詳正有器望初以父功封宜陽
縣開國侯累遷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孫恩之亂謙出奔
無錫徵拜尚書驃騎大將軍元顯引爲諮議參軍轉司

馬元興初朝廷將伐玄以桓氏世在陝西謙父沖有遺
惠於荆楚懼人情向背乃用謙爲持節都督荆益寧梁
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假節以安荆楚玄既
用事以謙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中軍將軍謙兄弟
顯列玄甚倚仗而内不能善也改封謙寧都侯拜尚書
令加散騎常侍遷侍中衛將軍開府録尚書事玄篡位
復領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保
護乘輿頗有功焉然而暗愞尤不可以造事初勸振率

軍下戰巳守西陵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於姚興與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乃表興請謙共順流東下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末雖篡位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令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蜀欲虛懷引士縱疑之乃置謙於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主言神矣後與縱將譙道福俱下謙於道占募

百姓感冲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謙弟修
字承祖尚簡文帝女武昌公主歷吏部郎稍遷左衛將
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修
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修次句
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修旣旋軍而楊佺期已至
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崩駭修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
王恭恭旣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
能制仲堪佺期使並順命朝廷納之以修爲龍驤將軍

荆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為廣州修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荆州刺史中丞江績奏修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宣傳不盡以為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尋代王凝之為中護軍頃之玄破仲堪佺期詔以修為征虜將軍江州刺史尋復為中護軍玄執政以修都督六州右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尋進撫軍將軍加散

騎常侍玄纂以爲撫軍大將軍封安成王劉裕義旗起
斬之徐寧者東海郯人也少知名爲輿縣令時廷尉桓
彛稱有人倫鑒識彛嘗去職至廣陵尋親舊還遇風停
浦中累日憂悒因上岸見一室宇有似廨署訪之云是
輿縣彛乃造之寧清惠博涉相遇欣然因留數夕彛大
賞之結交而别至都謂庾亮曰吾爲卿得一佳吏部郎
語在彛傳即遷吏部郎左將軍江州刺史卒官

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

龍顙大鼻少語言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於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甞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旣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

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廻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能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

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内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承字安期清虚寡欲無所修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

廣馬永寧初為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因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

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寛恕如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

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如父子述嗣述字懐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沉静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懐祖清貞簡

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
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
不行歷庾氷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
猛虎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氷言天道玄遠鬼神難言
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何避之有時朝議亦不允翼遂不
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内史莅政清
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
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遠近

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温長史温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

膝上坦之因言温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耶詎可畏温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温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守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爾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此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

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内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常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迫懸車上疏乞骸骨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温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温欲以虚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

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耳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温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謚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絶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東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

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温長史尋以父憂去
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
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
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
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
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敎頗尚刑名學
著廢莊論以闡之爲當世所稱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
臨崩詔大司馬温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

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
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温薨
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
徐兖青三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表言僕射臣安中軍
臣沖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
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
皆應諮此二臣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也表奏帝納
之時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

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復聊以自娛耳若潔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麤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之答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

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議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中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好標明賢勝多類此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

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唯憂國家之事朝野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坦之弟禕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沈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為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

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内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領兵守石頭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於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内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

壻父子寵貴又甞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
温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國寶少無
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
書郎國寳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為餘曹郎甚
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
處遂間毁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為祕書丞俄遷琅邪内
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
軍與道子專權扇動内外中書郎范甯國寳舅也儒雅

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瑗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寗寗甯由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為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為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

大呼以盤醆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頊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疎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

女為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為琅邪内史亦以邪佞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為心腹並為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内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陽尹道子悉以東宫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才器各居名藩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為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為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羣望因

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拒王恭道子既不能拒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歛不知

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國寶弟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有發忱不與之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吴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儁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

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荆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懼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

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嘗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類此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愉子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遇實鄙而無行父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

血流滂沲俄拜荆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官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論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故也自祖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恍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彖族子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排汝南王亮退衞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

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敎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叙且可給錢三十萬布三百疋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爵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洲荻以問羣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庶民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

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敦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全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黜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帛百疋錢十萬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

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袁悅之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也父朗給事中悅之能長短說甚有精理始爲謝玄參軍爲玄所遇丁憂去職服闋還都止齎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甚爲會稽王道子所親愛每勸道子專攬朝權道子頗納其說俄而見誅祖台之者字元辰范陽人也官至侍中光祿大夫撰志怪書行於世

荀崧字景猷潁川臨潁人魏太尉彧之元孫也父頵羽

林右監安陵鄉侯與王濟何劭爲親拜之友崧志操清
純雅好文學齠齓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爲必興顗
門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
侃弟奥曰向見荀監於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
是賢兄輩人也其爲名流所賞如此泰始中詔以崧代
兄襲爵補濮陽王允文學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趙
王倫引爲相國參軍倫簒轉護軍司馬給事中稍遷尚
書吏部郎太弟中庶子累遷侍中中護軍王彌入洛崧

與百官奔於密未至而母亡賊追將及同旅散走崧被髮從軍守喪號泣賊棄其母尸於地奪車而去崧被四創氣絶至夜方蘇葬母於密山服闋族父藩承制以崧監江北軍事南中郎將後將軍假節襄城太守時山陵發掘崧遣主簿石覽將兵入洛修復山陵以勲進爵舞陽縣公遷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訪即遣子

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顧等潛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僑新野太守保斬之元帝踐阼徵拜尚書僕射使崧與刁協共定中興朝儀從弟馗早亡二息序歆年各數歲崧迎與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胤廢絕朝廷以崧屬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與序論者稱焉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

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凡九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崧以爲不可乃上䟽請增置四人會王敦之難不行敦表以崧爲尚書左僕射及帝崩羣臣議廟號王敦遣使謂曰豺狼當路梓宮未反祖宗之號宜别思詳崧議以爲禮祖有功宗有德元皇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德澤侔於太戊功惠邁於漢宣臣敢依前典上號曰中宗旣而與敦書曰承以長虵未翦别詳祖宗先帝應天受命以隆中興中興

之主寧可隨世數而遷毀敢率丹直詢之朝野上號中
宗卜日有期不及重請專輙之愆所不敢辭初敦待崧
甚厚欲以為司空於此銜之而止太寧初加散騎常侍
後領太子太傅以平王敦功更封平樂伯坐使威儀為
猛虎所食免職後拜金紫光祿大夫錄尚書事散騎常
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如故又
領秘書監給親兵百二十人年雖衰老而孜孜典籍世
以此嘉之蘇峻之役崧與王導陸曄共登御牀擁衛帝

及帝被逼幸石頭嵩亦侍從不離帝側賊平帝幸温嶠舟嵩年老病篤猶力步而從咸和三年薨時年六十七贈侍中謚曰敬其後著作郎虞預與丞相王導牋請增嵩寵秩不從升平四年嵩改葬詔賜錢百萬布五十疋有二子蕤羨蕤嗣蕤字令遠起家秘書郎稍遷尚書左丞蕤有儀操風望雅爲簡文帝所重時桓温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温蕤言於帝曰若温復假王威北平河洛則何以加此於是乃止轉散騎常侍少府不拜出補

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官子籍嗣位至散騎常侍大長秋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繞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無妄言年十五將尚尋陽公主羨不欲連婚帝室乃遠遁去監司追不獲已乃出尚主拜駙馬都尉弱冠與琅邪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驃騎將軍何充出鎮京口請爲參軍穆帝又以爲撫軍參軍徵補太常博士

皆不就後拜秘書丞義興太守征北將軍褚裒以爲長史旣到裒謂佐史曰荀生資逸羣之氣將有冲天之舉諸君宜善事之尋遷建威將軍吳國內史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監徐兖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殷浩以羨在事有能名故居以重任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羨至鎮發二州兵使參軍鄭襲戍淮陰羨尋北鎮淮陰屯田於東陽之石鼈尋加監青州諸軍事又領兖州刺史鎮下邳羨自鎮來朝時蔡謨固讓

司徒不起中軍將軍殷浩欲加大辟以問於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及慕容儁攻段蘭於青州詔使羨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琅邪鄄城北方騷動羨討之擒騰盤迸走軍次琅邪而蘭已没羨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琅邪參軍戴逯蕭鎋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屯汴城甚爲邊害羨自光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帝將封之羨固辭不受先是石虎死胡

中大亂羡撫納降附甚得衆心以疾篤解職後除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讓不拜升平二年卒時年三十八帝聞之歎曰荀令則王敬和相繼凋落股肱腹心將復誰寄乎追贈驃騎將軍

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年十三喪母居喪盡禮親鄰哀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

蔬食燃薪寫書寫畢讀誦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弱冠至京師屬蘇峻作亂王師敗績汪乃逃遁西歸庾亮温嶠屯兵尋陽時行李斷絶莫知峻之虚實咸恐賊彊未敢進及汪至嶠等訪之汪曰賊政令不一貪暴縱横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二府禮命交至始解褐參護軍軍事賊平賜爵都鄉侯復爲庾亮平西參軍從討郭默進爵亭侯辟司空郗鑒掾除宛陵令復參亮征西軍事

轉州别駕汪爲亮佐吏十有餘年甚相欽重轉鷹揚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内史徵拜尚書侍郎時庾翼將悉郢漢之衆以事中原軍次安陸尋轉屯襄陽汪上疏以賊雖衰弊然得臣猶在連兵不解患難將起國家宜以萬全至安爲計宜且嚴詔喻翼還鎮養鋭以爲後圖尋而驃騎將軍何充輔政請爲長史桓温代翼爲荆州復以汪爲安西長史温西征蜀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而温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自請還京求爲

東陽太守温甚恨焉在郡大興學校甚有惠政頃之召
入頻遷中領軍本州大中正時簡文帝作相甚相親昵
除都督徐兗青冀四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
徐兗二州刺史既而桓温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以
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温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汪屏
居吳郡從容講肆不言枉直後至姑熟見温温時方起
屈滯以傾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
公來可作太常邪汪既至纔坐温謝其遠來意汪實來

造温恐以趨時致損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温殊失望而止時年六十五卒於家贈散騎常侍謚曰穆長子康嗣早卒康弟甯最知名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覽通簡文作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虛浮相扇儒學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宴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以闢之温薨後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已來

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
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
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
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
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
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
章太守或爲筮之不吉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
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陳時政得失帝

善之甯之出非帝意故所啓多合旨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磬石以供學用改華舊制不拘常慮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藉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舍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

使左宗廟右社稷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功夫萬計寗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輙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寗嚴威屬縣惟令速立廟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寗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守棄官稱訴帝以寗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寗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

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减思慮二專内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篵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棰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甯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

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復爲之注世亦稱之子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汪叔堅字子常博學善屬文永嘉中避亂江東拜佐著作郎撫軍參軍討蘇峻賜爵都亭侯累遷尚書右丞時廷尉奏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足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父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

弛堅亦同暎議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没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仍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以死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

裒嚬笑之間尚愼所加況於國典可以徒虧令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旣居然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民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成帝從之正廣死刑後遷護軍長史卒官子啓字榮期雖經學不及堅而以才義顯於當世於時清談之士庾龢韓伯袁宏等並相知友爲秘書郎累居顯職終於黃門侍郎父子並有文筆傳於世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宏字終嘏光祿勲宏兄粹字純嘏侍中弟潢字仲嘏吏部尚書皆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父耽晉陵太守亦知名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唯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以

惔雅善言理簡文帝初作相與王濛並爲談客俱蒙上賓禮時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能屈帝曰使眞長來故應有以制之乃命迎惔盛素敬服惔及至便與抗答辭甚簡至盛理遂屈一座撫掌大笑咸稱美之累遷丹陽尹爲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惔歎曰夫居下訕上此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以其敦本正源鎮靜流末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

將往而不反遂寢而不問性簡貴與王羲之雅相友善郗愔有傖奴善知文章羲之愛之每稱奴於惔惔問何如方回邪羲之曰小人耳何得比郗公惔曰若不如方回故常奴耳桓温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温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惔每奇温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温爲荆州惔言於帝曰温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己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

及温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唯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温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也尤好老莊任自然趣疾篤百姓欲爲之祈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遂卒官年三十六孫綽爲之誄曰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爲名言後綽嘗詣褚裒言及惔流涕曰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裒大怒曰真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

日作此面向人邪其爲名流所敬重如此

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邪及長有志氣爲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彦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座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座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座皆驚惔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

覔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貧窶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着襦尋當作複裈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着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埶舅殷浩稱之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是出羣之器潁川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伯

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舉秀才徵佐著作郎並不就簡文帝居藩引爲談客自司徒左西屬轉撫軍掾中書郎散騎常侍豫章太守入爲侍中陳郡周勰爲謝安主簿居喪廢禮時崇尚莊老脫落名教伯領中正不通勰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爲通時人憚焉識者謂伯可謂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與夫容已順衆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

王坦之又常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覽而美其辭旨以爲是非既辯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之轉丹陽尹吏部尚書領軍將軍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時年四十九卽贈太常子璯官至衡陽太守

通志卷一百二十七

通志卷一百二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傳第四十一

王舒子允之 王廙弟彬之 彬子彪之 彬從弟稜 虞潭孫嘯父 潭兄子騤 顧衆 張闓 陸曄曄弟玩 玩子納 何充 褚裒 蔡謨 諸葛恢 殷浩顧悅之 蔡裔 孔愉子江安國 從子坦 嚴弟祗 從

弟羣　羣子沉　丁潭　張茂　陶回　謝尚　謝安　安子琰　琰子混　安兄弈　弈子元　安弟万　万弟石　石兄子朗　朗弟子邈

王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為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為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為秘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棄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為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

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為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為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褚裒諮議參軍還軍司固辭不受裒鎮廣陵復以舒為車騎司馬頻領望府咸稱明練裒薨遂代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為鷹楊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於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

以陶侃代舒轉舒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為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為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為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會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鄶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

屬郡以吳王師虞駿為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為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敗於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

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吏以顧衆督護吴晉陵軍屯兵章埭吴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吴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鋭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栅舒不聽留藻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吴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

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儒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彊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

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為護軍參軍被害晏之子崑之嗣卒子陋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為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吐衣面

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為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之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啟明帝舒為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户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舒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隸和長

與海内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羣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内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内史未到卒年四十諡曰忠子晞之嗣卒

子肇之嗣

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弈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啟為寧遠將軍荆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稱

述功德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荆州將吏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為俊等所襲奔於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儁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荆土

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庾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庾諭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庾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温嶠書曰痛謝鯤未絶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痛切於心庾明古多通鯤遠有識致其

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未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顗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顗之弟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虎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子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為尚書廙弟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為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為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

元帝引為鎮東賊曹參軍轉典兵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名為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還建安太守從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

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户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為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為豫章太守彬

為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還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異同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為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近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

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禄勲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宫彬為大匠以營創勲勞賜爵關内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黄門郎次彪之最知名彪之字叔虎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為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

遷是所不顧遂為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為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為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

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遷寒悴當令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温欲北伐屢詔不許温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

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為殿下計皆自為計耳若殿
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
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為其首事任如此猜
釁已構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
以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
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怱怱先自猖蹶
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
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還從每逮彪

之上議請省官并職言古人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官少故也蓋官衆則缺多缺多則遷速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髙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

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
廢自可因缺而省之斯誠責實致治之大務也永和末
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
疾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
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
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
云殺苻健苻萇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
復山陵屬彪之疾歸因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

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疾病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修器械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弈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弈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

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
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在一
門亦非深根固蔕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
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鎮軍
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户
歸者三萬餘口桓温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修敬皆
遣上佐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
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修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

以過之竟不遣温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温復以為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之復為僕射是時温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慄温亦色動莫知所為彪之既知温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温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温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臣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

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温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獎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温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諒闇令温依周公

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廻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冲及安夾輔朝政安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

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
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
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
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
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
專在乎已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累遷尚
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
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

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宫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
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
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修築方之漢魏誠為
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修補
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
擾百姓邪安曰宫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
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修屋宇為能邪安無
以奪之故終彪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禄大夫儀同三司

未拜疾篤帝遣黄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二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禄為贈謚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彬季父琛國子祭酒琛子稜字文子少歷清官渡江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為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啚上心日夕諫諍以為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髙以隆勲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

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内史

虞潭字思奥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翻之孫也父忠仕至宜都太守吳之亡也堅壁不降遂死之潭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為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值張昌作亂郡縣多從之潭獨起兵斬昌别率鄧穆等襄陽太守華恢上潭領建平太守以疾固辭遂周旋征討以軍功賜爵都亭侯陳敏反潭東下討敏弟讚於江州廣州刺史王矩上潭領廬陵太守

綏撫荒餘咸得其所又與諸軍共平陳恢仍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尋被元帝檄使討江州刺史華軼潭至廬陵會軼已平而湘川賊杜弢猶盛江州刺史衛展上潭并領安成太守時甘卓屯宜陽為弢所逼潭進軍救卓卓上潭領長沙太守固辭不就王敦版潭為湘東太守復以疾辭弢平後元帝召補丞相軍諮祭酒轉琅邪國中尉帝為晉王除屯騎校尉從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告辭會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於本縣招合

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義軍衆以萬數自假明威將軍乃進赴國難至上虞明帝手詔潭為冠軍將軍領會稽内史潭即受命義衆雲集時有野鷹飛集屋梁衆咸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鷙之鳥來集破賊必矣遣長史孔坦領前鋒過浙江追躡充潭次于西陵為坦後繼會充已禽罷兵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即位出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加輔國將軍以討充功進爵零陵縣侯蘇峻反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

郡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
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
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
勢東西犄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於吳縣為商所敗潭
自貶還節尋而峻平潭以母老輒去官還餘姚詔轉鎮
軍將軍吳國内史復從會稽内史未發復還吳郡以前
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邑一千六百户是時軍荒之後百
姓饑饉死亡塗地潭乃表出倉米振救之又修滬瀆壘

以防海抄百姓賴之咸康中進衛將軍潭貌雖和弱而内堅明有膽決雖屢統軍旅而尠有傾敗以母憂去職服闋以侍中衛將軍徵既至更拜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二百人侍中如故年七十九卒於位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侍中如故謚曰孝烈子伉嗣官至右將軍司馬伉卒子嘯父嗣嘯父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為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

温蟹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工獻帝大笑因飲大醉
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曰臣位未及扶醉
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隆安初為吳國內
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舉兵版嘯父行吳興太守嘯
父即入吳興應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
詔以祖潭舊勳聽以疾贖為庶人四年復拜尚書桓玄
用事以為太尉左司馬尋遷護軍將軍出為會稽內史
義熙初去職卒於家潭兄子騬字思行雖機幹不及於

潭然而素行過之與譙國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
彝遣温拜駿駿使子谷拜彝歷吴興太守金紫光禄大
夫王導嘗謂駿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
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卒時人惜之子
谷位至吴國内史

顧衆字長始吴郡吴人驃騎將軍榮之族弟也父祕交
州刺史有文武才幹衆出後伯父早終事伯母以孝聞
光禄大夫朱誕器之州辟主簿舉秀才除餘杭秣陵令

並不行元帝為鎮東將軍命為參軍以討華軼功封東
鄉侯辟丞相椽祕卒州人立衆兄壽為刺史尋為州人
所害衆往交州迎喪值杜弢之亂崎嶇六年乃還祕曾
莅吳興吳興義故以衆經離寇難共遺錢二百萬一無
所受及帝踐阼徵拜駙馬都尉奉朝請轉尚書郎大將
軍王敦請為從事中郎上補南康太守會詔除鄱陽太
守加廣武將軍衆徑之郡不過敦敦甚怪焉及敦構逆
令衆出軍衆遲迴不發敦大怒以軍期名衆還詰之聲

色甚厲衆不為動容敦意漸釋時敦又怒宣城内史陸喈衆又辯明之敦長史陸玩在坐代衆危懼出謂衆曰卿眞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雖仲山甫何以加之敦事捷欲以衆為吳興内史衆固辭舉吏部郎桓彝亦讓衆事並不行敦鎮姑孰復以衆為從事中郎敦平除太子中庶子為義興太守加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内史庾冰奔於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悊為峻收兵於吳衆遣人喻

愆愆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
時而奮又與張愆尅期効節謨乃檄衆為本國督護揚
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為威遠將軍前鋒督
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
而前衆與颺愆要擊徽戰於高莋大破之收其軍實謨
以冰當還任故使去郡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
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率張健馬流
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

隅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並檄衆為五郡大督護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為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鋭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唐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版明為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於曲阿

留錢弘為吳令軍次路邱即斬弘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祁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庱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閎與祁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唱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除平南軍司不就更拜丹陽尹本國大中正入為侍中轉尚書咸康末遷領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固讓未拜以母憂去職穆帝即位何充執政復徵衆為領軍不起服闋乃就是時充

與武陵王不平衆會通其間遂得和釋充崇信佛教衆議其糜費每以爲言嘗與充同載經佛寺充要衆入門衆不下車充以衆州里宿望每優遇之以年老乞骸骨詔書不許遷尚書僕射永和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特進光禄大夫謚曰靖長子昌嗣爲建康令第三子會中軍諮議參軍時稱美士

張闓字敬緒丹陽人吳輔吳將軍昭之曾孫也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

罷即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轉丞相從事中郎以母憂去職既葬帝彊起之闓固辭疾篤優命敦逼遂起視事及帝為晉王拜給事黄門侍郎領本郡大中正以佐翼勲賜爵丹陽縣侯遷侍中帝踐阼出補晉陵内史在郡甚有威惠時所部四縣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歳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十功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為之言曰張闓興陂溉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為

善帝感悟乃以闓為大司農闓陳黜免始爾不宜便居九列疏奏不許然後就職帝晏駕以闓為大匠卿營建平陵事畢遷尚書蘇峻之役闓與王導俱入宫侍衛峻使闓持節權督東軍王導潛與闓謀密宣太后詔於三吳令速起義軍陶侃等至假闓節行征虜將軍與振威將軍陶回共督丹陽義軍闓到晉陵使内史劉耽盡以一部穀并遣吳郡度支運四部穀以給將軍郗鑒又與吳郡内史蔡謨前吳興内史虞潭會稽内史王舒等招

集義兵以討峻峻平以尚書加散騎常侍賜爵宜陽伯
遷廷尉以疾解職拜金紫光祿大夫尋卒時年六十四
子混嗣闓所表文議傳於世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伯父喜吳吏部尚書父英高
平相員外散騎常侍曄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
家世不乏公矣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
光氣息裁屬慮其性命言之傷心矣後察孝廉除永世
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為祭酒尋補振

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
累遷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
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
中從尚書領州大中正明帝即位轉光祿勲遷太常代
紀瞻為尚書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
代卞壼為領軍將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
曄與王導卞壼庾亮溫嶠郗鑒並受顧命輔皇太子更
入殿將兵直宿遺詔錄尚書事加散騎常侍成帝踐阼

拜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
蘇峻之難曄隨帝在石頭舉動方正不以凶威變節峻
以曄吳士之望不敢加害使守留臺匡術以苑城歸順
時共推曄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以
勳進爵為公封次子瑕新康子咸和中求歸鄉里拜墳
墓詔許之曄因歸以疾卒時年七十四追贈侍中車騎
大將軍謚曰穆子諶散騎常侍曄弟玩字士瑤器量淹
雅弱冠有美名賀循每稱其清允平當郡檄綱紀東海

王越辟為掾皆不就元帝引為丞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塿無松栢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導乃止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累加奮武將軍徵拜侍中以疾辭王敦請為長史逼以軍期不得已乃從命敦平尚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姦惡宜皆免官禁錮會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復拜侍中遷吏部尚書領會稽王師讓不拜轉

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及蘇峻反遣玩與兄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以功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又詔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餘如故玩頻自表讓優詔褒揚重復終於不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杯酒瀉置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才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邪玩笑曰感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

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雖登公輔謙讓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乃從命所辟皆寒素有行之士玩翼亮累世常以弘重為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廕其德宇以疾薨於位年六十四謚曰康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勲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子始嗣歷侍中尚書始弟納字祖

言少有清操貞厲絶俗初辟鎮軍大將軍武陵王掾州
舉秀才太原王述雅敬重之引為建威長史累遷黄門
侍郎本州别駕尚書吏部郎出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
至姑孰辭桓温因問温曰公致醉可飲幾酒食肉多少
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納
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閑謂之曰
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然納
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柈坐

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温及賔客並歎其率素吏勑中厨設精饌酬飲極懽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徴拜左民尚書領州大中正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也臨發止有被襆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遷太常從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衛將軍謝安嘗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之乃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

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其舉措多此類後以愛子長生有疾求解官營視兄子禽又犯法應刑乞免官謝罪詔特許輕降頃長生小佳踰還攝職尋遷尚書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俄拜尚書令常侍如故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即以為贈長生先卒無

子以弟子道隆嗣元熙中為廷尉

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魏光祿大夫禎之曾孫也祖惲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兄含時為廬江郡貪汙狠籍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尋屬敦敗累遷中書侍郎充即王導妻之姊子充妻明穆皇后

之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導繕揚州解舍顧而言曰正為次道耳明帝亦友昵之成帝即位遷給事黄門侍郎蘇峻作亂京都傾覆導從駕在石頭充東奔義軍其後導奔白石充亦得還賊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為東陽太守仍除建威將軍會稽内史在郡甚有德政薦徵士虞喜拔郡人謝奉魏顗等以為佐吏後以墓被發去郡詔徵侍中不拜改葬畢除建威將軍丹陽尹王導

庾亮並言於帝曰何充器局方槪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為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薨轉護軍將軍與中書監庾氷參錄尚書事詔充氷各以甲仗五十人至止車門尋遷尚書令加左將軍充以內外統任宜相糾正若使事綜一人於課對為嫌乃上疏固讓許之徙中書令加散騎常侍領軍如故又領州大中正以州有先達宿德固讓不拜庾

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侔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踈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彊敵宜須長君帝從之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謂汚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

之世帝有慙色建元初出為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順之庾翼將北伐庾冰出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户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吴今不宜復發而止俄而帝疾篤冰翼意在簡文帝而

亮建議立皇太子奏可及帝崩亮奉遺旨便立太子是為穆帝冰翼深恨之獻后臨朝詔曰驃騎任重可以甲仗百人入殿又加中書監錄尚書事亮自陳既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許之復加羽林騎十人冰翼等尋卒亮專輔幼主翼臨終表以後任委息爰之于時論者並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歸宜依翼所請以安物情亮曰不然荆楚國之西門戸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經畧險阻周旋萬里得賢則中原可定勢弱則社稷同憂

所謂陸抗存則吳存抗亡則吳亡者豈可以白面年少猥當此任哉桓温英畧過人有文武識度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温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充曰温足能制之諸君勿憂乃使温西爰之果不敢爭充以衛將軍褚裒皇太后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裒以地逼固求外出充每曰桓温褚裒為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居宰相雖無澄正改革之能而彊力有器局臨朝正色每以社稷為己任凡所選

用皆以功臣為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然所昵庸雜信任不得其人而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户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

言其能温克也永和二年卒時年五十五贈司空謚曰文穆無子弟子放嗣卒又無子又以兄孫松嗣位至驃騎諮議參軍充弟準見外戚傳

褚翜字謀遠太傅裒之從父兄也父顗少知名早卒翜以才藝楨幹稱襲爵關内侯補冠軍將軍于時長沙王乂擅權成都河間阻兵于外翜知内難方作乃棄官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翜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翜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

穎川庾敳即㬥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㬥㬥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為參軍辭疾不就尋洛陽覆沒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万氏臺秀不能綏衆與將陳撫郭重等構怨遂相攻擊㬥懼禍及謂撫等曰以諸君所以在此謀逃難也今宜共戮力以備賊幸無外難而内自相擊是避坑落井也郭秀誠為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城内自潰胡賊聞之指來掩襲諸君雖得殺秀無解胡虜矣累弱非一宜深思之撫等悔悟與秀交和時數萬

口賴翜獲全明年率數千家將謀東下遇道險不得進

因留密縣司隸校尉荀組以為參軍廣武將軍復領本

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項之遷司

隸司馬仍督營事率衆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翜乃

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以為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

建興中復為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元代

翜為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得人情而專勢翜常優

遇之元為政既急翜知其不能容奴因戒之曰卿威殺

已多而人情難一宜深慎之元納叒言外覊縻奴而內懷憤會遷為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奴餘黨聚衆殺元梁郡既有內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遑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叒往撫之衆心乃定頃之組舉叒為吏部郎不應名遂東渡江元帝為晉王以叒為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為奮武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征西將軍戴若思令叒出軍赴難叒遣將領五百人從之明帝即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成

帝初為左衛將軍蘇峻之役朝廷戒嚴以翜為侍中典征討軍事既而王師敗績司徒王導謂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升御牀抱帝翜及鍾雅劉超侍立左右時百官奔散殿省肅然峻兵既入叱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兵士不敢上殿及峻執政猶以為侍中從乘輿幸石頭明年與光祿大夫陸曄等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翜等固守賊平以

功封長平縣伯遷丹陽尹時京邑焚蕩人物凋殘翜收集散亡甚有惠政代庾亮為中護軍鎮石頭尋為領軍從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新宮事遷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久之代何充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咸康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衛將軍謚曰穆子希嗣官至豫章太守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世為著姓曾祖睦魏尚書祖惪樂平太守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性

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座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為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為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穎為丞相擢為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茍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琅邪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

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絶不仕東嬴公騰為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為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為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謨弱冠察孝

廉州辟從事舉秀才東海王越召為掾皆不就避亂渡江時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為掾轉參軍後為中書侍郎歷義興太守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還侍中蘇峻構逆吳國內史庾冰出奔會稽乃以謨為吳國內史謨既至與張闓顧衆顧颺等共起義兵迎冰還郡峻平復為侍中遷五兵尚書領琅邪王師謨上疏讓詔不許轉掌吏部以平蘇峻勲賜爵濟陽男又讓不許冬蒸謨領祠部主者忘設明帝

位與太常張泉俱免白衣領職頃之還太常領祕書監
以疾不堪親職上疏自解不聽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
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燕饗
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
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
有先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存宜勑作頌帝
下其議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
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所未

承聞也盜賊奔突王都隳敗而此堂塊然獨存斯誠神
靈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
人臣覩物興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勑史官上
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為夷狄作一像之頌於義有疑焉
於是遂寢時征西將軍庾亮以石勒新死欲移鎮石城
為滅賊之漸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
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
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彊於鴻門則亡不終

日故蕭何曰百戰百敗不死何待也原始要終歸於大濟而已豈與當亡之寇爭遲速之間哉夫唯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羑里故道泰於牧野勾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彊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賊假息之命垂盡而豺狼之力尚彊宜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愚以為時之可否在賊之彊弱賊之彊弱在石虎之能否虎之能否可得而言矣自勒初起則虎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

於魏世及勒死之日將相內外欲誅石虎石虎獨起於衆異之中殺嗣主誅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並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詳察此事豈能乎將不能也假令不能者為之其將濟乎將不濟也賊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効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於理安乎譬若射者百發而一不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石虎之身也桓平北守邊之

將耳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為善不得則止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於是何者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度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石虎必率其精兵身來距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阻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虎凡此數者宜詳校之愚謂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今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兖州

洛陽關中皆舉兵擊石虎此今三處反為其用方之於前倍半之境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為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賊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是時賊惟據沔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

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然致糧之難莫過崤函而石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既無險又行其國内自相供給方之於前難易百倍前已經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易又所疑也然此所論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已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之何今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

呑之有餘宜誘而致之以保萬全棄江遠進以我所短
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筭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初
皇后每年拜陵勞費甚多謨建議曰古者皇后廟見而
已不拜陵也由是遂止及太尉郗鑒疾篤出謨為太尉
軍司加侍中鑒卒即拜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兖青三
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
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
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間遠者

裁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堅壁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隣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也若進攻未㧞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鋭之衆又光為左衛遠近聞之名為殿下之軍宜令所向

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為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石虎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為憂謨遣龍驤將軍徐元等守中洲並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小船百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

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筭畧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酬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上疏以爲先已許鑒今不宜斷且鑒所上者皆積年勲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康帝即位徵拜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又錄尚書事領司徒如故初謨冲讓不辟僚佐詔屢敦逼之始取掾屬石虎死中國大亂時朝野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謂不然語所親曰敵滅誠大慶也然將貽

王室之憂或曰何哉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遂心財單力竭智勇俱屈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遷侍中司徒上疏讓不拜皇太后詔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皇太后遣使喻旨自四年冬至五年末詔書屢下謨固守所執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

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黄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對曰臣謨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違顔咫尺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而謨不至時帝年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宜罷朝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彪官簡文時為會稽王命曹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復所以為政矣於是

公卿奏曰司徒謨頃以常疾久逋王命皇帝臨軒百寮齊立俯僂之恭有望於謨若志存止退自宜致辭闕庭安有人君卑勞終日而人臣曾無一酬之禮悖慢傲上罪同不臣臣等參議宜明國憲請付廷尉以正刑書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詔特免為庶人謨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弟子數年皇太后復詔以謨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於是遣謁者僕射孟洪就加冊命謨上疏陳謝以疾篤不

任朝請詔賜几杖門施行馬十二年卒時年七十六賵
贈之禮一依太尉陸玩故事詔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
謨博學於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論議有集行
於世總應劭已來注班固漢書者為之集解謨初渡江
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
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
幾為勸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
先在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為過

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有才學文義位至撫軍長史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陽都人也祖誕魏司空為文帝所誅父靚奔吳為大司馬吳平逃竄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厠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顔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恢弱冠知名試守即邱長轉臨

沂令為政和平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
導甞謂曰明府當為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亦在坐導
指冠謂曰君當復着此導甞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
葛不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
其見親狎如此于時頴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
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師三
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
主簿再遷江寧令討周馥有功封博陵亭侯復為鎮東

參軍輿下壼並以時譽遷從事中郎兼統記室時四方多務牋疏殷積恢斟酌酬答咸稱折中于時王氏為將軍而恢兄弟及顔含並居顯要劉超以忠謹掌書命時人以帝善任一國之才懸帝即位徵用四方賢儁乃恢為尚書郎元帝以經緯須才上疏留之承制調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置酒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之方是以相屈四方分崩當匡振圮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陳謝因對曰今天下

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實退浮華帝深
納焉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增秩中二千石頃之以母
憂去官服闋拜中書令王敦上恢為丹陽尹以久疾免
明帝征敦以恢為侍中加奉車都尉討王含有功進封
建安伯以先爵賜次子龢為關內侯又拜恢後將軍會
稽內史徵為侍中遷左民尚書武陵王師吏部尚書累
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銀青光祿大夫領選本州
大中正尚書令常侍吏部如故成帝踐阼加侍中金紫

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二贈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賵贈之禮一依太尉興平伯故事謚曰敬祠以太牢子覬嗣位至散騎常侍恢兄頤字道回亦為元帝所器重終於太常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羡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勲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

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問浩曰將莅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棺本臭腐故將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參軍累遷司徒左長史安西庾翼復請為司馬除侍中安西軍司並稱疾不起遂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

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庾翼貽浩書勉令一出固辭不起建元初庾冰兄弟及何充等相繼卒簡文帝時在藩始綜萬機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上疏陳讓并致牋於簡文具自申叙簡文答書敦喻浩頻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焉時桓温既滅蜀威勢轉振朝廷憚之簡文以浩有盛名朝野推伏故引為心膂以抗於温於是與温頗相疑貳會遭父憂去職時以蔡謨攝揚州以俟浩服闋徵為尚書僕

射不拜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潁川荀羨少有令問浩擢為義興吳郡以為羽翼王羲之密說浩羨令與桓溫和同不宜內構嫌隙浩不從及石虎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浩既受命以中原為已任上疏北征許洛將發墜馬衆咸惡之既而以淮南太守陳逵兗州刺史蔡裔為前鋒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為督統開江西疁(音流)田千頃以為軍儲師次

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脫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益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為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修復園陵使襄為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

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為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劉啟王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為襄所殺桓溫素惡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坐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溫既以雄豪自許每輕浩浩不之憚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

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放口無怨言夷神委命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慼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浩甥韓伯浩素愛賞之隨至徙所經歳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顔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温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遂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絶永和十二年卒子涓亦有美名咸安初桓温廢

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浩後將改葬其故吏顗悅之上疏為浩訟寃疏奏詔追復浩本官顗悅之字君叔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簡文悅其對始將抗表訟浩浩親故多謂非宜悅之決意以聞又與朝臣爭論故衆無以奪焉時人咸稱之為州別駕歷尚書右丞卒子凱之别有傳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殞故浩委

以軍鋒馬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其先世居梁國曾祖潛太子少傅漢末避地會稽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湘東太守從兄侃大司農俱有令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吳平愉還于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石冰封雲為亂雲逼愉為參軍不從將殺之賴雲司馬張統營救獲免東還會稽入新安山中

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隣里後忽捨去皆謂
為神人而為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
州命愉為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
為丞相掾仍除駙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
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甞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
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
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帝
為晉王使長兼中書郎于時刁協劉隗用事王導頗見

疎遠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謂事無大小皆宜諮訪由是不合旨出為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反愉棄官還京師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守宗廟初愉為司徒長史以平南將軍温嶠母亡遭亂不葬乃不過其品至是峻平而嶠有重功愉往石頭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之守正尋徙大尚書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不行

轉尚書右僕射領東海王師尋遷左僕射咸和八年詔曰尚書令玩左僕射愉並恪居官次禄不代耕端右任重先朝所崇其給玩親信三十人愉二十人稟賜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愉復表讓從之愉表有云姦吏擅權暴人肆虐者王導聞而非之於都坐謂愉曰君言姦吏擅威暴人肆虐為患是誰愉欲大論朝廷得失陸玩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允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已來處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允居之

邪導不從其守正如此由是為導所銜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為尚書僕射愉年在懸車累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復徙領軍將軍加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出為鎮軍將軍會稽内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自巡行脩復故堰溉田二百餘頃皆有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病篤遺令斂以時服鄉邑義賵一不得受年

七十五咸康八年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三子闇汪安國闇嗣爵位至建安太守闇子靜字季恭再為會稽內史累遷尚書左僕射加後將軍汪字德澤好學有志行孝武帝時位至侍中時茹千秋以佞媚見幸於會稽王道子汪屢言之於帝帝不納遷尚書太常卿以不合意求出為假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甚有政績為嶺表所稱太元十七年卒安國字安國年小諸兄三十餘歲羣從

諸兄並乏才名以富彊自立惟安國與汪少厲孤貧之操汪既以直亮稱安國以儒素顯孝武帝時甚蒙禮遇仕歴侍中太常及帝崩安國形素羸瘦服衰經涕泗竟日見者以為真孝再為會稽内史領軍將軍安帝隆安中詔以本官領東海王師後歴尚書左右僕射義熙四年卒贈左光禄大夫弟祇字承祖太守周札命為功曹史札為沈充所害故人賔吏莫敢近者祇冐刃號哭親行殯禮送喪還義興時人義之愉從子坦字君平祖冲

丹陽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望善左氏傳解
屬文元帝為晉王以坦為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
人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並加策試帝手策問曰吳興
徐馥為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
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
君汙宮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
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以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
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

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以為不可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時典客令萬默領諸胡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偏助將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遂棄官歸會稽久之除領軍司馬未赴召會王敦反與右衛將軍虞潭俱在會稽起義而討沈充事平始就職揚州刺史王導請為別駕咸和初遷尚書左丞深為臺

中之所敬惲尋屬蘇峻反坦與司徒司馬陶回白王導
曰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
我衆一戰决矣若峻未来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
先至先人有奪人之功時不可失導然之庾亮以為峻
脫徑来是襲朝廷虚也故計不行峻遂破姑熟取鹽米
亮方悔之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
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
其先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侃引為長史時

侃等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静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乗掠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籌時郗鑒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始令郗鑒還據京口遣郭默屯大業及令驍將李閎曹統周光與默并力賊遂勢分卒如坦計及峻平以坦為吴郡太守自陳吴多賢豪

而坦年少未宜臨之王導庾亮並欲用坦為丹陽尹時亂離之後百姓凋弊坦固辭之導等猶未之許坦慨然曰昔肅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疎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艱難則以微臣為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乃拂衣而去導等亦止於是遷吳興内史封晉安男加建威將軍以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百姓賴之時使坦募江淮流人為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朝廷以坦藏叛兵遂坐免尋

拜侍中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為大司馬討之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石虎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譬以禍福詞旨可觀然朝廷遂不北伐人皆懷恨坦在職數年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時帝刻日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以為欲却期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蝕救日蝕有后之喪太子墮井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及帝既加元服

猶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嘗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卿怏怏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常侍遷尚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相問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以恢復為託俄卒時年五十一追贈光禄勲謚曰簡亮報其書并致祭焉子混嗣愉從子嚴字彭祖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

門奕遥呵之曰人餉吾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奕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在官有恵化及卒市人若喪慈親焉父倫黄門郎嚴少仕州郡歴司徒掾尚書殿中郎殷浩臨揚州請為别駕遷尚書左丞時朝廷崇樹浩以抗擬桓温温深以不平浩又引接荒人謀立功於閫外嚴諫浩宜深思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和之義庶令婉然和順人無間言又覩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豈宜

聚著都邑雜處人間適足以疑惑視聽耳浩深納之及
哀帝踐阼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嚴與丹陽尹庾龢議曰
順本居正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諸儒咸以嚴議為
長竟從之隆和元年詔曰天文失度太史雖有禳祈之
事猶釁眚屢彰今欲依鴻祀之制於太極前庭親執虔
肅嚴諫曰鴻祀雖出尚書大傳先儒所不究歷代莫之
興承天接神豈可以疑殆行事乎天道無親唯德是輔
陛下祗順恭敬留心兆庶可以消災復異皆已蹈而行

之德合神明丘禱久矣豈須屈萬乘之尊修雜祀之事
君舉必書可不慎歟帝嘉之而止以為揚州大中正嚴
不就有司奏免詔特以侯領尚書時東海王奕求海鹽
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帝初從之嚴諫乃止初帝
或施私恩以錢帛賜左右嚴又啟諸所別賜及給厨食
皆應減省帝曰左右多困乏故有所賜今通斷之又厨
膳宜有減徹思詳具聞嚴多所匡益太和中拜吳興太
守加秩中二千石善於宰牧甚得人和餘杭婦人經年

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兄弟二人妻各有孕
弟遠行未反遇荒歲不能兩全棄其子而活弟子嚴並
褒薦之又甄賞才能之士論者美焉五年以疾去職卒
于家三子道民宣城内史静民散騎侍郎福民太子洗
馬皆為孫恩所害嚴叔父羣字敬林有智局志尚不羈
蘇峻入石頭時匡術有寵於峻賓從甚盛羣與從兄愉
同行於横塘遇之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
之愉下車抱術曰吾弟發狂卿為我宥之乃獲免後峻

平王導保存衍嘗因衆坐令衍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目導有愧色仕歷中丞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恒飲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事其躭湎如此卒於官嗣子沉字德度有美名何充薦沉於王導曰文思通敏宜登宰門辟丞相司徒掾琅邪王文學並不就從兄坦以裘遺之

辭不受坦曰晏平仲儉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猶狐裘數十年卿復何辭於是受而服之是時沈與魏顗虞球虞存謝奉並為四族之儁沈子廞位至吳興太守廷尉廞子琳之以草書擅名又為吳興太守侍中

丁潭字世康會稽山陰人也祖固吳司徒父彌梁州刺史潭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稍遷丞相西閤祭酒時元帝稱制使各陳時事損益潭上書深切治要及帝踐阼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尚書祠部郎時瑯琊王裒始受

封帝欲引朝賢為其國上卿將用潭以問中書令賀循循曰郎中令職望清重實宜審授潭清淳真粹雅有隱正聖明所簡才實宜之遂為瑯琊王郎中令會裒薨潭上疏求行終喪禮詔下博議朝廷竟從太常賀循議令潭除服心喪二年大興三年遷王導驃騎司馬轉中書郎出為廣武將軍東陽太守以清潔見稱徵為太子左衛率不拜成帝踐阼以為散騎常侍侍中蘇峻作亂帝蒙塵於石頭唯潭及侍中鍾雅劉超等隨從不離帝側

峻誅以功賜爵永安伯遷大尚書徙廷尉累遷左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本國大中正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屢表乞骸骨詔以光禄大夫還第門施行馬禄秩一如舊制給傳詔二人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年八十卒贈侍中大夫如故謚曰簡王導嘗謂孔敬康有公才而無公望丁世康有公望而無公才子話位至散騎侍郎張茂者字偉康少單貧有志行為鄉里所敬信初起義兵討賊陳斌一郡用全元帝辟為掾屬官有老牛數十將

賣之茂曰殺牛有禁買者不得輒屠齒力疲老又不任耕駕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帝乃止遷太子右衛率出補吴國内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為周札將軍充討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陶回丹陽人也祖基吴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

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並不就大將軍王敦命為參軍轉
州别駕敦死司空王導引為從事中郎遷司馬蘇峻之
役回與孔坦言於導請早出兵守江口語在坦傳峻將
至回復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
陽南道步来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禽亮不從峻果由
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時峻夜行
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等之言尋王師敗績回
還本縣收合義軍得千餘人並為步軍與陶侃温嶠等

幷力攻峻又别破韓晃以功封康樂伯時大賊新平綱維弛廢司徒王導以回有器幹擢補北軍中候俄轉中護軍久之遷征虜將軍吴興太守時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乞振乏不待報輒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之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幷勑會稽吴郡依回振恤二郡賴之在郡四年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

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
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
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
而與桓景造滕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咸和二年以
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將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年
五十一謚曰威四子汪陋隱無忌汪嗣爵位至輔國將
軍宣城内史陋冠軍將軍隱少府無忌光禄勳兄弟咸
有幹用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年十餘歲遭父憂丹陽尹溫嶠弔之尚號咷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有異常童嶠甚奇之及長開率穎秀辯悟絶倫脫畧細行不為流俗之事好衣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善音樂博綜衆蓺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常呼為小安豐辟為掾

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
能作鸜鵒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佳便著衣幘
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
詣如此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進
仕理王事婚姻繼百世於禮非嫌尚議曰典禮之興皆
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
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
固不可塞也然至於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絶之痛痛

之深者莫深於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於抱傷心之巨痛懷忉怛之至慼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邱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慼之人勉之以榮貴邪還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時安西將軍庾翼鎮武昌尚

數詣翼諮謀軍事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建元二年詔以為南中郎將餘官如故會庾冰薨復以本號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俄而復轉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歷陽大司馬桓温欲有事中原使尚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尚尚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

尚討之為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尚之甥也特令降號為建威將軍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與其大將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澁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

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時苻健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戍石頭永和中拜尚書僕射出為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給事中僕射如故鎮歷陽加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署僕射事尋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也桓溫北平

洛陽上疏請尚為都督司州諸軍事將鎮洛陽以疾病不行升平初又進都督豫兾幽并四州病篤徵拜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未至卒於歷陽時年五十詔贈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無子從弟奕以子康襲爵早卒康弟静復以子肅嗣又無子静子虔以子靈祐繼鯤後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父裒太常卿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及總

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
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
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初辟司徒府除佐著
作郎並以疾辭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沙門
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揚
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不
得已赴召月餘告歸復除尚書郎琅邪王友並不起吏
部尚書范汪舉安為吏部郎安以書距絕之有司奏安

被召歴年不至禁錮終身遂棲遲東土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不就簡文帝時為相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時安弟万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輔之

望處家常以儀範訓子弟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
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
免耳及万黜廢安始有仕進志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
將軍桓温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
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
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
温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曰頗嘗見我
有如此客不温後詣安值其理髪安性遲緩久而方罷

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溫當北征會万病卒安投牋求歸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頃之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

後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温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賔曰此謝安石碎金也時孝武帝富於春秋政不自己温威振内外人情噂嗒互生同異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輯穆及温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輒改之遂歷旬不就會温薨錫命遂寢尋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為徐州刺史詔安總闗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

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强敵寇境邉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没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謂文雅過之甞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髙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是時宫室毁壞安欲繕之尚書令王彪之等以外寇為諫安不從

竟獨決之宮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體辰極而役無勞
怨又領揚州刺史詔以甲仗百人入殿時帝始親萬機
進安中書監驃騎將軍録尚書事固讓軍號于時懸象
失度亢旱彌年安奏興滅繼絶求晉初佐命功臣後而
封之頃之加司徒後軍文武盡配大府又讓不拜復加
侍中都督揚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
時苻堅彊盛疆場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
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於淮淝京師震恐加
安征討大都督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荅曰已别有
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
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棊賭别墅安常棊劣於玄是
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
乞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
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
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

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以總統進拜太保安方欲混一文軌上疏求自北征乃進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幷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其本官悉如故置從事中郎二人安上疏讓太保及爵不許是時桓冲既卒荊江二州並缺物論以元勲望宜以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於

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性好音樂自弟万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期喪不廢樂王坦之以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劉牢之既不可獨任王味之不宜專城既而牢之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道子專權而姦諂頗相扇構安

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獻觴賦詩焉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上疏請量宜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洛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詔遣侍中慰勞遂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

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詔遣侍中尚書喻旨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時年六十六帝三日臨于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疋蠟五百斤贈太傅謚曰文靖以無下舍詔府中備凶儀及葬加殊禮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又以平苻堅勲更封廬陵

郡公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還詣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手掩鼻以斆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

詩曰生存處華屋零落歸山邱因慟哭而去安有二子瑶琰瑶襲爵官至琅琊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弟光禄勲模以子承伯嗣有罪國除劉裕以安勲德濟世特更封該弟澹為祡桑侯邑千戸奉安祀澹少歷顯位桓玄簒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𧶘册到姑孰元熙中為光禄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奉册禪宋琰字瑗度弱冠以貞幹稱美風姿與從兄護軍淡雖比居不往来宗中子弟惟與才令者數人相接拜著作郎轉祕書

丞累遷散騎常侍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為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勲封望蔡公尋遭父憂去官服闋除征虜將軍會稽内史頃之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又遭母喪朝廷疑其葬禮議者云潘岳為賈充婦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万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為僕射

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轀輬車以葬議者譏之太元末為護軍將軍加右將軍會稽王道子以為司馬右將軍如故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尫破之又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恩逃于海㠀朝廷憂之以琰為會稽内史都督五郡軍事本官並如故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

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
諫曰彊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
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況孫恩奔衄歸海若其復
至正是天不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
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
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
敗羣賊鋭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
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

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為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後劉裕左里之捷生擒猛送琰小子混混刳肝生食之詔以琰父子殞於君親忠孝萃於一門贈琰侍中司空謚曰忠肅三子肇峻混肇歷驃騎參軍峻以琰勲封建昌侯及没於賊詔贈肇散騎常侍峻散騎侍郎混

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謂王珣曰主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敦桓玄子誠可才小富貴便預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山松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㹠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臠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襲父爵桓玄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

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聞慙而止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以黨劉毅誅國除及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綬裕亦歎曰吾甚恨之使後生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小字也安兄奕字無奕少有名譽初為剡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安時年七八歲在奕膝邊諫止之奕為改容遣之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座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

外司馬弈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嘗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責從兄尚有德政旣卒為西藩所思朝議以弈立行有素必能嗣尚事乃遷都督豫司兾并四州軍事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假節未幾卒官贈鎮西將軍三子泉靖元泉早有名譽歴義興太守靖官至太常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倶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

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于時苻堅彊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郗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

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欲遣間使報逯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趣城為賊

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破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
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
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
保輜重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
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
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
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凖次
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

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偽將都督顔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偽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遂田洛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而

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幷繼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元為前鋒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禽堅偽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

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為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

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
唳皆以為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
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
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
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
釁會以玄為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
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兖州
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兖州既平玄

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吕梁水樹
栅立七埭為泒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
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泒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
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兾州遣龍驤將
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
臺奮武將軍顔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
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饑玄
饋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

魏皆降以兖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兾幽幷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兾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勲封康樂縣公玄請以先封東興侯賜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復遣寧遠將軍香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内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

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
陰以朱序代鎮彭城𤣥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
𤣥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城
𤣥即路於道疾篤上疏遣長史劉濟奉送節蓋章傳詔
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𤣥奉詔便
還疾久不差又上疏讓職寢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
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内史時吳興太守晉
寧侯張𤣥之亦以才學顯自吏部尚書與𤣥同年之郡

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輿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瑍嗣祕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恵而靈運文藻艷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永熈中為劉裕世子左衛率始從元征伐者何謙字恭子東海人戴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並驍果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逯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

樂遂以軍功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万字万石才器儁
秀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衒曜故早有時譽工言論善
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
四顯為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為優出者為劣以示孫綽
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甞與蔡系送客
于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万落牀冠帽傾脫万徐拂衣
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為
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弱冠辟司徒掾

遷右西屬不就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万着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大原王述万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万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万再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幷四州軍事假節王羲之與桓温牋曰謝万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来一器而今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温不從万既

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万曰汝為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悅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万乃召集諸將都無所説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既而先遣征虜將軍劉建脩治馬頭城池自率衆入渦潁以援洛陽北中郎將郗曇以疾病退還彭城万以為賊盛致退便引軍還衆遂潰散狼狽單歸廢為庶人後復以為散騎常侍會卒時年四十二

因以為贈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彦秀者稱封胡羯末封謂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唯玄以功名終韶至車騎司馬韶子恩字景伯宏達有遠韻為黄門郎武昌太守恩三子曜弘微皆歷顯位朗字長度父據早卒朗善言玄理文義艶發名亞於玄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再遣信令還安欲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

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朗終於東陽太守子重字景重明秀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甞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欲滓穢太清邪子絢字宣映曽於公座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絢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恊之論湛故有此

及云万弟石宇石奴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征句
難以勲封興平縣伯淮淝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
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先是童謠云誰謂
爾堅石打碎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之敗也
雖功始牢之而成於玄琰然石時實為都督焉遷中軍
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于時學校陵遲石上疏請
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脩鄉校疏奏孝武帝
納焉兄安薨石遷衞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

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
固乞還私門石亦上䟽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
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其喻令還歲餘不起表十
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
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
十二石少患面創療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来舐其瘡
随舐随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石在職務存文
刻既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勲遂居清顯而聚

歛無饜取譏當世追贈司空禮官議謚博士范弘之議謚曰襄墨公語在弘之傳朝議不從單謚曰襄子汪嗣早卒汪仲兄冲以子明慧嗣為孫恩所害明慧從兄喻復以子翯嗣宋受禪國除邈字茂度父鐵永嘉太守邈性剛骾無所屈橈頗有理識累遷侍中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臣文詔辭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他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後為吳興太守孫恩之亂為賊胡桀郜驃等所執害之賊逼令北面邈

厲聲曰我不得罪天子何北面之有遂害之邈妻郗氏
甚妬邈先娶妾郗氏怨懟與邈書告絶邈以其書非婦
人詞疑其門下生仇玄達為之作遂斥玄達玄達怒遂
投孫恩并害邈兄弟竟至滅門

通志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十五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上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晉列傳第四十二上

王羲之子元之　凝之　徽之　操之　獻之　徽之弟　楨之子　許邁　王遜

蔡豹　羊鑒　劉允　桓宣族子伊　朱伺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劉遐　鄧嶽子遐　朱序　陳壽

王長文　虞溥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鄧粲　謝沉　習鑿齒　顧和　袁瓌
子喬　喬孫山松　瓌弟猷　瓌從祖準　準孫耽　耽子質　江逌從弟灌　灌子績　車允
殷覬　王雅　王恭　庾楷　劉牢之　殷仲
堪　楊佺期　劉毅兄邁　諸葛長民　何無忌　檀
憑之　魏詠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義羲之幼訥於言人

未之奇年十三甞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噉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常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恱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覿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

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軍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

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義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意王丞相時果欲内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

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義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將軍會稽内史時殷浩與桓温不協義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内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義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悢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

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寛和為本力
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
自寇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
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忠言
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
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
復及宜更虗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
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復所

及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
而已任國均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
賢思布平政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
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
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
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
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
求之分外宇宙雖廣自容無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

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懐極言若必親征未
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
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
自頃年割剥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
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
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
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
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

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令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給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

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
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之
所以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
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
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
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
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

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㕑大臣未行豈可黙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内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

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義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義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與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爾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

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官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

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戸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絶沒家戸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絶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

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

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静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

暫得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
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
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
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
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
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
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

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鵞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鵞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鵞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鵞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甞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甞在蕺山見一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

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嘗嘆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

述少有美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為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輙灑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為恨及述為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客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

內懷愧嘆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義之深恥之遂稱疾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養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無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惟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

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甞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别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頼絲竹陶

寫常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為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万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陽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

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娯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有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升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其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万後為豫州都督又遺万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誡

難為意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用而古人以為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万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元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内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曰

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
所害凝之弟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温
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
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
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
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冲曰公豈得獨擅一
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
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

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邪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

士傳讚獻之賞井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
傲達如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黄門侍郎棄
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
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
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
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
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
人琴俱亡因頓絶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

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元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嶶之弟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操之弟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為一時之冠年數嵗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闚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嶶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

事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屐獻之神色怡然徐呼左右扶出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氊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為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為能觀者數百人桓温嘗使書扇筆誤落

因畫作烏駮犗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祕書郎轉丞以選
尚新安公主甞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
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
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
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
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為
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為萬代
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

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
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
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
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
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
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異同之議惟獻之與徐
邈共明安之忠勳獻之復上疏叙安功績孝武帝遂加
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為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

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唯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元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袠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遊者許邁邁字叔元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為之筮遇泰其上六爻發璞

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迹潛遁人莫之知邁往候之探其至要邁以父母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於是立精舍於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絶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擕其同志徧遊名山焉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桓山餌朮涉三年映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乃四面藩之好道之徒

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為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元字遠遊與婦書告别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元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為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元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郡中所産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便之鎮遜與孟

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内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邱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仗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遥舉董聯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悦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悦殺之悦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

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嶲太守李釗為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為越嶲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温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

崇不窮追也怒因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
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
府事詔除堅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
侃憚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為
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
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
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為振武將軍臨

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逖爲徐州豹爲司馬素易豹至是逖爲豫州而豹爲徐州俱受征討之寄逖甚愧之是時太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内史劉遐同討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怒以太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兖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侯史旄而據其塢石虎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

文駕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愞頓兵下邳不敢前豹欲進軍鑒固執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恚伏都等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敕豹鑒以時進討鑒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令方盛暑冒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

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衂亦古之所忌且郃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珝為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徑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為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効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時石虎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重於檀邱將軍留

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將王舒止之曰胡冦方至使君且攝職為百姓障扞賊退謝罪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為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内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兖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字景期太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兖徐二州刺史鑒為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妄使導不納彊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為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

豐城縣侯徙光祿勲卒

劉允字承允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人士咸慕之舉賢良辟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擕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州刺史王浚留允表為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允言於續曰夫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仗精鋭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

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衣絺非不彊也高祖縞
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
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頼雖有犬羊之
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
君言計將安出允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左中
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
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
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

江南朝廷嘉之允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
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允聞石虎攻厭次言於元
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
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遣
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允交甚欽貴之請為右
司馬允知敦有不臣之志託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
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
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横恣無道百姓患之允至誅鴻及

諸豪右界内肅然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逆溫嶠率衆而下留允等守湓口事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将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允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允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允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謂王悦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允以侈忲

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憂必有内患恱曰聞温平南語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允此乃温意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唯資江州運漕而允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允官書始下而允為敦黙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公主位至黄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譙國銍人也祖詡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

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行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為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廄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乂曰卿能保頭不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阻兵固守歲餘逖攻

平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含含遣宣領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勲可立富貴可保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城彊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與宣置酒結交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

遣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説雅雅即斬異巳者遂出降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含又遣宣率衆救逖未至而賊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内史祖約之棄譙城也宣以戕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彊胡未滅將勠力以討之而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

約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欲襲湓口陶侃使毛寶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投温嶠嶠以戎為參軍賊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為劉允參軍郭默害允復以戎為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於宣宣偽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

邪獄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詣陶侃辟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虎再

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次於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為荆州將謀北伐以宣為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石虎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為都督司雍梁三

州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甚有稱績庾翼還鎮襄陽令宣進伐石虎將李羆軍次丹水為賊所敗翼怒貶宣為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為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宣族子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

中領軍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摽悟簡率為王濛劉惔所知頻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彊盛邊鄙多虞朝議選能拒捍彊埸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元共破賊别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元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脩縣侯進號

右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終
始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
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
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
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
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
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
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内而會

稽王道子昏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威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迕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乃敕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

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刋推心輔王
政二叔反流言聲節忼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
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
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荆州
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
以邉境無虞宜以寛卹為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
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幷合小縣除諸郡逋米
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

撫百姓頼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以明欲為國家輸命而不就也表上詔哀傷之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内從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

弓欽走灄口伺與同輩郴寶布興合衆討之不克乃與
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
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
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灄陽縣而貫焉其後
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
作大艦署為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荆州
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卒伺以
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

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

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盖建興中陳聲率諸無頼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伉遣伺為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伉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

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侗廣威將軍竟陵内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為荆州侃故將鄭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結屯溳口遣使告侗侗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

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内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

調弩忽噤不發侗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侗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侗既入賊舉鋋摘侗侗逆接得鋋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侗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侗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内外百口付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侗答曰賊無白首者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甑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甑山下軍士數

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甑山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爲臨湘令敦卒爲温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迴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僕宜先下遣信已一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聞有異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

共征峻賨領千人為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遺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賨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饑嶠嘉其勲上為廬江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賨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賨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賨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為煥

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
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遠而
兵少器仗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
踏鞍拔箭血流滿靴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
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
寶進攻祖約軍次東關破合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溫嶠
未能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
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

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糧運出其不意使賊困蹙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句容湖熟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使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

壯勇何不出鬬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戸庾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餘人守邾城石虎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終渡二

萬騎攻郛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
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
哭之慟因發疾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裁貶然蘇峻之
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
言寶有重勲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
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
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郛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
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

送至東岸遂得免馬寶二子穆之安之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温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為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為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仗者為輔弼乃以穆之為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于瓚戴羲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虨司馬朱燾等共平之桓温代翼復取為參軍後温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除揚威將軍穎

川太守隨温平洛入關温將旋師以謝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還督寧州諸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温封南郡徙穆之為建安侯復為温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温伐慕容暐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温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官如故衮真以壽陽叛温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太守守歴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軍事復領陳郡

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城荆州五郡雍州之京兆軍

事襄陽義城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尋進領梁州刺

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别將寇彭城復

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將軍宣城内史

假節鎮姑熟穆之以為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

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别將圍襄陽詔穆之就上明受桓

冲節度冲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

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

孫奔退沖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為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謚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球璠瑾瑗璩最知名璩字叔璉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為參軍尋遭父憂服闋為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為參軍轉安子琰征虜司馬合肥之役苻堅進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

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
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
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
窘廹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
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二郡内史尋代郭銓為建
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元簒位遣
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元使不受命元以桓
希為梁州刺史王異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

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元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慤亮自桓元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凶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卒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元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為元屯騎校尉誘元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元約之

等聞元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
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逑之皆病約之詣振偽降因
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
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為益州屯西陵處茂
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進璩為征西將軍加散騎
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
處茂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
夷校尉瑾為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

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為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僰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説遂共害璩及瑗幷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

嗣義熙中時廷祖為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乖慮外葬送日近益懐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萬布三百疋論璩討桓元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元功封夷道縣侯自竇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為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為安西司馬沒于魏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

將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宫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禄勲四子潭泰遂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遂俱為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

之討盧悚勲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為冠軍將軍堂邑太山二郡太守遼為遊擊將軍逌為太傅主簿桓元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毆辱俄並為元所殺惟逌被徙廣州義熈初得還至宜都太守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没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攜南渡皆有武幹荆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為建武將軍始

平太守又從涪陵太守盧循之役道規又以為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克捷裕嘉之以為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留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為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

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還督司雍幷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為魏所沒德祖次弟嶷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之役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

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為龍驤將軍平原内史建武初元帝令以遐為下邳内史將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為塢主以寇抄為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内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從遐為臨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為北中郎將兖州刺史太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

含反遐與蘇峻俱赴京都含敗隨丹陽尹溫嶠追含至于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絶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事北軍中郎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為北中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諸郡討之默等始

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襲掩遐營迭等迸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為嶽後

竟改名為岱馬少有將帥才略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搆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為從事中郎後復為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温嶠遣嶽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允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録前後功封宜城縣伯咸康

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平南將軍卒子遐嗣遐字應遠勇力絶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温以為參軍數從温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為名將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劒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役温既懷恥忿且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刺史序世為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勲反桓温表序為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兖州刺史時長城人錢弘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守序至郡討禽之事訖還兖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

苻丕之來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狥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拒之時

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
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
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
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軍後唱云堅敗衆遂
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内史轉揚州豫州五
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
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兖青二州諸軍事二
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

又使其子釗寇陳潁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疋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隷序序又表求故荆州桓石生府田百頃幷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出洛陽序自河陰北濟與永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于沁水次敗走斬其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于太行永歸上

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陜聞永敗遣任子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遼於懐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序仍使子略督護洛城趙蕃為助序還襄陽會稽王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羌校尉竇衡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勲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

赴之衡據長安東釗勲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輙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令史宦人黄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

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壽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郡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覔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髠亮子瞻又輕侮壽故壽為亮立傳言亮將

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贍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黄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

尚書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
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
等案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
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
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
五十篇益部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
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别駕乃以微服竊出舉州莫

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元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元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唯桓譚以為必傳於世末遭陸績元道遂明長文通元經末遭陸績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饉開倉賑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頴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

也梁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輙着白㫌

小郭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陽

虞溥字允源髙平昌邑人也父祕為偏將軍鎮隴西溥

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埸閲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

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

褚䂮並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

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長久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

之失也瓘曰歴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

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具為條制於是生徒至者七百人溥乃作誥以奬訓之曰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

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有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

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絶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三子敦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

詔藏於祕書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名出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為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之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

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于孝獻編年二百録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其議上多從之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

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

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
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
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
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同其時
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
而無聞易稱自彊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
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
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大

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

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隱兄瑚字處仲少重武節
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為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
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
掖時上官巳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為所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下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二下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

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懐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到預復為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諸葛恢參軍庾亮等薦預召為丞相行參軍兼記室遭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言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

抽引茍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預又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上疏請明加簡擇轉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以刑獄轉繁感傷和氣災患

之來實在於是多見納馬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參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年老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嫉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髪所以胡人徧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録二十餘篇諸虞傳十二篇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

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所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飰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飡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為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參軍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轉參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

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邪佞之徒欲間内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為安西諮議參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温代翼留盛為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温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懐縣侯累遷温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髙名而不劾

之盛乃與桓温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
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
為怪鳥温得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
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祕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
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
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
焉既而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
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闗君門戶事其子遽拜

謝因請刪改之盛時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爾改之盛寫定兩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字齊由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荆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

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竒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甞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爲著作郎平杜

歿有功賜爵關内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薦寶宜備史官於是以寶領國史寶以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

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輙語之考校悉驗地
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甞病氣絶積日
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
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
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寶既博採異
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
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聞覩也亦安敢謂無
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

其兩說若此比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兹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缺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絶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

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令粗
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
録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寳又為春秋左氏
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皆行於世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
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
禮請粲為别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粲
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荅

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祭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祭以父騫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沈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曽祖斐吴豫章太守父秀吴翼正都尉沈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内史

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征北將軍蔡謨版為參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毁乃以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郎何充庾冰並稱沈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沈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右云

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也家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温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其手問國家運祚修短荅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説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宫氣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温不悦乃止

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揭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恵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公嘗聞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言荅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温出征伐鑿齒

或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涖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年所未見以此大忤温旨左遷戸曹參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别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

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滎陽太守温弟祕亦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祕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甞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

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璅璅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髙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覦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

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授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彊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稱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召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謂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

恪并著論一篇上之其說以晉越魏繼漢猶漢越秦繼周反覆辯難識者惑焉子辟彊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顧和字君孝侍中衆之族子也曾祖容吳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騏驎興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導為揚州辟為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和

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和嘗詣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族叔元公道公叶賛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覺之謂和曰卿珪璋特達機警有鋒不徒東南之美實為海內之俊由是知名既而導遣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

聞答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縁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嗟稱善累遷司徒掾時東海王冲為長水校尉妙選僚屬以沛國劉耽為司馬和為主簿永昌初除司徒左曹掾太寧初王敦請為主簿遷太子舍人車騎參軍護軍長史王導為揚州請為别駕所歷皆著稱遷散騎侍郎尚書吏部司空郗鑒請為長史領晉陵太守咸康初拜御史中丞劾奏尚書左丞戴抗贓汚百萬付法議罪并免尚書傅玩郎劉傭官百僚憚之遷侍中

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及雜珠等和奏舊冕十有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非禮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璇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先是帝以保母周氏有阿保之勞欲假其名號内外皆奉詔和獨上疏以為周保祐聖躬不遺其勲第舍供給擬於戚屬恩澤所加已為過隆若假名號記籍未見明比唯漢靈帝以乳母趙嬈為平氏君此末代之私恩非先代之令典且君舉必書將軌物垂則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帝從

之轉吏部尚書頻徙領軍將軍太常卿國子祭酒康帝
即位將祀南北郊和議以為車駕宜親行帝從之皆躬
親行禮遷尚書僕射以母老固辭詔書勅諭特聽暮出
朝還其見優遇如此尋朝議以端右之副不宜處外更
拜銀青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頃之母憂去職居喪以
孝聞既練衛將軍褚裒上疏薦和起為尚書令遣散騎
郎喻旨和每見催逼輙號咷慟絶謂所親曰古人或有
釋其憂服以祇王命蓋以才足幹時故不得不體國殉

義吾在常日猶不如人况今中心荒亂將何以補於萬
分祗足以示輕忌孝道貽素冠之譏耳帝又下詔曰百
揆務殷端右總要而曠職經久甚以悒然昔先朝政道
休明中夏隆盛山貫諸公皆釋服從時不獲遂其情禮
况今日艱難百王之弊尚書令禮已過祥練豈得聽不
赴急疾而遂罔極之情乎和表疏十餘上遂不起服闋
然後視職時南中郎將謝尚領宣城内史收涇令陳幹
殺之有司以尚違法糾黙詔原之和重奏尚挾憾肆虐

宜正刑辟尚皇太后舅故寢其奏時汝南王統江夏公
衛崇並為庶母制服三年和乃奏曰禮所以軌物成教
故有國家者莫不崇正明本以一其統斯人倫之紀不
二之道也為人後者降其所出奪天屬之性顯至公之
義降殺節文著于周典按汝南王統為庶母居廬服重
江夏公衛崇本由疎屬開國之緒近喪所生復行重制
違冒禮度肆其私情閭閻許其過厚談者莫以為非則
政道陵遲由乎禮廢憲章頹替始於容違若弗糾正無

以齊物皆可下太常奪服若不祗王命應加貶黜詔從
之和居任多所獻納雖權臣不苟阿附永和七年以疾
篤辭位拜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尚書令
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侍中司空謚曰穆子淳歷
尚書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左衛將軍
袁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焕之曾孫也祖父
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間縣拜呂令
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

治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既為石勒所焚妃裴氏求招魂葬越朝廷疑之瓌與博士傅純議以為招魂葬是謂埋神不可從也帝然之雖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尋除廬江太守大將軍王敦引為諮議參軍俄為臨川太守敦平為鎮南將軍卞敦軍司尋自解還都游于會稽蘇峻之難與王舒共起義軍以功封長合鄉侯徵補散騎常侍從大司農尋除國子祭酒頃之加散騎常侍于時喪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請興國學成帝從

之瓌以年在懸車上疏告老尋卒追贈左光禄大夫謚曰恭子喬嗣喬字彦叔初拜佐著作郎輔國將軍桓温請為司馬除司徒左西屬不就拜尚書郎桓温鎮京口復引為司馬領廣陵相初喬與褚裒友善及康獻皇后臨朝喬以裒后父禮數懸絶不宜以平昔故友之道相遇以書致辭於裒且勉以親賢納善為先論者以為得體遷安西諮議參軍長沙相不拜尋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温謀伐蜀衆

以為不可喬勸温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心胷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之先從易也今泝流萬里經歷天險彼或有備不必可克然蜀人自以斗絶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為内有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

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為害然勢據上流易為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温從之使喬以江夏相領二千人為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今分為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釡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温以為然即一時俱進去成都

十里與賊大戰前鋒失利喬軍亦退矢及馬首左右失
色喬周麾而進聲氣愈厲遂大破之長驅至成都李勢
既降勢將鄧定隗文以其屬反衆各萬餘温自擊定喬
擊文破之進號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三十六温
甚悼惜之追贈益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注論
語及詩并諸文筆皆行於世子方平嗣亦以軌素自立
辟大司馬掾歷義興琅邪太守卒子山松嗣山松少有
才名博學有文章著後漢書百篇衿情秀發善音樂舊

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疎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絶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遊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松歷顯位為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瓌弟猷字申甫少與瓌齊名代瓌為吕令復相繼為江都令由是俱渡江瓌為丹陽猷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論者美之歷

位侍中衛尉卿猷孫宏見文苑傳瓌從祖凖字孝尼以儒學知名注喪服經官至給事中凖子冲字景玄光祿勲冲子躭字彦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温少時游于博徒資産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躭而躭在艱試以告焉躭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債主戲躭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躭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彦

道不其通肬若此蘇峻之役王導引為參軍隨導在石
頭初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聞祖約奔敗懼事不
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於導導
使肬潛說路永使歸順峻平封秭歸男拜建威將軍歷
陽太守咸康初石虎游騎十餘匹至歷陽肬上列不言
騎少時胡寇彊盛朝野危懼王導以宰輔之重請自討
之既而賊騎不多又已退散導止不行朝廷以肬失於
輕妄黜之尋復為導從事中郎方加大任會卒時年二

十五子質字道和自渙至質五世並以道素繼業惟其父耽以雄豪著及質又以孝行稱官歷琅邪内史東陽太守質子湛湛弟豹列在宋史

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也曽祖蕤譙郡太守祖肩蕪湖令父濟安東參軍逌少孤與從弟灌共居甚相友悌由是獲當時之譽避蘇峻之亂屏居臨海絶棄人事剪茅結宇耽翫載籍有終焉之志本州辟從事除佐著作郎並不就征北將軍蔡謨命為參軍何充復引為驃騎功

曹以家貧求試守為太末令縣界深山中有亡命數百家恃險為阻前後守宰莫能平逌到官召其魁帥厚加撫接諭以禍福旬月之間襁負而至朝廷嘉之州檄為治中轉别駕遷吳令中軍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參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浩方修復洛陽經營荒梗逌為上佐甚有匡弼之益軍中書檄皆以委逌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

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小敗及桓温奏廢浩佐吏逌遂免頃之除中書郎升平中遷吏部郎長兼侍中穆帝將修後池起閣道逌上疏諫之帝乃止復領本州大中正升平末遷太常逌累讓不許穆帝崩山陵將用寶器逌諫曰以宣皇顧命終制山陵不設明器以貽後則景帝奉遵遺制逮文明皇后崩武皇帝亦承前制無所施設

惟脯糒之奠瓦器而已昔康皇帝元宮始用寶劒金舄此葢太妃罔已之情實違先旨累世之法令外欲以為故事臣請述先旨停此二物書奏從之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祀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冀以免咎使太常集博士草其制適上疏諫曰臣尋史漢舊事藝文志劉向五行傳洪祀出於其中然自前代以來莫有用者又其文唯說為祀而不載儀注此葢久遠不行之事非常人所參校按漢儀天子所親之祠惟宗廟而

已祭天於雲陽祭地於汾陰在於别宫遥拜不詣壇所其餘羣祀之所必在幽静是以圜丘方澤列於郊野今若於承明之庭正殿之前設羣神之坐行躬親之禮凖之舊典有乖常式臣聞妖青之發所以鑒悟時主故寅畏上通則宋災退度德禮增修則殷道以隆此徃代之成驗不易之定理頃者星辰頗有變異陛下祗戒之誠達於天人在予之懼忘寢與食仰虔玄象俯凝庶政嘉祥之應實在今日而猶乾乾夕惕思廣兹道誠實聖懐

殷勤之至然洪祀有書無儀不行於世詢訪時學莫識其禮且其文曰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祀順四時之序無令過差今按文而言皆漫而無適不可得詳若不詳而修其失不小帝不納逌又上疏曰臣謹更思尋參之時事今彊戎據於關雍桀狄縱於河朔封豕四逸虔劉神州長旌不卷鐘鼓日戒兵疲人困歲無休巳人事弊於下則七曜錯於上災沴之作固其宜然又頃者以來無乃大異彼月之蝕義見詩人星

辰莫同載於五行故洪範不以為沴陛下令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引其輕變方之重青求已篤於禹湯憂勤踰乎日昃將修大祀以禮神祇傳曰外順天地時氣而祭其鬼神然則神必有號祀必有義按洪祀之文惟神靈大略而無所祭之名稱舉國行祀而無貴賤之阻有赤黍之盛而無牲體之奠儀法所用闕略非一若率文而行則舉義皆閡有所施補則不統其源漢侍中盧植時之達學受法不究則不敢厝心誠以五行深遠神道

幽昧探賾之求難以常思錯綜之理不可一數臣非至
精孰能與此帝猶勑撰定逌又陳古義帝乃止逌在職
多所匡諫著阮籍序賛逸士箴及詩賦奏議數十篇行
於世病卒時年五十八子蔚吳興太守逌從弟瀧字道
羣父膺尚書郎瀧少知名才識亞于逌州辟主簿舉秀
才為治中轉別駕歷司徒屬北中郎長史領晉陵太守
簡文帝引為撫軍從事中郎後遷吏部郎時謝奕為尚
書銓叙不允瀧每執正不從奕託以他事免之受黜無

怨色頃之簡文帝又以為撫軍司馬甚相賓禮遷御史中丞轉吳興太守灌性方正視權貴蔑如也為大司馬桓溫所惡溫欲中傷之徵拜侍中以在郡時公事有失追免之後為祕書監尋復解職時溫方執權朝廷希旨故灌積年不調溫末年以為諮議參軍會溫薨遷尚書中護軍復出為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子績字仲元有志氣除祕書郎以父與謝氏不穆故謝安之世辟召無所從論者多之安薨始為會稽王道子驃騎

主簿多所規諫歷諮議參軍出為南郡相會荆州刺史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校尉殷顗同行並不從仲堪等屢以為言績終不為之屈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一坐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會稽世子元顯專政夜開六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許車胤亦曰元顯驕縱宜

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胤間我父子遣人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育郡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引為主簿稍遷别駕

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唯脩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而脩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輙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脩為中書侍郎闕内侯孝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卞耽執讀黄門侍郎謝石吏部侍郎袁宏執經脩與丹陽尹王混擿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學生百人以脩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事脩以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於

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厦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為護軍將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座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禮脩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耳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嘉脩隆

安初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頃之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績密言於道子將奏之事泄元顯逼令自裁俄而胤卒朝廷傷之

殷覬字伯通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卿父康吳興太守覬性通率有才器少與從弟仲堪俱知名太元中以中書郎擢為南蠻校尉涖職清名政績肅舉及仲堪得王恭書將與內伐告覬欲同舉覬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

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為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覬言為非覬見江績亦以正直為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己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覬曰兄病殊為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為慮勿以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覬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曰故南蠻校尉殷覬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

贈冠軍將軍弟仲文叔獻别有傳

王雅字茂達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之曽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以佞幸目之帝起清暑殿於

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遊止惟雅豫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為太子少傅時王恂兒婚賓容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恂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為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

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負親賢之寄然其禀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見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勢之險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為亂階矣帝以恭等為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已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

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復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而朝廷方亂内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辯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顔廷争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禄大夫儀同三司長子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黄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

王恭字孝伯光禄大夫藴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材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

友善慕劉惔之為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為將來
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
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
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為佐著作郎
歎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為祕
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喪服闋除吏部郎授建威將
軍太元中代沈嘉為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
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

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常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内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黄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悦之令與賔客談論時人皆為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賔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為藩屏乃以恭為都督兖青兾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兖青二州刺

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為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

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輙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之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為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偽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以誅國寶為名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

所為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為吳國内史令起兵於東㑹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彊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

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為謀主尅期同赴京師時內外離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為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為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動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

允未為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為辭朝廷使元顯及王恂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為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顏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顏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

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彊彊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祕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為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為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

姓修營佛事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
鬚鬢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致此原
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
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為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
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
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
為湖孰令恭私告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為我
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為立喪

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謚曰忠簡爽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彊等恭庶子曇亨義熙中為給事中庾楷征西將軍亮之孫會稽内史羲小子也初拜侍中代兄準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歴陽隆安初進號左將軍時會稽王道子憚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為形援楷上䟽以江州非險塞之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詔不許時

楷懐恨使子鴻説王恭以譙王尚之兄弟復握機權勢過國寳恭亦素忌尚之遂連謀舉兵事在恭傳詔使尚之討楷楷遣汝南太守叚方逆尚之戰于慈湖方大敗被殺楷奔于桓玄及玄等盟于柴桑連名上疏自理詔赦玄等而不赦恭楷楷遂依玄玄用為武昌太守楷後懼玄必敗密遣使結㑹稽世子元顯若朝廷討玄當為內應及玄得志楷以謀泄為玄所誅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也曽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歴北

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為征虜將軍世以勇壯稱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而沈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時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及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距之牢之破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冲擊襄陽宣城內史胡彬率

衆向壽陽以為冲聲援牢之領卒二千為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謝玄使彬與牢之距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殺獲萬餘人盡收其器械堅尋亦大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戴寶戍之遷龍驤將

軍彭城内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户牢之進屯鄄城討諸未服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苻堅子丕據鄴為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為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馬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脱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頃之復為龍驤將軍守淮陰後進戍彭城復領太守妖賊劉黎僭尊號

於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太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向欽之擊走之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太山追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因獲張遇以歸之彭城妖賊司馬徽聚衆黨馬頭山牢之遣參軍竺朗之討滅之時慕容氏掠廪丘高平太守徐含遠告急牢之不能救坐畏懦免及王恭將討王國寶引牢之為府司馬領南彭城内史加輔國將軍恭使牢之討破王廞以牢之領晉陵太守恭本

以才地陵物及檄至京師朝廷戮國寳王緒自謂威德已著雖杖牢之為爪牙但以行陣武將相遇禮之甚薄牢之負其才能深懐恥恨及恭之後舉元顯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使叛恭事成當即其位號牢之許焉恭參軍何澹之以其謀告恭牢之與澹之有隙故恭疑而不納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牢之為兄精兵利器悉以配之使為前鋒行至竹里牢之背恭歸朝廷恭既死遂代恭為都督兖青冀幽幷徐揚州晉陵軍事牢之本

自小將一朝據恭位衆情不悦乃樹用腹心徐謙之等以自彊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于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及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寳率師救三吴復遣子敬宣為寳後繼比至曲阿吴郡内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吴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吴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

之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害謝琰牢之進號鎮北將軍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吴國殺内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州又為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元興初朝廷將討桓玄以牢之為

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元顯遣使以討玄事諮牢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仗全楚之衆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深懐疑貳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洌洲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兎殫獵犬烹故文種誅於句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況

凶愚凡庸之流乎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以見容於闇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往往有之況君見與無射鉤屢逼之仇邪令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族欲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壤無窮孰若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唯君圖之牢之自謂握彊兵才能算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阻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玄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裕固諫之並

不從俄令敬宣降玄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陰謀誅
之陳法書圖畫與敬宣共觀以安悅其志敬宣不之覺
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元顯既敗玄以牢之為征東將
軍會稽太守牢之歎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將至矣時玄
屯相府敬宣勸牢之襲玄猶豫不決移屯班瀆將北奔
廣陵相高雅之欲據江北以距玄集衆大議參軍劉襲
曰事不可者莫大於反而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
司馬郎君今復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豈得立也語畢

趨出佐吏多散走而敬宣先還京口援其家失期不到牢之謂其為劉襲所殺乃自縊而死俄而敬宣至不遑哭奔于高雅之將吏共殯斂牢之喪還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及劉裕建義追理牢之乃復本官敬宣列在宋史

殷仲堪陳郡人也祖融太常吏部尚書父師驃騎諮議參軍晉陵太守沙陽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彊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

士咸愛慕之調補佐著作郎冠軍謝玄鎮京口請為參軍除尚書郎不拜玄以為長史厚任遇之仲堪致書於玄曰胡亡之後中原子女鬻於江東者不可勝數骨肉星離荼毒終年怨苦之氣感傷和理誠喪亂之常足以懲戒復非王澤廣潤愛育蒼生之意也當世大人既慨然經略將以救其塗炭而使理至於此良可歎息頋節下弘之以道德運之以神明隱心以及物垂理以禁暴使足踐晉境者必無懷慼之心枯槁之類莫不同漸天

潤仁義與干戈並運德心與功業俱隆實所期於明德也頃聞抄掠所得多皆採樵餓人壯者欲以救子少者志在存親行者傾筐以顧念居者吁嗟以待延而一旦幽縶生離死絶求之於情可傷之甚昔孟孫獵而得麑使秦西以之歸其母隨而悲鳴不忍而放之孟孫赦其罪以傅其子禽獸猶不可離况於人乎夫飛鴞惡鳥也食桑葚猶懐好音雖曰戎狄其無情乎苟感之有物非難化也必使邉界無貪小利彊弱不得相陵德音一發

必聲振沙漠二冠之黨將靡然向風何憂黃河之不濟
函谷之不開哉玄深然之領晉陵太守居郡禁産子不
舉久喪不葬錄父母以質亡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
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服闋孝武帝召為太子
中庶子甚相親愛仲堪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
牛鬬帝素聞之而不知其人至是從容問仲堪曰患此
者謂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愧焉復領

黄門郎寵任轉隆帝甞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帝以會稽王非社稷之臣擢所親幸以為藩捍乃授仲堪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振威將軍荆州刺史假節鎮江寧將之任又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甞謂永為廊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其恩狎如此仲堪雖有英譽議者未以分陜許之既受腹心之任居上流之重朝野屬想謂有異政及在州綱目不舉而好行小恵夷夏頗安附之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

而葬焉旬日之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恵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桂陽人黄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詈法棄市原此之旨當有二親生存而横言死沒情事悖逆忍所不當故同之毆詈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殁墓在舊邦積年久

遠方詐服迎喪以此為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而言亡相
殊遠矣遂活之又以異姓相養禮律所不許子孫繼親
族無後者唯令主其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佐史咸
服之時朝廷徵益州刺史郭銓犍為太守卞苞於坐勸
銓以蜀反仲堪斬之以聞朝廷以仲堪事不預察降號
鷹揚將軍尚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
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
有攸宜劒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

漢中遼遠在劒閣之内成敗與蜀為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絶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隷益州將欲重複上流為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三郡忌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内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令華陽乂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

致令巴宕二郡為羣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為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繆號令不一則劒閣非我保䰟類轉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俘沒蠻獠十不遺二如逐食烏散資生未立茍順符旨以副梁州恐公私困弊無以堪命則劒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馭之實懼非分位之本旨經

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為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桓玄在南郡論四皓來儀漢庭失素履終吉之義以其文贈仲堪仲堪荅書稱四公得出處之正玄屈之仲堪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椀盤無餘餚飯粒落席間輙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

而忘其本爾其存之其後蜀水大出漂浮江陵數千家以隄防不嚴復降為寧遠將軍安帝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固讓不受初桓玄將應王恭乃說仲堪推恭為盟主共興晉陽之舉立桓文之功仲堪然之仲堪以王恭在京口去都不盈二百自荆州道遠連兵勢不相及乃偽許恭而實不欲下聞恭已誅國寶等始抗表興師遣龍驤將軍楊佺期次巴陵會稽王道子遣書止之仲堪乃還初桓玄棄官歸國仲堪憚其才地深相交結玄亦欲

假其兵勢誘而悅之國寶之役仲堪既納玄之誘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内要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江績等恢覬績並不同之乃以佺期代績覬自遜位會王恭復與豫州刺史庾楷舉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等仲堪因集議以為朝廷去年自戮國寶王恭威名已震今其重舉勢無不克而我去年緩師已失信於彼今可整棹晨征參其霸功於是使佺期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率兵二萬相繼而下佺期玄至湓口

王愉奔于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佺期等進至横江庾楷敗奔於玄譙王尚之等退走尚之弟恢之所領水軍皆没玄等至石頭仲堪至蕪湖忽聞王恭已死劉牢之反恭領北府兵在新亭玄等三軍失色無復固志迴師屯于蔡洲時朝廷新平恭楷且不測西方人心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内外憂逼玄從兄脩告會稽王道子曰西軍可説而解也脩知情矣若許佺期以重利無不倒戈於仲堪者道子納之乃以玄為江州佺期為雍

州䵢仲堪為廣州以桓修為荆州遣仲堪叔父太常茂
宣詔迴軍仲堪恚被貶退以王恭雖敗已衆亦足以立
事令玄等急進軍玄等喜於寵授並欲順朝命猶豫未
決會仲堪弟遹為佺期司馬夜奔仲堪說佺期受朝命
納桓修仲堪遑遽即於蕪湖南歸使徇於玄等軍曰若
不各散而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將劉系先
領二千人隷于佺期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狼狽追仲
堪至尋陽及之於是仲堪失職倚玄為援玄等又資仲

堪之兵雖互相疑阻亦不得異仲堪與佺期以子弟交質遂於尋陽結盟推玄為盟主臨壇歃血並不受詔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譙王尚之等朝廷深憚之於是詔仲堪曰間以將軍憑寄失所朝野懷憂然既往之事宜其兩忘用乃班師廻斾祗順朝旨所以改授方任蓋隨時之宜將軍大義誠感朕心今還復本位即撫所鎮釋甲休兵則内外寧一故遣太常茂具宣乃懷仲堪等並奉詔各旋所鎮項之桓玄將討佺期先告仲堪云今當

入沔討除佺期巳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可殺楊廣若
其不然便當率兵入江仲堪乃執玄兄偉遣從弟遹等
水軍七千至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遹等敗走玄
頓巴陵而館其穀玄又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
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震駭城内大饑以胡麻爲廩仲
堪名佺期佺期率衆赴之直濟江擊玄爲玄所敗走還
襄陽仲堪出奔酇城爲玄追兵所獲逼令自殺死于柞
溪弟子道護參軍羅企生等並被殺仲堪少奉天師道

又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急行仁義篤於周急及去來攻猶勤請禱然善取人情病者自為診脉分藥而用計倚伏煩密少於鑒略以至於敗子簡之載喪下都葬于丹徒遂居墓側義旗建率私僮客隨義軍蹋桓玄玄死簡之食其肉桓振之役義軍失利簡之沒陣弟曠之有父風仕至剡令

楊佺期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也曾祖凖太常自震至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

仕僞朝後歸國終於梁州刺史以貞幹知名佺期沈勇果勁而兄廣及弟思平等皆彊獷麤暴自云門戶承籍江表莫比有以其門地比王珣者猶恚恨而時人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每排抑之嘗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率衆屯城固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於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

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于洛陽進號龍驤將軍以疾改為新野太守領建威司馬遷唐邑太守督石頭軍事以疾去職荆州刺史殷仲堪引為司馬代江績為南郡相仲堪與桓玄舉衆應王恭庾楷仲堪素無戎略軍旅之事一委佺期兄弟以兵五千人為前鋒與桓玄相次而下至石頭恭死楷敗朝廷未測玄軍乃以佺期代郗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仲堪玄皆有遷換於是俱還尋陽結盟不奉詔俄而朝廷復仲堪本

職乃各還鎮初玄未奉詔欲自為雍州以郗恢為廣州恢懼玄之來問於衆咸曰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為敵既知佺期代已乃謀於南陽太守閭丘羡稱兵距守佺期慮事不濟乃聲言玄來入沔而佺期為前驅恢衆信之無復固志恢軍散請降佺期入府斬閭丘羡放恢還都撫將士恤百姓繕脩城池簡練甲卒甚得人情佺期仲堪與桓玄素不睦佺期屢欲相攻仲堪每抑止之玄以是告執政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

其釁隙故以桓偉為南蠻校尉佺期內懷忿懼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內疑其心苦止之又遣從弟遹屯北塞以駐之佺期勢不獨舉乃解兵隆安三年玄遂舉兵討佺期先攻仲堪初仲堪得玄書急告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當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自以保境全軍無緣棄城逆走憂佺期不赴乃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信之乃率衆赴馬步騎八千精甲耀日既至仲堪唯以飯餉其

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乃不見仲堪時玄在零田佺期與兄廣擊玄玄畏佺期之鋭乃渡軍馬頭明日佺期率殷道護等精鋭萬人乘艦出戰玄距之不得進佺期乃率其麾下數十艦直濟江逕向玄船俄而廻擊郭銓殆獲銓會玄諸軍至佺期退走餘衆盡沒單馬奔襄陽玄追軍至佺期與兄廣皆死之傳首京師梟於朱雀門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俱逃于蠻劉裕起義始歸國歷位州郡孜敬為人剽鋭果於行事昔與佺期勸殷仲堪

殺殷覬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及為梁州刺史常怏怏不滿其志經襄陽見魯宗之侍衛皆侄期之舊也孜敬愈憤見於辭色宗之參軍劉千期於坐面折之因大發怒抽劒刺千期立死宗之表而斬之思平尚保後亦以罪誅楊氏遂滅

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也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左光禄大夫毅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仕為州從事桓弘以為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

等起義兵密謀討玄毅討徐州刺史桓修於京口青州刺史桓弘於廣陵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之北距義軍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慴伏裕莫敢出鬬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

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為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忌劉道規躡玄玄逼帝及琅邪王西上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懐玉等追及玄戰于崢嶸洲毅乘風縱火盡鋭争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威武將軍劉懐肅討平之及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距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為振所敗退次尋陽坐免官尋原之劉裕命何無忌受毅節度無忌以督攝為煩輒便解統毅疾無忌專擅免

其琅邪内史以輔國將軍攝軍事無忌遂與毅不平毅惟自引咎時論韙之毅復與道規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時振黨馮該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没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邈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於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禽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以

毅為使持節兖州刺史將軍如故毅號令嚴整所經墟邑百姓安悅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偽將桓楷振自擊宗之毅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推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部將擊振殺之并斬偽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

陵靳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𣪁為撫軍將軍時刁預等作亂屯于湘中𣪁遣將分討皆滅之初𣪁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絰從事至是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不許詔以𣪁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安豐堂邑五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常侍如故其本府文武悉令西屬以匡復功封南平郡開國公兼都督宣城軍事給鼓吹一部梁州刺史劉稚反𣪁遣將討

擒之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
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俄進拜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及何無忌為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
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内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
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
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脩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克平
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
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

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熟徐道覆聞毅將至
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係此一戰宜併力距之
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洲與
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賊所虜輜重
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饑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
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劉裕深慰勉之復其本
職毅乃以邃為諮議參軍及裕討循詔毅知內外留事
毅以喪師乞解任降為後將軍尋轉衛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江州都督毅表求移鎮豫章朝廷許之時庾悦為江州刺史詔解其任毅遂移鎮豫章遣其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俄進毅為都督荆寧秦雍四州之河東河南廣平揚州之義城四郡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持節公如故毅表荆州編戸不盈十萬器械索然廣州雖凋殘猶出丹漆之用請依先準於是加督交廣二州毅至江陵乃輙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又告疾困請藩為副劉裕以毅貳于

已乃奏之安帝下詔罪狀毅遂誅藩及尚書左僕射謝
混以混黨於毅故也劉裕自率衆討毅命王弘王鎮惡
蒯思等率軍至豫章口於江津燔舟而進毅參軍朱顯
之逢鎮惡以所統千人赴毅鎮惡等攻陷外城毅守内
城精鋭尚數千人戰至日昃鎮惡以裕書示城内毅怒
不發書而焚之毅兾有外救督士卒力戰衆知裕至莫有
鬬心既暮鎮惡焚諸門齊力攻之毅衆乃散毅至北門單
騎而走去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于市子姪

皆伏誅毅兄模奔於襄陽魯宗之斬送之毅剛猛沈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恊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絶歎以為不可能也甞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又謂其將郗僧施曰昔劉備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今吾與足下雖才非古賢而事同斯言衆咸惡其陵傲不遜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已彌復憤激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

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聚摴蒱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而乃和其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既出西藩雖上流分陝而頓失內權又頗自

嫌事計故欲擅其威彊伺隙圖裕以至於敗初江州刺史庾悅隆安中為司徒長史曽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惟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毅兄邁字伯羣少有才幹為殷仲堪中兵參軍桓玄

之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過於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以䂍擬仲堪邁時在坐謂玄曰馬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後玄得志邁詣門稱謁玄謂邁曰安知不死而敢相見邁對曰射鉤斬袪與邁爲三故知不死玄甚喜以爲刑獄參軍後爲竟陵太

守及毅與劉裕等同謀起義邁將應之事泄為玄所害諸葛長民者琅邪陽都人也有文武幹用然不持行檢無鄉曲之譽桓玄引為參軍平西軍事尋以貪刻免及劉裕建義與之定謀為揚武將軍從裕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内史于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于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以本官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進位使持節都督青揚

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領晉陵太守鎮丹徒本號及公
如故及何無忌為徐道覆所害賊乘勝逼京師朝廷震
駭長民率衆入衛京都因表曰妖賊伐船集木而南康
相郭澄之隱蔽經年又深相保明屢欺無忌罪合斬刑
詔原澄之及盧循之敗劉毅也循與徐道覆連旗而下
京師危懼長民勸劉裕權移天子過江裕不聽令長民
與劉毅屯于北陵以備石頭事平轉督豫州揚州之六
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及裕討毅以長民監

太尉留府事詔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邺政事多聚珍寳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為百姓所苦自以多行無禮恒懼國憲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前年殺韓信禍其至矣謀欲為亂問劉穆之曰人間論者謂太尉與我不平其故何也穆之曰相公西征老母弱弟委之將軍何謂不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因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

豫未發既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尅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逕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旿自後拉而殺之輿尸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絶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為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禽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

馬初長民富貴之後常一月中輙十數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毛脩之常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輙復出又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何無忌東海郯人也少有大志忠亮任氣人有不稱其

心者輒形於言色州辟從事轉太學博士鎮北將軍劉
牢之即其舅也時鎮京口每有大事常與參議之會稽
世子元顯子彦章封東海王以無忌為國中尉加廣武
將軍及桓玄害彦章於市無忌入市慟哭而出時人義
焉隨牢之南征桓玄牢之將降於玄也無忌屢諫辭旨
甚切牢之不從及玄篡位無忌與玄吏部郎曹靖之有
舊請莅小縣靖之白玄玄不許無忌乃還京口初劉裕
常為牢之參軍與無忌素相親結至是因密共圖玄劉

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與舉義兵襲京口無忌偽著傳詔服稱勑使城中無敢動者初桓玄聞裕等及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

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其見憚如此及玄敗走武陵王遵承制以無忌為輔國
將軍琅邪内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
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
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
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
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
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

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騰之可一鼓而敗也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為然道規乘勝逕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及武康公主琅邪王妃還京都又與毅道規破走玄於峥嶸洲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為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

討振克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仗五十人入殿末之職還會稽内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荆二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頴川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戶增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盧循遣將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拒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廻山壓卵未足為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以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既及賊令彊

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而薄于山側俄而西風暴起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詔書傷悼贈侍中司空謚曰忠肅子邕嗣初桓玄克京邑劉裕東征無忌密至裕軍所潛謀舉義勸裕於山陰起兵裕以玄大逆未彰恐在遠舉事克濟為難若玄遂竊天位然後於京口圖之事未晚也無忌乃還及

義師之舉參賛大勲皆以筭略攻取為效而此舉敗於輕脫朝野痛之

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也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為世所稱從兄子韶兄弟五人皆稚弱而孤憑之撫養若已所生初為會稽王驃騎行參軍轉桓脩長流參軍領東莞太守加寧遠將軍與劉裕有州閭之舊又數同東討情好甚密義旗之建憑之與劉毅俱以私艱墨經而赴雖才望居毅之後而官次及威聲過之故裕以為建武將

軍裕將舉義也甞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耳宜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桓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裕各領一隊而戰軍敗為敷軍所害贈兾州刺史義熙初詔加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追封曲阿縣公邑三千戶

魏詠之字長道任城人也家世貧素而躬耕為事好學不倦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年十八聞

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何用活為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别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初為州主簿嘗見桓玄既出玄鄙其精神不雋謂坐客曰庸神而宅偉幹不成令器竟不調

而遣之詠之早與劉裕遊款及玄篡位協賛義謀玄敗授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桓欽寇歷陽詠之率衆擊走之義熙初進征虜將軍吳國内史尋轉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校尉詠之初在布衣不以貧賤為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為殷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尋卒于官詔贈太常加散騎常侍其後録其賛義之功追封江陵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戸謚曰桓弟順之至琅邪内史

通志卷一百二十九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

宋 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三

晉

王敦 沈充 桓温 孟嘉 桓玄 卞範之 殷仲文 王彌 張昌 陳敏

王如 杜曾 杜弢 王機 祖約 蘇峻

孫恩 盧循 徐道覆 譙縱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彊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

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而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甤魯瑶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為兖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彥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彊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為中書監于時天下

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為揚州刺史潘滔説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彊之心是薦賊也越不從其後徴拜尚書不就元帝名為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為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

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等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為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為荊州刺史既而侃為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為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

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為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為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

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為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為國雪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

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羣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譏訣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厮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

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各
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輙送
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羣小覬覦之望帝
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為刺史時劉隗用事頗踈間
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
處已求當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
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
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

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為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羣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受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

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思
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
政齊之以禮頃者令導内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師
并統六軍既爲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
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
得宏達遠識髙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
才然於見人未踰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
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

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為良佐以尊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尊性慎密尤能恐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静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茍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尊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

任閫外手控彊兵羣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

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為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

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己府當陛下踐阼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為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

宰誣弘恭石顯未足為諭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畧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今輙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畧亦惑江充讒佞邪説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

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
士優賢任能寛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
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四海
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以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
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胷臆摧破泣
血横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
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奸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
朝臣介石之機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

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刁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為光祿勲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敦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

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為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戶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偽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為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沔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已明帝乃

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黄鉞班劍虎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為司徒敦自為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已府將帥岳牧悉出其門徒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為荆州彬為江州邃為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瑶鄧嶽周撫

李恒謝雍為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
已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
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
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衞將軍
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
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
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
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

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
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
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元帝腹心敦又害
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
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
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温嶠為丹陽尹欲使
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密謀帝欲討之知其為物情所

畏服乃偽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
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贊故大將軍敦參處股
肱或內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
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
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
解之後刼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宮省背違赦信誅戮
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
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

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輙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忍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彊有侮弱朝廷之志棄親用羇背賢任惡錢鳳豎子專為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莚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

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輙立凡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非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録冶工輙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闚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陽尹嶠建威將軍趙胤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兖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武將軍瞻精鋭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

將軍允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瞻中軍將軍壼驍騎將
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
陽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
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戸侯賞布五千
疋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
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
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
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

刺史二千石不得輙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沒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銜哀從役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丁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乃以含為元

帥鳳等問敦曰事尅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温嶠以誅姦臣為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宫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

詔崇凡八命望凡奬羣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
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
逼迫猶以罔然凡立身率素見信於門宗年踰耳順位
極人臣仲王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
也凡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予昔年佞臣
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
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
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

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謂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全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勠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戸大小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

六軍之首寧忠國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凡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旣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為凡羞之且悲且慙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鳯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宫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

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怛也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於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之復臥鳳等至京師屯於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

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瑶等常縱酒滛樂沈充自吳帥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至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

能用颰逃歸於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淩故事剖棺戮屍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輗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淩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

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於義為宏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於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疎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唯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唯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

得傍若無人舉坐嘆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嘆異焉沈充字士居吳興人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為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為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

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
葬而密為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
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
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
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飈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
往事既去可長嘆念別惆悵會復難敦知其諷已而不
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
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重言甘古人所畏且

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亡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簒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埸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内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知也賊之黨類猶宥有罪與之更始況見幾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謂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亡失道

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

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温備温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縣男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温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温於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畧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

宜委以方召之任託其弘濟艱難之勲翼卒以温為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将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假節時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勲於蜀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時康獻太后臨朝温将發上疏而行朝廷以蜀險遠而温兵寡少深入敵塲甚以為憂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将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

父福及從凡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温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没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晋壽葭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温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温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偽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愉鎮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韓璩等皆蜀之良也並以為參軍百姓咸恱軍未旋

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温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虎死温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巳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迹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為温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駐温軍内外噂喈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為

撫軍與温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温即迴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其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泰之時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斃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於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

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説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説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陽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巳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於羣才布德信於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跡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心胷交亂過於四國此古賢所以歎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於當年也今寇賊氷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蹻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

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横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絶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而内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修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温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温矣温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勲出子午道别軍攻上洛獲苻

健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
數萬屯嶢柳愁思堆以距温遂大戰生親自陷陣殺温
將應誕劉泓死傷千數温軍力戰生衆乃散雄又與將
軍桓冲戰白鹿原又為冲所敗雄遂馳襲司馬勲勲退
次女媧堡温進至灞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民皆
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温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
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温恃麥熟取以為軍資而健芟苗
滿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帝使侍中黄門勞温

於襄陽初温自以雄姿英氣是宣帝劉琨之儔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潸然而泣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昬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母孔氏卒上疏解職欲送葬宛陵詔不許贈臨賀太夫人印綬謚曰敬遣侍中弔祭謁者監護喪事旬月之中使者

八至軺軒相望於道温葬畢視事欲復修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温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温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

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温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温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毁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

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遣西陽太守滕畯出黄城討蠻賊文盧等又遣江夏相劉岵義陽太守胡驥討妖賊李弘皆破之傳首京師温還軍之後司豫青兖復陷於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為縣公以封其次子濟隆和初寇逼河南太守戴施出奔冠軍將軍陳祐告急温使竟陵太守鄧遐率三千人助祐并欲還都洛陽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来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畧復使二賊雙起海内

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於既往者也伏惟陛下稟乾坤自然之姿挺羲皇元明之德鳳棲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人之情偽備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企踵思佇雲羅混網四裔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陵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契今江河悠濶風馬殊邈故向義之徒覆亡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衆星斯仰本源既

運枝泒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憑羣凶妖逆知
滅亡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則二豎之命不
誅而自絶矣故圓通貴於無滯明哲尚於應機介如石
焉所以成務若乃海運既徙而鵬翼不舉永結根於南
垂廢神州於龍漠令五尺之童掩口而歎息夫先王經
始元聖宅心畫爲九州制爲九服貴中區而内諸夏誠
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彊
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蟠屈以待龍申

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圮所鍾非理勝而然也而喪亂緬邈五十餘載先舊徂沒後来童幼班荆蝦音積習成俗遂望絶於本邦宴安於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歎臣雖庸劣才不周務然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諸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江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一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暢井邑既修綱維粗舉然後陛下建三辰之

章振旂旗之旌晃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内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衆之所疑伏願陛下決玄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詔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戎狄肆暴繼襲凶跡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率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光復舊京非夫外身殉國孰能若此者哉諸所處

分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懐也於是改授幷司冀三州以交廣遼遠罷都督温表辭不受又加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温以既總督内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其一朋黨雷同私議沸騰宜抑杜浮競莫使能植其二戸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宜幷省官職令久於其事其三機務不可停廢常行文按宜為限日其四宜明長幼之禮獎忠公之吏其五襃貶賞罰宜允其實其六宜述遵前典敦

明學業其七宜選建史官以成晉書有司皆奏行之尋
加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受鼓吹
餘皆辭復率舟軍進合肥加揚州牧錄尚書事使侍中
顔旄宣旨召温入參朝政温上疏曰方攘除羣凶埽平
禍亂當竭天下智力與衆共濟而朝論咸疑聖詔彌固
事異本圖豈敢執遂至於入參朝政非所敢聞臣違離
宮省二十餘載韓韡戎務役勤思苦若得解帶逍遥鳴
玉闕庭參贊無為之契豫聞曲成之化雖實不敏豈不

是顧但顧以江漢艱難不同曩日而梁益新平寧州始服懸兵漢川戍禦彌廣加彊蠻盤牙勢處上流江湖悠遠當制命侯伯自非望實重威無以鎮御遐外臣知逍此之艱危敢背之而無怨願奮臂投身造事中原者實恥皇居仄陋於東南神葉遂埋於戎狄若憑宗廟之靈則雲徹席卷呼吸蕩清如當假息游魂則臣據河洛親臨二寇廣宣皇靈襟帶秦趙遠不五載大事必定今臣𡈽以親賢贊國光輔二世即無煩以臣疏鈍並間機務

且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表裏相濟實深寶重伏願陛下察臣所陳兼訪內外乞時還屯撫寧方隅詔不許復徵温温至赭圻詔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讓內録遥領揚州牧屬鮮卑攻洛陽陳祐出奔簡文帝時輔政會温於洌洲議征討事温移鎮姑孰會哀帝崩事遂寢温性儉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卧對親寮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

臭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别室浴温竊窺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温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䟽悉衆北伐平北將軍郗愔以疾解職又以温領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

里以通舟運自清水入河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帥衆八萬距温戰於林渚温擊破之遂至枋頭温先使袁真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真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温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於襄邑温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温甚恥之歸罪於真表廢為庶人真怨温誣已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暐帝遣侍中羅含以牛酒犒温於山陽使會稽王昱會温於涂中詔以

温世子給事熙為征虜將軍豫州刺史假節及南康公主薨詔賻布千疋錢百萬温辭不受又陳息熙三尺之孤且年少未宜便居偏任詔不許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温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真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為嗣事慕容暐苻堅並遣軍援瑾温使督護竺瑶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暐軍已至瑶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温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温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

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温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禽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於京師斬之瑾所侍養乞活數百人悉阬之以妻子為賞温以功詔加班劒十人犒軍於路次文武論功賞賜各有差温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温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温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賜錢五千萬絹

二萬疋布十萬疋温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温威勢翕赫侍中謝安見而遥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不得一言而出初元明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以國祚傳弟又曰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於車軸脱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木存車去軸為亘合成桓字也又曰爾来爾来河内大縣爾来

謂自爾巳來為元始温字元子也故河内大縣温也成康既崩桓氏始大故連言之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者元子道子也温志在篡奪事未成而死幸之也會稽王道子雖首亂晉國而其死亦晉衰之由也故云痛也温復還白石上疏求歸姑孰詔進温丞相大司馬本官如故留鎮京師温固辭仍請還鎮遣侍中王坦之徵温入相增邑為萬戶又辭詔以西府經衰真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疋米六

萬斛又以熙弟濟為給事中及帝不豫詔温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温上疏曰聖體不和以經積日愚心惶恐無所寄情夫盛衰常理過備無害故漢高枕疾吕后問相孝武不豫霍光啟嗣嗚噎以問身後蓋所存者大也今皇子幼稚而朝賢時譽惟謝安王坦之才識智能皆簡在聖鑒内輔幼君外禦彊寇實羣情之大懼然理盡於此陛下便宜崇授使羣下知所寄而安等奉命陳力公私為

宜至如臣溫位兼將相加陛下垂布衣之顧但朽邁疾
病懼不久支無所復堪託以後事疏未及奏而帝崩遺
詔家國事一稟之於溫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
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
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
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憤少懷及孝武即位詔曰
先帝遺勅云事大司馬如事吾今答表便可盡敬又詔
大司馬社稷所寄先帝託以家國內外衆事便就關公

施行復遣謝安徵温入輔加前部羽葆鼓吹虎賁六十人温讓不受及温入朝赴山陵詔曰公勲德尊重師保朕躬兼有風患其無敬又勑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寮皆拜於道側當時豫有位望者皆震慴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内外懷懼温既至以盧悚入宫乃收尚書陸始赴廷尉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

形狀荅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為温所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遊故温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為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孰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己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疾篤密緩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皇太后與帝臨於朝堂三日詔賜九命衮冕之服及朝服一具衣一襲東園秘器錢二百萬布二千疋蠟五百斤以供喪事及葬一依太宰安

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鑾輅黄屋左纛轀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優冊即前南郡公增七千五百戸進地方三百里賜錢五千萬絹二萬疋布十萬疋追贈丞相初冲問温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為汝所處分温知已存彼不敢異害之無益於冲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温六子熙濟韻褘偉玄熙字伯道初為世子後以才弱使冲領其衆及温病熙與叔祕謀殺冲冲知之徙於長沙濟字仲道與熙同謀

俱從長沙韻字叔道賜爵臨賀公禕最愚不辨菽麥偉字幼道平厚篤實居藩為士庶所懷歷使持節督荆益寧秦梁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西昌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玄嗣温爵玄別有傳孟嘉者字萬年江夏鄳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嘉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褚裒時為豫章太守

正旦朝亮褎有器識亮大會府州人士嘉坐次甚遠褎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褎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褎得嘉奇嘉為褎所得乃益器焉後為征西桓温將軍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史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歎嘉好酣

飲愈多不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曰漸近使之然一座咨嗟轉從事中郎遷長史年五十三卒於家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温之孼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烱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妳媪

每抱詣温輙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皃温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温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踈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

官歸國自以元勲之門而負謗於世乃上疏曰臣聞周
公大聖而四國流言樂毅王佐而被謗騎劫巷伯有豺
虎之慨蘇公興飄風之刺惡直醜正何代無之先臣蒙
國殊遇姻婭皇極常欲以身報德投袂乘機西平巴蜀
北清河洛使竊盜之寇繫頸北闕園陵修復大耻載雪
飲馬灞滻埀旌趙魏勤王之師功非一捷太和之末皇
基有潛移之懼遂乃奉順天人翼登聖朝明離既朗四
凶兼澄向使此功不建此事不成宗廟之事豈可熟念

昔太甲雖迷商祚無憂昌邑雖昏弊無三孽因茲而言晉室之機危於殷漢先臣之功高於伊霍矣而負重既往蒙謗清時聖世明王黜陟之道不闡廢忽顯明之功探射冥冥之心啟嫌謗之塗開邪枉之路者也先臣勤王艱難之勞匡復尅平之勳朝廷若其遺之臣亦不復計也至於先帝龍飛九五陛下之所以繼明南面請問談者誰之由邪誰之德邪豈惟晉室永安祖宗血食於陛下一門實奇功也自頃權門日盛醜正實繁咸稱述

時旨互相扇附以臣之兄弟皆晉朝之罪人臣等復何理可以苟存聖世何顔可以尸饗封禄若陛下忘先臣大造之功信貝錦萋菲之説臣等自當奉還三封受戮市朝然後下從先臣歸先帝於元宫耳若陛下述遵先旨追録舊勲竊望少垂愷悌覆盖之恩䟽寢不報玄在荆楚積年優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内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説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

素已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裏其所廻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謂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凶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内

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
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
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
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
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督交廣二州建
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受命不行其年王
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
玄仲堪謂恭事必尅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

楊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湓口王愉奔於臨川玄遣偏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於玄軍既而詔以玄為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於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懼之乃免桓修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荆州豪縱士庶懼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為盟主玄逾自矜

重佺期為人驕悍常自謂承籍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即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恐佺期兄弟虓勇恐尅玄之後復為已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吞并之計於是屯於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荆州四郡以兄偉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為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

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䆠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遹屯於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加征虜將軍佺期弟孜敬先為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名之既至以為諮議參軍玄於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徑造

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旣得𤣥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𤣥乃止後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饑者倉廩空竭𤣥乘其虚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𤣥聲云朝廷遣銓期為巳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内應偉遑遽不知所為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令與𤣥書辭甚苦至𤣥曰仲堪為人不能專決常懐成敗之計

為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為玄所敗玄進至楊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鋭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鄼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後獲之廣為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為該所得玄令害之於是遂平荆雍乃表求領江荆二州詔以玄都

督荊司秦梁寧益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輙以偉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師玄建牙聚衆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乃復上疏請討之會恩已走玄又奉詔解嚴以偉為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

馮該等戍溢口移沮漳蠻二千户於江南立武寧郡更招集流人立綏安郡又置諸郡丞詒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謂三分有二知勢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為已瑞初庾楷既奔於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為右將軍玄既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已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為内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為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饑饉孫恩未滅必未遑

討巳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既聞元顯欲伐之甚懼
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畧威名震天下元
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頓兵近畿示以威賞
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乎
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
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既失
物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為用常有迴斾之計既過尋
陽不見王師意大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縶之至

姑孰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師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别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已總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又加假黄鉞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惡徙道子於安成郡害元顯於市於是玄入居太傅

府害太傅中郎毛泰泰弟游擊將軍邃太傅參軍荀遜前豫州刺史庾楷父子吏部郎袁遵譙王尚之等流尚之弟丹陽尹恢之廣晉伯允之驃騎長史王誕太傅主簿毛遁等於交廣諸郡尋追害恢之允之於道以兄偉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從兄謙為左僕射加中軍將軍領選修為右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石生為前將軍江州刺史長史卞範之為建武將軍丹陽尹王謐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大赦改元為大亨玄讓丞相自

署太尉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又加衮冕之服綠綟綬增班劒為六十人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讃拜不名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静根本以公旦為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鎮焉既至姑孰固辭録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賢儁君子之道粗

備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侈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時會稽饑荒玄令振貸之百姓散在山湖採梠内史王愉悉名之還請米米既不多吏不時給頓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内史季武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劉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襲兄冀州刺史軌及寧朔將軍高雅之牢之子敬宣並奔慕容德玄諷朝廷以己

平元顯功封豫章公食安成郡地方二百二十五里邑七千五百户平仲堪佺期功封桂陽郡公地方七十五里邑二千五百户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改封息昇桂陽郡公賜兄子俊降為西道縣公又發詔為桓温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贈其母馬氏豫章公太夫人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為大言既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

曰書畫服玩宜常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是歲玄兄偉卒贈開府驃騎將軍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郎曹靖之說玄以桓脩兄弟職居內外恐權傾天下玄納之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既而收淚盡懽玄所親仗唯偉偉既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簒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羣司解琅邪王司徒

遷太宰加殊禮以桓謙為侍中衛將軍開府録尚書事
王謐散騎常侍中書監領司徒桓脩中書令加桓脩散
騎常侍撫軍大將軍置學官教授二品子弟數百人又
矯詔加已相國總百揆封南郡南平宜都天門零陵營
陽桂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為楚王揚州牧領平西將
軍豫州刺史如故加九錫備物楚國置丞相以下一遵
舊典又諷天子御前殿而策授焉玄屢偽讓詔遣百僚
敦勸又云當親降鑾輿乃受命矯詔贈父温為楚王南

康公主爲楚王后以平西長史劉瑾爲尚書刁逵爲中領軍王擞爲太常殷叔文爲左衛皇甫敷爲右衛凡衆官合六十餘人爲楚官屬𤣥解平西豫州以平西文武配相國府新野人庾仄聞𤣥受九錫乃起義兵襲馮該於襄陽走之仄有衆七千於城南設壇祭祖宗七廟南蠻參軍庾彬安西參軍楊道護江安令鄧襄子謀爲内應仄本仲堪黨桓偉既死石康未至故乘間而發江陵震動桓濟之子亮起兵於羅縣自號平南將軍湘州刺

史以討庆為名南蠻校尉羊僧壽與石康共攻襄陽庆衆散奔姚興郴等皆遇害長沙相陶延壽以亮乘亂起兵遣收之元徙亮於衡陽誅其同謀桓奧等𤣥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𤣥又上表固辭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𤣥好逞偽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為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

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
咸有肥遯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
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
為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迴換改易造革紛紜志無一
定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竒異尤愛寶物珠玉
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猶
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
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黨言或

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己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其女及孫爵命之號皆如舊制玄乃多斥朝臣為太宰僚佐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綬禪位於已又諷帝以禪位告廟出居永安宮移晉神主於琅邪廟初玄恐帝不肯為手詔又慮璽不可得逼臨川王寶請帝自為手詔因奪取璽比臨軒璽已久出玄

甚喜百官到姑孰勸玄僭位玄偽讓朝臣固請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識者覘其不終玄於是下書大赦改元永始賜天下爵二級孝弟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其賞賜之制徒設空文無其實也初出偽詔改元為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又下書以南康之平固縣奉

晉帝為平固王車旗正朔一如舊典遷帝居尋陽即陳留王處鄴宫故事降永安皇后為遷陵君琅邪王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其父温宣武皇帝廟稱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郡王叔父雲孫放之為寧都縣王豁孫稚玉為臨沅縣王豁次子石康為右將軍武陵郡王祕子蔚為醴陵縣王贈冲太傅宣城郡王加殊禮依晉安平王故事以孫胤襲爵為吏部尚書冲次子謙為揚州刺史新安郡王謙弟修

為撫軍大將軍安成郡王兄歆臨賀縣王禕富陽縣王贈偉侍中大將軍義興郡王以子㵎襲爵為輔國將軍㵎弟邈西昌縣王封王謚為武昌公班劒二十人卞範之為臨汝公殷仲文為東興公馬該為魚復侯又降始安郡公為縣公長沙為臨湘縣公廬陵為巴丘縣公各千户其康樂武昌南昌望蔡建興永修觀陽皆降封百户公侯之號如故又普進諸征鎮軍號各有差以相國左長史王綏為中書令崇桓謙母庾為宣城太妃加殊

禮給以輦乘號溫墓曰永崇陵置守衛四十人𤣥入建康宫逆風迅激旍旗儀飾皆傾偃及小會于西堂設妓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黄金為顔四角作金龍頭銜五色羽葆旒蘇羣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輀車亦王莽仙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又造金根車駕六馬是月𤣥臨聽訟觀閲囚徒罪無輕重多被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䘏之其好行小惠如此自以水德壬辰臘于祖改尚書都官郎為賊曹又增置五校三將及彊弩積射

武衛官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書荅春蒐字誤為春苑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擿纎微皆此類也以其妻劉氏為皇后將修殿宇乃移入東宫又開東掖平昌廣莫及宫殿諸門皆為三道更造大輦容三十人坐以二百人舁之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又作徘徊輿施轉關令廻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曽疑其禮儀問於羣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追立七廟又敬其父則子悦位彌高者情禮得申道愈廣者納敬

必普也𤣥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例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逺矣𤣥曽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其庶母蒸嘗靡有定所忌日見賔客游宴唯至亡時一哭

而已朞服之内不廢音樂𤣥出遊水門飄風飛其儀蓋夜濤水入石頭大桁流壞殺人甚多大風吹朱雀門樓上層墜地𤣥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名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内讙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悴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裕等斬桓修於京口斬桓弘于廣陵河内太守辛扈興弘農太守王元德

振武將軍童厚之竟陵太守劉邁謀為内應至期裕遣周安穆報之而邁惶懼遂以告玄玄震駭即殺扈興等安穆馳去得免封邁安重侯一宿又殺之裕率義軍至竹里玄移還上宫百僚步從名侍官皆入止省中赦揚豫徐兖青兾六州加桓謙征討都督假節以殷仲文代桓修遣頓丘太守吴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距義軍裕等於江乘與戰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與敷戰復梟其首玄聞之大懼乃召諸術人推算數為厭勝之法

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賾之配以精卒赴援諸軍于時東北風急義

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或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胷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

誅玄諸兄子及石康兄權振兄洪等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與服備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桓歆聚黨向歷陽宣城内史諸葛長民擊破之玄於道作起居注叙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畧指授算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羣下謀議唯耽思誦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於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其餘

職多用輕資於是大修舟師曽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
䑺械甚盛謂其羣黨曰卿等並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
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觀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
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
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荆雍一
匡京室聲被八方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圮運非為威
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
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頃以天文惡故還

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玄左右稱玄為桓諂桓脩諫曰諂者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唯聞北虜以苻堅為苻詔耳願陛下稽古帝則令萬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勑罷之更為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荊江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仍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遣遊擊將軍何澹之武衛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就郭銓以數千人守湓

口又遣輔國將軍桓振往義陽聚衆至弋陽為龍驤將軍胡譁所破振車馬走還何無忌劉道規等破郭銓何澹之郭昶之於桑落洲進師尋陽玄率船艦二百發江陵使苻宏羊僧壽為前鋒以鄱陽太守徐放為散騎常侍欲遣說解義軍謂放曰諸人不識天命致此妄作遂懼禍屯結不能自反卿三州所信可明示朕心若退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江水在此朕不食言放對曰劉裕為唱端之主劉毅兄為陛下所誅並

不可說也輙當申聖旨於何無忌曰卿使若有功當
以吳興相叙放遂受使入無忌軍魏詠之破桓歆于歷
陽諸葛長民又敗歆于芍陂歆單馬渡淮毅率道規及
下邳太守孟懷玉與玄戰於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玄
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
鬭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
郭銓歸降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
城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玄留永安皇后及皇

后於巴陵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别船收集散軍因叛玄奉二后奔于夏口玄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闇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交横玄僅得至船於是荆州别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率文武營衛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修之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

恬與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又斬石康及濬等五級庾賾之戰死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遂至江陵市斬之初玄在宮中恒覺不安若為鬼神所擾語其所親云恐已當死故與時競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具及玄建

國於楚衡陽屬馬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其時有童
謠云長千巷巷長千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
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是月王騰之奉帝入居太府
桓謙亦聚衆沮中為玄舉哀立喪庭偽謚為武悼皇帝
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百姓觀者莫不欣幸何無忌
等攻桓謙于馬頭桓蔚於龍洲皆破之義軍乘勝競進
振該等距戰於靈溪道規等敗績死沒千餘人義軍退
次尋陽更繕舟甲毛璩自領梁州遣將攻漢中殺桓希

江夏相張暢之高平太守劉懷肅攻何澹之於西塞磯破之振遣桓蔚代王曠守襄陽道規進討武昌破偽太守王旻魏詠之劉藩破桓石綏於白茅義軍發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侵豫章江州刺史劉敬宣討走之義軍進次夏口偽鎮東將軍馮該等守夏口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山客守偃月壘劉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與檀祇列艦中流以防越逸義軍騰赴呌聲動山谷自辰及午二軍俱潰馮該散走生禽

山客毅等平江陵毛璩遣涪陵太守文處茂東下振遣桓放之為益州屯夷陵處茂距戰放之敗走還江陵義熙元年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偽雍州刺史桓蔚無忌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振擁帝出營江津魯宗之率衆於柞溪破偽虎賁中郎温楷進至紀南振自擊宗之宗之失利時蜀軍據靈溪毅率無忌道規等破馮該軍推鋒而前即平江陵振見火起知城已陷乃與謙等北走是日安帝反正大赦天下唯逆黨就戮詔

特免桓肩一人桓亮自豫章自號鎮南將軍湘州刺史符宏寇安成廬陵劉敬宣遣將討之宏走入湘中二月桓謙何澹之温楷等奔於姚興桓振與宏出自溳城襲破江陵劉懷肅自雲杜伐振等破之廣武將軍唐興斬振及偽輔國將軍桓珍毅於臨鄣斬偽零陵太守劉叔祖桓亮符宏復出寇湘中害郡守長史檀祗討宏於湘東斬之廣武將軍郭彌斬亮於益陽其餘擁衆假號皆討平之詔徙桓胤及諸黨與於新安諸郡三年東陽太

守殷仲文與永嘉太守駱球謀反欲建桓胤為嗣曹靖之桓石松卞承之劉延祖等潛相交結劉裕以次收斬之并誅其家屬後桓謙走入蜀蜀賊譙縱以謙為荆州刺史使率兵而下荆楚之衆多應之謙至枝江荆州刺史劉道規斬之梁州刺史傅歆又斬桓石綏桓氏遂滅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也識悟聰敏見美於當世太元中自丹陽丞為始安太守桓玄少與之游及玄為江州引為長史委以心膂之任潛謀密計莫不決之後

玄為篡亂以範之為丹陽尹範之與殷仲文陰撰冊命進範之為征虜將軍散騎常侍玄僭位以範之為侍中班劒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臨汝縣公其禪詔即範之文也玄既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以佐命元勲深懷矜伐以富貴驕人子弟慠慢衆咸畏嫉之義軍起範之屯兵於覆舟山西為劉毅所敗隨玄西走玄又以範之為尚書僕射玄為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唯範之在側玄平斬於江陵殷仲文南蠻校尉覬之弟也少有

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即引為驃騎參軍甚見賞待俄轉諮議參軍後為元顯征虜長史會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為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平京師便棄郡投馬玄甚悅之以為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仲文寵遇隆重兼於王卞矣玄將為亂使總領詔命以為侍中領左衛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簒位入宮其牀忽陷羣下失

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恱以佐命親
貴厚自封崇輿馬服翫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
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若不足玄為劉
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至
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帝初反
正仲文抗表待罪乞解所職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
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
娑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琨之

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為憂義熙三

年又以仲文與駱球等謀反及其弟南蠻校尉叔文並伏誅仲文時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甞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遊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之惤縣

彌率家僮從之栢根以為長史栢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盜彌多權畧凡有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兖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尅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杖所在陷没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震宫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

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淵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淵淵聞而大悅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輙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淵勸稱尊號淵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

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内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内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於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淵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懐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討劉淵武部將軍

彭黙為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度黄河帝遣司隷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冦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冦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冦徐兗因破越軍彌復與曜冦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民

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狥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

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况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為鎮東

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衆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及彌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

書大怒乃殺瞰彌未之知勒伏兵請彌殺之并其衆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為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
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
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
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
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
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
速所經之縣停留者五日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

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為刼掠是歲江夏大稔流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去郡八十里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為李辰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輙為所破昌徒衆日多遂來攻郡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大戰滿敗走昌得其罷杖據有江夏即其府庫造祅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為聖人盛車服出迎

之立為天子置百官況易姓名為劉尼稱漢後以昌為相國昌兄味為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為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傍衆鳥羣集詐云鳳凰降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以南皆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一時焱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衆十三萬

皆以絳科頭揞之以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傴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傴蕤懼密將家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傴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䠶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勑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

守昌遣其將軍黄林為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宫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衆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别率石氷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桀盜小人而無禁制但以刼掠為務人情漸離是歲詔

以寧朔將軍領南蠻校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衆討昌於竟陵劉喬又遣將軍李楊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降萬計昌乃泯竄於下雋山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書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屯不散京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

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敏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氷等趨壽春都督劉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謂凖曰此等本不樂逺戍故逼廹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破之必矣凖乃益敏兵擊之破吴弘石氷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氷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尅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為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

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為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奬喻使赴國難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歴陽會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敏為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為將軍郡守榮等並偽從之敏為息娶卓女遂相為表裏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

廣等皆棄官奔走敏弟昶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

敏不從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率錢端等南寇江

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畧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

命寮佐以己為都督江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

九錫列上尚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

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江東首望悉受敏官

爵乃遺榮等書曰陳敏本以倉曹令史頑冗下材朝廷

以石冰之亂録其微功越次超授庶其有韓盧一噬之

效而本性凶狡貪榮干運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天道伐惡人神所不佑雖阻長江命危朝露盖忠節令圖君子高行而屈節附逆義士所耻諸賢既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便辱身奸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遥度雅量豈獨是安况今皇輿東軒行即紫館廟謨遠算潛運帷幄便當發荊州虎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曜武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

賊建鄴而諸賢復何顔見中州之士邪僕與諸君昔為同志今已異域往為一體今成異身引領南望情存舊懷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敏凡材無遠畧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不為英儁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慙色玘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為内應準遣揚州刺史劉機寧遠將軍衡彦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閎為歷陽太守戍牛渚錢

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𥚃廣遣其屬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𥚃𥚃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内應廣先勒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説甘卓卓遂背敏敏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自以白羽扇麾之敏衆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為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

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於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實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已也乃厚賄於勒結為兄弟勒亦假其彊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

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已憚如脣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恱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尅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尅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為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於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

武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畜汝性忌急不能
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
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鬬爭為過失稜果不容而杖之如
甚以為耻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己
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
因閑宴請劍舞為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
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
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曽新野人南中郎將鯊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絶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為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歴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故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曽竟陵太守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曽心不自安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會荊州賊王冲自號荊州刺史部衆亦盛屢遣兵抄亢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曽曽勸令擊之亢以為然曽白亢

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冲之兵亢遣精騎出
距冲城中空虛曽因斬亢而并其衆自稱南中郎將領
竟陵太守曽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㑹愍
帝遣第五猗為安南將軍荆州刺史曽迎猗於襄陽為
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弢乘勝擊曽
有輕曽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
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曽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軍圍
之於石城時曽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曽密開門突侃陣

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趙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梟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下而還及王廙為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為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尅訪潛遣人緣山開

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儁蘇温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肩等皆乞曾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肩臠其肉而噉之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為符節令父眕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李庠之亂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禮之後為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在荊湘間而為舊百姓之所侵苦並懷怨恨會蜀賊李驤殺縣令屯

聚樂鄉衆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驤破之蜀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刺史荀眺曰流人皆欲反眺以為然欲盡誅流人班等懼死聚衆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衆共推弢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衆攻弢弢逆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偽降於山簡簡以為廣漢太守眺之走也州人推安成

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衆討弢反為所敗察死之弢遂
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崔敷宜都太守杜鑒
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軍王敦荆州刺史陶
侃等討之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是請降帝不
許弢乃遺應詹書布其誠款辭旨哀苦詹甚憐之乃啓
呈弢書請遣大使宣揚聖旨以赦其罪帝乃使前南海
太守王運受弢降宣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
弢巴東監軍弢受命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

勝憤怒遂殺運而使其將王真領精兵三千為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真步走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衆黨散潰弢乃逃遁不知所在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倜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己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為爪牙尋用為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

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墓而獨為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温邵率衆迎機敦遣參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邪幽不敢逼而歸郭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為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

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慚而止機自以蔓州懼為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効機為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勲轉為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鬰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

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為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為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為碩所距遂徃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志乃執機節曰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沉等並反尋而陶侃為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沉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

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遊觀者盈路初為南平太守豫討陳恢有功還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名君為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為城皐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為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

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為人所傷疑其妻
所為約求去職帝不聽約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
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衆所
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
變起蕭墻患生婢妾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嗒嚻
聲遠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
違命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
以塞衆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及遜有功於

譙沛約漸見任遇遜卒自侍中代遜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遜之衆約異母兄光禄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内懐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為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使屯壽陽為北境藩捍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

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衆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謂爲棄已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毁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並傾險好亂更讚成其事於是命逖子沛内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尅京師矯詔以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閻

禿貌類約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
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為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
約衆潰奔歴陽遣兄子渙攻桓宣於皖城會毛寶援宣
擊渙敗之趙胤復遣將軍甘苗從三焦上歴陽約懼而
夜遁其將牽騰率衆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於石勒
勒薄其為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説勒曰天下粗定
當顯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
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

王也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善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逖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初逖有胡奴曰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為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

道重藏之為沙門時年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彊遣長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為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衆恐必為患將討

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既至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峻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為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王敦復肆逆尚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師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于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

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尅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竹格渚拔栅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横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内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一千八百户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鋭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衆

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不如意便肆忿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為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

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
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
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
不濟狡兎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
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約遣祖
渙許柳率衆助峻峻遣將軍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
慈湖殺于湖令陶馥及振威將軍司馬流峻自率渙柳
衆萬人乘風濟自横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

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内外時官有布二十萬疋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費之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為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丹陽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

陽王羕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羕息播亦復本官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懐德令匡術守苑城嶠等既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没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尅由是義衆沮衂人懐異計

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
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
易除也温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
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
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彞商等又焚餘杭而大
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
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
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

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母墓剖棺焚尸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及弘徽進攻庱亭壘督護李閎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斬首千級商率衆走延陵李閎與庱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宛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

温嶠等選精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震懼以其衆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逸為李湯所執斬於車騎府初管商之降也餘衆並歸張健健又疑弘徽等不與已同盡殺之更以舟軍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銀寶物不可稱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閻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

出帶兩步𢧐箭却據胡牀彎弓射之傷殺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並梟其首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

子流之于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為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為國討恭黄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勰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泰求其秘術泰見天下兵起以為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黨於時朝士皆懼泰為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

言會稽内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於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吴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内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吴郡陸瓌吴興丘尫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吴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黄門

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令夏侯
愔等皆遇害吴國内史桓謹義興太守魏傿臨海太守
新蔡王崇等並出奔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
其黨曰長生人宣語令誅異已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
是死者十七八畿内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内外戒
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鬬而前
吴會承平日久久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
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刋木堙井虜掠財實相率聚於

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遂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縁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為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

入餘姚破上虞進至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壘緣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恩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要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沿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

陳兵以待之恩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州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慼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僊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没謝琰袁

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字子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曽孫也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弈棊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亡餘衆推循為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汎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

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為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率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

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為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

攻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為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柤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為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

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荆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羣帥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欲適還豫章乃悉力栅斷左里裕命衆攻栅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

子十餘人又名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其豈願生於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及其父瑕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氐進兵東下暉有異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

共逼縱為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瑑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瑑聞縱反自涪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兵四千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綿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瑑既死縱以從弟洪為益州刺史明子為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

衆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
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為名乞師於姚興且
請桓謙為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
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
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率僉難其人齡石
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
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于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
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

尚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秪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克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

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祗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為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劒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為今日蜀之存亡實繫在我不在譙王

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耽於越嶲追殺之耽之死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遂戮尸焉

通志卷一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十八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四

宋

劉穆之 穆之孫子邕 穆之中子式之 式之之子瑀 穆之從父兄子秀之 徐羨之 兄子佩之 佩之弟逵之 逵之子湛之 湯休 傅亮 兄廸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 韶孫珪 韶弟祗 王鎮惡 朱齡石 父綽 弟超石 毛修之 沈

田子弟林子林子子璞　傅弘之　朱修之　王元謨從弟元象

劉敬宣　劉懷肅弟懷敬弟懷慎　懷敬子真道懷慎子德願　懷慎庶長

子榮祖　劉粹弟道濟族弟損宗人伯龍　孫處　蒯恩　向靖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弟龍符　胡藩　劉康祖父虔之伯父簡之簡之子道產道產子延孫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為琅邪太守濟陰江凱所知以為府主簿初穆之嘗夢與髙祖俱泛海忽值

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挾舫既而至一山峯崒聳秀林木繁密意甚悅之及武帝赴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主簿何由得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武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略當無見踰者武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

坐受署從平京邑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之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録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熙三年揚州刺史王謐薨武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帝於

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武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偽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公興復皇祚勲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勲高非可持久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宜今若復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

柄無由可得今朝議如此公惟應云在我措辭又難然神州治本宰輔崇要非可遥論便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武帝善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嫉之每從容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諧謔塗陌細事皆一一以聞武帝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也穆之又愛賓遊坐客常滿廢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異同穆之莫

不畢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反也武帝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武帝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措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亦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偉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

石並便尺牘常於武帝坐與齡石共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武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帝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

備語在長民傳中帝還長民伏誅十年進遷穆之前將軍武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後武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

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帝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十一月疾卒時年五十八武帝在長安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本欲頓駕關中經畧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

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嘗決於穆之者並悉
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
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騎常侍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武帝表天子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
武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禄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
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闕輿毀帝笑曰卿不
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

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勲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無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飽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

榔一斛以進之曰此可消食也文帝元嘉九年配食高
祖廟庭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
所長子慮之嗣仕至常侍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為封國
者内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孝武帝孝建中
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
邕後歆之與邕俱預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
昔見臣今不能見勸一杯酒乎歆之因斆孫皓歌荅曰
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

性嗜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邕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以刀砍妻奪國土以弟彪紹封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為羽林監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宣城淮南二郡太守贓賄狼藉

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
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
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
五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少有才氣始興王濬為
徐州刺史以瑀為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
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
邁以瑀與之款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
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

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啓遂白之濬大怒啓文帝徙邁廣州瑀由是為文帝所知累遷益州刺史元凶弑立瑀聞問起義孝武即位召為御史中丞瑀使氣尚人為憲司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適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躡馬及之謂偃

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遅
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
答曰一㕓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邪雖相嘲謔然
意甚不平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
長居户限上因求益州帝許之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
與顔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
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齊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
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後為吳興太守

侍中何偃嘗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絶及偃為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為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黒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呼叫於是亦卒謚曰剛瑀從子祥齊史有傳秀之字道寳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餘歳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急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

不動衆並畏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
為朱齡石軍參軍隨齡石敗没秀之哀戚不歡宴者
十年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十六年再遷
建康令性纖密善糺摘微隱政甚有聲孝武鎮襄陽以
為撫軍録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溉良田數千
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
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
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以絹為貨秀之限令用錢百

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元凶弑逆秀之即日起兵率衆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俸禄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客並京邑貧子出為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為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為逆遣使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斬使戒

嚴襲江陵破之事平以起義功封康樂郡侯遷丹陽尹
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為丹陽尹與子弟於聽事上飲宴
秀之亦與焉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
等試以栗遥擲此柱若能入穿者後必得此郡穆之諸
子並不能中惟秀之獨入焉至是其言遂驗時賒買百
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為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
用遷尚書右僕射時改定制令隷民殺長吏科議者謂
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為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

若值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曽無一畢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出為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八年將徵為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千萬布二百疋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

上虞令羨之少為桓修撫軍中兵參軍與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起兵版為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武帝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武帝議欲北伐朝士多諫惟羨之嘿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惟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劉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命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

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有司坐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踐阼録佐命之功詔曰丹陽尹徐羨之江州刺史王弘護軍將軍檀道濟中書令傅亮侍中謝晦前左將軍檀韶雍州刺史趙倫之北徐州刺史劉懷慎散騎

常侍王仲德北青州刺史向彌左衛將軍劉粹南蠻校
尉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張劭河中太守沈林子等或忠
規遠謀扶贊洪業或肆勤植績宏濟艱難經始圖終勳
烈惟茂宜與國同休饗兹大賚羨之可封南昌縣公餘
各攺封增邑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位司空録尚書
事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風力局度一旦居廊
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
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

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𢙣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而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公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武帝不豫加班劒三十人宫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宫内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内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内以檀道

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使殺義眞於新安弑少帝於吴縣及文帝即阼遷羨之司徒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華林園聽訟詔二公如先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乃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吴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日間再

肆酖毒乃下詔暴其罪誅之𨵦日詔名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皭為黄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内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迴還西州乘内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中領軍到彦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諸子從誅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當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

位極人臣後羡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内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内人無免者雞犬亦盡惟羡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闕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鴟尾鳴喚竟以凶終羡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輕溥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為丹陽尹景平初以羡之知權頗與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

安泰潘盛為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羡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羡之既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覺被誅佩之弟逵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為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為前鋒侍尅當即授荆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字

孝源幼孫為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允封枝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事祖母及母並以孝謹聞元嘉六年東宮始建起家補太子洗馬累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内總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

憚之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常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及劉湛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加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宫既見文帝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

上亦號哭湛之由是得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彊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妓樂之妙冠絶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屢以為言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

碁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
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逆湛之始
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款詞所連有司以
湛之關豫逆黨事起積歲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
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闕請罪上優詔慰譬遣之二
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為南兖州刺史善
於為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
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

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
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緣情綺豔湛之與之甚厚孝武
命使還族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復
入為丹陽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至瓜步湛
之領兵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
曲來奔爽等軌子也湛之以為廟算特所獎納不敢苟
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
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

諸詞訴絶不科省湛之亦以尚書令敷奏出納事無不總令鈇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並免官詔特無所問乃使湛之與尚之並受詞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其後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曄誅炳之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孝武

不見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上所愛而鑠妃即湛之妹湛之勸王立之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弑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户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又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户荼酷宜厚加卹賜於三家長給

稟湛之子聿之為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齊史有傳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隷校尉父瑗
以學業知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嘗造瑗瑗見
其二子廸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右持
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
然保家終在大者廸字長猷宋初官終五兵尚書贈太
常桓𤣥篡位聞亮博學有文采選為祕書郎欲令整正
祕閣未及拜而𤣥敗義旗初起丹陽尹孟昶以為建威

參軍義熙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遷中書黃門侍郎直
西省典誥命武帝以久直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
廸廸喜而告亮亮不咨即馳見武帝曰東陽忝祿私計
為幸但憑蔭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帝笑
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會西討司馬休之
以為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亮從征關洛還至彭城宋
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
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

玄纂鼎命已移我首倡大義興復皇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時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可久安輒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外乃悟旨而宫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武帝即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還都帝知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亮既出夜見長星亘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武帝入輔永初

元年加太子詹事餘如故以佐命功封建成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武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同受顧命給班劒二十人少帝即位進為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文帝既至立行

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
威儀禮容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
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
亮流汗沾背不能荅於是布腹心於到彦之王華等深
自結納及至都徐羡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
人羡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
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為左光禄府
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欲誅亮先呼

入見省内容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暫還家遣信
報徐羡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郭
泓收付廷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詔示亮幷
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
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時年五十三妻子流建安亮之
方貴也兄廸每深誡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
名曰演慎亮布衣儒生僥倖際會既居宰相兼秉重權

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覩夜蛾赴燭作感物
賦以寄意焉亮初奉迎大駕在道賦詩三首其一篇有
悔懼之辭亮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
道贊稱其見微之美至是竟不免長子演先亮卒演弟
悝湛逃亡湛弟都徙建安後並還京師亮族兄隆字伯
祚曾祖晞司徒屬父祖並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
初年四十為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
為僕射緦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為御史

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黄初
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
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本之自然求之情理
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
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為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讐
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
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偕今言殺人父
母從之二千里外不施於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朞

功千里外耳今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内愧終身稱亦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絶事理然也從之出為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戶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

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奉兄姊以和謹稱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以建義功封吳興縣五等子從劉道規討桓謙苟林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又從破徐道覆以道濟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復參太尉軍事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出淮肥所至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尅許昌獲太守姚坦及大將楊素

至成臯降刺史韋華徑進洛陽陳留公姚洸降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相率歸之進據潼關與諸將共破姚紹長安平以為琅邪内史武帝受命轉護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徙丹陽尹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遷鎮北將軍出為南兖州刺史徐羨之等將廢廬陵王義真以告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竟不納羨之

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帝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其夕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未至道濟入守朝堂及即位進號征北將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弘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謝晦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既而使

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先帝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非其所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遂行彥之先與晦戰敗退保隠圻會道濟繼至晦本謂道濟與羡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遷都督江州豫州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元嘉八年到彥之伐魏已平

河南尋失之魏逼滑臺加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至東
平壽張大破魏安平公乙旃眷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
史悉頰庫魏衆甚盛遂逆滑臺道濟與魏軍三十餘戰
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有降魏者具說糧食
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
餘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其資糧有餘故不復追
以降者為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
命軍士悉解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

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巳大振魏人甚憚之至乃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宫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既其至矣既至上

已聞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鵶鳥集
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道濟
及其子黄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
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遵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
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康地震白毛生又收
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並道濟腹心也道濟有勇力時
以比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
間引飲一斛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

皆曰道濟已死矣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見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彼豈至此韶字令孫以討桓玄功封巴丘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上

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嗣
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
王僧虔為吏部尚書以珪為征北版行參軍珪訴僧虔
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
從姑叔三忝帝姻而令子弟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
為日已久飢彪能赫人遽與肉餓驥不噬誰為落毛雖
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
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亦為南譙王妃尚書伯為江州

檀珪祖亦為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皆不
殊絶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為爾見苦僧虔
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
耳乃用為安成郡丞祗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
舉封西昌縣侯歴位廣陵相義熈十年亡命司馬國璠
兄弟自北徐州界潜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
廣陵城入叫喚直入聽事祗被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
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以懼之賊必走矣賊聞鼓

嗚直謂為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為領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内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於廣陵謚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父休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而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五月五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崤澠之間常寄食澠池人李方

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英雄主要取萬户侯當厚相報方答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荆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開弓甚弱而意略縱横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高祖即召之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即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

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太尉軍事帝至姑孰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戒之曰若賊知吾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擊即擊之若不可便燒其船艦且浮舸岸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并赦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不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晝夜兼行至豫章口去江

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為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竪六七旗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兖州至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

江津船艦被燒烟焰張天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闔因得開大城東門毅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與鎮惡俱由東門入分攻金城東西門自食時就鬬至日晡西人散降略盡鎮惡入城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内亦未知帝自來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有是父子兄

弟中表者鎮惡令且鬬且語衆並知武帝在後人情離
懈初毅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
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
奪馬以授毅是日一更許聽事前陳散潰三更中毅開
北門突出鎮惡衝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得從大城東
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矟手
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
十二年武帝北伐轉為鎮西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

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引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
慜此遺黎志蕩逋逆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公亦委
卿以關中相勉建大功勿辜此授鎮惡曰吾等因託風
雲並蒙拔擢今不尅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若三秦既
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敵境戰無不捷
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柏谷塢斬賊帥趙元軍
次洛陽姚洸降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
加酬賚即版授方為澠池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弘農守

尹雅於蠡城禽之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僞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險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日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期若剋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為紹所拒不得進軍又乏食馳告武帝求糧援時武帝入河魏軍屯據河岸運不得前武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户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

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偽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嶮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遂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内羌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家並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船乘衣

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唯宜死戰可以立功不然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内夷晉六萬餘户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奉迎武帝於灞上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乎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是時關中豐全倉庫充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武帝以

其功大不問進號征虜將軍時有白帝以鎮惡既克長
安藏姚泓偽輦為有異志帝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
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帝聞之乃安武帝
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
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
任及大軍東還西虜赫連勃勃寇逼北地義真遣中兵
參軍沈田子拒之虜衆甚盛田子不敢進退屯留因堡
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

以十歲兒付吾等而擁兵不進寇何由得平使反言之
田子甚懼王猛之相苻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
功又鎮惡為首論者深憚之田子嶢柳之捷威震三輔
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
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
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邪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
惡師於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
之幕下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殺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

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眞義眞率王智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脩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元嘉中配食高祖廟庭傳國至曾孫叡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為將祖騰伯父憲及斌並為西中郎袁眞將佐桓溫伐眞於壽陽眞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從溫攻戰常居先

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温怒將斬之温弟沖苦請得免綽為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遂參沖軍位至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而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儜劣齡石使舅卧於聽事遂翦紙方寸帖着舅枕自以刀子縣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於帝曰

世受桓氏厚恩不忍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武帝義而
許之事定以為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繼祖專為
刼郡縣畏之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厚召為參軍繼祖
恃彊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擒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
郡得清後領中兵參軍盧循至石頭選敢死之士數千
人上南岸武帝遣齡石領鮮卑步矟過淮擊之皆殊死
戰殺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武帝甚親
委之盧循平以為寧遠將軍西陽太守義熙九年遣諸

軍伐蜀命齡石為元帥以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東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牧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初武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黄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内水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内道若向黄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别有函封付齡石書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

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
臧熹朱牧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内水
向黄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内水使其大將譙
道福以重軍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
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
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牧至廣
漢復破譙道福别軍譙縱聞諸處盡敗奔于涪城巴西
人王志斬送之偽尚書令馬躭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

衆亦散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于軍門武帝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武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資位在其右亦命受其節度役不淹時一戰剋捷衆咸服武帝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也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武帝

還彭城以齡石為相國右司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於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時年四十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鋭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為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為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

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為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毦魏軍不解其意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毦既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並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三四尺以槌之一矟輒動貫三四人魏

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剋蒲阪以超石為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意頗讀史籍為桓玄佐命解音聲能騎射玄善遇之及簒位以為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遂敗於峥嶸洲馮遷斬玄於枚洄洲皆脩之力也晉帝反正武帝以

為鎮軍諮議參軍遷右衛將軍脩之既有斬玄之功又父伯並在蜀武帝欲引為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瓘為譙縱所殺武帝表脩之為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上表言狀武帝哀其情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軍伐蜀軍次黄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乃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並得俱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為衛軍司馬南郡太守脩之雖為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遂見宥時遣朱齡石

伐蜀脩之固求行武帝慮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戮且土
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脩之不信鬼
神所至必焚祠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並奪取之累
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修立城壘武帝至洛
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以
脩之代為安西司馬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長安軍敗脩
之為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初脩之在洛敬
事嵩山道士寇謙之謙之為魏太武所信敬營護之故

不死遷於平城脩之嘗為羊羮薦魏尚書尚書以為絶味獻之太武太武嘉之以為太官令被寵遂為尚書光禄大夫封南郡公領太官令常如故其後朱脩之俘于魏亦見寵脩之見朱脩之問南國當權者誰荅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韝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朱脩之具荅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為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

脩之勸魏侵邊幷誘以中國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初朱脩之在魏魏太武以為雲中鎮將時太武征和隆宿衛之士多在戰陣行宮人少朱脩之時欲引吳兵謀殺太武因入和龍冀浮海南歸以告脩之脩之不聽乃止後事發朱脩之遂亡奔馮弘脩之又以軍功遷特進撫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雅重之與共論說之次遂及陳壽三國

志云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之言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已來無及壽者脩之曰昔在蜀中聞長老言壽曾為諸葛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祚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案其跡也不為負之非挾恨之言矣夫亮之相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窮守崎嶇之地僭號邊

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為偶以為管蕭之亞匹不亦過乎且亮既據蜀山險之固不達時宜不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矯舉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踈遲失會摧衂而返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脩之謂浩言非是恭延二年為外都大官卒謚曰恭脩之在魏多妻

妾男女甚衆在南有四子唯子法仁入魏文成初法仁
為金部尚書襲爵轉殿中尚書法仁聲壯大至於軍旅
田狩鳴呼處分振於山谷卒贈征東大將軍南郡王謚
曰威脩之孫惠素在南仕齊為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
後更脩母所住處牀帳屏幃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
人為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天才彊濟而臨事清刻勑
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
惠素納利齊武帝怒勑尚書評價責二十八萬有司奏

狀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沈田子吳興武康人也世為著姓祖警始為晉後將軍謝安參軍後復參前將軍王恭軍事父穆夫為王恭前將軍主簿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並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及恩為劉牢之所

通志

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剋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為前鋒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内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從討司馬休之除

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别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竒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便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

里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得泓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讌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當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

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
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
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
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
長史王脩収殺田子於長安稾倉門外事聞武帝表天
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
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
之流也甞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趣之林子直去不顧

年十三遇家禍既門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强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為之感動帝甚奇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為患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讐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

身直入斬頭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頭首祭父祖
墓及帝為揚州辟為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
從伐慕容超平盧循並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
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時
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
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
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
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

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俱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埶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以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

下官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辨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

偽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剿鸞而阬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讃將兵屯河上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嶮以絶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沉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言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讃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

戰皆捷帝至閿鄉姚泓埽境内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
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
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
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
便為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
豪右望風請附帝謂林子曰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
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
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鬭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

於石門以為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荆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為蕃佐帝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實乃經國長甿宜廣建藩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酬納俄而謝晦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静復

欲親戎林子固諫帝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阼以
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
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
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
也初除南平王佐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
出蕃鄉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
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為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
興王濬為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為主簿時順陽范曄

為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疎文帝謂璞曰范曄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既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為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三十年元凶弑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子約列在梁史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
土於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
晉武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
祗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屬泥
陽曾祖暢祕書丞没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
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弘之少倜儻有大
志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為參軍累遷建威將軍順
陽太守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

武關入弘之素善騎乘於姚泓馳道内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致羌胡聚觀者數千並嗟嘆稱善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捥置兩股内及下馬柄孔常存留為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赫連勃勃襲長安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擐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没不為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駡見害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

序豫州刺史父諶益州刺史脩之初為州主簿元嘉中
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之曰卿曾祖壽昔為王導
丞相中郎卿今又為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
右軍將軍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師留脩之戍滑
臺被魏將安頡攻圍屢出奮擊殺傷甚衆魏人知脩之
糧少不復攻城築長圍守之糧盡將士熏鼠食之城陷
被囚上嘉其節詔脩之等家可常與供給初脩之之被圍
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

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如此兒必沒矣脩之果以其日城陷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將妻以寡姑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每流涕言之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時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黄龍城太武伐之脩之及同沒人邢懐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脩之懐明懼䟽同奔黄龍馮弘禮之甚薄停一年會宋有臺使至外國並貴重傳詔謂為天子邊人脩

之名位已顯傳詔見之便拜致禮甚敬彼國人見之大
驚乃厚爲之禮時魏屢伐黄龍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
弘乃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柁折風又猛海師慮向海
北垂長索舫乃止海師候視天氣見有一鳥飛知去岸
不遠須臾至東萊是歲元嘉九年也既至京邑上勞賜
甚厚以爲黄門侍郎懐明爲司徒中兵參軍孝武初脩
之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政在寛簡士
衆悅附孝建元年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

兵脩之乃悉集文武佐吏謂曰西藩違天犯順民神同憤今直取江陵御等以為何如中兵參軍何慧文曰江陵衆强攻之難克惟遜辭僞同掩其不備則勤王之舉可以萬全脩之曰不然一唱此聲誰復明本意襄陽城内舊有伍子胥廟州刺史新到必應躬往每有軍事皆祈禱然後出師廟内有脩之祖考像脩之初至襄陽欲往致謁未及屬起兵衆並勸祈廟脩之不往遣使陳誠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為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加都督義

宣吏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修之阻南峴立樓柵以兵據之又以水軍斷峴下秀至屢挑戰脩之以寇逺來欲決勝負於一戰諸軍宜案部勿與交鋒賊乃依山不得進脩之潛以輕兵從險路擊其後秀敗乃收兵退走脩之率衆向江陵義宣已為竺超民執之於獄脩之至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贈貺一毫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吏賭之未嘗入已徵為左民尚書領軍將軍去鎮之日秋

毫無犯計在州已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然性險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為刺史未嘗供贍嘗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麤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乃以外甥王軌為沔陽令使姊隨子之官先是新野庾彦達為益州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禄西土稱焉脩之至京邑牛奔墮車折脚辭尚書從崇憲太僕加特進金紫光禄大夫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侍中謚貞侯

王元謨字彦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弘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為新興鴈門太守故為新興人曾祖宰為司空劉琨參軍琨敗避地遼東為慕容廆車騎長史遷上谷太守後隨慕容德居青州武帝平廣固遷居下邳父秀早卒元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之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彦雲之風武帝臨徐州辟為從事史與語悅之少帝末謝晦為荆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

見原到彦之北伐以元謨為揚武將軍領騎與將軍姚
聳夫出軍向洛城魏軍望風退走河南悉平元謨至陜
聞彦之敗退知虎牢陷没乃引軍南反文帝嘉之補長
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元謨上表每陳北伐之規以
河朔為己任上謂殷景仁曰聞王元謨陳說使人有封
狼居胥意後為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
薨元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
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伐以元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

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元謨向碻磝碻磝戍主奔走所至皆捷獲牛馬粟帛不可勝計乘勝圍滑臺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南向白馬津衆號百萬登高望之前後無際鼓鞞之音震動天地元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議以火箭燒之元謨恐損失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穴地為窟屋及魏救將至衆復請發車為營反覆自固亦不從將士並懷離怨重募登城無復應者又營貨

利一疋布責民八百大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大武軍至乃夜撤營走委棄器甲軍資不可勝計至鹿鳴城夜迷失道麾下散亡略盡乃下船歸碻磝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所向無敵今控弦百萬豈元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元謨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元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求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磝斌還鎮上手勑慰勉元

謨曰既往之恨不復言但當勤立後效耳自古因敗成功載名史策者豈一人邪江夏王義恭為征討都督以碻磝沙城不可守召元謨令還乃毀城燒穀率衆沿河水步東下為魏騎所追元謨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元謨書曰聞因敗為成大摧凶醜又毀城焚粟全師凱歸昔聞孟明驗之今日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以元謨為冀州刺史孝武伐逆元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

還左衛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臧質反朝廷假元謨輔國將軍為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薛安都等諸軍出梁山大敗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元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驗雖無實而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元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元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

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元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内莫不嗟怨民間訛言元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埶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元謨元謨令内外安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妄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啓曰人言紛紛此甚可笑且七十老公反欲何求鄧艾所以獲申蓋由此也聊復為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

元謨為人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元謨眉頭未嘗申故上以此戲之後為金紫光禄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鬚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顔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恡常呼為老慳黄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觕服飲食前後相繼欲其占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禄勲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

元謨獨受老傖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常為
元謨作四時詩曰董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飧𤗈醬調秋
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
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元謨尋遷徐州
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
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元謨以嚴
直不容徙青兾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顔師伯柳元
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元謨元謨子姪咸勸稱疾元

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既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爭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元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明帝賜以諸葛武侯筩袖鎧年老病篤與諸將不諧和召還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績

嗣深弟寬泰始初為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元謨在建
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為賊所執請西行遂被逮郡
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為
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卒於光禄大夫寬弟瞻齊史有
傳元謨從弟元象位下邳太守好發人冢地無完槨人
間垣内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昇見一女子立冢
上近視則亡或以告元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
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

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當以相奉𡚁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元謨時為徐州刺史以事上聞元象坐免郡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非惟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起

家為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為名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晉陵太守置佐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為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吾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為何如敬宣曰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月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

里斬恭大將顔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敬宣馳騎横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為後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為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㬉賊皆死戰敬宣以騎傍南山趨其後吴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破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武帝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敬宣每與宴會調戲無所酬荅元顯甚

不悦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為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馳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而已玄既至溧州遣使説牢之牢之亦以道子昏闇元顯凶淫慮平玄之後亂政方始欲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今天下之重在大人玄雖無姬文之德實有三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後

今我奈驃騎何遣敬宣為任質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為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為桓玄所禽乃自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畢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謀滅

慕容德推休之為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用高雅之
又要軌謀遂泄乃相與殺軌而去之淮泗間會武帝平
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下
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至京師以為輔國將軍晉陵太
守襲封武岡縣男累破諸賊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固
辭不許既至江州課集軍糧搜調舟乘軍戎要用常有
儲擬初劉毅之少也為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
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

為人豪邪此人外寛而内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
亦當以陵上取斃耳毅聞之深以為恨及在江陵知敬
宣還乃使人言於武帝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既昧今又
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此之人宜令在後若
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為員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為
過優尋知復為江州毅大駭惋敬宣不自安安帝反正
自表求解職武帝數引游宴恩顧周洽所賜莫與為比
敬宣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綵千疋尋除宣城内史武帝

方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率衆伐蜀博
士周祗諫不從乃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黄
虎去成都五百里爲蜀大將譙道福等悉衆拒嶮相持
六十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食盡引軍還
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
兗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畫盧循逼
建鄴敬宣分領鮮卑虎斑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
討爲左衛將軍敬宣寛厚善待士多伎埶弓馬音律無

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葢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迴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猶謂武帝曰夫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慎之毅出為荆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南蠻長史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武帝帝笑曰

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為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時武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仗節常懼禍逼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便遣使以長民書呈武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十一年進號右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為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

之而道賜隂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着耳鼻間欲壊頃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初為劉敬宣寧朔府司馬征孫恩屢有戰功為費令聞

武帝起義棄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為司馬連破城壘桓振據荆州懷肅自雲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横矛躬自突陣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瞑目奮戈膽氣益壯於是士卒争先臨陣斬振首江陵平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郡鎮夏口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義熈元年除輔國將軍淮南歴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為寇懷肅

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為亂懷肅自請出討
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
弟懷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
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
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中為義恭太宰從事中郎
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
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
從母生懷敬未朞乃斷懷敬乳而自養之武帝以舊恩

故懐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為速帝曰亡姨於
我恩重此何可忘歴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懐敬子真道
為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饑荒帝遣揚州從事沈演
之廵幸在所演之表真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
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為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為梁
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帥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討
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
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

弩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剋捷以真道為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有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及藏難當善馬下獄死懷敬弟懷慎少謹慎質直從武帝征伐位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及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征以為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懷慎

雖名位轉優而恪恭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為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子德願嗣大明初為遊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後為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為孝武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

踊㴋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狎侮之德願善於御車常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乃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着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上懽欣賞賜甚厚景和初為廷尉坐與柳元景

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為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京邑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内史徐逵之敗没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率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將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

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為輔國將軍追論平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為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褊頗失士君子心卒於官懷慎弟懷默位江夏内史子孫登武陵内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位廉儉所得公禄悉以還官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殮屍弱如生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

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為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
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為州
從事武帝剋京城參建武軍事以從平京邑復從征廣
固及起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
逼京邑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之以鎮
京口遷建威將軍江夏相劉毅粹從兄也粹盡心武帝
不與毅同武帝謀討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

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灄縣男後遷相國司馬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補府吏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步騎至河橋為晦司馬周超所敗降號寧朔將軍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

之晦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曠之嗣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為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洛嗟百姓咸欲為亂氏奴等因聚黨為盜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

養抱罕人也趙廣改道養名為龍興號為蜀王車騎大
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
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
氏奴為征虜將軍梁顯為鎮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
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
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
似者為教酬答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
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破之會平西將軍臨

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
廣漢分守郪州籍之與方明攻郪克之方明禽僞驃騎
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
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於郪山其餘羣賊出爲盜
不絶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
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
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
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

汝必破我家裂甚畏憚之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以左光禄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為吴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毁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即令修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
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番縣五等侯盧
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
即遣季高汎海襲番禺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
虞尪夫等輕舟奔始興季高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
討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
熙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
表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為征民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嘆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恩喜自征妖賊常為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軍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皆有功累遷龍驤將軍蘭陵太守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破江陵隨朱齡石平成都從武帝伐司馬休之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

常陷堅破陣不避嶮難前後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録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而自稱為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為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真没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内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小字行彌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

在者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楨紹封又坐殺人國除楨弟㭬字元義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顔竣皆與友善及竣貴㭬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璩誡㭬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

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以一旦埶利易之邪及
柳為南康郡涉義宣事敗坐繫建康獄屢密詣竣求相
申救孝武常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璩字
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
居鍾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武帝伐孫恩鍾願從之戰
皆摧堅陷陣武帝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盡其心力義
旗將建武帝板鍾為郡主簿從入京城將向京邑武帝

命曰豫是彭沛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為義隊常在左右每戰必捷及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于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鍾奮擊之一時奔走後除南齊國内史安丘縣五等侯鍾時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龍符於陣陷沒鍾直入賊取其尸而反盧循逼建鄴鍾拒栅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及循南走鍾與王仲德追之又與

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鋭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内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沮兵守嶮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尅若緩兵彼將知人虚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及武帝北伐關洛留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熈

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晉太元中隨謝玄討苻堅以功封關內侯後從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游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為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武帝東伐孫恩以懷玉為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武帝鎮京口以懷玉為下邳太守義熙三年領丹陽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功為中軍諮議參軍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遷江州刺史南中郎將時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

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丁父艱有孝性上表陳解不許
因抱疾篤卒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為武帝所知
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龍
驤將軍廣川太守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
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父仲任治書侍御史藩少
孤居喪以毁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
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

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為荆州刺史藩外兄羅企
生為仲堪參軍藩過江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
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
生曰殷侯倒戈授人必至大禍卿不早去後悔無及後
玄自夏口襲仲堪用藩參其後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
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武帝起兵玄
戰敗將出奔藩叩馬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
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

而已於是奔散衆相失藩追及於蕪湖玄見之喜謂張
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復見之王脩桑落之戰藩艦
被燒幷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見岸乃還家武帝
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爲散騎侍郎參鎮
軍軍事從征廣固賊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
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
剋趙也武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剋其城賊見城陷
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累月將拔之夜佐吏並集忽

有烏大如鵞蒼黑色飛入武帝帳中衆皆駭愕以為不
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明其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
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吴平縣五等
子尋除正員外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
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武帝出倪塘
會毅藩勸於坐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終肯為公
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公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
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經傳一

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之所以不肯為公下也今不於此出其不意圖之他日終為公患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且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為參軍領游軍於江津徐逵之敗没武帝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武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武帝奮怒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

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
既登岸殊死戰賊遂奔敗從伐闕中參太尉軍事統別
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
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
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
退悉收所失而反帝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
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
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

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為逆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吕人也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幹為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

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既至武帝已剋京城虞之
即便投義簡之殺耕牛會衆以赴武帝簡之歷官至通
直常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
卷官至廣州刺史太中大夫虞之輕財好施爲江夏相
從武帝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襲殺虞之追
贈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虞之子也便弓
馬智力絶人在閭里不治產業以浮蕩蒱酒爲事每犯
法爲郡縣所録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

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牛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事者以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糺劾文帝以勲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蒱戲免官孝武為豫州刺史鎮歴陽以康祖為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修歴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為前驅軍次新蔡濟融水去懸瓠四十里魏衆大

至康祖奮擊破之斬其殿中尚書乞地真大武燒營退走遷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俟明年上以河北義從並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其秋蕭斌王元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元謨等敗歸時南平王鑠住壽陽上慮為魏所圍急召康祖回軍援壽陽未至城數十里會魏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遇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為三且休且戰康祖

率厲衆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會康
祖矢中頸而死於是遂大敗舉營淪覆免者纔數十人
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詔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簡之子道産初為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縣侯元嘉
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為
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
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
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産始也卒於官謚曰襄侯道産

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

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為南

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

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為三里帝室居

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

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吕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

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

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從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兖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

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劒二十人有司奏謚
忠穆詔改為文穆子質嗣

通志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二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五

宋

趙倫之子伯符　蕭思話子惠開惠明　臧燾孫凝之燾弟熹熹子質

謝晦晦兄瞻弟皭從叔澹　謝裕孫孺子裕弟純純弟述　謝方明子惠

連　謝靈運何長瑜孟顗　謝弘微子莊　王弘子錫錫弟僧達　王微

王曇首子僧綽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征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澁於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為護軍資力不

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刼盜輕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兖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刼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隷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

別詔至此始統領馬後為丹陽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
堪命或委叛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
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
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
曰肅傳國至孫勗齊受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
徐兖二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餘歲時
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

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武帝一見而奇之年十八除大司馬行參軍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中累遷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為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思話懼乃棄鎮奔平昌由是下廷尉仍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

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為橫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為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為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勅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宜以琴書為娱耳前得此琴云是

舊物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
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二十二年除侍中二
十四年改領右衛將軍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道中有
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
有松石間意思話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
徵為吏部尚書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文帝
戲之曰丈人終不為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
遷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

同惟思話固諫不從魏師退即代孝武為徐兖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為圍碻磝城不拔退師歷下為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弑立以為徐兖二州刺史思話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孝武遣將軍申坦梁坦水陸齊驅孝武遣使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口上即位徵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固辭改為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刼掠二旬中十數發思話引咎陳讓不許及江州刺史臧質等反以為江州刺史事平拜郢州刺史加

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穆侯思話外
戚令望早見任待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者九馬所
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嗣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
服簡素初為祕書郎祕書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
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
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
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建元年

為黄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等爭推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恵開不為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恵開乃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别勅有司以屬疾多免恵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恵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恵開自解表歎息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崗下名曰禪崗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

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兄弟多若全闕一人則在
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既立自宜悉供
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襲封封陽縣侯為新安王子
鸞冠軍長史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
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為豫章内史聽其肆意
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御史中丞孝武與劉
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
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畏憚之後授督益寧二州

刺史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毁訕朝政輙已戮之孝武稱快惠開素有大志及至蜀欲廣植經略善於敘述對賓僚及士人說欲收牂牁越巂以為内地綏討蠻濮闢地調租聞其言者皆以為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終無所成明識過人嘗供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進號平西

將軍改督為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吾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軍悉敗没先是惠開為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怨號曰卧虎及聞軍没諸郡悉反並来圍城城内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人並欲屠城以望重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

城不使王命速達遏留惠基惠基破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功更奬說蜀人處處蜂起惠開乃啓陳情事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州别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御左右莫不悚然側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録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為責主所制

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
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此惠開還資二千
餘萬悉散道俗一無所留後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
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
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畧同又經
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勒部下蔡會
稽部伍若問愼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見
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

無一人答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
得志曰大丈夫當入管喉舌出涖方伯乃復低頭人中
邪寺內所住齋前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
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發
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卒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
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
亦致嫌隙云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為吳興
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

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為此郡
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於聽事接賓數日見有一人長
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惠
基列在齊史
臧燾字徳仁東莞莒人武帝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
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太元中左衛將軍謝
安始立國學徐兖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為助教晉孝武
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

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
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
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
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
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
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
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
光追尊李夫人為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

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准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别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

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亭侯時太廟鴟尾災肅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修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

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
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
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
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
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
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
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再有差降
也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

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

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
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
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
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
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
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
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
禮為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

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錯謬非臣淺識所能折衷時學者多從纂議竟未施行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飡不改其舊所得祿奉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邃宜都太守邃子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之交時年少與

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弟始爲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爲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凝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梁史有傳燾弟熹字義和與燾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會獵遇猛虎突圍獵徒並散熹直前

射之應弦而倒從武帝入京城進至建業桓玄走武帝
便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
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
大義劬勞王室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帝笑曰聊以戲
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事武
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
統大衆伐蜀命熹督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
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以重

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斬撫之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追
贈光祿勲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蒱博意錢之戲長
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武帝以為世
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
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
輕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為江夏王義恭參軍以輕
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之言
乃出為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內史巴東建平

二郡太守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為良牧遷寧遠將軍
歷陽太守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
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大任徵為徐兖二州刺史
加都督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
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質復為
義興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
平内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
急文帝遣質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救憲魏兵退

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遷太子左衛率坐枉殺隊主免官魏太武率兵數十萬向彭城遂以質為輔國將軍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質與胡崇之毛熙作三營大為魏軍所敗質軍奔散棄輜重器甲將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城内有實力三千質因共固守魏初南出復無資糧唯以萬姓為命又過淮食平越石鱉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饑困聞盱眙有積粟欲為歸路之資二十

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太武與質書陳以禍福質答書曰爾不聞童謡言邪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值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亦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

江水太歳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謡曰軺車北来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荅書引用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并寫臺格與之購斬太武封開國侯萬户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内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魏又以衝車攻城城上堅密每頽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墜而

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太武
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乃解圍去上
嘉質功以為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
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伐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
肯時發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
六七百萬為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弑立以質為丹陽
尹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遣馳告司
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

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版進質號征北將軍質徑赴尋陽與孝武同下至新亭孝武即位加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質率所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入太極殿生擒元凶仍使質留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

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復咨禀朝廷甚相猜忌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為凡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自此密信說誘

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埶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閫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質女為義宣子悰妻義宣謂質無復異同故納其說且義宣將佐蔡超竺超民等咸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為黄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説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瑜席卷赴叛瑜弟弘為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

弘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馳報義宣上表稱誅君側之惡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元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岸築偃月壘以待之元景檄書宣告征鎮而義宣亦相次繼至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曰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昔桓元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質進計於義宣曰今以萬人取南洲則梁山中絕萬人綴元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

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義宣客顔樂之説義宣曰質若復拔京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湛之就質陳軍城南元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乘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義宣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為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蓮噉之追兵至質窘急以荷覆頭沈於水中出鼻軍士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傳首建

業録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藏
于武庫庶為監戒昭示將来詔可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元孫也裒子奕
據安万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慶位東陽太守朗
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皭
遯絢位至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
兵參軍昶死武帝問劉穆之孟昶參軍誰堪入府穆之
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

疾以晦代之晦於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辯曾無違謬帝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累遷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敗見殺武帝怒將自登岸諸將諫不從晦前抱持武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黑漆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閒猶以為恨武帝深加愛賞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

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湯臨
淄繊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
並作時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甞與晦俱在武帝前帝
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
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為從事中
郎穆之堅執不與故晦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
帝哭之甚慟曰喪我賢佐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參審
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為右衛將軍加侍

中武帝聞咸陽陷沒欲復北伐晦諫以為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令羣僚誦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軍為警備加中領軍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劾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班劒

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立加領
中書令與徐傅共秉政少帝既廢徐羨之錄詔命以晦
領護南蠻校尉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
荆州刺史加都督欲令居外為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
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文帝
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
新亭顧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尋
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兾以免禍二女當

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帝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京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黄門侍郎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

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北
行宜須明年江夏内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
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參軍樂景封以示晦晦問計於
承天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此何敢
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
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耳晦
曰荆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
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後

一二日無消息便是不復来也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土人多勸晦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三千人非徒足以守城若有外冦亦可立勲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太守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轉登為長史文帝誅羡之等及晦子世休收瞬瞬子世平兄子紹等樂景又使告晦徐傅二公及瞬等並已誅晦先舉羡之亮哀次發子弟出問既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

晦數從武帝征討備見經畧至是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滎陽之世屬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今將興晉陽之甲以誅君側之惡時帝已戒嚴諸軍相次

進路尚書符下荆州數晦之罪令荆州誅之言衆軍十道並進符到其即共收晦身輕舟護送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産被徵還始至江陵晦並縶執沒其財貨以充軍資竟陵内史殷道鸞未之郡晦以為諮議參軍又以弟遯為冠軍將軍總留任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相照蔽奪日光晦嘆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晦至江口到彦之已到彭城洲晦司馬庾登之據巴陵畏懦

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伐登之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掛於飄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彥之退保隱圻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為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足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文帝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

事又所不闗吾召而用之必不有異於是詔道濟入朝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遑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彦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颿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臺軍列艦過江晦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至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他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彦之

降晦乃攜其弟遜及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遜肥壯不能騎馬晦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為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都於路作悲人道之詞以自哀其語甚工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超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女為

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横屍戰場柰何狼藉都市言訖大呌而絶行人為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自晦以下並見原晦次凡瞻字宣逺一曰名檐字通逺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賛果然詩為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混族弟靈運俱有盛名甞作喜霽詩靈運寫之混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絶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凡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栁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

遠自楚臺祕書郎解職隨從故為郴建威長史復為武
帝相國從事郎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
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
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
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
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
公閭勳名佐世不得為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為一時
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

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帝欲以瞻為吳興郡又自陳請乃以為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戲笑以絶其言晦雖建佐命功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為國大臣又總戎重遠出

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帝以晦任
禁旅不便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賁故第在
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敝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
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
卒時年三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混族弟靈運相抗
靈運父瑍無才能為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
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
瞻弘微等共游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登車便商較

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晦弟曒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曒晨昏溫清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為母疾畏驚而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曒至性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黄門侍郎從坐伏誅晦從叔澹字景恒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澹任達仗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為雲霞之交歷位尚書武帝將受禪有司議使侍中劉叡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

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澹方外士不宜以規矩繩之然意不悅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為荆州將之鎮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為憂漸疎

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勲

謝裕字景仁晦從父也名與武帝同故以字行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內史景仁幼時與安相及為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為著作佐郎桓𤣥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

人父子云何不敢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郎玄為太尉以補行參軍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彊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武帝為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武帝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為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不得待竟安

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又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寮同見帝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今當相屈遂授之歷位鎮軍司馬復為車騎司馬武帝内難既寧思宏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武帝以為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興復皇祚芟夷奸逆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存廣振威略鮮

卑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
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
敵貽患者哉帝從之遂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
屬當儲副武帝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為大司馬左司
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為左僕射依制
不得相監臨武帝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
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為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
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為御史中丞鄭鮮之所

糾白衣領職十一年轉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着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辛年年四十七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日武帝親臨之甚慟子恂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族凡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嘆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主簿出爲

廬江郡及辭孝武帝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為小郡
乃以為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為西陽太守卒官子璟
璟子微列在梁史景仁弟純字景懋劉毅鎮江陵以為
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
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
欲安之及毅兵敗衆散純遂為亂兵所殺純弟甝字景
甝位司徒右長史甝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
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

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没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為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為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甝而憎述嘗設饌請武帝希命甝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至乃飧其見重如此及景仁疾述

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
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
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乃獲焉爲太尉
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
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
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涖官清約私無
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
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謂人曰我見

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致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每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

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隷書為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為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朓齊史有傳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沖字秀度中書郎家在會稽病歸為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郜驃破東遷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

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元達俱投邈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禽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頊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黄蘖嶠出鄱陽附載還

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玄克建業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從兄景仁舉為武帝中軍主簿方明知無不為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混

等誅後方明廓来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及蔡廓直置並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為左將軍道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隨府轉中軍長史尋加晋陵太守復為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晋陵郡送故主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為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

當今人情偽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凡驚喜涕泣以為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為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歎服焉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戶殷盛風俗峻刻彊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深達政體不拘文法

濶畧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倩士庶事寧皆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繆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人物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子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輙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

此有神助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首乘流遵歸路諸篇是也坐廢不預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為言於文帝曰此文臣小兒時見之非惠連也帝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為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

年三十七卒旣早亡輕薄多尤累故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謝靈運安西將軍弈之曾孫而方明之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幼便頴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兒何為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顔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横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戸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

不就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裳
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劉毅鎮江陵
以為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武帝抜為太尉行參軍累
遷祕書丞坐事免武帝征長安靈運為世子中軍諮議
參軍黄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使撰西征賦其
辭甚麗後為相國從事中郎遷世子左衛率坐輙殺門
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為侯起為散騎常侍轉太子左
衛率靈運性褊傲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

慼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欵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毁執政司徒徐羡之等惡之出為永嘉太守郡中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民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輙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

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
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
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
事文帝登阼誅徐羡之等徵為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
光祿范泰與靈運書敦奬之乃出就職使整祕閣書遺
闕又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
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
靈運詩書皆兼獨絶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

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或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靈運宴遊集會以夜續晝復為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

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惠連大相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為刎頸交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絶倫靈運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

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散騎郎璿之字曜璠為臨川内史被遇於竟陵王誕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輕薄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為廣州所統增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

第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流人為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版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者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後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

肯靈運贈之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千秋亭飲酒倮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岯崲湖為田

顗復固執靈運以顗非在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為讎隙顗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版上書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為臨川内史在郡游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治罪奏論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

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勲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云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饉緣路為劫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

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曾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四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顗不就辟昶死後顗歷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嘗就徐羨之因叙闕洛中事顗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

興廢顗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
鳳坐靈運徙嶺南早卒鳳子超宗列在齊史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將万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
從子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
從叔峻名犯所繼内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
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
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之子也於
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

義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嘆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遊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

才辭富贍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重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以此為恨至於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

識穎達且沈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
弱冠纂華肩質勝誠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釆
釆標蘭訊直辯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
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佃數子勉之哉風流由
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誠厲之
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凡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
客兒靈運小名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
散騎侍郎弘微亦拜此仍為瑯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

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絶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千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如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武帝受命晉陵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僕使不異平日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

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為流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為友弘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蔬素踰時文帝即位遷黃門侍郎與王華王

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
密尋轉右衛將軍文帝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
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凡曜歷御史中
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縗服雖
除猶不噉魚肉會沙門釋惠琳詣弘微與之共食猶獨
蔬素琳曰檀越素既多疾即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
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
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欷不自勝弘微少

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舉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矌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生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内資

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入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好摴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置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令分多

共少不致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
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元嘉十四年卒年四十二文帝
歎息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
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寛博無喜愠末年嘗與
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
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
年之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
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輙預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

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厨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勑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生玉豈虛也哉

初為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遷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別殊合之則寓內為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䳇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以示莊莊賦亦就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也遂隱其賦元凶弑逆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
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啓
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阼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詔
羣臣博議莊議以為拒而觀釁有足表彊驃騎竟陵王
誕當為荆州徵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
固辭不入而誕便尅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
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
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顔延之

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元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其捷速若此初孝武帝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帝因宴集問劒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悦當時以為知言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求賢之義曰今九服

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共坐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實歸守宰故黄霸涖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涖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人不勤劳如此則考績之風泰矣詔付詳議事不施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

易之仕者不拘長少涖人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曰稟生多病兩脇癖疢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復以眼患五月來便不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晝夜惛懵為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唯在小閤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可乎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

不重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一見閔逸令不敢復言此當付之来生耳屢經投請未蒙哀許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顧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庶獲哀允後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按驗重囚之制上時親攬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乃下詔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幷詳省閑曹

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来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覬之並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為賦莊所上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孝武出行夜還勑開府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

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六年又為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顔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即位以為金紫光禄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為誄文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倢伃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

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為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
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
理明帝定亂得出使為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
之莊已微醉傳詔停待詔成甚工後為尋陽王師加中
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卒
贈右光祿大夫謚憲子時年四十六所著文章四百餘
首行於世五子颺朏顥㸌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
水颺位晉平太守女為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朏列在齊史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於是建屯田之策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甍弘悉燔劵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時内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惟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克城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

辭輦車涕泣論者稱馬武帝為鎮軍將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義熙十一年召為太尉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初建遷為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率謝靈運為軍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興江涘棄尸洪流御史中丞王准之曾不彈舉此而勿罰典刑將替武帝荅曰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為

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十四年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便之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羡之等以廢弒之罪將

見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為上所親委事將發密
使報弘羨之等誅召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
事給班劒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
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
春大旱弘引咎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為荆州刺史鎮
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誡以盈滿兼陳彭城王
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弘由是固自陳請
乃遷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陳彭城

王宜入輔幷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辭分錄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數上疏陳便宜上皆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為家寶又為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遷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帝廟庭弘明敏有思

致既為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
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輔而
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客有疑
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又褊隘人有忤意者
輙加詈辱少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
求縣此人常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
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
朝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

美相眄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恩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絶官叙之分既無以為恵又不微借顔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服子錫嗣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内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弟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僧亮弟僧衍位侍中僧衍弟僧達幼聰敏弘為揚州時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為有理及

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申理闇誦不失
一句凡錫脩訥之風采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於德陽
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
義慶女年二十以為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而
於揚列橋觀鬬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
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其如此令周旋沙
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
不暇深相稱美僧達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為秦郡吏

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涖民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凡錫不恊錫罷臨海郡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之無復所餘服闋為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詞辯訟多在獵所民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報曰在近其後從義興元凶弑立孝武入討普檄諸州郡劭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因客說逆順之勢乃奔孝武於鵲頭初孝武發尋陽沈

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難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為長史及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轉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為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為護軍將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上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悅乃以為吳郡太守時朞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郭西臺

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刼寺內沙門竺法瑶得數百萬荆州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輙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慠然了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面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碎安可以没没求活師伯不荅逡巡便退初僧達嘗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

長僧達詐列靈寶死亡寄宣城左永籍之注以為己子
改名元序啓孝武以為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
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久之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
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以至廢黜上愈怒僧達族子
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欵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
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
於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别殺埋之從弟僧虔知
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又不許孝

建二年除太常意久不悦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辭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黄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

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
泣涕於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
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
豈可以此罪加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
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
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
宕期等謀為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
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為終無悛

心因高閣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為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絶時有蘇寳者名寳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知高閣謀反不即聞啓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為廬陵内史未至郡卒子融齊史有傳

王微字景元太保弘弟光禄大夫孺之子也微少好學

善屬文工書兼解音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文
帝賜以名著初為始興王友父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
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為中書侍郎時凡遠
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凡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
分文帝即以遠為光祿勲微為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
見之謂為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守
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
為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

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便毀以常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

傳於世贈秘書監徵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勲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遠子僧祐列在齊史

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幼而素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武帝時謝晦在坐武帝曰此君並膏粱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帝悅行至彭

城武帝大會戲馬臺預坐者並賦詩曇首詩先成帝覽讀問王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慍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禄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文帝為冠軍將軍留鎮彭城以曇首為府功曹移鎮江陵隨府轉鎮西長史武帝甚知之謂文帝曰曇首沈毅有器度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磨五彩雲京都遠近聚觀太

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上及議
者皆致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彦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
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
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
容子抱刀在平乘戸外不觧帶者累旬既下在道有黄
龍躍出負上所乗舟上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
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
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以

朱容子為右軍將軍誅徐羡之等及平謝晦皆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元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奏曰既無墨勑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元年二月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於是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

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凡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訖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釁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其封事遂寢時凡弘錄尚書事又為揚州刺史曇首為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

曰豈有欲建大厦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凡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来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不朝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卧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時年三十七文帝臨慟嘆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禄大夫九年以預議誅徐羡之功追封豫章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

子僧綽嗣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文帝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為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遷侍中任其機密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並為文帝所任華子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由姻

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僧綽為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逡廵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參焉位雖未隆而任同宰輔從凡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抑損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宫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来廢諸王故事撰畢送

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故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也帝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更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幾事須密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

亦恨君不直及劭弑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既立轉僧綽吏部尚書頃之劭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北第諸侯王以為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一段本吴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顗蘇峻宅其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燾亦頻遇禍故世稱為凶地僧綽常

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
而敗子儉列在齊史

通志卷一百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三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六

王誕兄子僧虔 僧子藻　王華父廞 孔甯子　王惠從父弟球　王彧子絢 兄子藴

王裕之　王鎮之弟弘之 曇生　阮萬齡 弘之子　王韶之　王

悅之　王准之族子素　王懿兄孫文和　到彥之　垣護之

張興世　袁湛弟豹豹孫顗　孔靖子靈符符子深之　靈　孔琳之孫顗　殷景仁從弟淳淳子孚孚子臻淳弟沖沖弟淡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兄也祖恬晉中軍將軍父混太常卿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恨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之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嗟歎其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府以誕為功曹累遷後軍長史

琅邪內史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為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桓脩等與玄志趣不同遂得免脩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脩為之陳請得徙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實思報答下官與劉鎮軍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循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留誕又

曰將軍今留吳公竊謂將軍非計也昔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武帝請為太尉諮議參軍盡心歸奉日夜不懈帝甚委仗之盧循自蔡洲南走劉毅固求追討帝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勲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使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武帝納其說七年遷吳國内史以母憂去職武帝伐劉毅起為輔國將軍

誕固辭以墨縗從行時諸葛長民掌留府事心不自安
高祖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帝曰長民似有自疑心
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下官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
必當以為無虞可少安其意帝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
是先還九年卒後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早卒誕兄
瑕字偉世侍中左戶尚書始興公瑕子偃字子游母晉
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尚武帝第二
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常倮偃縛諸庭樹時天夜雪噤

湅久之偃兄恢排閤詬主乃免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
關懷位右光祿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公長子藻
位東陽太守尚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公主
性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景和中主譖之於廢帝
藻下獄死主與王氏離昏宋世諸主莫不嚴妬明帝每
疾之湖熟令袁熖妻以妬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妬婦
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尚孝武帝女上乃使人為
斆作表讓婚首叙晉氏以來配尚王姬者雖累經美冑

亟有才名至如王敦懾氣桓温斂威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禍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害於矇叟殷仲幾不免於彊鉏爰及王藻戲笑遂爲冤魂褚曖憂憤横致夭絶其言驕妒之狀曲盡形容上因以其表遍示諸主用諷切之并爲戲笑元徽中臨川主表求還身王族守養弱嗣許之藻弟懋字昌業位光禄大夫封南鄉侯懋子瑩梁史有傳

王華字子陵輔國將軍誕從祖弟也祖薈衛將軍會稽內史父廞司徒右長史晉安帝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恭檄令起兵廞卽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及國寶死恭檄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曇冰逃使提衣襆從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冰駡曰奴子怠

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少有志行以父存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遊如此者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武帝欲收其才用乃發㢮喪問使華制服服闋武帝北伐長安領鎮西將軍北徐州刺史辟華爲州主簿後爲别駕歷職著稱文帝鎮江陵以爲西中郎主簿諮議參軍文帝未親政事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已前邵性豪侈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牽車從者不過兩三人以矯之甞相逢

華陽若不知是卲謂左右曰此鹵簿甚盛必是殿下乃下輦車立於道側及卲至乃驚卲白服登城爲華所糾卲坐被徵華代爲司馬文帝將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不敢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獨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殿下寛叡慈仁天下所知且越次奉迎兾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羨之亮謝晦又要檀道濟王弘五人

同功勢均體敵莫肯相讓脫有異論勢必不行今日就

徵萬無所慮文帝從之曰卿復爲吾之宋昌矣乃留華

總後任上即位以華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先是會稽孔

甯子爲文帝鎮西諮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

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何無忌安成國侍郎還東

脩宅令門可容高蓋隣里笑之甯子曰大夫何常之

有甯子與華竝有富貴之願自羨之等執權日夜構之

於帝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之

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嘗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叱歎曰當見太平時否元嘉二年甯子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將軍侍中如故宋世唯華與南陽劉湛不為飾讓得官即拜以此為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宴不之詣若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弘弟曇首為文帝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已力用不盡每歎曰宰相頓有

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時年四十三九年以誅羨之功追封新建縣侯謚曰宣孝武即位配饗文帝廟庭子定侯嗣卒子長嗣坐駡母奪爵以長弟佟紹封齊受禪國除

王惠字令明誕從祖弟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禄大夫惠幼而夷簡為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静不交遊未甞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甞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慙而

退武帝聞其名以問其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郗宗
之美也即以為太尉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時會
稽内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别還過從弟
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唯覺即時逢人耳素不與謝靈
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慱辯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
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
如萬頃波焉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坐者皆馳散惠獨徐
起姿致不異常時任其沾濡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

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曜卿不得獨擅其奇乃以惠居之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談者以廓之不拜惠郎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為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曰亦復何用得食其標寄如此元嘉初卒贈太常無子惠從父弟球字蒨玉司徒

謐之子也少與惠齊名武帝受命爲太子中舍人宜都
王友轉諮議參軍文帝即位王弘兄弟貴動朝廷球終
日端坐未嘗相往來弘亦雅敬之歷位侍中中書令吏
部尚書時中書舍人徐爰有寵於上上嘗命球及殷景
仁與之相知球辭曰士庶區別國之章也臣不敢奉詔
上改容謝焉球簡貴不喜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曇
首常云蒨王亦是王㞋無當耳既而尚書僕射殷景仁
領軍將軍劉湛竝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

嘗往來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
遷光祿大夫領廬陵王師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專以
政事為本刀筆簡練者多被意遇謂劉湛曰王敬弘王
球之屬竟何所堪施為自富貴復那可解球兄子履深
結劉湛委誠義康與劉斌等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
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故復
為從事中郎文帝甚銜之及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
命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謂汝云何履怖不得

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何憂左右扶郎還齋上亦以球故免死廢於家殷景仁卒球除尚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脚疾多病還家朝直至少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謂尚書何尚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戮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糾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責也義恭又面啓文帝曰王球誠有素譽頗以物外自許端任要切或非所長帝曰誠知如此要是時望所歸昔周伯仁終日飲酒而居此任蓋所

以崇素德也遂見優容後以白衣領職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無子以從孫奐為後奐齊史有傳

王彧字景文球從子也祖穆字伯遠司徒謐之長兄位臨海太守父僧朗仕宋位尚書右僕射明帝初以后父加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元公彧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武帝甚重之常言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武帝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他

日穆之白武帝曰伐國重事公言何乃使王智知武帝笑曰此人高簡豈閑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為宋國五兵尚書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智無子故父僧朗以景文繼智幼為從叔球所知憐美風姿為一時所推讓袁粲見之歎曰景文非但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少時及見謝混答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良久曰恨眼中不見此人景文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

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文帝甚相欽重故為明帝娶其妹而以景文之名名之武帝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絶當以適景文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襲爵建陵子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累遷宣城太守元凶弑立以為黄門侍郎未及就孝武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欵以父在都下不獲致身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累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

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顗俱南北之望以補之尋復為司徒左長史以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後拜侍中領射聲校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永光初為吏部尚書景和元年遷尚書右僕射後出為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明帝剪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乃下詔徵景文為領左衛將軍尋加丹陽尹遭父憂起為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出為江州刺史加都督服

闕乃受詔封江安縣侯固讓不許後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為湘州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深自申理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政可比中書令耳庾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才令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

鄉基義重密邇畿内又不得不同驃騎陜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便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領選徙為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僕射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來比例六事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

子並小上稍為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指景文弓長張字指張永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上答詔頗以貴滿誡之大抵欲其離權也時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惟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為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重歳暮不為純

臣泰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云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户故有此處分敕至之夜景文正與客棊扣函看復封還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刼竟斂子内奩畢徐謂客曰奉勑見賜以死方以勑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憤怒發酒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墨啓答勑幷謝

賜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時年六十
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長子絢絢字長素早慧年
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
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
草翁之風必舅尚之子名偃故絢云云及長篤志好學
位秘書丞先景文卒謚曰恭絢弟繢齊史有傳或兄子
藴字彦深父楷太中大夫楷人才凡劣故藴不為羣從
所禮常懷耻慨家貧為廣德令明帝即位四方叛逆欲

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常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户蘊曰答與童烏貴賤異童烏緗小字答蘊小字也及事寧封吉陽縣男歷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後為給事黄門侍郎桂陽之逼京師王道隆為亂兵所殺蘊力戰御溝側被重創或扶以免事平撫軍長史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開言於朝曰褚澄開城以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被甲死戰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褚淵慙乃議用

蘊為湘州刺史及齊高帝輔政藴與沈攸之連謀事敗
斬於秣陵市
王裕之字敬弘琅邪臨沂人也與武帝同諱故以字行
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史父茂之字興元
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常侍衛軍參軍性
恬靜樂山水求為天門太守其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
玄時為荆州遣信要令過已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
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船

送妻往江陵妻在江陵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意甚好之轉安西長史後為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桓玄輔政及簒位屢召不下武帝以為車騎將軍從事中郎徐州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叅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讌永初中累遷吏部尚書敬弘每被召即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武帝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

常侍敬弘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雖以禮敬亦不以時務及之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三十人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為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固辭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

六年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又詣
都表辭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前命復辭明年薨
於餘杭之舍亭山年八十八歲順帝昇明二年追謚文
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碁發八
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
山文帝嘗問為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
上高其言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五辮着青紋袴
襹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

何氏看女値尚之不在因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婦女子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政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是移於他室上將為廬陵王納其女辭曰臣女幼既許孔淳之息矣上亦不彊也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弘求為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文帝嘉而並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輙尅日未嘗教子孫以學問各隨所欲人或問之答曰丹朱不

應之教寗越不聞被捶愜之位新安太守嘗請假還東
定省敬弘尅日見之至日輙不果假日將盡愜之乞求
奉辭敬弘呼前至閤復不見愜之於閤外拜辭流涕而
去愜之弟瓚之官至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貞
子瓚之弟昇之位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瓚之子秀之
列在齊史
王鎮之字伯重晉司州刺史胡之之從孫而裕之從祖
弟也祖耆之位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為剡上虞

令並有能名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飢荒遣鎮之銜命賑邺而會稽内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反乃棄官致喪還上虞舊墓葬畢為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為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後為御史中丞執正不撓百僚憚之出為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武帝謂人曰鎮之少著清績

必將繼美吳隱嶺南弊俗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
蕭然無營去官之日不異初至武帝初建相國府為諮
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
武帝踐阼卒於宣訓衛尉弟弘之少孤貧育於外祖徵
士何準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
中為司徒主簿性好山水求為烏傷令尋以病歸桓玄
輔政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
謙要弘之同行荅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毋隨兄鎮之之安成郡
弘之解職同行義熙中何無忌及武帝辟召一無所就
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表薦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
帝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
苦節彰於暮年當今内外晏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
以敦冲退之美又徵為通直散騎常侍不就敬弘嘗解
貂裘與之即著以採藥家在會稽上虞性好釣上虞江
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每垂釣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

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顔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栖者寡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淅河之外栖遲山澤如斯而已殿下愛素好古夢想巖穴若遣

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後顔延之欲為作誄終不就弘之子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吏部尚書太常卿孝武末為吳興太守明帝初吳興與四方同逆戰敗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阮萬齡陳留尉氏人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為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繼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位左戶尚書太常出為湘州刺史無政績後為散

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曇生弟普曜位秘書監普曜子晏自有傳

王韶之字休泰胡之從孫而敬弘從祖弟也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輙手自書寫太元隆安時事大小悉撰録位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為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為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史籍博學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

舊書部之因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為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内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住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義熙十一年武帝以詔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武帝使詔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黄門侍郎領著作西省如故凡諸詔奏

皆其辭也武帝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黄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坐璽制謬誤免黄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為晉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為所陷深結徐羡之傅亮等景平元年遷侍中出為吳郡太守羡之被誅王弘入為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絶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常慮為弘所繩夙夜勉勵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文帝兩嘉之韶之在任積年稱為良守徵為祠部尚

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十二年又為吳興
太守卒撰孝經傳三卷文集行於世宋七廟歌辭韶之
所制也子曄位臨賀太守
王悅之字少明晉右軍將軍羲之曾孫也祖獻之中書
令父靖之司徒左長史為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
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之遂不果悅之少
厲清操亮直有風檢為吏部郎隣省有會同者遺悅之
餅一甌辭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頗當之明帝泰

始中為黄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以為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掌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汰之後姦竊者衆悅之案覆無所避得姦甚多於是衆署共呪詛悅之悅之病甚恒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上乃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之送淮陰密令度瓜步江投之中流

王准之字元魯晉尚書僕射彬元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

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
王氏青箱學凖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為本國右
常侍桓玄簒位以為尚書祠部郎武帝起兵為太尉主
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豫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
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凖之四世居此職
凖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云卿唯解彈事耳凖之正
色荅曰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
不舉免官武帝受命拜黄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

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元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在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元義為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元嘉中歷位侍中郎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搢紳之望出為丹陽尹凖之究識舊儀問無不知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録尚書事每嘆曰何須高論

玄虛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便足了天下矣然寡乏風素不為時流所重所撰儀注朝廷咸見遵用年二十九卒贈太常子輿之位征虜主簿輿之子進之列在梁史

准之族子素字休業高祖翹之晉光禄大夫曾祖望之祖泰之並不仕父元弘位平固令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為廬陵王國侍郎母憂去職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孝武帝下詔徵素與處士朱百年並為太子舍人不就素既

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蛙蟲聲甚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蛙賦以自况泰始七年卒年五十四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仕石虎父苗仕苻堅皆至二千石仲德少沉審有意畧事母甚謹學通陰陽精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字元德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憊

卧於林中忽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問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暴雨江溢莫知津逕遇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得濟與元德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泰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得免晉太元末從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以字行北土重同

姓並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有一人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邑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貴盛是太原人乃遠來歸之愉接遇甚薄因至姑孰投桓𤣥值𤣥篡位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濟大事元德果勁有計畧仕𤣥為殿中將軍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元德於京邑襲𤣥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大事不可不密且兵家務拙速不貴巧遲𤣥無遠慮好冒

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所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尅京邑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率諸軍為前鋒小大二十餘戰每戰輙克盧循寇逼敗劉毅於桑落帝北伐始還衆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冠豕突乘我遠征旣聞凱入將自奔散且四海之

內所以奉明公者道存故爾今自投草莽則同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求其主耳此謀若行請從此辭武帝甚悅除輔國將軍使戍白石及循退仲德率劉鍾追討大破之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

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衆軍進據潼
關武帝遂平長安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
都洛陽衆咸以為宜仲德曰反宅中華誠是億兆顒顒
之望然天下艱難羣虜孔熾暴師經載士有歸心王化
始通新邦未附以衆情言之恐未易可立今當以建業
為王基江左為始本遷都之計以俟文軌大同帝深納
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
都督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彦之北伐大破魏

軍魏棄河南司兖而去三州既定三軍咸喜而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雖斂戈北歸若河冰合豈不能為三軍患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而洛陽虎牢並不守彦之聞二城並没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虎牢無以自立理必然也虜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

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共救滑臺糧
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鎮北將軍徐州刺史
仲德三臨徐州威惠宣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
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
十五年卒年九十謚曰桓侯亦於廟中立白狼童子壇
每祭必祠之子正循嗣為家童所殺仲德兄孫文和景
和中為征北義陽王昶府佐昶於彭城奔魏部曲皆散
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獨不

去文和乃去昇明中為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齊武帝及齊永明年中歷青冀兖益四州刺史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楚大夫屈到之後也少以寒苦自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彥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尅桓弘彥之時近行不在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渡江彥之倉卒晚方獲濟至京口武帝已向京邑孟昶居守留之及事定武

帝謂同義曰到彥之應來而不至必有故也及彥之至
帝責之亦不自陳袒又不申理故不加官爵白衣隨道
規追桓玄於崢嶸洲力戰有功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
軍六年盧循逼京都彥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
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佷山縣子為太尉中兵參
軍遷道規輔國參軍建平太守武帝討司馬休之休之
符郡發兵彥之斬休之使率軍出峽口進次宜都宜都
太守師寂說彥之曰司馬平西宗室之重寬仁得衆魯

雍州父子一世驍雄今據六州之地率用命之士國富兵精難以為敵劉公遠軍師疲衆老轉禍為福子其圖之彦之慨然曰我受恩過分託身劉氏如其王旅不振受屈勍敵當以死報國家況倚天子之威馮泰山之固劉公果決獨斷用兵如神奮百勝之威責不臣之罪廻山壓卵何憂不濟彦之進見武帝帝大悅更配百艦以為先登事平驃騎將軍道憐鎮江陵以彦之為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武帝受命以佐命功進爵

很山縣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民所懐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及徐羨之等廢少帝與傅亮等率百僚奉迎文帝帝以少帝及廬陵王並見殺疑不敢下彥之與司馬王華以為羨之等必無異志從之又欲使彥之領兵前驅彥之曰彼既不貳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允荅羣情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羨之等欲即以彥之為雍州上不

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下謝晦已至鎮
慮彥之不過已彥之至楊口乃步往江陵深布誠欵晦
亦厚自結納彥之船出楊口留馬數十匹及利劒名刀
悉以與晦晦意由此大安元嘉三年討晦進彥之鎮軍
將軍彥之於彭城洲戰不利咸欲退還夏口彥之不回
會檀道濟至晦乃敗走江陵平因監荆州州府事改封
建昌縣公其秋遷南豫州刺史監六州諸軍事鎮歷陽
上於彥之恩寵隆密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

之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符竺靈眞庾俊之
朱脩之等八軍北伐自淮入泗泗水峻日裁行十里自
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濟州刺史庫悉吉戍
碻磝焚城走兖州刺史叱羅俊燒滑臺率衆奔河北遣
將軍王元謨向虎牢魏大將赤歇據城戰大破之斬赤
歇等六人首魏洛州刺史亦棄洛陽奔彥之留朱脩之
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守金墉十月魏軍向金墉次
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衆潰而死十一月朔魏軍向滑

臺時河氷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將士疾疫乃迴軍入濟焚舟步上依險南出得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為空彥之上章節謝罪文帝遣檀道濟北救滑臺收彥之下獄免官兖州刺史竺靈秀弃軍伏誅明年夏起彥之為護軍九年復封爵邑固辭明年卒乃復先戸邑謚曰忠公孝建三年詔彥之與王華王曇首配食文帝廟庭長子元度位益州刺史少子仲度嗣位驃騎從事中郎兄弟並有才

用皆早卒仲度子撝列在陳史
垣護之字彦宗畧陽垣道人也族姓豪彊石虎時自畧
陽徙鄴祖敞仕苻氏為長樂國郎中令伯父遵父苗仕
慕容超並見委任遵為尚書苗為京兆太守武帝圍廣
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為太尉行參軍元嘉中遵為員
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仍家下邳護之少倜儻不拘
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彊果元嘉初為殿中將軍隨到
彦之北侵魏彦之將回師護之以書諫彦之不納散敗

而歸文帝聞而喜之累遷鍾離太守隨王元謨入河元謨攻滑臺護之以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及魏救將至馳書勸元謨急攻之不見從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元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麋溝城還為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領濟北太守三十年文帝崩還屯歴下孝武入討率所領馳赴帝以為

冀州刺史及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義宣率大衆至梁山與王元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出鎮新亭元謨求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大破賊將龎法起元景乃以精兵配護之追討會朱脩之已平江陵至尋陽而還遷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後拜青冀二州刺史鎮歷城大明二年徵為右衛將軍還於道聞竟

陵王誕據廣陵反護之即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臨淮太守徙豫州刺史護之所莅多聚斂貨賄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起為太中大夫未拜以憤卒謚壯侯護之弟子崇祖齊史有傳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名世明帝益為興世少家貧白衣隨王元謨伐蠻每戰輙有禽獲諸將不及元謨甚奇之孝武鎮尋陽以補南中郎參軍督護從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為前鋒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元謨出梁山

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淵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版不供由是有黄紙札南賊屯鵲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張地勝我今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乃制勝之竒也沈攸之吴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廻還一

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備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今往據之其夜四更值便風乃舉颿直前徑據錢溪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將士不得妄動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顗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得活是月朔褚圻軍士伐木為

栅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飢劉胡棄軍走袁顗仍亦奔散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右軍將軍封作唐縣侯泰豫元年為雍州刺史左衛將軍以疾徙光祿大夫尋卒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為方伯洲大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仲子愛戀鄉

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譬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衞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子欣泰齊史有傳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竝知名湛少與弟豹竝為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其兄子玄女妻湛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軍以

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左僕射武帝北征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武帝帝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禮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坐謾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贈左光祿大夫文帝即位以后父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公大

明三年孝武幸籍田經湛墓遣使致祭增守墓五户子
淳淳子植並早卒湛弟豹字士蔚好學博聞窮覽典籍
初為著作佐郎累遷劉毅諮議參軍領記室豹善談雅
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為御史中丞時鄱
陽縣侯孟懐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之豹
以為婦人從夫之爵懐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
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郎何劭之
等官詔並贖論後坐事降為丹陽尹太尉長史從朱齡

石伐蜀武帝使豹為檄文甚工義熙九年卒後以參伐
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洵吳郡太守洵弟淑太
子左衛率不從元凶之亂為其所殺在忠義傳洵子顗
字國章初為豫州主簿累遷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
子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母嬖
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
從容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
入顗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

帝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嗤毀顗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畧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封新淦縣子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顗與沈慶之徐爰叅知選事尋復反以為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命顗慮禍求出乃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休仁不行即以顗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顗舅蔡興宗謂曰襄陽星惡豈可

冐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欵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脩兵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遣荆州典籤邵宰乗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顗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明帝顗子秘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

顗從之顗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驛
奉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
進號顗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顗本無將畧在軍中
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
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
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顗換襄陽之資顗答曰
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言
都下米貴斗至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

甲以待之明帝使顗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卿未經為臣今追蹤竇融猶未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鷰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士顗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敗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蓋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

請求間言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降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為已功明帝忿顗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收瘞於石頭後岡後廢帝即位方得改葬顗子戩昂戩為黄門侍郎戍湓城尋陽敗伏誅昂知名梁世有傳顗從父弟粲順帝初遷中書監司徒侍中時齊高帝將革命粲於石頭舉兵匡復不克死之列在忠義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字

稱祖瑜晉車騎將軍父誾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被起為山陰令不就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以為然時虞嘯父為會稽内

史季恭求為府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為會稽内史使齎封版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即叩扉入郡嘯父本為桓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浮華翦罰游惰由是境内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為會稽内史脩飾學校督課誦習十

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武帝北伐李恭求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為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李恭讓累年不受薨以為贈子靈符位丹陽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

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糺詔原之而靈符對
答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懃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
所莅官政績脩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讒構遣
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
符金紫光禄大夫深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
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吴共駡母黄令死黄忿恨自經
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敺父母梟首駡詈棄市謀殺
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駡母母以自裁

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齊史有傳

孔琳之字彦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羣晉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廞光祿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棊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閤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

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昔曩故鍾繇曰巧僞之
从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
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
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
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
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
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
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為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

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草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

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宜令竄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𤣥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青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為宜脩庠序郵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别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

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内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喻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别自乖其準而終年刻

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改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實為人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

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産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是乎愚謂宜一切罷凶門之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二年除武帝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為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

羣僚震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鄉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顗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已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衡陽王義季以為安西記室顗奉牋固辭義季不能奪累遷黄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顔竣舉顗及司徒左長

史王景文並堪散騎常侍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年從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秘書監廷尉卿為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為有司所糺原不問六年除顗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内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内史如故為人仗酒使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閤多所

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倖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
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
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
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
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否性真
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
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敝者宋
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之頗營產業二

弟請假東還顗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顗見之偽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顗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並有輕之之意顗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顗後為司徒左長史道存代顗為後軍長

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
慮顗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顗呼吏謂之曰我在
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
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
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
遷侍中後為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即位
召為太子詹事遣顗佐平西司馬庾業為右軍司馬代
顗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

慰勞琛至說顗以廢帝侈費都下罄匱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吴事無不尅顗然其言遂發兵馳檄顗長子公琛二子淹元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叛東歸遣書要吴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為山陰令馳書報琛以為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時顗前鋒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吴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

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以代延熈為義興以延熈為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熈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繼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顗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咸勸退破岡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少定乃築壘息甲建武將軍吳喜及督護任農夫等繼至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

人數百多壯勇便捷皆着犀皮鎧執短兵遂配農夫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恠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東人見之輒奔農夫進義興與吳喜擊諸柵大破之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時齊高帝率張永劉亮等諸軍至晉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達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以刀楯

直入重柵衆軍隨之即皆摧破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
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璪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
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顗不能復制上虞令王
晏起兵攻郡顗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為其夕率千
人聲云東討實趨石瀨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
載以小船竄於山嵴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謂曰此事孔
璪之為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理顗曰江東處
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

閤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偽中郎張綏封倉庫以待王師晏至郡殺綏執尋陽王子房縱兵大掠府庫空盡孔璪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以送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餘皆原宥顗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丘陵顗竊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尅顗弟道存位黄門侍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以為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
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
見而以女妻之為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
仁學不為文而敏有思致口不談議而深達理至於國
典朝議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
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遷
太子庶子少帝即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詔曰景仁退
挹之懷有不可奪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後

歷左衛將軍文帝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
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俱居門下皆
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
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
留任晦平代到彦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
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
親往臨哭詔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為漢世推恩
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晉

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愼體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塋竟起為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起輿載還府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湛與景仁素善初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嘗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繼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

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為然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為護軍府密邇宮禁故

其計不行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寛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

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為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祟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豫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道豫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為有司所奏詔曰道豫生便有病更無横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騎常侍景仁從祖弟淳字粹遠祖允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自五兵尚書為武帝相國左長

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始興王師卒謚曰元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欲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秘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蓴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筯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為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袁粲褚淵並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

輒清言畢景王儉為丹陽尹引為郡丞袁昂先拜秘書丞求臻為到省表臻答曰何不見倩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為作歷位太子洗馬淳弟冲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冲在東宮為劭所知遇劭弑立以為司隸校尉冲有學義文辭劭使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為劭盡力建鄴平賜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黄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知

通志卷一百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宋列傳第四十七

褚裕之兄秀之淡之秀之子湛之　蔡廓子興宗　何尚之父叔度子偃

張裕子永　張邵子敷兄子暢暢弟悅暢子浩淹　范泰子曄孔熙先　荀

伯子族弟昶昶子萬秋　徐廣郗紹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

天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裒之曾孫也祖歆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禄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黄門侍郎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從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為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

宋受命為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輙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宫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耽毒自煑食於前武帝將害之不欲遣人入内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别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

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反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遥以鄮令司馬文宣為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苓之並叅軍事名行叅軍七十餘人

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禄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在艱中皆起為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拒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期合力大破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裕之名與武帝同故行字馬初為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畢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

戰有功循南走武帝版行廣州刺史加都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賄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友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為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為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曖尚文帝第六女琅邪

真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暚子纉位太子舍人亦
尚公主纉子球梁史有傳秀之子湛之字休元尚武帝
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
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
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為文帝所知歷顯位
為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户尚書
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為吏部尚書復出為丹陽尹統石
頭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

湛之因攜二息淵澄登輕舟南奔淵時始生一男為劭所殺孝武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為中書令丹陽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淵列在齊史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為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黄門郎以方梗閑素為武帝所知再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

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鞫
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
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
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輙
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不
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
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
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遷司徒左長

史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録尚書事徐羨之羨之曰黄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懐自此巳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遂不肯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書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寮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

路諮别廓謂曰營陽在呉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弑主之名欲立於世何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荆州與廓别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詣門奉兄

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禄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皆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以書求夏服廓答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别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興宗為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毁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

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来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甚哀孝武踐阼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

辭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荅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羲與興宗素善在城内同誅興宗至躬自收

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
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
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内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
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别
上知之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
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
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令身尚
存累經肆眚猶當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為隱况人亡事

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闕見從出為東陽太守
後為左户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
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
侵媟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
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
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名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
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
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

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嘗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義恭不從時義恭録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遠近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輙與令録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輙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

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来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宫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輙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删改非復公筆

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為美選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為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為黄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為多欲單為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復奪常侍則頓為降貶若謂安都晚遇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宫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為黄門而已興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
今又領校為不少也使選令史顔禕之薛慶先等往復
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
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為吳郡太守固辭
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由是大怒上
表言興宗之罪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
奏興宗及尚書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
混穢大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

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尼爲妾姿貌甚美
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
覺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
既不欲以徙大臣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
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爲
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時前
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固勸興宗行曰
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内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

西為八州行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彊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患宫省内外既久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内難得弭外釁未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内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

羨曰公闔門絶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
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
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
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憂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
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
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
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
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要富貴期

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内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宫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令若沈疑不决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閤内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

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元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元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元謨與蕺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爲元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元謨舉事元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斆

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掐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元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産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叩發者季産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産言亦何益元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横屍太醫閤口興宗謂尚書

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算之清蕩可必

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平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版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誠如卿言赭圻平函送袁顗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潛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復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不以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衛國將軍劉勔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

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造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款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

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
侵興宗珍孫子景元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元
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吳喜所殺
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
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
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畧山湖妨民
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
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

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元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

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為中書監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禄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修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怍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

賜之為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遏惡揚善若此敬王
子廡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
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
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
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為世所
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子彖而
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
齒相比欲為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

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已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髙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之風初興宗為郢州府參軍彭

城顔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左光祿大夫云文集行於世子順字景元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順弟約樽齊史有傳

何尚之字彦德廬江灊人也曾祖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

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是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三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刼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刼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為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為刼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産者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為金紫光禄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

身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搒捕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武帝領征西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洽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来此傾朝相送可

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闗何彦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别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外置學聚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黄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並慕道来游謂之南學王

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
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
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
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
白文帝宜出為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屢誅
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
迹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為
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

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祭酒二十三年遷尚書右僕射是歲造元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與役尚之又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曝背此不足為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録尚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

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未容驟議前代亦仄
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
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
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
軍沈演之等以為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
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若以
一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
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

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遷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或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遂還攝職羊即羊元保孟即孟顗尚之既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録古来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馬時復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弑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説百端並得

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於是坐者並得原時欲分荆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州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户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来揚州為根本委荆州以閫外至是並欲分之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為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今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為猨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

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

有人甞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

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

勢彼乃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

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

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亦

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薨年七十九追贈

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

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名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别其任攺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

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恱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遥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顔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事在後史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禄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

尚書呉國内史茂度仕為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
累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
出為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
元嘉元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荆州刺史謝晦
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
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為湘州刺史起兵應大
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為義興
太守上從容謂曰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

明墓木拱矣後為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内足於財自絶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為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有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顔延之隣居顔談議飲酒喧呼不絶而鏡静嘿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仕

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登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其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其處年幾減半位纔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至光禄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修撰徙永為删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録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隷書

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輙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元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兾州刺史加都督王元謨申坦等諸將經畧河南進攻碻磝累旬不拔為魏軍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為魏所乗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為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

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軍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令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弑立起永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為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勲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亡私之美事平

名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帝建元二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無復寃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頗嘶孝武嘗以問永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為青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克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兗州刺史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

與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為魏軍所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因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輙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須何

達之等竊其權贓貸盈積方童等下獄死永又降號冠
軍將軍廢帝即位為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
為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
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為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
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棊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
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
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
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

臺城已陷永衆遂潰棄軍而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而卒弟岱子瓌禝齊梁史各有傳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為晉琅琊内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誕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禮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饑邵又資饋其妻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武帝討桓玄邵白敞王府君被從大人左遷君親之恥志存雪報今義兵起宜表獻忠款敞從之武帝大悅命書

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以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及王謐為揚州名邵補主簿謐薨武帝代為揚州復以邵為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白於武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流賊曹盧循至蔡洲武帝至石頭使邵守南城時百姓水際望賊帝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節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暇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帝以邵勤練憂公重補

州主簿悉心政事精力絶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條倉庫及舟船遣人領之至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最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以邵補録事參軍轉號中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

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輙率衆至滁中掩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勞必無患也韶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恇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上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諮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十四年世子攺授荆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

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為中郎將荆州刺史以郃為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郃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荆州立湘州以為刺史將署府僚郃以長沙内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人乖為政之要從之荆州刺史謝晦反遺書要郃郃不發函使呈文帝元嘉五年遷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郃不和及華參權要親舊為之危心郃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

陽築長圍修立堤堰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淅二州
蠻屢爲寇邵誘其帥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
落悉擒之既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
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蠻欲斷取之會蠕蠕國貢獻使
至蠻以爲是敷因掠之邵坐此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
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
在雍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
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謚曰簡伯邵臨終遺

命祭以菜果葦席為輀車諸子從焉長子敷字景允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鐍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父邵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名見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記室參軍義恭

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悦遷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檀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檀何如梨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檀何敢比也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勿往詎可輕行當曰吾等並正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傍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數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

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絶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黄門侍郎始興王濬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毁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絶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期而卒孝武即位詔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稱孝張里邵兄禕少有節行為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

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甕付禕使密加酖毒禕受命於道自飲而卒在晉忠義傳禕子暢字少微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美弟牧嘗為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蟇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

城數十里義恭以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脚則各自奔散欲至所在何由可

得令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君馬跡孝武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既至乃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至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仍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

語孝伯問君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邪暢曰
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
之城内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孝伯乃開門
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又致螺盃雜
物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
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孝伯曰
隣國之君何得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
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獨曰隣國之君邪孝

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間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實為有賊但非白賊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氊及九種鹽并胡豉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

瘵目痛柔鹽不用食唯瘵馬脊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黄甘并云魏主致意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来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来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脱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之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

求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疋又曰知更須黄甘誠非所吝但會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太武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君南土膏梁何為著屩君而著此使諸將士云何暢曰膏梁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旅之間不容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箏笛等器及棊子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

右人並相視歎息時䰰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位居僚首哀容俯仰蔭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黄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平徵為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顔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

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僧寳遂不得達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寳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寳知暢不回勸義宣殺之以徇衆賴丞相司馬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軍王元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元謨上輿元謨意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京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為

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因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弑逆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閤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為會稽太守卒謚曰宣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

偽號名拜為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偽政事敗悅殺琬
歸降復為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
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
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
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左衛率為東陽太守
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
坐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臨川內史後與晉安王子勛
同逆軍敗見殺淹弟融齊史有傳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父甯豫章太守並知名前代泰初為太學博士荆州刺史王忱泰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輙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雖會性亦所以傷生遊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又無假陳說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

亦充將欲埽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將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冦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為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郎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内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籖元顯而已泰言以為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襲爵遂鄉侯桓玄輔政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准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武帝義旗建

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
為東陽太守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
知名武帝嘗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
徙為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文帝及道規薨以兄道
憐第二子義慶為嗣武帝以道規素愛文帝又令居重
及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封華容縣公賜文帝泰議
以為禮無二主由是文帝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為尚
書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武

帝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
小節通率任心雖在公坐言笑不異私室武帝甚賞愛
之然慢於為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後武帝受命議建
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陳奬進之道時學竟不
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
又諫曰臣聞為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
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

説多少食禄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廪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有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逺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

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景平初加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泰上封事極諫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也元嘉二年泰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奬勸

拜表遂輕舟游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
文帝不問時文帝雖當陽親覽萬機而羨之等猶秉重
權泰復上表論廬陵王得失言及執事諸子禁之表竟
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國子祭
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
以有脚疾宴見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時事上優從
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言有蝗之處縣官多課人捕之
既無益於枯苗復有傷於殺害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

謝晦婦女猶繫尚方匹婦怨歎亦能有所感激書奏上
特原之司徒王弘輔政恭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
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
入朝共參政事弘納其言恭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奬
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
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祗洹精舍五年卒年七十四
初贈開府儀景仁曰恭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
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平生重殷鐵今以此為報追

贈車騎將軍謚曰宣侯第四子暟最知名暟字蔚宗母如厠産之頟為塼所傷故以塼為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隷書曉音律初為祕書丞父憂去職服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累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暟弟廣時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暟與司徒左曹屬王深宿廣直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為樂義康大

怒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暠為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母亡報之以疾曄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陽為不曉終不肯為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

既畢曄亦止絃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横才志文史星筭無不兼善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賄敗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素不為曄所知乃傾身事曄外甥謝綜綜雅為曄所知熙先籍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此情意稍款綜又引熙先與曄戲

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
其文藝遂相與申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曄曄不
回熙先乃極辭譬說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
冑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此激之曰丈人若謂
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為是門戶不得邪人
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答
其意乃定時曄方與沈演之並為上所知待每被見多
同曄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常獨被見曄又

以此為怨睚眦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釁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成亂階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上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

約又是義康女夫故文帝使綜隨從南上既為熙先奬
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
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
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
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
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
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瞱云本欲與
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

之耳有法畧道人先為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尼法静出入義康家内皆感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来使法畧罷道法畧本姓孫改名景元以為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脉法静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静尼就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許為内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静甚欵亦密相酬和法静尼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説圖讖法静還義康餉

熙先銅匕銅鑷袍段碁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釆藻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質與蕭思話款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為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則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為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毒流儲宰乃奉皇帝號於義康熙先以為大事宜須義康意旨曄乃

詐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具陳禍福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為亂許耀侍上叩刀以目曄曄不敢視俄而坐散差互不得發十一月徐湛之乃上表言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其夜上先呼曄及朝臣集華林東閤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並皆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使問曄曰以卿觕有文翰故相任擢亦知卿意難厭滿正是無

理怨望軀扇朋黨而已云何乃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曄曰古人言左手握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熙先苟誣引臣耳熙先聞曄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曄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上示以曄墨迹曄乃服明日仗士送曄付廷尉入獄然後知為湛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

於獄中上書陳謝并别陳天文占候讖上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曄後與謝綜等得隔壁遥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曄乃稱徐湛之小名曰乃是徐僮也在獄為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来縁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辯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上有白團扇甚佳送曄令書出詩賦美句曄受旨援筆而書曰去白日之炤炤襲

長夜之悠悠上循覽悽然曄本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
獄遂經二旬曄便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無
不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眄自以為一世
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賜以性命人
臣圖生何顏可以生存曄謂衛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
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
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

當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慙恥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曄既食又告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曄家人悉至市監刑職司問曰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已来幸得相見將不暫别綜曰别與不别亦何所在来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生

母對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
日奈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曄妻云罪人阿家莫憶莫
念妹及妓妾来別曄乃悲泣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
色曄收淚而已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曄語
綜曰姊今不来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
果皮以擲曄呼為別駕數十聲曄問曰汝瞋我邪藹曰
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曄常謂死為
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言當相訟於地下其

謬亂如此臨刑乂語人曰寄語何僕射天下决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皆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及黨與並伏誅曄時年四十八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孝武即位乃還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

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為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沉實易和以自比也曄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其畧曰吾少懶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胸懷常謂情忘

所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吾始觀史書政嘗覺其可不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

論皆有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贊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内發論以正一代之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

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
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絶處亦復何異
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虚響之音不知所
從而来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事永不
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
名曄自序並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
塵點死時年二十瞻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
户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滯才及熙

先就拘帝諮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

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冑

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謬得

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鵷鳳

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

必緼文采自棄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材而不

遇知已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也祖羨晉驃騎將軍父猗祕書郎

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為雜語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為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同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勲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輙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饗大國因罪為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亦因而不

奪令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愚謂廣陵之國宜在
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横禍乃進第秩
加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
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
騎常侍江夏公衛璵及頴川陳茂先各自陳先代勲閥
不伏貶降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為妻弟謝晦薦
達入為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内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伯
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䕃之美謂

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切以為疑昔武王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杞宋陳並為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晉泰始元年詔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内侯衛公姬署

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劉熹等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為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御史中丞涖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出為東陽太守卒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凶所殺伯子族弟袒字茂祖與伯子絕服元嘉中以文義至中書

郎袒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袒見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亦能為袒曰此將不傷道德邪答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而笑竟不看焉萬秋孝武初為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閤置主衣主書下獄免前廢帝末為御史中丞卒官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

未嘗以産業為意妻中山劉謐之女忿之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餘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祕書郎校書祕閣増置職僚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為祠部郎李太后崩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既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縁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

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衰三年時從其議及會稽王世子元顯録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内使廣立議由是内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為愧恨義熙初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城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為災廣獻言武帝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祕書監初桓玄簒位安帝出宫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武帝受禪恭帝遜位廣又

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将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歔欷永初元年詔除中散大夫廣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而息道元忝宰此邑乞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

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頼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内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廣兄邈晉太子前衛率邈子谿字萬同永嘉初為尚書左丞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表陳三事文帝嘉之賜絹二百疋穀千斛徙廣州刺史未拜而卒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祖

襲晉大司農襲經為江乘令因居縣境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兖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所没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論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迹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以助教或因迹以成罪屈伸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畧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拳見善忠可

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今如滕羡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為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夫聖人立教猶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通變不可守一故耳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為社稷之臣非為榮也鮑勛𧶼諤魏朝亡身為效覯其志非貪爵也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有

幾人至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中丞則終身不著恰髙世遠則為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永嘉之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諭也而雜以情識宜在䀌裁耳及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勁正不阿彊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之鮮之盡心武帝

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糾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帝輒宥毅使傳詔羅道盛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違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及為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職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武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

積錢隱人毅呼帝併之毅先擲得雉帝甚不恱良久乃答之四座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恱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武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甞寛假要須帝辭窮理屈然後置之帝或時有慙恧色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談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容寛唯鄭不爾獨能盡

人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為格佞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祖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帝以騎送之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帝曰及子嬰而亡已為晚矣然觀始皇為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也答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帝復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

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旰食待士豈患海内無人帝稱善者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武帝復欲北討鮮之表諫及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傅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誚讓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主上有功關洛卿乃居僚首今日荅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不對鮮之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卹親故性好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

為武帝所狎上嘗於内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名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鄭鮮之詣神虎門求啓事帝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傅當權出為豫章太守時王弘為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前代鍾元常王景興之流令徐傅出以為郡抑當有以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有文集行於世子愔始安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衛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松之拜此職時以為榮義熙初為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美績入為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所以明示後世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俗弊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

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以為欲立碑者宜悉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既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勅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為世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除零陵内史徵為國子博士元嘉

三年誅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廵行天下並兼散騎常侍班宣詔書奉二十四條松之使湘州甚得奉使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兾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覽之曰此為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後為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尋為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時年八十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駰注司馬遷史

記並行於世駰子昭明昭明子子野列在齊梁二史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從祖倫晉右衛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貫武帝義旗初建長沙公陶延壽以為其輔國府參軍遣通誠於武帝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

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於異制令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轉為武帝太尉行參軍武帝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為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承天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複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今日願為丹徒劉郎恐不可復得也宋臺建名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

參軍領記室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為嘉償責嘉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法稱違犯父母教令恭謹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唯取信於父母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質錢為子償責嘉雖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令而殺之非也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皭密信報之晦問計於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

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荆
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决戰走不晚也使承天造
立表檄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彦之至馬頭承天自
詣歸罪彦之宥之後補尚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
人薄道舉為劫制同籍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
等並為劫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
為期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期親
補兵大功則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

道舉為劫若其叔父尚存應制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為期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乖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愚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承天為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為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為衡陽内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為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

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頴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陽丁况等久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况三家數十年中葬輙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曾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隣曲

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畧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二浚復城隍以增阻

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多不載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内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

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褊促甞對主者厲聲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文帝知之應遣使先戒曰善候何顔色如其不悦無煩多陳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宰江夏王義恭歲給費錢三千萬布五萬疋米七萬斛義恭奢侈用常不充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疋以上並應奏聞元輒以錢二百萬給太尉府為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

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又舉承天賣茭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前傳雜語所纂文及文集並行於世又改定元嘉歷改漏刻用二十五箭皆從之曾孫遜梁史有傳

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通志卷一百三十五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八

顔延之 子竣 竣族兄師伯 竣弟測 沈懷文 弟懷遠 從父兄曇慶 周朗

劉湛 庾悅 庾登之 子仲遠 弟炳之 顧琛 顧覬之

羊欣 羊元保 子戎 兄子布 沈演之 江夷 子湛 弟子智

欽定四庫全書

深

江秉之

顔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晉左光禄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絶當時好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為武帝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及武帝北征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迎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

俱奉表至洛陽周視故宫室盡為禾黍悽然詠黍離篇
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武帝受命
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
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
甲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
以簡要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
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
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

侍之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悦少帝即位累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黄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其文甚遒麗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

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元駿齊年文學元駿拜元方於牀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又少經為湛父柳後軍主簿至是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耳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

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為遠郡文帝與義康詔曰宜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徃東土乃至難恕者自可隨事録之於是延之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之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賑其罄匱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皆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

之無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顔延之未能事生馬能事死文帝常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尚之爲侍中在直延之以醉詣焉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閑居無事爲庭誥之文以訓子弟劉湛誅後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

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從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何尚之素與延之狎書與王球曰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光輝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為尚書左丞荀赤松劾奏免官後為秘書監光禄勲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為士庶歸仰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以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

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顔彪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表自陳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不許三十年致仕元凶弑立以為光禄大夫長子竣為孝武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為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孝武

登阼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嘗與何偃同從
上南郊偃於路中遥呼延之曰顔公延之以其輕脫怪
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
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
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
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輙踞
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
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

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二十人嘗早候竣遇賔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很傲慢禍之始也况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之墜牀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牀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贈特進謚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

而遲速縣絶文帝甞各勑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甞問鮑昭已與靈運孰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鏤滿眼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作如委巷中歌謡耳方當誤後生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為孝武帝撫軍主簿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時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

召竣補尚書郎江湛以為竣在府有美稱不宜回改乃
止隨府轉安北領軍北中郎將主簿元嘉二十八年魏
太武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以互市之利在於得
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足以上尚不足信况所得
裁十百邪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必生邊釁初沙門釋僧
含精有學義謂竣曰貧道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
次第屬在殿下後竣在彭城嘗於親人叙之言遂宣布
聞於文帝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案孝武鎮

尋陽遷南中郎記室三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賜假未發而文帝崩聞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參軍領軍錄事任總內外并造檄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卧內斷決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阼以為侍中左衛將軍封建成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

毅莊風姿甚美賔客喧訴常懽笑答之時人為之語曰顏竣瞋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右軍將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陵縣界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為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並為元凶所殺至是各產男上自為制名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為辟彊比漢侍中張良之子也先是元嘉中鑄

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公沈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令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

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偽自止禁鑄則銅轉成
器開鑄則器化為財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令云開
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釆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
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
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
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獘大興天下之貨將糜
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
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騁而貽厥愆謀此

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況又未見利而衆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即位鑄二銖形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翦鑿者謂之耒子錢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

一萬商貨不行明帝初唯禁鵝眼綖環其他錢皆通用復禁人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表讓中書令見許時歲旱人饑竣上言禁糈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為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未拜丁父憂裁踰月起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竣藉藩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後宮内

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上意
甚不悅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居
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
卜時旨大明元年以為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
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
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
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為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怨懟
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

徽之奏竣窺覘國柄潛圖久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售須啓聞而竣以通訴忤已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為甚懷挾姦數包藏隱慝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慮上聞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藩怨詈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前冬母亡詔賜還葬事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間勲貴造立同異遂以已被斥外國道將顛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議天倫怨毒親

交震駭街談道說非復風聲宜加顯戮以昭威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幷乞性命上愈怒詔答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政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全亡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為逆因此陷之言通於誕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詔先打折足然後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子辟彊徙交州又於宮亭湖沈殺之竣

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録事參軍以兄貴為憂先竣卒明帝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重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奐伏事藩朝綢繆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奐延之第三子也竣族兄師伯字長深父邵剛正有局力為謝晦領軍司馬晦鎮江陵請為諮議參軍領録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有禍求為竟陵太守未及之郡會晦見討邵飲藥死師伯少孤貧渉獵書傳頗解聲樂弟師仲妻臧

質女也質為徐州辟師伯為主簿孝武為徐州師伯仍為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為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以為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鎮師伯以主簿送故孝武鎮尋陽啓文帝請為南中郎府主簿文帝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簿那得用顔師伯孝武啓為長流正佐帝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郷可自版然亦不宜署長流乃版為參軍刑獄及討元凶轉主簿孝武踐阼以為黄門侍郎累遷侍中大明元年封平都

縣子親幸隆密羣臣莫二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孝武嘗
與師伯摴蒱帝擲得雉大悅謂必勝師伯後得盧帝失
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爾日師伯一輸百萬仍遷吏
部尚書右軍將軍上不欲威權在下前後領選者唯奉
行文書師伯專精獨斷奏無不可七年為尚書右僕射
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琅邪王曇生並為吏部尚書師
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為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
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譖道惠顏禕之

元從夫任詹之石道兒黄難周公選等抑道恵勑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無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與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恵棄市禘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孝武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侍中事悉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加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湊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妓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絶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又遷

尚書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轉師伯為左僕射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與柳元景謀廢立初師伯專斷朝事不與沈慶之參懷謂令史曰沈公爪牙者耳安得預政事慶之聞而切齒乃泄其謀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同誅六子皆見殺明帝即位謚曰荒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為楚昭王二妃詩見

稱於世為江夏王義恭東閣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為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聯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隨王誕鎮襄陽出為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為廣州欲以懷文為安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

主養女王鸚鵡為妾元凶行巫蠱事鸚鵡豫之事洩懷
文因此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侍郎
孝武入討呼之使作符檄固辭劭大怒會殷冲救得免
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孝武踐阼以為竟陵王誕驃騎
錄事參軍淮陵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
為不可乃止尋轉揚州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
以為非宜上議不從遷別駕從事史及江夏王義恭遷
西陽王子尚為揚州居職如故時孝武帝以熒惑守南

斗欲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西州竟廢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立王畿揚州移居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隷各因時宜非在相反安人定國其揆一也苟人心所安天亦從之必改今追古乃致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置或罷既物情不悅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事時囚

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
咸稱平入為侍中寵待隆密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
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
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孝武嘗有事圜
丘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旦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大
悅懷文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重輪神光四燭
今陛下有事玆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實聖明幽
感所致臣願與侍臣賦之上笑而稱善揚州移會稽分

浙江東人情不和上欲貶其勞禄唯西州不改懷文曰揚州徙居既乖人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懷文與顔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又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顔師伯被勅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談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叙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忤旨至此上倍不悦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

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為盜賊懐文又以為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人間買絹一疋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貧人賣妻子甚者或自縊死懐文又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依舊子尚等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為患徧天下懐文又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卜式明不雨之由桑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

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等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請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以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繼宜相與陳之江智深卧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

文所啓宜從智深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顔竣邪何以常知人事又曰顔竣小子恨不得先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懐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其故欲異已謝莊嘗戒之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懐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五年出為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停訖猶不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

免責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弟懷遠為始興
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為妾孝武
徙之廣州刺史宗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
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
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為陳請由此見原然終孝武
世不得還前廢帝世歸位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
集並傳於世懷文三子淡深冲冲列在齊史懷文從父
兄曇慶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曇慶仕宋位尚書左丞時

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人急文帝納其言而事不行大明元年為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裴景仁助戍彭城景仁本北人多悉關中事曇慶使撰秦中記十卷叙苻氏事其書傳於世曇慶謹實清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處世無材能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卒於祠部尚書

周朗字義和汝南安成人也父淳宋初歷位侍中太常兄嶠尚武帝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

江王禕以貴戚顯官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北侵魏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為諸軍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援引古義辭意倜儻孝武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陳述得失多所矜誇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後為廬陵内史郡界荒蕪頗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

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臣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憂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合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鎻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族孫顒齊史有傳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躭父柳並晉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勇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為文章不喜談議本州辟主簿不就除著作佐郎皆不拜武帝請為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父柳亡於江州府州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闋為相國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器幹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湛為人剛嚴姦吏犯贓百錢以上並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内别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一盌酒亦何傷長史

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以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悦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及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謂才能不復下之不欲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

平常曰二王若非代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之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鼻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咨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繼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

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大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文帝聞之密遣詰讓義恭義恭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得行意雖奉詔旨每出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召湛八年徵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

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為領軍將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情素款洽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悅及俱被時遇猜隙遂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帝其事不行義康官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

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慙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如此義康擅執專朝威傾内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道并諳前世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至晚節驅扇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内離而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

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斑虎故云斑也遷丹陽尹金紫光祿大夫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亦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伏甲於室以待上臨弔謀泄上竟弗之幸後十日詔收付廷尉誅之時年四十九子黯等從誅弟素黄門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又曰不言無

我應亂殺我日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為惡惡不可為相勸為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為時流所怪

庾悅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傅祖義吳國內史父准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仕晉為司徒右長史桓玄篡位為中書侍郎武帝平建鄴累遷中軍司馬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師以悅督江豫司三州之六郡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悅敗循兵於五畝橋進

據豫章斷循糧援初劉毅家在京口貧約過甚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恱時為司徒右長史暫至京口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恱相聞求以東堂見讓恱不答語在劉毅傳中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内地不宜置軍府遂表陳之於是解恱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人悉入毅府深相挫辱恱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

庾登之字元龍悅族弟也曽祖氷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為武帝鎮軍參軍豫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累遷新安太守謝晦為荆州刺史請為長史南郡太守仍為衛軍長史登之與晦俱曹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為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箋唯言即日恭到初無感謝之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則不肯坐甞於晦坐誦西征賦云生有脩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晦雖恨而常優荅之

晦拒王師欲令登之留守登之不許晦敗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還家何承天戲之曰因禍為福未必可知登之曰我亦幾與三豎同滅承天為晦作表云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故登之以為嘲後為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意而登之性剛每陳己志義康不恱出為吳郡太守以贓貨免官後拜豫章太守徵為中護軍未拜卒子仲遠初為明帝府佐廢帝景和中疑防明帝賔客故人無到門者唯仲遠

朝謁不替明帝即位謂曰卿所謂疾風知勁草自軍録事參軍擢拜太子中庶子卒於豫章太守贈侍中登之弟炳之字仲文位廣平太守登之為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時晦權重朝士並加敬重炳之獨與晦抗禮後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為丹陽郡丞炳之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遂下禮官博士議之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於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

此而言則炳之為吏之道定於受勑之日矣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宜執吏禮從之後始興王濬當鎮湘州以炳之為司馬濬不之任仍除南梁太守司馬如故於時領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游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游二人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文帝嘗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劉湛伏誅以炳之為尚書吏部郎與右衛將軍沈演之

俱參機密歷侍中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埶傾朝野炳之為人彊急不耐煩賔客訴非理者忿罵形於辭色素無學術不為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時炳之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領選既不輯衆論又頗通貨賄用少府卿劉道錫為廣州刺史道錫至鎮餉白檀牽車常自乘焉或以白文帝帝見問曰道錫餉卿小

車裝飾甚麗有之乎炳之懼起謝又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奏言炳之事如丘山若縱而不糾何以為政晉武不為明主斷鬲令史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

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踈且景仁當時意事豈復可蔑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邪賈充勲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稱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説便即遠出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釁既自過於范曄所少作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辨有所得失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帝

以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
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非為不解直是苟相留耳雖是
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
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胤春蒐
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邪孔萬祀居左局言炳
之貴要異他尚書令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
言亦為異也文帝猶優游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備言
炳之愆曰臣畏張遼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

不言觀今人臣憂國甚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争競之心亦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震動四海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遺之便復欵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奉之半劉雍自謂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樵蘇無輟於道

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槃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尉又言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黃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啓用為主簿即語德願以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今縱不罪故宜出之自從裴劉刑罰已來諸將陳力百倍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臥紫闥無復一事也

帝欲出炳之為丹陽尹又以問尚之尚之答言炳之陷罪負恩陛下遅遅舊恩未忍窮法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狠恣意歲月滋甚如臣所聞天下議論炳之恒塵累日月未見一毫增輝乃更成形勢是老王雅也古人言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為政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令賈誼劉向更生豈不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能不舒達所謂雖九死

而不悔也臣謂炳之且宜外出若能修改在職著稱還

亦不難而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釁如山榮

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之罪誰敢以聞亦知陛下不

能採臣之言故是臣不能以已之意耳又曰臣見劉伯

龍大慷慨炳之所行言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曰吾

雖得一縣負錢三十萬庾仲遠仍嘗送至新林見縛束

猶未得解手苟萬秋嘗詣炳之逢一客姓夏侯主人問

有好牛不言無問有好馬不又言無政有佳驢耳炳之

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劉道錫言爲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銅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常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勝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鄽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以來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帝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卒於家帝錄其宿誠追贈本官子弘遠事在齊史陳顯達傳中

顧琛字弘㣧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祖履之父

悏並為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千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顧碩同席坐明年坐譴出免中正凡尚書

官大罪則免小罪譴出譴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為彭城王義康所請再補司徒録事參軍十五年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心腹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及元凶弑立分會稽五郡置州以隨王誕為刺史即以琛為會稽太守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為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

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衆闓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孝武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事司空竟陵王誕誕反遣客陸延稔齎書版琛及子弟官時孝武以琛素結事誕恐有異志遣信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聞孝武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而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

歲餘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為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為名馬琛仍為吳興太守明年坐郡人多翦錢及盜鑄免官歷位都官尚書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玄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

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明帝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後為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卒次子寶先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為尚書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孝武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改

而自頃劾無輕重輒致私絶此風難長主者嚴為其科

先是宋世江東貴達會稽孔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深之及琛吳音不變深之字思元吳郡烏程人位侍中都官尚書卒於太常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内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黄老司徒左西曹掾覬之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郎殷劉隙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乃辭脚疾免

歸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士多受禍覬之竟免後為山隂令山隂劇邑民户三萬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為山隂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後為尚書吏部郎嘗於文帝坐論江東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孝建中為湘州刺史以政績稱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轉

吏部尚書時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二十餘物語妻張氏以死後刳腹出病張如其言自剖視五臟悉縻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時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思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為不宜況在妻子而行忍酷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為不孝張同不

道詔如覬之議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低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孝武晏駕法興死覬之為光祿大夫泰始初四方同叛覬之在家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覬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明帝甚嘉之東土既平以為左將軍吳郡太守遷湘州刺史卒謚曰簡子覬

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五子約緝綽縝緄而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覲之每禁之不止及覲之為吳郡誘綽曰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復得也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覲之悉焚之宣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凡券書悉已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覲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惟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

愿著定命論愿字子恭父深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卒於太子舍人覬之孫憲之列在齊史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泛覽經籍尤善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裠晝寢獻之書裠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

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為平西主簿參豫機要欣欲自踈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也欣就職少

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遇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版欣為右將軍劉藩司馬累遷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游翫山水甚得性適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便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頃之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

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無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帝並恨不識之元嘉十九年卒弟嶶字敬猷時譽多欣位河東太守卒

羊元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晉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元保初為武帝鎮軍參軍少帝景平中累遷司徒右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

書王准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詣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為黄門侍郎善奕碁品第三文帝亦好奕與賭郡元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為宣城立吏人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能禽者賞位二階元保以為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今立殊制於事為苦又尋此制止施之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為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於一郡由是此制遂得停歷丹陽尹會稽

太守太常吴郡太守文帝以元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必常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元保元凶弑立以為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及孝武入伐朝士多南奔劭集羣僚横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並懼莫敢言元保容色不異徐曰臣當以死奉朝劭為解孝武即位為金紫光禄大夫以謹敬見知大明五年加散騎常侍特進元保自少至老謹

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卒謚曰定子
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無行檢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
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開牀戎曰官
家恨狹更廣八分王笑曰卿豈唯善雙聲乃辯士也文
帝好與元保碁嘗中使至元保曰今日上何召我邪戎
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碁元保常嫌
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郎坐與王僧達謗時
政賜死死後孝武引見元保元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

以此上員上美其言戎二弟文帝並賜名曰咸曰粲謂元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元保既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其事吳郡褚允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絶當時允父榮期與臧質同逆允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允弈棊之妙超古冠今且䰟犨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絶帝不許時人痛惜之元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

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熈山封水保為家利自頃以來頽弛日甚富彊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兹斯實害人之深獘為政所宜去絶損益舊條更申恒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宅以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刋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熈爈養種竹木雜果為林芿及陂湖江海魚梁鰌

藂𤲞恒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土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時益州刺史劉璃先為右衛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為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璃於宏會璃出為

益州奪士人妻為妾宏使希舉察之璃坐免官璃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間璃密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璃即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泰始三年為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四年希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命率所領襲州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希子崇字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廣州亂即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

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父葬畢乃不勝哀而卒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内史曽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為燕將慕容恪所陷不屈見殺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為齡石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寧新縣男後拜益州刺史卒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百徧以義理業尚知

名襲父封爵吉陽縣五等侯舉秀才為嘉興令有能名
元嘉中累遷尚書吏部郎先是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
廢尚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景仁素善盡心
朝廷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義康出藩誅劉湛等以演
之為右衞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為左衞
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尋加侍中文帝謂之
曰侍中領衞望實優顯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
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賛成上

意及林邑平賜羣臣黄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俟廓清舊都鳴鑾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二十一年詔以演之為中領軍太子詹事范曄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文帝曄尋伏誅歴位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素有心氣寢病歴年上使卧疾理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暴卒文帝痛惜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貞子睦位黄門侍郎與弟西陽王

文學勃忽閬坐徙始興郡勃輕薄好利位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坐贓賄徙梁州後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位司徒左長史為後廢帝所誅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顗高尚不仕列在隱逸傳中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某晉護軍將軍父敳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濼厲為後進之美武帝版為鎮軍行參軍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累遷大司馬武帝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武帝受命歷

位吏部尚書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郡見害夷臨哭盡禮以兄疾去官後為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位以和簡著稱出為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官卒遺令薄斂蔬奠務存儉約子湛字徽深居喪以孝聞愛文義善彈棊鼓琴兼明筭術為彭城王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為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之盛人競求自昵唯湛自疎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隨王誕為北中郎將南徐

州刺史以湛為長史南東海太守委以政事元嘉二十五年徵為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衛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領博士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伐舉朝以為不可唯湛賛成之魏太武至於瓜步

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魏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劒及左右推排之殆於傾倒劭後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敗獨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後宴集未嘗命湛上乃為劭長子偉之聘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弒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

劭遣求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即殺舍吏乃得見湛湛據窻受害意色不撓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恕愍懋法壽皆見殺初湛室數見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斗血孝武即位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簡公恁位著作郎恁子斆齊史有傳夷弟僧安位太子中庶子僧安子智深一曰智淵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深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深常以為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為隨王誕後軍參軍在

襄陽誕待之甚厚時諮議參軍謝莊主簿沈懷文與智深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深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後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為逆智深悟其機請假先返誕事發即除中書侍郎智深愛好文雅辭采清贍孝武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宴私甚數多命羣臣三五人遊集智深常為其

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每以越衆為慙未嘗為喜色時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巳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詆羣臣並使自相嘲訐以為歡笑智深性素方退漸不會旨上甞使王僧朗戲其子景文智深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卿江僧安兒何敢如此又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深伏席流涕不堪其耻由此恩寵大衰出為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

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謚智深上議曰懷上以未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深曰此柱上不容有懷字智深益惶懼以憂卒子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皇后筠之女也廢帝即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禄大夫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深兄子槩早孤智深養之如子槩歷黄門吏部郎侍中武陵王贊北中郎長史

江秉之字元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逌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幼撫育姻娶盡其心力少帝時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山陰令山陰人户三萬政事繁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任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禄悉散之親故妻子

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答曰食禄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秉之宗人邃之字元遠頗有文義撰文釋行於世位司徒記室參軍秉之子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子黨與見誅子謐齊史有傳

[stamp]

通志卷一百三十五

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四十九

宋

沈慶之 慶之弟子文秀 沈攸之 臧寅 邊榮 程宗愨
邑之 宗儼之

柳元景 殷孝祖 族子琰 劉勔 魯爽 弟秀 薛安都

鄧琬 劉胡 宗越 譚金 童太一 吳喜 黃回 王宜興 高道慶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使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離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為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為寧遠中兵參軍時竟陵蠻屢為冦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

符隸到彦之兆侵伯符病歸慶之仍隸檀道濟道濟北
伐還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
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
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
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爲正員將軍及湛被收之夕
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韎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
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
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産卒

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爲建威
將軍率衆助脩之脩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
緣沔諸蠻擒生口七千人後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孝
武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太甚水陸梗阻孝
武不得進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二萬口孝武至鎮而
驛道蠻反慶之又討之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又蒴定
鄖山蠻擒三萬餘口還都復爲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
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

將軍太守復隨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歸順慶之患頭風常好着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輙畏懼曰蒼頭公巳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内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輙以池水

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自後稍出歸附慶之前後所獲之蠻並移京邑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侵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請舍遠事且以到彦之檀道濟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彦之失利而反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王師再屈别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彦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

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胡
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
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
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
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元
謨元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仍領斌輔國
司馬元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
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慶之曰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元

謨退還碻磝斌欲斬之慶之固諫乃止文帝後問何故諫殺元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大敵方至未宜自弱是以諫耳帝嘉之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碻磝慶之曰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會詔使至不許退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所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元

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
清口慶之奔驛馳歸二十九年師復行慶之固諫不從
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
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讙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沔咸
離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並遣軍受
慶之節度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
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
陳元凶弒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

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易與耳令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唯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國家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顔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西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脣齒然後舉事慶

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還至尋陽慶之柳元景並以天下無主勸孝武即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之孝武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尋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盱台封南昌縣公孝建元年正月

魯爽等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固辭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其意許之以為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輙涕泣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都督南兖徐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率衆討之誕遣客沈道慜齎

書説慶之餉以玉鐶刀慶之遣道悊反數以罪惡慶之
至城下誕登城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
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壍
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
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制無所問誕餉
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
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能爲汝送表
每攻城慶之輙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督帥當令處

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邪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爵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卹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爲解之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故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事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

軍討平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慶之中興初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産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封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懽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遊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鏤匕筯及杅

杓上以賜慶之曰觴爵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歎
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眼不識字
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即令顏
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
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上甚悅衆坐
稱其詞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
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立加慶之
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左

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日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園田有人時則與馬成三無人時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顔師伯嘗詣慶之會其遊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

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揷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時諸沈爲劫者數十人士民患之慶之詭爲置酒大會於坐一時殺之於是合境肅清人皆喜悅廢帝狂悖無道衆咸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及義陽王昶反慶之從

帝渡江總統衆軍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諍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開青溪諸橋以絶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歸帝又忌慶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歲旦慶之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慶之竊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乃死贈賻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鑾輅轀輬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

諡曰襄公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慶之羣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掩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録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縊死元徽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次子文季與昭明昭略列在齊史慶之弟邵之

南中郎行參軍邵之子文秀字仲遠前廢帝時累遷青
州刺史將之鎮部曲出次白下文秀説慶之以帝狂悖
禍在難測欲以見衆圖之慶之不從及行慶之果見害
帝又遣直閤將軍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未至而明帝已
定亂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文秀與徐州刺史薛安都
等並同子勛反尋陽平定明帝遣其弟文景喻之文秀
即歸命請罪詔即安本任泰始四年封新城縣侯先是
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城同反與文秀遣使引魏魏遣

慕容白曜援之及白曜至而文秀已受朝命遂嬰城固守文秀善於撫馭被圍三載無叛者五年竟為白曜所尅城陷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内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兵人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禮白曜忿之因至撾撻後還其衣為之設饌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等鎖送代京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衣蔬食魏獻文重其節稍亦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孝文帝初遷外

都大官孝文嘉其忠於國賜絹縑二百匹後爲南征都將臨發賜以戎服除懷州刺史假吳郡公文秀在州政尚清節不能禁止盜賊然大興水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卒官子保沖後爲徐州冠軍長史坐據清口退敗有司處之死刑孝文詔保沖文秀之子可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宣武時卒於下邳太守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文秀拔爲長史督齊郡州事一以委之卒於洛陽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沈攸之字仲達司空慶之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衡陽王義季征西府長史兼行參軍領隊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朝廷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下隊主遵考以爲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身長六尺爲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授南中郎將版長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

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矟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宋越譚金等並爲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明帝即位

以例削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爲直閤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元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駱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婦夜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

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
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
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
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
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
興推重并慰勉之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
攸之曰卿忘廉藺賈寇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
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尋進號輔

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尋尅赭圻還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

而奔顚亦奔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為少多唯攸之與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時劉遵考為光祿大夫攸之在御坐謂遵考曰形陋之人令何如帝問之攸之依實對帝大笑累遷郢州刺史為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彊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或

逼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進監豫司之二郡軍事進號領軍將軍泰豫元年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豫顧命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土騷擾時荆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荆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荆州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至荆州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邏將士使

耕田而食廩財悉充倉儲荆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
之割留之簿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攸之
靈溪裏錢帛器械山積時幼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
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復遵奉富貴擬於王者夜中
諸廂廊然燭達旦後房服珠玉者數百人皆一時絶貌
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欲以微旨動攸之使
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
者攸之不開書推檢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

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逼朝廷必聲言吾與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使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會休範平使乃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卒時有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因休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唯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

而去道慶素便馬攸之與宴飲於廳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刀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難濟齊高帝又保持不許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鄣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亦殞順帝即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遣攸之長子司

徒長史元琰齎廢帝剡𣂺之具以示攸之元琰至江陵攸之大怒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幷與齊高帝書云少帝昬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弑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他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是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敢捐包胥之節書至朝廷恇懼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兩䄡角云是明帝與已約誓又皇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十挺割之

得太后手令曰國家之事一以委公其年十一月便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攸之指兩襠角以示之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遣使要雍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晁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珮玉巴陵内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柏年道和珮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軍相繼下攸之自率大衆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

之云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發江津有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車上攸之聞齊高帝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盡銳攻郢城齊高帝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募得攸之有重賞并聲其罪惡齊高帝出頓新亭攸之攻郢城日久屢為郢州行事柳世隆所破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昇明二年還向江陵聞城已為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投州吏家此吏嘗為攸之所鞭至是

待攸之甚厚不以往罰爲怨殺犹薦食既而村人欲取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倶自經死村人斬首送都或割其腹心有五竅征西主簿苟昭先以家財葬攸之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記憶常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嘗風浪米船沈没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先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由與城内婚姻邪靈鳳荅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懽然意解攸

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真有幹力召不肯來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泰真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録其母去泰真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之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一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人止之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而俱有此事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其後

攸之爲郢荆二州刺史超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景文字弘達齊永明中卒於光祿大夫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鋭損威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唯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其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攸之在荆州倉曹金城邊榮爲府録事所辱攸之爲榮鞭殺録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敬兒將至人或説之使詣敬兒降榮

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邉公何爲同人作賊何不早來榮曰沈荆州舉義兵匡社稷身雖可滅要是宋世忠臣天下尚有直言之士不可謂之爲賊身本不蘄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不難得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謂敬兒曰君入人國不聞仁恵之聲而先戮義士三楚之人寧蹈江漢而死豈肯與將軍同日而生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

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值太白伏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下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果敗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也事敗有

司詰責之荅曰士爲知已用豈爲君輩所識遂伏誅景和中攸之與齊高帝同直殿省申以歡好帝以長女義興憲公主妻攸之第三子文和生二女並養之宫中恩禮甚厚及嫁皆得素舊公家營遣焉齊武帝制以攸之弟雍之孫僧昭爲義興公主後僧昭别名法朗有道術在藝術傳中

宗慤字元幹南陽涅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所志慤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

不富貴必破我門戶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懿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既高尚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而懿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知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懿隨鎮廣陵引以爲客時從兄綺爲府主簿與懿同住綺妾與給吏牛泰私通綺嘗入直而泰潛來就妾懿知之操刀入內殺泰然後白綺義恭壯其意不罪也後以補國上軍將軍元嘉二十一年

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武將軍
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
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
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令曰聽鼓
譟乃出山路榛深賊不爲防卒見軍至驚走慤拔區粟
乘勝泛海逕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逆以具裝
被象前後無際諸將欲待後軍集然後進慤曰吾已屠
堅城我氣方厲彼膽已破一戰可定然吾聞外國有師

子威服百獸乃制爲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亂懿乃奮擊陽邁逆走遂克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金銀各六萬兩其餘雜物不可勝計懿部領還臺一無所取既至唯有被梳枕刷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以爲征北中兵參軍詔隨沈慶之討蠻懿與諸將攻之羣蠻大潰由是畏服三十年孝武伐逆召懿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新亭之戰與柳元景守北柵事平功次元景孝武即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孝建中遷

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侈
侯服玉食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為慤設粟飯菜葅
謂賓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退初無異辭至
是業為慤長史帶梁郡太守慤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
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
都面受節度時車駕出白下會慤至上停輿慰勉慤聳
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率衆助
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隷車騎大將軍沈

慶之自當攻道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脚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先職廢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配食孝武廟庭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高祖純位平陽太守不拜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

寡言語有器質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産深愛其能會荆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産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輙相留殊爲悒悒丁父憂服闋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文帝見而又知之先是劉道産在雍州有恵化遠蠻歸懷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産死羣蠻大爲寇暴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爲虎威將軍隨郡太守及至廣設方略斬其渠帥數百人郡境肅然隨

王誕鎮襄陽元景復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貲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三秦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法起方平安都諸軍遂入盧氏以趙難為盧氏令難驅率義徒為衆軍鄉導法起等度鐵嶺山次闗方口季明出木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

次臼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為諸軍聲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東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温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五里遂進圍弘農城生擒太守李初古以下百姓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李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陜十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誕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陜元景既到謂安都曰卿無

坐守空城而令罷公孫軍深入宜急進軍衆軍並造陝下列營以逼之並大造攻具魏城臨河爲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而魏洛州刺史張是提率二萬衆度崤救之安都方平列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嗔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計於是衆兵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衲兩襠衫馬亦去具裝

馳奔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魏軍奔入城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犄角之餘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我豈惜身命乎遂列陣合戰初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馳告元景時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

義租并上驢馬以爲糧運之計遣軍副柳元怙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北向結陣鼓譟而前魏衆大駭安都方平一時齊奮安都不勝其憤横矛直前出入魏陣殺傷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衆大潰斬張是提元景輕騎晨至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乃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法起長驅入關關中義徒蜂起元景進軍弘農入湖關口時北討諸軍王元

謨等敗退魏兵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
元景乃率諸軍自狐關度白楊嶺出於長洲安都斷後
宋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
谷南歸諸將並有功而入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
景除元景寧朔將軍時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
等北出爽退乃還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孝武入討
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安都等十三
軍皆隷焉時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元景至蕪湖

大喜倍道兼行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劭自登朱雀門督軍以元景壘塹未立遂攻之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呌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察賊氣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

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
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
呈孝武語其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舉義耳方應
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質慮其爲
荆州後患稱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
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封枝江縣公孝建元
年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元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將軍
假節置佐繼元謨後以爲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

督臧質義宣並反王元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
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元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
孰元景悉遣精兵助王元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
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京師兵悉至由是克捷
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
讓開府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爲尚書
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改封巴東郡
公又命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正如故又

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六年進司空侍中中書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受驃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留衞京都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僕射顔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加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劒二十人固辭班劒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頗有羈旅之嘆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君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飢寒幸

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宏雅之美時在朝勲要多事産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孝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常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息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横

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
樂酣飲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
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並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
謀廢帝立義恭持疑不能速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
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
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左右
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及出巷軍士大至元
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

性不倫孝武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賜死次子嗣宗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至是並遇禍元景六弟僧景僧珍叔宗叔政叔珍叔仁僧珍叔仁及子姪在都下襄陽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蓍並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元景從父兄元怙大明末同晉安王子勛爲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祖弟光世留鄉里仕魏爲河北太守封西陵男與司徒崔浩親浩被誅光世南奔明帝

時位右衛將軍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叔宗
子世隆叔珍子慶遠齊史並有傳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羡晉光祿勳父祖宦並不
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孝武帝時以軍功仕至
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爲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四
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頴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
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
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

朝野憂危假命刻漏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惟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惟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人情乃安進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仗先

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元謨别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孝祖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孝祖族子琰字

敬珉父道鸞位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爲文帝所
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元年累遷黄
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
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荆州會
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爲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杜叔
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
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
於東南角幷作大蝦蟇車載土以牛皮蒙之三百人推

以塞壍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版輿自詣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慾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内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相與友善

劉勔字伯猷彭城上里人也祖懷義父頡之位並郡守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

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劢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閤先是費沈伐陳檀不尅乃除劢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劢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前廢帝即位爲屯騎校尉又入直閤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劢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劢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破琰將劉

順於兖唐杜叔寶於横唐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於末冬勔内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寛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叨冐勸勔以法裁之勔歡笑即時解馬與廣之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内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悦咸曰來蘇百姓生爲立碑還京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糺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勔

啓徧示羣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或謂其辭宜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其所請勔經始鐘嶺之南以爲栖息聚石蓄水髣髴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顧命以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鎮軍將

軍置佐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劭劭戰敗死之事平贈司空謚曰昭公子悛齊史有傳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爲雍州刺史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

頊之病卒父軌一名彖齒便弓馬膂力絶人爲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與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爲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南歸拔髮致誠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父故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代爲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爽

有七弟次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畧仕魏以軍功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并燒石虎時餘残宫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爲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爲魏所獲善鍼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引置左右恒勸秀令南歸及太武至瓜步爽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及太武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國有讐每兵來

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北方羣下言於其主稱奴如中國稱臣也太武許之爽率腹心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詣壽陽奉牋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晉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朔漠兄弟闔門淪沒僞朝殞命不可還國無因延係南雲傾屬東日蓋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逼迫丹心仰希懷遠鑠馳驛以聞上大悅下詔以爽爲督司州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

秀輔國將軍滎陽潁川二郡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申言詳加酬叙爽至汝南加領義陽內史秀仍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事爽北鎮義陽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人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畧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元謨攻碻磝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留爽江陵事平以爽爲

左將軍豫州刺史加都督爽至壽陽便曲意賔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為逆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為右軍將軍配精兵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孝武即位以為左將軍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等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爽俟秋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黄標稱建平元年

便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
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版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令
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令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令補車
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
陵縣不聽進使爽直至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
下孝武遣左軍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鎮軍將軍沈
慶之後進安都進軍與爽遇於小峴爽親戰而飲酒過
醉安都刺爽馬倒左右斬首傳送京師進平壽陽子弟

並伏誅初義宣舉兵也召秀假節進號征虜將軍及義
宣敗還江陵與秀北走衆叛且盡斬首傳京師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彊族族衆有三千
家父廣爲宗豪武帝定關河以廣爲上黨太守安都少
驍勇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
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廄遠近交
游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仕魏以軍功
爲雍秦二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

陜招聚義衆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版爲揚武將軍北弘農太守以北軍彊盛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陜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二十九年魯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即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坂會爽退乃還孝武伐逆加寧朔將軍與元景俱發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心事之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為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

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陝至臼口夢仰頭見天正
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否至是嘆曰夢天
門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
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乘馬從
數十人令左右執矟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
景遥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元景車後曰小子庾
淑之鞭我從弟今詣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給
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田馬元景復

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責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勲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輙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載與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上遣安都率步騎據歷陽爽以衆阻大峴食少引還沈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斬爽首爽累世梟猛

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謂關羽斬顔良不過是也進爵爲侯時王元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義宣遣將劉湛及臧質攻元謨元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横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並授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

系坐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城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以爲前軍直閤明帝以爲左將軍直閤如故安都將爲逆密信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攜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

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明
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
兒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
煥等奏啓事詰明帝歸款薛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
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明帝以四方已平欲示
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安都謂既已
歸順不應遣重軍懼不免罪乃遣信投誠於魏以第四
子道次爲質魏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

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魏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於代甚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叙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明年卒時年六十贈黃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子道擦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道擦弟道異亦以勲爲第一客早卒贈秦

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
秦州刺史進河南公
鄧琬字元琰豫章南昌人也父允之孝武征虜長史光
祿勲孝武起義初琬爲南海太守以弟瓊與臧質同逆
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陽郡丞大明七年車
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擢琬爲給事黄門侍郎明年
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内史行江州事前廢
帝狂悖無道以文帝孝武帝並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

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子
勛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
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
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當以死報効景和元年
冬子勛戎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四座未答錄事參軍
陶亮曰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並喜造琬曰
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爲公私大慶琬取令書投

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
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荆
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
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
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
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
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琬乃建
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戸侯布絹二萬疋金銀

三百斤其餘各有差明帝遣荆州典籤邵宰乘驛詣江陵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即僞位琬乃稱説符瑞令顧昭撰爲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三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鵂集其中鴟集其幰又有禿鶖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因雷電

晦冥震其黄閤柱鴟尾墮地又有鴟集其帳上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内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内外離心矣明帝遣領軍將軍王元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捐誅翦無貸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冲之於道

與子勛書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爲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師亮不從明帝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伎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那等共語那等說

令歸順胡毌軍入鵲尾無他權略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彊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黄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淵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爲下之節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彊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脩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

迅榜突柵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趂流而下泊攸之等營
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
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
胡累攻之不能克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
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砦
胡别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
餘舸馳還顗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
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

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顗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琬惶擾無計初子勛建僞號以吳郡張悅與琬共輔僞政悅見事敗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慴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

斬琬悅因齎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
爲明帝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鏁入城執子勛因之沈
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業劉胡
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因
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
建鄴張興世弟僧彥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荆州
聞濃湖平更議奉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
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中從

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項以降劉胡南陽
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
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明帝即位除
越騎校尉蠻甚畏憚之小兒啼輙怖云劉胡來便止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
襄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
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讐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
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輙有功家貧無以

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輙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隷柳元怗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府資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孝武即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

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大明三年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爲侯召爲游擊將軍直閤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並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

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既爲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内並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罹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

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
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
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並懼攸之
嘆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
元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
元謨元謨猶尚可宗越便殺我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
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
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爲屯騎校尉直閤

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爲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越州里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蔡那並以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

見即寫無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畫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悦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以喜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

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
驅使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
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
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
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
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
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
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

東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飜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悦後壽寂之死喜内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患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内殿與言謔酬接甚款賜以名饌並金銀御器勑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

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龔黄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䘲質爲郡轉爲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户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錄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競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户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散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

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
盜會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
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動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
縣男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
齊高帝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
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
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
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日回軍先

入又以景素功讓張敬兒奴倪奴明年遷右軍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將任壽陽間與魏戰

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樂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兖遂率部曲輙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已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回既貴祗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爲常回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

有失其意輙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通志卷一百三十六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三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十

齊

褚淵 長子賁 賁弟蓁 淵弟澄 淵從父弟炤 炤弟炫 王儉 儉弟遜 儉叔父僧虔 僧虔子慈 僧虔從子僧祐 僧祐從子融 柳世隆 王晏 子德元 晏弟詡 晏從父弟思遠 徐孝嗣 王琨 張敬兒 王敬則

陳顯達（庚弘遠）　崔慧景（宗人恭祖東陽女子婁逞）　李安人（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虎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子奉叔）　王廣之　垣崇祖（夏侯恭叔　崇祖從父兄榮祖　榮祖從父閎　閎子憘伯　閎弟子曇深　曇深妻鄭氏　邱景賓）　沈文季（兄子昭略　昭略弟昭光　昭光兄子曇亮）　劉懷珍（子靈哲　從子懷慰　族弟善明　善明從弟僧副）　薛深　張欣泰　王奐（從父兄繢　繢弟約）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尚書左僕射附載叔父祠部尚書裕之傳淵少有清譽宋

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檐而立湛之時為丹陽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淵時年十餘歲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中諠擾淵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淵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淵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秘書丞湛之卒淵悉推財

與弟澄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淵所生郭
氏閤嫡母吳縣公主求之郭欲不與淵曰但令淵在何
患無物猶不許淵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
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淵而悅之以
白帝帝召淵西上閤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淵
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
何無丈夫意淵曰淵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宋明帝即
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於袖中將一餅金因求

請間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淵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告此人大懼収金而去淵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藩也與淵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寄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及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淵援琴奏別鵠之曲

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彧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傖人常珍奇與薛安都為逆降叛非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淵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珍奇尋又叛淵後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自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襹耳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置此函不得復開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襹乳母服也帝雖小

閒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情宗尚帝與淵謀誅之淵以為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淵懼而奉旨復為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侍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淵淵同心理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遭庶母郭氏喪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朞年不盥

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三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淵初為丹陽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高帝淵舉手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餉物別淵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與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兗州高帝固讓與淵及衛軍袁粲以書陳情淵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淵尚書令侍

中給班劒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地屬北江南無復鰒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淵鰒魚三十枚淵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淵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吴郡公主薨毁瘠如初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朞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

暴虐稍甚高帝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袁粲雖與淵勠力常疑淵有異志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又謂淵曰國家所倚惟公與劉丹陽及粲

耳願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淵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黄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彦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淵謀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内耳葢謂袁粲之徒也高帝咨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淵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嫌而不許建元元年進

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淵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為非所宜言勸淵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淵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為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誡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機密事淵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嘗大宴集酒

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
王儉等未及答淵斂版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
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淵涉獵文義善
彈琵琶武帝在東宫宴集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淵性
和雅有器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
淵神色恬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
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高帝崩遺
詔以淵為録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録者有司疑立

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中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劍為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淵少時嘗疾篤夢人以卜蓍一具與之遂差其一

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繼犯上將淵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中問疾無何薨年四十八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給東園秘器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為吏敬不王儉議依禮婦在途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淵既解職而未參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為陳留未入

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劒為六十人給節加羽葆鼓吹葬送之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轜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巴西公主埏隧暫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故有栖退之志位侍中淵薨服闋見武帝賁流

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户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齎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内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相關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獘往候之排閤不可開以杵槌破進見貴曰事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貴曰吾少無人間

志豈身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壠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尸徙殯失吾素心以此更為恨耳永明七年卒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貢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秦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謚穆子秦子向向子翔翔列在梁史淵弟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宋孝武女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為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

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裹之能動開看乃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淵薨澄以錢一

萬一千就拓提寺贖高帝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襈又贖淵介幘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為東昏后永元元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淵從父弟炤字彥宣父法顯鄱陽太守炤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為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淵身事二代淵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

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淵拜司
徒憒容滿坐炤歎曰彦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
户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
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淵性好戲以軺
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户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
馭人奔車乃得免弟炫字彦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
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弟㢘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累
遷正員外郎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

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坐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可載懽帝意觧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悛陳郡謝朏濟陽江斅入殿内侍文義號為四友齊臺建為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為侍中與從兄淵操行不同故淵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

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賔客罕至出行左右
常捧一黄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都郡還得錢十
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劒為質表
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
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殮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子
澐附其孫玠傳在陳史
王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光祿大夫父僧
綽侍中曇首自有傳儉生而僧綽為元凶劭所害養於

叔父僧虔數歳襲爵豫寧侯拜受流涕嗚咽幼有神采
專心篤學手不釋卷賔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
兒無名政恐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
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
姿矣終當任人家國事乃言之於宋明帝選尚陽羨公
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泰初巫蠱事
不可以為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
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典

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擬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懼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壻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朏爲長史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

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初正色裁之而神采内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公何賜拒之深誠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之軀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為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絶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

帝自造淵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令授始
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
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辭翰
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
轉為左專見任用及大典將行儉為佐命禮儀詔策皆
出於儉褚淵唯為禪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
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客有姓譚者
詣儉求官儉曰齊侯滅譚乃得有君客曰譚子奔莒是

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髙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清溪為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冲等拳拳稱名則應盡禮明矣又庶子禮秩未定儉復曰春秋曹世子

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
藩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為世子
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由是以聽事為崇
光殿外齋為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為世子詹事車
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
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為二卿止二千户意以為少趙充
國猶能自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
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惟覺超越

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丁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為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于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

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
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
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
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
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歎曰維岳降神生甫
及申今天為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游
苑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
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帝後幸華林園曲

宴羣臣數人使各効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儉尋以本官

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為宫臣未詳服以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宫僚先備臣隷之節且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膝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為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随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淵時為司徒録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私懐寔由禀明公不言之化武帝

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或別為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仿今聖明繼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無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

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為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頽廢未暇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元

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為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儉幼年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為八帙又別抄條目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以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

如流每變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
令史諮事賓客讌集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
監試諸生巾冠在庭宿衞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
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傚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
唯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
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
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
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

許六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選選事其年
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衞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
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六十
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淵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
唯以經國為務車服麤素家無餘財手筆典裁為當時
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吕翼商
周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儉撰古今喪服
集記并文集行於世梁武受禪詔為儉立碑降爵為侯

儉弟遜宋昇明中為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為晉陵守有怨言儉慮為禍因褚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徙永嘉於道伏誅儉長子騫嗣列在梁史儉叔父僧虔幼時父曇首嘗與兄弟集會諸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僧虔累十二博碁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

綽當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為鳳凰弘稱其長者云僧虔弱冠善隷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過之除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性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初兄僧綽之遇害也其親賔咸勸僧虔逃隱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若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

武初出為武陵太守攜諸子姪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
虔為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子姪之
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
異古亡兄之允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迴舟謝職
無復遊宦之情矣還為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
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
容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
氏以分枝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

烏衣諸郎坐處我可試爲耳泰始中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手迹尤工及僧虔爲郡時書又多合論者稱之徙爲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正當拂衣而去耳佃夫言於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夐奏僧虔前涖吳興多有謬命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

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方行止物之定質修之
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
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每覲
見輙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聲樂
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高帝輔
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
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
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冤暴若罪必入重自有

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啟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
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
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有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
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
僧虔乃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之所闕文也高帝素
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
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為善自為謀矣或云
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

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
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
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卷中所無者吴大
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元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
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
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遷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
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産百姓安之武帝即位僧虔以
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

虔少時羣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辭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膚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儉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

薨時年六十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慈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

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為最亡曽祖領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厭家雞愛野鶩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

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㑹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賔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甚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邱道護與羊欣倶面受子敬故當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

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趨好殆當不減
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去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
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邱
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
表辭制既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
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
下官今為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儉為注序甚工僧虔
宗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自悔厲或

以闒茸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元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日自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勛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

吾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廕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為汝廕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

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皃唯知愛深
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畧叙胸懷子慈
字伯寶年八歳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内齋施
寶物恣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喜之
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内潤也少與從弟儉共
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
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
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嵗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

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脚武帝勑王晏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乗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秉女子覬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荅江夏王鋒為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為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為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懿子子泰附慈弟志傳列

在梁史僧虔從子僧祐字允宗祖孺宋光祿大夫父遠
光祿勲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
乖物理也僧祐幼聰悟叔父徽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
當不作率爾人雅為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
候之僧祐輙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若人也世皆
推儉之愛明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
居喪至孝服闋髪落略盡殆不立冠帽舉秀才為驃騎
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

隸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
上書薦之為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
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
人直是愛閑多病耳經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
南郭汝家饒賔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賔客填
門僧祐不為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而陳郡
袁利為友時人以為妙選武帝數閱武僧祐獻武賦王
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

從命永明末為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輙去
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
高驅坐贖論時何黙王思逺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
子至于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黄門郎子藉别有傳
祐族子融字元長曽祖弘宋太保自有傳祖僧達中書
舍人父道琰廬陵内史母臨川太守謝惠連女性敦敏
教融書學融少而警慧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
兒年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版行

參軍累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達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竒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可便解尋遷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好功名因此上䟽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輙觀焉九年上幸華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為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髙宋弁弁見融年少

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云在本朝
聞主客作曲水詩序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
後日弁於瑶池堂謂融曰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
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
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獻馬不稱
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送之馬駑駘
之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弁
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騮之

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便望為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從叔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少年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曜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

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為中書郎入直中書省夜常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桁開路人喧啾不能得進又槌車壁歎曰大丈夫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會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版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賔客勞問周款文武輻湊之招集江西傖楚數

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為謀主武帝病篤暫絶子良在殿内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宫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勑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

如鍾殿内無不從命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使中丞孔稚珪為奏數其罪惡使融依條據答融頗自辯析不肯引咎自融被收朋友部曲叅問北寺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知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

義郎國賔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凖膽破融有文集行於時

柳世隆字彦緒河東觧人也伯父元景宋尚書令自有傳父叔宗字雙觧位建威參軍早卒世隆幼孤挺然自立不與衆同雖門勢子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善彈琴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景愛賞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

一人為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三公也元景為前廢帝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泰始初四方反叛世隆於上庸起兵以應宋明帝為孔道存所敗衆散逃隱道存購之甚急軍人有貌相似者斬送之時世隆母郭妻閻並見繫襄陽獄道存以所送首示之母見首悲情小歇而妻閻號叫方甚竊謂郭曰今見不悲為人所覺唯當大慟以滅之世

隆竟以免後為太子洗馬與張緒王延之沈琰為君子之交累遷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軍時武帝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高帝之謀度廣陵也令武帝率衆同會都下世隆與長流參軍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武帝將下都劉懷珍白高帝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高帝納之與武帝書曰汝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自

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等以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等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牀以望其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武帝初下與世隆别曰攸之一旦為變雖

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內我為其外乃無憂耳至是武帝遣軍主桓敬陳允叔苟元賔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黄回軍至西陽乘五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此稍多攸之大怒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返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開門納之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

賜女壻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驎緣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出為吳郡太守居母憂寒不衣絮高帝踐阼起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進爵為公上手詔司徒褚淵甚傷美之淵曰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風俗建元二年授右僕射不拜性愛涉獵啟高帝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為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武帝即位加散騎常侍

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邱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還護軍而衛軍王儉修下官敬甚謹世隆止之儉曰將軍雖存弘眷其如王典何其見重如此性清廉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光祿大夫韋祖征州里宿

德世隆雖已貴重每為之拜人或勸祖征止之答曰司馬公所為後生楷法吾豈能止之哉後授尚書左僕射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仍為湘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以方畧討平之立邸興生為御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不問復入為尚書左僕射不拜乃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瑣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以疾遜

位拜左光禄大夫侍中永明九年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謚曰忠武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所著蓍經祕要二十卷行於世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早卒謚曰恭世隆次子悏知名梁代有傳

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伯祖鎮之宋宣訓衛尉祖弘之仕晉為桓謙衛軍參軍棄官嘉遁宋初

徵辟並不就名附鎮之傳父普曜祕書監晏仕宋為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晉熙王爕安西版主簿武帝時為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鎮西版晏為記室沈攸之事難晏隨武帝鎮湓城時高帝威權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見委任性便僻漸見親待遷從事中郎常在二府參議機密建元初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啟晏慮及罪稱疾自踈武帝即位轉長史兼侍中意任如舊遷侍中祭酒遭

母喪起為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多歷通官普曜卒晏居喪有禮永明六年起為丹陽尹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政事自豫章王嶷尚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踈漏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初須祿養轉為江州刺史晏固辭涕泣不願出留為吏部尚書太子右率終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踈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欲依王導謚為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來不加素

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十一年爲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武帝崩遺旨以尚書事付晏及徐孝嗣鬱林即位轉左僕射及明帝議廢立晏便響應接奉延興元年轉尚書令封曲江縣侯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時明帝形勢已布而莫敢先言蕭諶兄弟握兵權遲疑未決晏頻三夜微步詣諶議時人以此窺之明帝與晏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又加兵

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為公以魏軍動給兵千人晏為人篤於親舊為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維新言論常非武帝故事衆始怪之明帝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後料簡武帝中詔得與晏手勑三百紙皆是論國家事永明中武帝欲以明帝代晏領選晏荅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乃止及見此詔愈猜薄之帝初即位始安王遥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勲且未有罪遥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帝黙然變

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為事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又望錄尚書每謂人曰徐公應為令又和徐詩云槐序候方調晏名位在徐前徐若三槐則晏不言自顯人或譏之晏人望未重又與上素踈延興初雖以事計委任而內相疑阻晏無防意既居朝端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周旋門義每與上爭用人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客語好屏人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有傖人

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又左右單景儁陳世範等采巫覡言啓上云晏懷異圖是時南郊應親奉景儁等告晏因此與武帝故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前一日上乃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以景儁言似可信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顯其罪稱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欲令守以虛器並令收付廷尉晏之為員外郎也父普曜齋前柏樹忽變

成梧桐論者以為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
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桷子悉是大虵就視之
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桷子猶紙内揺動簌簌有聲
又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醉部伍人亦飲酒羽儀錯亂
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禁制識者云此不復久也未幾而
敗晏子德元有意尚位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武帝曰
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及誅
晏弟詡位少府卿勑未登黄門郎不得畜女伎詡與射

聲校尉陰元智坐畜仗俱免官禁錮十年餘勅特原詡
久之拜廣州刺史晏誅上遣殺之晏從父弟思遠父羅
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而孤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
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
辟為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
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
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為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
年長為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建元初歷竟陵王

司徒錄事參軍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為遠郡除建安内史長兄思元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武帝乃許之仍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諮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時邵陵王子貞為吳郡除思遠為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為得人後拜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明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並請止之思遠不

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為尚書令不欲並居内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辭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户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謙退位處朝端事

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
遠謂曰時事稍異兄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
人晏不答思遠退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
而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祏曰王晏早聽
思遠語當不至此思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詣己者輒使
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全形儀新楚乃與促膝
雖然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明帝從祖弟
季敞性甚豪縱使詣思遠令見禮度都水使者季珪之

嘗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邱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横便憶見思遠言其兩反也上既誅晏遷思

遠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曰貞子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兒經卹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信位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尚書僕射父聿

之著作郎並為元凶所殺湛之附載其伯祖司空羕之
傳孝嗣在孕而祖父被害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
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而胎
愈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風儀端雅八歲襲祖
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
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韎為書
侍御史蔡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
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

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為髙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謂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上

勅儀曹令史陳淑等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為離宫之所應有邁靈邱靈邱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黄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歴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轉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為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即

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頒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帝大悦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即位加中軍大將軍以定策勲進爵為公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受時王晏為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建武之世恭己

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閤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𨙨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命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

政自尚書下省出住宫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徳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祏見誅内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遥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宫乃安然羣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為應四五日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進有膽智陳説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

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時年四十七乃下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蟬冕剝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得無所侵長子演尚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并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

人懼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之復故封也使故吏吳興邱斂筮之當傳幾世卦成斂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耳中興元年和帝詔贈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劒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緄子君蒨列在梁史

王緄琅邪臨沂人宋侍中護軍將軍華之從父弟也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人無肯與婚以�made婢

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憚後娶南陽樂元女無子故即以琨為名立以為嗣琨少謹篤為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武帝初為桓修參軍修待帝厚後帝以事計圖修猶懷昔顧使王華訪素門嫁其二女華為琨娶大女以小女適潁川庾敬度亦是舊族除琨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諸世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户衰弱提攜琨恩若同生為之延譽歷位宣城義熙太守皆以廉約稱華終又託之宋文帝

故琨屢居清顯孝建中為尚書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為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遣屬琨不從出為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鎮舊有鼓吹又啟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後為歷陽内史上以琨忠實徙為寵子

新安王北中郎長史再歷度支尚書加光祿大夫初華
孫長襲華爵新建縣侯嗜酒多愆失琨表以長將傾基
緒請以長小弟佟嗣庶不墜素風從之琨後出為吳郡
太守還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
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
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一神琨案舊糾
駮不為屈時龢見寵朝廷歎琨彊正明帝臨崩出為會
稽太守加都督坐誤竟囚降為冠軍順帝即位進右光

祿大夫順帝遜位百僚陪列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晝輪獺尾慟泣曰人以壽為懽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頻見此事百官人人雨淚高帝即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時王儉為宰相屬琨用東海郡吏琨使人謂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方外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尋觧王師及高帝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宫朝士皆曰故宜待車有損國體琨曰今日奔赴皆自應爾遂得病

卒時年八十四贈金紫光祿大夫琨謙恭謹慎老而不
渝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閲
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輕薄子以此笑之大明中尚
書僕射顔師伯豪貴下省設女樂琨時為度支尚書要
琨同聽傳酒行炙皆悉内妓琨以男女無親授之禮傳
行每至令置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莫
不撫手嗤笑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為設樂邀琨琨不往
中領軍劉勔晚節有栖退志表求東陽郡尚書令袁粲

以下莫不賛美之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彦之若以為人望才譽劭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巳為怏怏便求東陽臣恐赤松子房未易輕擬其鯁直如此然性儉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輙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殺悉置牀下内外有求琨手自賦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標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標在匣中不須更作檢取果得焉而避諱過甚父名懌母名恭心並不

得犯馬時咸謂矯枉過正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官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襄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為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

兵參軍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
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
每休暇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家所愛
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賈人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
鵲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顗為弩弦黨
同為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
唯家人倮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
所通婢即以為妾後為越騎校尉桂陽王休範事起隸

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曰服乗輿往勞樓下敬兒與黄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左右數百人皆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高帝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便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

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以為雍州刺史加都督驍騎將軍如故封襄陽侯部泊沔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史沒輪下求救敬兒敬兒兩腋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為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絶得其事迹密白高

帝攸之得高帝書翰論選用方伯咨事輙示敬兒以為反間敬兒終無二心敬兒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咨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唯寄馬鐙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遂集部曲偵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時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

至白水元琰閻城外鶴唳謂是吗聲恐懼欲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没入其財數千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省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擎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業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諌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

羊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髙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敬兒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閤勲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悅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啟武帝不蒙勞問

敬兒心自疑及袁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
初征荆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
夢居村中社樹歘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
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當由是不自測量無
知又使於鄉里為謡言使千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
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
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劒語人曰我車邊少
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

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
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
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
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
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九年
勑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
盈滿誡敬兒不能從至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脫冠貂
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少子

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内宴有舴艋船流至御座前覆没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黄閤因口自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娩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

因苟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為敬兒故猪兒亦改為恭兒位正員外郎謝罪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王敬則臨淮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父縣小吏母為女巫常語人云敬則生而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得吹角可矣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嘗夢騎五色師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

帝使之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弑前廢帝明帝即位以為直閤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脫處皆流血諳道士卜之云此封侯之瑞也敬則喜故出都自劾補暨陽令初敬則行至暨陽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人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祝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徵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乃去須

吏入縣收棺瘞之縣有一部刼居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令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帥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刼帥於坐收縛之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遂斬諸刼百姓悦之元徽初隨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陳顯達高道慶乗舸艒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禁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安成王參軍蒼梧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

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
衣扶匐道路為高帝聽察蒼梧去來高帝令於殿内伺
機既而楊玉夫等將蒼梧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帝
乃戎服入宫至永明門門郎疑之不開門高帝呼之急
乃開敬則隨帝入殿門明日西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
高帝側跳躍曰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
領臨淮太守知殿内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
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閤將

軍卜伯興等於宫内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
殺之殿内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
委之敬則不識書但能下名然善決斷齊臺建爲中領
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避土不肯出
宫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宫内敬則將輿入迎帝
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
見殺乎敬則答曰出居别宫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
此順帝泣而彈指曰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與天王

作因緣宮内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兖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妻懐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擔擔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又嘗得一偷召至前鞭之使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他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皆逃走境内以

清仍入烏程市過見屠肉枏嘆曰吳興昔無枏是我少
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為屑也遷護
軍以家為府三年以攺葬去職詔贈其母尋陽國太夫
人攺授侍中撫軍高帝崩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
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
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
斂為錢送臺庫以為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
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媵翼之子法

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責之曰人命至重誰下意殺之都不啟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矣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本南沙縣吏徼幸得細鎧左右遭風雲以至於此遂

與王衞軍同日拜三公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使北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爲甘棠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心甚警黠臨都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爲會稽太

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悦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爲其禮而内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

計於梁武梁武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為府司馬頻銜使上偽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則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憹曲歌曰常歎負情憹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處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内外

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甖金甖謂鴆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走報敬則朓執嶽馳啟之敬則承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客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蒱賭錢謂衆曰卿諸

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閤丁興懷曰官秪應作爾敬則不語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一二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允還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

乃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上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軍馬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呌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

軍容袁文廣斬之傳首京師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誚譏檀道濟避魏時事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始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景和中以軍功封彭澤子位羽

林監濮陽太守隸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桁敗賊乘勝進至杜姥宅高帝遣顯達自査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屯東堂宮中乃安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之賊矢中左目拔箭而鏃不出地黄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

之遣表疏歸心高帝事平拜大司馬高帝即位拜護軍將軍帝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蒸熊一盤上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師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

之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毀燒之其靜退如此豫廢

欝林之勲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封鄱陽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人侍宴酒後啟上借枕上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魏

寇雍州乃遣顯達北討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魏軍突走斬獲千計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邱黒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人顯達素有威聲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又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

不許以為江州刺史鎮盆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遥
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
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
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
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
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遥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夤
為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
人發尋陽與戰於采石大破松等京邑震恐十二月潛

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遇風失曉顯達馬矟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矟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矟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涌濺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尋而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伏誅顯達長史庾弘遠字士操潁川鄢陵人宋吏部尚書炳之之子也清寔有士譽顯達

敗斬於朱雀舫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看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君請命爾陳公舉事太輕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年十四抱持父乞代命遂并斬之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别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高帝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安樂縣子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

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奉獻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啟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

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
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内無一人自随裁交數言拜辭而
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此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
覺為直閤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元鎮京口
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説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
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衞亦不知滅亡何
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
可失今擁彊兵北取廣陵收吴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

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元事告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為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也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嚴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客遣軍主劉靈運開行突入慧景俄繼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

口寶元本謂大軍并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栁燈沈佚等謂寶元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脣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爲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都督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趨京口寶元仍以覺為前鋒恭

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宫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吴王時柳燈别推寶元崔恭祖為寶元羽翼不復承奉慧景燕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欲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

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興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

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以為拒戰城内出盪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既而為榮之所斬以頭内鰌籃中擔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絶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秃馬絳衫手刺倒景則故文曠得斬

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失此勲當刺殺左興盛帝
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
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覺
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為始安内
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
公車尚書申冤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
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碁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
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

歎曰如此之伎還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遥光顯達慧景之應也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將軍父欽之薛令安人少有大志甞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克父沒于魏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晉安王子勛反遣領水軍拒之累戰皆捷又擊鵲尾洲大破之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摴蒱共賭安

人五擲皆盧帝大驚因謂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人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遷廣陵太守行南兖州事高帝在淮陰安人遥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反安人遣軍援京師建平王景素作難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為安人所親盜絹二疋安人流涕謂之曰我於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

卿負我於軍門斬之厚為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郎司馬行會稽郡事安人將東高帝與别宴語淹留終日時蒼梧縱虐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内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人表陳之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勲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

與安人論議謂安人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細覽也尋
為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
人沿淮進至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
僭大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之不能禽積十餘年安
人生禽之斬建康市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為
丹陽尹還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
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
為吳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吳興有項羽神

護郡聽事太守至郡不得先上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着屐上聽事又請僧像於聽上入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令呼為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為祟謚肅侯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勑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征北殺之廣之先為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

也仕梁為吳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兾四州刺史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没魏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高帝撫畜之常在左右後於都私齎錦出事發繫南兖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匿之齋内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

以功補軍主沈攸之事起袁粲據石頭高帝入朝堂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處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將軍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輙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遂破石頭以功除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帝即位封

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阼出為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勅上不答而心善之徙為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謚壯侯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高帝為軍

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縶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力絶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貼着牀壁無不立愈後除襄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

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向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黒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黒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宫高帝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除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黄回回時為南兖州部曲數千欲收之恐為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而殺之回初與屯騎校尉王宜興同為石頭之謀高帝隱其事猶以重兵

付回而配腹心時人為之語曰欲侜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南濮陽太守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遣康於淮陽與戰大破之進陷魏樊城高帝喜明年以康為持節都督青兾二州刺史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焦度字文績南安氐人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

天水郡略陽縣以居之度少有器幹便弓馬以歸國補北館客孝武初青州刺史顔師伯出鎮滑臺度領幢主送之師伯版為己輔國府參軍魏寇清口度領軍救援與魏騎將豹皮公遇交矟鬬豹皮公墮馬獲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絶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真健人也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為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為前鋒屯赭圻每與臺軍戰無不勝事敗逃宮

亭湖中為寇朝廷甚憂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為己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爕防閤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爕為郢州以度為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爕轂主周彥與度俱在郢州彥有左右人與

度父同名彥常呼其名使役之度嗔忿呵責彥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及在郢城尤為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甚急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閤將軍還都為貴戚追叙郢城褰露穢褻之事其戇如此為人朴澁欲就高帝

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高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之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帝履行石頭城度於衆中自陳臨時卒忘其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陽太守性好酒醉輙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度年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曹虎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高帝鎮東府使虎與

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為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勑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為侯東昏即位為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虎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為梅

蟲兒茹法珍設女妓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人傳虎每好風景輙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虎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歎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並見誅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虎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帝及崔慧景之在襄陽時崔方貴盛虎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帝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

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夕之就虎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思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虎來負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邪我兒饑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皆送為大郡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末遂封侯富顯歷位太子左衛率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

壯侯

呂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爲劉勔所稱泰始二年爲勔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兖州刺史及沈攸之事發高帝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爲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

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扶永明八年卒謚肅侯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已絕衆啖食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甞為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產業恒頗為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未甞說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以軍功除員外郎加鎮武將軍

及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為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溫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高帝輔政山圖密啓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為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為西討都督啓山圖為軍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

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為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奇謂明於見事矣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武帝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以湓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啟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轉黃門郎領羽林監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

卿羆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野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勑問疾尋卒年六十四

周盤龍北蘭陵人宋世土斷屬東平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隨軍討擊臨陣先登以軍功累遷龍驤將軍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時為冗從僕射隨高帝出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沌陽侯高帝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盤龍率馬步於西澤中奮擊殺

傷數萬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十二枚與其愛妾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衛率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戍買戍角城買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户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殄虜則必破虜兒不作孝子當作世子也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堊至是魏圍買數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勅盤龍率馬步下淮陰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殺傷無數買

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衝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

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常令盤龍領馬軍校尉騁稍後以疾為光祿大夫尋出為兗州刺史進爵為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盤龍坐為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子奉叔勇力絕人少隨

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爲東宫直閤將軍欝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爲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内無所忌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换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鋡等物敬則有一内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逕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既走入内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遥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釋與綦母珍曹道剛朱隆之

共相脣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既無別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黄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鎮樹腹心又說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户侯帝許之明帝以為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户侯不復應減五百户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耳既而封

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説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為馬隊主隨劉勔征殷琰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為寇勔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勔幢主皇甫肅謂勔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覩其意必能立功即

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𪟝大賞之即擢為軍主
廣之於𪟝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
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
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𪟝亡後肅更
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啟武帝以為東海太守其不念
舊惡如此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
寧都縣子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為徐州刺史鍾離太守
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

高帝誅黄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黄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為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為其啟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啟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為侯武帝即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為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為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謚

壯公子珍國梁史有傳

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略陽垣道人也伯父護之宋豫州刺史自有傳父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弒逆隸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手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詢之不知徑往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柬南奔時孝武已即位以為積射將軍梁山之役力

戰中流矢卒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吾門汝等不及也後隨徐州刺史薛安都入魏尋又率門宗據朐山歸宋求淮北立功明帝以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封下邳子及高帝鎮淮陰崇祖時戍朐山既受都督祗奉甚至帝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其妹夫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高帝威名已著宋明帝尤所忌疾徵為黃門郎規害高帝崇祖建策以免由

是甚見親待參豫密謀元徽末高帝懼禍令崇祖入魏
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魏界更聽後旨會
蒼梧廢高帝召崇祖領部還都從平沈攸之累遷冠軍
將軍兗州刺史及高帝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
虜不識運命必當重其蟻衆以送劉昶為辭以為軍衝
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莫可為捍徙為豫州刺史監
豫司二州諸軍事封望蔡侯建元元年魏遣劉昶馬步
號三十萬攻壽春崇祖於城西北立堰塞淝水堰北起

小城周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沈溺豈非小勞而大制邪及魏兵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溺死以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帝便自比韓白衆咸不信唯帝獨許之及破魏軍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嘗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號都督崇祖聞陳顯達李安人皆增給

軍儀乃啓求鼓吹上勑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魏後攻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魏果欲攻下蔡既聞内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是欲除此城正恐奔走殺之不盡耳魏果夷掘下蔡城崇祖大破之武帝即位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武帝在東宫崇祖不自附結及破魏軍詔使還朝與共密議武帝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曰世間流言

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及去高帝復遣荀伯玉勑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武帝以為不盡誠心銜之永明元年召為五兵尚書至京師詔稱其與荀伯玉構扇邊荒誅之時年四十四故人無敢至者獨有前豫州主簿夏侯恭叔出家財為殯時人以比欒布恭叔譙國人崇祖為豫州聞其才義辟為主簿兼掌書翰高帝即位方鎮皆有賀表王儉見崇祖表咨嗟良久曰此恭叔辭也時宋氏封爵隨軍遷改恭

叔以柳元景中興元勳劉勔殞身王事不宜見廢上表論之甚有義理事雖不從優詔見荅後為竟陵令惠化大行木連理上有光如燭咸以為善政所致崇祖從父兄榮祖字華先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吾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中為後軍參軍伯父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從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

龔祖臨死與滎祖書曰弟嘗勸我危行言孫今果敗矣

明年初即位四方反叛除滎祖究從僕射還徐州說刺

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

侯如下官所見非計中也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莫

論攻圍取勝自可相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滎祖

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

為也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

便作計滎祖被拘不得還因為安都將領安都引魏軍

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山高帝在淮隂榮祖歸附
高帝保持之及宋明帝崩高帝書送榮祖諸僕射褚淵
除東海太守淵謂曰蕭公稱卿幹略故以郡相處榮祖
善彈登西樓見翔鵠雲中謂左右當生取之於是彈其
兩翅毛脫盡墜地無傷養毛生後飛去其妙如此元徽
末蒼梧凶狂恒欲害高帝帝欲奔廣陵起事荀伯玉等
皆贊成之榮祖諫曰領軍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
若單騎輕行廣陵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

動足下牀恐便有叩臺門者公事去矣蒼梧明夕自至領軍府叩門欲害帝帝嘗以書案下安阜為楯以鐵為書鎮如意甚壯大以備不虞欲以代杖蒼梧至府而曰且申今夕須至一處作適還當取奴尋遇弒高帝謂榮祖曰不用卿言幾無所成豫佐命勲封將樂縣子永明二年為尋陽相南新蔡太守被告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載度江北案驗無實見原後拜兖州刺史初巴東王子響事方鎮皆啟稱子響為逆榮祖曰此非宜言政

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諸啓皆
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為知言九年從弟歷
生亦為驍將位太子右率性苛暴與始安王遥光同反
伏誅榮祖從父閎字叔通父遵為員外常侍閎為宋孝
武帝南中郎參軍孝武帝即位以為交州刺史時交土
全實閎罷州還資財鉅萬孝武末年貪恣刺史二千石
罷任還都必限使奉獻又以蒱戲取之要令罄盡乃止
閎還至南州而孝武晏駕擁南資為富人明帝初為司

州刺史北破薛道摽封樂鄉縣男出為益州刺史蜀還之資亦數千金先送獻物傾西資之半明帝猶嫌其少及閎至都詣廷尉自簿先詣獄官留閎於是悉送資財然後被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閎為被賧刺史歷度支尚書衛尉高帝輔政使褚淵為子晃求閎女閎辭以齊大非偶帝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歡即以晃婚王伷女謂豫章王嶷曰前欲以白象與垣公婚者重其夷澹事雖不遂心常怏然白象晃小字

也及高帝即位以有誠心封爵如故卒於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定子憘伯龘爵憘伯少負氣豪俠妙解射雉尤為武帝所重以為直閤將軍與王文和俱任傾以地勢陵之後出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時文和為益州刺史曰每憶昔日俱在閤下卿時視我如我今日見卿因誣其罪馳信啓之又輙遣蕭寅代憘伯為郡憘伯亦別遣啓臺待報寅以兵圍之明帝輔政知其無罪不欲乖文和乃勑憘伯解郡還為寅軍所蹋束手受害閤弟子曇

深以行義稱為臨城縣罷歸得錢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先是劉楷為交州謂王儉曰欲一人為南土所聞者同行儉良久曰得之矣昔垣閎為交州閎弟閲又為九真郡皆著信南中羽林監曇深者閲之子也雅有學行當令同行及隨楷未至交州而卒儉惆悵良久曇深妻鄭氏字獻英滎陽人時年二十子文凝始生仍随楷到鎮晝夜紡績傍無親援年既盛美甚有容德自厲冰霜無敢望其門者居一年私裝了乃告楷求還楷大

鷙曰去鄉萬里固非孀婦所濟遂不許鄭又曰垣氏羈魂而不反而其孤藐幼妾若一同灰壤則何面目以見先姑因大悲泣楷愴然許之厚為之送於是間關危險遂得至鄉畢葬乃曰可以下見先姑矣時文凝年甫四歲親教經禮訓以義方州里稱美又有吳興邱景賔字彥先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景賔悉讓與兄鎮之鎮之又推齋屋三間與之亦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

懦夫有立志復見之矣終於奉朝請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也父慶之宋司空自有傳孝建二年文季起家辟州主簿以寛雅正直見知尤善博塞及彈碁以慶之勲重封文季為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父慶之為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為黄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咸為柱下史糾不醉

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為南徐州帝就褚淵求幹事人為上佐淵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甍禮僚佐皆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哀元徽初自秘書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亦飲至三斗文季常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高帝加文季為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為景和銜命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

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爲侍中領祕
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
侯文季風采棱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
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宫於元圃宴朝臣
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淵經
爲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
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淵曰陳
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

是發怒啓武帝曰褚淵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褚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帝謂文季曰南土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當世善其對

明帝輔政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旨文季
陳讓稱老不願出外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
之延興元年以為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
事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為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
執法似不出卿門建武二年魏軍南伐明帝以為憂制
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
所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始安王遥光反其夜遣
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為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

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宫城戎服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當世事文季輒引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署府史文季以時方昏亂託以老病不豫朝機兄子昭畧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見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文季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寃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忠憲公昭畧字茂隆文

叔之子也文叔附載慶之傳昭略性狂儁不事公卿使
酒仗氣無所推下嘗醉晚日負杖携家賓子弟至婁湖
宅逢王景文子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
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
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昇明末為相國
西曹掾高帝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畧
何職處之儉以擬前軍將軍上不欲違乃可其奏尋為
中書郎累遷侍中王晏嘗戲昭略曰賢叔可謂吳興僕

射昭略曰家叔晚登僕射猶賢於尊君以卿為初蔭永元中與叔父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投其面曰使為破面鬼死時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謂曰見卿使人想夏侯泰初答曰明府猶憶泰初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何辭答之邪死時年三十餘昭略弟昭光聞收兵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

入執母手悲泣遂見殺時昭明子曇亮已得逃去聞昭光死乃曰家門屠滅獨用生何為又絶吭而死時人歎其累世孝義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植為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渡因家于北海都昌宋武帝平齊以為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

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
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千人討之
宋文帝召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
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
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對見
重取為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孝建初為義恭大司
馬參軍直閤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以軍功
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司空竟陵王誕

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别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累遷黄門郎領虎賁中郎將桂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為豫州刺史加都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説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高帝帝送示攸之封中宿縣侯攸之圍郢懷珍遣兵萬

人破賊前鋒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初宋孝武世高帝為舍人懷珍為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别懷珍還報上百疋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可騎是以相與君報百疋亦不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復計錢物多少高帝輔政以懷珍内資未多二年冬徵為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

時懷珍便推懷投欵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人領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惟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及齊臺建朝士人人爭為臣吏以懷珍為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霄城侯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為閑職轉光祿大夫卒遺言薄葬

贈雍州刺史謚敬侯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黄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可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瘳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𦬆芘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没于魏靈哲為布衣不聽樂及懐珍卒當襲爵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産私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懐珍封爵靈

哲歷兖州刺史隆昌元年卒懷珍從子懷慰字彦泰祖奉伯宋元嘉中為冠軍長史父乘人兾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為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為髙帝心腹懷慰亦預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有手勅曰有文事

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勑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曽何足云懷慰本名聞慰武帝即位以與舅氏名同勑改之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

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沓歆俱知名梁世沓自有傳霽列在孝友歆列在隱逸懷珍族弟善明父懷人宋世為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善明少而靜處好讀書刺史杜驥聞其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為中從事不就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乃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射策强直甚異

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内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誘說文秀求自效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為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衆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為薛安都所殺明帝贈彌之青州刺史以乘人為寧朔將軍兾州刺史善明為

寧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秉人病卒仍以善
明為兾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
無樹木善明課人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還為直閤將
軍五年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魏人移置桑乾善明布
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
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
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嶶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
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得母還時宋後廢帝新

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事高帝委身歸誠出爲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高帝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爲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嘗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榮祖曰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爲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動魏兵則我情計可立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所辨

胡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不世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僧副還導其言高帝納之廢帝見殺召善明為高帝驃騎諮議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為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包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起逆而累自遲回不進應有所待也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疑其剽勇長於一戰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

諸侯同舉此巳龍之鳥耳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為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之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志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學松喬邪善明答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巳所以戮力驅馳今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高帝踐阼以善明勲誠欲與之祿召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為我卧治也乃代明帝為淮南

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善明至郡上表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為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為京都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為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其五以為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為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為帝子王女宜從儉約

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廣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宜擇才北使其十一以爲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揺動邊甿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優詔答之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答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

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勑公卿宣陽門令勑停寡德
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
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
在家當孝為吏當清子孫楷式足矣及累為州郡頗黷
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
曰方寸亂矣豈暇為廉所得金錢為贖母計及母還清
節方峻所歴之職廉簡不煩俸禄散之親友與崔祖思
友善祖思出為青兾二州善明遺書叙舊因相勗以忠

縣及聞祖思死慟哭乃得病建元二年卒遺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於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圖功臣像賛僧副亦在焉兄法護字士伯有學業位濟陰太守

薛深河東汾陰人宋徐州刺史安都之從子也本名道

深避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驃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門遥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尋為直閤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即位遷左衛將軍隆昌元年為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張欣泰字義亨竟陵人也父興世宋代名將歷位雍州刺史自有傳欣泰生將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張郎弓馬多少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歷諸王府佐宋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病卒欣泰兄欣華時為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為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即位以為直閤將軍領禁旅除豫章

王太尉參軍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内史還復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輙著鹿皮冠納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武帝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駕出新林勑欣泰廌察欣泰停杖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以啓武帝帝大怒遣出數日意釋召謂曰卿不樂武職當處卿清貴除正員郎出為鎮軍南中兵參軍南平内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

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禽也諧之不從進江津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從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内史子隆深相愛重數與談宴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啓之武帝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西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聲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還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魏圍鍾離

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兵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守備事寧除廬陵王安東司馬梁武帝起兵東昏以欣泰為雍州刺史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

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主
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
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
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
坐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創
手指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
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寅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
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兾法珍等在城内處分必盡

見委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關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内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瓦屋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三十六

王奐字道明琅邪臨沂人宋中書監彧之兄子也彧自有傳父粹字景深黄門侍郎奐出繼從祖球故小字彦孫年數歲常侍球許甚見愛奐諸兄出身諸王國常侍

而奐起家著作佐郎琅邪顏延之與球情款稍異常撫
奐背曰阿奴始免寒士奐少而彊濟叔父彧常以其家
事委之仕宋歷侍中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丹
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之長史常懼攸之舉事不
得還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内職晏深德之及晏仕齊武
帝以奐宋氏外戚而從弟藴又同逆疑有異志晏叩頭
保奐無異志時晏父母在都請以為質武帝乃止累遷
尚書右僕射王儉卒上欲用奐為尚書令以問晏晏位

遇已重意不推奐答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乃轉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與寧蠻長史劉興祖不睦十一年奐遣軍主朱公恩征蠻失利興祖欲以啓聞奐大怒收付獄興祖於獄以針畫漆合盤為書報家稱枉令啓聞而奐亦馳信啓上誣興祖扇動蠻荒上知其枉勑送興祖還都奐恐辭情翻背輙殺之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兵收奐又別詔梁州刺史曹虎自江陵步出襄陽奐子彪

凶愚頗干時政士人咸切齒時文顯以漆匣匣瑩簇在
船中因相誑云臺使封刀斬王彪及道剛曹虎文顯俱
至衆力既盛又懼漆匣之言於是議閉門拒命長史殷
叡奐女壻也諫曰今開城門白服接臺使不過檻車徵
還隨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叡又曰宜遣典籤閤道送
啓自申亦不患不被宥乃令叡書啓遣典籤閤道出城
便為文顯所執叡又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百世門戶
宜思後計孰與仰藥自全則身名俱泰叡請先驅螻蟻

又不從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政恐曹呂輩小人相陵籍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戰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司馬黄瑶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内起兵攻奐奐聞兵入禮佛未起軍人斬之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琛弟肅秉並奔魏後得黄瑶起臠食之弟仙女爲長沙王晃妃以男女並長且又

出繼特不離絶奐既誅左右無敢至者汝南許明達先為奐參軍躬為殯斂經理甚厚當時髙其節奐弟份列在梁史奐從父兄續字叔素中書監彧之子也弱冠為祕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父彧以此授超階令續經年乃受彧封曲安侯續襲其本爵為始平縣五等男元徽末為黄門郎東陽太守武帝為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續為長史呈選牒髙帝笑曰此可謂素望再還義熙太守輒録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

不知何罪不受續教為有司奏坐白衣領職後長兼侍中武帝出射雉續信佛法稱疾不從永元元年卒於太常謚靖子續女適武帝寵子安陸王子敬永明二年子敬納妃修外舅姑之敬武帝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續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去當世榮之續弟約明帝世數年廢錮梁武帝時為太子中庶子嘗謂約曰卿方當富貴必不容久滯屈及梁武作輔謂曰我嘗相卿當富貴不言今日富貴便當見由歷侍中左户尚書廷尉續

長子雋不慧位止建安太守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十五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十一

劉悛弟繪　繪弟瑱　崔祖思叔父景眞　祖思宗人文仲　景眞子元祖　荀伯玉　蘇侃　虞悰　胡諧之　范栢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祏劉暄　蕭惠基弟惠休　惠朗　張岱兄子緒　江謐　謝超

宗　謝朓　謝顥弟瀟　到撝　沈憲　沈沖　張融融弟寶稱　王秀之從父弟延之阮韜延之子綸之綸之子昕秀之子峻　王瞻從叔元載元載弟元邈房叔安　袁彖宗人廓之　劉祥　陸澄　王諶從叔摛何憲孔遏　劉瓛蔡仲熊婁幼瑜瓛弟璡　陸慧曉兄子閑閑子絳厥　絳弟王斌　孔稚珪父靈産　周顒　庾杲之　江斆

何戢從叔昌寓　蔡約　裴昭明　顧憲之　孔琇之

王逡之

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

爲三里以别宋氏帝族悛父劭宋鎮軍將軍自有傳悛
少隨父征竟陵王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爲桂陽
王征北中兵參軍與武帝同直殿内深相款好並爲宋
明帝所親待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讐
改名悛焉武帝常至悛宅晝臥覺悛自捧金澡罐受四
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後遷安遠護軍
武陵内史郡南古江隄久廢悛修未畢而江水忽至百
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

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彊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
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荆州僮出謁至
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勑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
千萬人悛人人執手繼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桂
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悛時
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頂後傷缺悛割髮補
之持喪墓側冬月不衣絮高帝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
以書譬悛殷勤抑勉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軍出頓

元武湖悛初免喪高帝召悛及其弟愃入省欲使領支
軍及見皆羸削改貌於是而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
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
侯武帝自尋陽還遇悛於舟渚懽宴敘舊停十餘日乃
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修父友之敬齊
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
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與運隆替不容
復啓意也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

直邪悛曰僕昨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荅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迎荅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悛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下再拜泣涕悛於州治下立學校

得古禮器銅罍甒㮤山銅罍罇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修山池造甕牖武帝著鹿皮冠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帝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

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畧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奥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

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
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
以爲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
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
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
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
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
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

寢永明八年悛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處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畧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

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工費多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悛既藉舊恩尤能悦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戶尚書尋除正明

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惔歷朝皆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鏘納惔妹爲妃明帝又爲晉安王寶義納惔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惔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初宋桂陽王休範舉兵犯闕惔父勔領兵鎮扞石頭兵敗死之惔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三子孺覽遵俱知名惔

弟暄位太子中庶子子苞與孺覽遵皆列在梁史愃弟繪字士章解褐著作佐郎爲高帝行參軍帝見而歎之曰劉公爲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以繪爲鎮西外兵參軍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時琅邪王鋼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閤下自有二驥也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者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

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嘿然不答亦無忤意歎其辯速
繪在郡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
似既而問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以年
少講學處之邪召爲中書郎掌詔誥勑助國子祭酒何
允撰修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議皆湊竟
陵王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以言辭辯
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
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

人間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爲
表言其事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
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甫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
被勑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
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爲使君隆昌中悛
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解之乃免
死引爲録事典筆翰明帝即位爲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
晊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内史行湘州事寶晊

妃悛女也寶眰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眰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爲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及梁武起兵以繪爲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昬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及東昬見殺城内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梁史有傳繪弟瑱字士温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世所稱

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嬭示妃妃視畫竟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恩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瑱仕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

諲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年一十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爲列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便爲四凶之五使君若清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也由是諸雜神並除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預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啓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高帝從之自相國從事

中郎遷齊內史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羮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羮膾吳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鼈膾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蓴羮豈闗魯衛帝甚恱曰蓴羮故應還沈高帝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徳不宜如此帝聞之曰祖思還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閎曰

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接眷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說之及帝受禪閎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黄門侍郎武帝卽位祖思啓陳政事以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宜於太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劉備

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幬三齊苮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文仲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曰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如此

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
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
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户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
漢編户千萬太樂伶官才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
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
八人而編户千萬今户口不能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
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既多又傷
敗風俗今欲撥邪聲歸正道莫如罷雜伎王庭惟置鍾

籥羽戚登歌而已上詔報答後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
清簡而謙卑下士言議未甞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
幾卒上深加歎息祖思叔父景眞位平昌太守有惠政
甞懸一蒲鞭而未甞用去任之日人士思之爲立祠子
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爲延昌主
帥從駕至何美人墓上爲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
爲善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將少游至元祖言少游
臣甥有班倕之工今來必令模寫宮掖未可令反上不

從少游果圖畫而歸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常賜手勑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沖啓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戍寇𢽾須沃實乞權斷販過淮南而徐兖豫司諸州又各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爲百姓所懷除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從封隨縣嘗獻高帝纆𩯭繩一枚上納受之後卒於汝陰

太守贈徐州刺史謚襄子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爲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高帝鎮淮陰伯玉爲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黄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羣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儛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翅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旨伯玉勸高帝命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

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
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
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曰卿比看景秀
不荅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當吞刀刮
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爲忠信士後隨高帝
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别宅
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高
帝爲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

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下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時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凡六唾呪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效矣昇明初仍為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

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任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眞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眞白服乘畫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祗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允叔先已陳景眞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爲太子至是

有改立之意武帝東還高帝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勑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允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勑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宮名諸王宴飲因游元圃園長沙王晃捉華蓋臨川王

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與
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
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徵敬則則東宮殆廢高帝
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任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
休出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
王晏共載弔之五吏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
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淵衛軍王儉俱
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

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弔比出二人饑乏氣息惙然切齒
形於聲貌明日入宮便言云臣等所見二宮門及齋閤
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也續復言外論云千勅萬令
不如荀公一命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
武帝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
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
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而允叔爲太子左率吕文顯
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初伯玉微

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其家尋求不能得後出家爲尼伯玉卒致敗亡云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侃涉獵書傳出身補良城令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帝用爲冠軍錄事參軍是時新失淮北高帝北戍鎮淮陰不

滿千人每歲秋冬間邊淮騷動常恐虜至帝乃作塞客吟以喻志侃達上之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以府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爲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帝每遷隨府轉復爲帝太尉諮議侃事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齊臺建爲黄門侍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謚質侯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尸尚書父秀之黄門郎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戸外問内豎消息問未知轉嗚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惟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黄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唯悰一人來赴初武帝始從宦家貧薄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内史悰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

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不悰曰何曾
食蔬有黃頷臛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
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
馬内馳逐人被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
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驟遷祠部尚書
武帝幸華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粣及雜肴數十轝太官
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祕不出上醉後體
不快悰乃獻醴酒鯖鮓一方而已鬱林王立兼大匠卿

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
衣領職鬰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
有此理邪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
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
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
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
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
給事中光禄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悰性敦實與人知

識必相存訪親疏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仕宋爲邵陵王左軍諮議武帝爲江州以諧之爲别駕委以事任建元二年爲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奬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宮内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正未諧之答曰宮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宮人頓成傒語帝大笑徧向朝臣說之永明五

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甞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旣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栢年求佳馬栢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

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栢年云胡諧是何傒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元邈代栢年栢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栢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栢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虎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謚肅侯栢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

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
善荅因見知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尚書庫部郎父
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仕宋為烏程令
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
武坐免官元徽中為尚書右丞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
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
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州

縣轉多與用漸廣慮不支歳月朝議優報之轉少府高
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
屐親視之訛黑斜鋭蔑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
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着已三十年貧士
竟不辨易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
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
敢當帝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
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席上之美

齊名見遇遷黃門郎領本郡中正先是宋世人籍欺巧
及高帝即位勑玩之與驃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
元二年詔輔臣曰黃籍民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甿俗
欺巧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
户存而文書已絶或人在而反託死叛停私而云隸役
身彊而稱六疾編户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
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
易諸賢並深明治體各獻嘉謀以振澆化玩之表言便

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別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縁籍注雖正猶彊推却以充程限既連年不已又讁巧者戍縁淮各十年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號置太子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虚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

思祖遣峽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唐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彊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矟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旣伏誅内外莫不震肅由是乃詔謫役邊疆各許還本土玩之以久宦年老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儉逷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

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琯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皁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父超九真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爲湘東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爵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

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吳喜愛
其才後投吳喜爲喜輔師府錄事參軍喜薦之於明帝
得在左右版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
休多藝能炙至鬻味無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内後
宫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痿不能御内
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宫皆使休筮之以故得親密
馬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羅彦遠以善碁見親婦妬傷
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彦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

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埽帚皂莢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項之啓言宋世載祀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爲本而忽憚世譏卿便應辭之如事可獲何惰晩節邪四年出爲豫章内史

辛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
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而右
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
徒右長史祏姑爲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妃追謚景皇
后生明帝祏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
祏爲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
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時新立海陵

人情未服祏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

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旣而祏勸帝出以示人晉

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

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

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祏憂虞

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祏寧朔將

軍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

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卽位遷守衛尉

安陸縣侯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禄大夫父德麟以帝舅亦贈光禄大夫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為雍州暄時方希内職不願遠役投於祏祏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躓令為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令使卿為雍州閫外一以相委祏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祏侍

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祏弟衛尉祀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遥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詔東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即位祏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羣臣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動止關諮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祏

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爲帝所委任祏常裁抑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既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元劉暄初為寶元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元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巳煮鵝不煩復此寶元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

祏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巳失
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决遙光大怒遣左右
黄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
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在殿內
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
静以鎮之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
以王敬則勲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
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祀祏同日見殺祏任寄雖重而

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祏等旣誅帝恣意游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親餘誰荅曰江祥今猶在也乃於馬上作勑賜祥死祀字景昌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廞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旣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祏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户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遂光事起以討

劉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梅蟲兒徐世摽構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世摽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暄爲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祏羣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蕭惠基南蘭陵人也父思話宋贈征西將軍儀同三司

自有傳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除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使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酋反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斬賊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或問其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駈馳而已豈吾懷素之本邪遷黄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

也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帝頓新亭壘以惠基
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内了不
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高帝以秉是
惠基姊夫惠基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
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高帝即位爲都
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
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遷太常
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而雅

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
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碁人琅邪王抗第一品
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
思莊戲遲巧於鬬碁宋文帝世羊元保爲會稽帝遣思
莊入東與元保戲因制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高帝使思
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畢上倦遣還省
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世或云思
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

並至給事中永明中勅使抗品碁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明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洽附載從兄昕素傳列在梁史惠基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勅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

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禄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陽賊髙帝赦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坐法免官惠朗弟惠蒨位左户尚書子介亦附晰素傳

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父裕宋會稽太守自有傳岱仕宋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

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孝武曰觀過可
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
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
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鎮廣州豫章王
爲車騎將軍鎮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將軍鎮南兗州岱
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
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
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

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
耳入為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南徐州割吳郡
屬焉高選佐吏孝武召岱謂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
多今欲用卿為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
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為吳興太守元徽中
為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
王儉為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為宰相
以此頗不相善岱兄子瓌與弟恕共誅吳郡太守劉遐

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
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環同勲自應有賞岱
曰若以家貧賜禄此所不論若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加
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
淵謂得此過優若别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别是一理詔
更量出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仕清直至郡未幾手
勅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
用卿為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中詔以家爲府武帝即位

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寛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貞子岱兄演仕宋位太子中舍人演子緒字思曼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皆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

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
職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
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
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
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淵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
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高帝太傅長史建
元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
緒過江來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

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經緒坐遠不聞僧達言上難移緒乃遣僧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令以王延

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於周
易言精理奥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
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
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
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
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
長沙王晃屬選用呉郡聞人邕為州議曹緒以資籍不
當執不許晃遣書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

州郡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悛之為益州獻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為尚書令丹陽尹時諸令史來問迅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答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瑀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

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勑王晏曰吾欲令司徒
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
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終日
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
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翣止以蘆葭轜車引柩靈上置
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
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
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宂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以險行

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
允兄充知名列在梁史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祖秉之宋臨海太守自有傳
父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弒立殺徐湛之徽以黨與
見誅謐坐繫尚方宋孝武平建鄴乃得出爲于湖令彊
濟稱職宋明帝爲兗州謐傾身奉事爲帝所待及即位
以爲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嘗召見狎侮之謐再遷右
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

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𡙡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玄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義云十九猶爲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理無據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謚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謚又奏𡙡先不研辯混同謬議準以事例亦宜及咎𡙡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爲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敎苛刻僧遵道人與謚情欵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遵道裂衣食之盡而死爲有司奏徵

還明帝崩遇赦免高帝領南兖州謐為鎮軍長史廣陵
太守入為遊擊將軍性疏俗善趨時利元徽末朝野咸
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敗僅得免禍蒼梧
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竭誠歸事高帝昇明元年
為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沈攸之事起議加高帝黄鉞
謐所建也事寧遷吏部郎建元元年位侍中既而驃騎
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謐為長史封永新縣伯三年為左
户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主帥皆悉以委謐尋勑選

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可遷掌
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幹職高帝崩謐稱疾不入衆頗
疑其怨不預顧命也武帝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
時武帝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閒曰至尊非起疾東宮
又非才公今欲何計武帝知之出為鎮北長史南東海
太守未發憂甚乃以弈棊占卦云有客南來金椀玉杯
上使御史中丞沈冲奏謐前後罪惡請收送廷尉詔賜
死果以金罌盛藥鴆之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政亦深苛

民間牓死人髑髏爲謚首介棄官而去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内史自有傳父鳳與超宗坐靈運事徙嶺南鳳卒徙所超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罄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

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
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毛至閤待不得乃去泰始中
爲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並
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
議高帝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左衛將軍
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
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
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高帝謂四坐曰此客

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杯辭氣横出高
帝對之甚歡拔爲驃騎諮議及齊受禪轉黄門郎有司
奏撰立郊廟歌上敇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
稚圭太學博士王咺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冏何曇秀
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
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
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
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

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雁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
免官禁錮十年後司徒褚淵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
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為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曰
落水三公墮車僕射淵出水霑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
舫抗聲曰有天道馬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伯河
伯不受淵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
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
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為子娶張

敬兒女爲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逡之奏彖輕文畧奏撓法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免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嶲行至豫章上勑內史虞悰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

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
盡之才卿弟幾卿列在梁史
謝朓字𤣥暉超宗之族父而宋左僕射裕之姪子也祖
述吳興太守附載裕傳父緯散騎侍郎朓少好學有美
名文章清麗為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荆
州好辭賦數集僚友𤣥暉尤被賞遇流連晤對不捨日
夕長史王秀之以𤣥暉年少相動欲以啓聞武帝嘗勑
令還都朓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

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爲牋辭子隆時荆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勅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辭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黄

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其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常俗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令授超階所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讓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非疑朓又啓讓上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

王寶元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爾遥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朓欲以爲肺腑朓自以受恩明帝非渢所言不肯答少日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又説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令地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朓爲東陽郡祏固執不

與先是朓常輕祏爲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佳祏以爲輕巳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带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没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

曰卿入地之美無慙小選但恨令自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文筆未爲時知孔稚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稚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濬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公主適濬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暫隨母向州及梁武即位二主

始隨內還梁武意薄謨又以門單欲更適張弘策子弘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如詩贈主主以呈帝甚嘉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

謝顥字仁悠朓之族子也祖密宋侍中父莊中書令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莊附載密傳顥少簡靜宋末爲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宥而不問永

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
目卒於北中郎長史顥弟瀹字義潔年七歲王彧見而
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
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以女妻之厚
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莊兒
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湛湎千日悛甚慙
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
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

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卽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己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劔瀹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

爲酬對加領右軍將軍凡朏在吳興論啓公事稽晚藹輒代朏爲啓上知非朏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朏爲吳興藹於征虜渚送别朏指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劉瑱沈昭畧交飲各至數斗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儉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勅藹撰碑文其辭甚佳子覽附載凡朏傳列在梁史

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護軍將軍自有
傳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撝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
收物情以撝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戸郎中擢爲太子洗
馬撝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千萬宅宇山池
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游愛妓陳玉珠
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帝令有司誣奏將殺之
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
是更以貶素自立明帝崩弟賁讓封還撝朝議許之弟

逌元徽中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逌猶豫見殺逌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堊刷其家門須臾而滅明日而逌死問至撝懼詣高帝謝卽拔撝武帝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國除武帝卽位累遷司徒左長史宋時武帝與撝同從宋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又數遊撝家懷其舊德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

謂庾杲之曰蠢爾蠻荆其俗鄙復謂虞悰曰斷髪文身其風陋王晏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王散騎復何故爾晏先為國常侍轉員外散騎郎此二職清華所不為故以此嘲之王敬則執榠查以刀子削之又曰此非元徽頭何事自契之為左丞庾杲之所糾以贖論再遷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不脩部下敬為有司舉免官後為五兵尚書廬陵王中軍長史卒子沆嗣列在梁史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説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少有幹局爲駕部郎宋明帝與憲圍碁謂曰卿廣州刺史材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美以爲方圓可施少府管掌煩冗材幹者並吏其職憲以吏能累遷少府卿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高帝以山陰戸衆難御欲分爲兩縣武帝啓曰縣豈不可御但用不得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績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

才後爲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兖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賜死憲坐不糾免官後除散騎常侍未拜卒當時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目見可欲必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位至廷尉卒

沈冲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文宋廣陵太守爲孝武帝所忌收付廷尉賜死自有傳冲涉獵文義仕宋歷

位撫軍正佐兼記室及父懷文得罪被繫沖與兄淡深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孝武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曰宜急殺之使其意分竟殺之元景為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累遷司徒錄事武帝為江州沖為征虜長史尋陽太守建元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為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深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

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明中深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深子績父在僦白幰車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爇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如兄弟後並歷侍中武帝方欲任沖尋卒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父暢宋會稽太守附載其叔

父南蠻校尉邵傳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旣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儭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正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嶂嶮獠賊執融將殺而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

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爲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覬之與融兄有恩好覬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展善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射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改爲儀曹郎尋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敬道鞭杖五

十寄繫延陵獄大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復位攝祠部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勔戰死融以祠部議上應哭勔帝納之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廚見宰殺廻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友融父暢爲丞相義宣長史義宣敗暢幾爲王元謨所殺時元謨子瞻爲南陽王長史暢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

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自樂但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旣長束帛禽鳥男禮巳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頓弱豈能以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

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人才竟不果用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脩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高帝素愛融爲太尉時與融欵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然過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

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
一量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
席上曰何乃遲爲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
淮而退帝問羣臣彼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在
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爲捷
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
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請假
還鄉詣王儉别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前

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爲不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參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勑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

職融容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草帶寬殆將至髀謂曰草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以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遣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道固顧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摇食指半日每出入朝

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時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爲負土成墳至是融啟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

相事難吾以不同將見殺緣司馬竺超民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微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甍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旐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平生所善自當陵雲一笑三千買棺無制衣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事哀畢各遣還家曰以吾生平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閤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問律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正當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臨卒又誡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文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别遺爾旨吾文體英變而屢奇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文集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其故融云蓋

王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融第六弟寶稱建武中出為廬陵太守時名流謝瀹何點陸慧曉孔稚珪至融弟鐵之舍𪓐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稚珪及融並第五寶稱永元中為湘州行事蕭頴胄在江陵乘腰輿詣頴胄舉動自若頴胄問何至之晚荅曰本朝危亂四海横流既不能為比干之死實未忍為微子之去是以

至晚顏冑深以爲善即用爲相府諮議參軍後位御史
中丞
王秀之字伯奮琅邪臨沂人祖裕之宋特進左光禄大
夫自有傳父瓚之金紫光禄大夫秀之始仕宋爲太子
舍人父卒爲庵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
淵見秀之貞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兩府外
兵曹參軍後爲晉平太守至郡朞年求還或問其故答
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

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乃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齊受命爲豫章王嶷驃騎長史嶷於荆州立學以秀之爲儒林祭酒武帝即位累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之有特操徐羨之傅亮當朝裕之不與往來及致仕隱吳與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貴要瓚之終不詣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

與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隨王鎭西長史南郡内史後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先爲諸王長史行事便歎曰仲祖之識已見於今可以止足便無復仕進志止營理舍亭山宅有終焉之志及除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祭則酒脯而已世人以僕妾直靈助哭當由喪主不能淳至以多聲相亂魂而有靈吾當笑之諡曰簡子秀之從父弟

延之字希季父昇之位都官尚書延之少而静默不交人事舉秀才累遷司徒左長史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具啓宋明帝即勅材官為起三間齋屋出為吳郡太守罷還家産無所增益遷吏部尚書尚書左僕射宋德既衰高帝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高帝以此善之宋昇明三年出為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元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

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至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高帝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别意當由劉家月旦故邪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禄大夫裕元孫也爲南兖州别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韜少歷清官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官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

始興王師卒延之居身簡素清靜寡慾凡所經歷務存
不擾在江州祿俸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未嘗出戶吏
人罕得見焉雖子弟亦不得妄前時時見親舊未嘗及
世事從容談詠而已後為尚書左僕射尋領竟陵王師
卒謚曰簡子綸之字元章為安成王記室參軍嘗預召
會退居僚末司徒袁粲聞而歎曰格外之官便今日為
重貴遊居此位者遂以不掌文記為高自綸之始也永
明中歷位侍中出為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

墓圖畫陳蕃華歆謝鯤像於郡朝堂爲政寛簡稱良二千石武帝幸瑯邪城綸之與光禄大夫金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奏免官後位侍中都官尚書卒自裕之至綸之並方嚴皆尅日乃見子孫蓋家風也綸之子昕有業行居父憂過禮謝瀹欲遣參之孔稚珪曰何假參此豈有全理竟以憂卒秀之子峻字茂遠少美風姿善容止位桂陽内史梁天監初爲中書侍郎梁武帝甚悦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識累遷侍中吏部

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仕進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太守平心不畏彊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峻爲侍中已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卒謚曰惠子子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主琮不慧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下官曾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耳

王瞻字明遠一字叔鸞太原祁人也父元謨宋護軍將軍豫州刺史自有傳瞻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秉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秉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嘗候嶷高論武帝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興嶷言次忽問王彧兄楷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稱嶷小名曰夕汝兄愚那得忽來問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

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之於色後歷黄門侍郎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然無言瞻從叔元載字彥休父翹東莞太守元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元載起義送誠於高帝封鄂縣子建元元年爲左户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元載弟元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

史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欲北親魏遣書結元
邈元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
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
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
也元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
執之并求元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
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苟伯玉
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元邈罷州還高帝

塗中要之元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稱高帝有異
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泰山太守
元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
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建元初亡命李烏
奴作亂梁部元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
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元邈出奇兵
破之高帝聞之曰元邈果不負吾延興元年爲中護軍
明帝使元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元邈苦辭不行及

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陵王子敬元邈不得巳奉㫖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中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子長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袁彖字緯才陳郡陽夏人宋贈侍中湛之從曾孫也湛自有傳祖洵吳郡太守父覬好學美才早有清譽位武

陵内史豢少有風氣善屬文及談玄舉秀才歷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雍州刺史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喜足懋先基矣史公豢小字也及顗在雍州舉兵事敗爲宋明帝所誅投尸於江不許歛葬豢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尸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身自負土懷其文集未甞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司徒粲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仕宋爲高帝太傅相國主簿祕書丞入齊爲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郎兼御

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後拜廬陵王諮議
時南郡江陵縣人茍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
淫夜入茍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
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已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
弟爭死江陵令宗躬啓州荆州刺史廬江王求博議彖
曰夫迅寒急節乃見松筠之操危機迴構方識貞孤之
風竊以蔣之胡之殺人原心非暴辯讞之日友于讓生
事憐左右義哀行路昔文舉引謗獲漏疏網蔣之心迹

同符古人若陷以深刑實傷爲善由是蔣之兄弟免死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冠軍將軍監呉興郡事象性剛固以微言忤武帝又薄王晏爲人晏請交不答武帝在便殿用金柄刀子剪爪晏在側曰外聞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帝窮問所以晏曰袁象爲臣説之上銜怒良久象到郡坐過用禄錢免官付東冶象妹爲竟陵王子良妃子良世子昭胄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慘悴帝問其故昭胄流涕曰臣舅負罪今在尚方臣母悲泣

不食已積日臣所以不寧帝曰特爲皃赦之旣而帝遊孫陵望東治曰治中有一好貴囚數日與朝臣幸治履行庫藏因晏飲賜囚徒酒肉勑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後爲侍中彖充朕異衆每從射雉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孝義隆昌元年卒謚靖子彖宗人廓之字思度宏之曾孫也父景雋宋世爲淮南太守以非罪見誅廓之終身不聽音樂布衣蔬食足不出門示不臣於宋時又以比晉之王裒顔

延之見其幼時歎曰有子如袁廓足矣齊國建方出仕稍至殿中郎王儉柳世隆傾心待之爲太子洗馬于時何僩亦稱才子爲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惻麗太子甚悅廓之諫之曰夫楊畔既非典雅而聲甚哀思殿下當降意簫韶柰何聽亡國之音太子改容謝之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曾祖穆之宋佐命元勳贈侍中司徒自有傳祖式之宣城淮南二郡太守俱有傳父敳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軍參

軍少好文學性韻剛踈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是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啓聞武帝銜而不問歷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祥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爲

令僕矣其侮慢如此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懐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寳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啓武帝帝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别遣勅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闗他人見卿擬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

陸澄字彦深吳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宋太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春秋逆王后于齊並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

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絶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爲刼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儀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

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悅爲此官以君繼之始無慙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事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闥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王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糜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

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尚來說元凱
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畧范率由舊
式凡此諸議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
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畧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
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
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
以讀書爲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
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

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十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禄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說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禄大夫加散

騎常侍末拜卒謚靜子年七十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初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買劵澄爲中丞測遂爲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晉少傅雅玄孫也祖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諶爲

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彧國常侍鎮北行參軍
及彧即帝位是爲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
人諶有學義甚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屢諫
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棊置
圍棊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棊州都大中正諶與太
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庚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
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後爲尚書左
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黄門郎永明

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黃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諶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兖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達九年卒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

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掌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摛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永明八年天忽黄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

融上金天頌擒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用爲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時有何憲者字子思廬江灊人博涉該通畢覽羣籍天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說一事并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爲友憲位本州別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時又有孔逷者字世逸會稽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曹

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逷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為宰相逷常謀議帷幄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逷猶陛下之有臣也永明中為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逷何憲為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為撰祭文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為說之精意聽

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别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以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

仕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高帝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論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誡前軌之失加之以寛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及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勑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宫門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

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卽所
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
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司徒褚淵宣旨喻
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
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
不就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爲曄講除會稽
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
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言情固辭不受除步兵

校尉又不拜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
遊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瓛謙
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
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
漏學徒景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
修謁七年表武帝為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
徒皆賀瓛曰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
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瓛學者

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於巘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
並弔服臨送時年六十六巘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
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嘗謂親戚曰阿稱便
是今世曾子阿稱巘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
中高帝與司徒褚淵爲巘娶王氏女王氏因穿壁掛履
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悦巘卽出其妻及居母憂不
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鵂鶹鳥巘在山三
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

及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右以來陰陽歷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瓛亦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捃拾三十卷瓛弟璡字

子敬方執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建元初為武陵王曄冠軍征虜參軍瓛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是辛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過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瓛夜隔壁呼璡共語不答方下牀着衣立然後應瓛

怪其久琟曰向來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
琟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時
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闇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琟也
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
慧曉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伯父仲元又為侍中
時人方之金張二族父子真仕宋為海陵太守時中書
舍人狄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

請發人脩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
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
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户陸子眞五世内侍我之
流亞子眞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
介正立不雜交遊會稽内史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
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叅軍以母老還家
侍養十餘年不仕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隣族來
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

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盧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錄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水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出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

陸慧曉並宅其間有水必有異味遂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旣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臨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後爲司

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代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悪人無

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
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
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内史如故
俄徵黄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内
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伎一人欲與
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
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以事誚問慧曉
仍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

十之年不能復詣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晉安王鎭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復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令且就朝廷借之以鎭南兗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鎭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其切者乃以爲輔國將軍南兗

州刺史加都督至鎮俄爾以疾卒贈太常三子僚任倕
並有聲時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兖州三子依次第作
一讓表辭並雅麗時人歎伏僚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
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倕梁史有傳
慧曉兄子閑字遐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
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别駕明帝崩閑謂所親人曰宫車
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
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遥光據

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闓曰吾爲人吏何可逃死臺軍攻陷城闓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闓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摽命殺之闓四子厥絳完褰絳字魏卿時隨闓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厥字韓卿少有風槩雅好屬文永明元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暠之表薦厥州舉秀才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

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蠭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大旨與宫商相變低昻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諳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黄擿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韻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

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巓之説興玄黄於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茍此祕未覩兹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宫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

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地乎意者
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
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
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
洛神池鴈便是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
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
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
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

工拙壤隅何獨宫商律吕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宫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思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

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才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

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辯盡此約論
四聲妙有銓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時有王斌者
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
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不脩容儀甞弊衣於瓦官
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
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駡曰那得此道人祿蔌似
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旣有敘勲僧正何爲無
隊父道人不爲之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坐皆屬

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事難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時又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厥弟襄附載倕傳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産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静屋四面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

郭輒於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嶶中爲中散大夫頗解天文好術數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産容白高帝曰沈攸之兵衆雖彊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篋盛靈産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産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遺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

與江淹對掌辭筆爲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永明中歷位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裴杜預注律二十卷曰張杜律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删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裴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十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

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摘其違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決至九年成書稚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所奏獲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有欲讀者策試上過高第即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建武初爲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

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欵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稚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稚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慙色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

以淋昇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周顒字彦倫汝南安成人晉左光祿大夫顗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攜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仍爲府主簿嘗謂惠開性太險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侯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玄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内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

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元嶶中詔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高帝輔政引接顒顒善尺牘沈攸之送絶交書高帝口授令顒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文惠在東宫顒遷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深見賞遇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

載頗見宗錄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
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重如此顥於鍾山西立隱舍休
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射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
著作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
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顥書元圃茅齋壁國
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來就顥換之顥笑而答曰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顥虚席晤語辭韻如流
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

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言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郎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世後卒於官子捨列在陳史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雍州刺史以善政聞父粲爲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累遷尚書左丞衛軍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

之爲衛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
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
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歷位黄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叅
掌大選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武帝令對魏使兼侍中
上每歎其風姿之美柳世隆在御坐謂武帝曰庾杲之
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眞上甚悦王
儉乃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職若以其卽眞
當在胡諧之後武帝嘗與朝臣商畧酒後謂羣臣曰我

後當得何謚羣臣莫有答者王儉因目杲之杲之從容
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
輕所仰量時人雅歎其辯答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
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
欲掃蕩京洛尅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
不答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勅杲之及濟陽江淹
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再遷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
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貞子

江敳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曾祖夷宋湘州刺史自有傳祖湛吏部尚書父恁著作佐郎敳母宋文帝女淮陽長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敳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中書郎敳庶祖母王氏老疾敳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奉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初湛娶褚秀之女大義不終褚淵爲衛軍

重斅爲人先通意引爲長史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轉高帝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高帝即位斅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清啓求自解初宋明帝勑斅出繼其叔愻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斅一人傍無朞屬斅宜還本若不欲江愻絶後可以斅小兒繼愻爲孫尚書參議以閒世立

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隧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斅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為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未拜門客通贓利武帝遣使檢覆斅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斅若能臨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中為竟陵王司馬斅好文辭圍碁第五品為朝貴中最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斅今重登禮閣兼

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旣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斆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旣以何肩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斆謝瀹我不得厝此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

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眞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斆風格不爲權倖降意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宫斆至雲龍門方知廢立託散動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秘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卒年四十四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疋子蒨啓遵斆命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謚曰敬子子蒨列在梁史

何戢字惠景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中書令自有傳父

偃吏部尚書被遇於孝武帝戢以選尚山陰公主拜駙
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
淵入内侍巳淵雖見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
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
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内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高帝
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歡宴上好水引䴵戢令婦女躬
自執事以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累遷高帝相國長史
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

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戢資重欲加散騎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少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騎亦不爲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左衛將軍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曾賜戢蟬雀扇乃

顧景秀所畫時呉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絶
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明年卒時年三十六
謚懿子女爲鬱林王后以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戢從叔昌寓字儼望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
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藉甚仕宋爲尚
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
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還爲高帝驃騎功曹昌寓
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冤又與司

空褚淵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歴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㝢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爲荆州以昌㝢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事明帝將踐阼先使裴叔業齎㫖詔昌㝢令以便宜從事昌㝢拒之曰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卽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沿流之計

耳昌㝢素有名德叔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㝢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㝢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㝢以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遥遥華冑昌㝢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後史有傳

蔡約字景撝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尚書自有傳父興宗光祿大夫約少尚宋孝武帝女安吉公主拜駙

馬都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冠解劒於省眠至下鼔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明帝爲録尚書輔政百僚脫屐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

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樽列在梁史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祖松之宋光祿大夫自有傳父駰南中郎外兵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曰禮納徵儷皮鄭云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

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纁中出爲長沙郡丞羆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歴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魏武帝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内史郡人龔元宣云神人與

其玉印玉版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武帝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遷射聲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爲王元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産

業中興二年卒子子野列在梁史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宋湘州刺史覬之之孫也覬之自有傳憲之性清直宋元嶶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史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爲

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死生之别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後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武帝於餘姚立邸頗

縱橫憲之至郡即日除之文度後還葬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甚銜之亦卒不能傷也時西陵戍主杜元懿以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往來倍於他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求加至一倍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會稽使陳得失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立此濟急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故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

其例也而後之監領各務已功或禁遏別道又生理外凡如此類不經逮煩牛者上詳被報嘗停格外十條從來喧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之從豐良由飢餒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摧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唯新加無贏並皆舊格有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爲害不小又

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南兗南豫二州事典籤諮事未嘗接以顏色動遵法制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人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卽命罷屯禁遷給事黄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時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永明中爲豫章内史在任清簡務存寛惠有貞婦

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梁武平建鄴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别駕從事史比至而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因求還吳就加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儋石及歸蕭然環堵不免飢寒天監八年卒於家臨終爲制勑其子薄葬務從簡素所著詩賦銘讃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宋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靖之孫

也靖自有傳父靈運著作郎琇之幼爲國子生舉孝廉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答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獻乾薑二十斤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欲令殺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奐奐列在

陳史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御史中丞父瓌之司空諮議參軍從兄准之宋丹陽尹贈太常逡之少好學博聞仕宋位吳令昇明末尚書左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

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遜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時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遜之先上表立學轉國子博士又兼著作郎永明起居注後位南康相光祿大夫加給事中遜之率素不澣几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位長水校尉撰齊儀職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啓上其書凡五十卷詔付祕閣

(seal stamps)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宋　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十二

梁

王茂　曹景宗　王珍國 張齊　席闡文　夏侯詳 子亶

夔 魚弘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弘策

子緬
纘綰
庾域子子
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譪子法
才

法藏法
藏子子雲

王茂字休遠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勲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封上黄縣男茂年數歳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戸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沉隠不妄交遊身長八尺絜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歎曰王茂先年少堂堂

如此必為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祕書郎歷參軍校尉累年不調茂亦知齊之將亡求為邊職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武帝一見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矟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

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得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披推赤心遂得盡力義師起茂與張弘策勸帝迎和帝不從武帝發雍部每遣茂為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子陽等斬馘萬計從武帝東下復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軍王珍國盛陳兵於朱雀門衆號二十萬遣使度航請戰及戰茂與曹景宗等不利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

遂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宣陽門是役也茂勲第一亦欣慶之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為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羣盜之燒神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

門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
遏姦盜自表解職優制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
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為江州刺史南討之伯
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
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軍退乃班師還侍中中衛將
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
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
後每見言色帝嘗宥之而不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茂

辭京尹改領中衛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
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中衣冠儼然僕妾莫見其
惰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為衆所瞻望明
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
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
處被服同於儒者視事三年薨于州年六十武帝甚悼
惜之贈侍中太尉加班劒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
初茂以元勳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

墮心甚惡之既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斷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賜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斬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至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於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

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為樂年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
出州以疋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遭蠻賊數百圍之景宗
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
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輙放卷嘆息曰
大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
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
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
鄉里以此義之齊建武二年魏攻壽春赭陽景宗為偏

將以衝堅陷陣功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軍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武帝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為竟陵太守及武帝起兵景宗亦聚衆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

帝位然後出師為萬全之計武帝不從以景宗為前鋒
軍及漢口命景宗與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於七
月郢城降復率衆前驅取建康路次江寧東昏遣將軍
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景宗始至營柵未立居士望而
輕之因鼓譟前薄景宗被甲馳戰短兵纔接居士棄甲
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譟而前徑至皁莢橋築壘景宗
又與王茂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
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虜奪子女景

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横人頗厭之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闕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

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勅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也景宗不進豈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很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

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軍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輒為大眼所畧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遣抄畧輒為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

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譟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而奔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于京師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

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將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將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

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增封進爵為公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所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

帝以此嘉之景宗妓妾至數百人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黙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輙諌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礔礰聲箭發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鹿數肋而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轉動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輙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氣盡

景宗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徧往人家丐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輕剽因弄人婦女奪人財物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武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事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為笑樂七年遷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既方伯之弟又是豪彊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

壻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荅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錙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為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王珍國字德重沛郡相人也父廣之齊鎮軍將軍自有傳珍國仕齊為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飢珍國乃發米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勑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永明初遷桂陽内史討捕賊盜境内肅清罷任還都

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别見珍國還裝輕素歎
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
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
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
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
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
國爲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
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

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為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武帝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郄纂奉明鏡獻誠於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内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武帝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朕昔金何在珍國曰黄金

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滆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先是出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怏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踈退久方有此進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為援因問討賊方畧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為南秦梁二

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馬攺封宜陽縣侯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度嗣張齊字子嚮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荆府司馬桓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吳郡張稷為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為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為南兖州擢為府中兵參軍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殿

內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為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齊進戍南安遷巴郡太守初南鄭没于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

用人無困之既為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謚曰壯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冑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冑同焉仍

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為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闔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縣伯出為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常有三足雀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

閼刺史殷琰名為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思效節若社稷有奉便歸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若謂不然詳願充一介琰許之詳出見勔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内愚迷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施宏曠之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皆相率而降矣勔許之即日琰及衆俱出降一州以全後為新汲令政有異

績豫州刺史叚佛榮班下境内為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别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輙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及南康王為荆州詳遷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武帝起兵與南康王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今許之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

子夔及西臺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頡胄多決於詳及帝圍郢城未下頡胄遣衛尉席闡文如武帝軍詳獻議曰窮壁易守攻取勢難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若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欲所言者難以紙宣輙口布於席衛尉特願垂採武帝加納焉頃之頡胄卒時武帝弟始興王憺留

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左僕射尋授荆州刺史詳固讓于憺和帝詔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又固讓不受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禄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特進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者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

志六年徵為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四上為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為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荆州亶留京師為東昏聽政主帥及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武帝起兵詳與長史蕭頴胄協同密遣人往都下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康城平以亶為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武帝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

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為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為邊人悅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伐帝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及明紹世魚弘張澄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以代邃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相距頻戰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

盛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等稍進𡨋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𡨋後𡨋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𡨋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𡨋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即

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侯簡等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美風儀寛厚有器度獵涉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遠亶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亶歷六郡三州不治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素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

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為夏侯妓衣子誼
襲封豐城縣公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信武將
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
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是時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
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
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内築栅自固及夔至慶
和遂請降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軍旗鼓衆莫敢妄動

凡降男女四萬口收粟六十萬石元顯伯聞之夜遁追禽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及魏郢州刺史元顯達降詔改為北司州以夔為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中大通六年遷豫州刺史加都督豫州積歲連兵民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内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

布政優優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彊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妓妾曳羅縠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恒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子諿嗣官至太僕卿諿弟譒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為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淵明引為府長史淵明被魏因復為侯景長史景反譒前驅濟江頓兵士林館破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畧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施王阮

並有國色淵明被魏囚其妾並還都第譖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

鋒歷南譙盱台竟陵太守嘗語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

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民盡丈夫

生世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懽樂富貴在

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

皆窮一時之驚絶有眠牀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

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為湘東王鎮西

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以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覔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獮猴膊以為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斆其為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為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豎儒守

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仗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都及武帝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遠武陵太守蕭遭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為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擲博無褌褰露為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褌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為巴東相

建平太守初士瞻為荆府城局參軍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天監二年入為直閤將軍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為太子右衛率又出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涖已九及除二郡

心甚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諡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踊而絕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輙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寛厚有大量仕齊累有戰功遷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武帝起兵南康王長史蕭頴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畧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為西

討都督諸軍事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遷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壍道恭輒於壍內列艨艟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壍水道恭復載土㧋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造大梯衝車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

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滅寇令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人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

内糧盡城乃陷詔贈鎮西將軍并尋購其喪櫬八年魏人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乃得歸葬于襄陽子澹嗣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為宋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横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父尸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里由此著名後梁州刺史范栢年版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氐賊

李烏奴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洩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元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襃美之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領襄陽太守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和帝為荆州刺史公則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及蕭穎胄協同武帝起兵以公則為

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囬師南討寶積懼釋甲以俟命焉公則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武帝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帝于夏口時荆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隷焉郢城平武帝命諸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

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漢人性怯懦城内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戰輙先犯公則壘公則奬厲軍士克獲更多及城平城内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初公則東

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
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
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充復公則為政雖
無威嚴然厲已廉慎為吏民所悅湘俗單門多以賂求
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
州以為法則四年徵為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賚送
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
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

友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僶俛辭事若以馬革裹屍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人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公則即斬石榮等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時年六十一武帝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公則為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

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驃嗣有罪國除帝以
公則勲臣特聽庶長子眺嗣眺固讓歴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旅力過人性
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齊世以軍功遷武寧太
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赴援蠻帥田孔明附
于魏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鋭卒攻之旬月之間
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每戰必
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為用命者萬餘人武帝起兵

蕭穎胄以書招之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正當受戮辱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帝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郢和帝即位授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中興元年七月郢州降以本號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

王茂曹景宗等合兵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平遷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焉武帝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日久軍糧乏絶或説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

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元起乃圍城柵其三面而塹焉益州兵亂日久人廢耕農内外苦饑道路斷絶季連計窮會武帝使赦其罪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師武帝論平蜀功復進元起號平西將軍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録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將

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相率為善政元起之克李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絶之蜀土翕然稱焉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遂疏黔婁光濟而政迹稍減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是時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允孔

陵攻東西晉壽並遣使告急衆勸元起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怱怱便相催督黙婁等苦諫之皆不從其言武帝尋亦假元起節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至魏已攻陷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怨望之復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藻恚怒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元起於獄中自縊而死其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

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為汝報讐汝為讐報讐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為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為主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勸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為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為刺史州人為之懼研舉

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逼之人十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二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大通二年為散騎侍郎鄱陽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

而勿失範至復以為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土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膺字公允有才辯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當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李膺事桓靈之主今李膺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初元起在荊州刺史隨王欲版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內甚懼及

城平元起先遣人迎華語人曰庾别駕若為亂兵所殺
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
門造之乞米元起問曰今日有稻幾何對曰二千斛元
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為益州過
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中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
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
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將光濟筮之
過蹇因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

嗣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為竟陵横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及帝踐阼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閤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四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直

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子登嗣累有
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並為當時驍將歷官衛尉
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酇人也少孤家貧傭債以養母行
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
里郡召為主簿不就曰吾當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邪
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所
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

獲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等爭之師入汋均口道根說顯達曰汋均水急不如悉船於酇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為汋均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共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武帝隷於王茂常為前鋒陷陣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武帝即位以為驍

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天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竪眼等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大破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

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乗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豫寧伯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内安之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誼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之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歴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懐在朝

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治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其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假節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將行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者唯餘一死耳今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民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少時遇疾乞還朝廷

徵為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既至以疾卒於官是日輿駕

春祠二廟及出宮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

凶同日今可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

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

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

有勞於王室臨之禮也駕即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

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漢初置都

護府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為居人其後即以康為氏晉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為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寄治于襄陽以穆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撫並為流人所推相繼為華山太守絢少倜儻有志氣齊武帝為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絢特以才力召為西曹書佐永明二年除奉朝請後再遷為華

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永元二年武帝兵起絢舉郡以應之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自是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入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絶倫雖居貴顯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勑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否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

壽陽足引北方童謡曰荆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并灌鉅野澤帝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必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戸取五丁以築之假絔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輙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壊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

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沉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内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混合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拒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

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寸夾之以堤并植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者天地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寛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

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壠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既徵還豹子不修堰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暅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為嚴整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輿駕即日臨哭謚曰壯絢寬

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見省官有繿縷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悦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為馮翊戍主武帝為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版為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為前將軍攻魏梁城戍尅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乗勢追躡攻没馬頭等城城内糧貯魏

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修鍾離城勑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毁西墉時城中之衆纔三千義之督率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為有司所奏免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

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決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寛厚為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民安之改封營道縣侯徵為護軍將軍卒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

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叅軍弘策幼以孝聞母常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為之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後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時𠛬之姜肱兄弟弘策與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常隨帝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軀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帝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乎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漢北有

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軍必動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安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為天下唱先耳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闇弱帝今久疾外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大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兹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者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武帝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

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武帝曰舅欲斆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齊明帝命武帝將兵為援且授以密旨仍代曹虎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武帝曰夜中言當驗武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武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制以武帝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武帝覩海内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時帝長兄長沙宣武王懿罷益州還仍為西中郎長史行

郢州事武帝使弘策到郢陳大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
諸王爭權遂内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
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勑各欲專權且嗣主在宫
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
肯虚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
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猜狹徒取禍
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
覆餗跂足可待蕭坦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材非

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名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而心未之許及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頴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武帝以為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惟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

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遂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
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武
帝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中珍
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
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
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孫
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
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杖得入南

北掖門至夜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弘策踰垣匿于龍廏遇賊見害時年四十七賊又進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臠肉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給弘策宅一區衣一襲錢十萬布百疋蠟二百斤贈車騎將軍謚曰愍侯弘策為人寬厚通率篤

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祿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為張氏寶方當為海內令名也齊永元末武帝師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顔色天監元年弘策遇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縣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帝疑其年少未閑

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决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没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禄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

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閴然如貧素者累遷
豫章内史緬為政任恩不設鉤距吏民化其德亦不敢
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為御史中丞坐收捕人
與外國使鬬左降黄門郎兼領先職俄復舊任居憲司
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
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二年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
明太子亦往臨哭緬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紀
四十卷晉書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

傳嗣緬弟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繼從伯弘籍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常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內書籍帝執四部

書目曰君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
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
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詣纘與錫纘時年二
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為長史兼侍中
時人以為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恨
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
纘相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大通中為吳興太
守居郡省煩苛務在清靜吏民便之大同二年徵為吏

部尚書纘居選後門寒素有一介之善者皆見引拔不
為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
侯袛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愛
賞時纘從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袛嘗預東宮
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謚
聿亦殿下之衡定也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弱愚
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弱藝業何如纘曰
下官從弟雖並無多學術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

然其忤物如此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為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軍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賔客輻湊有過詣纘纘輙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為讓表曰自出守肱股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滞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能有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

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並着綬時並施行改為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吴興吴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賔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屬吴規曰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悦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

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纉一杯酒殺吴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至州務公平遣使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闗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戸者依山險為居歴政不賔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戸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他物稱是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巳為湘

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侯迎及資待
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
付度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理裝當下援荊
州刺史湘東王繹與纘素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譽兄弟
時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慥至
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屆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
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還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
府方還纘乃貽湘東王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

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游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湘東信之乃鑿船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荆湘因構嫌隙纘尋棄其部曲擕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詧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集義舉事無不濟纘以為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

等於西山聚衆纉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追討纉以為赴期大喜及至並禽之纉懼不免請為沙門名法緒詧襲江陵常載纉隨後逼使為檄固辭以疾及軍敗退行至湕水南防守纉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元帝少時纉便推誠委結及即位追思之嘗為詩序云簡憲之為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

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初纘往雍
州資產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貲賄填積及死湘東
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並捶還齋珍寶財物悉付庫以
糟鹽之屬還其家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尚簡文第九
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纘第四弟綰字孝卿少與
兄纘齊名湘東王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為百六
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
武帝遣綰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為國之急惟在執憲

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為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廂時綰兄纘為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出為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城人劉敬宮挾妖道遂聚黨破郡縣進寇豫州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閒賊黨悉平十年復為御

史中丞綰再為憲司彈糾無所迴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為吏部尚書侯景陷宫城綰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授尚書右僕射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祕書丞掌東宫管記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静有名鄉曲文帝為郢州辟為主簿嘆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

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為益州域隨為南中郎記室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任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永元初南康王版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武帝起兵遣使以書招域西臺建

以為寧朔將軍領行選從武帝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謳夬曰黄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武帝黄鉞蕭頴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同即命衆軍便下域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為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遣騎進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

中糧盡將士皆齕草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軍退詔
增封進爵為伯于時兵後大飢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
開倉為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
太守卒于官子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
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
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
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錄
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

以滅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為尚書郎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痛至必叫子輿亦悶絶及父卒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見如馬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為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為庾公初發蜀有雙鳩

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欲為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若有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拘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大通二年除巴陵内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理難全濟豈可貪官陳

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輙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帢履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年二十餘為安豐令有能名後為本州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諶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既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

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用幸自有
餘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日義無
二心帝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要引紹
叔終不受命遙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為雍州
刺史紹叔閒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
朝宰頗疑武帝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
託候紹叔潛使為刺客至州紹叔知之密以白武帝帝
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

是見取良會也賔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覩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東昏續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為刺客詐言作使帝亦先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帝後即位作五字詩具及之帝初起兵紹叔為冠軍將軍改驃騎將軍從帝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謂曰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

恂守河内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内我故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為衛尉卿紹叔少失父家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禄賜所得及四方餽遺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纎毫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

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為衛尉卿以營道縣戶口凋弊改封東興縣侯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為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為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至州創立城隍修治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為左衛將軍司豫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

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以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賜東園祕器衣一襲朝服一具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即歸已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賤童兒時從師受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事文帝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

七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憚之文帝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籤帶蒙令文帝遷領軍補主簿袄賊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以此益知之雍州王奐反勑遣僧珍隷將軍曹虎西討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僧珍甚異之因屏人呼上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於我努力為之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率

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為梁州刺史被魏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閒諜不通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行僧珍固請充使因即日單舸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帝甚嘉之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揣非久安竟弗往時武帝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邛令及至帝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

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竹木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帝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竹木裝為樓艦葺之以茅並皆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賦二張爭者乃息帝以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郢州平帝進軍以僧珍為前鋒大軍次江寧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

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立壘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遥射須至壍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壍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内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建康城平帝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宫與張弘策封檢府庫武帝受禪以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

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祕
書省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
求拜墓帝欲榮之使為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
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
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並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兖州
刺史坐非吕僧珍牀及至別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
以販葱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
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

歸慫肆耳僧珍售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豈可徙之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為恥在州百日徵為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勳任總心膂恩遇隆密時莫與為比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

進祿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初從帝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嘗病熱發黃時心謂必不濟矣主上見語云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帝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常侍鼓吹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為流涕子淡嗣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僧珍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一千萬買隣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為通彊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臣謹按姚思廉之史謂呂僧珍為宋文帝門下書佐文帝為豫州以僧珍為典籤帶蒙令及文帝為丹陽尹又令僧珍為督郵僧珍以天監十年卒李延壽之史亦如此云而以宋文帝為梁文帝蓋誤也按宋史文帝永初中為荆州刺史未嘗為豫州據自宋初至天監十年凡九十餘年矣又姚史云僧珍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帝如此則僧珍當時是一百幾二十歲矣而云年五十八史家訛

謬頗多舉僧珍傳可以知其他不必盡信也今無所

考據但從其舊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世

居江陵方頤隆準舉動醞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

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史

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畧讀具舉慤益善

之齊豫章王嶷為荆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

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山川險易藹

隨問立對若按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譪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譪閉閤讀書後為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既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引見譪問以西事譪占對詳敏帝悅焉用為荊州治中從事勅付以修復府州事譪還州繕治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荊部之為壯觀自晉王悅移鎮以來府舍未之有也豫章王嶷薨譪解官赴喪率荊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

為西中郎以諝為諮議參軍武帝起兵蕭穎冑引諝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畧梁臺建遷尚書左丞時營造器甲船艦軍糧及朝廷儀憲悉資於諝焉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初諝發江陵無故於船中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諝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諝曰昔晉武庫失火張華以為積油萬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

物弘恕二年出為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
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内史崔睦舒因掠
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
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䖍亦明
識有禮訓藹為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秩祿以供焉西土
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
曰法才實才子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縣
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為百城表

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內史法才恥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為寺栖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録事參軍早亡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元帝承制除光祿卿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為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于馬蹄之下

通志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十三

沈約 子旋 范雲 孫伯翳 從父兄縝 雲之 韋叡 叡兄纂 正 稜 叡子放 黯

裴邃 子之禮 高 弟之悌 兄子之高 之悌 弟之横 之 江淹 任昉 柳惔 惔弟惲 惲子偃 惲弟憕 憕弟忱 忱 從叔慶遠 慶遠子津 津子仲禮 敬禮 王

志兄子泰　弟子筠　筠子祥　志弟彬　彬弟寂　志從子騫　騫子規　騫弟暕　暕子承　承弟訓　志從父兄瞻　瞻從子籍

王瑩子實　瑩從父弟亮

王進之子清

王

份子琳　琳子銓　銓弟錫　錫弟僉　份從孫克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伯祖田子晉龍驤將軍始平太守祖林子宋贈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林子璞附田子傳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約時年十三潛竄山谷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

輙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
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
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為荊州又為征
西記室帶關西令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
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
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
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
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

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為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為得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為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初武帝在西邸與約舊游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帝勲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

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為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

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

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右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

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為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禄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

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為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傳嘗侍宴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

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常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約昬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内殿約懼不覺帝起

猶坐如初及還未及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是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竒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黄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啟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奘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

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為啓明帝有勑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勑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勑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邇言十卷謚例

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以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也約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絶粳粱終於南康内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黄門郎旋卒子寔嗣寔弟衆列在陳史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雲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為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為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

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內餉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鱠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內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尅日祭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皆大篆人

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悦因以為上賓自是寵冠府朝子良為丹陽尹雲復為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為南徐州南兖州雲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

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謟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荆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游戲而已武帝時為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為子良所禮武帝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武帝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為齊武帝所

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静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中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永明十年使魏魏人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為設甘蔗黄甘粽隨盡絶益彪笑謂

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晝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內
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別雜調四千石及雲至
郡上其半百姓悅之深為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時
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
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阬見文惠太子先墜
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
知此是何夢卿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恵亦難
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雲之幸於子良江祏

求雲女昏姻酒酣巾箱中取翦刀與雲曰且以為聘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為黄鵠今將軍化為鳳凰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翦刀還之祏亦更姻他族及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又為始興内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並為明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

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
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為神明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
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
時江祏姨弟徐藝為曲江令祏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
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為耻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
赦免初武帝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
歡甚永明末武帝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
依武帝每至雲所其妻嘗聞蹕聲又常與武帝同宿顧

暠之舍暠之妻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
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及帝起兵將至
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欵慮為昬主所疑將求入城
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令天文顯於上災
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
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令羽翮未備不得不
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
昬遇弒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武帝恩待如舊遂

參讚謨謀毗佐大業仍拜黄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

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

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與王

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

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

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

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

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

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太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為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閒外迷圖讖云齊祚不久别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坐

讀書內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恠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令道為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為六宮今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為恨其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為右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暕

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合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為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

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於此即起二年果卒帝為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勑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孫伯翳太原人晉祕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常映雪讀書者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雲從父兄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屩布衣徒行於

路讞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賔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

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
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
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
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
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
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
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
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

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為此可便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後為宜

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
里神廟縝乃下敎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武
帝至縝墨縗來迎武帝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
建康城平以縝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禄而已遷
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
在齊時與亮同臺為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縝
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快快故私相
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為中書郎

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祖元避吏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為光祿勲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毋以孝聞祖征累為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

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
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要
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猶以廉聞宋
永元初袁顗為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為主簿顗到州
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為義成郡故免顗之禍累遷齊興
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
里求為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
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

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武帝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克郢魯平茄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

其上每屋盈滿廒料簡隱卹咸為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永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廒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廒都督衆軍廒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廒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廒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廒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

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

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

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

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

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

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允帥軍五萬奄

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

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

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
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堤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
諸將入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
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
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
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
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
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

流血㪅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酗酒自勸景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鬭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㪅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㪅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㪅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

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逕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勅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

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勇冠三軍所向披靡敵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敵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大眼矢貫右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敵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敵子驥請下城以避箭敵不許軍

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
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
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
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
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
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
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
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降

者尚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

罷軍十三年為丹陽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為雍州刺史
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還為州雙光道候
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
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
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
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
愛撫孤兄子過於巳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
無餘財後為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為人因畫

之於壁以自玩時年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説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鋭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叡雅有曠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

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乗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為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千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為建寧縣

所得俸禄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人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為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出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

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奬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起并王偉送建鄴還為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别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懐孕因指腹為

婚其後各産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
卹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
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焉子粲死於侯景之難列在忠義傳中放弟正字敬直
位襄陽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孺為吏部郎
參掌大選賓友故人無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
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黃門侍郎
子載仕陳為太子右衛率載弟鼎歷陳入隋位光州刺

史載鼎俱列在陳史正弟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為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南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初黯為太僕卿而兄子粲為左衛率黯以故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

用才不識者頗以此議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兾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為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遥光為揚州刺史引邃為參軍遥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為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邉境自効

以為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輙克於是密作没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退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後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

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省息邉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疋邃不欲逆其意納二疋而已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邃為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郛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

邃以援絶拔還於是邃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别邃自為黄袍騎先攻拔狄丘覺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軍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疾篤命衆軍守備身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

將軍進爵為侯謚曰烈邃沈深有思畧為政寛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為邃不死當大闢土宇云子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為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飯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為已死裴為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蘺門外桐栢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黃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

儛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
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為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盾兼中
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
事黃門侍郎魏克江陵隨例入長安邃兄髦位中散大
夫髦子之高字如山頗讀書少負意氣隨叔父邃征討
所在立功甚為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邃
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封都
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勅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

憂還郡起為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盜以為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為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横江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名之以為侍中護軍將軍軍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黄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

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謚曰恭子纖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克江陵力戰死之之高第十二弟之横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為俠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簡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為河東王常侍遷直閤將軍侯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嗣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

令之横下援未及至範甍之横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
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盆城之横斬思立而拒
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横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
卿河東内史隨王僧辯拒侯景景退還東徐州刺史封
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横與杜崱入
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
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
被以成其志魏克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涣挾貞陽侯明

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橫為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贈司空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馬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彦文得罪辭連淹言受

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

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椎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

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

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命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寖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主簿

景素為荆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
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
淹為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
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
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栁世隆淹
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及齊高
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荆
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

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劒之辱紹終為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竒略一勝也寛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鋭而器小一敗也有威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懐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為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

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為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例並為王儉所駮其言皆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

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簡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寛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繢

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疾不豫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輙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内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也累遷祕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如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

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武帝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為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

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懐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常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懐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為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

為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蔿嗣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遥齊中散大夫遥兄遐
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
夫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遥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
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遥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
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
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
七尺五寸幼而聰明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

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淵甞謂遥曰閒卿有令子相為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昺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初為奉朝請舉兖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

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
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
知如此後為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瑯邪王融有才
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
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
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
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囬即嘔出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
為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

深以為恨遂終身不甞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絶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為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宫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為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

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
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
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
退末爲司徒右長史武帝克建鄴霸府初開以爲驃騎
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輙求同署嘗被急
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武帝與昉遇竟
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
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

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為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頒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怒未嘗形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阼歷給事黄門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時産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

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第目定焉出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

以為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為棺浣衣為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奬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

者遣戶曹掾訪其寒溫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
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已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
嶺及楊梅舊為太守所采昉以冐險多物故即時停絶
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為家誡殷勤甚有條貫陳
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
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産至
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
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

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為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

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泣然矜之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絶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氤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

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叙粤謨訓捶直切絶交遊視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連壁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雷

溥顥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飈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

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噏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

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
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縉紳羨其登仙
加以斂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
辯叙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枯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
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
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
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
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

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顔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

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匐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反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

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視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携讐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絶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内髦傑早綰銀黄夙昭人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

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
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坂至
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
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思惠莊之清塵庶
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空漬
酒之彥墳草未宿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
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之嶮巇一至於此也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懽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書外兵郎

栁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伯祖元景宋贈太尉父世隆齊左光禄大夫侍中元景世隆倶有傳惔好學工製文

尤曉音律少與長兄中書郎悅齊名瑯邪王儉謂人曰

栁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儉為尚書左僕射嘗造世隆

宅世隆謂為詣己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悅及惔遣謂

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

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嘗豫齊武烽火樓宴帝善其詩

謂豫章王嶷曰惔非徒風韻精爽亦屬文遒麗後為巴

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荆州惔隨之鎮響昵近小人惔知

將為禍稱疾還都及難作以免累遷新安太守居郡以

無政績免建武末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及武帝起兵惔

舉漢中以應武帝帝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武

帝之鎮襄陽惔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

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而瑞感

神衷臣謹服之無斁帝因勸之酒惔時未卒爵帝曰吾

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巵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帝因宴

為詩貽惔曰爾實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帝又嘗謂曰徐

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已放其諸

子何如悏曰罰不及嗣賞延於後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為知言尋遷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於湘州刺史謚曰穆悏度量寛博家人未嘗見其喜愠甚重其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略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悏狎密而為悏妻賞敬稷每詣悏必先相問夫人悏每欲見妓恒因稷請奏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悏因得留目悏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昭位中書郎襲爵曲江侯悏弟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

鄰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栁郎可為儀表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唯與王暕陸果善每嘆曰暕雖名家猶恐累我也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竒亦可追蹤古烈為太子洗馬父憂去官著述先頌申其罔極之心文甚哀麗後試守

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
除驃騎從事中郎武帝至建鄴惲候謁石頭以為征東
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大之
義帝從之徙為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兼侍中與
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
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
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宴必詔
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

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祕書監右衛將軍再為吳興太守為政清靜人吏懷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卒初惲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筯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齊竟陵王嘗宿宴明旦將朝見惲投

壺聲不絶停轝久之進見遂晚齊武帝遅之王以實對
武帝復使為之賜絹二十疋甞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
皮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武帝好
弈棊使惲品定棊譜集能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
為棊品三卷惲為第二焉帝謂庾楷曰吾聞君子不可
求備至如栁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惲著卜
杖龜經性好醫術盡其精妙少子偃字彦游年十二武
帝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對曰德

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位鄱陽内史卒子盼尚陳文帝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加散騎常侍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所劾卒於家贈侍中中護軍惲弟憕字文深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武帝舉兵至姑孰憕與兄惲及諸友朋於小郊候接時道路猶梗憕與諸人同憩逆旅食俱去行里餘憕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若復有追堪憩此客舍命左右燒逆旅舍以絶後追當時服

其善斷歷位給事黄門侍郎與琅邪王峻齊名俱為中
庶子時人號為方正後為鎮北始興王長史王移鎮益
州復請憕帝曰栁憕風標才氣恐不能久為少王臣王
祈請數四不得已以為鎮西長史蜀郡太守在蜀廉恪
為政益部懐之憕弟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
氏並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毁聞仕齊為西中郎
主簿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荆州襲武帝于雍州
西中郎長史蕭穎冑計未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

夜入議之忱及闡文並勸同武帝顗胄從之以忱為寧朔將軍累遷侍中郢州平顗胄議遷都夏口忱以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人心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及武帝受命封州陵伯歷五兵尚書祕書監散騎常侍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卒謚曰穆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恢第三兄惲第四兄憕及忱三兩年間迭為侍中復居方伯當世罕比子範嗣忱從父慶遠字文和父叔珍

義陽内史慶遠仕齊爲魏興太守郡遭暴水人欲移於
杷城慶遠曰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命築土而已俄而
水退百姓服之後爲襄陽令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
杜惲求州綱紀惲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
未知者耳因辟爲别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方亂定覇
者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幄爲謀
主從軍東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頓舍嚴整每
嘆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爲侍中帶淮陵齊

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火衆並驚懼武帝時居宮中悉
斂諸門鑰問掖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
覇府建為從事中郎武帝受禪封重安侯位散騎常侍
改封雲杜侯出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餞於新亭謂曰
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憂矣始武帝為雍州慶遠為別
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卿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
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談者以為逾於魏詠之呉遷
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出為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頗

厲清節士庶懷之卒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惠侯喪還都武帝親出臨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慶遠子津字元舉雖乏風華性甚彊直人或勸之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可平太清三

年城陷卒子仲禮勇力兼人少有膽氣身長八尺眉目踈朗初簡文帝為雍州刺史津為長史及簡文入居儲宮津亦得侍從仲禮留在襄陽馬仗軍人悉付之撫循故舊甚得衆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電威將軍陽泉縣侯中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除黄門郎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仲禮率雍司精

卒赴援諸藩推為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
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已若也韋粲見攻仲禮方食投箸
被練馳之騎能屬者七十比至粲已敗仲禮因與景戰於
青塘大敗之景與仲禮交戰各不相知仲禮𥇇將及景
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知為仲
禮聚𥇇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以免自此壯氣外衰不
復言戰神情傲佷凌蔑將帥邵陵王綸亦鞭策軍門每
日必至累刻移時仲禮亦弗見也綸既忿歎怨隙遂成

而仲禮常置酒高會日作優倡毒掠百姓汙辱妃主父
津登城謂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百代之後謂
汝為何仲禮聞之言笑自若晚又與臨城公大連不協
景嘗登朱雀樓與語遺以金鐶是後閉營不戰衆軍日
往固請皆悉拒焉南安侯駿謂曰城急如此都督不復
處分如脫不守何面以見天下義士仲禮無以應之及
臺城陷侯景矯詔使石城公大款以白虎幡解諸軍仲
禮召諸將軍會議邵陵王以下畢集王曰今日之命委

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髙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宫闕淪没正當悉力决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時湘東王繹遣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餽軍至姑孰聞臺城陷乃沈米於江而退仲禮及弟敬禮羊鵾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時城雖淪陷援軍甚衆軍士咸欲盡力及聞降莫不歎憤論者以為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仲禮等入城並先拜景而後見帝帝不與言既而景留其弟敬禮羊鵾仁遣仲禮

僧辯西上各復本位餞於後渚景執仲禮手曰天下之
事在將軍耳郢州巴西並以相付及至江陵會岳陽王
詧南寇湘東王以仲禮為雍州刺史龔襄陽仲禮方觀
成敗未發及南陽圍急杜岸請救仲禮乃以別將夏侯
彊為司州刺史守義陽自帥衆如安陸使司馬康昭如
竟陵討孫暠暠執魏戍人以降仲禮命其將王叔孫為
竟陵太守副軍馬岫為安陸太守置孥於安陸而以輕
兵師於湕頭將侵襄陽岳陽王詧告急於魏魏遣大將

楊忠援之仲禮與戰於溱頭大敗并弟子禮没於魏魏
相安定公宇文泰待仲禮以客禮西魏於是盡得漢東
敬禮少以勇烈聞麤暴無行檢恒略賣人為百姓所苦
故襄陽有桺四郎歌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
景度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與景頻戰甚著威
名臺城陷景與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為質以為護軍
將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
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

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侯蕭賁告之遂遇害臨死曰我兄老婢也國敗家亡實余之責今日就死豈非天乎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齊侍中僧虔之子也志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為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褚淵時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

子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稱為婦孕吏人益嘆服之為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武帝軍至城內弑東昏百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

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武帝
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為驃騎大將軍
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初為丹陽尹為
政清静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責以斂葬既而無以
還之志愍其義以奉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為粥於郡門
以賑百姓衆悉稱惠常懐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
孝武時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過之三年為散騎常
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還為散騎常侍金

紫光祿大夫卒志善篆隸當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
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
馬蕃巷父僧虔門風寛恕志尤惇厚所歴不以罪咎劾
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
賓客遊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
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為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
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志兄慈仕齊為
冠軍將軍卒贈太常慈子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

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温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為齊明帝所害外甥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天監元年為祕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宫火延燒祕書書圖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

為之不為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豫
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
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始革大理以泰為
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為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
其居選官項之為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乃疾
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曰夷子廓志弟
揖位太中大夫揖子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
歲能屬文年十六為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

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為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

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為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為霓五兮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賛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為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彊韻每公宴並作辭必研靡約嘗啓上言晚來

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脁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元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為中書郎奉勅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勅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

都為一集後為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
去職篘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為司徒左長史三
年昭明太子薨勅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為臨海太
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芒屩兩船他物稱是為有司所奏
不調累年後歷祕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
及簡文即位為太子詹事篘家累千金性儉嗇外物麤
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僑宅先為賊焚乃寓居
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年六十

九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笋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覩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為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甞倩

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傳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

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
世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志弟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
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真六草為天下寶齊武
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
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
積穀山有終焉之志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
曰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字子
元性迅動好文章讀氾滂傳未嘗不歎惋王融敗後賓

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志從子騫字思寂本字元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太尉儉之子也騫性凝簡慕樂廣之為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軿填咽非所欲也勅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

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
而食常不周以此為愧永元末召為侍中不拜三年春
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
武帝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武帝霸府建引為
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為侯歷位度
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
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
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勑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

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為吳興太
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為累又惰於接物
雖主書宣勅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
故不棄於時暕為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
令為郡邑邑不樂在郡卧不視事徵復為度支尚書加
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
九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安子規字威明八歲丁
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為流涕

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畧通五經大義及長遂愽涉有口辯為本州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後為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為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黄門侍郎勅與陳郡殷芸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宫俱為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為丹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為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

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弔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為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為亂階俄見覆没六年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為晉安王長史王立為太子仍為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

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并降令書悦是舉也尋為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為左戸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

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兹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虚説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魏克江陵入長安褒弟睞字思晦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睞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歴祕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遥光薦睞及東海王僧孺除睞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歴位侍中吏部

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
薄後為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幼訓
並通顯承字安期初為祕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
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
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
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為東陽
太守政存寛惠吏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
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

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昇門曰此中輻湊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昇門世並稱之訓字懐範生而紫胞師媪云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戸者智國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

相門有相初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覩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祕書郎累遷祕書丞嘗賦詩云旦奭匡世功蕭曹佐甿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帝問何敬容曰褚淵年幾為宰相敬容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褚淵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為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溫子志從父兄瞻字思範祖𣏌字休季宋太保弘

之兄也栁仕宋位光禄大夫東亭侯父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禄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達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遊為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為晉陵太守絜已為政妻子不免饑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

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愚人易動不足窮法齊明帝從之
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為侍中吏部尚書性率
亮居選部所舉用意而行頗嗜酒每飲輒彌日而精神朗
瞻不廢簿領武帝每稱瞻有三術射碁酒及卒謚康侯
子長元早卒瞻從子籍字文海父僧祐齊太子中舍人
僧祐附其從祖弟太尉儉傳列在齊史籍始仕為餘杭
令政化如神善於摘伏自下莫能欺也俄為百姓所訟
轉錢唐令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

有才氣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天監中為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搞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及為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為作唐侯相小邑窮僻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甚工草書筆勢遒放盖孔琳之流亞也

湘東人士集其文為十卷云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晉中軍將軍恬之後父懋字昌業宋光祿大夫封南鄉侯瑩選尚宋臨淮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懋求書屬瑩求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諸賓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唯大耻愧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鯿美鮓麞肶懋問那得此味超宗詭言義興始

見餉陽鶩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怨言於朝廷稱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後歷侍中東陽太守以居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齊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還為中領軍隨王長史意不平改為太子詹事中領軍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已不能有所是非及尚書令徐孝嗣誅瑩頗綜朝政啟取孝嗣所居宅及取孝嗣封名枝江縣侯以為已封從弟亮謂曰此非盛德也瑩怒曰我昔從東度為吳興東身登岸徐時為

宰相不能見知相用為領軍長史令住其宅差無多慙
時人咸謂失德亮既當朝於瑩素雖不善時欲引與同
事遷尚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
王内向瑩拒慧景於湖頭衆敗瑩赴水乗舫入樂遊因
得還臺城慧景敗瑩還居領軍府武帝兵至復假節都
督宫城諸軍事建康平瑩乃以宅還徐氏初為武帝相
國左長史及踐阼封建城縣公累遷尚書令瑩性清慎
帝深善之時有虎入郭上意不悦以問羣臣羣臣莫對

瑩在御筵乃斂版答曰帝舜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陛下
膺籙御圖虎象來格帝大悅衆咸服焉十五年位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既為公須開黄閤宅前
促欲買南鄰朱侃半宅侃懼見侵貨得錢百萬瑩乃回
閤向東時人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黄銅
及將拜印工鑄印六鑄而龜六毁及成頭空不實補而
用之居職六日暴疾薨謚曰静恭少子實嗣起家祕書
郎尚武帝女安吉公主襲爵建城縣公為新安太守實

從兄來郡就求告實與銅錢五十萬不聽於郡及道散用從兄密於郡市貨還都求利及去郡數十里實乃知命追之呼從兄上岸盤頭令卒與杖搏頰從兄乞原方得免後為南康嗣王湘州長史長沙郡以三月三日出禊實衣冠傾崎王性方嚴見之意殊惡實稱主上謂王曰蕭王誌念實殿下何見憎王驚赧即起後密啟之因此禁錮塋從父弟亮字奉叔父攸字昌達仕宋位太宰中郎贈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拜駙

馬都尉歷任祕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豫焉累遷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有晉陵令沈巑之性麄疎好犯亮諱亮不悅遂啓代之巑之怏怏乃進坐云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骹尊傍犬為大傍無骹尊若是有心攸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履下牀跣而走巑之撫掌大笑而去建武末累遷吏部尚書時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為士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

議始亮未為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内弟故深友祏祏為之延譽益為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内降亮弗能止外若詳審内無明鑒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時不謂為能後為尚書左僕射及東昏肆虐亮取容以免武帝至新林内外百僚皆道迎其不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欵亮獨不遣及東昏遇弒張稷仍集亮等於太極殿前西鍾下坐議欲立齊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瑩曰城閉已久人

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諧問張稷又曰桀有昏德鼎遷于殷今實微子去殷項伯歸漢之日亮默然朝士相次下牀乃遣國子博士范雲齎東昏首送石頭推亮為首城平朝士畢至亮獨後梁武帝帝謂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因泣而去霸府開以為大司馬長史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乃為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及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封豫寧縣公天監二年轉光祿大夫元日朝

會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别省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病色御史中丞樂藹奏亮大不敬論棄市詔削爵廢為庶人四年帝宴華光殿求讜言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政體陛下棄之如彼愚臣所不知帝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帝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縝妄陳褒貶請免縝官詔可亮因屏居閉埽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後為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卒謚煬子

王進之琅邪臨沂人晉尚書僕射彬之後也祖準之宋丹陽尹自有傳父輿之征虜主簿進之仕齊位給事黄門侍郎扶風太守武帝之舉兵也所在響應隣郡多請進之同遣修謁進之曰非吾志也竟不行武帝嘉之梁臺建歴尚書左丞廣平天門二郡太守左衛將軍封建寧公進之子清位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安南將軍封中盧公承聖末陳武帝殺太尉王僧辯遣兄子蒨攻僧辯壻杜龕龕告難

於清清往援龕大敗偖於吳興追奔至晉陵時廣州刺
史歐陽頠亦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武帝清子
猛歷陳入隋位開府儀同三司列在陳史
王份字季文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後宋中書監常
侍僕射揚州刺史彧之兄子也父粹字景深位黄門侍
郎份始仕宋位始安内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
獨往致慟由是顯名累遷大司農份兄奐爲齊雍州刺史
永明末於州舉兵拒命事敗被害事具奐本傳奐誅後

其子肅奔魏份自拘請罪齊武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
邉份嘗因侍坐武帝謂曰比有北信不份改容對曰肅
既近忘墳栢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後位祕書監
仕梁位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武帝嘗於
宴席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
至理為無帝稱善後累遷尚書左僕射歷侍中特進左
光祿大夫監丹陽尹卒謚曰胡子長子琳字孝璋位司
徒左長史琳齊代取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

知名長子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馬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母長公主疾銓形貌瘠毀人不復識及居喪哭泣無常因得氣疾位侍中丹陽尹卒於衛尉卿子溥字伯淮尚簡文帝女餘姚公主錫字公嘏幼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輙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十二為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書郎再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勅錫與祕書

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又勅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為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錫以戚屬封永安侯晉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勅中書舍人朱异接之善明彭城舊友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勅即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

已善明造席徧論經史兼以嘲詠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宴之日勅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累遷吏部郎中時年二十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兼比羸病庶務雜擁安能捨其所好而徇其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絶賓客掩扉覃思室宇蕭然諸子温凊隔簾趨倚公主乃命穿壁使子涉湜觀之卒年三十六贈侍中謚曰貞子錫弟僉

字公會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初補國子生祭酒袁昂
稱為通理累遷始興内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拜又除
南康内史在郡義興主蕚詔起復郡後為太子中庶子
掌東宫管記卒贈侍中元帝詔賢而不伐曰恭追謚曰
恭子份從孫克彧之曾孫也祖繢齊太常父儁不慧位
止建安太守克美容貌善容止歷位司徒右長史尚書
僕射臺城陷仕侯景為太宰侍中録尚書事景敗克迎
候王僧辯僧辯問克曰勞事夷狄之君克不能對次問

璽紱何在克默然良久曰趙平原將去平原名思賢景腹心也景授平原太守故克呼焉僧辯乃誚克曰王氏百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克後仕陳位尚書右僕射份

第通

通勵列在陳史

通志卷一百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五十八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十四

孔休源　裴子野　劉孝綽子諒　孝綽弟潛　孝勝弟潛弟孝勝　孝威　孝威弟孝先　孝綽從弟孺　劉峻兄孝慶孺弟覽　覽弟遵　遵從弟苞　劉沼

峻從孫杳　何遜　劉顯從弟穀　劉之遴子三達弟之亨　從叔坦

明山賓弟少遐　張充從叔瓌率弟肩　瓌子率瓌弟稷　褚翔族父球　宗
夬　袁昂馬仙琕昂子君正　庾蓽子喬喬子夐　庾於陵弟肩吾　蔡
撙　江蒨弟曇曇弟禄　周捨　王僧孺　謝朏子諼諼弟譓
譓子哲朏弟子覽覽弟舉舉子嘏舉兄子僑　謝幾卿　謝微　陸
倕從子襄襄兄子雲公　到沆從弟溉鏡子蓋溉子鏡溉弟洽　蕭琛　陸
杲子罩　庾仲容　蕭眎素從弟洽洽弟介　臧嚴從叔未甄未甄子盾
盾弟厥　徐君蒨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即

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遥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廬陵王府記室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歔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畧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以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

以為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中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顔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席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正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畧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

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
儀者為尚書儀曹郎誰堪其選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
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畧上口帝亦素聞之即日
除兼尚書儀曹郎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
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謂之為孔
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寃人後有選人為獄
司者帝嘗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為尚書左丞
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

梁並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豫編錄再遷長史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憚之後為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武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陜今以十歲兒委卿當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勑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以休源為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祕書監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

陵太守別勑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
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必詢謀常於齋中別施一榻
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
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帝與羣臣議可代
居州任者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
休源才識明敏寔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
源初為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
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

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詞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廵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勑夜名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揷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廉天子四年遇疾勑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及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為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匡政道奄至隕沒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為陛下惜之諡貞子休源風範

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彊
禦常以天下為己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
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
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理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
長子雲童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別駕少子宗範聰敏有
識度位中書郎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也曾祖松之宋光祿大夫
祖駰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齊通直散騎常侍各有

傳子野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柔明有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見其容旦名視如夢俄而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傳固辭乃止及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

為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為從中表
獨不至昉亦恨焉故不之善久之除右軍參軍兼廷尉
正時三官通署獄子野嘗不在其同僚輒署其名奏有
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請有司可無咎子野笑而
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
無恨意時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學行而善焉
會還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為通
後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訟者示之以理百

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刪撰為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焉約常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

除通直著作舍人如故又勑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世弗賔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頴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勑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恊京兆韋稜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長平侯蕭勱范陽張纘每

討論墳籍咸折衷於子野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闋
再遷員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勅子野為移魏文受
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名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
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
時並歎服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勅為
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
也及五鼓勅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
帝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速

不尚麗靡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郎轉鴻臚卿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公奉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常苦饑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祇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時年六十二遺命務

存儉約武帝悼惜為之流涕贈散騎常侍謚貞子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謚及子野特以令望見嘉故賜謚焉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子野少時集註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三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勑撰衆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勑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及葬湘東王為之墓誌銘陳于藏内邵陵王又

立墓誌埋于羨道羨道列誌自此始焉子騫官至通直郎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也本名冉祖勔宋司空父繪武帝霸府從事中郎繪附其兄太常悛傳列在齊史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世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嘗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

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繢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孝綽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别體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為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襃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樂其為名流所重如此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奏啟陳謝手勑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雅好

雕蟲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
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
改觀後除祕書丞帝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知用第
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累遷太子僕掌東宮管記時昭
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
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
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
集而序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即真初孝

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黃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妹為姝孝綽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冩

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孝綽免職
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撫慰之每朝宴常預焉及
武帝為籍田詩又使徐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
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
遷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為餉者所訟
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為祕書監
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
官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

不合意者必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唯呼騶卒訪道塗閒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凡五免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女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

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僕射勉之子為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為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為哀辭既覩之乃閣筆

孝綽子諒字永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位中軍宣城王記室為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歎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為刺已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耶從此嫌之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

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累選尚書殿中郎勑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及王為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為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為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為臨海太守時政網疏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

元年出為豫州刺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孝儀為人寛厚内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内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為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為

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為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為黃門郎遷侍中孝綽從弟孺字孝稚世父悛子也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為義興郡擕以之

官嘗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名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鎭軍沈約聞其名引為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為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為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版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遷中書郎兼

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戶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為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為吏民所稱入為侍中後復為吏部尚書母憂以毀卒謚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緽齊名苞早卒孝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字孝智年十六精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嘗再朞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得寐及

覺知之號慟歐血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孝綽為吏部郎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内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為左丞卒官覽弟遵字孝陵有學行工屬文為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為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蕃及在東宫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

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盖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遵從弟苞字孝嘗一字

孟嘗父愃悛之弟也位太子中庶子苞三歲而孤至六
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父悛繪等並顯貴其母謂其畏
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
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慟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悉假
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嫡母
朱夫人及所生陳氏並扇席溫枕叔父繪常歎伏之少
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緝筐篋盈滿
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

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安殿及從兄孝綽等竝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詠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其先平原人祖𥘅從慕容德入齊因家于北海父璇之宋始興内史從父兄懷珍宋齊世知名位終光禄大夫自有傳峻生朞月而璇之卒其

母許氏攜峻及其兄法鳳還歸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為人所畧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居貧不能自立與母並出家為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髭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遴選物望河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拔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

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黌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為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因為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遥欣為豫州引為府刑獄參軍禮遇甚厚遥欣尋卒久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閣峻兄孝慶時為青州刺史峻

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荆州引為戸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就復以疾去職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

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畧以高之峻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為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其文論並多不載峻又嘗為自序其畧云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

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訖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旅力剛彊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為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為序遺之好事云峻

本將門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畧齊末為兗州刺史舉兵應武帝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士人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元靖先生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輿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峻從孫杳字士深父懷慰齊世為齊郡太守附載懷珍傳中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哀感行路天監中為宣惠豫章

王行參軍沓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有則不依古沓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形鑿頂及背以出内酒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又晉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

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遂為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共歎美之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樀酒而作㭊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吾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

憶此杳云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
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捺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王僧孺被勑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
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
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
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云持橐
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
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

搭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人詣闕請留勑許焉後除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畧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以足疾解職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為餘姚令在縣清潔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大通元年為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為酒府之職政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

瓠食器因以賜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勑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宫建舊人例無停者勑特留杳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為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常行慈忍居母憂後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

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而行之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並行於世杳與兄霽弟歊俱知名霽有至性列在孝友傳歊不娶不仕隱居求志在隱逸傳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自有傳父洵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郡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自是一

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除安成王記室王愛之隨府江州還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復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疎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記室初遜為南平王所知深被

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而殯藏焉并餼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謂之何劉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僩字彥夷亦以文才著聞宦遊不達作拘張賦以喻意末曰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禀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為詩避

博學有思理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鬷字仲翔博識彊正以名行自居幼為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鬷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天監初終於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絶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父瓛儒學有重名官至尚書左丞齊史有傳瓛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為後時年十八歲本名頲齊武以字

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
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
零落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
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
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嘗命駕造焉
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昬忘不可受
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
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

王粲謁蔡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為佐及革選尚書五都顯以本官兼吏部郎遷儀曹郎嘗為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為中書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彊識過於裴顧時波斯國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

有何色顯曰黄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獻古器有隠起字莫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滞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為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歎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

六十三凡佐兩府並事驕王人為之憂而反見禮重反
人劉之遴啟皇太子曰嘗聞夷叔柳恵不逢仲尼一言
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不朽之事寄之
題目顯令卜宅有日須鐫墓板畧撰其事行今輒上呈
太子乃為之製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子萼偲
臻臻早有名列在隋文苑傳顯從弟㝅字仲寶形貌短
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藩十餘年寵寄甚深
當時文檄皆其所為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尅江陵

入長安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湼陽人也父虯高尚不仕列在齊隱逸傳之遴八歲能屬文虯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顔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虯必呼之遴小字曰僧迦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即

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
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
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
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為荆州中從事簡
文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
劉顯韋稜並稱彊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過也累遷中
書侍郎鴻臚卿出為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並
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

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横肱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為此郡歷祕書監出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絶離巽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勑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禄具忠衰於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為

有司奏免後為都官尚書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同異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其大

畧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衺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

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隷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伏劍周章邦之傑子寔惟彭英仕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為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悅優詔褒焉

始武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換穀百斛時之遴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舂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為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鬬化為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

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名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之臨荊州唯與虬談虬見之遴之亨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遴為

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勑賜金策并賜詩焉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為行臺承制遊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尅復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為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絶域而為文吏所詆宦者張僧允曰外間論者謂劉之亨類之帝感悟乃

封為臨江子固辭不拜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
不協懼為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為安西湘東王繹
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
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史
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
異績吏民稱之卒官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為大南郡
小南郡子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
魏平荆州依于王琳琳平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官

之亨弟之遜位荆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承聖中為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為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之遊從叔坦字德度仕齊歷孱陵令南中郎録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仍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

內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汎舟
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元紹潛應僧粲坦
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元
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
家元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元紹
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天監初論
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
未至蜀道卒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也父僧紹高尚不仕列在隱逸傳山賓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禄後為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祏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祏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梁臺建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歴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

軍事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黄門侍郎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宫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賔為州時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贍貧民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為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賔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常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

助并貽之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
東泰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繼原
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
常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
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
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五年又以本官假節攝北兗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謚曰
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踈通接於

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一百二十四卷
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
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山賓弟少遐字處
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得尚書更
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
於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明氏南渡雖晚並有名
位自宋至梁為刺史者六人
張充字延符吳郡吳人也祖演宋太子中舍人父緒齊

國子祭酒緒附載其叔父南兗州刺史岱傳充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出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脱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歳緒曰過而能改顔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𥡴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㲉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

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允以為恨因與
儉書曰頃者路長霖霞韜晦凉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
以漁釣之閑鐮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遥乎前史
從横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
金剛水柔性之别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
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
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
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横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

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疎凝情塗狷隅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没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罩日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仍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玆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

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
不歎丈人歲路未殫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
謂德感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
懷渭川之甿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崐西百姓岱
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已造時人騁
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為狂
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
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

貿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為脫畧弗之重也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沈約見其書嘆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久之為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為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為政清淨吏民便之後為侍中武帝兵至建鄴東昏遇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為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已

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
再遷尚書僕射出為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延故舊莫
不欣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充從叔瓌字祖逸
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內
史不欲先兄璋處祿自免不拜後為司徒右長史通直
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
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
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

遐為吳郡濳相影響齊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名瓌委以軍事瓌偽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内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受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暠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瓌並引為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為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

都侯還侍中與侍中沈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
雖我臣我視卿不異賾嶷等文季每還直器物皆遷瓌
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
瓌者常呼為散騎出為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取
郡奉高帝勑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為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尚書加右軍將軍
還後安陸王緬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求乞緬問
何不事產業而行乞邪答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

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絕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廄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列宮門參承明帝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常卧疾建武末屢啟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有譏其衰暮畜妓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

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
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為之備及敬
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
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郡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
光祿大夫三年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
還宮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
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率
字士簡性寛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

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元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元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齊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甞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天監中為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勑

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以為慠世率懼乃為侍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勅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皐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别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斯為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為意便是其

人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冑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祕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從率求妓謳者不願遂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尼與率姦南司以事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

軍俄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答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畧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

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為無錫令遇刼閧刼何須刼以刀斫其頬盾曰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懐為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瓌弟稷字公喬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於成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輙哽咽泣淚州里謂

之純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為清調便悲感頓絶遂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畧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殂逝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為豫章王嶷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為劉四張五以貧求為剡令畧不視事多為小山之遊會山賊唐㝢之作亂稷率厲部民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於琅邪黄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絶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

長數十年中嘗設劉氏神座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
事中黄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攺永寧
為長寧永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武帝師至兼衛尉江
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内諸軍事時東昬
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閤張齊行弒
于含德殿稷乃名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鐘下議
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
帝帝以稷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

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於樂壽殿内宴稷醉後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弑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弑君害主業以為常武帝留中竟不問杲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

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畯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兾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閤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積奉禄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為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

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
俟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
此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至家逢稷見害以身
蔽刃先父而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人目云充
融卷稷為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
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嵊為侯景所害列在忠義傳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曽祖淵齊太宰佐命功臣自
有傳祖蓁贈太常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没

哀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侍中

向風儀端正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為衆所瞻望仕梁

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翔初為國子生舉高第累遷

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别詔翔

與王訓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

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王友文學加他王二

等翔超為之時論美焉出為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省

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

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為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勑許焉尋徵為吏部郎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為請屬易意號為平允遷侍中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内丁母憂以毁卒翔少有孝性為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戸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咸以翔精誠所致云翔族父球字仲寶宋散騎常侍裕之玄孫也祖曖太宰參軍父績太子舍人球少孤

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仕齊為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司加貂始自球也後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

宗夬字明揚南陽涅陽人也祖炳名列隠逸傳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幹仕齊為驃騎行參軍

時竟陵王子良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齊
鬱林之為南郡王居西州使夬管書記以筆札貞正見
許故任焉時與魏和通勑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
魏使皆時選也及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夬仍管書
記太孫即位多失德夬頗自疎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
官郎少帝見誅舊寵多被其災唯夬與傅昭以清正免
齊明帝以為郢州中從事以父老去官南康王為荆州
刺史引為別駕武帝起兵遷西中郎諮議時西土位望

唯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所推服故領軍蕭穎胄深相委仗武帝受禪歷太子右衛率五兵尚書參掌大選天監三年卒子曜卿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也父顗宋雍州刺史顗附載其伯祖光禄大夫湛傳泰始初顗自雍州舉兵奉尋陽王子勛為帝軍敗身死家滅昂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語之遂免或云顗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于廬山州郡於野求之於乳媪匿

所見一虎因去遂免會赦得出猶徙晉安在南唯以勤學為事至元嶶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建鄴藏於武庫以漆題顗名以為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為孝感葬訖更制服廬于墓次從兄彖常撫視抑譬之昂容質俯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昂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起家太子舍人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後為丹

陽尹於後堂獨引見昂儉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黄門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里後為衛軍武陵王長史丁母憂哀毁過禮服未朞而從兄象卒昂幼孤為象所養昂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昂致書喻之曰昔馬稜與從弟毅同居毅亡稜為心服三年雖禮無明據而事有先例由是人始服之後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贓貨昂依事奏劾不憚權

要當時號為正直初昂為太子洗馬齊明帝為領軍欽
昂風素頻降駕焉及踐阼奏事多留與語謂曰我昔以
卿有美名親經相詣昂答曰陛下在田之日遂蒙三顧
草廬帝甚悅尋遷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
江路風潮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
皆溺唯昂舡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為吳興太守
齊永元末武帝兵起州郡守宰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
不受命帝手書喻之使降昂不從建康平昂舉哀慟哭

時帝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廵撫東土勑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宣旨昂亦不請降開門徹備而已及至都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為臨川王後軍參軍昂奉啟謝恩陳誠帝答曰朕遺射鈎卿無自外尋為侍中遷吏部尚書固讓徙左民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兹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

未為晩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歡勉求昂出内人傳盃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閤昂謂勉曰我無少年妾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令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方知昂為貴昂在朝謇諤世號宗臣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昂獨表言宜立昭明長息歡為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自是告老乞骸骨不干

時務昂雅有知人之鑒游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為登龍門大通中位司空大同六年卒時年八十詔即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勑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銘誌凡有所須悉皆停省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贈本官賜東園祕器朝服錢帛謚曰穆正公有集二十卷初昂之歸梁有馬仙琕者亦以義烈著名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喪毁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栢起

家鄖州主簿累功為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齊明帝永明中魏將王肅侵逼仙理力戰以寡克衆還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武帝起兵四方嚮應帝使仙理故人姚仲賓説之仙理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帝又遣其族叔懷遠説之仙理曰大義滅親又命斬之懷遠號泣軍中為請乃免武帝至新林仙理猶持兵於江西口抄糧運建康城陷仙理舉哀號哭謂衆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今衆寡不侔埶必屠戮公等雖無二心其如

親老何我為忠臣君為孝子各盡其道不亦可乎於是悉遣城内兵出降餘留數十壯士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晚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建康至石頭而脫之帝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見二義士帝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所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為用帝笑而美之俄而喪母帝知其貧給賻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

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效耳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大丈夫為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為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浛洭縣伯遷司州刺史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來降武帝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閤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為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

將齊苟兒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攻懸瓠執齊苟兒進
禽馬廣送洛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
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為雲騎將軍十年朐山民殺琅
邪太守劉晣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
盧昶以衆十萬赴焉仙琕累戰破之昶走仙琕縱兵乘
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
旅還京師進爵洛涯縣侯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
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汝陰太守仙琕

自為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故所攻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為用帝雅愛仗之卒於州贈左衛將軍謚曰剛初仙理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云子巖夫嗣昂子君正字世忠少聰敏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歷位太子庶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

公子早得時譽為豫章内史性不信巫邪有師萬世榮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為亂政即刑於市而焚神宇一郡無敢行巫還吳郡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綸赴援及臺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畜聚財産服玩靡麗賊遣張太墨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已以戍兵自外擊之

君正不能決吳人陸映公等懼不濟賊種族其家勸之迎賊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賊賊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子樞列在陳史

庾蓽字休野新野人也父璪之宋雍州刺史蓽弱冠為州主簿舉秀才仕齊為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蓽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後遷荆州别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蓽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絶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

寒明帝聞而嘉焉手詔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勲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為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為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華用之華不從憺大怒召華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為苟惜從事華曰府是尊府州是華州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武帝平京邑霸府建為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彫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民多流散華撫循甚有

理唯守公禄清節愈勵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革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尸無以斂柩不能歸武帝聞之詔賜絹百疋穀五百斛初革為西楚望族兄子果之又有寵於齊武帝革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革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革為州别駕益忽藹及武帝踐阼藹以西朝勲為御史中丞革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

使宣旨誨之革更大憤遂發病卒子喬復仕爲荆州别駕時元帝爲荆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勅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庚喬忝爲端右不能與范興話爲鴈行元帝聞之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喬子夐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夐必爲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

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庾於陵字子介南陽新野人也後徙居江陵遂為江陵人父易高尚不仕當世名在齊隱逸傳兄黔婁有至性列在孝友傳中於陵幼而聰慧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荆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主簿子隆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於陵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

東陽遂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事東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書黄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領荆州大中正卒有文集十卷弟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

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揺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王為皇太子兼東宫通事舍人後為安西湘東王府録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並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脁沈約等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

事闌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可棄俱為盍合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兒

吐言天挺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吏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義絶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胷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没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王嶶金銑反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

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楮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章横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子建一共商搉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書時上流藩鎮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為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後周有傳在文苑目中

蔡樽字景節濟陽考城人也父興宗宋光禄大夫附載

祖尚書廓傳撙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黄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出為吳興太守初撙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黄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郡撙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撙内以金釧賂撙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撾登聞

鼓訟之爲有司所劾時摶巳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恥摶口不言錢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莰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武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今貞素簡勝惟有蔡摶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諳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納授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民並請避之摶堅守不動命衆出戰遂破賊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還吏

部尚書居選弘簡有名稱又為侍中領秘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摶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為太子少傅岫為右衛將軍摶風骨梗正氣調英嶷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為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摶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掌署名臣摶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使命

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晝勑帝嘗設大
臣𫆀摶在坐帝頻呼姓名摶竟不答食𫆀如故帝覺其
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摶始放筯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
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
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適女爲昭明太子
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謝遣之及其引進
但寒暄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太
守謚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

見此人其為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深弟
彥髙給事黄門侍郎彥髙子凝列在陳史
江蒨字彥摽濟陽考城人也曾祖湛宋左光禄大夫父
斆齊贈散騎常侍太常卿自有傳蒨幼聰警讀書過口
便能諷誦選為國子生通尚書舉髙第起家祕書郎累
遷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于墓側齊明帝遣齋
仗二十人防之墓所服闋累遷建安內史武帝起兵遣
寧朔將軍劉諓之為郡蒨拒之及建鄴平蒨坐禁錮俄

被原歷太尉臨川王長史尚書吏部郎領右軍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重權自處在位者莫不為之屈惟蒨及王規與抗禮勉因蒨門客翟景為子繇求蒨女昬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是與勉忤除散騎常侍不拜是時勉又為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又拒之葺為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乃遷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冑所

悅故勉斥泰為之蒨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閤武
帝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曰蒨有眼患又不悉
人物乃止遷光祿大夫卒謚曰肅蒨好學尤悉朝儀故
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蒨弟曇字
彥德少學涉有器度位侍中太子詹事承聖初卒曇弟
祿字彥遐幼篤學有文章工書善琴形貌短小神明俊
發位太子洗馬湘東王錄事參軍以氣陵府王王深憾
焉後廬陵威王續代為荆州留為驃騎諮議參軍獻書

告别王答書乃致恨祿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産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洪鐘東應者也湘東王恨之既深以其名祿改字曰榮財以志其忿後為唐侯相卒撰列仙傳十卷行於世及井挈皋木人賦敗船詠並以自喻子巖亦有文采而清狂不慧常以父為戲蒨子緜有至性名在孝友傳緜子總陳尚書令列在陳史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人也父顒齊國子博士兼著作

自有傳捨幼聰頴顒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臨文諷說其言如注弱冠舉秀才起家齊太學博士從兄綿為剡縣贓汙不少籍沒資財捨乃推宅助焉建武中魏人吳苞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祏招苞講捨造坐折苞辭理遒逸由是名為口辯王亮為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為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武帝即位博求異能之士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重捨才器

言之於帝名拜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先是帝與諸王及吳平侯書皆云弟捨立議引武王周公故事皆曰汝從之累遷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至捨獨敦恩舊及亮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暫離左右帝以為有公輔器初范雲卒衆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

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參國政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史疑文帝紀傳之名捨以為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包六爻今若追而為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畧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徹裴乃不嘗一坐皆悅捨與人汎論詼謔終日不絕而無一言漏泄機事衆尤服之性儉素衣服

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厦華堂閨閤重邃拾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障壞亦不治歷侍中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校尉郭祖深獲始興相白渦書餉捨衣履及婢以聞坐免官以右驍衛將軍知詹事卒上臨哭哀動左右追贈侍中護軍將軍謚曰簡子初帝鋭意中原羣臣咸言不可唯捨贊成之大通中景獻捷帝思其功下詔述其德美以為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媿若人一介之善

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捨文集二十卷二子弘義弘信
弟子弘正弘讓弘直皆知名列在陳史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
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
延任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
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
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
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

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為
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為丹陽尹名補
功曹使撰東宫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
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邱令楷江洪劉孝
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為學林文
惠太子聞其名欲以為宫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文惠薨
出為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
遥光表薦之曰前候官令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

知思悟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
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宫故事畫地
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
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於是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
御史出為錢塘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
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
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
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毁誰譽修名

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為子御劉畧班藝虞志荀
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勖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
惜余夜燭其為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
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為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
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船物高涼生口及海船每歲
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貿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回
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歎曰昔人為蜀
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

取視事朞月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
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
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頃之即真
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出至市道遇
中丞鹵簿驅迫墜于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僧孺悲
感不自勝是時武帝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勅在朝詞
人沈約以下同作帝以僧孺詩為工歷少府卿尚書吏
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為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

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
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為王典
籤湯道愍所糾僧孺遂被逮詣建康南司奉牋辭府坐
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為王府記室僧孺乃
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為安成王參軍事鎮西中記室參
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
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鍼必不用鐵說
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

鍼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鍼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偽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

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甲
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在愚下不辨年號不識
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熈在寧康之前此
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
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
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
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
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

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祕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畧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選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别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晉

通二年卒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
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
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博僧孺
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
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内别爲五卷
及東宫新記並行於世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
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賔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
書以譏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

人竟陵王子良甞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徐翕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祕書監甞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内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謝朏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光禄大夫莊附弘微傳朏幼聦慧莊常器之年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成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撫朏背曰真吾家千金宋孝武帝遊姑孰勑莊攜朏從駕詔爲洞井讃於坐上奏之帝曰雖小重器也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退粲曰謝令爲不死矣宋明帝嘗勑朏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

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處
臣以禮遂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後為臨
川内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齊高帝為驃騎將軍輔
政選朏為長史勑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斆彭城劉悛俱
入侍宋帝時號天子四友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朏佐命
還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
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幾也朏曰昔魏臣有
勸魏武即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

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朏為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

官錮禁五年永明中為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求出仍為吳興太守明帝諫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内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為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不理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拴其素槩賜牀帳褥席奉

以卿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朏胤並不屈時東昏皆命廹遣會武帝起兵及建鄴平台朏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朏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朏謀於何胤胤欲獨高其節紿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

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别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勑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朏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内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

月乃拜受焉是冬甍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初朏於宋孝
武世為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為清
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諼位司徒右長史坐殺
牛廢黜為東陽内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
曰數多劉寵更以為愧次子譓不妄交游門無雜賔有
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
光祿大夫子哲字頴豫美風儀舉止醖藉襟情豁朗為
士君子所重累遷至廣陵太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仕

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朏弟子覽字
景滌父瀹太子詹事瀹與兄顥列在齊史覽以選尚齊
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武帝平建鄴朝士唯王亮王瑩
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為太子舍人亦長
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
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正當如此自此仍被賞味天
監元年為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嘗侍坐受勑
與侍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仍使重作復合旨帝

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棣隆信乃俱
國華為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
毁為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後
拜吏部尚書出為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黄睦之家居烏
程子弟專横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
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為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
境多劫為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
海徐孝嗣並為吳興號為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

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為約所賞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為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為太子家令掌管記深為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為新安郡别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武帝嘗訪舉於覽覽曰識藝過臣甚遠唯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

郡喪辭不赴歷位左戶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
籥兄覽並歷此職前代少比舉尤長𤣥理及釋氏義為
晉陵郡時嘗與義學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
出赴之其名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廣有儒術為國子
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
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
之以況重席焉加侍中還尚書右僕射大同三年出為
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為何吳郡及

舉為政聲迹畧相比曾要何徽君講中論何難以巾褐
入南門乃從東園進致詩往復為虎丘山賦題于寺
為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瀹齊時終此官累表
乞改勑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
端揆未嘗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
解勑賜假并勑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
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
為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太清二年遷尚書令

卒于內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著公
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
內山齋捨以為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
常所游踐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
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
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
名不反甚有慙色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注淨名經常
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子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

文為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周迪門後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諡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伷位尚書僕射舉兄子僑字國美父元大位侍中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禕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僑卒

謝幾卿朏之族子也曾祖靈運宋臨川内史父超宗齊黄門郎並有傳幾卿幼清辯當世號為神童超宗坐事徙越嶲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年八歲别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瀝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居父憂哀毁過禮年十一名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釋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

儉謂人曰謝超宗為不死矣既長好學博渉有文彩累遷為太尉晉安王府主簿天監初自尚書三公郎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為南奔幾𨚫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𨚫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㑹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𨚫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

為有司糺奏坐免官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啓求行擢為藻軍司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别勉云淮肥之役前謝已著竒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巳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黙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賔客常満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官歸二人意相得並肆情誕縦或乗露車歴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繹在鎮與書慰勉之後為

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儀容性不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己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醉未醒取枕高卧傍若無人又嘗於閤省裸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霤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左光禄長史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途皆幾卿奬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病卒文集行於世

謝微字元度幾卿之宗從而宋左僕射裕之玄孫也父
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
璟亦預焉位中書郎天監中為左户尚書再遷侍中固
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斂會卒微美風采好學善屬
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
時魏中山王元畧還北武帝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
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為臨汝侯
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

薨帝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將出詔唯名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父慧曉齊南兗州刺史贈太常自有傳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為外祖

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州舉秀才刺史竟陵王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主簿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武帝雅愛其才乃勅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累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宫書記又詔為石闕銘

奏之勑曰俛之所製辭義典雅足為佳作昔虞丘辨物
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疋累遷太
常卿卒文集二十卷子瓚早慧七歲通經為童子師卒
次緬有似於俛一看殆不能别俛從子褒字師卿褒父
閑齊始安王遥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遥光據東府作亂
閑坐誅閑事具慧曉傳中閑有四子褒其季也本名裒
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為褒武帝乃改為褒字師卿天
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褒起家擢拜著作佐郎昭

明太子統聞褢行業啟武帝引與遊處自廬陵王記室除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並掌管記出為揚州治中從事褢以父終此官固辭職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褢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褢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褢孝感所致也累遷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褢年已五

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誠喻昭明太子薨官屬悉罷妃蔡氏别居金華宫以襄為步兵校尉金華宫家令知金華宫事大通七年出為鄱陽内史先是郡民鮮于琮服食修道法常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旄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别室妻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吏民修城隍為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

餘衆逃散時隣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賂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者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人無横死賴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郡人李覩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勅許之又表

乞留襄固乞還太清元年為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偽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躡子仙與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襄兄完位寧遠

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完子雲公字子龍年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畧能記憶從祖倕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為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為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黄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碁嘗夜侍坐冠武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為侍

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為湘州與雲公叔裏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黄門殞逝非惟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為士流稱重如此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並有文集行於世雲公子瓊列在陳史

到沆字茂瀣彭城武原人曾祖彦之宋護軍將軍祖仲

度驃騎從事中郎父攜齊五兵尚書彦之攜俱有傳沆幼聰敏五歲時攜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武帝初臨天下收援賢俊愛其才天監初以為征虜主簿東宮建選為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帝讌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及散騎省沆

優於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為侍郎以沆為殿中曹侍郎此曹以文才選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為殿中當世榮之遷太子中舍人沆為人謙敬口不論人短任昉范雲皆與友善後卒於北中郎諮議參軍所著詩賦百餘篇行於世溉字茂灌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恒提攜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所生母魏本寒家悉越中之資為二兒推奉昉

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黄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除尚書殿中郎後為建安太守昉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

代易名實為患當及時無待深秋日溉答云佘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還為太子中舍人溉長八尺眉目如點白晳美鬚髯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為通事舍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勅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溉甞夢武帝徧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是密敬事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毁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

者累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掌吏部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敬容時方貴寵人皆下之溉忤之如初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後省門鴟尾被震溉左遷光禄大夫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虚室單牀傍無姬侍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後為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表求列武帝所撰正

言於學請置正言助教二人學生二十人尚書左丞賀
琛又請加置博士一人溉特被武帝賞接每與對碁從
夕達旦或復失寢加以低睡帝詩嘲之曰狀若喪家狗
又似懸風槌當時以為笑樂溉第居近淮水齋前山池
有奇礓石長一丈六尺帝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
輸焉未進帝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斂
版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帝大笑其見親愛如此石
即迎置華林園宴殿前移石之日都下傾城縱觀所謂

到公石也溉弈碁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坐校碁比勢覆局不差一道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禄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少有美名遂不為僕射人為之恨溉澹如也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為寺蔣山有延賢寺溉家世所立溉所得奉禄皆充二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别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武帝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性不妄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

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極歡而去以太清二年卒臨終託張劉勒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絶便斂斂以法服先有冢竁斂畢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必存儉約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贊唄及卒顔色如常手屈二指即佛道所云得果也時朝廷多故遂無贈謚有集二十卷梁以漑洽兄弟比之二陸故元帝贈詩曰魏世重雙丁（丁儀丁廙也）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淩寒竹子鏡字圓照初在孕其母夢

懐鏡及生因以為名鏡五歲便口授為詩婉有辭況位太子舍人作七悟文甚美先溉卒鏡子藎早聰慧歷尚書殿中郎嘗從武帝幸京口登北顧樓顧舊作固帝曰以理而推宜作顧望之顧因令羣臣賦詩藎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絹二十疋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又賜溉連珠曰硯磨墨以騰文筆飛毫而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恣必耄年其已及

可假之於少盡其見知賞如此後除丹陽尹丞太清之亂赴江陵卒洽字茂㳂清警有才學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元保以為外氏洽年十八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為吏部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絶遂築室巖阿幽居積歲時人號曰居士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天

監初洽溉俱蒙顯擢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
武帝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情過於
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名為太子舍人
御幸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
洽辭為工賜絹二十疋上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
曰臣嘗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主簿直
待詔省勅使抄甲部書為十二卷五年遷尚書殿中郎
洽兄弟羣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

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
士二人洽復充其選遷國子博士奉勑撰太學碑普通
中為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徙尚書左丞準繩不
避貴戚賄賂莫敢通時鑾輿欲親戎軍國禮容多自洽
出六年遷御史中丞糾彈無所顧望號為勁直少與劉
孝綽善下車便以名教隱穢首彈之孝綽託與諸弟書
實欲聞之湘東王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
尚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戶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

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出為尋陽太守卒贈侍中謚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令悼之其辭甚悽切洽美容質善言吐弱年聽伏曼容講未嘗傍膝伏深歎之文集行於世子仲舉列在陳史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為巴東相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荆州即位惠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瓚據上明建康城

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為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為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為丹陽尹辟為主簿舉南徐州秀才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為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

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
酒累遷尚書左丞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
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郎之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
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
人是以古人多恥為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
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
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
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

忤主心非闕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勑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為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小子皆為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武帝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為御史中丞天監元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為宣城太

守有北僧南度惟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後為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施牀幕為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空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

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治産業有闕則取不以為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以舊恩甞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啓曰二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説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甞呼琛為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

遣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弘慈上答曰雖云早契濶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嘗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餕餘必陶然致醉中大通元年為晉陵太守以疾改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奠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詔贈本官加雲麾將軍謚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并諸文集數十萬言子遊位

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也祖嶶字休猷宋世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清名亞王鎮之為士庶所愛詠二十三年為益州刺史亦加都督卹隐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人物殷阜蜀土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褒惜之謚曰簡子父叡揚州中從事杲少好學工書畫

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止頗類之當時稱其舅甥曰
下無對除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坐丞郎並到上省交
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後為司徒從事中郎梁
臺建為相國西曹掾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婞直無
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汚數百萬杲奏收劾之
中書舍人黄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武帝聞之以問
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
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

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杲從舅也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不畏彊禦為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為下所稱歷左戶尚書太常卿普通二年出為臨川内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啟求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答所由不為受帝頗怪之以其臨路不荅問後入為金紫光禄大夫特進卒謚靖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

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時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爲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黃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母終後位終光祿卿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羣賢並抄撮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爲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

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庾仲容字子仲頴川鄢陵人也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及長杜絶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回用授之勉許焉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峻亦為府佐並以彊學為王所禮接後為永康錢塘武康令並

無功績多被推刻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
太子以舊恩降餞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
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後為尚書左丞坐糺
察不直免官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
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
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持檢操遇太清亂遊
會稽卒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
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

世

蕭眎素南蘭陵人也祖思話宋贈征西將軍開府父惠明吳興太守惠明附載思話傳眎素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遷司徒左司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静退少嗜慾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為中書侍郎在位少時求為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

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即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别居遂無子卒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晰素從弟洽字宏稱父惠基齊給事中贈金紫光禄大夫洽幼敏悟年七歲誦楚辭畧皆上口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為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累遷臨海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勅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

於官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洽從弟介字茂鏡父惠蒨齊
左戶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大同
中武陵王紀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
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
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
著威德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
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
介為之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

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
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
魏祥就拜光禄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
帝勅助防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曰昔吕布殺丁
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之反王恭以歸晉還
背晉以興妖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帝覽表為之歎
息卒不能用介性高潔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眆素
及洽從弟溆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

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顔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介第三子允最知名允弟引亦有器度陳史皆有傳

臧嚴字彦威東莞莒人也高祖燾宋光禄大夫自有傳燾生邃宜都太守邃生凝之尚書左丞凝之生稜齊後軍參軍稜生嚴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毁聞孤貧勤學

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中作屯遊賦又作七筭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畧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義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後卒

於鎮南諮議參軍有文集十卷未甄壽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為外兄汝南周顗所知仕梁為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未甄子盾字宣卿幼從徵士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為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姿善容止每趨奏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

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
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
帝嘉之累勅抑譬服闋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彊甚稱職
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
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
侍郎裴之禮嶷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為中領軍
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為人敏贍有風力長於
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職著聲至是盾

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謚曰忠肅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累遷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後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諸凶黨皆繈負而出自是居民復業然為政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勅並付厥厥辯斷精微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武帝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

書三公郎

徐君蒨字懷簡東海郯人也祖孝嗣齊司空自有傳父緄入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君蒨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絃歌為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讌則飲至斗有時載妓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謡曰北路魚

南路徐湛其服玩次於弘也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
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
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
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一府特有
輕豔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通志卷一百四十一

通志卷一百四十二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十五

徐勉　何敬容　范岫　傅昭弟映　傅岐　江革弟觀

子德藻　許懋　殷鈞父叡宗人芸　陳伯之　陳慶之子陳昕

蘭欽　賀瑒子革弟子琛　司馬褧　朱异　顧協

[illegible]

徐摛　鮑泉鮑行卿 行卿弟子正　王神念楊華 神念子僧辯 徐嗣徽

羊侃子鵾　羊鴉仁　胡僧祐　杜崱父懐寳 崱兄巖 岸 崱弟

幼安　徐文盛　陰子春　王琳　張彪

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也祖長宗宋武帝覇府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勉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為國子生便下帷專

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三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司官咸取則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時才雋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敝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

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内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曹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

容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弱見沒矣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勅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内講孝經臨川王弘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

祭酒張充為執經王瑩張稷柳憕王暕為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為南徐選首帝勑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為戲答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後為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詹事如故時民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言之宜依古三日大斂詔可其奏又

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為爰自小選迄於此職當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以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凶勉皆豫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夫禮以安上化民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

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曲禮吉為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為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為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為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毁及東京曹褒南宫制述集其散畧百有餘篇雖寫

以尺簡而終闕乎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于晉氏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

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分任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勑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大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勑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

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闕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修定以為永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右

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勅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

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為不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

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祕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完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

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勤成之初未遑
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
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
以縣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
書令勉以脚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
朝有事遣主書論決勉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
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積蓄奉祿
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

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誡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致今日尊官厚禄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曰遺子黄金滿籝不如一經詳求此言非徒謂也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

舊悉薦便宜或使創開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拒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蓺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仕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為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世人謂是我宅

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髙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

相屬華樓迴榭頗有登眺之美孤峯藂薄不無糺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蒲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舃

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小大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需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便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

所勑畧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
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懐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
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纔可自休或復冬日之
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遥陋館
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
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
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兹以後吾不復言及田
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

滿庚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為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三年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

皆資天府有勑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武帝流涕即日車駕臨殯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決斷曰肅故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勉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為流別起居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

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塗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為人童表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為湘東王友俄還晉安內史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灊人也祖攸之宋侍中父昌寓齊

侍中領驍騎將軍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中為建安内史清公有美績吏民稱之普通中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䘏民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復為吏部尚書領侍中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常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

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
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每公庭就
列容止出人為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陽
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
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敬容接對賓朋言辭若訥酬
答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
此門制度卑狹我始欲改構之遂遭天災並相顧未有
答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五年

改為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餉餽無賄則畧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恡為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為文容字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誚曰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

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甞夢具朝服入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感應斯至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為導倉丞夜盜官米為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為領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譽即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溉謂

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天監中有沙門
釋寶誌常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耳及敬容
為宰相謂何姓為其禍故抑没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為
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
慧經敬容啓預聽勅許之又有勅朔望問訊尋起為金
紫光禄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諠譁
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
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

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暴鰓之魚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儀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朝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

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恵懐仁有灉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歳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士貞吏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皐鄙人入

穴幸無銜寠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内初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没朝廷為憂敬容朝東宫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曰得景死深是朝廷福簡文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講老莊二書學士吴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

敬容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二年卒於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馬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為弘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建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時為從兄胥所親愛胥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

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吴臨還遇與肩别肩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肩即命紙筆名曰𣪍曰書云兩玉曰𣪍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𣪍也位祕書丞早卒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冲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於江左此道遍彌扇唯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景弘身居端

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題空是稱貴賞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務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義宗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義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荊州引為主簿及蔡將卒以

岫貧乏遣𦔳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宫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曰范公故事該博胡廣無以加焉南郡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為尚書左丞丁母憂居

喪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爲安城内史創立鈎折行倉公私弘益徵黄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侍中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卒官岫恭敬嚴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

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為貴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傅昭字茂逺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毁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歴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竒之顗甞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悦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

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遘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為所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明帝崩粲造哀冊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為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

昭為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隷爭求權寵唯昭
及南陽宗夬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
踐阼引昭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
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捧燭於版牀明
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勅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
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本州大中正武帝素重昭梁臺
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
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

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爲郡郡人夜夢見兵甲甚盛而出又聞有人云傳公善人不可侵犯乃相與騰虚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蹈之所也自是郡舍遂安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之遂餧于門側郡多虎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虎虎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虎竟不爲害歷祕書監太常卿遷臨海

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小可喻乃教勿封縣令嘗餉栗寘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二年入為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本州大中正五年遷散騎常侍昭所涖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閥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常得家

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闇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為不逮大通二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長子諝位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諝子準有文才陳宣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也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

馬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慼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映泛涉記傳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褚淵聞而悦之乃屈與子賁等游處年未弱冠淵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宦乃仕永元元年為武康令武帝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誠節乃訪於映曰卿謂時事云何映答曰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狎近羣小親賢

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悛改今荆雍協舉乘據上流背昬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下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途無爽願明府更當雅慮無祇悔也天監中為烏程令所受俸祿悉歸於兄累遷中散大夫光祿卿大同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祖琰齊南郡内史父翽天監中為建康令俱列良吏傳岐起家為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

之復除始興令縣人有因鬬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脫械以和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

中再至常遣岐接對馬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岐在禁省中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淵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三年淵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勅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為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閒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

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
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
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
下當解圍還鎮勅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
出送岐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
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
言於衆曰賊舉兵為逆豈有求和之理及景背盟莫不
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宮城失

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家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常宿衛還侯革時大寒

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為太子詹事啓革為丞祏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具以委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賓客皆懼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武帝

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迺使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革管記以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革與弟覲少長共居不忍離别苦求同行乃以覲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覲遇疾而卒革在雍為府主所禮欵若布衣後為建康正頻

遷秣陵建康令為政明肅豪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屬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陳革墮事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為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權豪一無所避後為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

僧降附革被勑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縶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愈苦將加箠朴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

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乃止日給䓁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詔中山王元畧反北乃放䓁及祖暅還朝上大宴舉酒勸䓁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為太尉臨川王長史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䓁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䓁不奉佛法乃賜䓁覺意詩五百字末云唯當勤精進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䓁及

諸貴游又手勅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華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召華面勅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規正欲以卿代為行事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華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華應至並齎持緣道迎候華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奉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華分判辯析曾無疑滯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

為山陰令贓賄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惲之每至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之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資遣革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謂革曰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正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吴郡時境内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

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游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至朝宴常有褒貶以此為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

華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為二千石傍無姬侍家
徒壁立世以此高之子行敏早卒次子德藻好學美風
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産昆弟居恩
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為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
服闋後容貌毁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為祕書監
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中兼散騎常
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
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官後自求宰縣補新

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釆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

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年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明故事稱為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于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雅重之號為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

禪國山者武帝雅好禮因集諸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馬樾建議獨以為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天監七年請造大裘以祀昊天上帝又議雩祭燔柴非禮詔並從之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録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列在陳史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荆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子叡亦當從戮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淵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荆州已來無出卿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為虚故不足降此旨為實彌不可聞仕齊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王奐女奐為雍州刺史啓叡為府長史奐誅叡亦見害鈞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静簡交

游好學有思理善隷書為當時楷法南郡范雲樂安任
昉並稱賞之武帝與叡少故舊故以女永興公主妻鈞
拜駙馬都尉歴祕書丞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
為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别為品目遷太子
家令掌東宫書記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
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
為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
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

出為王府諮議後為明威將軍臨川内史鈞體羸多疾閉閤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他境常擒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郡境内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服闋為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為國子祭酒卒謚曰貞二子構渥鈞宗人芸芸字灌蔬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

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嘆賞天監中稍遷後直
東宮學士省卒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
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為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
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
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
在鍾離數為刼盜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
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

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武帝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武帝郢城平武帝使説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子虎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先斷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

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為別駕承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緭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拒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

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令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郡公於是投伯之書作王思穆因事伯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虎牙時為直閤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别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别駕請以為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

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緝承忠等每
贊成之伯之謂繕令叚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
反武帝勑部内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
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
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緝詐為
蕭寳肴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
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緝説伯之令舉大事宜引人望程
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内史王覲僧虔之孫人身不惡

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緭為尋陽太守
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
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
呂孝通戴元則為内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
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
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
使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
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禦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之

伯之敗走閒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緭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邪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

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蹷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録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髙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髙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黄讚

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征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以慕容超之彊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懷貳方當繫頸蠻邸縣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

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彊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虎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平朔將軍西豫州刺史

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為驍騎將軍又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緭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緭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武帝帝性好碁每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常思效用除奉

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内附以
慶之為威武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
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
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
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
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
軍元樹出鎮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
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

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隷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恒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駞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鋭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慶之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懼還與諸將連營西進據渦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

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
慶之别有密勑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
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餘九
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獲畧盡
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
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之賜慶之手詔曰本
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畧善
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抜來降求立為魏主帝納之以慶之為假節飈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大都督發自銍縣進攻滎陽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相拒慶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生擒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

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距元顥兵精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羆統萬騎據虎牢前後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畧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又為無筭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賊衆七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争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

城壘一鼓悉使登城使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大恣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軍外合慶之率精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世隆棄城而走魏孝莊出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宫御前殿改元大赦元顥以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元天穆又攻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擊

並降天穆奔潰與數十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着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童謡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孝莊帝單騎渡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元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計背叛絶賓饋之禮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因外同内異慶之心知之亦密為其計乃説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

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説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兵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勲髙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終者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

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長史高歡鮮卑茹茹勒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元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劉靈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為栰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頹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返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

送出汝陰至京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出為北兗州刺史都督縁淮諸軍事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寵舉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馬慶之斬伯寵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頴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夏元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

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祇慎每奉詔勑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惟慶之與俞藥藥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

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騎
將軍安州刺史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
二隨父入洛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
畫城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
寶樂特為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
散後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勅召昕還昕
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版昕
為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為景所禽令收

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勑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昕弟晅列在陳史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騎驝馳後子雲還南天監中以

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慶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懷安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為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末及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寶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畧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經廣

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為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廚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之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

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矣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後為太學博士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説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開五館以瑒兼三經博士别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士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

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徧修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為兼大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藴藉勑於永福省為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為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為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

三禮荊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為民吏所
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祿代耕不
及為養在荊州歷為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
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少能傳家業最為革愛先革
卒革哭之因得疾而卒季亦能明三禮位中書黄門郎
兼著作郎早卒琛幼孤瑒授以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
異之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
暨販粟以自給躬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

十餘瑒之門徒往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數百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椽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又祖述先儒吐言辯潔聽者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為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侶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歎曰通儒實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

琛了不酬答神用頽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從之琛哀毁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普通中大尉臨川王弘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徳殿與語悦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令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兼尚書右丞滿歲為真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時

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按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女為文非關唯得為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女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為子

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女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為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為吉凶不得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為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女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

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為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為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女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為大功若是大夫服父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所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使薄於此而厚

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期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為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冠嫁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頓成殺降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

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尚書珥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琛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產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為尚書左丞兼通直散騎常侍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

都雅故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其大畧一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

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長弊增姦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

授敕責琛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
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
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
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無其人
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如是獻替莫不能
言正旦獻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莧為聖主四凶
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卿云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
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未為不是但大澤之

中有龍有虵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頭顯出其人某州刺史横暴某郡太守貪殘某官長恣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奸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不爲闇主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絶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

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晏未嘗奏樂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則午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

以噎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何者是宜計卿不應欺朝廷弄頰舌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内庶亂羊永除害馬艮息琛奉勑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臺城放兵殺害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去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

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司馬褧字元表河内温人也曽祖純之晉大司農髙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士褧少傳家業彊力精專手不釋卷沛國劉瓛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初為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步兵校尉天監初詔定五禮有舉褧脩嘉禮

除尚書祠部郎樊所建議禮樂事多見施用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凶禮自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咸取決焉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為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裴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明年遷晉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朱异字彦和吳郡錢塘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

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産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慼如持喪長不婚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殺謙之謙之兄巽之即异父也又刺殺惲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吴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徇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巽之字處休

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吳平令昇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昇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蒱博頗為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昇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讀徧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昇曰卿年少何乃不廉昇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卿

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
廷尉勑付尚書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
年適二十一特勑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
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武帝召見使説孝經周
易義甚悦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
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
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
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冠武上時人咸謂

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舉地内屬詔有司議其虚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克復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偽也帝乃遣异報法僧并勑衆軍應接受异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㫖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宻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换朝儀國典詔誥勑書並典掌之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

詳請斷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横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异啓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勑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為一時之盛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圍碁上品而貪財冐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之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

宅東陂窮其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黄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促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熏灼内外產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娯子鵝炰鰌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昇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為蔑尤甚我是以先之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内省則昇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已任昇文華敏洽曲營世

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异在内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
農卿傅岐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
者外間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諍耳當今天子
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太清二年為中領軍
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盡慶甚悦旦以語
异曰吾平生少夢夢必有實异對曰此宇内方一之兆
及侯景歸降勑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
帝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閤口獨言我國家猶若

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帝微旨應聲答曰聖朝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仰慕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大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没帝憂曰今日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勑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為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累

啓絶和又致書與昇并送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昇納其金而不停北使八月侯景遂舉兵反募兵得三千人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表啓聞昇以景孤立寄命事必不應爾乃謂使者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抑不奏故朝廷不為之備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紿稱反賊請間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偽難測安可使

其獨在殿上時异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巳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异大慙賊遂以討异及陸驗為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啟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為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妖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

亦不能平至是城内咸尤异簡文為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褰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髙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並以指异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

贈事有善昪者乃啓曰昪忝歴雖多然平生所懐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昪居權要三十餘年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歴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拜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昪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甚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賔客游焉四方餽遺財貨充積性悋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數十車雖諸子别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

篇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養
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祿大夫張永嘗攜内外孫姪游虎
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對曰兒止欲枕石
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
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内弟率尤推重焉初為揚州議
曹從事史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
來未有此作為兼廷尉正太尉臨川 王聞其名召掌書

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盡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張率嘗薦之於武帝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勑喚出於是以協為兼太學博士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通事

舍人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為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自為近臣便繁機密每有述製勑前示協時輩榮之卒於官無衾以斂為士子所歎武帝悼惜之為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温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以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

解身上襦與顗郎恐顗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一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絶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聘從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並行於

世

徐摛字士秀一字士績東海郯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徧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起家為太學博士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德行者欲令與晉安王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乃以摛為侍讀普通四年王出鎮襄

陽還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代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别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帝聞之怒召摛將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帝意乃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又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帝曰摛年

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頤養帝謂㩦欲之乃召㩦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卧治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静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朞月風俗便改秩滿還為中庶子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賔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以問㩦㩦議曰儀禮云質

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姻令所以停坐三朝覲其四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

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幽閉擒不獲
朝謁因感氣疾而卒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年七十
八長子陵最知名列在陳史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元家貧以母老詣吏
部尚書王亮干祿亮一見嗟賞舉為春陵令後為明山
賓所薦為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為太常依制緦服不得
相臨改為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泉美鬚髯善
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

帝為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為通直侍郎常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蓋服玩甚精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副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為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為笑謔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命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討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

文士常談耳江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默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械僧辯時人比為鄺寄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克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為書責之云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為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畧

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顏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逼邵陵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為刺史泉為長史行府州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牀騎背為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府州盡相欺侮景

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蒱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於黃鵠磯初泉夢着朱行水及死舉身帶血而沈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於是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錄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璧銘武帝發詔襃賞好韻語及拜步兵而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

得五校實大較例皆如此有文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並才藝知名俱為湘東王佐正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為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五正不為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為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侯景雜於死屍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於此知湘東王之不仁檢為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

陵王見害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内典仕魏位頴川
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成縣侯歴安成武陽宣
城内史皆著政績後為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
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有神
廟祆巫欺惑百姓逺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
毁撤風俗遂改後徵為右衛軍卒於官謚曰壯及元帝
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謚忠公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

袁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絶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為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瓌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屍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為作楊白花歌辭使宫人晝夜連臂蹋地歌之聲甚悽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中神念長子遵業位太僕卿次子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

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為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為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頼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成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畧稱元帝除荆州僧辯為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仲禮為竟陵太守號雄信將

軍屬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裁至京師臺城陷没天子蒙塵僧辯與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厚加綏撫而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僧辯為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軍師失律元帝命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卒猶未盡來與泉謀待衆集然後東上及入見元帝帝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所以元帝性忌以為還

延不去大怒案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元帝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絶久之方蘇即送付廷尉收其子姪並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擾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為城内都督俄而岳陽奔退鮑泉力不能克長沙帝乃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率淳于量杜龕王琳裴之横四州刺

史俱赴西陽因據巴陵帝又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會之景既陷郢城進寇荆州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遣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悉上江渚並沈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至僧辯分命衆軍乗城固守偃旗卧鼓示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降賊既而景師船艦並集登岸治道耀軍

城東隴上除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兔頭肉薄苦攻城内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大駭相顧失色賊既頻戰挫衂而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元帝策勲行賞以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帝乃命僧辯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

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偽許之子仙謂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臠殺之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日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乃加僧辯侍中尚書

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元帝即位雖未見從並蒙優答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鄴緣江州郡鎮戍皆降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江南前軍五千行至湓口武帝性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登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

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及王師次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出戰僧辯大破之賊衆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景自出大戰於石頭城北陳武帝謂僧辯曰醜虜游魂貫盈巳稔逋誅送死欲為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二千張攻城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

復大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乃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北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京邑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袒衣不免盡驅迫居民以求贖金自石頭至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百姓失望翻思侯景焉僧辯命侯瑱裴之横東追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偽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

荷國厚恩乃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傾為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如賔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慢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馬於是逆寇悉平京邑克定元帝即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軍衛將軍司徒加班劒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讖云太歳龍將無理蕭經

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修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帝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為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為大將軍尊事為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

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戈甲精嚴徒黨勇鋭蒙衝鬬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為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遥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

一曰青龍艦二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大選
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馬賊不
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
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
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
牀不為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
逆以王琳為辭云若放王琳自當降服時衆軍未之許
會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帝乃遣琳和解之湘

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俄而武陵敗績僧辯班師是時齊文宣帝遣郭元建帥衆大治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時陳武帝鎮建康馳報江陵元帝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孰即留鎮馬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横擊之大敗北軍僧辯率衆軍振旅歸于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太夫人魏氏王神念據合

肥日㛁為繼室生僧辯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
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太子有寵毋詣閤自陳無
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夫人深相責勵辭色
俱嚴雖克復舊都功蓋宇内夫人常自謙損不以富貴
驕物朝野稱之謂為明哲婦人及亡元帝甚見愍悼且
以僧辯勲業隆重喪禮有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
謚曰貞敬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
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黒獺遣兵及岳陽王詧衆合五

萬將襲江陵元帝命僧辯於建鄴為大都督荆州刺史俄而荆州巳滅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帝又納貞陽侯蕭淵明為梁嗣因與僧辯書并淵明亦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淵明與齊上黨王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所率之衆敗績僧辯遂謀納淵明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

子珍往充質遣左戸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淵明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為皇太子淵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于鄴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授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淵明濟江之日僧辯擁檝中流不敢就岸後乃同會於江寧浦淵明既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如故陳武帝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水陸俱至襲建康僧辯常處于石頭

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第三子頠遽走出閤衆軍總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帝因縱火焚之方共頠下樓就執陳武帝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頠俱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陳武帝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為第三子頠許娶陳武帝章后所生女未婚而僧辯母亡雖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顗屢諫

不聽至是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陳武帝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帝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次石頭陳武帝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帝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帝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

帝之謫殆天授也顗承聖初位侍中魏克江陵隨王琳入齊為竟陵郡守齊遣王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顗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冡上號哭一慟而絶顗弟頒少有志節恒隨元帝及荊州覆滅入于魏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吴州刺史羊亮隷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愔

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歎曰讐耻不雪未欲身膏草野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荊州元帝以為羅州刺史及弟嗣産嗣宗並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為太子右衛率監南荊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産

先在建鄴嗣宗自荆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之甥復為比丘慧暹藏得脱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説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馬齊文宣帝授為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曄席皐同心渡江及戰敗嗣徽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産為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約王曄得北歸

羊侃字祖忻泰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七世孫也祖規之宋任城令魏太武南伐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等降太武官至營州刺史父祉歷位牧守累遷平南將軍天性酷虐列在魏酷吏傳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正光中秦州羌

莫折念生據州反乃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為偏將隷蕭寶夤往討之射殺天生其衆即潰以功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祉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淪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衆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兖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為兖州

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殺傷甚衆栅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各拜辭去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髙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

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
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
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故號此矟為折樹矟北
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者謂曰朕少
時捉矟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乃製武宴
詩三十韻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
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絶是日詔入直
殿省啓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

果弊於伏龘後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甞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宮宴辭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席後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公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官者張僧允甞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太清元年為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

元帥貞陽侯淵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
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明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
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為都官尚
書侯景反攻陷歴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
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
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逼都遂寢其策
令王質往侃曰今茲敗矣仍令侃率千餘騎拒之頓望
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諸軍事時

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閭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内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逼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懦而無謀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

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疋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又為尖項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

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耀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鷟為景所獲執來城下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為死今尚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

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浮説開門揖盜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為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為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内土山崩賊乘之垂入

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内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遇疾卒于城内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侃少而雄勇旅力絶人用弓至二十餘石馬上用六石常於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横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

有孫荆玉能反腰貼地啣得席上玉簪勑賫歌人王娀
兒東宫亦賫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
衡州於兩艖䑶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
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
者塡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
延斐同宴賔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
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賔游
終日獻酬同其醉醒常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𢃄才

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逃匿侃慰諭使還待之如舊侃第三子鵾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其妹為小妻故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鵾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唯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鵾

與王元禮謝答仁弟葳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為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鷁抽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鷁以矟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元帝以鷁為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刺史封昌國縣侯賜錢伍百萬米伍千石布絹各千疋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還東晉州刺史承聖

三年西魏圍江陵䠶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
表聞僧辯敗乃還為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羊䳶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勇仕郡為主簿普
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晉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
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䳶仁督和州刺
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懸瓠應接景至仍為
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
逼䳶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州上表陳謝帝大怒䳶

仁懼頓軍入淮上及侯景反鵶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鵶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為賊所敗臺城陷景以為五兵尚書鵶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為故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鵶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晷父伯道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

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鵶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吳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為人多酒無賴醉後為閹豎所殺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避尒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歸使戍項城魏克項城因入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

祐又歸梁除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
解綴文然每在公宴必彊賦詩文辭鄙野多被嘲謔僧
祐恬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彌甚晚事元帝為鎮西錄
事參軍屬侯景之亂西沮鼻蠻悉反元帝遣僧祐往討
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
荆峽遂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假節
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泣下謂其子
玭曰汝可開兩門一擬朱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

白門吾不捷不歸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堵遥以待之會陸法和至僧祐乃與并軍擊大破之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元帝以僧祐為侍中領軍將軍召還荊州厚自封植以所加鼓吹恒置齋宇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承聖二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西魏兵至以僧祐為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

攻百道齊發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所向摧破賊莫敢前俄中流矢卒年六十三元帝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寶少有志節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寶命第三子巖帥二百人迎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流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將至巖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

嶷旅力絶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纒矟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虎懐寳卒於州謚曰桓侯嶷位西荆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會嶷改葬父祖帝勑圖墓者惡為之逾年而嶷卒崱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荆州元帝與崱兄岸有舊密以書邀之崱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

等夜歸元帝帝以為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仍隨領軍
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為公仍隨
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於横嶺及戰景親率精銳
左右衝突崱從嶺後横截之景乃敗崱入據臺城景平
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
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崱赴援時陳武帝亦自歐陽
來會元建衆𨚫崱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
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元帝召崱與王僧

辯討之及納等戰於車輪大破之納等走保長沙崱等圍之後納等降崱又與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即破平之於是旋鎮遇病而卒謚曰武崱兄弟九人兄嵩岑嵸岌嶷巘岸及弟幼安並知名岸字公衡太清中與崱隨岳陽王詧攻荊州同歸元帝帝以為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詧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詧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巘於廣平詧

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并其母妻子女並斬於襄陽北門沓母襲保林數岸於衆岸曰老婢教汝免殺叔乃枉害忠良沓命拔其舌臠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為漆髑及建鄴平崩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髑之酷元帝亦不責也幼安性至孝寛厚雄勇過人與兄崩同歸元帝帝以為荆州刺史封華陽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

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
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漢口別攻拔武昌景度蘆洲
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
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
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天監初自
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為
寧州刺史州在僻遠羣蠻刼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

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閳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為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畧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悦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饑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

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遣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間道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元帝仍以為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贓汙甚多元帝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多懷怨望元帝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隂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熈末曾祖襲隨宋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武帝隣居少相友善嘗入武帝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祚拜梁秦二州刺史子春仕歴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毁神影壊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虵長丈餘役

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
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境
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為前所夢神因
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
云得君厚恩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
餘魏欲襲朐山閒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南青
州刺史鎮朐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他
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汙脚數年一

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清二年徵為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景亂元帝令子春隨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常冠諸軍值郢州陷沒軍遂敗退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子鏗列在陳史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太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

沈米輕舸還京稍遷岳陽內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絶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羣盜平景之勲與杜龕俱為第一由是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為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及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别及至帝以下吏而使

廷尉卿黄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縶黄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為帝所信荆州人疾之如讐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紀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為奴婢元帝乃鎖琳送之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兵

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方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思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驚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

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荊南正以國
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元
帝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
魏平江陵立梁王詧乃為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
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趣之計
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流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
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飜更不授指麾琳遣
將討之不克又師老兵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並獻

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軍張平他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琳戰艦以千數皆以野猪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脫漏惟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

乃移湘州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泉浦琳甸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朗周迪懐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初魏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齊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慤游詮

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

之時西南風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風飜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其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勠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

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沈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仍增兵秩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舋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弛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

汁落地化為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之池雲霧起晝晦
會陳將吴明徹伐齊齊帝勑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
秦州令琳共為經畧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
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
吴兵甚鋭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鬭破胡不從與戰軍大
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
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吴明徹進兵圍之堰
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

晝夜攻擊城内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
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
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
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
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
射徐陵求琳首辭甚感慨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
琳求首并為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
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

瑒等乃間道北歸别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于鄭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輼輬車琳體貌閑雅垂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彊記内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為將帥屬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吴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

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耶山為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為防閤後為

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為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舉義征子仙不捷乃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懐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不得深稜重取刀刺彪面被傷頓絶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逐誅

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聲樂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寳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山陰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

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黄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黄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

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他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
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
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
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
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
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
拜稱陳文帝敕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
昭達殯彪屍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叫號不肯離

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粧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絶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為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為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皦之女也有容貌先為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為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刋吳昌門為詩一絶曰田

橫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為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通志卷一百四十二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十六

侯景　王偉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或云鴈門人少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膂力善騎射以選為北鎮戍兵稍

立功効為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爾朱榮甚見器重即委以軍事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紹宗未幾紹宗每詢問焉會懐朔鎮將葛榮南逼榮自討之命景先驅至河内生禽葛榮以功擢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爾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為歡所用景性殘忍酷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為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歡相亞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

故紙邪尋封濮陽縣公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殆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為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所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唯景常輕之

言似豕突並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姦人易生詐偽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賜景書别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及歡疾篤謂其子澄曰侯景姦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為汝用澄乃矯書召之景知偽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求降武帝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皆議納景非便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黄慧

弼曰我昨夜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
正月乙卯日定計焉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
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
事給鼓吹一部魏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高澄嗣
事為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
割魯陽長社東荊北兗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
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
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

懸瓠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為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帝聞鵄仁已據懸瓠遂命羣帥指授方畧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淵明為都督淵明軍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戶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求元氏子弟立為魏主輔以北伐詔許之以太子舍人元貞為

咸陽王須渡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高澄又遣
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
定雌雄邪紹宗曰將決戰遂順風以陳景閉壘頃之乃
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
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
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
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既而又為
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

為家口並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遥謂曰爾等家並完乃被髪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疋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為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為韋黯所不容因是踣馬乃

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入說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悅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

為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偽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換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則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婚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怒曰會

將吳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
其圖之於是遂懐反計屬城居民悉占募為軍士輙停
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啓求錦萬疋
為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賜不容
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
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勅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
所須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絶先是貞陽侯淵明督衆軍
圍彭城没于魏至是遣使述魏人請追前好許彼之還

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淵明啓當别遣行人帝亦願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上疏跋扈言辭不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為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録送其使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為役並抑不奏聞愈加賞賜景所以姦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

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初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𫬮齬寧堪粉骨投命讐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為内應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南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

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為辭以為姦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吾以折箠笞之乃勑購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戶公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為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裴之高為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命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令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偽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偽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

弟昕夜斫景營戰没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為導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渡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偽稱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口將渡江慮王質為梗俄而質被追為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之未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為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疋兵八千人都下不之覺景即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

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皇
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
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為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内外
擾亂相刼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為
都督内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為軍師將軍以副焉
遣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
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
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

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王往

勞之于版橋景北面受勑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為名景

曰欲為帝也王偉進曰朱异徐驎諂黷亂政欲除姦臣

耳景既出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宫先是大同中童謡

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

及是皆用為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為轡欲以應

謡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

信率兵千人屯航北及景至撤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

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相遇未陣而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於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射殺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殿遂盡所聚數百

廚圖籍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
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
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所值皆碎賊
又作尖項木驢狀似槥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
蠟叢下焚之賊既不尅士卒來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
以絶内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驎周石珍等城内亦
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
各萬疋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紿言景已梟首景城

守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十一月景
立蕭正德為帝即偽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謡
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為正德卒當平殄
也景自為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
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
畧率數十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内文武裸身而出
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
正德子見理及暉畧守東府城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

已晏駕雖城内亦以爲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廵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脫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軍人莫不㞘涕百姓乃安景又於城東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城中亦作兩土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尅定建鄴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

募北人先為奴者並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踰城投賊景以為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内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為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民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捶疲羸者因殺之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並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

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踰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悅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鐫銀劵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傅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脫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禽侯景簡

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撫胷曰今年社稷去矣俄
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並烹之至是邵陵王綸率西
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譙州
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
步二萬發自京口直據鐘山景黨大駭具舟船咸欲逃
散分遣萬餘人距戰綸大破之於愛敬寺下斬首千餘
級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
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

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為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銳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帥數十騎挑之景回軍與戰駿退時趙伯超陳於元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回京口賊盡獲其輜重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及綸司馬莊丘慧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以

刀傷其口雋辭色如舊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害之
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
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
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
攻城以火焚城東南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
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內土山亦成以
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
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笙山峯相近募敢

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容配二山交矟以戰鼓叫沸騰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旣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毁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蟇車運土石塡塹戰士升之樓車四面並至城内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内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為立計引元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為洪波又燒南津居民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李仲

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並緣淮造柵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渡兵擊之斬粲首徇城下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

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洲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柵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柵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於是援軍四方雲合至于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剝掠徵責金銀列

營而立互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讐敵臨城公
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無有鬬心賊黨有欲自拔者
聞之或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
軍既而中外斷絶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鴟繫以長繩藏
勑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羣
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城
中圍逼既久膎味頻絶簡文上厨僅有一肉之膳軍士
煑弩燻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焉初宫

門之閉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並聚德陽堂魚鹽樵採所取蓋寡至是乃壊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盡又食飯馬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閒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大半初景之未渡江魏人遺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為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或以為讖時景軍亦饑

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為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荆州兵彭城劉邈乃說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絶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在城北拜表偽降以河南自効帝曰吾有死而已寧復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

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恥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右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子重有輕言者請劒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

與津遥相對刑牲歃血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兾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衆三萬至于馬卬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衆南岸勑乃遣北軍並進江潭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詬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勑並召之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時荆州刺

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
桂陽王慥頓江津並未之進既而有勑班師湘東王欲
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
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為也大王以十萬之師未
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王
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
深為憾遂因事害之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
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

又得城東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淩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抗表於武帝陳帝十失言辭甚悖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於太極殿前設壇使兼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陴者止二三千人並悉羸懦橫屍滿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

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為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乞和帝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營景無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丁卯城遂陷邵陵王世子堅帳内白雲朗董勛華於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為奏所以入朝而姦佞

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卿可召來時武帝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自衛帶劒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景默然又問曰卿何州人而來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渡江有幾千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已有帝俛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甞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

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矣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蔕氷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氷鏡不安臺後人以為詩讖謂無蔕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偽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

詔大赦天下自為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先是城中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絶景悉命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絶景又矯詔令征鎮守將各復本任於是諸軍並散降蕭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怨憤景欲以宋子仙為司空帝曰調和陰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為城門校

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餧崩于文德殿景祕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及葬修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絶滅矯詔赦北人為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嵊據郡自南陵以上並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吳郡以

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為西秦王元景襲為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仲禮為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十一月百濟使至見城邑邱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劒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二日其逆黨悉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

並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宮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癸景即與溧陽主共據御牀南面並坐羣臣文武列坐侍宴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裠襦景服紫袖褶上加金帶與其偽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悽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為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聲

以為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舞景
即下席應絃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
禮遂逼上起舞酒闌坐散上抱景于牀曰我念丞相景
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以至此上索箋䟽曰我為公講
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
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時江
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繼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
塗地父子攜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要俱緣山岳芰實

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為之彫殘雖假命須臾終死山澤其絶粒久者鳥面鵠立俯伏牀帷不出戶牖者莫不依羅綺懷金玉交相枕籍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絶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擣殺之東陽人李贍起兵為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贍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人

任兼閫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凶徒者並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廂 公勇力兼人名為庫眞部督七月景遣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景遂矯詔自進位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為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旣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為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

下陛下亦不得召臣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構扇遂懷逆謀矣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為太宰宋子仙為太保元羅為太傅郭元建為太尉張化仁為司徒任約為司空于慶為太師紇奚斤為太子太傅時靈護為太子太保王偉為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為右僕射於大艑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初元帝聞江州失守乃遣都督秦州刺史徐文盛率軍下武昌拒約相持既久至是元帝又遣巴州刺史王珣率兵助文

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衆二萬西
上援約次西陽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會景遣宋子
仙襲陷郢州盡獲武昌軍人家口故文盛之衆大潰奔
歸江陵景乘勝西上號三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
軍之盛未有也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懍曰賊若分守
巴陵鼓行西上荆郢危殆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
桂運糧以至洞庭湘郢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
攻巴陵銳意盡於攻城士卒饑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

枕而臥無所多憂於是元帝遣領軍將軍王僧辯率衆東下次于巴陵會景至僧辯沈船臥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救巴陵景遣任約逆擊之僧祐與法和退據赤亭景至與戰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率衆軍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淨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為戲而

百姓雖死不從之是年四月景乃廢簡文幽于永福省
詔草成逼簡文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
歔欷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
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為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
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簒
奪之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守江郢喪
師猛將外殲雄心内沮便欲速僭大號遂其姦心又王
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

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四方之師所
不動者正為二宮萬福若遂行弑逆結怨海内事機一
去雖悔無及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
欲復帝位以棟為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
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為
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遣彭雋王修纂害簡文
是月景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及
雲麾將軍元頵等據東陽歸順十一月景以趙伯超鎮

錢塘遣田遷謝答仁東征神茂等景乃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禮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于景冊書上赤足丹觜形如山鵲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悉駭竟射之不能中南兗獲白麞建康獲白鼠以獻蕭棟棟歸之于景景又矯蕭棟詔追崇其祖為大將軍父為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鐘簴宮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詔禪位使偽

太宰王克奉璽紱于已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折木旗蓋畫偃文物並失舊儀既倡警蹕識者以為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為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槖駞負犧牲輦上置垂腳坐焉景所帶劒水精摽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脣唱吼而上及升御

牀牀脚自陷大赦改元為大始元年方饗羣臣中會而起觸扆墜地封蕭棟為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為漢律改左戶尚書為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為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為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芓馬孤行自執羈紲以宋子仙郭元建張化仁任約為佐命元功並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世為謀主于子悅彭儁主擊斷陳慶呂季畧盧暉畧于和史安和為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如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十數人梁

人而為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內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竭力者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篡以周為廟諱故改周弘正周石珍姓姬也其左僕射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並請七世諱勑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噉是衆聞咸竊笑之景

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
漢司徒侯霸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於是追尊
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于時景修飾臺城及
朱雀宣陽等門童謠曰的脰馬拂朱雀還與吳又曰脫
青袍著芒屩荆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
廟樹咸見殘毁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栢樹獨鬱茂及景
篡修南郊路偽都官尚書呂季畧説景令伐此樹以立
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枿生便長數尺時既冬

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為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陜西之瑞又景牀東邉香爐無故墜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為廂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為湘東軍下之徵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軍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柵大破之執頵占送京口截其手足殉之經日乃死二年正月朔景臨朝會王僧辯軍至蕪湖景遣兵助侯子鑒等守姑孰是月朔馬駒生角謝答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

建鄴景為大剉碓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衆觀之以示威三月景自往姑孰廵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為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鑒僅以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卧良久方起歎曰咄吒咄吒誤殺乃公初景之為丞相居于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與以

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内不出舊將稀見
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為千人
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
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鑒等於石頭東北立柵拒守
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尸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
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奮擊大破之景既退敗不敢入
宫收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王偉攬轡諫曰自古
豈有叛天子今宫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棄此欲

何之景曰我在北攻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直渡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當復一決爾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掛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横入宮縱兵攻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祕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孑遺王僧辯

命武州刺史杜崱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僧辯迎簡文梓宮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横追賊於東焚偽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崱守臺城都下戶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纔渡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辯謂為有變登城問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也初景

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橫陣既而侯瑱率軍追景景至嘉興趙伯超據錢塘距之景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奄至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而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尸于僧辯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疎秀廣顙高顴色赤少鬚低視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豺狼

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剥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宫為婢男三歲者並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牀乃並煑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景性猜忌好殺戮恒以手刃為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飡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着靴垂脚坐或跂戶限或走馬遨遊於宫内及華林園彈

射鵶鳥自為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怏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為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牀前蘭錡自遶然後見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咄叱者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並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鵂鶹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衂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

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是瘤隱陷肉中天監中有釋寳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

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為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為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簒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孰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座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在御座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游行世間已數

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為闍黎景甚信敬之景常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荅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𨕖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羮食皆盡并溧陽主亦預食例又焚景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仍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

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煑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市南井水焉景儀同謝荅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瑱生擒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悉平斬房世貴于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齊

臣謹按李延壽史於侯景傳中同異頗多據梁武再問景景皆不能對令從者代對景退而自歎慴於天威是也今延壽之史於又不能對之後又問初渡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已有武帝俛首不言如此則景為辯士矣何因有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語乎又以簡文寒夕詩與詠月詩為詩讖復無成言徒費箋註讖語殆不如是武帝葬修陵侯景正當朝得免槀

瘞足矣何因相地以取佳城仍更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乎此皆取於稗官小説不典之言延壽之史似此為多故知南北朝之行事當得識者裁正之爾

王偉其先畧陽人父畧仕魏為許昌令因居頴川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為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為景報澄書其文辭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

謀謨其文檄並偉所製及行篡逆皆偉創謀也景敗與
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黄公喜禽送之
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為人臣何事相
敬僧辯曰卿為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
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
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
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
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

左丞虞騭嘗見辱於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為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慙而退及吕季畧周石珍嚴亶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為詩贈元帝下要人曰趙壹能為賦鄒陽解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仇家臠

其肉俛而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並夷三族趙伯超趙革子也初至建康王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謝答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交兵答仁曰公英武蓋世答仁安能仰敵僧辯大笑答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伯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雋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臓雋猶不死然後斬之

通志卷一百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四

宋 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十七

陳

杜僧明 周文育 子寶安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頠

黃法𣰋 子紇 淳于量 章昭達 吳明徹 胡穎

徐度 子敬成 杜稜 周鐵虎 程靈洗 子文季 沈恪

陸子隆子之武弟子才　錢道戩　駱牙　孫瑒　徐世譜　周敷　荀朗　周炅　魯悉達　蕭摩訶子世廉陳智深　任忠　樊毅弟猛　裴忌父之平　韓子高　華皎　孔奐　王冲子瑒瑜　王通弟勱質固　王猛　到仲舉　庾持　許亨　褚玠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啓請與俱行

頻征俚獠有功為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才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於交州遂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冏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喻侯蕭映不聽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並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子雄及冏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勑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畧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

衆曰盧公累葉立功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而不能為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所願也惟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畧為主以攻刺史蕭映子畧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明文育分據城東西吏民並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高祖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禽僧明及

文育等竒其才並釋之引為主帥從高祖征交趾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皆為前鋒所向尅捷侯景之亂俱隨高祖入援京師高祖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為前鋒斬裕及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高祖馳救之以所乗馬授僧明僧明得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乗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皐入灨石以逼高祖高祖遣周文育為前鋒與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

持連戰百餘日卒禽遷仕送于高祖及高祖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梁元帝承制授假節清野將軍新州刺史封新野縣子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高祖頓豫章命僧明為前驅大破之高祖表為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洲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以功除明威將軍南兖州刺史進爵臨江縣侯邑五百户仍領晉陵太守及荆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謚曰威年四十六

文帝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高祖廟庭子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薈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並長大因於賤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己子母遂與之後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為立名為文育字景德命兄

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薈同郡素相善啓薈為前軍軍主慶之使薈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薈以入魏事覺薈與文育拒之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薈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薈慶之壯

其節厚加賻遺而遣之龔詵會盧安興為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為高祖所獲宥之後監州王勱以文育為長流遂深被委任及勱被代文育欲與之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辭勱勱問其故文育

以告勦乃遣之高祖聞其還大喜遣人迎之厚加賞賜
分麾下配馬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為前軍尅
蘭裕援歐陽頠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為
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
左手觧鞍潰圍而出遂與杜僧明相得并力復進大敗
之高祖乃表文育為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皐遣其將
軍杜平虜入灨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擊之平虜棄
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皐悉選

精兵自將以攻文育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高祖遣杜僧明來援别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還大皐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高祖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高祖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高祖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為軍鋒及至姑孰與侯

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
侍高祖誅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吴興圍尅
杜龕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為彪
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文帝夜往趣之彪又來攻
文育苦戰遂破平彪高祖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
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盆城未克徐嗣徽引齊人
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
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

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乗單舴艋跳入砰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相會將戰風急高祖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馳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從頓對之以頻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

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别將歐陽頠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墌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艖百餘乘在主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廸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廸得書喜甚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偽退孝頃望

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羊韶羊韶上流
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傳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
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頠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
遣嚴威將軍周鐵虎與長史陸山才襲頠禽之於是盛
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以巡傳泰城下因攻泰尅之蕭
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為人
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嗣猶
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

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詔授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州諸軍事時王琳擁據上流詔侯安都為西道都督文育為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琳戰於沌口為琳所執後得逃歸請罪詔不問復其官爵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勱猶據舊栅擾動南土高祖復令文育及周迪黄法𣰰等討之豫章内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遣吳明徹為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築城於金口公颺偽降謀

執文育事覺文育因之送都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為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勱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率所領攻周迪吴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失其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人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以撫之初周迪之敗也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齋示曇朗遂於坐中為曇朗所害年五十一

高祖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皆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廸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寶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狗馬樂驅馳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喜聚

惡少年高祖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縶於王琳寳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歸復除吳興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徵寳安還起為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寳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為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再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卿卒謚曰成子

詧嗣位晉陵定遠二郡太守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世為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必先陷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帥之任山谷夷獠不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叅軍晉康太守範為雍州刺史瑱除馮翊太守範還鎮合肥瑱又隨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都城及

城陷瑱與嗣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盆城俄而範及嗣皆卒瑱領其衆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刃之據豫章之地後降於侯景景將于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已同姓託為宗族相待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瑱隨于慶平蠡南諸郡及景敗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以應義師景亦盡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南兖州刺史郢縣侯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常為前鋒旣復臺

城景奔吳郡僧辯遣瑱率兵追之與景戰於吳松江大敗景盡獲其軍實景將皆降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孰及齊遣郭元建帥師出濡須僧辯遣瑱於東關拒之大敗元建魏攻荆州王僧辯以瑱為前軍赴援未至而魏尅荆州瑱頓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僧辯承制以瑱為侍中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樂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瑱西討未至而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瑱攻之恃德食盡請

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愔與瑱共討蕭勃及高祖之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是時瑱據中流兵甚彊盛又以本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肯入朝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别立城栅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奫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迄冬不能克奫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乃攻殺奫虜瑱軍府妓妾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俱潰輕

身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趣盆城就其將焦僧度僧度勸令投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王琳至沌口周文育侯安都並沒乃以瑱為都督西討諸軍事頓于梁山文帝即位進授太尉王琳至栅口又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隷焉瑱與琳相持百餘日未決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虎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

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
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溺死者數千浪大不得
還浦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以
荻塞於浦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
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卻據湖浦以待
其獘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東下去蕪湖
十里而泊明日齊遣儀同劉伯球率萬人助琳水戰行
臺慕容德會領鐵騎三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南為其

聲勢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其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于蘆荻中盡獲其舟艦器械并禽劉伯球慕容德會俘馘萬計琳與其將潘純陁乘單舴艋冒陣走湓城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詔以瑱為都督湘巴郢江吳等五州諸軍事鎮湓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來攻巴湘又以瑱為西討都督大敗盛軍以功授湘州

刺史改封零陵郡公邑七千戶二年以疾表求還朝三月於道薨時年五十二贈大司馬謚曰壯肅加羽葆鼓吹班劒給東園祕器配享高祖廟庭子淨藏嗣尚文帝女富陽公主

侯安都字師成始興曲江人也為郡著姓父捍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禄大夫始興內史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為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入援

臺城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平侯景皆力戰有功梁元帝授猛烈將軍封富春縣子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辯諸人莫知唯與安都定計乃使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城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不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卧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于廳事前安都自內閤出腹背

擊之遂禽僧辯以功除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高祖東征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兵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示之以弱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率五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據石頭不敢逼臺城及高祖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栅收其家口并馬驢輜重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

信餉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令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乃請和高祖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採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丹陽至湖熟高祖遣安都拒之戰于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生禽齊儀同乞伏無芳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騎至救老得免賊北度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于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墮馬張

纂死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而還齊軍不敢逼高祖與齊軍戰于莫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自白下横擊其後齊軍大敗以功進爵為侯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仍督水軍至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禽其將歐陽頠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孜猶於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

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栅引營漸進頻致尅獲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為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衆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公卿餞於新林安都躍馬度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艑内墜於櫓井時以為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船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遥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

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績安都與文育徐敬成並為琳所囚琳總以一長鎖繫之置于艒下令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厚賂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依艒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為丹陽尹出為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勱及王琳將曹慶常愛衆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愛衆後文育

為熊曇朗所害安都田取大艦遇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禽炅協孝勱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奇州破曹慶常愛衆等焚其船艦愛衆奔廬山為村人所殺餘衆悉平還軍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不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

殿白太后出璽乂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栅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為大都督而指麾經畧多出安都及王琳入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别奉中旨迎衡陽王昌初昌之將入也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文帝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别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自迎昌濟漢中流而殺之以功進清遠郡公邑五

千戸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捍為始興內史卒於官文帝徵安都為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拜其母為清遠國太夫人仍迎赴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封郡之汝城縣為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為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為刺史安都第三子秘年九歲上以為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奉改封安都桂陽郡公王琳敗後周兵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捍及留異據東陽安都又

奉詔東討異本謂臺軍自錢唐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巖谷間豎柵以自守安都躬自接戰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乗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壠為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船入堰接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異與第三子忠臣脫身奔晉安安都虜其妻子振旅而還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還本鎮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

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為之賓客齋内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都不之改日益驕横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讌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

之力飜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文帝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列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為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往又頻遣臺使按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録其狀奏之稱安都謀反帝慮其不受召明年春乃除安都為征南大

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於石頭帝引安都讌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歷表以示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明日於西省賜死時年四十四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初高祖嘗與諸將讌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

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慠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太建三年宣帝追封安都陳集縣侯子亶爲嗣

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毁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與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宦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頠相善頠常隨欽征討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

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頠預其功還為直閤將軍除天門太守欽征交州復啓頠同行欽度嶺而卒頠除臨賀内史啓乞送欽喪然後之任時湘衡之界五十餘洞不賓勑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頠為都督悉皆平殄粲啓梁武帝加頠超武將軍討廣衡二州山賊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頠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相呑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内史蕭昭基奪其郡以兄欽與頠舊遣招之頠不從謂其使曰高州昆季隆

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及高祖入
援都將至始興頠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頠高祖援之
裕敗高祖以王懷明為衡州刺史遷頠為始興内史高
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頠助帝平之梁元帝承制以
始興郡為東衡州授頠持節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封
新豐縣伯侯景既平元帝徧問朝宰今天下始定極須
良才卿等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
陽頠是也公正有濟世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

武州刺史尋授郢州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時蕭勃在廣州兵彊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頠别據一城不往謁勃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頠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荆州頠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頠為前軍都督周文育破之禽頠送于高祖高祖釋之深加禮接蕭勃死後嶺

南擾亂頠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頠安南將軍
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頠子紇已尅定始興及
頠至嶺南皆慴伏乃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
等十九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王
琳據有中流頠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即
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
山郡公邑二千戶給鼓吹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
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𧦬四百兩付兒

智矩餘人不知也頠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伏之時頠弟威為交州刺史次弟邃為衡州刺史合門貴顯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天嘉四年薨於廣州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曰穆子紇嗣紇字奉聖頗有幹畧襲父官爵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宣帝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為左衛將軍其下多勸之反紇遂舉兵攻衡州刺

史錢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年幼免

黄法𣰰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州郡中為鄉里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𣰰監知郡事高祖將踰嶺入援建鄴李遷仕作梗中途高祖命周文育屯西昌法𣰰遣兵助文育時法𣰰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來襲新淦法𣰰敗之梁元

帝承制授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敬帝
即位改封新建縣侯太平元年割江西四郡置高州以
法氍為刺史鎮巴山蕭勃歐陽頠來攻法氍破之永定
三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法氍法
氍援迪禽孝頃等三將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熊曇朗於金口害周文育法氍共周迪討平之天嘉
三年周迪反法氍與吳明徹討平迪法氍功居多廢帝
即位進爵為公大建五年大舉北侵法氍為都督出歷

陽於是為拋車及步艦豎拍以逼之砲加其樓堞尅之盡誅其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甝禁侵掠躬自勞撫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七年為豫州刺史鎮壽陽薨贈司空謚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為將帥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畧便弓馬梁元帝為荆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軍功封廣晉縣男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五軍入援臺

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荆州元帝承制以為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并力拒景大敗之禽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僧辯平侯景封謝沐縣侯尋出為都督桂州刺史及魏尅荆州量保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高祖高祖受禪進位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五年徵為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欲並逃入山谷不願入朝文帝

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郡淹留為有司奏免儀同餘如故華皎構逆以量為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未拜出為南徐州刺史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侍中吳明徹之北侵也量讚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

軍淮南尅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獲吳明徹乃以量
為都督水陸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兗州刺史十四
年薨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家世冠族性倜儻輕財
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
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
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城為
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

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文帝遊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優渥超於儕等高祖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尅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擁據東陽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為長山令居其心腹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昭達

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戰於蕪湖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册勲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臨川反詔昭達便道征之迪敗走徵為護軍將軍給鼓吹改封邵武縣侯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為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頃出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禽留

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文帝常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告之至是侍宴酒酣文帝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授鎮南大將軍都督江州刺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並假以昭達為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徵為中撫軍大將軍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為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

昭達都督衆軍討之紇聞昭達奄至惶擾不知所為乃出頓湞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栅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栅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大敗禽紇送京師廣州平以功進位司空太建二年率師征梁明帝於江陵是時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口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於江上横引大索編葦為

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絶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尅捷必歸功將帥厨膳飲食並同於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食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不之廢也四年詔配享文帝廟庭子大寶襲邵陵郡公位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乃襲殺暈而反尋被禽梟首

朱雀航夷三族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脩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小子

也及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饑餒乃白諸兄曰今世亂如此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高祖出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高祖高祖為之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畧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高祖亦深竒之紹泰初隨周文育討擊功高授東兖州刺史高祖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

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
帝即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及周迪反詔以明徹為江
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
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頊代明徹令以本號還
朝天嘉五年遷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文帝
謂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及廢帝
即位拜領軍將軍丹陽尹仍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
省到仲舉之矯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詐宣帝疑懼遣

喜與明徹籌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外隣彊敵
內有大喪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社稷至重願留中
深計慎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
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皎皎平
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宣帝太建五年朝議北伐
公卿互有同異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
軍事賜女樂一部明徹總統諸軍十餘萬發自京師緣
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

援明徹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為明徹舊邑詔具大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尅仁州授征北大將軍改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具又遏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

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琳之獲也其舊部曲多在明徹軍琳素得士卒心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明徹慮其有變即斬琳傳其首於建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明徹都督豫合等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戸詔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冊明徹於城南設壇列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

禮而退將校莫不踴躍焉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賞萬計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遣援兵前後至者數萬明徹皆大破之八年進位司空詔給大都督鈇鉞龍麾尋授都督南兖州刺史其次將校除授各有差會周氏滅齊宣帝將事徐兖九年詔明徹進軍北伐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士彥守城不出明徹仍迮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將

軍王軌救之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横流樹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明戊主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率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乃自決其堰乘水勢以退軍至清水口水勢漸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後故吏盜其柩歸至德元年詔追

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覺嗣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少孤有志氣以驍勇聞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封海安伯

胡頴字方秀吳興人也偉姿容性寛厚梁末高祖時在廣州頴深自結託從克元景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高祖進軍頓西昌以頴為巴丘令鎮大皐督糧運下至豫章以頴監豫章郡高祖率衆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景以頴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頴羅州刺史

封漢陽縣侯尋除豫章内史隨高祖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高祖令頵率府内驍勇隨侯瑱於東關大破之後從高祖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高祖受禪兼左衛將軍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官謚曰壯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六同嗣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倜儻不拘小節姿貌瓌偉嗜酒好博常使僮僕屠酤為事梁始興内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時

征交趾厚禮招之度乃委質侯景之亂高祖尅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歸自白茅灣梁元帝授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高祖鎮朱方除度蘭陵太守高祖遣衡陽獻王往荊州度率所領從焉江陵陷間行東歸高祖平王僧辯度與侯安都為水軍紹泰元年高祖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高祖與敬帝

還都時賊已據石頭城市廛居民並在其路去臺遥遠恐為賊所乘乃使度將兵鎮于治城寺築壘以斷之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信威將軍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文帝即位遷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重出為吳郡太守天嘉元年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及太尉侯瑱薨于湘州乃以度代瑱為湘州刺史秩滿復為侍中中軍大將軍文帝崩度豫顧命許以甲仗五十人入

殷省廢帝即位進司空華皎據湘州反引周兵下至沌口與王師相持乃加度使持節車騎將軍督步軍自安成郡由嶺路出于湘東以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人家口以歸光大二年薨時年六十贈太尉謚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敬成嗣敬成幼聦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為琳所縶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父度為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光大元年為巴州刺

史尋為水軍隨吳明徹平華皎二年以父憂去職尋起為南豫州刺史襲爵湘東郡公太建五年除吳興太守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為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泝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尅淮陰山陽鹽城三郡仍進尅鬱洲進號壯武將軍鎮朐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者免官尋除安州刺史鎮宿豫卒謚曰思子敞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唐人也世為縣著姓稜頗涉書傳

少落泊不為當世所知遂遊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
侯蕭映映卒為高祖府典書記從高祖平蔡路養李遷
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仁威將軍石州刺史上陌縣
侯侯景平高祖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琅邪二郡高祖謀
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高祖懼其泄
已乃以手巾絞稜稜悶絶于地因閉於别室軍發召與
同行及僧辯平後高祖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
徐嗣徽任約引齊兵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

稜晝夜廵警綏撫士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三年高祖崩文帝在南皖時内無嫡嗣外有彊敵侯瑱侯安都徐度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歴等祕不發喪奉迎文帝文帝即位遷領軍將軍天嘉元年以預建立之功改封永成縣侯出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二年召爲侍中丹陽尹廢帝即位加特進侍中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給扶

太建元年出為吳興太守二年徵為侍中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為侍中右光祿大夫將軍佐史扶並如故稜歷事三帝並見寵遇末年不預征役優遊京師賞賜優洽卒于官年七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喪事所須並令官給謚曰成配享高祖廟庭子安世嗣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也語音傖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仕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為湘州以為臨蒸令侯景

之亂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譽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最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之將烹焉鐵虎呼曰侯景未滅柰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尅任約獲宋子仙每戰有功元帝承制授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又從僧辯定建鄴降謝答仁平陸納於湘州錄前後功進爵為侯高祖既誅僧辯鐵虎率所部降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度江鐵虎破其水軍嗣徽平遷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

文育命鐵虎偏軍襲勃禽勃前軍歐陽頠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並為琳所禽琳見諸將與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贈侍中護軍天嘉三年文帝又詔配食高祖廟庭子瑜嗣

程靈洗字元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里便騎善遊素為鄉里畏伏侯景之亂據黟歙聚徒黨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

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靈洗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後助王僧辯鎮防及高祖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高祖軍不利遣使招喻久之乃降高祖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隨周文育西討王琳軍敗為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高祖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

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于栅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
徵為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廸重寇臨川以靈洗為都
督自鄱陽别道擊之廸又走山谷間遷中護軍出為都
督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
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因推心待之
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
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蹋定定不獲
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尅沔州禽其刺史裴寛以功改

封重安縣公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太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嗣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畧果決有父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執高祖召陷賊諸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

禮容深見賞文帝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内中直兵參軍累遷臨海太守後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並有扞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荆州征梁梁人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青泥水中昭達遣文季共錢道戢盡焚其舟艦既而周兵大出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

北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並下大柱為杙

柵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

而至攻尅秦郡又别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進拔盱眙

乃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前後所尅

城壘率皆迮水為堰土木之工動踰數萬置陣後人文

季必先於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

幹每戰為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為程虎以功除散騎常

侍帶新安内史累遷北徐州刺史加都督後隨明徹北

侵軍敗為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為邊吏執送長安死于獄是時朝廷與周絶不之知至德元年後主知之贈散騎常侍又下詔傷其廢絶降封重安縣侯以子饗襲封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初從梁新渝侯蕭映之廣州討伐俚洞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宫直後以嶺南勲除員外散騎侍郎仍

令招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
城內亦作土山以應之恪為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
封東興縣侯京城陷恪間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
使報恪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謁高祖於京口即日
授都軍副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預其謀高祖使文帝
還長城立柵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
龕果遣副將杜泰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
與高祖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龕平

文帝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高祖受禪時恪自吳興入朝高祖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衞敬帝如别宫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高祖踐阼除吳興太守永定二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至宣帝即位遷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

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討紇紇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及代還以途遠不時至為有司所奏免太建十三年還護軍將軍後主即位以疾拜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四贈翊左將軍詔給東園祕器後主仍出舉哀葬事所須並令資給諡曰元子法興嗣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招聚徒黨

時張彪為吳郡太守引為將帥仍隨彪從鎮會稽及文帝討彪彪將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使領其部曲及文帝嗣位徵子隆領甲仗宿衛封益陽縣子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子隆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寶應晉安平子隆功最遷武州刺史改封潮陽縣伯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尅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襲其後因與大軍相會

進爵為侯尋遷都督荆州刺史荆州新置居公安城池
未固子隆脩立城郭綏集夷夏甚得人和號為稱職吏
民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曰威子之武嗣
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後為弘農太守乃隸吳明徹於
吕梁軍敗逃歸為人所害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畧從子
隆征討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縣子卒於信州刺史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
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才幹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

高祖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天嘉元年為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為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黄法𣰰攻下歷陽因以道戢鎮之卒官謚曰肅子邈嗣

駱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

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

遠致梁太清末文帝避地臨安牙母陵覩帝儀表知非

常人賓待甚厚及帝為吳興太守引牙為將帥從平杜

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

初牙母卒時兵荒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

恭太建八年牙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

刺史至德二年卒贈廣州刺史子義嗣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世為冠族父僧道梁中散大

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謀畧博涉經史尤便書翰仕梁為邵陵王中兵參軍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為前軍琳與瑒親婭乃表薦為宜都太守後以軍功封富陽侯敬帝立累遷巴州刺史及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為少府卿尋以瑒為安西將軍都督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乘虛而至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城樓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親

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為之用周人苦攻不能尅及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王僧辯誅瑒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恊義同奬梁室亦已勤矣今時如此天可違乎乃奉表歸陳天嘉元年授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為侍中領軍將軍未拜而文帝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為本郡卿豈有意授乎乃改授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

榮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及留異反據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頃之出為建安太守太建四年為都督荆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浚池城懷服邊遠為隣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詔授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郢州刺史十二年坐疆埸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爵邑歷位度支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勳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遷五兵尚書領左軍將軍侍中如故

禎明元年卒官後主臨哭盡哀謚曰桓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絶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賢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而處已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輿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

傾心又巧思過人為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為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戶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為榮𢾾二十一子咸有父風第二子訓頗知名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荆州為主帥征伐

蠻蜑至世譜尤勇敢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荆州
世譜將領鄉人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
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
時景軍盛世譜乃别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
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生禽景將任約景退走
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
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邑五百户
仍隨僧辯東下常爲軍鋒侯景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

侍衡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增邑并前一千戶西魏攻荊門世譜鎮馬頭岸據有龍洲梁元帝授侍中使持節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江陵陷沒世譜東下依侯瑱紹泰元年徵為侍中左衛將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解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損益妙思出人永定二年遷護軍將軍文帝嗣位加特進右光禄大夫尋以疾失明謝病不朝卒謚曰桓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膽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皆歸之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衆以討賊爲事梁内史始興藩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有欲侵掠毅者敷擁護之親率其黨捍送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邺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爭權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閥又失衆心倚

數族望深求交結數未能自固事廸甚恭廸大憑仗之
廸據臨川之土塘數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數
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
頃與琳黨李孝欽等共圍周廸數助於廸廸禽孝頃等
數功最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襲數數大
破之曇朗走巴山郡數與周廸黄法𣰰進兵擊之王琳
平授散騎常侍豫章太守時江南酋帥並顧戀巢窟唯
數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

章周廸以數素出己下超致顯達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數數大破之仍從都督吳明徹攻破廸禽方興再遷都督南豫州刺史廸又收餘衆襲東興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廸數又從軍至定川縣與廸相對廸紿數求還朝欲立盟數許之方登壇為廸所害謚曰脫子智安嗣位至太僕卿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通衛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畧侯景之亂據巢湖無

所屬臺城陷沒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蕃討侯景景使其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征之不能尅時都下饑朗更招致部曲衆至數萬侯景敗於巴陵朗截破其後軍景平後又别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蹰山及魏尅荆州高祖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大破之高祖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朗兄昂為左衛將軍弟㬅為太子右衛率高祖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祕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

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文帝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朗令與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還都督合州刺史卒謚曰壯子法尚嗣法尚少俶儻有文武幹畧禎明中為都督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敦煌二郡太守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强齊梁州刺史父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炅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太清元年為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

陽太守封西陵縣伯以軍功累遷都督江州刺史進爵
為侯高祖踐阼王琳擁據上流炅以江州從之後為安
都所禽送都文帝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
太守太建五年為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其年
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尅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敗
齊尚書左丞陸騫軍進攻巴州尅之於是江北諸城及
穀陽士人並誅其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仍敕追
炅入朝後梁定州刺史田龍昇以城降詔以為定州刺

史封赤土亭王及炅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於是令炅為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以討龍昇斬之盡復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卒於官贈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謚曰壯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起家為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糺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

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糧廩濟活
甚衆仍於新蔡置頓以居之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
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平侯景梁元帝授持節
仁威將軍北江州刺史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
余孝頃周迪等所在鋒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
卒樂為之用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時亦遣趙知禮
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授之還
延顧望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謀襲之不克齊遣行

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
與戰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
制其中流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
齊共為表裏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
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
江而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對曰臣鎮撫
上流願為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
亦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誠以陛下豁達大度

同符漢祖故也高祖笑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悉達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才賢與之賞會文帝即位遷安南將軍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毁過禮因遘疾卒時年三十八贈安左將軍謚曰孝侯子覽嗣悉達弟廣達臺城陷戰敗被執以憂憤卒列在忠義傳

蕭摩訶字元允蘭陵人也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

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約徐嗣徽等引齊兵為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

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其鋒甚鋭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顔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

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
功授明毅將軍封廉平縣伯尋進為侯位大僕卿又隨
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
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帥七騎先入手奪
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
遣其大將軍宇文忻率衆爭呂梁忻有精騎數千摩訶
以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横奮擊斬馘甚衆周又遣大將

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鎖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畧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謂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使公達京邑明徹曰弟計乃

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寘
懟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
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
是周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千
衝突自後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宣帝徵還詔授摩訶
右衛將軍及宣帝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内手刃後主遂
奔東府摩訶入受敕乃率馬步數百趣東府城斬之以
功授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

巨萬後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舊制三公黃閤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詔摩訶開黃閤
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鴟尾仍以其女為皇太子妃
會隋遣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江左後主委摩訶備禦
之授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
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鍾
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塹未堅人
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尅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

後主謂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魯廣達田端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總

管楊牙韓洪員明黄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八千各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走陳軍盡潰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黄昕馳燒北掖門而入員明禽摩訶以送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於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得一見舊主死無所恨

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難其年入隋授為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向并州同諒作逆伏誅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言恂恂然若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獵無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常居多子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

脱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為之歔欷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馬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功為巴陵内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尸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顏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為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畧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

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為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為巴陵太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内史華皎之舉兵也忠豫其謀及皎平宣帝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

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閤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内史秩滿入為右軍將軍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尅其東西一城進軍攻蘄譙並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郛進尅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樂縣侯吕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授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史入為左衛將軍遷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

延貴為援忠大破之生禽延貴後主嗣位進號征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為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出為吳興內史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固宜守臺城緣江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言其渡江將士已被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

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
諸軍不擊而自去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
流赴援此良計也後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腹煩殺人
喚蕭郎作一打忠叩頭苦請勿戰後主從孔範言乃戰
於是赴白土岡陣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
云官好住無所用力後主與之金兩縢曰為我於南岸
收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檝就上流衆軍
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

即當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時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往石子岡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隨例入長安授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七隋文帝後以散騎常侍袁元友能直言於後主擢拜主爵侍郎謂羣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尸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子幼武位儀同三司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司州

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東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家本將門少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戰死毅赴江陵乃隷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右中郎將代兄俊為梁興太守領三州游軍隨宜豐侯蕭脩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軍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衆乃定焉以功封夷道縣伯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為

侯及西魏圍江陵毅率郡兵赴援會魏尅江陵為後梁所俘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太建初為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為左衛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周軍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為大都督率衆度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還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圍壽陽詔以毅為都督北討前軍事十三年為荊州刺史

後主即位改封逍遥郡公入為侍中護軍將軍及隋師濟江敳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是要所宜各領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敳計不行

臺城平隨例入關卒敳弟猛字智武幼倜儻有幹畧及長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侯景軍短兵接戰殺傷甚衆臺城平隨兄敳西上梁南安侯方矩為湘州以猛為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江東下

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猛手禽紀父子三人斬於䑽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封安山縣伯進軍撫定梁益還遷司州刺史進爵為侯永定二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為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爭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為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永陽太守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歷散騎常侍荊州刺史入為左衛將軍後主即位為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猛在

都下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並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為水軍於白下游弈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懼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喻毅毅不悦摩訶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隋

裴忌字無畏河東聞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叔祖邃梁豫州刺史邃自有傳父之平字如原少倜儻有志畧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文

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徵衛尉並不就天康元年卒
於家謚曰禧忌少而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為當時所
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高祖征討及高祖誅王僧
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吴郡高祖遣黄佗攻之不能尅
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吴郡夜至城下鼓譟薄
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吴郡高祖嘉之
表授吴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
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為録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

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安樂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撫綏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汴以明徹為都督忌與明徹俱進吕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世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高年十六尚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

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巒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
執備身刀及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稍長習騎
射頗有膽決願為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
之未嘗離左右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
而升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帝據有州城周文
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
出倉卒闇夕軍人擾亂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
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

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敗彪彪
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
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
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其有所論進帝
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為右衛將軍文帝不豫入侍醫藥
廢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宣帝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
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為衡廣諸鎮光大二年八月
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宣帝在尚書

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並原宥

華皎晉陵既陽人也世為小吏皎梁代為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景之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為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皎為都録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吳明

徹征周廸廸平以功進爵為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産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並送都下廢帝即位改封重安縣公韓子高誅後皎内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覘時主意宣帝偽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為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時梁明帝遣水軍

為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内史任蠻奴巴陵内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為之用帝恐上流宰守並為皎扇惑乃下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並許開恩出首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皎大敗乃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無復船渡步趣巴陵巴陵城

已為官軍所據乃降送于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黨並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孔奐字休文會稽人也世為冠族六世祖靖宋開府儀同三司祖臻齊太子舍人三公郎父幼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奐數歲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共奐談論深相歎美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媿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

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不就後遷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户郎沈炯為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帥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畢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奐及

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
僧辯先下辟書引奐為左西掾梁元帝於荆州即位徵
奐及沈烱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報曰孔
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為揚州刺
史又補從事史時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
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表書
翰皆出於奐高祖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黄門侍
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軍至後湖都邑搔擾四方壅

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為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勍敵忽至征求無所高祖尅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決戰大破賊高祖受禪遷太子中庶子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已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

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文帝即位徵為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為五兵尚書掌詔誥時文帝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奐決之及帝疾篤奐與宣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

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輯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
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與乃流涕歔欷跪而
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
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廢立之事臣不敢聞
文帝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矣乃用與為太子詹事文
帝崩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出為南中郎康
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位為始興王長
史與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

降勑書慇勤勞問太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剋復淮泗徐豫守長降附相繼封賞選叙紛紜重疊與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絶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衮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郡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

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才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帝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

子詹事後主固争之帝以緫為詹事由是忤旨其正直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奐代繕已草詔訖為後主所抑遂不行十四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宫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新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鄱陽王東曹掾

王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玄孫也祖僧衍位

侍中父茂璋字允光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尚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於齊世梁武深鍾愛冲賜爵東安亭侯尋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喜聽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冲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陽尹魏平江陵敬帝為太宰承制以冲為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高祖受禪領太子少

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先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字子璵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高祖入輔以為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冲嘗為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冲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

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寛和務清靜無所抑
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
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
子瑒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三十官至侍中永
定元年使齊以陳郡袁憲為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
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戚怒則召殺
之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
嘉二年還朝復為侍中卒謚曰貞子

王通字公達琅邪臨沂人也祖份梁侍中特進父琳司徒左長史母梁武帝妹義興公主通兄弟九人並知名兄銓錫僉前史俱有傳通仕梁為黄門侍郎敬帝承制以為尚書右僕射高祖受禪遷右僕射太建元年位左光禄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禄佐吏扶並如故未拜卒謚曰成通弟勱字公齊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梁為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

別纉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游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後為南徐州别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侯勑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廣州刺史乃以勱為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府州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入為給事黄門侍郎侯景之亂奔江

陵歷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勱爲政清簡吏民便安之徵爲侍中遷五兵尚書會魏軍至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修入援以勱監湘州及魏平江陵敬帝承制以爲中書令加侍中歷高祖司空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並如故及蕭勃平以勱爲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勱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太建元年累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以勱爲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

政德詔許之徵為中書監重授尚書左僕射領右軍將
軍卒謚曰温子勱弟質字子貞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
以武帝甥封甲口亭侯位太子中舍人庶子侯景濟江
質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都質不戰而潰為桑
門潛匿人間城陷後西奔荆州元帝承制歷位侍中吳
州刺史領鄱陽内史魏平荆州侯瑱鎮盆城與質不恊
質率所部依于留異永定二年高祖命質率所部隨都
督周文育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信交

通高祖命文育殺質文育啓救之獲免文帝嗣位以為五兵尚書宣帝輔政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後為都官尚書卒謚曰安子質弟固字子堅少清正頗涉文史梁時以武帝甥封莫口亭侯位丹陽丞梁元帝承制以為相國戸曹屬掌管記尋聘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為太子中庶子還尋陽太守魏尅荆州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永定中移居吳郡文帝以固清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中歷位

中書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以其女為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宣帝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婞媪恒來往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黨皆誅宣帝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清素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中卒於太常卿謚恭子固清静寡欲居喪以孝聞又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嘗聘魏因宴饗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

鱗不獲子寬位侍中
王猛字世雄本名勇琅邪臨沂人宋贈太常淮之玄孫也祖進之梁左衛將軍父清鎮東府長史新野東陽二郡太守承聖末為歐陽頠所殺事具清本傳清之遇害也猛時年五歲文帝渡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攜之遁于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蔬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太建初釋褐鄱陽王府中兵

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録事參軍猛慷慨常慕功名先是
上䟽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詔隨大都督吳
明徹畧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子右衛率徙晉
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跡富商野次云以付王府君
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
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並相比周害
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有便會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
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與廣州刺史陳

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禎明二年詔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並隷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清遠太守曽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藁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

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師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畧猛母妻子先留建鄴因隨後主入京詔賜宅及什物甚厚別賚物一千段又遣璽書勞猛仍討平山越馳驛奏聞時文帝幸河東會猛使至大悅楊素賀因曰昔漢武比地聞喜用改縣名王猛

今者告捷遂符前事於是又降璽書褒賞以其長子繕為開府儀同三司猛尋卒於廣州文帝聞而痛之遣使弔祭贈上開府儀同三司封歸仁縣公命其子繕襲仍授普州刺史仁壽元年繕弟續表陳猛志求葬關中詔許之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三州軍事謚曰成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宋護軍將軍彥之玄孫也父洽梁贈侍中仲舉無他藝業而立身耿正仕梁為長城令政號廉平文帝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

獨坐齋内聞城外有簫鼓聲俄而文帝至仲舉異之乃深自結納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内由是祇事益恭及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以仲舉為郡丞與潁川庾持俱為文帝賓客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三年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參掌如故改封建昌縣侯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其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時務與朝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

文帝積年寢疾不親萬機尚書中書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文帝疾甚入侍醫藥及帝崩宣帝受遺詔為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劉師知殷不佞以朝望有歸仍遣不佞宣旨遣宣帝還東府事發師知下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推乃以仲舉為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為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遷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

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人馬素盛郁每乘小

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其事宣帝收子高

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庾持字元德潁陰人也父沙彌梁邵陵王參軍沙彌有

至性列在孝友傳持少孤性亦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

志好學仕梁為尚書左丞戸郎後兼建康監文帝為吳

興太守以為郡丞兼掌書翰天嘉初為尚書左丞封崇

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為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

坐免後為臨安令坐杖殺人免還為給事黄門侍郎歴
鹽官令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為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
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為竒字文士亦以此
譏之有集十卷子自直在文苑傳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也父懋梁太子中庶子自有
傳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
甚為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兼太
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為諮

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高祖受禪為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高祖之誅王僧辯也以僧辯及其子顗屍於方山掘坎埋瘞至是無敢言改葬之者亨乃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中宣帝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

謀出宣帝宣帝問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衛尉卿卒於官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入隋位終通議大夫行給事中列在文苑傳

褚玠字温理河南陽翟人也祖澐字士洋仕梁為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令兄游亡棄縣還為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

王府諮議參軍卒澐之爲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
重賓客雅爲湘東王所親愛澐生蒙蒙位太子舍人蒙
生玠玠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
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
屬文詞義典實不尚淫靡起家王府記室天嘉中兼通
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大建中山陰縣多豪
猾前後令皆以贓汚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
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於文士之内試思其人景歷曰褚

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帝曰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亡戶類多隱沒玠鏁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勑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為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帝手勑慰勞後為義達所譖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

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非百里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害去暴姦吏跼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米二百斛於是勑還都太子愛其文辭令入直殿省掌東宮管記遷御史中丞卒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虎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虎斃及為御史中丞甚有繩糺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

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為條例綱維畧舉而卒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玠所製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

通志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十八

袁樞弟憲 憲叔父敬 敬弟泌 蔡凝 沈衆 蕭允弟引 韋載弟鼎 趙知禮 蔡景歷子徵 宗元饒 劉師知 謝岐 毛喜 沈君理弟君高 君公 陸山才 沈炯 虞荔

弟寄 傅縡 章華 沈客卿 施文慶 顧野王 蕭濟 姚察 江總 徐
陵 子儉 份 儀 陵弟孝克 周弘正 弟弘讓 弘直 陸繕 從祖孫瓊 瓊子從
典 瓊從父弟琰 琰弟瑜 瑜從父兄玠 瑜從父弟琛 張種 陰鏗 陳
暄 杜龕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袁樞字踐言陳郡陽夏人也祖昂梁司空自有傳父君正吳郡太守樞美容儀性沈靜好學手不釋卷家本顯貴貲產充積而樞獨處率素傍無交往非公事未嘗出游榮利之懷淡如也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父卒於

官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建鄴衣冠争往造請樞杜門静居不求聞達紹泰中歷吏部尚書吳興郡太守永定中徵為侍中掌選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學明悉舊章初高祖長女永嗣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蕆生子岊主及岊並卒于梁時高祖受命唯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請議加蕆駙馬都尉並贈岊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説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

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取為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已來因為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宗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絶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

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逺近二例足以校明無勞此授令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為當天嘉三年為吏部尚書領丹陽尹以葬父拜表自解詔令葬訖停宅視郡事服闋還職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容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卒謚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字徳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

生與之談論每有新義出人意表同輩咸嗟賞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時年十四被名為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溉溉目送之愛其神彩在學一歳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兹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室授以麈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奥賾得無憚此後生邪何

謝於是乃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
敏弘正謂妥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學衆滿堂
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
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為
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
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
憲隨問隨對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
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

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

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梁簡文帝女也大

同元年釋褐祕書郎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吴

郡尋丁父憂哀毁過禮高祖作相除司徒户曹初謁遂

抗禮長揖中書令王勱謂憲曰卿何矯衆不拜録公憲

曰於禮不應致拜衛尉趙知禮曰袁生舉止詳中故有

陳汝之風陳受命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黄門郎

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太建三年累遷御史

中丞羽林監文帝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劾奏免叔英自是朝野嚴憚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即伺閑為帝言之所申理甚衆嘗陪醼承香閤賓退之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帝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自侍中遷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内史遷吏部尚書憲以久居清顯累表自求解任帝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清白别相

甄録且勿致辭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故臺省目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及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創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領太子中庶子尋除侍中太子詹事及太子加元服行釋奠禮憲表請解職不許尋給扶二人皇太子頻

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為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副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然竟廢太子為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歎曰袁徳章骨鯁之臣即日詔為尚書僕射禎明三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宫城北掖門兵衛皆散朝士各藏匿唯憲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

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栢後凋也非惟由我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以待之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出後堂景陽殿後主投井中憲拜哭而出及至長安隋文帝重其雅操下詔以為江表稱首授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授晉王廣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成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

仕隋至祕書丞國子司業憲叔父敬字子恭純素有風
格幼便好學老而無倦仕梁位太子中舍人魏尅江陵
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頠頠卒其子紇
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不從宣帝即位遣章昭達討紇
紇將敗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徵為太子中庶子歷左
户都官二尚書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加特
進至德三年卒謚靖德子子元友嗣敬弟泌字文洋清
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修謹仕梁歷諸王府佐侯景

之亂泌兄君正為吳郡太守梁簡文帝在東宮版泌為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城陷依鄱陽嗣王範範卒泌降景景平王僧辯表泌為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蕭淵明僭位以為侍中使於齊高祖受禪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莊往王琳所及莊稱尊號以泌為侍中丞相長史琳敗衆皆散唯泌輕舟送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然後拜辭歸陳請罪文帝深義之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聘

周及宣帝入輔以泌為司徒左長史卒于官臨終戒其子芳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還葬無得受贈謚其子述泌遺意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質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撙梁吳郡太守自有傳父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凝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太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

之郡吏令左右修申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

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

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

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黄門侍郎卿意如何凝

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

黄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肅聞而不平義

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阯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為

給事黄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宫衆人

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凝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沈衆字仲興吳興武康人梁尚書令約之孫也父旋南

康內史眾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為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眾為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眾為竹賦賦成奏之手勅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吳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眾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遥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眾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為司

徒左長史魏尅江陵見虜尋而逃歸高祖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著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為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

蕭允字叔佐蘭陵人也祖惠蒨齊左戸尚書父介梁光禄大夫附從兄眎素傳允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温藉動合規矩仕梁累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宫坊景軍人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横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性命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但患難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方今百姓争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

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
併日而食卒免於患侯景平後高祖以書召之辭以疾
永定中侯安都為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
敬宣帝即位為黄門侍郎晉安王為南豫州以為長史
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為光祿卿允性
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王出鎮湘州又苦攜允
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
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

曹何為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退類如此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為詩以叙意詞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為人徵曰允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拜光禄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還于關右是時南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唯允與尚書僕射謝伷辭以老病隋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尋卒年八十四弟引字叔休

方正有器度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修法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釋褐著作佐郎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元帝為荆州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民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為衡門刺史引往依焉頠遷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踈及紇反時都下士人岑之敬公孫

挺等並惶駭唯引徐謂之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番禺平引始北還宣帝召引問嶺表事引具陳之帝甚悦拜金部侍郎引善隷書為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輙意解何也引曰此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輙為用事者所裁及吕梁覆師戎儲空

匱轉引為庫部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
歷中書黄門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
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峒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
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覘靖審其舉措諷
令送質引奉密㫖南行外託收督賧物既至番禺靖即
悟㫖遣兒弟為質還至灨水而帝崩後主即位轉引為
中庶子以疾去官復起為建康令時殿内隊主呉璡及
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

子容時為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朝皆憚之宜亦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改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卒於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韋載字德基京兆杜陵人梁侍中車騎將軍叡之孫也叡自有傳父正給事黃門侍郎載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

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沈敏有器局仕梁為尚書三公
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為中書侍郎尋為尋陽太守
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高
祖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
並高祖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
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輙中
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不利以書喻載以誅
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勅勅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

高祖恒引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絶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絶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出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

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剌尤善相術仕梁
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
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
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
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一
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侯景平司
徒王僧辯以為户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高祖在南徐州
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高祖曰明年有大臣

誅死後四歳梁其代興天之歴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嬀汭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絶統者無乃是乎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黄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為使聘周加散騎常侍後為太府卿至徳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産爾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君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

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將委質顧深自愛及陳亡驛
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
簡貴雖為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
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
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
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乃自楚太傅孟以
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
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

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引清静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内行不軌常為刼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

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誑妾盜物令奴殺之贜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其贜物自是部内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卒于長安年七十九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高祖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記室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

常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知禮亦多所獻替高祖平侯景軍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述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侯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陳受命授通直散騎常侍直殿省遷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為伯王琳平授吳州刺史知禮沈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輙令璽書問之再遷右將軍領前軍將軍卒贈侍中謚曰忠子元恭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民侍郎

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
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隷解褐諸王府佐出為海陽令為
政有能名梁簡文帝為侯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蕭
會理謀欲挾簡文出奔事泄見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
免因客遊京口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
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文不重改高祖得書甚加歎賞
即日版授征北府中兵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昌為
吳興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

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帝受禪遷祕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永定二年坐妻弟劉淹詐受周寶安餉馬為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為中書侍郎舍人如故三年高祖崩時外有彊寇文帝鎮南皖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祕不發喪疾呼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内人密營斂服時既暑熱須

洽梓宮恐斤斧之聲或聞于外仍以蠟爲祕器文書詔
誥依舊宣行文帝即位復爲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
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
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常侍舍人如故
六年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勢前後姦訛并受歐陽
威餉絹百疋免官華皎反以景歷爲武勝將軍吳明徹
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輙戮安成内史楊文通又受降
人馬仗有不分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

宣帝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向克捷與周將梁士彦戰於吕梁斬獲萬計方欲進圖彭城時宣帝鋭意河南以為指麾可定景歴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畧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深罪之出為豫章内史未行為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贓汙狼藉帝令有司按問景歴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歴所居官徙居會稽下鴻臚削爵土及吳明徹敗

帝追思景歷前言即日追還復以為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直輿駕幸元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豫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卒官年六十贈太常卿謚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高祖廟庭二年車駕幸其宅重贈景歷侍中撫軍將軍謚曰忠敬給鼓吹一部勅於墓所立碑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叙事應機敏速為

當世所稱有文集三十卷子徵嗣江大權字伯謀濟陽考城人位少府封四會縣伯太建二年卒於通直散騎常侍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彊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褚翔翔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為有王祥之性故為之更名字焉高祖為南徐州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太建中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襲封新豐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

中書舍人掌制誥尋授左戶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後主器其材幹任寄日隆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宮於皇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勅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有勅遣收募兵士自為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有衆近一萬徵位望既重聲位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諫獲免禎明二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

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岡敕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京城陷入長安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皇家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範戸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啟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以其父景歷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啟拜

訖即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輙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户部儀曹郎轉給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屬入隋為東宫學士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謹聞解褐仕梁為征南府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南劉師知同為主簿高祖受禪稍遷廷尉尚書左丞中書通事舍人宣帝初即位遷左丞軍國務廣事無巨細

一以責之臺省號為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褒贓汚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驕蹇放横元饒案奏皆見黜削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政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糺正多所裨益遷南康内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之絶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為

吏部尚書卒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齊淮南太守以善政聞父景彦梁司農卿師知本名思智以與敬帝諱同改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史工文筆善儀禮臺閣故事多所詳悉紹泰初高祖入輔以師知為中書舍人掌詔誥是時兵亂之後朝儀多闕高祖為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並師知所定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牀走曰師知

責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高祖曰事已了高祖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高祖受命仍兼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官不遷而任遇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坐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服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靈筵服物皆悉縞素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唯著鎧不異此即

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坐須服縗絰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徳藻謝岐等與師知同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啟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梓宫祔山陵靈筵祔宗廟有此分判便驗吉凶按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已下導引者爰及虎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為縗絰若言公卿胥吏並服縗絰此與梓宫部伍有何差别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衪絰而奉華蓋縗衣而升玉路邪博士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宫還山陵實

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轝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扆共在西階稱為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内必備縗絰案梁昭明太子薨畧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此日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傅元見尤

於晉代王商取䧟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羣賢更申揚搉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為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師知與僕射到仲舉等入侍醫藥帝崩豫受顧命及宣帝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宣帝還東府事覺於北獄賜死初文帝勅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為十卷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仕梁為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及會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高祖引參機密為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為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弟嶠篤學為通儒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

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起家王府參軍高祖素知之及鎮京口命與宣帝往江陵仍勑宣帝諮稟之及梁元帝即位以宣帝為領直喜為尚書功論侍郎及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關右文帝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宣帝反國又遣喜入關以家屬為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為驃騎將軍仍以喜為府記室諮議參軍府朝文翰

皆喜詞也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以叔爲稱宣帝以訪于喜喜即條目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啟之文帝稱善文帝崩廢帝沖昧宣帝録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即馳入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須臾聞奏果如其策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謂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

鐵炭使修器甲宣帝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
山陵始畢邊冦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為杖順宜推
心安誘使不自疑徐而圖之一壯士之力耳宣帝卒行
其計及帝即位除給事黄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
機密宣帝將議北侵勅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文
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衛率右將軍
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母憂去職詔贈其母庾
氏東昌國太夫人賜錢布三十萬遣員外散騎常侍杜

緬圖其墓田上親與緬按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歴位御
史中丞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衆軍北伐得淮南之地
喜陳安邊之術宣帝納之即日施行宣帝又問喜曰我
欲進兵彭汴如何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乂周氏始吞
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檝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
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為未若安民保境順時而動斯久
長之術也宣帝不從吳明徹卒俘于周喜後歴丹陽尹
吏部尚書及宣帝崩叔陵搆逆勅中庶子陸瓊宣旨令

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初宣帝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數有諫爭事並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自淮北敗不用喜謀帝深悔之謂袁憲曰一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言無迴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為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宣帝故太子銜之後主即位遂見疎遠又被始興王所傷創愈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之而

後主巳醉喜升階陽為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𠇗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為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喜終不為官用願如聖旨傅縡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至德元年乃以喜為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靜民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修城

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為光禄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子處冲嗣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畟梁左戶尚書父巡元帝時位少府卿魏平荆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禄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為吳郡太守時兵草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修飭器械深以幹理見稱文帝嗣位累遷左戶

尚書天嘉六年為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荆州迎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

太建中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為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位侍中尚書右僕射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憲君理弟君高君公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位衛尉卿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謚祁子君公自梁元帝敗

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瓛蕭巖叛隋歸陳後主擢為
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
入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于建康君理弟叔邁方正有
幹局位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
汎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並
欽重之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
山才為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尅蕭勃禽歐陽

顧計畫多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為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由是山才獲反累遷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為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謚曰簡子

沈烱字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烱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仕梁釋褐王國

常侍累遷尚書左户郎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
正入援建鄴以烱監吳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
遣使召烱委以書記之任烱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
烱解衣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
而獲免子仙愛其才卒逼令掌書記及子仙爲僧辯所
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
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烱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
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烱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逮者

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為其文及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侯僧辯為司徒以炯為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為給事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魏尅荆州為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以儀同三司炯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留之閉門却埽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毀棄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已思鄉之

意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徳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汾河指栢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僊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凌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别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覊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乗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弔

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奏訖其夜夢有宮禁之所兵衞甚嚴烱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放東歸紹泰二年至都歷司農卿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答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烱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據東境帝欲使烱

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還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于吳中年五十九贈侍中謚曰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茘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茘幼聰明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茘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甞詣徵士何允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允言於王王欲見茘茘辭曰未有版刺無容拜謁

王以劦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為主簿劦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釋褐為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劦乃製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劦為士林學士尋為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惟劦與顧協泊然靖退居于西省俱以文史見知號為清白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劦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

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為中書侍郎不就貞陽侯僭位授揚州别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茘時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及文帝並以書招之廹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作揚州大中正初茘母隨茘入臺卒於臺内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澹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茘性沈密少言論

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時劼第二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劼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之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勑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劼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劼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勑中使相望於道又以劼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手勑曰卿年事已多氣力衰減方欲委仗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劼終不從卒贈侍中謚

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帝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
世南並少知名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有客造其父
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
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
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静有栖遁之
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
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
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

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羨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娱岳陽王詧爲㑹稽太守以寄爲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畧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内終日寂然侯景之亂隨兄荔入臺除正威將軍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彊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刼寄奔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

除中書侍郎竇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為
僚屬委以文翰固辭獲免及竇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
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竇應
輒引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
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竇應蹶然起曰可謂
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
所歸乎寄知竇應不可諫慮禍及已乃為居士服以拒
絕之常居東山寺稱東山居士僞以脚疾不復起竇應

以為假託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乃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為陳禍福凡有十事言甚激切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應乃小釋亦以寄人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標涉

獵有才思及竇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宮竇應得之甚悅慧標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勑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引寄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雖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勑用寄寄入謝帝曰所

以贄屈游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頃之表求觧職歸鄉里優詔答之許其東還後除東中郎諮議加戎昭将軍寄又辭以疾不堪旦夕陪列上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旦夕戕修而巳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竪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懍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絶因感氣疾毎得荔書氣輒奔劇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期年數月便自

求解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為
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版授以几杖侍坐嘗出
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為
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
多散失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縡幼聰敏
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
丁母憂在兵亂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

後依湘州刺史蕭脩脩頗好士廣集墳籍繹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引為記室叅軍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文帝使顔晃賜瑒雜物瑒託繹啟謝詞理周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為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繹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後主即位遷祕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繹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

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彊不持檢操負材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縡益疏文慶等共譖縡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烈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慾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昬之鬼小人在側宦竪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

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時年五十有集十卷縡雖彊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時有吴興章華字仲宗家世

農夫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避侯景之亂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為廣州署為南海太守頠子紇敗乃還京師後主即位朝臣以華素無閥閱乃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疾不拜鬱鬱不得志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畧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云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

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沈客卿吳興人性便佞忍酷為中書舍人每持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事施文慶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才後主拔為中書舍人俄擢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與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啟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

客卿共為表裏抑而不言後主不之知也遂以無備至于敗國寔一人之罪隋軍既入並斬之于闕前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常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世為臨賀王府記室宣

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
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
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二絶及侯景之亂野王丁
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城野王體素清
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
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歸會
稽天嘉中勅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為太子率更令尋領
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

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之後爲黄門侍郎光禄卿知五禮事卒贈祕書監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乾象表一卷並行於時又撰通史要畧一百卷國史記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文集二十卷時有蕭濟者字孝康東海蘭

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解褐梁祕書郎為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高祖出鎮徐方以濟為長史文帝守會稽以濟為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濟毗佐二主恩遇甚篤歷守蘭陵陽羨臨安郡所在著績遷仁威將軍揚州長史宣帝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制詳悉乃顧謂左右曰我本為蕭長史長於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此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卒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吳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垣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荆州為晉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位遇甚重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厲精學業年十二能屬文父僧垣精醫術知名梁代每得二宫所行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在東宫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

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里在喪亂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荆州即位授察原鄉令著作杜偉表用察為佐著作撰史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為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為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虚士及還察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宮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于時

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為諸人宗重遷尚書祠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儛爾後因循不革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為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即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為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僕射

徐陵因改同𥨊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後歷仁威
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王府諮議參軍丁内憂去職俄
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又勅專知優冊謚議等文筆
後主立兼東宫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
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室淪没父僧坦入長安𥨊
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𥨊母
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𥨊羸瘠慮加毁頓乃容遣中書
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勅專加譬抑曰卿恪然一身

宗尊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
制爭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頻表不許俄
勑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
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常别名見為之動容
命停持長齋可從晚食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如故察
在祕書大加刪正又奏撰中書表集旬月遷度支吏部
二尚書仍領著作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
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髙下舉而論之無所遺

失銓衡之職久無梓匠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共薦察勑名入論選事察垂涕拜曰臣東臯賤族忝竊逾分銓衡之重必知不可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藴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兼此衆美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自禀俸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

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人莫敢饋遺陳滅入隋詔授祕書丞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於朱華閣長參隋文帝知察疏菲別日獨召入内殿賜果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絶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為之歔欷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仁壽二年詔奪情禮除員外散騎常侍晉王侍讀

煬帝即位授太子内舍人改易衣冠删正朝式參預對
問祭一人而已大業二年終于東都時年七十四遺命
薄葬以松板薄棺纔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鹿
車即送厝舊塋北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
齋日設齋食菜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嘗願
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向西坐正念云
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顔色如恒兩宫悼惜賵賻甚
厚察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虚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

著書白首不倦初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付察悉令刋定察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説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並傳於世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藏在内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撰續思廉流涕奉行思廉在陳為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入隋為河間郡司法内史侍郎虞世基奏之踵成梁

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也六世祖湛宋領軍湛生恁著作佐郎恁生斅齊祕書監斅生蒨司徒左長史蒨生紑紑有至性列梁孝友傳紑生總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亦有至性元舅吳平侯蕭勱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風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文辭家傳賜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王府參佐遷尚書殿中郎梁武

帝撰正言始畢制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見
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
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
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深相欽挹
累遷太子中舍人侯景寇建鄴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
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憩龍華寺乃制
修心賦畧序時事其詞甚清拔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
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及元帝平侯景徵為始興內史

會魏剋江陵不行自此流寓嶺南積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直侍中省掌東宫管記累遷左户尚書轉太子詹事總性寛和温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宫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後又歴左户尚書後主即位除吏部尚書叅掌選事遷尚書僕射叅掌如故㝷策詔授尚書令加扶給鼓吹既當權任寀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艶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不絶唯

與陳暄孔範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禎明三年陳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總嘗自敘云太建之時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識者譏其言迹之乖有文集三十卷傳於世長子溢字深源頗有文詞性傲誕恃勢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官中書黄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卒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祖超之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末贈侍中太子詹事自有傳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沙門釋寶誌者有道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三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横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為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為上虞令

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久之為通直散騎侍郎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為序又令於少傅府述巳所製莊子義太清二年為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及侯景寇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

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彦情理梗切遵彦不報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淵明為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及淵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為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高祖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承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任約約平高祖釋陵不問以為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黃

門侍郎祕書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為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乃為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自此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

時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黄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

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元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既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廢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帝名陵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殿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勱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帝苦屬之乃奉詔及朝議

北伐宣帝曰朕意已决卿可舉元帥衆議咸在中衛將軍淳于量獨陵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决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尅淮南數十州之地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皆出聖衷非臣之力也領國子祭酒七年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二年為中書監領

太子詹事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帝亦優禮之乃詔將
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
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為
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
至是謚曰章偽侯陵器局弘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
所營樹祿俸與親故共之太建中食建昌戶戶送米至
水次親戚有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
乏絶府寮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

可責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宫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逺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為聰慧之相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

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儉一名報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宏直重其為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名為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為已遠將軍獨不見周廸陳寶應乎紇默然不答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於祇園寺紇嘗出見儉儉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

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
留紇於是遣儉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
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為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再還
尋陽内史為政嚴明盜賊静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
侯入為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
一時為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份少有父
風九歲為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
為海鹽令有政績入為太子洗馬性孝悌陵嘗疾篤份

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黨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儀少聰警仕為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唐之赭山隋煬帝召為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陵弟孝克少為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徧通五經博覽史籍亦能屬文起家為太學博士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大饑死者十七八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臧氏領軍將軍盾之女也甚有容色

孝克乃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不之許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頗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饋餉故不之絶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為相負今既得脱當歸供養孝克嘿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為夫妻後

東游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除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曰每見孝克取珍果内紳帶中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還以遺母帝嗟歎乃勅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

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為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閤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之省西抵閤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没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以為貞

正所致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饑寒後主勑以石
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二年為散騎常
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
米為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
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
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
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
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香氣隣里皆驚異之子

萬載位太子洗馬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成人也祖顒齊中書郎自有傳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侍中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輙異之曰觀汝神情頴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南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名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不之許焉博士到洽曰周郎年未弱冠

便自講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俳諧似優剛腸似直善玄理爲當世所宗藏法師於開善寺講説門徒數百弘正年少未知名著紅禪錦絞髻踞門而聽衆人蔑之弗譴也既而乘間進難舉坐盡傾法師疑非世間人覘知大相賞狎劉顯將之尋陽朝賢畢祖道顯縣帛十疋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

既而弘正綠絲布袴繡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弘正奏記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之節其抗直守正如此常自稱有才無相僕射徐勉掌選以其陋不堪為尚書郎乃獻書於勉其言甚切稍遷國子博士學中有宋元凶講孝經碑歷代不改弘正始到官即表刊除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啟梁武周易疑義凡五十條又請釋乾坤

二繫帝優詔答之後為平西邵陵王府諮議參軍有罪
應流徙勑以賜于陁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
講武詩降勑原罪仍復本位弘正博物知乾象善占候
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年當有兵起吾與
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
階此矣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避景諱又與周石珍合
族改姓姬氏侯景拜為太常景將篡之際使掌禮儀及
王僧辯東討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

王僧辯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制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皆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僧辯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達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對曰可謂進而若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僧辯即日啟元帝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一時足為連類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戶尚書加散騎常侍夏月著犢鼻

禪衣朱衣為有司所彈其任達如此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弘正善清談梁末為玄宗之冠及侯景平王僧辯啟送祕府圖籍勑弘正讎校時朝議遷都但元帝再臨荆峽前後二十餘年情所安戀不欲歸建鄴兼故府臣僚皆楚人並欲即都江陵云建康蓋是舊都彫荒已極且王氣已盡兼與北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所及且臣

等又聞荆南有天子氣今其應矣元帝無去意時尚書左僕射王裒及弘正咸侍帝顧曰卿意何如裒等以帝猜忌弗敢衆中公言唯唯而已裒後因請間密諫還丹陽甚切帝雖納之色不悅及明日衆中謂裒曰卿昨勸還建鄴不為無理吾昨夜思之猶懷疑惑裒知不引納乃止他日弘正乃正色諫至于再三曰若如士大夫知聖主所都本無定處至如黔首未見入建鄴城便謂未是天子猶列國諸王今日赴百姓之心不可不歸建鄴

當時頗相酬許弘正退後黃羅漢宗懍乃言弘正王褒並東人仰勸東下非為國計弘正竊知其言他日乃復上前面折二人曰若東人勸下東謂之私計西人勸住西亦是私計不衆人默然而人情並勸遷都上又曾以後堂大集文武其預會者四五百人帝欲徧試人情曰勸吾去者左袒於是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上措左右閹人也頗有幹用故上擢之及是勸上遷曰買臣家在荆州豈不願官長住但恐是買臣富貴非官富

貴邪上深感其言卒不能用及魏平江陵弘正逭歸建

鄴太平元年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

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侍中國子祭酒往

長安迎宣帝三年自周還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

五禮事宣帝即位遷特進領國子祭酒加秩太建二年

授尚書右僕射尋勑侍東宫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

德望素重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

碩德名僧莫不請質疑滞六年卒官年七十九贈侍中

中書監謚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二卷集二十卷行于世子豫元年十四與俱載入東乗小航度淮見藤花弘正挽之船覆俱溺弘正僅免豫元遂得心驚疾次子墳尚書吏部郎弘讓性簡潔博學多通始仕不得志隱於句容之茅山頻徵不出晚仕侯景為中書侍郎人問其故對曰昔王道正直得以禮進退今乾坤易位不至將害於人吾畏死耳始彭城劉孝先亦辭辟命隨兄孝

勝在蜀武陵王建號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二隱並獲
譏於世弘讓承聖初為國子祭酒二年為仁威將軍城
句容以居之命曰仁威壘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
禄大夫加金章紫綬弘讓弟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仕
梁為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南陽
宗懔平原劉緩沛國劉瑴同掌書記王出鎮江荆二州
累除諮議參軍及承制封湘濵縣侯累遷昌州刺史王
琳之舉兵弘直在湘州琳敗乃入陳位太常卿光禄大

夫加金章紫綬弘直方雅敦厚氣調高於次昆或問三
周孰賢曰若蜂腰矣太建七年卒遺疏絶氣之後便買
市中材小形者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
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
友又須香爐棺内唯安白布手巾麤香爐而已此外無
所用卒於家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字士潛美容
儀寛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位都官尚書禎明
初卒

陸繕字士繻吳郡吳人也祖慧曉齊南兖州刺史自有傳父任御史中丞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為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遁還建鄴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所終固辭高祖作輔以繕為司徒司馬及受命為侍中出為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為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

廨字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勅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謚曰安子以繕東宫舊臣特賜祖奠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内進止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慧字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繕從祖孫瓊字伯玉瓊祖完梁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父雲公給事黄門掌著作瓊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彩梁大同末雲公受梁武詔校定碁品

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勅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毁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為文帝所賞及討周廸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勅付瓊為新安王文學掌東宫管記及宣帝為司徒妙簡僚

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
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雖階次小
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
聘齊太建中為給事黄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
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
書參選事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
奉梁武帝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迄于至
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

雅有識鑒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左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時號為稱職瓊性謙素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俸禄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常謝病不視事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宫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賻贈後主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年八歲讀沈

約集見回文碑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
詞甚美瑱時為東宮管記宫僚並一時俊偉瑱示以此
賦咸奇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卒命家中墳
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
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於班史尤所屬意年十五
州舉秀才遷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詩
總命從典為謝啟援筆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金陵
淪没入隋為東宫學士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

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
於南陽縣主簿瓊從父弟琰字温玉父令公梁中軍宣
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
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文帝聽覽餘暇頗
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
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
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至鄴而厚卒琰為使主時
年二十餘風采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

建初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宫管記丁母憂去
官卒至德二年追賜司農卿琰寡嗜欲鮮矜競游心經
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
巻琰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
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宫學士凡琰時為管記並以才學
娱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
人瑜聰敏彊記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
僧滔法師並通大㫖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

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為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禄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宮徵為管記仍兼中書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為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為給事黄門侍郎中

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張種字士苗吳郡吳人也曾祖裕宋會稽太守自有傳
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畧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
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
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為中軍宣城王府主
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為益州
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為有司
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五十

而毁瘠過甚又廹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後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為中從事并為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高祖受禪為太常卿歷位左户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禄大夫種沈深虛静識量宏博時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為宜居左執其為時望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産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為病太建初女為始興

王妃以居處僻陋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曓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陰鏗字子堅武威姑臧人也父子春梁左衛將軍自有傳鏗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為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府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賔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

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天嘉中為始興王中録事參軍文帝嘗讌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帝即日召鏗預讌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賞之累遷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集三卷行於世

陳暄義興國山人也父慶之梁司州刺史自有傳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諠

誂過差非度其兒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晅友人何胥兾以諷諫晅聞之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且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此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

朽病殘年産不異於顔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
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
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
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
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甞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
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
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
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醉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

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辛尚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

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匿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

爲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遂摶艾爲帽加于其首用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殺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勅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杜龕京兆杜陵人也世居襄陽諸父兄弟九人皆知名伯父崱爲梁名將自有傳龕父岑龕少驍勇善用兵與

諸父歸梁元帝帝以為郢州刺史封中廬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尅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高祖及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龕與衆軍大破之論功為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淵明以紹梁嗣以龕為震州刺史吳興太守

遷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
軍龕僧辯壻也始為吳興太守以高祖既非素貴及為
其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高祖銜之切齒及僧
辯敗龕乃據吳興以拒之頻敗文帝軍龕好飲酒終日
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於文帝說龕降龕然之
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
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龕尚醉不覺文帝遣人
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滅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貎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為柵桀黠刼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為巴山太守魏尅荆州曇朗兵力稍彊刼掠鄰縣縛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為巨患及侯瑱據豫章曇朗外不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為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頠為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黄法𣰰又紿法𣰰期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乃出軍與頠掎

角而進又紿顔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顔送
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偽北法𣰰乘顔顔
失援狼狽退衂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
兵立砦曇朗偽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
不願此昏必須以彊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
其馬仗並論價責贖陳初以南川豪帥歷宜新豫章二
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勱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

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氍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城曇朗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懸于朱雀觀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為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衆軍續所

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為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年為衡州刺史領臨川内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及高祖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名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為變因厚撫之琳至盆城新呉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為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孝頃逼迪迪大敗之禽孝欽猛

孝頃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黄法氍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盆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趦趄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氍率其部詣闕文帝錄其破熊曇朗功並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隂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盆城事覺盡為皎禽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

州刺史黃法氍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克文帝乃遣
宣帝總督討之迪衆潰脫身踰嶺之晉安依陳寶應寶
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
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
景之亂百姓皆棄本為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肄
業各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
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履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内
有女伎挼繩破蔑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

簄必均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與陳寳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之迪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臨川太守駱文牙執之令取迪自効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梟于朱雀觀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豪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醖藉為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

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畧私樹威福衆並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衆降子仙子仙以為鄉導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理當同於逆虜侯景署異為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為質景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

敗被景誅異獨獲免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保據巖阻州郡憚焉魏尅荆州王僧辯以異為東陽太守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已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嘉縣侯又以文帝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三年徵異為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頻遣其長史王澌為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常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

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路代異為郡實以兵襲之異與
路戰敗乃表啟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之異知
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文帝
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
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斬建康市子姪並
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候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為
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晉安數反累殺郡將

羽初並扇惑成其事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已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賔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令寳應典兵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晉安獨豐沃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以羽為晉安太守及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寳應高祖許之紹泰二年封侯官縣侯高祖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即位加其父光禄大夫仍命宗正録其本系編為宗室寳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

之討異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迪文帝命討寶應詔宗正絶其屬籍寶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伐木為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寶應衆潰執送都斬建康市

通志卷一百四十五

通志卷一百四十六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五十九

後魏

衛操　莫含 孫題 雲　劉庫仁 弟頭眷 庫仁子顯 頭眷子羅辰 羅辰玄 孫仁之 仁之伯父 乞歸 乞歸子嵩　尉古真 弟諾 諾子眷 眷 子多侯 多侯弟子 慶賓 眷弟地干 古真族玄孫聿　穆崇 崇玄孫泰 崇子觀 觀 子壽 壽孫羆 羆弟亮

欽定四庫全書

亮子紹孫粥　崇子顗崇曾　奚斤　叔孫建子俊　安同子屈屈弟原

原弟頡　庾業延　王建　羅結子斤　婁伏連子大拔大拔孫寶

閭大肥　奚牧　和跋　莫題　賀狄干　李栗

奚眷　燕鳳　許謙　崔宏宏子浩崔寬　宏弟徽寬子衡

衡子敞敞弟鐘　張袞孫白澤白澤子倫　鄧淵子穎　長孫嵩從子道生道

生孫觀業　觀子承承業子子彥　長孫肥子翰　于栗磾子洛拔拔子烈洛烈

子忠烈弟勁　忠弟景勁子暉　崔逞子頤從子懸　逞元孫休逞宗人楔休　王

憲子嶷嶷子雲　封懿子元之回　回族叔軌孫磨奴　軌子偉伯磨奴繼子

衛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俠有才略晉征北將軍衛瓘以操為牙門將當神元時頗自結附及神元崩後與從子雄及其宗室鄉親姬澹等數十人同來歸國說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於是晉人附者稍衆桓帝嘉之以為輔國任以國事及劉石之亂勸桓帝匡助晉氏司馬騰聞而喜之表加將號稍遷至右將軍封定襄侯桓帝崩後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統國御衆威禁大行國無姦盜路有頌聲威武

所向下無交兵招喻六狄咸來歸誠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剪逆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姦黨猶逆東西狼跱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衆肆暴虐用將士鄴洛構隙棄親求疎乃招異類屠各匈奴交刃千里長虵塞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謨使持節平北將軍幷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絶世規略超遠欲求外救朝臣莫應簡賢選士命兹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

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存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論奮發翼衛内外鎮静四方志在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命外勲亦攘功濟方州勲烈光延升平之日效貢充藩馮瞻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禄大命不延年三十九以永興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慼歔欷悲痛煩宽載呼載號遠近親軌奔赴梓廬仰訴造化痛延悲

夫時晉光熙元年也皇輿初雍州别駕鴈門段榮於大邦掘得此碑文雖非麗事宜載焉故略附於傳操以穆帝三年卒始操所與宗室鄉親入國者衛勲安樂亭侯衛崇衛清並都亭侯衛沈段繁並信義將軍都鄉侯王發建武將軍都亭侯范班折衝將軍廣武亭侯賈慶建武將軍上洛亭侯賈循都亭侯李壹關中侯郭乳關内侯皆為桓帝所表授也六修之難存者多隨劉琨任子遵南奔衛雄姬澹莫含等名皆見碑雄字世遠澹字世

雅並勇健多計桓帝並以為將常隨征伐雄稍遷至左將軍雲中侯澹亦以勇績著名桓帝末至信義將軍樓煩侯穆帝初並見委任衛操卒後俱為左右輔相六修之逆國内大亂雄澹並為羣情所附乃與劉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而叛刺史聞之大悦如平城撫納之欲因以滅石勒後為勒將所害

莫含鴈門繁畤人也家世貨殖貲累鉅萬劉琨為并州辟為從事含居近塞常往來國中穆帝愛其才器及為

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遣含入國含心不願琨喻之乃入代參國官甚為穆帝所重常參軍國大議卒於左將軍關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南世稱莫含壁含音訛或謂之莫回城云子顯昭成世為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為大將以功賜爵東宛侯常與李栗侍宴栗坐不敬獲罪題亦被黜為濟陽太守後道武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長安之都運材數百萬根以題機巧徵令監之召入與論興造之制題久侍頗怠

賜死題弟雲好學善射道武時嘗典選曹賜爵安德侯
遷執金吾參軍國謀議太武尅赫連昌詔雲與常山王
素留鎮統萬進爵安定公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卒謚
敬公
劉庫仁字沒根獨孤部人劉虎之宗也少豪俠有智略
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復以宗女妻之為南部大
人始建國三十九年皇子寔君弑逆昭成暴崩道武時
年六歲秦苻堅伐亂遂取其國乃以庫仁為陵江將軍

關内侯令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自河以西屬衛辰自河以東屬庫仁於是獻明皇后攜道武及衛秦二王自賀蘭部來依庫仁庫仁盡忠奉事不以廢興易節庫仁又竭誠事堅故堅以為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儀比諸侯衛辰恥在庫仁之下殺堅五原太守而叛庫仁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盡收其衆及畜産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苻堅賜庫仁妻公孫氏厚其資送加庫仁振威將軍後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平

規攻堅幽州刺史王永于薊庫仁遣妻兄公孫希率騎三千人助永擊規大破之坑規降卒五千餘人乘勝長驅進據唐城與垂子麟相持庫仁聞希破規復將大舉以救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次於繁畤先是慕容文等當徙長安遁依庫仁部常思東歸是役也文等夜率三郡人攻庫仁庫仁匿於馬廄文執而殺之乘其駿馬奔慕容垂公孫希聞亂走丁零庫仁弟頭眷繼攝事頭眷第二子羅辰有智謀謂眷曰此來行兵所向無敵心腹

之疾頗早圖之眷曰誰也對曰從兄顯忍人也為亂非
旦則夕耳眷不以為意顯果殺眷代立顯庫仁子也顯
既殺眷又謀逆及道武即位討顯於馬邑追至彌澤大
破之後奔慕容驎驎徙之中山羅辰即宣穆皇后兄也
顯既殺眷羅辰遂奔道武顯恃彊每欲謀逆羅辰輒先
聞奏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以軍功賜爵永安公除征
東將軍定州刺史卒謚曰敬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
卒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謚曰貞子尒頭位魏昌瓔陶

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之字山静少有操尚粗涉書史歴位衛將軍西兖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内多矯詐其對賔客破牀弊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惡乃過逼下善候當塗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中或撾一姦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淺識者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齊神武在晉陽曽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

州刺史王綽神武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
鞭撻言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以此苦之而愛好文史
敬重人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
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仁之伯父乞歸太平
真君中除中散大夫性寬和與物無競未嘗言人善惡
曾遇患晝寢有奴偷竊乞歸詐睡不見亦不泄之此奴
走入蠕蠕方笑言之亦無嗔色獻文末除主客尚書孝
文初位東雍州刺史賜爵永安侯卒子嵩字阿龍好周

人之急與王仲興自平城被追赴洛仲興家貧不能自達嵩事事資遺宣武時仲興寵幸乃奏除給事請疏黃河以通船漕授龍門都將歷年功不就坐流元暟僭立授大鴻臚卿子桃湯位奉朝請

尉古真代人也道武之在賀蘭部賀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詣行宮將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馳告侯引等不敢發染干疑古真泄其謀乃執拷之以兩車軸押其頭傷其一目不伏乃免之登國初從征庫莫奚及叱突隣並有

功又從平中原賜爵東州侯明元初爲鴻飛將軍鎮大
洛卒於定州刺史子億萬襲古眞弟諾少侍道武以忠
謹著稱從道武圍中山諾先登傷一目道武歎曰諾兄
弟並毀其目以建功效誠可嘉也寵待遂隆賜安樂子
從平姚平還拜國部大人太武時改封遼西公卒第八
子歡襲諾長子眷忠謹有父風明元時執事左右爲太
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禽之
大檀前由是以驍烈聞太武即位命眷與散騎侍郎劉

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綰奏機要加陳兵將軍文成時拜侍中太尉封漁陽王與太宰常英等錄尚書事文成北巡狩以寒雪方降議還眷曰今去都不遠而旋虜必疑我有內難雖方寒雪宜更進前遂度漠而還帝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薨謚曰莊子多侯襲多侯有武幹獻文時假節領護羌戎校尉敦煌侯將至鎮求率輕騎五千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以平定為效弗許孝文初又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路帝善其計以東作

方興難之為妻元所害多侯弟子慶賓善騎射有將畧稍遷大中大夫明帝時朝議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慶賓上表固爭不從後蠕蠕遂執行臺元孚慶賓後拜肆州刺史時爾朱榮兵威漸盛曾經肆州慶賓惡之據城不納榮襲之拘還秀容呼為假父後以憂還都尋起為光祿大夫督鎮汝陰還朝卒贈司空子瑾列在齊史眷弟地干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太武時位庫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領侍輦郎奉上忠謹尤善

嘲笑太武見其效人舉措忻悦不能自勝甚見親愛參
軍國大謀時征平原試衝車以攻冢地干為索所羂折
脅而卒帝親往哭慟贈中領軍燕郡公謚曰惠子長壽
位右曹殿中尚書賜爵會稽公卒於涇州刺史古真族
玄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為武衛將軍時領軍元
乂執權百寮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為涼州刺
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乂送白綾二千匹令聿染聿拒
不受乂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

穆崇代人也其先効節於神元桓穆之時崇機捷便辟少以盜竊為事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常往來奉給時人無及者劉顯之謀逆也平文皇帝外孫梁眷知之密遣崇告道武眷謂崇曰顯若知之雖刀劍刳割勿泄也因以寵妻及所乘良馬付崇曰事覺吾當以此自明崇來告難道武馳如賀蘭部顯果疑眷泄其謀將囚之崇乃唱言曰梁眷不顧恩義將顯為逆今我掠得其妻馬足以雪忿顯聞而信之窟咄之難崇外甥子植等與崇謀

執道武以應之崇夜告道武道武誅植等北踰陰山復
幸賀蘭部崇甚見寵待道武為魏王拜崇征虜將軍後
平中原賜爵歷陽公散騎常侍後遷太尉除豫州刺史
又徙宜都公天賜三年薨先是衞王儀謀逆崇豫焉道
武惜其功而祕之及有司奏謚道武親覽謚法至述義
不克曰丁道武曰此當矣乃謚丁公初道武避窟咄難
遣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光
為舂妾所識賊皆驚起崇求從者不得因匿坑中徐乃

竊馬奔走宿於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
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祀子孫世奉馬太和中追進
錄功臣以崇配饗崇長子逐留以功賜爵零陵侯後以
罪廢子乙以功賜爵富城公卒於侍中謚曰静子真尚
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勅離婚納文明太后姊位南
部尚書侍中卒謚曰宣孝文追思崇勲令著作郎韓顯
宗與真撰定碑文建於白登山真子泰本名石洛孝文
賜名焉以功臣子孫尚章武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典羽

獵四曹事後為尚書右僕射馮翊侯出為定州刺史初
文明后幽孝文於別室將謀黜廢泰切諫乃止孝文德
之故寵待隆至自陳久病乞為恒州許之泰不願遷都
潛圖叛乃與定州刺史陸叡及安樂侯元隆等謀推朔
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頤密表其事帝乃遣任城王澄
發并肆兵討之澄先遣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出其
不意泰等驚駭計無所出煥曉諭逆徒示以禍福於是
凶黨離心莫為之用泰自度必敗乃率麾下攻煥郭門

不克走出為人所禽送孝文幸代泰等伏誅子士儒字叔賢徙涼州後得還為太尉參軍事子子容少好學無所不覽求天下書逢即寫錄所得萬餘卷魏末為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齊受禪卒於司農卿逐留弟覬字闓拔襲崇爵少以文藝知名明元中位為左衛將軍綰門下中書出納詔命及訪舊事未嘗有遺漏尚宜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太武監國觀為右弼出則統攝朝政入則應對左右事無巨細皆闗決焉終日怡怡無愠

色勞謙善誘不以富貴驕人泰恒八年暴疾薨年三十
五明元親臨其喪悲動左右賜以通身隱起金飾棺喪
禮一依安成王叔孫儉故事贈宜都王謚曰文成太武
即位每與羣臣談宴未嘗不歎息殷勤以為自道武以
來佐命勲臣文武兼資無及之者子壽襲爵尚樂陵公
主拜駙馬都尉明敏有父風太武愛重之擢為下大夫
敷奏機辯有聲内外遷侍中中書監領南部尚書進爵
宣都王加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崇先皇之世屢逢

艱危幸天贊梁眷誠心先告故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昔陳平受賞歸功無知今眷元勲未録臣獨奕世受榮豈惟仰媿古賢抑亦有虧國典太武嘉之乃求眷孫賜爵郡公輿駕征涼州命壽輔景穆總録機要内外聽焉次雲中將濟河帝别御静室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為易朕田訖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若違朕指授為虜侵害朕還

斬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虛言也壽信卜筮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吳提果至京邑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景穆避保南山惠保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景穆監國壽與崔浩等輔政人皆敬浩壽獨陵之又自恃位任以人莫已及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遇諸父兄有如僕隸夫妻並坐共食而令諸父餕餘爲時人鄙笑薨贈太尉謚曰文宣子平國襲爵尚

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中書監為太子四輔卒子伏干襲尚濟北公主拜駙馬都尉卒謚曰康無子伏干弟羆襲爵尚新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虎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勲德之舊讓而赦之轉吐京鎮將深自尅勵後改吐京鎮為汾州仍以羆為刺史前吐京太守劉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滿還都胡人八百餘人詣羆請之前定陽令吴平仁亦有恩信戸增數倍羆以吏民懐之並為表請孝文皆從焉羆旣頻薦升等所部

守令咸自砥礪威化大行州人李軌郭及祖七百餘人詣闕稱羆恩德孝文以羆政和人悦增秩延限後徵為光禄勲隨例降王為魏郡公累遷侍中中書監穆泰之反羆與潛通赦後事發削封為編户卒於家宣武時追贈鎮北將軍恒州刺史羆弟亮字幼輔早有風度獻文時起家侍御中散尚中山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趙郡王加侍中徙封長樂王孝文時除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宕昌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

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博先悖氏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人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是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氏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而不聞亮表卜為廣業太守豪右咸悅境內大安徵為侍中尚書左僕射於時復置司州孝文曰司州始立未有寮吏須立中正以定選舉然中正之任必須德望兼資世祖時崔浩為兾州中正長孫嵩為司州中正可謂得人公卿等宜審推舉尚書陸叡舉亮為司

州大中正後拜司空參議律令例降爵為公時文明太后崩已過朞月孝文毁瘠猶甚亮表請上承金冊遺訓下稱億兆之心時襲輕服數御常膳修崇郊祠垂惠咸秩詔曰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實由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帝引見羣臣於太華殿曰將營殿宇今後徙居永樂以避囂埃土木雖復無心毁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宗所制爰歴顯祖逮朕沖年

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仰唯疇昔唯深悲感亮稽首請稽之卜筮又以去歲役作為功甚多太廟明堂一年便就若仍歲頻興恐民力凋弊且材幹新伐願待餘年帝曰朕遠覽前王無不興造故有周創業經營靈臺洪漢受命未央是作草創之初猶尚如此況朕承累聖之運屬太平之基欲及此時以就大功人生定分修短命也蓍蔡雖智其如命何當委之分豈假卜筮移御永樂宮後帝臨朝嘗謂亮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

漢魏以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朔望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卿等日中之集中前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遂命讀奏案帝親決之及遷都加武衛大將軍以本官董攝中軍事帝南伐以亮錄尚書事留鎮洛陽後帝自小平津汎舟幸石濟亮諫曰昔漢帝欲乘舟渡渭廣德欲以首血污車輪帝乃感而就橋渭之小水猶尚若斯況洪河有不測之慮帝曰司空言是也及罷豫穆泰反事覺亮上表自劾

帝優詔還令攝事亮固請久乃許之後徙封頓丘縣公以紹崇爵宣武即位拜尚書令司空公薨宣武親臨小斂贈太尉謚曰匡子紹字永業尚琅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祕書監侍中衛將軍太常卿中書令七兵殿中二尚書遭所生憂免官居喪以孝聞又歷衛大將軍中書監侍中領本邑中正紹無他才能而資性方重罕接賓客稀造人門領軍元乂當權熏灼曾往紹宅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尚之及靈太后欲黜乂猶豫未決

紹讃成之以功加特進侍中元順與紹同直常因醉入紹寢所紹擁被而起正色讓順曰老身二十年侍中與卿先君亟連職事縱卿後進何宜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詔諭乃起除侍中託疾未起故免河陰之害莊帝立爾朱榮徵之紹以為必死哭辭家廟及見榮捧手不拜榮亦矯意禮之顧謂人曰穆紹不虛作大家兒車駕入宮尋授尚書令司空進爵為王給班劒四十人仍加侍中時河南尹李奬往詣紹奬以紹郡人謂必致敬紹又

侍封邑是獎國王匡坐待之不爲動膝獎憚其位望致拜而還議者兩譏焉未幾降王復本爵普泰元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都督未行而薨贈大將軍尚書令太保謚曰文獻子長嵩字子岳襲爵位光祿少卿平國弟正國尚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正國子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壽弟多侯封長寧子位司衞監文成崩乙渾專權召司徒陸麗麗時在温湯療疾多侯謂曰渾有無

君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
為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觀弟翰平原鎮將西海王甍子
龍兒襲降爵為公卒子弼有風格善自位置涉獵經史
與長孫承業陸希道等齊名然矜已陵物頗以此損焉
孝文定氏族欲以弼為國子助教弼辭以為屈帝曰朕
欲敦勵冑子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汚弼曰既遇
明時恥沈泥滓會司州牧咸陽王禧入帝曰朕與卿作
州督舉一主簿即命弼謁之因為帝所知宣武初為廣

平王懐國郎中令數有匡諫之益除中書舍人卒於華州刺史謚曰懿翰弟顗有才力以侍御郎從太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賜爵泥陽子拜司衛監從太武田㟼山有虎突出顗搏而獲之帝歎曰詩云有力如虎顗乃過之後從征白龍討蠕蠕以功進爵建安公後拜殿中尚書出鎮涼州還加散騎常侍領太倉尚書文成時為征西大將軍督諸軍西討吐谷渾坐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文成以顗著勲前朝徵為内都大官卒贈征西大將

軍建安王謚曰康子寄生襲崇宗人醜善道武初率部
歸附與崇同心戮力捍禦左右拜天部大人居東蕃子
莫提從平中原位相州刺史假陵陽侯其子孫位亦通
顯
奚斤代人也世典馬牧父箄有寵於昭成皇帝時國有
良馬曰騧騮一夜忽逸後知南部大人劉庫仁所盜養
於窟室箄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恃寵慙而逆擊
箄箄捽其髮落傷其一乳及苻堅使庫仁與衛辰分領

國部韋懼遂奔衞辰及道武滅衞辰韋晚乃得歸故名位後於近臣斤機辯有識度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以為侍郎親近左右從征慕容寶於參合皇始初拜越騎校尉典宿衞禁旅車駕還京師博陵渤海章武諸郡羣盜並起斤與略陽公元遵等討平之從征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别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至大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出為晉兵將軍幽州刺史賜爵山陽侯明元即位為鄭兵將

軍詔以斤世忠孝贈其父箪長寧子明元幸雲中斤留
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斤台入天安殿東廡下
誅之詔與南平公長孫嵩等俱坐朝堂錄決囚徒明元
大閱丁東郊講武以斤行左丞相事蒐於石會山車駕
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又詔斤與
長孫嵩等八人坐止車門左聽理萬機拜天部大人進
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爲皇太
子臨朝聽政以斤爲左輔宋廢主義符立其國內離阻

乃遣斤收河南地仍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用表計攻滑臺不拔求濟師帝怒其不先略地切責之乃親南廵次中山斤自滑臺趨洛陽長驅至虎牢遂平兖豫諸郡還圍虎牢及虎牢平斤置守宰以撫之自魏初大將行兵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太武即位進爵宜城王仍為司空太武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襲蒲坂斤又西據長安秦

雍氏羌皆來歸附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走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詔斤班師斤請因其危平之乃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禽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為主守平涼斤恥以元帥而禽昌之功更不在已乃舍輜重追定於平涼定衆將出會一小校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將娥清劉拔為定所禽後太武尅平涼斤等得歸

免為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尋拜安東將軍降爵為公太延初為衛尉改為弘農王後為萬騎大將軍太武議伐涼州斤等三十餘人議以為不可帝不從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十戶又以斤元老賜安車平決獄訟諮訪朝政斤聽辯彊識善於談論遠說先朝故事雖未皆是時有所得聽者歎美之每議大政多見從用朝廷稱焉太平真君九年薨時年八十九太武親臨哀慟謚曰昭王斤有數十婦子男二十餘人長子他

觀襲爵太武曰斤自西土之敗國有常刑以其佐命先朝故復其爵秩將收孟明之効今斤終其天年君臣之分全矣於是降他觀爵為公傳國至孫緒無子國除太和初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斤配饗廟庭宣武繼世以緒弟子監紹其後

叔孫建代人也父骨為昭成母王太后所養與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常從左右登國初為外朝大人與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軍國之

謀隨秦王毓使慕容垂歷六載乃還累遷中領軍賜爵安平公出為并州刺史後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即位念前功以為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虎等聚黨叛明元假建節前號安平公督公孫表等以討虎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汾水死水為不流晉將劉裕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為前鋒將逼滑臺兖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乃宣言曰晉本意欲以布帛七萬疋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便爾棄城明

元聞之詔建度河曜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呼仲德軍人與語詰其侵境之狀尋遷廣阿鎮將威名甚著久之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楚兵將軍徐州刺史率衆自平原濟河徇下青兗諸郡遂東入青州圍宋刺史竺䕫於東陽城宋遣將檀道濟王仲德救䕫建不尅而還以功賜爵壽光公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清入濟東走青州太武以建威名南震爲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易

以南戍兵集於河上一道攻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絶糧道道濟兵飢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攻滑臺建沈敏多智東西征伐常為謀主容貌清整號曰嚴明又雅尚人倫禮賢愛士在平原十餘年綏懐内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鮮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兖輟不為寇太延三年薨時年七十三謚曰襄賜葬金陵長子儁字醜歸少聰敏年十

五内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以便弓馬轉為獵郎道武崩清河王紹閉宮門明元在外紹拘逼儁以為已援外雖從紹内實忠款仍與元磨渾等說紹歸明元時明元左右唯車路頭王洛兒等及得儁等大悅以為爪牙及即位稍遷衛將軍賜爵安成公及朱提王悅懷刃入禁欲行大逆儁覺悅舉動有異乃於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遂執悅殺之明元以儁前後功重軍國大計一以委之羣官上事先由儁銓校然後奏聞性平正柔和未嘗

有喜怒色忠篤愛厚不諂上抑下每奉詔宣外必告示懃懃是以上下嘉歎泰恒元年卒時年二十八明元親臨哀慟朝野無不追惜贈司空安成王謚孝元賜温明祕器載以輼輬車衞士導從陪葬金陵子蒲襲爵後有大功及寵幸貴臣薨賵賻送終禮皆依儁故事無得踰之者初儁幸明元命其妻桓氏曰夫生既共榮没宜同穴能殉葬者可任意桓氏乃縊遂合葬焉儁既為安成王儁弟隣襲父爵降為丹陽公位尚書令涼州鎮大將

與鎮副將奚牧並以貴戚子弟競貪財貨遂相糾坐誅
安同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
入洛歷魏至晉避亂遼東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暐為
苻堅所滅屈友人公孫眷妹沒入苻氏宮出賜劉庫仁
為妻庫仁貴寵之同隨眷商販見道武有濟世才遂留
奉侍性端嚴明惠好長者之言登國初道武徵兵於慕
容垂同頻使稱旨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出入禁中迭
典庶事從征姚平於柴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

東有黨阬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内外勢接宜截汾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居滅而不能救以謀功賜爵北新侯明元即位命同與南平公長孫嵩並理民訟又詔同與肥如侯賀護持節循察并定二州及諸山居雜胡丁零宣詔撫慰問其疾苦糾舉守宰不法郡國肅然同東出井陘至鉅鹿發衆修大嶺山通天門關又築城於宋子以

鎮靜郡縣護嫉同得衆心使人告同築城聚衆圖大事
上知其誣不問太武監國臨朝聽政以同為左輔及即
位進爵高陽公冀青二州刺史同長子屈明元時典太
倉事盜官粳米數石欲以養親同大怒求戮屈自劾不
能訓子帝嘉而恕之遂詔長給米同在官明察長於校
閲家法修整為世所稱及在冀州年老頗殖財貨大興
寺塔為百姓所苦卒贈高陽王謚曰恭惠屈弟原雅性
矜嚴沈勇多智略明元時為獵郎出監雲中軍事時赫

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將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為將鎮雲中蠕蠕犯塞原輙破之以功賜爵武原侯加魯兵將軍太武即位拜駕部尚書車駕征蠕蠕大檀分為五道還尚書左僕射進爵河間公原在朝無所比周然恃寵驕恣多所排抑為子求襄城公盧魯元女魯元不許原告其罪狀事相連逮歷時不決原懼不勝遂謀逆事泄伏誅原兄弟外節儉而内實積畜及誅後籍其財至數萬弟頡

辯慧多策略最有父風明元初為內侍長令察舉百寮
糾刺姦慝無所迴避嘗告其父陰事帝以為忠特親寵
之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頡為監軍侍
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遣太僕丘
堆等督租於民間為昌所敗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
等死當戰死寧可坐受囚乎斤以馬死為辭頡乃陰與
尉眷等謀選騎馬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
禽昌送京師賜爵西平公代堆統攝諸軍赫連定將復

入長安詔頡鎮蒲坂以拒之宋將到彥之寇淮南以援定列守南岸至於衡闗太武西征定以頡為援軍將軍督諸軍擊彥之遂濟河攻洛陽拔之進攻虎牢虎牢潰又琅邪王司馬楚之平滑臺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乃振旅還京師進爵為王卒謚曰襄頡為將善綏士衆及卒宋士卒降者無不歎惜

庾業延代人也後賜名岳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稍轉中部大人昭成崩苻氏内侮事難之間收斂畜產富

擬國君劉顯謀逆道武外幸和辰奉獻明太后道武歸
又得其資用以和辰為内侍長和辰分別公私舊畜頗
不會旨道武由是恨之岳獨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閒
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從平中
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謦於栢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
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反於陰
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尅詔岳討破離石叛胡帥呼延
鐵西河叛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遷鄴行臺岳

為將有謀略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及罷鄴行臺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為刺史秉法平當百姓稱之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如此遷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候官告岳父子衣服鮮麗行止風采擬儀人君遇道武不豫多所猜忌遂誅之時人咸惜焉岳葬在代西善無界後太武征赫連氏經其墓宅愴然改容遂下詔為立廟令一州之人四時致祭求其子

孫任為帥者得其子陵從征有功聽襲爵

王建廣甯人也祖姑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豊以帝舅貴重豊子支尚昭成女甚見親待建少尚公主登國初為外朝大人與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參預計謀道武遣使慕容垂建辭色高亢垂壯之還為左大夫建兄迴時為大夫諸子多不慎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其訐直如此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為中部大人破慕容寶於參合帝乘勝將席卷

南夏於是簡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人咸知恩德建以為寶覆敗於此國内空虛獲而歸之縱敵生患不如殺之帝曰若從建言非伐罪弔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為然建又固執乃坑之帝既而悔焉并州既平車駕出井陘次恒山諸郡皆降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乃遣衞王儀南攻鄴建攻信都等城建等攻城六十餘日不能尅士卒多傷帝自中山幸信都降之車駕幸鉅鹿破寶衆軍於栢肆塢遂圍

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内無主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

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俟天

明帝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驎為主遂閉門固守

帝乃悉衆攻之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皆曰但恐如

參合之衆故求延月日命耳帝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中山平賜建爵濮陽公遷太僕徙真定公加散騎常侍

青冀二州刺史陪葬金陵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為魏附臣劉顯之逆結從

道武幸賀蘭部後以功賜爵屈蛇侯太武初累遷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信待之監典後宮出入卧内因除長秋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寗東川為私第别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年一百二十卒贈幽州刺史謚曰貞子斤從太武討赫連昌力戰有功歷位四部尚書從平涼州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除柔元鎮都大將卒謚曰

静陪葬金陵子敢襲爵位庫部尚書卒子伊利襲
婁伏連代人也代為酋帥伏連忠厚有器量年十三襲
父位領部落道武初從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
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明元時為晉兵將軍并州刺
史太武即位封廣陵公再遷光祿勳進爵為王後鎮統
萬薨謚恭王子真襲降爵為公真弟大拔封鉅鹿子大
拔孫寶字道成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
時邊事屢興民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

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為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困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即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啟賊形勢規爲內應天子感其壯志名寶弟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

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罪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立勅寶與行臺長孫子彦鎮恒農後從入關封廣寧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平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爲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閭大肥蠕蠕人也道武時歸魏尚華陰公主賜爵期思

子與弟並爲上賓入八議明元即位爲内都大官進爵爲侯宣城王奚斤之攻虎牢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太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後從討赫連昌以功授滎陽公公主薨復尚濩澤公主太武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

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謀道武寵遇之稱曰仲兄初劉顯謀逆梁眷知之潛使牧與穆崇至七个山以告帝錄先帝舊臣又以牧告顯功使敷奏政事參與計謀從征

慕容寶以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州與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頓首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以與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和跋代人也世領部落為魏附臣至跋以才辯知名道武擢為外朝大人參軍國大謀雅有智算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為尚書鎮鄴以破慕容德軍改封定陵公與恒山王遵討賀蘭部別帥木易干破之出為平原太守道武寵跋過於諸將羣臣皆敦尚恭儉而跋專

修虛譽炫曜於時性尤奢淫帝戒之不革後車駕北狩
豺山收跋刑之路側妻劉氏自殺以從初將刑跋道武
命其諸弟毗等視訣跋謂毗曰灅北地瘠可居水南就
耕良田廣為產業各相勸勵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
吾之死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者奔長安道武誅其家
後太武幸豺山校獵忽暴霧四塞怪問之羣下僉言跋
世居此祠冢猶存或者能致斯變帝遣建興公古弼祭
以三牲霧即除後太武蒐狩之日每先遣祭之

莫題代人也多智有才用初為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柏肆京師不安南安公元順因欲攝國事題曰大事不可輕爾不然禍將及矣順乃止後封高邑公窟咄寇南鄙題時貳於帝遺箭於窟咄謂之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帝既銜之後有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帝乃使人示之以箭告之曰三歲犢能勝重載不題奉詔父子對泣詰朝乃刑

賀狄干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為將以平當稱稍遷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嵩為對明於聽察為人愛敬道武遣狄干致馬千匹結婚於姚萇會萇死興立因止狄干而絶婚興弟平寇平陽道武討平之禽其將狄伯支唐小方等四十餘人後興以駿馬千匹贖伯支而遣狄干還帝許之狄干在長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初帝普封功臣狄干雖為姚興所留遥賜狄干爵襄武侯加秦兵將軍及狄干至帝

見其言語衣服類中國以為慕而習之故忿焉既而殺之

李栗鴈門人也昭成時父子入北栗少辯捷有才能兼將略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栗性簡慢矜寵不率禮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肅笑唾任情道武積其宿過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謙卑之禮自栗始也

奚眷代人也少有將略道武世有戰功明元時為虎牢鎮將為寇所憚太武時賜爵南陽公及征蠕蠕眷以部曹尚書督偏將出别道詣會鹿渾海眷與中山王辰等諸大將俱後期斬於都南爵除

燕鳳字子章代人也少好學博綜經史明習陰陽讖緯昭成素聞其名使人以禮迎致之鳳不應聘及軍圍代城謂城人曰燕鳳不來吾將屠汝代人懼遂送鳳昭成與語大悦待以賓禮後拜代王左長史參決國事又以

經授獻明帝苻堅遣使牛恬朝貢令鳳報之堅問鳳代
王何如人對曰寬和仁愛經略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
幷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無剛甲利兵敵弱則進彊
則退走安能幷兼邪鳳曰北人壯悍上馬持三仗驅馳
若飛主上雄儁率服北土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無輜
重樵爨之苦輕行速捷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而
北方之所以常勝也堅曰彼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
士數十萬見馬一百萬匹堅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

多鳯曰雲中川自東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二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略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鳯還堅厚加贈遺及昭成崩道武將還長安鳯以道武幼弱固請於苻堅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遺孫沖幼莫相輔立其别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衛長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各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敢先發此禦邊之良策待其孫長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於亡國也堅從之鳯尋

東還及道武即位歷吏部郎給事黄門侍郎行臺尚書甚見禮重明元世與崔宏封懿梁越等入講經傳出議朝政太武初以舊勲賜爵平舒侯加鎮遠將軍神䴥元年卒子才襲

許謙字元遜代人也少有文才善天文圖讖之學逮建國時將家歸附昭成嘉之擢為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與燕鳳俱授獻明帝經從征衛辰以功賜僮隷三十戶昭成崩後謙徙長安苻堅從弟行唐公洛鎮和龍請謙

之鎮未幾以繼母老辭歸登國初遂歸道武道武悅以為右司馬與張袞等叅贊初基慕容寶之來寇也道武使讜告難於姚興興遣將楊佛嵩來援佛嵩稽緩道武命讜為書遺之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悅賜讜爵關內侯寶敗重遣讜與佛嵩盟明年慕容垂復來寇道武謂讜曰事急矣卿其行也讜未發而垂退及聞垂死讜上書勸進道武善之幷州平以讜為陽曲護軍賜爵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

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子洛陽襲明元追録譙功以洛陽爲鴈門太守洛陽家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同穎太武善之進爵北地公卒謚曰恭

崔宏字元伯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林六世孫也祖悦仕石虎位司徒左長史父潛仕慕容暐爲黄門侍郎並以才學稱宏少有儁才號曰冀州神童苻融之牧冀州虚心禮敬拜陽平公侍郎冀州從事出總庶務入爲賔友衆事修理處斷無滯苻堅聞之徵爲太子舍人辭以

母疾不就左遷著作佐郎太原郝軒名知人稱宏有王佐才近代所未有也堅亡避難齊魯間為丁零翟釗及晉叛將張願所留郝軒歎曰斯人也遇斯時不用扶揺之勢而與鷦雀飛沈豈不惜哉仕慕容垂為吏部尚書左丞高陽内史所歴著稱立身雅正雖在兵亂厲志篤學不以資産為意妻子不免飢寒道武征慕容寶次中山宏棄郡東走海濵帝素聞其名遣騎追求執送於軍門引見與語悦之以為黄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草

創制度時晉使來聘帝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宏議
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以封國之名
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稱號隨
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徙故改號曰殷然猶兼行不廢
始基之號故詩云殷商之旅此其義也漢祖以漢王定
三秦威彊楚故遂以漢爲國號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
土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新是以登國
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

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元符也臣愚以為宜
號曰魏道武從之於是稱魏及帝幸鄴歴問故事宏應
對若流帝善之還次恒嶺帝親登山頂撫慰新人適遇
宏扶老母登嶺賜以牛米因詔諸從人不能自進者給
以車牛遷吏部尚書時命有司制官爵撰朝儀協音樂
定律令申科禁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及置八部大人
以擬八坐宏通置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深被信任勢
傾朝廷而儉約自居不營產業家惟四壁出無車乘朝

晡步上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聞而益厚重之厚加
饋遺時人亦譏過約而宏居之愈甚帝常引問古今舊
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宏陳古人制作之體及明君賢
臣往代廢興之由甚合上意未嘗蹇愕忤旨亦不諂諛
苟容及道武季年大臣多犯威怒宏獨無譴者由於此
也帝曾令宏講漢書至婁敬說漢高祖欲以魯元公主
妻匈奴善之嗟歎者良久是以諸公主皆釐降於賓附
之國朝臣子弟雖名族美彦不得尚焉尚書職罷賜宏

爵白馬侯加周兵將軍與舊功臣庾岳奚斤等同班而信寵過之道武崩明元未即位清河王紹因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宏獨不受紹財明元即位命宏居門下虛已訪問特賜帛二百疋長孫嵩已下咸愧焉詔遣使者循行郡國糾察守宰不如法者令宏與宜都公穆觀等按之帝稱其平允又詔宏與長孫嵩等於朝堂決刑獄明元以郡國豪右大人蠹害乃優詔徵之人多戀本而長吏逼遣之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

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帝乃引宏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焉宏欲大赦以紓之屈等對曰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宏曰王者臨天下以安人為本何顧小曲直也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若赦而不改誅之不晚明元從之神瑞初詔宏與南平公嵩等坐止車門總理機事并州胡數萬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討之敗績帝問計於羣臣宏曰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

息且胡衆雖多而無猛烈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素為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以討之賊聞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時在并州諸將莫及帝從之遂平胡寇尋拜天部大人進爵為公泰恒三年夏宏病篤帝遣侍中穆觀就受遺言侍臣問疾一夜數返卒追贈司空謚文貞公喪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自親王以外盡命拜送子浩襲太和中孝文追錄先朝功臣以宏配饗廟庭浩字伯

深小名桃簡浩少好學博覽經史元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道武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帝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謹不怠或終日不歸帝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為窮通改節皆此類也明元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子常授帝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軺軒時人榮之帝好陰陽術數聞浩説易及洪範五行

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者數家諸所處決多有應驗常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時有免在後宫檢無從得入帝令浩推之浩謂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大史令王亮蘇坦因華陰公主等言讖書云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帝遷都於鄴就穀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帝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地人

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下不便水土疾疫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丐及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事阻隔恒代千里之際須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誰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振伏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熟

事則濟矣帝曰惟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餬口無以至來秋或復不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戸諸州就穀若來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帝從之於是分民詣山東三州就食出倉穀以廩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一人御衣一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也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為童謡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帝聞之驚乃名諸碩

儒十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
神降於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
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此二日之内庚
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
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
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
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謡訛言國
内諠擾明年姚興死二子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乃

服曰非所及也泰恒元年晉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欲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其水道最不可縱宜先發兵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議之内朝或同外計帝將從之浩曰非上策也姚興使司馬休之輩擾其荆州裕切齒久矣今興死子幼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

北侵如此則姚泓無事而我受敵矣今蠕蠕內寇民食
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南
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
之路所謂卞莊刺虎兩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
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
懸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
鬭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夫為國之計擇利而為
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之惠也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

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

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

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

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發兵拒之戰於畔城為裕將朱

超石所敗師人多傷帝始恨不用浩計二年晉齊郡太

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絶其

後路則裕軍可不戰而尅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進講

書傳帝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以卿觀之事

得濟不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子泓又病衆
叛親離裕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尅之必矣帝曰劉裕武
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夫慕容垂承父祖累世之資
生便尊貴同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
功劉裕挺出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
大呼而夷滅桓玄北禽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
遂執國命裕若平泓而還必篡其主其勢然矣秦地戎
夷混并虎狼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

欲行荆揚之化於三秦之地是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秦地當終為國家有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彭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冦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甞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

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乾象何能見昊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淳樸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舜禹齊烈臣豈能仰名帝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為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彊隣報讐雪恥乃結蠕蠕背德於姚興撅豎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為人所滅耳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三年彗

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帝復名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在何國朕甚畏之浩對曰災異由人而起人無釁妖不自作臣按漢書載王莽簒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人無異望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簒逆之應也五年裕果廢其主而自立南鎮上宋改元赦書時帝幸東南舄鹵池射鳥聞之驛馳召浩而謂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

道初浩父疾篤浩乃剪髮截爪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爲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自朝廷禮儀文策詔誥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爲雅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言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之言以亂先王

之敎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帝常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兹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朕疾疢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㝠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遺諸憂慮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

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大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頤神養壽進御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無覬覦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叡温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並待成人而擇倒錯天倫

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𨒪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山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向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向百寮總已以聽焉明元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

博聞彊識精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
此六人輔相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
柔服可得志於天下矣羣臣時奏事所疑明元曰此非
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會聞宋武帝殂明元欲取
虎牢滑臺浩曰陛下不以劉裕歘起納其使貢裕亦敬
事陛下不幸今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
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
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

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荊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且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彊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河北之地明元旣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為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明元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

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
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
尅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
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反在軍北絶望南救必沿河東
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
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明元怒乃親南廵
守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隨軍為謀主及車駕
之還也浩從明元幸西河太原登憇髙陵之上下臨河

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之違失浩好古識治體時伏其言天師寇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人言也惠皆可底行亦當今之皐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今當兼修儒敎輔助太平真君繼千載之絶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闇昧卿當為吾撰列王者政典并論其大要浩乃

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為本太武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令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台而問焉浩纖妍白晳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而謂己稽古過之既得歸第因欲修服食養性之術而冠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事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鈎陳咸皆拘忌

其占泰乙又今年五星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帝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晝㝠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絶宜分軍隱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恒

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神䴥二年議擊蠕蠕朝
臣内外盡不欲行保太后亦固止帝帝皆不聽唯浩贊
成策略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黄門侍郎仇
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説帝曰今年已巳三陰之
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之
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苻堅不
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
帝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也

陰者刑也故日蝕修德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嵗星襲月年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曰
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
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也
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漢
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何以言之夫蠕蠕者
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舊役
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遷田
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公主

賤者將軍大夫居列滿朝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非難制也往數入塞國人驚震今夏不乗虛掩進破滅其國至秋復來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坐淵等自以無先言慙赧而不能對帝

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矣哉
而保太后猶疑之復令羣臣於保太后前評議帝謂浩
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之令寤既罷朝或有尤浩者
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
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賊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不然
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
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
然矣北破蠕蠕往還之間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

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没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絶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寛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

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
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朋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蹔
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
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之陋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
師謂浩曰是行也如之何可果尅乎浩對曰天時形勢
必尅無疑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
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
四奔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所俘

虜及獲畜産車廬彌漫山澤葢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降者三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帝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帝止天師以浩曩日之言固勸帝窮討帝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為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窟聚方六十里中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軍不至乃徐徐西遁惟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帝深恨之大軍既還南賊終不

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銅鋌於酢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帝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暇精美帝為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卧内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以賞謀謨之功帝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深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宜思盡規諫輔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

也因令歌工歴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名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帝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尫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懐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志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勑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絶其鄉導足以挫其鋭氣使不敢深入詔

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師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

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鈔以取資財是以掖毛求瑕妄張賊勢兾得肆心旣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帝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令引誘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兵

銳卒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名實害此之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楚之等是彼所忌將奪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楚之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

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大功為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軌說姚興求入荆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為奴使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兹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

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
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
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
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為應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
未可舉動也帝不能違衆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
乃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
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
南岸西至潼關帝聞赫連定與宋縣分河北乃治兵欲

先討赫連羣臣皆曰劉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則失東州矣帝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逆肆心虛相唱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中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

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免死為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
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尅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
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
願陛下必西行勿疑平涼既平其日宴會帝執浩手以
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
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合符契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
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宋勑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
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住彭城勿進如浩所量帝

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為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為名欲以致禎祥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藩屏不應假名以為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師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奏改代為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為

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
億不待改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帝從之是
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内有貳意帝將討焉先問於浩浩
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尅
獲實無所損於時行者内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
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前而遠方
乘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圖大軍卒至必驚
惼騷擾不知所出禽之必矣牧犍幼弱諸弟驕恣争權

縱横人心雖解加以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凉誠滅亡之國也帝曰善吾意亦以為然命公卿議之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表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為純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謂且覊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無水草大軍既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則難抜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温圉河以西至於凉州地純枯石了無水草不見流川

皆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漑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帝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漑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詃誣於人矣

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為人為辭謂我目不見便可欺也帝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但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平之州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朕以耿年獲奉宗廟即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埽定赫連逮於神䴥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

來戎旗仍舉秦隴尅定徐兖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
隷於涼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命
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
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
至於損益褒貶折衷潤色浩所總焉浩有鑒識以人倫
為已任明元太武之世徵海內賢才起自仄陋及所得
外國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至於禮樂憲章
皆歸宗於浩及景穆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

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絜復致異議帝愈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絜等各欲迴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絜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禽獲帝以為然乃分軍為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絜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廵詔浩與尚書順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帝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

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度渭南西行何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蓋吳今軍往一日便到平蓋吳之後迴

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内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度渭南蓋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後以浩輔東宫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太武蒐於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猶如前議以謂漢武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廣農積穀為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今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

上五寅元歷表曰太宗即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歷易式九宫無不盡看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焚書之後經典絶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歷術者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慜其如此

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偽從真宜改誤歷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歷今始成訖謹以奏呈惟垂思省察以臣歷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浩又以晉書諸家並多誤着晉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初道武詔祕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於明元廢而不述神䴥二年詔集諸文人摭錄國書浩及弟覽髙讜鄧頴晁繼范享黄輔等共參著作

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郗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以彰直筆并勒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景穆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步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所著國記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譖浩於帝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取祕書郎史及長歷生數百人意狀浩服受賕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其

祕書郎史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曜華采故時人未之知也逸妻王氏即宋鎮北將軍王仲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為得佳壻俄而女亡王氏深以傷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為不可王氏固執與之逸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捐灰於厠中及浩幽縶置之檻内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

以為報應之驗也初浩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族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為代疆以示不敢犯國其

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浩母盧諶孫女也浩著食經序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修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供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饑饉仍臻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所知見而少不習書乃占授為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辯彊記皆此類也親没之後遇國龍興之會平暴除

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益澤貲累鉅萬衣則重錦食則粱肉遠惟平生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浩弟簡字仲亮一名覽好學少以善書知名道武初歷中書侍郎爵五等侯參著作事卒簡弟恬字叔元小名白位豫州刺史爵武陽侯坐浩伏誅宏祖悅與范陽盧諶並以博藝齊名諶法鍾繇悅法衞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世不替業故魏初

重崔盧之書宏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妄染故世無遺文尤善草隷為世摹楷行法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始宏因苻氏亂欲避地江南為張願所獲本圖不遂乃作詩以自傷而不行於世葢懼罪也浩誅中書侍郎髙允受勑收浩家書始見此詩允知其意允孫綽録於允集初宏父潛為兄渾等誄手筆本草延昌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寳其書迹深藏祕之武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黄門郎崔季舒人

多摹搨之左光祿大夫姚元㨿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
書以為過於浩也宏弟徽字元猷少有文才與渤海高
演俱知名歷位祕書監賜爵貝丘侯樂安王範鎮長安
選舊德之士與俱範以徽為平西將軍副將行樂安王
傅進爵濟南公徽為政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性好人倫
引接賔客或談及平生或講論道義誨誘後進終日不
止以疾徵還京師卒謚曰元公士類無不歎息始清河
崔寬祖彤隨晉南陽王保避地隴右遂仕西涼及沮渠

氏肜生剖字伯宗每慷慨有懷東土常歎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吾所庶幾及太武西巡剖乃總率同義使子寬送款太武嘉之拜寬岐陽令賜爵延水男遣使與寬俱西撫慰初附徵剖詣京師未至而卒文成以剖誠著先朝贈涼州刺史武陵公謚曰元寬字景仁還京封安國子位弘農太守初寬通欵見浩浩與相齒次厚存接之及浩誅以遠來疎族獨得不坐遂家于武城居司空林舊墟以一子繼浩與浩弟覽妻封氏相奉如親寬後

龔爵武陵公陝城鎮將三崤地險人多刦寇而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人寬善撫納招致禮遺大有取受而與之者無恨又弘農出漆蠟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貿易來往家產豐富而百姓樂之諸鎮之中號曰能政及解鎮人人追戀詣闕上疏者三百餘人卒遺言薄葬斂以時服長子衡字伯玉少以孝行著稱學崔浩書頗亦類焉天安元年擢為內秘書中散班

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迹也衡舉李冲李元愷程駿等終為名器承明元年遷内都坐令善折獄孝文嘉之太和二年襲爵武陵公衡涉獵書史頗為文筆蠕蠕時犯塞衡上疏陳備禦之方便國利人之策凡五十餘條除秦州刺史徙爵齊郡公先是河東年饑刼盜大起衡至修龔遂法勸課農桑周年間寇盜止息卒贈冀州刺史謚惠公衡五子長子敞字公世襲爵例降為侯為平原相敞性狷急與刺史楊椿迭相表列敞坐免官宣武

初為鉅鹿太守弟朏之逆敞為黄太軍主韓文殊所藏
其家悉見籍没唯敞妻李氏以公主之甥自隨奴婢田
宅二百餘口得免正光中普釋禁錮敞復爵郡侯卒於
趙郡太守敞弟鍾字公禄奉朝請弟朏之逆以出後被
原歴司徒右長史金紫光禄大夫兾州大中正敞亡後
鍾貪其財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允辭訴累世人士
嫉之爾朱世隆為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勿齒朏好學
有文才為京兆王愉録事參軍與愉同逆伏法宏同郡

董謐謐父京與同郡崔康時霍原等俱以碩學播名遼海謐好學傳父業中山平入朝拜儀曹郎撰朝覲饗宴郊廟社稷之儀

張衮字洪龍上谷沮陽人也祖翼遼東太守父卓昌黎太守衮篤實好學有文才初為郡五官掾道武為代王選為左長史從道武征蠕蠕追之五六百里諸部帥因衮言糧盡不宜深入帝問衮若殺副馬足三日食乎皆言足也帝乃倍道追之及於廣漠赤地南林山下大破

之既而帝問衮卿曹外人知我問三日糧意乎對曰皆莫知也帝曰此易知耳蠕蠕奔走數日畜產失飲至水必留計其道程三日足及輕騎卒至出其不意彼必驚散其勢然矣衮以帝言出告部帥咸曰聖策長遠非愚近所及衮常參大謀決策幃幄帝器之禮遇優厚衮每告人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仲達委身於魏武葢命世難可期千載不易遇主上天姿傑邁逸志陵霄必能囊括六合混一四海夫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

人豪也遂策名委質竭誠伏事時劉顯地廣兵殭跨有朔裔會其兄弟乖離共相疑阻袞言於道武曰顯志大意高今因其内釁宜速乘之帝從之遂破走顯又從破賀訥道武登勿居山遊宴從官請聚石為峯以記功德乃命袞為文慕容寳之來寇也袞言於帝曰寳乘滑臺之功因長子之捷傾資竭力難與爭鋒愚以為宜羸師卷甲以侈其心帝從之果破之參合皇始初遷給事黄門侍郎道武南伐師次中山袞言於帝曰寳憑三世之

資城池之固雖皇威震赫勢必擒殄然窮兵極武非王者所宜若酈生一說田橫委質魯連飛書聊將授首臣誠德非古人略無奇策仰憑威靈庶必有感袞乃遣寶書喻以成敗寶見書大懼遂奔和龍既克中山聽入八議拜奮武將軍幽州刺史賜爵臨渭侯袞清儉寡欲勸課農桑百姓安之天興初徵還京師後與崔逞荅晉將郗恢書失旨黜為尚書令史袞遇創業之初始以才謨見任率心奉上不顧嫌疑帝曾問南州人於袞袞與盧

溥州里數稱薦之又未嘗與崔逞相見聞風稱美及中山平盧溥聚黨為逆崔逞荅書不允並乖本言故忿之衮年過七十闔門守静手執經書刊定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永興二年疾篤上疏後數日卒年七十二太武後追録舊勲遣大鴻臚即衮墓冊贈太保謚文康公子度少有學尚襲爵臨渭侯卒於中都大官度子白澤年十一遭母憂以孝聞長而博學文成初除殿中曹給事中甚見寵任白澤本名鍾葵獻文賜

名白澤納其女為嬪出行雍州刺史清心少欲民吏安
之獻文詔諸監臨官取所監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
辟與者以從坐論糾得尚書以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
輕重而授之白澤以為此法若行之不已恐姦人窺望
勞臣解節請依律令舊法獻文納之太和初懷州人伊
祁苟初三十餘人謀反文明皇太后欲盡誅一城人白
澤諫以為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不誣十室而況一
州后從之乃止轉散騎常侍殿中尚書卒贈相州刺史

廣平公謚曰簡長子倫字天念大司農少卿燕州大中正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禮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以爲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彊儻或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必其委質玉帛之辰屈膝藩方之禮則豐其勞賄藉以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想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不從孝莊初

卒於大司農卿裦弟恂列在循吏傳
鄧淵字彥海安定人也祖羌苻堅車騎將軍父翼河間
相慕容垂之圍鄴以為冀州刺史爵眞定縣侯翼拒對
使者曰先君忠於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
未敢聞命垂喻遣之曰吾與車騎結為異姓兄弟卿亦
猶吾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効
命垂乃用為河間太守後卒於趙郡內史淵性貞素言
行可復博覽經書長於易筮道武定中原擢為著作郎

再遷尚書吏部郎淵明制度多識故事與尚書崔宏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軍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為從征平陽以功賜爵下博子加中壘將軍道武詔淵撰國記十餘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體例淵謹於朝事未嘗忤旨其從父弟暉時為尚書郎兇俠好奇與定陵侯和跋厚跋有罪誅其子弟奔長安或告暉將送出之由是道武疑淵知情遂賜淵死既而悔之時人咸愍惜焉子頡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太武詔太常卿崔浩集諸

文學撰述國書頵與浩弟覽等俱參著作事太武幸漠
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驅鹿百餘萬詣行所
詔頵為文銘於漠南以記功德兼散騎常侍使宋進爵
為侯卒謚曰文恭子怡襲爵位荆州刺史賜爵南陽公
卒子侍孝文賜名述位齊州刺史初改置百官始重公
府元佐以述為太傅元丕長史卒於司空長史謚曰貞
長孫嵩代人也父仁昭成時為南部大人嵩寛雅有器
度昭成賜名焉年十四代父統事昭成末年諸部乖亂

苻堅使劉庫仁攝國事嵩與元他等率部衆歸之劉顯之謀難也嵩率舊人及庶師七百餘家叛顯走將至五原時寔君之子烏渥亦聚衆自立嵩欲歸之見烏渥烏渥稱逆父之子勸嵩歸道武嵩未決烏渥迴其牛首嵩僶勉從之見道武於三漢亭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後從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改封南平公所在著稱明元即位與山陽侯奚斤北新侯安同白馬侯崔宏等八人坐止車門右

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晉將劉裕之伐姚泓明元假嵩節督山東諸軍事傳詣平原縁河北岸列軍次於畔城軍頗失利詔假裕道裕於舟中望嵩麾蓋遺以酃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荅之又勑簡精兵為戰備若裕西過者便率精鋭南出彭沛如不時過但引軍隨之彼至崤陝間必與姚泓相持一死一傷衆力疲弊比及秋月徐乃乘之則裕首可不戰而縣矣於是叔孫建等尋河趣洛遂入關嵩與建等自成皐南濟晉諸屯

戍皆望塵奔潰裕尅長安嵩乃班師明元寢疾問後事於嵩嵩曰立長則順以德則人服今長皇子賢而世嫡天所命也請立乃定策詔太武臨朝監國嵩為左輔太武即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何先嵩與平陽王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為患蠕蠕世為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產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

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刑政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廵狩後聞屈丐死關中大亂議欲征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虚而寇此危道也帝乃問幽微於天師寇謙之謙之勸行杜超之贊成之崔浩又言西伐利嵩等固諫不可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使武士頓辱尋遷太尉久之加柱國大將軍自是輿駕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鎮京師

坐朝堂平斷刑獄薨年八十謚曰宣王後孝文追録先
朝功臣以嵩配饗廟庭子頹善騎射彎弓三百斤襲爵
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有罪黜為戍兵後復爵薨謚曰安
王子敦字孝友位北鎮都將坐黷貨降為公孝文時自
訟先世勲重帝復其王爵薨謚曰簡王子道字念僧襲
爵久之隨例降為公位右衛將軍卒謚曰慎子悅襲爵
建義初復本王爵尋降為公位光禄少卿卒贈司空嵩
五世孫儉仕周知名有傳嵩從子道生忠厚廉謹道武

愛其謹重使掌機密與賀毗等四人内侍左右出入詔
命明元即位除南統將軍兾州刺史後取人美女以獻
明元切責之以舊臣不加罪黜太武即位進爵汝陰公
遷廷尉卿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黒兩漠間大
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道生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
為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凉宋遣將到彦之王
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
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歴城而還除司

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年八十二贈太尉謚曰靖道生廉約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時人比之晏嬰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歎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彊寇尚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毀其宅太武世所在著績每建大議多合時機為將有權略善待士衆帝命歌工歴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如道生及年老頗惑其妻孟氏以此見譏與

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子抗位少府卿早卒抗
子覲少以壯勇知名後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
爵多降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以征
西大將軍假司空督河西七鎮諸軍討吐谷渾部帥拾
寅拾寅遁藏焚其城邑而還孝文初拜殿中尚書侍中
吐谷渾又侵逼復假覲司空討降之後為征南大將軍
甍謚曰定葬禮依其祖靖王故事陪葬雲中金陵子冀
歸六歲襲爵降為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

業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為前將軍從孝文南討宣武時為揚州刺史假鎮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承業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為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既總彊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重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内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為大都督北討尋

以本使達鄴城詒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為
大都督酈道元為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
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
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沲承業未欲戰而
琛不從行達五鹿為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
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蜀郡反復假承業鎮西
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
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復以承業為

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疹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荅曰死而後巳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脚痺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夤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庫

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可復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疋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陷没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絶天助大魏兹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為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禄租徵

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入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顧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税更聽後勑及雍州平除雍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攺馮翊王後降為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爾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

業生而母亡為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孝武入
關承業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尚書事封上
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
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鬬雞走馬力爭殺
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得免因以後妻羅前
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
酷妬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
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子彥子裕羅生

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子彥本名雋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齊神武搆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弘農以為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竇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嘗墜馬折臂肘上起骨寸餘乃命開內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為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

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子彦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呌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衛尉少卿啟捨汎階十七級為子義貞求官除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勲封平原縣侯抗弟禮少以父任為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吾祖其子在我左右

不亦宜乎
長孫肥代人也昭成時年十三以選内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道武之在獨孤及賀蘭部常從禦侮左右帝深信仗之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為大將屢有軍功後從平中山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内徙亡匿趙郡推趙准為主妄造祅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名淮水不足准喜而從之自號鉅鹿公儒為長史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肥討破

准於九門斬仇儒禽准詔以儒肉食准傳送京師轘之於市夷其族除肥兖州刺史姚平之寇平陽道武徵肥與毗陵王順等為前鋒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兖州撫慰河南威信著於淮泗肥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千計後降爵藍田侯卒謚曰武陪葬金陵子翰襲爵翰少有父風道武時以善騎射為獵郎明元之在外翰與元磨渾等潛謀奉迎明元

即位與磨渾等拾遺左右以功累遷平南將軍率衆鎮
北境威名甚著太武即位封平陽王蠕蠕大檀之入寇
雲中太武親征之遣翰與東平公娥清出長川討大檀
大檀北遁追擊尅獲而還遷司徒從襲赫連昌破之翰
清正嚴明善撫將士薨太武為之流涕親臨其喪喪禮
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謚曰威陪葬金陵子成襲爵降
為公位南部尚書卒陪葬金陵翰弟陵位駕部尚書性
寛厚好學愛士封吳郡公卒贈吳郡王謚曰恭陪葬金

陵

于栗磾代人也少習武藝材力絶人能左右馳射登國中拜冠軍將軍假新安子與寧朔將軍公孫蘭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道武後至見道路修治大悦賜以名馬及趙魏平帝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吾之黥彭也進假新安公道武田於白登山見熊將數子顧謂栗磾曰卿勇幹如此能搏之乎對曰天地之性人為貴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自

可驅致御前坐而制之尋皆禽獲帝顧謝之後為河內
鎮將劉裕之伐姚泓也栗磾處裕侵擾河北築壘河上
裕憚之遺栗磾書假道西上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
狀表聞明元因之授栗磾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裕
望而異之故有其號也永興中關東羣盜大起西河反
叛栗磾受命征伐所向皆平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
洛陽雖歷代所都實為邊界栗磾安集之甚得百姓歡
心明元南幸孟津謂栗磾曰河可橋乎栗磾曰杜預造

橋遺事可想乃編次大船為橋於野坂六軍既濟帝深
歎美之太武之征赫連昌勑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
陜城長驅至三輔進爵為公累遷外都大官平刑折獄
甚有聲稱卒年七十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贈太尉栗磾自少總戎迄於白首臨事善斷所向無前
加以謙虛下士刑罰不濫太武甚悼惜之子洛拔有姿
容善應對拜侍御中散太武甚加愛寵因賜名焉轉監
御曹令景穆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恒畏避屏退不敢

逆自結納頃之襲爵後為侍中尚書令百僚憚之卒於官洛拔有六子長子烈善射少言有不可犯之色少拜羽林中郎累遷侍中殿中尚書於時孝文幼冲文明太后稱制烈與元丕陸叡李冲等各賜金策許以有罪不死進爵洛陽侯轉衛尉卿及遷都洛陽人情戀本多有異議帝以問烈烈曰陛下聖略深遠非愚管所測若隱心而言樂遷之與戀舊中半耳帝曰卿不唱異同朕深感不言之益勑鎮代留臺庶政一相參委車駕幸代執

烈手曰宗廟至重翼衛不輕卿當祇奉靈駕時遷洛邑
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遷光祿卿十九年大選
百僚子登引例求進烈表引已素無教訓請乞黜落帝
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辨此乃引見登詔曰朕今
創禮新邑明揚天下卿父乃行謙讓之表而有直士之
風故進卿爲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
縣子及穆泰陸叡謀反舊京帝幸代泰等伏法賜烈及
李沖璽書述叙金策之意時代鄉舊族同惡者多唯烈

一宗無所染豫帝益器重之歎曰元儼決斷威恩深自
不惡然盡忠猛決不如烈也爾日烈在代郡必即斬其
五王元首烈之節槩不謝金日磾詔除領軍將軍以本
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入寇
馬圈帝輿疾討之執烈手以京邑為託帝崩於行宮彭
城王勰祕諱而返稱詔名宣武會駕魯陽以烈留守之
重密報凶問烈處分行留神色無變宣武即位寵任如
前咸陽王禧為宰輔權重當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求

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烈不許禧遣謂烈曰我是天子
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荅曰向亦不道
王非天子兒叔若是詔應遣官人所由若遣私奴索官
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也禧惡其剛直出之為
恒州刺史烈不願藩授謂彭城王勰曰殿下忘先帝南
陽之詔乎而逼老夫乃至於此遂以疾辭宣武以禧等
專擅潛謀廢之景明二年正月初祭三公致齋於廟帝
夜名烈子忠謂曰卿父明可早入及明烈至詔曰諸父

怠慢今欲使卿以兵名之卿其行乎烈曰老臣歴奉累朝頗以幹勇賜識今日之事所不敢辭乃將直閤以下六十餘人宣旨召咸陽王禧彭城王勰北海王詳衞送至帝前諸公各稽首歸政以烈爲領軍進爵爲侯自是長直禁中機密大事皆所參焉咸陽王禧之謀反宣武從禽於野左右分散倉卒之際莫知其計乃勑烈子忠馳覘虛實烈時留守已處分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禧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

帝甚以為慰車駕還宮禧已逃詔烈追執之順后既立
以世父之重彌見優禮及卒宣武舉哀於朝堂給東園
第一祕器贈太尉鉅鹿郡公子祚襲祚弟忠字思賢本
字千年弱冠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
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太和中
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
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忠曰臣父為領軍計必無慮帝
遣忠馳覩之烈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

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旣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録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詳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旣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還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

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詳因忠表讓
之際密勸帝以忠為列卿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
正始二年詔忠以本官使持節兼侍中為西道大使刺
史鎮將贓罪顯暴者以狀聞守令以下便行決斷與尚
書李崇分使二道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
論以大辟除華州刺史遭繼母憂不行服闋再遷衞尉
卿河南邑中正忠與吏部尚書元暉度支尚書元匡河
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為人乃言於宣

武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乃出忠為定州刺史既而帝悔復授衛尉卿領左將軍恒州大中正密遣使詰忠慰勉之延昌初除都官尚書領左衛中正如故又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賜之劒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御劒杖相錫循名取義意在不輕出入恒以自防也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宣武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

於上及帝崩夜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
帝於東宮而即位忠與門下議以帝沖年未親機政太
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任城
王澄明德茂親可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中宮請即勑
授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姦計與中常侍給事中孫蓮等
厲色不聽寢門下之奏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以高肇
錄尚書事顯與高猛為侍中忠即殿下收顯殺之忠既
居門下又總禁衛遂執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

多事孝文以用度不足百官祿四分減一忠既擅朝欲以惠澤自固乃悉復所減之祿職人進位一級舊制百姓絹布一疋之外各輸綿麻八兩忠悉以與之乃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許優轉雍懼忠威權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自謂新故之際有安社稷功諷百寮令加巳賞太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封忠恒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並加封邑尚書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

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
忠並矯詔殺之朝野憤忿無不切齒王公以下畏之累
跡又欲殺高陽王雍侍中崔光固執乃止遂免雍太尉
以王還第自此詔命生殺皆出於忠既尊靈太后為皇
太后居崇訓宮忠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崇訓衛尉侍中
領軍如故靈太后臨朝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衛尉止為
儀同尚書令侍中忠為令旬餘靈太后引門下侍官問
忠在端右聲聽咸曰不稱厥任乃出為冀州刺史太傅

清河王等奏忠擅殺樞納輒廢宰輔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靈太后從之熈平元年御史中尉元匡奏忠以鴻勳盛德受遇累朝幸國大災專擅朝命無人臣之心裴郭受冤於既往宰輔黜辱於明世又自矯旨爲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衞尉原其此意便欲無上自處既事在恩後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令史二人就州行決靈太后令以忠事經肆眚遂不追罪又詔以忠歴任禁要誠節皎然賜爵靈壽縣

公初宣武崩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劉騰以告侯剛剛
以告忠忠請計於崔光光曰宜置胡嬪於别所嚴兵守
衛忠從之具以此意啓靈太后太后意乃安故太后深
德騰等四人並有寵授忠以毁之者多懼不免禍願還
京欲自營救靈太后不許二年四月除尚書右僕射加
侍中將軍如故神龜元年三月復儀同三司疾未拜見
裴郭為崇自知必死先表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
為子乞以為嫡靈太后許之薨贈司空有司奏太常少

卿元端議案謚法剛彊正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謚
武醜公太常卿元修義議忠盡心奉上剪除凶逆依謚
法除偽寧真曰武夙夜恭事曰敬宜謚武敬公二卿不
同靈太后令依正卿議忠性多阻忌不交勝已唯與直
閤將軍章初瓌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李世哲
求寵於忠私以金帛貨初瓌保元二人談之遂被賞愛
引為腹心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皆世哲計也忠弟
景字百年忠薨後為武衛將軍謀廢元乂乂黜為懷荒

鎮將及蠕蠕主阿那瓌叛鎮人請糧景不給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絳旗襖毀辱如此月餘乃殺之烈弟果嚴毅直亮有父兄風歷朔華幷恒四州刺史賜爵武城子果弟勁字鍾葵頗有武略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宣武納其女為后封勁太原郡公妻劉氏為章武郡君後為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

雖以后父但以順后且崩竟不居公輔子暉守宣明后
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為爾朱
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儒歴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
射東南道行臺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兖州元顥入洛
害之勁弟天恩位内行長遼西太守贈平東將軍燕州
刺史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
守高平郡都將安定子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周保
定二年以子謹著勲追贈太保建平郡公謹自有傳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五世孫也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氏為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仕慕容暐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暐滅苻堅以為齊郡太守堅敗仕晉歷清河平原二郡太守為翟遼所虜以為中書令慕容垂滅翟釗以為祕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為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驎立逞攜妻子歸魏張袞先稱美之由是道武禮遇甚厚拜尚書錄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

道武攻中山未尅六軍乏糧問計於逞逞曰飛鴞食葚而改音詩稱其事可取以助軍糧帝雖銜其侮慢然兵既須食乃聽人以葚當租逞又言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帝怒曰内賊未平兵人尚可解甲收葚乎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及姚興侵晉襄陽戍將郗恢馳使乞師於恒山王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道武以為悖君臣之體勅逞與張衮為遵書荅使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衮為書乃云貴主帝怒其失旨黜衮遂賜逞死後

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為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聞逞被殺分為二輩一奔長安一奔廣固帝聞深悔自是士人有過多見優容逞子譚毅禕嚴頤初逞之內徙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歸慕容德於廣固獨與小子頤在代京及逞死亦以此為譴頤字太沖位散騎常侍賜爵清河侯太武聞宋以其兄譚為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用其兄我豈無冀州地耶乃以頤為冀州刺史入為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為南秦王

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太武善之後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太平真君初卒始崔浩與頤及滎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為長次模次頤三人別祖而模頤為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浩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雖糞壤中禮拜形像浩大笑曰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模嘗謂人曰桃簡可欺我何容輕我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頤小名周兒太武頗聞之故浩誅二家獲免頤五子少子敵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

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在北一門盡矣諲仕宋位青冀二州刺史諲子靈和宋員外散騎侍郎靈和子宗伯始還魏追贈清河太守宗伯子休字惠蓝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入京師與宋弁邢巒雅相知友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為長子聘休姊贍以財貨由是少振孝文納休妹為嬪頻遷兼給事黄門侍郎休勤學公事軍旅之隙未嘗釋卷禮遇亞於宋弁郭祚孝文南伐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以

北海年少百揆務殷便以委休轉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嘗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休曰此卿家舊事也後從駕南行及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筵觀者榮之宣武初休以祖父未葬弟夤又亡固求出爲渤海太守性嚴明雅長政體下車先戮豪猾數人姦盜莫不禽翦清身率下部内安之時大儒張吾貴名盛山東弟子恒數千人所在多不見容休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入爲吏部郎中

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
以與諸公交游免官後為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
時譽歷幽青二州刺史皆以清白稱二州懷其德澤入
為度支七兵殿中三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故每朝
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謂崔尚書下意處不可異也
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文貞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
為尚書子仲文娶丞相高陽王雍女女適元乂庶長子
舒挾二家勢志氣微改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

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以此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乃違母情以妻乂子論者非之休子悛知名列在齊史休弟夤字敬禮位太子舍人卒贈樂安太守妻樂安王長女晉寧公主也貞烈有德行子愍字長讓幼聰敏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悛為長讓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令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於是同日成婚休誡諸子曰汝等宜皆一體勿作同堂意若不用吾言鬼神不享汝祭祀休

亡枕中有書如平生所誡諸子奉馬長謙與休第二子
仲文同年而月長其家謂之大二小二長謙少與太原
王延業俱為著作佐郎監典校書後為青州司馬賊圍
城二百日長謙讀書不廢凡手抄八千餘紙天文律歷
醫方卜相風角鳥言靡不閑解晚節頗以酒為損還司
徒諮議修起居注加金紫光祿大夫後兼散騎常侍使
梁將行謂人曰我戹在吳國忌在酉年今恐不免及還
未及境卒年二十八贈南青州刺史逞兄適字寧祖亦

有名於時為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譽延壽子隆宗簡率友弟居喪以孝聞仕蘭陵燕二郡太守仁信待物檢復至誠故見重於時卒贈齊州刺史謚曰孝子敬保冀州儀同府中郎卒贈冀州刺史敬保子子恒位魯郡太守早卒子恒弟子安子昇武定中連元謹事伏誅逞宗人模字思範琰兄霸之後也父遵慕容垂少府卿模仕宋為滎陽太守神䴥中平滑臺歸降後賜爵武城

男模長者篤厚不營榮利雖為崔浩輕侮而不為浩屈
與崔頤相親往來如一家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
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
遠乃聚貨規贖之其母張曰汝父志懷無決必不能來
行人以賄至都模果顧念幼度等指謂行人曰何忍捨
此輩致為刑辱當為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我乃授以
申謨宋東郡太守也神麚中被執賜妻生子靈授申謨
聞變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授刑為閹人初太平真君

末模兄協子裒利為宋魯郡太守以郡降賜爵臨淄子拜廣甯太守卒裒利二子懷順次恩仍居宋青州懷順以父入魏故不仕及魏克青州懷順迎裒利喪還青州云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其先姓田秦始皇滅齊田氏稱王家子孫因以為氏仍居海岱祖猛仕苻堅位丞相父休河東太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為丞相永為慕容垂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

始中乃歸魏道武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待之以為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太武即位行廷尉卿出為上谷太守賜爵高唐子清身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復移中都歷仕二曹斷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出為并州刺史加安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内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賜錦繡布帛珍羞禮饍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謚曰康子崇襲崇弟嶷字道長孝文初為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訟者填門嶷性儒緩不斷

終日昬睡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而二人終見誅戮
餘十數人或出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
癡實昬終得保存後封華山公入爲内都大官卒子祖
念襲爵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位南兖州刺史坐
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虔財又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爲
御史糾劾會赦免卒官贈豫州刺史謚文昭子昕晞皓
列在齊史
封懿字處徳勃海蓨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

容曄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有才器能屬文與
孚雖器行有長短而名位畧齊仕慕容寶位中書令戶
部尚書寶敗歸魏除給事黄門侍郎都坐大官封章安
子道武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踈慢廢黜還家明
元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為侯卒官懿撰燕書頗行
於世子元之坐與司馬國璠温楷等謀亂伏誅臨刑明
元謂曰終不令汝絶種也將宥汝一子元之以弟虔之
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性命乃殺元之四子赦磨

奴刑爲官人崔浩之誅也太武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由浩也後爲中曹監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卒於懷州刺史贈勃海公謚曰定以族子回爲後回字叔念孝文賜名焉慕容暐太尉奕之後也父鑒初磨奴既以回爲後請於獻文贈鑒寧遠將軍滄水太守回襲磨奴爵富城子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安州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明帝時爲瀛州刺史時大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表求賑恤免

其兵調州内賴之歷度支都官二尚書兾州大中正滎
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紫纈四百匹得為安州刺
史除書旦出晚往詣回坐未定問回安州興生何事為
便回曰卿荷國寵靈位至方伯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
思方畧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為商賈
何以相示雲慙失色轉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劾奏尚
書右僕射元欽與從兄麗妻陸氏姦通時人稱之後為
殿中尚書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河隂贈司空謚曰

孝宣長子隆之列在齊史鑒長子琳字彦寶位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有識者稱之歷位太尉長史司宗下大夫南夏青二州刺史光禄大夫琳弟子肅列在文苑傳中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奕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入代都名出懿子元之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元女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内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

李巳死休傑位兾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回族叔軌字廣度好學通覽經傳與光禄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吾所弗如者多矣頗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爲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而後爲賢言者慙退以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輒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受旨使還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

太守崔休入為吏部郎中以兄考事干軌軌曰法者天下之事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為儒雅除國子博士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修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商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牕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文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

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戸者達四時八牕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宫以飾觀者茅葢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戸牖皆典籍所載制度之明義也秦焚滅五典變更先聖不依舊憲故吕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文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黄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

以祭天堂以布政依行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過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厥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趨人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為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後卒於廷尉少卿贈濟州刺史初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重如此軌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

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姦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為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參焉雅為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為孝經解詁命偉伯為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時朝廷

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又撰封氏本録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為關西行臺引為行臺郎及寶夤為逆偉伯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永安中贈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無子轉授弟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四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

後魏

古弼 張黎 劉潔 丘堆 娥清 伊馛 乙瓌子乾歸 周幾 豆代田 車伊洛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來大千 宿石 萬安

國秘根周觀 尉撥 陸真 吕洛拔 薛彪子

尉元 慕容白曜子真安白曜弟子契 和其奴 苟頹

宇文福子延 宋隱從子悟悟孫弁弁子維紀紀子欽道弁族弟頡頡族

弟鴻貴弁族弟翻 許彦子宗之 刁雍曾孫沖孫整雍族孫雙 辛紹先

子鳳達孫祥祥弟少雍鳳達弟穆穆子子馥 韋閬孫儁儁子子粲閬從叔道

福閬從子崇閬族弟珍珍子纘纘弟彧彧子朏 杜銓 屈遵子恒恒

孫拔 張蒲 谷渾 公孫表子軌軌子叡軌弟質質子邃 張濟

李先曾孫預先子皎皎孫義嶶義嶶子蘭義嶶曾孫昭嶶 賈彝子秀 竇

瑾 李訢 袁式 唐和 寇讚子臻子祖禮 臻 酈範

子道慎道約 範弟子惲 韓秀子務 堯暄孫雄 柳崇 陸俟子馛 馛

子琇 琇弟凱 凱子暐 暐弟恭之 馛弟麗 麗子定國 定國子昕之 昕之子子璋 定

國弟叡 麗從孫操 源賀孫懷 懷子子邕 子邕弟子恭 劉尼 薛提

司馬楚之孫悅 楚 之子躍

古弼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初爲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明元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又名弼言其有輔佐之才也令弼典西部與劉潔等分

綰機要敷奏百揆太武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歷位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後征馮弘弘將奔高麗高麗救兵至弘乃隨之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弘得東奔太武大怒黜為廣夏門卒尋復為侍中與尚書李順使涼州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有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帝不從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畧弗之責宋將裴方明

克仇池立楊元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討仇池平之未幾諸氏復推楊文德為主圍仇池弼攻解其圍文德走漢川東道將皮豹子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曰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為難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也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弼言長策也制有南秦弼謀多矣景穆總攝萬機徵為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並參政事遷尚書令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事功名

等於張黎而康不及也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
田業宜減大半以賜貧民弼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
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於帝前捽樹
髻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
罪帝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過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
具狀以聞帝竒弼公直乃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為臣
而逞志於君前罪莫大焉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
罪帝召之謂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

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家便人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為之無所顧也太武大閱將校獵於河西弼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給弱者太武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尖帝常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屬官怖惶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獵不過盤游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闚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

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茍使國家有利吾寧避死乎明王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帝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

也詔弼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元少子文德以黄金三
十斤賂弼弼受金蜀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宋太
武以其正直又有戰功弗加罪責太武崩吳王余立以
弼為司徒文成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
謗之言其家人告巫蠱俱伏法時人冤之
張黎鴈門平原人也善書計道武知待之明元器其忠
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太武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
大司農卿軍國大議黎甞與焉以征赫連功進號征北

大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太武征涼州蠕蠕吴提乘虛入寇黎與長孫道生拒擊走之景穆初總百揆黎與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賜浩黎布帛各千疋以褒舊勲吴王余立以黎為太尉後文成即位與古弼俱誅

劉潔長樂信都人也昭成時慕容氏獻女潔祖父生為公主家臣乃隨入魏賜以妻妾生子提位樂陵太守封

信都男卒潔襲堤爵數從征討進爵會稽公後與永安侯魏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為其所執送赫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典東部事明元寢疾太武監國潔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太武即位竒其有柱石用委以大任及議軍國朝臣咸推其能遷尚書令改為鉅鹿公車駕西伐潔為前鋒沮渠牧犍弟董來拒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以日辰不協擊鼓却陣故董來

得入城太武微嫌之潔久在樞密恃寵自專帝心稍不
平時議伐蠕蠕潔言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羣臣皆
從其議帝決行乃從崔浩議旣出與諸將議會鹿渾谷
而潔恨其計不行欲沮諸將乃矯詔更期諸將不至時
虜衆大亂景穆欲擊之潔執不可停鹿渾谷六日諸將
猶不集賊已遠遁追至石水不及而還師次漢中糧盡
士卒多死潔陰使人驚軍勸帝棄軍輕還帝不從潔以
軍行無功奏歸罪於崔浩帝曰諸將後期及賊不擊罪

在諸將豈在於浩又潔矯詔事遂發輿駕至五原收潔

幽之太武之征也潔私謂親人曰若軍出無功車駕不

返即吾當立樂平王潔又使右丞張嵩求圖讖問劉氏

應王繼國家後我審有名姓不嵩對曰有姓而無名窮

驗欵引搜嵩家果得讖書潔與南康公秋隣及嵩等皆

夷三族死者百餘人潔既居勢要內外憚之側目而視

籍其家財鉅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丘堆代人也美容儀初以忠謹入侍明元即位拾遺左

右稍遷散騎常侍太武監國臨朝堆與太尉穆觀等為右弼及即位賜爵臨淮公位太僕與宗正娥清畧地關右而宜城王奚斤表留堆合軍與赫連昌相拒斤進擊赫連定留堆守輜重斤為定禽堆聞而棄甲走長安帝大怒遣西平公安頡斬堆

娥清代人也少有將畧累著戰功稍遷給事黃門侍郎明元南廵幸鄴以清為中領軍將軍與宋兵將軍周幾等度河畧地至湖陸以功賜爵須昌侯與幾等遂鎮枋

頭太武初還京師進為東平公後從平統萬遂與奚斤
討赫連昌至安定及昌弟定西走斤追之清欲尋水往
斤不從遂與斤俱為定所禽太武克平涼乃得還後與
古弼等東討馮弘以不急戰弘奔高麗檻車徵為門卒
而卒於家子延賜爵南平公
伊馛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曳牛却行
神麚初擢為侍郎轉三郎加振威將軍賜爵汾陽子太
武之將討涼州也議者咸諫以為無水草唯司徒崔浩

勸行羣臣出後㪍言於帝曰涼州若無水草何得為國
議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帝善之既克涼州太武大會
於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吾正
奇㪍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崔公同顧謂浩曰㪍智力
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衛青霍去病
亦不讀書而能大建勲名致位公輔帝笑曰誠如公言
㪍性忠謹帝親待日殊賞賜優厚太平真君初帝欲拜
㪍為尚書封郡公㪍辭曰尚書務繁公爵至重非臣年

少愚近所宜帝問其所欲馥對曰祕書二省多諸文士
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帝賢之遂拜中護祕書監後以
頻有戰功進爵河南公後拜司空及為三公清約自守
為政舉大綱而已不為苛碎太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
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薨子蘭襲爵位庫部尚
書卒子盆生驍勇有膽氣累有戰功遂為名將以勳賜
爵平城子為西道都督戰没贈雍州刺史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太武時瓌父匹知遣瓌入

貢帝蜀之環善騎射手格猛虎尚太武女上谷公主除
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都督前鋒諸軍事勇
冠三軍後進爵為王又為西道都將薨年二十九贈太
尉公諡曰恭子乾歸襲爵乾歸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
兵法尚景穆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獻文初為
秦州刺史有惠政孝文即位為中道都將卒諡曰康子
海字懷仁位散騎侍郎卒諡曰孝海子瑗字雅珍尚孝
文女淮陽公主除駙馬都尉累遷西兖州刺史天平元

年舉兵應樊子鵠戰敗死

周幾代人也少以善射為獵郎明元即位為左部尚書以軍功封交趾侯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幾常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每至言論形於聲色斤等憚焉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歎惜之歸葬京師謚曰桓子步襲爵

豆代田代人也明元時以善騎射為内細射從攻虎牢

詔代田登樓射賊矢不虛發以功遷內三郎從討赫連
昌乘勝追賊入其宮門門閉代田踰宮而出太武壯之
拜勇武將軍後從討平涼破赫連定得奚斤等以定妻
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勅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
功也以從討和龍戰功封長廣公卒於統萬鎮大將贈
長廣王謚曰恭子周求襲爵

車伊洛焉耆胡也世為東境部落帥恒修職貢延和中
授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規欲歸闕為沮渠無諱斷

路伊洛連戰破之無諱卒伊洛前後遣使招喻其子乾壽等及其户五百餘家送之京師又率部衆二千餘人伐高昌討破焉耆東關七城正平二年伊洛朝京師拜都官尚書將軍王如故卒謚康王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子歇襲爵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明元在東宮給事帷下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明元嘗獵于灅南乘冰而濟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帝出岸洛兒殆將凍

死明元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明元避難
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誠
元紹之逆明元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晝居山嶺夜還
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復還山衆庶頗知
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潛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都通
問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明元還宫社稷獲全
洛兒有功焉明元即位拜散騎常侍賜爵新息公加直
意將軍又追贈其父為列侯賜僮隸五十户永興五年

卒贈太尉建平王賜温明祕器載以轀輬車使殿中衛士為之導從帝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鴆其妻周氏與合葬子長城襲爵卒無子以其弟德成襲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為帳下帥謹慎無過天賜末明元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及即位拜散騎常侍加忠意將軍賜爵宣城公帝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譴至有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路頭性無害每至評獄處理常獻寛恕之議

以是見重於朝帝亦敬納之寵賜隆厚當時功名莫及
泰恒六年卒帝親臨哀慟贈太師宣城王謚曰忠貞喪
禮一依安城王叔孫俊故事陪葬金陵子眷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曽祖副鳩仕慕容氏為尚書令
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寛和有雅度明元時選為
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宫恭勤盡節太武親愛之及即
位以為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深而魯元益加謹
肅帝愈親待之内外大臣莫不敬憚焉性多容納善與

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善由是公卿咸親附之魯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祕書事賜爵襄城公贈其父為信都侯初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擊之入其城門魯元隨帝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從征平涼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侍中後遷太保録尚書事帝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卧内每有平殄輒賜僮隷前後數百人布帛以百萬計帝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賜甲第於宫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太

平真君三年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醫藥
傳驛相屬於路及薨帝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
二宮命太官日送奠昏晨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
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而賵送有
加贈襄城王諡曰孝葬於崞山為建碑闕自魏興貴臣
恩寵無與為比子統襲爵以父任侍東宮太武以元舅
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
太官設供具賞賚千計文成即位典選部主客二曹卒

贈襄城王謚曰景無子弟彌娥襲卒贈襄城王謚曰恭

魯元少子內給侍東宮景穆深昵之常與同卧起同衣

食父子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寛厚有父風而恭慎

不及正平初宮臣伏誅太武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

其兄弟

陳建代人也以善騎射擢為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

太武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險每

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帝墮馬幾至

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數人身被十餘創帝壯之賜別戸二十文成初加冠軍將軍出為雍州刺史假秦郡公帝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孝文初徵為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北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密表啟南伐帝嘉之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帝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薨子念生襲有罪爵除

來大干代人也父初真從道武避難叱侯山叅創業功
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大干驍果善騎射永興
初襲爵位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干常著御鎧盤馬殿
庭朝臣莫不嗟嘆遷内三郎幢將典宿衞禁旅大干用
法嚴明上下齊肅常從明元校獵見虎在高巖上持矟
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帝嘉其勇壯太武踐阼與襄城公
盧魯元等七人俱為常侍常持仗侍衞晝夜不離左右
累從征伐以戰功賜爵盧陵公鎮雲中兼統白道軍事

太武以其壯勇數有戰功兼悉北境險要詔使廵撫六鎮以防寇虜經畧布置甚得事宜後吐京胡反以大干為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太武出游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帝悼嘆者良久詔聽其喪入殯城内贈司空謚莊公子丘頽襲爵降為晉興侯

宿石朔方人赫連屈丐弟文陳之曽孫也天興中文陳父子歸魏道武嘉之以宗女妻焉拜上將軍祖若豆根明元時賜姓宿氏襲上將軍父沓干從太武征平凉有

功賜爵漢安男後從討蠕蠕戰没石年十三襲爵擢為中散遷内行令從於苑中游獵石走馬引前道峻馬倒殞絶久之乃蘇由是御馬得制文成嘉之賜以綿帛駿馬改爵義陽子又常從獵文成親欲射猛虎石叩馬諫引帝至高原上後猛虎騰躍殺人帝褒美其忠許後有犯罪宥而勿坐賜駿馬一匹尚上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吏部尚書進爵太山公為北征中道都大將卒追贈太原王謚曰康葬禮依盧魯元故事太和初子倪襲爵

萬安國代人也世為酋帥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長安鎮將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獻文特親寵之與同卧起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成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孝文聞之大怒遂賜死年二十三子翼襲王爵有嵇根者世為紇奚部帥皇始初率部歸魏尚昭成女生子拔位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封長樂王

覔子護襲拜外都大官根事迹遺落故畧附云

周觀代人也驍勇有膂力太武以軍功賜爵金城公位高平鎮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後拜内都大官出為秦州刺史撫馭失和部人薛永宗聚衆汾曲以叛觀討永宗為流矢所中太武幸蒲坂觀聞帝至驚怖而起瘡重遂卒帝怒絶其爵云

尉撥代人也父那濮陽太守撥為太學生募從兖州刺史羅忸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介休男討和龍擊吐谷

渾皆有軍功進爵爲子累遷沓城鎮將大得人和文成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獻文即位爲北征都將南攻懸瓠進爵安成侯位北豫州刺史卒謚敬侯

陸真代人也父洛侯秦州刺史真少善騎射太武以真膂力過人拜内三郎太平真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内侯後攻懸瓠登樓臨射城中弦不虚發從太武至江還次盱眙真功居多文成即位進爵都昌侯位選部尚書後拜長安鎮將時初置長蛇鎮真率衆築城未訖

而氐豪仇傉檀等反叛真擊平之卒城長虵而還東平
王道符反于長安以真為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
平兵人素服其威信及至皆帖然安静在鎮數年甚著
威稱卒謚曰烈子延字契胡提頗有氣幹襲爵河南公
例降改封汝陽侯位懷朔鎮大將太僕卿受使綏慰秀
容為牧子所害
吕洛拔代人也曾祖湯侯昭成時率戸五千歸魏父匹
知太武時為西部長封滎陽公洛拔以壯勇知名文成

末為平原鎮將隨尉元攻宋將張永大敗之賜爵成武
侯卒長子文祖獻文以其勲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
以牧產不滋坐徙武川鎮後文祖以舊語譯注皇誥辭
義通辯為外都曹奏事中散後坐事伏法
薛虎子代人也祖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魏道武賜
爵聊城侯待以上客禮賜妻鄭氏卒贈兾州刺史謚曰
悼父野豬并太二州刺史封河東公有聲稱卒謚曰簡
虎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為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

官正直內外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為枋頭鎮將素
剛簡為近臣所嫉因小過黜為鎮門士及獻文南廵次
山陽彪子拜訴於路復除枋頭鎮將累遷開府徐州刺
史在州甚多惠政百姓便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
張攀咸以贓汙彪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彪
南通賊虜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虛卒謚曰文子琡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為豪宗父目斤勇畧聞於當時
常有戰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為羽林中

郎以匪懈見知稍遷駕部給事中賜爵富城男和平中遷北部尚書進爵太昌侯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獻文以元為鎮南大將軍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兖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㯹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礚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别令孔伯恭撫安内外然後元入彭城

元以張永仍據嶮要攻守勢倍懼傷士卒乃命安都及
琛等固守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擊絕其糧運大破永
於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生禽宋使持
節梁秦二州刺史元恭祖等永與攸之輕走收其軍資
器械宋東徐州刺史張讜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元
忻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相與歸命詔拜元鎮南大將軍
開府徐州刺史封淮陽公詔元曰自淮以北蕩然清肅
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命之所致也太和初徵為內都

大官旣而出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將甚得夷人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杖於朝齊高帝旣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召為征南大將軍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元和等皆平東南清晏遠近帖然入為侍中都曹尚書遷尚書令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姓王爵封山陽郡公其年頻表以老乞身詔許致仕元詣闕謝恩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元冠素服又詔曰

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並
元亨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
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
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
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
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
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
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

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於懐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於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顧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然仰禀先誨企遵猷督故推老

以德立更以先有焉斯彰無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
鴻臚卿明根並以冲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
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耋耋罔禄然况事既高宜加殊養
三老可給上公禄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味亦同其
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遂薨年八十二謚曰景桓
公塟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子翊襲
爵遷洛以山陽在畿内改為博陵郡公卒於恒州刺史
謚曰順

慕容白曜慕容晃之玄孫也父琚歴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終尚書左丞謚曰簡白曜少為中書吏以敦直給事宫中襲爵稍遷北部尚書文成崩與乙渾共執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内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赴之而宋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斗城遏絶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進爵上黨公屯碻磝為諸軍後

繼白曜攻纂於無鹽拔其東郭纂遁遣兵追執之迴攻斗城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萬石又下襲破麋溝垣苗二戍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再征苗垣不克白曜一旬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獻文下詔褒美之斗城不降白曜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其人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宋遣將吳喜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請濟師獻文詔白曜赴之白曜至瑕丘遇患因停

會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宋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賔面縛而降白曜皆釋之送道固休賔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人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懐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寛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别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及進克東陽擒沈

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始末三年築圍攻擊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為之拜忿而撾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挾附後緣此追以為責四年見誅云謀反叛時論冤之白曜一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罪終不至此我不忍見父之死遂自縊太和中著作佐郎成

淹上表理白曜孝文覽表哀愍之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為中散遷宰官中散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為楨隱而不言事發太后引見羣臣謂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小人之心無恒而帝王之法有恒以無恒之心奉有恒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帝曰契若知心不

可恒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退還宰官令賜爵定陶男後卒於都督朔州刺史諡曰克初慕容氏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不免者不敢復姓皆以輿為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騎射初為三郎文成初封平昌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並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遷司空加侍中文

成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時殿中尚書
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懼歸咎於金閭執
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罪惡未分出之為定州刺史皇
興元年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討之未至而
道符敗軍還薨內外歎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子受襲
爵
苟頹代人也本姓若干父洛拔內行長頹厚重寡言少
嚴毅清直武力過人擢為中散小心謹敬太武至江賜

爵建德男累遷司衛監洛州刺史抑彊扶弱山蠻畏威不敢為寇太和中歷位侍中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頹方正好直言雖文明太后生殺不允頹亦言至懇切李惠李訢之誅頹並致諫遷司空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杖於朝大駕行幸三川頹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頹率禁旅收掩畢獲內外晏然薨謚僖王長子愷襲爵河東王例降為公

宇文福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擁部大人祖活撥

仕慕容垂為唐郡内史遼東公道武之平慕容氏也活撥入魏為第一容福少驍果有膂力拜羽林郎太和中累遷都牧給事車駕南討時乃遷洛勑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内以東拒黄河南北千里為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徙代移雜畜牧于其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孝文嘉之補司衛監後以勲封襄樂縣男歴位太僕卿都官尚書營州大中正瀛州刺史性忠清在公嚴毅以信御人甚得聲譽二十二年車駕

南伐遣福在前軍至鄧城齊明帝遣其尚書崔慧景等
率十萬來援孝文勑福領高車羽林兵出其西南奪其
橋道遏絶歸路齊衆大恐六道來戰福撫鞍誓衆身先
士卒齊兵遂潰帝褒歎之還為征北將軍都督懷朔沃
野武川三鎮諸軍事懷朔鎮將至鎮卒謚曰貞忠子延
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位員外散騎侍郎以父老
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逆
戰身被重創賊縱火燒齋閤福時在内延突入抱福出

外支體灼爛鬢髮盡焦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稱累遷直寢後與万俟醜奴戰歿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曽祖奭祖活父恭世仕慕容氏位並通顯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年十二便有成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慕容垂為本州别駕歷尚書郎道武平中山拜尚書吏部郎轉行臺右丞領選屬以老病乞骸骨帝不許尋以母喪歸列人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

會隱乃棄妻子間行匿於長樂數年而卒臨終謂其子
經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史以
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而徒
延門户之累若忘吾言是為死若父也使鬼而有知吾
不歸食矣隱弟宣字道茂與范陽盧元勃海高允博陵
崔建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後拜侍郎行司徒校
尉卒謚簡侯宣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子鸞
襲位東莞太守鸞弟瓊字普賢母病季秋思瓜瓊夢見

之求而遂獲人謂孝感卒於家㛰歷中書博士員外散
騎常侍使江南爵列人子卒於廣平太守長子顯襲爵
無子養弟叔珍子弁為後弁字義和父叔珍娶趙郡李
敷妹坐敷事而死弁才學博贍少有美名初至京師見
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異之退而謂人曰此人一日
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祇好
彪為祕書丞請為著作佐郎遷尚書殿中郎中孝文曽
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

亮進止可觀帝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義遷中書侍郎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為志意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孝文曽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奥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以臣觀之必不能

貽厥子孫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為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為司徒司馬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黄門郎崔光薦弁自代帝不許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内外羣官并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而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為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為時人所怨遷散騎常侍尋為右

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孝文曰吾為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治乎且常侍者黃門之庶凡領軍者三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孝文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預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李彪相善及彪之抗沖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孝文在汝南不豫大漸旬餘日不見侍臣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

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皆致悲泣惟弁與司徒司馬張海歔欷流涕帝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弁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沖帝亦稱弁可為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先卒年三十八贈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好自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

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祚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户出矜殊為可怪長子維字伯緒襲父爵為給事中坐謟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臣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臨朝委任元乂乂恃寵驕盈懌每以公理裁斷乂甚忿恨思害懌遂與維作計以富

貴許之維見乂寵勢日隆乃告司染都尉韓文殊父子謀逆欲立懌懌被録禁中文殊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辟置懌於宮西别館禁兵守之維應反坐乂言於太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為燕州昌平郡守紀為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薄無行懌尊親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無狀構間天下士人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乂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為散騎侍郎紀為太學博士

領侍御史乂甚昵之維超遷通直散騎常侍又除洛州
刺史紀超遷尚書郎紀字仲烈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
疎險而紀識慧不足維必敗吾業世景以為不爾至是
果然聞者以為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左僕射郭祚
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
者以為有徵後除營州刺史靈太后反政以乂黨除名
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陽死子春卿
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嗣欽仁武定末為太尉祭酒紀

明帝末為北道行臺卒于晉陽子欽道仕齊歷位中山太守長於撫接然好察細事其州府佐吏使民間者先酬錢然後敢食臨淄處稱為嚴整尋徵為黄門侍郎又令在東宮教太子吏事時鄭子默以文學見知亦被親寵欽道本文法吏不甚諳識古今凡有疑事必詢子默二人幸於兩宮雖諸王貴臣莫敢不敬憚欽道又遷祕書監仍帶黄門侍郎乾明初遷侍中與楊愔同誅贈吏部尚書趙州刺史弁族弟頵字文賢仕魏郡太守納貨

劉騰騰言之以為涼州刺史顗前妻劉氏亡後十五年顗夢見之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為高崇妻故來辭君泣然涕流顗旦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顗族弟鴻貴為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荆州坐取兵絹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兵十人又疏凡不達見律令有梟首罪乃生斷兵手以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之愚云弁族弟翻字飛烏少有操行世人以剛斷許之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河南尹初翻為河陰

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刼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
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
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
置南牆下以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
色不遜翻命取彌尾青以鎖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
宣武大怒勑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
法豈不欲作威以賣名邪翻對曰造者非臣賣名者亦
宜非臣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

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為洛陽令迄河南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卒官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孝武初重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卒於太中大夫子世良世軌齊史有傳世良長於政治列在良吏目中

許彦字道謨高陽新城人也祖茂仕慕容氏高陽太守彦少孤貧好讀書從沙門法叡受易太武徵令卜筮頻

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帝以此益親待之賜爵武昌公拜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卒謚宣公子熙襲熙卒子安仁襲安仁卒子元康襲降爵為侯熙弟宗之歷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封潁川公受勅討丁零既平宗之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之怒毆毀超超家人告狀宗之上超謗訕朝政文成聞之曰此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遂斬

于都市元康弟護州主簿子恂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
雍睦三世同居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位司徒
諮議參軍修起居注拜太中大夫卒贈吏部尚書冀州
刺史恂弟惇齊史有傳
刁雍字叔和渤海饒安人也曾祖協從晉元帝度江居
京口位尚書令父暢晉右衛將軍初晉相劉裕微時負
社錢二萬違時不還暢兄逵執而徵焉及裕誅桓玄以
嫌先誅刁氏雍與暢故吏遂奔姚興為太子中庶子及

姚泓滅與司馬休之等歸魏上表陳誠請於南境自効
明元許之假靡建威將軍靡遂於河濟之間招集流散
得五千餘人建牙誓衆傳檄邊境靡弟彌時亦率衆入
京口規共討裕裕遣將李嵩等討靡靡斬之於蒙山於
是衆至二萬進屯固山六月靡又侵裕青州為裕所逼
遂入大鄉山明元南幸鄴問曰縛劉裕者於卿親疎靡
曰伯父帝笑曰劉裕父子當應憚卿朕先遣叔孫建等
攻青州民盡藏避城猶未下彼既素憚卿威名士民又

相信服今欲遣卿助建等卿宜勉之於是假靡鎮東將軍青州刺史東光侯給五萬騎使別立義軍建先攻東陽靡至招集義軍平其北城三十許靡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令連車為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靡求將義兵五千要嶮破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會有勑令靡隨機立効靡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延和二年立徐州於外黃城

置譙梁彭沛四郡九縣以䴡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東安伯七年召還為邊民所請復授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後除薄骨律鎮將䴡以西土乏雨表立鑿渠溉公私田又奉詔以高平安定統萬及薄骨律等四鎮出車牛五十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以供軍糧道多深沙車牛艱阻求於牽屯山河水之次造船水運又以所綰邊表常備不虞造城儲穀置兵備守詔皆從之詔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功焉皇興中䴡與隴

西王源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耆年特見優禮錫龎几杖劔履上殿月致珍羞焉龎性寛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為詩賦頌論并諸雜文百有餘篇又汎施愛士怙靜寡欲篤信佛道著教誡二十餘篇以訓導子孫太和八年冬卒年九十五贈儀同三司謚曰簡子遵字奉國襲爵遵不拘小節長更修改太和中例降為侯嘗經篤疾幾死見有神明救之言福門子當享長年後卒於洛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楷早卒楷子沖字

文朗年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于時學制諸生悉直日監廚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已身自炊爨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偏修鄭説陰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關綜當時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訪以疑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

史河東裴桓並徵沖爲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
不闗事務唯以講學爲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
數百沖雖儒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帝舅司
徒高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
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惜先是沖曽祖龕作孝行
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槨至秦以後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
度及於末世至籧篨裹尸倮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

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歛以時服輀車止用白布為幔不加畫飾名為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幷明器雜物及沖祖遵將卒勑其子孫令奉靡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為太儉貽書於沖叔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神龜末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之為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明帝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

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
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
陳沖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子欽字志儒
早亡楷弟整字景智少有大度頗涉書史太和十五年
為奉朝請孝文都洛親自臨選除司空法曹參軍累遷
黄門郎普泰初假節征東大將軍滄冀瀛三州刺史大
都督尋加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遂逢本鄉賊亂奉母
客於齊州既而母卒母即高允之女崔光崔亮皆經允

接待是以涼燠之際光等每致拜焉天平四年卒於鄴
贈司空公謚曰文獻整解音律輕財好施交結名勝聲
酒自娛然貪而好色為議者所貶子柔列在齊史整弟
宣字季達以功封髙城縣侯歷位都官尚書衛大將軍
滄州刺史卒贈太尉公謚曰武刁氏世有榮貴而門風
不甚修潔為時所鄙靡族孫雙字子山髙祖藪晉齊郡
太守因晉亂居青州之安樂至雙始歸本鄉雙少好學
兼涉文史雅為中山王英所知賞位西河太守為政清

簡吏民安悅及中山王熙起兵誅元乂事敗熙弟略投命於雙雙藏護周年時購略甚切略懼求送出境雙曰人生會有一死所難遇耳今遭知己視死如歸願不以為慮略復苦求南轉雙乃遣子昌送達江左靈太后反政知略因雙獲濟徵拜光禄大夫時略姊饒安主刁宣妻也頻訴靈太后乞徵略還朝廷乃以徐州所獲俘江革祖暅二人易之以雙與略有舊乃令至境迎接明帝末除西兖州刺史時盜賊蜂起州人張桃弓等招聚公

行刼掠雙至境先遣使喻桃弓陳示禍福桃弓即隨使歸罪雙捨而不問後有盜發之處令桃弓追捕咸悉禽獲於是州境清肅孝莊初行濟州刺史以功封曲城鄉男孝武初遷驍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興和三年卒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齊州刺史謚曰清穆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也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深仕西涼為驍騎將軍及涼後主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深以所乘馬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

西土涼州平紹先内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昭等相友善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著垂裙皁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魏時朝廷欲綏安初附以紹先為下邳太守為政不甚皦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人為畜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不歷郡境徑屯呂梁紹先卒於郡贈并

州刺史晉陽侯謚曰惠子鳳達耽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推國常侍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再遷司空主簿咸陽王禧妃即祥妻之妹也及禧搆逆親知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豫轉并州平北府司馬有白壁還兵藥道顯被誣爲賊官屬咸疑之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苦執申之月餘别獲真賊後除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梁遣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没唯祥堅城固守

梁又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
祥出其不意襲之賊大崩禽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
境獲全論功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恥勲出其下聞之
執政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除祥安定王燮
征虜府長史仍為别將與討胡使薛和滅之卒贈南青
州刺史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頴有孝行尤為祖父紹
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
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内之法為時所重稍遷

司空高陽王雍田曹參軍少雍清正不憚彊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請託路絶時稱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為舉首卒於給事中少雍妻王氏有德義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謹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子元桓武定中儀同府司馬元桓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

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疋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歷東荆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雅有恤人之志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澇人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勅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除平原相徵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未發卒於郡贈後將軍幽州刺史子子馥字元頴早有學行累遷平原相父子並為此郡吏民懷安之元顥入洛子馥不

從莊帝反正封三門縣男天平中除太尉府司馬白山
連接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賊盜子馥受使檢覆因
辯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山鼓鑄姦
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上表請破罷諸冶朝廷善而
從之後卒於清河太守子馥以三傳經同說異遂總為
一部傳注並出校比短長會亡未就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冠族祖楷晉長
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

遇慕容氏政亂避地薊城太武初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卒于郡子範試守華山郡賜爵高平男卒範子儁字頴超早有學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為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歷位都水使者宣武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儁與左僕射郭祚𦘕嫁故亦同時遇害臨終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為善未蒙善報常不為惡今為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洛州刺史謚曰貞子

子粲字暉茂齊王蕭寶夤為雍州刺史引為府主簿轉録事參軍及寶夤反子粲與弟子爽執志不從相率逃免雍州平賜爵長安縣子普泰中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入關子粲歷行臺左丞南汾州刺史少弟道諧為鎮城都督元象中齊神武命將出討子粲及道諧俱被獲送於晉陽子粲累遷南兖州刺史齊天保初封西棘縣男後卒於豫州刺史謚曰忠子粲兄弟十三人並有孝行居父喪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弟榮亮最知

名榮亮字子昱博學有文才德行仁孝為時所重歷諫議大夫衞大將軍卒贈河州刺史子綱字世紀有操行才學見稱領袖本州調為中正開皇中位趙州刺史有子文宗文英並知名閬從叔道福父罷為苻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仕堅為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宋為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仕宋位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録事參軍與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擁州内附賜爵高密侯因家彭城卒贈兖州刺史謚曰簡子欣

宗以歸國勲别賜爵杜縣侯歴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
贈南兖州刺史諡曰簡閔從子崇字洪基父肅字道壽
隨劉義真度江位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氏攜
以入魏因寓居河洛少為舅兖州刺史鄭義所器賞位
司徒從事中郎孝文納其女為充華嬪除南潁川太守
不好發擿細事恒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
中大安帝聞而嘉賞賜帛二百疋遷洛以崇為司州中
正尋除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為河南邑中正崇

頻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為鄉郡太守更滿應代吏民

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後卒子猷之釋褐奉朝請轉給事

中中兵校尉稍遷前後將軍太中大夫卒猷之弟休之

貞和自守未嘗言行忤物歷位給事中河南邑中正安

西將軍光禄大夫卒子道建道儒閭族弟珍字靈智孝

文賜名焉父子尚字文叔位樂安王良安西府從事中

郎卒贈雍州刺史珍少有智操歷位尚書南部郎孝文

初蠻酋桓誕歸欵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為東荆州刺

史令珍為使與誕招慰蠻左珍至桐柏山窮淮源宣揚
恩澤莫不懷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俚常用人祭之珍乃
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
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自此而改凡所招降七
萬餘户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賜爵霸城子後以軍
功進爵為侯累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所在有聲績朝
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疋穀三百斛
珍乃召集州内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

賜以縠帛吾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尋轉荆州刺史與尚書盧陽烏征赭陽爲齊將垣歷生蔡道恭所敗免歸鄉里臨别謂陽烏曰主上聖明志吞吴會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荆楚老夫恐不得停耳後車駕征鄧沔復起珍爲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勰長史鄧沔既平試守魯陽郡孝文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正太守珍從至清水帝曰朕頃戎車再駕卿恒翼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引卿同行但三鵶嬰慕非卿無以守也

因勑還及孝文崩於行宫祕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
還除中散大夫尋除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卒贈本
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懿長子纉字遵彦年十二補中書
學生聦敏明辯為博士李彪所稱尋遷侍御中散孝文
每與徳學沙門談論往復纉常為綴録無所遺漏頗見
知賞累遷長兼尚書左丞壽春内附尚書令王肅出鎮
揚州請纉行為州長史加平逺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
勑纉行州事任城王澄代肅為州復啟纉為長史澄出

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郭雖尋克復纉

坐免官卒纉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稍遷

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酋田益

宗子魯生魯賢先叛父南入數為寇掠自彧至州魯生

等咸戢啟修敬不復為害彧以蠻俗不識禮儀乃立太

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

業州境清肅罷還遇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請為長史

尋以本官兼尚書為豳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男卒贈

撫軍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文子彪襲孝莊末為藍田太守因仕關西彪弟融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瑾女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姦通乃刺殺之懼亦自殺弟朏字遵順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稍遷右軍將軍為荆郢和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啟稱朏祖父珍往任荆州恩洽夷夏乞朏充南道别將領荆州驍勇共為腹背詔從之

未幾行南荆州事遷東徐州刺史梁遣其郢州刺史田
龘愭率衆來寇朏於石羊岡破斬之以功封杜縣子卒
於侍中雍州刺史謚曰宣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累
遷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胄苻
堅太尉長史父嶷慕容垂祕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
有長者風與盧元高允等同被徵為中書博士初密太
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令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

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朕今改葬外祖意欲取諸杜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京兆為美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後於今為諸杜最密召見銓器貌瓌雅太武感悦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為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送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近何緣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再遷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湘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子振字秀元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振子遇

字慶期位尚書起部郎竊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
卒於河東太守贈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曰惠銓族孫
景字宣明學通經史州府交辟不就景子裕字慶延雖
官非貴仕而文學相傳仕齊位上樂陵令齊亡退居教
授終于家
屈遵字子度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才藝名著當時為
慕容永尚書僕射永滅垂以為博陵令道武南伐車駕
將幸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宏東

走海濱屬城長史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年寶
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神武
命世寛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吾欲
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為禍先道武素聞其名拜
中書令出納王言兼總文誥中原既平賜爵下蔡子卒
子須襲爵除長樂太守進爵信都侯卒贈昌黎公謚曰
恭須長子恒字長生沈粹有局量歴位尚書右僕射加
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太武委以大政車駕出

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太平真君
四年墜馬卒時帝幸陰山景穆遣使乘傳奏狀帝甚悼
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令步歸贈
征西大將軍謚曰成公子道賜襲爵道賜善騎射機辯
有辭氣太武甚器之位尚書右僕射加侍中卒謚曰哀
公子拔襲爵帝追思其祖父拔年十四以為南部大人
時太武南伐禽守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覺盛之
逃走太武令斬之將伏鑕帝愴然曰若鬼有知長生問

其子孫朕將何以應之乃赦拔後獻文以其功臣子孫拜營州刺史

張蒲字元則河內修武人也本名謨漢太尉延之後父攀仕慕容垂位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為慕容寶尚書左丞道武定中山寶之官司叙用者多降品秩帝既素聞蒲名仍拜為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方正遷東部大人明元即位為內都大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為公正

改為壽張子泰恒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澗山謀為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之道生等欲徑擊以大兵蒲曰邊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也皆逼凶威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誅夷必并勢而拒官軍然後入山恃阻未易圖也不如遣使喻之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等以為然具以奏聞詔蒲往慰諭丁零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追之斬首送京

師太武即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為湘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風教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為將朝廷清論常為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諡曰文恭子昭襲以軍功進爵修武侯位幽州刺史以善政見稱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衮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晚乃折節授經業遂覽羣籍被服類儒者道武時以善

隷書為內侍左右太武即位累遷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已同者視之蔑如也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為帝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年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太武悼惜之親臨其喪賵賜豐厚謚曰文宣子闡字崇基襲爵位外都大官卒謚曰簡公子洪字元孫位尚書賜爵滎陽公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時獻文舅李峻等初至官給衣服

洪輙截没為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伏法子顗位
太府少卿卒贈營州刺史謚曰貞子士恢字紹達位鴻
臚少卿封元城縣侯有寵於帝太后嬖倖鄭儼懼紹達
間構於帝因言次以紹達為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太后
誣其罪殺之渾曽孫楷性酷暴列在酷吏傳中
公孫表字元元燕郡廣陽人也為慕容沖尚書郎慕容
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寳走乃歸為博士初道武以
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表詣闕上

韓非書二十卷道武稱善明元初賜爵固安子河西郡饑劉武反於上黨詔表討之為胡所敗帝深銜之泰恒七年宋武帝殂時議取河南侵地以奚斤為都督以表為吴兵將軍廣州刺史表既克滑臺遂圍虎牢車騎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形便之地故令賊不得滅明元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以賊未退祕而不宣初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為子求愷從女愷

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為司馬國璠所逮帝以舊族欲原之表證其罪乃誅封氏表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及於死第二子軌字元慶明元時為中書郎出從征討補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將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立氐楊元為南秦王及境元不郊迎軌數元無蕃臣

禮元懼詰郊受命使還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出為虎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彊弱輔脊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卒軌既死帝謂崔浩曰吾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為將受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罪也其初來單馬執鞭及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軌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死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

山樹上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軌終得娶封氏生子叡字叔文位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獻文於苑内立殿敕中祕羣官制名叡奏曰臣聞至尊至貴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臣愚以為宜曰崇光奏可卒於南部尚書謚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學為尚書左丞為孝文所知遇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别功賜爵昌平子子崇基襲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為

中書學生稍遷博士太武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景穆時蠕蠕乘虛犯塞京師震恐壽雅信任質為謀主質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敗國後屢進讜言超遷尚書卒贈廣陽侯謚曰恭第二子邃字文慶位南部尚書封襄平伯出為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詔褒述卒官孝文在鄴宮為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為邃服詔曰専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民吏之情亦

不可苟順也主簿云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可如故自餘無服大成寥落可準諸境内之人為齊衰三月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邃叡為從父兄弟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甥崔氏之壻邃母鴈門李氏地望懸隔鉅鹿太守祖季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道武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濟涉獵書傳

清辯美容儀道武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為行人拜散騎侍郎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晉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帝遣濟為遵從事即報之濟自襄陽還帝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四十餘萬佺期曰魏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

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
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
何用城為又曰魏帝為欲久都平城將復還乎臣答非
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
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
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為一家義無所諱洛城救援
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與其為羌所乘無寧使
魏取之道武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還謁

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

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千餘

口天賜五年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少好學善占相及推步之術

先仕苻堅堅國亂慕容永迎為謀主勸永據長子城仕

永位秘書監永為垂所滅徙中山皇始初先於井陘歸

道武道武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人帝

曰朕聞中山土廣民庶信爾以否先曰臣少官長安仍

仕長子後乃還鄉觀其民土實自衆廣又謂曰朕聞長
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帝曰卿識朕
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特臣安敢不
識帝又問曰卿祖父及身悉歷何官對曰臣大父重晉
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樾石虎樂安太守左中郎
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祕書監高密侯帝曰
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蒙顯任實參兵事帝以其
言無隱情故用之後為衛王儀府左長史從儀平鄴到

義臺破慕容驎軍迴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克平車駕還代以先為尚書右中兵郎帝問先曰今蠕蠕屢來犯塞朕欲討之何如先曰蠕蠕不識天命竄伏荒朔屢來偷竊驚動邊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舉兵征之必將摧殄車駕於是北伐大破蠕蠕賞先奴婢馬牛羊等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帝問先曰天下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唯有經書三墳五典治化之要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

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搜索備送所司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武之討姚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天渡分據柴壁相為表裏今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未到之前遣奇兵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兵

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帝從其計興果敗歸明
元即位問左右曰舊臣之中為先帝所親信者有誰時
新息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為先帝所知俄而名先
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識先對曰臣無才行惟
以忠直奉上於是命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太公兵
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宿
於内賜先綿絹雜綵及御馬一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
賜隷户二十二詔先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

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負之以填塞城塹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禽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後出為武邑太守有治名太武即位名為内都大官神䴥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曰文懿子國襲爵國子鳳中書博士鳳子預字元凱少為中書學生聰敏彊識涉獵經史太和初歷祕書令齊郡王友出為征西大將軍長史帶馮翊太守

積數年府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枚頗有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至而覩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弟得其玉琢為器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並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有大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

過也尸體必當有異於人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不開常氏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唅也言訖齒啟納珠因嘘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時猶有遺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先少子皎天輿中密問先曰子孫永為魏臣將復事他姓邪先曰國家政化長遠不可紀極皎為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絶粒數十年隱於恒山年九十

餘顔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而坐卒道士咸稱其得尸解仙道皎孫義徽太和中以儒學博通有才華補清河王懌府記室牋書表疏文不加點清典贍速當世稱之又為懌撰輿地圖及顯忠録性好老莊甚嗤釋教靈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湊日以千數義徽白懌稱其妖妄懌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元乂惡懌徙義徽都水使者俄而懌被害因棄官隱於大房山少子蘭以純孝著聞

不受辟名孝昌中旌表門閭正光中文宣王亶嗣位思
義徽雅正惇篤薦其孫景儒位至奉車都尉自皇始至
齊受禪百五十歳先之所言有明徵馬景儒子昭徽博
涉稽古脱畧不羈時人稱其為播郎因以字行於燕趙
馬善談論有宏辯屬文任氣不拘常則志好隱逸慕葛
洪之為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則傾蓋如故見
庸識雖王公蔑如也初為道士中年應詔舉為高唐尉
隋大業中將妻子隱於嵩山號黄冠子有文集十卷為

學者所稱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為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嘆之僉曰此子英英賈誼之後莫與之京弱冠為慕容垂遼西王農記室參軍道武先聞其名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重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道武即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天賜末彝

詰溫湯療疾為叛胡所掠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為赫連屈丐所執拜祕書監太武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於代南秀位中庶子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獻文即位進爵陽都子時丞相乙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後因公事就第見渾渾夫妻同坐厲色曰爾管攝職事我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何意不應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非庶姓所宜秀寧就死於今朝不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

失色為之震懼秀神色自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免難時秀與中書令勃海高允俱以儒舊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被留各聽長子出為郡秀固讓不受許之自始至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當機要廉清儉約不營貲產年七十三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動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決卒贈冀州刺史武邑公謚曰簡子僊字

異隣襲爵位荆州刺史依例降爵為伯先是上洛置荆州後改為洛州州在重山人不知學儁表置學官在州五載清靜寡事為吏民所安卒贈兖州刺史子叔休襲爵潤曽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以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江左還以母老患輒在家定省坐免官後為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卒贈齊州刺史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為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不

受死之贈河東太守謚曰貞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為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也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自云漢司空融之後也高祖成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為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參軍國謀屢有功進爵衛國侯轉四部尚書初定三秦人心未附拜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為殿中都官尚書太武親待之

賞賜甚厚從平蓋吳吳平留瑾鎮長安還京復為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太武歎曰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出為冀州刺史清約沖素著稱當時還為内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壻欝林公司馬彌陁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敎彌陁辭託有誹謗呪詛之言與彌陁同誅唯少子遵逃匿得免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為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姦通人婦為部人賈邈告坐免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李訢字元盛小名真奴范陽人也曽祖産産子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太武甚禮之呼曰李公以崇為北幽州刺史固安侯卒謚曰襄侯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太武幸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子孫因識眄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女將許貴戚帝謂超曰李訢後必宦達益

人門户可以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許必貴達杜超之死也帝親哭三日許以超女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為朕家幹事之臣許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靈為文成博士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者為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浩為阿黨其親戚言於景穆景穆以浩為不平聞之於太武太武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

崇老翁兒浩遂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
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
博士稍見任用入授文成經文成即位訢以舊恩親寵
遷儀曹尚書領中祕書賜爵扶風公賜其母孫氏為容
城君帝顧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萬機
温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
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為
安南將軍湘州刺史為政清簡明於折獄奸盜止息百

姓稱之訢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之王府獻文從之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乃受納民財物商胡珍寶兵人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敷奏聞敷不許獻文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栲劾抵罪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訢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與李

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昨來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他死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闌者先為敷殺其家切恨之但呼闌弟問之足可知委訴從其言又趙郡范欄具條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訴貪冒應死以糾李敷兄弟得降鞭百髡刑配為厮役訴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訴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欄陳策計令千里

之外戸別轉運諸倉輸之使者所在委滯停延歳月百姓競以貨賄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為困弊道路羣議曰畜聚斂之人未若盜臣訢弟左軍將軍璞謂訢曰范欆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絶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欆訢既寵於獻文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内外百寮莫不曲節事之欆以無功起家盧奴令承明元

年六月獻文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七月以訢為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封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檦知文明太后之忿訢也又知内外疾之太和元年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詰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檦證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予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檦曰公德於檦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檦今敢不忍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萬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璞字季直性

敦厚多識人物賜爵宜陽侯位太常卿

袁式字季祖陳郡陽夏人漢司徒滂之後父淵晉侍中式在南歷武陵王遵諮議參軍及劉裕執權式歸姚興及姚泓滅歸魏為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面便盡國士之交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故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性長者雖羇旅飄泊而清貧守度不失士節時人甚敬重之呼曰袁諮議至延和三年衞大將軍樂安王範為雍州刺史詔式與中書侍郎高

允俱為從事郎中辭而獲免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
於詁訓倉雅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以天安二年卒贈
豫州刺史謚肅侯子濟襲位魏郡太守政有清稱加寧
遠將軍子姪遂居頼川之陽夏
唐和字稚起晉昌宜安人也父繇以涼士喪亂民無所
歸推隴西李暠於敦煌以寧一州李氏為沮渠蒙遜所
滅和與兄契攜外甥李寶避難伊吾招集民衆二千餘
家臣於蠕蠕蠕蠕以契為伊吾王經二十年和與契遣

使來降為蠕蠕所逼遂擁部落至於高昌蠕蠕遣部帥阿若率騎討和至白力城和率騎五百先攻高昌契與阿若戰歿和收餘衆奔前部王國時沮渠安周屯横截城和攻拔之斬安周兄子樹又克高寧白力二城斬其戍主遣使表狀世祖嘉其誠款屢賜和和後與前部王車伊洛擊破安周斬首三百世祖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詔和與伊洛率所領赴度歸和奉詔會度歸喻下柳驢以東六城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後同征龜茲度

歸令和鎮焉耆時柳驢戍主乙真伽率諸胡將據城而
叛和領輕騎一百匹入其城擒乙真伽斬之由是諸胡
款附西域克平和有力也正平元年和詣闕世祖優寵
之待以上客高宗以和歸誠先朝封酒泉公太安中為
濟州刺史甚有稱績徵為内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
楚察疑獲實者甚多世以是稱之卒贈征西大將軍太
常卿酒泉王謚曰宣子欽字孟直中書學生襲爵太和
中拜鎮南將軍長安鎮副將轉陝州刺史降爵為侯卒

子景宣襲卒於東郡太守契子元達性果毅有父風與叔父和歸闕俱為上客封晉昌公獻文時位華州刺史太和十六年降為侯子崇字繼祖襲爵

冦讚字奉國上谷人也因難徙馮翊萬年父修之字延期苻堅東萊太守讚弟謙之有道術太武敬重之故追贈修之安西將軍秦州刺史馮翊公賜命服謚曰哀公詔秦雍二州為立碑墓又贈修之母為馮翊夫人及宗從追贈太守縣令侯子男者十六人其臨職者七郡五

縣讚少以清潔知名身長八尺姿容嚴嶷非禮不動符堅僕射韋華州里高達雖年時有異恒以風味相待華為馮翊太守召為功曹後除襄邑令姚泓滅秦雍民千餘家推讚為主歸魏拜河南郡太守其後秦雍人來奔河南滎陽河内者戶至萬數拜讚綏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於洛陽立雍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民繈負自遠而至參倍於前賜讚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領南蠻校尉仍刺史分洛豫二州之僑郡以益之讚雖位高

爵重而接待不倦初讚之未貴也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黒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民禮拜謁仍曰明公頗憶疇昔之言乎讚延文坐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為盩厔令卿猶言相中不見瓊果以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己必至公吾常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讚在州十七年甚獲公私之譽年老表求致仕太平真君九年卒遺令薄葬斂以

時服年八十六太武悼惜之謚曰宣穆子元寶襲爵元寶弟臻字仙勝年十二遭父憂居喪以孝稱輕財好士獻文末為中州太守時馮熙為洛州刺史政號貪虐仙勝微能附之甚得其意後為弘農太守坐受納為御史所劾遂廢卒於家子祖訓順陽太守祖訓弟祖禮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父母亡雖久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吉凶之事必先啟告遠出行反亦如之祖禮宣武末為河

州刺史在任數年遇郤鐵忽反又為城人詰都列其貪狀十六條會赦免久之兼廷尉卿又兼尚書畏避勢家承顔候色不能有所執據後蠻反於三鵶為都督追討戰歿贈衛大將軍七兵尚書雍州刺史昌平男祖禮弟儁列在周史

酈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也祖紹慕容寶濮陽太守以郡迎降道武授兗州監軍父嵩天水太守範太武時給事東宮太武踐阼追録先朝舊勲賜爵永寧男以奉禮

郎奉遷太武景穆神主於太廟進爵為子為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司馬及定三齊範多進策白曜皆用其謀遂表為青州刺史進爵為侯加冠軍將軍還為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也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言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果如言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孝文詔範曰鎮

將伊利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卿罪窺覦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辜矣卿其明為算畧勿復懷疑還朝卒於京師謚曰穆子道元知名道元為政酷虐列在酷吏傳中道元弟道慎字善季涉歷史傳有幹局位正平太守有能名遷長樂相卒贈平州刺史道慎弟道約字善禮樸質遲鈍頗愛琴書性多造請好以榮利干謁乞丐不已多為人所笑弄坎壈於世不免饑寒晚歷東萊魯陽二郡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

之範弟道峻子惲字幼和好學有文才尤長吏幹舉秀才射策高第歷位尚書外兵郎行臺長孫承業引為行臺郎惲頗兼武用恒以功名自許每進計於承業多見納用以功賞魏昌縣子惲在軍啟求減身官爵為父請贈詔授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惲後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爾朱榮稱兵赴闕惲與元珍不從為榮行臺郎中樊子鵠所攻城陷被害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史未及成而殞子懷則司空長流參軍

韓秀字伯武昌黎人也祖宰慕容儁謁者僕射父昰皇始初歸魏拜宣威將軍騎都尉秀歷位尚書郎賜爵遂昌子文成稱秀聰敏清辯才任喉舌遂命出納王言并掌機密行幸遊獵隨侍左右獻文即位轉給事中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延興中尚書奏以敦煌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臣會議僉以為然秀獨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良筭謂敦煌之立其來已久雖隣彊寇而兵民素習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若

就姑臧處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顧徙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捨遠就近遙防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關右荒擾烽警不息邊役煩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後為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卒子務襲爵務字道世性端謹有吏幹為定州平北長史頗有受納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劾付廷尉會赦免後除龍驤將軍郢州刺史務獻七寶牀象牙席詔曰昔晉武帝焚雉頭裘朕常嘉之今務所獻亦此之流也奇麗之物

有乘風素可付其家人後以詐表破賊免官久之拜太中大夫進號左將軍卒

堯暄字辟邪上黨長子人也本名鐘葵後賜名暄祖僧賴道武平中山與趙郡呂含首來歸國暄聰了美容貌為千人軍將太武以其恭謹擢為中散後兼北部尚書于時始立三長暄為東道十三州使更比戶籍賜獨車一乘廄馬四匹暄前後從征及出使檢案三十許度皆有克己奉公之稱賞賜衣服綵絹奴婢等物賜爵平陽

伯及改置百官授太僕卿轉大司農卒於平城孝文為之舉哀贈相州刺史初暄至徐州見州城樓觀嫌其華盛乃令往往毀撤由是後更損落及孝文幸彭城聞之曰暄猶可追斬長子洪襲爵洪子傑字永壽元象中開府儀同三司樂城縣公洪弟遵位臨洮太守卒謚曰思遵弟榮位員外散騎侍郎子雄字休武少驍果輕財重氣位燕州刺史平城縣伯隨爾朱兆與齊神武戰敗於廣阿率所部據定州歸神武其從兄傑為兆滄州刺史

亦遣使降神武以其兄弟俱有誠款即用傑為行瀛洲事用雄代傑為瀛州刺史進爵為公時禁網疎濶官司相與聚斂唯雄義然後取接下以恩甚為吏民所懷孝武帝入關雄為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乃除豫州刺史元洪威據潁川叛叛人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洛口北應洪威雄討之繼宗敗走城內因雄之出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梁將李洪芝王當伯襲破平鄉城雄擊禽之又破梁司州刺史陳慶

之復圍南荆州東救未至雄陷其城梁以元慶和為魏王侵擾南境雄大破之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城豫州人上書更乞雄為刺史復行豫州事頴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迅據州降西魏詔雄與廣州刺史趙育揚州刺史是寶隨行臺任祥攻之西魏將怡峯敗祥等育寶各還據城降敵雄收散卒保大梁周文遣其右丞韋孝寛等攻豫州雄都督程多寶降之執刺史馮邕并雄家屬及部下妻子數千口欲送長安至樂口雄外

兵參軍王恒伽都督赫連儁等從大梁邀之斬多寳收雄家口還大梁雄別破樂口遂乘勝進討懸瓠復以雄行豫州事西魏以是寳為揚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一日拔其二城禽顯及長史岳寳遁走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遣侯景平魯陽復除豫州刺史雄雖武將性質寛厚為政舉其大綱而已在邊十年屢有功績愛好人物多所施與人亦以此稱之輿和四年卒於鄴贈司徒謚曰恭子師嗣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轉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坂之便守宰百姓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嚻臺府孝文乃遣崇檢斷上下息訟屬荆郢新附南寇窺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畧加慰喻還遷太子洗馬本郡中正累遷河中太守崇初屆郡郡人張明失馬疑執十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别借

以温顔更問其親老存不農業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賊吕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内怗然卒於官贈岐州刺史謚曰穆崇所制文章寇亂遺失長子慶和性沈靜不競於時位給事中本郡中正卒慶和弟楷字士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位撫軍司馬陸俟代人也曽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道武初率部人從征伐數有戰功位離石鎮將上黨太守關内侯俟少聰慧明元踐阼襲爵關内侯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

事當官無所撓太武征赫連昌詔侯督諸軍鎮以備蠕
蠕與西平公安頡攻克虎牢賜爵建鄴公拜冀州刺史
時考州郡惟侯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轉虎牢
鎮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復轉為安定鎮大
將追討崖等皆獲之遷懷荒鎮大將未朞高車諸莫弗
訟侯嚴急復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許之徵侯侯至京朝
見言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帝疑不實切責之
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孤以叛帝聞之大驚召侯

問其故俟曰夫高車之俗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為其上臣治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綱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為失專欲以寛恵臨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慠不過朞年無復上下既無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懐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帝嘆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帝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復

渡河南略地仍遷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衆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諸將咸曰今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諸軍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為害況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可乎遂捨吳二叔與之期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侯侯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

日果斬呉以至皆如其言侯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水胡劉超等叛太武以侯威恩被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鎮長安帝曰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為一若以輕兵與卿則不能制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侯單馬之鎮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超猶無降意侯乃率其帳下見超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備甚嚴遂

縱酒盡醉而還後為偽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為限侯乃詐醉上馬大呼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遂平之帝大悦徵拜外都大官文成踐阼以子麗有定策勲進爵東平王薨年六十七謚成王有子十二人長子歆多智有父風文成見而悦之謂朝臣曰吾常嘆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為内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

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為假子誘接甚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奸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劫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徵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猷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猷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疋奴婢十口猷之代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猷皆不受吏民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

佛寺因名長廣公寺後襲父改封建安王時宋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城内附新人猶懷去就馛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為奴婢者馛皆免之百姓欣悅人情乃定車駕討蠕蠕詔馛為選部尚書錄留臺事及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並固諫馛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瞻望不可横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久之帝乃解詔曰馛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馛為太保與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

璽紱傳位於孝文延興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馛有六子琇凱知名琇字伯琳馛第五子也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甚有婦德馛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馛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鬬力何患童幼馛奇之遂立琇為世子馛薨襲爵琇沈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孫為侍御長累遷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景明初試守河內郡

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等先據河内琇聞禧反斬曇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責其通情徵詣廷尉少卿崔振窮罪狀案琇大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斃於獄琇弟凱仍上書訴寃宣武詔復琇爵子景祚襲凱字智君謹重好學位太子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為良吏初孝文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劉芳郭祚等常與規謀共

論政事而國戚謂遂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帝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寵彼而疎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及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無時節目幾失明訴冤不已至正始初宣武復琇官爵凱大喜置酒集諸親曰吾所以數年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耳今願已遂吾事畢矣頃之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惠長子暐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禎見其兄弟嘆曰

僕以老年更覿雙璧又嘗兄弟共候黃門侍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陸復在坐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暐位尚書右户三公郎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卒贈冠軍恒州刺史暐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暐與恭之晚不和睦為時所鄙子元規位尚書郎元規子撥陰陽律歷多所通解位并州長流參軍恭之字季順有操尚位東荆州刺史贈吏部尚書謚曰懿恭之所著文章詩賦凡千餘篇子曄字仁崇篤志

文學齊律序則仁崇之辭也位通直散騎常侍弟寬字仁惠太子中舍人侍詔文林館寬兄弟並有才品議者稱為三虎翫弟歸位東宫舍人駕部校尉子珍夏州刺史贈太僕卿謚曰静珍子旭性雅澹好易緯之學撰五星要訣及兩儀真圖頗得其旨要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知天下將亂遂隱於太行山屢徵不起卒後贈并汾恒肆四州刺史子騰仕周通顯有傳翫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太武特親昵之舉動審慎初

無懲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為常侍宗愛等所殺百寮憂懼莫知所為麗首建大議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書源賀羽林中郎劉尼奉迎文成於苑中而立之社稷獲安麗之謀也由是受心膂之任在朝者無出其右與安初封平原王麗頻辭不聽乃啟讓與其父文成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俟為車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

固辭不受帝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常以講習為業性孝遭父憂毁瘠過禮和平六年文成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温泉聞問欲赴左右止之曰宫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奸臣若疾人譽慮有不測之禍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便馳赴初乙弗渾悖傲每為不法麗數諍之由是見忌害之謚曰簡王陪葬金陵孝文追録先朝功臣以麗配饗廟廷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出定國在襁褓文

成幸其第詔養宮内至於游止常與獻文同處年六歲
為中庶子及獻文踐阼拜散騎常侍賜爵東郡王定國
以承父爵辭不許又以父爵讓弟叡乃聽之俄遷侍中
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征廵擢為行臺錄都
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恩驕恣不循法度延興五年坐
事免官爵為兵太和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
刺史復王爵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謚莊王子昕之字
慶始風望端雅襲爵例降為公尚獻文女常山公主拜

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以從叔琇罪免官尋以主壻除通直散騎常侍歷兖青二州刺史並有政績轉安北將軍湘州刺史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初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為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沖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沖遂左右助之昕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饑寒昕之容貌柔謹孝文以其主壻特垂眷昵

宣武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藩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後母盧悼念傷過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神龜初與穆氏琅邪長公主並為女侍中又性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為納妾媵而皆育女公主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從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為後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禮丞相高陽王雍常言曰常山妹雖無男以子彰為兒乃過於自生矣正光中襲爵東郡公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子彰妻即咸陽王禧女禧誅養於彭城王

第莊帝親之舅同諸姊建義初爾朱榮欲循舊事庶姓
封王由是封子彰濮陽郡王尋而詔罷仍復先爵天平
中拜衛將軍潁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
除齊州刺史又加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
仍除徐州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歴三州當世榮之還
朝除衛大將軍右光禄大夫行瀛州事尋拜侍中復行
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侍讀兼七兵尚
書行青州事子彰初為州以聚斂為事晚節修改自行

青冀滄瀛甚有時譽加以虚己納物人士敬愛之除中書監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宣子彰崇好道術曽嬰重病藥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害物遂不服焉其仁如此敎訓六子雅有法度子卬有至性列在齊孝友傳中叡字思弼年十餘襲爵撫軍大將軍平原王沈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便以宰輔許之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時孝文尚未改北人姓鑒謂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為重複叡婚自東徐

還經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趣京以為館客後為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討之追至石磧禽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十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勲著前朝封叡鉅鹿郡公尋為使持節鎮北大將軍尚書令衛將軍討蠕蠕大破之而還以母憂解職孝文將有南伐之事以本官起授征南將軍叡固辭請終情禮勑有司敦喻不許復除使持節都督恒州刺

史行尚書令時車駕南征叡上表諫帝不從叡又表請
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熙葬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
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表加邑四百户時穆
泰為定州刺史以疾病請恒州自効乃以叡為定州刺
史未發遂與泰等同謀構逆賜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
妻子於遼西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
經史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遼西於
後得還從征自効以軍功賜爵淮陽男拜諫議大夫累

遷前將軍涇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邊甚有威略轉平西
將軍涇州刺史卒官贈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
子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曽祖麗有翼戴之勲詔特
復鉅鹿郡公令士懋襲位營州刺史士懋弟士宗字仲
彦尚書左外兵郎中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建
義初並於河陰遇害士述弟士沈出繼叔昕之士沈弟
士廉字季修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爾朱世隆攻陷
州城見害士廉弟士佩字季偉武定中安東將軍司州

從事希道弟希悅尚書外兵郎中麗季弟騏驎侍御中散轉侍御史太和初新平太守子高貴孝昌中兖州鎮東府法曹參軍高貴子操字仲志高簡有風格早以學業知名雅好文操為兼散騎常侍聘梁使還遷廷尉卿齊文襄為世子甚好色崔季舒常為掌媒馬時薛𩦠妻元氏有色迎入欲通之元氏正辭且哭世子使季舒送付廷尉罪之操曰廷尉守天子法須知罪狀世子怒名操命刀環築之更令科罪操終不撓乃口責之後徙御

史中丞天保中卒於殿中尚書子孔璋武平中卒於高
陽太守
源賀西平樂都人私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
為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賀偉容貌善風儀太
武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
謂賀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自是從擊
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以功進號平西將
軍太武征涼州以賀為鄉導問攻戰之計賀曰姑臧外

有四部鮮卑各為之援然皆臣祖父舊人臣頗軍前宣
國威信必相率請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城拔之如反
掌耳帝曰善乃遣賀招慰下三萬餘落獲雜畜十餘萬
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以功遷
征西將軍進爵西平公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
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又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
善撫士卒加有料敵制勝之謀賀為人雄果每遇彊寇
輒自奮擊帝深誡之賀本名破羌是役也帝謂曰人之

立名宜副其實何可濫也因賜名賀拜殿中尚書是時
南安王余為宗愛所殺賀部勒禁兵靜遏外内與南部
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
奉迎賀營中為内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及即位
賀有力焉以定策勲轉給事中進爵西平郡王及班賜
百寮勅賀任意取之辭以江南未賔漠北不欵府庫不
宜致匱固使取之唯取戎馬一匹時斷獄多濫賀上書
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絶

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為刼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唯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絕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所不及臣愚以為可原其命沒入官帝納之出為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既受除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寶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恤今勍寇游魂於北狡賊負嶮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

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兹帝嘉納之由是入死者皆恕死徙邊久之帝謂羣臣曰昔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充北藩諸戍自爾至今所活殊為不少濟命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主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省清約寛裕甚得人心時武邑姦

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司以聞帝謂羣臣曰賀之誠信必不叛為卿等保之無此明矣告者果引誣於是遣使詔慰賀帝曰賀之忠誠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治為第一賜衣馬器物甚厚班宣天下賀得民情在州七年徵拜太尉蠕蠕寇邊賀從駕討破之獻文將傳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屯漠南乃馳傳徵賀賀至正色固執不可即詔賀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孝文是歲河西叛賀討平之又討統

萬高平至於金城斬首前後八千餘級雜畜男女不可勝紀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説畧採至要為十二陳圖上之獻文覽而嘉焉以年老辭位不許又詔都督諸道軍屯漠南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歸賀以勞役京師又非禦邊長策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勇者三萬人復其徭役厚加賑邮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

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畧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蓄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事為便不可歲常舉衆事寢不報又上書稱病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醫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病於温湯文明太后遣使屢問不息太醫視疾患篤還於京師乃遺令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恡毋荒

怠毋奢越毋疾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遏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忠勤以事君清儉以約已吾終之後所葬時服單櫝足申孝心芻靈明器一無用也三年秋薨年七十三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謚曰宣王贈雜綵賜轀輬車及命服溫明祕器陪葬于金陵長子延性謹厚少好學位侍御中散賜爵廣武子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謚曰簡子鱗襲延弟思禮後賜名懷謙恭寛雅有大度文成末為侍御中散父賀辭

老詔受父爵後持節督諸軍於漠南蠕蠕甚憚之還除
殿中尚書出為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撫
䘏刼盜止息後拜殿中尚書加侍中參都曹事又督諸
軍征蠕蠕六道大將咸受節度還尚書令參議律令後
例降為公除司州刺史又從駕南征加衛大將軍領中
軍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疋穀一千石車駕幸代詔
使者弔慰景明三年除尚書左僕射加位特進時詔以
姦吏犯罪每多逃遁肆眚乃出並皆釋然自今犯罪不

問輕重藏竄者悉皆遠流若永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奏曰謹案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返況有未發而仍遣邊戍案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今獨若此等恐非均一之法書奏門下以成式既班駮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為法貴經通政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人苟理之所備不在繁典伏尋條例制勲品以下罪發逃亡遇恩不赦雖欲抑絕姦途匪

為通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以上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以下獨求斯例如此則寬縱上流刑法下切育物有差惠罰不等又謀逆滔天經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壅進違古典退乖今律臣少踐天官老荷樞要每見訴訟出入嗟苦輒率愚見以為宜停書奏宣武納之其年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又表曰昔世祖升遐南安在

位出拜東廟為賊臣宗愛所賊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
宗愛畀圖神位未立先臣賀與長孫渴侯陸麗等奉迎
高宗纂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撫軍司
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策之勲進先臣爵西平
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
將屯於武川被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
久乃許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
十六年麗息叡狀祕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高宗朝

廷追録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草土不容及例
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
舊勲時蒙勑旨但赴所臨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
幸雍臣復陳聞時蒙勑旨征還當授自宫車晏駕遂爾
不申竊惟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歷不墜近則陳力顯
祖神袍有歸如斯之勲超世之事也麗以父功而獲山
河之賞臣有家勲不霑茅土之錫得否相懸請垂裁處
詔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訴訪之史官頗亦言此可依授

北馮翊郡開國公食邑九百戸又詔為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謠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自京師還洛陽邊朔遥遠加以連年旱儉百姓困弊懷銜命撫導存卹有方便宜運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為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相聞即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

口豈可不相寛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鞫始爲使人檢鎭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懷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時百姓爲豪彊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三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趣沃野懷朔南寇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畧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

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寢徵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矟一枚懷拜受旣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可便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禽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旋至恒代乃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宣武並從之卒贈司徒公

謚曰惠懷性寛惠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為政貴當舉其大綱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足矣斧斤不平非屋病也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接賓客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絲竹子子邕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待士士多歸之累遷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首為反亂統萬逆徒寇害應接子邕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煑馬皮而食之子邕善綏撫無有離貳以饑饉轉切欲自出求

糧留子延伯據守寮屬僉云未若棄城而去更展規略子邕泣請於衆曰吾世荷國恩此是吾死地更欲何求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邕為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被執乃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云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以我而移其操子邕雖被囚朿雅為胡人所敬常以百姓禮事之子邕為陳安危禍福之端勸阿各拔令降將從之未果而死阿各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隨

子邕降時北海王顥為大行臺子邕具陳諸賊可滅狀顥給子邕兵令其先出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邕轉戰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徵稅租粟運糧統萬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夤等為賊所敗關右搔擾時子邕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募義人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守鋸谷斷絶甄棠橋子邕與戰大破之禽維摩又攻破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出自西夏至於東夏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委問除兼行臺尚書

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明帝璽書勞勉之子邕在白水郡破賊帥宿勤明達子阿非軍多所斬獲除給事黃門侍郎封樂平縣公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子邕為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勑子邕與都督李神軌先討平之改封陽平縣公遂與裴衍發鄴討葛榮而信都陷除子邕冀州刺史與裴衍俱進子邕戰敗而没贈司空謚曰莊穆子邕弟子恭字靈順聰敏好學稍遷尚書北主客郎攝南主客事時梁亡人許周自

云梁給事黄門侍郎朝士咸共信待子恭奏以為真偽
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周果以罪歸闕詐假職位如
子恭所疑河州羌郤鐵忽反詔子恭為行臺討之子恭
示以威恩兩旬間悉降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為行臺左
丞廵北邊轉為起部郎中時明堂辟雍並未建就子恭
上書求加經綜書奏從之稍遷豫州刺史頻以軍功加
鎮南將軍兼尚書行臺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
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

車駕還洛録前後征討功封臨潁縣侯侍中爾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斷據河橋詔子恭為都督以討之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為大行臺大都督節閔帝初以預定策勳封臨汝縣子永熙中入為吏部尚書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男又論子恭餘効封新城縣子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為齊神武王軍司卒贈司空公謚曰文獻子彪列在齊史

劉尼代人也本姓獨孤氏曽祖敦有功於道武爲方面大人父婁爲冠軍將軍尼壯健善射太武見而奇之拜羽林中郎加振威將軍賜爵昌國子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祕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

還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師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於宮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為内行長遷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進爵東安公尋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為王出為

定州刺史在州清慎然率多醉酒治日甚少文成末遷司徒獻文即位以尼有大功於先朝特加尊重賜別戶三十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陣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延興四年薨子社生襲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晉王丕衞兵參軍冀州刺史封太原郡公有政績徵拜侍中攝都曹事太武崩祕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

延等議以皇孫幼沖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人望所繫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下廢所宜立而更別求必有不可延等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入殺之文成即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提弟浮子先襲爵太原公有司奏降為侯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也父榮期晉梁益二州刺史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值劉裕誅夷司馬氏叔父宣期兄

貞之並遇害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歷陽西入
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荆州刺史休之為裕所敗乃亡
於汝頴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司馬順明
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受禪楚之規欲報復收衆據
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
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意楚之必自來因欲殺之
楚之聞謙病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
於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

此類也明元末山陽公奚斤畧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西將軍荊州刺史奚斤既平河南以楚之使率民戶分置汝南汝陽南頓新蔡四郡以益豫州太武初楚之遣妻子内居於鄴尋徵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宋欲興師乃以楚之為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州以拒之楚之渡河百姓思奮義衆雲集汝潁以南望風從之帝聞而大悅璽書勞勉賜前後部鼓吹楚之破宋將到彦之别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

軍安頡攻滑臺拔之禽宋將朱修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俘萬餘人上疏宜埽清東南薺一區宇帝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從征涼州以功賜隷户一百宋遣將裴方明胡崇之寇仇池楚之與淮南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軍從散關西入軹地破方明禽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絶糧運蠕蠕乃遣奸人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

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為驗耳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灌水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帝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軍朔州刺史王如故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年七十五文成悼惜之贈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謚曰貞王陪葬金陵長子寶允與楚之同入魏拜中書博士鴈門太守卒楚之後尚諸王女河

內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後襲爵拜侍中鎮
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吏部尚書薨贈
司空謚康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
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子徽亮即河西王沮渠牧犍
女太武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
亮襲例降為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卒悅字慶宗歷位豫
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
郡疑縣人張堤為刼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

言殺至州悦覿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曾得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削悦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名州内刀匠示之有郭門前曰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悦收及祖詰之及祖欵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悦之察獄多此類也俄與鎮南將軍元英攻克義陽詔改梁司州為郢州以悦為刺史改為豫州刺史論前勲封漁陽子永平元年城人白早

生謀為叛逆遂斬悅首送梁詔揚州移購悅首贈青州
刺史謚曰莊子子朏襲爵尚宣武妹華陽公主拜駙馬
都尉員外散騎常侍卒贈滄州刺史子鴻字慶公性麁
武襲爵位都水使者坐通西魏賜死子孝政襲齊受禪
例降朏弟裔周史有傳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
拜駙馬都尉代兄為雲中鎮將拜朔州刺史假安北將
軍河内公表求罷河西苑封丐人墾殖有司執奏此苑
麋鹿所聚太官取給若以丐人懼有所闕躍固請孝文

從之還為祠部尚書大鴻臚卿穎川王師卒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服其威德司馬氏桓玄劉裕之際歸北者又有司馬景之叔璠天助位並崇顯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歸闕賜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卒贈汝南王子師子襲爵景之兄準字巨之以泰恒初歸魏封新安公除廣甯太守改密陵侯子安國襲爵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父曇之晉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凡國璠奔慕容超後投姚

泓泓滅奔屈丏統萬卒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
叔璠賜爵丹陽侯國璠坐為司馬文思所陷誅事在晉
宗室傳中天助自云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
海公歷青兖二州刺史

通志卷一百四十七

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一

後魏

盧元 子度世 度世子淵 淵子道將 道將子懷仁 道將弟道虔 淵弟子儀僖 淵弟昶 昶子元明 元從祖元孫文偉 元族子誕 元族孫同 同兄子景裕 景裕從弟勇

高允 孫綽 允弟推 推弟燮 劉模 允父叔仁 從祖弟祐 祐孫諒 諒從祖弟巽

崔鑒子康　崔辯子逸逸子巨倫逸弟楷　崔挺子孝芬孝芬子勉孝芬弟

孝偉　孝演　孝直　孝政　挺弟振　挺族子纂　纂族子游

李靈　李璨

李順子敷敷弟式式子憲式弟冏　李孝伯父曾兄祥祥子安世安世子

瑒瑒弟郁　李裔族父煥　李義深弟同軌　游雅從祖弟明根明根子肇

高閭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張湛　段承根

宗欽父揮　闞駰　劉昞　趙柔　索敞陰世隆　宋繇

江式

盧元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

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偃為營丘太守邈為范陽太守皆以儒雅稱神䴥四年太武辟召天下儒儁以元為首授中書博士遷侍郎本州大中正使馮弘令弘稱臣內附司徒崔浩元之外兄也每與元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元勸之曰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三思之浩當時雖無異言而終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賜爵固安子拜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使宋宋文帝與之言

嘉歎良久曰中郎卿曽祖也既還病卒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固安侯謚曰宣子度世字子遷幼而聰達有計數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遐特為崔浩所敬位至尚書光禄大夫范陽子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灼爇至死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太武臨江宋文使其殿

上將軍黃延年朝貢帝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帝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襲爵興安初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進爵為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宋應對宋侍中柳元景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濟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免尋除青州刺史未拜卒謚曰惠四子淵

敏祖尚之初元有五子唯度世嫡餘皆别生崔浩事難其庶兄弟恒欲危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約令絶妾孽不得使長以防後患至淵兄弟婢妾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淵字伯源小名陽烏性温雅寡欲有祖父風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爵降為伯累加祕書監本州大中正時孝文帝將立馮后先問淵淵請加簡卜帝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奉勑如此然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意如前馮

誕有盛寵深以為恨淵不以介懷及孝文議伐齊淵表
以為萬乘親戎轉運難繼詔雖不從而優答之尋以齊
武帝殂停師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號
三萬徐行而進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
首惡餘悉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
餞送者五十餘人别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遶曰諸
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得聲名甚盛望踰公
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

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叙平生未幾守儀曹尚書及齊雍州刺史曹虎請降乃以淵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徑赴樊鄧辭以儒生不閑軍事帝不許淵曰臣恐曹虎為周魴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偽降淵乃進攻赭陽師敗坐免官爵尋遭母憂服闋兼太尉長史後為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兼長史愉時年少事無巨細皆決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得東南人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叛淵屢以表聞朝廷不納陵果逃叛陵之餘黨淵皆

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卒於祕書監年四十八贈幽州刺史復本爵固安伯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宏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淵與僕射李沖特相友善沖重淵門風而淵私沖才官故結為婚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孝文意遇頗亦由沖淵有八子道將道亮道裕道虔道侶道約道和道舒道將守祖業應襲

父爵而讓第八弟道舒詔不許道將引清河王國常侍
韓子熙讓弟采魯陽男之例詔乃許之道將涉獵經史
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為一家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
王勰任城王澄皆虛襟相待勰為中軍大將軍辟行參
軍累遷燕郡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為之立
祠優禮儒生勵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卒於司徒
司馬贈太常卿謚曰獻所為文筆數十篇子懷祖太學
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子莊少有美名位都水使者卒官

懷祖弟懷仁字子友涉學有辭性恬靜蕭然有閑雅致歷太尉記室弘農郡守不之官卜居陳留界所著詩賦銘頌二萬餘言撰中表實録二十卷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常語衍云昔太丘道廣許邵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以為然子彥卿有學尚仕隋位御史撰後魏紀三十卷唐貞觀中位石門令東宮學士道將弟道亮字仲業隱居不仕子思道列在隋史道

亮弟道裕字寧祖少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獻文女樂浪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卒於涇州刺史謚曰文道裕弟道虔字慶祖麤閑經史兼通算術尚孝文女濟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驕恣辱穢遐邇無疾暴薨時云道虔所害宣武祕其事不苦窮之後靈太后追主薨事黜道虔令終身不仕道虔外生李彧尚孝莊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輔國將軍通直常侍以議歷勲賜爵臨淄伯

天平中歷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幽州刺史加衛大將
軍卒官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史謚曰文恭道
虔好禮樂難齊尚書令王儉喪服集記七十餘條為尚
書與同僚於草屋之下設雞黍之饌談者以為高昧旦
將上省必見其弟然後去奴於馬上彈琵琶道虔聞之
杖一百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仁早卒道虔
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後司馬氏見出更聘元氏甚聰
悟常升高座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隱紗帷以聽焉元

氏生二子昌期昌衡昌衡最知名列在隋史道虔弟道佋字希祖沈雅有學尚位州主簿卒以弟道約子正達為後道佋弟道和字叔雍兄弟之中人望最下位兾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子景猷弘農太守景猷子士彦有風槩隋開皇中為蜀王秀屬以秀所為不軌辭疾終於家道和弟道約字季恭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與和末除衛大將軍兖州刺史在州頗得人和卒贈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正道少有令譽位開府諮議卒妻謝氏與

正通弟正思淫亂為御史所劾人士疾之正思弟正山字公順早以文學見知為符璽郎侍詔文林館正思兄弟以齊太后舅氏武平中並得優贈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位中書侍郎子熙裕襲熙裕清虛守道有古人風為親表所敬淵弟敏字仲通小字洪崖少有大量孝文器之納其女為嬪位儀曹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五子長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少為僕射李沖所歎美起家

祕書郎累遷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之交款每與故舊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存輒連數日得以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後除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塗義僖曰既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得苟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黄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易之

邪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為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之乃
堅握義僖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女遂適他族臨
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敕停內外惶怖義
僖夷然自若普泰中除都官尚書驃騎大將軍左光禄
大夫義僖寛和畏慎不妄交款性清儉不營財利少時
幽州頻遭水旱先有數萬石穀貸人義僖以年穀不熟
乃燔其劵州閭懷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
食怡然甘之卒贈大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孝

簡子遜之清靖寡欲位太尉記室參軍羲僖四弟並遠不逮兄也敏弟昶字叔達小字師顔學涉經史早有時譽太和初為太子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孝文詔昶曰卿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南人語致疑盧昶若彼先有知識欲見但見須論即論昶正寛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莫以昶不作便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為貴勿迭相矜夸見

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見以相規誨及昶至
彼值齊明帝即位於是孝文南伐昶兄淵為別道將軍
而齊明以朝廷加兵遂酷遇之昶等本非骨鯁聞南人
云兄既作仇弟為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橫齊明以腐
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氣謇諤曾不屈撓
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孝文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
無辱雖流放海隅猶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
是可恨何乃俛首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修短幾何

卿若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𦮼以辱君父乎
縱不能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昶遂見罷黜景明初
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
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奏曰謹按瑞典外鎮刺史
二千石令長不祗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
斯乃萬古千齡之鑒誡今郡闕黄霸之君縣無魯恭之
宰不思所以治民止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
道伏願陛下垂叡喆之鑒察妖災之由詔曰讜言有聞

朕實嘉美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中昶守
職而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更相朋附為宣武所寵
時論鄙之出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經畧淮南昶既儒
生本少將畧又羊祉子燮為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
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于梁
昶見城降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雪寒軍人凍死
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魏經畧江右唯有中山王英
敗於鍾離昶敗於朐山最為甚焉宣武遣黃門甄琛馳

驛鏁昶窮其敗狀詔以免官論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

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雍州刺史進號鎮西將軍

加散騎常侍卒官謚曰穆昶寛和矜恕善於綏懷其在

徐州戍兵有疾親自檢䘏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

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

能尚孝文女義陽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禄

大夫卒贈中書監子士晟儀同開府掾元聿第五弟元

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采閑潤進退可觀永

安初長兼員郎尚書令臨淮王彧善之及開府引為兼
屬仍領部曲孝武帝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
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以見志於
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别賦詩
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兹一去後市朝不復游元
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有今夢詩復如此必
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發
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梁南人稱之還

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措意又兼黄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游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雜論數十篇諸文别有集録少時甞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别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啟淫污元明不能離絶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元明弟元緝字幼

緒兇麤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位輔
國將軍司徒司馬贈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
謚曰宣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夏亦以儒素見重位
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禄大夫長子文甫字
元祐涉歷文史有名譽於時位司空行參軍文甫弟文
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以軍功賜爵范陽子位
大中大夫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通直散騎侍
郎子濳仕齊有傳初度世之為濟州也魏初平升城無

鹽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供恤每覲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賑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及淵昶等竝循父風遠親疎屬凡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謙退簡約不與世競父母亡後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内百口在洛時有饑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儉同之親從昆季

常旦省諸父出坐別室暮乃歸內朝府之外不妄交游其相勗以禮如此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為榮淵兄弟亡及道將卒後家風衰替子孫多有非法帷簿混穢為時論所鄙度世從祖弟神寶位中書博士孝文為弟高陽王雍納其女為妃初元從祖兄溥慕容寶之末統攝鄉部屯海濱殺其鄉姻諸祖十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中討禽之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位中書博士樂陵陽平二郡太守幽州中正洪三子

長子崇少立美名有識者許之以遠大卒於驃騎府法曹參軍崇子寀周世通顯自有傳崇弟仲義字小黑知名於世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刺史崇兄弟官雖不甚達婚姻常與元家齊等洪弟光宗位尚書郎光宗子觀觀弟仲宣皆有儁才並列在文苑傳中仲宣弟叔彪仕齊歷官至太子詹事齊史有傳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南岐州刺史侍伯從弟文偉字休族父敞位議郎後以文偉勳贈

幽州刺史文偉少孤有志尚頗涉經史州辟主簿年三十八始舉秀才除本州平北府長流參軍說刺史裴儁案舊迹修督亢陂溉田萬餘頃人賴其利儁修立之功多以委之文偉既善於營理兼展私力家素貧儉因此致富及北方將亂文偉積稻穀於范陽城時經荒儉多所賑贍彌為鄉里所歸及韓樓據薊城文偉鳩率鄉閭守范陽樓平以功封大夏縣男除范陽太守孝莊崩文偉與幽州刺史劉靈助同謀起義靈助克瀛州留文偉

行州事自率兵赴定州為爾朱榮將侯淵所敗文偉走還本郡仍與高乾兄弟相影響屬齊神武至信都文偉遣子懷道奉啟陳謝中興初除安州刺史不之官尋轉幽州刺史安州刺史盧冑亦從靈助舉兵靈助敗因據幽州降爾朱兆仍以為刺史據城不下文偉不得入後除青州刺史文偉輕財愛客善於撫接好為小惠是以所在頗得人情經紀生資常若不足致財積聚承候寵要餉遺不絶卒贈司徒公尚書右僕射謚曰孝威子恭

道性温良頗有文學位范陽太守有德惠先文偉卒贈
度支尚書謚曰定子詢祖齊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列在
齊史恭道弟懷道性輕率好酒頗有慕尚既密預義舉
神武親待之卒於烏蘇鎮城都督懷道弟宗道性麤率
頗事豪俠位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座中
書舍人馬士達目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
以遺之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其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
得已而受之將赴營州於督亢城大集鄉人殺牛聚會

有一舊門人醉言疎失宗道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元族子通字顯光本州别駕子同字叔倫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祥國常侍熙平初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憂公之譽部内患之同於歲禄得官給長絹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兼褒同在公之績明帝世朝政稍稀人多竊冒軍功同因閱吏部勲書深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表言吏

部勲簿改換之弊又奏在軍文案尤多虛詐乃為立格以杜姦罔詔並依行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兵敗被執乂以同為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正黃門同善事在位為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為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亦為論者所稱嘗州城人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持節使營州慰勞

聽以便宜從事同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為良齎書喻之德興乃降安輯其人而還德興復反詔同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為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為乂黨除名孝莊踐阼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前慰勞德興功封章武縣伯正除七兵轉殿中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牽彊啟乞儀同初同之為黃門也與節閔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為人

素相款託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永熙初薨贈尚
書右僕射四子長子斐嗣斐性殘忍齊天保中典京畿
詔獄以酷稱列在酷吏傳中斐弟筠青州從事同尤静
好學有風度飲酒至數斗不亂終於太常丞大統初贈
太僕卿平州刺史静子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少聰敏
專精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後又
避地太寧山不營世事居無二業唯在注解其叔父同
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

自得由是世號居士節閔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聽講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中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

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義理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初元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中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弊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神武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

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怖每譯諸經論輒託景裕為之叙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鏁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誦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景裕弟辯仕周歷位大將軍自有傳景裕從弟勇字季禮父璧下邳太守勇初與景裕俱在學其叔同曰白頭必以文通季禮必以武達興吾門者二子也幽州反者僕骨邢以勇為本郡范陽王時年十八後葛

榮又以勇為燕王齊神武起兵盧文偉召之不應爾朱氏滅乃赴晉陽神武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南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懍懍有不可犯之色真公直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後行洛州事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攏一馬至大騩山知西魏

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為數十隊鳴角直前禽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再遷揚州刺史鎮宜陽叛人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啟求入朝神武賜勇書曰吾委卿揚州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憂矣表啟宜停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卒年三十二勇有馬五百匹私造甲仗遺啟盡獻之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元族子誕本名恭祖曽祖晏博學善隸書有名於世仕慕容氏位給事黄門侍郎營

丘成周二郡守祖壽太子洗馬慕容氏滅入魏為魯郡守父叔仁年十八州辟主簿舉秀才除員外郎以親老乃辭歸就養父母既歿哀毀六年躬營墳壠遂有終焉之志景明中被徵入洛授虎賁中郎將非其好也尋除鎮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並稱疾不朝乃出為幽州司馬又辭歸鄉里當時咸稱其高尚馬誕於度世為族弟幼而通亮博學有詞彩郡辟功曹州舉秀才不行起家侍御史累遷輔國大將軍太中大夫幽州別駕北豫州

都督府長史時刺史高仲密以州歸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李遠率軍赴援誕與文武二千餘人奉候大軍以功授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固安縣伯尋加散騎侍郎拜給事黄門侍郎文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曰誕加征東將軍散騎常侍周文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乃啟拜國子祭酒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恭帝二年除秘書監後以疾卒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慕容垂司空祖泰吏部尚書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推敬亦仕慕容垂為太尉從事中郎道武平中山以韜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竒度清河崔宏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黄中内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年十餘歲奉祖父泰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曾作

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神麚三年太武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不決表允與中郎吕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千餘人四年與盧元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太武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隆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驃騎將軍樂平王丕西討

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涼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汝
陽子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與本官領著作郎
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并
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允允曰天文歷數不可空
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
於東井此乃歷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
之譏今還如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金
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旦在尾箕昏沒於申南

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歷數當不虛言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源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歷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

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
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為秦王翰傳後勅以經
授景穆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靈胡方回
更定律令太武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
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
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
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為田三萬七千頃若
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

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乎帝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并五州士數十人各起家為郡守景穆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為郎吏又守令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其不免乎茍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遼東宮貍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

予請計於允謂主上問我首乎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測宜諱之黒子以鑒等為親已怒允曰如君言誘我入死故不以實對為帝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崔浩信待見浩所注詩書論語及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覩正

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湛等又勸浩刊所撰
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
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
難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景穆使東宮侍郎吳
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命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
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所對允請曰為何
事景穆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景穆曰中書侍郎高允
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

請赦其命帝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帝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景穆曰天威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不允曰臣罪應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不敢迷亂帝謂景穆曰直哉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且對君以實貞臣也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竟得

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帝怒甚勅允為詔自浩已下僮吏已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至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景穆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

不從人言令帝怒如此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鳯池仍參麟閣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録將來之明戒令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令是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以蓬艾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謇諤之節退私無透迤之稱私欲没其公廉愛憎蔽其直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實與浩同其事死生榮

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茍免非臣之意景穆動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宫導吉者恐負翟黒子也景穆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收其利允諌曰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㕓與人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願殿下少察過言斥出佞邪所在田園分給貧下如此則休聲

日至謗議可除景穆不納景穆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進見升階歔欷悲不能止太武為之流涕乃命允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允無何悲泣令至尊哀傷也帝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之悲乎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宮苦請以是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表曰往年被勑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約而可觀臣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辭凡為八篇帝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及文成即

位允頗有謀馬司徒陸麗等皆受重賞允旣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勸文成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旣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以周視遠近若廣修壯麗為異觀者宜漸致之不可倉卒計斫材軍士及諸雜役須二萬丁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

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婦不織或受其寒况數萬之衆其所損費亦已多矣帝納之允以文成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謡鼓舞殺牲燒瘞一切禁絶雖條旨久班而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此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傚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娶妻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

室皆樂部給伎以為嬉戲而獨禁細人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别親御輪以崇其敬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别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以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今皇子娶妻多出宫掖令天下之人必依禮限此二異也凡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畆舜葬蒼梧市不改肆

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
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
巨億一旦焚之以為灰燼上為之而不輟而禁下人之
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馮
致食饗之禮令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宴好
如夫妻損敗風化黷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
改絕此四異也夫大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
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

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諠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亂晉之弊而不矯然釐革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帝從容聽之或有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事陳得失者帝省而謂羣臣曰君父一

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陳之使人知惡而
於家內隱處諫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
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
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
所以不忍聞者皆侃侃諭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
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不曽聞一正言但
伺朕喜時求官乞職其以弓刀侍朕左右者徒立勞耳
皆至公王此人執筆匡我國家不過著作郎汝等不亦

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麗曰高允雖
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
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縕袍
厨中鹽菜而已帝嘆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
帛五百疋粟千斛拜長子忱為長樂太守允頻表固讓
帝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
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
不徙官時百官無禄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初尚書竇

瑾坐事誅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
老得免親故莫有卹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家積六年
遵始蒙赦始得歸養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官如故
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時中書博士索
敞與侍郎傅默梁祚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紜允遂著名
字論以釋其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祕書監解太常
卿進爵梁城侯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
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

寛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餘年未見是非喜愠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内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纎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一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兹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

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故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内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文成重允每不名之恒稱為令公令公之號播於四遠文成崩獻文居諒闇乙弗渾專擅朝命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又詔允

曰朕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卿宗儒元老宜與中祕二省參議以聞允上表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聞經典履行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四十以上若道業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束修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等帝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

以老疾頻上表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
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
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其著頌者中書侍郎固安侯范
陽盧元子真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河內太守下樂
侯廣甯燕崇元畧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征
南大將軍從事中郎渤海高毗子翼征南大將軍從事
中郎渤海李金道賜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

韋誾友規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武符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中書郎燕郡劉遐彦鑒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頴宗敬滄水太守浮陽侯渤海高濟叔仁太平太守原平子鴈門李熙士元祕書監梁

郡公廣平游雅伯度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廣
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州主簿長樂潘符郡功曹長
樂杜熙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中書郎上谷
張誕叔術祕書郎鴈門王道雅祕書郎鴈門閔弼衛大
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合三十四人其詞曰紫
氣干天羣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埽盪游氛克揃
祆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寧且壹偃武橐

兵唯文是恤帝乃虚求搜賢採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

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游藝依仁旌弓既招釋

褐投巾攝齊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僣馮

影附劉以和親茂祖㪍單夙離不造克已勉躬聿隆家

道敦心六經游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常篤信

百行靡遺仕不苟進任理栖遟居沖守約好讓善推思

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道賜悟深相期以義和若

琵琴並參幕府俱發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

會克光厥猷仰縁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爵寔先受班同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内省靡疚言不崇華交不遺舊以産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秀卓矣友規稟兹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寔名區世多奇士山嶽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作傳載訓皇宫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深長雅性清到憲章古

式綢繆典誥時逢多艱當一其操納衆以仁訓下以孝
化洽龍川人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稱選閶達邦家名
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
履忠竭力致躬出則騁説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橈燕下
崇名彰魏世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
行物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宸頻
煩省闥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彦鑒思參
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莫恥于下乃謝朱

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為四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
中遇沈痾賦詩以訖忠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黙
識該通領新悟異發自心胷質倖和璧文照雕龍燿姿
天邑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賔王
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稱游夏
漢美卿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祕閣作牧河汾移
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
以分崔宋二賢誕性英偉擢頴閶闔聞名象魏謇謇儀

形邈邈風氣達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樕尚杜熙好和清不潔流渾不同波絶俙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而逾多張絪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閻弼為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為誌性協於時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而異物以利移人以酒昏倈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温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届彼南

泰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帝道用光邊王內慶
羣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槩體襲朱裳腰
紱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臣相遇理實難階昔因
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想解帶舒懷此昕猶昨存亡奄
乖靜言思之衷心九摧揮毫頌德潸爾增哀皇興中詔
允兼太常至兗州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
辭也後允從獻文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北伐頌
帝時有不豫以孝文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

以次召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宸德願陛下上思宗廟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於是傳位於孝文賜允帛千疋以標忠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準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文成迄於獻文軍國書檄多允作也末乃薦高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尋授懷州刺史允秋月巡境問人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不立

乃歎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為善何望乃表修葺之允
時年將九十矣勸人學業風化頗行然儒者優游不以
斷決為事後正光中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率郡
中故老為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二年
又以老乞還鄉章十餘上卒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
詔以安車徵允勅州郡發遣及至都復拜鎮軍大將軍
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誥又被勅論
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

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又詔允議定律令雖年
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
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
以娱其志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
一蜀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致之尋詔朝晡給御膳
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給送允皆分之親故是時
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官爵其廉退若
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十年加

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
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
覆傷眉三處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療存問相望司
駕將處重坐允啟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黄門蘇興
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
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不曾見其忿色恂恂善誘
誨人不倦晝夜手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
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絃歌鼓舞

常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魏初法
嚴朝士多見杖罰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卒
無譴咎初太平真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
斷諸疑事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内外稱平允以獄者
人命所繫常歎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
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餘之釁況凡人能無
咎乎性簡至不妄交游獻文之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
時諸士人流移逺至率皆饑寒徙人之中多允姻媾皆

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産以相賑贍慰問周至無不感其
仁厚又隨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者皆以新附致異允
謂取才任能無宜抑屈先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
猶不多損談說舊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
八初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
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不寢
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咏如常孝文文明太后聞而
遣醫李修往脉視之告以無恙修入密陳允榮衛有異

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御饍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餘品皆盡時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千疋布二千疋綿五百斤錦五十疋雜綵百疋穀千斛以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詠頌箴

論表讚誄左氏釋公羊釋毛詩拾遺雜解議何鄭膏肓事凡百餘篇别有集行於世允尤明算法又為算術三卷子忱襲忱字士和位長安太守為政寛恵百姓安之後例降爵為侯卒子貴賔襲忱弟懐字士仁恬淡退靜位太尉東陽王丕諮議參軍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沈雅有度量博涉經史稍遷洛陽令為政彊直不避豪右京邑憚之延昌初遷尚書右丞後為御史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綽朋附高肇詔並原

罪歷豫并二州刺史卒諡文簡允弟推字仲讓早有名
譽大延中以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推應選
詔兼散騎常侍使宋南人稱其才辯卒於建業贈臨邑
子諡曰恭推弟燮字季和亦有文武才太武每詔徵辟
疾不應恒笑允屈折久宦栖泊京邑常從容於家州辟
主簿卒孫市賓永熙中開府從事中郎始神䴥中允與
從叔濟族兄毗及同郡李金俱被徵濟位滄水太守浮
陽子卒贈冀州刺史諡曰宣子矯襲矯弟遵有能名位

官嚴酷列在酷吏傳中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位征
南從事中郎初允所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頗涉經籍
允修撰國記選爲校書郎與其緝著常令模帶持管籥
每日同入史閣接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手目
稍衰多遺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
成篇卷模預有功太和中除南潁川太守王肅之歸闕
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經給所須弔待以
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徵報復之由是

為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寛猛相濟頗有聲稱遷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効遂家於南頓川不復歸其舊鄉矣允從祖弟祐字子集小字次奴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孝文賜名焉祖展慕容寶黄門郎道武平中山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太武滅赫連昌以功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位中書侍郎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脩縣侯使高麗卒贈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位

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性通放不拘小節自中書學生再遷中書侍郎賜爵建康子文成末兖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鮻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孝文初拜祕書令

後與丞李彪等奏曰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録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司勲之實録也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祖以後至於文成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䟽漏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國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别表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書自著作郎以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帝從之孝文嘗問祐比水旱不調五穀不

孰何以止災而致豐稔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其如水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循良則盜賊止矣祐又上疏云令之選舉不採職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其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年勤可録而才非撫人者

則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皆善之加給事中兾州大中正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為令時闕豫而已出為輔國將軍西兖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轉宋王劉昶傅

以參定律令賜帛粟馬等䘏以其舊官年耆雅相祗重
拜光禄大夫傅如故䘏薨徵為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
久不赴僕射李冲奏祐無事稽命處刑二歲以贖論免
卿任復為光禄卒贈太常謚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
靈可謚為靈子和璧字僧壽有學尚位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顥字明賢學涉有時譽襲爵建康子位輔國將
軍朝散大夫贈滄州刺史謚曰惠子德正仕齊列在齊
史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位定州撫軍府長史天平中

追贈冀州刺史子德範早有令聞位任城太守雍弟諒字修賢少好學多識彊記居喪以孝聞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孝文妙簡僚佐諒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正光中加驍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逼諒同之不從見害贈滄州刺史又詔以諒臨危授命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優授一子出身謚曰忠侯諒造親表譜録四十餘卷自五世以下内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祐從父弟翼字次同

豪俠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翼山東豪右即
家拜勃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朝議因置東冀
州以翼為刺史封樂城縣侯俄除定州刺史以賊亂不
行及爾朱兆弑孝莊翼保境自守卒中興初贈使持節
侍中太保録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文宣子
乾愼昻季式皆齊氏元功並列在齊史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僕射五
世祖洪晉吏部尚書曾祖懿字世茂仕燕位祕書監祖

遭字景遇位鉅鹿令父綽少孤學行修明有名於世與范陽盧元勃海高允趙郡李靈等俱被徵尋以母老固辭後為郡功曹卒鑒頗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賜爵桐廬縣子出為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新附人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內治銅為農具兵人獲利卒贈青州刺史安平侯謚曰康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位終常山太守合弟康少有志氣陽平王順之為定州康為衛軍府録事帶毋極令時甄琛

為長史曾因公事言競之間以拳擊琛墜牀琛以本縣
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勰行壽春康從行招
致游俠以為部下勰目之謂左右曰吾嘗寄膽氣於此
人累遷廣平内史大納財貨為清論所鄙後為燕州刺
史為杜洛周攻圍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赴救譚
敗康奔定州坐免官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頻以老病求解永熙三年去職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
曰靖穆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以鄭儼之甥累遷兼尚

書左丞孝莊初遇害河陰追贈殿中尚書冀州刺史忻弟仲哲早喪所生母為祖母宋氏所養六歲宋亡啼慕不止見者悲之性恢達常以將畧自許以軍功賜爵安平縣男及父康於燕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赴援戰没于長瑜位至開府中兵參軍長瑜子子樞列在齊史仲哲弟叔彦位撫軍將軍叔彦弟季通位司農少卿季通子德立好學愛屬文預撰御覽位濟州別駕季通弟季良風望閑雅位太學博士以征討功賜

爵蒲陰縣子累遷太尉長史及康東還鄉季良亦去職

歸養後位中軍將軍光禄大夫先康卒於家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簡康弟習字貴禮有世用卒於河東太守贈

并州刺史鑒兄樆字洛祖行博陵太守樆子文業中書

郎鉅鹿太守文業子伯謙仕齊歴濟北南鉅鹿太守有

善政列在良吏傳中

崔辯字神通覽之從祖弟也祖琨字景龍行本郡太守

父經贈兖州刺史辯學涉經史風儀整峻獻文徵拜中

書博士武邑太守政事之餘專以勸學卒贈安南將軍
定州刺史謚曰恭長子景儁鯁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
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孝文賜
名為逸後為員外散騎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
儀雅為孝文所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
獨進博士特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藝叔楷
為殷州巨倫乃為長史北道别將在州陷賊斂恤存亡

為賊所義葛榮聞其名欲用為黃門郎巨倫心惡之至
五月五日會集官寮令巨倫贈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
時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喘吐舌以此自晦獲
免結死士夜中南走逢賊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
寸豈北死一尺便欺賊曰吾受勑而行賊䕺火觀勑火
未然巨倫手刃賊十餘人賊乃四潰得馬數疋夜陰失
道唯看佛塔戶而行到洛陽持節別將北討初楷喪之
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

口以歸尋授國子博士孝莊即位除東濮陽太守時河北紛梗人避賊多入郡界歳儉饑之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孝莊還宫封漁陽縣男後除光禄大夫卒子武龔初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内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允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岀後其叔雅

有志度蕭寶夤討關隴引為西征别將屢有戰功封槐
里縣伯後行岐州事擊賊歿於陣永熙中贈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都督相州刺史模弟楷字季則為廣平王
懷文學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戮唯楷與楊昱
數諫諍獲免後為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
為中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時人
語曰莫鷹郁買反獬孤楷反付崔楷時冀定數州頻遭水害
楷上疏導之便宜事遂施行孝昌初置殷州以楷為刺

史加後將軍楷將之州人皆勸單身述職楷曰單身赴任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固志遂闔門赴州賊勢已逼或勸減少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男夜出既而曰一朝送免兒女人將謂吾心不固遂命追還及賊來攻楷率力拒抗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贈侍中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中又特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

冀州刺史長子士元沈雅有學問州陷戰没贈平州刺史子育王少以器幹稱仕齊至起部郎子文豹字蔚少有文才本州大中正士元弟士謙仕周為荆州刺史列在周史

崔挺字雙根辯之從父弟也父鬱濮陽太守挺幼孤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五世同居門有禮義於後頻年饑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唯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鄉人有贍遺挺辭

而後受仍亦散之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侍郎以工書授勑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帛縠馬牛等尚書李沖甚重之孝文以挺女為嬪宋王劉昶南鎮彭城詔挺為長史以疾辭免乃以王肅為長史其被遇如此復拜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及車駕幸兖州召挺赴行在所問以治邊之畧因及文章帝甚悦之謂挺曰別卿以來倏焉二載吾所綴

文已成一集今當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廵行風俗謂曰彝受使廵方採察謠誦入境觀政實媿清使之名州舊掖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為一邦遊觀之地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上秋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龍相去何遠之有虬龍倏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

異挺既代即為風雨所毁於後作終不就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先是州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頼孝文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定乃遥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扶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采藏之海島垂六十載忻逢明政令

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送贈悉不納散騎常侍趙修得幸宣武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録尚書事以挺為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挺處之夷然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叙挺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汲並未加授宜投一牒當為申請遼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黙然挺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常典

至於自衒求進竊以為羞詳大相稱嘆自其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稱州號以示優禮景明四年卒時年五十九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問至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起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如此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服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終並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欲諸子廉讓恭敬因皆以孝為名及葬

親故多有贈賵諸子推挺素志一無所受有子六人長

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孝文召見甚嗟

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㫖喻殊優令當為絶

羣耳挺曰卿自欲善處人父子之間然斯言吾不敢聞

也後襲父爵累遷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判甚有

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澄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

定也遷廷尉少卿孝昌初梁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

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勅孝芬持節催令赴援賊

退而還遷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
以援神儁因代爲孝芬遂從恒農道南入敵便奔散人
還安堵明帝嘉勞之後以元乂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
除名徵還又除孝芬爲廷尉卓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
芬案以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時孝芬弟孝
演率宗從在博陵爲賊攻陷遇害融密啟云孝演入賊
爲逆遂見收捕全家投梁遇赦乃還後梁將成景儁逼
彭城孝芬兼尚書右丞爲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靈

太后謂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是親曾何相負而内頭

元乂車内稱此嫗須了郤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

語假有斯語誰能得聞若有此聞即此人於元乂親密

過臣遠矣乞對之足辨虚實太后乃有媿色孝芬既至

景儁等力屈退走以孝芬兼尚書為徐兖二州行臺建

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引南賊圍兖州行臺除孝

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仍兼尚書東道

行臺與大都督刁宣往救援與行臺于侃時相接至便

圍之侃突圍奔梁永安中授西兖州刺史孝芬倦於外
役固辭不行仍為太常卿太昌初兼殿中尚書後加儀
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孝武帝入關齊神武至洛與尚書
辛雄劉廞等並被誅没其家口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
聞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忻然商摧古今間以嘲
謔聽者忘疲文筆數十篇有子八人長子勉字宣祖頗
涉史傳普泰中兼尚書右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
之為尚書令爾朱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魏季景尤為世

隆所知勉與季景內頗不睦季景於世隆求右丞奪勉所兼世隆啟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太昌初除散騎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勅左右廂出入爾朱氏敗被收逃免後見齊神武神武勞撫之天平初遣勉送勲貴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屬母李氏喪勉哀毁過性遇病卒無子弟宣度以子龍子為後勉弟猷周少司徒列在周史孝芬弟孝偉趙郡太守郡經葛榮離亂人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偉勸户人多收之郡內

乃安教其人種植招撫遺散先恩後威一周之後流戸
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勵百姓頼之卒贈瀛州刺史謚
曰簡朝議謂為未申復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子昻齊
祠部尚書齊史有傳孝偉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
通率美鬚髯姿貌瓌傑少無宦情沈靜鄉里位瀛州安
西府外兵參軍因罷歸及鮮于修禮起逆遇害無子弟
孝直以子士游為後孝直字叔廣身長八尺眉目疎朗
早有志尚稍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爾朱兆入洛

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里太昌中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辭不赴卒於家誡諸子曰吾才疎効薄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諡宜循吾意不得祇受若致干求則非吾意子士順位太府卿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涯亡號哭不絕見者為之悲慘志尚貞立博學經史雅好詞賦喪紀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執造位太尉汝南王悅行參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演孝政先亡孝芬等號哭哀慟絕肉蔬食容貌毀瘠孝偉等奉孝芬盡恭

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且溫
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
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叔振既亡後孝
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啟覲家
事巨細一以諮決每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以上皆
入李之庫四時分賚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撫從
弟宣伯子朗如同氣焉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
孝為宗族所稱為祕書中散在內謹勅為孝文所知孝

文南討自高陽內史徵爲尚書左丞留京振既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遷太子庶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事發振窮案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爲言之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除肆州刺史在任有政績卒於河東太守贈南兖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四十餘載考績恒爲稱職議者善之子于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温厚有風尚位侍御

史加平東將軍卒挺從父子瑜字仲璉少孤有學業位鴻臚少卿封高邑男贈瀛州刺史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位廣平太守卒贈殷州刺史鎮東將軍謚曰康孟舒弟仲舒位鄴令仲舒弟季舒最知名齊史有傳挺從祖弟敬邕性長者為左中郎將以軍功賜爵臨淄男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數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卒於太中大夫贈濟州刺史謚曰恭敬邕從弟接字願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事拘檢為

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為任城王澄所禮待及澄為本
部接了無人王敬王忻然容下之後為樂陵太守還鄉
卒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既不為時知乃著無
談子論尋為廷尉正每有大獄多有據明有當官之譽
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
辭氣抑揚無上下禮入啟求解位後為洛陽令卒贈司
徒左長史纂兄穆字子和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穆子
暹仕齊位尚書右僕射列在齊史暹從祖弟游字延叔

少有風槩為東郡太守郡有鹽户常供州郡為兵子孫見丁並從役游矜其勞苦乃為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郡學舊在城内游移置城南閑敞處親自説經當時學者無不勸勉號為良守正光中除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柏洛德兄弟數為反叛游深加招慰兄弟俱至郡謝松栢既郡之豪帥感恩獎喻郡賊咸來歸欵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秦州城人殺刺史李

彦為逆數日後游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
香等所攻游事窘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
義不為羣小所辱遂為祖香等害永安中贈散騎常侍
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
聲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
蘭陵太守神䴥中太武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
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

士賜爵高邑子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
鉅鹿公謚曰簡子恢襲以師傅予拜長安鎮副將進爵
為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州刺史
鉅鹿公謚曰貞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綜孫渾列在齊
史恢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為伯卒悅祖子瑾字
伯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司空
悅祖弟顯甫顯甫子元忠元忠齊史有傳
李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

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為高允所知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幸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磕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克退還璨勸元乘張永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軍與張讜對為兗

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定徐州功賜爵始封侯卒謚曰
懿子元茂襲爵元茂以寛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
副將民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子秀
之字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子
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跱秀之等並早孤
事母孝謹兄弟容貌並魁偉風度審正而皆早卒鳳昇
子道宗位直閤將軍道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
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

財貨爲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勲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贈齊州刺史謚曰惠子籍之字修遠性謹正麤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皇中爲介州長史純子德饒有至性列在孝友傳中徹弟公緒齊初以侍御史徵不就齊史有傳

李順字德正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

武城令治有能名道武定中原以為平棘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計策知名於世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畧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爵平棘子加奮威將軍太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畧大謀今欲使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為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

雖二門婚媾而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萬帝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戶帛千疋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平進爵為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今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

順納言大臣固不宜方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為太常策拜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長安鎮都大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為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辭以疾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起動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遽

使中兵校郎楊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雅恕衰疾又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祗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勲厚未若齊桓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蒙遜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恐不可常勝順曰天兵四

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順既使還帝問與蒙遜往復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麤識機變又綏集荒陬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西域沙門曇無懴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輿恭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恭而能久享福禄以臣觀之不復周歲矣帝曰若如卿

言効在無遠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畧見其子並非才俊如聞敦煌太守牧揵器性麤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今方事于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為晚且停前計以為後圖既而蒙遜死閭至帝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揵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疋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侍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

州十有二返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之計順對以民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以涼州之水草不宜遠征浩固以為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冥雲無讖微

有方術帝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帝克涼州後聞而嫌順然猶以寵舊未加其罪涼土既平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太平真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所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顯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高平王謚曰宣

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太平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宫又為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内參機密敷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賜爵平棘子後兼録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内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闗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謂未必可信敷乃固執必然及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既見待二世兄

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奕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為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玲等皆坐闔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既致斯禍時人歎惜之敷弟式字景則以學業知名位西兗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勑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啟然後度之既而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既

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于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
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為伯拜祕書中散雅為
孝文知賞後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
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憲不為屈時人高之後以黨附
高肇為御史所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
書孝昌中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
北將軍元樹等來寇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既至勑付
廷尉憲女壻安樂王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切

胥遂詔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謚曰文靜子希遠字景沖早卒希遠子祖悛襲祖爵式弟奕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奕兄弟及誅李昕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帛奕弟冏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後歷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孝文引見冏笑謂之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

書令以西京説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冏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儉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説不能上動帝大悦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駮公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疆當世堪濟過之卒于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于世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順弟脩

基陳留太守卒子琛幽高平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
太守希遠弟希宗字景元性寛和儀貌雅麗有才學位
金紫光禄大夫齊神武擢為中外府長史文宣納其第
二女為皇后位上黨太守卒贈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曰
文簡希宗長子祖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足以自
通位齊州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勲位給事
黄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為濟南王妃除侍中封丹陽
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即位除趙州刺史濟南廢還除金

紫光禄大夫太寧中昭信后有寵於武城除祖勲齊州刺史在州贓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為光州刺史祖勲性貪慢兼其妻崔氏驕豪干政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即祖勲之妻姨也由是附會又除西兖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勲素無才幹自少及長居官皆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武平中將封后兄君璧等為王還復祖勲王爵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禄卿祖勲弟三弟祖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卒於散騎常侍希宗

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彦之反公統為其謀主歸彦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入官其弟宣寶行賕改籍注老事發武成命掊殺之肝腦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贍位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于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為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辨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除給事黃門侍郎

卒其文筆别有集録齊受禪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
惠希義弟希禮字景節性敦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
家著作佐郎修起居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
魏尹事豫州刺史仍居議曹與邢卲等議定禮律卒於
信州刺史子孝貞列在隋史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曽少治鄭氏禮左氏春
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並不就曰功曹之職雖曰
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

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
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道武時徵拜博士出為趙
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曽能得百
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恒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
賊長責之令還送鹿故處鄰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
猶勝恒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栢人子謚曰
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則從兄順
言於太武徵為中散帝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

騎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禄大夫賜爵魏昌子委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畧功進爵壽光侯太平真君末車駕南伐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馮文恭至蕭城前軍破之宋文帝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太武登亞父冢以望城内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門宣詔勞問義恭等義恭等問應士馬數應曰中軍四十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挺并

請駱駝明日太武遣孝伯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
暢出對孝伯曰主上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
相見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
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為鄰國之
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絶橋暢曰二
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有精甲十萬恐相陵踐故且閉
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
行禁止主將常事何用廢橋杜門又復何以十萬誇大

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此相矜邪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賜安北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梃帝又遣賜義恭駿等氊及九種鹽并胡豉義恭駿復獻蠟炬錦等語具宋張暢傳中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嘆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為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

穆曾啟太武廣徵俊秀太武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爲假復求訪此人輩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廷議論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爲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

時人莫得而知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齊武帝謂之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其為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為妻憎忌元顯後遇刼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為也元顯志氣甚高為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安民弟豹子後追理先封卒不得襲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

鄉黨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以
祥為軍司畧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七千餘戶
遷之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祥太守流人歸者
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守有威惠之稱徵拜中書
侍郎郡人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
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子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
成帝引見侍郎博士之子簡其秀儁者欲以為中書學
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

有次第即以為生帝每幸國學常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矣天安初拜中散以謹慎為帝所親愛累遷主客令齊武帝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姿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於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

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猶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每有江
南使至多至出內藏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貸之
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
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價同瓦礫
今皇上得通神明地不愛寶故無川無金無山無玉所
以同於瓦礫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還主客給
事中時人民饑困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疏陳
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除安

南將軍相州刺史敦勸農桑禁斷淫祀以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為之脩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檦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檦軍遂為逋逃之藪公私咸患百姓為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人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州内肅然病卒官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

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瑒字琚羅
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太師高陽王
雍表薦瑒為友時人多絶戶為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
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絶祀安得輕縱背禮之
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
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
以瑒為毁謗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
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

鬼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為允然不免遲等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隨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瑒至撫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啓瑒為左丞仍為别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為中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議初河陰遇害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又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兾州刺史瑒倜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大夫學問稽古博今而罷何用專經為老博士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絶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朞年形骸毀悴人倫哀歎之謐高尚不就徵辟列在隱逸傳郁字永穆好學沈靖博通經史為廣平王懷友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荅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

士卒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寛雅甚有儒
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議中以兄場卒遂撫育
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祿
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遷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
講禮記詔郁執經郁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
武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驃
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州刺史
李喬字永伯案趙郡李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

之際廣武君左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
漢桓靈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
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並仕晉平字伯括為樂平太守
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季括位並尚書
郎兄弟皆以儒素著知時謂之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
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有男子五人輯晃茉勁叡輯字
護宗晃字仲黃茉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並以友
悌著美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

二子愼敦晃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御史四子晠敏隆喜㪯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宄其後愼敦居栢人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晠兄弟居巷西世人指其所居因以為目葢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長史生東宮舍人吉字彦同吉生尚書郎聦字小時聦生眞字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頓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頤字彦祖頤生緦系曾各有令子事列于前晠位中書郎三子纘襲閣纘字偉業位太

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確龜龜字神龜位州主簿生二子鳳林秀林秀林小名榼性溫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為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抑彊扶弱政以嚴威為名以母憂去職後為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贈齊州刺史裔秀林子也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為定州鎮軍長史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蕩無綱紀至于市令驛帥咸

以為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周尋為葛榮
所滅裔仍事榮爾朱榮禽葛榮遂縶裔及高昂薛修義
李無為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天平初以齊神
武大丞相諮議參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為侯衛大
將軍陝州刺史及周文攻克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
司徒定州刺史子子旦襲子旦弟子雄仕周歷隋隋史
有傳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之子也休字紹則位散
騎常侍詵與族兄靈族弟熙等俱同時被徵高允為徵

士傳皆著其名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詵從祖弟善見位趙郡太守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顯進子暎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暎子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李普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暎弟育字仲遠位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勲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禄大夫卒贈都官尚書謚曰貞子愔襲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才舉時人謂其所居為秀才村愔位太子舍人

愔族叔肅字彥雝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
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為
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為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
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
有司彈劾太后恕之卒於夏州刺史肅從弟瞰字景林
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刺史謚曰宣子慎武定中
位東平太守瞰從弟仲旋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
宮牛二姓阻險為害仲旋示以威恵即竝歸伏累遷右

光禄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旋為營構將進號衛
大將軍出為兖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並著聲績
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
煥字仲文小字醜㚇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也隆字太
㬎位阜城令隆生慕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曷曷生東
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幹用與鄺道元俱為李彪
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書侍御史與任
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旨曉喻乃執泰等景明

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為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迎接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荊蠻擾動勑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勑假煥平西將軍都督別將大破集起軍又破秦州賊呂苟兒及斬氐王楊定還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昭子窓字希邕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鍼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爾朱

兆弑逆與勃海高昂為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城縣侯位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郎父紹字嗣宗殷州别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心胷險峭時人語曰劒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州别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爾朱兆兵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恕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為陽夏太守段業告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騊駼仕周歷

隋列在隋史義深弟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術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佐郎典儀注兼國子博士與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盧景裕卒齊神武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受業者同軌夜為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為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

悼之贈瀛州刺史謚曰康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市幼舉弟之良有幹用位金部郎中之良弟稚康齊史有傳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為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為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為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

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淩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
雅輕允才允性柔寛不以為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
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
伯度我自敬黄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徴士頌
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
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雅從祖弟明根字志
遠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
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　壺倩人

書字路邊畫地學之長安鎮將賓瑾見之呼問知其姓
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
白渠坎為窟室讀書積歲雅推薦之太武擢為中書學
生性寡慾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為都曹主畫帝以其敬
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
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兗州刺史
封新泰侯為政清平孝文時為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為
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詔以與齊武帝絕使多

年今宜通不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覬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絶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上二三之理直在蕭氏我今遣使於理為長孝文從之後為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為伯又參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求致仕前後頻表乃許之引入陳謝悲泣不自勝帝言别慇懃亦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

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輓一乘給上卿禄供食之味大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等歸本郡又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宫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以縠帛勑太官備送珍羞為造甲第國有大政恒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年八十一卒於家宣武弔祭贈賻甚厚贈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内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接物以禮時論

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
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馬子
肇龔肇字伯始幼為中書學生博綜經史孝文賜名焉
孝文初為內祕書侍御中散稍遷典命中大夫車駕南
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讓以文雅
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孝文欲令禄養出為本州南
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
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

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黄門侍郎兼侍中為畿内
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卿兼御史中尉
黄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
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僚
慴憚以肇名與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
許高肇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
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濵於我非急於賊為利如聞賊將
屢以宿豫求易朐山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

役時解其利為大帝將從之尋而沮敗遷侍中梁軍主
徐元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内附朝議
遣兵赴援肇以為不宜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
將軍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又不納明帝即位遷
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恵政再遷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
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
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乂
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

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
卒謚文貞公肇外寛柔内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善
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昏儀白珪論詩賦
表啟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曽撰儒碁以表其志清貧
寡慾資仰俸禄而已為廷尉時宣武嘗勑肇有所降恕
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
如此及明帝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
下並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古今之常

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新泰伯位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

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為車
子送祖至平城脩刺詣崔浩浩與語奇之使為謝中書
監表明日浩歴祖車過駐馬呼閭諸車之皆驚閭本名
驢浩乃改為閭而字馬由是知名和平末為中書侍郎
文成崩乙弗渾擅權內外憂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
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與鎮
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以功進爵為侯獻文即位徙
御崇光宮閭表上至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

代遂為獻文所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為中書令給事中委以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河北閭表諫陳四疑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禄閭表以為若不班禄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孝文又引見王公以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石同

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
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
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
佞如楚之子綦後事雖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楚初
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譏諫非為佞也子綦若不設
初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閭對後上表曰臣聞為國之
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
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

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則修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脩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儵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鬭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

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
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
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
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
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
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穫草盡則走終始必
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
為武士於苑内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

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勑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

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萬人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面論又詔問為書問蠕蠕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敘凶事帝曰卿職典

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致謗誣昔劉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為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年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是年冬至孝文文明太后大饗羣官孝文親舞於太后

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羣臣皆再拜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躬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躍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賜羣臣束帛又議政於皇信堂帝曰百揆多途萬機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對曰臣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者為法何者為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閭對曰臣聞創制立會軌

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
先施刑必後著自鞭已下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
也一成而不可改帝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
與聞之何者為政何者為事閻對曰臣聞政者君上所
施行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行之謂之事
然則天下大同風軌齊一政出於天子王道衰政出於
諸侯君道缺政出於大夫帝善之後詔閻與太常採雅

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粟帛牛馬等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得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洛陽草創虎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虎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宫帝謂曰往年之意朕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耳

閭曰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征誠應大
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
願陛下當從容伊瀍使德被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
亦不少但未獲耳閭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
江介不賓然中州地畧以盡平豈可聖朝之時而闕盛
禮帝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且
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
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頻幸其州館下詔

褒揚之閭每請本州以自效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徳可降號平北將軍然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令懲勸兼行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為太常卿頻表陳遜不聽及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迴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宣武踐阼閭累表遜位詔聽之授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

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為之流涕詔曰閻歷官六朝著勲五紀年禮致辭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籯金漢世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百寮餞之猶昔羣公之祖二踈也閻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初卒于家謚文貞閻好為文章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為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為當時所服閻彊果敢直諌其在私室言裁

闡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貪褊矜慢初在中書好罵辱諸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為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子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二郡太守闡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闡早卒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為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豎子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

誰也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國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頌五十餘篇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黄門侍郎方回仕赫連屈丐為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為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太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為時所知後為北鎮司馬為鎮脩表有所稱薦帝

覽其文嗟美問誰所為旣知為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為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知名鄉國與成人交論尠有屈焉學不師授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旣善為典雅之詞又工為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

時彦待叟不足叟聊與涼温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而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帝惡其聚衆

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啟申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叟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畧曰羣大吠新客佞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

也歳餘牧捷破降叟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比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高矣文成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於叟叟尋歸家不治産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為恥養子字蟆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常乘一牸牛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蟆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以財物

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縞紵爲美談吾之於子以韋弦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中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李子今若相脱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許也譏其唯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其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時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寗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

敦煌汜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禀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裋褐曳柴從田歸舍為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然案其館宇卑陋園疇局褊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約以衣物直十餘疋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

為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遺以麻布穀麥吏
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事
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其弟繼之襲其爵
始復男武威將軍吏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
其存時往來乃簡及亡而收卹至厚議者以為非必敦
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元敦煌酒泉人也魏執金吾恭九
葉孫為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守父顯有遠量

李暠據有西夏引為功曹甚器異之常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大志仕沮渠蒙遜位兵部尚書太武平涼州拜寧遠將軍賜爵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敦煌張湛金城宋興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儁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以為注故為之解其見重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立而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為中書侍

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規之言浩亦欽
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浩誅湛懼悉焚之閉門
却埽慶弔皆絶以壽終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
渠蒙遜位建昌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
蔬糲弗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
字彥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其德行
與之游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沖沖召見甚器重
之太和中徵為中書博士中書侍郎永平中又徵為汾

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夫樂陵郡守麟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慎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為儒者所稱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

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游學今將歸
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
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
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
末襲位政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容璝内附暉與永根
歸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韉中帝
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
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暉女爲敦

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
而性行踈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與同郡隂
仲達俱被浩引以為俱涼土文華才堪著述言之太祖
竝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
為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為
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
爵卧樹男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答書并詩甚相

褒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闞駰字元陰敦煌人也祖京父玖並有名於西土玖位

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

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

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

三十人典校經籍刋定諸子二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

拜大行臺遷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為從

事中郎王薨後還京師家甚貧弊不免饑寒性能多食

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寳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瑀時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筓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向成長欲覔一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

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記注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畧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書十卷敦煌實録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畧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

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為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韮谷窟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禄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

為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復其孫等三家河西人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為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太守甚著信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

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為之注解為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黙字冲明

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也為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為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以喪服散於衆篇遂撰比為喪服

要記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為
請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在涼州與鄉人陰世
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能
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對
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
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武興太
守繇生而僚為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

閩八歳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然謂妹夫張彦曰門户
傾覆負荷在孫不衒膽自厲何以承繼先業遂隨彦至
酒泉追師就學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
言靡不覽綜吕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為中散
騎常侍以業無遠畧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
兵革間講誦不廢每閩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
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孫室
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嘆曰孤不喜克李

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揵委託之牧揵以為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為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揵至京師卒謚曰恭公長子巖襲爵改為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守蔭子季預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游道仕齊位太府卿性嚴酷列在酷吏傳中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晉馮翊

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彊字文威涼州平内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敦煌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為祕書郎掌國史二十餘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毋有記識初拜司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諡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尤工洛京宫殿諸門板

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
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
象之文觀鳥獸之迹别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
事宣之王迹則百工以敘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於
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
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
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
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

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

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僮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説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

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隷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

不悉集達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
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説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
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
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
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刋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
後開鴻都書畫竒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
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

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

也忱弟靜别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宫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隷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兎為䨲神虫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説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闗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

垂令令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俱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成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録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寔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蓋

以許慎説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隷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别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脱蒙遂許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勑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各五人專

令抄寫侍中黄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事
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冀
兼教八書史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明日侍書成重閲
式於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許
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官贈巴州
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軍順和亦工篆書
先是太和中兖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勑
法會侍書後以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然未有如崔

浩之妙

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四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傳第六十二

後魏

王慧龍 子寶興 寶興子瓊 瓊子遵業　鄭羲 子懿 懿弟道昭 道昭子嚴祖 嚴祖子仲禮 羲兄孫伯猷 羲兄曾孫先護　薛辯 父彊 辯子謹 謹子初古拔 拔子允 拔弟子麟駒 麟駒子慶之 拔弟湖 湖子聰 聰子孝通　韓茂 子均　皮豹子

子懷喜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益宗　益

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裴

駿 子修 宣子莊伯 修子詢 駿從弟安祖 修弟宣　裴延儁 從叔子夙 從祖弟

良 良從父兄子慶孫 延儁從祖弟仲規 仲規弟子景融　薛眞度 子懷吉　劉休

賓 子文曄　房法壽 族子景伯 景伯弟景先 景遠 景伯子文烈　畢衆敬

子元賓　羊深 深弟侃 深子肅 深叔父靈引　韓麒麟 孫子熙 子顯宗　程駿

李彪 子志　高道悅　甄琛 子侃 侃弟楷 從父弟密 琛 張纂　高

聰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怱怱疑為王氏子孫彬稱為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荊州前中從事習辟彊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彊與江陵令羅修前别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主克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慮江陵有

變遣其弟道規為荆州衆遂不果羅修等將慧龍又與
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渡江
遂奔姚興其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
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
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
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陽鎮將鎮金墉會明元
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
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婚姻及

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齇鼻江東謂之齇王慧
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
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
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
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傅領并荆揚三州大中正慧龍抗
表願得南垂自効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
將軍左長史及宋荆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為
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

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社長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招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為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

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宋文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龍首二百户男絹一千疋玄伯為反間來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

玄伯無以創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為干卤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絶房室布衣蔬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曰國典太平真君初拜使持節寧南將軍虎牢鎮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羇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

疆埸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脩短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蟬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荆州刺史謚穆侯吏民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彬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

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為親及昏浩為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縁坐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斤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産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中從事别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

襲爵封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和九年為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為伯帝納其

長女為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為光州刺史
有受納饗為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
軍兖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
西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增廣
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乆見屈抑瓊女適范陽盧道
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瓊仍葬之别所冡不
即塞常於壙内哭泣乆之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
每見道俗乞丐無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

平王懷據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所乘馬并乘具與之嘗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黄閤見崇子世哲直問繼伯在不崇趨出瓊乃下崇儉好以紙帖衣領瓊哂而掣去之瓊見崇小子青肫盛服就褫之崇亦不恨領軍元乂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兹墜矣孝昌三年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為黄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長

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光為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弟延業錄義並應詔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轉司徒左長史黄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黄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黄門為小宰相而遵業

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
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
曰王誦罷幽州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
年當有好處分遵業兄弟並交游時俊乃為當時所美
及爾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姨兄弟
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人才而譏其躁
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行於世子松年仕齊位
散騎常侍齊史有傳遵業弟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

太尉祭酒遷屬卒於大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乂有儀
望以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多
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隂之役遂亡骸骨又無子贈
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并州大中正贈華
州刺史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
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
麤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為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

伯以女妻之文成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竒據汝南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為都將赴之遣義參石軍事到上蔡珍竒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旣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義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竒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竒非意要以全制為勝石從義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竒親兵數百人在珍竒宅内石旣克城意益僑忌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義勸嚴兵設備

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焼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明旦羲齎白虎幡安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羲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歴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

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
京索以羲河南人望為州郡所信遣乘傳慰喻羲到宣
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見禽斬以功賜爵泰昌男孝文
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
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羲為其傳是後歷年不轉貲産
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沖貴寵與羲昬姻乃
就家徵為中書令文明太后為父燕宣王立廟於長安
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

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賜侯爵出為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臠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沖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别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為孝文納其女為嬪徵為秘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政道明範羲雖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

尚書何乃情遺至公徑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庶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政事才為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出為齊州刺史懿好勸課善斷决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兖州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害齊

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信伯少好學綜覽羣言兼中書侍郎從征沔北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

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此遷豫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命邢巒記之又曰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私每眷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廣平王懷為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為州都督道昭上表曰

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為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為先然則禮樂者為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蠶

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鑾駐
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
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校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
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
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
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
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實由於此矣伏
惟陛下欽明文思玄覽洞遠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屢發

中書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徒未立臣往年删定律令
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
請早勑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尚未
允遂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
前後累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
者也館宇既修生房麤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
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
風不墜至若孔廟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

不報遷祕書監滎陽邑中正出歷兖青二州刺史復入為祕書監卒謚曰文恭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寛厚不任威刑為吏人所愛子嚴祖頗有風儀麤觀文史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孝武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宋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静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鴻臚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還除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親戚被昵擢為帳

内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冑俱好酒不憂公
事神武責之冑懼潛通西魏為人糾告懼遂謀逆事發
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頼武明皇后及文襄爭為言
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祖更無子弟敬祖以子紹元
嗣紹元小字安都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龢仕齊
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歴周隋遂隱居不仕列在隱
逸傳中龢二弟子騰天壽俱仕隋子騰位蔣州司馬天
壽開府參軍並以雅素見稱敬祖起家著作郎敬祖子

元禮敬祖弟述祖皆仕齊列在齊史義長兄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内疾之若讎小白位中書博士子肩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為嬪位東徐州刺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希儁未官而卒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别駕有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兖州刺史謚曰肅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伯猷每謂

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令死復重死可為悲歎㓜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巴開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允伯弟平城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為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游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録義後為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節閔帝時以舅氏超授

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成子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惏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為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户口逃散邑落空虛及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寃苦聲聞四方為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

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
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
刺史子緼太子舍人陽夏太守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
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以軍功
賜爵成皋男位金紫光禄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
卒贈度支尚書豫州刺史輯之弟懷孝司徒諮議齊太
寧中仁州刺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
貪穢除名子籍字承宗平東府長史籍弟瓊字祖珍有

彊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卒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
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
內有無相通為時人所稱美子道邕周少司空周史有
傳儼得幸於靈太后列在倖倖傳中子文寬從武帝西
入關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勢除衛尉少
卿遷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卒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
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伯夏弟謹字
仲恭琅邪太守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

為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衆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所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臠殺之思明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先護少有武幹莊帝之居藩也先護得自結託及爾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

顥入洛莊帝北廵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為仲遠所害孝武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周世有功歷位華州刺史有傳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曽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曰忠

惠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父彊字威明幼有大志懷
軍國籌畧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温入關中猛以
葛巾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
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
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温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彊聞之
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彊察温有大志而無
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温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
公融為書將以車馬聘彊猛以為不可屈乃止及堅如

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彊壘下求與相見彊使
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
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
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彊遂總宗室彊兵威振
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
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
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將軍司徒公謚曰宣辯幼而儁爽
倜儻多大畧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彊卒復襲統其營仕

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歸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即署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鎮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為長安主人辯既還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嘉獎之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鎮將泰恒七年卒於官帝以所圖

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昶渡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謹遂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兜克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為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為太守神䴥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憑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並為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

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太平真君初徵授内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毎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冠司徒崔浩見而奇之太平真君中蓋呉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焉詔拔糾合宗鄉

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
太武南討以拔為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
氐仇傉檀强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
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
都據城歸順勑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
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
兖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
獻文親自勞勉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

左光禄大夫謚曰康長子脩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
中散襲爵鎮西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
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
盜賊有韓馬兩姓各十餘家恃彊憑險最為狡害劫掠
道路侵暴鄉閭脩至郡即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
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子裔字豫
孫襲爵性豪爽感營園宅賓客聲妓以恣嬉游卒於洛
州刺史子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

為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華州刺史拔弟洪隆字菩提位河東太守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主有賜田在馮翊驎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解几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曽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裴延儁袁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

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為并肆行臺賜爵龍丘子行滄州刺史為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刺史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至治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仕周位基州刺史自有傳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鬩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内自改悔鄉里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為先三召州都再辟主簿州將傾心致禮並不

獲已而應之爲本州中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並爲本郡當世榮之復受詔爲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子長子聰知名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闇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懍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丁時

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彊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云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閣如故聰深為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内以心膂為寄親衛禁兵委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

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内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

御史中尉及宣武即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民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侯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名孝通字士達博學有儁才蕭寶夤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禮遇甚隆及寶夤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埽求歸乃見許同寮咸怪止之但笑而不荅遽歸鄉里寶夤後果逆命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脩義等又聚徒作亂欲以

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住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夤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外散騎侍郎爾朱天光鎮關右表為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功以功賜爵汾陰侯莊帝既幽崩元曄地又疎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陽瘖奉以為

主天人允叶世隆等並以為疑孝通密賛天光答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即節閔帝也以首創大義拜銀青光禄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閔覽啟傷感以侯爵既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為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翌及孝通等宴兼奏絲管命翽吹笛帝亦

親以和之因使元翌等嘲以酒為韻孝通曰既逢堯舜
君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為萬國首帝曰卿
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吏嘲不得中
絕孝通即豎忠為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彪曰聖主
臨萬幾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
翌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
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于時孝通內
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

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豪俊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兄以阮籍嵇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爾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通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為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為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有舊二人並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

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為左丞孝通為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結為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為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即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為兾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師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斛斯椿大野胡也杖叱呂延慶

之徒於爾朱之世皆其吏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危勢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為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闗下婁昭處鈎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令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内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闗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頴之奇士也皆繫仰

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為城雉因黃河而為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東手受制於人不亦鄙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啟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為恒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樹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計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為之憂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直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

免然猶致疑忌不加位秩但引為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勑履上殿表猶使為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為神笑拜者慙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卷行於時子道衡隋史有傳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耆字黄耇永興中自赫

連屈丐來降位恒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恒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曽親征丁零翟猛茂為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為虎賁郎將後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輦郎又從破統萬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拜内侍長進爵九門侯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

為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録前後功拜散騎常
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葢吳轉都官尚
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還拜侍中尚書左僕射文
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
無文學每議論合理為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為朝廷
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
曰桓長子備字延德賜爵行唐侯歴太子庶子寧西將
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

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備弟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畧初為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清譽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為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就故權

立東青州為招懷之本新附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讓之又以五州人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百姓安之卒謚康公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畧泰恒中為中散太武時為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太平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

武徽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衆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為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

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道盛寇濁水别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為武都王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人叛應文德詔豹子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

京師宋白水太守郭啟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啟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别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豹子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為尚書出為内都大官宋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不克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宋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

下其免者千餘人而已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為内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襲道明第八弟懷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為侍御中散遷侍御長孝文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饑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軍廣川公與上黨王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拜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懷

喜至申布恩惠夷人大悅酋帥率户歸附置廣業固道
二郡以居之徵為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太和元年宋
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鼠鼠棄城
走進次濁水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懷
喜部分將士擊大黑走之追奔攻拔葭蘆城斬文度傳
首京師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懷喜表求待來年
築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
繩之南天水人柳旃據嶮不順懷喜討滅之後為豫州

刺史詔讓其在州寛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卒謚曰恭公子承宗襲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豆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闞內侯父涅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敕文始光初為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為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不利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敕

文引軍入枹罕虜掠歸妻子及其人户分徙千家於上
邽留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
城南城攻逼西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冏會復攻城
氐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户二萬餘人屯北嶺
為冏等形援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冏衆復推梁會為
主安豐公閭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梁
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幾斷賊走
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鬬

從夜至旦敕文諜於衆曰困獸猶鬬而況於人乃以白虎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大半畧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真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于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興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饑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彊以享長齡卒官父温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畧位上黨太守有能名卒贈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厚篤慎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温之為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

右氐楊難當冦上邽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即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大武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為羽林郎上邽休官吕豐屠各王飛鹿等據險為逆詔羅漢討禽之後從征懸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成之立羅漢有力焉加龍

驤將軍仍幢將進爵野王侯拜司衛監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後為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氐羌反逼駱谷鎮將呉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率步騎隨長孫𮗚掩擊氐羌大破之賊衆退散詔書慰勞之涇州人張羌郎聚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氐羌叛逆其賊帥蚩廕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鐵券畧陽公伏阿奴為都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禽廕忻等秦益阻逺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

恃險數為叛逆自羅漢涖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然孝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莊公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謚曰康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下

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喜公等率衆來援下邳屯軍焦
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
進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
顯達領衆遡清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
衆度水大破顯達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
清西與攸之合戰大破之吳喜公輕騎遁走乘勝追奔
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
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

仲樊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為散騎常侍
彭城鎮將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鎮
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桓伯恭弟伯遜襲父爵魯郡公
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官卒于家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畧貌狀舉止有
異常蠻世為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
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
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户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

益宗既渡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漴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掎角擊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人糧運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

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没於梁唯有義陽而已梁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户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内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啟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横殺梅伏生為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

任使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為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為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内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為恨表陳桃符讒毁之狀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

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纂襲位中散大夫卒贈東豫州刺史益宗長子隨興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益宗兄興祖位江州刺史

孟表字武達濟北蚍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内屬後表因事南渡仕齊為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兖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撫循將士

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
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
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有異即推覈乃是叔業
姑兒規為内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於北門外斬之人
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汶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
侍光禄大夫齊州刺史卒贈兖州刺史謚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其先代人也本姓達奚世為部落
大人祖真淶玄鎮將内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

幽州刺史謚曰簡康生少驍勇有武藝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為當時所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為前驅軍主頻戰陷陣壯氣有聞由是為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齊遣將據渚邀斷津路孝文勑曰能破中渚主賊者以為直閤將軍康生謂人曰如其捷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為不決遂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煙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勲除太

于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為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為五軍四軍皆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康生詐為墮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康生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半牛羊駝馬以萬數齊置義陽郡招誘邊人康生又隨王肅圍其城齊將張伏護日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康生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牕扉開即入應箭而

斃彼人見箭皆以為狂弩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並敗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陽來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廐馬萬匹馳赴之破走其將桓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為南青州刺史後梁鬰州軍主徐濟冦邊遣康生破禽之時梁武帝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石故特作大弓兩張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

有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為希世絶倫弓即
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
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
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為華州刺史頗有聲
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
尋復之梁直閤將軍徐元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
以城内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
果面勑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閒郁州

刺史復叛事停及大舉伐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像復就西門豹祠求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虎豹之祟徵拜光禄勲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内時或迭出入乂以康生子難為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

氣高下乂稍僤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儛次至康生康生乃為力士儛至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入閤左

右競相排闥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為乂所執鎖於門下至曉乂不出令侍中黄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絞刑乂與剛並在内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乂康生忻子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語子云我不畏死汝何為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乂意旨過至苦痛嘗食

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内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為

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向信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

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年十八以侯

剛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為行臺又令殺

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為

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

竟及於禍及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

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又追封壽張縣

侯子剛襲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為宗親顧待不免饑寒太和初起家奉朝請時孝文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

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冠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内附大眼與奚康生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閤將軍出為東荆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别將隷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大眼至於攻陣遊獵之際潘亦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僚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

將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泛漲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為兵永平中追其前勲起為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武忠梁人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門巷

觀者如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寅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撫循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帥常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焉前後江南所遣督將皆懷畏懾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

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勇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棰撻過度軍士頓憾焉或者以為性移所致又以本將軍為荆州刺史常縛藁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虎害人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縣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

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常遣人
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
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
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為中
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
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元氏印綬
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
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等深以為恨及大眼喪

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彘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彘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彘生等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為緣淮游軍主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帝為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畧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荆

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荆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梁遣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盜據硤石詔延伯為别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别將伊甕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鋭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横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合軍咸見俘虜

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烈皆國之名將比平硤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克延伯曰既對聖顏答古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若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曰卿

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勑如請二年除幷州刺史在州貪
汚聞於遠近還為金紫光禄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
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
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
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禽賊
衆甚盛進屯黒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與西道
都督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
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

兵數千下渡黒水進向賊營寶夤率騎於水東尋原西
北以示後繼於是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
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遂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
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
與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
渡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悦謂官屬曰崔公古之
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非老
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為後拒天生

悉衆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陥其前鋒於是驍鋭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初朝廷議遣將咸曰非延伯無以定之至是果能克敵詔授左衛將軍餘如故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寳夤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

時或輕騎暫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
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内為鎖柱教習彊兵負
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
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
是降簿乞緩師寳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閲俄而宿
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
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
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

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夤斂軍退保涇州
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州西進去賊彭阬合
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夤獨出襲賊大破
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併見兵人采掠散亂不整
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
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為諸將之
冠延伯末年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
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謚曰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健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爵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内侵叔仁時為兼統軍隸揚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功累遷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除光禄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劉某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為都督討平之除鎮西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邢杲反

於青州叔仁為大都督出討於淮北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爵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欵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槊長大異於常槊時人壯之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守安邑子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弱冠通涉經史好屬文性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之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

聚衆應之屢破諸縣來襲聞喜縣中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奔赴賊乃退刺史嘉之以狀表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敘事宜甚會機理帝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暠來聘以駿有才學假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聞喜侯謚曰康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歷位祕書中散王嵩令累遷中大

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卒謚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已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閑解位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為之詢族

叔景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出為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朴特地居險要衆踰數萬足為邊捍遂表朴特為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為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為七兵尚書武泰中以本官兼侍中為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徒公謚曰貞烈無子修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稱舉秀才至都見司空李訢與言

自旦及夕訢嗜善不已孝文初徵為尚書主客郎遷洛陽以宣為採材副將奉使稱旨轉司州刺史别駕仍兼長史宣明敏有器幹總攝州府事無凝滯遠近稱之為太尉長史上言曰自遷都已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有骸體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戎役者請使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為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宣善於綏撫甚得羌戎

之心後晉壽吏置益州改宣所涖為南秦州刺史武興姜謨等千餘人乞延吏限宣武嘉焉宣家世以儒學為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仕漢文之世而不歴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牒推移遂至於此禄厚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哲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志焉及患篤詔遣太醫令馳驛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始患便自尅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

史謚曰定尋改為穆子敬憲嗣敬憲以文章著稱列在文苑傳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為行參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彧北討引為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彧亦矜而不問扶侍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葬敬憲於鄉遇疾卒年二十八兄弟皆以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

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並
無子所著詞藻莫爲集録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
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爲政嚴酷不得吏民之和
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駿從弟安祖少而聰慧
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禽獸得
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之後未曾獨食州辟主簿人有
兄弟爭財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
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内欽服之後有人勸其入仕安祖

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安祖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見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者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之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固辭老病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年八十三

卒於家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也曾祖奣諮議參軍幷州別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虬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孤事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宫官例免宣武即位為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致諫

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與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堨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水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為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為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

中二尚書散騎常侍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任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巫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延儁從叔愛醜桃弓並見稱於鄉里子夙字買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而

懷之卒於郡三子範昇之鑒鑒字道𡶶性彊正有學涉
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兗州刺史子
澤列任齊史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稍遷尚書考功郎
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
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
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
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
信之咸相影響旬月之間逆徒遂振以良為汾州刺史

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饑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為衛大將軍太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仕終司空右長史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為王衆至數萬詔慶孫為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

是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以慶孫為别將從軹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為太守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爾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為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饑凶四方遊客恒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

麗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為時所稱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為司州牧辟為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餞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冀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為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除司

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統軍奏復本資於陳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以文學知名列在文苑傳伯茂亦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叔義亦有學行累遷泰山太守為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東泰州刺史謚曰宣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

儀同高岳以為録事參軍弟景龍景顔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綴緝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别有集録景顔頗有學尚孝静初為司徒長史在官貪穢為中尉所劾遇病死獄中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為孝文所知為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禄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温縣

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
西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
苦自立為汝南王悅郎中令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
儁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
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為驥子景鴻為龍文景鸞
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四子願安志弘振景鴻
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號曰裴曾子位隋
貝丘令子神舉神符而神舉最知名

薛真度河東汾陰人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安都之從祖弟也安都宋史有傳真度始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為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為伯歷荆州東荆州刺史初還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為孝文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輒白别出倉米五千斛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歷華荆二州刺史入為大司

農卿正始初除揚州刺史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
騎常侍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莊有子十二
人嫡子懷徽襲封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
命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
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
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刺史懷
吉本不厲清節及為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
誘勝已共為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為之彌縫恣

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返旣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録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别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眞度諸子旣多其母非一同産相朋因有憎愛興和中遂致訐列云以毒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德南渡河家于北海都昌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

才仕宋為兖州刺史娶崔邪利女生子文曄崔氏先歸
寧在魯郡邪利之降文曄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
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曄至以報休賓又執
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待歷城降
當即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
詣白曜詐祇候白曜令文達往升城見其妻子文曄哭
泣以爪髮為信文達回復經白曜誓約而還見休賓休
賓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白曜期白曜以酒灌地啟告

山河誓而不負休賓文達還謂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内遂相維持欲降不得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人為懷寧縣以休賓為令延興二年卒文曄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被徙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曄大言求見申父功厚賞

屈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
太守贈兗州刺史謚曰貞休賓族父旋之其妻許氏生
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
孤貧不自立母子並出家為尼僧既而反俗俱奔江南
法武後改名峻字孝標梁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諶仕燕位太
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之遂為東清河繹幕
人馬法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為刼盜

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以供母招集壯士恒有百數仕宋為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為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為計法壽與崇吉歸欵於白曜詔以法壽為平遠將軍與韓麒麟對為兾州刺史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為上客崇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法壽供給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饑飽坎

壈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
敬侯子伯祖襲例降為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
於功曹張僧皓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遷幽州輔國
軍長史後坐事免官卒子翼大城戍主帶宗城太守襲
爵壯武侯翼子豹仕齊歷西河博陵樂陵太守有能名
列在良吏傳伯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
官居家忽聞門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為家羣犬
所噬卒法壽族子景伯守良暉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

守後為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弑廢帝子業子業弟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為文秀所害父愛親獻文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為平齊人以父非命疏食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淵稱之於李沖沖時典選版為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勑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曽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門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

即署其子為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民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遷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父及弟亡蔬食終喪期周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牓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業及母亡

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為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
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
父弟逸祐並有名文烈性温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
經霖雨絶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
謂曰舉家無食汝從何處來竟無楚撻于山基仕隋歷
戶部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時景先字光胄幼孤
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
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

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欣然自足晝則樵蘇
夜誦經史自是精勤遂大通贍太和中例得還鄉郡辟
功曹州舉秀才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
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
又啟景先撰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
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
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坐如對賓客兄曾
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見者莫不

哀之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語典詣符璽郎王神貴益之名為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節閔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後隷魏收修史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值頻歲凶儉以家財分贍宗親又於通衢為粥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刼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忽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

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不為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啟為昭武府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于家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

畢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為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湘東王彧殺

其主于業而自立是為明帝遣衆敬詣兖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平子勛授纂兖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為弟衆愛為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隂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

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宋宋明帝授衆敬兖州
刺史而以元賓有他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
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
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
拜散騎常侍兖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
對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克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
中火起纂為所燒死衆敬聞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
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

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為兖州刺史徵還京師衆
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髮鬚
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
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自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
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
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欵有若平生後以篤老
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劒
一口刺彪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與帝引

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遣之卒於兖州子
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與父同建勲誠至京師
俱為上賓賜爵須昌侯後拜兖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
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禮還鄉常呼元賓為
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勑
不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顔色衆敬善持家業猶能
督課田産大致儲積元賓為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愛
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遥授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尉

卿謚曰平元賓入魏初妻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杍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杍最長次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杍等三年終禮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為侯卒子僧安襲祖杍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為文詠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為伯以本州中正為統軍隸邢巒討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

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百姓稱之後為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兖州刺史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為後襲爵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位中書侍郎兖州大中正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祖髦以兄祖朽别封南城以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於本州别駕祖暉早有事幹為幽州刺史以全守勲封新昌縣子逢蕭寶夤退敗祖暉拔城東趣華陰坐免官爵尋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為賊宿勤明達所

攻沒長子義勰龔爵齊受禪例降義勰弟義雲仕齊歷
位兖州刺史性殘忍列在酷吏傳中祖歸位建寧太守
子義遠平原太守義遠弟義顯義攜性並豪率天平以
後梁使人還往經歷兖城前後州將以義攜兄弟善營
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祖旋太尉行參軍
卒贈都官尚書齊兖二州刺史衆敬弟衆愛隨兄歸魏
以勲為第二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徐州刺史謚曰康子
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為伯延昌初累遷清河

内史固以疾辭後試守廣平内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
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乂以為
忠於已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散騎常侍東道行
臺尋為都督安樂王鑒軍司馬攻元法僧敗奔還京師
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兖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彦字修賢渉獵書傳風度閑雅為時所知以侍御
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入後還歴中書侍郎
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兖州刺史祖彦弟祖哲

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之榮貴但幃薄不修為時所鄙申
纂本魏郡人申鍾曽孫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纂舉室
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為兖州刺史既敗于景
義入魏
羊深字文泉太山鉅平人也父祉贈安東將軍兖州刺
史天性剛愎所歷皆以酷忍稱列在酷史傳深早有風
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
司空記室參軍再遷尚書駕部郎中于時沙汰郎中務

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
尚書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禮講孝經深儕輩
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率羌
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為都
督行臺討之以深為行臺右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
京頃之遷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華州正平薛鳳賢
等作逆勅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承
業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

曾幸芒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莊帝踐阼除太府卿又為二兖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為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褒其忠烈令還朝受勑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禄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黄門侍郎顥平免官普泰初為散

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禄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
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帝勑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
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節
閔帝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請修
立國學廣延冑子帝善之孝武初除中書令永熙三年
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與樊子鵠不
從齊神武起兵於兖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史天平二
年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

閤祭酒以學尚知名乾明初為冀州中從事趙郡王為
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
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為武德郡守祉弟靈引好法
律李彪為中丞以為書侍御史固辭彪頗銜之及為三
公郎坐兄祉事知而不糾彪劾奏免官甚為尚書令高
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鎮冀州肇舉
靈引為愉長史以相閒伺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
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

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威子敦廣平太守有聲稱列在良吏傳中靈引弟瑩字靈珍兗州別駕從事瑩子烈列在齊史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容姿善騎射景穆監國為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居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阬之麒麟諫曰始踐偽境方宜寛威厚惠此

韓信所以降范陽也勍敵在前而便阬其衆恐自此以東各為守禦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悦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為兾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須無之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

慶懃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敘懷德安土庶或在兹朝議從之太和十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之常軌為政之所先今京師人庶不耕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

或受其饑况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餧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勤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而下有凍餧之人皆由有司不為其制長吏不卹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

朴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檢按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無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勑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隅臨終之日

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謚
曰康長子輿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秘書中散卒贈
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
自通侍中崔光舉為清河王懌常侍遷郎中令初子熙
父以爵辭與弟顯宗顯宗不受子熙縁父素懷卒亦不
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
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
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劉騰元乂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為

之憔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還葬誓以
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乂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
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及學官令傅靈檦賓客張子慎
伏闕上書訴懌之枉極言元乂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
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乂死尋令
修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為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
事又少孤為叔纈宗所撫養及顯宗卒纈宗子伯華又
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

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
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
朝廷明帝詔遣按驗元弼大見詰讓爾朱榮之禽葛榮
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為榮旣元凶自知必
死或恐不遜無宜見之爾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
帝恕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
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
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册勲封歴城縣子天平初為

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
百官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
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
高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聘王氏為妻
姑之女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
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
卒遺誡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興宗弟顯宗字茂親

性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平生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願且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

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二
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
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畧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
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須
來北都富室競以宅第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
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別士
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
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

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銜橜之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晝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崖以有待之形役無崖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

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别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胄自墜於皁隷矣議者或云令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王所以居尊而御下者威也兆

庶所以從惡而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令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

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勑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寔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令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寔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都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

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竪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于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為偽志專則不揺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别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

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亂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宦途得與膏梁華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今稽

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别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虧𢾾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户少并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

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此以
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禄不輕土木被綺繡僕妾厭
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
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内直者
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蒱博之具以
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
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虯曰著作之任國書是
司卿等之才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

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
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在齊詩詠
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見當更訪之監令
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靈虬曰卿比顯宗復有差
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比於崔光實為隆渥
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誠不敢仰希
於古然遭聖明之世陳翰勤素實録時事亦未慙於後
人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談二百年外則

越諸子令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
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
唐典愼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
於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
又曰卿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
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也
帝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曾詔百官曰
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常有素分朕意所為可復以為

不可宜相與校量之李沖對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弟為欲益治贊時帝曰俱然為人沖曰若欲為人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是以用之沖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請救諸賢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未審魯之

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監令之子必為秘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伐以顯宗為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

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詔曰卿破賊斬帥何為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每私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首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土須赭陽平定即冀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為鎮南廣陵王嘉諮議參軍後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

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特
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
五言詩寄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憤結二十三年卒顯宗
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陽勲賜爵章
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
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吕光民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
以孝稱師事劉昞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

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于亞之也駿白昞曰令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謂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冲真喪昞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為東宮侍講及涼州平遷于京師為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遷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

老之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又問駿年對曰臣六十有一帝曰昔太公既老而遇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乎駿曰臣雖才謝吕望而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翰之効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

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祕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例皆賜
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駿獨
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
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必當屬身命於戎旅之辰
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
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
時恩澤豈足為長世之軌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

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附會暫時隳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疋又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惬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疋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故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薄葬事存儉約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勅侍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蚪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秘器朝服一稱帛三百疋贈兖州

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録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之名以有史才故擬漢之班彪晉之司馬彪也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悦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悦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悦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氣娶東徐州刺史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

於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封衛國子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敘録為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祕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為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上封事七條曰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

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繆哉夫消功者錦繡雕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功者可勝言哉漢文帝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饑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

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兇

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
道在師傅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
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
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髙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
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在幼沖情未能專既
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咎抑亦師傅
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

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顯巍之功邈乎前王
陛下幼蒙鞠養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
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詔導太子詔導
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事幸甚矣
其三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
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
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
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

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令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别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

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賢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彦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不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春十二

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師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或闕然令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

廉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者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同賈

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禮貌之吏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矣吾遇子有禮矣此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令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安

可陳瞽言於朝且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
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
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
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
繫獄而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即刑父兄無愧恧之色
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
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
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版引咎乞解

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

臚鄭穆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
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令四方無虞百
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
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
郊廟之祀鳴玉垂緌同節慶之歡傷人子之道虧天地
之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
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
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

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詔曰彪雖宿非清第閥閱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勸奬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武帝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裳猶以素

服從事裴謝在北固應具此我今辭樂想卿無怪繪曰請問魏皇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為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亡禮之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

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主上親覽蓋遠軌軒唐也彪將還齊主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遊果如今日卿此還復有來理不彪答云使臣請重賦阮詩曰燕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王惘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别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

竒其騫博後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常呼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也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殊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無降下之心沖積其前後罪乃於尚書省禁

止彪而彈奏之請免所居職付廷尉獄沖又表彪罪惡數事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郡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萊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為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心為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為朕與卿為宰事為卿自取彪曰臣僭由己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皋之下不應遠黙屬車之清塵

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
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升之言將復
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
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
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武踐阼彪
自託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等詩書往
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為其
左右彪乃表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

給事力以充所須近則期月可就逺也三年有成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禄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晉王隱故事白衣修史宣武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為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彊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篤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怠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

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欺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誄章表别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為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

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乃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睦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志求其府僚澄釋然為啓得為列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款往来彪有女幼而

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為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寵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為孝文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每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毁領軍元乂舉其才任撫導擢為南荆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志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南荆州

屬爾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仕周有傳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
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
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元起武邑太
守遂居勃海蓨縣道悅少為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
後為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禦車駕南征徵兵秦
雍大期秋季閲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
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

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綰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凡觀為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凡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禀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

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以為闕居宇之功作遊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嶽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於舊塋謚曰貞侯宣武又追録忠槩拜長子顯族

給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顯族弟敬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道悅長兄嵩字崑崘魏郡太守嵩弟雙清河太守坐贓貨將刑於市會赦免時北海王詳為録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為梁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

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謚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漢太保邯之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内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經史頗有刀筆而形貌短陋尠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碁廢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憤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

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孝文知賞宣武踐阼以琛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弛鹽稅及山澤之禁宣武從之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卒多下吏於時趙脩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恤惻然告人曰趙脩小

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日琛與黄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曽拜官諸賔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巒以言戲巒頗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録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恒不陳奏方更往来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

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朝之官人
又與黄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
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
功以為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斯甚矣
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為叨越雖皇族帝
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明附趙脩是
親是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
諛奬厲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

郡左右相連死𪑔者二十餘人琛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逾百里每得魚肉菜菓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內手種松栢隆冬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産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

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始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為朐山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昕女為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所好悅宣武時調戲之還河南尹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畧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

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以来天下轉廣四逺赴會事過代都寇盗公行刼害不絶比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盗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户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户五百户其中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滑僕隷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

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開官靜任猶聽長兼況劇煩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選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

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黄門如故及高肇死琛以肇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遷凉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處之於内久之為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辭曰陛下在東宫崔光為少傅臣為少保令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為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為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兾州刺史臣今適為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

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既至郡衣錦晝游大為稱消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内實附會光亦揣知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為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秘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駁奏改曰孝穆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轝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

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祕書郎性險薄多與盜刼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為司州牧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為牧與琛先不恊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勑懷寛放懷固執之久乃特旨赦出侃自此沈廢卒於家侃弟楷字德方

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啟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
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
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
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
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
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户修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為
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亟收三州人中麤暴
者殺之以威外賊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至楷乃

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為中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為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為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為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

全鄧勲賞安市縣子孝静初為衛尉卿在官有平直之
譽出為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
史謚曰靖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
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謚曰穆纂頗
涉經史雅有器尚交結勝流為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
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
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子宣軌少
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

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効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纂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達啟贈瀛州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渤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克東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為雲中兵户窘困無所不為族兄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

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為高陽王雍傅稍為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畧自許孝文鋭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顧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恕死徙平州行届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兎將獻託聰為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

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黄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内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竒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宫永彰聖藝遂刋銘射所聰為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

洛聰深見危慮而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修之儔乃因皓啟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為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凡肇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酒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出為并州刺史聰善於

去就知肇嫌之側身奉承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為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明帝踐阼以其素附高肇出為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為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廢於家斷絶人事惟修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為珍異又惟以聲色自娛後拜光禄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悅良久贈青州刺史

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主籍為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長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通志卷一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上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三上

後魏

楊播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椿弟津　津子逸　王肅兄子誦　衍　翊　劉芳子懌　懌弟廞　廞子隲　芳從子懋　常爽孫景　郭祚子景尚　張彝子始均　仲瑀　邢巒子遜　巒弟晏　巒叔祖祐　祐子産　祐從子虯　李崇子世哲　神軌　崇

從弟平平子奬奬子構奬弟諧　崔光　光子勵光弟敬友敬友弟子鴻　崔亮　從弟
光韶光韶弟光伯從祖道固　裴叔業　兄子植植弟颺颺弟瑜瑜弟粲粲弟
衍　夏侯道遷　子夬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
悅之　淳于誕　張讜　李苗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伯父靈慶靈根父靈越子敬紹敬仲　張烈　弟僧皓　李叔彪
子述述子象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
元旭　蘇亮　弟湛　魏子建　魏釗　子彥　魏季景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

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廵吏民頌之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飭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廻詔播為圓陳

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沔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遥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遥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心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卮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

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伯後為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于家子侃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尚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為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

李瓜花袁建等令為内應遂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版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遂集兵遣移虚搆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録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搆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遂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

發伏𡟏者十數家遂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夕鈔掠承業乃奏侃為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録請為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産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

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徧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為今日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

義固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黄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効爾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為顥屠榮將為遷計欲更圖後事侃曰若今即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爾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

正黄門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為祕書郎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人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将軍右光禄大夫莊帝將圖爾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爾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兄昱恐為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

人身没蕻全百口侃赴之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伯考孝文賜改焉性寛謹為内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後為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宫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為豫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貽書集

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為别將隷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曰並非計也賊深竄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嶮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轉正太僕卿初獻文世

有蠕蠕萬餘户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為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之間正欲悦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為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

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别格奏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財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禄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為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為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
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夤
代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夤
賞罰云為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啟明帝及靈太
后並不納及寶夤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
稱為椿父子所謗建義元年為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
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昱為顥所擒又椿
弟順順子仲宣兄子侃弟子遁並從駕河内為顥嫌疑

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擕家避禍椿曰吾内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宫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傅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涕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欷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僚餞於城西

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禄卹甚多於姻親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遺來往賔僚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用為富也不聽興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

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虚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别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一等世也吾今日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為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内職兄在

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口勑責諸內官十日仰窓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勑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令忝二聖近臣居子母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責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

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為刺史光禄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令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常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

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為奢淫憍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為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為爾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

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兾州刺史子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揚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酣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為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

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
坐嘆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
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
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賤備
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異從自比以來輕爾出入進無
二傅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
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羣臣咸知為
後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勅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

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常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乂靈太后令召乂夫妻泣而責之乂深恨昱昱弟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乂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乂

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圖不逞乂又搆成其事乃遣夜圍昱宅收之並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搆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乂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乂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乂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乂㫖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後賊圍豳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

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内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為雍州徵昱為吏部郎中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

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泰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為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柰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還朝朱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禽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

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
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
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袁昂為吳郡不降稱其
忠節柰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
刳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前宮爾朱榮之死昱為東道
行臺拒爾朱仲遠會爾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
亦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
外郎奔免匿蠻中潛結渠帥謀報爾朱氏微服入洛為

爾朱世隆所殺椿弟顗字惠哲本州別駕顗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録尚書事相州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元就幼有儁材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

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字羅漢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聲遂吐血數升藏之衣袖太后聞聲閲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告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

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
但全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
南征以津為都督征南府長史後還長水校尉仍直閤
景明中宣武遊北芒津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
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
謂朝臣曰直閤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豫此謀因
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岐州刺史
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三疋去城十里

為賊所刼時有使者馳馹而至被刼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敎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人家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巳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

若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勵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乗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納津揮刀

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
州城東面巳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
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
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畧投書所
致及津至畧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
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
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
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隱出置爐鑄

鐵持以濯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
星津與賊帥元洪業書喻之并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
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
圍城正為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内
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内子城防
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
津分結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由此
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將

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絶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脱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告洛

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為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
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
為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
宿殿中掃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
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為
司空加侍中爾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為兼尚書令北道
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畧津馳至鄴將從
滏口而入遇爾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

與津舉城通欵津不從以子逸旣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畧乃率輕騎望於濟州度河而爾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䕶喪事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主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禄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頼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

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萬詔聽貸五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爾朱仲

遠遣使於州害之吏民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營齋一日之中所在不絶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謚曰貞逸弟謐字遵和歴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恒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衛將軍在晋陽為爾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兖州刺史謚弟愔齊世通顯列在齊史津弟暐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弟相事有如父子播性

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寮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

裁之何為見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令早娶望見元孫自昱而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内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来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時莫逮焉爾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為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

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後父奐齊雍州刺史齊史有傳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歷祕書丞父奐及兄弟為齊武帝所殺肅自建鄴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孝文時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明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帝促席移

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言蕭氏危亡之兆可乘之以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心推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元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勇壯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以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人聽五品以下先即優授假肅平南將軍肅至義

陽頻破齊軍降者萬餘進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已飾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曰肅丁荼虣世心等伍胥窮蹴再朞蔬緼不改有司依禮喻之為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寮詣闕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由聖

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之粟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飧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使答曰雖不食數朝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南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

肅紓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為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為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共敬昵之上下稱為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羈遠一旦在己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在上肅聞其言常降避之尋為澄所奏劾以肅謀叛事尋得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

錢二十萬帛二千疋肅奏考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
闇於是乎在自百寮職祭四稔于茲請依舊例考績能
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車騎將軍持節都督
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
刺史蕭懿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圍壽春
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
堂引見勞之以淮南累捷賞帛四千疋進位開府儀同
三司封昌國縣侯揚州刺史尋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

諸軍事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絶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為舉哀詔中書撫慰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還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杜預之没窆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忠義

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諡匡公詔諡宣簡明帝初詔為肅建碑銘自晉代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朴畧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虛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隨例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

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為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為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於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右將軍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黄門侍郎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是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神竦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

遇害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儁康性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禄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為散騎常侍西兖州刺史為爾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静初位侍中卒勑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虓於西兖州為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置於家

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士遊肅次兄深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乂為濟州刺史清静有政績入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深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劉芳字伯友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隷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宋東平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

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為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為平齊人時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寐至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著窮

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暴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后微媿於心會齊武帝使劉纘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産等俱為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産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

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常
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彊記兼覽倉雅
尤長音訓辯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
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
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帝常宴羣臣於
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
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
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

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内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帝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為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

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袪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還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懐為文以弔之芳因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慚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帝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冦徐州疆場之人頗懐去就帝憂之以芳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

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宫及宣武即位芳手加衮冕孝文自襲斂暨于啟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奏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重道學敩為先唐虞巳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今之祭酒則周之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宫與天子宫對太學

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
鄭氏注內則云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
庠序之官由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
既徙縣崧瀍皇后伊洛宮闕府事僉復故趾至於國學
豈宜外錯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
存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
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
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

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以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内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以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註云

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址寬曠四郊别置相去遼濶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四門猶為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門應從古不求集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為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清廉寡欲無挠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為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

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祀不應隷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元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

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元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元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

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郊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

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内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為逺郊迎五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為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

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為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為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牢縣邑令長侍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

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雒陽者蓋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絶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為洛陽界内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

元冬務隙野罄人閒遷易郊壇二三為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頻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

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荅而不會本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别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繫社稷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

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虎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

木有木者主土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宜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别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為樹惟誠社誠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

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博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為納芳女芳辭以年貎非宜帝歎其謙慎帝更勅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為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為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

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録三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佚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别駕兖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為行臺出

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廞以第三子琰為後廞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為宰輔廞皆與其子姪交遊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為執經雖酬荅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

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責廞誅之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廞之死隲帥勒鄉部赴兖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為儀同開府以隲為屬本州大中正轉中書舍人屬梁通和隲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為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廞弟棫位金紫光祿大夫棫子逖有文藻頗工詩詠列在文苑傳中芳從子

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為議主違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交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宫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明初大軍攻硤石懋為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

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為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為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諡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士明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

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奭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隷未嘗見其寛誕之容篤志好學博閑强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太武西征涼土奭與兄士國歸款軍門太武嘉之賜士國爵五品顯美男奭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奭置館温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奭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

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蚪皆是奕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奕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畧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成其業是故季路勇

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其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尊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

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聊因暇日屬意藝林畧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畧注以訓門徒焉其畧注行於世奕不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

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協律博士孝
文親得其名旣而用之為門下録事太常博士正始初
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勑景參議宣
武季舅護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
并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帝悉
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造為最乃奏曰常景名位
處諸人之下而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
陽公主未幾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

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
不得有純臣之義議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
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子淵嚴君平揚子雲等
四賢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
餘年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所知賞累遷積射將
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仍録事其
年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為安西將
軍雍州刺史請景為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給事參軍

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恵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别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名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逺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歩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

司徒崔光執經敎景與董紹張徹馮玄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録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為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為班宜在藩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禄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為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此文報德足矣

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勑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元奔于漠北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瓮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

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
征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黄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
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
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
城時安豐王延明為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
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
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
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

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諧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平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為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強壯令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為之今求權發為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

軍裴智成發范陽二長之兵以守白㵎都督元譚據居
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
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别將崔仲哲等截軍都
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
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别將李琚為都督代譚征
下口降景為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為幽安元等州行
臺賊既南出鈔畧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
破之獲賊將御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為賊所攻

於薊城之北軍敗而死景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
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禄大夫行臺如故洛周
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
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
國要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
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别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禽
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
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為葛榮所吞景又入榮

榮破景得還朝永安中詔復本官兼黄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正黄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廵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宫中召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宫解黄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禄大夫祕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熈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産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

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為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餧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為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牛車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

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
薨景善與人交始終若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
未曾見其矜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
權門性和厚恭慎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
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為象讚而述之文多不錄景所著
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
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
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將軍淮弟亮之後也祖逸本州别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太武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贈光禄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貌不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歴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為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太守王希彦逸妻之姪也共相賙䘏乃振孝文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

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黄門侍郎祚
清勤在公夙夜匪懈帝甚賞之從南征及還正黄門車
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
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帝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
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惟事魏文微臣虛薄遭逢聖
明自惟幸甚因敕以太牢祭淮廟令祚自撰祭文以賛
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孝文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
山祚曰山以仁靜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帝曰魏明以

奢失之於前朕何為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帝曰得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孝文鋭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内外規畧號為多事黃門宋弁參謀帷幄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孝文舉觴賜祚及崔光曰郭祚勤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温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知若此初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因入見帝謂祚曰朕

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帝沉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産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辭讓帝嘆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李彪官也乘輿南討祚以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為伯孝文崩咸陽王禧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大中正宣武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罪人

妻子復應從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愚謂罪人既
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縣名永配於責不免姦途自塞
詔從之尋正吏部祚持身清潔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
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
矣由是事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
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将軍瀛州刺史
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将軍青州刺史祚逢歲
不稔闔境饑獘矜傷愛下多所振䘏雖斷決淹留號為

頗緩然士庶懷其德澤入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并州大中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黄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爲僕射以爲非盡敬之宜言於宣武帝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黄䣓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

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黄𤓰少師祚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審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等之

人三年轉半階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之上遷一階三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

守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并全無負殿之徒為
依何等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准限而判三應
外退今既通考未審為十年之中通其殿最積以為第
隨前後年斷各自餘其善惡而為升降且負注之章數
成殿為差此條以寡愆為最多戾為殿未審取何行是
寡愆何坐為多戾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東應
杖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經肆
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史所彈案驗

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以不詔曰獨著超倫
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
有八等隨才為次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
皆舍在其中何容别疑也所云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
至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已記
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準其殿者除之尋加散騎常
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羅西舉開納岷蜀戎
旗東指鎮靖淮荆漢沔之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

啟廣邊郊多壘烽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版築之功且獻歲云既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宣武末年每引祚入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以劍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梁將康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狡擅斷川瀆役苦人勞危亡已兆宜勅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刺史征西將軍太和以前

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冲之用事也欽祚識
幹薦為左丞又兼黄門郎意便满足每以孤門往經崔
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冲謂
之曰人生有運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
是積十數年位秩隆重而進趣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
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之賞儀同之位尚書
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喜外撫尚以
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

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接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説高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文貞公初孝文之置中正從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辨我家何為滅之然主上

直信李沖吹噓之說耳祚死後三歲而于忠死見祚為

崇祚子景尚字思和涉獵經傳曉星歷占候言事頗驗

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徒主簿太尉從

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號曰郭尖位中書侍郎

未拜而卒景尚弟慶禮位通直郎慶禮子元貞武定末

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幸慕容超東牟太

守歸魏賜爵平陸侯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

州刺史父靈真早卒熲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襲祖侯爵與盧陽烏李安人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陽烏為主客令安人與熲並散令熲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集百官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察每有所巡檢熲恒充其選清慎嚴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例降為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為黄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

彛居喪過禮送葬自平城達家千里步從不乘車馬顔
貌瘦瘠當世稱之孝文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
軍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勲進爵為侯轉太常
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廵察陜東河南十二州
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書坐舉元昭為兼郎
中黜為守尚書宣武初除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宣
武親政罷六輔彛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懼將出
京奔走為御史中尉甄琛所彈云䕃兕䕃虎率彼曠野

詔切責之尋除安西将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弘制習於是出入直衛方伯羽儀赫然可觀羌夏畏服憚其威整一方肅静號為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将軍彝表解州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其舊政人庶愛仰之為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讁為土木之功無復鞭杖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僕射高肇

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彛於帝以擅立威法勞役百姓諂遺直後萬貳興馳驛檢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彛深罪彛清身奉法求其僭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意不移善自將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彛愛好知已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如也雖疹疾家庭而志氣彌高表上歷帝圖起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一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

五卷宣武善之明帝初侍中崔光表爇及李韶朝列之
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器能幹世又並為多
而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計其階除雖應遷陟然恐班秩
猶未賜等昔衛之公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
古人所高當時見許敢縁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
級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疹
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
修營齋講好善欽賢愛奬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

起第宅微號華侈頗侮其跡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豫有開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二息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其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尅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安然殊無畏避之意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懾懼莫敢討抑遂持火虜掠道中薪

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彛堂下捶撻極意唱呼
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
拜伏羣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
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中小釵為驗仲瑀走
免彛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北隣輿致於寺臨終口占
左右上啓曰臣奉國六世尸祿素飱負恩竭誠曽無寸
効臣子始均身陥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傷至重殘氣
假延望影顧時推漏就盡若所上之書少為益國臣便

是生與理全死與義合見先帝於地下無餘恨矣遂卒
遠近聞之莫不駭惋官為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
其餘不能窮誅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
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
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以布
帛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
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彞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
悲痛之若此初彞曾祖幸所招引河東人為州裁千餘

家後相依合旋罷入兾州積三十年析别有數萬戸故
孝文比校天下人户最為大州彝為黄門毎侍坐以為
言孝文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孝
文徃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
兾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是悔
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兾州刺史謚文侯始均字
子衡端潔好學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書為編年之
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録及諸詩賦數十篇

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遥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屍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忿軍士以首級為功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煙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子昺之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昺之弟晏之列在齊史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魏太常貞之後也族五世祖嘏

石勒頻徵不至蝦無子巒高祖蓋自傍宗入後蓋孫顗
字宗敬以才學知名太武時與范陽盧玄等同徵拜中
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平城子使宋還以病歸鄉久之帝
曰往憶邢顗長者有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安在司徒崔
浩曰顗卧病在家帝遣太醫馳駉就療卒贈定州刺史
謚曰康子修年即巒父也位州主簿巒少好學負帙尋
師守貧厲節遂博覽書傳有文才幹畧美鬚髯姿貌甚
偉累遷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齊還再遷中書侍郎甚有

顧遇常參座席孝文因行藥至司空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乃住東望徳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永年之宅帝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帝曰伯玉天迷其心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

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尋除正黄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時巒奏曰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書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綵至乃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矜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近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

帝從之尋正尚書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巴西猶未歸順巒進師討之賊皆款附乘勝追奔至關城之下詔拜巒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於是開地定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遂逼涪城巒因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絶唯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

季連反叛鄧玄起攻圍倉庫空竭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深藻是帬屐少年未洽政務令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三可圖也蜀之所恃惟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深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走涪城深藻何肯城中坐而受困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統一區以不

才屬當戍寄上憑國威頻有薄捷瞻望涪盈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必將殄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若朝廷未欲經畧臣便為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戀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闕實力也況臣才絶古人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庶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

禽之物臣誠知征戍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
鬚髮中白所以勉彊者既到此地而自退不守恐孤先
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禄是以孜孜頻有陳請宣武不
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蠻既克巴西遣軍士
李仲遷守之仲遷得梁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惑之散
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蠻怨之切齒仲
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降梁將譙希遠巴西遂没武
興氐楊集起等反蠻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蠻之初至

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衆庶以恵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書時梁武遣兵侵軼徐兖緣城鎮戍相繼陷沒朝廷憂之乃以巒為都督東討諸軍事安東將軍尚書如故宣武勞遣巒於東堂曰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巒曰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帝曰漢祖有言金吾擊鄙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巒至乃分遣將帥致討兖州

悉平進圍宿豫平之俘斬數萬獲米四十萬斛帝賜巒璽書勞之及梁城敗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率衆會討巒以為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内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且俗語云耕則問田奴織則問織婢臣既謂難何容重遣巒既累表求還帝許之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與元暉俱為宣武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宣武以亮為侍中亮奏巒在漢中

掠良人為婢蠻懼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女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竒色也暉大悅乃背昶為蠻言云蠻新有大功已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帝納之高肇以蠻有尅敵効而為昶等所排助蠻申釋故得不坐豫州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遣其將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蠻持節率羽林精騎討之封平舒縣伯賞宿豫之功也宣武臨東堂勞遣蠻曰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平蠻曰今王師若臨士人必翻

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絶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
陛下不足為慮帝笑曰卿言何其壯哉知卿親老頻勞
於外然忠孝不俱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
行五日次於鮑口擊賊大將胡孝智乘勝至懸瓠因即
度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圍之詔巒使持節假鎮南
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懸瓠
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將犄角
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同

惡數十人豫州平戀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克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無愧古人戀曰此自陛下聖畧威靈英等及諸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讓功而弗處戀自宿豫大捷及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懐戎資軍實絲毫無犯還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暴卒戀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悼惜之詔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初帝欲贈冀州黄門甄琛以戀前曽劾巳

乃云瀛州巒之本郡人情所欲乃從之及琛為詔乃云
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者笑琛淺薄謚曰文定子
遜字子言貌雖陋短頗有風氣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
州大中正因謁靈太后自陳功臣之子久抱沉屈臣父
屢為大將而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惟為忠臣不為慈
父靈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後位大司農卿
與少卿元慶哲至相糾訟遜銳於財利議者鄙之卒贈
光禄勲幽州刺史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

法祖徵弟祖劾貌寢有風尚仕齊卒於尚書郎祖劾弟祖儁開府行參軍開皇中位尚書都官郎中繇弟偉尚書郎中偉子昕有才藻列在文苑傳偉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老雅好文詠位滄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卒贈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諡曰文貞晏篤於義讓初為南兖州例得一子解褐乃啟其孤弟子子慎為朝請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巳弱冠矣後為滄州復啟其孤兄子昕為府主簿而其子並未從宦世

人以此多之子亢字子高頗有文學位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梁時年二十八後為中外府屬坐事死於晉陽

瓛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宋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平城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于官子産字神賓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孫蓬賦為時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常侍鄭縣子使於齊産仍世將命時人美之歴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卒朝廷嗟惜焉贈平州刺史樂城子謚

曰定祐從子蚪字神彪著作郎敏之子也少為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思舉秀才上第為中書議郎尚書殿中郎孝文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禮蚪以經對大合上旨帝崩尚書令王肅多用新儀蚪往往折以五經正禮為尚書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逆者戮及朞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

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者則宜投之四裔勑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羮皆欲絶其類也奏入宣武從之後為光祿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水暴長河梁破絶蚪得一小船而度船漏滿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卒贈幽州刺史諡曰威蚪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邱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長子臧博學有才著述甚多

列在文苑傳臧弟卲列在齊史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𤣥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名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孝文初以本官為荆州刺史鎮上洛勑發秦陝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民懷懼帝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慰喻民即恬然邊戍掠得齊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荆州口二

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州四年甚有政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賊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聞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發便即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為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詔崇副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崇遣高平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為

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為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羣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

五千從他路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克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功也拜梁州刺史手詔曰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踰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宣武初徵為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

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鸞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遊擊將軍李暉光鎮北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為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鸞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宣武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伯東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遣兵應之諸將擊不利乃以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率步騎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克捷生擒樊安進討西

荆諸蠻悉降尋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詔曰應敵制變算非一塗救左擊右疾雷均勢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遣鋭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威重遥運聲算延昌中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隣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

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而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送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

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竟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免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内嫂姓徐君脫矜愍為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何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

求其少停出入二日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為人縛送崇召女巫視之鞭笞一百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沒崇與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三版而巳州府勸崇棄城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忝守藩岳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

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黄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兹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脱吾必守死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為亂崇皆擊滅之又以洪水為災請罪解任詔曰夏雨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畧也崇又表解州不聽是時非崇則淮南失守矣崇深沉有將畧寛厚善御衆在州凡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

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梁武惡其久在淮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宣武雅相委重梁無以措謀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户郡公諸子皆為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其狀宣武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三親待無與為比梁武每歎息服宣武之能任崇也孝明踐阼褒賜衣馬及梁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徙緣淮之人於城内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

春田進龍冦邊城路長平冦五門胡興茂冦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冦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霍州司馬田休等冦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玉南引梁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梁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不相赴乃

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餘艘緣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梁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編舟為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蕃版裝東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

表觧州前後十餘上孝明乃以元志代之尋除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出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徵拜尚書左僕射還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好財賄販肆聚斂孝明靈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唯長樂公主兩手持二十匹而出不異衆而已世稱其廉儉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為之

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貪人敗類穢我明主蠕蠕主
阿那瓌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
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
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
及賊而還崇請改六鎮為州兵編戶太后不許後北鎮
人破落汗拔陵反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
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
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曰賊勢寖滛寇連

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吏部尚書元修義以為須得重貴鎮壓恒朔總彼師旅備衛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北征崇遂長驅塞北反旆榆關此一時之盛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還遣崇行都督三軍揚旌恒朔諸人謂可爾不僕射蕭寶夤等曰陛下此遣實合羣望於是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又詔崇子光禄大夫神軌假平北將

軍隨崇北討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崇崇與廣陽王深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引還平城深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没軍資崇坐免官爵徵還以後事付深後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覽爲徐州刺史以討之爲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官爵爲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以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贈侍中驃騎大將

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餘如故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有將用爲三關别將討羣蠻大破之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故世號爲李錐爲相州刺史斥逐百姓遷徙佛寺逼買其地部内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穆毁廢其宅表其罪過後除涇州刺史賜爵衞國子卒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世哲弟神軌小名青肫受父爵陳留侯累

世征伐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靈太后淫縱分遣腹心媼姬出外陰求恱人神軌爲使者所薦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頻遷征東將軍武衞將軍給事黄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後於河陰遇害建義初贈侍中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崇從弟平字曇定彭城王嶷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孝文禮之甚

重頻居大憂居喪以孝聞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累遷太子庶子平請自効一郡帝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徵行河南尹豪右權戚憚之宣武即位除黄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㮣都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産罄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闕富者猶損大半貧者可以意知

兼歷歳從戎不遑啟處自景明以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九載之糧家有水旱之備且一夫從行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菽遍野鑾駕所幸蹂踐必多不從詔以本官行相州事帝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史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前來臺使頗

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蹉薄氷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
誠焉徵拜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
反於信都以平爲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行冀州事以
討之宣武臨式乾殿勞遣喻以凡弟之義因曰何圖今
日言及斯事因歔欷流涕平對曰愉天迷其心構此梟
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總督之任令大宥既敷有征
無戰如其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
釁鉦非陛下之事平進次涇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

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大破逆衆逐北至城門遂圍城愉與百餘騎突門走平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禽愉冀州平以本官領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昌初詔復官爵除定冀二州刺史前來良賤之訟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爲限於是諍訟

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貸未許擅開倉振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帝原之遷中書令尚書如故孝明初轉吏部尚書平高明彊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書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勲靈太后乃封武邑郡公賜縑二千五百匹先是梁遣其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將崔亮攻之未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使持節鎮東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

乖異以軍法從事詔平長子獎以通直郎從於是率步騎二千赴壽春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尅期齊舉崇亮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攻之斬祖悅送首於洛陽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以金裝刀仗一口時南徐州表云梁堰淮水日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

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羣臣入宴勅平前鳴簫管孝明手賜縑布百段卒遣令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匹靈太后為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年有獻替之稱所制文筆别有集錄長子獎字遵穆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位中書侍郎吏部郎中以本官兼尚書出為相州刺史初元乂擅朝獎為其親待頻居顯職靈太

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孝武帝初獎故吏宋游道上書理獎詔贈冀州刺史子構襲構字祖基少以方正見稱襲爵武邑郡公齊天保初降爵爲縣侯位終大府卿贈吏部尚書構早有名譽歷官清顯常以雅道自居甚爲名流所重子丕有父風位尚書祠部郎中丕弟充通直散騎常侍獎弟諧字虔和幼

有風釆趙郡李搔常過元乂門下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李諧也問之果然襲父先爵彭城侯文辯為時所稱歷位中書侍郎天平末魏欲與梁和好朝議將以崔㥄為使主㥄曰文釆學識㥄不推李諧口頰顧顧諧乃大勝於是以諧兼常侍盧元明兼吏部郎李業興兼通直常侍聘焉梁武使朱异覘客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勍敵卿輩常言北間都無人物此等何

處來謂昪曰過卿所談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及隴
西李神儁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彥清河
崔贍為首初通梁國妙簡行人神儁位已高故諧等五
人繼踵而遵彥遇疾道還竟不行既南北通好務以俊
乂相矜銜命接客必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
梁使每入鄴下為之傾動貴戚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
渥館門成市宴日齊文襄使左右覘之賓司一言制勝
文襄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親與談

說甚相愛重諧使還後還祕書監卒於大司農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瘿而舉頤因跛而後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文集十餘卷諧長子岳字祖仁官中散大夫性純至居朞慘未曾聽婢過前追思二親言則流涕岳弟庶列在齊史諧弟邕字修穆幼而儁爽有逸才位高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卒贈洛州刺史謚曰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八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下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三下

崔逞清河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祖曠從慕容德南度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宋爲樂陵太守於河南立冀州置郡縣即爲東清河鄃人縣分易更爲南平原貝丘人也父靈延宋長廣太守與宋冀州刺

史崔道固共拒魏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
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
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再遷
給事黄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
如黄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
朝陽子拜散騎常侍著作如故兼太子少傅又以本官
兼侍中使持節為陜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叙故事
因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又以謀謨之功進爵為

伯光少有大度喜怒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皇興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掠為奴婢後詣光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孝文聞而嘉之雖處機近未嘗留心文案惟從容議論參贊大政而已孝文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是宣武即位正除侍中初光與李彪同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事任光彪尋以罪廢宣武居諒闇上表求成魏書詔許

之彪遂以白衣於祕書省著述光雖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宣武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趙邕以問光光表曰臣謹案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

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宫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皆似雄但頭冠上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黄巾賊遂破壞四方民疲賦役多有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不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

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
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
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
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斯用致禍詩書春
秋秦漢之事多矣此皆陛下所觀者今或有自賤而貴
闕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
骨横野存有酷恨之痛殁有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
未反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多往無還百姓困

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也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内外怨弊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鑒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饗郊廟延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振貧瘼簡貴山

池減徹聲飲書存政道夜以安身博採芻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帝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法於是禮光逾重二年八月光表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於太極之西序勑以示臣臣案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彫殞速易不延旬日無擬蕭斧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壇䕫工

窒糞朽不加沾濡不及而兹菌歘搆厥狀扶疎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為敗亡之象然懼災修德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武丁用熙自此鵒鶵巢于廟殿梟服鳴於宫寢菌生賔階軒坐之正凖諸往記信可為誡且東南未静兵革不息郊甸之内大旱踰時人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毆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之忻彊

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魏祚可以永昌

皇壽等於山岳四年除中書舍人永平元年秋將誅元

愉妾李氏羣官無敢言者勅光為詔光逡巡不作奏曰

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此罪但

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産且臣尋諸舊典兼推近

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

義無隱諱酷而乖法何以示後陛下春秋已長未有儲

體皇子襁褓至有天失臣之愚誠知無不言乞停李獄

以侯育孕帝納之延昌元年遷中書監侍中如故二年
宣武幸東宫召光與黄門甄琛廣陽王深等並賜坐詔
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當今爲太子師傅光起拜固辭
詔不許即命明帝出焉從者十餘人勑以光爲傅之意
令明帝拜光光又拜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明帝
遂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宫臣畢拜
光北面立不敢拜荅惟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綵
一百匹琛深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遷右光禄大夫侍

中監如故四年正月宣武夜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明帝於東宮安撫内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内呼侍中黄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時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熹横劒當階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義理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

謝初永平四年以黄門郎孫恵蔚代光領著作恵蔚首尾五歳無所厝懷至是尚書令任城王澄封博平縣公領國子祭酒詔光乘步挽於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后臨朝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及忠稍被疎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餘上靈太后優答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髙陽王雍等舉光授明帝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四月更封光平恩縣侯以朝陽伯轉授第

二子贔其月勑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文章因以致諫是秋靈太后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姬唁兄又義不得衞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

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就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訓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左右僕射衆過千百扶衞跋涉袍鉀在身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若或其事也但帝族方衍勲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彛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上決大政輔神養和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神

龜元年先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損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官私隱顯漸加剝撤由是石經彌減文字增缺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便可一依公表先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修之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

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新昇上級竹䠷表
剎之下祇心圖構誠爲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
恇惶竊謂未可九月靈太后幸嵩山佛寺光上表諫不
從正光元年冬賜光几杖衣服二年春明帝親釋奠國
學光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位
讓光四月以光爲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著作如故光
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八月獲禿鶖鳥於宮內詔以示
光光表曰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惡之

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初中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者也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張臶惡鴟賈誼忌鵩鵜鶘暫集而去前王猶為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饕餮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飡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猶有菜色陛下為民父母撫之

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
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爲寒心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
德進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書頤
養神性明帝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冬詔光與安豐王
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
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病疾稍增而自彊
不息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月十年明帝親臨光疾詔
斷賓客中使相望爲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爲齊

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勑子姪曰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殁有遺恨汝等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明帝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公坐講讀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贈太傅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劒依

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明帝祖喪建春門外望轜哀
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
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
國詩以答之國别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寛和慈善不忤
於物進退浮沈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黄瓊為人故為氣
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事之元乂於光亦
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
竟不匡救於是天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啟其

女壻彭城劉敬巖云敬巖爲荆州五隴戍主女隨夫行
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兼别駕暫集京師明
帝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黄門則讓宋弁爲中書
監讓汝南王悦爲太常讓劉芳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爲
國子祭酒讓清河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
王繼又讓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識者以爲矯
飾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愈甚終日怡怡未曽恚忿
曽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

上肩久之而去道俗讚詠詩頌者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疎畧凡所爲詩賦銘賛誄頌表啟數百篇五十餘卷别有集錄光子勵字彦德器學才德最有父風舉秀才中兵彭城王參軍祕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後除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爲明堂大將以勵爲長史與從兄鴻俱有名於世父光疾甚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侍父疾衣不解帶及薨孝文每加

存慰光葬本鄉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孝昌元年除太
尉長史龔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贈侍中衛將軍青州
刺史勵弟劼列在齊史光弟敬友本州從事頗有受納
御史糺之乃與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憂
不拜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身
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
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
以供行者卒於家弟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

稍遷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後為三公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二年將大考百僚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昔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揚清激濁故績効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退豈拘一階半級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尚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當遷進者披卷

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内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黄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逐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宣武帝不從三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宣武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

降其京兆宅之庭樹後遷中散大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正光元年加前將軍修考文宣武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畧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孝明五年記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黄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

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丐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紀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録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宣武聞其撰録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至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訖不奏聞鴻後典起

居乃忘載其表曰臣聞帝王之興也雖誕膺圖籙然必
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
十紀而漢祖夷殄羣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蠻
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胖越一軌於是談
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
謂緝兹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
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
燼趙燕既爲長城遼海緬成殊域中原無主八十餘年

遺晉僻遠勢畧孤微人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內修德政外抗諸偽并冀之人懷寶之士繦負而至者日月相尋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人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元嘿世祖雄才叡畧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百姓始得陶然蘇息欣於堯舜之代自晉永寧以後雖在所稱兵競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道亦足以垂

之將來昭明勸誡但諸史殘闕體例全虧編錄紛繆繁畧失所宜審正同異定為一書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史考之美竊以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馳數歲又臣家貧祿微惟任孤力至於書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文案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楷以長歷考諸舊志刪正差謬定為實錄商較大畧著春秋百篇至三年之末草成九十二卷

惟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
善成輟筆私求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
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
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畧不成久思陳奏乞勑沿邊求採
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輙散騎常侍太常少卿荊州大中
正趙邕忽宣明旨勑臣送呈不悟九皐微志乃得上聞
奏勑欣惶慶懼兼至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陳奏臣又
別作序例一卷年志一卷仰表皇朝總括大義俯明愚

臣著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疎鄙無一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慙悸鴻意如此自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傳讀然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道武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爲改在元年明元永興二年慕容超僭於廣固鴻又以爲在元年泰恒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爲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稱臣亡考散騎常

侍黄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正始之末任屬記言撰緝餘暇乃刋著趙燕秦夏西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為之贊序襃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惟有李雄蜀書搜索未獲闕兹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購訪始得討論悉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曽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祕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事發逃竄會為其叔鵾所殺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從於

代郡聰明有學識永安中累遷平州刺史以老還家專讀佛經不關世事卒贈齊州刺史謚曰貞子懋字德寧徐州征東府長史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爲東郡太守元顥逼寇郡界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原伯拜潁川太守頗有政績永熙初除東徐州刺史二年爲城人王早蘭寳等所害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先族弟榮先字隆祖涉獵經史州辟主簿子鐸有文才位中散大

夫鐸弟覬羽林監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之後也高祖瓊爲慕容垂車騎屬曾祖輯南徙青州因仕宋爲泰山太守祖修之清河太守父元孫宋尚書郎青州刺史沈文秀之叛宋明帝使元孫討之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携亮依其叔祖冀州刺史道固於歷城及慕容白曜平三齊内徙桑乾爲平齊人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族兄光往依之謂

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容獨飽自可閱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先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胸中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人能記之不亮即爲之誦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寛和温篤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孝文在洛欲創革

舊制選置百司謂羣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孝文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即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帝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孝明親政遷給事黄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垂將十年廉慎明察爲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爲黄門再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

自遷都之後經畧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
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
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法敕亮
推究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
忽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孝明前脫冠請罪
遂拜辭欲出孝明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
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
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孝文識遇以弟託亮亮

引爲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孝明令兼侍中盧昶
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屬請亮拜謝而已無
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
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
以大辟勞來綏慰百姓帖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
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僚佐曰昔杜預乃造
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
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爲浮橋況長無恒又不可施柱恐

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横橋度渭以像閣道此則以
柱爲橋今惟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大雨山水暴至浮至
長木數十根籍此爲用乃營之橋成百姓利之因名崔
公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
政孝文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後納其女爲九嬪徵爲太
常卿攝吏部事孝明初出爲定州刺史梁左遊擊將軍
趙祖悅率衆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
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以討

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祖悅復於城外置一柵欲拒軍亮焚擊破之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翦蕩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畧宜共協齊必令得埽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

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黜省以仁爲本任之雅算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輒還京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令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畧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兹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監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

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爲怨亮乃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辯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

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吾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

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
與天下羣賢共用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
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
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
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
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
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未曽操刀而使專割又
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

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敝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自亮立停年格始也歷侍中太常卿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

射時劉騰擅權亮託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疽發於背明帝遣舍人問疾亮上表乞解僕射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水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人為碾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磑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儵幹善於當世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

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亨繼乾亨武定中尚書
都兵郎中士和初爲司空主簿蕭寶夤之在關中高選
僚佐以爲都督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表
士和兼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
害士泰歷給事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司馬明
帝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蠻別將事平以
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都督青州刺史
謚曰文肅子肇師襲爵肇師列在齊史亮弟敬默奉朝

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為冀州别駕敬默弟敬遠以其賤出殊不經紀論者譏焉亮從父弟光韶父幼孫太原太守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孿生操業相侔特相友愛遂經吏部尚書李冲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冲為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為司空行參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皇朝耻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孝文善之遂

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勑光韶祕書郎掌校華林御書累遷青州中從事後爲司空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馬刺史高植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東府長史府解勑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吏民畏愛之入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爲司徒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聲韻抗烈與人平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爲忿怒然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

初河間邢杲率河北流人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鎭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在坐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亂臣賊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僕等俱荷朝眷未敢仰

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輔國將軍再遷廷尉卿祕書監祖瑩以贜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陽城王徽尚書令臨淮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皆為瑩求寛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其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永安擾亂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彊辯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閒搉而論之不以一毫

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食味麤薄始光韶
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害其二子孝莊詔黄門高
道穆令加檢捕一坊之内家别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
布匱篋充積議者譏其矯啬其家資産皆光伯所營光
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光
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弼前妻是
光韶之繼室兄女弼貪惏不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
弼銜之時耿翔反於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

其合家擄掠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詞色不屈會樊子鵠爲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深代下疑懼謀爲不軌夜劫光韶以兵脅之責以謀畧光韶曰凡起兵須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知復何計深雖恨之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却埽吉凶斷絶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愧古烈

但以祿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昌一級官雖不達經爲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閥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嘗一片不同至於兒女官婚榮利之事未常不先以推弟弟頃罹横禍權作松櫬亦可爲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一孝

靜帝初侍中賈忠同申啟稱述光韶詔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光韶弟光伯為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州申牒求解尚書奏案禮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況今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更滿依例奏代明帝詔曰光伯自莅海沂清風遠著兼

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申
三年以廣風化後歷太傅諮議參軍節閔帝時崔祖螭
張僧皓起逆攻東陽旬日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
平欲令光伯出城慰勞兄光韶爭之曰以下官觀之非
可慰喻止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未及曉喻
為飛矢所中卒贈青州刺史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修
之弟道固亮叔祖也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
之目連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

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輯乃資給道固
令其南仕時宋孝武爲徐兖二州刺史以道固爲從事
道固美形貌善舉止習武事孝武嘉之會青州刺史新
除過彭城孝武謂曰崔道固人身如此何可爲寒士而
世人以其偏庶侮之可爲嘆息刺史以道固爲主簿後
爲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
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
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

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後爲冀州刺史鎮歷城宋明帝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道固等立廢帝子業弟子勛子勛敗乃歸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清河公宋明帝遣說道固以爲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獻文詔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討道固道固面縛請罪白曜送赴都詔恕其死乃徙齊土人望共道固守城者數百家於桑乾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以道固爲

太守賜爵臨淄子尋徙居京城西南二百餘里舊除館之西延興中卒子景徽襲爵初道固之在客邸與薛安都畢衆敬隣館時以公集相見本既同由武達頗結寮舊時安都志已衰朽於道固踈略而衆敬每盡殷勤道固謂劉休賓房法壽曰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都視人殊自蕭索畢固依依也景徽字文叡卒於平州刺史謚曰定子休纂襲爵道固兄目連子僧祐僧深僧深坐兄僧祐與沙門法秀謀反徙薄骨律鎮後位南青

州刺史元妻房氏生子伯驎伯驥後薄房氏納平原杜氏與俱徙生四子伯鳯祖龍祖螭祖虬僧深得還之後絶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寓青州伯驎伯驥與母房居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頗阻一門僧深卒伯驎奔赴不敢入家寄哭寺門祖龍剛躁與兄伯驎訟嫡庶並以刀劒自衞若怨讐焉祖螭小字杜容普泰初反爾朱仲遠討斬之祖虬少好學不馳競僧深從弟和位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

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字啓則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後至儀同開府鎧曹參軍坐貪偽賜死晉陽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魏兾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世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宋齊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畧自許宋元徽末歴官爲羽林監齊高帝驃騎行參軍齊受命累遷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叔業早與齊明帝䁥事明帝輔政以爲心腹使領軍奄襲諸蕃鎮盡心用命及即位以爲

給事黄門侍郎封武昌縣伯孝文南次鍾離齊拜叔業爲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帝令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之聿曰伯父儀服誠爲美麗但恨不晝遊耳齊明帝崩廢帝即位誅大臣都下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未幾見徙南兖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護應之及顯達敗而還叔業慮内難未已不願爲南兖州齊廢帝嬖臣茹法珍王咺

之等歸其有異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瑜粲等棄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埸且欲羈縻之曰齊主遣中書舍人裴穆慰誘之許不須回換叔業雖得停而憂懼不已時梁武帝爲雍州刺史叔業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梁武帝曰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不爾回面向北不失河南公梁武報曰惟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馬二百匹直出横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事一舉

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望絶矣叔業沈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真度訪入北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叔業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昕奉表内附景明元年正月宣武詔授叔業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刺史征南將軍封蘭陵郡公又賜叔業璽書遣彭城王勰尚書令王肅赴接軍未度淮叔業病卒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植監州事詔贈叔業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謚忠武公給東園溫明祕器子儁之字

文德仕齊隨郡王左常侍先卒子譚紹封譚麤險好殺

所乘牛馬爲小驚逸手自殺之然孝事諸叔盡於子道

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此稱之位輔國將軍中散大

夫卒贈南豫州刺史謚曰敬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

騎侍郎天平中走於關中儁之弟芬之字文馥長者好

施篤愛諸弟仕齊位羽林監入魏以父勳封上蔡伯爲

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稱後徙封山茌縣遷岐州刺

史為瀧賊所圍城陷賊以送上邽爲莫折念生所害贈
青州刺史芬之弟謁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内弟
柳諧善鼓琴謁之師之而微不及也位汝陽太守叔業
長兄子彦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魏彦先封雍丘
縣子位渤海相卒謚曰惠恭彦先子約字元儉性頗剛
鯁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勑爲別將行渤海郡事城陷
見害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英起弟威起卒於齊
王府中兵參軍贈鴻臚少卿彦先弟絢揚州中從事時

揚州霖雨水入城刺史李崇居城上繫船憑焉紬率城南人數千家汎舟南走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崇崇勒水軍討之衆潰見獲投水而死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席法友柳玄達等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敎命處分皆出於植於是開門納魏軍詔以植爲兗州刺史崇義縣侯入爲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特恕其

罷以表勲誠尋除授揚州大中正出為瀛州刺史再遷度支尚書加金紫光禄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為無恒究州之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宣武不許深以為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怪朝廷處之不髙及為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為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激揚見於言色及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毁又表毁征南將軍田益宗言戎夷畀類不因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黄

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韋伯昕告植欲謀廢黜尚
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子旨詐稱
被旨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時忠專權既構成其禍
又矯詔殺之朝野稱冤臨終神志自若遺令子弟命盡
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葬于嵩高之原初
植與僕射郭祚都水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後祚儁事
雪加贈而植追封爵而已植故吏勃海刁沖上疏訟之
於是贈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葬植植母夏侯道遷

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如嚴君長成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過必束帶伏門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惟少子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凊植在瀛州也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埽洒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匹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植既長嫡母又年老其在州數歲以妻子自隨雖在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

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論者
譏焉植弟颺壯果有謀畧在齊以軍功位驍騎將軍入
魏爲南司州刺史封義陽縣伯詔命未至爲賊所殺進
爵爲侯宣武以颺勲効未立而卒其子烱不得襲封明
帝初烱行貨於執事乃封平城縣伯烱字休光小字黄
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
軍散騎常侍揚州大中正進爵爲侯改封高城尋兼尚
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爲城人所害贈散騎常侍青州

刺史謚曰簡颺弟瑜字文琬封下密縣子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人免官後從封觀津子卒於渤海太守贈豫州刺史謚曰定瑜弟粲字文亮封舒縣子沈重善風儀頗以驕豪為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為恨後因九日馬射敕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為州牧粲修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而不覺解及坐定謂粲曰可更為一行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後宣武聞粲善自

樹置欲觀其風度令傳詔就家急召之須臾間使者相屬合家惟懼不測所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帝歎異之時僕射高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學一親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經史終爲知音所輕後爲揚州大

中正中書令明帝釋奠以爲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粲爲西兖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高山節閔帝初復爲中書令後正月晦帝出臨洛濵粲起御前再拜上壽酒帝曰昔北海入朝蹔竊神器爾曰卿戒之以酒令欲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沈湎故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温克臣敢獻微誠帝曰甚愧來譽仍爲命酌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

乃爲祈請直據胡牀舉盃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卒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寇亂三齊粲惟高譚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聽事自餘部衆且付城人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害送首於梁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亦過之事親以孝聞兼有將畧

仕齊位陰平太守歸魏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上表請隱居嵩高詔從之宣武末稍以出山干祿執事後歷建興河内二郡太守歷二郡廉貞寡欲善撫百姓人吏追思之孝昌初梁將曹景宗寇荆州詔衍爲别將與恒農太守王羆救荆州衍大破之荆州圍解除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縣子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别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除

相州刺史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公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軍敗見害贈車騎大將軍司空相州刺史子嵩襲叔業之歸魏又有尹挺柳玄達韋伯昕皇甫光梁祐崔高容閻慶允柳僧習並預其功尹挺天水冀人仕齊位陳郡太守與叔業參謀歸誠歷南司州刺史柳玄達河東解人頗涉經史仕齊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獻款玄達贊成其計入魏除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子卒改封夏陽縣子子縉襲縉弟遠字季雲性麤

放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顛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孝武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行出返家人或問消息答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後客遊卒玄達弟玄瑜位陰平太守卒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於河陰遇害韋伯昕京兆杜陵人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嫉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夫也叔業以其有大志故遣子芬之爲質入魏封零陵縣男歷南陽太守坐事

免後拜員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昔裴植誅及厥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皇甫光安定人美鬚髯善言笑入魏卒於渤海大守兄椿齡從薛安都於彭城內附授岐州刺史椿齡子璋鄉郡相璋弟瑒位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爲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子長卿太尉司馬梁祐北

地人叔業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
十餘創景明初賜爵山桑子出為北城太守清身率下
甚有聲稱歴太中大夫從容風雅好為談詠常與朝廷
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夫端然養志不
歴權門卒於京兆内史崔高容清河人博學善文辭美
風彩景明初位散騎侍郎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
守卒官閻慶永天水人博識多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説
不覺忘疲卒於敷城太守柳僧習見周史其子虬傳

夏侯道遷譙國人也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婦家人咸謂戲言及婚求覔不知所在乃云逃入益州後隨裴叔業於壽春為南譙太守二家雖為姻好親情不協遂單騎歸魏拜驃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會梁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會黑死而道遷陰圖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反叛南奔梁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

王助戍漢中道遷乃擒靈珍斬其父子送首於京師梁冠軍將軍江悅之等推道遷爲梁秦二州刺史道遷遣表歸闕詔璽書慰勉授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豐縣侯遣尚書邢巒指授節度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宣武不許道遷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改之來希酬昔遇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

也道遷以賞報爲徼逡巡不拜尋改封濮陽縣侯歲餘
頻表解州宣武許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道遷雖學
不深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
羞罔不畢有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殖列蔬果
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
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業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恒
滿尊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歷華瀛二州刺
史爲政清嚴善禁賊盜卒贈雍州刺史謚明侯初道遷

以拔漢中歸誠本由王頴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宣武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竒之議欲更以二百戶封頴興㑹卒遂寢道遷不聘正室惟有庶子數人長子夬字元廷歷鎮遠將軍南兖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慼醇醪肥鮮不離於口酤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畧盡人間債猶數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至其家聽事

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實至官少間必擊我也尋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即去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呌良久乃悟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涼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夜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惟當縱飲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鍼之乃得語而猶虛劣俄而心悶而死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

鉅鹿大守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晩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便即僵仆狀若被敺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

罪而被嗔責僧明便悟而欣宗免語如夫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夫妻裴植之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睦訟鬩徹于公庭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夫弟脊等言其眇目癎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夫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籍承封道遷兄子抱夫位咸陽太守道遷之謀歸國也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道珍為齊州東平原相有能名安世符堅丞相王猛元孫也歷涉書傳

位北華州刺史諶魏衛尉卒毗後也有文學位濮陽上黨二郡太守永善彈琴有文學位漢中太守永弟漾亦善士性至孝時潁川庾道者亦與道遷俱入國雖不參勲謀亦爲奇士歴覽史傳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梁右中郎將及至洛陽瓌堵弊廬多與儁秀交舊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後爲饒安縣令罷卒

李元䕶遼東襄平人晉司徒允之八世孫也允子順璠及孫沈志皆有名宦沈孫根仕慕容寶爲中書監根子

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數世無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魏平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力仕齊位馬頭太守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後爲裴叔業司馬汝陰太守叔業歸順元護贊同其謀叔業疾病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春尅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齊州刺史廣饒縣伯尋以州人聊世明圖爲不軌元護誅戮所加微爲濫酷州内飢儉表請振貸蠲其賦役但多有部

曲時為侵擾城邑苦之故不得為良刺史也三年卒病前月餘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曰李齊州死絪佐餞别者見而拭之後復如此元護妾伎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稍消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青州刺史元護為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常以方伯簿伍至青州士女屬目若喪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哭泣盡哀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誠子會襲正始中降爵

爲子會頑騃好酒其妻南陽太守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其弟機因會醉殺之子景宣襲機與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元護弟靜性貪忍兄亡未斂便剝妓服玩及餘物歷齊郡內史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齊以膂力自効任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後與裴叔業同謀歸魏拜豫州刺史苞信縣伯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

業志淮南尅定法友有力焉歷華并二州刺史後為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十年恬靜自安不競世利宣武末除濟州刺史以廉和著稱又從封乘氏後卒於光祿大夫贈秦州刺史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乂兼賂乂父繼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卒贈衛尉少卿子鄖襲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姚泓之滅其祖父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壯氣善草隸書好愛墳典仕齊為

軍王助成壽春遂與裴叔業同謀歸城除南徐州刺史
封慎縣伯後除東秦州刺史政任於刑爲人所怨有受
納之響爲御史中丞李平所彈會赦免後爲河北太守
有清稱再遷中山內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羅領軍元
乂弟也會過中山謂曰二州刺史飄復爲郡當恨恨耳
世弼曰儀同之號起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卒贈
豫州刺史謚曰康長子會汝陽太守次子由字茂道好
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書性方厚有名士風又工摹書爲

時人所服位東萊太守罷郡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
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
避劉石之亂南渡祖興之父範之並爲宋武所誅悅之
少孤仕宋歷諸王參軍好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
數百人仕齊爲後軍將軍部曲稱至千有餘人梁初以
討滅劉季連功進號冠軍將軍武興氏攻破白馬進圍
南鄭悅之大破氏衆遂復白馬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

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士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梁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遂圍南鄭悅之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道遷尅全勲款悅之天寶有力焉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贈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子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遜文遠文遜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文遜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襲父封拜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聽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

人所疾苦大盜姓名奸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奸刼息止政為雍州諸郡之最後為安州刺史善於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幽燕已南悉沒唯文遙介在羣賊之中孤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為用卒官長史許思祖等以文遙有遺愛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攝州事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侍郎行安州事既而賊勢轉盛救援不接果乃攜諸弟并率城人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送果

等元象中乃得還朝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功位
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也後世居蜀漢或家安
國之桓陵縣父興宗齊南安太守誕年十二隨父向揚
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幼而哀慼奮發傾資結客
旬朔之内遂得復讎州里之間無不稱歎景明中自漢
中歸魏陳伐蜀計宣武嘉納之延昌末王旅大舉除驃
騎將軍都督别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

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及奉辭之日詔若尅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羽林監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畧時梁益州刺史蕭深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劒戍子建遣誕勒兵馳赴大敗之獲世澄等十一人文熾先走獲免[illegible]初于運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後卒於東梁州刺[illegible]贈益州刺史謚曰莊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弘晉長秋父卿
華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宋位東徐州刺史及平徐兖讜
乃歸順於尉元元表授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
與讜對爲刺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賜爵平陸侯
讜性開通篤於接恤青齊之士雖疎族末姻咸相敬視
李敷李訢等寵要埶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
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卒贈青州刺史謚康
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舊墓久不被許停

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乃賜爵昌安侯出爲樂陵太守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兄弟十人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歸降賜爵新昌侯卒於新興太守贈冀州刺史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宮爲婢皇甫遂詐癡不能梳沐後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求皇甫文成怪其納贖之多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

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後十年而讜入魏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欵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也父膺梁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畎畎爲梁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之伐蜀梁武命畎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退梁武遂改授畎畎怒將有異圖事發被害苗年十五有報雪志延昌中歸魏仍陳圖

蜀討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為鄉導次晉壽宣武宴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陳平定江南之計其文理甚切於時明帝幼沖無遠畧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三秦反叛侵其三輔時承平既久人不習戰苗以隴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以為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

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飄至風起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今且宜勒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卒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於是詔苗爲統軍與别將淳于誕出梁益隸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爲郎中乃領統軍深見知待孝昌中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及殺爾朱榮榮從弟世隆擁部曲還逼都邑孝莊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計無

所出苗獨奮衣起曰今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効節之時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於馬渚上流以師夜下去橋數里放火燒船俄而橋絶賊没水死者甚衆官軍不至賊乃渉水與苗死鬭衆寡不敵苗浮河而没帝聞哀傷久之贈都督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河陽縣侯謚忠烈苗少有節操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不許歎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嗟咨

絶倒太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並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每諫責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善屬文詠工尺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帝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燒燔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不宜追之子曇襲爵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晉元帝南渡

父宗之宋廬江太守藻涉獵羣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太安中與姊夫李嶷俱來歸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恃險作亂前後宰守不能制朝廷患之乃以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欵朝廷嘉之雍州人王叔寳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駮奴戍主詔曰遂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敘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險率多麤暴或拒

課輸或害吏長自前守宰遙領不入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氐憚之守宰於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為東道都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元英征漢中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州奉詔還軍乃不克果後車駕南伐以藻為征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為東道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帝大嘆曰今未

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録舊功拜藻爲太尉司馬卒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啟爲其國郎中令襲父爵永安中歷河北黎陽二郡太守所在無政績天平中坐子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不能答請與洪仲洪仲

深讓之而不為報永乃發憤讀書博涉經史兼有才幹為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為平齊百姓父母並年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勠力傭丐得以存立晚為奉禮郎詣長安拜文明太后父燕宣王廟賜爵貝丘男除中書博士王肅之為豫州以永為肅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孝文曰已遣傅脩期為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為帝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齊遣將曾

康祖趙公政等率衆一萬侵豫州之大倉口肅令永擊之永量吳楚兵好以斫營爲事又賊若夜來必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敎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祖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火而爭渡水深溺死者不可勝計斬首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東侵楚王戍肅復令永將伏兵擊其後軍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叔業單騎而免兩月中遂獻再捷孝文嘉之遣中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邱縣男帝每嘆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脩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帝在豫州遣永為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救之永曰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

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鋭藻徙邊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詔永爲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遣於永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二人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並賞列土永惟清河男齊將陳伯之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三千人先援之永至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若

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有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䆠并勢以聲伯之頻有尅捷中山王英之圍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操甲揮戈單騎先入惟有軍主蔡三虎一人副之突陣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走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王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

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平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布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采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英深賞之還京除太中大夫後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時英東征鍾離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永每言曰馬援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此郡然於御人非其所長故在郡無聲稱還左將軍南兗州刺史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矟常

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師拜光祿大夫卒贈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勅其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本鄉永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順賈不忿之馮先永卒叔偉稱父命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遂求歸葬永於所封貝邱縣事經司徒司徒胡

國珍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靈太后太后從賈意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舊鄉賈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繞束去地尺餘甚爲周固以斧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叔偉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得永武而不得永文傅豎眼者本清河人也七世祖伷伷子遘爲石虎太常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俠有三

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頗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甞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有一人曰惟傅靈慶堪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惟有傅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惟有傅靈越能解此文融謂其三子文武才幹足以駕馭當世常從容謂鄉人曰汝聞之不蔺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文也好事者然之故豪勇士多相歸附宋將蕭斌王玄謨冦碻磝時融始死玄謨彊

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戸生之徒皆一當數十人弦不虛發不可逼也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山澤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不知斌之欲圖靈慶既至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氏訣言

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至京師因說齊人慕化青州可平文成大悅拜靈越青州刺史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宋恐靈越在邊擾三齊乃以靈越叔父琰爲冀州中從事乾愛爲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其門生與靈越婢詐爲夫婦投化以招之靈越與母分離思積遂與靈根南走靈越與羊蘭奮兵相擊乾愛出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得俱渡

臨齊人知㸕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越問靈根徑期狀靈越殊不應答乾愛不以爲惡勅左右出匣中烏皮袴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可着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爲刺史靈越厲聲言垣公垣公着此當見南國方主豈垣公也竟不肯着及至丹陽宋孝武見而禮之拜兖州司馬而乾愛亦遷青冀司馬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鄴靈越意恒欲爲兄復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雞肉蔡菜食乃爲作之下以毒

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靈越爲太原太守宋廢帝遇弑靈越舉兵與徐州刺史薛安都同孝武子晉安王子勛子勛以靈越爲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亡爲明帝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宋輔國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靈越曰九州唱義何獨在我勔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對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

於一死實無靣永活勔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撓乃殺之竪眼即靈越子也沈毅壯烈少有父風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高肇伐蜀假竪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巴北所至尅捷竪眼性既清素不營產業衣食之外俸禄粟帛皆以饗賜夷酋振恤士卒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人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人入境者皆移送還本檄勒

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欵謁仰其德化思為魏民矣宣武甚嘉之明帝初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位者數百里梁將趙祖悅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暨眼為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人和梁遣其衡州刺史張齊因人心怨入寇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為憂乃驛徵暨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版之暨眼既出梁州

梁軍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
頻至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
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
水屯寇葭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
重創奔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
璽書慰勞之賜驊騮一匹寶劒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
轉梁州刺史梁州人既得豎眼為牧人咸自賀而豎眼
至州遇患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

爲人害遠近怨望尋假鎮南將軍都督梁西益巴二州諸軍事梁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等十軍率衆三萬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擊大破之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圖欲杜絶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崑崙扇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内應賊圍既合事泄在城兵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恚發疾卒永安中贈吏部尚書左丞齊州刺史孝武帝初贈司空公相州刺史長

子敬和次子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敬和孝莊時以其父有遺惠於益州復爲益州刺史至州聚斂無已好酒嗜色遠近失望仍爲梁將樊文熾攻圍城降送於江南後以齊神武威德日廣令敬和還北以申和通之意除北徐州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遂廢棄卒於家

張烈字徽之清河東武城人也孝文帝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悕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曽祖悔散

騎常侍隨慕容德南度因居齊郡之臨淄縣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三徽孝文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為太子步兵校尉齊將陳顯達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荆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帝曰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如何彭城王勰稱贊之遂除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齊將

崔慧景攻圍之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民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帝親勞之曰卿果能不負所寄烈謝曰不遇鑾輿親駕臣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帝善其對宣武即位追錄元勲封清河縣子尋以母老歸養積十餘年頻遇凶儉烈為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明帝即位為司空長史先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為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歷給事黄門侍郎光禄

大夫靈太后反政以乂黨出爲青州刺史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家僮甚多慮其有異不宜出爲本州改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因辭老還鄉兄弟同居怡然爲親類所慕卒於家烈先爲家誡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質博學有才藝位諫議大夫烈弟僧皓字山谷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以諫議大夫國子博士散騎侍郎徵並不起世號徵君焉好營

欽定四庫全書

産業汲汲不已藏鏹巨萬他貲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瘢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蒱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節閔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事敗死於獄中

房叔彪渤海蓨人也從祖金神䴥中與高允俱徵位征南從事中郎叔彪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亮河間邢巒並相友善三遷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

稱歴中書侍郎太尉高陽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為吏民所稱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穆叔彪子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儀曹郎賜爵循縣男稍遷興平太守卒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羣書初襲爵稍遷中書侍郎光祿大夫兼散騎常侍使梁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象從容風素有名於時喪妻無子終竟不娶論者非之

路侍慶字伯瑞陽平清泉人也祖綽陽平太守侍慶有幹用與廣平宋飜俱知名為鄉閭所稱太和中除奉朝請侍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同推讓之孝文遂並拜焉累遷定州河間王深長史為深貪暴肆意侍慶每進苦言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子祖璧給事中侍慶弟仲信思令並有令名官位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兼員外常侍使高麗高麗

王託疾不拜亮以辱命坐白衣守郎中歴濟北平原二郡太守以清嚴稱後爲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啟弟子起爲奉朝請議者稱之卒於光禄大夫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弟銓悦等並歴位清顯

曹世表字景昇魏大司馬休九世孫也祖謨父慶並有學問世表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爲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

里貴達每稱美之延昌中除清河太守臨官省約百姓
安之孝昌中爲尚書左丞出行東豫州刺史遷東南道
行臺卒贈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乾中書侍郎永基
性通率輕財好施爲長樂太守時葛榮攻信都永基與
刺史元孚同心防捍力窮城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
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東徐州刺史永熙中
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軍復除東徐州

刺史前後在州為吏民所愛卒贈尚書右僕射司徒公
冀州刺史子子義子智子義學涉有父風仕隋至尚書
右丞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頗涉子史閑解几案稍遷
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
隴西辛雄范陽祖瑩太山羊深西平淳于恭並以才用
見留尋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
寶夤啟云所統十萬食惟一月明帝大怒詔問所由錄

令以下皆推罪元旭入見御坐前屈指計較實兵糧
乃踰一年事乃得釋復遷衞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
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
已於是朝廷分汲郡河東二界扶風之地立義州置關
西歸款戶除元旭義州刺史卒官
藐亮字景順武功人魏侍中則之後晉亂避地河右太
武平涼州還鄉里祖稚字天祐位中書侍郎玉門郡守
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與弟湛

等皆著名西土一家舉二秀才亮初舉秀才至洛陽過河内常景景深器之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將此人乎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寶夤還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相知重凡有文檄謀議皆以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黄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多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承業爾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賀拔岳爲關西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孝武帝西遷

遷吏部郎中大統二年拜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文帝予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黄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以爲恨臨辭賜以御馬八年封臨涇縣子除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以機辯善談笑周文甚重之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弗及故當世敬慕歷祕書監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

給騎十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懽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為榮十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蘊焉綽傳列在周史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筆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黄門侍郎亮弟湛字景儁少有志行頗涉羣書與亮俱知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加員外散

騎侍郎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孝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為雍州刺史後自猜懼害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卧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報湛云元畧受蕭衍意旨乃欲見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君契濶故以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之舉身大哭儉遂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即時居滅云何得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

白齊王王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有不臧之心信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藴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爲王族滅也寶畜復報曰比自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爾湛復曰凡爲大事者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計之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户

庭也願乞骸骨還鄉里脫得因此病死庶歸全地下無媿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已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莊帝徵拜尚書郎至帝謂之曰前聞卿既荅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潤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臣之罪也莊帝大悅加散騎侍郎尋遷尚書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湛弟讓字景恕幼聰

敏好學頗有人倫之鑒初為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及周文為丞相引為府屬甚見親待出為衛將軍南汾州刺史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魏子建字敬忠鉅鹿下曲陽人也祖歆本郡太守父悅濟陰太守子建釋褐奉朝請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初宣武時平氐遂於武興立鎮尋改為東益州其後鎮將刺史乖失人和羣氐作梗遂為邊患乃除子建東益州刺

史子建布以恩信遠近清靜正光五年南北二秦城人莫折念生韓祖香張長命相繼搆逆僉以州城之人莫不勁勇同類悉反宜先收其器械子建以為城人數當行陣盡皆驍果安之足以為用急之腹背為憂乃悉召居城老壯曉示之并上言諸城人本非罪坐而來者悉求聽免明帝優詔從之子建漸分其父兄子弟外居郡戍内外相顧終獲保全及秦賊乘勝屯營黑水子建乃潛使掩襲前後斬獲甚衆威名赫然先反者及此悉降

乃間使上聞帝甚嘉之詔子建兼尚書為行臺刺史如故於是威振蜀土其梁巴二益兩秦之事皆所節度梁州刺史傅豎眼子敬仲以為愧在洛大行貨賄以圖行臺先是子建亦屢求歸京師至此乃遣刺史唐永代焉豎眼因為行臺子建將還羣蠻慕戀相率斷道主簿楊僧覆先行曉諭諸氐忿曰我當留刺史爾送出也斫之數創幾死子建徐加慰譬旬月方得前行吏民贈遺一無所受而東益氏蜀尋反攻逼唐永永棄城而走乃

喪一蕃矣初永之走子建客有沙門曇璨及鉅鹿人耿
顯皆沒落氏手及知子建之客垂泣追衣物還之送出
白馬遺愛所被如此初子建爲前將軍十年不徙在洛
閑暇與吏部尚書李韶韶從弟延實頗爲弈碁時人謂
爲耽好子建每曰碁於廉勇之際得之深矣且吾未爲
時用博弈可也及一臨邊事凡經五年未曾對局還洛
後累遷衛尉卿初元顥內逼莊帝北幸子建謂所親盧
義僖曰北海自絕社稷稱藩蕭衍吾老矣豈能爲陪臣

遂攜家口居洛南顥平乃歸先苦風痺及此遂甚以卿
任有務屢上書乞身特除右光祿大夫邢杲之平太傅
李延寔子侍中彧爲大使撫慰東土時外戚貴盛送客
塡門子建亦往候別延寔曰小兒今行何以相勗子建
曰益以盈滿爲誡延寔悵然久之及莊帝殺爾朱榮遇
禍於河陰者其家率相弔賀太尉李虔第二子仁曜子
建之女壻往亦見害子建謂姨弟盧道虔曰朝廷誅翦
權貴皃徒尚梗未聞有竒謀異畧恐不可濟此乃李門

禍始弔賀無乃忽忽及永安之後李氏宗族流離或遇
誅夷如其所慮後歷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驃騎大
將軍子建自出爲藩牧董司山南居脂膏之中遇天下
多事正身潔己不以財利經懷及歸京師家人衣食常
不周贍清素之迹著於終始性存重慎不雜交游惟與
尚書盧義僖姨弟涇州刺史盧道裕雅相親昵及疾篤
顧勅二子曰死生大分含氣所同世有厚葬吾平生不
取蘧蒢裸身又非吾意氣絶之後斂以時服吾生平契

濶前後三娶合葬之事抑又非古且汝二母先在舊塋墳地久固已有定別唯汝次母墓在外耳可遷入兆域依班而窆行於吾墓之後如此足矣不須附合當順吾心勿令吾有遺恨永熙三年春卒于洛陽孝義里舍時年六十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文靜二子收祚收知名齊代自有傳子建族子惇字仲讓容貌魁偉性通率永安末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爾朱仲遠鎮東郡以事捕惇遇出外執惇兄子允而去惇聞哭曰若害允

寧無吾也乃見仲遠叩頭曰家事在惇允何知也乞以
身罪仲遠義而許之天平中拜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惇
叔偃字盤蚪有當世幹用位驍騎將軍性浮動晚乃曲
附高肇彭城王勰之死也偃構成其事爲時所惡子質
字懷素幼有立志年十四啓母求就徐遵明受業母以
其年幼不許質遂密將一奴遠赴徐學留書一紙置所
卧牀内外見之相視悲歎五六年中便通諸經大義自
學言歸生徒輻湊皆同衣食情若兄弟後避葛榮難客

居趙國飛龍山爲亂賊所害士友傷惜之興和二年侍
中李神儁祕書監常景等三十二人申辭於尚書爲請
贈謚事下太常博士考行謚曰貞烈先生
魏劖子建族弟也本名顯義字弘理孝文帝賜名仍敘
以顯義爲字雅性儁辯博涉羣書有當世才兼資文武
知名梁楚淮泗之間孝文南伐聞而召之既至與語大
悦謂劖曰今我此行是卿建功之日免之勿憂不富貴
也授内都直侍左右師次淮南諸城未有下者劖乃進

曰陛下百萬之軍風行電埽攻城畧地所向無前雖有智者莫能為計然而師次淮南已經累日義陽諸城猶敢拒守此非不懼亡滅自謂必可保全也但陛下卒徒果鋭殺掠尚多人有畏威未嘗懷惠恐一旦降下妻子不全所以遲疑未肯先發臣請間入城内見其豪右宣達聖心示以誠信必當大小相率面縛請罪陛下拔其英楚因而任之此外諸城可不勞兵而自定孝文大喜曰所以召卿本為是耳卿今此言副吾所望劍遂夜入

城中示以危亡之期開以生全之路城中大小欣悅明旦開門出降自此而南望塵欵附孝文謂釗曰卿之一言逾於十萬之師揚我信義播于四表寔卿一人之力即授義陽太守陵江將軍又令釗與諸將統兵討襲所當無不摧破軍中服其勇敢孝文益喜謂羣臣曰中國士人吾拔擢咸盡文武膽畧未有若釗儔加授建忠將軍追贈其父處順州刺史時經畧江左方大用之遇風疾發動頻降醫藥竟不痊復卒時年六十四子彥字惠

卿博學善屬文趙郡王幹辟開府參軍廣陵王羽辟記室並不行陳留公李崇甚重之引爲鎮西參軍事崇討叛氐楊靈珍叛蠻魯北鷰又請爲記室參軍中山王英討淮南亦請爲記室參軍軍還求爲著作佐郎思樹不朽之業以晉書作者多家體製繁雜欲正其紕繆删其游辭勒成一家之典俄而彭城王勰聞李崇稱之復請爲掾兼知主客郎中書遂不成王遇害退歸田里清河王復請爲諮議王勢高名重深爲權倖所嫉彦恐罹其禍

固辭以疾肅宗初拜驃騎長史尋轉光州刺史年六十

八卒子長賢列在齊史

魏季景子建族弟也父鸞字雙和孝文帝賜名有器幹

體貌魁偉以有容儀爲奉車都尉冒升輅車觸毀金輿

斂容請罪帝笑曰卿體貌過人素不便習何足懼也車

駕南征漢陽除鸞統軍帝歴幸其營歎賞之及在馬圈

不豫勑兼武衛將軍領宿衛左右景明中六輔之廢鸞

頗豫其事後除光州刺史更滿還朝卒謚曰夷季景少

孤清苦自立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師時邢子明稱有才學殆與子才相侔季景與子建子收名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莊帝時為中書侍郎普泰中為尚書右丞季景善附會寀要當朝必先事其左右爾朱世隆特不愛之於時才名甚盛頗過其實太昌中位給事黄門侍郎甚見信待除定州大中正孝武帝釋奠季景與溫子昇李業興竇瑗等俱為摘句天平初因還鄴遂居相人西山內懷憂悔乃為擇居賦以自慰元象初兼給事黄

門侍郎後兼散騎常侍使梁還歷大司農卿魏郡尹卒家無餘財遺命薄葬贈散騎常侍衛尉卿所著文筆二百餘篇子瀍知名列在隋史

通志卷一百五十下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十九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四

後魏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悆 張熠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袁翻 陽尼從孫固 固從兄藻 賈思伯弟思同 祖瑩 爾朱榮子菩提 叉羅

(文殊　文暢　文畧　榮從子兆　榮從弟彥伯　彥伯弟仲遠　仲遠弟世隆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祖兄子天光)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弟智)樊子鵠　侯深　賀拔允　侯莫陳悅　念賢　梁覽　雷紹　毛遐(弟鴻賓　鴻顯)乙弗朗　辛雄(從父兄纂　從族祖琛　琛子悠　俊)楊機　高恭(父崇　兄謙之)綦儁

山偉　宇文忠之　費穆　孟威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録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修律

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

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責望於下里主案舞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齋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沒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為命或投杖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檠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禁不修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為用

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令彊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横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以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汚隆獲柔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

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為體即帝王之身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外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令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非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

功名之所實懐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
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疎脱言乍高下時
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箏早卒紹後聞箏聲
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為太府少卿曽因朝見靈太
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
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曽與百僚赴朝東掖未開守
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
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

難絡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頗為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為其聲價澄為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録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

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别踈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内外者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内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況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内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則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為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舍時非大閲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為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示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

為本衰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恰此二
事何用財為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
體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乙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
首之章宣嬰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
也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令雖非公制而此州
承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
間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
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

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晉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晉惠既為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晉惠晉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嬪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愍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

小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為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勑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時任城王澄為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

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顒疑為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羣寮會議晉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為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為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

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為服昔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為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壓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壓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先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

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壓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壓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遂乎令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凡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令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為太妃蓋二王三

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為君母之黨服則為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主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

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有盤石乃密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克維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名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鸞蘇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

乎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
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
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
繫勑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為
太上恐乖繫勑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克吉
定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
戒啓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畀下不踰之稱則
天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議

其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尚書崔亮並同有難普惠並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上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令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曰張普惠時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

前詔太后復遣元乂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名傳詔馳驛騶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禄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

此公方來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生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交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焉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為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

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荷輕賦之饒下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儛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至長濶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

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特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禋裸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

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何必改作庶節用愛民法俗俱賴
尋別勑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奏日蝕豫勑罷朝普
惠以逆廢朝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
法度平斗尺調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
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
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允
所宜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
詰延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

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教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晉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晉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誰是晉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

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馬弗收豈不是興滅繼絶之意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甍普惠符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甍啓為尚書右丞靈太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為約並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

將貽後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為益州刺史有贓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欵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禄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絶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文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

隨機召遣渾資版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疋時詔訪究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為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諡

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為員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佐郎獻文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等曰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勑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報之云有常式何得以朱衣

入凶庭昭明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孝文勅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海昭明言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海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海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

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目彪為行人何容獨以素服間衣冠之中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搖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則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等相顧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齋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衣帢以申國命令為魏朝所逼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矣淹曰彼有君子也卿將

折衷之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
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帝聞淹
與昭明言謂李冲曰我所用得人仍勅送衣帢給昭明
等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淹後除正佐郎其
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
等來聘孝文勅淹接於外館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
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
夫為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

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庚蓽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也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笑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遺種淹以肅本隷徐州曰若言青

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
掩口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
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海此段足為
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
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
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敘
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
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為人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

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又得屈巳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
不費遂䣺笑而止賜淹龍厩上馬一匹幷鞍勒宛具朝
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淹家貧給事力送至
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淮勅徵淹淹於路左請
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之策伏聞發洛以來諸
有諫者皆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帝優而容之
帝幸徐州勅淹與閭龍駒專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
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峻急慮有傾危乃上䟽陳諫

帝勅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人貧今移都
伊洛欲通運四方黄河急峻人皆難涉我因此行乘流
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得相納賜驊騮馬一
匹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于時宫極初構經始務廣
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勅
都水造浮航孝文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
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淹小心畏法典
客十四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氂不納至乃衣食不

兗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

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景鸞好為文詠但率多鄙俗

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詩賦問答知音之士所共嗤

笑卒治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

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

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朞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

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為門下通事令

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為侍中李冲黄門崔光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紹覩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職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揚子雲為黄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蠻左為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悆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
左再為濟南太守有政績後卒於淮陽太守贈兖州刺
史悆好兵書陰陽釋氏學彭城王勰召為館客嘗詣徐
州馬疲附船入汴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
數里悆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
初為真定公元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
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藹
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

紘響絶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彊之終不從孝莊為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悆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並總彊兵内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為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

狀僉曰我為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
誠心聞僉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畧規欲叛城將
驗虛實且遣左右為元畧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
果至可令人詐作畧身在一深室託為患狀呼使户外
令人傳語時畧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
僉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僉詣龍牙所而龍牙語僉曰
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
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僉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

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
僉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僉言
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上
指曰今歳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僉答曰法
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
首斗牛受破歳星木也逆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
錦夜遊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
曰卿不為刺客也答曰今者為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

事更卜後圖為設食僉强飲多食向敵數人微目夸詡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畧所一人引入户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僉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僉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主范曻景儁司馬楊瞟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僉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僉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為右將軍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為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

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嘗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州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悆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為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悆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禄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爾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悆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為別將以軍功封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宫殿毀撤送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將舉為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轉營構左都將與和初加衛大

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

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為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

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

矣宣武即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

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修立學館建

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後立道斌形

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便於對問為宣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為賊所襲囚送江東梁領軍吕僧珍暫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帝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梁武乃引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欲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

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梁將齊狗兒等一人以換紹及還宣武愍之除給事中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累遷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寶夤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孝明帝謂黄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勑紹速行以拒寶夤之功賞新蔡男仍除梁州刺史時爾朱天光爲關右

大行臺啓為大行臺從事中郎尚書天光敗賀拔岳西征復請紹為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攜紹於高平收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宇文泰亦甚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宇文泰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猶執謙沖不許泰曰為文能動至尊者惟董公耳乃命紹

為第三表操筆便成泰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
阼方欲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
尉王顯召為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
為記室參軍遂為元乂所知乂執朝政引為尚書殿中
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畢身克已人無恨焉
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饑飽時人歎尚之太保
崔光臨薨薦元興為侍讀尚書賈思伯為侍講授孝明

帝杜氏春秋元興常為摘句儒者榮之又既賜死元興亦被廢乃為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晉泰初為光祿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乂之勢託其交通相用為州主簿論者以為非倫時有濟郡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纁時人鄙其矯詐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

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
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
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
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為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
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
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
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
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

外郎李瑛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明堂辟雍翻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葢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較可知之按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

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别然推其體則無九室之徵既而正義殘隱妄説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畧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

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趾猶或髣髴高畀廣狹頗

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鑽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既乘乾統歷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

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宫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後議還邊戍事翻議多見施用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為靈太后所責出為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末遷涼

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

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阿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植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

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為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之虞何可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河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

遣大使往涼州敦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用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終歲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内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

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黄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為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為西軍死亡將士舉哀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内有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

靈太后曾燕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並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事翻弟躍博學有儁才為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列在文苑傳翻子聿修出後躍仕齊歷周入隋位望通顯列在齊史躍

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司馬颺弟昇位正員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為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祕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為國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舉為國子祭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

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
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為紫州平北府長史帶漁
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
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
也如何既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
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承慶從弟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任俠好劍客弗
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

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版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啟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意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尚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飡孜

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修
學宫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絶談虚窮微之論簡桑門
無用之費以救饑寒之苦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
滅吳會擬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初帝委任
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
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疎
薄而王畿人庶勞獘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
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宣

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美生災著在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禄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悦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

讒疾嬖幸詩二首以紓其憤明帝即位除尚書考功郎中奏請諸秀孝考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硤石勑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瘠杖而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

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乂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嘗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欒布王修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悅不能用後悅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京兆王繼為司徒高選寮佐辟固從事中郎

府解除前將軍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
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相表
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
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禦居官清潔家無餘
財終沒之日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為其棺殮初固
著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敕諸子一遵先制五子
長子休之仕齊周隋自有傳固從兄藻字景德少孤有
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

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洲安東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為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幽州刺史子斐仕齊位殿中尚書列在齊史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中書侍郎頗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為後殿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

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隂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為之語曰隂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疋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嘆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業為素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

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

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云東膠即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雝雝在宮肅肅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毁之問其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鍾九

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為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哉如此蔡邕之論非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五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古今自為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

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擬議難可凖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論非為無當案月令亦為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元堂左个元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是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為可按其方圓髙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說

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後為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時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下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憍思伯曰衰至便憍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為元乂所寵論者譏其趣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

僕射謚曰文貞子彦始武定中淮陽太守思伯弟思同
字仕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為鄉
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
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並不降莊帝還宫封營
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元熈並為侍講授靜帝杜氏
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
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為青州别駕清河崔光
韶先為中從事自恃資地恥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

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精服氏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一十餘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為平原太

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
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為侯位馮翊太守
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鉅鹿
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為中書學生好學耽書
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
火乃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
窓戶恐漏光明為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
呼為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不器

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失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取仍置曲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北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為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賾以王元長為子

良法曹令為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敕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為誦悲彭城肅因戲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即云亦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曰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

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雎水裡肅甚嘆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吴子所屈出為兾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户郎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勑召瑩與黄門侍郎李琰之辯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稱為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黄

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書莊帝還宫坐為顥作詔罪狀爾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爾朱兆入焚燒樂署鍾石管絃畧無存者勅瑩與録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為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

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已用而瑩之筆札無非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珽龔珽列在齊史

爾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爾朱川因以為氏世領部落為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為領氏酋長率

契胡武士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
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
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秀
容既在刬内差近京師豈以沃堉更遷遠地帝許之所
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遂名狗舐泉
羽健卒曾祖鬱德祖代勤相繼為領氏酋長代勤太武
敬哀皇后舅也既以外親兼數征代有功給復百年除
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

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為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司徒公録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為領氏酋長曾行馬羣見一白虵頭有兩角遊馬前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甚牛羊駞馬色别為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即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除光禄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歸部落每入朝諸王

公朝貢競以珍玩遺之新興亦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明帝時以年老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卒謚曰簡孝莊初贈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為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祈連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於池上忽聞簫鼓之音新興謂榮

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惡之閉城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是兵威日盛朝廷亦不能罪鮮于修禮之反榮表求東討除征東將軍都督幷肆等州軍事及葛榮吞杜洛周兵凶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明

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守滏口上書
陳情願擊葛榮於是遂勒部曲廣名義勇北捍馬邑東
塞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
紇為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乃抗表
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舉
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海社稷危於
累卵臣請赴闕收徐鄭之徒雪天下之恥更名宗親推
其明德遂勒所統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

大都督將兵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蒼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迎莊帝與帝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於高渚潛渡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十一日莊帝即位詔以榮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

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十二日内外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譎朝士共為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隄悉令下馬西度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妄言丞相高陽王欲反且責以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輔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斂手就戮死者一千三百人又命二十三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

霸城公俱出帳榮先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與為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害彭城王霸城公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隄東被圍遂臨以白刃唱云能為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儁頓丘李諧太原温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恥是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

氏興其衆咸稱萬歳榮遂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為榮所信占言今天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不可天穆如何靈助曰天穆亦不吉惟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三千餘騎既濫殺朝士乃不敢入京師欲向北為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還洛陽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

其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熟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即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宿禁中矣榮女先為明帝嬪欲上立為后帝疑未決給事黄門郎祖瑩曰昔文公入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

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震駭京邑士庶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府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愆帝之即位也榮啓帝封彭城王劭為無上王至是請追尊無上王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如所表又啓帝遣使巡城勞問於

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國政以為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留京為侍中太尉公録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布在列職舉止所為皆由其意七月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神儁閉門自守九月榮上表討之乃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

榮為賊從横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榮聞之喜見于色乃令其衆為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竒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

陣禽葛榮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領押隨便安置咸得其所擢其渠帥隨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大獵有雙兎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禽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

應弦而殪三軍咸悦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兎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户通前滿十萬為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為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

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為慮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迴師征顥顥以大将未還乘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皆不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榮聞之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轅榮為前驅旬日間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遂幸河内榮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黄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固執以為不可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榮

乃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顥率麾下南走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榮加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太祖以前曾置此號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陽遥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而勤於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寃獄親覽辭訟又以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相嫌責曾關補定州曲陽縣

令神儁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或微蔑朝廷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儁遂上表遜位榮欲用其從弟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啓北人為河南諸州欲為犄角勢上不即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

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之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
不用我語又榮女為皇后復嫉內妃嬪甚有妬恨之事
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
我父本日即自作令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為若本
自作臣今亦得封王莊帝既外迫於榮內迫於后怏怏
不悅不以萬乘為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
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幽
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為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

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洛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為逆當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

成不易滎性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酷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虎便走滎謂曰欲求活邪即斬之自此獵時如登戰場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險阻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曾見一猛虎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為樂馬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滎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滎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

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天下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寛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歴三荆悉擁生蠻北塡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戸侯如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

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榮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頗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悟為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由已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暫來向京言看皇后娩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彧尚書右僕

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惟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皆避之東出榮乃偏與朝士書相任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陳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為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

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况何可保邪又北人語訛語爾朱為人主又聞其在北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長星埽大角

秦以之亡榮聞之恱又榮下行臺郎中李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求見帝聞即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為榮不告以情及知毅赤誠乃名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得此女壻力㣲又

云榮慮陛下終為已患脫有東宮必負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徽解夢曰蝮虵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榮天穆到京輿駕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挾天子移

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名中書舍人温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必不死朕寧與高貴鄉公同日而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而生上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

意城陽王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一日暫入即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欲草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並御牀西北小牀上

南坐城陽王入始一拜榮見光禄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戸入即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版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矣時元天穆與榮子菩提並就戮於是内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為伎藝每入朝見更無所為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輙自起舞叫

將相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酣酒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為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彧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為勅勒舞日暮罷歸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慍喜無恒弓箭刀槊不離於手每有瞋嫌即行忍害左右恒有死憂曾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即射殺之曾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

假黄鉞相國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三百人輼輬車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禜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翦唯命衆為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廟庭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惠菩提弟叉羅武

衛將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乂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甍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勲進爵為王其姊孝莊帝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

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暢為任氏家客薛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以次兄乂羅卒無後襲乂羅爵梁郡王坐文暢事當誅靜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儁爽多所通習文襄嘗令章永興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

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特此益横多所陵忽天保末嘗邀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横笛謠詠倦極便卧唱挽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

奏遂伏誅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為其父作佳傳收論
榮比韓彭伊霍葢由是也榮從子兆字萬仁少善騎射
兼有膂力蹻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絶澗人所
不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虎無所疑避榮以此特加
賞愛任為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授兆二箭令取供
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一榮欲誇使人責兆
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遷武衛將軍為前鋒都
督孝莊即位封頴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元天穆平邢杲

及元顥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自馬渚西渡襲禽顥子冠受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宫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爾朱榮死兆自汾州率衆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進爵為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擁兵南出輕兵倍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爾朱家欲度河用爾作灅波津令為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挿而道導馬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

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黄塵張天騎叩宫門宿衛方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步出雲龍門外為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閲財寶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為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代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騰乃詣兆及於并州大谷具

申神武言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
比夢吾父登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蔺草株往往
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
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猖狂舉兵犯順吾
勢不可更事爾朱也兆今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
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
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
報神武神武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驲詣兆以

示諭賀密觀天子令在何處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河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言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内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徵神武神武晉州僚屬並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乃決策赴之兆素服神

武威略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
營乃引兵南出避步藩之鋭步藩至樂平郡神武與兆
還討之斬之於秀容石鼓山兆還晉陽及節閔帝立授
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兼錄尚
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
父終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
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
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次於廣阿衆號十萬神武縱反

間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帝納兆女為皇后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

山戰敗復奔晉陽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亦降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神武收而葬之兆勇於戰鬬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彪節閔帝封為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榮從弟彥伯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中為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

於龍華佛寺彦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帝既立爾朱兆以己不豫謀大為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彦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讌彦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黄門郎竇瑗並侍坐彦伯曰源侍中比為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内當爾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為今日之忻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

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司徒公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啓陳神武義功既振將除爾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謡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

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子敬逃匿得免仕周歷隋列在隋史彦伯弟仲遠頗知書計明帝末年爾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姦詐造榮啟表請人為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業及孝莊即位封清河公累遷車騎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僕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

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闗京之日任有司裁奪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爾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陷沒西平莊帝詔諸將絡繹進討並為仲遠所敗尋爾朱兆入洛節閔帝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兖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殁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大夫

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為患害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爾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

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乃奔梁死於江南仲遠弟世隆字榮宗明帝末兼直閤加前將軍爾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朝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黄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為前將軍都督鎮虎牢顥既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

巡及車駕還宫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爾朱榮每屛人言世隆懼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黄門髙道穆為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毁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怨怱皆不見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絶河梁世隆乃北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

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事類赤眉曄以世隆為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令天柱受禍案劒嗔目詞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尋縣牓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又

以𮪍疏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閲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賔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事東西别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既總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羣從各擁彊兵割剥四海極其貪虐姦謟蛆酷多見信用温良名士罕豫腹心於

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
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父買珍相
國録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
戇恃彊不以為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於韓
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據河橋盡殺世隆
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彦伯
俱斬之初世隆曽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
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曽晝寢其妻

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出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内太守田怗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令旦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濵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

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𡣈遅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𡣈牛小繫於閤下槐樹吏將一青牛駕車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黒色幘從皆裙襦袴褶握版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閤内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版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同具以對世隆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世隆弟

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轘轅為顥所禽顥讓而臠之莊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為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為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為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刀殺之傳首京師榮從父弟度律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與世隆

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為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恒山王與爾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時為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神武間之與爾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經為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澠波津

為人執送椿因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榮從祖兄子天光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孝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為都督總統肆州兵馬明帝崩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為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州部分

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城人赫連恩等為逆共推勅勒酋長胡琛為主號高平王遙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㧞陵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川琛後與莫折念生交通侮慢㧞陵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琛為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擒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貢獅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

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稅人馬合得萬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走還長安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並降唯賊行臺万俟道洛不下

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滎責天光不獲道洛復遣
使杖之百詔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
道洛戰敗投畧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
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
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破其東城賊遂併
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
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可以早降若未決當
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水今為小退賊衆安

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

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悅等議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既而莊帝進天光爵為廣宗王元曄又以為隴西王及聞爾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

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
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關西大行臺
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
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
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暇他事伊利等但
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兵既振爾朱兆仲
遠等並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遂令斛斯
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

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並送於神武神武送於洛陽斬於都市爾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也祖就沛縣令父惠行太原太守瑞貴達並贈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爾朱榮引為大行臺郎中甚見親任以為黄門侍郎仍兼中書

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封陽邑縣公及元顥內逼從車駕於河陽除侍中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公莊帝還洛改封樂陵郡公仍侍中瑞雖為爾朱榮所委而善處朝廷間帝亦賞遇之嘗謂侍臣曰為人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人瑞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三從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仍轉滄州大中正爾

朱榮死瑞與世隆俱北走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還帝大悅時爾朱天光擁衆關右帝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爾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遂誅之太昌初贈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延慶娶爾朱世隆姊故被爾朱榮親遇普泰中世隆得志特見委重兼尚書

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公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世隆白節閔帝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深於定州討之深以靈助善占百姓信惑未易可圖欲還師入據關拒嶮以待其變延慶以靈助庸人彼皆恃其祆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宜詭言西歸可襲而禽深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詰朝造靈助壘遂破禽之及韓陵戰敗延慶與爾朱仲遠走度石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神武仍從并州後赴洛孝武帝以為

中軍大都督孝武之西齊神武誅之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人不安椿乃將家投爾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改封陽曲縣公除榮大將軍府司馬後為東徐州刺史及榮死椿甚憂懼時梁以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邱

郡公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爾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背悅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其死問椿請減已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存詔復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爾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爾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知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

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令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齊神武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爾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爾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顯智等襲世隆彦伯兄弟並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縣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又出見謂曰汝與爾朱約爲兄弟

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寧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
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神武及神武入洛椿謂賀拔
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髙
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
與歡同宿具序歡往昔之懷謂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
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
足亦加開府子悦太中大夫同日受拜當時榮之椿自
以數反意常不安遂密勸孝武帝置閤内都督部曲又

增武直人數百直閤以下員别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别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神武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獘帝始然之黄門侍郎楊寛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

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虎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恒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官赴哭詔賜東園秘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恒州刺史恒山郡王諡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轀

輬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紼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貲有四子悅愷徵演演為神武所殺三子入關徵仕周入隋自有傳椿弟元壽性剛毅諒直武力過人彎弓兩石左右馳射歷位吏部尚書封桑乾縣伯孝武踐阼進爵為公除豫州刺史及車駕西巡為部下所殺贈司空公謚曰景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也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容貌

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顯度乃率鎮人浮河而下達秀容為爾朱榮所留隨榮破葛榮封石艾縣公累遷南兖州刺史爾朱榮之死顯度奔梁普泰初還朝後隨爾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智等先據河橋誅爾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永熙三年為雍州刺史西南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沒吾家此

其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齊神武孝武帝怒乃賜顯度死智字顯智少有膽决以軍功累遷金紫光禄大夫封義陽縣伯及爾朱仲遠為徐州刺史智隷仲遠赴彭城爾朱榮死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莊帝聞而善之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為世隆所厚世隆為解喻得全後進爵為公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顯度斛斯椿謀誅契胡顯度據守北中城令智等入京禽世隆兄弟孝武初除開府儀同三

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為民害孝武徵還京師加侍中除濟州刺史率衆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為相州刺史竇泰所破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也其先荆州蠻酋從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晉泰中子鵠貴乃贈荆州刺史子鵠逢北鎮擾亂南至并州爾朱榮引為都督府倉曹參軍使詣京師靈太后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

直齋封南和縣子令還赴滎建義初拜晉州刺史封永安縣伯永安二年以招納叛蜀進封中都縣公又兼尚書行臺政有威信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為行臺進封西陽郡公尚書如故假驃騎將軍率所部為都督時爾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為殷州刺史屬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粟家分濟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爾朱榮死世隆等遣書招子

鵠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都督豫州刺史行達汲郡聞爾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元曄以為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爾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時梁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大敗奔入城門遂圍之樹請歸南以地還魏許之及樹衆半出子鵠擊

破之禽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班師還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後除兖州刺史子鵠先遣腹心緣歷人間採察得失至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境内震悚及孝武帝入關子鵠據城為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齊神武遣儀同三司婁昭等討之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而大野拔因與相見令左右斬子鵠以降

侯深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饑亂深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爾朱榮路中遇寇身被苫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為中軍副都督莊帝即位封厭次縣子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除燕州刺史時葛榮别帥韓樓郝長等屯據薊城榮令深討樓配衆甚少或以為言榮曰深臨機制變用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止給騎七百深遂廣張軍聲率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遇賊帥陳周馬步萬

餘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深深曰我兵少不可力戰事須為計以離隙之深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内應遂遁走追禽之以功賜爵為侯尋為平州刺史仍鎮范陽及爾朱榮死太守盧文偉誘深出獵閉門拒之深率部曲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為大使慰勞燕薊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擊之為深所敗元

雖立授深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公節閔帝立仍加開府後隨爾朱兆拒齊神武於廣阿兆敗走深後從神武破爾朱氏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孝武帝末深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刺史東萊王貴平使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使通誠於神武及孝武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深不時迎納城人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城西深爭門不克率衆南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行達廣固會承制以深行青州

事齊神武又遺深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齊州人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深乃復還還遲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深襲高陽郡克之置部曲家累於城中親率輕騎夜趣青州城人執貴平出降深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于鄴明不同於斛斯椿及子鵾平詔以封延之為青州刺史深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固遂劫光州庫車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

瑯夜襲青州南郭劫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遂奔梁達南青州境為賞募者斬之傳首于鄴家口配沒

賀拔允字可泥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魏初為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絶倫以良家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以功賜爵龍城縣男為本鎮軍主父度拔性果毅襲爵亦為本鎮軍主正光末沃野人破六韓拔陵反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

一旅其賊偽署王衛可瓌徒黨尤盛既攻没武川又陷懷朔度拔父子並為賊所虜度拔乃與宇文肱合謀率州里豪傑珍念賢乙弗庫根尉遲檀等招義勇襲殺可瓌朝廷嘉之未及封賞度拔與鐵勒戰没孝昌中追贈度拔肆州刺史允便弓馬頗有膽略初度拔之死允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深深敗歸尒朱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稱榮素聞其名待之甚厚建義初封壽陽縣侯永安中進爵為公魏長廣王立除開府儀同三司

燕郡王兼侍中使蠕蠕還至晉陽屬齊神武將出山東允素知神武非常人早自結託神武以其北土之望尤親禮之遂與允出信都參定大策中興初轉司徒領尚書令神武入洛進爵為王轉太尉加侍中孝武既忌神武以允弟岳據關中有重兵深相委託潛使來往當時咸慮允為變及岳死孝武又委岳兄勝心腹之寄神武重舊尤全護之天平元年因與神武獵或告允引弓擬神武神武乃置於樓上餓殺之年四十八神武親臨哭

之贈太保允三子世文世樂難陁興和末齊神武並名

與諸子同學武定中勑居定州賜田宅允弟勝勝弟岳

並立功宇文氏列在周史

侯莫陳悅代人也父婆羅門為駞牛都尉故悅長於河

西好田獵善騎射會牧子作亂遂歸爾朱榮榮引為府

長流參軍莊帝初除金紫光禄大夫封柏人縣侯爾朱

天光之討關西悅以天光右廂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

天光賀拔岳略同除鄯州刺史爾朱榮死後亦隨天光

下隴元曄立進爵為公改白水郡公普泰中除秦州刺史天光之東出將抗齊神武悅與岳下隴以應神武至雍州會爾朱霞敗永熈初加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隴右諸軍仍兼秦州刺史三年岳召悅共討曹泥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衆皆畏服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周文時為夏州刺史衆遣奉迎周文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

城南據山水之險悅先名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景和遣人詣周文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所部使上驢馳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賊復紿帳下云儀同欲還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言實以次相驚皆散趣秦州景和先馳至城據門以慰輯之悅部曲離散猜畏傍人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棄軍逬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回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後恐為人見乃放馬山中令

從者悉步自乘一驢欲往靈州中路追騎將及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見禽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恒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乃家焉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

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衛可瓌功除别將又以軍功封屯留縣伯從爾朱榮入洛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爵平思縣公永熙中孝武以賢為中軍北向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為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州刺史大將軍从之還朝兼録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季等同為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

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名為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即以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頗減五年除都督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為父黨自周文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梁覽字景叡金城人也其先出自安定避難走西羌世為部落酋帥曾祖穆以枹罕城歸吐谷渾後又歸魏封臨洮公祖顯為尚書封南安公父釗河華二州刺史封

新陽縣伯覽家世豪富貲累千金孝昌初秦州莫折念生胡琛等反散財招募有三千人鎮河州從大軍平賊歷涼河二州刺史封安德縣侯覽既為本州刺史盛脩甲仗人馬精鋭吐谷渾憚不敢出皆曰梁公在未可行也永安中詔大鴻臚琅邪王皓就策授世為河州刺史永熙中改封郡公大統二年加太尉其年覽從弟企定反欲圖覽覽與數戰未能平王師至始破之四年遷太傅及河橋之役王師敗時病留長安趙青雀反北城覽

為之謀主事平乃見殺子鸛雀位儀同三司大都督後坐事免死

雷紹字道宗武川鎮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鎮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

立由是知名鎮將名補鎮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為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齊神武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為邊州建功効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為京兆太守清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君具慎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周文悅平以

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畱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為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為岳長史周文為岳左丞及居相位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禄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勅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祕器子渙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為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絶正光中蕭寶夤為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遂時為都督以遐為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還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遂還北地與弟鴻賔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賔為盟主既而賊帥宿勤買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賔攻其壁賊自相斫射縱兵追擊七柵皆平後寶夤構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賔

索馬迎接復於馬祇柵建旗鼓以拒寶寅攻其將盧祖遷禽之寶寅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寅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為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寅知内外勢異經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帝入關勅周文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為之稍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為豪右貲産巨億士流貧乏者多

被振贍故中書郎檀翥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至於自供衣食麤敝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鴻賓大鼻眼多鬚鬚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羌見者皆畏之加膽畧騎射倜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為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耳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

乃改北地郡為北雍州以鴻賓為刺史詔曰此以晝錦
榮卿也改三原縣為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爾朱天光
自關中還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
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冗者競與之
交尋拜西兖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
給衣食與已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
未幾徵還為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民間月餘詔特原
之及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為西道之

奇車駕西幸漿粮乏絶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饑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令守潼關後神武來寇見禽至并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産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為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鬬多先鋒陷敵大統四年為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子野义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為部落大人與魏徙

出因家上樂馬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境擾亂避地居并肆間爾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蓮勺子後隸賀拔岳從爾朱天光西討為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齊神武授朗閤内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為軍師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二石東生散令朗如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其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為恨三舉手搥牀而便氣

盡贈太尉子鳳位宫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誅宇文護見殺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也父暢汝南鄉郡二郡太守雄有孝性居父憂殆不可識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清河王懌為司空辟為左曹掾田曹事懌遷司徒仍授左曹並當煩劇爭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剖斷莫不咸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辛雄其有焉遷尚

書駕部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
留餘悉罷遣先是御史中丞東平王匡復欲輿棺諫諍
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雄奏理匡曰竊
見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
鷹鸇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
彈糾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
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宜寬之於後祁奚云叔
向之賢可宥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

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者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為獄成悉不斷理詔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慇懃隱恤者也

古人唯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寃而不理詔從雄議自後朝廷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為禄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於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人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為宜聽禄養不約其年書奏孝明納之冀州刺史侯剛啟為長史孝明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

賊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荆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鵶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逢北渣求救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王執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彧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車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陣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

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主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旍旗之列莫不奮激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勤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

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後為吏部郎中會爾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為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帝曰寧失亡而用之可

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後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版職悦生者之意慰死者之䰟五言喪亂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莊帝從之因詔人年七十者授縣八十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永熙

二年兼吏部尚書時近習專恣雄懼其讒慝不能守正論者頗譏之孝武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神武至洛於永寧寺大集朝士責雄及尚書崔孝芬劉廞楊機等曰為臣奉主匡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則躭寵急則竄避臣節安在乃誅之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為兖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

覺坐免官後為太尉騎兵參軍每為府主清河王懌所
賞至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第及梁將曹
義宗攻新野詔纂為荊州軍司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
賊甚憚之會孝明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凶問纂曰安
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
以盟約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孝莊即位除兼尚書
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禽之入城因舉酒屬纂
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永安二年元

顥乘勝至城下為顥所禽及孝莊還宫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廵東軍不守豈卿之過轉滎陽太守百姓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前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内患之纂伺捕禽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纂僑屬洛陽太昌中乃為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河内太守齊神武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神武慰勉之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行途疲弊宜待吾執河内手也尋為兼尚書南道行臺西荆州刺史時蠻酋樊大能應

西魏慕攻之不克而敗為西魏將獨孤信所害贈司徒

公雄族祖琛字僧貴祖敬宗父樹寶並代郡太守琛少

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無恙垂涕久之釋褐奉朝請滎

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

閤曰勿使丞入也孝文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

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為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

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

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

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寛雅有度量涉獵經史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所在有稱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為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録勲書時李崇猶為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逢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魏子建為山南行臺以為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為人所刼害贈東秦州刺史俊弟術列在齊史

楊機字顯畧天水兾人也祖伏恩徙居洛陽因家焉機少有志節為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髙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得其才何為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後為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

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其事理世咸異之歷司州別駕清河內史河北太守並有能名永熙中遷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已為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為齊神武所誅

高恭者字道穆自云遼東人也祖潛獻文初賜爵陽關男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父崇字積善少聰敏以端謹稱家資富厚而崇志尚

儉素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痛本生絶允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中啟復本姓襲爵除洛陽令為政清斷吏人畏其威風發擿不避彊禦縣内肅然卒贈滄州刺史謚曰成道穆以字行於世學涉經史所交皆名流勝士幼孤事兄如父母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退迹江海自求其志御史中尉元匡髙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以求備選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為御

史其糾擿不避權豪臺中綱紀多為所正正光中出使相州前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多有非法逼買人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毁去之并表發其臓貨爾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為行臺郎中軍機之事皆以委之後屬兄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以避難託身於孝莊孝莊時為侍中深相保護及即位賜爵龍城侯召為吏部郎除太

尉長史領中書舍人及元顥逼虎牢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破顥必矣如恐成敗難測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别召爾朱榮令赴河内以犄角之為萬全之計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内郡北帝命道穆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然後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給事黄門

侍郎安喜縣公於是爾朱榮欲迴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蕞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禽羣賊復主宮闕此五伯之舉且一日縱敵為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顥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爾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黄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榮因陳其作監軍時

臨事能決實可任用尋除御史中尉仍兼黄門道穆外秉直繩内參機密凡是益國利人之事必以奏聞諫諍盡言無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叔宋世良等三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奏曰百姓之業錢貨為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持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鑄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

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令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砂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遂用楊侃計鑄永安

五銖錢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内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以泣訴帝帝謂主曰髙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深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奉陛下法不敢於公主虧朝典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勑監儀注又詔祕書圖籍及内典書緗素多致零落可令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

士編比次第道務又上疏曰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竊見御史出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更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禄之責無所逃罪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

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以五品遐歴官有稱心平性直者為之御史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别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律一如舊式度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訟别加案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藂棘之下受罪吞

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爾朱榮死帝召道穆付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詔及爾朱世隆等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失利欲為南巡之計未發會爾朱兆入洛道穆慮禍託病去官世隆以其忠於前朝遂害之太昌中贈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雍州刺史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道穆兄謙之字道讓少事母以孝聞專意經史天文筭歷圖緯之書多所該涉好文章留心老易襲父爵釋褐奉朝請孝昌中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以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人因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令欲刑之密遣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幷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具以狀

告尋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政體多為故事時道穆為御史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聞遂共奏罷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惡上之心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

是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年以來此制遂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憲章高祖愚臣亦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行新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付外量聞譙之又上疏以為自正光以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但諸將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唯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畧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

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問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損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議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人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傜役徵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入令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故有國有家者不患人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

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伏願少垂覽察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啟太后云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譙之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施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譙之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為論貶

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流競以佛理來難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歴多未盡善乃更改元脩者撰為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識者歎其多能時朝議鑄錢以譙之為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内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

狩中變為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十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人無困弊可以寧謐四海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饒外事

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茅之臣出錢助國興利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祆未息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倉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大小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人物彫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

以錢小唯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若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之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為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為憾至是世哲弟靈軌為靈太后深所寵任會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

右之人諷尚書判禁諫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啟靈
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
別有集録永安中贈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
以明冤屈譙之弟謹之字道脩父崇既還本姓以謹之
繼沮渠氏
綦儁字檞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儁孝莊時仕畧
遷為滄州刺史甚為吏民畏悅尋除太僕卿及爾朱世
隆等誅齊神武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議所立莫有應

者儁避席對曰廣陵雖為爾朱扶戴當今之聖主也神武將從之時黃門崔㥄議不同高乾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孝武帝及帝入關神武深思儁言常以為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勲貴排儁騶列倒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儁巧佞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氊弊被勝更遺之錢物後兼吏部

尚書復為滄州刺史徵還兼中尉章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空謚曰文貞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代祖彊美容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為奏事中散從猷文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彊射之百步内二狐俱獲位内行長父幼之位金明太守偉涉獵文史孝明初元匡為御史中尉以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

神虎門其妻從叔為羽林隊主撾直長於殿門偉即劾
奏匡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時
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六鎮隴西
二方起逆領軍元乂欲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悅之
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人乂因奏立勳附隊令各
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叙偉遂奏記贊乂德美乂
素不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黄門郎元順順等因是
薦之乂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郎後正名士

郎脩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為諫議大夫爾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禍及孝莊入宫仍除給事黄門侍郎先是偉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考外兵郎李奐三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之歎曰此輩縁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子當作好官既而昇等四人皆死於河陰竟如其言俄領著作郎節閔帝立除祕書監仍著作初爾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

功詐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静初除衛大將軍中書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公國史自鄧淵崔深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諸人相繼撰録綦儁及偉等諂説上黨王天穆及爾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脩緝不宜委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萬不

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之由也偉外示沈厚内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人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弟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年恩義甚篤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士交歎愍之長子昂襲爵

宇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郡後居代都父侃卒於書侍御史忠之涉獵文史頗有

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黒呼為黒子後勑修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梁武帝初為尚書右丞仍脩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為中書郎六七年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既獲丞職大為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快快發疾卒子君山

費穆字朗興代人也祖于位商賈二曹令懷州刺史賜

爵松陽男父萬襲爵位梁州鎮將贈冀州刺史穆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文史好尚功名宣武初襲爵稍遷荆州平西府長史皇甫集靈太后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為非法穆正色匡諫集亦憚之後蠕蠕主婆羅門自涼州歸附其部衆因饑侵掠邊邑詔穆銜旨宣慰莫不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仍為别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曰夷狄獸心見敵便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乃簡練

精騎伏於山谷使羸劣之衆為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
俄而競至伏兵奔擊大破之及六鎮反叛穆為别將隷
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議班師以朔州是
白道之衝賊之咽喉若不全則并肆危遝將鎮捍僉議
舉穆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尋改雲州刺史穆招離聚
散頗得人心北境州鎮皆没唯穆獨存久之援軍不至
穆乃棄城南走投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
之孝昌中以都督討平二絳反蜀拜散騎常侍後袄賊

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擊破之及爾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榮推奉孝莊穆遂先降榮素知穆見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長驅向洛前無横陳者政以推奉主上順人心故令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討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太行而內難行矣榮心然之於是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為吏部尚書魯縣侯進封趙平郡

公為侍中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平邢杲時元顥入京師穆與天穆既平齊地將擊顥穆圍虎牢將拔屬天穆北度既無後繼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殺之孝莊還宮贈侍中司徒公謚曰武宣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也頗有氣尚尤知北土風俗歷東宮齋帥羽林監後以明解北人語勅在著作以備推訪累遷沃野鎮將前後頻使遠蕃粗能稱旨普泰中

除大鴻臚卿贈司空公子恂嗣

通志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二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五

北齊

万俟普（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胄）莫多婁貸文（子敬顯）　庫狄迴洛　庫狄盛　張保

洛 賀拔仁 魏珍 段琛 尉擲 擲子相貴 相顯 康德 韓建業 封輔相 范舍樂
牒舍 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 子孝 卿 張瓊
子 欣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
薩 薛脩義 慕容儼 庫狄 伏連 高乾 弟慎 慎弟昂 昂弟季式
東方老 李希光 劉 叔宗 劉孟和 盧曹 潘樂 竇泰 尉景 子 粲 婁
昭 子定遠 昭兄子叡 庫狄干 韓軌 子晉 明 段榮 子韶 韶 弟孝言
斛律金 子光 邢祖 信 光弟羨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
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傅伏

叱干苟生　田敬宣　雷顯和
紇奚永安　高保寧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别也少雄果有武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二鎮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州普自覆䩫城率部歸神武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子洛字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

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
恩及河陰之戰諸將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
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
其所營地爲廻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鋭冠世卒贈太師
大司馬太尉錄尚書謚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肱爲懷朔
鎮將遂家焉元寛仁有武略少與神武相知爾朱榮以
爲别將隸爾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魏

孝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元既早爲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户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埿待元甚厚埿女壻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汚被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

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錄尚書元
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
爵元弟天元亦有將略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
殿中七兵二尚書卒贈都督滄州刺史謚曰恭武天元
弟天和以兄元勲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
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皐郡公濟
南即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贈司
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破六韓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埿不睦豐助埿守岳將自討埿爲侯莫陳悅所殺周文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埿與豐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遏

淯水灌城水長魚鱉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絶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為浪激不時至西人鉤之並為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忠武子暱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中暱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厨貌入朝漢爲魏武所留
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戸魏氏方興率部南轉
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
俱没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
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
爾朱榮詔封永安縣侯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沈
敏有膽畧善騎射爾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冀州
刺史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上為武衛將軍齊受禪

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謚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氐楊紹先於百頃未還岳爲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喻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公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以祚爲兗州刺史歷太僕衛

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格有氣斷歷爾朱榮府騎兵參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事棄戍歸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西道行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如

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迴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謚忠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徽嗣樂安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儁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儁豪爽有膽畧神武微時深相親附儁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武謀誅洛周儁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爾

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為洛縣男隨神武

舉義及平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為侯出為齊州刺

史為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民畏服之

性好賓客頗稱施惠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

司空公謚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

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

逆榮破後爾朱榮擢充左右榮死爾朱度律以賢為帳

內都督封汾陽縣伯後爲廣州刺史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爲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羣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爲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賢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

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公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
有器識參預神武起兵破爾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
契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
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
集卒贈司空謚曰武壯子興字敬興便弓馬有武藝位
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神

武於冀州起兵討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爲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尅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懐以武藝勲誠爲神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爲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

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寛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
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天平中拜侍中還徐州刺史
在州大有受納然政不殘不為人所疾若潁川長史賀
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
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
公録尚書事子胄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
中擢為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賔客
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為

行臺鎮守晉州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胄内不自安乃與儀同爾朱文暢叅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隂圖弑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爾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從平爾朱兆於赤谼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爲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出函谷景與高昂議侍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候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彊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

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遁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閶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厙狄廻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爾朱榮榮死隷爾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廻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爲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厙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柔和少有武用初爲神武

親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
改封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賔客尚氣俠頗爲
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爲爾朱榮
統軍後隷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爲帳内都督從破爾朱
兆於廣阿及破四胡於韓陵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
前後功封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
歷梁州刺史進爵爲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聚歛

爲百姓所患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魏珍段琛尉摽摽子相貴相願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並以軍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善無人以帳内都督從神武破爾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録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黄鉞相國太尉録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字

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善騎射以帳内從神武天統中
封安康郡王武平初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
卒贈太尉琛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保中開
府儀同三司兖州刺史擲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
王卒子相貴嗣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
臺尚書僕射晉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
武帝請師求爲内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
城門引軍入鎖相貴送長安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畧武

平末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顧拔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并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輔相爲朔州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絶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

戰殁贈關中侯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頽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别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黄鉞右丞相太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畧襲

爵白水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頴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有武力隸神武爲都督從起義平鄴破四胡累遷車騎將軍顯州刺史從神武西伐至蒲津及竇泰失利班師而還孤延爲後殿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又從破周文於邙山封永固公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電震地前有浮圖一所神

武令孤延視之孤延乃馳馬案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震燒浮圖孤延唱殺繞浮圖走火遂滅孤延還眉鬚及馬鬉尾皆焦神武嘆其勇決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鬬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頴川孤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頴川平諸將還京師讌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孤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孤延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為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位太子太保太傅

解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為部落酋長羌舉少驍果有膽
初從爾朱兆入洛有戰功深為兆愛遇兆破始歸誠神
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中除大都督從
神武戰於沙苑諸將議進趣之計羌舉曰黑獺雖聚凶
黨彊弱可知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
決有同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
戰而逕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
所歸則黑獺之首可懸於軍門矣神武欲縱火焚之侯

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匈以竹箭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内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羣豎自趙彦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

承光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戸部尚書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隨爾朱榮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爾朱氏敗歸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剋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

公主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尋爲孝武帝所害時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効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爾朱榮稍遷爲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爲晉州刺史後歸神武爲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没

于行陣贈司空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内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爲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爲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内懐憂懼時梁立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

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爾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荆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渭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以前後勲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以取受狼藉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謚烈懿則弟敬賓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鄴不尅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燕主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沉深有膽畧爾朱榮即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擾亂紹宗携家屬以歸榮榮深待之及榮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翦恐難制服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若何紹宗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共棄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累遷驃騎將

軍後以軍功封索盧侯榮死事爾朱兆步藩逼晉陽兆擊之累為藩所破兆欲於晉州召神武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攘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畧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橫生此言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皆隸神武神武與兆共討步藩滅之神武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為長史及韓陵之敗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豈至此兆之敗

也士卒多奔散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戎徒軍容既振兆徐而止後神武從鄴討兆於晉陽兆自縊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神武追至遂擒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皆如故軍謀兵畧時參預焉及還都鄴庶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庫府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其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

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
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
殺之還除尚書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
開府改封燕國公遂與大都督清河王岳破梁貞陽侯
淵明於寒山禽之迴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盛
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
人凡爾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敗及聞紹宗至扣
鞍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

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景遂走遁初神武將崩命文襄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果敗景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據潁川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率軍圍擊之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嘗有蒜髮昨來忽然自盡蒜者算也吾年算其盡乎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

縗絰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卒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士肅弟三藏列在隋史

吐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善射馭襲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自軍功至武衛將軍隨爾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廮陶縣伯榮死爾朱氏陵替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

天保初累遷兖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惠子孝冲嗣孝冲弟長乂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乂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領人別將薩初從爾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爲都督榮死又從兆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攺封義陽郡

公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俠輕財重氣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者用爲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遂爲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懃悔遣表乞一大將招慰乃降鳳

賢等猶據險不降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侯爾朱榮以脩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並見拘防榮赴洛並以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州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

乃止及沙苑之敗從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并州又欲棄晉州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為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彦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彦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

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揚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廆之後也容貌出羣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爾朱氏敗歸神武以勲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爲樂所譴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羣下屈節儼攘袂曰

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二人在邊不和徵樂還朝以儼代為刺史遷東荆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為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為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西魏荆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時諸州多有翻陷唯儼獲全及侯景反與諸將討之儼獲景麾下偽太守刺史將軍行臺等並其部下二千人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

年梁司空陸法和儀同宋莅等以郢州内附時清河王
岳帥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
才畧兼濟志勇過人方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
爲然遂遣鎮郢城城卑下兼土疎頽壊儼更脩繕城雉
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梁將蕭脩率衆五萬與
侯瑱任約合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葓竟數
里以塞船路衆懼儼恱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
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躬往祈請須臾衝風驚濤漂

荻洪約復以鐵鏁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洪復斷絶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儼出城奮擊大破之夏五月瑱約等又幷力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絶無以為計唯煑槐楮桑葉幷紵根水葒蔦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有死者即取肉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至鄴帝命引升殿儼望帝悲不

自勝帝執其手捋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望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也除趙州刺史賜帛一千疋錢十萬天統四年别封寄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五年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爲光州刺史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遊遨京洛間及征討每立功効經畧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勑喻之子會枷其

子赴獄等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僚屬北

向慟哭然後奉命爾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庫

狄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訛音連事爾朱榮至直閤將

軍後從神武賜爵蚍丘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

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宫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

然鄙吝愚佷爲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屋室患蠅杖

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

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仕族皆加捶撻逼遣築牆武

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伏連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並加杖責積年賜物藏在别庫遣一婢專掌管鑰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云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惟着弊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録並歸天府

高乾字乾邕渤海蓨人也父翼字次同豪俠有風神爲

鄉里所畏服魏武昌初葛榮爲亂於燕朝廷以翼山東
豪右即家拜渤海太守賊徒愈盛翼部率合境徙居河
濟之間魏朝因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封樂城侯俄除
定州刺史以賊亂不行及爾朱兆弑莊帝翼謂諸子曰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
在此時也爾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
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事未集而卒中興初贈
使持節侍中太保錄尚書六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賜謚

曰文宣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畧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輕俠數犯公法長而脩改輕財重義多所交結魏領軍元乂權重當世以意氣相得接乾甚厚起家拜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員外散騎常侍魏孝莊之居藩也乾潛相託附及爾朱榮入洛乾東奔於𦐂乾兄弟本有從横志見榮殺害人士謂天下遂亂乃率河北流人於河濟間受葛榮官爵莊帝遣右僕射元羅廵撫三齊乾兄弟相率出降朝廷以乾爲給事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爾朱

榮以乾前罪不應復居近要莊帝聽乾解官歸鄉里於是招納驍果以射獵自娛及榮死乃馳赴洛陽莊帝見之大喜以乾兼侍中加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鎮河北又以弟昂爲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令俱歸招集鄉閭爲表裏形援帝親送於河橋上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倘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昂援劒起儛誓以死繼之及爾朱氏既弒害遣其監軍孫白雞率百餘騎至冀州託言括

馬其實欲因乾兄弟送馬收之乾既宿有報復之心而白雞忽至知欲見圖將先發以告前河内大守封隆之隆之父先爲爾朱榮所害聞之喜曰國耻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發今正其時謹聞命矣二月乾與昂潛勒壯士夜襲州城執刺史元嶷射白雞殺之於葛榮殿爲莊帝舉哀三軍縞素乾升壇誓衆詞氣激揚涕泗交集將士莫不感憤欲奉父次同爲主次同曰和鄉里我不及封皮乃推隆之爲大都督行州事隆之欲逃昂勃然作

色拔刀將斫隆之隆之懼乃受命北受幽州刺史劉靈
助節度俄而靈助被爾朱氏禽屬神武出山東揚聲以
討乾爲辭衆情惶懼乾謂之曰高晉州雄材盖世不居
人下且爾朱弑主肆虐正是英雄效節之時今者之來
必有深計勿憂吾將諸君見之乃間行與封隆之子子
繪俱迎於滏陽因說神武曰爾朱氏酷逆痛結人神凡
厥生靈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忠
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户口不減

十萬榖秸之稅足濟軍貲願明公熟詳其計神武大笑曰吾事諧矣遂與乾同帳而寢呼乾爲叔父乾旦日受命而去時神武雖内有遠圖而外迹未見爾朱羽生爲殷州刺史神武密遣李元忠於封龍山舉兵逼其城令乾率衆偽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偽爲之計羽生出勞軍彭樂側從馬上禽斬之遂平殷州又共定策推立中興主拜侍中司空公是時軍國草創乾以父喪不得終制及孝武立天下初定乾乃表請解職行三年之禮

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封長樂郡公乾雖求退不謂便見從許既去内侍朝政罕關居常怏怏孝武將貳於神武欲乘此撫之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曰司空奕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功相與雖則君臣實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勸逼之乾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二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事出倉卒又不謂孝武便有異志遂不固辭亦不啓神武帝以乾爲誠已時禁園養部曲稍至千人驟令元士弼王思政詣賀拔岳計又以岳兄勝爲

荆州刺史乾謂所親曰難將作矣禍必及吾乃密啓神武神武召乾問之乾因勸神武受禪神武以袖掩其口曰勿復言令啓叔復為侍郎門下之事一以仰委及頻請而帝不荅乾懼啓神武求為徐州乃以乾為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將行帝聞其與神武言怨使謂神武曰高乾與朕私盟今復反覆神武聞其與帝盟亦惡之乃封其前後密啓以聞帝對神武使詰乾乾曰臣以身奉國義盡忠貞陛下既有異圖更言臣反覆以匹夫加

諸罪尚或難免況人主推惡何以逃命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功大身危自昔然也若死而有知差無負莊帝詔遂賜死於門下省年三十七臨死時武衞將軍元整監刑謂曰頗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諸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復何言後神武討斛斯椿等謂高昂曰若昂用司空策豈有今日之舉天平初贈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曰文昭以長子繼叔龔祖次同爵樂城縣侯

令第二子呂兒襲乾爵乾弟慎字仲密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歴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乾死時慎棄州將歸神武神武帝勑青州斷其歸路慎間行至晉陽神武以為大行臺左丞轉尚書當官無所廻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文宣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

棄暹時為文襄委任乃為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也豔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為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嘗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慎遂被拉殺文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巳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神武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為北豫州刺史遂據虎牢降西魏慎先入關周文率衆東出敗於芒山慎妻子盡見禽神武以其家勲啓慎一房配沒而已慎妻預在行中

文襄盛服見之乃從焉西魏以愼為侍中司徒遷太尉愼弟昂字敖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婢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幼時便有壯氣及長俶儻膽力過人龍犀豹頸姿體雄異其父為求嚴師令加捶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

其昂藏敎曹故以名字之少與兄弟數為刧掠鄉閭畏之無敢違忤兄乾求博陵崔聖念女為婚崔氏不許昂與兄往刧之置女村外謂兄曰何不行禮於是野合而歸乾及昂等並刧掠父次同常繫獄中唯遇赦乃出次同語人曰吾四子皆五眼我死後豈有一人與我一鍬土邪及次同死昂大起冢對之曰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鍬土今被壓竟知為人不昂以建義初兄弟共舉兵既而奉魏莊帝旨散衆仍除通直散騎侍郎封武城縣

伯與兄乾俱為爾朱榮所黜免歸鄉里陰養壯士又行
抄掠榮聞惡之密令刺史元仲密誘執昂即送洛陽及
入洛將昂自隨禁於馳牛署既而榮死莊帝即引見勞
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宮闕帝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
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與其從子長命推鋒徑進所向
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閤將軍賜帛千疋昂
以寇難尚繁乃請還本鄉招集部曲仍除通直散騎常
侍加平北將軍及聞莊帝見害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

信都起兵爾朱世隆從叔殷州刺史羽生率五千人掩至龍尾坂昂將十餘騎不擐甲而馳之乾城守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而昂已交兵羽生敗走昂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神武至信都開門奉迎昂時在外畧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帬神武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昂乃與俱來後廢帝立除冀州刺史以終其身仍為大都督率衆從神武破爾朱兆於廣阿又討四胡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

等三千人神武將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合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不煩更配神武從之及戰神武軍少却兆等方乘之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大敗是日微昂等神武幾殆太昌初始之冀州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為侯及兄乾被殺乃將十餘騎奔晉陽神武向洛陽令昂為前驅武帝入關中昂率五百騎倍道兼行至崤陝不及而還尋行豫州刺史天平初除侍中司空公昂以兄乾薨此位固辭不拜遷司徒公好

著小帽世因稱為司徒帽神武以昂為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昂度河祭河伯曰河伯水中之神高敖曹地上之虎行經君所故相沃酹時山道峻阻巴寇守險昂轉鬭而進莫有當鋒遂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數千人欲入藍田關會竇泰失利神武召昂昂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時昂為流矢所中創甚顧左右曰吾死無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耳神武聞之馳驛啓季式為濟州刺史昂還復為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與行臺侯景練兵

於虎牢御史中尉劉貴時亦率衆在焉昂與北豫州刺史鄭儼祖握槊貴召儼祖昂不遣枷其使使者曰枷時易脫時難昂使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有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昂坐外白河役夫多溺死貴曰頭錢價漢隨之死昂怒拔刀斫貴貴走還營昂使鳴鼓會兵攻之侯景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解之乃止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昂神武每申令三軍嘗為鮮卑言昂若在列時則為華言昂嘗詣相府欲直入門者不聽昂怒引弓射之神武知而不責

性好為詩言甚鄙陋神武每容之元象元年進封京兆郡公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勝於金墉與周文戰敗於芒山死之是役也昂使奴京兆侯西軍京兆於昂侍婢彊取佩刀以行昂執殺之京兆曰三度救公大急何忍以小事賜殺其夜夢京兆以血塗已窖而怒使斫其兩脛時劉桃棒在勃海亦夢京兆言訴得理將公付賊桃棒知昂必死遽奔焉昂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西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輕騎東奔河陽城太守高永洛先與昂隙閉門不

受昂仰呼求繩又不得拔刀穿闉未徹而追兵至伏於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奴示之昂奮頭曰來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以去先是昂夢為此奴所殺以告盧武將殺之武諫乃止果及難時年四十八桃棒會喪於路神武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洛二百西魏賞斬昂首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周亡猶未充贈太師大司馬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謚曰忠武西魏爵歸敖曹首猶可識先是有鵲巢於庭中地上家人怪之

及其首函至置正當巢處葬後其妻張氏嘗見敖曹夜来旦去有若生平傍人莫見唯犬隨而吠之歲餘乃絶其故吏東方老為南兖州刺史追慕其恩為立祠廟靈像既成頭上圻裂更為之其裂如初見者咸稱神異子突騎嗣早卒文襄復親簡昂諸子以第三子道顮嗣皇建初追封昂永昌王以道顮襲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入周為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於黄州刺史昂弟季式字子通亦有膽氣太昌初累遷尚書尚食典御尋加

驃騎大將軍天平中為濟州刺史季式兄弟貴盛並有勲於時自領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衣甲器仗皆備故能追督境内盜賊多致克捷時濮陽人杜靈椿等又陽平路叔文徒黨各為亂季式並討平之有客嘗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是畿内何忽遣私軍遠戰季式曰我與國家同安危豈有見賊不討之理若以此獲罪吾亦何恨芒山之敗所親部曲請季式奔梁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而亡之不義是役

也兄昂没焉與和中行晉州事解州仍鎮永安季式兄慎以虎牢叛遣信報季式季式奔告神武神武待之如初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都督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天保初封乘氏縣子尋遷太常卿仍為都督隨司徒潘樂征江淮間為私使樂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赦之四年夏發疽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恭穆季式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勲功不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在濟州夜飲

憶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勸之朝廷知而容之兄愼叛後少時解職黄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關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方俱脱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文襄輔政白魏帝賜消難美酒數石珍

羞十輩并令朝士與李式親狎者就李式宅宴集其被優遇如此自昂起兵為羽翼者有呼延族劉貴珍劉長秋東方老劉士榮成五彪韓頗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有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等名顯可知者列之後云東方老安德鬲人與昂為部曲文宣受禪封陽平縣伯位南兗州刺史後與蕭軌等度江没李希光勃海脩人初隨高乾起兵後位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淵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寳

步騎數萬以天保七年三月渡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為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為都督軍中抗禮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遇霖雨五十餘日故致敗將卒俱死軍士得還者十二三劉叔宗名纂樂陵平昌人歸昂位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劉孟和名協游陽饒安人聚衆附昂兄弟位終大丞相司馬坐事死其餘並不知所終云神武初起兵范陽盧曹亦以勇力稱為爾朱氏守據薊神武厚禮召之以昂相擬曰宜來與

從叔為二曹愷曰將田舍兒凡國士遂率其徒自蓟入海島得長人骨以髑髏為馬皂脛長丈六尺以為二矟送其一於神武諸將莫能用唯彭樂彊舉之未幾曹遇疾恫聲聞於外巫言海神為祟遂卒其徒五百人皆服斬縗葬畢潛散曹身長九尺鬢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性弘毅方重常從容雅服北州敬仰之嘗卧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冦范陽曹登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於外羣虜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讃

號為神力唯曹與之角焉曇讃聞叫聲則勝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
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
其母之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兆因名之曰相貴後以
為字及長寛厚有膽畧北鎮亂魏大都督臨淮王彧北
討至雲中問士人膽畧者或以樂對彧乃召為軍主每
摧堅陷陣轉統軍樂以天下多事遂歸葛榮授京兆王
時年十九葛榮敗隨爾朱榮榮以樂為别將隨討元顥

有功封敷城縣男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為鎮城都將及信都起義從破四胡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征東將軍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檦等時帝以懐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守乃更

脩理增兵置將而還還鎮河陽累遷拜司空齊受禪樂奉進璽綬天保初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親舉大衆東至崤陜遣其行臺侯莫陳崇自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檦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車駕餞於汾東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時將經畧江外詔樂為南道大都督率諸軍南討侯景樂發石鼈南渡百餘里淮南閒大軍至所在棄城走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

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又克安州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瀛州刺史仍經畧淮漢遇疾薨於懸瓠天保六年也贈黄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神武再破周文也樂皆先鋒摧陣邙山之役樂因勢追之至其營所仍大抄掠樂獲周文金帶一袋貪貨稽留不即東返于時周文於陣可禽失而不獲者實樂貪貨之由也神武忿之以大捷之後恕而不問樂卒子子晃嗣時諸將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慤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馬

都尉武平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入鄴子晃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曾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便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焉期而不產大以憂懼有女巫謂之曰渡河湔

裾産于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頃之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畧泰父兄戰没於鎮泰身負骸骨歸爾朱榮榮嘉之從討邢杲有功拜龍驤將軍神武之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從起義信都封廣阿伯從破四胡及神武入洛以預謀定策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爾朱兆敗保秀容分兵守嶮神武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泰率精騎先驅

一日一夜五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神武因而尅之遷侍中京畿大都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糾舉而百寮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弘農小關為周文所襲衆盡沒泰自殺焉初泰將發鄴鄴有惠化尼謡云竇行臺去不回未行之前夜半忽有朱衣冠幘數十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莫不驚惶出入數至俄頃乃去旦視關鍵不異方審非人蓋其敗死之兆也贈大司馬

太尉錄尚書事定州刺史謚曰武貞恭妻武明婁后妹
也泰雖以親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初
配享高祖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候之官其先世有居
此職因以為氏焉景性温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
反景與神武隨衆南下入杜洛周軍中神武與景等謀
殺周不克仍共歸爾朱榮隨榮征討為安武將軍以軍
功封博陵縣伯榮死爾朱兆等逆亂景密白神武圖之

遂從神武起義信都平鄴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授驃騎大將軍進爵為公景妻常山郡君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厙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三百人厙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桶戲之董桶剝景衣曰公剝百姓董桶何為不剝公神武誡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

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而不答改封長樂郡公歷位太保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無尉景無以至今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武告景景恚卧不起呌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逼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胝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

牆人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哭不聽打邪元象初周文遣金祚率都督皇甫知達入據東雍景督諸軍討禽之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勲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預王爵大恚恨十

餘日閉門不朝文宣怪遣使就宅問之槊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槊父為王槊不如死使者云須開門受勑槊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使者以狀聞文宣使段韶諭旨槊見韶惟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槊襲爵位司徒太傅薨子世辨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辨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遥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隋開皇中卒於淅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祖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眞定侯父内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世神武親重之昭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歷險神武將出信都與昭密謀昭贊成大策即以昭為中軍大都督從擊破爾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

從拔鄴破四胡累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又從濮陽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揣知旨意以疾辭還晉陽後從神武入洛魏孝静之立也昭預大䇿兖州刺史樊子鵠據州反以昭為東道大都督率諸將討平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横被殘賊企望王師以解塗炭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司馬仍領軍遷司徒持重守法時人稱之出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雖愈猶不任劇務在州

事委僚屬昭舉大綱而已薨於州贈假黄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别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告定遠陰與思好

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二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爲神武帳内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兖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爲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他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爲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彦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爲尚書

左丞宋仲羨彈奏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産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厙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埽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内以家世寒鄉不宜毒暑得使冬入京師夏歸鄉

里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於爾朱榮建義初隨榮入洛受伏波將軍神武臨晉州請干為都督仍從起義信都平鄴破四胡於韓陵除車騎大將軍封廣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干兵退神武以其舊功竟不黜責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虎牢叛神武討之以干為大都督總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餽之時周文自將至洛陽軍容甚盛諸將狐疑未欲南度干首建大策決計濟

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破之還為定州刺史干宿將不閑吏事事多煩擁獄訟委積然清約自居不為吏民之患遷太師天平初以干元勲佐命封章武郡王累轉太宰干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而最為嚴猛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集會言戲過常諸公無能面折者干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天保中薨贈假黄鉞太宰給輼輬車謚曰景烈干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

上晝之時人謂之穿鎚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孫始並知書干皇建初配享高祖廟庭子伏敬位儀同三司伏敬子士文仕周入隋性酷烈列在酷吏傳中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也少有志操性沈深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義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戰韓陵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破爾朱兆於赤硔嶺除車騎大將軍出為晉

州刺史慰喻山胡莫不綏附再遷秦州刺史軌性寬和
罕行楚撻甚得邊民之心西魏前後遣將東伐又周文
自屯鹽倉軌身先士卒每戰必㓂神武廵秦州欲以軌
還仍賜城民户别絹布兩疋州民田昭等七千户皆辭
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
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
幾復其安德郡公歴位中書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
王授司徒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王渙復以勲属歴

登台鉉嘗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人當世稱之後拜
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
朔州刺史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
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
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
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
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邪武平末除尚書
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辭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初語人曰天垂象見吉凶吾今觀乾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或問曰起於何處何處可避乎榮曰致亂之源此地為始恐天下因此橫流無所避也未幾遇亂與鄉舊攜妻子南趣平城屬杜洛周為亂榮與神武謀誅之不捷共奔爾朱榮後神武建義山東榮贊大策為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喻大使巡方

曉喻所在下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剋所須軍資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瀛州刺史榮妻婁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泰三州刺史所在百姓愛之神武將圖關右與榮密謀榮盛稱未可及渭曲失利神武悔之曰吾不用段榮之言以至於此授儀同三司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民大都督甚得物情元象初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

建初配享高祖廟庭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畧以武明皇后甥神武益器之嘗置左右以為心腹建義初領親信都督從神武拒爾朱兆戰於廣阿神武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榮裂冠毀冕拔本塞原邙山之會縉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尅乎神武曰吾雖以順

討逆恐無天命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
親惟德是輔今爾朱外賊天下内失善人智者不為謀
勇者不為鬬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
兆軍潰及韓陵之戰韶督所部先鋒陷陣從神武追爾
朱平之拜武衛將軍封下洛縣男後廻賜父爵姑臧縣
侯又從神武禦周文於邙山神武身在行間為西魏將
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引天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
騎憚莫敢前者遂免西軍退賜鞍馬并金進爵為公遷

鎮東將軍武定四年從征玉壁時神武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論兵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有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曰段孝先忠厚智勇親戚之中唯有此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五年春神武崩於晉陽祕不發喪俄

而侯景為亂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委以軍事文襄還賜女樂十數人并金帛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樂公文宣受禪除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別封霸城侯加特進啓求以侯與繼母弟孝言論者美之遷尚書僕射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擾動淮泗詔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武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陳霸先外託同德內有離

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儁等圍宿豫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奔進破超達軍廻赴廣陵擊陳武軍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陳武遁去乃旋師攻宿豫遣辯士喻白額於是白額開門請盟韶為受盟韶度白額終不為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並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為大司馬仍尚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及高歸彥作亂韶與東

安王婁叡平之還太傅賜歸彥果園千畝仍舊并州爲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援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拒汾河西被嵐川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五里諸將或欲逆擊之詔曰步人氣力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戰大破之武成嘉其功别封武德公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

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鄰好時突厥犯邊韶軍
於塞下武成遣黄門徐世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
反覆本無信義護外託為相其實主也既為其母請和
不遣一介使申其情理仍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以
弱以臣管見且外許之待通和訖而後放之為便不聽
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乃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
詔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於邙山之
下逗遛未進武成詔韶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

厥在北得須鎮禦又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闚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帝仍令韶赴洛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至大和谷便值周軍與諸將結陣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斛律光為右軍周軍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步我騎且引且却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亦即奔遁盡棄營幕自邙山而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漫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

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勲命賞除韶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二年除左丞相四年别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晉州道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敵之絶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

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觧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内外相應進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之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並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

擊之大潰獲其儀同若干寶開府楊軌韶竟以病薨上舉哀東堂大鴻臚監護喪事賜温明祕器轀輬車軍校之士陣送至平思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事朔州刺史謚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帷幄功既居高重以婚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畧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又雅性温慎有宰相風敎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以孝聞齊世勲貴之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微服間行魏黃門

郎元瑀妻皇甫氏緣瑀謀反沒官韶美之上啓固請文襄賜之别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於財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盃酒元妃所生三子懿深亮皆官達懿字德猷尚頴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平原王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中山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姑臧縣公尚東安公

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别封霸城縣侯授之歷位中書黄門侍郎典機密食漁陽郡幹又歷祕書監度支尚書皇建初又遷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餘緒致位通顯至此便驕奢放逸無所忌憚曾夜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諸淫婦密游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内須

果木課民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内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為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既無深鑒又待物不平抽擢之徒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忽於衆中抗言曰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答唯厲色遣下而已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選舉恣情用捨

請謁大行勑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左戸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咸安令高子徹等並在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壽咸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為已任皆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咸是麤險放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豪侈尤

好女色後娶婁定遠妾董氏大憐愛之爲此內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化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妓畢盡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關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貧蹟者亦時有乞遺世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授上開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魏道武時率戶內附位大羽眞賜爵孟都

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那環光禄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懐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環環見金獵射歎其工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署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仍稍引南出黄瓜堆為杜洛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脱身歸爾朱榮榮表金為别將頻有戰功加鎮將軍孝

莊立賜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禄大夫及爾朱兆等逆亂神武密懐匡復之計金與婁昭厙狄干等賛成大謀神武南攻鄴留金守信都委以後事復㑹神武平鄴太昌初以金為汾州刺史進爵為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為西師所乘遂亂張華原以簿帳歴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更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景

斂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厚甲射之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之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殆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後從攻玉壁軍還神武使金總督大衆歸晉陽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人有讒此人者勿信之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侯景叛

金帥軍助討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二年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數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豊樂為武衛大將軍賜帛五千匹因謂金曰公元勲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乃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為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邊民乃詔金率騎二萬屯白道以備之多所俘

獲并表陳虜可擊之狀文宣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大獲而還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矟走馬以擬金胷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乘步挽車至階武成登極禮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遥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殿廊下文遥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

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並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之盛當時莫與爲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妬人女若無寵天子嫌人我家直以立勳抱忠致富貴豈可藉女也辭不獲免嘗以為憂天統三年薨年八十武成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謚曰武子光嗣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桀少

言笑工騎射初為侯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雙鴈飛來文襄使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馬後從金西征周文長史莫孝暉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時年十七神武嘉之擢為都督封永樂縣子又甞從文襄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地乃大鵰也丞相屬邢子高見而歎曰此射鵰手也當時號落鵰都督

齊受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百年為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著勳王室納其長女為太子妃光頻歲破周師又破突厥復築城戍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遣大司馬尉遲迥柱國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稱十萬攻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迥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為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初文宣時周人常懼齊

兵西度嘗以冬月守河椎冰及帝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嘗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為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六月以父喪去官尋詔起光及弟羡並復位秋拜光太保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又遣將圍洛陽壅絶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鋒刃纔交周將宇文勝衆大潰追至宜陽軍還擊周齊公憲等衆大破之虜其開府

都督五人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又與憲等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枹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寛等来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勑令便放軍散光以為軍人多勲功未得慰勞若即便散恩澤不施乃密通表請使宣旨軍仍且進朝廷發使遲

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聞光軍營已逼甚恐之急令舍人追光先入見然後宣勞散兵拜光左丞相别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而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内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忿而賂其從奴榼頭榼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戸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

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眞者解斛律於我
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文形也珽由是懼又穆提
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於朝曰
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數千匹以擬寇難今賜提
婆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
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
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是百官足由是祖穆
積怨周將韋孝寛忌光英畧乃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

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斥已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長鸞以為不可事寢光又嘗謂人曰令軍人皆無褌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

我關相王何事斑又通啟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斑因
請閒唯何洪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
為無此理不可斑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
此意不決行之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尚猶豫
未決斑令武都妾兄顏元告光謀不軌又令曹魏祖奏
言上將星盛不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
案秦即咸陽王也自太廟及光宅並見血先是三日鼠
嘗晝見光寢室嘗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

二物如黑猪從地出走其穴膩滑大虵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横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人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懦恐即有變發令洪珍馳召祖珽謀之珽曰正爾召之恐疑不肯入宜遣使賜其一駿馬詔云明日將往東山遊

覲王可乘此馬同行光必來奉謝因而執之帝如其言
光將上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
仆光曰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
人以弓弦罥其頸拉而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
跡終不滅於是下詔稱其謀反族誅之使二千石郎邢
祖信掌簿籍其家斑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
五張宴射箭一百具刀七口賜矟二張斑又厲聲曰更
得何物祖信曰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鬭者不

問曲直即以杖之一百𤤽大慚乃大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穿相尚死我何惜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詣杖庶而謝焉光居家嚴肅見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絶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嘗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實行兵用向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

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版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光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隣敵所懾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内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

能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開府儀同三司梁兖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光弟羡字豐樂少機警尤善騎射累遷車騎大將軍幽州刺史河清三年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容甚整遂不敢戰即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汗遣使朝貢自是歲時不絶羨有力焉詔加大行臺僕射羨以北虜屢犯邊塞須備不虞自

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餘里中凡有險要或塹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又導高梁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邊儲歲積轉漕用省公私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可汗四年遷行臺尚書令加驃騎大將軍别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合門貴盛深以為憂武平元年乃上書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爵荊山郡王羨慮禍

使人騎快騾遞至鄴無日不得音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羨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瑣瑣吉利及光誅勑使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衷甲馬汗宜閉城門羨曰勑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啟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

主滿家嘗使三百兵何得不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州諸子五六人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為羨所欽竊問之荅云須有禳厭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力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吾世衰矣每日令其出田還即効所獲禽獸光所獲或少必麗龜達腋羨雖獲多非要害之所

光嘗蒙賞羨或被捶撻人問其故金云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其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咸伏其言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郡公後為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爾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於瑕丘後叛周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爾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

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先登陷陣賊衆大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内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飯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

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燥樂以數千精騎為右甄衝西軍隨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爾朱榮背爾朱歸我又叛入西事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馬諸將乗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

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

對且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

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刃將下者三噤齘

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

言捉耶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

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

誅

綦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嵋仕魏為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縣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為合肥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琊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趫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黄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

職之中兼長吏事又性識均平故頻有美授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嘗令景和對接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治嘗令景和按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瑯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內外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成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

麵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
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
長樂王已破秉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
之及吳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赴救時拒明
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
卒贈太尉録尚書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
司武衛將軍勳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齊亡降周軍授上
開府軍正中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

開皇中通事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絶久而復蘇不能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虎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祁連山因以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爾朱榮親信榮被害從爾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爾朱京纒欲投神武名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即背京纒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

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羌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並為神武親信後都督爾朱文暢謀逆猛曰昔事其父兄今寧自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挍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

逼晉陽勅猛覘賊賊中一騎超出來鬬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咨禀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為定州刺史彥深為西兖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謡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餻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害時猛

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清慎吏民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攜引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餒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善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為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

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閔壯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陳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景安啟迴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别封興勢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

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
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
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贓絹五百疋賜之
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百四十餘
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等有一人射中獸頭
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
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
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

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
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
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
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
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
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
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
安獨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

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

得毁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彚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為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忽忽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

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
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行軍總管
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
三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
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
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
思政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

代送瑪瑙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嘗竊歎見徵税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傅伏太安人也父興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渡入守中潬城南城陷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克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

從周尅并州遣韋孝寛將兵以伏子世寛來招伏授上
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先以金瑪瑙二酒鍾為信
伏不受謂孝寛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為臣不能竭忠
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
至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召伏伏
出東隔水相見問至尊今在何處阿那肱曰已為周師
所獲別路入關伏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
哀號良久然後降周武見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而對

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其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國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之與同食令典宿衛授上儀同勑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努力好行無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職伏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教習兵馬決意取河陰正為傅伏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還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巵

後以為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全節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干苟生鎮南兗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侍中宦者田敬宣本字鵬鸞人也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為閹寺曉夕趨走伺閑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慨沈吟顏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奬漸被知遇遂至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

去計當出境疑其不信歐捶服之每折一肢辭色愈厲斷其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者晉州敗後為建州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畧可汗及聞齊滅他鉢畧處永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殘命欲閉氣自絶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畧嘉之贈馬七十匹歸之又有代人高寳寧武平末為

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滅齊遣使招慰不受勑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遂還據黃龍

通志卷一百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三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六

齊

封隆之 子子繪 子繡 弟子孝琬 孝琬弟孝琰 隆之族父述 李元忠 子搔 搔

從姊法行 元忠從祖弟 渾 渾弟繪 繪弟緯 崔暹 子達拏 崔㥄 子瞻 㥄弟仲

文 仲文弟子侃 子 侃弟子約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兄子

膺之薛琡　楊愔燕子獻鄭頤　陽休之從祖弟斐斐從叔昭　李稚廉

李蒨　王昕弟晞皓　崔昂　崔季舒　高德正　尉瑾

封隆之字祖裔小名皮渤海蓨人也父回魏殿中尚書莊帝初河陰遇害隆之性寛和有度量起家奉朝請延昌中道人法慶作亂冀方自號大乘衆五萬餘隆之以開府中兵參軍與大都督元遥往討之隆之禽獲法慶賜爵武城子爾朱兆據晉陽魏朝以河内要衝除隆之龍驤將軍河内太守屬爾朱兆入洛莊帝幽崩隆之以

父回殞於爾朱氏常懷報雪因此遂持節東歸圖為義
舉時高乾告隆之曰爾朱暴逆禍加至尊弟與兄等荷
先帝殊眷豈不出身為主以報讎雪恥乎隆之對曰國
恥家怨痛入骨髓乘機而動今實其時遂與乾定計夜
襲冀州城赴之乾以隆之素為鄉里所信乃推為刺史
隆之盡心慰撫衆情感悅尋聞神武自晉陽東出隆之
遣子子繪奉迎於滏口神武嘉之既至信都集諸州郡
督將僚吏等定議討爾朱氏隆之深贊之中興初拜驃

騎將軍吏部尚書神武將擊爾朱兆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爾朱敗走召為侍中進位儀同三司封安德郡公于時朝議以爾朱榮宜配食明帝廟庭隆之議曰榮為人臣親行弑逆安有害人之母而與子對食之理考古詢今未見其議詔隆之參議麟趾閣以定新制又贈其妻祖氏范陽郡君隆之表以先爵富城子及武城子轉授弟子孝琬等朝廷嘉而從之後為斛斯椿等搆之於帝逃歸鄉里神武知其誣召赴晉陽天平初復入為

侍中預遷都之議孝靜詔為侍講除吏部尚書元象初除兾州刺史加開府累遷尚書右僕射及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陰通消息於兾州豪望使為内應輕薄之徒頗相扇動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静文襄密與隆之書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者宜悉收其家累以懲將來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退改今若收治示民不信脱或驚擾所虧盆大乃啟神武事遂得停隆之自神武唱義首參經畧奇謀祕策密以聞啟手書削藁罕知於

外以本官爲齊州刺史卒贈司徒神武以隆之勲追榮
未盡復啟贈太保謚宣懿神武後至冀州北境次於交
津追憶隆之顧謂司馬子如曰封公自出納軍國垂二
十年契闊艱難始終如一以其忠信可憑方以後事託
之何期報善無期奄從物化言念忠賢良可痛惜爲之
流涕令以太牢祭焉隆之歷事五帝以謹素見知凡四
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每臨
冀部州中舊齒咸曰我封公復來其得物情如此子子

繪嗣子繪字仲藻小名搔性和理有器局釋褐祕書郎累遷平陽太守加散騎常侍晉州北界霍山舊號十里徑者山坂高峻每大軍往來士馬勞苦子繪請於舊徑東谷别開一路神武從之仍令子繪修開旬日而就徵補大行臺吏部郎中神武崩祕未發喪文襄以子繪為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勲臣宫望但須鎮撫且衣錦晝游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畧不勞習常太守向州參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大寧三年為都官尚書高

歸彥作逆命子繪參贊軍事事平敕子繪權行州事徵
拜儀同三司右僕射卒謚曰簡子寶蓋襲子繪弟子繡
位霍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侵淮南子繡城陷送揚州齊
亡後逃歸終於通州刺史子繡外貌儒雅而使氣難犯
兄女壻司空婁定遠為瀛州刺史子繡為勃海太守定
遠過之對妻及諸女譏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鳴鼓集
衆將攻之定遠免冠拜謝久之乃釋隆之弟興之字祖
冑經明行脩恬素清静位瀛冀二州刺史平北府長史

所歷有當官譽卒以隆之佐命功贈殿中尚書雍州刺史謚曰文子孝琬字士倩七歲而孤爲隆之鞠養慈愛甚篤隆之啟以父爵富城子授焉位東宮洗馬卒贈太府少卿孝琬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邵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琬年位懸隔晚相逢遇分好遂深孝琬靈櫬言歸二人送於郊外悲哭悽慟有感路人孝琬弟孝琰字士光少脩飾學尚有風儀位祕書丞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在道遙授中書侍郎還坐受魏收

囑牒其門客從行事發付南都獄決鞭二百除名後除并省吏部郎中南陽王友赴晉陽典機密和士開母喪託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丁鄒嚴興等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孝琰入弔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士開知而大怒其後會黃門郎李瓌奏南陽王綽驕恣士開因譖之曰孝琰從綽出外乘其副馬捨離部伍别行戲語時孝琰女為范陽王妃為禮事因假入辭帝遂決馬鞭一百放出

又遣高阿那肱重決五十幾死還鄴在集書省上下自此沈廢士開死後為通直散騎常侍後與周和好以為聘周使副祖珽輔政奏入文林館撰御覽孝琰文筆不高但以風流自立善談戲威儀閑雅容止進退人皆慕之以祖珽好自矜大佞之云是衣冠宰相異於常人近習聞之大以為恨尋以本官兼尚書右丞其所彈射多承意旨時有道人曇獻者為皇太后所幸賞賜隆厚車服過度又乞為沙門統後主意不許但太后欲之遂得

居任然後主嘗憾焉因僧尼他事訴者辭引曇獻上令有司推劾孝琰案其受賄致於極法其家珍異悉以沒官由是正授右丞仍奏門下事性頗簡傲不諧時俗意遇漸高彌自矜誕舉動舒遲無所降屈識者鄙之與崔季舒等以正諫同死子君確君靜二人徙北邊少子君嚴君贊下蠶室南安敗君確等二人皆坐死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少明辯有世用封郯城子位青州刺史多所受納後行晉州事沙苑之敗延之棄城北走以隆之故

免其死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謚文恭子纂嗣隆之族父述字君義父軌魏廷尉少卿述有幹用天平中為三公郎中時增損舊事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述所删定齊受禪累遷大理卿清河三年敕與録尚書趙彥深僕射魏收尚書陽休之國子祭酒馬敬德等議定律令歷位度支五兵殿中三尚書述久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而厚積財産一無分饋雖至親密友貧病困篤亦絶於拯濟朝廷物論甚鄙之外

貌方整而不免請謁回避進趣頗致啞駴前妻河內司馬氏一息爲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競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打像爲誓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嘗得應急像須誓便用一息娶范陽盧莊之女述又經府訴云送騾乃嫌脚跛評田則云鹵薄銅器又嫌古廢皆爲財賄所及每致紛紜子元蒨位太子舍人述弟詢字景文閱涉經史頗以清素自持位尚書左丞濟南太守歷官皆有幹局才具臨郡甚著聲績隋開

皇中卒

李元忠趙郡平棘人也曾祖靈魏洛州刺史鉅鹿公祖恢長安鎮副將贈定州刺史父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州刺史謚曰安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思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為營明堂大都督引為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嘗亡二馬既獲

盜即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為我初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伎性仁恕無貴賤皆為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蜂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千餘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

至元忠輒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則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元忠棄官潛圖義舉會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能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引入觴再行元忠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神

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爾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紿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並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殷州便

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爾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衆與大軍禽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聘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寞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疋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

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為光州刺史時州境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少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

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文襄玉蒲桃一盤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

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籍藥物充滿架篋未及賻至以金蟬質絹乃得斂焉贈司徒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師占云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性甚工彈彈桐葉嘗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

嘗從文襄入謁静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問
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大將軍意
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搔字德沈少聰明
有才藝曾采諸聲别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
武定末自丞相記室除河内太守居數載流民盡復代
至將還都父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爲立碑終於儀
曹郎從姊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爲尼所居
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而已逢屠

牽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兎馴狎入其山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異母弟宗偘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尼曰我有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爲輕致忿訟宗偘等慙遂讓爲閑田元忠從祖弟渾字季初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遵字良軌有業尚爲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王愉冀州起逆遵遇害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時四方多難仍謝病求爲青州征東府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

攜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爾朱榮入洛衣冠殲盡論者以為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衆踰二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為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州刺史元世儁欲謀誅之府人遂猜貳渾乃與長史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歃血而盟上下還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宿將多謀詐諸城各自保固堅壁清野時議有異同渾曰社客賊人之根本烏合之衆易離若揀練驍勇銜枚夜襲咄嗟

之間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則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遲疑渾乃決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禽社客斬首送洛海隅清定以功授光禄大夫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武定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之曰伯陽之後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常侍曾經將領今復充使文武不墜良屬斯人使還為東郡太守以贓賄徵還文襄使武士提以入置諸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文襄笑而舍之天保初除太子

少保時邢邵爲少師吏部尚書楊愔爲少傅論者榮之
以參禪代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
詔渾與邢邵崔㥄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渾嘗謂魏
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我尋除海
州刺史土民反共攻城城中多石無井常汲於外賊絶
其路城内先有一池時旱久涸渾齋戒朝服祈請俄而
天雨泉流涌溢賊皆駭散渾捕斬其渠帥傳首鄴都後
以妾在州納賄坐免官卒于鄴子湛字處元涉獵文史

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襲爵
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爲聘梁使主湛又爲使副是以
趙郡人士目爲四使之門繪字景文年六歲便求入學
家人以偶年俗忌弗許繪輙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
朔遂通急就章内外異之及長儀貌端偉神情爽儁繪
舅河間邢晏與繪清言歎其高遠謂若披雲霧如對珠
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時敕祕書監常景選儒學十人
緝撰五禮繪與太原王乂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

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騫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爲錄議繪素長筆札尤能傳受緝綴詞義簡舉可觀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總集對揚王庭繪嘗先發言端爲羣僚之首音辭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武定初兼常侍爲聘梁使主梁武問繪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爲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曰黑獺遊魂關右人神厭毒連歲凶災百姓懷土丞相奇略不世畜銳觀時攻昧取亡勢必不遠梁武稱善

繪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黄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近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使還拜平南將軍高陽内史郡境舊有三虎民常患之繪欲修檻遂因鬬俱死咸以為化感所致皆請申上繪曰虎因鬬而斃自是偶然貪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

立碑于郡街神武東巡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
郎中陳元康喻慰之曰孤在晉陽知山東唯卿一人用
意及入境觀風信如所聞但善始令終將位不次河間
守崔諶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鵠羽繪答書曰鵠有
六翮飛則沖天麇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疎嬾手
足遲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是時文襄使暹選司
徒左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襄嗣業
普代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

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莫學侯景叛也及文宣嗣事仍為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儁舉緯為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鄴下為之語

曰學則渾繪綽口則綽繪渾文裏攝選以綽為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藺來聘綽勞之藺問安平諸崔綽曰子玉以還雕龍絶矣崔暹聞之怒綽詣門謝之暹上馬不顧綽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綽嘗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絶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卒贈北徐州刺史諡曰文

崔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漢尚書寔之後魏光州刺史

挺之族孫也世為北州著姓父穆州辟主簿暹少為書生避地渤海依高乾以妹妻其弟慎慎後臨滄光二州啓暹為長史委以郡事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神武與語悦之以無丞相長史神武舉兵將入洛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事重留守急切家弟年少未閑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殷勤至於三四琛後以罪被責暹亦黜免尉景為并州起暹為别駕文襄代景轉暹為開府諮

議仍行别駕事從文襄鎮撫鄴都加散騎常侍遷左丞
吏部郎領定州大中正主議麟趾格暹親遇日隆好薦
人士言邢邵宜任府僚可以兼管機密文字文襄因以
召邵甚見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毁暹文襄不悦謂暹曰
卿說子才之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
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可謂癡高愼之叛與
暹有隙神武後知之欲發其事而殺暹文襄苦救得止
武定初遷御史中丞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

杜㶊祐暐酈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史世稱其知人

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朝令暹後通名因待以殊

禮暹乃高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不

讓席而坐觴再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公少

留暹曰適受敕在臺檢校遂不待食而去文襄降送之

旬日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為赤棒

所擊文襄回馬避之暹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

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司州牧咸陽王

恒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冀州刺史韓軌罪狀極筆竝
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神武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
事家弟為定州刺史後為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
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
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
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神武如鄴羣官迎迓於紫陌
神武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
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為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

羣公奉法小兒才輕任重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神武曰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而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勸獎之力於是文襄亦

催暹酒神武親爲之抃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羡何況
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
名日盛内外莫不畏服神武崩未發喪文襄以暹爲度
支尚書監國史兼僕射委以心腹之寄暹憂國如家以
天下爲已任文襄盛寵王昭儀欲立爲正室暹諫曰天
命未改魏室尚存公主無罪不容棄辱文襄意不悅苦
請乃從之文襄車服過度誅戮變常言談進止或有虧
失暹每厲色極言文襄亦爲之止臨淮王孝友被文襄

狎愛數歌舞戲謔於前顧見暹輒斂容而止有獄囚數百文襄盡欲誅之每催文帳暹故緩之不以時進文襄意釋獲免司州別駕司馬仲粲中從事陸士佩並被文襄毆擊付獄將餓殺暹送食藥為致言而釋之自出身從官嘗日晏乃歸侵曉則與兄弟問母之起居暮則嘗食視寢然後至外齋對親賓論事或與沙門辯玄理夜久乃還一生不問家產魏梁通和要貴皆遣人隨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經梁武帝聞之為繕寫以幡花寶蓋

贊唄送至館焉然好大言調戲無節嘗密令沙門明藏
著佛性論而署巳名傳之江表子達拏年十三暹令儒
者權會教其說周易兩字乃集朝貴名流命達拏坐高
坐開講同郡眭仲讓陽為屈服暹喜擢仲讓為司徒中
郎鄴下為之語曰講義兩行得中郎仲讓官至右丞此
皆暹之短也文宣初嗣霸業司馬子如韓軌等挾舊怨
言暹罪重高隆之亦言宜寬政網去糾察法官黜崔暹
則得遠近人意文宣從之及踐阼譖毀之者猶不息帝

乃令都督陳山提舍人獨孤永業搜暹家甚貧匱唯得神武文襄與暹書千餘紙多論經國大事帝嗟賞之仍不免衆口乃流暹於馬城晝則負土供役夜則置諸地牢歲餘奴告暹謀反鏁赴晉陽窮驗無實先是文襄疑文宣佯愚慮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問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版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版換暹竹者自指拭而翫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帝既鏁暹責其往昔打背暹自陳所對文襄之言明已功

以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釋而勞之使行太原郡事遷太常卿謂羣臣曰崔暹清正天下無雙卿等不及也初文襄欲以冣小妹嫁與暹子達拏會崩遂寢至是讌於宣光殿羣臣多在焉文宣謂暹曰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亡兄長女樂安公主魏帝外甥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故欲作婚姻乃以主降達拏暹尋遷中書監兼并省右僕射是時法網已嚴官司難於剖決繫獄者千餘人暹初上省便大錄囚旬月間斷雪略盡文襄時

欲封暹神武亦欲封之暹並固辭文宣數出游多至暹
宅以暹女為皇太子妃李后不可乃止天保八年遷尚
書右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丈為疋暹言之乃依
舊帝謂左右曰崔暹諫我飲酒過多然我飲酒何所廢
恒山王私謂暹曰至尊威嚴多醉太后尚不能致言吾
兄弟亦杜口僕射獨能犯顔内外深相感愧十年卒帝
撫靈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定州刺史謚
曰貞節達拏温良廉謹有學識位儀同三司司農卿周

御府大夫大象中使鄭屬尉遲迥起兵以爲總管司馬迥平伏誅初文宣嘗問樂安公主達拏於汝何似答云甚相敬唯阿家憎兒文宣令宮人召達拏母入而殺之投漳水齊滅達拏殺主以復讎

崔㥄字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休魏七兵尚書㥄狀貌瓌偉善於容止少有名望爲當時所知初爲魏宣武挽郎解褐太學博士累遷散騎侍郎坐事免歸鄉里冀部豪桀之起召㥄兄弟㥄中立無所就高敖曹以五百

騎劫取之以為師友神武至信都以為開府諮議參軍歷給事黄門侍郎衛將軍神武入洛議定廢立太僕綦儁盛言節閔帝賢明可主社稷愯作色而前曰若其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九五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作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由是節閔及中興主皆廢更立平陽王是為孝武以建義功封武功縣公領黄門加驃騎大將軍愯居門下恃預建義旗頗自矜縱尋以貪汚為御史糾劾逃還鄉里時清河多盜文襄以石

愷為太守令得專殺愷經悽宅謂少年曰諸郎輩莫作賊太守打殺人悽顧曰何不答府君下官家作賊止捉一天子牽臂下殿捉一天子推上殿不作偷驢摸犢賊及遇赦出復為黃門天平中授徐州刺史給廣宗部曲三百人清河部曲千人悽性暴慢寵妾馮氏長且姣家人號曰成母朝士邢子才等多姦之至是假其威勢恣情取受風政不立初悽為常侍求為修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悽曰收輕薄徒耳更引祖鴻勲為之既為樞要又

欲陷收不孝之罪乃以盧元明代收為中書郎由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悛備刺史鹵簿迎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怪儀衛多稽古力也收語譽急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勲何稽古之有悛自以門伐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罷徐州除祕書監以母憂去官服終兼太常卿轉七兵尚書清河邑中正悛有文學偉風貌寡言辭端嶷如神以簡貴自處神武言崔悛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趙郡李渾將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

懽倰後到一坐無復談話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為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倰以籍地自矜嘗與蕭祇明少遐等高宴終日獨無言少遐晩謂倰曰驚風飄白日忽然落西山倰亦無言直曰爾每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傅崔趙李何為者哉崔暹聞而銜之神武葬後倰又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不暹外兄李慎以告暹暹啓文襄絶倰朝謁倰要拜道左文襄發怒曰黃頷兒何足拜也於是鏁倰

赴晉陽訊之不服暹引邢子才為證子才執無此言㥄在禁謂邢曰卿知我意屬太丘不邢出告㥄子贍曰尊公意正應欲結姻陳元康贍有新生女乃許妻元康子元康為言於文襄曰崔㥄名望素重不可以私語殺之文襄曰若免其性命當徙之遐裔元康曰㥄若在邊或將外叛以英賢資寇敵非所宜也文襄曰既有季珪之罪還令輸作可乎元康曰元康嘗讀崔琰傳追恨魏武不弘㥄若在作所而殞後世豈道公不殺也文襄曰然

則奈何元康曰悛合死朝野皆知公誠能以寛濟猛特
輕其罰則仁德彌著天下歸心段孝先亦言悛舊勲乃
捨之悛進謁奉謝文襄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
卿以為黄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天保初除侍中
監起居以禪代之際參掌儀禮别封新豐縣男回授第
九子約悛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吉凶儀範為當時所
稱婁太后為博陵王納悛妹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
勿使崔家笑人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

貴悛跪對曰孝順出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五年為東兖州刺史復攜馮氏之部為馮厭蠱頗失精爽尋遇偏風馮氏驕縱受納狼藉為御史所劾與悛俱召詣付廷尉諸囚多姦焉獄中致競尋别詔斬馮於都市支解為九段悛以疾卒於獄中悛歷覽羣書無有詞藻自魏中興之後迄於孝武帝詞誥表檄多悛所為然率性豪侈溺於財色諸弟之間不能盡雍穆之美世論以此譏之悛素與魏收不協後收既專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悦

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縮鼻笑之慽不釋悛子贍字彥通聰明彊學有文情潔白善容止神釆嶷然言不妄發才學風流為後來之秀初穎川荀濟自江南入洛贍學於濟故得經史有師法侍中李神儁雅有風譽晚年無子見贍歎謂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為後生第一我遂無此物見此使人傷懷年十五刺史高昂召署主簿清河公高岳辟為開府西閤祭酒博陵崔暹為中尉啓除侍御史以父與暹隙俄而去官神武召與北海王

晞為諸子賔友仍為相府中兵叅軍轉主簿文襄崩祕
未發喪文宣命瞻兼相府司馬使鄴魏孝靜帝以人日
登雲龍門與其父㥄俱侍宴又敕瞻令近御坐亦有應
詔詩詔問邢卲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云㥄博雅
洪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冕讌罷咸共嗟賞之云
今日之讌併為崔瞻父子楊愔欲引瞻為中書侍郎時
盧思道直中書省愔因問思道曰我比日多務都不見
崔瞻文藻卿與其親通理當相悉思道曰瞻文思之美

實有可稱但舉世重其風流所以才華見沒惜云此言有理其日便奏用之愔又曰昔裴瓚晉世爲中書郎神情高邁每於禁門出入宿衛者皆肅然動容崔生堂堂之貌亦當無媿裴子乎皇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與趙郡李概爲莫逆之友概將東還贍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贍患氣兼性遲重雖居二省多不堪敷奏除清河邑中正孝昭踐阼太子就傅受業詔除太子中庶子徵

赴晉陽敕曰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朝夕游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瞻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退禮度儀制一皆委焉太子納妃斛律氏敕瞻與鴻臚卿崔劼撰定婚禮儀注仍面授別旨曰雖舊事恐未盡善可好定此儀以為後式時詔議三恪之禮太子少傅魏收為一議朝士莫不雷同瞻別立異議收讀訖笑而不言瞻正色曰聖上詔羣臣議國家大典少傅名位不輕瞻議若是須贊其所長若

非須詰其不允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崔贍居聖朝顯職尚不免此疵草萊諸生欲云何自進贍容貌方嚴詞旨雄辯收慙遽竟無一言太寧元年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絶倒從者遥見以為中惡此碑乃贍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贍經熱病面多瘢痕然雍容可觀辭韻温雅南人大相欽服陳舍人劉師知見而心醉乃言常侍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今日誰相對揚者其見重如此

還襲爵武成公再遷吏部郎中因患耳請急十餘日不瘥舊式百日不上解官吏部尚書尉瑾性褊急以瞻舉措舒緩曹務繁劇附驛奏聞因見代免歸鄉里天統末加驍騎大將軍就拜銀青光祿大夫卒贈大理卿濟州刺史謚曰文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在御史臺常於宅中送食備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河東人士姓裴亦為御史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言又不命匕箸裴坐觀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

攜七觔恣情飲噉瞻方謂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遂能不顧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食鵝炙豈異於是乎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性方重好讀書酒後清言聞者莫不傾耳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者為潦倒而瞻終不改焉嘗見選曹以劉逖為縣令謂之曰官長止應子琮輩乃復屈名人馮子琮聞之大怒及其用事幾敗焉有集二十卷㥄弟仲文有文學太和中為丞相掾沙苑之敗仲文持馬尾渡河波中乍沒乍

出神武望見曰崔掾也遽遣船赴接及至謂曰卿為君為親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也後文襄欲使行青州聞其多醉乃止天保初悛為侍中仲文為銀青光禄大夫同日受拜時云两鳳連飛嘗被敕召宿酲未解文宣怒將罰之試使為觀射詩十韻操筆立成乃原之拜散騎常侍光禄大夫卒子偃太子洗馬尚書郎偃弟儦有文藻列在文苑傳中仲文弟叔仁輕俠重衿期仕魏為潁川刺史以貪汚為御史中丞高仲密劾賜

死於宅臨刑賦詩五絶與諸弟訣别不及其弟陵以其不甚營救也子彦武有識用隋開皇中位魏州刺史叔仁弟叔義魏孝莊時為尚書庫部郎初叔義父休為青州刺史放盜魁令出其黨遂以為門客在洛陽與兄叔仁鑄錢事發合家逃逸叔義見執時城陽王徽為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為致言徽以求婚不得遂停赦書而殺之叔義弟子侃以寄名從軍竊級為中書郎為尚書左丞和子岳彈糾失官性無使氣後自修改

閉門讀書當時稱爲博洽後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爲陽斐副恥居斐下自負才地呼斐爲陽子語輒折之還卒於路子拯位太子僕武德郡守子侃弟子植位冀州别駕走馬從禽髮挂木而死子珪子植弟子聿位東莞太守子聿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居喪哀毀骨立人云崔九作孝風吹即倒禫月兄子度死又百日不入房長八尺餘姿神儁異潛覩梁使劉孝儀賓從見者駭目武定中爲平原公開府祭酒與兄子瞻俱詣

晉陽寄居佛寺贍長於子約二歳每退朝久立子約馮几對之儀望俱華儼然相映諸沙門竊窺之以為二天人也乾明中為考功郎病且卒謂贍曰自諸兄殁而門業頹替居家大唯吾與爾命之脩短曾何足悲汝能免之吾不餒矣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為中書舍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亂歸爾朱

榮尋為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騰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為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啓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俱掌機密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為尚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令時西魏攻南兖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失利

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貴推訪不得疑其為人婢及為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為尚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子賈氏為養女孝芬死其妻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氏賈有色騰納之為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為妻詔封丹陽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妾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

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已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
餚藏銀器盜爲家物親狎小人專爲聚斂與高岳高隆
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神武文襄屢
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
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
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儀同三
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爲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賃

升爲事父幹魏白水郡太守或云幹爲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氏隆之後有參定之功神武命爲弟仍云勃海蓨人幹贈司徒公隆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沈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爲郎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及神武起義山東以隆之爲大行臺御史右丞從破四胡除驃騎大將軍封平涼公累遷并州刺史後拜尚書右僕射時初給民田貴勢皆占良美貧弱咸受墝薄隆之啓神武悉更反易乃得均平及領營構大將以十萬夫徹洛陽宮

殿運於鄴營構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於帝城起長隄以防汎溢之患又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磑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以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請非實在邊要掌兵馬者悉斷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人

而羣小囂然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為王尋以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於射棚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射謂隆之曰棚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隆之無以對初文襄委任兼僕射崔暹黄門侍郎崔季舒等

及文襄崩隆之啓文宣並欲害之不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娙於楊遵彥前妻帝妹也故遵彥讒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詞訟者輙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已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寃狀便宜申滌何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昶宴語昶曰與王交游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又帝未登庸之日隆之意嘗侮帝帝將受魏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

因此怒駡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夆放出渴將飲

水人止之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

贈太尉太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

文雅搢紳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為尼事之如母訓督諸

子必先文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既多猜害追忿隆

之執其子司徒中兵慧登等二十餘人於前慧登等言

乞命帝曰不得已命左右一時梟首並投之漳水發隆

之冢出其屍葬已積年貌猶不改斬截骸骨而焚之棄

於漳流天下冤之隆之嗣遂絶乾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隆之初見信於神武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知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温人也八世祖模晉司空南陽王模世子保晉亂出奔涼州因家焉魏平姑臧徙

居於雲中父興龍魏晉陽太守子如少機警有口辯好交游豪桀初為懐朔鎮省事與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昌中北州淪陷子如攜家口南奔肆州為爾朱榮所禮遇榮之向洛陽也以子如為司馬仍為大行臺郎榮以子如明辨能説時事數遣奉使詣闕多稱旨孝莊亦接待焉為武衛將軍榮之誅也子如知有變自宫内突出至榮宅棄家隨榮妻子與爾朱世隆等走出京城世隆便欲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恟恟唯

彊是視於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必走北即恐變故隨起不如分兵守河橋廻軍向京出其不意假不如心猶足示有餘力於是世隆還通京城節閔帝立以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進封陽平郡公神武起義信都世隆知子如與神武有舊疑之出為南岐州刺史神武入洛陽子如赴京師以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僕射開府與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右僕射高隆之等共知朝政號為四貴甚見信重神武鎮晉

陽子如時往謁見待之甚厚並坐同食從旦達暮及當
還神武與婁后俱有賚遺率以爲常子如性既豪爽兼
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興和
中以爲北道行臺廵檢諸州守令已下委其黜陟子如
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以稽留時漏致
之極刑有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
士庶惶懼不知所爲轉尚書令子如於建義之始身不
參預直以神武故舊遂當委重意氣既高聚斂不息時

文襄入輔朝政子如以贓賄為御史中尉崔暹所劾禁止於尚書省一宿而髪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犧牸牛犢犢在道死唯犧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勑文襄曰司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寛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蝨賜酒五百缾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

未幾起行冀州事子如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
別封野王縣男齊受禪以有翼贊之功別封須昌縣公
除司空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
事姊有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並加欽愛世復以
此稱之然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崩暹等赴
晉陽子如以糾劾之釁乃啓文宣言其罪惡仍勸帝誅
之其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司所奏文宣引子如讓之
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

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以疾薨贈太師太尉懷州刺史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尚神武女文宣世為北豫州刺史叛入周列在周史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為景所殺世雲弟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又自有

名望其所與游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元景等並為莫逆之交及世雲陷於逆亂期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並有人才為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子如以別封須昌縣公廻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弟事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愔同為黄門郎至愔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愔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跪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愔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之愔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故避

弟膺之曰我自避赤棒本不避卿愔甚重之然以其疎
簡傲物竟天保間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
子祭酒河清末拜金紫光禄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
平中就家拜儀同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勲勤膺
之雖為猥雜而名器猶重初司徒趙彦深起自孤微為
子如管記膺之甚相忽略不為之禮及彦深為宰相朝
士輻湊膺之自念故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
而已太常卿段孝言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

詣其弟幼之舉座傾敬膺之時牽疾在外齋憑几而坐不為動容直言我患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黄門郎陸沓貴游後進膺之嘗與綦沓忽後至寒温而已綦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不飲酒而不愛重賔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弈綦永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與揚子雲周旋患痢十七年竟不愈亡歲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為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憚以疾去職

就拜祠部尚書卒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妹及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温縣伯諸子亦並居顯職同遊給事黄門侍郎同回太常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為佳吏隋開皇中為尚書戸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之清貞有行武平末為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薛琡字曇珍代人也父彪子魏徐州刺史自有傳琡形貌瓌偉以有幹用為典客令每引見時儀望甚美宣武

帝謂曰卿風度峻整姿貌秀異後當升進何以處官琡答曰宗廟之禮不敢不謹朝廷之事不敢不忠自此以外非庸臣所及正光中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考掠直以辭理窮覈多得其情於是豪猾畏威事務簡靜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冤滯洛陽繫獄唯有三人孝明嘉之賜縑百匹琡本附於元义义廢憂懼由是政教廢弛坐免官李神軌有寵於靈太后琡復事之累遷吏部郎中先是吏部尚書崔亮奏立

停年之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琡乃上書曰臣聞錦縠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若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得其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臣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今古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勲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民者自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

而棄之將佐丞尉去民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失宜依
次補敘以酬其勞書奏不報後因引見復陳曰君相共
治天下本屬百官是以漢朝常令三公大臣舉賢良方
正有道直言之士以為長吏監撫黎元自晉末以來此
風遂替今四方初定務在養民臣請依漢氏更立四科
令三公宰貴各薦時賢以補郡縣明立條格防其阿黨
之端庶令塗炭之餘戴仰有地詔下公卿議之事亦寢
元天穆討邢杲以琡為行臺尚書軍次東郡時元顥已

據鄴城邢杲又逼歷下天穆議其所先衆議以杲彊盛宜先經略唯琡以為邢杲聚衆無名雖彊猶賊元顥皇室昵親來稱義舉自河陰之役人情駭怨今有際會易生感動杲鼠竊狗偷非有遠志宜先討顥待顥事決然後迴師滅杲不難天穆以羣情所願遂先討杲杲降軍還至定陶天穆留琡行西兖州事尋為元顥所陷顥執琡自隨爾朱榮破顥天穆謂琡曰不用君言乃至於此天平初拜七兵尚書神武引為丞相長史軍國之事多

所關知琡亦推誠盡節屢進忠讜神武大舉西伐將度蒲津琡諫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陜州欲取倉粟今高司徒已圍陜城粟不得出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民盡應餓死寳炬黑獺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為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合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不納遂有沙苑之敗後范陽盧仲禮反琡與諸軍討平之轉殷州刺史為

政嚴酷吏民苦之後歷度支殿中二尚書天保元年遷
尚書右僕射卒臨終敕其子斂以時服踰月便葬不聽
干求贈官自製喪車不加雕飾但用麻為流蘇繩網絡
而已明器等物並不令置琡久在省闥明閑簿領當官
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似方格內實
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
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妾張氏淫逸放恣琡初與姦通後
納以為婦或有謗之遂棄其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由

是室家內忿競相告列深為世論所譏鄙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青州刺史謚曰威恭子允嗣

楊愔字遵彥弘農華陰人父津魏司空前史有傳愔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閭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而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與之飲問曰汝比來讀何書答曰誦詩子恭因曰誦詩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為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嘗謂秦王

兒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刮目而視之愔一門四世同
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其
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暐適入學舘
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
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
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
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從父兄黄門侍郎昱特
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

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
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
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
之并州性既恬黙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
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
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
未幾洛周滅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
乃託疾密含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瘖不語榮以

為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為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書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贊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為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

幽崩愔家以忠烈闔門塗炭愔時適還都行達邯鄲過
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誕以愔名家盛
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鞏榮貴
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
室家亡國破一至於此雖曰囚虜何復面目見君父之
讎得自縊於一繩傳首而去是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
感遂與愔俱逃愔乃投高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神武
起義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贊揚興運陳訴家

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為之改容即以為行臺郎中大軍南攻鄴歷楊寛村寛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㥄出愔遭罹家難嘗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陷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

虚論頊之表請解職還葬一門之内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録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左僕射尚書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盛寒風雪嚴厚愔徒跣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尋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稚為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悲懼疾發乃取急就鴈門温湯療治郭秀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

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濵若自沈者變易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高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横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隂祐之神武知愔猶在遣愔從兄寳猗齎書慰喻仍敕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大悦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太原公即文宣帝也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隂縣侯遷給事黄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行達碻磝州内

有悟家舊佛寺入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感悲慟哭歐
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
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
衞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尉少傅別
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
主即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
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

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彌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為孝昭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愔貴公子早有聲譽風表鑒裁為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温顔咸出仁厚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危難一餐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奬擢人倫以為已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

謗言以為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為意其聰記彊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見我不下以方麴障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定禮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深為士琛士深自言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頗以為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内裁既見子將

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發號施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溫辯神儀秀發百僚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絶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鄰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恒山長廣二

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左僕射平秦王歸彦侍中燕子獻黄門侍郎宋欽道領軍可朱渾天和中書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恒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恒山隨梓宫之鄴留長廣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宫歸政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以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

封王諸叨竊昌榮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朱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欲出二王為刺史以帝仁慈恐不可所奏乃通啓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李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啓示之昌儀密白太

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且出其一乃奏以長廣王為大司馬并州刺史恒山王為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愔等並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恒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為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諸貴數人相知并與諸勲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爾輩即捉及宴如之愔大

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貞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恒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黙於尚藥局子黙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彦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騷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彦喻之乃得入送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彦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

側立恒山王以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已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為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為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默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却杖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即令頭落乃却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

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懐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柰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恒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曰何不安慰汝叔帝曰天子亦不能與叔惜豈能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譏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納之曰以

表我意恒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謡曰白羊頭𦒸禿𦒸
𦒸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
爾腦又曰阿麽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為惰也角文
為用力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麽
姑惰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乃以
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尋復簿錄五
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彦
死仍以中書令趙彦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陽休之私

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騏驎而策蹇驢可悲之甚惜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後散失門生鳩聚所得萬餘言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朝大富貴在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為典籤將命使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神武見之大悦神武舊養韓長之姑為女是為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狼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

斛律光逐而禽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此天統
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兄元傳鄭頤字子黙彭城人
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而
邪險不良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
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
不爲之禮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欵
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
郎二人權將與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

令君雖善人死日恨不得一佳件頣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頣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陽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父固魏前將軍休之儁爽有風概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為後來之秀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為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

潛歸京師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彥等咸為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魏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儁監起居注啓休之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明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後與魏收李同軌等脩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為南道軍司俄而魏孝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神武亦啓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神武推奉靜帝乃白

勝啓梁武求還文襄以為大行臺郎中天保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其文曰六王三川神武以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是大王之字王當有天下此乃大王符瑞受命之祥既於天池得此石可謂天意命王也吉不可言神武又問三川何義休之曰河洛伊為三川此洛陽也而涇渭洛亦為三川此雍州也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於關右神武曰世人無事嘗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元

象初錄荆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先是中書專掌綸誥魏宣武以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為散騎常侍兼侍郎與休之參掌詔命世論以為中興時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啓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歴尚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黄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為相國齊

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為人心未一且還并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踈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悉知之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及受禪除散騎將軍積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棓時魏收為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為常伯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封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

道代為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並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百姓飲食有者即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為非及至郡復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為其失仁義令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耳在郡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省言及喪事收掩淚收聲休之嚬眉而已他日遵彥謂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

休之曰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
哀詐泣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孝昭留心政道
每訪以治術休之啟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
為政教之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
書河清三年出為西兖州刺史天統初徵為光禄卿監
國史尋除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
用莫不才地俱允前國史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
解職久不見調休之引為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性

簡率不樂煩職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閑武平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才名為人物所傾服外如疎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

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為文襄所親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餘已作五言詩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烈其有焉晚

節詵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又白珽令其子辟彊預修御覽辟彊無才藝為人所嗤鄙及珽被黜便布言于朝云先有嫌隙及鄧長顒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故人知之休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為齊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勑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為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未決收死後便諷動内

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便謂人云我已三為中書監用此何為隆化還鄴舉朝多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又謂其所親云我非蠻奴何意忽有此授凡此諸事皆為時論所鄙好學不倦遂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魏收在日深為收所輕收卒後以先達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紳所愛重周武平齊休之與吏部尚書袁聿修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修伯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宗散騎常侍兼

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黄門侍郎李孝貞給事黄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黄門侍郎顔之推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王劭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府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並行於世初休之在洛將仕

夜夢見黄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極高大休之歩登冢頭見一銅柱趺為蓮花形休之從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子辟彊字君大性踈脫無才藝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為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為尚書水部郎中休之弟綝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

流轉名為陽五件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件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休之從祖弟斐字叔鸞父藻魏瀛州安東府長史斐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

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偘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溢橋壞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潬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東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為公家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

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書舍人斐從叔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爲文襄府墨曹參軍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㥄爲崔暹所告昭劾成其獄賴邢子才爲㥄申雪以免昭由是爲時論所不與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昭等定儀注草詔册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内史卒於郡文集十卷子静立性淳孝操履清

方美詞令善尺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李稚廉趙郡高邑人也父紹魏殷州别駕兄義深梁州

刺史義深自有傳稚廉少而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人

有所求請家人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之輙擲於

地州牧以其蒙稚而廉故以名焉稚廉聰敏好學年十

五頗尋覽五經章句釋褐奉朝請累除文襄驃騎府長

史文襄薦為濟州儀同府長史又遷瀛州長史神武行

經冀州部總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户口增損神武親

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緒非一稚廉每應機立成當先期會莫不雅合深旨爲諸州準的神武嘗謂司馬子如曰觀稚廉處分快人意也因集文武數十人令郎中杜弼宣旨慰勞仍詰諸州刺史守令等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足時諸人並謝罪稚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賜以牛酒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足知人矣文襄嗣事召詣晉陽除霸府掾文襄謂杜弼曰并州王者之基須好

長史令各舉所知多不見納文襄後因大集乃謂陳元康曰我教君好長史處李稚廉即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内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為館客待以上賓之禮天保初為太原太守文宣嘗召見問以治方語及政刑寛猛帝終欲深文稚廉固以為非帝意不悅又與語及楊愔稚廉誤稱為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太守累遷太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僚盡傾稚廉高揖而已

由是出為南青州刺史州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稚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黄金百挺婢妓二十人稚廉不受遂殺之罷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稚廉以其南青州所出稚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稚廉稚廉抗聲曰李稚廉結髮從官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於予孝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勑遣之齊末官至三品已上悉

加儀同稚廉獨不露此例語人曰我不作儀同更覺為
榮耳卒贈吏部尚書稚廉族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
學又善音樂撰集樂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又有李
翥字彥鴻世居栢人弱冠以文章知名仕齊位東平太
守後待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晩節頗以
貪酒為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常著巾帔終日對酒
招致賓客風調詳雅翥從父兄子朗翥之流亞無有吏
能位中書舍人

王昕字元景北海劇人也六世祖猛秦苻堅丞相家於華山之鄜城祖嶷魏孝文世爲內都大官父雲位南兗州刺史昕少篤學能誦書日以中疊舉手極上爲率與太原王延業俱詣魏安豐王延明延明歎美之太尉汝南王悅辟爲騎兵參軍舊事王出騎兵則武服持刀陪從昕恥之未嘗肯依行列悅好逸遊或馳騁信宿昕輒棄還悅乃令騎兵在前手爲驅策昕捨轡高拱任馬所之左右言其誕慢悅曰府望唯在此賢不可責也悅數

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昕乃取其一悅與府僚飲酒起自移牀人爭進手昕獨執版却立悅於是作色曰我帝孫帝子帝弟帝叔今為宴適親起輿牀卿何人也獨為偃蹇對曰王元景位望微劣不足使殿下式瞻儀刑安敢以親王寮寀從厮養之役悅謝焉在坐皆引滿酣暢昕先起卧於閑室頻召不至悅乃自詣呼之曰懷其才而忽府主可謂仁乎昕曰商辛沈湎其亡也忽諸府主自忽慠寮佐敢任其

咎悦大笑而去後除著作佐郎以兵亂漸起將避地海隅侍中李琰之黄門侍郎王遵業惜其名士不容外任奏除尚書右外兵郎中出為光州長史故免河陰之難遷東萊太守于時年凶人多相食昕勤恤民隠多所全濟昕少時與河間邢邵俱為元羅賓友及守東萊邵舉室就之郡人以邵是邢杲從弟會兵將執之昕以身蔽伏其上呼曰欲執子才當先執我邵乃免太昌初還洛吏部尚書李神儁奏言比因多故常侍遂無員限令以

王元景等為常侍定限八員加金紫光禄大夫孝武或
時袒露與近臣戲狎每見昕即正冠而歛容焉昕體素
肥遭喪後遂終身羸瘠楊愔重其德業以為人之師表
元象元年兼散騎常侍聘梁魏收為副並為朝廷所重
使還高隆之求貨不得諷憲臺劾昕收在江東大將商
人市易並坐禁止文襄營救之累遷祕書監昕雅好清
談詞無淺鄙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昕
謂之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返何以自明邢卲後見

文襄言及此以為笑樂昕聞之故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頃之以被謗左遷陽平太守在郡有稱績文襄謂人曰王元景殊獲我力由吾數戲之其在吏事遂為良二千石文宣踐阼拜七兵尚書以參儀禮封宜君縣男嘗有鮮卑聚語崔昂戲問昕曰頗解此不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時唱染干似道我輩文宣以昕疏誕非濟世才罵曰好門户惡人身又有讒之者云王元景每嗟水運不應遂絶帝愈怒乃

下詔曰元景本自庸才素無勲行早霑纓紱遂履清途發自畿邦超居詹事俄佩龍文之紱仍啓帶礪之書語其器分何因到此誠宜清心厲已少酬萬一尚書百揆之本庶務攸歸元景與奪任情威福在已能使直而為枉曲反成絃害政損公名義安在僞賞賓郎之味好詠輕薄之篇自謂模擬傖楚曲盡風制推此為長餘何足取此而不繩後將焉肅在身官爵宜從削奪於是徙幽州為百姓昕任運窮通不改其操未幾徵還奉勑送蕭

莊於梁爲主除銀青光祿大夫判祠部尚書事帝怒臨漳令嵇曕及舍人李文師以日賜薛豐洛文師賜崔士順爲奴鄭子默私誘昕曰自古無朝士作奴昕曰箕子爲之何言無也子默遂以昕言啟文宣仍曰王元景比陛下於商辛楊愔微爲解之帝謂愔曰王元景是爾博士爾語皆元景所教帝後與羣臣酣飲昕稱病不至帝遣騎執之見方搖膝吟詠遂斬於御前投尸漳水天保十年也天統末追贈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顗嗣

卒於燕郡太守昕母清河崔氏有學識風訓生九子並風流緼藉世號王氏九龍昕弟暉昭晞晧最知名暉字元旭少與昕齊名兼多藝術卒於中書舍人贈兖州刺史昭字仲亮少好儒術又頗以武藝自許性敦篤以友悌知名卒於考功郎中晞字叔朗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魏末隨母兄東適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才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虧簡於造次言必詰

理吟詠情性儷絶當時恐足下方難爲兄不假慮其不進也魏永安初第二兄暉聘梁啟晞釋褐除員外散騎侍郎徵署廣平王開府功曹史晞顧養母竟不受署母終之後仍屬遷鄴遂遊鞏洛樂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赴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猘書勸令赴晞復書曰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猘吾豈顧

其必猘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過誂足下既疑其非猘亦可疑其是猘其疑半矣若疑其是猘而營護雖非猘亦無損疑其非猘而不療儻是猘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至萬全過不療或致於死若王睎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療是可惜奈何奪其萬全任其或死且將軍威德所被飈飛霧襲方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睎遂歸鄴神武訪朝廷子弟忠

孝謹密識達淹通者今與諸子遊晞與清河崔贍頓丘
李度范陽盧正通首應此選文襄時為大將軍握晞等
手曰我弟並向成長志識未定近善狎惡不能不移吾
弟不負義方卿祿位常亞吾弟若茍使回邪致相詿誤
辠及門族非止一身晞隨神武到晉陽補中外府功曹
參軍帶恒山王演友天保初行太原郡事及文宣昏逸
恒山王演數諫爭帝疑王假辭於晞欲加大辟王私謂
晞曰王博士明日當作一條計事欲為相活亦圖自全

宜深體勿恠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正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髠鞭鉗配甲坊居三年王又固諫大被毆撻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小兒死柰我老母何於是每臨王疾謂王努力彊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王第王抱晞曰吾氣息惙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兄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王於是彊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徒還

為王友王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王謝職去必辭
睎言於王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為干紀朝廷
文武出入辭謝宜一皆約絶主上顒顒賴殿下扶翼王
深納焉王嘗從容謂睎曰主上起居不恒卿耳目所具
吾豈得以前逢怒遂爾結舌卿宜撰諫草吾當伺間極
諫睎遂條十餘事以呈因復切諫王曰比干彊諫不量
時之可否雖忘身於刳剖而致本朝以危亡今朝廷乃
爾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且狂藥令人不自覺刀

箭豈復識親疎一旦禍出理外將奈殿下家業何奈皇太后何且乞將順日愼一日王歔欷不自勝曰乃至是乎明日見睎曰吾長夜九思令便息意命火對睎焚之其後王見危機轉切承間苦諫遂致忤旨大被困辱帝使力士反接伏白刃注頸王曰臣不忍見宗廟阽危乞早行決帝罵之曰小子何知乃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王曰天下噤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爾後褻黷之好徧於宗族所在留連俾晝

作夜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及帝崩濟南嗣立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頗優閑因言朝廷寛仁慈恕真守文之良主也晞曰天保享祚左右無柱石之才東宫委一胡人令習鞭轡自幼而長不聞雅正今卒覽萬機駕馭雄桀如聖德幼沖未堪多難殿下宜朝夕承旨而勿使他姓貴戚出納詔命必致矯弄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樂為善其可得乎假令得遂沖退自審家祚保靈長不王黙然思念久之曰何以處我晞曰周公抱成

王以朝諸侯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幸有故事惟殿下慮之他日王又問晞曰外人有何議論對曰見源文宗云錄王宜居内夾輔不可出外又陽休之亦云昔周公朝讀百篇書夕見七十士猶恐不得人錄王何所嫌疑乃爾不接賓客王曰我安敢自擬周公晞曰殿下今日地望欲避周公得邪王不答帝臨發速王從駕除晞并州長史及王從至鄴誅楊燕等詔以王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督攝文武還并州及至延晞内齋謂曰

近人說吾在京舉措何如晞曰伏聞殿下精誠感天誅
五罪而天下服往日奉辭恐二儀崩墜何悟神武潛斷
朝廷廓清王曰不早用卿言使羣小弄權幾至傾覆今
君側雖清終當何以處我晞曰殿下將往時位地猶可
以名教出處今日事勢遂關天時非復人理所及有頃
奏趙郡王叡為左長史晞為司馬每夜載入晝則不與
語以晞儒緩將不允武將之意後進晞密室曰比王侯
諸貴每見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有變起吾正欲

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比者踈遠親戚寧思骨肉之重
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芒刺在背交戟入頸上
下相疑何由可久天道不常虧盈迭至神幾變化肸蠁
斯集雖執謙挹粃糠神器便是違上元之意墜先人之
基王曰卿何敢須發非所宜言須致卿於法晞曰竊謂
天時人事同無異揆是以冒犯雷霆不憚斧鉞今日得
披肝膽抑亦神明攸贊王曰拯難匡時方俟聖哲吾何
敢私議幸勿多言尋有詔以丞相任重普進府僚一班

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陸杳將出使臨別握晞手曰相王功格區宇天下樂推歌謠滿道物無異望杳等伏隸顧披赤心而忽奉外使無由面盡短誠寸心謹以仰白晞尋述杳言王曰若内外咸有異望趙彥深朝夕左右何因都無論自以卿意試密與言之晞以事隙問彥深彥深曰我比亦驚此音謡每欲陳聞則口噤身戰弟既發論吾亦欲昧死一披肝膽因亦同勸是時諸王公將相日日勸請四方岳牧表陳符命乾明

元年八月孝昭帝踐阼除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後因奏事罷帝從容曰比日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因勑尚書陽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並入東廊共舉錄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輿服增損或道德高雋久在沈淪或巧言眩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葬儀軌貴賤等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

棄者悉令詳書以漸條奏未待頓備遇憶續聞朝晡給
典御食畢景聽還時百官請建東宮勑未許每令晞就
東堂監視太子冠服導引趨拜尋爲太子太傅晞以局
司奉璽授皇太子太子釋奠又兼中庶子帝謂曰今既
當劇職不得尋常舒慢也帝將北征勑問比何所聞晞
曰道路傳言車駕將行帝曰庫莫奚南侵我未經親戎
因此聊欲習武晞曰鑾駕巡狩爲復可爾若輕有征戰
恐天下失望帝曰此懦夫常慮吾自當臨時斟酌帝使

齋帥裴澤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朝士呼為裴蔡時二人奏車駕北征後陽休之王晞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晞脛各四十帝斬人於前而問晞曰此人合死否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其地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已後當為王公改之帝欲以晞為侍中苦辭不受或勸晞勿自疎晞曰我少年已來閲要人多矣充詘少時鮮不敗績且性實疎緩不堪時

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
熱官但思之爛熟耳百官嘗賜射晞中的當得絹為不
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笑曰我今段可謂武有餘文
不足矣晞無子帝將賜之妾使小黄門就宅宣旨皇后
相聞晞妻晞令妻荅妻終不言晞以手撩胷而退帝聞
之笑孝昭帝崩晞哀慕殆不自勝因以羸敗武成本忿
其儒緩由是彌嫌之因奏事大被呵叱而雅步晏然歴
東徐州刺史祕書監武平初遷大鴻臚加儀同三司監

修起居注待詔文林館晞性閑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
雅操不移久在并州戎馬闐閣未甞以世務為累良辰
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燕為事人士謂之方外
司馬甞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
相王使召晞不時至明日丞相西閤祭酒盧思道問晞
曰昨被召已來頗得無以魚鳥致怪晞緩笑曰昨晚陶
然頗以酒漿被責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魚鳥而
已及晉陽陷敗與同志避周兵東北走山路險迥懼有

土賊而晞溫酒服膏曾不一廢母不肯放去行侶尤之

晞曰莫尤我我行事若不悔作三公矣齊亡周武帝以

晞爲儀同大將軍太子諫議大夫隋開皇元年卒於洛

陽年七十一贈儀同三司曹州刺史皓字季高少立名

行爲士友所稱遭母憂居喪有至性儒緩亦同諸兄甞

從文襄北征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

候爲求覔不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

馬尚在爲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羣寮嘲之曰

王七思歸何太疾李高曰大鵬始欲舉燕雀何啾喞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遊逸於是喧笑李高不復得言大寧初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天統末修國史尋除通直散騎常侍卒贈郢州刺史子伯奉朝請待詔文林館皓弟曄字季炎卒於滄州司馬

崔昻字懐遠博陵安平人祖挺魏幽州刺史父孝偉趙郡太守挺自有傳昻年七歳而孤伯父吏部尚書孝芬甞謂所親曰此兒終當遠致是吾家千里駒也昻性端

直少有志略頗綜文詞天平二年文襄引為記室參軍委以腹心之任及輔朝政召為開府長史并攝京畿長史時勲將親族賓客在都下放縱多行不軌孫騰司馬子如之門尤劇昂受文襄密旨以法繩之未幾之間內外齊肅尋遷司徒右長史時左府有陽平人吳賓為妄認繼嗣事披訴經久長史王昕郎中鄭憑掾盧斐屬王敬寶等窮其獄始末積年鞫掠不獲實司徒妻昭付昂推問即日詰根緒獲其真狀昭歎曰左府都官數人不

如右府一長史斵憑甚以為愧武定中文襄普令內外極言得失昻上書曰屯田之設其來尚矣曹魏破蜀業以興師馬晉平吳兵因取給朝廷頃以懷洛兩邑鄰接邊境創立營田儲糧果贍準此而論龜鏡非遠其幽安二州控帶奚賊蠕蠕徐揚兖豫連接吳越彊鄰實藉轉輸之資常勞私糴之費諸道別遣使營之每考其勤惰則人加勸勵倉廪充實供軍濟國實謂在茲其次法獄之重人命所懸頃者官司糾察多不審練乃聞緣淺入

深未有雪大爲小咸以畏避嫌疑共相殘劾至如錢絹粟麥其狀難分徑指爲贓罪從此定乞勅羣司務存獲實如此則有息將來必無枉濫文襄納之後除尚書左丞其年又兼度支尚書左丞之兼尚書近代未有朝野榮之度支水漕陸運昂設轉輸相入之差付給新陳之法有利於人遂爲常式右僕射崔暹奏請海沂煑鹽有利軍國文襄以問昂昂曰亦既官煑須斷民竈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請準關市薄爲竈税私館官給彼此有宜

朝廷從之武定六年甘露降宫闕文武同賀顯陽殿魏帝問僕射崔暹尚書楊愔崔㥄邢卲散騎常侍魏收御史中丞陸操國子祭酒李渾等曰自古甘露為瑞漢魏多少可各言往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至昻曰案瑞圖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啟中興小鳥孕大未聞福感所願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魏帝為斂容後攝都官尚書上勸田事七條尋兼太府卿齊受禪遷散騎常侍兼太府卿

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校理有術下無姦偽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十四條其年與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式仍封華陽縣男又詔刪定律令損益禮樂令尚書右僕射薛琡等四十三人在領軍府議定帝尋幸晉陽將發敕遞相遵率不耆令昂以聞昂部分科條校正今古所增損十有七八轉廷尉卿昂性清嚴見黷貨之輩嫉之如讎是以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相許又與尚書盧斐別典京畿詔獄並有殘刻之聲至於

推繩大事理可明言是非不至寃酷有濮陽人沈子遐

齎侯景鐵券告徐州都督府長史畢義緒期舉兵應景

又衛尉卿杜弼門生郝子寛告弼誹謗并與元子雄謀

逆帝甚怒付昻窮鞫昻皆執正雪免告者引妄獲罪天

保三年除度支尚書時有餚藏小吏因内臣投書告事

又别有飛書告事者並付昻窮檢昻言笑閒咸得情告

者辭窮並引嫵狀於是飛書遂絶轉都官尚書仍兼都

官事食濟北郡幹文宣嘗幸東山百官預宴升射堂帝

召昂於御座前謂曰舊人多出為州我欲以臺閣相付當用卿為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後九卿已上陪集東宮帝指昂及尉瑾司馬子瑞謂太子曰此是國家柱石汝宜記之未幾復侍宴金鳳臺帝歴數諸人咸有罪負至昂則曰崔昂直臣魏收才士婦兄妹夫俱省罪過十年築拜儀同燕子獻百司陪列帝謂昂曰歴思羣臣可綱紀省闥者唯卿一人耳遂除兼右僕射數日後昂因入奏事帝謂尚書令

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太速明日即拜為眞木
幾還為兼楊愔少時與昂不平文宣崩後遂免昂右僕
射除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勲皇建元年轉太常卿河清
元年兼御史中丞太常如故昂從甥李公統坐高歸彦
事誅依律婦人年六十以上免配宫時公統母年始五
十餘而稱六十公統舅宣寳求吏以免其姊昂弗知録
尚書彭城王浟發其事竟坐除名三年復為五兵尚書
遷祠部天統元年卒贈趙州刺史昂有風調才識立朝

有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揣上意感激時主或陳便宜蠲省或列陰私罪失深爲文宣所知賞發言奬護人莫之能毁議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之大事多以委之昂情尚嚴猛好行鞭撻雖苦楚萬端對之自若前則崔暹季舒爲之親援後乃高德正是其中表常有挾恃意色矜高以此不爲名流歸服有五子第三子液字君洽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局爲時論所許以奉朝請待詔文林舘隋開皇中爲中書侍郎

崔季舒字叔正昂從曾祖子瑜之子也子瑜仕魏位鴻臚少卿季舒少孤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具年十七為州主簿為大將軍趙郡公琛所器重言之神武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中文襄輔政轉大將軍中兵參軍甚見親寵以魏帝左右須置心腹擢拜中書侍郎文襄為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又季舒善音樂故內伎亦回隸焉內伎屬中書自季舒始也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

舒輙修飾通之得申勸戒而已靜帝報答霸朝恒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妳母轉給事黄門侍郎領主衣都統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密謀大計皆得預聞於是賔客輻湊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甞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權重如此時勲貴多不奉法文襄無所縱捨外議以季舒及崔暹等所為甚被怨嫉及文襄遇難文宣將赴晉陽黄門郎陽休之勸季舒從曰一日不朝其門容刀季舒性愛聲

色心在閑放遂不請行欲恣其行樂司馬子如緣宿憾及尚食典御陳山提等列其過狀由是季舒及暹各鞭二百徙北邊天保初文宣知其無罪追為將作大匠再遷侍中俄兼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大被恩遇乾明初楊愔以文宣遺旨停其僕射遭母喪解任起服除光禄勲兼中兵尚書出為齊州刺史坐遣人度淮互市亦有贓賄事為御史所劾會赦不問武成居藩曾病文宣令季舒療病備盡心力太寧初追還引入慰勉累遷度支

尚書開府儀同三司營昭陽殿敕令監造以判事式為
胡長仁密言其短出為西兗州刺史為進典籖於吏部
被責免官又以諂廣寧王宅決韋鞭數十及武成崩不
得預於哭泣久之除膠州刺史遷侍中開府食新安河
陰二郡幹加左光禄大夫待詔文林館監撰御覽加特
進監國史季舒素好圖籍莫年轉更精勤兼推薦人士
奬勸文學議聲翕然遠近稱美祖珽受委奏季舒總監
內作珽被出韓長鸞以為珽黨亦欲出之屬車駕將適

晉陽李舒與張雕議以為壽春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禀節度兼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云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啟諫必動人情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彦深唐邕段孝言等初亦同心臨時疑貳季舒與爭未決長鸞遂奏云漢兒文官連名總署聲云諫止向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誅戮帝即召已署表官人集含章殿以季舒張雕劉逖封孝琰裴澤郭遵等為首並斬之殿庭長鸞令棄其屍於漳水自外同署將加

鞭撻趙彦深執諫獲免季舒等家屬男女徙北邉妻女及子婦配奚官小男下蠶室没入貲産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徙所無事更鋭意研精遂爲名手多所全濟雖位望轉高未嘗懈怠縱貧賤厮養亦爲之療護庶子長君尚書右外兵郎中次鏡元著作佐郎並流於長城未幾季舒等六人妻以年老放出後南安王思好更稱朝廷罪惡以季舒等見害爲辭悉召六人兄弟子姪隨軍趣晉陽事敗長君等並從戮六人之妻又追入宫周

武帝滅齊詔斛律光與季舒等六人同被優贈季舒贈開府儀同大將軍定州刺史

高德正渤海蓨人也曾祖祐魏光禄大夫祖和璧中書博士父顥輔國將軍朝散大夫祐附高允傳德正幼而敏慧有風神儀表文宣引為儀同開府參軍知管記事甚相親狎神武又擢為相府掾委以腹心遷黄門侍郎方雅周慎動見稱述文襄嗣業如晉陽文宣在鄴居守令德正參掌機密彌見親重文襄暴崩事出倉卒羣情

草草勲將等以纘戎事重勸帝早赴晉陽帝亦回遑不能自決夜中召楊愔杜弼崔季舒及德正等始定策焉以楊愔從令德正居守以為相府司馬專知門下事德正與文宣舊相昵愛言無不盡散騎常侍徐之才及館客宋景業先為天文圖讖之學又陳山提家客楊子術有所援引並因德正勸文宣行禪代之事德正又披心固請文宣便發晉陽至平城都召諸勲將入告以受禪之事諸將愕然莫敢答者時長史杜弼密啟文宣云關

西是國家勍敵若今受魏禪恐其自稱義兵挾天子而東向王將何以待之徐之才云今若先受魏禪關西自應息心縱欲屈彊止當逐我稱帝譬如逐兎滿市一人得之衆心皆定彌無以對文宣以衆人意未協又先得太后旨云汝父如龍汝兄如虎皆以帝王之重不敢妄據尚以人臣終汝何容欲行舜禹事此正是高德正敎汝又說者以爲昔周武王再駕盟津然後革命於是乃旋晉陽自是居常不悅徐之才宋景業等每言卜筮雜

占陰陽緯候必宜以五月應天順人德正亦敦勸不已仍白帝追魏收收至令撰禪代詔册九錫建臺及勸進文表至五月初文宣發晉陽德正又錄在鄴諸事條進於文宣文宣令陳山提馳驛齎事條并密書與楊愔山提於五月至鄴楊愔即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書崔㥄度支尚書陸操太子詹事王昕給事黄門侍郎陽休之中書侍郎裴讓之等議撰儀注六日要魏太傅咸陽王坦錄尚書事濟陰王暉業等總集引入北宫留于東齋

受禪後乃放還宅文宣發至前亭所乘馬忽倒意甚惡之至平城都便不復肯進德正與徐之才苦請曰山提先去恐其漏泄不果即命司馬子如杜弼馳驛續入觀察物情七日子如等至鄴衆人以事勢已決無敢異言九日文宣至城南頓所時既未行詔敕諸公文書唯云奉約束德正及楊愔宣署而已受禪日堯難宗染赤雀以獻帝尋知之亦弗責也是日即除德正為侍中又領宗正卿尋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封藍田縣公天保七

年遷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食勃海郡幹德正與尚書令楊愔綱紀朝政多有弘益文宣末年縱酒酣醉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又謂左右云高德正恒以精神陵逼人德正甚憂懼乃移疾屏居佛寺兼學坐禪為退身之計帝謂楊愔曰我大憂高德正其疾何似愔知帝内忌之由是答云陛下若用作兾州刺史病即自瘥帝從之德正見除書而起帝大怒謂曰聞爾病我為爾鍼親以刀子刺之血流霑地又使曳下斬去其趾劉桃枝捉刀不

敢下帝起臨陛切責桃枝桃枝乃斬足之三趾帝怒不
解禁德正於門下省其夜開城門以氈輿送還家旦日
德正妻出寶物滿四牀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
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皆諸元賂之也遂曳
出斬之妻出拜謝又斬之并其子司徒東閤祭酒伯堅
亦見害後文宣謂羣臣曰高德正常言宜用漢人除鮮
畁此即合死又教我誅諸元我今殺之為諸元報讎也
帝後悔贈太保冀州刺史諡曰康嫡孫王臣襲爵藍田

縣公給事中通直散騎侍郎德正次子仲武京畿司馬
太原太守
尉瑾代人也父慶賓魏光禄大夫贈司空瑾少而敏悟
好學慕善以國姓門資稍遷直後司馬子如執政瑾娶
其甥皮氏為妻由此除中書舍人後除吏部郎中文襄
崩文宣命瑾在鄴北宫與高德正典機密天保中累遷
七兵尚書侍郎孝昭輔政除吏部尚書武成踐阼趙彦
深本子如賔僚元文遙和士開並帝鄉故舊共相薦達

任遇彌重又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祕密由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後爲尚書右僕射卒武成方在三臺饗宴文遙奏聞遂命徹樂罷飲瑾外雖通顯内闕風訓閨門穢雜爲世所鄙有女在室忽從奔誘瑾遂以適婦姪皮逸人瑾又通寡嫂元氏瑾嘗譏吏部郎中頓丘李構云郎不稽古構對令史云我誠不稽古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瑾聞大慙然亦能折節下士意在引接名流但不之別也有賈彥始者儀望雖是儒生瑾稱堪充聘使司徒

戸曹祖崇儒文辯俱劣瑾言將爲當世莫及好學吳人搖脣振足爲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比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徳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兒出聞者皆笑及位任重便大躁急省内郎中將論事者逆即嗔罵既居大選彌自驕狠皮子賤恃其親通多所談薦大有受納瑾死後其弟静忿而發之子賤坐決鞭二百配北營州瑾初爲聘梁使梁人陳昭善相謂瑾曰二十年後當爲宰相瑾出昭謂人曰此公宰相不過三

年當死昭後為陳使主兼散騎常侍至齊瑾時兼右僕射鳴騶鐃吹昭復謂人曰二年當死果如言焉德載位通直散騎侍郎

通志卷一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七

齊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房謨康景孫 張纂 張亮

趙起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子長瑜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遙子行恭 趙彥深子仲將 祖珽從弟

孝隱從父弟茂孝隱赫連子悅　馮子琮　辛術　裴讓之弟諏之讞之謀之訥之謁之皇甫和和弟亮崔劼　崔肇師　盧潛　盧詢祖　崔子樞弟子端子博子發叔父叔瓚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以文著稱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討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仕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請以

搴自代神武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成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以為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兼傳宣號令當繁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甚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搴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民以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搴之計也搴學淺行薄邢邵嘗謂之曰

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少時與温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搴悵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搴嘗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名搴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神武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内史元康貴

贈度支尚書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名之一見便授以大丞相功曹參軍内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

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執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於內親加毆蹋極口肆詈出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

刑式瞻豈宜至是神武曰我性急嗔阿惠常如此元康
大啼曰一度為甚況常然邪神武從此為懲忿時或恚
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
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
暹文襄匿暹而為之請神武曰我為爾存其性命然須
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暹得杖無
相見也暹入庭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
而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崔暹不能免其杖

父子尚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政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為神武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虔女也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顔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正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

金帛不可勝紀責買交易徧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神武大會諸將議進取之策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捨之必成後患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神武不從以爲行臺郎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

為恨死不瞑目我死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彦深在後以次行之别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侯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維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恱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典刑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尅文襄欲

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心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文襄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文襄曰公自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

足以取威定業文襄於是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往既至而尅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文襄頻辭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文襄恭膺朝命元康謂魏收曰時未可耳觀諸人語專欲誤王王不宜受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既貪貨賄文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文襄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季舒並在

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廚饍為文襄所撻固成吳人性躁遂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隨從期聞東齋嗽聲即加刃於文宣是日文宣别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刀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授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紇奚舍樂捍賊

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文襄本紀是時祕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詔贈司空謚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嗣善藏温雅有鑒裁位給事黄門侍郎開皇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元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

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三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為琛所歎服命其二子揩寬與弼為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還洛稱之於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除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光州曲城令為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為賊所害弼居喪六年

以常調除侍御史領内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為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臺然後施行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鏁送晉陽神武詰之曰竇中尉此行違吾法以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諍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有文墨薄伎便宜之事議所不及神武怒左遷下灌鎮司馬後累遷大行臺郎中神武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虛紙即令宣讀弼嘗承間

密勸受魏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為樹神武怒其犯偏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之罪理或可恕神武罵之曰眼看人瞋乃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釋文襄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頼有此人天下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爾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

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令督將家屬多在闗西黒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黒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内賊却討外寇神武曰内賊為誰弼曰諸勲貴掠奪萬民者皆是也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

問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
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
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
愚人不識至理後從神武破西魏於邙山命為露布弼
手即書絹曽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男加通直散騎常
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
問因問經中佛性法性之異弼對以正是一理又問曰
説者皆妄言法性寛佛性陿如何弼曰在寛成寛在陿

成陋若論性體非陋非寛詔曰既言成寛成陋何得非陋非寛弼曰若定是寛則不能為陋若定是陋亦不能為寛以非寛非陋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賜帛百匹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恒帶經從行注老子道徳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㑹梁遣貞陽侯蕭淵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清河王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匹語曰此廏中第二馬孤常自乗

騎令方遠別聊以為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為鑒戒者錄一兩條彌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治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當握手而別破蕭淵明於寒山又破侯景於渦陽後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經勑彌升師子坐當衆敷演辯難鋒至莫有能屈帝歎曰比賢若生孔門則如何也闕中遣王思政據頴川朝廷以彌行頴州攝行臺左

丞及穎州平文襄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禽㢸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彊弱之埶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彊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㢸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彊彊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引為兼長史進爵為侯㢸志在匡贊知無不為及齊受禪以預定策功遷驃騎將軍衛尉卿别封長安縣伯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

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所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邪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奬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邪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

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馬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家客告弼謀反按問無實久乃見原因絶朝請坐次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為郎中封靜哲

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頟謀反鎮為賊帥張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勅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静廉潔為吏民所懷耽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寮首初聞揖遜之議猶有諫言文宣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文宣曰此言譏我高德正居要位弼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

德正德正深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帝内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蕤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

於開州刺史子公瞻仕隋位安陽令公瞻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臺卿列在隋史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内敏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峥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修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為修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爾朱榮啓授行冀州事

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為都督毓弟欽為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為經畧及京都淪覆為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别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爾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為東北道

行臺及爾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爾朱不宜先為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再還頼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為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勤朝廷從之徵為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為前後賜其奴婢多見放免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為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

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為兖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僚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兖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為刺史合境欣悅謨為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僚佐驅使饑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

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敘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清能以為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勲將收將士心深見納用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才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為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

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為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巳祿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巳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匹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師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内營家產足為富贍不假官俸

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令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為子例時以謨為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

神武弗信自收賉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
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
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等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
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
自外養屬絶本宗二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
卒子廣嗣廣弟恭懿仕隋歷州縣有能名列在良吏傳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爾朱榮又為爾朱兆
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

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為別使遇見輒令開門內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辟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爾朱兆神武討兆兆奔於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其首以降皆不忍兆乃

自縊於樹亮伏屍而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而常在神武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時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琡甞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刺

數月亮出為幽州刺史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幹濟深為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黷貨之號天保初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並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頻以為相府騎兵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平中卒於帥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

人為丞相騎兵參軍深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
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
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為刺史劾州
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掛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
天保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因近出令
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
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真偽難辨須火至識面門乃可

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君章邪乃使矅前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綵太寧初遷祕書監矅歴仕累朝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禄賜輒散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左氏春秋月一徧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彦深嘗謂之曰君研深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乎矅曰何為其然乎左氏之書備叙前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已温習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初奏事遇暴疾仆於

御前帝下坐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日卒贈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畧歷事神武文襄為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為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堠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絶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絶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

從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位尚書河清中歷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沒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斷其家口武平中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畧初從葛榮與周文甚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馬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為

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以此言之右袵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

文襄台爲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
進爵平春縣男頗爲文宣所知爲領左右都督文宣嘗
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
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
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凡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
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
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彦崔季舒逃
難官至僕射尚書冒死効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

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為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還即正未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

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内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兖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士開以書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遂不問遷合州刺史陷於陣卒子德亮齊亡後負戾歸德亮隋開皇初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遠燕郡薊人也祖珽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華陰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為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為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制胡晝以供衣食俄奔爾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義信都鑒棄郡來歸神武謂曰日者皇綱中弛公早已竭誠今爾朱披猖遂能捨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之節啓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

平縣伯遷西懷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過西寇朝廷從之尋而魏將楊檦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城舊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内有大井隨汲即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覩非常勇氣自立楊檦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内囚誤免闗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

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郡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子子敬嗣子敬輕險無行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為晉州行參軍為并州總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從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才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

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台邑文配造次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漢男及從征奚虜黄門侍郎袁猛𦍑典騎兵事至是為剖配進留鞭杖一百仍令邑監騎兵事以猛賜邑文宣頻年出塞邑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由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閲雖三五千人邑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隄講武令邑總為

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帝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彊幹一人當千仍別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取進多塗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帝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幹每以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具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欲與卿共敝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文宣嘗幸并州登童

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
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其見重如此
後語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簿郭敬朕已殺之
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勑楊遵彥更除一人堪代
卿者遵彥云徧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
此意卿宜勉之帝或時切責大臣有不稱旨者云觀卿
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孝昭作相署
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

賜邕金帶寶器服玩五百種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勅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雖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之恐招橫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一月別三圍以為人馬疲弊奏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

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武成並從之未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帝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舊勲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追卿還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彊公事甚謹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還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

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録尚書事屬周師來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將幸晉陽勑斛律孝卿總知騎兵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為孝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邕懼那肱譖愬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不從與莫多婁敬顯等立安德王延宗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上開府

儀同大將軍再遷戸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
刺史隋開皇初卒贈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解時事
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彊弱多
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糧儲虚實精心勤事莫不暗
知自太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虚邕
度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
寺陳訴起覽辭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劾並
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

並為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朝士者至是大駭物望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業中卒於虎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及天保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邕白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其後邕建位望轉隆各置省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安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勑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勑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材伎勤於在公

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為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遥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遥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遥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賛賞王名河間邢邵命文遥誦之幾徧可得文遥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

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何如邢云此殆古來未有
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閣祭酒以
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召為
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
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
旨幽繫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行禁獄執手
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
郎中孝昭攝政遷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阼除

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
王歸彦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
遇轉隆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
二年詔特賜姓高氏屬籍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
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遥歷事
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勑號令文武聲韻
高明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
音所重齊因魏制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

文逵以縣令為字民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勑用之猶恐其拔評總名集神虎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彥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彥深清正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彥深之下初文遙自洛遷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追

加撫慰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參其謀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為西兗州刺史詣士開別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為尚書即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齊亡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勳下大夫隋

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從爪州而卒行恭少頗自驕恣
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
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
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
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位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
為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
為平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

書舍人行洛陽令彥深貴贈司空彥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為雅論所歸服眛爽輒自埽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彥深歛無氊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彥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

攝令選沙汰諸曹郎彦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别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彦深小心恭謹曠古絶倫及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彦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内外寧靜彦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

安國縣伯從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没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彦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悅先是文襄謂彦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彦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侯天保初累遷祕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巡幸即輔贊太子

知後事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政尚恩信為
吏民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
文宣璽書勞勉徵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樂
安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
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
西兗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為本
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掌參機
近溫柔謹慎喜愠不形于色自皇建已還禮遇稍重每

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
銓定提奬人物皆以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
昭既執朝權羣臣多咨勸進彦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
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彦深有語晞
以告彦深彦深不獲已陳請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恭
已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
雅有操識彦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
死彦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彦深泣而

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傅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彦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訓得至于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妃彦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見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輕忽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彦深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

皇中位吏部郎終于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
彦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
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
云馮祖及趙㦸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祖珽字孝徵范陽遒人也父瑩䰟贈尚書左僕射司徒
自有傳珽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
起家秘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
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

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叅軍神武口授
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
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
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珽性踈率不能廉
謹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
豐於財産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
為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
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

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樗蒱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乃魏孝静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寮官挺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先

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于珽懷中得之見者以為深耻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于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姦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于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于珽髻上得之神

武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華林徧畧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徧畧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啓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軍趙彦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畧疑其不實密以問彦深彦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錮其穀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

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一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

惜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偏畧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即付從事中郎王士淹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錄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寛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黄門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收珽

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
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寛其罰
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
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
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
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
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勑令裴英推問元
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

造胡桃油復為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

崩普遷勞舊除為寧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

作郎數上密啟為孝昭所忍勑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

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為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

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

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于後

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

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

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于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于移易珽私于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

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三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宫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宫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宫遂志

於宰相先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彦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彦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毁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毁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遥彦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謡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于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隳

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宫乎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寛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增不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增以我為項羽耶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之衆五年而成覇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

臣以謂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
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
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
子居宸扆于已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
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
配甲坊尋徙于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别駕張奉
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勑報曰
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阬置諸内苦加防禁

枉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薰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達書曰趙彦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虛心待之與陸媼言于帝曰文襄文宣孝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令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畧出

入緩急真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為銀青光禄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說陸媪出彦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媪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以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

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修築
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遥見竊駡云
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
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
我輩語止恐誤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
寵以謡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
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説謡云高山崩槲樹舉
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

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参軍封士讓啟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疎并云與元海

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顔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畧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畧南營州録事參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内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事隳壊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

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奏罷京畿府併於
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
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
士為致安之方陸媼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
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沖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
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媼猶恐後主溺于近習欲
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
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媼聞而懷

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禄大夫觧中領軍君
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而不問珽
日以益踈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
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
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
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
勑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觧珽侍中僕射
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踈韓長鸞積嫌于珽遣人

推出栢閤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珽于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三司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静坐街巷禁絶人行鷄犬不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珽忽令大呌鼓躁諠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卒衆向城珽乗馬自出令録事叅軍王君植率軍馬仍親臨戰陣賊先聞其盲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

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沒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珽卒保全卒于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澁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

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
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
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
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
為時所重太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中以疾
辭仍不復任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蹔來就之
珽欲奏為官茂引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章少以
局幹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宕昌

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赫連子悅字士欣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為濟州别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子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遥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子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勑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
天保中為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于農作子

悅到乃命以時開閉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為天
下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武等八百
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事
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
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
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宏之後也祖嗣
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度支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

儀同三司子琮性識聦敏為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陽縣子天保初改為長安縣男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曽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執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姊也故詔與胡長粲輔導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

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誡之曰脣亡齒寒勿復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宮成武成親自巡幸恠其不甚宏麗子琮對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武成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禮與趙郡王叡分爭異同畧無降下大為識者所鄙及武成崩和士開祕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襄初崩並祕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公懷貳欲追集然

後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禪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宫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喪元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奬成太后干政説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

別駕封寧都縣伯未幾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為
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恃親
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委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
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㑂
鄰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
至龍門周有移書别須籌議詔子琮乗傳至軍與周將
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内附後主以為子
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

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僚不異是時内外官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内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媪執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為姊妹而和士開與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媪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将軍侯吕芬就内省以弓弦絞殺

之使内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入哭子琮徹有識鑒頗慕公正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為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論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允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並其女壻皆至超遷其驕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于後具奏此事諸子並坐除名太后以為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隋大業末死節列

在忠義傳中

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也父琛魏南梁太守自有傳術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胄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宮室術有思理百工尅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刺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魏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

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淵明遷
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畧使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
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
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
宣聞之勑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
啟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
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台蘄城二鎮將犯法術皆案
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

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卲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于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欵附前後二十餘州于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于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于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

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衍故衍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亙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蔽者踈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于浮華唯衍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下不遺考之前後銓衡

在術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術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術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術清儉寡嗜慾勤於所職未嘗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恵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唯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氏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餽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

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于太常丞

裴讓之字士禮河東聞喜人也父佗仕魏歷趙郡太守荆州刺史有惠政列在循吏傳中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親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

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彌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趙郡為不亡矣梁使至愔令讓之攝主客郎酬應閑雅為時所稱頃之弟諏之奔關右讓之兄弟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盡心所事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

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凡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為黄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

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靜朞月之期翻更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與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部從事按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為內官情非所顧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應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于是朝臣無復敢言者事奏竟賜死于家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

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還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于裴生矣楊愔合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並知名于洛下時人語曰諏勝于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欲相屈為戶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

諏之居南山洛陽刺史王元軌名為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以為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諏之弟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兄弟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瞻為忘年友孝昭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許昌太守賓客過郡出私財供給無賦于民去日為百

姓所懐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讞之弟謀之字士令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成為開府辟為參軍掌書記謀之弟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並為齋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并稱訥之與弼文好

頗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樊出後
讓之次子矩最知名隋史有傳訥之弟謌之字士欽少
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謌之上
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謌之辭色不
變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此子望陛下殺之以取後
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名我終不成爾名
也遣人送出齊亡卒于壺關令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
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梁二州刺史父

巖字子元梁安定畧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勲書欲以巖為元謀巖曰創謀之始本不闗預雖貪榮賞内愧于心遂拒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馬卒和年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沈静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于濟陰太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毁有若成人神武起義為大行臺

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閤祭酒思還鄉里啟乞梁州褒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注封榆中男亮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勑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忠實優容之杖

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摽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荅云為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于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崔劼字彦元清河人魏贈太傅尚書令光之子也光自有傳劼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

事黄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内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文宣帝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為祕書監齊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劼劼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兖州刺史代還重為度支尚書儀同三司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待詔文林館監修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頗因此為子弟

干禄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撝並為外任弟

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

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來耻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

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

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就云

崔肇師清河東武城人也祖亮魏贈車騎大将軍儀同

三司父士泰龍驤将軍征南别将肇師少時踈放長輒

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

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文襄嘗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别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彦深當大貴肇師因問己答曰公門望甚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禄大夫父文符通直散騎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彊濟為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于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户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為岳行臺郎還遷歷中書

中書黄門侍郎為奴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黄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乃截其鬚潛顔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别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壽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勑潛與琳為南討經畧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鋭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

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勑送突厥馬數千匹于揚州管内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勑括江淮間馬並送官㕓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畧故

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吴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卧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為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吏貴糶其米乃與皮景和擁衆十萬于淮北不進壽陽城

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潛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騊駼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没馬陳人殺王琳餘人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虛實乃出潛潛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酈伯偉二人耳時李騊駼將逃歸并要潛潛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没在吳越地

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於弟士遂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没吾欲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絶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兖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遂子元孝嗣

潜雅性貞固祖珽嘗要潜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髙位潜曰如此事吾不為也行臺慕容侍德嘗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騂馬

與之其子以他馬往侍德樞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
為侍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遽奉
命樞乃行潛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士邃字
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
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
定州長史齊亡後卒
盧詢祖范陽涿人也祖文偉魏青州刺史父恭道范陽
太守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

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勲甞宴諸文士文宣使小黄門勑祖勲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辭云昔十萬横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曰大夏初成詢應聲曰且得鷰雀相賀天保末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内懐鬱怏遂毁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

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
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略曰板則紫
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
植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荆棘邢邵嘗謂
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
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
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
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為招四海議詢祖曰骨

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詢祖與思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為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旣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

崔子樞博陵安平人魏驃騎大將軍康曾孫也父長瑜位開府中兵參軍子樞學涉好文詞彊辯有才幹齊時

為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舘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為御史所劾遇赦免齊亡入周位至上士以預尉遲迥事被誅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為優歴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為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平末祕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為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子樞叔父叔瓚頗

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即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為魏尹丞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帝大怒令左右毆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遂廢頓久之後卒於平陽太守贈本州刺史

通志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六十七

齊

孫搴 陳元康 杜弼 房謨 康景孫 張纂 張亮

趙起 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儁 子長瑜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遙 子行恭 趙彥深 子仲將 祖珽 從弟

赫連子悅　馮子琮　辛術　裴讓
孝隱　從父弟茂　孝隱
之　弟諏之　讞之　諜之　訥之　謁之　皇甫和　和弟亮　崔劼　崔肇師
盧潛　盧詢祖　崔子樞　弟子端　子愽　子發　叔父叔瓚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以文著稱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討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仕畧共作檄文二人皆請以

謇自代神武引謇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謇神色安然援筆立成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即以為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畀語兼傳宣號令當繁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既士人子女又甚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謇為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民以為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没入其家於是所獲甚衆謇之計也謇學淺行薄邢卲甞謂之曰

更須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搴少時與温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搴要其為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旦旦搴悵然曰卿不為誓事可知矣搴嘗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棘刺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名搴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子如叩頭請罪神武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内史元康貴

贈度支尚書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名之一見便授以大丞相功曹參軍内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

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彦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埶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於内親加歐蹋極口肆詈出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雲地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

刑式瞻豈宜至是神武曰我性急嗔阿惠常如此元康
大啼曰一度為甚況常然邪神武從此為懲忿時或恚
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
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故也將殺
暹文襄匿暹而為之請神武曰我為爾存其性命然須
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卿若使崔暹得杖無
相見也暹入庭解衣將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
而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崔暹不能免其杖

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政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為神武待遇然委任皆出元康之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虔女也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顔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正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

金帛不可勝紀責貿交易徧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神
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
神武大會諸將議進取之策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
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
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捨之必成後患神武
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
今者奔敗何能遠謀神武不從以為行臺郎及神武疾
篤謂文襄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

為恨死不瞑目我死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祕不
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之鄴令元康預作
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彦深在後以次行之
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侯景
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
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維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
枉殺無辜虧廢典刑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
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文襄欲

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心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文襄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文襄曰公自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

足以取威定業文襄於是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潁川益發衆軍往既至而尅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文襄頻辭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文襄恭膺朝命元康謂魏收曰時未可耳觀諸人語專欲誤王王不宜受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既貪貨賄文襄内漸嫌之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文襄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季舒並在

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廚

饍為文襄所撻固成吳人性躁遂忿恚與其同事阿改

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隨從期聞東齋嗷聲

即加刄於文宣是日文宣别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

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

惜可惜與賊爭刀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

占授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

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紇奚舍樂捍賊

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厨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文襄本紀是時秘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宫中託以出使南境虚除中書令明年詔贈司空謚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嗣善藏温雅有鑒裁位給事黄門侍郎開皇中尚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元中山曲陽人也祖彦衡淮南太守父慈度

繁時令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三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為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荅如響大為琛所歎服命其二子揩寬與弼為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於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叙以軍功起家除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為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博士遷光州曲城令為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為賊所害弼居喪六年

以常調除侍御史領內正字臺中彈奏皆弼所為諸御史出使所上文簿委弼覆臺然後施行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殺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陜州刺史劉貴鏁送晉陽神武詰之曰竇中尉此行違吾法以自取敗亡爾何由不一言諫諍弼對曰刀筆小生唯有文墨薄伎便宜之事議所不及神武怒左遷下灌鎮司馬後累遷大行臺郎中神武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虛紙即令宣讀弼嘗承間

密勸受魏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偏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之罪理或可恕神武罵之曰眼看人瞋乃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釋文襄聞之語楊愔曰王左右頼有此人天下蒙其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爾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

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令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不相饒借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人物流散何以為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賊却討外寇神武曰內賊為誰弼曰諸勲貴掠奪萬民者皆是也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矟以夾道使弼冒出其

問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
不射刀雖舉不擊矟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勲人
身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顙謝曰
愚人不識至理後從神武破西魏於邙山命為露布弼
手即書絹曽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男加通直散騎常
侍奉使詣闕魏帝見之於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
問因問經中佛性法性之異弼對以正是一理又問曰
説者皆妄言法性寬佛性陿如何弼曰在寛成寛在陿

成陋若論性體非陋非寛詔曰既言成寛成陋何得非陋非寛弼曰若定是寛則不能為陋若定是陋亦不能為寛以非寛非陋所成雖異能成恒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賜帛百匹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軍旅恒帶經從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會梁遣貞陽侯蕭淵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清河王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為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匹語曰此廏中第二馬孤常自乘

騎令方遠別聊以為贈又令陳政務之要可為鑒戒者錄一兩條㣧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服二事得治自然盡美文襄大悦曰言雖不多於理甚當握手而別破蕭淵明於寒山又破侯景於渦陽後六年四月八日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經勑㣧升師子坐當衆敷演辯難鋒至莫有能屈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如何也闕中遣王思政據頴川朝廷以㣧行頴州攝行臺左

丞及頼州平文襄曰卿試論王思政所以禽𦂳曰思政
不察逆順之理不識大小之形不度彊弱之埶有此三
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困於小越弱
燕能破彊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𦂳曰王若順而不大
大而不彊彊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令既兼備部
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引為兼長史進爵為侯𦂳志在
匡贊知無不為及齊受禪以預定策功遷驃騎將軍衛
尉卿別封長安縣伯常與邢卲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

以為人死還生恐是為蛇畫足弼曰物之未生本所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邪云聖人設教本由勸奬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為經行則為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宮韞櫝既如所論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奬風教為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即真教何謂非實邪云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為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

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尚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馬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後别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家客告弼謀反按問無實久乃見原因絶朝請坐次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為郎中封静哲

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為賊帥張

綽潘天合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勑

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為吏民所

懷耽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名曰新注義

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

位寮首初聞揖遜之議猶有諫言文宣又嘗問弼治國

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文宣曰此

言譏我高德正居要位弼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

德正德正深以為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

弼在長史日受人請屬大營婚嫁帝内銜之弼恃舊仍

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愆失遣使就州斬

之尋悔驛追不及子斌逺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

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蕭

斌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

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

於開州刺史子公瞻仕隋位安陽令公瞻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臺卿列在隋史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沈深内敏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康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峥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修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邊人情以為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為修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爾朱榮啓授行冀州事

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闕孝莊以毓為都督毓弟欽為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為經畧及京都淪覆為賊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迭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其結愛人心如此爾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為東北道

行臺及爾朱氏敗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降
首謨以受眷爾朱不宜先為反覆不從其計神武入洛
再還賴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
毓為大使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
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使下自催勤朝廷從
之徵為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
無不為前後賜其奴婢多見放免神武後賜其生口多
黥面為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

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為兖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僚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兖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為刺史合境欣悅謨為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僚佐驅使饑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温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

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敘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清能以為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勲將收將士心深見納用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才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為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

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魏土人多受其官為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為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巳禄物充其饗賚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巳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匹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帥贈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内營家產足為富贍不假官俸

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
卒後盧氏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
明經舉郡孝廉為謨所重至是訟之臺府不為理乃持
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
也妻子見陵神而有知當助申之令引決訴於地下便
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
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為子
例時以謨為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

神武弗信自收𢌿之令與諸子同學乆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等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絶本宗二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仕隋歷州縣有能名列在良吏傳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爾朱榮又為爾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

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將還山東至晉州忽遇寒雨士卒饑凍有死者州以邊禁不聽入城時纂為别使遇見輒令開門内之分寄人家給其火食多所全濟神武聞而善之纂性便辟事神武二十餘歲通傳教令甚見親賞文宣時卒於護軍將軍

張亮字伯德西河隰城人也初事爾朱兆神武討兆兆奔於秀容左右皆密通誠款唯亮獨無啓疏及兆敗竄於窮山令亮及倉頭陳山提斬其首以降皆不忍兆乃

自縊於樹亮伏屍而哭神武嘉歎之授丞相參軍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而常在神武左右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與大司馬斛律金守河陽周文時於上流放火船欲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皆載長鎖鎖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鎖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嘗夢亮於山上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為幽州乎

數月亮出爲幽州刺史累遷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亮性質直勤力幹濟深爲神武文襄信委然少風格好財利久在左右不能廉潔及歷數州咸有贓貨之號天保初別封安定縣男位中領軍卒贈司空時霸府又有趙起徐遠者並見任委起廣平人性沈謹神武頻以爲相府騎兵二局典兵馬十餘載至文宣即位累遷大鴻臚卿雖歷九卿侍中常以本官監兵馬出內居腹心寄與二張相亞武平中卒於帥贈都督滄州刺史遠廣寧

人為丞相騎兵參軍深為神武所知累遷東楚州刺史政有恩惠郭邑大火城人亡產業遠躬自赴救對之流涕仍為經營皆得安立卒於衛尉卿

張曜字靈光上谷昌平人也少貞謹韓軌為刺史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贓掛網者百餘人唯曜以清白免天保初賜爵都鄉男累遷尚書右丞文宣曾因近出令曜居守帝夜還曜不時開門勒兵嚴備帝駐蹕門外久之催迫甚急曜以夜深真偽難辨須火至識面門乃可

開於是獨出見帝帝笑曰卿欲學郅君章邪乃使暉前
開門然後入深嗟賞之賜以錦綵太寧初遷祕書監暉
歷仕累朝奉職恪勤咸見親待未嘗有過每得祿賜輒
散宗族性節儉率素車服飲食取給而已好讀左氏春
秋月一徧時人比之賈梁道趙彥深嘗謂之曰君研深
左氏豈求服虔杜預之紕繆乎暉曰何為其然乎左氏
之書備叙前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故勵己
溫習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天統初奏事遇暴疾仆於

御前帝下坐臨視呼數聲不應帝泣曰失我良臣也旬
日卒贈右僕射謚曰貞簡
王峻字巒嵩靈丘人也明悟有幹畧歷事神武文襄為
相府佐賜爵北平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賊數為
人患峻至州遠設斥堠廣置疑兵賊不敢發合境獲安
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室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絶
至是峻要其行路大破之虜其酋帥厚加恩禮放遣之
室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絶峻有力焉蠕蠕主菴羅辰東

徙峻設伏大破之於此遁走歷位尚書河清中歷位南道行臺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糧有司定處斬刑家口配沒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錮其家口武平中卒於侍中贈司空

王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父基頗讀書有智畧初從葛榮與周文甚相知及周文據關中神武遣基與長史侯景同往焉周文留基不遣後乃逃歸歷南益北豫二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然性和直吏人不甚怨苦後為

奴所害贈吏部尚書紘善騎射愛文學性敏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撫其背曰讀何書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豈驕乎紘曰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為當左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應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

文襄台為庫直奉朝請文襄遇禍紘冒刃捍禦以忠節進爵平春縣男頗為文宣所知為領左右都督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苦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爾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凡舍樂死爾何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堅力薄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之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呼曰楊遵彦崔季舒逃難官至僕射尚書冒死効命之士翻見屠戮曠古未有

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後拜驃騎大將軍武平初加開府儀同三司上言突厥與周男女來往必相影響南北寇邊宜為之備五年陳人寇淮南封輔相議討之紘曰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人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江南偽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周使還即正未幾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

十四篇

敬顯儁字孝英陽平太平人也少英俠從神武信都義舉歷位度支尚書神武攻鄴顯儁督造土山以功封永安縣侯出内多歷顯官所在著名河清中卒於兖州刺史子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事和士開士開以書屏風詐為長瑜獻武成大悦駿表尋至遂不問遷合州刺史陷於陣卒子德亮齊亡後負屍歸德亮隋開皇初卒於尚書郎

平鑒字明達燕郡薊人也祖珽魏安平太守父勝安州刺史鑒少聰敏受學於華陰徐遵明受詩禮於弘農楊文懿通大義不為章句雅有豪俠氣孝昌末見天下將亂乃之洛陽與慕容儼以客騎馬為業兼習弓矢鑒性巧夜制胡畫以供衣食俄奔爾朱榮榮大奇之以軍功累遷襄州刺史神武起義信都鑒棄郡來歸神武謂曰日者皇綱中弛公早已竭誠今爾朱披猖遂能捨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之節啓授本官文襄輔政封西

平縣伯遷西懐州刺史鑒奏請於州西故軹關道築城以防過西寇朝廷從之尋西魏將楊㯮來攻時新築之城糧仗未集城舊乏水衆情大懼南門内有大井隨汲即竭鑒乃具衣冠俯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湧溢有異於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既覩非常勇氣自立楊㯮敗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累遷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内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賜犢百頭羊二百口酒百石

令作樂河清二年重拜懷州刺史時和士開使求鑒愛妾阿劉即送之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與死何異要自為身計不得不然後卒於郡官尚書贈司空謚曰文子子敬嗣子敬輕險無行姦穢所至禽獸不若隋開皇中為晉州行參軍為并州總管秦王所殺

唐邕字道和太原晉陽人也其先自晉昌徙焉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邕少明敏有才幹初直神武外兵曹以幹濟見知擢為文襄大將軍督護文襄崩事

出倉卒文宣部分將校鎮壓四方夜中台邕叐配造次
便了帝甚重之天保初稍遷給事中兼中書舍人封廣
漢男及從征奚虜黃門侍郎袁猛舊典騎兵事至是爲
割配進留鞭杖一百仍令邕監騎兵事以猛賜邕文宣
頻年出塞邕必陪從專掌兵機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
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効田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
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
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七年於羊汾隄講武令邕總爲

諸軍節度事畢仍監宴射之禮帝親執其手引至太后前坐於丞相斛律金之上啓太后云唐邕彊幹一人當千仍别賜錦綵錢帛邕非唯彊濟明辨然亦善揣上意取進多塗是以恩寵日隆委任彌重帝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幹每以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具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一日之中六度賜物又嘗解所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欲與卿共敝十年從幸晉陽除兼給事黄門侍郎領中書舍人文宣嘗幸并州登童

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是何等城或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其見重如此後語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簿郭敬朕已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勑楊遵彥更除一人堪代卿者遵彥云徧訪文武如卿之徒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此意卿宜勉之帝或時切責大臣有不稱旨者云觀卿舉措不中與唐邕作奴其見賞遇多此類孝昭作相署相府司馬皇建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於華林園射特

賜邕金帶寶器服玩五百種太寧元年除大司農卿河清元年突厥入寇遣邕驛赴晉陽纂集兵馬在路聞虜將逼邕斟酌事宜改勑更促期會由此兵士限前畢集後拜侍中并州大中正護軍將軍從武成幸晉陽帝至武軍驛因醉責虞候都督范洪將殺之邕諫以為若非酒行戮雖族誅人無所怨假實有大罪因酒殺之恐招横議洪因得免死邕又以軍人教習田獵依令十一月別三圍以為人馬疲弊奏請每月兩圍又奏河陽晉

州與周連境請於河陽懷州永橋義寧烏籍各徙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武成並從之未幾出為趙州刺史侍中護軍大中正悉如故帝謂邕曰朝臣未有帶侍中護軍中正作州者以卿舊勲故有此舉放卿百餘日休息至秋間當即追卿還邕政頗嚴酷然抑挫豪彊公事甚謹尋除中書監仍侍中還尚書右僕射武平初坐斷事阿曲為御史所劾除名久之以舊恩復除將軍開府累遷尚書令封晉昌王高思好構逆

令邕赴晉陽監勒諸軍事平録尚書事屬周師來攻洛陽右丞相高阿那肱率兵赴援邕配割不甚從允因此有隙那肱譖之由是被疎七年車駕將幸晉陽勑斛律孝卿總知騎兵事多自決不相詢稟邕自恃從霸朝以來常典樞要歷事六帝恩遇甚重一旦為孝卿所輕負氣鬱怏形於辭色帝從平陽敗後狼狽還鄴邕懼那肱譖愬恨孝卿輕已遂留晉陽不從與莫多婁敬顯等立安德王延宗為帝信宿城陷邕遂降周依例授上開府

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封安福郡公遷鳳州
刺史隋開皇初卒贈鳳州刺史邕性識明敏通鮮時事
齊氏一代典執兵機凡是九州軍士四方勇募彊弱多
少番代往還及器械精麤糧儲虛實精心勤事莫不暗
知自太寧以來奢侈糜費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漸虛邕
度支取捨大有裨益然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
寺陳訴起競辭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左丞彈劾並
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

並為徵官錢違限邑各杖背二十齊時宰相未有撾撻
朝士者至是大駭物望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
開皇初卒於應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
州刺史大業中卒於虎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邑降周伏
法齊朝因神武作相丞相府外兵曹騎兵曹分掌兵馬
及天保受禪諸司咸歸尚書唯此二曹不廢令唐邑白
建主之謂之外兵省騎兵省其後邑建位望轉隆各置
省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唐白云

白建字彥舉太原安邑人初入大丞相府任騎兵曹典文帳明解書計為同局所推天保末兼中書舍人孝昭輔政除大丞相騎兵參軍河清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仍舍人三年突厥入境代忻二牧悉是細馬合數萬匹在五臺山北柏谷中避賊賊退勑建送馬定州付人養飼建以馬瘦違勑以便宜從事戎馬無損建有力焉武平末歷位尚書特進侍中中書令封高昌郡公父長命贈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建雖無他材伎勤於在公

以溫柔自處與唐邕俱以典執兵馬致位卿相諸子幼弱俱為州郡主簿男女婚嫁皆得勝流卒贈司空

元文遙字德遠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六世孫也五世祖常山王遵父晞有孝行父卒廬於墓側而終文遙貴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謚曰孝文遙敏慧夙成濟陰王暉業每云此子王佐才也暉業嘗大會賓客時有人將何遜集初入洛諸賢皆賛賞王名河間邢邵命文遙誦之幾徧可得文遙一覽便誦時年始十餘歲

濟陰王曰我家千里駒今定何如邢云此殆古來未有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遭父喪服闋除太尉東閤祭酒以天下方亂遂解官侍養隱於林慮山武定中文襄召為大將軍府功曹齊受禪於登壇所授中書舍人宣傳文武號令楊遵彥每云堪解穰侯印者必在斯人後忽中旨幽繫竟不知所由如此積年文宣後自行禁獄執手愧謝親解所著金帶及御服賜之即日起為尚書祠部郎中孝昭攝政遷大丞相府功曹參典機密及踐阼除

中書侍郎封永樂縣伯參軍國大事及帝大漸與平秦
王歸彥趙郡王叡等同受顧託迎立武成武成即位任
遇轉隆歷給事黄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中書監天統
二年詔特賜姓高氏屬籍宗正子弟依例歲時入廟朝
祀再遷尚書左僕射進封寧都郡公仍侍中文遥歷事
三主明達世務每臨軒大集多令宣勑號令文武聲韻
高明發吐無滯然探測上旨時有委巷之言故不為知
音所重齊因魏制宰縣多用廝濫至於士流恥居百里

文遥以縣令為字民之切遂請革選於是密令搜揚貴游子弟發勑用之猶恐其披訴總召集神虎門令趙郡王叡宣旨唱名厚加慰喻士人為縣自此始也既與趙彦深和士開同被任遇雖不如彦深清正守道又不為士開貪淫亂政在於季孟之間然性和厚與物無競故時論不在彦深之下初文遥自洛還鄴唯有地十餘頃家貧所資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遥即以與之及貴此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遥大驚追

加撫慰還以與之彼人愧而不受彼此俱讓遂為閑田
至後主嗣位趙郡王叡婁定遠等謀出和士開文遙亦
參其謀叡見殺文遙由是出為西兖州刺史詣士開別
士開曰處得言地使元家兒作令僕深負朝廷既言而
悔仍執手慰勉之猶慮文遙自疑用其子行恭為尚書
即以慰其心士開死自東徐州刺史徵入朝竟不用卒
行恭美姿貌有父風兼俊才位中書舍人待詔文林館
齊亡與陽休之等十八人同入關稍遷司勲下大夫隋

開皇中位尚書郎坐事從瓜州而卒行恭少頗自驕恣文遙令與范陽盧思道交游文遙嘗謂思道云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然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思道答云六郎辭情俊邁自是克荷堂構而白擲劇飲亦天性所得行恭弟行如亦聰慧早成武平末位著作佐郎

趙隱字彥深自云南陽宛人漢太傅喜之後高祖父難為齊州清河太守有惠政遂家焉清河後改為平原故為平原人也隱避齊廟諱故以字行父奉伯仕魏位中

書舍人行洛陽令彦深貴贈司空彦深幼孤貧事母甚孝年十歲曾候司徒崔光光謂賓客曰古人觀眸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性聰敏善書計安閑樂道不雜交游為雅論所歸服眛爽輒自埽門外不使人見率以為常初為尚書令司馬子如賤客供寫書子如善其無誤欲將入觀省舍彦深辭無墮衣帽穿弊子如給之用為書令史月餘補正令史神武在晉陽索二史子如舉彦深後拜子如開府參軍超拜水部郎及文襄為尚書令

攝令選沙汰諸曹郎彥深以地寒被出為滄州別駕辭不行子如言於神武徵補大丞相功曹參軍專掌機密文翰多出其手稱為敏給神武曾與對坐遣造軍令以手捫其額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孫騰曰彥深小心恭謹曠古絕倫及神武崩祕喪事文襄慮河南有變仍自巡撫乃委彥深後事轉大行臺都官郎中臨發握手泣曰以母弟相託幸得此心既而內外寧靜彥深之力及還發喪深加褒美乃披郡縣簿為選封

安國縣伯從征頴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没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彦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出城文襄大悦先是文襄謂彦深曰吾昨夜夢獵遇一羣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為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彦深曰使卿常獲此利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侯天保初累遷祕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令兼太僕執御陪乘轉大司農帝或廵幸即輔贊太子

知後事為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為政尚恩信為
吏民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
文宣璽書勞勉徵為侍中仍掌機密河清元年進爵樂
安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齊州大中正監國史遷尚書令
位特進封宜陽王武平二年拜司空為祖珽所間出為
西兖州刺史四年徵為司空轉司徒丁母憂尋起為本
官七年六月暴疾薨時年七十彥深歷事累朝掌參機
近温柔謹慎喜怒不形于色自皇建已還禮遇稍重每

有引見或升御榻常呼官號而不名也凡諸選舉先令銓定提奬人物皆以行業為先輕薄之徒弗之齒也孝昭既執朝權羣臣多容勸進彦深獨不致言孝昭嘗謂王晞云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歸何不見彦深有語晞以告彦深彦深不獲已陳請其為時重如此常遜言恭己未嘗以驕矜待物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母傅氏雅有操識彦深三歲傅便孀居家人欲以改適自誓以死彦深五歲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彦深泣而

言曰若天哀矜兒大當仰報傳感其意對之流涕及彥
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小孤露蒙
訓得至于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後為宜陽國太
妃彥深有七子仲將知名沈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見
妻子亦未嘗怠慢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
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于人即似相輕忽
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彥深
乞轉萬年縣子授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隋開

皇中位吏部郎終于安州刺史齊朝宰相善始令終唯彥深一人然諷朝廷以子叔堅為中書侍郎頗招物議時馮子琮子慈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馮祖及趙禨我鳳池然叔堅身才最劣

祖珽字孝徵范陽遒人也父瑩魏贈尚書左僕射司徒自有傳珽神情機警詞藻遒逸少馳令譽為當世所推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為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為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神武聞

之時文宣為并州刺史署珽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授珽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失大為僚類所賞時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遠嫁詩二首珽皆和之大為時人傳詠珽性疎率不能廉謹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納豐於財産又自解彈琵琶能為新曲招城市年少歌儛為娛遊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為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珽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雀

羅等百餘匹令諸嫗擲摴蒱賭之以為戲樂參軍元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乃魏孝靜帝姑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遞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為倉局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為白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事攝典籤陸子先為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粟十車為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先

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縁明鑒然實孝徵所為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于珽懐中得之見者以為深耻所乗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姦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于衆中嘲珽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歳猶號騮駒姦耳順尚稱娘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為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于坐失金叵羅竇泰令飲酒者皆脫帽于珽髻上得之神

武不能罪也後為秘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賣
華林徧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曰不
須也珽以徧略數帙質錢摴蒱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
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啟請粟三千石代功曹參
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疑
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珽即
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鉗錮其穀倍徵未
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温子昇曰昔作

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絶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具草一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為功曹參軍及文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邊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諶季璩等叔諶以語楊愔

惜嚬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徧畧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發文宣即付從事中郎王士淹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録珽付禁勿令越逸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寛往喚珽受命便爾私逃黄門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奉并州約束須五經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掩收珽

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尉據犯
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寛其罰
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
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懐文章
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
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伎令直中書省掌
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勑令裴英推問元
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遷典御又奏

造胡桃油復為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為賊文宣崩普遷勞舊除為寧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啟為孝昭所忍勑中書門下二省斷珽奏事珽善為胡桃油以塗畫為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為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于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為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

南使入聘為申勞使尋為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于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為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于移易珽私于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

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三帝子俱不得立令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主上粗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彗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于是上書言陛下雖為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

於宰相先與黄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彦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遥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彦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毁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毁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遥彦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為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謡若為有識所知安可聞于四裔陛下不以為意臣恐大齊之業墮

矣帝曰爾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其儉餓故收養之珽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宫乎帝益怒以刀鐶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臣為陛下合金丹遂少獲寛放珽又曰陛下有一范増不用知可如何帝又怒曰爾自作范増以我為項羽耶珽曰項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耳項羽布衣率烏合之衆五年而成霸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

臣以謂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增縱擬張良亦
不能及張良身傅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
弼疎外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為太上
子居宸扆于已及子俱保休祚蕞爾張良何足可數帝
愈怒令以土塞其口珽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
配甲坊尋徙于光州刺史李祖勳遇之甚厚別駕張奉
禮希大臣意上言珽雖為流囚常與刺史對坐勑報曰
牢掌奉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為深阬置諸內苦加防禁

桎梏不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
薰眼因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
陸令萱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媼弟悉
達書曰趙彦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
平安何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
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媼言于帝曰文襄
文宣孝昭三帝其子皆不得立令至尊獨在帝位者實
由祖孝徵又有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奇畧出

人緩急真可馮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為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仍説陸媼出彦深以珽為侍中在晉陽通密啓請誅琅邪王其計既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陸媼為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為太姬言之謂人曰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以來無有也太姬亦稱珽為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文林館總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

幹給兵七十人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鄰居大事修築陸媪自往案行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遥見竊駡云多事乞索小人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嘗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謡言聞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帝問珽珽證實又説謡云高山崩槲樹舉盲老公背上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

是臣自云與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啟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為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疎并云與元海

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與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畧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畧南營州録事参軍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總知騎兵外兵事内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事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

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奏罷京畿府併於
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
文武服章並依故事又欲黜諸閹竪及羣小輩推誠延
士為致安之方陸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
丞麗伯律令劾主書王子冲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
贓罪相及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于近習欲
因后黨為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為侍中中領軍又徵
君瑜兄梁州刺史君璧欲以為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

怒百方排毀即出君瑜為金紫光禄大夫觧中領軍君璧還鎮梁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而不問珽日以益疏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多才博學言為善人故舉之比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勑受賜十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觧珽侍中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珽求見分疏韓長鸞積嫌于珽遣人

推出栢閤珽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
而出立珽于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
府儀同三司直為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珽不
閉城門守陴者皆令下城靜坐街巷禁絕人行鷄犬不
聽鳴吠賊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
備至夜珽忽令大叫鼓譟諠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
復率衆向城珽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軍馬
仍親臨戰陣賊先聞其盲謂為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

行彎弧縱鏑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没賊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珽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珽卒保全卒于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諸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珽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彦容貌短小言辭澁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為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為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為王世充所殺珽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

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為兼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為時所重太寧中以經學為本鄉所薦除給事中以疾辭仍不復任珽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蹔來就之珽欲奏為官茂引逃去珽族弟崇儒涉學有辭章少以局幹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為宕昌

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赫連子悅字士欣赫連勃勃之後也神武起兵時為濟州別駕勸刺史侯景赴神武後除林慮太守文襄往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子悅云臨水武安去郡遥遠山嶺重疊若東屬魏郡則地平路近文襄笑曰卿徒知便人不覺損幹子悅曰所言者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心文襄善之乃勑依事施行自是人屬近便行路稱之

天保中為揚州刺史先是城門早閉晚開廢于農作子

悅到乃命以時開閉人吏便之累遷鄭州刺史政為天
下之最入為都官尚書鄭州人馬子韶崔孝武等八百
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加位開府歷行北豫州事
兼吏部尚書子悅在官唯以清勤自守既無學術又闕
風儀人倫清鑒去之彌遠一旦居銓衡之首大招物議
由是除太常卿兼侍中聘周使主卒子仲章中書舍人
馮子琮字子琮長樂信都人北燕主馮宏之後也祖嗣
興相州刺史父靈紹度支郎太中大夫子琮貴贈開府

儀同三司子琮性識聦敏為外祖滎陽鄭伯猷所異初襲爵滎陽縣子天保初改為長安縣男皇建初為尚書駕部郎中攝庫部孝昭曾閱簿領試令口陳子琮闇對無有遺失時梁丞相王琳歸國孝昭詔子琮觀其形執琳即與赴鄴甚見嘉賞子琮妻胡皇后姊也故詔與胡長粲輔道太子後轉太子中庶子天統元年武成禪位後主謂子琮曰少君左右宜得正人以卿心存正直今以後事相委再遷散騎常侍奏門下事尋兼并省祠部

尚書後與胡長粲有隙武成深誡之曰脣亡齒寒勿復
如此武成在晉陽既居舊殿少帝未有别所詔子琮監
造大明宫宫成武成親自廵幸恠其不甚宏麗子琮對
曰至尊幼年纂承大業欲令敦行節儉以示萬邦兼此
北連天闕不宜過復崇峻武成稱善又詔子琮監議五
禮與趙郡王叡分争異同畧無降下大為識者所鄙及
武成崩和士開祕喪三日子琮問其故士開引神武文
襄初崩並祕不舉喪至尊年少恐王公懷貳欲追集然

後詳議時趙郡王叡先預帷幄之謀子琮素知士開忌叡及領軍婁定遠恐其矯遺詔出叡外任奪定遠禁衛權因答云大行神武之子今上又是先皇禪位羣臣富貴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一無改易必無異望世異事殊不得與霸朝相比且公不出宮門已經數日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他變及發喪元文遥以子琮太后妹夫恐其奬成太后干政説趙王叡及和士開出之拜鄭州刺史既非後主本意賞賜甚厚仍轉滄州

別駕封寧都縣伯未幾太后為齊安王納子琮長女為
妃子琮因請假赴鄴遂授侍中轉吏部尚書其妻恃親
放縱請謁公行賄貨填委守宰除授先定錢帛多少然
後奏聞其所通致事無不允子琮亦不禁制又廣拓傍
鄰增修宅宇以夜繼晝未曾休息斛律光將兵度玉壁
至龍門周有移書别須籌議詔子琮乘傳至軍與周將
韋孝寬面相要結龍門等五城因此内附後主以為子
琮之功封昌黎郡公遷尚書右僕射仍攝選侍中如故

和士開居要日久子琮舊所附託中雖阻異其後還相彌縫士開弟士休與盧氏成婚子琮檢校趨走與士開府僚不異是時内外官除授多由士開奏擬子琮既恃内戚兼帶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時陸媪埶震天下太后與之結為姊妹而和士開與太后有醜聲子琮欲陰殺陸媪及士開因廢帝而立琅邪王儼以謀告儼儼許之乃矯詔殺士開及儼見執言子琮教已太后怒又使執子琮遣右衛大將軍侯吕芬就内省以弓弦絞殺

之使内參以庫車載尸歸其家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為賜物大喜開視入哭子琮徵有識鑒頗慕公正及位望轉隆宿心頓改擢引非類以為深交縱其子弟官位不依論次又專營婚媾歷選上門例以官爵許之旬月便驗頓丘李克范陽盧思道隴西李允伯李子希滎陽鄭庭堅並其女壻皆至超遷其驕縱如此祖珽先與子琮有隙于後具奏此事諸子並坐除名太后以為言又被擢用子琮有五子慈明最知名隋大業末死節列

在忠義傳中

辛術字懷哲隴西狄道人也父琛魏南梁太守自有傳術少明敏有識度解褐司空冑曹參軍與僕射高隆之共典營構鄴都宫室術有思理百工尅濟再遷尚書右丞出為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刺史遭父憂去職清河父老數百人詣闕上書請立碑頌德文襄嗣事與尚書左丞宋游道中書侍郎李繪等並追詣晉陽俱為上客累遷散騎常侍魏武定六年侯景叛除東南道

行臺尚書封江夏縣男與高岳等破侯景禽蕭淵明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畧使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租稅術率諸軍度淮斷之燒其稻數百萬石還鎮下邳人隨術北度淮者三千餘家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勑術自今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啟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民事自術始也安州刺史臨清太守盱台蘄城二鎮将犯法術皆案奏殺之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

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卲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于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于是移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于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于劉聰聰敗沒于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

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于建鄴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送于衎故衎以進焉尋徵爲殿中尚書領太常卿仍與朝賢議定律令遷吏部尚書食南兖州梁郡幹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四互有得失未能盡美文襄少年高朗所蔽者踈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于浮華唯衎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下不遺考之前後銓衡

在衔最為折衷甚為當時所稱舉天保末文宣嘗令衔
選百員官參選者二三千人衔題目士子人無謗讟其
所旌擢後亦皆致通顯衔清儉寡嗜慾勤於所職未嘗
暫懈臨軍以威嚴牧人有惠政少愛文史晚更勤學雖
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毫無犯唯大
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氏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
名畫二王已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唯入私門
及還朝頗以饟遺貴要物議以此少之十年卒年六十

皇建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青州刺史子閣卿尚書郎閣卿弟衡卿有識學開府參軍事隋大業初卒于太常丞

裴讓之字士禮河東聞喜人也父佗仕魏歷趙郡太守荆州刺史有恵政列在循吏傳中讓之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親滅性得為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敎授内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

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為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彌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趙郡為不亡矣梁使至帝令讓之攝主客郎酬應閑雅為時所稱頃之弟諏之奔關右讓之兄弟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盡心所事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

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歴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甞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醖藉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静帝遜居别宫與諸臣别讓之流涕歔欷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欲以為黄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款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

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靜朞月之期翻更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久吏姦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脅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為司州牧遣部從事按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恊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為内官情非所顧既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應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于是朝臣無復敢言者事奏竟賜死于家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

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還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于裴生矣楊愔合門改葬託諏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諏之及皇甫和和弟亮並知名于洛下時人語曰諏勝于讓和不如亮司空高乾致書欲相屈為户曹參軍諏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辟為記室遷鄴後諏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諏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

諏之居南山洛陽刺史王元軌名為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以為大行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諏之弟𤅢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兄弟全無鄉音𤅢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為忘年友孝昭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許昌太守賓客過郡出私財供給無賦于民去日為百

姓所懐齊亡仕周卒伊川太守讞之弟謀之字士令少有風格邢卲每云我裴四武成為開府辟為參軍掌書記謀之弟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臺卿並為齋帥領東宫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訕時政并稱訥之與弼文好

頗知之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樊出後讓之次子矩最知名隋史有傳訥之弟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此子望陛下殺之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名我終不成爾名也遣人送出齊亡卒于壺關令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梁二州刺史父

巖字子元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妻父
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勲書欲以巖為元謀巖曰創
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内愧于心遂拒不許梁州
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為征虜府司馬卒和年十一
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沈静有
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于濟陰太守子
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弟亮
字君翼九歳喪父哀毀有若成人神武起義為大行臺

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閤祭酒思還鄉里啟乞梁州褒中即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還梁武不奪也至鄴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注封榆中男亮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勑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忠實優容之杖

脛三十而已所居宅洿下摽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
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
不售其淳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
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于鄴贈驃騎大將軍安
州刺史
崔劼字彥元清河人魏贈太傅尚書令光之子也光自
有傳劼清虛寡欲好學有家風魏末累遷中書侍郎興
和三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天保初以議禪代除給

事黄門侍郎加國子祭酒直内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
為文宣帝所知拜南青州刺史有政績入為祕書監齊
州大中正遷并省度支尚書俄授京省尋轉五兵尚書
監國史臺閣之中見稱簡正武成之將禪後主先以問
劼劼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意出為南兖州刺史代還重
為度支尚書儀同三司文登縣幹尋除中書令加開府
待詔文林館監修撰新書卒贈齊州刺史尚書左僕射
謚文貞初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頗因此為子弟

干禄世門之胄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搗並為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劼常恨魏收書欲更作編年紀而才思竟不能就云

崔肇師清河東武城人也祖亮魏贈車騎大将軍儀同三司父士泰龍驤将軍征南別将肇師少時踈放長輒變節更成謹厚涉獵經史頗有文思天平初以通直散

騎侍郎為慰勞青州使至齊州界為土賊崔迦葉等拘欲逼與同事肇師執志不動喻以禍福賊遂捨之仍巡慰青部而還肇師以從弟乾亨同居事伯母甚謹文襄甞言肇師合誅左右問其故曰崔鴻十六國春秋述諸僭偽而不及江東左右曰肇師與鴻别族乃止天保初以參定禪代禮儀封襄城縣男仍兼中書侍郎卒始鄴下有薛生者能相人言趙彦深當大貴肇師因問己答曰公門望甚高爵位不及趙終如其言

盧潛范陽涿人也祖尚之魏司徒左長史前將軍濟州刺史光禄大夫父文符通直散騎侍郎潛容貌瓌偉善言談少有成人志尚累遷大將軍府中兵參軍機事彊濟為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于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常從容白文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思政天保中除左户郎中坐譏議魏書與王松年李庶等俱被禁止會清河王岳救江陵特赦潛為岳行臺郎還遷歴中書

中書黄門侍郎為奴誣告謀反文宣明之以奴付潛潛不之責黄門鄭子默奏潛從清河王岳南討岳令潛說梁將侯瑱大納瑱賂遺還不奏聞文宣杖潛一百乃截其鬚潛顏色不變歷魏尹丞司州别駕江州刺史所在有善政孝昭作相以潛為揚州道行臺左丞先是梁將王琳擁其主蕭莊歸夀陽朝廷以琳為揚州刺史勑潛與琳為南討經畧後除行臺尚書儀同三司王琳鋭意圖南潛以為時事未可由是與琳有隙更相表列武成

追琳入鄴除潛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大樹風績為陳人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卿宜深備之文宣初平淮南給復十年年滿後逮天統武平中徵稅頗雜又高元海執政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又勑送突厥馬數千匹于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勑括江淮間馬並送官廐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畧故

得寧靖武平三年徵為五兵尚書揚州吏民以潛斷酒肉篤信釋氏大設僧會以香花緣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恐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復為揚州道行臺尚書四年陳將吳明徹來寇領軍封輔相赴援陳兵及峴輔相不從潛固爭不得憂憤發病卧幕下果敗陳人遂圍壽陽壅芍陂以水灌之詔王長春為南討都督長春軍次河南多給兵士糧便鳴角欲引而賤糴其米及頓兵吏貴糴其米乃與皮景和擁衆十萬于淮北不進壽陽城

中青黑龍升天城尋陷潜及行臺僕射王貴顯特進巴陵王王琳扶風王可朱渾孝裕武衛將軍奚永樂儀同索景和仁州刺史酈伯偉霍州刺史封子繡泰州刺史高子植行臺左丞李騊駼等督將五十八軍士一萬皆没馬陳人殺王琳餘人皆囚於東冶陳主欲知齊之虚實乃出潜潜曰囚本屬幽州於河北最小口有五十萬落陳者唯與酈伯偉二人耳時李騊駼將逃歸并要潜潜曰我此頭面何可誑人吾少時相者云没在吳越地

死生已定弟其行也因寄書於弟士遂曰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皆如其言既而歎曰壽陽没吾欲以頸血濺城而死佛教不聽自殺故荏苒偷生今可死矣於是閉氣而絶其家購屍歸葬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兖州刺史無子以弟士遂子元孝嗣

潛雅性貞固祖珽嘗要潛陷仁州刺史劉逖許以高位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行臺慕容侍德嘗所推重有疾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為人有如昆弟我死持上騂馬

與之其子以他馬往侍德柩出門自停不可動巫祝以
為侍德聲怒曰何不與盧尚書我所騎騂馬其子遽奉
命柩乃行潜以馬價為營福事其為時重如此士竂遂字
子淹少為崔昂所知昂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
其俱不讀書耳位尚書左右丞吏部郎中中山太守帶
定州長史齊亡後卒
盧詢祖范陽涿人也祖文偉魏青州刺史父恭道范陽
太守詢祖襲祖爵大夏男有術學文辭華美為後生之

俊舉秀才至鄴趙郡李祖勲甞宴諸文士文宣使小黄門敕祖勲曰蠕蠕既破何無賀表使者待之諸賓皆為表詢祖俄頃便成其辭云昔十萬横行樊將軍請而受屈五千深入李都尉降而不歸時重其工後朝廷大遷除同日催拜詢祖立於東止車門外為二十餘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可觀詢祖初襲爵有宿德朝士曰大夏初成詢應聲曰且得鷰雀相賀天保末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怏遂毀容服如賤役者以見楊愔愔

曰故舊皆有所縻唯大夏未加處分詢祖厲聲曰是誰之咎既至役所作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瓜何斯材而斯用也草則離離靡靡緣岡而植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荊棘邢邵嘗謂曰卿小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邵甚重其敏贍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衆共嫉之言其淫於從妹宗人思道謂曰大夏何為招四海議詢祖曰骨

肉還相殘何況執玉帛者萬國詢祖與思道俱為北州人俊魏收揚譽思道而以詢祖為不及詢祖謂人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既諸謗毀日至素論皆薄其人長廣太守邢子廣曰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冰稜文舉後頗折節歷太子舍人司徒記室卒有文集十卷皆遺逸

崔子樞博陵安平人魏驃騎大將軍康曾孫也父長瑜位開府中兵參軍子樞學涉好文詞彊辯有才幹齊時

為考功郎中參議五禮待詔文林舘兼散騎常侍聘周使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兼知度支子樞明解世務所居稱職因度支有受納風聞為御史所劾遇赦免齊亡入周位至上士以預尉遲迴事被誅子樞次弟子端亦有才幹而文藝為優歷殿中侍御史卒於通直散騎侍郎子端弟子博武平末為河陽道行臺郎隋開皇末卒於泗州刺史子博弟子發有文才武平末祕書郎修起居注仕隋為秦王文學卒於國子博士子樞叔父叔瓚頗

有學識性好直言其妻即昭信皇后姊也文宣擢為魏尹丞屬蝗蟲為災帝以問叔瓚對曰案漢書五行志土功不時蝗蟲作厲當今外築長城內興三臺故致此災[illegible]大怒令左右毆之又擢其髮以溷汁沃其頭曳以出[illegible]廢頓久之後卒於平陽太守贈本州刺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十四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六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傳第六十九

後周

賀拔勝弟岳 寇洛 趙貴從祖兄善 李賢弟遠遠子植植弟基 梁禦 李弼子暉弟㯉 于謹子實實子顗實弟翼翼子璽翼弟義 宇文貴 侯莫陳崇兄順 王雄子謙 王盟子勱勱弟懋 獨孤信

竇熾兄子毅　賀蘭祥　叱列伏龜　閻慶　史寧子雄

權景宣　王羆孫述　王思政　尉遲迥弟綱綱子運　王軌

樂運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祖爾頭從家武川父度拔武川軍主正光末為懷朔統軍卒贈肆州刺史兄允太尉侍中燕郡王允自有傳勝少有志操善左右馳射北邊莫不服其膽畧衞可瓌之圍懷朔勝時亦為軍主從父度拔鎮守既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

鎭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得十餘騎夜潰圍而出賊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告急於臨淮王元彧辭氣壯烈彧義之許爲出師勝還報命復突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納之既而大兵不至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乃馳還報懷朔懷朔亦潰勝父子俱被虜尋度拔與德皇帝合謀襲殺可瓌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與鐵勒戰没刺史

費穆奇勝才畧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深在五原爲破六韓賊所圍召勝爲軍主以軍功拜統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恒州時有鮮于河胡擁朔州流民南下爲寇恒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南投肆州允岳投爾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構隙引岳攻肆州城陷得勝大悦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時杜洛周阻衆幽定葛榮據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意欲屈君鎮之何如勝曰

少逢兵亂險阻備嘗每思効力以報知己今蒙驅策實所願也榮乃表勝爲鎭遠將軍領步騎五千鎭井陘以所乘馬并銀鞍遺之孝昌末從榮入洛以預定策立魏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累遷撫軍將軍後元天穆北征葛榮大破之時杜洛周餘燼韓樓在薊城結聚以勝爲大都督鎭中山樓讋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孝莊出居河南榮徵勝爲前軍大都督與爾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禽其子冠受遂前驅入洛陽遷武衛將

軍進爵眞定縣公及榮死勝乃與田怡等奔赴榮第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竒謀吾衆旅不多何可輕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隨至河橋勝以爲臣無讐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莊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至與戰不利降之復與爾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衛將軍及爾朱

氏將討齊神武度律自洛陽兆自并州仲遠自滑臺三帥會鄴時勝從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構隙取敗之道與斛斯椿詣兆營和解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瓌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瓌作逆勝父子殺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死生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

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齊神武既克相州兵威漸盛爾朱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率鐵騎陷陣出齊神武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已勒兵不進勝以其兄弟攜貳遂率麾下降齊神武度律軍以此恐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為領軍將軍尋除侍中魏孝武帝將圖齊神武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為都督三荆三郢南襄南雍等七州諸軍事

進位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攻拔梁下溠戍禽其戍主又使人誘動諸蠻皆率其種落歸款漢南大駭又禽梁將莊思延攻馮翊安定沔陽並平之梁武帝敕其子雍州刺史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慎之勿與爭鋒續還城守不敢出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郡公及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率所領西赴關中勝還軍南陽遣右丞陽休之奉表入關

又令府長史元頴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闕中進至淅陽詔授勝太保錄尚書事聞齊神武已平潼關禽毛鴻賓勝乃還荊州州人鄧誕執元頴引齊師時神武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赴之勝敗中流矢以百騎南奔梁在江表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乞師北討齊神武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孝武握勝手歔欷久之曰初

平西從永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闕天非公之咎也乃
授太師從文帝禽竇泰於小關又從攻弘農下河北禽
郡守孫晏又從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乃與李
弼別攻河東畧定汾絳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文帝
令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齊神武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
督從文帝見齊神武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
以犯其軍勝與神武相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
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矟追神武

數里刃垂及之神武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吒副騎至神武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為神武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于位臨終手書與文帝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埽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矣文帝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五六文帝每云諸將對

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眞大勇也自居重任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卷而已初勝至闕中自以年位素重見文帝不拜尋而自悔文帝亦有望焉後從文帝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上文帝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一發俱中因拜文帝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文帝大悦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太宰錄尚書事謚

曰貞獻明帝二年以勝配享文帝廟庭勝無子以弟岳子仲華嗣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琅邪公大象末位江陵總管勝弟岳字阿斗泥少有大志愛施好士初爲太學生及長能左右馳射驍果絶人不讀兵書而闇與之合識者咸異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三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大駭後廣陽王深以爲帳内軍主與兄勝俱鎭恒州州陷後投爾朱榮待之甚厚以爲都督每居帳下與計事多與榮意合榮與

元天穆謀入匡朝廷問計於岳曰今女主臨朝政歸近習盜賊蜂起海内沸騰吾累世受恩義同休戚今欲内除君側外清逆亂取勝之道計將安出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俟非常之人將軍士馬精彊位任隆重若首舉義旗伐叛匡救何往不克何向不摧古人云朝謀不及夕言發不俟駕此之謂矣榮與天穆相顧良久曰卿此言眞丈夫之論也未幾而魏孝明帝暴崩榮疑有故乃舉兵赴洛配岳甲卒二千爲先驅至河陰榮既殺害朝

士時齊神武爲營軍都督勸榮稱帝左右欲同之榮未决岳進而言曰將軍首舉義兵共除姦逆功勤未立遽有此謀祗以速禍榮尋亦自悟乃尊立孝莊岳又勸榮誅齊神武以謝天下榮不從以定策功賜爵樊城鄉男授前將軍從榮破葛榮平元顥累遷左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關中騷動朝廷深以爲憂榮將遣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擁秦隴之衆足爲勍敵若岳往無功罪責立至假令克定恐讒愬生焉

勝曰汝欲何計自安岳曰請爾朱氏一人爲元帥岳副貳之則可矣勝然之乃請於榮榮大悅遂以天光爲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以岳爲衛將軍左廂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廂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時赤水蜀賊阻兵斷路天光之衆不滿二千及軍次潼關天光頗有難色岳曰蜀賊草竊而公遲疑遇大敵將如之何遂進軍戰於渭北破之軍威大振時醜奴自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万俟行醜同向

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趨柵天光遣岳率千騎赴援菩薩攻柵已克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怒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於渭南傍水分精兵數十為一處隨地形勢置之明日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且並東行岳漸進前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騎馬東出似欲奔遁賊

爲岳走乃棄步兵南度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横岡設伏兵以待之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勢軍於汧渭之間宣言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網川使其太尉侯伏侯

元進據險立柵岳知其勢分密與天光嚴備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即禽元進自餘諸柵悉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向高平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阬一戰禽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夤以歸賊行臺万俟道洛退保牽屯岳攻之道洛敗入隴投畧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以爲將天光又與岳度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俱出城拒戰並禽之餘衆悉阬之死者萬七千人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

來歸款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復叛岳又討禽之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居多加車騎將軍進爵爲伯尋詔岳都督涇州刺史進爵爲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普泰初除都督岐州刺史進封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土人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之二年加都督雍州刺史天光將率衆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報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繁盛高

歡烏合之衆豈能爲敵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阻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後果敗岳率軍下隴赴雍禽天光弟顯壽以應齊神武及孝武帝即位加關中大行臺永熙二年孝武密令岳圖神武遂刺心血持以寄岳詔岳都督二十州諸軍事齊神武既忌岳兄弟功名岳懼乃與文帝協契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衆

趣平涼西界布營數十里託以牧馬於原州爲自安之計先是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解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等部各擁衆自守至是皆款附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又會平涼受岳節度唯靈州刺史曹泥不應召通使於齊神武神武乃遣左丞翟嵩使至闗中間岳及侯莫陳悦三年岳召侯莫陳悦會於高平將討曹泥令悦前驅而悦受神武密旨圖岳岳弗之知而又先輕悦悦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悦詐云腹痛起而徐

行令其壻元洪景斬岳於幕中朝野莫不痛惜之贈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都督關中二十州諸軍事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壯翟嵩復命于神武神武下牀嗚其頰曰除吾病者卿也何日忘之後岳部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葬以王禮子緯嗣拜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錄岳舊德進爵霍國公尚文帝女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辨不拘小節正光末以北

邊賊起遂從爾朱榮征討及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禽万俟醜奴於長阬每力戰有功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為大行臺以洛為右都督侯莫陳悅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洛於諸將之中最為舊齒素為衆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讐既至原州衆咸推洛為盟主統岳之衆洛自以非才乃固辭至平凉與趙貴等迎文帝帝以洛為右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魏天統初詔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

加侍中封洛母宋爲襄城郡君與獨孤信復洛陽從文帝與東魏戰於河橋軍還洛率所部鎮東雍州五年卒於鎮贈驃騎大將軍太尉尚書令謚曰武子和嗣明帝二年錄舊勲以洛配饗文帝廟庭賜和姓若引氏改封

松陽郡公

趙貴字元寶天水南安人也祖仁魏時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貴少穎悟有節概魏孝昌中天下兵起貴率鄉里避難南遷爾朱榮以爲别將討元顥有功賜爵燕

樂縣子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大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脩感意氣微恩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歔欷於是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壯而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與寇洛等糾合餘衆奔平涼共圖拒悅貴乃首迎文帝文帝至以貴爲大都督領府司馬悅

平行秦州事魏孝武西遷拜車騎大將軍後以預立魏
文帝勲進爵為公梁企定稱亂河右以貴為隴西行臺
討破之從復弘農戰沙苑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進
爵中山郡公河橋之戰貴與怡峯為左軍戰不利先還
及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周文迎之與東魏人戰於邙山
貴為左軍失律諸軍因此並却坐免官爵尋拜柱國大
將軍賜姓乙弗氏六官建為太保大宗伯改封南陽郡
公茹茹寇廣武貴擊之斬首數千級收其輜重振旅而

還孝閔踐阼遷太傅大冢宰進封楚國公邑萬户初貴與獨孤信等皆與文帝等夷及孝閔即位晉公護攝政貴自以元勲每懷怏怏與信謀殺護爲開府宇文盛告被誅貴從祖兄善字僧慶少好學美容儀沉毅有遠量爾朱天光討邢杲万俟醜奴以爲長史普泰初爲大行臺尚書封山北縣伯天光拒齊神武於韓陵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齊神武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悦所殺善共諸將翊戴文帝魏

孝武西遷改封襄城縣伯歷位尚書左右僕射進爵爲公善性温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有公輔量大統九年從戰芒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卒於東魏建德初周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詢表請贈謚詔贈大將軍大都督四州諸軍事岐州刺史謚曰敬

李賢字賢和自云隴西成紀人漢騎都尉陵之後也陵

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後隨魏南遷復歸汧隴曾祖富
魏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贈寧西將軍
隴西郡守大統末以賢兄弟著勲追贈司空公祖斌以
都督鎮高平因家焉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逢
一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
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九歲從師受業畧觀大指而已
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能領徒授業邪惟當粗閑教義
備己不足至於忠孝之道實銘於心問者慙服十四遭

父憂撫訓諸弟友愛甚篤魏永安中万俟醜奴據岐涇等州反孝莊遣爾朱天光擊破之天光令都督長孫邪利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累遷高平令賀拔岳爲侯莫陳悦所害文帝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軍至秦州悦棄城走文帝命兄子導追之以賢爲先鋒至牽屯山及之以功授假節撫軍將軍大都督魏孝武西遷文帝令賢率騎迎衛封上邽縣公俄授左大都督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人

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率敢死士一戰敗之狼斬關遁走賢追斬之大統八年授原州刺史文帝之奉魏太子西巡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後文帝復至原州令賢乘輅車備儀服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至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恭帝元年進爵西河郡公後以弟子植被誅賢坐除名保定二年詔復賢官爵仍授瓜州刺史初武帝及齊王憲之在襁褓不利居宮中文帝令賢家處之六載

乃還宮因賜賢妻吳姓宇文氏養爲宗女賜與甚厚及武帝西巡原州幸賢第詔曰朕昔冲幼爰寓此州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賢斯土良家勲德兼著受委居朕導輔積年念其規弼功勞甚茂今巡撫居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賢雖無屬籍朕處之若親凡厥昆季至于子姪可並預宴乃命中侍上士尉遲愷往瓜州降璽書勞賢賜衣一襲及被褥并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要中廐馬

一匹金裝鞍勒雜綵五百段銀錢一萬賜賢弟申國公穆亦如之子姪男女諸孫三十四人各賜衣一襲拜賢甥庫狄樂爲儀同賢門生昔經侍奉者二人授大都督四人授帥都督六人别將奴已免賤者五人授軍主未免賤者十二人酬替放之四年王師東討西道空虛慮羌渾侵擾乃授賢河州總管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五年宕昌寇邊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

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屬羌寇侵擾賢頻破之虜遂震慴不敢犯塞俄廢洮州總管還於河州置總管府復以賢爲之武帝思賢舊恩徵拜大將軍於京師薨帝親臨哀動左右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原州刺史謚曰桓子端嗣端位開府儀同三司從平齊戰没贈上大將軍進封襄陽公謚曰果端弟吉儀同三司吉弟孝軌開府儀同大將軍升遷縣伯後封奇章公孝軌弟詢詢弟崇俱列在隋史賢弟穆傳中

賢弟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鬬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及長涉獵書傳魏正光末天下鼎沸敕勒賊胡琛侵逼原州遠昆季率勵鄉人欲圖拒守而衆情頗有異同遠乃按劒喻以節義因曰有異同遠議者請斬之衆懼乃聽命相與盟歃深壁自守無援城陷其徒多被害唯遠兄弟並爲人所匿得免遠乃使賢

晦迹和光潛身間行入朝求援魏朝嘉之授武騎常侍俄轉别將及爾朱天光西伐配遠精兵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除爲長城郡守後以應侯莫陳崇功遷高平郡守文帝見而悅之令居麾下及魏孝武西遷封安定縣伯魏文帝嗣位之始思享遐年以遠字可嘉令扶帝升殿進爵爲公仍領左右從征竇泰復弘農並有殊勲授都督原州刺史文帝謂遠曰孤之有卿若身之有臂本州之榮乃私事耳遂令遠兄賢代行州事沙苑之役遠

功居最進爵陽平郡公尋除大丞相府司馬參軍國機務時河東初復人情未安文帝以河東爲國之要領乃授河東郡守遠敦獎風俗勸課農桑肅遏姦非兼脩守禦之備曾未朞年百姓懷之文帝降書勞問徵爲侍中遷太子少師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文帝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將皆憚此行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寔難救援但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

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
文帝喜曰李萬歲所言差彊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
東出文帝率大軍繼至遠乃潛師而往拔仲密以歸仍
從文帝戰於芒山時大軍不利遠獨整所部爲殿尋授
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郡諸軍事遠善撫馭有幹畧
戰守之備無不精銳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
動静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亦不以爲悔嘗獵於莎
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爲伏兎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

文帝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東魏將段孝先趣宜陽以送糧爲名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遣兵襲破之孝先遁走文帝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綵二千疋拜大將軍頃之除尚書左僕射固辭文帝不許遠不得已方拜職文帝又以第十一子代王達令遠子之其見親待如此時文帝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沖乃謂羣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

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荅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畧陽公爲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爲嫌請即斬信便起拔劒文帝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説遠乃止於是羣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頼公決此大議六官建授小司寇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復鎮弘農遠子植文帝時已爲相府司録參掌朝政及晉公護執權密欲誅護頗泄護乃出植爲梁州刺史尋而廢帝召遠及植還朝

遠恐有變沈吟良久乃曰大丈夫寧爲忠鬼安能作叛臣乎遂就徵至京師護以遠功名素重猶欲全宥之謂曰公兒遂有異謀可早爲之所乃以植付遠遠素愛植植又有口辯云初無此謀遠信之詰朝將植謁護護謂植已死乃曰陽平公何意自來左右云植亦在門外護大怒曰陽平公不信我矣召入命遠同坐令帝與植相質於遠前植辭窮謂帝曰本爲此謀欲安社稷利至尊耳今日至此何事云云遠聞之自投於牀曰若爾誠合

萬死於是護乃害植并逼遠自殺建德元年晉公護誅贈本官加太保謚曰忠隋開皇初追贈上柱國改謚曰懷植及諸弟並加贈謚植弟基字幼和幼有聲譽美容儀善談論涉獵羣書尤工騎射文帝令尚義歸公主以父勲封建安縣公累遷大都督進爵清河郡公及魏廢帝即位之後猜隙彌深時文帝諸子年皆幼冲章武公導中山公護復東西作鎮唯託意諸壻以為心膂基與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等俱為武衛將軍分掌禁旅

魏帝深憚之故密謀遂泄魏恭帝即位進爵敦煌郡公
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陽平國世子六
官建授御正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爲淅州刺史尋爲
凡植合坐死以主壻又爲季父穆所請得免武成二年
除江州刺史既被譴謫常憂憤不得志保定元年卒於
位穆尤所鍾愛每哭輒悲慟謂所親曰好兒捨我去門
户豈是欲興宣政元年追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曹徐譙三州刺史敦煌郡公謚曰孝子威嗣威字安

人又改龔遠爵陽平郡公加上開府大象末進至柱國封公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爲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魏太武征討位揚武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趨詳雅及長更好弓馬爾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畧引爲左右共平關隴除鎭西將軍東益州刺史第一領人酋長封白水縣侯從賀拔岳鎭長安及岳遇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文帝從征侯莫

陳悅文帝既平秦隴方欲引軍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神武文帝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既與顯相見因說之曰魏室陵遲天下鼎沸高歡志在凶逆梟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算畧無方方欲持危定傾興復京洛公不於此時建立功効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即出迎文帝禦遂入鎮雍州大統元年進爵信都縣公尋授尚書右僕射從文帝復弘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

郡公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民庶稱之四年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子睿列在隋史

李弼字景和隴西成紀人六世祖振慕容垂黄門郎父永魏太中大夫贈凉州刺史弼少有大志膂力過人屬魏亂謂所親曰大丈夫生世會須履鋒刃平寇難以取功名安能碌碌依階資以求榮位乎爾朱天光辟爲别將天光西討破赤水蜀以功封石門縣伯又與賀拔岳

討万俟醜奴万俟道洛王慶雲弼常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當李將軍前也及天光赴洛弼隷侯莫陳悅爲大都督征討屢有克捷及悅害賀拔岳停軍隴上文帝自平涼進軍討悅弼諫悅令解兵謝之悅惶惑計無所出弼知悅必敗乃謂所親曰宇文夏州才畧冠世德義可宗侯莫陳公智小謀大豈能自保吾等若不爲計恐與同族滅及文帝至悅乃棄秦州南出據險以自固是日弼密通使於文帝許背悅至夜弼乃勒

所部云悅欲向秦州命皆裝束弼妻悅之姨也時爲悅所親委衆咸信之人皆散走弼慰輯之遂擁衆走秦州降文帝悅由此遂敗文帝謂弼曰公與吾同心天下不足平也破悅得金寶奴婢遂以好者賜之大統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拜雍州刺史從文帝平竇泰先鋒陷敵斬獲居多文帝以所乘騅馬及竇泰所著牟甲賜之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弼率軍居右而左軍爲敵所乘弼將其麾下九十騎身先士卒橫

截之敵分爲二因大破之以功進爵趙郡公四年又從
文帝東討洛陽弼爲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至
穀城弼倍道而前進遣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以爲
大軍至遂走弼追斬貸文虜其衆傳首大軍翌日又從
文帝與齊神武戰於河橋弼深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爲
所獲弼陽殞絶於地守者稍懈弼睨其旁有馬因躍上
馳免歷位司空太保加柱國大將軍魏廢帝元年賜姓
徒何氏文帝西巡留弼居守後事皆諮禀馬六官建拜

太傅大司徒及晉公護執政朝之大事皆與于謹及弼等參議孝閔帝踐阼除太師進封趙國公邑萬户前後賞賜鉅萬弼每率軍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畧不問私事亦未曾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皆如此性沉雄有深識故能以功名終始頃之薨於位年六十四明帝即日舉哀比葬三臨其喪發卒穿冢給大輅龍旗陳軍至於墓所謚曰武尋追封魏國公配食文帝廟庭子曜居長以次子暉尚文帝女義安長公主遂以為嗣暉初賜爵

義城郡公嘗臥疾朞年文帝憂之賜錢一千萬供其藥
石之費魏恭帝二年加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出爲岐
州刺史後文帝西巡率公卿子弟別爲一軍後襲趙國
公改襲魏國公天和六年進位柱國建德初出爲梁州
總管時隣州生獠積年侵暴暉至州綏撫並來歸附璽
書勞之暉弟衍字拔立少專武藝慷慨有志畧爲義州
刺史封眞鄉公王謙作亂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
進上大將軍隋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位

柱國後拜安州總管以疾還京卒子仲威嗣衍弟綸最知名有文武才用以功臣子少居顯職位至司會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河陽郡公爲聘齊使主卒子長雅嗣尚隋文帝女襄國公主位內史侍郎河州刺史檢校秦州總管綸弟晏開府儀同三司趙郡公從平齊歿并州子憬以晏死王事即襲其官爵曜既不得嗣朝廷以弼功重封曜邢國公位開府子寬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弼弟摽字雲傑

長不盈五尺性果决有膽氣魏永安元年以統别將從爾朱榮破元顥榮誅隨爾朱兆入洛及魏孝武西遷摽從都督元斌之與齊神武戰敗遂與斌之奔梁後得逃歸進封晉陽縣子尋爲文帝帳內都督從復弘農破沙苑摽時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不知摽之形貌正自如此文帝初亦聞摽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曰但問膽决如何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以功進爵爲公武成初從豆盧

寧征稽胡進爵汝南郡公出為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卒官無子以弼子椿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右宫伯改封河東郡公寛子宻列在隋史

于謹字思敬小名巨彌其先代人魏贈太尉新安公栗磾之六世孫也祖安定平原太守高平郡都將父子提隴西郡守茂平縣伯後以謹著勲贈太保建平郡公謹沈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仕進之志或有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

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歲耳太宰元
天穆見之歎曰王佐材也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
蠕蠕爲援遣大行臺僕射元纂討之纂宿聞謹名辟爲
鎧曹參軍事從軍北伐蠕蠕聞大軍之逼遂逃出塞纂
令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
後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
敵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
衆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以

常乘駿馬一紫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其追騎賊走因得入塞正光四年行臺廣陽王元深治兵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謀議皆與謹參之特相禮接使其世子佛陁拜焉時魏末喪亂賊主斛律野穀禄等羣盜蜂起謹說廣陽王曰醜類蟻聚難以力勝願稟大王之威畧馳往喻之必得要領王然之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

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謹曰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款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没謹伏兵發賊大敗悉收也列河之衆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孝昌元年謹又隨廣陽王征鮮于脩禮軍次白斗牛邏會章武王為脩禮所害遂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

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
者智畧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純臣矣靈
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牓募能獲于謹者許以重賞
謹聞之乃謂廣陽王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脫不明
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身詣闕下歸罪有司披露
腹心廣陽王許之謹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
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太后見之大怒謹備說廣
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太后意解遂捨之孝莊即位

以從元天穆討葛榮平邢杲拜征虜將軍從爾朱天光破万俟醜奴封石城縣伯後從爾朱天光與齊神武戰於韓陵山天光敗謹遂入闗文帝臨夏州以謹為防城大都督兼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文帝赴平凉謹乃說文帝曰魏祚陵遲權臣擅命羣盜蜂起黔首嗷然明公仗超世之姿懷濟時之畧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文帝曰何以言之對曰闗中秦漢舊都古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饒北有

羊馬之利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觀時適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羣兇請都關右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千載一時也文帝大悅會有勑追謹爲關内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之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仍從文帝征潼關破回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大統元年拜驃騎大將軍三年大軍東伐爲前鋒進拔弘農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神武至沙苑謹力戰進爵恒山郡公又從戰河橋拜大丞

相府長史兼大行臺尚書再遷太子太保邙山之役大
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
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
又集兵士於後奮擊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十二年拜
尚書左僕射領司農卿及侯景款附請兵爲援謹諫以
爲景情難測文帝不聽尋兼大行臺尚書大丞相長史
率兵鎮潼關十五年加授華州刺史進位柱國大將軍
賜秬鬯一卣珪瓚副馬俄拜司空魏恭帝元年除雍州

刺史初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為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讐隙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文帝餞於青泥谷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欲何如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内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雉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

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人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遷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謹乃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萬餘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

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丈二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軍無私馬立蕭詧爲梁主振旅而旋文帝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金石絲竹樂一部別封新野郡公謹固辭不許又令司樂作恒山公平梁歌十首使工人歌之謹以久當權軸位望隆重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驄馬及所着甲鎧等文帝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獨善遂不受六官建拜大司寇及文帝崩孝閔帝尚幼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

名位素下羣公各圖執政莫相率服護深憂之密訪於謹謹曰夙蒙丞相殊睠情深骨肉今日之事必以死爭之若對衆定策公必不得讓明日羣公會議謹曰昔帝室傾危人圖問鼎丞相志在匡救投袂荷戈故得國祚中興羣生遂性今上天降禍奄棄百僚嗣子稚幼而中山公親則猶子兼受顧託今日軍國之事理須歸之辭色抗厲衆皆悚動護曰此是護家事護雖庸昧何敢有辭謹既與文帝等夷護每申禮敬至是謹乃起而言曰

公若統理軍國謹等便有所依遂再拜羣公迫於謹亦
再拜因是衆議始定孝閔踐阼進封燕國公邑萬户遷
太傅大宗伯與李弼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及賀蘭祥
討吐谷渾明帝令謹遥統其軍授以方畧保定二年謹
以年老表乞骸骨優詔不許有司宜斷表啓三年四月
詔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有司具禮擇日又賜延年杖
武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答
拜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

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坐以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有司徹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誨之三老答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虚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

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存而勿失又曰爲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民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禮成而出及晉公護東伐謹時有病護以其宿將舊臣猶請與同行詢訪戎畧軍還賜鐘磬一部天和二年又賜安車一乘尋授雍州牧三

年薨年七十六武帝親臨詔譙王儉監護喪事賜絲千段粟麥千斛贈本官加使持節太師都督雍恒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及葬王公以下咸送出郊外配享於太祖廟庭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猶存謙挹每朝參往來不過兩三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弼諧帝室故功臣之中特見委信始終若一人無閒言每教訓諸子務在靜退加以年齒遐長禮遇隆厚子孫繁衍皆至顯達當代

莫比子寔嗣寔字賓實少和厚年未弱冠入文帝幕府從征累功封萬年縣子大統十四年累遷尚書是歲文帝與魏太子西巡寔時從行文帝刻石隴山之上叙錄功臣名位以次鐫勒預以寔爲開府儀同三司至十五年方授之尋除渭州刺史特給鼓吹一部進爵爲公魏恭帝二年羌東念姐率部落反西連吐谷渾大將軍豆盧寧討之踰時不克又令寔往遂破之文帝手書勞問賜奴婢百口馬百匹孝閔帝踐阼授戶部中大夫進爵

延壽郡公天和二年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攻丹州遣寔討平之仍除延州刺史五年襲燕國公進位柱國以罪免尋復本官除涼州總管大象二年加上柱國拜大左輔隋開皇元年薨贈司空謚曰安子顗字元武身長八尺美鬚眉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女妻之以父勲賜爵新野郡公歴左右宮伯郢州刺史大象中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寛經畧淮南尉遲迥之反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卧閤内詐疾文表獨至顗

殺之文表與迥通謀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隋文帝以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宥免之即拜吳州總管以顗敗陳師賜綵數百段及隋受禪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上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上以其門著勲績特原之貶爲開府後襲爵燕國公尋拜澤州刺史免卒于家子世虔顗弟仲文列在隋史寔弟翼字文若美風儀有識度年十一尚文帝女平原公主拜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平縣公大統十六年進爵郡公加大都督領文帝

帳下左右禁中宿衛謹平江陵所賜得軍實分諸子翼一無所取唯簡賓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別待遇之文帝聞之特賜奴婢二百口翼固辭不受尋授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除左宮伯孝閔踐阼出爲渭州刺史翼兄寔先涖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寛簡夷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來告急秦州都督遣翼赴援翼不從寮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

此來不過抄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必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數日問至果如翼所策賀蘭祥討吐谷渾翼率州兵先鋒深入以功增邑尋徵拜右宮伯明帝雅好文史立麟趾學在朝有藝業者不限貴賤皆聽預焉乃至蕭撝王褒等與畀鄙之徒同為學士翼言於帝曰蕭撝梁之宗子王褒梁之公卿今與趨走同儕恐非尚賢貴爵之義帝納之詔翼定其班次於是有等差矣明帝崩翼

與晉公護同受遺詔立武帝保定元年從軍司馬三年改封恒山郡公天和初遷司會中大夫三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武帝行親迎之禮命翼總司儀制狄人雖蹲踞無節然咸憚翼之禮法莫敢違犯遭父憂去職居喪過禮爲時輩所稱尋有詔起令視事武帝又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及諸王等傅相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也時論僉謂得人遷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晉公護以帝委翼腹心内懷猜忌轉爲小司

徒加拜柱國雖外示崇重實疎斥之及護誅帝召翼還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陵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然皆陛下骨肉猶謂踈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橫議愚臣亦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先是齊陳二境各脩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修守禦翼諫曰疆埸相侵互有

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兵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無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帝納之建德二年出為安州總管時大旱涓水絕流舊俗每逢亢旱禱白兆山祈雨帝先禁羣祀山廟已除翼遣主簿祭之即日澍雨歲遂有年百姓感德聚會歌舞頌之四年武帝將東伐朝臣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馹詣翼問策翼贊成之及軍出詔翼率兵二萬自宛葉趨襄城旬日下齊一十九

城所過秋毫無犯所部都督輙入民村即斬以殉百姓欣悦赴者如歸屬帝有疾班師翼亦旋鎮五年轉陝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管翼以宜陽地非襟帶請移鎮於陝詔從之仍除陝州刺史總管如舊其年大軍東討翼自陝入九曲攻拔造澗等諸城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出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城民庶等喜於見翼壺漿道左除河陽總管仍從豫州勑給兵馬并配開府及儀同等二十人仍勑有

武幹者任翼補牒不限多少儀同已下官爵承制先授後聞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大象初徵拜大司徒詔翼廵長城立亭障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云仍除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抄掠居民失業翼素有威聲兼明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以書招翼翼執其使并書送之時隋文帝執政賜翼雜繒一千五百段及粟麥甚多并珍寶服玩等進位上柱國封任國公

增邑通前五千戸別食任城縣一千戸收其租賦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并請入朝隋文帝許之開皇初翼入朝上降榻握手極歡數日拜太尉或有告翼往在幽州欲同尉遲迥按驗以無實見原三年薨於本位加贈六州諸軍事蒲州刺史謚曰穆翼性恭儉與物無競常以滿盈自戒故能以功名終子壐嗣壐字伯符少有器幹仕周位職方中大夫封黎陽縣公宣帝嗣位轉右勲曹中大夫尋領右忠義隋文帝受禪加上大將軍進爵郡

公歴汴邵二州刺史所歴並有威恵後檢校江陵總管

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請留璽上嘉歎良久

令還邵州父老相賀歴洛熊二州刺史亦粗有恵政以

疾還京師卒於家謚曰靜有子志本璽弟詮位上儀同

三司吏部下大夫恒山公詮弟讓儀同三司翼弟義字

慈恭少矜嚴有操尚篤志好學魏大統末以父功賜爵

平昌縣伯後改封廣都縣公孝閔帝踐阼累遷安武太

守專崇教德不尚威刑郡人張善安王叔兒爭財相訟

義曰太守德薄之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遣去善安等各懷愧恥移貫他州於是風教大洽進封建平郡公明武世歷西兖瓜邵三州刺史數從征伐進位開府宣帝即位政刑日亂義上疏諫帝時鄭譯劉昉以恩倖當權謂義不利於已先惡之於帝帝覽表色動謂侍臣曰于義謗訕朝廷也御正大夫顔之儀進曰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置敢諫之鼓猶懼不聞過于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及王謙構逆隋文帝謀將於高熲熲

言義可爲元帥文帝將任之劉昉曰梁睿位望素重不可居義下乃以睿爲元帥義爲行軍總管將左軍破謙將達奚惎於開遠尋拜漳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超拜上柱國時義兄翬爲太尉弟智兄子仲文並上柱國大將軍已上十餘人稱爲貴戚後以疾免卒於京師贈豫州刺史謚曰剛子宣道宣敏皆知名列在隋史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安平郡公禮弟智初爲開府以受宣帝密旨告齊王憲反遂封齊國公尋拜柱

國大司空智弟紹上開府綏州刺史華陽郡公紹弟弼上儀同平恩縣公弼弟蘭上儀同襄陽縣開國公蘭弟曠上儀同贈恒州刺史

宇文貴字永貴其先昌黎大棘人也從居夏州父莫豆干保定中以貴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夏州刺史安平郡公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劒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

士也魏正光末破六韓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邕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後從爾朱榮禽葛榮於滏口加别將又從元天穆平邢杲轉都督元顥入洛貴率鄉兵從爾朱榮有功封革融縣侯除郢州刺史入爲武衛將軍閤内大都督從魏孝武西遷進爵化政郡公貴善騎射有將帥才文帝又以宗室故甚親委之大統初與獨孤信入洛陽東魏頴川長史賀若統據頴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率衆二萬攻頴川貴自洛陽率步騎

二千救之軍次陽翟雄等去潁川四十里東魏行臺任祥又率衆四萬將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若賀若一陷吾輩坐此何爲遂入潁川雄等稍進貴率千人背城爲陣與雄合戰貴馬中流矢乃短兵步鬬雄大敗輕走趙育於是降任祥聞雄敗遂不敢進貴乘勝逼祥敗之是云寶亦降師還魏文帝在天游園以金卮置侯上令公卿射中者即賜之貴一發而中帝笑曰由基之妙正當爾耳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十六年遷中外府左長史進位大將軍宕昌王梁彌定爲宗人獠甘所逐來奔又有羌酋傍乞鐵怱因梁企定反後據有渠株川擁隸數千家與渭州人鄭五醜同反文帝令貴與豆盧寧討之貴等禽斬鐵怱及五醜寧又別擊獠甘破之乃納彌定并於渠株川置岷州朝廷重功遂於栗坂立碑以紀其績廢帝三年詔貴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易反於鹽亭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拓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

府叱奴興攻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拓及道降之並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就拜小司徒先是蜀人多刼盜貴乃召任俠傑健者置為游軍二十四部令其督捕由是頗息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拜御正中大夫武成初與賀蘭祥討吐谷渾軍還進封許國公邑萬户舊爵回封一子遷大司空行小冡宰歷大司徒遷太保貴好音樂耽弈碁留連不倦然好施愛士時人以此稱之保定末使突厥迎皇后天和二年還至張掖薨贈太傅謚曰穆

子善嗣善弘厚有武藝大象末位上柱國封許國公隋文帝受禪遇之甚厚拜其子顥上儀同及善弟愷誅並廢于家善未幾卒顥大業中位司農少卿後没李密善弟忻愷列在隋史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郡武川人也其先魏之別部居庫斛眞水祖元以良家子鎭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後以崇著勳追贈柱國太保清河郡公崇少驍勇善騎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爾朱榮征葛

榮以功除建威將軍後從岳入闗討赤水蜀又從岳力戰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阬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衆悉披靡遂大破之封臨涇縣侯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劒金帶賞之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諸將同謀迎文帝至原州刺史史歸猶為悅守城文帝遣崇襲歸直到城下即據城門時李遠兄弟在城内先知崇來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禽歸斬之以崇行原州事仍從平悅别封廣武縣

伯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彭城郡公大統三年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四年從戰河橋崇功居多又別討平稽胡累戰皆有功進位柱國大將軍六官建拜大司空孝閔踐阼進封梁國公邑萬户加太保歷大宗伯大司徒保定三年武帝幸原州夜還京師崇竊怪其故崇謂所親人常昇曰吾比聞卜筮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忽夜還不過是晉公死耳於是皆傳之或有發其事者帝集諸公卿於大德殿責崇崇惶懼

謝罪其夜護遣使將兵就崇宅逼令自殺葬禮如常儀
謚曰躁護誅改謚曰莊閔子芮嗣位柱國從武帝東伐
率衆守太行道幷州平授上柱國仍從平鄴拜大司馬
隋文大業初以譴詔流配嶺南芮弟頹列在隋史崇兄
順少豪俠有志度初事爾朱榮爲統軍普泰元年封本
縣子後從魏孝武入關順與文帝同里閈素相友善且
崇先在關中文帝見之甚歡進爵彭城郡公及梁企定
圍逼河州以順爲大都督與趙貴討破之即行河州事

大統四年魏文帝東討順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盟及惠達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南岐州氐苻安壽遂率部落一千家款附時順弟崇又封彭城郡公遂改封順河間郡公六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行夏州事改封平原郡公孝閔帝踐阼拜少師進位柱國其年薨崇弟瓊歷位荆州總管上柱國封脩武郡

公瓊弟凱以軍功賜爵下蔡縣男崇以平原州功賜爵靈武縣侯詔聽轉授凱孝閔踐阼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天和中為司會中大夫建德二年為聘齊使主

王雄字雄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崘以雄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傅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魏末從賀拔岳入關除金紫光祿大夫孝武西遷封臨晉縣伯大統中進爵武威郡公累遷大將軍行同州事魏恭帝

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踐阼授少傅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户出為涇州總管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至芒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戰退走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馬雄案䝔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得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抱馬走至營薨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字敕萬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

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於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為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謙以父子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置官司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憑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指散關蜀人

知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効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
顧望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劒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
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劒謙先遣兵鎮始州隋
文帝即以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文秦成諸州兵討
之謙所署柱國達奚惎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
任峻侯翕景孱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
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惎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
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爲刺史呂珍所破睿承其

弊縱兵深入碁虔密遣使詣睿請爲内應以贖罪謙不知碁虔之反已也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畧且所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乃自率衆逆戰又以碁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左右軍皆叛謙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碁虔以成都降隋文帝以碁虔首謀令殺之於蜀市餘衆並散阿那肱尋亦被誅

初魏孝莊帝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榮爲柱國大将

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後此官遂廢大統三年魏文帝復
以文帝建中興之業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
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居是任者凡有八
人文帝位總百揆都督中外軍事魏廣陵王欣元氏懿
戚從容禁闥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
當爪牙禦侮之寄當時榮盛莫與爲比故一時稱門閥
者咸推八柱國家云今并十二大將軍錄之於左
使持節太尉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尚書左僕射隴右

行臺少師隴西郡開國公李虎

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宗師大司徒廣陵王元

欣

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宗伯趙郡開國

公李弼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馬河内郡開國公

獨孤信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寇南陽郡開國公

趙貴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大司空恒山郡開國公
于謹
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少傅彭城郡開國公侯
莫陳崇
右與文帝爲八柱國後並改封此並文帝時爵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保廣平王元贊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淮安王元育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齊王元廓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平原郡開國公侯莫陳順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章武郡開國公宇文導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雍州刺史高陽郡開國公達奚武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陽平郡開國公李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范陽郡開國公豆盧寧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化政郡開國公宇文貴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荆州刺史博陵郡開國公賀
蘭祥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陳留郡開國公楊忠
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武威
郡開國公王雄
右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督二開府凡爲二十
四員分團統領是爲二十四軍每一團儀同二

人自相統率不編户貫都十二大將軍十五日上則門闌陛戟警晝巡夜十五日下則教旗習戰無他賦役每兵惟辦弓刀一具月簡閱之甲槊戈弩並資官給自大統十六年以前十二大將軍外念賢及王思政亦拜大將軍然賢作牧隴右思政出鎮河南並不在領兵之限此後功臣位至柱國及大將軍者衆矣不限此秩無所統御八柱國十二大將軍之後有以位次嗣掌

其事者而德望素在諸公之下並不得預於此

例

王盟字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黄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為其所擁拔陵平後流寓中山復以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間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禽万俟醜奴平秦隴

常先登力戰及文帝平侯莫陳悅除盟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大統三年徵拜司空轉司徒迎文帝悼后於蠕蠕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爲亂盟與開府李虎輔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蔡郡公賜姓拓王氏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十一

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子勱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文帝入關及平秦隴定關中文帝嘗謂曰爲將坐見成效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勱曰意欲兼備之文帝大笑尋拜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卧内小心謹厚魏文帝嘗曰王勱可謂不二心臣也沙苑之役勱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勱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文帝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

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
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勱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也
以懋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
統初賜爵安平縣子後進爵爲公累遷右衛將軍于時
疆埸交兵未申喪紀服齊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
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温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
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

史賜爵安寧郡公後拜小司寇卒於官子悅嗣位大將軍同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沈靜少言初爲文帝帳内都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禄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陽縣公進位大將軍子誼列在隋史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魏氏之初有四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爲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爲領人酋長少

雄豪有節義北州咸敬服之信美容儀善騎射以北邊喪亂避地中山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瓌由是知名後爲葛榮所獲信既少年好自修飾服章有殊於衆軍中號爲獨孤郎及爾朱氏破葛榮以信爲别將從征韓樓信匹馬挑戰禽賊漁陽王袁肆周後以破元顥黨賜爵受德縣侯遷武衛將軍賀拔勝出鎮荆州乃表信爲大都督及勝弟岳爲侯莫陳悦所害勝乃令信入關撫岳餘衆屬文帝已統岳兵信與文帝鄉里少相友

善相見甚歡因令信入洛請事至雍州大使元毗又遣信還荆州尋徵入朝魏孝武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瀍澗孝武歎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即賜御馬一匹進爵浮陽郡公時荆州雖陷東魏民心猶戀本朝乃以信爲衛大將軍都督三荆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大行臺大都督荆州刺史以招懷之既至東魏刺史辛纂出戰信縱兵擊纂大敗之都督楊忠等前

驅斬纂又破諸蠻於是三荊遂定就拜車騎大將軍東魏遣其將高敖曹侯景等率衆奄至信以衆寡不敵遂率麾下奔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問信所往信答以事君無二梁武深義之禮送甚厚大統三年秋至長安自以虧損國威上書謝罪魏文帝付尚書議之七兵尚書陳郡王元等議以爲既經恩降請赦罪復職詔轉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尋拜領軍將軍仍從文帝復弘農破沙苑改封河內郡公俘

虜中有信親屬始得父凶問乃發喪行服尋起爲大都
督與馮翊王元季海入洛陽頳豫襄廣陳留之地並相
繼款附四年東魏將侯景等圍洛陽信據金墉城隨方
拒守旬有餘日及文帝至瀍東景退走信與李遠爲右
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六年侯景寇荆州文帝令信
與李弼出武關景退即以信爲大使慰撫二荆尋除隴
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
人有寃訟歷年不能決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

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文帝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爲信七年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企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企定尋爲其部下所殺而企定子弟仍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追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加授太子太保芒山之戰大軍不利信與于謹帥散卒自後擊之齊神武追騎驚擾諸軍因此得全及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

州不受代文帝令信率開府怡峯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禽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十三年大軍南討時以蠕蠕為寇令信移鎮河陽十四年進位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增封聽回授諸子於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穆必要縣侯第四子藏義寧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順武城縣侯第六子陁建忠縣伯邑各五百戶信在隴右歲久啓求還朝文帝不

許或有自東魏來者又告其母凶問乃發喪行服信陳哀苦請終禮制又不許於是追贈信父庫者司空公追封信母費連氏恒山郡君十六年遷尚書令六官建拜大司馬孝閔帝踐阼遷大宗伯進封衛國公邑萬户趙貴誅後信以同謀坐免居無幾晉公護又欲殺之以其名望素重不欲顯其罪過逼令自盡於家時年五十五信美風度雅有奇謀大畧文帝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勝故委信鎮之既為百姓所懷聲震隣國

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魏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云無關西之憂欲以委梁人也又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民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其爲鄰境及士庶所重如此子羅先在東魏乃以次子善爲嗣及齊平羅至而善卒又以羅主嗣信長女周明帝敬后其季女隋文帝獻后獨孤氏自周隋及唐三代皆爲外戚自古以來未之有也隋文帝踐極乃下詔襃贈太師上柱國十州諸軍

事兾州刺史封趙國公邑一萬户謚曰景追贈信父庫者使持節太尉上柱國六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越國公邑一萬户謚曰恭信母費連氏贈太尉趙恭公夫人

羅善等俱列在隋外戚傳

竇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漢大鴻臚章十一世孫也章子統靈帝時爲鴈門太守避竇武之難亡奔匈奴遂爲部落大人後魏南徙子孫因家於代賜姓紇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父畧平遠將軍以熾著勲贈少保柱

國大將軍建昌公熾性嚴明有謀畧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少從范陽祁忻授毛詩左氏春秋畧通大義善騎射膂力過人魏正光末北鎮擾亂熾隨父畧避地定州没於葛榮榮欲官畧畧不受榮疑其有異志遂留畧於冀州將熾及熾兄善隨軍及爾朱榮破葛榮熾乃將家隨榮於并州時葛榮别將韓樓等數萬人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樓以功拜揚烈將軍魏孝武即位蠕蠕等諸蕃並遣使朝貢帝臨

軒宴之有鵰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熾善射因欲矜遠人乃給熾御箭兩隻命射之鵰乃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之帝大悅賜帛五十疋尋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爾朱仲遠奔梁時梁主又遣元樹入寇據譙城子鵠令熾擊破之封行唐縣子尋進爵上洛縣伯時帝與齊神武構隙以熾有威重堪處爪牙之任拜閤內大都督遷朱衣直閤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重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

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十匹大統元年以從駕功除東豫州刺史別封眞定縣公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至邙山熾乃下馬背邙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三面攻圍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並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乃相謂曰得此三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又從太保李弼討

白額稽胡破之高仲密以北豫州來赴熾從文帝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邙山為陣文帝命留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追至石濟而還大統十三年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為涇州刺史涖職數年政號清靜改封武安縣公魏廢帝元年除大都督原州刺史熾抑挫豪右申理幽滯每親巡壟畝勸人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之北屬有泉水熾屢經遊踐嘗與僚吏宴

於泉側因酌水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之後吏民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魏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蠕蠕寇廣武熾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蠕蠕引退熾度河追討至魏伏川追及大破之斬其酋帥郁久閭是發獲生口數千孝閔踐阼拜柱國大將軍明帝時以熾前朝舊臣勲望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趣發徒役明帝不許尋而帝崩事方得寢保定元年進封鄧國公邑一萬户别

食資陽縣一千户收其租賦四年授大宗伯天和五年出為宜州刺史先是文帝田於渭北令熾與晉公護分射走兎熾一日獲十七頭護獲十一頭恥其不及因以為嫌至是熾又以武帝年長勸護歸政護惡之故左遷焉及護誅徵拜太傅熾既朝之元老名望素隆至於軍國大謀常與參議嘗有疾武帝幸其第而問之因賜金石之樂其見禮如此帝於大德殿將謀伐齊熾時年已衰老乃扼腕曰臣雖朽邁請躬執干櫓首啓戎行得一

覩誅翦鯨鯢廓清宇宙省方觀俗登嶽告成然後歸魂泉壤無復餘恨帝壯其志節遂以熾第二子武當公恭爲左二軍總管齊平之後帝乃召熾歷觀相州宫殿熾拜賀曰陛下眞不負先帝矣帝大悦進位上柱國宣政元年兼雍州牧及宣帝營建東京以熾爲洛京營作大監宫苑制度皆取決焉大象初改食樂陵縣邑户如舊隋文帝入輔政停洛陽宫作熾請入朝屬尉遲迥舉兵熾乃移入金墉與洛州刺史平凉公元亨同心固守仍

權行洛陽鎮事相州平熾方入朝隋文帝初爲相國百官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高其節及隋文踐極拜太傅加殊禮贊拜不名開皇四年八月薨時年七十八贈八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恭熾事親以孝聞奉諸兄以悌聞及其位望隆重而子孫皆處列位遂爲當時盛族子茂嗣茂有弟十三人恭威最知名恭位至大將軍從武帝平齊封贊國公除西兖州總管以罪賜死熾兄善以中軍大都督南城公從魏孝武西

遷仕至太僕衛尉卿汾北華瀛三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謚曰忠子榮定嗣榮定列在隋史熾兄子毅字天武父岳早卒及毅著勲追贈大將軍兾州刺史毅深沉有器度事親以孝聞魏孝武初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時齊神武擅朝毅慨然有徇主之志從孝武西遷封奉高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安武縣公恭帝元帝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改封永安縣公出爲幽州刺史孝閔

帝踐阼進爵神武郡公保定三年拜大將軍時與齊人爭衡戎車歲動並交結突厥以為外援突厥已許納女於周齊人亦甘言重幣遣使求昏狄人便欲有悔朝廷乃令楊荐等累使結之往返十餘方復前好至是雖期往逆猶懼改圖以毅地兼勲戚素有威重乃令為使及毅至齊使亦在焉突厥君臣猶有異志毅抗言正色以大義責之累旬乃定卒以皇后歸朝廷嘉之别封成都縣公進位柱國歷同州刺史蒲金二州總管加上柱國

入爲大司馬隋開皇初拜定州總管累居藩鎭咸得人和二年薨於州贈襄郢等六州刺史謚曰肅毅性温和每以謹愼自守又尚文帝第五女襄陽公主特爲朝廷所委信雖任兼外内未嘗有矜惰之容時人以此稱馬子賢嗣賢字託賢志業通敏少知名宣政元年授使持節儀同大將軍開皇中襲爵神武郡公除遷州刺史毅第二女即唐太穆皇后武德元年詔贈毅司空使持節總管荆郢等十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杞國公又追贈賢

子紹宣秦州刺史并襲賢爵紹宣無子仍以紹宣兄子德藏嗣

賀蘭祥字盛樂其先與魏俱起有乞伏者為賀蘭莫何弗因以為氏後有以良家子鎮武川者遂家焉父初眞少知名為鄉里所重尚文帝姊建安長公主保定二年追贈太傅柱國恒山郡公祥年十一而孤居喪合禮長於舅氏時為文帝所愛雖在戎旅常博延儒生教以書傳文帝初入關祥與晉公護俱在晉陽後乃遣使迎致

之解褐奉朝請祥少有膽氣志在立功尋擢都督常居
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
伯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儒又攻回洛拔之還拜
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大統九年從文帝與東魏戰於芒
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十四年除
都督荊州刺史進爵博陵郡公先是祥嘗行荊州事雖
未朞月頗有惠政至是重往百姓安之由是漢南流人
襁負至者日有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隨機撫納咸

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祥親廵境内觀政得失見有發掘古冢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爲政邪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歳大有年境内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雖文帝密親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産所出多諸珍異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風素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文帝後聞之並以賜祥十六年拜大

將軍文帝以涇渭溉灌之處渠堰廢毀乃令祥修造富平堰開渠引水東注於洛功用既畢人獲其利魏廢帝二年行華州事後改華州為同州仍以祥為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六官建授小司馬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閔帝祥有力焉武成初吐谷渾侵掠州郡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谷渾與吐谷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

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進封涼國公薨贈太師同岐等十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景有七子敬讓璨師寛知名敬少歷顯職封化隆縣侯後襲涼國公位柱國華州刺史讓大將軍鄭州刺史河東郡公璨開府儀同三司宣陽郡公建德五年從平并州遷幽州刺史博陵郡公寛開府儀同大將軍戰歿贈上儀同大將軍追封清都公師尚明帝女位上儀同大將軍武始公入隋歷汴鄭二州刺史並著政

績祥弟隆大將軍襄樂縣公隋文帝與祥有舊開皇初
追贈上柱國
叱列伏龜字摩頭陀代郡西部人也其先爲部落大人
魏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人酋長至龜五世龜容貌瓌
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人酋
長魏孝昌三年以別將從長孫承業西征累遷金紫光
祿大夫從還洛授都督遂爲齊神武所寵任加大都督
沙苑之敗隨例來降文帝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邵

惠公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自此常從征討亟有戰功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卒子椿嗣椿字千年明帝時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永世縣公天和初除左宮伯進位大將軍

閻慶字仁度河陰人也曽祖善仕魏歷龍驤將軍雲州鎮將因家雲州之盛樂郡祖提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敦煌鎮都大將父進有謀畧勇冠當世正光中拜龍驤將軍屬衛可瓌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以功拜盛樂

郡守慶㓜聦敏重然諾風儀端肅望之儼然隨父固守盛樂頗有力焉拜别將後以軍功拜步兵校尉中堅將軍既而齊神武舉兵入洛魏孝武西遷慶謂所親曰高歡跋扈將有篡逆之謀豈可茍安目前受其控制也遂以大統三年自宜陽歸闕即拜奉車都尉稍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以功進爵為伯慶善於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屢展勲勞累遷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州大中正加侍中賜姓大野

氏孝閔帝踐阼出爲河州刺史進爵石保縣公州居河外地接戎夷慶留心撫納頗稱簡惠就拜大將軍進爵太安郡公入爲小司空歷雲寧二州刺史慶性寛和不苛察百姓悅之天和五年進位柱國晉公護母慶之姑也護雖擅朝而慶未嘗阿附及護誅武帝以此重之乃詔慶第十二子𤱶尚帝女清都公主慶雖望位隆重婚連帝室常以謙慎自守時人以此稱之建德二年抗表致事優詔許焉慶既衰老恒嬰沈痼宣帝以其先朝耆

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千段醫藥所須
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文帝踐極又令皇
太子就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開皇二年薨年七十七
贈司空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謚曰成長子常先慶卒
次子毗嗣毗隋史有傳

史寧字永和建康表氏人也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
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寧鎮因家焉父遵初爲
征虜府鎧曹參軍杜洛周構逆六鎮自相屠陷遵遂卒

鄉里奔恒州其後恒州爲賊所敗遵後歸洛陽拜樓煩郡守及寧著勲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凉州刺史謚曰貞寧少以軍功累加持節征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賀拔勝爲荆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隨勝之部會荆州蠻騷動三鵶路絶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尋除南郢州刺史及勝爲大行臺表寧爲大都督攻梁下溠戍破之封武平縣伯及攻拔齊梁興鎮等九城未及論功屬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寇荆州寧隨勝

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蹬前謂之曰觀卿風表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事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橫流梁武爲之動容在梁二年勝乃與寧密圖歸計寧曰朱异既爲梁主所信任請往見之勝然其言寧乃見异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辭氣雅至异亦嗟挹爲奏梁主果許勝等歸大統二年自梁歸進爵爲侯久之遷車騎將軍行涇州事

時賊帥莫折後熾寇掠居人寧率州兵與行原州事李賢討破之轉東義州刺史東魏亦以胡梨苟為東義州刺史寧僅得入州梨苟亦至寧逆擊破之斬其洛安郡守馮善道州既隣接彊敵百姓流移寧留心撫慰咸來復業轉涼州刺史寧未至而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亂詔獨孤信與寧討之寧先至涼州為陳禍福城中吏民皆相率降附仲和仍據城不下尋亦克之後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為公十六年宕昌

叛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并連結傍乞鐵忽及鄭五醜等詔寧率軍與宇文貴豆盧寧討之寧別擊獠甘而山路險阻纔通單騎獠甘已分其黨立柵守險寧進兵攻之遂破其柵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遂進軍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斬之并執廉玉送闕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師還召寧率所部鎭河陽寧先在涼州戎夷服其威惠遷鎭之後邊人並思慕之魏廢帝元年復除涼

甘瓜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初蠕蠕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孫鈔掠河右寧率兵要擊獲瓌子孫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降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二年吐谷渾通使於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後遣使詣文帝請事文帝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矟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時突厥木汗可汗

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文帝命寧率騎隨之軍至番禾吐谷渾已覺奔於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木汗從之乃分爲二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眞寧趣樹敦吐谷渾娑周王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樹敦吐谷渾舊都多諸珍藏而吐谷渾主已先奔賀眞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樹敦寧進兵攻之僞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兵奮

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悉歸突厥吐谷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柵欲塞寧路寧攻破之而木汗亦克賀真虜吐谷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還軍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嘆其勇決遺所乘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乃還州尋被徵入朝屬文帝崩寧悲慟不已乃請赴陵所盡哀并告行

師克捷孝閔踐阼拜小司徒出爲荆州刺史荆襄淅郢等五十二州及江陵鎮防諸軍事寧有謀畧識兵權臨敵指揮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及在荆州頗自奢縱貪濁不修法度嘗出有人訴州佐屈法寧還付被訟者治之自是有事者不敢復言聲名大損於西州保定三年卒於州謚曰烈子雄嗣雄字世武少勇敢膂力過人便弓馬有筭畧年十四從寧於牽屯山奉迎文帝仍從校獵弓無虚發文帝歎異之尋尚文帝女永富公主除

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駕部中大夫司馭中大夫從柱國枹罕公辛威鎮金城遂卒於軍時年二十四雄弟祥列在隋史

權景宣字暉遠天水顯親人也父曇騰魏隴西郡守贈秦州刺史景宣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魏行臺蕭寶夤見而奇之表爲輕騎將軍及寶夤敗景宣歸鄉里文帝平隴右擢爲行臺郎中孝武西遷授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加平西將軍秦州大中正大統初轉

祠部郎中景宣曉兵權有智畧從文帝拔弘農破沙苑
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從開府于謹援洛陽景宣督
課糧儲軍以周濟時初復洛陽將修繕宮室景宣率徒
三千先出採運會東魏兵至司州牧元季海等以衆少
拔還屬城悉叛道路壅塞景宣將二十騎且戰且走從
騎畧盡景宣輕馬突圍手斬數級馳而獲免因投人家
自匿景宣以久藏非計乃僞作文帝書招募得五百餘
人保據宜陽聲言大軍續至東魏將段琛等率衆至九

曲憚景宣不敢進景宣恐琛審其虛實乃將腹心自隨
詐云迎軍因得西遁與儀同李延孫相會攻拔孔城洛
陽以南尋亦來附文帝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
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
授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文
帝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除南陽郡守郡
隣敵境舊制發人守防三十五處多廢農桑而姦宄猶
作景宣至並除之唯修起城樓多備器械寇盜斂迹人

得隷業馬百姓稱之立碑頌德文帝特賞粟帛以旌其
能遷廣州刺史侯景舉河南來附景宣從僕射王思政
經畧應接既而侯景南叛恐東魏復有其地以景宣爲
大都督豫州刺史鎭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
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
不滿千人隨機奮擊貴平乃退走進授使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頻川陷後文帝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
絶悉令拔還遷襄州刺史杞秀以狼狽獲罪景宣號令嚴

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仍留鎮荆州委以鴟
南之事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
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
助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嶚入質景宣又與開府
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人吳士
英殺刺史黄道生因聚爲寇景宣以英小賊可以計取
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與士英書僞稱道生凶暴歸功
士英士英等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獲其黨

與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於是應禮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乃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兼督江北司二州諸軍事進爵爲伯唐州蠻田魯嘉自號豫州伯引致齊兵大爲民害景宣又破之獲魯嘉以其地爲郡轉安州刺史梁定州刺史李洪遠初款後叛景宣惡其懷貳密襲破之虜其家口及部衆洪遠脫身走免自是酋帥慴服無敢叛者燕公于謹征江陵景宣别破

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湞水又遣别將攻拔魯山
多造舟艦盃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
湘州景宣遺書喻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豁因景宣請
舉州款附孝閔帝踐阼徵爲司憲中大夫尋除基鄀硤
平四州五防諸軍事江陵防主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
公護東討景宣别畧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
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
彦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歸諸京師尋而洛

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回軍破之還次霸上晉公護親迎勞之天和初授荊州刺史總管十七州諸軍事進爵千金郡公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勑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縱恣多自矜伐兼納賄賂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艦器仗畧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

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贈河渭鄯三州刺史謚曰恭子如璋嗣位至開府膠州刺史如璋弟仕玠儀同大將軍廣川縣侯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也世為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重之魏天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為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為都督南

討復啓羆爲長史帶鋭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
及克硤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王師戰
不利乃拜羆冠軍將軍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討平諸賊
授西河内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俸祿優厚何
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
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犯違憲法
以此致辭爾梁將曹景宗圍荆州勑羆與別將裴衍率
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荆

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爲荆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封定陽子梁復遣曹義宗帥衆數萬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乃煑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羆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

以羆授顯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
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爲腹心擊捕反者
畧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爲乃以次斬
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羆行秦州事尋遷車騎大
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文帝徵兵爲勤王之舉羆
請前驅効命遂爲大都督鎭華州魏孝武西遷拜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
武率軍進潼關人懷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神武

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實或有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箠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

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文帝以華州要衝遣使勞羆令加守備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神武遂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没者亦任出城

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卧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

食使乃裂去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乃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撲乃手自取鞾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羆舉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乃見思大統七年卒于官贈太

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羆安於貧素不營産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潔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羆卒孫述字長述少孤爲祖羆所養聰敏有識度文帝見而奇曰王公有此孫足爲不朽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後爲鎮遠將軍拜太子舍人祖憂去職述初喪父爲羆所鞠養及居喪深合法度于時東西交爭金革方始羣官遭喪者卒哭之後皆令起視事述請終

禮制辭理懇切文帝令中使就視知其哀毀乃特許之
免喪襲爵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
郡公周受禪拜賓部下大夫累遷廣州刺史甚有威惠
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
隋文帝爲丞相授信州總管位上將軍王謙作亂遣使
致書於述述因執其使上書又陳取謙策文帝大悅前
後賜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
初獻平陳計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

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而卒上甚傷惜之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謨弟軌大業末郡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王思政字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絶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聞思政壯健啓思政隨軍事所有謀議並與思政參詳時魏孝武在藩素聞

其名顥軍還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
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爲武衛將軍俄而
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
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
行路所知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
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
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
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

業一二年間習戰陣勸耕桑然後修復舊京何慮不克
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
公拜光禄卿并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
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文帝曾在
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命諸將擲
蒱取之物既盡文帝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
得盧者即與之羣公擲將徧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
容危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

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
願擲即爲盧若内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
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占對雄辯一坐盡驚即拔
所佩刀横於膝上攬摴蒱拊髀擲之比文帝止之已爲
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之後文帝委寄更深轉驃騎
將軍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河橋之戰
思政下馬以長矟左右横擊一擊輙踣數人時陷陣既
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

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之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弘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并三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文帝親接援之乃

驛召思政將鎮戍臯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弘農思政入弘農令開城門解衣而卧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修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備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荆州刺史境内卑濕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修之掘得黄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

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文帝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璧也文帝命舉代人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寛其後東魏來寇孝寛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梁鄭爲東魏所敗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何及即率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文帝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嶽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畧地乃密遣送款

於梁先是文帝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爲已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遣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文帝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思政令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圖乃四

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戰嶽衆不能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攢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賊乃退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頹嶽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嶽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

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爲閑共乘樓船以望城内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中矢而斃生禽永珍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嶽既失紹宗等心氣沮喪不敢逼城齊文

襄聞之率步騎十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
北面遂崩溢滿城中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
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
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
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
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
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
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

亦活得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豈不哀城中士卒也
因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通直散騎常侍趙彦
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及引見文襄
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
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
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
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既外無救援亦
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

政出征家人以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
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
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畜積及齊文宣受
東魏禪以思政為都官尚書儀同三司卒贈以本官加
兖州刺史初思政在荆州自武闗以南延袤一千五百
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
康沈毅有度量後為文帝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
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户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

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進爵為公揆弟邦封西安縣侯邦弟恭忠信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頼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為鄜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

刺史

尉遲迥字薄居羅代人也其先魏之别種號尉遲部因而氏焉父俟兜性弘裕有鑒識尚文帝姊昌樂大長公主生迥及綱迥年七歲綱年六歲俟兜病且卒呼二子撫其首曰汝等並有貴相但恨吾不見耳各宜勉之武成初追贈柱國大將軍太傅長樂郡公謚曰定迥少聰敏美容儀及長有大志好施愛士稍遷大丞相帳内都督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西都侯大統

十一年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魏安郡公十五年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迴通敏有幹能雖任兼文武頗允時望文帝以此深委仗焉十六年拜大將軍侯景之渡江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内難方盛請修隣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文帝曰蜀可圖矣取蜀制梁在兹一舉乃與羣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迴以爲紀既盡鋭東下蜀必虚空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文

帝深以爲然謂迥曰伐蜀之事一以委汝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固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迥前軍臨劒閣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先已遣使詣闕密送誠款然恐其下不從猶據潼水別營拒守迥遣元珍俟呂陵始等襲之乾運還保潼州珍等遂圍之乾運降迥至潼州大饗將士渡涪

江至青溪登南原勒兵講武修繕約束閱器械自開府以下賞金帛各有差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將士疲病者十二三迥親自勞問加以湯藥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史欣景幽州刺史趙跋扈等為撝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亞等擊破之跋扈等遁走欣景遂降撝被圍五旬頻戰為迥所破遣使乞降許之撝乃與紀子宜都王圓肅率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民

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隷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三年加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諸軍事以平蜀功封一子為安固郡公自劒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乃明賞罰布恩威綏緝新邦經畧未附民夷懷而歸之迥性至孝色養不怠身雖在外所得四時甘脆必先薦奉然後敢嘗大長公主年高多病迥往在京師每退朝參候起居憂悴形於容色大長公主每為之和顔進食

以寧迴心文帝知其至性徵迴入朝以慰其母意遣大
鴻臚郊勞仍賜迴袞冕之服蜀人思之爲立碑頌德六
官初建拜小宗伯孝閔踐阼進位柱國大將軍又以迴
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改封寧蜀公遷大司
馬尋以本官鎮隴右武成元年進封蜀國公邑萬户除
秦州總管秦渭等十四州諸軍事隴右大都督保定二
年拜大司馬及晉公護東伐迴帥師攻洛陽齊王憲等
軍於芒山齊衆渡河諸軍驚散迴率麾下反行却敵於

是諸將遂得全師而還遷太保太傅建德初拜太師尋加上柱國宣帝即位以迥爲大右弼轉大前疑出爲相州總管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迥位望夙重懼爲異圖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公韋孝寬代迥爲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迥喻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昶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於是衆咸從命莫

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于時趙王招已入
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大將軍成平郡
公勤時爲青州總管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
管相衛黎毛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諸州
皆從之衆數十萬滎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
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頭利進國東潼州刺史曹孝達
各據州以應迥徐州總管司錄席毗與前東平郡守畢
義緒據兖州及徐州之蘭陵郡亦以應迥永橋鎮將紇

豆陵惠以城降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爲元帥陰羅雲監諸軍郕國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弘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延壽公于仲文等皆爲行軍總管迥遣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遜迥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上儀同赫連士猷攻晉州即據小鄉城紇

豆陵惠襲陷定州之鉅鹿郡遂圍恒州上大將軍宇文
威攻汴州上開府莒州刺史烏尼九開府尉遲儁率光
膠青齊莒兖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陷曹亳二州
屯兵梁郡大將軍東南道行臺席毗衆號八萬軍於蕃
城攻陷昌慮下邑豐縣李惠自申州攻陷永州焚之而
還宇文胄軍於洛口開府梁子康攻懷州魏安公惇率
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孝寛等諸軍隔水相持不
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

少卻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卻而鳴鼓齊
進惇遂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迴與其子惇祐等又率
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
黃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到迴舊
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為之力
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卻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
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迴衆大敗遂入鄴
城迴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李詢賀樓子幹以其屬

先登迴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勤惇祐等東走青州未至開府郭衍追及之並爲衍所獲隋文帝以勤初有誠款釋之李惠先是自縛歸罪隋文帝復其官爵迴末年衰耄惑於後妻王氏而諸子多不睦及起兵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自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畧舉止多失綱紀不能匡救迴自起兵至于敗凡經六十八日馬子寬大將軍長樂郡公先迴卒寬兄誼開府資中郡公寬弟順以迴平蜀功授開府安固郡公

後以女爲宣帝皇后拜上柱國封胙國公順弟惇軍正下大夫䰟安郡公惇弟祐西都郡公皆被誅而誼等諸子以年幼並獲全唐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議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焉仍贈絹百疋迥弟綱字婆羅少孤與迥依託舅氏文帝西討關隴迥綱與母昌樂大長公主留于晉陽後方入關從文帝征伐常陪侍帷幄出入卧内以軍功封廣宗縣伯綱驍果有膂力善騎射文帝甚寵之委以心膂河橋之戰文

帝馬中流矢因而驚奔綱與李穆等左右力戰衆皆披靡文帝方得乘馬大統十四年進爵平昌郡公廢帝二年拜大將軍兼領軍及魏帝有異謀言頗漏泄文帝以綱職典禁旅使密爲之備俄而廢帝立齊王仍以綱爲中領軍總宿衛綱兄迥伐蜀從文帝送之於城西見一走兎文帝命綱射之誓曰若獲此兎必當滅蜀俄而綱獲兎而返文帝喜曰事平當賞汝佳口及克蜀賜綱侍婢二人又嘗從文帝北狩雲陽見五鹿俱走綱獲其三

每從遊宴文帝以珍異之物令諸功臣射而取之綱所獲輙多孝閔帝踐阼綱以親戚掌禁兵除小司馬又與晉公護廢帝明帝即位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元年進封吳國公邑萬户除涇州總管歷位少傅大司空陜州總管晉公護東討乃配綱甲士留鎮京師大軍還綱復歸天和二年以綱政績可紀賜帛及錢穀等增邑以褒賞之陳公純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將入塞詔徵綱與大將軍王傑率衆迎衛於境首三年追論河橋功

封一子縣公四年薨于京師贈太保謚曰武第二子安以嫡嗣大象末位柱國入隋歷鴻臚卿左衛大將軍安兄運運少彊濟志在立功魏大統十六年以父勲封安喜縣侯明帝立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縣公歷位隴州刺史再遷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運既職兼文武甚見委任進爵廣業郡公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有罪失武帝於朝臣内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以運爲右宮正建德三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

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剌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既不得入乃縱火運恐火盡直黨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夜徹運宮中已不守矣武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什物等不可勝數

四年出為同州刺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帝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帝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即位授上柱國運之為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為武帝親待軌屢言帝失於武帝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誅運懼及於禍尋而得出為秦州總管至州猶懼不免遂以憂薨於州贈大後

丞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忠子靖嗣運弟勤大象末青州總管起兵應伯父迥勤弟敬尚明帝女河南公主位儀同三司

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材畧頻有戰功文帝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武帝即位頗被識顧累遷內史

下大夫自此遂處腹心之任晉公護專政武帝密圖之以軌沈毅有識度堪屬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内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将軍封上黃縣公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武帝親戎東伐軌從克晉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夫将軍進爵郯國公及陳将呉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彦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

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大懼乃破堰遽退軌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濶水勢亦衰船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一十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鋭卒於是殲焉武帝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善謀畧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

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武帝令軌與宇文
孝伯並從軍中進趣皆委軌等宣帝仰成而已時宮尹
鄭譯王端等並得幸於宣帝宣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
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武帝武帝大怒乃撻宣帝
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内
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
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武帝曰皇太子仁孝
無聞又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暗短不足以論

是非陛下常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弘遠而弼比再對臣深以此事爲慮武帝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宫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軏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嗣豈易發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軏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軏因内宴上壽又捋武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

恨後嗣弱耳武帝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乃出軌爲徐州刺史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内史杜虔信就徐

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顔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莫不傷惜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樂運字承業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也祖文素濟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年十五而江陵滅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沒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聞梁故都官琅邪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

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武帝多被納用建德二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武帝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武帝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

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乃超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悦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即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候天下畢至今葬期既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内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

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按周
官曰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
故不遊觀焉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眚災肆赦此謂
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之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
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
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母吳漢
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
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

不納而昬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理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況大尊未為聖主而可專恣己心凡諸刑罰爵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誡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

忘食猶恐萬幾不理天下壅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宫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内竪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淫刑酷罰非致安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義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嚴前制政令不定乃至於此今宿衛之官有一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則大逆之罪與杖十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

散一人心散尚或不可止若天下皆散將若之何請遵
輕典並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
斵雕為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趨庭親承聖旨豈
有崩未踰年而處躬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
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人傜
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
魚龍爛漫士庶從役秖為俳優角抵紛紛不已財力俱
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無益之事請並停罷七曰近

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即科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迫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替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元象垂戒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徹懸未盡消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庶之愠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

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内史元巖諫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是忠臣先皇聖明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甚怒莫不為運寒心後見賞獲又皆相賀以為幸免虎口内史鄭譯常以私事請託運不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為丞相譯為長史遂左遷運為廣州滍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並有聲績運甞願處一諫官從容

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十五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傳第七十

周

陸騰　周惠達　馮景　蘇綽弟椿　盧辯弟光　韋孝寬子總兄夐　韋瑱　柳虯弟慶虯弟子帶韋慶子弘虯　寇儁　長孫儉　長孫紹遠弟澄　盧柔　裴俠　裴寬寬弟漢　裴果

裴文舉　崔猷　崔士謙弟說　李昶　鄭道邕

鄭偉　司馬裔　司馬消難　薛端弟裕　薛善弟慎　薛

寘　薛憕

陸騰字顯聖代人魏東平王俟玄孫也父旭魏太和中徵拜中書博士稍遷散騎常侍頗明易緯候之學知天下將亂隱於太行山屢徵不起卒騰慷慨有大節從爾朱榮平葛榮以功賜爵清河縣伯稍遷通直散騎常侍及魏孝武西遷騰時使青州遂沒於鄴東魏拜征西將

軍陽城鎮將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騰拒守月餘城
陷被執文帝釋而禮之問其東閒消息騰盛論東州人
物又叙述時事辭理抑揚文帝笑曰卿真不背本也即
拜帳内大都督未幾除太子庶子遷武衛將軍騰既為
文帝所知思欲立功不顧内職及安康賊黄衆寳等作
亂結連漢中衆數萬人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
軍自子午谷以援之與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文
帝謂騰曰今欲通江由路直出南秦卿宜善思經略騰

曰臨機制變未敢預陳文帝曰此是卿取柱國之日卿其勉之即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據險歷攻不能制騰造飛梯夜襲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有任公忻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不殺廣嗣等可謂墮軍實而長寇讎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於是出兵奮擊盡獲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江州刺史進爵上庸縣公陵州木籠獠恃險暴橫每行抄刼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為

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賊累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遂密縱兵奮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盡破之斬首萬級俘獲五千人明帝初陵眉戎等八州夷夏並反衆數萬人攻破郡縣騰討平之武成元年詔騰入朝明帝面勑之曰益州險遠非親勿居故令齊公憲作鎮卿文武之備已著遐邇兵馬鎮防皆當委卿統攝於是徙為隆州刺史隨憲入蜀及趙公招代憲復請留之遷隆州總

管領刺史保定二年資州石磐人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蠻獠互反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是年鐵山獠抄斷内江路驛使不通騰乃進軍討之出其不意一日下其三城招納降附者三萬户帝以騰母在齊未令東討適有其親屬自齊還朝者晉公護奉令偽告騰云齊為無道已誅公家母兄並從塗炭

蓋欲發其怒也騰乃發哀泣血志在復讎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為副趙公招時在蜀復欲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埽除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還朝副憲東討天和初信州蠻蜑據江硤反叛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侯詔騰討之騰先趣益州募驍勇具樓船沿江而下軍至湯谷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涪陵郡守蘭休祖據地方二千里阻兵為亂復詔騰討之

拔其魚令城又破銅槃等七栅騰自在龍州至是前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於是巴蜀悉定詔令樹碑紀績焉四年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誾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受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陳人決龍川寧朔隄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隄破之陳

人乃遁六年進位柱國爵上庸郡公建德二年徵拜大司空尋出為涇州總管宣政元年冬薨於京師贈太尉公謚曰定子元嗣元字士鑒入關時年七歲仕齊為奉朝請成平縣令齊平武帝見元特加勞勉即拜地官府都上士大象末為隋文帝相府外兵參軍元弟融字士顯最知名少歷顯職大象末位至大將軍定陵縣公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成平三縣令皆以廉能見稱惠達幼有節操好讀書美容貌

魏齊王蕭寶夤為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
閤下甚禮之及寶夤入朝惠達隨入洛陽寶夤西征惠
達復隨入關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
寶夤謀反聞於京師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惠達乃
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曰何故入虎口惠達
曰蕭王必為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
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為光禄勲中書舍人寶夤既
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

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為關中大行臺惠達為岳府府屬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達遁入漢陽之積麥崖悅平歸於文帝文帝復以為府司馬便委任焉文帝為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為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文帝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闕惠達營造戎仗儲積倉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甚為朝廷所稱後拜中書令進爵為公大統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文帝與魏文帝東

討令惠達輔魏太子居守總留臺事及芒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功也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愛拔良士以此皆敬而附之薨子題嗣隋開皇初以惠達著績前代追封蕭國公

馮景字長明河間武垣人也父傑為伏典令景少與周
惠達友俱以客從蕭寶夤寶夤後為尚書右僕射引景
領尚書都令史正光中寶夤為關西大行臺景又為行
臺都令史及寶夤敗還長安或議歸罪闕下或言留州
立功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夤不從遂反及寶夤
平景方得還洛朝廷聞景有諫言故不罪之後事賀拔
岳為行臺郎岳使景詣齊神武察其行事神武聞岳使
至甚有喜色問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託岳為

兄弟景還以狀報岳岳曰此姦有餘而實不足自古王臣無私盟者也吾料之熟矣岳北合費也頭東引紇豆陵伊利西總侯莫陳悅河州刺史梁景叡及酋渠為盟誓共會平涼移軍東下懼有專任之嫌使景啓孝武帝帝甚悅又為岳大都督府從事中郎侯莫陳悅平文帝使景於京師告捷帝有西遷意因問關中事勢景勸帝西遷後以迎孝武功封高陽縣伯除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大統初詔行涇州事卒於官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筭術從兄讓為汾州刺史文帝餞於都門外臨别謂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文帝乃召為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為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文帝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以告其事綽即為量定惠達入呈文帝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

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文帝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文帝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城西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召綽問具以狀對文帝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文帝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施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政道文帝卧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文帝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

不厭詰朝乃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齊神武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意與文帝同遂併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封美陽縣伯十一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文帝方欲革易時政務行彊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

一先脩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守宰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己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人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於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乃欲使心氣清

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自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

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人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目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樸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雕喪已

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傜賦差輕衣食不缺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

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臨天下以至於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

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人者㝠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勑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

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三時不務省事而令人廢農者是則絶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

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

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禄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内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悦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

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養而為卿相則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胄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為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材而為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因其官而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

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令之智効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

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
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
石駑驥然後始分彼貧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
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
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
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
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竒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
容於口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

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理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

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
殷事廣尚能克濟况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
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理諸如此
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
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
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
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
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

賢與不肖别矣卒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怨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徵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

使獲罪者知歸心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

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有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

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乎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

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税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邮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怨平均者不舍豪彊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均不易紡絍織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豫營理絹鄉先事織絍麻土早脩紡績及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豫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巳過捶扑交至取辦目

前富商大賈緣兹射利有者從之貴愛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人於是獘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彊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文帝甚重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

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文帝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為大誥奏行之其詞曰唯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洎羣公列將莫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曁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汝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

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唯寅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之典訓以大誥於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曁予文祖誕敷文德龔惟孝武不賈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𡚁用興大難於彼東土則我黎庶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度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黎蒸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

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
官惟以恤人弗惟逸豫辟惟元首黎元惟趾股肱惟弼
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皇其彝訓曰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令台一人膺天之嘏
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
嗟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政於何弗繹嗚呼艱哉凡
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
二紀我太祖烈祖之用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

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俣訔度公惟大録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廸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正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昺足以弼於朕躬宰惟天官克諧六職尉惟司武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兹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

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無刑萬
邦咸寧俾八表之内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
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人惟不勝其饑故先王重農
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人之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
恩薄弗惇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惟茲六物實為教本
嗚呼為上克寛寛則人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於
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
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

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鈞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唯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辟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祗慎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叶於

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損厥華即厥實背厥偽
崇厥誠勿諐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於道德仁義用
保我祖宗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
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繇此道用
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
逖致於雍熙庸錫降丕命於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
難行之實難臣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

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慎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命惟玆大誼未光於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内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文帝推心委任而無間言或出遊嘗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

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年四十九文帝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謙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遣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文帝曰

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惟載以布車一乘文
帝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門外文帝親於車後酹酒而
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
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吾去奈何
舉聲一慟不覺巵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文
帝自為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並行於世明帝二
年以綽配太祖廟庭子威嗣威隋史有傳綽弟椿字令
欽性廉慎沈勇有決斷魏正光中關右賊亂椿應募討

之受盪寇將軍以功累遷中散大夫賜爵美陽子大統初拜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賜姓賀蘭氏後除都督行弘農郡事椿當官彊濟特為文帝所知十四年置當州鄉師自非鄉望允當衆心不得預焉乃令驛追椿領鄉兵其年破槃頭氏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十六年征隨郡軍還除武功郡守既為本邑以清儉自居小大之政必盡忠恕進爵為侯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卒子植嗣

盧辯字景宣范陽涿人累世儒學父靜魏太常丞辯少好學博通經籍正光初舉秀才為太學博士以大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爾注大戴庶纂前修矣侍中辯叔父同也節閔帝立除中書舍人屬齊神武起兵信都既破爾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持節勞之於鄴神武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神武怒曰我舉大義誅羣醜車駕在此誰遣爾來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神武

異之捨而不逼孝武即位以辯為廣平王贊師永熙二年平等浮屠成孝武會萬僧於寺石佛低舉其頭終日乃止帝禮拜之辯曰石立社移自古有此陛下何怪及帝入關事起倉卒辯不及至家單馬而從或問辯曰得辭家不辯曰門外之道以義斷恩復何辭也帝至長安封范陽縣公授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加本州大中正文帝以辯有儒術甚禮之朝廷大議常召顧問遷太子少保領國子祭酒趙青雀之亂魏太子出居渭北辯時

隨從亦不告家人其執志敢決皆此類也尋除太常卿太子少傅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脩之禮受業於辯進爵范陽郡公轉少師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儀湮墜於時朝廷憲章乘輿法服金石律呂晷刻渾儀咸令辯因時制宜皆合軌度多依古禮性彊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累遷尚書令及六官建為師氏中大夫明帝即位遷小宗伯進位大將軍帝嘗與諸公幸其第儒者榮之出為

宜州刺史以恚不之部薨謚曰獻配食太祖廟庭子慎嗣位復州刺史慎弟詮性趫捷善騎射位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辯前代名德追封沈國公初文帝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曰三孤時未建東宫其太子官員改創未畢尋又改典命為大司禮置中大夫自兹厥後世有損益武成元年增御正四人位上大

夫保定四年改宗伯為納言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五年左右武伯各置大夫一人以建德元年改置宿衛官員二年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為官之長士貳之是歲又增改東宮官員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員四人文學十人皇弟皇子友員各二人學士六人四年又改置宿衛官員其司武司衛之類皆後所增改太子正宮尹之屬亦後所創置而典章散滅弗可復知宣帝嗣位事不師古

官員班品隨意變革至如初置四輔官及六府諸司復置中大夫並御正内史增置上大夫等則載於外史餘則朝出夕改莫能詳録於時雖行周禮其内外衆職又兼用秦漢等官今略舉其名號及命數附之於左其紀傳内更有餘官而此不載者亦史之闕文也

柱國大將軍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上將軍也　右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上開府儀同大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建德四年改為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雍州牧右正九命
驃騎大將軍右光禄大夫車騎將軍左光禄大夫戸三萬以上州刺史右正八命
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左右金紫光禄大夫大都督戸二萬以上州刺史京兆尹右八命
平東平西平南平北前右左後等將軍左右銀青光禄大夫帥都督柱國大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録戸一萬以

上州刺史右正七命

冠軍輔國等將軍太中中散等大夫都督户五千以上州刺史户一萬五千以上郡守右七命

鎮遠建忠等將軍諫議諮議等大夫别將開府長史司馬司録户不滿五千以下州刺史一萬以上郡守大呼藥右正六命

中堅寧朔等將軍左右中郎將儀同府正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户五千以上郡守小呼藥右六命

寧遠揚烈等將軍左右員外常侍統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柱國大將軍府中郎掾屬户一千以上郡守長安萬年縣令右正五命

伏波輕車等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長史司馬司録開府府中郎掾屬户不滿一千以下郡守户七千以上縣令正八命州呼藥右五命

宣威明威等將軍虎賁冗從等給事儀同府中郎掾屬柱國大將軍府列曹參軍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

州長史司馬司録正八命州别駕户四千以上縣令八
命州呼藥右正四命
襄威厲威等將軍給事中奉朝請軍主開府列曹參軍
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長史司馬司録正七命州
别駕正八命州中從事七命郡丞户二千以上縣令正
七命州呼藥右四命
威烈討寇等將軍左右員外侍郎幢主儀同府正八命
州列曹參軍柱國大將軍府參軍鎮遠建忠中堅寧朔

將軍府長史司馬司錄正六命州別駕正七命州中從事正六命郡丞户五百以上縣令七命州呼藥右正三命

蕩寇蕩難等將軍武騎常侍侍郎開府參軍驃騎車騎將軍府八命州列曹參軍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長史正六命州中從事六命郡丞户不滿五百以下縣令戍主正六命州呼藥右三命

殄寇殄難等將軍彊弩積弩等司馬四征中鎮撫將軍府正七命州列曹參軍正五命郡丞右正二命

掃寇掃難等將軍武騎武威等司馬四平前右左後將軍府七命州列曹參軍五命郡丞戍副右二命

曠野橫野等將軍殿中員外二司馬冠軍輔國將軍府正六命州列曹參軍右正一命

虎威虎牙等將軍淮海山林二都尉鎮遠建忠中堅寧朔寧遠揚烈伏波輕車將軍府列曹參軍右一命

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授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者並加使持節大都督其開府又加驃騎大將軍

侍中其儀同又加車騎大将軍散騎常侍其授總管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常大象元年詔總管刺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辯所制定之後又有改革今粗附之云辯弟光字景仁性温謹博覽羣書精於三禮善陰陽解鍾律又好玄言魏孝昌初釋褐司空府參軍事及孝武西遷光於山東立義遥授晉州刺史大統六年攜家西入除丞相府記室參軍賜爵范陽縣伯俄拜行臺郎中專掌書記改封安息縣伯歴位京兆郡

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匠師中大夫進爵燕郡公虞州刺史行陜州總管府長史卒官武帝少嘗受業於光故賻贈有加恒典贈少傅謚曰簡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嘗從文帝狩於檀臺山時獵圍既合帝遥指山上謂羣公曰公等有所見不咸曰無所見光獨曰見一桑門帝曰是也即解圍而還令光於桑門立處造浮圖掘基一丈得瓦鉢錫杖各一帝稱歎因立寺焉及為京兆而郡舍先是數有妖怪前後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由人

妖不妄作遂入居之未幾光所乘馬忽升聽事登牀南首而立食器無故自破光並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注道德經章句行於世子賁嗣賁列在隋史

韋叔裕字孝寛京兆杜陵人也少以字行世為三輔著姓祖直善魏馮翊扶風二郡守父旭武威郡守建義初為大行臺右丞加輔國將軍雍州大中正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氐賊數為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尋卒官贈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文惠孝寛沈敏

和正涉獵經史年十五便有壯志善籌算識者稱之屬蕭寶夤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為軍前驅朝廷嘉之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屬侍中楊侃為大都督出鎮潼關引孝寬為司馬侃奇其才以女妻之永安中授宣威將軍給事中尋賜爵北山縣男普泰中以都督從荆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隷荆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州部吏民號為

連璧孝武初以都督鎮彭城文帝自原州赴雍州命孝寛隨軍及克潼關即授弘農郡守從擒竇泰兼左丞節度宜陽兵馬事仍與獨孤信入洛為陽城郡守復與宇文貴怡峯應接潁州義從破東魏將任祥堯雄於潁川孝寛又進平樂口下豫州獲刺史馮邕又從戰於河橋時大軍不利邊境騷然乃令孝寛以本將軍行宜陽郡事尋遷南兗州刺史是歲東魏將軍段琛據宜陽號驍猛遣其揚州刺史牛道恒扇誘邊民孝寛深患之乃遣

諜人訪獲道恒手迹令善學書者偽作道恒與孝寛書論歸款之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令諜人遺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道恒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寛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禽道恒及琛等崤澠遂清大統五年進爵為侯八年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先是山胡負險屢為刼盜孝寛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進授大都督十二年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

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寛復作長鐵鈎利其鋒刃火竿既來以鈎遥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崩壞孝寛又隨崩處竪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寛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寛報云我城池嚴固

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韋孝寛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來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户賞帛萬疋孝寛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寛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鎻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寛慷慨激揚畧無顧意士

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齊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燒營而遁因此忿恚發病而殂魏文帝嘉孝寛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悦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寛臨州乃勒部内當土堠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文帝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

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魏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公于謹伐江陵平之以功封穰縣公還拜尚書右僕射賜姓宇文氏三年文帝北巡命孝寬還鎮玉壁孝閔帝踐阼拜小司徒明帝初參麟趾殿學士考校圖籍保定初以孝寬立勲玉壁遂於玉壁置勲州仍授勲州刺史齊人遣使至玉壁求通互市晉公護以其相持日久絶無使命一旦忽來求交易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世母先没在彼因其請和之

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尹公正至玉壁與孝寬詳議孝寬乃於郊盛設供帳令公正接對使人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於是使者忻然辭色甚悅時又有汾州胡抄得關東人孝寬復放東還并致書一牘具陳國家欲敦隣好遂以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為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遥通書疏故齊人動静朝廷皆得先知時有主帥許盆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城盆乃以城東入孝寬

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民阻斷河路孝寛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翦欲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為難孝寛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偽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

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孝寛言四年進位柱國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寛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從既而大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寛乃謂其將帥曰宜陽一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圖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

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協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
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天和五年進
爵鄖國公增邑通前萬户是歲齊人解宜陽之圍經畧
汾北築城守之其丞相斛律明月率數十騎至汾東請
與孝寬相見明月云宜陽小城久勞戰爭今既入彼欲
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答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
我之所棄我棄彼圖取償安在且君輔翼幼主位重望
隆理宜調陰陽撫百姓焉用極武窮兵結怨連禍且滄

瀛大水千里無煙復欲使汾晉之間橫尸纍骨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為君不取也時孝寛叅軍曲巖頗知卜筮謂孝寛曰來年東朝必大相殺戮孝寛因令巖作謡歌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百升斛也又言高山不摧自崩槲木不扶自竪令諜人多賫此文遺之於鄴祖孝徵既聞更潤色之明月竟以此誅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寛乃上疏陳平齊三策其第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

出軍頗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為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以一舉平之齊人歴年赴救喪敗而反内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讐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為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鋭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為前驅岳動山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

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為積貯募其驍悍立為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熬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

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大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龕巴蜀塞表無虞河右底定唯彼趙魏獨為榛梗者正以有事三方未遑東畧遂使漳滏游䰟更存餘晷昔勾踐平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隣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鋭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

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
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寛之策孝寛每以年
迫懸車屢請致仕帝以海内未平優詔弗許至是復稱
疾乞骸骨帝曰往已面申本懷何煩重請也五年帝東
伐過幸玉壁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孝寛自
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為先驅帝以玉壁要衝非孝寛無
以鎮之乃不許及趙王招率兵出稽胡與大軍掎角乃
勑孝寛為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寛克其四

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寛還舊鎮及帝凱旋復幸玉壁從容謂孝寛曰世稱老人多智善為軍謀然朕唯共少年一舉平賊公以為如何孝寛對曰臣今衰耄唯有誠心而已然昔在少壯亦曾輸力先朝已定關右帝大笑曰實如公言乃詔孝寛隨駕還京拜大司空出為延州總管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除徐兖等十一州十五鎮諸軍事徐州總管又為行軍元帥徇地淮南乃分遣杞公宇文亮攻黄城郕公梁士彦攻廣陵孝寛率衆攻壽

陽並拔之初孝寛到淮南所在皆密送款然彼五門尤為險要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絶孝寛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吴文立果遣決堰已無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軍還至豫州宇文亮舉兵文立以數百騎襲孝寛營時亮國官茹寛密白其狀孝寛有備亮不得入乃遁走孝寛追獲之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為相州總管詔孝寛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為相州刺史先令

赴鄴孝寛續進至朝歌迴遣其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寛孝寛留貴與語以察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值長文奔還孝寛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寛審知其狀乃馳歸所經橋道皆令毁撤驛馬悉擁以自備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寛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輙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寛以為洛京虛弱素無守備河

陽鎮防悉是關東鮮界迴若先往據之則為禍不小乃入保河陽河陽城内舊有鮮界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寛輕來謀欲應迴孝寛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六月詔發關中兵以孝寛為元帥東伐七月軍次河陽迴所署儀同薛公禮圍逼懐州孝寛遣兵擊破之進次懐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迴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寛曰城

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為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大破迴子惇惇輕騎奔鄴軍進次於鄴西門豹祠之南迴自出戰又破之迴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盡阬之游豫園諸有未服者皆隨機討之關東悉平十月凱還京師十一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太傅十二州諸軍事雍州牧謚曰襄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彊敵所有經畧布置之功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

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又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禄不入私房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贍朝野以此稱焉長子諶年已十歲魏文帝欲以女妻之孝寬辭以兄子世康年長帝嘉之遂以妻世康孝寛有六子總壽霽津知名總字善會聰敏好學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納言京兆尹武帝常戲總曰卿師尹帝鄉故當不以富貴威福鄉里邪總乃正色對曰陛下擢臣非分竊謂已鑒愚誠今奉嚴㫖便似未照丹赤豈可久忝此

職用疑聖慮請解印綬以避賢能帝大笑曰前言戲之
耳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陣遂於并州戰没
時年二十九贈上大將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曰貞六年
重贈柱國五州刺史子國成嗣後襲孝寬爵鄖國公隋
文帝追録孝寬舊勲開皇初詔國成食封三千户收其
租稅壽字世齡以貴公子早有令譽位京兆尹武帝親
征齊委以後事以父軍功賜爵永安縣侯隋文帝爲丞
相以其父平尉遲迴拜壽儀同三司進封滑國公文帝

受禪歷毛恒二州刺史頗有能名以疾徵還卒于家謚曰定仁壽中文帝為晉王廣納其女為妃其子保巒嗣壽弟霽位太常少卿安邑縣伯霽弟津位內史侍郎戶部侍郎判尚書事孝寬兄敻字敬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弱冠召拜雍州治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病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文帝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敻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文帝彌重之亦不之奪也所居之宅枕

帶林泉叟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焉至有
慕其閒素者或載酒從之叟亦為之盡歡接對忘倦明
帝即位禮敬逾厚乃為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
光少微潁陽讓逾遠滄州云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
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
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予萬機
叟答帝詩頗時朝謁帝大悅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
號之曰逍遙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叟至宅

訪以政事夐仰觀其堂徐而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為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讌盡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不時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為當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夐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負以送出夐惟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為延州總管時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及還孝寬

送以所乘馬及轡勒與㚡㚡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
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
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
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㚡辯
其優劣㚡以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其迹似有深淺其理
致如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
東宮亦遺㚡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立身之道㚡
對曰傳不云乎儉為德之共侈為惡之大欲不可縱志

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㑹子璀行隨州刺史因疾殁故孝寛子總復於并州戰殁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㑹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㑹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竪子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元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静唯以體道會真為務舊所制述咸削其藳故文筆多不載建德中㑹以年老預

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
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斂以舊衣勿更新造
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
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絕汝輩之情
可朔望一奠而已但薦蔬食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
祭者並不得為受吾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
瞑目之日勿違吾言也宣政元年二月卒於家時年七
十七諸子皆為方伯柱國武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其

喪制葬禮諸子並遵其遺戒子世康洸瓘藝沖並列在

隋史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

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為順陽太守行南雍

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洛州刺史祖千雄

畧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

之量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累遷諫議大夫文帝為丞

相封長安縣男轉行臺左丞遷南郢州刺史復令為行

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之從復弘農
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從戰河橋進爵為子
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文帝禦之軍還以本官
鎮蒲津關帶中潬城主歴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
帥都督進散騎常侍魏恭帝三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
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
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畧蕃夷贈遺一
無所受胡人畏服不敢為寇公私安静夷夏懐之孝閔

帝踐阼進爵平齊縣伯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明帝嘉之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岐宜二州刺史諡曰惠又追封為公詔其子峻襲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子德政隋大業中給事郎峻弟師隋史有傳

柳蚪字仲蟠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為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民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緝同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

刺史裴叔業據州歸魏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蚪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蚪不修容飾徧受五經畧通大義兼涉子史雅好屬文舉秀才兖州刺史馮雋引蚪為府主簿旣而樊子鵠為吏部尚書其兄義為揚州刺史乃以蚪為揚州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於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蚪

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為行臺郎中諏為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蚪時軍旅務殷蚪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文帝欲官之蚪辭母老乞侍醫藥文帝許焉又為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為秦州刺史以蚪為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綜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文帝被留為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蚪以史官密

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言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為鑒誡也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豈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且著述之人密書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橫生物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

紘莫知凖的伏唯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請自今諸史官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蚪為丞始令監掌焉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有古今之異蚪以為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為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蚪脫畧人間不事小

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蚪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饑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卒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蚪弟檜為魏興華陽郡守死於王事列在忠義傳檜弟鷟好學善屬文卒於魏臨淮王記室參軍事子帶韋字孝孫深沈有度量少好學身長八尺三寸美風儀善占對文帝辟為參軍事侯景作亂江南文帝令帶韋使江郢二州與梁邵陵南平二王通好行至安州遇段寶等反帶韋

乃矯為文帝書以安之並即降附及見邵陵具申文帝意邵陵遣使隨帶韋報命以奉使稱旨授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後達奚武經畧漢川以帶韋為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豐侯蕭脩守南鄭武攻之未拔乃令帶韋入城說脩降之魏廢帝元年出為解縣令加授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轉汾陰令發擿姦伏百姓畏而懷之武成元年授武藏下大夫天和二年封康成縣男累遷兵部中大夫雖頻改職仍領武藏五年轉武藏中大夫俄

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凡居劇職十有餘年處
斷無滯官曹清肅時譙王儉為益州總管漢王贊為益
州刺史武帝以帶韋為益州總管府長史領益州别駕
輔弼二王總知軍事及大軍東討徵為前軍總管齊王
憲府長史齊平以功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公
陳王純鎮并州以帶韋為并州司會并州總管府長史
卒官謚曰愷子祚嗣少有名譽位宣納上士入隋位司
勲侍郎鷟弟慶字更輿幼聰敏有器量博涉羣書不為

章句好飲酒嫻於占對年十三因曝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漏時僧習為潁川郡守地接都畿人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既定僧習謂諸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為吾作書慶乃具書草僧習讀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以報起家奉朝請慶出後第四叔及遭父憂議者不許為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

後之家更有苴斬之服可奪此以從彼今四叔甍背已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遂以苫凶終喪既葬乃與諸兄負土成墳孝武將西遷慶以散騎侍郎馳傳入關慶至高平見文帝共論時事文帝即請奉迎輿駕仍令慶先還復命時賀拔勝在荊州帝屏左右謂慶曰朕欲往荊州何如慶曰關中金城千里天下之彊國也荊州地無要害寧足以固鴻基帝納之及帝西遷慶以母老不從獨孤信之鎮尋陽乃得入關除

相府東閤祭酒大統十年除尚書都兵郎中并領記室時北雍州獻白鹿羣臣欲賀尚書蘇綽謂慶曰近代以來文章華靡逮於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未已相公柄人軌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尋以本官領雍州别駕廣陵王欣魏之懿親其甥孟氏屢為兇横或有告其盜牛慶捕得實趣令就禁孟氏殊無懼容乃謂慶曰若加以桎梏後獨何以脱之欣亦

遣使辯其無罪孟氏由此益驕慶乃大集僚吏盛言孟氏倚權侵虐之狀言畢令笞殺之此後貴戚斂手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因自誣服慶疑之乃召賈人曰卿鑰常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十二年

改三十六曹為十二部以慶為計部郎中別駕如故又有胡家被刼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刼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守正明察皆此類也每歎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闔高門以待封儻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封清河縣男除尚書左

丞攝計部文帝嘗怒安定國臣王茂將殺之而非其罪朝臣咸知而莫敢諫慶乃進爭之文帝愈怒曰卿若明其無罪亦須坐之乃執慶於前慶辭氣不撓抗聲曰竊聞君有不達者為不明臣有不才者為不忠慶謹竭愚誠實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之君耳文帝乃悟而赦茂已不及矣文帝黙然明日謂慶曰吾不用卿言遂令王茂寃死可賜茂家錢帛以旌吾過尋進爵為子慶威儀端肅樞機明辯文帝每發號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

直無所回避文帝亦以此深委仗焉魏恭帝初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轉左僕射領著作六官建拜司會中大夫孝閔帝踐阼賜姓宇文氏進爵平齊縣公晉公護初執政欲引為腹心慶辭之頗忤旨又與楊寛有隙及寛參知政事慶遂見疎忌出為萬州刺史明帝尋悟留為雍州別駕領京兆尹武成二年除宜州刺史慶自為郎迄為司會府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宜陽寛為小冢宰乃囚慶故吏求其罪失案驗積六

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來錦數疋時人服其廉慎又入為司會先是慶兄檜為魏興郡守為賊黄衆寳所害檜子三人皆幼弱慶撫養甚篤後衆寳歸朝朝廷待以優禮居數年檜次子雄亮白日手刃衆寳於長安城中晉公護聞而大怒執慶諸子姪皆囚之讓慶擅殺人對曰慶聞父母之讎不同天兄弟之讎不同國明公以孝臨天下何乃責於此乎護愈怒慶辭色無屈竟以俱免卒贈鄜綏丹三州刺史謚曰景子機嗣

機列在隋史機弟弘字匡道少聰明工草隸博涉羣書辭采雅贍與弘農楊素為莫逆友解巾中外府記室建德初除内史上士歷小宫尹御正上士陳遣王傴人來聘武帝令弘勞之傴人謂弘曰來日至藍田正逢滋水暴長所齎國信溺而從流今所進假之從吏請勒下流人見為尋此物弘曰昔淳于之獻空籠前史稱以為美足下假物而進詎是陳君命乎傴人慙不能對武帝聞而嘉之盡以傴人所進物賜弘仍令報聘占對敏捷見

稱於時後卒於御史大夫贈管州刺史楊素誄之曰
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
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為士友所痛
惜如此有文集行於世弘弟旦旦弟肅並附機傳於後
寇儁字祖儁上谷昌平人也祖讚魏南兖州刺史父臻
弘農太守讚自有傳儁性寛雅幼有識量好學性廉恕
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曽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一疋儁於
後知之乃曰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誤飲

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以選為魏孝文挽郎除奉朝請大乘賊起燕趙擾亂儁參護軍事東討以功授員外散騎侍郎累遷司空府主簿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禄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令儁典之資費鉅萬主吏不能欺隱寺成又極壯麗靈太后嘉之除左軍將軍孝昌中朝論以國用不足乃置鹽池都將秩比上郡前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儁為之仍主簿永安初華州人史底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椿勢貴皆言椿直欲

以田給椿儁曰史底窮民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
以給有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孝莊帝
後知之嘉儁守正不撓拜大司馬其附椿者咸責焉二
年出為梁州刺史民俗荒獷多為盜賊儁乃令郡縣為
立庠序勸其耕桑敦以禮讓數年之中風俗頓革梁遣
其將曹琰之鎮魏興繼日版築琰之屢擾疆埸邊人患
之儁遣長史杜林道攻克其城并禽琰之琰之即梁大
將景宗之季弟也於是梁人懼焉屬魏室多故州又僻

遠梁人知無外援遂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厲將士人思効命梁人知其得衆心也弗之敢逼儁在州清苦不治產業秩滿其子等並徒步而還吏民送儁留連於道久之乃得出界大統三年東魏授儁洛州刺史儁因此乃謀歸闕五年將家及親屬四百餘口入關拜祕書監時軍國草創墳典散逸儁始選置令史抄集經籍四部羣書稍得周備加鎮東將軍封西安縣男十七年加散騎常侍儁以年老乞骸骨不許遂稱疾篤不復朝

覲魏恭帝二年賜姓若口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子
武成元年進驃騎開府儀同三司儁年齒雖高而氣識
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明帝尚儒重德特欽賞之數
加恩賜思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明帝與同席而坐
因顧訪洛陽故事儁身長八尺鬚鬢皓然容止端詳音
韻清朗帝與之談論不覺屢為前膝及儁辭還帝親執
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向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
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

如此之事唯積善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保定三年卒年八十二武帝歎惜之贈本官加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元儁篤於仁義期功之中有孤幼者衣食豐約並與之同少為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交結儁每造光清談移日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以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輒詣儁亦讌語彌日常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為通人所敬重如此子奉位至儀同大將軍

順陽郡守洵州刺史昌國縣公奉弟顯少好學最知名
居喪哀毀位儀同大將軍掌朝布憲為典祀下大夫小
納言護澤郡公
長孫儉本名慶明其先代人魏太尉北平王嵩之五世
孫也曾祖地汾安東將軍臨川公祖酌恒州刺史父䚕
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偉神彩
嚴肅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游
造門亦不與相見太昌中邊方騷動儉初假夏州防城

大都督從爾朱天光破宿勤明達等以功賜爵索盧侯文帝臨夏州以儉為録事參軍深敬器之及賀拔岳被害文帝赴平涼凡有經綸謀策儉皆參預從平侯莫陳悅留儉為秦州長史防城大都督委以後事别封信都縣伯渭州刺史可朱渾元奔東魏後河渭閒人情離阻刺史李弼令儉權鎮渭州儉將十餘萬騎冒難赴之便隨機安撫羌胡悅服轉夏州刺史甚得人和時西夏州仍未内屬而東魏遣許和為刺史儉以信義招之和乃

舉州歸附即以儉為西夏州刺史總統三夏州諸軍事時荆襄初附文帝表儉功績尤美宜委東南之任授儉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案獲實儉即大集僚屬而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是我之愆非泉璨之罪遂於聽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於是屬城肅厲莫敢犯法魏文帝璽書勞之文帝又與儉書曰近行路傳公以部内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下

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儉清正率下兼懷仁恕有竊盜者原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事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得邊境無虞民安其業吏民表請為儉構清德樓樹碑刻頌朝議許焉吏民又以儉秩滿恐有代至上闕乞留儉朝廷嘉而許之在州遂歷七載徵授大行臺尚書兼相府司馬嘗與羣公侍坐於文帝及退文帝謂左右曰此公閑雅孤每與語嘗肅然畏敬恐有所失他日文帝又謂儉曰名實理

須相稱尚書既志安貧素可改名儉以彰雅操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後除東南道行臺僕射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時梁岳陽王蕭詧內附初遣使入朝至荊州儉於聽事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使容貌魁偉音聲如鐘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招攜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魏廢帝二年授東南道大都督荊襄等三

十三州鎮防諸軍事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隣睦内懷異計儉密啓文帝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畧儉陳其謀文帝深然之乃令還州密為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伐江陵事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文帝與儉書曰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遂令儉鎮江陵進爵昌寧郡公遷大將軍後移鎮荊州授總管荊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及孝閔帝初趙貴等將圖晉

公護儉長子僧衍預其謀坐死護乃徵儉拜小冡宰保定四年拜柱國朝議以儉操行清白勲績隆重乃下詔襃美之兼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天和初轉陜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陜州刺史儉舊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殊無惰容其奉公謹慤皆此類也以疾還京詔以儉舊居狹隘賜甲第一區後薨於夏州總管臨終遺令斂以時服素車載柩不設儀仗親友贈襚一無所受諸子並奉行之又遺啓明帝請葬

於文帝陵側并以官所賜之宅還官詔皆從之贈本官加凉瓜等十州諸軍事凉州刺史追封鄗國公謚曰文荆州人儀同趙超等六百九十七人感儉遺愛詣闕請為儉立廟樹碑詔許之建德元年詔曰故柱國鄗國公儉臨終審正爰吐德音以所居之宅本因上賜制度弘麗非諸子所居請以還官更還他所昔叔敖辭沃壤之地蕭何就窮僻之鄉以古方今無慙曩哲言尋加尚弗忘于懷而有司未達大體遽以其第外給夫追善念功

先王令典豈得遂其謙挹致乖懲勸令以本宅還其妻子俾清風遠播無替聿修次子隆位司令中大夫從長湖公元定伐陳沒江南卒隆弟平最知名平列在隋史長孫紹遠字士師少名仁代人魏司空上黨王道生玄孫也父承業太師録尚書事前史皆有傳紹遠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彊記遂白承業求驗之承業命試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

遠讀數紙纔一徧誦之若流碩歎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魏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仍襲父爵後例降為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文帝每謂羣公曰長孫公任使之處令人無反顧憂漢之蕭寇何足多也且其容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六官建拜大司樂孝閔踐阼封上黨公初紹遠為太常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

其宜唯黃鍾不調紹遠每以為意嘗因退朝經韓使君佛寺前浮屠三層之上有鳴鐸焉忽聞其音雅合宮調因取而配奏方始克諧乃啓明帝曰魏氏來宅秦雍雖祖述樂章然黃鍾為君天子之正位往經創造歷稔無成方知水行將季木運伊始天命有歸靈樂自降此蓋乾坤祐助宗廟致感方當降物和神祚隆萬世詔曰朕以菲薄何德可以當之此蓋天地祖宗之祐亦由公達鑒所致也俄改授禮部中大夫時猶因魏氏舊樂未遑

更造但云小呂加大呂而已紹遠上疏陳雅樂詔並行之紹遠所奏樂以八為數故梁黄門侍郎裴正上書以為昔者大舜欲聞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鍾作黄鍾以為正調之首詔與紹遠詳議正曰天子用八非無典故縣而不擊未聞厥理且黄鍾為天大呂為地太蔟為人今縣黄鍾而擊太蔟便是虚天位專用人矣紹遠曰夫天不言四時行焉地不言萬物生焉人感中和之氣居變通之道今縣黄鍾而擊太蔟是天子端拱羣

司奉職從此而議何往不可正曰案呂氏春秋曰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為作大呂且大呂以下七鍾皆是林鍾之調何得稱為十一月調專用六月之均便是欲迎仲冬猶存季夏以此而奏深非正理紹遠曰鄉之所言似欲求勝若窮理盡性自伐更深何者案周禮祀天樂云黃鍾為宮大呂為角此則是大呂之用究而成章雖知引呂氏之小文不覺失周公之大禮且今縣大呂則有黃鍾林鍾二均乃備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

奏黃鍾作黃鍾不擊大呂作林鍾不擊黃鍾此所謂左
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左之君子有之而卿不縣大呂
止有黃鍾一宮便是季夏之時仍作仲冬之調以此為
至理無乃不可乎然周禮又云乃奏黃鍾歌大呂以祀
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各以夏之正月祀炎
帝於南郊又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依如正禮並用
仲冬之調又曰乃奏太蔟歌應鍾以祭地祇謂神州及
社稷以春秋二仲依如正禮唯奏孟春之宮自外四望

山川先妣先祖並各用宮不依月變畧舉大綱則三隅可反然則還相為宮雖有其義引禮取證乃不月别變宮且黄鍾為君則陽之正位若隨時變易是君無定體而卿用林鍾以為正調便是君臣易位陰陽相反正之名器將何取焉正曰今用林鍾為黄鍾者實得相生之義既清且韻妙合真體然八音平濁何足可稱紹遠曰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絶平濁者在義可

久可久可大王者之基至於鄭衛新聲非不清韻若欲施之聖世吾所不取也於是遂定以八為數焉尋拜京兆尹歷少保小司空出為河州刺史河右戎落向化日近同姓婚姻因以成俗紹遠導之以禮大革弊風政存簡恕百姓悅服入為小宗伯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殷而作七始又欲廢八縣七并除黃鍾之正宮用林鍾為調首紹遠奏云天子縣八百王共軌下逮周武甫修七始之音詳諸經義又無廢八之典且黃鍾為君天子正

位今欲廢之未見其可臣案周禮奏黄鍾歌大呂此則
先聖之弘範不易之明證頋勿輕變古典趣改樂章帝
默然久之曰朕欲廢七縣八者所望體本求直豈苟易
名當更思其義後竟行七音屬紹遠遘疾未獲面陳慮
有司遽捐樂器乃與樂部齊樹書曰伏聞朝廷前議而
欲廢八縣七然則天子縣八有自來矣古先聖王殊塗
一致逮周武克殷逆取順守專用干戈事乖揖遜反求
經義是用七音蓋非萬代不易之典其縣八筍簴不得

毀之宜待吾疾瘳當別奏聞此後紹遠疾篤乃命其子覽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位今廢黃鍾之位而祿去王公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將恐八百之祚不得同姬周之永也吾既為人臣義無寢默必輿疾固爭闕庭後疾甚乃上遺表曰謹案春秋隱公傳云天子用八周禮云天子縣二八倕氏之鐘十六毋句氏之磬十六漢成帝獲古磬十六周禮圖縣十六此數事者昭爛典章揚搉而言足為龜鏡伏惟陛下受圖蒼

帝接統元精秦漢以還獨為稱首至如周武有事干戈
臣獨鄙之而況陛下以臣自揣餘息匪夕伊朝伏願珍
御萬機不勞改八從七帝省表涕零重贈柱國大將軍
謚曰獻號樂祖配饗廟庭子覽嗣覽列在隋史紹遠弟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竒之遂以女妻焉
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
侯及長容貌魁岸風儀溫雅魏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
刺史以軍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魏文帝與文

帝及羣公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各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座中有人次曰匡救其惡既出西閤文帝深歎澄之合機而譏其次答者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義門郡公出為玉壁總管頗有威信卒於鎮贈柱國謚曰簡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帝不從其為上所追惜如此子嶸嗣

盧柔字子剛范陽涿人也祖洪魏樂陵陽平二郡太守父崇驃騎府法曹參軍柔少孤為叔母所養撫視甚於其子柔盡心溫凊亦同已親親黨歎重之性聰敏好學未弱冠便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頗使酒誕節為世所譏司徒臨淮王彧見而器之以女妻焉及魏孝武懼齊神武之逼詔賀拔勝出牧荊州以為外援柔謂因此可以著功績遂從勝之荊州以柔為大行臺郎中掌書記軍之機務柔多預焉及勝為太保以柔為掾孝武後

召勝引兵赴洛勝以問柔柔對曰高歡託晉陽之甲意實難知公宜席卷赴都與決勝負存沒以之此忠之上策也若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接關中帶甲十萬觀釁而動亦中策也舉三荆之地通款梁國可以庇身功名去矣策之下者勝輕柔年少笑而不應及孝武西遷東魏遣侯景襲穰勝敗南奔歸梁柔亦從之勝頻表梁武帝求歸關中梁武帝覽表嘉其辭彩既知柔所製因遣舍人勞問并遺縑錦後與勝俱還行及襄陽

齊神武憚勝西入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及柔懼乃棄船山行羸糧冒險經數百里時屬秋霖徒侶凍餒死者太半大統二年遂至長安封容城縣男文帝重其才引為行臺郎中除從事中郎與郎中蘇綽對掌機密時沙苑之役大軍屢捷汝潁之間多舉義來附書翰往返日百餘牒柔隨機報答皆合事宜進爵為子累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後為黃門侍郎文帝知其貧解衣賜之後遷中書監孝閔帝踐阼拜小内史大夫進位儀

同三司卒於位所作詩頌碑銘檄表啓行於世者數十篇子愷嗣愷列在隋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智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葬地而行忽聞空中有人言曰童子何悲葬於桑東當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

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俠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别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河南以備之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柰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

處且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忠義之道庸可忽乎吾既食人之禄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有勇因命改名俠焉以功進爵為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為長史齊

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辭甚壯烈文帝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為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使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直為官市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清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文帝文帝命俠別立謂

諸牧守曰裴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今衆中有如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文帝乃厚賜侠朝野歎服號為獨立使君侠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以為裴氏清公自此始也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鳯世彦時並為丞相府佐笑之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俱泰清苦若此竟欲何為侠曰清者涖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

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

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

陵太守孫暠鬱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

曰暠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

乃馳啓其狀文帝曰裴俠有知人之鑒深得之矣遣大

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鬱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

暠還以郢叛卒如俠言尋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

州別駕孝閔帝踐阼除司邑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遷户部中大夫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没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厲精發擿數旬之内姦盜畧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遭罪責是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之肅姦皆此類也俠嘗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邪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

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此豈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
許國公宇文貴小司空北海公申徽並來候俠疾所居
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帝帝矜其貧苦乃為起
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耒糧粟莫不備足搢紳咸以
為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前
功曹張回及吏民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
祥性忠謹有理劇才少為成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
後除長安令為權要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

毁卒祥弟肅列在隋史

裴寛字長寛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内郡守父靜慮銀青光禄大夫贈汾州刺史寛儀貎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為州里所稱親殁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裴長寛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游處年十三以選為魏孝明帝挽郎釋褐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寛謂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

臣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
焉時汾州刺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
咸已從坐其季弟子爽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
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免因爾遂出子爽卒以伏法
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今而獲罪
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
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
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偽親狎於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

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詭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便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其言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寛舉止閑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赴館厚加禮遇寛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逃還見於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寛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

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
都督封夏陽縣男即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
仍鎮孔城魏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散騎常侍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子寬在孔城十三年
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謀計多譎詐或
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
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天和三年除溫州刺史初陳
氏與周通和修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

敵境於是以寬為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宣從御正杜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贍斷割如流相府為之語曰日下

燦爛有裴漢武成中為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太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漢少有宿疾常帶虛羸劇職繁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辰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寛沒後遂斷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

錄本至于疾疹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子鏡
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為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累遷
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漢弟尼字景尼性弘雅
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
府記室參軍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
秦王贄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少恭謹有幹
畧歷官内外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
賜爵高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遂没尋卒於陳朝

廷哀之贈豐資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
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畧魏太昌中為陽平郡丞文
帝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中盜
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
人號為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
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文帝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
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陷擊所向披靡大統

九年又從戰芒山於文帝前挺身陷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歎服以此文帝愈親待之補帳内都督遷帥都督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為政百姓畏之然盜賊亦為之屏息遷司農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為前軍開劔閣破李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張遁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

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畧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月之間州境清晏轉陵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歴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抑挫豪右申理屈滯歴牧數州號為稱職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晉建州刺史諡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捍禦齊人甚有威邉之畧歴建譙亳州刺史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為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畧地東境邃為之鄉導多所降下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三年起家奉朝請文帝諸子年幼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魏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

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為司録及憲出鎮劒南復以文舉為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為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為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

總管韋孝寛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為孝寛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為司憲中大夫進爵為伯轉軍司馬文舉少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撫視遺孤逾於己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為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壠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柩西歸竟

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胄嗣
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崔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也祖挺魏司徒司馬父孝芬
吏部尚書為齊神武所誅事具挺傳猷少好學風度閑
雅性鯁正有軍國籌畧普泰初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既
遭家難遂間行入關及謁魏孝武哀動左右帝為之改
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在一門即以本官奏門下事大
統初兼給事黄門郎平原縣伯二年正黄門行軍擒竇

泰復弘農破沙苑猷常以本官從軍典文翰五年除司徒左長史加驃騎將軍時太廟初成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牴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猷上疏諫書奏並納焉遷京兆尹時婚姻禮嫁聚會之辰多舉音樂又壥里富室衣服奢淫乃有織成文繡者猷請禁斷事並施行與盧辯等刱修六官十二年除淅州刺史十四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行臺王思政赴之文帝與思政書曰崔宣猷智畧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

不思政初頓兵襄城後於潁川為行臺并致書於猷猷復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静易相應接潁川既隣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潜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所潁川置州遣郭賢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使人見文帝具以啓聞文帝令依猷策思政重啓求與朝廷立約賊若水攻乞一周為斷陸攻請三歳為期限内有事不煩赴援過此以往唯朝廷所裁乃許之及潁川没文帝深追悔

焉以疾去職屬大軍東征文帝賜以馬隨軍與之籌畧十七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賜姓宇文氏魏恭帝元年文帝欲開梁漢舊路乃命猷督儀同劉道通等五人開通車路鑿山堙谷五百餘里至於梁州即以猷為都督梁州刺史及文帝崩始利涉興等諸州阻兵為逆信合開楚四州亦叛唯梁州境內人無二心利州刺史崔士謙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為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猷第二女

帝養為己子封富平公主明帝即位徵拜御正中大夫時依周禮稱天王又不建年號猷以為世有澆淳故帝王因以沿革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稱皇帝建年號朝議從之除司會中大夫御正如故明帝遺詔立武帝晉公護謂猷曰魯公稟性寛仁在文帝諸子之中年又最長今遵奉遺旨翊戴為主君以為如何猷曰殷道尊尊周道親親今朝廷既遵周禮無容輒違此義護曰天下事大恐非公幼耳猷曰昔周公輔成王

以朝諸侯況明公親賢莫二若行周公之事方為不負顧託事雖不行當時稱其守正及陳將華皎來附晉公護議欲南伐公卿莫敢言猷獨進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加撫循而創痍未復近者長星為災乃上元所以垂鑒誡也豈可窮兵極武而重其譴責哉護不從後水軍果敗而裨將元定等遂沒江南建德六年拜少司徒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文帝受禪以猷前代舊齒授大將軍進爵汲郡公開皇四年卒謚曰明子仲方列

在隋史猷弟宣度位齊王開府司馬恒農太守宣度弟宣軌有才學位考功郎中與弟宣質宣静宣畧並早卒

崔士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祖辯魏武邑太守父楷殷州刺史辯自有傳士謙幼聰明神彩嶷然及長深沈有識量歷觀經史不持章句志在博聞而已每覽經國緯民之事心常好之未嘗不撫卷歎息孝昌中解褐著作郎賀拔勝出鎮荆州以士謙為行臺左丞勝雖居方岳之任至於安輯夷夏綱紀衆務皆委士謙焉士謙亦

盡其智能以相佐佑勝有聲南州皆士謙之力也及魏孝武將備齊神武之逼乃詔勝引兵赴洛軍至廣州帝已西遷勝乃遲疑將旋士謙謂勝曰昔周室不造諸侯釋位漢祚中微列藩盡節今皇家多故主上蒙塵斯實忠臣枕戈之時義士立功之日公受方面之重總宛葉之衆若仗義而動首唱勤王天下聞風孰不感激誠宜倍道兼行謁帝關右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協力電討不庭則二伯之勲復興茲日中道而退人皆解體一失

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人情果大駭動州民劉誕引侯景軍奄至勝與戰敗績遂將麾下數百騎奔梁士謙亦隨行及至梁每乞師赴援梁武雖不為出軍而嘉勝等志節並許其還國乃令士謙先且通隣好文帝素聞其名甚禮之授征西將軍賜爵千乘縣男及勝至拜太師長史以功賜爵為子拜尚書右丞從文帝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加定州大中正瀛州刺史又破柳仲禮於隨郡討李遷哲於魏興並有功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直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恭帝初轉利州刺史士謙性明悟深曉政術吏民畏而愛之保定二年遷總管安州刺史加大將軍進爵武康郡公天和三年授江陵總管荆州刺史既統攝遐方俗兼夷夏又南接陳境東隣齊寇士謙外禦疆敵内撫軍民風化大行號稱良牧每年考績常為天下之最屢有詔褒美焉士謙隨賀拔勝之在荆州也雖被親遇而名位未顯及踐其位朝野以為榮四年卒於州闔境痛惜之立祠堂四時祭饗子曠

嗣士謙性至孝與弟訙特相友愛雖復年位並高資産皆無私焉居家嚴肅曠及訙子弘度並奉其遺訓云曠少溫雅隋大業末位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淅州刺史曠弟彭有盛名列在後史訙本名士約少有氣槩膂力過人尤工騎射賀拔勝攻荆州以為假節冠軍將軍防城都督又隨奔梁復自梁歸西魏授武衛將軍都督封安昌縣子後文帝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進爵為侯除京兆郡守累遷都官尚書定州大中正改封安固縣侯

賜姓宇文氏并賜名訖焉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高平縣公再遷總管涼州刺史訖涖政彊毅百姓畏之後除使持節能和忠三州崇德等十三防諸軍事加授大將軍改封安平縣公建德四年卒贈鄜延等五州刺史謚曰壯子弘度仕周歷隋性酷虐列在酷吏傳中

李昶小名那頗丘衛國人魏御史中尉彪之孫也彪自有傳昶伯父志為南荆州刺史父游隨志在任建義初

與志俱奔江左昶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文帝文帝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文帝每見學生必問才行及問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文帝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佐請以昶為司馬文帝許之昶雖年少通特見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文帝恒欲以

書記委之於是為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為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為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為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

國華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
等並為納言尋進爵為公五年出為昌州刺史在州遇
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文帝
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策文筆皆昶所作
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筆之事不足流
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藳草唯
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
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鄭道邕字孝穆滎陽開封人也祖敬叔魏濮陽太守父瓊范陽太守道邕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獵經史父叔四人並早歿昆季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門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關除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初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為雍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姓久

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户止三千留情綏撫
遠近咸至數年之内有四萬家歲考績為天下最文帝
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尹及梁岳陽王蕭詧稱藩乃假
道邕散騎常侍持節拜詧為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
司加散騎常侍時文帝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
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楊寛尚
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道邕引接關東
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之撫納銓敘咸得其宜

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氏尋以疾免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子歷御伯中大夫御正宜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為少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子詡嗣歷位納言為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皇初又追贈道邕大將軍徐兖等六州刺史改謚曰文譯隋史有傳

鄭偉字子直道邕之族子也父先護魏孝莊世尚書右

僕射為爾朱仲遠所害先護事具從曾祖秘書監義傳

中偉少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

初仲遠之入洛也偉逃奔梁及爾朱氏滅後自梁歸魏

及孝武西遷偉亦歸鄉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內公

獨孤信既復洛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

陳留信宿間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

鎮城守將令狐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衆西附

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偉馳入關西文帝與語歎美之

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欵文帝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還除滎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杞賓工坐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為華州刺史偉前後涖職皆以威猛為政吏民

莫敢犯禁盜賊亦為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己遂射殺之其忍暴如此子大士嗣

司馬裔字遵允河内溫人也晉宣帝弟太常卿馗之後曾祖楚之屬宋武帝誅晉氏戚屬避難歸魏位至鎮西將軍封琅邪王楚之生吏部尚書金龍金龍生豫州刺史悅悅生裔裔少孤有志操州郡辟召並不應後起家

司徒府參軍以軍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及魏孝武西遷裔時在鄴志在立功潛歸鄉里大統三年於溫起義及六軍西征裔乃於溫送欵遂率所部從戰有功六年授北徐州刺史八年入朝文帝嘉之特蒙賞勞頃之河内有四千餘家歸附並裔之鄉舊乃命領河内郡守令安集流民十五年文帝令山東立義諸將能率衆入關者並加重賞裔領户千室先至文帝欲以封裔裔固辭曰立義之士辭鄉里捐親戚遠歸皇化者皆是其誠心内

發豈裔能率之乎今以封裔便是賣義士以取榮非所願也文帝善而從之授帥都督拜其妻元為襄城郡公主孝閔帝踐阼除巴州刺史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琅邪伯四年為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大軍東討裔與少師楊㯹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天和初信州蠻酋冉令賢等反連結二千餘里裔隨上庸公陸騰討之裔自開州道先入晝夜攻圍腹背受敵自春至秋五十餘戰賊黨糧仗俱竭乃降於是羣蠻率服

歷信潼二州刺史六年徵拜大將軍除西寧州刺史末之部卒於京師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禄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舍卑陋喪庭無所詔為起祠堂焉贈本官加四州刺史謚曰定子侶嗣侶字道遷少果勇未弱冠便從戎旅位樂安郡守以軍功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兖州刺史未之部卒贈本官加豫州刺史謚曰惠子運嗣

司馬消難字道融河内溫人也父子如為齊神武佐命

位尚書令自有傳消難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起家著作郎子如既當朝貴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游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齊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既懼禍及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渙渙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渙之初走朝士疑赴成皐云若

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為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裴藻間行入關請舉州來附晉公護遣達奚武楊忠迎之消難入朝授大將軍封滎陽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遂納女為靜帝后尋出為鄖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尉遲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為元帥發荊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軍將至夜率其麾

下奔於陳初楊忠之迎消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陳平消難至京特免死配為樂户經二旬放免猶被舊恩特蒙引見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薄及赴郧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勲拜儀同大將軍坐消難除名裴藻字文

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為子如太傅主簿消難鎮北豫又以為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刺史

薛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河東汾陰人也祖驎駒魏中書博士徙居馮翊之夏陽父英集書侍御史通直散騎常侍端少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為參軍賜爵平陰男端以天下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文帝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引端同行崇禮尋失守降東魏東魏

遣行臺薛脩義督乙干貴西度據楊氏壁端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脩義乃令其兵逼端等東渡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脩義亦遣騎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復還楊氏壁文

帝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闕以為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有功進爵為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彊直每有奏請不避權貴文帝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啓文帝云設官分職本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文帝深然之大統十六年軍東討柱國李弼為別道元帥妙簡英僚數日不定文帝謂弼曰為公思

得一長史無過薛端𢎞對曰眞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
丞仍掌選事梁主蕭詧曽獻馬瑙鍾文帝執之顧丞郎
曰能擲摴蒱頭得盧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
乃執摴蒱而言曰非謂此鍾可貴但露其誠耳便擲之
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即以賜之魏帝廢近臣有勸文帝
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
以不廣請待龕翦僭偽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
成我者卿也卿心既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脱所著冠

帶袍袴並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
選曹雅有人倫之鑒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
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侯孝
閔帝踐阼再遷户部中大夫進爵為公晉公護將廢帝
召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悦出為蔡州刺史為政
寛恵吏民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
總管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詣榮請留
端者千餘人至基州未幾卒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

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冑嗣

冑列在隋史端弟裕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

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敻志安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

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敻遂以孫女妻之裕嘗

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用為

世所知雖復棲遲徒為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

進不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何其樂也裕曾宿宴于

敻之廬後庭有井裕夜出户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

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蓋小小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之士誄之者百數人文帝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薛善字仲良端之族曾孫也父和南青州刺史善少為司空府參軍再遷監池都將魏孝武西遷東魏改河東為秦州以善為别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絶而善獨恭己率

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謂崇禮曰高歡戎車犯順致主上播越與兄忝是衣冠緒餘受國榮寵今大軍已臨而兄欲為高氏盡力若城陷之日送首長安云逆賊某甲之首死而有靈豈不殁有餘愧不如早歸誠款雖未足表竒節庶獲全首領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為防城都督守城南面子信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

制善即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子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等並固辭不受文帝嘉之以善為汾陰令善幹用彊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為行臺郎中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實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以善為冶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親自督課兼加撫慰甲兵精利而皆忘其

勞苦焉遷大丞相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黄門侍郎除河東太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轉民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遂殺軌以善忠於已引為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為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司刺史武帝以善告齊

軌事謚曰繆公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善弟愼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少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虬范陽盧柔隴西李璨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文帝於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而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愼與李璨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長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愼為學師

以知諸生課業文帝雅好談論并簡名僧深識玄宗者一百人於第内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内外俱通由是四方競為大乘之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為宜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歴師氏御伯中大夫保定初出為湖州刺史界既雜蠻夷恒以劫掠為務慎乃集諸豪帥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預言事者不限時

節慎每見必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户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别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豈有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氓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户蠻别居數年乃還奉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狀以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

俗尋為蕃部中大夫以疾去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為世所傳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顔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乂清河廣平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封郃陽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脩國史尋拜中書侍郎脩起居注遷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為司録軍中謀畧寘並參之江陵平進爵為伯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斟

酌古今共詳定行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為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淅州刺史卒於位吏民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理所著文集二十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焉寘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凊之禮朝夕無違當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

守
薛憕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值赫連之亂率
宗人避地襄陽憕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
覽文籍踈宕不拘時人未之竒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
憕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既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
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仰而向人也
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輙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甞
趨世禄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之曰君門地非

下身才不劣何不襞裾數參吏部憕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古人以為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憕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兖歸魏其子懷儁見憕甚相親善屬爾朱榮廢立憕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畧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屈與之抗禮懷儁謂憕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娶妻豈復欲南乎憕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

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愷乃東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
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地必有霸王據
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為行臺郎除
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愷
獨謂軍司傳長高曰悅才畧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
其則不遠吾屬今即為人所虜何慶之有乎長高以愷
言為然並有憂色尋而文帝平悅引愷為記室參軍孝
武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男魏文即位拜

中書侍郎加安東将軍大統四年宣光清徽殿初成憕為之頌魏文又造二欹器一為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鉢蓋上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金瓶以臨器上傾水灌山則出於瓶而注乎器煙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為鳧鴈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方其中有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器形似觥而方滿則平

溢則傾憕各為頌皆為時所稱大統初儀制多闕文帝
令憕與盧辯檀翥等參定之自以流離世故不聽音樂
雖幽室獨處嘗有戚容後坐事賜死子舒嗣官至禮部
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通志卷一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五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七十一

後周

達奚武 子震 若干惠　怡峯　劉亮　王德　赫連達　韓果　蔡祐　常善　辛威　厙狄昌　梁椿　梁臺　田弘 子仁恭 王傑　王勇　宇文虬

耿豪　高琳　李和　伊婁穆　達奚寔　劉雄
侯植　李延孫父長壽　韋祐　陳欣　韓雄　魏元　泉
企子元禮仲遵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
固　任果　崔彥穆　楊纂　段永　令狐整弟休
唐永子瑾　柳敏　王士良　郭賢　楊寬

達奚武字成興代人也祖眷父長並為鎮將武少倜儻好馳射賀拔岳征關右引為別將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武與趙貴收屍歸平涼同翊戴文帝從平悅封須昌

縣伯大統初自大丞相府中兵參軍出為東秦州刺史

齊神武與竇泰高敖曹三道來侵文帝欲并兵擊泰諸

將多異議惟武及蘇綽與文帝意同遂禽之文帝進圖

弘農遣武從兩騎覘候武與其候騎遇即交戰斬六級

獲三人而反齊神武趣沙苑文帝復遣武覘之武從三

騎皆衣敵人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

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以告文帝遂從破之

進爵高陽郡公四年文帝援洛陽武為前鋒與李弼破

莫多婁貸文又進至河橋力戰斬其司徒高敖曹再遷雍州刺史復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齊神武乘勝進軍至陜武禦之乃退七年詔武經畧漢川梁州刺史宜豐侯蕭脩固守南鄭武圍之脩請服會梁武陵王遣其將楊乾運等救脩脩更不下武擊走乾運脩乃降自劔門以北悉平明年振旅還京師朝議欲以武為柱國武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孝閔帝踐阼授柱國大司寇齊豫州刺史司馬消

難舉州來附詔武與楊忠迎消難以歸武成初轉大宗伯進封鄭國公齊將斛律敦侵汾絳武禦之敦退武築栢壁城留開府權嚴薛羽生守之保定三年還太保其年大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齊將斛律明月遺武書曰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武覽書乃班師出為同州刺史明年從晉公護東伐時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武與齊王憲於

芒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敗人情駭動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憲從之遂全軍而返天和三年轉太傅武微時奢侈好華飾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從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常晝掩一扉或謂曰公位冠羣后何輕率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恩未報安可過事威容乎言者慙而退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祈禱武

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能燮理陰陽不可同於衆人
在常祀所必須登峯展誠尋其聖奥岳既高峻人迹罕
通武年逾六十惟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晩
不得還即於岳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
辛苦甚相嘉尚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
澍雨遠近霑洽武帝聞之璽書勞武曰公年尊德重弼
諧朕躬比以陰陽愆序時雨不降命公求祈止言廟所
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峯但神道聰明無幽不

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於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武性貪恡其為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勲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深鄙焉薨贈太傅十五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桓子震嗣震字猛畧少驍勇走及奔馬文帝嘗於渭北校獵時有兎過文帝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躓因步走射之

一發中兎顧馬纔起遂迴身騰上文帝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遂賜武雜綵一百段後封魏昌縣公明帝初拜司右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初進爵廣平郡公除華州刺史震雖出自膏腴少習武藝然頗有政術天和三年拜柱國建德初襲爵鄭國公從平鄴賜妾二人女樂一部拜大宗伯震父嘗為此職時論榮之宣政中出為原州總管隋開皇初薨於家震弟基大象末為益州刺史與王謙據蜀起兵被誅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與魏氏俱起以國為姓父樹利周從魏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以弱冠從爾朱榮平河北拜中堅將軍復以別將從賀拔岳西征定隴右惠每力戰有功封北平縣男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翊戴文帝仍從平悅拜直閤將軍魏孝武西遷除右衛將軍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長樂郡公大統四年從魏文帝東巡洛陽與齊

神武戰於河橋力戰破之七年遷領軍及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文帝迎之軍至洛陽齊神武屯於芒山惠為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齊神武乃萃攻左軍軍將趙貴等戰不利會日暮齊神武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齊神武騎復來追惠惠徐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諸敗軍而還齊神武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弘農見文帝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簣於是歔欷不自

勝文帝壯之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
撫御將士無不懷恩及侯景内附朝議欲收集河南令
惠以本官鎮魯陽遇疾薨於軍中惠於諸將年最少早
喪父事母以孝聞文帝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
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文帝聞之即日徙堂於惠
宅其見重如此及薨為之流涕久之惠喪至又臨撫焉
加贈秦州刺史謚曰武烈子鳳嗣鳳字達摩有識度襲
父爵長樂郡公尚文帝女位開府儀同三司大馭中大

夫後録惠佐命功封鳳徐國公拜柱國

怡峯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魏道武時歸朝拜羽真賜爵長虵公曾祖文冀州刺史峯少從征役以驍勇聞從賀拔岳万俟醜奴為征虜將軍賜爵蒲陰縣男及岳為侯莫陳悦所害峯與趙貴等同謀奉迎文帝進爵為伯及齊神武與孝武帝構隙文帝令峯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屬孝武西遷峯即從文帝拔迴洛復潼關後以討曹泥功進

爵華陽縣公又從破竇泰於小關復弘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頴川峯復以輕騎五百邀擊大破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及文帝與東魏戰河橋時峯為右軍不利與李遠先還文帝遂班師詔原其罪拜夏州刺史大統十五年東魏圍頴川峯與趙貴赴援至南陽遇疾卒峯沈毅有膽畧得士卒心當時號為驍將文帝嗟悼者乆之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子昂嗣

位開府儀同三司朝廷追錄峯功封昂長沙郡公昂弟
光少以峯勲賜爵安平縣侯加開府儀同三司光弟春
少知名位吏部下大夫儀同三司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父特真位領人酋長魏大統
中以亮著勲追贈恒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横計畧姿
貌魁傑見者憚之普泰初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常先
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封廣興縣子及岳為侯莫陳悅
所害亮與諸將謀迎文帝仍從平悅悅黨豳州刺史孫

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等州悉與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為主以拒文帝文帝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為之備亮乃輕將二十騎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莫知所為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州門以號令賊黨仍遥指城外纛令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忷懼一時降服於是諸州皆歸款及文帝置十二軍簡諸將領之亮領一軍每征討與怡峯俱為騎將以復潼關功封饒陽縣伯尋

加侍中魏孝武西遷以迎駕功除使持節左光禄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從禽竇泰復弘農及沙苑之役亮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郡公以母憂去職居喪毁瘠文帝嗟其至性每憂惜之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為當時名將兼屢陳兵策多合機宜文帝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并賜姓侯莫陳氏十年出為東雍州刺史為政清静百姓安之卒於州喪還京師文帝親臨之泣而謂人曰

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謚曰襄後配饗文帝廟庭子昶嗣昶尚文帝女西河長公主大象中位柱國秦靈二州總管以亮功封彭國公隋開皇中坐事死昶弟静天水郡守静弟恭開府儀同三司饒陽縣伯恭弟幹上儀同三司褒中侯

王德字天恩代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爾朱榮討元顥賜爵同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别封深澤縣男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

寇洛等議翊戴文帝於是除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
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為最及孝
武西遷進封下博縣伯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
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進爵為公加車騎大將軍遷
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後常從文帝征伐累有戰功加
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
有威名拜河州刺史羣羌率服後卒於涇州刺史謚曰
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幾年百歲後德終于慶

嗣小名公奴性謹厚位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赫連達字朔周盛樂人勃勃之後也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達剛鯁有膽力少從賀拔岳征討有功拜都督賜爵長廣鄉男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建議迎文帝諸將未決達曰宇文夏州昔為左丞明畧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將軍議

是也達請輕騎告文帝仍迎之諸將或欲南追賀拔勝或云東告朝廷達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謀遂定令達馳往文帝見達哀慟問故達以實對文帝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令達率騎據彈箏峽時百姓惶懼奔散者軍爭欲掠之達止之乃撫以恩信人皆悅文帝聞而嘉之加平東將軍文帝謂諸將曰當清水君遇禍之時君等性命在於賊手雖欲來告其路無從杜朔周冒萬死之難遠來見及遂得共盡忠節同雪讎恥雖

藉衆力實頼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疋魏孝武入關襃敘勲義以達首迎元帥匡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從儀同李偉破曹泥後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詔復姓赫連氏以達勲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即本州也進爵為公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脩拒守積時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德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也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仁者不為如其困

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武曰公言是也乃受脩降師還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藍田縣公保定初為大將軍夏州總管達雖非文吏然性質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又性廉儉邊境胡人或饋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厨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尋進樂川郡公位柱國薨子遷嗣位大將軍蒲州刺史

韓果字阿六拔代武川人也少驍雄善騎射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内擊万俟醜奴及其黨轉戰數十合並破之膂力絶倫被甲荷戈升陟峯嶺猶涉平路雖數十百日不以為勞以功授宣威將軍從文帝討平侯莫陳悦遷都督大統初累進爵為石城郡公果性彊記有權畧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所行之處有潛匿溪谷欲為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文帝由是以果為虞候都督每從征行常領候騎晝夜巡察畧不眠寢從襲

賚泰於潼關文帝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真珠金帶一條帛二百疋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歷朔安二州刺史從戰芒山軍還除河東郡守又從大將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勇趫捷號為著翅人文帝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減飛將錄前後功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褒中公魏恭帝元年授大將軍保定三年拜少師進位柱國天和初授華州刺史為政寛惠吏

民稱之薨子明嗣為黎州刺史大象中至上大将軍與
尉遲迥同謀反被誅
蔡祐字承先其先陳留圉人也曾祖紹為夏州鎮将徙
居高平因家焉父襲名著西州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亂
關中襲乃背賊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祐拔
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祐聰敏有行
檢襲之背賊東歸祐年十四事母以孝聞及長有膂力
便騎射文帝在原州召為帳下親信及遷夏州以祐為

都督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文帝文帝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文帝微知之與祐謀執元進祐曰狠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文帝曰汝大決也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祐即出外衣甲持刀直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乃叱元進斬之其黨並伏誅一坐戰慄於是與諸將盟同心誅悅文帝以此知重之乃謂祐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事我乎後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

後功封長鄉縣伯大統初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又從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為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圍之十餘重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之兵不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

倒便以矟刺殺之因戰數合惟失一人敵稍却祐乃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文帝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文帝相會文帝字之曰永先爾來吾無憂矣文帝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以功進爵為公授京兆郡守九年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文帝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此是鐵猛虎也皆避之歷青原二州刺史尋除大都督遭父憂請終喪紀弗許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十三年賜姓大利稽氏進爵懷寧郡公魏恭帝三年拜大將軍六官建授兵部中大夫文帝不豫祐與晉公護賀蘭祥等侍疾及崩祐悲慕遂得氣疾孝閔踐阼拜少保祐與尉遲綱俱掌禁兵遞直殿省時帝信任司會李植等謀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聽尋而帝廢明帝即位拜小司馬少保如故帝之為公子也與祐特相友昵至是禮遇彌隆御膳每有異味輒以賜祐羣臣朝宴每被别留或至昏夜列炬鳴笳送祐還宅祐以過蒙禮遇

常辭疾避之至於婚姻尤不願結於勢要尋以本官權鎮原州頃之授宜州刺史未之部卒於原州祐少有大志與鄉人李穆布衣齊名常相謂曰大丈夫當建立功名以取富貴安能久處貧賤邪言訖各大笑穆即申公也後皆如其言及從征伐常潰圍陷陣為士卒先軍還之日諸將爭功祐終無所言文帝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敘其見知如此性節儉所得祿秩皆散宗族身死之日家無餘財贈柱國大將軍

原州都督謚曰莊子正嗣祐弟澤頗好學有幹能後為

邛州刺史以不從司馬消難被害

常善高陽人也家本豪族魏孝昌中從爾朱榮入洛封

房城縣男後文帝平侯莫陳悅除天水郡守累遷驃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安州刺史轉蔚州刺史頻莅

二藩有政績進爵永陽郡公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寧

州總管保定二年入為小司徒卒贈柱國大將軍都督

延州刺史子昂和嗣

辛威隴西人也少慷慨有志畧初從賀拔岳征伐有功假護國將軍都督及文帝統岳衆見威奇之引為帳內封白土縣伯後進爵為公累遷開府儀同三司賜姓普屯氏出為鄜州刺史威時望既重朝廷以桑梓榮之遷河州刺史本州大中正頻領二鎮頗得人和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進爵枹罕郡公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大象二年進封宿國公復為少傅甍威性持重有威嚴歷官數十年未嘗有過故得以身名終兼其家有義五世

同居時以此稱之子永達嗣位儀同大將軍
庫狄昌字恃德神武人也少便弓馬有膂力及長進止
閑雅膽氣壯烈每以將帥自許從爾朱天光定關中天
光敗又從賀拔岳征討及岳被害昌與諸將議翊戴文
帝從平侯莫陳悅賜爵陰盤縣子後從迎孝武復潼關
改封長子縣子大統初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方城
郡公六官建授稍伯中大夫孝閔帝踐阼拜大將軍卒
梁椿字千年代人也初從爾朱榮入洛又從賀拔岳討

平万俟醜奴仍從文帝平侯莫陳悅大統中累以戰功
封東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除華州刺史
改封清陵郡公保定元年拜大將軍卒於位贈都督揚
州刺史謚曰烈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
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稚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
以此稱馬子明以椿功賜爵豐陽縣公後襲椿爵舊封
迴授弟朗
梁臺字洛都長池人也少果敢有志操後爾朱天光入

關隴賜爵隴城鄉男及天光敗於韓陵賀拔岳又引為心膂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臺與諸將翊戴文帝從平悅累功授頼州刺史賜姓賀蘭氏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中部縣公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時大軍圍洛陽久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禦之有數人為敵所執已去臺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被執者遂還齊公憲每歎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五年拜鄜州刺史臺性疏通恕以待物至於莅人尤以

惠愛為心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啓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能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虚發後以疾卒

田弘字廣畧高平人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膂力過人而有謀畧初陷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及文帝初統衆弘求謁見論世事深被引納即處以爪牙之任又以迎孝武功封鶉陰縣子文帝嘗以所著鐵甲賜之云天下若定還將此甲示孤也大統三年轉帥

都督每從征伐弘功居多累蒙殊賞賜姓紇干氏尋授原州刺史以弘勲望兼至故以衣錦榮之文帝在同州文武並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廢帝元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蜀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反羌及鳳州叛氐等並破之弘每臨陣推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孝閔帝踐阼進爵鴈門郡公保定元年出為

岷州刺史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
獲二十五王平七十六栅天和中從隋公楊忠伐齊破
齊將段孝先等拔其宜陽等九城進位柱國大將軍建
德二年拜大司空三年出為襄州總管薨於州子仁恭
嗣仁恭字長貴性寛仁有局度歷位幽州總管隋文帝
受禪進位上柱國拜太子太師甚見親重嘗幸其第宴
飲極歡禮賜甚厚奉詔營太廟進爵觀國公拜武衛大
將軍轉左武衛大將軍卒官贈司空謚曰敬子世師嗣

世師字德懋有孝行列在孝友傳仁恭時有王城郡公王景鮮虞縣公謝慶恩並位上柱國大義公辛遵及其弟韶並位上柱國隋文帝以其俱佐命功臣特加崇貴親禮與仁恭等事並亡失云

王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父巢魏榆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膂力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後從西遷文帝奇其才擢授羽林監文帝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從復潼關破

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進爵為公累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内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為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孝閔帝踐阼進爵張掖郡公出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勲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進位大將軍與隋公楊忠自漢北伐齊至并州而還又從

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天和六年除涇州總管傑少從軍事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為心以是頗為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大象元年薨贈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謚曰威子孝遷位開府儀同大將軍

王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器幹便弓馬膂力過人魏永安中万俟醜奴等寇亂關隴勇占募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以功居多拜別將及文帝為丞

相引為帳内直盪都督封包信縣子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文帝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為公從討趙青雀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是役也大軍不利惟胡仁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胡仁等然州有優劣令探籌取之胡仁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

文達名傑以彰其功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蠕蠕破之進爵新陽郡公賜姓厙汗氏又論討蠕蠕功別封永固縣伯時有別封者例聽迴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六官建拜稍伯中大夫勇性雄猛為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勲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閑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遂慚恚因疽發背而卒子昌嗣官

至大將軍

宇文虯字樂仁代武川人也驍悍有膽畧少從征討累有戰功封南安侯孝武西遷以獨孤信為行臺信引虯為帳内都督隨信奔梁大統三年歸闕進爵為公禽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又從獨孤信討梁企定破之累遷南秦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虯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後除金州刺史大將軍卒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家於武川豪少麤獷有武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為帳内岳被害乃歸文帝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孝武録前後功封平原子還征虜將軍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文帝見之歎曰觀令貴之甲裳足以為驗不須更論級數也於是進爵為公從文帝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

刃亂下當時咸謂豪已殁俄而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
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非樂殺人但壯士除賊
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為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
文帝嘉之拜北雍州刺史大統十三年論前後戰功授
車騎大將軍十五年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豪性兇悍言多不遜文帝惜其驍勇
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
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文帝曰外

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文帝曰何以言之豪曰人言李穆蔡祐是丞相髆髀耿豪王勇是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為勝也豪之麤猛皆此類也十六年卒文帝痛惜之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高琳字季珉其先高句麗人也六代祖欽為質於慕容廆五世祖宗率衆歸魏拜第一領民酋長賜姓羽真氏琳母嘗祓禊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

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寳持必生令子毋驚寤便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子因名琳字以珉馬魏正光初起家衛府都督魏孝武西遷琳從入關封鉅野縣子大統三年從文帝破齊神武於沙苑轉安西將軍河橋之役琳先驅奮擊勇冠諸軍文帝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邙山除正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衆禦之老恃其勇健直前趣與琳短兵接戰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密使人勸

琳東歸琳斬其使者以聞除郿州刺史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孝閔帝踐阼進爵犍為郡公武成二年文州氐酋反詔琳討平之師還帝宴羣臣仍命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為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天和三年為江陵副總管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主蕭巋出保紀南城惟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

明徹退走歸表言其狀帝乃優詔追琳入朝親加勞問
六年進位柱國薨贈本官加五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諡
曰襄子儒襲爵位儀同大將軍
李和本名慶和朔方巖緑人也父僧養以累世雄豪為
夏州酋長和少敢勇有識度狀貌魁偉為州里所推賀
拔岳作鎮關中引為帳内都督後從文帝累遷侍中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夏州刺史賜姓宇文氏文帝
嘗謂諸將曰宇文慶和累經任委每稱吾意又賜名意

馮改封永豐縣公保定二年除司憲中大夫尋改封德廣郡公出為洛州刺史和前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有此授商洛父老莫不想望德音和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為之簡靜進柱國大將軍隋開皇元年遷上柱國和立身剛簡老而逾勵諸子趨事若奉嚴君以惠是周文帝賜名令帝朝已革和則父之所命義不可違至是遂以和為名二年薨贈本官加司徒公謚曰肅子徹列在隋史

伊婁穆字奴干代人也父靈善騎射為文帝所知嘗謂之曰昔伊尹阿衡於殷致主堯舜卿既姓伊庶卿不替前緒於是賜名尹焉歷衛將軍隆州刺史盧奴縣公穆弱冠為文帝帳内親信以機辯見知歷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文帝望見悦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建德中卒

達奚寔字什伏代河南洛陽人也父顯相武衛將軍寔

少脩立有幹局從魏孝武西遷封臨汾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力戰有功累遷相府從事中郎寔性嚴重深見器遇六官建行蕃部中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平陽縣公保定初卒於刺史謚曰恭子豊嗣

劉雄字猛雀臨洮子城人也少機辯慷慨有大志初為文帝親信後拜中大夫兼中書舍人賜姓宇文氏孝閔帝踐阼加大都督天和中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封周昌侯歷位納言內史中大夫候正武帝嘗從容謂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乃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已為本縣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及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逌先入功居多加上開府儀同三司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平鄴城進柱國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雄戰歿贈亳州總管子昇嗣以雄死王事授儀同大將軍

侯植字仁幹其先上谷人也高祖恕為北地太守子孫

因家於北地之三水植少倜儻有大節容貌奇偉武藝絶倫仕魏為義州刺史甚有政績後從孝武西遷賜姓侯伏氏從文帝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涼州刺史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禽之封肥城縣公賜姓賀屯氏後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別封一子汧源縣伯孝閔帝踐阼進爵郡公時帝幼冲晉公護執政植從兄龍恩為護所親及護誅趙貴諸宿將等多不自安植謂從兄龍恩曰主上春秋既

富安危繫於數公若多誅戮自立威權何止社稷有累
卵之危恐吾宗亦緣此敗凡安得知而不言龍恩竟不
能用植又承間言於護曰公以骨肉之親當社稷之寄
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則率土幸甚護曰我誓以身報
國卿豈謂吾有他志耶又聞其先與龍恩言乃陰忌之
植懼不免禍遂以憂卒贈大將軍平州刺史謚曰節子
定嗣及護伏誅龍恩及其弟萬壽並預其禍武帝以植
忠於朝廷特免其子孫

李延孫伊川人也父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掠關南魏孝昌中朝議恐其為亂乃以長壽為防蠻都督給其鼓節長壽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為之稍息永安之後長壽徒侶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累遷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後為黃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攻之城陷遇害追贈太尉延孫亦雄武有將率才畧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為荊州刺史表延孫為

都督肅清鷄路頗有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孝武西還後朝士流亡廣陵王欣録尚書長孫承業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即率衆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闗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擊延孫大破之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蒙重委每以克清伊洛為己

任頻以寡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為其長史楊伯蘭所害贈司空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頻川郡公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為州郡著姓父義上洛郡守魏大統中以法保著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游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父没事母以孝聞慕李長壽之為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闗南正光末王公避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為貴游所徳

及孝武西遷法保赴行在所封固安縣男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寛謂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遂倍道兼行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文帝追法保與延孫還朝賞勞甚厚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嘗與東魏戰流矢中頸從口中

出久之乃蘇大統九年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内附
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貳乃固辭還所鎮
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為公會
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中流矢卒於陣謚
曰莊子初嗣位開府儀同大將軍閤韓防主
陳欣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
咸敬憚之孝武西遷後欣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
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授立義大都督賜爵覇城縣

男累遷宜陽郡守恭帝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加侍中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文帝以欣
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為儀同三司位刺史
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欣與韓
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輒破之故永業深
憚欣等不敢為寇孝閔帝踐阼進爵許昌縣公後除熊
州刺史卒於州欣與韓雄里閈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
境上三十餘載每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數對勍

敵而常保功名雖並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欣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欣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子萬敵嗣朝廷以欣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元字僧智其先任城人也後徙於新安元少慷慨有膽畧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各懷去就元每率鄉兵抗拒東魏芒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為東魏守而元母及弟並在宜陽元以為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從

還闕南鎮撫文帝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保定元年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閤韓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悅之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為公及齊將斛律明月寇宜陽兵威甚盛元孕衆禦之每戰輒克後以疾卒於位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江東曾祖景言魏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

侯父安志復為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為伯公九歲喪父哀毁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公為縣令州為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公年少請别選遣終此一限令公代之宣武詔依皇平等所請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術公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起復本任後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兵趣青泥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公與刺

史董紹掩襲二姓二姓散走寶寅亦退還淅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永安中大破梁將王元真於順陽除東雍州刺史進爵為侯部人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多被其陵侮皆畏而不敢言公收之將加極法楊氏慙懼闔宗請恩自此豪右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人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公為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公昔莅東雍為吏民所懷乃表公

復為刺史詔許之蜀人張國儁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收戮之闔境清肅及齊神武專政孝武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禦之神武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及其弟猛畧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企知之殺岳及猛畧傳首詣闕大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顔色寢食輒減至是頻讓魏帝手

詔不許三年高敖曹圍逼州城杜窋為其鄉導公拒守旬餘矢盡援絶城乃陷焉謂敖曹曰泉公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禽敖曹退走遂執公而東以窋為刺史公臨發密戒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遭逢聖會位亞台司今爵禄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堪立功効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乃揮涕而訣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隷有士君子之風賜爵臨洮縣伯散騎常

侍及洛州陷與岙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岊

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

見感父臨别之言潛與豪右結託遂率鄉人襲州城斬

岊傳首長安朝廷嘉之代襲洛州刺史從文帝戰於沙

苑中流矢卒子貞嗣仲遵一名恭少謹實涉獵經史年

十三爲郡主簿十四爲縣令及長有武藝高敖曹攻洛

州與岙力戰拒守矢盡以棒杖扞之爲流矢中目不堪

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岙之東

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密以功封豐陽縣伯
東豫州刺史及元禮戰沒復以仲遵為洛州刺史頗得
時譽大統十三年行荆州刺史事梁司州刺史柳仲禮
每為邊寇文帝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
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不
攻而自服也仲遵對曰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即就禽則
首尾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先登
城遂禽和從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本州大中正復行荆州刺史十三州諸軍事尋遭母憂請從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為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初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隷東梁州都督青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隷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青和遂結安康酋帥黄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為洵州隷於仲遵先是東梁州

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人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帥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迴授一子尋出為都督金州刺史卒官贈大將軍三州刺史謚曰莊子暅嗣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為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父元直仕梁歷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

少脩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其父為衡州留還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後襲爵沘陽侯位都督東梁州刺史侯景篡逆還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文帝遣達奚武王雄等畧地山南還哲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文帝謂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為俘虜不亦媿乎答曰世荷國恩不能死節實以此為愧耳文帝深嘉之拜車騎大將軍封沘陽縣伯恭帝初直

州人樂熾洋州人黄國等連結為亂文帝以還哲信著山南乃令與開府賀若敦同經畧熾等尋並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還哲先至巴州入其封郭梁巴州刺史牟安人開門請降安人子宗徹等猶據巴城不下還哲攻克之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還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瞻視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還哲還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自此巴濮之人降款相繼軍還文帝賜以所服紫袍玉帯及

所乘馬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幷州梁幷州刺史杜滿望風送款進圍疊州克之獲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為軍鋒所有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二千餘里時信州為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

軍文帝令遷哲留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効命黔陽蠻田烏度田烏唐等每抄掠江中為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静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明帝初授都督信州刺史二年進爵西城縣公

武成元年朝於京師明帝甚禮之賜甲第及莊田等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明帝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出南州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首尾邀之陳人多投水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江陵總管陸騰

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贈金州總管謚曰壯武遷哲累葉雄豪為鄉里所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敬猷嗣還統父兵位儀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上儀同大將軍

楊乾運字元邈儻城興勢人也少雄武為鄉閭信服為安康郡守陷梁仕歷潼南梁二州刺史及武陵王蕭紀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乃拜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乾運兄子畧勸乾運歸附乾運然之會文帝令乾運孫法洛至畧即夜送之乾運送款文帝密賜乾運鐵券授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征蜀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克之及至京師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

贈尚書右僕射子端嗣畧亦以歸附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封上庸縣伯乾運女壻樂廣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
扶猛字宗畧上甲黄土人也其種落號白虎蠻猛仕梁位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魏廢帝元年以衆降文帝厚加撫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為羅州以猛為刺史令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直道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歴艱阻遂入白

帝城撫慰人夷莫不悅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
信州蠻反猛復從賀若敦平之進爵臨江縣公從田弘
破漢南諸蠻進位大將軍卒

陽雄字元畧上洛邑陽人也累葉豪族父猛從孝武西
遷以功封邰陽伯位征東將軍楊州刺史雄起家奉朝
請以軍功封安平縣侯得子孫相襲拜邑陽郡守累遷
平州刺史進爵王城縣公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
軍歷京兆戶部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轉中外府長史遷

江陵總管改封酇陽縣公卒於鎮追封郡公謚曰懷雄
善附會能自謀身故任兼内外保全爵禄子長寬嗣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姚氏之亂寓居
襄陽仕晉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梁
大同中為齊興郡守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
餘人梁元帝時遷興州刺史軍人募從者至五千餘人
固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大統中以地歸魏時文帝方
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至甚禮遇之就拜使持節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後轉湖州刺史固啓求入覲及至進爵静安郡公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莅官頗有聲績卒於州贈大將軍五州刺史謚曰肅敕襄州賜其墓田子雅嗣雅字彦文性方正少以孝聞位大將軍雅弟英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静鸞南安人也本方隅豪族父褎仕梁為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

部來附文帝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策深被納之乃授沙州刺史南安縣公從尉遲迥伐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文帝以其方隅首領早立忠節進爵樂安郡公賜以鐵券聽相傳襲并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之尋為刺客所害

崔彥穆字彥穆清河東武城人魏司空安陽侯林之九世孫也曾祖顗後魏平東府諮議參軍祖蔚遭從兄司

徒浩之難南奔江左仕宋為給事黄門侍郎汝南義陽二郡守延興初復歸於魏拜頴川郡守因家焉後終於郢州刺史父幼位終永昌郡守隋開皇初以獻皇后外曾祖追贈上開府儀同三司新州刺史彦穆幼明悟神彩卓然魏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永安末除司徒府參軍事再遷大司馬從事中郎孝武西遷彦穆時不得從大統三年乃與兄彦珍於成臯舉義因攻拔滎陽禽東魏郡守蘇淑仍與鄉

郡王元法威攻潁川斬其刺史李景道即拜滎陽郡守尋賜爵千乘縣侯十四年授散騎常侍司農卿時軍國草創衆務殷繁文帝乃引彦穆入幕府兼掌文翰及于謹伐江陵彦穆以本官從平之明帝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安州刺史總管十二州諸軍事入為御正大夫陳氏請敦隣好詔彦穆使焉彦穆風韻閑曠器度方雅善玄言解談謔甚為江表所稱轉戸部中大夫進爵為公天和三年聘齊還除金州刺史總管七

州諸軍事進位大將軍尋徵拜小司徒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三方起兵以彥穆為行軍總管與襄州總管王誼討司馬消難軍次荆州總管獨孤永業有異志遂收而戮之及事平隋文帝徵王誼入朝即以彥穆為襄州刺史總管六州諸軍事加授上大將軍進爵東郡公頃之永業家自理得雪彥穆坐除名尋復官爵開皇元年卒子君綽嗣君綽性夷簡博覽經史有父風大象末丞相府賓曹參軍君綽弟君肅解巾道王侍讀大象末賴

川郡守

楊纂廣寧人也父安仁魏朔州鎮將纂少慷慨有志畧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於信都以軍功稍遷武州刺史自以賞薄志懷怨憤每歎曰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大統初乃間行入關文帝執纂手曰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其能不憚危亡蹈兹忠義者今方見之於卿耳即授征南將軍大都督封永興縣侯從文帝解洛陽圍經河橋

芒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敢勇累遷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為公賜姓莫胡盧氏俄
授岐州刺史孝閔帝踐阼進爵宋熙郡公保定元年位
大將軍改封隴東郡公除隴州刺史從隨公楊忠東伐
至并州而還天和六年進授柱國大將軍轉華州刺史
纂性質樸又不識文字前後莅職但推誠信而已吏人
以其忠恕頗亦懷之尋卒於州子睿位至上柱國漁陽
郡公

段永字永賓其先遼西石城人晉幽州刺史疋磾之後也曾祖愄仕魏黄龍鎮將因家高陸之河陽焉永幼有志操閭里稱之魏正光末北鎮擾亂遂攜老幼避地中山後赴洛陽拜平東將軍封沃陽縣伯青州人崔社客舉兵反永討平之進爵為侯除左光禄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城壁所在為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疋婁昭討之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既無城栅惟以寇抄為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

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行遂破平之及帝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以功別封昌平縣子徐州刺史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進爵為公河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爾綿氏廢帝元年授恒州刺史於時朝貴多其部人謁永之日冠蓋盈路當時榮

之孝閔帝踐阼進爵廣城郡公歷文瓜二州刺史戶部
中大夫保定四年拜大將軍永歷任內外所在頗有聲
稱輕財好士朝野以此重焉天和四年授小司寇尋為
右二軍總管率兵北道講武遇疾卒於賀葛城喪還武
帝親臨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同華等五州刺史謚曰
基子岌嗣位至儀同三司兵部下大夫
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也本名延世為西土冠冕曾祖
嗣祖紹安官至郡守咸為良二千石父蚪早以德行著

聞仕歷瓜州司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長城縣子魏大統末卒於家文帝甚痛悼之遣使者監護喪事又敕鄉人為營墳壠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整幼聰敏沈深有識量學藝騎射並為河右所推刺史魏東陽王元榮辟整為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整德望嘗謂僚屬曰令狐延保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頃之孝武西遷

河右擾亂榮仗整防扞州境獲寧及鄧彦竊據瓜州拒
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彦送京師
文帝嘉其忠節表為都督尋而城人張保又殺刺史成
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吕興
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為亂慮整守
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及整然以整為人之望復恐其
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内甚忌整整亦偽若親
附而密欲圖之陰令所親説保曰君與仲和結為脣齒

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銳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民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人說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御若使為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行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

吐谷渾衆議推麴嘉為刺史嘉曰本以張保肆逆殺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務在除凶若共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為刺史徵嘉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武縣男文帝謂嘉曰卿早建殊勳令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為瓜州義首嘉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効力遂率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嘉善於撫馭躬同豐約是以士衆並忘覊旅盡

其力用文帝嘗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文帝稱之云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文帝又謂整曰卿勲同婁項義等骨肉立身敦雅可以範人遂賜姓宇文氏并賜名整馬宗人二百餘戶並列屬籍孝閔帝踐阼拜司憲中大夫處法平允為當時所稱進爵彭城縣公初梁興州刺史席固以州來附文帝以固為豐州刺史固莅職既

久猶習梁法凡所施爲多虧政典朝議密欲代之而難其選令整權鎮豐州委以代固之略整廣布威恩傾身撫接數月之間化洽州府於是除整豐州刺史以固爲湖州豐州舊不居民中賦役參集勞逸不均整請移居武當詔可其奏獎勵撫導還者如歸旬月之間城府周備固之還也其部曲多願留爲整左右整諭以朝制弗之許焉莫不流涕而去及整秩滿代至吏民戀之老幼送整遠近畢集數日停留方得出界其得人心如此拜

御正中大夫出為中華郡守轉同州司會遷始州刺史整雅識情偽尤明政術恭謹廉慎常懼盈滿故歷居內外所在見稱進位大將軍晉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踈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卒贈本官加四州諸軍事鄜州刺史謚曰襄子熙嗣熙列在隋史整弟休幼聰敏有文武才用與整同起兵逐張保授帥都督後為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功臣多為本州刺史晉

公護謂整曰以公勲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公委任無容遠出然公一門之内須有衣錦之榮乃以休為敦煌郡守在郡十餘年甚有政績卒於合州刺史

唐永北海平壽人漢尚書令林之後也本居晉昌之憤安縣晉亂徙於丹陽祖㵾始還魏官至北海太守因家馬父倫青州刺史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為北地太守當郡别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車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内

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為之用臨陣常著帛裙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夤表永為南幽州刺史吏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追隨數日始得出境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尋加衛將軍封平壽伯卒贈司空公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子陵少習武藝頗閑吏職位大都督應州刺史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陵子悟美風儀博涉經史文詠可觀大象中頒被宣帝任遇位至内史下大夫漢陽公隋文帝得政廢於家而卒陵弟瑾字附璘性温恭有器量博涉經史雅好屬文身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年十七文帝聞其名乃貽永書曰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横多武畧瑾雍容富文雅可並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因名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叅軍事軍書羽檄瑾多掌之從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封姑臧縣子累遷尚書

右丞吏部郎中於時魏室播遷庶務草創朝章國典瑾並參之數從征戰有功累遷戶部尚書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時燕公于謹勲高望重朝野所屬白文帝曰謹幸藉時乗遂叨榮顯子弟埀纓曳組數十人其所交游未有德義可稱尚書唐瑾學行兼脩願與之同姓結為兄弟庶子孫承其餘論有益義方文帝歎異者久之更賜瑾姓万紐于氏謹乃深相結納敦長幼之序瑾亦庭羅子孫行弟姪之敬其為朝望

所宗如此進爵臨淄縣伯轉吏部尚書銓綜衡流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六尚書皆一時之秀文帝自謂得人號為六俊然瑾尤見器重于謹南伐江陵以瑾為元帥府長史軍中謀畧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並沒為僕隷瑾察其才行有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

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惟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了謂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論平江陵功進爵為公六官建授禮部中大夫出為蔡州刺史歷拓州硤州皆有德化吏民稱之轉荆州總管府長史入為吏部中大夫歷御正納言内史中大夫曾未十旬遂遷四職搢紳咸以為榮久之除司宗中大夫兼内史尋卒贈小宗伯謚曰方瑾

性方重有風格退朝休假恒正衣冠以對妻子遇迅雷
烈風雖暮夜晏寢必起冠帶端笏危坐又好施與家無
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其尤貧者又割膏腴田宅
以振之所留遺子孫者並墝埆之地朝野以此稱之撰
新儀十篇所著賦頌碑誄二十餘萬言孫大智嗣瑾次
子令則性好篇章兼解音律文多輕豔為時人所傳天
和初以齊馭下大夫使於陳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
仕隋位太子左庶子皇太子勇廢被誅

柳敏字白澤河東解人晉太常純之七世孫也父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汾州刺史敏九歲而孤事母以孝聞性好學涉獵經史陰陽卜筮之術靡不習焉年未弱冠起家員外散騎常侍累遷河東郡丞朝議以敏之本邑故有此授敏雖統御鄉里而處物平允甚得時譽及文帝克復河東見而器異之乃謂之曰今日不喜得河東喜得卿也即拜丞相府參軍事俄轉戶曹參軍兼記室每有四方賔客常令接之爰及吉凶禮儀亦令監

綜又與蘇綽等修撰新制為朝廷政典遷禮部郎中封武城縣子加帥都督領本鄉兵俄進大都督遭母憂居喪旬日之間髮鬢半白尋起為吏部郎中毀瘠過禮杖而後起文帝見而異之特加禀賜及尉遲迥伐蜀以敏為行軍司馬軍中籌畧並以委之益州平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還尚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禮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為公又除河東郡守尋復徵拜禮部出為郢州刺史甚得物情及將還朝夷

夏士民感其惠政並齎酒餚及物產候之於路敏乃從他道而還復拜禮部後改禮部為司宗仍以敏為之敏操履方正性又恭勤每日將朝必夙興待旦又久處臺閣明練故事近儀或乖先典者皆案據舊章刊正取中還小宗伯監脩國史轉小司馬又監脩律令進位大將軍出為鄜州刺史以疾不之部武帝平齊進爵武德郡公敏自建德以後寢疾積年武帝及宣帝並幸其第問疾焉隋開皇元年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保其年卒贈

五州諸軍事晉州刺史臨終戒其子等喪事須務從簡
約其子等並涕泣奉行少子昂知名列在隋史
王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涼
州魏太祖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爲敦煌鎮將祖公
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修謹
不妄交游孝莊末爾朱仲遠啓爲府參軍事歷大行臺
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
敗爲藩所禽遂居河右偽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

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
福伊利等即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尋
進爵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爲殷州車騎府
司馬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爲
大都督以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
將軍徙封符壘縣侯武定初除行臺右中兵郎中又轉
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頴川齊
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左丞加鎮西將軍進爵

為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即位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文宣自晉陽赴鄴宮復以士良為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為侍中轉殿中尚書頃之復為侍中吏部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起令視事士良屢表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臥疾歷年文宣

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齊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為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荊州刺史復入為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金州刺史士

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老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為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骸骨優詔許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

郭賢字道因趙興陽州人也性彊記學涉經史以征討有功授都督大統初齊神武襲陷夏州文帝慮其南下與朝臣議之賢進曰高歡兵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薨關中振駭而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無智也及鑾駕西遷六軍寡弱毛鴻

賓喪敗闕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無勇
也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幽夏
荒阻千里無煙縱欲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
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孝閔踐阼進位驃騎大將
軍明帝初除迎師中大夫天和元年卒於陝州刺史
楊寛字蒙仁弘農華陰人也曾祖暉魏洛州刺史贈弘
農公謚曰簡祖恩河間太守父鈞位七兵尚書北道大
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臨貞縣伯謚

曰恭寛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効乃授高闕戍主既而蠕蠕亂其主阿那瓌奔魏魏帝詔鈞衛送寛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寛守禦尋而城陷寛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寛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寛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寛被逮捕孝莊時為侍中與寛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

重時為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啓寛為左丞寛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况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内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寛勸天穆徑取成臯會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趨成臯令寛與爾朱兆為後拒尋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寛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寛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

穆答曰楊寛非輕去就者也吾當為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寛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遠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仍為都督從平河内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為顥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寛至城下説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不寛答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天穆聞之自此彌加敬重孝莊反正除太府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伯爾朱榮被誅

其從弟世澄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寛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寛曰豈忘太宰相知之深也寛答曰太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寛還洛不可遂自成皐奔梁至建業聞莊帝弑崩寛發喪盡禮梁武義之尋以禮送還孝武初除給事黄門侍郎孝武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寛為閤内大都督專總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録從駕勲進爵華山郡公大統

初還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即本州也魏廢帝初為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明帝初拜大將軍從賀蘭祥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正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機不協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

史謚曰元子文恩入隋列在隋史

通志卷一百五十八

通志卷一百五十九

宋 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七十二

後周

豆盧寧 楊紹 王雅 韓雄 賀若敦 申徽

陸通（父政 弟逞） 庫狄峙 楊薦 王慶 趙剛 趙

昶 王悅 趙文表 元定 楊㯹 韓褒 趙

肅　張軌　李彥　郭彥　梁昕　皇甫璠　辛
慶之族子昂　王子直　杜杲　呂思禮　徐招　檀
翥　孟信　宗懍　劉璠子祥　柳遐子靖　斛斯徵

豆盧寧字永安昌黎徒何人其先本姓慕容氏燕北地
王精之後也高祖勝以燕皇始初歸魏授長樂郡守賜
姓豆盧氏或云北人謂歸義為豆盧因氏焉又云避難
改焉未詳孰是父萇魏柔元鎮將有威重見稱於時武
成中以寧勲追贈柱國大將軍少保涪郡公寧少驍果

有志氣身長八尺美姿容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隨
爾朱天光入關以破万俟醜奴功賜爵靈壽縣男嘗與
梁仚定遇於平涼川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縣莎草以
射之七發五中仚定服其能贈遺甚厚天光敗從侯莫
陳悅及文帝討悅寧與李弼來歸孝武西遷以奉迎勳
封河陽縣伯後進爵為公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
衛大將軍兼大都督大統七年從于謹破稽胡帥劉平
伏於上郡及梁仚定反以寧為軍司監隴右諸軍事賊

平進位侍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年
從文帝迎高仲密與東魏戰於芒山遷左衛將軍進爵
范陽郡公十六年拜大將軍羌帥傍乞鐵忽及鄭五醜
等反叛寧討平之恭帝二年改封武陽郡公遷尚書右
僕射孝閔帝踐阼授柱國大將軍武成初出為同州刺
史遷大司寇進封楚國公邑萬戶別食鹽亭縣一千戶
收其租賦保定四年授岐州刺史屬大兵東討寧輿疾
從軍薨於同州贈太保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昭

初寧未有子養弟永恩子勣及生子讃親屬皆請讃為嗣寧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吾何擇焉遂以勣嗣時以此多之及寧薨勣襲爵勣列在隋史讃以寧勲建德初賜爵華陰縣侯累遷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武陽郡公永恩少有識度與寧俱歸文帝以迎孝武功封新興伯屢從征討皆有功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授鄯州刺史改封沃野縣公保定元年入為司會中大夫寧封楚國公請以先封武陽郡三千戶益沃

野之封詔許焉卒于官贈少保謚曰敬子通嗣通字平東一名會弘厚有器局以父功賜爵臨貞縣侯改封沃野縣公位開府北徐州刺史隋開皇初進爵南陳郡公尚隋文帝妹昌樂縣長公主歷定相二州刺史夏洪二州總管並以寛惠稱卒官謚曰安子寛嗣

楊紹字子安弘農華陰人也祖興魏新平郡守父國中散大夫紹少慷慨有志略屢從征伐力戰有功魏普泰初封平鄉縣男大統元年進爵冠軍縣公四年為鄜城

郡守紹性恕直兼有威惠百姓安之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鄜州刺史賜姓叱呂引氏孝閔帝踐阼進爵儻城郡公位大將軍卒贈成丈等八州刺史謚曰信子雄嗣雄列在隋史

王雅字度容闡熙新冏人也少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文帝聞其名召入軍以功賜爵居庸縣子從禽竇泰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以順討

逆豈計衆寡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為乃擐甲出戰所向披靡文帝壯之又從戰芒山時大軍失利諸將皆退雅獨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斬九級敵衆稍退雅乃還文帝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進爵為伯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為政人庶悅附自遠至者七百餘家卒於夏州刺史子世積嗣世積列在隋史

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世為赭陽郡

守雄少敢勇旅力絶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畧及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為掎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尅獲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衆畧盡兄及妻子皆為賢所獲將以為戮乃遣人告雄至皆免之雄乃詣賢軍即隨賢還洛潜引賢黨謀欲襲之事洩遁免謁文帝於弘農封武陽縣侯遣還鄉里更

圖進取雄乃招集義衆從獨孤信入洛陽芒山之役文帝命雄邀齊神武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并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略接境頗為邊患雄密圖之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略城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爵為公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帝踐阼進爵新義郡公賜姓宇文氏

明帝二年除都督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卒於鎮贈大將軍五州諸軍事謚曰威子禽虎隋史有傳

賀若敦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曾祖貸魏獻文時入國為都官尚書封安富縣公祖伏連仕魏位雲州刺史父統勇健不好學以祖蔭為秘書郎永安初從太宰元天穆討邢杲以功封當亭子齊神武

初起以統為潁川長史執刺史田迅以州降拜兗州刺史賜爵當亭縣公歷位北雍恒二州刺史卒贈司空謚曰哀敷少有器幹善騎射統之將執田迅也慮事不果又以累弱既多難以自拔沈吟者久之敷時年十七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已為將帥後入爾朱禮遇尤重韓陵之後屈節高歡既非故人又無功效今日委任無異於前者正以天下未定方藉英雄之力一旦清平豈有相容之理統流涕從之遂定謀歸文帝時羣盜蠭起

大龜山賊張世顯潜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統大悦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者未見其人非惟成我門户亦當為國名將明年從河内公獨孤信於洛陽被圍敦彎三石弓箭不虚發信大竒之乃言於文帝遂引置之麾下授都督封安陵縣伯嘗從校獵於甘泉宫時圍人不齊獸多越逸文帝大怒人皆股戰圍内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

乃制之而下文帝大悦諸將因得免責累遷太子庶子魏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俄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鄉縣公時岷蜀初開人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州與梁西江州刺史王開業共為表裏扇動羣蠻文帝令敦率軍討平之山路艱險人迹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緣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淹率其衆三萬自墊江而下就梁王琳敦邀擊破之盡俘其衆進爵武都郡公拜典祀中大夫尋為金州都督蠻帥向白彪向

五子王等聚衆為寇圍逼信州詔敦與開府田弘赴救
未至而城已陷乃進軍追討遂平信州是歲荆州蠻帥
文子榮據沮漳為逆自號仁州刺史復令敦與開府段
韶討之禽子榮并虜其衆武成元年入為軍司馬自江
陵平後巴湘之地並內屬每遣梁人守之至是陳將侯
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
度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敦每設方略
連戰破之乘勝進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為虞陳師遂

斷其糧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敦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將士各持囊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亦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嵗餘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初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遂

禽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瑱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奔瑱者猶謂敦之詐並不敢受相持嵗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度江敦慮其詐或謂曰舍我百里當為汝去瑱等遂留船於是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勒衆而還在軍病死者十

五六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其名保定五年累遷中州刺史鎮函谷敦恃功負氣顧其流輩皆為大將軍敦獨未得兼以湘州之役全軍而反翻被除名每出怨言晉公護怒徵還逼令自殺臨行呼子弼謂曰吾必欲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建德初追贈大將軍謚曰烈弼隋史有傳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也六世祖鍾為後趙司徒冉閔末

中原喪亂鍾子邃避地江左曾祖奐仕宋位雍州刺史祖隆道宋北兖州刺史父明仁郡功曹早卒徽少與母居盡力孝養及長好經史性審慎不妄交游遭母憂畢乃歸於魏元顥入洛以元邃為東徐州刺史邃引徽為主簿顥敗邃被檻車送洛陽故吏賓客並委去唯徽送之及邃得逸乃廣集賓友歎徽有古人之風尋除太尉府行參軍孝武初徽以洛陽兵難未已遂間行入關見文帝文帝與語甚奇之薦之於賀拔岳岳亦雅相敬

待引為賓客文帝臨夏州以徽為記室參軍兼府主簿文帝察徽沈密有度量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時軍國草創幕府務殷四方書檄皆徽之辭也以迎孝武功封博平縣子本州大中正大統初進爵為侯四年拜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河橋之役大軍不利近侍之官分散者衆徽獨不離左右魏帝稱歎之十年遷給事黄門侍郎先是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女壻劉彦隨焉及榮死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為刺史彦遂殺康而取

其位屬四方多難朝廷不遑問罪因授彦刺史頻徵不
奉詔又南通吐谷渾將圖叛逆文帝難於動衆欲以權
略致之乃以徽為河西大使密令圖彦徽以五十騎
行既至止於賓館彦見徽單使不以為疑徽乃遣一人
微勸彦歸朝以揣其意彦不從徽又使贊成其住計彦
便從之遂來至館徽先與瓜州豪右密謀執彦遂叱而
縛之彦辭無罪徽數之曰君無尺寸之功濫居方岳之
重恃遠背誕不恭貢職戮辱使人輕忽詔命計君之咎

實不容誅但受詔之日本令相送歸闕所恨不得即申明罰以謝邊遠耳於是宣詔慰勞吏民及彥所部復云大軍續至城內無敢動者使還遷都官尚書十二年瓜州刺史成慶為城人張保所殺都督令狐延等起義逐保啓請刺史以徽信洽西土拜假節瓜州刺史徽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邊人樂而安之十六年徵燕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廢帝二年進爵博平公正右僕射賜姓宇文氏徽性勤至凡所居官

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奸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民吏送者數十里不絶徽自以無德於民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柱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公手迹並寫誦之明帝以御正任總絲綸更崇其秩為上大夫員四人號大御正又以徽為之歷小司空少保出為荆州刺史入為小司徒小宗伯天

和六年上疏乞骸骨詔許之薨贈四州刺史謚曰章子康嗣位瀘州刺史司織下大夫上開府康弟敦汝南郡守敦弟靜齊郡守靜弟處上開府同昌縣侯卒

陸通字仲明吳郡人也曾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眞鎮長安遂没赫連氏魏太武平赫連氏載仕魏位中山郡守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為孝魚泉從

爾朱天光討伐及天光敗歸文帝文帝為行臺以政為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天統中卒通少敦敏好學有志節幼從政在河西遂逢寇難與政相失通乃自拔東歸從爾朱榮榮死又從爾朱兆及爾朱氏滅乃入關文帝時在夏州引為帳內督項之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文帝憂之通以為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遂晝夜陪侍家人罕見其面通雖處機密愈自恭謹文帝以此

重之後以迎孝武功封都昌縣伯大統元年進爵為侯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之役力戰有功又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疲弊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為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利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其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為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弊精銳猶

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
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録前後功進爵為公徐州刺史
以寇難未平留不之部與于謹討劉平伏加大都督從
文帝援玉壁進儀同三司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
若干惠戰於芒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
夜中乃引還敵亦不敢逼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太僕卿賜姓步六孤氏進爵綏德郡公孝閔踐阼
拜小司空保定五年累遷大司寇通性柔謹雖久處列

位常清慎自守所得祿賜盡與親故共之家無餘財常
曰凡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也建德元年轉大
司馬其年薨通弟逞逞字季明初名彥字世雄魏文帝
嘗從容謂之曰爾既溫裕何因乃字世雄且為世之雄
非所宜也於爾兄弟又復不類遂改焉逞少謹密早有
名譽兄通先以軍功別受茅土乃讓父爵中都縣伯令
逞襲之起家羽林監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
唯逞獨兼文雅文帝由此加禮遇焉大統十四年參大

丞相府軍事尋兼記室保定初累遷吏部中大夫歷蕃部御伯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宗中大夫轉軍司馬逞幹識詳明歷任三府所在著績朝廷嘉之進爵為公天和三年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來聘初修隣好盛選行人詔逞為使主尹公正為副以報之逞美容止善辭令敏而有禮齊人稱焉還屆近畿詔令路車儀服郊迎而入時人榮之四年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豶遂乳

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俄遷司會中大夫出為河州刺史晉公護雅重其才表為中外府司馬頗委任之尋復為司會兼納言遷小司馬及護誅坐免官頃之起為納言又以疾不堪劇任及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逞在州有惠政吏民稱之東宮初建授太子太保卒贈大將軍子操嗣

庫狄峙其先遼東人本姓段匹磾之後也因避難改焉

後徙居代世為豪右祖凌武威郡守父貞上洛郡守峙
少以弘厚知名善騎射有謀略仕魏位高陽郡守政存
仁恕百姓頗悅之孝武西遷峙乃棄官從入關大統元
年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遷黃門侍郎時
與東魏爭衡蠕蠕乘虛屢為邊患朝議欲結和親乃使
峙往峙狀貌魁梧善於辭令蠕蠕主雅信重之自是不
復為寇文帝謂峙曰昔魏絳和戎見稱前史以君方之
彼有愧色封高邑縣公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拜侍中蠕蠕滅後突厥彊盛雖與周通好而外連齊氏文帝又令峙銜命喻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進爵安豐郡公歴小司空小司寇明帝初為盐州刺史都督三十一州諸軍事峙性寛和尚清靖為夷獠所安後為宜州刺史入為少師以年老乞骸骨詔許之卒謚曰定子嶷嗣少知名位開府儀同三司職方中大夫蔡州刺史卒官嶷弟徵從平齊以功拜儀同大將軍賜爵樂陵縣公徵弟徽亦以軍功至儀同大將軍保城縣

男徽弟嶔性弘厚有局度以齊右下大夫從武帝東伐入并州軍敗侍臣殲焉及帝之出唯嶔侍從以功授上儀同大將軍遷開府歷右宮伯賜爵樂成縣侯仕隋位至戶部尚書

楊荐字承略秦郡寧夷人也父寶昌平郡守荐幼孤早有名譽性庶謹喜怒不形於色魏永安中隨爾朱天光入關討羣賊封高邑縣男文帝臨夏州補帳内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荐入洛請事孝武授文帝關西大行臺

仍除蓉直閤將軍時馮翊長公主嫠居孝武意欲歸諸
文帝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蓉歸白文帝又遣蓉入洛陽
請之孝武即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蓉贊成其計孝武曰
卿歸語行臺迎我文帝又遣蓉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
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清水縣子大統元年蠕蠕請和親
文帝遣蓉與楊寛使并結婚而還進爵為侯又使蓉納
幣於蠕蠕魏文帝郁久閭后崩文帝遣僕射趙善使蠕
蠕更請婚善至夏州聞蠕蠕貳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

乃還文帝乃使荐往賜黄金十斤雜綵三百匹荐至蠕
蠕責其背約食言并論結婚之意蠕蠕感悟乃遣使隨
荐報命焉及侯景來附文帝令荐助鎮遏荐知景翻覆
遂求還具陳事實文帝乃遣使畣追助景之兵尋而景
叛十六年大軍東討文帝恐蠕蠕乘虛寇掠乃遣荐往
更論和好以安慰之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加侍中孝閔帝踐阼除御伯大夫進爵姚谷縣公
仍使突厥結婚突厥可汗弟地頭可汗阿史那庫頭居

東面與齊通和説其兄欲背先約計謀已定將以荐等送齊荐知其意乃正色責之辭氣慷慨涕泗横流可汗慘然良久曰幸無所疑當共平東賊然後發遣我女乃令荐先報命仍請東討以奉使稱旨遷大將軍保定四年又納幣於突厥還行小司馬又行大司徒從陳公純等逆女於突厥進爵南安郡公天和三年遷總管梁州刺史後以疾卒

王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

慶少開悟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為典籤慶樞機明辯漸見親待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吐谷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為后既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為齊人離

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為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役慶乃引突厥騎與隋公楊忠至太原而還及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使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值我國喪者皆剺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禮慶抗辭不從曰我中華之禮臨喪哭泣

而已欲令務面必不敢聞命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
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
中大夫進爵為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為政嚴肅吏不敢
犯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
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隋開皇
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諡曰莊子淹嗣
趙剛字僧慶河南洛陽人也祖寧魏髙平太守父和永
平中陵江將軍南討度淮聞父喪輒還所司將致之於

法和曰罔極之恩終天莫報若許安喪禮畢而即罪戮死且無恨言訖號慟悲感傍人主司以聞遂宥之喪畢除寧遠將軍大統初追贈膠州刺史剛少機辯有幹能起家奉朝請累遷金紫光禄大夫領司徒府從事中郎加閤内都督及孝武與齊神武構隙剛密奉旨召東荆州刺史馮景昭未及發而神武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斬道和如欲從賊

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衆赴闕右屬侯景逼穰城東荆州人楊歡等起兵應景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遂投於蠻後自贖免乃見東魏東荆州刺史李魔憐勸令歸闕西魔憐納之使剛至并州容觀事勢神武引剛內宴因令剛齎書申勑荆州剛還報魔憐仍說魔憐斬楊歡等以州歸西魔憐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灞上見文帝具陳闕東實情文帝嘉之封陽邑縣子論復東荆州功進爵臨汝縣伯初賀拔勝獨孤信以孝武西

遷之後並流寓江左至是剛言於魏文帝請追而復之乃以剛為兼給事黄門侍郎使梁魏興齎移書與其梁州刺史杜懷珤等即與剛盟歃受移送建康仍遣人隨剛報命是年又詔剛使三荆聽在所便宜從事使還稱旨進爵武城縣侯除大丞相府帳内都督復使魏興重申前命尋而梁人禮送賀拔勝獨孤信等頃之御史中尉董紹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為行臺梁州刺史剛以為不可而朝議已决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為庶人除剛

潁川郡守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兼大行臺左丞持節赴潁川節度義軍師還剛別破侯景前驅於南陸復獲其郡守二人時有流言傳剛東叛神武因設反間聲遣迎接剛乃率騎襲其丁塢拔之文帝知剛無貳乃加賚焉除營州刺史進爵為公滑州人鄭五醜構逆與叛羌傍乞鐵忽相應令剛往鎮之將發魏文帝引見内寢舉觴屬剛曰昔侯景在東為卿所困黠羌小醜豈足勞卿謀慮也時五醜已赴定夷鎮所在立栅剛至並攻破之

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忽剛又進破鐵忽偽廣寧郡屬宇文貴等西討詔以剛行渭州事資給糧餼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為光禄卿六官建拜膳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進爵浮陽郡公出為利州總管沙州氐恃險逆命剛再討復之方州生獠自此始從賦役剛以信州濵江負阻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

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贈中浙涿三州刺史謚曰成子元卿仲卿仲卿酷暴列在隋酷吏傳中

趙昶字長舒天水南安人也曾祖襄仕魏至中山郡守因家於代焉昶少聰敏有志節弱冠以材力聞魏北中郎將髙千鎮陝以昶為長史中軍都督文帝平弘農擢為相府典籖大統九年大軍失律於芒山清水氐酋李鼠仁自軍逃還憑險作亂文帝將討之先求可使者遂

令昶使焉昶見鼠仁喻以禍福羣凶或從或不從其不從命者復將加刃於昶而昶神色自若志氣彌厲鼠仁感悟遂相率降氐梁道顯叛攻南由文帝復遣昶慰喻之道顯等皆即款附東秦州刺史魏光因從其豪帥三十餘人并部落於華州文帝即以昶為都督領之先是汾州胡叛再遣昶慰勞之皆知其虛實及大軍往討昶為先驅遂破之以功封章武縣伯十五年拜安夷郡守帶長虵鎮將氐俗荒獷昶威懷以禮莫不悅服朞歲之

後樂從軍者千餘人加授帥都督時屬軍興科發切急氐情難之復相率謀叛𧙗又潛遣誘説離間其情因其擕貳遂輕往臨之羣氐不知所爲咸來見𧙗乃收其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餘衆遂定朝廷嘉之除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時氐帥蓋鬧等反𧙗復討禽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魏恭帝初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潭水羌叛殺武陵潭水二郡守𧙗率儀同駱天人等討平之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

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没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
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為援
昶遣使報杲為周貢黨樊伏興等所獲興等知昶將至
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過其伏合
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興州人
叚吒及氐酋羌多復反攻没郡縣昶討斬之昶自以被
抜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為
昶盡力文帝常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

祖有之矣至是明帝録前後功進爵長道郡公賜姓宇文氏賞勞甚厚二年徵拜賓部中大夫行吏部尋以疾卒

王悦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器幹為州里所稱文帝初定關隴悦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文帝赴援悦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悦罄其行資市牛饗戰士悦所部盡力斬獲居多遷

大行臺右丞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三年侯景據
河南來附仍請兵為援文帝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
帥衆助之悅言於文帝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篤鄉黨
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
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違
忠義之禮不足蓋其圖既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
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惟
侯景不為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文帝納之

乃遣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後拜京兆郡守散騎常侍還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悦說其城主楊賢悦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悦又白武云白帝衝要是必爭之地令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即令悦率輕騎徑趣白馬悦示其禍福梁將深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文帝即以悦行刺史事招攜初附民吏安之魏廢帝二年徵

還本任屬改行臺為中外府尚書員廢恍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恍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於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恍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陵辱軍人訴之恍及康並坐除名仍配遠防及于謹伐江陵令恍從軍展効江陵平因留鎮之孝閔帝踐阼依例復官授郢州刺史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俄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

河北縣公恱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外内榮顯家徒四壁而已明帝手勅勞勉之保定元年卒於位子康嗣官至司邑下大夫

趙文表其先天水西人也後徙居南鄭累世為二千石父珏性方嚴有度量位御伯中大夫封昌國縣伯贈虞絳二州刺史謚曰貞文表少而修謹志存忠節起家為文帝親信累遷左金紫光禄大夫保定五年授繖伯下大夫遷許公宇文貴府長史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仍從貴使突厥迎皇后進止儀注皆令文表典之文表斟酌而行皆合禮度及皇后將入境突厥託以馬瘦徐行文表慮其為變遂說突厥使羅莫緣曰后自發彼蕃已淹時序途經沙漠人馬疲勞且東寇每伺閒隙吐谷渾亦能為變今君以可汗愛女結婚上國曾無防慮豈人臣之體乎莫緣然之遂倍道兼行數日至甘州以迎后功別封伯陽縣伯天和三年除梁州總管府長史所管地名恒稜者方數百里並夷獠所居恃其險固常

懷不軌文表率衆討平之遷蓬州刺史政尚仁恕夷獠懷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大將軍進爵為公大象中拜吳州總管時開府毛顗為吳州刺史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等舉兵遠近騷然人懷異望顗自以秩大且為國家肺腑懼文表背已謀欲先之乃稱疾不出文表往問之顗遂手刃文表因令其吏民告云文表謀反仍馳啓其狀帝以諸方未定恐顗為變遂授顗吳州總管以安之後知文表無異志雖不罪顗而聽其

子仁海襲爵
元定字願安河南洛陽人也祖比魏婺州刺史父道龍鉅鹿郡守定惇厚少言内沈審而外剛毅從文帝討侯莫陳悅以功拜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髙邑縣男定有雄略累從征伐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文帝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累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魏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三年行周禮爵隨例降改封長湖郡公明帝初拜岷州刺史

威惠撫濟甚得羌豪之情先是生羌據險不賓者至是並出山谷從征賦焉及定代還羌豪等咸戀慕之保定中授左宮伯中大夫久之轉左武伯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為水軍定為陸軍直總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吳明徹等水陸來拒皎為陳人所敗直得脫身歸梁定

既孤軍縣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水陸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且戰且行欲趣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偽與定通和重為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定乃許之於是與度等刑牲歃血解仗就船為度等所執所部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子樂嗣

楊擲字顯進正平高涼人也祖貴父猛並為縣令擲少

豪俠有志氣魏孝昌中爾朱榮殺害朝士大司馬城陽
王元徽逃難投㩊㩊藏而免之孝莊帝立徽乃出復為
司馬由是㩊以義烈聞擢拜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
洛孝莊北度太行及爾朱榮奉帝南討至馬渚㩊乃具
船以濟王師顥平封肥如縣伯加鎮遠將軍步兵校尉
行濟北郡事進都督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從孝武入關
進爵為侯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時東魏遷鄴文
帝欲知其所為乃遣㩊間行詣鄴以觀察之使還稱旨

授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稽胡恃險不賓屢行鈔竊以㯉兼黄門侍郎往慰撫之㯉頗有權略能得邊情誘化酋渠多來欵附乃有隨㯉入朝者時弘農為東魏守㯉從丈帝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㯉父猛先為邵郡白水令㯉與豪右相知請徼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文帝許之㯉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隂謀舉事密相應會内外俱發遂拔郡禽守程保及縣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㯉行郡事㯉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為邵

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為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說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大寧等諸城並有請為内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以㦎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樂可朱渾元等為殿㦎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㦎威聲棄城遁走㦎遂移據東雍州文帝以㦎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然㦎威恩夙著所經之處多贏糧附之比至建州

衆已一萬東魏州刺史車折干洛出兵逆戰擊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修義與斛律俱相會於是敵衆漸盛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偽為文帝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酋令各領所部四出鈔掠擬供軍費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

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時東魏以正平為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㩳從他道濟遂襲尅之進驃騎將軍邵郡人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脫身走免㩳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邵陽縣伯芒山之戰㩳攻拔栢谷塢因即鎮之及大軍不利㩳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㩳㩳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進景乃引

退文帝嘉之復授建州刺史鎮東箱攔久從軍役未及葬父至是表請遷葬詔贈其父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州刺史贈其母夏陽縣君並給儀衛州里榮之及齊神武圍玉壁別令侯景趣齊子嶺攔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遠聞攔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十二年進授大都督加晉建二州諸軍事又攻破蓼塢獲東魏將李顯進儀同三司尋加開府復鎮邵郡十六年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

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時以齊軍不出乃追擢還改封華陽縣侯又於邵郡置邵州以擢為刺史率所部兵鎮之保定四年遷少師其年大軍圍洛陽詔擢出軹關然擢自鎮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人戰每常尅獲以此遂有輕敵之心時洛陽未下而擢深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至大破擢軍擢以衆敗遂降於齊擢之立勲也有慷慨壯烈之志及軍敗遂就虜以求苟免時論以此鄙之朝廷猶録其功不以為罪令其子襲爵

韓褒字弘業頴川頴陽人也祖瓌魏平涼郡守安定郡公父演恒州刺史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及長涉獵經史深沈有遠略屬魏室喪亂避地夏州時文帝為刺史素聞其名待以客禮及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諸將遣使迎文帝文帝問以去留之計褒曰此天授也何可疑乎文帝納焉及為丞相引為録事參軍賜姓侯呂陵氏大統初遷行臺左丞賜

爵三水縣伯丞相府從事中郎出鎮淛鄜居二年徵拜
丞相府司馬進爵為侯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
有盜賊褒密訪之並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
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
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
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
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並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
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

之因大牓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令月不首者顯戮其身籍没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月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并息入為給事黄門侍郎遷侍中除都督西凉州刺史羌胡之俗輕貧弱尚豪富豪富之家侵漁百姓同於僕隷故貧者日削豪者益富裒乃悉募貧人以充兵士優復其家蠲免徭賦又調富人財物以振給之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令貧者市之於是貧

富漸均戶口殷實魏廢帝元年為會州刺史後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累遷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人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扞寇至適會寇來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以為州先未集兵令還必不能追躡由是益懈不為營壘寇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故事獲生口者並送京師寇因是奏曰所獲賊衆不足為多俘而辱之但益其忿

耳請一切放還以德報怨有詔許焉自此抄兵頗息邊
河州總管仍轉鳳州刺史尋以年老請致仕詔許之天
和五年拜少保歷事三帝以忠厚見知武帝深相敬重
常以師道處之每入朝見必有詔令坐然後始論政事
卒贈涇岐燕三州刺史謚曰貞子繼伯嗣仕隋位終衛
尉少卿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
祖武始歸於魏賜爵含城侯祖興中書博士父申侯舉

秀才為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孝昌中起家殿中侍御史累遷左將軍太中大夫東魏天平初除新安郡守秩滿還洛陽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為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别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不入左僕射長孫儉啓文帝請之文帝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

何為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户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文帝命肅撰定法律肅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軌仕隋歷官有清名列在良吏傳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

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為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爾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為記室參軍典機密尋轉倉曹時穀價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振其乏及岳被害文帝以軌為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為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

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足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如卿言眞可恃也文帝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黄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民政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民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章武公導出鎭秦州以軌爲長史魏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

州事魏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官謚曰質軌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明帝初為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諷卒以罪考竟終

李彥字彥士梁郡下邑人也祖光之魏淮南郡守父静南青州刺史彥少有節操好學慕古孝昌中解褐奉朝請孝武入關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大統初除通直散

騎侍郎累遷左户郎中十二年省三十六曹為十二部改授户部郎中封平陽縣子魏廢帝初拜尚書右丞轉左丞彥在尚書十有五載屬軍國草創庶務殷繁留心省閣未甞懈怠斷決如流略無疑滯臺閣莫不嘆其公勤服其明察遷給事黄門侍郎仍左丞賜姓宇文氏出為鄜州刺史彥以東夏未平固辭州任詔許之拜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六官建改授軍司馬進爵為伯彥性謹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

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然素多疾而勤於莅職雖沈頓枕席猶理務不輟遂至於卒謚曰敬彥臨終遺誡其子等曰昔人以窾木為櫝葛虆為緘下不亂泉上不泄臭實吾平生之志也但事既矯枉恐為學士所譏今可斂以時服葬於磽埆之地勿用明器芻塗及儀衛等爾其念哉朝廷嘉焉不奪其志子昇明嗣少歷顯職大象末太府中大夫儀同大將軍仕隋終於齊州刺史子仁政長安縣長唐軍至以

罪誅

郭彥太原陽曲人也其先從宦關右遂居馮翊父允靈武令彥少知名文帝臨雍州辟為西曹書佐累遷虞部郎中大統十二年初選當州首望統領鄉兵除帥都督以居郎官著稱封龍門縣子進大都督恭帝元年除兵部尚書仍以本兵從柱國于謹南伐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伯六官建拜戶部中大夫孝閔帝踐阼出為澧州刺史蠻夷生梗不營農業彥勸以

耕稼人皆務本亡命之徒咸從賦役先是澧州糧儲之
少每令荆州遞送自彥涖職倉庾充實無復轉輸之勞
齊南安城主馮顯密遣使歸降其衆未之知也柱國宇
文貴令彥率兵應接時齊人先令顯率所部送糧南下
彥懼其衆不從命乃於路邀之顯因得自拔其衆果拒
戰彥縱兵奮擊並虜獲之以南安無備即引軍掩襲遂
有其城晉公護嘉之進爵懷德縣公入為工部中大夫
保定四年晉公護東討彥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彥

與權景宣出汝南及軍次豫州使彦鎮之天和中為隴右總管府長史卒於官贈小司空宜鄜丹三州刺史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為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盩厔祖重耳潡縣令父勸儒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温恭見稱州里從爾朱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文帝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文帝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即授右府長流參軍累遷丞相府主簿大統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遷東

雍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封安定縣子孝閔帝
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明帝初進爵胡
城縣伯天和初拜工部中大夫出為陜州總管府長史
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内外咸著聲稱尋卒官贈大將
軍謚曰貞昕弟榮位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那
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謚曰靜子巘仕隋為給事郎
唐貞觀中終於鄭州刺史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為西州著姓後徙居

京兆父和本州中從事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為都督文帝為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大統四年引為丞相府行叅軍孝閔帝踐阼為守廟下大夫長樂縣子保定中為鴻州刺史入為小納言累遷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貞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為善人建德三年為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卒官贈交渭二州刺史謚曰恭子諒少知

名大象中位吏部下大夫諒弟誕列在隋史
辛慶之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為隴右著姓父顯宗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秘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為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為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崩遂出兗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及賀拔岳為行臺復啟慶之為行臺吏部郎大統初從文帝東討為行

臺左丞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為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黄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南荆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為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卒官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字進君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

氣深以為然年十八侯景辟為行臺郎中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後追論歸朝勳封襄城縣男及尉遲迥伐蜀昂占募從軍蜀平迥表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恵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

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六官建入為司隷上士襲爵繁昌縣公保定二年為小吏部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刼盜詔昂使於益梁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蠻詔昂便於通渠等州運糧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人庶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

人反叛圍郡城昂於是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
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謂
有大軍赴救望風瓦解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
管杞國公亮即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匹
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為渠州刺史轉通州推誠
布信甚得夷獠歡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
以昂化洽夷落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
公護執政昂稍被護親待武帝頗銜之及誅護加之箠

楚因此遂卒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朱陽公仲景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建德中位内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于家子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為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永安初拜鴻臚少卿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為

胥齒文帝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賜書勞問
除尚書左外兵郎中兼中書舍人從解洛陽圍經河橋
戰兼尚書左丞出為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
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
復入為大行臺郎兼丞相府記室除太子中庶子領齊
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
州事務以德政化人西土悅附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
卒官子宣禮柱國府參軍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蒙州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略其族父攢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也攢時仕魏為黄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大行臺尚孝莊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朝廷永熙三年起家奉朝請明帝初為修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貴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洽於人部内遂無叛者尋率郡兵與開府趙昶合勢並破平之入為司會上士初陳文帝弟

安成王頊為質於梁及江陵平頊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文帝許之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即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行小御伯更往分界陳於是歸魯山郡乃拜頊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朝親睦九族

恕己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為此也若知止俾魯山固當不貪一鎮況魯山梁之舊地梁即本朝藩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己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慙恧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還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别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行小納言復聘於陳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都督元定等援之定等並没自是連

兵不息東南騷動武帝授杲御正中大夫使陳論保境
息民之意陳宣帝遣其黄門侍郎徐陵謂杲曰兩國通
好彼朝受我叛人何也杲曰陳主昔在本朝非慕義而
至主上授以柱國位極人臣子女玉帛備禮將送令主
社稷孰謂非恩郝烈之徒邊人狂狡曾未報德而先納
之今受華氏正是相報過自彼始豈在本朝陵曰彼納
華皎志圖吞噬此受郝烈容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
竊邑叛亡郝烈一百許户脱身逃竄大小有異豈得同

年而語乎杲曰大小雖殊受降一也若論先後本朝無失陵曰周朝送主上還國既以為恩衛公共元定度江孰云非怨計恩與怨亦足相埒杲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怨已滅陳主負扆馮玉其恩猶在且怨由彼國恩起本朝以怨酬恩未之聞也陵歎而不答杲因陳和通之便陵具以聞陳宣帝許之遂遣使來聘建德初授司城中大夫仍使於陳宣帝謂杲曰長湖公軍人等雖築館處之然恐不能無北風之戀王褒庾信之徒既羇旅關

中亦當有南枝之思耳杲揣陳宣帝意欲以元定軍將士易王褒等乃答之曰長湖總戎失律臨難苟免既不死節安用此為且猶牛之一毛何能損益本朝之議初未及此陳宣帝乃止及杲還至石頭又遣謂之曰若欲合從共圖齊氏能以樊鄧見與方可表信杲答曰合從圖齊豈唯敝邑之利必須城鎮宜待得之於齊先索漢南使臣不敢聞命還除司倉中大夫又使於陳杲有辭辯閑於占對前後將命陳人不能屈陳宣帝甚敬異之

時元定已卒乃禮送開府賀拔華及定棺柩杲受之以歸除河東郡守遷温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為侯除同州刺史隋開皇元年以杲為同州總管進爵為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儀同三司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温潤不雜交游年十四受學

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為之語曰講書論易鋒難敵
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
思禮有守禦勲賜爵平陸縣伯除欒城令普泰中僕射
司馬子如薦為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
博士乃求為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
關為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為侯
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文帝思禮預其謀及
文帝為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為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

以迎魏孝武功賜爵汶陽縣子加冠軍將軍黄門侍郎
魏文帝即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督尚書兼七兵
殿中二曹事從禽賞泰進爵為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
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
政事夜即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
命為露布食頃便成文帝歎其工而且速所為碑誄表
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子亶嗣大
象中位至駕部下大夫時有博陵崔騰早有名譽庶職

清顯為丞相府長史亦以致書謗議賜死

徐招字思賢高平金鄉人世為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辨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為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魏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修禮啓為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修禮自為渠帥以功進爵為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

究朝儀常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爾朱榮死爾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為行臺左丞自虎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爾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為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為主今若為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為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永熙末從孝武入關中拜給事黄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

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魏文帝舅子王起
化犯罪死有詔追贈招執奏止之後卒於度支尚書子
山雲嗣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
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兖州刺史翥十歲喪父還
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來往好讀書
解屬文能鼓琴早為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
為魏明帝挽郎後客游三輔時毛遐為行臺鎮北維表

翥爲行臺郎中莊帝既誅爾朱榮遐使翥詣京師因除
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修
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勳封高堂子
後坐談論輕躁爲黄門侍郎徐招所糾死於廷尉獄
孟信字修仁廣川索盧人也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
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
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熙末除奉朝請從孝武帝
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寛和權豪無犯山中老

人常以豘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温之素木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久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杯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豘髀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豘進之酒盡方别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兒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

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文帝帳下人文帝深歎異焉未幾舉為太子少卿後遷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文帝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牀帳卒於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子儒

宗懍字元懍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卒官子孫因居江陵父

高之梁山陰令憬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
事鄉里呼為小兒學士梁大同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
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荆州謂長史劉之遴曰
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憬應命即日引見
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
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後歷臨汝建城廣晉三縣令遭
母憂去職哭輒嘔血兩旬之內絶而復甦者三每旦有
羣烏數千集于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

為孝感所致梁元帝即位擢為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累遷吏部尚書懍父高之先為南臺書侍御史犯憲懍願父釋罪當終身菜食高之理雪故懍菜食鄉里稱之在元帝府府中多言其矯至是大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瑴譏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懍不能對懍博學有才藻口未甞譽人朋友以此少之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遷建鄴唯懍勸都渚宫以其鄉在荆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文帝以懍

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明帝即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仕梁為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章年十七為上黄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

不為之屈綰常於新渝侯宅因酒後詬京兆杜杲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為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門之不可曳長裾也遂拂衣而去曄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曄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復蘇當身痛之辰即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闋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

文時在東宮遇鞞素重諸不送者多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仕進宜豐侯蕭脩出為北徐州刺史即請為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脩為梁州又版為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渡江梁室大亂脩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脩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參軍梁

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元帝尋以修紹鄱陽之封且為雍州刺史復以璠為修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為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凡八反乃至蜀又以為黄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心腹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畜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

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
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
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
知不為已用乃厚贈而遣之臨别紀又解其佩刀贈璠
曰想見物思人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克翦姦宄紀於是
遣使拜修為益州刺史封隨郡王以璠為府長史加蜀
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
城遂降武文帝素聞其名先誡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

武先令璠赴闕文帝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也時南鄭尚拒守達奚武請屠之文帝將許焉唯令全修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文帝怒而不許也璠泣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文帝曰事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獲全璠之力也文帝既納蕭修之降又許其反國修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文帝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為命世

英主湯武莫逮今日所見曾是齊桓晉文之不若文帝曰我不得比湯武望與伊周為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文帝撫掌曰我解爾意欲激我耳即命遣修蓋因顯璠存故主之義也修請與璠俱還文帝不許以璠為中外府記室遷黄門侍郎儀同三司璠甞卧疾居家對雪感興乃作雪賦以述志焉初蕭修在漢中與蕭紀牋及答西魏書移襄陽文皆璠辭也明帝初授内史中大夫掌綸誥尋

封平陽縣子璠在職清白簡亮不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朞月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産唯璠清儉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嘗越境詣璠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又遷鎮陝州欲啓璠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餘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為總管府司録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於官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字休

徵幼聰慧賔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黄門郎瓌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仕梁為宜豐侯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關中齊公憲召為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封漢安縣子憲進爵為王以休徵為王友俄除内史上士武帝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即休徵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歷長安萬年二縣令頗獲時譽卒於官初璠所撰梁典始

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修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遐字子昇河東解人宋太尉元景從孫也祖叔珍義陽內史事見梁史父季遠梁宜都太守遐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齓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甞謂吾云我昨夜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

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藻鎮雍州遐時年十二以百姓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藻羨之試遣左右踐遐衣裾欲觀其舉措遐徐步稍進曾不顧眄仕梁稍遷尚書功論郎陳郡謝舉時為僕射引遐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侯蕭詧於襄陽承制授遐吏部郎賜爵聞喜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詧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來歸遐辭詧曰陛下中

興鼎業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
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
儀同從父司空並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
獨守墳柏嘗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令襄陽既入北朝臣
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嘗重違其
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自娛文帝明帝頻徵固辭
以疾及詧殂遐舉哀行舊臣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遐始
入朝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遐導人

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微加貶黜示恥而已其下感
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
金安二州刺史遐有至行初為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
遐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悴不可識後奉
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
求哀俄頃風止浪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
救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日遂
瘳咸以為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奬名

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尚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誡薄葬其子等並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仕梁正員外隨遐入周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太守所居皆有政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鄉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唯琴書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

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得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賫以几杖并致衣服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為當世所重如此開皇中壽終莊列在隋史

斛斯徵字士亮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為莫弗大人父椿魏太保自有傳徵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有至性居父喪朝夕共一溢米少以父勳賜爵城陽郡公

大統末起家通直散騎常侍稍遷兼太常少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錞于者近代絶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錞于也衆弗信之徵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六官建拜司樂下大夫遷司樂中大夫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内史下大夫天和三年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令授皇諸子宣帝時為魯公與皇諸子

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為夫子
儒者榮之六年除司宗中大夫行內史事遷樂部進封
岐國公尋轉小宗伯除太子太傅仍小宗伯宣帝嗣位
遷上大將軍大宗伯時武帝初崩梓宮在殯帝意欲速
葬令朝臣議之徵與內史宇文孝伯等固請依禮七月
帝竟不許帝之為皇太子也宮尹鄭譯坐不能以正道
調護被譴除名而帝雅親愛譯至是拜譯內史中大夫
甚委任之譯乃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用十六管

帝乃令與徵議之徵駁而奏之曰禮云十二律轉相生
聲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然詳一笙十
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宫之義
臣恐鄭聲亂樂未合於古夫音樂之起本於人心天之
應人有如影響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惡者天譴之以
殃故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化紂為朝歌
北里之音而社稷滅是知樂也者和情性易風俗動天
地感鬼神禍福所基盛衰攸繫安可不慎哉按譯之所

為不師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則鐘鼓諸色各須一十有二雅樂之備已充廟庭今若益之於何陳列方須更闢階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務寧可勞人如謂笙管之外不須加造則樂之損益豈繫於笙進退無據竊謂未可帝頗納之且令停譯所獻及武帝山陵囬帝欲作樂復令議其可否徵曰孝經云聞樂不樂聞尚不樂其況作乎鄭譯曰既云聞樂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此銜之帝後肆行非度昏虐日甚徵以荀

武帝重恩嘗備位師傅乃上疏極諫指陳帝失不納譯因譖之遂下徵於獄徵懼不免獄卒張元平哀之乃以佩刀穿牆送之出元平被捶拷百數而無所言徵即出匿於人家後遇赦得免然猶坐除名隋文帝踐極例復官爵除太子太傅仍詔徵修撰樂書開皇四年薨年五十六初隋文為大司馬有外姻喪徵就第弔之久而不出徵怒遂弗之待比出候徵已去矣隋文以此常恨之至是詔所司謚之曰闇子該嗣徵所撰樂典十卷兄恢

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恢子政列在隋史

通志卷一百五十九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六十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七十三

高熲　牛弘　李德林　楊素父敷　子玄感　趙元淑　劉元進　素弟約　素從叔异　蘇威子夔　韓禽虎弟僧壽　僧壽弟洪　賀若弼叔父誼　李穆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　梁睿　長孫覽從子熾　熾弟晟

高熲字昭元一名敏自言勃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邉沒於遼左曽祖暠以太和中自遼東歸魏官至衛尉卿祖孝安位兖州刺史父賔仕東魏位諫議大夫大統六年避讒棄官奔西魏獨孤信引賔為僚佐賜姓獨孤氏及信誅妻子徙蜀文獻皇后以賔父之故吏每往來其家賔敏於從政果敢斷決賜爵陽武縣伯歷位齊公憲府長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襄州總管府司録卒於州及熲貴開皇中贈禮部尚書武陽公謚曰簡熲

少明敏有器局畧涉書史尤善詞令初孩孺時家有椰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為記室襲爵武陽縣伯再遷内史下大夫以平齊功拜開府髙祖得政素知熲彊明又習兵馬多計畧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楊惠諭意熲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於是爲相府司録時長史鄭譯司馬劉昉並以奢縱被踈髙祖彌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遲迥之起兵也髙祖遣韋孝

寬代之官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頻見劉昉鄭譯等並無去意頻遂自請行深合上旨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至軍為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栰頻預為土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及平迴還侍晏於臥內上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任遇益隆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勃海郡公朝臣莫與為比帝每呼

為獨孤而不名也頍佯避權勢上表遜位讓於蘇威帝欲成其美聽解僕射數日上曰蘇威高蹈前朝頍能舉善吾聞進賢受上賞寧可令去官於是命頍復位俄拜左衛大將軍本官如故突厥屢為邊患詔頍鎮遏緣邊及還賜馬五百匹牛羊千計領新都大監制度多出於頍頍每坐朝堂北槐樹下以聽事其樹不依行列有司將伐之上特命勿去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又拜左領軍大將軍餘官如故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頍流涕

辭讓不許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等伐陳令熲節度諸
軍會陳宣帝崩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蕭巖之叛詔
熲綏集江漢甚得民和上嘗問熲以取陳之策熲曰江
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
微徵士馬聲言掩襲賊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
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必謂以為常後更集兵
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
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

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帝用其策由是陳人益獘九年晉王廣伐陳以熲為元帥長史三軍咨禀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晉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不宜取麗華乃命斬之王甚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封齊國公賜物九千叚定食千乘縣千五百户上因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間也熲又遜位優詔不許是後左衛將軍龎晃及將軍盧賁等前

後短頻於帝帝怒之皆被疎黜因謂頻曰獨孤公猶鏡
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未幾尚書都事姜曄楚州行参
軍李君才並奏稱水旱不調罪由高頻請廢黜之二人
俱得罪而去親禮逾密帝行幸并州留頻居守及上還
京賜縑五千疋行宫一所以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
疾中使顧問不絶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後復
賜以千里馬嘗從容命頻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頻曰
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

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尋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時熒惑入太微犯左執法術者劉暉私於頍曰天文不利宰相可脩德以禳之頍不自安以暉言奏之上厚加賞慰突厥犯塞以頍為元帥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遣使請兵近臣言頍欲反帝未有所答頍亦破賊而還時太子勇失愛於上帝潛有廢立之志謂頍曰晉王妃有神憑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頍長跪曰長幼有序其可廢乎上默然而

止獨孤后知頲不可奪陰欲去之初頲夫人卒后言於
上曰高僕射老矣而喪夫人陛下何以不為之娶上以
后言告頲頲流涕謝曰臣今已老退朝之後惟齋舍讀
佛經而已雖陛下垂哀之深至於納室非臣所願上乃
止至是頲愛妾產男帝聞之極歡后甚不悅上問其故
后曰陛下當復信高頲邪始陛下欲為頲娶頲心存愛
妾面欺陛下今詐形已見矣上由是疎頲會議伐遼東
頲固諫不可帝不從以頲為元帥長史從漢王征遼東

遇霖潦疾疫不利而還后言於帝曰熲初不欲行陛下彊之妾固知其無功矣又帝以漢王年少專委軍於熲熲以任寄隆重每懷至公無自疑意諒所言多不用因甚銜之及還諒泣言於后曰免熲殺幸矣帝聞彌不平俄而柱國王世積以罪當誅推覈之際乃有宮禁之事云於熲處得之帝欲成熲罪聞此大驚時上柱國賀若弼吳州總管宇文㢸刑部尚書薛冑戶部尚書斛律孝卿兵部尚書柳述等明熲無罪上愈怒皆以之屬吏自

是朝臣莫敢言頲竟坐免以公就第未幾上幸秦王俊宅召頲侍宴頲歔欷悲不自勝獨孤后亦對之泣左右皆流涕帝謂頲曰朕不負公公自負朕也因謂侍臣曰我於高頲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無高頲人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頃之頲國令上頲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頲曰昔司馬仲達初託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於是上大怒囚頲於憲司復奏頲他事云沙門真覺嘗謂頲曰明年

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帝聞益怒顧謂群臣曰帝王豈可力求孔丘以大聖之才作法垂於後代寧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頵與子言自比晉帝此何心乎有司請斬頵上曰去年殺虞慶則今年斬王世積如更殺頵天下其謂我何於是除名為民頵初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爾其慎之頵由是常恐禍變及此頵歡然無恨色以為得免於禍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將

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頲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遞相教習帝不悅時帝侈靡聲色滋甚又起長城之役頲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啟民可汗恩禮過厚頲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綱紀帝聞之以為謗訕朝政下詔誅之諸子徙邊頲有文武大畧明達世務及蒙任寄之後竭誠盡節進引忠良

以天下為巳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頗所推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功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治致昇平頗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及其被誅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寃不巳所有竒策密謀及損益時政頗皆削藳世無知者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盛道弟弘德封應國公晉王記室次弟表仁勃海郡公徙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也其先甞避難改姓遼氏祖

熾本郡中正父元魏侍中工部尚書臨涇公復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及長鬚貌甚偉性寛裕好學博聞仕周位中外府記室内史納言上士專掌文翰脩起居注後襲封臨涇公轉内史下大夫儀同三司開皇初授散騎常侍祕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刪詩正五始而脩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始皇馭下

呑滅諸侯先王墳籍埽地皆盡此則書之一戹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讐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爐此則書之二戹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肆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為帷囊所収而西裁七十餘乗屬西京燔蕩此則書之三戹也魏文代

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内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别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朂定魏内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氏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畧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書

經籍雖經兵火其文徳殿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侯景收文徳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及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闗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

餘卷部帙之間仍有遺闕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
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
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藏見書
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
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至觀閣斯積上
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篇籍稍備
進爵奇章公三年拜禮部尚書奉勅脩撰五禮勒成百
卷行於當代弘請依古制脩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

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黄帝曰合宫堯曰五府舜曰總章布政興教由來尚矣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七尋廣四脩一鄭𤣥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方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廣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馬融王肅干寶所注與鄭亦異今不具出漢司徒馬宫議

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玄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闕先儒解說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

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賔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并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上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室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

享者又於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
簠簋豆籩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上升
歌出樽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茲而說近是不然
案劉向别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
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陰陽太山通義魏
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
明堂月令者鄭玄云是呂不韋著春秋十二紀之首章
禮家鈔合為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有月令第

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束晳以為夏時書劉瓛云不韋鳩集儒者尋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為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不可即為秦典其内雜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聖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

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

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漢代二京所建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内大亂魏氏三方未平無聞興造晉則侍中裴頠議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說一皆除之宋齊已還咸率兹禮前王盛事於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沖二三相重合為九屋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穿鑿處多迄無可取及遷洛陽

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祀之事於焉靡記今
皇猷遐闡化覃海外方建大禮垂之無窮弘等不以庸
虛謬當議限今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
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
元矩蒼曰靈府鄭注曰五府與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
沿多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
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云
十二月分在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鄭玄亦云每

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孝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戶八牖上圓下方是以須為圓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言九階四旁兩夾窻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畫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

因啟則有灼然可見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言魯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禮樂魯之太廟與周之明堂同又曰複廟重檐刮楹達嚮天子之廟飾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周書作洛篇曰乃立太廟宗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依黃圖所載漢之宗廟

皆為重屋此去古猶近遺法尚存是以須為重屋明堂必須為辟雍者何禮記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陰陽録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則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馬宫王肅以為明堂辟雍太學同處蔡邕盧植亦為明堂靈臺辟雍太學同實異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圜如壁

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其言別者五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雍以養老三者不同袁準鄭玄亦以為別歷代所疑豈能輙定今據郊祀志云欲為明堂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李尤明堂銘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辟雍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

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階
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旁兩門依考工記孝經說堂方
一百四十四尺屋圜楣四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
丈通天屋徑九丈八闥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
依周書月令論殿垣方在内水周於外水内徑三百步
依太山盛德記覲禮經仰觀俯察皆有則象足以盡誠
上帝祇配祖宗弘風布教作範於後矣上以時事草創
未遑制作竟寢不行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詔定雅樂又

作樂府歌詞撰定圜丘五帝凱樂并議樂事弘上議云
謹案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周禮奏黃鍾歌大
呂奏太蔟歌應鍾皆旋相為宮之義蔡邕明堂月令章
句曰孟春月則太蔟為宮姑洗為商蕤賓為角南呂為
徵應鍾為羽大呂為變宮夷則為變徵他月放此故先
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揚子雲曰
聲生於律律生於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
行十二月循環轉運義無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

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遞相為宮者謂當其王月名之為宮今若十一月不以黃鍾為宮十二月不以太蔟為宮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豈不陰陽失度天地不通哉劉歆鍾律書云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為黃鍾一均惟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復何施恐失聖人制作本意故須依理作還相為宮之法

上曰不須作還相為宫且作黄鍾一均也弘又論六十律不可行謹案續漢書律歷志元帝遣韋𤣥成問京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黄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吕十二律畢矣中吕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冬至之聲以黄鍾為宫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鍾

為變宮㽔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

一日其餘以次運行宮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

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

瑟長一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

央一絃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執始之類皆

房自造房云受法於焦延壽未知延壽所承也至元和

年待詔侯鍾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

待詔嚴崇具以準法教其子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

器太史丞弘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
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絃熹平年東觀召
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閲舊藏乃
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故史官能辨
清濁者遂絶其可以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
據此而論房法漢世已不能行沈約宋志曰詳案古典
及今音家六十律無施於樂禮云十二管還相為宫不
言六十封禪書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而悲破為

二十五絃假令六十律為樂得成亦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之意也又議曰案周官云大司樂掌成均之法鄭衆注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三禮義宗稱周官奏黄鍾者用黄鍾為調歌大吕者用大吕為調奏者謂堂下四縣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間皆用二調是知據宮稱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為宮各自為調今見行之樂用黄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與古典有違案晉内書監荀勗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

為宮之法制十二笛黃鍾之笛正聲應黃鍾下徵應林鍾以姑洗為清角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是勗下徵之調不取其正先用其下於理未通故須改之上甚善其議詔弘與姚察許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樂是後議置明堂詔弘條上故事議其得失上甚敬重之時楊素恃才矜貴輕侮朝臣唯見弘未嘗不改容自肅素將擊突厥詣太常與弘言別弘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曰大將

出征故來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
章公可謂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懷尋授
大將軍拜吏部尚書時帝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
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等并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
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
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
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備悉皆有故
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

之喪祥練具有隆殺朞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以聞於帝帝下詔除朞練之禮自弘始也弘在吏部其所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所有進用並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識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選舉於斯為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煬帝之在東宫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即位又嘗賜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竒才並

佐余學士敦時俗道素乃沖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彛倫攸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賜詩者至於文詞贊揚無如弘美大業三年進位上大將軍改右光禄大夫從拜恒嶽壇墠珪幣牲牢之屬並弘所定還下太行山煬帝嘗召入内帳對皇后賜以同席飲食其親重如此弘謂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孫宜以誠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從幸江都卒年六十六帝傷惜之賵贈甚厚歸葬安定贈開府儀同三司光

祿大夫文安侯謚曰憲弘榮寵當代而車服畢儉事上盡禮待下以仁訥於言而敏於行上甞令其宣勅弘至階下不能言而退還拜謝云並忘之上曰傳語小辯故非宰臣任也愈稱其質直大業之世委遇彌隆性寛厚篤志於學雖職務繁擁而書不釋手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有弟曰弼好酒而酗甞因醉射殺弘駕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恠問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

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顔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寛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子方大有學業官至内史舍人次子方裕性凶險無仁心從幸江都與裴虔通等同謀弑逆事見司馬德戡傳

李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也祖壽魏湖州户曹從事父敬族歴太學博士鎮遠將軍魏静帝時命當世通人正定文籍以為内校書别在直閣省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

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覲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絶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年十六遭父艱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正嚴寒單縗跣足州里人物敬慕之居貧轗軻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無復宦情其後母病稍愈逼令仕進

齊任城王湝為定州刺史重其才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常語德林云竊聞蔽賢受顯戮久令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於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彦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不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覯其風神氣宇終為棟梁之用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乂盈朝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

積也遵彦即命德林作辭尚書令表援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以示禮部郎陸卬卬云已大見其文筆浩浩如長河東注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滴之流耳時遵彦銓衡深慎選舉秀才擢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第授殿中將軍既是西省散員非其所好乃謝病還鄉闔門守道皇建初詔搜揚人物追赴晉陽撰春思賦一篇世稱典麗時長廣王作相授丞相府行參軍未幾王即帝位累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侍郎

別典機密尋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因發熱病
偏體生瘡黄腫數日間一時俱差皆云孝感所致朝廷
嘉之裁百日奪情起復固辭不起魏收與陽休之論齊
書起元事百司會議收與德林致書往復詞多不載後
除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與黄
門侍郎顔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及周武
帝入鄴之日遣使就宅宣旨慰喻云平齊之利唯在於
爾宜入相見詔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内省

三宿乃歸仍遣從駕入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周武帝甞於雲陽宮作鮮卑語謂羣臣云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及見其與齊朝作詔書移檄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復為我作文書極為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荅曰臣聞明王聖主得麒麟鳳凰為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是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麒麟鳳凰遠矣帝大笑曰

誠如公言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後賜爵成安縣男宣帝大漸高祖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惠謂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羣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荅曰願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輔少主總知内外兵馬事諸衛既奉勑並受髙祖節度鄭譯劉昉議欲授高祖冢宰鄭譯自攝大司馬劉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云即宜作大

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厭衆心及發
喪便即依然以譯為相府長史帶內史上大夫昉但為
相府司馬譯昉由是不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
大將軍未幾而三方搆亂指授兵畧皆與之參詳軍書
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動逾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
數人意緒百端不加治點勛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
次永橋為沁水漲孝寬師未得度長史李詢上密啟云
諸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尉遲迥餽金軍中

慅慅人情大異高祖得啟深以為憂共鄭譯議欲代此三人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之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馬服以之敗趙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畧為諸將舊來所信伏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高祖大悟曰若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凡厥

謀謨多此類也進授丞相府從事内郎禪代之際其相國總百揆九錫殊禮詔策牋表璽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登阼之日授内史令將受禪虞慶則勸高祖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唯德林固爭以為不可高祖作色怒云君讀書人不足平章此事於是盡誅之自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儀同進爵為子開皇元年勑令與太尉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别賜九環金帶及駿馬格令班後蘇威每欲改易事條德林以

為格式一班義須劃一縱令小有踳駁非過蠹政害民者不可數有改張威又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詞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令置鄉正為害更甚勑令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為便令令纔出其可改乎高熲助威之議奏稱德林狠戾多固執由是高祖盡依威議五年勑令撰錄作相時文翰勒成五卷謂之霸朝雜集高祖省讀

訖明旦謂德林曰自古帝王之興必有異人輔佐我昨讀霸朝集方知感應之理昨宵恒夜長不能早見公面必令公貴與國始終乃追贈其父爵為刺史安平縣公謚曰孝以德林襲焉德林既少有才名長以貴顯凡製文章動行於世或有不知者謂為古人焉德林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八年駕幸同州德林以疾不從勑書追之書後御筆注云伐陳事意宜自隨也時高熲因使入京上語熲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其宅取其

方畧高祖以之付晉王廣然後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粧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陳平授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户晉王廣宣勅訖有人說高頍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代觀之有若虛行頍入言之乃止初大象末高祖以逆人王謙宅賜之文書已出至地官府忽改賜崔謙上語德林曰夫人欲與其舅於公無形迹不須爭之可自選一好宅并莧

莊店作替德林奏取逆人高阿那肱衛國縣市店八十區為王謙宅替九年車駕幸晉陽店人表訴稱地是民物高氏強奪於內造舍上責德林德林請勘逆人文簿及本換宅之意上不聽悉追店給所住者由是嫌之十三年虞世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奏云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令廢之德林奏云此事臣本以為不可然置來始爾令復停廢政令不一朝成暮毀臣望陛下若於律令輙欲改張即以軍法

從事上遂大怒詬曰爾欲將我作王莽邪初德林稱其父為太尉諮議以取贈官李元操等陰奏之云德林父終於校書妄云諮議上甚銜之至是廷議忤旨因數之曰公為內史典朕機密比不預計議者以公不弘耳朕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須設教然則孔子不當說孝經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實忿之而未能發今當以一州相遣耳因出為湖州刺史德林拜謝曰臣不敢復望內史令請預散參侍陛下

登封告成一覩盛禮然後守拙丘園死且不恨上不許轉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人掘井溉田勞而無益為考司所貶歳餘卒官時年六十贈大將軍廉州刺史謚曰文將葬勑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給喪事祭以太牢德林美容儀善談吐器量沉深時人未能測齊任城王湝趙彦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卿識度天挺必至公輔吾輒以此字卿當副其實自從官以後即典機密性慎密未嘗有所非毁

少以才學見知為齊中書侍郎於賓館受書陳使江總目送之曰此即河朔之英靈也及位望稍高頗傷自任爭競之徒更相譖愬雖運屬興王功參佐命十餘年間不徙一級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亡失見五十卷行於世勑撰齊史未成子百藥博涉多才詞藻清贍大業末位建安郡丞

楊素字處道弘農華陰人魏華州刺史播之族曽孫也四世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謚曰簡高祖恩河間太

守曾祖鈞博學彊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進封臨貞縣伯謚曰恭祖暄字宣和性通朗彊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别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父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爵為侯天和中為汾州刺史進爵為公齊將段孝先率衆來寇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敷不為屈遂以憂憤

卒於鄴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絶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赦之贈敷使持節大將軍

譙廣復三州刺史諡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嘗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為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

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慎為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即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為安成公尋從韋孝寬徇譙南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器之以為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冑據虎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冑破之遷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以弟岳為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

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能為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竿邊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旂幟加於上次曰黄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為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峽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

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黄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龔從南岸擊欣別栅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比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南康内史吕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鑚巖綴鐵

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栅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荆州之延洲素遣巴蜑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僅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荆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真食長壽縣千户以其子玄感為儀同三司玄奬為清河郡公賜物萬

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主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
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
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内史令俄而江南人
李稜等為亂以素為行軍總管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
悉斬女婦賞征人在陣免者從賊賊朱莫問自稱南徐
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
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
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皓又平

之吳郡沈元慉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元慉勢逼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元慉黙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總管五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智慧盡屠其衆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躡之從餘姚汎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之賊帥汪文進

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為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于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為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為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為亂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泛海奄至國慶遑遽棄州走素分遣諸將水陸追

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號曰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効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將軍獨孤陁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缾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為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疎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内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蔑

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
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令素
監營仁壽宮素遂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
時聞鬼哭及宮成上令高熲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
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啟獨孤皇后曰帝王法有
離宮别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諭
上上乃觧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開皇十八年突
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

賜物二千段黃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處胡騎奔
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為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
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陣達頭聞之大
喜以為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素奮擊
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萬
匹及萬釘寶带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並
上儀同素多權畧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
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寛貸每將臨寇輙求人過失而

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録至於他將雖大功多為文吏所譴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為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為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為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熲為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牝

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為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為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為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

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畧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
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禽翦凶魁克平虢鄭頻承廟
算揚旍江表每禀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
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贊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
隱論文則詞藻縱横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
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
塋兆安厝委素經紀然葬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
不由於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

窮以為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慎乃徧歷川原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臯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何以申兹勸勵可别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絶餘如故并賜田三千頃絹萬疋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并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异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

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宫禁有鮑亨
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
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𥩈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
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構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
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
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
莫不畏附唯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
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踈忌之後

因出勅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三公已下射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栁述黄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大寳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為書封出問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宫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

發怒欲召庶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聃子幷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聃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為幷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為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

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并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脩武公約齎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

子萬石仁行姪元挺皆儀同三司賚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尋拜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真食二千五百户其年病薨謚曰景武贈光禄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内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轀輬車班劒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

百字贈播州刺史薛道衡詞氣頴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為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大業中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更活邪素貪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

邸店水磑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少時
晚成人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
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
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高祖命玄感降一
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
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否纖介必
知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以父憂去職歲
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

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代尊顯有
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
又猜忌日甚内外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
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
襲擊行宫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
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隂求將領謂兵部
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邊
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

緣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出將相門出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於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旅饑餒每為遲留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促逼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虎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將軍來護

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男夫於是取颿布為牟甲置官屬皆准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将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盖等大懼勒兵備禦脩武縣民相率

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瀍洛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誓衆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効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志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

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兹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今上纂承寶歷宜固洪基乃自絶於天殄人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脩營人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塡溝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則千里無烟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

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上稟先吉下順民心廢此昏淫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咸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讐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為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然言無所具遂逼都城刑部尚書衛元率衆數萬自闗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瀍澗挑戰玄感偽北元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元復與

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元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懼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元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閒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

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兵事若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抗衛元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頻北復請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

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絶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陳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

走至葭蘆戍玄感窘逼獨與弟積善步行自知不免謂
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
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磔
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
為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丞周旋玉所殺玄縱弟萬
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
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諫議大夫斬於長安並具
梟磔公卿請改其姓為梟氏詔可之玄感之亂有趙元

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三千段元淑性踈誕不事産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民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壻聞元淑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

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勤元淑再三來宴樂多侈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之元淑致謝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為富人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潁川太守並有威惠入為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交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禄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駕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

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元進餘杭人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爕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為天子以爕崇俱為僕射署百官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討焉為緒所敗朱爕戰死俄而

緒俱羅並得罪江都郡丞王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於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渡江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遁遇反風火轉元進衆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皆為世充所殺世充阬其衆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後董道沖沈法興李子通等並乘此而起素毋弟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為查所傷

由是竟為宦者性好沈静内多譎詐好學彊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為先籌於約而行在周末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高祖受禪歷位長秋卿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幸於上而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意說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有年朝臣為足下家

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主上一旦棄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王必鏤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則

匪惟長保榮禄傳祚子孫又晉王傾身禮士聲名日感躬履節儉有主上之風以約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遲疑一旦有變令太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為左庶子封脩武公進位大將軍及高祖崩遣約入京易留守者縊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位數日拜内史令約有學術兼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光禄大夫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

先墓遂枉道拜哭為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淅陽太守
其兄子玄感時為禮部尚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悵分離
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瘁得非為叔也玄感再拜流
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未幾卒
以素子玄挺後之素叔祖穆字紹叔仕魏華州别駕孝
武末弟寛請以澄城縣伯讓穆詔許之終於并州刺史
贈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穆弟儉字景則偉容儀有
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寛惠夷夏安之後從破齊神

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

謚曰静子异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齓就學日誦千

言見者竒之九歲丁父憂哀毁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

之後絶慶弔閉户讀書數年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

為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子後數以軍功

進爵為侯高祖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

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慼選綱紀以异方直

拜益州總管長史尋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

正卿刑部尚書出為吴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昇毎歳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虔遜嗣儉弟寛列在周史

蘇威字無畏京兆武功人父綽魏度支尚書周史有傳威少有至性五歳喪父哀毁有若成人襲爵美陽縣公仕郡功曹周革命大冡宰宇文護甚敬禮之以其女新興公主妻焉威見護專權恐禍及乃逃入山中為叔父所逼卒不獲免然每屏居山寺以諷讀為娱未幾授持

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懐道縣公周武親總萬機拜稍伯下大夫前後所授並辭疾不拜有從父妹適河南元世雄世雄先與突厥有隙突厥入朝請世雄及其妻子將甘心焉周遂遣之威以夷人昧利遂摽賣田宅罄資產贖世雄論者義之宣帝嗣位就拜開府高祖為丞相高熲屢言其賢高祖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内與語大悅居月餘威聞禪代之議遁歸田里高熲請追之高祖曰此不欲預吾事耳且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

保追贈其父為邳國公以威襲焉俄兼納言民部尚書威上表陳讓優詔不許帝嘗與獻文皇后對觴召威及高熲楊素廣平王雄四人謂曰太史言朕祚運盡於三年朕為之憂懣故舉此酒耳今欲營南山險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公等以為何如威進曰昔周文脩德旋地動之災宋景一言退法星三舍臣願陛下恢崇德度享天之休若棄德恃險同舟之人誰非敵國縱南山之阻安足固哉帝善其言屬之以酒初威父綽在西魏時

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稱為重既而歎曰令者所
為正如張弓非平世之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威聞
其言每以為已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典上悉從之
漸見親重與高熲參掌朝政威時見宮中以銀為幔鉤
者因盛陳前世節儉之美以為風諭帝為之改容由是
雕飾舊物悉令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
不納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上前不去上避之而出
威又遮止上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之曰公能如是

吾復何憂矣於是賜馬二匹錢十餘萬歲餘尋復兼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本官悉如故治書侍御史梁毗劾威身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當為商山四皓豈易屈哉其為人主見重如此

未幾拜刑部尚書觧少保御史大夫官後京兆尹廢以威檢校雍州别駕時高熲與威同心協賛政刑大小無不籌之故革運數年天下稱平俄轉户部尚書納言如故屬山東諸州人饑帝令威振恤之遷吏部尚書兼國子祭酒隋承戰爭之後憲章踳駮上令朝臣釐改舊法為一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為能九年拜尚書左僕射其年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勅勉諭啟勤未幾起令視事固辭優詔不許明年帝幸并州命與高熲

同總留事俄追詣行在所使決民訟尋令持節廵撫江南得以便宜從事過會稽踰五嶺而還江表自晉已來刑法疏緩代族貴賤不相陵越平陳之後牧人者盡改變之無長幼悉使誦五教威加以煩鄙之辭百姓嗟怨使還奏言江表依內州責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書張嬰責以政急時江南州縣又訛言欲徙之入闗遠近驚駭饒州吳世華起兵為亂生臠縣令啗其肉於是舊陳率土皆反執長吏抽其腸而殺之曰更使儂誦

五教邪尋詔內史令楊素討平之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患復令威至可汗所威子夔與國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於是夔妥各為一議使百寮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間函丈四十餘年反為昨暮兒之所屈也遂奏威與禮部尚書盧愷吏部侍郎薛道衡尚書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為朋黨省中呼王弘為世子李同和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復言威以曲道任其從父弟徹肅等罔冒為官又國子

學請黎陽人王孝逸為書學博士威屬盧愷以為其府參軍上令蜀王秀上柱國虞慶則等雜案之事皆驗上取宋書謝晦傳中朋黨事令威讀之威惶懼免冠頓首上曰謝已晚矣遂免威官爵以開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餘人未幾上曰蘇威德行者但為人所誤耳命之通籍歲餘復爵邳公拜納言從祠太山坐不敬免俄而復位上謂羣臣曰世人言蘇威詐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從已則悅

遑之必怒此其大病耳仁壽初復拜尚書右僕射上幸
仁壽宮不豫皇太子自京師求侍疾詔威留守京師及
帝還御史奏威職事多不理帝怒詰責威威謝帝亦止
煬帝嗣位加上大將軍上將大起長城之役威諫止之
高熲賀若弼之誅也威坐相連免官歲餘拜魯郡太守
脩羽儀召拜太常卿從征吐谷渾進拜右光祿大夫歲
餘復為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黃門侍郎裴矩
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

五貴及征遼東以本官領右武衛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賜爵房陵侯尋進爵為公以年老乞骸骨不許復以本官參掌選事明年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之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為患邪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所謂聰明玄感麤疎非聰明者必無所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威見勞役不息百姓思亂微欲以此諷帝帝不寤從還至涿郡詔威安撫關中以威孫尚輦直長儇為副威子鴻臚少

卿夔先為闕中簡黜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關右三輔榮之歲餘帝手詔曰王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質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温仁勁直性之然乎房陵公威先后舊臣朝之宿齒棟梁社稷弼諧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禮昔漢之三傑輔惠帝者蕭何周之十亂佐成王者邵奭國之寶器其在得賢參燮台階具瞻斯允雖事藉論道終期獻替銓衡時務朝寄為重可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威當時尊重朝臣莫與為比後從幸

鴈門帝為突厥所圍朝廷危懼欲輕騎潰圍而出威諫
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則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
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俄亦觧圍去車駕次太原威曰
今者盜賊不止士馬疲獘願陛下還京深根固本為社
稷之計帝初然之後竟用宇文述等議遂往東都時天
下大亂威知帝不可匡正意甚患之屬帝問侍臣盜賊
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虞威不能詭對以身隱
於殿柱帝呼威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恐

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者近在滎陽汜水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寮上饋多以珍翫威獻尚書一部微以諷帝帝彌不平後復問伐遼東事威對願赦羣盜遣討高麗帝益怒御史大夫裴蘊希旨令白衣御史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濫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帝令案其事乃下詔曰威立性朋黨好為異端懷挾詭道徼幸名利詆訶律令謗訕臺省昔歲薄伐奉述先志凡預切問各盡胸臆而威不以

開懷遂無對命啟沃之道其若是乎於是除名後月餘人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大理簿責威威自陳精誠不能上感瑕釁屢彰罪當萬死帝憫而釋之其年從幸江都宮帝將復用威裴蘊虞世基奏威昏耄羸疾帝乃止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以威為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密敗歸東都越王侗以為上柱國邳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以求容免及唐秦王平王世充

坐於東都閶闔門內威請謁見稱老病不能拜起王遣
人數之曰公隋室宰輔政亂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
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
相見也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唐高祖又不許卒於家
時年八十二歲治身清儉以廉慎見稱每至公議惡人
異己雖或小事必固爭之時人以為無大臣體所僣格
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苛碎及大業末年尤多征
役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

郡縣有表奏請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滅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由是致敗亂為物議所譏子夔字伯尼少聰敏有口辯八歲誦詩兼解騎射年十三從父至尚書省與安德王雄馳射賭得駿馬而歸十四詣學與諸儒論議詞致可觀見者莫不稱善及長博覽群言尤以鍾律自命初名哲字知人父威由是改之頗為有識所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後與鄭譯何妥議樂得罪議寢不行著樂

志十五篇以見其志數載遷太子舍人以罪免居職數
年仁壽三年詔天下舉達禮樂源者晉王昭時為雍州
牧舉夔與諸州所舉五十餘人謁見帝望夔謂侍臣曰
唯此一人稱吾所舉於是拜晉王友煬帝嗣位歷太子
洗馬司朝謁者以父免職夔亦去官後歷尚書職方郎
燕王司馬遼東之役以功拜朝散大夫時帝方勤遠畧
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曰四夷
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

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為之乎咸以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其年高昌王麴伯雅來朝朝廷妻以公主夔有雅望令主婚其後延和弘化等數郡盜賊屯結詔夔廵關中及突厥圍鴈門夔於鎮城東南為弩樓車箱虎圈一夕而就帝見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坐父事除名後會丁母憂不勝哀卒時年四十九

韓禽虎字子通河南東垣人後家新安父雄以武烈知名仕周至都督中州刺史自有傳禽虎少慷慨以膽略

見稱容貌魁岸有雄傑之表性又好書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游集後以軍功稍遷儀同三司襲爵新義郡公周武帝伐齊禽虎説下獨孤永業於金墉城及平范陽加上儀同永州刺史高祖作相遷和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為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禽虎屢挫其鋒陳人奪氣開皇初高祖有潛吞江南之志以禽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為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為敵人所憚及

大舉伐陳以禽虎為先鋒禽虎領五百人宵濟襲採石守者皆醉遂取之進攻姑孰半日而拔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絶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真田瑞等相繼降之晉王上其狀高祖大悅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彦與禽虎合軍陳主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禽虎將至衆懼而潰陳將任蠻奴為賀若弼所敗棄軍降禽虎禽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

走遂平金陵執陳主叔寳時賀若弼亦有功乃下詔於
晉王曰此二公者有深謀大略東南逋寇朕本委之静
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數百年以名臣之功成
太平之業平定江表乃二人之力也天下盛事何用過
此賜物萬段又下優詔於禽虎弼曰申國威於萬里宣
朝化於一隅使東南之民俱出湯火數百年賊旬日廓
清専是公之功也高名塞於宇宙盛業光於天壤逖聽
前古罕聞其匹班師凱入誠知非遠相思之甚寸陰若

嵩及至京師弼與禽虎爭功於上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騎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禽虎略不交陣豈臣之比禽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死傷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啟門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為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勲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有司劾禽虎放縱

士卒淫汙陳宮坐此不得國公及真食邑大軍之始出也上勅有司曰亡國物我一不以入府可於苑内築五埒當悉賜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及是上御元堂大陳陳之奴婢貨賄會王公文武官七品巳上武職領兵都督巳上及諸考使以射之先是江東有謡曰黄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禽虎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謡相應至是方悟其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乎對

曰聞之上命左右引突厥詣禽虎前謂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禽虎更厲色顧之突厥惶恐不敢視其威容如此別封壽光縣公真食千户以行軍總管屯金城禦備胡寇即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鄰母見禽虎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云我來迎王忽然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虎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也荅曰閻羅王禽虎子弟欲撻之禽虎止之曰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斯亦

足矣因寢疾數日卒年五十五子世諤嗣世諤倜儻驍
捷有父風楊𤣥感亂引為將每先登𤣥感敗為吏所拘
時帝在高陽送詣行在所世諤日令守者市酒殽以酣
暢揚言曰吾死在朝夕不醉何為漸以酒進守者守者
狎之遂飲令醉因得逃奔山賊不知所終禽虎母弟僧
壽字元慶亦以勇烈知名周武帝時為侍伯中旅下大
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以功授大將軍封昌
樂縣公開皇初拜安州刺史時禽虎為廬州總管朝廷

不欲其兄弟同在淮南轉熊蔚二州刺史進爵廣陵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破突厥於雞頭山後坐事免數歲復拜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後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破突厥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煬帝即位封新蔡郡公自是不復任用大業五年從幸太原時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臣多相命觀之僧壽亦豫焉坐除名尋復本位卒於京師有子孝基僧壽弟洪字叔明少驍勇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拜大都督

高祖為丞相從韋孝寛破尉遲迥加上開府封甘棠縣侯及高祖受禪進爵為公開皇九年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廣大獵於蔣山有猛虎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皆歎伏焉王大喜賜縑百疋尋以功加柱國拜蔣州刺史轉廉州時突厥屢為邊患朝廷以洪驍勇令檢校朔州總管事尋拜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恒安衆寡不敵

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虜亦倍洪及欒王除名隆竟坐死煬帝北巡至恒安見白骨被野以問侍臣曰往者韓洪與虜戰處也帝憫然傷之改葬骸骨命五郡沙門為設齋供拜洪隴西太守未幾珠崖人王萬昌作亂詔洪平之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領郡如故俄而萬昌弟仲通復叛又詔洪平之還師未幾旋遇疾卒

賀若弼字輔伯河南洛陽人也父敦周中州刺史贈大將軍自有傳弼少有大志驍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周齊王憲聞而敬之引為記室封當亭縣公遷小内史與韋孝寛伐陳攻拔數十城弼計居多拜壽州刺史改封襄邑縣公高祖為丞相尉遲逈作亂高祖恐弼為變遣長孫平馳驛代之及高祖受禪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熲薦弼有文武才幹於是拜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為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

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
麟上無我二人名獻取陳十策上稱善賜以寶刀開皇
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為行軍總管將渡江酹酒而誓曰
弼親承廟略遠振國威伐罪弔民上天長江鑒其若此
如使福善禍淫大軍利涉如事有乖違得葬江魚腹中
死且不恨先是弼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
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
士馬後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遂以為常不復設備及

此弼以大軍濟江陳人不之覺乃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黄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進屯蔣山之白土崗陳將魯廣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走之魯廣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却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麾下士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顔色自若弼釋而禮之從北掖門入時韓禽虎已執陳主叔寶弼至

乃呼叔寶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慄再拜弼謂曰小國之君當大國卿拜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既而弼忿恨不獲叔寶功在韓禽虎之後於是與禽虎相詬挺刃而出令蔡徵為叔寶作降牋命乘騾車歸已事不果上聞弼有功大悦下詔褒揚之晉王以弼先期決戰故違軍令於是以弼屬吏上驛召之及見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座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真食襄邑三千戶加寶劒寶帶金甕金

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叔寶妹為妾拜右領軍大將軍平陳後六年弼撰其畫策上之謂為御授平陳七策上弗省曰公欲發揚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載家傳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為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及兵臨江陳人以為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為內國無船其四積葦荻於揚子津

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

黄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

速據白土崗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克其七臣奉勅兵以

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

命别道宣喻是以大兵渡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

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轉右武侯大將

軍弼時貴戚位望隆重其兄隆為武都郡公弟東萬榮

郡公並刺史列將弼家珍玩不可勝數婢妾曳綺羅者

數百時人榮之弼自以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許既而楊素為僕射弼仍為將軍甚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弼怨望逾甚後數載下弼獄上謂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唱言云此二人唯堪噉飯耳是何意也弼曰熲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臣並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怨望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自可求活理弼曰臣恃至尊威靈將八千兵渡江即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酬賞何用追論弼曰平

陳之日諸公議不許臣行推心為國巳蒙格外酬賞今還格外望活既而上低徊者數日惜其功特令除名為民歲餘復其爵位上亦忌之遂不復任使然宴賜遇之甚厚開皇十九年上幸仁壽宮讌王公弼為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為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巳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邪他日上謂侍

臣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熲云必不然平陳後便索内史又索僕射我語熲曰功臣正宜授勲官不可預朝政弼後語熲皇太子於已出口入耳無所不盡公終久何必不得弼力何脉脉邪意圖鎮廣陵又求荆州總管並是作亂處意終不改也後突厥入朝上賜之射突厥一發中的上曰非賀若弼無能當此於是命弼弼再拜而呪曰臣若赤誠奉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

而中上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韓禽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也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禽虎是鬬將非領將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為大將及煬帝即位尤被疏忌大業三年從駕北伐迴至榆林帝時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召突厥啟民可汗饗之弼以為太侈與高熲宇文弼等私議得失為人所告竟坐誅時年六十

四妻子為官奴婢羣從徙邊子懐亮慷慨有父風以柱國世子拜儀同三司坐弼為奴俄亦誅死弼叔父誼性剛果有幹略周文據關中引之左右累遷儀同三司略陽公府長史周閔帝受禪封霸城縣子加開府歷原信二州總管及兄敦以讒毁伏誅坐免官從武帝平齊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開皇中位左武候將軍海陵郡公後以突厥為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猶能重鎧上馬甚為北夷所憚數載上

表乞骸骨卒於家子舉襲爵

李穆字顯慶自云其先隴西成紀人漢都尉陵之後兄賢周太師遠柱國大將軍皆列在周史穆少明敏有度量周文入關便給事左右深被信遇穆亦小心謹肅未嘗懈怠及侯莫陳悦害賀拔岳周文自夏州赴難而悦黨史歸據原州猶為悦守周文令侯莫陳崇襲之穆時先在城中與兄賢遠應崇遂禽歸以功授都督從迎魏孝武封永平縣子又領鄉兵禽竇泰復弘農並有戰功

沙苑之捷穆言於周文曰高歡今日喪膽矣請速逐之可禽也周文不聽論前後功進爵為公芒山之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墜地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見而輕侮之不疑是貴人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周文遂與俱逸是日微穆周文已不濟矣既而與穆相對而泣自是恩眄更隆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克定擢授武衛將軍儀同三

司進封安武郡公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周文歎其忠節曰人所貴唯命穆遂輕命濟孤爵位玉帛未足為報乃特賜以鐵券恕其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芒山之敗穆以驄馬授周文其後廐內有驄馬盡以賜之又賜穆嗣子惇安樂郡公姊一人為郡君自餘姊妹皆為縣君兄弟子姪及緦麻已上親并舅氏皆沾厚賜其褒崇如此從解玉璧圍拜安定國中尉歷同州刺史太僕卿從于謹破江陵以功别封一子長城縣

侯尋進位大將軍賜姓拓拔氏又擊曲沔蠻破之俄授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為儀同三司以兄賢子為高平郡守遠子為高平縣令並加鼓吹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牧宰鄉里恩遇過隆深懼滿盈固辭不受周文不許後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孝閔踐阼又封一子為升遷縣伯穆請廻授賢子孝軌許之及兄子植謀害宇文護被誅穆亦坐除名先是穆知植非保家之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顯慶吾不用汝言以

至於此將奈何穆以此獲免及其子弟亦免官時植弟
淅州刺史基當從坐戮穆請以子惇怡等代基之命辭
理酸切聞者莫不動容護義之而兩釋焉明帝即位拜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復爵安武郡公拜
直州刺史武成中子弟免官爵者悉復之累遷大司空
天和二年奉詔築通洛城進爵申國公舊爵迴授一子
尋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郛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
盧諸鎮建德初遷太保尋出為原州總管四年武帝東

征令穆別攻軹關及河北諸縣並破之後以帝疾班師棄而不守六年進位上柱國除并州總管時東夏初平人情尚擾穆靜以鎮守百姓懷之大象元年加邑至九千戸遷大左輔總管如舊二年詔加太傅仍總管及高祖作相尉遲迥舉兵遣使招穆穆鎖其使上其書初穆子士榮以穆所居皆天下精兵處陰勸穆應迥穆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吾豈能違天乎乃遣使謁高祖并奉十三環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時迥

子誼為朔州刺史亦執送京師迴令具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執刺史趙威署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穆遣兵討獲子勝高祖嘉之以穆勞同破鄴城第一勲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子雄為容國公穆尋以天命有在密表勸進高祖既受禪詔曰公既舊德且又父黨敬惠來旨義無有違便以今月十三日恭膺天命俄而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

食成安縣三千户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穆上表乞骸詔曰公既耆年筋力難煩令勒所司敬錫朝集若有大事須共謀議别遣侍臣就第詢訪時太史奏云當有移都之事上以初受命甚難之穆乃上表極言移都之便上素嫌臺城制度窄小又宫内多鬼妖蘇威甞勸遷上不納遇太史奏狀意乃惑之至是省穆表上曰天道聰明已有徵應太師民望復抗此請則可矣遂從之歲

餘下詔美之且曰穆自今已後雖有愆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開皇六年薨於第年七十七遺令曰吾荷國恩年官已極啟足歸泉故無所恨但不得陪玉輦於岱宗預金泥於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詔遣黃門侍郎監護喪事賵儀甚厚贈使持節十州諸軍事冀州刺史謚曰明賜以石槨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百僚送之郭外詔太常卿牛弘齎哀冊文祭以太牢長子惇字士獻周文令功臣長子並與畧陽公游處惇於輩

流中特被引接每有遐方服翫珍奇無不班賜封安樂郡公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鳳州刺史先穆卒子筠襲祖爵惇弟怡位儀同三司贈渭州刺史怡弟雅少有識量仕周以軍功封西安縣男位荆州總管開皇初進爵為公雅弟恒位鹽州刺史封曲陽侯恒弟榮位合州刺史長城縣公榮弟直位車騎將軍歸政縣侯直弟雄位柱國驃騎將軍冢國公雄弟渾仁壽初忽忿其叔父筠恡嗇陰遣兄子善衡賊弑之求盜不獲高祖大

怒盡追其親族初筠與從父弟瞿曇有隙渾遂譖瞿曇殺之而善衡獲免筠死高祖議立後邳公蘇威奏筠不軌宜絶其封帝不許乃以渾為嗣渾字金才穆第十子也姿貌瓌偉美鬚髯起家為周左侍上士尉遲迥反於鄴時穆在并州高祖慮其為迥所誘遣渾乘驛往布腹心穆遽令渾入京奉熨斗於高祖曰願執威柄以慰安天下高祖大悅又遣渾詣韋孝寛所而述穆意適遇平鄴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封安武郡公開皇初受象城府

驃騎將軍晉王廣出蕃渾以本官領親信從往揚州及筠卒高祖議立嗣渾規欲紹之謂其妻兄太子左衛率宇文述曰若得襲封當分以國賦之半每歳相奉述利之為言於皇太子太子為之表奏乃襲申國公以奉穆嗣大業六年追改封穆為郕公渾仍襲焉累加光禄大夫九年遷右驍騎衛大將軍渾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二歳之後不以俸物與述述大恚之因醉謂其友人于象賢曰我竟為金才所賣死且不

忘渾聞之由是結隙及帝討遼東有方士安伽陀自言曉圖讖謂帝曰當有李氏應為天子勸盡誅海內姓李者述知之言於帝曰伽陀之言信矣臣與金才夙親聞其情趣大異常日數共李敏善衡等日夜屏語或終夕不寢渾大臣也身總禁兵不宜如此帝曰卿可覔其事述乃遣虎賁郎將裴蘊雜推之數日不得反狀帝更遣述推述入獄中召出敏妻宇文氏謂曰夫人帝甥也何患無賢夫李敏金才名當妖讖夫人當自求全因教言

金才嘗告敏云汝應圖籙當為天子今主上好兵勞擾百姓此亦天亡隋時也若復度遼吾與汝必為大將軍每軍二萬餘兵固已五萬人矣又發諸房子姪內外親婭並募從征吾家子弟決為主帥分領兵馬散在諸軍吾與汝前發襲取御營子弟響赴一日之間天下定矣述口自傳授令敏妻寫表封云上密述持入奏云已得金才反狀并有敏妻密表帝覽之泣曰吾宗社幾傾賴親家公而獲全耳於是誅渾敏等宗族三二十人自餘

無少長皆徙嶺表穆兄子詢字孝詢賢之子也深沈有
大略頗涉書記仕周累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
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肅章門詢於內益火故賊不
得入武帝善之累遷英果中大夫屢以軍功加衛大將
軍賜爵平高郡公高祖為丞相尉遲迥作亂遣韋孝寬
擊之以詢為元帥長史委以心膂軍至永橋諸將不一
詢密啟請重臣監護高祖令高熲監軍與熲同心唯詢
而已及迥平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開皇初歷位

隰州總管以疾徵還京師卒帝悼惜者久之謚曰襄子元方嗣詢弟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力過人周元年以父賢勲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勲於國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起家州主簿非其好也辭不就職求為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以功最授儀同三司歷位少侍伯大夫少承御大夫攝太子宮正周武平齊引參謀議以勲加授開府封襄陽縣公

尋改封廣宗縣公高祖為丞相加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懷州刺史進爵郡公尉遲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應後知叔父穆以幷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貴數十人遇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絶何面目處天地間乎韋孝寬亦疑之與俱卧起其兄詢時為元帥長史每諷諭之崇由是亦歸心焉及迥平授徐州總管進位上柱國開皇三年除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讋其威略爭來内附後突厥大為侵掠崇率步

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沙城突厥圍之死亡略盡突厥欲降之謂曰降者封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吾喪師徒罪當萬死今効命以謝國家汝肴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還見至尊道此意也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没於陣贈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敏嗣敏字樹生高祖以其父死王事養於宮中及長襲爵廣宗公起家左千牛美姿容善騎射工歌舞管絃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妙擇

婚對勑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日以百數公主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唯一女夫當為汝求柱國若授餘官謹無謝及進見上上親御琵琶遣敏歌儛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令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邪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我何得向其女壻惜官今授卿柱國敏廼拜而蹈舞遂於坐發詔授柱國以本官宿衛後避煬帝諱改封經城縣公歷豳金

華岐數州刺史多不莅職常留京師往來宮内侍從遊宴賞賜超於功臣大業初轉衛尉卿樂平公主將薨遺言於煬帝曰妾唯一女不自憂死深憐之湯沐乞迴與敏帝從之竟食五千戸攝屯衛將軍楊玄感反後城闕大興敏之策也轉將作監從征高麗領新城道軍加光禄大夫十年帝復征遼東遣敏黎陽督運時或言敏一名洪兒帝疑洪字當讖嘗面告之冀其引決敏由是大懼數與從叔渾及從弟善衡等屏人私語宇文述知而

奏之竟與渾同誅事列于前其妻宇文氏尋亦賜鴆而
終
梁睿字恃德安定烏氏人也父禦西魏東雍州刺史周
史有傳睿少沈敏有行檢周文時以功臣子養宫中復
命與諸子游處同師共業情契甚懽七歲襲爵廣平郡
公累加儀同三司本州大中正開府改封五龍郡公渭
州刺史周閔帝踐阼徵為御伯出為中州刺史鎮新安
以備齊齊人來寇睿輙挫之帝甚嘉歎拜大將軍以父

禦佐命功進爵蔣國公入為司會後從齊王憲拒齊將
斛律明月於洛陽每戰有功遷小冢宰歷敷州刺史涼
安二州總管俱有惠政進位柱國高祖總百揆代王謙
為益州總管行至漢州而謙反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
命睿為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
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謙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
睿使張威擊破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
據嶮為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

奮擊大破之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劒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謙又命高阿那瓌達奚基等以威兵攻利州聞睿將至分兵據開遠睿遣上開府拓拔宗趣劒閣大將軍宇文敻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阿那惠等分道攻基自午及申破之基奔歸于謙睿逼成都謙令達奚基乙弗虔守城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破之謙將入城基虔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千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

斬謙于市劒南悉平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邑千户㣲時威振西州夷獠歸附唯南寧酋帥爨震恃遠不賔㣲上䟽曰南寧州漢牂牁之地近代已來分置興古雲南建寧朱提四郡户口殷衆金寳富饒二河有駿馬明珠益寧出鹽井犀角晉泰始七年以益州曠遠分置寧州至偽梁南寧州刺史徐文盛被湘東徵赴荆州屬東夏尚阻未遑遠略土人爨瓚竊據一方國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

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如聞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風幸因平蜀士衆不煩重興師旅夷獠既訖即請略定南寧高祖深納之然以天下初定恐民心不安故未之許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用膺之策也膺威惠兼著民夷悅服聲望逾重高祖隂憚之薛道衡從軍在蜀因入接宴説膺曰天下之望已歸于隋當達事機故膺密表勸進高祖大悅及受禪待之甚隆膺復上平陳之策詔嘉之膺時見突厥方彊復陳鎮守之策十餘

事上深嘉歎答以厚意膺時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召還京師及引見上為之興命膺升殿握手極歡膺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世上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膺初平王謙之始自以威名大盛恐為時所忌遂大受金賄以自穢由是勲簿多不以實詣朝堂稱屈者前後百數人上令有司案驗其事主者多獲罪膺懼上表陳謝請歸大理上慰諭遣之十五

年從至洛陽而卒謚曰襄子洋嗣歷位嵩徐二州刺史
虎賁郎將大業六年詔追改膺封爲戴公命以洋襲焉
長孫覽字休因其先代人也祖承業魏太師上黨王父
紹遠周贈柱國大將軍俱有傳覽性雄雅有器度喜愠
不形於色略涉書記尤曉鍾律周明帝時爲大都督明
帝以覽性質淳和堪爲師表使事魯公甚見親善及魯
公即位是爲武帝超拜車騎大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
省讀覽有口辨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矚目帝每嘉

歎之覽初名善帝謂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及誅宇文護以功進封薛國公累遷小司空從平齊進位柱國武帝崩受遺輔政宣帝時位上柱國遷大司徒歷同涇二州刺史高祖為丞相轉宜州刺史開皇二年將有事於江南徵覽為東南道行軍元帥統八總管出壽陽水陸俱進師臨江陳人大駭會陳宣帝殂覽欲乘釁滅之監軍高熲以禮不伐喪乃還上嘗命覽與安德王楊雄上柱國元諧李充左僕射高熲右衛大將軍虞

慶則吳州總管賀若弼等同宴上曰朕昔在周備展誠節但苦被猜忌每致寒心為臣若此竟何情頼朕與公等義則君臣恩猶父子朕當與公等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朕亦知公至誠侍太子宜數參見之柱臣素望實屬於公宜識朕意其恩禮如此又為蜀王秀納覽女為妃後授涇州刺史所至有政績卒官子洪嗣位

宋順臨三州刺史司農少卿北平太守覽從子熾字仲光父兕仕魏別封鄴縣侯周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歷熊絳二州刺史襲爵平原縣公熾性敏慧美姿容頗涉羣書兼長武藝初周武帝崇尚道法求學兼經史者為通道館學士熾應其選高祖作相自御正上士擢為丞相府功曹參軍加大都督封陽平縣子遷稍伯下大夫以平王謙功拜儀同三司及高祖受禪熾率官屬先入清宮即授內史舍人上儀同三司攝東宮右庶子出入兩宮甚被委遇累遷太常少卿改封饒陽縣子進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吏部侍郎大業中歷

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擊之追至青海以功授銀青光禄大夫六年帝幸江都宫留熾東都居守攝左候衛將軍卒官謚曰静子安世通事謁者熾弟晟字季晟性通敏畧涉書記善彈工射趫捷過人時周室尚武貴遊子弟咸以相矜每共馳射時輩皆出其下年十八仕周為司衛上士未知名唯高祖一見深嗟異焉乃攜其手而謂人曰長孫郎武藝逸群適與其言又多竒略後之名將豈非此子邪宣帝時突厥攝圖請

婚於周以趙王招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競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至其牙帳前後使人數十輩多為攝圖所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甞有二鵰飛而爭肉因而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鵰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嘉之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其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焉為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以相託晟每與之

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
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奉車都尉至開皇元年攝
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
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
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脩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
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為之備晟以先知攝圖
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彊兵俱號可汗分居
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以離間因上書

曰臣於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實所具知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而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説合阿波則攝圖還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承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上省

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如指諸掌上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阽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阽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晟車騎將軍出黄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號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於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阽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欲襲其牙攝圖乃懼退

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出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為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恥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因此以歸罪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阿波使至晟又謂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為彊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受其戮辱邪

阿波納之因留塞上後使人隨晟入朝時攝圖與衛王
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
其衆而殺其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
東擊攝圖復得故地收散卒與攝圖相攻阿波頻勝其
勢益彊攝圖又遣使朝貢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上
許之四年遣晟副虞慶則使於攝圖賜公主為楊氏改
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
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

可汗是大隋女壻柰何無禮不拜婦公乎攝圖笑謂其
達官曰須拜婦公乃拜受詔書使還稱旨授儀同三司
左勳將車騎將軍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
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
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閭當取之以
獻時召文武議焉樂安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
惡武陽公李充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上問晟晟
曰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

之道不如兩存之上曰善八年處羅侯死遣晟往弔仍賚陳國所獻寶器以賜雍閭十三年流民楊欽亡入突厥詐言彭城公劉昶共宇文氏女謀欲反隋遣其來密告公主雍閭信之乃不脩貢又遣晟出使微觀察焉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共欽計議扇惑雍閭晟還以狀奏又遣晟往索欽雍閭欲勿與謬曰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貨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雍閭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恥雍閭執遂迦等並以

付晟使還上大喜加授開府仍遣入蕃涖殺大義公主雍閭又表請婚僉議將許之晟奏曰臣觀雍閭反覆無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國家縱與為婚終當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于今兩世臣前與相見亦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又遣慰喻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染干遣使隨晟來逆女以宗

女封安義公主以妻之晟說染干南徙居度斤舊鎮雍閭疾之亟來抄掠染干伺知動靜輒遣奏聞是以賊來每先有備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大長城下染干敗績其兄弟子姪盡見殺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

來本無究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懷貳乃密遣使
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城上烽
然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逈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
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
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
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
喜進晟左勲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
雍閭知其牙内屢有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

霣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並遣奏知尋以染干為意彌豆啟民可汗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二十二人分為兩朋啟民曰臣由長孫大使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給箭六發皆入鹿啟民之朋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尋遣領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染干安義公主死持節送義成公主復以妻之晟又奏染干部落既

衆雖在城内猶被殘閻抄畧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為横塹令處其内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必自安上並從之二十年都藍大亂為部下所殺晟因奏曰賊内攜離其主被殺乘此招誘必來降附請遣染干部下分頭招慰上許之果盡來附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民為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

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口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懽有突厥達官來降時亦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仁壽元年晟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講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

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
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逢賊帥思力俟斤等領
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里賊衆多
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
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
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之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
干安置於磧石事畢入朝遇高祖崩煬帝引晟於大行
前委以内衙宿衛知門禁事即日拜左領軍將軍遇楊

諒作逆勑以本官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馬與李雄等共經畧之晟辭以子行布在逆地帝曰公終不以兒害義其勿辭也於是馳遣赴相州諒破追還轉武衛將軍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指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喻㫖稱述帝意染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草穢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干遽取嗅之曰殊不

香也晟曰國家法天子行韋所在諸侯並躬親洒掃耘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邉人不知法耳頼將軍教導之遂拔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爭倣傚之乃發榆林北境至於其牙又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餘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晟策乃益喜焉後除淮南太守未赴任復為右驍衛將軍五年卒年五十八帝悼惜之後突厥

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晟好奇計務立功名性至孝居憂毀瘠為朝士所稱唐貞觀中追贈司空上柱國齊國公謚曰獻少子無忌嗣其長子行布亦多謀略有父風起家漢王諒庫直後遇諒并州起逆率衆南拒官軍留行布守城遂與豆盧毓閉門拒守諒城陷遇害次子恒安以兄功授鷹揚郎將

通志卷一百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隋列傳第七十四

于仲文（從弟宣道 宣敏）　宇文忻（弟愷）　豆盧勣（子毓）　楊文思（弟紀）

揚雄（子綝 弟達）　史祥　王世積　李徹　侯莫陳穎

李子雄　爾朱敞　慕容三藏　竇榮定　梁士

彥　元諧　虞慶則　元冑　達奚長儒　賀婁
子幹　史萬歲　劉方（馮昱　王檦　楊武通　陳永貴　房兆）杜彥
周搖　獨孤楷　乞伏慧　張威　和洪　陰
壽（子世師　骨儀）楊義臣　皇甫誕（陶世模　敬釗）裴矩　裴仁
基　斛斯政

于仲文字次武其先居代後爲河南洛陽人祖謹周太師燕國公父寔大左輔謹自有傳仲文少聰敏髫齓好學躭閱不倦父寔異之曰此兒必興吾宗九歲於雲陽

宮見周文周文問曰聞兒好讀書書中有何事仲文曰
資父事君忠孝而已周文甚嗟歎之後就博士李詳受
周易三禮畧通大義及長倜儻有大志氣調英拔見稱
名公子起家趙王屬畧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
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一州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
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乃
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又
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詰杜氏

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突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郡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徵爲御正下大夫封延壽郡公以勲授儀同三司宣帝時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使誘仲文仲文拒之迥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以功授開府迥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迥仲文自度不能支棄

妻子潰圍而遁歸長安迥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黄金二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鼓吹仍遣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讓迥之彊將也時韋孝寛拒迥於永橋仲文詣之有所計議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從京師來觀執政意如何也尉遲迥誠不足平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寛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必無疑貳仲

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忻曰三善何如仲文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丞相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檢謙因此别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治何須别訪以虧大體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泫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仲文軍至汴州東頻破迴將進次梁郡迴守將劉孝寛棄城走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疲弊不可決

戰仲文令趣食列陣既而破賊諸將問其故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曰非所及也進擊曹州獲迥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檀讓以餘衆屯成武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饗士仲文選騎襲之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

簡精馬僞建迴旗幟善凈以爲檀讓至出城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勸屠之仲文曰當寛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皆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賊結陣設伏兵發俱曳柴鼓譟毗羅軍潰皆投洙水死水爲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内宴享極歡賜雜綵千段妓女十人拜柱國屬高祖受禪不行未幾其叔父太尉

翼坐事下獄仲文亦爲吏所簿於獄中上書曰曩者尉遲迥逆亂所在景從臣任處關河地居衝要嘗膽枕戈誓以必死迥時購臣位大將軍邑萬户臣不顧妻子不愛身命冒白刃潰重圍三男一女相繼淪没披露肝膽馳赴闕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時河南兇寇狼顧鴟張臣以羸兵八千埽除氛祲摧劉寛於梁郡破檀讓於蓼隄平曹州復東郡安成武定永昌解亳州圍破徐州賊席毗羅十萬之衆一戰土崩河南蝗聚

之徒應時戡定當羣凶問鼎之際生靈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總御燕趙南隣羣寇北埽旄頭內安外撫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旗黑水與王謙爲隣式遏蠻陬鎮綏蜀道臣兄顗作牧淮南坐制勍敵乘機勦定傳首京師王謙竊據二州叛換三蜀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恭行天罰自外父叔兄弟皆當文武重寄或衘命危難或侍衛鈎陳合門誠欵實有可明伏願垂泣辜之恩降雲雨之施則寒灰再然枯骨連肉上覽表并翼

釋之明年拜行軍元帥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出服遠
鎮遇虜破之於是從金河出白道遣總管辛明瑾元滂
賀蘭志呂楚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趣那頡山至護
軍川北與虜遇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不戰而退仲文
踰山追之及還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吏多姦詐令仲
文勘錄省中事所發擿甚多上嘉其明斷厚加勞賞上
每憂轉運不給仲文請決渭水開漕渠上然之使仲文
總其事及伐陳之役拜行軍總管高智慧等作亂江南

仲文復以行軍總管討之時三軍乏食米粟踊貴仲文坐私糴軍糧除名明年復官爵率兵屯馬邑以備胡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每常屬意至是奏之乃令督晉王軍府事後突厥犯塞晉王爲元帥使仲文將前軍大破賊而還煬帝即位遷左翊衛大將軍參掌文武選事從帝討吐谷渾進位光禄大夫甚見親重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次于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高麗乃出兵襲其輜重仲

文迴擊大破之至鴨渌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禽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左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文德不從遂濟江仲文選騎度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筞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栅而遁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鋭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

止之仲文怒曰將軍杖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顔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大怒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其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禀其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東行至薩水述以兵餒退歸師遂敗績諸將皆委罪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年六十八撰漢書刋

繁三十卷畧覽三十卷有子九人欽明最知名仲文從弟宣道字元明父義位上柱國宣道性謹密不交非類仕周以父功賜爵安成縣男位小承御上士高祖爲丞相引爲外兵曹及踐祚遷内史舍人進爵爲子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歲餘起令視事免喪拜車騎將軍兼右衛長史舍人如故後遷太子左衛副率進位上儀同卒子志寧早知名出繼叔父宣敏宣敏字仲達少沈密有才思年十一詣周趙王招王命之賦詩其詩甚有幽

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嗟賞起家右侍上士遷爲千牛備身高祖踐祚拜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及還上疏曰臣聞開磐石之宗漢室於是惟永建維城之固周祚所以靈長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魏后眤諂邪而疎骨肉遂使宗社移於他族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甚於觀火然山川設險非親勿居且蜀土沃饒人物殷阜西通襄樊南屬荆巫周德之衰玆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地便爲禍先是以明者防於無形安者制其

末亂方可慶隆萬世年踰千百伏惟陛下日角龍顔膺樂推之運參天貳地居揖讓之期億兆宅心百神受職理須樹建藩屏封植子孫繼周漢之宏圖改秦魏之舊軌抑近習之權勢宗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二齊古稱天險分王戚屬今正其時若使利建合宜封樹得所則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謀盛業洪基同天地之長久英聲茂實齊日月之照臨臣雖學謝多聞然情深體國輒申管見戰灼惟深帝省表嘉之謂髙熲曰于氏世有

人焉竟納其言遣蜀王秀作鎮於蜀宣敏常以盛滿之
誡昔賢所重每懷靜退著述志賦以見志焉未幾卒官
時年二十九
宇文忻字仲樂其先昌黎大棘人徙居夏州父貴爲周
名將位太保許國公自有傳忻幼敏慧爲兒童時與羣
輩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年十二能左右
馳射驍捷若飛恒謂所親曰自古名將唯以韓白衛霍
爲美談吾察其行事未足多尚使與僕並時不令豎子

獨擅高名也年十八從周齊王憲討突厥以功拜儀同
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以忻驍勇請與鎮玉壁以
戰功加開府進爵化政郡公從武帝攻拔晉州齊後主
親總戎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
武乘齊主之荒縱何往而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
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帝從之乃戰遂大克及
帝攻陷幷州先勝後敗爲敵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
遁諸將各勸帝還忻勃然進曰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

勝逐北以至於此昨日将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為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明日復戰遂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将軍尋與烏丸軌破陳将吳明徹於吕梁進位柱國除豫州總管髙祖龍潛時與忻情好甚協及為丞相恩眷彌隆尉遲迥作亂以忻為行軍總管從韋孝寛擊之時兵屯河陽諸軍莫敢先進帝令髙熲馳驛監軍與熲密謀進取者惟忻而已迥遣子惇盛兵武陟忻先鋒擊

走之進臨相州迴遣精甲三千伏野馬岡欲邀官軍忻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畧盡進至草橋迴又拒守忻以奇兵破之直趨鄴下迴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先犯所觀者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迴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高祖顧謂忻曰尉遲迴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舉無遺

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自是以後每參帷幄出入卧内禪代之際忻有力焉後拜右領軍大將軍寵顧愈重忻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忻所建在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如此後改封杞國公上嘗欲令忻擊突厥高熲曰忻有異志不可委以大兵乃止忻既佐命功臣頻經將領威名冠於當時上由是微忌之以譴去官忻與梁士彥暱狎數相往來皆有怨望陰圖不軌忻謂士彥曰

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起公於蒲州起事我必從征兩陣相當然後連結天下可圖也謀洩伏誅家口籍沒忻弟愷字安樂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公愷少有器局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多伎藝為名公子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進師中大夫及踐阼誅宇文氏愷亦將見殺以與周本別又兄忻有功故見赦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別封甑山縣

公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及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坐兄忻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絶不行令愷修之既而上建仁壽宫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宫監授儀同三司尋爲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爲營東都副監尋遷將

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都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物千段又造觀風行殿上容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是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爲明堂圖樣奏之又以張衡渾象用三分爲一度裴秀輿地以一寸爲千里臣之此圖

以一分爲一尺推而演之又引于時議者或以綺井爲重屋或以圓楣爲隆棟將爲臆説事不經見今録其疑難爲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明爲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御天下也甘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以時嘗穀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爲上古朴畧剏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

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愷案三王之世夏最爲古從質向文理應漸就寛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爲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二七博四脩一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今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

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輒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窮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黄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杼間馬宫之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爲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爲上圓之制諸書所說並爲下方鄭注周官獨爲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

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宫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室有四户八牖以茅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廱赤綴户白綴

牖堂髙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曰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髙四尺階博六尺二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髙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廟路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

無理思黄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方象地屋
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宫法九
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
户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得日數八達象
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
尺法黄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
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
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

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二十四丈應二十四氣水内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義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隄壤高四方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

百辟卿士有功於時者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堂上圓下方圓法天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八窻象八風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戶二九十八戶法土王十八日內堂正牆髙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儀云古清廟蓋以茅今蓋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

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廟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曰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案詩云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據此則備大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鴟尾其門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

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案天垂象聖人則
之辟雍之屋既有圖狀晉室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
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
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
水内逈立不與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
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
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
斷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爲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

曰孝武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大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帝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爲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柒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焚燒殘柱毁破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爲跗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並凡安數重宫城處所乃在郭内雖湫隘卑陋未合

規摹但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脩大饗
之典於焉靡託自古明堂圖唯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
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
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說
總撰今圖其樣以木爲之下爲方堂堂有五室上爲圓
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
之功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帝甚惜之謚曰康
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

世長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温起部承務郎
豆盧勣字定東昌黎徒何人父寧周柱國太保自有傳
勣之初生也周文親幸寧家稱慶時遇新破齊師周文
因字之曰定東勣聰悟有器局少受業國子學畧涉文
藝初以勳臣子封義安縣侯閔帝踐阼授稍伯下大夫
開府儀同三司改封丹陽郡公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
夫勣自以經業未通請解職游露門學帝嘉之敕以本
官就學未幾齊王憲納勣妹爲妃恩禮踰厚會武帝即

位渭源燒當羌因饑作亂以勳有才略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華夷悅服德澤流行大致祥瑞鳥鼠山俗呼爲高武隴其下渭水所出其山絶壁千尋由來乏水諸羌苦之勳馬足所踐飛泉湧出有白鳥翔止聽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見於襄武民爲之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民夷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爲玉漿泉後丁父艱毁瘠過禮襲爵楚國公大象二年累遷利州總管尋拜柱國高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勳嬰城固

守謙將達奚甚等十萬衆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堰江水以灌之勣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廹勣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千人梁睿軍且至賊解去高祖遣使勞之詔加上柱國賜一子爵中山縣公開皇初突厥犯塞拜夏州總管上以其家世貴盛勲効克彰甚重之復爲漢王諒納勣女爲妃寵遇彌隆七年追守利州功詔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户十年以疾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絶卒謚曰

襄子賢嗣位顯州刺史大理少卿虎賁中郎將次子毓
字道生少英果有氣節漢王諒出鎮并州毓以妃兄爲
王府主簿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及煬帝即位諒納
諮議王頍謀作亂毓苦諫不從因謂其弟懿曰吾匹馬
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今且偽從以思後
計毓兄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
兇威不能克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
許之賢密遣家人齎敕書至毓所與之計諒將往介州

令毓與總管屬朱濤留守毓與濤議拒之濤拂衣不從毓追斬之時諒司馬皇甫誕以諫被囚毓出之與協計及開府磐石侯宿勤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攻之城陷見害時年二十八諒平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謚曰愍子顒師嗣拜儀同三司大業初行新令五等並除未幾帝復下詔改封毓雍丘侯復以顒師襲

楊文思字温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寛周梁州刺史有傳文思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尋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
文恩討平之復行冀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
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
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承
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
於塼井在陣禽叔仁又别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
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
尉遲迥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

解懷州圍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後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户部尚書轉納言改授光禄大夫從幸江都宫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户部尚書位右光禄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思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紀當世多之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

王琰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遇擊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陽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事黄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荆州總管卒謚曰恭

揚雄初名惠弘農華陰人也父紹周大將軍自有傳雄美姿容有器度雍容閑雅進止可觀周武帝時爲太子

司旅下大夫帝幸雲陽宫衛王直作亂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封武陽郡公遷右衛上大夫大象中進爵邗國公高祖爲丞相雍州牧畢王賢構難雄時爲别駕知其謀以告高祖賢伏誅以功授柱國雍州牧仍領相府虞候周宣帝葬備諸王有變令雄率六千騎送至陵所進位上柱國高祖受禪除左衛將軍兼宗正卿遷右衛大將軍參預朝政封廣平王以邗公别封一子雄請封弟士貴朝廷許之或奏高熲朋黨者帝言之於朝雄深明

其虛帝亦以爲然雄時貴寵冠絶一時與高熲虞慶則
蘇威稱爲四貴雄寬容下士朝野顧屬帝陰忌之不欲
其典兵馬乃改授司空外示優崇而內實奪其權也雄
乃閉門不通賓客尋改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
允聲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爲
名德相稱乃改封安德王大業初授太子太傅元德太
子薨檢校鄭州刺史遷懷州刺史京兆尹帝親征吐谷
渾詔雄總管澆河道諸軍及還改封觀王遼東之役檢

校左翊衛大將軍出遼東道次瀘河鎮遘疾薨帝爲之
廢朝詔鴻臚監護喪事有司請謚曰懿帝曰王道高雅
俗德冠生靈乃謚曰德贈司徒襄國等十郡太守子恭
仁位吏部侍郎恭仁弟綝性和厚有文學歴義州刺史
淮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校尉遼東之役楊玄感
反其弟玄縱自帝所逃赴其兄路逢綝綝辟人偶語久
之司隸刺史劉休文奏之時恭仁將兵於外帝寢其事
綝憂發病而卒雄弟達字士達有學行仕周位儀同内

史下大夫封遂寧縣男高祖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進爵爲子遷兼吏部侍郎加開府轉内史侍郎鄀鄭趙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平陳後高祖差品天下牧宰達爲第一擢拜工部尚書加上開府達爲人弘厚有局度楊素每曰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唯楊達耳獻皇后及高祖山陵制度達並參預焉煬帝嗣位轉納言領營東都副監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禄大夫卒於師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

史祥字世休建康袁氏人也父寧仕周歷位荆州刺史自有傳祥有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襲爵武遂縣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公在州頗有惠政轉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出九江道破陳師進拔江州高祖大悅下詔慰勉之進位上開府尋拜蘄州刺史遷蘄州總管徵拜左領軍將軍復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廣破突厥於靈武遷右衛將軍仁壽中率兵屯弘化以備胡煬帝時在東宮遺祥書論

舊行兵時事申以恩旨祥為書陳謝太子甚親遇之及即帝位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毋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當之祥乃簡精鋭於下流潛度公理拒之未成列

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母良良棄軍走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帝嘗賜祥詩曰伯奭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惟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擲勁草質久有背淮心埽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祥上表辭謝帝手詔曰昔歲勞公問罪河朔賊爾日塞兩關之路據倉阻河公竭誠奮勇一舉而尅故聊示所懷亦何謝也尋遷鴻臚卿從征吐谷渾祥出玉門道擊虜破

之進位右光禄大夫拜右驍騎大將軍及征遼東出蹋頓道不利由是除名俄拜燕郡太守被賊髙開道所圍城陷開道甚禮之㑹開道與羅埶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子義隆永平令祥弟雲字世髙亦以父勲賜爵武平縣公歴位司職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萊州刺史雲弟威字世儀亦以父勲賜爵武當縣公

王世積闡熈新冈人也父雅周夏州刺史自有傳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爽拔有人傑之表在周以功

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熲美其才能甚善之嘗謂熲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沒若何熲深拒之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以功進位柱國荆州總管後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柱國甚見隆重世積見高祖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爲有酒疾舍之宫内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征遼東世積與漢王並爲

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禮焉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云當爲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爲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圖大事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國由是被徵案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胄左僕射

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冑等免官拜孝諧爲上大將軍

李徹字廣達朔方巖緑人也父和周柱國大將軍入隋遷上柱國徹性剛毅有器幹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周昌縣男從武帝平齊錄前後功再進爵遷左武衛將軍及晉王廣鎮幷州妙選府官詔徹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時蜀王秀亦鎮益州上謂侍臣曰安得文同王子相武如李廣達者乎其見重

如此明年突厥沙鉢畧可汗犯塞高祖令衛王爽爲元帥擊之以徹爲長史遇虜於白道行軍總管李充請襲之諸將多以爲疑唯徹奬成其事請同行遂掩擊大破之沙鉢畧棄所服金甲而遁以功加上大將軍沙鉢畧因此稱藩改封安道郡公開皇十年進位柱國及晉王爲揚州總管以徹爲司馬改封德廣郡公尋徙封城陽郡公其後突厥犯塞徹復領行軍總管破之及左僕射高熲得罪以徹素與熲善被疎忌後出怨言上聞召入

卧内賜宴言及平生因遇鴆卒大業中其妻元氏為孽子安遠誣以呪詛伏誅
侯莫陳穎字遵道代武川人也父崇周大司徒號為名將自有傳穎少有器量風神警發為時輩所推魏大統末以父軍功賜爵廣平侯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周武帝時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畧邊人為奴婢至是詔胡有厭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

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頼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今慰撫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羣胡可安勣從之諸胡爭降附北土以安遷司武加振威中大夫高祖受禪加上開府進爵昇平郡公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秦王後出魯山道與行軍總管段文振渡江安集歸附再遷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後坐與秦王俊交通免官百姓送

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顗清德後拜邢州刺史仁壽中吏部尚書牛弘持節巡撫山東以顗爲第一上優詔襃揚朝廷以嶺南刺史縣令多貪鄙蠻夷怨叛妙簡清吏於是徵顗入朝上與言及平生以爲歡笑即日進位大將軍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及至官大崇恩信民夷悅服煬帝即位顗弟梁國公芮坐事徙邊朝廷恐顗不自安徵還京師後拜恒山太守其年嶺南閩越多不附帝以顗前在桂州有惠政爲南方所信伏拜南

海太守卒官謚曰定子虔會最知名
李子雄趙郡人父脩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軍遷帳內大將軍陜州刺史及周文攻尅州城見害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隨父在官城陷因隨周軍入長安家世並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兄子旦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既文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賓部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於芒山諸軍大破子雄

所領獨全累遷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從行軍總管韋孝寬畧定淮南拜濠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位上開府及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并州以子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曰吾兒既少卿兼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直侃然有不可犯之色王甚敬憚吏民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

爾朱敞字乾羅北秀容人魏天柱大將軍榮從弟子也
父彥伯魏節閔世封博陵郡王司徒公爲齊神武所誅
敞小隨母養於宮中時年十二敞自竇走至大街見童
兒羣戲敞解所著綺羅金翠服易衣而遁追騎至不識
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免遂入一
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
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氏資而遣之遂詐
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髙山畧涉經史數年間人頗異之

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於長安周文見而禮之拜行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後爲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旋拜金州總管政號嚴明吏民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二馬輅車歸河内卒于家子昂嗣

慕容三藏燕主晃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高祖騰歸

魏遂居代父紹宗為齊名將贈太尉自有傳三藏幼聰
敏多武畧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歴位
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宫齊
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
厚授儀同大將軍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副襄陽
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
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廓州刺史人歌詠之
高祖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

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悦改封河内縣男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禄大夫大業七年卒

竇榮定扶風平陵人也父善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富縣公季父熾開皇初位太傅周史有傳榮定沈深有器局容貌魁偉美鬚髯便弓馬初爲魏文帝千牛備身周文見而奇之即授平東將軍賜爵宜君縣子

後從周文與齊人戰於北芒周軍不利滎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擊却齊師以軍功拜上儀同尋復以軍功進位開府襲爵永富縣公除忠州刺史從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其妻則高祖長姊安成長公主也高祖少與之情契甚厚滎定亦知帝有人君之表尤相推結及高祖作相領左右宮伯使鎮守天臺總統露門內兩廂仗衛常宿禁中遇尉遲迥初平朝廷頗以山東爲意於是拜滎定爲洛州總管以鎮之前後

賜縑四千疋西涼女樂一部及受禪來朝賜馬三百匹
部曲八十戸遣之坐事除名公主曰天子姊乃作田舍
兒妻髙祖不得已尋拜右武候大將軍上數幸其第恩
錫甚厚每令尚食局日供羊一口珍味稱是以佐命功
拜上柱國歴位寧州刺史右武候大將軍秦州總管賜
吴樂一部突厥沙鉢畧寇邊以滎定為行軍元帥率總
管出凉州與虜戰於髙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渇
甚至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滎定仰天太息俄而澍

雨軍乃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
賜縑萬疋進爵安豐郡公復封子憲爲安康郡公賜縑
五千疋歲餘拜右武衛大將軍帝欲以爲三公榮定上
書固辭以西都衛霍東都梁鄧爲戒帝乃止前後賞賜
不可勝計開皇六年卒帝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
旻監護喪事賻贈三千疋上謂侍臣曰吾每欲置榮定
於三事其人固讓不可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冀
州刺史陳國公諡曰懿子抗嗣抗美容儀性通率長於

巧思父卒後恩遇彌厚所賜錢帛金寳亦以鉅萬位定州刺史檢校幽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反以爲抗與通謀由是除名以其弟慶襲陳國公慶亦有姿容性和厚頗工草隷初封永富郡公位河東太守衛尉卿大業末爲南郡太守爲盜賊所害慶弟璡亦工草隷頗解鍾律歷位頴川南郡扶風太守

梁士彥字相如安定烏氏人也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周武帝將平東夏

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爲九曲鎮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後以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大將軍除晉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總六軍圍之士彥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震懼士彥慷慨自若賊盡銳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却乃命妻妾及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

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捋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彥叩馬諫曰今齊人既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朕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雍州主簿宣帝即位除東南道行臺徐州總管與烏丸軌禽陳將吳明徹裴忌於呂梁遂畧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尉

遲迴之反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寛擊之至河南與迴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爲前鋒士彥繼之所當皆破及迴平除相州刺史深見忌徵還京師閒居無事恃功懷怨與宇文忻劉昉等謀反將率僮僕候上享廟之際以發機復欲於蒲州起事畧取河北捉黎陽關塞河陽路劫調布爲牟甲募盜賊爲戰士其甥裴通知而奏之帝未發其事授晉州刺史欲觀其志士彥欣然謂昉等曰天也又請儀同薛摩兒爲長史帝從之後與公卿朝謁

帝令執士彥忻昉等於行間詰之狀猶不伏捕薛摩兒至對之摩兒具論始末云第二子剛垂泣苦諫第三子叔諧曰作猛虎須成班士彥失色顧曰汝殺我於是伏誅時年七十二有子五人操字孟德位上開府義鄉縣公早卒剛字永固位大將軍通政縣公涇州刺史以諫父獲免徙瓜州叔諧坐士彥誅梁默者士彥之蒼頭也驍武絶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默陷陣仕周位開府開皇末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征突厥進位大將軍又從平

楊諒授柱國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力戰死之贈光禄大夫

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世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爲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水間一堵牆大危矣公其勉之高祖受禪顧諧笑曰水間之牆竟何如也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奉詔參脩律令時吐谷渾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度河連結党

項諂諧為行軍元帥帥總管賀婁子幹等步騎數萬出鄯州趣青海邀其歸路上敕曰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賊若至界首公宜曉之以此時吐谷渾引鐵騎二萬相遇於豐利山與諧大戰擊走之追奔三十里俘斬萬計於是敕書諭以禍福又破其太子可博汗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所部來降下詔襃之進上柱國别封一子縣公諧拜寧州刺史頗有

惠政然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於左右嘗言於上曰
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後以公事免
時上柱國王誼有功於國與諧俱無位任每相往來有
胡僧告諧誼謀反帝按其事無狀慰諭釋之未幾誼誅
諧漸被䟽忌然以龍潛之舊每預朝請恩禮無虧及平
陳百寮大宴諧進曰陛下威德遠被臣前請突厥可汗
爲候正陳叔寶爲令史今可用臣言帝曰朕平陳國本
以除逆非欲誇誕公之所奏殊非朕心突厥不知山川

何能警候叔寶昏醉寧堪驅使諧嘿然而退後數歳人
或告諧與從父弟上開府滂臨澤侯田鸞上儀同祁緒
等謀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諧謀令祁緒勒党項兵即
斷巴蜀時廣平王雄左僕射高熲二人用事諧欲譖去
之云左執法星動已四年矣狀一奏高熲必死又言太
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殺大臣楊雄必當之諧嘗與滂同
謁帝諧私謂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賊也因令滂望氣
滂曰彼雲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輩有福德雲帝大怒諧

滂鷟緒並伏誅籍沒其家

虞慶則京兆櫟陽人也本姓魚其先仕赫連氏遂家靈武世爲北邊豪傑父祥周靈武太守慶則幼雄毅性倜儻身長八尺有膽智善鮮卑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初以射獵爲事中更折節讀書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之爲人仕周爲中外府外兵參軍事襲爵沁源縣公越王盛討平稽胡將班師內史下大夫高熲與盛謀須文武幹畧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

是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餘户開皇元年歷位内史監吏部尚書京兆尹封彭城郡公營新都總監二年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别道邀賊爲虜所圍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上弗之責也尋遷尚書右僕射後突厥主攝圖將内附請一重臣充使詔慶則往攝圖恃彊慶則責以往事攝圖不服其介長孫晟又說諭之攝

圖及弟葉護皆拜受詔因稱臣朝貢請永爲藩附初慶則出使帝敕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五三匹攝圖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勲髙皆無所問授上柱國公食任城縣千户以彭城公廻授第二子義平陳後帝幸晉王第置酒羣臣髙熲等奉觴上壽帝曰髙熲平江南虞慶則降突厥可謂茂功矣楊素曰皆由至尊威德所被慶則曰楊素前出兵虎牢硤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尅理遂互相長短御史欲彈之帝

曰今日計功爲樂並不須劾帝觀羣臣宴射慶則進曰
臣蒙賚酒令盡樂御史在側恐醉被彈帝賜御史酒遣
之出慶則奉觴上壽極歡帝謂諸公曰飲此酒願我與
公等子孫常如今日世守富貴九年轉爲右衛大將軍
尋改爲右武候大將軍十七年嶺南人李世賢據州反
議欲討之諸將二三請行皆不許帝顧謂慶則曰位居
宰相爵爲上公國家有賊遂無行意何也慶則拜謝恐
懼帝乃遣焉爲桂州道行軍總管以婦弟趙什柱爲隨

府長史什柱先與慶則愛妻通恐事彰乃宣言慶則不欲此行帝聞之先是朝臣出征帝皆宴别禮賜遣之慶則南討辭帝帝色不悅慶則由是怏怏不得志暨平世賢還臨桂鎮觀眺山川形勢曰此誠嶮固加以足糧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遂使什柱馳詣京奏事觀帝顏色什柱至京因告慶則謀反帝案驗之於是伏誅拜什柱為大將軍慶則子孝仁幼豪俠任氣拜儀同領晉王親信坐父事除名煬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授候衛長史兼

領金谷監監禁苑有巧思頗稱旨大業九年伐遼遷都水丞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駞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為不軌遂見誅

元胄河南洛陽人魏昭成帝之六代孫也祖順魏濮陽王父雄武陵王胄少英果多武藝美鬚眉有不可犯之色周齊王憲見而壯之引致左右數從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初被徵入將受顧託先呼胄次命陶澄並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高祖作相胄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

威俱入侍衛周趙王招謀害高祖高祖不之知乃將酒
肴詣其宅趙王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
兄弟坐於戸側趙王令其二子進瓜因將刺高祖及酒
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爲不利胄
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
何爲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
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
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

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為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厨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高祖降階迎之胄耳語勸高祖速去帝猶不悟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為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死何益邪復入座胄聞屋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牀趣而去趙王將追高祖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

受禪封武陵郡公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歴豫亳浙三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胄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焉徵爲右衛大將軍親顧益隆嘗正月十五日高祖與近臣登高時胄下直馳詔召之及見謂曰公與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賜宴極歡晉王廣每致禮焉房陵王之廢也胄預其謀高祖正窮東宫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之高祖大怒執旻於仗胄時

當下直不去因奏曰臣向不下直者爲防元旻耳復以此言激怒高祖高祖遂誅旻蜀王秀之得罪冑坐交通除名煬帝即位不得調時慈州刺史上官政坐事徙嶺南將軍丘和亦以罪廢冑與和有舊因數從之游酒酣謂和曰上官政誠壯士也今徙嶺表得無大事乎因自拊腹曰若是公者不徒然矣和明日奏之冑竟坐死於是徵政爲驍騎將軍和代州刺史

達奚長儒字富仁代人也祖俟魏定州刺史父慶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長儒少懷節操膽烈過人年十五襲
爵樂安公周文引爲親信以長儒質直恭朴授子都督
累遷撫軍將軍平蜀之役常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
破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别封一子縣公
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
吳明徹於吕梁陳遣劉景率勁勇爲聲援軌令長儒拒
之長儒乃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沈之清水連轂相次

以待之景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騎兵水陸俱進大破之獲明徹以功進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北廵沙塞卒與虜遇大破之高祖作相王謙舉兵於蜀沙氐楊永安扇動利興武文沙龍等六州以應謙詔長儒擊破之謙二子自京師逃歸其父長儒並捕斬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進封蘄春郡公開皇三年突厥沙鉢畧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寇掠西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

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鬭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戰士死傷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高祖下詔襃美授上柱國餘勲迴授一子其戰亡將士皆贈官三轉子孫襲之歷寧鄜二州刺史母憂去職長儒性至孝水漿不入口五日毀悴過禮殆將滅性天子嘉歎起爲夏州總管匈奴

憚之不敢窺塞以病免又除襄州總管轉蘭州帝遣涼州總管獨孤羅原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卒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長儒率衆出祁連山北西至蒲類海無虜而還復轉荆州總管三十六州諸軍事帝謂之曰江陵要害國之南門今以委公朕無慮也歲餘卒官謚曰威子暠大業中位太僕少卿

賀婁子幹字萬壽本代人也隨魏氏南遷世居關右祖道成魏侍中太子太傅父景賢右衛大將軍子幹少以

驍武知名仕周累遷少司水以勤勞封思安縣子大象
中除秦州刺史進爵爲伯及尉遲迥爲亂子幹從韋孝
寬討之遇賊圍懷州子幹與宇文述等擊破之高祖大
悅手書慰勉其後每戰先登及破鄴城與崔弘度逐迥
至樓上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以忠安縣伯別封子
皎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
以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即令
子幹鎮涼州其年突厥寇蘭州子幹拒之至可洛峐山

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於是冊授上大將軍檄授營新都副監尋拜工部尚書其年突厥復犯塞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高祖嘉之遣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吐谷渾復寇邊命子幹討之入掠其國二旬而還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又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人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但隴右之

人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候相望人雖散居必無所慮帝從之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楡關總管遷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後數年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匹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母憂去職朝廷以楡關重鎮尋起視事卒官高祖傷惜久之贈懷魏等四州刺史謚曰懷子善住嗣

子幹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禄大夫鄭純深等三州刺史北地太守東安郡公

史萬歲京兆杜陵人也父靜周滄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趫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逢周齊戰於芒山萬歲從父在軍旗鼓正相望萬歲令左右趣裝急去俄而周兵大敗其父由是奇之及平齊之役其父戰没萬歲以忠臣子拜開府儀同三司襲太平縣公尉遲迥之亂萬歲從梁士彦擊之軍次馮翊見羣鴈飛

來萬歲謂士彦曰請射行中第三者既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及與迴軍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却萬歲乃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復振迴平以功拜上大將軍開皇初大將軍爾朱勣以謀反伏誅萬歲頗涉疑貳坐除名配敦煌爲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輒大尅獲突厥莫敢當其人頗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騎射笑曰小人定可萬歲因請弓馬復掠突厥中

大得六畜而歸戊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懾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使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爾突厥許諾乃遣二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於江南萬歲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

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絶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敎弄大敎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

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其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弭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碑頌美隋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爨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爨翫而還蜀王時在益州知其受賂將索之萬歲聞之悉以所得金寶沈之於江索無所獲以功進柱國晉王廣甚欽敬之待以交友之禮上知為晉王所善令萬歲督晉王府軍事明年爨翫復反蜀

王奏萬歲受賂縱賊致生邊患上令窮治之事皆驗罪當死上數之曰受金放賊重勞士馬卿豈社稷之臣也萬歲曰臣留纍翫者恐其州有變留以鎮撫臣還至瀘水詔書方到由是不將入朝實不受賂上以萬歲心有欺隱大怒顧有司曰必斬是萬歲懼而服罪頓首請命左僕射髙熲左衛大將軍元旻等進諫曰史萬歲雄畧過人每行兵用師之處未嘗不身先士卒尤善撫御雖古名將未能過也上意稍解於是除名爲民歲餘復官

爵拜河州刺史復領行軍總管以備胡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上令晉王廣與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和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等出塞至大斤山與虜遇達頭遣使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曰史萬歲也突厥復問曰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擊大破之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逃而還楊素害其功因譖萬歲云突厥本不寇於塞上畜牧耳遂寢其功萬歲

數抗表陳狀上未之晤會上從仁壽宮初還京師廢皇太子窮東宮黨與上問萬歲所在萬歲實在朝堂楊素見上方怒因譖之曰謁東宮矣以激怒上上謂爲信然令召萬歲時所將士卒在朝堂稱寃者數百人萬歲謂之曰我今日爲汝極言於上既見上言將士有功爲朝廷所抑詞氣憤厲忤上上大怒令左右㩧殺之既而悔之已不及矣因下詔數其罪狀萬歲死之日天下士庶聞者識與不識莫不寃惜之萬歲爲將不治營伍令士

卒各隨所安無警夜之備虜亦不敢犯臨陣對敵應變無方號爲良將子懷義嗣

劉方京兆長安人也性剛決有膽氣仕周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爲丞相方從韋孝寛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髙祖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後歴甘瓜二州刺史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作亂據越王故城左僕射楊素言方有將畧於是詔方爲交州道行

軍總管統二十七營而進法令嚴肅然仁而愛士長史
度支侍郎敬德亮從軍至尹州疾甚不得進留之州館
分别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論者多之
稱爲良將至都隆嶺遇賊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
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乃降送於京
師其有桀黠恐爲亂者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
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畧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
長真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常方親

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黎江據南岸立柵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度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俘賊萬計於是濟區粟進至大緣江前後逢賊每戰必擒經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汚其宮刻石紀功而還士卒脚腫死者十四五方在道遇患卒

帝甚傷惜之下詔褒美贈上柱國盧國公子通仁嗣開

皇中有馮昱王檦楊武通陳永貴房兆俱爲邊將名顯

當時昱檦並不知何許人昱多權畧有武藝高祖初爲

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平叛蠻拜柱國開

皇初又以行軍總管屯乙弗泊備胡每戰常大尅捷檦

驍勇善射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以禦陳爲陳人所

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位柱國白水

郡公武通弘農華陰人性果烈善騎射數以行軍總管

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拜左武衛將軍時党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使鎮邊歷岷蘭二州總管復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東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絶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爲高祖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

兆代人本姓屋引氏剛毅有武畧頻爲行軍總管攻胡以功位至柱國徐州總管並史失其事

杜彥雲中人也父遷葛榮之亂徙家於豳彥性勇決善騎射仕周以軍功累遷隴州刺史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進位上開府改封襄武縣侯拜魏郡太守開皇初授丹州刺史進爵爲公徵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韓禽虎相繼而進及陳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賜子寶

安爵昌陽縣公高智慧等之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斬其渠帥賊李陁擁衆據彭山彥擊破之斬陁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有能名及雲州總管賀婁子幹卒上悼惜者久之因謂侍臣曰榆林國之重鎮安得子幹之輩乎後數日上曰莫過杜彥於是徵拜雲州總管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朝廷追錄前功賜子寶虔爵承縣公十八年遼東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漢王至營州上以彥曉

習軍旅令總統五十營事及還拜朔州總管突厥寇雲州上令楊素擊走之猶恐爲邊患復拜彥雲州總管以疾徵還卒子寶虔大業末至文城郡丞

周搖字世安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魏同源初姓普乃及居洛陽改爲周氏曾祖拔拔祖右六肱俱爲北平王父恕延歷行臺僕射南荊州總管搖少剛毅有武藝性謹厚動遵法度仕魏位開府儀同三司周閔帝受禪賜姓車非氏封金水郡公歷鳳楚二州刺史吏民安之從

平齊以戰功超授柱國進封夔國公未幾拜晉州總管時高祖爲定州總管文獻皇后自京師赴州路經摇所主禮甚薄既而白后曰公廨甚富於財限法不敢輒費又王臣無得効私其質直如此高祖以其奉法每嘉之及爲丞相徙封濟北郡公拜豫州總管高祖受禪復姓周氏開皇初突厥寇邊燕薊多被其患前總管李崇爲虜所殺上思所以鎮之曰無以加周摇拜爲幽州總管六州五十鎮諸軍事摇脩鄣塞謹斥候邊人安之徙壽

襄二州總管俱有能名進上柱國以老乞骸骨上勞之曰公歷仕三代保茲遐壽良足善也賜坐褥歸第終於家謚曰恭

獨孤楷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本姓李氏父屯從齊神武與周文戰于沙苑神武敗績屯因爲柱國獨孤信所禽配爲仕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楷少謹厚便弄馬槊爲宇文護執刀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拜右侍下大夫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

西河縣公髙祖爲丞相進開府領親信兵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仁壽初出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上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異志楷諷諭久之乃就路楷察秀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使覘之知不可犯而止楷在益州甚有惠政蜀中父老于今稱之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喪明上表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

簿領也以其長子淩雲監省郡事其見重如此轉長平太守卒諡曰恭子淩雲平雲彥雲皆知名楷弟盛右屯衛將軍於江都死節列在忠義傳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禄大夫父纂金紫光禄大夫並爲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爲行臺左丞累遷太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

將軍拜佽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
尉遲惇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
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
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
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口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
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爲
荆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
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

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河公簍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濵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御道不整獻食疎薄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張威不知何許人也父琛魏弘農太守威少倜儻有大志善騎射膂力過人仕周以軍功位柱國京兆尹封長壽縣公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閉

壘不戰威令人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攻其背儼敗走追至成都及謙平進位上柱國廬州總管高祖受禪拜幽洛二州總管改封晉平郡公尋拜河北道行臺僕射後督晉王軍府事遷青州總管在青州頗事產業遣家奴於人間鬻蘆菔根其奴縁此侵擾百姓上深加譴責坐廢於家後從上祠泰山至洛陽上責讓之因問威所執笏安在威頓首曰臣

負罪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威明日奉笏以
見上曰公雖不遵法度功効實多今還公笏於是復拜
洛州刺史後改封皖城郡公轉相州刺史卒子植大業
中位至虎賁郎將

和洪汝南人也勇烈過人仕周以軍功位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刺史
獨孤善不能禦朝議以洪有武畧代善爲刺史月餘斬
公忻國立等皆平之後從武帝平齊位上儀同賜爵北

平侯拜左勲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禽吴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洪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寛擊之以功封廣武郡公時東夏初平物情尚梗髙祖以洪有威名令領蓋州事甚得人和後拜泗州刺史屬突厥寇邊詔洪為北道行軍總管擊走之追虜至磧而還後遷徐州總管卒

陰壽字羅雲武威人也父嵩周夏州刺史壽少果烈有威幹性謹厚重然諾從周武帝平齊位開府髙祖為丞

相引爲掾尉遲迥作亂高祖以韋孝寬爲元帥擊之令
壽監軍時孝寬有疾不能親總戎事每卧帳中遣婦人
傳教命三軍紀綱皆決於壽以功進位上柱國尋拜幽
州總管封趙國公先是有高寶寧者齊氏之踈屬有籌
算在齊久鎮黄龍及齊滅周武拜爲營州刺史性桀黠
甚得華夷心及高祖作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帝
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諭之不下開皇初又引突厥攻
圍北平至是令壽討之寶寧棄城奔于磧北黄龍諸縣

悉平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壽患寶寧攻道昂乃重購之未行間寶寧果為其下所殺北邊遂安後卒官贈司空子世師嗣世師少有節槩性忠厚多武藝弱冠以功臣子累加超擢拜儀同煬帝嗣位拜張掖太守深為戎狄所憚後拜樓煩太守遷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唐師至世師自以世荷隋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不下及城平與京兆郡丞骨儀等見誅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

史處法平當不爲勢利所迴煬帝嗣位遷尚書左司郎
于時朝政漸亂貨賄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
家累金寶天下士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
立帝嘉其清苦超拜京兆郡丞公方彌著時刑部尚書
衛元兼領京兆拜内史頗行詭道輒爲儀所執正元雖
不便之不能傷及唐兵至元恐禍及辭以老病儀與世
師同心叶契父子並誅其後絶世師有子弘智等各以
年幼獲全

楊義臣代人也本性尉遲氏父崇仕周爲儀同大將軍以兵鎮恒山時髙祖爲定州總管崇知帝相貌非常每自結納帝甚親待之及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崇以宗族故自囚遣使請罪髙祖下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恒置左右開皇初封秦興公歲餘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義臣襲崇官爵時義臣尚幼養於宫中未弱冠奉詔宿衛如千牛者數年賞賜甚厚上嘗言及恩舊顧義臣嗟歎久

之因下詔賜義臣姓楊氏編之屬籍爲皇從孫未幾拜陜州刺史義臣性謹厚能騎射有將領才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行軍總管出白道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邊義臣擊之追至大斤山與虜遇時太平公史萬歲亦至與義臣合擊大破之萬歲爲楊素所陷義臣功竟不録煬帝嗣位漢王諒反時代州總管李景被諒將喬鍾葵所圍義臣時爲朔州總管奉詔救之鍾葵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時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者不能

中每以數騎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有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貎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腰斬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磵谷間出其不意義臣餔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

疾進一時鳴鼓埃塵張天鍾葵軍不知所以以爲伏兵
發因大潰縱擊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累遷太僕卿
從征吐谷渾令義臣屯琵琶峽連營八十里南接元壽
北連段文振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川復從征遼東以
軍將指肅慎道至鴨淥水與乙支文德戰每爲先鋒一
日七捷後與諸軍俱敗竟坐免俄而復位明年以爲軍
副與大將軍宇文述趣平壤至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
班師檢校趙郡太守妖賊向海公作亂寇扶風安定間

義臣奉詔擊平之尋從帝復征遼東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勃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降賊入豆子䴚討賊格謙禽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威名遽追入朝賊由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祿大夫尋拜禮部尚書卒于官

皇甫誕字元慮安定三水人也父璠周隨州刺史自有傳誕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

不肅憚焉後爲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爲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拜誕并州總管司馬總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諒用諮議王頍謀發兵作亂誕數諫止諒不納誕因流涕以死固請諒怒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涼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誕於獄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破之並抗節遇害帝以誕亡身殉國嘉悼者久之詔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尋爲淯陽太守甚有聲稱大業初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

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爲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漢王諒之反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世模繁時令敬釗並抗節不從世模京兆人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爲嵐州司馬諒反刺史喬鍾葵將赴之世模以義拒之臨之以兵辭氣不撓鍾葵義而釋之軍吏請斬之於是被囚及諒平拜開府授大興令從衛元擊楊玄感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仁壽中爲繁時令甚有能名漢王諒

反師陷其城賊帥墨弼執送僞將喬鍾葵署爲代州總管司馬釗正色拒之誓之以死會鍾葵敗釗遂免卒於朝邑令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官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事仕齊爲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高祖爲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

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廵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師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懼而潰散

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彊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女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

可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脩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

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
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
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
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
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
雖大宛以來畧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
氏風土服章物產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
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

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人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地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化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刑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

窮其要害從西傾以去北海之南縱横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游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户人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户利盡西海多產珍異見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

昌焉耆龜兹疎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渴槃陁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户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氾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

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竝商人密送誠欵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勤兵車諸蕃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畧咸以委之復遷黄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二年帝有事於

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
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
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
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
諠譟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
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
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
帝謂矩有綏懷畧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幸東

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紫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

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縣遠所以城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

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者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東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虎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從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衞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

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貨賄唯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内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

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
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
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兾先
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
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
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廵狩始畢
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
顧問及圍解從至東京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

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
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
諸蕃客以疾不行及唐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
方畧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遥為處分恐失事機唯
願鑾輿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
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
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厮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
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

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婦及未嫁婦女皆集宫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悦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闗裴黄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

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内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僭
帝號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
北道宣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
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
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
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
於洛州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
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

八璽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戸部尚書卒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
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
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
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虎賁郎將從將
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
擊破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
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

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虎牢拒密仁基見彊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怨懷靜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河東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案甲世充重出

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鬬三也我按兵畜力以觀其弊彼求鬬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子並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

禮部尚書行儼爲右衛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每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斛斯政廣牧富昌人也祖椿魏太傅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開皇中以軍功授儀同甚爲楊

素所禮大業中位尚書兵曹郎漸見委遇玄感兄弟俱
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復以
罪廢帝彌屬意於政尋遷兵部侍郎稱爲幹理玄感之
反政與通謀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及帝窮玄縱黨
與政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和遂送政鎖至
京師以告廟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請變常法行刑帝
許之以政出金光門縛之於柱公卿百寮並親擊射臠
其肉多有噉者然後烹燓揚其骨灰

通志卷一百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七十五

劉昉 鄭譯 柳裘 皇甫績 郭衍 張衡

楊汪 裴藴 袁充 王劭 李雄 趙煚 趙

芬 王韶 元巖 宇文弢 伊婁謙 李圓通

陳茂　郭榮　龎晃　李安弟哲　楊尚希　張煚父羨　蘇孝慈兄子沙羅　元壽　韋世康兄洸洸弟藝藝弟沖　韋師　柳機子述機弟旦旦弟肅機從子謇之　陸彥師　魏澹

劉昉博陵望都人也父孟良仕魏位大司農卿從孝武帝西入關周文以為東梁州刺史昉性輕狡有姦數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昉以技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授大都督遷小御正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及帝不悆召昉及之儀俱入

卧內屬以後事帝失瘖不能復言昉見靜帝幼沖不堪負荷而昉素奇高祖時高祖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高祖輔政高祖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為當速為之如不為昉自為也高祖乃從之及高祖為丞相以昉為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帝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

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性識庸下以為信然遂從之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黄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為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屬稱為黄沛時人為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其功頗有驕色然性麤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高祖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高祖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為將譯辭以母老

為請帝不懌而高熲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
誼司馬消難相繼及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
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乃以高
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及受禪進位柱國改封舒
國公京師饑上令禁酒而昉使妾賃屋當壚酤酒為治
書侍御史梁毗劾奏有詔不問昉居閑無事鬱鬱不得
志時上柱國梁士彥宇文忻俱失職怨望時昉並與之
交數相往來士彥妻有美色昉與私通士彥不之知也

情好彌協遂相與謀反許推士彥為帝又自謂姓是卯金刀名是一萬日劉氏應為萬日天子後事洩帝窮問之昉自知不免默無所對於是詔士彥忻昉並處死其兄弟叔姪特恕其命臨刑至朝堂宇文忻見高熲向之叩頭求哀昉勃然謂忻曰事形如此何叩頭之有乃伏誅仍籍沒其家後數日上素服臨射殿盡取三家資物置於前令百寮射取之以為鑒誡云

鄭譯字正義滎陽開封人也祖瓊魏范陽太守父道邕

周少司空譯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有名於世譯從祖文寛尚周文元后之妹魏平陽公主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為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游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斂容謂曰明公位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戲狎無乃喪德也長宗甚異之文寛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為武帝及帝即位起家給事中為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梁

安固公主及帝親總萬機以為御正下大夫頗被顧遇東宫建轉太子宫尹下大夫特被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内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而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二年為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隂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失子道而已勿為他慮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

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名之譯戲狎如初因言於太子曰殿下何時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夫及武帝崩太子嗣位是為宣帝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為歸昌縣公元琮為永安縣男又監修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取官材自營私第又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

帝復名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高祖為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

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為内史上大夫明日高祖為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内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内言無不

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
為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愈加親
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然譯性輕險不親職務而贓貨
狼籍高祖陰疎之以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敕官屬不
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高
祖寛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
豐厚進子元璹成皐郡公元珣永安縣男追贈其父及
亡兄二人並為刺史譯自以被疎陰呼道士章醮以祈

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别居為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為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為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

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上令内史令
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熲戲謂譯
曰筆乾譯答曰出為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上大笑未幾詔譯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
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修七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
八篇奏之上嘉美焉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
於太常上勞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
律令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年

五十二謚曰達子元璹嗣煬帝初立五等悉除以譯佐
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璹襲元璹歷位右光禄
大夫右衛將軍大業末為文城太守以城歸唐
柳裘字茂和河東解人南齊司空世隆之曾孫也祖惔
梁尚書左僕射父明太子舍人義興太守裘少聰慧弱
冠有令名在梁歷位尚書郎駙馬都尉梁元帝為魏軍
所逼遣裘請和於魏俄而江陵平遂入關中周明武間
自麟趾學士累遷太子侍讀封昌樂縣侯宣帝即位進

爵為公轉御史大夫及帝不悆留侍禁中與劉昉韋謩皇甫績同謀引高祖曰時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計天與不取反受其殃高祖從之進上開府内史大夫委以機密及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猶豫高祖令裒往喻之裒見穆盛陳利害穆遂歸心以奉使功賜縑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時司馬消難奔陳高祖即令裒隨便安集淮南賜馬及雜物開皇元年進位大將軍拜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轉曹州

刺史後髙祖思表定策功欲加榮秩將徵之顧問朝臣曰曹州刺史何當入朝或曰即今冬也乃止表尋卒帝傷悼者久之謚曰安子惠童嗣

皇甫績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隴東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績三歳而孤為外祖韋孝寛所鞠養孝寛以諸子墮業督以嚴訓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不能剋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十孝寛聞而對之流涕於是專

精好學畧涉經史周武帝為魯公時引為侍讀建德初轉宮尹中士武帝嘗避暑雲陽宮時宣帝為太子監國衛剌王作亂城門已閉百寮多有遁者績聞難赴之於元武門遇皇太子下樓執績手悲喜交集帝聞而善之遷小宮尹宣政初録前後功封義陽縣男累轉御正下士宣帝崩高祖總百揆績有力焉加上開府轉内史中大夫進封郡公拜大將軍開皇元年出為豫州刺史尋拜都官尚書轉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言陳有三可滅

高祖問其狀績曰大呑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上嘉勞而遣之陳平拜蘇州刺史高智慧作亂江南州人顧子元等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績遺之書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俄以病乞骸骨詔徵還京師賜以御藥中使相望顧問不絶卒於家謚曰安子偲嗣大業中位尚書主爵郎

郭衍字彦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崇以舍人從魏孝武帝入關位侍中衍少驍武善騎射建德中以軍功累遷儀同大將軍又從周武帝平幷州以功加開府封武陽縣公賜姓叱羅氏宣政元年為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亂從韋孝寛討之以功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昵開皇元年敕復舊姓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為行軍總管領兵屯平涼數歲虜不入境徵為開漕渠大監部率

水工鑿渠引渭水經太興城北東至于潼關漕運四百餘里關内賴之名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屬縣多致漂没人皆上高樹依大冢衍親備船栰并齎糧食拯救之民多獲濟衍先開倉振䘏後始奏聞上大善之遷授朔州總管所部有恒安鎮北接蕃境常勞轉運衍乃選沃饒地置屯田歲剩粟萬餘石民免轉輸之勞又築桑乾鎮皆稱旨十年從晉王廣出鎮揚州遇江表構逆命衍為總管領精鋭萬人先屯京口於

貴洲南與賊戰敗之大獲軍實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衍臨下甚倨事上甚卑晉王愛暱之宴賜隆厚遷洪州總管王有奪宗之謀託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謀事果自可為皇太子如其不諧亦須據淮海復梁陳之舊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陰共計議又恐人疑無故來往託以衍妻患癭王妃蕭氏有術能療之以狀奏高祖高祖聽衍共妻同向江都往來無度衍又詐稱廣州俚反

王乃奏衍討之由是大修甲仗陰養士卒及王入為太子徵授左監門率轉左宗衛率高祖於仁壽宮將大漸太子與楊素矯詔令衍宇文述領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並由之及上崩漢王起逆而京師空虛使衍馳還總兵居守大業元年拜左武衛大將軍帝幸江都令統左軍改授光祿大夫又從征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戶衍能揣上意阿諛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郭衍心與朕同又嘗勸帝五日一視事無效高祖空自劬勞

帝從之益稱其孝順初新令行行封爵從例除六年以
恩舊封真定侯七年從幸江都卒贈左衛大將軍謚曰
襄長子臻虎牙郎將次子嗣本孝昌令
張衡字建平河内人也祖嶷魏河陽太守父光周萬州
刺史衡幼懷志尚有骨鯁風十五詣太學受業研精覃
思為同輩所推周武帝居太后憂與左右出獵衡露髮
輿櫬叩馬切諫帝嘉焉賜衣一襲馬一匹擢拜漢王侍
讀衡又就沈重受三禮畧究大旨累遷掌朝大夫高祖

受禪拜司門侍郎及晉王廣為河北行臺衡歷刑部度支二曹郎行臺廢拜并州總管掾王轉牧揚州衡復為掾王甚親任之衡亦竭慮盡誠奪宗之計多衡所建遷揚州總管司馬熙州李英林反署置百官以衡為行軍總管討平之拜開府及王為皇太子拜衡右庶子煬帝嗣位除給事黃門侍郎銀青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甚見親重大業三年帝幸榆林郡還至太原謂衡曰朕欲過公宅可為朕作主人也衡馳至河內與宗族具牛酒

帝上太行開直道九十里以抵其宅帝悅其山泉留宴三日因謂衡曰往從先皇拜太山之始塗經洛陽瞻望於此深恨不得相過不謂今日得諧宿願衡俯伏辭謝奉觴上壽帝益歡賜其宅傍田三十頃良馬一匹金帶縑綵六百段衣一襲御食器一具衡固讓帝曰天子所至稱幸者蓋為此也不足為辭衡復獻食於帝帝令頒賜公卿下至衛士無不霑給衡以藩邸之舊恩寵莫與為比頗自驕貴明年帝幸汾陽宫時帝欲大汾陽宫令

衡與紀弘整具圖奏之衡承間進諫以比年勞役百姓疲敝為請帝意甚不平後甞目衡謂侍臣曰張衡自謂由其計畫令我有天下時齊王暕失愛於上帝密令人求其罪有人譖暕違制將伊闕令皇甫詡從之汾陽宮又録前幸涿郡及祠恒岳時父老謁見者衣冠不整帝譴衡以憲司皆不能舉正出為榆林太守明年帝復幸汾陽宮衡督役築樓煩城因而謁帝帝惡衡不損瘦以為不念咎因謂曰公甚肥澤宜且還郡衡復之榆林俄

而敕衡督役江都宮有人詣衡訟宮監者衡不為理還
以訟書付監其人大為監所困禮部尚書楊玄感使至
江都其人詣玄感稱寃玄感固以衡為不可及與相見
未有所言又先謂玄感曰薛道衡真為枉死玄感具上
其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頻減頓具帝怒鎖衡詣
江都市將斬之既而除名放還田里帝每令親人覘衡
所為八年帝自遼東還都妄言衡怨望謗訕朝政帝賜
死于家臨死大言曰我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監刑

者塞耳促令殺之唐武德初以為死非其罪贈大將軍

南陽郡公謚曰忠子希元

楊汪字元度本弘農華陰人也曾祖順徙居河東父琛

儀同三司及汪貴追贈平鄉縣公汪少凶疎與人羣鬬

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長更折節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

禮解褐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

孤之穆生也後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劉臻二人曰吾

弗如也由是知名累遷夏官府都上士高祖作相引知

兵事遷掌朝下大夫及受禪賜爵平鄉縣伯歷秦州總管府長史每聽政暇必延生徒講授時人稱之入為尚書兵部侍郎數年高祖謂諫議大夫王達曰卿為我覓一好左丞達遂私於汪曰我當薦君為左丞若事果當以良田相報也汪以達言奏之達竟獲罪卒拜汪尚書左丞汪明習法令果於剖斷當時號為稱職未幾坐事免後拜洛州長史轉荊州長史煬帝即位追為尚書左丞尋守大理卿視事二日帝將親省囚徒時繫囚二百

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歲餘拜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學與汪講論天下通儒碩學多萃焉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後加銀青光祿大夫及楊玄感反河南贊務裴弘策出師禦之戰不利奔還遇汪而屏人交語既而留守樊子蓋斬弘策以狀奏汪帝疑之出為梁郡通守後煬帝崩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徵拜吏部尚書頗見親委及世充僭號汪復用事世

允平遂以凶黨伏誅

裴藴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父忌梁陳並有傳忌在陳與吳明徹同見俘于周周賜爵江夏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藴性明辯有吏幹仕陳歷直閤將軍興寧令以其父在北隂奉表於高祖請為内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藴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藴無功於國寵踰倫輩未見其可上又加藴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

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隸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妓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戶其六品已下至於庶人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戶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

之後禁網疎濶戶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
於老已免租賦蘊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
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配流又
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役是歳
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
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
致此罔冒今進戶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藴一人用心古
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務

發擿纖毫吏民慴憚未幾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機密蘊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蘊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承進止然後決斷蘊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蘊由是峻

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旨獲譴蘊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稚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罔及我即位懷不自安賴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文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答曰今者之役

不顧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内奴賊及山東歴山飛張金稱等頭别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結舟楫浮滄海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中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姧將賊脅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蘊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蘊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

並除名藴又欲重巳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隷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姧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賔客附隷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也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藴與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

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藴歎曰謀及播郎竟誤人事遂見害子愔為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昂父君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始十餘歳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

陳年十七為祕書郎歷太子舍人晋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

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内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歴數推之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

月出内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相功京房别對曰太平日行上道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悅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吕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感應至於本命行年生月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吕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誕聖之異寳歷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元仁壽歲月日子還

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洪基長筭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比仁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堯同自放勛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緜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按第一紀甲子太乙在一

宮天目居武德隂陽歴數並得符同唐堯唐堯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巳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時繕修宮室征役繁重充乃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百寮畢賀上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帝意欲有所為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於上

大業六年遷内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書少監後天下大亂帝初罹鴈門之危又盜賊益起心不自安充復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上曰伏惟陛下握録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以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歴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本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以來玄象星瑞毫氂無爽謹録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

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牆崩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破散其四歲星主福德頻行京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去七月内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巳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破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

帥盧明月營破其橦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録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賛有道助殲凶孽方清九夷於東獄沈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嶽冊功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令親待愈昵帝每欲征伐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奬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弑逆之際并

誅之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父松年齊散騎常侍劭少沈嘿好讀書博物彊記弱冠仕齊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閲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

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按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東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

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内厨及東宫諸王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顔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恱賜物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為已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取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虚發河清啟聖

實屬大隋午為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為兩段有楊樹之形黄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賚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

七字何以著黿黿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里許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鬬之歲為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鬬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

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葢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
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
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宫
黄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
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而發也聖
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商也
名宫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宫黄色者隋色尚黄長
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

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鬭者亳州
熒陽龍鬭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為商至尊又
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以黑者周
黑色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靜凡五帝趙陳代越滕
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
陵當為除凡鬭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為
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
表戴干鄭玄注曰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

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為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內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

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由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柏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

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為韭亦是謹按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為陽又左衛園中葱變為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蕃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

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貧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按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蕃決難解者明當時蕃鄣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繫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

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繫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辛酉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隨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為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

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人從東北來立貧人當為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為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衞者言楊氏得天衞助也乇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

趙地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葢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葢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為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騧馬脊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將至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為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絶立皇後翼與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

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按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為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鄭玄注以為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也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

也辟君也大君出葢謂至尊受命出為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為安卒者安下脱一字言大德無為安定天下卒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絜也象不絶者法象不廢絶也立皇後翼不格

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至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宫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郃州河濵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黄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為字復言有

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嶽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元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别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

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為誠又賜帛千匹人見石者雖有碎文皆無其象唯劭正明之深為時人所嗤鄙又採民間歌謠引圖書讖緯

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
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
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見者莫不為
之慙羞而劭無靦色上益喜賞賜優洽及獻文皇后崩
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
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
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
祕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按八月二十八日仁壽宮

內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宫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滿虚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在仁壽大興宫者蓋避至尊常居正寢也在永安宫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皇后升遐後二日苑内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

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
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
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
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
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
人扶持實為長壽之祥上喜見於容色其年上崩未幾
崔彭亦卒煬帝立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
聞黄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罪叔

魚仲尼謂之遺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罝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按賊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者則同姓異德者則異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陽夷鼓與黄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絶請改其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祕書少監數年卒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録口勅又采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

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湮沒無聞初撰齊志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大為有識者所嗤鄙然其採摘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性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廚人廚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廚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李雄勃海蓨人也父棠名列忠義傳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寛破尉遲迥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歴柳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後坐事免漢王諒之反煬帝將發幽州兵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帝恐其貳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遂進雄授上大將軍拜廉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雄

所雄伏甲禽抗悉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討諒遷
幽州總管尋徵拜戶部尚書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
新羅嘗遣使朝貢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
使者曰古弁遺像安有大國君子不識雄因曰中國無
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以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
司以雄失辭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
以仗衛不整顧雄部伍之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悅
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候衛大將軍復坐事除名遼

東之役帝令從軍自効因從來護兒自東萊將指滄海
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雄送行在所雄殺使
者歸玄感玄感每與計焉及玄感敗伏誅籍沒其家

趙煚字通賢天水西人也祖超宗魏河東太守父仲懿
尚書左丞煚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盜伐其父墓
中樹者煚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
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淚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
之及長沈深有器局畧涉書記周文引為其相府參軍

事從破洛陽及班師㬋請留撫納亡叛從之㬋於是率所領與齊人前後五戰斬獲甚衆以功封平定縣男累轉中書侍郎周閔帝受禪遷陜州刺史蠻酋向天王以兵攻信陵秭歸㬋襲擊破之二郡獲全時周人於江南岸置安蜀城以禦陳屬霖雨數旬城頹者百餘步蠻酋鄭南鄉叛引陳將吳明徹欲掩安蜀議者皆勸㬋益修守禦㬋不從乃遣使說誘江外生蠻向武陽令乘虛掩襲南鄉所居獲其父母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陳兵

亦遁明年吳明徹屢為冠患熲與前後十六戰每挫其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再遷户部中大夫周武帝欲收齊河南地熲諫曰河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帝不納師竟無功尋從上柱國于翼自三鵶道以伐陳克十九城而還以讒毀功多不録累遷御正上大夫熲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後出為齊州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獄而走帝大怒購之甚急熲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

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
久塵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可因茲
大赦帝從之徵賴而獲免煚卒不言高祖為丞相加上
開府再遷大宗伯及踐阼煚進璽紱進位大將軍爵金
城郡公拜相州刺史朝廷以煚習故事徵拜尚書右僕
射未幾以忤旨出為陝州刺史轉冀州刺史甚有威德
煚嘗有疾百姓奔馳爭為祈禱其得民情如此冀州俗
薄市井多姦詐煚為銅斗銅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上

聞而嘉焉頒告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䁥田中蒿者為吏所執䁥曰此刺史不能宣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䁥來朝上勞之曰蕆州大藩戶口繁實卿之政化深副朕懐開皇十九年卒官子義臣嗣位至太子洗馬後同楊諒反誅

趙芬字士茂天水西人也父諒周秦刺史芬少有辯智頗涉經史周文引為相府鎧曹參軍歷記室累遷開府

儀同三司性强濟所居之職皆有聲績周武帝親總萬機拜內史下大夫轉小御正明習故事每朝廷有所疑議衆不能決者芬輒為評斷莫不稱善後為司會及申國公李穆討齊引為行軍長史封淮安縣男再遷東京小宗伯鎮洛陽高祖為丞相尉遲迴與司馬消難陰謀往來芬察知之密白高祖由是深見親委遷東京左僕射進爵郡公開皇初罷東京官拜尚書右僕射與郢公王誼修律令俄兼內史令甚見信任未幾以老病出為

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禄大夫仍領關東運漕賜錢百萬粟五千石而遣之後數年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賜以三驥輅車几杖被褥歸于家皇太子又致巾帔數年卒帝遣使致祭鴻臚監護喪事子元恪嗣位揚州總管司馬左遷倈衞長史少子元楷與元恪皆明幹世事元楷大業中為歷陽郡丞與廬江郡丞徐仲宗俱竭百姓之產以貢於帝仲宗遷南郡丞元楷超拜江都郡丞兼領江都宫監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復轉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奬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臣所未解帝大悅及齊平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内史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樂昌縣公髙

祖受禪進爵項成縣公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廣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訪不敢違於法度韶嘗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鏁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嘆賜黄金百兩并後宫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為元帥府司馬與高熲度支軍機無所擁滯及克金陵韶即鎮馬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

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
職勞勉之後上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勤
所致柱石之望惟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
暮不解作官人今年六十有六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
敢自寛深恐虧紊綱紀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為并州總
管仍為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高祖甚傷惜之
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
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為立宅曰

往者何用宅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捨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羣臣上曰其直言規諫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世頗見親重位備身將軍改封耿國公越王侗稱帝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禮重之署尚書右僕射憂憤疽發背

卒

元巖字君山洛陽人也父禎魏敷州刺史巖好讀書不治章句剛鯁有器局以名節自許少與高熲王韶同志友善仕周為虎賁給事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為中外府記室累遷内史中大夫封昌國縣伯周宣帝嗣位為政昏暴京兆郡丞樂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言甚切帝大怒將戮之朝臣莫敢救者巖謂人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何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

斃詣闕請見言於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代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内耳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運乃獲免帝又將誅烏丸軌嚴不肯署詔御正顔之儀切諫不入嚴進繼之脱巾頓顙三拜三進帝曰汝黨烏丸軌耶嚴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閹人摶其面遂廢于家高祖為丞相加開府戸部中大夫及受禪拜兵部尚書進爵平昌郡公嚴性威重明達世務每有奏議侃然正色廷

爭面折無所回避上及公卿皆敬憚之時高祖初即位每懲周代諸侯微弱以致滅亡由是分王諸子權侔王室以為盤石之固遣晉王廣鎮并州蜀王秀鎮益州二王年並幼盛選貞良有重望者為之僚佐于時嚴與王韶俱以骨鯁知名物議稱二人才具侔於高熲由是拜嚴為益州總管長史韶為河北道行臺僕射高祖謂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輔我兒亦如曹參相齊之意也及嚴到官法令明肅吏民稱焉蜀王性好奢侈嘗欲取獠

口以為閹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膽為藥巖皆不用教排閤切諫王輒謝而止憚巖為人每循法度蜀中獄訟巖所裁斷莫不悅服有得罪者相謂曰平昌公與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賞賜優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隕涕于今思之巖卒後蜀王為非法造渾天儀又共妃出獵以彈彈人多捕山獠充宦者寮佐無能諫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巖若在吾兒豈有是乎子弘嗣歷給事郎司朝謁者北平通守

宇文弼字公輔河南洛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出祖直力勤魏鉅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弼慷慨有大節博學多通仕周嘗奉使鄧至國及黑水龍涸諸羌前後降附三十餘部及還奉詔修定五禮書成奏之賜田二頃粟百石累遷小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為知人轉内史都上士武帝將謀出兵河陽以伐齊弼進策曰齊氏建國于今累世雖曰無道尚有其人今若用兵須擇其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

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也帝不納師竟無功建德五年大舉伐齊卒用弼策於是募三輔豪俠少年數百人為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瘡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因從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宣帝嗣位為守廟大夫時突厥寇甘州帝令侯莫陳昶擊之弼謂監軍曰宜選精騎直趨祁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真上策也昶不能用西

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其年敓又從梁士彦攻拔
壽春改封安樂縣公除澮州刺史轉南司州刺史司馬
消難之奔陳敓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
及午三戰三捷除黄州刺史轉南定州刺史開皇初以
前功封平昌縣公入為尚書右丞時西羌内附詔敓持
節安集置鹽澤蒲昌二郡而還遷左丞當官正色為百
寮所憚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
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楊素出

信州道令㪨持節為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㪨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領太子虞候率上嘗親臨釋奠㪨與博士論議詞致清遠上大悅謂羣臣曰朕今覩周公之制禮見宣尼之論孝實慰朕心時朝廷以晉陽為重鎮并州總管必屬親王其長史司馬亦一時高選前長史王韶卒以㪨有文武幹用出為并州長史十八年遼東之役授元帥漢王府司馬領行軍總管軍還歷朔代吴三州總管皆有能

名煬帝即位拜刑部尚書仍持節廵省河北還除泉州刺史復徵拜刑部尚書轉禮部尚書㢮既以才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多見推許帝頗忌之時帝漸好聲色尤勤遠畧㢮謂髙熲曰昔周天元好聲色亡國以今方之不亦甚乎又言長城之役幸非急務有人奏之坐誅天下寃之所著辭賦二十餘萬言為尚書孝經注行于世有子儉瑗

伊婁謙字彦恭本鮮卑人也其先世為酋長隨魏南遷

祖信中部太守父靈相隆二州刺史譙性忠直善辭令
周受禪累遷宣納上士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武帝將伐
齊引入内殿問以兵事曰朕將有事戎馬何者為先譙
對曰偽齊僭禮跋扈不恭沈溺倡優耽習麴蘖其折衝
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若
命六師齊進臣之願也武帝大笑因使譙與小司寇拓
跋偉聘于齊觀釁尋發兵齊主知之令其僕射陽休之
責譙曰貴朝盛夏徵兵馬首何向譙曰僕憑軾之始未

閭興師設復西增白帝之城東益巴丘之戍人情常理
豈足怪哉謙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遂拘留謙不遣武
帝既剋并州召謙勞之曰朕之大舉本俟鄉還高遵中
為叛逆乖朕宿心乃執遵付謙任令報復謙請赦之武
帝曰卿可聚衆唾其面令知愧也謙跪曰以遵之罪又
非唾面之責武帝善其言而止謙竟待遵如初尋賜爵
濟陽縣伯累遷前驅中大夫大象中進爵為侯位開府
高祖作相授亳州總管俄徵還京既平王謙耻與逆人

同名因爾稱字高祖受禪以彦恭為左武候將軍俄拜大將軍進爵濟陽公數年出為澤州刺史清約自處甚得民和以疾去職吏民攀戀行數百里不絶卒于家子傑嗣

李圓通京兆涇陽人也少孤賤給使高祖家及高祖為隋公擢授參軍事初高祖少時每宴客恒令圓通監厨圓通性嚴整左右婢僕咸所敬憚惟世子乳母恃寵輕之賔客未供每有干請圓通不許或輙持去圓通大怒

叱厨人撾之數十𦦙聲徹於閤内傣吏左右代其失色

賔去後高祖知之召圎通命坐賜食從此獨善之以為

堪當大任高祖作相賜爵懐昌男授帥都督進爵新安

子委以心膂圎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

高祖伺便圖為不利頼圎通保護獲免者數矣高祖深

感之由是參預政事授相國外兵曹仍領左親信尋授

上儀同及受禪拜内史侍郎領左衞長史進爵為伯歷

左右庶子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左丞攝刑部尚書深被

任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改封萬安縣公揚州總管長史秦孝王仁柔自喜少斷決府中事多決於圓通入為司農卿遷刑部尚書後復為并州長史孝王以奢得罪圓通亦坐免尋檢校刑部尚書事仁壽中以勲舊進爵郡公煬帝嗣位拜兵部尚書帝幸揚州以圓通留守京師判守文述田還百姓述訴其受賂帝怒坐是免官圓通憂懼發病卒贈柱國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業末為華陰令唐武德

初以應義旗功封義安王又有陳茂者河東猗氏人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稱髙祖為隋國公引為寮佐待遇與圓通等每令典家事常稱㫖後從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髙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髙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黄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畧善

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京都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伏誅政及孝常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歷位協律郎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以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以為太常卿後歸唐為梁州總管遇賊見殺

郭榮字長榮自云太原人也父徽仕魏為同州司馬時武元皇帝為刺史由是與高祖有舊徽後位洵州刺史

安城縣公及高祖受禪拜太僕卿卒官榮容貌魁岸外
踈内密與交者多愛之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護
察榮謹愿擢為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冦屢侵護令榮於
汾州觀賊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
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間更築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
而齊將段秀先攻䧟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
自守護作浮橋出兵孝先於上流縱大筏擊浮橋護令
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又以稽胡數

為寇亂使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路稽胡由是不能為寇周武親總萬機拜宣納中士後從平齊以功封平陽縣男遷司水大夫榮少與髙祖相親狎情契極歡甞與髙祖夜坐月下因從容謂榮曰吾仰觀玄象俯察人事周歴巳盡我其代之榮深自結納未幾周宣帝崩髙祖總百揆台榮撫其背而笑曰吾言驗未即拜相府樂曹參軍俄以本官復領藩部大夫及髙祖受禪引為内史舍人以

龍潛之舊進爵蒲城郡公位上儀同累遷通州刺史仁
壽初西南夷獠多叛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
討之悉平煬帝即位入為左武候驃騎大將軍以嚴正
聞後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作亂夷陵諸郡民夷多
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
銀青光禄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禄大夫明年帝
復事遼東榮以中國疲弊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
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豈

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復從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者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為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九年帝至東都謂榮曰公年髙久涉行陣當與公一郡任所選也榮不願違離陳辭懇切遂拜右候衛大將軍後數日帝謂百寮曰誠心純至如郭榮者固亦無幾矣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至柳城卒於懷遠鎮帝為廢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福善

龎晃字元顯榆林人也父虯周驃騎大將軍晃少以良家子召補州都督周文引署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晃因從居關中後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沒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拜上儀同復事衛王時高祖出為隋州刺史路經襄陽衛王令晃詣高祖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

邑高祖甚歡與晃同飯因白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
圖録九五之日願希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頃之有
一雄雉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
日持以為驗晃既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
公能感之因以二婢賜之情契甚密武帝時晃為常山
太守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將
行意不悅晃陰白高祖曰燕代精兵之處今若動衆天
下不足圖也高祖握晃手曰時未可也及高祖為揚州

奏晃同行既而高祖為相命督左右甚見親待及踐阼謂晃曰射雉之符今日驗不晃再拜曰陛下應天順人君臨寓内猶憶曩言不勝慶躍上笑曰公此言何得忘也尋加上開府拜右衛將軍進爵為公河間王弘之擊突厥晃性剛悍時廣平王雄當途用事勢傾朝廷晃每陵侮之嘗於軍中卧見雄不起雄甚銜之復與高熲有隙二人屢譖晃由是宿衛十餘年官不得進出為懷州刺史遷原州總管卒於官帝為廢朝謚曰敬子長壽頗

知名位驃騎將軍

李安字元德隴西狄道人也父蔚仕周為相燕恒三州刺史襄武縣公安美姿容善騎射天和中襲爵襄武公授儀同小司右上士高祖作相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復拜安弟哲為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哲為內應哲謂安曰寢之則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也其可背乎遂陰白之及趙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首曰

豈可將叔父之命以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
高祖為之改容曰我為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罷止璋
身帝亦為安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進封趙郡公
哲上儀同黄臺縣男高祖即位歷内史侍郎尚書左丞
黄門侍郎平陳之役為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
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
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無備夜襲之賊可破也
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詔書勞勉進位上大將軍郢州

刺史轉鄧州刺史求為内職高祖重違其意除領左右將軍遷右領軍大將軍拜哲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恩信甚重八年突厥犯塞以安為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安别出長川會虜度河與戰破之仁壽元年出安為寧州刺史哲為衛州刺史安子瑱哲子瑋始自繈褓乳養宫中至是年八九歳始命歸家其親顧如是高祖嘗言及作相時事因愍安兄弟滅親奉國乃下詔曰先王立教以義斷恩割親愛之情盡事君之道用

能弘奬大節體此至公往者朕登庸惟始王業初基寧州刺史趙郡公李安其叔璋潛結藩枝包藏不逞安與弟哲深知逆順披露丹心凶謀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誠節嘉之無已但以事涉其親猶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處有地朕每為思審遂致淹年今更詳按聖典求諸往事父子天性忠孝猶不並立況復叔姪恩輕情禮本有差降忘私奉國深得正理宜録舊勲重弘賞命於是拜安哲俱為柱國賜縑各五千匹馬百匹羊十

口以晳為備身將軍進封順陽郡公安謂親族曰雖家門獲全而叔父遭禍今奉此詔悲愧交懷因歔欷悲感不能自勝先患水病於是疾甚而卒謚曰懐子瓊嗣少子孝恭最知名晳煬帝時工部尚書後坐事除名配防嶺南道卒

楊尚希弘農人也祖真魏天水太守父承賓商直淅三州刺史尚希齠齓而孤年十一辭母請受業長安范陽盧辯見而異之令入太學專精不倦同輩皆共推服周

文嘗親臨釋奠尚希時年十八令講孝經詞旨可觀周
文奇之賜姓普六茹氏擢爲國子博士累轉舍人上士
明武世歷太學博士太子宮尹計部中大夫賜爵高都
侯東京司憲中大夫宣帝時令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
而宣帝崩與相州總管尉遲迥發喪於館尚希出謂左
右曰蜀公哭不哀而視不安將有他計吾不去恐及於
難遂夜中從捷徑而遁遲明迥方覺令騎自驛路追之
不及遂至京師高祖以尚希宗室之望又背迥而至待

之甚厚及迴屯兵武陟遣尚希領宗室兵三千人鎮潼關尋授司會中大夫髙祖受禪拜度支尚書進爵為公歲餘出為河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為今郡國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戸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輸數萬如何可充所謂人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閑併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帝覽

而嘉之遂罷天下諸郡後歴位瀛州刺史兵部禮部二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愼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雅望為朝廷所重上時每旦臨朝日側不倦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上歡然曰公愛我者尚希素有足疾上謂之曰蒲州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於是拜蒲州刺史仍領本州宗團驃騎尚希在州甚有惠政復引瀵水立隄防開稻田數千頃民頼其

利卒官謚曰平子旻嗣後改封丹水縣公位安定郡丞
張熲字士鴻河間鄚人也父羨少好學多所通涉仕魏
為蕩難將軍從孝武帝入關累遷銀青光禄大夫周文
引為從事中郎賜姓叱羅氏歷司織大夫雍州中從事
應州刺史儀同三司賜爵虞鄉縣公復入為司成中大
夫典國史周代公卿類多武將唯羨以素業自通甚為
當時所重後以年老致仕髙祖受禪欽其德望以書徵
之及謁見勅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

宴語久之賜以几杖會遷都龍首羨上表勸以儉約上
優詔答之卒贈滄州刺史謚曰定所撰老子莊子義名
道言五十二篇㬎好學有父風仕魏位員外侍郎周文
引為外兵曹明武世位冢宰司録賜爵北平縣子宣帝
時加儀同進爵為伯高祖為丞相㬎深自推結以其有
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拜尚書右丞進爵為侯遷太府
少卿領營新都監丞丁父憂去職柴毀骨立未期授儀
同三司襲爵虞鄉縣公歷太府卿户部尚書晉王廣為

揚州總管授駅司馬加銀青光禄大夫駅性和厚有識度甚有當時譽後拜冀州刺史晉王廣頻表請之復為晉王長史檢校蔣州事及晉王為太子復為冀州刺史位上開府吏民悅服稱為良二千石卒官子慧賓官至絳郡丞開皇中有劉仁恩者政績為天下第一擢拜刑部尚書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吕仲肅於荆門仁恩計功居多授上大將軍甚有當時譽馮翊郭均上黨馮世期並明悟有幹畧相繼為兵部尚書此

三人俱顯名於世然事行闕畧史莫能知

蘇孝慈扶風人也父武周兗州刺史孝慈少沉謹有器幹美容儀仕周至工部中大夫封臨水縣公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徵天下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為能歷位兵部尚書待遇愈密時皇太子勇頗知時政上欲重宮官之望多令大臣領其職拜孝慈太子右衛率尚書如故及至陝州置常平倉轉輸京下以渭水多沙乍深乍淺乃決

渭水為渠以屬河令孝慈督其役渠成上善之又領太子左衛率仍判工部戶部二尚書稱為幹理進位大將軍轉工部尚書率如故先是以百寮供費不足臺省府寺咸置廨錢收息取給孝慈以為官與百姓爭利非興化之道表請公卿以下給職田各有差上並納焉及將廢太子憚其在東宮出為淅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形於言色遷洪州總管俱有惠政後桂林山越相聚為亂詔孝慈為行軍總管擊平之卒官子會昌孝慈兄順周

眉州刺史子沙羅字子粹仕周以破尉遲迥功授開府
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開皇中歷位資邛二州刺史檢
校利州總管從史萬歲擊西爨進位大將軍尋檢校益
州總管長史及蜀王秀廢沙羅坐除名卒於家子康嗣
元壽字長壽河南洛陽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寶
周涼州刺史壽少孤性仁孝九歲喪父哀毀骨立宗族
鄉黨咸異之事母以孝聞及長方直頗涉文史周武成
初封隆城縣侯保定四年封儀隴縣侯授儀同三司開

皇初議伐陳以壽有思理使於淮浦監修船艦以彊濟見稱累遷尚書左丞上嘗出苑觀射文武並從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産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鑾輿徙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厠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遣子世畧暫往江南重收家産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畧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為重慈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

逺念資財近忘匹好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韓徽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而不舉情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書侍御史臣劉行本虧失憲體何所逃愆臣謬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上嘉納之後授太常少卿出爲基州刺史有公廉稱入爲太府少卿進位開府煬帝嗣位漢王諒反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壽爲長史事平以功授大將軍遷太府卿大業四年拜內

史令從帝西討吐谷渾壽率衆屯金山東西連營三百餘里以圍渾主還拜右光祿大夫七年兼左翊衛將軍從征遼東在道卒帝哭之甚慟贈尚書右僕射光祿大夫謚曰景子敏頗有才辯而輕險多詐壽卒帝追思之擢敏守内史舍人交通博徒數泄省中語化及之反敏創其謀偽授内史侍郎為沈光所殺

韋世康京兆杜陵人也周太傅雍州牧孝寬兄子也父敻養高不仕有重名時號為居士世康幼而沈敏年十

歳州辟主簿仕魏弱冠為直寢封漢安縣公尚周文女
襄樂公主授儀同三司仕周歷位典祠下大夫沔硤二
州刺史從周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時東夏初定
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悅入為戶部中大夫進
位上開府轉司會中大夫尉遲迥之亂高祖謂世康曰
汾絳舊是周齊分界因此亂階恐生揺動今以委公因
授絳州刺史以雅望鎮之闔境清肅世康性恬素好古
不以得喪干懷在州有止足之意與子弟書曰吾生因

緒餘夙需纓弁驅馳不已四紀於兹亟登衮命頻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貪而為寶處脂膏而莫潤如斯之事頗為時悉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梧楸風先蒲柳眼闇更劇不見細書足疾彌增非可趨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况北堂春秋已高溫凊宜奉晨昏有闕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並從武役吾與世沖復嬰遠仕陟岵瞻望此情彌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戀意欲上聞乞遵禮教未訪汝等故遣此及與

言遠慕感咽難勝諸弟報以事恐難遂乃止在任有惠政奏課連最擢為禮部尚書世康寡嗜慾不慕勢貴未甞以位望矜物聞人之善若已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進爵上庸郡公轉吏部尚書選用平允請託不行以母憂去職固辭乞終私制上不許開皇七年將事江南議重方鎮拜襄州刺史坐事免未幾授安州總管遷信州總管十三年復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間多所進授朝廷稱為廉平甞因休暇謂子弟曰吾聞功遂

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為云何
子福嗣答曰大人潔身浴德名立官成盈滿之戒先哲
所重欲追蹤二疏伏奉尊命後因侍宴世康再拜陳讓
願乞骸骨上曰𦵏與公共理天下今之所請甚乖本望
縱筋力衰謝猶屈公卧臨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
天下唯置荊并揚益四大總管并揚益並親王臨統唯
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此為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
悦卒於州上聞而痛惜贈大將軍謚曰文世康性孝友

初以諸弟位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未達共推父時田宅盡以與之世多其義長子福子位司隷別駕次子福嗣位內史舍人後以罪黜楊玄感之亂從衛元戰敗於城北為玄感所獲令為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銜之車裂於高陽少子福奬通事舍人在東都與玄感戰歿世康兄洸字世穆性剛毅有器幹少便弓馬仕周釋褐直寢上士數從征伐累遷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高祖為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

拜柱國襄陽郡公時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原州道與虜相遇擊大破之拜江陵總管俄拜安州總管伐陳之役為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畧定九江遂進圖嶺南上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上聞而大悅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反以兵圍洸洸拒之中流矢卒贈上柱國賜綿絹萬段謚曰敬子協字欽仁好學有雅量位祕書郎其父在廣州有功上命協齋詔

書勞問未至而父卒上以其父死王事拜協柱國歷定息泰三州刺史有能名卒官洸弟瓘字世恭御正下大夫儀同三司行隨州刺史瓘弟藝字世文周武帝時以軍功位上儀同賜爵修武縣侯授左旅下大夫出為魏郡太守及髙祖為丞相尉遲迥隂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孝寛馳往代迥孝寛將至鄴詐病止傳舍從迥求藥以密觀變藝因投孝寛即從孝寛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以脩武縣侯别授一子髙祖受禪

進封魏興郡公拜齊州刺史為政通簡士庶懷惠遷營
州總管藝容貌瓌偉每夷狄參謁必整儀衛盛服以見
之獨坐滿一榻蕃人畏懼莫不仰視而大脩產業與北
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為清論所譏卒官謚曰懷藝弟沖
字世沖以名家子在周釋褐衛公府禮曹參軍從大將
軍元定渡江伐陳為陳人所虜周武帝以幣贖還之帝
復令沖以馬千匹使陳贖開府賀拔華等五十人及元
定之柩而還沖有辭辯奉使稱旨累遷小御伯下大夫

加上儀同拜汾州刺史高祖踐阼徵兼散騎常侍進位開府賜爵安固縣侯歲餘發南汾州胡千餘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上呼沖問計沖曰皆由牧宰不稱所致請以理綏靜可不勞兵而定上因命沖綏懷叛者月餘並赴長城上降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以母憂去職俄起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復遣柱國王長述以兵繼進沖既至南寧渠帥首領皆詣府參謁上大悅下詔褒揚之其兄子伯仁隨沖在府掠人之妻

士卒縱暴邊人失望上聞之大怒令蜀王秀按其事益州長史元巖性方正按沖無所寬貸竟坐免官其弟太子洗馬世約譖巖於皇太子上謂太子曰古人云酤酒酸而不售者為噬犬耳今何用世約乎世約遂除名後令沖檢校括州事時東陽賊帥陶子定吳州賊帥羅慧方並聚衆為亂沖率兵破之改封義豐縣侯檢校泉州事遷營州總管沖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沖擊

走之及高祖為豫章王暕納沖女為妃徵拜户部尚書卒官少子挺知名

韋師字公穎京兆杜陵人也父瑱周侍中驃騎開府自有傳師少沈謹有至性初就學始讀孝經捨書而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母憂居喪盡禮州里稱其有孝行及長畧涉經史尤工騎射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轉賓曹參軍師雅知諸蕃風俗及山川險異其有夷狄朝貢師必接對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夷

人驚服無敢隱情齊王憲為雍州牧引為主簿本官如故及武帝親總萬機轉少府大夫及齊平詔師安撫山東徙為兵部大夫高祖受禪拜吏部侍郎賜爵井陘侯遷河北道行臺兵部尚書奉詔為山東河南十八州安撫大使奏事稱旨兼領晉王廣司馬其族人世康為吏部尚書與師素懷勝負于時廣為雍州牧盛存望第以司空楊雄尚書左僕射高熲並為州都督引師為主簿而世康弟世約為法曹從事世康恚恨不能食又恥世

約在師之下召世約數之曰汝何故為從事遂杖之後
從上幸醴泉宮上名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虎
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平陳之役以本
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為清白
後上為長寧王儼納其女為妃除汴州刺史甚有政名
卒官謚曰定師宗人暮仕周位内史大夫高祖初以定
策功累遷上柱國封普安郡公開皇初卒於蒲州刺史
柳機字匡時河東解人也父慶周司會中大夫自有傳

機偉於容儀有器局頗涉經史年十九周武帝時為魯公引為記室及帝嗣位累遷太子宮尹封平齊縣公宣帝時為御正上大夫機見帝失德屢諫不聽恐禍及已託於鄭譯求出拜華州刺史及髙祖作相徵還京師時周代舊臣皆勸禪讓機獨義形於色無所陳請俄拜衛州刺史及踐阼進爵建安郡公徵為納言機性寛簡有雅望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數年出為華州刺史奉詔每月朝見尋轉冀州刺史後徵入朝以

其子述尚蘭陵公主禮遇益隆初機在周與族人文城公昂俱歷顯要及此昂機並為外職楊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上賜宴素戲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坐者歡笑機竟無言未幾還州前後作守俱稱寛惠後以徵還卒于家贈大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簡子述嗣述字業隆性明敏有幹局頗涉文藝以父廕為太子親衛後以尚主故拜開府儀同三司内史侍郎上於諸婿中特見寵遇歲餘拜兵部尚書事父艱去職未幾起攝給事黄門侍

郎事襲爵建安郡公仁壽中判吏部尚書事述雖職務修理為當時所稱然不達大體暴於馭下又怙寵驕豪無所降屈楊素時方貴重朝臣莫不讋憚述每陵侮之數於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或令述改輒謂將命者曰語僕射道尚書不肯素由是銜之俄而楊素被疎忌不知省事述任寄逾重拜兵部尚書參掌機密述自以無功可紀過叨匪服抗表陳讓上許之命攝兵部尚書上於仁壽宮寢疾述與楊素黄門侍郎元巖等

侍疾宮中時皇太子無禮於陳貴人上知之大怒令述
名房陵王述與元巖等出外作敕書楊素見之與皇太
子謀矯詔執述巖屬吏及煬帝嗣位述坐除名公主請
與同徙帝不聽述謫龍川數年復徙寧越遇瘴癘死機
弟旦字匡德工騎射頗涉書籍仕周位兵部下大夫以
行軍長史從梁睿討王謙以功授儀同三司開皇元年
加開府封新城縣男授掌設驃騎歷羅淅魯三州刺史
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

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襃美之徵為太常少卿攝判黄門侍郎事子㝃官至河内郡掾旦弟肅字匡仁少聰敏閑於占對仕周位宣納上士高祖作相引為兵部參軍開皇初授太子洗馬陳使謝泉來聘以才學見稱詔肅宴接時論稱其華辯歷太子内舍人太子廢坐除名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勇罪惡達云柳肅在宫大見疎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嘗進章仇太翼宫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位當儲貳戒在

不孝無患見疑劉臻書生鼓揺脣舌適足以相詿誤顧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自是後言皆不用帝曰肅横除名乃名守禮部侍郎坐事免後守工部侍郎大見親任每幸遼東嘗委於涿郡留守卒官機從子謇之字公正父齊年周順州刺史謇之身長七尺五寸儀容甚偉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為童兒時周齊王憲遇之於塗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為國子生以明經擢第拜宫師中士轉守廟下士

武帝有事太廟謇之讀祝文音韻清雅觀者屬目帝善之擢為宣納上士開皇初拜通事舍人尋遷内史舍人歷兵部司勲二曹侍郎朝廷以謇之雅望善談謔又飲酒至石不亂由是每梁陳使至輒令接對遷光禄少卿出入十餘年每叅掌敷奏會吐谷渾來降朝廷以宗女光化公主妻之以謇之兼散騎常侍送公主於西域及突厥啟民可汗求和親復令謇之送義成公主於突厥前後使二國得贈馬二十餘匹雜物稱是皆散之宗族

家無餘財出為肅息二州刺史俱有惠政煬帝踐阼復
拜光禄大夫大業初啟民可汗自以内附遂畜牧於定
襄馬邑閒帝使謇之諭令出塞還拜黄門侍郎時元德
太子初薨朝野注望以齊王當立帝乃重王府之選拜
為齊王長史帝法服臨軒命齊王立於西朝堂遣吏部
尚書牛弘内史令楊約左衛大將軍宇文述等從殿廷
引謇之詣齊王所西面立弘宣勑謂齊王曰我出藩之
初時年十二先帝立我於西朝堂乃令高熲虞慶則元

旻等從内送王子相於我誡我曰以汝未更世事令子相作輔於汝事無大小皆可委之無得昵近小人疎遠子相若從我言必有益於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國及身敗無日矣吾受勑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微子相之力吾幾無今日矣若與搴之從事一如子相也又勑搴之曰今以卿作輔於齊副朕所望若齊王德業修備富貴自當鍾卿一門若有不善罪亦相及時齊王擅寵驕令則之徒深見昵狎搴之知其非不能匡正及

王得罪謇之竟坐除名及帝幸遼東召檢校燕郡事帝班師至燕郡坐供頓不給配戍嶺南卒於涯口子威明

陸彥師字雲房代人也父子彰魏中書監有子六人卬駿杳騫摶皆列名前史彥師其季也彥師少以行檢稱及長好學解屬文魏襄城王元旭引為參軍事以父艱去職哀毀殆不勝喪與兄卬廬于墓次鄉人重之皆就墓側存問晦朔之際車馬不絕中書令河間邢邵表薦之未報齊彭城王浟為司州牧召補主簿後歷中外府

東閤祭酒兄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為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每陳使至必高選主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歷中書黃門侍郎後以不阿宦者遇讒出為中山太守有惠政數年後為吏部郎中散騎常侍又拜銀青光祿大夫假儀同三司行鄭州刺史尋除給事黃門侍郎武平末車駕如晉陽北平王鎮鄴委彥師留臺機密以重慎見知周武平齊授彥師下大夫轉

少納言賜爵臨水縣男及高祖作相彥師遇疫請假還鄴尉遲迥將為亂彥師知之遂將妻子潛歸長安高祖嘉之授內史下大夫拜上儀同及高祖受禪拜尚書左丞進爵為子彥師素多病未幾以務劇病動乞解所職有詔聽以本官就第歲餘轉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無清濁彥師在職凡所任人頗甄别於士庶論者美之後復以病出為汾州刺史卒官

魏澹字彥深鉅鹿下陽曲人也祖鸞魏光州刺史父季

景齊大司農卿魏郡尹世以文學自業澹年十五而孤
專精好學高才善屬文仕齊累遷殿中侍御史尋與魏
收陽休之熊安生俱修國史又與諸學士修五禮及撰
御覽除殿中郎中書舍人後與李德林俱修國史入周
為納言中士隋初為行臺禮部侍郎尋為聘陳使還
除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之令注庾信集撰笑苑世
稱博物遷著作郎仍為太子學士帝以魏收所撰後魏
書褒貶失實平繪為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别成魏史

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列傳別爲史論及例各一卷合九十二卷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稱終始絕名故穀梁傳太上不名曲禮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言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

尼之襃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為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二曰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豈是觀過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絶世尊為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

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坐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來末之敢聞其三曰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而太武獻文並遭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異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今分明直書不敢回避四曰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

王各自署置其生畧如敵國書死便同庶人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澹又以為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為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㫖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言而已今所慕史竊有慕焉可為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益者所不論也上覽而善之未幾而卒有集三十卷子罕言澹弟彦元位郁州司馬子滿行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三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七十六

段文振弟文操 來護兒 樊子蓋 周羅睺 周法尚 衛元 劉權 李景 薛世雄 裴政 李諤 鮑宏 高構 陸知命 杜整 梁毗 柳

彧 趙綽 滎眦兄建緒 劉行本 閻毗 郎茂

柳莊 李孝貞 杜臺卿 崔賾 陸爽侯白 崔仲

方 崔彭 辛德源 杜正元弟正藏 柳昂 張乾

威弟乾雄 李騊駼弟政藻

段文振北海期原人也祖壽魏滄州刺史父威周洮河

甘渭四州刺史文振少有膂力膽智過人性剛直明達

世務初為周冢宰宇文護親信護知其有器局幹用擢

授中外府兵曹後從周武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

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内應文振杖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城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桉佩刀刼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帝大喜賜物千段進拔高壁等三城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録前後功將拜柱國以譖毁獲譴因授上儀同賜爵襄國縣公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段後從滕王逌擊稽胡破之又以天官都上士從韋孝寬經畧河南俄而尉遲迥作亂時文振老母妻子俱在鄴城迥遣人誘之文

振不顧歸於高祖高祖引爲丞相掾領宿衛司馬消難之奔陳高祖令文振安集淮南還除衛尉少卿兼内史侍郎尋以行軍長史從達奚震討平叛蠻加上開府遷鴻臚卿衛王爽北征突厥以文振爲長史坐勲簿不實免官後爲石河二州刺史甚有威惠遷蘭州總管改封龍岡縣公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擊破之逐北至居延塞開皇九年大舉伐陳爲元帥秦王司馬别鎮行軍總管及平江南授揚州總管司馬轉并州總管司馬以母

憂去職後拜雲州總管遷太僕卿十九年突厥犯塞以行軍總管破達頭可汗於沃野文振先與王世積有舊初文振北征世積遺以駝馬比還世積以罪誅文振坐與交關功遂不録後平越巂叛蠻賜奴婢二百口仁壽初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竟破之文振性素剛直無所降下初軍次益州謁蜀王秀貌頗不恭秀甚銜之及此奏文振師徒喪亂右僕射蘇威與文振有隙因譖之

坐是除名及秀廢黜文振上表自申帝慰諭之授大將軍拜靈州總管煬帝即位徵爲兵部尚書待遇甚重從征吐谷渾文振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吐谷渾主於覆袁山以功進右光禄大夫帝幸江南以文振行江都郡事文振見高祖時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内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大業初恩澤彌厚恐爲國患乃上表引晉劉曜梁侯景爲戒請以時喻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

重此乃萬世之良策時兵部侍郎斛斯政專掌兵事丈振知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屢言於帝帝並弗納及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軍疾篤上表以遼東小醜未服嚴刑但夷狄多詐深須防禦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惟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尅如不時定脱遇秋霖深爲艱弊兵糧又竭彊敵在前靺鞨在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卒於師帝

省表悲歎久之贈光禄大夫尚書右僕射北平公謚曰
襄長子銓位虎牙郎將次子綸少以俠氣聞文振弟文
操大業中爲虎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祕書省學士
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撻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
者譏之
來護兒字崇善本南陽新野人漢中郎將歙十八世孫
也曾祖成魏新野縣侯後歸梁徙居廣陵因家焉位終
六合令祖嶷步兵校尉秦郡太守長寧縣侯父法敏仕

陳終於海陵令護兒未識而孤養於世母吳氏吳氏提
攜鞠養甚有慈訓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
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
如是會當爲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筆硯也
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及長雄畧秀出志氣英遠涉獵
書史不爲章句學始侯景之亂護兒世父爲鄉人陶武
子所害吳氏每流涕爲護兒言之武子宗族數百家厚
自封植護兒每思復怨因其有婚禮乃約客數人直入

其家引武子斬之賓客皆慴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歲餘會周師定河南乃歸鄉里所住白土村地居疆埸數見軍旅護兒常慨然有立功名之志及開皇初宇文忻賀若弼等鎮廣陵並深相禮重除大都督領本鄉兵破陳將曽永以功授儀同三司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進位上開府賞物一千段十一年高智慧據江南反以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鼓譟而進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

銳利在舟艦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壘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張天賊顧火而懼素因是動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悉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建陽縣公食邑一千戶賜物二千段奴婢百人護兒以賊初附威惠兼舉璽書勞問前後相屬時智慧逆黨盛道延阻兵爲

亂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蒲陽守孝寛討平
黙歙逆黨軍還遂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高祖嘉其功
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十八年詔追入朝賜以宫女寳刀
駿馬錦綵各等物賜其子楷爲千牛備身使護兒還職
仁壽初遷瀛州刺史以善政聞頻見勞勉煬帝嗣位被
追入朝百姓攀戀累日不能出境詣闕上書致請者前
後數百人帝謂曰昔國步未康卿爲名將今天下無事
又為良二千石可謂兼美矣仍除右驍衛大將軍尋遷

左又改上柱國為光禄大夫右翊衛大將軍進封榮國公恩禮隆密朝臣無比大業六年車駕幸江都謂護兒曰衣錦晝遊古人所重今卿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牛酒令謁先人墓宴鄉里父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酣飲盡日朝野榮之遼東之役以護兒為平壤道行軍總管兼檢校東萊郡太守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高麗王高元埽境内兵以拒之列陣數十里諸將咸懼護兒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

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令來送死當殄之而朝食高元弟建驍勇絶倫率敢死數百人來致師䕶兒命虎賁郎將費青奴及第六子左千牛整馳斬其首乃縱兵追奔直至城下俘斬不可勝計因破其郛營於城外以待諸軍高麗晝閉城門不敢出會宇文述等衆軍皆敗乃旋軍以功賜物五千段以第五子弘爲杜城府鷹揚郎將以先封襄陽公賜其子整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𤣥感反進攻洛陽䕶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

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勑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遠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閔

鄉斬平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物五千段黄金千兩
奴婢百人贈父法敏東陽郡太守永寧縣公十一年又
率師渡海破高麗奢卑等二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
破之將趣平壤高元震懼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
下請降帝許之詔護兒旋軍護兒集衆軍謂曰三度出
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
以我衆戰不日尅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其偽主獻
捷而歸也於是拜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

之以爲不可護兒曰賊勢破矣吾在閫外事合專決寧征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奏聞諸將懼乃同勸還師方始奉詔及帝於鴈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戶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羣盜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

出師命將埽除羣醜上禀聖筭即日尅除陛下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尋代宇文述爲左翊衛大將軍及宇文化及構逆深忌之是日旦將朝見執護兒曰陛下今何在左右曰今被執矣護兒歎曰吾備位大臣荷國重任不能肅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復何言乃遇害護兒重然諾敦交契廉於財利不事

産業至於行軍用兵特多謀算每覽兵法曰此亦豈異人意也善撫士卒部分嚴明故咸得其死力子十二人楷通議大夫弘金紫光禄大夫整左光禄大夫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滎公第六郎至是並遇禍子姪死者十人惟少子恒濟二人免

樊子蓋字華宗廬江人也祖道則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亂奔于齊官至仁州刺史子蓋仕齊位東海北陳

二郡太守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高祖受禪以儀同領鄉兵後除樅陽太守平陳之役以功加上開府改封上蔡縣伯歷辰嵩齊三州刺史轉循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加統四州令還任所遣光禄少卿柳謇之餞於灞上煬帝即位徵還京師轉涼州刺史子蓋言於帝曰臣一居嶺表十載於茲犬馬之情不勝戀戀願趨闕庭萬死無恨帝慰喻遣之授銀青

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聞大業三年入朝帝下詔美之進位金紫光禄大夫五年車駕西巡將入吐谷渾子蓋以彼多瘴氣獻青木香以禦霧露及帝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納賄耳下詔獎勵加右光禄大夫賜縑千疋粟麥二千斛子蓋又自陳曰臣自南裔即適西垂常爲外臣未居内職不得陪屬車奉丹陛溘死邊城沒有遺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側一人而已委以四方則萬人之

敵宜識此心六年帝避暑隴川宮又云欲幸河西子蓋傾望鑾輿願巡郡境帝知之下詔慰勉之是歲朝於江都宮帝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因勑廬江郡設三千人會仍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還除吏部尚書時處羅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復以子蓋檢校武威太守應接二蕃遼東之役攝左武威將軍出長岑道後以宿衛不行加左光祿大夫其年帝還東都使子蓋爲涿郡留守九年駕復幸遼東命子

蓋爲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子蓋遣河南
贊治裴宏策逆擊之反爲所敗遂斬宏策以徇國子祭
酒楊汪小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拜謝頓首流血久乃
釋免於是三軍莫不戰慄將吏無敢仰視玄感每盡鋭
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會來護兒等救至乃解
去子蓋凡所誅殺數萬人又檢校河南内史車駕至高
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曰昔高祖留蕭何於關中光武
委冦恂以河内公其人也進位光禄大夫封建安侯賜

女樂五十人帝謂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閾之義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銅虎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孫委公與衞元耳宜選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習之於是賜以良田甲第十年駕還東都帝謂子蓋曰𤣥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亦心耳析珪進爵宜有令謨是日進爵爲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

郡國也後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池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後動即以盃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十一年從駕汾陽宮至于鴈門車駕為突厥所圍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萬乘之主豈宜輕脫未若守城以挫其銳四面徵兵可立而待且願陛下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厚為勳格人心自奮此不足憂也帝從之後援兵至虜乃引去納言蘇威追論勳格太重宜在斟酌子蓋執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

子蓋默然不敢對從駕還東都時絳郡賊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有歸首者無少長悉阬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又將兵擊宜陽城以疾卒于東京時年七十二上悲傷者久之顧謂黄門侍郎裴矩曰子蓋臨終有何語矩曰子蓋病篤惟恨鴈門之恥帝聞之嘆息令百官就弔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會葬者

萬餘人武威吏民聞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頌德子蓋無他權略在軍持重未甞負敗臨民明察下莫敢欺然嚴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鬼前後重沓爲之厲云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暠仕梁至南康内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彦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陳宣

帝時爲句容令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流矢中其左目齊師之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鬬志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從而助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之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明徹之敗也羅睺全其軍而退十五年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澤十五洞累遷右軍將軍封始安縣伯檢校揚州中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

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為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後除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内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恵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西川諸軍事江州司馬呉世興密奏羅睺甚得民心擁衆嶺表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絶之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愈重時叅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毎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

睺執筆裁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及晉王之伐陳也羅睺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度相持逾月遇丹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未下晉王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散兵士然後乃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爲幸富貴榮禄非臣所望上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

答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使爲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虎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位在羊翔之下能無愧乎羅睺曰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虎有愧色六年冬除豳涇二州刺史並有能名開皇十八年征遼東徵為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漂沒無功而旋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

楊素致討羅睺先登大破之進大將軍仁壽元年入為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郡公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之世論稱其有禮時漢王諒餘黨據晉絳呂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焉絳州長史

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復戀恨於是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子仲安位上開府

周法尚字道邁汝南安成人也祖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少果勁有風概好讀兵書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爲散騎

常侍遷貞毅將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既而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爲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不獲已請早裁之法尚乃歸周周宣帝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賜良馬五匹女妓六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己奔陳僞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願降

北若得軍來必無鬬者猛引師急進法尚設奇兵大敗之猛僅以身免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攻圍之外無救援法尚棄城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陳及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改封譙郡公後上幸洛陽召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公卿知朕之寵公也轉黄州

總管使經略江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隷秦孝王出于樊口大破陳師轉鄂州刺史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仍給黄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内前後賞賜甚厚陳桂州南康衡州陽山定州相繼降又平諸山蠻十年轉桂州總管仍爲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未幾桂州人李光仕反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發嶺南兵世積徵嶺北軍俱會尹州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捕得

其弟光略光度追斬光仕平之仁壽中遂州獠反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嶲州烏蠻反詔法尚便道討擊破之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遷定襄太守進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州法尚朝于行宮内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衆請分爲二十四軍自别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絶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

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何如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宫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内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壘壁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破思多于清江及還從討吐谷渾別出松州

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出爲敦煌太守遷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授右光禄大夫時齊郡人王薄孟讓等爲盜保長白山法尚頻擊破之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書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紹範最知名

衛元字文昇河南洛陽人也祖悅魏司農卿父檦侍中

左武衛大將軍元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遷給事上士襲爵興勢公武帝親總萬機拜益州總管長史賜以萬釘寶帶稍遷開府儀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攝内史事仍領京兆尹稱爲彊濟高祖作相檢校熊州事及受禪遷淮州總管進封同軌郡公坐事免未幾拜嵐州刺史會起長城之役詔元監督之後爲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逆以元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元既到官時獠攻圍太牢鎮元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

銜天子詔安養汝等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圍而去前後歸附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劍南安撫煬帝即位復徵爲衞尉卿夷獠攀戀數百里不絕及與之訣並揮淚而去遷工部尚書後拜魏郡太守尚書如故未幾拜右候衞大將軍檢校左候衞事轉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衞大將軍帥師出增城道時諸軍多不利元獨全衆而還拜金紫光禄大夫九年駕幸遼東使

元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拜爲京兆内史尚書如故許以便宜從事勑代王待以師傅之禮會楊玄感圍東都元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趣河陽以攻其背元曰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尌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乃遣虎賁郎將張峻爲疑兵軍於南道元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若

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辭氣激揚三軍莫不涕咽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太半玄感盡銳來攻元苦戰賊稍却進屯北邙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遁元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閣龎玉前鋒追之及于閿鄉與述等合擊破之車駕至高陽徵詣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無西顧之憂乃下詔褒之加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産鉅萬還鎮京師帝謂之曰關右

之任一委於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須有兵衛坐卧常宜自牢勇夫重閑之義也今特給千兵以充侍從與樊子蓋俱賜以玉麟符以代銅虎十一年詔元安撫關中時盜賊蜂起百姓饑饉元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壞亂貨賂公行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遣内史舍人封德彝馳諭之曰京師國本宗廟園陵所在藉公卧以鎮之元乃止唐師入關自知不能守憂懼稱疾不知政事城陷歸于家義寧中卒年七十七子孝則位

通事舍人兵部承務郎卒

劉權字世略彭城豐人也祖軌齊羅州刺史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後更折節好學動循法度仕齊位行臺郎中齊亡周武帝以為假淮州刺史開皇中以車騎將軍領鄉兵後從晉王廣平陳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宋國公賀若弼甚禮之十二年拜蘇州刺史賜爵宋城縣公時江南初平權撫以恩信甚得人和煬帝嗣位拜衛尉卿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大業五年從

征吐谷渾權出伊吾道逐賊至青海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年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徵拜司農卿加金紫光禄大夫尋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權召募討之權率兵遇賊不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害羣盜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及至南海甚有異政數歲遇盜賊羣起羣豪多願推權爲首權竟固守以拒之子世徹又宻

遣人齎書詰權稱四方擾亂諷令舉兵權召集佐寮對
斬其使竟無異圖守之以死卒官世徹倜儻不羈頗爲
時人所許大業末羣雄並起世徹所至處輒見忌多拘
禁之後竟爲兖州賊帥徐圓朗所殺權從叔烈字子將
美容儀有器局位鷹揚郎將有子德威知名於世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
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
功授儀同三司後以平尉遲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冦縣

公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以功進上開府及高智慧等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别路邀賊大破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山遇突厥來冦時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力戰三日殺虜甚衆改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

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諒頻遣劉嵩喬鍾葵等攻之景帥士卒殊死戰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馬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文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推誠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及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爲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城下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者巫者曰此不祥之物來食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

日而兵至死者數萬景尋被徵進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又擊破叛蠻向思多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禄大夫五年車駕南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多有難色為人所奏帝大怒令摽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列城破之賜爵苑丘侯八年出渾彌

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使景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朝臣子弟多預焉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騘于時盜賊蜂起景遂召募以備不虞虎賁郎將羅藝與景有隙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曰縱人言公闚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士卒患脚腫死者十六七景撫

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救之遂歸柳城將還幽州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子世謨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敦煌父回字道弘仕周位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漕渠監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

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
功拜帥都督開皇中累遷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
爲右監門郎將從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
慎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謂羣臣
曰欲舉好人諸君識否咸曰不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薛
世雄羣臣皆稱善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爲玉門
道行軍大將軍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
門啓民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懼請降世雄

世雄遂以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禄大夫王威鎮之而還進位正議大夫遼東之役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縱擊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反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

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次河間營於城南竇建德率精鋭數百夜來襲之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涿郡卒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萬備並以驍勇知名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從家于壽陽歷廬江太守祖邃父之禮並梁史有傳政幼聰明博聞彊記達於從事爲當世所稱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侯景之亂從王琳入建鄴政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遷

給事黄門侍郎副王琳拒蕭紀破之及魏師圍荆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政從間道先報元帝為魏師所獲蕭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不可為爾君乎爾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不然分腰領矣鎖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詐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禽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令更其語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

也若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因釋之會江陵陷與城中
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散騎侍郎引
入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設公卿大夫并撰次
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
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
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決如流用法寛平無有冤
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
死者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

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事在紹遠傳開皇元年轉率更令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再三催促榮令元愷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名帳安在元愷云禀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

榮榮便拒諱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阿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榮位高任重縱實語元愷蓋亦纖芥之愆計不須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證蒨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正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

興數入侍太子爲竒服異器進奉後宫又縁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謂定興曰公所爲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爲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俸散給寮吏民之有犯罪者隂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按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

於官年八十九著承聖實録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至膳部郎學涉有文藻以輕財貴義稱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

明達時務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決意在内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諤見禮教凋獘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乃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大臣之内有父祖亡殁日月未久子孫無頼引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此實損風教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縗絰彊傅鉛華泣辭靈几之前送

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况人子孫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顯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殁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爲限無廉恥之心棄友朋之義且居家理務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人之本詩書禮

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虚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兹擢士利禄之路

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昬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虚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謨構無用以爲用也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黜浮詞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其年九

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艶付所司推罪自是公卿大臣莫不鑽仰墳索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逺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者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勅有司普加搜訪有如

此者具狀送臺諤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云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事須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譽而潛有匡正之志邪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約遣歸農有願依舊者在所州縣録附市籍仍毀撤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時逢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别使見其如此以農工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

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概即附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悅服卒官四子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器大業初判内史舍人次大體大鈞位並尚書郎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仕梁位治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

文常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累遷通直散騎侍郎江陵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陳謀伐齊遂出兵渡江以侵齊帝嘗問宏以取齊策宏以為先皇往日出師洛陽彼有其備每不尅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遥縣伯加儀同高祖作相宏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川為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

不屈節謙敗馳傳入京高祖喜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進爵爲公歷利邛二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遲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爲金氏訪及羣下宏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祖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勑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仕齊歷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入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高祖受禪轉戸部侍郎時内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析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内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遍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也賜米百石由是知名馮翊武鄉女子焦氏既痖又聾嫁之不售

嘗樵採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省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究理絶按風俗通姓有九種或氏於爵或氏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爲姓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能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仁壽初又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去職唯構最有能名凡三為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

人以其精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內懷方雅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將有所擢用輒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衡鑒所為文章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所舉薦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開皇中昌黎豆盧實為黃門侍郎稱為慎密河東裴術為右丞多所糾正河內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

爲刑部並執法平允京兆韋焜為户部郎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為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為當時所稱

陸知命字仲通吳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仕陳歷太學博士南嶽正及陳滅歸於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右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吳之望召令諷諭反者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

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以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歲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侍詔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僚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萊道受降使者卒於師贈御史大夫

杜整字皇育京兆杜陵人也祖盛魏頴川太守父闢滑

州刺史整少有風概九歲丁父憂哀毀骨立事母以孝
聞及長驍勇有膂力好讀孫吳兵法魏大統末襲爵武
鄉侯周文引爲親信累遷儀同三司武州刺史從武帝
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入為勲曹中大夫高祖
為丞相進位開府及帝受禪加上開府進爵長廣郡公
拜左武衛將軍開皇六年突厥犯塞詔衛王爽北伐以
整為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寇進取
陳策上善之以為行軍總管鎮襄陽卒上傷之謚曰襄

子楷嗣位開府整弟肅亦有志行位北地太守

梁毗字景和安定烏氏人也祖越魏涇豫洛三州刺史

郃陽縣公父茂周滄兗二州刺史毗性剛謇頗有學涉

仕周舉明經累遷布憲下大夫宣政中封易陽縣子遷

武藏大夫高祖受禪進爵爲侯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

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轉大興令遷雍州

贊務毗既出憲司復典京邑直道而行無所迴避頗失

權貴心由是出為西寧州刺史改封邯鄲縣侯在州十

一年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以金多者為豪俊由是遞相陵奪每尋干戈邊境略無寧歲毗患之後因諸酋長相率以金遺之於是置金坐側對之慟哭謂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納悉以還之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高祖聞而善之徵為散騎常侍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毗見左僕射楊素貴重擅權百寮震懾恐為國患因上封事曰竊見左僕射越國公素幸遇愈重權勢日隆所私

皆非忠讜所進咸是親戚子弟布列兼州連縣天下無
事容息姦圖四海稍虞必為禍始夫姦臣擅命有漸而
來王莽資之於積年桓玄基之於易世而卒殄漢祀終
傾晉祚陛下若以素為阿衡臣恐其末必伊尹也帝大
怒命有司禁止親自詰之毗極言曰素既擅權寵作威
作福將領之處殺戮無道又言太子及蜀王罪廢之日
百寮無不震慄唯素揚眉奮肘喜見顏色利國家有事
以為身幸毗發言謇謇有誠亮之節高祖無以屈也乃

釋之素自此榮寵漸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判當時朝士無不慴伏莫敢有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毗與柳彧及尚書左丞李綱而已後上不復専委於素蓋由察毗之言也煬帝即位遷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議免述罪毗固爭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為大夫毗憂憤卒帝令吏部尚書牛𢎞弔之

子敬真位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禄大夫魚俱羅罪令敬真按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疾見俱

羅為崇而死
柳彧字幼文河東解人也七代祖卓隨晉南遷寓居襄
陽父仲禮為梁將敗見囚于周復家河東彧少好學頗
涉經史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久而出為
寧州總管掾武帝親總萬機彧詣闕求試帝異之以為
司武中士轉鄭令平齊之役帝賞從官留京者不預彧
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賞宜明酬勲報勞務先有本屠
城破邑出自聖規斬將搴旗必由神畧若負戈擐甲征

扞劬勞至於鎮撫國家宿衛為重俱稟成算非專已能留從事同功勞須等於是留守並加汎級高祖受禪歷尚書虞部屯田二侍郎時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僕射高頍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壓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頍聞而嘆服後遷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敬憚上嘉其婞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

米百石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表曰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鍾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謡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收餘種穢良田古人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民涖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上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

庫狄士文之妹或劾之曰君明忽劬勞之痛成燕爾之親冐此苴縗命彼褕翟不義不暱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名位通顯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家竟坐得罪隋承衰亂之後風俗頹壞或多所矯正上甚嘉之又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曰人君出令誡在煩數是以舜任五臣堯咨四岳設官分職各有司存垂拱無為天下以乂所謂勞於求賢逸於

任使比見事無大小咸關聖聽陛下留心政道無憚疲
勞至乃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
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分夜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
願思臣至言少減煩務上覽而嘉之以其家貧勑有司
與之築宅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
此右僕射楊素當塗顯貴百僚懾憚無敢忤者常以小
譴勑送南臺素恃貴坐彧牀彧從外來見素如此乃於
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勑治公之罪素遂下彧據案

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或時方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或見近代以來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戲遞相誇競至於糜費財力上奏請禁絶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鳴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獸面男為女服倡優雜伎詭狀異形外内共觀曾不相避竭貲破産競此一時盡室并奴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非益於化實損於人請頒天下並即

禁斷詔可其奏是歲持節廵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

贓汚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莫不震懼上嘉之

賜絹布二百疋氈三十領拜儀同三司歲餘加員外散

騎常侍仁壽初持節廵省太原十九州及還賜絹百五

十疋或甞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政道論十卷蜀王秀遣

人求之或送之於秀秀復或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楊素

奏或以内臣交通諸侯除名配戍懷遠鎮行達髙陽有

詔徵還至晉陽遇漢王諒作亂遣使馳召或入城而諒

反形已露或入城度不得免遂詐中惡不食自稱危篤
諒怒囚之及諒敗楊素奏或心懷兩端以候事變迹雖
不反心實同逆坐徙敦煌素卒乃自申理有詔徵還卒
於道有子紹為介休令

趙綽字士倬河東人也性質直剛毅周初為天官府史
以恭謹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幹見知為内史
中士父艱去職哀毁骨立世稱其孝高祖為丞相知其
清正引為録事參軍遷掌朝大夫從行軍總管是云暉

擊叛蠻以功拜儀同高祖受禪授大理丞處法平允考職連最歷大理正尚書都官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漸見親重上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陛下行堯舜之道多有寬宥況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納之因謂曰若更有聞見宜數言之遷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上曰世略年二十亦何能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逼耳因赦摩訶綽固諫不可上不能奪欲待綽去而

赦之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為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於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亶至朝堂解衣當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勉之賜物二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

惡錢易好者武候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上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邪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切諫上乃止上以綽有誠直心每呼入閤中或遇上與皇后同榻即呼綽坐評論得失前後賞賜以萬計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為蔡州刺史

時河東薛胄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斷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為稱職上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耳仁壽中卒官上為之流涕遣使弔祭鴻臚監護喪事二子元方元襲

滎毗字子謀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書仕周為內吏下士開皇中累遷殿中局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薦毗為華州刺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

繩之無所寛假眺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眺荅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言卿之奉法素所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道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眺獨遏絶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疋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變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明謂眺曰河東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匈匈非

悉反也但收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毗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反者所殺毗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僚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歲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毗兄建緒性甚諒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

官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悦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劉行本沛人也父瓌仕梁歷職清顯行本起家梁武陵王國常侍遇蕭脩以梁州北附遂與叔父璠歸周寓居

新豐每以諷讀為事精力忘疲雖衣食乏絶晏如也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府記室武帝親總萬機轉御正中士兼領起居注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及宣

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諫忤旨出為河内太守及尉遲迥作亂攻懐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儀同賜爵文安縣子髙祖踐阼拜黄門侍郎上甞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顧陛下少寛假之上不顧行本於是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以明國法豈得輕臣而不顧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於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時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

以党項羌密邇封域最為後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聞南蠻遵校尉之統西域仰都護之威比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為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狠戾為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上奇其志雍州别駕元肇言於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餽錢二百文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其為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明蓋發明詔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虧法取威非人臣

之禮上嘉之賜絹百疋拜太子左庶子領治書侍御史如故皇太子虛襟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時沛國劉臻平原明克讓魏郡陸爽等並以文學為太子所親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三人曰卿等正解讀書耳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

曰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椎之太子為請乃釋之太子甞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本復乘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弄臣太子慙而止復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憚其方正無敢至其門者由是請託路絶吏民懷之未幾卒官上甚傷惜之及太子廢上曰嗟夫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此乎行本無子

閻毗榆林盛樂人父慶周上柱國自有傳毗七歲襲爵

石保縣公及長儀貌矜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略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尤善畫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高祖受禪以伎藝侍東宮數以琱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為及太子廢毗坐杖

一百與妻子俱配為官奴婢後二歲放免為民煬帝即位威修車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始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為

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初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准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𤣥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𤣥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嶽詔𤣥營立壇場尋轉殿內

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于行在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涿郡以通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宫及征遼東以本官領虎賁郎將典宿衛時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流矢中所乘馬毗顔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遷殿内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從至高陽郡卒帝悼惜之贈殿内監

郎茂字蔚之中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郡守有惠政
列在循吏傳中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
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乾象刑名之
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羣言至忘寢食
家人惟恐其受病常節其燭及長以博學稱仕齊司空
參軍奉詔於祕書省刋定載籍歷位保城令有能名齊
平歸周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戸曹屬高祖為亳州
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周武帝為象經高祖從容謂

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致人茂竊嘆曰此言豈常人所及隂有結納高祖亦深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及高祖為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録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有部人張元預

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
是憎嫉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人之意也乃遣縣中
耆老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悟詣縣頓首
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開皇中累遷戶
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人間五品
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
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
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左貶不減地皆發於

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煬帝即位遷
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法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
書宇文愷左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位望
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
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
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
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與崔祖濬撰州郡
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

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惟竊歎而已以年老乞骸骨不許會帝征遼以茂為晉陽宮留守其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附下罔上詔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藴雜推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其罪及弟司隷别駕楚之皆除名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為憂在塗作登隴賦以自慰後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卒子知年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宜都太守父遐周霍州刺史自有傳莊少有器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鑑復在於玆大寶遂以其女妻之俄而詧辟為參軍及詧稱帝累遷鴻臚卿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亂高祖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之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

松筠之節君還大國幸申孤意於梁主也遂執手而别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遲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捲山南惟巋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申髙祖結託之義遂言於巋曰昔袁紹劉表王陵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闞之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日甚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

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斷之迴等終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為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歸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于梁莊由是往來四五返前後賜物數千段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除給事黄門侍郎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糾正帝莫不

稱善蘇威嘗重莊器識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柳莊高熲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帝與茂有舊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據法執之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奏莊不親監帝怒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詔莊以行軍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能名卒於官

李孝貞字元操趙郡人也祖憲魏征東將軍揚州刺史父希禮東魏信州刺史孝貞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僕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性簡靜不妄通賓客與從兄儀曹郎揔太子舍人李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友後以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騊使陳孝貞從姊則昭信皇后

從兄祖勳女為廢帝濟南王妃祖欽女一為後主娍英一爲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騫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弟並以文學自達恥為外戚家于時黄門侍郎髙乾和親要用事求婚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武平中出為博陵太守不得志尋為司州别駕後復兼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黄門侍郎待詔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假

儀同三司以美於辭令勑與中書侍郎李若李德林別
掌宣傳詔勑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
宣帝即位轉吏部下大夫高祖為丞相孝貞從韋孝寬
討尉遲迥以功授上儀同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廟
諱乃稱字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民安之自此不復留
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五十之年倏焉而過鬢
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
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

李德林參典文翰然孝貞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譴
怒之勑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為金州刺史卒官所著文
集二十卷行於世子允玉元操弟孝基亦有才學風詞
甚美爲齊衛尉丞待詔文林館位儀曹郎中孝基弟孝
俊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弟
之中最為敦篤齊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禮部
侍郎大理少卿
杜臺卿字少山博陵曲陽人也父弼齊膠州刺史自有

傳臺卿少好學博覽書記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黄門侍郎修國史性儒素每以雅道自居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彦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右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駡臺卿見其口動謂為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為嗤笑齊平歸于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開皇初被徵入朝嘗採月令觸類而廣之為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絹二百疋臺卿患耳不堪吏

職請修國史上許之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文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

崔賾字祖濬博陵安平人也父廓高尚不仕列在隱逸傳賾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辯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後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王為晉王轉晉王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府豫

章王重之不已以書與𧷤往來仍賚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師俄兼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為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宫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𧷤答曰謹按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

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洛嶽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
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疋從駕登太行山詔
問蹟曰何處有羊腸坂蹟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云上
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又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
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
曰崔祖濬乃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
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以為不善更令虞世基許善
心衍為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就事遼東之役授

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蹟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
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羣起帝令撫慰高陽
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
弑帝也引為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發疾卒於彭城年
六十九蹟與河南元善河東柳䛒太原王劭吳興姚察
琅邪諸葛潁信都劉綽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暇清談
竟日所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
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陸爽字開明魏郡臨漳人父概之齊霍州刺史爽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彥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年十七齊司州牧清河王岳召為主簿累遷中書侍郎及齊滅周武帝聞其名與陽休之袁叔德十餘人俱徵入關諸人多將輜重爽獨載書數千卷至長安授宣納上士高祖受禪遷太子洗馬與左庶子宇文愷撰東宮典記七十卷朝廷以其博學有口辯陳人至境常令迎勞開皇十一年卒官贈上儀

同宣州刺史子法言敏學有家風釋褐承奉郎初爽之爲洗馬嘗奏高祖云皇太子諸子未有嘉名請依春秋之義更立名字上從之及太子廢上追怒爽曰我子孫製名寧不自解陸爽乃爾多事扇惑於勇亦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並宜屏黜終身不齒法言竟坐除名爽同郡侯白字君素好學有捷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爲儒林郎通侻不持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

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邪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祕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歎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時人傷其薄命著旌異記十五卷

崔仲方字不齊博陵安平人父宣猷周少司徒自有傳仲方少好讀書有文武才幹年十五周文見而異之令與諸子同就學時高祖亦在其中由是與高祖少相款密後以明經為晉公宇文護參軍轉記室遷司玉大夫

與斛斯徵柳敏等同修禮律後以軍功授平東將軍銀青光禄大夫賜爵石城縣男時周武隂有滅齊之志仲方獻二十策帝大奇之復與少内史趙芬删定格式從武帝攻晉州齊亞將崔景嵩請為内應仲方與段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又令仲方説下翼城等四城授儀同進爵范陽縣侯後以行軍長史從郯國公王軌禽陳將吳明徹於吕梁仲方策居多宣帝嗣位為少内史會帝崩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極歡仲方亦歸

心焉其夜上便宜十八事高祖並嘉納之又見衆望有歸陰勸高祖應天受命從之及受禪上召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德之統又聖躬誕載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勸上除六官依漢魏之舊並從之進位上開府授司農少卿進爵固安縣公令發兵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七百里明年復令仲方發丁十萬於朔方已東緣

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丁父艱去職未期起為虢州刺史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臣謹案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晉武帝平吳至今開皇六年歲次丙午合三百七載春秋寶乾圖云王者三百年一蠲法今三百之期可謂至矣陳氏草竊起於丙子至今丙午又子午為衡陰陽之忌昔史趙有言曰陳顓頊之族為水故歲在鶉火以滅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滿於陳至魯昭九年陳災裨竈曰歲及鶉火而後陳亡楚克之楚祝融後也為

火正故復滅陳陳承舜後舜承顓頊太歲左行歲星右轉鶉火之歲陳族再亡戊午之年嬀虞運盡語迹雖殊考事無異皇朝五運相承感火德而國號曰隋隋與楚同分楚是火正午為鶉火未為鶉首申為實沈酉為大梁既當周秦晉趙之分若當此分發兵當得歲之助以今量古陳滅不疑臣謂午未申酉並以數極蓋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況主聖臣良兵彊國富陳既主昬於上人讟於下險無百二之固衆非九國之師獨

此島夷而稽天討伐度朝廷自有宏謨芻蕘所見冀申螢爝今惟須武昌以下蘄和徐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渡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為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為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橫渡如擁衆自衛上江水軍鼓行以前雖恃九江之險非德無以為固徒有三

吴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上覽大悅轉基州刺史徵
入朝仲方因陳經略上善之賜以御袍袴并羅雜綵五
百段進位開府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為行軍總管與秦
王會及陳平坐事免未幾復位後數載授會州總管時
諸羌猶未賔附詔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隣
望方涉題于碉小鐵圍山白男弱水等赭都諸賊悉平
賜奴婢一百二十口黄金三十斤遷代州總管後被徵
入朝會高祖崩漢王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遣周羅睺

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事拔之進位大將軍
歴戸部禮部尚書坐事免尋為國子祭酒轉太常卿朝
廷以其衰老出拜上郡太守以母憂去職歲餘起為信
都太守後乞骸骨優詔許之卒於家子燾位定陶令
崔彭字子彭博陵安平人也父士謙周荆州刺史自有
傳彭少孤事母以孝聞性剛毅有武略工騎射善周官
尚書並略通大義仕周累遷門正上士高祖為相周陳
王純鎮齊州帝恐其為變遣彭以兩騎徵純入朝彭未

至齊州三十里因詐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將從騎至彭所彭請閒因顧騎士執而鎖之乃大言曰陳王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左右愕然而去至拜上儀同及踐阼遷監門郎將兼領右衛長史賜爵安陽縣男再遷驃騎將軍恒典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惰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又嘗曰卿弓馬固已絕人頗知學不彭曰臣少受周禮尚書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為

我言之因說君臣戒愼之義上稱善觀者以為知言後加上開府遷備身將軍上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上命彭射之中上大悅賜錢一萬及使者反可汗復遣使請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遂遣之及至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地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彭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莫不歎服仁壽末進爵安陽縣公煬帝即位遷左領軍大將軍時漢王諒初平令彭鎮遏山

東復領慈州事卒贈大將軍謚曰肅子寶德嗣
辛德源字孝基隴西狄道人也祖穆魏平原太守父子
馥尚書左丞德源沈靜好學十四解屬文及長博覽書
記美儀容中書侍郎裴讓之特相愛好兼有龍陽之寵
齊尚書僕射楊遵彦殿中尚書辛術皆一時名士並虛
襟禮敬同舉薦之後為兼員外散騎常侍聘梁使副德
源貧素因使薄有資裝遂餉執事為父求贈時論鄙之
中書劉逖上表薦德源弱齡好古晚節逾厲枕籍六經

漁獵百氏文章綺豔體調清華恭慎表於門閭謙撝著於朋執實後進之詞人當今之雅器由是除員外散騎侍郎後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及還待詔文林館位中書舍人齊滅仕周為宣納上士因取急詣相州會尉遲迥起逆以為中郎德源辭不獲免遂亡去高祖受禪不得調者久之隱林慮山鬱鬱不得志著幽居賦以自寄素與武陽太守盧思道友善時相往來魏州刺史崔彥武奏德源潛為交結恐有姦計由是謫令從軍討南寧

及還祕書監牛弘以德源才學顯著奏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德源每於務隙撰集注春秋三傳三十卷注揚子法言二十三卷蜀王秀奏以為掾轉諮議參軍卒官有集二十卷又撰政訓内訓各二十卷有子素臣正臣德源從祖兄元植齊天保中司空司馬學涉有名聞於世德源族叔珍之少有氣俠歷位魏北海太守後行平州事卒於州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杜正元字知禮京兆人晉征西將軍預之後也世以文學相承祖景州府交辟不就父裕仕齊位止樂陵令齊亡教授卒于家正元耽志經史開皇十五年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内惟正元一人應秀才餘當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司以選期將盡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讀數遍大驚曰誠好秀才命曹司録奏屬吏部選期已過注邑令還期年重集素謂曹司曰秀才杜正元至又試以人有奇器賦援筆立成文不加點素大嗟之命吏部優叙曹司以擬長寧王記室參軍時素情背曹官及見曰小王不盡其才也晉王廣方鎮揚州妙選府僚乃以正元為晉王府參軍後豫章王鎮揚州又為豫章王記

室卒正元弟正藏字為善亦好學善屬文開皇十六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論及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應時並就文無點竄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為别奏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丙第授純州行參軍遷梁郡下邑縣正大業中與劉炫同以學業該通應詔被舉時正藏弟正儀貢充進士正倫為秀才兄弟三人同時應命當世嗟美之著作郎王劭奏追修史司穀大夫薛道衡奏擬從仕並以見

任且放還九年從駕征遼為夫餘道行軍長史還至涿郡卒正藏為文迅速有如宿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丈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當時所異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竇而行之多資以解褐大行於世謂之杜家新書云

柳昂字千里河東解人也父敏周大將軍鄜州刺史入隋進位上大將軍太子太傅自有傳昂幼聰穎有器識幹局過人周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

爵文城郡公當途用事百僚皆出其下昂竭誠獻替知無不為謙虛自處未嘗驕物時論以此重之武帝崩受遺輔政稍被宣帝疎然不離本職高祖為丞相深自結納高祖以為大宗伯拜日遂得偏風不能視事高祖受禪疾愈加上開府拜潞州刺史昂見天下無事上表請勸學行禮上覽而善之優詔答昂自是天下州縣皆置博士習禮焉昂在州甚有惠政卒官子調歷祕書郎侍御史左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

弱獨揺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敢輕發素甚奇之煬帝嗣位累遷尚書左司郎中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惟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然幹用非其所長

張乾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兖州刺史自有傳乾威性聰敏渉獵羣書其世父噐之謂人曰吾家千里駒也仕齊位太常丞仕周為宣納中士開皇中

累遷晉王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內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內舍人煬帝即位授內史舍人儀同三司又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江都贊務稱為幹理乾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為誰乾威下殿就視而荅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為

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其廉慎皆此類也帝甚嘉之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弊乾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踈未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乾威弟乾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按囚徒乾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嘆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有政績

李騊駼趙邑高邑人也父義深魏梁州刺史自有傳騊駼少有才辯仕齊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為壽陽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開皇中為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子政藻明敏有才幹騊駼沒陳政藻時為開府行參軍判集書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刺史騊駼弟文師齊中書舍人齊郡太守

通志卷一百六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四

宋 右廸功郎鄭樵漁仲 撰

傳第七十七

盧貫 薛道衡族父孺 房彥謙 盧思道從兄昌衡 盧愷

王誼 長孫平 源師從叔雄 薛冑 令狐熙

裴肅 張定和 張奫 麥鐵杖子孟才沈光 權武

[seal]

王仁恭　吐萬緒　董純　魚俱羅　王辯 斛斯萬善

陳稜　趙才　宇文述 雲定興 趙行樞 述子化及 司馬德戡 裴虔通

李密　王世充　段達

盧賁字子徵范陽涿人也父光周開府燕郡公附在兄辯傳賁略涉書史頗解鍾律周武帝時襲爵燕郡公歷位魯陽太守太子少宮尹儀同三司累遷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馬賁知帝非常人深自推結宣帝嗣位加開府及高祖初被顧託羣情未一乃引賁置在左右高

祖將之東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潛令賁部伍仗衛因名公卿而謂曰欲求富貴當皆相隨來時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衆莫敢動出崇陽門至東宫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賁常典宿衛後承間進說曰周歷已盡天人之望實歸明公願早應天順人高祖然之及受禪命賁淸宫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元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尋拜散騎常

侍兼太子左庶子左領軍將軍及高熲蘇威共掌朝政
賁甚不平之柱國劉昉時被踈忌賁因諷昉及上柱國
元諧李詢華州刺史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
又以晉王上之愛子謀行廢立復私謂皇太子曰賁將
數謁殿下恐為上譴願察區區之心謀泄昉等委罪於
賓賁公卿奏二人坐當死帝以龍潛之舊不忍加刑並
除名為民賓未幾卒歲餘賁復爵位檢校太常卿賁以
古樂宮縣七八損益不同歷代通儒議無定準乃上表

曰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其音用七漢興加應鍾故十六枚而在一簴鄭玄注周禮二八十六為簴此則七八之義其來遠矣然世有沿革用捨不同至周武帝復改縣七以林鍾為宫夫樂者政之本也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以吳札觀而辯興亡然則樂也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情發於聲安危斯應周武以林鍾為宫蓋將亡之徵也且林鍾之管即黄鍾下生之義黄鍾君也而生於臣明為皇朝九五之應又

陰者臣也而居君位更顯國家登極之祥斯實冥數相符非關人事臣聞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此蓋隨時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帝從之改七縣八黄鍾為宫又詔賁與儀同楊慶和刋定周齊音律未幾歴郢虢懷三州刺史在懷州決沁水東注名曰利人渠又派入温縣名曰温潤渠以溉舄鹹民頼其利後為齊州刺史民饑穀湧貴賁坐閉人糴而私糴除名後從幸洛陽上從容謂賁曰我始為大司馬時卿布腹心於我及總百

揆頻繁左右與卿足為恩舊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熲齊又坐與凶人交構由是廢黜言念疇昔之恩復處牧伯之位何乃不思報効以至於此吾不忍殺卿是屈法申私耳貴俯伏陳謝詔復本官後數日對詔失旨又自敘功績有怨言上大怒顧謂羣臣曰吾將與貴一州觀此不可復用後皇太子為其言曰此輩並有佐命之功雖性行輕險誠不可棄上曰我屈抑之全其命也微劉昉鄭譯及貴柳裘皇甫績等則我不至於此然此等皆反

覆子也當周宣帝時以無頼得幸及帝大漸顔之儀等請以趙王輔政此輩行詐顧命於我我將爲政又欲亂之故昉謀大逆於前譯爲巫蠱於後如貴之徒皆不滿志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衆人見此或有竊議者必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蘇威進曰漢光武欲全功臣皆以列侯奉朝請至尊仁育復用此道以安之上曰然遂廢於家卒

薛道衡字元卿河東汾陰人也父孝通魏恒山太守附

在高祖辯傳道衡六歳而孤專精好學年十三講左氏傳見子産相鄭之功作國僑贊詞致清正見者竒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城王浟引為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一代偉人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部尚書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作相召為記室及即位累遷太尉府主簿兼散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

外兵郎陳使傅縡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縡贈詩五十韻道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後主之世漸見親用于時頗有附會之譏後與侍中斛律孝卿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為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周主簿入為司禄上士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

大定中授儀同守卭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
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内史舍人其年兼散騎
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
豈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令奉使請責以稱藩
帝曰朕且含養置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
什陳主尤愛雕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八
年伐陳授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將
臨江表高熲夜坐幕下謂之曰今段之舉克定江東已

否君試言之道衡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後漢之季羣雄競起孫權兄弟遂有吳楚之地晉武受命尋即呑并永嘉南遷重此分割自爾以來戰爭不息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主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雕牆酣酒荒色上下離心其必克二也為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

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惟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頻忻然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吾今豁然矣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蘓威任人有意故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

諷道衡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為王府用後從漢王諒之計遂道出江陵尋有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高祖每曰道衡所作文書必稱我意然誡之以迂誕後高祖善其稱職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其朱門列戟於是進位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上曰爾久勞階陛國家

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好高熲楊素雅相推重聲名藉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言之哽咽高祖更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萌俗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賜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民懷之煬帝嗣位轉播州刺史

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内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祕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而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彦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絶賔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當久行即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高熲邪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具斷暨於奏日

冀帝赦之勑家人具饌以備賓客來候者帝令自盡道
衡殊不意未能引決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並徙且
末時年七十天下寃之有文集七十卷行於世子五人
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獵經
史有才思雖不大為文有所賦詠辭致清遠開皇中為
侍御史揚州總管司空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僚多不
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
收初生即與孺為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

太常丞胡仲操會在朝堂就𥫗借刀子割爪甲𥫗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

道衡兄温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為上黄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辭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為刑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儁才起家游

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世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皆行於世

房彥謙字孝沖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法壽魏贈青州刺史自有傳父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明有節槩州辟主簿仕齊行清河廣川二郡事彥謙長兄彥詢最知名以魏勲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為伯父樂陵太守豹所重病卒豹取急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為喪當家之寳

初彥詢少時為監館嘗接陳使江總及陳滅總入關見彥謙曰公是監館弟邪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款彥詢所贈總詩今見在總集彥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所鞠養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朞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

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濶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劒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劒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

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百口遷秦州總管録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彦謙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

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宦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瞀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惟準量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令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惟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摽奬賢能詞

氣偘然觀者屬目頍為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頍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頍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廵行州縣察長吏能否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内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

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深重彥謙為人甚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即位道衡轉牧播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頗陳時政得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于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

以彦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隷刺史彦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隷别駕劉炫陵上侮下許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惟彦謙執法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莫不變節彦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終于家年六十九彦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説督勉之亹亹不倦家

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䘏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蓨縣李綱中山郎茂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

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彦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刻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者惟行苛酷之政不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唐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勲庸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盧思道字子行范陽涿人也高祖元魏散騎常侍自有傳父道亮隱居不仕思道聰爽俊辯通侻不羈年十六

遇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不解
於是感激閉戸讀書師事河閒邢子才後思道復為文
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思道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
豈徒然哉因就魏收借異書數年之間才學兼著不持
操行好輕侮人物齊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多所非毁
由是大被笞辱前後屢犯典憲因而落魄不調其後左
僕射楊愔薦之於朝解褐司空行參軍長兼員外散騎
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時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

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之為八米盧郎後以漏泄省中語出為丞相西閤祭酒歷太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每居官多被譴辱後以擅用庫錢免歸家甞於薊北悵然感慨為五言詩見意世以為工後為給事黄門侍郎待詔文林館周武帝平齊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蟬鳴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徧覽諸同作者而深歎美之未

幾母疾還鄉遇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與宋護等作亂思道預焉柱國宇文神舉討平之獲思道罪當極刑神舉聞其名引出令作露布思道援筆立成文無加點神舉嘉而宥之後除掌教上士高祖為丞相遷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其情開皇初以母老表請解位優詔許之思道自恃才地多所陵轢由是宦塗淪滯既而又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嵗餘奉詔郊勞陳使頃之遭母憂未幾起為散騎侍郎兼内史侍郎事於時

議置六卿將除大理思道上表曰省有駕部寺留太僕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則重畜産而賤刑名誠為未可又陳殿廷非杖罸之所朝臣犯笞罪請以贖論上悉嘉納之是歲卒于京師上甚惜之遣使弔祭焉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子赤松大業中位河東縣長思道從兄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父道虔魏幽州刺史昌衡沈靖有才識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工草行書思道小字釋奴宗中稱英妙昌衡與之俱被推重故幽州為之

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仕魏兼太尉外兵參軍齊受禪歷平恩令為僕射祖孝徵所薦遷尚書金部郎孝徵每曰吾用盧子均為尚書郎自謂無媿幽明矣始天保中尚書王昕以雅談獲罪諸弟相尚守而不墜自茲以後此道浸微昌衡與頓丘李若彭城劉珉河南陸彥師隴西辛德源王循並為後進風流之士後兼散騎侍郎迎勞周使周武平齊授司玉中士與大宗伯斛斯徵修禮令開皇初拜尚書祠部侍郎高祖甞大集羣下令自

陳功績人皆競進昌衡獨無所言左僕射高熲目而異之陳使賀徹周濆相繼來聘朝廷每令昌衡接對之未幾出為徐州總管長史甚有能名吏部尚書蘇威考之曰德為人表行為世則論者以為美談甞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寛厚不校皆此類也轉壽州總管長史刺史宇文述甚敬之委以州務歲餘遷金州刺史仁壽中奉詔持節為

河南道廵省大使及還以奉使稱㫖授儀同三司賜物二百段昌衡自以年在懸車上表乞骸骨優詔不許大業初徵為太子左庶子行詣洛陽道卒子寳素寳允

盧愷字長仁范陽涿人也父柔周開府儀同三司自有傳愷性孝友神情爽悟畧涉書記有當世幹能頗解屬文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從憲伐齊説齊栢社鎮下之遷小吏部大夫時染工王神歡者以賂自進冡宰宇文護引為計部下大夫愷諫曰古者登高能賦可為大夫求

賢審官理須詳慎今神歡出自染工更無殊異徒以家富自通遂與縉紳並列實恐鵜翼之刺聞之外境護竟寢其事轉内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宫勑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勑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乃止轉禮部大夫為聘陳使副先是行人多從其國禮及愷為使一依本朝陳人莫能屈建德四年李穆攻拔軹關栢崖二鎮命愷作露布帝讀大悦曰盧愷文章大進荀景

倩故是令君之子大象元年拜東都吏部大夫開皇初
加上儀同三司除尚書吏部侍郎進爵為侯仍攝尚書
左丞每有敷奏侃然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加散騎
常侍八年上親考百寮以愷為上愷固讓不敢受高祖
曰吏部勤幹舊所聞悉今者上考僉議攸同當仁不讓
何愧之有皆在朕心無勞飾讓歲餘拜禮部尚書攝吏
部尚書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
事愷坐與相連憲司奏愷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

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累轉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算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上大怒曰愷敢將天子官以為私惠愷免冠頓首曰皇太子將以通事舍人蘇夔為舍人夔即蘇威之子臣以夔未當遷固啓乃止臣若與威有私豈當如此上曰蘇威之子朝廷共知卿乃固執以徼身倖至所不知者

便行朋附姦臣之行也於是除名為百姓卒於家自周氏以降選無清濁及愷攝吏部與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别士流故涉黨錮之譖遂及於此子義恭

王誼字宜君其先樂浪人也父顯周鳳州刺史洛邑縣公誼少慷慨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羣言周閔帝時為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為恭誼悖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丁父艱毀

瘁過禮廬于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内史大夫封楊國公從武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為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頼以全濟時帝以六軍挫衂欲班師誼固諫帝從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為大内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為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後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也及太子即位是為宣帝憚誼剛正出為襄州總管及高祖為丞

相轉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以誼為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為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遇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眷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蘇威議以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之

地以給民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勲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帝以為然竟寢威議帝將幸岐州誼奏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為臣或當恥愧是行也震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上嘉其稱旨進封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揚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疎異節喪制有

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公主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主於奉孝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則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茍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其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為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為父則不慈輕禮易喪

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請付法推科有詔不問然恩禮由是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按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名實無反狀帝賜之酒而釋之于時上柱國元諧亦失意誼數與相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上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為同學甚相憐愍將柰國法何於是詔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長孫平字處均其先代人也父儉周柱國夏州總管封

鄶國公自有傳平美容儀有器幹頗覽書記為周衛王侍讀時武帝逼於宇文護與衛王謀誅之王常使平通意於帝護誅拜開府儀同三司宣帝置東宮官屬以平為小司寇與宗伯趙芬分掌六府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為丞相恩禮彌厚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三方稱兵高祖深以淮南為憂而賀若弼鎮壽陽帝恐其懷貳遣平馳驛往代之為揚州總管賜爵襄陽公弼果不從平麾壯士執弼送于京師開皇三年拜度支尚

書平見天下州縣多罹水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為差等儲之閭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因上書言之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頼焉後轉工部尚書名為稱職時有人告都督邴紹非毁朝廷為憒憒者上怒將斬之平進諫曰川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鄙諺曰不癡不聾未堪作大家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上於是赦紹

因勑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後突厥達頭可汗與都藍可汗相攻各遣使請援上遣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平至為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贈平馬二百匹還進所得馬上盡以賜之未幾遇讒以尚書檢校汴州事尋除汴州刺史後歷許貝二州俱有善政鄴都俗薄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為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坐正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鍪甲象上怒免之俄而上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拜太常卿吏部

尚書卒官謚曰康子師孝性輕狡好利數犯法上以其不克負荷遣使弔平以師孝為勃海郡主簿屬大業之季恣行貪濁一郡苦之後為王世充所害

源師字踐言其先西平樂都人西河王禿髪傉檀之後也祖子恭魏中書監魏尹父彪仕齊位祕書監入周為司成下大夫開皇中拜莒州刺史前史俱有傳師少知名明辯有識悟尤以吏事自許仕齊為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録

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答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也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彊知星宿祭遂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平齊授司賦上士

高祖受禪除尚書考功侍郎朝章國憲多所參定累遷尚書左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師

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乃作色曰此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苦諫秀乃從徵秀發後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宫勑宫外衛士不得輙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常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居職彊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卒於

刑部侍郎師從叔雄字世略父纂魏太府少卿遇害河陰贈定州刺史雄少寬厚美姿容初仕魏歷位祕書郎在周以伐齊功封朔方公歷冀平二州刺史檢校徐州總管及尉遲迥作亂時雄家累在相州迥潛以書誘之雄卒不顧高祖遺書慰勉之迥遣其將畢義緒據蘭陵席毗陷昌慮下邑雄遣衆悉平之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自江陵東距壽陽人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于顗

等擊走之悉復故地進位上大將軍拜徐州總管遷朔州總管平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子崇爵端氏縣伯褒為安化縣伯復鎮朔方歲餘上表乞骸骨徵還京師卒于家子嵩嗣大業中為尚書虞部郎討北海賊力戰死之贈正議大夫

薛冑字紹元河東汾陰人也父端周基州刺史自有傳冑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不會聖人深㫖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

帝時襲爵文城郡公累遷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
府高祖受禪三遷為兖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
旬日便了囹圄空虛有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郡守
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
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
羅甞在海陵郡先是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
不悟俱羅遂謂君馥曰向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豈容
疑之君馥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

之道力懼而引偽其發奸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為神明先是兖州城東沂泗二水合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為良田又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為薛公豐兖渠胄以天下太平遂遣博士登泰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鄆州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為稱職遷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熲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熲事與相連上因此欲成熲罪胄明雪之正議

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冑冑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冑冑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範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冑為人臣去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為史祥所攻棄軍歸冑朝廷以冑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民素懷其恩詣闕理冑者百餘人冑竟免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獻知名

令狐熙字長熙敦煌人也父整周大將軍自有傳熙性嚴重有雅量雖在私室終日儼然不妄通賔客凡所交結皆一時名士博覽羣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通經為周吏部上士轉夏官府都上士俱有能名以毋憂去職殆不勝喪其父戒之曰大孝在於安親義不絶嗣吾今見存汝又隻立何得過爾毀頓貽吾憂也熙自是稍加饘粥服闋除小駕部復丁父憂非杖不起人有聞其哭聲莫不為之下泣河陰之役詔令墨衰

從事授職方下大夫襲彭城縣公及武帝平齊以留守功進位儀同歷司勲吏部二曹中大夫甚有當時譽高祖受禪之際熙以本官行納言事尋除司徒左長史加上儀同進爵河南郡公時吐谷渾寇邊以行軍長史從元帥元諧討之以功進上開府後拜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高祖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遷悲泣於道及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呌盈路在州獲白馬白麞嘉麥甘露降於庭前柳樹八年

徙為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思相與立碑頌德及行臺廢累遷鴻臚卿後以本官兼吏部尚書往判五曹尚書事號為明幹上甚任之及高祖祠泰山還次汴州惡其殷盛多有姦俠以熈為汴州刺史熈下車禁游食抑工商人有向衕開門者杜之船客停於郭外星居者勸為聚落僑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獄並決遣之令行禁止上聞而嘉之顧侍臣曰鄴都天下難臨處勑相州刺史豆盧通令習熈法其年來朝考績為天下之最賜

帛三百疋頒告天下以嶺南夷數起亂徵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已下官得承制補授給帳内五百人帛五百疋發傳送其家累改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人夷感化焉時有寗猛力者與陳後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貴相在陳世

已據南海平陳後高祖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驕倨恃險未嘗參謁熙手書諭之申以交友之分其母有疾熙復遺以藥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為非熙以州縣皆有同名於是奏改安州為欽州黄州為峯州利州為智州德州為驩州東寧州為融州上皆從之在職數年上表以年老疾患請解所任優詔不許賜以醫藥熙奉詔令交州渠帥李佛子入朝佛子欲為亂請至仲冬上道熙意在羈縻遂從之有人詣闕訟熙受佛子賂而

捨之上聞佛子反問至上大怒以為信然遣使鎖熙詣闕熙性素剛鬱鬱不得志行至永州憂憤病卒上怒不解没其家財及行軍總管劉方禽佛子送京師言熙實無贓上悟乃召其四子聽仕少子德棻知名

裴肅字神封河東解人也父俠周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自有傳肅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周天和中舉秀才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寛征淮南屬高祖為丞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

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道歟高祖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熲天挺良才元勲佐命願録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所為若能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子張衡曰肅

欲使勇自新欲何為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勇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朕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謂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既已罷遣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南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肅在官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為立廟於郭江之浦有子尚賢

張定和字處謐京兆萬年人也家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開皇九年平陳定和當從征無以自給其妻有嫁時衣服定和求鬻之妻不與定和遂行以功拜儀同賜帛千疋遂棄其妻後數以軍功加上開府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上聞而壯之遣使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煬帝嗣位歴宜州刺史河内太守頗

有惠政遷左屯衛大將軍從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與數騎遁其名王詐為吐谷渾主保車我真山帝命定和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中流矢而斃其亞將柳武達擊賊悉斬之帝為之流涕贈光禄大夫時舊爵例除於是復封武安侯謚曰壯武子世立嗣尋拜光禄大夫

張奫字文懿清河東武城人也七代祖沈石虎末自廣陵六合渡江因家焉仕至桂陽太守孫朏晉佐著作郎

坐外祖楊佺期除名徙于南譙因寓居之奫好讀兵書長於騎射尤便刀楯父雙自清河太守免歸周時鄉人郭子龔密引陳寇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定奫贊成其謀竟破賊由是以勇決知名起家州主簿及高祖作相授丞相府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江都也特勑奫從因為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力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歲餘奫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坐宴之謂

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緑沈甲虎文具裝綺羅千疋尋從楊素征江表别破高智慧於㑹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歷撫濟二州刺史俱有能名開皇十八年為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諒軍多物故裔衆獨全帝善之仁壽中卒於潭州總管謚曰莊子孝廉

麥鐵杖始興人也貧賤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性疎誕使酒重信義毎以漁獵為事不營產業

陳太建中結聚為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為官戸配執御繖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從城中刼盜旦還及牙時仍又執繖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常在弗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矣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勅而往明旦反奏事帝曰信然為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陳亡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戴草束

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賊所禽
逆帥李稜縛送高智慧行至庱亭衞者憩食哀其餧解
手以給其飡鐵杖取賊刀亂斬衞者殺之皆盡悉割其
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叙戰勲不及鐵杖遇素馳驛
歸于京鐵杖步追之每夜則同宿素見而悟特奏授儀
同三司以不識書放還鄉里成陽公李徹稱其驍武開
皇十六年徵至京師除車騎將軍仍從楊素北征突厥
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

進位柱國除萊州刺史無泣政名轉汝南太守稍習法令羣盜屏迹後因朝集考功郎竇威嘲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應聲曰麥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無以應時人以為敏捷尋除左屯衞大將軍帝待之愈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爪帶歕鼻療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乎將度遼呼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

汝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
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戰死虎賁郎將錢士雄孟金
义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流涕購得其屍贈光禄
大夫宿國公謚曰武烈子孟才嗣授光禄大夫孟才二
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議大夫賵贈鉅萬賜輼輬車給前
後部羽葆鼓吹命平壤道敗將宇文述等百餘人皆爲
執紼王公已下皆送至郊外士雄贈左光禄大夫右屯
衛將軍武彊侯謚曰剛子傑嗣金义贈右光禄大夫子

善誼襲官孟才字智稜果烈有父風帝以其死節將子
恩錫殊厚拜虎賁郎及江都之難慨然有復讐志與虎
賁郎將錢傑素交友二人相謂曰吾等世荷國恩門著
誠節令賊臣弑逆社稷淪亡無節可紀何面目視息世
間哉乃流涕扼腕相與謀於顯福宮邀擊宇文化及事
臨發陳藩之子謙知而告之與其黨沈光俱為化及所
害忠義之士哀焉光字總持吴興人也父居道仕陳為
吏部侍郎陳滅徙家于長安皇太子勇引署學士後為

漢王諒府掾諒敗除名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略綜書記微有詞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售書為事光獨跅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惡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遺得以養親每致甘食美服未嘗困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及諸僧患之光謂諸僧曰當相為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繩拍竿而上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數十步觀者駭悅莫不嗟異時

人號為肉飛仙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伐遼東光預焉同類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詣行在所賔客送至灞上者百餘騎光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建立功名當死於高麗不復與諸君相見矣及從帝攻遼東以衝梯擊城竿長十五丈光升其端臨城與賊戰短兵接敵殺傷十數人賊競擊之而墜未及於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而異之馹召與語大悅即日拜朝散大夫常致左右親顧漸密未幾以為折衝郎將

賞遇優重帝每推食解衣而賜之同輩莫比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懷竭節及江都之難潛結義勇將為帝復讐先是帝寵昵官奴名為給使宇文化及以光驍勇方任之使總統營於禁内時麥孟才錢傑等陰圖化及因說光曰我等荷國厚恩不能死難令又俛首事讐受其驅率有靦面目何用生為吾必殺之死無所恨公義士也肯從我乎光泣下霑衿曰是所望於將軍也僕領給使數百人並荷先皇厚恩今在化及内營以此復讐如鷹

鷂之逐鳥雀孟才為將軍領江淮之衆數千人期以營將發時晨起襲化及光語洩陳謙走告化及化及大懼曰此麥鐵杖子也及沈光者皆勇決不可當吾須出營以避其鋒是夜即與腹心走出營外留人告司馬德戡等領兵馬逮捕孟才光聞營内諠聲知事發不及被甲即襲化及營内空無所獲逢舍人元敏數而斬之德戡兵至四面圍合光大呼潰圍給使齊奮斬首數十級賊皆披靡德戡復遣騎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無介胄遂

為所害時年二十八麾下數百人皆鬬而死一無降者
壯士聞之莫不殞涕

權武字武弄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仕周為開府武元皇帝之為周將也與齊師戰於并州襲慶時從被圍百餘重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

如此頻以軍功增邑周宣帝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為丞相引置左右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侯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録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武晚生一子與親客宴集酒酣擅赦所部獄囚武常以南越邉遠政從其俗務適便宜

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上令有司案之皆驗令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求哀由是除名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衛率煬帝即位拜左武衛將軍坐事免後為右屯衛大將軍坐事除名卒于家子弘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秦孝王引為記室後為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

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後從楊素討漢王諒以功進位大將軍歷吕衛二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能名上徵入朝慰勉之褒賜甚厚遷信州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能出境遼東之役以仁恭為將軍及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敗之進左光禄大夫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

令委公為前軍前後賞賚甚重仁恭遂進軍至新城破其軍因圍之帝聞之大悅遣使賜以珍物進光禄大夫會楊𤣥感反其兄子虎賁郎將仲伯預焉由是坐免尋而突厥為寇詔仁恭以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來寇馬邑復令二將勒兵南過時郡兵不過三千仁恭簡精鋭逆擊破之并斬二將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復大破之時天下大亂道路隔絶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賑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

仁恭侍姬姦通恐其事泄遂害之武周於是開倉賑恤郡内皆從之自稱天子置百官轉攻傍郡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襲爵元壽縣公累遷大將軍小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封轂城郡公轉青州總管頗有政名徙朔州總管甚為北狄所憚後帝有呑陳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大舉濟江緒以行軍總管與西河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為太子

引為右虞候率及帝即位恐漢王諒有變拜緒晉絳二
州刺史未出關諒已舉兵詔緒與楊素擊破之拜左武
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遇讒引緒為證緒明
其無罪由是免官後守東平太守帝幸江都路經其境
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緒因頓首謝往事帝大悅拜金
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及遼東之役請為先鋒拜左屯
衛大將軍指麾馬道及還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
時劉元進作亂攻潤州帝徵緒往討之緒擊破元進解

潤州圍賊窮蹙請降元進及其偽僕射朱夔僅以身免於陣斬其偽僕射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十餘人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甲待來春帝不悅密求緒罪有司奏緒怯懦違詔除名配防建安尋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仕周位司御上士典馭下

大夫從武帝平齊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改封順政縣公後從楊素平漢王諒以功拜柱國進爵郡公再遷左驍衛將軍齊王暕之得罪紇坐與交通帝譴之紇曰比數諧齊王以先帝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臣誠不敢忘先帝言時陛下亦侍先帝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捨之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

邊轉楡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保懸薄山帝令純討破之斬萬餘級築為京觀又破賊魏麒麟於單父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擊之禽孝才於陣車裂之時盜賊日益純雖克捷然所在蜂起有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遣鎻詣東都有司見帝怒甚希旨致純死罪竟誅

魚俱羅馮翊下邽人身長八尺膂力絶人聲氣甚壯偉

言聞數百步為大都督從晉王廣平陳以功拜開府及沈元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有功加開府封高唐縣公拜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會楊素將出靈州道擊突厥逢之遂與俱行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嗔目大呼所當皆披靡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突厥入境輙禽斬之自是屏迹不敢畜牧於塞下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贇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贇兇暴令左右炙肉

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温酒不適口者並斷其舌帝以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帝恐俱羅不安慮生邊患轉安州刺史遷趙郡太守後因朝集至東都與將軍梁伯隱有舊數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遺權貴御史劾俱羅以郡將交通内臣帝大怒與伯隱俱除名未幾越巂飛山蠻反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段鍾葵討平之大

業九年重征高麗以俱羅為碣石道軍將及還江南劉
元進作亂詔俱羅將兵向會稽諸郡逐捕之時百姓思
亂從盜如市俱羅擊賊帥朱爕管崇等戰無不捷然賊
勢浸盛敗而復聚俱羅度賊非歲月可平諸子並在京
洛又見天下漸亂終恐道路隔絶于時東都饑饉穀食
踊貴俱羅遣家僮將船来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通
諸子朝廷微知之恐有異志案驗不得其罪帝復令大
理司直梁敬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

疃陰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衂斬東都市家口籍沒

王辯字景略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為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都督仁壽中累遷車騎將軍後從楊素討平漢王諒賜爵武寧縣男累以軍功加至通議大夫尋遷虎賁郎將及山東盜賊起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略辯論取賊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賊不足憂

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令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聞而召之及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復戰破之優詔襃顯時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刁兒等往往屯聚大者十數萬小者數千冦掠河北擊之所向皆捷及翟讓冦徐豫擊頻擊破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攻敗密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

倦鳴角收兵翻為寇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𢿱至洛水橋已壞遂涉水至中流為溺人所引墜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時有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𢿱齊名從衛元討楊玄感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廹自殺由是知名拜虎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力也後頻討羣盜累功至將軍又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為將帥數從征伐並有名於世事皆亡失故

史官闕云

陳稜字長威廬江襄安人也祖碩以魚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反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已不如偽從别為後計峴然之後潛使稜至柱國李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

僅以獲免高祖以其父之故拜稜開府尋領鄉兵大業三年拜虎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王歡斯渴剌兠遣兵拒戰鎮周頻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來拒戰稜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乘勝逐北至其柵破之斬渴剌兠獲

其子島捷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禄大
夫鎮周金紫光禄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禄大
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之反也稜
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
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據都梁宫阻淮為固稜潛於下
流而濟至江都襲破讓以功進位光禄大夫賜爵信安
侯後帝幸江都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
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擊之往見克捷超拜右

禦衛將軍復渡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煬帝發哀使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而害之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禄大夫樂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麤悍無威儀仕周為輿正上士高祖受禪以軍功至上儀同後配事晉王為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右驍

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轉右驍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破賊以功進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再遷右候衛大將軍時帝每事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迴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輙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二年帝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諫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

才屬吏旬日乃出之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時江都糧盡
內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才極
陳入京策世基極言渡江便帝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
出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
方執之謂曰今日之事衹得如此才默然不對化及忿
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
嘗對化及宴請勸其同謀逆者一十八人楊仕覽等酒
化及許之才執盃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

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賊俄而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洛賀蘭番俱為武候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彊禦咸以稱職知名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頭役屬鮮卑俟豆歸後從其主為宇文氏高祖侰與敦曾祖長壽祖孤仕魏並為沃野鎮軍主父盛仕周位上柱國大宗伯述少驍銳便弓馬年十一有相者謂曰公子善自愛後

當位極人臣周武帝時以父功起家拜開府述性謹密
周大冢宰宇文護甚愛之以本官領護親信及武帝親
總萬機召為左宫伯累遷中大夫賜爵博陵郡公改封
濮陽郡公高祖作相尉遲迥作亂以述為行軍總管從
韋孝寛擊之破迥將李雋軍於懷州又與諸將破尉遲
惇於永平橋以功超拜上柱國封褒國公開皇初拜右
衛大將軍平陳之役復為行軍總管率衆自六合而濟
時韓擒虎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為韓擒虎

賀若弼兩軍聲援陳主旣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
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俱進落叢公
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亦受述節度瓛大敗巖以會稽
降吳會悉平以功授子化及為開府徙拜安州總管時
晉王廣鎮揚州甚善於述欲述近已奏為壽州總管王
時陰有奪宗之志請計於述述曰皇太子失愛已久大
王才能蓋世數經鎮領深有大功主上之與内宫咸所
鍾愛四海之望實歸大王然廢立者國家大事處人父

子骨肉之間誠非易謀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楊素耳與之謀者惟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約相見共圖廢立晉王大悅多賫金寶資述入關述數請約盛陳器玩與之酣暢因共博戲每陽不勝所賫金寶盡輸之約所得既多稍以謝述述因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大驚曰何為者述因為王申意約然其説退言於素素亦從之由是晉王與述情好益密命其子士及尚南陽公主賞物不可勝計及晉王為皇太子以述

為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第三其見重如此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參掌武官選事後改封許國公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每至冬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後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彊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追至曼頭城攻拔之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尼丘川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吐谷渾主南走雪山

故地皆空帝大悅明年從帝西廵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為斥候時渾賊復冦張掖述進擊走之還至江都宫勑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時貴重委任與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帝所得遠方貢獻及四時口味輙見班賜中使相望於道述善於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僻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凡所裝飾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宫掖由是帝彌寵悅焉述時貴倖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嘗有評議

述張目叱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寮莫敢違忤然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為兒由是競加饋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及征高麗述為扶餘道軍將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栅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述與九軍至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

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實詐降也述先與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文德見述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阻山為營文德復遣使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斃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

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惟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除名為庶人明年帝又事遼東復述官爵待之如初從至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淥水會楊玄感作亂帝召述班師令馳驛赴洛陽發諸郡兵討之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至懼而西遁將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元右禦衛大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皇天原與玄感相及述

與護兒陣當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復從東征至懷遠而還突厥之圍鴈門也帝大懼述請潰圍而出來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帝乃止及圍解車駕次太原議者多勸帝還京師帝有難色述奏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請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可也帝從之尋至東都述又覩望帝意勸幸江都帝大悦述於江都遇疾及疾篤帝令中使相望于第謂述有何言述曰顧陛下一能降臨帝遣司宫魏氏

謂曰公危篤朕憚相煩動必有言可自陳也述有二子化及智及並得罪于家述流涕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士及夙蒙天恩亦堪驅策臣死後智及不可久留願早除之望不破門戶魏氏反命隱其言因詭對曰述惟憶陛下耳帝泫然曰述憶我邪將親臨之宮人百寮諫乃止及薨帝為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劒四十人輼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詔黄門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鴻臚監護喪事雲定興者附

會於述初定輿女為皇太子勇昭訓及勇廢除名配少府定輿先得昭訓明珠絡帳私賂於述自是數共交遊初定輿每時節必有賂遺并以音樂干述述好著奇服炫燿時人定輿為製馬韉於後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輕薄者爭傚學之謂為許公缺勢述又遇天寒定輿曰入内宿衛必當耳冷述曰然乃製裌頭巾令深袙耳人又學之名為許公袙勢述大悅曰雲兒所作必能變俗我聞作事可法故不虛也帝後將事四夷大造兵

器述薦之因勑少府工匠並取其節度述欲為之求官謂定興曰兄所製器仗並合上心而不得官者為長寧兄弟猶未死耳定興曰此無用物何不勸上殺之述因奏曰房陵諸子年並成立今欲動兵征討若將從駕則守為難若留一處又恐不可進退無用請早處分之帝從之因鴆殺長寧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嶺表仍遣使於路盡殺之其年大閱帝稱甲仗為佳述奏並雲定興之功也擢定興少府丞十一年累遷左衛大將軍知少府

事凡述薦達皆至大官又有趙行樞者本太常樂户家財億計述謂為兒受其賂遺稱為驍勇起家為折衝郎將述子化及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騖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在東宮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内累遷至太子僕以受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陽公主由此益驕縱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嘗與屠販者游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

少卿盖恃舊恩貪冒尤甚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京師欲斬之而後入城解衣辮髪訖以公主故乃釋並賜述為奴述薨後帝追憶之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少監時李密起兵據洛口煬帝在江都不敢還從駕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總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未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知情因謀構逆與所善虎賁郎將元

禮直閤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至尊欲築宮丹陽勢不還矣人人並謀逃去我欲言之恐先事見誅今知不言後事發當族將如之何虔通曰主上實爾德戡又謂兩人曰我聞關中陷沒李孝常以華陰叛陛下囚其二弟將盡殺之吾輩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虔通等曰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將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

世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之交情相歡昵言無迴避於坐中輙論叛計並相然許時李賁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又趙行樞先交智及勲侍楊士覽者宇文氏之甥二人同以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刼十二衞兵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世良請以化

及為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本駑怯初聞之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人心未一更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所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徧告所識者詭言至尊聞驍果欲叛多醖毒酒因享會以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羣情必駭因而舉事無不諧矣其月五日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遞相告謀反逾急德戡知計已行遂以十日總召故人諭以所為衆皆伏

曰惟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門皆不下鑰至夜三
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
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諠
囂耳中外隔絶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千餘人
刼虎衛虎賁馮普樂共布兵捉郭下街巷至五更德戡
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
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虎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
者皆走帝遂匿於西樓虔通進兵排左閤馳入永巷大

呼曰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房指云在西閤虔通與監門校尉令狐行達拔刀上從往執帝遂扶帝下樓帝謂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陛下還京師耳帝曰即與汝西歸何忍殺我虔通自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謁之者但低頭據鞍答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

德戡迎謁化及引入朝堂號為丞相令果毅郎將馬文舉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羣賊復將入宮帝曰我有何罪致此文舉數其五罪使令狐達與驍果于弘達牽頓使坐以練布縊帝於寢殿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王外戚無少長皆害之惟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為帝其二十七日化及擁衆奪江都人船檝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衛麥孟才折衝郎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為所害於是化及入據六宮其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

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黙然不對下牙時方收
取啓狀共奉義方裕世良愷等參決之行至徐州水路
不通復奪車牛得二千兩並載宫人珍寶其戈甲戎器
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
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必藉英賢化及庸昧羣小
在側事將必敗若何行樞曰在我等耳廢之何難因共
李孝本宇文導師尹正卿等謀以後軍襲殺化及更立
德戡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盡收德戡及支黨十餘

人殺之引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為主拜李密為太尉令擊化及密壁清淇與徐世勣以烽火相應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達為密所擒送於侗所鑊烹之化及糧盡渡永濟渠與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郡民吏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李密化及懼自汲郡將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略率嶺南驍果萬餘人張童兒率江東驍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

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為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酣宴奏女樂化及醉後尤智及曰我初無此心由汝為計彊來立我今所向無成負弒主之名天下所不納滅族之誅豈不由汝乎因抱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日都不賜智及及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建德兄弟數相鬬鬩言無長幼醒而復飲以此為恒自知必敗乃歎曰人生會當死豈不一日作天子乎於是鴆殺浩僭即皇帝位於魏縣國

號許建元為天壽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反為所敗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攜海曲諸賊時遣士及徇濟北徵求餽餉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并招諭化及等化及不從神通圍之十餘日不克而還竇建德悉衆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虜其衆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等皆斬之乃以檻車載化及至大陸縣城下數其弑君之罪并其二子承

基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兇好與人羣聚鬬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為其妻長孫氏妬而告述述雖為隱而大忿之纖介之愆必加鞭捶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之惟化及事事營護父述再三欲殺輒救免之由是頗相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為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智及罪過而為化及請命帝因兩釋之述將死抗表告其兇勃必且破家帝

後思述拜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逆事皆智及之謀也化及為丞相以為右僕射領十二衛大將軍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獲而斬之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父元謙仕周為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娥氏遂撫教之因解書計開皇中為侍官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王諒充内營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勳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為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正

議大夫遷虎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内驍果之謀為逆也德戡實首扇動之煬帝既被執德戡與孟秉等推化及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為温國公加光禄大夫仍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乃以德戡為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懷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為言之行至徐州捨舟登陸令德戡將後軍德戡乃與其黨謀以所將兵萬餘人襲殺化及遣人

使于賊帥盂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陽爲游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之幷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勠力共定海内出於萬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殺昏主苦其毒害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已也化及不對命送至幕下縊而殺之裴虔通河東人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帝即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

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執帝于西閤化及以虔通為光禄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唐即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虵男尋以江都弑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李密字法主隴西成紀人也曾祖弼周太師趙國公號為名將自有傳祖曜邢國公位開府父寛自周入隋數經將領位柱國蒲山郡公密才兼文武志氣雄逺少襲

爵蒲山公養客禮賢無所愛吝與楊𤣥感為刎頸交後
更折節耽學尤好兵書誦皆上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
受史記漢書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大都督
以疾歸及𤣥感有逆謀名密令與弟元挺赴黎陽以為
謀主密進三計曰今天子遠在遼外公長驅入薊直扼
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戰而禽此計上也又關中
四塞衛元不足為意今率衆務早入西萬全之計此計
中也若隨近先向東都以引歲月此計之下也𤣥感曰

公下計乃上策耳今日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不行𤣥感既至東都自謂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既非同謀設籌皆持兩端𤣥感後使作檄文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請斬之𤣥感不從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為虜矣後𤣥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雄勸𤣥感速稱尊號𤣥感以問密密以為不可𤣥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𤣥感謂密計將安出密曰元

弘嗣統彊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用密謀號令西至陝縣圍弘農不拔西至閿鄉追兵至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馮翊詢妻家爲隣人告被捕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與其衆謀逃其徒多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金遂相許及出關密每夜宴飲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墻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賊帥郝孝德

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削樹皮而食之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詩成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以告太守趙他他下縣捕之密亡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君明從子懷義後告之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密投東都賊帥翟讓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讓始敬焉召與計事密以兵衆無糧勸讓直趨滎陽休兵館穀然後爭利讓從之乃掠下滎陽太

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陁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陁敗將
遠避之密勸讓列陣以待密以奇兵掩擊大破之斬須
陁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説讓以廓清
天下為事令掩據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於是與讓以
義寧元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
開倉振百姓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討密密城洛
口周迴四十里以居之讓上密號為魏公設壇場即位
稱元年以房彥藻為左長史邴元眞為右長史楊德方

爲左司馬鄭德韜爲右司馬拜讓爲司徒封東郡公長白山賊孟讓掠東都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爲護軍虎賁郎將裴仁基以虎牢歸密密因遣仁基與孟讓襲破回洛倉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爲左司馬鄭虔象爲右司馬柴孝和説密令裴仁基守回洛翟讓據洛口身率精鋭西襲長安不然他人我先密曰此誠上策然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恐不肯西入孝和請間行觀隙乃與數十

騎至陝縣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鋭每入苑與
官軍連戰會密為流矢所中卧於營内東都出兵擊之
密衆大潰棄回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敗各分散
而去孝和輕騎歸密煬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
討密敗之孝和溺洛水死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
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
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
密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黄之地以附密齊郡

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趙佗等前後款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太宰總衆務以奪密權兄寛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作我當為之密聞惡之會讓拒世充軍退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破其營會日暮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為宴樂其所將左右各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覺密引讓入坐令讓射引湍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遂殺其兄寛及儒

信等從者亦有死焉讓步將徐世勣爲亂兵所斫中重創密止之僅得免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之於是詰讓營遣王伯當邴元眞單雄信等告以殺讓意令世勣雄信伯當分統其衆世充夜襲倉城密拒破之斬虎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營洛北於洛水構浮橋悉衆擊密密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擊之大潰爭橋橋陷溺水者數萬人虎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皆没于陣世充僅而獲免

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大雪餘衆死亡殆盡寇乃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戰被執其黨勸寇即尊號寇不許及唐師圍東都寇出軍爭之交綏而退俄而宇文化及弒逆自江都北指黎陽寇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授寇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化及至黎陽徐世勣守倉城不下寇共化及隔水語寇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隷破野頭耳父與兄弟皆受

隋恩豈容躬行殺虐今若速來歸義尚可全後嗣化及默然俯仰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作書傳雅語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帝王吾當折杖驅之知其糧且盡因偽與之和化及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之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又食盡乃與密戰于童山下自辰達酉密中流矢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軌以郡降密以軌為滑州總

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獄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為司農少卿使召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城世充既擅權乃厚賜將士時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邴元眞等各求私利遽勸密密許焉初東都絶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降人益少密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賞又厚撫初附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邴元眞守洛口倉性貪鄙宇文溫每謂密曰不殺

元眞公難未已密不答而元眞知之謀叛楊慶聞而告
密密因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
就偃師北阻芒山以待之世充令數百騎渡御河密遣
裴行儼等逆之會日暮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將十
數人皆被重創密甚惡之世充夜濟詰朝而陣密方
覺之狼狽出戰敗績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
頲為其部下翻城而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眞已
遣人引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洛

水然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密引騎而遁元眞以城降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死其心安可保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城保河陽密自虎牢濟歸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愧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燮曰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公不戰而得京師此公

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尋奉
使出關安撫至熊州而逃叛見殺
王世充字行滿本西域胡人也祖支頹褥徙居新豐頹
褥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
以為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焉因姓王
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世充捲髮豺聲沈猜多詭詐頗
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為人言也
開皇中為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郎善

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在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否而莫能屈稱為明辯煬帝世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世充善候人主顔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宫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世充内懷徼幸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心江淮間人素輕薄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擊獄抵罪者世充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

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克世充募江都萬餘人擊破之每有克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取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十年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冦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為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諸賊讓以數十騎遁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

獲帝以世充有將帥才略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破之然性多矯偽詐為善能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一年突厥圍帝於鴈門世充盡發江都人往赴難在軍中垢面悲泣曉夜不解甲藉草而坐帝聞之以為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為江都通守時厭次人柳謙為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䴚中世充破斬之威振羣盜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時世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多有美女願備後庭

無由自進帝愈喜因密令世充閲觀諸女資質端麗合相法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聘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所司云勑别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乃厚賞世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船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沈船溺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世充為秘之又遽簡閲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暱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敗光禄大夫裴仁基以虎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特發中詔遣世充

為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世充軍渡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世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雨雪兵既渡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世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亡散屯於含嘉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弒帝於江都世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馬盧楚奉越王侗為主侗以世充為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用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為

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獻捷衆皆悅世充獨謂其麾下諸將士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禽且吾軍人馬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世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女婿張志以楚等謀告之世充夜勒兵圍宮城將軍費曜田世闍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世充遂攻門而入無逸以

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宫門尚閉世充遣人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于李密段達知而以告臣臣非敢反誅叛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侗命開門以納世充世充悉遣人代宿衛者明日入謁頓首流涕而言元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背國侗與之盟世充尋遣韋節等諷侗命拜己爲尚書左僕射都督内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惲爲内史令入居禁中未幾李密破化

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世充欲乘其弊而
擊之世充恐人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
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
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
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世充簡練精勇得兵二萬餘人
馬千匹營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于時密新得志於化
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遣二百餘騎潛入北
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馬奔馳比明

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刻而兩軍合戰其伏兵𢿱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密軍亂無能拒者即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偃師初世充兄偉及子元應隨化及至東郡密獲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眞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元眞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世充收其衆而還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

附世充又令韋節諷侗拜己為太尉署置官屬以尚書
省為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
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
錫備法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圖
讖世充昵之法嗣乃上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干
以驅羊法嗣云楊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王居楊後明
相國代隋為帝也又取莊子人間世德充符二篇上之
法嗣釋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則相國名矣當德被

人間而應符命為天子也世充大悅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其頸自言符命而散之於空或有彈射得鳥而來獻者亦拜官爵既而廢侗陰殺之遂僭即皇帝位建元曰開明國號鄭唐太宗帥師圍之世充頻出兵戰輒不利諸城相繼送款世充窘廹遣使請救於竇建德建德率兵援之至虎牢太宗破之禽建德執詣城下世充將潰圍而出諸將莫有應之者於是出降至長安為讎家所殺

段達武威姑臧人父嚴周朔州刺史達在周年始三歲襲爵襄陽縣公及長身長八尺美鬚髯便弓馬高祖為丞相以為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及踐阼為左直齋遷車騎將軍都督晉王府軍事以擊高智慧功授上儀同又敗汪文進等加開府仁壽初為太子左衛副率大業初以藩邸之舊拜左翊衛將軍從征吐谷渾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平原郝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起為盜帝令達擊之數為金稱等所挫諸賊輕之號

為段姚後用鄃令楊善會謀更與賊戰方致克捷還京師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使達留守涿郡俄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刁兒聚衆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時盜賊既多達不能因機決勝惟持重自守時人皆謂之怯懦十二年帝幸江都宫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等留守東都李密縱兵侵掠城下達與監門郎將龎玉虎牙郎將霍世舉禦之以功遷左騎衛大將軍王世充之敗也密進據北芒外薄上

春達與判戶部尚書韋津拒之達見賊未陣而走軍大
潰津沒于密及帝崩於江都達與元文都等推越王侗
為主署開府儀同三司兼納言陳國公元文都等之謀
誅王世充達預焉既而陰告世充達為之內應及事發
廹越王送文都於世充世充甚德於達既破李密諷越
王禪讓世充僭號以達為司徒及東都平坐誅妻子籍
沒

通志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十三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五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戚傳第一

羊琇　王恂弟虔愷　楊文宗　羊元之　虞豫子允　庾

琛　杜乂　褚裒　何準子澄　王濛子脩　王遐　王藴

褚爽

[seal stamp]

後魏

賀訥　姚黄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子誕

李惠　高肇　胡國珍從曾孫長粲　楊騰　乙弗繪

北齊

趙猛　胡長仁

隋

高祖外家呂氏　獨孤羅弟善陁

晉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從父弟也父耽官至太常兄瑾尚書右僕射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琇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有代宗之義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為政損益揆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而識之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

可否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及帝為撫軍命琇參軍事帝即王位後擢琇為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琇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豫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游讌以夜續晝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然黨慕勝己其所推

奉便盡心無貳窮窘之徒特能振䘏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士有冐官位者爲其致節不惜軀命然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貸其後司隸校尉劉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直免官而已尋以侯白衣領護軍頃之復職及齊王攸出鎮也琇以切諫忤旨左遷太僕卿既失寵憤怨遂發病以疾篤求退拜特進加散騎常侍還第卒帝手詔追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謚曰威

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文義通博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鬲令袁毅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毅敗受貨者皆被貶黜馬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戸數各有差自後小民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爲之田客多者數千武帝即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拜平東將

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為光祿勲轉尚書卒子士文
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為劉聰所害虔弟愷
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
討楊駿勲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戸遷龍驤將軍領驍
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為射聲校尉久之
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
崇以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傅祗劾之有司皆論
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僉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

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

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其先仕漢四世為三公文宗為魏通事郎襲封務亭侯早卒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謚曰穆

羊元之惠皇后父尚書右僕射瑾之子也元之初為尚書郎以后父拜光禄大夫特進散騎常侍更封興晉侯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為公成都王潁之攻長沙王乂也以討元之為名遂憂懼而卒追贈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
虞豫元敬皇后父也少有美稱州郡禮辟並不就拜南
陽王文學早卒明帝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平山縣侯子允嗣允敬后弟也初拜散
騎常侍遷步兵校尉太寧末追贈豫官以允襲封爵轉
右衛將軍與南頓王宗俱為明帝所昵並典禁兵及帝
不豫宗以陰謀發覺事連允帝隱忍不問徙允為宗正
卿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宗伏誅左遷允為桂陽太守

秩中二千石頻從瑯邪廬陵太守咸康元年卒追贈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子洪襲爵

庾琛字子美明穆皇后父也兄袞在孝友傳琛永嘉初為建威將軍過江為會稽太守徵為丞相諮議祭酒卒官以后父追贈左將軍妻毋丘氏追封鄉君子亮陳先志不受咸和中成帝又下詔追贈琛驃騎將軍儀同三司亮又辭焉亮在列傳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父也祖鎮南將軍預父尚書左

丞相錫又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彛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襲封當陽侯爲丹陽丞早卒無男生后而乂終妻裴氏嫠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音咸康初追贈乂金紫光禄大夫封裴氏爲高安鄉君邑五百戸至孝武帝時崇進爲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謨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䂮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與之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裒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冠於中興譙國桓彛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常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辟西

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之構逆也車騎將軍郗鑒以裒為參軍峻平以功封都鄉亭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黃門侍郎康帝為琅邪王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裒女為妃於是出為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遷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僮樵採頃之徵為衛將軍領中書令裒以中書銓管詔命不宜以姻戚居之固讓詔以為左將軍兗州刺史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

軍事假節鎮金城又領琅邪内史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録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於是改授都督徐兖青揚州之晉陵吳國諸軍事衛將軍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永和初復徵裒將以為揚州錄

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説裒曰會稽王令德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付之裒長史王胡之亦勸焉於是固辭歸藩朝野咸歎服之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辭開府裒又以政道在於得才宜委賢任能升進舊齒乃薦前光禄大夫顧和侍中殷浩疏奏即以和為尚書令浩為揚州刺史及石虎死裒上表請伐之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可先遣偏師裒重陳前所遣前鋒督護王頣之等徑造彭城示

以威信後遣督護麋嶷進軍下邳賊即奔潰嶷率所領據其城池今宜速發以成聲勢於是除征討大都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率衆三萬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者日以千計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支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議請援裒遣龕領鋭卒三千迎之龕違裒節度軍次代陂為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為賊所害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畧虧損

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鎭廣陵詔以偏師之
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鎭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鎭江
口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戸二十萬口
渡河將歸順乞師救援會裒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拔
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裒以遠圖不
就憂慨發疾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裒問何哭之多左
右曰代陂之役也裒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
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贈侍中太傅本官　如故謚曰元穆

子歆字幼安以學行知名歷散騎常侍秘書監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不就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準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而已徵拜散騎侍郎不起年四十七卒升平元年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封晉興縣侯子惔以父素行高潔表讓不受三子放惔澄放繼充惔官至南康太守早卒惔子元

度西陽太守次叔度太常卿尚書澄字季元起家祕書
郎轉丞清正有器望累遷祕書監太常中護軍孝武帝
深愛之以為冠軍將軍吳國内史太元末琅邪王出居
外第妙選師傅徵拜尚書領琅邪王師安帝即位遷尚
書左僕射典選王師如故時澄以脚疾固讓特聽不朝
坐家視事又領本州大中正及桓玄執政以疾奏免卒
於家安帝反正追贈金紫光禄大夫長子籍早卒次子
融元熙中為大司農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歴位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晚節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已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脩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

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馬司徒王導辟為掾導復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公仗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何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為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為停罰猶不就從中書郎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畧諸風流人綽言劉

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年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杷麈尾置棺中因慟絶久之謝安亦嘗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脩蘊脩字敬仁小字苟子明

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弈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邪王文學轉中軍司馬未拜而卒年四十二臨終歎曰無媿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遐字桓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懽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藴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藴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藴輙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材務存進退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藴輙開倉贍邮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藴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飢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輙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賑

貸之穎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
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
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
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
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
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
薄以虧時遇宜依褚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
可暫臨此任以紓國恩之重於是乃受命鎮于京口頃

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陽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藴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藴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畧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為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藴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藴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藴曰恐阿太非汝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長子華早卒次子恭在列傳恭弟爽字季明彊正有志力歴給事黄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為遺詔爽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宫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爽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爽為寧朔將軍參預國事恭敗被誅

褚爽字弘茂小字期生恭思皇后父也祖裒父歆爽少

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為義興太守早卒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爽子秀之淡之裕之義熙中並歷大官宋史有傳

後魏

賀訥代人道武皇帝之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四方附國有數十部祖紇始有勲於國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及昭成崩諸部乖亂獻明后與道武及衛秦二王往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

事於是道武還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甯行其恩信衆多歸之盛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謀逆道武輕騎歸訥訥見而驚喜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帝笑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染干麤暴忌帝常圖為逆每為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焉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擧道武為主染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大國興復先業於我國中我國之福也遂與諸大人勸進道武登代王位

于牛川及帝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遷衞辰遣子直力鞮征訥訥告急請降道武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偏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為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染干於牛都破訥於赤城道武遣師救訥麟乃引退訥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戸訥以元舅稍見尊重然無所

統領以壽終於家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帝遣盧會衞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帝之季舅不肯受儀節度帝遣使切責之盧遂憤恨與儀司馬丁建構成其嫌隙加猜忌會道武㓨儀去鄴盧亦引歸道武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耻居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為并州刺史廣甯王廣固敗盧亦没訥從父弟悅初道武之居賀蘭部也人情未甚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帝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帝嘉

之甚見寵侍後平中原以功賜爵鉅鹿縣侯進爵北新公卒子泥襲爵後降為肥如侯道武崩京師草草泥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明元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事並參預焉又征蠕蠕為别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級當斬贖為庶人久之拜光禄勲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官

子醜建襲
姚黃眉姚興之子明元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滅黃眉
間來歸魏明元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陽翟公主拜
駙馬都尉隸户二百太武即位遷内都大官後拜太常
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寛和
温厚希言得失太武悼惜之故贈禮有加焉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泰恒
中為相州别駕始光中太武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公

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駕幸其第
賞賜巨萬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大將軍太宰進爵為
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
惠君真君五年超為帳下所害太武臨其喪哀慟久之
謚曰威王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
河東公道生弟鳳皇襲超爵侍中特進太武追思超不
已欲以鳳皇為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庭乃止鳳
皇弟道儁賜爵癸干侯鎮枋頭除兖州刺史超既甍復

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入為內都
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
太傅謚曰宣王長子元寶位司空元寶弟允寶司隷校
尉元寶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
欲以表聞文成未知遺薨怪其不至召之元寶將入時
人止之曰宜以家憂勿往元寶欲見其寵不從遂冒哀
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唯元寶子世衡逃免
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

故吏汲宗等以道雋遺惠在人前從坐削爵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書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公謚曰昭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太武敬哀皇后之從父也皇后生景穆初后少孤父兄近親唯迷故蒙賜爵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閭毗代人蠕蠕主大檀之親屬太武時自其國來降毗即恭皇后之兄也后生文成文成大安二年以毗為平

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和平二年追謚后祖父延定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薨贈太尉追贈毗妻河東王妃子惠襲紇薨贈司空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為定戶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為七兵尚書卒紇弟染位外都大官冀州刺

史江夏公卒先是文成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尊位尊為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前兄英字世華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爵遼西公弟喜鎮軍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為平州刺史遼東公追贈英祖父符堅扶風太守亥為鎮西將軍遼西簡公父渤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公遣兼太常盧度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

冢百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
喜左光禄大夫改封燕郡從兄許為安東將軍朝鮮侯
許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員金部尚書喜子
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評尚書事内都大官伏寳
泰等州刺史五年詔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
平元年喜為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
至就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能進睹買宋於筊至是
宋於英等薄不如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而黜英

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戶主也家内小小不順何足追計
睹雖盡力故是他姓奈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矣
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許爲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
公英獨貨徙敦煌諸常自興安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
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贓污欺妄徵斬
於京都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薨謚遼西平王始英之徵
也夢日墜其所居黄山下水中村人以牛車挽致不能
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員與伯夫子禽可共為

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孝文以文明
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恕其孫一人扶養
又給奴婢田宅其家僮沒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
賜尚書已下宿衞已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歸本
鄉十一年孝文文明太后以文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
後沒入子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弘北燕
主太武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

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黄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一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悪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授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事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取人子女為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為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為貪縱文明太后既貴使人訪知熙所在

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景穆女博陵長
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為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獻文即
位遷太傅累拜内都大官孝文即位文明太后臨朝王
公貴人登進者衆帝乃承旨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
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宫之寵為羣情所駭心
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為然於是除車騎大
將軍開府都督洛州刺史餘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
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為州廢毁分

用大至頹落熙為政不能仁厚而崇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圖精舍七十二處寫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所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之後人唯見佛圖焉豈知殺人牛也其北芒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辭孝文頻登北芒寺親讀碑文稱為嘉作熙求入朝授内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

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孫帝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改封京兆郡公帝納其女為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馬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孝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數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輙從臣禮又勒集書造儀付外孝文前後納熙三女二為后一為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厚賞賜累鉅萬帝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

上書如舊熙於後過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
車駕亦數臨幸馬將遷洛帝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
流涕密勑宕昌公主曰太師萬一不幸即可監護喪事
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
哀為制緦服詔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
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為備又勑代都給綵
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
代哭及將葬贈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

尉冀州刺史加黄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
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謚詔曰可以威彊恢
遠曰武奉謚於公柩至洛七里澗帝服縗往迎叩靈悲
慟而拜馬葬日送臨墓所親作銘誌主生二子誕脩誕
字思正脩字寶業皆姿質妍麗年財十餘文明太后俱
引入禁中申以教誡然不能習讀經史兄弟並無學術
徒整飾儀容寛雅恭謹而已誕與孝文同歲幼侍書學
仍蒙親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

大將軍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公誕拜官孝文立於庭遥受其拜既訖還室脩降為侯誕脩雖並長宫禁而性趣乖别誕性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誨督其過然時言於太后孝文嚴責之至於捶楚由是陰懷毒恨遂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帝自詰之具得情狀誕引過謝乞全脩命帝以誕父老又重

其意不致於法撻之百餘黜為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
亮女也求離婚請免官帝引管蔡事皆不許帝寵誕仍
陰與同輿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卧彭城王勰北海王
詳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為司徒帝旣愛
誕除官日親為制三讓表并啓將拜又為其章謝尋加
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年帝謂其無師傅奬導風
誕深自誨責從駕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
從帝日省問醫藥備加帝鋭意臨江乃命六軍發鍾離

南韓與誕泣訣左右皆莫不掩涕時誕已惙然殭坐視帝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來呼臣帝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帝哀不自勝時崔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帝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拊尸哀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絶從者亦迭舉音帝以所服衣帢充襚親自臨視徹樂去膳宣勑六軍止臨江之駕帝親北渡慟哭極哀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物

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使持節大
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如故加以殊禮備
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
法主善行德曰元柔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二謚
之榮忠武雙徽賜兩號之茂式準前訓宜契具瞻既自
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可謚曰元懿帝又親為作
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車駕還京遂親
至誕墓停車而哭使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

介幘而哭司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
厚有禮度產二男長子穆字孝和襲熙爵避皇子愉封
改封扶風郡公尚孝文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
員外通直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亡贈相州
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滿堂
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位金紫光祿
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子冏字景昭襲爵昌
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仍襲扶風郡公子峭字子漢齊受

禫例降穆弟顥龔父誕長樂郡公脩弟聿字寶興廢皇
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伯後坐妹廢免爲長樂百
姓宣武時卒於河南尹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
后特加愛念數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
禁闥寵侔二兄孝文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爵爲侯幽后
立乃復敘用后死亦宂散卒贈青州刺史崔光之兼黃
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
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咒我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

愼時熙爲太保誕司徒太子太傅脩侍中尚書聿黄門

廢后在位禮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

廢聿退時人以爲盛必衰也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殿中都

官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太武妹武威長公主故涼王

沮渠牧犍之妻太武平凉州頗以公主通密計之助故

寵遇差隆詔蓋尚馬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

中駙馬都尉殿中都官尚書右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

軍定州刺史中山王諡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王
韓頽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侍中征西
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為王轉雍州刺史征南大
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於思察雍州聽事有鷰爭巢
鬭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
以弱竹彈兩鷰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
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伏其
深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爭

一羊皮各言籍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州綱紀曰此羊
皮可拷知主乎羣下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
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
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人莫敢欺犯後
為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歴政有美績惠素
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樂與惠
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没其家財惠本無釁
故天下寃惜之惠從弟鳳為定州刺史長樂王主簿後

長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瓚辭引鳳云長樂不軌鳳為謀主伏誅唯鳳弟道念及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孝文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離孥戮難於應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由后妹及鳳兄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栢人侯安祖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貞定侯從弟寄生高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罪於時然官必用材以親非興

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復
得外戚謬班抽舉既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
等改侯為伯並去軍號帝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
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言於禁
中及宣武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孝文舅氏存已不
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為中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
惠為使持節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
公太常奏謚上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壯謚曰壯公興

祖自中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為後襲先
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為博陵郡公侃晞為莊帝
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嘗食典御帝之圖爾朱榮侃晞與
魯安等持刃於禁内殺榮及莊帝蒙塵侃晞奔梁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蓨人五
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孝文初與
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内異富等入魏拜厲威將軍河間
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

后生宣武颺卒景明初宣武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謚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宣武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貴富赫奕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遂為尚書右僕射冀州大中正尚宣武姑高

平公主遷尚書令領吏部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為能宣武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於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宣武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言肇為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

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巳又嘗與清河王懌於
雲龍門外廡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
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巳本無學
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勲人由是
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快
快形於辭色衆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
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
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也及大舉征蜀以

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為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宣武於東堂親奉規畧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宣武崩赦罷征軍明帝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遥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非唯仰慕亦憂身禍朝夕悲泣至於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還昇太極殿奉喪盡哀太尉高陽王先居西栢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

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盆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宫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稱為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乃於厠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為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孝武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録尚書事冀州刺

史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為濟州刺史率州兵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為國致効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涖五州皆以清能著稱當時號為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肇長兄琨早卒襲颺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宣武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為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為殿

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孝武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録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為喪主尋卒無後琨弟偃字仲游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宣武納其女為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為皇后二年八坐奏封后母王氏為武邑郡君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正早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勃海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深赫連屈丐給事黄門侍郎太武克統萬深以降款之功賜爵武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為伯女以選入掖庭生明帝即靈太后也孝明帝踐阼以國珍為光禄大夫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追崇國珍妻皇甫氏為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戸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屈公入決萬機尋

進位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賜絹歳八百疋妻梁
四百疋男女姊妹各有差國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
清河王懌太保廣平王懐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
車千秋晉安平王故事給歩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
殿得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直
禁中國珍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熈平中加國珍
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靈太后以國
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

司徒公侍中如故就宅拜之靈太后明帝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歡又追尊京兆郡君為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墳瘞卑局更增廣為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光等奏按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為昭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埽衛以慰情典請上尊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戸立長丞奉守太

后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為趙平郡君元乂妻拜為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從封馮翊君國珍子祥妻長安縣公主即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潔齋自禮拜至於出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祕器五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三千匹錢一百萬蠟千斤大鴻臚

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明帝服小功服舉哀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為厭勝法國珍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脩德以禳之臨死與太后訣云母子善臨天下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死後勿如比來以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威訓國珍故以為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鄉後緣

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云國公萬年後為在此安厝為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惛忽太后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以病亂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黄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太尉公司州牧制號太上

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劒百人前
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謚曰文宣公賜物三千叚粟一
千五百石又詔贈國珍祖父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
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還第與
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主入廟詔太常
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國珍無男養兄真子僧
洸為後後納趙平君生子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
皆減邑唯祥獨得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祕器明帝服

小功服舉哀於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期葬於太上君墓左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平凉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孝景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四年薨詔給東園祕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真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為臨涇伯後進為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為清河王亶妃生孝静皇帝武

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謚曰孝昭子䖍字僧敬
元乂之廢靈太后䖍時為千牛備身與備身張車渠等
謀乂事發乂殺車渠等䖍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為吏
部郎中太后好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䖍嘗致諫由是
後宴讌多不預焉出為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
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太傅太尉公尚書僕射
徐州刺史謚曰宣葬日百官會葬乘輿送於郭外子長
粲仕齊累遷章武太守為政清静頗得民和除兼并省

尚書左丞當官正色無所迴避尚書左僕射趙彦深密
勿樞要中書舍人裴澤便蕃左右以殿門受拜皆彈糾
之彦深等頗有恨言長粲不以介意後主踐阼長粲被
勑與黄門馮子琮出入禁中專典敷奏武成還鄴後主
在晉陽長粲仍受委留後後主從武成還鄴仍勑在京
省判度支尚書監議五禮武成崩與領軍婁定遠録尚
書趙彦深左僕射和士開高文遥領軍綦連猛高阿那
肱僕射唐邕同知朝政時人號為八貴於後定遠文遥

並出唐邑專典外兵綦連猛阿那肱别總武任長粲常
在左右無宣詔令從韋晉陽後主富於春秋庶事皆相
歸委長粲盡心毗奉甚得名譽又正為侍中丁母憂給
假馳驛奔喪尋有詔起復前任隴東王長仁心欲入處
機要之地為執政不許長仁疑長粲通謀大以為恨遂
言於太后發其陰私請出為州太后為言於後主後主
不得已從焉除趙州刺史及辭長粲眷戀流涕後主亦
憫然慰勉之至州存心政事為吏民所懷因沐髮手不

得舉失瘖卒後主聞而傷悼在朝文武嗟嘆咸惜之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文貞公長粲性溫雅在官清潔但始居要密便為子叔泉取清河崔德儉女為妻在晉陽處分用妻弟王逖與德儉對為司徒主簿時論以此譏之又性好內有一侍婢其妻王驕妬手刺殺之為此忿恨數年不相見親表為之語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後納妾李氏又與王別宅亦無朝拜之禮嫠婦公孫氏已殺三夫長粲不信彊取之令與李氏同住

未期而亡子仲操位陳留太守次叔泉通直散騎侍郎
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詔
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譆練往事語士開
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
可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在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
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
來多以刺史為驗未幾而長粲死馬寧弟盛字歸興位
左衛將軍賜爵江陽男歷幽瀛二州刺史為政清靜民

吏懐之轉冀州刺史卒贈司徒公録尚書事定州刺史追封陽平郡公謚曰懿穆明帝後納其女為皇太后舅皇甫集妻集字元會一字文都安定朝那人封涇陽縣公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右衛大將軍贈侍中司空公謚曰靜集弟度字文亮封安縣公累遷尚書左僕射領左衛將軍度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射時人方之毛嘉正光初元乂出之為都督瀛州刺史度不願出頻表固辭乃除右光禄大夫孝昌元年為司空領軍將軍加侍

中元乂之見出也恐朝夕誅滅度與妻陳氏多納其貨
為之左右度無子養兄集子子熙為子子熙嫂趙郡太
守裴他女他還京師度問他外何消息他曰行路所聞
唯道明公多取元乂金帛遠近無不慨歎公宜戮此罪
人以謝天下陳氏聞而惡之又攝吏部事選司徒兼尚
書令不拜尋轉太尉孜孜營利老而彌甚遷授之際皆
自請乞靈太后知其無用以舅氏難違之然所歷官最
為貪蠹爾朱榮入洛西奔兄子華州刺史邕尋與邕為

人所殺

楊騰弘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為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為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謚曰貞襄子盛

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為吏部尚書

北齊

趙猛太安狄那人也姊為文穆皇帝繼室生趙郡公琛
猛性方直頗有器幹齊神武舉義以預義勲封信都縣
伯累遷南營州刺史卒贈司空公
胡長仁字孝隆安定臨涇人武成皇后長兄也父延之
魏中書令兗州刺史太寧中贈司空公長仁以内戚歷
位尚書左僕射尚書令及武成崩參預朝政封隴東郡
王左丞鄚孝裕郎中陸仁惠盧元亮厚相結託長仁每
上省孝裕必方駕而來省務既繁簿案堆積令史欲諮

郡坐者日有百數孝裕屏人私請朝退亦相隨仁惠元亮又伺閑而往停斷公事人號為三佞長仁私游友密處處追尋孝裕勸其求進和士開深疾之於是除孝裕為章武郡守元亮為淮南郡守仁惠為幽州長史孝裕又說長仁曰王陽臥疾和士開必來王因而殺之入見太后不過百日失官便代其處士開知其謀更徙孝裕為北營州建德郡守長仁每干執事求為領軍將相文武以主上富於春秋母后家不可專政故抑而不許以

本官攝選長仁性好威福意猶未盡先是尚書胡長粲奏事內省長仁疑粲間己苦請太后出之天統五年從駕自并還鄴夜發滏口帝以夜漏尚早停於路傍長仁後來謂是從行諸貴遂遣門客程牙馳驛呼問帝遣中尚食陳德信問是何人牙不答而走帝命左右追射之既而捉獲因令壯士撲之決馬鞭二百牙一宿便死士開因此遂令德信列長仁倚親驕豪無畏憚由是除齊州刺史及辭於昭陽列仗引見長仁不敢發語唯泣涕

橫流到任啟求暫歸所司不為奏長仁怨憤謀令冀州人李指牆刺和士開其弟長咸告之士開密與祖孝徵議之孝徵引漢文帝殺薄昭為故事於是勑遣張固劉桃枝馳驛詣齊州責長仁謀害宰輔遂賜死先是太白食昴占者曰昴為趙分不利胡王長仁未幾死長仁性好歌舞飲酒至數斗不亂自至齊州每進酒後必長嘆歔欷流涕不自勝左右莫不怪之尋而後主納長仁女為后重加贈長仁子君璧襲爵隴東王君璧弟君璋及

長仁弟長雍等前後七人並賜爵合門貴盛后廢後稍
稍黜退焉

隋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徵平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
開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
嫁為楊忠妻勘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
國太尉八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
母姚氏為齊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

以永吉襲爵留在京師及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駭言詞陋鄙初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畧無戚容但連呼帝名云種末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後以數犯忌諱動致違忤上甚恥之乃命高頻厚加供給不許接對朝士拜上儀同出為濟南太守令即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本郡頗自崇重每與人言自稱皇舅數將儀衛出入閭里從故人游宴庶僚咸苦之後郡

癈終於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其先為部落大人父信周大
宗伯衛國公自有傳初信隨魏孝武入關中羅遂為高
氏所囚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
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故哀之為買田宅遺
以資蓄信入關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
陁整崔氏生高祖獻皇后及齊亡高祖為定州總管獻
皇后遣人求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

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臣子久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不以兄禮事之羅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高帝為丞相拜羅儀同嘗置左右既受禪詔追贈羅父其諸弟以羅母没齊先無夫人號不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為河内郡公穆為金泉縣公藏為虎牢縣公陁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擢拜羅為左領將

軍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出為涼州總管進
位上柱國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
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位河陽都尉纂弟武都大業
末為河陽都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逆也裴虔
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
獨孤盛力戰閤下為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字伏陁幼
聰慧善騎射以父勳封魏寧縣公魏廢帝元年又以父
勳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進爵長城郡

公周孝閔帝踐阼除河州刺史以父負釁久廢於家保定三年乃授龍州刺史天和六年襲爵河内郡公從帝東征以功授上開府尋除兖州刺史政在簡惠百姓安之卒於州贈使持節柱國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覽嗣位右侯衛大將軍大業末卒陁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從蜀十餘年宇文護誅始歸長安其外祖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信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

此猫鬼疾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
是意陁所為陰令其兄左監門郎將穆以情喻之上又
遣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悦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
上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
楊遠等雜按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
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所死
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
錢可酤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

阿尼便咒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咒之遂入宫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絶矣上令犢車載陁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陁弟司勲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陁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為

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祅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陁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贈銀青光禄大夫二子延福延壽陁弟整位幽州刺史大業初贈金紫光禄大夫平鄉侯

通志卷一百六十五

乾隆御覽之寶

卷一百六十五

通志卷一百六十六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忠義傳第一

晉史始立忠義傳後魏曰節義隋曰誠節今總曰

忠義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典韋等四人以為編

典韋　龐悳　龐淯母娥 閻温張恭 恭子就

欽定四庫全書

晉

嵇紹從子含 王豹 劉沉 麴允焦嵩 賈渾 王育

韋忠 辛勉族弟賓 劉敏元 周該叔父級 桓雄 韓

階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勁 吉

挹祖朗 王諒 宋矩 車濟 丁穆 辛恭靖 羅

企生 張禕

宋宋不立此傳以龔穎張進之卜天與三人附孝義令析置此仍取袁淑袁粲二人冠之于首

袁淑 袁粲子最莫嗣祖 龔穎 張進之 卜天與子伯

宗　弟天生　朱
道欽　陳湍

齊齊不立此傳以丘冠先附孝義今
析置此又取張沖一傳附于其下

丘冠先　張沖房僧寄

梁梁不立此傳今撿
張嵊等四人為編

張嵊　江子一　沈峻　韋粲

陳陳不立此傳今
以魯廣達充之

魯廣達楊孝辯

後魏

于簡　段進　汲固　王元威　婁提　劉渇侯　朱長生　于提　晁清　劉侯仁　王榮世　鄧元興　胡小彪　孫道登　宗靈恩　宗女　郭琰　沓龍超　乙速孤佛保

周

周書有孝節傳以李棠杜叔毗為編今析杜叔毗列在孝友復取柳檜一人與李棠置於此

李棠　柳檜

隋

劉弘　游元　馮慈明　張須陀　楊善會　獨

孤盛　盧楚　元文都　劉子翊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季珣弟仲琰　仲琰弟幼琮　杜松贇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典韋等四人以為編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為讎韋為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驚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為

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材力後屬夏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其屯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捍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

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太祖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鬬韋先登陷陣遷為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

戟八十斤太祖征荆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大悦延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輙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义入輙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

之餘賊不敢前韋復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為流涕募閒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祀以中牢太祖思韋功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内侯

龐悳字令明南安狟道人也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

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畧取河東太祖使
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悳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悳
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拜中郎將封都亭
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悳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殽
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徴為衛尉悳留屬
超太祖破超於渭南悳隨超亡入漢陽保兾城後復隨
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悳隨衆降太祖素聞其
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户侯音衛開等

以宛叛悳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於樊下諸將以悳兄在漢中頗疑之悳常曰我受國恩義在効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悳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悳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悳與諸將避水隄上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悳乃被甲持弓箭不虚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欲降悳皆收斬之自平旦力

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悳謂督將成何
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
我死日也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悳與麾
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
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
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悳罵羽曰
竪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
耳豈能敵邪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

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
位乃遣使就悳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絶脰隕
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戎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
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
内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
龐淯字子異酒泉表是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
會武威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者
死不赦淯聞之棄官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

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敕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太守徐揖請為主簿後郡人黄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
踰城出圍告急於張掖敦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淯欲
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
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太祖聞之辟為
掾屬文帝踐阼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内侯
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曾嗣初淯外祖父趙安為同縣
李壽所殺淯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淯母娥為

父報讎白日刺殺壽在列女傳

閻温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凉州别駕守上邽令馬超亡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衆迎之温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兾城甚急州乃遣温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温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跡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温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

然今為戮矣温偽許之超乃載温詣城下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温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温冀其改意復謂温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温又不應遂切責之温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絶不通敦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

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
恭并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私
與恭疏曰大人率厲敦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困厄之
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妻
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下流之
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乾
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別遣鐵騎
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

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黄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黄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内侯拜西域戊已校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晉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十歲而孤事母孝

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武帝曰康誥有言
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郤缺宜加旌命請為祕書郎
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
起家為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
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
耳累遷汝陰太守尚書左僕射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
延祖為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沛國戴晞少
有才智與紹從子含相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為必

不成器晞後為司州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紘有知人之明轉豫章内史以母憂不之官服闋拜徐州刺史時石崇為都督性雖驕奢而紘將之以道崇甚親敬之後以長子喪去職元康初為給事黄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謐求交於紘紘距而不答及謐誅紘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廣陵公陳準薨太常奏謚紘駁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

細行受細名文武顯於功德幽厲表於闇蔽自頃禮官
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爲過宜謚曰繆事下太常時雖不
從朝廷憚焉趙王倫簒位署爲侍中惠帝復阼遂居其
職司空張華爲倫所誅議者追理其事欲復其爵位紘
又駁之曰華歷位内外雖粗有善事然闇棺之責著于
遠近兆禍始亂華實爲之故鄭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
棺魯戮隱罪終篇貶翬未忍重戮事已弘矣謂不宜復
其爵位理其無罪時帝初反正紘又上疏曰臣聞改前

轍者則車不傾革往弊者則政不爽大一統於元首百司役於多士故周文興於上成康穆於下也存不忘亡易之善義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黄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王冏旣輔政驕奢滋甚紹以書切諫之冏雖謙順以報其意然卒不能用紹嘗詣冏諮事遇冏宴會召董艾葛旟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歡卿何吝此邪紹對曰公匡復

社稷當軌物作則埀之於後紹雖虗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頃之以公事免冏以為左司馬旬日冏被誅初兵交紹奔散赴宫有持弩在東閤下者將射之遇有殿中將兵蕭隆見紹姿容長者疑非凡人輒前拔箭於此得免遂還滎陽舊宅尋徵為御史中丞未拜復為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頴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乂大駕次于城東乂宣

言於衆曰今日西討欲誰為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屬乂被執紹復為侍中公王以下皆詣鄴謝罪於穎紹等咸見廢黜免為庶人尋而朝廷復有北征之役徵紹復其爵位紹以天子蒙塵承詔馳詣行在所値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者莫不潰散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

血勿去初紹之行也侍中秦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節有在駭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及張方逼帝遷長安河間王顒表贈紹司空進爵為公㑹帝還洛陽事遂未行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紹墓哭之悲慟刋石立碑又表贈官爵帝乃遣使冊贈侍中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元帝為左丞相承制以紹死節事重而贈禮未

副勳德更表贈太尉祠以太牢及帝即位賜謚曰忠穆
復加太牢之祠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
而不雜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恤如所同生門人故
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長子眕有
父風早卒以從孫翰襲封成帝時追述紹忠以翰為奉
朝請翰以無兄弟自表還本宗太元中孝武帝詔訪紹
宗族襲爵主祀於是復以翰孫曠為弋陽侯含字君道
祖喜徐州刺史父蕃太子舍人含好學能屬文家在鞏

縣亳丘自號亳丘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愼終之室楚王瑋辟為掾瑋誅坐免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文不加點其序曰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室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像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真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取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

既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嘆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奬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像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産於皇衢畫茲像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託非其所没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粹有愧色齊王冏辟為征西參軍襲爵武昌縣侯長沙王乂召為驃騎記室督尚書郎乂與成都

王顗交戰顗軍轉盛尚書郎旦出督戰夜還理事含言於乂曰昔魏武每有軍事增置掾屬青龍三年尚書令陳矯以有軍務亦奏增郎今奸逆四逼王路擁塞倒懸之急不復過此但居曹理事尚須增郎況今都官中騎三曹晝出督戰夜還理事一人兩役內外廢之含謂令有十萬人都督各有主帥推轂授綏委付大將不宜復令臺僚雜與其間乂從之乃增郎及令史懷帝為撫軍將軍以含為從事中郎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及蕩陰

之敗含走歸榮陽永興初除太弟中庶子西道阻閡未得應召范陽王虓為征西將軍屯許昌復以含為從事中郎尋授振威將軍襄城太守虓為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賢才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荆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勵有隙勵疑含將為己

害夜掩殺之時年四十四懷帝即位謚曰憲

王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為豫州别駕齊王冏為大司馬以豹為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為輒有不善也今公赳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覆之法尋中間覆車之轍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彊盛並典戎馬處險

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振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蓂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為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彊兵不敢入闚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為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為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

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内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為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願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履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許可都也書入無報

豹重牋曰昔周公以武王為兄成王為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

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恨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陜為伯令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且元康以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貂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為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規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奬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

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顧備行人昔

廝養燕趙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

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

主薄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冏令曰得前後白事

具意輒别思量也會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牋謂

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駞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

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忽姦凶肆逆皇祚顛墜與

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戮力皇家與

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
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遘危害慮
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蹻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陜為伯
盡出藩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
喈背憎巧賣百端訕上謗下讒内間外遘惡導姦坐生
猜嫌昔孔丘匡魯而誅少正子産相鄭先戮鄧析誠以
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為臣不忠不順不義
輒勑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

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寃之俄而冏敗

劉沉字道真燕國薊人也世為北州名族少仕州郡博學好古太保衛瓘辟為掾領本邑大中正敦儒道愛賢能進霍原為二品及申理張華皆辭旨明峻為當時所稱齊王冏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請留沉為軍司遣席薳代之後領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顒遣沉將州兵萬人并

征西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遬言於乂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啟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沉奉詔馳檄四境合七郡之衆及守防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為先登襲長安顒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為東

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沉於好畤接戰夔衆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鬬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沉軍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顒横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顒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為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於故營張方遣其將敦煒夜至沉軍大驚而潰

與麾下百餘人南逍為陳倉令所執沉謂顒曰夫知己之顧輕在生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麴允金城人也與游氏世為豪族西州為之語曰麴與游牛羊不數頭南開朱門北望青樓洛陽傾覆閻鼎等立秦王為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時為安夷護

軍始平太守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會雍州刺史賈疋為屠各所殺允代其任愍帝即尊位以允為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錄尚書事雍州如故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於陣曜復攻北地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次于青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進曜後復圍北地太守麴昌遣使求救允率步騎赴之去城數十里羣

賊繞城放火煙塵蔽天縱反間詐允曰郡城已陷焚燒向盡無及矣允信之衆懼而潰後數日麴昌突圍赴長安北地遂陷允性仁厚無威斷吴皮王隱之徒無賴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欲以撫結衆心然諸將驕恣恩不及下人情頗離由是羌胡因此跋扈關中淆亂劉曜復攻長安百姓飢甚死者大半久之城中窘逼帝

將出降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帝至平陽為劉聰
所幽辱允伏地號哭不能起聰大怒幽之於獄允發憤
自殺聰嘉其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焦嵩安定人
初率衆據雍瞿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
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為寇所滅
賈渾不知何郡人也太安中為介休令及劉淵作亂遣
其將喬晞攻陷之渾抗節不降曰吾為晉守不能全之
豈苟求生以事賊虜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晞怒執將

殺之晞將尹菘曰願將軍舍之以勸事君者晞不聽遂害之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節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為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

性頗不偶俗及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
士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
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
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鶴乎育執
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
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
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
渾辟為掾除南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并

州督護成都王頴在鄴又以育為振武將軍劉淵之為北單于育說頴曰劉淵今去育請為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頴然之以育為破虜將軍淵遂拘之其後以為太傅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已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三喪父哀慕毁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

為佳器歸而命子顏造馬服闋遂廬於墓所顏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操顏為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病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顏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岳餘波見漂況可臨尾閭而闚沃焦哉太守陳楚辟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

韋忠願以身代使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也父洪左衛將軍勉博學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為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禄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黄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

相試耳君誠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
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
卒族弟賔慤帝時為尚書郎及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使
帝洗爵行酒欲觀晉臣在朝者意賔起抱帝大哭聰曰
前殺庾珉輩故不足為戒邪引出遂加害焉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好
星歷陰陽術數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
書當味義根何為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

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之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公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公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

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君子上當為高皇光武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

教叔父級為宜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
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常
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
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
著勇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譙王赴期舉義此乃烈
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
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
悅會王敦遣其將魏乂圍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

嵜閭出反命俱為乂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紱由是獲免王敦之難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郡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主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乂所執佐吏奔散雄與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為僮豎隨承向武昌乂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害之

韓階長沙人也性亷謹篤愼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乂所執送武

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殮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葬畢乃還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乂偵人所執乂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宜耳乂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隗戴若思甘卓住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郡萬里肅清外援理絶如

是者我當活汝𭱐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即日分遣大衆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之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郡為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

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别駕自以寒門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為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乂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乂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

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

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

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

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樂道融丹陽人也少有大志好學不倦與朋友信每約

已而務周給有國士之風為王敦參軍敦將圖逆謀害

朝賢以告甘卓卓以為不可遲留不赴敦遣道融召之

道融雖為敦佐忿其逆節因說卓曰主上躬統萬機非

專任劉隗令𢙣七國之禍故割湘州以削諸侯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被奪耳王敦背恩肆逆舉兵伐主國家待君至厚今若同之豈不負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成宗黨之耻邪君當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敦衆聞之必不戰自散大勲可就矣卓大然之乃與巴東監軍栁純等露檄陳敦過逆率所統致討又遣參軍司馬諮臺卓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遂待諸方同進出軍稽遲至豬口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為敦參軍使卬

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為敗軍之將竊為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流涕諫卓憂憤而死

虞悝長沙人也弟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悌廉信為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己任少仕州郡兄弟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名恥而不應譙王承臨州知其

名檄悝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丞往弔悝因留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衰即戎況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罔極之情忘忠義之節乎如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不悝望對曰王敦居分陜之任一旦構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共嫉大王不以猥劣枉駕

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敢不自奪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鄙州荒弊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悝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姊夫也不順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郡斬澹以狥四境及魏乂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悝復為乂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悝謂曰人生有

死闔門為忠義鬼亦何悵哉及王敦平贈悝襄陽太守望滎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沈勁字世堅吳康武興人也父充與王敦為逆衆敗而逃為部曲將吴儒所殺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竟殺儒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欲立勲以雪前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百然方翦荆棘

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者見人旣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户累經曠蕩不審可得特埀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勁旣應命胡之以疾病解職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絶

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為名輿寧
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没祐
因奔崖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被
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
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若赦之必為後患遂
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暐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
今定洛陽而殺沈勁實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
東陽太守子赤黔為大長秋赤黔子叔任義熙中為益

州刺史

吉挹字祖沖馮翊蓮芍人也祖朗愍帝時為御史中丞西朝不守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為魏興太守尋加輕車將軍領晉昌太守以拒堅之功拜員外散騎侍郎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將拒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

挫其銳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為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車騎將軍桓沖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温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携將二弟單馬來奔録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場歸懷著稱所涖前年狄氏縱逆浮河而下挹

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鋭内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没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杖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守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絶粒而死挹參軍史頴近於賊中得還齎挹臨終手疏并具説意狀挹之忠志猶在可録若蒙天施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帝嘉之追贈益州刺史

王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畧為王敦所擢參其府

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
咸為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為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
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修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
以諒為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修湛梁碩皆國賊
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
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勑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
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
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

客刺之弗尅碩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
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
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
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為侃軍所滅傳首京師
宋矩字處規敦煌人也慷慨有志節張重華據涼州也
以矩為宛戍都尉石虎遣將麻秋攻大夏護軍梁式執
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
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

肯背主覆宗偷生於世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車濟字萬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虎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悳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丁穆字彥遠譙國人也積功勞封真定侯累遷為順陽

太守太元四年除振武將軍梁州刺史受詔未發會苻堅遣衆寇順陽穆戰敗被執至長安稱疾不仕偽朝堅又傾國南寇穆與關中人士唱義謀襲長安事泄被害臨死作表以付其妻周其後周得至京師詣闕上之孝武帝詔曰故順陽太守真定侯丁穆力屈身陷而誠節彌固直亮壯勁義貫古烈其喪柩始反言尋傷悼可贈龍驤將軍雍州刺史賻賜一依周處故事為立屋宅并給其妻衣食以終厥身

辛恭靖隴西狄道人也少有器幹才量過人隆安中為河南太守會姚興來寇恭靖固守百餘日以無救而陷被執至長安興謂之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可乎恭靖厲色曰我寧為國家鬼不為羌賊臣興怒幽之别室經三年至元興中誑守者乃踰垣而逭歸於江東安帝嘉之桓玄請為諮議參軍罝之朝首尋而病卒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初拜著作佐郎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别駕殷仲堪之

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企生深憂之謂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天也吾當死生以之仲堪果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其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廻馬授手遵生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涙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

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生死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至荆州人士無不詣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或謂之曰玄猜忍之性未能取卿誠節若遂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是殷侯吏見遇以國士爲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此奔敗亦何面目復就桓第求生乎玄聞之大怒然素待企生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爲殷荆州吏荆州奔亡存亡未判何顏復謝玄即收企生遣人

問欲何言答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
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吾相遇甚厚
何以見負今者死矣企生對曰使君旣興晉陽之甲軍
次潯陽並奉王命各還所鎮升壇盟誓口血未乾而生
姦計自傷力劣不能翦滅凶逆恨死晚也玄遂害之時
年三十七衆咸悼焉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
企生遇害母即日焚裘
張褘吳郡人也少有操行恭帝為琅邪王以褘為郎中

令及帝踐阼劉裕以禕帝之故吏素所親信封藥酒一罌付禕密令鴆帝禕既受命而歎曰酖君而求生何面目視息世間哉不如死也因自飲之而死

宋宋書不立忠義傳以龔穎張進之卜天與三人附孝義傳今析置此仍取袁淑袁粲二人冠於其首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也父豹丹陽尹太尉長史淑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弘所賞不為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文彩

道鑒縱橫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並不就彭城王義康命為司徒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已而淑不以為意由是大相乖失淑乃為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别玉人門非植蘭所尋以久疾免官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為

始興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還為御史中丞時魏
軍南侵至瓜步文帝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擊之
其言甚誕淑喜為誇侈每為時人所嘲始興王濬常送
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為使人謬誤欲以戲淑
淑與濬書云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
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
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腹心遷太子左衛率元凶
將為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卲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

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内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便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淑及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聳動斌懼曰謹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時常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尅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尅但旣尅之後為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裁三尺為一段又中裂之分斌與淑及左右使以

縛袴褶淑出還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肯起劭停車奉化門外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辭不上劭命殺之於奉化門外槐樹下時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贈太常孝武即位詔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家長給廩

袁粲字景倩淑兄子也父濯揚州秀才早卒粲幼孤其祖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

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
慤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為吳郡擁弊衣讀書足
不踰户其從兄顗出遊要慤孫慤孫輒稱疾不動叔父
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慤孫必當復為三公
或有欲與顗婚者顗父洵曰顗不堪正可與慤孫婚耳
時慤孫在坐流涕起出早以行操見知初為揚州從事
文帝安北參軍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
率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

竟愍孫與黄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密以白孝武孝武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糺奏並免官二年起為廷尉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三年坐納山陰民丁彖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五年為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宫與顔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摴蒱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折辱之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

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逄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以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攸並起為謝久之得釋出為海陵太守廢帝即位愍孫在郡夢日墮其胷上因驚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騎將軍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逼使走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帝泰始元年為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著妙徳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况曰

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深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譚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徑裁通雖揚子寂寞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

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孝武求改名為粲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為粲字景倩其外孫王筠又云明帝多忌諱以反語袁愍為殞門帝意惡之故令改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三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

又領丹陽尹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為執經又知東宫事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逺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遥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得主人出語笑欵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郊野閒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

詩曰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其志也七年為尚書令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磚叩頭流血磚碎傷目自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輙涕泣彌日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慼孫無憂將為國家器不患沈没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挹損明帝臨崩粲與褚淵劉勔並受顧命加班劒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未親朝政加粲兵五百人元嶶元年

粲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中使敦逼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詔衛將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吏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

州解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粲與齊高帝褚淵劉秉遞日入直平決萬幾時謂之四貴粲黙然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卒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閑居高卧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高帝居東

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即從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高帝方謀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令劉秉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相結諸將帥黄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平元年荆州刺史

沈攸之舉兵齊高帝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為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高帝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黄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尅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其日秉憂懼不知所為晡後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就粲由此事泄先是齊高帝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

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
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藴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
時齊高帝使藴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
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藴謂粲已敗
即便散走齊高帝已報敬則敬則率所領收藴殺之并
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入時
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
還赴府旣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

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静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粲子最覺有異大呌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為忠臣汝不失為孝子仍求筆作啟云臣義奉大宋策名两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静乃并斬之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舫開駐車惠開自照鏡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至是如言最

宇文髙時年十七旣父子俱殞左右分散任候伯等其

夜並自新亭赴石頭其後皆誅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為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羝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袁郎所常騎者也齊永明元年武帝始下詔命袁粲劉秉改葬粲省

事莫嗣祖粲常所委信與劉秉等宣密謀至是齊高帝謂曰汝知袁粲密謀逆何以不啟嗣祖曰小人無識曲蒙袁公厚恩不忍仰負今日就死分甘官若賜性命亦不忍背粲而獨生也戴僧靜勸殺之高帝曰彼各為其主遂赦焉用為省事歷朝所賞後為梁豫章王師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乃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

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聘之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輙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不被朝命終于家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為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贍鄉里

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没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時劫略充斥每入村縱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害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詣在所蠲其徭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 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歛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顔文帝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為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弑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謝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駡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堂東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

欽陳湍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没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閤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

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凡死節為孝武所留心

大明末為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齊齊不立忠義傳以丘冠先一人附孝義傳今析置此仍以張沖一人附其下

丘冠先字道元吳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

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千疋雄不受
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節如谷吉遂不書之
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
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
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絶域語忠烈則亦
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
申哀贈書奏不省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也祖劭宋吳興太守封臨沮伯

父柬襲封位通直郎柬勇力手格猛虎元凶弑立以為
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柬出奔墜淮死長子式嗣沖出
繼伯父敳沖母戴顒女有儀範張氏内取則焉沖少有
至性隨從叔永為將帥除盱台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
人手脛凍折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永明八年為假節
監青兾二州行刺史事沖父初卒遺令祭我必以鄉土
所産無用他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國取果菜每至蒸嘗
輙流涕薦焉仍轉刺史永元二年為南兖州刺史遷司

州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還沖南兖州刺史並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沖為舒州刺史一歲之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封定襄侯梁武帝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沖確然不回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首浦聞梁武帝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勑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

寄謂沖曰下官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寔欲微立塵效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率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武帝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沖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出擊之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屈病將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嗣等處圍城之中無他經略唯迎

蔣子文及蘇侯神每日禺中於州聽事上祀以求福鈴
鐸之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廵行旦日輒復
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以城降郢破圍
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陷後二日程茂
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武帝沖故吏青州中從
事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
當端坐晝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
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

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時以沖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梁

梁不立忠義傳今錄張嵊江子一沈峻韋粲四人以為編

張嵊字四山吳郡吳人也祖永宋南兗州刺史父稷尚書左僕射稷初為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嵊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雅有志操能清言初父稷為青冀二州刺史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城稷遂見害嵊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

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不倫嵊垂泣訓誘起家
祕書郎累遷鎭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暇日元言
因為之筮謂嵊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年
嵊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為
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
陷御史中丞沈峻違難東歸嵊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
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
亦無恨峻固勸嵊舉義時邵陵王綸東奔至錢塘聞之

遣前舍人陸丘公版授嵊征東將軍嵊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版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嵊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嵊嵊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嵊曰速死為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在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為刺客武帝異之又啟求觀書祕閣武帝許之有勑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假之日賓客輻湊异不為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為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為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為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

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
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
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户郎沈烱少府丞顧璵嘗奏事
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烱等對言甚激切
帝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
職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横江將度子一率舟師千餘人
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
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

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
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
左丞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並力戰直前賊坐甲不
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衆並縮子一刺其騎騎倒
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
乃免胄赴敵子四矟洞胷死子五傷脰還至壍一慟而
絶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黃門侍
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贈

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黄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黄圖及班固九品并詞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也祖憲齊冠軍長史廣陵太守浚少涉學有才幹仕梁歷山陰吳建康三縣並有能名太清二年累遷御史中丞時臺城為侯景所圍外援並至景表請和求解圍還江北詔許之遣右衛將軍柳津對景盟歃景知城内疫疾稍無守備因緩去期城内

知其背盟復舉烽鼓譟後數日景復進表請和簡文使浚往景所景曰即日向熱非復行時政欲立効求停君可見為申聞浚曰大將軍此意意在得城下風所聞久已乏食城内雖困尚有兵糧朝廷恐和好乖貳已密勑外軍若臺城傾覆勿以二宫為念當以死雪耻若不能決戰當深壁自守大將軍十萬之衆將欲何資景横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河南王親是人臣舉兵向闕今朝廷已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

六十之年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歎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又勸張嵊立義景後得殺之

韋粲字長倩京兆杜陵人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頗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以舊恩任寄綢密

雖居職屢徙而常留宿衛頗擅權勢誕倨不為時輩所
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
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
侍疾内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宫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
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
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
不足推也太清元年出為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
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為久别二年召為散騎常

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五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勑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勑豈得自安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為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

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勢移鎮
盆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率
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
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横江粲
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
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
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遣
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

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曰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杖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沮大計粲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率

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屯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為賊所爭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逼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事大非凡

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粲率所部水陸俱進時
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猶未合
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
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軍敗賊
遂入營左右高馮舝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
死略盡遂見害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
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内
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

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詺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為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為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

陳 陳不立忠義傳今取魯廣達一人以備其篇

魯廣達字徧覽扶風郿人安南將軍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悉達自有傳廣達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為多仕梁為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

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廣達出境接候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烱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武帝受禪授東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為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夏口見皎舟師彊盛莫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廣達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硤

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
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仍還
本鎮廣達為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
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
齊軍戰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敷城主張元範進尅北徐
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十一年周
將梁士彥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
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為掎角以擊之周軍

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兗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遂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討尅郭黙城尋授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頓兵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征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至德二年為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為中領軍及隋將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厲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逐北至營傷殺甚衆如是者數四

及朔攻諸軍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遂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遇疾不療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為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達墓銘述其忠槩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致

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世眞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黄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刀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後魏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明元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不入使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主出受然

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賔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甚旣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廻身背跋披袴後襠以辱之拘留之後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蝨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弘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太武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値狂虜肆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蘇武何以加之

賜羊千口帛千疋進為上大夫策告宗廟班示天下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太武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

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所殺帝追愍之

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

吏民皆送之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

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顧

俓於式婦閨抱憲匿藏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以

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携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王元威恒農北陜人也獻文崩元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云先帝澤被蒼生元威不勝悲慕戀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元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元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

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元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獻文時為内三郎獻文暴崩提謂人曰聖主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疋時有勑勒部人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孝文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禀性剛烈太和中為徐州後軍

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被禽瞋目大駡終不降屈為賊
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疋穀
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
不降屈後尋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于提者並代人也孝文時以長生為員外散騎
常侍與提俱使高車既至高車王阿伏至羅責長生等
拜長生拒之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長生以金銀
寶器奉之阿伏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内附宜盡臣

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
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而辱我於大衆奪
長生等獻物內之叢石之中脅以兵曰汝能為我臣則
活不降則死二人皆瞋目厲聲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
夷狄我寧為魏死不為汝臣阿伏至羅彌怒絕其飲食
從行者三十人皆求哀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唯長生
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還孝文以長生
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內太守提隴西太

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令長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頴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梁師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宣武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梁師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明帝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彪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蚪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蚪命小彪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彪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劍未陷

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彪與和安交言小彪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莫不嘆其壯節哀其死亡文熾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啟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梁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廵達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廵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襲爵遣使詣所在弔祭

郭琰字神寶京兆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

居藩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即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齊神武遣大都督竇泰襲恒農時琰為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與刺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涕流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為東魏將高敖曹所禽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為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并州見齊神武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為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寒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為

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黄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之乃收送其尸致長安天子感歎詔著作錄之

周

周有孝節傳取李棠杜叔毗二人為編今析杜叔毗附於孝友仍以柳檜與李棠置此

李棠字長卿渤海蓨人也祖伯貴魏宣武時官至魯郡

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戚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渤海相父元冑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與高乾兄弟舉兵信都以軍功除征虜將軍後仕東魏及高仲密為北豫州刺史請棠為掾先是仲密與崔暹有隙暹時為齊文襄委任仲密恐其間已每不自安將圖西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興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遂與棠謀殺壽興率其衆據城遣棠詣闕中歸款文帝嘉之拜棠武衛將軍封廣宗縣公位給事黄

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應募先入蜀喻之至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笞辱之冀獲其實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喻爾反見躓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為爾移志也撝不得其要指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趙亂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父僧習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歸魏歷北地頴川二郡守檜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

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文帝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河湟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賊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時吐谷渾彊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破之數年不敢為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

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虬為祕書丞弟慶為尚書左丞檜常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文帝謂檜曰卿昔在鄀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太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結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

有餘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為吾徒腹心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數創遂為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尸水中城中人皆為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尸還長

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斌字伯達年十七齊王憲召為記室早卒斌弟雄亮字信誠父檜在華陽見害雄亮時年十四哀毀過禮隂有復讐之志武帝時衆寶率其部歸長安帝待之甚厚雄亮手斬衆寶於城中請罪闕下帝特原之後累遷内史中大夫賜爵汝陽縣子隋文帝受禪拜尚書考功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多為駮正深為公卿所憚俄以本官檢校太子左庶子進爵為伯秦王俊鎮隴右出為秦州總管府司

馬領山南道行臺左丞卒子贊嗣

隋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羈檢重節槩仕齊楚州刺史齊亡歸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高祖平陳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度江加上儀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救不至糧盡無所食與士卒煑犀甲腰帶及剝樹皮食之一無離叛賊欲降之抗節彌厲城陷

遂為賊所害高祖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長子

信襲其官爵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

藏位至郡守元少聰敏仕周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

能名開皇中為殿内侍御史煬帝嗣位遷度支郎遼東

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書

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主其獄述時貴倖

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按述

逾急仍以屬請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服一襲後奉使
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
肝腦塗地我今親率義兵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
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位重祿近古莫儔當謂竭
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
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脅以兵元竟不屈節於是遂見害
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
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人也父子琮仕齊至左僕射慈明在齊為中書舍人開皇中兼内史舍人大業中位尚書兵部郎加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慈明令安集瀍洛至鄢陵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於坐而謂之曰吾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為如何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乃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義而釋

之出至營門為賊帥翟讓所瞋責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但殺何須罵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煬帝歎息之贈銀青光禄大夫拜其二子怦惇俱為尚書承務郎王世充推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户部尚書黎陽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世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尸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華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陀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後從楊素擊平漢王諒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贊務會興遼東之役歲饑須陀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勑須陀曰如待報至當委溝壑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嘉而不責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陀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時賊帥王薄北連豆子䴚賊孫宣雅石祇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陀

大破之露布以聞帝大悅優詔襃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奏之其年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奄至城下須陀與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圍北海須陀倍道而進大破之司隸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屯蹲狗山須陀列八營以逼之孝友窘逼面縛來降其黨解散又有王良鄭大彪李脘等衆各萬計須陀悉平之威震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

將寇河北次祝阿須陀邀擊殺數千人賊吕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陀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遂率兵逼滎陽須陀拒之讓懼而退走須陀逐北李密先伏兵數千人邀須陀遂與讓合軍圍之須陀敗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乃仰天嘆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帝令

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越王侗遣裴仁基招其衆移鎮虎牢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位毗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為鄃令以清正聞俄而百姓聚起為盜善會討之往皆尅捷後賊帥張金稱屯于縣界善會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後進止一以謀之乃大尅金稱復引勃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破黎陽而還善會邀破之擢拜朝請大夫

清河郡丞于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没相
繼能抗賊者善會而已前後七十餘陣未嘗負敗每恨
衆寡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見敗取善
會定策善會遂與金稱戰賊乃退走善會捕斬之傳首
行在所帝賜以上方甲稍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復從楊
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宫帝下詔褒揚之
後為竇建德所圍城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
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建德知終不為已用

遂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

獨孤盛不知何許人也父屯本姓李氏仕周賜姓獨孤兄楷長平太守自有傳盛性剛烈有膽略以煬帝藩邸之舊累遷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勢太異虔通曰事已然不預將軍事盛罵曰老賊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性
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左司郎當朝正色
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
存糺舉無所廻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内史令左備
身將軍尚書左丞右光禄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
同心勠力以輔侗文都將誅王世充以靖亂楚與其謀
及文都為人所告世充以兵入犯太陽門武衛將軍皇
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有約若社

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及世充入楚匿太官署
尋被執世充奮袂令斬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元文
都者魏宗室也父矩周小冢宰元都事在魏汝陰王天
賜傳中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遍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
學頗解屬文性剛謇有吏幹開皇中為秦州司法參軍
因入考楊素奏為侍御史時永寧縣令李公孝四歲喪
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别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

以為無撫育之恩議不改任子翊駮之曰傳云繼母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服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改官此專據嫁者主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

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既等故心喪不得有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絶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是知服以名重情以父親所以聖人敎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母以義報等之己生如謂繼母之來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

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至此後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于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之與前於情無别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

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縁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杖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如母之情杖義者為子之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姆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待父令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己養己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

繼毋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因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明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准者准擬之名以者即真之稱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耿礜伐柯何遠之有論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

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來旨本父亦
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也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
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别之别有所
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日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
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别舊者易新
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書云其父析
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衛雖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
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今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

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茍
飾非於明世彊媒蘖於禮經雖欲揚己露才不覺言之
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歷新豐令大理正並有能名
擢授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衆人
意表從幸江東屬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
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於上江督運為賊
吴碁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降復遣首領賊渡江遇
煬帝被弑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請以為

主不從因執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崩子翊乃易
其言於是見害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為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
及嗣位累遷鷹揚郎將大業末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
拒唐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畧署領
河東通守唐遣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克及通軍敗
歸唐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
皆哽咽通亦泣下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

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屬之於公奈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慚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慚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及承制拜君素為金紫

光祿大夫窦遣行人勞之監門直閤龎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唐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唐又賜金劵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下有所屬君何自苦身取戮辱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自知事必不濟每言及隋國未嘗不歔欷流涕嘗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義不得不死今穀足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

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唐兵起人有息肩之望又頗得江都傾覆消息兼糧食絶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贇並以誠節顯孝意河東人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内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

為孝感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毁骨立見者哀之時長吏多贓汚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作亂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謀應賊孝意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俄而武周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尅捷但孤城無援而孝意誓以必死亦知帝必不反每旦夕向詔勅庫俯伏涕流悲慟左右糧盡為校尉張世倫所殺以歸武周張

李珣京兆人父祥少為隋文帝所知引為丞相參軍累遷并州司馬及漢王諒反遣其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援軍至賊退以功授開府後卒於都水監李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揚郎將所居據箕山為固與洛口接及李密陷倉城遣呼之李珣大罵密怒攻之連年不

能尅經三年資用盡無薪徹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後士卒飢羸為密所陷季珣坐聽事顏色自若密遣兵禽送之羣賊曳令拜密季珣曰吾雖敗軍將猶是天子爪牙臣何容拜賊密壯而釋之翟讓從求金不得殺之其弟仲琰為上洛令及唐兵起城守部下殺之以歸唐仲琰弟幼琮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亂遇害季珣家世忠烈兄弟俱死國難論者賢之杜松贇北海人性剛烈重名義為石門府隊正大業末賊楊厚來

攻北海縣松賫覘賊被執使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松賫僞許之旣至城下大呼曰我邂逅被執非力屈也官兵大來賊旦暮禽翦賊以刀築其口引之去松賫罵厚曰老賊何敢辱賢良言未卒賊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優贈朝請大夫本郡通守

通志卷一百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十五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七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孝友傳第一

晉史始立孝友傳宋齊周隋曰孝義梁陳曰孝行後魏曰孝感今總曰孝友東漢雖不標名然毛義一卷而其事已具其中故取之以冠此篇之首又自宋以下離其義行者為一宗以附各代孝友之

後庶有别云

後漢孝友

毛義　薛包　劉平　王望　王扶　趙孝　王琳　兒萌　魏譚　車成　淳于恭　江革　劉殷　子愷　愷子茂　周磐　蔡順　趙咨

晉孝友

李密　盛彦　夏方　王裒　許孜　子生　庾衮　孫晷　顔含　劉殷　王延　王談　桑虞　何琦

吳逵

宋孝友

劉瑜董陽賈恩 郭世道子原平 潘綜陳遺秦綿張楚 丘

傑 師覺授 王彭 蔣恭 孫法宗 許昭先

余齊人 孫棘徐元妻許錢延慶何子平 崔懷順

宋義行

嚴世期 吳慶之 徐耕嚴成王道蓋范叔孫吳國夫

齊孝友

王虛之顧昌衍江柔之江軻蕭叡明鮮于文宗文宗姊文英蕭矯妻

羊緝女佩任氏　吳翼母丁氏　吳康之妻趙氏　丁長子婦王氏　蔣儁之妻黃陳氏三女濟妻姚氏　王氏女　屠氏女　范法恂妻褚氏　乘公公孫僧遠　吳欣之童超之孫淡　華寶薛天生　劉懷允　懷允弟懷則　解叔謙宗元御昕　庾震　魯康祚　朱文濟　謝昌寓　匡韓靈敏　劉渢弟謙　柳叔夜吳達之蔡曇智　向伯輿王文殊　樂頤弟預　沈昇之　江泌　杜栖剡縣小兒庾道愍

齊義行

韓係伯聞人夐　封延伯陳元子　徐生之　邵榮興　范安祖　文獻叔　李聖伯

范道根 譚弘寶 何弘
陽黑頭 王續祖 郝道福

梁孝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庾黔婁 劉霽 劉曇淨 何烱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翂 甄恬 趙

拔扈 韓懷明 褚脩 張景仁 宛陵女子 王 整之姊 劉景

昕 陶子鏘 成景雋 李慶緒 謝藺 庾沙彌

江紑

陳孝友

殷不害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暠子延義 張昭弟乾 王知元

後魏孝友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令狐仕奴 董吐渾 皇甫 吳悉達崔承宗 王續

生 李顯達 倉跋 張昇 王崇 郭文恭

後魏義行

石文德趙令安孟蘭彊 馬八龍 門文愛 石祖興 邵

洪哲 李八 王閭

北齊孝友北齊不立此傳今取陸卬附此

陸卬

周孝友

杜叔毗　荊可　秦族弟榮先　皇甫遐　張元

隋孝友

田德懋　薛濬　王頒　田翼　楊慶　紐因士子

劉仕儁雄　翟普林　李德饒　華秋　徐孝肅

隋義行

郎方貴　郭世儁

後漢

毛義字少節廬江人也家貧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顔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者也

建初中章帝下詔襃寵義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
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薛包字孟嘗汝南人也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
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
不得已廬於舍外旦而入灑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
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
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産輒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年八十餘以壽終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本名曠顯宗時改為平王莽時為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其後每屬縣有劇賊輒令平守之所至皆理由是一郡稱其能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

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
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
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
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
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
訖因白母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驚
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
得全建武初平狄將軍龎萌反於彭城攻敗郡守孫萌

平時復為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為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止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後舉孝廉拜濟陰郡丞太守劉育甚重之任以郡職上書薦平會平遭父喪去官服闋拜全椒長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太守行部獄無繫囚人自以得所不知所問唯班詔書而去後以病

免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薦平及瑯琊王望東萊王扶皆脩身行義應在朝次有詔徵平等特賜辨裝錢至皆拜議郎並數引見平再遷侍中永平三年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郇恁等在位八年以老病上疏乞骸骨卒於家王望字慈卿客授會稽自議郎遷青州刺史甚有威名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

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為望之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將乖聖朝愛育之旨矣帝嘉意議赦而不罪王扶字子元掖人也少脩節行客居琅邪不其縣所止聚落化其德國相張宗謁請不應欲彊致之遂杖策歸鄉里連請固病不起太傅鄧禹辟不至後拜議郎會見恂恂似不能言然性忱正不可干以非義當

世高之永平中臨邑侯劉復著漢德頌盛稱扶為名臣云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也父普王莽時為田禾將軍任孝為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孝既至不自名亭長不肯納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及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

肥飽賊大驚並放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精來孝求不能得復報賊願就烹衆異之遂不害鄉黨服其義州郡辟名進退必以禮舉孝廉不應永平中辟太尉府顯宗聞其行詔拜諫議大夫遷侍中又遷長樂衛尉復徵禮為御史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孝無子拜禮兩子為郎時汝南

有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冡廬號泣不絶弟季出遇赤眉將為所捕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後辟司徒府薦士而退琅琊魏譚少閒者時亦為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就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為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茹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譚

永平中為主家令又齊國兒萌子明梁郡車成子威二人兄弟並見執於赤眉將食之萌成叩頭乞以身代賊亦哀而兩釋焉

淳于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也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家有山田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刈禾者恭念其愧恥因伏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王莽末歲饑兵起恭兄崇將為賊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反用杖自箠以感悟

之兒慙而改過初遭賊寇百姓莫事農桑恭常獨力田
耕鄉人止之曰時方淆亂死生未分何空自苦爲恭曰
縱我不得他人何傷墾耨不輟後州郡連召不應遂幽
居養志潛於山澤舉動周旋必由禮度建武中郡舉孝
廉司空辟皆不應客隱琅邪黔陬山遂數十年建初元
年肅宗下詔美恭素行告郡賜帛二十疋遣詣公車除
爲議郎引見極日訪以政事遷侍中騎都尉禮待甚優
其所薦名賢無不徵用進對陳政皆本道德帝與之言

未嘗不稱善五年病篤使者存問卒於官詔書褒歎賜
穀千斛刻石表閭除子孝為太子舍人
江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也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
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阻險常採拾以為養數
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
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
得俱全於難革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
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

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
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常備禮名革以母老不應及母
終至性殆滅常寢伏冢廬服竟不忍除郡守遣丞掾釋
服因請以為吏永平初舉孝廉為郎補楚太僕月餘自
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
辭不受後數應三公命輒去建初初太尉牟融舉賢良
方正再遷司空長史肅宗甚崇禮之遷五官中郎將每
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時有疾不會

輒太官送醪膳恩寵有殊於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後上書乞骸骨轉拜諫議大夫賜告歸因謝病稱篤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制詔齊相以縣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稱行於天下及卒詔復賜穀千斛

劉般字伯興宣帝之玄孫也宣帝封子囂於楚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王紆紆生般自囂至般積累仁

義世有名節而紆尤慈篤早失母同産弟原鄉侯平尚幼紆親自鞠養常與共臥起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紆哭泣嘔血數月亦歿初紆襲王封因值王莽簒位廢為庶人因家於彭城殷數歲而孤獨與母居王莽敗天下亂太夫人聞更始即位乃將殷俱奔長安會更始敗復與殷轉側兵革中西行上隴遂流離至武威殷雖尚少而篤志脩行講誦不怠其母及諸舅以為身寄絕域死生未必不宜若精神若此數以曉殷猶不改

其業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脩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後以國屬楚王徙封杼秋侯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為諸侯師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緡錢百萬繒二百疋二十年復與車駕會沛因從還洛陽賜穀什物留為侍祠侯永平元年以國屬沛徙封居巢侯復隨諸侯就國數年揚州刺史觀恂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無怨惡宜蒙旌顯顯

宗嘉之十年徵殷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顯職閑而府寺寛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每行幸郡國殷常將長水胡騎從帝曾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殷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下檢括多失其實百姓患之殷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

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濵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勑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肅宗即位以為長樂少府建初二年遷宗正般妻卒厚加賻贈乃賜冢塋地於顯節陵下般在位數言政事其收恤九

族行義尤著時人稱之年六十建初三年卒子憲嗣憲
卒子重嗣憲兄愷字伯豫以當襲般爵讓與弟憲遁逃
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絶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
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至永元十年有司復奏之侍
中賈逵上書引前世扶陽侯韋玄成及近代陵陽侯丁
鴻鄳侯鄧彪事乞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
美和帝納之詔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為郎稍遷侍中愷
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遷步兵校尉十三年遷

宗正免復拜侍中遷長水校尉永初元年代周章為太常愷性篤古貴處士每有徵舉必先巖穴論議引正辭氣高雅永初六年代張敏為司空元初三年代夏勤為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

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望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時征西校尉任尚以姦利被徵抵罪尚曾副大將軍鄧騭騭黨護之而太尉馬英司空李郃承望騭旨不復先請即獨解尚臧錮愷不肯與議後尚書按其事二府並受譴咎朝廷以此稱之視事五歲永寧元年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

常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
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
疏薦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宜復序上司以厭衆望詔
引愷拜太尉安帝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
二世釁及其子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贓罪詔下三
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襃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
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
於善也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今使贓吏禁錮

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
尉議是視事三年以疾乞骸骨久乃許之下河南禮秩
如前歲餘卒于家詔使者護喪事賜東園祕器錢五十
萬布千疋少子茂字叔盛亦好禮讓歷位出納桓帝時
為司空會司隸校尉李膺等抵罪而南陽太守成瑨太
原太守劉瓆下獄當死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上書
訟之帝不悅有司承旨劾奏三公茂遂坐免建寧中復
為太中大夫卒於官

周磐字堅伯汝南安城人徵士燮之宗也祖父業建武
初為天水太守磐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洪範五行左
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
不充常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
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
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
毀滅服終遂廬於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
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

榮利滑其生術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為遂不應建光元
年年七十三歲朝會集諸生講論因令其二子曰吾日
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歎
豈吾齒之盡乎若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
周棺斂形懸封濯衣幅巾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
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其月望日無病忽
終學者以為知命焉磐同郡蔡順字君仲亦以至孝稱
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其指

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吾噬指以悟汝耳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葬里中災火將逼其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太守韓崇召為東閤祭酒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輒圍冢泣曰順在此崇聞之輒為差車馬到墓所後太守鮑衆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年八十卒于家

趙咨字文楚東郡燕人也父暢為博士咨少孤有孝行

州郡召舉孝廉並不就延熹元年大司農陳豨舉咨至
孝有道仍遷博士靈帝初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宦
者所誅咨乃謝病去太尉楊賜特辟使飾巾出入請與
講議舉高第累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
為養盜嘗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
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
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慙歎跪而辭曰所犯
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益

知名徵拜議郎辭疾不到詔書切讓州郡以禮發遣前
後再三不得已應名復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滎陽
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侯謁咨不為留暠送
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
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
人所貴如此咨在官清簡計日受奉豪黨畏其儉節視
事三年以疾自乞徵拜議郎抗疾京師將終告其故吏
朱祇蕭建等使薄殮素棺藉以黃壤欲令速朽早歸后

士不聽子孫改之乃遺書勑其子允令置坎但足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不必有改有乖吾志朱衹蕭建送喪到家允不忍父體與土并合欲更改殯衹建譬以顧命於是奉行時稱咨明達

晉

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祖母劉

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有暇則講學忘疲而師事譙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少仕蜀為郎數使吳有才辯吳人稱之蜀平泰始初詔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乃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于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

期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

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
苦厄羸之極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
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
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
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
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
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而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
后土實所覽見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
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身死當結草帝覽之曰士之有
名不虛然哉乃停名後劉終服闋復以洗馬徵至洛陽
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次齊桓華問其
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
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
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臯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

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出為温令而憎疾從事嘗與人書曰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密在縣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普令賦詩密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於是都官從事奏免密官後卒於家二子賜興賜字宗石少能屬文嘗為玄鳥賦詞甚美州辟別

駕舉秀才未行而終興字雋石亦有文才刺史羅尚辟
別駕尚為李雄所攻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
願留為弘參軍而不還尚白弘弘即奪其手版而遣之
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興俱為之文
甚有辭理
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少有異才年八歲詣吳太尉戴
昌昌贈詩以觀之彥於坐答之辭甚慷慨母王氏因疾
失明彥每言未嘗不流涕遂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

必自哺之母既病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絶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彥仕吳至中書侍郎吳平陸雲薦之於刺史周浚本邑大中正劉頌又舉彥為小中正太康中卒

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於墓側種植松柏烏鳥猛獸馴擾于旁

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朝會未嘗乘車行必讓路吳平除高山令百姓有罪應加捶撻者方向之涕泣而不加罪大小莫敢犯焉在官三年州舉秀才還家卒年八十七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修有名魏世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

貌絶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側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

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鄉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别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恥鄉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彦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於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彦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

數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絶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葬父於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為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裒常以為人之所行期於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蜂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

墳壟不去賊大感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為賊所害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没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求來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

柏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栖其梁檐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為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言孜孝行世所希逮宜

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酬既往以獎方來尋有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於堂朝夕拜焉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袞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彊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

瘥裒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始疑瘦癘之不相染也初裒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裒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裒曰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裒將何居母感而安之裒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宦族富室及適裒棄華麗散資財與裒共安貧苦相敬如

賓毋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藿不糝門人欲進其飯者而哀每曰已食莫敢為設及麥熟穫者已畢而採捃尚多哀乃引其羣子以退曰待其閒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栢莫知其誰乃召鄰人集之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哀之罪也父老咸亦為之垂涕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慈奉諸寡以仁事

加於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孤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哀乃刈荊苕為箕箒召諸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豫汝逸不汝疵瑕今汝適人將事舅姑灑埽庭内婦之道也故賜汝以此匪器之為美欲汝之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哀哀其早孤痛其成人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慼行路聞者莫不垂涕初袞父誠袞以酒每醉輒

自責曰子廢先父之誡其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鄉人褚德逸者善事其親老而不倦哀每拜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哀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哀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與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實宜之於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清

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為異行元康末潁川太守召為功曹衮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衮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衮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可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為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衮曰孔子

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
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
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
日之主非君而誰袞嘿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
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恃險
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
非義戮力一心同卹危難衆咸從之於是峻險阨杜蹊
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

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衮乃勒部曲整行陣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衮曰晉室卑矣冦難將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期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

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絶險也上有古人遺跡可共保之恵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於其下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怞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瞀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恵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慼慕為

之樹碑焉有四子㑹蒦澤据在澤生故名澤因据生故曰据蒦後南渡江中興初為侍中蒦生顧安成太守

孫𣈆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孫也𣈆為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每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𣈆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

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畧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江川又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畧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於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畧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畧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卹之

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鄰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為梁鴻夫婦濟陽王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侯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别司空何充為揚州牧檄晷為主簿司徒蔡謨辟為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士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斂有

一老父緼袍草屨不通姓字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怪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和等百餘人歎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顔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祖欽給事中父黙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

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祝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

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含謝而不受或問其故答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既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謬留豈施者之意也幾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病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

户化成青烏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本州
辟不就東海王越以為太傅參軍出補閬陽令元帝初
鎮下邳復命為參軍過江以含為上虞令轉王國郎中
丞相東閤祭酒出為東陽太守東宮初建含以儒素篤
行補太子中庶子遷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歴散騎常
侍大司農預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吴郡太
守王導問含曰卿今涖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
編户虚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

當懲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户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顔公在事吴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尋除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遷光禄勲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光禄大夫門施行馬賜牀帳被褥勑太官四時致膳固辭不受于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

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
佞於我我有邪德乎人嘗論少正夘盜跖其惡孰深或
曰正夘雖姦不至剖人充膳盜跖為甚含曰為惡彰露
人思加戮隱伏之姦非聖不誅由此言之正夘為甚衆
咸服焉郭璞常遇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
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
無勞著龜桓温求婚於含含以其盛滿不許惟與鄧攸
深交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

清下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實抑絶浮偽如此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卒遺命素棺薄斂謚曰靖喪在殯而隣家失火移棺紼斷火將至而滅僉以為淳誠所感也三子髦謙約髦歷黄門侍郎光禄勲謙至安成太守約零陵太守並有聲譽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高祖陵漢光禄大夫殷七歲喪父哀毁過禮服喪三年未曾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

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
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孫而所思無獲皇天后
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
殷垂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
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
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
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殷
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酬耳弱冠博通經史綜核

羣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性倜儻有濟世之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鄉黨親族莫不稱之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晉之棟楹也吾方希達如棟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盡臣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齊大夫良以色養無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

言豈庸人所識哉而今而後吾子當為吾師矣送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識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誡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遠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王氏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

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
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
供其衣食錫其傜賦賜帛二百疋穀五百斛趙王倫篡
位孫秀夙重殷名以散騎常侍徵之殷逃奔鴈門及齊
王冏輔政辟為大司馬軍諮祭酒既至謂殷曰先王虛
心名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對曰世祖以大聖
應期先王以至德輔世既堯舜為君稷契為佐故殷希
以一夫而距千乘為不可迴之圖幸遨唐虞之世是以

不懼斧鉞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殘反政然聖
迹稍麁嚴威滋肅殷若復爾恐招華士之誅故不敢不
至也冏奇之轉拜新興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屬永
嘉之亂沒於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
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
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
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在聰之朝
與公卿恂恂然常有後已之色士不脩操行者無得入

其門然滯理不申藉殷而濟者亦已百數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竟以壽終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

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勌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後人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

書左丞至金紫光禄大夫聰死後靳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凖旣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禄大夫延又大罵不受凖遂殺之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旣過談於橋上以鍤殺之應手而死旣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

之嚴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嚴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父沖有深識遠量惠帝時為黄門郎河間王顒執權引為司馬沖知顒必敗就職一旬便稱疾求退虞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毁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毁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虞有園在宅北數里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偷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瓜將出見道通利知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請罪虞乃懽然盡以與之常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虞諸兄仕於石勒之世咸登顯位惟虞恥臣非類陰欲避地海東

會丁母憂遂止哀毀骨立廬于墓側五年後石勒以為
武城令虞以密邇黄河去海微近將申前志欣然就職
石虎太守劉徵甚器重之徵遷青州刺史請虞為長史
帶祝阿郡徵遇疾還鄴令虞監行州府屬虎死國中大
亂朝廷以虞名父之子必能立功海岱潛遣東莞人華
挺授虞寧朔將軍青州刺史虞曰功名非吾志也乃附
使者啓讓刺史靖居海右不交境外雖歷偽朝而不豫
亂世以此高之卒於官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

州刺史荀朗甚重之常詣虞家升堂拜其母時人以為榮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及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煙焰已交家之僮僕計無從

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微禄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躭玩典籍以琴書自娱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没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少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辭但於已有餘輒復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

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為撫軍欽其名行召為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常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為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於世年八十二卒

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

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窮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塼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虎輒為之下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

宋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絶聲勤身力以營葬

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嘗居墓側未嘗
暫違文帝元嘉初卒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
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煙詔榜門曰篤
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賈恩會稽諸曁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
禮未葬爲隣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隣近赴助
棺櫬得免恩及柏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
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共議曰勤身侍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咸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哀慼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帢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乃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之錢主驚歎以半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初

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每為人作工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殽味唯餐鹽豉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踰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踴慟絶

數日方蘇以為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為十夫客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賣主執役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每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錢價又以夫日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為祠堂

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絶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毁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乃貿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涕躬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

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以通又採筍置於籬外隣里慙愧無復取者文帝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賛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為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

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檝助之已自引船不
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
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鬭者為吏所錄鬭者
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識將
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一無所言左右大小咸共稽顙
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脩敬太守蔡
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
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會稽郡貴重望

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為大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並有門行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

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並得免鄉人祕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戶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為純孝里蠲租

布三世又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涕泣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户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為作茅庵乃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為之潛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

則大獲吾志

張楚者益州梓潼人也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截指自誓精神感悟疾應時得愈元嘉中詔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聽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丘傑字偉跱吳興烏程人也年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常食生菜因而遇毒忽夢母謂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

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絕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臨川王義慶辟為州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王彭盱台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

之户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七日一旦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為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為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為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

避水移寄恭家時錄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
罪恭協並欵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
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户
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制依事上
詳州議以為並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孫法宗一名宗之吳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
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
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

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縗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麏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煑傅之即驗一傅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孝武初揚州辟為文學從事不就卒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
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申訴無日在家餉饋肇
之莫非珍新資産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
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
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
昭先賣衣服以營殯葬舅子三人皆幼贍護並得成長
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族
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版為征虜參軍昭先以親

老不就補縣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余齊人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為邑書吏大明二年
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
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
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絶良久乃蘇問
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
難於是號哭殯所須臾便絶州縣上言有司奏改其里
為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人也大明五年發三五丁棘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依制軍法獄未及結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弟幼小亡母遺言所屬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依法受戮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兄兄雖垂愍薩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棘薩皆欣然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娶妻家

遁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並賜帛二十疋先是新蔡徐元妻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絶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以孝聞元嘉中年八十餘卒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吳慶恩殺周郡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吳興太守郗顒表不

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至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殽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為州上綱謂曰尊

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茍冒榮禄乃歸家竭力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後除吳郡海虞令縣禄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禄本在養親不在為已問者慙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

𢧐慕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
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
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間一罪人耳屋
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子平
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
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
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昇明中卒年六十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為

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
蔬食如居喪禮嵗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以書戒懷
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便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
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而不廢婚宦大明中懷順
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崔模
並力屈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
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遂泰始初淮
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絶而

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復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其升斗永明中卒

義行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之三子並得長成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無所依世期餉之二十年死並為之殯葬宗親嚴弘鄉人

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
存育孩幼元嘉四年有司奏榜其門曰義行嚴氏之門
復其身傜役蠲租稅十年
吳慶之字文悅濮陽人也寓居吳興江夏王義恭為揚
州刺史名為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
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
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歳
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淵耳不辭而退琨

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二年大旱人饑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為言上當時議者方之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公賑卹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亦危篤喪尸經日不收叔孫聞之悉備棺器親為殯埋又同里施夫

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並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
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為殯瘞躬卹
病者皆得生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孝武孝
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參軍不就義興吳國夫亦有義
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為設酒食以米送之

齊

王虛之字文靜廬江石陽人也年十三喪母三十三喪
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牀忽有一人來問疾

謂之曰君病尋差餓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生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永明中詔榜門閭蠲其三世時又有顧昌衍江柔之江軻並以篤行知名昌衍吴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為尚書庫部郎柔之軻並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概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沈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之氷如筯額上叩頭血亦氷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為羹欲奉母緒曰母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

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洿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喪卒詔贈中書侍郎又有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

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

母無恙今泄氣在亥酉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又有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趙從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斗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焉又義興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又會稽永興吳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

仁愛遭遇年荒分衣食以給里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欆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為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荒年客死丁陰為買棺器自往斂葬宋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饑餓丁自出鹽米計同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為辦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為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

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蕒更日至市貨賣未甞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居墓側又永興槪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又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舍晝採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

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為人療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魃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為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死守墳墓不嫁為山劫所殺又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為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隣家明帝詔為其二子婚表門閭復徭役又吳興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

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脱不得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遠省餐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兄弟亡貧無以葬身自販貼與隣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

姊未婚嫁乃自責爲之成禮名聞郡縣高帝即位遣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建元三年炎等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武三年有詔蠲表之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詔皆原其罪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為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建元三年詔表門閭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晉義熙末戍長安時寶年八歲父臨别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及長安陷虜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允與弟懷則年十歲遭

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年詔並表其門閭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
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
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
伐木問其所用答云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
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
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建
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

昕曾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為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震字彥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於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虬因此為撰孝子傳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徵為儒林祭酒不就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

蘇皆以為孝感所致康祚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少寛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昌寓陳郡人也為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重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尋又母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半畝朝采瓜子暮生已復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嫁慮家

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被勑納路太后兄女為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為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號不食彌為婢輩所苦路氏生溓渢憐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為渢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溓有識事渢過於

同産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渢妹適江祏弟禧與祐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為始安王遙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遙光任當顧託朝野向渢如雲渢忌之求出為丹陽丞雖在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遙光舉事且方召渢渢以為宜悉召佐史渢之從丹陽丞也遙光以蕭懿第四弟晉安王之文學暢為諮議領錄事及召入遙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遙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

呼師視脉逄光厲聲曰諮議欲作㬰邪因訶令出須臾
渢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渢曰卿視今夕處分
云何而作此語及逆垣歷生至與渢俱勸夜攻臺既不
見納渢歷生並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
公滅族矣及逄光敗渢靜坐府舍濂為度支郎亦奔亡
遇渢仍不復肯去渢曰吾為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
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者不逢兄亦草間苟死今既相逢
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遂俱見殺何胤聞之嘆曰

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黄門郎叔夜年十六為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選光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自殺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先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爲何展禽並爲高士沈顗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僞夫貞薄夫厚云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撫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脩謁伯璵卒幼璵末好佛法剪髮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王文殊字令章吳郡故鄣人也父没魏文殊思慕泣血

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緼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吴興太守謝瀹聘為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望北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閭改所居為孝行里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嚙

被至碎恐母之哀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為設食唯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託郢州行事王英預悲感悶絶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參軍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此人

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為效尤孝嗣故吏吴興沈昇之亦說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為反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並改容謝之預建武中為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槲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

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屧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多蝨以綿裹置壁上恐蝨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蝨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為野火所燒依新宮災三日哭淚盡繼之以血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

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為買棺無僮役凡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塢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武帝以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出血躬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究州中從事泌黃門郎悆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為孝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隱士京產之子也京產自高
祖子恭以來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善清言能彈琴刺
史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
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為學
士掌昬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
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
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
歲絕而復蘇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

警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絶初何肩兄
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
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
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
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
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絶而死鄉隣告之縣
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

屬文少出孤悴時人莫知之者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
懸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
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
雖經年常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見
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懸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
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道懸尤精相板宋明帝
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懸託以巳板為他
物令道懸占之道懸日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

以褚淵詳密求換其板他日淵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意乃解道慇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列在梁史

義行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慙媿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時有吳興人聞人

夐年十七結客報父仇為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人也世為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為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為兗州請為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為豫州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為政清靜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與陳元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

陵邵榮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稅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梁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生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

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
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並
水漿不入口者旬日哀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
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悲號其門外
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
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
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為功
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為滕曾子天監元

年陸𨘫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
行業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隣火起
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隣人往救之焚
炙已悶絶累日方蘇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
以情告隣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
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
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惟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
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惟生悌悌若從法母亦不

全亦請代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乞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為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為例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高尚不應徵辟列在隱逸傳黔婁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初補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人黔婁至官虎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為仁化所感永元初徙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

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洩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故得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為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

其異衆厲聲謂曰長史何獨爲高黙婁亦不違之意請
書數篋而已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
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黙婁身營殯斂檇持喪柩歸鄉里
東宮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
太子中庶子殷鈞中書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賔等
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黙婁弟於陵肩吾
自有傳
劉霽字士溥平原人齊齊郡太守懐慰之子也霽九歲

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畝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為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

集十卷沓附載從祖峻傳歆高蹈不仕列在隱逸目中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人也祖父元直淮南太守父慧鏡
安成內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
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
侍父卒於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絶而又蘇每哭
輒嘔血服闋因毁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
父隱士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為海寧令曇淨又以
兄未為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

淳至身營餐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布衣廬于墓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朞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隱士胤從弟也父撙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期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衛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為一

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㸃皆
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
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仁威南康王限内記室書侍
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
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絶聲寢苫藉地腰脚
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
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元晏所尚不
同長魚慶緒於事為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

十五日可置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漼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甚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

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曰聘君後為望蔡令以病免時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淵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

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為清和後為鎮西諮議參軍
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
帝頗忌之出為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
為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為驃騎諮議參
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為政清靜百姓便之梁臺
建為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為
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中初就拜太中大夫
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

苦絶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為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

痊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虎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武帝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兄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義為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郎散騎侍郎父法起仕齊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不忍聞其哭聲天監元年其兄斐為鬱林太守征俚賊為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存及至家貧不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

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骸枯顇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為其除服擢為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毀顇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惟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

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誣逮詣廷尉緜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為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緜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勅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勅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

顧諸弟幼藐唯因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内斷胷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虀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忍殞仆冀延父命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

聽曰𣃁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
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
欲以歲首舉充純孝𣃁曰異哉王尹何量𣃁之薄夫父
辱子死斯道固然若𣃁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
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出
監萬年縣攝官期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柳
忱復召為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郡守臧盾揚州
中正張仄連名薦𣃁以為孝行純至明通易老勑付太

常旌舉初瓚以父陷罪因成悖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綸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

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

八歲常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

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為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

母亡居喪廬於墓側有烏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

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

表其行狀詔旌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枿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旣殺文茂轉攻旁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也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

殆懐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毋須臾即差無勞自若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懐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懐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懐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

絶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褚修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為當時之冠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修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為揚州引為宣惠參軍兼限內記室修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毀卒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天監初為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讎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縣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戶租調以旌孝行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牀眠母為猛虎所取女啼號隨挐猛虎行數十里獸毛落盡虎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絕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表門閭又霸城王

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遂手為亡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頽城何足奇所住戶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為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

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為景昕誠感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為主簿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為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隣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

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蓴母沒後恒以供奠武帝義師初至此年冬營蓴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乃蘇遂長斷蓴味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為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内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内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

思報効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摧其智勇時以北馬先琿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民樹碑紀德卒謚曰忠烈公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也父為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為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讎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天監中為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哭嘔血數升後為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一

二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從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魏北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媪欲令先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毁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

其至行擢為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兖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為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行於世子貞亦有至行陳史有傳

庾沙彌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内史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為製采服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為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為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縗經不出廬户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

淚霑為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啖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歛令還除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没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定咸以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亦有孝行列在陳史

江紑字含絜考城人也父蒨光禄大夫紑性至孝年十三父蒨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

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説之人莫能解者綎第三叔
禄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
慧眼見眞能度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
里舍為寺乞賜嘉名勑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
顔含遂見冥中送藥又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夢云飲
慧眼水然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
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洌異於常泉取之洗眼
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

徐州召為迎主簿紑性沈靜好莊老玄言尤善佛義不樂仕進及父卒紑廬于墓側終日號慟不絶聲月餘竟卒子總自有傳

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兵部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少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

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
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通事
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值日奏事
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
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
其母蔡氏錦裙襦氊席被褥單備侯景之亂不害從簡
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
見過謁簡文景兵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侍衛者莫不

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帝
為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
元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
陵之陷不害失母所在時甚寒冰雪交下凍死者填滿
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遇見死人溝中即投身
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
哭每輒氣絶行路皆為涕泣於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
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大

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禄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為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撫循招集繦負至者以千數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絶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武帝受禪除婁

令至是第四凡不齊始於江陵迎喪柩歸葬不佞居處
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栢每
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文帝時兼尚書左丞還東宮通
事舍人及廢帝嗣位宣帝為太傅録尚書輔政甚為朝
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
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
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
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

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為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並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奉祿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人梁兼散騎常侍藺之子也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親族奇之母王氏授以孝經論語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

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竒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
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通
五經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
地絶而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藺居阮氏憂不食泣血而
卒家人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將往華嚴寺請長爪
禪師為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須極自愛若
毁至滅性誰當養母自後少進饘粥及魏克江陵入長
安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武帝受禪暠還

鄉里供養貞毋將二十年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毋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鎮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竒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大建五年也始自周還時始與王叔陵為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為記室辟貞為主簿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每有游宴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

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為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勑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禄秩可賜米百石以憂去職頃之勑起還府累啟固辭勑不許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時尚書右丞徐祚左丞沈客卿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徐喻之貞因更感慟氣絶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子客卿曰謝公家傳

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此止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書姚
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孫子
釁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
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
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
親屬察以靖啓即勅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
子凱氣絶之後若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
為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

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司馬暠字子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柔之晉侍中以南頓王孫紹晉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產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絕父母喻之令進粥然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之歎息良久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顏

面顔額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為有子矣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毁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昺結廬數載豺狼絶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承聖中除太子右庶子魏克江陵隨例入周而梁宗屠滅太子殯瘞失所及周受禪昺以宮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之即勑荆州以禮安厝大業八年昺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

卒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以洗敏好學初隨父入關
丁母憂居喪過禮及昺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
行冒履冰雪手足皸瘃至郡遂至攣廢數年乃愈位司
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父處常患消渇嗜
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元明聰敏
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
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之皆為

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肖俱絕宣帝時有太原王知元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憂哀毀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清苦里為孝家里

後魏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也父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為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殁於氐氐王楊難當稱藩太武以温為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令初苻氏亂琰為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際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勑留輕粃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耟刃得剩六耟即命送還刃主刃

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兖州司馬轉團
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
越闕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
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
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絶鹽菜斷諸
餚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
焉應弟煦字賔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

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冲幼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尚始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情究狀特可矜感孝文帝詔特恕其父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

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納詔命賜
宮人河南宗氏生伏保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
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
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為
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禄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
白知出為善無鎮將中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轝親自
扶持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為長兼
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奬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上黨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

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勅集書標揚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隣昆

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户皇甫奴兄弟雖沈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世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黄縣人董吐渾與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内大使王凝奏請表異詔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兄弟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為人

所殺四時號慕悲慼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兄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窐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版贈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

哀慼毁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魏遂爲隔絶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黄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

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絶聲殆於滅性州牧
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
居憂毀瘠見稱鄉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張昇滎陽京縣人也喪父飲水絶鹽哀毀過度形骸枯
悴骨立而已髮落殆盡聲聞鄉里盜賊不侵其境州表
以聞標其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

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能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棲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其所經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無所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服除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烏巢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

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義行

石文德中山蒲陰人也家著義行太平真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

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附率禮無闕自茍逮文德凡刺史守令卒官者皆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趙令安孟蘭殭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榜門閭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尸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

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疋營護喪事州郡表列孝文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眴城歸款以

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早幼競集

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泰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表門閭
北齊
陸卬字雲駒代人也祖昕之魏安北將軍相州刺史父子彰中書監家世有傳卬少機悟美風神好學不倦博覽羣書五經多通大義善屬文甚為河間邢邵所賞邵

又與子彰交游嘗謂子彰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為羣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為搢紳所推許起家員外散騎侍郎歷文襄大將軍主簿中書舍人兼中書侍郎以本職兼太子洗馬自梁魏通和歲有交聘卬每兼官讌接在席賦詩卬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以敏速見美除中書侍郎修國史以父憂去職居喪盡禮哀毀骨立詔以本官起文襄時鎮鄴嘉其至行親詣門以慰勉之卬母魏上庸公主初封藍田高明婦人也甚有志

操卭昆季六人並主所出故邢部嘗謂人云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皆以義方雖創巨痛深出於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毋氏之訓焉卭兄弟相率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朝廷所嗟尚發詔褒揚改其所居里為孝終里服竟當襲不忍嗣侯使迄未應受天保初常山王薦卭器幹文宣面授給事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上洛王思宗為清都尹辟為邑中正食貝丘縣幹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沉篤頓伏牀枕又成風疾第五弟

愽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尩病如此性至慈愛愽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號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卭聞而悲痛一慟便絶年四十八卭自在朝行篤慎周密不說人短不伐巳長言論清遠有人倫鑒裁朝野甚悲惜之贈衛將軍青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十四卷行於世齊之郊廟諸歌多卭所制子乂字旦襲爵始平侯别有傳

周

杜叔毗字子弼其先京兆杜陵人也徙居襄陽父漸梁邊城太守叔毗早歲而孤事毋以孝聞勵精好學仕梁為宜豐侯蕭修府中直兵參軍大統十七年文帝令大將軍達奚武圍修於南鄭修令叔毗詣闕請和文帝見而禮之使未及還而修中直兵曹策參軍劉曉謀以城降將叔毗兄君錫為修中記室參軍從子映錄事參軍映弟晰中直兵參軍各領部曲策等忌之懼其不同已遂誣以謀叛擅加害焉及修降策至長安叔毗朝夕號

泣具申冤狀朝廷以事在歸附之前不可追罪叔毗內
懷憤惋志在復讎然恐違朝憲坐及其母遂沈吟積時
母知其意謂叔毗曰汝兄橫罹禍酷痛切骨髓若能報
之曹策朝死吾以夕沒亦所甘心汝何疑焉叔毗拜受
母言遂白日手刃策於京城斷首刳腹解其肢體然後
面縛請就戮文帝嘉其志氣特命舍之遭母憂哀毀骨
立殆不勝喪服闋晉公護辟為中外府樂曹參軍累遷
陝州刺史後從衛國公南討軍敗為陳人所禽陳人將

降之辭色不撓遂被害子廉卿
荆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母喪水漿不入口三日悲號擗踊絶而復蘇者數四葬母之後廬於墓側晝夜悲哭負土成墳蓬髮不櫛沐菜食飲水而已可家舊墓塋域極大榛蕪至深去家十餘里而可獨宿其中與禽獸雜處哀感遠近邑里稱之大統中可鄉人以可孝行足以勉勵風俗乃上言焉文帝令州縣表異之及服

終之後猶若居喪大冢宰晉公護聞其孝行特引見焉與可言論時有會於護意護亦至孝其母閻沒於敵境不測存亡每見可自傷久乖膝下而重可至性及可卒後護猶思其純孝遂收可妻子於京城常給其衣食

秦族上郡洛川人也祖白父雚並有至性聞於閭里魏太和中版白潁州刺史大統中版雚鄜城郡守族性至孝事親竭力為鄉里所稱及其父喪哀毀過禮每一慟哭酸感行路既以母在常抑割哀情以慰其母意四時

珍羞未嘗匱之與弟榮先復相友愛閨門之中怡怡如也尋而其母又没哭泣無時唯飲水食菜而已終喪之後猶蔬食不入房室二十許年鄉里咸歎異之其邑人王達等七十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榮先亦至孝遭父喪哀慕不已遂以毁卒邑里化其孝行文帝嘉之乃下詔褒美其行贈滄州刺史以旌厥異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也累世寒微而鄉里稱其和睦遐性純至少喪父事母以孝聞保定末遭母喪乃

廬於墓側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暫停積以年歲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匝而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容百人遐食粥枕土櫛風沐雨形容枯悴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鴝鳥各一徘徊悲鳴若助哀者經月餘乃去遠近聞其至孝競以米麪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其狀有詔旌異之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也祖成假平陽郡守父延儁

仕州郡累為功曹主簿並以純至為鄉里所推元性謙
謹有孝行微涉經史然精釋典年六歲其祖以其夏中
熱欲將元就井浴元固不肯從祖謂其貪戲以杖擊其
頭曰汝何為不肯對曰衣以蓋形為覆其褻元不能褻
露其體於白日之下祖異而捨之南鄰有二杏樹杏熟
多落元園中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送還其主
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
何用此為將欲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

若天生天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見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乃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及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嘗憂泣晝夜讀經禮佛以祈福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經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謂元曰勿

憂悲也三日後汝祖必自差元於夢中喜躍遂即驚覺
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明其後祖臥疾再周元恒
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旦夕扶持及祖没號慟絶而
復蘇隨其父水漿不入口三日鄉里咸歎異之縣博士
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閭

隋

田德懋高平人也祖弘周大司空少保襄州總管父仁
恭仕周歷隋位左武衛大將軍弘自有傳德懋少以孝

友知名開皇初以父軍功賜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備身丁父艱哀毁骨立廬於墓側負土成墳高祖聞而嘉之遣員外散騎侍郎元志就弔焉復降璽書存問賜帛及米下詔表其閭大業初位尚書駕部郎卒官

薛濬字道賾河東汾陰人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學有至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開皇中歷尚書虞部考功侍郎高祖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世榮之後其母

疾病濬貌甚憂顇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冐犯霜雪自京及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為之傷痛州里賵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為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為晉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游約處屢絶簞瓢晩生早孤不聞詩禮頼奉先人貽厥之

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受業
欲罷不能砥行厲心困而彌篤服膺敎義爰至長成自
釋耒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
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荐臻兄弟俱
被奪情苫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霣氣摧魂者也
既而創巨釁承不勝荼毒啟手啟足幸及全歸使夫死
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
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悢悢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

汝面訣忍死待汝已歷一旬汝既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絶高祖爲之屑涕降使賫册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遺財濬初爲童兒時與族中兒戲澗濵見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蛇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王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父僧辯梁太尉梁史有傳頒少俶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荆州荆州陷頒亦入關聞其父為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絶食頃乃蘇哭不絶聲毁瘠骨立至服闋日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見言畢歔欷上為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兵數百人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

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睡夢有人授藥比瘖而瘡不痛時人以為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在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不止其間壯士或問曰郎君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不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壠斵櫬焚骨亦可以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出血荅曰此自夙心然其為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必至不濟諸人乃請具鍬鍤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

出自骨中須遂焚骨取灰投水中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須所為亦孝義之道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録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須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恥本心徇私非是為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後轉齊州刺史卒官弟頍見文苑傳

田翼不知何許人也養母以孝聞其後母臥疾歲餘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則不食開皇中母患暴痢

翼謂中毒藥遂覲甞穢惡母終翼一慟而絶妻亦不勝哀而死鄉人共厚葬之

楊慶字伯悦河間人也祖元父剛並以至孝知名慶美容止性辯慧年十六齊國子博士徐遵明見而異之及長頗涉書記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養不赴母有疾不解襟帶者七旬及居母憂哀毁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賜帛及緜粟各有差高祖受禪慶加褒賞擢授儀同三司版平陽太守卒於家

紐因字孝政河東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即悲鳴時人異之周武帝表其閭擢授甘棠令開皇初卒子士雄少質直孝友喪父復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其庭前有一槐樹先甚鬱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高祖聞之歎其父子至孝下詔褒揚號其居為累德里

劉仕儁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喪絶而復蘇者數矣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

翟普林楚丘人也事親以孝聞躬耕色養不應州郡辟命鄉里謂為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

令柏樹馴狎無所驚懼司隷巡察奏其孝感擢爲孝陽
祖李德饒字世文趙郡平棘人魏贈司徒元忠之後也
敏徹齊尚書左丞父純開皇中爲介州長史德饒少聰
轉好學有至性弱冠爲校書郎仍直内史省參掌文翰
巡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隷從事每
重四方理寃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而德行爲當世所
食凡與交結皆海内髦彦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
升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七日哀慟嘔血數

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踴幾絶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廵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曰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德饒後為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盜蠭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衆於勃海有勑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性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諭諸賊至冠氏會他賊攻陷縣城見害德饒弟德佋性重然諾

大業末為離石郡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唐兵起子崇遇害棄尸城下德佋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詣唐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佋為使者往離石禮葬之

華秋汲郡臨河人幼喪父事母以孝聞家貧傭賃為養其母遇患秋容貌毀瘁鬢髮盡改母終遂絶櫛沐髮盡秃落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而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一兔被逐奔入秋廬中

匿秋膝下獵人至廬所畀而免之自爾此免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降使勞問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誡曰勿犯孝子鄉里賴秋全者甚衆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十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小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平論理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

塋饗祭養母至孝數十年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
歷歲見者愍焉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綫毀瘠骨
立祖父母父母墓所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垂二紀被髪
徒跣以終其身弟備德卒其子處默亦廬于墓世稱孝
焉

義行

郎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
中方貴常於淮水津所寄渡舟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

家雙貴問知之恚恨遂向津毆殺船人津者執送之縣以方貴為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爭為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死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死州以狀聞上聞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為州主簿

郭世儁字弘文太原文水人也家門雍睦七世同居犬家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高祖遣平昌公宇文弼詣其家勞問書侍御史柳彧巡省

河北表其門閭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

通志卷一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六十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獨行傳第一

後漢

譙玄 費貽 玄子瑛 李業 王皓 任永 王嘉 馮信 劉茂 嚴授 徐咸 衛福 所輔

温序 彭脩 索盧放 周嘉 高祖父燕 從弟暢 范式 張劭

陳平子 孔嵩 李善 王忳 張武 陸續 戴封

李充　繆肜　陳重　雷義　范冉　戴就　趙
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田疇邴原管寧三人為編

田疇　邴原　管寧

後漢

譙玄字君黄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説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

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
子多横夭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
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咏衆多之福今
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
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宫皇子産
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
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争道路既無
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别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

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
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
變既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
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臚左咸
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
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持節
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
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

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僣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
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賫
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
招凶禍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
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何恨遂受
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今國家東有嚴敵兵
師四至國用軍資或不常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
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

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亦不肯仕述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

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彊名之業乃載病
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
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
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未聞
求賢而脅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
為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絶匿名迹終莽之世公
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辭疾不起
數年述羞不能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

以劫業曰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於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君宜上奉知已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於心久

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門閭命益部載其高節圖畫形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簒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嘉皓恐不至先繫其妻子使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為任

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

為沮陽令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於弘農山中教授

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

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

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匿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

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太守以茂為言詔書即

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

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虜營煙

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

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刀
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
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
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
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
與賊合戰雄敗賊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
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
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

除父奉爲郎中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弓里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

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汚土遂伏劒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尸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為冢地賜穀千斛縑五百疋除三子為郎長子壽服竟為鄃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乞父骸骨歸葬帝許之乃返舊塋焉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

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急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諫爭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脩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

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原意罰貰獄吏
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
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
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
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皆降散言曰自為彭
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
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

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寛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病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宫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吏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當手劍相刃使者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橈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

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

其遺愛吏民為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勲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氾少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

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醖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
盡歡而别式仕郡爲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殷子徵
郅君章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
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
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
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
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
悟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

違其請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門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為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

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殁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州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

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
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蒙國恩致
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
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
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勑縣代嵩嵩以為先傭未竟
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
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
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

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産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

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
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
經淯陽過李元冢未到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拜
墓哭泣甚悲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
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
九江太守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閒相
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
一書生病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

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
未及問姓名而命絶怤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
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怤大度亭長初到之
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怤前
即言之於縣縣以歸怤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怤
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所由得馬怤具說
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
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怤自念有葬書生事因為說之

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
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
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受又
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
忳休息自迎彥喪餘金俱存忳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
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
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
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呪曰有何

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輙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為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

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内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劍至亡處祭醊泣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絶命

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閎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

常勑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户曹史時歲荒民饑

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閲其民訊

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説六百餘人皆分

列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為别駕從

事以病去還為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

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録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

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勲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

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太半唯續宏勲掠考

五毒備至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名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

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
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治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
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巳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
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
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
石敬平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
其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

遇賊財物悉被略奪惟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為光禄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

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還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衣遞食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乃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

婦銜涕而去坐中皆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
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
太守曾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
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
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
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
焉充遷侍中時大將軍鄧隲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
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隲跪曰幸

託椒房位居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唯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懐道之士頗有不合鷰欲絶其語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説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鷰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徃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説士未究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

於家

繆彤字豫公汝南名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鬬爭之言彤深懐憤歎乃掩户自撾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换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

梁湛名為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官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賔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

魯詩顔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義同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臺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

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為郡功曹皆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義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

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
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
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
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黄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
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游
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絶俗為激絶之

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奐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别如

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自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屋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為之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

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黄巾作難制諸府掾
屬不得妄有去就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
太尉府以病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
令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
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絶便斂斂以時服衣足
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飯
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知我心
者李子堅王子炳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

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為貞節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

而食之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卧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滅絶又復燒地以大鋮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忸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

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淳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禄主事病卒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從兄忠為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埶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

子遂為所刼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禄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殯斂母畢白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鄃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禄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

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甫興河内朝歌人向長之後也少為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常於竈北坐版牀上如是積久版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賔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或悉邀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以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

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蓬蒿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譖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内應收送黄門北寺獄殺之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時夏大旱

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祝曰輔為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己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構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志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會翊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氷車毀頓滞道路翊見而謂之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為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黄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

曰程氏貴戚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葢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也拂用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孝廉不就後黄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絶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絶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帝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

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惟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殮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行義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

之後有老父遺劒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劒恠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田疇邴原管寧三人為編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劒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於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効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絶寇虜縱横稱官奉使為衆所指願以私

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懐異

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旣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恐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謂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者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嶮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

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誡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其得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

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為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

君所識也遂隨使者至軍署司空户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爲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方夏水雨而濵海洿下濘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謂大軍由無終不得進而退已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

白檀之嶮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須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都亭侯邑五百户疇自以為始救君難率衆逃遁志義不立反以為利

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
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祭
哭太祖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
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太
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高志
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
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
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

達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士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等亦以為可聽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謂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勤勤曾不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

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効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言之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祀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年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也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

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齔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遊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今古博聞彊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也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

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亦以僕爲西家愚夫邪私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吾交遊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

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别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别因見貺餞可一飲醼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為北海相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歎之後恚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

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
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
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
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
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
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
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
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

選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己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但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室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使出為世用原不應遂到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

守公孫度畏惡欲殺政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匿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此懷之可入邪遂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為巳害今政巳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巳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

士教授之聲不絶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又以書迎原原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得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

吟咏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
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自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内清議
云青州有邴鄭之學太祖為司空辟原東閤祭酒原女
早亡太祖有愛子倉舒亦没欲合葬之原辭曰合葬非
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
典訓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
哉太祖乃止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

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
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
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
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
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
或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
傾士大夫心或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
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後署

丞相徵事崔琰時為東曹掾奏記太祖以讓原太祖不許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子徵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太子燕會衆賓客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衆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比論太子諮之原悖然對

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太祖征吳原從行卒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扈邈以清賢稱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禍患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

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鬚眉與
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並敬善陳仲
弓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
烈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鑿
坯為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
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由見也由是度
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
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

之道也密遣令西還時度盛彊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見敬憚如此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鬭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恠之聞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鬭爭鄰有牛暴寧田寧為牽牛著涼處自為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鬭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太祖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絶命不宣是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黄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巳西渡盡封還之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趣赴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既至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即位

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帝不許遂詔以寧為光禄勲又詔青州刺史命别駕從事郡丞掾以禮發遣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厨食寧稱草莽臣上疏陳情稱疾篤不任進路寧自黄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後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顇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吏與寧比鄰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説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

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䭔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像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等復上書薦寧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

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遺之而違本心哉寧卒拜

其子邈爲郎中後爲博士

通志卷一百六十八

通志卷一百六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循吏傳第一

史記始作而有循吏傳後世因之不能易也雖晉宋梁後魏曰良吏南齊曰良政其實皆循吏也

史記

孫叔敖　子產　公儀休　石奢　李離

前漢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後漢

衛颯茨充　任延　王景　秦彭　王渙鐔顯任峻　許荊祖父

武孟嘗　第五訪　劉矩　劉寵弟子岱孫　仇覽

童恢弟翊

史記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

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
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
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
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
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
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
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

車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

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

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女工安所讐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

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之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禄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前漢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

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

之地節三年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前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虚名云

黄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以豪傑役使徙雲陵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

坐同産有罪劾免後復入榖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榖計簿書正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復察廉為河南太守丞霸為人明察内敏又習文法然温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繇是俗吏尚嚴酷以為能而獨霸用法寛

和為名會宣帝即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
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守丞相長
史坐公卿大議廷中知長信少府夏侯勝非議詔書大
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
尚書獄中再踰冬積三歲迺出語在勝傳勝出復為諫
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擢霸
為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
第揚州刺史霸為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

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
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太守霸為選擇
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
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
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
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
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嘗
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

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為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寛内明得吏民心戸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徴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穎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

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吉為丞相封建成侯食邑六百戶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以中二千石博士雜問

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畧

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不敢言後湯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

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爲條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

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率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寃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尚書令受丞相對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為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霸死後樂陵侯高竟為大司馬霸子思侯賞嗣為關都尉薨子忠侯輔嗣至衛尉九卿薨子忠嗣侯訖王莽廼絕子孫為吏二

千石者五六人始霸少為陽夏游徼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鄰里巫家女也霸即娶為妻與之終身為丞相後徙杜陵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為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為人惇厚篤於

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是時張敞為膠東相與邑書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饑者甘糟糠穰歲餘粱肉何則有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各達其時之英俊必若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

者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禄賜以共九族鄉黨家亡餘財
神爵元年卒天子閔惜下詔宣揚其德復賜邑子黄金
百斤以奉其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
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
民及死其子遂葬之桐鄉西郊外民果然共為邑起家
立祠歲時祀祭至今不絶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
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

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儗於桀紂也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諛謟嘗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

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廼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久之宫中數有妖怪王以問遂遂以為有大憂宫室將空語在昌邑王傳會昭帝崩亡子昌邑王賀嗣立官屬皆徵入王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飲食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

九流驅馳東西所為誖道古制寛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即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者二百餘人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髠為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名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内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

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説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黄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勑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

罷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為盜賊遂單車獨
行至府郡中翕然時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刼畧相隨
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是悉
平民得安土樂業遂廼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
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
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
家二母彘五雞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
犢曰何為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斂

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

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宫館為宗廟取牲官職親近上甚重之以官壽卒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超為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為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為人勤力有方畧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

躬勸耕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為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禁止嫁娶送終奢侈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為事者輒斥罷之甚者按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荆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

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天下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離遠宮館稀御幸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太半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廡晝夜爇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供養及他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

翁九江以名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後漢

衛颯字子產颯音立河内脩武人也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王莽時仕歴州宰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襄城令政有名迹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脩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朞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含洭湞陽

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濱
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郡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
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
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
勞息姦吏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
民又耒陽縣出鐵石他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
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
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

合於物宜視事十年郡内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勅以桂陽太守歸家須後詔書居二歲載病詣闕自陳困篤乃收印綬賜錢十萬後卒於家南陽茨充代颯為桂陽亦善其政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值倉卒避兵之隴西時隗囂已據四郡遣使請延延不應更始元年以

延為大司馬屬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輙分奉禄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輙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吏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

都尉埽洒其門猶懼辱焉名之不可遺功曹奉謁脩書
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巷乃乘輦詣府門願
得先死備録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巷尋病卒延
自臨殯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
初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為九真太守光武引見
賜馬及雜繒令妻子留洛陽九真俗以射獵為業不知
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令鑄作田器教之
墾闢田疇歲歲開廣百姓充給又駱越之俗無嫁娶禮

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者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為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

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以病稽留左轉睢陽令九真吏民生為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既至武威時將兵長史田紺郡之大姓其子弟賓客為人暴害延收紺繫之子弟賓客伏法者五六人紺少子尚乃聚會輕薄數百人自號將軍夜來攻郡延即

發兵破之自是威行境内吏民累息郡北當匈奴南接
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畧之士千人明
其賞罰令將雜種胡騎休屠黃石屯據要害其有警急
逆擊追討虜恒多殘傷遂絶不敢復出河西舊少雨澤
乃為置水官吏修理溝渠皆蒙其利又造立校官自掾
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傜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
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後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名陵
令顯宗即位拜潁川太守永平二年徵會辟雍因以為

河內太守視事九年病卒少子愷官至太常

王景字仲通樂浪誧邯人也誧音諎甘反邯音下甘反縣名八世祖仲本琅邪不其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齊哀王襄謀發兵而數問於仲及濟北王興居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禍及乃浮海東奔樂浪山中因而家焉父閎為郡三老更始敗土人王調殺郡守劉憲自稱大將軍樂浪太守建武六年光武遣太守王遵將兵擊之至遼東閎與決曹史楊邑等共殺調迎遵皆封為列侯閎獨讓爵帝奇

而徵之道病卒景少學易遂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沉深多伎藝辟司空伏恭府時有薦景能治水者顯宗詔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墕流法水乃不復為害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未及得脩建武十年陽武令張汜上言河決積久日月侵毀濟渠所漂數十許縣脩理之費其功不難宜改脩隄防以安百姓書奏光武即為發卒方營河功而浚儀令樂俊復上言昔元光之間人庶熾盛緣隄墾殖而瓠子河決尚二十

餘年不即壅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饒廣雖未脩理其患猶可且新被兵革方興力役勞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須平静更議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後汴渠東侵日月彌廣而水門故處皆在河中兖豫百姓怨歎以為縣官恒興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議脩汴渠乃引見景問以治水形便景陳其利害應對敏給帝善之又以嘗脩浚儀功業有成乃賜景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錢帛衣物夏遂發卒數十萬遣景與王吳脩渠築堤自滎陽東

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阜破砥磧直
截溝澗防遏衝要疎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
注無潰漏之患景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明年夏
渠成帝親自廵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
制景由是知名王吳及諸從事掾吏皆增秩一等景三
遷爲侍御史十五年從駕東廵狩至無鹽帝美其功績
拜河堤謁者賜車馬縑錢建初七年遷徐州刺史先是
杜篤奏上論都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

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宫廟已立恐人情疑
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
符文有可採明年遷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
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
稻田景乃驅率吏民脩起蕪廢教用犂耕由是墾闢倍
多境内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
作法制皆著於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於官景以為六
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

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冢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機云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也自漢興之後世位相承六世祖襲爲潁川太守與羣從同時爲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號曰萬石秦氏彭同產女弟顯宗時入掖庭爲貴人有寵永平七年以彭貴人兄隨四姓小侯擢爲開陽城門候十五年拜騎都尉副駙馬都尉耿秉北征匈奴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

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輙脩升降揖讓之儀乃為人設四誡以定六親長幼之禮有遵奉教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而已不加恥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縣在職六年轉潁川太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肅宗

巡行再幸潁川輙賞賜錢穀恩寵甚異章和二年卒彭
弟惇褒並為射聲校尉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也父順安定太守渙少好俠尚
氣力數通剽輕少年晩而改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
畧舉大義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避豪右寵風
聲大行入為大司農和帝問曰在郡何以為治寵頓首
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
臣奉宣詔書而已帝大悅渙由是顯名州舉茂才除温

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涣以方畧討擊悉誅之境内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輙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在溫三年遷兖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後坐考妖言不實論歲餘徵拜侍御史永元十五年從駕南廵還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寛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歴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涣有神算元興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歎男女老壯皆相與賦斂致

奠醊以千數渙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任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輙弦歌而薦之永初二年鄧太后下詔褒渙清節以其子石為郎中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毀諸方祀唯特詔密縣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饑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

窮困自陷刑辟輙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位至
長樂衛尉自渙卒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
永初中以劇令渤海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
能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斷獄不過數十威風猛於
渙而文理不及之峻字叔高終於太山太守
許荊字少張會稽陽羨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爲
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分
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

取肥田廣宅奴婢彊者二弟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
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
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
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治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與
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
府荆少為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
聞乃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荆
不能訓導兄既早歿一子為嗣如令死者傷其絕滅願

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荆名譽益著太守黃兢舉孝廉和帝時稍遷桂陽太守郡濱南州風俗脆薄不識學義荆為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嘗行春到耒陽縣民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改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歌以病自上徵拜諫議大夫卒於官桂陽人為立廟樹碑荆孫馘靈帝時為

太尉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也其先三世為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養姑至孝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夜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寃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之事因曰昔

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時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

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
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
慕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郎同郡楊喬凡八
上書薦嘗而朝廷竟不見用年七十卒於家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也少孤貧
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閒暇則以學文仕郡為功曹察孝
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
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

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歲餘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南陽太守去官拜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卒於官

劉矩字叔方沛國蕭人也叔父光順帝時為司徒矩少有高節以叔父遼未得仕進遂絶州郡之命太尉朱寵太傅桓焉嘉其志義故叔遼以此為諸公所辟拜議郎矩乃舉孝廉稍遷雍丘令以禮讓化民其無孝義者皆

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
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輙各罷去
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
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四遷為尚書令矩性亮直不
能諂附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意出為常山相以疾
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為沛相矩懼為所害不敢還鄉里
乃投彭城友人家歲餘冀意少悟乃止補從事中郎復
為尚書令遷宗正太常延熹四年代黄瓊為太尉瓊復

爲司空矩與瓊及司徒种暠同心輔政號爲賢相時連
有災異司隸校尉以劾三公尚書朱穆上疏稱矩等良
輔及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帝不省竟以蠻夷反
叛免後復拜太中大夫靈帝初代周景爲太尉矩再爲
上公所辟召皆名儒宿德不與諸郡交通順辭默諫多
見省用復以日食免因乞骸骨卒於家
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齊悼惠王之後也悼惠王子
孝王將閭將閭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父丕博學號

為通儒寵少受父業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以仁惠為吏民所愛母疾去官百姓將送塞道車不得進乃輕服遁歸後四遷為豫章太守又三遷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厖眉皓髮自若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絶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

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
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
苦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
年代黄瓊為司空以陰霧愆陽免頃之拜將作大匠復
為宗正建寧元年代王暢為司空頻遷司徒太尉二年
以日食策免歸鄉里寵前後歷宰二郡累登卿相而清
約省素家無貨積嘗出京師欲息亭舍亭吏止之曰整
頓洒埽以待劉公不可得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

者以老病卒於家弟方官至山陽太守方有二子岱字公山繇字正禮兄弟齊名稱董卓入洛陽岱從侍中出為兖州刺史虛已愛物為士人所附初平三年青州黄巾賊入兖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岱擊之戰死興平中繇為揚州牧振威將軍時袁術據淮南繇乃移居曲阿術遣孫策攻破繇因奔豫章病卒繇仕吳有傳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也少為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名補吏選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

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雞豕有數農事既畢乃令子弟
羣居還就黌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
躬助喪事賑卹窮寡朞年大化覽初到亭民有陳元者
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
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
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
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
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為之諺曰

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
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辟為主簿謂覽曰主簿聞
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邪覽曰以為
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
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
奉為資勉卒景行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
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嘗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
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

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為拜覽學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雖在晏居必以禮自整妻子有過輙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其喜怒聲色之異後徵方正遇疾而卒三子皆有文史才少子元最知名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也父仲玉遭世凶荒傾家賑卹九族鄉里賴全者以百數仲玉早卒恢少仕州郡為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民有犯違禁法輙隨方曉示若吏稱其職民行善事皆賜以酒肴之禮而勸勵之耕織種收各有條章一境清淨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户民嘗為虎所

害乃投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寃一虎低頭閉目肰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民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暴疾而卒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除須昌長化有異政吏民生爲立碑聞舉將喪棄官歸後舉茂才

不就卒於家

通志卷一百六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十八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循吏傳第二

魯芝 胡威 杜軫 竇允 王宏 曹攄 潘京 范晷子廣 丁紹 喬智明 鄧攸 吳隱之

宋

吉翰　杜驥兄坦　申恬族兄坦　杜慧度父瑗子弘文　檀和之　阮

長之子師門　甄法崇孫彬

南齊

傅琰王沈周洽　沈瓚之琰子翽　虞愿　王洪軌季珪之

梁

沈瑀　范述曾丘師施　孫謙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後魏

張恂孫萇年　張膺　宋世景　路邕　閻慶允　明

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北齊

張華原　宋世良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

瓊　房豹　路去病

隋

梁彥光子文讓文讓　樊叔略　趙軌　房恭懿　公孫

景茂　辛公義　柳儉郭絢敬肅　劉曠　王伽　魏德

深

晉

魯芝字世英扶風郿人也世有名德為西州豪族父為郭汜所害芝襁褓流離年十七乃移居雍耽思墳籍郡舉上計吏州辟别駕魏車騎將軍郭淮為雍州刺史深敬重之舉孝廉除郎中會蜀相諸葛亮侵隴右淮復請芝為别駕事平薦於公府辟大司馬曹真掾轉臨淄侯文學鄭袤薦於司空王朗朗即加禮命後拜騎都尉參軍事行安南太守遷尚書郎曹真出督關右又參大司

馬軍事真甍宣帝代馬乃引芝參驃騎軍事轉天水太
守郡鄰于蜀數被侵掠戶口減削盜賊充斥芝傾心鎮
衛吏造城市數年間舊境悉復遷廣平太守天水夷夏
慕德老幼赴闕獻書乞留芝魏明帝許焉仍策書加歎
勉以黄霸之美加討寇將軍曹爽輔政引為司馬及宣
帝起兵誅爽芝率餘衆犯門斬關馳出赴爽勸爽曰公
居伊周之位一旦以罪見黜雖欲牽黄犬復可得乎若
挾天子保許昌仗天威以羽檄徵天下兵孰敢不從捨

此而去欲就東市豈不痛哉爽懦惑不能用遂委身受
戮芝坐爽下獄當死而口不訟直志不苟免宣帝嘉之
赦而不誅俄而起為使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振威將
軍并州刺史以綏輯有方遷大鴻臚高貴鄉公即位賜
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毋丘儉平隨例增二百戶拜揚武
將軍荆州刺史諸葛誕以壽春叛文帝奉魏帝出征徵
兵四方芝率荆州文武以為先驅誕平進爵武進亭侯
增邑九百戶遷大尚書掌刑理常道鄉公即位進爵斄

城縣侯又增邑八百戸遷監青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轉平東將軍五等建封陰平伯武帝踐阼轉鎮東將軍進爵為侯帝以芝清忠履正素無居宅使軍兵為作屋五十間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於是徴為光祿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馬羊祜為車騎將軍上表以位讓芝詔不許芝泰始九年卒年八十四帝為舉哀賵贈有加謚曰貞賜塋田百畝

胡威字伯虎一名貔淮南壽春人也父質以忠清著稱

少與鄉人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閒仕魏至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荆州也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後隨侶進道既至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疋為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吾俸禄之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辭歸質帳下都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

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拜侍御史歷南鄉侯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嘆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累遷監豫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入為尚書加奉車都尉威嘗議時政之寛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

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拜前將軍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以功封平春侯太康元年卒于位追贈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餘如故謚曰烈子奕嗣奕字次孫仕至平東將軍威弟熊字季象亦有幹用仕至益州刺史安東將軍

杜軫字超宗蜀郡成都人也父雄綿竹令軫師事譙周博涉經書州辟不就為郡功曹吏時鄧艾至成都軫白

太守曰今大軍来征必除舊布新明府宜避之此全福之道也太守乃出㕜果遣其叅軍牽弘自之郡弘問軫前守所在軫正色對曰前守達去就之機輒出自官舍以俟君子弘嚻之命復為功曹軫固辭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悦服秩滿將歸羣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又除池陽令為雍州十一郡最百姓生為立祠得罪者無怨言累遷尚書郎博聞廣涉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

郎與軫齊名每有議論朝廷莫能喻之號蜀有二郎軫後拜犍為太守甚有聲譽當遷會病卒年五十一子毗字長基州舉秀才成都王頴辟大將軍掾遷尚書郎參太傅軍事及洛陽覆没毗南渡江王敦表為益州刺史將與宜都太守柳純共固白帝杜弢遣軍要毗遂遇害毗弟秀字彥頴為羅尚主簿州没為氐賊李驤所得欲用為司馬秀不受見害毗次子歆舉秀才軫弟烈明政事察孝廉歷平康安陽令所居有異績遷衡陽太守

聞軫亡因自表兄子幼弱求去官詔轉犍為太守蜀土
榮之後遷湘東太守為成都王穎郎中令病卒烈弟良
舉秀才除新都令涪陵太守不就補州大中正卒
竇允字雅始平人也出自寒門清尚自修少仕縣稍遷
郡主簿察孝廉除浩亹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
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書旌其清白拜臨水令
克己勵俗改修政事士庶悅服咸歌詠之遷鉅鹿太守
甚有政績卒於官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襃揚布告天下賜宏穀千斛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論太康中代劉毅為司隸校尉於是

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
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
衵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
復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
曹攄字顏遠譙國譙人也祖肇魏衛將軍攄少有孝行
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縣有寡
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
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爲考鞫寡婦不勝苦楚乃

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究具得情
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曰卿等不幸
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暫見家邪衆囚
皆涕泣曰若得暫歸死無恨也攄即開獄出之剋日令
還掾吏固爭咸謂不可攄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我自
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嘆服號曰
聖君入為尚書郎轉洛陽令仁惠明斷百姓懷之時天
大雨雪宮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攄使收門

士衆官咸謂不然攄曰宮掖禁嚴非外人所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服以病去官復為洛陽令及齊王冏輔政攄與左思俱為記室督嘗勸冏還政歸藩冏不納尋轉中書侍郎長沙王乂以為驃騎司馬乂敗免官因丁母憂惠帝末起為襄城太守時襄城屢經寇難攄綏懷振理旬月克復永嘉二年高密王簡鎮襄陽以攄為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逌等聚衆屯冠軍寇略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護督曠姧凶人也譎攄前

戰期為後繼既而不至攄獨與逌戰于酈縣軍敗死之故吏及百姓並奔喪會喪號哭即路如赴父母焉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

機辯皆此類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
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宜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
以為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陽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
共談累日深嘆其才因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
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
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巳
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
嘆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郡陵泉陵三

令京明於政術路不拾遺遷桂陽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

范晷字彥長南陽順陽人也少游學清河遂徙家僑居郡命為五官掾歷河内郡丞太守裴楷雅知之薦為侍御史調補上谷太守遭喪不之官後為司徒左長史轉馮翊太守甚有政能善於綏撫百姓愛悅之徵拜少府出為涼州刺史轉雍州于時西土荒毀氐羌蹈籍田桑失收百姓困弊晷傾心化導勸以農桑所部甚賴之元

康中加左將軍卒於官二子廣穉廣字仲將舉孝廉除靈壽令不之官姊適孫氏早亡有孫名邁廣負以南奔雖盜賊艱急終不棄之元帝承制以為堂邑令丞劉榮坐事當死郡劾以付縣榮即縣人家有老母至節廣輒聽暫還榮亦如期而反縣堂為野火所及榮脫械救火事畢還自著械後大旱米貴廣散私穀振饑人至數千斛遠近流寓歸投之戶口十倍卒于官穉少知名辟大將軍掾早卒子汪別有傳

丁紹字叔倫譙國人也少開朗公正早歷清官為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河北騷擾靡有完邑而廣平一郡四境乂安是以皆悅其法而從其令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為立碑遷徐州刺史士庶攀戀慕附如歸末之官復轉荆州刺史從車千乘南渡河至許時南陽王模為都督留紹啟轉為冀州刺史到鎮率州兵討破汲桑有功加寧北將軍假節監冀州諸軍事時境内羯賊為

患紹招而誅之號為嚴肅河北人畏而愛之紹自以為
才足為物雄當官涖政每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
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
苟晞盛於青州然紹視二人蔑如也永嘉三年暴病而
卒臨終嘆曰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懐帝策贈車騎
將軍
喬智明字元達鮮卑前部人也少喪二親哀毀過禮長
而以德行著稱成都王穎辟為輔國將軍穎之敗趙王

倫也表智明為殄寇將軍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兑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愍之停其獄歲餘令兑將妻入獄兼陰縱之人有勸兑逃者兑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縱吾得免作何面目視息世間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鄴也潁以智明為折衝將軍參丞相前鋒軍事智明勸潁奉迎乘輿潁大怒曰御名曉事投身事孤主上為羣小所逼將加非罪於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

共事之義正若此乎智明乃止尋屬永嘉之亂仕於劉曜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也祖殷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澠池令召為主簿賈充伐吳請殷為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齗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齗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作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後為中庶子攸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

以孝致稱清和平簡貞正寡欲少孤與弟同居初祖父般有賜官勑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竒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品為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叅軍越欽其為人轉為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為東中郎將請攸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永嘉末沒于石勒然勒宿忌諸官長二千石聞攸在

營馳名將殺之攸至門門幹乃攸為郎時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命勿殺勒長史張賓先與攸比舍重攸名操因稱攸于勒勒名幕下與語悅之以為參軍給車馬勒每東西置攸車營中勒夜禁火犯之者死攸與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吏按問胡乃誣攸攸度不可與爭遂對以弟婦散發温酒為辭勒赦之既而胡人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而陰遺攸馬驢諸胡莫不歎息宗敬之石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

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車馬步走擔其兒及其
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唯有一息
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
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
而去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為陳
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為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
後密舍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
還攸攸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

中庶子時吴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
俸禄無所受惟飲吴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賑貸未
報乃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彝虞𩣡慰勞饑人
觀聽善不乃劾攸以擅出穀俄而有詔原之攸在郡刑
政清明百姓歎悦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
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
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吴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
雞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

一歲不聽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賑之性謙和善與人交賓無貴賤待之若一而頗敬媚權重永昌中代周顗為護軍將軍太寧二年王敦反明帝密謀起兵乃遷攸為會稽太守初王敦伐都之後中外兵數每月言之於敦攸已出在家不復知護軍事有惡攸者誣攸尚白敦兵數帝聞而未之信轉攸為太守時帝南郊攸病不能從車駕過攸問疾攸力病出拜有司奏攸不堪行郊而拜道左坐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慍之

色久之遷尚書左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徳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

吳隱之字處黙濮陽鄄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

清操雖日晏歠菽不享非其衆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為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毁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臨哭之時常有雙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嘗食鹹葅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飡投筯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解褐輔國功

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為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矜而釋之遂為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尚書郎累遷晉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為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欲用為黄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

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黷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之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其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逾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帷帳器服皆付外庫時人頗謂其矯然

亦始終不易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
意罰而黜焉元興初詔嘉美之進號前將軍賜錢五十
萬穀千斛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
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
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累出欲奔還都為循
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溫宜加裁戮詔不許劉
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
及至數畝小宅籬垣仄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劉

裕賜車牛更為起宅固辭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氊席後遷中領軍清儉不革每月初得祿裁留身糧其餘悉分賑親族家人紡績以供朝夕時有困絶或并日而食身常布衣不完妻子不霑寸祿義熙八年請老致事優詔許之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賜錢十萬米三百斛九年卒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隱之清操不渝屢被褒飾致事及於身沒常蒙優錫顯贈廉士以為榮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將軍

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
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出賣之此外蕭然
無辦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
投於湖亭之水子延之復勵清操為鄱陽太守延之弟
及子為郡縣者常以廉慎為門法雖才學不逮隱之而
孝悌潔敬猶為不替

宋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劉道憐參

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叅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為道憐驃騎中兵叅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所知賞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兖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八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来取昨所呈事視訖

謂曰卿意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武帝平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元嘉中文帝任遇坦甚厚歷後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坦晚歲入南

朝廷常以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坦常以此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忠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于今世養馬不暇豈辯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元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桂陽公義真鎮長安辟為主簿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録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洛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為文帝所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鐘虡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中至是歲文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牽所領牽鐘於洛水

驥乃遣使紿之曰虜既北度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晩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知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縁聳夫入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乃以驥為通直郎十七年出為青兾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

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民所稱詠
後徵爲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北土以爲榮焉坦長
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文帝常有函詔勅坦琬輒開視
信未及發又追取之勅函已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
責驥并檢開函之主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
待刑坐上特原不問卒官驥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
初以軍功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
江王禕謀反事拜給事黄門侍郎廢帝元徽中爲散騎

常侍幼文所涖貪殘家累千金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又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既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弦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為長水校尉亦誅

申恬守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虎司徒武帝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子坦皆得歸晉並以幹用見知武帝踐阼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兖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克滑臺見虜後得還為竟陵

太守怙初為驃騎劉道憐長史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
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息歷下邳北海
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
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怙到任密知賊来乃伏兵要害出
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
諸軍事太山太守威惠兼著吏民便之二十一年冀州
移鎮歷下以怙為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
武踐阼為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彫弊

恬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謙臨川內史坦以孝建初為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兖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領

職坦棄市羣臣為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
抱坦慟哭曰御無罪為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
市官以白上乃原其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為驍騎將
軍疾卒子令孫明帝時為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
陽即與安都合弟闡時為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
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說闡闡
降殺之令孫亦見殺
杜慧度交阯朱䳒人也本屬京兆曽祖元為寧浦太守

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阯太守
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
滕遯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要津瑗收衆斬遜州
境獲寧後林邑王范達陷日安九真遂寇交阯瑗討破
之授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武帝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
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卒年八十
四贈右將軍慧度瑗第五子也初為州主簿流民都護
遷九真太守瑗卒郡州綱佐以交州土接蠻境不宜曠

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奕李移李脫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奕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奕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燒循船循衆艦俱然一時潰散循中箭赴水死遂斬循及父嘏并循二

子並傳首京師以功封龍編縣侯武帝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其前後抄畧者悉得還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弘文為振遠將軍交州刺史初武帝北征關洛慧度

版弘文行九真太守至是繼父為刺史亦以寛和得衆
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徽為交州刺史
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
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仗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
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
文輿疾就路不忍別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
建鄴朝廷甚哀之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為豫州
刺史和之先歴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

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禄大夫父普驃騎諮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每哭哀感路人除服蔬食者猶積載閒居躭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敬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元嘉九年遷臨川内史以南土卑濕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

絜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十四年卒時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為武昌太守時在元嘉之初及去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録後歸悉以還人為中書郎直省夜誤著鄰省屐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闇室所涖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

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
門原鄉令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
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
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惜修慎在公忘
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為政寬濟遺詠
在人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
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勵應加褒賚以勸于後各被褒
賜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

校尉歆之位左右尚書光祿大夫辛官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永初中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為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為問宋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歎美之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

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
褁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
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
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
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
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録事叅軍帶郫縣令將行
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
不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禮之甚厚云

南齊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曽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彦先員外散騎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美姿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號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服闋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

二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掛團絲於柱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為神明無敢復為偷盜琰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時云諸傅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建元四年徵為驍騎將軍黃門侍郎永明中為廬江王安西長史南郡内史行荆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哭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

劉閑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沙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彦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蕭戒慎身恒居祿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憩故吏為營棺柩閑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傳寂之字德元吳興烏程人年十七為州西曹魚直主簿刺史王彧行縣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閤下即轉為

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瓚之以清
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為也政當處季孟之
間乎瓚之吳興武康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
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
曰復欲何陳荅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
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瓚之以手板四面
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瓚
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

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
立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
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
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
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襃恤乃勑不給贈賻琰子翾為官
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
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
清則憲綱自行勤則無事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

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元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元明為山陰令問元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翽天監中為建康令復有能名遷驃騎諮議參軍子岐亦稱良吏梁史有傳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

之早卒賚中庭橘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
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後遷
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藩國舊
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常侍帝
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為司
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
外奏勑靈臺知星一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啟以相
糾察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

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
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
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佛若有
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
為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
恩後復名入帝好圍碁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
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帝
曰皇帝飛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

篤愿又曰尭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侍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鱁鮧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家素貧之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鱁鮧積多胷腹痞脹氣將絶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絶愿以侍疾日久轉正員郎出為晉安太守在

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録其兒婦恩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為藥有遺恩蛇者恩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恩更令遠送乃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恩往就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恩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

甞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頗積塵埃有書數帙而已

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埽地拂牀而去遷中

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為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

不得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甞事

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

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數十篇

王洪軌上谷人也宋太始中魏克青州洪軌得別駕清

河崔祖歡女仍以為妻祖歡女説洪軌南歸宋桂陽王

之難隨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楯歸
可自防答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
無公帝甚賞之後為晉壽太守多招贓賄為州所按大
懼棄郡奔建鄴高帝輔政引為腹心建武初為青冀二
州刺史悔為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
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易
以祈利益洪軌至一皆斷之啓求侵䰟得黃郭鹽倉等
數戍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

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䰟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酹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軌既北人而甚清正州人呼之為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涕焉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為清能後兼少府卒

梁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

是知名為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瀰瀰與語及政
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
良聞瑀名引為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
沈徽孚恃勢傲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彊子良甚相知
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遥光
嘗使送人丁速而無怨遥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
瑀所為乃令瑀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
公私行侶以為艱明帝使瑀行脩之瑀乃開四洪斷行

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遥光遥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民咸歡悦頃之成林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武帝起兵圍郢城瑀說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憂之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

散難合伯之遂以衆降瑀從在武帝軍中初瑀在竟陵
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
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為帝說之帝曰雲得不死
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自既陽令擢兼尚書右
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
為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
照有吏幹帝並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為餘姚令縣大姓
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絶自瑀到非訟

詐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横
遞相庇蔭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名其老者為石頭
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
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
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輙加
榜箠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
由是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後為安南
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為信威蕭穎達

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屈彊每忤顥達顥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為人所殺多以為穎達害焉子續果訟之遇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元一字穎彥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畧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為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為之師

友起家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為人謇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為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之汲黯齊明帝即位為永嘉太守為政清平不尚威猛旼俗便之所部横陽縣山谷嶮峻為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户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述曾勵志清

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美之徴為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州民無老少皆出拜别號哭聞于數里東昏時拜中散中大夫還鄉里武帝踐阼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江東帝下詔襃美以為太中大夫述曽生平所得奉禄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後有吳興丘師施亦以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曽位

至臺郎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為句容令清慎彊記縣人號為神明宋明帝擢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勅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賔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入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諭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

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為撫軍中兵叅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平王將稱兵患諲彊直託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為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諲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諲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永明初為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為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諲為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諲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

任焉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彊力為政夷
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人謙至絶迹及去官之夜猛
獸即害居人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
常多於鄰境九年以老徵為光祿大夫既至武帝嘉其
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効帝笑曰朕使卿
智不使卿力後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
扶謙自少及老歷三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
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月無幬帳而夜卧未甞有

姦蚼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
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已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
寄譙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
渴譙退還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
送譙舍譙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
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十五年卒官時年九
十二臨終遺命誡諸子以氣絶即幅巾就葬棺足周身
壙足容柩旐書爵里而已其旒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儆

轜牀裝之以蔡以常所乘者為魂車他無所用及卒帝
為舉哀甚悼惜之謚從子蕭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
淮南太守蕭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
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蕭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
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蕭必日進滋旨皆手自
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
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蕭蕭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
遂乃為屐謎以喻蕭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齧齒

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然處
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孫謨廉而已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為
奉朝請豫崔慧景敗亡事捉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
會赦出須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
既而發覺遠踰垣以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
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武帝肅遣兵援
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

未易人也武帝践阼以奉迎勲封廣興男為後軍鄱陽王恢録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為恢亦推心杖之恩寄甚密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絶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㨗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迹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雕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

罰遂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杖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勵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張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自縣為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朞年遷樹功將軍始興

內史時泉陵侯朗為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廨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為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絕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為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荅焉後歷給事黃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彊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為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為受罰者所

謗坐免歸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絶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顔色下人以此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為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郭祖深襄陽人也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為長兼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内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二十九條其言僧尼害國蠹民語尤切直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縻替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為吳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皇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真擢為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普通七年改南

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由三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津不忌憲網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姦惡不避彊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足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祖深鞭以徇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

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
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後魏

張恂字弘讓上谷沮陽人幽州刺史贈太保袞之弟也
袞自有傳道武為代王時恂隨袞歸國道武以恂參代
王軍事恂言於道武曰自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
號山東苻姚盜器秦隴遂致三靈乏饗九域曠居大王
植基朔北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士民

望雲冀闕宜因斯會以建大業道武深器之厚加禮焉
皇始初拜中書侍郎帷幄密謀頗預參議賜爵平臯子
出為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流民歸之者數
千户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禮儒士吏民歌詠之
於時亂離之後牧民者罕能克勵唯恂當官清白仁恕
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為當時第一道武嘉之賜以金
帛明元即位徵拜太中大夫卒恂性清儉死日家無餘
財贈并州刺史平臯侯謚曰宣子純字道尚襲爵坐事

除純弟代守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營州刺史
謚惠侯代所歴著稱有父遺風代子萇年為汝南太守
郡人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唯一牛爭不能決訟於郡
庭萇年悽而見之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爭競脫
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巳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誡
約咸敦敬讓卒于郡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位至太子
翊軍校尉卒
張膺不知何許人也延興中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

子棌樵以自供孝文深嘉之遷京兆太守清白著稱得吏人之忻心焉

宋世景西河介休人河南尹翻之弟也翻自有傳世景少自修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讀誦博覽羣言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上第再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參軍勰愛其才學雅相器敬孝文甚嘉異之遷司徒法曹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決如流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曰宋世景精微尚

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游肇常以委之世景既
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曹深著稱績左僕射
源懷引為行臺郎巡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降賞罰莫不
咸允還七鎮别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不虞懷大相委
重還薦之宣武以為不減李沖帝曰朕亦聞之後為伏
波将軍行滎陽太守郡大姓鄭氏豪横號為難制濟州
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宛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而
世景下車召而誡之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

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屬縣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甞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甞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絶於人及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歳餘毋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曽撰晉書竟未得就遺腹子季儒位太學博士曽至譙宋間為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壊壓而殞時人悼

傷惜之道璵少而敏俊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
行參軍坐愉反得罪作詩及挽歌詞寄之朋親以見冤
痛道璵又曾贈著作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
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
之道璵從孫孝工學涉亦好輯綴文藻形貌短陋而好
臧否人物時論甚疾之為齊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
不遂因非毀朝士撰朝士別錄二十卷會周武滅齊改
關東風俗傳更廣聞見勒成三十卷以上之言多妄謬

篤第冗雜無著述體周大象末預尉遲迥事誅死
路邕陽平人也宣武時除東魏郡太守涖政清勤經年
儉日出家粟賑賜貧窘靈太后下詔褒美賜龍廐馬一
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稍遷南青州刺史卒
閻慶允不知何許人也為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饑儉
慶允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
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聞靈太后卒無褒賞
明亮字文德平原鬲昌人也有識幹歷員外常侍廷昌

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帝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卿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亮曰今江左未賔書軌宜一方為陛下投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因請改授平遠將軍帝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乎亮乃陳謝而退除陽平太守清白愛人甚有惠政

轉汲郡太守為政如前舉宣遠近卒二郡人吏追今追
思之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
羅喪亡無親屬收殮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
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稍除積弩將軍從征新野
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疋數日之中散
之知友時人稱之歷武都漢陽二郡太守並以清白為
名明帝初拜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老問民疾苦至

有對之涕泣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畧羣氐反叛以失人和徵還遷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為葛榮圍逼以郡降榮以為常山太守榮滅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為百姓所思號為良守天平中贈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

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
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
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
遷趙郡太守為政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姦人莫不改貫
所得俸祿分䘏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
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
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
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襁負至者千餘家

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賵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諏之俱知名齊史有傳

竇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也自言本出扶風平陵漢大將軍武曾孫崇為遼西太守遂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弘城周太守入魏父冏舉秀才早卒普

泰初瑗啓以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平州刺史瑗年十七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後兼太常博士拜太原王爾朱榮官榮留為北道大行臺左丞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從榮東平葛榮封容城縣伯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泰山太守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内奏願行堯舜事曄遂禪廣陵由是除給事黄門侍郎孝武帝時為廷

尉御及釋奠開講瑗與温子昇魏季景李業興並為摘句天平中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聲譽甚美為吏民所懐及齊神武班書州郡稱瑗政績以為勸勵後授平州刺史在州政如臨郡又為神武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才不甚稱職又行晉州事及還鄴上表曰臣伏讀麟趾新制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

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大父母皆
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
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
子不言也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
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如天既殺巳之天
復殺子之天二天俱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義不在赦
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鄙臣所以致惑如
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豫制斯條用為訓誡恐千載

之下談者諠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早父之論以臣管見實所不取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司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局判云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瑗案典律未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與殺父同天下可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事雖停寢除大

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正甚見𢢼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兼廷尉卿卒官贈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羊敦字元禮泰山鉅平人也伯父祉光禄大夫父靈引為京兆王愉冀州長史愉反靈引見害祉靈引各有傳敦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别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為衛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

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
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
千斛絹一百疋卒官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衛大將軍
吏部尚書兖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中
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乃上言請
加旌録詔各賞帛一百疋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
焉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兄壽興坐事為閹官後拜河間

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淑熙平中襲其爵後除樂陵内史在郡綏撫甚有人譽後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老幼詣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中山二郡太守卒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吏民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神武追美清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北齊

張華原字國滿代郡人也少明敏有器度神武開驃騎

府引為法曹參軍賜爵新城伯仍侍左右從於信都為丞相府屬深被親遇每號令三軍恒令宣諭意旨尋除散騎常侍周文之始據雍州也神武欲以逆順曉之使華原入關說焉周文容有拘留之意謂之曰若能屈驥足於此當共享富貴不爾命懸今日華原曰渤海王命世誕生殆天所縱以明公篡命關右便自隅絶故使華原銜命相喻公不以此日改國轉禍為福乃欲以死脅人乎周文嘉其亮直乃使東還尋而悔之遣追不及神

武以華原久而不返每嘆息之及聞其來喜見於色後除相府右長史遷驃騎大將軍特進進爵為公仍徙封新安後為兖州刺史華原有幹畧達政體至州乃廣布耳目示以威禁境内大賊及鄰州亡命三百餘人皆詣華原歸欵咸撫以威信放歸田里於是人懷感附寇盜寢息州獄先有繫囚千餘人華原科簡輕重隨事决遣至年暮唯有重罪者數十人華原各給假五日令歸曰期盡速還也囚等曰有君如是何忍背之依期畢至先

時州境數有虎為暴自華原臨政州東北七十里䲭山中忽有六駮食虎咸以為化感所致後卒官州人號慕為樹碑立祠四時享祭焉贈尚書左僕射子宰均嗣

宋世良字元友西河介休人也世為著姓父𩣡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卒於太中大夫世良年十五便有膽氣後隨伯父翻在南兖州屢有戰功魏行臺臨淮王彧與語奇之朝廷以爾朱榮有不臣跡孝莊將圖之密令彧將兵赴洛彧在梁郡稱疾假世良都督令還南兖發兵以

聽期世良請簡見兵三千騎五日必到洛陽并陳三策
或皆不能從馬尋為殿中侍御史詰河北括戶大獲浮
惰見汲郡城傍多骸骨移書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
滂沱河內太守田怙贓貨百萬世良檢案之未竟遇赦
而還孝莊勞之曰知御所括得丁倍於本帳若官人皆
如此用心便是更出一天下也其後遷殿中世良奏殿
中主齋會之事請改付餘曹帝曰御意不欲親庖廚耶
宜付右兵以為永式河州刺史梁景叡枹罕羌首恃遠

不敬其賀正使人頻年稱疾秦州刺史侯莫陳悅受其贈遺常為送表世良並奏科其罪帝嘉之謂長孫永業曰宋郎中實有家風甚可重也後拜清河太守世良才識閑明尤善政術在郡未幾聲聞甚髙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皆放之陽平太守魏明朗大怒云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郡東南有曲隄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渡東呉會稽不歷成公

曲隄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為謡曰曲隄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天保初大赦郡先無一囚率羣吏拜詔而已獄内櫓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虚寂無復訴訟者人謂之神門其冬醴泉出於界内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者泣而前謝曰老民年九十記三十五府君非惟府君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以濟莫不攀轅涕泣除東郡太守卒官贈信州刺史世良彊學好屬文撰字畧五篇宋氏别録十卷子

伯宗位侍御史性清退好學多所撰述至齊亡不徙職遂不入仕隋大業初卒於家世良弟世軌自有傳

郎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魯郡太守贈兖州刺史父道恩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史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額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率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杖亦盡乃至削木為箭翦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乃迎勞之曰御

本文史遂有武畧削木翦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為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楊州刺史郭元真楊愔妹夫基不憚權威並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頴川郡守郡西界與周接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因緣婣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涖職披檢條格多是權時不為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施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放

決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數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省報
下並允基所陳條綱既疎獄訟清淨官民遐邇皆相慶
悅基性清慎無營求甞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
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
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
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恵棺柩將還遠近
赴送莫不攀轅悲哭哀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
元康為司馬畢義雲為屬與基並有聲譽為刺史元嶷

所目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基子茂隋史有傳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也家本寒微少為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業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甚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為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内同心勠力庶有濟乎未幾仁

之入為中書令臨路啓韶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唯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别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唯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為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贍止患無方便耳今噉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為長史裴

英容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致誚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為西兗州臨別謂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唯有孟業銓舉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使劉西兗如此欽歎業容曰唯知自修也韶為并州刺史業復為典籤仍兼長史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名為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

尋業斷決處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曾有失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遂除中書舍人文宣初唯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於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為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

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校百官敷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於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民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為憲

司所刧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弔慰送業度
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轅號哭悲動
行路詣闕訴寃者非一人勅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
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
謁路傍自稱冀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
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
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為太
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為子結

婚於朝胏腑吒羅氏其子以蔭得官為平原王叚孝先相府行參軍乃令作今世服飾綺繻紈袴吒羅家又恃姻婭炫曜矜誇業知而不禁素望頗貶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安平人也祖𣗳行博陵太守父文業中書郎鉅鹿太守伯謙幼孤居貧養母神武起晉陽名補相府功曹稱之曰崔伯謙清直奉公真良佐也轉七兵殿中左戶三曹郎中弟仲讓為北豫州司馬與高慎同叛伯謙坐免官後歴瀛州別駕京畿司馬文襄將

之晉陽勞之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繁是用相授臨別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族弟暹當時寵要伯謙與之舊僚同門非吉凶未嘗造請之以雅道自居天保初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富者禁其奢侈貧者勸課周給縣公田多沃壤伯謙咸易之以給民又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朝貴行過郡境問人曰太守政何似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誦人為歌曰崔府君能臨政退田易鞭布威

德人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因復威對曰長吏憚其畏
嚴人庶蒙其恩惠故無言之以相府舊僚例有加授徵
赴鄴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以弟仲讓在關中不
復居内任除南鉅鹿太守下車尊以禮讓豪族皆改心
整肅事無巨細必自親覽在縣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
自告白鬚公不慮不決在郡七年獄無停囚每有大使
巡察恒處上第徵拜銀青光祿大夫伯謙少時讀經史
晚年好老莊容止儼然無慍色親賓至則置酒相娛清

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為儀表卒贈南兖州刺史謚曰懿伯謙弟仲讓仕西魏位至鴻臚少卿

蘇瓊字珍之長樂武彊人也父備仕魏至衛尉少卿瓊幼時隨父在邊嘗謁東荆州刺史曹芝芝戲問曰卿欲官不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府長流叅軍文襄以儀同開府引為刑獄參軍每加勉勞并州嘗有彊盜長流叅軍張流推其事所疑賊徒並已拷伏失物家並識認唯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

推得元景融等十餘人并獲贓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若不遇我好叅軍幾致枉死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奸盜止息或外境奸罪輒從界中行過者無不捉送零陵縣民魏雙成住處與畿內武城交錯失牛疑其村人魏子賓列送至郡一經窮問即知非子賓盜便釋之雙成云府君放賊去百姓牛何可得瓊不理其語密遣訪獲盜者從此畜牧多散放不收云但付府君其鄰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兾州

繹幕縣人成氏大富爲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置蘇公
矣賊遂去平原郡有妖賊留黑苟構結徒侶通於滄海
瓊所部人連接村居無相染累鄰邑於此伏其德績郡
中舊賊一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一
盃酒無不即知瓊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道研爲濟州
沙門統資產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
求謁瓊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恭研雖爲
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

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債券郡人趙頻曾為樂陵太守年餘八十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瓊頻恃年老苦請遂便為留仍致於聽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趙頻餉瓜欲貢新果至門問知頻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普明兄弟争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

分異十年即還同住每年春總集大儒衛顗隆田元鳳等講於郡學朝吏文案之暇悉令授書時人指吏曹為學生屋禁斷淫祀婚姻喪葬皆教令儉而衷禮又蠶月預下綿絹度樣於部内其兵賦次第並立明式至於調役事必先辦郡縣吏長恒無十杖稽失當時州郡無不遣人至境訪其政術天保中郡界大水民災絶食者千餘家瓊普集郡中有粟家自從貸粟悉以給付饑者州計戶徵租復欲推其貸粟綱紀謂瓊曰雖矜饑餒恐罪

累府君瓊曰一身獲罪直活千室何所怨乎遂上表陳狀使檢皆免人戶保安此等相撫兒子咸言府君生汝在郡六年民庶懷之州前後四表列為尤最遭憂解職故人贈遺一無所受尋起為司直廷尉正朝士嗟其屈尚書辛術曰既直且正名以定體不慮不申初瓊任清河太守裴獻伯為濟州刺史獻伯酷於用法瓊恩於養人房延祐為樂陵郡過濟州裴問其外聲延祐云唯聞太守善刺史惡裴云得人譽者非至公答云若爾黄霸

襲遂君之罪人也後有勑州各舉清能裴以前言恐爲
瓊陷瓊中其枉滯議者尚其公平畢義雲爲御史中丞
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得雪者
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及清河南
中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尚書崔
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仍數雪反逆身命
何輕瓊正色曰所雪者寃枉不放反逆昂大慙京師爲
之語曰斷決無疑蘇珍之皇建中賜爵安定縣男徐州

行臺左丞行徐州事徐州城中五級寺忽被盜銅像一百軀有司徵檢四鄰防宿及蹤跡所疑逮繫數十人瓊一時放遣寺僧怨訴不為推賊瓊遣僧謝曰但且還寺得像自送爾後十日抄賊姓名及贓處所徑收掩悉獲實驗賊徒款引道俗歎服舊制以淮禁不聽商販輒渡淮南歲儉啟聽淮北取糴後淮北人饑復請通糴淮南遂得商估往還彼此兼濟水陸之利通於河北後為大理卿而齊亡仕周為博陵太守隋開皇初卒

房豹字仲幹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法壽魏冀州刺史祖伯祖齊郡内史父翼宗安太守豹體貌魁岸美音儀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據頴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為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白紹宗曰天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

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未幾
而紹宗遇溺時論以豹爲知微淸河中除謁者僕射拜
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淸靜甚著聲績
遷博陵太守甚有能名又遷樂陵太守風教脩理稱爲
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
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
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
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終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彦詡嗣彦

詡明辯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
政
路去病陽平人也風神疎朗儀表瓌異河清初為殿中
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時勅用士人為縣
宰以去病為定州饒陽縣令去病明閑時務性頗嚴毅
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民歎伏武平四年為成安縣
令都下有鄴臨漳成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為重以
政亂時艱綱紀不立近臣內戚請屬百端去病消息事

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厮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政術去病獨為稱首周武平齊重其能官與濟陰郡守公孫景茂二人不被替代詔襃揚去病後以尉遲迥事隋大業初卒於冀氏縣令

隋

梁彦光字脩芝安定烏氏人也祖茂魏秦華二州刺史父顯周荆州刺史彦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謂所親

曰此兒有風骨當興吾宗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光憂瘁不知所為忽於園中見一物彥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為至孝所感魏大統末入學略涉經史有規檢造次必以禮解褐祕書郎周受禪遷舍人上士武帝時累遷小馭下大夫母憂去職毀瘠過禮未幾令起視事帝見其毀甚嗟嘆久之後為御正下大夫從帝平齊以功授開府陽城縣公宣帝即位拜華州刺史進封華陽

郡公以陽城公轉封一子後拜柱國青州刺史屬帝崩不之官高祖受禪以為岐州刺史兼領宮監甚有惠政嘉禾連理出於州境上嘉其能下詔褒美賜粟五百斛帛物三百段御傘一枚以厲清正後轉相州刺史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為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聞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為戴帽

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加收採臣請復為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為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擿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於是合境大駭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詖妄起風謠訴訟官人萬端千變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非聖哲之書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親臨

策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並在廊下有好諍訟惰業無成者坐之庭中設以草具及大比當舉行賓貢之禮又於郊外祖道并以財物資之於是人皆刻勵風俗大改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缺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于時廟中有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悲媿若無所容者彥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勵行卒為善士吏人感悅略無諍訟卒官贈冀定瀛青四

州刺史謚曰襄子文讓嗣弘雅有父風以上柱國世子例授儀同歷上饒二州刺史遷鄱陽太守稱為天下之最徵拜戸部侍郎遼東之役領虎賁郎将為盧龍道軍副會楊玄感作亂其弟虎賁郎将玄縱先隸文讓玄感反問未至而玄縱逃走文讓不之覺坐是配防桂林而卒少子文讓初封陽城縣公後為鷹揚郎将從衛元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樊叔畧陳留人也父歡仕魏為南兖州刺史河陽俟為

高氏所誅叔畧被腐刑給使殿省身長九尺有志氣頗見忌內不自安遂奔關西周文噐之引置左右授都督襲爵為侯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引為中尉漸被委信兼督內外位開府儀同三司護誅齊王憲引為園苑監數進兵謀憲甚奇之從武帝平齊以功加上開府封清鄉縣公拜汴州刺史號為明決宣帝營建東都以叔畧有巧思拜營構監宮室制度皆叔畧所定尉遲迥之亂鎮大梁以軍功拜大將軍復為汴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位

上大將軍進爵安定郡公在州數年甚有聲稱遷相州
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以粟帛班示
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徵
拜司農卿吏民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德自為司農凡
所種植叔畧別有條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滯公卿
所未能決者叔畧輙為評理雖無學術有所依據然師
心獨見闇與理合甚為上所親委高熲楊素皆禮遇之
叔畧雖為司農往往參督九卿事性頗豪侈每食方丈

畢備水陸十四年從祠泰山至洛陽上令録囚徒将奏晨至獄門於馬上暴卒上嗟悼久之贈亳州刺史謚曰襄

趙軌河陽雒陽人也父肅魏散騎常侍自有傳軌少好學有行檢仕周為蔡王記室以清苦聞高祖受禪為齊州别駕有能名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誡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持節使者

郃陽公梁子恭上狀高祖賜以粟帛甚優令入朝父老
將送者各揮淚曰别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
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是以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
而飲之至京詔與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時衛王爽為原
州總管名為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
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
不改操後檢校硤州刺史甚有恩惠轉壽州總管長史
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軌於是勸課吏民更開三

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秩滿歸卒于家子弘
安弘智並知名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也父謨魏贈司空前史有
傳恭懿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歷平恩令濟陰守
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迥亂廢于家開皇初
吏部尚書蘇威舉為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聞而嘉
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粟
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

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治民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恭懿政為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以帛因謂諸州朝集使者曰房恭懿志在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為刺史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斆也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迥之黨蘇威盧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冤之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成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學博涉經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稍遷太常博士多所損益時人稱為書庫歷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齊滅周武帝聞而名見與語器之授濟北太守以母憂去職開皇初召拜汝南太守郡廢為曹州司馬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行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病者景茂減俸祿為饘粥湯藥多方振濟之賴全活者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示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

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哀其老嗟歎久之景茂再拜曰吕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悦下詔褒美之加上儀同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徵吏人號泣於道及疾愈復乞骸骨又不許轉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雞豬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單騎廵人家至戶入閤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婦女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

家之務其後請致仕上優詔聽之仁壽中上明公楊紀
出使河北見景茂神力不衰還以狀奏於是就拜淄州
刺史賜以馬轝便道之官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
為良牧大業初年八十七卒謚曰康身死之日諸州人
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
辛公義隴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慶青州
刺史公義早孤為母氏所養親授書傳周天和中選良
家子任太學生武帝時召入露門學令受道義每月集

御前令與大儒講論上數嗟異時輩慕之建德初授宣
納中士從平齊累遷掌治上士掃寇將軍高祖作相授
內史上士參掌機要開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攝內史舍
人賜爵安陽縣男轉駕部侍郎使勾檢諸馬牧所獲十
餘萬匹上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罄心從軍平陳以功除
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病即合家避之父子夫
妻不相看養孝義道絕由是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
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檢部內凡有疾病者以牀轝來安

置聽事暑月疫時病人或至數百廳廊悉滿公義親設一榻獨坐其間終日連夕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用市藥迎醫療之躬勸其飲食於是悉差方召其親戚而喻之曰死生由命不關相著前汝棄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間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既復差汝等勿復信之諸病家子孫慙謝而去後人有遇疾者爭就使君其家親屬因留養之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内呼爲慈母後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因露坐牢側

親自驗問十餘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聽受領新訟皆
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僚一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
禁者公義即宿聽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曰此事有程
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無德何以尊人尚令百姓繫
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歎
服後有欲諍訟者鄉閭父老遽相曉曰此盖小事何忍
勞苦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于
滄海皆苦水災境內犬牙獨無所損山出黄銀獲之以

獻詔水部郎婁崱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響仁壽元年追充揚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內官寮犯法未入州境豫令使屬之公義答曰不敢有私及至揚州皆無所縱捨暕銜之及煬帝即位揚州長史王弘入為黃門郎因言公義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闕訴寃相繼不絕後數歲帝悟除內史侍郎丁母憂未幾起為司隸大夫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從征至柳城郡卒子融

柳儉字道約河間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華二州刺史父裕周聞喜令儉有局量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雖至親昵無敢狎侮仕周歴宣納上士畿伯大夫及髙祖受禪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縣伯未幾出為廣漢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廢時帝勵精思政妙簡良能出為牧宰儉以仁明著稱擢拜蓬州刺史獄訟者庭決遣之佐吏從容而已獄無繫囚蜀王秀時鎮益州列上其事遷卭州刺史在職十餘年人夷悦服蜀王秀之得

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歎伏焉煬帝嗣位徵之于時多以功臣任職牧州領郡者並帶戎資唯儉起自良吏帝嘉其績特授朝散大夫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厲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尚書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疋絢肅各一百疋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及大業

末盜賊蜂起數被攻逼儉撫結人夷卒無離叛竟以保全及唐兵至長安尊立恭帝儉與留守李粲縞素於州南向慟哭既而歸京師相國李淵賜儉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将軍歳餘卒於家時年八十九郭絢河東安邑人家世寒微初為尚書令史後以軍功拜儀同歴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大業初刑部尚書宇文㢸巡省河北引絢為副煬帝将有事遼東以涿郡為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賛務吏人悦服數載遷為通守兼

領留守及山東盜起絢逐捕之多所克獲時諸郡無復完者唯涿郡獨全後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敬肅字儉德河東蒲坂人少以貞介知名釋褐州主簿開皇初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泰州司馬轉幽州長史仁壽中為衛州司馬俱有異績煬帝嗣位遷頴川贊務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當塗用事其邑在頴川每有書屬

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
繩之無所寬貸由是述銜之八年朝於涿郡帝以其年
老有能名將擢為太守者數矣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
末乞骸骨優詔許之去官之日家無餘財歲餘終於家
劉曠不知何許人也性謹厚每以誠恕應物開皇初為
平鄉令單騎之官人有諍訟者輒丁寧曉以義理不加
繩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百姓感其德
化更相篤勵曰有君如此何得為非在職七年風教大

治獄中無繫囚諍訟絶息囹圄皆生草庭可張羅及去官吏民無少長號泣緣路將送數百里不絶遷為臨潁令清名善政為天下第一尚書左僕射高熲言狀上召之及引見勞之曰天下縣令固多矣卿能獨異於衆良足美也顧謂侍臣曰若不殊奬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叅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叅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

枷鎖縛送次滎陽伽憫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叅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名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名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

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
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勸善
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風兆庶懷姦
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
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
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為
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
盡王伽之儔人皆季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

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本鉅鹿人也祖冲仕周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農父毗鬱林令德深初為髙祖挽郎後歷馮翊郡書佐武陽郡司戶書佐以能遷貴鄉長為政清静不嚴而肅會興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人往來責成郡縣于時王綱弛紊吏多贓賄所在徵斂人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而百姓不擾又盗賊羣起武陽諸城多被淪陷唯貴鄉獨全郡丞元寶藏

受詔逐捕盜賊每戰不利則器械必盡輒徵發於人動以軍法從事如此者數矣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吏人遞相督責晝夜諠囂猶不能濟德深各問其所欲任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恒若無事唯約束長吏所修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在下各自竭心恒為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民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欷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有猾人員外郎

趙君賓與郡丞元賓藏深相交結前後令長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縣君賓屏處於室未嘗輒敢出門逃竄之徒歸來如市貴鄉父老冒涉艱險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以貴鄉文書為詐郡不能決會持節使者韋霽杜整等至兩縣詣使訟之乃斷從貴鄉貴鄉吏民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賓藏深害其能會越王侗徵兵於郡賓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東都俄而

寶嶽以武陽歸李密德深所領皆武陽人也以本土從賊念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反人或謂之曰李密兵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餘里汝必欲歸誰能相禁何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不忍棄去豈道路艱難乎其得人心如此後與賊戰没於陣

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循吏傳第一

前漢

郅都 甯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後漢

董宣　樊曄　李章　周紆　黄昌　陽球　王吉

後魏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子神　高遵　張赦提趙霸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北齊

邸珍　宋游道子士素　盧斐　畢義雲

隋

庫狄士文　田式　燕榮　趙仲卿　崔弘度弘弟

昇　元弘嗣　王文同

前漢

郅都河東揚人也以郎事孝文帝景帝時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來入厠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柰

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
重郅都濟南瞯氏音癎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
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誅瞯氏首惡餘
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都為人勇而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常自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
不顧妻子矣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
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

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
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
與魏其侯使人以閒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為書謝上
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
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敢近
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
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

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甯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人小吏必
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猾賊任威稍遷至濟
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
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
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
多暴犯法於是上召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
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内史外戚

多毀成之短抵罪髠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産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氏焉由以宗家任為郎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

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馮後由為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扶風斄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為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大中大夫與張湯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蓋自此始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當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峻於禹

禹先以老徙為燕相數歲悖亂有罪免歸後十餘年以壽卒於家

義縱河東人也少年時常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姁姁音吁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往少温籍縣無逋事舉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按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中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滅

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以勇
悍從軍敢深入有功封為岸頭侯甯成家居上欲以為
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
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
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
甯成之怒其暴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甯
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甯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
禮至郡遂案甯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

皆奔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
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為廷尉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
亂敗於是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
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縱
壹切捕鞠曰為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郡中
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九
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後會
更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

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惡其所為弗先言縱縱必以氣
陵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
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
矣縱廉其治效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
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音銜至
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
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縱棄市後一歳張湯
亦死

王温舒馮翊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為姦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數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傑敢往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内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内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内至長安部

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内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上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河内則楊皆麻戍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為内史憚之未

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坐
法抵罪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他惛惛不辯至於
中尉則心開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
吏苛察淫惡少年投缿購告言姦置伯落長以收司姦
溫舒多諂善事有埶者即無埶視之如奴有埶家雖有
姦如山弗犯無埶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下户之猾
以動大豪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氐盡靡爛獄中
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

下皆伏有埶者為游聲譽稱治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
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坐小法免是時上方欲作
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
說拜為少府徙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温
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
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
光禄勳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

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累千金

尹齊東郡茌平人也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湯數稱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斬伐不避貴埶遷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拜為中尉吏民益彫敝輕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後復為淮陽都尉王溫舒敗後數年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屍妻亡去歸葬

楊僕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河南守舉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為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會

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後復與左將軍荀

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語在朝鮮傳還免為庶人病死

咸宣楊人也咸音減以佐史給事河東守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廏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丞使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為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至大能

自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
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
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
用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
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百政
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主之屬
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
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羣以百數掠鹵

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

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田廣明字子公鄭人也以郎為天水司馬功次遷河南都尉以殺伐為治郡國盜賊並起遷廣明為淮陽太守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禄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斬捕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徳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為當塗侯

德轑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為侯者得東歸不上曰汝欲不貴矣言汝竟欲歸不吾今貴汝謂賜之爵也女鄉名為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女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户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為大鴻臚擢廣明兄雲中代為淮陽太守昭帝時廣明將兵擊益州還賜爵關內侯徙衛尉後出為左馮翊治有能名宣帝初立代蔡義為御史大夫以前為馮翊與議定策封昌水侯歲餘以祁連將軍將兵擊

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國除兄雲中為淮陽守亦敢誅殺吏民守闕告之竟坐棄市

田延年字子賓其先齊諸田也徙陽陵延年以材畧給事大將軍幕府霍光重之遷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為爪牙誅鋤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為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淫亂霍將軍憂懼與

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劒廷叱羣臣即日議決語在光傳宣帝即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

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
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
為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
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
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
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十萬自乞音氣之何哉願以愚言
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
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

病悖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寛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國除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也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為郡吏以選除補御史掾舉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立延年

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
憚延年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大司農自
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
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宮於是覆劾延年闌內
罪人法至死延年亡命會赦出丞相御史府徵書同日
到延年以御史書先至詣御史府復為掾宣帝識之拜
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丞相掾復擢為好畤令
神爵中西羌反彊弩將軍許延壽請延年為長史從軍

敗西羌還遷為涿郡太守時郡比得不能太守涿人畢
野白等由是廢亂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
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賔客
放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久道路張弓
拔刃然後敢行其亂如此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
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内懼即為兩劾欲先白
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
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

入晨將至市論殺之先所按者死吏皆股弁更遣吏分考兩髙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三歲遷河南太守賜黄金二十斤豪彊脅息野無行盜威震旁郡其治務在摧折豪彊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内之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吏民莫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藝於政事不能絶

也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泰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內號曰屠伯令行禁止郡中正清是時張敞為京兆尹素與延年善敞治雖嚴然尚頗有縱舍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喻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言良犬之取兔仰觀人主之意而獲之喻不妄殺）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

此術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喉咽二周餘斃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自矜伐其能終不衰止時黄霸在頴川以寛恕為治郡中亦平屢豐豐年鳳凰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反在己前心内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狐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

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尚能去官我反不能去邪又延年察獄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敢復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本嘗與義俱為丞相史實親厚之無意毀傷也饋遺之甚厚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取告至長安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

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坐怨望誹謗政治不
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
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
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
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
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
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畢正臘謂
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

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曰萬石嚴嫗次弟彭祖至太子太傅在儒林傳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為頻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臧匿亡命而北地大

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
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姦猾
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
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
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横道枹鼓不絶賞以三輔高第選
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
深各數丈致令辟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
户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

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桓華表也）揭著其姓名（揭杙也音竭）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欷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葬（子郎反）賞所置皆其魁宿或

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黥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貰其罪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為爪牙追捕甚精甘嗜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江湖中多盜賊以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

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贓慎毋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為京兆尹皆尚威嚴有治辦名

後漢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而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

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濫奏宣考岑宣坐徵詣廷尉在獄晨夜諷誦無憂色及當出刑官屬具饌送之宣乃厲聲曰董宣生平未曾食人之食況死乎升車而去時同行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騶騎特原宣刑且令還獄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令青州勿案岑罪

岑官至司隸校尉後江夏有劇賊夏喜等寇亂郡境以宣為江夏太守到界移書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姦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聞懼即時降散外戚陰氏為郡都尉宣輕慢之坐免後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

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

者臨視惟有布被覆屍妻子對泣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以宣嘗為二千石賜艾綬葬以大夫禮拜子並為郎中後官至齊相

樊曄字仲華南陽新野人也與光武少遊舊建武初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引見雲臺初光武微時嘗以事拘於新野曄為市吏餽餌一笥帝德之不忘仍賜曄御食及乘輿服物因戲之曰一笥餌得都尉何如曄頓首辭謝及至郡誅討大姓馬適匡等盜賊清吏民畏之數

年遷揚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坐
法左轉軹長隗囂滅後隴右不安乃拜睢為天水太守
政嚴猛好申韓法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卒不生出
獄吏民及羌胡畏之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傍
曰以付樊公涼州為之歌曰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
寧見乳虎穴不入冀府寺大笑期必死忿怒或見置嗟
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視事十四年卒官永平中顯宗
追思睢在天水時政能以為後人莫之及詔賜錢百萬

子融有俊才好黄老不肯為吏

李章字第公河内懐人也五世二千石章習嚴氏春秋經明教授歴州郡吏光武為大司馬平定河北召章置東曹屬數從征伐光武即位拜陽平令時趙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趙綱遂於縣界起塢壁繕甲兵為在所害章到乃設饗會而延謁綱綱帶文劒被羽衣從士百餘人來到章與對讌飲有頃手劒斬綱伏兵亦悉殺其從者因馳詣塢壁掩擊滅之吏民遂安遷千乘太守

坐誅斬盜賊過濫徵下獄免歲餘拜侍御史出為琅邪
太守時北海安丘大姓夏長思等反遂囚太守處興而
據營陵城章聞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掾吏止章曰二
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發章按劒怒曰逆虜無狀
囚刧郡守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不恨也遂引兵
至安丘城下募勇敢燒城門與長思戰斬之獲三百餘
級得牛馬五百餘頭而還興歸郡以狀上帝悉以所得
班勞吏士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

餘免刑歸復徵會病卒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
少為廷尉史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
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
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博平令收
考姦臧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頗嚴酷專任刑法
而善為辭案條教為州內所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
平令建初中為勃海太守每赦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

遣使屬縣盡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考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徵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

數閭里豪彊以對紓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
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為事
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皇后弟黄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
至止姦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劔擬
篤而肆詈恣口篤以表聞詔召司隸校尉河南尹詣尚
書譴問遣劔戟士收紓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帝知紓
奉法疾姦不事貴戚然苛慘失中數為有司所奏八年
遂免官後為御史中丞和帝即位太傅鄧彪奏紓在任

過酷不宜典司京輦免歸田里後竇氏貴盛篤兄弟秉權睚眦宿怨無不僵仆紆自謂無全乃柴門自守以待其禍然篤等以紆公正而怨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復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侯瓌猶尚在朝紆疾之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

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
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爝火雖微卒能燎
野履霜有漸不可懲革宜尋呂産專竊之亂永惟王莽
簒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人之惑會瓌歸國紆
遷司隸校尉六年夏旱車駕自幸洛陽錄囚徒二人被
掠生蟲坐左轉騎都尉七年遷將作大匠九年卒於官
黄昌字聖真會稽餘姚人也本出孤微居近學宮數見
書生修庠序之禮因好之遂就經學又曉習文法仕郡

為決曹刺史行部見昌甚奇之辟從事後拜宛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者昌初無所言後乃密遣親客至門下賊曹家掩取得之遂收其家一時殺戮大姓戰懼皆稱神明朝廷舉能遷蜀郡太守先太守李根年老多悖政百姓侵冤及昌到吏人訟者七百餘人悉為斷理莫不得所密捕盜帥一人脅使條諸縣彊暴之人姓名居處乃分遣掩捕無有遺脫宿惡大姦皆奔走他境初昌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

轉入蜀為人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自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對曰妾本餘姚戴次公女州書佐黃昌婦也妾嘗歸家為賊所畧遂至於此昌驚呼前謂曰何以識黃昌邪對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嘗自言當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還為夫婦視事四年徵再遷陳相縣人彭氏舊家豪縱造起大舍高樓臨道昌每出行縣彭氏婦人輒升樓而觀昌不喜遂敕收付獄按殺之又遷為河內太守又再遷潁川太守永和五年徵

拜將作大匠漢安元年進補大司農左轉太中大夫卒
於官

陽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也家世大姓冠蓋球能擊劒
習弓馬性嚴厲好申韓之學郡吏有辱其母者球結少
年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初舉孝廉補尚書侍
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義處斷也常為臺閣所崇信出為
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舉會赦見原辟司徒劉寵
府舉高第九江山賊起連月不解三府上球有理姦才

拜九江太守球到設方略凶賊殄破收郡內姦吏盡殺之遷平原相出教曰相前涖高唐志掃姦鄙遂為貴郡所見枉舉昔桓公釋管仲射鉤之讐高祖赦季布逃亡之罪雖以不德敢忘前義況君臣分定而可懷宿昔乎令一蠲往愆期諸來効若受教之後而不改姦狀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時天下大旱司空張顥條奏長吏苛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坐嚴苛徵詣廷尉當免官靈帝以球九江時有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坐

事論頊之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敕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微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脫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

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時中常侍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内外球嘗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遷為司隸校尉王甫休沐里舍球詣闕謝恩奏收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尉曷中黄門劉毅小黄門龎訓朱禹齊盛等及子弟為守令者姦猾縱恣罪合滅族太尉段熲諂附佞倖宜並誅戮於是悉收甫熲等送洛

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若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球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困吾行自及也球使以土塞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右權門聞之莫不

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縢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順
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抆
淚曰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
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
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
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
球出謁陵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
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横蒙鷹犬之任前雖

糾誅王甫段熲蓋簡落狐狸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其冬司徒劉郃與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節等知之共誣白郃等語已見陳球傳遂收球送洛陽獄誅死妻子徙邊

王吉者陳留浚儀人中常侍甫之養子也甫在官者傳吉少好誦讀書傳喜名聲而性殘忍以父秉權寵年二十餘為沛相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姦伏多出衆

議課使郡内各舉姦吏豪人諸常有微過酒肉為臧者雖數十年猶加貶棄注其名籍專選剽悍吏聲斷非法若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殺人皆磔屍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其餘慘毒刺刻不可勝數郡中惴恐莫敢自保及陽球奏甫乃就收執死於洛陽獄

後魏

于洛侯代人也為秦州刺史貪酷殘忍部人富熾奪鄉人呂勝脛纏一具洛侯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将絶始斬其首支體四解分懸道路見者無不傷楚歎愕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安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内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孝文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假范陽侯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轉為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孝文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宣詔責之遂就家賜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也少為沙門晚乃還俗太平

真君中為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太武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文成生獻文元后臨崩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為獻文親舅太安中珍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叙元后平生故事計長幼為昆弟以外戚為河內太守進爵任城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

連上黨南接虎牢地險人悍數為刼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募斬賊首便加重賞勤諭務本盜賊止息誅鋤姦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山胡皆保險拒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時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還拜尚書外都大官後

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任設姦禁之制
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
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
有犯禁者輒捉至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至有
百數赤苞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維王人罕到洪之
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
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
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

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亦聰彊婦人自貧賤至富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芳從姊重之踈張氏亦多所產育為兩宅别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兩宅母子往來如讐及涖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有受納時孝文始建祿制法禁嚴峻遂鎖洪之赴京親臨太華庭集羣臣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慷慨多所堪忍疾病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

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盡沐浴衣幍防卒扶持出入遍巡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同貴戚至此罪後孝文乃稍對百官辯其誣假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年為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集定長幼其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後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自若初洪之富貴赫奕以舅戚之家自居遂棄宗專附珍之等後頗存振本屬而

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神少有膽畧以氣尚為名以軍功封長樂縣男累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葛榮盡銳攻之久不能尅會葛榮見禽以功進爵為公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為侍中又除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宫改封安康郡公普泰元年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薨贈司徒公兾州刺史子士豹齊受禪例降

高遵字世禮勃海蓨人也父濟滄水太守封浮陽子遵

賤出也其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赴平城歸其族兄允允時大有譽望為作計策乃為遵父舉哀以遵為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奔赴免喪後為營官路遵感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隨都將長廣公侯窮奇等平定三齊以功賜爵高昌男補安定王相撰太和安昌二殿畫圖後與中書令高閭增改律令進中書侍郎假中書令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使濟兗徐三州觀

風理訟進中都令及新製衣冠孝文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雄暢常兼太祝令跪贊禮事為俯仰之節粗合儀矩由是帝頗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等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出為齊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逼人家不得絲縑滿意則詬詈不去旬月之間纊布千數郡邑苦之既莅方岳本意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

在齊州毋弟舅甥共相憑屬爭取貨利嚴暴非理殺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導自州來朝會有赦宥導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宫引見誚讓之導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赦必無高導矣又卿非唯貪惏又虐於刑法卿謂何如濟陰王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為此行自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洛訟導詔廷尉少卿鄧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沙門道登過導導以道登荷眷於孝文多奉以貨

深託仗之道登因言次申咨救遵帝不省納遂詔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寃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决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别處沐浴引椒而死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出為西道行臺至髙平鎮遇城翻被害遵帝次文雖無位宦而資產巨萬遵每責其財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返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為虎賁中郎

将京畿盜魁首稱豹子彪子並善弓馬於靈丘應門間聚為刼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遶樹而共射之以為喜笑其暴酷如此軍騎掩捕乆弗能獲行者患焉赦提為逐賊軍將未幾而獲彪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為刼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復相率冦盜赦提募求捕逐以赦提為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此濫有屠害尤為忍酷

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敕提克己
厲約遂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命僧尼因事
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守政蹟
真香驗案其罪敕提懼死欲逃其妻姑為太尉東陽王
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求助謂敕提曰當為訴
理幸得申雪願寛憂不為異計敕提以此差自解慰段
乃陳列真香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敕提有好牛從索
不果令臺使止挾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横以無

辜證成誣罪於是執事恐有不盡使駕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狀如前處赦提大辟孝文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能免禍九泉之下當為仇讐矣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僚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

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為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劒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

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祉復被起為光禄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陪末至宣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兖州刺史謚曰景祉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為剛斷時有撿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人患其嚴酷子深自有傳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兖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狼籍為御史中丞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尋即真坐遣子析户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官奴障恡陂葦侵盜公私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瀛州刺史貪暴安忍人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人村有汲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是暹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

瀨兒刺史暹黙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與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為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田園貸元乂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封武津縣公子瓚字結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涿鹿人也父範青州刺史自有傳道元初襲爵永寧侯例降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

執法清刻自太傅掾引為書侍御史彪為僕射李沖所奏道元以屬官坐免景明中為冀州鎮東府長史刺史于勁順皇后父也西討關中亦不至州道元行事三年為政嚴酷吏民畏之姦盜逃於他境後試守魯陽郡道元表立黌序崇勸學教詔曰魯陽本以蠻人不立大學今可聽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道元在郡山蠻伏其威名不敢為冦延昌中為東荆州刺史威猛為政如在冀州蠻人詣闕訟其刻峻請前刺史冦祖禮及以遣戍兵

七十人送道元還京二人並坐免官後為河南尹明帝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元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其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黄門侍郎馳驛與大都督李崇籌宜等立裁減去留會諸鎮叛不果而還孝昌初梁遣將攻揚州刺史元法僧又於彭城反叛詔道元持節兼侍中攝行臺尚書節度諸軍依僕射李平故事梁軍至渦陽敗退道元追討多有斬獲後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權豪始頗憚之

而不能有所糾正聲望更損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
右丘念常與卧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常匿悅第時
還其家道元密訪知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念身
有敕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時雍州刺史蕭寶
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
關右大使寶夤慮道元圖己遣其行臺郎中郭子帙圍
道元於陰盤驛亭亭在岡上常食岡下之井既被圍穿
井十餘丈不得水水盡力屈賊遂踰牆而入道元與其

弟及二子同時被害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寶夤猶遣斂其父子殯於長安城東事平喪還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時論薄之子孝友襲

谷楷昌黎人也曾祖渾侍中儀曹尚書自有傳楷有局幹稍遷至奉車都尉眇一目性甚嚴急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瞎虎累遷城門校尉卒

北齊

邸珍字安寶本中山上曲陽人也魏太和中徙居武川鎮孝昌中六鎮兵起珍遂從杜洛周賊洛周為葛榮所吞珍入榮軍榮為爾朱榮所破珍與其餘黨俱徙并州從神武出山東神武起義信都拜珍長史上曲陽縣侯除殷州刺史珍求取無厭大為州人所疾苦徵兼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擊梁州將成景儁等解東行圍回軍彭城珍御下殘酷士衆離心至於土人豪族

遇之無禮遂為州人所害後贈定州刺史司徒公
宋游道敦煌人也高祖繇從沮渠牧犍歸魏賜爵清水
公繇子巖襲爵改為西平侯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
範從事中郎蔭子季預渤海太守游道季預之子也隨
父在郡父亡吏民贈遺一無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
別居叔父為奴誣以構逆游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
陽王深北伐請為鎧曹及為定州刺史又以為府佐廣
陽為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游道為訴得

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節引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游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為尚書令臨淮王彧譴責游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偽梁廣發士卒圍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令臨淮王彧即孚

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放還進退為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宜下科或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隆吏部郎中臣薛琡已下百餘人並皆聞見臣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

建旗往討趣懸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僚乃欲為私害政為臣此言或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郎中帝召見游道嘉勞之或亦奏言臣忝冠百僚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游道於幕下朝夕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游道應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神武自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宋游道邪嘗聞其名今

日始見其面遷游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朝士舉觴屬游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卿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神武執游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卿但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游道為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為御史中尉以游道為尚書左丞文襄謂暹游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游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

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等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贓賄終是不避權豪又奏駮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問名以記出入早晚令僕以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奏而輒禁者游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是反誣游道厲色挫辱己遂枉栲羣令史證成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

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飾偽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
上王政所不容謹案尚書左丞宋游道名望本闕功績
何紀屬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之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
謟言肆其姦詐罔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心衆畏其
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無忌諱毁譽由
己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
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
內降人左澤等為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

日判聽游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為例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游道並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況游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贓汚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游道死罪是時朝士皆怨為游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

導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
復吠狗詔付廷尉游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之曰
卿且逐我向并州他經畧不忍殺卿游道從至晉陽以
為大行臺吏部又以為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為
中尉游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
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
之食弊襦而死棄屍路隅游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
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將為一病

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懐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以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常與游道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游道辯而判之曰游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己吹毛洗垢創疵人物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是虛妄方共道習阿黨雜穢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原宜付省下科罪游道被禁獄掾欲為之脱枷游道不肯曰此令公命

所著不可輙脱文襄聞而捨之游道抗直不改天保元
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於少府覆檢主司盜贓得鉅萬
計姦吏反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未
幾卒遺令薄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已而贈瓜州刺史
武平中以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三司謚曰貞惠游道
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欲皆致之極法糾彈見事又
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兖州刺史李子貞在州
貪暴游道按之文襄以子貞豫建義勲意將含忍游道

疑陳元康為其內助密啓云子貞與元康交游恐其別有請屬文襄怒於尚書都堂集百僚撲殺子貞又兖州人為游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又别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悦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有納賄必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為司州綱紀與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

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奬為河南尹
辟游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
入洛奬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共殺
之游道為奬訟冤得雪又表為請贈回已考一汎階以
益之又與劉廞結交託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廞
伏法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
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疋後聽收游道時為司州中
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許依律判許而奏之

勅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既收粹屍厚加贈遺李奬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獮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切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內外大好人宜自迎接為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獮猴而衣帽也將與構絶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為定州長史游道

第三子士遜為博陵王墨曹官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馬士遜晝臥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太剛數遭屯蹇性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素沈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

機要近二十年周愼温恭甚為彦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彦深為刺史珽奏以士素為東郡太守中書侍郎李徳林白珽留之由是還除黄門侍郎共典機密士約亦為善士官尚書左丞

盧斐字子章范陽涿人也父同魏殿中尚書自有傳斐性殘忍以彊斷知名文襄引為大將軍府刑獄參軍謂云狂簡斐然成章非嘉名字也天保中稍遷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斐酷濫非人情所為無問事之大小拷

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氷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之日下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又伺察官人罪失動即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跡屏氣皆目之為盧校事斐揚揚得志言必自矜後以謗史事與李庶俱被鞭杖死獄中

畢義雲小字陁兒東平須昌人也曽祖衆敬魏兗州刺史自有傳父祖暉幽州刺史義雲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刼掠行旅州里患之晚乃折節從宦累遷尚書都

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文褁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
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為司州
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褁以其推偽衆
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枸吏數而斬之因此鋭情訊鞫威
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
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横不平頻被怨訟前為汲郡太
守翟嵩啓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因京畿長史
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

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罷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祖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啓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已就平吉特乞闇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婚之夕衆禮備設尅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

罔干上義雲資産宅宇足稱豪室忽稱孤貧亦爲矯詐
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
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
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来於是
詔付廷尉科罪尋赦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
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
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採風聞先禁其典籖家
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

瑞事亦上聞爾前譙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為此款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朝政尋除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

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别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鐃吹至於按部行游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内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書舍人又高歸彦起逆義雲入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他意為人密啓及歸彦被擒又列其朋黨專擅為此追還武成猶録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為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

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為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荅然暴酷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子姪僕隷恒瘡痍徧體有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搒掠無數為其著籠頭繫之庭樹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義雲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

旦日武成令舍人是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
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為将加拷掠
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将斬之邢邵上言
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棄屍漳
水

隋

庫狄士文善無人也祖干齊太宰自有傳父伏敬泗州
刺史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少讀書傳在

齊襲封章武郡王官至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周師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高祖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廚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置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舊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民股慄道不拾遺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

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疋兩手各持一匹
上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别加
賞賜物勞而遣之士文至州發擿奸隱長吏尺布斗粟
之贓無所寛貸得千餘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嶺南親戚
相送哭泣之聲遍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
於是父母妻子惟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
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為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為
清河令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為之語曰剌

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之歎曰士文之暴過於猛虎竟坐免未幾以為雍州長史士文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矣及下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從父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之後賜薛國公長孫覽為妾覽妻鄭氏性妬譖之於文獻后后令覽離絶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憂聘以為妻由是士文君明並為御史所劾士文性剛在獄

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子三人朝夕不繼親友無
贍之者

田式字顯標馮翊下邽人也祖安興父長樂仕魏俱為
本郡太守式性剛果多武藝拳勇絶人仕周位渭南太
守政尚嚴猛吏民重足而立無敢違法遷本郡太守親
故屏跡託請不行周武帝聞而嘉之進位儀同三司賜
爵信都縣公擢拜延州刺史從平齊以功授開府徙為
建州刺史改封梁泉縣公後從韋孝寬討尉遲迥以功

拜大將軍進爵武山郡公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為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北樓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愛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為慢己立棒殺之或寮吏奸贓部内刼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穽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式未暇

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為上所譴除名式慙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輒怒唯侍僮二人給使左右從家中索椒欲自殺家人不與陰遣侍僮詣市買毒藥妻子又奪棄之式恚卧其子信時為儀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重臣又無大過比見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復升用大人何能久廢乎乃至於此式欻起抽刀斫信信避之刃中於門上知之以式為罪己之深復其官爵尋拜廣州總管卒官

燕榮字貴公華陰弘農人也父偘周大將軍榮性剛嚴有武藝仕周為内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高邑縣公高祖受禪進位大將軍進封落叢郡公拜晉州刺史尋從河間王弘擊突厥以功拜上柱國遷青州總管在州選絶有力者為伍伯吏人有過者必加詰問輒楚撻之創多見骨姦盜屏跡境内肅然他州縣人經其界者畏若冦讐不敢休息後因入朝覲特加恩遇榮以母老請每歲入朝上許之伐陳之役以為

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吴郡既破丹陽吴人共立蕭瓛為主阻兵於晉陵為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乃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為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以功檢校揚州總管尋徵為武侯將軍突厥寇邊以為幽州總管榮性嚴酷有威容長吏見者莫不惶懼自失范陽盧氏世為著姓榮皆署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在左右動至千數流血盈前飲噉自若甞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笞箠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

答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
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況有過乎搒捶如舊榮
每巡省管内聞人吏妻有美色者輒舍其室而淫之貪
暴放縱日甚時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
敕榮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忿曰豎子何敢弄
我及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輒罰之每笞不
滿十然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榮遂收
付獄禁絶其糧弘嗣饑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

究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鞫問士龍奏榮毒虐又
贓穢狼籍遂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
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所出之處有子詢
趙仲卿河南洛陽人也父剛周利州總管周史有傳仲
卿性麤暴有膂力周齊王憲甚禮之以軍功位上儀同
為畿伯中大夫後以平王謙功進位大將軍封長垣縣
公髙祖受禪進河北郡公尋拜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
介之失無所寛捨鞭笞輒至二百吏民戰慄無所違犯

盜賊屏息皆稱其能遷朔州總管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於菟然事多克濟由是收穫歲廣邉戍無餽運之憂會突厥啓民可汗求婚上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頻指白道以擊達頭仲卿為前鋒至族蠡山與虜遇交戰

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啓民突厥悉衆而至仲
卿為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
乃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
家上令仲卿處之恒安以功進上柱國朝廷慮達頭掩
襲啓民令仲卿屯兵二萬人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
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
頭來冦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千餘級明
年督役築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啓民時有上表言仲卿

酷暴上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
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
仁壽初檢校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按之
秀賓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坐者太半
上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米粟五十石奇
寶雜物稱是煬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尚書事卒官謚
曰肅子世弘嗣
崔弘度字摩訶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說周

大將軍安平縣公弘度膂力絶人儀貌魁岸鬚面甚偉性嚴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親信累轉大都督時護子中山公訓為蒲州刺史令弘度從焉常與訓登樓至上層去地四五丈俯臨之訓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欻然擲下至地無損傷訓大奇之後以戰功授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上開府鄴縣公賜物三千段粟三千石奴婢百口雜畜千計尋從汝南公宇文神舉破盧昌期於范陽復從鄖國公韋孝寛經畧淮南弘度

進攻壽陽降陳守將吳文立以前後勲進位上大將軍襲父爵安平縣公及尉遲迥作亂以弘度為行臺總管從韋孝寛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為別隊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迥子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脫兠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事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使侵辱幸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昇曰汝可

取迴頭弘昇遂斬之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迴致縱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為武鄉郡公開皇初以行軍總管拒突厥於原州還拜華州刺史納妹為秦孝王妃尋遷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梁主蕭琮來朝被止以弘度為江陵總管鎮荆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以行軍總管從秦孝王平陳賜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亂復以行軍總管隷楊素出討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於素素每

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亦優容之及還以行軍
總管檢校原州事以備胡無虜而退上甚禮之復以其
弟弘昇女為河南王妃仁壽中檢校太府卿自以一門
二妃無所降下每誡其寮吏曰人當誠慤毋得欺誑皆
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
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大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
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者莫不流
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者為武候車騎亦嚴刻長安

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灸三年艾不逢屈突蓋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孫班白動行捶楚閨門整肅為當世所稱未幾秦王妃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弘度憂恚謝病於家諸弟乃與之别居彌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復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詣弘昇家弘度不之知使者反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稱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憂憤未幾卒弘昇字上客在周為右侍上士從平尉遲迥以功

拜上儀同尋加開府封黄臺縣侯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授驃騎將軍歷慈鄭二州刺史襄州總管以戚屬故待遇隆重及河南王妃罪廢弘昇亦免官煬帝即位歷冀州刺史信都太守位金紫光禄大夫轉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請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奔還發病卒

元弘嗣河南雒陽人也祖剛魏漁陽王父經周漁陽郡公弘嗣少襲爵年十八為左親衛開皇九年從晉王平

陳以功授上儀同後除觀州長史以嚴峻任事吏民怨之轉幽州長史于時燕榮為總管以酷虐聞榮每肆虐於弘嗣嘗笞辱之弘嗣心不伏遂被禁語在榮傳及榮誅弘嗣為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椓弋其下竅無敢隱情奸偽屏息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役丁苦其箠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畧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尋遷黄

門侍郎轉殿中少監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禄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會奴賊冦隴右詔弘嗣擊之及楊玄感作亂逼東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謀應玄感者代王侑遣使執詣行在所以無反狀得釋帝疑之除名徙日南道死時年四十九有子仁觀

王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為光禄少卿以忤旨出為恒山郡贊務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

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刻木為大㮕
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㮕令其人踏心於㮕上
縛四肢於小㮕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民
懾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
齋戒菜食者以為妖妄皆收繫獄北至河間召諸郡官
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箠殺之求沙門相聚
講論及長老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為結聚惑衆
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數千人復將

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上聞之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鎖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讐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通志卷一百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二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儒林傳第一

前漢

丁寛　施讐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申公　王式　轅固生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魯徐生孫延襄 孟卿
胡母生 嚴彭祖 顔安樂 瑕丘江公 房
鳳

後漢

劉昆 洼丹睢陽鴻 任安 楊政 張興 戴憑
孫期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張馴 尹敏
周防 孔僖子季彦 楊倫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名馴 楊

仁　趙曅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_孫堪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元　李育　何休

服虔　頴容　謝該　許慎　蔡元

魏

董遇　賈洪　薛夏　隗禧　樂詳

前漢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

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至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

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

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

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

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

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

有進者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

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

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

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

魯國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
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
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
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
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
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才焉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補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義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

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班固曰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

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受東武王同子仲雒陽

周王孫丁寛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淄川楊何字叔元元光中徵為太子中大夫齊即墨成至城陽相廣川孟但為太子門大夫魯周霸莒衡胡臨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

丁寛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寛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過於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寛寛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寛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寛為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

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寛授同郡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施讐字長卿沛人也沛與碭相近讐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讐從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與孟喜梁丘賀並為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為少府事多遁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讐結髮事師

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讐為博士甘露中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讐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為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為九卿宣大司空禹宣皆有傳魯伯授太山毛莫如少路姓毛名莫如字少路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莫如至恒山太守此其知名者也繇是施家有張彭之學

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為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孟卿以

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
得易家候陰陽灾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
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
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
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
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
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
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病免

為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

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為博士繇是有翟

孟白之學

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也以能心計為武騎從太中

大夫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房出為齊郡太

守賀更事田王孫宣帝時聞京房為易明求其門人得

賀賀時為都司空令坐事論免為庶人待詔黄門數入

說教侍中以名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為郎會八月飲

酎行祠孝昭廟先敺旄頭劒挺墮墜首垂臿泥中刃鄉
乘輿車馬驚於是名賀筮之曰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
司侍祠是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
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
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
後待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為太中
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為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卒
官傅子臨亦入說為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

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瑯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授五鹿充宗君孟為少府駿御史大夫自有傳充宗授平陵士孫張仲方沛郡彭祖子夏齊衡咸長賓張為博士至楊州牧光祿大夫給事中家世傳業彭祖真定太傅咸王莽講學大夫繇是梁丘有士孫鄧衡之學

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甞從孟喜問易會喜死

房以為延壽易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
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為諸易家說皆祖田何楊
叔丁將軍大誼畧同唯京氏為異黨延壽獨得隱士之
說託之孟氏不相與同房以明灾異得幸為石顯所譖
誅自有傳房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宏皆為郎
博士繇是易有京氏之學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郎至單父令長於卦筮
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

璜平中能傳之璜又傳古文尚書

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康以明易為郎永至豫章都尉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名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衆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名伏生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及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云

歐陽生字伯和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寛寛又授業孔
安國至御史大夫自有傳寛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
上曰吾始以尚書樸弗好及聞寛說可觀乃從寛問一
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寛寛授歐陽生子世世
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高孫地餘長賓以太子中
庶子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
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
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

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林尊字長賓濟南人也事歐陽高為博士論石渠後至少府太子太傅授平陵平當梁陳翁生當至丞相自有傳翁生信都太傅家世傳業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琅邪殷崇楚國龔勝崇為博士勝右扶風自有傳而平當授九江朱普公文上黨鮑宣普為博士宣司隷校尉自有傳徒衆尤盛知名者也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者兒寬門人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勝至長信少府建太子太傅自有傳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為最高後為太子太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為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事為石顯所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

之擢堪為光祿勲堪授牟卿及長安許商長伯牟卿為博士霸以帝師賜號褒成君傅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自有傳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為筭著五行論歷官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炔音桂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冡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衆尤盛章為王莽所誅

張山拊字長賓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
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寛中少君山陽張無故子儒信
都秦恭延君陳留假倉子驕無故善修章句為廣陵太
傅守小夏侯説文恭增師法至百萬言為陽城内史倉
以謁者論石渠至膠東相尋善説灾異為騎都尉自有
傳寛中有雋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内侯
食邑八百戸遷光禄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谷
永上疏乞加其葬禮賜之令謚以章尊師傅之徳於是

上書贈寬中甚厚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寬中授東郡趙元無故授沛唐尊恭授魯馮賓賓為博士尊王莽太傅元哀帝御史大夫至大官知名者也

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

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嘗授號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叙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並時太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並謀反迺黜其

書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媿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名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

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

明堂事竇太后好老子不説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
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下綰臧吏皆自殺
申公亦以疾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
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内史夏寛城陽内史碭魯賜
東海太守蘭陵繆生長沙内史徐偃膠西中尉鄒人闕
門慶忌膠東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其學官弟子行
雖不備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
秋授於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

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
治禮至丞相傳子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
相元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自
有傳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王式字翁思東平新桃人也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為
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位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
皆下獄誅惟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
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

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
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
王深陳之也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
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幼君長安名先
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
謝之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
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頌音容試
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蓋者疑也諸博士驚問何師對

曰事式皆素聞其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式徵來衣
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
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
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
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
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
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遏墜上音蕩下
音地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為豎

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於家張生唐生褚生皆為博士張生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為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瑯邪王扶為泗水中尉授陳留許晏為博士由是張家有許氏學初薛廣德亦事王式以博士論石渠授龔舍廣德至御史大夫舍泰山太守皆有傳

轅固生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

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黄生曰冠雖弊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固曰必若所云則是高皇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竇太后

好老子書召問固固對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城旦書刑書也道家以儒家為急故比於律令云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孝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

傳夏侯始昌最明自有傳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潁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丹大司空自有傳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王太傅嬰

推詩之意而為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賁音肥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為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盖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郡韓生說

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自有傳誼授同郡食子公（食音嗣）與王吉吉為昌邑中尉自有傳食生為博士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順為博士豐部刺史由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豐授山陽張就順授東海髮福皆至大官徒衆尤盛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為

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頌頌讀與容同容貌威儀也孝文時徐生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其資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
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魯閭丘卿倉說禮數

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曲臺殿在未央宮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孝公為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為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楊榮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榮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

小戴有橋楊氏之學

臣謹按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何武為刺史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聖之子賓客為羣盜為人捕繫盧江聖自以子必死武之手而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慚服且以二戴之名與聖人之經並行而身為贓吏子為盜賊猶不知非已而復謗人有子如此猶冀生乎曾點蹻之不如也觀此則為儒

者不可不鑒用儒者亦不可不審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仲舒為江都相自有傳弟子遂業者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為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為符節令坐說災異誅自有傳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顔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顔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

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琅邪王中為元帝少府家世
傳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為荆州刺史文東平
太傅徒衆尤盛雲坐為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顔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為學精力
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為仇家所殺安樂授淮陽泠豐次
君淄川任公公為少府豐淄川太守由是顔家有泠任
之學始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至御史大夫疏廣事孟
卿至太子太傅皆自有傳廣授琅邪筦路路為御史中

丞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為丞相史都與路又事潁安樂故潁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孫寶為大司農自有傳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為郡守九卿徒衆尤盛宮至大司徒自有傳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為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董仲舒議不及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公羊學比輯其義卒用董生於是上因尊公

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

郎名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絶乃以千秋為郎中户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名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

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申章姓也名昌字曼君為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章句傳子咸及翟方

進琅邪房鳳咸至大司農方進丞相自有傳
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也以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太常
舉方正為縣令都尉失官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奏除
補長史薦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遷五官中郎將
時光祿勲王龔以外屬内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
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
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
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語在歆傳

大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等補吏龔為弘農歆河內鳳九江太守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為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為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為御史數為望之言左氏望之

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為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
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
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為郎授
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
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班氏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
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蕃滋一經
說至百餘萬言師徒衆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初

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罔羅遺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後漢

范氏曰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

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

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
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
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
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
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
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
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

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為園蔬收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五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

皆補郎舍人太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

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冊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為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為證者乃著之云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允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黄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為江陵令時縣連年

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殽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為光祿勲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以經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

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為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風俗通洼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稍遷十一年為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為大儒十七年卒於官年七十

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姓觟陽名鴻觟音胡瓦反亦以孟氏易教授

有名稱永平中為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太尉再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於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升受梁丘易

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
人范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
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
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
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胸政猶不退哀
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即尺一出升政由是
顯名政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
壻梁松皇后弟陰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與

言論常切磋懇至不為屈撓嘗詣楊虛侯馬武武難見
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臂責之曰卿蒙國
恩備位藩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
養身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
以為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會陰就至責數武令
為交友其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
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舉為

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

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録

且萬人為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

張掖屬國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

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

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

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名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

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輔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西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膚受之愬遂致禁錮臣以是為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乎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勑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

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時南陽太守魏滿字叔牙亦習京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馬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黄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

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
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
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
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
至歙八世皆為博士歙既傳業而謙恭好禮讓王莽時
為長社宰更始立為原武令光武平河北到原武見歙
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光武即位始為河

南尹封被陽侯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
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歙在郡
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
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
髠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
内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
陽歙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
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絶上令陛下獲殺賢

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後卒無子國除濟陰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陳留陳弇字叔明亦授歐陽尚書於司徒丁鴻仕為蘄長

牟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二年大司

空弘特辟拜博士稍遷河内太守坐墾田不實免長自為博士及在河内諸生講學者常有千餘人著録前後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復徵為中散大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為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為汝陰令政為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為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

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頴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恵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光武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比次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名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

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與班彪
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
莊周惠施之相得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
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于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
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
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
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武巡狩汝

南名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
師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
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
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卒於家年七十八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毛詩曾祖父子建少游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
為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
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歸終

於家傳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游太學習春秋因讀吳王夫差時事傳廢書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為狗者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之為善傳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儳和之曰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傳駰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駰傳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傳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為凡言

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
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
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
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
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知
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
不當亦宜含忍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
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矣顧天下之人

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閼陛下心自今以後茍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頼焉昔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搆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

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廵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

謂為不吉止信曰子盡辭乎信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
凶吉由已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
彥季彥並十餘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
柩而歸則違父命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
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
大雨雹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眚名季
彥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陽之徵也
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修聖德慮此二者帝嘿

然左右皆惡之舉孝廉不就三年年四十七終於家初平帝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及王莽敗失國建武十三年光武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永平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

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為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為郡文學掾更歷數時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

千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為清河王傅是歲安帝崩倫輒棄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絶聲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遷武威太守後有人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表持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籍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

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以禁絶姦萌往者湖陸令張疊
蕭令駟賢徐州刺史劉福等釁穢既章咸伏其誅而豺
狼之吏至今不絶者豈非本舉之主不加之罪乎昔齊
桓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讟當斷不斷黄
石所戒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嵩岱
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書奏有司以倫言切直
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
結鬼薪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里陽嘉二

年徵拜太中大夫將軍梁商以為長史諫諍不合出補恒山王傅病不至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彊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詣廷尉尋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絶人事公車復徵遜遁不行卒於家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

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般卜滿切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禄大夫詡以父任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簒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為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為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

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右師姓也）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名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

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奉禄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二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

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進見論難於前特授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幸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為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

雅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勲無子以恭為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為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亷聞青州舉為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為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為太僕四年帝立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

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為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鹿車載其喪致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畧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灾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善說灾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

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死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為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

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注云

名駉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為少府

父建武中為卷令倜儻不拘小節駉少習韓詩博通書

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曰德行恂恂名伯春累仕州郡

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

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榮出拜陳留太守賜

刀劒錢物元和二年入為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為

光祿勲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為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寛和任賢抑黜驕戚為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宫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為政寛惠勸課掾史弟子悉令

入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令卒於官

趙曅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常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曅恥於胥役遂棄車馬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絶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撫卒乃歸州名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曅著呉越春秋詩細

歷神淵蔡邕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于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宏作漢舊儀

四篇以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
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董鈞字文伯犍為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大鴻臚王臨
元始中舉明經遷廩犧令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
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中為博士時草創五
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
當世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
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興鄭衆傳周

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篇通為三禮焉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緍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名不應建武初為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為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宫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

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己矜恤孤羸吏民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班諸廉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

勵堪字子稺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在營保間堪常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為左馮翊坐御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

徵為侍御史再遷為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勲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為侍中騎都尉卒於官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稺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

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
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
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名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
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
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
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
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為州從事徵拜博士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常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

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内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録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

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元字君夏河内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顔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為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多通著録千餘人初為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左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元

去官舉孝廉除為郎會顔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為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為顔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其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為前

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為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稱為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育坐為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

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十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歴筭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光和五年卒年五

十四

服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

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凝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仕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韓歆上疏欲

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
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
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因不復補
臣謹按左氏起於六國公穀起於漢有左氏而後有
公穀公穀據左氏事而專為浮說者也使無左氏則
公穀無作矣左氏雖麗藻少實然文有經緯而博通
古今可謂大儒矣公穀之徒於章句言語之下穿鑿
其義此青衿學子之事也然辭俚而意迂多齊東之

言而公羊俚俗尤甚奈何漢儒交口譏排左氏不與立博士而復以公羊尊於穀梁何其倒置如此邪

許慎字叔重汝南名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元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

著録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就順帝特徵拜議郎講論
五經異同甚合帝意遷侍中出為弘農太守卒於官

魏

按魏畧以董遇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詳
等七人為儒宗傳今以邯鄲淳事已在王粲傳蘇
林事在劉劭傳特叙五人焉

董遇字季直弘農人也性質訥而好學興平中關中擾
亂與兄季中依將軍段煨遇采柜負販而常挾持經書

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黄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録詣鄴轉為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過弘農土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不成為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黄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入為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

子為老子作訓註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
從學者遇不肯教之而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
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
餘之意答曰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遇子綏亦有才學
位至祕書監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
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

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歴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黌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巳為作之司隷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名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叙晩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洪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歳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歴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

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於

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

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

之夏乃游逆東詣京都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

姓又使因逢引夏闗移頴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

州聞夏為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

殺之耳乃告頴川使理出之名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

才黄初中為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推吏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内閣臺閣一也何不相

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
亡勑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三輔亂
禧南客荆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梠餘日則誦
習之太祖定荆州名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
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
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
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

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㬥又常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㬥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聾疾後數歲病亡

樂詳字文載河東人也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畢遂歸鄉

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黄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畧不親教備員而已唯詳五業並受其或難教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別受詔與太史典定律歴太和中轉拜騎都尉以才劣於學故歴三世竟不出為守宰正始中以年老罷歸門徒數千人

通志卷一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三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儒林傳第二

范平 文立 陳邵 虞喜 劉兆 氾毓 徐苗 崔遊 范隆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徐邈 孔衍 范宣 韋謏 范弘之 王歡

梁

伏曼容 子暅 暅子挺 挺子知命 何佟之 劉瓛 嚴植之 司馬

筠 卞華 崔靈恩 虞僧誕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袪 皇侃

陳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晉

范平字子安吴郡錢唐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適吴因家焉平研覽墳索徧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吴時舉茂材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初謝病還家敦悅儒學吴平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加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内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蔚子文才亦幼知名

文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遊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顔回陳壽李虔為游夏羅憲為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為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次以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以立為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

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陳邵字節良東海襄賁人也郡察孝廉不就以儒學徵為陳留內史累遷燕王師撰周禮評甚有條貫行於世泰始中詔除給事中卒於官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禄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為功曹察

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為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明帝復下詔徵之喜仍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為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內史何充上疏薦喜詔喜與尋陽翟湯並以散騎常侍徵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

章頴川三府君初毀主内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
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讖
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畧注孝經為志林
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於世年七十六卒無子
弟豫自有傳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兆博學
洽聞温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
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

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讐
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
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
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
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注以正
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讚述百餘萬言嘗有人著鞸騎
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德道素青州無稱
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牀問兆曰閒君大

學比何所作兆答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說疑畢客曰此易觧耳因為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葬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葬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焰燿育臍

汜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弈世儒素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

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唯毓不畜門人清淨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懷開誘以一隅示之合三傳為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

守曾祖華有至行甞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
出得免祖卲為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
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
為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
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
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其兄弟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
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輙耕助營
棺椁門生亡於家即殯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

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崔遊字子相上黨人也少好學儒術甄明恬靖謙退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為氐池長甚有惠政以病免遂為廢疾泰始初武帝錄叙文帝故府僚屬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猶敦學不倦

撰喪服圖行於世及劉淵僭位命為御史大夫固辭不就卒於家時年九十三

范隆字元嵩鴈門人父方魏鴈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單孤無緦功之親踈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為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耕稼夜誦書典頗習秘歴陰陽之

學知并州將有氛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游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為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失所在後與紀依于劉淵以隆為鴻臚紀為太常並封公隆死于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杜夷字行齊廬江灊人也世世以儒學稱為郡著姓夷少而恬泊操尚貞素居甚貧窘不營産業博覽經籍百家之書算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頴之間十載足不出

門年四十餘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惠帝時三
察孝廉州命別駕永嘉初公車徵拜博士太傅東海王
越辟並不就懷帝詔王公舉賢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賀
循為賢良夷為方正上疏稱述其能敦於是逼夷赴洛
夷遂遁於壽陽鎮東將軍周馥傾心禮接引為叅軍夷
辭之以疾馥知不可屈乃自詣夷為起宅宇供其醫藥
馥敗夷歸舊居道遇兵寇刺史劉陶告廬江郡遣令營
邸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夷尋以胡寇

又移渡江王導遣吏周贍之元帝為丞相教以夷為儒林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嘗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建武中令曰國子祭酒杜夷安貧樂道靜志衡門日不暇給雖原憲無以加也其賜穀二百斛皇太子三至夷第執經問義夷雖逼時命亦未嘗朝謁國有大政恒就夷諮訪焉明帝即位夷自表請退詔不

許太寧元年卒年六十六贈大鴻臚謚曰貞子夷臨終遺命子晏曰吾少不出身頃雖見羈録冠冕之飾未嘗加體其角巾素衣歛以時服殯葬之事務從簡儉亦不須苟取矯異也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晏仕至蒼梧太守夷兄弟三人兄崧字行高亦有志節惠帝時俗多浮偽著任子春秋以刺之弟援高平相援子潛右衛將軍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唯

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循繞其傍是以劉淵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廬于渭汭曜徵為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續咸字孝宗上黨人也性孝謹敦重履道貞素好學師事京兆杜預專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博覽群言

高才善文論又修陳杜律明達刑書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遂没于石勒勒以為理曹參軍持法平詳當時稱其清裕比之于公著遠游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年九十七死于石虎之世虎贈儀同三司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為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

聞以愼密自居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
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
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
侍帝雖口不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
音訓學者宗之遷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
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匡益甚見寵待帝晏集酣樂之後
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每
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

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覺論者多有同異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玄為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有證據豫章太守范甯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

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蠹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為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與尸前史所

書可為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
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則
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
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
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
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髙而措
心正直遂為王國寳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
敢排彊族乃為自安之計會帝頗踈會稽王道子邈欲

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弘貸消散紛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嘗詣東府遇衆賔沉湎引滿諠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唯以節儉清修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道子將用為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已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尚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為前衞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

經帝謂邈曰雖未勑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徼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宫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脩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即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邈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

類辨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為太常博士祕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為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為盧循所害邈弟廣别有傳

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祖文魏大鴻臚父毓征南軍司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

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掌記室書令殷積而衍每以稱職見知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宫領太子中庶子于時庶事草創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王敦專權衍私於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聖聰敦聞而惡之乃啓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於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

石勒嘗騎至山陽勑其黨以衍儒雅之士不得妄入郡境視職朞月以太興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三衍雖不以文才著稱而博覽過於賀循凡所撰述百餘萬言子啓廬江太守宗人夷吾有美名博學不及衍涉世聲譽過之元帝以為主簿轉參軍稍遷侍中徙太子左衛率卒追贈太僕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通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為痛但受全之體而致

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没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為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

為髙僕誠太儒然丘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知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畤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嘗以讀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甞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子輯歷郡守國子

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教授為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韋謏字憲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學善著述於羣言祕要之義無不綜覽仕於劉曜為黃門郎後又入于石虎署為散騎常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徵為廷尉識者擬之于張前後四登九列六在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諫陳軍國之宜多見允納著伏林二千餘言遂演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

記世事數十萬言皆深博有才義至冉閔又署為光祿大夫時閔拜其子允為大單于而以降胡一千處之麾下謏諫曰今降胡數千接之如舊誠是招誘之恩然胡羯本為仇敵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變起須臾敗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忸而況千乎願誅屏降胡去單于之號深思聖王苞桑之誡也閔志在綏撫銳於澄定聞其言大怒遂誅之并殺其子伯陽謏性不嚴重好徇己之功論者亦以是少之嘗謂伯

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㣲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値惡扺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値軟扺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之以為啞笑

范弘之字長文安北將軍汪之孫也襲爵武興侯雅正好學以儒術該明為太學博士時衛將軍謝石薨請謚下禮官議弘之議曰石階藉門廕屢登崇顯總司百揆翼贊三臺閑練庶事勤勞匪懈内外僉議皆曰與能當淮肥之捷勲拯危墜雖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時立功

石亦與焉又開學校以延冑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此數者然後可免惟塵之譏塞素餐之責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已不可謂事君貨黷京邑聚斂無厭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於遠近怨毒結於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於土木思慮殊於機巧紈綺盡於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

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先生所以正風俗理人倫者莫尚乎節儉故夷吾受謗乎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己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廉恥不興利競交馳不可不深防源本以絕其流末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尤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罰其違亡貶其惡則四維必張禮義行矣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又論殷浩宜加贈謚不得因桓

温之黜以為國典仍多叙温移鼎之迹時謝族方顯桓宗猶盛尚書僕射王珣温故吏也素為温所寵三怨交集乃出弘之為餘杭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牋及王珣書極論前事辭旨憤慨然竟以桓謝之故不調卒於餘杭令年四十七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

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至慕容暐襲僞號
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為苻堅所滅歡
死於長安

梁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
允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容居南海少篤學
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
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

騎行叅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曇容執經曇容素美風采明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絶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難備不從仕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内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

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棺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御風角醫筭莫不閑了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觧老莊論語義子𦞦字元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𦞦令得養焉武帝踐阼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

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内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静郡人何
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
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
如永陽時人有賦税不登者輙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
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
海寧竝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
始興内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黄門侍郎俄遷信
武將軍監吳郡事胊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

白遂累見擢暅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
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為豫
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皭奏暅怨望要君請以大
不敬論有詔勿治暅遂得就郡徵為給事黄門侍郎領
國子博士未赴卒初暅父旻容與樂安任遥皆昵於齊
太尉王儉遥子昉及暅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
已為司徒左長史暅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畧相侔
暅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静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

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字士摽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五言詩善劾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武帝師至新林挺迎謁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矣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罕有其比累遷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

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貴勢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
隱靜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
乃變服出家名僧挺藏匿久之遇赦乃出太心寺會邵
陵王為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疏
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説十卷文集二十卷子
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景襲郢
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
景篡位以為中書舍人權傾內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

幽死挺弟揰亦有才名為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
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
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餘篇畧皆
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
學士仕齊初為國子助教為諸生講喪服結草為絰屈
手巾為冠諸公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建
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

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大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為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為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好潔在縣埽拂郭邑路無横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佟之自東昏即

位以其兇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廷武帝踐阼尊重儒術以為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帝甚悼惜之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詔特贈黄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散騎常侍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徧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髙人少

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仕齊為廣漢王國右常侍仍
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歛徒
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為康樂令
植之在縣清白吏民稱之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
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
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
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
餘人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

後便不受廪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性仁慈好行陰德在闇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黄家本荆州為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其人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温人也晉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遥光使掌文記遥光之敗曹虎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虎叱令速去答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為賊虎捨之去尋兵至見殺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為瓛器及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天監初為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興

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彦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為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素元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

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為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大議帝由是勑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

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
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為庶母慈
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内則三母止施
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
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
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刋除以反前代之惑武
帝以為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
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

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曰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為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

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内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為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

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緫言
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母之義通
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
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為父妾所養
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為永制筠後為尚書左丞卒於
始興内史子夀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晉驃騎將軍壼六世孫也父
倫之齊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及

長徧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天監中為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為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絶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靈恩先在北仕魏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武帝重其儒術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教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

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説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出為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為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註毛詩

二十二卷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篇生徒亦數百人三為五經博士後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於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子俶元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習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

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仕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為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昏睡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後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為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

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禮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歴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皆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嘆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時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勑撰梁官儀乃啓峻及孔子袪補

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禮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為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文學及出為江州刺史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州人士皆傳其學峻子文阿列在陳史

孔子袪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

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為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篇聽者常數百人為西省學士助賀琛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武帝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祛檢閱羣書以為義證事竟勅子祛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義一百卷續何承天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吴郡人青州刺史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為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恒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疏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

沈文阿字國衡梁武康令峻之子也文阿性剛彊有旅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為義疏通三禮三傳察孝廉累遷國子助教五經博士簡文帝在東宫引為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入援都臺城陷與張嵊保吳興嵊敗文阿竄於山野景素聞其

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
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
表為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為國子博士尋領
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
文阿父峻梁世常掌朝儀頗有遺藁於是斟酌裁撰禮
度皆自之出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
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為郡請使者寛其死
即面縛鎖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為者

遂赦之武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尅日謁廟尚書左丞庚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昔者隆周之時公旦叔父吕名𤓰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制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危也末葉從横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

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
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前殿
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王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
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以玉作瑞
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
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
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
行之夫稱觴奉壽國家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歡欣今君

臣吞哀兆庶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賔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殿羣臣倍薦儀注如别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宫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時儒者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季梁餘杭令父山卿

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忘交遊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仕梁為尚書祠部郎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為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為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武帝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

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
奉使關右固欲迎喪久而未成三月晦即是再周主人
弟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内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
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
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
論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
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為
未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決洙

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記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觧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葢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為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允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孫制服依時釋衰此並變禮之宜也孝執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尅宜依東關故事在

此者並應釋除衰麻毀靈衎祭若喪柩得還别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并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文帝即位累遷光禄卿侍東宮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律測因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坐丞郎并祭酒孔奐行

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錄尚書集衆議

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

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

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

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

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

衷若謂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

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彊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

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者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唯輕功疑唯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為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冲之祖暅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

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顧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古今之間參會二漏之議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無捍獄因無在夜之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

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删定曹詳改
前制宣帝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
戚衮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
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畧舉年十九梁武
帝勑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衮對髙第除揚州祭
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
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
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宜隨

屍而殯為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宮召衮講論又嘗置宴集元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命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衮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衮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敬帝立為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衮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吕梁軍敗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錄事參軍衮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遭亂亡失禮記義四十

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為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豪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受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

心起便講誦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
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張崖傳三禮於
同郡劉友紹天嘉元年為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
撰五禮後為國子博士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梁時
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
郎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
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為
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

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為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父發父淹仕梁俱為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乆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為祠

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大建中位鎮南始安王府諮議將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焉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尚書祠部郎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為先輩推伏梁大同中名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於文德殿釋乾

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勅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温雅帝甚異之賜裠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譏早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輙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宫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每有講集必令名譏及侯景冦逆譏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

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宣帝時為武陵王限内記室兼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

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温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宮臨聽賜御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士後主常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勑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勑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羣臣曰此即是譏後事陳亡入隋卒于長安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吴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綏

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内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元部通義十二卷遊元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勑就其家寫入祕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黄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業並專門教授越

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歎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為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郡下謂之發越焉初為南平元襄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並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驃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

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尅捷直至
洛陽既而顥遂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
得歸栽至彭城慶之果見摧衂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
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
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説越徧該經藝深明
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老莊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
長七尺三寸美須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
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而請音響若鐘容止可觀帝深

贊美之由是擢為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城王講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內中錄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受宣惠晉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虎丘山與吳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奐等每為文會紹泰元年復徵為國子博士天嘉中詔侍東宮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

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中黄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決咸見施用每侍讀東宫皇太子常虚懐禮接越以宫僚未盡時彦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内懐憤激乃上書言其故帝深感之而不能革及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黄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為帝朝夕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扇動蕃鎮遂免官大建元年

卒於家年七十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牋表凡二百餘篇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家世冠族不害幼孤而修立好學梁世為太學博士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建儒宮詔付外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

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勑修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大建中位光禄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除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

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住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鉅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輙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夕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少從吳興沈

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孝經論語喪服記舉高第除中
軍安成王府記室參軍天嘉中為鎮東鄱陽王府記室
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就授禮記左
傳喪服等義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
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
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
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滞每國家
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為南平王府限内參軍王為

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遷散騎常侍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閤祭酒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二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徧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為婁令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三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

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玆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為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通志卷一百七十三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七十四

宋右廸功郎鄭　樵漁仲撰

儒林傳第三

後魏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劉

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

徵　李業興子崇祖

北齊

李鉉　孫靈暉 馬子結 石曜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從弟長暄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

仁　權會　張思伯 張奉禮 張彫虎

後周

沈重　樊深　熊安生 宗道暉 樂遜 黎景熙 趙文深 冀儁

隋

辛彥之　何妥 蕭該 包愷 房暉遠　馬光　劉焯　劉

炫 褚暉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

後魏

李延壽曰儒者其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篤父子以正君臣開政化之本源鑿生靈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汚隆而斯文不墜自永嘉之後宇内分崩禮樂文章埽地將盡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

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聖達經猷盖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天安初詔立郡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

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武欽明稽古篤好墳籍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宣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

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校學無幾齊神武生於邊朔長於戎馬杖義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爾朱殘酷文章咸盪禮樂同奔絃歌之音且絶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

孝武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歆講孝經黄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於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原公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二賢並大蒙恩遇待以殊禮同軌云

亡復徵中山張彫虎渤海李鉉刁柔中山石曜等遞為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然爰自始基暨於季世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以成其美自餘多驕恣傲很動違禮度日就月將無聞焉爾鏤氷雕朽迄用無成蓋有由也夫帝王子孫習性驕逸况義方之情不篤邪僻之路競開自非德自生知體包上智而内縱聲色之娛外多犬馬之好安能入則篤行出則友賢者也徒有師傅之

資終無琢磨之實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括羽俯拾青紫斷可知焉而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疑丞皆賞勲舊國學博士徒有虚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士者惟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寛簡政網踈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横經受業之侶徧於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逺千里入閭里之内乞食為資憇桑梓之隂動於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

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埽地盡矣於是求闕文於三古得至理於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循姬旦之茂典盧

景宣學通羣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由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明皇纂歴敦尚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於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録於京邑濟濟焉足以踰於向時矣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為三老帝於是服袞冕乘碧輅陳文物備禮容清蹕而臨太學袒割以食之奉觴以酳之斯固一世之盛事也其後命輶軒而致玉帛徵沈重於南荆及定山

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嚮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生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雖通儒盛業不逮魏晉之臣而風移俗變抑亦近代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賁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彊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僚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

罄縣河之辯侍中竭沓席之奥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然冰釋於是超擢奇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絶中州之盛自漢魏以来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悦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

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唯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所製諸經義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没於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

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家者可不慎歟漢世鄭元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元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元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常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

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盖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渤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並鄭元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沮儁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吕黄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

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虎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

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元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

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今自魏梁越以下各依時代編次以備儒林云

梁越字元覽新興人也博通經傳性純和魏初為禮經博士道武以其謹厚遷上大夫令授諸皇子經書明元初以師傅恩賜爵祝阿侯出為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禄大夫卒

盧醜昌黎徒何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太武監國醜以博學入授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位尚書加散

騎常侍卒於河内太守

張偉字仲業太原中都人也學通諸經鄉里受業者恒數百人偉儒謹汎納雖有頑愚固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愠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清雅非法不言太武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授中書博士累遷為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又使宋賜爵成臯子出為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并州刺史謚曰康

梁祚北地泥陽人也父邵皇始二年歸魏位濟陽太守
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習經典尤善公羊春秋鄭
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
平恒有舊恒時請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
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
為散令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
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卒子元吉有父風
平恒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為通官

恒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録品第商畧是非號曰畧注合百餘篇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别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祕書丞時髙允為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郎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弃恒每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悃而哭不為營事婚

宦任意故仕聘濁碎不得及其門流或以為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構精廬并置經籍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恒為祕書令而固請為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也少孤貧而奉母至孝齠齔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博通墳籍常非馬融

鄭元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縉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祕書省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至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自葱嶺西豈東向望天哉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

不傳禮官名豈同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内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憾之先是勑以奇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每與發揚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辯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燒於庭内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

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喻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得寬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擘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

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脚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脚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外甥常嶠之仕歷郡守奇所注論語嶠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元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曽受業於勃海程元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曽謂其所親

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輙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凖之四科要之德行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来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爭造其門

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説後本郡選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徵典内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及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不就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録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説而海内諸生多有疑滯

咸決於獻之獻之於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畧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行於世并立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七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天祐粗為開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

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来日皆當持本生徒恠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為講傳三旬之中吾貴蕪讀杜服隐括兩家異同悉舉其要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吾貴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也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

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求講說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無通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惟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故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南館植為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

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後為國子助教嘗靜坐讀書有叩門者蘭命引入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義理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名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患死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六世祖道恭為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五通詩書

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元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恵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勑理定雅樂恵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士於大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前閭命恵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黄門侍郎張彝常與游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孝文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

覽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服惠
蔚與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孝
文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溝澮朕嘗
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
是髙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宫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
祖孝文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
改及孝文崩將祔神主於廟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
祖既改昭穆宜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門侍郎邢巒

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案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名惠蔚與巒廷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巒而巒理終屈彈事遂寢宣武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典籍未周乃上疏言臣𠡠班祕省惟書是司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揉首尾不全或文壞字誤謬爛相

屬卷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第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考校參定字義詔許之後遷黃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惟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三年追賞講定

之勞封東彊縣男明帝初出為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禄大夫魏初以来儒生寒宦恵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内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恵號恵蔚法師焉卒於官贈瀛州刺史諡曰戴子伯禮襲封伯禮善隷書位國子博士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幼孤好學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游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

盛遵明服膺數月乃私謂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真師所在矣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筝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

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坐先持經執疏然後敷講學業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遵明見鄭元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為之說其僻也皆如此獻之吾貴又甚焉遵明不好京輦以兗州有舊因徙屬焉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夜至人間為亂

兵所害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侍郎李業興表
求加策命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衛國頓邱人也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
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河
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
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宣
武徵入璇華宫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教授京兆清
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為輔軍將軍除安州刺史因述職

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為司農少卿光禄大夫後以老解職徵出州入郡雖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為啓請焉永熙二年卒孝武帝以徵昔授學業優贈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子仲曜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元紀並以儒學舉孝廉

元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録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乃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嘿爾不言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拂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詳練尤長算歷雖

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歴節氣後辰下筭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歴上之于時屯騎校尉張洪盪冦將軍張龍詳等九家各獻新歴宣武詔令共為一歴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成戊子歴正光三年奏行之業興以殷歴甲寅黄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又修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勑典儀注未幾除著作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歴之勲賜爵長子伯後

以孝武登極之初豫行禮事封屯留縣子除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孝武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温子昇竇瑗為摘句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今皇居徙御百度创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户所宜訪詢令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為制詔從之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匠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天平四年與兼散

騎常侍李諧吏部郎盧元明使梁梁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圓丘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乃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義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

裴惟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昪曰圓方俗說經典無
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
卿録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
昪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自孝經援神契昪
曰緯候之書何可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
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昪不答梁武問業興
詩周南王者之化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
何名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太王王季居於岐

陽躬行名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文王為諸侯之地所化之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名為繫梁武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是夏正月梁武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以何月為正月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

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與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是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梁武又曰禮云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為友業與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壤何處人對曰注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

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録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之事如此之比禮記之中動有百數又問易有太極極是有無業興對曰所傳太極是有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業興家世農夫雖學殖而舊音不改梁武問其宗門多少答曰薩四十家使還孫騰謂曰何意爲吳兒所笑對曰業興猶被笑試遣公往當著被罵邢子才云爾婦疾

癩或問實邪業興曰爾大癡但道此人疑者半信者半
誰檢看興和初又為甲子元歷時見施用武定元年除
國子祭酒仍侍讀神武以業興明術數軍行常問焉業
興曰某日某處勝謂所親曰彼若告勝自然賞吾彼若
凶敗安能罪吾芒山之役有風從西来入營業興曰小
人風来當大勝神武曰若勝以爾為本州刺史既而以
為太原太守五年齊文襄引為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
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歷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

為蔀九百八十七為升分還以己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歴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文襄之征潁川業興曰往必剋剋後凶文襄既剋欲以業興當凶乃殺之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修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深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命歸之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恡或有乖忤即便疵毁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無儒者之

風每語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
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業
興二子崇祖遵祖崇祖字子述傳父業文襄集朝士命
盧景裕講易崇祖時年十二論難往復景裕憚之業興
助成其子至於忿鬩文襄色甚不平姚文安難服虔左
傳解七十七條名曰駮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釋謬齊
文宣營構三臺材瓦工程皆崇祖所算也封屯留縣侯
遵祖齊天保初難宗景歷甚精崇祖為元子武卜葬地

醉而謂之曰改葬後當不異孝文武成或告之兄弟伏
法

北齊

李鉉字寶鼎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急就篇月餘
便通家素貧苦常春夏務農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浮陽
李周仁受毛詩尚書章武劉子猛受禮記常山房蚪受
周官儀禮漁陽鮮于靈馥受左氏春秋以鄉里無可師
者遂與州里楊元懿河間宗惠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

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常稱高第年二十三便自潛居討論是非撰定孝經論語毛詩三禮義疏及三傳異同周易義例合三十餘卷用心精苦曾三秋冬不畜枕每至睏時假寐而已年二十七歸養二親因教授鄉里生徒常至數百人燕趙間能言經者多出其門以鄉里寡文籍來游京師讀所未見書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及李同軌卒神武令文襄在京妙簡碩學以教諸子文襄以銃應旨徵詣晉陽時中山石曜北平陽絢北海王晞

清河崔瞻廣平宋欽道及工書人韓毅同在東館師友諸王銈以去聖久遠文字多有乖繆感孔子必也正名之言喟然有刊正之意於講授之暇遂覽文字爰及倉雅删正文藝經注中謬字名曰字辯天保初詔銈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時詔北平太守宋景業西河太守綦母懐文等草定新歷録尚書平原王高隆之令銈與通直常侍房延祐博士刁柔參考得失尋正國子博士廢帝在東宫文宣詔

鉉以經入授甚見優禮病卒特贈廷尉少卿及還葬王
人將送儒者榮之楊元懿宗惠振官俱至國子博士
孫靈暉武邑武遂人魏光禄大夫惠蔚之族曾孫也靈
暉少明敏有器度得惠蔚手録章疏研精尋問更求師
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然始就鮑季詳熊安生質問疑
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秀才射策髙第仕
齊累至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綽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
刺史仍隨綽之鎮綽所為猖蹷靈暉唯默默憂顇不能

諫止綽表請靈暉為王師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奏啓不合後主於啓下手詔云但用之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從綽死後每至七日至百日靈暉恒為綽請僧設齋行道齊亡卒馬子結者其先扶風人世仕涼土魏太和中入洛父祖俱清官子結及兄子廉子尚三人皆涉文學陽休之牧西兖子廉子尚子結與諸朝士各有贈詩陽摠為一篇酬答詩云三馬皆白眉者也子結

為南陽王綽管記隨綽定州綽每出游獵必令子結走馬從禽子結既儒緩衣垂帽落或叫或啼令騎驅之非墜馬不止綽以為笑由是漸見親狎啓為諮議焉石曜字白曜中山安喜人亦以儒學進居官清儉武平中為黎陽郡守時丞相咸陽王世子斛律武都出為兖州刺史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以下斂絹千疋以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動曜及縣官曜手持一絹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機杼聊以奉贈自此以外並須出於吏民吏民之

物一毫不敢輙犯武都亦知曜清素純儒笑而不責曜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位終譙州刺史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寳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别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産不交賔客専精覃思無所不通趙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三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為其整冠履不得

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上留之賔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王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其家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東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張買奴平原人也經義該博門徒千餘人諸儒咸推重之仕齊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卒

劉軌思勃海人也說詩甚精少事同郡劉敬和敬和事同郡程師則故其鄉曲多為詩者軌思仕齊位國子博士

鮑季詳勃海人也甚明禮兼通左氏春秋少時恒為李寶鼎都講後亦自有徒衆諸儒稱之仕齊卒於太學博士從弟長暄兼通禮傳為任城王湝丞相掾恒在都教授貴游子弟齊亡卒於家

邢峙字士峻河閒鄚人也少好學通三禮左氏春秋仕

齊初為四門博士遷國子助教以經入授皇太子峙方
正純厚有儒者風廚宰進太子食菜有邪蒿峙令去之
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宜食文宣聞而嘉之賜以
被褥縑纊拜國子博士皇建初除清河太守有惠政年
老歸卒於家

劉晝字孔昭勃海阜成人也少孤貧愛學服膺無倦常
閉戶讀書暑月惟着犢鼻褌與儒者李寶鼎同鄉甚相
親愛寶鼎受其三禮又就馬敬德習服氏春秋俱通大

義恨下里少墳籍便策杖入都知鄴令宋世良家有書
五千卷乃求為其子博士恣意披覽晝夜不息還舉秀
才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言甚古拙制
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絶倫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
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
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
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嫵媚晝求秀才
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

始舉晝時年四十八刺史隴西李璵亦嘗以晝應詔先
告之晝曰公自為國舉才何勞語晝河南王孝璵聞晝
名每召見輒與促席對飲後遇有客親使且在齋坐晝
須臾徑去追謝要之終不復屈孝昭即位好受直言晝
聞之喜曰董仲舒公孫弘可以出矣乃步詣晉陽上書
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終不見收采編録所上之書名
曰帝道河清中又著金箱璧言蓋以指時政之不良晝
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

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容止踈緩舉動不倫由是竟無仕卒於家晝嘗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晝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忽鬼語聲似晝云我被用為興俊令得假暫来辭别云

馬敬德河間人也少好儒術負笈隨徐遵明學詩禮略通大義而不能精遂留意於春秋左氏沈思研求晝夜不倦教授於燕趙間生徒隨之者甚衆乃詣州求舉秀才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五條皆有

文理乃欣然舉送至都唯得中第請試經業問十條並通擢受國子助教再遷國子博士武成為後主擇師傅趙彦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嘗夜夢虎將來向之敬德走趍蔟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為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後主既不好學敬德侍講甚踈時時以春秋入授猶以師傅恩拜國子祭酒儀同三司金紫光禄大夫瀛州大中正卒其徒曰馬生勝孔子孔子不得儀同尋贈開府瀛州刺史其後侍書張景仁

封王趙彦深云何容侍書封王侍講翻無封爵亦追封敬德廣漢郡王令子元熙襲元熙字長明少傳父業兼長文藻以通直郎待詔文林館武平中皇太子將講孝經有司請擇師帝曰馬元熙朕師之子文學不惡於是以孝經入授皇太子儒者榮其世載性和厚在内甚得名譽隋開皇中卒於秦王文學

張景仁濟北人幼孤家貧以學書為業遂工草隷選補内書生與魏郡姚元標頴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

超等齊名文襄並引為賓客天保八年勅教太原王紹
德書後主在東宮武成令侍書遂被引擢小心恭謹後
主愛之呼為博士及登阼景仁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在
左右與語猶稱博士胡人何洪珍有寵於後主欲得通
婚朝士以景仁在内官位稍高遂為其兄子娶景仁第
二息瑜之女因以表裏相援恩遇日隆景仁多疾帝每
遣徐之範等療之給藥物珍羞中使問疾相望於道是
後勅有司恒就宅送御食車駕或有行幸在道宿處每

送步障為遮風寒進位儀同三司加開府侍書如故每旦須參即在東宫停止及立文林館中人鄧長顒希旨奏令總判館事除侍中封建安王洪珍死後長顒猶存舊款更相彌縫得無墜退遂除中書監卒贈侍中五州刺史司空公景仁為兒童時在洛京曾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學中執景仁手曰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子華卒二十餘年景仁位開府數賜衣冠筆硯如子華所言景仁出自

寒微本無識見一旦開府侍中封王其婦姓奇莫知氏族所出容制音辭事事庸俚既除王妃與諸公主郡君同在朝謁之列見者為其慙悚景仁性本甲謙及用胡人巷伯之勢坐致通顯志操頗改漸成驕傲良馬輕裘徒從擁冗高門廣宇當衢向術諸子不思其本自許貴游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
權會字理正河間鄚人也志尚沈雅動遵禮則少受鄭易探賾索隱妙盡幽微詩書三禮文義該洽兼明風角

妙識元象天保初郡貢孝廉策居上第解褐四門博士僕射崔暹引為館客甚敬重焉命世子達拏盡師傅之禮暹欲薦會與馬敬德等為諸王師會性恬靜不慕榮勢耻於左宦固辭暹識其意遂罷薦舉尋追脩國史監知太史局事後遷國子博士會參掌雖繁教授不闕性甚儒愞似不能言及臨機答難酬報如響由是為諸儒所推而貴游子弟慕其德義者或就其宅或寄宿鄰家晝夜承閒受其學業會欣然演說未嘗懈怠雖明風角

元象至於私室都不及言學徒有請問者終無所說每云此學可知不可言諸君並貴游子弟不由此進何煩問也會唯有一子亦不以此術教之其謹密如此會曾遣家人遠行久而不反其行還垂至乃進寒雪寄息他舍會方處學堂忽有旋風瞥然吹雪入戶會乃笑曰行人至矣何意中停遂使人詣其處追尋果如其語會每占筮大小必中但用文辭彖象以辨吉凶易占之屬都不經口會本貧生無僮僕初任助教之日常乘驢上下

其職事多非晚不歸曾夜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會唯獨乘一驢忽見二人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廻動輕漂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因爾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有一子字子襲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先亡臨送者為其傷慟會惟一哭而罷時人尚其達命武平末自府還第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暴亡注易一部行於

世會生平畏馬位望既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張思伯河間樂城人也善説左氏傳為馬敬德之次撰
刋例十卷行於時亦為毛詩章句以二經教授齊安王
廓位國子博士又有長樂張奉禮善三傳與思伯齊名
位國子助教
張彫虎中山北平人也家世寒微其兄蘭虎仕尚書令
史微有資産故護軍長史王元則時為書生停其宅彫
虎少美貌為元則所愛悦故偏被教因好學精力絶人

負卷從師不遠千里遍通五經尤明三傳弟子遠方就業者以百數諸儒服其彊辯神武召入霸府令與諸子講說乾明初累遷平原太守坐贓賄失官武成即位以舊恩除通直散騎常侍琅邪王儼求博士有司以彫虎應選時號得人歷涇州刺史散騎常侍及帝侍講馬敬德卒乃入授經書帝甚重之以為侍講與侍書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講春秋加國子祭酒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以景仁宗室自託於其親何洪珍公

私之事彫虎常為其指南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時穆提婆韓長鸞與洪珍同侍帷幄知彫虎為洪珍謀主忌惡之洪珍又奏彫虎監國史尋除侍中加開府奏度支事大被委任言多見從特勑奏事不趨呼為博士彫虎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勵精在公有匪躬之節議論無所廻避左右縱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譏切寵要獻替帷扆帝亦深倚杖之方委以朝政彫虎便以澂清為己任意氣甚高嘗在朝堂謂鄭子信曰向入省中見賢家

唐令處分極無所以若作數行兵帳彪虎不如邕若致主堯舜身居稷契則邕不如我長鸞等陰圖之及與侍中崔季舒黄門侍郎郭遵諫幸晉陽為長鸞所譖誅臨刑帝使段孝言詰之彪虎曰臣起自書生光寵隆洽今者之諫臣實首謀意善功惡無所逃死顧陛下珍愛金玉開發神明數引賈誼之倫語其政道令聽覽之閒無所壅蔽則臣雖死猶生之年因歔欷流涕俯而就戮左右莫不憐而壯之子德冲等徙北邊南安王思好之反

德冲及弟德揭俱免德冲聦敏好學以帝師之子早見旌擢位中書舍人其父之戮德冲並在殿庭就執日見寃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郭遵者鉅鹿人也齊文宣為太原公時為國常侍帝家人有盖豐洛者典知家務號曰盖將遵因其處分曽抗拒之為高德正所貴齊受禪由是擢為主書專令訪察中書舍人朱謂為鉅鹿太守遵為弟子求官謂啓文宣鞭之二百付京畿久之除并省尚書都令史建州別駕會韓長鸞父永興為刺

史因此遂相參附後擢為黄門侍郎被誅遵出自微賤易為盈滿宫門逢諸貴輙呼姓字語言布置極為輕率甞於宫門牽韓長鸞辭曰王在得言主上縱放如此曾不規諫何名大臣長鸞嫉其率爾便掣手而去由是不加援故及於禍

後周

沈重字子厚吳興武康人也性聰悟有異常童弱歳而孤居喪合禮及長專心儒學從師不遠千里遂博覽羣

書尤明詩及左氏春秋仕歷王國常侍梁武帝欲高置學館以崇儒教中大通四年乃革選以重補國子助教後除五經博士梁元帝之在藩也甚歎異之及即位乃遣主書何武迎重西上魏平江陵重乃留事梁王蕭詧累遷都官尚書詧又令重於合歡殿講周禮武帝以重經明行修乃遣宣納上士柳裘至梁聘之仍致書於重又勑襄州總管衛公直敦喻遣之在途供給務從優厚保定末重至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天和中

復於紫極殿講三教義朝士儒生桑門道士聽者二千餘人重辯義優洽樞機明辯凡所解釋咸為諸儒推伏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建德末表請還梁武帝優詔不許重固請乃許為遣小司門上士楊汪送之梁主蕭巋拜重散騎常侍太常卿大象二年來朝京師開皇三年卒年八十四隋文帝遣舍人蕭子寳祭以少牢贈使持節上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重學業該博為當世儒

宗至於陰陽圖緯道經釋典無不通涉著周禮義三十一卷儀禮義三十五卷禮記義三十卷毛詩義二十八卷喪服經義五卷周禮音一卷儀禮音一卷禮記音二卷毛詩音二卷

樊深字文深河東猗氏人也事繼母甚謹弱冠好學負書從師於河西講習五經晝夜不倦魏永安中隨軍征討以功累遷中散大夫嘗讀書見吾邱子遂歸侍養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為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

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於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得見因以饋母還復遁去改易姓名游學於汾晉間習天文及算歷之術後為人所告囚送河東屬東魏將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便得逃隱文帝平河東贈保周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深歸葬其父負土成墳尋而于謹引為府參軍令在館教授子孫文帝置學東館教諸將子弟以深為博士深經

學通贍每解書常引漢魏以來諸家義而説之故後生聽其言者不能曉悟背而譏之曰樊生講書多門户不可解然儒者推其博物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以至馬驚墮地折其支體終亦不改後除國子博士賜姓万紐于氏六官建拜太學博士天和二年遷縣伯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元年表乞骸骨詔許之朝廷有疑議常召問焉後以病卒深既專經又讀諸史及蒼雅篆籀陰陽卜筮之書學雖博贍訥於辭

辯故不為當時所稱撰孝經喪服問疑各一卷又撰七
經異同說三卷綱略論并目録三十一卷子義綱
熊安生字植之長樂阜城人也少好學厲精不倦初從
陳達授三傳又從房糾受周禮事徐遵明服膺歴年後
受禮於李寶鼎遂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自
遠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悟
者皆發明之齊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為國子博士時西
朝既行周禮公卿以下多習其業有宿疑碩滯者數十

條皆莫能詳辯天和三年周齊通好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弘深自有條貫必欲升堂覩奥寧可汨其先後但能留意當為次第陳之公正於是問所疑安生皆為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嗟服還具言之於武帝帝大欽重之及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

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媿安生曰黄帝尚有阪泉之戰况陛下龔行天罰乎帝又曰齊氏賦役繁興竭人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不血刃愚謂聖略為優帝大悦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餘什

物稱是又詔所司給安車駟馬令隨駕入朝并勑所在供給至京勑令於大乘佛寺參議五禮宣政元年拜露門文學博士下大夫其時年已八十餘尋致仕卒安生既學為儒宗當時受其業擅名於後者有馬榮伯張黑奴竇士榮孔籠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馬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安生與同郡宗道暉張暉紀顯敬徐遵明等為祖師道暉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輙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

於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漢體復躡屐而去冀州人為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守也洛姬婦人也安生在山東時歲歲游講從之者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冢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墓去此七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讙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將軍晉無

此號所訴非理安生猶率其宗族向冢而號嘗通名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相對以徐之才諱雄和士開諱安乃稱觸觸生羣公哂之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於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於擾攘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文帝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臺郎中

盧光河東郡丞辛粲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文帝名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衛公直鎮蒲州遜為直主簿武成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於政要其一崇教方其二省造作其三

明選舉其四重戰伐其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功頻加賞賜遷遂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馬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於是賜以粟帛及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州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

復在露門教授皇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為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為汾陰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揚州刺史仍賜安車衣服及奴婢等又於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陜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為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甞為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

辯理並可觀初周又有黎景熙以古學顯景熙字季明
河間鄚人少以孝行聞於世曾祖嶷魏太武時以軍功
賜爵容城男後為燕郡守祖鎮父瓊並襲爵季明少好
讀書性彊記默識而無應對之能其從祖廣魏太武時
尚書郎善古學常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宏受字義又從
司徒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
許氏有異又好元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有書
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饑寒易操與范陽盧道源為

莫逆友永安中道源勸令入仕始為威烈將軍孝武西遷季明乃寓居伊洛侯景徇地河外召季明從軍稍遷黎陽郡守季明從至懸瓠察景終不足恃遂去之客於頴川時王思政鎮頴川累使名季明留於內館月餘文帝又徵之遂入關乃令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拜著作佐郎於時倫輩皆位兼常伯車服華盛惟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職著作不怠然性尤專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遂十年不調武

成末遷外史下大夫保定三年盛營宮室春夏大旱詔公卿百僚極言得失季明上封事言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是歲一年而三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絶五行傳以為先是發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土木之功動人興役天輒應之以異今若

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時則年登可覬矣是時豪富之家競為奢麗而朝廷選舉之道猶為未公季明又上書言陛下自即位以來尅已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猶侈於衢路綺縠仍耀於邸宅袒褐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户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者也今雖導之以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矣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金之産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當不

如奴隷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國家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習抑流競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臣又聞之為政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善為政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

其用官得其材任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者遠則庶事康哉人知其化矣帝覽而嘉之時外史廨宇屢移未有定所李明又上言曰外史之職漢之東觀帝王所寶此焉攸在自魏及周公館不立臣嘗奏請修營至今未加功力臣職思其憂敢不重請帝納焉於是廨宇方立天和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以疾卒又文帝初屬天下分崩時學術之士蓋寡故曲學末伎咸見引納至若蕪儁趙文深之徒雖才愧昔

人而名著於世並見收用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沈謹善隸書特工模寫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岳被害文帝引為記室時文帝志平侯莫陳悅乃令儁偽為魏帝勑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文帝討悅儁尋舊勑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文帝大悅費也頭見勑不以為疑遂遣兵受文帝節度大統初封長安縣男從征弘農戰於沙苑進爵為子累遷襄樂郡守尋徵還教明帝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脩之

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文帝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黄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湖州刺史儁静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進爵為昌樂侯卒趙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父遐以醫術進仕魏為尚藥典御文深少學楷隷年十一獻書於魏帝後立義歸周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深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惟文深及蕻儁而已大統

十二年追論立義功封白石縣男文帝以隷書紕繆令文深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刋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及平江陵之後王襃入關貴游等翕然並學襃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及亦改習襃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牓餘人猶莫之逮王襃亦每推先之宫殿樓閣皆其迹也除縣伯下大夫明帝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漢南人士亦以為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

賞遺甚厚天和元年露寢初成文深以題牓之功除趙興郡守文深雖居外任每須題牓輙復追之後以疾卒

隋

辛彦之隴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靈輔周渭州刺史彦之九歲而孤不交非類博涉經史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後入關遂家京兆周文帝見而器之引為中外府禮曹賜以衣馬珠玉時國家草創百度伊始朝貴多出武人修定儀注唯彦之而已尋拜中書侍郎

及周閔帝受禪彥之與少宗伯盧辯專掌儀制歷典祀太祝樂部御正四曹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封五原郡公宣帝即位拜小宗伯時帝立五皇后彥之切諫由是忤旨免官高祖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上開府尋拜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吳興沈重名為碩學高祖嘗令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高祖大悅後拜隨州刺史於時州牧多貢珍翫惟彥之

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潞州刺史前後俱有惠政彥之又崇信佛道於城内立浮圖二所並十五層開皇十一年州人張元暴死數日乃蘇云遊天上見新構一堂制極崇麗元問其故云潞州刺史辛彥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彥之聞而不悅其年卒官謚曰宣彥之撰墳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禮要一部新禮一部五經異義一部並行於世有子孝舒仲龕並早有令譽仲龕

官至猗氏令

何妥字栖鳳西域人也父細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縣事梁武陵王紀主知金帛因至巨富號為西州大賈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為是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新故之故為是眷顧之顧衆咸異之年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名為誦書左右時蘭陵蕭眘亦有儁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為之語曰世有兩儁白楊

何妥青楊蕭眘其見美如此江陵平入周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學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問儒者辛彦之對曰后與天子匹體齊尊不宜有五妥駁曰帝嚳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數由是封襄城縣伯高祖受禪除國子博士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為公妥姓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時納言蘇威嘗言於上曰臣先人每誡臣云惟讀孝經一卷足可立身經國何用多為上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

是其不孝若無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言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教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兼領五職上甚親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稱職妥因上八事以諫其一事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服由此言之政之安危必慎所舉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察今之舉人良異於此無論謟直莫擇賢愚心欲崇高

則起家喉舌之任意須屈抑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不之服實由於此臣聞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伏見留心獄訟愛民如子每應決獄無不詢訪羣公刑之不濫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簡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選重官必參以衆議勿信一人之舉則上不偏私下無怨望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已光華

榮顯猶如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沈滯屈辱薄言必慼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訪察勿使朋黨路開威恩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其三事曰臣聞舜舉十六族所謂八元八凱也計其賢明理優今日猶復擇才授任不相侵濫故得四門雍睦庶績咸熙今官員極多用人甚少一人身上乃兼數職為是國無人也為是人不善也今萬乘大國髦彦不少縱有明哲無由自達東方朔

曰尊之則為將畀之則為虜斯言信矣今當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傅説之能自負傅巖滋水之氣不慮憂深責重唯畏總領不多安斯寵任輕彼權軸顛沛致釁實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臣聞窮力舉重不能為用伏願更任賢良分才叅掌使各行其力則庶事康哉其四事曰臣聞禮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伏見比年以來改作者多矣如范威漏刻十

載不成趙翊尺秤七年方決公孫濟迂誕醫方費逾巨
萬徐道慶迴互子午糜耗飲食常明破律多歷歲時王
渥亂律曾無紀極張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
魏祖不識北辰今復轥轢太史莫不用其短見更自夸
毗邀射名譽厚相誣罔請今日以後有如此者若其言
不驗必加重罰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輕奏狂簡其餘文
多不載時蘇威權兼數職先嘗隱武功故妄言自負傅
巖滋水之氣蓋以指威激上也書奏威大銜之二年威

定考文學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博士
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由是與威有隙其後
上令妥考定鍾律妥又上表曰臣聞明則有禮樂幽則
有鬼神然則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禮樂又云樂至則
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臣聞
樂有二一曰姦聲二曰正聲夫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故樂行而倫清耳目
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孔子曰放鄭聲遠

佞人故鄭衛宋趙之聲出内則發疾外則傷人是以宫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則國亡無日矣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欲寐聽鄭衛之音而不倦何也子夏對曰夫古樂者始奏以文復亂以武脩身及家平均天下鄭衛之音者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優雜子女不知父母今君所問者樂也所愛者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不同為人君者謹審其好惡

案聖人之作樂也非止苟悅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廟之内君臣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鄉里之内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内父子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此先王立樂之方也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故黄鍾大吕絃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其惟君子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紂為無道太師抱樂器以奔周晉君德薄師曠固惜清徵上古之時

未有音樂鼓腹擊壤樂在其間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從夏以來年代久遠惟有名字其聲不可得聞自殷至周備於詩誦故自聖賢以下多習樂者至如伏犧減瑟文王足琴仲尼擊磬子路鼓瑟漢髙擊筑元帝吹簫漢祖之初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之樂迎神於廟門奏嘉至之樂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

永至之樂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薦奏登歌之樂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奏休成之樂美神饗也皇帝就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孫通所制也漢髙祖廟奏武徳文始五行之舞當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是舜後故齊有韶樂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滅齊韶樂傳於秦漢髙祖滅秦韶樂傳於漢髙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樂也始皇改曰五

行及於孝文復作四時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時順也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為盛德雖變其名大抵皆因秦舊事至於晉魏皆用古樂魏之三祖並制樂辭自永嘉播越五都傾覆樂聲南度以是大備江東宋齊以來至於梁代所行樂事猶皆傳古三雍四始實稱大盛及侯景篡逆樂師分散其四舞三調悉度偽齊齊氏雖知傳受得曲而不用之於宗廟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絃年雖耆老頗皆記憶及東土克

定樂人悉反問其逗留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調四舞並皆有手雖不能精熟亦頗具雅聲若令教習傳授庶得流傳古樂然後取其會歸撮其指要因循損益更制嘉名歌盛德於當今傳雅正於來世豈不美歟謹具錄三調四舞曲名又製歌辭如别其有聲曲流宕不可以陳於殿庭者亦悉附之於後書奏别勑太常取妥節度於是作清平瑟三調聲又作八佾鞞鐸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傳宗廟雅樂歷數十年惟作大呂廢黃鍾妥又

以深乖古意乃奏請用黄鍾詔下公卿議從之俄而妥子蔚為祕書郎有罪當刑上哀之減死論是後恩禮漸薄六年出為龍州刺史時有負笈遊學者妥皆為講説教授之又為刺史箴勒於州門外在職三年以疾請還詔許之復知學事時上方使蘇䕫在太常參議鍾律䕫有所建請朝士多從之妥獨不同每言䕫之短高祖下其議朝臣多排妥妥復上封事指陳得失大抵論時政損益并指斥當世朋黨於是蘇威及吏部尚書盧愷侍

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尋為國子祭酒卒官謚曰肅撰周易講疏三卷孝經義疏二卷莊子義疏四卷及與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應等大義九卷封禪書一卷樂要一卷文集十卷並行於世于時學士之自江南來者蕭該包愷並知名該蘭陵人梁都陽王恢之孫少封攸侯荆州平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禮記春秋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為貴游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與妥正定經

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為當時所貴愷字和樂東海人其兄愉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遠近聚徒教授者數千人卒門人起墳立碣焉

房暉遠字崇儒恒山真定人也世傳儒學暉遠幼有志行明三禮春秋三傳詩書周易兼善圖緯常以教授為

務遠方負笈而從者動以千計齊南陽王綽為定州刺史聞其名召為博士周武帝平齊搜訪儒俊暉遠首膺辟命授小學下士及高祖受禪遷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稱為五經庫吏部尚書韋世康薦之遷太學博士尋與沛公鄭譯修正樂章復為太常博士未幾擢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將擢用之既策問訖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所

短稱已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問其所傳義疏輙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决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尋奉詔編修令式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乎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女樂暉遠曰臣聞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高祖大悅仁壽中卒官

時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賵賻甚厚贈員外散騎常侍

馬光字榮伯武安人也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

圖書讖緯莫不畢覽尤明三禮為儒者所宗開皇初髙

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士榮張黑奴

劉祖仁等俱至並受太學博士時人號為六儒然皆鄙

野無儀範朝廷不之貴也士榮尋病死仲讓未幾告歸

鄉里著書十卷自云此書若奏我必為宰相又數言元

象事州縣列上其狀竟坐誅孔籠張黑奴劉祖仁未幾

亦被譴去惟光獨存嘗因釋奠髙祖親幸國子學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座講禮啓發章句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皆為剖析疑滯雖辭非俊辯而理義宏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勞焉山東三禮學者自熊安生後惟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間門徒千數至是多負笈從入長安後數年丁母憂歸鄉里遂有終焉之志以疾卒於家時年七十三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

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受左傳於廣平郭懋嘗問禮於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彊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開皇中刺史趙煚引為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脩國史兼參議律歷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於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為

功曹尋復入京與左僕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國子祭酒蘇威元善博士蕭該何妥太學博士房暉遠崔崇德晉王文學崔賾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滯義前賢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勑與劉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衆咸妬恨遂為飛章所謗除名為民於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為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

算術周髀七曜歷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祕奥著稽極十卷歷書十卷五經述議十卷並行於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以来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脩者未嘗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

送於蜀配之軍防其後令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即位遷太學博士俄以品卑去職數年復被徵以待顧問因上所著歷書與太史令張胄元多不同被駁不用大業六年卒時年六十七劉炫為之請謚朝廷不許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視日不眩彊記默識莫與為儔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

無所遺失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為户曹從事後刺史李繪復署禮曹從事以吏幹知名開皇中奉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待顧問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歴兼於内史省考定羣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禮之炫雖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於内史内史送詣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為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

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歴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甞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内將軍時牛弘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録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於家以教授為務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勅令事蜀王秀遷延不往秀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為帳内每

使執仗為門衛俄而釋之令與劉焯同典校書史炫因擬屈原卜居為筮塗以自寄及秀廢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絶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禄之義族人與宗子雖踈遠猶服線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

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寖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惟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高祖不納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為意炫以為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驗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始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姦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

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自於炫弘嘗從容問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對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

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對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惟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納言楊達舉炫博學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至長平

奉勑追詣行在所或言其無行帝遂罷之歸於河間於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斷絶鬱鬱不得志以前世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等皆自叙徽美傳芳來葉故亦自為贊以見志然詞旨無足采者炫時在郡城糧餉斷絶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為

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餓而死時年六十八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炫性躁競頗好俳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由是宦塗不遂著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算術一卷并所著文集並行於世時儒學之士又有褚暉顧彪魯世達張冲王孝籍並知名

褚暉字高明吳郡人以三禮學稱於江南煬帝時徵天

下儒術之士悉集內史省相次講論暉時博辯無能屈者由是擢為太學博士撰禮疏一百卷顧彪字仲文餘杭人明尚書春秋煬帝時為祕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魯世達餘杭人煬帝時為國子助教撰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行於世張冲字叔元吴郡人仕陳為左中郎將非其好也乃覃思經典撰春秋義畧異於杜氏七十餘事喪服義三卷孝經義三卷論語義十卷前漢音義十二卷官至漢王侍讀王孝籍平原人少好

學博覽羣言遍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閒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祕書助王劭修國史劭不之禮在省七年而不免輸稅課役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以求申拔辭語酸苦見者為稱屈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為業終於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通志卷一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十三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五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文苑傳第一

范史始立文苑傳而南齊梁陳隋皆曰文學今總曰文苑

後漢

杜篤　王隆 史岑 夏恭 子牙 傅毅　黄香　劉毅　李

通志

尤李勝 蘇順曹衆曹朔 劉珍 葛龔 王逸子延壽 崔琦

邊韶 張升 趙壹 劉梁 邊讓 酈炎 侯瑾 高彪 張超 禰衡

魏魏不立此傳今取王粲一人為編仍列徐幹等十三人于其下

王粲徐幹 陳琳 阮瑀 劉楨 邯鄲淳 繁欽 路粹 丁儀 丁廙 荀緯 應璩

桓威 吳質

晉

應貞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鄒湛 棗據

褚陶　王沈　蔡洪　張翰　庾闡　曹毗　李充　袁
宏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郭澄之

後漢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大夫篤少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

改營洛邑乃效司馬相如揚子雲作論都賦一篇上奏之文甚典麗後仕郡文學掾以目疾二十餘年不闚京師篤之外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篤常歎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辛氏秉義經武而篤怯於事外內五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没於射姑山所著賦誄弔書讚七言女誡及雜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能文章所著詩賦銘詩凡二十六篇初王莽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神說疾凡四篇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王莽末盜賊縱橫攻没郡縣恭以恩信為衆所附擁兵固守獨得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

頌詩勵學凡二十篇年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章句因作迪志詩一首以自勗毅又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諷建初中肅宗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

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世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黄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

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内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
奉養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
雙江夏黄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
所未嘗見書後香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
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黄童
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
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帝
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秩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

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辭郡乞留備冗
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志願帝亦惜香
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
萬是後遂管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
家十二年東平清河奏訞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
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
人命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
其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

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歲收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氷食禄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民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禄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永元中坐事奪爵毅

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兑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三萬拜議郎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拜蘭臺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諍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

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賦誄頌論數十篇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晩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衆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字秋孫一名寶南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

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脱誤是正
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
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
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
稱號云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性
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為太官丞上
便宜四事拜蕩陰令辟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材為臨

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
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
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
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
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曽有異夢意惡
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死時年二十餘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

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
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
受乃作外戚箴一首語尤切直琦以言不從失意復作
白鵠賦以為諷梁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内外各有司
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
昔管仲相齊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
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
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鉗塞士口杜蔽主聽將

使玄黄改色馬鹿異形乎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隂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懐書一卷息輒偃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懐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所著賦頌銘誄箴弔論九咨七言凡十五篇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曽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

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桓帝時為臨潁侯相徵拜太中大夫著作東觀再遷北地太守入拜尚書令後為陳相卒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

賤如弁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
何益仕郡為綱紀以能出守外黄令吏有受賕者即論
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音促）明威戮乎升對曰昔
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彊國
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為已職思其憂宣以久近而異其
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誄頌碑書
凡六十篇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擯乃作解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為窮鳥賦一篇言情又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

置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別坐也）坐者皆屬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彊許通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死也）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驚皆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旦大從車騎奉謁造壹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

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
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
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薦之名動
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及西還道經弘農候太守皇
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
大驚乃追書謝過遣主簿迎還壹報書略曰昔人或歴
說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
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

手筆追路相尋誠足媿也其嗟可去謝也可食但以闕節疢動膝灸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家初袁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寧陽人也梁宗室子孫而少孤貧賣書於市以自資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乃著破羣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亂臣知懼今此

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乎梁又著辨和同之論亦為世所稱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隸風移碨磥碨音猥磥音盧罪反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往勸誡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其教焉特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和中病卒孫楨字公幹亦以文才知名附載魏王粲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司馬相如之諷也其辭甚麗大將軍何進聞其才名欲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之既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修刺候焉議郎蔡邕深敬之以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竊見令史邊讓天授逸才聰明賢智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章句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若

處狐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撿括參合衆夫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凡偶近器而已者哉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進非所以章瓌瑋之高價昭知人之絶明也傳曰凾牛之鼎不可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故有所不宜也邕竊悁邑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羮之和久在煎熬臠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

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顔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理阿之功苟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搆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理靈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作詩二篇以自見其卒曰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

仲尼為世陳四科其意氣如此炎後患風病慌忽性至孝遺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為資暮還輒爇（古然字）柴以讀書恒以禮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於

世作應賓難以自寄又彙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西河人重其才皆不敢名之稱為侯君云

高彪字義方吳郡無錫人也家本單寒至彪為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

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令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京兆第五永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祖餞於長樂觀議郎蔡邕等皆賦詩彪乃獨作箴以誡厲永邕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遷内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蟠等病卒於官

文章多亡子岱亦知名

張超字子並河間鄚人留侯良之後也有文才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雋征黃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碑文薦檄牋書謁文嘲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絶時人世共傳之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卜滿反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興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是時

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惟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於朝復數稱其才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頗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

鼓乃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吏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衣（岑牟鼓角士冑也絞蒼黃之色）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躡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而敢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衵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操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

疾今求得自謝操喜敕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梲大杖也他活反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虚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為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興衡坐而大號衆

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及到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毁以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悦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黄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音亦

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黄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云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

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殮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魏

魏不立此傳今取王粲一人以為編而附載徐幹陳琳等數人于後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曽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胄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

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黄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降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内侯太祖置酒漢濵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竒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内之雋傑

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横行於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迴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粲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漢末喪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恒典之時絶無玉佩粲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法於粲也初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

圍碁局壞粲為覆之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較不誤一道其彊記嘿識如此性善算作算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搆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措手必咨於粲粲所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年四十一粲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絶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

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幹聰識洽聞操翰成章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琳前為何進主簿初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入諫進以為委兵授人必無成功秖為亂階而已進不納其言竟以禍敗語在何進傳中琳後避難冀州袁紹使典

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也瑀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琳嘗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時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可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

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楨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祖奉伯父邵皆博學有著述漢史有傳瑒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將文學楨文辭巧妙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後工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隋侯之珠燭衆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

者伏朽石之下潛汚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所作類如是故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刑竟署吏是時琳等咸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

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與元城令吳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

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亦一時之儁也自頴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内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其後瑒弟璩璩子貞瑀子籍又譙郡嵇康下邳桓威咸以文章顯名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文章善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中從三輔客荆州荆州内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將博

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皇羲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

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伉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歎
植之材謂之天人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植而
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黄初初以淳為博
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
千疋欽字休伯以文章機辯少得名於汝頴欽既長於
書記又善為詩賦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
為丞相主簿建安二十三年卒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
初平中隨車駕至三輔建安初以高才與京兆嚴像擢

拜尚書郎像以才兼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
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使粹為
奏承指致融罪語在融傳中後人覩粹所作無不嘉其
材而畏其筆也後為祕書令坐法伏誅太子素與粹善
聞其死為之歎惜及即帝位特用其子為長史儀字正
禮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
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
張揚適還河内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

沖為司隷校尉後數來過諸將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與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視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菑侯親善數稱其才太祖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理儀罪轉儀為右

刺姦掾欲令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
求哀尚為泣涕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
字敬禮儀之弟也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
中為黄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
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
絶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
為之死實天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
以勸動太祖太祖荅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

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猶相知非一事一物相處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廙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文帝即王位遂與兄儀並誅修字德祖太尉彪之子也修事附載

其高祖太尉震傳中修頗為太祖所器自太子已下並
爭與交好而臨菑侯植尤降意投修修亦傾心於植每
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
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速推問始泄
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
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
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太祖後知其交搆又深慮
始終之變遂因事誅修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

書凡十五篇傳於世繛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黄初四年卒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歴官散騎常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然多切時要世共傳之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貞籍及康晉史各有傳威景初中出自孤微年十八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齊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為安

成令先是文帝所與善者吳質濟陰人字季重才學通博帝為世子時甚禮愛之出為朝歌長遷元城令臨菑侯屢有奪嫡意而楊修與丁儀兄弟為之地世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推而無驗則罪在彼矣世子從之修果復白而推驗無人太祖由是疑焉其後太祖嘗出征世子及臨菑侯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

目太祖亦悦焉世子悵然自失質耳語世子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太祖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質之權數多此類始質為單家少遊遨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浮沉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文帝踐阼深惟舊事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都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四年入為侍中質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行

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欑也其年夏卒質先以怙威肆行謚曰醜侯質子應上書論枉至正元中改謚威侯應晉尚書應子康亦至大位

晉

應貞字吉甫汝南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為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玄有盛名貞詣玄玄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為撫軍大將軍以為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

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帝稱賞之時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為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黄門郎為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安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

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作賦美之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為天地賦綏又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為嘯賦二賦世皆稱之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絶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祕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左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
子因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才能擢授殿中
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不成雍謂友人曰思
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隂陽之術貌
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遊唯以閑居為事造齊都
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宫移家京師乃詣
著作郎安平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
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

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濟南劉逵注吳蜀而序之陳留衛瓘又為思賦作略解自是之後盛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富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絶歎

服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
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辭疾不就
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趙至字景真代郡人也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
十三與母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
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
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
免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

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而請問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告之後乃亡到山陽求康不得而還又將遠學母禁之至遂陽狂走三五里輒追得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還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至詣魏興見太守張嗣宗甚被優遇嗣宗遷江夏相隨到溳川欲因入吳而嗣宗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初至與康兄子蕃友善及將遠適乃

與蕃書叙離并陳其志辭義慷慨為世所傳至身長七尺四寸議論精辯有縱横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宦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九獄見稱精審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恥士伍欲以宦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嘔血而卒時年三十七

鄒湛字潤甫南陽新野人也父軌魏左將軍湛少以才

學知名仕魏歷通事郎太學博士泰始初轉尚書郎廷
尉平征南從事中郎深為羊祜所器重入為太子中庶
子太原中拜散騎常侍出補勃海太守轉太傅楊駿長
史遷侍中駿誅以僚佐免官尋起為散騎常侍國子祭
酒轉少府元康末卒所著詩及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
所重初湛嘗夢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
一久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
舒仲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杲然遂厚加斂葬葬

畢遂夢此人來謝子捷字太應亦有文才永康中為散
騎侍郎及趙王倫簒逆捷與陸機等俱作禪文倫誅坐
下廷尉遇赦免後為太傅參軍永嘉末卒
棗據字道彦頴川長社人也本姓棘其父避仇改焉父
叔偉魏鉅鹿太守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
出為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為
從事中郎軍還從黄門侍郎兾州刺史太子中庶子太
康中卒時年五十餘所著詩賦論四十五首遇亂多亡

次子朏字元方亦以文章顯永嘉中為襄城太守弟嵩字臺產才藝尤美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為石勒所殺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也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碓二賦見者竒之陶嘗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黄卷中捨此何求州郡辟不就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

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州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遷九真太守轉中尉年五十五卒

王沈字彦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以自譬其文甚佳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悦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家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

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
鱠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覊宦數千里之外以要名爵
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以見志俄而冏敗人皆謂之
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
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
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庾闡字仲初頴川鄢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

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趫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
募勇士惟秉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闡好學九歲能
屬文少隨舅孫氏過江母隨兄肇為樂安長史在項城
永嘉末為石勒所陷闡母亦没闡不櫛沐不婚宦絶酒
肉垂二十年鄉親稱之州舉秀才元帝為晉王辟之皆
不行後為太宰西陽王羕掾累遷尚書郎蘇峻之難闡
出奔郗鑒為司空參軍峻平以功賜爵吉陽縣男拜彭
城内史鑒復請為從事中郎尋召為散騎侍郎領大著

作頌之出補零陵太守入湘川為文以弔賈誼文士稱之後以疾徵拜給事中復領著作吳國内史虞潭為太伯立碑闡製其文又作揚都賦皆為世所重年五十四卒所著詩賦銘頌十卷行於世子肅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事中相府記室湘東太守太元中卒

曹毗字輔佐譙國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馬父識右軍將軍毗少好文籍善屬詞賦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謨舉為佐著作郎父憂去職服闋遷句章令徵拜太學博士時

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眦因作二篇詩嘲之并續蘭香歌詩十篇甚有文彩又著揚都賦亞於庾闡累遷尚書郎鎮軍大將軍從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對儒一篇以自釋後累遷至光祿勲卒凡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

李充字宏度江夏人也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栢樹嘗為盜賊所斫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叅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參軍幼好刑

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以為學者之誡征北將軍褚裦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裦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為大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注尚書及周易旨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於世子顒亦有文義多所述作郡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指隷中興

初仕至侍中

袁宏字彦伯侍中猷之孫也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絶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詞又藻拔遂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誦詩即其詠史之作也尚傾率有勝致即迎升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尚為安西將軍豫州刺史引宏參其軍事累遷大司馬桓

温府記室温重其文筆專綜書記後為東征賦賦末列
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彛時伏滔先在温府又與
宏善苦諫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憚宏一時文
宗不欲令人顯問之後遊青山飲歸命宏同載衆為之
懼行數里問宏云聞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
家君宏答云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啟不敢顯
之耳温疑其不實乃曰君欲為何辭宏即答曰風鑒散
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

也温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常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勲績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窘急答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思靖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贊胡奴乃止後為三國名臣頌及從桓温北伐又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温坐温令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

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方傳千載
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
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温曰卿思益之
宏應聲答曰感不絶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
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固當共推此生性彊正亮直
雖被温禮遇至於辯論每不阿屈故榮任不至與伏滔
同在温府府中呼為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德
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謝安嘗賞其機對辯

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别執其手顧就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宏見漢時傳毅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九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孝武太元初卒於東陽時年四十九又撰後漢紀三十卷及竹林名士傳三卷詩賦誄表等雜文凡三百首傳於世三子長超子次成子次明子明子有父風最知

名官至臨賀太守
伏滔字元度平昌安丘人也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温引為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遊從温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温稱賞之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温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為參軍領華容令太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

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歷黄門侍郎侍中尚書光禄大夫

羅含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曽祖彦臨海太守父綏滎陽太守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卧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説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含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為含州將引含為主簿

含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含送之到縣新淦人以為舊宰之子咸致賂遺含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推服焉後為郡功曹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含詣尚有所檢劾含至不問郡事與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含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

問温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廨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牀織葦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温嘗與僚屬讌會含後至温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材温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尚書郎温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户曹參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温封南郡公引為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

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才氣嘗為箏賦成謂人曰吾賦之比嵆康琴不賞者必以後出相遺深識者亦當以高奇見貴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憑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似傾河注海愷

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後為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穏布帆無恙還至荆州人問以㑹稽山川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桓玄時與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了語愷之先曰火燒平原無遺燎玄曰白布纒根樹旒旐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復作危語玄曰矛頭淅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

翁攀枯枝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臨深池仲堪眇目
驚曰此太逼人因罷愷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
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
為有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
目精人問其故愷之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
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嘗悅一隣女挑之弗從愷之乃圖
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
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

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起人形妙絶於時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愷之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

之登仙了無怪色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
戲弄又好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愷之作洛生詠
答曰何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
夜於月下長詠瞻每遥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瞻將眠
令人代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尤信小術以為
求之必得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翳葉也取
以自蔽人不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
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初愷之在桓温府常云愷之體

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
才絕畫絕癡絕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啟矇記
行於世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也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
補尚書郎出為南康相值盧循作逆流離僅得還都劉
裕引為相國參軍從裕北伐既克長安裕意更欲西伐
集寮屬議之多不同次問澄之澄之不答西向誦王粲
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裕意便定謂澄之曰當

與卿共登霸陵岸耳因還澄之位至裕相國從事中郎

封南豐侯卒於官所著文集行於世

通志卷一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十四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文苑傳第二

南齊

丘靈鞠 檀超 熊襄 吳邁遠 超叔父道鸞 卞彬 諸葛勗 袁 嘏 世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逭 虞通之 虞龢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詵 王智深

崔慰祖 祖沖之 子暅之 暅之 子皓 來嶷 賈淵

梁

袁峻　劉昭子紹緩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江洪　丘遲

從子仲孚　劉勰　何思澄子朗雲　費昶　王子任孝恭　顏協

范懷約　謝紀少瑜

善勛　韋仲

陳

杜之偉　顏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後魏

袁躍 裴敬憲 盧觀弟仲宣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温子昇荀濟

北齊

祖鴻勳 李廣 樊遜茹瞻 劉逖 荀士遜

後周

王褒 庾信 顏之推弟之儀

隋

虞世基子熙 柳䛒 許善心 李文博 明克讓

劉臻 崔儦 王頍 諸葛頛 王貞 孫萬壽

虞綽 王胄 庾自直 潘徽 常得志 尹式 劉善經 祖

君彥 孔德紹 劉斌

南齊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文東揚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謂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舉秀才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

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横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擿
其句嗟賞後為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
褚淵為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
敎耳乃啟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
參軍昇明中為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髙帝使靈
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敎知東宮手筆嘗還
東詣司徒褚淵淵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
曰脚疾亦是大事卿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覆餗其彊

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武帝即位
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
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
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
士子風流皆出其中顧榮忽引諸傖輩度妨我輩塗轍
死有餘罪尋改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
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此言遂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

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遷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録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子遲在梁文苑中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嶷之字弘宗宋南琅邪太守父道處字萬壽位正員郎超少好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時蕭惠開為別駕超便與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俱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

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閑之祖姑長沙景王道憐妃超
祖姑也故超以此語之惠閑欣然更為刎頸之交後舉
秀才累遷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舉止和靡
自比晉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為優也
高帝嘗愛之後為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
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
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著十志律歷禮樂天
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馬彪

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
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又以帝女體自皇家
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烈女傳於是詔內外詳
議僕射王儉議以為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
富民實宜加編録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
先師胡廣説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
煩録置當加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
本先乎水火水火之精是為日月推此而言日月五行

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烈女傳詔除日月災沴天文餘如儉議超既與物論多忤而史功復未就遂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書名為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為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絶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嗤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輙擲

地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晉陽秋二十卷

卞彬字士蔚濟陰宼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

不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高帝輔政袁粲劉秉王藴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藴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成乃謂帝曰比聞謡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藴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淵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也高帝不悦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嘗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為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宮為府則以

青溪為鴻溝鴻溝以東為齊以西為宋仍詠詩云誰謂
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
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
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蟆等賦皆大
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
縕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疎
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
澣沐失時四體𣯛𣯛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蝨

很流淫癢渭濩無時怒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蝨有朝生暮死若吾之蝨者無湯沐之處絶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懃之討捕孫孫息息三年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録也又為禽獸決録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鵞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很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鵞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

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
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喜飲酒以瓠壺瓢勺
杬皮為具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火籠什物
多諸詭異自稱下田居婦為傳甕室或謂曰卿都不持
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輙鞮豈復是擲
子之拙吾好擲政極北耳後為綏建太守卒官永明中
琅邪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
似之目坐事繫東治作東治徒賦武帝見而赦之又有

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言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為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才劉蒨為晉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為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困躓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為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閣下過取筆書鼓云徒

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
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
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吳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
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丘巨源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
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
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
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

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高帝自啟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臨幾新亭獨能抽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内此膽如何使桂陽得志身若不轘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孰可念巨源竟不被申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

於建鄴乃以為餘杭令初沈攸之事起髙帝使巨源為書檄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故意常不滿明帝為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逭皆才學知名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數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逭抗直有才藻制東都賦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瀹年少時遊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

追不見重如此著三吳決録不傳卒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廣埒名通之龢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憲字景思河内温人待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仲明陳郡人撰晉史未成而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為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為丹陽尹

取鑠為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詵字休羣
太原中都人愛文章尤好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
文好飲酒拙澁乏風儀為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約疑立袁粲傳以審武
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宋孝武明帝
諸褻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
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

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為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官家貧常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給其衣食焉卒於家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為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

弟又未有子肖毀不滅性政當不進有羞耳如何絕醢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為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室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為始安王遙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遙光好碁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輙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

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者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異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聞君欺人豈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遥光

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甎勿設靈座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遒人也曾祖台之晉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沖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始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歴比古十一家為密沖之以為尚踈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歴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歴位為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内轉之昇明中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

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帝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

有軍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奕當時獨絶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口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觀又特善算永元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暅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

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
位至太府卿暅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略少傳家
業善算歷梁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侯景陷
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
相蔽匿廣陵人來嶷乃說皓曰逆竪滔天王室如燬正
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
為賊所容今逃竄草閒知者非一危亡之甚累棊莫喻
董紹先雖景之腹心輕而無謀新克此州人情不附襲

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勦除兇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勲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為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嶷乃為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兖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為刺史結東魏為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來

嶷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舉義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嶷并兄弟子姪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為海陵令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證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昇明中高帝嘉淵世學取為驃騎參

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於祕閣及左戶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袠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傖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啟明帝淵坐被收當極法子

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後爲北中郎參軍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譜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梁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

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為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
製新闕銘云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
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
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
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稱賞之天監初起家奉
朝請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
注干寶晉紀為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

漢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為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
百八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子緇字言明亦好學
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緇弟
綏字含度為湘東王中録事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迭宕
名高一府常云不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
見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
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

為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為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自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争自啟聞取決詔敕文武勲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最為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

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令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斵也上不顧而他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千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塡街服既纓組猶為臧獲之事職雖黄散尚躬胥役之徒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

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
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禄力絶其請求直乞虛號而已敕
付尚書行之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
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
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
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
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
齊永明中桓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

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尚微故稱獨步然雖辭密於范
而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頊之卒官屼字長
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興嗣世
居姑熟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載餘遂博通記傳善屬
文嘗步歸姑熟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
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
侍中謝朏為吳興太守唯與興嗣共談而已及罷郡大

相稱薦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武帝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國侍郎令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為賦帝以興嗣為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者自題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為文每奏帝輒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

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疫左目偏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風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為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啟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齊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

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為吳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即日召入賦詩帝悅焉待詔著作建安王遷江州以均為國侍郎還除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至是書成奏之書稱帝為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謂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

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
迄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
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
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
二十卷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為建陽令坐事死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齊車騎長史靈鞠之子也遲
八歲便能屬文靈鞠嘗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
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武帝平

建鄴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答之後出為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為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為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者詩評云范雲婉轉清

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

而秀於敬子其見稱識者如此遲從子仲孚字公信少

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從祖靈鞠常稱為我家

千里駒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

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羣盜為之計刼掠三

吳仲孚聰明有智畧羣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後

為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

孚獨不為屈明帝即位為曲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

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屆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元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為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武帝踐阼復為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後為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

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内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黄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劉勰字彦和東莞莒人也祖靈真宋司空秀之之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别部類録而序之定林寺藏經乃勰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

遷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尋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時昭明太子重文學之士深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讃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

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
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其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
成未為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
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
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勰
為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有
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啟求出家先
燔髮鬢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

卒文集行於世

何思澄字元静東海郯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官清廉不受禮遺夏至節忽膀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屬文為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遂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

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
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
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
護欣然當之投晩還家所賫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
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
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
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兼東宫通事舍人時徐
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後卒

於宣惠武陵王中録事參軍有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為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令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並為閭里才子昶善為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

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實唯勸善可賜絹十疋子雲嘗為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曽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候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並任將帥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才學名入西曹撰史初為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為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啟

撰武帝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為文
敏速若不留思每奏輙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
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
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
三年侯景寇逼孝恭啟募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
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
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挫之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晉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

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荆州以為録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武帝受禪見逺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顔見逺乃至於此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逼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勛為録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

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輙張眼大罵雖復貴賤親踈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襟坦夷有士君子之操焉協家雖貧素而修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荆州以為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為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蕃府而已及辛元帝甚歎惜之為懷舊詩以傷之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

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在周文苑傳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吳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為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為京華樂王儒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年十九始游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悅時皦有疾

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為晉安
國中尉晉安即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
公為郢州以為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内記室坐事免大
同七年始引為東宮學士邵陵王在郢啟求學士武帝
以少瑜充行少瑜善容貌工藁草吏部尚書到溉嘗曰
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任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
記室參軍卒

陳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
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
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
有筆力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定儀
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啟補東宮學士
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羣書各為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
篇皆之偉為序後兼太學限內博士大同七年梁皇太
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回登歌詞尚書參議

令之偉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為故事再遷安西邵陵王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為廊廟之器侯景之亂之偉逃於山澤武帝為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詔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

除邵陵王府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晁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晁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為善對侯景之亂奔荆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謚曰貞子晁家世單門傍無親援而介然修立為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偏得事理有文集二十卷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

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
親戚咸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
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顔閔之流乃應
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顔閔邪因召入面
試令之敬升講座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
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析從横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
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年十八豫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
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

內博士尋為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試吏除南沙令承聖二年除晉安宣惠王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遣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克江陵仍留廣州大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為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毋忌日營齋必躬自灑埽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位

中軍吳興王記室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
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
空袁昂表薦之因得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
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
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
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侯景之亂武
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長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

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為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魏克江陵劉棻卒王琳召為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為帝署之元為中書侍郎王琳敗齊主以為揚州别駕所居即壽春也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絶人

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於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年十五以文筆稱家有史書所讀近三千卷試策高第授東宮學士梁大同中為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

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户部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銓三公郎王田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删等為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别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為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讌酒酣命筆賦劇韻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

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善之魏散騎常侍
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修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
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宫正
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賛賞之梁元帝即位為彭澤令
屬喪亂避地匡俗山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
支郎撰史著士卒有文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

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而聰敏篤志經籍善談論尤工五言詩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遇疾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絶冒履險難載喪還都形容毀瘠哭不絶聲賊皆哀而捨之渡彭蠡湖遇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為孝感所致天嘉元年除新安王府記室參軍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聚為寇鈔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地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産

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服其廉後為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羣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為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文帝夙聞卓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顔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遺疾卒

後魏

袁躍字景騰陳郡項人撫軍將軍翻之弟也翻自有傳躍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孝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正始初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遣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還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

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修繼聿修列在齊史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贈秦州刺史聞喜侯駿之孫也父宣位南秦州刺史附載駿傳敬憲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

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王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惇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絳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其為世所服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與散騎常侍元同宗四世祖溥附載元傳中父光宗位尚書郎觀好學有儁才舉秀

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禄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遷尚書儀曹郎孝昌元年卒觀弟仲宣小名全才學優洽乃踰於觀但文體頗細兄弟俱以文章顯論者美之位太尉屬孝莊帝初遇害河陰仲宣及兄觀並無子文集莫為撰次罕有存者仲宣弟叔彪齊史自有傳

封肅字元邕勃海蓨人都坐大官懿之族元孫也伯父琳叔父回皆歴位通顯附載懿傳肅博涉經史太傅崔

先見而賞焉位尚書左中兵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
與崔勸勸從兄鴻尤相親善所制文字多亡失存者十
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鄭人也父虬光祿少卿虬附載其從
子撫軍將軍巒傳臧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
十一神龜中舉秀才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
明堂臧為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世稱其理博出
為本州中從事雅為鄉情所附永安中徵為金部郎中

以疾不赴轉除東平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
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
傅出除青州啟臧為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
太守尋加安東將軍臧和雅性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
所愛敬為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
弟並結友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
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
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子恕涉學有

識悟齊武平末尚書屯田郎隋開皇中尚書侍郎卒於
沂州長史
裴伯茂河東聞喜人吏部尚書延儁之族子也父叔義
司徒從事中郎伯父仲規贈河東太守附載延儁傳仲
規無子叔義以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
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為鎧曹
參軍及征絳蜀陳雙熾為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
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

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為中書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為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為豁情賦以自寄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二年因内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汚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既出後其伯遂與兄景融别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

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
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
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
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
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
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
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
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元度對酒思

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
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
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
繼
邢昕字子明安東將軍臧之從子而撫軍將軍巒之猶
子也父偉尚書郎昕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
才情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
神儁奏昕修起居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

光禄大夫時言冒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
賦以自釋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孝武帝
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録義永熙末昕
入為侍讀與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
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
里既而復徵時梁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聘詔昕
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為中郎尋除通直常
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

多務世人競以吏功取達文學大㒵司州中從事宋游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游道有㦗色與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齊文襄攝選擬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録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

江左祖恭之宋彭城王義康户曹參軍避難歸魏家于
濟南寃句因為其郡縣人焉父暉兖州左將軍府長史
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懃不倦以
夜繼晝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淵賤客在
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
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淵怪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
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
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

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為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彈文皆委焉以憂去任服闋還為奉朝請李神儁行荆州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奬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郎所以發嘆宜速遣赴無踵彦雲舊失子昇於是得還省及廣陽王淵為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時黄門郎徐紇受四方表

啟答之敏速於淵獨沈思曰彼有温郎中才藻可畏其見重作者如此淵破走高車珍寶盈滿衆皆競取子昇獨取絹四十疋而已淵為葛榮所獲子昇亦被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師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及孝莊即位以子昇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録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

莊帝曰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陽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度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度竊為大王

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
人莊帝還宫為顥任使者多所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
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
帝殺爾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内
遇子昇抱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顔色不變曰敕榮不
視之爾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得免永熙中為侍讀
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禄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
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梁使張皇寫子昇文筆傳於江

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傳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引子昇為大將軍諮議參軍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

文襄館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
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
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神武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
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游道收葬
之又為集其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
言有準的不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豫其間所
以終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弟子盛州主簿有
文才年二十餘卒荀濟字子通其先頴川人世居江右

濟初與梁武帝為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謂人曰會於楯上磨墨作檄文或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濟又上書譏佛法言營費太甚梁武將誅之遂奔魏館于崔㥄家及是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辯曰自傷年幾摧頹功名不建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欲挾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之曰荀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謂反於是燔殺之鄴下士夫多

傳濟音韻

北齊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也父愼仕魏歷鴈門咸陽二郡太守政有能名卒於金紫光禄大夫贈中書監幽州刺史謚惠侯鴻勳弱冠與同郡盧文符並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敕除奉朝請鴻勳拜官而不謝彧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

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後咸陽王禧奏鴻勲為司徒法曹參軍及赴洛禧謂曰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勲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廷尉正去官歸鄉里神武嘗徵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翫其文位至高陽太守在官清素妻子不免寒餒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其先自遼東徙焉廣博涉羣書有才思文議之美少與趙郡李謇齊名為邢魏之亞而

訥於言敏於行中尉崔暹精選御史皆是世冑廣獨以才學兼侍御史修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文宣初嗣霸業命掌書記天保初欲以為中書郎遇病而止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有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忽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宏遠坦率無私為士流所愛故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焉嘗薦畢義雲於崔

遲廣卒後義雲集其文筆七卷託魏收為之序

樊遜字孝謙河東北猗氏人也祖琰父衡並無官宦而衡性至孝喪父負土成墳植栢方數十畝朝夕號慕遜少好學其兄仲以造氈為業亦常優饒之遜自責曰為人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乎欲同勤事業母馮氏謂曰汝欲謹小行邪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嘗書壁作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勸勉遜貌醜陋有才氣屬本州淪陷寓居鄴中為臨漳小史縣令裴鑒莅官清苦致白雀等

瑞遜上清德頌十首鑒大加賞重擢為主簿仍薦之於右僕射崔暹與遼東李廣勃海封孝琰等為暹賓客人有譏其靜嘿不能趨時者遜常服東方朔陸沈世俗避世金馬之論遂借陸沈公子為主人擬客難制客誨以自廣後崔暹大會賓客大司馬襄城王旭時亦在坐欲命府僚暹指遜曰此人學富才高兼之佳行可為王參軍也旭目之曰豈能就邪遜曰家無蔭第不敢當此武定七年文襄崩暹為文宣徙於邊賓客咸散遜遂徙居

陳留梁州刺史梁毅鬼以遜兼録事參軍遜仍舉秀才
尚書按舊令下州三載一舉秀才為五年已貢開封人
鄭祖獻計此年未合兼别駕王聰抗辭爭議右丞陽斐
不能却尚書令高隆之曰雖遜才學優異待明年非遠
遜竟還本州天保元年本州復召舉秀才三年春會朝
堂對策策罷中書郎張子融奏入至四年五月遜與定
州秀才李子宣等以對策三年不調被付外上書請從
罷詔不報梁州重舉遜為秀才五年正月制詔問外中

紀號又問求才審官又問釋道兩教又問刑罰寬猛又
問禍福報恩遜對辭理兼舉尚書擢第以遜為當時第
一十二月清河王岳為大行臺率衆南討以遜從軍明
年文宣納梁貞陽侯蕭淵明為梁主岳假遜大行臺郎
中使于江南與蕭修侯瑱和解遜往還五日得修等報
書岳因與修盟于江上大軍還鄴遜仍被都官尚書崔
昂舉薦詔付尚書考為清平勤幹送吏部七年詔令校
定羣書供皇太子遜與冀州秀才高乾和瀛州秀才馬

敬德許散愁韓同寶洛州秀才傅懐德懐州秀才古道子廣平郡孝廉李漢子勃海郡孝廉鮑長暄陽平郡孝廉景俻前梁州府主簿王九元前開府水曹參軍周子深等十一人同被尚書召共刋定時秘府書籍紕繆者多遜乃議曰案漢中壘校尉劉向受詔校書每一書竟表上輒言臣向書長水校尉臣參書太常博士書中外書合若干本以相比校然後殺青今所雠校供擬極重出自蘭臺御諸甲館向之故事見存府閣即欲刋定必

籍衆本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吏部尚書辛術
司農少卿穆子容前黄門郎司馬子瑞故國子祭酒李
業興並是多書之家請牒借本參校祕書監尉瑾移尚
書都坐凡所得别本三千餘卷五經諸史殆無遺闕于
時魏收作庫狄干碑序令遜為之銘陸卬不知以為收
合作也陸操伏渾卒楊愔使遜代巳作書以告晉陽朝
士令魏潤色之收不能改一字八年減東西二省官吏
定選員不過三百參者二三千人楊愔言於衆曰後生

清俊莫過盧思道文章成就莫過樊孝謙几案斷割莫過崔成之遂以思道長兼員外郎三人並員外將軍遜辭曰門族寒陋訪第必不成乞補員外司馬督愔曰才高不依常例特奏用之河清初為主書參典詔策天統元年加員外郎居七八日行遇轜車嚬眉下淚指方相曰何日更當煩君一到數日而卒及雇方相送葬仍前所逢者遜死後定州秀才荀士遜繼為主書才名相亞時又有茹瞻者字孝博東安人南州舉秀才清朗剛直

楊愔將用之曰今日之選不可無茹生後卒於侍御史

劉逖字子長彭城叢亭里人太常卿芳之孫也芳自有傳父鹹位金紫光祿大夫逖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為事愛交游善戲謔文襄以為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家鄉倦於覊旅發憤自勵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霸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籍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天保初行定陶縣

令坐姦事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為任氏婦沒入宮教以賜魏收逖遂為收所提攜後為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並作挽歌楊遵彥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送梁主蕭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中被讒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

復前憾曰高梴兩下執鞭一百何如呼劉二時尋兼散
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同行時
黄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為副又
逖姊䰟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
恐事泄亦不逼焉遷給事黄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
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
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禮兼文辭可觀甚得
名譽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改元議者

各異遜請為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為明輔遜作此以為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為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遜遂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任遜不自安又陰結斛律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為實初遜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遜乃為弟娶珽女遂成密好珽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遜謀遜乃告二人

故二人得為之計珽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遜始解士
開所嫌尋出為仁州刺史珽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遜
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為也更戒遜而護之後被
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
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民開
府行參軍仕隋終於洛陽

荀士遜廣平人也好學有思理為文清典見賞知音武
定末舉司州秀才迄天保十年不調皇建中馬敬德薦

為主書轉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辭見重嘗有事須奏遇武成在後庭因左右傳通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帝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是人莫不歡笑累遷中書侍郎號為稱職與李若等撰典言行於世齊亡年卒

後周

案周書不立文苑傳李延壽取王襃庾信為目又以顏之推從齊入周故列於王庾之下顏之儀即

之推之弟故列於之推之末今從李氏編此四人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
公祖騫父規並梁侍中皆襲南昌侯俱有重名於江左
齊梁各有傳褒識量淹通志懷沈静美風儀善談笑博
覽史傳七歲能屬文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
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梁
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
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梁武

帝嘉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襲爵南昌縣侯遷祕書丞宣城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以褒為文學尋遷安成内史及侯景陷建鄴褒寧輯所部見稱於時轉南平内史及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召褒西上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累拜尚書右僕射仍遷左丞兼參掌制誥褒既世冑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

元帝平侯景及禽武陵王紀之後以建鄴凋殘方須修
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僚皆楚人也並願
即都荆郢甞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
宗懍太府卿黄羅漢御史中丞劉㲉等曰建鄴雖是舊
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隣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
及矣臣等又聞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纂業
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基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
帝深以為然時褒與尚書周弘正咸侍坐上乃顧謂褒

等曰卿意以為如何裦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
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帝納
之然其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竟不能用明日乃衆
中謂裦曰卿昨勸歸建鄴不為無理裦以宣室之言豈
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不用於是不復言及魏大軍征江
陵元帝授裦都督城西諸軍事裦本以文雅見知一旦
委以總戎深自勉勵被圍之後上下猜忌惟命裦與朱
買臣率衆出西陽之西門買臣大敗裦督進不能禁城

陷裦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裦遂與
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裦曾作燕歌行妙盡關
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詞
至此方驗裦與王克劉瑴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
長安文帝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
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裦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
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
授裦及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

資饒甚厚褒等亦並荷恩貺忘其羇旅焉孝閔踐阼封石泉縣子明帝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游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初除内史中大夫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政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帝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册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少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

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帝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其辭甚美尋出為宜州刺史卒官年六十四子鼒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處士名在隱逸傳父肩吾梁贈中書令與伯父於陵同傳信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時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

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度支郎中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信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西魏屬大軍南

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右金紫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為政簡静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王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

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象初以疾去職隋開皇元年卒年六十九有文集二十卷文帝悼之贈本官加荆雍二州刺史子立嗣

顔之推字子介琅邪臨沂人也九世祖含從晉元帝渡江官至侍中祖見遠齊御史中丞父協梁湘東王繹諮議參軍以義烈稱世善周官左氏學協在梁文苑傳之

推早傳家業年十二遇湘東王自講莊老之推便預門徒然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徧覽羣書無不該洽詞情典麗甚為西府所稱湘東王以為其國右常侍加鎮西墨曹參軍性好飲酒多任縱不修邊幅時論以此少之湘東王遣世子方諸出鎮郢州以之推為中撫軍府外兵參軍掌管記值侯景陷郢州之推被執景頻欲殺之賴其行臺郎中王則救免及景平還江陵時湘東王纘即位以為散騎侍郎奏舍人事後為周軍所破大將

軍李穆重之送往弘農令掌其兄陽平公遠書翰遇河水暴長具船將妻子奔齊經砥柱之險時人稱其勇決文宣見而悅之即除奉朝請引於内館中侍從左右頗被顧眄後從至天泉池以為中書舍人令中書郎段孝信將勑示之推之推時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寢後待詔文林館除司徒録事參軍之推聰頴機悟博識有才辯工尺牘應對閑雅大為祖珽所重令掌知館事判署文書遷通直散騎侍郎俄

領中書舍人帝時有取索恒令中使傳旨之推稟承宣
告館中皆受進旨所進文書皆是其封署於進賢門奏
之待報方出之推兼善於文字常監校繕寫又處事勤
敏號為稱職帝甚加恩接為勲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
季舒等之將諫也之推時取急還宅故不連署及名集
諫人之推亦被喚入及勘審無名得免尋除黄門侍郎
及周兵陷晉陽帝輕騎還鄴窘急中計無所從之推因
宦者侍中鄧長顒進奔陳策仍勸募吴士千人以為左

右取青徐路共投陳國帝納之以告丞相阿那肱等阿那肱不顧入陳乃云吳士難信勸帝送珍寶累重向青州且守三齊地若不可保浮海南渡未為遲也時雖不從之推策然猶以為平原太守令守河津齊亡入周大象末為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為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訓二十篇並行於世又曾撰觀我生賦文致清遠之推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魯自為序録之推弟之儀

字子升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為辭
賦嘗獻梁元帝荆州頌辭致雅贍帝手勑報曰枚乘二
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
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明帝以為麟趾學士稍遷司
書上士武帝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為侍讀太子
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
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即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宣帝即
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帝後刑政

乖僻昏縱曰甚之儀犯顔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為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將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為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㫖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内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

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望乃止出為西疆郡守及隋文踐阼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游不仕十年正月隨例入朝隋文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致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

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隋

按隋書序劉臻崔儦王頍諸葛頴王貞孫萬壽虞綽王胄庾自直潘徽凡十人為文苑傳李延壽復取虞世基柳䛒許善心李文博明克讓五人冠於劉崔之上今從李氏所增編為次第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陳史有傳世基幼沈静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

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傳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之仕陳累遷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為講武賦於坐奏之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貧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情文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無不吟詠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立顧遇彌隆祕書監柳顧言博學有才罕

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内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内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輙悲哽不能下筯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等叅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廷決入閤之

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敕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此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後從幸鴈門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

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損抑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列降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

都賊據洛口倉城内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
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
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
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
催運善達遂為盜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
世基氣貌沈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為
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意奢靡雕飾器服
無復素士之風孫氏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

頑鄙無賴為之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有國士之風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之弑逆也世基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將亂之夕宗人虔仮知而告熙曰事勢已然吾將濟卿南渡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至懷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

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柳晉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惔梁尚書左僕射梁史有傳父暉梁都官尚書晉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為著作佐郎後蕭詧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拜開府遷內史侍郎以無吏幹去職為晉王諮議參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頴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晉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

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還作歸藩賦命詧為之序辭甚典麗初王屬文斆庾信體及見詧已後文體遂變仁壽初引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待每召入臥内與之宴謔性尤後辯多在侍從有所顧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俳謔由是彌為太子所親狎以其精於内典令撰法華宗為二十卷上之太子覽而大悦賞賜優洽儕輩莫與為比煬帝嗣位拜祕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便命入閤言宴諷讀終

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比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使匠刻木為偶人以像晉而施機關令能坐起拜伏帝每於月下對飲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醻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軍謚曰康晉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祖懋梁太子中庶子父亨梁黃門侍郎仕陳歷位衛尉卿懋亨俱有傳善心

九歲而孤為母范氏所鞠養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輙能誦記多聞默識為當代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為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才調極高此神童也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敕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授

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
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
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
是我誠臣也敕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馬二十匹
從幸太山還授虞部侍郎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闥
高祖召百官賜宴告以此瑞善心於坐請紙筆製神雀
頌奏之高祖甚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且召公
等入適述此事善心於坐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

不停毫常聞此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十七年除
祕書丞于時祕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倣阮孝緒七録
更制七林各為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録之下明作者
之意區分其類例焉又奏追李文博陸從典等學者十
許人正定經史錯謬仁壽元年攝黄門侍郎二年加攝
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祕書丞黄門郎並如故
四年留守京師帝崩于仁壽宫煬帝祕不發喪先易留
宫人出善心為巖州刺史逢漢王諒反不之任大業元

年轉禮部侍郎薦儒者徐文遠為國子博士包愷陸德明褚徽魯世達之輩並加品秩授為學官其年副納言楊達為冀州道大使以稱旨賜物五百段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日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為御史大夫梁毗所劾上方以腹心委述欲釋之付百寮議善心議免述官帝竟宥述後數月述乃譖善心曰陳叔寶卒善心與周羅睺虞世基袁充蔡徵等同往送葬善心為祭文謂叔寶為陛下敢於今日加叔寶尊號罪至不赦帝

召問有實善心自援古例事得釋然帝心惡之又太史
奏帝即位之年與堯時符合朝臣皆欲上賀善心議以
國哀甫爾不宜稱賀述諷御史劾之左遷給事郎降品
二等四年撰方物志奏之七年從至涿郡帝方自總戎
東討善心上封事忤旨免官其年復徵守給事郎帝嘗
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敕善心與崔祖濬
撰靈異記十卷善心父撰著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
父志修續家書為七十卷又為叙論一篇託于敘傳之

末述其製作之意十年從至懷遠鎮加授朝散大夫突厥圍鴈門攝左親侍虎賁郎將領江南兵宿衛殿省駕幸江都追叙前勲授通議大夫詔還本品行給事郎十四年宇文化及弑逆之日隋官盡詣朝堂謁賀善心獨不至許弘仁馳告曰天子已崩宇文將軍攝政合朝文武莫不咸集天道人事自有代終何預於叔而低徊若此善心怒之不肯隨去弘仁返走上馬泣而言曰將軍於叔全無惡意忽自求死豈不痛哉還告唐奉義奉義

以狀白化及遣人就宅執至朝堂化及令釋之善心不舞蹈而出化及目送之曰此大負氣命捉來罵曰我好欲放爾爾敢如此不遜其黨輙牽曳遂殺之年六十一及越王稱制贈左光禄大夫封高陽縣公謚曰文節善心母范氏梁舍人孝才之女也少寡養孤博學有高節高祖知之敕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詔范入内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君及善心遇禍范年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卧不食後十餘

日亦終

李文博博陵人也性貞介鯁直好學不倦至於教義名理特所留心每讀書至治亂得失忠臣烈士未嘗不反覆吟翫開皇中為羽林騎尉特為吏部侍郎薛道衡所知常令在聽事帷中披檢書史并察已行事若遇政教善事即抄撰記録如選用踈謬即委之臧否道衡每得其語莫不欣然從之後直祕書内省典校墳籍守道居貧晏如也雖衣食乏絶而清操愈厲不妄通賓客恒以

禮法自處儕輩莫不敬焉道衡知其貧每延于家給以資費文博商略古今治政得失如指諸掌然無吏幹稍遷校書郎出為縣丞遂得下考數歲不調後道衡為司隷大夫遇於東都尚書省甚嗟愍之奏為從事因謂齊王司馬李綱曰今日遂遇李文博得奏用之以為歡笑其見賞知音如此在洛下曽詣房玄齡玄齡相送出衢路謂之曰公生平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從事故應有會素心比來激濁揚清所為多少文博遂奮臂厲聲

曰夫清其流者必潔其源正其末者須端其本今治源
混亂雖日免十貪郡守亦何所益其率直疾惡不知忌
諱皆如此類時朝政寖壞人多贓賄唯文博不改其操
論者以此貴之遭亂播遷不知所終初文博在内省校
書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
從容問之年紀答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
年議論何事君今徒事儀容欲何為者又秦孝王妃生
男高祖大喜頒賜羣官各有差文博家道屢空人謂其

悦賞乃云賞罰之設功過所歸今王妃生男於羣官何事乃妄受賞也其循名責實録過計功必使賞罰不濫功過無隱皆爾文博本為經學後讀史書於諸子及論尤所該洽性長議論亦善屬文著政道十卷行於世

明克讓字弘道平原鬲人也祖僧紹隱遁有高名南齊累徵不起名在隱逸傳父山賓梁侍中亦自有傳克讓少好儒雅善談論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論語尤所研精龜策歷象咸得其要年十四釋褐梁湘東王法

曹參軍時舍人朱异在儀賢堂講老子克讓預焉堂邊
有脩竹异令克讓詠之克讓攬筆輒成卒章曰非君多
愛賞誰貴此貞心异甚奇之仕梁位中書侍郎梁滅歸
長安引為麟趾殿學士周武帝立為露門學士令與太
史官屬正定新歷累遷司調大夫賜爵歷城縣伯高祖
受禪拜太子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
甚厚每有四方珍味輒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
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

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以疾去官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上甚惜之二宮贈賻甚厚所著孝經義疏一部古今帝代記一卷文類四卷續名僧記一卷集二十卷子餘慶位司門郎越王侗稱制為國子祭酒

劉臻字宣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梁史有傳臻年十八舉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累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没歸魏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

大都督封饒陽縣子歷藍田令鐵伯下大夫高祖受禪
進儀同三司皇太子勇引為學士甚親狎之臻無吏幹
又性恍忽唯耽經史終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
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
訥住城東臻自朝下嘗欲尋訥謂從者曰汝知劉儀同
舍乎從者不知為尋訥謂臻還家因答曰知於是引之
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乃據鞍大呼曰劉儀
同在乎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汝亦來邪其子答云

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眄久之乃悟遂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啖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踈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崔儦字岐叔清河東武城人也父仲文北齊光禄大夫仲文附載其兄東兖州刺史㥄傳儦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得入此室初舉秀才為員外

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與熊安生馬敬德等議五禮
兼修律令尋除散騎侍郎使陳還待詔文林館歷尚書
郎與頓丘李若俱見稱重時人語曰京師灼灼崔儦李
若若每謂其子曰盧思道崔儦杳然崖岸吾所重也汝
其師之思道與儦嘗酒後相調儦曰偃邈無聞思道譏
儦云高曾官薄齊亡歸鄉仕郡為功曹補主簿開皇四
年徵授給事郎兼內史舍人後兼通直散騎侍郎聘陳
還授員外散騎侍郎以聾常得無事一醉輒八日越國

公楊素時方貴幸重儦門地為子玄縱娶其女為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坐素令騎迎之儦獘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坐儦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去竟罷坐後數日儦方來謝素待之如初詔授易州刺史或言其未合乃追停儦語人曰易州刺史何必勝道義仁壽中卒於京師子世濟

王頍字景文太原沂人梁大司馬僧辯之子也兒須入周仕隋卒於齊州刺史列在孝友傳頍年數歲値江陵

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為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徧通五經究其指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三十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頡所為又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世稱為博物又曉兵法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初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帝親臨釋奠國子祭酒

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帝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絶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謀不減楊素但為言不見用遂至於

此不能坐受禽執以成豎子之名也吾死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禽楊素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頍所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二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焉

諸葛頴字漢賢丹陽建康人也祖銓梁零陵太守父規義陽太守頴年十八能屬文起家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氏平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易圖緯蒼雅

莊老頗得其要清辯有俊才煬帝為晉王時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及為太子除藥藏郎至即位遷著作郎甚見親倖出入臥内帝每賜之曲宴輙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潁因間隙多所譖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録恩舊授朝散大夫帝甞賜潁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肅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録資平允傳芳導後昆其待遇如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從駕北廵卒於道潁性褊急與柳䛒每相忿鬩帝屢責怒

之而猶不止於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鑾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録二卷並行於世有子嘉會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史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不事產業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畧引為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及至以客禮待之索其文

集貞上三十三卷爲啟陳謝齊王覽集甚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良馬二匹未幾以疾甚還鄉終於家

孫萬壽字仙期一字遐年武邑武强人也父靈暉爲齊南陽王綽大將軍司馬齊儒林有傳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經史善屬文美譚笑在齊爲陽休之開府行參軍及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爲文學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召典軍書萬壽本自書生從容文雅一

旦從軍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贈京邑知友詩至京盛為當時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上而翫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豫章王長史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於官有集十卷行於世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身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

軍傅綽有盛名於世見綽辭賦歎美之仕陳為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為學士大業初轉為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為校書郎以藩邸左右授宣惠尉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直禁中以文翰待詔恩盻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之詔綽為銘帝覽而善之命有司勒於海上以度遼功

授建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著作郎諸葛穎以學
業幸於帝綽每輕侮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
虞綽麤疏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其貴踞
虛已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之遊其族人虞世南
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絶交者帝知君
改悔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
内兵書借玄感帝甚銜之及玄感敗其妓妾並入宫帝
因問之曰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

令大理卿鄭善果窮理其事綽曰羇旅薄遊與玄感交
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于邊綽至長安而亡
吏逮之急於是潛度江變姓名自稱吳卓游東陽抵信
安令天水辛大德舍焉餘綽與人爭田相訟因有識綽
者而告之竟為吏所執坐斬江都綽所著詞賦並行於
世大德為令誅翦羣盜甚得人和與綽俱為使者所執
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士今日之事豈不哀哉大德
笑曰我本圖脫長者乃為人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

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安吏人詣使者叩頭曰
辛君人命所懸不然亦無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討賊帝
怒斬使者大德獲全
王胄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
黄門侍郎筠附載其伯父先禄大夫志傳列在梁史胄
少有逸才仕陳歷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博
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
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

大酺四日因為五言詩詔羣官詩成者奏之帝覽冑詩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冑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唯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冑性踈率不倫自恃其才鬱鬱於薄宦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疾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游數游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

俱徙邊胄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所著詞賦多行於世胄兄眘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書舍人陳亡與胄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于官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太中大夫自有傳自直少好學沈靜寡慾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調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為帝

所受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輙改之或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宇文化及作逆與之北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字伯彦吴郡人也性聰敏少受禮於鄭灼受毛詩於施公受書於張沖講莊老於張譏並通大義尤精三史善屬文能持論中書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

于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啟陳主曰敬奉弘
慈曲垂餞送徽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啟而不奏
澹曰曲禮云士敬客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
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
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咸
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
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
別禮主於敬此是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

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於子則有敬名之義在夫亦有敬妻之説此可復並極高極尊乎至若敬謝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賔友敬問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酬何關貴隔當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滅為州博士秦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名曰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

為篇字文又還撰集字書名為韻纂徽為之序後罷晉王廣復引為揚州博士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為序煬帝嗣位徽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玄感兄弟重之數相往來及玄感敗凡所交關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徽為西海郡威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至隴頭發病而卒時又有常得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並有

才名事多遺逸常得志京兆人為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第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復為兄弟論義理可稱尹式河間人仁壽中官至漢王記室漢王阻兵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彥卿亦俱有儁才名顯於世劉善經河間人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傳三十卷諸劉譜三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世祖君彥見其父珽傳孔德紹會稽人有清才官至京城縣丞竇建德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劉斌南陽人祖之

遊梁史有傳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司功書佐賓建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黒闥中書侍郎與黒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通志卷一百七十六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　樵漁仲撰

隱逸傳第一

范史始立隱逸傳謂之逸民晉宋隋曰隱逸齊曰高逸梁曰處士後魏曰逸士今總曰隱逸

殷

伯夷　叔齊

前漢

四皓 嚴君平 鄭子真

後漢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真 漢濵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魏

張臶 胡昭 焦先 扈累 寒貧

晉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粲子喬 魯勝 董養 霍原 郭琦 伍朝 魯褒 氾騰 任旭

郭文 龔壯 孟陋 韓績 譙秀 翟湯子莊

郭翻 辛謐 劉驎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

公孫永 張忠 石垣 宋纖 郭荷 郭瑀

祁嘉 瞿硎先生 謝敷 戴逵 龔元之

陶淡 陶潛

殷

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二子也孤竹國在遼西令支縣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國於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臣謹按吕氏春秋伯夷叔齊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没武王使叔旦就膠鬲而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又使召公就微子而盟曰世為長侯守殷之祀為載書血之以牲埋其一以其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

視而笑曰異哉非吾所謂道也昔神農之時祀盡誠而不祈福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不以人之壞而自成不以人之卑而自高今周見殷之僻亂而遽為正之與人謀而行貨阻兵以威保割牲而盟之以為信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今殷無道而周德衰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乃北行至首陽之山而餓死

臣又按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

之中高誘云在洛陽東北故此二山並有夷齊祠焉曹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許慎又云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今據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以隴西者為近是

前漢

四皓者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也甪音祿此四人者為秦博士見秦之亂避地入商雒山以待天下之定高祖滅秦聞其名召之不至其後高祖欲易太子呂后

用張良計使太子卑辭厚禮以安車迎之四人既至他日從太子侍上宴高祖驚而異之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中惠帝立嘗寵四人以三公之位俱不受而去四人既不自標顯其名氏故世但稱四皓云

臣謹案顏師古匡俗正謬有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為司徒近世商於耕夫掘地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圈公神主綺里季神主用里

先生神主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其號不應有
誤然則園之為圏信矣特册牘傳寫之訛耳
嚴遵字君平一云名尊蜀人也君平隱居不仕卜筮於成都
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
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
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埶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
半矣裁日閲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垂簾而授老
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揚雄

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其時有谷口鄭樸者字子真與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安貧樂道耕於

巖石之下竟不詘而終

臣謹按類說云蜀有富人羅沖者問君平曰君何以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沖為君平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沖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不亦謬乎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後未息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卜為業不下牀而錢自至猶餘數百塵埃厚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足邪

沖大憋君平嘆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竟不仕

後漢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

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

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

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養志修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

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蔺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懐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為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産千金少孤為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懐之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便輟

講而還與鄉佐相閩期尅鬬日既交刄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横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毁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

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
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
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
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圖之下考試
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
求高皆大不敬書奏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
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
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

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簒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

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悦阿諛順旨要領絶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

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

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宫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隂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

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
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
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
封修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
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
不通而不為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
延及他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

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絶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

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為黙黙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娯仰慕前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

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遥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忘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唌唌固靡慙兮獨建冀與州兮尚賢逍遥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

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
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曰臭悼吾心兮不
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遂至
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
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
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
十餘篇疾且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
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

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兹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

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武初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採藥

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廉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使明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

為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乗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黄老隱遯山谷因穴

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彦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為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從先生欲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

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為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

少誕節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

廹之乃遯辭詣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輙便許嫁練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内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静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

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戄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薄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為元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廵羽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

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答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

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為子羞之子何恐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黄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

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龎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

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禄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魏

張揖字子明鉅鹿人也少游太學學兼内外後歸鄉里

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
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為丞
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
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
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
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
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川溢涌激波
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於川西嶷然磐峙倉質素

章麟鳳龍馬焕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寶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郄郄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郄門陰郄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

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

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始避地冀州屢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

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闗羽羽授印給兵還為冦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正始中驃騎將軍趙

儼尚書黄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也或言莫知其所出漢靈帝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

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戶先留陝界至十六年闗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士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

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輙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兎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漲輙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不狂至嘉平中太尉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我應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

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令討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𠹋祝𠹋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謂當殺牂羊更殺其羖攊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為吳羖攊為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邪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經復又挑欲與言遂不

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
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
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
四十餘隨正方游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
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敗正方入蜀累
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
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甓為障施一厨牀

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食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

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書於衆輩中最為元默十六年關中亂南入

漢中初不治産業不畜妻帑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内
書晝夜吟詠不絶口其後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
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奬布連結自覆體如無
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
不肯取郡縣以其鰥寡給米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
不取多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
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
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

脯糒及衣取其脯一朐糒一升而止

晉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游人間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

嵇康又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燿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晋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髪而行逍遥吟詠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緜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為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為懷道迷邦京答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没夏政衰兮五常汩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娱我以為

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餐何為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於靈縕袍不能令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停鸚鵡能言泗濵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元鳥紆幕而不被害鴟隼遠巢咸以欲死眄彼梁魚逡巡倒尾沈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顰顑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為貴動以九州為狹靜以圖堵為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

之於其所寢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於兄弟每采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蠘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於山林畢性命於

海濵也統悖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

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為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忽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儛靈談鬼笑飛觴挑柈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螮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

之眼柰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
而卧不復言衆親踧踖即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
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
橋士女駢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
車乗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
不應重問乃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
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

之抗志黄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濵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櫓折旋中流初作鯔鯿躍後作鯆鮃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謂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嵇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

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
女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墮江不得
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
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
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令欲歌
之衆人僉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
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
氣長嘯沙塵烟起王公已下皆恐止之乃已諸人顧相

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燿以文武鹵簿覘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為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横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袿襹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沖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静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為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為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沖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宫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沖為太子右庶子沖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為梁管之流沖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沖亦以禮讓為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毒

蟲猛獸皆不為害卒以壽終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黄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彊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别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為征西司馬所歴職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為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是時戎夷頗侵疆埸粲明設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富貴

珍玩充積桀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官郡既接近
寇戎桀以重鎮輙去職朝廷尤之左遷樂涫令頃之轉
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從事
中郎齊王芳被廢遷於金墉城桀素服拜送哀慟左右
是時景帝輔政召羣官會議桀又不到朝廷以其時望
特優容之桀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
使於雍州桀因陽狂不言寢所乗車足不履於地子孫
恒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輙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

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阼泰始中槃同郡孫和時為太子中庶子表薦槃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為常加賜帛百疋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長子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

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彥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

劉毅嘗抗論於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在於今如其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叅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内奥安貧樂道棲志窮學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彦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郗隆亦思求海

内幽遯之士喬供養衡門至於白首於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俱歡娛耳何以愧為其通物善導皆此類也外黄令高頵歎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甞經於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為物所歎服如此以元康八

年卒年七十八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為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皆不就

其著述為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

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絶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絶者亦有樂乎此也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

滎及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鵞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鵞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

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陽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病篤臨終敕其子沈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為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

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沈為國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為二品司徒不過沈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劫原為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為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冤痛之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為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答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為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簒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為武帝吏不容復為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脩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宏薦朝為零陵太

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韞匵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寀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奇才邱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聽光顯以獎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於家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

後綱紀大壊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内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錢

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嬴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之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争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

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寢不仕莫知其所終

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歎曰

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月餘而卒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於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為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既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嘆曰任功曹真

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

中州郡仍舉為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

節儁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潔素學識通博詔下

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遯辭疾不行尋

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縶惟旭與賀循

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為參

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

將軍復召之及為左丞相辟為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

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帝即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為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大宗正終於家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年十三每

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姚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虎為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竹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醻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輙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麤者示不逆而已有猛虎殺大麀鹿於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

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之嘗有猛虎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虎明旦致一鹿於其室前獵者嘗往寄宿文夜為擔水而無勌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於户内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

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囿以居文焉於是朝士咸共觀之文績然踑踞傍若無人温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飢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為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藏埋者亦為螻蟻所食復何異乎又問曰猛虎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邪文曰

人無害虎之心則虎亦不害人又問曰茍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於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來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梁蹐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

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於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為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葬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葬之於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龔壯字子瑋巴西人也潔己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

叔為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
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
曰節下若能并有西土稱藩於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
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
壽猶襲偽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
雨百姓飢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望永為
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内愧祕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
又諫之壽又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壽殺

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既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殫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歎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孟陋字少孫武昌人故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孫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

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為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言由是名著海内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桓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

三禮注論語行於世卒以壽終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於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潜退為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為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内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於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於家於時高密劉鮐字長魚城陽邴郁字宏文並有高名鮐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

學厲行化流邦邑郁𩀌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教身謹潔口不妄說耳不妄聽端拱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𩀌郁並被公卿薦舉於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𩀌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静黙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絶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

畧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敝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敕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

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
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頼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隠於
縣界南山始安太守干寳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敇吏云
程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
物因寄還寳寳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
征西大将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不
起建元初安西将軍庾翼北征石虎大發僮客以充戎
役敇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

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戸為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於家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篳門歠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

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

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為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乗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焉欲彊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所

青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没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於家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為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没於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歷石勒

石虎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中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為太常謚遺閔書勸以歸身本朝因不食而卒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禄大夫耽之族也驎之少尚質素虚退寡欲不脩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甞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説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

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長史驎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於内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羣小凡廝伍之家婚娶葬送無不躬自造焉居於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莫不

投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驎之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由令知驎之先聞其有患故往候之值其命終乃身為營棺殯送之其仁愛隱惻若此卒以壽終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歎

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歎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真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為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嚚譁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宏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

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元於衆妙之内宅不彌亂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元居先生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緼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

親言欲所論授須傍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
劉曜僭號徵拜太常�button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
於隴山曜後為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虎
嗣偽位備元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
見虎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
傲請從大不敬論虎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虎
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為表謝其文甚美覽者歎有
深致虎每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

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晝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卧土牀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頼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軻瞑目不荅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頽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淺深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虎以安車蒲輪躅十户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絶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為戍軍追擒并為所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於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尠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

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於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緼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

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於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為釜左右居人饋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子弟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安堅賜以衣冠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

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顔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以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没於西嶽命也柰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之堅遣黄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襃賜命服謚曰安

道先生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輙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字令艾敦煌効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於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

州郡辟命惟與隂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
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
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髙尚之士也具威儀鳴
鐃鼓造焉纎髙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
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
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竒木蓊鬱
蔚若鄧林其人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纎
注論語及為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

使者張興備禮徵為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元虛先生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公車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元德先生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遊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

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譏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元纁備禮徵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嘆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於南山及

天錫滅苻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及苻氏之末略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絶其餐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

令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上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壁閣飲氣而絕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

甚苦不可詣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馬大司馬桓

溫常往造焉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於山中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為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為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於豫章宣異之以兄女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會稽之剡山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為非道乃著論

闕之孝武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吳國内史王恂有别館在虎邱山逵潛詣之與恂遊處積旬會稽内史謝元慮逵遠遯不反乃上疏乞絶其召命帝許之逵復至剡後王恂為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乞加旌命以參僚佐會病卒長子勃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

起尋卒

龔元之字道元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元之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詠邱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元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虛誠諷議可並以為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

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壽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於家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期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

偶親故有候之者輙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髙尚博學善屬文頴脫不覊任真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餐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

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頗示已志忘懐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録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

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

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
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
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
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
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
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
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

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
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
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暮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
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
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
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
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
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而歸盡樂

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為著作佐郎不就既絶州郡覲謁而鄉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絜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遣其故人龎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歡讌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籃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轝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羡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輙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絶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

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
詠不輟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
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
張絃徽不具每有酒適輒撫弄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
何勞絃上聲或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云
我醉欲眠卿且去其真率如此客有候潛逢其酒熟取
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
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

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事使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甘心良獨罔罔少來好讀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耳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臥遇良

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

行汝其慎哉又為命子詩以貽之以宋元嘉四年將復
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有文集行於世
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七十七

通志卷一百七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隱逸傳第二

宗炳 從父弟 彧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 辛普明 婁惠明　漁父 孫緬

[seal]

齊

褚伯玉 顧歡盧度 杜京產孔道徽道徽父祐道徽兄子總 明僧紹兄僧允僧允次子僧昺 臧榮緒 宗測 吳苞趙僧巖蔡薈孔嗣之 徐伯珍婁幼瑜 沈驎士 庾易 劉虬 沈顗

梁

何點兄求弟胤 阮孝緒 劉歊王敬允歊族弟許 鄧郁 陶弘景 諸葛璩 劉慧斐 范元琰 庾詵子曼倩 張孝秀 庾承先

陳

馬樞

後魏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脩

隋

李士謙　崔廓　徐則　張文詡　鄭翻

宋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

鄉令毋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舉秀才不就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田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游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

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將軍道憐命為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勅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至饑𩚾後子弟從禄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下書召炳與鴈門周續之並為太尉掾皆不起及受禪徵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以太子庶子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恊趣羅氏没炳哀之過甚既乃輟哭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

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
季為荆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炳
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懐
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
唯當澄懐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
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
桓氏亡其聲遂絶唯炳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炳受
之炳孫測亦有祖風齊史隱逸有傳炳從父弟彧之字

叔粲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於炳而真
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採風俗
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
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
家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
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
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

庚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仍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處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處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輙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為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

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
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
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
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
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輙舉家感動焉道虔
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文帝
勑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州辟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

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所游觀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兹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處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並為人外之游又申之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

飲訖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婦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逕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

范曄傳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寗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寗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時稱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續之以為唯身不可遺餘累宜絶遂終身

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孰命為撫軍參軍徵為太守
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
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為之注武帝北
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
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帝北伐
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真
高士也尋復南還及帝踐阼復召之上為開館東郭外
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慠不可長

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辨析精奥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行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之風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前後徵辟不就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

受琴於父父殁所傳之聲不忍復奏遂各造新弄勃製五部顒製十五部顒又製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携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廬縣素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今從兄閑居非有心於語黙但以兄方疾苦無可營療顒當干禄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仍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並為築室聚石引

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遥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令曰前太尉參軍戴顒辟士韋元並秉操幽遁守志不踰宜加恩獎以宏止退並可散騎常侍通直不起元嘉初又與宗炳同徵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黄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

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游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廵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而面恨瘦工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嘆服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無子後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嘆曰

恨不使戴顒觀之

翟法賜潯陽柴桑人也曽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州辟主簿舉秀才徵著作佐郎並不就後其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潯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散騎侍郎法賜隱迹廬山於今四世栖身幽巖

入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驅山獵草以與禽獲必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散騎侍郎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人生之脩短咸有定分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爾汝等年各成長冠娶以畢脩葺衡泌吾復何憂

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為法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諸膺之顯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参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制以散騎侍郎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

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其年卒於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郭希林武昌人也曽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

行辟召並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輙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凝之以為信然求皆與之又嘗有認其所著屐凝之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與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脩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

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
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
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
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
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迹為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
皆從其隱元嘉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九
龔祈字蓋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元之父黎人並不應
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之曰

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祈時或賦
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衛將軍父濤揚州
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山伐
樵採箬為業以樵箬置道頭輙為行人所取明旦已復
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
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
資輙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為

妻買繒綵三五尺好飲酒過醉或失之顗能言玄理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輙酣對盡歡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綿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綿定奇溫即因流涕悲慟顗亦為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為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三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竣

餉吟二百斛吟亦不受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善特進顔延之等與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

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絶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疾少差牽以迎喪因得虚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輙卧論文義孝武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廵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賔客弟子以業傳授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

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
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元宮康之以明
帝泰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
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
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以帳施靈
牀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言侵螫僑居會稽士子
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賵後至者不復肯受人問其
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

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為揚州徵為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蟲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宫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乃就路廻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妖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為有先覺齊武帝勑為立館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為尋陽

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黄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不賛緝熙之美何用晦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不辨貧賤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吞

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楫而去緬字孝緒
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明帝甚知之位至左丞東
中郎司馬

齊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塘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湯
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慾年十八父為之婚娶
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
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為

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採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剡縣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顧歡字景怡一字元平吳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

中敺雀歡作黄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吴興東遷邵元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元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墓次遂隱居不仕於剡中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

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業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户山鳥集其掌上取食好黄老通解陰陽書為數術多效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歘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於歡歡乃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

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
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
差也而後病者果愈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
病者所以差也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
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
陳讜言優詔並稱其美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
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儒
亦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

四本歡曰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歡又以佛道二家敎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以辨其異同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歡與往復論難其辭甚暢文多不載歡口不辯長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恒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鶤鵬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

謝自𠩄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
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於墓側
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
始興人廬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
魏人追之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
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
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勿壞我壁
鹿應聲而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

去逆知其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塘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碁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脩黃老會稽孔顗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為欵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為會稽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為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為瓛生

徒下食孔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
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
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産徵為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
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為員外散騎侍郎京産曰莊生
持釣豈為白屋所囘辭病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
守志業不仕與京産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
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
競取入手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為之養創愈

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為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嶶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為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嶶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

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有至性列在孝友傳

明僧紹字休烈一字承烈平原鬲人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其後世以名為姓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尅淮北乃南渡江宋明帝以通直郎召不就高帝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州

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詔書就
徵不就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
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
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
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
國必依山川而為固山崩川竭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
代之季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建元元年冬
徵為正員外郎不就其後帝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

意可重吾前旨尚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即可至彼具
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僧紹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
古猶發譏在今安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
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
寺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夙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
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坯以遁若辭不獲命
當依戴公故事耳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帝
甚以為恨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與相

見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
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絶風雲通仍賜
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為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行
士也聞之嘆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
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僧紹長兄僧允能玄
言仕宋為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别爲立榻比之徐孺子
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為高帝平南主簿轉驃中
兵參軍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懐長史上許為益州

刺史未遷卒僧允次弟僧嵩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彼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當以周之管蔡漢之淮南語之帝大悅及至魏魏問曰卿頻此句當疑上國無相踰者耶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每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並傳家業山賓最知名梁史有傳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

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灑
埽堂宇置筵席朔望輙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
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録志傳凡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
授高帝為揚州刺史徵榮緒為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
褚淵啓高帝稱述其美上荅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
悉之以其有史翰得入天禄甚嘉榮緒敦愛五經謂人
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並有禮敬
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庚子日

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為誡永明六年卒初棨緒與關康之俱隱京口世號為二隱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之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静退不樂人間常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禄憂人重事乎驃騎豫章王嶷辟為參軍不起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横

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鳥慕哉永明三年詔徵為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炳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禄還為南郡丞測遂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唯齎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

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一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尚書令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蓆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絶賓客唯與

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説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别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徴為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孫登於行鄣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寺佛影臺皆為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云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徴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吳苞字天蓋一字懐德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

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淵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隆昌元年徵為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及江祐徐孝嗣共為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已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為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為青州欲舉為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為沙

門棲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為知命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數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高帝俱為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為太中大夫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隣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㝷究經史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

道術歲嘗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世呼為婦人巖伯珍遂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又有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為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四皓建武

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頗為臨川王暎所賞異著禮捃拾三十卷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父虔之宋安樂令驎士幼而俊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絶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涕泣彌日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人號為織簾

先生嘗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重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黄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嘆曰

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
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
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
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
刺史曇慶侍中懐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隱
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
依止其側時人為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
居城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

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吳興因古墓為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功曹使人致意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受此黙劓永乃止永明中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並表薦麟士義行曰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成貞粹稟於天然博綜生乎篤習家世貧窶藜藿不給懷書而

耕白首無倦挾卷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匝鞠稚存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布和澤於荒陲於是詔又徵為太學博士不就麟士乃與約等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恒馮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麟

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手以反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
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嘿所致製黑蝶
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内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
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畧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
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揚王孫皇
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絶剔
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為斂服反
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含珠以本

褁衫先著禫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
士喪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
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旐成
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濵合葬非古也
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
輀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
取清水一盂子彛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致巴郡太守父道

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得終身毛褐馳騁日月之車保自耕之禄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固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翅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黙妻於陵肩吾皆知名各有傳

劉虬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之七世孫也徙居江陵虬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祫斷穀餌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嶷為荊州牧辟虬為别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牋答而不應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輪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虬答

曰虬四節臥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虬精信釋氏衣麤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知名梁史有傳

沈顗字處黙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仕齊位都官郎顗幼清靜有至行慕黄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

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閫勃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顗內行甚脩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顯亦退素以家貧仕為始安令兄弟不能相離相隨之任永明年中徵拜著作郎太子舍人通直郎並不起文惠太子嘗擬古詩云磊磊落落玉山崩顗聞之嘆曰此讖言也既而太子薨至秋武帝崩鬱林海陵相次黜辱顗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遭齊末兵荒

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菜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藏為武康令以顗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不能甄善別賢惲大慙即表停之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梁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忽害點母王氏坐法死點兄弟以

此無宦情黙兄求字子有宋元嘉初為文帝挽郎歷位
太子洗馬丹陽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
始初妻亡還吴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吴隱居波
若寺足不踰戸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永
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見
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吴隱虎丘山齊永明四年拜太
中大夫不就卒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毀性及長感
家禍欲絶昏宦祖尚之彊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

黜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黜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真
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
姻多貴仕黜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
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踑踞公卿敬下
之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黜
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重其
通稱為游俠處士兄求卒黜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
帶減半宋太始末徵為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

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
珪為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
珪為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
必舉酒酹之招携勝侶及名德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
得初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齊書作已竟贊云
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
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
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

息心後黙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黙角巾登席子良欣説無已遺黙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黙少時常患渴利積年不愈後在呉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性通悦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拒隨後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黙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黙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黙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黙雅有人倫之鑒多所甄拔知呉興丘遲於

童幼稱濟陽江淹於寒素其後貴達悉如其言點哀樂過人常行逢葬者嘆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乃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别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處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慧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慧景性好佛義先慕交

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裳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慧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為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封東昏乃止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諭舊賜以鹿皮巾等仍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下詔以為侍中點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即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别給天

監三年卒無子詔給第一品材一具喪事所須內監經
理點弟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
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年折節好學師事沛國
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
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惟瓛與汝南周顒深
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不忍欺每伏臘放
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
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

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脩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脩撰録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脩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慱士該通亦不能據遂以元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脩為后族甚見親待累遷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允雖貴顯常懐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曰小山常與學徒游處其内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朏罷呉興郡不還脩恐後之乃拜表解職

不待報輙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㣧尋有

詔許之㣧以㑹稽山多靈異遂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

寺初㣧二兄求㸃並棲遁求先卒至是㣧又隱世號㸃

為大山㣧為小山亦曰東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

為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武帝霸府建引㣧為軍謀祭

酒并與書㣧不至及帝踐阼詔為特進右光禄大夫遣

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並徵謝朏杲之先至㣧

所㣧恐朏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

朕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眉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

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侯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朏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召答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斛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朏俱前代高士而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勑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勑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

勑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肩以若邪山地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為堵别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肩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肩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肩依其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木石皆倒拔唯肩所居之室巋然獨存

元簡乃命鍾嶸作瑞室頌刻於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
入山與肩別肩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
事交游路絕非自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
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
山肩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肩年登祖壽
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山西
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肩
常禁殺忽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肩伏而不動又有異

烏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脩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脩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脩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脩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内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脩疾妻江氏夢神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

德應獲延期汝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脩疾乃
瘳至是脩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㡍行列在前
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遂
卒初脩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
䱇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
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
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内闕慙渾沌之竒
獷殼外緘非全人之慎不悴不榮曽草木之不若無馨

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屹議大怒周顒與脩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鳬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性之物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

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起
發耳故脩末年遂絶血味脩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
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
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彦之宋太尉從事中
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允之允之母周氏
卒遺財百餘萬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允之
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

鑴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啟彥之送還王
氏幼至孝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為樂年十三
遍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
人倫之始宜思自勖以庇爾躬答曰願跡松子於瀛海
追許由於穹谷庶保餘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
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為居士年十
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
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輒穿籬逃匿不

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
晏誅親戚戚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
免武帝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隣人墓樵以
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乃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
牀為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
之所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為
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
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

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
十餘歲隨父為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其親之清白
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比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
二年詔公卿舉士祕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
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
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
薇蕨漢道方盛黄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何關人世況
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朏及伏暅應徵天子以為隱者

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俱得遂其高志後聽講於鍾山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蓡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歎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吾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

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為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所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黄終於天監末斟酌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録為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録研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

可駿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清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素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祕要適為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遁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

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知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
本素賤不應為王侯姻戚避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歊曽
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歊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
供養石像先有損壊心欲治補磬心敬禮經一夜忽然
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
著作同年及劉杳死孝緒曰劉既逝矣吾其幾何其年
十月卒年五十八簡文在東宫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
志不受顧協以為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

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録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行於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闕一自擬令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之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輭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録其所遺逸行次於篇末成絶筆之意云

劉歊字士光平原人也本名冉祖勔宋司空父繪武帝

霸府從事中郎繪附兄太常悛傳列在齊史歊始生之
夕有香氣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
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
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
人每異之謂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
弟訏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奉
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
歊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每疾篤夢歊進藥及

翌日轉有間効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官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論以為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

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在儉易進不保尸退畢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絶墳壠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為吳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為軌則氣絶不須復魂盥洗而斂以二千錢市成棺單

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為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為坎坎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初訏之疾歊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為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歊心知其異試遣尋之

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禄仕足申供養歊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始沙門釋寶誌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仙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允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蕟

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絶便沐浴藍輿載尸還忠侯大夫
燧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允外甥許慧昭因
阮研以聞詔曰敬允令其息崇素氣絶便沐浴藉以二
蘆蓆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
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
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尸已甚父
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內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
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

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也歙族弟訏字彦度祖承宗宋太宰參軍父靈真齊鎮西諮議武昌太守訏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訏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妹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聘妻尅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訏乃

掛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訏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曽與歊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

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許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許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天監七年卒於歙舍臨終執歙手曰氣絶便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歙從而行之宗人至

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元貞處士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
極峻之嶺立小版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
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武帝敬信殊篤為帝
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
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媼三十
並著絳紫羅繡袿襹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
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

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白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内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為鄧元傳具序其事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青龍自懐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弘景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

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
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弘
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
細形長額聳耳耳孔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左膝有數
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耻善
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
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為務朝儀故
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衣掛神

虎門上表辭禄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日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張甚盛車馬填咽皆云宋齊以来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曰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好山水每經

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旋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
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
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禄得輙差舛若
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乎豈唯身有仙相亦縁勢使之
然也時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操累書要之不至弘
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㝠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
煩舛有亦隨覺齊宜都王鏗為明帝所害其夜夢鏗告
弘景别云三年當生某家弘景因訪其幽㝠中事多説

祕異因著夢記馬永元初更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處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産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算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

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為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為人云古賢無與為比齊末為歌曰水丑木為梁字及武帝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乃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

符祕訣以為仙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歴至巳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數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惟畫作兩牛一牛散放在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斆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訪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

為山中宰相二宮及王公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絶
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
澗弘景得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而
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
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為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
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
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
天監二年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丹其一名善

勝一名成勝並為佳寶弘景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亡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顔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氲滿山遺令既没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以兩重席鋪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録鈐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

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將覆預製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宫詩藏篋中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及侯景簒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歷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數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

唯弟子得之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為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為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

之太守張仄為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崇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瞰集而録之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赴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隷在山寫佛經

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殁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絶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子曇淨有孝行列在孝友傳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毁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性謙敬

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賔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唯以園蔬為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為曹虎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遥光為揚州謂徐孝嗣曰曹虎參軍豈是禮賢

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遙光敗不果時人以為恨
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
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於家
庾詵字彦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
綜緯候書射碁筭機巧並一時之絶而性託夷簡特愛
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産業遇火止
出書數篋坐於池上有為火來者答云唯恐損竹嘗乘
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

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為盜見劾妄款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為黃門侍郎稱疾不赴晚年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

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頴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云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曰貞節處士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荆州以為中録事每出帝嘗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

算經及七曜歴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監父希並别駕從事孝秀長六尺餘白晳美鬚眉仕州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寘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遂遣其妻妾入匡山修行學道服闋建安王召為别駕因去職歸山居於東林寺

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
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
履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博涉羣
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偈磨而笞之
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
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
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是非不

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
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
略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
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士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
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
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
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
往從之荆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

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誡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為斂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輙付使反時論高之

陳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録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為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

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枝分派别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

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束名實則芻狗
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
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
林之無聞甚乎乃隱於茅山有終焉之志天嘉元年文
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
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為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
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
請不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

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自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鷰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大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後魏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沒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寶中書令夸

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浩為司徒奏徵夸為中郎稱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乃入京師與浩相見延留數日唯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

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夸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內之廄中冀相縻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之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以所乘馬為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馬亦不復書及浩誅沒為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已死

誰能更容眭夸乎婦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翁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位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夸又作朋友論篇辭義為時人所稱年七十五卒葬日赴者如市無子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淨後隱居嵩山

感英之德以時展覲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
召以為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
不許又欲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彊逼還
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
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既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
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遇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
其從者數人後甚思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
兼工思結築巖林甚得棲遊之適宣武聞之給其工力

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高形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幍左手持版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居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上以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

霈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横左右而初無侵毁衣服如本著唯風吹幍巾少側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遣信大栗十枚言期之將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蟲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絶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字永和涿郡人也祖祥河間太守父安世相州刺史皆有傳謐少而好學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

學博士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絶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之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靡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

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
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紏互相倚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
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
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
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
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弃其實據
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
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

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是則顔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夫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

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衆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

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

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
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
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
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修廣何者
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
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
刱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

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祀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木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方用事之文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

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逆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室即路寢矣其下

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葢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

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

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窬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筭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

㡳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户則户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户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修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户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

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
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
凡九室三十六戸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
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戸牖失之於九
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戸戸有兩牖此乃
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戸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
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
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

堂之修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為外之基其
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
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
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
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
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
有四戶之窗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耳或未之思
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即識其修廣

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修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以自況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

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
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
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
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
端究緒受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
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析隱伏
垂盈百條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
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

帷杜門却埽棄産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窺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謚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黄門侍郎甄琛内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閎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衒謂其子曰

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謚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奏詔曰謚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

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隋

李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涿郡人魏處士謐之子也士

謙髫亂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嘔吐疑中毒因跪嘗之
伯父瑒深所嗟尚每稱此兒吾家顔子也年十二魏廣
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
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
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
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
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
高元海以禮再致之稱為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

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輙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為人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閱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

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為吏拘性寛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比歲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

責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犬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

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在坐不信佛家報應之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經曰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鮌為黃熊杜宇為鶗鴂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猨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

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時時爲詠懷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令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

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安之道也博弈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政體開皇八年終於家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所有贈賻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

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乃散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以追其志云

崔廓字士元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為鄉族所齒初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輙令人諮廓取定嘗著論言刑

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卒於家年八十子頤字祖濬有記辯善著述知名當時累遷至越王府長史自有傳

徐則東海郯人也幼沉靜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元精於論議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從學者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中應召來憩於至真觀期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絶粒養性所資惟

松朮而已雖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刋山立頌初在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而謂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時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矣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於五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王下書賛歎遣使人送還天台安葬是時自江都至

於天台在道人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埽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令柳𧇊為之讚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道以松朮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為洹水令以清正聞文

詡博覽羣書特精三禮高祖方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文詡時游太學博士房暉遠等莫不推伏之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禮以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遂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固辭仁壽末學校廢文詡杖策而歸以灌園為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毋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

自誓不言囙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恙隣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為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為之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發墮坑所致其掩人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卹輙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其所擊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時

年四十鄉人為之立碑號曰張先生

鄭翻字靈雀太原晉陽人也父紹元小字安都仕齊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翻少有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屋山傲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鶡破弊而往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覿者如堵及見其形乃甚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

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於家

通志卷一百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七十九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宦者傳第一

趙高

前漢

李延年 石顯弘恭

後漢

鄭衆　蔡倫　孫程　曹騰　單超徐璜　具瑗　左悺　唐衡

侯覽　曹節　吕彊　張讓趙忠

後魏

宗愛　仇洛齊　孫小　趙黙　王琚　張宗之

劇鵬　張祐　抱嶷　王遇　苻承祖　王質

李堅　劉騰　賈粲　楊範　成軌　王温　孟

欒　平季　封津　劉思逸張景嵩　毛暢

北齊諸宦者

臣謹按心平者然後可以語道氣和者然後可以論人論人之道不可偏徇仰觀諸天則帝坐之旁有宦者之星遠稽諸古則周官之書有寺人之職而先儒之論直欲無宦者可乎人之邪正色色有之言宦寺之中而無正人乎司馬遷班固不立宦者傳特取數人在佞幸篇如此是絶人為善之路也且巷伯之辭著於風雅勃鞮之忠載於春秋繆賢之賢能薦相如

韓談之勇能刃趙高西都則張澤安劉之功參乎平勃東京則欒巴授節之義間乎陳竇歷世班班皆有其人惜乎史家畧之不得而記云

秦

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昆弟數人皆生而隱宮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始皇聞其彊力通獄法舉以為中府令使教公子胡亥決獄高嘗有罪始皇使上卿蒙毅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官爵始皇以高之敦於事

也赦之復其官爵高以故深怨蒙氏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高以中車府令兼行符璽事與丞相斯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而蒙毅兄恬為將胡亥以少子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至沙丘病甚命高為書賜長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而始皇崩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

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

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

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
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
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材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
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
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
深也高曰高故內官之厮役也幸以刀筆之文進入秦
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
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

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敎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學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審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足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

臣也豈可賀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木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為丘墟

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為
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
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
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
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嘆垂涕太息曰嗟乎獨遭亂
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
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
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

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

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

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昬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

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

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二世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傜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作亂郡縣皆殺長吏以應之者時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

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持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作阿房宮治直馳道聚狗馬無用

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宫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

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知為高所陷乃上書言高擅權與陛下等將有齊田恒宋子罕之事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

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絶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恒等所為於是二世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李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

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斯不勝痛自誣服斯又自負
其辯有功無反心從獄中上書自陳幸二世悟而赦之
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
更往來覆訊斯更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
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
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遂具斯五刑論
腰斬咸陽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遂拜高為丞相事
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其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

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
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
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
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
敎其子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中
趙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
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宫以禳之二世乃出居
望夷宫留三日趙高詐詔衞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鄉

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刼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扶蘇之子子嬰立之子嬰即位以計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高三族

前漢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主獵犬女弟得幸於武帝號李夫人列后

妃傳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輙承意絃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延年由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於韓嫣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抵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以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

黄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尚書官恭明習法令
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
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
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
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
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
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
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

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由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其罪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髠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死自是公卿

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埶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内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修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顯顓權天子大怒罷逡歸故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

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自知顓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宫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宫門天子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明主獨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受後宮埽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

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遷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與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於道病死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莬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莬去牢與陳實無賈賈讀為價

後漢

鄭衆字季產南陽犨人也為人謹敏有心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黄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鄛鄉侯食邑千五百户

永初元年和熹皇后益封三百戶元初元年卒養子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紹封衆曾孫石讐為關內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預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謹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客暴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

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
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
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
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宿衛封為龍亭侯邑三百户後
為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
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讐校漢家法令倫監
典其事倫初受竇太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
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勑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

浴整衣冠飲藥而卒國除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爲中黄門給事長樂宫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黄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黄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侯食邑各三百户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黄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

女伯榮扇動外內競為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
兄大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
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權
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
月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渠名王以
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
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黄門王康先為
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

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可為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為省内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揺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宫雲

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閏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
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
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
后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
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
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
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
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

刄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
鎮不中鎮引劒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胷遂禽之送
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
乃下詔封孫程為浮陽侯食邑萬戶王康為華容侯王
國為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為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為西
平昌侯孟叔為中廬侯李建為復陽侯各四千二百戶
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臨沮侯馬國為
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楊佗為山都侯

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李剛為枝江侯各四千
戶魏猛為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為東阿侯千戶是為十
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亦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
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
國等為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怒
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為宜城侯程
既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中
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

等功勲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中郎將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瞻望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書錄微功封興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著定于令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黄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

史汎王道李元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鄉侯三百戶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

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名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三百户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黄門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為小黄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為費亭侯遷

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甞有過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韶南陽延固張温弘農張奐潁川堂谿趙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間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案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為纎介常稱暠為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為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為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

故位至太尉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為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為中常侍悺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常懷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

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厠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有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二人詣門謝乃得釋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固國朝迫脅外内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如何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去聲狐疑帝曰姦臣

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戸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戸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戸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黄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

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
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
虎唐兩墮（謂隨意不定也）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
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
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
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
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為河東太
守弟子匡為濟陰太守璜弟盛為河內太守悺弟敏為

陳留太守瑗兄恭為沛相皆為所在蠧害璜兄子宣為
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
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埋
著寺内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黄浮為東海相有告言
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諫爭
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
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
帝帝大怒浮坐髠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天

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
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
奏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
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
臓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
鄉侯卒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
三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爲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埶

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誅梁冀功進爵高鄉侯小黃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恐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為京兆尹有治名世稱為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

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臺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椁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

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
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
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
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
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世吏二千石
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黄門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
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黄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

陪乘入宫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户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官史共普張亮中黄門王尊長樂謁者騰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為黄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户甫遷中常侍黄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户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户餘十一人皆為關内侯歲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

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
武等詔令太官給塞具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
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為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
印綬罷復為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
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
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
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隷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
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

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爲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并前七千六百戶父子兄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為朱瑀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條陳其罪乞一切誅戮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彊字漢盛河南成皐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黄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彊為都鄉侯彊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

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單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俱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厚恩不念爾祖述修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

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剌稼穡荒蔬人用不康
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
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
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戸有
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
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恤宮女無用塡積
後庭天下雖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
致災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

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疎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堊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

麗過禮競相倣傚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厩馬秣粟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

臣譏訶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貞路

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彊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廏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輙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

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虚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𠡠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黄巾賊起帝問彊所宜施行彊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

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構彊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彊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彊彊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譖曰彊見召未知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宗親没入財產馬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及汝陽李巡北海趙祐等五人稱為清忠皆在里巷不爭

威權巡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登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路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為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延熹八年黜

為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佗資産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為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

佗為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子兄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蠹害黄巾既作盗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子兄弟婚親賔客典據州郡辜搉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盗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

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為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黄巾道收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

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為帝
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
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
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彊折賤買
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道至腐
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
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
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

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内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絶修宫室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

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者得志無所畏憚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長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

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殺忠捕宦官無少長皆斬之讓等數十人刼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後魏

宗愛不知其所由來以罪爲閹人歷碎職至中常侍正平元年元正太武大會於江上班賞羣臣以愛爲秦郡公景穆之監國也每事精察愛天性險暴多行非法景穆每銜之給事中侯道盛侍郎任平城等任事東宮微爲權勢太武頗聞之二人與愛並不睦愛懼道盛等案其事遂構告其罪詔斬道盛等於都街時太武震怒景穆遂以憂薨是後太武追悼景穆不已愛懼誅遂謀逆

二年春太武暴崩愛所為也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吳興公和疋侍中太原公薛提等秘不發喪延疋二人議以文成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秘室提以文成有世嫡之重不可廢所宜立而更求長君延等猶豫未決愛知其謀始愛負罪於東宮而與吳王余素協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矯皇后令徵延等延等以愛素賤弗之疑皆隨之入愛先使閹豎三十人持仗於宮內及延等入以次收縛斬於殿堂執秦王翰殺之於永巷而

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軍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愛既立余位居元輔錄三省兼總戎禁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羣情咸以為愛必有趙高閻樂之禍余疑之遂謀奪其權愛憤怒使小黃門賈周等夜殺余文成立誅愛周等皆具五刑夷三族仇洛齊中山人也本姓侯氏外祖父仇款始居馮翊重泉款仕石虎虎末徙鄴南枋頭仕慕容暐為烏丸護軍長水校尉生二子長曰嵩小曰騰嵩仕慕容垂遷居中

山位殿中侍御史嵩有二子長曰廣小曰盆嵩妹子洛齊生而非男嵩養為子因為仇姓初嵩長女有姿色充冉閔婦閔破入慕容儁又傳賜盧豚生子魯元魯元有寵於太武而知外祖嵩已死唯有三舅每言於帝帝為訪其舅時東方罕有仕者廣盆皆不樂入平城洛齊獨請行曰我養子兼人道不全當為兄弟試禍福也乃乘驢赴京魯元候知將至結從者百餘騎迎于桑乾河見而下拜從者亦同致敬入言于太武太武問其才用所

宜魯元曰臣舅不幸生為閹人唯合與陛下守宮闈耳而不言其養子帝矜馬引見叙用賜爵文安子稍遷給事黄門侍郎魏初禁網疎濶人戸隱匿漏脱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戸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戸供為綸綿自後逃戸占為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戸帥徧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戸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從征平凉有功超遷散騎常侍又加中書令進爵零陵公拜侍中冀州刺史内都大官卒

謚曰康養子儼襲爵太武時又有段霸以謹敏見知歴
中常侍殿中尚書定州刺史
孫小字茂趐咸陽石安人也父瓚姚泓安定護軍爲赫
連屈丐所殺小没入宫刑㑹魏平統萬遂歸平城内侍
東宫以聰識有智畧稱未幾轉西臺中散太武幸瓜步
慮有北寇之虞賜爵泥陽子除留臺將軍車駕還都乃
請父瓚贈謚求更改葬詔贈秦州刺史石安縣子謚曰
戴小後拜并州刺史進爵中都侯州内四郡百餘人詣

闕頌其政化後遷冀州刺史聲稱微少於前然所在清約當時牧伯無能及也性頗忍酷所養子息驅逐鞭撻視如仇讐小之為并州以郭祚為主簿重祚文才兼任以書記時人多之

趙黙字文静初名海本涼州隷户自云其先河内温人也五世祖術晉末為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彌縣海生而涼州平没入為閹人因改名黙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闗内侯界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

入加侍中進爵河内公獻文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羣臣百官唯唯莫敢先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于孝文孝文立默得幸兩宫祿賜優厚時尚書李訢亦有寵於獻文與默對綰選部訢奏中書侍郎崔鑒為東徐州北部主書郎公孫處顯為荆州選部監公孫邃為幽州皆曰用能實有私馬默疾其虧亂選體遂爭於殿庭曰以功授官因爵

與祿國之常典中書侍郎尚書主書郎諸曹監勳能俱立不過列郡今訢皆以為州臣實為惑獻文從之於是默與訢遂為深隙訢竟列默為監藏因黜為門士默廢寢忘食規報前怨踰年還入為侍御散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復兼選部如昔及訢將獲罪默因構成以誅之然後食甘寢安志於職事出為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為王克己清儉憂濟公私時或有人欲行私賂默曰官高祿厚足以自給賣公營私本非情

願終無所納帝聞之賜帛五百疋穀一千石後薨於冀州刺史追贈司空謚曰康子熾嗣

王琚高平人也自云本太原人高祖始晉豫州刺史琚以泰恒中被刑入宮禁小心守節久乃見叙用稍遷禮部尚書賜爵廣平公考文以琚歷奉前朝志存公正授散騎常侍後歷位冀州刺史假廣平王進爵高平王孝文文明太后東巡冀州親幸其家還京以其年老拜散騎常侍養老於家前後賜以車馬衣物不可稱計及降

爵為公扶老自平城從遷洛邑常飲牛乳色如處子卒年九十贈兾州刺史謚靖公

張宗之字益宗河南鞏人也家世寒微父孟舒晉將劉裕西征板假洛陽令初緱氏宗文邕謀反脅孟舒等起事孟舒敗走免宗之被執入京腐刑以忠厚謹慎擢為侍御中散賜爵鞏縣侯歷儀曹庫部二曹尚書領中秘書進爵彭城公後例降為侯卒於兾州刺史贈懷州刺史謚曰敬始宗之納南來殷孝祖妻蕭氏宋儀同三司

思話弟思度女也多悉婦人儀飾故事太和中初制六宮服章蕭被命在内預見訪採數蒙賜賚云

劇鵬高陽人也粗覽經史閑曉吏事與王質等俱充宦官性通率不以閹閹為恥孝文遷洛常為宫官任事幽后之惑薛菩薩也鵬密諫止之不從遂發憤卒

張祐字安福安定石唐人也父成扶風太守太武末坐事誅祐充腐刑積勞至都綰内藏曹給事中時文明太后臨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寵幸冠諸閹官

特遷為尚書進爵隴東公仍綰內藏曹未幾監都曹加侍中與王叡等俱入八議太后嘉其忠誠為造甲第宅成孝文太后親率文武往宴會焉拜尚書左僕射進爵新平王受職于太華庭備威儀於宮城之南觀者以為榮孝文太后親幸其宅饗會百官祐性恭密出入機禁二十餘年未曾有過由是特被恩寵歲月賞賜家累巨萬與王質等十七人俱賜金券許以不死太和十年薨孝文親臨之詔鴻臚典護喪事贈司空謚曰恭葬日車

駕親送近郊祐養子顯明後名慶少歷内職有姿貌江陽王繼以女妻之襲爵降為隴東公又降為侯

抱嶷字道德安定石唐人也居於直谷自言其先姓杞漢靈帝時杞匡為安定太守董卓時懼誅易氏即家焉無得而知也幼時隴東人張乾王反家染其逆及乾王敗父睹生逃免嶷獨與母没入内宫受刑遂為宦人小心慎密累遷中常侍中曹侍御尚書賜爵安定公自總納言職當機近諸所奏議必致抗直孝文文明太后嘉

之以為殿中侍御尚書太后既寵之乃徵其父賭生拜
太中大夫將還見於皇信堂孝文執手曰老人歸途幾
日可達好慎行路其見幸如此賭生卒贈秦州刺史謚
曰靖賜黃金八十斤繒綵及絹八百疋以供喪用并別
使勞慰加嶷大長秋卿嶷老疾乞外祿乃出為涇州刺
史特加右光祿大夫將之州孝文餞於西郊樂陽殿以
御白羽扇賜之十九年以刺史從駕南征以老舊每見
勞問數追稱嶷之正直命乘馬出入行禁之間與司徒

馮誕同例軍迴還州自以故老前官為政多守往法不能遵用新制侮慢士族簡於禮接天性酷薄雖弟姪甥壻畧無存潤卒於州先以從弟老壽為後又養太師馮熙子次興嶷死後二人爭立嶷妻張氏致訟經年得以熙子為後老壽亦仍陳訴終獲紹爵次興還於本族老壽凡薄酒色肆情御史中尉王顯奏言前洛州刺史陰平子石榮積射將軍抱老壽恣蕩非軌易室而姦臊聲布於朝野醜音被於行路男女三人莫知誰子人理所

未聞鳥獸之不若請以見事免官付廷尉正皐詔可之老壽死後其舊奴婢尚六七百人老壽及石榮祖父皆造碑銘就鄉建立言西方直谷出二貴人石榮自被劾爵遂廢嗣子長宣位南兗州刺史與侯景反伏法

王遇字慶時本名他惡馮翊李潤鎮羌也與雷羌不蒙俱爲羌中彊族自云其先姓王後改爲鉗耳氏宣武時改爲王焉自晉已來恒爲渠長遇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出爲華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继后之前

廢也遇頗言其過及後進幸孝文對李沖等申后無咎
而稱遇謗議之罪遂免遇官奪其爵宣武初為光祿大
夫復舊爵馮氏為尼也公私罕相供恤遇自以耆更奉
接往來祗謁不替舊敬遇性工巧彊於部分北都方山
靈泉道俗居宇及文明太后陵廟洛京東郊馬射壇殿
修廣文昭太后墓園及東西兩堂內外諸門制度皆遇
監作雖年在耆老而朝夕不倦遇長於人事留意酒食
之間每逢寮舊觴膳精豐䖍競於榮利趨求勢門趙修

之寵也遇深附會受勑為之造宅增於本旨答孥作人
莫不嗟怨卒於官初遇之疾太傅北海王與太妃俱往
臨問視其危惙為之泣下其善奉諸貴致相悲悼如此
贈雍州刺史
苻承祖畧陽氐人也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
爵畧陽公歷吏部尚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
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贓應死孝文
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王質字紹奴高陽易人也其家坐事幼下蠶室頗解書學為中曹吏内典監稍遷祕書中散賜爵永昌子領監御遷為侍御給事又領選部監御二曹事進爵魏昌侯轉選部尚書出為瀛州刺史風化粗行人庶畏服之而刑政峻刻號為威酷孝文頗念其忠勤宿舊每行留大故馮司徒亡廢馮后陸叡穆泰等事皆賜質以璽書手筆莫不委至同之戚貴質皆寶掌入為大長秋卿卒

李堅字次壽高陽易人也文成初坐事為閹人稍遷給

事中賜爵魏昌伯小心謹慎常在左右雖不及王遇王質等而亦見任用宣武初自太僕卿出為瀛州刺史本州之榮同於王質所在受納家產巨萬卒於光祿大夫贈相州刺史太和末又有秦松白整位並長秋卿

劉騰字青龍平原城人也徙屬南兗州之譙郡幼時坐事受刑補小黃門轉中黃門孝文之在懸瓠騰使詣行在所帝問其中事騰具言幽后私隱與陳留公主所告符協由是進冗從僕射仍中黃門後與茹皓使徐兗采

召人女還遷中給事靈太后臨朝以預于忠保護勲除崇訓太僕加侍中封長樂縣公拜其妻魏氏為鉅鹿郡君每引入内受賞賚亞於諸主外戚所養二子為郡守尚書郎騰曽疾篤靈太后慮或不救遷衛將軍儀同三司後疾瘳拜命孝明當為臨軒會大風寒乃遣使持節授之騰幼充宫役手不解書裁知署名而已而姦謀有餘善射人意靈太后臨朝特蒙進寵多所干託内外碎密栖栖不倦洛北永橋太上公太上君及城東三寺皆

主修營吏部嘗望騰意奏其弟為郡帶戍人資乖越清河王懌抑而不與騰以為恨遂與領軍元乂害懌廢靈太后於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内外斷絶騰自執管籥明帝亦不得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乂使中常侍賈粲假言得明帝書密令防察乂以騰為司空表裏擅權共相樹置乂為外禦騰為内防迭直禁闥共裁刑賞騰遂與崔光同受詔乘步挽出殿門四年之中生殺之威決於乂騰之手八座九卿旦造騰宅

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歷日不能見者公私屬請唯在財貨舟車之利水陸無遺山澤之饒所在固護剝削六鎮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計又頗役嬪御時有徵求婦女器物公然受納逼奪鄰居開廣室宇天下咸患之正光四年薨于位中宮為義息縗絰者四十餘人騰之立宅也奉車都尉周恃為之筮不吉深諫止之騰怒而不用恃告人曰必困於三月四月之交至是果死廳事甫成陳尸其下追贈太尉冀州刺史葬日閹官

為義服杖絰衰縞者以百數朝貴咸從軒蓋填塞相屬郊野魏初以來權閹存亡之盛莫及焉靈太后反政追奪爵位發其冢散露骸骨沒入財產後騰所養一子叛入梁太后大怒悉徙騰餘養子於北裔尋遣密使殺之於汲郡

賈粲字季宣酒泉人也太和中坐事腐刑頗涉書記與元乂劉騰等同其謀謨進光祿勳卿專侍明帝與乂騰等伺帝動靜右衛奚康生之謀殺乂也靈太后明帝同

升於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既被囚執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便扶明帝出東序前御顯陽還閉太后於宣光殿粲既乂黨威福亦震於京邑自云本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屬焉時武威太守韋景承粲意以其凡緒為功曹緒時年尚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靈太后反政欲誅粲以乂騰黨與不一恐驚動內外乃止出粲為濟州刺史未幾遣武衛將軍刁宣馳驛殺之

楊範字法僧長樂廣宗人也丈成時坐事宮刑為王琚所養恩若父子累遷為中尹靈太后臨朝為中常侍崇訓太僕領中嘗藥典御賜爵華陰子出為華州刺史中官内侍貴者靈太后皆許其方岳以範年長拜跪為難故遂其請父子納貨為御史所糾遂廢於家後為崇訓太僕華州大中正卒

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也少以辠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為中謁者僕射考文意有所欲軌候容色時有奏

發輙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時孝文不豫常居禁
中晝夜無懈延昌末遷中常侍嘗食典御光祿大夫統
京染都將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伯明帝所幸潘
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後進爵為侯卒於
衛將軍贈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王溫字桃湯趙郡欒城人也父冀高邑令坐事誅溫與
兄繼叔俱充宦者稍遷中嘗食典御中給事加左中郎
將嘗武之崩羣官迎明帝於東宮溫於卧中起明帝與

保母扶抱明帝入踐帝位高陽王雍旣居冡宰慮中人朋黨出為鉅鹿太守靈太后臨朝徵為中常侍賜爵欒城伯累遷左光祿大夫光祿勳卿侍中進爵欒城縣侯温自陳本陽平武陽人改封武陽縣侯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孟欒字龍兒不知何許人也坐事為閹人靈太后臨朝為左中郎將給事中素被病面常黯黑於九龍殿下暴疾歸家其夜亡欒初出靈太后聞之曰欒必不濟我為

之憂及奏其死為之下淚曰其事我如此不見我一日忻樂時也賜帛三百疋黄金一十斤以供喪用七日靈太后為設二百僧齋

平季字幼穆燕國薊人也坐事腐刑累遷新興太守明帝崩與爾朱榮等議立莊帝莊帝即位超拜肆州刺史尋除中侍中以參謀勲封元城縣侯永熙中加驃騎大將軍卒

封津字醜漢勃海蓨人也父令德娶常寳女寳伏誅令

穆以連坐伏法津受刑給事宮掖累遷奉車都尉中給事中靈太后令津侍明帝書遷常山太守津少長宮闈給事左右善候時情號為機悟天平初除開府儀同三司懷州刺史元象初復為中侍中大長秋卿仍開府儀同薨贈司徒冀州刺史謚曰孝惠

劉思逸平原人也以罪少充腐刑初為小史累遷中侍中武定中與元瑾等謀反伏誅又有張景嵩毛暢者咸以閹寺在明帝左右靈太后亦密使之通傳意計於明

帝元乂之出景嵩暢頗有力焉靈太后反政以妹故未即戮乂時內外喧喧云乂還欲入知政事暢等恐禍及已乃啓明帝欲詔右衛將軍楊津密往殺乂詔書已成未及出外乂妻知之告太后景嵩暢與清河王亶邵欲廢太后太后信之責暢暢出詔草以呈太后太后讀之知無廢已狀意小解然乂妻搆之不已出暢爲頓丘太守景嵩爲魯郡太守尋令捕殺暢景嵩孝靜時位至中侍中坐事死

北齊

宦者韓寶業盧勒叉齊紹秦子徵並神武舊左右唯閽
內驅使不被恩遇歷天保皇建之朝亦不至寵幸但漸
有職任寶業至長秋卿勒叉等或為中常侍武成時有
曹文摽夏侯通伊長游魯恃伯郭沙彌鄧長顒及寶業
輩或有至儀同食幹者唯長顒武平中任參宰相干預
朝權如寶業及勒叉齊紹子徵後並封王俱自收斂不
過侵暴又有陳德信亦參時宰與長顒並開府封王俱

為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領侍中又有潘師子崔孝禮劉萬通研胥光弁劉通遠王弘遠王子立王元昌高伯華左君才熊純陁宮鍾馗趙野乂徐世凝苟子溢斛子慎宋元賓康德汪益於後主之朝肆其姦佞敗政虐民古今未有多授開府罕止儀同亦有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者多帶中侍中中常侍此二職乃至數十人恒出入門禁往來園苑趨侍左右通宵累日承候顏色競進凶逆發言動意多會深旨一戲之賞動逾巨萬丘山之積

貪惏無厭猶以波斯狗為儀同郡君分其幹祿神虎門
外有朝貴憩息之所時人號為解卸聽諸閹或在內多
日暫放歸休所乘之馬牽至神虎門階然後升騎飛鞭
競走十數為羣馬塵必坌諸貴爰至唐趙韓駱皆隱聽
趨避不敢為言齊盧陳鄧之徒亦意屬尚書卿尹宰相
既不為致言時主亦無此命唯以工巧務功用長顒為
太府卿馬神武時有倉頭陳山提蓋豐樂俱以驅馳便
僻頗蒙恩遇魏末山提通州刺史豐樂嘗食典御又有

劉郁斤趙道德劉桃枝梅勝郎辛洛周高舍洛郭黑面李銅提王恩洛並為神武驅使天保太寧之朝漸以貴盛至武平時山提等皆以開府封王其不及武平者則追贈王爵雖賜與無訾顧眄深重乃至陵忽宰輔然皆不得干預朝政武平時有胡小兒俱是康阿馱穆叔兒等富家子弟簡選黠慧者數十人以為左右恩眄出處殆與宦者相埒亦有至開府儀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達以能彈胡琵琶甚被寵遇俱開府封王又有何海

及子洪珍開府封王尤為親要洪珍侮弄權埶鬻獄賣官其何朱弱史醜多之徒十數人咸以能舞工歌及善音樂者亦至儀同開府閹官猶以宮掖驅馳便煩左右漸因昵狎以至太官倉頭始自家人情寄深密及於後主則是先朝舊人以勤舊之勞致此叨竊至於胡小兒等眼鼻深嶮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之所疾惡其以音樂至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通州刺史時又有開府薛榮

宗常自云能使鬼及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遣斛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冢榮宗謂舍人元恭是誰冢元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宗是誰元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冢出著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時羣妄多皆類此

通志卷一百七十九

通志卷一百八十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游俠傳第一 附刺客貨殖

游俠 前漢

朱家 劇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刺客 史記

豫讓 聶政 荆軻

滑稽史記

淳于髠 優孟 優旃 郭舍人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貨殖前漢

范蠡 子贛 白圭 猗頓 烏氏蠃 巴寡婦

清 蜀卓氏 程鄭 孔氏 丙氏 刁間 師

史 任氏

游俠

朱家魯人髙祖同時也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常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隂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也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大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盖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閒是時濟南瞷音閑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陜寒孺紛紛復出焉

郭解河内軹人也字翁伯溫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
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
槩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耤友報仇藏命作姦剽攻
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
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
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
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讐不
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埶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灌

之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辠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徳不修也彼何辠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脱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脱之箕踞者廼肉袒謝罪

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廼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廼聽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廼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

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禹之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輙告主人

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絶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翁中太原魯翁

孺臨淮兒長卿東陽陳君孺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萬音矩章字子夏長安人也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其後京兆不復疑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

顯權力門車常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埶免官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不受賔客或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為福邪諸公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

貴戚家護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共謂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歡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脣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

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護假貸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以他職事去主

簿終身廢錮後護復以薦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煇光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鴻等羣起延入前煇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禄賂遺所得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勢賓客益衰至王

莽簒位以舊恩見名護封為樓舊里附城而成都侯商
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
節邑亦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名賔客邑居樽下稱賤
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字謂邑曰
公子貴如何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
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
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
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並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車小

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
又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輙詣寺
舍白遵曰陳卿今日以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
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
又重遵謂西曹此人大度士柰何以小文責之乃舉遵
能治三輔劇縣補郁夷令久之與扶風相失自免去槐
里大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
侯居長安中列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

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遵耆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輙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霑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乃令從後閤出去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

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座云王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由是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名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南太守而弟級為荆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第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

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
酒謳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
遵知飲酒飲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
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遵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久之復為九江及
河内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
德侯後俱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
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經書而已而遵晝夜呼號車

騎滿門酒肉相屬先是黄門郎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𦜌一旦叀礙為甕所轠身提黄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遵大喜之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不敢差跌而我放

意自恣浮湛俗間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顧不優邪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竦為賊兵所殺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

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喪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由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衣冠慕之輻輳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

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讐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勑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汚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

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費用皆卬富人長者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内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毋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

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閲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乃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來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辠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輙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已為中郎後免官涉欲上冡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敺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

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者爭言斫
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
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
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廹窘不知所為會涉所與期
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説尹公尹公不聽諸
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
門謝辠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
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為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

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治冡舍奢僭踰制辠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墮壞涉冡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刼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畧似郭

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乃名見責以皋惡赦貰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

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内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

能得中叔素善彊弩將軍孫建恭疑建藏匿之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恭性果賊無所容恐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之子少游復以俠見稱

刺客

史記取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荆軻五人為編第今以曹沫在春秋傳專諸在吳世家故不復錄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

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讓逃遁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已者死女為説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媿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宫塗厠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厠心動執問塗厠之刑人則豫讓内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

身為厲音賴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

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仇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

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寛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
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
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
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而擊之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劒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
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
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隙嚴仲

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黄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遊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

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

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

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舉韓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

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不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

自刑以絕從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知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

荊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

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劒以術說衛元君
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
野王荆軻嘗游過楡次與蓋聶論劒蓋聶怒而目之荆
軻出人或言復名荆軻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劒有不稱
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
已駕而去楡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
懾之荆卿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
而叱之荆軻嘿之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

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遊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重好書其所遊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

歸歸而求為報秦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蜀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

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廹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

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暴怨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進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

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

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宫荆軻曰謹奉教
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
所言者國之大事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
而使人疑之非節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
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
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席膝行流
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
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

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秦王貪其勢

必得所願矣誠得刼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
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
兵於外而内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
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
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
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
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荆
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

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而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

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於期仰天大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

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

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

内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宫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震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震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

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陳殿下非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

左右乃曰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黄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

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以獻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兵復進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

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名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句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滑稽史記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甞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絶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以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宫召髡

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䏈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

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焉王嘗使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

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剌腹絞脛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其後百餘年而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

葬之左右爭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楩楓豫章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戸之邑使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柰何孟曰請為大王六畜

葬之以壠竈為槨銅歷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相國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象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王大

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㢘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㢘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

為非廉吏安可為也孫叔敖相楚持廉至死方今妻子
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名孫叔
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此知可
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
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
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

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郭舍人者武帝幸倡也性滑稽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説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順適其意曰乳母誠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

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東郭先生者齊人也以方士待詔公車時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東郭先生

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為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為此問之將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名東郭先生拜以為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

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為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懐寳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為王當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

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置王然閒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

王先生者北海太守文學卒史也武帝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王先生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宫下待詔宫府門王先生徒懐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

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
內遥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先生曰天
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
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
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
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於殿下有詔問
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
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乎安得長

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宫府門外有詔名拜王先生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西門豹者魏文侯時為鄴令豹往到鄴名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歳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巫祝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

巫行視小家女好者曰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為治齋宫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牀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逺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来久逺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

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来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婦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

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西門豹即

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

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産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

貨殖

計然者濮上人也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算嘗南游越范蠡甲身事之粤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

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廼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其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稱陶朱

子贛孔子弟子也既學於孔子退而仕衛發貯鬻財曹

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顔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贑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於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亢禮然孔子賢顔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吕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也盖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猗頓用盬鹽起邯鄲郭縱以鑄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蠃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予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令蠃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為貞婦而客

之為築女懷清臺
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蹏牛千蹏角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波山居千章之萩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滎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桼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

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
人皆與千戶侯等諺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
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
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儋屠牛羊彘千皮穀糴千
鍾薪槀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軺車百乘牛
車千兩木器桼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
石馬蹏噭千牛千足羊彘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
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荅布皮革千石桼千大

斗蘖麴鹽豉千合鮐鮆千斤鮿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它果菜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貪賈三之廉賈五之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之蜀夫妻推輦行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陿薄吾聞汶山之下沃壄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作布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

鼓鑄運籌算賈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獵擬於
人君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鐵賈魋結民富埒卓氏程卓既
衰至成哀間成都羅裒訾至鉅萬初裒賈京師隨身數
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親
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其半
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
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當瘉於纖嗇家致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

魯人俗儉嗇而丙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鉅萬然家自父子兄弟約頫有拾卬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刀

閒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數千萬故曰寧爵無刁言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也刁閒既衰至成哀閒臨菑姓偉訾五千萬

周人既纖而師史尤甚轉轂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雒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富家相矜以久賈過邑不入門設用此等故師史能致十千萬師史既衰至成哀王莽時雒陽張長叔薛子仲訾亦至十千萬莽皆以為納

言士欲法武帝然不能得其利

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桀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力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不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唯橋姚以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穀以萬鍾計吳楚兵之起

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貣子錢家子錢家以關東成敗未決莫肯予唯毋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十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毋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氏亦鉅萬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訖王莽京師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摯網平陵如氏苴氏長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孫大卿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萬其餘皆鉅萬矣王孫卿以財養士與雄桀交王莽以為京司市師漢

司東市令也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其餘郡國富民兼業顓利以貨賂自行取重於鄉里者不可勝數故秦楊以田農而甲一州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張氏以賣醬而踰侈質氏以洒削而鼎食濁氏以胃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鐘皆越法矣然常循守事業積累贏利漸有所起至於蜀卓宛孔齊之刀閒公擅山川銅鐵魚鹽市井之入運其籌策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民之業皆陷不軌奢僭之惡又況掘冢搏掩犯姦成富曲叔稽發雍

樂成之徒猶復齒列傷化敗俗大亂之道也

通志卷一百八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九十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一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術傳第一

自史記作司馬季主扁鵲倉公等傳而後漢因之遂有方術傳晉周隋謂之藝術後魏謂之術藝北齊謂之方技今起春秋列國訖隋總謂之藝術云

春秋國語

周

伯陽父　史伯　內史過　內史叔興　內史叔服　伶州鳩　萇弘

魯

梓慎

晉

史蘇　梁卜招父　卜偃　辛廖　董因　師曠　士文伯　史趙

史墨

秦

卜徒父　醫和　緩

鄭

裨竈

史記

司馬季主　扁鵲　倉公

後漢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郭鳳　楊由　李南　南女　李郃　馮胄郃弟子歷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吳普

樊阿　魯女生　泠壽光　徐登　唐虞　趙炳　費長房　薊子訓　劉

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張貂　麴聖卿

編育意　壽光侯　甘始　東郭延年　封君達　王真　郝孟節　王和平

周

伯陽父者周大夫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

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源必塞源塞國必亡夫水演而民用也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矣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果

為犬戎所殺周遂東遷焉
史伯者周太史也鄭桓公為司徒之時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吕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狄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陽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

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舟依糅歷華君之士也若前華後河左洛右濟主芣騩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叔熊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也

又甚聰明協和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財

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侯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

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其家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困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

繼以地平地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

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諛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

天之命此久矣其又何可為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
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
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
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元黿以入于王府
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時而生不
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

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為入於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得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殺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父虢公從矣凡周存亡

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其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隣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鄔蔽補丹依𩜾歷華也後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

一年而甃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莊襄於是乎取周土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楚蚡冒於是乎始啓濮

內史過者周大夫也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

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

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胄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

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襄王使召公過及内史過賜晉惠公命吕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内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吕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辠無以萬夫萬夫有辠在余

一人在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袚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莅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袚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

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以

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任
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畀其
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畀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
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
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
臣享其禄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二年而立晉侯
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冑秦人
殺子金子公

內史叔興者周大夫也亦曰內史興襄王八年王使叔興聘于宋時有六鷁退飛過宋都宋襄公以問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晉文公之始立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叔興賜命焉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

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叔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

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節不淫信也行禮不疾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內史叔服者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即位王使叔服如魯葬僖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

馬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襄王三十三年穆伯奔莒魯人立穀是為文伯文伯立穆伯自莒復于魯文伯奉其供養二年穆伯復盡室以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復求入將來卒于齊惠叔竟收葬之文伯之子曰孟獻子於魯稱三家馬頃王六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弑昭公五年齊弑懿公七年晉弑靈公悉如言馬

伶州鳩者周樂官也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諫以為不可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然臣聞之琴瑟尚宮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夫政尚樂樂從和和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

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聲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匱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以中

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於是復問鍾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

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者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浮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吕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吕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吕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吕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昭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

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
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
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
星及牽牛馬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公之所
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
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
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

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龢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蔟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内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王嘉其言而不用

卒鑄大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罷民備樂之則為龢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龢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伶州鳩退而告人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罷也天子省風以作樂罷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

大者不㮊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㮊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㮊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龢

萇弘者周大夫萇叔也景王十四年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景王二年蔡世子般殺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景王十六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是歲也楚靈王召蔡靈侯於申執而殺之遂滅蔡侯三歲楚人弒靈王平王即位以蔡靈侯之孫廬歸于蔡而復其國景王二十一年春二月乙卯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景王崩敬王立尹氏與毛得立王子朝於王城是為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敬王二年八月地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

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四年晉人納敬王於王城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後皆見殺

魯

梓慎者魯大夫也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既而宋鄭果饑昭公十五

年春將禘于武宫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事籥入而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

大辰之虛也陳太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

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夏五月戴桓之族華氏向氏作亂誘殺羣公子刼元公質其太子母弟焉冬十月元公伐華向氏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明年三子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又明年三子自宋南里出奔楚宋亂始定如其言焉是歲蔡侯廬亦卒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

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句絶)將積聚也是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而梓慎之占或失先是昭公之七年楚靈王成章華臺召諸侯而落之使薳啓彊召昭公公將行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

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卒如楚而其言亦不驗云

晉

史蘇者晉之卜史也晉獻公五年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

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辠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

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代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

猾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誰云不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既而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公子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

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而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

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
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
曰知難本矣獻公之筮嫁伯姬於秦也史蘇占之曰不
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
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為
雷為火為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
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
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六年與秦穆

公戰于韓原晉師敗績秦獲惠公以歸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初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名女曰妾及秦人歸惠公惠公以子圉質秦妾為秦宦女焉圉至秦穆公亦以女妻之六年圉逃歸于晉惠公

斃圍立是為懷公明年文公入使人殺懷公于高梁如其繇云

卜偃者晉掌卜大夫也亦曰郭偃獻公卜伐驪戎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既而獲驪姬史蘇謂晉必由俘女亡國當如三季之世卜偃曰不然夫三季王之亡也宜民之主也縱惑不疚肆侈不違流志而行無所不疚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鑒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多而

騡立不其集亡雖騡立不過五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
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
不能喪國當之者戕馬於晉何害雖謂之挾而猾之以
齒牙口弗聽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
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
祇取憂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為膏而祇離咎也
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
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非德

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以寵賈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獻公十六年滅耿滅霍滅魏賜趙夙耿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

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以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卜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殺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其後魏果得國十九年獻公伐虢滅下陽明年虢公敗戎于桑田卜偃曰虢其亡乎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大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不可以五稔二十二年八

月晉師圍上陽獻公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
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
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
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二十六年
獻公薨奚齊立里克殺之及其弟卓子惠公以地賂秦
及以田賂里克丕鄭於是秦人入惠公而里丕納之惠
公既入而背外內之賂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

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狃終逢其咎喪田不懲
禍亂其興既里丕死禍公隕於韓卜偃曰善哉夫衆口
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
無不濟内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惠公
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
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
斯無刑偷居倖生不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
爾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

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也鎮撫國家為王妃也卜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䰟兆於民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數言之紀也䰟意之衍也光明之曜也紀言以敘之述意以導之明耀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將至矣惠公既殺里克而

悔之曰苪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卜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苪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冀苪而施之惠公五年秋八月晉沙鹿崩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六年冬惠公與秦穆公戰于韓原惠公為秦所獲既而歸之十四年惠公薨懷公立明年文公入誅懷公于高梁是歲也周襄王以叔帶之難

出奔鄭文公二年秦穆公帥師于河上將納王於是乎
文公將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
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
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
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
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文公遂辭
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
取大叔于温而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侑其後文

公問於卜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九年文公薨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襄公元年秦伐鄭襄公墨衰絰遂敗秦師于殽云

董因者晉大夫也周太宰辛有之後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焉晉惠公十四年薨秦伯納文公董因迎文公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

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所以興也令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令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參入皆晉祥也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已而果然

師曠者字子野晉樂太師也晉平公三年冬楚公子午帥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其在君之徳也既而楚師多涷役徒幾盡二十四年春有石言于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宫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平公方築虒祈之宫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

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夫子知之矣初衛靈公將如晉次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謂之新聲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其後平公竟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畢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

之風也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
風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
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令君說新聲欲毋衰得乎自
是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士文伯者晉大夫伯瑕也晉平公二十二年三月鄭人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五月而火昏見士文伯曰
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
如象之不火何為八月丙戌鄭果灾明年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歳冬十月辛酉衛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魯季武子卒平公謂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

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

史趙者晉太史也晉平公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

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也二十四年十一月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帝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

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後五年楚平王復封陳傳三君五十二年而後亡陳亡而子孫興於齊其後遂代有齊國晉昭公元年魯昭公之母齊歸薨公不慼晉之送葬於魯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十五年昭公果

孫于齊晉定公二十六年宋人伐鄭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

吉禄我安得吉焉乃止明年齊人弑悼公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犂及轅毁髙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蔡墨者名黯晉太史又為趙簡子史故曰史墨晉頃公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

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皆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

曰令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羣龍無

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有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獻子曰善晉定公元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

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至期果然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歲魯昭公薨于乾侯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有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馬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宮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既而有大功於

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故在
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
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簡子嘗田于螻史墨聞之以
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玆囿
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
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遂還他日簡子歎曰吾願得
范中行之良臣史墨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

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矣夫二三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秦

卜徒父者秦之掌龜卜者也秦穆公十五年將伐晉使卜徒父筮之吉曰涉河侯車敗穆公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及戰三敗晉師于韓果獲晉惠公以歸

醫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景

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
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
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
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
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
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
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
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

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禄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由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

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也趙文子卒十年
而平公薨先是晉景公之十九年公疾病亦使求醫於
秦秦桓公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
醫也懼傷我馬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
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
不及藥不至馬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亦厚為之禮而
歸之無幾而景公薨或曰緩即和也音訛耳

鄭

裨竈者鄭大夫也鄭簡公二十一年秋八月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二十四年秋鄭人殺其大夫伯有先是十二年公孫蠆卒將葬公孫揮與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

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至是伯有死如其期焉三十三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産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歳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三十四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言於子産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兹歳在顓頊之虚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

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
譏之後七月戊子晉侯彪卒鄭定公五年冬有星孛于
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
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宋衛
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
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
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史記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

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汚乎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天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汚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禄世之所高也

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

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
官非其任不處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
敬也見人有汚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
罪也雖累辱而不媿也令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
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賔正以求
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
為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刼人者也初試官時
倍力為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居上為右試

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為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

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

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
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
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
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老子所謂上德
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
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内無饑寒之患外無刼奪之憂
居上而敬居下而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
為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

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

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同列故君子處畀隱以辟衆自匿以避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

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

扁鵲者勃海郡鄚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閒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為醫或在齊或在趙在趙名扁鵲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入侍疾扁鵲曰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已而果然語具趙世家中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

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
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
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撟引案
抏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
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
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
曾不可以告孩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
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

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
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
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
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温也中庶子聞扁鵲
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
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
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
國寡臣幸甚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

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嘘唏服臆魂精泄横流涕長潸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中經維絡别下於三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争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絶而不為使上有絶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絶陽之色已廢脉亂故形静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

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問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

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悦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柰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

也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和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趙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来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剌之後世言脉者由扁鵲云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善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與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

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過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知病者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

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黄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竒咳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

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
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
年年三十九歲也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
脉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
疽也内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後八日嘔膿死
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内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
臣意切其脉得肝氣肝氣濁而静此内關之病也脉法
曰脉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

病也代則絡脈有過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責者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

召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臣意即為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重陽重陽者逷心主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脉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為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

曰湧疝也令人不得前後溲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病愈病得之内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脉時右口氣急脉無五藏氣右口脉大而數數者中下溲而湧左爲下右爲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溲故溺赤也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脉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脉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冬時爲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壊信則擥

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

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

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

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

信之病者切其脉時并陰脉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

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脉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

腎氣有時間濁在太陰脉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

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齊王太后病召臣

意入診脈曰風癉客浮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滫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齊章武里曹山跗病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當狂妄起行

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内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肺氣熱也脉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此五藏高之逺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脉絶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脉口而飲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陰脉是壞

肝剛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
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故絡絶開陽明
脉陽明脉傷即當狂走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
故曰五日盡盡即死矣齊中尉潘滿如病小腹痛臣意
診其脉曰遺積瘕也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内史臣繇
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内則三十日死後二十餘日溲血
死病得之酒且内所以知潘滿如病者臣意切其脉深
小弱其卒然合合也是脾氣也右脉口氣至緊小見瘕

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摶者如法不俱摶
者決在急期一摶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摶溲血如前
止陽虚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中寒臣意診
其脉曰迵風迵風者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
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
切其脉脉来滑是内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
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
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

不安穀者不及期濟北王病名臣意診其脉曰風蹷胷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胷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刺其足少陽脉臣意診其脉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

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内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
脉大而實其来難是蹷陰之動也脉来難者疝氣之客
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蹷陰之絡結小腹也蹷陰
有過則脉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蹷陰之脉左
右各一所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
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故濟北王阿母自言足熱
而懣臣意告曰熱蹷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
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臣意診脉諸女

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所是案法新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之厠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即仆於厠嘔血死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也齊中大夫病齲齒臣

意灸其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漱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菑川王美人懐子而不乳来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碭藥一撮以酒飲之旋乳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宫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飲食法至夏泄血死

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宫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黄察之如死青之兹衆醫不知以為大蟲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黄黄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

者脉法曰病重而脉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炙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蹶上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脉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卧診如前所以蹶頭至肩齊王黄姬兄黄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

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見建家京下方石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

八日所而病愈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脊痛寒熱衆醫
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内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
藥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
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
其来難堅故曰月事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知欲男子
不可得也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衆醫皆以為寒熱
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蟯瘕為病腹大上膚
黄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寒溼寒溼氣宛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脉循其尺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是蟲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意以淳于

司馬病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脉告曰脉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脉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

番陰脉入虛裏乘肺脉肺脉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肝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脉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静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齊王侍醫遂病自煉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也將發臃

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内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而宛氣愈深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内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

流行為重困於俞忿發為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衆醫皆以為蹷臣意診脈以為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内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為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三歲四支不

能自用使人瘖瘖即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也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臣意診脈曰牡疝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内臣意謂之愼毋為勞力事為勞力事則必嘔血死項處後蹴踘要蹷寒汗出多即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即死病得之内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番陽入虛裏項處旦

日死一番一絡者壯𤸫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

臣意新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其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為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數左右

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久矣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虚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揺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脉法曰年二十脉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

大董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脉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
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
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
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脉以
寫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法不當硬灸硬灸至氣逐問
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所師受
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
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問臣意師慶何

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所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愛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教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不敢妄傳人居有間公孫光間處臣意深論方見言

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所善者皆
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得
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楊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
也胥與公往見之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
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
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公必謹遇之
其人聖儒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
以故愛意也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

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邑學臣意教以五
診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學臣意教以經脉高
下及奇絡結當論俞所居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
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
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侯家丞杜信喜脉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脉五診二歲
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脉奇咳
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問臣意診病決死

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後漢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来

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天大旱文公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咸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湧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簒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

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倒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小大負糧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少時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

往教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曰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濵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禄勲從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潠執法奏為不敬詔問其故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此後齊果上火災與

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帝不從遂上隴其後頴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横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名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争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横信不虛也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

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
他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
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
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
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
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
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疏江決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
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願以死効力

晨大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頻年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所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為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為人尼首方面少游學京師與光武素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還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為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

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于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為立祠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来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来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

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摇動喬曰天帝獨欲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録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能為祟帝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夷吾收

按其罪對辭無所驗但望闕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為及還白倫曰切以古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日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舉孝廉為壽張令稍遷荆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且乞遜位以授之後夷吾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失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尅死日如

期果卒勑其子曰漢末大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
棺下葬墓不起墳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
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
而終
楊由字哀侯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
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
由由對曰此占郡内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
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

哺音孚廢反哺當作𦗦太守以問由由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苞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

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来稱慶
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有驛使齎詔書原停
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渡宛陵浦里航馬踠
足以是不得速稜乃服馬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
於家南女亦明家術為由拳縣民妻晨詣爨室卒有暴
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
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
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謡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黙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郃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奇其隠德召署

戸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顓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

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卻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郤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灾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郤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録陰謀之功封郤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郤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友與鄭玄陳紀等相結

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預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来學積年自謂究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藥并以簡書封竹筒中告生曰有急發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

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没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千斛悉周急宗族親姻又

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卒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黄老言及國卒像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

資產周施親踈或諫像曰君三男二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闞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福也吾門户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

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算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惟郎宗楊倫到洛陽英

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𤣥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猶稱病不肯起詔彊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

臣馬能賤臣臣非禮之禄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馬能富臣馬能賤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禄大夫辭吿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酒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

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

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

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

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

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初英著易章

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英嘗

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

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

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顔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曰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黄門孫程

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鋭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

誦經自若終亦無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
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産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
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来意厚矣夫
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為也後舉孝廉以
高第為主事遷繒相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
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
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
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

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顧改往修来自求多福乃上没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為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場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皆湮没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民

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遂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象曼曰三歲之後當為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後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為遼東太守討鮮

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果如其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彦者琅邪人也少有學術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没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彦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彦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

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

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為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黄龍見譙光禄大夫橋元問颺此何祥也對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黄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愽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

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説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説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

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俱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

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高學方診六徵之技陰陽隱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而療治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即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

巧鍼石之間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鍼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旉游學徐土兼通數經

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黄琬舉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炙不過數處裁七八九若疾發結於内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矣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矣使人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

女人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汗不出佗曰藏氣已絶於内當啼泣而絶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内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不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

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持將還載歸家中宿死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脈曰尚虛未得復勿為勞事御内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来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卧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懐

軀陽氣內養乳守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
物女宛九十日即除彭城夫人夜之廁蠆螫其手呻呼
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為
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
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
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
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佗行道
見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以車載欲往就醫

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語之曰向来道邊有賣餅家蒜虀甚酸從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虵一枚縣車邊欲造佗佗尚未還小兒戲門前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車邊病是也疾者前入坐見佗北壁縣此蛇輩約以十數又有一郡守病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嗔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一士大夫不快佗云君病深當

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足故自刳裂士大夫不耐痛癢必欲除之佗遂下手所患尋差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年當發遇良醫乃可救登至期果疾動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

而差有人病兩脚躄不能行轝詣佗佗望見云已飽針
灸服藥矣不復須看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或
一寸或五寸縱邪不相當言灸此各十壯灸創愈即行
後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李將軍
妻病呼佗視之佗云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
胎已去矣佗曰按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
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當是兩胎先生者
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躁

著母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産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勢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黑佗之絶技皆此類也然本作士人以醫見業意常自悔又去家久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妻病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謂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

敢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操後頭風未除嘗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為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乃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歲

成病發無藥而死佗死十數年人有在青龍中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景宗説數見華佗見其療病手脉之候其驗如神云劉勲為河内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黄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脛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二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拽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

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而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揺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縣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自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

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鬢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藥也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傅瘡飲之以藥百日平復先是廣陵吴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

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户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人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牙齒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

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鍼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麪散漆葉屑一斗青麪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麪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泠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鷮息

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不知所在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相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先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

道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惟以東流水為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懼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知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為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曽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

壺於肆頭及市罷翁輒跳入壺中市人莫見之惟長房於樓上覩而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别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之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

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隨翁學道而顧家人為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

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為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百鬼長房乘杖須臾来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葛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他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来而逢長房

為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黄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

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甞坐客使至宛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為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来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句有神異之道甞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他説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悦欲往就之

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人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叩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皆為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不知所在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

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娑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穎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為妖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

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靈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也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自覩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為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所在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

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吳松江鱸魚慈於下座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拊手大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座席可更得乎慈更餌鈎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自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慈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幷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

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賫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皆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壚悉亡其酒脯耳操懷不喜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走入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

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往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勲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密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還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户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為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肓意亦與鬼神交通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所病侯為劾之得大虵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墮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虵長七八丈懸死於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曰吾殿下夜半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

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消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左慈延年皆為操所録問其術而行之君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百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真字叔經年且百歲餘視

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五嶽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漱舌下泉而咽之不絕房室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家室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王和平北海人也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

其寶書仙藥焉

通志卷一百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二

宋 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術傳第二

朱建平 周宣 管輅 杜夔 馬鈞

蜀

周羣父舒 張裕

吳

吳範　劉惇　趙達

晉

陳訓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杜不愆

嚴卿　隗炤　卜珝　鮑靚　吳猛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黄泓　索紞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黁　鳩摩羅什　沙門曇霍

臺産

宋

徐文伯 曾祖熙 祖秋夫 父道度 叔父叔嚮 從弟嗣伯 子雄 薛伯宗

梁

釋寶誌

魏

朱建平沛國人也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

十至四十時當有小厄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過厄即至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潁川荀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户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鶩耳何意此子竟早隕没戲言遂驗乎今

欲嫁阿鶩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
復加也文帝黄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
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决之頃之果崩夏侯咸為兗州
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
死豫作遺令及送喪之備咸使素辦至下旬轉差垂以
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
日雞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咸罷客之後合
瞑疾動夜半遂卒璩六十一為侍中直省内欻見白狗

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淩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為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年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乗馬馬惡

衣香醫文帝𣊬帝大怒即便殺馬建平黄初中卒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為郡吏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飲以藥酒使宣占之是時黄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皆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墜地化為

鴛鴦此何謂也宣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
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黄門
令奏宫人相殺無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
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寃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
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
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
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
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偪於太后但

加貶爵以宣為中郎屬太史嘗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

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
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
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十中八九世以比建平之
相矣其餘效故不次列明帝末卒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粗醜無威儀而嗜酒飲食
言戲不擇非類故人多愛之而不敬也年八九歲便喜
仰視星辰得人輙問其星名夜不肯寐父母禁之不能
止常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與鄰比兒共戲

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及日月星辰每答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折之皆知其當有大異之材父為琅邪即丘長輅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黌上有遠方及國内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琅邪太守單子春雅有材度聞輅一黌之儁欲得見輅輅父即遣造之子春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皆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

請先飲醇酒三升然後言之子春大喜便酌令飲之酒盡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若府君四坐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詩論語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為易邪於是唱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横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相攻刼論難鋒起而輅人人答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

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太史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已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為神童及父為利漕利漕民郭恩字義博有才學善易春秋又能仰觀軺就義博讀易數十日中意便開發論難踰於師於此分蓍下卦用意精妙占筮吉凶初無差錯又從義博學仰觀二十日中通夜不寐語義博曰君但告我墟落處所耳至於推運會論災異自當出吾天分學未一年義博

反從輅問易及天文事要義慱每聽輅語未嘗不推机慷慨自言登闈君至論之時恐我篤疾明闇之不相逺何其逺也義慱設主人獨請輅具告辛苦自説兄弟三人俱得躄疾不知何故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女鬼非君伯母當叔母也昔饑荒之世當有利其數升米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䰟寃痛自訴於天於是義慱涕泣曰實有斯事但願斯疾不及子孫耳輅言火形不絶水形無餘不及

後也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器時正月也使輅筮之曰命在八月辛卯日中之時奉林謂必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往見安平太守王基基令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直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

耳烏與燕鬭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徵無所憂也後卒無患時信都令家婦女驚恐更互疾病使輅筮之曰君北堂西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内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重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縣痛不得飲食也晝則浮游夜來病人故使驚恐也王基即遣信都令掘其室中入地八尺果得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弓箭久遠皆消爛但有鐵及角

完耳乃徙骸骨去城一十里埋之家中皆愈清河王經去官還家輅與相見經曰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君夜在堂户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君懷中殷殷有聲内神不安解衣彷徉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項之經爲江夏太守輅又至郭義博家有飛鳩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

義慱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義慱遂從輅學鳥鳴之候輅言君雖好道天才既少又不解音律恐難為師也輅為説八風之變五音之數以律吕為衆鳥之商六甲為時日之端反覆纏曲出入無窮義慱静然沉思馳精數日卒無所得乃歎曰才不出位難以追蹤於是遂止輅至渤海劉長仁有辯才為安德令聞輅能曉鳥鳴難輅曰夫生民之音曰言鳥獸之聲曰鳴故言者則有知之貴靈

鳴者則無知之賤名何由以烏鳴為語亂神明之所異也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明其賤也輅答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於上流神明於下驅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宫商之應是以宋襄失德六鷁並退伯姬將焚鳥毁其巢四國未火融風以發赤烏夾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考之律吕則聲音有本求之人事則吉凶不失昔在秦祖以功受封葛盧聽音著在

春秋斯皆典謨之實事非聖賢之虚名也商之將興由一燕卵文王受命丹烏銜書此乃聖人之靈祥國家之休祚何賤之有乎夫鳴烏之聽精在鶉火妙在八神自非斯倫猶子路之於死生也長仁言君辭雖茂華而不實未之敢信須臾有鳴鵲來在長仁家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其夫牽引西家人夫離婁侯不過日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

我壻長仁大服輅至列人典農王弘直許有飄風高三尺餘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弘直以問輅輅曰東方當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弘直子果亡弘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於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也有雄雉飛來登弘直内鈴柱頭弘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曰到五月必遷時

三月也至期弘直果為渤海太守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祖餞之賔客並會原自起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射覆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此燕卵也第二物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第三物觳觫長足吐絲成羅尋綱求食利在昬夜此蜘蛛也舉坐驚喜輅族兄孝國居斥丘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客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

雙魂無宅流魂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當並死也後數
十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即
溺死也當此之時輅之鄰里外户不閉無相偷竊者清
河太守華表名輅為文學掾安平趙孔曜薦輅於冀州
刺史裴徽徽即辟輅為文學從事引與相見大善友之
徙部鉅鹿遷治中別駕輅初應州名與弟季儒共載至
武城西自卦吉凶語儒云當在故城中見三貍若爾者
乃顯前到河西故城角正見三貍共踞城側兄弟並喜

正始九年徵復舉輅秀才輅辭徽徽謂輅曰丁鄧二尚書有經國才畧於物理不精也何尚書神明精微言皆巧妙巧妙之至殆破秋毫君當慎之自言不解易九事必當以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也輅言何若欲差次老莊而參爻象愛微辯而興浮藻可謂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若九事皆至義者不足勞思也輅去之後歲朝當有時刑大風風必摧破樹木若發於乾者必有天威不足共清譚者十二月到京吏部尚書何晏請

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能隂陽此世無雙
時鄧颺在晏許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
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笑而賛之曰可謂
要言不煩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
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止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
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
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慈惠和
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

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霆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髙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己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

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果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舅氏復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侯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故鬼躁者為風所收鬼幽者為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於

是舅氏始服始輅過魏郡太守鍾毓共論易義輅因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月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死以付天不以付君遂不復筮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寤云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筮輅曰內方外員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高岳巖巖有鳥朱身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

雞毛也邠曰此郡官舍連有變怪使人恐怖其理何由

輅曰或因漢末之亂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汚染丘山故

因昏夕多有形怪也明府道德高妙自天祐之願安百

禄以光休寵清河令徐季龍使人行獵令輅筮其所得

輅曰當獲小獸復非食禽雖有爪牙微而不彊雖有文

章蔚而不明非虎非雉其名曰狸獵人暮歸果如輅言

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輅射云器中籍籍有十

三種物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惟以梳爲枇

耳輅隨軍西行過毌丘儉墓下倚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玄武藏頭蒼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不過二載其應至矣卒如其言後得休過清河倪太守時天大旱倪問輅雨期輅曰今夕當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嗤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和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艮風鳴鳥日未入東南有山雲樓起黄昏之後

雷聲大動到一鼓中星月皆沒風雲並興元氣四合大雨河傾俛修主人禮共為懽樂調輅言誤中耳輅曰誤中與天期不亦工乎正元二年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歎曰吾自知有分直耳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民如何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

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天有常數不可得諱但人不知耳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署無錯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輅卒後有閻纘者字續伯該微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綴遺脫頗撫輅事云嘗授劉太常寔曰輅始見聞由於為鄰婦卜亡牛云當在西面窮牆中縣頭上向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藏已牛告官案驗乃知以術知故裴冀州遂聞焉又云路中小人

失妻者輅為卜敎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加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中出劉侯云甚多此類傳所載裁十一二耳中書令史紀元龍輅鄉里人云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患數失火輅卜敎使明日於南陌上伺候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必引留為設賓主此可消之即從輅戒諸生言有急求去不聽遂彊留宿生意大不安以為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把刀出門閤倚兩積薪側立

假寐欻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斫正斷要視之乃狐也自此主人不復有災前長廣太守陳承祐口受城門校尉華長駿語云昔其父為清河太守時名輅作吏駿時少小後以鄉里遂加恩意常與同載周旋具知其事云諸要驗三倍於傳駿又云輅卜亦不悉中十得七八駿問其故輅云理無差錯來卜者或言不足以宣事實故使爾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

城下南繮里中三殿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能治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厩騶當充州甲卒來詣盧公言能治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太醫又云輅隨父在利漕時有治下屯民捕得鹿其晨行還鹿為人所取但見毛血來詣輅卜輅為卦語云此有盜者是汝東巷中第三家也汝徑往門前伺無人時取一瓦子密發其碓屋東頭第七椽以瓦

著下不過明日食時自送還汝其夜盜者父病頭痛壯熱煩疼亦來詣輅卜輅爲發其事盜者具服輅令擔其皮肉還藏著故處病當自愈乃密教鹿主往取又語使復往如前舉椽棄瓦盜父亦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輅使明晨於寺門外看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故處矣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律爲雅樂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荆州荆州牧劉表令

與孟曜為漢主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
軍號不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
而止後表子琮降太祖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
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
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善詠雅樂歌師
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
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
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黄初中為太樂令協律都

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為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銅鐘其聲鈞清濁皆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太祖太祖取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為養馬士文帝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願等於賔客之中吹笙鼓琴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悅後因他事繫夔使願等就學夔自謂所習者雅仕宦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部

登張泰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頏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馬鈞字德衡扶風人也巧思絶世為博士居貧嘗思綾機之變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患其喪功費日乃皆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者猶自然之成形也為給事中與常侍高堂隆驍騎將軍秦朗爭論二子言古無指南車記言之虛也鈞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遠之有隆朗以白明帝帝詔鈞

作之而指南車成時服具精妙鈞居京師城内有地可以為園患無水以灌之乃作飜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更出更入其巧百倍於常其後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丸擲劒緣絙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鬬雞變巧百端帝大悅之鈞見諸葛亮連弩曰

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又患發石車
敵人之於樓邊縣濕牛皮中之則墮石不能連屬而至
欲作一輪縣大石數十以機鼓輪為常則以斷縣石飛
擊敵城使首尾電至嘗試以車輪縣瓴甓數十飛之數
百步矣凡鈞之制造具巧妙雖古公輸班翟王爾亦不
是過傅玄嘗為之序云

蜀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

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是以所言多中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魏果代漢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是為荆州之分羣

以為荆州牧當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操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地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凉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操遣偏師擊凉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操攻漢中張魯降皆如羣言羣初被劉璋辟召為師友從事先主定蜀署羣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操爭漢中問羣羣對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

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先主竟不用裕言果得地而不得民也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沒不還先主以羣言爲驗舉羣茂材裕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姓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閒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

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
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
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
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
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
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
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
術

吳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師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焉每有災祥輙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荆州劉表亦身死而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出軍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獲祖至五更中果得之

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濟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之近臣多曰不可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乃使潘璋徼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

範曰時向中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於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其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初權為將軍時範常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燕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

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輙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不敢白白必死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呉範死子以屬

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言未卒權大怒欲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權意釋乃免勝勝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勝字用林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偪終不迴撓初亦迕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鄱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黄武五年範病卒初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

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範長子
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絶權追思之募三州有能舉知
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户侯卒無所得
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
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
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
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
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其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

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一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刁元稱以為奇惇亦寶惜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升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

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之酒又無佳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内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肴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寳惜其術自闞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也太史丞公孫勝少師事達勤

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勝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矣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勝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去遂從此絕孫

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廻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閑居無為引筭自校乃歎曰吾筭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廼更步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棺皆無所得法術絶焉

晉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秘學天文筭歷陰陽占候無不畢綜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必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時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拜諫議大夫俄而去職還鄉及陳敏作亂遣弟宏為歷陽太守訓謂邑人

曰陳家無王氣不久當滅宏聞將斬之訓鄉人秦璩為宏參軍乃說宏曰訓善風角可試之如不中徐斬未晚乃赦之時宏攻征東參軍衛彦於歷陽乃問訓曰城中有幾千人攻之可援不訓登牛渚山望氣曰不過五百人然不可攻攻之必敗宏復大怒曰何有五千人攻五百人而有不得理命將士攻之果為彦所敗方信訓有道術乃優遇之都水參軍淮南周亢嘗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部符近郡酉年當有曲蓋亢曰脫如來

言當相薦拔訓曰性不好官惟欲米耳後亢果為義興
太守金紫將軍時劉聰王彌寇洛陽歷陽太守武瑕問
訓曰國家人事如何訓曰胡賊三逼國家當敗天子野
列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酷焉或問其
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楊州刺史當死武昌大火上方節
將亦當死至時劉陶周魴皆卒武昌大火燒數千家時
甘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甘侯頭低而視仰相
法名為眄刀又目中有赤脉自外而入不出十年必以

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所害丞相王導多
病每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
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訓年八十餘卒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
說死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錄給吏從幡麾將上蓬
萊崑崙積石大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
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為人
短陋無風望然好道術妙解占候卜數吳末為臺吏知

吳將亡託病不仕及吳平還鄉里後行至陳國瀨鄉經
老子祠皆是洋昔死時所見使處但不復見昔物耳因
問守藏應鳳曰去二十餘年常有人乘馬東行過老君
祠而不下馬未達橋墜馬死者不鳳言有之所問之事
多與洋同揚州刺史嘗問吉凶於洋洋答曰熒惑入南
斗八月有暴水九月當有客軍西南來如期果大水而
石冰作亂冰既據揚州洋謂人曰視賊雲氣四月當破
果如其言時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美之洋

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顧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得臘不得正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末敏弟昶攻堂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馬武舉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當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廬江太守華譚問洋曰天下誰當復作賊者洋曰王機尋而機反陳頵問洋曰人言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珮當是不洋曰

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一月十七日卒
十九日臘玘以明年七月晦亡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
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土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
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
移居東府病遂差鎮東從事中郎張闓舉洋為丞相令
史時司馬颺為烏程令將赴職洋曰君宜深慎下吏颺
後果坐吏免官洋又謂曰卿雖免官十一月當作郡加
將軍至期為太山太守振武將軍颺賫宅將行洋止之

曰君不得全當還不可無宅颺果為徐龕所逼不得之郡元帝增颺衆二千使助祖逖洋勸颺不行颺乃稱病收付廷尉俄而因赦得出元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為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生晝出上下晝空德將出游刑入中宮令與此同洋曰越王為吳所囚雖當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令大王内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

命納祚無窮何為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
祖約代兄鎮譙請洋為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
庚辰禺中時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
有賊到譙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為
妖白約收洋付刺姦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
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
振往日相繫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宿嫌
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

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偽棄婦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士卒皆死約表洋為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晏梁城峻險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

南方酉受白刑梁在譙北乘德伐刑賊必破亡又甲子
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雷在軍前爲軍驅除昔吳
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剋約從
之果平梁城太寧二年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
秋府當移壽陽及王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
東方辰星不出兵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
白爲主辰星爲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
有客無主有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

向合肥俄而敗死衆敗遂往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佃遇大雷雨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下必失大將至夏汝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于石勒約府内地忽赤如丹洋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反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廻賊退時傳言

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妄咸和初月暈左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為天門開布陽道宮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内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三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墟内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振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亡約大怒收洋縶之遣部將李槩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名洋

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于石勒約到歷陽祖煥問洋曰君昔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令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此去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約率所親將家屬奔于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

而温嶠卒郭默據盆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親屬並盡皆
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胤問洋曰我
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
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虎在
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年命與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
十二日庚寅匆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軍還野中治病
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温公不復還邪洋
曰温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九月甲寅申時

迴風從東來入脩兒船中西過狀如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為刀兵大殺為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内大聚骨埋之脩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脩架府東門洋又曰東為天牢牢下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洋又曰臘近可開門以五十人備守并以百人備東北寅上以却害氣脩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脩遂為鄖黙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為參軍將隨宣往襄陽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

洋曰前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黄道未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鈎繞畢向昴昴畢為邊兵主胡夷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德之國石弘死是也勒之餘燼以自殘害今年官與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為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星共合翼軫從子入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亢角

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石虎若興兵東南此其死會也官若應天伐刑徑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侃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侃薨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内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

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欲西鎭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宫城至己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盛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曰毛豫州今年受死問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侯誠宜遠偵邏寳問當在何時答曰五

十日内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
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處有後患明日又
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
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
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為君支為臣丁為征
西府亥為邾城功曹為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
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
千人從魁為貴人加丁下剋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

昌也賊果陷郏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逆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已亥已為天下亥為戎胡石虎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以救我病洋曰荆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否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至今未解故為此鬼

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
洋曰見明年時亮巳不識人咸以為安果至正月一日
而薨庾翼代亮洋復為占候少時卒年八十餘所占驗
者不可勝紀

韓友字景先廬江舒人也為書生受易於會稽伍振善
占卜能圖宅相冢亦行京費厭勝之術龍舒長鄧林婦
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友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臥
處屛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舒縣廷掾王睦病死已

復魄友為筮之令以丹畫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鄣泥臥上立愈劉世則女病魅積年巫為攻禱伐空冢故城間得狸鼉數十病猶不差友筮之命作布囊依女發時張囊著牕牖間友閉戶作氣若有所驅斯須之間見囊大脹如吹因決敗之女仍大發友乃更作皮囊二枚沓張之施張如前囊復脹滿因急縛囊口懸著樹二十許日漸消開視有二斤狐毛女遂差宣城邊洪以四月中就友卜家中安否友曰卿家有兵殃其禍甚重

可伐七十束柴積於庚地至七月丁酉放火燒之咎可
消也不爾其凶難言洪即聚柴至日大風不敢發火洪
後為廣陽領校遭母喪歸家友來投之時日已暮出告
從者速裝束吾當夜去從者曰今日已暝數十里草行
何急復去友曰非汝所知也此間血覆地寧可復住苦
留之不待食而去其夜洪欻發狂絞殺兩子并殺婦又
斫父妾二皆被創因出亡走明日其宗族往收殯亡者
尋索洪數日於宅前林中得之已自經死宣城太守殷

祐有病友筮之曰七月晦日將有大鸜鳥來集廳事上宜勤伺取若獲者為善不獲將成禍祐乃謹為其備至日果有大鸜垂尾九尺來集廳事上掩捕得之祐乃遷石頭督護後為吳郡太守友卜占神效甚多而消殃轉禍無不皆驗干寶問其故友曰筮卦用五行相生殺如按方投藥治病以冷熱相救其差與不差不可必也友以元康六年舉賢良元帝渡江以為廣武將軍永嘉末卒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也有思義能易筮善厭勝之術高平劉柔夜臥鼠齧其左手中指以問智智曰是欲殺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朱書手腕橫文後三寸作田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露手以臥明旦有大鼠伏死手前譙人夏侯藻母病困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嘷藻驚怖馳見智智曰其禍甚急君速歸在狐嘷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勿止然後其禍可救也藻還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

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護軍張劭母病篤智筮之使西出市沐猴繫母臂令傍人搥拍恒使作聲三日放去劭從之其猴出門即為犬所咋死母病遂差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詹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

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
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
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疾者亦愈其消災轉禍不
可勝紀而卜筮所占千百皆中應詹少亦多病智乃為
符使詹佩之誦其文既而皆驗莫能學也性深沈常自
言短命曰辛亥歲天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
守易義以行之猶當不應此乎太康末為司馬督有寵
於楊駿故見殺

步熊字叔熊陽平發干人也少好卜筮術數門徒甚盛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為失火熊曰已為卿卜得其人矣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末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又鄰人兒遠行或告已死其父母號哭制服熊為之卜剋日當還如期果至趙王倫聞其名召之熊謂諸生曰倫死不久不足應也倫怒遣兵圍之數重熊乃使諸生著其衣南走倫

兵悉赴捉之熊竄從北出得脫後為成都王頴所辟頴使熊射覆物無所失後頴奔關中平昌公模鎮鄴以熊頴黨誅之

杜不愆廬江人也少就外祖郭璞學易卜屢有驗高平郗超年二十餘得重疾試令筮之不愆曰按卦言之卿所苦尋除然宜於東北三十里外宮姓家索其所養雄雉籠置東檐下却後九日丙午日午時必當有雌雉飛來與交既而雙去若如此不出二十日病都除又是休

應年將八十位極人臣若但雌逝雄留者病一周方差年半八十名位亦失超時正羸篤慮命在旦夕笑而答曰若保八十之半便有餘矣一周病差何足為淹然未之信或勸依其言索雄果得至丙午日超卧南軒之下觀之至日晏果有雌雉飛入籠與雄雉交而去雄雉不動超歎息曰雖管郭之奇何以尚此超病彌年乃起至四十卒於中書郎不憑後占筮轉踈無復此類後為桓嗣建威參軍

嚴卿會稽人也善卜筮鄉人魏序欲暫東行荒年多抄盜令卿筮之卿筮曰君慎不可東行必遭暴害之氣而非劫也序不之信卿曰既必不停宜以禳之可索西郭外獨母家白雄狗繫著船前求索止得駁狗無白者卿曰駁者亦足然猶恨其色不純當餘小毒止及六畜輩耳無所復憂序行半路狗忽然作聲甚急有如人打之者比視已死吐黑血斗餘其夕序墅上白鵝數頭無故自死而序家無恙

隗炤汝陰人也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却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炤亡後其家大困乏欲賣宅憶夫言輙止期日有龔使者止亭中妻遂賫版往責之使者執版惘然不知所以妻曰夫臨亡手書版見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沈吟良久而悟謂曰賢夫何善妻曰亡夫善於易而未曾為人卜也使者曰噫可知矣乃命取著筮之卦成撫掌而歎曰

妙哉隗生含明隱迹可謂鏡窮遠而洞吉凶者也於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負金也賢夫自有金耳知亡後當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版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卜珝字子玉匈奴後部人也少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

位為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為猛獸所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翊曰子勿為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不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翊曰吾此雖當有帝王子終不復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謹奉之主晉祀者必此人也翊遂隱于龍門山劉淵僭號徵為大司農侍中固以疾辭淵曰人各有心卜翊之不欲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後復徵為光祿

大夫翃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偽位徵為太常時劉琨據并州聰問何時可平翃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兹剋之必矣聰戲曰朕欲勞先生一行可乎翃曰臣所以來不及裝者正為是行也聰大悅署翃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死自吾分後慎勿紛紜及攻晉陽為琨所敗翃卒先奔為其元帥所殺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也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

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稍遷南陽中部都尉為南海
太守嘗行部入海遇風饑甚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王
機時為廣州刺史入廁忽見二人著烏衣與機相捍良
久禽之得二物似烏鴨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遂飛上
天機尋誅死靚嘗見仙人道君授道訣年百餘歲卒
吳猛豫章人也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
而噬親也年四十邑人丁義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
波甚急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庚

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已疾何如猛辭以自筭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斂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辛靈者豫章建昌人也性少言與小人羣居見侵辱而無愠色邑里號之曰癡雖其父母兄弟亦以為癡也嘗使守稻羣牛食之靈見而不驅待牛去乃往理其殘亂者其父母見而怒之靈曰夫萬物生天地之間各欲得食牛方食奈何驅之其父愈怒曰即如汝言復用理壞

者何為靈曰此牸又欲得終其性牛自犯之靈可以不收乎時順陽樊長賔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城山中吏令人各作箸一雙靈作而未輸或竊之焉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箸乎竊者不應有頃逾急靈曰若爾不以情告我者令眞死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吏以二百人引一艘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全耳靈請自牽之乃手執箸

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衆大驚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
有龔仲儒者女病積年氣息財屬靈使以水含之已而
彊起應時大愈又呂猗母皇氏得痿痺病十有餘年靈
療之去皇氏數尺而坐瞑目寂然有頃顧謂猗曰扶夫
人令起曰老人得病累年奈何可倉卒起邪靈曰但試
扶起於是兩人夾扶以立少選靈又令去扶即能自行
由此遂愈於是百姓奔趨水陸輻湊從之如雲皇氏自
以病久懼有發動靈乃留水一器令食之每取水輙以

新水補處二十餘年水清如新塵垢不能加焉時高悝家有鬼怪言語訶叱投擲内外不見人形或器物自行再三發火巫祝厭劾而不能絶遣値靈乃要之靈於陌頭望其屋謂悝曰此君之家邪悝曰是也靈曰知之足矣悝固請之靈不得已至門見符索甚多謂悝曰當以正止邪而以邪救邪惡得已乎並使焚之惟據軒小坐而去其夕鬼怪即絶靈所救愈多此類然不取報謝行不騎乘長不娶妻性至恭見人即先拜言輙自名凡草

木之夭傷於山林者必起理之器物之傾覆於塗路者必舉正之周旋江州間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欲不失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諸君若欲享多福以保性命可悉免遣之十餘年間賴其術以濟者極多後乃娶妻畜車馬奴婢受貨賂致遺於是其術稍衰所療得失相半焉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來適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

善誦神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齋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孔中引出五藏六府洗之訖還内腹中又能聽鈴音以言吉凶莫不懸驗及洛中寇亂乃潛草野以觀變石勒屯兵葛陂專行殺戮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投勒大將軍郭黑畧家黑畧每從勒征伐輙豫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軍行吉凶何也黑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智術

非常云將軍當畧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試以道術澄即取鉢盛水燒香咒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之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謂黑畧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遥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信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廼潛避至黑畧舍

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大驚曰吾有惡意向澄澄舍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矣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勑龍取水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故泉源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咒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

長五六寸許隨水而來諸道士競往視之有頃水大至隍壍皆滿鮮卑段末波攻勒衆甚盛勒懼問澄澄曰昨日寺鈴聲鳴云明旦食時當禽段末波勒登城望末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末波如此豈可獲乎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末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末波執之澄勸宥末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劉曜遣從弟岳攻勒勒遣石虎距之岳敗退保石梁塢石虎堅柵守之澄在襄國忽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日

亥時岳已破被執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陽勒將救之其羣下咸諫以不可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劉曜也又令一童子潔齋七日取麻油合臙支躬自研於掌中舉手示童子粲然有輝童子驚曰有軍馬甚衆見一人長大白晳以朱絲縛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悅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彌篤時

石聰將叛澄誡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
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無食葱俄而石聰果走勒
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
將殯勒歎曰朕聞虢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
乃令告澄澄取楊枝沾水灑而咒之就執斌手曰可起
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
勒死之年天静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
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及石虎僭位遷

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下書衣澄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其太子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與為比支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石虎為海鷗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偽渾殽多生愆過石虎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

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隷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石虎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澄時止鄴城寺中弟子徧於郡國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於梁基城

下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
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邪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
每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
面涕唾者石虎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
彌比當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
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療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
聖人復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邃將圖為
逆謂内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

澄月望將入覲石虎謂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石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畧將兵征長安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慘然改容曰郭公今有厄乃唱云衆僧祝願澄又自祝願須臾曰若

東南出者活餘向者則困復更祝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黑畧還自説資羌圍中東南走馬之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不濟命也黑畧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時日正是澄祝願時也時大旱石虎遣其太子詣臨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龍降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澄甞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遥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

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黃河中舊不生黿時忽有得者以獻石虎澄見而歎之曰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言也石虎嘗晝寢夢見羣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後亦皆驗澄嘗與石虎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火災仍取酒噀之久之而笑曰救之得矣石虎遣驗幽州云爾日火從西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

氣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孰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石虎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石虎引澄入東閤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脅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

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
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復彰的後二日石宣
果害石韜於佛寺中欲因石虎臨喪殺之虎以澄先誡
故獲免及宣被收澄諫石虎曰皆陛下之子也何為重
禍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
當為彗星下掃鄴宫石虎不從後月餘有一妖馬髦尾
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宫皆不得入走
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石虎大饗羣

臣於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石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冉閔小字棘奴石虎造太武殿初成圖畫自古賢聖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皆變為胡狀旬餘頭悉縮入肩中惟冠髮髣髴微出石虎大惡之祕而不言也澄對之流涕乃自啓營墓於鄴西紫陌還寺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遂無復言謂弟子法祚曰戊中歲禍亂漸萌己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當先從

化矣卒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石虎掘而視之唯有一石而無屍石虎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石虎死遂大亂

麻襦者不知何許人也莫得其姓名石虎時在魏縣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者乞得米穀不食輙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籍狀收送詣石虎先是佛圖澄謂石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石虎與

共語了無異言惟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石虎不解送以諮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戌受元命絶歷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元哲雖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頼久游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游間其所言人莫能曉石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請步云我當有所過君

至合口橋見待使人如言而馳至橋麻襦已先至後慕容儁投石虎尸於漳水倚橋柱不流時人以為一柱殿下即此謂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亦以為天馬之應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晝夜不卧常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虎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鄴石虎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

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於上編管為禪室坐其中石虎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石虎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

餘歲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蜕耳乃為之贊云

黄泓字始長魏郡斥丘人也父沈善天文祕術泓從父受業精妙逾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忠勤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勃海髙瞻避地幽州說瞻曰王浚昏暴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虛懷

引納且讖言眞人出東北儻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諮之泓指説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黄參軍孤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重之石虎攻皝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無可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擊之備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足為疑及期石虎果退皝益奇之

及慕容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儁聞冉閔亂將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行儁從之及僭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內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又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決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諂事慕容評設異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不以毀已易心慕容暐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卒後三年偽吳王慕容垂興焉

索紞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大學博綜經籍遂為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侯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就占者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己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紞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

夫耄矣不為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遶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紞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朞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

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内中有一人著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紞曰内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馬黄平問紞曰我昨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綏夢東方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章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

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
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
夢狼啖一脚紞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
凡所占無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因
一父老為主人具人無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紞因
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閤
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貴希申
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

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

孟欽洛陽人也有左慈劉根之術百姓惑而赴之苻堅召詣長安惡其惑衆命苻融誅之俄而欽至融留之遂大譩羣寮酒酣目左右收欽欽化爲旋風飛出第外頃之有告在城東者融遣騎追之垂及忽然已遠或有兵衆距戰或前有溪澗騎不得過遂不知所在堅末復見於青州苻朗尋之入于海島

王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内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虎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又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至公侯以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宗師之問其當世者皆隨問而對好為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尠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

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為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逾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

苻登相持謂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畧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畧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荅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死萇子興字子畧方殺登畧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異今行於世

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時入長安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能以祕呪下神龍每旱堅常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及羣臣親就鉢觀之卒于長安後大旱移時堅歎曰涉公若在豈憂此乎

郭嚳西平人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張天錫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問太守趙凝使嚳筮之嚳曰若郡内二月十五日失囚者東軍當至涼祚必終凝乃申約屬縣至十

五日鮮卑折掘送馬於凝凝怒其非駿幽之内廄鮮卑
懼而夜遁凝以告曆曆曰是也國家將亡不可復振苻
堅末當陽門震刺史梁熙問曆曰其祥安在曆曰為四
夷之事也當有外國二王來朝主上一當反國一死此
城歲餘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堅西歸鄯善王死於
姑臧呂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楨叛曆勸光襲之
光之左丞呂寶曰千里襲人自昔所難況王者之師天
下所聞何可僥倖以邀成功曆不可從誤人大事曆曰

若其不捷馨自伏鈇鉞之誅如其克也左丞爲無謀矣光從而克之光比之京管常參幃幄密謀光將伐乞伏乾歸馨諫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師往必無功終當覆敗太史令賈曜以爲必有秦隴之地及克金城光使曜詰馨馨密謂光曰昨有流星東隊墜當有伏尸死將雖得此城憂在不守正月上旬河水將解若不早渡恐有大變後二日而敗問至光引軍渡河訖冰泮時人服其神驗光以馨爲散騎常侍太常馨後以光年老知其將敗

遂與光僕射王祥起兵作亂百姓聞麐起兵咸以聖人起事事無不成故相率從之如不及麐以為代吕者王乃推王乞基為主後吕隆降姚興興以王尚為涼州刺史終如麐言麐之與光相持也逃人稱吕統病死麐曰未也光統之命盡在一時後統死三日而光死麐嘗曰涼州譙光殿後當有索頭鮮卑居之終於秃髪傉檀沮渠蒙遜迭據姑臧麐性褊酷不為士庶所附戰敗奔乞伏乾歸乾歸敗入姚興麐以滅姚者晉遂將妻子南奔

為追兵所殺

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領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遂逼以妻焉既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攜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

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星算莫不必盡妙達吉凶言若符
契為性率達不拘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羅什自得
於心未嘗介意專以大乘為化諸學者咸共師焉年二
十龜茲王迎之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抗有
頃羅什母辭龜茲王往天竺留羅什住謂之曰方等深
教不可思議傳之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
何羅什曰必使大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
進登第三果西域諸國咸伏羅什神儁每至講說諸王

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馬苻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軍呂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勍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白純不從出兵距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之彊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道

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羅什曰在此必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還至涼州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屬姑臧大風羅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尋皆殄滅沮渠蒙遜先推建康太守段

業為主光遣其子纂率衆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
威聲勢必全剋光以訪羅什答曰此行未見其利既而
纂敗於合黎俄又郭䵻起兵纂棄大軍輕還復為䵻所
敗僅以身免中書監張資病光博營救療有外國道人
羅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什知义誑詐告資
曰义不能為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
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灰末投水中云灰若出水還成
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為繩义療果無效少

日資亡頃之光死篡立有豬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於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篡以為美瑞號其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篡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比日潛龍出游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以答天戒篡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藴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

使入西明閣及逍遥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紕繆於是與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髙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畧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宫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覲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唯為姚

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
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座謂
興曰有二小兒登吾肩慾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
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嘗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
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送以伎女十人逼之令受爾後
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羅什乃聚針盈鉢引
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
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聞羅

什在長安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見杳然未期遲有遇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愈乃口出三蕃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於逍遥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不爛

沙門曇霍者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傉檀時從河南來持一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

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本主衣無所汚行步如風雲言人死生貴賤無毫釐之差人或藏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異莫能測也毎謂傉檀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肖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傉檀不能從傉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死生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傉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

則死傳檀命鬪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也

臺産字國儁上洛人漢侍中崇之後也少專京氏易善圖讖祕緯天文洛書風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學尤善望氣占候推步之術隱居商洛南山兼善經學泛情敎授不交當世劉曜時災異特甚命公卿各舉博識直言之士一人其大司空劉均舉産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産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訪以政事産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甚懇至曜改容禮之

署為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至明年丙其言皆驗曜彌重之轉大中大夫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禄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金章紫綬爵關中侯

宋

徐文伯字德秀東海人濮陽太守熙之曽孫也熙好黄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𤬪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内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

射陽令嘗夜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其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文帝令乘小輿入殿為諸皇子療疾無不絶驗仕至蘭陵太守文帝常云天下有五絶而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碁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允圍

碁徐道度療疾也道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性倜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術自業吳郡張融謂文伯嗣伯曰昔王微嵇叔夜並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得之者由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褚侍中澄雖富貴亦能救療人疾卿此使成不達答曰唯達者知此可崇不達者多以為深累既鄙之何能不耻之文伯為効與嗣伯相埒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識文伯診之曰此石博水腸耳乃為水

劑消石湯病即愈除鄱陽王常侍遺以千金旬日恩遇
隆重明帝宫人患腰痛牽心每至發輒氣欲絶衆醫以
為肉癥文伯曰此髮癥也以油投之即吐得一物如髮
稍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遂挂門上滴盡乃一髮
而已病即差後廢帝出樂游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
善醫診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文伯曰腹有兩子一
男一女男左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
惻然曰若以刀斧恐其變易請針之胎自落便寫足太

陰補手陽明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果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為貴游所善事母孝謹母終毀瘠幾至自滅俄而兄亡扶杖臨喪撫膺一慟遂以哀卒嗣伯字叔紹亦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彌為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閤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嗣伯為診之曰卿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於石上取冷水從

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
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
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
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即差自爾恒發熱冬月猶
著單褌衫體更肥壯常有嫗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為
診之曰此尸注也當以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
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
十五患腹脹面黄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嗣伯曰此石

蚘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下
得大利有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六升病即差後沈僧翼
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
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知
而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
尸注者鬼氣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沈滯得死人枕投之
魂氣飛越不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
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

可散故令煮死人枕服之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鉤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而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笪屋有呻吟聲嗣伯曰此病甚重更一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之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䵟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湯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䵟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時又有薛伯宗善徙癰疽有公孫泰者患背伯宗為

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損

梁

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間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趨或從人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豫

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
喈齊武帝忽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
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曰門外有兩輿食
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
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著
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
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衲
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

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能解
仲熊後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
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汚衣褰裳走過至鬱
林見害梁以犢車載尸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
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常問年祚遠
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為享祚倍宋文之年實誌
雖剃鬚髮而常冠帽下裙納袍故俗呼為誌公好為讖
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錦帽供養天監

十三年卒將死忽移金剛像出置户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為碑蓋先覺也

通志卷一百八十二

通志卷一百八十三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藝術傳第三

後魏

鼂崇弟懿 張淵徐路祖孫 高崇僧化 殷紹 王早 耿元

劉靈助沙門靈遠 李順興檀特師 顏惡頭 周澹 李脩

父亮 徐謇從孫之才 王顯 崔彧子景哲景哲子冏 蔣少游

北齊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魏紹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綦毋懷文　張子信　陸法和　馬嗣明

後周

蔣昇　强練　姚僧垣　褚該

隋

庾季才子質　盧太翼　耿詢　來和　蕭吉　楊伯

醜　臨孝恭　劉祐　張冑元　許智藏　萬寶
常　何稠

後魏

鼂崇字子業遼東襄平人也善天文術數為慕容垂太史郎從慕容寶敗於參合為道武所獲從平中原拜太史令詔崇造渾儀遷中書侍郎令如故天興五年月暈左角崇奏占為角蟲將死帝既克姚平於柴壁以崇言之徵遂命諸軍焚車而反牛果大疫輿駕所乘巨㹀數

百頭亦同日斃於路側自餘首尾相繼是歲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崇弟懿明辯而才不及崇以善北人語為黄門侍郎懿好矜容儀被服僭度言音類帝左右每聞其聲莫不驚悚帝知而惡之後其家奴告崇懿叛招引姚興及興寇平陽帝以奴言為實執崇兄弟並賜死

張淵不知何許人也明占候自云嘗事苻堅堅欲征晉淵勸不行堅不從果敗又仕姚興為靈臺令姚泓滅入

赫連昌昌復以淵及徐辯對為太史令統萬平淵辯俱見獲以淵為太史令神䴥二年將討蠕蠕淵辯皆謂不宜行與崔浩爭於太武前淵專守常占而不能鉤深致遠故不及浩後為驃騎軍謀祭酒著觀象賦其言星文甚備文多不載又明元時有容城令徐路善占候坐繫兾州獄別駕崔隆宗就禁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先信之遂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又道武明元時太史令王亮蘇垣太武時破和龍得

馮弘太史令閔盛孝文時太史趙樊生並知天文後太史令趙勝趙翼趙洪慶胡世榮胡法通等二族世業天文又永安中詔以恒州人高崇祖善天文每占吉凶有驗特除中散大夫永熙中詔通直散騎常侍孫僧化與太史胡世榮太史令張寵趙洪慶及中書舍人孫子良等在門下外省校比天文書集甘石二家星經及漢魏以來二十三家經占集五十五卷後集諸家撮要前後所上雜占以類相從日月五星二十八宿中外宫及圖

合為七十五卷僧化東莞人也識星分案文占以言災異時有所中普泰中爾朱兆惡其多言遂繫於廷尉免官永熙中孝武帝名僧化與中散大夫孫安都共撰兵法未就而帝入關遂罷元象中死於晉陽

殷紹長樂人也達九章七曜太武時為算生博士給事東宮西曹太安四年上四序堪輿表言以姚氏之時行學伊川遇遊遁大儒成公興從求九章要術興字廣明自云膠東人也山居隱跡希在人間與將臣到陽翟九

崖巖沙門釋曇景聞興即北還臣獨留住依止景所求請九章景復將臣向長廣東山就道人法穆法穆時共景為臣開述九章數家雜要復以先師和公所注黄帝四序經文三十六卷合有三百二十四章專說天地陰陽之本其第一孟序九卷八十一章說陰陽配合之原第二仲序九卷八十一章解四時氣王休殺吉凶第三叔序九卷八十一章明日月辰宿交會相生為表裏第四季序九卷八十一章具釋六甲刑禍福德以此經文

傳授於臣山神禁嚴不得賫出尋究經年粗舉綱要山
居嶮難無以自供不堪窘迫心生懈怠以甲寅之年日
維鶉火感物懷歸自爾至今二十五載臣前在東宫以
狀奏聞奉被景穆皇帝聖詔敕臣撰録集其要最仰奉
明旨謹審先所見四序經文抄撮要略當世所須吉凶
舉動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及庶人貴賤等級尊卑差
别吉凶所用罔不畢備未及内呈先帝晏駕依先撰録
謹以上聞其四序堪輿遂大行於世其從子玖亦以學

術著名

王早勃海南皮人也明陰陽九宮及兵法善風角明元時喪亂之後有人詣早求問勝術早為設法令各無咎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東莞鄭氏執得讐人趙氏尅明晨會宗族當就墓所刑之趙氏求救於早早為占候并授以一符曰君今且還選取七人令一人為行主者佩此符於雞鳴時伏在仇家宅東南二里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七人乘黑牛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

應第七但捉取第七者將還事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男五父也諸子並爲其族所宗敬故和解二家趙氏竟免後早與客清晨立於門内遇有卒風振樹早與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有兩匹馬一白一赤從西南來至即取我逼我不聽與妻子别語訖使入召家人隣里辭别仍沐浴帶書囊日中出門候使如期果有馬一白一赤從州而至即促早上馬遂詣行宮時太武圍涼州未拔故許彦薦之早彦師也及

至詔問何時當克此城早對曰陛下但移據西北角三日内必克帝從之如期而克與駕還都久不雨帝問早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雨比至未猶無片雲帝召早詰之早曰願更少時至申時雲四合遂大雨滂沲早苦以疾辭乞歸鄉里詔許之遂終於家或言許彦以其術勝恐終妨已譖令歸之耳

耿元鉅鹿宋子人也善卜占有客叩門元在室已知其姓字并所齎持及來問之意其所卜筮十中八九别有

林占時或傳之而性不和俗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元則拒而不許每云令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代京法禁嚴切王公聞之莫不驚悚而退故元多見憎忿不為貴勝所親官止鉅鹿太守

劉靈助燕郡人也師事范陽劉弁而麤踈無賴或時負販或復刼盜賣術於市後事爾朱榮榮信卜筮靈助所占屢中遂被親待為榮府功曹參軍建義初榮於河陰害王公卿士時奉車都尉盧道虔兄弟亦相率朝行宮

靈助以其州里儁護之由是朝士與諸盧相隨免害者數十人榮入京師超拜光禄大夫封長子縣公從上黨王元天穆討邢杲元顥入洛天穆度河會爾朱榮於太行及將攻河内令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克時已向中士衆疲怠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時盛暑議欲且還以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車駕還宫進爵燕郡公贈其父僧安為幽州刺史尋兼尚書左僕

射慰勞幽州流人北還與都督侯深等討葛榮餘黨韓婁滅之於薊仍釐州務又為幽幷營安四州行臺及爾朱榮死莊帝幽崩靈助本寒微一朝至此自謂方術堪能動衆又以爾朱有誅滅之兆遂自號燕王大行臺爲莊帝舉義兵馴養大鳥稱爲己瑞妄説圖讖言劉氏當王又云欲知避世入鳥村遂刻氊爲人象書桃木爲符書作詭道厭祝法人多信之時西河人紇豆陵步藩舉兵逼晉陽爾朱兆頻戰不利故靈助唱言爾朱自然當

滅不須我兵由是幽瀛滄冀人悉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共屠之普泰元年率衆至博陵之安國城與叱列延慶侯深爾朱羽生等戰戰敗被禽斬於定州傳首洛陽支分其體初靈助每云三月末我必入定州爾朱亦必滅及將戰靈助自筮卦不吉以手折蓍棄之地云此何知尋見禽果以三月入定州而齊神武以明年閏三月滅兆等於韓陵山永熙二年贈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諡曰恭時又有沙門

靈遠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並宜速用兵遲則不吉靈遠後罷道姓荆字次德求之不知所在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氷上及入洗浴

畧不患寒家甞為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具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為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並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為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

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上為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放責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瓨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於趙崔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覽以衣倒覆果如順興之形周文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間驪山下二畝地周文曰李練用此何為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

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周文訝曰何為答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為比丘不知何處人飲酒噉肉語嘿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為刺史請之至州内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貲財没官周文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齊神武來寇

玉璧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神武果不至龍門而還
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為獼猴令其面
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
復背叛人皆以為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
周文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
文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
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
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

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

顔惡頭章武郡人也妙於易筮遊州市觀卜有婦人負囊粟來卜歷七人皆不中而殭索其粟惡頭尤之卜者曰君若能中何不為卜惡頭因筮之曰登高臨下水洞洞唯聞人聲不見形婦人曰妊身已七月矣向井上汲水忽聞胎聲故卜惡頭曰吉十月三十日有一男子諸卜者乃驚服曰是顔生邪相與具羊酒謝焉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詣惡頭求卜遇兊之履惡頭占之曰君卜父

父已亡當上天聞哭聲忽復蘇而有言其人曰父臥疾三年矣昨日雞鳴時氣盡舉家大哭父忽驚寤云我死有三天人來迎欲升天聞哭聲遂墜地惡頭曰更三日當永去果如言人問其故惡頭曰兊上天下土是令日庚辛本宮火故知卜父令三月土入墓又見宗廟交發故知死變見生氣故知蘇兊為口主音聲故知哭兊變為乾乾天也兊為言故知有言未化入戌為土三月土墓戌又是本宮鬼墓末後三日至戌故知三日復死惡

頭又語人曰長樂王某年某月某日當為天子有人姓張聞其言數以寶物獻之預乞東益州刺史及期果為天子擢張用之惡頭自言厄在彭城後遊東都逢彭城王爾朱仲遠將伐齊神武於鄴召惡頭令筮惡頭野生不知避忌高聲言大惡仲遠怒其沮衆斬之

周澹京兆鄠人也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為太醫令明元嘗苦風頭眩澹療得愈由此位特進賜爵成德侯神瑞二年京師饑朝議遷都於鄴澹與博士祭酒崔浩進計

言不可明元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詔賜潛浩妾各一
人卒謚曰恭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
究太武時奔宋又就沙門僧坦畧盡其術針灸授藥罔
不有效徐兖間多所救恤亮大為聽事以舍病人死者
則就而棺殯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累遷府參軍督護
本郡士門宿宦咸相交昵車馬金帛酬賚無貲脩兄元
孫隨畢衆敬赴平陽亦遵父業而不及以功拜奉朝請

脩咠與兄同晚入代京歷位中散令以功賜爵下蔡子遷給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針藥多效賞賜累多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宫撰諸藥方百卷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孝文文明太后時令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後卒於太醫令贈青州刺史

徐謇字成伯丹陽人也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

藥謇因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送京師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脉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内行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謇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祕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孝文還洛稍加眷待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病皆令處療又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史謇欲為孝文合金丹致延年法乃入居嵩高採營其物歷歲無所成遂罷

二年上幸縣瓠有疾大漸乃馳馹召謇令水路赴行所
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有大驗九月車駕次于汝
濆乃大為謇設太官珍膳因集百官特坐謇于上席遍
陳餚觴于前命左右宣謇救攝危篤振濟之功宜加酬
賚乃下詔褒美以謇為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又賜錢絹
雜物奴婢牛馬事出豐厚皆經内呈諸親王咸陽王禧
等各有別賚並至千匹從行至鄴上猶自發動謇日夕
左右明年從詣馬圈上疾勢遂甚蹙蹙不怡每加切誚

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帝崩後謇隨梓宫還洛謇常有將餌及吞服道年垂八十而鬚髪不白力未多衰正始元年以老爲光禄大夫卒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靖子踐字景昇襲爵位建興太守文伯仕南齊位東莞泰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爲江左所稱事並見南史雄子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畧通義旨曾與從兄康造梁太子詹事汝南周捨宅聽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

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年十三召為太學生粗通禮易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吳郡張嵊等每共論周易及喪服儀酬應如響咸共歎曰此神童也孝綽又云徐郎鷰頷有班定遠之相陳郡袁昂領丹陽尹辟為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望夜中不著衣披紅眠帕出房映光為昂所見功曹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仍特原之豫章王綜出鎮江都復除豫章王國左常侍又轉綜鎮北主簿

及綜入魏三軍散走之才退至呂梁橋斷路絶遂為統軍石茂孫所止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啟孝文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辯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禮遇甚優蹇子踐啟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闚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天平中齊神武徵赴晉陽常在内館禮遇稍厚武定四年自散騎常侍轉祕書監文宣作相普加黜陟楊愔以其

南士不堪典掌功程且多陪從全蔡曹務轉授金紫光
祿大夫以魏收代之才甚怏怏不平之才少解天文兼
圖讖之學共館客宋景業參校吉凶知午年必有革易
因高德正啟之文宣聞而大恱時婁太后及勲貴臣咸
云關西既是勍敵恐其有挾天子令諸侯之辭不可先
行禪代事之才獨云千人逐兎一人得之諸人咸息須
定大業何容翻欲學人又援引證據備有條目文宣從
之登阼後彌見親密之才非唯醫術自進亦為首唱禪

代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述職猶為弄臣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敕令診候内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

云周里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緅靴令太后忽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唯得紫緅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糸緅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久物至四月一日后果崩有人患脚跟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大如榆莢又有以

骨為刀子把者五色班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兖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髙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怳忽不恒曽病發自云初見空中有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太虚所致即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逺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

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入秋
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
兗州即是本屬遂奏附除刺史以胡長仁為左僕射士
開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病動語士開云浪用之才外
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敕驛追之才帝以十日崩之才
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在職無所侵暴但不
甚閑法理頗亦疎慢用捨自由五年冬後主徵之才尋
左僕射闕之才曰自可復禹之績武平元年重除尚書

左僕射之才於和士開陸令萱母子曲盡卑狎二家若疾救護百端由是遷尚書令封西陽郡王祖珽執政除之才侍中太子太師之才恨曰子野沙汰我珽目疾故以師曠比之之才聰辯彊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談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常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訨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末入人名是字之誤之

當為之也即答云卿姓在上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
虜配馬則為驢又常與朝士出游遥望羣犬競走諸人
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
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李諧於廣坐因稱其父名曰卿
嗜熊白生不之才曰平平耳又曰卿此言於理平不諧
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顏色何不悦諧
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者曰箇人
諱底衆莫之應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人所諱

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為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常執管就元文遥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武成生齵牙問諸醫尚藥典御鄧宣文以實對武成怒而撻之後以問之才拜賀曰此是智牙生智牙者聰明長壽武成悅而賞之為僕射時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我亦是徐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由可活之才妻

魏廣陽王妹之才從文襄求得爲妻和士開知之乃淫其妻之才遇見而避之退曰妨少年戲笑其縱之如此年八十卒贈司徒公錄尚書事謚曰文明長子林字少卿太尉司馬次子同卿太子庶子之才以其無學術每歎曰終恐同廣陵散矣弟之範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中卒

王顯字世榮陽平樂平人也自言本東海郯人王朗之後裔也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受醫藥而不及亮顯

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
文昭太后之懷宣武夢為日所逐化而為龍繞后后寤
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敕徐謇及顯等為后診脉
謇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
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久之補侍御師宣武
自幼有微疾顯攝療有效因稍蒙眄識又罷六輔之初
顯為領軍于烈間通規策頗有密功累遷廷尉卿仍在
侍御營進御藥出入禁内累遷御史中尉顯前後居職

所在著稱糾折庶獄究其姦回出内惜慎憂國如家及領憲臺多所彈劾百寮肅然又以中尉屬官不悉稱職諷求改革詔委改選務盡才能而顯所舉或有請屬未皆得人於是衆議諠譁聲望致損後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療諸疾東宮建以為太子詹事委任甚厚上每幸東宮顯常近侍出入禁中仍奉醫藥賞賜累加為立館宇寵振當時以善療功封衛國縣伯及宣武崩明帝踐阼顯參奉璽策隨從臨哭微為憂懼

顯既蒙任遇兼為法官恃勢使威為時所疾朝宰託以侍療無效執之禁中詔削爵位徙朔州臨執呼寃直閤伊盆生以刀鐶撞其腋下傷中吐血至右衛府一宿死子瞱尚書儀曹郎中懼走後被獲拷掠百餘宅沒於官初顯構會元景就刑南臺及顯之死在右衛府唯隔一巷相去數十步世以為有報應之驗始顯布衣為諸生有沙門相顯後當富貴誡其勿為吏為吏必敗由是宣武時或欲令其兼攝吏部每殷勤辭避及宣武崩帝夜

即位受璽策於儀須兼太尉及吏部倉卒百官不具以顯兼吏部行事又顯未敗之前有嫗卜相於市言人吉凶頗驗時子曄已為郎聞之微服就嫗問己終至何官嫗言君今既有位矣不復更進當受父寵並如其語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逞御史中丞祖禕父勲之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宋入魏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逢隱沙門教以素問甲乙遂善醫術中山王英子畧嘗病王顯等不能療彧

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駕性仁恕見疹者喜與療

之廣敎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

之徒咸亦有名彧子景哲豪率亦以醫術知名仕魏太

中大夫司徒長史景哲子囧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

多伎藝尤工相術為司空參軍齊天保初為尚藥典御

歷高陽太守太子家令武平中為散騎常侍假儀同三

司從幸晉陽嘗謂中書侍郎李德林曰比日看高相王

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唯弟一人更

應富貴當為他國不在本朝吾不及見也其精如此囧性廉謹恭儉自修所得俸秩必分親故終鴻臚卿臨終誡其二子曰夫恭儉福之輿傲侈禍之機乘福輿者浸以康休蹈禍機者忽而傾覆汝其誡歟吾沒後斂以時服祭無牢餼棺足周屍瘞不泄靈而已及卒長子修遵父命景哲弟景鳳字鸞叔位尚藥典御

蔣少游樂安博昌人也慕容白曜之平東陽見俘入於平城充平齊戶後配雲中為兵性機巧頗能畫刻有文

思吟咏之際時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傭寫書為業而
名猶在鎮後被召為中書寫書生與高聰俱依高允允
並薦之與聰俱補中書博士自在中書恒庇於李沖兄
弟子姪之門始北方不悉青州蔣族或謂少游本非人
士又少游微因工藝自達是以公私人望不至相重唯
高允李沖曲為體練孝文文明太后嘗因密宴謂百官
日本謂少游作師耳高允老公乃言其人士然猶驟被
引命以規矩刻繢為務因此大蒙恩賜而位亦不遷陟

也及詔尚書李冲與馬誕游明根高閭等議定衣冠於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訪於劉昶二意相乖時致諍競積六載乃成班賜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効焉後於平城將營太廟太極殿遣少游乘傳詣洛量準魏晉基趾後為散騎侍郎副李彪使江南孝文修船乘以其多有思力除都水使者遷蕉將作大匠仍領都水池湖泛戲舟檝之具及華林殿詔修舊增新改作金墉金樓皆所措意號為妍美雖有文藻而不得申其才用恒以

剞劂繩尺碎劇怱怱徙倚園河堿殿之側識者為之歎慨而乃坦爾為己任不告疲恥又兼太常少卿都水如故卒贈龍驤將軍青州刺史謚曰質有文集十卷餘少游又為太極模範與董爾王遇等參建之皆未成而卒初文成時郭善明甚機巧北京宮殿多其製作孝文時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聞為要舟水中立射滑稽多智辭說無端尤善淺俗委巷之語至可觀笑位樂陵濟南二郡太守宣武孝明時豫州人柳儉殿中將軍關文

備郭安興並機巧洛中製永寧寺九層佛圖安興為匠也始孝文時有范寗兒者善圍碁曽與李彪使齊齊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寗兒制勝而還又有浮陽髙光宗善樗蒱趙國李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葢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宣武以後大盛於時

北齊

由吾道榮琅邪沭陽人也少為道士入長白山泰山又

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傭力無名者久求訪始得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歲餘是人謂道榮云我本恒岳仙人有少罪過為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遇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使絕俄頃水積將至天是人徐自沙石上渡唯道榮見其如是傍人咸云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共驚異之如此法

道榮所不得也道榮仍歸本郡隱於琅邪山中辟穀餌松朮茯苓求長生之祕又善洞視蕭軌等之敗於江南其日道榮言之如目見其後鄉人從役得歸者勘問敗時形勢與道榮所說符同尋為文宣追往晉陽道榮恒野宿不入逆旅至遼陽山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所追人及防援者並驚怖將走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道榮至晉陽文宣見之甚悅後歸鄉里隋開皇初備禮徵辟授上儀同三司諫議大夫沭陽

縣公從晉王平陳還苦辭歸至鄉卒年八十五又有張
遠遊者文宣時令與諸術士合九轉金丹及成帝置之
玉匣云我貪人間作樂不能飛上天待臨死時取服
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少精易占明陰陽風角神武引為
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將士皆
懼神武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至未時必當大捷遂縛
其子詣軍門為質若不勝請斬之賊果大敗後從征討
恒令占卜其言多中位東徐州刺史賜爵安夷縣公卒

贈秦州刺史

信都芳字玉琳河間人也少學算術兼有巧思每精心研究或墜坑坎常語人云算歷玄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沈思不聞雷霆之聲也其用心如此後為安豐王延明召入賓館有江南人祖暅者先於邊境被獲在延明家舊明歷算而不為王所待芳諫王禮遇之暅後還留諸法授芳由是彌復精密延明家有羣書欲抄集五經算事為五經宗及古今樂事為樂書又聚渾天欹器地動

銅烏漏刻候風諸巧事并圖畫為器凖並令芳算之會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後隱於并州樂平之東山太守慕容保樂聞而召之芳不得已而見焉於是保樂弟紹宗薦之於神武為館客授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質樸不與物和紹宗給其羸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後亦注重差勾股復撰史宗芳精專不已又多所闚涉丞相倉曹祖班謂芳曰律管吹灰術甚微妙絶來既久吾思

所不至卿試思之芳留意十數日使報班云吾得之矣
然終須河內葭莩灰祖對試之無驗後得河內灰用術
應節使飛餘灰即不動也為時所重竟不行用故此法
遂絕又著樂書遁甲經四術周髀宗其序曰漢成帝時
學者問蓋天揚雄曰蓋哉未幾也問渾天曰洛下閎為
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息矣此言蓋
差而渾密也蓋器測景而造用之日久不同於祖故云
未幾也渾器量天而作乾坤大象隱見難變故云幾乎

是時太史令尹咸窮研晷蓋易古周法雄乃見之以為難也自昔周公定景王城至漢朝蓋器一改焉渾天覆觀以靈憲為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為法覆仰雖殊大歸是一古之人制者所表天效玄象芳以渾算精微術機萬首故約本為之省要凡述二篇合六法名四術周髀宗又上黨李業興撰新歷自以為長於趙𣿬何承天祖沖之三家芳難業興五十事又私撰歷書名曰靈憲歷算月頻大頻小食必以朔證據甚甄明每云何承天亦

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必當百代無異議者書未成而卒

宋景業廣宗人也明周易為陰陽緯候之學兼明歷數魏武定初任北平太守文宣作相在晉陽景業因高德政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中庶人王高得之謹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魏武定八年三月也高德政徐之才並勸文宣應天受禪乃之鄴至平城都諸大臣沮計將

還賀拔仁等又云宋景業誤王宜斬之以謝天下帝曰宋景業當為帝王師何可殺也還至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或曰陰陽書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於其位景業曰此乃大吉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帝大悅天保初封長城縣子受詔撰天保歷李廣為之序

許遵高陽新城人也明易善筮兼曉天文風角占相逆

刺其驗若神神武引為館客自言祿命不富貴不橫死是以任性疎誕多所犯忤神武常容借之芒陰之役遵謂李業興曰賊為水陳我為火陳水勝火我必敗果如其言清河王岳以遵為開府記室岳後將救江陵遵曰此行必致後凶宜辭疾勿去岳曰勢不免去正當與君同行遵曰遵好與生人相隨不欲與死人同路岳彊給其馬以行至都尋遷三臺初成文宣宴會尚書以上三日不出許惇妻李氏憂之以問遵遵曰明日當得三百

足絹李氏曰若然當奉三束遵曰不滿十足既而皆如
言文宣無道日甚遵語人曰多折算來吾筮此狂夫何
時得死於是布算滿牀大言曰不出冬初我乃不見文
宣以十月崩遵果以九月死子暉亦學術數遵謂曰汝
聰明不及我不勞多學唯授以婦人産法豫言男女及
産日無不中武成時以此數獲賞焉又有滎陽魏絡者
亦善占候景欲試之使與郭生俱卜二伏牛何者先起
卜得火兆郭生曰赤牛先起絡曰青牛先起景問其故

郭生曰火色赤故知赤牛先起絡曰火將然煙先起煙上色青故知青牛起既而如絡言

吳遵世字季緒勃海人也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翁授之開心符遵世跪而吞之遂明占卜後出遊京洛以卜筮知名魏孝武帝之將即位使之筮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帝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剛春末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能敬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後文襄引為大將

軍府墨曹參軍從遊東山有雲起恐雨廢射戲使筮遇剝李業興云坤上艮下剝艮為山山出雲故知有雨遵世云坤為地土制水故知無雨文襄使崔暹書之云遵世若著賞絹十疋不著罰杖十業興若著無賞不著罰杖十業興曰同是著何獨無賞文襄曰遵世著會我意故賞也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皇建中武成以丞相在鄴下居守自致猜疑甚懷憂懼謀起兵每宿輒令遵世筮遵世云自有大慶由是不決俄而趙郡王等奉太

后令以遺詔追武成更令筮之遵世云比已作十餘卦其占自然有天下之徵及即位除中書舍人固辭老疾授中散大夫和士開封王妻元氏無子以側室長孫為妃令遵世筮遵世云此卦偶與占同乃出其占書云元氏無子長孫為妃士開喜於妙中於是起叫而舞遵世著易林雜占百餘卷後預尉遲迥亂死焉

趙輔和清都臨漳人也少以明易善筮為神武館客神武崩於晉陽葬有日矣文襄令文宣與吳遵世等擇地

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輔和少年最在衆人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彖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遽登車顧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有人父為刺史得書云疾是人詣館别託相知者筮遇泰筮者云此卦甚吉是人出後輔和謂筮者云泰乾下坤上則父入土矣豈得言吉果凶問至有人父疾託輔和筮遇乾之晉慰諭令去後告人云乾之遊魂乾為天為父父變為魂而升於天能無死乎亦

如其言太寧武平中筮後宫誕男女及時日多中遂至通直常侍入周亦為儀同隋開皇中卒

皇甫玉不知何許人也善相人文襄之自頴川歸文宣從後玉於傍縱觀謂人曰大將軍不作物指文宣曰會道北垂鼻漢者及文宣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袜其眼使歷摸諸人至文宣曰此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常山長廣二王並曰亦貴至石動桶曰此弄癡人至二供膳曰正得好飲食而已玉甞為髙歸彦相

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公有反骨
孝昭賜趙郡王十死不問王喜曰皇甫玉相臣云當惡
死今復何慮帝以玉輙為諸王相心不平之玉謂其妻
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斛斯洪慶妻洪慶以
啟帝怒曰向婦女小兒評論萬乘主敕召玉玉每照鏡
自言兵死及被名謂妻曰我今去不廻若過日午時當
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聲文
襄歷試之聞劉桃枝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

將相多死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聲曰亦繫屬人富貴翕赫不及前人聞侯呂芬聲與道德相似聞太原公聲曰當為人主聞文襄聲不動崔暹私掐之乃謬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為我家羣奴猶極貴况吾身也又時有御史賈子儒能相人崔暹嘗將子儒私視文襄子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眄速非帝王相也竟如言齊代善相者有館客趙瓊其婦叔寄弓弓已轉在人處畫

知之時人疑其別有假託不然則姑布子卿不如也初魏正始前有沙門學相遊懷朔舉目見人皆有富貴之表以為必無此理燔其書而後皆如言乃知相法不虛也

解法選河內人也少明相術又受易於權會筮亦頗工陳郡袁叔德時以太子庶子出行博陵太守不願之官以親老言於執政楊愔愔語云既非正除尋當遣代叔德意欲留尊累在京令法選占云不踰三年得代終不

還也勸其盡家而行又爲叔德相云公邑邑終爲吏部
尚書鑒照人物後皆如言又頻爲和士開相中士開牒
爲開府行參軍

魏寧鉅鹿人也以善推祿命徵爲館客武成以巳生年
月託爲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
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又有陽子術語人曰謠言
盧十六雉十四犍子相頭三十二且四八天之大數太
上之祚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崩年三十二

綦毋懷文不知何許人也以道術事神武武定初神武與西師戰於芒山時軍中旗幟盡赤西軍盡黑懷文曰赤火色黑水色水能滅火不宜以赤對黑土勝水宜改為黃神武遂改為赭黃所謂河陽幡者也懷文造宿鐵刀其法燒生鐵精以重柔鋌數宿則成剛以柔鐵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斬甲過三十札今襄國冶家所鑄宿柔鋌是其遺法作刀猶甚快利但不能頓截三十札也懷文又云廣平郡南幹子城是干將鑄

剱處其土可瑩刀每云昔在晉陽爲監館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懐文云此人别有異算術仍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算子即知其實數乃試之并辯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剶數之唯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懐文位信州刺史又有孫正言謂人曰我昔聞曹普演有言髙王諸兒阿保當爲天子至髙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也德之謂德昌也滅年號承光即承之矣

張子信河內人也頗涉文學少以醫術知名恒隱白鹿山時出游京邑甚為魏收崔季舒所重大寧中徵為尚藥典御武平初又以太中大夫徵之聽其所志還山又善易筮及風角之術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坐有鵲鳴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不善向夕當有風從西南來歷此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可往雖勑亦以病辭子信去後果有風如其言是夜琅邪王五使切召永洛且云勑喚永洛欲起其妻苦留之稱墜馬腰

折不堪動詰朝而難作子信齊亡卒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於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
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定人莫能測也
或謂出自嵩高徧游遐邇既入荆州汶陽郡高要縣之
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
為豫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
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為國立効師云
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度江法和時在青谿

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
宜待熟時固問之曰亦克亦不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
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
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
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
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
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冑沿流而下去約軍
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

踴躍即攻之若得彼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返約衆皆見梁兵步於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於此洲水乾時建一剎語檀越等此雖為剎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剎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於王有緣決無他慮王

於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擢用為郡守及魏圍江陵
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
陵謂曰貧道已却侯景一臂其吏何能為檀越宜即逐
取乃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
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總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
三日水遂不流横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至
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
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為名將吾自見之此城

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輙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

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齚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内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

甇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不稱臣其啓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化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

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具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豈規王位但於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救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

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堊其城門著麤白布衫袴布邪
巾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敗滅復取
前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䭔餅焉法和始
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曰後四十許
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宫
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
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河王
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來附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

州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蕸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諸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備三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遥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鑪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仗身百人詣闕通

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牀而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

所居屋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主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馬嗣明河內野王人也少傳綜經方為人診脉一年前

知其生死邢邰唯一子大寳甚聰慧年十七八患傷寒嗣明為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瘵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復瘵數日後楊邢並侍宴内殿文宣云邢子才兒大不惡我欲乞其隨近一郡楊以年少未合剖符宴罷奏云馬嗣明稱大寳脉惡一年内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寳未朞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因此大為楊愔所重作練石法以麤黄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

內淳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曝乾

擣下簁和醋以塗腫上無不愈武平中為通直散騎常

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嘗有一家二奴俱患身

體遍青漸虛羸不能食訪諸醫無識者嗣明為灸兩足

趺上各三七壯便愈武平末從駕往晉陽至遼陽山中

數處見牓云有人家女病若能差之者購錢十萬又諸

名醫多尋牓至是人家問疾狀俱不下手唯嗣明為之

療問其病由云曾以手持一麥穗即見一赤物長二尺

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倒地即覺手臂疼腫月餘日漸及半身肢節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即為處方令馳馬往都市藥示其節度前後服十劑湯一劑散比嗣明明明年從駕還此女平復如故嗣明藝術精妙多如是隋開皇中卒於太子藥藏監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

後周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文帝

雅信待之魏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文帝出師
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文帝謂昇曰
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王四季秦分今大軍
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
河東克弘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
豫州來附文帝欲遣兵授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
井鬼分行軍非便文帝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
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文帝曰蔣昇固諫曰師出

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魏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强練不知何許人也亦不知其名字先是李順與語默不恒好言未然之事當時號為李練世人以强類之故亦呼為練焉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敞悦莫之能測意欲有所說逢人輒言若值其不欲言縱苦加祈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

諸佛寺好行人家兼歷造王公邸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晉公護未誅前練曾手持一瓠到護第門外抵破曰瓠破子苦時柱國平高公侯伏龍恩深被任委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其妾媵并婢僕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苦辭不肯強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而護誅諸子並死龍恩亦伏法仍籍沒其家建德中每夜上街衢邊樹大哭釋迦牟尼佛或至申旦如此者累月聲甚哀苦俄而廢佛道二教大

象末又以一無底囊歴長安市肆告乞市人爭以米麥
遺之强練張囊受之隨即漏之於地人或問之强練曰
但欲使諸人見盛空耳至隋開皇初果移都於龍首山
城遂空廢後莫知其所終又有蜀郡衛元嵩者亦好言
將來事蓋江左寶誌之流天和中遂著詩預論周隋廢
興及唐家受命並有徵驗尤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
姚僧垣字法衛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父
菩提梁髙平令嘗嬰疾疢歴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名

與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
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仕梁為太醫正加文德主師
梁武帝嘗因發熱服大黃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
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太清元年轉鎮西湘東王
府中記室參軍僧垣少好文史為學者所稱及梁簡文
嗣位僧垣兼中書舍人梁元帝平侯景召僧垣赴荆州
改授晉安王府諮議梁元帝嘗有心腹病諸醫皆請用
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

宿食因而疾愈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十萬貫實百萬
也及魏軍克荆州僧垣猶侍梁元不離左右為軍人所
止方泣涕而去尋而文帝遣使馳驛徵僧垣燕公于謹
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衰暮疾病嬰沈今得此人望
與之偕老文帝以謹勲德隆重乃止明年隨謹至長安
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
京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
復自持僧垣即為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即解次

服一劑中縛復解又服一劑三縛即除而兩脚疼痺猶自攣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申僧垣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公賀蘭隆先有氣疾加以小腫喘息奔急坐卧不安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即爲處方勸急使服便即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疾精神瞀亂無所覺知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僧垣後至曰困矣

終當不死為合湯散所患即瘳大將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損廢朝謁燕公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意永世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危殺樂平雖困終當保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天和六年遷遂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帝引僧垣坐問之對曰臣準之常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既決之矣知復何言尋而太后崩其後復因

召見乃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勑停朝謁若非
別勑不勞入見四年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
言瞼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
藏俱病不可並療軍中之要莫過於語乃處方進藥帝
遂得言次又療目目疾便愈末及足足疾亦瘳比至華
州帝已痊復即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
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帝幸雲陽遂寢疾
乃召僧垣赴行在所内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脉候何如

對曰天子工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壽而帝崩宣帝初在東宮常若心痛乃令僧垣療之其疾即愈及即位恩禮彌隆謂曰常聞先帝呼公為姚公有之乎對曰臣曲荷殊私實如聖旨帝曰此是尚齒之辭非為貴爵之號朕當為公建國開家為子孫永業乃封長壽縣公冊命之日又賜以金帶及衣服等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帝尋有疾至于大漸僧垣宿直侍疾帝謂隋公曰今日性命唯委此人僧垣知帝必不

全濟乃對曰臣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及靜
帝嗣位遷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初進爵北絳郡
公三年卒年八十五遺誡衣帢入棺朝服勿斂靈上唯
置香奩每日設清水而已贈本官加荆湖二州刺史僧
垣醫術高妙為當時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紀聲譽既
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參校徵
效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二卷行於世長子察
南史有傳次子最字士會慱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

隨僧垣入關明帝盛聚學徒校書於麟趾殿最亦豫為
學士俄授齊王憲府水曹參軍記室事特為憲所禮接
最幼在江左迄于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遣
最習之憲又謂最曰博學高才何如王褒庾信王庾名
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家比也勿不存心
且天子有勑彌須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畧
盡其妙每有人告請效驗甚多隋文帝踐極除太子門
大夫以父憂去官哀毀骨立既免喪襲爵北絳郡公復

為太子門大夫俄轉蜀王秀友秀鎮益州遷秀府司馬及平陳察至最自以非嫡讓封於察隋文帝許之秀後陰有異謀隋文帝令公卿窮其事開府慶整郝隆等並推過於秀最獨曰凡有不法皆最所為王實不知也榜訊數百卒無異辭竟坐誅論者義之撰梁後畧十卷行於世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該幼而謹厚尤善醫術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

上後與蕭撝同歸周自許奭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位縣伯下大夫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後以疾卒子則亦傳其家業

隋

庾季才字叔弈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南史

有傳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梁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居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牆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荊陜還都以避其患帝初然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懍等議乃止俄而江陵覆滅周文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

當以富貴相答初荊土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為賤李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周文問何能若此李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搢紳何咎皆為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周文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沉吟久之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

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李才兩紙

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李才甚

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靈臺祕苑

封臨潁縣伯宣帝嗣位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及髙祖為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李才曰天道精微

難可恣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李才縱言不可公

得為箕潁事乎髙祖黙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

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李才上

言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

月甲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奏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徙計高祖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季才絹布及進爵為公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奥推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干豫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為之及書

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九年出爲均州刺史時議以李才
術藝相通有詔還委舊任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
許會張冑元歴行及袁充言日景長工以問李才因言
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
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李才局量寛弘術業優慱篤於
信義志好賔游常吉日良辰與琅邪王褒彭城劉轂河
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爲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
𧦬之徒雖後進亦從遊款撰靈臺祕苑一百二十卷垂

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字行修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累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懿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克不對曰伐之可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

安駕住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令段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遂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

令四海少豐然後廵省帝不悅賀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鎻賀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為太史令

盧太翼字恊昭河間人也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筭歷之術隱於白鹿山徙居林慮山茱萸澗受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憚其煩逃於五臺山地多藥物與弟子

數人廬於巖下以為神仙可致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稅駕也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配為官奴久乃釋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帝將避暑仁壽宮太翼固諫曰恐是行鑾輿不反帝大怒縶之長安獄期還斬之帝至宮寢疾臨崩命皇太子釋之及煬帝即位漢王諒反帝問之荅曰何所能為未幾諒果敗帝從容言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與廬同

源於是賜姓盧氏大業九年從駕至遼東太翼言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楊玄感反書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勝數關諸祕密時莫能聞後數歲卒於雒陽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絶人陳後主時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嶺南勇卒詢不歸會羣俚反叛推詢為主柱國王世積討禽之罪當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故人髙智寶以玄象

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闇室中使智寶外候天時動合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髙祖配詢為官奴給太史局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稠言耿詢之巧思若有神工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欹器帝善之免其奴歳餘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征詢上言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

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丞宇文化及弑逆之後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察天文宇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謀欲去之為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周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累遷畿伯下大夫封洹水縣男高祖微時詣和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龍潛所言曰昔陛

下在周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
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
忽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
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
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即於宮東南奏聞
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
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
異相于時王誼梁彦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

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東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鄣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和同郡韓則嘗詣和相和謂之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椁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三十卷道士張賔焦子順鴈門人董子華等此三人當文帝龍潛時並私謂帝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及踐位

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覆亡歸于魏為儀同周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髙祖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浮沈又與楊素不恊由是擯落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歳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

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令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德合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

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精其祚曰彊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

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
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
悦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宫多鬼魅鼠妖
數見上令吉詣東宫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回風
從艮地鬼門來埽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逐之風出
宫門而止謝土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于時寒
有蝦蟆從西門來入人門升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
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

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
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
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
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
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
言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
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
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

者十餘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復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罡臨卯酉謹案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其

亡乎當有真人出矣吾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楊素家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遑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

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訣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時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於華山開皇初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汝之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答賜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游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時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游永樂為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輒為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

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東道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就取果得之又將軍許知常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速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

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有人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為卿說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鱠當得馬矣其人如敎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禽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薄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疋國子祭酒何

晏嘗詣之論易聞晏之言倏爾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辭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書官至上儀同著欹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遁甲錄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百九卷百怪書十八卷祿命

書二十卷九宫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文帝甚親之初與張賔劉輝馬顯定歷後奉詔撰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歷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産乳志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歷志十二卷歸正易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元渤海蓨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
煚薦之髙祖徵授雲騎尉直太史令參議律歴事時輩
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
胄元所推步甚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士數人立議
六十一事皆舊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元等辯析之暉
杜口一無所答胄元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員外散
騎侍郎兼太史令賜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
改定新歴言前歴差一日內史通事顔慜楚上言曰漢

時洛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歷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上大恱漸見親用冑元所謂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其一宋祖沖之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劌歷法㜲沖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冑元以此二術年限縣隔追檢古注所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為度法冬至所宿歲别漸移八十三年却

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歷宿起牛初明其前後並皆密當其二周馬顯造丙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冑元以為加時先後逐氣參差就月為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則月逐日少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為損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

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以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自古諸歷朔望逢交不問内外入限便蝕張賔立法創有外限應蝕不蝕猶未能明冑元以日行黄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天月道交絡黄道每行黄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黄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五度以下即為當蝕若月行内道則在黄

道之北蝕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蝕多不驗遂因前法别立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蝕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皆伏盈縮悉無格準冑元候之各得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晨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

所知時人不能原其旨其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
古歷皆以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冑元積候知辰星
一終之中有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
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者去
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
隨見其三古歷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
退之期莫知多少冑元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真數皆
與古法不同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

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驗今古皆密其四古歷食分依平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符冑元積候知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皆十五度外及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其五古歷加時朔望同術冑元積候知日蝕所在隨方改變傍正高下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歷交分即為蝕

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
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蝕既其應多少
自古諸歷未悉其原曹元積候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
能畢盡故其蝕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內掩日便盡
故其蝕乃既自此以後更遠者其蝕又少交之前後在
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曹元所立蝕分最為詳
密其七古歷二分晝夜皆等曹元積候知其有差春秋
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

此胄元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術大業中卒于官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遂世相傳授仕梁位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常侍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俊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

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月而甍上竒其妙賫物百叚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帝每有苦輒令中使就宅詢訪或以轝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爲方奏之用無不效卒於家年八十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澄父奭仕梁爲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位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

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史失其事故附云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為樂户因妙達鍾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黄鍾調寶常雖為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

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為宮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已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

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
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卿怨望蘇威因
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
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
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為可以行
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
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
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

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而無子其妻因
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竟餓死將死取其所著
書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開皇中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著樂
書皆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安馬
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習
鄭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
皆心服謂以為神時樂人王令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

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户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弑於江都

何稠字桂林西域人國子祭酒妥之從子也父通善琢玉稠年十餘遇江陵平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

高祖為丞相召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中累遷太府
丞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綿錦袍組織殊
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絶
琉璃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緑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
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為亂詔稠募討
之師次衡嶺遣使招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
長史王文同鎖崇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
非崇之罪命釋之引共坐并從者四人為設酒食遣之

大悅歸洞不設備裯至五更掩及其洞悉發俚兵以臨
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龎靖等相繼降欵分
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吏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
李大檀並平之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
有欽州刺史寗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欲圖為逆至是
惶懼請臣入朝裯以其疾篤示無猜貳放還州與約八
九月詣京師相見裯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
卒上謂裯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裯曰猛力共

臣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期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勳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稠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曽葬皇后今我方死亦宜好安置囑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而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曰何稠用心我後事動靜當共平

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勑裯討閱圖籍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其日拜太府少卿裯於是營黄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巨億計帝使兵部侍郎胡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覆數年方竟毫釐無舛裯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裯曰此古田獵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裯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裯曰此乃晦朔

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内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帝復令稠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後兼領少府監遼東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未得濟左屯衛大

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闕面列一觀觀下三門比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稍加至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亂以為工部尚書及敗陷于竇建德復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于唐授少府監卒又齊時有河間劉龍者性彊明有巧思齊後主令脩銅雀臺稱旨因而歷職通

顯及隋文帝踐阼大見親委位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
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世號為能大業中有南郡
公黃亘及弟衮俱巧思絶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
將作于時改創多務亘衮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
先令亘衮立樣當時工人莫有所損益亘位朝散大夫
衮散騎侍郎

通志卷一百八十三

通志卷一百八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佞幸傳第一

史記立佞幸傳前漢北齊不易其名宋曰恩倖臣後魏曰恩倖令總曰佞幸

前漢

鄧通 趙談 韓嫣 淳于長 張放 董賢 王閎

宋

戴法興　戴明寶　董元嗣　奚顯度　徐爰　阮佃夫　于天寶　壽寂之　姜產之　王道隆　楊運長

南齊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度　杜文謙　綦毋珍之　徐龍駒　曹道剛　呂文顯　茹法珍　梅蟲兒　徐世摽

梁

周石珍　陸驗　徐驎

陳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後魏

王叡子襲椿 王仲興 趙修 茹皓常季賢陳掃静徐義恭

趙邕 侯剛 徐紇 鄭儼 郭秀

北齊

和士開安吐根 穆提婆母陸令萱 高阿那肱 韓鳳

前漢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閎孺此兩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貴幸與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鸃貝帶傅脂粉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宫伯子孝武時士人則韓嫣宦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秺侯金賞嗣父車騎將軍日

碑爲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即尊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參乘號爲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爲其小妻所毒薨國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濯直教反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名

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貴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如通家遊戲
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
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
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嘗為上嗽吮之上不樂從
容謂曰天下誰最愛我者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

疾上使太子齰癰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常為
上齰之太子大慙繇是心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
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
有遂竟案盡没入之通家尚負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
通吏輒隨没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
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以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
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頹當之孫也武帝為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聰慧上已即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儗鄧通始時嫣常與上卧起江都王入朝得從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銜嫣嫣侍出入永巷不禁以

奸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嫣
遂死弟說亦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
所殺子增封龍雒侯大司馬車騎將軍自有傳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以太后姊子為黃門
郎未得進幸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
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以長屬託太后及帝帝嘉長義
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
趙飛燕貴幸上欲立以為皇后太后以其所出微難之

長主往来通語東宫歲餘趙皇后得立上甚德之廼追
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
罷弊海内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朕以長
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以康寧其賜長
爵關内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
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絫鉅萬多畜妻妾淫於聲色不
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宫而后姊孊為
龍頟思侯夫人寡居長與孊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

孊賂遺長欲求復為倢伃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孊每入長定宮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戚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聞長取許孊受長定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為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宫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乃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為侍中奉兩宫使親密紅陽侯立獨不得為大司馬輔政立自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為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

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㪍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為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後酺有㪍莽復殺之徙其家屬歸故郡

始長以外親親近其愛幸不及富平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為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

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二歳餘賢傳漏在殿下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悦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黄門郎由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侯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禄大夫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則驂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嘗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褎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褎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

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名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為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為衛尉又以賢妻父為將作大匠弟為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

悉與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賜
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
剛柏題湊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上欲侯
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
祠祀祝詛下有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為因賢
告東平事者迺以其功下詔封賢為高安侯躬宜陵侯
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
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諍以賢為亂國制度

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即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為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官上舅丁明代為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寖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令上驃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為駙馬都尉

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
上令譯報曰大司馬賢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又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賔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

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及即位為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閎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閎為賢弟寛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初上冊拜賢為大司馬其文有曰允執其中至是咸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

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閎性有智略聞咸言心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閎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從容視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奉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

不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

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

皇太后名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

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

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曰幸甚太后遣

使者名莽既至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

禁止賢不得出入宮殿司馬門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

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策免賢收大司

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
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風大司徒光
奏賢罪大親屬不宜在中土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
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寛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
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
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
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
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辠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

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閎王莽時為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閎脩善謹勑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以閎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宋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

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為尚書倉部令史
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覔了了令史得法興為
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從江
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
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及上即位並為南臺侍御史同
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内務權重當時孝建元
年為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宫大明初三典
籤並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

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
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
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倚任隆密魯
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
文史為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
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決
内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
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

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産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為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宫嘗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録尚書事任同總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内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制勑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

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為
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云天保詩云天保下
報上也時服其機速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
為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
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
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
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贗天子
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

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
柳一體往来門客恒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
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
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
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視牡籥死一宿又殺其
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没財物法興能為文章頗行於
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釁累愆遂至於此
吾今自覽萬機卿等宜竭盡誠力尚之時為新安王子

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為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病卒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亦歷員外散騎常侍給事中孝武時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以老拜太中大夫病卒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

俱為孝武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
弒逆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
嗣具言弒逆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
兵劭詰責元嗣元嗣答云始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
考掠不伏遂死時孝武帝尅京師贈員外散騎侍郎使
文士蘇寶生為之誄馬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
郯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督領人功而苛虐
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

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謡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為百姓所疾此當除之左右因唱爾即日宣殺馬時人比之孫晧殺岑昏焉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啟改為爰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為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宫入侍左右文

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
御史始與王濬後行參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外散
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
謨等北侵酖爰五百人隨軍碻磝銜中旨臨時宣示孝
武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内詐劭
追義恭因即得南走時孝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
朝章爰素諳其事既至莫不喜悦以兼太常丞撰立儀
注後兼尚書右丞遷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

天草創國史孝武初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
生踵成之孝建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
因前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為王業之始
載序宣力為功臣之斷桓玄篡竊同於王莽雖靈武克
殄自詳之晉録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在揖禪之前
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加詳議於是内
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
熙元年為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

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為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
開國為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録二漢前史已有
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孝武崩營景寧陵爰
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
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
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
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人
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孝武崩公除後晉安

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否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如此前廢帝凶暴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終始無忤誅羣公後以爰為黃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寵待隆密羣臣莫比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明帝即位以黃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執權

日久上在藩素所不悅及景和世屈辱畢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為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詔聽還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為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身歷七朝年八十二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林二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名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拜荅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即名爰

還希秀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
刻薄於人少恩仕齊歷位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為臺小史明帝初
出閤選為主衣後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
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祕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計無
從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
謀共廢立時直閤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
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

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悅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主並侍側明帝猶在祕書省不被名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

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時幼預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閤將軍宗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僧整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苻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逵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事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

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悅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而走寂之追而弑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巳平定明帝即位論功行封壽寂之姜產之佃夫王道隆淳于文祖李道兒繆方盛周登

之等七人皆封縣侯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達之等六人皆封縣子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度淮為寇山陽太守陳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蓋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軍將軍卒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亞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

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荅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絶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内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甞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令施設一時珍羞莫不備具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

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辨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數人而已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為武陵郡左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

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佃夫見張氏悅之頻求於
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戸曰卿惜
指不知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類粲等
並不敢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
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歴陽太守猶管内任時廢
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
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㕓内外莫不憂懼
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

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
留隊仗主樂游苑至是棄仗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
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
揚州刺史輔政與申伯宗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
故其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
宗於光祿外邸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餘無所問朱
幼泰始初為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陟
三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于天寶其先

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為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帝以其反覆賜死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後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反乃殺之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奏

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為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為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為射師性謹慤為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本廉正脩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

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

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順帝即位運長爲宣城

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

馬崔文仲誅之

南齊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

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

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

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託劉東周題
初惠開在益州益州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
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真
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惠開没僧
真憶其言乃請事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
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
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
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元徽初從高帝出頓新亭

拒桂陽賊有功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高帝將廢立謀之袁粲褚淵僧真啓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然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帝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主上雖復狂釁而累世皇基猶固磐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高帝曰卿顧家豈得逐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

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
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攻袁劉我意
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反夜高
帝遣衆軍掩討宫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
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絶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
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
頓新亭使僧真領軍千人在帳内初上在領軍府僧真
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覵之笑曰

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脩理城得古錫趺九枚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具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何異滹沱之氷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

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為建威將軍尋除南太山太守又為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盼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臨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為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內史卒于官弟僧猛

卒於晉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並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真子文卿甚有解用宋時有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為僧正建元初罷道為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為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客將奪其鮭禀削封云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為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為東宮

侍書泰始中為主書以寒官累至勲品元徽初為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高帝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為右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

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
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恬甚快也賜係
宗錢帛上欲脩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啟誨役在東人
丁隨寓之為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
城曰劉係宗為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
宗題荅祕書局皆隸之再為少府鬱林即位除寧朔將
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
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

融數百人於事何益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為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湓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為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宮主書除奉朝

請補東宫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為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吕文度臨海吕文顯並以姦佞謟事武帝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虚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甞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竒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

此聚黨為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唐縣僭號以新城戍為僞宮以錢唐縣為僞太子宮置百官皆備三吴郤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吴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虞玩之傳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荆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

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私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為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毋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内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

宅邊又有空宅從即併取輙令材官營作不關詺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輙將青氅百人自隨鼓角横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參軍又詐宣敕使欽之領青氅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啟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

從入宮契闊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姦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不測今惜千戶侯誰為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內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戶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戶瞋恚形於言色進為五百戶又不肯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有杜文謙者吳郡錢唐人帝為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為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諶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

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軌與趙越常徐亮僧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搥牀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諶則宮内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

復少日録君稱敕賜死父母為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共諂因求别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版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黄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版何在珍之曰此是黄門手版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為左將軍南彭城大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周奉叔杜文謙同死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

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龍駒以閹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帥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黄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嫡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黄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内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閤省蕭諶先入若欲論

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因進宮內廢帝直後徐僧亮盛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訓帝說市里雜事以為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閒韓護與天子齊馬並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既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為

諂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螙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明帝即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為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並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受納東昏即位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

官

吕文顯臨海人也昇明初為高帝録尚書省事累遷殿中御史後為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覈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戸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

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
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
何須覔外禄此一戶内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
象失度史官奏宜脩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
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
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
故事府州部内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
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

吏宋初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大始中長王臨藩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為豫州吳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閒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

折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姦匿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始輕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也齊東昏時並為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為

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捉刀時又有新

蔡人徐世摽尤見寵信自殿内主帥為直閤驍騎將軍

凡諸殺戮皆世摽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

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

實在世摽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

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

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彊世摽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

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咒詛文又畫帝十餘形

像備為刑斬刺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巳像著通天冠衮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光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勑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脣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兖州本以宥賊黨而羣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産與慧景深相關為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

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說王晅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晅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羣小誅戮亦復如先帝自羣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妓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馬帝呼寶慶及法珍為阿父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運為阿兒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為市中雜語以為諧謔又常輕騎戎服往諸承勅家游宴有吉凶輙往慶弔

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慴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咺之俞寶慶俞靈運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茹安泰劉文泰呂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雲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

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
王竺兒隨要衷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
光為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
殺皆免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為鬼官中訛云趙鬼食
鴨劘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羣小
一時誅滅故稱為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糅以薑桂曰
劘意者以凶黨皆細剉而烹之也

梁

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世以販絹為業天監中稍遷至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閤將軍太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遣其徒入直殿內或驅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田遷以為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位制度羽

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亶等送于江陵亶本為齋監居臺省積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於石珍及簡文見立亶學北人着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呌曰荆州郡何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於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亶謂監刑人曰傳語湘東王不有𢇛也君何以興俱腰斬自是更殺賊黨以版柙舌釘釘之不復得語

陸驗徐驎並吳郡吳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驎兩人遞為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為生犀驗驎並以貪刻為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

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昇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卹人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為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並肩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驎素為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為綸所殺

陳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元通梁尚書左戶郎申早有風概十四便善弈碁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呼與碁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

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行會裴之横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虚言哉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為東宮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名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帝内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參預謀謨乃於

外宣說以為己力省中祕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
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己者因
機進之是以朝廷內外皆從風靡初尚書右僕射沈君
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
曰喜臣之妻兄高宗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宮臣陛
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比周譖
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
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鳥啄其口流血及地

時論以為譜賢之效也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為侯謚曰忠及葬後主自為製誌銘子秀嗣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後主之在東宮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為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彊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

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並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為能尤更親重內外眾事無不委任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羣臣少恩恐不為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為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

兵二千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已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羣臣持議請於京口採石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已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已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議論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為通奏憲等以為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

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慇懃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為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隣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為之游說後主重違其意而廹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未決而隋師濟江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

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服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啟請經略之計並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樂游苑陳亡隋晉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為諂佞以蔽耳目乢黨數人並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沈客卿吳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書史與施文慶少相親昵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至德初以為中書

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並無關市之稅後主盛脩宮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虚有所興造恒若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為事奏請不問士庶並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為太市令暨慧景為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釐不差糺讁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總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悅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

慧景奉朝請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内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悅於上與文慶暨慧景陽惠朗等俱斬於石闕前徐哲不知何許人也施文慶引為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梁海鹽令父岱歷職清顯範少好學博涉書史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

等並為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贍麗又善五言詩尤見
親愛後主性愚很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
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絶愛幸範與孔氏結為兄妹寵遇
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範因驕矜以為文武
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
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
範並以為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
隋師將濟江羣官請為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決範

奏曰長江天塹古来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来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亡後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虎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

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虎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傖士語並不可信事遂不行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

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諂惑並暴其過惡名為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吴越之人瑳儀並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才害能儀候意承顔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後魏

王叡字洛誠自云太原晉陽人也六世祖横張軌參軍

晉亂子孫因居於武威姑臧父橋字法生解天文卜筮
涼州平入京家貧以術自給歷位終於侍御中散天安
初卒贈平遠將軍涼州刺史顯美侯諡曰敬徽少傳父
業而姿貌偉麗景穆之在東宫見而竒之興安初擢為
太卜中散稍遷為令領太史永明元年文明太后臨朝
徽因緣見幸超遷給事中俄為侍中吏部尚書賜爵太
原公於是内參機密外預政事愛寵日隆朝士懾憚焉
太和二年孝文及文明太后率百寮與諸方客臨虎圈

有猛虎逸登閣道幾至御坐左右侍衛皆驚靡叡獨執戟禦之虎乃退故親任轉重三年春詔叡與東陽王丕入八議永受復除四年遷尚書令進爵中山王加鎮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中書侍郎鄭義為傳中郎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為妃及沙門法秀謀逆事發多所牽引叡曰與殺不辜寧赦有罪宜梟惡首餘從原赦不亦善乎孝文從之得免者千餘人叡出入帷幄太后密賜珍翫繒綵人莫能知率常以夜帷載閤

官防致前後巨萬不可勝數加以田園奴婢牛馬雜畜盡皆良美大臣及左右因是以受賚賜外示不私所費又以萬計及疾病孝文及太后每親視疾侍官省問相望於道及疾篤上疏陳情并言刑政得失尋薨孝文文明太后親臨哀慟賜溫明祕器宕昌公王遇監護喪事贈衛大將軍太宰并州牧謚曰宣王內侍長董醜奴營墳墓將葬於城東孝文登城樓以望之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乃立廟祠於都南二十里大道右

起廟以時祭薦并立碑銘置守祠五家又詔褒揚叡圖其捍猛獸狀於諸殿令高允為之讃京邑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名曰中山王詔班樂府合樂奏之初叡女妻李沖兄子𧨏次女又適趙國李恢子華女之將行先入宫中其禮略如公主王女之儀太后親御太華殿寢其女於帳中叡與張祐侍坐叡所親及兩李家丈夫婦人列於東西廊及女子登車太后送過中路時人竊謂天子太后嫁女叡之葬也假親姻義舊衰絰縞

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聲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孝
叡既貴乃言家本太原晉陽遂移屬焉故其兄弟封爵
多以并州郡縣袞後重贈叡父橋侍中征西將軍左光
禄大夫儀同三司武威王謚曰定追策叡母賈氏為妃
立碑於墓左父子並葬城東相去里餘遷洛後更徙葬
太原晉陽故地子襲字元孫叡袞孝文詔襲代領都曹
為尚書令領吏部曹後襲王爵例降為公太后崩後襲
禮遇稍薄不復關預時事後出為并州刺史輿駕詣洛

路幸其州人庶多為立銘置於大路虛相稱美或云龔
所教也尚書奏免其官詔唯降號二等卒贈豫州刺史
謚曰質龔弟椿字元壽正始中拜太原太守坐事免椿
僮僕千餘園宅華廣聲伎自適無乏於時或有勸椿仕
者椿笑而不答雅有巧思凡所營製可為後法由是正
光中元乂將營明堂辟雍欲徵為將作大匠椿閒而固
辭孝昌中爾朱榮以汾州胡逆表椿慰勞汾胡汾胡與
椿並州服其聲望所至降下事寧授太原太守以預立

莊帝功封遼陽縣子尋轉封真定縣永熙中除瀛州刺史時有風雹之變詔書廣訪讜言椿乃上疏言政事之宜椿性嚴察下不容姦所在吏人畏之重足天平末更满還鄉初椿於宅構起聽事極為高壯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豈是王太原宅椿往為本郡世皆呼為王太原未幾爾朱榮居椿之宅榮封太原王焉至於齊神武之居晉陽霸朝所在人士輻湊椿禮敬親知多所拯接後以老病辭疾客居趙郡之西鯉魚祠山卒贈尚書左

僕射太尉公冀州刺史謚曰文恭及葬齊神武親自弔送椿妻鉅鹿魏悦次女明達有遠操多識往行前言隨夫在華州兄子建在洛遇患聞而馳赴膚容虧損親類歎尚之爾朱榮妻北鄉郡長公主深所禮敬永安中詔以為南和縣君内足於財不以華飾為意撫兄子收情同己子存拯親類所在周給椿名位終始魏有力焉卒贈鉅鹿郡君無子以兄孫叔明為後

王仲興趙郡南欒人也父天德起自細微至殿中尚書

仲興幼而端謹以父任早給事左右累遷越騎校尉孝文在馬圈自不豫大漸迄于崩仲興頗預侍護宣武即位轉左中郎將及帝親政與趙脩並見寵任遷光祿大夫領武衛將軍雖與脩並而畏慎自退不若脩倨傲無禮咸陽王禧之出奔也當時上下微為震駭帝遣仲興先馳入金墉安慰後與領軍于勁參機要因自迴馬圈侍疾及入金墉功遂封上黨郡開國公自拜武衛及受封日車駕每臨饗其宅宣武游幸仲興常侍不離左右

外事得徑以間百寮亦嘗體而承望焉兄可久以仲興故自散爵為征虜府長史帶彭城太守仲興世居趙郡自以寒微云舊出京兆霸城故為雍州大中正尚書後以仲興貴報過優北海王詳嘗以面啟奏請降減事久不決可久在徐州恃仲興寵勢輕侮司馬梁郡太守李長壽乃令童僕邀毆長壽遂折其臂州以表聞北海王詳因百寮朝集厲色大言曰徐州名藩先帝所重朝廷云何簡用上佐遂致此紛紛以徹荒外豈不為國醜辱

仲興是後漸疎宣武乃下詔奪其封邑後卒於并州刺史宣武時又有上谷寇猛少以姿幹充虎賁稍遷至武衛將軍出入禁中無所拘忌自以上谷寇氏得補燕州大中正而不能甄別士庶也卒贈燕州刺史

趙脩字景業趙郡房子人也父謐陽武令脩本給事東宮為白衣左右頗有膂力宣武踐阼愛遇日隆然天性闇塞不閑書疏宣武親政旬月間頻有轉受每受除設宴帝幸其宅諸王公百寮悉從帝親見其母脩能劇飲

至於逼勸觴爵雖北海王詳廣陽王嘉等皆亦不免必致困亂每適郊廟脩常驂陪出入華林恒乘馬至禁内咸陽王禧誅其家財貨多賜高肇及脩脩之葬父百官自王公已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塡塞門街於京師為制碑銘獸石柱皆發人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皆出於官時將馬射宣武留脩過之帝如射宮又驂乘輅車旒竿觸東門折脩恐不逮葬日驛赴窆之期左右求從及特遣者數

十人脩道路嬉戲殆無慼容或與賔客奸掠婦女裸觀從者噂踏喧譁詬詈無節莫不畏而惡之是年又為脩廣增宅舍多所并兼洞門高堂房廡周博崇麗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賂入其地者侯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脩起自戎伍暴致富貴奢傲無禮物情所疾因其在外左右或諷糾其辠自其葬父還也舊寵少薄初王顯附脩後因忿鬩密伺其過列脩葬父時路中淫亂不軌又云與長安人趙僧㯹謀匿玉印事高肇甄琛等

構成其辠乃密以聞始琛及李馮等曲事脩無所不至懼相連及乃爭共糾擿遂有詔按其罪惡鞭之一百徙敦煌為兵其家宅作徒即仰停罷所親在内者悉令出禁是日脩詣領軍于勁第與之摴蒱籌未及畢羽林數人相續而至稱詔呼之脩驚起隨出路中執引脩馬詣領軍府琛與顯監決其辠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更迭鞭之占令必死旨決百鞭其實三百脩素肥壯腰腹博碩堪忍楚痛了不轉動鞭訖即名驛馬促之令發出城

西門不自勝舉縛置鞍中急驅馳之其母妻追隨不得與語行八十里乃死初于后之入脩之力也脩死後領軍于勁猶追感舊意經恤其家自餘朝士昔相宗承者悉棄絕之以示己之疎遠焉

茹皓字禽奇舊吳人也父謙之本名要隨宋巴陵王休若為將至彭城寓居淮陽上黨年十五六為縣金曹吏南徐州刺史沈陵見而善之自隨入洛舉充孝文白衣左右宣武踐阼皓侍直禁中稍被寵接宣武嘗拜山陵

路中欲引與同車黄門侍郎元匡切諫乃止及帝親政皓眷賚日隆時趙脩亦被幸姤之求出皓皓亦慮見危禍不樂内官遂超授濮陽太守其父因皓訟理舊勲先除兖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剖符名邦郡境相接皓忻於去内不以疎外爲慼及趙脩等敗竟獲全皓雖起細微爲守乃清簡寡事後授左中郎將領直閤寵待如前皓既宦達自云本出鴈門鴈門人諂附者乃因薦皓於司徒請爲肆州大中正詔特依許遷驍騎將軍領

華林諸作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淵池西採
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頴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
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帝心悅之以時臨幸馬皓
貴寵日昇關預政事太傅北海王詳以下咸祗憚之皓
娶僕射高肇從妹於帝為從母迎納之日詳親詣之禮
以馬物皓又為弟娉安豐王延明妹延明恥非舊流不
許詳勸之云欲覓官職如何不與茹皓為婚姻也延明
乃從之皓頗敏慧折節下人潛自經營陰有納受貨產

盈積起宅宮西朝貴弗之及也時帝雖親萬機皓率常
居内留宿不還傳可門下奏事未幾轉光禄少卿意殊
不已方欲陳馬圖從先帝勞更希榮舉初脩皓之寵壯
海王詳皆附之又直閤劉冑本為詳所薦常感恩高肇
素嫉諸王常規陷害既知詳與皓交關相昵乃構之云
皓等將有異謀宣武乃召中尉崔亮令奏皓冑常季賢
陳掃靜四人擅勢納賄及私亂諸事即日執皓等皆詣
南臺翌日奏處殺之皓妻被髮出堂而迎皓皓徑入哭

別食椒而死胄字元孫後位直閤將軍季賢起於主馬
宣武初好騎乘因是獲寵位司樂丞仍主廐閑埽靜徐
義恭並彭城舊營人埽靜能為宣武典櫛梳義恭善執
衣服並以巧便旦夕居中愛幸相侔官叙不異二人皆
奉承皓皓亦接眷而埽靜偏為親密與皓常在左右略
不歸休皓敗埽靜亦死於家義恭小心謹慎皓等死後
獨見幸信宣武不豫義恭晝夜扶抱崩于懷中義恭諂
附元乂乂有淫宴多在其宅位終左光祿大夫

趙邕字令和自云南陽人也潔白美鬚眉司空李沖之貴寵也邕以少年端謹出入其家頗給按磨奔走之役沖令與諸子游處人有東帶謁沖者時託之以自通太和中給事左右至殿中監宣武即位及親政猶居本任微與趙脩結為宗援然亦不甚相附也邕父怡以邕寵名拜太常少卿尋為荆州大中正出為荆州刺史怡乃致其母喪葬於宛城之南趙氏舊墟後拜金紫光禄大夫卒贈相州刺史宣武每出入郊廟脩恒以常侍兼侍

中陪乘而邕兼奉車都尉執轡同載時人竊論號為二趙以趙出南陽徙屬荆州邕轉給事中南陽中正以父為荆州大中正罷宣武崩邕兼給事黄門後為幽州刺史貪與范陽盧氏為婚女父早亡其叔許之而母不從母北平陽氏携女至家藏避規免邕乃考掠陽叔遂至於死陽氏訴寃邕坐處死會赦免孝昌初卒

侯剛字乾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出寒微少以善於鼎俎得進膳出入積官至嘗食典御宣武以其質

直賜名剛馬稍遷左中郎將領刀劔左右後領太子中庶子宣武崩剛與侍中崔光迎明帝於東宮尋除衛尉卿封武陽縣侯俄為侍中撫軍將軍恒州大中正進爵為公熙平中侍中游肇出為相州剛言於靈太后曰昔高氏擅權游肇抗衡不屈而出牧一藩未盡其美宜還引入以輔聖主太后善之剛寵任既隆江陽王繼尚書長孫承業皆以女妻其子司空任城王澄以其起由膳宰頗竊侮之云此近為我舉食然公坐對集敬遇不虧

後剛坐掠殺試射羽林為御史中尉元匡所彈處剛大
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言於靈太后令削封三百戶
解嘗食典御剛於是頗為失意剛自太和進食遂為典
御歷兩都三帝二太后將三十年至此始解御史中尉
元匡之廢也剛為太傅清河王懌所舉除車騎將軍領
御史中尉及領軍元乂執政剛長子乂之妹夫乃引剛
為侍中左衛將軍還領嘗食典御以為援復領御史
中尉剛啟軍旅稍興國用不足求以已邑俸粟賑給征

人叱至軍下明帝許之孝昌元年除領軍初元乂之解領軍靈太后以乂腹心尚多恐難卒制故權以剛代之示安其意尋出為冀州刺史剛在道詔暴其朋黨元乂逼脅內外降為征虜將軍餘悉削黜終於家永安中贈司徒公剛以上谷先有侯氏於是始家焉

徐紇字武伯樂安博昌人也家世寒微紇少好學頗以文詞見稱宣武初自主書除中書舍人諂附趙脩脩誅坐徙枹罕雖在徒役志氣不撓故事捉逃役流兵五人

者聽免紇以此得還久之復除中書舍人太傅清河王懌以文翰待之及元乂害懌出為鴈門太守稱母老解郡尋飾貌事乂又大得乂意靈太后反政以紇曾為懌所顧待復自母憂中起為中書舍人曲事鄭儼儼特信任之儼遷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事軍國詔命莫不由之時有急速令數吏執筆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無雅才咸得濟用時黃門侍郎太原王遵業琅邪王誦並稱文學亦不免為

紇東筆承其指授尋加金紫紇機辨有智數公當決斷終日不以為勞長直禁中略無休息時復夜還與沙門講論分宵達旦而心力無怠道俗歎服之然性浮動慕權利外似謇正內實諂諛時豪勝己必相陵架書生貧士矯意禮之其詭態若此有識鄙焉紇既處腹心參判機密勢傾一時遠近輻湊與鄭儼李神軌寵任相亞時稱徐鄭焉然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爾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為憾啟求誅之榮將入洛既

尅河梁紇矯詔夜開殿中取驊騮御馬十餘匹東走兖州羊侃時為泰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從之遂聚兵反共紇圍兖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為行臺與齊神武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著文筆駮論數十卷多有遺落時或存於世焉

鄭儼字季然滎陽開封人也祖敬叔濮陽太守父籍徐州平東長史儼容貌壯麗初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為靈太后所幸時人未之知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

儼為友及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每休沐太后嘗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為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寵幸既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爾朱榮舉兵向洛陽以儼紇為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

明欲據郡起衆尋為其部下所殺儼與仲明俱傳首洛陽

郭秀范陽涿人也事齊神武稍遷行臺中丞封壽陽伯親寵日隆多受賂遺進退人物張伯徳祁仲彦張華原之徒皆深相附會秀疾神武親視之問所欲官乃啟為七兵尚書除書未至而卒家無成人子弟神武自至其宅親使録知其家資粟帛多少然後去贈儀同三司恒州刺史命其子孝義與太原公以下同學讀書初秀忌

嫉楊愔誑脅令其逃亡秀死後愔還神武追怨秀即日
斥遣孝義終身不齒

北齊

和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其先西域商胡本姓素和
氏父安恭敏善事人稍遷中書舍人魏靜帝嘗夜與朝
賢講集命安看斗柄所指安曰臣不識北斗神武聞之
以為淳直由是啟除給事黃門侍郎位儀州刺史士開
貴贈司空公尚書左僕射兾州刺史謚文貞公士開幼

而敏慧選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天保初武成封長廣王辟士開開府行參軍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於此戲由是遂有斯舉加以傾巧便僻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狎嘗謂王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其深相愛重如此文宣知其輕薄不欲令王與小人相親善責其戲狎過度徙之馬城乾明元年孝昭誅楊愔等敕追還長廣王請之也武成即位累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高元海黃門郎高乾和

及御史中丞畢義雲等疾之將言其事士開乃奏元海等交結朋黨欲擅威福乾和因被疎斥義雲反納貨於士開除兖州刺史士開初封定州真定縣子尋進為伯天統元年加儀同三司尋除侍中加開府及遭母劉氏憂帝聞而悲惋遣武衛將軍侯呂芬詣宅晝夜扶侍并節哀止哭又遣侍中韓寶業齎手勅慰諭云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至理以自開慰成服後呂芬等始還其日遣韓寶業以犢車迎士開

入內帝親握手下泣曉諭然後遣還駕幸晉陽給假聽過七日續發其見重如此并諸弟四人並起復本官四年再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帝先患氣疾因飲酒輒大發動士開每諫不從後帝屬氣疾發又欲飲酒士開淚下歔欷而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飲酒及冬公主出降段氏帝幸平原王第始飲酒焉又除尚書左僕射仍兼侍中武成在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月不歸一日數入或

放還之後俄須即追未至之間連騎催喚奸謟日至寵愛彌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日無復君臣之禮至説武成云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横行之即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帝大悦於是委趙彦深掌官爵元文遥掌財用唐邕掌外兵白建掌騎兵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宫帝三四日乃一坐朝書數字而已略無言須臾罷入及

帝寢疾於乾壽殿士開入侍醫藥帝謂士開有伊霍之才屬以後事臨崩握其手曰勿負我也仍絶於士開之手後主以武成顧託之恩深委任之又先得幸於胡太后是以彌見親密趙郡王叡與婁定遠元文遥等謀出士開仍引任城馮翊二王及段韶安吐根共為計策屬太后觴朝貴於前殿叡面陳士開罪失云士開先帝弄臣城狐社鼠受納貨賄穢亂宫掖臣等義無杜口冒以死陳太后曰先帝在時王等何意不道今日欲欺孤寡

邪但飲酒勿多言叡詞色愈厲安吐根繼進曰臣本商胡得在諸貴行末既受厚恩豈敢惜死不出士開朝野不定太后曰別日論之王等且散叡等或投冠於地或拂衣而起言詞咆哮無所不至明日叡等復於雲龍門令文遥入奏三反太后不聽段韶呼胡長粲使傳太后言曰梓宮在殯事太忽速猶欲王等更思量趙郡王等遂並拜謝長粲復命太后謂曰成妹母子家計者兄之力也厚賜叡等而罷之太后及後主名問士開士開曰

先帝於羣臣之中待臣最重陛下諒闇始爾大臣皆有
覬覦今若出臣正是翦陛下羽翼宜謂叡等云文遥與
臣同是任用豈得一去一留並可以為州且依舊出納
待過山陵然後發遣叡等謂臣真出心必喜之後主及
太后告叡等如其言以士開為兖州刺史文遥為西兖
州刺史山陵畢叡等促士開就路士開載美女珠簾及
諸寶翫以詣婁定遠謝曰諸貴欲殺士開蒙王特賜性
命用作方伯今欲奉別且先送二女子一珠簾定遠大

喜謂士開曰欲得還入不士開曰在內久常不自安不願更入定遠信之送至門士開曰今日遠出願得一辭覲二宮定遠許之士開由是得見太后及後主進說曰先帝一旦登遐臣愧不能自死觀朝貴意勢欲以陛下為乾明臣出之後必有大變臣復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因慟哭後主及太后皆泣問計將安出士開曰臣已得入復何所慮正須數行詔書耳於是詔出定遠為青州刺史責趙郡王叡以不臣之罪召入殺之復除士開

侍中左僕射定遠歸士開所遺仍加以餘珍賂之武平
元年封淮陽王尋除尚書令錄尚書事食定州常山郡
幹武成時恒令士開與太后握槊又出入卧内遂與太
后為亂及武成崩後彌自放恣琅邪王儼惡之與領軍
大將軍庫狄伏連侍中馮子琮御史王子宜武衛大將
軍高舍洛等謀誅之伏連發京畿軍士帖神武千秋門
外並私約束不聽士開入殿士開雖為領軍恒性好内
多旱下縱當直必須還宅晚始来門禁宿衛略不在意

其年七月二十五日旦士開依式早參庫狄伏連前把士開手曰今有一大好事王子宜便授一函云有敕令王向臺遣軍士防送禁治書侍御聽事儼遣都督馮永洛就臺斬之時年四十八先是鄴下童謡云和士開當入臺士開謂入上臺至是果驗儼令御史李幼業羊立正將令史就宅簿録家口自領兵士從殿西北角出斛律明月說後主親自曉告軍士軍士果散即斬伏連及王子宜並支解棄屍殿西街自餘皆辮頭反縳付趙彦

深於涼風堂推問死者十餘人帝哀悼不視事數日後追憶不已詔起復其子道盛為通直散騎常侍又敕其弟士休入内省參典機密詔贈士開假黄鉞十州諸軍事右丞相太宰司徒公録尚書事謚曰文定士開稟性庸鄙不窺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自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聚斂貨財不知紀極雖公府屬掾郡縣守長不拘階次啟牒即成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為其假子與市道小人丁鄒

嚴興等同在昆季行列又有一人士曾參士開疾患遇
醫人云王傷寒極重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
此物甚易王不須疑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便盡士開
深感此心為之彊服遂得汗病愈其勢傾朝廷如此雖
以左道事之者不隔賢愚無不進擢而正理違忤者亦
頗能含容之士開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
即令諷諭責其珍寶謂之贖命物雖有全濟者皆非直
道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

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啟
本蕃情狀神武得為之備蠕蠕果遣兵入掠無獲而反
神武以其忠款厚加賞賚其後與蠕蠕和親結成婚媾
皆吐根為行人也吐根性和善頗有計策頻使入朝為
神武親待在其本蕃為人所譖奔投神武文襄嗣事以
為假節涼州刺史率義侯稍遷儀同三司食永昌郡幹
皇建中加開府齊亡年卒
穆提婆本姓駱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母陸

令萱配入掖庭提婆為奴後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乾阿㛊呼姊姊遂為胡太后昵愛令萱姦巧多機辯取媚百端宫掖之中獨擅威福封為郡君和士開高阿那肱皆為郡君義子天統初奏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為武平元年稍遷儀同三司又加開府尋授武衛大將軍秦州大中正二年除侍中轉食樂陵郡幹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左右僕射領軍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城陽郡王贈其父司徒公尚書左僕射

城陽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為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令萱曰太姬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之上自武平三年之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斂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令萱則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唐邕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罪太姬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謂帝奴謂提婆也斛律皇后之廢也太后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

已而白後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為皇太子而身為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蠱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即精神恍惚言笑無恒後主遂漸相畏惡令萱一旦忽以皇后服御衣被穆昭儀又先别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後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悦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為右皇后以胡氏為左皇后尋

復黜胡以穆為正嫡引祖珽為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為也自外殺生與奪不可盡言提婆雖庸品廝濫而性乃和善不甚害物耽聲色極奢侈晚朝早退全不以公事闗懷未嘗毒害士人亦由此稱之晉州軍敗後主還鄴提婆奔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為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高阿那肱善無人也父市貴從神武以軍功封常山郡公位晉州刺史贈太尉公及阿那肱貴寵贈成皐王阿那肱初為庫典每從征討以功封宜城縣男天保初除庫典都督四年從討契丹及蠕蠕以蹻捷見知太寧初除假儀同三司武衛將軍阿那肱工於騎射性便僻善事人每宴射之次大為武成所愛重又諂悦和士開尤相褻狎士開每為之言彌見親待河清中除儀同三司食汾州定陽仵城二郡幹以破突厥封宜君縣伯天統

初加開府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軍別封昌國縣侯後主即位除并省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封淮陽郡王仍遷并省尚書左僕射又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阿那肱才伎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之下而奸巧計數亦不逮士開既為武成所幸多令在東宮侍衛後主所以大被寵遇士開死後後主謂其識度足繼士開遂致位宰輔武平四年令其錄尚書事又總知外兵及內省機密頃不如和士開駱提婆母子賣獄

鸞宮韓長鸞憎疾良善而少言辭不妄喜怒亦不察人陰私虛相讒搆遂至司徒公右丞相其錄尚書刺史並如故及周師逼平陽後主於天池校獵晉州頻遣馳奏從旦至午驛馬三至阿那肱云大家正作樂邊境小小兵馬自是常事何急奏聞向暮更有使至云平陽城已陷賊方乃奏知明即欲引軍淑妃又請更合圍所以彌致遲緩及軍赴晉州命阿那肱率前軍先進仍總節度諸軍後主至平陽城下謂阿那肱曰戰是邪不戰是邪

阿那肱曰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火頭三分除一昔國家攻玉壁彼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皇帝時邪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把子賊馬上刺取擲汾河中帝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彼尚能懸軍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帝曰此言是也於是橋塹進軍使內參讓阿那肱曰爾富貴足惜性命邪後主從穆提婆觀戰東偏頗有退者提婆怖曰大家去大家去帝與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奚長樂諫曰半

進半退戰家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敗陛下舍此
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亂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
自後至亦曰軍尋妝訖甚整頓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
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帝將從之提婆引帝肘曰
此言豈可信邪帝遂北馳有軍士雷相告稱阿那肱遣
臣招引西軍行到文侯城恐事不果故還聞奏後主名
侍中斛律孝卿令其檢校孝卿固執云此人自欲投賊
行至文侯城迷不得去畏死妄語耳事遂寢還至晉陽

阿那肱腹心人馬子平告阿那肱謀反又以為虚妄斬子平乃顛沛還鄴侍衛逃散唯阿那肱及閹寺數十騎從行復除大丞相後主走度河令阿那肱以數千人投濟州關仍遣覘候周軍進止日夕馳報阿那肱每奏云周軍未至且在青州集兵馬未須南行及周軍且至關所部兵馬皆散阿那肱遂降時人皆云阿那肱表欵周武必仰生致齊主故不速報兵至使後主被禽阿那肱至長安授大將軍封郡公尋出為隆州刺史大象末在

蜀從王謙起兵誅死初天保中文宣自晉陽還鄴有愚
僧禿師於路中大呌呼文宣姓名云阿那瓌終破你國
時蠕蠕主阿那瓌在塞北彊盛帝尤忌之所以每歲擊
討後亡齊者遂屬高阿那肱云肱雖作肱字世人皆稱
為瓌音斯固亡秦者胡蓋縣定於窈冥也
韓鳳字長鸞昌黎人也父永興開府青州刺史高密郡
公鳳少聰察有膂力善騎射稍遷烏賀鎮大賢鎮正都
督後主居東宮年尚幼武成簡都督三十人送令侍衛

鳳在其數後主親就衆中牽鳳手曰都督看兒來因此
被識數喚共戲襲高密郡公位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二
年和士開為庫狄伏連等矯害敕咸陽王斛律明月宜
陽王趙彦深在涼風堂推問支黨其事祕密皆令鳳口
傳然後宣詔敕號令文武禁掖防守悉以委之除侍中
領軍總知省内機密祖珽曾與鳳於後主前論事珽語
鳳云彊弓長矟容相推讓軍國謀算何由得爭鳳答云
各出意見豈在文武優劣後主將誅斛律明月鳳固執

不從祖珽因有讒言既誅明月數日後主不與語後尋復舊仍封舊國昌黎郡王又加特進及祖珽除北徐州刺史即令赴任既辭之後遲留不行其省事徐孝遠密告祖珽誅斛律明月後矯稱敕賜其珍寶財物亦有不云敕而徑迴取者敕令領軍將軍侯吕芬追珽還引入侍中省鎖禁其事首尾並鳳約敕責之進位領軍大將軍餘悉如故息寶行尚公主在晉陽賜甲第一區其公主生男滿月駕幸鳳宅宴會盡日每旦早參先被勑喚

顧訪出後方引奏事官若不視事內省急速者皆附奏

聞軍國要密無不經手東西巡幸及山水游戲射獵獨

在御旁與高阿那肱穆提婆共處衡軸號曰三貴損國

害政日月滋甚壽陽陷没鳳與穆提婆聞告敗握槊不

輟曰他家物從他去後帝使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

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君臣應和若此鳳恒帶

刀走馬未嘗安行瞋目張拳有噉人之勢每咤曰恨不

得剉漢狗飼馬又曰刀止可刈漢賊頭不可刈草其弟

萬歲及其二子寶行寶信並開府儀同萬歲又拜侍中亦處機要寶信尚公主駕復幸其宅親戚咸蒙官賞鳳母鮮于段孝言之從母子姊也為此偏相參附奏遣監造晉陽宮陳德信馳驛檢行見孝言役官夫匠自營宅即語云僕射為至尊起臺殿未訖何容先自營造鳳及穆提婆亦遣孝言分工匠為已造宅德信還具奏聞及幸晉陽鳳又以官馬與他人乘騎上因此發忿與提婆並除名亦不露其辠仍毀其宅公主離婚復被遣向鄴

吏部門參及後主晉陽走還被勑喚入内尋詔復王爵
及開府領軍大將軍常在左右仍從後主走度河到青
州并為周軍所獲鳳於權要之中尤嫉人士朝夕譏私
唯相譖訴崔季舒等寃酷皆鳳所為也每一賜與動至
千萬恩遇日甚彌自驕恣意色嚴厲未嘗與人相承接
朝士諮事莫敢仰視動至呵叱輒詈云狗漢大不可耐
唯須殺却若見武職雖厮養末品亦容下之後仕隋位
終於隴州刺史

通志卷一百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三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五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女傳第一

後漢

渤海鮑宣妻　太原王霸妻　廣漢姜詩妻　沛國周郁妻　扶風曹世叔妻　河南樂羊子妻　漢中陳文矩妻　孝女曹娥　吳許升妻　汝南

袁隗妻　酒泉龐淯母　沛劉長卿妻　安定皇甫規妻　南陽陰瑜妻　犍為盛道妻　孝女叔先雄　陳留董祀妻

晋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　鄭袤妻曹氏　愍懷太子妃王氏　鄭休妻石氏　陶侃母湛氏　賈渾妻宗氏　梁緯妻辛氏　許延妻杜氏　虞潭母孫氏　周顗母李氏　張

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謝氏　劉臻妻陳氏　皮京妻龍氏　孟昶妻周氏　何無忌母劉氏　劉聰妻劉氏　王廣女陝婦人　靳康女　韋逞母宋氏　張天錫二妾閻氏薛氏　苻堅妾張氏　竇滔妻蘇氏　苻登妻毛氏　慕容垂妻段氏　段豐妻慕容氏　呂纂妻楊氏　呂紹妻張氏　李暠妻尹氏

後魏

崔覽妻封氏　封卓妻劉氏　魏溥妻房氏　胡長命妻張氏　平原女子孫氏　房愛親妻崔氏
涇州貞女兒氏　姚氏婦楊氏　張洪祁妻劉氏
董景起妻張氏　陽尼妻髙氏　史映周妻耿氏　任城國太妃孟氏　茍金龍妻劉氏　貞孝女宗　河東姚氏女　刁思遵妻魯氏　西魏孫道温妻趙氏　孫神妻陳氏

隋

蘭陵公主　南陽公主　襄城王恪妃　華陽王
楷妃　譙國夫人洗氏　鄭善果母崔氏　孝女
王舜　韓覬妻于氏　陸讓母馮氏　劉昶女
鍾士雄母蔣氏　孝婦覃氏　元務光母盧氏
裴倫妻柳氏　趙元楷妻崔氏

後漢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

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永昱各有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隱逸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節見客而有慙色父

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崛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常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

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
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膾呼隣母共之舍側忽
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
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三年
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
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

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謂阿曰新婦賢者當以道匡其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衞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為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人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髙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

表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封其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許昭因上疏言其能以禮讓宜見矜允太后從之故騭等各得還里第焉昭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

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慧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食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常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

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懃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

出盜令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四子文矩為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毁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至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

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己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繇遣散四子許以修革自後訓導愈明並為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勑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聖賢法也令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項原列女傳云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旁為立碑焉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常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

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讎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自有傳倫少

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令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奥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財貨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毁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帳外

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
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龐淯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
娥弟兄三人時俱病物故讎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
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讎家十餘年
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仇已報
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
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名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

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奂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殁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

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
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縣邑有
祀必膰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
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
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娉以輜輧百
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
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

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

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
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采懷刃自誓爽
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勑衛甚嚴女
既到郭氏乃偽為懽悅之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
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
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憚之
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勑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户
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户上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

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覘之不為意比覺已絶時人傷焉

犍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户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齎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攜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法度道亡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

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餘日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曰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水上郡

縣表言為立碑圖象其形焉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子二人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

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柰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疋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且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

之文無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憂惋云

晉

羊躭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慧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敞為大將軍曹爽參軍宣帝將誅

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
赴爽呼敞同去敞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人
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不可知然以
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
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
任而獨專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
誅爽耳敞曰然則敞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
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

不祥也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敞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謂䏻從子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耳琇固請於文帝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

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祜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嫠居子植女韡並孤藐憲雖少誓不改節撫育二子教以禮度植遂顯名於時韡亦有淑德傅玄求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

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及憲許玄内外以為憂懼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爾知其一不知其他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虎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遂與玄為婚晏等尋亦為宣帝所誅植後為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座預後果為儀同三司玄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謂咸曰

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有名於
海內其知人之鑒如此年六十六卒
王渾妻鍾氏字琰潁川人魏太傅繇曾孫也父徽黃門
郎琰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美容止善
嘯詠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嘗共琰坐
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笑曰若
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故不啻如此參軍謂渾中弟淪
也琰女亦有才淑為求賢夫時有兵家子甚俊濟欲妻

之白琰琰曰要須我見之濟令此兵子與羣小雜處琰自幃中察之既而謂濟曰緋衣者非汝所拔乎濟曰是琰曰此人才足拔萃然地寒壽促不足展其器用不可與婚遂止其人數年果亡琰明鑒遠識皆此類也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鄭袤妻曹氏魯國薛人也袤先娶孫氏早亡娉之為繼

室事舅姑甚孝躬紡績之勤以充供養至於叔妹羣娣之間盡其禮節咸得懽心及袁為司空其子默等又顯朝列時人稱其榮貴曹氏深懼盛滿每默等升進輒憂之形於聲色然食無重味服浣濯之衣袁等所獲禄秩曹氏必班散親姻務令周給家無餘貲初孫氏瘞于黎陽及袁薨議者以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是元妃理當從葬豈可使孤魂無所依邪于是遂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

歎息以為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太康元年卒年八十二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之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絶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劒距屬曰吾太尉女皇太子妃義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鄭休妻石氏不知何許人也少有德操年十餘歲鄉邑

稱之既歸鄭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布臨終有庶子沉生命棄之石氏曰奈何使舅之胤不存乎遂養沉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潯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

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髪賣與鄰人以供肴饌逵後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終以功名顯

賈渾妻宗氏不知何許人也渾為介休令被劉淵將喬晞攻破死之宗氏有姿色晞欲納之宗氏罵曰屠販奴豈有害人之夫而欲加無禮其妻於爾安乎何不促殺我因仰天大哭晞遂害之時年二十餘

梁緯妻辛氏隴西狄道人也緯為散騎常侍西都陷沒為劉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將妻之辛氏據地大哭仰

謂曜曰妾聞男以義烈女不再醮妾夫巳死理無獨全
且婦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號
哭不止曜曰貞婦也任之乃自縊而死曜以禮葬之
許延妻杜氏不知何許人也延為益州別駕為李驤所
害驤欲納杜氏為妻杜氏號哭守夫尸罵驤曰汝輩逆
賊無道死有先後寧當久活我杜家女豈為賊妻也驤
怒遂害之
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孫權族孫女也初適潭父忠

恭順貞和甚有婦道及忠亡遺孤藐爾孫氏雖少誓不改節躬自撫養劬勞備至性聰敏識鑒過人潭始自童幼便訓以忠義故得聲望允洽為朝廷所稱永嘉末潭為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尅捷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誡之曰吾聞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仍盡發其家僮令赴潭助戰貿其所服環佩以為軍資于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

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為獨
不潭即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若此
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導以
下皆就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
定夫人

周顗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也少時在室顗父浚為安
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
絡秀聞浚至與一婢於内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

辦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甚美浚因求為
妾其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户殄悴何惜一女若連姻貴
族將來庶有大益矣父兄許之遂生顗及嵩謨而顗等
旣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户計耳汝等
不與我家為親親者吾亦何惜餘年顗等從命由此李
氏遂得為方雅之族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
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
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

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張茂妻陸氏吳郡人也茂為吳郡太守被沈充所害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為先登以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尅之責詔曰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宜追贈茂太僕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戰

敗二女為弢所獲並有國色弢將妻之二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弢並害之

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為襄城太守為杜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求救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從出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得入魯陽山獲免自詣覽乞師又為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請援仍結為兄弟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嘗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道韞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封謂謝韶胡謂謝朗羯謂謝玄末

謂謝川皆其小字也又嘗譏玄學植不進曰為塵霧經心為天分有限邪疑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及遭孫恩之難舉措自若既聞夫及諸子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亂兵稍至手殺數人乃被虜其外孫劉濤時年數歲賊又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雖毒害為之改容乃不害濤自爾嫠居會稽家中莫

不嚴肅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議道韞素知柳名亦
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於帳中柳束脩整帶造于別榻
道韞風韻高邁敘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
旨詞理無滯柳退而歎曰實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
形俱服道韞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
人胷府初同郡張元妹亦有才質適於顧氏元每稱之
以敵道韞有濟尼者遊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王夫
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

房之秀道韞所著詩賦誄頌並傳於世

劉臻妻陳氏者亦聰辯能屬文嘗正旦獻椒花頌其詞曰旋穹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焕標美靈葩爰採爰獻聖容映之永壽於萬又撰元日及冬至進見之儀行於世

皮京妻龍氏字憐西道縣人也年十三適京未逾年而京卒京二弟亦相次而隕既無胥嗣又無碁功之親憐貧其嫁時資裝躬自紡績數年間三喪俱舉葬斂既畢

每時享祭無闕州里聞其賢屢有娉者憐誓不改守節居窮五十餘載而卒

孟昶妻周氏昶弟顗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産初桓玄雅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絶脫得富貴相迎未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

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兒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昨一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絲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

也

何無忌母劉氏征虜將軍建之女也少有志節弟牢之為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常思報復及無忌與劉裕定謀而劉氏察其舉厝有異喜而不言會無忌夜於屏風裏制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徐登梯於屏風上窺之既知泣而撫之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是吾讎恥雪矣因問其同謀知事在裕彌喜乃說桓玄必敗義師必成之理以勸勉之後果如其

言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之女也幼而聰慧晝夜誦書籍傅母恒止之娥敦習彌篤每嘗女工與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歎伏性孝友善風儀進止聰既僭號召為右貴嬪甚寵之俄拜為后將起䳻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之娥時在後堂私勑左右停刑手疏啓曰伏聞將為妾營殿今昭德足居䳻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猶繁動須人力資財

尤宜愼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夫忠臣之諫豈為身哉
帝王距之亦非顧身也妾仰謂陛下上尋明君諫納之
昌下念闇主距諫之禍宜賞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
土如何不惟不納而反欲誅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
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疲咎歸於妾距諫害忠亦妾
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
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為之後人之觀妾亦由妾之
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侍巾櫛請歸死此堂以塞陛下

誤惑之過聰覽之色變謂羣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朕甚愧之以娍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内輔如此后朕無憂矣及娍死偽謚武宣皇后其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詞機辯曉達政事過於娍初與娍同召拜左貴嬪尋卒偽謚武德皇后

王廣女者不知何許人也容質甚美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帥梅芳攻陷揚州而廣被害王時年十五芳納之俄於闇室擊芳不中芳驚起曰

何故反邪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謂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以無禮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殺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逵以塞大恥辭氣猛厲言終乃自殺芳止之不可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劉曜時嫠居陝縣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此婦毀面自誓後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而誣殺其母有司不

能察而誅之時有羣烏集尸上其聲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尸亦不為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曜遣呼延謨為太守訪知其寃乃斬此女設太牢以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靳康女者不知何許人也美姿容有志操劉曜之誅靳氏將納靳為妾靳曰陛下既滅其父母兄弟復何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汚宫伐樹而況其女子乎因號泣請死曜哀之免康一子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於此矣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絶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為石虎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人程安壽壽養護之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採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壽每歎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乎逞遂

學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嘗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壼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綴撰正經粗集惟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張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咸有寵於天錫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吾死後豈可為人妻邪皆曰尊若不諱妾請効死供灑埽於地下誓無他志及其疾篤二姬皆自刎天錫疾瘳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苻堅妾張氏不知何許人明辯有才識堅將入寇江左羣臣切諫不從張氏進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黄帝服牛乘馬因其性

也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勢也后稷之播百穀因地之氣也湯武之滅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無因敗

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復何所因乎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猶若此況于人主乎妾聞人君有代國之志者必上觀乾象下採衆祥天道崇遠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見其可諺言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必空兵動馬驚軍敗不歸秋冬已来每夜羣犬大嘷衆雞夜鳴復聞廄馬驚逸武庫兵器有聲吉凶之

理誠非微妾所論願陛下詳而思之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豫也遂興兵張氏請從堅果大敗於壽春張氏乃自殺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苻登妻毛氏不知何許人壯勇善騎射登為姚萇所襲

營壘既陷毛氏猶彎弓跨馬率壯士數百人與萇交戰殺傷甚多衆寡不敵為萇所執萇欲納之毛氏罵曰吾天子后豈為賊羌所辱何不速殺我因仰天大哭曰姚萇無道前殺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寧不鑒照萇怒而殺之

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偽右光禄大夫儀之女也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為庸夫婦隣人聞而笑之垂之稱燕王納元

妃為繼室遂有殊寵偽范陽王德亦娉季妃馬姊妹俱
為垂德之妻卒如其志垂既僭位拜為皇后垂立其子
寶為太子也元妃謂垂曰太子資質雍容柔而無斷承
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陛下託之大業
妾未見克昌之美遼西高陽二王陛下兒之賢者宜擇
一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常有輕太子之心陛下一
旦不諱必有難作此陛下家事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
麟聞之深以為恨其後元妃又言之垂曰汝欲使我為

晉獻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羣下所知而主上比吾驪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後太子必亡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終其在此王乎吾死寶嗣偽位遣麟逼元妃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嗣守大統今竟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元妃怒曰汝兄弟尚逼殺母安能保守社稷吾豈惜死念國滅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元妃謀廢嫡統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偽中書令眭邃大言於朝曰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

閻后親廢順帝猶配享安皇先后言虛實尚未可知宜
依閻后故事寶從之其後麟果作亂寶亦被殺德復僭
稱尊號終如元妃之言
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既
僭位署為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為人所譖被殺
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
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段氏既遭無辜巳
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

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尅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偽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絶良久

呂纂妻楊氏弘農人也美豔有義烈纂被呂超所殺楊

氏與侍婢十數人殯纂于城西將出宫超處齎珍寶出外使捜之楊氏厲聲責超曰爾兄弟不能相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寶為超慚而退又問楊氏玉璽所在楊氏怒曰盡毁之矣超將妻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已甚其可再乎乃自殺

吕紹妻張氏亦有操行年十四紹死便請為尼吕隆見而恱之欲穢其行張氏曰欽樂至道誓不受辱遂升樓

自投於地二脛俱折口誦佛經俄然而死

李暠妻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暠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踰於己生暠之創業也謀謨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及暠卒子歆嗣位尊為太后歆將攻沮渠蒙遜尹氏謂曰汝新造之國地狹人稀靖以守之猶懼其失云何輕舉闚冀非望蒙遜驍武善用兵汝非其敵吾觀其數年以来有兼并之志且天時人事

似欲歸之今國雖小足以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誡也且先王臨薨遺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戰俟時而動言猶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觀之彼若淫暴人將歸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無日矣汝之此行不唯師敗國亦將亡歆不從果為蒙遜所滅尹氏至姑臧蒙遜引見勞之對曰李氏為胡所滅知復何言或諫之曰母子命懸人手奈何倨傲且國敗子孫屠戮何獨無悲尹氏曰興滅死生理之大分何為同凡人之事起

兒女之悲吾一婦人不能死亡豈憚斧鉞之禍求為臣妾乎若殺我者吾之願也蒙遜嘉之不誅為子茂虔娉其女為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遷居酒泉既而女卒撫之不哭曰汝死晚矣沮渠無諱時鎮酒泉每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測其言答曰子孫漂流託身醜虜老年餘命當死於此不能作氊裘鬼也俄而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使者曰沮渠酒泉許我歸北何故來追汝可斬吾首

歸終不迴矣使者不敢逼而還年七十五卒於伊吾

後魏

中書侍郎清河崔覽妻封氏者渤海人散騎常侍愷女也有才識聰辯彊記多所究知時李敷公孫文叔雖已貴重近世故事有所不達者皆就而諮請焉

渤海封卓妻劉氏者彭城人也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不輟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時人比之秦嘉妻中書令

高允念其義高而名不著為詩八章以悼之而劉氏之節遂著於世

鉅鹿魏溥妻房氏者慕容垂貴鄉太守常山房湛女也婉順高明而有烈操年十六而溥遇病且卒顧謂之曰人生如過隙死不足恨但母老家貧供奉無寄赤子矇眇血祀孤危所抱恨於黄壚耳房垂泣而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蓋其命也今夫人在堂稚子繈褓顧當以身少相感永深長往之恨俄

而溥卒及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者咸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氏曰新婦少年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誓耳聞知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年十二房父母仍存於是歸寧父兄尚有異議緝竊聞之以啓其母房命駕始云他行因而遂歸其家弗之知也行數十里方覺兄弟來追

房𡖖歎而不及其孰意如此訓導一子有母儀法度緝所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饌有不及已者輒屏卧不飧須其悔謝乃食善誘嚴訓類皆如此年六十五而終緝子悦後為濟陰太守吏民立碑頌德金紫光禄大夫高閭為其文曰爰及處士遘疾夙凋伉儷秉志識茂行高殘形顯操誓敦久要溥未仕而卒故稱處士云

樂部郎胡長命妻張氏者不知何許人也事姑王氏甚謹太安中京師禁酒張氏以姑老且患私為醖之為有

司所糾王氏詣曹自首由己私釀張氏曰姑老抱患張主家事姑不知釀主司不知所處平原王陸麗以狀奏文成義而赦之

平原鄃縣女子孫氏男玉者夫為零陵縣人所殺男玉追執讎人欲自殺之其弟止而不聽男玉曰女人出適以夫為天當親自復雪云何假人之手遂以杖毆殺之有司處死以聞獻文詔曰男玉重節輕身以義犯法緣情定罪理在可原其特恕之

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髙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光崔氏九經義學行修明並為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民未見禮教何足責之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温清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

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媿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為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谷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娉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淩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珠纓女尚能言臨死謂老

生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老生以死辠尋有詔標女墓號曰貞女

姚氏婦楊氏者閹人苻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為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雖遺其衣服

多不受彊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
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終不肯受常著破
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密埋之設有著者汚
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悴深恨其家謂不供給之乃
啓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姨如是母具以
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厲志不起遣人彊輿
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苻家內外皆號為
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

衣裳弊陋特免其皐其識機雖呂顗亦不如也

滎陽京縣人張洪祁妻劉氏者年十七夫亡遺腹生一子三歲又沒其舅姑年老朝夕奉養率禮無違兄矜其少寡欲奪嫁之劉自誓不許以終其身

陳留董景起妻張氏者景起早亡張時年十六痛夫少喪哀傷過禮蔬食長齋又無兒息獨守貞操期以闔棺鄉曲高之終見標異

漁陽太守陽尼妻高氏者渤海人也學識有文翰孝文

勑令入侍後宫幽后表啓悉其辭也

滎陽史映周妻耿氏者同郡耿氏女也年十七適於映周太和二十三年映周卒耿氏恐父母奪其志因葬映周哀哭而殞見者莫不悲嘆屬大使觀風以狀具上詔標門閭

任城國太妃孟氏者鉅鹿人尚書任城王澄之母也澄為揚州之日率衆出討於後賊帥姜慶真陰結逆黨襲陷羅城長史韋纘倉卒失圖計無所出孟乃勒兵登陴

先守要便激厲文武諭之逆順於是咸有奮志賊不能克卒以全城靈太后後詔有司樹碑旌美

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者平原人廷尉少卿劉叔宗之姊也宣武時金龍為郡帶關城戍主梁人攻圍會金龍病不堪部分劉遂率厲城人修理戰具夜悉登城拒戰百有餘日兵士死傷過半戍副高景陰圖叛逆劉與城人斬之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尋為賊陷城中絶水渴

死者多劉乃集諸長幼喻以忠節遂相率告訴於天俱
時號叫俄而澍雨劉命出公私布絹及致衣服懸之城
内絞而取水所有雜器悉令儲之於是人心益固會益
州刺史傅豎眼率救兵至梁人乃退豎眼歎異之具狀
奏聞宣武嘉之正光中賞其子慶珍平昌縣子又得二
子出身

貞孝女宗者趙郡柏人人趙郡太守李叔允之女范陽
盧元禮之妻也性至孝父卒號慟幾絕者數四賴母崔

氏慰勉之得全三年之中形骸銷瘠非人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隅便飲食日損涕泣不絶日就羸篤盧氏合家慰喻不解因遣歸寧還家乃復故如此者八九焉及元禮卒李追亡撫遺事姑以孝謹著母崔終於洛陽凶問初到舉聲慟絶一宿乃蘇水漿不入口者六日其姑慮其不濟親送奔喪而氣力危殆自范陽向都八旬方達攀櫬號慟遂卒有司以狀聞詔追號貞孝女宗易其里為孝德里樹李盧二門以惇風俗

河東姚氏女者字女勝少喪父無兄弟母憐而守養年六七歲便有孝性人言其父者聞輒悲泣隣伍異之正光中母死女勝年十五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數日不勝哀遂死太守崔遊申請為營墓立碑自為製文表其門閭比之曹娥改其里曰上虞里墓在郡城東六里大道北至今名曰孝女冢也

滎陽刁思遵妻者魯氏女也始笄為思遵所娉未踰月而思遵亡其家矜其少寡許嫁已定魯聞之以死自誓

父母不達其志遂經郡訴稱刁氏恡護寡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姑徒步詣司徒府自告情狀普泰初有司聞奏節閭詔本司依式標牓

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

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為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亡及櫬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隋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容好讀書性婉順上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

事舅姑甚謹遇疾必親奉湯藥高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遇初晉王廣欲以主配其妃弟蕭瑒高祖將許之後遂適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事彌惡之高祖崩述徙嶺表煬帝遂令主與述離絶將改嫁之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表請免公主之號與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豈無男子而欲與述同徙邪主曰先帝以妾適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從主憂憤而卒年三十二臨終上表曰昔恭姜自誓著美前詩

息嫣不言傳芳往詰妾雖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表愈怒不哭葬主於洪瀆川資送甚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之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乃自濟北西歸于唐時隋世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皆惶懼失常唯

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復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至切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動容隕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虎賁郎將於士澂謂主曰宇文化及躬行弑逆今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虎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

就之立於户外請復為夫妻主拒之曰我與君讎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以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絶訶令速去士及固請主怒曰必欲就死方可相見也士及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者循州刺史柳旦女也妃姿貌端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相見娉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復徙邊帝令使者殺之於道恪與辭決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死棺

斂訖妃謂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得不別埋
君之惠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不流涕
華陽王楷妃者黄門侍郎龍涸縣公河南元巖女也巖
明敏有器幹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除名徙南海後
會赦還長安有人譖巖逃歸收殺之妃有姿色性婉順
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楷愈謹每見楷有
憂懼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亂楷
遇害宇文化及以妃賜其黨元武達武達初以宗族禮

之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達怒而撻之百餘詞色彌厲乃自毀其面血淚俱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命將見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洗氏者高涼人也累葉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每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鄉越人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

其富彊侵掠旁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節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也初馮弘之南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以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人誡約本宗使從民間之禮每共夫寶參決詞訟首領有犯法者雖親族無所縱捨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後遇侯景反廣州都督蕭

勅徵兵援臺髙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此欲共君為反耳欲質君以追君之兵衆願且無行既而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虜率兵入灨石寶以告夫人夫人曰平虜驍將也領兵入灨口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自往必有鬬戰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未敢出欲遣婦往參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賧得至栅下必可圖也寶從之遷仕果大喜遣使

覘夫人衆皆擔物不設備夫人至因擊之大捷遷仕走保于寧都夫人總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灨石還謂寶曰陳都督大可畏也極得衆心必能平賊君宜厚資給之及寶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陳永定二年其子僕年九歲遣率諸首嶺朝于丹陽拜陽春郡守後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要誘與為亂僕遣使歸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遂發兵拒境率百越酋長章昭達等內外

逼之紇徒潰散僕以夫人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使持節册夫人爲高涼郡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幰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薄一如刺史之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人號爲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徐澄以南康拒守洸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遣夫人書喻以國亡令夫人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爲信夫

人見杖驗知陳亡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遣其孫魂率衆迎洸洸入至廣州嶺南悉定乃表魂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進兵屯衡嶺夫人遣其孫暄出兵救洸時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友故遲留不進夫人大怒遣使執暄繫於州獄又遣孫盎討佛智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鹿愿兵會共敗仲宣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彀騎衛詔使裴矩廵撫諸州其蒼梧首領陳坦岡州

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龐靖等皆來參
謁還令統其部落嶺表遂定高祖異之拜盎為高州刺
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廣州總管譙國公
冊夫人為譙國夫人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署長史以下
官屬給印章聽發部落并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
事降勅書褒美賜物五千段皇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
賜之夫人並盛於金篋并梁陳賜物各藏于一庫每歲
時大會皆陳於庭以示子孫曰汝等宜盡赤心向天子

我事三世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此忠孝之報願汝等思念之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叛亡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訥罪狀上遣推訥得其贓竟致于法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户贈僕為崖州總管平原郡公仁壽初卒謚為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

果周末誠討尉遲迥力戰而死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適人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為不慈背死夫為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達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

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乃還堂中蒙袂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家婦獲奉灑埽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及私事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至方岳豈汝身致之邪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縁驕樂惰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

失亡官爵外則虧天下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
汝先人於地下乎母常自勤紡績每至夜分而寢善果
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苦如此
答曰吁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
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汝先人之殉命也當須
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柰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
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
有所製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

乎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家非自手作及莊園禄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内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修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禄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齊亡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妹粲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意焉及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女子何用生為欲共汝報復汝竟何如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乃於夜中與姊妹各持刀踰牆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詣縣請罪

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覬妻于氏河南人也字茂徳父寔周大左輔于氏年
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
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
行路每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
無子欲更嫁之女誓無異志截髮自明養夫之孽子世
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
居以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来往有尊屬

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終身馮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門年七十二卒

陸讓母馮氏者上黨人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開皇末為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贓貨狼籍為司馬所奏案覆得實將就刑馮氏蓬首垢面詣朝堂數讓罪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盃粥勸讓食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獻皇后甚奇其意致請於上書侍

御史柳彧進曰馮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戮之何以為勸上於是集京城士庶於朱雀門遣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義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奬風俗讓可減死除名復下詔襃美之賜物五百段集命婦與馮相識以旌寵異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婦昶在周尚公主為上柱國彭國公位望甚顯與高祖有舊及受禪甚見親禮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千牛備身不遵法度

數得罪上以昶故每原之居士轉恣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籧篨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輒將歸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之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為餓鶻隊武力者號為蓬轉隊鞲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至於公卿妃主亦莫敢與校其女則居士姊也每垂泣誨之居士不改至破家產昶年高奉養甚薄其女時寡居哀昶如此每歸

寧于家躬勤紡績以致其肥鮮有人告居士與其徒游長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向南坐前後列隊意有不遜每相約曰當作一死耳又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上謂昶曰今日事當如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憲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每親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理餉父見獄卒跪以進之歔欷嗚咽見者傷之居士被斬昶賜死于

家詔百寮臨視時其女絶而復蘇者數矣公卿慰喻之其女言父無辜坐子及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上聞歎曰吾聞良門之女興門之男固不虚也

鍾士雄母蔣氏者臨賀人也士雄仕陳為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為嶺南酋帥慮其反覆留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廣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歸臨賀既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攻城遣召士雄

士雄將應之蔣氏謂曰汝既背德忘義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遂止蔣氏復為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為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安樂縣君時伊川寡婦胡氏者不知何許人妻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江南之亂諷諭宗黨守節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君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與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年間姑及伯叔皆相繼死覃氏家貧無以葬躬自儉約晝夜紡績十年而葬八喪為

州里所敬髙祖聞而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盧氏者范陽人也少好讀書造次必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漢王諒反遣將綦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家見盧氏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凶悍怒甚以燭燒其面盧氏執志彌固竟不屈節

裴倫妻柳氏者河東人也少有風訓大業末倫為渭源

令為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柳氏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羣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女等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於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死井中

趙元楷妻崔氏者清河人也甚有禮度隋末宇文化及之反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請以為妻崔氏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

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終不為賊婦羣賊裂其衣縛於牀簀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受處分賊遂釋之崔因取賊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以祭崔氏之墓

通志卷一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四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六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第一

前涼

張軌 寔 茂 駿 重華 耀靈 祚 玄靚

天錫

前趙

劉淵 和 聰 粲 曜 劉宣 陳元達

序

晉史曰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飡羶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閒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

矣此言能敎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塲旣伏境内以安然
則𦤎築造陽之郊秦塹臨洮之險登天山絶地脉𨻶玄
菟欵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
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寛戎狄光武亦以南
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
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
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
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劉淵

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臨江御物分據地險廻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尤大凡劉淵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

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暠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

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華夷咸曁人物斯在或篡通都之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内卷師旅外并窮兵亾於勝負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淵為之禍首云

臣謹按魏史以張寔與乞伏氏同書李暠與沮渠氏並例此舊史平心之論也唐人修晉史以本朝譜系之故尊顯李暠不使儕之僭偽編諸列傳曰涼武昭王至為諱其名以字書之既而疑其獨異也則又取

張軌世家列于其首使人不得議其私也軌以惠帝永寧初自散騎常侍征西軍司出爲護羌校尉凉州刺史奉王命爲方伯掛名列傳猶之可也然自中州覆沒子孫相承九主七十六年不禀江東正朔謂非僭國可乎李暠遭呂氏崩離盜割其壤建年立號鴟峙一方稽之於時蓋去中興已八十四年彼豈知建業復有典午氏宗祊邪雖嘗奉表歸誠不過仗名義崛彊自立耳非真欲延首萬里受人羈縻也張氏之

先姜質王庭且不得立在列傳李暠特沮渠乞伏之
雌者其得在列傳閏邪甚矣晉史之失也且其序載
記也各以世次書張氏據河西李暠據敦煌則其姓
字已參錯於扛鼎者之列而乃竄其傳於他卷中又
自相戾已今依舊史所定以二凉歸之載記使以類
比又自梁氏敗亡蕭詧稱制江陵歷魏周隋傳三主
三十三年縣疣附贅不當閏位故亦繼載記後云

前凉

張軌字士彦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温為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蔽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策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

遠永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横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河右以宋配陰充氾瑗陰澹為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别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城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歐血而死張

掖人吴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龎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後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千戸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謂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

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春秋之義諸侯相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衆討之先遺稚書諭以禍福稚得書而降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賜劒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劒

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莫至軌遣使貢獻不廢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

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為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勢軌别駕麴晁欲專威福又遣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内史遷梁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

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
使耽表越爲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
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迹避
賢恒負荷任重未便輙遂不圖諸人横興此變是不明
吾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脱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詣
闕便當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蹹折鎮檄排閤
入諌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
兄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

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瑱遣子坦馳詣京表請
留軌軌尋以子寔為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
主簿令狐亞前喻鎮鎮懼委罪於功曹魯連而斬之詣
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
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
員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
自姑臧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距戰于黃阪寔
詭道出浩亹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嚾遣治中張

闈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
令有司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遯遺榮高才碩
學著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
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
聞州中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傅祇太常摯虞遺軌書告
京師饑匱軌即遣參軍杜勲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疋
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
進車騎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

逼洛陽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為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膺期世祖之孫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

欵宜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
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
威太守張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
俄而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軌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固辭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
配討之西平王叔與曹袪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禄令麴
恪為主執太守趙㢠裴苞寔廻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
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壯宮純降

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力勸受
命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
勸寔悉徙其黨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即位
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
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
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疋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
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
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

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
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
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表立子
寔為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為郎中永嘉初
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
討曹袪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禄縣侯
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

位愍帝因下策書授持節都督凉州諸軍事西中郎將
凉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
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
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求言
賊曹佐高昌隗瑾言刑政小大宜與衆共之若恒内斷
聖心則羣僚畏威面從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
位三等賜帛四十疋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
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

率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陜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密遣黄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齎詔授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命挾賛琅邪王共濟艱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既而聞京師陷没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軍張閬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

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璞等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內不和親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問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言朝廷傾覆為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

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嵩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嵩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為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閬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

南陽王忘莫大之恥而欲自尊天不授其圖籙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户俄而保為陳安所叛

氐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為劉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將陰監逆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

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
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
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
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寔在位
六年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虚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
辟從事中郎又薦為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徵為
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

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内復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歳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閻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公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

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家國大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

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
參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
士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
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
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
能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
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為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
悅以珍為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

引歸聲言要先取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擊曜走之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别駕吳紹諫止之茂曰王公設險武夫重閉達人之至戒也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直以危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邅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斷大事凉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凉州茂以為信誘而殺之於

是豪右屛迹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

隴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

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華

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

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

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

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

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
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
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黄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
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
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内置左右前後四率官
繕南宫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
枹罕駿讌羣僚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
慶諫曰昔周武廻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

甕辛晏父子安忍凶狂亡可立待願且旋師以俟後舉駿納之遣參軍王騭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

承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黄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絶宜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謡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於狄道城韓璞進

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鋭宜速戰以
滅之不可以久久而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
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
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
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
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
不爲之用吾糧廪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
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

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
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
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胥
乘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
甫該禦之赦其境内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
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胥猶守
本險阻路遥為主人甚易胥若輕騎憑氐羌以距我者
則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

出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内貲虚耗豈殿下子物之謂邪
駿悦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犎牛孔
雀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
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
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
羣心咸悦駿觀兵新鄉狩於北野因討軻没虜破之下
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郤進唐帝所以殄洪
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朞親不得在朝今盡

聽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羣僚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極言國嗣不可久曠駿遂立子重華為世子先是駿遣傅頴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氐楊初淳因說曰南氐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

平上邽二國并勢席捲三秦東清許洛掃氛燕趙拯二
帝梓宫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
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
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
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
言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
表誠者以陛下義矜勠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
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

使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今
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揚
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
雄司隷校尉景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
壯士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大暑
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
未反天下之恥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
國所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亦不來

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

表後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黄衹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衹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不行矣駿屏几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黄君吾不聞過矣黄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敦煌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内漸平又使其將

楊宣率衆越流沙伐龜兹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
元孟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者前部于寘
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
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
興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
異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
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
五色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

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爲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於姑臧使聘於李雄修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於臨洮大爲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

已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及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於狄道置武衛石門候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彊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涖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

以要三倍反表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
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
以太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
使乞為鄉導時連有内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
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
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
召還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
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

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等齎印版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駿遣參軍麴護上疏言雄勒既死人懷反正石虎李期纂逆相繼臣願率秦隴西騎吞噬遺羯乞勑司空鑒征西亮汎舟江沔使首尾俱發自後駿遣使多為石虎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為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

重華為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
年四十私諡曰文公穆帝追諡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文卒
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
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為太
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為王太后居永壽宮輕
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虎使
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於秋

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埽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於廣武欲以持久斃之牧府司馬張耽言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黄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

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
賢共毀譖之乃出為酒泉太守石虎又令麻秋進陷大
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
誘宛戍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
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
子自刎而死俄而麻秋進攻枹罕與晉陽太守郎坦以
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大事

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壍數里雲梯雹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内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石虎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張弘辛挹郭普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畧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龔仇

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殆天所贊非人力也石虎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幍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

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勲汲魚俘擒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為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伯邑五千戸帛八千足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於曲柳姑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為不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召宜委以推

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算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納之於是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衞將軍遐為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為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賛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艾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劾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以書入諫其辭切直重華

覽大悅優文答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
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虎西中郎將王擢屯
結隴上為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為征虜將
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
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於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
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為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
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克之遣使上疏言石虎自
斃遺燼游魂亡可立待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

宜速平蕩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逕出隴上以俟聖朝大舉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為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奕世忠於晉室而不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

王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為王者設貴公以河右之衆南平巴蜀東埽趙魏修復舊都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

猛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切諫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命以祚為持節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冲幼時難

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為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廟僻八佾置百官下書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

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為武
王祖寔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
明王立妻辛氏為皇后弟天錫為長寧王子泰和為太
子庭堅為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為涼武侯其夜天有光
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
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
諫曰先公累執忠節五十餘載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
天之虜今陛下勲德未高於先公而遽行革命之事自

尊一隅負乘致寇臣竊見其未可祚大怒斬之於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靬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桓温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温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西保敦煌會温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於苻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

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元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為瓘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濤等懼罪

入閤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
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璀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
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
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案劒殿上大呼令左右死
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鬬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内外
暴尸道左國内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
平公赦其國内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

二子以張瓘為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悦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綝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征綝以兄琚在綝中為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綝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征綝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

馬基背瓘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絶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弟彊盛忌其勳力有簒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

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別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

中𢰅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𢰅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先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户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𢰅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𢰅衆聞之悉散走𢰅以劒自刎而死於是悉誅𢰅黨玄靚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既克𢰅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為太

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謚曰冲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

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䟽極諫天錫

不從羌虜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

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别駕楊遹為監前鋒軍事前將

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為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

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

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

之天錫兵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為世子

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為松

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敦
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
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為己子天錫諸
子皆以大為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黜大懐為高昌
公更立嬖子大豫為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
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
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
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温尅六年

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彞嘲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年苻堅遣其將苟萇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仍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略也衆以仍為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

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仂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内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

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軌為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為天錫起宅至以為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為苻融征南司馬於陣歸國詔以為散騎常侍左員外又詔復其先爵西平郡公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

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禄大夫

前趙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為

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于河内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泫氏右部居祈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

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冏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彷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淵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齠齓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

落咸共歎賞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
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
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
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
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
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
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絶於衆猨臂善射膂
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須長三尺餘當心有

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乇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
等皆善相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
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
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為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
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
劉淵容儀機鑒雖由余曰磾無以加也濟對曰淵容儀
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
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楊珧進

曰臣觀劉淵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
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
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凉覆没帝疇
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
淵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
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劉淵之
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淵若能平凉州斬樹

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
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淵餞彌於九曲之濵泣謂彌
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
非吾願適足為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
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為之
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淵在焉言
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
劉淵長者渾為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

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儁傑無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楊駿輔政以淵為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為兄弟憂

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淵姿器絕人幹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淵為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宣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為皇太弟以淵為太弟屯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淵輔國將軍督北城

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請爲殿下還說六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雨何易可當邪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勲於王室威恩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爲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

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宫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淵曰穎不用吾言

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
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
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為無道奴隷禦我是以右賢
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
之恥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
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興我邦族復
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為援柰何距之而拯仇敵
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
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
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
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為魏氏
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
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
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
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

年淵乃為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赦其境内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懐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置百官以劉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劉宏為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率并州二萬餘戸下山東遂所在為寇淵遣其建武將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淵遣其虎

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將軍劉景為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史劉琨于版橋為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淵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决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

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克殄彊楚者也淵悦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淵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氐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淵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淵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為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為等

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勲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大命然遺晉未殄皇居仄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淵光三字淵以爲己瑞大赦境内改年河瑞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

固等為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模遣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淵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劉曜劉景等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廻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

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舉下官當於兖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又言於淵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馳遣黄門郎傅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轘

輳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
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為太傅劉聰為大司徒劉
延年為大司空劉洋為大司馬赦其境内立妻單氏為
皇后子和為皇太子封子乂為北海王淵寢疾將為顧
託之計以歡樂為太宰洋為太傅延年為太保聰為大
司馬大單于並録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
裕為大司徒淵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
政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偽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墓號永先陵子和立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及為儲貳內外猜忌馭下無恩淵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鋭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説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為寄坐耳此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為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

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鋭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義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鋭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斬關

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鋭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
秉等㑹攻隆裕攸秉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
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克之鋭等奔入南宫前鋒隨之
斬和于光極西室鋭攸臯首通衢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
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淵曰此吉徵也慎勿
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
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

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工草隷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絶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悦之謂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冠游於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太守郭熙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驍騎别部司馬累遷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顒表爲赤沙中郎將聽以淵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

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淵為北單于立為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光興尊淵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乂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

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内王署使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以其司空劉景為大司馬左光祿劉殷為大司徒右光祿王育為大司空偽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烝焉單即乂之母也乂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

尊母為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為使持節前鋒大都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於社門晏以外繼不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

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内饑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為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傳國六璽於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染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於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染敗王師於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於下邽模乃降染染送模於粲粲

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
散騎常侍杜鰲辛謐及北宫純等于平陽聰以粲之害
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
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
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
無不報署劉曜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
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
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

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既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為平西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劉雅趙染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禿紀特等

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為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殷女其弟乂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既殊納之為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殷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嬪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時且太保於朕實自

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肖自有周與聖源實别陛下
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東萊王基當世大儒豈不
達禮乎為子納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
也聰大悦賜弘黄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
輩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宫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黄門
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封會稽郡公庚
珉等以次加秩聰引帝入讌謂帝曰卿為豫章王時朕
甞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

卿所製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
朕時與武子俱為盛德頌卿稱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
皇堂朕得十二籌卿與武子俱得九籌卿贈朕柘弓銀
研卿頗憶不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
聰曰卿家骨肉相殘何其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
之意也大漢將應乾受歷故為陛下自相驅除且臣家
若能奉武皇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至日夕乃
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

卿宜善遇之拜劉為會稽國夫人遣其鎮北靳沖寇太
原平北卜珝率衆繼之沖攻太原不克而歸罪於珝輙
斬之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沖何人哉遣
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沖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
魚蟹不供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温明徽光二殿不
成皆斬于東市聰遊獵無度常晨出暮歸觀漁於汾水
以燭繼晝中軍王彰切諫聰大怒命斬之上夫人王氏
叩頭乞哀乃囚之詔獄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

弟乂子粲並與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其太宰劉延年及諸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固諫聰於是赦彰麴特等圍長安劉曜連戰敗績乃驅掠士女八萬餘口退還平陽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將軍劉參攻郭默于懷城祗病卒城陷遷祗孫純粹并其二萬餘戶于平陽縣聰贈祗太保純粹皆給事中以其忠於主也聰遣劉粲劉曜等攻劉琨于晉陽琨使張喬距之戰于武灌喬敗績死之晉陽危

懼太原太守高喬琨别駕郝聿以晉陽降粲琨與左右數十騎携其妻子奔於趙郡之亭頭遂如常山粲曜入于晉陽先是琨與代王猗盧結為兄弟乃告敗於猗盧且乞師猗盧遣子日利孫賓六須及將軍衛雄姬澹等率衆數萬攻晉陽琨收散卒千餘為之鄉導猗盧率衆六萬至于狼猛曜及賓六須戰于汾東曜墜馬中流矢身被七創討虜傅武以馬授曜曜曰當今危亡之極人各思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

識拔以至於是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皇室始基大難未弭天下何可一日無大王也於是扶曜乘馬驅令渡汾迴而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劉粲等掠百姓踰蒙山遁歸猗盧率騎追之戰于藍谷粲敗績斬其征虜邢延獲其鎮北劉豐琨收合離散保于陽曲猗盧戍之而還正旦聰讌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鴆帝而誅珉儁復以賜帝劉夫人為貴人大赦境内

殊死已下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䳨儀
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曰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父
母之晉氏闇虐視百姓如草芥天用勦絕其命乃眷皇
漢與民息肩人懷更蘇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
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后妃嬪服無綺綵重逆羣臣之
請僅建南北宮焉今光極之前足以朝羣后饗萬國矣
昭德温明已後足可以容六宮列十二等矣陛下龍興
以來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內興殿觀四十餘所兵疲於

外人怨於內為民父母固若是乎伏聞詔旨將營鵠儀
以臣觀之尤實非宜昔太宗承高祖之業天下殷富尚
以百金之費而輟露臺今陛下之所有不過太宗二郡
地耳戰守之備豈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廣思費
如彼陛下之狹欲損如此愚臣所以敢昧死犯顏色冒
不測之禍者也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
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
斬之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遥園李

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媿賢堂時愍帝即位於長安聰遣劉曜及司隸喬智明虎牙李景年等寇

長安命趙染率衆赴之時大都督麴允據黄白城累為曜染所敗染謂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可襲而取之得長安黄白城自服願大王以重衆守此染請輕騎襲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鋒大都督安南大將軍以精騎五千配之而進王師敗於渭陽將軍王廣死之染夜入長安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燒龍尾及諸軍營殺掠千餘人旦退屯逍遥園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入粟邑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

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延公卿已下問曰朕之不德致有斯異其各極言勿有所諱陳元達及博士張師等進對曰星變之異其禍行及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亡國喪家靡不由此願陛下慎之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

矣聽以劉易為太尉初置相國官上公有殊勲德者死乃贈之於是大定百官置太師丞相自大司馬以上七公位皆上公緑綟綬遠游冠置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鎮衛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冠軍龍驤虎牙大將軍營各配兵二千皆以諸子為之置左右司隷各領户二十餘萬萬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選曹尚書自司隷以下六官皆位次僕射置御史大夫及州

牧位皆亞公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食五郡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劉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劉曜為大司馬曜復次渭汭趙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鄴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鬬況於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污吾馬

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戆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矅聞之

曰踰滏不容尺鯉染之謂也曜還師攻郭默于懷城收其米粟八十萬斛列三屯以守之聰遣使謂曜曰今長安假息劉琨游魂此國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醜何足以勞公神略可留征虜將軍貝丘王翼光守之公其還也於是曜歸蒲阪飢而徵曜輔政趙染寇北地夢魯徵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為相國總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國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兄竊而食之三

日而死聰以其太廟新成大赦境内改年建元雨血於其東宫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劉乂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為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王乆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主上本發明詔置之為贈官今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於東宫萬機之事無不由之置太宰大將軍及諸王之營以為羽翼此事勢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

不得立而已不測之危厄在於旦夕宜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減五千餘營諸王皆年齒尚幼可奪而取之相國輕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乂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狀聰於是

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寇威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襃美晉王棨宜登儲副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陽關公丘陷之害齊郡太守徐浮執建威劉宣齊魯之間郡縣壘壁降者四十餘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陰衆十餘萬臨河置戍而歸于臨淄嶷於是遂有雄據全齊之志石勒以嶷之懐二也請討之聰又憚勒之并齊乃寢而弗許劉曜濟自盟津將

攻河南將軍魏該奔于一泉塢曜進攻李矩于滎陽矩
遣將軍李平師於成皐曜覆而滅之矩恐送質請降時
聰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
貴嬪靳氏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
諫聰不納乃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示優賢內實奪
其權也於是太尉范隆大司馬劉丹大司空呼延晏尚
書令王鑒等皆抗表遜位以讓元達聰乃以元達為御
史大夫儀同三司劉曜寇長安頻為王師所敗曜曰彼

猶彊盛弗可圖矣引師而歸聰宮中鬼夜哭三日而聲向右司隸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穢之行陳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有殊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達劉曜進師上黨將攻陽曲聰遣使謂曜曰長安擅命國家之深恥也公宜以長安為先陽曲一委驃騎天時人事其應至矣公其亟還曜迴滅郭邁朝于聰遂如蒲阪平陽地震雨血于東宮廣袤頃餘劉曜又進軍屯于粟邑麴允饑甚去黄

白而軍于靈武曜進攻上郡太守張禹與馮翊太守梁肅奔于允吾於是關右翕然所在應曜曜進據黄阜聰武庫陷入地一丈五尺時聰中常侍王沈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黄門陵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晏後宮或百日不出羣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之故或有勲舊功臣而弗見叙錄姦佞小人數日而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後宮之家賜賚及于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

宅宇皆踰於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三十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內外謟以事之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太弟於主上之世猶懷不逞之志此則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蒼生之重怨也而主上過垂寬仁猶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風塵之變臣竊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凡在含齒孰不係仰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昨聞太弟與大將軍相見極有言矣若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

軍為皇太子又又許衛軍為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臣謂二王茲舉禽獸之不若也背父親人人豈親之今又苟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早為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臣屢啓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謂臣言不實刑臣刀鋸之餘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

恩故不慮逆鱗之誅每所聞必言冀垂採納臣當入言之願殿下不泄密表其狀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王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必無疑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

何不先啓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聖性寬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詿偽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為信然初靳準從妹為乂孺子淫于侍人乂怒殺之而屢以嘲準準深慙恚説粲曰東宮萬機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領相國使天下知早有所繫望也至是準又説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簒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準曰然誠如聖旨下官亟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親非

皇宗恐忠言暫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
準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及左右輔皆謀奉
太弟剋季春構變殿下宜為之備不然恐有商臣之禍
粲曰為之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
也如下官愚意宜緩東宮之禁固勿絕太弟賓客使輕
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
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之心小人有始無終不
能如貫高之流也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與

太宰拘太弟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唯發中旨殺生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少府陳休左衞卜崇大司農朱誕等皆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聰曰

陛下方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無考槃柰何一旦先誅忠良將何以垂之於後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間猶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澤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豈是帝王三訊之法邪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太宰劉易及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

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王延等詣闕諫曰臣聞善人者乾坤之紀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蟊賊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靈以羣閹亡漢國之興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嘗有宦者與政武元安順豈足為故事乎今王沈等處常伯之位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徒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陷之極刑四海悲惋賢愚傷懼比年地震日蝕雨血火災皆沈等

之由願陛下割翦凶醜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洒埽宮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願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慟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北地饑甚人相食燉羌酋大軍須運糧以給麴昌劉雅擊敗之麴允與劉曜戰于磻石谷王師敗績允奔靈武平陽大饑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騎二萬屯于幷州以懷撫叛者聰使黃門侍郎喬詩讓勒勒不奉命潛結曹嶷規為鼎峙之勢聰立上皇后樊氏即張氏之侍婢也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七人朝廷內外無復綱紀阿諛日進貨賄公行軍旅在

外饑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屢泣言之聰不納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來哭人敷憂忿發病而死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于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平陽饑甚司隸部人奔于冀州二十萬戶石越招之故也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鬬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愈甚無誡懼之

心讌羣臣于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乂容貌毀悴鬢髪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使侍中宋敞送牋于曜帝肉袒牽羊輿櫬銜璧出降及至平陽聰以帝爲光禄大夫懷安侯使粲告于太廟大赦境内改年麟嘉麴允自殺聰東宫四門無故自壞後内史女人化爲丈夫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淵于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崐崘山三日而復返于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

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吾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上俄而藕使左右几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

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王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各有兩珥五色甚鮮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史令康相言於聰曰蛇虹見彌天一岐南徹三日並照客星入紫宮此皆大異其徵不遠也今虹達東西者許洛已南不可圖也一岐南徹者李氏當仍跨巴蜀司馬叡終據全吳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為胡王皇漢雖苞括二京龍騰九五然世

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陰之變其在漢域乎漢既據中原歷命所屬紫宫之異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盡言石勒鴟視趙魏曹嶷狼顧東齊鮮卑之衆星布燕代齊代燕趙皆有將大之氣願陛下以東夏為慮勿顧西南吳蜀之不能壮侵猶大漢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師寡弱勒衆精盛若盡趙魏之鋭燕之突騎自上黨而來曹嶷率三齊之衆以繼之陛下將何以抗之紫宫之變何必不在此乎願陛下早為之所無使兆人生心陛下誠能發

詔外以遠追秦皇漢武循海之事內為高帝圖楚之計無不克矣聰覽之不悅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勑衷甲以備之乂以為信然令命宮臣衷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東宮陰備非常將若之何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沈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沈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沈等言

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為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為北部王粲使凖賊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為之空氐羌叛者十餘萬落以靳凖行車騎大將軍以討之時聽境內大蝗平陽兾雍尤甚靳凖討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沒千餘家東宮災門閤宮殿蕩然立粲為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前

聰校獵上林以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行三驅之禮粲言於聰曰令司馬氏跨據江東趙固李矩同逆相濟興兵聚衆者皆以子鄴為名不如除之以絶其望聰然之趙固郭默攻其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為固所敗使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

洛汭遣耿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況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柵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勲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聰所居螽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王衷

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絶良久乃
蘇平陽西明門柱自亡霍山崩署其驃騎大將軍濟南
王劉驥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衛大將軍
齊王劉勱爲大司徒中常侍王沈養女年十四有妙色
聰立爲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
恂等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
二儀敷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亡配后土執饋皇
姑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

是故周文造舟姒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
孝成任心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亡絶社稷淪傾有周
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禍又如此矣從麟嘉以來亂於
淫色縱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瓊寢汙清廟況
其家婢邪六宫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
何異象榱玉箐而對腐木朽楹哉臣恐無福於國家也
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小子慢侮國家狂言
自口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竟於是收鑒等送市

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
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
目叱之曰豎子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
訴汝於先帝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鏡形必
為國患汝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聰又立其中常
侍宣懷養女為中皇后鬼哭於光極殿又哭於建始殿
雨血平陽廣袤十里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見聰甚惡
之謂粲曰吾寢疾惙頓怪異特甚往以約之言為妖比

累日見之此兒必來迎吾也何圖人死定有神靈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難未夷非諒闇之日朝終夕殯旬内而葬徵劉曜為丞相録尚書輔政固辭乃止仍以劉景為太宰劉驥為大司馬劉顗為太師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録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凖為大司空領司隷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太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偽謚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為宰相威福任情疎

遠忠賢昵近姦佞任性嚴刻無恩惠距諫飾非好興造
宮室相國之府仿像紫宮在位無幾作兼晝夜饑困窮
叛死亡相繼粲弗之恤也既嗣偽位尊聰后靳氏為皇
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宣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
皇后靳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
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境
內改元漢昌雨血于平陽靳凖將有異謀私於粲曰如
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謀先誅太保及臣以大

司馬統萬機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懼其言之不從謂聰二靳氏曰今諸公侯欲廢帝立濟南王恐吾家無復種矣盍言之於帝二靳承閒言之粲誅其太宰上洛王劉景太師昌國公劉顗大司馬濟南王驥大司徒齊王劉勱等太傅朱紀太尉范隆出奔長安又誅其車騎大將軍吳王劉逞驥母弟也粲大閱上林謀討石勒以靳準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粲荒耽酒色遊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粲命以

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衛將軍準將作亂以金紫光
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于延延弗從馳將告之遇
靳康刼延以歸準勒兵入宮升其光極前殿下使甲士
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淵
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軍漢
天王置百官遣使稱藩於晉左光祿劉雅出奔西平尚
書北宮純胡崧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準
將以王延為左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

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怒殺之

劉曜字永明劉淵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淵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淵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淵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須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羣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善屬文工草隸

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陽坐事當誅亡匿朝鮮遇赦而歸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嘗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

而變為五色淵世頻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至於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之與太傅朱紀太尉范隆等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惟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先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使征北劉雅鎮北劉策次于汾陰與石勒為犄角之勢靳準遣侍中卜泰降於勒勒囚泰送之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羣閹撓政誅滅忠良誠是義

士匡討之秋司空執心忠烈行伊霍之權拯濟塗炭使朕及此勲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寧濟大艱終不以非命及君子賢人司空若執忠誠早迎大駕者政由靳氏祭則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還平陽具宣曜旨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尋而喬泰王騰靳康馬忠等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盟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于曜曜大悦謂泰曰使朕獲此神璽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聞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戰累敗遣使求救

於曜曜使劉雅劉策等迎之明率平陽士女萬五千歸于曜曜命誅明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死使劉雅迎母胡氏喪于平陽還葬粟邑墓號陽陵偽諡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為景皇帝曾祖父廣為獻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徙都長安起光世殿於前紫光殿於後立其妻羊氏為皇后子熈為皇太子封子襲為長樂王闡太原王沖淮南王敞齊王高魯王徽楚王徵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晉金行國

號曰趙牲牡尚黑旗幟尚玄冒頓配天淵配上帝大赦境内殊死已下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聚衆數千附于南陽王保保以其將楊曼為雍州刺史王連為扶風太守據陳倉張顗為新平太守周庸為安定太守據陰密松多下草壁秦隴氐羌多歸之曜遣其車騎劉雅平西劉厚攻楊曼于陳倉二旬不克曜率中外精銳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弁廣明言于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敕雅等攝圍固壘以待大軍

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羊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徵也三年曜發雍攻陳倉曼連謀曰諜者適還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來其鋒恐不可當也吾糧廩既少無以支久若頓軍城下圍人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滅不如率見衆以一戰如其勝也關中不待檄而至如其敗也一等死早晚無在遂盡衆背城而陣爲曜所敗王連死之楊曼奔于南氐曜進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隴城進陷安定保懼遷于桑城氐羌悉從之曜振旅歸

于長安署劉雅為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克之曜左中郎將宋始震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為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澠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慎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于陝城西明門内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尺須眉長三寸皆黄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長水校尉尹車

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於水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為主四山羌氐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

知死之將至陛下縱不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於是勑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竊非望也但逼於陛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大赦與之更始彼生路既開

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弱兵五千以為陛下梟之不敢勞陛下之將帥也不爾者今賊黨既衆彌川被谷雖以天威臨之恐非年歲可除曜大悅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内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氐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

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于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况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埽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

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彊皆稟其命而為冦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悅讌羣臣于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襃贈新贈大司徒烈愍公崔岳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遼東公中書令曹恂為大司空南郡公太子洗馬劉綏為左光祿大夫平昌公晉陽太守王忠為鎮軍將軍安平侯並加散騎常侍仍令有司班訪岳等子孫授以茅土初曜之

亡與曹恂奔於劉綏綏匿之於書匱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饑窘變姓名客為縣卒岳為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雖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弟之累身又薄祐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為過憂大丈夫處身立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乎給以衣服資供書傳曜遂從岳

質通疑滯恩顧甚厚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
世之才也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
曹恂雖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立
太學於長樂宮東小學於未央宮西簡百姓二十五已
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選朝賢宿儒明經
篤學以教之以中書監劉均領國子祭酒置崇文祭酒
秩次國子散騎侍郎董景道以明經擢為崇文祭酒以
游子遠為大司徒曜命起酆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於

滈池又將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臣伏奉詔書將營鄴明觀市道芻蕘咸以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摸瓊臺而起陵霄此則費萬鄴明功億前役也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翦齊魏矣陛下何為於中興之日而蹤亡國之事自古聖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為過舉貴在能改終之實難又伏聞勑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銅為棺槨黃金飾之恐此功費

非國內所能辦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泉聖王之於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亡之後毀不旋踵闇主之於終也如此向魋石椁孔子以為不如速朽王孫倮葬識者嘉其矯世自古無有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為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終安固萬世為優耳興亡奢儉冏然於前惟陛下覽之瞿大悦下書悉停壽陵制度一依霸陵之

法封豫為安昌子苞平輿子並領諫議大夫省酆水囿以與貧戶終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一方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䍐喪鳴呼鳴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為勒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大赦境內以終為奉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

臣皆言祥瑞臣獨言非誠上忤聖㫖下違衆議然臣不達大理竊所未同何則王之於山石也猶君之於臣下山崩石壞象國傾人亂皇亡皇亡敗趙昌者此言皇室將為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殺將之事困謂

困敦歲在子之名玄囂亦在子之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亡赤牛奮鞫謂赤奮若在丑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於丑當滅亡盡無復遺也此其誠悟蒸蒸欲陛下勤脩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指鄗號公夢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誅曜憮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

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前鋒擊敗之難敵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多降於曜曜後復西討楊韜於南安韜懼與隴西太守梁勛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喬豫率甲士五千遷韜等及隴右萬餘户于長安曜又進攻仇池時曜寢疾兼癘疫甚議欲班師恐難敵躡其後乃以其尚書郎王獷為光國中郎將使于仇池以說難敵難敵於是遣使稱蕃曜大悅署難敵為使持節侍中假黄鉞都督益寧南秦

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領護南氐校尉寧羌中郎將武都王子弟為公侯列將二千石者十五人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且以曜為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陳安率精騎要之於道寔奔戰無路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囚寔而謂之曰劉曜已死子誰輔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保今復如此汝自視

何如主上憂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謂大業可速殺
我懸我首於上邽東門觀大軍之入城也安怒遂殺之
以魯憑為參軍又遣其弟集及將軍張明等率騎二萬
追曜曜衛軍呼延瑜逆擊斬之悉俘其衆安懼馳還上
邽曜至自南安陳安使其將劉烈趙罕襲汧城拔之西
州氐羌悉從安安士馬雄盛衆十餘萬自稱使持節大
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以趙募為
相國領左長史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

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懸吾頭於秦州通衢觀
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憑死悲慟休屠王石武以
桑城降曜太悦署武爲使持節都督秦州隴上雜夷諸
軍事平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封酒泉王曜后羊氏死僞
謚獻文皇后羊氏内有特寵外參朝政生曜三子熙襲
闡曜始禁無官者不聽乘馬祿八百石已上婦女乃得
衣錦繡自季秋農功畢乃聽飲酒非宗廟社稷之祭不
得殺牛犯者皆死曜臨太學引試學生之上第者拜郎

中武功男子藴撫陜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子石言於陜若言勿東者曜將葬其父及妻親如粟邑以規度之負土為墳其下周迴二里作者繼以脂燭怨呼之聲盈于道路游子遠諫曰臣聞聖主明王忠臣孝子之於終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樹為無窮之計伏惟陛下聖慈幽被神鑒洞遠每以清儉恤下為先社稷資儲為本今二陵之費至以億計計六萬夫百日作所用六百萬功二陵皆下錮三泉上崇百尺

積石為山增土為阜發掘古塚以千百數役夫呼嗟氣塞天地暴骸原野哭聲盈衢臣竊謂無益於先皇先后而徒喪國之儲力陛下脫仰尋堯舜之軌者則功不盈百萬費亦不過千計下無怨骨上無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饗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納乃使其將劉岳等帥騎一萬迎父及弟暉喪於太原疫氣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有盜發其塚者盧得蘓曜葬其父墓號永垣陵葬妻羊氏墓

號顯平陵大赦境內殊死已下賜人爵二級孤老貧病
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太寧元年陳安攻曜征西劉貢
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將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圍
安聞之懼馳歸上邽遇于瓜田武以衆寡不敵奔保張
春故壘安引軍追武曰叛逆胡奴要當生縛此奴然後
斬劉貢武閉壘距之貢敗安後軍俘斬萬餘安馳還赴
救貢逆擊敗之俄而武騎大至安衆大潰收騎八千奔
于隴城貢乃留武督後衆躬先士卒戰輙敗之遂圍安

于隴城大雨霖震曜父墓門屋大風飄發其父寢堂于
垣外五十餘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東堂五日使其鎮
軍劉龔太常梁胥等繕復之松栢衆木殖已成林至是
悉枯署其大司馬劉雅為太宰加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讚拜不名給千兵百騎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劒六十人
前後鼓吹各二部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頻出挑
戰累擊敗之斬獲八千餘級右軍劉幹攻平襄克之隴
上諸縣悉降曲赦隴右殊死已下惟陳安趙募不在其

倒安留楊伯支姜沖兒等守隴城帥騎數百突圍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衆還解隴城之圍安既出知上邽被圍平襄已敗乃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頻戰敗之俘斬四百餘級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虵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輙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絶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虵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

匿於嵠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輔威呼延清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曜大悅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壯士同心肝驎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虵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虵矛棄我驎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柰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宋亭斬趙募以上

邽降從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悉下並各送質任時劉岳與涼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二十八萬五千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戎皆望風奔退揚聲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畏威而來者三有二焉中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殷盛以形

聲言之非彼五郡之衆所能抗也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卿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懼果遣使稱藩獻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頭羊十萬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銀七百斤女妓二千人及諸珍寶珠玉方域美貨不可勝紀曜大悦使其大鴻臚田崧署茂使持節假黄鉞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涼州牧領西域大都護護氐羌校尉涼王曜至自河西遣胡

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楊難敵以陳安既平内懐危懼奔于漢中鎮西劉厚追擊之獲其輜重千餘兩士女六千餘人還之仇池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鎮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鎮仇池以劉岳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進封中山王初靳凖之亂曜世子胤没于黒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驚資給衣馬遣子送之曜對胤悲慟嘉郁鞠忠欵署使持節散騎常侍忠義大將軍左賢王胤字義孫美姿貎善機對年十歲身長七尺五寸眉

鬢如畫聰竒之謂曜曰此兒神氣豈同義真乎固嘗應為卿之冡嫡義真曜子儉之字也聰於是封儉為臨海王立允為曜世子允雖少離屯難流蹟殊荒而風骨俊茂奐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固以重之其朝臣亦屬意焉曜於是顧謂羣下曰義孫可謂歲寒而不凋湼而不緇者矣義光雖先已樹立然沖幼懦謹恐難乎為今世之儲貳也朕欲遠追周文近蹤光武於諸卿意何如其太傅呼延晏等皆

贊以為然左光祿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曰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擇聖表而超樹之可也光武緣母色而廢立豈足為聖朝之模範光武誠以東海纂統何必不如明帝皇子允文武才畧神度宏遠信獨絕一時足以擬蹤周發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沖雅亦足以堂負聖基為承平之賢主何況儲宮者六合人神所繫望也不可輕以廢易陛下誠實爾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詔曜黙然允前泣曰慈父之於子也當務存尸鳩之仁何可替

熙而立臣也陛下謬恩乃爾者臣請死於此以明赤心且陛下若愛忘其醜以臣微堪指授亦當能輔導義光仰遵聖軌因歔欷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寵哀之不忍廢乃止追謚前妻卜氏為元悼皇后允之母也卜泰允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允為永安王署侍中衛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衛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號曰皇子命熙於允盡家人之禮時有鳳皇將五

子翔於故未央殿五日悲鳴不食皆死曜立后劉氏石勒將石他自鴈門出上郡襲安國將軍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曜大怒投袂而起是日次于渭城遣劉岳追之曜次于富平為岳聲援岳及石他戰于河濵敗之斬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級赴河死者五千餘人悉收所虜振旅而歸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

曰子岱吾當與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為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為國家鬼豈可為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刺難敵不中為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於洛陽配以近郡甲士五千宿衛精卒一萬濟自盟津鎮東呼延謨率荆司之衆自崤澠而東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克之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于金墉石虎率步騎四萬入自成臯關岳陳兵以待之戰于洛西岳師

敗績岳中流矢退保石梁虎遂塹柵列圍遏絶内外岳衆饑甚殺馬食之虎又敗呼延謨斬之曜親率軍援岳虎率騎三萬來距曜前軍劉黒大敗虎將石忩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驚士卒奔潰遂歸長安虎執劉岳及其將王騰等八十餘人并氐羌三千餘人送于襄國坑士卒一萬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及諸妖變不可勝 記曜命其公卿各舉博識

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劉均舉參軍臺產曜親臨東堂遣中黄門策問之產極言其故曜覽而嘉之引見東堂訪以政事產流涕歔欷具陳災變之禍政化之闕辭旨諒直曜改容禮之即拜博士祭酒諫議大夫領太史令其後所言皆驗曜彌重之歲中三遷歷位尚書光祿大夫太子少師位特進曜署劉肎為大司馬進封南陽王以漢陽諸郡十三為國置單于臺于渭城拜大單于置左右賢王已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傑為之曜自還長

安憤恚發病至是疾瘳曲赦長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劉咸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曜妻劉氏疾甚曜親省臨之問其所欲言劉泣曰妾叔父昶無子妾少養于叔恩撫甚隆無以報德願陛下貴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願備後宮曜許之言終而死僞謚獻烈皇后以劉昶為使持節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進封河南郡公封昶妻張氏為慈鄉君立劉皚女芳為皇后追念劉氏之言也俄署驃騎劉述為

大司徒劉昶爲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爲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尚書郝述都水使者支當等固諫曜大怒鴆而殺之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面丹脣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已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爲吉祥惟太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爲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爲兌位物衰落也脣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爲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履跡而行慎不出疆

也東井秦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地遠至三年近七百日其應不逺願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長安自春不雨至於五月曜遣其武衛劉朗率騎三萬襲楊難敵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餘户而歸張駿聞曜軍為石氏所敗乃去曜官號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金城太守張閬及枹罕護軍辛晏將軍韓璞等率衆數萬人自大夏攻掠秦

州諸郡曜遣劉胤率步騎四萬擊之夾洮相持七十餘日冠軍呼延邪雞率親御郎二千騎絕其運路胤濟師逼之璞軍大潰奔還涼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斬級二萬張閬辛晏率衆數萬降于曜皆拜將軍封列侯石勒遣石虎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將東救蒲坂懼張駿楊難敵承虛襲長安遣其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于秦州曜盡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虎懼引師而退追之及于高

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收其資仗億計虎奔于朝歌曜遂濟自太陽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聞虎進據石門續知勒自率人衆已濟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

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于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氷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為堪所執送于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瘡醫李永療之歸于襄國曜瘡甚勒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北苑市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僕谷

王闕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
天所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邪當為翁飲勒聞
之悽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舍曜于襄國
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
男女衣幍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為灰土石王仁厚全
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
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勑
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

為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劉厚劉策皆捐鎮奔之關中擾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陽之衆以赴之胤及劉遵率衆數萬自上邽將攻石生于長安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胤胤次于仲橋石生固守長安勒使石虎率騎二萬距

胥戰于義渠爲虎所敗死者五千餘人胥奔上邽虎乘
勝追戰枕尸千里上邽潰虎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
胥并將相諸王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
殺之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人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
襄國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曜
在位十年而敗始劉淵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
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劉宣字士則朴鈍少言好學脩潔師事樂安孫炎沈精

積思不捨晝夜好毛詩左氏傳炎每歎之曰宣若遇漢
武當踰於金日磾也學成而返不出門閭盖數年每讀
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曾不反覆詠之曰大丈夫若遇
二祖終不令兩公獨擅美於前矣并州刺史王廣言之
於武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虚耳
今見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
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盖莅官清恪
所部懷之淵即王位宣之謀也故特荷尊重勲戚莫二

軍國内外靡不專之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而孤貧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劉淵之為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淵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籠羅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運未至不能無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

識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為黄門郎人曰君殆聖乎既至引見淵曰卿若早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巔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間此則非臣之分臣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之謗小臣免招冦之禍不亦可乎淵大悅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

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然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捐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勉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通志卷一百八十六

通志卷一百八十七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第二

後趙

石勒 弘 虎 世 遵 鑒 張賓

魏

冉閔

後趙

石勒字世龍初名㔨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冑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率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曷朱性凶麤不為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攝

部胡愛信之所居武鄉北原山上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鴈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潛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

拜言饑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說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為隆所毆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為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

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
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
常聞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
在家恒聞如是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免之
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
託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
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
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遂招

集王陽㛰安支雄箕保吴豫劉膺桃豹逯明等八騎為
羣盜後郭敖劉徵劉寶張曀僕呼延莫郭黒略張越孔
豚趙鹿支屈六等又赴之號為十八騎復東如赤龍騄
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繒寶以賂汲桑及成都王穎敗
乘輿于蕩陰逼帝如鄴宮王浚以穎陵辱天子使鮮卑
擊之穎懼挾惠帝南奔洛陽帝復為張方所逼遷于長
安關東所在兵起皆以誅穎為名河間王顒懼東師之
盛欲輯懷東夏乃奏議廢穎是歲劉淵稱漢王于黎亭

穎故將陽平人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藩拜勒為前隊督從攻平昌公模於鄴模使將軍馮嵩逆戰敗之藩濟自白馬而南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潛苑中桑以勒為伏夜牙門帥牧人刼掠郡縣繫囚又招山澤亡命多附勒勒率以應之桑乃自號大將軍稱為成都王穎誅東海王越東瀛公騰為名桑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署為掃虜

將軍忠明亭侯桑進軍攻鄴以勒為前鋒都督大敗騰將馮嵩因長驅入鄴遂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寳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兖州越大懼使苟晞王讃等討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尠於樂陵尠死之乞活田禋帥衆五萬救尠勒逆戰敗禋與晞等相持于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越懼次于官渡為晞聲援桑勒為晞所敗死者萬餘人乃收餘衆將奔劉淵冀州刺史丁紹要之于赤橋又大敗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王

師斬桑于平原時胡部大張㓂督馮突莫等擁衆數千壁于上黨勒往從之深為所昵因說㓂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皆已被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為之計㓂督等素無智略懼部衆之貳已也乃潛隨勒單騎歸淵淵署㓂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勒於是命㓂督為兄賜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

遇己也烏丸張伏利度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而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為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也乃因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為主諸胡咸以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淵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衆配之淵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黄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秀死之

勒遂陷壺關淵命勒與劉零閻羆等七將率衆三萬寇
魏郡頓丘諸壘壁多陷之假壘主將軍都尉簡彊壯五
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軍無私掠百姓懷之及淵僭
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
軍寇鄴鄴潰和郁奔於衛國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
進攻趙郡害冀州西部都尉馮冲攻乞活赦亭田禋於
中丘皆殺之淵授勒安東大將軍開府置左右長史司
馬從事中郎進軍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

縣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
引張賓為謀主始署軍功曹以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
孔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桃豹逯明吳豫等為將
率使其將張斯率騎詣并州山北諸郡縣說諸胡羯曉
以安危諸胡懼勒威名多有附者進軍常山分遣諸將
攻中山博陵高陽諸縣降之者數萬人王浚使其將祁
弘帥鮮卑段務塵等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于飛龍山
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分命諸將攻諸未下及叛者降

三十餘壁置守宰以撫之進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於是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自洛陽率衆討勒勒燒營并糧迴軍距之次於黃牛壘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附於勒勒使矩統其壘衆為中軍左翼勒至黎陽裴憲棄其軍奔於淮南王堪退保倉垣淵授勒鎮東大將軍封汲郡公持節都督王如故勒固讓公不受與閻羆攻猪圈苑市二壘陷之羆中流矢死勒并統其衆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鄄城害兗

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廣宗清河平原陽平諸縣降勒者九萬餘口復南濟河滎陽太守裴純奔于建業時劉聰攻河内勒率騎會之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徳懐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徳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徳坑降卒萬餘數梁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及淵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持節開府都督校尉王

如故勒固辭將軍乃止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留輜重于重門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轅勒出成皐關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將王甲始率遼西鮮卑萬餘騎敗趙固于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向栢門迎重門輜重至于石門濟河攻襄城太守崔曠於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脫嚴嶷等起兵江淮閒聞勒之來也懼遣衆一萬屯襄城以距勒擊敗

之盡俘其衆勒至南陽屯于宛北山如懼勒之攻穰也使送珍寶車馬犒師結為兄弟勒納之如與侯脱不平說勒攻脱勒夜令三軍雞鳴而駕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克嚴嶷率衆救脱至則無及遂降于勒勒斬脱囚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軍勢彌盛勒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留刁膺守襄陽躬帥精騎三萬還攻王如憚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騎二萬五千詐言犒軍實欲襲勒勒逆擊滅之復屯江西蓋欲

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為不可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為參軍都尉領記室位次司馬專居中總事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納張賓䇿焚輜重裹糧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楊岠棄郡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于南頓朗陵公何襲廣陵公陳畛上黨太守羊綜廣平太守邵肇等率衆降于勒勒進陷許昌害平東將軍王康先是東海王越率洛陽之衆二十餘萬討勒越薨于軍衆推太尉王衍為主率衆東

下勒輕騎追及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為勒所敗端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躋等懼死多自陳説唯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辯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牆填殺之

左衛何倫右衛李惲聞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陽勒逆毗於洧倉軍復大潰執毗及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衆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臯關會劉曜王彌冦洛陽洛陽旣陷勒歸攻彌曜遂出轘轅屯于許昌劉聰署勒征東大將軍勒固辭不受先是平陽人李洪有衆數千壘于舞陽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進冦穀陽害冠軍將軍王茲破王讃于陽夏獲讃以為從事中郎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為左司馬劉聰

授勒征東大將軍幽州牧固辭將軍不受先是王彌納劉暾之說將先誅勒東王青州使暾徵其將曹嶷於齊勒遊騎獲暾得彌所與嶷書勒殺之密有圖彌之計矣會彌將徐邈輒引部兵去彌彌漸削弱及勒之獲苟晞也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

王公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已有規明公之志但未獲便爾今不圖之恐曹嶷復至共為羽翼後雖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軍勢稍弱觀其控御之懷猶盛可誘而滅之勒以為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為寇王彌人傑將為我害勒因迴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引師攻陳午于肥澤

午司馬上黨李頭說勒曰公天生神武當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屬明公望濟于塗炭有與公爭天下者公不早圖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鄉黨終當奉戴何遽見逼乎勒心然之詰朝引退詭請王彌讌于己吾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恐有專諸孫峻之禍彌不從旣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持節征討都督校尉開府幽州牧公如故苟晞王讚謀叛勒勒害

之以將軍左伏肅為前鋒都尉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
還屯于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
以供軍士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
儒送王于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兖豫飲馬
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諭所以攻城而不
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
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
兵附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克而

終歸殄滅昔赤眉黄巾横逸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聚而為亂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宙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採納往誨翻然改圖天下不足定蝗寇不足掃今相授侍中持節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總内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其受之副遠近之望也自古已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今之

遲想益以天下大亂當須雄才遥聞將軍攻城野戰合
於機神雖不視兵書闇與孫吳同契所謂生而知之者
上學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騎五千以將軍之才何向不
摧至心實事皆張儒所具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
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珍寶厚
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
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率江南之衆大
集壽春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

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欵於帝求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䕫安勸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陽定江陵盡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賔曰於君計何如賔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

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勢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莫有處將軍之右者晉之保壽春懼將軍之往擊爾今卒聞迴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逕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迴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何便相

勸降此計應斬然相明性怯所以宥君於是退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加中壘將軍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虎率騎二千距壽春會江南運船至獲米布數十艘將士爭之不設備晉伏兵大發敗虎于巨靈口赴水死者五百餘人奔退百里及于勒軍軍中震擾謂王師大至勒陣以待之晉懼有伏兵退還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氷有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

氷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進曰如聞氷船盡在瀆中未
上枋內可簡壯勇者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船以濟大
軍大軍既濟氷必可擒也勒從之使支雄孔萇等從文
石津縛筏潛渡勒引其衆自酸棗向棘津氷聞勒軍至
始欲內其船會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
濟其軍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氷怒乃出
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攻之又因其資軍遂豐振長
驅冦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演部將臨深牟穆等

率衆數萬降于勒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埽定并薊桓文之業可以濟也且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則羣凶

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
賓又言於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深所忌也恐及吾
城池未固資儲未廣送死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
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又
然之於是上表於劉聰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
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冀幽并營四州雜夷征討諸軍事冀州牧進封本國上
黨郡公邑五萬户開府幽州牧東夷校尉如故廣平游

綸張豺擁衆數萬受王浚假署保據苑鄉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匹磾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於襄國築隔城重柵設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造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内糧罄絶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

疲寇彼師老自退追而擊之蔑不克矣勒顧謂張賓孔
萇曰君以為何如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送
死此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
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
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
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
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
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納之

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三弟為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為浚用矣於是納其質遣

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結為兄弟就六眷等引還使參軍閻綜獻捷於劉聰於是將綸張豺請降稱藩勒將襲幽州務養將士權宜許之皆就署將軍於是遣衆冦信都害兾州刺史王象王浚復以邵舉行兾州刺史保于信都建興元年石虎攻鄴三臺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田青郎牧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命段末柸為子署為使持節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

者三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勒襲苑鄉執游綸以為主簿攻乞活李惲于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將孔萇寇定陵害兗州刺史田徽烏丸薄盛執渤海太守劉既率戶五千降于勒劉聰授勒侍中征東大將軍餘如故拜其母王氏為上黨國太夫人妻劉氏上黨國夫人章綬首飾一同王妃

段末柸任弟亡歸遼西勒大怒所經令尉皆殺之烏丸審廣漸裳郝襲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撫納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善書吏署為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既而備九命之禮虛葬于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既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南陽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彭署為

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筞名晉室食其禄矣
犬馬戀主竊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猶洪
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受
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
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恵也勒默然
張賔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
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
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

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
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虎為魏郡太守鎮鄴三
臺虎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
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
祜與陸抗書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王浚
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必思
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震于海內去就為存亡所
在為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

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圖之兆露後雖奇畧無所設也
夫立大事者必先為之甲當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
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遣其舍人王
子春董肇等多齎珍寳奉表推崇浚為天子曰勒本小
胡出自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内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兾
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原無
主蒼生無繫伏惟明公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為帝
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為

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阼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據趙舊都成鼎峙之勢何為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軍英才儁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仰惟明公州鄉貴望累葉重光出鎮藩嶽威聲播于八表固以胡越欽風戎夷歌德豈惟區區小府而敢不斂衽神闕者乎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

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石將軍之擬明公猶隂精之比
太陽江河之比洪海爾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
之明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誠胡人而為名臣者實
有之帝王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所以惡帝王而讓明
公也顧取之不為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
子春等為列侯遣使報勒答以方物浚司馬游統時鎮
范陽隂叛浚馳使降于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
浚雖不罪統彌信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

使至勒命匿勁卒精甲虛府贏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遣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于棗嵩乞并州牧廣平公以見必信之誠也勒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害賢良誅斥諫士下不堪命流叛畧盡鮮卑烏丸離貳于外棗嵩田矯貪暴于内人

情沮擐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言漢高魏武不足並也又幽州謠怪特甚聞者莫不為之寒心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容此亡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悦以為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為其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為之柰何賓曰彭祖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

還為冦讐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以彊兵禦我也若大軍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以征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

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討故也遣張慮奉牋于劉琨陳己過深重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諸州郡說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今聽所請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

其聽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
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
握彊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姦
暴殺害忠良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于此非爲天也
使其將王洛生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於是分遣流人各
還桑梓擢荀綽裴憲資給車服數朱碩棗嵩田嶠等以
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于浚皆斬之遷烏丸審廣漸裳
郝襲靳市等于襄國焚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爲寧

朔將軍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遣其東曹掾傅遘兼左長史封王浚首獻捷于劉聰勒既還襄國劉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劉聰以平幽州之勲乃遣其使人柳純持節署勒大都督陜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侍中使持節開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鉦黄鉞前後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長史張敬等十一人為伯子侯文武進位有差勒將支雄攻劉演

於廩丘為演所敗演遣其將韓弘潘良襲頓丘斬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擊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劉琨遣樂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斬其太守邢泰琨司馬温嶠西討山胡勒將逯明要之敗嶠于潞城勒以幽兾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户户貲二匹租二斛勒將陳午以浚儀叛于勒逯明攻甯黑于茌平降之因破東燕酸棗而還徙降人二萬餘户于襄國勒使其將葛薄寇濮陽陷之害太守韓弘劉聰遣其使人范龕持節策命勒賜以弓

矢加崇為陜東伯得專征伐拜封刺史將軍守宰列侯歲盡集上署其長子輿為上黨國世子加翼軍將軍為驃騎副貳劉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將劉勔距旦敗之執旦于望都關勒襲邵續于樂陵續盡衆逆戰大敗而還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壘擾亂勒河間渤海諸郡勒以揚武張夷為河間太守參軍臨深為渤海太守各率步騎三千以鎮靜之使長樂太守程遐屯于昌亭為之聲勢徙平原烏丸展廣劉哆等部

落三萬餘户于襄國使石虎襲乞活王平于梁城敗績而歸又攻劉演于廪丘支雄逯明擊甯黒于東武陽陷之黒赴河而死徙其衆萬餘于襄國邵續使文鴦救演虎退止盧關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于景亭兖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虎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為信然入于空營虎迴擊敗之遂陷廪丘演奔文鴦軍獲演弟啓送于襄國演即劉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撫存其母德之賜啓田宅令儒官授其經時大蝗中

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騎
討之獲其母妻而還鼠保于胥關遂奔代郡勒攻樂平
太守韓據于坫城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
琨次廣牧為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
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勢異必獲萬全
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
戰而擒之何彊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
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

為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為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匹澹奔代郡據奔劉琨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勒琨遂奔于段匹磾勒遷陽曲樂平戶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追姬澹于桑乾勒遣薫左長史張敷獻捷于劉聰勒之征樂平也其南和令趙領招合廣川平原渤海數千戶叛勒奔于邵續河間邢嘏累徵不

至亦聚衆數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諸縣以右司馬程遐為寧朔將軍監冀州七郡諸軍事勒姊夫廣威張越與諸將蒱博勒親臨觀之越戲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脛而殺之孔萇攻代郡潜死之時司冀并兖州流人數萬户在于遼西迭相招引人不安業孔萇等攻馬嚴馮賭久而不克勒問計于張賓賓對曰馮賭等本非明公之深仇遼西流人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息甲差選良守任之以龔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

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遼西流人可指望而至勒曰右侯之計是也召萇等歸署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李潛軍人回先為潛府長史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以部衆離貳懼奔于幽州溺水而死馮睹率衆降于勒回移居易涼流人降者歲常數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陽子邑三百戶加賔封一千戶進賔位前將軍固辭不受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彌亘

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石虎濟自長壽津寇
梁國害内史荀闓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
柸等會于固安將謀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
柸以間之末柸既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説辰
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如薊城邵續使兄子濟攻勒渤
海虜三千餘人而還劉聰將趙固以洛陽歸順恐勒襲
之遣參軍高少奉書推崇勒請師討聰勒以大義讓之
固深恨恚與郭默攻掠河内汲郡段末柸殺鮮卑單于

截附真立忽跋鄰為單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柸末柸
逆擊敗之匹磾奔還幽州因害太尉劉琨琨將佐相繼
降勒末柸遣弟騎督擊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衆數
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要之于鹽山大敗之匹磾退保
幽州越中流矢死勒為之屏樂三月贈平南將軍初曹
嶷據有青州既叛劉聰南稟王命以建鄴懸遠勢援不
接懼勒襲之故遣通和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
琅邪公劉聰疾甚驛名勒為大將軍録尚書事受遺詔

輔政勒固辭乃止聰又遣其使人持節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聰死其子粲襲僞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勒命張敬率騎五千為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鋭五萬繼之據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萬餘落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劉曜自長安屯于蒲阪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進爵趙公勒攻準于平陽小城平陽大尹周置等率雜户六千降于勒巴帥

及諸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徙之司州諸縣準使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内無歸曜之意以挫其軍勢曜潛與泰結盟使還平陽宣慰諸屠各勒疑泰與曜有謀欲斬泰以速降之諸將皆曰今斬卜泰準必不復降就令泰宣漢要盟於城中使相率誅斬準準必懼而速降矣勒久乃從諸將議遣之泰入平陽與準將喬泰馬忠等起兵攻準殺之推靳明為盟主遣泰及卜元奉傳國六璽送于劉曜

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陽責明殺準之狀明怒斬升勒怒甚進軍攻明明出戰勒擊敗之枕尸三里明築城門堅守不復出戰勒遣其左長史王修獻捷于劉曜晉彭城内史周堅害沛内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虎率幽冀州兵會勒攻平陽劉曜遣征東劉暢救明勒命舍師于蒲上靳明率平陽之衆奔于劉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陽宫室使裴憲石會修復淵聰二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于襄國劉曜又遣其使人郭

汜等持節署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如曹公輔漢故事夫人為王后世子為王太子勒舍人曹平樂因使留仕於曜言於曜曰大司馬遣王修等來外表至虔內覘大駕彊弱謀待修之返將輕襲乘輿時曜勢實殘弊懼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還斬修于粟邑停太宰之授劉茂逃歸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誅平樂三族贈修太常又知停殊禮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

劉家人臣之道過矣若微孤兄弟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天不助惡使假手靳凖孤惟事君之體當資舜求瞽瞍之義故復推崇令主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於是置太醫尚方御府諸令命參軍鼂讚成正陽門俄而門崩勒大怒斬讚既怒刑倉卒尋亦悔之賜以棺服贈大鴻臚平西將軍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虎救川逖退屯梁國虎使揚武

左伏肅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訓十餘小學于襄國四門簡將佐豪右子弟百餘人以教之且備擊柝之衛置挈壺署鑄豐貨錢河西鮮卑日六延叛于勒石虎討之敗延于朔方斬首二萬級俘三萬餘人獲牛馬十餘萬孔萇討平幽州諸郡時段匹磾部衆饑散棄其妻子匹磾奔邵續曹嶷遣使來聘獻其方物請以河為斷桃豹至蓬關祖逖退如淮南徙陳川部衆五千餘戸于廣宗石虎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

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寵夙夜戰惶如臨深

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猶服

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國家道隆殷

周孤德畢二伯哉其亟止斯議勿復紛紜自今敢言刑

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其採

集律令之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

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餘歲乃用律令晉太山太守徐

龕叛降于勒石虎及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

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稱頌功德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内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十一郡幷前趙國廣平陽平章武渤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戶二十九萬為趙國封内依舊改為内史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單于鎮撫百蠻罷幷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監之伏願欽若昊天垂副羣望也勒西面而讓者

五南面而讓者四百寮皆叩頭固請勒乃許之太興二
年勒僞稱趙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賜孝悌
力田死義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穀人三石大酺七
日依春秋列國漢初侯王每世稱元改稱趙王元年始
建社稷立宗廟營東西宫署從事中郎裴憲參軍續咸
庾景為律學祭酒任播崔濬為史學祭酒中壘支雄游
擊王陽並領門臣祭酒專明胡人辭訟以張離張良劉
羣劉謨等為門生主書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

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署前將軍李寒領司兵勳教國子擊刺戰射之法命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參軍石泰石同石譧孔隆撰大單于志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羣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羣臣議請論功勒曰自孤起軍十六年于玆矣文武將士從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

石備嘗艱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為賞之先也若身見存爵封輕重隨功位為差死事之孤賞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又下書禁國人不聽報嫂及在喪婚娶其燒葬令如本俗孔萇攻郃續別營十一皆下之續尋為石虎所獲送于襄國劉曜將尹安宋始據洛陽降于勒晉徐州刺史蔡豹敗徐龕于檀丘龕遣使詣勒陳討豹之計勒遣將王步都為龕前鋒使張敬率騎繼之敬達東平龕疑敬之襲已也斬步都三百

餘人復降于晉勒大怒命張敬據其襟要以守之大雨
霖中山常山尤甚滹沲汎溢衝陷山谷巨松僵拔浮于
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孔萇攻陷文鴦十
餘營萇不設備鴦夜擊之大敗而歸勒始制軒懸之樂
八佾之舞為金根大輅黃屋左纛天子車旗禮樂備矣
使石虎率步騎四萬討徐龕龕遣長史劉霄詣勒乞降
送妻子為質納之時蔡豹屯于譙城虎攻豹豹夜遁虎
引軍城封丘而旋徙朝臣掾屬已上七族者三百戶于

襄國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領之勒宮殿及諸門始就
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乗馬突入止車門勒大
怒謂宮門小執法馮翥曰夫人君為令尚望威行天下
況宮闕之間乎向馳馬入門為是何人而不彈白邪翥
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乗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
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使石虎擊託
候部掘咄哪於岍北大破之俘獲牛馬二十餘萬勒清
定五品以張賓領選復續定九品署張班為左執法郎

孟卓為右執法郎典定士族副選舉之任令羣寮及州
郡歲各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置都部從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職準丞相司直勒
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宫
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
使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黎陽人陳武妻一産三男一
女武攜其妻子詣襄國上書自陳勒下書以為二儀諧
暢和氣所致賜其乳婢一口穀一百石雜綵四十疋石

虎攻段匹磾於厭次孔萇討匹磾部內諸城陷之匹磾勢窮乃率其臣下輿櫬出降虎送之襄國勒署匹磾為冠軍將軍以其弟文鴦亞將衛麟為左右中郎將皆金章紫綬散諸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巳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將平中原逖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不敢為寇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

置守冢二家冀遜如趙佗感恩輟其寇暴遜聞之甚悅遣參軍王愉使於勒贈以方物修結和好勒厚賓其使遣左常侍董樹報聘以馬百匹金五十斤荅之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從事中郎劉輿坐營建德殿井木斜縮斬於殿中勒悔之贈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為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堙滅遂命下禮官為準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斗

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書不可曉藏之於永豐倉因此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足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十數人而錢終不行勒徙洛陽銅馬翁仲二於襄國列之永豐門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祖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自是

兖豫間壘壁叛者遂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矣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名陽既至勒與酣讌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

重制禁醸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尋署石虎為車騎將軍率騎三萬討鮮卑鬱粥於離石俘獲及牛馬十餘萬鬱粥奔烏丸悉降其衆城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為世子領中領軍遣石虎統中外精卒四萬討徐龕龕堅守不戰於是築室返耕列長圍以守之晉鎮北將軍劉隗降於勒拜鎮南將軍封列侯石虎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上撲殺之令步都等妻子刳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晉兖州刺

史劉遐懼自鄒山退屯於下邳琅邪内史孫默以琅邪叛降於勒徐兖間壘壁多送任請降皆就拜守宰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遐甚委昵之張賓舉為别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己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於朝乃使弘之母譖之曰張披與張賓為遊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皆歸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國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名不時至因此遂殺之賓知遐之間己遂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

史總執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於程氏矣時祖逖卒勒始侵冦邊戍勒征虜石他敗王師於酇西執將軍衛榮而歸征北將軍祖約懼退如壽春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罷徽文殿作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闚闗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又遣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先是嶷議欲徙海中保根余山會疾疫甚計未及就虎進兵圍廣固東萊太守劉巴長廣太守吕披皆以郡降以石他為征東將軍擊羌胡於

河西左軍石挺濟師於廣固曹嶷降送於襄國勒害之
坑其衆三萬虎將盡殺嶷衆其青州刺史劉徴曰今留
徴使牧人也無人焉牧徴將歸矣虎乃留男女七百口
配徴鎮廣固青州諸郡縣壘壁盡陷勒司州刺史石生
攻晉揚武將軍郭誦于陽翟不克進寇襄城俘獲千餘
而還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辭勒
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
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

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
防俗士不闗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
以勵貪俗勒將兵都尉石瞻冦下邳敗晉將軍劉長遂
冦蘭陵又敗彭城内史劉續東莞太守竺珍東海太守
蕭誕以郡叛降於勒勒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尤
高者賞帛有差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
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朝賢儒士聽者莫
不歸美焉甞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

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勒徵徐揚州兵會石瞻於下邳劉遐懼又自下邳奔於泗汭石生攻劉曜河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户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以右常侍霍皓為勸課大夫與典農使者朱表典勸都尉陸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勸課農桑農桑最修者賜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壽關出冠許潁俘獲萬餘降者二萬生遂

攻陷康城晉將軍郭誦追生生大敗死者千餘生收散卒屯於康城勒汲郡内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郭默俘獲男女二千餘人石聰攻敗晉將李矩郭默等勒將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孫策之禍可不慮乎且枯木朽株盡能為害馳騁之弊今古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

乃賜琅朝服錦絹爵關内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
矣晉都尉魯潛叛以許昌降於勒石瞻攻陷晉兖州刺
史檀斌于鄒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將王騰襲殺并州
刺史崔琨上黨内史王沓以并州叛於勒先是石虎攻
劉曜將劉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潰執岳送襄國虎又攻
王騰于并州斬之李矩以劉岳之敗也懼自滎陽遁歸
矩長史崔宣率矩衆二千降于勒於是盡有司兖之地
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之勒命徙洛陽晷影于襄國列

之單于庭銘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
殿立桑梓苑于襄國勒嘗夜微行撿察營衛齎繒帛金
銀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
乃止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内侯勒如苑鄉召記
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
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
紛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
於是幽光并其妻子於獄勒既將營鄴宫又欲以其世

子弘為鎮容與程遐謀之石虎自以勲效之重仗鄴為基雅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虎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石聰攻壽春不克遂寇逡遒阜陵殺掠五千餘人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闓將軍張闔等叛害下邳內史夏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龍驤將軍王國叛以南郡

降于勒晉彭城内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墳發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懸為備棺衾之具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茌平令師懽獲黒兎獻之於勒程遐等以為勒龍飛革命之祥於晉以水承金兎隂精之獸玄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晉豫州刺史祖約于壽春屯師淮上晉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叛降于堪南

陽都尉董幼叛率襄陽之衆又降于堪祖約諸將佐皆陰遣使附于勒石聰與堪濟淮陷壽春祖約奔歷陽壽春百姓陷于聰者二萬餘户劉曜敗石虎于高候遂圍洛陽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名而謂之曰劉曜

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

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

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

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

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

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鑾旗親

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今此機會所謂

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

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恱使内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虎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氷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于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恱舉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

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于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虎率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口於金谷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使征東石

遼等帥騎衛曜而北及是祖約舉兵敗降于勒勒使王波讓之曰卿逆極勢窮方來歸命吾朝豈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靦面目也示之以前後檄書乃赦之劉曜子熙等去長安奔于上邽遣石虎討之勒巡行冀州諸郡引見高年孝悌力田文學之士班賜穀帛有差令遠近牧守宣言屬城諸所欲言靡有隱諱使知區區之朝虛渇讜言也虎克上邽遣主簿趙封送傳國玉璽金璽太子玉璽各一于勒虎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獲

數萬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于
勒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
隆祥符並萃宜時革徽號以答乾坤之望於是石虎等
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羣臣固請勒乃以咸
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
曰元王立其妻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署其子宏
為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大單
于封秦王左衛將軍斌太原王小子恢為輔國將軍南

陽王中山公虎為太尉守尚書令中山王石生河東王石堪彭城王以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加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宣左將軍挺侍中梁王署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郎李鳳前郎中令裴憲為尚書署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論功封爵開國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縣公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餘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參議以趙承

金為水德旗幟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臘勒從之勒下書曰自今有疑難大事八坐及委丞郎齋詣東堂詮詳平決其有軍國要務須啓有令僕尚書隨局入陳勿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約不忠於本朝誅之及其諸子姪親屬百餘人羣臣固請勒宜即尊號勒乃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平自襄國都臨漳追尊其高祖曰順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又定

昭儀夫人位視上公貴嬪貴人視列侯員各一人三英九華視伯淑媛淑儀視子容華美人視男務簡賢淑不限員數勒荊州監軍郭敬南蠻校尉董幼寇襄陽勒驛勑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策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為勒軍大至懼而奔武昌敬入襄陽軍無私掠百姓安之晉平北將軍魏該弟遐等

率該部衆自石城降于敬敬毀襄陽還其百姓于洒北
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臨深遣司
馬管光帥州軍討之為羌所敗隴右大擾氐羌悉叛勒
遣石生進據隴城王羌兄子擢與羌有仇生乃賂擢與
掎擊之羌敗奔涼州徙秦州夷豪五千餘戶于雍州勒
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發中旨
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訓罰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
門下皆各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也堂陽人陳豬妻一

產三男賜其衣帛廪食乳婢一口復三歲勿事時高句麗肅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並獻名馬于勒涼州牧張駿遣長史馬詵奉圖送高昌于寘鄯善大宛使獻其方物晉荆州牧陶侃遣兼長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寶奇獸秦州送白虎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濟陰木連理甘露降苑鄉勒以休瑞並臻遐方慕義赦三歲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調特赦涼州殊死涼州計吏皆拜郎中賜絹十疋綿十斤勒南郊有白氣自壇屬天勒大悅

還宮赦四歲刑遣使封張駿武威郡公食涼州諸郡勒親耕籍田還宮赦五歲刑賜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蝕避正殿三日令羣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興雲致雨有益於百姓者郡縣更為立祠堂殖嘉樹準嶽瀆已下為差等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臣朕宮不得成也勑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

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耳人家有百足資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終當繕之耳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疋稻百斛又下書令公卿百寮歲薦賢良方正直言秀異至孝亷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議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舉人得遞相薦引廣招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時大雨霖中

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張漸等監營鄴宮勒親授規模蜀梓潼建平漢固三郡蠻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漢晉舊京復欲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臺治書侍御史于洛陽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

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
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
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
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
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
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晉將軍趙允
攻克馬頭石堪遣將軍韓雍救之至則無及遂寇南沙
海虞俘獲五千餘人初郭敬之退據樊城也王師復戍

襄陽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歸暴風大雨震雹建德殿端門襄國市西門殺五人雹起西河界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餘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樂平武鄉趙郡廣平鉅鹿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曰歷代已來有斯災幾也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為未宜替也一人吁嗟王道尚為之虧況

羣神怨憾而不怒動上帝乎縱不能令天下同爾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曰寒食既并州之舊風朕生其俗不能異也前者外議以子推諸侯之臣王者不應為忌故從其議儻或由之而致斯災乎子推雖朕鄉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亂也尚書其促檢舊典定議以聞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普復寒食更為殖嘉樹立祠堂給戶奉祀勒黄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氷失道隂氣發泄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復

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為氷室懼所藏之氷不在固陰冱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緜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氷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矣石虎之門可設雀羅虎愈怏怏不悅郭敬南掠江西晉南中

郎將桓宣承其虛攻樊城取城中之衆而去敬旋師救樊追戰于湼水敬前軍大敗宣亦死傷大半盡收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陽留軍戍之勒如鄴臨石虎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為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虎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下何所謝也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于河聲聞九百餘里黑龍見鄴井中勒觀龍有喜色朝其羣臣于鄴命郡國立學官每郡置博士祭酒

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顯升台府於是擢拜太學生五人為佐著作郎録述時事時大旱勒親臨廷尉録囚徒五歲刑已下皆輕決遣之重者賜酒食聽沐浴一須秋論還未及宫澍雨大降勒如其澧水宫因疾甚而還名石虎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等侍疾禁中虎矯命絶弘震及内外羣臣親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名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潘鎮正備今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

虎大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虎曰奉詔即遣今已半路矣吏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廣阿蝗虎密遣其子邃率騎三千遊于蝗所熒惑入昴星隕于鄴東北六十里初赤黒黄雲如幕長數十疋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時有耕者往視之土猶燃沸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疾甚遺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寮既葬除服無禁婚娶祭祀飲酒食肉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斂以時服

載以常車無藏金寶無内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構荷
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無違朕命大雅與斌宜善
相維推司馬氏汝等之殷鑒其務於敦穆也中山王深
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
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虚葬號高平
陵偽謚明皇帝廟號高祖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孝行以恭謙自守受經
於杜嘏誦律於續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專以文業

教也於是使劉徵任播授以兵書王陽教之擊刺立為世子領中領軍尋署衛將軍使領開府辟名後鎮鄴勒僭位立為太子虛襟愛士好為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

武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蕭荷專征歲久威振内外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諸子並長皆豫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可輔少主也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難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彊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當恐輔幼主之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為過懼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豈明主開襟納

說忠臣必盡之義乎中山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仗陛下神規微建鷹犬之効陛下酬其父子以恩榮亦已足矣魏任司馬懿父子終於鼎祚淪移以此而觀中山豈將來有益者乎臣因緣多幸託瓜葛於東宫臣而不竭言於陛下而誰言之陛下若不除中山臣已見社稷不復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是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為家禍當為安國寧家

之計不可坐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内而神色不悦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絶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為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為憂腹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何則魏承漢運為正朔帝王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江東豈有虧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為中國帝王彼司馬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籙不在陛下竟欲

安歸此四支之輕患耳中山王籍陛下指授神畧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兼其殘暴多姦見利忘義無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死虎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名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于虎虎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

亂之弘泣而固讓虎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豫論遂以咸和七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寮進位一等誅程遐徐光弘策拜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為邑摠攝百揆虎偽固讓久乃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虎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録尚書事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兾州刺史封河間王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齊王鑒

代王苞樂平王徙太原王斌為章武王勒文武舊臣皆補左右丞相閑任虎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及勒車馬珍寶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己署鎮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衆旅不復由人宮殿之内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兖州據廪丘挾南陽王為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

同討桀逆蔑不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克遂南奔譙城虎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送襄國炙而殺之徵石恢還于襄國劉氏謀泄虎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于二鎮虎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以石挺為前鋒大都督生遣將軍郭權率鮮卑涉璝部衆二萬為前鋒距之生統大軍

繼發次蒲阪前鋒及挺大戰潼關敗績挺及丞相左長
史劉隗皆戰死虎退奔澠池枕尸三百餘里鮮卑密通
于虎背生而擊之生時停蒲阪不知挺之死也懼單馬
奔長安郭權乃復收衆三千與越騎校尉石廣相持于
渭汭生遂去長安潛于雞頭山將軍蔣英固守長安虎
聞生之奔也進師入關進攻長安旬餘拔之斬蔣英等
分遣諸將屯于汧徙雍秦州華戎十餘萬戶于關東生
部下斬生于雞頭山虎還襄國大赦諷弘命已建魏臺

一如魏輔漢故事郭權以生敗據上邽以歸順詔以權
為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於是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
皆應之弘鎮西石廣與權戰敗績虎遣郭敖及其子斌
等率步騎四萬討之次于華陰上邽豪族害權以降徙
秦州三萬餘户于青并二州諸郡南氐楊難敵等送任
通和長安陳良夫奔于黑羌招誘北羌四角王薄句大
等擾北地馮翊與石斌相持石韜等率騎掎句大之後
與斌夾擊敗之句大奔于馬蘭山郭敖等懸軍追北為

羌所敗死者十七八斌等收軍還于三城虎聞而大怒遣使殺郭敖石宏有怨言虎幽之弘齎璽綬親詣虎諭禪位意虎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也弘還宫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真無復遺矣俄而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宫人慟哭咸康元年幽弘及程氏并宏恢于崇訓宫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

石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祖曰㔨邪父曰寇覔勒父朱幼而子虎故或稱勒弟焉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王及虎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聘將軍郭榮妹為妻虎

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所為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畧與已侔者輙方便害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别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信任彌隆仗以専征之任勒之居襄國署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後封繁陽侯勒即大單于趙王位署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遷侍中開府進封中山公及勒僭

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為王邑萬户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虎深恨之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復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羣臣已下勸其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

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人神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於是赦其境内改年曰建武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概馮莫張崇曹顯為尚書申鍾為侍中郎闓為光禄大夫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為太子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分㺯陶之柳鄉立停駕縣虎徐

州從事朱縱殺刺史郭祥以彭城歸順虎遣將王朗擊之縱奔淮南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寝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雀臺崩殺典匠少府任汪復使修之倍於常度虎自率衆南寇歷陽臨江而旋京師大震遣其征虜石遇寇中廬遂圍平北將軍桓宣于襄陽輔國將軍毛寶南中郎將王國征西司馬王愆期等率荆州之衆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二旬軍中饑疫而還虎以租入殷廣轉輸勞煩令中倉

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晉將軍淳于安攻其琅邪
費縣俘獲而歸石遼保母劉芝初以巫術進旣養遼遼
有深寵通賄賂豫言論權傾朝廷親貴多出其門遂封
芝為宜城君虎下書令刑贖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
聽以穀麥皆隨時價輸水次倉冀州八郡雨雹大傷秋
稼下書深自咎責遣御史所在發水次倉麥以給秋種
尤甚之處差復一年虎將遷于鄴尚書請太常告廟虎
曰古者將有大事必告宗廟而不列社稷尚書可詳議

以聞公卿乃請使太尉告社稷從之及入鄴宮澍雨周洽虎大悅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飛作司南車成虎以其構思精微賜爵關内侯賞賜甚厚始制散騎常侍已上得乘軺軒王公郊祀乘副車駕四馬龍旂八旒朔望朝會即乘軺軒時羌薄句大猶保險未賓遣其子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并秦雍二州兵以討之虎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闢桑業不修者貶其守宰而還咸康二年使牙門將張彌徙洛陽鐘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于鄴

鐘一没於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絙牛百頭鹿
櫨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輞車轍廣四
尺深二尺運至鄴虎大悦赦二歳刑賚百官穀帛百姓
爵一級下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則先王之令典
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雖未盡
弘美亦搢紳之清律人倫之明鏡從爾以來遵用無改
先帝創臨天下黄紙再定至於選舉銓為首格自不清
定三載于兹主者其更銓論務揚清激濁使九流咸允

也吏部選舉可依晉氏九班選制永為揆法選畢經中
書門下宣示三省然後行之其著此詔書于令銓衡不
奉行者御史彈坐以聞索頭郁鞠率衆三萬降于虎署
鞠等十三人親通趙王皆封列侯散其部衆于冀青等
六州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
米二斗百姓嗷然無生賴矣又納解飛之説於鄴正南
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而橋竟不成役夫
饑甚乃止使令長率丁壯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

而復為權豪所奪人無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饑人以食之公卿已下出穀以助振給姦吏因之侵割無已雖有貸贍之名而無其實改直盪為龍騰冠以絳幘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至是皆就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綷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

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宫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于
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虚實又置女鼓吹羽儀
雜伎工巧皆與外侔禁郡國不得私學星讖敢有犯者
誅左校令成公遐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餘丈上盤
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虎試而悦之其太保夔安等
文武五百九人勸虎稱尊號安等方入而庭燎油灌下
盤死者七人虎惡之大怒斬成公遐于閶闔門於是依
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

赦殊死已下追尊祖晭邪武皇帝父寇覔為太宗孝皇帝立其鄭氏為天王皇后以子邃為天王皇太子親王皆貶封郡公藩王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五百餘戶叛入黑羌武鄉長城徙人韓彊獲玄玉璽方四寸七分龜紐金文詣鄴獻之拜彊騎都尉復其一門夔安等又勸進曰臣等謹案大趙水德元龜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寶也分之數以象七政寸之紀以準四極昊天成命不可久違輙下史官擇吉日具禮儀謹昧死

上皇帝尊號虎下書曰過相褒美猥見推逼覽增愳然非所望也其亟止茲議今東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慶中書令王波上元璽頌以美之虎以石弘時造此璽彊遇而獻之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恣無道或盤遊于田懸管而入或夜出于宫臣家淫其妻妾粧飾宫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内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褻而殺之合牛羊肉煑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間公宣樂安公韜

有寵於虎遼疾之如仇虎荒耽内游威刑失度遼以事為可呈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杖捶月至再三遼甚恨私謂常從無窮長生中庶子李顔等曰官家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顔等伏不敢對遼稱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餘騎宴于李顔别舍謂顔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李顔叩頭固諫遼亦昏醉而歸遼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責遼遼怒殺其

使虎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劔擊之虎大怒收李顔等詰問顔具言始末誅顔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宫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虎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宫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

姿儀自稱佛太子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易姓名為李子楊游于鄠縣爰赤眉家頗見其妖狀事微有驗赤眉敬信之妻以二女轉相扇惑京兆樊經竺龍嚴諶謝樂子等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子楊稱大黄帝建元曰龍興赤眉與經為左右丞相龍諶為左右大司馬樂子為大將軍鎮西石廣擊斬之子楊頸無血十餘日而面色無異於生虎將伐遼西鮮卑段遼募有勇力者三萬人皆拜龍騰中郎遼遣從弟屈雲襲幽州刺史李孟退

奔易京虎以桃豹為橫海將軍王華為渡遼將軍統舟
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
將軍統步騎十萬為前鋒以伐段遼虎衆次金臺支雄
長驅入薊遼漁陽太守馬鮑代相張牧北平相陽裕上
谷相侯龕等四十餘城並率衆降于虎支雄攻安次斬
其部大夫那樓奇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左右長
史劉羣盧諶司馬崔悅等封其府庫遣使請降虎遣將
軍郭太麻秋等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于密雲獲其母

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隂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馬虎
納之乃遷遼其户二萬餘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諸有才
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單于乙回為鮮卑敦那所逐既
平遼西遣其將李穆擊那破之復立乙回而還虎入遼
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遣使稱藩
于虎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
將伐之天竺佛圖澄進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
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衆戰誰能禦之區區小

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固諫曰燕地歲星所守行師無功必受其禍虎怒鞭之黜為肥如長進師攻棘城旬餘不克戭遣子恪帥胡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者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為太史令虎旋自令支過易京惡其固而毀之還謁石勒墓朝其羣臣於襄國建德前殿復從征文武有差至鄴設飲至之禮賜俘犒於丞郎虎謀代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

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
高句麗使典農中郎將王典率衆萬餘屯田于海濵又
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
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冀州八郡大蝗司隸請坐守
宰虎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豈禹湯
罪己之義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歸咎無辜所
以重吾之責可白衣領司隸加其子司徒韜金鉦黄鉞
鑾輅九旒先是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率衆戍長

安二歸告鎮西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大怒追廣至而殺之段遼於密雲山遣使詐降虎信之使征東麻秋百里郊迎勅秋曰受降如待敵將軍慎之遼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貪而無謀吾今請降求迎彼終不疑也若伏重軍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於密雲麻秋統衆三萬迎遼為恪所襲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歸虎聞之驚怒方食吐餔乃削秋官爵下書令諸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

助教虎以吏部選舉斥外耆德而勢門童幼多為美官免郎中魏奐為庶人以其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為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北鄙石閔敗王師于沔陰將軍蔡懷死之宣將朱保又敗王師于白石將軍鄭豹談元郝莊隨相蔡熊皆遇害虎將張賀度攻陷邾城敗晉將毛寶于邾西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沖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於是掠七萬户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虎患之擢

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慴州郡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鎮遠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東徙已來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華冑宜蒙優免從之自是皇甫胡梁韋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貫一同舊族隨才銓叙思欲分還桑梓者聽之其非此等不得為例以其撫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于時大旱白虹經天虎下書曰朕在位六載

不能上和乾象下濟黎元以致星虹之變其令百僚各
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葦魚鹽除歲供之外皆無所固
公侯卿牧不得規占山澤奪百姓之利又下書曰前以
豐國澠池二治初建徙刑徒配之權救時務而主者循
為恒法致起怨聲自今罪犯流徒皆當申奏不得輙配
也京獄見囚非手殺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虎將討慕
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復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
二合鄴城舊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

千一百萬斛于安樂城以備征軍之調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戸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虎僭位之後有所調用皆選司擬官經令僕而後奏行不得其人案以為令僕之負尚書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書劉真以為失銓考之體而言之虎責怒主者加真光禄大夫金章紫綬虎如宛陽大閱於曜武場慕容皝襲幽冀畧三萬餘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慄弱徵還賜徵士辛謐几杖衣服穀五百斛勅平原為起甲第先是李壽將李宏自晋

奔于虎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悦付外議之多有異同中書監王波議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䰟蜀漢當鳩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則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逃命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使壽知我遐方必臻也於是遣宏備物以酬之以石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自幽州東至白狼大興屯田張駿憚虎之盛遣其

別駕馬詵朝之虎初大悅及覽其表辭頗蹇傲虎大怒將斬詵侍中石璞進曰為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為有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為二建鄴君臣延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為武弗克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者則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後也虎乃止李宏既至蜀漢李壽欲誇其境内下令云羯使來庭獻其楛矢虎聞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守中書監虎志在窮兵以其

國內少馬乃禁畜私馬匿者腰斬收百姓馬四萬餘匹
以入于公兼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所營長安
洛陽二宫作者四十餘萬人又勅河南四州具南師之
備并朔秦雍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諸州造
甲者五十萬人兼公侯牧宰競興私利百姓失業十室
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猛虎所害三分而一貝
丘人李弘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遂連結姦黨署
置百僚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虎畋獵無度晨出夜

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韋謏入諫其辭切直虎省而善之賜以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專總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說之曰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咸怨爲大釁之漸矣遣征北張舉自鴈門討索頭郁鞠克之制征

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各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以斬論將以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鬻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發無已會青州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忽移在城東南善石溝上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路虎大悦曰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江南之徵也天命不可違其勑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軍以副成路之祥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十時祆怪尤

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為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寧遠劉寧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討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而宣亦昵之扁聰辯明斷專綜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内游石韜沈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决於是權傾内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

唯侍中鄭系王謨常侍盧諶崔約等十餘人與之抗禮虎又取州郡吏馬一萬四千餘匹以配曜武關將馬主皆復一年鎮北宇文歸執送段遼之子蘭降于虎獻駿馬萬匹虎以平西張伏都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帥步騎三萬擊涼州既濟河與張駿將謝艾大戰于河西伏都敗績虎雖昏虐無道而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于祕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于學官燕公石斌淫湎荒獵常懸管而入征北

張賀度以邊防宜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之大
怒杖斌一百遣主書禮儀持節監之斌行意自若儀持
法呵禁斌怒殺之欲殺賀度賀度嚴衛馳白之虎遣尚
書張離持節帥騎追斌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任
十餘人建元初虎饗羣臣于太武前殿有白鴈百餘集
于馬道南虎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
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於虎曰白鴈集殿庭宮室將空
不宜行也虎納之臨宣武觀大閱而解嚴以燕公斌為

使持節侍中大司馬録尚書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衛上東宫置左右統將軍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在左右光禄上置鎮衛將軍在車騎將軍上時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領軍王朗言之於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宫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游觀而罷之也虎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為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言於虎曰昴者趙之分也熒惑所在其主惡之

房為天子此殃不小宜以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當者攬久而對曰無復貴於王領軍也虎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書追波前議遣李宏及荅楛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之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平北尹農攻慕容皝凡城不克而還黜農為庶人時白虹出自太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十餘刻乃滅虎下書切責台輔百司令各上封事指陳變眚極言無

隱於是閉鳳陽門唯元日乃開立二時于靈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壽以建寧上庸漢固巴徼梓潼五郡降于虎先是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虎遣使致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流于渚上地震水波騰上津所殿觀莫不傾壞壓死者百餘人虎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

漸以示軌儀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
人遷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
權勢不及禍周有子頽之釁鄭有叔段之難此皆由寵
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惟陛下覽之虎不從太子詹事
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約素狎珍戲
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
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目深聞之大怒誅
約父子珍有寵于宣頗豫朝政自誅約之後公卿已下

憚之側目虎子義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友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為冠纓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之虎大怒以其右僕射張離為征西左長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鎮長安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虎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二層於其上尅期將校獵自靈

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宫發百姓牛二萬餘頭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宫十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

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自初發至鄴諸殺其夫及奪而遣之縊死者三千餘人荆楚揚徐間流叛畧盡宰守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禄大夫逯明因侍切諫虎大怒遣龍騰拉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禄仕而已虎常以女騎一千為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鞾游于戲馬觀觀上安

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黄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修道又訕謗朝政虎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此而絶軌之囚也冠軍苻洪上疏為之申理且乞止長安洛陽作徒及休宫女辭旨訐直虎省之不悦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永和三

年虎親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蠶于近郊遂如襄國謁勒墓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率并司州兵二萬餘人為麻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率戶二萬來降河湟間氐羌十餘萬落與張瓘相首尾麻秋憚之不進重華金城太守張沖又以郡降石寧麻秋尋次曲柳劉寧王擢進攻始興武街重華將楊康等與寧戰于沙阜寧敗績乃引還金城王擢克武街執重華護軍曹權胡宣徙七千餘戶于雍州虎又以孫伏都為征

西將軍與麻秋率步騎三萬長驅濟河且城長最重華大懼遣將謝艾逆擊敗之秋退歸金城勒及虎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城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堈上有趙簡子墓至是虎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版厚一尺積版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銅柱鑄

以為器時沙門吴進言于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於是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長數十里趙攬申鍾石璞等上疏陳天文錯亂蒼生凋弊及因引見又面諫辭旨甚切虎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乃促張羣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皆為鐵扉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黄鵠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元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

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于充
庭之乘鑿北城引水于華林園城崩壓死者百餘人命
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
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
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
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既馳逐無厭所在陳列
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為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
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

其中宣與嬖姬顯德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
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
爵者鞭之一百峻制嚴刑文武戰慄士卒饑凍而死者
萬有餘人宣弓馬衣食皆號為御有亂其間者以冒禁
罪罪之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虎復命石韜
亦如之出自幷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
彌甚宦者趙生得幸于宣而無寵于韜微勸宣除之於
是相圖之計起矣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於河峽敗

之斬首三千餘級抱罕護軍李逵率衆七千降于虎自河已南氐羌皆降石韜起堂于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凶豎悖逆敢違我如是汝能殺之者吾入西宫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黄黑雲大如數畝稍分爲三狀若匹布東西經天色黑而青酉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每相去數

十丈間有白雲如魚鱗子時乃滅韜素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于東明觀樂奏酒酣愀然長歎曰人居世無常别易會難各付一杯開意為吾飲令必醉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飲乎因泣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欷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楊杯年皮年成趙生等緣獮猴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虎哀驚氣絶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

蕭牆之内慮生非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偽言其母哀過危惙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宫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稱韜死夜宿東宫長上楊杯家杯夜與五人從外來相與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寢闇中杯不見也科尋出逃

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踰牆獲免虎馳使收之獲楊杯牟皮趙生等杯皮尋皆亡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虎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作數斗木槽和羹飯以賭狗法食之取害鎦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摽於其上摽末置鹿盧穿之以繩倚梯柴積送宣於摽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郝稚

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劉霸斷其手足斫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其大臣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虎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為之流涕虎因此發病又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豬牛東宮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散騎常

侍趙攬言於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及宣之殺韜也
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庶人貴嬪柳
氏尚書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寵于宣亦
殺之虎追其姿色復納耆少女于華林園虎議立太子
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
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
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虎得而嬖之
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虎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

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
睃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且
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于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
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
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
勑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虎使張豺問
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虎
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

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虎召太常條攸光祿勳杜嘏謂之曰煩卿傅太子實希改轍吾之相託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為少傅虎時疾瘳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寧百官增位一等諸子進爵郡王以尚書張良為右僕射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勅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定陽梁犢等因衆心之怨謀起兵東還隂令胡

人頡獨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衆攻陷下辮逼張茂為大都督大司馬載以軺車安西劉寧自安定擊之大敗而還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史長驅而東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比至長安衆已十萬其樂平王石苞時鎮長安盡鋭距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如洛川虎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

統衛軍張賀度征西張良征虜石閔等率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農師不利又戰于洛陽農師又敗乃退壁成皋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石斌為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苻洪等擊犢于滎陽東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俄而晉將軍王龕拔其沛郡始平人馬勗起兵於洛氏葛谷自稱將軍石苞攻滅之誅三千餘家時熒惑犯積尸又犯昴月及熒惑北犯河鼓未幾虎疾甚以石遵為大將

軍鎮關右石斌為丞相録尚書事張豺為鎮衛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輔政也害世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乃遣使詐斌曰主上患已漸損王須獵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獵遂游畋縱飲劉氏矯命稱斌無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龍騰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虎臨

於西閤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于前虎曰何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虎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使弟雄等矯虎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一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為豫之乃仰藥而死俄而虎亦死虎始以咸康

元年僭位至此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歳於是世即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為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豺與張舉謀誅李農而舉與農素善以豺謀告之農懼率騎百餘奔廣宗率乞活數萬家保于上白劉氏使張舉等統宿衛精卒圍之豺以張離為鎮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司隸校尉為己之副鄴中羣盜大起迭相劫掠石遵聞虎之死屯于河内姚弋仲苻洪石閔劉寧及武衛王鸞寧西王

午石榮王鐵立義將軍段勤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
遵于李城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亦有意于殿下
矣但以末年惽惑為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
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
而迎殿下者邪遵從之洛州刺史劉國等亦率洛陽之
衆至于李城遵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名上白之軍遵次
于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豺將出距之者舊羯士
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戍也踰

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引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冲幼託之于將軍將軍何以匡濟邪加遵重官可以弭不豺惶怖失守無復籌計但言唯唯劉氏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於是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于太武前殿擗踴盡哀退如東閤斬張豺于平樂市夷其三

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
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偽讓至于再三羣臣敦勸乃受
之僭即尊位于太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罷上白圍封
世為譙王邑萬户待以不臣之禮廢劉氏為太妃尋皆
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李農歸請罪遵復其位待
之如初尊其母鄭氏為皇太后其妻張氏為皇后以石
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鑒為侍中石冲為太保石苞為大
司馬石琨為大將軍石閔為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

錄尚書事輔政暴風拔樹震雷雨雹大如盂升太武暉
華殿災諸門觀閣蕩然其乘輿服御燒者大半光燄照
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雨血周遍鄴城石冲時鎮于
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謂其寮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
輒廢殺罪逆莫大其勅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
寧北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自薊討遵傳檄燕趙所在
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于苑鄉遇遵赦書謂左右
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吾將歸矣

其將陳暹進曰彭城篡弑自尊為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冲從之遵馳遣王擢以書喻冲冲弗聽遵假石閔黃鉞金鉦與李農等率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冲師大敗獲冲于元氏賜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虎號其墓為顯原陵偽謚武皇帝廟號太祖遵遷揚州刺史王浹以淮南歸順晉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將軍褚裒帥師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農為南討大都督率騎二萬來距裒不能

進退屯廣陵陳逵聞之懼遂焚壽春積聚毀城而還石苞時鎮長安謀帥關中之衆攻鄴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誅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勲於是率衆赴之壁于懸鈎去長安二百餘里使治中劉煥攻京兆太守劉秀離斬之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擁三十餘壁有衆五萬以應勲苞輟攻鄴之謀使麻秋姚國等率騎距勲遵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勲爲名因

劫苞送之于鄴勲又為朗所距釋懸鉤拔宛城殺遵南陽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閔既為都督總内外兵權乃懐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宫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賜以宫女樹已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矣而又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計頗疑憚於閔稍奪兵權閔益有恨色

準等咸勸誅之遵名石鑒等入議于其太后鄭氏之前皆請誅之鄭氏曰李城迴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刼李農及右衛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于琨華殿誅鄭氏及其太子衍上光禄張斐中書令孟準左衛王鸞等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

日鑒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閔為大將軍封武德
王李農為大司馬並録尚書事郎闓為司空秦州刺史
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鑒使石苞及
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等夜誅閔農於琨華殿不
克禁中擾亂鑒恐閔為變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
中華門并誅石苞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
和連兵檄誅閔農鑒遣石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
呼延盛率步騎七萬分討祗等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

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殺之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誅閔等時鑒在中臺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嚴率衛士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朕從臺觀卿勿慮無報也於是伏都及銖率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誅己也馳招閔農開門内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

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宣令
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
者不可勝數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鑾于
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
各任所之勑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
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
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
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

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須至有濫死者半太宰趙鹿太尉張舉中軍張春光祿石岳撫軍石寧武衛張季及諸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沈屯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建義段勤據黎陽寧南楊羣屯桑壁劉國據陽城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苻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王朗麻秋自長安奔于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朗

奔于襄國麻秋帥衆奔于苻洪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閔率衆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遂歸于冀州閔與李農率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誅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虎小男混永和八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勅收付廷尉俄而斬之於建康市虎十三子五人為冉閔所殺八人自

相殘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徙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為武興郡至是終為閔所滅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父瑶中山太守賓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闊達有大節常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為中丘王帳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亂石勒為劉淵輔漢將軍

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劒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為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又為右長史大執法封濮陽侯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慎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焉肅清百寮屏絶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為比也及卒勒親臨哭

之哀慟左右贈散騎常侍右光禄大夫儀同三司謚曰景將葬送于正陽門望之流涕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輙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魏

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漢黎陽騎都督累世牙門

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虎子之驍猛多力攻戰無前歷位左積射將軍西華侯閔幼而果銳虎撫之如孫及長身長八尺善謀策勇力絶人拜建節將軍徙封修成侯歷位北中郎將游擊將軍虎之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其司徒申鍾司空郎闓等四十八人上尊號于閔閔固讓李農農以死固請於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

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以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録尚書事封齊王農諸子皆封為縣公封其子允明裕皆為王文武進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鑒死僭稱尊號于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荅閔誅李農及其三子并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

侍嚴震趙昇等晉廬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執南蠻校
尉桑坦遷其百姓而還石祇遣其相國石琨率衆十萬
伐鄴進據邯鄲祇鎮南劉國自繁陽會琨閔大敗琨于
邯鄲死者萬餘劉國還屯繁陽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
度段勤與劉國靳豚會于昌城將攻鄴閔遣尚書左僕
射劉羣為行臺都督使其將王泰崔通周成等帥步騎
十二萬次于黄城閔躬統精卒八萬繼之戰于蒼亭賀
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追斬靳豚于陰安鄉盡俘其

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綿亘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至自蒼亭行飲至之禮清定九流準才授任儒學後門多蒙顯進于時翕然方之為魏晉之初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于襄國署其子太原王允為大單于驃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為麾下光祿大夫韋謏啓諫甚切閔覽之大怒誅謏及其子孫閔攻襄國百餘日為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

州援祇弋仲復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滈頭僞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車騎胡睦距襄于長蘆將軍孫威候琨于黄丘皆為敵所敗士卒畧盡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且至冉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議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曰太白

經曰當殺胡王一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師大敗閔潛于襄國行宮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冉允及左僕射劉琦等送于祗盡殺之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車騎胡睦侍中李綝中書監盧諶少府王鬱尚書劉欽劉休等及諸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賊盜蜂起司冀大饑人相食自虎末年而閔盡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

月不戰青雍幽荊州徙户及諸氐羌胡蠻數百餘萬各
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且饑疫死亡其能達者十
有二三諸夏紛亂無復農者閔悔之誅法饒父子支解
之贈韋謏大司徒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
還莫有知者内外兇兇皆謂閔已沒矣射聲校尉張艾
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于明光
宫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名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
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宫顧

謂左右曰巳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卻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軍追奔及于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為效閔振旅而歸會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將奔關中閔怒誅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及其太宰趙鹿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送質請命驃騎石寧奔於柏人閔命梵祗首于通衢閔兖州刺史劉啓以鄄城歸順劉顯復率衆伐鄴閔擊敗之還稱尊號于襄國閔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統豫州牧

冉遇荆州刺史樂弘皆以城歸順平南高崇征虜吕護
執洛州刺史鄭系以三河歸順慕容彪攻陷中山殺閔
寧北白同幽州刺史劉凖降于慕容儁時有雲黄赤色
起東北長百餘丈一白鳥從雲間西南去占者惡之劉
顯率衆伐常山太守蘇亥告難于閔閔留其大將軍蔣
幹等輔其太子智守鄴親率騎八千救之顯所署大司
馬清河王寧以棗彊降于閔收其餘衆擊顯敗之追奔
及于襄國顯大將曹伏駒開門為應遂入襄國誅顯及

其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宫室遷其百姓于鄴顯領軍范路帥衆千餘斬關奔于枋頭時慕容儁已克幽薊畧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温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鏁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

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及董閏張温等送之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告廆皝廟遣慕容評率衆圍鄴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于晉陽蘇亥棄常山奔于新興鄴

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冉智尚幼將幹遣侍
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歸順且乞師于晉濮陽太守戴
施自倉垣次于棘津止猗不聽進責其傳國璽猗使嵩
還鄴復命幹沈吟未決施乃率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
三臺譎之曰且出璽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
送也須得璽當馳白天子耳天子聞璽已在吾處信卿
至誠必遣軍糧厚相救餉幹以為然乃出璽付之施宣
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京師長水校尉馬

顧龍驤田香開門降評施融蔣幹懸縋而下奔于倉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攸中書監聶熊司隸校尉籍羆中書令李垣及諸王公卿士于薊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郎肅自殺儁送閔既至龍城斬于遏陘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通志卷一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八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第三

前燕

慕容廆 皝 儁 暐 裴嶷 高瞻 慕容翰

陽裕 韓恒 李產子績 慕容恪 陽騖 皇甫

真

慕容廆字奕洛瓌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曽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司馬懿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揺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

容為氏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以全柳城之功進拜鮮
卑單于遷邑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廆幼而
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
有知人之鑒廆童冠時往謁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
為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
勤而別涉歸死其弟耐篡位將謀殺廆廆亡潛以避禍
後國人殺耐迎廆立之初涉歸有憾於宇文鮮卑廆將
脩先君之怨表請討之武帝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

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廆戰于肥如廆衆大敗自後復
掠昌黎每歲不絕又率衆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
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遣督護賈
沉將迎立依慮之子為王廆遣其將孫丁率騎邀之沉
力戰斬丁遂復扶餘之國廆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
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彊弱固别豈能與晉競乎何為
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來降帝嘉之拜為鮮卑都
督廆致敬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

兵引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
禮賓復何為哉龕聞而慙之彌加敬憚時東胡宇文鮮
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併之計因為寇掠往來
不絶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太康十年廆又遷于徒河之
青山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
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寧中燕垂大水廆開倉
振給幽方獲濟天子聞而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
莫圭遣弟屈雲寇邊城雲别帥大素延攻掠諸部廆親

擊敗之素延怒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人無距志廆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矣諸君但為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龎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為臻報讐實欲因而為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百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為之君靡不仗此以成事業者也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豈甚此乎豎子外以龎本為名内實幸而為扈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

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于平陽王浚承制以廆為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前鋒大都督大單于廆不受建興中愍帝遣使拜廆鎮軍將軍昌黎遼東二國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廆假節散騎常侍都督遼左雜夷流人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讓而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繫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目

以為疆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
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
帝即尊位遣謁者陶遼重申前命授廆將軍單于廆固
辭公封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脩明虚懷引納
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為
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
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
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

渤海封抽西河宋𢈔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泰山胡母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束脩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時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自以為南州士望意存懷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

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
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
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請以待之必懐疑貳
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
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
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
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
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

國何用人為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龎莭銳士酡𣁽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為竒兵從旁出直衝其營龎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龎軍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其衆皆震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於其營候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送于建鄴崔毖懼龎之仇已也使兄子壽僞賀龎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教我耳龎將壽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

叔父教二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壽懼首服廆乃遣壽歸說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室奔于高句麗廆悉降其衆徙壽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賓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廆遣衆擊敗之裴嶷至自建鄴帝遣使者拜廆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戶尋加使持節都督幽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進封遼東郡公邑一萬戶常侍單于並如故丹書鐵劵承制海東命備官司置平州

守宰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脩備廆遣皝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皝距之以裴嶷為右部都督率索頭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為左翼攻乞得龜克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億計徙其人數萬戸以歸成帝即位加廆侍中位特進咸和五年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受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

家之甚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遣使與太尉陶侃箋申布忠懷詞旨可觀使者遭風沒海其後廆更寫前箋并齎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餘人疏上侃府欲進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報抽等書其畧曰車騎將軍憂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

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朝議未定八年廆卒乃止時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帝遣使者策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襄及儁僭號偽謚武宣皇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龍顔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尚經術達天文廆為遼東公立為世子建

武初拜為冠軍將軍左賢王封望平侯率衆征討累有
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廆卒嗣位以平北
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内尋而宇文乞得龜為别部
逸豆歸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騎討之逸豆歸懼而請和
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
才素為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廆皝亦
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
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仁

知事發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馬佟壽等討之仁盡衆距戰幼等大敗皆没於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皝東夷校尉封抽護軍乙逸遼東相韓矯玄菟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為之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馬封奕攻鮮卑木堤于白狼揚威淑虞攻烏丸悉羅侯於平堈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克段遼遣從河皝將張萌

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冦柳城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皝遣寧遠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愼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為前鋒而進封奕止之汗不從為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為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閭丘幸等持節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

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皝自征遼東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咸康初遣封奕襲宇文別部涉奕于大獲而還涉奕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皝將乘海討仁羣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沲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計決矣有沮謀者斬乃

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往仁不虞䖍之至也軍去平郭
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為䖍所擒振旅而還立籍
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李詠夜襲
興國遇雨引還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衆數萬屯
于曲水亭將攻柳城宇文歸入寇安晉為蘭聲援䖍以
步騎五萬擊之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
擊敗之收其軍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
功而歸必復重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奕

率騎潛于馬兜山諸道俄而遼騎果至奕夾擊大敗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令陽景送徐孟等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奕攻宇文别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連又城曲水以為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與皝將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衆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

是以咸康三年僭即王位赦其境内以封奕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陽騖王寓李洪杜羣宋該劉瞻石琮皇甫真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並為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蹕以其妻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太子皆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皝以段遼屢為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虎請師討遼虎於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虎至徐無遼

奔客雲山虎進入令支怒䟦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
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虎者三
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䟦降䟦曰孤方取天下何乃
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虎諸軍驚擾棄
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
遼遣使詐降於石虎請兵應接虎遣其將麻秋率衆迎
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陽裕將
軍單于亮擁段遼及其部衆以歸帝又遣使拜為征北

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公如故皝前軍帥慕容評敗虎將石城等于遼西斬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皝誅之虎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進陷廣城皝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並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皆為將相乃表言不宜崇顯舅氏又與冰書戒以負乘之累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

皝稱燕王其年皝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皝初段遼之敗也建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髪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皝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皝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虎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

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蠮螉塞長驅至於薊城進渡武遂津入於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拜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率勁卒四萬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為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衆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麗王釗

謂兟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攻北置
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乘勝遂
入丸都釗單馬而遁兟掘釗父利墓載其尸並其母妻
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
遣使稱臣於兟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
相莫淺渾伐兟諸將請戰兟不許渾以兟為憚之荒酒
縱獵不復設備兟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
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兟躬巡郡縣勸

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
及垂為前鋒歸使其驍將涉奕于盡衆距翰翰急遣謂
翰曰奕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
之精鋭盡在於此今若克之歸則不勞兵而滅奕于徒
有虚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
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皝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
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奕于城為威德城行飲至之禮
論功行賞各有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

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毈記室參軍封裕入諌以為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取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於此者乎又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為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

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中
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恐
方將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撫
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中
原未平資產未廣官司猥多游食者衆一夫不耕歲受
其饑政之巨患莫甚於此其有經略出世才稱時求者
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
之道也殿上聖性寬明思言若渴前者參軍王憲大夫

劉明並竭忠獻款主者責以妖妄致之於法雖殿下苞容恕其大辟然猶加黜削禁錮以此求言豈有得邪又

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聽儁之路覬覽諫乃下令曰君以黎元為國黎元以穀為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其悉罷苑圃以給百姓無田業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

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勳誠既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録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悪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

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内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
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鼗親率羣
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
而去鼗大悅還宫赦其境内號新宫曰和龍立龍翔佛
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髙門生立東
庠于舊宫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鼗雅好
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上章以代
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髙句麗南

蘇克之置戍而還三年遣其世子儁與恪率騎萬七千
東襲扶餘克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皝親臨
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
姓田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渤海人為興集縣河
間人為寧集縣廣平魏郡人為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為
育黎縣吳人為吳縣悉隷燕國皝嘗畋于西鄙將濟河
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
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兎馳射之馬

倒被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
年死在位十五年時年五十二儁僭號追諡文明皇帝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廆常言吾積福累仁
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
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
幹略皝為燕王拜儁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
燕王世子皝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依春秋列國故
事稱元年赦于境内是時石虎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

并之計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陽鶩為輔義將軍慕容垂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沉拜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廆皝故事明年儁率三軍南伐出自盧龍次于無終石虎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他因而都之徙廣寗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還及冉閔殺石

祇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歷能無祥乎且用兵殺罰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劒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勲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

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為已象壞而不成
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
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
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
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于身何所求慮而
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僞既銳信舉言又欣於
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
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庸

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患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克中山斬白同儁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兵邀評戰于高城擒

堅於陣斬首三千餘級是歲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雋封鼠歸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雋其後復叛雋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奕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于繹幕雋如中山為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於泒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為難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為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其敵必出萬死

衝吾中軍吾令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克也及戰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送之斬於龍城恪屯軍呼沲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儁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攻鄴是時鷰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鷰者燕鳥也首有毛

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枝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覽之大悅既而將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於是羣臣勸儁稱尊號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歷數之籙寧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覬非望實匪寡德所宜聞也慕容恪封奕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攻

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儁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奕為太尉慕容恪為侍中陽騖為尚書令皇甫真為尚書左僕射張希為尚書右僕射宋活為中書監韓恒為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廆為高祖武宣皇帝皝為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

子我承人之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虎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絶如綫歲在壬子真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儁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置司隸校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歷傳屬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尚黑牲牡尚玄儁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位三級派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

人皆隨才擢叙立其妻可足渾氏為皇后世子暐為皇太子晉寧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叛降于儁常山人李犢聚衆數千反于普壁壘儁遣慕容恪率衆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既死呂護復襲其號保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悦綰追入于野王悉降其衆姚襄以梁國降于儁以慕容評為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荆徐兖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慕容彊為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縁淮諸軍事進據河南儁自

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為東遷互相驚擾所在屯結
其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
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為於是令内外戒嚴
苻生河内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歸儁晉蘭陵
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守高瓮各以郡叛歸
于儁初儁車騎大將軍范陽公劉寧屯據蓹城降于苻
氏至此率戶三千詣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
使謝恩貢其方物儁以釗為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

營州刺史封樂浪公王如故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遺書抗中表之儀非儁正位儁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羆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衆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羆請率精鋭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羆固請行龕怒殺之率衆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

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衆恪進圍廣固命諸將築室反耕為持久之計以困龕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克廣固以龕為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留慕容塵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儁太子曄死偽謚獻懷升平元年復立次子暐為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元曰光壽遣其撫軍慕容

垂中軍慕容虔與護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勑勤于塞北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𢈔有駿馬曰赭白有竒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𢈔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𢈔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杖之濟難令不欲者葢先君之意乎乃止虎尋退𢈔益竒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鐫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匈奴單于賀

賴頭率部落三萬五千降于雋拜寧西將軍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晉泰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雋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北中郎將謝万先據梁宋懼而遁歸恪進兵入寇河南汝潁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雋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内繕脩宮殿復銅雀臺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廆廟范陽燕郡構皝廟以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馬䄂堅平州刺史劉特率戶五千降于雋河間李黒聚衆千餘攻略州郡殺衆彊令衛

顔儁長樂太守傅顔討斬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竒有異常玉儁以為嶽神之命遣其尚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冉閔之僭號也石虎將李歴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鄴結援符堅並受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絶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寧南將軍河内太守又上黨馮鴦自稱太守附於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赦其罪以為京兆太守護鴦

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戸遂拜置征鎮為鼎跱之勢儁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領軍慕輿根討鴦司空陽騖討昌撫軍慕容臧攻歷并州壘壁降者百餘所以尚書右僕射悅綰為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象寧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大悅皆復其官爵既而平率衆三千奔于平陽鴦奔于野王歷走滎

陽昌奔邵陵悉降其衆儁於是復圖入寇兼欲經略關
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
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將進臨洛陽
為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凋弊召兵非
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便于時者十
有三事儁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用乃改為三
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鄴都是歲晉
將荀羡攻山荏拔之斬儁泰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

慕容塵遣司馬悦明救之羙師敗績復陷山茌儁立小
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汲爲濟北王沖爲中山
王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
潸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
已孤常謂二主縁愛稱竒無大雅之體自睡亡以來孤
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暐定何如也孤
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
懐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

敢不知臣聞道備無徵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明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儁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

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
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閒然二闕未補
雅好遊田娱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
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
者賜穀帛有差儁夜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
墓剖棺出尸蹋而駡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
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諸葛攸又
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進

據嵩嶽蕭館屯于新栅又遣督護徐同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為東西聲勢儁遣慕容評傅顔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涉勒等皆降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虚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

乎儁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大任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刼晨昏斷行於是寛常賦設竒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偽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儁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閒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慕容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初封中山王尋立為太子及儁死羣臣欲立慕容恪恪辭曰國有儲君非吾節也於是立暐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建熙立其母可足渾氏為皇太后以慕容恪為太宰録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為大傅副賛朝政慕輿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督征南將軍兖州牧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鎮梁國孫希為安西將軍并州刺史傅顔為護軍將軍其餘封授各有差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

恪慕輿根自恃勲舊驕慠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為一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况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柰何便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慕

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為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為亂也於是使其侍中皇甫真護軍傅顏收根等於禁中斬之大赦境內遣傅顏率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軍威甚盛初儁所署寧南將

軍呂護據野王陰通京師穆帝以護為前將軍冀州刺
史儁死謀引王師襲鄴事覺暐使慕容恪等率衆五萬
討之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
氣曾不敢闚兵中路展其蝸蜋之心此則士卒懾魂敗
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
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
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平今圍之窮
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彊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

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濬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閒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敝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護遣其將張興率勁卒七千出戰傅顏擊斬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衆尋復叛歸于暐暐待之如初因遣傅顏與護率衆據河陰顏北襲勅勤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將軍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暐遣其寧東慕容忠攻陷滎陽又

遣鎮南慕容塵寇長平時晉冠軍將軍陳祐戍洛陽遣使請救帝遣桓温援之興寧初暐復使慕容評寇許昌懸瓠陳城並陷之遂略汝南諸郡徙萬餘戸于幽冀暐豫州刺史孫興上疏請步卒五千先圖洛陽暐納之遣其太宰司馬悅希軍于盟津孫興分戍成臯以為之聲援尋而陳祐率衆奔陸渾河南諸壘悉陷於希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楊威將軍沈勁以其左中郎慕容筑為假節征虜將軍洛州刺史鎮金墉慕容垂為都督荊陽洛

徐兖豫雍益凉秦等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荆州牧

配兵一萬鎮魯陽時暐境内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

稽首歸政暐不許評恪等固請暐勅斷其讓表乃止暐

鍾律郎郭欽奏議以暐承石虎水為木德暐從之太和

元年暐遣撫軍慕容厲攻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攸奔于

淮南厲悉陷兖州諸郡置守宰而還慕容恪有疾深慮

暐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大司馬之位不能允授

人望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彊呉未

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患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國
興在賢輔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
虜豈能為難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埽平
關隴蕩一甌吳庶嗣成先帝遺志謝憂責于當年而疾
固彌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没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
經略超時司馬統職兵權不可以失人吾終之後必以
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冲汝等雖才識
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于此不可眛利忘憂

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先是晉南陽督護趙弘以宛降暐暐遣其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至此晉右將軍桓豁攻宛拔之趙盤退奔魯陽豁遣輕騎追盤及於雉城大戰敗之執盤戍宛而歸苻堅將苻詼據陝降于暐時有圖書云燕馬當飲渭水堅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華陰暐羣下議欲遣兵救詼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間貸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

吾等經略又非大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
旅保寧疆埸足矣暐魏尹慕容德上疏乞命皇甫真引
并冀之衆徑趣蒲坂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諛圍太傅
總京都虎旅為二軍後繼斯誠圖氏之上策也暐覽表
大悅將從之評固執不許乃止苻諛知評暐之無遠略
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
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
將有甬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

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
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暐僕
射悅綰言於暐曰太宰政尚寛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
唯有德者可以寛臨衆其次莫如猛今諸軍營戶三分
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
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肅出戶
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晉大司馬桓温
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衆五萬伐暐前兗州

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暐寧東慕容忠暐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暐將傅顏于林渚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為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為赴援內實觀隙有兼并

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絶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絶又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言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銳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録垂數以為言頗與廷爭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遂與評謀殺垂垂懼奔

于苻堅先是暐使其黄門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覬覦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懐和好哉琛曰鄰國相并有自來矣况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鋭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温不足為慮終為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暐評不以為虞皇甫真又陳其事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為論

然抗均鄰敵勢同戰國明其甘於取利無慕善之心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東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為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並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暐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仗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暐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暐攻慕容筑于金

墉暐遣慕容臧率衆救之臧次滎陽猛部將梁成洛州
刺史鄧羌與臧戰于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遂相持
于石門築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梁成又敗慕容
臧斬首三千餘級獲其將軍楊璩臧遂城新樂而還桓
溫之敗也歸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壽陽降暐暐
遣其大鴻臚溫統署真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
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南蠻校尉揚州刺史封宣城
公未至而真統俱卒真黨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

豫州刺史以固壽陽時外則王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内則暐母亂政評等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羣下切齒焉其尚書左丞申紹上疏極陳時政之闕暐不納苻堅又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暐猛攻壺關安攻晉陽暐使慕容評等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安進師潞川州郡盜賊大起鄴中多怪異暐憂懼不知所為乃召其使而問曰秦衆何如今大師既出猛等能戰否或對曰秦國小兵弱豈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

不足憂也黄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樂嵩進曰不然兵書之義計敵能鬬當以算取之若莫敵不鬬非萬全之道也慶鄭有云秦衆雖少戰士倍我衆之多少非可問也且秦行師千里固戰是求何不戰之有乎暐不悦猛與評等相持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暐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

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務撫養勲勞專以聚斂為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傅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為先也評懼而與猛戰于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鄴先是慕容桓以衆萬餘屯于沙亭為評等後繼聞評敗引屯内黄堅遣將鄧羌攻信都桓率鮮卑五千退保和龍散騎侍郎徐蔚等率扶

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暐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暐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于堅堅詰其奔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郭慶遂追評桓于和龍桓殺其鎮東慕容亮而并其衆攻其遼東太守韓稠于平州郭慶遣將軍朱嶷擊桓執而送之堅徙暐及其王公巳

下並鮮卑四萬餘戸于長安封暐新興侯署為尚書堅
征壽春以暐為平南將軍別部都督淮南之敗隨堅還
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冲起兵關中暐謀
殺堅以應之事發為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及德僭稱尊
號偽謚幽皇帝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
暐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廆㲄凡八
十五年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也父昶司隷校尉嶷清方有

幹略累遷至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玄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送喪俱南既達遼西道路梗塞乃與開投廆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草創並懷去就嶷首定名分為羣士啓行廆甚悅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內外騷動廆問策於嶷嶷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伍但當伺其無備則成擒耳廆從之遂陷寇營廆威德於此甚振將

遣使獻捷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廆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廆威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為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亂流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覲朝廷復賜恩詔即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為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

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怠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為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㠜還䖍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屈如此豈非天以授孤也出為遼東相轉樂浪太守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

據燕代之資兵彊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之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以為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于廆廆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

顧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柰何以華夷之異有懐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瞻又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猨臂工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

冠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乗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虎征遼皝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戎戰必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鋭兵者凶器戰有危慮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衆追皝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

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環追騎乃散既至皝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皝討宇文歸臨陣為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皝素忌之遂

賜死馬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懐疑外奔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令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翹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没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竒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

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

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通者
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
郡掾足以蔭後况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
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
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
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
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
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泰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

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虎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
守徵爲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虎也裕以左丞領征
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皝皝素聞裕名
即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
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
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皝日近
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淸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
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羇絶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

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毖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父默以學行顯名恒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竒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廆既逐崔毖復徙昌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廆

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命羣寮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恒駁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俟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廆不平

之出為新昌令㲋為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儁為大將軍徵拜咨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儁召恒以決之恒未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儁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成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儁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恒言乃

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
俱傅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儁顧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
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
祖逖擁衆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
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閒行還
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
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受人之祿當同其安危今若

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衆潰始詣軍請降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固當如是耶産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馬為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僶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儁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謂

子續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續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功曹時石虎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續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雖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

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續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為主簿儁之南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續鄉里在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午曰續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衆望恒乃止午恐續終為恒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後至續答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之晚也儁曰此

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暐立慕容恪欲
以續爲尚書右僕射暐憾續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
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續遂憂死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
母高氏無寵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
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輙經綸世務皝始異焉乃授
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竒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
高句麗憚之不敢爲寇皝使恪與儁俱伐夫餘儁居中

指授而已恪身當矢石摧鋒而進所嚮輙潰既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録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輿根之就誅也内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懐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

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寮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苻堅親將以備潼關軍迴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眾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

臣聞報恩莫大薦士版築猶可而況國之懿藩吳王文
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
恐二寇必有覬覦之計言終而死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父耽仕廆官至東夷校
尉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沉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
時彊國之術事多納用廆甚奇之皝即王位遷左長史
東西征伐參謀幃幄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忠幹貞固
可託付大事汝善待之儁之將圖中原也鶩制勝之功

亞于慕容恪暐既嗣僞位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言甚懇至暐優答不許鶱清貞謙謹老而彌篤既以宿望舊齒自慕容恪已下莫不畢拜性儉約常乘敝車瘠馬及死無斂財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辟拜為遼東國侍郎覬嗣位遷平州別駕時內難連年百姓勞悴

真議欲寛減歲賦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儁僭位入為典書令後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儁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慕輿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謀發伏誅恪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乎不宜以兵戈取也真

曰護九年之間三背王命揆其奸心凶悖未巳明公方
飲馬江湘勒銘劒閣况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
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喻也恪從之以真為冠軍將軍
別部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
將徵還拜侍中光禄大夫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
并欲觀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
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為散
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

真曰辯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暐請窮詰之暐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

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
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
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車都尉數歲而死

通志卷一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八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第四

前秦

苻洪 健 生 堅 丕 登 苻雄 王墮

王猛 苻融 苻朗 索泮 徐嵩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

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名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𠎝遂推洪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光等逼洪歸曜拜率義侯曜敗洪西保隴山石虎將攻上邽洪又請降虎大悅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虎滅石生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

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于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即位閔又以為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

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為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

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健僭位偽諡
惠武帝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美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
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所親愛虎雖
外禮待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
死健嗣位去秦王之號稱晉爵遣使告喪于京師且聽
主命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
史戎夏多歸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授石祇官

繕宫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黄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杜洪遣其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牋于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盡召

關中之衆來距健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
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時衆星夾河西
流占者以為百姓還西之象健遂進軍次赤水遣雄略
地渭北又敗張先於陰槃擒之諸城盡陷菁所至無不
降者三輔略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
遣使獻捷京師并修好於桓温健軍師將軍賈元碩等
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
我官位輕重非若等所知旣而潛使諷元碩等使上尊

號永和七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境內死罪建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立妻強氏為天王皇后子萇為天王皇太子弟雄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雍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勳至是勳率步騎三萬入秦川健敗之於五丈原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諸公進為王以大單于授其子萇杜洪屯宜秋為其將張琚所殺琚自立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騎二萬攻琚斬其

首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衆掠關東并援石虎豫州刺史張遇於許昌與晉鎮西將軍謝尚戰於潁水之上王師敗績雄乘勝逐北至于壘門殺傷大半遂虜遇及其衆歸于長安拜遇司空豫州刺史鎮許昌雄攻王擢於隴上擢奔涼州雄屯隴東張重華拜擢征東大將軍使與其將張宏宋修連兵伐雄雄與菁率衆擊敗之獲弘修送長安初張遇自許昌來降健納遇後母韓氏為昭儀每於衆中謂遇曰卿吾子也遇慙恨引關中諸將欲

以雍州歸順乃與健中黄門劉晃謀夜襲健事覺遇害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景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衆數萬人並遣使詣征西桓温中軍殷浩請救雄遣菁掠上洛郡於豐陽縣立荆州以引南金竒貨弓竿漆蠟通關市来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而異賄盈積矣十年温率衆四萬趨長安遣别將從均口入淅川攻上洛執健荆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馬勲掠西鄙健遣其子萇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温于堯栁城愁

思堆溫轉戰而前次于灞上萇等退營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固守長安小城遣精銳三萬為游軍以距溫三輔郡縣多降于溫健別使雄領騎七千與桓沖戰於白鹿原王師敗績又破司馬勳于子午谷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户而歸及至潼關又為萇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其年西虜乞沒軍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入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

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蝗蟲大起自華澤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猛獸及狼食人行路斷絕健首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

避正殿初桓溫之入關也其太子萇與溫戰爲流矢所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宫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迴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僞謚明皇帝廟號世宗後改曰高祖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

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桓溫之來伐也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萇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應符故立為太子

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壽光時永和十二年也尊其母強氏為皇太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呂婆樓為侍中左大將軍苻安領太尉苻柳為征東大將軍幷州牧鎮蒲坂苻䇿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陜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温戰没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游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偽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于東井大角為帝座

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傾
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之美
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
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
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
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諸羌悉叛弱
兒南安羌酋也剛鯁好直言見生嬖臣趙韶董榮亂政
每大言於朝故榮等譖而誅之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

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又納董榮之言誅其司空王墮以應日蝕之災饗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彊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汙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其征東苻柳參軍閻負梁殊使涼州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其涼州牧張瓘與負殊相見負殊必欲涼州

聽命璀不從相與論難至于三四時璀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言於玄靚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而授之慕容儁遣將慕輿長卿等率衆七千八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張哲于裴氏堡晉將軍劉度等率衆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盧氏生遣其前將軍苻飛距晉建節鄧羌距燕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于堡南大敗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率衆萬餘攻其平陽太守苻産于匈奴堡苻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

蒲坂襄遂攻堡尅之殺苻産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苻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為深害不如誘以厚利伺隙而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東生怒命其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平更與襄通和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

生推告賊者殺之剞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水旱不時虎災未息此皆陛下政事乖戾所致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平之囚也偽衛將軍苻黃眉前將軍苻飛建節鄧羌侍讌禁中叩頭固諫以太后為言平即生母強氏之弟也生既弗許強氏憂恨而死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愛百姓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

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虎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虎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虎饑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讌羣臣

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嘗使太醫令程延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延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延目出然後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姚襄遣姚蘭王欽盧等招動鄜城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

烏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温張平所敗鋭氣喪矣今謀固
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
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黄眉從之遣羌率
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怒盡鋭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
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黄眉與堅至大戰斬
之盡俘其衆黄眉等振旅而歸黄眉雖有大功生不加
旌賞每於衆中辱之黄眉怒謀殺生自立事發伏誅其
王公親戚多有死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

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録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懼不免禍請出鎮上洛生曰卿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授中軍夷懼歸而自殺初生少凶暴嗜酒健臨死恐其不能保全家業誡之曰酋帥

大臣若不從汝命可漸除之及即僞位殘虐滋甚躭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罕有見者或至暮方出臨朝輙怒惟行殺戮動連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寢納姦佞之言賞罰失中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三五十為羣放之殿中或剁死因面皮令其

歌舞引羣臣觀之以為嬉樂宗室勲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於截脛刳胎拉脅鋸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

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老強汪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堅衆既至引生置於別室廢之為越王俄而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偽謚厲王

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從石虎徙鄴家

于豕貫里其母茍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
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馬有神光自天燭
其庭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
過膝目有紫光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年七歲聰敏好
施舉止不踰規矩每侍洪側輒量洪舉措取與不失機
候洪每曰此兒姿貌瓌偉質性過人非常相也高平徐
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
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罪人

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符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師就家學洪曰汝戎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揮劍捶馬志氣感厲士卒莫不憚服焉

性至孝博學多才藝有經濟大志要結英豪以圖緯世之宜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偽位讚翼說堅曰今主上昏虐天下離心有德者昌無德受殃天之道也神器業重不可令他人承之願君王行湯武之事以順天人之心堅深然之納為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為言堅遂弑生以偽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堅及母茍氏並慮衆心未

服難居大位羣寮固請乃從之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佞倖臣董龍趙韶等二十餘人赦其境內改元曰永興追謚父雄為文桓皇帝尊母茍氏為皇太后妻茍氏為皇后子宏為皇太子兄法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録尚書從祖侯為太尉從兄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李威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仇騰

為尚書領選席寶為丞相長史行太子詹事呂婆樓為司隷校尉王猛薛讃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黄門侍郎與猛讃並掌機密追復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墮梁楞梁安段純辛牢等本官以禮改葬之其子孫皆隨才擢授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贈以本官謚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於是脩廢職繼絶世禮百神課農桑立學校鰥寡孤獨高年不自存者賜

穀帛有差其殊才異行孝友忠義德業可稱者令在所
以聞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
鄧羌為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距戰
為羌所敗獲其養子蚝送之平懼乃降于堅堅赦其罪
署為右將軍蚝武賁中郎將加廣武將軍徙其所部三
千餘户于長安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羣臣曰美哉
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權翼薛
讃對曰臣聞夏殷之都非不險也周秦之衆非不多也

終於身竄南巢首懸白旗軀殘於犬戎國分於項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吴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悦乃還長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鰥寡高年穀帛有差丐所過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宫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内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勲于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

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豫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璧臣之壻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將擊猛

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因此發怒命斬之於西廐諸氏紛紜競陳猛短堅恚甚慢罵或有鞭撻於殿庭者權翼進曰陛下宏達大度善馭英豪神武卓犖錄功捨過有漢祖之風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堅笑曰朕之過也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堅起明堂繕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於明堂以配上帝親耕籍田其妻茍氏親蠶于近郊堅南游霸陵顧謂羣臣曰漢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孰為首乎權翼進

曰漢書以蕭曹為功臣之冠堅曰漢祖與項羽爭天下困於京索之間身被七十餘創通中六七父母妻子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賴陳平之謀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也雖有人狗之喻豈黃中之言乎於是酣飲極歡命羣臣賦詩大赦復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為侍中中書令京兆尹其特進強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為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

貴戚彊豪誅死者二十有餘人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於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種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長吏刑罰失中為百姓所苦清修疾惡勸課農桑有便於俗篤學至孝義烈力田者皆令具條以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請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司馬徐斌率騎襲之因縱兵掠奪堅怒其失信悉以所獲資産歸之免雍

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居塞
內貢獻相尋烏丸獨孤鮮卑沒弈于率衆數萬又降于
堅堅初欲處之塞內苻融以為虜居內地闚兵郡縣必
為他日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堅
僭位五年鳳皇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百寮進位一級
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
堅親為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
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

告曰官令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勑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令大赦須史不見堅嘆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修學官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巳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厲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

絶田疇修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堅親臨太
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
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
獎厲罔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
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
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綸學廢奄若秦皇陛下
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
周埀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

學諸生競勸馬屠各張罔聚衆數千自稱大單于寇掠郡縣堅以其尚書鄧羌為建節將軍率衆七千討平之時商人趙掇丁妃鄒瓮等皆家累千金車服之盛擬則王侯堅之諸公競進之為國二卿黄門侍郎程憲言於堅曰趙掇等皆商販醜豎市郭小人車馬衣服僭同王者官齊君子為藩國列卿傷風敗俗有塵盛化宜肅明典法使清濁顯分堅於是推檢引掇等為國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於都城百里之内

金銀錦繡工商皂隸婦女不得服之犯者棄市興寧三
年堅又改元為建元慕容暐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
陽略地至于崤澠堅懼其入關親屯陝城以備之匈奴
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二萬攻其杏城
已南郡縣屯于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于辰
轂堅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鎮軍毛盛
等為前鋒都督轂遣弟活距戰于同官川安大敗之斬
活并四千餘級轂懼而降堅徙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

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羌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驄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為夏陽公以統其衆轂尋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為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寅為力川侯故號東西曹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湧出金象生毛長安大風震電壞屋殺人堅懼而愈修德政焉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荆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羌斂岐叛堅自稱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餘家西依張天錫

叛將李儼堅遣王猛與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討斂岐于略陽張天錫率步騎三萬擊李儼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尅之天錫將掌據又敗儼諸軍于葵谷儼懼遣兄子純謝罪於堅仍請救尋而猛攻破略陽斂岐奔白馬堅遣楊安與建威王撫率衆會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使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及天錫將楊適戰于枹罕東猛不利邵羌擒斂岐於白馬送之長安天錫遂引師而歸儼猶憑城未出猛乃

服白乗輿從數十人請與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設備而將士續入遂虜儼而還堅以其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以儼為光禄勲歸安侯是歲苻雙據上邽苻柳據蒲坂叛于堅苻庾據陜城苻武據安定並應之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受堅命阻兵自守堅遣後禁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等討雙武王猛鄧羌攻蒲坂楊安張蚝攻陜城成世毛嵩為雙武所敗堅又遣其武衛王鑒寧朔呂光等率中

外精銳以討之左衛苻雅左禁竇衝率羽林騎七千繼發雙武乘勝至于楡眉鑒等擊敗之斬獲萬五千人武棄安定隨雙奔上邽鑒等攻之苻柳出挑戰猛閉壘不應柳以猛爲憚巳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衆二萬將攻長安長安去蒲坂百餘里鄧羌率勁騎七千夜襲敗之柳引軍還猛又盡衆邀擊悉俘其卒柳與數百騎入于蒲坂鑒等攻上邽克之斬雙武猛又尋破蒲坂斬柳及其妻子傳首長安猛屯蒲坂遣鄧羌與王鑒等攻陷陜

城魁之送慶于長安殺之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温伐慕容暐次于枋頭暐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虎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暐連横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暐王師尋敗引歸池乃還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寛仁惠下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略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虎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豪建不世之

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師既旋慕容暐悔割虎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為冠軍將軍以為鄉導攻暐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暐遣其將慕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鋭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太和五年又遣猛率楊安

張蚝鄧羌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暐堅親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敕運漕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無豪介蒙陛下恩榮内侍帷幄出總戎旅藉宗廟之靈禀陛下神筭殘胡不足平也願不煩鑾輅冒犯霜露臣雖不武望尅不淹時但願速敕有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悦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

關執暐上黨太守慕容越所經郡縣皆降于猛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為地道遣張蚝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安遂入晉陽執暐并州刺史慕容莊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城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進師與評相持遣游擊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

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内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户侯相處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

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李威輔其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洛陽躬率精鋭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却人主以此

而為名將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擊垂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暐出奔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戶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萬七千九百三十五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堅郭慶窮追餘燼慕容評奔于高句麗慶追至遼海句麗縛評送之堅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

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以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揚武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堅自鄴如枋頭讌諸父老改枋頭為永昌縣復之終世堅至自永昌行飲至之禮歌勞止之詩以饗其羣臣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封授有差堅於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士之元子皆束脩釋奠焉徙關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戶于關中處

烏丸雜類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陳留東阿
萬戶以實青州諸因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
聽之晉叛臣袁瑾固守壽春為大司馬桓溫所圍遣使
請救于堅堅遣王鑒張蚝率步騎二萬救之鑒據洛澗
蚝屯八公山桓溫遣諸將夜襲鑒蚝敗之鑒蚝屯慎城
初仇池氐楊世以地降於堅堅署為平南將軍秦州刺
史仇池公既而歸順於晉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
命而絕於堅世弟統驍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

遣其將苻雅楊安與益州刺史王統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圖寧益雅等次于鷲陜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督護郭寶率騎千餘救之戰于陜中為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衆降于雅纂將楊他遣子碩密降于雅請為内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縳送之長安以楊統為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是王猛獲張天錫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

懷遠且跨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凉州天錫懼而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恱即署天錫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域都護西平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懼而遣使送馬五千匹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漒川侯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百姓父母

蒼生所係何可盤于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生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温𠫊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温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𠫊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温之謂乎堅以境内旱課百姓區種懼歲不登省節穀帛之費太官後宮減常度二等百寮之

秩以次降之復魏晉士籍使役有常聞諸非正道典學一皆禁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敘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販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彦雲集誨我萌黎是歲有大風從西南來俄而晦冥恒星皆見又有赤

星見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於堅曰於占西南國亡明
年必當平蜀漢堅大悦命秦梁密嚴戎備乃以王猛為
丞相以苻融為鎮東大將軍代猛為兾州牧融將發堅
祖於霸東奏樂賦詩堅母茍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
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内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
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
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
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讓

再三堅不許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名蚩尤旗經太微埽東井自夏及秋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於堅曰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為尚書垂為京兆尹沖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於堅曰臣聞東胡在燕歷數彌久逮于石亂遂據華夏跨有六州南面稱帝陛下爰命六師大舉征討勞卒頻年勤而後獲本非慕義懷德歸化而今父子兄弟列官滿朝執權履職勢

傾勞舊陛下親而幸之臣愚以爲猛虎不可養狼子野心往年星異災起於燕願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據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詩曰兄弟急難朋友好合昔劉向以肺腑之親尚能極言况於臣乎堅報之曰汝爲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天道助順修德則禳災茍

求諸巳何懼外患焉晉梁州刺史楊亮遣子廣襲仇池與堅將楊安戰廣敗績晉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亮懼而退守磬險安遂進寇漢川堅遣王統朱彤率卒二萬為前鋒寇蜀前禁將軍毛當鷹揚將軍徐成率步騎三萬入自劒閣楊亮率巴獠萬餘距之戰于青谷王師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勝陷漢中徐成又攻二劒尅之楊安進據梓潼晉奮威將軍西蠻校尉周虓降于彤楊武將軍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距彤等于緜竹聞堅將毛

當將至成都仲孫率騎五千奔于南中安當進兵遂陷益州於是西南夷卭筰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為右大將軍益州牧鎮成都毛當為鎮西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領西蠻校尉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鎮仇池蜀人張育楊光等起兵與巴獠相應以叛於堅晉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率衆三萬據墊江育乃自號蜀王遣使歸順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等五萬餘人進圍成都尋而育與萬爭權舉兵相持堅遣鄧

羌與楊安等擊敗之育光退屯緜竹安又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級二萬三千鄧羌復擊張育楊光于緜竹皆害之桓石虔敗姚萇于墊江萇退據五城石虔與竺瑤移屯巴東時有人于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祕書監朱肜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遣使巡行四方觀風俗問政道明黜陟恤孤寡不能自存者以安車蒲輪徵隱士樂陵王勸為國子祭酒及王猛卒堅置聽訟

觀於未央之南禁老莊圖讖之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皆令修學課後宮置典學立內司以授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有聰識者置博士以授經遣其武衛茍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于姑臧遣尚書郎閻負梁殊銜命軍前下書徵天錫堅嚴飾鹵簿親餞萇等於城西賞行將各有差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率三州之衆以繼之閻負等到涼州天錫自以

晉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斬之遣將軍馬建出距萇等俄而梁熙王統等自清石津攻其將梁槩于河會城陷之苟萇濟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纏宿城又陷之馬建懼自楊川退還清塞天錫又遣將軍掌據率衆三萬與馬建陣于洪池苟萇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戰諸將勸據擊之以挫其鋒據不從天錫乃率中軍三萬次金昌萇熙聞天錫來逼急攻據建建降於萇遂攻據害之及其軍司席仂萇進軍入清塞乘高列陣天錫又遣司兵

趙充哲為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于赤岸哲大敗
天錫懼而奔還致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
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于長安諸郡縣
悉降堅以梁熙為持節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西羌
校尉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户于關中五品稅百姓金
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餘皆安堵如故堅封天錫重
光縣之東寧鄉二百户號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
為其立第于長安至是而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

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為北討大都督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又遣後將軍俱難與鄧羌等率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與洛會于涉翼犍庭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圭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還封賞有差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散其部落於漢鄣邊故地立尉監行事官寮領押課之治業營生三五取丁優復三年無税租其渠帥歲終令朝獻

出入行來為之制限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為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為將又問好學否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為堅善其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巳下及豪望富室僮隷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涼州新附復租

賦一年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孝悌力田爵二級孤寡高
年穀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三日遣其尚書令苻
丕率司馬慕容暐苟萇等步騎七萬寇襄陽使楊安將
樊鄧之衆為前鋒屯騎校尉石越率精騎一萬出魯陽
關慕容垂與姚萇出自南鄉苟池等與彊弩王顯將勁
卒四萬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晉南中郎將
朱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為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
懼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船百餘艘以濟軍丕率諸

將進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晉
車騎將軍桓沖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
上明兗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於堅曰晉沛郡太守戴
逯以卒數千戍彭城臣請率精銳五萬攻之願更遣重
將討淮南諸城堅於是又遣其後將軍俱難率右軍毛
當後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騎七萬寇淮陰盱眙揚武
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韋鍾寇魏興攻太守吉挹于西
城晉將軍毛武生率衆五萬距之與俱難等相持於淮

南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稱揚堅之威德并以繒綵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鬛五色鳳膺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於是獻詩者四百餘人是時苻丕久圍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

已淹時不可虛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其黄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劒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初丕之寇襄陽也將急攻之苟萇諫曰今以十倍之衆積粟如山但掠徙荆楚之人内於許洛絶其糧運使外援不接糧盡無人不攻自潰何為促攻以傷將士之命丕從之及堅讓至衆咸疑懼莫知所為征南主簿河東王施進曰以大將軍英秀諸將勇鋭以攻小城何異洪鑪燎羽毛所以緩攻

欲以計制之若決一旦之機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陽上
明自遄復何所疑顧請一句之期以展三軍之勢如其
不捷施請為戮首丕於是促圍攻之堅將親率衆助丕
等使苻融將關東甲卒會于壽春梁熙統河西之衆以
繼中軍融熙並上言以為未可興師乃止太元四年晉
兗州刺史謝玄率衆數萬次于泗汭將救彭城苻丕陷
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于長安堅署為度支尚書以
其中壘梁成為南中郎將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州刺

史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以征南府器杖給之彭超圍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是晉將謝玄遣將軍何謙之高衡率衆萬餘聲趣留城超引軍赴之戴逯率彭城之衆奔于謝玄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復寇盱眙俱難既陷淮陰留邵保戍之與超會師而南晉將毛武生救魏興遣前鋒督護趙福將軍袁虞等將水軍一萬溯江而上堅南巴校尉姜宇遣將張紹仇生等水陸五千距之戰于南縣王師敗績尋而韋鍾攻陷魏

興執太守吉挹毛當與王顯自襄陽而東會攻淮南彭超陷盱眙獲晉建威將軍高密內史毛璪之遂攻晉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京都大震臨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于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次于堂邑謝玄自廣陵救三阿毛當毛盛馳襲安之王師敗績元率衆三萬次于白馬塘俱難遣其將都顏率騎逆元戰于塘西元大敗之斬顏元進兵至三阿與難超戰超等又敗退保盱

眙玄進次石梁與田洛攻盱眙難超出戰復敗退屯淮陰玄遣將軍何謙之督護諸葛侃率舟師乘潮而上焚淮橋又與難等合戰謙之斬其將邵保難超退師淮北難歸罪彭超斬其司馬柳渾堅聞之大怒檻車徵超下獄超自殺難免為庶人堅以毛當為平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平東將軍兗州刺史鎮胡陸王顯為平吳校尉揚州刺史戍下邳賞堂邑之功也又以苻洛為散騎常侍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

軍益州牧領護西夷校尉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建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絶人堅深忌之故常為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還也恚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授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為宜束手就命為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顔安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大

將軍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顏為輔國將軍幽州
刺史為其謀主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丸高句麗百
濟及薛羅休忍等諸國並不從洛懼而欲止平顏曰且
宜聲言受詔盡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陽平公必郊
迎於路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總關東之衆以圖秦雍可
使百姓不覺易主而大業定矣洛從之乃率衆七萬發
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
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為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

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候駕潼關者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左將軍竇衝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率冀州兵二萬為前鋒以苻融為大都督授之節度使石越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徑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苻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次于中山有衆十萬衝等與洛戰于中山大敗之執洛及其將蘭殊送于長安呂光追斬苻重

於幽州石越尅和龍斬平顏及其黨與百餘人堅赦蘭殊署為將軍徙洛于涼州徵苻融為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録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静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允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萬户於諸方要鎮不忌舊德為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户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為新券主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别

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酸感行人識者以為喪亂流離之象於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領護鮮卑中郎將鎮龍城大鴻臚韓允領護赤沙中郎將移烏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書令梁讜為安遠將軍幽州刺史鎮薊城毛興為鎮西將軍河州刺史鎮枹罕王騰為鷹揚將軍并州刺史領護匈奴中郎將鎮晉陽二州各配支戶三千苻暉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洛陽苻叡為安東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先是高陸

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略極諫堅即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鄯善王車師前部王來朝大宛獻汗血馬

肅慎貢楛矢天竺獻火浣布康居于寘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貢其方物初堅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及著作所録而觀之見其事慙怒乃焚其書而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車敬等已死乃止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等率衆二萬寇竟陵留輜重于管城水陸輕進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銓等水陸二萬距之相持月餘戰于滶水振等大敗退

保管城石虔乘勝攻破之斬振及仲俘斬萬七千太元

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别駕天水姜平

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

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

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

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

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也皮

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餧所以圖富也

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徙陽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遏姦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為司徒融固辭堅鋭意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玉器初堅即偽位新平王彫陳説圖讖堅大悦以彫為太史令嘗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

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草付臣又土滅東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汧隴諸氏于京師三秦大户置之于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王猛猛以彫為左道惑衆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於圖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曰雞閭記云此里當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上先生為吾隠之于咸陽

西北吾之孫有草付臣又土應之湛又云吾甞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顧陛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二為王后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士自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内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宫布列依玉牒版辭不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于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而止堅以

彤言有徵追贈光禄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騎常侍劉蘭持節為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符郎為使持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王撫備舟師于蜀將以入寇車師前部王彌窴鄯善王休密馱朝于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窴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遥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

朝以為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堅於是以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車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崑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

軍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羣臣會
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
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
今欲起天下兵以討之略計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萬
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夷於諸卿意如何祕書監朱肜
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摧覆呼吸則
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必有征無戰晉主自當銜璧輿
櫬啟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卽可

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歳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悦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沖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聞師尅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

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民伺其虛隙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國而為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

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
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越曰臣聞紂為無道天下患
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畔親離所以敗也今晉雖無
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羣臣各有異同
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
於心矣羣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
者一兩人而已羣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
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

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令有衆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為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尅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為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吴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令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

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
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
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景略一時
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
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
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主或虧大倫適
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垂美無窮道安毀形
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為時

尊朕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于疑嶺瞻禹穴于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遥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棲無為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為勞身于馳騎口倦于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厲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

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豎曰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蒸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去亂安得憚勞朕既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庻衣冠之冑還其墟墳復其桑梓止為濟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鑾駕必欲親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

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于丹陽開其改迷之路如
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羣臣以堅信重道安謂
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
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
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于堅又諫曰臣
聞季梁在隋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
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覆軌後車之明
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

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為戮也所司奏劉蘭捕蝗幽州經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也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于建章宫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

彌寘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為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灞上從容謂羣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為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令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桓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籜朝廷內外皆言不

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為之用謝安桓沖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不

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内斷於心久矣舉必尅之何為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内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内外如此安有不尅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于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并於晉其勢然也

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彊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彊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内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羣臣之言豈能建百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悦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

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桓沖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㧞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沖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于武當掠二千餘户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為前

鋒次于洿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沖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為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剋捷之日以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為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

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旗鼓相望堅至項城凉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軍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于汝潁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鄖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其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

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為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宜速進衆軍掎擒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

壘尅之斬成及王顯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
石等以既敗梁成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
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
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
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于鍾山之
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
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
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

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敗謝石于肥南謝元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

枕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饑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足緜十斤辭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為惠妄受不為忠陛下臣之父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疑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

尚書朱序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謗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暐屯鄖城姜成等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暐棄其衆奔還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為不可堅不從尋懼垂為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

卒三千戍鄴驃騎張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于長安東之行宫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赦殊死巳下文武增位一級厲兵勸農存邺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融大司馬諡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為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列人招集羣盜衆

至萬數千丕遣石越擊之為農所敗越死之垂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暐弟燕故濟北王泓先為北地長史聞垂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為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

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

慕容垂正可據關東為亂不暇近逼今暐及宗族種類

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

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為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

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為都督

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隷校尉録尚書事配兵五萬

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姚萇為司馬討泓于華澤

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

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為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

秦以虎牢為界分王天下永為鄰好不復為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為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名慕容暐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垂為長虵於關東泓沖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

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
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喻垂及泓沖
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暐密遣使者謂泓曰
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既籠中
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致令傾喪若斯吾罪
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
為務可以吴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
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

于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次于趙氏塢使護軍楊壁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衆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壁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衆敗其軍于鸛雀渠斬尹及首級萬三千萇衆危懼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

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梜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渠川大營率衆七萬來攻堅堅遣楊壁等擊之為萇所敗獲楊壁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陜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衆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

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戍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録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為衆揭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衆晨攻暉營于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率衆三萬擊沖于灞上為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偽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

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沖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于碭山轉

戰而免玄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書以光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鄄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于河南斬其東平太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鄄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羣奴正可牧牛羊何為送死沖曰奴則奴矣既厭奴苦復

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為此變沖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寛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此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

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太守邵
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
苻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充于中山以為
已援垂遣將軍張崇要興獲之于襄國南又遣其叅軍
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騰于晉陽毛騰以衆寡不
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羣寮司馬楊膺唱歸順之計丕
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
據滑臺將軍劉肱劉襲次于河北丕遣將軍桑據距之

為王師所敗龔等進攻黎陽剋之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于謝玄丕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逵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通寇讐三軍聲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盡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反覆宜正書為表以

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
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為功況君侯累葉
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勲使功業相繼于
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丕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
遣逵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為任於晉堅遣鴻
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
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
沖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

臣蒙更生之恵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椎蘆作蘧蒢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暐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暐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其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别妹為左將軍

賨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
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鮮卑
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逵既至朝
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逵固陳丕款誠無貳并宣
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
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沖僭
稱尊號于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甞爲沖
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

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長樂等蒙虎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並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内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于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于城西追奔至于阿房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為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

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宦人孟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丕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桓不進苻暉屢為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為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為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十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為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于驪山為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

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埳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饑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饑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絶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絶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

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
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為土山地道輔亦為之或戰
山峰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
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
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乎卿但率
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為然率男女萬
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初石虎末清河崔
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為尚書郎自

表父讐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爲慙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有羣鳥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鬬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沖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冐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報

誠順為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虎口三輔人為沖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為內應堅曰哀諸卿忠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虎利器如霜而衂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為國若上天有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沖營放火者為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甚痛之

身為設祭而招之曰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為妖形歔欷流涕悲不自勝衆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沖毒暴關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煙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為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馮翊諸縣之衆咸曰與陛下同死共生誓無有貳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宫殿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古符傳賈録載帝出五將从長

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
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余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
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
是遣衛將軍楊定擊沖于城西為沖所擒堅彌懼付宏
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
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
出奔百寮逃散慕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
勝計初秦之末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

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于城北觀而録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為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氐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吴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

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
新平幽之于别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
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
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
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
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
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
死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

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刺史楊壁于下辯壁距之乃奔武氐豪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于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桓玄篡位以宏為梁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彊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新平佛寺咸應謠言矣

丕僭號偽追謚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苻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畧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頻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衆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

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甠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太安置百官以張甠為侍中司空封上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公苻沖為左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西

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濮陽公楊輔為尚書左僕射濟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强益耳梁暢為侍中徐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彊氣鋭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

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為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沖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利已今呂光迴師將軍何以抗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鋒若猛

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勲
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
計者莫若奉為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
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鋭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集四州
之衆埽兇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
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允為鷹揚將軍率衆五萬距
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允
及光戰于安彌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

殺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已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為光所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兖為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為征東將軍冀州牧高城侯苻紹為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為征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為鎮北大將軍督幽平二州諸軍事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

王竑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壁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為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為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壁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永宣檄州郡迎奉乘輿戮力王室先是慕容驎攻王竑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衆應驎竑臨城

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為吾吏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乎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絶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兖及固安侯苻鑒並為

驎所殺丕復以王永為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為尚書令
加右光祿大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
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
軍臨清伯衛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襲廣軍大敗之王
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既而襲王廣敗之廣
亡奔秦州為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既敗王
廣謀伐王統于上邽枹罕諸氐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
命乃殺興推衛平為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

請命刁雲殺慕容忠乃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請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録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為左丞相苻纂為大司馬張蚝為太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為司空苻沖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為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同討垂萇期以孟冬上旬會大駕於臨晉於是天水姜延

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為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毘没奕于率鄯善王胡員吒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城鎮遠强京戰于孫邱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

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為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眾將青為諸軍決之眾以為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踈屬而志畧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劒攘袂將斬貳已者眾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為征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
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
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姚萇慕容永
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
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為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
于襄陵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
部下壯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為纂所
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

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徐義為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為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偽謚丕為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没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健之世為太尉司馬隴東

太守建節將軍後為苻生所殺堅即偽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邽以為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為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為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為奇畧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于時將為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

是可止汝後得政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游與有事則召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輙析理中興内服馬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後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以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碩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為熟食謂軍

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饑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輙飽健能鬬姚萇聞之急名碩德曰汝不來必為苻登所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為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為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殷彊豺狼梟鏡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於斯大王挺劒西州鳳翔秦

隴偏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虎奮拯拔舊京以社稷宗廟為先不可顧曹臧吴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車建黄旗虎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為啓主而後行繕甲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

實登之罪也今合義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
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即日星言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
命隕越為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大恥惟帝之
靈降監厥誠因歔欷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鉾鎧為
死休字示以戰死為志每戰以長矟鉤刃為方圓大陣
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
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
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

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為皇后弟懿為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

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貳
縣虜帥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
應之有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
生大黑等逆戰大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為車
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為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為司
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自陰密距纂纂
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尅之斬其將軍姚元平
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為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

彭沛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登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絶之皆為姚萇所敗登進據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城攻陷徐嵩堡嵩被殺悉阬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葚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

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邱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眉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勑臣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讐臣為兄報恥於情理何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

過世為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時言邪今為陛下立神象可歸休於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師攻萇既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弒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為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

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邱俘斬二萬五千進
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尅之以尚書苻碩原為前禁
將軍滅羌校尉戍平涼登進據茍頭原以逼安定萇率
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
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餘兵退
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前鋒大
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
外諸軍事楊璧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

為先驅自繁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
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為其後繼壁留守仇池又命其
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所統大會長安萇遣
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清水之格
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鵞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
萇密遣其將任瓫宗度詐為内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
之登以為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
為姦變願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諂登也謂諸

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公朕幾為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登將軍路柴强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救之不尅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為萇所殺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稱萇罪惡期共殄滅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茍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以質為平東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

伐曜大敗而歸質乃東引楊楷以為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為曜所敗遂歸于萇萇以為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溫于范氏堡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為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為祟登聞之秣馬厲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

執戈幾將一紀未嘗不為上天錫祐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氷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疢于逆羌以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内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累為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萇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為何

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為右丞相尋而衝叛自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於姚萇萇遣其太子興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萇連和至是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尅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

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為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留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為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偽謚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為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

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畧好施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為佐命元勲權侔人主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見前載記

王墮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墮為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

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彊國如仇讐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隨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慙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隨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隨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

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牀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畧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懷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

徐統見而奇之名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温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酬之温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

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吕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横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彊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

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摘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畧固是夷吾子産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内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隷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内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

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録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刼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女妓三十八人馬百疋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兾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内聽以便宜從

事簡名英雋以補闕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
疏請以東夏事徙授親賢及悉停六州處分府選便宜
事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
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
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
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固辭堅竟不從猛
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
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

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
熙百揆時敘於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
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
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
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勑其太子宏長
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
思流寓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
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

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
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
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
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猛
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
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
吴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没之後願不
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

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兒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

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為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聦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畧之流也尤善斷獄姦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後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與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為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

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為母逐之既擒劫者劫者

反誣行人為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騆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届兾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曰有再三堅以為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

不許火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為將善謀畧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絶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

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
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
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
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
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敵思
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
希闗軍旅苟説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
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叛堅悼恨彌深

将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懐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為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虚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員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悟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

長史王忱江東之儁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機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為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别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

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譖而殺之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地任冥紀

著苻子數十篇行于世亦老莊之流也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為冠族泮少而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為冠軍記室參軍天錫即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為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寛和戎夏懐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别駕呂光既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

光曰孤既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絶孤歸路此
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
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
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讐豈如逆
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
色不變弟蓤有雋才仕張天錫為執法中郎冗從右監
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舉賢良為

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絶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内外位為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為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方成怒立斬嵩漆其首為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

忠武

通志卷一百八十九

通志卷一百九十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第五

後秦

姚弋仲 襄 萇 興 泓 尹緯

後蜀

李特 流 庠 雄 班 期 壽 勢

[seal]

後涼

呂光　纂　隆

後秦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那率種人内附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那玄孫柯迴爲

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迴生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惟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於隴上及石虎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道隆後服道汙先叛宜徙隴上豪彊虛其心腹以實畿甸虎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

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虎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桀於關東弋仲率部衆數萬遷於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赴正色謂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乎虎憚其彊正而不之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

威儀屢獻讜言無所迴避虎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虎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部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覔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

仲數虎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虎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與不於是貫鉀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劒履上殿

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於混橋石祗僭號於襄國以弋仲為右丞相待以殊禮祗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為尚書郎豺敗復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為參軍其寛恕如此弋

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節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之柩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天水冀縣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

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祇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即丘縣公弋仲死襄祕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碻磝津以太原王亮爲長

史天水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斂岐爲右部帥略陽王黑郍爲前部帥强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遣五弟爲任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壽春尚命去仗衞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歡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於南夏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囚襄諸弟頻

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内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彊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

萬討襄裏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裏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於盱眙招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敵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内史劉仕降於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江備守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大

單于進攻外黄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
於是復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
陽踰月不克其長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衆
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衆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
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
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曰天
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温
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北爲温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

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陽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輙扶老携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

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襄率衆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兾天不棄德以濟黎元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於三原襄敗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萇僭號追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修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

洛陽也夢萇服袞衣升御座諸酋長皆侍立旦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襄之敗於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扶風太守寧幽兖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

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既敗於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衆五萬餘家咸推

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桀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龎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龎魏任謙爲從事中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

乾爲參軍王欽盧姚方城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帥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冲過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詳等數千戶於敷陸至是降於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

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獎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貳縣要破之方單馬奔免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克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尚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禄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於萇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

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驎有衆數千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驎萇伐驎破之驎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

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戸於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隷校尉鎮長安萇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弈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羗胡應萇者二萬餘戸統懼乃降因饗將士於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國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於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萇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碩

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
尉鎮上邽萇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
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萇復如秦州
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
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
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
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持重少決每
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

月之間足可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於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櫝收其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萇初關西雄桀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惟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

糧身將精卒隨萇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萇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没皆有褒贈立太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徇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遲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遲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

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克之諸將咸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於陰密遣弟征南靖鎮之立社稷於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為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晃謂古成詵曰苻登窮寇歴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詵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氐賊不滅乎緯曰

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詵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勇智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内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内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德行仁招賢納士厲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

鴻業不成者詵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萇萇大悅
賜詵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萇拜爲鎮東將軍魏褐
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
於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
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
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
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
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

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羯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輙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羯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羯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羯飛衆大潰斬羯飛及首級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

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虎嘯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嵗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鬭戰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

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苞羅儁異棄嫌録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鴦率戸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

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於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欵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氐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

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

苟曜果見興於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於

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

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

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

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

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

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

算略中一片耳羣臣咸稱萬歲萇下書令留臺諸鎮各
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苻登驃騎將軍
没弈于率户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
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
征南姚方城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
允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允王
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
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

吾方任之柰何輙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於遐邇將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闚闟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鎮長安萇下書除妖謗之言及赦前姦穢有相劾舉

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户降於萇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萇如長安至於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宫宫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

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太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僞謚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苻堅時爲太子舍人萇之在馬牧興自長安冒難奔萇萇立爲王太子萇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鎭長安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

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人咸化之萇死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隂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彊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寛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

世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衆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廹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爲此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

十九年僭即帝位於槐里大赦境内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崇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凉率其餘衆入馬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部衆歸復農業徙陰密三萬戸於長安分大營戸為四置四軍以領之安南强熙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為盟主所在擾亂興率諸將討之軍次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强熙熙聞興將至率戸二千奔秦州

賔衝走汧川汧川氏仇高執送之衝從弟統率其衆降
於興封征虜緒爲晉王征西碩德爲隴西王征南靖等
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並爲公侯其餘封爵各有
差鮮甲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
救魏師既還薛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
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
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池公鮮甲越質詰歸
率戸二萬叛乞伏乾歸降於興興處之於成紀拜使持

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凉胡金豹於洛城克之初上邽羌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衆降以碩德爲秦州牧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徵乳爲尚書强熙及略陽豪族權千城率衆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歸晉碩德西討千城千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東薛彊先據楊氏

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於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興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駮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於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

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鮮卑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三交趨金城崇列營犄之而租運不繼三軍大饑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留令三軍之絕宜明寘刑書以儆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部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於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泣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

虵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與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湖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於興遂如陜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彦河東裴岐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

守姚迴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討之斬
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戸於漢中興留
心政事苞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
吉默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
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經明行修各門徒
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興每於聽
政之暇引龕等於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涼州胡辯
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

赴之請業興勅闢尉曰諸生諮訪道義修己厲身往來出入勿拘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黄門侍郎古城誂中書侍郎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誂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誂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劒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誂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

薄蝕災告屢見降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公昱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勲格皇天功濟四海威靈振於殊域聲教曁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足比諭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乎輿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昱告於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老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以上加衣杖

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既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讓王爵興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於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網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温謝安已後未見寛猛之

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碹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呉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於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斷疑獄於時號無寃滯姚緒姚

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
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
扶風太守强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王年
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百戶賜超爵關內侯
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
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
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已下徧於
卒伍興之西也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

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
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
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埸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朞
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
交代未至敢輙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
等二百三十七人歸於建鄴魏人襲没弈于于棄其部
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於秦州魏軍進次兎亭長
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

於是練兵講武大閲於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於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辭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内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吕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

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於興使没奕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吕隆之衆俘斬一萬隆將吕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暠據敦煌與吕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

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平悦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没者皆厚加襃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從河西豪右萬餘戶於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

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於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與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荊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為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

請疆埸自效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興立其昭
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
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傉
檀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
海侯李暠安西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
西屯金城建節王松悤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悤至
魏安爲傉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悤送於傉檀傉檀
大怒送松悤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書録馬

嵬戰時將吏盡擢敘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荆州刺史趙曜迎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於梁國而歸又遣其兼散騎侍郎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

懼禿髪傉檀之逼表請内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詰鎮
遠乞伏乾歸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迎隆於河西難至
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
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
隆及其宗室僚屬於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
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
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
之興留恭靖而遣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

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爲國家鬼不爲羌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牆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斂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於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斂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於興

興如逍遥園引諸沙門於澄元堂聽鳩摩羅什演説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逺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於中宫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郡化

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元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允將軍何澹之等奔於興劉裕遣參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絶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

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為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徙漢中人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

而後行太史令郭麐言於興曰戊亥之歳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甲烏丸居不安國家疲於奔命矣時所在有泉水湧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乃止興大閲自杜郵至於羊牧興以姚碩德來朝大赦其境内及碩德歸於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秃髪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為忠於已乃署傉檀為涼州刺史徴涼州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

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宫人擅殺逃人薄末等禁止南臺涼州别駕宗敞上疏理尚興悦敞之文赦尚之罪以爲尚書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别駕呂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濜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於晉興以太子泓録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嶷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

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没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馬千匹求婚於興興許之以魏别立后遂絶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秃髪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遣使稱藩請桓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鎮遠乞伏乾歸

等率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遠輒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嵩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爲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爲吾有孤城獨立坐可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

二萬爲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爲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沖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嵬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沖次於嶺北欲迴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鴆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爲大都督相國蜀王

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
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
絶人猶欲隱忍容之斂成泣謂興曰沖凶險不仁每侍
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爲之所興曰沖何能爲也但
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沖死葬以庶
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
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
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

實非誠欵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爲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爲平南將軍交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羣臣固以爲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

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氐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以寇江東遣其江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

有叛心荆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謙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税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

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

千戶避勃勃內徙興處肆佛於湟山澤熾雲於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崖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為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

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路興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爲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

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
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内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
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
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
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
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
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衆散爲勃勃所執時遣衞大將
軍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

事潁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來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姦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裕之輕弱安敢闚吾疆埸苟有姦心其在子孫乎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條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

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爲前鋒立節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鷩陜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陜右衛胡翼度從

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於隴口天水太守王松怱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愞弗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怱之言興善之乾歸為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羣下咸

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猛果鋭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絶吭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

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斂成爲羌所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

侯彌俎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戶於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沖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姦凶無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

險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
廢立之心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
有此乎貽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
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
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於貳原
貳原氐仇常起兵應弘興輿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
常部人五百餘戶於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於東
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千人被甲

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
讃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嵬並典禁兵宿衛於内姚裕
遣使告姚懿於蒲坂并宻信諸藩諭弼逆狀懿流涕以
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
擁兵私第不忠於儲宫正是孤徇義亡身之日諸君皆
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
惟殿下所爲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
疋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

起兵洛陽平西姚諶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於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鬩鬩之禍全天性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爲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

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於興且請婚興許之遣其吏部郎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諶來朝使姚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為萬世之美安可

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先是大司農竇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為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姦積年謀禍有歲傾諂羣豎為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喭戎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業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凶徒以絶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

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
裁决興默然太子詹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宮弼
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為之屈興嘉其守正
以周為中書監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
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
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毀已遂譖宣於
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無匡輔之益將戮
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於杏城下獄

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興曰廣平公與皇

太子不平握彊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

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

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於

三樹遣弼及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於南

陽司馬休之等為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

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

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於興勃

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騎入平凉姚恢與
建戰於五井平凉太守姚周都為建所獲遂入新平姚
弼討之戰於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於長安初勃勃攻
彭雙方於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克至是聞建敗
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
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
御主上克溝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
將以休之為荆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

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為鎮南將軍揚州
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
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濯鱗南翔恐
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
所記留之適足為患遂遣之楊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
鹿原氐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黃金
等起義兵以掎宦宦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
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

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元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為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為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

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於興曰熒惑入東井句紀而返未餘月又來守心王者惡之宜修仁虛已以荅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羣臣於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莫知其所從來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士數人豫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泓居西宮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姦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

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理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沖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趨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沖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

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録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内外遣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内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偽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縁屋而入及於馬道泓時侍疾於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

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於驪山愔黨呂隆奔雍尹沖等奔於京師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旻嵬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偽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寛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每征

伐巡游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
黃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
稚以文章游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寬議
欲峻制泓不許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
疾拜於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
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
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宜廣其
首級露布表言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

御失和以長姦宄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於色姚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為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寛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而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為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陰謀恢自是懐貳陰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

死已下改元永和廬於諮議堂既葬乃親庶政内外百
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時事有光
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千家於安
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撫軍姚讚
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戶於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
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於汎姚紹討擒之姚宣時鎮
李閏未知雍敗遣步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衆既發宣
參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

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克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諸羌據李閏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讃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又將封其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讃諫之乃止并州定陽貳城胡數萬落叛

泓入於平陽攻立義姚成都於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於平陽大破之執弘送於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於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於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洛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

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為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既克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戶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率戶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拒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

裴岐為儼所殺鎮西姚諶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横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於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虵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為渴所敗姚諶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斂曼嵬前將軍姚光兒討楊倦於陳倉倦奔於散

闕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蚍元距郄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於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頴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柰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

怒殺之姚紹聞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戸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横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其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

從之吏部郎懿横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勲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内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皐征南姚洸時鎮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

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陝津為之聲援洸部將趙元
說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
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
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
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時洸司馬姚
禹潛通於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元忠誠
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元率精兵千餘南
守柏谷塢廣武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元泣謂洸

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多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皐滎陽虎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元與晉將毛德祖戰於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元司馬騫鑒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於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嶮

薄惑於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
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散穀以
賜河北夷夏欲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
左常侍張敞侍郎左雅固諫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
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
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
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
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罪

於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元屯陜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為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囚之遣使讓懿責以叛亂之罪乃宣告諸城勉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詣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

臨晉叛戸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絡入於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内外離叛王師漸逼歳旦朝羣臣於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戸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克矣恢

不從乃南攻鄜城鎮西姚諶為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於灃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茍和時為立節將軍守忠不貳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在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

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於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牆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如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

愜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黄等棄愜而降愜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愜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既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陝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為泓寧東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

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隸宗正節録並如故朝之大政皆
往決焉紹固辭不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
萬距王師於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裏之勢
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
堅池濬非可卒克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
潼關潼關天岨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
紹據之則難圖矣如克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
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

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克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險絶道濟糧道時裕別將姚珍入自子午實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於潼關南為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

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勉之泓遣給事黄門侍郎姚和都屯於堯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閿鄉以絶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没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為然其將胡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

諸軍為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於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銳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於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杏城為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諶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於河東聞王師要難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於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為林子所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於河北之九原欲絶道濟諸縣租輸洽

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綝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洽戰死衆皆沒綝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讚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綝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托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內游擊將軍王洛生屯於河東為泓聲援劉裕次於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於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

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爲田子所敗泓
退次於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於王師劉裕至潼關遣
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以攻蒲坂姚讚距
裕於關西姚難屯於杏城裕遣王鎮惡王敬等自秋社
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
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於潼關姚讚遣司馬休
之及司馬國璠自軹關向河内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
既爲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汎溢讚等不

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讚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龎統屯兵宮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戸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讚屯覇東泓軍于逍遥園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遥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及前軍姚烈左

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元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

壘門而降讚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皆燋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位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

晩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妖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旣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覇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懐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龎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旣敗苻堅遣緯説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

宜孚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為不知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

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為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歷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汙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竿衡於夷吾識韓信於覊旅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

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後蜀

李特字元休巴蜀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

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暉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劒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劒懸焉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輙去為

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

上投策計算皆著石馬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
遂繁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
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賨
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
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
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
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
奉之値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

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氐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夷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

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劒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荆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為

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為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為
流人剛剽而蜀人愞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
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
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
迎滕滕率衆入州廞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廞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
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苻成隗伯等以
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

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
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
司馬張粲言於廞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
便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倒戈授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斂容曰卿言
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
在門請見廞廞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
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

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
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
蜀而已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
等上庠大逆不道廞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
廞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
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督將以安其衆牙
門將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
廞閤下手刃殺淑粲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廞腹心也特

兄弟既以怨廞引兵歸緜竹廞恐朝廷討己遣長史費遠犍為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緜竹之石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遠軍遠大潰因放火燒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李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為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夷護軍姜發殺廞長史袁治及廞所置守長遣其牙門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廞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

刺史羅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
門將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
冉等凡七十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
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
牛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
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
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
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

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封賞會辛冄以非次見徵不顧應召又欲以滅廞為己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冄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

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為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雨水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人移冉求口寛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達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疋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韃同聲雲集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

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閤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掩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緜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寛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寛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

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豎子虜矣宜為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

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為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

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
嬰城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特節大都
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
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
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李含為西夷校尉
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為將帥任臧
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牙李遠李博夕斌
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為僚屬閻式為謀主何巨趙

肅為腹心時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謡曰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為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漢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

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
葭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於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
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
其境内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
特與蕩分為二營徵候特營空虛遣步兵循山攻之特
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為羅準任道皆勸引退
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
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中是我

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人徽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徽軍遂潰特議欲釋徽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獘遂擒之若舍而寛之徽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徽徽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存以徽喪還之以騫碩為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徽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

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於流栅與流并力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璝為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

懼並結村堡請命於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内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偽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已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奄襲特

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趨新繁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諡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元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為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

千人庠為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緜竹平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為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為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鋭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克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録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送付廣漢縶之二營收集猛鋭嚴為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既死蜀

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宋岱水軍三萬次於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氾黄訇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克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犇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

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為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饑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參軍涪陵徐轝

求為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犄角討流尚不許
羣怨之求使江西遂降於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
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
吾家者必此人也勑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
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雄殆
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
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庠字元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

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饑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元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

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庠為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千匹被殺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虵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

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於蜀承制以雄為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納雄遂克成都於時雄軍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

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
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於李國李離兄
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
稱成都王赦其境内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
其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折衝李離為太尉建威
李雲為司徒翊軍李璜為司空材官李國為太宰其餘
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
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

素輿詣成都雄迎之於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内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税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動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幾漢

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
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
度以為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
梁州刺史張殷奔於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
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
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
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羕
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於羅尚尚遣其將向

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歸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内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弗許李驤等固請雄遂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寛大之令

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
偽立其妻任氏為皇后氐王楊難敵兄弟為劉曜所破
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
巂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
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
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
紀之禮皆决於釗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
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為不法稚請討

之雄遣中領軍琀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辯征東李壽督琀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琀稚死者數千人琀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為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

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克薨於戎陣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謙挹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

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常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傳𩔰假道於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蜀託以假道雄與淳言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語具張駿傳中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皀

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輿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攀為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偽謚武帝廟曰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寬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

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内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
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
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戸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
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
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
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四海何有以官買
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
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雄即

捨之雄無事小出褭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為國無威儀官無禄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

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為賔友每謂融等曰觀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絶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為性汎愛動修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輙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已所餘而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

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録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介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

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玝於涪玝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

尉中護軍録尚書事封允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録尚書事立妻閻氏為皇后以其衛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輕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

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覇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宫中其色黄又宫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没婦女資財以實後庭内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茍免期又鴆殺其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襃姚華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静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來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向成都表稱景騫田襃亂政興

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奕為先登壽到成都期
越不虞其至素不設備壽遂取其城屯兵宫門期遣侍
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
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
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誅滅期從之於
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别宫
期歎曰天下主乃當為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
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鑾輅

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
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
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
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
中封扶風公録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
雄大悦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
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騫等所

憚壽深憂之代李玝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彊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彊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勲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

得數千人襲成都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漢興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股肱李奕

任調李閎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為獻帝母昝氏為太后立妻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於前殿徙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司極盡忠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聘於石虎先是虎遺壽書欲連横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

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糇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城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吳會嶮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諌懇至壽於是命羣臣議其利害龔壯諌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諌壽乃止士衆咸

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柯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録尚書事壽承雄寛儉新行簒奪因循雄政未遑其志欲會李閎王嘏從鄴還盛稱虎威彊宫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虎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輙殺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戸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

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偽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為王好學愛士庶幾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克闢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為賢相

及即偽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為漢始祖廟特雄為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己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巂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

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為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偽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為太后妻李氏為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為景武昌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絶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

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為臨卭侯廣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奕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奕大赦境内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

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位優之實欲與分災眚大司馬桓温率水軍伐勢温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昝堅等數千人從山陽

趨合水距温謂温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昝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為而温從山陽出江南昝堅到犍為方知與温異道乃廻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温已造成都之十里陌昝堅衆自潰温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昝堅走至晉壽

然後送降文於溫曰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

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於建康封勢歸義侯

升平五年死於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

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

滅

後涼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其先呂文和漢文帝初自沛

避難徙焉世為酋豪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生

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

游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羣童歎服不樂讀書惟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寛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惟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張平戰於銅壁刺平養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苻雙反於秦州堅將楊成世為雙將苟興所敗光與王鑒討之鑒欲速戰光曰興初破成世姦氣漸張宜持重以待其獘興

乘勝輕來糧竭必退退而擊之可以破也二旬而興退諸將不知所為光曰揆其姦計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據城斷路資儲復贍非國之利也宜速進師若興攻城尤須赴救如其奔也彼糧既盡可以滅之鑒從焉果敗興軍從王猛滅慕容暐封都亭侯苻重之鎮洛陽以光為長史及重謀反苻堅聞之曰吕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馳使命光檻重送之尋入為太子右率甚見敬重蜀人李焉聚衆二萬攻逼益州堅以光為破虜將軍率兵討

滅之遷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擊平之拜驍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彊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晃杜進康盛等總兵七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以隴西董方馮翊郭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為四府佐將堅太子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愛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

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國請降龜兹王帛純距光光軍其城南五里為一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帛純驅徙城外人入於城中附庸侯王各嬰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内脉起成字文曰巨霸營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斷堤揺動有頭角目光若電及明而雲霧四周遂不復見旦視其處南北五

里東西三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然猶在光笑曰黑龍也俄而雲起西北暴雨滅其跡杜進言於光曰龍者神獸人君利見之象易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斯誠明將軍道合靈和德符幽顯願將軍勉之以成大慶光有喜色又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既急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獪胡獪胡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温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

連鏁射不可入以草索為羂縈馬擲人多有中者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案兵以距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為句鏁之法精騎為游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賦詩言志見其宫室壯麗命參軍京兆段業著龜兹宫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没酒藏者相繼矣諸

國憚光威名貢欵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為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堅聞光平西域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域校尉道絶不通光既平龜兹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光東還有福地可居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竒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

匹而苻堅高昌太守楊翰說其涼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關熙不從光至高昌翰以郡迎降初光聞翰之說惡之又聞苻堅喪敗長安危逼謀欲停師杜進諫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納善從說也願不足憂之聞其上下未同宜在速進進而不捷請受過言之誅光從之及至玉門梁熙傳檄責光擅命還師遣子允與振威姚皓别駕衛翰率衆五萬距光於酒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誠數其遏歸師之罪遣彭晃杜

進姜飛等為前鋒擊允大敗之允輕將麾下數百騎東奔杜進追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來款附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請降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表杜進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餘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姦佞傾薄人也見棄前朝與彭濟同謀執梁熙光深見寵任乃譖誅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餘人遠近頗以此離貳光尋擢祐為寧遠將軍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襲據外城以叛祐從弟隨據鸇陰以應

之光遣其將魏真討隨隨敗奔祐光將姜飛又擊敗祐衆祐奔據興城扇動百姓夷夏多從之飛司馬張象參軍郭雅謀殺飛應祐發覺逃奔初苻堅之敗張天錫南奔其世子大豫為長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堅還長安穆將大豫奔禿髮思復鞬思復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起兵數千迎大豫於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將杜進討之為大豫所敗大豫遂進逼姑臧求決勝負王穆諫曰呂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鋭逼之非利

不如席卷嶺西厲兵積粟東向而爭不及朞年可以平也大豫不從乃遣穆求救於嶺西諸郡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及閻襲起兵應之大豫進屯城西王穆率衆三萬及思復鞬子奚于等陣於城南光出擊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謂諸將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諸將曰大豫豈不及此邪皇天欲贊成明公八百之業故令大豫迷於良算耳光大悅賜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詣臨洮驅畧百姓五千餘戶保據俱城

光將彭晃徐炅攻破之大豫奔廣武穆奔建康廣武人執大豫送之斬於姑臧市光至是始聞苻堅為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南偽謚堅曰文昭皇帝長吏百石已上服斬縗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光於是大赦境内建元曰太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牧酒泉公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時穀價踊貴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

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屢遣討之不捷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為輔國將軍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權高一時出入羽儀與光相亞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羣僚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荆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

獘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於是下令責躬乃崇寛簡之政其將徐昃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昃昃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虚出於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晃穆共相脣齒寧又同惡相救東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

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復言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將寇顗斬關納光於是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索嘏為敦煌太守既而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為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次涼興穆引師東還路中衆散穆單騎奔騂馬騂馬令郭文斬首送

之是時麟見金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己瑞以孝武太
元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置百官自丞郎已下赦其境
内年號麟嘉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於
城東大饗羣臣遣其子左將軍他虎賁中郎將纂討北
虜匹勤於三巖山大破之立妻石氏為王妃子紹為世
子讌其羣臣於内苑新堂太廟新成追尊其高祖為敬
公曾祖為恭公祖為宣公父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
中書侍郎楊穎上疏請依三代故事追尊呂望為始祖

永為不遷之廟光從之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邱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邱池令尹興贓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著作郎段業以光未能揚清激濁使賢愚殊貫因療疾於天梯山作表志詩九歎七諷十六篇以諷焉光覽而悅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郡尉孫峙退奔興城光遣其南中郎將呂方

及其弟右將軍呂寶振威楊範彊弩竇苟討乞伏乾歸
於金城方屯河北寶進師濟河為乾歸所敗寶死之虎
賁呂纂彊弩竇苟率步騎五千南討彭奚念戰於盤夷
大敗而歸光親討乾歸奚念遣纂及揚武楊軌建忠沮
渠羅仇建武梁恭軍於左南奚念大懼於白土津累石
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萬距守河津光遣將軍王寶
潛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濟自石堤攻克枹罕奚念單騎
奔甘松光振旅而旋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謡

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

頃之遂相扇動復從之於西河樂都羣議以高昌雖在

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

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已西諸軍事西

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光於是以太元二

十一年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

太子諸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

僕射段業等五人為尚書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

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且其兄弟內相離間可乘之機勿過今也其勑中外戒嚴朕當親討光於是次於長最使呂纂率楊軌竇茍等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光遣其將王寶徐炅率騎五千邀之乾歸懼而不進光又遣其將梁恭金石生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没奕于攻其東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呂纂克金城擒乾歸金城

太守衛韃韃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為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吕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畧難測破王廣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而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為姦計而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耿稚及將軍

姜顯收集散卒屯於枹罕光還於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殺中田護軍馬邃攻陷臨松郡屯兵金山大為百姓之患蒙遜從兄男成先為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福祿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涫呂纂敗蒙遜於忽谷酒泉太守壘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於樂涫戰敗澄策死之男成退攻建康說大守段業曰呂氏政

衰權臣擅命刑罰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宗附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於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鄗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令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為福業先與光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慮不自容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

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沮渠蒙遜進屯臨洮為業聲勢戰於合離纂師大敗光散騎常侍太常郭黁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沖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禍及人深宜慮之田胡王乞機部衆最彊二苑之人多其故衆吾今與公唱義推機為主則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克城之後徐更圖之詳以為然夜燒光洪範門二苑之衆皆附之詳為內應

事發光誅之黁遂據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畧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明善天文起兵其當有以京城之外非復朝廷之有纂今還都復何所補統請除纂勤兵推兄為盟主西襲呂弘據張掖以號令諸郡亦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聞臣子之

事君親有隕無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効豈可安榮其禄亂增其難乎呂宗若敗吾為弘演矣統懼至番禾遂奔郭䴥䴥遣軍邀纂於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擊䴥軍破之遂入於姑臧䴥之叛也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飲血盟衆衆皆掩目不忍視之䴥悠然自若䴥推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呂纂擊䴥將王斐於城西大破之自是䴥勢

漸衰光遺楊軌書責以大義軌不答率步騎二萬北赴郭黁至姑臧壘於城北軌以士馬之盛議欲大決成敗黁每以天文裁之呂弘為段業所逼光遣呂纂迎之軌謀於衆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敵彊我弱養獸不討將為後患遂率兵邀纂纂擊敗之郭黁聞軌敗東走魏安遂奔於乞伏乾歸楊軌聞黁走南奔廉川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為太尉呂弘為司徒謂紹曰吾疾病惟增恐將不濟三寇闚䦕

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凡庶可以濟若内相猜貳釁起蕭墻則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彊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穆則貽厥萬世若内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僞謚懿武皇帝廟號太祖墓號高陵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少便弓馬好鷹犬苻堅時人

太學不好讀書惟以交結公侯聲樂為務及堅亂西奔
上邽轉至姑臧拜虎賁中郎將封太原公光死呂紹祕
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為纂所害以位讓
之曰兄功高年長宜承大統願兄勿疑纂曰臣雖年長
陛下國之冢嫡不可以私愛而亂大倫紹固以讓纂纂
不許之及紹嗣偽位呂超言於紹曰纂統戎積年威震
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觀其舉止亂常恐成大變宜
早除之以安社稷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

豈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嘗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聖人稱知機其神陛下臨機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刃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許初光欲立弘為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弱

凡總攝内外威恩被於遐邇輙欲遠追廢昌邑之義以兄為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守融明觀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劒直前斫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郎將吕開率其禁兵距戰於端門驍騎吕超率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悉皆潰散纂入自青角門升於謙光殿紹登紫

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憚弘兵彊勸弘即位弘曰自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敕慙負黄泉今復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大兄長且賢威名振於二賊宜速即大位以安國家纂以隆安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為咸寧謚紹為隱王以弘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隷校尉録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其餘封拜各有差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

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吕方曰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經國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此意諭之超上䟽陳謝纂復其爵位吕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東苑刼尹文楊桓以為謀主請宗燮俱行燮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為列棘不能隕身授命死有餘罪而復從殿下親為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

能謀衆不足恃將焉用之弘曰君為義士我為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

女陛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頼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於東宫厚撫之吕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龍拉殺之是月立其妻楊氏為皇后以楊氏父桓為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涼都尹封金城侯纂將伐禿髮利鹿孤中書令楊頴諫曰夫起師動衆必參之天人苟非其時聖賢所不為禿髮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以伐宜繕甲養鋭勸課農殖待可乘之機然後一舉

蕩滅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為患將來願
抑赫斯之怒思萬全之算纂不從度浩亹河為鹿孤弟
傉檀所敗遂西襲張掖姜紀諫曰方今盛夏百姓廢農
所利既少所喪者多若師至嶺西虜必乘虛寇抄都下
宜且迴師以為後圖纂曰虜無大志聞朕西征正可自
固耳今速襲之可以得志遂圍張掖畧地建康聞傉檀
寇姑臧乃還遂即序胡安據盜發張駿墓見駿貌如生得
真珠簏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簫紫玉笛珊瑚鞭馬腦鍾

水陸奇珍不可勝紀纂誅安據黨五十餘家遣使另祭
駿并繕修其墓道士句摩羅耆婆言於纂曰潛龍屢出
豕犬見妖將有下人謀上之禍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
纂納之耆婆即羅什之别名也纂游田無度荒耽酒色
其太常楊頴切諫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貞亮之士誰匡
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終不能改常與左右因醉馳獵
於坑澗之間殿中侍御史王回中書侍郎王儒復叩馬
以諫纂不納纂番禾太守吕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遣

弟乞珍訴超於纂纂召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大懼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諸臣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輓車將超等遊於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劒於壁推車過閤超取劒擊纂纂下車擒超超刺纂洞胷奔於宣德堂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妻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約兵舍仗將軍魏益多入斬纂首

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害太子荒耽酒獵昵近小人輕害忠良以百姓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親懼社稷顛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廟下為太子報仇凡我士庶同茲休慶偽巴西公呂他隴西公呂緯時在北城或説緯曰超陵天逆上士衆不附明公以懿弟之親投戈而起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我之黨也何慮不濟緯乃嚴兵謂他曰隆超弑逆所宜擊之昔田恒之亂孔子鄰國之臣猶抗言於哀公況今蕭牆有

難而可坐觀乎他將從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而為禍首乎他謂緯曰超事已立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為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聞而登城告他曰篡信讒言將滅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懼社稷覆亡故出萬死之計為國家唱義叔父當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篡殘國破家誅戮兄弟隆超此舉應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為長四海顒顒人無異議隆超雖不達臧否終不

以孽代宗更圖異望也願公勿疑緯信之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棊殺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以元興元年死隆既纂位偽諡纂靈皇帝墓號白石陵

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美姿貌善騎射光末拜北部護軍稍歷顯位有聲稱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以安帝元興元年遂

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大赦改元為神鼎追尊父寶為文皇帝母衛氏為皇太后妻楊氏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勲拜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司隷校尉録尚書事封安定公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魏安人焦朗遣使說姚興將姚碩德曰吕氏因秦之亂制命此州自武皇棄世諸子競尋干戈德刑不恤殘暴是先饑饉流亡死者大半惟泣訴昊天而精誠無感伏惟明公道邁

前賢任尊分陜宜兼弱攻昧經略此方救生靈之沉溺布嶽政於玉門篡奪之際為功不難遣妻子為質碩德遂率衆至姑臧其部將姚國方言於碩德曰今懸師三千後無繼援師之難也宜曜勁銳示其威武彼以我遠來必決死距戰可一舉而平碩德從之呂超出戰大敗遁還隆收集離散嬰城固守時熒惑犯帝座有羣雀鬬於太廟死者數萬東人多謀外叛將軍魏益多又唱動羣心乃謀殺隆超事發誅之死者三百餘家於是羣臣

表求與姚興通好隆弗許呂超諫曰通塞有時艱泰相襲孫權屈身於魏譙周勸主迎降豈非大丈夫哉勢屈故也天錫承七世之資樹恩百載虎旅十萬謀臣盈朝秦師臨境識者導以見機而愎諫自專社稷為墟前鑒不遠我之元龜也何惜尺書單使不以危易安且令甲辭以退敵然後內修德政廢興由人未損大略隆曰吾雖常人屬當家國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業委之於人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超曰應龍以

屈伸為靈大人以知機為美今連兵積歲資儲内盡彊寇外逼百姓嗷然無餬口之寄假使張陳韓白亦無如之何陛下宜思權變大綱割區區常慮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為使持節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文武舊臣慕容筑楊頴史難閻松等五十餘家質於長安碩德乃還姚興謀臣皆曰隆藉伯父餘資制命河外今雖饑窘尚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非國有涼

州險絶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其饑斃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覲虛實沮渠蒙遜又伐隆隆擊敗之蒙遜請和結盟留穀萬餘斛以振饑人姑臧穀價踊貴斗直錢五千文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採路絶百姓請出城乞為夷虜奴婢者日有數百隆懼沮動人情盡坑之於是積尸盈於衢路禿髮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逼也遣超率騎二百多齎珍寶請迎於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素

車白馬迎於道旁使吕允告光廟曰陛下徃運神略開建西夏德被蒼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弑二虜交逼將歸東京謹與陛下奉訣於此歔欷慟泣酸感興軍隆率戶一萬隨難東遷至長安興以隆為散騎常侍公如故超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餘人皆擢敘之其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吕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涼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載以安帝元興三年滅

通志卷一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九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一

宋 右 迪 功 郎 鄭 樵 漁 仲 撰

載記第六

後燕

慕容垂 寶 盛 熙 高雲

西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磐 慕末

北燕

馮跋　弘　馮素弗

後燕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以滅宇文之功封都鄉侯石虎來伐既還猶有兼并之志遣將鄧恒率衆數萬屯

于樂安營攻取之備垂戍徒河與恒相持恒憚而不敢侵垂少好畋游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𡙇外以慕郤𡙇為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為名馬石虎之死也趙魏亂垂謂儁曰時來易失赴機在速兼弱攻昧今其時矣儁以新遭大喪不許慕輿根言於儁曰王子之言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儁乃從之以垂為前鋒都督儁既尅幽州將坑降卒垂諫曰弔伐之義先代常典今方平中原宜綏懷以德坑戮

之刑不可為王師之先聲儁從之及儁僭稱尊號封垂
吳王徙鎮信都以侍中右禁將軍錄留臺事大收東北
之利又為征南將軍荆兖二州牧有聲于梁楚之南再
為司隷偽王公已下莫不累迹時慕容暐嗣偽位慕容
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於
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
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温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
評深忌惡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已與世子全奔于苻

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畧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之五百户王猛伐洛引全為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全曰吾已東還汝可為計也全信之乃奔暐猛表全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國家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志不亡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若

斯也於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堅擒暐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於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無妄之運迍邅棲伏艱亦至矣天啓嘉會靈命蹔遷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畧必懷遺俗之規方圖網漏吞舟以弘苞養之義收納舊臣之胄以成為山之功柰何以一怒捐之竊為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

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皇綱廢弛至尊明命著之圖籙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凶衆土崩可謂乾啓神機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蕩覆三京竊辱神器仇恥之深莫甚於此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

然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茍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夫鄰國相吞有自來矣秦彊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執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侯不納三甥之言終為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句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也願不棄湯武之成蹤追韓信之敗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罰斬逆氐復宗祀建中興繼洪烈天下大機弗宜失也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

是郄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凡無疑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譖復見昭亮國士之禮每深報德萬分未一如使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之地會非吾有自當有擾之者吾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摴蒱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摴蒱有神豈虛言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

盡廬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爪牙名將所謂今之韓白世豪東夏志不為人用頃以避禍歸誠非慕德而至列土干城未可以滿其志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且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淩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靽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衆三千送垂又遣石越戍鄴張蚝戍并州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

館之于鄴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子母之軍殆難為敵非冠軍英畧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畧委之於

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
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
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
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
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
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
寵同功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令不擊之必為
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

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焚橋令曰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者軍有常刑奉命者賞不踰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負也翟斌聞垂之將濟河也遣使推垂為盟主垂距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獲濟苟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雖曰君臣義深父子豈可因其小隙便懷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為斯議而及於我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

審斌之誠欵故以此言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説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喻秦奉迎返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于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而制天下衆咸以為然乃引師而東遣建威將軍王騰起浮橋於石門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為苻丕所

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農西招庫辱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各率衆數萬赴之衆至十餘萬丕遣石越討農為農所敗斬越於陣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建元曰燕元令稱統府府置四佐王公以下稱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翟檀為柱國大將軍弘農王弟德為車騎大將軍范陽王凡子楷征

西大將軍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為燕王太子封功臣為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謂垂曰往歲大駕失據君保衛鑾輿勤王誠義邁蹤前烈宜述修前規終忠貞之節奈何棄崇山之功為此過舉過貴能改先賢之嘉事也深宜詳思悟猶未晚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

見歸也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耶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輿天所廢竊未

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聲德邁於唐衛居陜東之

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大夫死

王事國君死社稷將軍欲裂冠毁冕拔本塞源者自可

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

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

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

問也乃遣讓歸垂上表於苻堅曰臣才非古人致禍起

蕭牆身嬰時難歸命聖朝陛下恩深周漢猥叨微顧之

遇位為列將爵忝通侯誓在勠力輸誠常懼不及去夏
桓冲送死一擬雲消迴討鄖城俘馘萬計斯誠陛下神
算之奇頗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將飲馬桂洲懸旌閩會
不圖天助亂德大駕班師陛下單馬奔臣臣奉衛匪貳
豈陛下聖明鑒臣單心皇天后土實亦知之臣奉詔北
巡受制長樂然丕外失衆心内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
不聽謁廟丁零逆豎寇逼豫州丕迫臣單赴限以師程
惟給敝卒二千盡無兵杖復令飛龍潛為刺客及至洛

陽平原公暉復不信納臣竊惟進無淮陰功高之慮退無李廣失利之徑懼有青蠅交亂白黒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見疑乃推臣為盟主臣受託善始不遂令終泣望西京揮涕即邁軍次石門所在雲赴雖復周武之會於孟津漢祖之集於垓下不期之衆實有甚焉欲令長樂公盡衆赴難以禮發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達變通之理臣息農收集故營以備不虞而石越傾鄴城之衆輕相掩襲兵陣未交越已隕首臣既單車懸軫歸者如

雲斯實天符非臣之力且鄴者臣國舊都應即惠及然
後西向受制永守東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
感報之誠令進師圍鄴并喻丕以天時人事而丕不察
機運杜門自守時出挑戰鋒戈屢交恒恐飛矢誤中以
傷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誠未簡神聽輙遏兵止鋭不
敢窮攻夫運有推移去來常事惟陛下察之堅報曰朕
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
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天罰而

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勲烈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為淫夫覽表悢然有慚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勲輔歃血斷金披心相付謂卿食椹懐音保之偕老豈意畜水覆舟養虎返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

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
聞也念卿垂老老而為賊生為叛臣死為逆鬼侏張幽
顯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
由卿但長樂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畧
未稱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
垂塹而圍之分遣老弱於魏郡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
重壅漳水以灌之翟斌潛諷丁零及西人請斌為尚書
令垂訪之羣僚其安東將軍封衡厲色曰馬能千里不

免羈靮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時際會兄弟封王自驩兜已來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復有斯求魂爽錯亂必死不出年也垂猶隱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當議之斌怒密應苻丕潛使丁零決防潰水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真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引兵向鄴欲與丕為内外之勢垂令其太子寶冠軍慕容隆擊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騎追之戰于下邑為真所

敗真遂屯于承營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守死不降丁零叛擾乃我腹心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王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真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于黄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垂將有北都中山之意農率衆數萬迎之羣僚聞慕容暐為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

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于五橋澤王師敗績徳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橋牢之馳馬跳五丈澗會苻丕救至而免翟真去承營徙屯行唐真司馬鮮于乞殺真盡誅翟氏自稱趙王營人攻殺乞迎立真從弟成為王真子遼奔黎陽高句驪寇遼東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馬郝景率衆救之為高句驪所敗遼東玄菟遂没建即將軍徐巖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

馳勑其將平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距戰為巖所敗巖乘勝入薊掠千餘戸而去所過寇暴遂據令支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衆苻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慕容農攻尅令支斬徐巖兄弟進伐高句驪復遼東玄菟二郡還屯龍城垂定都中山羣僚勸即尊號具典儀修郊燎之禮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建興置百官繕宗廟社稷立寳為太子以其左長史庫辱官偉右

長史段崇龍驤張崇中山尹封衡為吏部尚書慕容德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隷校尉撫軍慕容麟為衛大將軍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遷皝后段氏以蘭氏配饗博士劉詳董謐議以堯母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以至公為先垂不從遣其征西慕容楷衛軍慕容麟鎮南慕容紹征虜慕容宙等攻苻堅冀州牧苻定鎮東苻紹幽州牧苻謨鎮北苻亮楷與定等諭以禍福定等悉降垂留其太子寶守

中山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為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
燕趙人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
使請降垂至黎陽遼肉袒謝罪垂厚撫之為其太子寶
起承華觀以寶錄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垂總大綱而
已立其夫人段氏為皇后又以寶領侍中大單于驃騎
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于龍城以高陽王慕容隆錄留
臺尚書事時慕容暐及諸宗室為苻堅所害者並招魂
葬之清河太守賀耕聚衆定陵以叛南應翟遼慕容農

討斬之毁定陵城進師入鄴以鄴城廣難固築鳳陽門大道之東為隔城其尚書婁會上疏請以吏遭大喪聽終三年之制垂不從翟遼死子釗代立攻逼鄴城慕容農擊走之垂引師伐釗于滑臺次于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豎子何能為吾今為卿等殺之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杖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國

於黎陽津夜濟壁于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釗所統七郡户三萬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餘户于黎陽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以慕容永未有釁連歲征役士卒疲怠請俟他年垂將從之及聞慕容德之策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其丹陽王慕容瓚龍驤張崇攻永弟支于晉

陽永遣其將刁雲慕容鍾率衆五萬屯潞州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于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于壺壁永率精卒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于壺壁之南農楷分為二翼慕容國伏千兵於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慕容瓚攻尅晉陽垂進圍長子

永將賈韜等潛為內應垂進軍入城永奔北門為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雲等三十餘人永所統新舊八郡户七萬六千八百及乘輿服御伎樂珍寶悉獲之於是品物具矣使慕容農畧地河南攻廩丘陽城皆尅之太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師臨海置守宰而還垂告捷于龍城之廟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為寶後繼魏聞寶將至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

懼不敢濟還次參合忽有大風黑氣狀若隄防或高或
下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
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為言乃遣
麟率騎三萬為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為虛縱騎
游獵俄而黄霧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師大至三軍奔
潰寶與德等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初
寶至幽州所乘車軸無故自折術士靳安以為大凶固
勸寶還寶怒不從故及於敗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

可乘之機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參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聖畧摧其鋭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參合鑿山開道次于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泥于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參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寶等至雲中聞垂疾皆引歸及垂至于

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輿尸在軍魏又聞
參合大哭以為信然乃進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還
館陰山垂至上谷之沮陽以太元二十一年死時年七
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遺令曰方今禍難尚殷喪禮一從
簡易朝終夕殯事訖成服三日之後釋服從政彊寇伺
隙祕勿發喪至京然後舉哀行服寶等遵行之偽謚成
武皇帝廟號世祖墓曰宣平陵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少輕果無志操好人佞

已苻堅時為太子洗馬萬年令堅淮肥之役以寶為陵江將軍及為太子砥礪自修敦崇儒學工談論善屬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譽垂之朝士翕然稱之垂亦以為克保家業甚賢之垂死其年寶嗣偽位大赦境內改元為永康以其太尉庫辱官偉為太師左光祿大夫段崇為太保其餘拜授各有差遵垂遺令校閱戶口罷諸軍營分屬郡縣定士族舊籍明其官儀而法峻政嚴上下離德百姓思亂者十室而九焉初垂以寶冢嗣未

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畧垂深奇之及寶之北伐使會代攝官事總錄禮遇一同太子所以見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復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高選僚屬以崇威望臨死顧命以會為寶嗣而寶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為儲貳而非毀會焉寶大悅乃訪其趙王麟高陽王隆麟等咸希旨贊成之寶遂與麟等定計立策母段氏為皇

后策為皇太子盛會進爵為王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惷弱不慧魏伐并州驃騎李農逆戰敗績還于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距之農率騎數千奔歸中山行及潞川為魏追軍所及餘騎盡没單馬遁還實引羣臣于東堂議之中山尹苻謨曰魏軍彊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距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行剽鋭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

至無所掠資食無出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彊寇且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距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鋭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寶聞魏有内難乃盡衆出距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次于曲陽栢津魏軍進至新梁寶憚魏師之

銳乃遣征北隆夜襲魏軍敗績而還魏軍方軌而至對營相持上下兇懼三軍奪氣農麟勸寶還中山乃引歸魏軍追擊之寶農等棄大軍率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於道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無返魏軍進攻中山屯于芳林園其夜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皓妻兄蘇泥告之寶使慕容隆收皓皓與同謀數十人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謀率禁旅弒寶精以義距之麟怒殺精

出奔丁零初寶聞魏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并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恐其逆奪會軍將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還説麟招集丁零軍衆甚盛謀襲會軍東據龍城寶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于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傾身誘納繕甲厲兵步騎二萬列陣而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遣西河公庫辱官驥率衆三千助守中山會以策為太子有恨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豈

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幽平之士皆懷會威德不樂去
之咸請曰清河王天資神武權畧過人臣等與之誓同
生死感王恩澤皆勇氣自倍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止
駕薊宮使王統臣等進解京師之圍然後奉迎車駕寶
左右皆害其勇畧譖而不許衆咸有怨言左右勸寶殺
會侍御史仇尼歸聞而告會曰左右密謀如是主上將
從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異圖所仗者兵也兵已
去手進退路窮恐無自全之理盍誅二王廢太子大王

自處東宮兼領將相以匡社稷會不從竇謂農隆曰觀會為變事當必然宜早殺之不爾恐成大禍農曰寇賊內侮中州紛亂會鎮撫舊都安衆寧境及京師有難萬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跡未彰宜且隱忍令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復內相誅戮有損威望寶曰會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釁發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事敗之後當思朕言農等固諫乃止會聞之彌懼奔于廣都黄榆谷會遣仇尼歸等率壯士

二千餘人分襲農隆隆是夜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于寶寶意在誅會誘而安之潛使左衛慕輿騰斬會不能傷復奔其衆於是勒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還中山乃踰圍而入為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置百官改年號荒酒淫奢殺戮無度誅其王公以下五百餘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視城中大飢公卿

餓死者數十人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及其親黨三百餘人復僭稱尊號中山饑甚麟出據新市與魏師戰于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慕容盛切諫以為兵疲師老魏新平中原宜養兵觀釁更俟他年寶將從之撫軍慕輿騰進曰今衆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機以成進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難與圖始惟當獨決聖慮不足廣採異同以沮亂軍議也寶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寶發

龍城以慕輿騰為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為中軍寶為後
軍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因衆軍之
憚役也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
仍引軍討速骨衆咸憚征幸亂投杖奔之騰衆亦潰寶
農馳還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為
蘭汗所譎潛出赴賊為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
盛慕輿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及于
薊城寶欲還北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虛實未明令單馬

而還汗有貳志者悔之無及寶從之乃自薊而南至黎陽聞慕容德稱制懼而退遣慕輿騰招集散兵于鉅鹿慕容盛結豪桀于冀州段義段温收部曲于内黄衆皆響會尅期將集會蘭汗遣左將軍蘇超迎寶寶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龍城汗引寶入于外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汗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盛僭位偽謚寶惠愍皇帝

廟號烈宗皝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拔之後數年社處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廆通于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吴來廆終而垂以吴王中興寳之將敗大風又拔其一

盛字道運寳之庶長子也少沉敏多謀畧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沖及沖稱尊號有自得之志賞罰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

沖為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東如長子謂柔曰今﨑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為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陝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

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驍勇剛毅有伯父全之風烈寶即偽位進爵為王寶自龍城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為速骨所獲賴盛以免盛屢進奇策於寶寶不能從是以屢敗寶既如龍城盛留在後寶為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真固諫以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

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
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
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
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佷淫荒事汗無禮盛
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
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
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
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

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牆之難
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於是
偽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
真者皆盛之舊昵蘭穆引為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
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
如厠袒而踰牆入于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
攻汗斬之汗二子魯公和陳公楊分屯令支白狼遣李
旱張真襲誅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咸悅盛謙損自卑

不稱尊號其年以長樂王稱制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平

諸王降爵為公文武各復舊位初慕容竒聚衆于建安

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汗遣兄子全討竒竒擊滅之

進屯乙連盛既誅汗命竒罷兵竒遂與丁零嚴生烏丸

王龍之阻兵叛盛引軍至横溝去龍城十里盛出兵擊

敗之執竒而還斬龍生等百餘人盛於是僭即尊位大

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獻莊太子全為獻莊皇帝尊寶

后段氏為皇太后全妃丁氏為獻莊皇后謚太子策為

獻哀太子盛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謀叛盛皆誅之改年為長樂有犯罪者十日一自決之無撾捶之罰而獄情多實髙句驪王安遣使貢方物有雀素身綠首集于端門栖翔東園二旬而去改東園為白雀園盛好為奇詭之論嘗聽詩歌周公之事顧謂羣臣曰周公輔成王不能以至誠感上下誅兄弟以杜流言猶擅美經傳歌德於管弦不如吾太宰桓王輔少主勲道之茂乃命中書更為燕頌桓王慕容恪也

又引中書令常忠尚書陽瓚祕書監郎敷于東堂論難言周公權詐未為忠聖伊尹挾智藏仁成君之惡辭語不經故畧之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為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為備留其子養守

令支躬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尅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追朗及于無終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羣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謂羣臣曰前以追旱還者正為此耳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李旱自遼西還聞盛殺其將衛雙懼棄軍奔走既而歸罪復其爵位盛謂侍中孫勍曰旱總三軍之任荷專征之重不能杖

節死綏無故逃亡考之軍正不赦之罪也然當先帝之避難衆情離異骨肉忘其親股肱失其節早以刑餘之體効力盡命忠款之至精貫白日朕故錄其忘身之功免其丘山之罪耳盛去皇帝之號稱庶人大王魏襲幽州執刺史盧溥而去遣孟廣平援之無及盛率衆二萬伐高句驪襲其新城南蘇皆尅之散其積聚徙其五千餘戶于遼西盛引見百僚于東堂考詳器藝超拔十有二人命百司舉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

遼西公定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讌其羣臣于新昌殿
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
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
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
少親多所猜忌故信言及之盛討庫莫奚大虜獲而還
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中將軍秦輿段讚等謀率禁兵襲
盛事覺誅之死者五百餘人前將軍思悔侯段璣輿子
興讚子泰等因衆心動搖夜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

率左右出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闇中擊傷盛遂
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以後事熙未
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偽謚昭武皇帝墓號
興平陵廟號中宗盛幼而羈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
險安危備嘗之矣懲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纎介之
嫌莫不裁之於未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上下振局人不
自安雖忠誠親戚亦皆離貳舊臣靡不夷滅安忍無親
所以卒於不免是歳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初封河間王段速骨之難諸王多被其害熙素為高陽王崇所親愛故得免馬蘭汗之篡也以熙為遼東公備宗祀之義盛初即位降爵為公拜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從征高句驪契丹皆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英壯有世祖之風但弘畧不如耳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難宜立長君羣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羣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讓

熙熙遂僭即尊位誅其大臣段璣秦興等並夷三族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第四子也赦殊死已下改年曰光始改北燕臺為大單于臺置左右輔位次尚書初熙烝于丁氏故為所立及寵幸苻貴人丁氏怨恚呪詛與兄子七兵尚書信謀廢熙熙聞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殺葬以后禮誅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殺司隷校尉張顯閉門距熙熙率騎馳返和衆皆投杖熙入誅之於是引見州郡及單于八部耆舊于東宫問以疾

苦大築龍騰苑廣袤十餘里役徒二萬人起景雲山于苑内基廣三百步峯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連房數百觀閣相交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為其昭儀苻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大半熙游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乃有虵長丈餘從樹中而出立其貴嬪苻氏為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襲契丹大破之昭儀苻氏死偽謚愍皇后贈苻謨太宰謚文獻公二苻並美而

豔好微行游讌熈弗之禁也請謁必從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初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温稱能療之未幾而卒熈忿其妄也立於公車門支解温而焚之其后好游田熈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之士卒為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矣會高句驪寇燕郡殺畧百餘人熈伐高句驪以苻氏從為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熈曰待剗平寇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於是城内嚴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

乃引歸擬鄴之鳳陽門作弘光門累級三層熈與苻氏襲契丹憚其衆盛將還苻氏弗聽遂棄輜重輕襲高句驪周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攻木底城不尅而還盡殺寶諸子大城肥如及宿軍以仇尼倪為鎮東大將軍營州刺史鎮宿軍上庸公懿為鎮西將軍幽州刺史鎮令支尚書劉木為鎮南大將軍冀州刺史鎮肥如為苻氏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典軍杜靜載棺詣闕上書極諫熈大怒斬之苻氏

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黃皆下有司切責不得
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擗踴若喪考妣
擁其尸而撫之曰體已就冷命遂斷矣於是僵仆氣絶
久而乃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
制百僚於宫内哭臨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案檢哭者有
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
淚焉慕容隆妻張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將以
為苻氏之殉欲以罪殺之乃毁其襚韡中有弊氈遂賜

死三女叩頭求哀熙不許制公卿已下至于百姓率户營墓費殫府藏下錮三泉周輪數里内則圖畫尚書八座之象熙曰善為之朕將隨后入此陵識者以為不祥其右僕射韋璆等並懼為殉沐浴而待死焉號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轜車高大毀北門而出長老竊相謂曰慕容氏自毀其門將不久也衛中將軍馮跋左衛將軍張興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與跋從兄萬泥等二十一人結盟推慕容雲為主發

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黄門趙洛生奔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尅遂敗走入龍騰苑微服隱于林中為人所執雲得而殺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六年雲葬之于苻氏墓偽謚昭文皇帝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雲父

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謠言
焉
高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和高句驪之支庶自云
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為氏焉雲沈深有局量厚重希
言時人咸以為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寶之為太
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郎襲敗慕容會軍寶
子之賜姓慕容氏封夕陽公熙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
告之以謀雲懼曰吾嬰疾歷年卿等所知願更圖之跋

逼之曰慕容世衰河間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亂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亂者十室九焉此天亡之時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為他養子機運難邀千歳一時公焉得辭也扶之而出雲曰吾疾苦日久廢絶世務卿今興建大事謬見推逼所以徘徊非為身也實惟否德不足以濟元元故耳跋等彊之雲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元曰正始國號大燕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

武邑公封伯子男鄉亭侯者五十餘人士卒賜穀帛有差熙之羣官復其爵位立妻李氏為天王后子彭為太子越騎校尉慕輿良謀叛雲誅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劒執紙而入稱有所啓拔劒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弑之馮跋遷雲尸于東宮偽謚惠懿皇帝雲自以無功德而為豪桀所推常内懷懼故寵養壯士以為腹心離班桃仁等專典禁衛委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日至數千萬衣食卧起皆與之同終以此致敗云

西秦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若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

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非人之稱也其後有
祐隣者即國仁五世祖也泰始初率户五千遷于夏緣
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隣迭
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畧陽祐隣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
祐隣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
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
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侯
于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

涅為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涅為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叱盧那胡為率義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無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劍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

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
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
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
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先
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
頹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
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
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畧騷動蒼生

疲弊中國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
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
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
衆至十餘萬及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
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
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
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
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

將乙旃音涅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畧陽灄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

侯悌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苻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于六泉高平鮮卑没弈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二千獲馬五千匹没弈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叱盧烏孤跋擁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

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叱羅侯降者千餘戸跋大懼遂降
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
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
仁死在位四年偽諡宣烈王廟號烈祖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沈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
羣臣咸以國仁子公府沖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為大
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初立
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乞都為丞相鎮南將軍南梁

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邊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休官曷呼奴盧水尉地拔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

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署立義將軍苻登
將没弈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請討鮮卑大兜國乾
歸乃與没弈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
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為吕光弟寳所攻敗於鳴雀峽退
屯青岸寳進追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躬貫甲
胄連戰敗之寳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
乾歸假黄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
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為姚

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為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為興所殺乃還師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彈詰歸引衆而退翟瑥奮劍責軻彈等以不赴救之罪軻彈懼率騎赴之

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邉芮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翟瑥為吏部尚書翟勍為主客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為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楊定之死也天水羌乳䖏據上邽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益州狃於累勝不為備

為乳所敗諸將請罪乾歸引過歸已皆赦之索虜禿髮
如苟率戶二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
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羖羝勸乾歸遣愛子以
退光師乾歸從之乃稱藩於光遣子勑勃為質既而悔
之遂誅周等乞伏軻殫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
又伐之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
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
畧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

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為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為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髪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尅支陽鸇武允

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
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
視羆遁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為質
鮮卑疊掘河内率户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
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之
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
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
藉算舉無遺策今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

狄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勠力勉之若梟剪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為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為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與諸豪帥大哭而别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戈等遣

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吾不能負荷大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脣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

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邉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為偏裨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滋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尅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衆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尅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狐雉入于寢内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

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與留署主客尚書以熾磐為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衆熾磐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于嵻峎山以據之熾磐攻尅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衆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磐鎮之乾歸收衆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乃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磐討諭薄地延

師次煩于地延率衆出降署為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
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尅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
和為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尅興畧陽南安
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户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
討恐更為邊害遣使署乾歸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
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
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磐
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騎一萬伐秃髮傉檀師濟河敗

傉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𧺆興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衆南奔乾歸遣其將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畋于五谿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為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磐與乾

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弈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
嵻峎南山并其四子轘之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偽謚
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畧過人初
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
而降興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
西夷校尉留其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為太
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

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偽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為相國麴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録事樊謙為司直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黄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

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吕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吕奴迦等叛保白坑壘違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粤爾興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劒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紹討吐谷渾别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

諸將討吐谷渾别統支旁于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前後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為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秃髪傉檀西征乙弗投劒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秃髪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尅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户于枹罕傉檀遂降署為驃

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傉檀兵彊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為王后十一年熾磐攻尅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達為河湟太守因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溼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等率

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據蒲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屯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弈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扞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往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令木弈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麴景為尚書令

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至是乞弗鮮卑烏地延率戶二萬降於熾磐署為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為邊患税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土

事之何為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傉為
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傉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
封隴西公邑一千戶使征西乜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
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為弱水護軍
遣其左衛匹逵建威梯君等討彭利和于漒川大破之
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漒
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弟二子慕
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

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
氏受禪以宋元嘉五年死
慕末即位改年永弘立其妻梁氏為王后子萬載為王
太子初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磐遊後園進彈烏丸誤
傷慕末母面至是慕末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
羅烝熾磐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
什夤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籥籥誤門不開門者以
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夤什夤曰我負汝死不

負汝鞭慕末怒刳其腹投屍於河什夤母弟曰養及去列頗有怒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内外崩離部人多叛元嘉七年慕末為赫連定所攻遣其中書侍郎王愷從事中郎烏訥闐閭道請迎於魏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涼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其故地皆入于吐谷渾魏人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内徙慕末從之八年赫連定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率衆

萬人攻南安城内大饑人相食侍中出連輔政等奔赫連定師慕末窮蹙輿櫬出降韋伐送于上邽慕末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讐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絶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衆至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赫連定遂殺慕末夷

其族慕末在位四年始國仁以晉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七載而滅

北燕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畢萬之後畢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永嘉之亂跋祖父和避地上黨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時為將軍永滅跋東徙和龍家于長谷幼而懿重少言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不亂三弟皆任俠不脩行業惟跋恭慎勤

於家産父母器之所居上每有雲氣若樓閣時咸異之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於庭内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從兄万泥及諸少年游于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素弗謂万泥曰頗有見不万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取龍而示之咸以為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弗祕之熙怒及即偽位密欲誅跋兄弟其後跋又犯熙禁懼禍乃與其諸弟逃于山澤每夜獨行猛虎常為避路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

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還首無路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王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万泥等二十二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于北部司馬孫護之室遂殺熙立高雲為主雲署跋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武邑公跋讌羣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惡之從事中郎王垂因說符命之應跋戒其勿言雲為其幸臣離班桃仁所殺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

督張泰李桑謂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於是
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
跋曰范陽公素弗才畧不恒志於靖亂埽清凶桀皆公
勲也素弗辭曰臣聞父兄之有天下傳之於子弟未聞
子弟藉父兄之業而先之今鴻基未建危甚綴旒天工
無曠業係大兄願上順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羣臣
固請乃許之於是以晉義熙五年乃僭稱天王于昌黎
而不徙舊號即國曰燕赦其境内建元曰太平分遣使

者巡行郡國觀察風俗追尊祖和為元皇帝父安為宣皇帝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署弟素弗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録尚書事弘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尚書右僕射汲郡公從兄万泥為驃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務銀提為上大將軍遼東太守孫護為侍中尚書令陽平公張興為衛將軍尚書左僕射永寧公郭生為鎮東大將軍領右衛將軍陳留公從兄子乳陳為鎮西大將軍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為鎮南大

將軍司隸校尉上黨公馬弗勤為吏部尚書廣宗公王
難為侍中撫軍將軍潁川公自餘拜授文武進位各有
差尋而万泥抗表請代跋不許仍加開府儀同三司明
年跋以禮葬高雲及其妻子立雲廟于韮町置園邑二
十家四時供薦初跋之立也万泥乳陳自以親而有大
功謂當入為公輔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徵並有憾焉
乳陳性麤獷勇氣過人密遣告万泥曰乳陳有至謀願
與叔父圖之万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馮弘與將

軍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遣使喻万泥万泥欲降乳陳按劒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决之于今何謂降也遂尅期出戰是夜乳陳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署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馮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跋下書悉除前朝苛政令守宰無得侵害百姓蘭臺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敗也工人李訓竊寶而逃貲至巨萬行貨於馬弗勤弗勤以訓為方畧令既而

失志之士書之於闕下碑馮素弗言之於跋請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無忠清之節貨財公行於朝雖由吾不明所置弗勤宜肆諸朝市以正刑憲但大業草創彞倫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訓小人汙辱朝士可東市考竟於是上下肅然請賕路絶蠕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偽樂浪公主獻馬三千匹跋許之遣其游擊秦都率騎二千送其女歸于蠕蠕庫莫奚虞出庫真率三千餘落請交市獻馬千匹許之

處之於營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孤老久疾不能自存者振穀帛有差孝弟力田閨門和順者皆褒顯之昌黎郝越營丘張買成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賢良皆擢叙之遣其太常丞劉軒徙北部人五百戶于長谷為祖父園邑以其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傜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為之條制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為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河間人褚匡

請迎跋舊邦宗族跋許之署匡游擊將軍中書侍郎厚加資遣匡尋與跋從兄買從弟睹自長樂率五千餘户來奔署買為衛尉封城陽伯睹為太常高城伯契丹庫莫奚降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又下書督人植桑柘及禁境内厚葬申勑有司令奉行之魏使耿貳至其國跋怒其不稱臣留貳不遣是時井竭三日而復其尚書令孫護里有犬與豕交護見而惡之召太史令閔尚筮之尚曰犬豕異類而交違性失本其於洪範為犬禍將勃

亂失衆以至敗亡明公位極冢宰遐邇具瞻諸弟並封
列侯貴傾王室妖見里庭不為他也願公戒滿盈之失
脩尚恭儉則妖怪可消永享元吉護默然不悅昌黎尹
孫伯仁護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驍勇聞
跋之立也並兾開府而跋未之許也由是有怨言每於
朝饗之際常拔劍擊柱曰興建大業有功力焉而滯於
散將豈是漢祖河山之義乎跋怒誅之進護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之護自三弟誅後常

快快有不悦之色跋怒酖之尋而遼東太守務銀提自
以功在孫護張興之右而出為邉郡抗表有恨言密謀
外叛跋怒殺之跋下書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
熾成周翟崇為博士郎中簡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
已上教之跋弟丕先是因亂投於高句驪跋迎致之至
龍城以為左僕射常山公蝚蠕斛律為其弟大但所逐
盡室奔跋乃館之于遼東郡待之以客禮跋納其女為
昭儀時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書請還塞北跋

遣單于前輔萬陵率騎三百送之陵憚遠至黑山殺斛
律而還晉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來聘跋乃使其中
書郎李扶報之蝚蠕大但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義
熙十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天自寅至申跋太史令張
穆以為兵氣勸跋還魏使奉職貢跋不從魏明元詔征
東大將軍長孫道生討之跋嬰城固守道生不尅而還
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門鸛雀折又地震右寢壞跋問閔
尚曰比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

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問民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帛穀有差跋立十二年而宋氏受禪元嘉七年跋有疾跋長子永前死立次子翼為太子至是跋輦而臨軒命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跋妾宋夫人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絕內外遣閽寺傳問而已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

疾唯中給事朝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慮宋夫人遂成
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
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踰閤而入
射殺女御數人跋驚遽而死弘遂即僞天王位太子翼
帥東宮兵出戰而散兵皆潰去弘遂殺翼及跋諸子百
餘人跋在位二十二年弘立僞謚文成皇帝廟號太祖
墓曰長谷陵
弘字文通跋之少弟也跋立授侍中征西大將軍尚書

右僕射汲郡公遷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領中領軍內掌禁衛外總朝政歷位司徒既殺翼自立乃與宋氏通和明年改年大興立其夫人慕容氏為王后元嘉九年秋魏太武親討之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弘嬰城固守八月弘使數萬人出戰魏擊破之攻羌胡固帶方建德冀陽郡皆拔之九月太武引兵西還徙成周營丘遼東樂浪帶方元莬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弘尚書郭淵勸弘送款獻女於

魏乞為附庸保守宗廟弘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初弘元妻王氏生子崇封長樂公崇於兄弟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后而王氏不得立至是復立慕容氏子王仁為太子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廣平公朗及樂陵公邈相與亡奔遼西說崇降魏會魏主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如魏請舉郡降魏主封崇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武官征虜已下弘聞之遣其將封羽率

衆圍崇魏主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叉以九城降魏徙其人三千餘家而還十一年弘遣其尚書高顒稱藩請罪于魏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諫弘弘大怒殺之復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文帝封弘為燕王江南謂之黄龍國魏主又詔樂平王丕等討弘弘日就蹙削上下危懼太常楊峪復勸弘速遣王仁入侍弘不聽乃密遣其臣陽伊求迎於髙麗十三年魏遣平東將軍娥清安西

將軍古弼討弘攻白狼城克之高麗王璉遣將葛居盧等率衆數萬隨陽伊迎弘弘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弘弘引高麗兵入與生戰殺之高麗兵因大掠城中夏五月弘帥龍城見戸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里焚宫殿火一旬不滅弘之出城也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弘得逸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先是弘國有狼夜繞城羣嘷如是

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閴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尾迭相齧尾而度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一尺二寸其妖異如此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答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質任其太子王仁弘怨忿之遣使求迎于宋十五年魏主徵弘於高麗高麗乃殺弘於北豐并其子孫十餘

人偽謚曰燕昭成皇帝始跋以晉安帝義熙五年僭號至弘三世凡二十有八載而滅弘子朗邈邈子熙在魏

外戚傳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產業經懷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

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為侍御郎小帳下督跋之偽業素弗所建也及為宰輔謙虚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脩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為京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令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然待業彌厚好存亡繼絶申拔

舊門閥侍中陽哲曰秦趙勲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
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為左常侍論者歸其
有宰衡之度跋之七年死跋哭之慟比葬七臨之

通志卷一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十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二

宋 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第七

南涼

秃髮烏孤 利鹿孤 傉檀

南燕

慕容德 超 慕容鍾 封孚

北涼

沮渠蒙遜 牧犍

南涼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産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

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鄰好吕光遣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吕氏遠来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修明境内無虞若致死於我

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待其釁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

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肆暴郡縣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隆安元年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内年號太
初曜兵廣武攻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
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
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户數千来奔烏孤更稱武威
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
公鎮安夷傉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
為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儁陰訓郭倖西州之
德望楊統楊貞衛殷麴丞明郭黄郭奮史暠鹿嵩文武

之秀傑梁祖韓正張祖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内居顯位外宰郡縣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羣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絶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

獘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武而内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廣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隂有吞并之志叚業為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氏池張掖穀麥而還以利鹿孤為凉州牧鎮西平追傉檀入録府國

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死呂光父子大喜
俄而患甚顧謂羣下曰方難未静宜立長君言終而死
在王位三年僞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僞位赦其境内殊死巳下又徙
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
創業啟運功高先世宜為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
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
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沖幼而二叔休明左提

右挐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肖巳為是紹兄為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吕光死遣其將金樹蘇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漠口既逾年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髙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内侯吕纂来伐使傉檀距之纂士卒精鋭進度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

斬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傉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為姚興所敗率騎數百来奔處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于利鹿孤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款誠若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

歸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託也俄而乾歸果奔於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為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羣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其將鍮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袵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土非貽厥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

陳勝項籍前鑑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算以縻之如其敵彊於我從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言於是率師伐吕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傉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為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吕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恥為叛臣以見明主傉檀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祠部郎中史暠謂利鹿孤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為

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戶為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克城士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求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冑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為博士祭酒以教冑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不敢留為之流涕而遣之利鹿孤又遣傉檀

攻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克之傉檀執禕而數以不降之罪禕曰夫能忠於彼者必亦忠於此禕受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執事謂何傉檀大説釋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靬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拜左司馬禕請曰為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如得明公之恩俾就戮于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許之呂隆為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下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二冦相殘適足為吾取之資

不宜救也傉檀曰姑臧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傉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傉檀徙涼澤段冢五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之東僞謚曰康王弟傉檀嗣

傉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于傉檀及

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傉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於姑臧傉檀

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與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
敞來聘敞父燮吕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為尚書郎見傉
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
也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
至是傉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每自
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
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

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僔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
與卿共成大業耳僔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
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
車騎投誠獻欵為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為臣之
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
安人衛衆豫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
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
忽以為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僔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

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傉檀散騎常侍增邑二千户傉檀于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傉檀為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傉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别駕送尚還長安傉檀曰吾得涼州三千

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
君所以忠于殿下傉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
略為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
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冕彭敏秦隴之冠冕裴
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胄張穆邊憲文齊
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
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横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
傉檀大悦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于謙光殿班

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暠聘于姚興興謂暠曰
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
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
授職彝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
騎何從得之暠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
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
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
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

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妙
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輿悦其言拜騎
都尉儁檀讌羣寮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
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宫廟為
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
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于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
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寛饒有言富貴
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

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傉檀雖受制于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為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傉檀偽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户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西硤蒙遜率衆来距戰於均石為蒙遜所敗傉檀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傉檀又與赫連勃勃戰於陽武為勃勃所敗將佐死者

十餘人傉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為追騎所得傉檀懼東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傉檀於北城推梁貴為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盖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内虎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

邉憲等七人謀反僭檀悉誅之姚興以僭檀外有陽武之敗内有邉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来覸釁僭檀與宗論六國從横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逺言天命廢興近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氛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為多也宗還長安言于興曰凉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僭檀權詐

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無傉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来伐又使其將姚顯為弼等後繼遺傉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衆

至漠口昌松太守蘶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為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為内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彊敵在外内有姦豎兵交勢蹙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内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為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掠傉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

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
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
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
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
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引師而歸傉檀于是僭即涼
王位赦其境内改年為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
王后世子虎臺為太子録尚書事左長史趙鼂右長史
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為太尉鎮軍敬歸為

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户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畀而還俱延又伐蒙遜大敗而歸傉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鼂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傉檀怒以為沮衆保復切諫傉檀遂鏁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户侯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為蒙遜所擒讓之曰

卿明于天文為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為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為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

部盡降於蒙遜傉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隷校尉敬歸及子他為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户而歸右衛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為蒙遜所滅又慮奇鎮克嶺南乃還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明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為涼州剌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奇鎮于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克姑臧之威来伐傉檀

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虚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𫎇遜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傉檀曰若以寵子為質我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𫎇遜怒築室返耕為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為質𫎇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来伐傉檀遣其太子虎臺距之為洛干所敗傉檀又將伐𫎇遜邯川護軍孟愷諌曰𫎇遜初并姑臧兇勢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

掠五千餘户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户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户内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昬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敗績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

蒙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還邯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愎諫不卹政事傉檀召文支而讓之文支頓首陳謝邯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啟乞伏熾磐郭越止之密以告愷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傉檀以

太尉俱延為質蒙遜乃引還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
切諫弗聽謂其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内外俱窘事
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来旦夕所慮唯在
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
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
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来襲撫軍從事中郎尉
肅言于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内
城肅等率諸晉人距戰于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虎臺

曰小賊蕞爾旦夕將走卿何慮之過也虎臺懼晉人有
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于内孟愷泣曰熾磐
不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
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効有何猜邪虎臺曰吾豈
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意表以君等安之耳一旬而
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謂衆曰今樂都
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
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

也不爾歸熾磐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于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

絶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僔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䇲僔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于卿僔檀至西

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賔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於熾磐㑬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孤城獨守何所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来魏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為國儲不能

盡節面縛于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
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
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為熾磐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
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偽
謚景王虎臺後亦為熾磐所殺傉檀少子保周獵於破
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
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酒泉公破羌西
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

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八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南燕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陜以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

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感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

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
陽言于暐曰昔勾踐棲于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
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
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
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於
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為疑
獨德議與垂合遂以滅永垂臨終戒其子寶以鄴城委
德寶既嗣位以德為使持節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

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兾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别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来

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别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于姚興且參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命會章盧内相乖争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来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

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於薊慕容
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
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昌無
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
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惡人據三
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
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
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為丞相領

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

鄴將從於滑臺遇風船没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馬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巳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為巳瑞及此潛謀為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

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黄門令趙思召慕容鍾来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悪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黄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横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夫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

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王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

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
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
之晉南陽太守閭丘羡寧朔將軍鄧啟方率衆二萬来
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
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斬瓌初
苻登既為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
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
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

閭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於
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
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
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
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
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内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
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
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

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彊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嶮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

十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進於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鋭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内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

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于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兖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兖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

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開
曉禍福令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渾聞德軍將至徙
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
於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于莒城渾參軍張瑛嘗
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
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
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
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

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設行廟於宫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為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

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禄以

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禄雖外如要利而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

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咼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歴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来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隷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

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黄門孫進扶德
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宫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
宫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於濟北之
標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諄上疏言百姓因秦晉之
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户或千户共籍公避課役擅為
姦宄宜隱實黎萌正其編貫庶益軍國兵資之用德納
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
逃竄以諄為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

得蔭户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
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
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梓慎巴生淳于
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非馬之雄
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
至於今日荒草頹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
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
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

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於泰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

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内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請乘晉亂奄有吳會德下令王公詳議兹事其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荅曰

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絶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徳以慕容鎮為前鋒慕容鍾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尅期將發而徳寢疾於是罷兵初徳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徳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赦境内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為十餘棺

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偽
謚獻武皇帝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
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
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
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於郡獄獄掾呼延平
德之故吏也甞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
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

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莒光及吕隆降于姚興超又隨凉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為汝納其女以答厚意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為姚氏所録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

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
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
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
無子欲以超為嗣故為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覲之
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
外稱美焉頃之立為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偽
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為皇太后以
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

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麴仲為司空潘聦為左光禄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邉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頼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専斷朝

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閒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構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於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

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於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於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震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於魏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

子為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於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囙楚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侵掠吳邉必成鄰怨此既

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巳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修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申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於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欵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為

當專以孝敬為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沖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為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

不及矣於是為範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於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

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黄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為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

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羲熙三年追尊其父為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圜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宫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

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羣臣於東陽殿聞
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
諄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没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
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
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
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
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大
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

政兄歸為冠軍常山公叔父頹為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

公孫歸等率騎五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於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勑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

京都殷盛户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令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嶮卒擒于鄧艾臣以為天時不

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諄曰主
上既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從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
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而
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畜銳
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
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
卒四萬就暉等於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
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

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於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内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赦慕容鎮進録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

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令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為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斃司徒慕容恵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二國連衡勢成脣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隷三請楚師不出平原

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
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薄乞師於姚興未幾裕
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為攻具
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裕令綱周
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
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為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
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遺裕書請為藩臣以大峴為界并
獻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

張儁自長安還又降於裕説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絶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為散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强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於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强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

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効可謂天喪弊邑而賛明公智者見幾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彊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歳東莱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

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
勉彊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
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
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
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
龍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
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
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輦

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茍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為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遥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

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為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裕將劉敬宣而已裕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六在位六年始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為佐命元勳

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因勸超誅之鍾遂謀
反事敗奔於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封孚字處道渤海蓚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暐
之世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寳僭
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簒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
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
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内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虚博
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

日頹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趙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趙大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趙三年死於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於世

北涼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

以官為氏焉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㑹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苕藋奮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

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
乃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
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黄泉衆咸稱萬歲遂
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閒衆至
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
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改呂光龍飛
二年為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男成為護國
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

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弘所敗業頼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忌退所謂為之築

家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為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
已每匿智以避之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梁中
庸為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秃髮
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
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
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
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强有窺覦之志紹纂兵在死
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

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憚
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為酒泉太守
蒙遜為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儁爽有逸氣武略
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甚見稱重每輕陵蒙
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
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
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
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羇旅孤飄我所

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遜既為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為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為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巳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尅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

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為報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為陳吴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觀使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氏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響應蒙遜壁於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於内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豊

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很志大
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
遜豐孫言既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於蒙遜蒙遜
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
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已為貴門所
推可見匄餘命投身嶺南庶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
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為杜進記
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

尤信卜筮讖記巫覡徵祥故為姦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為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内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為鎮軍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為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為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隲謝正禮為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武咸悅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吕隆於姑臧蒙遜遣從事中郎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吕隆既降於興

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暠乃遣建忠銲牧府長史張湣見碩德於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恱拜湣張掖太守銲建康太守湣勸蒙遜東遷銲私於蒙遜曰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斬張湣因下書蠲省百徭專功南畒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奔李暠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恨之乃盡歸

其妻孥蒙遜下令求言令内外羣僚各搜揚賢儁廣進芻蕘以開遺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衆四萬迎吕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乃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磐於番禾不尅遷其五百餘户而還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

禿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
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為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
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歸善即
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
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
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勲驍將並位纔二品爵
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
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

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辛酉金也地動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攻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為右長史寵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為金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為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

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於丹嶺北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於永安蒙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傉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傉檀南奔樂都

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三萬攻朗尅而宥之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以其弟拏為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餘而拏死又以從祖益子為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遷於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即河西王位大赦境内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吕光為三河王故事繕宫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衞

大將軍録尚書事傉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傉檀湟河太守文支據湟州護軍成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為振威將軍湟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為湟河太守蒙遜西如苕藋遣冠軍伏恩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千餘落而還蒙遜寢於新臺閹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

死蒙遜遣其將運糧於湟河自率衆攻尅乞伏熾磐廣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亹熾磐遣將乞伏魋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磐又遣將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餘人麴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為折衝將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遜遣舍人黄迅報聘益州因表朝廷願率河西戎卒為晉右翼前驅以圖尅復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漢平力

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衆寡不敵為熾磐所擒熾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也宜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又為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蘇武也以為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為

失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烏啼虜大
捷而還蒙遜西至苕雚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
襲畢和虜蒙遜率中軍三萬繼之畢和虜率衆迎降遂
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
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
下書曰項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為枯壤將
刑政失中下有寃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
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

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
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
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
犯歳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
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遜為李歆敗於解支澗
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
敗終成大業宜旋師以為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
其羣下上書言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

而在家卧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今黜陟無紀駁議不聞宜肅振綱維申修舊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德政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也遂攻浩亹而虵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虵今

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於
川巖聞李歆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
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
進軍黃谷歆聞而大悦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
歆於壞城遂進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
牧犍為酒泉太守歆之舊臣皆隨才擢叙蒙遜既克酒
泉於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朝貢稱臣蒙遜僭立九年
而宋氏受禪蒙遜前既稱藩於晉宋景平初遂受宋命

為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是歲遣其世子政德擊柔然兵敗見殺遂立次子興國為世子元嘉五年改年承元明年遣世子興國攻秦為秦王慕末所禽復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蒙遜嘗遣使求書於宋文帝並給之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亦與之八年復遣其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稱臣朝貢於魏繼遣其子安周内侍八年魏太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

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七郡置
將相羣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
故事使司徒崔浩為冊書以褒賞之蒙遜復改年為義
和元嘉十年夏四月蒙遜死時年六十六蒙遜在位三
十三年偽謚武宣王廟號太祖
牧揵亦曰茂虔蒙遜諸子也蒙遜滅西涼使鎮酒泉後
徙敦煌太守牧揵聰潁好學和雅有度量蒙遜病甚國
人議以世子菩提幼弱廢之立牧揵為世子加中外大

都督大將軍録尚書事至是遂襲僞位改年永和遣使告命於魏先是魏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為夫人會蒙遜使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於代太武拜為昭儀復遣李順拜牧犍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上表乞安平一號太武不許元嘉十一年牧犍復奉表於宋宋亦冊命為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尚魏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

五百匹黄金百斤縣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太武命其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太武從之牧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魏太武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牧犍侍臣衣服有差并徵其世子封壇入侍牧犍遣封壇朝於平城先是牧犍淫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太武遣醫乘傳救公主得愈太武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

酒泉十六年魏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揵左右有告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疲死大敗而還我君大喜宣言於國使者還以聞太武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覘虛實賀多羅還亦言牧揵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是歲夏六月太武親討牧揵命公卿為書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迎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不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七月太武至上

郡屬國城以安遠將軍源賀為鄉導牧犍聞魏師濟河用其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来將萬餘人出戰望風奔潰太武至姑臧遣使諭牧犍出降牧犍聞蠕蠕欲入魏邉冀幸太武東還遂嬰城固守太武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鮮卑下三萬餘落故太武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既而牧犍兄子祖踰城出降太武具知城中情實因急攻之牧犍兄子萬年復率麾下来降九月姑臧城潰牧犍率其

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太武釋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使張掖王禿髮保周及龍驤將軍穆羆與源賀分徇諸部雜胡降者又數十萬擊取張掖樂都酒泉武威皆置將守之徙牧揵宗族及吏民三萬戶於平城初牧揵即位之三年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牧揵以問奉常張慎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於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於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

犍不悅又有人於震電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臧南舊有神祀傍泥陷不通董来曰祀豈有道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至是果七年而滅始蒙遜以晉安帝隆安五年僭立至牧犍二世三十九年而滅太武克姑臧猶以妹壻待牧犍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為蒙遜置守冢三十家牧犍至平城太武授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當姑臧之未破也牧犍使人斫開庫取金銀珠玉及珍奇器物

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元嘉二十四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畜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左道朋行淫佚曾無媿顔又蒙遜在時有罽賓沙門曇無讖者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神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曼頭陁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往受法太武聞諸

行人言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乃發露其事拷訊
殺之至是告者亦言太武追記其事遂賜昭儀沮渠氏
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降得免是歲又有人告
牧犍與故臣交通謀反太武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
牧犍死牧犍與主決良久乃自裁太武葬以王禮謚曰
哀及公主死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埸得
襲母爵為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為魏東雍州刺史後
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名至平城使其兄弟扼殺之萬年

以先降故封張掖王祖廣武公後亦坐謀逆賜死牧犍弟樂安太守安周當牧犍之敗奔於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太武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克退保臨松太武以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詣健求奉酒泉及送絜還朝太武於是拜無諱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謀規叛亂復遣奚眷討酒泉克之無諱遂謀渡流沙遣安周西擊

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既而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因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闞爽為敦煌公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使人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留安周住鄯善從焉耆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遂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復據高昌元嘉二十一年夏無諱病死安周立後為蠕蠕所并沮渠氏

遂絶

通志卷一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十一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三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載記卷第八

西涼

李暠 歆

夏

赫連勃勃 昌 定

後梁

蕭詧 歸 琮 巖 巖 岌 岑 瓛 蔡大寶 王操 魏益德 尹正 甄元成 岑善方 宗如周 袁敞

西涼

李暠字元盛小字長生隴西成紀人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祖仲翔漢初為將軍討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衆寡不敵死之仲翔子伯考奔喪

因葬于狄道之東川遂家焉世為西州右姓高祖雍曽

祖系仕晉並歴位郡守祖弇仕張軌為武衛將軍安世

亭侯父昶幼有令名早卒遺腹生暠少而好學性沈敏

寛和美器度通渉經史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

呉兵法甞與呂光太史令郭麐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

麐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騧

草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

牧以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暠效穀令敏

尋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
温毅有惠政推為寧朔將軍敦煌太守暠初難之會宋
繇仕於業告歸敦煌言於暠曰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
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尋進號冠軍稱藩于業業以暠
為安西將軍敦煌太守領護西胡校尉及業僭稱涼王
其右衛將軍索嗣構暠於業乃以嗣為敦煌太守率騎
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暠使迎已暠驚疑將出迎之
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吕氏政衰段業闇弱正是

英豪有為之日將軍處一國成資奈何束手於人索嗣自以本邦謂人情附已不虞將軍卒能拒之可一戰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於嗣豈不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傑有雄霸之風張王之業不足繼也暠曰吾少無風雲之志因宦至此不圖此郡士人忽爾見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見嗣啗以甘言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擒耳於是遣其二子歆讓與邈繇及司馬尹建興等

逆戰破之嗣奔還張掖暠素與嗣善結為刎頸交及為所構故深恨之乃罪狀嗣於段業業將沮渠男成又惡嗣亦勸業除之業乃殺嗣遣使謝暠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三縣為涼興郡進暠持節都督涼興已西將軍事鎮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時有赤氣起于暠後園龍跡見于小城隆安四年晉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暠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領秦涼二州牧護羌校尉暠乃赦其境內建年為庚子追尊祖弇曰涼景公父

祖涼簡公以唐瑶為征東將軍郭讜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張條為牧府左長史令狐溢為右長史張林為太府主簿宋繇張謖為從事中郎繇加折衝將軍謖加楊武將軍索承明為牧府右司馬令狐遷為武衛將軍晉興太守氾德瑜為寧遠將軍西郡太守張靖為折衝將軍河湟太守索順為威遠將軍西平太守趙開為騂馬護軍大夏太守索慈為廣武太守陰亮為西安太守

令狐赫為武威太守索衎為武興太守以招懷東夏又遣宋繇東伐凉興并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遂屯玉門陽關廣田積穀為東伐之資初吕光之稱王也遣使市六璽玉於于寘至是玉至敦煌納之郡府仍於南門外臨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議朝政閲武事圖讚自古聖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貞女暠親為序頌以明鑒戒之義當時文武羣寮亦皆圖焉有白雀翔于靖恭堂暠觀之大悅又立泮宫增高門學生五百人起嘉納堂

於後園以圖讚所志義熙元年暠改元為建初遣舍人黄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稱藩求稟正朔暠謂羣僚曰昔河右分崩羣豪競起吾以寡德為衆賢所推何嘗不忘寢與食思濟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雲騎東殄不庭軍之所至莫不賓下今惟蒙遜鴟跱一城自張掖已東晉之遺黎雖為戎虜所制至於向義思風過於殷人之望西伯大業須定不可安寢吾將遷都酒泉漸逼寇穴諸君以為何如張邈贊成其議暠大悅曰二人同

心其利斷金張長史與孤同矣夫復何疑乃以張體順為寧遠將軍建康太守鎮樂涫徵宋繇為右將軍領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鎮敦煌遂遷居于酒泉初暠之西也留女敬愛養於外祖尹文文既東遷暠從姑梁褒之母養之其後禿髮傉檀假道於北山鮮卑遣褒送敬愛于酒泉并通和好暠遣使報聘贈以方物暠親率騎二萬略地至于建東鄯善前部王遣使貢其方物沮渠蒙遜來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餘户而歸暠大怒率

騎追之及于彌安大敗之盡收所畧之户初苻堅建元之末徙江漢之人萬餘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户郭麐之寇武威武威張掖已東人西奔敦煌晉昌者數千户及暠東遷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會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廣夏郡餘萬三千户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築城於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虜又以前表未報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建康願竭誠盡節為國輸力暠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羣

寮以年穀頻登百姓樂業請勒銘酒泉暠許之於是使儒林祭酒劉彦明為文刻石頌德既而蒙遜每年侵冦不止暠志在以德撫其境内但與通和立盟弗之校也是時白狼白兎白雀白雉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邕而至又有神光甘露連理嘉禾衆瑞請史官記其事暠從之尋而蒙遜背盟來侵暠遣世子歆要擊敗之獲其將沮渠百年暠乃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

以威南虜暠以緯世之量當呂氏之末為羣雄所奉遂
啓霸圖兵無血刃坐定千里謂張氏之業指期可成河
西十郡歲月而一既而禿髮傉檀入據姑臧沮渠蒙遜
基宇稍廣於是慨然著述志賦以自見詞多不載暠寢
疾顧命宋繇曰吾少離荼毒百艱備嘗於喪亂之際遂
為此方所推才弱智淺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惙然當
不復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
之位者宜深誠危殆之機五終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

相輔導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專驕自任軍國之宜委之於卿無使籌畧乖衷失成敗之要十三年死時年六十七國人上謚曰武昭王墓曰建世陵廟號太祖暠世子譚早卒第二子歆嗣

歆字士業暠死時府寮奉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護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年為嘉興尊母尹氏為太后以宋繇為武衛將軍廣夏太守軍諮祭酒録三府事索仙為征虜將軍張掖太守沮渠蒙遜遣其張掖太守

沮渠廣宗詐降誘歆歆遣武衛温宜等赴之親勒大軍為之後繼蒙遜率衆三萬設伏于蓼泉歆聞引兵還為蒙遜所逼歆親貫甲先登大敗之追奔百餘里俘斬七千餘級明年蒙遜又伐歆歆將出距之左長史長體順固諫乃止蒙遜大芟秋稼而還是歲朝廷以歆為持節都督七郡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護羌校尉酒泉公歆用刑頗嚴又繕築不止從事中郎張顯上疏諫曰入歲已來陰陽失序屢有賊風暴雨犯傷和氣今區域三分勢

不久並并無之本實在農戰懐遠之畧事歸寛簡而更繁刑峻法宮室是務人力凋殘百姓悲悴致災之咎實此之由主簿汜稱又上疏諫曰臣聞天之子愛人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則垂災譴以誡之改者雖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亡虢公是也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令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敏謝仲舒

頗亦聞道於先師且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畧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為涼州藉秦氏兵亂規有全涼之地外不撫百姓内多聚斂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二十年而呂光東反子敗於前身戮於後段業因羣胡創亂遂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既而先王龍興瓜州蒙遜敗之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

聞知效殺先王鴻漸之始謙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為胡夷之所陵滅諺曰野獸入家主人將去今狐上南門亦災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將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隕于宋襄公卒為楚所禽地者至陰胡夷之象當靜而動反亂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將震動中國中國若不修德將有宋襄之禍臣願殿下親仁善鄰養威觀釁罷宮室之務止游畋之

娛後宮嬪妃諸弟子女躬受分田身勸蠶績以清儉素
德為榮息茲奢靡之費庶可以弭災止變不然將恐宗
廟之危必不出紀歆並不納歆立四年而宋受禪歆將
謀東伐張體順切諫乃止歆聞蒙遜南伐禿髮傉檀命
中外戒嚴將攻張掖尹氏固諫不聽宋繇又固諫歆並
不從繇退而歎曰大事去矣吾見師之出不見師之還
也歆遂率步騎三萬東伐次于都瀆澗蒙遜自浩亹來
距戰于懷城為蒙遜所敗左右勸歆還酒泉歆曰吾違

太后明誨遠取敗辱不殺此胡復何面目以見母也勒衆復戰敗于蓼泉為蒙遜所害歆諸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等西奔敦煌蒙遜遂入于酒泉歆之未敗也有大虵從南門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雙雉飛出宫内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為烏所殺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衣帢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下中轂言訖忽然不見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翻及弟敦煌太守恂與

諸子等棄敦煌奔于北山蒙遜以索嗣子元緒行敦煌太守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張弘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數十騎入于敦煌元緒東奔涼興宋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蒙遜遣世子德政率衆攻恂恂閉門不戰蒙遜自率衆二萬攻之三面起提以水灌城恂遣壯士一千連版為橋潛欲決提蒙遜勒兵逆戰屠其城歆子重耳脫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後歸魏為恒農太守蒙遜徙翻子寶等于姑臧歲餘

北奔伊吾後歸于魏獨尹氏及諸女死於伊吾噐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宋高祖永初二年滅凡二十二年

二世三主

夏

赫連勃勃守屈丐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而劉淵之族也曽祖虎劉聰世以宗室封樓煩公拜安北將軍監鮮卑諸軍事丁零中郎將雄據肆盧川為代王猗盧所敗遂出塞表祖豹子招集種落復為諸部之雄石虎遣使

就拜爲平壯將軍左賢王丁零單于父衛辰入居塞内苻堅以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屯于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伐之衛辰令其子力俟提距戰爲魏所敗魏人乘勝濟河克代來執衛辰殺之勃勃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魏他斗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烏雀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亡歸命於我縱不能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

他斗伏懼為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於姚興高平公沒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拜驍騎將軍加奉車都尉常參軍國大議寵遇踰於勲舊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難以親近陛下寵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為安遠將軍封陽川侯使助沒奕于鎮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及衛

辰部衆三萬配之使為伐魏偵候姚邕固諫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性氣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為去就寵之踰分終為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為持節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千匹于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名其衆三萬餘人偽獵高平川襲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昇署置百官自以匈

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以其長兄右地代為丞相代公次兄力俟提為大將軍魏公叱干阿利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征南將軍司隸校尉若門為尚書令叱以鞬為征西將軍尚書左僕射乙斗為征北將軍尚書右僕射自餘以次授任其年討鮮卑薛干等三部破之降衆萬數千進討姚興三城已北諸戍斬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諫以固險不從又復言於勃勃曰陛下將欲經營宇内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

有所憑繫然後大業可成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
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衆旅未
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
若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
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
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
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
已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

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於此黄兒姚邕小字也勃勃初僭號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率騎二萬伐之自楊非至於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勃勃天姿雄鷙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

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結禍
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懐貪競
不能督厲士衆以抗我也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
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鋭宜在速追傉檀曰吾
追計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陜鑿
淩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
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
將十餘人以為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勃勃與姚興

將張佛生戰于青石原又敗之俘斬五千七百人興遣
將齊難率衆二萬來伐勃勃退如河曲難以去勃勃既
遠縱兵掠野勃勃潛軍覆之俘獲七千餘人收其戎馬
兵仗難引軍而退勃勃復追擊于木城拔之擒難俘其
將士萬有三千戎馬萬匹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
勃於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勃勃又率騎二萬入高岡及
于五井掠平涼雜胡七千餘戶以配後軍進屯依力川
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候興諸軍未集率騎擊之興大

懼遣其將姚文宗距戰勃勃偽退設伏以待之興遣其將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夾擊皆擒之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勑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為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為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勃勃又攻興將金洛生于黄石固彌姐豪地于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

以鎮之遣其尚書金纂率騎一萬攻平凉姚興來救纂為興所敗死之勃勃兄子左將軍羅提率步騎一萬攻興將姚廣都于定陽克之坑將士四千餘人以女弱為軍賞拜廣都為太常勃勃又攻興將姚壽都于清水城壽都奔上邽徙其人萬六千家于大城是歲齊難姚廣都謀叛皆誅之姚興將姚詳棄三城南奔大蘇勃勃遣其將平東鹿奕于要擊之執詳盡俘其衆詳至勃勃數而斬之其年勃勃率騎三萬攻安定與姚興將楊佛嵩

戰于青石北原敗之降其衆四萬五千獲戎馬二萬匹進攻姚興將党智隆于東鄉降之署智隆光禄勲徙其三千餘戸于貳城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謂買德曰朕大禹之後世居幽朔祖宗重暉常與漢魏為敵國中世不競受制於人逮朕不肖不能紹隆先構國破家亡流離漂虜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卿以為何如買德曰自皇晉失統神器南移羣雄岳峙人懷問鼎況陛下奕葉載德重光朔野神武超於漢皇聖略邁

於魏祖而不於天啓之機建成大業乎今秦政雖衰藩鎮猶固深願蓄力待時詳而後舉勃勃善之拜為軍師中郎將乃赦其境内改元為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都城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幷築之勃勃以為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鋭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

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
刀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
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
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廉翁仲銅
駝龍虎之屬皆以黄金飾之列於宫殿之前凡殺工匠
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
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與
國新遭大喪今若伐之豈所謂秉理而動上感靈和之

義乎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恥為之而況萬乘哉
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
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而
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或以因生為氏或以
王父之名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赫
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永享無疆
大慶係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統皆以鐵伐
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鋭如鐵皆堪伐人立其妻梁氏

為王后子瓚為太子封子延為陽平公昌太原公倫酒
泉公定平原公滿河南公安中山公又攻姚興將姚逵
于杏城二旬克之執逵及其將姚大用姚安和姚利僕
尹敵等坑戰士二萬人遣其御史中丞烏洛孤盟於沮
渠蒙遜以結和好蒙遜遣其將沮渠漢平報之勃勃聞
姚泓將姚嵩與氐王楊盛相持率騎四萬襲上邽未至
而嵩為盛所殺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泓秦州刺史
姚平都及將士五千人毀城而去進攻陰密又殺興將

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以其子昌為使持節前將軍雍州刺史鎮陰密泓弟姚恢棄安定奔于長安安定人胡儼華韜率户五萬據安定降于勃勃以儼為侍中韜為尚書留鎮東羊苟兒鎮之配以鮮卑五千進攻泓將姚諶于雍城諶奔長安勃勃進師次郿城泓遣其將姚紹來距勃勃退如安定胡儼等襲殺苟兒以城降泓勃勃引歸杏城笑謂羣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又

其兄弟內叛安可以距人裕既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為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為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為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竒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絶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

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之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暇有意於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義貫幽顯百姓以君命望陛下義旗之至以日為歲矣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陝絕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

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間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領撫軍大將軍率騎二萬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璝至渭陽降者屬路義真遣龍驤將軍沈田子率衆逆戰不利而退屯劉廻堡田子與義真司馬王鎮惡不平因鎮惡出城遂殺之義真又殺田子於是悉名外軍入于城中

閉門距守關中郡縣悉降瓚夜襲長安不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絶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以朱齡石為雍州刺史守長安義真大掠而東至於灞上百姓逐逐齡石而迎勃勃入于長安瓚率衆三萬追擊義真王師敗績義真單馬而遁買德獲晉寧朔將軍傅弘之輔國將軍蒯恩義真司馬毛修之於青泥積人頭以為京觀於是勃勃大饗將士于長安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一周而果效可謂算無遺策矣雖

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
於是拜買德都官尚書加冠軍將軍封河陽侯赫連昌
攻齡石及龍驤將軍王敬於潼關之曹公故壘克之執
齡石及敬送于長安羣臣乃勸進勃勃曰朕無撥亂之
才不能弘濟兆庶自枕戈寢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
遺寇尚熾不知何以謝責當年垂之來葉將明揚仄陋
以王位讓之然後歸老朔方琴書卒歲皇帝之號豈薄
德所膺羣臣固請乃許之於是為壇於灞上僭即皇帝

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昌武遣其將叱奴侯提率步騎二萬攻晉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陽以侯提為并州刺史鎮蒲坂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羣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與

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宫殿大成於是赦其境内又改元曰真興時元嘉元年也因刻石都南命其秘書監胡義周撰辭頌美功德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追尊其高祖訓兜曰元皇帝曽祖武曰景皇帝祖豹子曰宣皇

帝父衛辰曰桓皇帝廟號太祖母苻氏曰桓文皇后勃勃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璝知之是歲以兵攻倫倫拒之敗死倫兄太原公昌襲璝殺之并其衆歸于統萬勃勃大悅立昌為太子勃勃性凶暴好殺無順守之規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頼勃勃僭立十四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二年八月死偽諡武烈皇帝廟

號世祖陵曰嘉平

昌守還國一名折勃勃之第二子也始封太原公授雍州刺史鎮陰密以襲殺太守墳得為嗣既僭立改年承元魏太武聞勃勃死關中亂遂遣司空奚斤襲蒲坂中兵將軍周幾襲陜自將襲統萬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率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方燕羣臣聞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太武次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昌出戰太武馳往擊之昌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將豆代田乘勝

帥衆入其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明日魏分軍四掠殺獲數萬太武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昌遣其弟平原公定與奚斤相持於長安元嘉四年五月太武復西伐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一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太武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

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
計之得也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
寬弛吾羸形以誘之若得一戰則成禽矣吾軍去家二
千餘里復有黄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
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遂行次于黒水分軍伏於夾
谷而以少衆至其城下昌將狄子玉來降言昌聞有魏
師追其弟定定曰統萬城堅未易攻拔待我禽奚斤然
後徐往内外擊之蔑不濟矣故昌堅守以待之太武患

之乃退軍城北示昌以弱遣永昌王健及宗正娥清等分騎五千西掠居人會軍士負罪亡入昌城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擊之為便昌信其言引衆出城步騎三萬司徒長孫翰等咸言昌步騎難犯宜避其鋒太武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偽北引而疲之昌以為退鼓譟而前舒陣為翼行五六里太武衝之昌陣不動稍前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

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陣避之太常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已後軍已絶宜隠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太武善之乃分騎為左右隊以犄之太武馬蹶而墜幾為昌兵所獲宗室拓跋齊以身捍蔽太武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昌衆大潰魏師乘勝逐昌至城北昌遂奔上邽太武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城中人覺之諸門悉閉太武與拓跋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槊

土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昌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千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初勃勃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繡綺太武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奚斤追昌至雍不及而還赫連定聞統萬破亦奔昌於上邽太武還平城以常山王素鎮統萬留太僕丘堆與娥清使助奚斤擊昌五年太武復使將軍

尉建攻上邽昌退屯平凉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疲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租為昌所襲堆敗還城昌乘勝日夜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請斤決戰斤以馬少為辭頡曰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昌可禽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建選騎以待既而昌果來攻城頡出應之昌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昌敗走頡追禽之太武使侍中

古弼迎昌至平城舍之西宮門內給以乘輿之副又以
妹始平公主妻之假昌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又封為
秦王後以元嘉十一年叛魏西走為候將格殺之魏人
并誅其羣弟
定小字直獖勃勃之第五子也始封平原公昌立進爵
為王定凶暴無賴昌之被禽也定收其餘衆奔還平涼
僭即偽位改年勝光奚斤以昌為偏裨所禽深恥之乃
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定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

從自壯道邀其走路定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定
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定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清
皆為所禽丘堆棄輜重奔還於是定復取長安定嘗登
陰槃山望其本國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
之事乎使天假朕年當與卿諸人建季興之業俄而羣
狐百數鳴於其側定命射之無所獲惡之曰所見亦大
不臧咄咄天道復何言哉定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
魏遥分河壯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元嘉七年魏

太武自襲平涼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定自安定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定追之太武使高車馳擊之定大敗走鶉觚原魏軍圍之斷其水草人馬饑渴定引衆下原魏軍擊之定衆大潰定中重創單騎走收餘衆西保上邽魏兵遂取安定太武還臨平涼克之復取長安八年定遣其叔父韋伐攻秦主乞伏慕末於南安以慕末歸殺之是歲定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沮渠蒙遜而奪其地吐

谷渾王慕璝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定以歸明年吐谷渾送定于魏魏人殺之始勃勃以晉安帝義熙三年僭號至定二世三主凡二十有五年而滅

後梁

蕭詧字理孫蘭陵人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為武帝嘉賞梁普通中封曲江縣公及昭明太子薨封詧岳陽郡王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初昭明卒武帝捨詧兄弟而立簡

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季不得為嗣常懷不平又以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財貨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焉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都督五州諸軍事寧蠻校尉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武帝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務修刑政太清二年武帝以詧兄河東王譽為湘

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纘恃才輕譽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遂託疾不與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蔑纘纘構譽及詧於梁元帝元帝令其世子方等及王僧辯相繼攻譽譽告急於詧詧聞之大怒及元帝將援建業令所部諸州並發兵赴都詧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為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轂名詧自行詧不從而方貴潛與元帝相知剋期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貴懼謀泄遂據樊城拒命

詧遣軍攻之元帝乃厚資遣張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而樊城已陷詧禽方貴兄弟黨與並斬之詧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寳守襄陽率衆伐江陵以救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詧曰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詧曰家兄無辜屢被攻圍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斾襄陽時攻柵不尅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衆頗離心軍主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龕以其屬降於江陵詧乃遁歸襄陽器械輜

重多没於健水詧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時西魏大統十五年也西魏丞相宇文泰令其東閤祭酒榮權使焉是歲元帝令柳仲禮圍襄陽詧乃遣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請救宇文泰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為援十六年忠禽仲禮平漢東西魏命詧發喪嗣位詧辭乃使假散騎常侍鄭孝穆及榮權策命詧為梁王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留尚書僕射蔡大寶守雍部而朝于長安宇文泰謂曰王之來此

頗由榮權乃名權見詧泰曰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失信詧曰榮權常道二國之言無私故詧今者得歸誠魏闕耳魏恭帝元年宇文泰命柱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泰命詧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於魏詧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其慶賞刑威官方

制度並同王者唯上䟽則稱臣奉魏正朔至於爵命其
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勲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
追贈叔父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
相謚曰武桓守文泰仍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
曰武植泰外云助詧備禦内實防詧初江陵滅元帝將
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詧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
方兒來寇詧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詧之四年詧遣其
大將軍王操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

琳又遣其將雷文柔襲陷監利郡太守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蕃乞師於詧詧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是歳其太子巋朝于長安六年四月大雨震其前殿崩壓三百餘人七年冬有鵩鳥鳴于寢殿八年二月詧終于前殿時年四十四是歳周保定二年也八月葬于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詧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不飲酒安於儉素事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

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遥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更不再著並皆棄之一幸姬媵病卧累旬又惡見人髮白事之者必方便避之擔輿者冬月必須裹頭夏月則加蓮葉帽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為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惏罔顧弔伐之義俘囚士庶並充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悠

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又誰與為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為設享會固請于謹等為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撫江陵百姓而安之文武官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纉堯復禹萬世一時詧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為卿計則鄧祁

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銜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焉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常不盱衡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死詧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六卷並行於世周武帝又命其太子巋嗣位年號天保

巋字仁遠詧之第三子也機辯有文學善於撫御能得其下之歡心嗣位之元年尊其祖母龔太后曰太皇太后嫡母王皇后曰皇太后所生曹貴嬪曰皇太妃其年五月太皇太后薨謚曰元太后九月太妃又薨謚曰孝皇太妃二年其皇太后薨謚曰宣靜皇后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皎送其子元饗為質於巋仍請兵伐陳巋上言其狀周武詔衛公直督荊州總管權景宣大將軍元定等赴之巋亦遣其柱國王

操率水軍二萬會皎於巴陵既而與陳將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巋大將軍李廣等亦為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衛公直乃歸咎於巋之柱國殷亮巋雖以退敗不獨咎亮然不敢違命遂誅之吳明徹乘勝攻克巋河東郡獲其守將許孝敬明年明徹進寇江陵引江水灌城巋出頓紀南以避其銳江陵副總管高琳與其尚書僕射王操拒守巋馬軍主馬武吉徹等擊明徹明徹退保公安巋乃還江陵巋之八年陳

又遣其司空章昭達來寇江陵總管陸騰及巋之將士擊走之昭達又寇竟陵之青泥巋令其大將軍許世武赴援大為昭達所破初華皎戴僧朔從衛公直與陳人戰率其麾下數百人歸於巋巋以皎為司空封江夏郡公僧朔為車騎將軍封吳興縣侯巋之十年皎將來朝至襄陽請衛公直曰梁主既臣江南諸郡人少國貧朝廷興亡繼絶理宜資贍豈使齊桓楚莊獨擅救衛復陳之美望借數州以裨梁國直然之乃遣使言狀于周武

亦許之詔以基平鄴三州歸之於歸乃周平齊歸朝於鄴帝雖以禮接之然未之重也歸知之後因宴承間乃陳其父荷文帝拯救之恩并叙二國艱虞脣齒掎角之事辭理辯暢因泣涕交流帝亦為之歔欷自是大加賞異禮遇日隆後帝復與之宴齊氏故臣𠿒列長叉亦預焉帝指謂歸曰是登陴罵朕者也歸曰長叉未能輔桀翻敢吠堯帝大笑及酒酣帝又命琵琶自彈之仍謂歸曰當為梁王盡歡歸乃起請舞帝曰王乃能為朕舞乎

歸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帝大悅賜雜
繒萬段良馬數十匹并賜齊後主妓妾及帝所乘五百
里駿馬以遺之及隋文帝執政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
等各起兵時歸將帥皆密請興師與迥等為連衡之勢
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歸以為不可俄
而消難奔陳迥等相次破滅隋文帝既踐極恩禮彌厚
遣使賜金五百兩銀千兩布帛萬疋馬五百匹開皇二
年隋文帝備禮納歸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蘭

陵公主由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四年入朝長安帝甚敬待之詔歸位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傾慕帝賜歸縑萬疋珍玩稱是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歸拜謝而歸五年五月寢疾薨臨終上表奉辭并獻所服金裝劒帝覽而嗟悼歸在位二十三年梁之臣子葬之顯陵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歸孝悌慈仁有君人之量四時祭享未嘗不悲慕流涕性尤

儉約御下有方境内安之所著文集及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並行於世文帝又命其太子琮嗣位琮字溫文性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奔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初封東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帝賜以璽書敕勉之又賜梁之大臣璽書誡勉之時琮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將軍戚昕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文帝徵琮叔父岑入朝拜大

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總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宻以城名陳將宜黄侯陳紀謀泄琮誅之後二歲文帝徵琮入朝琮率臣下二百餘人入長安江陵父老莫不隕涕曰吾君其不反矣文帝以琮來朝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鄀州琮叔父巖及弟瓛等懼弘度掩襲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而叛於是廢梁國文帝遣左僕射高熲安集之曲赦江陵死辠給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琮柱國賜爵莒

國公自聖初即位歲在乙亥至是歲在丁未凡三十三載而亡琮至煬帝嗣位甚見親重拜内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緦麻以上並得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内史令楊約與琮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諭之琮曰琮若復事事則何異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為尚書令見琮嫁從父妹於鉗耳氏謂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

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末之前聞素慙而止琮雖羈旅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常與賀若弼深友弼既誅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鉉位襄城通守復以琮弟子鉅為梁公鉅小名曰藏煬帝甚昵之以為千牛與宇文皛出入宮掖伺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遂於宮中多行淫穢江都之變為宇文化及所殺詧之居帝位百寮追謚長子嶚為孝惠太子次子

巖封安平王岌東平王岑河間王後改封吳郡王琮弟
巘義興王琢晉陵王璟臨海王珣南海王瑒義安王以
蔡大寶為股肱王操為腹心魏益德尹正薛暉許孝敬
薛宣為爪牙甄元成劉盈岑善方傅准褚珪蔡大業典
衆務張綰以舊齒處顯位沈重以儒學蒙厚禮自餘多
所奬拔咸盡其器能及歸篡業親賢並用將相則華皎
殷亮劉忠義宗室則蕭欣蕭巽人望則蕭確謝温柳洋
王混徐岳外戚則王洋王誦殷璉文章則劉孝勝范迪

沈居游君公柳信言政事則袁敞柳莊蔡延壽甄胡皇甫茲故能保其疆土而和其人焉今載詧子巋等及蔡大寶以下尤著者附于左其在梁陳隋已有傳及歸諸子未任職者則不兼錄

巋字道遠詧之長子也母曰宣靜皇后詧之為梁王立為世子尋病卒及詧稱帝追謚焉

巖字義遠詧第五子也性仁厚善撫接歷尚書令太尉太傅入陳授東揚州刺史及陳亡百姓推巖為主為總

管守文述所破伏法於長安

岌晉第六子也性淳和位至侍中中衛將軍歸之五年卒贈司空謚曰孝

岑字智遠晉第八子也位至太尉性簡貴御下嚴整及琮嗣位自以望重屬尊頗有不法故隋文徵入朝拜大將軍封懷義郡公

巘字欽文歸第三子也幼有令譽能屬文位荆州刺史頗有能名崔弘度兵至鄀州巘懼與其叔父巖奔陳陳

主以為侍中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吳父老皆曰吾君之子陳亡吳人推之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詧歸等兄弟中並第三而踐尊位巚自以歸第三子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興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左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禽異奔巚由是益為衆所歸宇文述之討巚也巚遣王褒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褒褒衣道士服棄城而遁巚敗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于人家被執述送長安斬之璟仕隋尚衣奉御瑒衛尉

卿秘書監陶丘侯瑀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蔡大寶字敬位濟陽考城人祖履齊尚書祠部郎父點

梁尚書儀曹郎南兖州别駕大寶少孤而篤學不倦善

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常侍嘗以

書干僕射徐勉勉甚賞異乃令與其子遊處所有墳籍

盡以給之遂博覽羣書學無不綜詧初出第勉仍薦大

寶為侍讀兼掌記室尋除尚書儀曹郎詧出鎮會稽大

寶詣選曹求諮議不得以為記室大寶攘臂而出曰不

為孫秀非人也詧涖襄陽遷諮議參軍謀謨皆自大寶出及梁元帝與河東王譽構隙詧令大寶使江陵以觀之元帝素知大寶見之甚悅乃示所製衣元覽賦令注解焉三日而畢元帝大嗟賞之贈遺甚厚大寶還白詧云湘東必有異圖禍亂將作不可下援臺城詧納之及詧於江陵稱帝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進位柱國軍師將軍封安豐縣侯歸嗣位册授司空中書監中權大將軍領吏部尚書固讓司空許之加特進歸之三年卒及

葬歸三臨其喪贈司徒進爵為公謚曰文凱配食登廟庭大寶性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詧之章表書記教令詔冊並大寶專掌之詧推心委任以為謀主時人以詧之有大寶猶劉先主之有孔明焉所著文集三十卷及尚書義疏並行於世有四子次子延壽有器識博涉經籍尤善當世之務尚詧女宣城公主歷中書郎尚書左丞吏部郎御史中丞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祕書丞終於成州刺史大寶弟大業字敬道有至

行位散騎常侍衛尉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卒贈金紫光
祿大夫謚曰簡有五子允恭最知名位太子舍人梁滅
入陳為尚書庫部郎陳亡仕隋起居舍人
王操字子高其先太原晉陽人督母龔氏之外弟也性
敦厚有籌略初為督外兵參軍親任亞於蔡大寶及督
稱帝歴五兵尚書郢州刺史進位柱國封新康縣侯歸
嗣位授鎮右將軍尚書僕射及吳明徹為寇歸出頓紀
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

也遷侍中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領荆州刺史操既位居朝右每日挹損深得當時之譽卒歸舉哀於朝堂流涕曰天不使吾平蕩江表何奪吾賢相之速也及葬親祖於尼宫門贈司空進爵為公謚曰康節有七子次子衡最知名有才學位中書黄門侍郎

魏益德襄陽人也有材幹膽勇過人詧稱帝進位柱國封上黄縣侯卒贈司空謚曰忠壯進爵為公歸之五年以益德配食詧廟庭

尹正其先天水人詧涖雍州正為其府中兵參軍禽張纘獲杜岸皆正之力詧稱帝除護軍將軍位柱國封新野縣侯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剛歸之五年以正配食詧廟庭子德毅多權畧位大將軍後以見疑賜死甄元成守敬平中山人博達經史善屬文少為簡文所知以録事參軍隨詧鎮襄陽轉中記室參軍頗參政事以江陵甲兵殷盛遂懐貳心密書與元帝具申誠欵或有得其書送於詧詧深信佛法常願不殺誦法華經人

元成素誦法華經遂以此獲免詧後見之常曰甄公好
得法華經力後位吏部尚書有文集二十卷子翊少沈
敏閑習政事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從琮入隋授開府
儀同三司終於太府少卿
岑善方字思義南陽棘陽人祖惠甫給事中父昶散騎侍
郎善方有器局博綜經史以刑獄參軍隨詧至襄陽詧
初請內附以善方兼記室充使往來凡數十反魏恭帝
二年封長寧縣公及詧稱帝位散騎侍郎起部尚書

善方性清慎有當世幹能故簮委以機密卒贈太常卿謚曰敬所著文集十卷有七子並有操行之元之利之象最知名之元太子舍人早卒之利仕隋位零陵郡丞之象仕隋尚書虞部員外侍郎邵陵上宜渭南邯鄲四縣令

宗如周南陽人有才學以府僚隨簮後至度支尚書如周面狹長簮以法華經云聞經隨喜面不狹長嘗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踧踖自陳不謗簮又謂之如初如

周懼出告蔡大寶大寶知其旨笑謂之曰君當不謗餘經正應不信法華耳如周乃悟又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為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呼我名其人慙謝曰秪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周官名如周早知如周官名如州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寛雅

袁敞陳郡人祖昂司空父仕儁安成内史敞少有識量

博涉文史以吏部郎使詣周時主者以敞班在陳使之後敞固不從命曰昔陳之祖父乃梁諸侯下吏盜有江東今周朝宗萬國招攜以禮若使梁之行人在陳之後便恐彝倫失序豈使臣之所望焉主者不能屈遂以狀奏周武帝善之乃詔敞與陳使異日而進使還以稱旨遷侍中轉左戶尚書從琮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終於譙州刺史

通志卷一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十二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四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四夷傳第一

東夷

東夷序畧　朝鮮　濊（音穢）　馬韓　辰韓　弁韓

弁辰　百濟（耽牟羅國附）　新羅　倭　夫餘　高句麗

東沃沮（北沃沮附　七余反）　挹婁　勿吉（又曰靺鞨）　扶桑（女國附）

文身大漢附流求　閩粤

東夷序畧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山海經曰君子國衣冠帶劒食獸使二文虎在旁外國圖曰去琅邪三萬里山海經曰不死人在交脛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並在東方也夷有九種曰畎夷千夷方夷黒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九夷率皆土著憙飲酒歌儛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

四夷者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葢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為暴虐諸侯内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愼來獻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愼後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

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郤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

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幷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簒位貊人寇邊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肜威讋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抄桓靈失政漸滋蔓焉漢末公孫氏據遼東五十年魏晉又得其地其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百濟新羅魏晉以後分王韓地

新羅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其東南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漢百濟新羅自魏歴代朝貢中國不絶而百濟至唐顯慶中始為蘇定方所滅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東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以彊盛隋文帝時寇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玄感反奔退又往將達

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唐貞觀中太宗親征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疑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砮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虎時並皆獻之後魏以後曰勿吉國唐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與華夏並同其閩越之地秦平天下以為郡及秦亂其帥又自稱王於故地武帝元封初樓船將軍楊僕滅其國遷其人於江淮間而虛其地自後雖人庶復集遂為郡縣矣

朝鮮

朝鮮周封殷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而人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朝鮮亦僭稱王始全燕時嘗畧屬焉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及秦亂中國人往避地者數萬口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浿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

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都王險地名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弗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

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

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使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餽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遂令人無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

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素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閒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卒不能制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阻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

以故久不決使故齊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名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麾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路人一人相韓陶一人尼谿相參一人將軍王唊一人唊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

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王又不肯降陶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元菟四郡封參為澅清侯澅音獲陶為秋苴侯苴千余反唊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妬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

將軍擅先縱失亡當誅贖為庶人朝鮮自内屬以後風俗稍薄法禁亦寖多至於六十餘條

濊

濊北與高句麗力之反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麗本皆朝鮮之地也漢武帝元朔五年濊君南閭等畔朝鮮王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内屬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元封三年漢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元菟真番四郡昭帝始元五年罷

臨屯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元菟復徙居句麗自單單大領已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後漢建武六年省都尉官悉封其渠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高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欲不請匄男女皆衣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不以珠玉為寶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婚多

所忌諱疾病死亡即棄舊宅更作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為舞天又祠虎以為神其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為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乗之可行果樹下其海出班魚皮漢桓帝時常獻之魏齊王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句麗興師伐之不耐濊侯等舉邑

降後二年詣闕朝貢詔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
四時詣樂浪帶方二郡朝謁有軍征賦調如中華人焉

馬韓

韓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為限南與倭接方可四千里
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辰韓者古之辰
國也馬韓在其西其民土著種植知蠶桑作綿布各有
長帥大者自名為臣智其次為邑借散在山海間無城
郭有爰襄國牟水國桑外國小石索國大石索國優休

牟涿國臣濆沽國伯濟國速盧不斯國日華國古誕者國古離國怒藍國月支國咨離牟盧國素謂乾國古爰國莫盧國卑離國占離卑國臣釁國支侵國狗盧國卑彌國監奚卑離國古蒲國致利鞠國冉路國兒林國駟盧國內卑離國感奚國萬盧國辟卑離國臼斯烏旦國一離國不彌國支半國狗素國捷盧國牟盧卑離國臣蘇塗國莫盧國古臘國臨素半國臣雲新國如來卑離國楚山塗卑離國一難國狗奚國不雲國不斯濆邪國

爰池國乾馬國楚離國凡五十餘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辰王治月支國臣智或加優呼臣雲遣支報安邪踧支濆臣離兒不例拘邪秦支廉之號其官有魏率善邑君歸義侯中郎將都尉伯長侯後既僭號稱王為燕亡人衛滿所攻奪將其左右宮人走入海居韓地自號韓王其後絕滅今韓人猶有奉其祭祀者漢時屬樂浪郡四時朝謁桓靈之末韓濊彊盛郡縣不能制民多流入韓國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縣以南

荒地為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魏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與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濆沾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時太守弓遵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其俗少綱

紀國邑雖有主帥邑落雜居不能善相制御無跪拜之禮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别其葬有棺無槨不知乗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以纓珠為財寶或以綴衣為飾或以縣頸垂耳不以金銀錦繡為珍其人性强勇魁頭露紒身衣布袍足履革蹻其國中有所作為及官家使築城郭諸年少勇健者皆鑿脊皮以大繩貫之又以丈許木鍤之通日讙呼作力不以為痛既以勸作且以為健常以五月下種

訖祭鬼神羣聚歌舞飲酒晝夜無休其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節奏有似鐸舞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信鬼神國邑各立一人主祭天神名之天君又諸國各有别邑名之為蘇塗立大木懸鈴鼓事鬼神諸逃亡至其中皆不還之好作賊其立蘇塗之義有似西域浮屠而所行善惡有異其北方近郡諸國差曉禮俗其遠處直如囚徒奴婢相聚無他珍寶禽獸草木畧與中國同出大栗大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

餘其男子時或有文身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髠頭如鮮卑但衣韋好養牛及豬其衣有上無下畧如裸勢乗船市買往來中韓後漢建武二十一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廉斯邑名也諟音是光武封蘇馬諟為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晉武帝太康元年二年其王頻遣使入貢方物七年八年十年又頻至大熈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三年復來明年又請内附晉史載裨離等

十國云裨離國在肅愼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領戶二萬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領戶一萬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領戶五萬餘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愼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縛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釤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辰韓

辰韓在馬韓之東其耆老相傳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

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名樂浪人為阿殘東方人名我為阿謂樂浪人本其殘餘人今有名之為秦韓者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國

弁韓

弁韓亦十二國又有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其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有已祇國不斯國弁辰彌離彌凍國弁辰接塗國勤耆國難彌離彌凍國弁辰古資彌凍國弁辰古淳是國冉奚國弁辰

半路國弁樂奴國軍彌國弁軍彌國弁辰彌烏邪馬國如湛國弁辰甘路國戶路國州鮮國馬延國弁辰狗邪國弁辰走漕馬國弁辰安邪國馬邪國弁辰瀆盧國斯盧國優由國弁辰韓合二十四國大國四五千家小國六七百家總四五萬戶其十二國屬辰王辰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繼辰王不得自立為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國出鐵韓濊

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有瑟其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壓其頭欲其褊今辰韓人皆褊頭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晉武帝太康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二年復來朝貢七年又來

弁辰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

法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户西其瀆盧國與倭接界十二國亦有王其人形皆大衣服潔清長髪亦作廣幅細布法俗特嚴峻

百濟耽牟羅國附

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晉時高句麗既畧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今柳城北平之間自晉以後并吞諸國據有馬韓故地其國東西四百里南北九百里南接新羅北距高麗千

餘里西限大海處小海之南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其外更有五方中方曰古沙城東方曰得安城南方曰久知下城西方曰刀先城北方曰熊津城王姓餘氏號於羅瑕百姓號為鞬吉支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率五人一品達率三十人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奈率六品已上冠飾銀花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黄帶武督十

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尅虜十六品皆白帶恩率以下官無常員各有部司分掌衆務内官有前内部轂内部内掠部外掠部馬部刀部功徳部藥部木部法部後宫部外官有司軍部司徒部司空部司寇部㸃口部客部外舍部綱部百官部市部長吏三年一代都下有方分為五部曰上部前部中部下部後部部有里巷士庶居焉部統兵五百人五方各有方領一人以達率為之方佐貳之方有十郡郡有將三人以徳率為之統

兵一千二百人以下七百人已上城之内外人庶及餘小城皆分隷焉其人雜有新羅高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飲食衣服畧與高麗同若朝拜祭祀其冠兩廂加翅戎事則否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為禮婦人不加粉黛女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為兩道盤於頭上衣似袍而袖微大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而秀異者頗解屬文能吏事又知醫藥蓍龜與相術陰陽五行法有僧尼多寺塔而無道士有鼓角箜篌箏竽篪笛之樂

投壺摴蒱弄珠握槊等雜戲尤髙弈碁行宋元嘉歴以建寅月為歳首賦税以布絹絲麻及米等量歳豐儉差等輸之其刑罰反叛退軍及殺人者斬盜者流其贓兩倍徵之婦犯姦沒入夫家為婢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居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土田濕氣候温暖其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餚饌之屬多同於内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國西南海中有三島出黄漆樹似小㰖樹而大六月取汁漆器物若黄金其光奪目國

中大姓有八曰族沙氏燕氏劦氏劦音俠解氏真氏國氏木氏苩氏苩音白其王每以四仲月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之廟於國城歲四祠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晉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腆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阼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初二年腆遣長史張威詣建康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謁者閭邱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遣使入貢七年百濟王

餘毗復修貢職以腆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帝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初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一年慶表言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朝旨並加優授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後魏延興二年慶復遣其冠軍將軍駙馬都尉弗斯侯長史餘禮龍驤將軍帶方太守司馬張茂等納貢代都且上表曰臣與高麗源出夫餘先世之時篤崇舊款

其祖釗輕𢞞隣好陵踐臣境臣祖須整旅雷邁梟斬釗首自爾以來莫敢南顧自馮氏數終餘燼奔竄醜類漸盛遂見侵陵構怨連禍三十餘載若天慈曲矜遠及無外速遣一將來救臣國當奉送鄙女執掃後宮并遣子弟牧圉外廐尺壤匹夫不敢自有去庚辰年後臣西界中見尸十餘并得衣器鞍勒辨驗非是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來國人遠降臣國長蛇隔路以阻于海今上所得鞍一以為實據魏主以其僻遠冒險入獻禮遇優厚

遣使者邵安與其使俱還詔曰得表聞之無恙卿與高
麗不睦致被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
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方外之國從來積年往而不反
存亡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校舊乘非高麗之物
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經畧權要已具别旨
又詔曰高麗稱藩先朝供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
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
理亦未周所獻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今賜雜

物如别又詔高麗王璉護送安等至其國璉稱昔與餘慶有讐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明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濵遇風飄蕩竟不達而反慶死子年都立都死子牟太立齊永明中授牟太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號征東將軍尋為高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其年武帝詔隆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

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為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來貢并請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侯景犯順百濟使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侯景陷建鄴之明年東魏靜帝禪位于齊百濟又遣使于鄴齊武平初後主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侍中車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三年又以昌為持節都督東青

州諸軍事東青州刺史周建德六年齊滅昌始奉表通周宣政元年又遣使入獻隋開皇初昌仍修歲貢文帝拜昌上開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平陳之歲戰船漂至海東𨈭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文帝善之下詔曰彼國懸隔來往至難自今以後不須頻年入貢使者舞蹈而去八年昌使其長吏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仍奉表請為軍導帝下詔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兵侵其境昌

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燕文進朝貢其年又遣使王孝隣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命覘高麗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高麗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渡遼璋亦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月有躭年羅國南北千餘里南西數百里土多麞鹿附庸於百

濟西行三日至貊國千餘里云

新羅

新羅魏時新盧國也其先本辰韓種辰韓始有六年稍分為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初曰新羅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盧）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麗東南兼有漢時樂浪郡之地）東濱大海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高麗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為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

初附屬於百濟後因百濟伐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彊盛因襲伽羅任那諸國滅之其西北界犬牙出高麗百濟之間先是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苻堅時其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對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梁武帝普通二年王姓慕名泰始使人隨百濟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年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啄呼外反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

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果菜鳥獸物產畧與華同至隋開皇十四年遣使來貢其王姓金名真平隋東蕃風俗記云金姓相承三十餘葉文帝拜為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王至唐時亦姓金梁史云姓慕未詳中間更變之由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國相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咄都沒反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梁史又云其國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又云其冠曰遺子

禮襦曰尉解袴日柯半靴曰洗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每月旦相賀王設燕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主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官詳議定之服色尚畫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為飾婚嫁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其貧富新婦之夕婦先拜舅姑次拜大兄次拜夫死有棺斂送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居服一年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

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也唐貞觀二十三年其王金春秋來朝拜為特進請改章服以從華制

倭

倭自後漢時通焉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為國邑舊百餘國自漢孝武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自帶方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歴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

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其大官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所居絶島方可四百餘里土地山險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徑有千餘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度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官亦曰卑狗副曰卑奴母離方可三百里多竹木叢林有三千許家差有田地耕田猶不足食亦南北市糴又度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有四千餘戶濵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捕魚水無深淺皆沈没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

都國官曰爾支副曰泄謨觚柄渠觚有千餘户世有王皆統屬於倭國郡使往來常所駐東南至奴國百里官曰兕馬觚副曰卑奴母離有二萬餘户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官曰多模副曰卑奴母離有千餘家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官曰彌彌副曰彌彌那利可五萬餘户南至邪馬臺即倭國之所都也邪馬臺亦曰邪靡堆音之訛也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可七萬餘户自倭國以北其户數道里可得

畧載其餘旁國遠絶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為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惟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倭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其官有狗古智卑狗不屬倭國自郡至邪馬臺二千餘里計其方向當在會稽東治之東與儋

耳相近男子皆黥面文身露紒以木棉帕頭其衣橫幅
但結束相連畧無縫婦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
中央貫頭衣之皆徒跣有室屋父母兄弟卧息異處以
朱丹塗其身體如中國用粉也食飲用籩豆手食其死
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
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
練沐其行來渡海詣中國恒使一人不梳頭不去蟣蝨
衣服垢污不食肉不近婦人如喪人名之為持衰若行

者吉善共顧以生口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便欲殺之
謂其持衰不謹其有所舉事云為輒灼骨為卜以占吉
凶如中國鑽龜法視火坼之兆而知之其會同坐起父
子男女無別人情嗜酒見大人致敬但搏手以當跪拜
國人多壽考或百歲或八九十大姓皆四五婦下户或
二三婦婦人不淫不妬忌婚嫁不娶同姓男女相悦者
即為婚配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國多珍物
有青玉真珠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子夜則有光

云魚眼睛也其山有丹其木有柟梓豫章櫲櫪投橿烏號楓香其竹篠簳桃支有薑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有黑雉有獸如牛名曰山鼠又有大虵吞此獸虵皮堅不可斫其上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之即死無牛馬虎豹羊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種禾稻紵麻蠶桑緝績冬夏皆食生菜兵有弓矢刀矟弩穳斧鉞漆皮為甲矢鏃用鐵或用骨樂有五絃琴笛戲有碁博握槊摴蒱王所都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

曰太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刑法殭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酬物無財者沒身為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殭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爛或置蛇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

盜頗敬佛法始無文字唯刻木結繩後於百濟求得佛經方有文字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與華畧同漢建武中遣使入朝自稱大夫安帝時又遣朝貢謂之倭奴靈帝光和中其國亂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國人共立為王年長矣無夫壻有男弟佐之治國自為王以來少有見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令居處宮室樓觀甚設常有人持兵守衛魏景初三年公孫

淵誅後卑彌呼始遣其大夫難升米牛利等詣帶方郡
求詣天子朝獻太守劉夏遣吏將送詣京師明帝詔賜
卑彌呼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以難升米為率善中
郎將牛利為率善校尉假銀印青綬是歲明帝崩齊王
芳立明年改元正始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儁等奉
詔書印綬詣倭國拜假卑彌呼爵命并齎詔賜金帛錦
罽刀鏡等物卑彌呼因使上表答謝四年卑彌呼復遣
其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方物詔拜掖邪狗

等率善中郎將各假印綬六年又詔賜難升米黄幢付帶方郡假授八年太守王頎到官卑彌呼與狗奴國王卑彌弓呼交兵遣其臣載斯烏越等詣郡説相攻擊狀郡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黄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諭之卑彌呼已死大作冢徑百餘步徇葬奴婢百餘人更立男子為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為王國中乃定臺與時年十三政等以檄告諭臺與臺與遣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

二十人送政等還因詣臺修其歲貢晉泰始初復遣使
朝獻臺與死其國復立男王安帝時有倭王讚者通表
江左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
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其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
弟珍立遣使入貢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
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
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洧等十三人平
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並聽之二十年倭國王

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
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
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三十三人職濟死子興遣使貢
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
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
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
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
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一國陵平海北九十五

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亡兄興並欲大舉問罪不幸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中除武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即位進號征東大將軍自是迄于陳

世使命不絶隋時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王妻號雞彌没官名太子爲利歌彌多弗利開皇二十年多利思比孤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天明時出聽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大業二年多利思比孤復遣使朝貢使者云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門數十人來學竺乾道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

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煬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
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
其國渡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師麻國逈在
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
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
海岸自竹斯國以來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
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歌多
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燕饗

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先時其王冠服仍其國俗至是始賜與衣冠乃以綵錦為冠飾裳皆施襈音䙡綴以金玉云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撫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倭國之南復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有黒齒國裸國船行可一年至使驛所傳極於此矣

夫餘

夫餘後漢通焉國在元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

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索或作槖音度洛反）其侍兒於後妊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嘘之不死復徙於馬闌（闌即欄也）馬亦如之王以為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淹滬水（今高麗中有蓋斯水疑此水是也）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夫餘地多山陵廣澤於東

夷之域最為平敞其民土著當漢魏時有户八萬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麤大性强勇謹厚不寇鈔王以圓柵為城有宫室倉庫牢獄官名以六畜稱之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户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臘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於是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尚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踏出國則尚

繒繡錦罽大人加狐貍犹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
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
人為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妬皆殺之尤憎
妬婦既殺復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
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
玉貂犹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自
有鎧仗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
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

諸加自戰下户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氷殺人殉葬多者至百數厚葬有槨無棺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抵與中國同也其王葬則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元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公孫淵誅後元菟庫猶有玉匣一具魏晉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世以為寶又有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葢本濊地故世藏其印也建武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荅報之於是使命歳通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寇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

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初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黄門鼓吹角觝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元菟元菟太守公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元菟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王尉仇台求屬遼東時高句麗鮮卑盛彊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以宗女妻尉仇台蕒得其力尉仇台死王位居立位居死王麻余立魏世歲歲朝貢麻余死子依

慮立時年六歲晉武帝時頻獻方物太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詔求其後為之復國且以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使至敗亡詔免嬰官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沈與戰大破之廆衆退依羅得復國自後頻為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司禁市夫餘之口自後無聞

高句麗

高句麗後漢時通焉其先出於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内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逐之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命之養馬朱蒙私試知有善

惡駿者減食令瘦駑者善養令肥夫餘王以肥者自乗以瘦者給朱蒙後狩于田以朱蒙善射給之一矢朱蒙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其母以告朱蒙朱蒙乃與焉違等二人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為之成橋朱蒙得度魚鼈乃解追騎不度朱蒙遂至普述水遇見三人一著麻衣一著衲衣一著水藻衣與朱蒙至紇升骨城遂居

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其地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無原澤人隨山谷以為居食澗水無良田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治宮室句麗既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唐時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黄部即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即絶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即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即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為王稍微

弱後桂婁部代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大加古雛大加掌賓客之官如中國鴻臚也主簿優台使者皁衣先人孝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麗為縣使屬元菟賜以衣幘朝服鼓吹伎人常從元菟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其城為幘溝漊高麗謂城為溝漊言於此城受漢衣幘故呼為幘溝漊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沛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消奴部本國主後雖不為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雛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

稷絶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雛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皂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皂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遠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歌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相就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之為桴京其人潔清自憙好祠祀社稷鬼神零星漢書音義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辰見祀以牛號曰零星風俗通曰辰之神為靈星以辰日祀於東方也以十月祭天國人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

號隧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為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為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户外自名拜跪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傍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列種松柏父母

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限以三月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矟矛鋋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等差輸之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有氣力習戰鬭沃沮東濊皆屬焉句麗一名貊有別種依小水為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海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匈奴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為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縣歸咎

於句麗侯騶嚴尤奏言貊人犯法罪不起於騶且宜安慰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騶至而斬之傳送其首詣長安莽大說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王為下句麗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麗遣使朝貢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麗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内屬二十五年春句麗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之皆復欵塞後句麗王宫生而開目能視國

人惡之及長勇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掠六縣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貢獻求屬元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元菟攻華麗城（華麗縣屬樂浪郡也）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元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阸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人攻元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

廣陽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縣名屬遼東郡也殺畧吏民蔡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殁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殁於陣死者百餘人髙宮遂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元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

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莬降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元莬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郡國志西安平帶方縣並屬遼東郡）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寧二年元莬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乞屬元莬云公孫度之雄海東也伯固遣大加優台主簿先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小子伊夷模拔奇不

肖國人共立伊夷模為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獻帝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於丸都山下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古雛加駮位居是也其後復擊元菟元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為王國人以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人長而凶

虐國見殘破今王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必亦如其酷
暴國中以為患句麗謂相似為位以似其祖故名之為
位宮馬位宮有勇力便鞍馬善獵射魏明帝景初二年
太尉司馬懿率衆討公孫淵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
人助軍齊王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平五年幽州刺史
毋丘儉將萬人出元菟討之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追
至赬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
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山儉使元菟太

守追之絶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國晉永嘉之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晉授廆北平州刺史位宫元孫乙弗利頻寇遼東廆不能制乙弗利死子釗立慕容廆子皝伐之入自南陜戰於木底大破釗軍追至丸都釗單馬奔竄皝掘釗父墓掠其母妻珍寶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室毁丸都城而去釗後為百濟所殺及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句麗攻遼東元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其弟農

伐句麗復二郡垂子寶以句麗王安為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畧有遼東郡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詔以璉為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樂浪公句麗王宋武帝踐阼加璉鎮東大將軍餘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詔遣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後魏太武初璉復遣使者詣安東府通表代都并諸國

諱太祖嘉其誠欵詔下帝系名諱於其國使員外李敖拜璉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自後貢使相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魏太武滅燕燕主馮弘奔句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將軍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句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其將孫潄高仇等襲弘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禽潄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文帝以遠國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獄既而原之

是歲太武亦遣散騎常侍封撥詣璉生送弘璉既殺弘太武怒將討之樂平王丕等議待後舉乃止明年文帝欲侵魏詔璉送馬璉獻八百匹於宋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楛矢石砮七年詔進璉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明帝泰始初後廢帝元徽中使命不絕魏文明太后時以獻文六宮未備勅璉令薦其女璉表稱女已出適求以弟女應旨太后遣近臣送幣至境

璉復上書妄稱女死太后惡其矯拒詔切責之將問罪
焉會獻文殂乃止孝文時連貢獻踰前其報賜亦稍加
益時光州於海中得璉遣詣齊使餘奴等送闕孝文詔
責曰蕭道成親弑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
邦繼絶世於劉氏而卿乃越境外謟交通篡賊守藩之
節當如是邪太和十五年璉死年百餘歲孝文冊贈車
騎大將軍太傅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謚曰康又遣大鴻
臚拜璉孫雲使持節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

東夷校尉中郎將遼東郡公高句麗王賜衣冠服物車旗之飾又詔雲遣世子入朝雲上書辭以子疾遣其從叔升于隨使詣闕貢獻帝嚴責之自此歲致方物於魏然亦間使建鄴齊武帝永明中高麗使至服窮袴冠折風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即古弁之遺像也廢帝隆昌中以雲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高麗王魏雖知其兩屬然不欲顯聞之也梁武帝即位進

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為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時魏孝明帝神龜元年也靈太后冊贈雲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又拜其世子安為鎮東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梁普通元年武帝以安纂襲封爵持節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是歲魏光州又於海中執得梁所授安爵命及衣冠劍珮并使人江法盛等送京師靈

太后亦不深責之也安在位九年卒子延立遣使修貢於梁梁武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各獻方物延在位二十三年卒延之初立也魏室大亂至永熙初始得通使孝武詔加延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句麗王東魏天平中詔加延侍中車騎將軍餘如故延卒子成立訖於武定已來其貢使無歲不至大統十二年遣使至西魏朝貢及齊受東魏禪之歲遣使朝貢于齊齊文宣加成

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如故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勑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奮拳擊成墜於牀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户反命成死子湯立乾明元年齊廢帝以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周建德六年湯遣使至周武帝以湯為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遼東郡公遼東王隋文帝受禪湯遣使詣闕進授大

將軍改封高麗王湯所遣使人云其國自東晉以後徙居平壤城即漢樂浪郡王險城亦曰長安城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城内唯積倉儲器械寇至方入固守王别爲宫於其側不恒居之其外復有國内城及漢城亦别都也國中呼爲三京復有遼東元莬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其地後漢時方二千里至魏及南北朝時漸狹纔千餘里至隋時漸大東西六千里又云其建官與前世不同見官有九等其一曰吐捽才沒反舊名大對盧總知國事次曰太大兄次鬱折之悅反華言主簿次小

大夫人使者次皁衣頭大兄東夷相傳所謂皁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馬選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次收位使者次上位使者次小兄次諸兄次過節次不過節次先人又有古雛加掌賔客以大夫使者為之又有國子博士太學博士舍人通事典書客皆以小兄以上為之又其諸大城置傉內屋反薩比都督諸城置處閭近支比刺史亦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摸達比衛將軍以皁衣頭大兄以上為之次末客比中

郎將以大兄以上為之其次領千人以下各有差等國中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玉篇字統字林之屬及隋平陳後湯大懼陳兵積穀為守拒之策開皇十七年文帝賜璽書責湯雖稱藩附誠節未純謂其驅迫靺鞨禁固契丹殺害邊人志圖不軌湯得書惶恐將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文帝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賜服一襲元奉表謝恩并賀祥瑞因請王爵帝優爵為王明年元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營州

總管韋世冲擊走之帝大怒命漢王諒為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民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罪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地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

令諸軍攻之又勑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於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敗績還者千餘人而已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勑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銳來追

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少至至遼水又屬饑饉六軍遞相掠奪復多疫疾自黃龍以東骸骨相屬止泊之處軍人皆積屍以禦風雨死者十八九高麗亦困斃於守禦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仍以俘囚軍實歸於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喪亂遂不復行隋末元死其異母弟建武嗣立唐武德初再遣使入朝太

宗平突厥禽頡利威加海表建武懼遣使上封域圖詔
遣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戰士遺胔毁高麗所立京
觀建武恐中國加兵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
屬之海久之遣其太子桓權入貢方物其後建武為其
東部大人葢蘇文所殺而立建武之弟子藏為王貞觀
十八年太宗命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
自萊州泛海趣平壤又以特進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
總管趣遼東討葢蘇文明年六飛親征渡遼拔數城而

還高宗總章初遣司空李勣伐高麗破平壤城時蓋蘇文已死禽其王高藏及蓋蘇文之子男建等平其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咸亨初其餘類有酋長劒牟岑者率叛人立高藏外孫安舜為王詔左衛大將軍高侃討平之自是餘衆不能自保散投新羅靺鞨等國其土地盡入於靺鞨高氏君長遂絶

東沃沮北沃沮附

東沃沮後漢通馬其國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蓋馬縣名

屬元菟郡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形東西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大同時或小異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孝武帝元封二年伐朝鮮殺滿孫右渠分其地為四郡以沃沮城為元菟郡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嶺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東漢光武六年

省邊郡都尉東部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
為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為侯國夷狄更相侵伐
唯不耐濊侯後漢末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以濊民作
之沃沮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國
小逼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句麗復置其國中大人
為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之責其租稅貊布魚鹽
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送其美女以為婢妾遇之
如奴僕其土地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人性質

直彊勇便持矛步戰食飲居處衣服禮節有似句麗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為數又有瓦鑑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户邊母邱儉討高麗王位宫位宫奔沃沮儉遂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為所破斬獲首虜三千餘級位宫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南北沃沮皆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夏月

恒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元菟太守王頎追討位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女子窺之輒孕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

死其城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

挹婁魏時通焉即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餘而言語不與句麗夫餘同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無文墨以言語為約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以深為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

數分以禦風寒無井竈作瓦鬲受四五升以食坐則箕踞以足挾肉而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取汁而食之俗皆編髮裸袒以布作襜徑尺餘蔽其前後其人不潔作溷於中圜之而居將嫁娶男以毛羽挿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槨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女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雖

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人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發必中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隣國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便乘船好寇盜隣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周武王時獻其楛矢及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貢自漢巳來臣屬夫餘夫餘責其租税太重魏文帝黄初中叛之陳留王景

元末來貢楛矢石努弓甲貂皮之屬詔賜其王傉雞錦罽綿帛晉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努至成帝時通貢於石虎四年方達於鄴虎問其使人由何而至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卧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焉

勿吉　一曰靺鞨

勿吉後魏通焉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彊言語獨異常輕豆莫

婁等諸國諸國亦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濶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二汨咄部在粟末北勝兵七千其三安車骨部在汨咄東北其四拂涅部在汨咄東其五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黑水部在安車西北其七白山部

在栗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黒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地也東夷中為彊國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拂瞞咄國南有從太山者華言太皇俗甚敬畏之人不得山上溲汙行經山者以物盛去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亦不敢殺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其國無牛有車馬則步推相與偶耕土多粟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亦有鹽池其畜多豬無羊嚼米為酒飲之

亦醉婚嫁婦人服布裙男子衣豬犬皮裘頭插虎豹尾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為不潔初婚之夕男就女家既成禮而後歸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夫輒殺妻殺之而悔必殺告者由是姦淫事終不發人皆善射以射獵為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傅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煮毒藥藥氣亦能殺人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冢上作屋令不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尸捕貂貂食其肉多得之後魏孝文延興中其王遣乙力

支朝獻太和初又貢馬五百匹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泝難河西上至大沵河（沵音麗）沈船於水南出陸行度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自云其國先破高麗十落密共百濟謀從水道并力取高麗遣乙力支奉使大國謀其可否詔勅三國同是藩附宜共和順勿相侵擾乙力支乃還從其來道取得本船汎達其國九年復遣使侯尼支來朝明年復入貢其旁有大莫盧國覆鍾國莫多回國庫婁國素和國具弗伏國匹黎尒國拔大何國

郁羽陵國庫直真國魯婁國羽真侯國前後各遣使朝獻太和十二年勿吉復遣使貢楛矢方物於京師十七年又遣使人婆非等五百餘人朝貢景明四年復遣使侯力歸朝貢自此迄於正光貢使相尋爾後中國紛擾頗或不至東魏及齊閒有朝馬隋開皇初靺鞨國有使來獻謂即勿吉也勿吉靺鞨其音相近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内國有聖人故來朝拜既親奉聖

顏願長為奴僕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刼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罪文帝因厚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鬬之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與高麗戰頻敗其衆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

賜甚厚十三年從幸江都尋放還柳城李密遣兵邀之僅而得免至高陽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于羅藝唐初靺鞨頻遣使貢獻詳攷傳記挹婁勿吉靺鞨皆肅慎氏之後裔云

扶桑 女國附

扶桑南齊時聞焉廢帝永元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

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作版
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甲兵不攻戰其國
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罪重者入北獄有
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
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
人大會坐罪人於地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
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
世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對盧第二者為小對

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出行有鼓角用導從其衣色隨
年更改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
年黒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
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赤棃經年不
壊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娶
法則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悦即
驅之相悦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
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

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經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孝武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邱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如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

度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文身大漢附

文身梁時通焉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粮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

上市用珍寶又有大漢國在文身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同而言語異

流求

流求隋時通焉其國居海島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數焉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間雕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

之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
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樹立主一村之事男女
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為
冠裝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為
帽其形方正織鬬鏤皮并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毛
垂羅為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璫施釧懸
珠於頸織藤為笠飾以毛羽有刀矟弓箭劒鈹之屬其
處少鐵刀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為甲或用熊

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舁之而導從不過十數人小王
乘机鏤為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耐
瘡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軍相當勇者三五人出
前跳譟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
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鬬死者聚而食之仍以髑髏將向
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便為隊帥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
刑亦無常準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了帥不伏則
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唯用繩縛決

死刑以鐵錐大如筯長尺餘鑽頂殺之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草木榮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須身上有毛處皆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為蟲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貝為聘或男女相悅便相配偶婦人産乳必食子衣産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米麵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

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後銜盃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人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其死者氣將絶舉至庭前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其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豺狼尤多𤝔雞無羊牛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鍤以石為刃長尺餘濶數寸而墾之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黑豆

等木有楓栝樟松梗楠枌梓竹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祭以肴酒戰鬬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閭門戶上必安獸頭骨角隋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俙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煬帝令羽騎尉朱寛入海求訪異俗得何蠻言遂與蠻俱往同到流求國言不通掠

一人而反明年復令寛慰撫之不從寛取其布甲而歸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今潮陽郡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鼅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喻降之流求不聽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毀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自是遂絶

閩粤

閩粤王無諸及粤東海王搖其先皆粤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粤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吳芮號也番音蒲何反從諸侯滅秦當是時項王主命不王也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以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粤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粤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地名即侯官縣是也冶音弋者反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粤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廼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孝

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招粵令從也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領閩粤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鏦初江反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廼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

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繇邑號也繇音搖與讀曰豫）乃使中郎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

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留境且往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呑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齒城陽王恭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郤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上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楊僕也中尉王温舒出梅領粤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粤

東粤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將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輳終古斬徇北將軍錢唐會稽縣也輳姓終古名也輳音袁為語兒侯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語字或作篽或作籞其音皆同自兵未往故粤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將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粤軍於漢陽及故粤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封陽為卯石侯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

繚音遼嫈音於耕及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以宗室故侯及東粤將多軍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黄同斬西于王為下鄜侯鄜音郛於是天子曰東粤陿多阻閩粤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江淮之間東粤地遂虛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一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十三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五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四夷傳第二

西戎上

西羌序略　羌無弋　湟中月氏胡　氐　葱茈

羌　吐谷渾　乙弗敵　契翰　可蘭　女王國附　宏昌　鄧至

党項　白蘭　吐蕃

西羌序略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之東南其山有三峯故云三危也）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河關屬金城郡）濵於賜支至乎河首緜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故國無鰥

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彊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得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王政脩則賔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賔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

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之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邉周古公踰梁山而避於岐下及子季歴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歴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後二年周人尅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歴為牧師季歴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文王為西伯西有

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夷狄而戎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于牧野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以歸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為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卻

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於汾隰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

有狄獂邽冀之戎狄即狄道獂即獂道邽即上邽冀即冀縣也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也洛川有大荔之戎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皐之戎杜預注左傳云揚拒戎邑也潁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浮餘國蠻氏杜預注云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春秋時間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戎後十餘年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彊東侵曹魯後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

川瓜州今瓜州也允姓戎遷於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見左傳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預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是時楚晉彊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彊築城數十皆自稱

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於洛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後二年義渠敗秦師於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及昭王立義渠

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赧王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宫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殷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為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為酋豪云始皇兵務東向故得繁息秦平天下嘗怙西逐諸羌出塞漢初尚微弱景帝時研種求徙於狄道安故武帝又西逐渡河湟初開河西置四郡其後先零

種園枹罕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至宣帝代又寇金城趙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後漢光武建武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於三輔和帝以後又反叛豪滇零稱天子南入益州今漢川漢中等郡東犯趙魏寇及雍城今河內郡北故城也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中又叛漢將馬賢戰歿後段熲窮討及靈帝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唯西羌屢梗馬魏晉二代時亂關隴不至大傷

害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焉吐谷渾本遼東鮮卑晉時數百戶附於陰山屬晉亂遂吞并諸羌而有其地至其孫葉延遂為彊國後魏末其主夸呂自號可汗建官多効中國洎隋煬帝遣觀王雄大破之其王伏允遠遯收其地列置郡縣鎮戍後轉衰弱唐初吐蕃始興焉其帥後魏末為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號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軍薛仁貴等大敗於大非川儀鳳中中書令李敬元又敗績於青海武太后長壽初始遣兵

擊吐蕃復取鄯玆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自後更歷中睿玄肅代德順憲穆敬文武十有二世大為邊患至宣宗大中末始破散焉

羌無弋

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隷不知爰劒何戎之别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劓截鼻也遂成

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即黄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河湟間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為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劒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劒嘗為奴隷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兵臨渭首滅狄豲戎（豲音丸）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曲河西數千里與衆羌

絶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别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氂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彊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為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

地西逐諸戎北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彊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來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氐音都分反五縣並屬隴西郡）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卻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玉門隔絶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

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隴西郡枹罕縣屬金城郡枹音鈇）漢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金城郡臨羌縣有鹽池也）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為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

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彡姐等七種羌寇隴西彡音先廉反又所廉反姐音紫遣右將軍馮奉世擊破降之從爰劔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自彡姐羌降之後數十年四

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欲耀威德以懷遠為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海之地初開以為郡築五縣邊海亭燧相望焉湞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内侵及莽敗衆羌遂還據西海為寇更始赤眉之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髪左袵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

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
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
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
數遣使譯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
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卽以牛邯為
護羌校尉持節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
種相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破事
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馬援

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湳並皆彊富數侵犯之湳音乃感反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殺三千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彊滇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吏民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辛都監軍

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畧為渠帥一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尅又戰於允街（允音鉛街音階）為羌所敗（縣名屬全城郡）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為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鉛吾音牙縣名屬全城郡唐谷之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由

颯皆沒又天水兵為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算為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為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衆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收繫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

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謀逆為吏所捕而獄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為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為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為大豪承制封為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

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乃偽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涼州刺史又奏林贓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於是後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畧妻卑湳種羌婦吏為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塞安夷縣名屬金城郡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

與勒姐及吾良三種相結為寇隴西太守孫純遣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湳等戰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度遼將軍吳棠領護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荔谷崇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為校尉移居臨羌迷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

長水校尉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徙隴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弟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都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傅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鬬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

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尅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

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禄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七百户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為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傅育狃忕邉利（狃忕慣習也狃音女九反忕音時制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衆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誅

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間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聘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討永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為校尉稍以賞賂離間之由是諸種少解東吾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人

降校尉鄧訓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為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尅欲以文德服之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為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為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譯使搆離諸種誘以財貨

由是解散友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代為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為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為寇盜衆羌復悉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

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黎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邉兵羌胡三萬人討之尚屯狄道代屯枹罕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弃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髙山迷唐窮逼率其精彊大戰盱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内附迷唐恐乃

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為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以種人饑餓不肯遠出吳祉等乃多賜迷唐金帛令糴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年遂復背叛乃脅將湟中諸胡寇鈔而去王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為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附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為讎黨

援益踈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畏懦徵侯霸代為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為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

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濵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壊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逃亡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

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絶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邯分流左右今在廓州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東號子麻奴立初隨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

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征西域弘逼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

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為校尉其冬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尚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

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騭為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戸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沒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

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郿也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為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捍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檻車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

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内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内郡人並無守戰意皆争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馮翊）上郡徙衙（縣名屬馮翊衙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

畧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衆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誘殺降者二百餘人乃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

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錢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為其計策以杜季貢為將軍别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别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内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種分兵鈔掠武

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民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龎參代為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

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尅獲杜季貢率衆偽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

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
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以失
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為中郎將
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班雄屯三輔尚
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
屯兵二十餘萬人弃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効勞費
日滋若此出不尅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
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埶也今虜

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歩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胄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尋也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抄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度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鹿蠡王須沈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沈為

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
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
司馬募陷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
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沒諸
將印綬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
貢封榆鬼為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坐徵抵
罪以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
秋任尚復募效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為羌王冬

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因合執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逼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為羌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戶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

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賕枉法贓千萬已上檻車徵弃市沒入田廬奴婢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儆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逆擊之於安故斬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郡沈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將萬人擊之初

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羊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饑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史初饑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戸别留允街而首施兩端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斬獲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

戶忽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脅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苑兵敗死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爵)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渡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饑困其

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戸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歳虔人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弟犀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髙宗周宣所以上配湯

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二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

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書奏
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
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内郡費歲一億計遂
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
賢以犀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令音零其冬賢坐
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為校尉明年犀苦詣皓自言求歸
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皓
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

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以發隴西吏士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賢降賢復進擊鍾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

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為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饑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為弘農太

守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畧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

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沒順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御史督録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

殺傷長吏郃陽令任頵追擊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頵於筠反遣中郎將龎淩募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為涼州援武威太守趙沖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沖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沖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内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

以趙沖為護羌校尉沖招懷叛羌罕衆乃率邑落五千餘戶詣沖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䜌北界參䜌縣名屬安定郡䜌力全反三年夏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沖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沖一子為郎沖復追擊於阿陽斬首八百級阿陽縣屬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戶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元遂為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瑶追擊元等斬首八百

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沖復追叛羌到建威鸛陰河鸛陰縣名屬安定郡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沖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沖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為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戶詣並降隴右復平並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為鄠侯邑二千戶自永和羌叛至于是歲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

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為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熲代為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諸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

以濟南相胡閎代為校尉閎無威畧羌遂陸梁覆沒營
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年沈氐諸種復
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
寇漢陽隴西金城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
那等五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
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胡閎疾復以
段熲為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尾等脅同種連寇三輔
中郎將張奐追破斬之事已具奐傳當煎羌寇武威破

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黄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斬首數千級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絶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

十九種唯鍾最彊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
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
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發羌唐旄等絶遠未嘗往來氂牛白馬
羌在蜀漢其種别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
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衆五千餘户内屬光武封
樓登為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
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内屬拜造頭為邑
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

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内屬冬廣漢塞外參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内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漢驃騎將軍霍

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鬬隨埶彊弱被服飲食言語畧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靈帝中平初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氐

氐者西戎之別種號曰白馬三代之際蓋自有君長而

世一朝見故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者是也秦漢以來世居岐隴以南漢川以西自立豪帥漢孝武帝遣中郎將郭昌衛廣滅之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為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今同谷郡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稱蚺氐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各有侯王受中國封拜土地險阻有麻田出漆蜜銅鐵椒蠟氐人勇戇貪貨死利數為邉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其俗語不

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衣服尚青
俗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驢騾婚姻備六禮知書
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元封三年氐人反
遣兵討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初氐人復叛遣大
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討破之至後漢初氐人悉
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
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攻
殺武都太守氐羌齊鍾留為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

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其後亦時寇盜郡縣不足為患

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為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

畧始徙據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四面斗絶髙七里餘蟠

道三十六回其上有豐水泉煑土成鹽民用富實駒於

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園倉庫其地東接秦嶺西接宕

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至岐州三百里本戸十

萬後稍破散駒後有千萬者魏拜為百頃氐王諸氐在

魏武時或臣或叛魏武命夏侯淵討之因徙武都之種

於秦川以禦蜀千萬之孫曰飛龍漸復彊盛晉武帝假
飛龍平西將軍還居畧陽楊氏與苻氏同出畧陽畧陽地今天水郡隴城縣也飛
龍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為子惠帝元康初避齊萬年
之亂率部落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羣氏推
以為主關中人士流移者多依之愍帝以為驃騎將軍
左賢王茂搜死子難敵統位與弟堅頭分部曲難敵自
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難敵死子毅
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堅頭子盤

為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臣晉晉以毅為征南將軍久之毅族兄初襲殺毅并有其衆自立為仇池公臣於石虎後稱藩於晉穆帝永和十年改初為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三王因侍直手刃殺初初子國率左右誅三王及宋奴復自立為仇池公桓温表國為秦州刺史國子安為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叔俊復殺國自立國子安叛苻生殺俊復稱藩於晉安子世自立為仇池公晉廢帝太和三年以世為秦州刺

史弟統為武都太守世死統廢世子纂自立纂黨襲殺統立纂為仇池公遣使詣建康簡文帝以纂為秦州刺史晉咸安元年苻堅遣其將楊安苻雅等討纂飽之徙其人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逃奔苻堅堅以女妻佛奴子定拜為尚書領軍苻堅之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乃率衆奔隴右徙居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得千餘家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稱藩於晉孝武帝即

以其自號假之後以為秦州刺史後魏道武登國四年遂有秦州之地號隴西王後與乞伏乾歸戰兵敗為乾歸所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為監國守仇池後乃統事自號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謚定為武王分諸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鎮戍不置郡縣遂有漢中之地仍稱藩於晉天興初遣使朝貢道武詔以盛為征南大將軍仇池王隔礙姚興不得歲通貢使盛以兄子撫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守漢中宋永初中武帝封盛為武都

王盛死私謚曰惠文王子元統位元字黃眉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稱藩於宋仍奉晉永熙之號後始用宋元嘉正朔初盛謂元曰吾年巳老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故元奉馬元善於待士為流舊所懷魏太武帝始光四年遣大鴻臚公孫軌拜元為征南大將軍督梁州刺史南秦王元上表請比内蕃許之元死私謚孝昭王子保宋統位初元臨終謂弟難當曰今境埃未寧方須撫慰保宗沖昧吾授卿國事

其無墜先勳難當固辭請立保宗以輔之保宗旣立難當妻姚氏謂難當曰國難宜立長君今反事孺子非久計也難當從之廢保宗而自立稱藩於宋難當拜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以次子順為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被繫時宋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宋文帝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以思話未至遣將舉兵襲梁州法護委鎮奔洋州難當遂有漢中之地尋而思話使其司馬蕭道成先驅進討所向尅

捷遂平梁州難當因又附宋保宗後得釋難當遣鎮薰亭保宗與其兄保顯歸魏太武拜保宗征南大將軍秦州牧武都王尚公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後遣大鴻臚崔頤拜難當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護西羌校尉秦梁二州牧南秦王難當後自立為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備置百官然猶貢獻於宋不絶尋而其國大旱多災異乃降大秦王復為武都王大延初難當移鎮上邽太武遣車騎大將軍樂平

王丕等督河西高平諸軍討之取上邽又詔諭難當奉詔攝守尋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襲宋益州攻涪城又伐巴西獲維州流人七十餘家還于仇池宋文帝怒遣將裴方明等伐之難當為方明所敗棄仇池與千餘騎奔上邽太武遣中山王辰迎之赴行宮方明旣尅仇池以保宗弟保熾守之魏河間公齊擊保熾走之先是太武詔保宗鎮上邽又詔鎮駱谷復其本國保宗弟文德先逃氐中乃說保宗令叛事泄齊執保宗送京師詔難

當殺之氐羌立文德屯於濁水文德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求援於宋宋封文德為武都王遣偏將房亮之等助之齊逆擊禽亮之文德奔守葭蘆武都陰平氐多歸之太武詔淮陽公皮豹子等率諸軍討文德文德走漢中豹子等收其妻子寮屬資糧及保宗妻公主送代京賜死初公主勸保宗反人問曰背父母之邦若何公主曰禮婦人外成因夫而榮事立據守一方我亦一國之母豈比小縣之主以此得罪文成時拜

難當營州刺史還為外都大官卒謚曰忠子和隨父歸魏别賜爵仇池公子德子襲難當爵早卒子小眼襲爵降為公拜天水太守卒子大眼别有傳小眼子公熙襲爵孝明帝正光中尚書右丞張普惠為行臺送租於南秦東益普惠啓公熙俱行至南秦以氐反不得進遣公熙先慰諭氐東益州刺史魏子建以公熙險薄密令訪察公熙果有潛謀將為叛亂子建仍報普惠令其攝録普惠急追公熙公熙竟不肯赴東出漢中普惠表列其

事公熙大行賄賂終得免罪後為假節別將與都督元志同守岐州為秦賊莫折天生所虜死於秦州文德後自漢中入統汧隴遂有陰平武興之地後為宋荆州刺史劉義宣所殺保宗之執也子元和奔宋宋以為武都白水太守元和據城歸魏文成嘉之拜征南大將軍武都王内徙京師元和從叔僧嗣復自稱武都王於葭蘆僧嗣死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遣使歸魏獻文授文度武興鎮將既而文度復叛孝文初遣征西將軍皮歡

憙攻葭蘆破之斬文度首文度弟文弘自立爲武都王
遣使奉表謝罪貢其方物孝文納之文弘遣子苟奴入
侍拜文弘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西將軍西戎校尉武都
王文弘死從子後起統位孝文以文弘爵授之文弘子
集始爲白水太守後起死以集始爲征西將軍武都王
集始復朝于魏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安南大將軍領護
南蠻校尉漢中郡侯武興王賜以車旗戎馬錦綵繒纊
尋還武興進號鎮南將軍加督寧湘五州諸軍事後仇

池鎮將楊靈珍襲破武興集始遂入于齊宣武景明初集始降魏還授爵位歸守武興死子紹先立拜都督南秦州刺史征虜將軍漢中郡公武興王贈集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安王紹先年幼委事二叔集起集義夏侯道遷以漢中歸魏也梁白馬戍主尹天保率衆圍之道遷求援於集起集義二人貪保邊蕃不欲救之唯集起弟集朗心願立功率衆破天保全漢川集朗之力也集義見梁益既定恐武興不得久為外藩遂扇

動諸氐推紹先僭稱大號集起集義並稱王外引梁為援安西將軍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眼攻武興尅之執紹先送於京師遂滅其國以為武興鎮後復改鎮為東益州前後鎮將唐法樂刺史杜纂邢豹以威惠失衆氐豪仇石柱等相率反叛朝廷以西南為憂正光中詔魏子建為刺史以恩信招撫風化大行遠近款附如内地焉後唐永代子建為州未幾氐人悉反永棄城東走自此復為氐地魏末天下亂紹先奔還武興復自立為王

周文定秦隴紹先稱藩送妻子為質大統元年紹先請
以其女妻周文奏於魏帝許之紹先死子辟邪立四年
南岐州氐苻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太白王詔大都督侯
莫陳順與渭州刺史長孫澄討降之九年清水氐酋李
鼠仁據地作亂氐帥梁道顯叛攻南由周文遣典籤趙
昶慰諭之鼠仁等相繼歸附十一年於武興置東益州
以辟邪為刺史十五年安夷氐復叛趙昶時為郡守收
首逆者二十餘人斬之乃定於是以昶行南秦州事氐

帥蓋闇等作亂據北谷其黨西結宕昌羌獠甘共推蓋
闇為主昶分道遣使宣示禍福然後出兵討之禽蓋闇
散其餘黨興州叛氐復侵逼南岐州刺史叱羅協遣使
告急昶赴救又大破之先是氐酋楊法深據陰平自稱
王亦盛之苗裔也魏孝昌中舉衆内附自是職貢不絶
廢帝元年以法深為黎州刺史二年楊辟邪據州反羣
氐復與同逆詔叱羅協與趙昶討平之周文乃以大將
軍宇文貴為大都督興州刺史貴威名先著羣氐頗畏

服之來歲楊法深從尉遲迥平蜀軍回法深尋與其宗
人楊崇集陳侳各擁其衆遞相攻討趙昶時督成武沙
三州諸軍事遣使和解之法深等從命乃分其部落更
置州郡以處之恭帝末武興氐反圍和州鳳州固道氐
魏天王等亦聚衆響應大將軍豆盧寧討之周明帝時
興州人段吒及下辨栢樹二縣人反相率破蘭皐戍氐
酋姜多復率厨中氐屬攻陷落聚羣以應之趙昶討平
二縣并斬段吒而陰平葭蘆氐復往屯聚與厨中相應

昶乃簡精騎出其不意徑入厨中至大竹坪連破七柵誅其渠帥二郡並降及昶還厨中生氐復為寇掠昶又遣儀同劉崇義宇文琦入厨中討之於是羣氐並平及王謙舉兵沙氏帥開府楊永安又據州應謙大將軍達奚儒討平之

葱茈羌茈音紫

葱茈羌月氏之餘種從婼羌西至葱嶺數千里乃其地也又有白馬羌黄牛羌皆其種類各有酋豪北與諸國

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黄牛羌婦人孕身六月而生
南與白馬羌鄰此三羌皆魏時聞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鮮卑徒河涉歸子也涉歸一名弈洛韓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涉歸死若洛廆代統部落是為慕容氏涉歸之在也分戶千七百以隸吐谷渾與若洛廆為二部馬二部馬鬬相傷若洛廆怒遣人謂吐谷渾曰先公處分與凡異部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鬬

吐谷渾曰馬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鬬鬬在馬而怒及人乖别甚易今當去汝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若洛廆悔之遣其長史郝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先公之世卜筮之言云有二子當享福祚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兩大今因馬而别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歸矣樓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馬輙悲鳴西走如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

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謂其部落曰我兄弟俱當享國若洛廆及曾玄裁百餘年耳我玄孫已後庶其昌乎於是乃西附陰山屬晉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廬帳而居西北諸雜種謂之為阿貲虜貲即移反或號為野虜吐谷渾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

性俶儻不羣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
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
竹帛而潛竄窮山隅在殊俗不聞禮教於上京不得策
名於天府生混麕鹿之羣死作氊裘之鬼雖偷視日月
獨不愧於心乎性猜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為羌酋羡
聽所刺劍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扳泥曰豎子刺吾吾之
過也上負先公下愧士女吾死之後善相葉延速保白
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長子葉延嗣葉

延時年十歲痛其父為姜聰所害每日縛草為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中則嗔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膾之矣汝何為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讎聊申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而沈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歷司馬薄洛鄰曰臣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來符命元象昭然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

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祖始自昌黎光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年三十二有子四人長子辟奚嗣辟奚性仁厚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五十匹金銀五百斤堅大悅拜為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為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並驕必為社稷之患吾與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何辭吾今誅之矣

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不可以告於是因羣下入覲遂執三弟而誅之辟奚自投於牀惡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告臣云三弟將為逆亂汝速除之臣謹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愛因恍惚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在位二十五年時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視連嗣視連既立通聘於乞伏乾歸乾歸拜為白蘭王視連幼廉慎有至性以父憂卒

不知政事不飲酒游田七年矣鍾惡地進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齊衆養以五味娛以聲色此四者聖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畧之昔晉昭公儉嗇而喪徐偃王仁義而亡然則仁義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已經國者德禮也濟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則綱維失緒明公奕葉重光恩結西夏雖仁孝發於天然猶宜憲章周孔不可使刑德委而不建視連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憤升遐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游娛豈所安也綱維刑

禮付之將來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為中國之西蕃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視羆性英果有雄畧嘗從容為博士金城騫苞曰易云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剛柔靡斷取輕鄰敵當仁不讓豈宜拱默者乎今將秣馬厲兵爭衡中國先生以為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髙世之畧秦隴英豪所願聞也於

是虛襟撫納衆赴如歸乞伏乾歸遣使拜為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勢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戮問鼎之豎以一泥丸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以盡遐藩之節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

勲帝世策名王府建當年之功流芳来葉邪乾歸大怒
然憚其彊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退保白
蘭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樹洛干年小傳位於烏
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懦弱耽酒滛色不恤國事乞
伏乾歸之失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鈔其境乾歸歸國
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遂卒於
胡國在位八年時年三十五視羆之子樹洛干立樹洛
干九歳而孤其母念氏聦慧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

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為戊寅可汗沙漒雜種莫不歸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於此暨孤七世思與羣賢共康休緒今士馬桓桓控弦百萬孤將振威涼益稱霸西戎觀兵三秦遠朝天子諸君以為何如衆咸曰此盛德之事也願大王自努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為平

狄將軍赤水都護又以其弟吐䕶真為捕虜將軍層城都尉其後屢為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慙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時年二十四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不得嗣樹洛干弟阿豺立阿豺自號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部内有黄沙周圍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阿豺兼并羌氐號為彊國嘗升西彊山觀墊江源問於羣僚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其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

池過晉壽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度廣陵會於
海阿豺曰水尚知歸吾雖塞表小國而獨無所歸乎遂
遣使通宋獻其方物宋少帝封阿豺為澆河公未及拜
受文帝元嘉三年又加除命阿豺復將遣使朝貢會暴
病卒阿豺之臨命也召其子弟悉至告之曰先公車騎
捨其子拾虔以大業屬我吾豈敢忘先公之業而私於
緯代其以慕璝繼事阿豺有子二十人緯代其長也阿
豺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母弟慕利延使折

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努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慕璝立先是宋所授阿豺命竟未至慕璝復奉表通宋文帝授慕璝隴西公慕璝亦有才畧招集秦涼亡業之人及羌戎雜吏衆至五六百落南通蜀漢北交涼州赫連部衆轉盛太武時慕璝始遣其侍郎謝大寧奉表歸魏尋討禽赫連定送之京師太武嘉之遣使者册拜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慕璝

恃功多有表請大武不從於是貢獻頗簡仍復通使于宋文帝進封慕璝為隴西王太延二年慕璝卒弟慕利延立詔遣使册謚慕璝曰惠王復拜慕利延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以慕璝子元緒為撫軍將軍時慕利延又通宋宋封為河南王太武征涼州慕利延懼遂率其部人西遁沙漠太武以慕利延兄有禽赫連定之功遣使宣諭之乃還後慕利延遣使表謝書奏乃下詔褒奬之慕利延兄子緯代懼慕利延害已與使者

謀欲自歸慕利延覺而殺之緯代弟叱力延等八人逃歸於代請兵討慕利延太武拜叱力延歸義王詔晉王伏羅率諸將討之軍至大母橋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西伏羅遣將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走白蘭慕利延從弟伏念長史鵯鳩黎部大崇娥等率衆一萬三千落歸降後復遣征西將軍高涼王那等討之於白蘭慕利延遂入于闐國殺其王死者數萬人南破罽賓遣使通宋求援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宋

文帝賜以牽車七年遂還舊土慕利延死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其居止出入竊擬王者拾寅奉脩職貢受魏正朔又受宋封爵號河南王太武遣使拜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後拾寅自恃險遠頗不恭命通使於宋獻善馬四角羊宋明帝加之官號文成時定陽侯曹安表拾寅今保白蘭多有金銀牛馬若擊之可以大獲議者咸以先帝忿拾寅兄弟不穆使晉王伏羅高涼王那再征之竟無多尅拾寅雖復遠遁軍亦

疲勞今在白蘭不犯王塞不為人患非國家之所急也若遣使招慰必求為臣妾可不勞而定也王者之於四荒羈縻而已何必屠其國而有其地安曰臣昔為洮河戍將與之相近明其意勢若分軍出其左右拾寅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牛馬草盡人無所食衆必潰叛可一舉而定也從之詔陽平王新成建安王穆六頭等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給事中公孫拔及安出北道以討之拾寅走南山諸軍濟河追之時軍中多病諸將議賊已遠

遁軍容已振今驅疲病之卒要難冀之功不亦過乎衆以為然乃引還獲駝馬二十餘萬獻文復詔上黨王長孫觀等率州郡兵討拾寅軍至曼頭山拾寅逆戰觀等縱兵擊敗之拾寅宵遁於是思悔引罪遣別駕康盤龍奉表朝貢獻文幽之不報其使拾寅部落大饑屢寇澆河詔平西將軍廣川公皮歡喜率敦煌枹罕高平諸軍為前鋒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為大都督以討之觀等軍入拾寅境芻其秋稼拾寅窘怖遣子詣軍表求改過觀

等以聞獻文以重勞將士乃下詔切責之徵其任子拾寅遣其子斤入侍獻文尋遣斤還拾寅後復擾掠邊人遣其將良利守洮陽洮陽枹罕所統也枹罕鎮將西郡公楊鍾葵貽拾寅書以責之拾寅表曰奉詔聽臣還舊土故遣良利守洮陽若不追前恩求令洮陽貢其方物辭旨懇切獻文許之自是歲脩職貢太和五年拾寅死子度易侯立遣其侍郎時真貢方物併上表稱嗣事後度易侯伐宕昌詔讓之賜錦綵一百二十匹喻令悛改

所掠宕昌口累部送時還度易侯並奉詔度易侯卒子伏連籌立孝文欲令入朝表稱疾病輙脩洮陽洭和城而置戍焉文明太后崩使人告凶伏連籌拜命不恭有司請伐之孝文不許羣臣以其受詔不敬不宜納所獻帝曰拜受失禮乃可加以詰責所獻土毛乃是臣子常道杜棄所獻便是絶之縱欲改悔其路無由矣詔曰朕在哀疚之中未存征討而去春枹罕表取彼洮陽洭和二城此既邉將之常即便聽許及偏師致討二戍望風

請降執訊二千餘人又得婦女九百口今詺袍罕所得俘鹵可悉還之伏連籌乃遣世子賀魯頭朝于京師禮錫有加拜伏連籌使持節都督西垂諸軍事征西將軍領護西戎中郎將西海郡開國公吐谷渾王麾旗章綬之飾皆備給之後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伏連籌伏連籌謂禮曰昔與宕昌通和恒見稱大王巳則自名今忽名僕將拘執此使命偏將往問其意禮曰君與宕昌並為魏藩而以小禮私忿輒有興動殊違臣節使

人當發之日宰輔以為君若返迷知罪則克保蓄業脫若守愚不改則禍難將至伏連籌嘿然久之及孝文崩遣使赴哀盡其誠敬伏連籌内脩職貢外幷戎狄塞表之中號為彊富准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宣武初詔責之曰凉州表送卿報宕昌梁彌邑與卿並為邊附語其國則鄰蕃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常刑啟勤請討朕處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伏連籌上表自申辭誠

慭至終宣武世至於正光竒禽異獸西南重寶無嵗不至後秦州城人莫折念生反河西路絶涼州城人万于菩提等東應念生囚刺史宋穎穎密遣求援於伏連籌伏連籌親率大衆救之遂獲保全自爾以後關徼不通貢獻遂絶伏連籌卒子夸吕立始自號為可汗居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雖有城郭而不居恒處穹廬隨水草畜牧其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長史司馬之號頗識文字夸吕椎髻

毦珠以皂為帽坐金師子牀號其妻為恪尊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冠其俗丈夫衣服畧同於華夏多以羅冪為冠亦以緇為帽婦人皆貫珠貝束髮以多為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有所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其刑罰殺人及盜馬死餘則徵物以贖罪亦量事決杖刑人必以氊蒙頭持石從高擊之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突厥俗同至於婚娶貧不能備財者輙盜女去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

性貪婪忍於殺害好射獵以肉酪為糧亦知種田有大麥粟豆然其北界氣候多寒唯得蕪菁大麥故其俗貧多富少青海周回千餘里海內有小山每冬氷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春收之馬皆有孕所生得駒號為龍種多有駿異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於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世傳青海驄者也土出犛牛蜀馬多鸚鵡饒銅鐵朱砂夸呂是時兼有鄯善且末之地東魏興和中齊神武作相招懷荒遠蠕蠕既附於東魏夸呂亦

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義徵其朝貢夸吕乃遣使人趙吐骨真假道蠕蠕頻至鄴都又薦其從妹以為嬪御靜帝納之遣員外散騎常侍傅靈摽使於其國夸吕因而請婚靜帝以濟南王匡孫女為廣樂公主妻之此後朝貢不絶西魏大統初周文遣儀同潘濬喻以逆順之理於是夸吕再遣使獻能儛馬及羊牛等然寇鈔不已緣邉多被其害廢帝二年周文勒大兵至姑臧夸吕震懼使貢方物是歲夸吕又通使於齊涼州刺史史寧覘知

其還襲之於州西赤泉獲其僕射乞伏觸狀將軍翟瑥
密及商胡二百四十人駝驢六百頭雜綵絲絹以萬計
恭帝三年史寧又與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夸吕破之虜
其妻子獲其珍物及雜畜周明帝武成初夸吕復寇涼
州刺史是云寶戰没賀蘭祥宇文貴率兵討之夸吕遣
其廣定王鍾留王拒戰祥等破之二王遁走遂拔其洮
陽洪和二城置洮州而還保定中夸吕前後三輩遣使
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武帝詔皇太子征之軍至伏

俟城夸吕遁走虜其餘衆而還明年又再遣使奉獻宣政初其趙王他婁屯來降自是朝獻遂絶及隋開皇初夸吕侵弘州文帝命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之夸吕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絶其所署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拒戰諧頻破之夸吕大懼率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召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兹裒素得衆心拜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有差未幾夸吕復來寇

邉州刺史皮子信拒戰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
之乃奔退俄而又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夸吕在位百年
屢因喜怒廢殺太子其後太子懼殺謀執夸吕而降請
兵於邉吏邉吏以聞詔不許太子謀泄為夸吕所殺復
立少子嵬王訶為太子六年嵬王訶復懼誅謀歸國請
兵迎接上拒其使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彌請
以千餘家歸化上復不納是歲河南王移兹裒死文帝
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夸吕懼移兵及之逃

遁險遠不復為寇矣十一年夸吕卒子世伏立世伏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女備後庭詔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弢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世伏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為主伏允遣使陳廢立事并謝專命且請依俗尚公主詔從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即位伏允遣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禦之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黄門

侍郎裴矩撫慰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即勒兵襲破吐谷渾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於山谷閒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帝立順為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泥洛周為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

不果入而還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制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為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為西平郡王仍加趉巨屈反胡呂烏甘豆可汗之號旋又為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鉢為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爾衰弱而吐蕃彊盛高宗時為其破滅諾曷鉢以餘衆復來降朝廷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其故地並沒於吐蕃後又封其渠帥慕容宣超為青

海王武太后令朝臣議所在安置宣超焉

乙弗敵 契翰 可蘭 女王國附

乙弗敵後魏時聞焉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黒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特多狼白蘭山西北又有可蘭國風俗亦同目不識五色耳不聽五聲蠻夷中之醜類也土無所出直大養羣畜戸落亦有萬餘人懦弱不知闘戰忽見異

人舉國狂奔性如野獸體輕工走不可得逐白蘭西南一千五百里隔大嶺又渡四十里海有女王國人庶萬餘落風俗土著宜桑麻五穀以女為王因號焉譯使不至傳聞如此云

宕昌

宕昌羌後魏時興焉亦三苗之胤周時與庸蜀微盧等八國從武王滅殷與漢先零燒當罕幵諸部姓别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卽其一也俗皆土著居

有屋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戰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父子伯叔兄弟死者即以繼母世叔母及嫂弟婦等為妻俗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記其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俗重虎皮以之送死有梁懃者世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為王懃孫彌忽太武初遣子彌黄奉表求内附太武嘉之遣使拜彌忽為宕昌王賜彌黄爵甘松侯忽與其

祖懃在宋孝武世遣使獻方物彌忽死孫彪子立其地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廗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廗水在今天水上邽縣地多山阜衆二萬餘落世脩職貢頗為吐谷渾所斷絶彪子死子彌治立彪子弟羊子先奔吐谷渾吐谷渾遣兵送羊子欲奪彌治位彌治求救於魏獻文詔武都鎮將宇文生救之羊子退走彌治死子彌機立遣其司馬利住奉表入貢氐楊文度之叛圍武都彌機遣其二兄率衆救武都破走之孝文時遣使子橋表貢朱砂

雌黃白石膽各百斤自此後歲以為常後孝文遣鴻臚劉歸謁者張察拜彌機征南大將軍西戎校尉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彌機死子彌博立梁天監四年彌博通問江表獻甘草當歸等物武帝詔以為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梁武復冊授以父之爵位自後兩魏分隅孝武永熙末種人企定為王引吐谷渾入寇金城郡企定死弟彌

定立宼石門戍屢為邉患周武帝保定末令大將軍田弘討滅之以其地為宕州

鄧至

鄧至羌之別種也後魏時興焉有像舒治者世為白水酋帥因地名為號自稱為鄧至王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土風習俗亦與宕昌同宋文帝時王像屈耽遣使獻馬於江左其後像舒彭奉表求附於魏孝文帝拜龍驤將軍甘松縣子鄧至王梁天

監中亦受江左爵命西魏恭帝初其王擔術因亂來奔周文遣兵送還自後無聞

党項

党項羌居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其種有宕昌白蘭皆自稱為獮猴種魏晉以降西羌微弱自宕昌鄧至滅後而党項始彊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雜舂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

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禽氏拓跋氏最為彊族俗皆土著有屋宇織犛牛尾及羖䍽毛覆之男女並衣裘褐披大氊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各為生業有戰陣則屯聚無事不相往來好為竊盜常相陵劫尤重復讎讎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讎人而後復常氣候多風寒土無五穀民不知耕稼養犛牛馬驢羊豕以供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兄嫂弟婦淫穢蒸報諸夷中為甚然

不婚同姓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其人多壽年至百五六十歲八十以上死者始為令終親戚不哭下此者則云夭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擊缶為節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魏周之際數來擾邉隋文帝為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為寇掠蔣公梁睿既平王謙請因還師討之開皇初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跋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内附授寧叢大將軍其部下除拜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討之大破其衆於是相

渾西降遣子弟入謝帝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絶唐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府鄭元璹遣使詔喻其酋長細封步賴舉部内屬身自入朝列其地為軌州拜步賴為刺史期後諸部相次内附列其地為岷奉巖遠四州各拜首領為刺史焉

白蘭

白蘭羌之别種後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

摸徒南界那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周武帝保定元年
遣使獻犀甲鐵鎧

吐蕃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
孤有子樊尼其主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挈餘種
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為臨松郡丞與主簿皆
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彊大遂改姓
窣悉骨反勃野以為郡丞故因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

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提悉補野因以為姓𡸁敎野與悉補野音訛其實一也或云本姓弃蘇農其國出鄯善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其國風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節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為害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為首飾其君長或在跋布川或居邏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氊帳張大拂廬其下可容數百人兵衛極嚴而衙府甚狹俗養牛羊取乳

酪供食兼取毛為褐而衣焉不食驢馬肉以麥為麨人死殺牛馬以徇取牛馬積累於墓上其墓正方累石為之狀若平頭屋其臣與君自為友號曰共命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皆日夜縱酒葬日於脚下針血血盡乃死便以徇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大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徇葬焉設官父死子代絶嗣即近親襲焉非其種類輒不相伏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二謂金三謂金飾銀上四

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寸碣上裝之安髆前以辨貴賤法令嚴肅兵器有弓刀楯矟甲冑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人馬俱披鎖子甲其制甚精周體皆遍唯開兩眼非勁弓利刃之所能傷也其戰必下馬列行而陣死則遞收之終不肯退槍細而長於中國者弓矢弱而甲堅人皆用劒不戰亦負劒而行其驛以鐵箭為契其箭長七寸若急驛髆前加著一銀鶻有草名速古芒葉長二寸狀若針葛有鼠尾長於常鼠其國禁殺者加其

罪有可拔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蠻與
蠻西二河合流而東號曰漾鼻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
水焉自赤嶺至邏娑川絶無大樹木唯有楊柳人以爲
資羃大論以統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徵兵用金
箭寇至舉燧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三年一大盟以麥
熟爲歲首其國都號爲邏娑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
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彊且久也重壯賤
老母拜於子重兵死惡病終以累代戰没者爲甲門臨

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門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域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索弄贊都牂柯西疋播城已五十年矣國界西南與娑羅門接自唐初已有勝兵數十萬號為彊國男女皆辮髮氈裘以赭塗面無器物以手捧酒而飲之屈木令圓以皮作底就中而食俗多金及小馬党項白蘭諸郡及吐谷渾西域諸國咸畏懼之至其主棄蘇農弄贊貞觀中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蕃贊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

贊親迎於河源見王人執子壻禮甚謹弄贊死孫乞黎
拔布立乞黎拔布幼小大相禄東贊攝國事東贊有子
曰欽陵並有才畧相繼秉政破有諸羌遂霸西戎乞黎
拔布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諸夷盡臣服之其
地東與松茂巂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
員萬里漢魏諸戎所未有也器弩悉弄死子乞黎蘇籠
臘贊立死子乞立贊立死弟嗣立死子可黎可足立死
弟達磨立可黎可足立幾三十年病不事事委任大臣

達磨嗜酒好畋獵政益衰達磨死無子立其妃綝氏子曰乞胡離始三歲時武宗會昌二年也其國於是離叛至于懿宗咸通末遂衰絶焉乞胡離君臣不知所終吐蕃自弄贊以後中國世受其患逮唐中葉盡盜河湟薄王畿爲東境犯京師掠近輔殘馘華人謀臣摅將圜視合籌莫之能制及夫後代自底衰亂而唐室亦不競矣

通志卷一百九十五

通志卷一百九十六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四夷傳第三

西戎下

西域序畧　婼羌　鄯善　且末　小宛　精絶

戎盧　扜彌　渠勒　于闐　皮山　烏秅

西夜　蒲犂　依耐　無雷　難兜　罽賓　烏

弋山離　條支　安息　大月氏大夏附　小月氏
康居　米國　史國　曹國　何國　烏那遏
穆國　大宛　桃槐　休循　天竺　莎車　疏
勒　尉頭　烏孫　姑墨　温宿　龜茲烏壘渠犂附
尉犂　危須　焉耆　烏貪訾離　卑陸　卑陸
後國　郁立師　單桓　蒲類　蒲類後國　移
支　西且彌　東且彌　劫國　狐胡　山國
車師　滑國阿跋檀胡密丹　周古柯白題附　車離　高附　大

柰　奄蔡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驢分
堅昆　呼得　丁令　短人　師子　𠿗噠
波斯　伏盧尼　悦般　朱倶波　渇槃陁　鉢
和　波知　賒彌　烏萇　乾陀　阿鈎羌　副
貨　疊伏羅　拔豆　者至拔　迷密　悉萬斤
忸密　石國　女國　𢷬汗　吐火羅　劫國
陁羅伊羅　越底延　大食
西域序畧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陂河循河也陂音彼義反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犂閒賦稅諸國取富給焉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及秦始皇攘郤戎狄築長城界中國然西不過臨洮漢興

至于孝武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為車

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
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護
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
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
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
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静
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都護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巳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衆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乃分車師後王之地為烏貪訾離地以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蕃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戶數道里無不翔實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

皆以絶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錄總領也初漢通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焉自玉門關出西經婼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自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自玉門關西北出經横阬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巳校尉所治髙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新道與初道異矣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

中國遂絶並後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絶戎盧且末為鄯善所并渠勒皮山為于闐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狐胡烏貪訾離為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匈奴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

闐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絶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
年始置都護戊已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兹攻没都護
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春酒
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章帝不欲疲弊中國
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
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
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
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

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兹復置戊巳校尉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髙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髙昌壁千二百里自髙昌壁北通後部金蒲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戸也故戊已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栁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控制西域焉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

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竒兠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遠險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為邊寇十餘歲敦煌大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

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曰欲閉玉門陽關以絶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為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掠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絶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

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狄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絶漠窮破北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算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懐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絶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

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
徼不通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
西域内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
慕漢之效也今北匈奴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
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匈奴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
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之危不救
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絶遠卹
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

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絶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絶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

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為于闐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曾莫懲革自此寖以踈慢矣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數國焉後魏道武初有司以西戎貢賦不至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帝曰漢氏不保境安民遠開西域使中國疲獘今若通之前獘復加於百姓矣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

致太延中西域龜兹疏勒烏孫悦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絶遠大兵不可加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羣臣以九國不憚險遠來貢方物當與其進不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為蠕蠕所執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等多齎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

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落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夙誠琬於是自向破落那遣使者舌烏孫王為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琬等東還烏孫破落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繼至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琬等至京師具言凡所經見及傳聞傍國云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

為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内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道出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渡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

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
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壽之間
尚未云經畧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隷從事杜行
滿使於西國至罽賓得馬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
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
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
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來
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

大亂朝貢遂絶時事失書所可存録者二十國又魏世有來者隋時或不至焉隋時又有商胡雜居伊吾地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人甚驕悍土地良沃大業末内屬置伊吾郡隋室不綱臣於突厥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來降因列其地為西伊州同於編户至武太后時武威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兹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自是諸國朝貢侔於前代矣神龍以後黑衣大食彊盛漸并諸國至于西海分兵鎮守焉今總

輯西域諸戎起漢孝武訖于隋凡百餘國列為此編云

婼羌 婼音而遮反

婼羌漢時通焉出陽關至近者曰婼羌其王號去胡來王 言去胡戎來附漢也 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西與且末接隨畜牧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山有鐵自作兵兵有矛服刀劒甲西北至鄯善乃當道云

鄯善

鄯善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扜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寄於他國種田又旁羅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能作兵與婼羌同初武帝感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為匈奴耳目

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浩音昊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

後過者欲絶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為貳師後距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伺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一子質匈奴後王

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為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率

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既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為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將軍百官送至橫門外橫音光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

在漢久令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畧與漢同自後少通中國後魏太延初鄯善王遣其弟素延者入侍及太武平凉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敦煌無諱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鄯善王

比龍西奔且末而且末役屬之鄯善人別立王其後魏遣使使西域道出其國國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太武怒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率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師太武拜交趾公韓杖為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撫之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且末

且末國漢時通馬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犂丁零東與白提西與波斯精絶接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蒲萄諸果人皆翦髮著氊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無諱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為且末所役屬梁武帝普通五年其王安末染盤遣使貢獻江左謂之末國梁史云即且末西魏大統八年王兄鄯善米率衆内附

自後無聞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駞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人每以為候即將氈擁蔽其鼻口其風迅駃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

小宛

小宛漢時通焉王治扜零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

精絶

精絶漢時通焉王治精絶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阸陿西通扜彌四百六十里

戎盧

戎盧漢時通焉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婼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打彌

打彌漢時通焉其王治打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兹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後漢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國順帝永建四年于闐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闐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

發二萬人擊于闐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周為拘彌王而還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為王時人衆纔有千口

渠勒

渠勒漢時通焉王治鞬都城鞬居言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扜彌接

于闐

于闐漢時通馬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即蒲昌海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名首拔河亦名樹拔河或云即黄河也北流七百里入計戍水一名計式水即葱嶺南河同入鹽澤或云阿耨達即崑崙山地多水潦沙石氣候温土良沃宜五穀桑麻多蒲萄有水名玉河出玉石山亦多美玉馬大

率物產與龜兹同其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偏信佛道寺塔僧尼甚衆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彊盛攻并于闐徙其王俞林為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莎車自立為于闐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彊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三國為大順帝永建六年于闐王放前遣子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闐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

成國與于闐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闐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為長史達令敬隐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闐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闐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闐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

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疑即前斬建于闐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闐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僰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闐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為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闐令自斬輸僰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

能出兵于闐恃此遂驕後魏世于闐國使來云其國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疑即漢時舊治也云其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傳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也老子西行至此地白日升天與羣胡辭訣言我暫游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為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其王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即儉王所居加以朱畫其人相見必跪跪則一膝至地書

則以木為筆札以玉為印國人得書先戴於首而後開封自高車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唯此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太武太平真君中詔高涼王那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落渡流沙那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于闐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之遣其臣素目伽上表求援帝以為遠不及事慰勞遣之許為後舉先是魏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嘗遣使獻馴象道經于闐為其王秋仁所留託有

寇鈔故不遣羊皮言狀帝怒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獻梁天監九年輸誠江左致其方物十三年十八年與夫大同初各有獻納周建德三年入貢名馬隋煬帝世表章不絶唐貞觀中仍遣使朝馬于闐在唐時其王姓尉遲蕃内并有漢戎盧扜彌渠勒皮山精絶五國之地其國自漢孝武以來中國詔令書册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存之

皮山

皮山漢時通馬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秅國(一加反上十直加反)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秅

烏秅漢時通馬王治烏秅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累石為室民接手飲

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猨之為出小步馬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山石谿谷不通以繩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里其國至後魏時又謂之權於摩國云

西夜

西夜漢時通焉亦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與皮山西南與烏秅北與莎車西與蒲犂接蒲犂及依耐無雷國

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言不土著也隨畜牧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按後漢史云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地生白草有毒人煎以為藥傅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有主子合國居呼犍谷去疏勒千里

蒲犂

蒲犂漢時通焉王治蒲犂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

無雷五百四十里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

依耐漢時通馬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接俗相與同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

無雷漢時通馬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

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犂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秅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衣服類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

難兜漢時通馬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

按婼羌小國最近陽關去長安六千里耳在都護之東而此渠勒于闐難兜之類去長安且萬里東北行

數千里乃至都護安得與姑羌接必誤種五穀蒲萄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

罽賓漢時通焉其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户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君謂為之

君也塞先得反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温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種五穀蒲萄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宫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爵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儀恭廣志云罽賓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摇跳以呼之沐猴即獮猴也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黄青緑縹紺紅紫十

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治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他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絶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廼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琅當長鎖也若今之禁繫人鎖矣琅音郎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絶域不録放其使

者於縣度絶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説大將軍王鳳曰前罽賔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絶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今懸度之阸非罽賔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絶而不通今悔過來而

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七百餘人五夜分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禀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

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阬谷未半盡靡碎人墮埶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内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卒數年而壹至自後無聞至後魏始通之其使人云其

國今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其風土物産皆如前史所云至隋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西南隋史曰即漢時罽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族屬也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盜賊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以金鍱為屋以銀為地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鑌鐵氍毹朱砂青黛安息青

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唐貞觀十年其國遣使又稱罽賓獻俱物頭花丹紫相間其香遠聞

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戸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撲挑（挑或作桃）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

到烏弋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産五穀果菜飲食宫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黄有䫇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狻猊狻音酸猊音倪䫇而占反耏音而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為人頭幕為騎馬以金銀飾杖杖謂所持兵器也絶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歴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日餘至安息烏戈東漢時改稱為排持

條支

條支漢時通馬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之上周廻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田宜稻出封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外國如言外蕃也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安息

安息漢時通焉王治番兜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
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
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烏弋
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面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
輒更鑄錢有大鳥爵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槖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商賈
車船行旁國書草旁行為書記今西方胡國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横行不直
下也草謂皮之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將將二萬騎迎

於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北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以大鳥卵及犂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説後漢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悲懷思土故數有死亡者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聞之

乃止十二年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後魏時安息嘗通焉使人云其國見都蔚搜城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武帝天和二年遣使貢獻隋時稱為安國隋史云即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與康國同族字設力妻康國王女也煬帝即位遣

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云其國見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平頭王坐金駞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入貢

大月氏大夏附

大月氏漢時通馬治監氏城東漢作藍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

百里不屬都護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出一封橐駝（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為封牛）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彊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閒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以其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邑

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共稟漢使者大夏之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人衆多可萬餘有市列販賈諸物月氏之遷於大夏也分其地為五翖侯翖即翕字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二里二曰雙靡翖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千八百八十二里三曰貴霜翖侯治護澡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頓翖侯治薄茅

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
關九千二百八十里凡五翖侯皆屬大月氏後百餘歲
貴霜翖侯丘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為王國號貴霜王
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丘就卻年
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為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
之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
故號言大月氏云自後無聞至後魏時其國數為蠕蠕

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藍氏城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太武時其國人商販至代都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於山中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元中記曰馬碯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為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

宋膺異物志云月氏國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

小月氏

小月氏治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後魏史云去代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並今郡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

康居

康居漢時通焉其王冬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匿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内九千一百四里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

漢貢獻然自以絶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
舜數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
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内相
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
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
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
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
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

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絶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絶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絶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一曰

蘇𩅦王治蘇𩅦城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二十五里三曰窳音庚匿王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七千五百二十五里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五十五里五曰奠音郁鞬王治奠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漢以後無聞或名號改易或遷徙吞并

非所詳也至晉武帝太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使人云其國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王所居號蘇䪥城則前史所稱康居五小王之一者所居也云其人貌衣服畧同大宛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後魏太武太延中遣使朝貢其國稱為者舌後魏史云即漢康居國也隋大業中遣使入獻又稱為康國使人云其國遷徙不恒居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絶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連昭武因被匃奴所破西

踰葱嶺遂有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所謂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遏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為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頭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禄廸城有大臣三人共掌國事有胡律置於妖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王索髮冠七寶金花冠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帛巾丈

夫翦髪錦袍名為彊國西域諸國皆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為胡書氣候温宜五穀勤治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騾封牛黄金硇砂甘松香阿薩那香瑟瑟麖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韋節西蕃記云康居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為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為嵗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

衣翦髪鬢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黒疊衣徒跣撫胷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别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别築一院院内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黄桃大如鵞卵其色如金亦呼為金桃杜還經行記云康國在米

國西南二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諸國事者本出此

米國

米國隋時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王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王姓昭武字

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彊盛乃創建乞史城為數十里郭邑二萬家唐貞觀中遣使來貢

曹國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故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

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國人丈有五尺高大相稱每日以駞五頭馬十匹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

何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康居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族屬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畫波斯拂菻力甚反諸國王東壁畫

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風俗與康國同大業中及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烏那曷

烏那曷隋時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二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穆國隋時都烏滸河之西小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為鄰其王姓昭武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萄五果土宜五穀

大宛

大宛漢時通焉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其國都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

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宛别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為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絶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謂詈辱宛主）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

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
匹漢軍乃還語在貳師傳貳師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
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昧音秣蔡音千葛反後歲餘宛貴人以
為昧蔡諂使我國遇屠相與共殺昧蔡立毋寡弟蟬封
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使
十餘輩抵宛西諸國求奇物因風諭以伐宛之威宛王
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萄目宿種歸天
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萄目宿離宮館旁

極望馬自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須頾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俗聚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為聘又以三婢試之不男者絶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敎鑄作他兵器得漢黄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也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帝太和三年並遣使獻馬隋時有蘇對

沙郍國云即漢大宛也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黄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别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槃陁積代永襲不絶棠今王即底失槃陁之後也

桃槐

桃槐漢時通焉其國去長安萬一千八百里

休循

休循漢時通焉王治鳥飛谷在葱嶺西去長安萬二百一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一里至捐毒衍

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種也

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捐毒國也按漢史捐毒傳云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其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與葱嶺屬無人民西上葱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百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葱嶺本塞種也按漢史所云則其國甚小自改稱天竺以後則為大國天竺亦曰身毒一名摩伽陁一名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

餘里其中分為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按四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各有王從月氏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越國皆天竺之地天竺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天竺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名波羅奈斯國竺法維佛記云波羅奈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威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或不至十日一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屬天竺國都臨恒河一

名迦毗棃河河本名新淘源出崑崙分為五派總為恒河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有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如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

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氏其時皆臣屬月氏月氏殺其王置將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不飲酒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遂絶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

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黄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事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至轉盛魏晋世絶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邉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十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濵極逺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其國内仍遣其臣陳宋等二人以月

氏馬四匹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本國佛道所由興也人民敦厖土地饒沃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流通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天地之中宋文帝元嘉五年有迦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鐶摩勒

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泰始二年又遣貢獻
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為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
有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
有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史留陀及多獻金
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初有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
皆天竺之屬也梁武帝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
羅達奉獻瑠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後魏宣武時南天
竺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師子貂豹揮胡昆反槖駞犀象

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瑇瑁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毾㲪音塔登又有旃檀鬱金等物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為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妓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為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

跣衣重白色怯於戰鬬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筭歷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云是梵天法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為恨唐武德中其國大亂中天竺王尸羅逸多練兵聚衆所向無敵象不解鞍人不釋甲居六歲而東西南北四天竺國之君皆北面臣之尸羅逸多姓乞利咥氏或云姓刹利氏貞觀十年沙門元奘至其國將梵本經論

六百餘部而歸初尸羅逸多問元奘曰爾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人元奘乃言太宗神聖功德故尸羅逸多奉表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元冊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元冊元冊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鋭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元冊與其副將師仁率二國之兵進至茶鎛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

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匹於是天竺震讋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晉宋時浮圖經云臨倪國其王生浮圖太子也父曰屑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體色黃髮青如黛始莫耶夢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國以象乘入也伊蒲塞桑門比卯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老子化胡經相出入蓋皆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為浮圖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畧之諸家記天竺事多取諸僧法明道安之流所記録大率怪誕不經不復悉纂集也

莎車

莎車漢時通焉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東北至漢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十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即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

年并漢使者自立為王約諸國背漢會衛侯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即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還拜奉世為光祿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王莽之亂匈奴單于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彊不肯附屬延在元帝時常為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

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為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宣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為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為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黄

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廹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為單于賢浸以驕横重求賦税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時賢自負兵彊欲并兼西域

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遺鄯善王安書令絶通漢道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戰兵敗亡入山中賢殺畧千餘人而去其冬賢復攻殺龜兹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侍子久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廹於匈奴天子報

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横嫣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為嫣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為龜兹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兹為烏壘國徙駟鞬為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為嫣塞王數歲龜兹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兹貴人身毒為龜兹王龜兹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

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為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歳餘亡歸賢復以為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闐王俞林為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為于闐王歳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戎亡降漢封為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闐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乃為汝殺君

得都末因此即與其兄弟共殺君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兄弟自立為于闐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闐國相蘇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承莎

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被兵革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為兄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子余反）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闐（反音番）于闐王廣德乃發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使使謂廣德曰我歸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為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

且運等因內于闐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犂龜兹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闐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為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為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為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具班超傳自後無聞後魏時有渠莎國云故莎車也

疏勒

疏勒漢時通焉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土多稻粟蔗麥銅鐵綿錦雌黄後漢明帝永平十六年龜兹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兹左侯兜題為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反畔超擊斬之事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

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為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之叔父也我當為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為王更以遺腹為磐槀城侯後莎車連叛于闐屬疏勒疏勒以彊故得與龜茲于闐為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朝獻帝拜臣磐為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為守國司馬

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為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為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已司馬曹寛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兹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後魏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

應有靈異遂命火焚之經日不然觀者悚駭使人云其國見都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南有河西帶葱嶺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原所自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撥汗一作判汗）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至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疑即漢疏勒舊城也其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王戴金師子冠國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則不育隋煬帝世復通焉唐貞觀

中仍遣使朝貢國王在唐時姓裴并有漢時莎車捐毒休循三國之地侍子常在京師杜還經行記云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主於此國土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滿于谷偏宜蒲萄䕷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着鞾婦女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䕷音諳

尉頭

尉頭漢時通馬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

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烏孫

烏孫漢時通馬大昆彌治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髮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一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雪山多松樠其心似松武元反不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

忿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為彊國故服匈奴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彊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與為昆弟以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帝即令騫齎金幣往昆莫

見騫如單于禮騫大慙謂曰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其他如故初昆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將衆萬餘騎別居大祿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子蚤死謂昆莫曰必以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迺收其昆弟將衆畔謀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以自備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約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

也烏孫遠漢未知其大小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國分不能專制廼發使送騫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衆富厚歸其國其國後廼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使烏孫乃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烏孫於是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然後遣女烏孫以馬千匹聘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為備官屬宦官侍御

數百人贈送甚盛烏孫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以幣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食謂飯音飤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天子聞而憐之閒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尚公主公主不聽上書

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本一也後遂以昆彌為王號也岑陬尚江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

年為莎車王次曰大樂為左大將長女弟史為龜茲王
絳賓妻小女素光為若呼翎侯妻昭帝時公主上書言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
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
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
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
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

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汙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還封惠為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絶匈奴願聘馬驘各千匹詔下公卿議大鴻

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絶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絶故業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軍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主上迺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上林中學烏孫言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禄大夫惠為副凡持節者四人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

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為烏孫持兩端難結約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尚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

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劒擊之劒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瘦音搜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服叩頭謝張翁捽主頭罵詈捽持其頭音材兀反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

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翖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轉穀積居廬舍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嫽音了嫽者慧也故以為名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為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

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為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翖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為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元貴靡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

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歳甘露三年也時年且七十賜以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後二歳卒三孫因留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吏卒百人送烏孫馮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以賜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以季父左大將樂大為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為都護招

還亡畔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漢徙已校屯姑墨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都護廉褒賜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為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翖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勝於翁歸靡時也小昆彌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

領詐降刺殺雎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畧立雎栗靡季父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漢没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翖侯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犂靡代為小昆彌末振將之兄名安日安日之子名安犂靡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即斬其太子番丘番音盤還賜爵關内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以翖侯難栖殺末振將雖不指為漢合於討賊奏以為堅守都尉責大禄大吏大監以

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疐（疐音竹二反）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藉借也）兼并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至元始中卑爰疐殺烏日領以自效漢封為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疐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其後無聞至後魏時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

水草太武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朝貢云

姑墨

姑墨漢時通焉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十一里一作千二十里一作二千二十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黄東通龜兹六百七十里王莽時姑墨王丞殺温宿國王并其國後魏時役屬龜兹

温宿

温宿漢時通馬王治温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至後魏時役屬龜兹

龜兹烏壘渠犂附

龜兹國漢時通馬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絶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抒彌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能鑄治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人以田種畜牧為業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宫壯麗煥若神居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烏壘都尉一人戸百一十與都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城渠犂都尉一人戸百三十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絶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

征而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東捷枝渠犂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錐刀貴黄金采繒可以易穀食宜給足不可乏宜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

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行邊嚴勑大守都尉明逢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茭草願陛下遣使使西國以安其意武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

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食音嗣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彊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槖駞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謂中國為秦人習故言也匄乞與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

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匈奴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以故朕乃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匈奴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

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能音耐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逢火乏失亦上集不

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扜彌扜彌遣太子賴丹質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以得受扜彌質即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扜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

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征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合五萬人攻龜茲責以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樂奉送公主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復使報公主主許之後

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竒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鸁也絳賔死其子丞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

之亦甚親密自西域敗没遂不復通建武以降或臣或叛互見諸戎傳中晉武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懐末以中國擾亂就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堅命其將吕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後魏太武太延中嘗遣使入貢梁普通二年其王尼瑞摩珠那勝奉表達于建康唐貞觀二十三年將軍阿史那社爾伐龜茲虜其王如歸立嗣子素稽為王安西都護府治其城焉龜茲之在唐世則并有漢時姑墨溫宿

尉頭三國之地云

尉犂

尉犂漢時通焉王治尉犂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

危須漢時通焉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

焉耆漢時通焉王治員渠城去長安七千三百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去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九百里西去龜兹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中有户萬五千與龜兹共攻沒都護陳睦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犂山國遂斬焉耆尉犂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

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尉犂危須山國皆更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皆叛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犂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妊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

會有膽氣籌畧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俗丈夫翦髪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於華夏兵有弓刀甲楯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尤崇信佛道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為絲唯取綿纊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㑹之據龜兹也恃勇輕率嘗出宿于外為龜兹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彊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所向風靡軍次焉耆熙距戰

於賁崙城為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犂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袒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姑臧熙又遣子入侍後魏太武世嘗遣成周公萬度歸討焉耆其王鳩尸畢那衆大潰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先是四部諸戎皆降服焉耆焉耆為國斗絕一隅充實日久魏

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詭譎難名之物不可勝計槖駞馬牛雜畜殆至巨萬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貢方物唐貞觀六年又遣使奉獻突騎姓王當是龍安之後或未可知焉耆之在唐世盡并有漢時尉犁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烏貪訾離

烏貪訾離漢時通焉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

里東與單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甲陸

甲陸漢時通焉王治天山東接乾當谷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甲陸後國

甲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番音步潘反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其地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

郁立師漢時通馬王治内咄谷咄丁忽反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

單桓漢時通馬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

蒲類

蒲類漢時通馬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入廬帳而

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駞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萬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間故留為國云

蒲類後國

蒲類後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

移支

移支後漢時通焉王居蒲類地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為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西且彌

西且彌漢時通焉王治天山東于大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

東且彌漢時通焉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人廬帳

而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劫國

劫國漢時通焉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

狐胡漢時通焉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西至都護治所千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

山國漢時通焉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龜茲

車師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治交河城今交河郡水分流繞城下故以為號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西域長史及戊已

校尉並治於此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後王治務塗國唐北庭府蒲類縣也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北與匈奴接又有車師後城長國武帝天漢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擊匈奴道過車師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危須凡六國兵别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

侯諸國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位遣祈連將軍田廣明等五將軍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萬餘

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
王尚在其北石城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
犂田秋收畢復發兵攻車師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
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為發兵王來還與貴人蘇猶議
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斬首
略其人民以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
車師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
師吉憙引兵北迎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

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正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之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四夷常尊顯以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乃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千五百人往田匈

奴益復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匈奴將即廿城下謂吉曰單于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日乃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河山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埶不能相救願益田卒公卿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乃得出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遣使上書願留車師

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以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絶亦安樂親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徳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歳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已校尉屯田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已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

王姑句音鉤以道當為挂置挂竹羽反言新道當出於後王國漢使往來後王主為之供億挂置猶儲偫也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名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以牛羊賕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陬謂姑句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師前王已為都護司馬所殺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國比大種赤水羌比近也音頻寢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但欽欽不以時救助

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納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内屬不當得受單于謝罪執二王以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將股鞮左

將尸泥支謀曰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給使者牛羊榖芻茭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尚未能備今太伯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欲亡入匈奴戊已校尉刀護聞之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置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是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擊車師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支兵復還

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刁護病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且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元領諸壁右曲侯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皆叛匈奴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即將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分告諸壁曰匈奴十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火𤎯（古然字）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刁護及子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止留戊巳校

尉城遣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以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以良帶為烏賁都尉賁音奔後三歲單于死弟烏絫單于咸立復與莽和親莽遣使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刁護者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絶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

天鳳三年乃遣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兹兵七千餘人分為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犂危須國兵為反間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别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為剼胡子剼子小反李崇收餘士還保龜兹數年莽死崇遂没西域因絶東漢建武二十一年車師後王與鄯善焉耆等國遣子入

侍光武遣還之乃附[redacted]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redacted]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匈奴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redacted]破北匈奴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redacted]金帛八年戊己校尉索頵欲廢後部王涿鞮立[redacted]細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已因反擊尉卑大獲[redacted]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胡[redacted]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redacted]追擊斬之立涿鞮弟農

奇為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匈奴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閶吾陸谷獲其母及季母殺掠甚衆四年春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接近北匈奴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

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呼衍王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與戰于蒲類海東吏士悉為所沒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兵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圍漢屯田

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廹急將其母妻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匈奴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為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多為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華之户數也自後無聞至魏時賜其王壹

多羅守魏侍中號大都尉晋世以交河城為高昌郡蓋因其地高敞人庶蕃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獘者因住馬有漢時高昌壘故也張軌呂光沮渠蒙遜在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其國人面貌類高麗男女辮髮垂之於背皆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環釧其地高燥多石磧氣候溫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為羊刺其上生密而味甚佳地產赤鹽其色如朱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萄酒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隐僻處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為白疊子國人取以為布交市用焉其國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不可准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糞為驗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魎也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後魏太武時有闞爽者自為髙昌太

守太延中遣散騎侍郎王恩生等使高昌為蠕蠕所執
太平真君中爽為沮渠無諱所奪襲據之爽扳其衆三
分之一欲奔蠕蠕保焉者東界後八年爽子車夷落在
焉者上表朝廷求賑救太武詔開焉者倉以給之無諱
死弟安周立文成和平元年其地為蠕蠕所并蠕蠕以
闞伯周為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也孝文太和初伯
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為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為高昌王
五年高車主阿伏至羅殺首歸兄弟以敦煌人張孟明

為王後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麴嘉為左右長史二十一年儒遣司馬王體元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内徙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地五百里使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嘉禮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使與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自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

東遷相與殺儒而立麹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臣于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為高車所敗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入於焉耆又為嚈噠所殺國人分散衆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其弟二子為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為國人所服永平元年嘉遣其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内徙乞軍迎援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

餘遣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欵誠備至唯賜
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宣武又遣孟威宣詔
勞之延昌中以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
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
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卽於理
未帖何者彼之甿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
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
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神龜元年冬

孝亮復表求援内徙朝廷不許正光元年明帝遣員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絶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明帝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絶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孝武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為郡公梁大同中堅嘗遣使獻鳴鹽枕蒲萄良馬氍毹等物於江左其使人云本國有朝

烏旦旦集於王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云周武帝武成初堅復遣使獻方物武帝保定元年又遣使來貢其國周時有一十六城至隋世乃增其三都城周迴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堂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為交河公一為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户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五將軍曰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

次有八司馬長史之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則決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随狀斷決評章録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早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户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為城令兵器有弓箭刀楯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為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

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中國小異而大同隋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即位引置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皆解辮削衽帝聞而嘉之下詔褒美賜冠帶衣履仍班製造之式然伯雅先臣鐵勒鐵勒恒遣

重臣在高昌有商胡來往則税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說中華竟畏鐵勒不敢改也自是歲令貢其方物唐武德中遣使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牽馬銜燭云本生拂菻國其後不供職貢貞觀四年其王文泰來朝伯雅之子後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皆道出高昌文泰皆擁絶之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略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猫游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治邪明年當

發兵以擊汝國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三十二戸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馬四千三百疋太宗以其地為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地城為栁中縣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髙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内地更發千人鎮遏焉黄門侍郎褚遂良上疏以為勞師動衆虛内

事外作無益害有益不若擇高昌可立者而立之使貿
戴漢恩長為蕃翰不從

滑國 阿跋檀 周古柯 胡密丹 白題附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時通焉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匈奴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其王猒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初復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代都滑猶為小國屬蠕蠕後稍彊大征其

旁國波斯渴槃陁罽賔馬耆龜兹疏勒姑墨于闐句般等國開地千里土地温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麵及羊為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駞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為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以氊屋為居東向開戸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戸祀神而後食

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有阿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初皆遣使隨滑使來貢方物又有白題國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畧與滑同其王姓支字史稽毅其先葢匈奴之別種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普通三年亦遣使朝獻江左云

車離

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持一名沛隷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其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

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彊即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為五翖侯之數恐誤葢髙附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髙附

大秦

大秦後漢時通焉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其地平衍人居星布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

輧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王治安都以石為城郭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為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竒寶有夜光璧明

月珠駭雞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大貝木難木難出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車渠馬碯虎魄珊瑚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有珊瑚洲水底有磐石珊瑚生其上土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沒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色白漸漸似苗甲拆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黄色支格交錯髙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乃赤好後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繋網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蠧敗瑠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黄金塗火浣布又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野蠶繭所作其氍毹毾㲪罽帳之屬采色皆鮮於

海東諸國所出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為胡綾紺紋又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其獸有神龜白馬朱鬣瑇瑁元熊赤螭壁毒鼠等又西海有寶養之者似狗多力獷惡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環之恐為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絶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絶逐水草無羣有幻人額上為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毦亂出國貨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

市於海中其利百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塗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希少漢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恐之以未必能達英遂止不往語具安息傳中大秦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

疑傳者過焉晉武帝太康中其王嘗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恠譎多不經故不記

云
外國圖曰從隅巨北有國亦名曰大秦其國人長大無有五六尺者杜還經行記云拂菻國在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工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者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國相通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枕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和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旁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摩鄰國在敦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有數等法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子弟親戚而作判典縱有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

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土人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一名栗弋西與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又有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奄蔡其國至後漢時改名阿蘭聊居於地城土氣温和多楨

松白草後魏時稱為粟特國國人云其國見居葱嶺之西故奄蔡地也一名温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北距安息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土出大禾髙丈餘子如胡豆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地至今王忽倪已三世矣粟特國商人先多詣姑臧販貿及太武平凉州幷見鹵掠文成初忽倪遣使請贖所獲商人詔聽焉自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四年復遣使致其方物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為鶴所食大秦每衞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緑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耳緗背元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王母之使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也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

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西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也

呼得

呼得魏時聞馬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馬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所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則

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别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犂國明此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而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䰠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

惑失道而到斯國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日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案此亦在西北即魏畧云短人國是也

師子

師子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

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為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棺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并玉像時人謂為三絶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宋文帝元嘉五年

十二年其王剎利摩訶南各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葉迦羅訶梨邪亦使使貢獻杜還記云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裹腰

嚈噠

嚈噠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别種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

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畧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為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别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

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冢内其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疏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為大國與蠕蠕婚姻

自魏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絶初熙平中明帝遣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畧

云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並遣使來獻後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職貢遂絶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至瓜州六千五百里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蔺城記録音訛其實一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至拂菻四千五

百里即條支之故地也王姓波斯大月氏之别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以為國號焉所都城方十里户十餘萬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廻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為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為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髆

王於其國内别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宫也每年四月出游處之十月仍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之内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發書視之其封内有名者即立之為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嚌（才割切）妃曰陟峚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内獄訟泥弗汗掌庫藏開禁地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内事薛波敎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

事兵有甲矟圓排劒弩弓箭戰則乘象其刑法重罪縣
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刖
若髡若翦半髮又繫牌於項以為恥辱犯彊盜繫之終
身奸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准地輸
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妹為妻妾
自餘婚配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為醜穢百姓女子
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養之有功勲者即以分賜
死者多棄於山一月著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

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則揺鈴以自别以六月為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名設會作樂以極懽娱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祭其先死者氣候温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灌漑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國畧同唯無稻及黍土出名馬及駞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獅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駞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有大鳥卵其寳貝則有真珠頗棃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

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鑌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毾
㲪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麖皮其香藥則有薰陸鬱
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
勒無食子鹽綠雌黄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
池國以饒富神龜中其王遣使上書貢方物云大國天
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王居和多
千萬敬拜朝廷喜納之自此每使朝獻西魏恭帝二年
其王又遣使朝貢隋煬帝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

其國致貢隨昱入朝突厥不能至其國頗羈縻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理藉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還記云自被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馬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為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駞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

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悦般

悦般後漢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兹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而其人清潔㑀胡俗翦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旁石皆燋鎔灌

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黄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蠕蠕主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攻討太武太平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漓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内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

痕瘢太武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鈔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合擊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為前鋒襲蠕蠕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漢之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疎勒九百里南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疏勒國人魏畧西戎傳曰西夜并屬疏勒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疏勒唐武德以後亦頻遣使朝貢

渴槃陁

渴槃陁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陁國亦名渴羅陁國治葱嶺東在朱俱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髙山夏積霜雪附於嚈噠西至護密國其南至縣度山無定界北至疏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疎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戸二千餘縣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縣度者谿谷不通以繩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令按縣度與葱嶺迤邐相屬鄣置所絶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别然法顯宋雲所經實縣度山也

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月不可行有至死者雖冬月可行尚使人嘔吐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月藥氣枯歇故可行其葱嶺俗號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音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矟弓刀國法殺人劫賊者死自餘懲罰有差其雜稅輸之婚姻有同疎勒王坐金人牀死者埋殯七日為孝太武帝太延

三年朝獻於後不絶梁大同初復通江左獻其方物梁史稱渇槃陁國于闐西之小國也西隣滑國南接罽賓北連沙勒國都在山谷中城周囬四十餘里國有十二城人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為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氊時王姓沙葛氏云

鉢和

鉢和後魏時通馬在渇槃陁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飲麥酒服

氍襃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嚈噠一道西南趨烏萇亦為嚈噠所統

波知

波知後魏時通焉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則多有風雷之困

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知之南山不信佛法專事諸神

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國路嶮縁鐵鏁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遣使宋雲等使其國竟不能達

烏萇

烏萇後魏時通焉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波羅門土多林果引水灌田宜稻麥俗信佛多諸寺塔人有爭訟則服之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來往也

乾陀

乾陀後魏時通焉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為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勅勤人臨國已三世矣好攻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三百步即謂雀離佛圖也

阿鉤羌

阿鉤羌後魏時通焉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

西有縣度山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副貨

副貨後魏時通馬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没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萄有馬駞騾國王有黄金殿殿下有金駞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彊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陁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

拔豆後魏時通焉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旃䣊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

弗那伏旦國中間相去九百里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者至拔

者至拔後魏時通焉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郍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

迷密後魏時通焉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一百里太武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駝其國東有都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

悉萬斤後魏時通焉都悉萬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忸密

忸密後魏時通焉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拓折城方十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名涅國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繞而行散以花香雜

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别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土有粟麥多良馬南去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擊滅之令特勒甸職攝其國事甸職後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唐貞觀八年復遣使云杜還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敦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

日度雪嶺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旁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輒墮者莫知所在敎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之地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閒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為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邏斯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東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糜酒醋乳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國王王姓

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為金聚不知政事國内丈夫唯以征伐為事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理國政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内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辮髮而縈之以皮為鞋課稅無常其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女貴男賤婦人為吏職男子為

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為家長有數夫馬生子皆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内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内於鐵器埋之俗事阿修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鳥如雌雉來集于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砂

石則有灾謂之烏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絶

撥汗

撥汗隋時通馬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座妻戴金花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千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

吐火羅隋時通焉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魏史稱吐呼羅云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治薄提城城周匝六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駞騾其王曾遣使朝貢吐火羅之為吐呼羅音語訛舛或當然也隋史載吐火羅都葱嶺之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子少婦

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為昆弟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畧同城北有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産名駒皆汗血馬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元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為駝馬龍朔

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户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頗黎水精盃各一頗黎四

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陁羅伊羅

陁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茶國北大雪山坡上縁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户數萬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

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為髻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梨勒石蜜麖皮細疊

大食

大食唐永徽中遣使貢獻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記為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

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人鼻大而長瘦黑多鬚鬢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唯食駝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麪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及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

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杜還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長大衣服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惟從儉郛郭之内鄽閈之中天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市肆駝馬驢騾充街巷刻密石為廬舍有似中國寳轝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缾鉢蓋不可算數粳米白麪不異中華其果有蒲桃人千年棗其蔓菁

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即塞漫一名没囲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菶蒲孔反一名䔧蘆茇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環吕禮又以槖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脚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二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温土地無氷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令吞滅四五十國皆為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馬又云末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為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溉灌一川其土沃饒其人淨潔牆宇高厚市鄽平正

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直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捺遏白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飧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葱芸薹胡芹葛藍軍達迴香韮薤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為歲每歲以蠻鉢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苦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疊石為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糴此糶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通志卷一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十五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七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四夷傳第四

南蠻上

南蠻序略 巴郡南郡蠻 板楯蠻 獠 南平獠 東謝蠻 西趙蠻 牂柯蠻 充州蠻 西爨蠻 昆彌蠻 尾濮 木綿濮 文面濮 折腰濮赤

口濮附　黑僰濮　松外諸蠻　西南夷序略　夜郎

滇音顛　邛都　莋都莋音才各反　冉駹音尨　哀牢撣國僬僥夷附

附國

南蠻序略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剋乃訪募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色名曰槃瓠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患耳挑之得物大如繭老婦盛於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曰槃瓠令既下槃

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羣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所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絶人跡不至（今辰州盧溪縣西有武山黄閔武陵記曰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狀槃瓠行跡今案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跡甚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遥見一石似狗形相傳為槃瓠象）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僕鑒獨力未詳或改鑒字為竪者妄也結音髻）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輙

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干寶晉紀曰武陵長沙廬江郡夷皆槃瓠之後雜處五谿之内憑山阻險每每為害常揉雜魚肉叩槽而號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橫裙即其子孫也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帝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言侏離侏離蠻夷語聲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内黠安土重舊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税之賦優寵之故蠲其賦役也荆州記曰沅

陵縣居酉口有上就武陽二鄉唯此是槃瓠子孫狗種也二鄉在武溪之北有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為姎徒說文曰姎女人自稱姎我也音烏朗反此巳上並見風俗通也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共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

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饑兵弱復為所寇楚師既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共王合兵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西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賨布說文曰南蠻賦也牂東反雖時為寇盜而不足為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

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也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人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為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尅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為置吏司羣蠻遂平肅宗初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

入零陽蠻界零陽縣屬武陵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漊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漊水名源出澧州崇義縣也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作唐縣屬武陵郡孱陵縣故城今荆州公安縣西南孱音仕顔反明年春發荆州七郡及汝南頴川弛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充縣屬武陵郡充音衝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漊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

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漊中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畧吏民郡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漊中澧中蠻四千人並為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零陵縣屬武陵郡也著赤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

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義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賨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

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
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
令屯結深山至永興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
降散永壽三年十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
年秋遂抄掠郡界衆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
長沙冬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謁者
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
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

千里舉旌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為郎於是以右校令度尚為荊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民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

州郡擊破之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於陸渾以南徧于邑落宋齊以後荆雍二州荆州江陵郡雍州襄陽郡各置校尉以撫寧之羣酋蠻帥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絶行旅周武帝遣開府陸騰破平之又有别種蠻曰獠往代出自梁益間自漢中達于卭莋李勢時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布滿山谷十餘萬落為梁益大患及後周平梁益遂從賦役頗同華人然天性暴亂撫御少失擾動

隨之唐世兵威遠被其黠中蠻曰東謝西趙者自昔不為王臣皆置羈縻州使相攝領自是南寧昆彌諸濮及松外諸蠻往往皆稽服焉

巴郡南郡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音審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世本曰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

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荆州圖經曰副夷縣西有温泉古老相傳此泉元出鹽今水有鹽氣縣西一獨山有石穴有二大石並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為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記曰昔廩君浮夷水射鹽神於陽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水源出清江縣西都亭山水經云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注云水色清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見澄清因名清江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輙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

餘曰廪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世本曰廪君使人操青縷以遺鹽神曰嬰此即相宜乃與女俱不宜將去鹽神受縷而嬰之廪君即立陽石上詹青縷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天乃大開明也廪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䰟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民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說文幏南郡蠻夷布也音公亞反毛詩四鍭既鈞儀禮矢鍭一乘鄭元注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也三十鍭

一百二十矢俗本傢作蒙鍭作鏃者並誤也漢興南郡太守靳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潳音屠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中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巫縣屬南郡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岨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

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黄穰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没四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

弩乃登樓射殺白虎華陽國志曰巴夷廖仲等射殺之也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優寵之故一户免其一頃田之税雖有十妻不輸口筭之錢復音福傷人者論殺人得以倓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倓蠻夷贖罪貨也音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黄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漢高祖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户乃歲入賨錢口四十世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

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於東漢郡守常率以征伐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温以恩信降服之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尅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畧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

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鋭（丹陽楚也南郡枝江有丹陽故城）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

心窮谷愁苦賦役因羅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王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伏至中平五年巴州郡黄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别部司馬趙瑾討平之及漢末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為楊車巴氐魏武克漢中李特之祖將五百家歸之魏武又遷於畧陽北復號之為巴氐蜀後主建興十一年

涪陵屬國人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其沔中蠻至晉世劉石之亂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宛洛蕭條郡邑丘墟矣後魏道武定中山聲教被於河表泰恒八年蠻王福安率渠帥數千朝於代都求留質子太武始光中拜安侍子豹為安遠將軍江州刺史順陽公是時羣蠻亦復臣屬江左宋因晉舊於荆州置南蠻校尉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蠻人順附者輸穀數斛無餘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入

蠻無徭役彊者又不供官税結黨連羣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文帝元嘉十八年天門今澧陽郡地漊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蠻田向求等為寇破漊中虜略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兵討破之二十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驤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兵討破之初雍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為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至孝武出為雍州羣

蠻斷道臺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孝武即位後大明中西陽蠻與諸蠻并叛沈慶之率江雍荆河州諸軍討之僅定明帝順帝世暴亂尤甚荆州為之虛弊齊高帝時武陵蠻田思飄武帝時黔陽蠻田豆渠湘州蠻陳雙並寇掠州郡其後雍司州蠻北通於魏頗為侵擾永明中除郢州蠻帥田駟路為試守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驢王為試守宜人左郡太守田何代為試守新平左郡太守以慰安之先是魏文成興光中

蠻王文武龍請降魏拜為南雍州刺史魯陽侯孝文延興中大陽蠻酋桓誕擁漢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遣使内屬孝文拜誕征南將軍東荆州刺史襄陽王聽自選郡縣誕字天生晉偽楚桓元之子也元之敗也西奔至枚迴洲被殺誕時年數歲流竄大陽蠻中遂習其俗及長多智謀為羣蠻所歸誕既内屬居朗陵太和四年王師南伐誕請為前驅乃授使持節南征西道大都督討義陽不果而還十年移居頳陽十六年依例降王

為公十七年加征南將軍中道大都督征竟陵遇遷洛師停是時齊征虜將軍直閣將軍蠻酋田益宗率部曲四千餘戶內屬襄陽酋雷婆思等十一人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大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令有沔北之地蠻人安堵不為寇賊十八年誕入朝賞遇隆厚卒謚曰剛子暉字道進位龍驤將軍東荊州刺史襲爵景明初大陽蠻酋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內附詔置四郡十八縣暉卒贈冠軍將軍三年魯陽蠻魯北鷰等聚衆攻逼頻

詔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四年東荊州蠻素安反僭帝號正始元年素安弟秀安復反李崇楊大眼悉討平之二年梁沔東太守田清喜擁七郡三十一縣戶萬九千遣使内附乞師討梁其雍州以東石城以西五百餘里水陸援路請率部曲斷之四年梁永寧太守文雲生六部自漢東遣使歸附初東荊州表太守桓叔興前後招慰大陽蠻歸附者一萬七百戶請置郡

十六縣五十詔前鎮東府長史酈道元檢行置之叔興
即暉弟也延昌元年拜南荆州刺史居安昌隷於東荆
州三年梁遣兵討江沔諸蠻百姓擾動蠻自相督率二
萬餘人頻請統帥於叔興以為聲勢叔興給一統帥并
威儀為之節度蠻人遂安其年梁荆州刺史蕭藻遣其
將蔡令孫等三將寇南荆之西南沿襄沔上下討掠諸
蠻蠻酋龍驤將軍樊石廉叛梁請援於叔興叔興遣將
與石廉督集蠻夏二萬餘人擊走之斬令孫等三將藻

又遣其新陽太守邵道林於沔水之南石城東北立清水戍為抄掠之基叔興遣諸蠻破之四年叔興上表請不隷東荆州許之梁人每有寇抄叔興必摧破之正光中叔興擁所部南叛蠻酋成龍彊率戶數千內附拜刺史蠻帥田牛生率戶二千內徙揚州拜為郡守梁義州刺史邊城王文僧明鐵騎將軍邊城太守田官德等率戶萬餘舉州內屬拜僧明平南將軍西豫州刺史封開封侯官德龍驤將軍義州刺史自餘封授各有差僧明

官德並入朝蠻出山至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義州尋
為梁將裴邃所陷梁定州刺史田超秀亦遣使求附請
援歴年朝廷恐輕致邊役未之許會超秀死其部曲遂
相率内附其後六鎮秦隴所在反叛二荆西郢蠻大擾
動斷三鵶路殺都督寇盜至於襄城汝水百姓多被其
害梁遣將圖廣陵楚城諸蠻並為前驅自汝水以南恣
其暴掠連年攻討散而復合其暴滋甚又有冉氏向氏
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署

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周文畧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畏服靡然向風矣大統五年蔡陽蠻王魯超明内屬授南雍州刺史仍世襲焉十一年蠻酋梅勒特來貢其方物尋而蠻帥杜青和及江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杜青和自稱巴西州刺史入附朝廷因其所稱而授之杜青和後遂反攻圍東梁州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自號豫州伯王雄權景宣等前後討平之廢帝初蠻酋樊舍舉落内附

以為督淮北三州諸軍事淮州刺史淮安郡公于謹等平江陵諸蠻騷動詔豆盧寧蔡祐等討破之恭帝二年蠻酋宜人王田興彦北荆州刺史梅季昌等相繼欵附以興彦季昌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加季昌洛州刺史賜爵石臺縣公其後巴蜀西人譙淹扇動羣蠻以附梁蠻帥向鎮侯向白虎等應之向五子王又攻陷信州田烏度田唐等抄斷江路文子榮復據荆州之汶陽郡自稱江州刺史并隣州刺史蒲微亦舉兵逆命詔田弘賀若

敦潘和李遷哲等討破之周武成初文州蠻反州軍討定之尋而再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殺開府楊長華遂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契剛等總兵出討雖頗翦其族類而元惡未除天和元年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騰水陸俱進次於湯口先遣喻之而令賢方浚城池嚴設扞禦遣其長子西黎次子南王領其支屬於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遠結涔陽蠻為其聲援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騰乃總集將帥謀進趣

咸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畧江南幐言於衆曰今賢内侍
水邏金湯之險外託涔陽輔車之援兼復資糧充實器
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脱一戰不尅更成其氣不
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翦其毛羽然後遊軍水邏此制
勝之計也衆皆然之乃遣開府王亮率衆渡江旬日攻
拔其八城凶黨奔散獲賊帥冉承公并生口三千人降
其部衆一千户遂簡募驍勇數道分攻水邏路經石壁
城極其險峻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

上蠻壁以為峭絶非兵衆所行騰被甲先登衆軍繼進
備經危阻累日乃得舊路騰先任隆州總管雅知其路
蠻帥冉伯犂冉安西與令賢有隙騰乃招誘伯犂等結
為父子又多遺錢帛伯犂等悦遂為鄉導水邏側又有
石勝城者亦號險要令賢使其兄龍真據之騰又密告
龍真云若平水邏使其代令賢處之龍真大悦遣其子
詣騰騰厚加禮接賜以金帛蠻貪利既深仍請立効乃
謂騰曰欲翻所據城恐人力寡少騰許以三百兵助之

既而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晨至水邏蠻衆大潰斬首萬餘級令賢遁走追而獲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并三公等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為京觀後蠻蜑望見輙大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時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令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平後頻遣諭之而五子王猶不從命騰又遣王亮屯牢坪司馬裔屯雙城以圖之騰慮雙城孤峭攻未可拔賊若委城遁散又難追討乃令諸軍周迴立柵

遏其走路賊乃大駭於是縱兵擊破之禽五子王於石壘獲寶勝於雙城悉斬諸向首領生禽萬餘口信州舊居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八陳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築城置防以為襟帶焉天和六年蠻渠冉祖憙冉龍驤又反詔大將軍趙誾討平之自此羣蠻慴息不復為寇矣

獠

獠者蓋南蠻之別種自漢中達於邛笮州洞之間所在

皆有種類甚多散居山谷畧無氏族之别又無名字所
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
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
上名曰干蘭干蘭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
為王亦不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貴族也獠
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仇
怨不敢遠行能卧水底持刀刺魚其口嚼食並鼻飲死
者豎棺而埋之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

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平常劫掠賣取猪狗而已親戚比隣指授相賣被賣者號哭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為賤隷不敢稱良矣亡失兒女一哭便止不復追思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羣聚鼓之以為音節能為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殺之人美鬚髯

者乃剝其面皮籠之以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為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李勢在蜀時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攻破郡縣為梁益之患勢為晉將桓溫所伐內外受敵所以亡也自是蜀漢衰弱力不能制其後土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夏人參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不為編戶梁益二州歲

伐獠以裨潤公私頗藉為利後魏宣武正始中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舉州内附宣武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近夏人者安堵樂業在山谷者不敢為寇後以羊祉為梁州傅豎眼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梁輔國將軍范季旭與獠王趙清荆率衆屯孝子谷祉遣統軍魏明擊走之後梁寧朔將軍姜白復擁夷獠入屯南城梁州人王法慶與之通謀衆屯於固門川祉遣征虜將軍討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後以元

法僧代傳豎眼為益州法僧在任貪殘獠遂反叛勾引
梁軍圍逼晉壽朝廷憂之以豎眼先得物情復令乘傳
往撫獠聞豎眼至莫不欣然拜迎道路於是而定及元
恒元子真相繼為梁州並無德績諸獠甚苦之後朝廷
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
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綰獠二十萬戶所謂北
獠也歲輸租布又與外人交通貿易巴州生獠並皆不
順其諸頭王每於時節謁見刺史而已明帝孝昌初諸

獠以始欣貪暴相率反叛攻圍巴州山南行臺魏子建
勉諭之即時散罷自是獠與諸頭王相率詣行臺者接
踵子建厚勞來之始欣見中國多事又失獠心慮獲罪
譴時南梁州刺史陰子春扇惑邊陲始欣謀將南叛始
欣族子愷時為隆城鎮將密知之嚴設邏候遂禽梁使
人并封始欣詔書鐵券刀劍衣冠之屬表送行臺子建
乃啟以鎮為南梁州愷為刺史發使執始欣囚於南鄭
遇子建見代梁州刺史傅豎眼仍為行臺豎眼久病其

子敬紹納始欣重賂使得還州始欣乃起衆攻愷屠滅之據城南叛梁將蕭玩率衆援接時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大破玩軍遂斬玩以傳曇表為刺史後元羅為梁州以州入梁自此遂絶及周文平梁益之後令在所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隷謂之為壓獠焉復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為貨公卿達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恭帝三年

陵州木籠獠反詔開府陸騰討破之周保定二年鐵山獠又反抄斷江路陸騰又攻拔其三城天和三年梁州恒稜獠叛總管長史趙文表討之軍次巴州文表欲率衆徑進軍吏等曰此獠旅拒日久部衆高彊宜分兵四面攻之以離其勢今若大軍直進不遣奇兵恐并力於我未可制勝文表曰往者既不能制今須别為進趣若四面遣兵則獠降路絶理當相率以死拒戰如從一道則吾得示威恩遣人以理曉諭為惡者討之歸善者撫

之善惡既分易為經畧事有通變奈何欲導前轍也文表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恒稜親識即以實報之恒稜獠相與聚議猶豫之間文表軍已至其界獠中先有二路一路稍平一路極險俄有生獠酋帥數人來見文表曰我恐官軍不悉山川請為鄉導文表謂之曰此路寛平不須導引卿但先去好慰喻子弟也乃遣之文表謂其衆曰向者獠帥謂吾從寛路而行必當設伏險要若從險路出其不虞獠衆自離散矣於

是勒兵從險道進其有不通之處即平之乘高而望果見其伏兵獠既失計爭攜妻子退保險要文表頓軍大蓬山下示以禍福遂相率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徵其租税無敢動者後除文表為蓬州刺史又大得人和建德初季暉為蓬梁總管諸獠亦望風從附然其種類滋曼保據巖壑依山走險若履平地雖屢加兵弗可窮討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者也

南平獠

南平獠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接涪州部落四千餘戸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蝨蝮蛇人樓居梯而上名為干欄婦人横布三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髪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昏法女先以貨求男貧者無以嫁則賣為婢男子左袵露髪徒跣其王姓朱氏號劒荔王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以其地隸渝州

東謝蠻

東謝蠻渠帥姓謝氏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宮獠西連夷子地方千里宜五穀為畬田歲一易之衆處山巢居汲流以飲無賦稅刻木為契見貴人執鞭而拜賞有功者以牛馬銅鼓犯小罪則杖大事殺之盜物者倍償婚姻以牛酒為聘女歸夫家夫慙澁旬日乃出會擊銅鼓吹角俗椎髻韜以絳垂於後坐必蹲踞常帶刀劒男子服衫襖大口袴以帶斜缭右肩以螺殼虎豹猨狖犬羊皮為飾有謝氏世為酋長部落尊畏之其族不育女

自以姓高不可以嫁人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烏皮若注旄以金銀絡額被毛帔韋行縢著履帝以其地為應州隷欽州都督府

西趙蠻

西趙蠻在東謝之南並南蠻别種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深阻莫知里數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與東謝同趙氏代為酋長有萬餘戸不臣中國黔州豪帥田康諷之唐貞觀中首領

趙首摩遣使入朝後率所部内附詔以酋摩為刺史

牂柯蠻

牂柯渠帥姓謝氏舊臣中國世為本土牧守隋亂遂絶唐貞觀中其酋遣使修貢勝兵數萬遂列其地為牂州

兖州蠻

兖州牂柯别部與牂柯隣境勝兵二萬今黔中郡羈縻州唐貞觀中朝貢列其地為兖州

西爨蠻

西爨者南寧之渠帥梁時通馬自云本河東安邑人七世祖晉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徵詣荆州有爨瓚者據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土多駿馬犀象明珠既死子震翫分統其衆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韋世沖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史萬歲擊之至西洱河滇池而還震翫懼而入朝文帝誅之諸子没為奴唐高祖即位以其子弘達為昆州刺史奉父喪歸而益州刺史段倫遣俞大施至南寧

治共範川誘諸部皆納欵貢方物太宗遣將擊西爨開青蛉弄楝為縣

昆彌蠻

昆彌一曰昆明在爨之西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距長安九千里土歊濕宜秔稻人辮首左袵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俗尚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漢武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絶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唐武德中巂州治中吉偉使南寧至其國

諭使朝貢因求内屬發兵戍守自是歳與牂柯使偕來

尾濮

尾濮漢魏以後在興古郡今雲南郡地西南千五百里徼外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為穴以安其尾尾折便死居木上食人俗又噉其老者唯識母而不識父其俗有賔客殺老者以供厨故賔婚有老者必泣其地有稷及陸稻多鹽井鐃犀象有弓矢革鎧以赤猓猴皮垂錫珠翡翠為冠幘按木濮即尾濮也又扶南土俗傳云拘利東有蒲

羅人皆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並在西南蒲羅葢尾濮之地名

木綿濮

木綿濮產木綿特異生房甚繁房中綿其大如拳

文面濮 折腰濮赤口濮附

文面濮其俗劖面以青畫之劖音讒又有折腰濮其俗生子必折其腰又有赤口濮在永昌南其俗折其齒劖其脣使赤又裸露無衣服

黑僰濮

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布為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穀皮為衣其境出白蹄牛犀象琥珀金桐華布又諸濮之域皆出楛矢爾雅曰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卜人丹沙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今按卜人益濮人也

松外諸蠻

松外諸蠻數十百部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凡數十姓趙楊李董為貴族皆擅山川不能相君長有城郭文字頗知陰陽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莊蹻之裔有

稻麥粟豆絲麻薤蒜桃李以十二月為歲首布幅廣七寸正月蠶生二月熟男子氊革為帔女衣絁布裙衫髻盤如髮飯用竹筲摶而噉之象杯貯羹如雞彝徒跣有舟無車死則坎地殯舍左屋之三年乃葬以蠡蚌封棺父母喪斬衰布衣不澡者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為人所殺者子以麻括髮墨面衣不緝居喪婚嫁不廢亦弗避同姓壻不親迎富室娶妻納金銀牛羊酒女所齎亦如之有罪者樹一長木擊鼓集衆其下彊盜殺之富者貰

死燒屋奪其田盜者倍九而償贓姦淫則彊族輸金銀請和而棄其妻處女嫠婦不坐凡相殺必報力不能則其部助攻之祭祀殺牛馬親聯畢會助以告酒多至數百人唐貞觀中數叛亂太宗遣武侯將軍梁建方發蜀十二州兵討之首領雙舍拒戰敗走殺獲十餘萬建方諭降者七十餘部戶千萬署首領蒙和為縣令以撫之

西南夷序略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後為縣屬牂柯郡）其西靡莫之屬

以十數滇最大地有滇池因以為名滇音顛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葉榆澤名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嶲昆明嶲即今之嶲州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爨所居是其地也嶲音髓編髮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最大徙及筰都二國也徙後為徙縣屬蜀郡筰都後為沈黎郡徙音斯筰音材各反自筰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今蔓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尨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君

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蹻音居畧反）畧巴黔中以西（黔中即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流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乃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嘗破畧通五尺道（其處險阸故道才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西南之徼猶北

方塞也徼音工釣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粤東粤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番音婆唐蒙風曉南粤風音諷南粤食蒙枸醬枸音矩子形如桑椹緣木而生味辛蜀人取其實為醬以為珍味也食音飼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番音潘禺音愚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上書說

上曰南粤王黄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

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卭莋可置
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
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饟數歲
道不通士罷餓餧離暑溼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
兵興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
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
因言西南夷為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
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及元狩元年

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乃留為求道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

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粤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且子餘反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大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粤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始倚南粤南粤已滅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粤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莋侯冄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為粤嶲郡莋都為沈黎

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以
粤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
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皆百姓相杖未肯聽勞莫數侵
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
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西夷舉國降
離西夷謂東嚮事漢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
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
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

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反並音伴）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二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鉤音劬町音定）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為鉤町王大鴻

臚廣明賜爵關内侯食邑三百户後間歲武都氐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領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卧侯俞漏卧夷邑名後為縣俞音踰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説大將軍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効可見恐議者選耎復

守和解選耎怯不前之意也選音息兗反耎音人兗反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言起狂悖殺守尉也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責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知勇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勅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不以

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絶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絶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拜為牂柯太守立者臨卭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皆益州縣也）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且音子余反）名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軍誅

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與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與妻父翁指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阸為壘立使奇兵絶其饟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絶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

定西夷徼詣京師會巴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邯其王名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也邯音酣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

之吏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莽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枚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其舊號建武以後西南夷夜郎滇地邛莋冉駹諸國悉皆臣屬如先漢時又有哀牢焦僥樿國諸夷自昔不通中國者亦奉職貢有以見漢德之大也其在隋世則

復有所謂附國者距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大業中遣使入貢葢亦西南夷云

夜郎

夜郎漢時通焉初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

太守吴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有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有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令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按漢書夜郎侯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獨范史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為侯與班史牴牾今兩存之

初楚頃襄王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牂柯繫船杙也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時使莊蹻畧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

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歲秦滅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蹻也若莊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通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誤謬班固循習而書范曄所記詳攷為正又按莊蹻王滇後十五年頃襄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幽王立十年王負芻立五年而楚滅後十五年而秦亡凡七十年何故云蹻之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蹻音渠略反

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産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鉤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為麵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桄榔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鋘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擣稬米片又似麥麵中作餅餌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

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椶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麵赤黄密緻可食也

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尹珍字道真毋歛縣人也

滇國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三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為益

州郡割牂柯越嶲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忲（忲奢侈也）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嶲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民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民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饑疫連年不能尅而還以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

波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脩障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州文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怜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縣屬犍為郡朱音殊提音匙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

三千人擊之尚軍遂渡瀘水入益州界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嶲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其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帥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四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惡行也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元和中蜀郡王追

為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不能尅朝議以為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遠役不如棄之太尉掾巴郡李顒建策討伐乃拜顒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陟顒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為太守討定之毅有惠政為夷人所懷蜀後主建興二年丞相諸葛亮率衆南征四郡平之改益州郡為建寧

分建寧永昌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柯為興古郡焉

邛都

邛都夷漢武帝所開以為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為汙澤因名為邛池南人以為邛河（在今嶲州越嶲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遥視如戴鐵釜狀李膺益州記云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有小蛇頭上戴角在床間姥憐而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怒姥限責出蛇姥云在牀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為母報讎此後每夜輙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特俱陷為湖土

人謂之為陷河唯姥宇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輙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有好事人以為枕相贈畟音測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巂水伐之以為越巂郡巂水源出今巂州邛部縣西南巂山下前書地里志曰言其越巂水以置郡故名焉其土地平原有稻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禺同山在今褒州揚波縣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兼乎唐虞澤配三皇華陽國志曰碧雞光景人多見之前書音義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俗多游蕩而喜謳歌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

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為軍候漢書長貴作任貴更始

二年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為邛穀王領太守事

又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為邛穀王建武十四

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即授越嶲太守印綬十九

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聞之疑尚

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臺招

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

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永

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蘇祈縣屬越嶲郡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安漢縣屬巴郡起墳祭祀詔書嘉美為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義內屬時郡縣賦斂煩數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衆

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楪榆擊之賊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

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拜其子湍為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衆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為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桓間廣漢馮顥為太守尤多異迹云

作都

莋都夷者漢孝武帝所開以為莋都縣其人皆被髪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

仙人山圖所居焉劉向神仙傳曰山圖隴西人好乘馬馬蹋折脚山中道士教服地黄當歸羌活元參服一年不嗜食病愈身輕追道士問之自云五岳使我之名山採藥能隨吾汝便不死山圖追隨人不復見六十餘年一旦歸来行母服於冢間朞年復去莫知所之也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知白狼槃木唐菆等百餘國户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為

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為符驗今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經邛來大山零高坂山海經曰崍山江水出焉郭璞曰中江所出也華陽國志曰邛來山本名邛筰故邛人筰人界也巖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部至此而退者也有長貧若採八渡之難陽母閣峻並坂名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繈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為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

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東觀記載其歌并重譯訓詁為華言今范史所載者是也今錄東觀夷語以為此注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隗搆與天合意魏冒踰糟吏譯平端罔譯劉脾不從我來旁草支留聞風向化徵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繒布邪毗堪繡甘美酒食推潭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便屈申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陽雒僧鱗子孫昌熾莫穉角存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屢讓被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隨旅

歸日出主（歸且僆雒）聖德深恩（聖德渡諾）與人富厚（魏菌度洗）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莋邪尋螺）寒溫時適（藐潯瀘灕）部人多有（菌補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險）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孳摸）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墝埆（犁籍憐憐）食肉衣皮（阻蘇邪犁）不見鹽穀（莫碭麤水）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陝（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幢）緣崖磻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瀝髭雒）父子同賜（捕莣菌毗）懷抱匹帛（懷稾匹漏）傳告種人（傳室呼勑）長願臣僕（陵陽臣僕）

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眩燿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内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汙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令姓田名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牛毦顔野王曰毦結毛為飾也即今馬及弓槊上纓毦也舉土内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

邑君延光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郡國志零關道屬越巂郡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年蜀郡三襄夷寇蠶陵殺長吏四年犍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

冉駹

冉駹夷漢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

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在盛夏冰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為傭夏則違暑反其邑衆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案今彼土夷人呼為碉也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毦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本草經曰零羊角味鹹無毒主療青盲蠱毒去惡鬼安心氣彊筋骨也

又有食藥鹿麂麑有胎者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髦雞牲牲郭璞注山海經曰髦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鬭敵死乃止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毞毲羊羧之屬青頓毲羧並未詳字書無此二字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匈雕題離卯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龍角神龜為獻湯曰善何承天纂文曰紕氐罽也音畀疑反毞即紕也特多雜藥地有鹹土煮以為鹽麢羊牛馬食之皆肥麢即麢狼也異物志狀似鹿而角觸前向人林樹掛角故常在平淺草中肉肥脆香美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韈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牀音子兮反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

乃為徼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蜀後主建
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哀牢夷 撣國及僬僥夷並附

哀牢夷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
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
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
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
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

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二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哀牢傳曰九隆代代相傳不可得數至於禁高乃可記知禁高死子吸代吸死子建非代建非死子哀牢代哀牢死子桑藕代桑藕死子柳承代柳承死子柳貌代柳貌死子扈栗代）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絶域荒外建武二十五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箄音排縛竹木為箄以當船）南下江漢擊附塞夷鹿茤（音多）鹿茤人弱為所禽獲於是震雷疾雨南

風飄起水為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箄船沈没哀牢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茤輙被天誅中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戸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九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内屬光武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歳來朝貢永平

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都尉可領六縣古今注曰永平十年置益州西部都尉居巂唐續漢志六縣謂不韋巂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也合為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渡蘭倉水也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為他人哀牢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

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㲪帛疊杜薄傳云其國女子織作白疊花布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花木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為布也幅廣五尺絜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華陽國志曰蘭倉水有金沙洗取融為虎魄水金有光珠穴博物志曰光珠即江珠也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酈道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行無

常語百數為羣土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屩子土人織草為屩數十兩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屩知其設張者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其名而罵云奴欲張我捨之而去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屩子著之若進酒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相連不得去執還内牢土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竟相對而泣即左思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昔有人以猩猩餉封溪令令問餉何物猩猩自於籠中曰但有酒及僕耳無他飲食南中八郡志曰貂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曰貂色蒼白其皮温煖

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為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

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以為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為都尉太守十年卒官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叛攻越嶲唐城太守王尋奔楪榆哀牢三千餘人攻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嶲益州永昌夷漢九千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邪龍縣屬永昌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與諸部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承帛萬匹封為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乙王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

象九年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由調撣音擅東觀作擅字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年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附國

附國隋時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不能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繒其國南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為𥗨與巢同以避其患其𥗨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𥗨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於下致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

關閉以防賊盜國有重罪者罰牛人皆輕捷便擊劍漆皮為牟甲弓長六尺竹為箭妻其羣母及嫂兒弟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角有死者無服制置屍高牀之上沐浴衣服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自餘親戚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賭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方始大葬必集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木為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為帽

形圓如鉢或戴羃羅衣多毦皮裘全剝牛脚皮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胷前縣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銅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道修職貢物煬帝以勞民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有薄緣夷

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緜亘數千里接於党項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北利摸徒那鄂當迷渠步槃悟千碉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國大業中朝貢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管之

[seal]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一百十六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八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四夷傳第五

南蠻下

嶺南序畧 南粵 海南序畧 黃支 哥羅

林邑 扶南 頓遜 毗騫 干陁利 狼牙修

婆利 槃槃 赤土 真臘 羅刹 投和

丹丹　邊斗　杜薄　薄剌　敎焚　火山　無

論

嶺南序畧

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為荒服當周成王時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南荒有越裳國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

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粤秦幷天下威服蠻夷始開嶺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粤王傳國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置刺史治交趾郡領焉交趾者禮稱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是也題額也雕題謂刻其額以丹青

涅之交趾之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人實然萬震南州異物志曰烏滸在廣州之南交趾之北其土人恒出道間伺候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為肴俎又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為珍異以食老也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制

詔即以豹為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獻命歲至然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歲一反元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為髻於項上也以布貫耳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為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

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蠻里張游（里蠻之别號今呼為俚人）率種人慕化内屬封為歸漢里君明年南粤徼外蠻夷獻白雉白兔至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麊音莫支反泠音零）嫁為朱䳒（音馬）人詩索妻甚雄勇交趾太守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

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趾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嶺表悉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究不事人蠻夷別號也邑豪獻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

土内屬開境千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鬰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任逴（逴音卓）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獻内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内屬順帝永建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永和三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史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

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賊盜盤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兖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

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也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

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
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
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
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
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
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
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
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

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太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施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趾刺史九江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遷為桂陽太守桓帝

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兒音五奚反）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為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屯據日南衆轉彊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為交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

和元年交趾合浦烏滸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四年剌史朱儁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自是以後或臣或畔壤地廣遠竟難馴服焉

南粤

南粤王趙佗真定人也佗音徒何反秦并天下畧定揚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粤雜處十三歲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傑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興兵絶

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嚚死佗即移檄告横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絶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假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粤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粤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粤毋為南邊害與長

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粤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别異蠻夷隔絶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周竈也慮音廬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粤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迺乘黄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即位意諭盛德焉迺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理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

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令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

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嶺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以緜裝衣曰褚）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陸賈至佗恐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

帝制黄屋左纛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粤王使為外臣時内貢職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絶所以賜老夫者甚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别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粤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

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内不得振於漢外又亡以自髙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髙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粤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且南方卑濕蠻夷中西有西甌其衆半羸南面稱王東有閩粤其衆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蓋數千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

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桂蠹桂樹中蝎蟲也漢舊常以薦陵廟）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悅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請才性反）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

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其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粵兵未踰嶺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

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粤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載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藏其先武帝文帝璽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樛音居蚪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内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

子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常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

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者留鎮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宮

外酒行太后謂嘉南粤内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趨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鏦音窻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謀作亂王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為也

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
區區粤又有王應獨呂嘉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
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
往入粤境呂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
人又與使者亂專欲内屬又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
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
趙氏社稷為萬世慮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
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

男粤妻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粤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粤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為謾辭謝罪謾音莫連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為成安侯摎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為龔侯龔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粤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

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
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
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灕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
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
挫粵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
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
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

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為營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敺而入伏波營中敺與驅同遲旦遲音治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常侯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揭音羯南海縣粵將畢取以軍降為膫侯粵將姓畢

名取也滕屬南陽音來彫反

粵桂林監居翁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摧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海南序畧

海南諸國漢時通馬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

洲上相去或五三百里五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里數又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粵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踰於前代唐貞觀以後聲教

遠被舊時所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於梁隋焉其無異聞亦不復更記

黄支

黄支漢時通焉在合浦日南之南三萬里其俗略與珠崖相類自武帝以來常獻見有明珠玉壁琉璃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最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哥羅

哥羅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國云其

王姓矢利婆羅名米失鉢羅其所治城累石為之城有
樓闕門有禁衛宮室覆之以草國有州二十四而無縣
庭列儀仗有纛以孔雀羽飾馬兵器有弓箭刀矟皮甲
征伐皆乘象一隊有象百頭每象有百人衛之象鞍有
鉤欄之中有四人一人執矟一人執弓矢一人執殳一
人執刀賦稅人出銀一銖國無蠶絲麻紵唯出吉貝布
畜有牛少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髮裹頭又嫁娶初
問婚唯以檳榔為禮多者至二百盤成婚之時唯以黃

金為財多者至三百兩婦人嫁訖則從夫姓音樂有琵琶横笛銅鈸鐵鼓鼓簧吹蠡擊鼓死亡則焚尸盛以金罌沈之大海

林邑

林邑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

也馬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處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為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林邑國記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境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東臨大海屈璆道里記又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馬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玳瑁貝齒吉貝沈水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沈水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浮者棧香也又出猩猩獸多琥珀松脂淪

入地千歳為伏苓又千歳為琥珀又云楓脂為之琥珀在地其上及傍不生草木深者或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馬初如桃膠凝成乃堅其金寶物産大抵與交趾同以塼為城蜃灰塗之居處為閣名曰干闌皆開北户以向日或東西無定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論致帝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阿倫如牧宰之差也書樹葉為紙施椰葉為席男女皆以

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鐶貴者著革履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諸國皆然也其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加纓絡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繖以吉貝為旛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則使象蹋殺之林邑浦外有不勞山罪人亦送此山令其自死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貴男而賤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然後成禮人性凶悍果於戰鬬

有弓箭刀槊以竹為弩傅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節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以幅巾纏身冬月衣袍婦女椎髻四時暄暖無霜雪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轝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餘骨王則內金甖中沈之於海有官者以銅沈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人皆奉釋法文字同於天竺王事竺乾道

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後漢末大亂象林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為王子孫相承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熊死子逸代立晉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甞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而為鐵因以鑄刀刀成文對大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當王此國進斫石嶂如斷芻藁文心異之范椎甞使之商估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范逸作宮室

城邑及兵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偽於隣國迓逸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以逸妻妾置之高樓從已者納之不從者絶其食於是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有衆四五萬人遣使通表建業其書皆胡字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擢前後監日南郡戢擢並貪殘諸夷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為太守侵刻尤甚林邑素無土田貪日南

地肥沃常欲畧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襲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蕃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殺害吏民遣使告蕃願以日南北境横山為界蕃不許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温遣督護滕畯九真太守灌邃討之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至義熙中每歲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虚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

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鋌等物胡達死子須達立
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其母出奔敵真追恨不
能容其母與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驎
固諫不從其甥立而殺藏驎藏驎子又攻殺之而立敵
鎧同母異父弟曰文敵文敵復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
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
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
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宋

永初二年遣使貢方物武帝以陽邁為林邑王陽邁死
子咄立纂其父復曰陽邁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
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
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桓
道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克乃引還十二年十五年
十六年十八年每遣使入獻獻既陋薄而寇盜不已文
帝忿其違慠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
宗慤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為前鋒陽邁聞之懼欲

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畧日南户口其大臣蕃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克之乘勝即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黄金數十萬斤和之後坐事免官病卒見胡神為祟云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

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文贊死子天凱
奉獻白獮猴詔加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
邑王天凱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
戎勝凱遣使獻方物詔以為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綏
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二年行林邑王
高戎律陁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為持節都督緣海諸
軍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貢方物自是迄于陳
氏使命弗絕隋文帝平陳後遣人通表中國既而職貢

不至時天下無事朝臣多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為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寗長真驩州刺史李暈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土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破之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葢其有國十八葉矣方既平其國班師而歸故地遂空梵志收合遺

民別建國邑遣使謝罪唐貞觀中其王范頭利死國人立頭利之女為王女王獨任國中不寧大臣可倫翁定乃立頭利之姑子諸葛地者為王以女王妻之其國乃定諸葛地既立遣其使可倫因地盤獻火珠狀如水精日正午以珠承影取艾衣之而火輒見云得之於羅刹國焉

扶南

扶南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

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地出金銀銅錫沈水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又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磐石上如鍾乳人没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椎鎚之而不傷鐵反自損然以羚羊角扣之灌然冰泮又有老鵰入海化為玳可以截作馬勒謂之珂國有城邑宫室王居重閣以木柵為城海邊生大若葉長

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國人亦為閣居為船長八九丈廣纔六七尺頭尾似魚人皆醜黒拳髪文身裸體徒跣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汲引之俗事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

火葬則焚爲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山野人性貪吝男女恣其奔隨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鐶或雞子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否又於城溝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餧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魚大者長三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劒常食魚或得麞鹿及人亦皆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其先

世以女子為王有女王字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者善事鬼神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潰晨起詣神廟果得弓遂依夢乘舶入海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外國舶至欲刧取之混潰引弓射其船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於混潰混潰納以為妻惡其裸露乃令柳葉穿疊布貫其首焉混潰據扶南生七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混盤況年九十餘死

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畧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逃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衫泰

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中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有竺旃檀稱王奉表獻馴象詔以勞費停之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黎陀跋摩宋元嘉中頻遣使貢方物齊永明中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入獻梁天監初

跋摩復表送珊瑚佛像并珍異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自是累遣使入貢二年跋摩死庶子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表送天竺旃檀瑞象婆羅樹葉并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九年累遣獻方物三年復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曇寶隨使往迎之隋時其國王姓古龍遣使至長安唐武德後亦頻入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

云白頭國在扶南之西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險故人莫至與參半國相接

頓遜

頓遜梁時聞焉一曰典遜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交易焉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

涯岸賈舶未嘗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
珍物寳貨無種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
甕中數日成酒地出藿香揷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裛衣
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
花燥更芬馥亦末為粉以傅身焉其俗特多鳥葬人將
死者親賔歌舞送於郭外有鳥口如鵝似鸚䳇而紅色
飛來萬許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去燒其骨沈放海中
以為上行人也云必生天鳥若迴翔不食其人乃自悲

傷自以為已有穢乃更就火葬以為次行人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為下行人也

毗騫

毗騫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頭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粇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

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贈遺人食器如圓盤又如瓦甌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出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中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

皮紡織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涴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盡

干陁利

干陁利宋時通馬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出班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最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隣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跋陁羅夢一僧謂曰江表有聖人汝當

遣使奉禮則土地豐樂不然則境内不得自安陁羅末之信也既而又夢此僧云汝既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建鄴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模寫帝形回校本畫無少異焉後陁羅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貢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初復獻方物自後無聞

狼牙脩

狼牙脩梁時通馬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畧同偏多棧沈婆律等香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為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以覆髀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披布以纓絡繞身其國累磚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衛甚設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脫王以為神不敢

加害但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以為賢妻以長女俄而狼牙脩王死大臣迎還為王二十餘年死子婆迦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

婆利

婆利梁時通馬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國乃至其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百二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

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刻削為物暴乾之遂大硬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其國人皆黒色穿耳附璫披吉貝如帊及為都漫王乃用班絲者以纓絡繞身頭著金長冠髙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劔偏坐金髙座以銀鐙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寳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國人善投輪刃其大如境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者其餘兵器與中國

畧同俗類真臘物産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鎖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用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淨王夫人是其國女梁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吉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隋大業中又遣使入貢其王姓刹利耶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耶拏次曰獨訶氏拏唐貞觀

中亦遣使朝獻云

槃槃

槃槃宋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粟翨（音趐）粟翨以上曰楊德武連以上無得而紀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為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跽（暨九反）又其國多有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敕郎濫濫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

敦和胡臥反次曰崑崙敦帝索甘旦其言崑崙與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為古龍者其在外城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多以石為鏃稍則以鐵為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肉食而不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讀阿脩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為比丘呼道士為貪宗元嘉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其王奉表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沈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菩提樹

葉詹糖等香隋大業中亦朝貢於長安

赤土

赤土隋時通焉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直崖州之南水行百餘日而達所都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

圖畫菩薩飛仙之像懸金花鈴毦婦人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綱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纓絡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一寶蓋蓋左右皆有

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薩陁迦羅一人陁拏女除反達乂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鄃邪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敬佛尤甚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為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鎖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配既娶即分財別居唯少子與父居父母

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為棚棚内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旛吹蠡擊鼓以送火焚薪遂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屋氣候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頗香美復以椰漿為酒亦皆適口又有雙六雞卜之戲隋煬帝時募能通絶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赤土帝大悦遣齎物五千段以

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迦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脩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鎖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瓶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

條以供使者盥洗其日邢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盤金花以藉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為盤其大方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王矣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瑇瑁之肉

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於地布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郍邪迦隨駿等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為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見緑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步浪反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舟人云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于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郍邪迦於弘農謁帝帝大悅授駿等執戟都尉郍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眞臘

眞臘隋時通馬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名質多斯那自其祖漸以彊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質多斯那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其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以文木為竿

象牙金鈿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前有
金香案命二人侍側王著朝霞吉貝縵絡腰腹下垂至
頸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纓絡足履草屣耳懸金璫常
服白疊以象牙為屩若露髮則不加纓絡臣下服制大
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相高憑三曰婆何
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鬌羅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輙
於階下三稽首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
議政事訖跪伏而去階庭門閤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

仗其國與尒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陁桓二國爭戰其人行止皆持兵仗若有攻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為嗣王初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其一指或劓其鼻皆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為淨左手為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酥酪沙糖秔粟米餅飲食之時先取雜肉羮與

飯相和手摶而食之婚嫁者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即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官喪葬兒女皆十日不食剔髮而喪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作音樂送之以五香木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大水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五采畫之亦有不焚屍送之山中任野獸食之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雪饒瘴癘毒蟲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

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柹實似冬瓜菴羅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花樹似林禽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魚形似鯝觜如鸚䳇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覩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畜多死人疾疫近都有陵迦鉢婆山上

有神祠每以兵二千人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利多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祠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隋大業中遣使貢獻煬帝禮之甚厚唐武德六年亦奉表貢方物

羅刹

羅刹隋時通馬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輙以夜晝日則掩其面煬帝大

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經其國焉

投和

投和隋時聞焉在南海大洲中眞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迄遥治數城覆屋以瓦並為閣而居屋壁皆彩畫之城内皆王宫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挂金鐶頸挂金涎衣足履寳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總知國政又有叅軍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將軍

贊治贊府等官分治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叅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其為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治政事刑法盜賊重者死輕者穿耳及鼻并鑽鬢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為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疋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為之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罌盛之沈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為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

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始名齊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榻圓如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槎金釘寶帶犀象海物數十品

丹丹

丹丹隋時聞焉在羅摩羅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與珠崖同島上王姓刹利名尸陵迦治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並以

婆羅門為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挂雜寶纓絡身衣朝霞足履皮履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猪雞鵝鴨麞鹿鳥有越鳥孔雀果蓏有蒲萄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葱蒜蔓菁

邊斗

邊斗（一云班斗）都昆（一云都軍）拘利（一云九雉）比蒿皆隋時聞焉自扶

南渡金隣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隣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流黄其藿香樹生千歳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惟中節堅固芬香獨存取以為香

杜薄

杜薄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而至其國人貌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地出金銀鐵以金為錢出雞舌香可含不入衣服雞舌

之為木也氣辛而厲人與禽獸不能近故未有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薄刺

薄刺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赤男女並無衣服

敦焚

敦焚抱朴子云敦焚洲在南海中薰緑水膠所出膠如

楓脂不可多得所以然者正患狤猔上音詰下音屈獸害人不敢到其地狤猔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毛長三四分其無毛處則如韋囊人張捕得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束縛之投諸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乃死耳

火山

火山隋時聞焉去諸薄東五千里國中山有火雖雨不

息火中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使潔又有加營國在諸薄國西有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然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為浣火布

無論

無論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有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華果人行其下常有元陰十里一亭亭皆有井俗食麥飯飲蒲萄酒酒如膠若飲即以水和之味甚甘美

通志卷一百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二百十七 史部

通志卷一百九十九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四夷傳第六

北國上

北國序略　匈奴 南匈奴附

序略

北國之先皆軒轅氏之苗裔世居朔漠稟北方嚴肅之

氣故其人天資剛勁憙殺伐習攻戰世與中國為敵在唐虞時則有山戎夏時則有薫粥音育殷時則有鬼方周時則有玁狁上音險下音允夏道衰公劉失其稷官邑于豳今豳州也其後三百有餘歲狄人攻太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從亶父而邑焉以作周邦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命將出師而伐之莫不賓服武王滅商放逐戎狄于涇洛以北使以時入貢名曰荒服穆王時周室衰王伐犬戎而荒服遂不至懿王時

王室愈微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害詩人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孫宣王大興師以征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戎狄復賔服稱中興焉幽王遭驪山之禍身死國破戎狄縱橫上子用反下胡孟反不復可制東遷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後四十四年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後二十餘年戎狄遂至雒邑伐周襄王王出居于

鄭初襄王欲伐鄭故取狄女為后與狄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惠后與狄后及子帶謀為内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于衛侵盗尤甚周襄王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興兵伐狄逐子帶迎襄王入于雒邑而文公遂以兵威攘戎狄使居西河圁洛之間圁音嚚字本作圁音銀今銀州銀水是也號赤狄白狄先時晉北已有林胡樓煩之戎

燕北有東胡山戎各立君長不相統壹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諸戎翟戎翟皆朝于晉後百餘年當安王時晉卿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句注山名在雁門郡句音鉤以臨胡貃莫伯反趙氏後與韓魏氏共滅智伯分其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以北而魏有西河上郡以與戎狄界邊先是有義渠戎入居西河上郡間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又伐魏魏盡入西河上郡于秦惠王遂伐滅義渠秦既并有隴西

北地上郡乃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亦變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高闕在九原郡西北並步浪反而置雲中雁門郡其後燕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當是時諸胡中匈奴為最彊中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李牧之為趙將也匈奴不敢入於趙邊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

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今洛交安化郡地也）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地名）及秦亂劉項相持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世（冒音墨頓音狄）匈奴益張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郡東南）帝因婁敬之說以宗女為公主妻之文帝亦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今平涼郡蕭關縣）燒回中營（今扶風郡界）帝置細柳棘門霸上

三軍以備之又納晁錯說募人實邊故終景帝世無大
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尅自爾侵盜尤甚衛
青霍去病累歲窮討匈奴於是盡徙漠北矣是時漢境
至于陰山乃自關河以西置酒泉等郡隔絶羌胡遂通
西域宣帝時五單于爭立其國大亂呼韓邪單于南移
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單于遠遁康居竟為甘延壽誅
滅成帝時呼韓邪單于又來朝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至敦煌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及王莽輔政

易單于璽曰章改號匈奴單于為恭奴善于單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為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其國竟不得志後漢建武末其國饑疫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願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廷臣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民不許和帝時北單于卒為竇憲破滅安帝世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昌化郡之間劉淵則左賢王之孫而南

匈奴種微矣烏桓在漢武帝世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
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
校尉監統之至東都時種類大盛光武納班彪之策又
置校尉監領獻帝以後寇掠轉甚遂為魏武所滅桓靈
之際鮮卑復盛全有匈奴土宇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
亂而檀石槐之種為小種鮮卑軻比能所滅比能繼亦
離散而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焉蠕蠕自拓跋
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其後盡據匈奴故地其主杜崘始

號可汗魏氏世受其患明帝熙平以後其國始亂東西魏時突厥暴興蠕蠕不能自立奔於西魏卒被誅滅突厥既盛又盡有蠕蠕故地北齊後周爭結婚媾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與沙鉢略為仇大邏便西據烏孫舊地號西突厥遂分為二焉西突厥頗亦彊盛其後羣酋互相攻滅因而傳繼離合不恒終唐中葉而後破散北突厥自隋開皇中國內叛亂其主染干入朝于隋并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方郡勝今榆林郡朔今馬邑郡夏今朔煬帝

親幸其部其後染干之子始畢可汗圍帝於雁門僅而
得免後因隋室崩離華人奔湊轉更彊盛唐貞觀初頡
利可汗徑至渭橋卒為太宗所滅自三代以還北狄盛
衰可略而紀其小國時有侵擾不為大害者則不錄焉
惟契丹當武后世亦寇亂幽薊王師屢出始克平定其
部落世受唐室爵命然叛服無有常時緜延至于五季
竟竊大號與中國抗衡云

匈奴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世居北邊隨水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槖佗驢驘駃騠騊駼驒奚槖佗言能負槖囊而馱物也驘驢種而馬生也駃騠俊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騊駼馬類也生北海驒奚駏驢類也佗音徒何反駃音決騠音提騊音桃駼音塗驒音顛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肉食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寛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

兵則刀鋋（鋋音蟬）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當戰國時國始大與燕趙秦三國為隣秦并天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匈奴悉奪其河南地並河為塞因邊山險塹谿谷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以拒匈奴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氏音支）匈奴單于曰頭曼（曼音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莫安反

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寛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子名冒頓既立為太子後有愛閼氏生少子閼氏匈奴皇后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攻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獵射有不射鳴鏑所射輙

斬之已而冒頓復以鳴鏑自射善馬左右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於是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時東胡彊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皆曰此匈奴寶

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東胡與匈奴中間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甌脫者境上候望之處作土室若今之伏宿舍甌一候反脫土活反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

予之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予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大破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擊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邪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别散分離尚矣其世

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攣音力全反鞮音丁奚反後書言單于姓虛連題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音大庚反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

四長號曰萬騎後書言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後書復言有丘林氏凡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平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薄領呼衍氏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抵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

王谷蠡最大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戸且渠之屬且音子余反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後書言匈奴俗歲有二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槖佗為樂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蹛音帶又音多蹛者繞林木而祭也秋社八月中之祭無林木者乃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計者人畜之數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軋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軋音於黠反輾音女展反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

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以左為尊日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以包敵故其逐利如烏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轝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庾音弋主反犂音犁於是匈

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天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領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東方盡

駹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駹青馬也驪深黑色騂赤馬也駹音尨騂息營反高帝乃使使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王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王黄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開圍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圍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黄等數背約侵盜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

反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數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為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終高祖世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僨之君僨音方問反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

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将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彀音工豆反）今歌吟之聲未絶而瘡痍者甫起而噲欲揺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冒頓為書使使得其善言不

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以奉常駕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為寇於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為兄弟無侵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

其國將衆居河南地非常故往來入塞捕殺吏卒敺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敺與驅同）陵轢邊吏入盜甚驁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萬詣高奴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驩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絶二主之約離昆弟之

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以少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彊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以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虖淺奉書請虖音火故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

駟皇帝即不欲與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
即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
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遺匈
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
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
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
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服者天子所自服也袷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為表綺為裏也袷音工洽反比疎一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比音頻寐反疎字或作余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犀毗胡帶之鉤也亦曰鮮卑亦曰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繡十疋錦二十疋赤綈綠繒各四十疋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

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説傅翁主中行姓説名也行音胡郎反説音悦説不欲行漢彊使之説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説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説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之者以衣食異無卬於漢卬音牛向反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湩其音則同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識音式志反）

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

漢使或言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飲音於禁反食音嗣下同）漢使者曰然說曰匈奴明以攻戰為事

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卧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寛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制易

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嗟者嘆愍之言也喋喋利口也佔佔衣裳貌也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喋音蝶佔音昌沾反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輙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蘗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中去聲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乃稼穡也日夜教單

于侯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産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慮音盧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為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内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歳入邊殺

略人民甚衆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漢甚苦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户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户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當户且渠者一人為一官雕渠難者其姓名也）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内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

前美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卹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感嘉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繒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

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萬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

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説復事之
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絶和親大
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於是漢使三將軍
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
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
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

王遂乃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

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保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知漢謀乃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建造兵謀而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絶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然匈

奴貪尚樂關市耆漢財物（耆讀曰嗜）漢亦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年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漢因敖廣敖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將軍

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七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至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稺斜自立

為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陟安侯數月死伊稺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共友共音襲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其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盜寇邊又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以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

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

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毋近塞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人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焉音於堅反耆音支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蓋天神之主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屠音除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是時匈

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畧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盡亡其軍合騎侯從驃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昆音下門反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以為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

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寘音徒千反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王乃去號復其故位驃騎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

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敞使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

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苴音子餘反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

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辭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闚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

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之曰吾為遣其太子入質於漢以求和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濊與穢同或亦作薉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絶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為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也單于不親欲召

入不肯去節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為欲說折其辭辯少年以為欲剌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輙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匈奴亦謟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號為兒單

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留漢使漢使留匈奴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之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築受降城杅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漢

即来兵近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将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浚音俊稽音雞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匈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将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年單于欲

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句音鉤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其所

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且音子餘反鞮音丁奚反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竟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

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又使因杅將軍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漢

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為狐鹿姑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病且死言立左

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撣音纏更以為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單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

将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将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趙信城北邸郅居水（郅音之日反）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且子余反）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将與李陵将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陣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将偃渠

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乃遣開陵侯將兵別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句音鉤）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范氏能詛胡者）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

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本匈奴官也功臣表歸義侯僕多子雷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煇渠煇渠魯陽縣也眭音息隨反煇音輝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速邪烏地名燕然山在其中單于

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
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敗亂貳師降單于素
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
于遣使遺漢書曰南有大漢北有彊胡胡者天之驕子
也不為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閉大關取漢女為妻歲
給遺我糵酒萬石稷米五千斛雜繒萬疋他如故約則
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
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

然乃丞相私與太子爭鬭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
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
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留使者三歲
乃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律
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
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
屠貳師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
熟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貳師没後漢新失大將軍

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音讀罷讀曰疲）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單于死詐撟單于令

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鞮單于是橋與矯同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鞮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言欲和親左賢王右谷蠡王以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後二年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穿

井築城治樓以藏穀與秦人守之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猶號秦人漢兵至無奈我何即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衛律於是止乃更謀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為四隊並入邊為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

恐以為道擊之即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脱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北橋余吾令可度以備奔走是時衛律已死衛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風漢使者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犂汙王窺邊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

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汙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汙王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為犁汙王屬國都尉郭忠封安成侯自是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畧殺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旁音步浪反行攻塞外亭障畧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逢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

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甞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
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
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為烏桓數犯塞令匈奴擊之
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
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
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
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
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

桓敞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為平陵侯匈
奴繇是恐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擊
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
昭帝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
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
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
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
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

萬餘騎出張掖前将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将軍趙充國為蒲類将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将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将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恵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将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與五将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是以五将少所得度遼将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将軍

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員音云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
級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将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
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将軍出
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
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
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将軍出塞千六百
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
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

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長將以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臝槖駝七千餘萬漢封惠為長羅侯然匈奴民衆死

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馬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令音零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玆欲鄉和親

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鞮單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為邊寇於是漢罷外城以休百姓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訾音子移反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

奴欲為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監
治衆等四人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
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
也匈奴饑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
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嗕音奴獨反其君長以
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
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師國得其王及人
衆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兠莫為車師王收其餘

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薁鞬各六千騎薁音郁鞬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殺畧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

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犂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黜顓渠閼氏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郝音火各反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為握衍朐鞮單于握衍朐鞮單于者

代父為右賢王（朐音劬）烏維單于耳孫也握衍朐鞮單于立復脩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閭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狦音先安反）亡歸妻父烏禪幕（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居右地日逐王先賢撣

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姑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明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薁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為薁鞬王留庭薁鞬貴人共立故薁鞬王子為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三歲暴虐殺伐國中

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

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歳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鞮立三年而敗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間者立為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瞀音莫構反留居單于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撣兄右薁鞬王

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犂當戶謀揭音丘例反唯音弋癸反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烏藉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唯犂當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奥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犂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為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犂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犂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

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引西南留闟敦地（闟音蹋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擊屠耆單于屯兵殺畧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嗕姑地（嗕音乃穀反）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擊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瞀樓頭亡

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将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呼遬累者其官號也遬古速字累音力追反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溫敦為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為單于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将所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

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閏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以馬上戰鬬為國家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

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左伊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邪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婁音力俱反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盭古戾字戾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玉具劒摽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鐔劒口旁横出者也衛劒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彘其音同耳佩刀弓一張矢四發發猶放也四發則四矢也棨戟十棨戟有衣之戟也安車一乘鞍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襲猶副也錦繡綺縠雜帛八千疋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

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宫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户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光禄塞下（徐自為所築者也）有急保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

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疋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為送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即引其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

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為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以稱漢稱音尺孕反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返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即北擊烏揭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并三國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即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詔雲中五

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脱皆殺之呼韓邪單于使來漢輒簿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禄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即與為盟約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

合為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橈酒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飯匕也橈和也契金著酒中橈攪飲之契刻也橈音呼高反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為單于保塞為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為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

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
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
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
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
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
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阸在外
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
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

大說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槖佗驢馬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與烏孫俱來擊臣以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

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令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

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隱蔽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来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遂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

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故也設塞徼置
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
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
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絶
今罷乗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
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
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

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

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嘉許

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嘉也

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或讒

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内侯食邑三百户令佩其王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為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為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單于固請不

能得而歸王昭君號寧胡閼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為
右日逐王呼韓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
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
長曰且莫車（且音子余反）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生
四子長曰雕陶莫皐次曰且麋胥（且音子余反）皆長於且莫
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他閼氏子十餘
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
其母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

故得復安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鬬（創初亮反　艾讀曰乂）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不如立雕陶莫皐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皐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皐立為復株絫若鞮單于（絫音力追反）復株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右谷蠡王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絫單于復妻王昭君

生二女長女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須卜當于皆匈奴之貴族居次者女之號若漢言公主也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阪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逃

通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絶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懐附親之心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

不肯令見漢使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復株絫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搜諧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朐音許于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為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侍涂音徒撣音壥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

和元年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第二閼氏子樂為左賢王以第五閼氏子輿為右賢王（此第二閼氏即上所謂大閼氏也第五閼氏亦呼韓邪之閼氏樂輿二人皆烏珠留之弟）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斗絶也直當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就大鵰也黄頭赤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為上言

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為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
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説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説
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
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獻此地直斷
閉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
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吉也
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
父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温偶駼王所

居地也（偶音五口反駼音塗下同）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今獨求何也已問温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還為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令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駼仇撣王稽留昆入侍至哀帝建平二年烏孫庶

子甲援亶援音爰亶音竹二反翕侯人衆入匈奴西界寇盗牛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户烏夷冷冷音零將五千騎擊烏孫殺數百人畧千餘人敺牛畜去甲援亶恐遣子趨逯爲質匈奴逯音錄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遣還甲援亶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猒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猒音一涉反自黄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上由

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
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
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
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
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
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
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
然而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

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筞也卒其以所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

於便墜徼要也工堯反墜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

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專制自此之後欲

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彊難屈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羌屬也　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埽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古災字）唯北狄為不然真

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絶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而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

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
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
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
西邊哉乃以制匈奴故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
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
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悟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
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

復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以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者五百人入朝以明天子盛德上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宫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繒帛三萬疋絮三萬斤他如河平時既罷遣中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回音胡對況等乏食單于乃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反

上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且音子余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説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句音鉤去胡来王唐兜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右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

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告單于曰西域内屬不當得受今遣之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輙以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輙送至塞以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攻國幾絶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有以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

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單于遣使送到國因請其罪使者以聞有詔勿聽會西域諸國王斬以示之乃造設四條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

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
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白太后遣使者荅諭
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
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匈奴
人民婦女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
不當予匈奴稅匈奴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
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
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攻擊之烏桓

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王莽之篡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業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

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止不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絶禍根將率猶

豫莫有應者饒燕士勇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巳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以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巳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犂汙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問咸咸具言狀將率曰

前封四條不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内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将率不敢顓决以聞詔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畧其人民釁由此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将兵數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以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将

人衆二千餘人敺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單于受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復還入匈奴時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元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畔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即謀刼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巳校尉刀護遣人與匈奴南犂汙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軍一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巳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元商留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水上田

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二將軍留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莽於是大分匈奴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犂汙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賜安車鼓吹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疋戲戟十戲戟有旗之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拜助為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

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

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内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

有克獲之功胡輙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令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

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鬴古釜字鍑釜之大口者也鍑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疫疾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埶力不能此四難也輜車自隨則輕鋭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埶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

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異國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為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敺畜産去甚衆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

數為寇兩將以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子登于長安市
初北邊自宣帝以来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
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撓攪也音火高反邊民死亡
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
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
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伊
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
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為烏累若鞮單

于累音力追反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為左賢王以弟屠耆閼氏子盧渾為右賢王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數死以為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為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以為護于欲傳以國咸怨烏珠留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為左屠耆王云當遂勸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

也中部都尉以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刁護賊芝音妻子以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右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使者問單于輙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

共入為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以常車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説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為後安公當子男奢為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以

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自差與之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尸道皐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謚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云女弟當户居次子醯櫝王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之塞下與云當會因以兵迫脅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脱歸匈奴當至長

安莽以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敗會當病死莽以其庶女陸逯任妻後安公奢陸逯邑也莽改公主曰任奢本為侯莽以女妻之故進為公逯音錄任音壬所以尊寵之甚厚終為欲出兵立之者會漢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以下印綬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皇帝輔立

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距掌音丑庚反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入長安更始敗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以通舊好而單于益踞傲帝容忍待之故使命常通先是漁陽太守彭寵以建武初畔亂與單于共連兵因復立

安定人盧芳為漢帝使入居五原自是匈奴數與芳共侵北邊九年帝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設重賞購求盧芳於匈奴匈奴貪得漢財物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

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甚衆北邊無復寧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斯以次當為左賢王左賢王有傳國之漸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斯知牙斯者王昭君之子也于時單于兄烏珠留單于子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見知牙斯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内懷猜懼庭會稀濶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

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懐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承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内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因白單于言薁鞬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

所主南邊八郡衆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復號醯落尸逐鞮單于單于自復株絫以下皆稱若鞮今自比以下直稱鞮也匈奴自是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南單于遣弟左賢

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衆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馬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𡩋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脩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

使南單于亡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橐佗二頭文馬十匹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

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黄金璽盭緺綬盭音戾注已前見緺古蛙反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劔刀箭黑節三駙馬二黄金錦繡繒布萬疋絮萬斤樂器鼔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又轉河東米糒三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千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静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

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疋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支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疋歲以為常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史掾史

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部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偵羅猶探候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

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
天子召公卿廷議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
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
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
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使
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
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
曰臣見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

得其情則郤敵折衝應對入其彀則反為輕欺此北匈

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求和親又遠驅牛馬

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

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

然今既未獲助南亦不宜絶北覊縻之義禮無不答謂

可頗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

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藁草并上曰單于

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

甚高爲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邪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

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
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邪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
親欵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
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
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疋弓鞬韇丸一矢
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
四百疋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
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

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劔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荅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死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為丘浮尤鞮單于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千疋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

于死弔祭慰賜以此為常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死弟汗立為伊伐於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衆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死單于比之子適立以永平二年立為醢僮尸逐侯鞮單于永平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西河長史馬襄赴援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死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死單于適之弟長立為胡邪尸

逐侯鞮單于長以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
朝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
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
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庭交使懷嫌怨欲
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
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國交通由是始
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
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

栢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　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肜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皐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及聞漢兵來悉度幕北去肜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

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
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時皁
林溫禺犢王復將衆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
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
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
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
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
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

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民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敺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邊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死單于扜之

子宣立為伊者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與北虜溫禺犢王卒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邊以前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葷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墝埆之人屢嬰塗炭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棄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

設位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勑度遼及領中郎將龎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衆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

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
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
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死單于長之弟屯屠
何立為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以章和二年立時
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
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
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
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

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北庭北單于創艾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遁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七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師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塞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

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臣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輙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胡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

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
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
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
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殫極天下欲臣附匈奴未遇天
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
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簒位變更其號耗擾
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
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効如此今幸遇天

授彼國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効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邊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捕首虜二十餘萬事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書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

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尅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户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

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将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欵塞大将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劒四具羽盖一駟使中郎将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将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将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死單于宣弟安國以永

元五年立為單于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决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毆掠皆多怨之安國由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會龍祠議事師子輙稱病不往皇甫稜知

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揺動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

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

急衆皆大恐安國曷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
安國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為亭獨尸逐侯
鞮單于師子以永元六年立師子新立降胡五六百人
夜襲其帳安集掾王恬将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
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
屠屯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
郵亭廬帳将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於是遣行車騎将
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将軍朱徽将左右羽林

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
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
師城逢侯將萬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
乃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
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
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
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
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

斬首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為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

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烏居戰乃右禺犢王名也）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去塞者駱驛不絶單于師子立四年死單于長之子檀立為萬氏尸逐鞮單于檀以永元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

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
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
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
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
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
子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
三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
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

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
何熙副中郎將龎雄擊之四年春單于遣千餘騎寇常
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與遼東太守耿
夔擊破之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
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脱帽
徒跣對龎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
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及匈奴中者合萬餘人
五年梁慬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

蔑兗以烏桓校尉鄧遵為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馬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寇畔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以延光三年立是歲耿夔

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為度遼將軍時新附一部大人阿族等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獲馬牛羊萬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衆代為度遼將軍其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為度遼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單于

憂恐上書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死弟休利立為去特若尸逐鞮單于休利以永建三年立四年罷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

稷殺朔方代郡長吏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死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

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
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
疲苦虛内給外非中國之利宜令度遼將軍馬續深溝
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類可
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
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
時戎狄之所長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
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

觀其變設購開賞宜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
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
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
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
尉及軍司馬遂寇畧并凉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
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
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
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

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縄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産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度遼將軍漢安元年秋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畧并部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馬駟鼓安車駙馬騎玉具刀

綿什物給綵布二千疋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
軿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
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
抵百戲順帝幸胡桃宫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
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
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
于兜樓儲立五年死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
年立至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

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延熹元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部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死子某以熹平元年立為屠特若尸逐就單于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曰某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死子呼徵立為單于呼徵光

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為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乃前趙劉淵之祖劉淵乃亂晉之

首於扶羅以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将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内諸郡時民皆保聚鈔略無所得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河東平陽也於扶羅國於此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為單于呼厨泉興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

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擊拒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平陽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為丞相因留單于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襲號分其衆為五部部中立其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世之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祈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

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太陵縣北部匈奴
雖分居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間晉初塞外匈奴
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武帝復納之使居河
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
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
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
衆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
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

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
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
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
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
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
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
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
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

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餘萬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匈奴以部落為種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茂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錯雜屠各最豪貴故得

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

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以後匈奴種類羣聚難以驅逼而於扶羅之孫淵遂吞噬神州

丘墟帝室云

通志卷一百九十九

通志卷二百

宋右廸功郎鄭樵漁仲撰

四夷傳第七

北國下

烏桓 鮮卑 軻比能 宇文莫槐 徒河段務勿

蠕蠕 附高車 稽胡 突厥 西突厥 鐵勒

庫莫奚 契丹 室韋 地豆于 烏洛侯

驅度寐　霫　拔悉彌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闘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

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衆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聘幣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嫂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

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摇簂音吉悔反字或作國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幗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摇之也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氀毼罽也氀音力于反毼音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乳孕以別四節俗貴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牵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之欲反累音力瑞反使護死者

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生故知人生命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烏孫東北焉丁令匈奴別種也令音零烏桓自為冒頓所破

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輙沒其妻子及漢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彊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

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冦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城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還為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為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冦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

郡民庶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彊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犇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皮是時

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寳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於縁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冦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民但委主降掾吏蓋當時權置也下兵馬掾亦同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開營府并領鮮

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上谷秋鴈門烏桓率衆王無何與鮮卑大人邱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九原縣屬五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度遼將軍梁慬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末廆為親漢都尉廆音胡罪反順帝陽嘉四年冬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

牛千餘兩度遼將軍耿曅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沙南斬首五百級沙南縣屬雲中郡有蘭池城烏桓遂圍曅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龍吾斯反畔中郎將張耽擊破斬之餘衆悉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屠屠各並畔中郎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部俱反張奐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

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卬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峭音七笑反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卬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卬力居死子樓班年少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王蹋音大蠟反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

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
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
僕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蘇僕延率其
部衆奉樓班為單于蹋頓為王然蹋頓猶秉計策廣陽
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
卑殺烏桓校尉邢舉而代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
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民奔烏桓者十萬餘户
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閻柔率鮮卑

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為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中國云西晉王浚為幽州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敘並其別種然皆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髠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

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並鼠屬豽狗屬也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還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彊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民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

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輙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内屬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求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十萬為常明章二帝

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北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北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

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三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賀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

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也）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連穿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宫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卒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

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衆王其至鞬為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叛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散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

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龎參發廣陽漁陽涿郡中卒分為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幷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栢縣名屬五原郡也　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栁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

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餘騎亦寇遼東元菟烏桓校尉耿曅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曅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所救反每與鮮卑戰輙陷敵詔賜號

率衆君陽嘉元年冬耿曅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末廆率衆王侯咄歸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冦遼東屬國於是曅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冦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

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其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歠音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

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郤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四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部並殺掠吏民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

為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屠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

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
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
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因
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
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上議曰自
匈奴北遁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
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
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蚧音

介播新到反埤蒼曰瘭必燒反杜氏注左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垢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狄冦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旰食乎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

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

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且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郡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為大人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桓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桓能臣氐等

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為扶羅韓部威禁寛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泄歸泥父特又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魏文帝踐阼田豫為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力不能抗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

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讐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讐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黄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爲冦害而軻比能衆遂彊盛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覊縻兩部而已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冦鈔并州殺略吏民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

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烏桓校尉閻柔上貢獻魏武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二

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丸反比能復助為寇害魏武以鄢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魏文帝亦立比能為附義王黄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十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鬬更相攻擊校尉田豫和合之使不得相侵五年比

能復擊素利豫率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别小帥瑣奴拒豫豫進討破走之由是懷貳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為讐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陣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我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於天子輔得書以聞帝帝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

彊盛控弦十餘萬騎每鈔掠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為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貢獻至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

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邢軌遣將軍蘇尚董彌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尚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尚彌至三年中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世為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為毒藥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人為部下所殺更立其弟普撥為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娶代王鬱律女丘不勤死子莫廆立莫廆遣弟屈雲攻慕容廆慕容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延伐慕容廆於棘城復為慕容廆所破時莫廆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

咸憚之莫廆死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
子翰先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為人患
宜先取之棘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
人詐為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為吾患久思
除之今聞來討甚善當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
待之遜昵延以為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為翰所敗
翰馳使告廆乘勝遂進及晨而至廆亦盡銳應之遜昵
延率衆逆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

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二紐自言為天所相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貢于代王什翼健什翼健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廆廆拒之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惟龔廆子仁于栢林仁逆擊斬悉跋惟廆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人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

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皝迭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皝而莫渾荒酒縱獵為皝所破死者萬餘人其後皝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為皝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皝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後周宇文氏之源蓋出於此

徒河段 務勿塵附

徒河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為

漁陽烏丸大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彊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勿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上馬四五萬騎晉惠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為己用深德之乃封務勿塵為遼

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務勿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恒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勿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匹磾從弟末波等率五萬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卧無警備之意勒因其懈怠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歸于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洩馬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

已也如此就六眷死其子幼弱匹磾與劉琨世子羣奔
喪匹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叔羽鱗及末波而奪其國
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匹磾劉羣為末波所獲匹磾走
還薊懼琨圖已請琨宴會因執而害之匹磾既殺劉琨
與羽鱗末波自相攻擊部衆乖離欲擁其衆徙保上谷
阻軍都之險以距末波等代王鬱律聞之陰嚴精騎將
擊之匹磾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虎擊段文鴦于
樂陵破之生禽文鴦匹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降于石

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於遼西末波死國人因立陸眷弟護遼為主代王翳槐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石虎後敗護遼於遼西護遼奔於平岡山遂投慕容皝皝殺之鬱蘭奔于石虎虎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其弟恪帥衆伐龕於廣固儁毒其目而殺之阬其徒三千餘人

蠕蠕

蠕蠕而兖反姓郁久閭托跋力微之在北荒也部騎掠得一奴髮始齊眉忘其本名力微字之曰木骨閭者夷言首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為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代王猗盧時有所攻討木骨閭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而長之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得衆心始有部落自號柔然部後以為國號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

於蠕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隋史亦曰芮芮木骨閭六代孫

曰社崙兇狡有權略魏道武之與秦王姚興搆怨也遣

兵攻其屬國没奕于黜弗素古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

救之大敗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吞并諸部凶

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為一軍軍置將一

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人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

者以石擊其首殺之是時西北有匈奴餘種最為富彊

復為社崙所并其境土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

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社崙乃自號為卯豆伐可汗是歲晉安帝元興元年也可汗之號始於此卯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社崙自是屢擾魏邊明元永興二年社崙圍魏師於牛川明元率衆救之大敗社崙社崙走死其弟斛律立斛律五年將嫁女於燕兒子步鹿真謂諸大臣曰斛律將以汝等女為媵大臣恐逆執斛

律與女皆送於燕而立步鹿真為可汗社崙季父之子曰大檀領別部得衆心或告步鹿真云國人欲立大檀步鹿真發兵襲之兵敗見殺而大檀遂自立為紇升蓋可汗斛律至和龍燕王馮跋待以客禮斛律請還跋遣其將萬凌帥騎送之凌憚遠役殺之而還大檀立遂侵魏明元擊之大檀走魏兵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墮指者什二三太武始光二年大舉伐蠕蠕五道並進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蠕蠕大驚絕

迹北走神䴥二年太武復伐蠕蠕率輕騎兼馬驟至栗水大檀先不設備遂燒廬舍西遁部衆四散太武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二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勢鈔掠蠕蠕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産車廬無慮數百萬太武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勸太武還兵還至黑山得蠕蠕降人云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八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去若復前

行二日則盡滅之矣太武深悔之大檀因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勑連可汗吳提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吳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太武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帝厚賓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納吳提妹為夫人又進為左昭儀吳提遣其兄秃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帝大悅班賜甚厚至太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

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為二道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子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穆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頽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

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獲乞列歸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又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太平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為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吳提遁走追至頞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

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乃止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爾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鋭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不利以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

走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文成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頹率衆數千落來降自太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自稱永康元年率部衆侵塞北鎮

游軍大破其衆獻文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隂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督諸軍為後繼諸將會車駕于女水之濵獻文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竒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千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焉孝文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聘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絶其使

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之也予成既悔前非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爻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懷譎詐及見詔書乃中止太和元年遣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聞天朝珍寶華麗甚積來一觀之乃勑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

御廐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
歷覲焉比拔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
二年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孝文志在招納許
之子成雖歲貢不絶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予成
死子豆崙立號伏古敦可汗自稱太平元年豆崙性殘
暴好殺其名臣豎吞石洛候以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
和勿侵中國豆崙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
六年孝文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並為都督領軍斛

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豆崙豆崙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衆十餘萬西走自立爲主豆崙與叔父那蓋爲二道追之豆崙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崙頻爲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爲天所助欲推那蓋爲主那蓋不從衆彊之那蓋曰我爲臣不可焉能爲主衆乃殺豆崙母子以尸示那蓋那蓋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自稱始平元年宣武正始

三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宣武不報其使詔有司勑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崘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暫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寛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修蕃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爾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宣武不納依前諭遣伏圖西征高車為高平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自稱建昌元

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三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發而崩事遂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俟斤尉比建朝貢孝明熙平元年西攻高車大破之禽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復彊盛二年又遣使俟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顧禮等朝貢神龜元年明帝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藩禮不備之意初豆崙之死也那蓋為主伏圖納豆崙之

妻侯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尼引副升牟妻曰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為醫巫假託神鬼先甞為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恒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授夫副升牟爵位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既挾左道亦略有姿色醜奴甚加

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歳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不曾上天言天上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醜奴言地萬懸鑒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既而地萬恐懼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萬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之軍敗還為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瓌為主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數萬以伐阿那瓌

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魏阿那瓌母侯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為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阿那瓌至明帝臨顯陽殿引見勞問阿那瓌執所啟再拜殿下陳懇失國歸命之由辭旨哀苦上憐之尋封阿那瓌為朔方郡公蠕蠕王賜以衣冕加之軺蓋侍從儀衛同于戚藩頃之明帝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欲令還往綏集詔羣臣議之朝論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乂為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餽之遂得歸國

阿那瓌請辭帝臨西堂贈賜甚厚詔侍中崔光黄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于為地豆于所殺衆推婆羅門為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時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蠕蠕已自立君乃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郊迎其失國之主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資其北入帝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

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俟斤卬弁頭等六人將二千騎隨具仁迎阿那瓌具仁還鎮與阿那瓌商確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求還京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部落千餘詣涼州降附於是蠕蠕數萬衆相率來迎阿那瓌還國阿那瓌啟乞給賜精兵一萬資送詔遣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驛宣旨慰諭阿那瓌并申賜賚時婆羅門亦自懷朔鎮奉表規望乞軍并請阿那

環歸藩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等奏稱漢立南北單于使之相維為國藩翰今阿那瓌婆羅門既並向此宜兩存之以準漢制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若結山吐若奚泉及敦煌北西海郡皆漢晉舊鄣二處寬平原野彌漫宜置阿那瓌於西吐奚若泉置婆羅門於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聚離散其爵號及資給亦宜為之裁處蓋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以示恩惠令沃野懷朔武川鎮各選二百人軍主監率給

其糧仗送至前所仍於彼為之營構功就聽還諸於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準程給糧送付阿那瓌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近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馳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内資稟不得同之阿那瓌新造藩屏請各遣使持節先詣慰喻并委經略明帝從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為州軍所討禽之三年阿那

瓌上表乞粟以為田種詔給萬石四年阿那瓌衆大饑入塞寇鈔明帝詔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見阿那瓌為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并公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尋謝孚放還詔驃騎大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婆羅門至洛陽明帝臨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詔贈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

昌元年阿那瓌率衆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阿那瓌拜受詔命勒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頻戰剋捷明帝又遣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馮雋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衆既和士馬稍盛乃號勑連頭兵伐可汗遂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三年復遣使人鞏鳳景等入朝此後使命繼至建義初孝莊詔阿那瓌讃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阿那瓌遣烏勾蘭樹升伐等朝貢并為長子請尚公主明年孝武詔以

范陽王誨長女琅邪公主許之未及成婚而帝入關自是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為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舍人元昱女稱為化政公主妻阿那瓌之弟塔寒又自廢其后乙弗氏納阿那瓌女為后加以金帛誘之阿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遂率衆渡河以廢后猶在為言文帝不得已勑廢后自殺東魏靜帝元象元年阿那瓌掠幽州范陽南至易水又掠肆州秀容至於三堆又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乃囚阿那瓌使温豆拔

等齊神武以阿那瓌兇狡將撫懷之乃遣其使人龍無駒北還以通溫豆拔等音問始阿那瓌殺元整亦謂溫豆拔等不存既見無駒徵懷感愧興和二年春復遣龍無駒等朝貢東魏然猶未盡誠款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齊神武因遣相府功曹參軍張徽纂使於阿那瓌閒說周文百端且言文帝之后死非其命若可汗能念舊恩得存和睦當以天子懿親公主結成婚媾阿那瓌召其大臣議之即歸誠於鄴遣其俟利莫何緣游大

力等朝貢因為其子菴羅辰請婚靜帝詔兼散騎常侍太府卿羅念兼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瓌阿那瓌遣莫何去折豆渾十升等報聘復因求婚齊神武請以常山王隲妹樂安公主許之改封為蘭陵郡長公主阿那瓌遣吐豆登郁久閭譬渾俟利莫何折豆渾侯煩等奉馬千匹以為聘禮請迎公主詔兼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器物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

久閭匿伏俟利阿夷普掘蒲提棄之伏等迎公主於新城之南齊神武慮阿那瓌難信又以國事加重躬送公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每皆隆厚阿那瓌大喜自是朝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號鄰和公主妻齊神武第九子長廣公湛靜帝詔為婚焉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譬掘俟利莫何游大力送女於晋陽武定四年阿那瓌有愛女號為公主以齊神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靜帝聞而詔神武納之阿那瓌遣其吐豆

登郁久閭汗拔姻姬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魏邊塞無事至於武定末使貢相尋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未能外略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為彊盛稍敢驕大禮敬頗闕遣使朝貢不復稱臣天平以來逾自踞慢汝陽王暹之為秦州也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因入洛陽心慕中國設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黄門之屬以覃為祕書監黄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至不

遜每奉國書與朝廷抗禮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往來不絶天保三年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阿那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並擁衆奔齊其餘衆立登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齊文宣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其國人仍立登注為主又為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其國人復立庫提為主是歲復為突厥所攻舉國奔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蠕蠕廢其王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致之馬邑川

給其廪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蠕蠕貢獻不絶五年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既而復寇肆州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黄瓜堆虜散走時大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蠕蠕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是歲帝又北討蠕蠕大破之蠕蠕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帥輕騎於金川下邀擊

蠕蠕蠕蠕聞而遠遁六年文宣又親討蠕蠕頓兵白道留輜重率輕騎五千追蠕蠕躬犯矢石頻大破之國人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是時又累為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率部落千餘家奔于關中突厥既恃兵彊又藉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繫請盡殺以甘心焉周文遂收縛蠕蠕主以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長安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為奴隷云

高車

高車蓋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勑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伏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枇氏護骨氏異氏奇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且復一

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為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為狼妻而産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種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鬭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瀆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為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

馬令女黨恣取上馬袒而乘之馬主立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宴飲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復入女家馬羣選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産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潔淨喜置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羖羊然

火拔刀女巫祝說如中國祓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帀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鬠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為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為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繞旋多者數百帀男女無大小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産盡

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為異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武襲之大破其諸部後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廵分命諸將為東西二道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駮髯水西北徇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千餘落衛王儀別督諸將從西北絶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

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為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之西山尋而高車姪利曷莫弗敕力犍率其九百餘落内附拜敕力犍為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車觧批莫弗幡豆建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内附亦拜為揚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食蠕蠕社崘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北侵入高

車之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崙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入其國部高車眛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息寢卧不起社崙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陣有異於衆北方之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來便止處女歌謡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如此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豐厚命其少子曷堂内侍

及倍侯利卒道武悼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破之道武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役使故得别為部落後太武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太武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於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

地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加粒食歲致貢

獻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氈皮委積文成時五

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游繞歌吟

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

忻悅後孝文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

遂推表紇樹者為主相率北叛蹂踐金陵都督宇文福

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為都督討之

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車

之旅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崘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升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豆崘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竒俱統領軍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崘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為王國人號之曰侯婁匐勒猶魏言

大天子也窮奇號俟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崙追討之頻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為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此而自豎立當為天子討蠕蠕孝文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繡袴褶一具雜綵百疋窮奇後為

嚈噠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為主歲餘嚈噠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駞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宣武嘉其忠誠詔慰

諭之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為伏圖
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
麴嘉表求内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
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
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
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于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
十人赤紬十匹雜綵六十疋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
引吐賀真貢其方物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

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脚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其部衆悉入嚈噠經數年嚈噠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伊匐既復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為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匐復大破蠕蠕蠕蠕主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鞦韆一副繖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匐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匐而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為蠕

蠕所破伊匐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賔自蠕蠕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賔為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道武時有吐突隣部在女水上常與解如部相為脣齒不供職貢登國三年道武親西征渡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解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絕突隣部與絕奚部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為寇於意辛山

登國五年道武勒衆親討焉慕容驎率師來會大破之絶突隣大人屋地鞬絶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栢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絶突隣部帥匿物尼絶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尅死者數千人道武聞之遣安遠將軍庫兵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有侯呂隣部衆萬餘口常依嶮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為

寇於若水河八年夏道武大破之并禽其別帥馬古延等又有薛干部常屯聚於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道武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丏奔其部道武聞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丏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道武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

鮮甲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服之及平統萬薛于種類皆得為編戶矣而率屯山鮮界別種破多蘭部相傳主其部落至木易于有武壯力勇劫掠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遵討之攻於高平木易于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迸其後為赫連屈丐所滅又黙弗素古延等諸部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勤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

山西明元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淵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則多貫蜃貝以為耳頸之飾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

穢女子尤甚將嫁之夕方與淫者叙離夫氏聞之以多為貴既嫁頗亦防閑方犯姦者隨事懲罰又兄弟死者皆納其妻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户然輕其徭賦有異華人山谷阻深者又未盡役屬而兇悍恃險數為寇害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屬魏氏亂力不能討蠡升遂分遣部衆鈔掠汾晉之間略無寧歲神武遷鄴後始密圖之乃偽許以女妻蠡升太子蠡升遂遣子詣鄴齊神武厚禮之綏以

婚期蠡升既恃和親不為之備西魏大統元年齊神武

襲之蠡升率輕騎出外徵兵為其北部王所殺送首於

神武其衆復立蠡升第三子南海王為主神武滅之獲

其偽主及其弟西海王并皇后夫人王公以下四百餘

人歸於鄴其居河西者多恃險不賓時周文方與神武

爭衡未遑經略乃遣黄門侍郎楊㯹就安撫之五年黑

水部衆先叛七年别帥夏州刺史劉平伏又據上郡反

自是北山諸部連歲寇暴周文前後遣于謹侯莫陳崇

李弼等相繼討平之周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狼皮率其種人附於齊氏阿保自署丞相狼皮署柱國并與其別部劉桑德共為影響柱國豆盧寧督諸軍擊破之二年狼皮等餘黨復叛詔大將軍韓果討破之保定中離石生胡數寇汾北敷州刺史韋孝寛於險要處築城置兵糧以遏其路及大將軍楊忠與突厥伐齊稽胡等復懷旅拒不供糧餼忠乃詐其酋帥云與突厥迴兵討之酋帥等懼乃相率供饋焉其後丹州綏州等部內諸

胡與蒲州別率郝三郎等又頻年逆命復詔達奚震辛威于寔等前後窮討散其種落天和二年延州總管宇文盛率衆城銀州稽胡白郁久同喬是羅等欲邀襲盛盛並討斬之又破其別帥為喬三勿同等五年開府劉雄出綏州巡檢北邊川路稽胡白郎喬素勿同等渡河逆戰雄復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閒竊出並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没鐸為主號聖武皇帝年曰太平武帝

定東夏將討之議欲窮巢穴齊王憲以為種類既多又山谷阻絶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率餘加慰撫帝然之乃以憲為行軍元帥行軍總管趙王招譙王儉滕王逌等討之憲軍次馬邑乃分道俱進沒鐸遣其黨天柱守河東又遣其大帥穆支據河西規欲分守險要掎角憲軍憲命譙王儉擊破之斬獲千餘級趙王招又禽沒鐸衆盡降宣政元年汾胡帥劉受羅千復反趙王盛督諸軍討禽之自是離散

突厥

突厥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盖匈奴之别種也姓阿史那氏後為隣國所破盡滅其族有一兒年且十餘歳兵人見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其臂棄草澤中有牝狼每啣肉食之食音嗣及長與狼交合遂有孕焉隣國聞此兒尚在重遣人殺之使者見兒在狼側并欲殺狼於時若有神物投此兒及狼於西海之東落高昌國西北山山有洞穴穴内有平壤茂草周廻數百里四面俱

山狼匿其中遂生十男十男長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最賢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世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臣於蠕蠕至大葉護種類稍彊當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家復襲破蠕蠕部落遂盛伊利卒弟阿逸可汗立又破蠕蠕阿逸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其弟叔稱為木杆可汗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世居金山之陽

為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七十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阿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一變為白鴻其一國於阿輔水劒水之間號為契骨其一國於處折水其一居跋斯處折施山即其大兒也山上有阿謗步種類並多寒露大兒為出火温養之咸

得全濟遂共奉大兒為主號為突厥即訥都六設也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都六死十母子内擇立一人乃相率於大樹下共為約曰向樹跳躍能最高者即推立之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此説雖殊然狼種也阿賢設之後曰土門始至塞上市繒絮願通中國西魏大統十一年周文作相遣酒泉胡安諾槃陁使其國國人皆相慶曰今大國使至吾國將興乎明年土門

遂遣使獻方物時鐵勒將伐蠕蠕土門率所部邀擊之盡降其衆五萬餘落恃其彊盛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絶而求婚於魏周文許其使以魏長樂公主妻之魏文帝崩土門遣使來弔贈馬二百匹廢帝初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其子菴羅辰奔齊餘衆復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

其妻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别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鬢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麄者謂之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麄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特貴唯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為賀蘭故有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

便故有珂羅啜官甚高耆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
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為匐你熱汗熱汗掌監
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具泥掌
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隣可汗附隣狼名也取其貪
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位下者或有居家大姓相
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遺遺言屋可汗也土門亦與
齊通使往來土門死子科羅立科羅號乙息記可汗科
羅破蠕蠕蠕蠕鄧叔子於沃野北頼山病且死捨其子攝圖

而立其弟俟斤是為木杆可汗俟斤一名燕尹面廣尺餘其色赤甚眼若瑠璃剛暴而多智務於征伐乃率兵擊鄧叔子破之叔子以其餘燼奔西魏俟斤又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抗衡中國後與魏伐齊至并州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氊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裘氈賤老貴壯寡廉恥無禮義猶古之匈奴其主初

立近侍重臣等舁之以氊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絶然後釋而急問之曰能作幾年可汗乎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劒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焉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其

徵發兵馬及諸稅雜畜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轉為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盜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鬬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十餘倍徵之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繞帳走馬七匝諸帳門以刀剺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

乘馬及經服用之物併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瘗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剺面如初死之儀表爲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儀形及其生時所戰陳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父兄伯叔死子弟及姪等妻其從母世叔母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移徙無恒而

各有地分可汗恒處於都斤山牙帳東開盖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以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為𪟝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為記男子好摴蒱女子蹋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信巫重兵死恥病亡大抵與匈奴同俗俟斤部衆既盛乃遣使請誅鄧叔子等於魏周文收叔子已下千人付其使者殺之於青門外俟斤遂襲擊吐

谷渾破之周明帝二年俟斤遣使來獻武帝保定初又遣三輩貢其方物時與齊人交爭戎車歲動故連結之以為外援初魏恭帝世俟斤許進女於周文契未定而周文殂尋而俟斤又以他女許武帝未及結納齊人亦遣求婚俟斤貪其厚幣將悔之至是武帝詔遣涼州刺史楊荐武伯王慶等往結之慶等至諭以信義俟斤遂絕齊使而定婚焉仍請舉國東伐於是詔隋公楊忠伐齊忠軍度陘嶺俟斤以大衆來會明年正月攻齊主於

晉陽不剋俟斤縱兵大掠而歸是歲俟斤復遣使來獻更請東伐詔楊忠出沃野晉公護趣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俟斤引還五年詔陳公純大司徒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安公楊薦往逆女天和二年俟斤又遣使奉獻陳公純等至俟斤復貳於齊會有風雷之變乃許純等以后歸四年又遣使貢獻俟斤死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他鉢可汗他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西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為步離可汗居西方自

俟斤以來其國富彊有淩轢中夏之志朝廷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有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他鉢益驕傲謂其徒屬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患貧也建德二年他鉢遣使獻馬及齊滅齊定州刺史范陽王高紹義自馬邑奔之他鉢立紹義為齊帝召集所部云為之復讐宣政元年他鉢遂入寇幽州柱國劉雄拒戰兵敗死之武帝親總六軍將北伐會帝崩班師是冬

也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大衆初他鉢復請和親帝策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以嫁之并遣執紹義送闕他鉢不許仍寇并州二年始遣使奉獻且逆公主而獨留紹義不遣帝又令亳州總管賀若誼往諭之始送紹義他鉢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率兄弟以

事之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也攝圖
長而且雄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為嗣大邏便不得立
心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
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號伊
利俱盧設莫何始波邏可汗一號沙鉢畧居都斤山菴
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三可汗大邏便乃謂沙鉢畧曰我
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
鉢畧恚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畧勇而得衆

北夷皆附之隋文帝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畧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上勑緣邊修堡障峻長城以備之沙鉢畧復尚周千金公主傷宗祀絕滅勸沙鉢畧悉衆入寇控弦之士四十餘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李崇屯幽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據周槃皆為所敗於是沙鉢畧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上詔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勣竇

禁定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虞慶則並為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來拒戰皆敗走時突厥饑不行食粉骨為糧又多災疫死者極衆既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先歸襲擊其大部大破之殺阿波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達頭以兵資阿波使率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貪汗可汗者素睦於阿波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又亡奔

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勒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後以衆叛歸阿波連兵不已各遣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文帝遣開府徐子和使於沙鉢略晉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釁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子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

令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不異也文帝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祖父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

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副使長
孫晟說諭之沙鉢略屈乃頓顙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
大慙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
屬曰何名為臣報曰隋國臣猶此稱奴沙鉢略曰得作
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以從妹妻
之時沙鉢略既為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
將部落度漠南寄白道川內有詔許之晉王廣以兵援
之給以衣食賜以車馬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擒之

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破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篤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戎狄莫與為比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大聖皇

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窟合真等奉表以聞文帝下詔曰沙鉢略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已勑有司肅告郊廟宜傳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合真為柱國封安國公宴於

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歳時貢獻
不絶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恒
代之間詔許之仍遣使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
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
紫河鎮其牙帳為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初攝
圖以其子雍虞閭性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
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
汗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

當嗣位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閭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顛叔勿疑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葉護可汗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頤僂背眉目疎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以為得隋兵所助即來降附遂禽阿波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

矢卒其衆奉雍虞閭為主是為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雍虞閭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反正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彊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勒獻于闐玉杖上拜褥但為柱國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萬口駞牛各五百頭尋遣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

許之平陳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恒不平因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其辭悽怨上聞而惡之禮賜益薄公主復與西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為變將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之恐都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曰當殺大義公主方許婚突利以為然復譖之都藍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因與突利可汗有隙數

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義安公主欲離間北狄故特厚其禮遣近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數為邊患十八年詔蜀王秀出靈州道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為元帥左僕射高熲率將軍王察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

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道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之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女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令染干與雍虞閭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閭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敕染干與都速六樗蒱稍稍輸以寶物用歸其心六月高熲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為意利珍豆啟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啟民上表謝恩上於朔州築

大利城以居之時義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閭又擊之上復令入塞雍虞閭侵掠不已遂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間發徒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為啟民畜牧地於是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而都藍為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為步伽可汗其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太斤山虜不戰而

遁尋遣其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敗於恒安詔楊素為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於啓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逢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渡掠啓民男女雜畜而去素率上大將軍梁默追之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既渡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率

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復破之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伽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内徙步伽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衆遣使朝貢大業三年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于行宫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悦賜帛萬三千段啓民及義成公主上表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為不可詔從其國俗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三千段其下各有差復下

詔褒寵之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名位在諸王侯上帝親巡雲中泝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居啟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賜啟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綵特勑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於啟民所啟民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持高麗使以見勑令牛弘宣旨謂曰朕以啟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當往涿郡爾回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使人甚懼啟民乃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蕃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

厚是歲啟民疾卒立其子吐吉是為始畢可汗吐吉表
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朝於東郡其年車駕避
暑汾陽宫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鴈門援兵
方至始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絶明年復寇馬邑唐公李
淵擊走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彊盛薛
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
僭尊號皆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東
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屬之控弦百萬戎

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唐兵起太原劉文静聘其國引以為援始畢遣特勒康利獻馬千匹會于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高祖受隋禪賞賜不可勝紀始畢尋卒其子什鉢苾音弼年幼不任立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又以隋義成公主為妻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正道陷于竇建德處羅遣使迎之至于牙所立正道為隋帝隋末中國人在北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于定襄城有徒衆萬餘俄而處羅卒義

成公主以其子奥射䰅弱𤼵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吐苾是為頡利可汗仍以義成公主為妻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彊盛馮陵唐室卒為太宗所滅云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為二（大邏便即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馬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

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葛邏禄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闔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為處羅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為泥利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厥處羅可汗即大邏便之種落與北突厥處羅可汗號同非一人也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而向

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遇達頭之亂遂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以制諸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每五月八月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而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為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其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

慰諭之處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
一國也中分為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十年而莫能
相滅者明知啟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與其部
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
汗而不能獨制故甲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破
滅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顧
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
詔懼可汗之滅旦夕守闕哭甚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為

其轂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
内屬乞恩於啟民天子從之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
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為誑天子
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廢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提
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剿慈
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瞿然而
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啟民内附先
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彊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

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既以遠地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啟民啟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絶吐谷渾亦因憾漢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

使者辭以他故適會其酋長射匱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彊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為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畧有隙遂分為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閭死後自立為步伽可汗達頭死後其孫射匱微弱不得為可汗）代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得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

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反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喻之遂入朝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闕達設牧畜於會寧郡處羅至長安煬帝留不遣後從征高麗賜號為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

帝將為之復國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行幸遇江
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唐已革命歸于京
師封歸義郡王初處羅與始畢可汗有隙及是始畢遣
使請殺之高祖重違始畢意乃引處羅於内殿與縱酒
既而送至中書門下省縱北突厥使殺之闕達設初居
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
遣使内附詔厚加撫勞尋為李軌所滅自曷薩那可汗
之入隋也射匱悉有其地國人立之為可汗射匱復開

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兹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之有也自統葉護之後其種類互相攻滅因而傳禪或離或合終唐中葉然後破散云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山據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獘薄洛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紇骨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槃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阿嵯

蘇拔也末謁達等有三萬許兵傍嶷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隣忽等諸姓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别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而少馬自突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勑勒鐵勒蓋勑勒之音訛也

隋開皇末晉王廣北征納啟民破步伽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處羅既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絶倫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産乳男女

然後歸舍死者殯埋之此其異也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絶云

庫莫奚

庫莫奚聞於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廆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邊郡頗憚其害後魏登國三年道武親自出討至弱水南大破之獲其馬牛羊豕十餘萬魏氏南遷未遑征討種類漸盛及獻文文成之世歲

致名馬文皮孝文初遣使朝貢太和四年輒入塞内辭以畏地豆于鈔掠詔切責之二十年入寇安州時營燕幽三州兵擊走之後復欵附每求入塞交易宣武許之自是嵗常朝獻至于齊世不絶與契丹容壤每相攻擊突厥之興也嘗臣屬之衆既繁夥遂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治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瓌水葢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最為彊

盛諸部歸之至隋代始去庫莫獨稱曰奚唐貞觀中酋長可度者內附太宗為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者為使持節六州諸軍事饒樂都督樓煩縣公賜姓李氏以所統五部為五州各以酋豪為刺史其後歷唐數世叛服不常懿宗時契丹彊大奚不敢與亢舉部服屬之契丹政苛奚不堪命其別部分保嬀州北山遂為東西奚云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

竄於松漠之間後魏登國中為道武所破遂逃併與庫莫奚分皆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遂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專為寇鈔邊郡苦之大武太平真君以來始貢名馬獻文時使莫弗紇何辰來獻得班饗於諸國之末於是東北羣狄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曰連部匹絜部犂部吐六干部各從契丹以其名馬文皮入貢故諸部歲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而常貢亦且不絕太和三年高句麗與蠕蠕謀欲取地豆于地分之

契丹懼其侵軼其莫賀弗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衆萬餘口驅雜畜求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宣武孝明世訖于齊氏受禪使命相尋天保四年契丹犯塞文宣親戎北討至平州遂西趣長塹詔司徒潘相樂帥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復詔安德王韓軌帥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帝躬踰山嶺奮擊大破之虜十餘萬口雜畜數十萬頭相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其後復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

其俗與靺鞨同好為寇暴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

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然後收其骨而焚之

因酌酒而祝之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

射獵時令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隋開

皇四年酋帥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款塞文帝納之

聽居其故地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四千餘家背突厥

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情悉令給糧還

本勑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由是部落漸衆遂北逐水

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戰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如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使吐屯潘垤統之契丹殺潘垤而遁大業七年遣使獻其方物唐初其君長頻至京師貞觀中酋帥窟哥率其部內屬太宗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封無極男賜姓李氏武后世窟哥之孫盡忠與其將孫萬榮

大為寇亂王師數出始克殄滅自是唐室世授契丹爵命或出降公主以慰安之其在開元天寶閒遣使朝獻者無慮二十輩至德寶應時再修職貢大歷中十三貞元閒三元和中七大和開成閒凡四然天子惡其反覆不親信之也會昌二年為回紇所破始復内附咸通中其王習爾之再遣使入朝部落寖盛習爾之死族人欽德嗣光啓初天下盜起北疆多故欽德乘亂侵掠奚室韋諸部盡役屬之欽德末年政不競諸部離貳初契丹

有八部皆號大人內推一人為主法常三歲一代有耶律安巴堅者自怙其彊不肯受代七部刼之不得已傳之次第者自帥種落居古漢城别為一部後稍以兵擊滅七部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部皆憚服之遂稱帝改年後唐天成中卒子德光代立陷營平二州晉祖起并州籍其兵勢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報之後改稱為大遼云

室韋

室韋後魏末通焉其國在勿吉北千里去洛陽六千里室或為失盖契丹之類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為室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又北行十日至啜水又北行三日有善水又北行三日有犢子山其山高大周回三百餘里又北行三百里有大水名曰屈利又北行三日至刃水又北行五日到其國有大水從北來廣四里餘名㮈水國人音語與庫莫奚豆莫婁國同地宜粟麥及穄又多貂皮夏則城居冬逐水草丈夫索髮用

角弓其箭尤長婦女束髮作叉手髻其國少竊盜盜一
徵三殺人者責三百匹男女悉衣白鹿皮襦袴有麴釀
酒俗愛赤珠為婦人飾穿掛於頸以多為貴女不得此
乃至不嫁東魏武定二年始遣使張烏豆伐等來獻方
物迄齊世朝聘不絶其後分為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
室韋北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
突厥沙鉢略可汗常以吐屯潘垤統領之南室韋在契
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北貸敎欠對二山

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瞞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之絶嗣則擇賢豪而立之其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籧篨為屋如突厥氊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為柎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木為室以籧篨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為席編木為藉婦女皆抱膝而坐地力薄田收甚微無羊少馬多豬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竟輙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為

聘吏將婦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之妻難以與居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置之棚上居喪三年唯四哭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没馬冬則入山居土穴牛畜多凍死饒麞鹿以射獵為務食肉衣皮鑿冰没水中而網取魚鼈地多積雪懼陷阬穽騎木而行俗即止俗皆捕貂為業冠

以狐貂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北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太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皮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隋開皇大業間並來朝貢唐時所聞則又分為數部焉有謂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黄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萵室韋訥北室韋駱丹室韋

悉處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貞觀五年始獻豐貂後再入貢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龍元年修貢如初開元天寶間十大歷間十一朝獻貞元四年寇振武明年遣使謝罪太和間三大中間一朝獻咸通時大酋但列通表至京師以非顯夷史略其事云

地豆于

地豆于後魏時通焉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

皮為衣服無五穀唯食肉酪魏延興二年遣使朝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絶十四年頻來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歲朝京師迄武定末貢使相尋及齊受禪亦來朝貢

烏洛侯

烏洛侯後魏時通焉在地豆于北去代都四千五百餘里其地下濕多霧氣而寒民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

俗繩髮皮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射獵樂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絃其國西北有完水東北流合於難水其小水皆注於難水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謂北海也

魏太武太平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壁而還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

之烏護皆烏洛侯音之訛也東與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為隣風俗與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髪皆裹頭居土窟中唯有豬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没腰與陸走不别數乘大船至北室韋鈔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霫先立反

霫匈奴之别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為隣治黄水北亦鮮甲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為俟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内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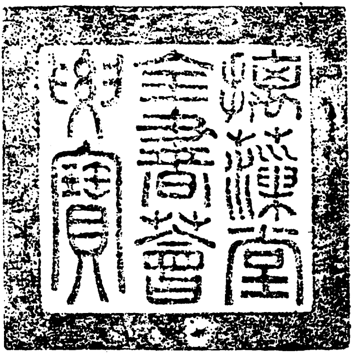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獘利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敦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户二千餘其人雄健能射獵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

如著屧屐縛之足下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丈夫翦髮樺皮為帽

乾隆御覽之寶

通志卷二百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貢生臣王詢